典籍里的中国

套装共20册

孙子兵法　徐霞客游记

尚书　传习录　楚辞

周易　道德经

天工开物

本草纲目　论语　史记

中華書局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典籍里的中国

套装共20册

孙子兵法　徐霞客游记

周易　尚书　传习录　楚辞

天工开物　道德经

本草纲目　论语　史记

中華書局

总目录

尚书　上
尚书　下
天工开物
史记
本草纲目（全本插图版）（全五册）
论语
孙子兵法
楚辞
徐霞客游记（全四册精）
道德经
周易　上
周易　下
传习录

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

四书五经

尚书 上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王世舜　王翠叶◎译注

尚书 上

中華書局

前言

一　《尚书》产生的过程及其流传

《尚书》各篇，最早当成于史官之手，并作为档案被各代政府保存下来。《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足见周代之前，夏、商两代政府档案积存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周公是一位极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受周公的影响，有周一代的政府档案积存的数量恐怕比夏、殷两代还要多。正因为如此，在周代便已经设立了保存这类档案及书籍的机构叫"守藏室"，并为这个机构设立长官叫"守藏室之史"，著名哲学家老子就曾经担任过这样的长官。

史官在远古时代有过一段显赫的历史。《尚书·皋陶谟》："钦四邻。"《尚书大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丞，就是史官。《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于是有进膳之旁，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四邻又称四圣"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可以想见。《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历史，史的地位虽较远古有所下

降，但权力依然很大。随着集权于中央的帝制日趋巩固以及君主与权臣权力的无限膨胀，史官的地位日趋下降。到了春秋时代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深受后人崇敬的齐大史兄弟二人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史籍的保存也成了严重问题。《孟子·万章下》：“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些史籍因“恶其害己”而遭到诸侯的销毁。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自孟子时始，恐怕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面对这种情况，史籍的散佚就更加不可避免。《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和惠子能够拥有那么多的书，当然与史籍的散佚有关。

古代的史官制度造就了史官这一特殊的文化团体。而这一文化团体随着社会变迁也在不断地沉浮变迁。在这种沉浮变迁中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史官，《尚书》各篇就是在这批优秀史官手中被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加工、润色、整理，使之日臻完美。

《尚书》的编纂并非自孔子始，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人编纂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僖公二十七年为公元前633年，赵衰以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为由推荐他为三军元帅，并明确指出“《诗》、《书》，义之府也”，可见在此之前《诗》、《书》早就已经编纂成书了，早于孔子至少在一百年以上。其具体内容虽不可确考，既然这部《书》被赵衰称之为“义之府”，所引《夏书》文字又见于今文《尚书·皋陶谟》，可以推断，其中当有不少篇章也被孔子收入所编纂的《书》之中。

孔子是一位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教育家，大约在三十岁就已经开始授徒讲学。既要讲学，就必须要有教材。可以想见，孔子为了教学的需要不断搜集资料，这些教材是在教学中根据搜集来的资料经过不

断地补充修订逐渐完备的。《史记·孔子世家》：“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据此，孔子正式而系统地编纂《尚书》当在四十余岁之后。

《尚书》孔安国《序》说：“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段话大体上是符合《尚书》实际情况的。“芟夷烦乱，剪截浮辞”说明孔子在编纂《尚书》时，对《尚书》各篇又作了润色和修改。“垂世立教”说明编纂《尚书》不但是为了教学，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教育后人。

《尚书》在流传中，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浩劫，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残本而非全貌了。这个残本得以流传至今，其功首推伏生、孔安国二人，其次则是孔颖达。两汉时代虽有多种《尚书》版本流传，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伏生所传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国所传古文二十五篇。今文二十八篇在西汉时代立于学官，受官方支持公开传授，古文二十五篇未立于学官，加上其内容为官方所忌，只能私下传授。东晋时为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尚书》为今、古文合编本，唐代初年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修《五经正义》，于《尚书》所使用的就是梅赜所献的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实为五十八篇，见颜师古注），为了凑够五十八篇之数，梅本从今文《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又将《盘庚》分作上、中、下三篇，这样一来，今文《尚书》便从二十八篇变成三十三篇，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合在一起恰好为五十八篇。其实即便五十八篇也是残本并非先秦的旧本，何况将汉代公开传授的只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割裂为三十三篇已非汉本之旧，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尊重事实，不如仍将今、古文分开为妥。故本书恢复汉代今文《尚书》的旧本二十八篇，并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分开处理。

二　《尚书》的内容

首先谈今文《尚书》的内容。今文《尚书》虽只有二十八篇，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本次出版，限于篇幅只涉及思想，文学方面从略。就思想方面而言，只谈到“敬天保民”。这的确是今文《尚书》思想内容十分突出、十分重要的一点；但仅限于这一点是不够的，借此次出版机会补充三点：

一、“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这是周公在《无逸》篇中告诫成王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有其内在联系：只有了解稼穑的艰难，才能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周公看来这是圣明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并以此谆谆告诫成王；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以宽广的襟怀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心态了解民意民情以察知执政得失。值得细加体味的是最后一段话，兹将这段话的译文引述于下：

>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圣明的君主。有人告诉他们说：‘小人在怨你骂你。’他们便更加恭敬地按照规矩办事。他们有了过错，便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的过错。’实在是这样，他们不但不敢含怒，而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以便察知自己政治上的得失。不听这些话，人们之中有的就会互相欺骗诈惑。如果有人告诉你：‘小人在怨你骂你。’你应当认真考虑这些话。可是，如果你却这样执政：不把法度放在心里，不宽绰自己的胸怀，乱罚那些无罪的人，妄杀那些无辜的人。这样，必然会民心同怨，人们便会把愤怒的情绪聚集在你的身上。”周公说：“唉！王啊，你可要以这些作为鉴戒啊！”

多么令人深思！从《无逸》全篇来看，此篇较之周公其他各篇诰文更为深刻。

二、礼让。这也是圣明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尧典》：“允恭克让。”这是说尧所具备的品德。不但尧具有这种品德，在《尧典》、《皋陶谟》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时，尧、舜、禹均表现出真诚的“礼让”。在尧、舜任命大臣的时候，大臣们也都表现出这种真诚的“礼让”。而这种“礼让”说明这些人都没有把“权位”看成是个人私产！这种崇高品质可以永远垂范后世，也是古人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

三、知过而能改。从政者在执政过程中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出现错误之后是文过饰非，还是知过而能改，这是对执政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今文《尚书》最后一篇《秦誓》所写的秦穆公便是一个知过而能改的典型。秦穆公对所犯错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作了诚恳的检讨而且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作为国君位高而权重，他与一般人不同，其错误所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危，远非一般人可比。秦穆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确值得肯定。孔子将此篇作为末篇收入《尚书》，其用意之深远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谈古文《尚书》的内容。古文《尚书》的内容同样十分丰富，这里也仅从思想角度来谈。古文《尚书》第一篇是《大禹谟》，此篇是记录舜禅位于禹一事的重要文献。舜在禅位于禹时说了这样的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这四句话在此篇“题解”中已作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自宋、明以后，相当多的学者对这四句话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古文《尚书》的伪造者拼凑而成。这种见解，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尧典》所载“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便是“人心惟危”的写照。《皋陶谟》所说的“九德”以及《大禹谟》所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就是“道心”。尧、舜、禹执政的实践和体验，正是对“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最为扼要的总结。就思想角度而言，这四句话正是古文《尚书》的总纲和精要所在。所谓社会，就政体而言无非由君、臣、民三种人组成。什么样

的人可以为君，什么样的人可以为臣，君和臣各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地位存在着，与君、臣相对应的民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古文《尚书》各篇从不同方面作了回答。

首先谈“君”。“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仲虺之诰》），这句话肯定了“君”存在的理由及必要性。“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太甲下》），“一人”指君而言，就是说只有好的（“元良”）国君才能导致国家永远美好。这样的国君是怎样产生的呢？“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上》），就是说天为了佑民而“作之君”，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虚无缥缈，其实不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在这里“天意”与“民欲”完全统一了起来。“天意”即“民欲”，“民欲”即“天意”。而且“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天意”与“民心”无亲无常而是“惟德是辅”、“惟惠之怀”。就是说君的资格是由“民意”、“民心”决定的。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个说法就是从古文《尚书》发展而来。在《伊训》、《周官》等篇中提出君（也包括臣）应当遵守的规范，就是据此制定的。

其次谈“臣”。这是古文《尚书》最具特色一面。古文《尚书》中的《商书》共十篇，其中五篇是伊尹的诰文或训文，三篇是关于傅说的命文。分量之重以伊尹为最，其次为傅说。就身份而言，二人均为大臣；就出仕的情况来看，也有共同点：均是由君主主动“求”来的。当然，“求”的方式各有不同。对于伊尹，按汤的说法是“聿求元圣”（《汤诰》），就是说商汤以大圣人的规格将伊尹“求”来的。至于“求”的具体情况，古文《尚书》没有具体说明，而墨子与孟子则有所补充。先看墨子的补充：“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

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贵义》）再看孟子的补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万章上》）按孟子的说法“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按《墨子》的记载“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耕于有莘之野”说明伊尹的身份原本就是农民，墨子的御者称之为“贱人”，两处记载大体相同。至于傅说原本是筑于傅岩的“胥靡”（刑徒），地位更低，然而在高宗的心目中却是“良弼”且“良臣惟圣”（参见《说命》三篇及其“题解”），并且是使“百工营求之野”“求”来的。在平民、“胥靡”中出现“圣人”，这是古文《尚书》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亮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尹、傅说在与各自君主的交往中所体现出的君臣关系。伊尹和君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伊尹和太甲二人身上。太甲是商汤的长孙，继位为王之后，不遵其祖成汤之法，肆意妄为。伊尹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将太甲流放于桐宫，使其悔过自新。这期间伊尹代行天子职权，三年之后，太甲诚心悔过，伊尹又还政于太甲。孟子对伊尹的作为给予极高的评价，赞誉为“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不为过誉。再者伊尹还政于太甲时，竟然互行“稽首拜手”之礼，可见在古文《尚书》中君与臣的关系是对等的。这一点在傅说与高宗的关系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高宗不仅把傅说当作可以完全信赖的大臣看待，更把傅说当作

老师看待，对傅说的恭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古文《尚书》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更为突出的亮点。

最后谈“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古文《尚书》对“民”的定位。随着定位而来的便是对“民”的态度。“民可近，不可下”（同上），就是说对“民”的态度只能是亲爱而不能轻视疏远。这比今文《尚书》“敬天保民”的思想似乎又进了一步，同时还规定了了解民意的方法和渠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胤征》）

由以上可以看出古文《尚书》针对君、臣、民组成的社会架构提出了完整的施政方针和具体措施。这些方针和措施包涵着系统而又深邃的政治理念，它应该不是靠简单的拼凑便可以伪造出来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倍加珍惜，似不可弃之如敝屣！

《尚书》所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决非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本书“前言”仅就编纂流传、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要点加以概述。

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底本而略有改动。首先，无论今文或古文仍按底本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今文篇目则按本书体例将《尧典》、《舜典》合为一篇，篇名为《尧典》，并将《舜典》前多出的二十八字删去；《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篇名为《顾命》；《盘庚》虽分作上、中、下，但仍为一篇不作三篇。今文、古文分开后，各篇仍以底本顺序排列，仅存篇名而无正文者则不再列出篇名。其次，今文二十八篇既为伏生所传，各篇之前的《孔序》则应予删除。古文二十五篇为孔安国所传，各篇前的《孔序》在“题解”中列出，并列出《史记》中相关记载以供参考。最后，无论今文、古文各篇正文均以底本为据，不过有些地方也酌取古、今学者的校勘成果，对此相关注

释中均有说明，请读者注意参阅。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予鉴谅并指正！

王世舜

2018年12月

于京郊守拙斋

目录

前言

今文尚书

- 虞书
  - 尧典
  - 皋陶谟
- 夏书
  - 禹贡
  - 甘誓
- 商书
  - 汤誓
  - 盘庚
  - 高宗肜日
  - 西伯戡黎
  - 微子
- 周书
  - 牧誓
  - 洪范
  - 金縢
  - 大诰
  - 康诰
  - 酒诰
  - 梓材
  - 召诰
  - 洛诰
  - 多士
  - 无逸

君爽

返回总目录

今文尚书

王世舜　译注

虞书

尧典

【题解】

《尧典》一文，虽在今文二十八篇之内，但文字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仍然是聚讼未决的问题。古人以为出于尧时，这当然是不足信的。因为，根据目前考古学所掌握的材料，尧时还不可能有文字记载。同时文章开始的“曰若稽古”四字，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其中史实，是后人依据传闻整理而成，决非当时记录。

今人对《尧典》文字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有以下几种意见：一、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作于子思之徒（《十批判书》第2页）；二、范文澜先生以为“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93页）；三、顾颉刚先生认为《尧典》是秦汉时的作品（张西堂《尚书引论》第174页引）。当然，这些意见都仅仅是推测，究竟作于何时，恐怕是很难确定的。

根据上面几种意见，《尧典》的写作最早不早于殷末周初，最晚不晚于秦汉。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当作《尧典》的流传时期。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后人的不断润色或附益，因而也就有了从殷末周初到秦汉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的时代色彩。

《尧典》究竟有没有史料价值？我们认为尽管文中有后人的增益

或润色，但其中也确有真实的记录，不能完全抹杀其史料价值。范文澜先生说，“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度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此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公允的，恰当的。竺可桢先生依据《尧典》中四仲中星的研究，认为那是殷末周初的天文记录。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以前对《尧典》的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出那是公元前2357年的二分二至的所在点，从而证明《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详见高鲁《星象统笺》）。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中认为，《尧典》“所谓四方之民与鸟兽者，亦与甲骨文及《山海经》之四方名及风名合”。其次，文中“出日”、“入日”、“河宗”、“岳宗”和日月星的祭典，甲骨文中也有记载。由此可见，《尧典》的内容并非全无事实依据。

《尧典》中所记的，基本是尧和舜的事迹，因此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至“帝曰钦哉”，是尧的事迹。这一部分可分作四段：第一段，概括地介绍了尧的品德及其功劳；第二段，介绍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第三段，记叙当时选拔官吏的情况；第四段，写了议定酋长候选人的情况。头一段是总叙，下面三段分别记载了尧一生中的三件大事。第二部分从“帝曰钦哉”以下，所记都是舜的事迹。可分三段：第一小段记叙舜在经受许多考验后，即位就职的情况；第二小段记叙了巡守，区划疆土，制定刑法，以及处罚共工、驩兜、鲧，战胜三苗等大事；第三小段写任用百官的情形。

这些记载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公天下”时期的真实情况，除了上面所说的禅让帝位的事情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百官的任命以及君主入选的议定，都是经过大家商议之后才决定的，这是后代君主一人专断的“私天下”社会所不可能出现的情形；二是人民群众对功劳卓著的大酋长的衷心爱戴，比如文中记载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功绩卓著的大酋长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怎样崇高的敬意。恩格斯说：“文明国家底一个最低

级的警官，都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总计起来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底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政治家或统帅，也许要羡慕那对待极平凡的氏族首长的自发的及无可争辩的尊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5页）以上三件事，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应当予以重视。

其次，与苗人的战争以及刑法的制定，也是不容忽视的史实。根据先秦古书的记载，与苗人的战争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尧、舜、禹三代都曾和苗人发生过战争，而且都以苗人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说尧和舜曾经“窜三苗于三危”，又曾经“分北三苗”，对失败者不是残酷的杀戮而是采取流放的办法。这种处理方式与古文《尚书·大禹谟》所提出的“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文中“象以典刑”以及皋陶作士的记载，也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孔子依据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将中国古代社区分为“大同”和“小康”两种类型。尧舜时代显然就是“大同”时代，而夏、商、周三代，显然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康”时代。“三代之英”，按孔子的说法显然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孔子又把这六人称为“六君子”。禹居于首位，禹的时代应当就是从“大同”时代到“小康”时代的过渡时代（参见《礼记·礼运》）。

此外，文章中还记载了劳动人民在长期艺术创作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诗言志，歌永言”。这条经验为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指出了健康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良好影响。

当然，文中的史实也有许多是后人增益的，反映封建社会的成分还很多，比如大一统的思想、统一律度量衡的记载，以及五服制度等都属这一类，因此在使用本文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时，是需要慎重地加以甄别的。

曰若稽古[1]，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2]，允恭克让[3]，光被四表[4]，格于上下[5]。克明俊德[6]，以亲九族[7]。九族既睦，平章百姓[8]。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9]。

【注释】

[1]曰若稽古：古时成语，常作发语词，用于称述前代著名人物言行的开端。曰若，语词无义。稽，考。古，指古时传说。

[2]钦：郑玄说："敬事节用谓之钦。"敬事，指处理政务严肃恭谨。明：指明察。安安：温和。《尚书考灵耀》作"晏晏"。《尔雅·释训》："晏晏，柔也。"

[3]允：诚实。恭：恭谨，对自己的职责不敢懈怠。克：能够。让：让贤。《国语·晋语》："让，推贤也。"郑玄说："推贤尚善曰让。"

[4]光：郑玄作"光耀"解。王引之不同意郑的解释，根据戴震的意见并加以修正，以"光"当作"广"字解（《经义述闻》卷三）。其实"光"的本意就是光明。《说文》："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这个字在甲骨文中也是由"火"和"人"二字组成的。再者，细味原文也觉不必从假借角度训释，而径作"光明"讲于义为长，故舍戴、王所立之新义而从郑注。四表：四方极远的地方。

[5]格：至。上：指天。下：指地。

[6]克：能够。明：显明，此处谓任用提拔，以资表彰。俊德：才德兼备的人。俊，才智过人者称俊。

[7]九族：今古文两家所说不同。据《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的注疏所引，今文家夏侯、欧阳以为九族系异姓亲族，即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汉代今文学家重要典籍《白虎通》一书的《宗族篇》取此说。东汉古文学家马融、郑玄的《尚书》注，郑玄《诗·小雅·常棣》笺，《礼记·丧服小记》注均以九族为同宗，即以自己为本位，上推四代（父、祖、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合称九族。《孔传》采此说。此后封建社会立宗法、定丧服，皆以此为准。译文采古文家说。

[8]平：当为“采”（biàn，非“采”），因字形相近致误。采，辨别（采曾运乾《尚书正读》说，另见《辞源》商务印书馆版第四册第3143页）。章：章明。百姓：百官族姓。

[9]黎民于变时雍：《史记》无此句，或以为衍文。黎民，众民。黎，众。于变，意指随尧的教化而变。时，通“是”。雍，和。

【译文】

考察古时传说，帝尧的名字叫做放勋。他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明察是非，态度温和，诚实恭谨，能够推贤让能，因此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以至于上天下地。他能够举用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族人都亲密地团结起来；族人和睦团结了，便又考察百官中有善行者，加以表彰，以资鼓励。百官中的事务处理得妥善了，又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都能做到团结无间，亲如一家。天下臣民在尧的教育下，也都和睦相处起来。

乃命羲和[1]，钦若昊天[2]，历象日月星辰[3]，敬授民时[4]。分命羲仲，宅嵎夷[5]，曰旸谷[6]。寅宾出日[7]，平秩东作[8]。日中[9]，星鸟[10]，以殷仲春[11]。厥民析[12]，鸟兽孳尾[13]。申命羲叔，宅南交[14]，曰明都[15]。平秩南讹[16]，敬致[17]。日永[18]，星火[19]，以正仲夏。厥民因[20]，鸟兽希革[21]。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

[22]，平秩西成[23]。宵中[24]，星虚[25]，以殷仲秋。厥民夷[26]，鸟兽毛毨[27]。申命和叔，宅朔方[28]，曰幽都[29]。平在朔易[30]。日短[31]，星昴[32]，以正仲冬。厥民隩[33]，鸟兽氄毛[34]。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35]，以闰月定四时[36]，成岁。允厘百工[37]，庶绩咸熙[38]。"

【注释】

[1]羲和：羲与和是同族两氏，分别为重与黎的后代，相传重、黎氏世掌天地之官，故尧使其后代中的贤能者继续担负这种职务（详见《国语·楚语》）。

[2]钦：敬。若：顺。昊（hào）天：上天，当指上帝。

[3]历：推算岁时的方法。象：动词，意谓观察天象。日月星辰：这里当指其运行规律，省略中心词。

[4]敬授民时：指制定历法。民，《孔传》本作"人"。《史记》、《汉书》及《大传》郑玄注均作"民"，从之。

[5]宅：居住。嵎（yú）夷：东方之处。古人说法不一，现在无从确考其处。

[6]旸（yáng）谷：亦传说中之地名，相传为日出之处。

[7]寅：敬。宾：迎接。

[8]平：与"平章百姓"的"平"一样是"釆"字之误。下文"平秩南讹"、"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的"平"同为"釆"字之误。秩：次第。作：兴起。此处兼含二义：指太阳升起，又指生产劳动。

[9]日中：古时称春分为日中，因为春分这天，白昼与夜晚时间

相等，故称日中。

[10]星鸟：即二十八宿中的星星。不说星星而说星鸟，是为避免重词。古人分二十八宿为四象，每象包括七宿，星宿是南方朱雀七宿中的一宿，朱雀为鸟名，故说星宿为星鸟。

[11]殷：正，谓确定。仲春：春季第二月。一年为四季，每季三个月，第二个月称为仲。

[12]厥：其。析：分散开来。

[13]孳（zī）尾：生育繁殖。《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列子·黄帝》：“孳尾成群。”张湛注：“孳尾，牝牡相生也。”

[14]宅：住。交：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交”是指交趾，因为古书中有一些关于尧抚交趾的记载；一种认为是指春夏之交，即时季交接的开始。这两种说法都可讲通，不过《尧典》所说的地方多渺茫难于稽考，故译文从第二种说法。

[15]曰明都：近人曾运乾说：“‘曰明都’，依郑注增。郑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灭也。’按依上下文‘曰旸谷’、‘曰昧谷’、‘曰幽都’例，‘宅南交’下必实指其地名。郑知为‘曰明都’三字，必有所据，今未知其审。”（《尚书正读》）

[16]讹：发动。《诗·小雅·无羊》：“或寝或讹。”传：“讹，动也。”此处当是指太阳的运转。

[17]致：当作“至”，犹言到来。

[18]日永：即夏至，因为夏至这天白昼最长，所以古人称夏至为日永。

[19]星火：即火星，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古人以为黄昏时，心星出现在南方便是仲夏。

[20]因：谓就高地而居。

[21]希革：意言毛稀，夏天暑热，故鸟兽毛稀。希，稀疏。革，皮。

[22]寅：敬。饯：送行。纳日：入日，落日。

[23]西：指太阳向西运转的情况。成：谓秋天收获之事。

[24]宵中：秋分时昼夜时间相等且气温适中，古人因称秋分为宵中。

[25]星虚：即虚星，属二十八宿，古人根据虚星的运行情况，考定仲秋的节气。

[26]夷：平，此处当指平地。夏天人们就高地而居，秋天人们又回到原野上，从事秋天的劳作。

[27]毨（xiǎn）：《玉篇》解作毛更生；《说文》解作仲秋鸟兽毛盛，可选取以为器用。两说均通。

[28]朔方：九州的极北处。

[29]幽都：指幽州。

[30]在：观察。朔易：指太阳从南向北运转。朔，北方。易，变易，此处意为运转。

[31]日短：古人称冬至为日短，因为这天白昼最短。

[32]星昴（mǎo）：即二十八宿中的昴星。

[33]隩（yù）：内，谓冬天入室内居住，避寒取暖。

[34]氄（rǒng）：指密细之毛。

[35]期（jī）：一周年。有：通“又”。

[36]以闰月定四时：古历一年是十二个朔望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总计是三百五十四天，比一年的实际天数少十一天又四分之一天，积三年便相当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必须置闰。

[37]允：信。厘：治。百工：百官。

[38]庶：众。熙：兴。

【译文】

于是便命令羲、和，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历法，以教导人们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又命令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名叫旸谷的地方。恭敬地等待着日出，并通过观察来辨别不同时期日出之特点。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以鸟星见于南方正中之时作为考定仲春的依据。这时人们分散在田野里劳作，鸟兽也顺时生育繁殖起来。又命令羲叔，住在太阳由北向南转移的地方，这地方叫做明都。在这里观察太阳向南移动之次第，以规定夏天所应该从事的工作，并恭敬地等待着太阳的到来。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以这天火星见于南方正中之时，作为考定仲夏的依据。这时人们住在高处，鸟兽的毛也都稀疏起来。又命令和仲，住在西方名叫昧谷的地方，以测定日落之处，恭敬地给太阳送行，并观察太阳入山时的次第，以规定秋季收获庄稼的工作。以秋分这天昼夜交替的时候和虚星见于南方正中的时候，作为考定仲秋的依据。这时，人们离开高地而住在平原，从事收获庄稼的劳动，这时鸟兽毛盛，可以选用。又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叫做幽都的地方，以观

察太阳从南向北运行的情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以昴星见于南方正中的时候，作为考定仲冬的依据。这时，人们都住在室内取暖，鸟兽为了御冬，毛长得特别密细丰盛。尧说：“唉！羲与和啊！望你们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周期，剩下的天数，每三年置一闰月，以推定春夏秋冬四时而成岁。由此规定百官的职务，这样许多事情便可以顺利进行了。”

帝曰：“畴[1]，咨[2]，若时登庸[3]？”放齐曰[4]：“胤子朱[5]。启明[6]。”帝曰：“吁[7]！嚚讼[8]，可乎？”

【注释】

[1]畴：疑问代词，谁。

[2]咨：语气词，表示叹息。

[3]若：顺。时：四时。登：得。庸：功。依据传统说法，尧之末年，羲和的几个儿子都已老死，无人担任司天授时的职务，所以尧征询大家的意见，选择贤能的人来担任这项职务。

[4]放齐：人名。尧的臣子。

[5]胤（yìn）：后嗣。朱：即尧的儿子丹朱。

[6]启明：指智慧通达。启，开。

[7]吁：语气词，表示惊讶。

[8]嚚（yín）：口不道忠信之言。讼：《史记》易为“顽”，谓愚鲁。

【译文】

尧说："唉！谁能顺应四时的变化获得功绩呢？"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聪明能干，可以让他担任这项职务。"尧说："唉！像他那样愚鲁而不守忠信的人，可以担任这种职务吗？"

帝曰："畴，咨，若予采[1]？"驩兜曰[2]："都[3]！共工方鸠僝功[4]。"帝曰："吁！静言庸违[5]，象恭滔天[6]。"

【注释】

[1]若：顺从。予：我。采：事，办理政务。

[2]驩兜（dōu）：人名。尧时大臣，相传他与共工互相吹捧，狼狈为奸，为四凶之一。

[3]都：表示赞美的语气词。

[4]方：读如"旁"，大。鸠：聚集。僝（zhàn）功：功事已显现，犹言取得一定成绩。僝，显现。

[5]静言：漂亮而巧伪的话。静，善美，引申为巧伪。庸：用。违：指做违背命令的坏事。

[6]恭：谓貌似恭敬。滔天：谓轻慢国君。滔，通"慆"，轻慢。天，指国君。

【译文】

尧说："唉！谁能够根据我的意见来办理政务呢？"驩兜说："哦！还是共工吧！他现在在安集民众方面已经取得一定功效了。"尧说："唉！这个人很会说些漂亮而巧伪的话，但却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国君十分轻慢。"

帝曰：“咨！四岳[1]，汤汤洪水方割[2]，荡荡怀山襄陵[3]，浩浩滔天[4]。下民其咨，有能俾乂[5]？”佥曰[6]：“於[7]！鲧哉[8]。”帝曰：“吁！咈哉[9]，方命圮族[10]。”岳曰：“异哉[11]，试可乃已[12]。”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注释】

[1]四岳：原是古代的一座丛山，这里为官名或臣名。

[2]汤汤（shāng）：水流动。方：通“旁”，普遍。割：害。

[3]荡荡怀山襄陵：《孔传》：“荡荡，言水奔突有所涤除。怀，包。襄，上。”

[4]浩浩：水势盛大。滔：漫，遮蔽。

[5]俾（bǐ）：使。乂（yì）：治理。

[6]佥（qiān）：都。

[7]於（wū）：叹词。

[8]鲧（gǔn）：神话人物，尧时大臣。

[9]咈（fú）：违背，乖戾。

[10]方命：郑玄解释说：“谓放弃教命。”孙星衍说：汉时俱读“方”为“放”。圮（pǐ）：毁。

[11]异：不同。

[12]试可乃已：《史记》作“试不可用而已”。钱大昕说，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

【译文】

尧说："唉！四方诸侯之长啊！奔腾呼啸的洪水普遍为害，吞没一切的洪水包围了大山，冲上了高冈，水势大极了，简直要遮蔽天空。在下的臣民都愁苦叹息，有谁能治理洪水，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呢？"大家都说："哦！还是让鲧来担负这项责任吧！"尧说："唉！这个人常常违背法纪，不遵守命令，危害同族的人。"四方诸侯之长说道："我们听到的情况和你说的不一样，还是让他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再免去他的这项职务。"尧说："去吧！鲧，可要恭敬地对待你的职务啊！"鲧治水九年，毫无功绩。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1]？"岳曰："否德忝帝位[2]。"曰："明明扬侧陋[3]。"师锡帝曰[4]："有鳏在下[5]，曰虞舜。"帝曰："俞[6]！予闻，如何？"岳曰："瞽子[7]。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8]，乂不格奸[9]。"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10]，观厥刑于二女[11]。厘降二女于妫汭[12]，嫔于虞[13]。帝曰："钦哉！"

【注释】

[1]汝：你们。"汝"本指单数，此处作复数。庸命：郑玄注："顺事用天命。"庸，用。巽：通"践"。《史记·五帝本纪》作"践"。

[2]否（pǐ）：鄙陋。忝（tiǎn）：谦词，辱，犹言不配。

[3]明明：前一个"明"是动词，谓明察；后一个"明"是形容词，谓贤明。扬：选拔举用。侧：古体"仄"。《说文》："仄，侧倾也，从人在厂下。"陋：《尔雅·释言》："陋，隐也。"故"侧陋"合言之，则有隐伏卑微之意。

[4]师：郑玄解作"诸侯之师"。《孔传》及《正义》均解作"众"，犹今语"大家"。译文从后一说。锡：赐，此处指赐言，犹今

语提出意见。按，古时下对上也称“锡”，如《禹贡》：“九江内锡大龟。”

[5]鳏（guān）：古注均说无妻叫“鳏”，就字义而言，这种解释并无不妥。今人方孝岳据《尔雅·释诂》解作“病”（见所著《尚书今语》），这种解释比解作“无妻之人”合乎情理，故译文从之，译作“困苦”。

[6]俞：对话时表示肯定意义的副词。

[7]瞽（gǔ）：瞎子。相传舜的父亲是个瞎子，名瞽瞍（sǒu），担任乐官。

[8]烝烝：王引之说：“谓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详见《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70页）

[9]乂（yì）：治理，指处理家务。格：至。奸：邪恶。

[10]女（nǜ）：将女嫁人。时：通“是”，指示代词，当指舜。

[11]观：观察。刑：法。“刑”借为“型”，古时铸器之法称作“型”，故“刑”有法度之意。二女：尧的两个女儿。

[12]厘（lí）：饬，命令。妫（guī）：河水名。汭（ruì）：河的弯曲处。《水经注》：“河东郡南有历山，舜所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径历山下。”把妫汭分作两条河，恐不妥。汉儒马融及晋代皇甫谧等也都说是一条河。清代学者如王夫之、胡渭等均力主“汭”非水名。妫水在现在山西永济的南面六十里，源出历山。

[13]嫔（pín）：嫁人为妇。虞：舜的姓氏。

【译文】

尧说："唉！四方诸侯之长啊！我在位七十年，你们之中有谁能够顺应上帝的命令，代替我登上天子大位的吗？"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我们的德行鄙陋，不配登上天子的大位。"尧说："应该考察贵戚中的贤人，或是隐伏在下面，地位虽然低贱，实际上却是贤能的人，还是使贤德之人登上帝位吧。"大家告诉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苦的人，名字叫做虞舜。"尧说："是啊，我也听说过这个人，但他的德行到底怎样呢？"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其父心术不正，其母善于说谎，其弟象十分傲慢，对舜的态度很不友好。而舜和他们却能和睦相处，以自己的孝行美德感化他们，家务处理得十分妥善，家人也都改恶从善，使自己的行为不至流于奸邪。"尧说："让我考验考验吧！"于是决定把两个女儿嫁给舜，通过两个女儿考察他的德行。尧命令在妫河的弯曲处举行婚礼，让两个女儿做了虞舜的妻子。尧说："恭谨地处理政务吧！"

慎徽五典[1]，五典克从。纳于百揆[2]，百揆时叙[3]。宾于四门[4]，四门穆穆[5]。纳于大麓[6]，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7]！汝舜。询事考言[8]，乃言厎可绩[9]，三载，汝陟帝位[10]。"舜让于德，弗嗣。

【注释】

[1]慎：诚。徽：美。五典：此处指五常之法，即《左传》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2]纳：赐予职务。百揆：意即总理一切事务，后世本此称宰相为首揆。或谓"揆"与"官"双声通用，《史记》"百揆"径作"百官"，亦通。揆，掌管，管理。

[3]时叙：王引之解作"承顺"，犹言服从领导。

[4]宾：动词，谓迎接宾客。四门：指明堂四门。

[5]穆穆：和睦相处。

[6]麓：山脚。

[7]格：来。

[8]询：谋。考：考核。

[9]乃：你，指舜。厎（zhǐ）：致，求得。绩：功绩。

[10]陟（zhì）：升，登。

【译文】

舜诚心诚意地推行德教，教导臣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指导自己的行动，臣民都能听从这种教导而不违背。然后又让舜总理百官，百官都服从命令，使百事振兴无一荒废。又让舜在明堂的四门，负责接待四方前来朝见的诸侯，使诸侯们都能和睦相处。最后让舜进入山麓的森林中，经受风雨的考验，舜在烈风雷雨中也不迷失方向。尧说："来吧！舜啊。你谋事周到，提的意见也都十分正确，经过三年考验，你的确取得不少成绩，你现在可以登上天子的大位了。"舜以为自己的德行尚差，推让不愿就位。

正月上日[1]，受终于文祖[2]。在璇玑玉衡[3]，以齐七政[4]。肆类于上帝[5]，禋于六宗[6]，望于山川[7]，遍于群神。辑五瑞[8]，既月乃日[9]，觐四岳群牧[10]，班瑞于群后[11]。

【注释】

[1]上日：马融说"上日"是"朔日"，即初一。

[2]受终：《史记·五帝本纪》：“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据此，可以推知所谓受终，盖即指禅位大典。终，指尧结束帝位。文祖：尧的太庙。

[3]在：观察。璇玑玉衡：有两种解释：一谓星名，就是北斗；一谓仪器，马融和郑玄都说是浑天仪。以情理度之，当以前一种解释为妥。舜时，恐难以制成比较精密的观测天象的仪器。此说目前尚无文献或出土文物可征，故从前一种说法。

[4]以：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有的解作介词，非是。齐：在这里指排比整理。日月五星运行情况不同，必须把观察中得来的情况加以排比整理，才能据以制定历法。七政：指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也有的以四季、天、地、人为七政。《尚书大传》：“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译文采前一说。“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目的都是为了制定历法。

[5]肆：于是。类：《五经异义》：“非时祭天谓之类。”可见“类”也是一种祭祀的礼节。这次祭祀当是向上帝报告摄位之事。

[6]禋（yīn）：祭祀。六宗：马融以为指天地四时。

[7]望：祭祀山川的礼节。

[8]辑：聚敛。五瑞：即五玉，是诸侯所执的作为信符用的玉器。玉器分五等：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

[9]既月乃日：《史记·五帝本纪》作“择吉月日”。

[10]觐（jìn）：朝见天子称觐。牧：官员。

[11]班：通“颁”，颁发。后：指诸侯国君。

【译文】

正月初一这天，在尧的太庙举行禅位典礼，舜代尧接受了天子的大命。舜继位后，便考察了北斗七星的运行规律。接着便举行了祭天的大典，把继位之事报告给上帝，然后又精心诚意地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山川和群神。随后聚敛了诸侯的信圭，择定吉月吉日，召见四方诸侯君长，举行隆重的典礼，把信圭颁发给他们。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1]，望秩于山川[2]。肆觐东后[3]，协时月正日[4]，同律度量衡[5]。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6]。如五器[7]，卒乃复[8]。

【注释】

[1]柴：一种祭祀的礼节。马融说：“积柴加牲其上以燔之也。”

[2]望：祭祀山川的礼节。秩：次第。

[3]肆：于是。东后：指东方诸侯之国君。

[4]协：合。时月正日：意指根据自然运行确定月数与日数。

[5]同：统一。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两。

[6]五礼：指公、侯、伯、子、男五等礼节。五玉：即上文所说的五瑞。三帛：郑玄说：“三帛所以荐玉也。受瑞玉者，以帛荐之。帛必三者，高阳氏之后用赤缯，高辛氏之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皆用白缯。”二生：即二牲，指生羊羔及生雁。一死：指死雉。《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士执雉。”注：“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贽：指贽礼，即

朝见时的贡献。

[7]如：连词，犹而。五器：即五玉（采马融说）。

[8]卒：指礼毕。乃：于是，然后。复：还给。《尚书大传》：“诸侯执所受圭与璧以朝于天子，无过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

【译文】

这一年的二月，舜到东方进行视察，到了泰山，举行了祭祀泰山的典礼，对于其余的山川，都根据其大小给予不同的祭祀。于是便召见了东方的诸侯，首先根据对天象的观察，使月日的纪时，与自然运行的实际情况相符，并且统一了律、度、量、衡。制定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礼节，和相应的五种信圭，规定了诸侯以红、黑、白三种颜色的丝织物作为朝见时的贡献，卿大夫则以活的羊羔和雁作为朝见时的贡献，士则以一只死雉作为朝见时的贡献。朝见的典礼结束之后，便把三种颜色的丝织物及信圭退还给诸侯。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1]，格于艺祖[2]，用特[3]。

【注释】

[1]归：指巡行归来。

[2]格：至。艺祖：即上文所说的“文祖”。

[3]特：一头牛。

【译文】

五月在南方巡行视察，到了衡山，像祭祀泰山一样祭祀衡山。八月在西方巡行视察，到了华山，也像祭祀泰山一样祭祀华山。十一月初一在北方巡行视察，到了恒山，像祭祀华山一样祭祀恒山。回朝之后，到了尧的太庙，用一头牛作了祭祀。

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1]。

【注释】

[1]车服以庸：意谓用车服来表彰其功劳。每隔五年，都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巡行视察。四方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天子，向天子报告自己的政绩；天子也认真地考察诸侯国的政治得失，把车马衣服奖给有功的诸侯。庸，功。

【译文】

每隔五年，都要进行一次全面地巡行视察。四方诸侯分别在四岳朝见天子，向天子报告自己的政绩；天子也认真地考察诸侯国的政治得失，把车马衣服奖给有功的诸侯。

肇十有二州[1]，封十有二山，浚川[2]。

【注释】

[1]肇：当作“兆”，龟壳灼炙后所呈的裂纹称兆，可引申为划分，此处指划分区域。十有二州：舜时天下分为十二州。有，通“又”。

[2]浚：疏通。川：河道。

【译文】

开始划定十二州的疆界，在十二座大山上封土为坛，作祭祀之用，并分别作为十二州之镇，同时又疏通河道。

象以典刑[1]，流宥五刑[2]，鞭作官刑[3]，扑作教刑[4]，金作赎刑。眚灾肆赦[5]，怙终贼刑[6]。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注释】

[1]象以典刑：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一谓古时无肉刑，只有象刑，指在犯人的衣服上画着不同的图形以示惩罚。又谓象刑是把五种刑罚的形状画在器物上，使人有所儆戒。译文从后一说。象，刻画。典刑，常刑，亦即五刑。典，常。

[2]流：流放。宥：宽宥。

[3]鞭作官刑：孙星衍说："庶人在官有禄者，过则加之鞭笞也。"

[4]扑：即檟（jiǎ）楚，是古时学校中用作体罚的一种器具。

[5]眚（shěng）：过失。肆：遂。

[6]怙（hù）终：是说有所仗恃而终不悔改者。怙，恃。贼刑：意谓如是杀人之刑则不赦免。贼，杀。

【译文】

在器物上画着五种刑罚的形状，使人民有所儆戒。用流放的办法代替五刑，以表示宽大。庶人做官而又有俸禄者，犯了过错，罚以鞭刑。掌管教化的人，使用刑罚时，则用扑刑。犯了过错可以出金赎罪。如果犯了小错，或过错虽大，只是偶一为之，可以赦免；如果犯的罪过较大而又不知悔改，便要给予严厉的惩罚。小心啊！小心啊！在使用刑罚时，可要十分谨慎啊！

流共工于幽州[1]，放驩兜于崇山[2]，窜三苗于三危[3]，殛鲧于羽山[4]，四罪而天下咸服。

【注释】

[1]幽州：《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故龚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燕乐县，东魏时所置之县，故城在今北京密云东北七十里。

[2]崇山：难以确考其处。《通典》说：沣阳县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沣阳县为晋所置，北周废，其故治在今湖北黄陂南。

[3]窜：迁逐。三苗：古国名。舜时为南方民族，其所居约在湖南、江西境内。三危：在今甘肃敦煌。

[4]殛（jí）：流放。羽山：有两说：一谓在江苏东海西北九十里，赣榆与山东郯城交界处；一谓在山东蓬莱东南三十里。未知孰是。

【译文】

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驩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并命令他至死不得回朝；罪人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天下的人便都心悦诚服了。

二十有八载[1]，帝乃殂落[2]。百姓如丧考妣[3]，三载，四海遏密八音[4]。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注释】

[1]二十有八载：当指禅位后的二十八年。有，通"又"。

[2]殂（cú）落：死亡。

[3]百姓：百官。丧：死。考：死去的父亲。妣：死去的母亲。此句极言臣民对尧的爱戴。

[4]四海：泛指全国。遏：绝。密：静。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泛指一切音乐演奏。

【译文】

当舜摄理政务二十八年的时候，帝尧便死去了。百官和民众好像死去父母一样的悲痛，在三年中，全国上下不奏音乐。守丧三年以后的正月初一，舜到了文祖庙，和四方诸侯之长共商国家大事，开明堂的四门，明察四方政务，倾听四方意见。

咨十有二牧[1]，曰："食哉惟时[2]！柔远能迩[3]。惇德允元[4]，而难任人[5]，蛮夷率服。"

【注释】

[1]咨：叹词。十有二牧：十二州的君长。牧，长。

[2]食：衣食。一说，食，通"饬"。《说文》："饬，从人从力，食声。"《匡谬正俗》："饬者，谨也，敬也。"（见杨筠如《尚书覈诂》）时：指制定历法。

[3]柔：安抚。能：郑玄说："能，恣也。"恣，顺从。

[4]惇（dūn）：厚。允：信。元：善。全句是说政务处理得好。

[5]难：疏远。《尔雅·释诂》："阻，难也。"阻，含有远意，故《史记》径作"远佞人"。任人：品行不端的人。《尔雅·释诂》："任，佞也。"蔡沈《尚书集传》（以下简称《集

传》）：“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恶之人也。”

【译文】

舜对十二州的君长叹息着说：“只有衣食才是百姓的根本，因而重要的在于颁布历法！安抚远方的臣民，爱护近处的臣民，并顺从他们的意志去处理政务。德行厚，才能取信于人，才能使政务达到至善的地步，拒绝任用那些花言巧语的人，边远地方的民族才能都对你表示臣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1]，使宅百揆[2]，亮采惠畴[3]？”佥曰[4]：“伯禹作司空[5]。”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6]！”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注释】

[1]奋：起。庸：功业。熙：广。载：事。

[2]宅：担任一定官职。百揆：官名。负责统率百官。

[3]亮：辅助。采：事。惠：顺。畴：类。

[4]佥：皆，都。

[5]伯禹：《孔传》：“禹代鲧为宗伯。”因称伯禹。司空：平水土之官。意思是说禹担任这项职务很有功劳，可以担任统率百官的职务。

[6]时：通“是”，这，指上面所说的职务。懋（mào）：勉励其努力。

【译文】

舜说：“唉！四方诸侯之长啊，有谁能够奋发努力，以发扬光大先帝的事业，能够主持政务率领百官，并帮助百官使他们遵循大法行事呢？”大家都说：“伯禹担任司空，工作做得很好。”舜说：“好吧！禹啊，你治理水土很有功劳，希望你再努力地承担起这份责任吧！”禹行礼拜谢，并且谦逊地让稷、契和皋陶来担任这项职务。舜说：“你的态度很好，不过这项职务还是让你去担任吧！”

帝曰：“弃，黎民阻饥[1]，汝后稷[2]，播时百谷[3]”。

【注释】

[1]阻：俞樾以为是“且”的假借字。《说文》：“且，荐也。”《诗·大雅·云汉》：“饥馑荐臻。”毛传：“荐，重。”所谓“重”，即“还”或“仍”，意思是说：现在大水虽已退去，但百姓还是困于饥饿。又《释诂》：“阻，难也。”《广雅·释丘》：“阻，险也。”是“阻”又可作“艰难”解。

[2]后：主持。稷：官名。负责种庄稼的事。

[3]播：播种。时：通“莳”，动词，作移植解。

【译文】

舜说：“弃啊！现在百姓苦于没有饭吃，你担任后稷这项职务，教导百姓种植庄稼吧！”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1]，汝作司徒[2]，敬敷五教[3]，在宽。”

【注释】

[1]五品：指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又郑玄说：“五品，父、母、兄、弟、子也。”逊：顺。

[2]司徒：官名。负责教化。

[3]敬：恭谨。敷：传播。五教：教以遵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道德规范。

【译文】

舜说：“契啊！现在百姓很不友好，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妇之间，长幼之间，朋友之间，不能恭顺，你担任司徒这种官职，对他们进行五常教育，推行这些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本着宽厚的原则。”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1]，寇贼奸宄[2]。汝作士[3]，五刑有服[4]，五服三就[5]。五流有宅[6]，五宅三居[7]。惟明克允[8]。”

【注释】

[1]蛮夷：南方少数民族。猾：乱。《广雅·释诂》：“猾，乱也。”夏：《说文》：“夏，中国之人也。”

[2]寇贼奸宄：郑玄解释说：“强取为寇，杀人为贼，由内为奸，起外为轨。”宄，《史记》作“轨”，读音与“轨”同。

[3]士：马融说是狱官之长；郑玄说“士”作“察”解，负责狱讼的事情。

[4]五刑：墨、劓（yì）、剕（fèi）、宫、大辟（pì）。服：用。

[5]五服三就：指使用五种刑罚的时候，可在野、朝、市三个地方。《国语·鲁语》载臧文仲的话说：“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

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按，次即就，三次即言三就。

[6]流：流放。宅：居。

[7]五宅三居：马融说：“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郑玄说：“三处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三分其地，远近若周之夷、镇、蕃也。”

[8]惟明克允：《集传》：“必当致其明察，乃能使刑当其罪，而人无不信服也。”允，公允，恰当。

【译文】

舜说：“皋陶啊！外族部落，时常来侵扰我们，他们在我国境内到处为非作歹，抢夺人们的财产。望你担任法官，根据犯人罪情的大小使用五种刑罚。罪情大者，便带到原野上行刑；罪情轻者，可分别带到市、朝内行刑。把他们的罪情彰示出来，使人有所儆戒，或者为了表示宽大，也可以用流放来代替；流放也要根据罪行大小分为五种，把犯人放居在远近不同的所在。这些地方可在九州之外，四海之内，并分作三等以区别其远近。只有明察案情，处理得当，百姓才会信服。”

帝曰：“畴若予工[1]？”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2]。帝曰：“俞！往哉，汝谐[3]。”

【注释】

[1]畴：谁。若：善。工：百工之官。

[2]殳（shū）、斨（qiāng）：人名。和伯与同为舜的臣子。

暨：同“及”。

[3]谐：通“偕”，一同去。

【译文】

舜说：“谁来担任百工这项职务？”大家都说：“还是让垂来担任吧！”舜说：“好吧！垂啊，你来担任百工的职务吧！”垂行礼拜谢，并表示谦让，让殳、斨和伯与来担任这项职务。舜说：“好吧！让他们也和你一起去受理这项职务吧！”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1]？”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2]。”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3]。帝曰：“俞！往哉，汝谐。”

【注释】

[1]“畴若予”句：意即命其担任山泽之官。上，指山上。下指低洼有草有水的地方。

[2]虞：官名。负责掌管山泽。

[3]朱虎熊罴（pí）：《孔传》以为朱虎、熊罴是二臣名。孙星衍据《左传》和《古今人表》认为是四个人的名字。二说孰是，似不必拘泥。

【译文】

舜说：“谁能替我掌管山林川泽中的草木鸟兽？”大家都说：“让益来担任这项职务吧！”舜说：“好吧！益啊，你来担任我的虞官吧！”益叩头拜谢，并谦逊地表示把这项职务让给朱、虎、熊、罴。舜说：“好吧！让他们和你一起去负责这项工作吧！”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1]？"佥曰："伯夷[2]。"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3]。夙夜惟寅[4]，直哉惟清[5]。"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注释】

[1]典：主持。三礼：郑玄说是指天事、地事、人事之礼。

[2]伯夷：人名。《国语·郑语》说他是"礼于神以佐尧"的人。

[3]秩宗：官名。郑玄说："主次秩尊卑。"《集传》："秩，序也；宗，祖庙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专以秩宗名之者，盖以宗庙为主也。《周礼》亦谓之宗伯。"

[4]夙：早。夜：晚。寅：敬。

[5]直：正直。清：清明。

【译文】

舜说："唉！四方诸侯之长啊！有谁能替我主持三礼？"大家都说："伯夷可以。"舜说："好吧！伯夷，你来担任祭祀鬼神的职务吧。一早一晚都要恭敬地去祭祀鬼神；祭祀时的陈辞，要正直而清明。"伯夷叩头拜谢，谦逊地要把这项职务让给夔和龙。舜说："好吧！还是让你去担任这项职务吧，可要恭敬啊！"

帝曰："夔！命汝典乐[1]，教胄子[2]。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3]，声依永，律和声[4]。八音克谐[5]，无相夺伦[6]，神人以和[7]。"夔曰："於！予击石拊石[8]，百兽率舞"。

【注释】

[1]典：掌管。乐：乐官。

[2]胄子：郑玄解作“国子”，即指太子并包括公卿大夫之子弟。按，胄，《说文》引作“育”。“胄”、“育”古时声近通用。王引之认为胄子是育子，即稚子（详见《经义述闻》卷三）。《史记·五帝本纪》作“教稚子”，故胄子可解作“年轻人”。舜时所教育者未必仅限于国子，这是郑玄用汉代的眼光解释舜时社会的情形，恐不可从。

[3]永：同“咏”。

[4]律：谓标准音。声：指歌唱的声音。唱出的歌声要合乎音律，叫律和声。

[5]八音：泛指一切音乐演奏。谐：和。

[6]夺：侵夺，此处含有干扰之意。伦：次。

[7]和：此处谓高兴。

[8]击、拊：敲击。石：乐器，当属磬类。

【译文】

舜说：“夔啊！命令你主持乐官，去教导那些年轻人。要把他们教导得正直而温和，宽大而谨慎，性情刚正而不凌人，态度简约而不傲慢。诗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歌则借助语言把这种感情咏唱出来，歌唱的声音既要根据思想感情，也要符合音律。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和谐地演奏，不要弄乱了相互间的伦次，让神人听了都感到快乐和谐。”夔说：“好啊！让我们敲着石磬，奏起乐来，让那些无知无识的群兽都感动得跳起舞来吧！”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1]，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2]，夙夜

出纳朕命，惟允。”

【注释】

[1]堲（jí）：憎恶。殄（tiǎn）：尽，灭绝。郑玄解释说：“所谓色以仁而行违，是惊动我之众臣，使之疑惑。”

[2]纳言：官名。郑玄解释说：“如今尚书，管王喉舌也。”

【译文】

舜说：“龙啊！我非常讨厌那种说坏话和阳奉阴违的人，因为这种人常常以一些错误的话使我的民众震惊。命令你负责纳言的官职，一早一晚，或代我发布命令，或向我汇报下面的意见，都必须忠诚老实。”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1]。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分北三苗[2]。

【注释】

[1]时：承。亮：帮助。

[2]北：古与“背”同字。

【译文】

舜说：“唉！你们二十二人，都要恭敬地对待自己的职务，时刻想着接受上天的命令并帮助上天治理臣民。每隔三年，就要检查一下你们的政绩。经过检查，凡是有功的人，便用提拔的办法来表彰他；凡是有过错的人，便用罢免的办法来惩罚他。”经过这番整顿，许多工作都振兴起来了，并命令三苗离开故土，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方。

舜生三十征庸[1]，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2]。

【注释】

[1]征庸：被任用。

[2]陟（zhì）：升。方：方岳，即四岳，四岳为四方之岳，故称方岳。这里指南岳衡山。相传舜时南方衡山一带有苗为乱，舜因之南征有苗，远至苍梧之野并死在那里。这句话的断句和关于舜一生事迹的纪年，各书不一。“三十”，或以为“二十”之误。《史记·五帝本纪》：“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大戴礼·五帝德》：“舜之少也，恶颓劳苦，二十以孝闻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所，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这些说法比较合理。

【译文】

舜三十岁时被征用，三十年后接替了尧的帝位，五十年后南巡，登上了衡山，并在那里去世。

皋陶谟

【题解】

本篇是舜、禹、皋陶（yáo）等人在一次会议上的讨论记录，也是后人依据古代传闻整理而成，篇首“曰若稽古”四字便是明证。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人是舜的大臣皋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继承尧的光荣传统，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本篇取名为《皋陶谟》。我们可以把本篇看作《尧典》的姊妹篇。

本文可以分作三大段。

第一大段，所记的主要是皋陶的言论。皋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继承尧的光荣传统；二、修身；三、知人；四、安民；五、诸侯要摒弃私欲，谨慎处理政务，并且要任人惟贤，使百官各称其职；六、整顿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和等级制度。

这六条意见是按原文的先后顺序排列的，细味之，中心当在安民。第一条意在指出效法的榜样；二、三、五、六四条当是安民的手段。文中对于“修身”和“知人”两条又特别作了详细的阐述，提出了“九德”作为修身的准则，也作为天子选拔诸侯、百官的准则，亦即知人的准则。在皋陶看来，只有按照这些意见行事，才能保持住尧的光荣传统，把国家治理好。

第二大段，写的基本上是舜和禹的对话。这段对话除了开始一段是禹陈述自己的功绩之外，下面都是他们互相勉励、互相支持、互相严格要求的言论。从这里我们还能约略看出当时社会酋长和官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亲密无间的情景。他们谈论的要点仍旧是放在治国安民上。在这里他们提出了君和臣分别应当遵循的准则：做君主的，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职位，做自己应做的事情，使大

臣们做到公平正直，要举贤任能，要广泛地听取意见，赏罚要严明得当。做臣子的，应该是君主的膀臂和耳目，应直言敢谏，不要阳奉阴违，要团结左右大臣，政务的处理要严明得当，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于正确意见要及时反映，否则便要受到惩罚，在他们看来，只有君臣之间如此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而且各尽本分，努力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政务才能处理好。

当然这些言论也有一些是出于后人润色，并不完全是舜和禹的真实思想，但我们也不应完全视之为凭空臆造，因为文章中虽然有一些阶级社会的色彩（如注重等级制度等），但从整个谈话来看，这还不是主要的，仔细体会这些言论，似乎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主要的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安民”。如果把这段言论和商书、周书比较，便明显可以看出其间的差别了。在商书和周书那里，统治者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完全是放在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上，虽然他们也常常提出一些安民措施，但那只不过是维护统治权的手段罢了（这一点在周公的言论里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从这点看，它仍然有比较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大段，可分作四个小段：第一段是舜的言论，舜在这里申述了惩罚丹朱的理由，并指出应以此为戒，不要犯丹朱那样的错误。第二小段，禹再一次陈述自己的功绩，并提出苗人尚未完全征服，告诫舜说：“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南北民族之间的严重矛盾。第三小段，记叙了讨论结束时，举行祭礼的情况。第四小段记叙举行祭礼之后，君臣作歌娱乐，并互相勉励的情况。这两段充满了和谐愉快的气氛，也多少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1]，谟明弼谐[2]。”禹曰：“俞[3]！如何？”皋陶曰：“都[4]！慎厥身[5]，修思永[6]。惇叙九族[7]，庶明励翼[8]，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9]：“俞！”

【注释】

[1]允：信。迪：导，遵循。厥：代词，其，指古代贤帝王，当指尧。德：道德。

[2]谟：通“谋”，指治国方略。明：《尔雅·释诂》：“明，成也。”弼：辅弼，指大臣。谐：和谐，团结一致。

[3]俞：表示肯定意义的副词。

[4]都：叹词。

[5]慎厥身：谓努力提高修养。慎，谨慎。厥，其，指自身。

[6]修：治，指品德锻炼。永：久。

[7]惇（dūn）：厚。叙：《史记》作“序”，次第。九族：指同族的人。

[8]庶：众。明：圣明。励：努力。翼：辅助。

[9]昌言：美言。

【译文】

传说皋陶和禹在帝舜面前，讨论治理国家的事情。皋陶说：“相信并按照先王的道德处理政务，这样就能够使谋略实现，大臣之间也就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了。”禹说：“对啊！如何才能这样呢？”皋陶说：“都应当严格地要求自己，努力提高品德修养，在提高品德修养的时候，应当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以宽厚的态度对待同族的人，使他们也贤明起来，努力辅佐你治理国家，由近及远，先从自身做起。”禹非常佩服这种高明的见解，说：“对啊！”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1]，惟帝其

难之[2]。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3]？”

【注释】

[1]咸：皆。时：通“是”。

[2]惟：连词，用与“虽”同（杨树达《词诠》）。

[3]“何忧乎”三句：是反诘语，所指的史实可参考《尧典》。巧言，善于说话（贬义词）。令色，指脸面上表现出巴结谄媚的颜色。孔，程度副词，甚。壬（rén），奸佞。

【译文】

皋陶说：“重要的在于知人善任，在于把臣民治理好。”禹说：“哎呀！完全做到这些，连帝尧都感到困难啊！知人善任，那才是有智慧的人，有智慧才能用人得当。能够把臣民治理好，便是给他们以恩惠，这样臣民当然会把恩惠记在心里。既然聪明而有恩德，还怕什么驩兜，何必迁徙流放苗民，又何必害怕讲那些花言巧语搞献媚取宠的坏人呢？”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1]。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2]。”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3]，柔而立[4]，愿而恭[5]，乱而敬[6]，扰而毅[7]，直而温[8]，简而廉[9]，刚而塞[10]，强而义[11]。彰厥有常吉哉！

【注释】

[1]亦：段玉裁作“大”解，犹言“大凡”。行：德行。九德：见下文。

[2]乃言曰，载采采：是说考察一个人的言论要举许多事例以为验证，不能没有事实作根据，便评判一个人的好坏。乃言，皮锡瑞说，今文“乃言”一作“亐言”，即考言。载，为。采采，指许多事。采，事。

[3]宽而栗：大凡宽宏大量的人遇事常犯毫不在乎的毛病，因而必须补之以“栗”。宽，宽宏大量。栗，通“傈”，严肃恭谨。

[4]柔而立：性情温和的人大都有不敢坚持意见的毛病，因而必须补之以“立”。柔，指性情温和。立，指有自己的主见，并能不畏强暴，敢于坚持自己的主见。

[5]愿而恭：谨慎怕事的人常常好同流合污，因而必须补之以“恭”。愿，小心谨慎，含有怕事之意。恭，庄重。

[6]乱而敬：具有治理能力的人常常仗恃自己的才干而办事疏忽，因此必须补之以“敬”。乱，治，指具有排乱解纷，治理国家的才干。敬，指办事认真。

[7]扰而毅：善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常常失之于优柔寡断，因此必须补之以“毅”。扰，柔顺，意指能听取别人意见。毅，果断。

[8]直而温：正直的人，往往态度生硬，因而必须补之以“温”。直，正直。温，指态度温和。

[9]简而廉：《孔传》说：“性简大而有廉隅。”简，大。廉，廉约。孙星衍说：“简大似放，而能廉约。”

[10]刚而塞：意思是说能从多方面考虑问题，性情刚正而不鲁莽。刚，刚正。塞，充实。

[11]强而义：《孔传》：“无所屈挠，动必合义。”《集传》：“强

勇而好义也。”义，善。

【译文】

皋陶说：“都！大凡人的德行有九种。说某人有美好的德行，这样说，必须以许多事实作为依据。”禹说：“什么叫做九德？”皋陶说：“态度豁达，毫不拘束，又能恭敬谨慎；性情温和而又有主见；行为谦逊而又严肃认真；虽有才干，但办事仍不马虎疏忽；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又不为纷杂的意见所迷惑，而能刚毅果断；行为正直而态度温和；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着手；刚正而不鲁莽；勇敢而又善良。能够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这九种德行来，就能够常常把事情办好了。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1]。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2]。翕受敷施[3]，九德咸事[4]，俊乂在官[5]，百僚师师[6]，百工惟时[7]。抚于五辰[8]，庶绩其凝[9]。

【注释】

[1]夙：早。夜：晚。浚：恭敬。明：努力。有家：指可以做卿大夫。

[2]亮：佐。采：事。有邦：指可以为诸侯。邦，国。

[3]翕（xī）受：指含三德与六德而并用。翕，含。敷施：普遍推行。敷，溥，普遍。施，行。

[4]九德咸事：意指凡行为合于九德者，都让他担任一定的事务。咸，皆。事，谓担任事务。

[5]俊乂（yì）：指特别有才德的人。俊，才德超过千人者。乂，才德超过百人者。在官：指俊乂之人可任以公卿的官职。

[6]百僚：指众大夫。师师：互相学习和效法。

[7]百工：指士。时：善。

[8]抚五辰：古人依据对天象的观测来确定四时，所谓“抚五辰”，即指根据四时的变化来处理政务（可参阅《尧典》中“敬授民时”一段）。抚，顺从。五辰，指金、木、水、火、土五星，这里当泛指天象。

[9]庶：众。绩：功绩。凝：成就。

【译文】

“每天都能在自己的行为中表现出九种德行中的三德来，并且无论早晚，都能恭敬努力地按照这些道德规范行事，那就可以做卿大夫了。每天都能庄重而恭敬地按九种德行中的六德来约束自己的行动，那就可以协助天子处理政务而为诸侯了。如果天子能够合三德六德而并用之，并以之布施政教，大凡依据九德行事的人都给以一定的职务，有特殊才能的人都给以公卿的官位，大夫们都能互相学习，各方面具体事务的负责人也都能办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大家都能够根据五辰的运行、四时的变化来处理政务，这样，许多功业便都可以建成了。

“无教逸欲有邦[1]，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2]。无旷庶官[3]，天工，人其代之。

【注释】

[1]逸：安逸。欲：私欲。邦：指诸侯。

[2]一日二日：言天天。万几：万端。此句指一天之内发生的事情之多。

[3]旷：空。庶官：众官。《论衡·艺增》：“毋空众官，置非其人与空无异，故言空也。”

【译文】

“做诸侯的不使自己产生私欲而贪图享受，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要知道一国之内每天都要发生上万件事体，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在各种职位中，都不要任用不称其职的人，因为所有的官职都是上帝设立的，怎么可以让那些不称其职、无所作为的人来代替上帝行事呢？

“天叙有典[1]，敕我五典五惇哉[2]！天秩有礼[3]，自我五礼有庸哉[4]！同寅协恭和衷哉[5]！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6]！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7]！懋哉！

【注释】

[1]叙：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次。典：常，即五常。

[2]敕（chì）：命令。五典：五常，即上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次典常。惇：厚。

[3]秩：次。礼：五种礼节。

[4]我：指天子。庸：用，意指推行五礼。

[5]同寅：指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寅，敬。协恭和衷：即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6]服：指服装。章：显示。

[7]懋（mào）：勉励。

【译文】

“上帝既然安排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常次序，便应当顺从上帝的意旨整顿上述五者之间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深厚起来啊！上帝为了区别人们之间的等次而传下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这五种人分别应该遵从的礼节，做天子的便应大力推行这五种礼节，使君臣之间互相尊重，同心同德办好政务啊！上帝为了使有德的人各称其职，便制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五种服装制度，以分别表彰他们不同的德行！上帝为了惩罚有罪的人，便制定了五种刑罚，分别用来惩罚五种罪人。这些，都应当认真执行啊！为了搞好政务，君臣之间可要互相勉励啊！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1]。”

【注释】

[1]有土：指保持国土，也就是保持国王的地位。

【译文】

“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都是从民众中间听取意见、观察问题的；上天表彰好人、惩罚坏人，也是依据民众的意见来表彰和惩罚的。上天和下民之间是互相通达的。因此，只有恭敬地处理政务，才能保持住国土。”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1]。”禹曰：“俞！乃言底可绩[2]。”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3]！”

【注释】

[1]朕：我。惠：顺。底（zhǐ）：必，一定。

[2]底（zhǐ）：致，求得。

[3]日：《孔传》本作“曰”，非是，当作“日”。与下文“予思日孜孜”句法正同（采杨筠如说，见《尚书覈诂》）。赞：佐。襄：治理。

【译文】

皋陶说：“我的话都是顺从天意，一定可以实行的。”禹说：“对啊！你的话是可以实行并获致功绩的。”皋陶说：“其实我又知道什么呢？我只是成天想着如何协助国王治理国家啊！”

帝曰：“来！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1]。予乘四载[2]，随山刊木[3]，暨益奏庶鲜食[4]。予决九川距四海[5]，浚畎浍距川[6]；暨稷播[7]，奏庶艰食鲜食[8]。懋迁有无化居[9]。烝民乃粒[10]，万邦作乂[11]。”皋陶曰：“俞！师汝昌言[12]。”

【注释】

[1]下民昏垫：郑玄：“昏，没也；垫，陷也。”言“下民”为洪水所吞没。于省吾先生认为“垫”是“埶”之讹，今作“艺”，“昏艺”之“艺”，读“溺”。下民昏溺，即下民昏没沉溺（详见《尚书新证》卷一）。可备一说。译文仍从郑注。

[2]四载：四种乘载工具。据《史记·河渠书》和《汉书·沟洫志》的解释，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则梮。按如淳的说法，橇“谓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梮（jú），又作“桥”，“谓以铁如锥头，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

[3]刊：指砍削木槎，插在山路上以作标记，故《史记》作“行山表木”。

[4]暨：同“及”，和。益：人名。即伯益。奏：进。庶：众，指众民。鲜食：指新鲜的肉食品。鸟兽新杀谓鲜。

[5]决：疏通。九川：王肃说是九州之川。距：至。

[6]浚：疏通。畎（quǎn）：田间小沟。

[7]稷：即《尧典》中教民播种的稷。播：指播种庄稼。

[8]艰：马融本作“根”，按《释名》：“艰，根也。”则艰即指根生植物，亦即百谷。所谓艰食，就是用粮食做成的食品。清人俞樾说：“艰”当读为“饎”，《说文》“艰”字重文作“籔”，“籔”、“饎”同声，故得通用，亦谓用粮食制成的食品。鲜食：肉食。洪水之后，人们生活依然十分困难，虽然播种百谷，收获很少，所以要靠猎取禽兽以补充食品之不足。

[9]懋：通“贸”，贸易。化：同“货”。

[10]烝民：众民。烝，众多。粒：王引之说：“‘粒’当读为《周颂》‘思文王立我烝民’之‘立’。立者，成也，定也。”

[11]万邦：指诸侯。万，言其多。作：始。乂：治。

[12]师：通“斯”，指示代词，此。《史记·夏本纪》译此句为“此而美也”。

【译文】

舜说：“来吧！禹，你也讲一讲你的高见吧。”禹拜谢说：“唉！王啊，我说些什么呢？我只不过整天考虑怎样孜孜不倦地工作罢

了。”皋陶说：“那么，你所努力从事的是一些什么工作呢？”禹说：“大水遮蔽了天空，那浩大的洪水啊，包围了大山，冲上了陵冈，地上的人们都被洪水吞没。我乘坐着四种交通工具，随着勘察的山路，插上木槎作为标记，并且和益一起把打猎得来的鸟兽，分发给人们。我领导民众疏通了九州的大河，使水都流到大海里去；又疏通了田间小沟，使田地中的水都流到大河中去；又和稷一起，教百姓们播种百谷，给人们提供了粮食和肉食。又发展贸易以互通有无。人们才得以安居乐业，千万个诸侯国才得以治理。”皋陶说：“对啊！你的这些话真是不错呀！”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1]，惟几惟康[2]。其弼直[3]，惟动丕应[4]。徯志以昭受上帝[5]，天其申命用休[6]。”

【注释】

[1]安：安分。止：通“职”，职分，职事。郑康成说：“安汝之所止，无妄动，动则扰民。”（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

[2]惟：思。几：危。康：安。

[3]弼：辅佐，指大臣。直：正直。

[4]丕：大。应：和。意谓行动都很合乎道德规范。

[5]徯（xī）：待。志：心志。昭：清明。

[6]申：重。休：美。

【译文】

禹说：“唉！王啊，你也要谨慎地对待你的职位啊。”舜说：“是啊！”禹说：“做你应做该做的事情，常常从坏处打算，就能够得到平安了。要使得大臣公平正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处理得当。这样才能以清醒明智的头脑，等待接受上帝的命令，上帝就会一再嘉奖你，非常放心地再把大命交付给你。”

帝曰：“吁！臣哉邻哉[1]，邻哉臣哉。”禹曰：“俞！”

【注释】

[1]邻：近。

【译文】

舜说：“唉！正直的大臣，才是最可亲近的人啊！最可亲近的人，只有那正直的大臣啊！”禹说：“是啊！”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1]。予欲左右有民[2]，汝翼[3]。予欲宣力四方[4]，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5]，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绨绣[6]，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7]，汝明。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8]，在治忽[9]，以出纳五言[10]，汝听。予违汝弼[11]，汝无面从，退有后言。钦四邻[12]。

【注释】

[1]朕：我。股：腿部。肱（gōng）：手臂，以之比喻左右大臣。耳目：此处与股肱义同。

[2]左右：帮助引导。有：抚，保护，扶持。孙星衍说：“有者，抚也。《释诂》‘有’、‘抚’转相训。”

[3]翼：帮助，辅佐。

[4]宣：布。力：意指治理国事并兼指战功。

[5]象：画在衣物上的图饰。

[6]“日月星辰”二句：这里所写的是十二种东西的形状，这些形状都是礼服上的绘饰。古人以礼服上绘饰的不同表示地位的高低，究竟怎样用这些不同的绘饰来表示地位的高低呢？前人说法不一，难以确信。郑玄认为从日月至黼黻共十二章，都是天子用来绘饰礼服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是画在上衣上的。“作会”的“会”，郑玄以为当作“绘”，画的意思。由“宗彝”至“黼黻”六种是绣在衣服的下身上的。古时谓上衣曰衣，衣服的下身曰裳。宗彝，即是虎和蜼（wèi），蜼是长尾猿。古时宗庙的祭器上常常饰有虎和长尾猿两种动物的形状，而宗庙的祭器即称为宗彝，故以“宗彝”作为虎和长尾猿的代称。藻，水草。粉米，白米。黼（fǔ），指斧形。黻（fú），两弓相背的形状。絺（chī）绣，郑玄说：“读为黹，黹，㓞也。”黹（zhǐ）㓞（zhì），缝制。绣，刺绣。

[7]五采：五种颜色。采，指颜色，郑玄说性曰采，施曰色。意思是说未用的时候叫采，已用便叫做色。制作礼服的人根据这十二种物形制成五种不同的礼服。天子的礼服要绘画并刺绣这十二种物体的形状；公的礼服要绘绣山龙以下九种物体的形状；侯伯的礼服绘绣华虫以下七种物体的形状；子男的礼服绘绣藻火以下五种物体的形状；卿大夫的礼服绘绣粉米以下三种物体的形状。利用这五种不同的服装来辨明地位的高低。作服：制成服装。

[8]六律：相传黄帝时的音乐家伶伦，把竹子截出竹筒，以竹筒的长短来区分声音的高下清浊，各种乐器的声音便以此为准

则。经过试验，确定为十二种高低不同的标准音，叫做十二律。这十二律各有固定的名称：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xiǎn）、中吕、蕤（ruí）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yì）、应钟。十二律又分两大类，单数的六律为阳律，称作六律；双数的六律为阴律，称作六吕。五声：指五种高低不同的音阶，其名称是宫、商、角、徵（zhǐ）、羽。八音：指八种不同材料制成的乐器，这些材料是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这些材料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因称八音。

[9]在：察。治：治理。忽：指政事荒怠。

[10]出：发布。纳：采纳。五言：五种不同的言语。前人多谓五言为五常之言，或比附为五声之言。这些解释非常牵强。今人方孝岳说："'五言'，即《王制》所云'五方言语'。"这种解释较为允当。按《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11]违：违背。弼：辅助。

[12]钦：敬，此处可引申为团结。四邻：指四辅。郑玄以为是左辅右弼，前疑后丞，此处当泛指左右大臣。

【译文】

舜说："正直的大臣应当是我的膀臂和耳目。我想求得帮助我治理臣民的人，希望你就做我的这样的助手。我打算拿出所有的力量治理好政务，讨伐叛逆，成就武功，你就应当努力去完成。我打算观察古人的图画，看他们是怎样用五种颜色把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虎和长尾猿、水藻、火、白米、大斧和几种图形绣在丝织品上，以制成各种颜色的服装；你负责这件事，要从衣服的颜色和画图

上表示出地位的高低。我要听到各种不同声调不同乐器的音乐演奏，从音乐中考察政治得失，并听取各地群众的反映，你负责这件工作。我假如不同意你的意见，你也不要当面屈从我，背后再散布一些表示不满的话。做我最亲近最得力的助手，把左右大臣都紧紧地团结起来吧！

“庶顽谗说[1]，若不在时[2]，侯以明之[3]。挞以记之[4]，书用识哉[5]，欲并生哉。工以纳言[6]，时而飏之[7]，格则承之庸之[8]，否则威之[9]。”

【注释】

[1]庶：众。顽：愚。谗说：谗媚之说。

[2]若：语词。在：察。时：通“是”，指示代词，指上文“庶顽谗说”。

[3]侯：诸侯国君。

[4]挞（tà）：击。记：令其不忘惩罚。

[5]书：书写其罪状于大方板，并把方板放在犯人的背上，或去掉犯人的帽子把罪状写在犯人的背上以示惩罚（据《周官·大司寇》注）。

[6]工：官。纳言：采纳意见。

[7]时：善。飏：表彰。

[8]格：正。承：进。庸：用。

[9]否：闭塞。《广雅·释诂》：“否，隔也。”

【译文】

“一些心术不正的坏人，常常散布流言，又反过来谄媚上司，这种情形不是一个人能够看清的，因此上帝设立诸侯国君作为天子的耳目，明察各种弊端。凡是犯了错误，便给以应得的惩罚；或者把他的错误记下来，写在大方板上，再把方板放在犯人的背上，使犯人知道耻辱从而改正错误，这样做是为了使犯人不再犯罪而陷于死刑。做官的应该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凡是好的意见便加以表彰；凡是正确的意见便提上来，以便采纳运用；否则，如果做官的封闭下情，便要给予惩罚。”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1]，万邦黎献[2]，共惟帝臣。惟帝时举[3]，敷纳以言[4]，明庶以功[5]，车服以庸[6]，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帝不时，敷同日奏[7]，罔功。”

【注释】

[1]海隅：海角。隅，角落。苍生：黎民。《孔传》：“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言所及广远。”

[2]万：言其多。邦：当指诸侯或部落。黎：众。献：贤。

[3]时举：谓举时。时，善。

[4]敷：普遍。纳：采纳。

[5]明：察。功：事功。

[6]车服以庸：意谓以车服表彰其功劳。庸，功劳。

[7]敷同：谓不分善恶。敷，同“溥”，普遍。奏：进用。

【译文】

禹说：“对啊！你的光辉照耀天下，海内的黎民、万国的贤人，都亲身领受你的恩泽，做你的臣子。如果你能够举用贤人，广泛地听取意见，根据处理政务的情况，实事求是地考察其功德，并根据功劳的大小，分别赐予车马服装，表彰其功德。那么，谁敢不互相谦让？言辞应对之间，谁敢不恭敬地据实回报而敢于弄虚作假呢？如果你不是举用贤人，而使好人坏人同样进用，这样就无法建立功业把国家治理好了。”

帝曰[1]：“无若丹朱傲[2]，惟慢游是好[3]，傲虐是作[4]。罔昼夜额额[5]，罔水行舟[6]。朋淫于家[7]，用殄厥世[8]，予创若时[9]。”

【注释】

[1]帝曰：孙星衍曰：“古文今文俱有‘帝曰’二字，《伪传》脱之也。史公有之。”（详《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孙说甚是，今从之。

[2]丹朱：尧的儿子。傲：傲慢。

[3]惟：只。慢：懒惰。好：喜好。

[4]虐：同“谑”，嬉戏。作：为。

[5]罔：不。额额（é）：《集传》：“不休息之状。”

[6]罔水行舟：郑玄解释说：“丹朱见洪水时，人乘舟；今水已治，犹居舟中使人推行之。”当是在浅水中使人推船行走以为乐。如果过分拘泥，理解为在无水的陆地上行舟，则与情理不合。所谓“罔水”，意思是说水浅得好像没水一样，并非真的没有水。

[7]朋：读为“风”，雌雄相互引诱叫风。

[8]用：因。殄（tiǎn）：灭绝。厥：其。世：父子相继。

[9]创：惩。若：顺。时：指示代词，通“是”，犹这。

【译文】

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骄傲。丹朱只知道怠惰游玩，他的行为放纵轻浮，不分昼夜使人用船在浅水中推着他游玩。在家内更是纵情声色，奢靡腐化，因此，我严厉地惩罚了他，灭绝了他的后代，使其父子不得相继。为了警戒别人，我不能迁就这种恶劣的行为。”

“予娶涂山[1]，辛壬癸甲[2]。启呱呱而泣，予弗子[3]，惟荒度土功[4]。弼成五服[5]，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6]。外薄四海[7]，咸建五长[8]。各迪有功[9]，苗顽弗即工[10]。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11]，时乃功惟叙[12]。”皋陶方祗厥叙[13]，方施象刑惟明。

【注释】

[1]予娶涂山：据《史记》、《论衡》，句前应增“禹曰”二字。涂山，指涂山氏，即居住在涂山的部落。涂山的说法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四、当涂。《越绝书》认为禹娶亲的涂山在绍兴附近（即会稽）；《华阳国志）以为是江州涂山（按，《华阳国志》所说的江州即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东，俗名真武山即《华阳国志》所说的涂山）；《清一统志》以为在寿春当涂。均属传说性质，究竟在何处，不必拘泥。

[2]辛壬癸甲：古时以干支记日，辛壬癸甲指四天。相传禹结婚之后三天，即前往治水。

[3]子：当是“字”。字，抚问。

[4]惟：只。荒：大。土功：指治理水土的事情。

[5]弼：辅佐。五服：五种服役的地区。

[6]州：指十二州。相传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详见《禹贡》）。舜又分冀州为幽州、并州，分青州为营州，共为十二州。故《尧典》也作十二州。

[7]薄：迫近。

[8]咸：皆。五长：每五个诸侯国便立一长以为统率，这是九州之外边远地区的编制（采郑玄说）。

[9]迪：道。

[10]苗：南方少数民族，其时与中原民族对抗。顽：对抗。弗即工：谓因其顽抗不使就官。弗，不。即，就。工，官。

[11]迪朕德：倒装句，应为“朕德迪”。迪，导。德，教。

[12]时乃功惟叙：倒装句，当作“惟叙时乃功”。时，通“是”，这。乃，你，指禹。功，功劳。叙，顺，意指百姓顺从教导。

[13]祗：敬。厥：其，仍指禹。叙：通“绪”，事（采杨筠如说见《尚书覈诂》）。此事当为考虑使用刑罚之事。《史记·夏本纪》意译此句为：“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可供参考。

【译文】

禹说：“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为妻，婚后仅仅三天便出发治水。待到儿子启生下时，一落地便呱呱地哭着，我虽从门前经过，却不曾进去看看他，因为我用全力忙于治理水土的事情。经过苦心经营，我

帮助国王开辟疆土，划分行政区域，规定各地朝贡物品，在王畿之外，根据远近不同分出五种服役地区，一直到距离王城五千里的地方，把全国分为十二州，每州各选定诸侯中之贤者为州长。疆土扩展，广至四海，并在每五个诸侯国中选定诸侯国君中之贤者为长。这些诸侯之长都能够根据要求建立功业，只有苗民负隅顽抗，不肯服役，因此不能给予官职。王啊！你可要把顽抗不顺的苗民放在心里呀！”舜说：“我仍要以德教开导他们，如果他们能听从德教，这便是你的功劳了。”皋陶正在发布命令，命令全体臣民都要听从禹的领导，同时在考察案情使用刑罚时也务求公允得当。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1]，以咏。”祖考来格[2]，虞宾在位[3]，群后德让[4]。下管鼗鼓[5]，合止柷敔[6]。笙镛以间[7]，鸟兽跄跄[8]；箫韶九成[9]，凤皇来仪[10]。夔曰：“於[11]！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注释】

[1]戛（jiá）：敲击。鸣球：乐器的一种，即玉磬。搏拊（fǔ）：皮制的乐器，形状如小鼓。琴瑟：乐器名，于秦乐结束时击之。

[2]祖：指颛顼。考：指尧。这里说的是他们的灵魂。格：至。

[3]虞宾在位：指前代帝王的后裔，这些人对舜来说当为贵宾。

[4]群后：指诸侯国君。德：升。让：揖让。

[5]下：指吹管者在堂下。管：竹制乐器的总名。鼗（táo）鼓：两旁有耳的小鼓。

[6]合：谓合乐。郑玄说：“合乐用柷，柷状如漆筒，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所以节乐。”止：谓止乐，止乐用

敔。柷（zhù）：古乐器，形如方斗，于奏乐开始时击之。敔（yǔ）：乐器，形如伏虎，于奏乐结束时击之。

[7]笙：乐器。镛：大钟。间：指笙和镛互相代替着演奏。

[8]鸟兽：当由人扮成。跄跄（qiāng）：跳舞。

[9]箫韶：舜所制之乐。九成：每次乐曲完结后，再变更另奏，变更九次，奏乐才算最后结束。成，终。

[10]凤皇：传说中的神鸟。仪：成双成对。

[11]於（wū）：感叹词。

【译文】

夔说："演奏起玉磬、搏拊、琴瑟以作为歌咏的配乐吧！"先王的灵魂来到了，贵宾们也都就位了，诸侯国君都走上礼堂，互相揖让着坐下来。堂下吹起竹制乐器，敲起大鼓和小鼓，击起柷以作为演奏的开始，击起敔以作为演奏的结束。笙和大钟分别在堂下更换着演奏，鸟兽都轻盈地跳起舞来；箫韶的音乐演奏了九次，凤凰便成对地飞起来。夔说："啊！让我敲着石磬，奏起乐来，让那些无知无识的群兽都感动得跳起舞来吧！"

庶尹允谐[1]，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2]。"乃歌曰："股肱喜哉[3]！元首起哉[4]！百工熙哉[5]！"皋陶拜手稽首飏言曰[6]："念哉！率作兴事[7]，慎乃宪[8]，钦哉！屡省乃成[9]，钦哉！"乃赓载歌曰[10]："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11]！"又歌曰："元首丛脞哉[12]，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注释】

[1]庶：众。尹：官。允：信。谐：和谐。

[2]惟时惟几：《集传》解释说：“惟时者，无时而不戒敕也。惟几者，无事而不戒敕也。”意思是说时时事事都要提高警惕。几，小事。

[3]股肱：指大臣。喜：谓乐于尽忠。

[4]元首：国王。起：兴起。

[5]百工：百官。熙：振作。

[6]拜手：跪下之后，两手拱合，俯首至手与心平，而不至地，因称拜手。稽（qǐ）首：一种隆重的跪拜礼，行礼时叩头至地。飏（yáng）：通“扬”，继续。

[7]率：表率，言元首当为大臣的表率。

[8]宪：法。

[9]屡：多次。省：省察。

[10]赓（gēng）：继续。载：为。

[11]庶：众。康：安。

[12]丛脞（cuǒ）：烦琐。

【译文】

百官互相信任，和睦团结。舜因而作歌道：“努力地按照上帝的命令行事，时时事事都要小心谨慎。”又歌唱道：“大臣们从内心里乐意办好政务！国王的事业就振兴起来啊，百官也就振作啊。”皋陶叩头行礼，接着便继续说道：“应该把国君的教导记在心里啊！国王处处作为臣民的表率，百事就振兴起来，谨慎地对待你自己立下的法

度，对于法度可要恭敬啊！不断地检查自己，事业就会获得成功，可要恭敬啊！”于是又继续歌唱道：“国王圣明啊，大臣贤能啊，诸事安宁啊！”又歌唱道：“国王把精力放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大臣们懈怠下来，政务必定要办坏！”舜行礼答谢说：“对啊！望你们恭谨地各司其职吧！”

夏书

禹贡

【题解】

《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它的写作年代，经过长期探讨，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概而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辛树帜先生推测，《禹贡》成书时代，应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它是当时太史所录，决不是周游列国足迹“不到秦”的孔子，也不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时的学者们所著（详见所著《禹贡新解》）。二、王成组先生从地理学的角度加以研究，认为是春秋时代周游列国博学多才的孔子所作（晚清思想家康有为也是这个看法，日本学者在对《山海经》的研究中也提出了这种看法）。三、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是战国时代的作品，顾先生的意见似乎得到比较多的学者的赞同。四、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早年赞同疑古学家以为《禹贡》出于汉儒之手的意见（见师大《地理月刊》第一册《翁氏讲演录》），后来翁氏又改变看法，赞同“战国说”（见《禹贡新解》第82页）。有的外国学者如三十年代柏林大学教授赫尔曼也以为“似在汉高统一以后的时代”（见《禹贡》第二卷第五期王光玮《禹贡土壤的探讨》一文引）。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虎次郎在《禹贡制作年代考》一文中认为：“《禹贡》实为战国末年利用极发达的地理学知识而行编纂亦未可知。”又认为：“今本《禹贡》多含有非汉代则不能得之材料。故在大体上，是从战国至汉初关于地理学一种产

物之传说，渐次发展，乃有此种之记事甚明。”（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

当然，这些意见都是一家之言，目前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尽管学者们对于《禹贡》的创作年代没有一致的意见，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禹贡》是一篇价值很高的著作。文中详细地记载了古代政治制度，九州的划分，山川的方位和脉络，物产分布，土壤性质等等，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对于土壤的深刻认识以及水土治理的丰富经验，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再加上体系之完整，结构之严密，诚为远古时代不可多得的地理名著。尤其可贵的是，《禹贡》在内容上基本上抛弃了神话迷信的成分，其中记载大都凿凿有据，因而开创了地理学征实派的先河，对后世地理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这篇文献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我国而言，历代研究《禹贡》的学者，不下数百家，著述十分丰富。其中的代表作有程大昌的《禹贡论》及《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的《禹贡说断》等。清代的学者胡渭，又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详加考证，写成《禹贡锥指》一书，更是研究《禹贡》的重要论著。近代，由于科学事业的发展，不仅一些历史学者研究它，一些自然科学界的学者也在研究它。学者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对《禹贡》作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更是大大地超过前人。

本文在内容上可分四段。第一段，开始六句，是序言，概括地介绍了全文的主要内容。第二段，由“冀州”至“不距朕行”，这一段是全文的主要部分。第三段，由“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所介绍的纯系后人假托的五服制度。第四段，是最后六句，这六句歌颂了禹的大功，为全文作了总结。

第二段因是全文主要部分，所以篇幅最长。为了理解的方便起见，还可以把这一段分为四层。第一层把全国的情况按九州分别加以介绍，每州的介绍顺序先是四至，接着是水利治理的情况，然后是土质，再后是赋税的等级，再后是应该进贡的物品，最后是贡道的路

线。这一层的内容特别丰富，我们在研读本文时，应给予特别注意。第二层是“导山”。所谓“导山”，就是开凿大山的意思，而开凿大山完全是为了疏通河道的需要。对于“导山”部分，前人有所谓“三条”和“四列”的说法。“三条”和“四列”都是就山的脉络而言的，汉代学者马融和曹魏时代的王肃主张三条，即以导岍为北条，导西倾为中条，导嶓冢为南条；汉代另一位学者郑玄主张四列，即导岍为阴列，导西倾为次阴列，导嶓冢为次阳列，导岷山为正阳列。这些说法虽不免穿凿附会，但由于这些说法意在把“导山”部分的眉目勾画得更加清楚，对我们理解这段文字仍是很有启发的。第三层是“导水”，在这里以十一条大河流为主线，分别加以介绍，其实禹最为致力的恐怕只有黄河。第四层，是对以上三层的小结。

根据上面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禹贡》在结构和体系上该是怎样的严密了。

《禹贡》的记载，虽然有不少夸张成分，但也决非全无事实根据。范文澜先生说：“《诗·大雅》说丰水东流（《文王有声》篇）、梁山巨大（《韩奕》篇），都是禹治水的功绩。《尚书·吕刑》篇说禹平水土。春秋时人说，如果没有禹治水，我们这些地方只有鱼，哪里还有人呢！铜器铭文里也说禹是平水土定九州的人，足见洪水是一个很悠久很普遍的神话，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独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水神话的真实意义。考洪水的有无或禹是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战国时人作《禹贡》篇，系统地说明山川土壤物产贡赋，治水神话发展成为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孔子说禹‘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大概禹在原始灌溉工程上尽了力，大有益于农业，因之为后世所歌颂并夸大为治洪水的神人。”范老的主张可供参考。

禹敷土[1]，随山刊木[2]，奠高山大川[3]。

【注释】

[1]敷：分。

[2]刊：砍削木槎，插在山路上以作标记。

[3]奠：定，意思是为高山大川命名。《孔传》以为“高山”即指五岳（嵩、岱、衡、华、恒），“大川”即指四渎（长江、黄河、淮水、济水）。

【译文】

禹为了区分九州的疆界，便在经过的山上插上木桩作为标记，并负责为高山大河命名。

冀州[1]：既载壶口[2]，治梁及岐[3]。既修太原[4]，至于岳阳[5]；覃怀底绩[6]，至于衡漳[7]。厥土惟白壤[8]，厥赋惟上上错[9]，厥田惟中中[10]。恒、卫既从[11]，大陆既作[12]。岛夷皮服[13]，夹右碣石入于河[14]。

【注释】

[1]冀州：为禹所区划的九州之一，其地约当现在河北、山西两省。

[2]既：已经。载：事，这里当指壶口的水利工程。壶口：山名。在今山西吉县西南七十里。王鸣盛《尚书后案》说：“壶口山，上连孟门，下控龙门，当路束流，为河之扼要处，故禹首辟之。”

[3]梁：山名。在今陕西韩城西北。梁山在壶口的南面，所以要想疏通壶口一带的黄河河身，必先疏凿梁山，使其下游通畅而水有归宿。岐：山名。在今陕西岐山境内，地处渭河上游。为什么要开凿岐山呢？前人认为如果壶口梁山一带的河身疏通，黄河的水势必通过龙门向南流去，不采取必要措施，河水必将溢而四溃。因此大禹便开凿岐山，使关中一些河流的水顺着渭河东流，形成一股强大的洪流，迫使黄河的水向东流入大海。

[4]既修：已经修好。太原：即现在山西太原一带，处在汾河上游。当时首都设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前人以为禹的父亲鲧治水时，为了保障首都安全，必然对太原加意防范，现在禹已把梁山和岐山一带的水利工程修好，使黄河的水东流入海，故又治理太原一带的水利工程，使积在太原一带的洪水，顺着汾河流入黄河，并顺流入海，这样便彻底保障了首都平阳的安全。

[5]岳阳：岳即太岳山，在今山西霍州东。阳，山的南面。

[6]覃怀：地名。在今河南武陟西。厎（zhǐ）绩：获致功绩。厎，致，获得。前人以为覃怀一带是黄河北岸的沃土，地势平坦，北靠太行山，南面靠黄河，西面是沇（jǐ）水，东面是淇水，易受水患，如果这个地方能免除水患，那就说明附近的河道如洛河等便都治理好了。

[7]衡：通“横”，谓漳水横流。漳：漳水，在覃怀北面相距约五百余里。

[8]厥：这。惟：是。白壤：据今人研究，这里的土壤属盐渍土，洪水退去之后，盐分因水分蒸发而凝聚起来，使地面略呈白色，故古人称为白壤。壤，古人解释很多，《孔

传》：“无块曰壤，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马融说：“壤，天性和美也。”颜师古说：“柔土曰壤。”

[9]赋：指赋税。上上：第一等。古人分别根据九州作物生长状况和土地的肥瘠，把赋税分作九等。错：杂，指杂出第二等赋税。冀州是首都所在地，故入赋不贡。

[10]田：郑玄说：“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竟得而田之，则谓之田。”中中：也是按等次而言，指田地的高下和肥瘠的等次，一共是九等，中中是第五等。

[11]恒：水名。《汉书·地理志》说这条河在曲阳境内，源出恒山，曲阳即今河北曲阳。卫：水名。发源于河北灵寿东北十四里良同村，向南流到灵寿的东南与滹沱河合流，胡渭的《禹贡锥指》以为卫河即滹沱河。恒、卫在大禹时代，均当是大河。既从：指由黄河入海。

[12]大陆：大陆泽，在今河北钜鹿西北，为河北省著名的内陆湖泊。作：意指开始动工。

[13]岛：海中之山。此当指沿海地区。夷：古人称东方边远地区的人为夷。皮服：为这个地区所贡的物品。

[14]夹右：非地名，右即指碣石山，所谓夹右，苏轼解释说：“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碣石：山名。其地古人说法不一，难于确考。《汉书·地理志》：“右北平骊城县，大碣石山在西南。”骊城，即现在河北乐亭，有些古书以为在河北昌黎境，禹时当黄河入海之处。这句说的是贡道路线。

【译文】

冀州：壶口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便开始开凿梁山和岐山。太原附

近的河道也修理好了，一直修到太岳山的南面；覃怀一带的水利工程，也取得很大成绩，从这向北一直到横流的漳水，一些河道也都得到了治理。这里是一片白色而土质松软的田地，这里的臣民应出一等赋税，也可间杂出二等赋税，这里的土地属第五等。恒水、卫水也都已疏通，其水可以流入大海，大陆泽的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沿海一带诸侯进贡皮服时，可从碣石入黄河来贡。

济、河惟兖州[1]。九河既道[2]，雷夏既泽[3]，雍、沮会同[4]。桑土既蚕[5]，是降丘宅土[6]。厥土黑坟[7]，厥草惟繇[8]，厥木惟条[9]。厥田惟中下，厥赋贞[10]。作十有三载[11]，乃同。厥贡漆、丝[12]，厥篚织文[13]。浮于济、漯[14]，达于河。

【注释】

[1]济、河惟兖州：《孔传》说："东南据济，西北距河。"《尚书正义》对这句话又作了如下解释："此下八州，发首言山川者，皆谓境界所及也。据，谓跨之；距，至也。济、河之间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济而过，东南越济水西北至黄河也。"

[2]九河：指黄河下游的九道河，当时黄河上游水势特大，所以禹在黄河下游疏通九条河，使上游的大水得以迅速注入东海。九道河的名字是：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春秋时齐桓公塞之合为一条河。既道：是说河道已经开通，水可畅流而下。

[3]雷夏：大泽名。其地当在今山东菏泽东北面黄河南岸。

[4]雍（yōng）：是由黄河分出来的一条支流，现在俗称为赵王河，这条河至菏泽与沮水会合入雷夏泽。沮（jū）：为雍河的支流，也叫清水河。会同：谓合为一流而同入雷夏泽。

[5]桑土：意谓土地上可以种植桑树。今人辛树帜以为桑土非仅指宜桑，而是洪流退后所现出的一种地貌。未知确否，仅录以备考。

[6]丘：无石的小土山。宅：动词，居住。

[7]坟：土地肥沃。马融说：“坟，有膏肥也。”《国语·晋语》：“公祭之地，地坟。”韦昭注：“坟，起也。”今人辛树帜说：“坟为高起之地而有膏肥，似指丘陵土壤而不尽肥沃；埴坟显指黏质丘陵土壤。考其所在，则兖为今之山东西部，丘陵地多为棕壤；惟禹贡称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想见当时草长林茂，土壤中黑色腐殖质必多，或于古代为灰棕壤，即所称黑坟。”（《禹贡新解》第128页）

[8]繇（yáo）：马融说：“抽也。”指发芽。一说，茂盛。

[9]条：小枝。

[10]厥赋贞：孔颖达说：“诸州赋无下下，贞即下下，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后毕，州为第九成功，其赋亦为第九。列赋于九州之差，与第九州相当，故变文为贞，见此意也。”“贞即下下”的说法较为可信，但解释较牵强。金履祥《尚书表注》说贞本作“下下”，篆文重字，但“于”字下作“二”。兖赋下下，古篆作“下二”，或误作“正”，遂讹为“贞”。这种解释，比较可信。

[11]作：耕作，当指开垦而言。载：或亦作“年”。

[12]漆：当是手工业发达时的产品，恐非禹时所能产，当为流传中后人所增。

[13]篚（fěi）：圆形的盛物竹器。织文：把丝织品染成各种花纹。

[14]浮：《孔传》：“顺流曰浮，因水入水曰达。”《集传》：“舟行水曰浮。”济、漯（tà）：二水名。济，古时“四渎”之一，其源出河南济源王屋山，东南流为猪龙河，入黄河。其故道本过黄河而南，向东流至山东，在黄河南面与黄河平行入海，即今之小清河。漯，又名大清河，也是古时黄河的一个支流，其故道是从黄河北岸的河南武陟分出，经河北流至山东，从黄河南面东流入海。胡渭《禹贡锥指》：“以今舆地言之，浚县、滑县、开州、清丰、观城、濮州、范县、朝城、莘县、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禹城、临邑、济阳、章丘、邹平、齐东、青城、高苑诸州县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经。自宋世河决商胡，朝城流绝，而旧迹之存者鲜矣。”

【译文】

济河与黄河一带是兖州地区。黄河下游的九条河道疏通了，雷夏泽的工程也完成了，瀓河、沮河会合流入雷夏泽。水退之后土地能够种植桑树，因而可以养蚕了，因此人们便从小土山上搬下来，住在平地上。这里是一片黑色的沃土，这里的草已经冒出新芽，树木也已经长出小小的枝条。这里的土地属第六等，这里的人们缴纳第九等赋税。开垦十三年之后，再和其他州的赋税相同。这里的人们应当入贡漆和丝一类的物品，并且要将丝织品染成各种花纹，放在竹篮子里贡来。入贡的道路，可由济河、漯河乘船顺流入黄河。

海岱惟青州[1]。嵎夷既略[2]，潍、淄既道[3]。厥土白坟[4]，海滨广斥[5]。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6]，海物惟错[7]。岱畎丝、枲、铅、松、怪石[8]。莱夷作牧[9]，厥篚、檿丝[10]。浮于汶，达于济[11]。

【注释】

[1]海：渤海。岱：泰山，古音“岱”、“泰”声相近。《孔传》解释

说：“东北据海，西南距岱。”孔颖达又作进一步解释：“海非可越而言据者，东莱东境之县，浮海入海曲之间，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据也。”当时辽河以东地区均属青州，舜分青州的辽东之地为营州，所以《孔传》解作“据海”。

[2]嵎夷：即《尧典》中“宅嵎夷曰阳谷”的“嵎夷”。古书说法不一，难以确考，其地大致当在渤海沿岸。《孔传》：“东表之地称嵎。”马融说：“嵎，海嵎也；夷，莱夷。”《后汉书·东夷传》以为“九夷”便是“嵎夷”。胡渭认为是朝鲜，薛士龙认为是登州，苏轼则笼统地说在东方海上。这些说法有的失之含糊笼统，有的也仅是推测，不可尽信，仅录以备考。略：孔颖达说：“略是简易之义，故用功少为略也。”

[3]潍：潍水，发源于山东莒县东北潍山，伏流至箕屋山复见，流经诸城、高密、安丘、潍县、昌邑入海。淄：淄河，发源于山东莱芜东北、博山西二十五里之原山北麓，东北经博山、益都、临淄、广饶、寿光入清水泊，再向北与小清河会合，其支流从羊角沟入海。既道：言复其故道。道：通“导”，谓疏通。

[4]厥土白坟：今人辛树帜先生说：“青为今之山东半岛，丘陵地多为棕壤，惟于古代亦多森林，所积腐殖质因沿海湿润而较丰，但为酸性，成为灰壤，或即所称白壤。”（《禹贡新解》第128页）

[5]斥：即盐卤地。孔颖达说：“《说文》：‘卤，碱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海畔迥阔，地皆斥卤，故云广斥。言水害除，复旧性也。”

[6]絺（chī）：细葛布。

[7]海物：指海鱼一类可以食用的海产。错：错杂，言种类繁多。

[8]畎（quǎn）：山谷，当指泰山一带的山谷。枲（xǐ）：大麻的一种，不结实，其纤维可作麻布的原料。铅：孔颖达说："铅，锡也。"怪石：怪异、美好似玉的石头。

[9]莱夷：颜师古说："莱山之夷。"胡渭《禹贡锥指》："今莱州登州二府皆禹贡莱夷之地……三面频海，皆为斥卤，五谷不生。"作牧：开始从事放牧的工作。前人有的解作贡牧养之物，不是莱夷可以放牧。胡渭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其可耕者无几，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况莱夷乎？耕田不足以自给，故必兼畜牧而后可以厚其生。……且经凡书作，皆为耕作，此不当独异。"胡渭说较近情理，译文从之。

[10]厥（yǎn）：山桑，其材可制弓。

[11]浮于汶，达于济：此句殊费解。按，济水本为古时"四渎"之一，即今之小清河，应在汶水之北。如果从贡道来看，青州一带的贡物由汶水直接进入黄河即可，若由汶水向北入小清河，便是拐了一个很大的弯子，实在不合情理，所以胡渭也说："达于济，则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东北境径浮济，不必从汶也。"不过，这种说法仍很牵强，因为漯水本在黄河以北，入山东境虽在黄河之南，但仍在汶水以北，不由汶水直接入河，而向北入漯水再进入黄河，还是于理不合。据《汉书·地理志》，汉水出泰山莱芜原山，西南，入沛，沛即济。这就是说在汶水之南也有一条济水。山东郓城之沮水古时也称济水，沮水正好在汶水之南，窃疑由汶入济的"济"，似应指沮水。

【译文】

横跨渤海向东至泰山，这是青州地区。嵎夷的水利工程，只花了较少的力量便完成了。潍河与淄河的故道，都已经疏通。这里是一片地势较高的灰白色的土壤，沿海的广大地区都是这种盐卤之地。这片土地的质量在九州中属第三等，其赋税是第四等。这里的人们应该进贡盐、细葛布和各种各样的海产。泰山一带要进贡丝、大麻、锡、松树和奇特美好的怪石。莱夷一带可以从事放牧了，还要把山桑和丝放在筐内运来作为贡品。进贡的路线由汶水直入济水。

海岱及淮惟徐州[1]。淮、沂其乂[2]，蒙、羽其艺[3]，大野既猪[4]，东原厎平[5]。厥土赤植坟[6]，草木渐包[7]。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8]，羽畎夏翟[9]，峄阳孤桐[10]，泗滨浮磬[11]，淮夷蠙珠暨鱼[12]，厥篚玄纤缟[13]。浮于淮、泗，达于河[14]。

【注释】

[1]海岱及淮：《孔传》：“东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2]淮：即淮河，古时“四渎”之一。沂：沂水，发源于山东沂水北。乂（yì）：治。

[3]蒙：蒙山，在山东蒙阴西南。羽：羽山，在江苏赣榆西南。其：时态副词，将要。艺：种植庄稼。

[4]大野：即钜野泽，在今山东钜野境内。猪：今作“潴”，水停聚处。马融说：“水所停止，深者曰猪。”

[5]东原：即今山东东平地区。厎（zhǐ）平：孔颖达说：“致功而地平，言其可耕也。”厎，致，意指此处的水利工程也已完成。平，指平地。

[6]赤埴坟：辛树帜先生说：“徐为今之苏北及皖鲁边区，丘陵地每为发育于第四纪洪积红色黏土层之棕壤，或即所称赤埴

坟。”（《禹贡新解》第128页）埴，黏土。《孔传》说：“土黏曰埴。”《庄子·马蹄》：“我善治埴。”《释文》引司马彪注：“埴土可以为陶器。”

[7]包：通“苞”，草木丛生。

[8]土五色：五色土，指青、红、白、黑、黄五种不同颜色的土，古时帝王分封诸侯仪式的用品。王肃说：“王者取五色土为大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彭城（今江苏铜山）北面赭土山产五色土。

[9]羽：羽山，即上文“蒙、羽其艺”的“羽”。畎：山谷。夏翟：有五种颜色的羽毛，五色曰夏，山雉尾长者叫翟，古人用作舞饰或旌旗上的装饰。

[10]峄阳：峄山，在江苏邳县西南八十里，一名“邳绎”，又名“峄阳”，俗又称“距山”，所产的梧桐制琴最好。孤桐：桐树中之特优者称孤桐。

[11]泗滨浮磬：《孔传》说：“泗滨，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孔颖达又进一步解释说：“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磬，古代乐器。

[12]蠙（pín）珠：珠名。孔颖达说：“蠙是蚌之别名，此蚌出珠，遂以蠙为珠名。”

[13]玄：黑缯。纤：细。缟：白缯。

[14]浮于淮、泗，达于河：金履祥说：“达于河，《古文尚书》作‘达于菏’，《说文》引《书》亦作‘菏’，今俗本误作‘河耳’。菏泽与济水相通，徐州浮淮入泗，自泗达菏也。书达于菏，则达济可知。”按，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陪尾山。胡渭的《禹贡锥指》说：“以今舆地言之，泗水出泗水县，历曲

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滕县、沛县、徐州、邳州、宿迁、桃源至清河县入淮，此禹迹也。”

【译文】

东起大海，北到泰山，南至淮河，这是徐州地区。淮河和沂水都已经治理好了，蒙山和羽山一带的土地，也将要种植庄稼了，大野泽已容贮四周的流水，东原一带的土地也可以耕种了。这里是一片高起的土性较黏的红土地，草木也逐渐茂盛地生长起来。这里土地的质量在九州之中属第二等，应该缴纳第五等的赋税。这里的人们应该进贡五色土，羽山的山谷要进贡夏翟的羽毛，峄山的南面要进贡其特产——桐树，泗水边的人们要进贡泗水中可以制磬的石料，淮河一带的人们进贡蠙珠和鱼，同时还要把纤细的黑缯和白缯放在筐内作为贡物献来。进贡的路线由淮水入泗水而后入菏泽，由济水入黄河。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1]，阳鸟攸居[2]。三江既入[3]，震泽厎定[4]。筱簜既敷[5]，厥草惟夭[6]，厥木惟乔[7]。厥土惟涂泥[8]，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9]，瑶琨篠簜[10]，齿革羽毛惟木[11]，岛夷卉服[12]，厥篚织贝[13]，厥包橘柚锡贡[14]。沿于江海，达于淮、泗[15]。

【注释】

[1]彭蠡：即现在江西境内的鄱阳湖，古时称为‘彭蠡泽’。猪：今作“潴”，水停聚处。

[2]阳鸟攸居：此句殊费解，前人注释说法不一。《孔传》：“彭蠡，泽名，随阳之鸟，鸿雁之属，冬月所居于此泽。”郑玄和孔颖达也都是这种说法。后来宋人林之奇提出疑义，他说：“阳鸟攸居，谓雁来居此蠡之泽，诸儒说同而窃有疑。治水详见九州之下，山泽川陵，平陆原隰，莫非地名。此州上

既言彭蠡既猪，下言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皆是地名。独此三句间言阳鸟攸居，九州亦无此例。古之地名取诸鸟兽，如虎牢、犬丘之类多矣。《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如死鸟’，杜注云：‘死鸟，卫地。’以是观之，安知阳鸟之非地名乎？郑有鸣雁在陈留雍丘县，汉北边有雁门郡，皆以雁之所居为名。阳鸟意类此，盖雁南翔所居，故取以为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然久远无考，虽疑，未敢以为必然也。”这仅仅是一种推测，连他本人也感到没有把握。所以清人胡渭驳难说：“此当与‘桑土既蚕’、‘三苗丕叙’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阳鸟为地名，终无根据，影响揣度之言，亦何足信耶！”胡渭的态度自然是谨慎的，但未免失之迂阔。近人曾运乾说：“阳鸟，郑云：谓鸿雁之属，随阳气南北。今按禹贡全文，无以禽兽表地者，又经文先序州界，次言山川原泽，次言夷服，亦无舍地望而先言鸟兽者。鸟当读为岛。《说文》所谓海中往往有山，可依止，曰岛，是也。本经皆假鸟为之。‘岛夷皮服’，古今文本皆作鸟。郑释冀州鸟夷云：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也。《后汉书·度尚传》注：鸟语，谓语音似鸟也。引《书》‘岛夷卉服’殆于望文生义矣。晚出《孔传》读鸟为岛，云海曲谓之岛，与《说文》合。本文阳鸟鸟字，亦当读为岛。阳岛，即扬州附海岸各岛。大者则台湾、海南是也。云阳岛者，南方阳位也。”这种说法，虽然未必是定论，但理由比较充分，故译文从之。其他说法也一并录以备考。

[3]三江：指长江，长江下游，支流较多。三，言其多，不是说只有三条江。既入：指入于海。

[4]震泽：即现在江浙之间的太湖。厎：致。

[5]筱（xiǎo）：小竹。簜（dàng）：大竹。敷：普遍。

[6]夭：长，言草长得很茂盛。

[7]乔：高。

[8]涂泥：辛树帜先生说：“土湿如泥，斯指黏质湿土。考其所在，则荆、扬为今之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皖南，乃我国主要湿土分布所在，正相符合。”

[9]三品：金、银、铜三种。品，指等次，黄金为上等，白银为中等，铜为下等。

[10]瑶琨：美玉。

[11]惟木：此二字，文例与全篇不协，《史记》和《汉书》引《禹贡》均无此二字。江声和王先谦都认为这二字是衍文。从之。

[12]岛夷：指东南沿海附近各岛。卉服：说法不一，有人以为是蓑衣和草帽之类的东西，这些都是草制品，故称卉服。卉，草的总名。

[13]织贝：郑玄说：“贝，锦名也，《诗》云：‘成是贝锦。’凡为织锦者，先染其丝而织之，即成文矣。”贝锦，贝纹图案之锦。

[14]包：包装。橘：橘子。柚：柚子，都是南方所产的水果。锡：赐予，此处与“贡”为同义词叠用。

[15]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沿，循江海而行。《孔传》说：“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禹时沿内陆河道可以顺流入黄河，不必由海路，且禹时交道工具简陋，海道险难，恐怕没有弃平安易行的内河水路而走艰难险阻的海路的道理。孙星衍说：“沿，顺也……盖言傍水陆行，不谓顺流而下，故经文变言沿，不言浮。自暴秦元季，始有海运之事，古昔盛时所必无也。”曾运乾对这句话所说的路线更作

如下推测："沿江上下，自江入淮，自淮入泗，江淮之通，始见于《禹贡》之导江会于淮，继见于《孟子》之禹排淮泗而注之江，不自吴王沟通江淮始也。……所谓沿于海者，即岭外各地附海诸岛之贡道也。其程沿海入江，溯江入淮，由淮达泗，转由菏济而达于河也。"这两种推测大同小异，比较合乎情理，故录以备考。译文从曾运乾说。

【译文】

北至淮河，南至大海，这是扬州地区。彭蠡泽已经贮存了又多又深的水，南方岛屿上的人们也可以在上面安居了。浩浩的长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的水利工程也已获得成功。小竹和大竹普遍地生长起来，原野的草生长得很茂盛，树木也都长得很高。这里是一片低洼潮湿的土地，土地的质量在九州中属第九等，这里的人们缴纳第七等赋税，也可以间杂缴纳第六等的赋税。其贡品是金、银、铜三种金属，美玉、小竹和大竹、象牙、犀牛皮、鸟羽和旄牛尾，海岛一带进贡草制的衣服，还要把丝织品放在筐内，把橘子和柚子打成包裹作为贡品进献。进贡的路线沿长江两岸者由长江入淮河，由淮河入泗水；沿海各地则顺着海岸进入长江，由长江入淮河，再由淮河入泗水。

荆及衡阳惟荆州[1]。江、汉朝宗于海[2]，九江孔殷[3]，沱、潜既道[4]，云土梦作乂[5]。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6]，杶榦栝柏[7]，砺砥砮丹[8]，惟箘簵楛[9]。三邦底贡厥名[10]，包匭菁茅[11]，厥篚玄纁玑组[12]，九江纳锡大龟[13]。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14]，至于南河[15]。

【注释】

[1]荆：荆山，在今湖北南漳西面。衡阳：衡山的南面。《孔传》："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

[2]江、汉朝宗于海：《孔传》：“二水经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为宗。宗，尊也。”顾颉刚先生说：“从前诸侯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这里是把海比作天子，江、汉比作诸侯，说江汉二水合流以后归于大海。”（《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20页）江，长江。汉，汉水。

[3]九江：古来注家，说法不一，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综合言之，约有五种：（一）认为长江在荆州界，分而为九，即现在湖北广济、黄梅及安徽宿松、望江诸县境的江水。《孔传》、《汉书·地理志》主此说。（二）认为九江从山溪所出，这九条江分别有自己的发源处，下游合流于长江。郑玄主此说。（三）以乌白江、蚌江、乌江、嘉靡江、畎江、源江、廪江、提江、箘江为九江。《寻阳地记》主此说。或以三里江、五州江、嘉靡江、乌土江、白蚌江、白乌江、箘江、沙堤江、廪江为九江。张须元的《缘江图》主此说。此二说均主张湖北、江西两省间入江的河水为九江。（四）认为湖汉九水入彭蠡为九江。刘歆主此说。（五）认为沅、漸、元、辰、叙、酉、澧、资、湘皆合于洞庭，称九江。蔡沈主此说。前四种说法，前人多有否定者，宋代朱熹著《九江辨》驳之甚详，他的学生蔡沈在《尚书集传》中提出九江合于洞庭之说，后人多因之。近人曾运乾说：“说九江者惟宋蔡氏为允。”但曾氏虽赞成蔡沈的意见，而不为蔡沈所囿，又进一步说：“谓之九江者，九为数之终，古人数之极多者皆终之以九，必因《尔雅》有九河之名，于九江亦必实指其名以配之，则邻于凿矣。”辛树帜先生也认为不是实数而是虚数，这种意见似较之朱、蔡又胜一筹。

[4]沱：水名。长江的支流。潜：水名。汉水的支流（《禹贡》第三卷第二期黄席群《沱潜异说汇考》一文考证甚详，可供参考）。

[5]云土梦：指云梦泽。

[6]惟：与。

[7]杶（chūn）：木名，可制琴。榦：陆德明《经典释文》：“本又作‘幹’，故旦反。”即柘（zhè）木，是一种落叶灌木，木质坚固宜作弓箭。栝（kuò）：木名，即桧。柏：柏树。

[8]砺砥：磨刀石。砮（nǔ）：可以做箭头的石头。丹：朱砂，是一种水银与硫黄的天然化合物，以湖南辰州所产为最好，因而又叫辰砂，呈鲜红色，可作颜料也可作药物。

[9]惟：与，表并列关系的连词。箘（jùn）：竹笋。簬（lù）：美竹。楛（hù）：木名，与荆相仿，表面呈红色，可做矢干。

[10]三邦：《孔传》：“近泽三国常致贡之，其名天下称善。”窃意以为三邦应指州内诸国，不必确指近泽三国。贡厥名：当谓贡其名产，也不必实指三物。书中常以三、九表示多数，如果理解为实数，就近于拘泥了。

[11]匭（guǐ）：匣子。菁茅：一种有毛刺的茅草，用以缩酒者。缩酒，滤去酒中的渣滓，使之更加清洁。

[12]玄：黑色。纁（xūn）：浅红色。玑：珍珠类。组：绶类，一种丝带子。

[13]锡：给予。

[14]逾于洛：由水登岸陆行曰逾。洛水和汉水的支流本不相通，中间相距约数十里，故说“逾于洛”。

[15]南河：指黄河。曾运乾说：“禹时，黄河东折处，盖称为南

河。”顾颉刚先生说：“春秋时河曲以北，秦、晋两国分界处大率叫西河；河曲以南，折而东经周、郑界则为南河；更折而东北，穿入卫、齐界则为东河。”（《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23页）

【译文】

从荆山到衡山南面是荆州地区。长江和汉水共同流入大海，许多长江支流的流水集中在洞庭湖一带，水势大极了！长江的支流和汉水的支流也都已经疏通了，云梦泽一带的土地也大都可以耕种了。这里也是一片低洼潮湿的土地，土地的质量在九州中属第八等，应该缴纳第三等赋税。应该进贡鸟羽、牛尾、象牙、犀牛皮和三种金属，以及杶、榦、栝、柏四种木材，还有磨刀的石头、制箭头的石头、丹砂和竹笋、美竹、楛树等。州内各国，都贡上当地的名产，将带有毛刺的茅草放在匣内包装起来，把黑色的、浅红色的丝织品和珍珠、丝带子一类东西放在竹筐内，一并贡来。沿江一带及长江的许多支流地区还要贡上大龟。进贡的路线由长江顺流入其支流，再由长江的支流进入汉水的支流，由汉水的支流入汉水，然后登岸由陆路到洛水，再由洛水进入黄河。

荆河惟豫州[1]。伊、洛、瀍、涧既入于河[2]。荥波既猪[3]。导菏泽[4]，被孟猪[5]。厥土惟壤[6]，下土坟垆[7]。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纻[8]，厥篚纤纩[9]，锡贡磬错[10]。浮于洛，达于河。

【注释】

[1]荆：荆山，见“荆州”注[1]。河：黄河。《孔传》说：“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距，至。

[2]伊：伊河，发源于河南卢氏东南闷顿岭，东北流经嵩县、汝

阳、洛阳、偃师南面入洛水。洛：洛水，发源于陕西洛南冢岭山，东北流至河南巩义入黄河。瀍：瀍水，发源于河南孟津任家岭，向南流经洛阳东面入洛水。涧：涧水，发源于河南渑池东北白石山，东流经新安至洛阳西南入洛水。《周书·洛诰》所谓“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指的就是这两条水。这两条河水在洛水汇合后再流入黄河。

[3]荥波：即荥播。郑玄说：“沇水溢出河为泽也。”可见荥波也是一个大泽，其地当在今河南荥阳境内。猪：今作“潴”，水停聚处。

[4]菏泽：《禹贡》所说的菏泽究竟在何处，古人说法不一。《孔传》：“菏泽在胡陵”，班固的《汉书》以为在定陶东。后来诸家或主《孔传》说，或主班固说。有的则调和两说以为“盖在定陶者其泽也，在胡陵者其流也”（见胡渭《禹贡锥指》引）。这些意见仅供参考，目前难于确考其处（按，“胡陵”亦作“湖陵”，故城在山东鱼台东南六十里）。

[5]孟猪：或作“孟诸”、“望诸”，其地在河南商丘东北，与虞城交界。被：覆被，溢漫。

[6]厥土惟壤：辛树帜先生说：“豫为今之河南。平原多为石灰性冲积土，或即所称壤。”（《禹贡新解》第128页）

[7]坟垆：辛树帜先生说：“分布于豫州，与前述之坟皆为壤之下土即底层。许慎著《说文》释垆为黑刚土，土坚刚而色黑，或指分布于河南低地石灰性冲积土底层之深灰黏土与石灰结核；结核多者连接成层。今河南、山西、山东人民尚有称之为垆者，亦称砂姜；继为丘陵土与次生黄土所掩覆。无论就地区所在言或就土层排列言，皆属符合。”（《禹贡新解》第128页）

[8]枲（xǐ）：大麻的一种，不结实，其纤维可作麻布的原料。绨（chī）：细葛布。纻（zhù）：麻类，可用于纺织。

[9]纤纩（kuàng）：孔颖达说：纩是新绵，纤是细；纤纩即是细绵。

[10]错：治玉石。

【译文】

从荆山到黄河，这是豫州地区。伊水、瀍水、涧水都会集于洛水而流入黄河。荥波泽已经治好，可以贮存大量的河水，使河水不致横溢了。菏泽与孟猪泽之间也疏通了，只有水势极大的时候才可以覆被孟猪泽。这里是一片石灰性的冲积土，土的底层是砂姜。这片耕地在九州之中属第四等，应该缴纳第二等赋税，间或缴纳第一等赋税。应该进贡漆、大麻、细葛布、纻麻，还要把细绵用筐子包装起来和治琢好的磬一并贡来。进贡的路线由洛水直入黄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1]。岷、嶓既艺[2]，沱、潜既道[3]，蔡、蒙旅平[4]，和夷厎绩[5]。厥土青黎[6]，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7]，熊罴狐狸织皮[8]。西倾因桓是来[9]，浮于潜，逾于沔[10]，入于渭，乱于河[11]。

【注释】

[1]华：华山。阳：山南曰阳。黑水：古人说法不一，综计之，大约有七种说法：（一）以张掖河为黑水。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主此说。（二）以大通河为黑水。《括地志》主此说。（三）以党河为黑水。班固《汉书·地理志》主此说。（四）以丽水为黑水。唐代樊绰《蛮书》主此说。并谓丽水即金沙江。薛士龙以泸水为黑水，胡渭以为泸水也是金沙

江，汉时名泸水，唐以后名金沙江。（五）以澜沧江为黑水。李元阳《黑水辨》主此说（《地学杂志》第176期滇人《禹贡黑水考》：“禹贡黑水，即今之澜沧江。”同意李元阳的意见而又加辨正，可供参考）。（六）以西洱河为黑水。程大昌主此说。（七）以怒江上源哈拉乌苏河为黑水。陈澧主此说。上述七说中似以陈澧说为近是。按，哈拉乌苏为蒙古译音，哈拉的意思是黑，乌苏的意思是河。顾颉刚先生以为黑水和弱水一样都是古代传说中假想的水，南海也是假想的海，可备一说。

[2]岷：岷山，在四川北部。嶓：嶓冢山，在今陕西宁强东北。

[3]沱：沱河，长江上游的支流，即四川境内之沱江。潜：这里指的是梁州的潜水，有三种说法：（一）以西汉水为潜水。郑玄主此说。（二）以四川广元的龙门水为潜水。郭璞、《括地志》等主此说。胡渭说：“潜水自此至巴县入大江，禹通谓之潜，后人称为西汉水，至唐又称嘉陵江。”（三）以四川渠县渠江为潜水。《汉书·地理志》主此说（《禹贡》第三卷第一期陈家骥《梁州沱潜考》一文可供参考）。

[4]蔡：蔡山，胡渭以为即峨眉山。蒙：蒙山，在四川雅安、名山、芦山三地交界处。旅：治。

[5]和：可能指洮水，即今之大渡河。夷：古时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称呼。厎：致。

[6]青黎：指土地颜色而言，即黑色。辛树帜先生说：“不言地质与地形，而惟记其色泽，是或以当时梁州即今之四川，开发未久，情况欠明之故。古所谓青黎皆指黑色。试就成都平原言，今仍为深灰色石灰性冲积土，适相符合；即就四川盆地丘陵言，今虽为紫色土，但当时情形，如《汉书·地理志》所

称‘巴、蜀广漠，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果之饶’，可证土壤中腐殖质必丰，色泽必黑，今则因密集耕作而腐殖质消失矣。”（《禹贡新解》第129页）

[7]璆（qiú）：可以制磬的美玉。镂：刻，指质地坚硬可用刻镂的一种金属，所以《孔传》释作“刚铁”。砮（nǔ）：可用以制作箭头的石料。

[8]熊罴（pí）狐狸织皮：《孔传》说：“贡四兽之皮，织金罽。”孔颖达解释说：“与织皮连文，必不供生兽，故云贡四兽之皮。”按，罽（jì），毛织品。

[9]西倾：山名。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东面为洮河的发源处。桓：桓水，又名白水江，南流入嘉陵江。

[10]沔（miǎn）：孔颖达说：“传云：泉始出为漾水，东南流为沔水，至汉中东行为汉水，是汉上曰沔。”由此可知沔水即汉水。《通典》也认为禹导漾水到汉中金牛县的嶓冢山为汉水，也叫做沔水。

[11]乱：横渡。

【译文】

从华山的南面西至黑水，是梁州地区。岷山和嶓冢山都已经能够种庄稼了，沱江和潜水也都疏通了，蔡山和蒙山的工程也已完工，和水一带的民众也前来报告治理的成绩。这里是一片黑色的土地，土地的质量在九州之中属第七等，应缴纳第八等赋税，也可间或缴纳第七等与第九等赋税。要进贡美玉、铁、银、刚铁、硬石和磬，以及熊、罴、狐、狸四种兽皮。这里的贡道可由西倾山区顺着桓水前来，经过潜水和沔水，然后舍舟登陆，陆行至渭水，由渭水横渡入黄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1]。弱水既西[2]，泾属渭汭[3]，漆、沮既从[4]，沣水攸同[5]。荆、岐既旅[6]，终南、惇物，至于鸟鼠[7]。原隰厎绩[8]，至于猪野[9]。三危既宅[10]，三苗丕叙[11]。厥土惟黄壤[12]，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13]。浮于积石[14]，至于龙门西河[15]，会于渭汭[16]。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17]。

【注释】

[1]黑水：见“梁州”注[1]。西河：《孔传》说：“西距黑水，东掘河，龙门之河，在冀州西。”

[2]弱水既西：弱水在今甘肃北部。据胡渭《禹贡锥指》，弱水出山丹卫西南穷石山，东北入居延津，其下流不知所归。按，弱水《说文》作“溺水”，穷石山即今之祁连山，山丹卫即今甘肃山丹。弱水由山丹向西北流经张掖、高台、金塔、额济纳旗入居延海。

[3]属：马融说：“属，入也。”汭（ruì）：《孔传》：“水北曰汭，言治泾水入于渭。”

[4]漆：漆水，发源于陕西同官（今陕西铜川）东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州。沮：沮水，发源于陕西耀州北境的分水岭，一名宜水，东南流与漆水汇合为石川河，又东南流经富平南注入渭河。

[5]沣水：发源于陕西宁陕东北秦岭，北流入渭，其故道已尽失。“沣”一作“丰”或“酆”。同：同于渭水。

[6]荆：荆山，《孔传》：“此荆在岐东，非荆州之荆。”《汉书·地理志》：“《禹贡》北条荆山在冯翊怀德县南。”按，怀德县，为两汉时所置之县，故城在今陕西富平西南十里。岐：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六十里。旅：古时的一种祭山的礼

节，这里当指二山治理好之后所行的祭礼，故“旅”在这里是表示已经治理好了。

[7]终南、惇物、鸟鼠：三者均山名。终南山，在陕西境内，东至蓝田，西至眉县，长约八百余里，今名秦岭。惇物，有两解，胡渭认为即太乙山的北峰。按，古时太乙山即今之秦岭。程大昌以为终南山（秦岭）高而且广，多出物产，所以说终南惇物，非指山名。鸟鼠，在甘肃渭源西，《孔传》说：“鸟鼠其为雄雌，同穴处此山，遂名山曰鸟鼠。”一名青雀山。

[8]原隰（xí）：即豳地。按，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境内。

[9]猪野：即猪野泽，可能是现在甘肃民勤的青土湖或白亭海。

[10]三危：地名。在今甘肃敦煌。

[11]三苗：古国名。舜时为南方民族，其所居约在今湖南、江西境内。丕：大，程度副词。叙：指安置就绪。

[12]黄壤：辛树帜先生说：“则雍为今之陕西，多为淡栗钙土，系发育于原生黄土，或即所称黄壤。”（《禹贡新解》第128页）

[13]球琳琅（láng）玕（gān）：郑玄以为球指美玉，琳指美石，琅玕指珠类，一说琅玕指仅次于玉的美石。

[14]浮：是说由此处入黄河应行水路。积石：山名。在今青海和甘肃二省交界处，黄河流经积石山的东面。

[15]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北。西河：因为龙门处的黄河古时在冀州西，故称这段黄河为西河。

[16]会：《孔传》：“逆流曰会，自渭北涯，逆水西上。”此说误。胡渭已有驳正，他说：“传云‘逆流曰会’，不必泥。”又说：“‘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西’当作‘而’，谓南船出渭之后，逆河水而上，与北船相会也，孔疏不知为误字，释曰：‘禹白帝讫。从此西上，更入雍州界。’真是郢书燕说！”

[17]昆仑、析支、渠搜：均西戎国名。古时称西方少数民族为西戎。《孔传》说：“织皮，毛布。有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属，皆就次叙，美禹之功及戎狄也。”曾运乾以为昆仑即葱岭，在今新疆西部。析支，在今青海境内。渠搜即古时车师，为一声之转，今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即其地（详见《尚书正读》）。

【译文】

从黑水到西河是雍州地区。弱水在疏通之后，便向西流去；泾水已经疏通，从北面流入渭水；漆水和沮水在疏通之后，从北面流入渭水，沣水从南面流入渭水。荆山和岐山的工程已经完工，终南山、惇物山，一直到鸟鼠山的水利工程都已经全部竣工。平原一带一直到猪野的水利工程取得了很大成绩。三危这个地方已经可以住人了，因而三苗的民众得到很好的安置。这里是一片黄色的土壤，土地的质量在九州中属第一等，这里的百姓应该缴纳第六等赋税。应该进贡美玉、美石和宝珠一类物品。进贡的路线由积石山附近进入黄河，顺流至龙门，所有运送贡物的船只会集在渭河的弯曲处。昆仑、析支、渠搜等西戎国家都要按照规定进贡皮制衣料。

导岍及岐[1]，至于荆山[2]，逾于河[3]，壶口、雷首至于太岳[4]。底柱、析城至于王屋[5]，太行、恒山至于碣石[6]，入于海。

【注释】

[1]导：疏通。岍（qiān）：山名。在陕西西部陇县西南。岐：山名。在陕西岐山东北。顾颉刚先生说：“导水必先导山，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区域内，雍州地高，又是汧水所出，岐、荆为漆、沮与渭水所经，所以先自岍、岐说起。”（《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33页）

[2]荆山：山名。非荆州之荆山。其地在陕西富平西南和岐山以东，《帝王世纪》：“禹铸鼎于荆山。”即是这座山。

[3]逾于河：是指山断绝了河水，与上文贡道所说的“逾”有分别。逾，舍舟登陆。

[4]壶口：山名。在山西吉县西。雷首：山名。在山西永济东南。太岳：山名。在山西霍州东。

[5]底柱：山名。在山西平陆东五十里的黄河中游，南面与河南陕县交界，现在的三门峡即其地。析城：山名。在山西阳城西南。王屋：山名。在山西阳城西南，南跨河南济源，西跨垣曲，山有三重，形状似屋，故名王屋。

[6]太行：山名。南起河南济源，北至河北井陉、获鹿，在今河南、山西、河北的交界处。恒山：古时在河北曲阳西北，为五岳中的北岳，又名“大茂山”，汉时避文帝讳改名为“常山”，后复名“恒山”。明朝时，遂定山西浑源南面的玄岳为恒山，但秩祀仍在曲阳。清朝初年便改岳祀于浑源，即现在的恒山。碣石：山名。其地难以确考。

【译文】

疏通了岍山和岐山，一直疏凿到荆山，穿过黄河，其间从壶口山、雷首山一直到太岳山都得到了疏凿。从底柱山、析城山到王屋山，再从太行山、恒山一直到碣石的水利工程都得到了相当的治理，

黄河得以畅流入海了。

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1]；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2]。

【注释】

[1]西倾：山名。在甘肃与青海的交界处。朱圉：山名。在甘肃甘谷西南，属于秦岭山脉。《孔传》：“朱圉在积石以东。”胡渭《禹贡锥指》：“吾尝亲经其山，在今伏羌县西南三十里，山色带红，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鸟鼠：山名。在甘肃渭源西。太华：山名。在陕西华阴南十里，亦即五岳中的西岳，因为西面有少华山，故此山称太华山。《水经·河水注》说，华山，远观之如花状。

[2]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卢氏西南，因为和南洛河有关，所以要疏凿；以其斜出两峰如熊耳，故名。外方：山名。即今河南登封之嵩山。桐柏：山名。在河南桐柏西。陪尾：有两种说法：（一）在今湖北安陆东北。班固、郑玄、蔡沈、王鸣盛皆主此说。（二）在今山东泗水东。金履祥、吴澄、胡渭、蒋廷锡等主此说。揆之情理似以前一说为妥。

【译文】

由西倾山、朱圉山、鸟鼠山到太华山；再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一直到陪尾山的水利工程都得到了治理。

导嶓冢[1]，至于荆山[2]，内方[3]，至于大别[4]。

【注释】

[1]嶓冢：嶓冢山，在今陕西宁强东北。

[2]荆山：《孔传》：“荆山在荆州。”马融、王肃都以为此处荆山是南条，实即湖北荆山，在南漳和当阳之间，为沮水和漳水的发源地。

[3]内方：山名。在湖北钟祥西南，逾汉水与荆门接界，今名章山，又名马良山或马仙山。

[4]大别：即今河南、湖北、安徽交界处之大别山。

【译文】

从嶓冢山到荆山，从内方山到大别山也都得到了疏通和开凿。

岷山之阳[1]，至于衡山[2]，过九江[3]，至于敷浅原[4]。

【注释】

[1]岷山之阳：岷山，在四川松潘西北。阳，山南曰阳。曾运乾说：“此云岷山之阳，则今乌蒙山脉，东走为苗岭山脉，又东为五岭山脉者也。不举山名，而言岷山之阳者，自衡山以上，未有其名，故略言其方向而已。”

[2]衡山：旧注指南岳，主峰在湖南衡山西北。胡渭认为南岳衡山距长江甚远，旧注必误无疑。顾颉刚先生认为在河南南召，但南召仍与“导江”无涉。衡山究竟指何处，目前只能存疑。

[3]过：曾运乾说：“水言过者，过其流也；山言过者，过其源也。”九江：解说不一，见前“荆州”注[3]。

[4]敷浅原：山名。前人所见不同，或以为在今庐山，或以为在今江西德安境。待考。

【译文】

从岷山的南面到衡山，越过九江，一直到鄱阳湖一带的水利也都得到了治理。

导弱水[1]，至于合黎[2]，余波入于流沙[3]。

【注释】

[1]弱水：详见前“雍州”注[2]。

[2]合黎：古人说法不一，概言之约有三说：（一）马融以合黎为地名；（二）郑玄以合黎为山名；（三）《孔传》以合黎为水名。现在的张掖河即古时合黎水，合黎水东面即合黎山，故三说虽不同，其实并无多大差别。

[3]余波：即河的下游。弱水从张掖向西北流，至金塔折向东北流，经内蒙古的沙漠地带入居延海，故云余波入于流沙。

【译文】

把弱水疏通到合黎，下游流入沙漠地带。

导黑水[1]，至于三危[2]，入于南海[3]。

【注释】

[1]黑水：见前“梁州”注[1]。

[2]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境内。

[3]南海：曾运乾采陈澧说，以黑水为怒江，怒江南流则为萨尔温江，曾氏认为三危即萨尔温的转音，黑水经此入南海。

【译文】

把黑水疏通到三危，下游流入南海。

导河积石[1]，至于龙门[2]；南至于华阴[3]，东至于底柱[4]；又东至于孟津[5]，东过洛汭[6]，至于大伾[7]；北过降水[8]，至于大陆[9]；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10]，入于海。

【注释】

[1]积石：山名。和雍州“浮于积石”的“积石”同。在今青海和甘肃二省交界处。

[2]龙门：即龙门山，在陕西境内。

[3]华阴：即华山北面，山北为阴，今陕西华阴一带。

[4]底柱：山名。在山西与河南的交界处。

[5]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十八里。

[6]洛：这里洛水为东洛水，在河南境内。汭（ruì）：河流的弯曲处。

[7]大伾（pī）：山名。在河南荥阳汜水镇西北，三国时魏人张揖以为即成皋县山。

[8]降水：其说有三：一以淇水为降水；一以漳水的徙流为降水；一以浊漳为降水，胡渭主此说，今人多从其说。顾颉刚先生认为降水入河处当在今肥乡、曲周间（见《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39页）。降，亦作“洚”。

[9]大陆：即大陆泽，见前“冀州”注[12]。

[10]“又北播”二句：黄河下游水势浩大，所以分成很多支流以杀其势。播，分散。九，言其多，不必拘泥，旧注附会成说，不足据。逆，迎而承受。

【译文】

又疏导黄河，先在积石山施工，一直疏凿到龙门山；又向南到华山的北面，然后向东经过底柱山；又向东经过孟津、洛水的弯曲处到大伾山；然后又折转向北，经过降水，到大陆泽；再向北分为九条支流，这九条支流共同承受着黄河的大水，把它顺利地导入大海。

嶓冢导漾[1]，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2]，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3]，东为北江[4]，入于海。

【注释】

[1]嶓冢：嶓冢山，在陕西宁强东北，属秦岭山脉。漾：水名。一作“养”，系汉水上源。发源于嶓冢山。顾颉刚先生认为这条河东北流经陕西勉县西南合沔水，又东经褒城南郑，称为汉水。

[2]三澨（shì）：《孔传》、郑玄均以为是水名。《史记索隐》：“今竟陵有三参水，俗云是三澨水。”按，澨水源出湖北京山之潼关山，又名司马河，西流折南流至天门，名为汊（chà）水，又东流至汉川界入汉水。除《孔传》、郑玄之说外尚有不同解释，如《说文》认为澨是水涯；《集传》以为水名，在襄阳附近的魔石山；金履祥《尚书表注》以为即泌河。

[3]汇：回，言汉水与长江相斗，水势转向东流成彭蠡泽。彭蠡：旧注以为即今之鄱阳湖。顾颉刚先生不同意旧说，认

为“彭蠡或是今安徽怀宁、宿松、湖北黄梅、广济长江北岸一带的湖泊，如花官湖、泊湖、漳湖等”（《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41页）。未知孰是。

[4]北江：指汉水，因为这里说的是疏通汉水，又因汉水在长江北面，故称北江。

【译文】

从嶓冢山开始疏导漾水，向东流则为汉水，再向东流便是沧浪水，经过三澨水，到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便汇成大泽，即彭蠡泽，向东称北江，然后由长江流入大海。

岷山导江[1]，东别为沱[2]，又东至于澧[3]；过九江，至于东陵[4]，东迤北会于汇[5]；东为中江[6]，入于海。

【注释】

[1]岷山：在四川省北部。江：指岷江，古时以岷江为长江正源。

[2]沱：是长江支流，其上源与岷江相接。岷江由岷山向东南流至四川省的灌县，然后分出一支流向东与沱水相连接，故云“东别为沱”。

[3]澧：澧水，有南北中三源，三源会合后，由桑植城西，东南流，然后历大庸、慈利、石门、澧县入洞庭湖。

[4]东陵：地名。有三说：（一）《汉书·地理志》注：“卢江郡，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水经·决水注》：“灌水注之，其水导源卢江金兰县西北东陵乡大苏山。”按，金兰，汉初有此县，后废，所以《汉志》没有记载。晋、南朝宋时又恢复此县，

故郦道元注有此县。据以上记载，可推断其地当在今河南固始西南。（二）《集传》：“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县也。”按，岳州即现在湖南岳阳。（三）王鸣盛以为在今湖北黄梅境内。

[5]迤（yǐ）：斜行，长江由岳阳斜向东北行，至武昌则斜行东南，至湖北的黄梅复又斜行东北。北会于汇：有二解，（一）孔安国、胡渭等人均谓与汉水相会，然后汇成彭蠡，与上文“东汇泽为彭蠡”是一个意思。（二）曾运乾以为：“北会为汇者，汇，为淮之假借字，两大水相合曰会。江淮势均力敌，故云会；古江淮本通，孟子言‘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是也。久而湮塞，故春秋时吴城邗沟通江淮；云沟通者，复禹之旧迹也。或谓汇即彭蠡，非也。彭蠡，已见上导汉章，不应此章重见，当云东会，不当云北会；又经凡言会者皆水名，汇非水名，与例不谐，故知非彭蠡也。”揆之情理，似以曾说为妥。

[6]中江：即长江，因北有汉水（上文称北江），南有彭蠡，故称长江为中江。

【译文】

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向东则别出一条支流称沱水，再向东到澧水；经过九江到了东陵，然后蜿蜒斜行而东和淮水相会；向东则为长江，然后流入大海。

导沇水[1]，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2]；东出于陶丘北[3]，又东至于菏[4]；又东北会于汶[5]，又北东入于海[6]。

【注释】

[1]沇（yǎn）：水名。发源于山西王屋山，至河南武陟入黄河。

[2]溢为荥（xíng）：河水流溢形成荥泽。荥泽在今河南荥阳北，在东汉以前即淤为平地，东汉时荥阳人民犹称其地为荥播。

[3]出：曾运乾说：“出于地也。”陶丘：在山东定陶西南七里。《尔雅·释丘》：“丘再成曰陶。”又名釜口，《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来会于釜口。”即其地。

[4]菏：即山东菏泽，菏泽为古时大泽之一。

[5]又东北会于汶：秦继宗说：“‘又东，北会于汶’，当于东字一读；‘又北，东入于海’，当于北字一读。”汶，指汶水。

[6]又北东入于海：《汉书·地理志》：“济水自荥阳东至琅槐入海。”琅槐，西汉时所置之县，后废；故城在今山东广饶东北一百一十里。

【译文】

疏导沇水，东流则名为济水，然后流入黄河，河水流溢而成为荥泽；然后自陶丘的北面向东流去，一直流入菏泽；再向东北和汶水相会，又向北流，然后折转向东流入大海。

导淮自桐柏[1]，东会于泗、沂[2]，东入于海。

【注释】

[1]淮：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东部。自：介词。这句是说从发源处开始疏通。

[2]泗：泗河。沂：沂河。淮河至江苏的淮阴，泗河便合沂河之

流水南来与淮河相会，然后南流由高邮、江都入长江，再由长江入海。

【译文】

从桐柏山开始疏导淮河，向东和泗水、沂水相会，再向东流入大海。

导渭自鸟鼠同穴[1]，东会于沣[2]，又东会于泾[3]；又东过漆、沮[4]，入于河。

【注释】

[1]渭：渭水，发源于甘肃渭源西鸟鼠山。相传鸟鼠于此山雌雄同穴，故名鸟鼠山。

[2]沣：古时的一条小河，发源于陕西宁陕东北秦岭，西北流经长安，纳潏水，又西北分流，一起注入渭河。由于历代建都长安，凿引关中诸河，因而沣河故道尽失。

[3]泾：渭河支流，发源于宁夏固原六盘山东麓，东南流经平凉、泾川、泾阳，至高陵南注入渭河。

[4]漆：漆水，发源于陕西同官（今陕西铜川）东北大神山，西南流至耀州。沮：沮水，发源于陕西耀州北境的分水岭，一名宜水，东南流与漆水汇合为石川河，又东南流经富平南注入渭河。

【译文】

从鸟鼠山开始疏导渭水，向东和沣水相会，再向东和泾水相会；然后经过漆水、沮水流入黄河。

导洛自熊耳[1]，东北会于涧、瀍[2]；又东会于伊[3]，又东北入于河[4]。

【注释】

[1]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卢氏西南，为洛水之发源地。这里的洛水为东洛水，在河南境内。

[2]涧（jiàn）、瀍（chán）：洛水疏通后东北流至河南洛阳，涧水从洛阳城的西北来会，瀍水则从北面流来于洛阳城东注入洛水。

[3]又东会于伊：洛水东流至偃师，伊水自南来会。

[4]又东北入于河：洛水会伊水后再向东北流去，于河南巩义北入黄河。

【译文】

从熊耳山开始疏导洛水，向东北则与涧水、瀍水相会；又向东和伊水相会，然后从东北流入黄河。

九州攸同[1]，四隩既宅[2]。九山刊旅[3]，九川涤源[4]，九泽既陂[5]。四海会同[6]，六府孔修[7]。庶土交正[8]，厎慎财赋[9]，咸则三壤成赋[10]。中邦锡土姓[11]。祗台德先[12]，不距朕行。

【注释】

[1]九州攸同：这一句是总叙。攸，所，下面叙述的便是所同的具体事项。

[2]隩（yù）：通“墺”，四方之上可居住之地。宅：居。

[3]九山：与下文“九川”、“九泽”的“九”均指九州而言，意指九州的山、川、泽。刊：除，指辟除妨碍洪水流转的障碍。旅：王引之说：“治也。”

[4]涤源：孙星衍说：“涤源者，谓疏达其水源也。”

[5]陂：《说文》：“泽障。”即指堤防，筑上堤防使之不致决溢。

[6]四海会同：《国语·周语》：“合通四海。”注：“使之同轨也。”这里“四海会同”也应当是这个意思，古代统治者使海内道路通达，主要是为辖制人民以及为各地进贡的方便。

[7]六府：《左传·文公七年》：“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府，贮藏财物之处，水火金木土谷为财货所聚，所以称六府。孔：甚，程度副词。修：治。

[8]庶土：泛言海内众多的土地。庶，众。交正：《孔传》说：“交，俱也，众土俱得其正，谓壤、坟垆。”意思是说通过考察，勘定各处土地质量的好坏。正，正确，适可。

[9]厎（zhǐ）：致，获得。慎：谨，郑玄说：“众土美恶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贡篚，慎奉其财物之税，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10]咸：皆。则：法，可理解为根据。成赋：意即交纳赋税。

[11]中邦锡土姓：中邦，中即指九州；邦即城邦，为天子所建。郑玄说：“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国，诸侯祚之土，赐之姓，命之氏。”

[12]祗台（yí）德先：倒装句，应作“先祗台德”，意言把敬重我的德行放在首位。祗，敬。台，第一人称代词，我。

【译文】

九州水利工程都已经完工，四方的土地都可以居住了。九州的大山都已经开凿治理，九州的河流也都疏浚而使之通达了，九州的大泽也都筑起堤防，不至于决溢了。海内的贡道都畅通无阻了，六府的政务都治理得非常好。九州的土地都得到了正确的考察，并根据各地区土地质量，谨慎地规定了不同的赋税，各地百姓都要根据土质优劣的三种规定交纳赋税。九州之内的土地都分封给诸侯并赐之以姓氏。诸侯们应该把尊敬我的德行放在首要地位，不准违背我所推行的德教。

五百里甸服[1]。百里赋纳总[2]，二百里纳铚[3]，三百里纳秸服[4]，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注释】

[1]甸服：即天子的领地。《王制》注："治田出谷税也。"所谓甸服，即指在天子的领土上服各种劳役。甸，王田。

[2]总：指全禾，意思是说把庄稼完整地交出去。

[3]纳铚（zhì）：铚，农具，即短镰。割下的庄稼要用短镰削下穗头，故此处以"铚"来代表庄稼的穗。所谓纳铚，即入贡穗头。

[4]秸（jiē）服：郑玄曾对"甸服"作总的解释说："甸服者，尧制。赋其田使入谷，禹弼其外百里者，赋入总，谓入刈禾也；二百里铚，铚，断去稿也；三百里秸，秸，又去颖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远弥轻也。"秸，马融说："秸，去其颖。"颖即芒尖。

【译文】

王城以外的五百里属于甸服。相距王城一百里者，将割下的庄稼贡来；二百里者，将庄稼的穗头贡来；三百里者，将庄稼脱去芒尖贡

来；四百里者贡粟；五百里者贡米。

五百里侯服[1]。百里采[2]，二百里男邦[3]，三百里诸侯[4]。

【注释】

[1]侯服：侯，当作“候”，即斥候。孔颖达说：“斥候，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此五百里主为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

[2]采：事。指为天子服各种差役。

[3]男邦：《史记·夏本纪》作“任国”。按，古音“男”、“任”声相近，故古书多通用；任，负担。《孔传》解释说：“男，任也；任王事者。”孔颖达则据此进一步解释说：“任王事者，任受其役，此任有常，殊于不主一也。”译文据此。

[4]三百里诸侯：《孔传》：“三百里同为王者斥候。”

【译文】

甸服以外五百里为侯服。其间百里者，百姓为国王服各种劳役；二百里者，百姓为国王服规定的劳役；三百里以外者，百姓主要担任戍守之责。

五百里绥服[1]。三百里揆文教[2]，二百里奋武卫[3]。

【注释】

[1]绥服：意谓安服天子的政教。绥，安。

[2]揆（kuí）：掌管，管理。文教：这里指设立管理文教事务的官员。

[3]奋武卫：熟习武事，保卫天子。

【译文】

侯服以外的五百里为绥服。其间三百里以内者要设立掌管文教的官来推行文教；三百里以外的人民要勤奋地熟悉武事，以便保卫国王。

五百里要服[1]。三百里夷[2]，二百里蔡[3]。

【注释】

[1]要服：江声解作：“要结好信而服从之。”

[2]夷：《孔传》说：“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3]蔡：郑玄说：“蔡之言杀，减杀其赋。”按，“蔡”、“杀”古时声相近，有时通用，如《左传·昭公十年》：“蔡蔡叔。”即杀蔡叔。

【译文】

绥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要服。其间三百里以内的百姓要遵守与其他地方大体相同的政令；三百里以外的百姓，可以依次减轻其赋税。

五百里荒服[1]。三百里蛮[2]，二百里流[3]。

【注释】

[1]荒：马融说：“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2]蛮：马融说：“蛮，慢也，礼简怠慢。”

[3]流：流动无定居。

【译文】

要服以外的五百里为荒服。对其间三百里以内的百姓的各种要求可以从简，三百里以外的百姓可以流动迁徙。

东渐于海[1]，西被于流沙[2]，朔南暨声教[3]，讫于四海。禹锡玄圭[4]，告厥成功。

【注释】

[1]渐：入。

[2]被：及。

[3]朔：北。暨：江声说："日颇见也。"意谓凡日所能照临的地方皆为王者的声教所化育。

[4]锡：赐。玄圭：《史记》作"元圭"。圭，美玉。

【译文】

东面到大海，西面到沙漠地带，从北方到南方，四海之内都领受了国王的德教。因此帝舜赐给禹以元圭，用以表彰禹所完成的巨大功业。

甘誓

【题解】

这是一篇战争动员令，也是后人依据传闻写成的。写作的时代，有人以为在商代，有人则以为在战国，当然这也都是难于作为定论的推测。

这一篇在《墨子·明鬼篇》（下）的引文中作《禹誓》。征之古书，既有禹伐有扈的记载，也有启伐有扈的记载，事实之谁属，似不必过分拘泥。

这次战争发生在大同社会（公天下）向小康社会（私天下）的过渡时期，因而具有显著的历史意义。启所确立的制度，遭到了以有扈氏为代表的势力的反抗，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便发动了讨伐有扈氏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有扈氏遭到失败，启得到了胜利。有扈氏的失败，标志着大同社会已经结束，同样启的胜利也表明了历史已经过渡到小康社会。应当说其历史意义具有划时代的性质。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了“五行”，这是“五行”一词的最早记载。由于时代太早，又没有别的材料可资证明，对于它的可靠性，我们当然只好抱着存疑的态度。

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五行”的思想产生于殷末周初。原来的意思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的存在和变化。那么，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以后出的“五行”一词，去记载古人语言中的类似的概念也是可能的。如果这个推断可以成立，那么，对于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便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在本文中，启列举了有扈氏的两条罪状，一是“威侮五行”，二是“怠弃三正”。对于“威侮”二字，我们认为王引之解作“轻慢”是正确的。在启看来，有扈氏的罪状首先便

是轻视五行，亦即轻视运用物质力量的发展为人民造福，阻挡了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说以有扈氏为首的势力，在当时已经成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这样一来启的战争动员，得到群众的支持，并从而获得胜利，也就可以理解了。

大战于甘[1]，乃召六卿[2]。

【注释】

[1]甘：地名。在今陕西户县西南。

[2]六卿：郑玄以为指六军的将领。古制，天子有六军。

【译文】

将要在甘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于是夏启便召集了六军的将领。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1]，怠弃三正[2]。天用剿绝其命[3]。今予惟恭行天之罚[4]。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5]；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6]，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7]；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8]。"

【注释】

[1]威侮：陵虐侮慢。王引之说："威，疑当作'威'；威者，蔑之假借也。蔑，轻也，蔑侮五行，言轻慢五行也。"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所谓轻视五行，意思当指轻视或违背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

[2]怠弃三正：意指不奉正朔。一岁的第一个月为正，一月的第

一天为朔，所以正朔即正月初一。相传古时王者易姓有改正朔的事情。《尚书大传·略说》：“夏以十三月（孟春建寅之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季冬建丑之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仲冬建子之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三正，既然包括殷周，夏时便用“怠弃三正”的话来指责有扈氏，显然于情理不合。但是，此篇既系后人追述，当和篇中“五行”的用法一样，均系后人以当时流行的观念叙述古事。奉正朔为古时大典，故后人以“三正”作为正朔大典的代名。三正，马融以为“三正”指建子、建丑、建寅。郑玄及《孔传》认为“三正”指天、地、人之正道。于省吾先生认为：正，长，官长；三正即三公亦谓三卿（见《尚书新证》卷一）。以上诸说，均有可取之处，故录之以供参考。译文从郑玄及《孔传》说。

[3]用：因而。剿：灭绝。

[4]恭：通“龚”，奉行。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辨之甚详。可供参考。

[5]“左不攻”二句：古时战车共乘三人，左右各一人，中一人。左一人负责用箭射杀敌人，右一人负责以矛刺杀敌人，当中一人负责驾车。攻，善。恭，通“龚”。《说文》：“龚，给也。”孙星衍说：“给亦具也，义与共通，史公作共者，《释诂》云：‘共，具也。’”故“恭”在这里谓具备。

[6]正：《吕氏春秋·顺民篇》：“汤克夏而正天下。”高诱注：“正，治也。”这里当指驾驭马的技术。

[7]赏于祖：古时天子亲征，随军带着祖庙的神主和社神的神主，凡赏赐必于祖庙的神主之前，凡惩罚必于社神的神主之前，表示不敢专行。

[8]孥：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二：“按孥戮者，或以为奴，或加刑戮，无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戮：辱，惩罚。

【译文】

王说：“啊！诸位将领和士兵，我向你们发出以下的命令：有扈氏轻蔑地违背自然和社会的运行规律，怠慢甚至放弃了天、地、人之正道。上帝因此要废弃他的大命，现在我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兵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兵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驾驶战车的兵士，如果不懂得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努力完成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面前颁行赏赐；不努力完成命令的，便在社神的神位面前给予惩罚。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努力完成命令的人变作奴隶，以表示惩罚。”

商书

汤誓

【题解】

和《甘誓》一样，这也是一篇战争动员令，文字比较浅显，有人怀疑是战国时的作品。证据不足，不可信。

汤是商代的第一个国君，他的始祖名契，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部落的首领。相传契曾作过舜的司徒，负责推行教化（见《尧典》）。由契至汤凡十四代，经过长期发展，商族已成为黄河下游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

汤时，夏朝的内政已经十分腐败。桀是夏朝的最后一代国君，同时也是历史上出名的暴君。他的残暴统治，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商汤在此时，向黄河上游发展自己的势力，先消灭附近的部落和小国，接着又消灭了韦、顾、昆吾等比较强大的部落，拆除了夏的屏障，随后便发动了灭夏的战争。

这篇战争动员令，据《书序》的说法，是在“鸣条之野”亦即灭夏战争开始时发布的。

动员令首先解释了发动灭夏战争的理由，在这里，汤痛斥夏桀的暴政，说明讨伐夏桀是为了解除民众疾苦，从而取得民众的拥护。

相传商汤的灭夏战争，由于取得民众的支持，迅速地取得了胜利，灭掉了夏朝，建立起了殷商王朝。

王曰："格尔众庶[1]，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2]，有夏多罪，天命殛之[3]。

【注释】

[1]格：来。众庶：犹今语"大家"或"诸位"。

[2]台（yí）：我。小子：对自己的谦称。称乱：即发难。称，举。

[3]殛（jí）：诛杀。

【译文】

王说："来吧！诸位。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不是我小子大胆发动战争，是因为夏王犯了许多罪行，上天命令我前往讨伐他。

"今尔有众，汝曰：'我后不恤我众[1]，舍我穑事而割正夏[2]？'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注释】

[1]我后不恤我众：这是汤揣度众人的话。后，国君。恤，忧悯，犹体贴。

[2]穑（sè）事：指农事。割（hé）：疑问代词，曷。正：纠正偏差曰正。意思是说放弃农事便是最大的错误，既然自己犯了错误，又怎么能够去纠正别人呢？夏：当为衍文，《史记》引文无"夏"字。

【译文】

“现在，你们大家常说：‘我们的国王太不体贴我们了，把我们种庄稼的事都舍弃了，犯了这样的大错，怎么可能纠正别人呢？’我听到你们说了这些话，但我知道夏桀犯了许多罪行。我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国。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1]？’夏王率遏众力[2]，率割夏邑[3]，有众率怠弗协[4]，曰：‘时日曷丧[5]，予及汝皆亡[6]！’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注释】

[1]“夏罪”句：此句也是汤揣度众人的话，设为问答。下面即答辞。如台（yí），如何。台，疑问代词。

[2]“夏王”句：大意是说夏王君臣相率为劳役之事，以竭尽民力。率，相率。遏，绝。众力，指民力。

[3]割：割剥，指残酷地剥削。

[4]有众：指臣民。率：大都。怠：指怠工，不为夏的统治者办事。协：和。

[5]时：通“是”，这。日：此处用以比喻夏桀。曷：指何时。丧：亡失。

[6]皆：都，犹一起。

【译文】

“现在你们将要问我说：‘夏桀的罪行究竟怎样呢？’夏桀一直要百姓负担沉重的劳役，百姓的力量都用光了，还在国内残酷地剥削压迫

百姓。百姓对夏桀的统治非常不满，大家都怠于奉上，对国君的态度很不友好，说：‘你这个太阳呀，什么时候才能消失呢？我愿意和你一块死去！’夏国的政治，已经坏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下决心要去讨伐它。

“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1]。尔无不信，朕不食言[2]。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3]，罔有攸赦。”

【注释】

[1]赉（lài）：赏赐。

[2]食言：指不讲信用，不履行诺言。

[3]孥戮汝：给予做奴隶的惩处。

【译文】

“你们只要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就要大大地赏赐你们。你们不要不相信，我是决不会失信的。假若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就要惩罚你们，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

盘庚

【题解】

《盘庚》三篇，在商书中是史料价值较高的作品。范文澜先生说：“《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篇中可能有训诂改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14页）。从《尚书·多士篇》“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话看来，我们认为范老的意见是可信的。

三篇的内容都是谈盘庚迁都的事情，从文中记载来看，迁都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水患，另一条则是为了和缓当时的社会矛盾。后一条是应特别加以注意的。由于当时贵族的日趋腐化，残酷地剥削人民，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为了继续维持其统治，盘庚不得不在这时采取断然措施——迁都。后人说盘庚的迁都是为了“去奢行俭”，这种说法仅供参考。

三篇的次序似有颠倒。上篇从“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的话看来，盘庚的这段谈话应在迁都之后。中篇篇首说：“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篇末盘庚说：“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可见这段话是说在未迁之前。下篇一开始就说：“盘庚既迁”，毫无疑问，这段话是说在既迁之后。这种颠倒可能是错简所致。

三篇都是盘庚对“众”和“民”所发布的谈话与命令。究竟“众”是怎样的一种人，史学家们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从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来看，“众”很显然带有奴隶的性质。有的史学家参考甲骨文和金文并根据中篇“奉畜汝众”一语，认为文中所说的“众”是奴隶；可是，有的史学家却认为《盘庚》中提到的“众”是“邦伯”、“师长”、“百执事”等执政者，也就是说他们是贵族。不过多数学者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至

于“民”，盘庚说这些人的生命完全操纵在自己的手里，他们毫无人身自由，很显然这些人是属于被统治者。他们在统治者的压迫下，担负着沉重的劳动，他们是当时物质财富的生产者。

上篇是盘庚对执政者的谈话。由于他们是统治者上层，所以盘庚在谈话中，虽然对他们的贪图安逸不愿迁徙的行为严加训斥，但总的说来还是劝说的口吻。中篇谈话的对象是“民”，是被统治者，因而盘庚的话便说得声色俱厉。盘庚恐吓他们说如果不听话，就要把他们杀掉，并且还要杀掉他们的后代，不使他们的后代在新邑里繁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阴森画面。下篇和上篇一样是对执政者的谈话，在这里盘庚进一步解释了迁都的原因，并对他们加以慰勉，提出希望，要求他们不要聚敛财货，而要恭谨地办理政务，勤奋地率领臣民建立家园。这三篇相当完整地记叙了盘庚迁都的经过，说明了迁都的原因，并围绕迁都问题，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尖锐斗争以及统治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很大帮助。

传说由于盘庚成功迁殷，缓和了当时的矛盾，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摇摇欲坠的殷商统治得以持续并振兴起来，因而盘庚也就成了商代著名的国君。盘庚死后，殷商的统治又衰颓下去，“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史记·殷本纪》），可见这三篇文字乃是后代百姓为了追怀这位功绩卓著的国君而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里说的“百姓”乃是贵族。因为在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至于被统治的人民则是没有姓的。盘庚为殷商统治者立了大功，从而赢得统治者的怀念也是情理中事。

盘庚上

盘庚迁于殷[1]，民不适有居[2]，率吁众戚出矢言[3]。曰：“我王来[4]，既爰宅于兹[5]，重我民，无尽刘[6]。不能胥匡以生[7]，卜稽曰

[8]，其如台[9]？先王有服[10]，恪谨天命[11]，兹犹不常宁[12]。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13]，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14]。若颠木之有由蘖[15]，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16]，底绥四方[17]。”

【注释】

[1]殷：旧注认为在亳，不确。按，商代都城多次迁徙，其地不一，多称亳。此处称殷，经考古材料证明，即今河南安阳的殷墟。

[2]适：孙星衍说：“适者，《一切经音义》引《三苍》云：‘悦也。’言民不悦新邑。”杨筠如说：“适，《说文》：‘之也。’《释诂》：‘往也。’”亦通。有：语助词，无实义。

[3]率：用，犹因此。戚：指贵戚。矢：陈述。

[4]我王：系盘庚自指。

[5]爰宅：指变更住址。爰，易。兹：指示代词，这，指新邑。

[6]无尽刘：是比喻的话。盘庚迁都前本居住在耿（一作“邢”，今山西河津），相传耿地迫近山水，当时常常发生水灾，所以孙星衍释此句说：“言我民若为水所害，是我杀之，所谓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毋令其尽厄于水也。”刘，杀害。

[7]胥：互相。匡：救助。

[8]卜：指龟卜。稽：稽考。

[9]其如台（yí）：犹言将如何。其，时间副词，表未来，犹将。台，疑问代词。

[10]先王：指殷代的先王。服：法令制度。

[11]恪：敬。谨：顺从。

[12]兹犹：犹言因此。

[13]断命：指决断的意见。

[14]矧（shěn）：况。克：能够。烈：事业，功绩。

[15]颠：扑倒。由：《说文》作“粤”，指枯木再萌芽。蘖：指伐木所剩下的地方再萌芽。句中“颠木”比喻旧都，“由蘖”比喻新都。

[16]绍：继续。复：指复兴。

[17]厎（zhǐ）：定。绥：安。

【译文】

盘庚迁都于殷，臣民都不高兴住在新邑，于是盘庚便把那些贵戚近臣全都叫来并和他们一起出去向臣民陈述自己的意见。说：“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变更了居住的地方而住在这里，这是重视我的臣民生命，不使你们完全遭到杀害。假如大家不能互相帮助而求得生存，就是研究了占卜的结果，又将如何呢？按照先王的制度，必须恭敬地顺从天的命令，因此他们不敢永久居住一个地方。由于不永久居住在一个地方，因此从立国到现在，已经迁徙五次了。如果现在不去继承先王的遗志，不了解上天决断的意见，那还谈什么继承先王的事业。譬如那被伐倒的树木，干枯的地方可以冒出新芽，砍伐剩下的地方也可以冒出新芽，上天将要使我们的生命在这新邑里永远绵延下去，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复兴先王的伟大事业，安定四方。”

盘庚敦于民[1]，由乃在位[2]，以常旧服[3]，正法度[4]，曰：“无

或敢伏小人之攸箴[5]。”王命众，悉至于庭。

【注释】

[1]敎（xiào）：觉悟。

[2]在位：指大臣。

[3]旧服：指先王的旧制。

[4]正：整顿。

[5]无：不要，否定副词带有命令语气。伏：隐匿。小人：指平民。攸：所。箴（zhēn）：规诫。

【译文】

盘庚觉悟到臣民不愿迁移，是在位大臣以浮言鼓动的缘故，便打算用先王的制度，来整顿当时的法纪，于是告诫大臣说：“我所规诫小民的语言，无论是谁都不许隐瞒起来！”于是王命令众人到王庭上来。

王若曰：“格汝众[1]，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2]，无傲从康[3]。

【注释】

[1]格：来。汝众：你们大家。

[2]猷（yóu）：同“由”，犹言为了。黜（chù）：除去。乃：你们。心：指私心。

[3]傲：傲慢。康：安逸。

【译文】

王说："你们来！我要告诫你们，教训你们，为的是要去掉你们的私心，使你们不致倨傲放肆而又追求安逸。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1]。王播告之修[2]，不匿厥指[3]。王用丕钦[4]，罔有逸言[5]，民用丕变[6]。今汝聒聒[7]，起信险肤[8]，予弗知乃所讼[9]！

【注释】

[1]惟：思。图：谋划，犹言考虑。任：任用。旧人：指世代做官的人。共政：共理政事。

[2]王：指先王，定语从上文省。播：谓公布命令。修：治。

[3]匿：隐瞒。于省吾先生认为"匿"应读作"慝"，即忒，变更（《尚书新证》卷一）。也可备一说。厥：其，指先王。指：通"旨"，意旨。

[4]用：因此。丕：大。钦：敬重。

[5]逸：错误。

[6]民用丕变：意思是说由于大臣们顺从王的意旨行事，人民也就起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对国王颇为顺从。用，因此。丕，大。

[7]聒聒（guō）：大嚷大叫，或谓拒善自用。

[8]起：谓编造出话来。信（shēn）：通"伸"，申说。险：指邪恶之言。肤：指浮夸之言。

[9]讼：争辩。

【译文】

“从前我们的先王，也总是考虑任用世家旧臣，和他们共同管理政事的。先王向群臣发布政令，群臣都不敢隐匿先王的意旨而不下达。因此先王对那些臣子们非常看重，大臣们不敢说越轨的话，因而民众的行动都大有变化。现在你们大嚷大叫，编造出一些邪恶浮夸的话来，蛊惑人心，我真不知道你们所要争辩的是什么！

“非予自荒兹德[1]，惟汝含德[2]，不惕予一人[3]。予若观火[4]，予亦拙谋[5]，作乃逸[6]。

【注释】

[1]荒：废失。

[2]含：藏，怀。德：好意，此处当指政令。

[3]惕：通“施”，给予。

[4]观：通“爟”（guàn），爟火，指热火。以热火比喻威严。

[5]拙：本作“灺”（zhuō），形容烟盛而火光甚微。这也是比喻，意言我像爟火一样把热火藏在内里，只露出烟，因而外表看，好像没有赫赫的威严。谋：或从下读。

[6]乃：你们。逸：放纵。

【译文】

“我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失德之处，只是你们隐瞒我的政令，不把我的政令告诉给每一个人。我的威严好像热火一样旺盛，只是没对你们发出这种威严，便使得你们大为放肆起来。

“若网在纲[1]，有条而不紊[2]。若农服田力穑[3]，乃亦有秋[4]。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5]，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迩[6]，惰农自安[7]，不昏作劳[8]，不服田亩[9]，越其罔有黍稷[10]。

【注释】

[1]若网在纲：以纲比君，以网比臣，若网在纲，比喻臣民要听从君主的命令。

[2]有条而不紊：谓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政务就会有条理而不紊乱了。

[3]若：比如。农：此处泛指农业生产。服田：在田野上劳作。服，治。力穑（sè）：努力收获庄稼。穑，收获庄稼。

[4]乃：副词。杨树达说：“于是也，然后也，始也。今语言‘这才’。”（《词诠》中华书局版第71页）有秋：到秋天才会有好收成。

[5]丕乃：犹岂不。大言：大话，谓大言不惭。

[6]戎：大。毒：毒害。远迩：远近，省略中心词，指远近臣民。

[7]惰：懒惰。安：心安理得。

[8]昏：通“敃”（mǐn），努力。

[9]服：治。

[10]越：在。其：那里，指上文田亩。

【译文】

“譬如只有把网结在纲上，才会有条理而不至于紊乱。譬如农夫，只有尽力耕作，才会有秋天的好收成。假如你们能够除去私心，把真实的好意留给百姓，以至于你们的亲戚朋友，那么你们岂不就可以大言不惭，说你们一向是积德的！你们不怕你们大言不惭的言论会大大地毒害远近的臣民，心安理得地做一个怠惰的农民，不努力做劳苦的事，不在田亩中种庄稼，这样便不会获得黍稷一类的谷物的。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1]，惟汝自生毒[2]。乃败祸奸宄[3]，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4]，乃奉其恫[5]，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6]，犹胥顾于箴言[7]，其发有逸口[8]，矧予制乃短长之命[9]！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10]？恐沉于众[11]，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12]，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13]，非予有咎！

【注释】

[1]和：宣布。吉言：好话，即指迁都时的话。

[2]惟：是。自生毒：自己种下的祸根。

[3]败祸奸宄（guǐ）：犹言恶迹败露而遭祸害。败，败露。奸宄，作恶在外为奸，在内为宄。

[4]先恶于民：谓导民于恶。

[5]奉：承受。恫：痛苦。

[6]相：看。时：通“是”，这。憸（xiān）：小。

[7]犹：尚，还。胥：相。顾：看。箴（zhēn）言：规诫的话。

[8]发：犹言说出。逸口：从口中说出错话。逸，过错。

[9]矧（shěn）：况。制：操纵，掌握。短长之命：指生死之

命。

[10]曷弗：何不。朕：我。胥：相。浮言：没有根据的话。

[11]恐沉于众：在群众中造成深刻的影响。沉，深。

[12]向：朝着，对着。迩：近。

[13]惟：因为。靖：善。

【译文】

“你们不把我的善言向百姓宣布，这是你们自取祸咎。你们所做的一些坏事已经败露，这样会害了你们自身。你们既然引导民众做了坏事，痛苦也当然应该由你们来承担，到了那时你们再后悔也就来不及了！你们看，一般小民还顾及我所规诫的话，恐怕嘴里说错了话，何况我操纵着你们的生杀之权！你们有话为什么不事先来告诉我，竟用没有根据的话去蛊惑人心呢？人心是容易蛊惑的，这好像大火在原野上燃烧起来，连接近都无法接近，还能够扑灭吗？这种情形是因为你们做了许多坏事造成的，不是我的过错。

“迟任有言曰[1]：‘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2]。’

【注释】

[1]迟任：古代贤人。

[2]器非求旧，惟新：器旧则敝，故不用。江声说：“以喻国邑圮毁，当徙新邑也。”江说可供参考。

【译文】

“迟任曾经说过：‘用人应该专用世家旧臣，不能像使用器具一

样，不用旧的而用新的。’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1]，胥及逸勤[2]，予敢动用非罚[3]？世选尔劳[4]，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5]，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6]。

【注释】

[1]暨：及，与。

[2]胥：相与，皆。逸：安乐。勤：勤劳。

[3]敢：不敢。非罚：指不合乎法度的惩罚。

[4]选：清俞樾以为“选”与“纂”通，纂，继续（见《群经平议》卷四）。劳：劳绩。

[5]享：祭祀。

[6]非德：不合乎道理的惩罚或赏赐。

【译文】

“过去我的先王和你们的前辈，大家在一起过着安乐和勤劳的生活，我怎敢对你们动用非分的刑罚呢？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祖先世代的勤劳传统继承下来，我决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现在我要大祭先王，你们的祖先也将一同跟着受祭。你们作善受福，作恶受灾，都由先王和你们的祖先来处置，我也不敢动用非分的刑罚和赏赐。

“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1]。汝无侮老成人[2]，无弱孤有幼[3]，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4]。

【注释】

[1]志：准的，目标。

[2]无：不要。侮：欺侮。老：指年老的人。成人：成年人。

[3]弱孤：欺凌，轻视（采杨筠如说）。幼：幼年人，年轻人。

[4]予一人：盘庚自指。作猷：或行或止。猷，段玉裁据《尔雅·释诂》解作“已”，已，止。

【译文】

“我告诉你们行事的困难，比如射箭，必须中的，才算恰到好处。你们不许轻慢上年纪的人，也不许藐视年少的人，你们要各自长久地居住在新居，勤奋地使出你们的力量，或行或止，听我一人决定。

“无有远迩[1]，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2]，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3]。

【注释】

[1]无有：无论。远迩：指关系的亲疏。

[2]邦：国家。臧：善。

[3]佚：失，过错。

【译文】

“无论亲疏，都一例对待，以刑罚惩其罪行，以爵禄赏赐、表彰其善行。国家治理好了，是你们大家的功劳；治理得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

“凡尔众，其惟致告[1]：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2]，齐乃位[3]，度乃口[4]。罚及尔身，弗可悔！”

【注释】

[1]致告：犹言转达。

[2]恭：通“共”，可作“奉”解。

[3]齐：整，严肃认真。位：职事。

[4]度：通“杜”，意即杜塞浮言之口。

【译文】

“你们应当把我的话互相转告：从今以后，你们应该努力做好职分以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否则，惩罚就会用到你们身上，到那时再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盘庚中

盘庚作[1]，惟涉河以民迁[2]。乃话民之弗率[3]，诞告用亶[4]。其有众咸造[5]，勿亵在王庭[6]，盘庚乃登进厥民[7]。

【注释】

[1]作：制作。郑玄说“作渡河之具”。

[2]惟：谋划。涉河以民迁：倒装，意思是把人民迁过黄河去。

[3]乃：才。话：会集。杨筠如说：“按话假为佸。《说文》：‘佸，会也。’”民之弗率：指臣民中不愿遵命者。率，

遵循。

[4]诞：大。亶：诚。

[5]其：那。有众：指上文那些不愿遵命的人。咸：都。造：至。

[6]亵（xiè）：轻慢。

[7]登：升。进：走到前面来。

【译文】

盘庚制造了一些船只，打算把臣民迁过黄河去。于是集合了那些不愿迁徙的人，准备尽心地讲出一番至诚的话。许多臣民都来了，恭敬地来到王廷，盘庚便把这许多臣民都叫到自己的面前来。

曰："明听朕言[1]，无荒失朕命[2]。呜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3]，鲜以不浮于天时[4]。

【注释】

[1]明：勉力。

[2]荒：废。失：江声说应读为"佚"，"佚"有"轻忽"义。

[3]后：国王。胥：相。戚：忧虑。

[4]鲜：通"斯"（见俞樾《群经平议》卷四）。不浮于天时：意即不见罚于天。浮，罚。

【译文】

盘庚说道："你们要努力听我的话，不要轻忽我的命令。啊！从

前我的先王，无不顺承百姓的心理和意见去办事。而百姓也都能体贴先王的用心，因此没有遭到上帝的惩罚。

“殷降大虐[1]，先王不怀厥攸作[2]，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3]，惟喜康共[4]，非汝有咎比于罚[5]。予若吁怀兹新邑[6]，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7]。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

【注释】

[1]殷：前人以为“殷”作“殷国”解，如郑玄说：“殷者，将迁于殷，先正其号名。”既然盘庚迁都后才称殷，那么未迁之前便称自己的国家为殷，似于理未合，窃疑“殷”仍应作“大”解。大虐：指商代累世河患。

[2]怀：安。厥：其，指先王。攸：所。作：为。

[3]承：顺。俾：从。

[4]康：安。共：同。

[5]咎：罪过。比于罚：意即像惩罚有罪那样，惩罚你们。比，类。

[6]怀：安。兹：这。

[7]丕：大。从：顺从。厥：你们，指臣民。志：心愿。

【译文】

“过去上天把大祸降给我国，先王不安于自己的住所，根据百姓的利益去迁徙。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我们先王的这些事情呢？现在我也应当像先王那样顺从你们，希望你们都能得到安乐的生活，不是因为你们有罪便这样惩罚你们。我这样呼吁你们到新邑，正是为了你

们，大大地顺承你们这种愿望。现在我要把你们迁徙过去，希望在那里好好地创建你们的国家。

“汝不忧朕心之攸困[1]，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2]。尔惟自鞠自苦[3]，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4]。尔忱不属[5]，惟胥以沉[6]。不其或稽[7]，自怒曷瘳[8]？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

【注释】

[1]忧：忧虑，可理解为体贴。攸：所。困：困苦。

[2]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前人注解，多不可通。窃意以为此句倒装，应作“予一人钦念以忱动”。钦念，是盘庚自谓对臣民的态度，上文所说“承汝俾汝”，“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都是这个意思。忱，是对“钦念”的进一步形容。大意是说：敬顺臣民的心理是非常诚恳的。故联系上下文译作：你们不为我敬顺民意的诚心所感动。钦，敬。忱，诚。动，感动。

[3]惟：只。鞠（jū）：穷。

[4]臭：朽。厥：其，指上面所说的船。载：指货物。这是一个比方，言不迁徙到新邑里去，就仿佛载着货物的船停在河中而不前进，坐待朽败。

[5]尔忱不属：语倒，应作“不属尔忱”，言不独你们沉没。忱，通“沉”。属，马融说：“属，独也。”

[6]惟：语词无义。胥：皆。

[7]稽：考察，此处指考察沉没的原因。

[8]曷：何，什么。瘳（chōu）：本义谓病愈，此处谓补益。

【译文】

“你们不体谅我的苦衷，你们不把你们内心向我暴露，不为我敬顺民意的诚心所感动。你们真是自寻穷困，自找苦吃，譬如乘舟，坐上船后却不愿渡过河去，坐待船的朽烂。这样不独你们要沉没，大家也都要跟着你们一起沉没。而你们不去检查沉没的原因，却一味愤怒，哪能得到什么好结果呢？你们不作长远打算，想办法除去灾害，只劝我不必忧愁。这样，虽然现在还能过下去，向后便没有活路，你们有什么办法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过下去呢？

“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1]，恐人倚乃身[2]，迁乃心[3]。予迓续乃命于天[4]，予岂汝威[5]，用奉畜汝众[6]。

【注释】

[1]“无起秽”句：字面义是说不要把脏东西拿来放在鼻子跟前闻，用以比喻浮言不可听信。秽，脏东西。臭，嗅。

[2]倚乃身：意言利用你身上的缺点。倚，同“掎”。《说文》：“掎，偏引也。”

[3]迁：回。

[4]迓（yà）：迎接。

[5]岂：犹哪里。汝威：应作“威汝”。威，以势凌人。

[6]用：以。奉：助。畜：养。

【译文】

“我现在要求你们专一听从我的意见，不要为浮言所欺骗，否则，恐怕坏人就要利用你们身上的毛病，使你们回心转意。我要求上天，使你们能继续生存下去，我哪里是要用我的威势去压迫你们，我是为了养育你们啊！

“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1]，予丕克羞尔[2]，用怀尔然[3]。失于政，陈于兹[4]，高后丕乃崇降罪疾[5]，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6]，暨予一人猷同心[7]。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8]！’故有爽德[9]，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10]。

【注释】

[1]先神后：即先王。神，神圣，用以表示崇敬。后，王。劳：动。尔先：你们的先祖。

[2]丕：大。克：能够，此处谓应该。羞尔：曾运乾云：“羞尔，犹今言贡献意见于尔也，下篇‘羞告尔于朕志’可证。”羞，进献。

[3]怀：念。尔：你们。然：犹焉，代词，指群臣的祖先。

[4]陈：久。兹：这，指未迁都以前的旧都。

[5]高后：指前代国王。后，国王。丕乃：犹言于是。崇：重。

[6]生生：曾运乾说：“自营其生为生生。”清儒孙星衍说：“生者，《诗传》云：财业也。”

[7]暨：与。猷：谋。

[8]曷不暨朕幼孙有比：这是盘庚假托先王说的话。曷不，同“何不”。朕，指先王。幼孙，指盘庚。比，亲附。

[9]爽：差错。

[10]迪：逃（采曾运乾说）。

【译文】

“我想我的先王曾经役使过你们的祖先，因此我很应该向你们提出上面的意见，用以表示我对你们祖先的怀念。既然在这里不能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长久地住在这里，先王便要降下罪责说：‘为何虐待我的臣民！’你们这无数臣民，不肯去营谋幸福的生活，不跟我一心，听从我的谋划。这样先王就会大大地惩罚你们说：‘为什么不跟我的幼小孙儿和好！’所以，有了差错，上帝便会重重地惩罚你们，你们是无法逃脱这些惩罚的。

“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1]。汝有戕则在乃心[2]，我先后绥乃祖乃父[3]。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

【注释】

[1]畜：曾运乾说：“畜谓顺于德教也。”

[2]戕（qiāng）：贼害，此处谓恶毒的念头。

[3]绥：曾运乾说：“绥，安也。引申之安人以言亦曰绥。下文‘绥爰有力众’，即告于有众也。《大诰》‘绥予曰’，即告予曰也。本文‘绥乃祖乃父’，即告乃祖乃父也。”

【译文】

“从前我的先王，既然役使过你们的先祖先父，你们当然都是顺从我的德教的臣民。如果你们心里藏着恶毒的念头，先王就会把他的意见告诉你们的先祖先父。你们的先祖先父就会抛弃你们，不把你们从死罪中救出来。

“兹予有乱政同位[1]，具乃贝玉[2]。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3]：‘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4]。

【注释】

[1]乱政：指乱政的大臣。同位：指一同理政。

[2]具：动词，备。贝：指货币，古时用海介虫贝壳做货币。

[3]乃父：《孔传》本，唐代开成石经均作“先父”。段玉裁据《经典释文》以为当作“乃父”，从之。

[4]迪：导。丕乃：于是。崇：重。

【译文】

“现在那些乱政的大臣，执掌权柄，只知道聚敛财货，他们的先祖先父便竭力要求我的先王说：‘快些用严厉的刑罚给我的子孙吧！’从而引导先王，大大地把不祥降给他们。

“呜呼！今予告汝不易[1]，永敬大恤[2]，无胥绝远[3]。汝分猷念以相从[4]，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5]，颠越不恭[6]，暂遇奸宄[7]，我乃劓殄灭之[8]，无遗育[9]，无俾易种于兹新邑[10]！

【注释】

[1]不易：谓迁都的计划不会变更。易，变更。

[2]恤：忧。

[3]胥：相。绝远：谓疏远。

[4]“汝分”句：意谓你们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分，汉石经

作“比”，当从。比，亲近。猷，谋。

[5]乃有：若有。吉：善。迪：道。

[6]颠：狂。越：逾，指不法行为。

[7]暂遇奸宄（guǐ）：王引之说：“暂，读曰‘渐’，诈欺也；……‘遇’读‘隅’，‘隅智故’之‘隅’。字或作‘偶’，《淮南子·原道训》曰：‘偶智故，曲巧诈伪。’皆奸邪之称也。”（详见《经义述闻》卷三）奸宄，做坏事。在外曰奸，在内曰宄。

[8]劓（yì）：割鼻的刑罚。殄：灭绝。

[9]育：读为“胄”，指后代。

[10]俾：使。易种：当指生息繁衍。易，延。杨筠如说：“易，当读为‘施’，《诗·何人斯》：‘我心易也。’《韩诗》作‘施’，是其证矣。《鲁语》：‘譬之如疾，吾恐易焉。’‘易’亦谓‘施’。《诗·葛覃》：‘施于中谷。’谓迤延也。”

【译文】

“啊！现在我告诉你们，迁徙的计划是不会变更了，你们应当体谅我的忧虑，不要互相疏远。你们应当同心同德按照我的意见行事，把正道放在心里。假如你们行为不善，不按正道办事，猖狂放肆，违反法纪，不尊敬国王，曲巧诈伪，胡作乱为，我就要把你们杀掉，并且还要杀掉你们的后代，不使你们的后代在新邑里繁衍。

“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译文】

“去吧，去寻求幸福的生活吧！我将要把你们迁走，在新邑重建

你们的家园。”

盘庚下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1]，绥爰有力众[2]，曰：“无戏怠，懋建大命[3]。今予其敷心腹肾肠[4]，历告尔百姓于朕志[5]。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6]。

【注释】

[1]乃：就，于是。正：辨正。相传古时建立宗庙宫室，先由天官辨正其方位。

[2]绥：告。爰：于。

[3]懋（mào）：勉力。大命：指重建家园。

[4]敷：布。心腹肾肠：指内心的话。

[5]历告：尽情相告。历，数。旧说“历”属上读，非是。

[6]协：合。比：勾结。谗言：坏话。

【译文】

盘庚迁民于新邑之后，首先安定他们的住地，其次辨正宗庙朝廷的方位，然后告诉大家说：“不要玩乐和怠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大业。现在我要披肝沥胆，把我的意见全都告诉给你们。我没有惩罚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心怀不满，互相勾结在一起，说我的坏话。

“古我先王[1]，将多于前功[2]，适于山[3]，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4]。今我民用荡析离居[5]，罔有定极[6]。

【注释】

[1]先王：指成汤。

[2]多：通“侈”，大。前功：前人的功劳。

[3]适于山：迁往山地，山指亳一带的山谷，由于地势高亢可避水患，所以成汤徙居这个地方。适，往。

[4]用：因此。我凶德：曾运乾认为此三字为衍文，下文“罔有定极”句下又误夺“用降我凶德”五字，此处衍、夺当为错简所致。联系上下文来看，曾氏所说很有道理，故录以备考。

[5]用：因。荡析：离散。此时所住耿地，地势较洼，常患水灾。

[6]极：止，至。

【译文】

“古时我的先王成汤，他的功劳当大大超过前人，他把百姓迁到山地，因此得到上天的嘉美，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现在，我们所居住的耿地，地势凹陷，因此上天把大祸降给我们，使我们的臣民由于水灾的关系而流离失所，没有一定的住处。

“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1]，乱越我家[2]。朕及笃敬[3]，恭承民命[4]，用永地于新邑。

【注释】

[1]肆：令。高祖：指成汤。

[2]乱：治。越：于。

[3]及：犹汲，急迫。笃敬：指恭谨地对待天命。笃，厚。

[4]民命：也指天命，古有天民合一的观念，如“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译文】

“你们责问我为什么要兴师动众地让无数臣民迁到远处去，这是因为现在上帝将恢复我高祖成汤的大业，把我们的国家治理好。我当然要急迫地、恭谨地根据上天的意见拯救臣民，因此我们要永久地居住在新邑。

“肆予冲人[1]，非废厥谋[2]，吊由灵各[3]。非敢违卜，用宏兹贲[4]。

【注释】

[1]肆：今。冲人：指年幼的人。

[2]厥：代词，指大家。

[3]吊：善，意指迁都善事。灵各：即灵格，专门负责占卜的人。当时对这种人非常看重，认为他可以传达上帝命令，当面跟上帝接触，以沟通天人意见，故称为灵格。灵，极知鬼事曰灵。格，格知天命。

[4]宏：宏大。兹：这。贲（fén）：殷周间的大宝龟名，用以占卜。按，本文上篇，群臣以卜兆为理由反对迁都，当时盘庚即反驳说：“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此处则是进一步说明迁都正是上帝的旨意，故迁都正是彰显宝龟的灵异，遵奉上帝的命令，并非不采纳大家的意见。

【译文】

“现在我这年幼的人，不是不听从大家的意见，迁都之意实在是上帝通过深知天命的人传达下来的。因此迁都新邑不仅不是违背卜兆，正是大大彰露卜兆的灵异！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1]，尚皆隐哉[2]。予其懋简相尔[3]，念敬我众[4]。

【注释】

[1]邦伯：犹言邦长，指各方诸侯。师长：公卿大臣。百执事：负责具体事物的百官。

[2]隐：度，考虑。

[3]懋：勉。简相：可引申为视察或考察。简，阅。相，视。尔：你们。

[4]众：指众民。

【译文】

“啊！各位诸侯、各位大臣、各位官员，你们应该各自考虑自己的责任。我将要视察你们的工作，看你们是否听从我的命令，恭谨地治理民事。

“朕不肩好货[1]，敢恭生生[2]，鞠人谋人之保居[3]，叙钦[4]。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5]，罔有弗钦[6]。无总于货宝[7]，生生自庸[8]，式敷民德[9]，永肩一心[10]。”

【注释】

[1]肩：任用。好货：谓贪财聚敛之人。

[2]恭：举用，与上文“不肩”对言。生生：谓使穷困的人能够获得生存而安于所居。《孔传》：“人之穷困能谋安其居者，则我式序而敬之。”

[3]鞠：养。保：安。

[4]叙：次。钦：敬。

[5]羞告尔：犹言给你们提供意见。羞，进。志：心愿。若否：犹言主张什么和反对什么。若，顺。否，反对。

[6]钦：敬。

[7]总：聚敛。

[8]庸：功劳。

[9]式：用。敷：施。德：德教。

[10]肩：克，能够。

【译文】

“我不任用那些贪财聚货的人，而任用努力为臣民生财致富的人，凡能养育百姓并能想办法使臣民安于所居的人，我都按照他们的贡献大小而依次尊敬他们。现在我既然把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告诉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对这些意见，没有不顺从的。不要贪婪地聚敛财货，而努力经营臣民的幸福吧！广布德教，永远同心同德建立新的家园！”

高宗肜日

【题解】

高宗的声望，在殷商的帝王中，大约比盘庚还要大。他是盘庚的侄子。盘庚死后，其弟小辛、小乙相继为王（按，殷代的王位继承有兄终弟及的制度）。在这两代中，殷的国势又再一次衰颓下来。小乙死后，其子武丁立，即为高宗。高宗在商王朝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根据《尚书·无逸》篇记载，高宗年少时曾行役于外，并曾和平民一起参加过劳作，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和稼穑的艰难，因此即位之后，政治比较开明。当时统治阶级已经腐败不堪，高宗擢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国势大振，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国力的增强，同时也激发了高宗对外侵略的野心，根据卜辞的记载，他曾大力向西北伸张势力，多次大举用兵，打败了舌方、土方、鬼方等敌对国家，把势力伸展到现在的河北、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为殷王朝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丁之后，商王朝又曾向南方发展它的势力，现在在湖南、江西等地都曾发现商代的遗址、遗物，可见当时疆域是大大扩展了，商王朝遂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之一。

这篇文章，据《史记》记载，是帝祖庚时祖己所作，因其文字不如《盘庚》古奥，学者们多有怀疑，有人推断为东周时的作品。郭沫若先生认为文中“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民本观念，“在当时是不能够有的”。又因“卜辞中没有见到民字以及从民的字”，所以“《高宗肜日》一篇也是不可信的”（《青铜时代》第7页）。这些说法仅供参考。

文章所记载的主要是祖己的言论，言论中除了提出“敬民”之外，还提出了所谓“义”和“德”。“义”和“德”在这里可以作为同义词看待。“德”字在《盘庚》中已经屡次提出，本文中出现“德”字，毫不足怪。

为什么祖己要提出“德”并对它特别加以强调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高宗以前，商代社会是时盛时衰的。贵族们为了保持其奢侈腐化的寄生生活，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这种残酷的剥削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必然要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抗。这样，国势也就自然要衰败下来。其发展趋势一定会趋于灭亡。高宗距盘庚很近，正是“殷鉴不远”，统治者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从这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中，总结出一条教训，这就是“典厥义”、“正厥德”。他们深深感到要想维系国家的安定，就必须要“敬民”。

高宗肜日[1]，越有雊雉[2]。祖己曰：“惟先格王[3]，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4]，典厥义[5]。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6]，不听罪[7]，天既孚命正厥德[8]，乃曰其如台[9]。呜呼！王司敬民[10]，罔非天胤[11]，典祀无丰于昵[12]。”

【注释】

[1]肜（róng）：祭之明日又祭曰“肜”。清代学者孙诒让认为“肜日”当为“易日”之讹，并说：“易日，犹言更日。”即更改日期。“易”在甲骨文中作‘ ’，与“肜”形近致误（说见所著《契文举例》）。又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1063页所列“易”字甲骨文字形中有“ ”、“”，与“肜”字形更为相近。此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国维说：“经言祖己训于王，如王斥高宗，则以子训父，于辞为不顺。若释为祖己诫祖庚，则如伊尹训太甲，于事无嫌。盖孝己既放，废不得立，祖庚之世，知其无罪而还之。孝己上不怼其亲，下则友其弟，因雊雉之

变而陈正事之谏，殷人重之，编之于书。然不云兄己、父己，而云祖己，则其纳谏虽在祖庚之世，而其著于书帛必在武乙之后。”此说较妥，故录之以供参考。

[2]越：于。雊（gòu）：雉鸣。古人以为是变异之兆。

[3]格王：指端正王的心思。格，格正，犹今语端正。

[4]监：视，考察。

[5]典厥义：意即考察他是否按照道理行事。典，主。义，按照道理行事曰义。

[6]若：顺。

[7]听：服。

[8]孚：曾运乾说：“孚读为罚，《礼·投壶》：‘毋恃毋傲，若是者浮。’注：‘浮，罚也。’是‘孚’、‘罚’声近义通之证。”

[9]如台（yí）：如何。台，何。

[10]司：《史记》作“嗣”，当从。孙星衍说：“王司者，言王嗣位也。”敬民：盖指不要对人民过分盘剥。

[11]罔非天胤：意指人民也是天的后代，对人民过分盘剥便是违犯天意。天胤，天的后代。胤，后代。

[12]典：常。昵（nǐ）：通“祢”，父庙。古制，生曰父，死曰考，入庙曰昵。

【译文】

在祭祀高宗的第二天，又举行祭祀，这时鼎的耳上有飞来的野鸡在鸣叫。祖己说：“要首先端正王心，然后端正祭典。”于是训诫国

王，说：“上天考察下民，主要看他是否遵循义理行事。上天赐予人的年龄有长有短，不是上天有意缩短人的生命，而是臣民自己行为不合义理招致短命的。臣民中有的不按照义理办事，又不认识自己的罪过，上天便惩罚他以端正他的德行，他却说：‘应该怎么办啊？’这不晚了吗？唉！王啊，要恭敬地对待上天赐给你的臣民，他们都是上帝的后代，祭祀的时候，在自己的父庙中祭品不要过于丰盛。”

西伯戡黎

【题解】

根据《史记》记载，西伯指周文王，戡黎的时间，《史记》的《殷本纪》与《周本纪》所记，稍有出入。根据《殷本纪》的记载推算，当在文王四年；据《周本纪》的记载推算，当在文王五年。宋人林之奇、吴棫认为祖伊的话说得十分急迫，足见形势危急，因而认为戡黎当是武王时事，西伯亦当指武王（见《尚书表注》引）。黎，殷诸侯之一，在今山西长治西南。

有人认为文中有“天既讫我殷命”的话，预先知道殷代的灭亡，于理未合，因而断为后人追记，非当时所作。有的人更推测是东周时的作品。

当时，周经过太王（古公亶父）、王季（季历）、文王（姬昌）三代经营，已从一个落后的小国发展成为各方面都比较先进的大国。周国势力的增强，对殷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当时周据说已占天下的三分之二，乘殷商政治日趋腐败，内部矛盾日益加深的时机，大力向东方扩展势力，因此戡黎一事引起殷商贵族的极度恐惧，便不难理解了。

根据古书记载，纣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国王，他的奢侈腐化和残暴统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样便不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祖伊说：“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当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矛盾尖锐到何等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祖伊的思想。纣对祖伊的警告全不放在眼里，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以为既然接受了上天的大命做了天子便可以为所欲为。而祖伊则不然，他认为虽然大命是天的赐予，但是如果沉湎

于淫戏之中便会遭到上天的遗弃而失掉大命。“天弃我，不有康食”，“大命不摯”，说的都是这个意思，但他仍然是相信天和天命的。到了周人那里就不同了，周人从现实的斗争中已经明确地认识到“天不可信”了。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1]。格人元龟[2]，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3]，惟王淫戏用自绝[4]。故天弃我，不有康食[5]。不虞天性[6]，不迪率典[7]。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8]，今王其如台？”

【注释】

[1]讫：止。

[2]格人：能知天地吉凶的人。元龟：大龟，古人用作占卜的工具（按，殷周时代分为卜与占两种。卜，以龟壳为工具，称龟卜。筮，以蓍草为工具称筮占）。《论衡·卜筮》篇云：“纣至恶之君也，当时灾异繁多，七十卜而皆凶。”

[3]相：助。

[4]惟：只。用：因。

[5]不有康食：意言有饥馑。康，安。

[6]不虞：不揣度。虞，度。天性：指上天的性情。

[7]迪：由。率：法。典：常。

[8]大命：指天命。不摯：不再。曾运乾说：“‘摯’可训‘臻’，亦可训‘再’也。大命不再，犹言天命不常也。”

【译文】

西伯战胜黎国后，祖伊十分恐惧，赶快把这件事告诉给殷王纣，说："王啊！上天已经终止了我们殷国的大命。那深知天命的圣人，用大龟来卜，始终没有遇上吉兆，这不是先王不愿帮助我们这些后人，只是因为王沉湎于酒乐之中而自绝于先王啊！因此，上天抛弃了我们，降下灾荒使我们不得安宁，使我们没有饭吃。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能揣度上天的性情，不去遵守常法啊！现在我们的臣民没有不想要我们早些灭亡的，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下惩罚呢？'要知道天命是无常的啊！你现在想怎么办呢？"

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译文】

王说："唉！我是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的，老百姓不能拿我怎么样。"

祖伊反[1]，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2]，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3]，不无戮于尔邦[4]。"

【注释】

[1]反：同"返"，回来。

[2]参：列。上：指上天。

[3]指乃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他做的事情上便可以看得出来。指，通"视"。乃，他。功，事。

[4]戮：杀。尔邦：指周邦。

【译文】

祖伊回来后，说道：“唉！他的许多罪行已为上天所了解，而他却说他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殷国马上就要灭亡，这从他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能够不为周国消灭吗？”

微子

【题解】

本篇有人认为是后人的追记，非当时人所作，并推断为春秋末年的作品，但理由不甚充分。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微子是纣的哥哥，因封于微而位列子爵故称微子。这一篇在《尚书》中属“诰”类。

文中记载微子和父师两个人的谈话，中心议题是讨论在国家行将灭亡的情况下，各自应抱的态度和进退出处。微子的谈话有两层意思，首先分析眼前的处境，指出由于纣抛弃了成汤的光荣传统，沉湎酒色，法度不明，政治腐败昏乱，招致人民的反对，而趋于败亡；其次提出在国家灭亡前夕自己的打算，以征求父师、少师的意见。微子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他自己深沉的亡国哀痛，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人们从“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的话中，不难想见当时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父师的话也是首先分析招致亡国之祸的原因，和微子一样，他也认为眼前的大祸是由国王一人造成的，但他对国王的指责，重在不畏天威，不用长老旧人。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当时殷商统治集团思想的典型代表。从父师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人民没得吃了，便去盗窃祭神的贡物，殷人最为迷信，居然盗窃贡物，可见人民生活痛苦到了极点。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1]？我祖底遂陈于上[2]。我用沉酗于酒[3]，用乱败厥德于下[4]。殷罔不小大[5]，好草窃奸宄[6]，卿士师师非度[7]。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8]，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注释】

[1]“殷其”句：为诘问句，句中包含微子对祖国即将灭亡的无限隐痛。乱，治。

[2]我祖：指成汤。厎（zhǐ）：致。遂：成。陈：列。上：表示时间，指过去。

[3]用：由于。酗（xù）于酒：谓饮酒无节制。酗，醉而发怒，即发酒疯。

[4]德：指高祖成汤之德。下：指目前。

[5]罔不小大：此句倒装，应作“大小罔不”。大小指群臣，中心词省略。罔不，无不。

[6]草窃：均指盗贼而言。古时“草”、“钞”声近假借，《广雅·释诂》：“寇，钞也。”奸宄（guǐ）：指做坏事。

[7]师师：众官，前一“师”作众解，后一“师”指官长。度：法度。

[8]方：并。兴：起来反抗。

【译文】

微子说：“父师、少师，我们殷国难道没有办法治理四方了吗？我们的高祖成汤过去成就了许多伟大的功业。而今天，我们的国王却沉湎于酒色之中，败坏了我们高祖的优良传统。我们殷国，无论大小官员都好为非作歹，卿士百官都不遵守法典。对那些犯罪的，也不加以逮捕和惩罚。小民受不了这些压迫，将要起来反抗我们，和我们形成仇敌了。现在我们殷国将要灭亡了，好比涉渡大水，两岸茫无际涯，找不到渡口。我们殷国大概到了今天就要灭亡了。”

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1]，耄逊于荒[2]。今尔无指告予[3]，颠隮[4]，若之何其。"

【注释】

[1]发：行。狂：《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往"。

[2]耄（mào）逊于荒：孙星衍说："谓我年耄，将遁于荒远以终老。"近人曾运乾说："云'发出往吾家'，复云'耄逊于荒'者，时未奉诏就国而私出，则貌为老耄阳狂而遁者。"两说均可通，译文从曾说。耄，年甚老曰耄，此处有昏乱之意。逊，遁逃。荒，指荒野。

[3]指：通"旨"，想法，打算。

[4]颠：最高处。隮（jī）：坠落。《史记·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可作为这句话的注脚。孙星衍说："欲太师以己意告之，言若不以意告我，将仆坠于地。"窃意以为上文既说："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此处又说："颠隮，若之何其。"故此句当是就出逃的正确与否与太师、少师商酌，"颠隮"当从马融注为妥。马融说："犹坠也，恐坠于非义当如之何也。"

【译文】

微子又说："父师、少师啊！我将要回到我的封地了，我要装扮成糊涂的老人，遁避于荒野之中了。现在你们不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我的逃走是否陷于非义呢？你们说该怎样办才好啊！"

父师若曰："王子[1]，天毒降灾荒殷邦[2]，方兴沉酗于酒[3]，乃罔畏畏[4]，咈其耇长[5]，旧有位人[6]。

【注释】

[1]王子：指微子，微子系帝乙之子，故云王子。

[2]毒：《说文》：“厚也。”《史记》作“笃”，意思与《说文》相同。这里作程度副词用，犹言深重。

[3]方：正，适，表示现在时。此句指国王所为。

[4]罔：不。畏畏：即畏威。

[5]咈（fú）：违逆。耇（gǒu）：老年人。孙星衍说：“似谓不听比干之谏。比干，纣之诸父，故云长老。”

[6]旧有位人：指旧时在位大臣。孙星衍说：“似指箕子。”按，箕子，官至太师。

【译文】

父师说：“王子啊！上天降下深重的大祸给我们殷国，使我们的国王沉湎在酒色里，使他不怕上天的威严，不听年长德高的大臣的劝告。

“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1]，用以容[2]，将食无灾。

【注释】

[1]攘窃：盗窃。马融说：“因来而取曰攘，往盗曰窃。”神：天神。祇：地神。牺：纯毛牲。牷牲：牲体完具。

[2]用：这里指用刑，宾语省略，犹今语论处。容：宽容。

【译文】

“现在我们殷国的小民，去盗窃祭神的贡物，这是因为他们衣食无着，虽则有罪，还是可以原谅的，他们把这些贡物拿去吃掉，不会有什么灾害。

“降监殷民，用乂仇敛[1]，召敌仇不怠[2]。罪合于一[3]，多瘠罔诏[4]。

【注释】

[1]乂：杀。仇敛：即稠敛，言其极力搜刮民财。仇，马融本作“稠”。稠，多而繁密。敛，指赋敛。

[2]敌仇：指人民反对。怠：懈，缓。

[3]合：集。一：指纣王。意言所有罪恶，都由国王一人造成。

[4]瘠：疾苦。诏：告。

【译文】

“现在上天正在视察我们的殷民，我们的国王以杀戮和重刑大肆搜刮民财，虽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仍不懈怠。这些罪恶都是国王一人干出来的，小民受尽了疾苦而无处诉告。

“商今其有灾[1]，我兴受其败[2]。商其沦丧[3]，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4]，我旧云刻子[5]，王子弗出，我乃颠陊[6]。自靖[7]，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8]。”

【注释】

[1]其：虚拟假设之词。灾：灾变。

[2]兴：兴起。受：曾运乾说：“‘受’字无义，疑当为‘更’之误。”

[3]沦丧：灭亡。

[4]诏：告诉。迪：逃。

[5]刻子：焦循《尚书补疏》、孙诒让《尚书骈枝》都说“刻子”是“箕子”，此说可从。箕、刻，古音近借用。

[6]我乃颠隮：联系上文是说，如果微子在外，宗社虽亡，宗祀尚可保；如果微子不外逃，则宗社、宗祀一起灭亡了。我，当指殷国。颠隮，此处可作“灭亡”解。

[7]自靖：各自打主意。靖，谋。

[8]顾：念。行遁：指逃匿。

【译文】

“国家现在呈露出灾变的征兆，我们应该起来铲除祸端。如果国家将来灭亡了，我们没有做别国臣仆的权力。我过去曾经告诉过箕子，让他转告王子出逃，王子不愿出逃，这样我们国家就要彻底灭亡了。还是大家自作主张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献身于先王的事业，我没有作逃跑的打算。”

周书

牧誓

【题解】

《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辞，和《汤誓》一样，是一篇战争动员令。

对于《牧誓》的写作时代，学者们也提出怀疑。认为《牧誓》文字不如周诰古奥，记时方法与周诰有别，文中用词如“百姓”，与钟鼎文不合，“夫子”一词，春秋时才习见，非周初所应有等等，因而认为《牧誓》一文不成于西周初年。这些意见都是应当认真思考的。但《牧誓》所记载的史实应是有根据的。1976年出土的铜器《利簋》说“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与《牧誓》所载相符。

在这一篇里，我们应当注意研究周武王为殷纣所开列的罪状。罪状一共有四条：一是听信妇人的话；二是不祭祖宗和上帝；三是任用四方逃亡的奴隶而不任用同宗兄弟；四是残暴地压迫百姓。据《史记·殷本纪》记载，纣十分残暴，又极为淫乱腐化。上述所列罪状与《史记》的记载大体上是吻合的。

时甲子昧爽[1]，王朝至于商郊牧野[2]，乃誓。王左杖黄钺[3]，右秉白旄以麾[4]。曰：“逖矣[5]，西土之人！”

【注释】

[1]甲子：古代记时常用干支法，依周历计算，甲子这一天当是武王即位后的第十三年的二月五日。昧爽：黎明时刻。

[2]王：武王。朝：早晨。商郊：指商首都之郊，按古时距王城五十里为远郊。牧野：地名。在商的首都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卫辉北。

[3]杖：拿着。黄钺（yuè）：黄色的青铜大斧。

[4]旄（máo）：装饰着牛尾的旗。麾：同“挥”。

[5]逖（tì）：远。

【译文】

在二月五日的黎明时刻，武王率领军队到了商的首都朝歌郊外一处叫做牧野的地方，就在那里举行誓师大会。武王左手拿着黄色的青铜大斧，右手拿着作指挥用的白色旗子。武王说：“辛苦了，你们这些从西方来的远道从征的将士们。”

王曰：“嗟[1]！我友邦冢君[2]，御事[3]：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4]。称尔戈[5]，比尔干[6]，立尔矛[7]，予其誓。”

【注释】

[1]嗟：感叹词。

[2]冢（zhǒng）君：对友邦国君的尊称，即下述庸、蜀等八个西方古代部族的首领。冢，大。

[3]御事：对办理政务的官吏的泛称。御事下、百夫长前均官名。御，治。

[4]庸：约在今湖北竹山东南。蜀：约在今陕西汉中东南。羌：约在今甘肃境内。髳（máo）：约在今山西南部。微：今陕西眉县附近。卢：约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彭：约在今湖北房县、谷城之间。濮：约在今湖北郧县和河南邓县之间。

[5]称：举。尔：你们。

[6]比：按次序排好。

[7]矛：刺杀用的武器。

【译文】

武王说："啊！我们尊敬的友邦国君以及诸位官员和各部落从征的将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好你们的矛，我们的誓师大会就要开始了。"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1]；牝鸡之晨，惟家之索[2]。'今商王受[3]，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4]，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5]；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6]，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7]，以奸宄于商邑[8]。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9]，乃止，齐焉。夫子勖哉[10]！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11]，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12]，如虎如貔[13]，如熊如罴[14]，于商郊。弗迓克奔[15]，以役西土[16]。勖哉夫子！尔所弗勖[17]，其于尔躬有戮[18]！"

【注释】

[1]牝（pìn）鸡：母鸡。无晨：谓不在早晨打鸣。

[2]索：尽，完了，此处含有破落之意。

[3]受：《史记》作“纣”。

[4]昏弃：王引之认为“昏弃”即“泯弃”，犹蔑弃，故译为轻蔑。厥：其，指纣王。肆：祭名，对先祖的祭祀。

[5]迪：进用。

[6]逋（bū）逃：逃亡。逋，亡。

[7]俾（bǐ）：使。

[8]奸宄：犯法作乱。

[9]愆：超过。

[10]夫子：对人的敬称。勖（xù）：勉力。

[11]伐：刺杀。一击一刺称为一伐。

[12]桓桓：威武。

[13]貔（pí）：豹类。

[14]罴（pí）：一种大熊。

[15]弗：不。迓（yà）：迎敌。克：杀。奔：指奔来投降的人。

[16]役：助。

[17]尔：你们，指从征将士。

[18]躬：身。戮：杀。

【译文】

武王说：“古人说过：‘母鸡是不应当在早晨打鸣的；如果母鸡在早晨打鸣，这个家庭就要败落了。’现在商王纣只是听信妇人的话，轻蔑地抛弃了对祖宗的祭祀，对于祭祀的大事不闻不问；昏庸无道，竟然对同宗的长辈，或同宗的弟兄，不加进用；反而只对四方许多逃亡的罪人崇敬、提拔、信任、使用，任用这些人做卿士大夫一类的官，使他们残暴地对待百姓，在商的国都任意犯法作乱。现在我姬发恭敬地按照上帝的意志来讨伐商纣了。今天的这场战斗，在行进中不超过六步、七步就停下来，把队伍整顿一下。勇敢的战士们，努力吧！在刺杀中，不超过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刺杀就停止下来，整顿一下。努力吧！勇敢的战士们。要威武雄壮，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在殷商国都的郊外大战一场。不要杀掉殷商军队中前来投降的人，以便使这些人为我们服务。努力吧！勇敢的战士们。假如你们不努力作战，我就要把你们杀掉！”

洪范

【题解】

本篇是《尚书》的重要篇目之一，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特别是研究我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献。因此，本篇为历代学者所重视。

关于本篇产生的时代，人们的意见不大一致，传统的看法，认为产生于西周初年，近人否定了这个看法，比较多的学者认为产生于战国时代。刘起釪先生在《＜洪范＞成书时代考》一文中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洪范》原本出于商末，历西周、春秋、战国而有所增益或润色，最后可能经过齐方士的整理或加工（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三期），把这个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过管见以为，从《洪范》内容本身以及联系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来看，它当是西周末叶到春秋中叶以前的产物。总之，我认为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本篇可分作三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开头两个自然段。这一部分写的是武王和箕子的对话，通过这段对话，对洪范九畴的产生与传授作出说明。这段说明很为重要，是理解全文的关键。它的要点可以归纳为：一、人是上帝创造的，洪范九畴也是上帝创造的；二、上帝希望他所创造的臣民能够和睦相处；三、洪范九畴是实现这种希望的途径，是治国安民的法规。这三点描绘出一幅神权政治的蓝图。于此可见，宣扬神权政治是本篇的立意所在。

第二部分，概述洪范九畴的纲目。这部分一共六十五字，对这六十五字，汉代儒生曾大加附会，说它是《洛书》本文。什么是《洛

书》呢？《周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后儒据此编出一段神话，说伏羲时，有龙马出自黄河，背负"河图"；另有神龟出自洛水，背负"洛书"。这就是《洛书》的由来。汉儒把这六十五字说成《洛书》本文，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不足为据。不过，从本篇内容以及结构来看，这六十五字的确很为重要。

第三部分，详述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这是本篇的主要部分。在这一部分里，作者分别对九条大法作详细说明。依据这些说明，我们可以把九条大法归纳为三个方面：一、宣扬神学世界观；二、维护专制的等级制度；三、制定镇压人民反抗的法规。这三个方面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清楚地表明《洪范》的作者，就是要以神学世界观为基础，建立起一整套专制的法权制度，为巩固专制制度服务。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本篇关于"五行"的记载。在本文中，五行是作为九条大法的第一条出现的，并且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五行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过十分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分析与看待本文关于"五行"的记载，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五行"最初的记载在《甘誓》中，《甘誓》是禹的儿子启发表的誓辞。而《洪范》却托始于禹，洪范九畴的第一畴便是"五行"，在《禹贡》一文中扬州及荆州的贡品中均有"惟金三品"（三品指金、银、铜三种），梁州的贡品中有"铁、银"，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五行"的产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惟十有三祀[1]，王访于箕子[2]。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3]，相协厥居[4]，我不知其彝伦攸叙[5]。"

【注释】

[1]惟：发语词。十有三祀：即十三年，指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亦即武王即位后的第四年，也是殷商灭后二年。有，

通“又”。祀，年。

[2]箕子：殷商的遗老，殷纣王的叔父。

[3]骘（zhì）：本义是公马（据《说文》）。《史记》译作“定”，《伪孔传》及以后注家多据《史记》注作“定”，犹今语安定。不妥。《吕氏春秋·君守》篇：“《洪范》云：‘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高诱注：“阴阳升骘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发明之以仁义也。”《吕氏春秋》对这句话的解释，当是先秦时代的书说。后汉马融说：“阴，覆也，骘，升也。升犹举也，举犹生也。”马融的解释比较符合原义。《尔雅·释畜》：“牡曰骘。”《说文》：“骘，牡马也。”可见，“骘”的本义是公马，公马属阳。又《尔雅·释诂》：“骘，陞也。”陞即升，所以高诱把“阴骘”解释为“阴阳升骘也，言天覆生下民”。据此，“阴骘”在这里当谓阴阳相配以生息繁衍。“天生蒸民”（《诗·大雅·荡》）正是古代统治者的传统思想，所谓“阴骘下民”不过是“天生蒸民”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4]相：助。协：和。厥：其，他们，指臣民。

[5]彝：常。伦：理。攸：所。叙：顺。

【译文】

十三年，武王访问箕子。武王说道：“唉！箕子，是上帝繁衍了下界的臣民，要他们和谐地居住在一起，我不知道上帝使下界臣民各安所居的常理究竟有哪一些？”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1]，汩陈其五行[2]。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3]，彝伦攸斁[4]。鲧则殛死[5]，禹乃嗣兴[6]。天乃锡禹洪范九畴[7]，彝伦攸叙。

【注释】

[1]鲧（gǔn）：人名。相传是禹的父亲。陻（yīn）：堵塞。

[2]汩（gǔ）：乱。陈：列。其：代词，联系后文，当指上帝。五行：此处指五行的规律。

[3]畀（bǐ）：给。洪：大。范：法。九畴：即下文所说的九条大法。畴，种类。

[4]斁（dù）：败坏。

[5]殛（jí）死：此处指在流放中死去（说详郝行懿《尔雅义疏·释言》“殛”字条）。殛，《经典释文》：“本或作‘极’。”诛，惩罚的意思，此处指流放。

[6]嗣（sì）：继承。兴：兴起，此处指治理洪水。

[7]锡：赐给。

【译文】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过去鲧采取堵塞的办法治理洪水，结果扰乱了上帝所创造的五行的规律。上帝大怒，就没有把九种大法传给他，因而使臣民和睦相处的那种治国安民的常理遭到了破坏。后来鲧在流放中死去了，禹便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继续治理洪水。上帝把那九种大法传给了禹，因而禹便掌握了这种使臣民和睦相处的治国安民的常理。

“初一曰五行[1]，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2]，次四曰协用五纪[3]，次五曰建用皇极[4]，次六曰乂用三德[5]，次七曰明用稽疑[6]，次八曰念用庶征[7]，次九曰向用五福[8]，威用六极[9]。

【注释】

[1]五行：五种能够为人们所利用的物质，即下文所说的水、火、木、金、土。行，用。

[2]农：勉，努力。

[3]协：合。五纪：此处指使五种记时方法与天时相合。

[4]建：建立。皇：大。极：至高无上。句中省略中心词，联系下文第五条对皇极的解释来看，中心词当为“原则”。

[5]乂（yì）：治，此处当指治理臣民。

[6]稽：考。疑：疑问。

[7]念：考虑。庶：多。征：征兆。

[8]向：劝导。

[9]威：《史记》作“畏”，意即给予惩罚，使之感到畏惧。

【译文】

“第一，五行；第二，恭敬地做好五方面的事情；第三，努力办好八方面的政务；第四，根据日月运行的情况来校定历法，使之与日月的运行相吻合，从而正确地使用五种记时方法；第五，建立最高的原则；第六，推行三种治理臣民的办法；第七，要明确是非，就必须采用一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第八，要用心考察各种征兆；第九，要用五种幸福劝人为善，要用六种惩罚戒人作恶。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1]，土爰稼穑[2]。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注释】

[1]从：顺。革：变革。此句是说金可以按人的要求进行变革。

[2]爰：《史记》作“曰”，读音相近，借用。稼穑：指庄稼。

【译文】

“一、五行：第一叫做水，第二叫做火，第三叫做木，第四叫做金，第五叫做土。水向下面润湿，火向上面燃烧，木可以弯曲或伸直，金在熔化后可以根据人的要求变成不同形状，土可以生长庄稼。向下面润湿的水，它的味道是咸的；向上面燃烧的火，它的味道是苦的；可以弯曲或伸直的木，它的味道是酸的；在熔化后可以根据人的要求变成不同的形状的金，它的味道是辣的；土地上生长的庄稼，它的味道是甜的。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1]，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2]。恭作肃，从作乂[3]，明作哲[4]，聪作谋，睿作圣。

【注释】

[1]言：说话。从：顺。此句是说，话说得合乎道理。

[2]睿（ruì）：通达。

[3]乂：治。

[4]哲：有智慧，此处可引申理解为不受蒙蔽。

【译文】

“二、五方面的事情：一是态度，二是语言，三是观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态度要恭敬，言语要合乎道理，观察要清楚明白，听

取意见要聪敏，思考问题要通达。态度恭敬，天下的人就会严肃；言语合乎道理，天下就会大治；观察事物清楚明白，就不会受到蒙蔽；听取意见聪敏，就不会打错主意；考虑问题通达，就可以成为圣人。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1]，五曰司徒[2]，六曰司寇[3]，七曰宾[4]，八曰师[5]。

【注释】

[1]司空：掌管居民的官。

[2]司徒：掌管教育的官。

[3]司寇：管理司法事务的官。

[4]宾：掌管诸侯朝见的官。

[5]师：即司马，掌握军事的官。

【译文】

“三、八方面的政务：一是农业生产，二是商业贸易，三是祭祀，四是管理臣民的居住交通，五是管理教育，六是管理司法，七是接待宾客，八是管理军务。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1]。

【注释】

[1]历数：指历法。

【译文】

“四、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年，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法。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1]。敛时五福[2]，用敷锡厥庶民[3]。惟时厥庶民于汝极[4]，锡汝保极[5]。凡厥庶民，无有淫朋[6]，人无有比德[7]，惟皇作极[8]。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9]，汝则念之[10]。不协于极[11]，不罹于咎[12]，皇则受之[13]。而康而色[14]，曰：‘予攸好德[15]。’汝则锡之福[16]，时人斯其惟皇之极[17]。无虐茕独[18]，而畏高明[19]。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20]，而邦其昌[21]。凡厥正人[22]，既富方谷[23]。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24]，时人斯其辜[25]。于其无好德[26]，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27]。无偏无陂[28]，遵王之义；无有作好[29]，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30]；无党无偏，王道平平[31]；无反无侧[32]，王道正直。会其有极[33]，归其有极[34]。曰皇极之敷言[35]，是彝是训[36]，于帝其训[37]。凡厥庶民，极之敷言[38]，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39]。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释】

[1]皇：君。建：建立。极：准则。此句意思是说这种准则是至高无上的。

[2]敛：聚。时：通“是”，指示代词，这。五福：即下文第九条所说的五福。

[3]用：以。敷：布。锡：赐。厥：其，指君主，作庶民的定语。

[4]惟：语首助词。时：通“是”，这。厥：其，指君主。于汝极：意思是对于你所建立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汝，你，指天子。句中省略部分，联系上下文当是“表示拥护”。

[5]锡：赐。保：遵守。

[6]淫朋：谓通过交游，结成小集团。淫，游。朋，小集团。

[7]比德：与上文“淫朋”的意思大体一致。比，勾结。

[8]惟：只。皇：指天子。极：见前注[1]。

[9]猷：谋。句中三个“有”（yòu）字都是副词，通“又”，表示几种要求应同时做到。

[10]汝：你。念：经常想着。

[11]协：合。

[12]罹（lí）：遭受。咎：罪。

[13]皇：指天子。受：容纳，此处意谓宽容。

[14]而康而色：句中两个“而”字，前一个“而”，假设连词，犹假如；后一个“而”字为人称代词，你。康，安、和悦的意思。色，脸色，指态度表情。

[15]予：我。攸：所。好：喜好。德：指天子所建立的道德准则。

[16]则：连词，表示因果关系。锡：赐予。

[17]时：通“是”，指示代词，这。斯：时态副词，将。

[18]茕（qióng）独：指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

[19]高明：指贵族。

[20]羞其行：进一步提高其德行。羞，进。

[21]其：时态副词，将。

[22]厥：语中助词。正人：孙星衍以为：“正人谓在位之正长”（《尚书今古文注疏》），指做官的人。

[23]方：并。谷：禄位。此句意言又富又贵。

[24]有好于而家：倒装句，即“于而家有好”，意谓给你王室带来好处。而：人称代词，你。

[25]时：通“是”，这。斯：就。其：他。辜：罪。

[26]于：对。其：那些。好：喜好。

[27]用：介词，为。咎：恶。

[28]陂：即颇，不平。

[29]好：私好。

[30]荡荡：宽广。

[31]平平（biàn）：辨治，治理。《诗·小雅·采菽》：“平平左右。”孔疏引服虔说：“平平，辨治不绝之貌。”

[32]反：违反，指违反王道。侧：倾侧，意指违犯法度。

[33]会：聚集。其：那。

[34]归：归向。

[35]皇极之敷言：倒装句，犹“敷言之皇极”。敷，宣布。

[36]彝：法。训：教。

[37]帝：上帝。

[38]极之敷言：倒装句，谓把宣布的话当作最高标准。

[39]近：亲附。

【译文】

“五、至高无上的原则：天子应当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原则。要把这五种幸福集中起来，一并赏赐给臣民。这样，臣民就会对天子所建立起来的原则表示拥护，天子也就能够要求他的臣民遵守以下原则。凡是臣民，都不允许结成私党为非作歹，只要人们不结成私党，那就会把天子所建立的原则作为最高准则。凡是臣民都应当为天子谋虑，为天子办事，都应当根据天子所建立的原则要求自己。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虽然他们的作为有时不合于最高原则，但只要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天子就应当宽容他。假如有人态度谦恭地告诉你说：‘我所爱好的就是你所建立的道德规范。’你就应当赏赐他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把国王所建立的道德规范当作至高无上的准则而加以遵守了。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然而，对那些高贵显赫的贵族却要畏惧。人们中有能力、有作为的，便应当让他们继续发展其才能，提高其德行，这样，你的国家就会繁荣昌盛了。凡是做官的，都应当给他们以丰厚的待遇，使他们又富又贵。假如你不能让你的臣下为王室作出贡献，这样的臣下就将走上邪路。对于那些不喜好你所建立的道德规范的人，你虽然赏赐给他许多好处，那他一定还会给你带来许多危害。不应当有任何的偏颇，要完全遵照你所建立的规范行事；不要有任何私人爱好，要完全遵照你所确定的道路行进；不要为非作歹，要根据你所指出的正路要求自己。没有偏私，没有朋党，道路就是广阔的；没有朋党，没有偏私，道路就是顺畅的；不要违反王道，不要违犯法度，道路就是正直的。要任用那些能够按照王道的准则办事的人做官吏，以便使所有臣民都能归向王道的最高准则。所以说，天子所宣布的至高无上的准则，就是要经常遵守的法令，就是天子的教导，这个教导是符合上帝的意旨的。凡是臣民都应当把天子所宣布的准则当作最高准则，只要按照这个最高准则行事的，就算是亲附天子

的了。所以说，天子应当像做臣民的父母一般，做天下臣民的君主。

“六、三德：一曰正直[1]，二曰刚克[2]，三曰柔克。平康正直[3]。强弗友刚克[4]，燮友柔克[5]。沉潜刚克[6]，高明柔克[7]。惟辟作福[8]，惟辟作威，惟辟玉食[9]；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10]，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11]，民用僭忒[12]。

【注释】

[1]正：端正。直：指曲直。《左传·襄公七年》对《诗·小雅·小明》“好是正直”的解释是“正直为正，正曲为直”。

[2]刚克：用强硬的办法去压服。克，胜。

[3]平康正直：是说要想求得国家太平安康，就必须端正人的曲直。平康，谓太平安康，指国家而言。正直，与上文正直意思相同。

[4]友：亲近。

[5]燮（xiè）友：态度柔和可亲的人。燮，和。

[6]沉潜刚克：意思是说对劳动人民应当镇压。沉潜，与下面“高明”相对为文。沉、潜，均有在下的意思，当指劳动人民。

[7]高明：指贵族。

[8]惟：只有。辟：指天子。

[9]玉食：美食。

[10]其：将。而：通“尔”，你，指天子。

[11]用：因。侧：偏，不正。颇僻：不正，指不合乎王道。

[12]用：因。僭：差。忒：通“慝”，恶念。所谓恶念，就是指犯上作乱的念头。

【译文】

“六、三种治理臣民的办法：一、能够端正人的曲直；二、以刚取胜；三、以柔取胜。要想使国家太平无事，就必须端正人的曲直。对于那些强硬而不能亲近的人，必须用强硬的办法镇压他们，对那些可以亲近的人，就用柔和的办法对待他们。对下面的小人，必须镇压；对高贵显赫的贵族必须柔和。只有天子才有权给人以幸福，只有天子才可以给人以惩罚，只有天子才可以吃美好的饭食；而臣下没有权力给人以幸福和惩罚，也没有权力吃美好的饭食。假如臣下擅自给人以幸福和惩罚，吃美好的饭食，就会给你的王室带来危害，给你的国家带来危害，人们也将因此而背离王道，小民也将因此而犯上作乱。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1]，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2]。立时人作卜筮[3]，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4]，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5]。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注释】

[1]卜：指以龟甲做卜卦的工具。筮：用蓍草做占卦用的工具。

[2]衍：通“演”，研究。忒：变化。

[3]时：通“是”，这。

[4]谋：考虑（下面几句中的“谋”字应释作“商量”讲）。乃：你。

[5]逢：大。

【译文】

“七、解决疑难的方法：选择善于卜筮的人，分别让他们用龟甲卜卦或用蓍草占卦，这样的人选定之后，便命令他们进行卜筮。卜筮的征兆如下：一、兆形象雨；二、兆形象雨后初晴时云气在空中；三、兆形象雾气蒙蒙；四、兆形象不连贯的云气；五、兆相交错；六、内卦；七、外卦，共有七种。前五种用龟甲卜卦，后两种用蓍草占卦，对卦爻的意义，要认真加以研究以弄清所有变化。任用这些人从事卜筮时，三个人占卜，应当信从其中两个人的判断。假如你遇到了重大的疑难问题，首先你自己要多加考虑，然后再和卿士商量，再和庶民商量，最后问及卜筮。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卿士同意，庶民同意，这就叫大同。这样，你的身体一定会康强，你的子孙也一定会大吉大利。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卿士不同意，庶民不同意，也是吉利的。卿士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你自己不同意，庶民不同意，也是吉利的。庶民同意，龟卜同意，筮占同意，你自己不同意，卿士不同意，也是吉利的。你自己同意，龟卜同意，筮占不同意，卿士不同意，庶民不同意，这样，就只对内吉利，对外就不吉利了。如果龟卜不同意，筮占不同意，即使你自己同意，卿士同意，庶民同意，也是不可有所举动，安静地守着就吉利，有所举动就不吉利了。

“八、庶征：曰雨，曰旸[1]，曰燠[2]，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3]，各以其叙，庶草蕃庑[4]。一极备[5]，凶[6]；一极无，凶。

【注释】

[1]曰：为。以下数句中的“曰”同此。旸（yáng）：日出。“旸”与上文“雨”相对而言，当指晴天。

[2]燠（yù）：暖，炎热。

[3]时：通“是”，指示代词，统指上述五种现象。

[4]庶：多。蕃庑：草木生长茂盛。

[5]一：指上述五种现象中的一种。

[6]凶：极，过甚。

【译文】

“八、各种不同的征兆：一是雨，二是晴，三是暖，四是寒，五是风。假若这五种现象，都能按照一定的规律发生，那么各种草木就会茂盛地生长，庄稼也会丰收。假若其中一种现象过多，年成就不好；一种现象过少，年成也会不好。

“曰休征[1]：曰肃[2]，时雨若；曰乂[3]，时旸若；曰晰[4]，时燠若；曰谋[5]，时寒若；曰圣[6]，时风若。

【注释】

[1]休：美好。征：征兆。

[2]肃：敬，这里指办事恭谨认真。

[3]乂：治，这里指把政治治理得好。

[4]晰：明。

[5]谋：考虑问题，这里谓深谋远虑。

[6]圣：通达事理。

【译文】

“各种好的征兆：天子办事恭谨，雨水就按时降下来；天子的政治清明，就会有充足的阳光；天子办事明白，炎热的气候就会按时到来；天子能够深谋远虑，寒冷的气候也会应时而至；天子通达事理，风也就会按时产生。

“曰咎征：曰狂[1]，恒雨若[2]；曰僭[3]，恒旸若[4]；曰豫[5]，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6]。

【注释】

[1]狂：狂妄。

[2]恒：长久。

[3]僭（jiàn）：差错。

[4]恒旸：意谓天久晴不雨。

[5]豫：安逸。

[6]蒙：暗，意谓办事不明白。以上句中“若”字，均应解作“顺”。

【译文】

“各种坏的征兆：天子的行为狂妄，大雨就会下个不停；天子办事有差错，天气就会干旱不雨；天子贪图安逸享受，天气就会经常炎热；天子办事急躁，天气就会经常寒冷；天子办事不精明，风就刮个不停。

“曰王省惟岁[1]，卿士惟月，师尹惟日[2]。岁、月、日时无易[3]，百谷用成，乂用明[4]，俊民用章[5]，家用平康[6]。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7]，家用不宁。庶民惟星[8]，星有好风[9]，星有好雨[10]。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11]。

【注释】

[1]省：通“眚”（shěng），过失。

[2]师尹：卿士下面的一些官吏。师，众。尹，正。

[3]无易：谓不发生异常的变化。易，变。

[4]乂：治。用：因。

[5]俊：有才能的人。章：显，谓提拔任用。

[6]家：指王室。

[7]微：隐。与上文“章”相对为文，意指不被提拔任用。

[8]庶民惟星：此句把众民比作众星。庶，众。

[9]星有好风：马融说“箕星好风”。好，喜好，读去声。

[10]星有好雨：马融说“毕星好雨”。“箕”与“毕”都是星名。马融的说法本于《诗经》和《周礼》（详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11]月之从星，则以风雨：以上数句都是比方，以众星比喻人民，是说众民应像众星为日月所统率一样，臣服于统治者的统治。“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是说人民喜好无常，不可信从；“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是说政教失常，顺从了人民的愿

望，就会大乱。

【译文】

“天子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年；卿士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月；官吏有了过失，就会影响一天。年、月、日都不发生异常的变化，各种庄稼便都会茂盛地生长，政治就会清明，贤能的人就会得到任用，国家也就会平安无事。假如日、月、岁发生了异常的变化，许多庄稼就长不好，政治就昏暗，贤能的人就得不到任用，国家就会紊乱。庶民好比星，有的星好风，有的星好雨。由于日月的运行，便产生了冬天和夏天。假若月亮离开太阳而顺从于星，那么接近箕星就多风，接近毕星就多雨。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1]，五曰考终命[2]。六极[3]：一曰凶短折[4]，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注释】

[1]攸：所。好：喜好。

[2]考：老。终命：善终。

[3]极：诛，谓惩罚。

[4]凶：没有成人就死去。短：不到二十岁就死去。折：没有结婚就死去。因此，凶、短、折均谓早死。

【译文】

“九、五种幸福：一长寿，二富贵，三平安而无疾病，四喜好天子所建立的道德规范，五长寿善终。六种惩罚：一早死，二多病，三多忧愁，四贫穷，五丑恶，六懦弱。”

金縢

【题解】

本篇虽属今文，但它的写作时代，前人已提出不少疑问。北宋程颐认为此篇“意多浅晦”，因而“疑其不可尽信”。其后王廉、王夫之、袁枚都曾提出许多理由而疑为伪作，这些意见都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金縢》一文主要是歌颂周公的。可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写武王病重时，周公祈求三王的在天之灵，请求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表现周公对武王的忠贞。第二部分写成王怀疑周公，上帝以“大雷电以风”示警，成王从金縢的匣子中看到周公的祝辞，了解到周公的忠诚，不仅完全消除怀疑而且大为感动，从而改变了对周公的态度。上帝不但不使年成荒歉，反而使收成特别好，以此表示褒奖。全文充满了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这是应当扬弃的。

从行文上看，这一篇和《大诰》、《康诰》等颇不相类，今人张西堂认为当作于孟子之后亦即战国中叶（见所著《尚书引论》）。这个意见仅供参考。

既克商二年[1]，王有疾，弗豫[2]。二公曰[3]：“我其为王穆卜[4]？”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5]。”公乃自以为功[6]，为三坛同墠[7]。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8]，乃告大王、王季、文王[9]。

【注释】

[1]既：时态副词，表示过去。克商：灭掉商朝。

[2]弗豫：古时天子生病的称谓。弗，否定副词，不。豫，《尔雅·释诂》：“豫，乐也。”

[3]二公：据《史记》，当指太公和召公。

[4]其：表示商量语气的副词。穆：恭敬。

[5]戚：忧虑。

[6]“公乃”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周公打算祷告先王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乃，就。功，质，抵押品。

[7]三坛：《孔传》：“因太王、王季、文王请命于天，故为三坛。”坛，祭坛。同墠（shàn）：谓三坛同用此场地。墠，祭祀用的场地。

[8]植：通“置”，放。秉：拿着。璧、珪：均美玉，珪的形状上圆下方。

[9]大王：即太王，武王的曾祖，名古公亶父，是周王朝开创人之一。王季：武王的祖父，名季历。文王：武王父姬昌。

【译文】

在殷商已被灭掉的第二年，武王生了病，身体很不舒服。太公、召公说：“让我们恭敬地为国王的疾病占卜一下好吗？”周公说：“不要使我们的先王忧虑吧。”周公打算以自己的生命做质，便清除一块土地作为祭祀的场所，在上面筑起三个祭坛。祭坛建在南边，面向北方，周公站于祭坛之上。祭坛上放着璧玉，周公手里拿着玉珪，然后周公便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

史乃册祝曰[1]：“惟尔元孙某[2]，遘厉虐疾[3]。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4]，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5]，能多材多艺[6]，能事

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7]，敷佑四方[8]。用能定尔子孙子下地[9]，四方之民，罔不祗畏[10]。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11]，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12]；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13]。”

【注释】

[1]史：《史记》作“内史”，即史官。册祝：典册上的祝辞。

[2]元：长。

[3]遘（gòu）：遇。厉：病灾。虐疾：暴病。

[4]是有丕子之责于天：这一句很费解。俞樾说：“‘丕’字，《史记》作‘负’。负子者，诸侯疾病之名。《曲礼正义》引《白虎通》：‘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复豫政也。诸侯曰‘负子’，诸侯子民，言忧民不复子之也，三王于殷为诸侯，故称其病为‘负子’。”此说甚妥，从之。

[5]若：通“而”。考：通“巧”，乖巧。

[6]材：通“才”，指才能。艺：也指才能。

[7]乃命于帝庭：意即在上帝之庭接受任命。

[8]敷佑：即匍有。盂鼎：“匍有四方。”“敷”与“溥”古时通用。《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敷佑四方”与此意同。

[9]用：因。

[10]罔：否定副词，不。祗（zhī）：敬。

[11]即：就。元龟：占卜用的大龟。

[12]归：回，指回到三王身边，意即死掉。俟（sì）：等候。

[13]屏（bǐng）：弃。

【译文】

史官就把周公祷告时的祝辞写在典册上，祝辞说："你们的长孙，得了暴病。假若你们三王的在天之灵，得了什么疾病，需要做子孙的去服侍你们，那就让我姬旦来代替你的长孙吧！我有孝敬的仁德而又伶俐乖巧，什么才能都有，能够很好地奉事鬼神。你们的长孙不像我这样多才多艺，不能奉事鬼神。他在上帝那里接受任命，按照上帝的意旨正在统治四方。因而你们的子孙统治权才这样在人间确定下来，四方的臣民无不既尊敬又害怕。唉！不要毁掉上天所降给的宝贵大命吧！这样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现在我就要通过龟卜来接受你们的命令了，假若你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就拿着璧和珪死去，等待你们命令；假若你们不答应我的要求，那我就要把璧和珪抛掉。"

乃卜三龟[1]，一习吉[2]。启籥见书[3]，乃并是吉[4]。公曰："体[5]！王其罔害[6]。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7]，能念予一人[8]。"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9]。王翼日乃瘳[10]。

【注释】

[1]三龟：一说，"三龟"指在三王灵前各置一龟；一说，"三龟"指占卜三次（《洪范》中有三占从二之说）。两说均通，译文用前一说。

[2]一习吉：指占卜的均属吉兆。习，重。

[3]启：开。籥（yuè）：古时书写用的竹简。

[4]并：皆。

[5]体：俞樾认为是发语词，表示庆幸。一说，“体”指占卜时的卦兆，亦通。

[6]罔：无。

[7]兹：这。攸：所。俟：大。

[8]予一人：指武王。古时只有天子才可称“予一人”。

[9]縢（téng）：封缄。匮：匣。

[10]翼日：明日。翼，通“翌”（yì）。瘳（chōu）：病愈。

【译文】

于是在太王、王季、文王的灵位前各放一龟，进行占卜。占卜结束后，打开竹简，看见所得到的都是吉兆。周公说：“好啊！国王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我从三王那里接受命令，只有如何能够永远保持我们的统治这个大问题，才是我应当考虑的。而我们的先王也正因为这个问题，无时不为我们的国王祝福。”周公回去之后，史官就把周公的这些祝辞写在典册上，放在用金质的绳索捆束的匣子中。第二天，王的病体痊愈。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1]，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2]，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3]，则罪人斯得[4]。于后，公乃为诗以诒王[5]，名之曰《鸱鸮》[6]，王亦未敢诮公[7]。

【注释】

[1]管叔及其群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死后，周公摄

政，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等勾结武庚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被周公镇压了下去。

[2]弗：不。辟：指君位，此处意指政权。

[3]周公居东二年：管叔等人在周初实行封建时，被分封在商的故土。周灭商后把商的故土分为三部分。管叔、蔡叔、霍叔各据一部分，监视殷人，称为“三监”。殷商的故土在周的东面，因而周公向东进发，讨伐他们的叛乱。居东，指东征。

[4]罪人：指管叔集团中的人。斯：尽。

[5]诒（yí）：通“贻”，给。

[6]鸱鸮（chīxiāo）：鸟名，即猫头鹰。此处作诗的题目，原文见《诗经》。

[7]诮（qiào）：责备。

【译文】

武王已经死了，管叔和他的弟弟们就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周公将要做出对幼小的国王不利的事情了。”周公就对太公和召公说道：“我假如不去掌握政权，天下就会叛乱，我就无法向我们的先王回报了。”周公东征，经过两年，便把发动叛乱的罪人一网打尽。之后便作了一首诗送给成王，这首诗的题目叫做《鸱鸮》，向成王表明宁可消灭管、蔡，而不能毁掉周朝政权。成王虽不同意周公的意见，但却不敢责备他。

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1]，大木斯拔[2]。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3]，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注释】

[1]偃（yǎn）：倒下。

[2]斯：尽。

[3]弁（biàn）：礼服。

【译文】

秋天，庄稼长得很好，还没有收获，忽然雷电交加，又刮起了大风，庄稼都被吹得倒伏在地上，大树也都被风拔了起来。国内的人都非常恐慌，国王和大夫们都穿上朝服，打开了那个用金质的绳索捆束的匣子，于是便得到了周公以自身为质请求代替武王去死的册书。太公、召公和成王便向史官们询问这件事。他们回答说："实在有这件事情。唉！周公命令我们保守秘密，我们不敢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1]。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2]，我国家礼亦宜之。"

【注释】

[1]惟：只。予：我。冲人：年幼的人。

[2]惟：发语词。新：马融作"亲"，于义为长，可从。逆：迎。

【译文】

成王拿着周公所藏的册书，哭着说道："没有必要去恭敬地占卜了。过去周公勤劳地为王室工作，只是我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现在上帝动怒，发出了这样的威风，就是以此来表彰周公的德行。我应当亲自去迎接周公，这样做，按照我们国家所制定的礼仪也

是应该的。”

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译文】

成王走出城郊迎接周公，天才下起了雨，风也按相反的方向刮去，被吹倒的庄稼，便又都重新站了起来。太公和召公便命令国内的人，把凡是被风刮倒的大树，都重新扶起来，并且用土加固，这一年的收成特别好。

大诰

【题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死后，管、蔡叛国，周公率兵东征，历时三年讨平叛乱，于是作《大诰》。但从全文来看，此文应作于东征之初，而不是作于东征之后。

三监联合武庚的叛乱以及周公东征，这在周初是一件大事。既然《大诰》所写的是这件事，又是当时的实录，因而《大诰》一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武王灭纣，虽然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是经过一番严酷复杂的斗争取得的，决不如儒家学派中的一些人所描绘得那样轻松，《大诰》的记载便是明证。

《大诰》所记载的全是周公的谈话，可分作两大部分。在第一部分中，周公分析了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困难，同时也提出了解决困难的方法。困难是什么呢？周公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有疵”，所谓“疵”，其实指的就是武王之死以及群弟见疑之事；二是“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即武庚等发动叛乱，图谋复辟。情形正像周公在诰辞中所描绘的那样，这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当时极其严重的局势。怎样解决面临的困难呢？周公主张武力解决，并通过占卜肯定了这个主张。

第二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反对派进行说服教育。对于武力平叛，周的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很不一致，“罔不反”说明当时持反对态度的人相当多。反对派提出两条理由：一是困难大，民心不静；二是发动叛乱的人有些是王室内部的人，甚至是长辈，对他们不应加以讨伐。反对派力图用这两条理由劝周公违背占卜取消东征。为了说服反对派，

周公不惮词费，从不同角度反复说明对叛乱者实行武力镇压的必要。周公申述理由时，如此用力，说明当时东征的阻力的确很大。

这一部分是诰辞的主要部分，篇幅较长，细加分析，又可分作四层。

首先，周公指出，不是不考虑出征的困难。周公认为武力平叛是完成文王力图成就的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为了完成这项事业，便不能为这种困难所吓倒，也不能为自身的安危忧虑。从这些话中，人们不难想见当时斗争的尖锐和复杂。谈话中所提到的“民不静”对于考察和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应当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周公又从群臣与文王的关系上进行分析，指出他们都是文王的旧臣，应当知道文王的勤劳。这些话的用意很清楚，无非是说，既是文王的旧臣，又了解文王创业的辛勤，那就应该倾尽全力去完成文王的未竟事业。不仅如此，在这段话里，周公一再指出周建立政权，是上帝的意旨，上帝不但把成功的办法告诉给他们，而且像去掉自身疾病那样迫切地希望他们完成文王的未竟事业。很清楚，这个事业就是平定叛乱。

再次，周公以盖房子种庄稼作比喻说明后人应当继承前人的遗业，进一步强调讨伐叛乱的必要。

最后，周公进一步肯定东征是上帝的旨意，又一次用种庄稼作比喻，说明除恶务尽的重要。

神学是当时统治者的精神支柱，即使像周公这样思想卓越的政治家，也不能摆脱这个局限，为了说服反对派，周公不得不求助于神学。但应当指出，在周公那里，宣扬神学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从全文来看，文章的脉络层次比较清楚，在写作方法上和《盘庚》相比，应当说有了一些进步。

王若曰[1]："猷[2]！大诰尔多邦[3]，越尔御事[4]。弗吊[5]！天降割于我家[6]，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7]，嗣无疆大历服[8]。弗造哲迪民康[9]，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10]？

【注释】

[1]王：指周公，武王死后，武王的儿子诵年幼，周公暂时代替诵做天子，故此处王当指周公。若：因公暂时代理天子的职权，故谈话或发布命令时，加上"若"字，以表示是暂时代理。

[2]猷（yóu）：发语词。

[3]诰：周时，最高统治者对臣僚的训语称诰。尔：你，此处当理解为你们。邦：指诸侯。

[4]越：连词，和。御事：指诸侯下面的官吏。

[5]弗：不。吊：善。

[6]割：《广雅·释诂》："害也。"

[7]洪惟：周公诰辞中，常用的发语词。洪，通"鸿"。《尔雅·释诂》："鸿，代也。"惟，语中助词。幼冲人：年幼的人，此处指成王。

[8]嗣：继续。无疆：谓永恒。疆，界限。大历服：指天子的职位。历，数。服，职位。

[9]弗：不。造：通"遭"。哲：明智。迪：道，此处作动词用，谓引导。康：安康。

[10]矧（shěn）：况，何况。格：推究。

【译文】

王说："啊！我要郑重地向你们各国诸侯，和你们的部下官吏宣布命令。不好了！上帝把大祸降给我们国家了，灾祸在继续发展，没有停息！现在我代替我年幼的侄儿执掌我们永恒的权柄。但我却没有遇到明智的人，把我们的臣民引导到安全的境地，何况说了解天命的人呢？

"已[1]！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2]。敷贲[3]，敷前人受命[4]，兹不忘大功！予不敢闭于天降威[5]，用宁王遗我大宝龟[6]，绍天明[7]。即命曰[8]：'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9]。殷小腆诞敢纪其叙[10]。天降威[11]，知我国有疵[12]，民不康，曰'予复[13]'，反鄙我周邦[14]。今蠢，今翼日民献[15]。有十夫予翼[16]，以于敉宁、武图功[17]。我有大事[18]，休[19]？朕卜并吉[20]！

【注释】

[1]已：感叹词。

[2]"予惟往"句：承上文，当指渡过深渊，深渊比喻难关。此句省略中心词，所求的是渡过深渊（难关）的办法。惟，只。攸，所。济，渡。

[3]敷：布，摆开。贲（fén）：殷周时占卜用的大龟名。

[4]敷：布，谓表达。

[5]闭：关闭，此处引申为隐藏。

[6]宁王：当作"文王"，古时"文"、"宁"字形相近，致误。

[7]绍：近人曾运乾说："'绍'读为'卧'（shào）"，《说文》："卧

，卜问也”。天明：语倒，当作“明天”，联系上文当谓问明上天的用意。

[8]即：则。命曰：指卜辞。

[9]越：于是。兹：指示代词，这，指发动暴乱的人。

[10]腆（tiǎn）：主持，引申为国主。王肃说：“腆，主也。殷小腆，谓禄父也。”诞：大。纪其叙：意思是理其已经灭亡了的帝统，即图谋复辟。纪，理。叙，通“绪”，指事业。

[11]威：害。

[12]疵：病，指武王之死及群弟见疑之事。

[13]予：我。复：复国。这是周公代述殷人的话。

[14]鄙：鄙视，瞧不起。周邦：周国。

[15]翼：飞动的样子，比喻追随叛乱的人很多。日：可能是“曰”字之误。民献：即黎献、人民（采俞樾、杨筠如说）。

[16]予翼：倒装，谓辅助我。翼，辅助。予，我。

[17]敉（mǐ）：安抚平定。宁、武：指文王和武王。

[18]大事：这里指战事。

[19]休：美，善。联系上下文当指问卜兆的好与不好。

[20]并：皆。

【译文】

“唉！我的处境就好像渡过深渊那样危险，我只好到上帝那里寻找渡过难关的办法了。摆下占卜用的大龟吧，让它来宣布我们的前辈是怎样在上帝那里接受任命的，这样的大功，是不应当忘记的！我不敢隐藏上天的威严意旨，用文王遗留给我们的大宝龟进行占卜，我们就可以问清上帝的用意了。结果就得到卜辞，说：‘西方要有很大的灾难，西方人也不会平静。’于是这些阴谋叛乱的人就更加蠢蠢欲动。殷商的余孽竟然敢于妄图恢复他们的统治地位。上帝给我们降下了灾难，他们知道我们国家因为这种灾难，人们很不安宁，竟然说‘我们要恢复我们的统治’，反而更加看不起我们周国。现在他们发动叛乱了，有的地方的人们响应他们这种叛乱。但只要有十个人做我的助手，那我就可以平定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力图达到的武功。我现在要发动平定叛乱的战争，这样做究竟好不好呢？我的占卜告诉我这样做是吉利的！

“肆予告我友邦君[1]，越尹氏、庶士、御事[2]，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3]，于伐殷逋播臣[4]。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5]，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6]，越予小子考翼[7]，不可征。王害不违卜[8]？’

【注释】

[1]肆：故。

[2]越：和。尹氏：史官。庶士：许多官员。庶，多。御事：官吏。

[3]予：我。惟：思，引申为想。以：率领。邦：指诸侯。

[4]逋（bū）播：逃亡，叛乱。

[5]越：和。罔：无。反：反对。

[6]亦惟在王宫、邦君室：此处指管叔、蔡叔、霍叔等人而言，意思是说这些人都是王宫、王室中的人。

[7]越：语中助词。予小子：说话人自称。考：长辈。翼：敬。

[8]害（hé）：何，为什么。

【译文】

“因此，我要告诉我们友邦的国君以及各位官员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卜兆，我要率领你们去讨伐殷国那些逃亡叛乱的人。可是，你们这些国君和你们的许多官吏，无不反对我的意见，说：‘困难太大了，民心也很不平静。还要考虑那些发动叛乱的人有的就出在王宫里面和邦君的家里，并且是我们的长辈，不应当去讨伐他们。王啊！你为什么不违背占卜呢？’

“肆予冲人永思艰[1]，曰：呜呼！允蠢鳏寡[2]，哀哉！予造天役[3]，遗大投艰于朕身[4]，越予冲人不卬自恤[5]。义尔邦君[6]，越尔多士、尹氏、御事[7]，绥予曰[8]：‘无毖于恤[9]，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10]。’

【注释】

[1]肆：今。冲人：年幼的人，指成王。

[2]允：信，实在。蠢：扰动。鳏（guān）：无妻的男人。寡：失去丈夫的女人。

[3]造：遭。役：通“疫”，指灾难。

[4]遗、投：句中同义，意即降给。

[5]越：语首助词。不卬（áng）自恤：意谓不应当为自己的安危

忧虑。卬，我。恤，忧。

[6]义尔邦君：倒装，应作“尔邦君义”，意谓你们诸侯国君，应该……。义，宜，应当。

[7]越：和。

[8]绥：告诉。予：我。

[9]毖：劳。恤：忧虑。

[10]成：成就。乃：你。宁：当作“文”，指文王。考：古时称死去的父亲为考。图：图谋。功：功业。

【译文】

“现在我应当为我们年幼的国王，慎重地考虑出征的困难，唉！实在是这样，一旦发动战争，就要惊扰千家万户，甚至包括无夫无妻的人在内，这多么令人哀痛啊！我们遭到天灾，上帝把非常严重的困难，投到我以及我们幼主的身上，我不能只为自身的安危忧虑。我猜想你们各位国君和你们的官吏们，也会这样劝告我：‘不应当过分地操劳于自己的安危，不应不去完成你的父亲文王所力图成就的功业。’

“已[1]！予惟小子[2]，不敢替上帝命[3]。天休于宁王[4]，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5]，用克绥受兹命[6]。今天其相民[7]，矧亦惟卜用[8]。呜呼！天明畏[9]，弼我丕丕基[10]！”

【注释】

[1]已：叹词。

[2]惟：思。

[3]替：废。

[4]休：美，善，这里用作动词，谓嘉奖。一说，树荫，可引申为庇护。《汉书·外戚传下》：“依松柏之余休。”休，或写作“庥”，亦通。宁王：文王。

[5]惟：语中助词。卜：占卜。

[6]用：因而。克：能够。绥：通“绥”（ruí），继承。《尔雅·释诂》：“绥，继也。”（采杨筠如说）

[7]相民：倒装，此句意谓上天命令臣民帮助我们。相，助。

[8]矧（shěn）：又。

[9]天明畏：此句省略部分较多，省略部分的意思当如译文。

[10]弼：帮助。丕：大。基：基业。

【译文】

“唉！我想我是文王的儿子，我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上天嘉奖文王，使我们这个小小的周国兴盛起来。文王通过占卜，继承了上帝所授给的大命。现在上帝命令臣民帮助我们，何况我们又通过占卜了解到上帝的这番用意呢。唉！上帝的这种明确的意见，人们应该敬畏，还是帮助我把我们的统治大大地加强吧！”

王曰：“尔惟旧人[1]，尔丕克远省[2]，尔知宁王若勤哉[3]？天闷毖我成功所[4]，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5]。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6]，天棐忱辞[7]，其考我民[8]，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终[9]？天亦惟用勤毖我民[10]，若有疾[11]，予曷敢不于前宁人攸受休毕[12]！”

【注释】

[1]尔：你们。惟：是。旧人：指曾经辅佐过文王的人。

[2]丕：程度副词，大，此处可引申理解为“很”。克：能够。省（xǐng）：回顾。

[3]宁王：文王。若：如何。

[4]闷（bì）：秘密。毖：命令。所：所在，这里可引申理解为“办法”。

[5]极：亟，急切。卒：终，完成。

[6]肆：故。诱：教育劝告。

[7]棐（fěi）：辅导，辅助。忱：诚。

[8]考：成。

[9]曷：通“何”。攸：所。

[10]亦：也。惟：语中助词。用：因此。勤：此处可引申理解为“经常”。毖：命令。

[11]若：好像。此句省略较多，文意当如译文。

[12]休：善，美。毕：完成。

【译文】

王说：“你们是曾经辅佐过文王的老臣，你们能够很好地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知道文王是如何的勤劳吗？上帝把取得成功的办法秘密地告诉我们，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来完成文王所力图成就的事业。所以，我就用这番伟大的道理，教育劝导你们各位诸侯国君，上帝那些诚恳的表示赞助的言辞，说明上帝将要成就我们的臣民，我为什么不去继承文王的事业，而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呢？上帝也因此经常向我

们发出命令，好像要去掉自己身上的疾病那样迫切，我怎敢不去努力地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所接受的神圣的事业呢？”

王曰：“若昔朕其逝[1]，朕言艰日思[2]。若考作室[3]，既底法[4]，厥子乃弗肯堂[5]，矧肯构[6]？厥父菑[7]，厥子乃弗肯播[8]，矧肯获[9]？厥考翼其肯曰[10]：‘予有后，弗弃基[11]。’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宁王大命[12]？若兄考[13]，乃有友伐厥子[14]，民养其劝弗救[15]？”

【注释】

[1]若：语首助词。逝：往。这句话所说的是周公过去随从武王征伐殷国一事。

[2]言：语中助词。艰：困难。日：天天。

[3]若：其。室：房子。

[4]既：已经。底（zhǐ）：定。

[5]厥：其。堂：宅基。

[6]矧（shěn）：况。构：建造房屋。

[7]菑（zī）：刚耕的土地。

[8]播：播种。

[9]矧：况。获：收获。

[10]考：父。翼：敬。其：岂。

[11]基：基业。

[12]肆：故。越卬（áng）：即在我。“越卬”下有省略，从上下

文考查当指“执掌大位期间”。越，在。卬，我。敉（mǐ）：平定，当指平定叛乱。宁王：文王。

[13]若：假若。

[14]友：当指友邦。一说，“友”当作“效”，指效法汤、武伐其子弟。此说嫌穿凿，不从。

[15]民养：养，长，所谓民长当指统治人民的诸侯国君。劝：劝止。

【译文】

王说：“在过去，我曾经跟随武王到东方讨伐殷国，所以我天天考虑着出兵东征的困难。譬如父亲要盖房子，已经确定了房子的盖法，可是他的儿子却不肯去奠定房子的地基，何况是盖房子呢？他的父亲把地耕好，他的儿子却不肯播种，何况是收获庄稼呢？做父亲的是敬重自己的事业的，他怎么会说：‘我的后代，不会毁弃我的事业。’所以，我怎敢不在我执掌大位期间亲自去讨伐叛乱，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呢？又好比当父兄的，如果有的邻国讨伐他们的子弟，难道那些统治他们的侯王能够劝阻他们不去救助自己的子弟吗？”

王曰：“呜呼！肆哉[1]，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2]，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3]。越天棐忱[4]，尔时罔敢易法[5]。矧今天降戾于周邦[6]，惟大艰人[7]，诞邻胥伐于厥室[8]。尔亦不知天命不易[9]！

【注释】

[1]肆：犹言肆力。肆力，尽力。《三国志·魏书·钟毓传》：“开荒地，使民肆力于农。”

[2]爽邦：意即使国家政治清明。爽，明。

[3]惟：只。十人：指文母、周公、太公、召公、毕公、荣公、太颠、宏夭、散宜生、南宫括。迪：导。

[4]越：语首助词。棐（fěi）：辅导帮助。忱：诚。

[5]尔：你们。时：通“是”。罔：不。易：侮慢。

[6]戾：定，此处指上天的定命。

[7]大艰人：指发动叛乱的管叔等人。

[8]诞（yán）：通“延”，延纳，此处可引申理解为“勾结”。邻胥：指邻邦，即指殷国。胥，相。此句指责管叔同室操戈。

[9]易：改变。

【译文】

王说：“唉！努力吧，各位诸侯国君以及你们的官吏们。要把国家治理好，就必须依靠圣明的人，而只有十个圣明的人才会了解上帝的意旨。上帝在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周国，你们是不敢侮慢上帝的决定的。今天，上帝已经把这个决定下达到我们周国了，那些发动叛乱的人却勾结殷人来讨伐自己的同宗。你们不知道上帝的大命是不会改变的吗？

“予永念曰[1]：天惟丧殷。若穑夫[2]，予曷敢不终朕亩[3]？天亦惟休于前宁人[4]，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5]？率宁人有指疆土[6]？矧今卜并吉[7]，肆朕诞以尔东征[8]。天命不僭[9]，卜陈惟若兹[10]。”

【注释】

[1]永：长时间。念：考虑。

[2]若：譬如。穑（sè）夫：农民。

[3]不终朕亩：意言要把种田的事情搞好。

[4]休：赞助。宁人：指文王。

[5]极：《仪礼·大射礼》：“赞设决朱极三。”注：“极，犹放也。”放，放下。

[6]宁人：指文王。指：通“旨”，美好。

[7]矧：况。并：都。

[8]肆：因此。诞：大。以：率领。

[9]僭（jiàn）：差错。

[10]卜陈：卜兆陈列。兹：这。

【译文】

“我长时期地考虑：上帝是要灭掉殷国的。譬如种庄稼的农民，为了使庄稼长得好，总要把田亩中的杂草完全除掉，我怎敢不像农民那样除恶务尽呢？上帝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我怎敢放下卜兆不遵从上帝的意旨，不遵循文王的意图而不去保卫我们美好的疆土呢？何况今天的占卜都是吉利的，因此我一定率领你们诸侯国君东征。上帝的命令是不会有差错的，占卜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康诰

【题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及武庚所发动的叛乱之后，把康叔封在殷地，以统治殷的余民。这篇诰文便是康叔上任之前，周公对康叔的训诫之辞。

篇首四十八字，与全文内容不吻合，苏轼以为应归之《洛诰》，原本把这四十八字放在《康诰》的开头，大约是错简造成的。朱熹、顾炎武等人同意苏轼的说法，我们也认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周公在诰辞的开始就提出了“明德慎罚”，要求康叔把它作为一条重要的原则加以遵守。围绕这个中心议题，周公向康叔反复阐明，为什么要遵守这个原则和怎样遵守这个原则。

首先，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文王正是遵循这条原则缔造了周国并由此取得上帝的信任，才最后灭掉殷商而取得政权的。因此，周公认为只有实行“德政”，才能把殷民治理好，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

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周公深刻地认识到“天畏棐忱”，“小人难保”。不仅如此，周公还把“天命”和“民情”联系起来，认为上帝的意旨是通过“民情”表现出来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历次对抗中有了充分的显示，周公能够从历次对抗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说明周公不愧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明德慎罚”的原则，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怎样实施“明德慎罚”呢？总的说来便是“庸庸、祗祗、威威”。“庸庸、祗祗”属于“明德”的范畴；“威威”则属于“慎罚”的范畴。所谓“明

德慎罚”，实质上就是孔子所说的“宽猛相济”。在诰辞中，周公虽然也谈到“明德”，但主要的还是谈“慎罚”。周公认为“罚”是维护统治不可缺少的手段，但行罚时一定要慎重。并且对“慎罚”作了具体指示，其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罚主要的不是看一个人的罪恶大小，而是要看他是否为故意犯罪，倘是故意犯罪，罪行虽小也要施以重刑；如果不是故意犯罪，而又知道悔改，罪行虽大，也不能施以重刑。周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臣民悦服，相互劝勉而不犯上作乱。这说明周公已经非常自觉地把惩罚当作维护政权的手段来加以使用了。

二、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辞，对于犯人的供辞一定要考虑五、六天甚至十天。这样做大约为了避免错误的判断。

三、对于“不孝不友”的“元恶大憝”一定要“刑兹无赦”。

四、对于“乃别播敷，造民大誉”的大臣或官吏也应施以重刑。

周公在训诫中特别强调“敬”、“慎”二字，原因就在于周公认识到“天畏棐忱”，而且认识到“惟命不于常”。由于周公把“天命”和“民情”联系一起，所以，周公所敬畏的与其说是“天命”，倒不如说是“民情”。这一点和周的前代相比较，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总之，这篇诰辞不但是探讨周代历史，而且是研究周代意识形态的一篇重要的文献资料。

惟三月哉生魄[1]，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2]，四方民大和会[3]。侯甸男邦[4]，采卫百工[5]，播民和见[6]，士于周[7]。周公咸勤[8]，乃洪大浩治[9]。

【注释】

[1]惟：语首助词。哉：始。魄：《说文》作“霸”。马融说：“魄，朏也。谓月三日始生兆。朏名魄，一作霸。”朏（fěi），指月光。王国维说：古人记时，月分四期，一曰初吉，二曰既生霸，三曰既望，四曰既死霸。又有哉生霸、旁生霸、旁死霸三名。每月的一日至七、八日叫初吉，而每月的二日或三日又名哉生霸，三日以后也可称作哉生霸，所以哉生霸也可以是每月的五日或六日（详见杨筠如《尚书覈诂》及王国维《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卷一）。据此，译文译作“月初”。一说，“生魄”指“望日”，即月之十五日。

[2]基：始。大邑：即是洛阳。洛：洛水。

[3]大和会：都到这里来集合。和，都。旧注多把“和”解释成和悦即高兴，意思是说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到这里来集合。此说与实际情况恐不符，不从。

[4]邦：国。在句中起连贯上下的作用，当作侯邦、甸邦、男邦、采邦、卫邦。侯、甸、男、采、卫，是诸侯不同等级的称谓。

[5]百工：百官。

[6]播民：指边远地带诸侯国的臣民。

[7]士：通“事”，服务。

[8]咸：都。勤：慰劳。

[9]洪：代。见前《大诰》第一段注[7]。

【译文】

三月初，周公开始打算在东方的洛水营建新的大都市，四方的臣民都到这里集合。诸侯、百官以及殷商的遗民，都来营建洛邑，为周

王室服务，因此都被召见。周公为了慰劳他们，便代替成王发表训话，告诉他们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王若曰：“孟侯[1]，朕其弟[2]，小子封[3]！惟乃丕显考文王[4]，克明德慎罚[5]，不敢侮鳏寡，庸庸[6]，祗祗[7]，威威[8]，显民[9]。用肇造我区夏[10]，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11]。惟时怙冒闻于上帝[12]，帝休[13]，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14]，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15]。惟时叙[16]，乃寡兄勖[17]，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18]。”

【注释】

[1]孟侯：诸侯的领袖，谓诸侯之长。孟，长。

[2]朕：我。

[3]小子：古时对年轻人的称呼。封：康叔的名字。

[4]惟：只。乃：你。丕显：谓英明。丕，大。显，明。考：父。

[5]克：能。

[6]庸庸：前一“庸”字是动词，任用的意思。后一“庸”字是指应受任用的人。

[7]祗：敬。

[8]威：罚。“祗祗”和“威威”句法与上文“庸庸”相同。

[9]显民：即显示于民，让庶民了解。显，显示。

[10]用：因此。肇（zhào）：开始。区：小。夏：指中国。

[11]修：治。西土：指周的东土。

[12]时：通“是”，指示代词。怙（hù）冒：十分勤勉。怙，大。冒，通“懋”，勉。一说，通“勖”（xù），勉力。

[13]休：高兴。

[14]殪（yì）：死，谓灭亡。

[15]诞：大。厥：其，指殷商。

[16]时叙：王引之认为“时叙”犹“承叙”，承叙，谓承顺。时，承。叙，顺。

[17]寡兄：大兄，指武王。勖（xù）：勉励。

[18]肆：因此。兹：这。东土：指殷商故地，在平定管、蔡及武庚的叛乱后，其故土是康叔封的封地。

【译文】

王这样说道：“诸侯的领袖，我的弟弟，年幼的封啊！只有你那英明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那些应当受到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并让庶民了解他的这种治国之道。这样，才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并且影响逐渐扩大，从我们一两个小国，逐渐扩大到天下的三分之二。这些地方连同我们的本土——西方都治理得很好。因此，这种勤奋的德行，被上帝知道了，上帝非常高兴，就命令文王灭掉殷，代替殷接受上帝赐予的大命，来统治国家及其臣民。我们的大兄——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更加勤奋，因此，你这年幼的封，才被封在这商的旧地——东土之上。”

王曰：“呜呼！封，汝念哉！今民将在祗遹乃文考[1]，绍闻衣德

言[2]。往敷求于殷先哲王[3]，用保乂民[4]。汝丕远惟商耇成人[5]，宅心知训[6]。别求闻由古先哲王[7]，用康保民[8]。弘于天[9]，若德裕乃身[10]，不废在王命[11]。”

【注释】

[1]在：察看。祗：敬。遹（yù）：遵循。乃：你，指康叔封。文：指文王。考：父。

[2]绍：孙星衍说：“绍，继也。”闻：指旧闻。衣：通“依”，依照。孙星衍说：“《学记》：‘不学博依。’‘依’或为‘衣’。言今之人，将在敬述文王，继其旧闻，依其德言。”又，曾运乾说：“衣，当为‘殷’。《中庸》：‘壹戎衣’注：‘衣读为殷，声之误也。齐之言殷声如衣。’言今民将察汝之敬述乃文考，绍文考所闻殷之德言与否也。”又，杨筠如说：“衣，《白虎通》：‘衣者，隐也。’古‘衣’、‘隐’同声。《无逸》：‘则知小人之依’，即知小人之隐也。此文‘依’亦为‘隐’。‘隐德’之‘隐’，与‘昭闻’正相对成义也。”译注采孙星衍说。德言：德教。

[3]敷：普遍。哲：圣明。

[4]乂：治。

[5]丕远：在这里起程度副词的作用，修饰“惟”。丕，大。惟：思，引申为“理解”或“考虑”。商：指殷商。耇（gǒu）成人：当指殷商遗民。耇，老。

[6]宅：度，此处可理解为研究。知训：是说知道如何才可以使殷民顺服。训，顺。

[7]别：另外。古先哲王：这里指除殷以外的虞夏时代的古先哲王。

[8]用康保民：此句当是倒装，应是“保民用康”，意谓保民因而安康。用，因。

[9]弘：大。

[10]德裕：德政。

[11]废：废弃。王命：指周的统治。

【译文】

王说：“唉！封啊，你要很好地考虑我所告诫你的那些话！现在臣民都在看着你是否恭敬地遵循你的父亲——文王的传统，依据他的德教来治理国家。到殷的故土，要广泛地寻求殷商过去圣明国王的治国之道，用以治理臣民。你要很好地考虑殷商遗老的思想动态，要研究一下他们究竟想些什么，这样，你就会知道应该怎样治理才能使他们顺服了。此外，你还应当访求并遵照虞夏时代圣明国王的治国之道，把殷商遗民治理好，才能得到安康。只要你的德政能够像天那样宏大，我们的政权就不会被上帝废弃了。”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1]，敬哉！天畏棐忱[2]，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3]，乃其乂民[4]。我闻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5]，懋不懋[6]。

【注释】

[1]恫：痛。瘝（guān）：病。旧注以为“言民之痛病如在汝身”，恐非，译注不从。

[2]棐（fěi）：辅。忱：诚。

[3]无：通“勿”，不要。逸：安逸。豫：游乐。

[4]乂：治。

[5]惠不惠：谓使不顺服的人顺服。惠，顺服。

[6]懋（mào）：勉力，努力。

【译文】

王说："唉！年幼的封啊！治理国家就好像医治自身疾病一样，可要小心谨慎啊！上帝是可怕的，它是不是诚心地帮助你，往往要通过臣民的情绪表现出来。小人是难以治理的，到那里，一定要尽你所有的力量，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你的臣民。我听说：'民怨的可怕不在大，也不在小。如果认真对待，民怨虽大也不可怕，如果不认真对待，民怨虽小也是可怕的。'一定要使那不顺服的人，顺服我们；一定要使那不努力为我们服务的人，努力为我们服务。

"已[1]！汝惟小子[2]，乃服惟弘[3]。王应保殷民[4]，亦惟助王宅天命[5]，作新民[6]。"

【注释】

[1]已：感叹词。

[2]惟：虽。

[3]服：责任。惟：是。弘：大。

[4]应保殷民：指受上帝的任命去治理殷民。应，受。

[5]宅：度。

[6]作新民：意谓重新改造殷民。

【译文】

“唉！你虽然是个年轻的人，但你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国王接受上帝的命令来治理殷民，你应当帮助国王，按照上帝的意旨来改造殷民。”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1]。人有小罪，非眚[2]，乃惟终[3]，自作不典[4]，式尔[5]，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6]，适尔[7]，既道极厥辜[8]，时乃不可杀[9]。”

【注释】

[1]敬：恭谨。明：严明。

[2]眚（shěng）：通“省”，悔过。

[3]乃：你，指犯罪者。终：始终。

[4]不典：意谓做事不合乎法律。典，法。

[5]式尔：故意那样做。式，《尔雅·释言》：“用也。”尔，如此。

[6]灾：通“哉”。

[7]适：偶然。

[8]道：当指法律。极：穷尽。厥：他，指犯罪者。辜：罪。

[9]时：通“是”，这。

【译文】

王说：“唉！封啊！对于刑罚，一定要小心，要严明。一个人犯

了小罪，但他却不认错，还始终做一些违犯法律的事情，这说明他是有意犯罪；这样，他所犯的罪即使很小，也不可不把他杀掉。一个人犯了很大的罪，但他不坚持错误，并且知道悔过，是偶然犯罪；这样，在按照法律来研究他的罪过时，是不应该把他杀掉的。”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1]，乃大明服[2]，惟民其敕懋和[3]。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4]。若保赤子[5]，惟民其康乂[6]。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7]，无或劓刵人。”

【注释】

[1]有：能。杨筠如说：“有，犹能也。《礼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有’、‘能’对文，其谊同也。”叙：顺。时：通“是”，这。

[2]服：顺服。

[3]敕：《尔雅·释诂》：“敕，劳也。”这里指勤劳地从事生产。懋：勉。和：和顺，意谓不犯法。

[4]毕：尽。弃：抛弃。咎：罪。

[5]赤子：小孩。

[6]惟民其康乂：句中有省略，意谓只有把臣民治理好才能太平无事。康，安康，即太平无事。乂，治。

[7]劓（yì）：古时刑罚，割鼻。刵（èr）：古时刑罚，割掉耳朵。

【译文】

王说：“唉！封啊！假如按照这些道理来使用刑罚，臣民就会顺

服，他们就会勤劳地从事生产并且相互勉励不去犯上作乱。应当像医治自己疾病一样，尽力让臣民完全抛弃各自的错误。应当像护理小孩一样，尽力把臣民治理好，都能得以安康。并不是你封在惩罚人在杀人，那是上帝的意旨；要按照上帝的意旨去办，不要专断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惩罚人、杀人。还应当说，不是你封在割人家的鼻子和耳朵，那也是上帝的意旨；要根据上帝的意旨去办，不要专断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割人家的鼻子和耳朵。”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1]，司师[2]，兹殷罚有伦[3]。”又曰：“要囚[4]，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5]。”

【注释】

[1]陈：公布。时：通“是”，这。臬（niè）：准则，法度。

[2]司：治。师：众，指众民。

[3]伦：法。

[4]要：察。囚：犯人。

[5]丕：大。蔽：判断。

【译文】

王说：“对外，你要宣布这就是你施用刑罚的准则，这就是按照殷商时代的刑法来治理众民的。”又说道：“在审查犯人的供辞时，要考虑五到六天，甚至要考虑十天，一定要非常慎重地去审查犯人的供辞。”

王曰：“汝陈时臬，事罚[1]。蔽殷彝[2]，用其义刑义杀[3]，勿庸以次汝封[4]。乃汝尽逊[5]，曰时叙[6]，惟曰未有逊事。

【注释】

[1]事：从事。

[2]蔽：判断。彝：法。

[3]义：宜，应该。

[4]勿庸：不用。次汝封：意谓顺从你封的意愿行事（采孙星衍说）。次，通“恣”。

[5]尽：全。逊：顺。

[6]曰时叙：句中有省略，顺上下文意，当是说这是顺从上帝的意旨的。时，通“是”，这。叙，顺。

【译文】

王说：“你宣布了这些施用刑罚的准则以后，就可以从事惩罚了。在根据殷商刑法来判罪时，一定要采用这种原则：凡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就一定要加以惩罚，凡是应该杀掉的就一定要把他杀掉，不要按照你康叔封的想法来行事。你应当完全做到小心谨慎，你要说这是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的，还要说，你没有一件事不是小心谨慎的。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译文】

“唉！你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没有比你封的心地再好的了，我的愿望，我治理民众的德政，也只有你才能够了解。

“凡民自得罪[1]，寇攘奸宄[2]，杀越人于货[3]，暋不畏死[4]，罔弗憝[5]。”

【注释】

[1]得罪：指犯罪。

[2]寇：贼。攘：夺。奸：在内为乱。宄（guǐ）：在外为乱。

[3]越：通“敓”（duó），抢劫。货：财物。

[4]暋（mǐn）：强，强横。

[5]罔、弗：均否定副词。憝（duì）：怨恨。

【译文】

“凡是民众有犯罪的，比如各种各样的盗贼，杀人并抢夺人家的财物，强横不怕死，这样的盗贼，是没有人不痛恨的。”

王曰：“封！元恶大憝[1]，矧惟不孝不友[2]。子弗祗服厥父事[3]，大伤厥考心[4]；于父不能字厥子[5]，乃疾厥子[6]。于弟弗念天显[7]，乃弗克恭厥兄[8]；兄亦不念鞠子哀[9]，大不友于弟。惟吊兹[10]，不于我政人得罪[11]，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12]。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13]，刑兹无赦[14]。

【注释】

[1]元：首。憝（duì）：奸恶。“元恶”与“大憝”，词义相近，此处叠用，意在强调罪恶之大。

[2]矧（shěn）：亦，王引之说“犹亦也”。惟：是。

[3]弗：不。祗（zhī）：敬。服：治。厥：其，指子。

[4]厥：其，联系上下文当指子。考：父。

[5]字：爱。厥：其，此处指父。

[6]疾：恶，讨厌。

[7]天显：古语，《尚书》中常用的词汇，意谓上帝的明确命令，译作“上帝的权威”。

[8]克：能。恭：恭敬。厥：其，指弟。

[9]鞠子：稚子。哀：当指为其缺乏教养而哀。

[10]吊：至。兹：指示代词，这，这里指上述那些不孝不恭不友不爱的现象。

[11]政人：掌握政权的人。得罪：服罪。

[12]彝：法。泯乱：谓遭到破坏。泯，灭。

[13]乃：你。其：将，表示未来时的时态副词。由：根据。

[14]刑：惩罚。兹：这。

【译文】

王说：“封啊！那种罪大恶极的人，也是不孝顺不友爱的人。做儿子的不恭敬地按照他父亲的要求做事，这样就会使他的父亲大为伤心；于是做父亲的就不会疼爱他的儿子，反而讨厌他的儿子了。做弟弟的不去考虑上帝的权威，这样就不会恭敬地对待他的兄长；于是做兄长的也不为他幼小的弟弟缺乏教养而哀痛，对他弟弟的态度很不友好。民众到了这种不孝不恭不慈不友的地步，还不到我们执政者这里来认罪，这样，上帝赐给我们的统治民众的大法，便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你就应该迅速地按照文王所制定的刑法，对这些人严加惩罚而不要稍有宽恕。

“不率大戛[1]，矧惟外庶子、训人[2]。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3]，乃别播敷[4]，造民大誉[5]，弗念弗庸[6]，瘝厥君[7]。时乃引恶[8]，惟朕憝[9]。已[10]！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11]。

【注释】

[1]率：遵循。戛（jiá）：常，法。

[2]矧：亦。惟：是。外庶子、训人：都是官名，古时掌管教育的官。

[3]惟：和。厥：其，指上述官员。正人：与上文“政人”同，即掌握政权的人。小臣诸节：指那些接受委任的官吏。节，指符节。

[4]乃：就。别：另外。播敷：宣告，此处指另外宣布一套措施。

[5]造：为，诈。《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七曰造言之刑。”注：“造言，讹言惑众。”这句意思是说以诈言欺骗人民骗取声誉。

[6]弗念弗庸：此句是对上述“大戛”来说的。全句的意思是说不考虑，不执行大法。弗，不。念，考虑。庸，用。

[7]瘝（guān）：这里作“痛恨”解。君：国君。此句谓痛恨其国君。

[8]时：通“是”，这。引：助长。

[9]惟：是。憝（duì）：厌恶。

[10]已：叹词。

[11]由：根据。兹：这，指上述的所谓罪行。义：宜，应该。率：法。

【译文】

“不遵循国家的大法，也是由我们的官员造成的。那些各级的掌权者以及他们的下属官员，另搞一套，欺骗民众，树立个人的声誉，对于国家的大法根本不放在心上，不去遵照执行，煽动民众仇恨他们的君主。这就助长了民众的罪恶，我是特别讨厌这种人的。唉！你就应当迅速地根据这些罪恶，按照国家的法律把他们杀掉。

“亦惟君惟长[1]，不能厥家人[2]，越厥小臣外正[3]。惟威惟虐，大放王命[4]，乃非德用乂[5]。汝亦罔不克敬典[6]，乃由裕民[7]，惟文王之敬忌[8]，乃裕民[9]。曰：我惟有及[10]，则予一人以怿[11]。”

【注释】

[1]惟：是。君：国君。长：掌握政权的人。

[2]能：亲善。

[3]越：和。厥：他，指上述君、长。小臣外正：均属官吏。

[4]放：逆，违反。

[5]乃：这。乂：治。

[6]罔：无。克：能。典：法。

[7]由裕：皆指道。由，通“猷”。裕，道。

[8]敬忌：古语，《尚书》中常用的词汇，指尊敬而又畏惧。曾运乾说：“敬者明德，务崇之之谓也；忌者慎罚，务去之之谓

也。”此说可供参考。忌，畏。

[9]裕民：诱导民使合于道。裕，曾运乾说：“裕者，《方言》云：‘裕，猷，道也，东齐曰裕，或曰猷。皆迪启诱导之意。”

[10]我惟有及：句中有省略，顺上下文当指努力地继承文王的传统。惟，是。及，通“汲”，努力的意思。

[11]予一人：国王自称。怿（yì）：高兴。

【译文】

“也有这种情况，他们是诸侯国君，是统治民众的人，但他们却不能教育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的内外官员相互亲善。他们只是在那里作威作福，完全违背了国王的命令，对这种情况就不是用德化的方法可以治理好的。你对国家的大法，没有不尊重的，你应当根据国家的大法来教育众民，只有你才能像文王那样心怀尊敬和畏惧，从而把民众治理好。应当告诉你：我是在努力地继承文王的传统，你能够这样做，我是非常高兴的。”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1]。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2]，用康乂民作求[3]。矧今民罔迪不适[4]，不迪则罔政在厥邦[5]。”

【注释】

[1]爽惟：发语词，无实义。迪吉：是说臣民走上轨道。迪，道。吉，善。

[2]时：通“是”。惟：思考。哲王：圣明的国王。

[3]用康乂民：此句前半倒装，当为“乂民用康”，是说只有把众民治理好，国家才能得到安康。用，因。康，安康。乂，治。

作求：意谓达到最终目的。作，及。求，终。《尔雅·释诂》郝懿行义疏：“求者，索之终也，索训尽，尽亦终也。”《诗·大雅·下武》：“世德作求。”郑玄笺注：“求，终也。”

[4]矧：况。罔：不。迪：道，谓引导。适：善。

[5]罔政：谓政治搞得不好。罔，不。

【译文】

王说：“封啊！只有众民走上了我们所要求的轨道，国家才会安康。我们应当考虑殷商过去圣明国王的德政，只有把民众治理好，因而实现了国家的安康，才是最终目的。何况现在的民众，如果没有人去引导他们，他们就不会向善；不去引导他们，你们国家的政治就搞不好。”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1]，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2]。今惟民不静[3]，未戾厥心[4]，迪屡未同[5]。爽惟天其罚殛我[6]，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大，亦无在多[7]，矧曰其尚显闻于天[8]。”

【注释】

[1]监：视，这里是指总结经验。

[2]于：与。

[3]不静：不安，意言人民要反抗。

[4]戾：安。厥：其，指上文之民。

[5]迪屡：倒装，应作“屡迪”。屡，屡次。迪，教。未同：谓不服从统治。

[6]爽惟：语词。其：将。殛（jí）：诛。

[7]亦无在多：句后有省略，省略部分译文补上。

[8]矧：况。尚：还。

【译文】

王说："封啊！我们不可以不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要告诉你如何施用德政，如何施用刑罚。现在天下的臣民还很不安定，他们的心还没有完全服从我们，虽然我们屡次教育他们，但他们还是不服从我们的统治。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我们是不应当表示怨恨的。对待众民的罪过，不要去考虑大小，也不要去考虑多少，应当按照上述办法分别情况，妥善处理，何况说，这些罪过都是要为上天所了解呢？"

王曰："呜呼！封，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1]，蔽时忱[2]。丕则敏德[3]，用康乃心[4]，顾乃德[5]。远乃猷裕[6]，乃以民宁[7]，不汝瑕殄[8]。"

【注释】

[1]彝：法。

[2]时：通"是"，这。忱：诚。

[3]丕：语词。敏德：《周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二曰敏德，以为行本。"注："敏德，仁顺时者也。"

[4]康：安。

[5]顾：念。与上文"监"一样，均谓回顾过去，总结教训。德：德政。

[6]远：深远。猷裕：道，指治民之道。

[7]以：与。

[8]瑕：疵，常用以比喻错误。殄（tiǎn）：灭绝。

【译文】

王说："唉！封啊，要小心谨慎地治理你的国家！不要产生埋怨的情绪，不要采用那些错误的办法，以及不合国家大法的措施，从而隐蔽了你的这种诚心。要因时制宜，推行德教，要经常安定你的思想，经常总结经验教训，看看你的措施，是否符合德政。对于治民之道，你要深谋远虑，这样，你才能使民众安定下来，他们也就无法找到你的过错把你推翻。"

王曰："呜呼！肆汝小子封[1]，惟命不于常[2]，汝念哉！无我殄享[3]。明乃服命[4]，高乃听[5]，用康乂民。"

【注释】

[1]肆：今，犹现在。

[2]惟：念。命：即指统治地位。

[3]殄享：即灭绝祭祀，指统治地位被推翻。享，指祭祀。

[4]明：勉。服命：职责。

[5]高：敬。《广雅·释诂》："高，敬也。"

【译文】

王说："唉！现在我要告诉你这年幼的封，要想到上帝的大命是有所变化的，你要好好地考虑啊！不要因为你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而断

绝了我们对祖先的祭祀。要努力担负起你的责任，经常听取我给你的教导，只有把众民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才能得到安康。”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1]，典听朕告[2]，汝乃以殷民世享[3]。”

【注释】

[1]替：废弃。

[2]典：常。

[3]世享：即世世代代地统治。因为康叔封在殷墟，所以告诉他只有把殷民治理好，才能世享其国。

【译文】

王说：“去吧！封啊，不要丢掉了小心谨慎的作风，要经常地听取我的教导，你就能够世世代代统治殷民了。”

酒诰

【题解】

这一篇和《康诰》一样，也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辞。康叔被封时，年龄尚幼，周公害怕康叔像殷末的统治者那样腐化堕落，便用这篇《酒诰》来告诫康叔。

本篇内容主要是谈戒酒问题，大体包括三点：首先，正面阐明戒酒的重要。诰辞指出戒酒不但是文王的教导，也是上帝的意旨。上帝造出酒来，不是给人享受，而是为了祭祀。文王和上帝在当时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诰辞抬出文王和上帝，显然是为了强调此举势在必行，不容违抗。其次，从反面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在这里，先指出从成汤到帝乙如何不敢饮酒而勤于政务，接着便指出他们后代继承人抛弃了前人的传统，“惟荒腆于酒”，只考虑如何尽情地饮酒作乐，不把臣民的怨恨放在心上，因而众叛亲离，走向灭亡。两相对照，清楚地显示了饮酒的危害，同时也说明戒酒的重要。最后，谈戒酒的措施。措施十分严厉，诰辞规定不得“群饮”、“崇饮”，否则便要杀掉；对于统治者包括康叔在内也要“刚制于酒”，就是说也要强行戒酒。

周初统治者对戒酒如此重视，说明酗酒现象在当时已经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便要影响生产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可见，戒酒这一措施的提出，也是周初统治者对殷商灭亡的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戒酒的禁令十分严厉，但对于殷商灭亡后遗留下来的管理手工业生产的百工，格外宽大，他们犯禁饮酒却不杀掉，这说明周初统治者，对于发展手工业生产十分重视。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1]。乃穆考文王[2]，肇国在西土[3]。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4]：祀兹酒[5]。惟天降命[6]，肇我民[7]，惟元祀[8]。天降威[9]，我民用大乱丧德[10]。亦罔非酒惟行[11]，越小大邦用丧[12]，亦罔非酒惟辜[13]。

【注释】

[1]妹邦：殷商故土。《诗·鄘风·桑中》：“沬之乡矣。”妹，即沬，地处现在河南淇县北。

[2]穆：美称，谓尊敬。

[3]肇（zhào）：开始。

[4]厥：其，指文王。诰：教训，告诫。毖（bì）：谨慎。《孔传》：“文王其所告慎。”庶邦：指诸侯国君。庶士：官吏的总称。越：与，和。少正：官名。御事：指官吏。御，治。

[5]祀：祭祀。兹：这。

[6]惟：思，考虑。降：下达。

[7]肇我民：句中有省略，顺上下文意，当是说为我臣民开始造酒……

[8]惟：只有。元：大。

[9]威：意指惩罚。

[10]用：因。大乱：造反。丧德：丧失德行。

[11]“亦罔非”句：意言都是因为饮酒而败坏了德行。罔，无。非，不。

[12]越：于是。用：因。丧：灭亡。

[13]辜：罪。

【译文】

王说："我要在这殷商的旧都向你明确地颁布教令了。你那尊敬的父亲——文王，在西方缔造了我们的国家。他曾经从早到晚告诫诸侯国君及其官吏们说：要谨慎，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可以用酒。考虑一下上帝所下达的意旨吧！当上帝开始为我们臣民造酒的时候，就是为了那盛大的祭祀。上帝降下惩罚了，是因为我们的众民胆敢犯上作乱，丧失了他们应当遵守的道德。究其原因，无非是以酒乱行；有些诸侯国灭亡了，那也是众民饮酒过度带来的灾祸。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1]，无彝酒[2]；越庶国[3]，饮惟祀[4]，德将无醉[5]。惟曰我民迪小子[6]，惟土物爱[7]，厥心臧[8]。聪听祖考之彝训[9]，越小大德[10]，小子惟一[11]。

【注释】

[1]小子：概指文王的后代子孙。有正：有政，指大臣。正，通"政"。有事：指小臣。

[2]彝：常。

[3]越：和。庶国：指诸侯国君。

[4]惟：只有。

[5]德将：以德相扶持，意谓用道德来要求自己。德，道德。将，扶。

[6]惟：发语词。迪：开导，教育。

[7]惟：思。物：当指庄稼。

[8]厥：其。臧：善。

[9]聪：感觉敏锐。祖考：指文王。彝：常理。训：尊长对后辈教诲的话。

[10]越：和。此句意言小德和大德。

[11]小子：此处当指年轻人。惟一：同样，意谓同样都要戒酒。此句应与上文联系起来理解。

【译文】

“文王告诫他的子孙以及官员们说：不许经常饮酒；同时也要求诸侯国君，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可以饮酒，在饮酒的时候，要以德行要求自己，不要喝醉了。文王还说，要经常教导我的臣民及子孙，要他们经常想到土地上生长的庄稼是应当爱惜的，这样他的心地就会善良了。一定要很好地听取我们的前辈所留下的这些教训，无论德行大小或者是年轻人，都应当同样戒酒。

“妹土[1]，嗣尔股肱[2]，纯其艺黍稷[3]，奔走事厥考厥长[4]。肇牵车牛[5]，远服贾[6]，用孝养厥父母[7]。厥父母庆[8]，自洗腆[9]，致用酒。

【注释】

[1]妹土：即上文“妹邦”。句中省略中心词，中心词当作“民”。

[2]嗣：嗣后，从今以后。尔：你们，指殷民。股肱：当作“股肱之力”，省略中心词。股，大腿。肱，臂之自肘至腕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劳动时必须使用的器官。

[3]纯：专一。艺：种植。黍稷：泛指庄稼。

[4]事：奉养。

[5]肇：《尔雅·释言》：“敏也。”敏，迅疾，犹言赶快。

[6]服：从事。贾（gǔ）：贸易。

[7]厥：其。

[8]庆：喜，高兴。

[9]自洗腆：指亲自准备丰盛的饮食。洗腆，古语，谓丰盛。

【译文】

“殷商旧都的殷民们，从今以后，你们要尽力劳动，专心致志地种好庄稼，要为你们的父兄，以及你们的官长奔走效劳。在农事完毕以后，你们就可以赶快牵着牛车，到外地从事贸易，以孝敬赡养你们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一定会高高兴兴地自己动手准备丰美的饭食，在这时，你们就可以饮酒了。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1]，其尔典听朕教[2]。尔大克羞耇惟君[3]，尔乃饮食醉饱。丕惟曰[4]：尔克永观省[5]，作稽中德[6]。尔尚克羞馈祀[7]，尔乃自介用逸[8]。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9]，兹亦惟天若元德[10]，永不忘在王家[11]。”

【注释】

[1]庶士、有正、庶伯、君子：统指官员。越：和。

[2]其：祈使副词，希望。典：经常。

[3]克：能。羞：献。耇：老，指父兄。惟：与。君：国君。

[4]丕惟：语首助词。

[5]克：能。省：反省。

[6]作：举动。稽：止。中：合乎。

[7]尚：差不多。馈祀：国王所举行的祭祀。

[8]尔：你们，指官员。乃：就。介：求。于省吾说：“‘介’应读‘匄’。匄，乞也。《诗·七月》‘以介眉寿’，《楚茨》‘以介景福’；《不𡢁簋》‘用匄多福’，《召叔山父簠》‘用匄眉寿’，‘介’‘匄’同声相假。旧训‘介’为‘助’，非也。”（《尚书新证》卷二）说甚允，可从。逸：乐。

[9]允：信。惟：是。正事：正，指在位的官长；事，指办理具体事务的僚属。

[10]惟：思，考虑。若：顺。元德：大德。

[11]永不忘在王家：句中有省略，意谓不忘是王室的臣子。

【译文】

“官员们，希望你们要经常听取我的教导。只要你们能够很好地奉养长辈和国君，你们就不但饭可以吃得饱，酒也可以喝得足了。这样，就可以说：你们是能够长久地观察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合乎我们的道德标准。这样，你们也就基本上可以参与国王所举行的祭祀，你们也就可以向上帝祈求安乐了。这就是说你们都是为国王所信任并为国王办理各种政务的官员，你们能够按照上帝所规定的大德行事，时刻不失自己作为国王的臣下的身份。”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1]，尚克用文王教[2]，不腆于酒[3]，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4]。”

【注释】

[1]棐徂：犹言往昔（说详杨筠如《尚书覈诂》）。

[2]尚：还。

[3]腆：美，犹言喜好。

[4]克：能。

【译文】

王说："封啊！过去我们西方本土的诸侯国君及其官吏们，能够遵照文王的教导，不喜好饮酒，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灭掉殷商并代替殷商接受上帝所赐予的大命。"

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1]，小民经德秉哲[2]。自成汤咸至于帝乙[3]，成王畏相[4]，惟御事厥棐有恭[5]。不敢自暇自逸[6]，矧曰其敢崇饮[7]？越在外服[8]，侯甸男卫邦伯[9]，越在内服[10]，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11]，罔敢湎于酒[12]，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13]，越尹人祗辟[14]。'

【注释】

[1]在：察，可引申为考察。哲王：圣明的国王。迪：引导。"迪"下省略宾语，宾语当为下文"小民"。畏天显：犹畏天命。

[2]经：行。秉：执。哲：敬。

[3]成汤：成，美称，成汤即是汤，商的第一代国王。咸：都。帝乙：殷纣的父亲。

[4]成王：成就王的事业。畏相：于省吾说：“畏相，言畏敬省察，谓克己之功。”（《尚书新证》卷二）说甚允当，从之。相，省视。

[5]御事：治事，此处指办理政务的官吏。厥：其，指上文官吏。棐：辅。恭：敬，此处当指恭谨尽职。

[6]逸：安乐。

[7]矧：况。崇：充，引申为尽情。

[8]越：发语词。外服：指诸侯。服，事。

[9]侯甸男卫邦伯：统指诸侯。古时王畿之外，视距离远近，每五百里分作一等，共分五等，叫五服。侯甸男卫均在五服之内。邦伯，诸侯之长。

[10]内服：指百官及宗室。

[11]庶：众。尹：正。惟：与。亚：次。服：事。宗：尊。工：官。越：与。百姓：贵族成员。居：“君”之误字。以上均指百官及贵族宗室。

[12]罔：不。湎：沉溺。

[13]惟：思，考虑。成王：成就王业。

[14]越：与，和。尹：正，动词，谓引导。祗：敬。辟：君主。

【译文】

王说：“封啊！我听到这种说法：‘从前殷商圣明的国王都是引导小民敬畏上帝的，小民都能够遵从道德，对统治者表示敬慕。从成汤到帝乙的王业所以成就，就是因为小民对上帝和统治者表示敬畏并能

自我省察。官吏们各尽其职，办理政务非常恭谨，丝毫不敢擅自贪图享受，何况是尽情饮酒呢？在京城以外的诸侯国君，在朝内的各种官吏和宗室贵族大家都不敢成天喝酒，不单是不敢这样做，也是没有闲暇这样做。他们所考虑的只是如何帮助国王成就显赫的功业，以及使各种官吏都对国王表示敬畏。’

“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身[1]，厥命罔显[2]，于民祗保越怨[3]，不易[4]，诞惟厥纵淫泆于非彝[5]。用燕丧威仪[6]，民罔不衋伤心[7]。惟荒腆于酒[8]，不惟自息乃逸[9]。厥心疾很[10]，不克畏死[11]。辜在商邑[12]，越殷国灭[13]，无罹[14]。弗惟德馨香祀[15]，登闻于天[16]，诞惟民怨[17]，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18]。罔爱于殷[19]，惟逸[20]。天非虐[21]，惟民自速辜[22]。’”

【注释】

[1]在：察。嗣王：指纣。酣：酒乐。

[2]命：天命。

[3]祗：语词，无实义。保：安。越：于。

[4]易：改变。

[5]诞：大。淫：游。泆：乐。彝：法。

[6]用：以。燕：安乐。

[7]衋（xì）：伤痛。

[8]惟：只。荒：大。腆：美，喜好。

[9]惟：思，考虑。息：止。乃：其。逸：安乐。

[10]疾：害。很：通“狠”，暴戾狠毒。

[11]克：能。

[12]辜在商邑：为倒装句，谓在商邑犯下许多大罪。辜，罪。

[13]越：及至。

[14]罹：通“离”，亲附，依附。

[15]弗：不，此处引申为没有。馨（xīn）：香，芳香，此处兼含二义，一指祭祀时的香味，一是比喻政治清明。

[16]登：升。

[17]诞：大。

[18]丧：灭亡。

[19]罔：不。

[20]惟：是。逸：安乐。

[21]虐：暴虐。

[22]惟：是。速：召。

【译文】

“我还听到这种说法：‘现在殷商的后继国王沉醉在饮酒作乐之中，不去成就上帝降给他的大命从而建立显赫的功业，安于臣民对他的怨恨，不思悔改，纵欲无度，沉湎在极不合乎道德和法度的安乐享受之中。由于贪图安乐和享受以致丧失了应有的威仪，臣民无不感到痛苦和伤心。他只考虑如何尽情地饮酒作乐，而不考虑停止自己这种过分的享受。他的心地乖戾狠毒，是个亡命之徒。他在殷商的故都犯

下了许多大罪，到殷国灭亡的时候，便形成了众叛亲离的局面。没有德政报告给上帝，也不给上帝祭祀，臣民对他非常怨恨，都放肆地饮酒，那酒肉的腥味冲到天上，被上帝闻到了，所以上帝就把亡国的大祸降给殷。上帝之所以不喜欢殷，就是因为他们贪图享受的缘故。不是上帝暴虐，而是殷商的臣民自己招来这种亡国的祸害。’”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诰[1]。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2]，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3]，我其可不大监[4]，抚于时[5]。

【注释】

[1]惟：只。诰：训诫。

[2]监：通“鉴”，鉴戒，谓从中吸取教训。

[3]惟：思。厥：其，指殷。

[4]其：通“岂”。

[5]抚：据。时：通“是”，这。

【译文】

王说：“封啊！我不仅用这些道理告诫你，还希望你认真考虑古人的遗教：‘人，不要把水当作镜子，而应当把臣民当作镜子。’现在殷商已经丧失了上帝降给他的大命，我哪里敢不根据殷商灭亡的史实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呢？

“予惟曰[1]：‘汝劼毖殷献臣[2]，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3]，越献臣百宗工[4]。矧惟尔事[5]，服休服采[6]，矧惟若畴[7]，圻父薄违[8]，农父若保[9]，宏父定辟[10]，矧汝[11]，刚制于酒[12]。’

【注释】

[1]惟：思。

[2]劼（jié）：谨慎。毖：告诫，教导。献臣：犹遗臣（采杨筠如说）。

[3]矧（shěn）：与。太史友、内史友：太史、内史，均史官名。句中两“友”字当作“左右”，古文“友”与“左右”形体相近，以致错写成“友”。古时，太史记事，常在国王左边；内史记言，常在国王右边。

[4]越：与。百宗工：指众多尊贵的官吏。百，概数，言其多。宗，尊。工，官。

[5]矧：与。尔：你。事：此处当指办理政务的官员。

[6]服休：管理国王游宴与休息的近臣。休，息。服采：为国王管理朝祭的近臣。采，事。

[7]矧：与。若：你。畴：通“寿”。《诗·鲁颂·宫》：“三寿作朋。”笺：“三寿，三卿也。”畴，当指下文所说的三个大官（采曾运乾、于省吾、杨筠如说）。

[8]圻（qí）父：即司马，掌管军事的大官。薄违：就是对人民的反抗进行镇压的意思。薄，迫。违，造反。此句倒装，下两句与此同，均是中心词前置。

[9]农父：即司徒，因其管理农业生产故称农父。若保：言对奴隶们加强统治，使其顺服并安于生产。若，顺。保，安。

[10]宏父：司寇，古时管理司法事务的官。辟：法。

[11]矧：与。汝：你，指封。

[12]刚：强。制：断。

【译文】

“我经过一番认真地思考之后，要这样告诉你：‘你要慎重地训诫殷商的遗臣和诸侯国君，以及记事记言的史官，还有原来殷商朝内的许多贤臣。还要告诫你的部下以及你的管理游宴休息和朝祭的近臣，还有你的三种大臣：讨伐叛乱的司马、管理农业生产的司徒、主持司法事务的司寇，加上你本人，都要采取严厉手段强行戒酒。’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1]，尽执拘以归于周[2]，予其杀[3]。又惟殷之迪[4]，诸臣惟工[5]，乃湎于酒，勿庸杀之[6]，姑惟教之[7]。有斯明享[8]，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9]，弗蠲乃事[10]，时同于杀[11]。”

【注释】

[1]佚：放纵。

[2]尽：完全，全部。执拘：逮捕。

[3]予：我。其：将要。

[4]惟殷之迪：指为殷所进用过的官吏。迪，进。

[5]惟：与。

[6]庸：用。

[7]姑：暂且。

[8]斯：这。享：通“嚮”，赏劝，教导（采孙诒让说，见《尚书骈枝》）。

[9]我一人：国王自称。恤：忧惧。

[10]蠲（juān）：洁，明。

[11]时：通“是”，这。

【译文】

“假若有人报告你说：‘有一群人在一起饮酒。’你就不要放纵他们，要把他们全部逮捕并押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们杀掉。假若是原来殷商的旧臣以及掌管手工业生产的百工，过分饮酒，就不要杀掉他们而应当教育他们。有了这样明确的教令之后，假若有人仍然敢于不遵从我的这些教令，对我的威严不感到畏惧，不使自己的政务清明，对于这样的人也要和上述的人一样把他们杀掉。”

王曰：“封！汝典听朕毖[1]，勿辩乃司民湎于酒[2]。”

【注释】

[1]典：常。毖：教训。

[2]辩：使。司：统治。

【译文】

王说：“封啊！你要经常听取我的教训，不要使你所统治的臣民喜好饮酒。”

梓材

【题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一篇和《康诰》、《酒诰》一样，也是周公对康叔的诰辞。孔安国以为本篇取名为《梓材》，意在“告康叔以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宋人王安石、吴棫、朱熹、蔡沈等人都对此说表示疑义。朱熹说：“吴才老辩《梓材》后半截不是《梓材》，缘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辞，未尝如前一半称王曰又称汝，为上告下之辞，亦有此理”（《书经传说汇纂》引）。蔡沈认为文中前后不相类，可能是错简所致。这些疑义，虽然不无道理，但也正像朱熹所说的那样“断简残编，无从考正”（同上）。究竟原文的本来面目如何，由于文献不足，已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了。

仔细地研读全文，尽管文中有错简，故而有些部分难以通读，但文章的脉络大体上还是清楚的。全文似可分作三段：第一段，宣布诰令的主要内容是“罔厉杀人”以及对“罪犯”要宽恕。从全篇来看，这是全文的中心。第二段，说明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和理由。“厥命曷以？引养引恬。”推行这种政策，目的在于更好地治理人民。周初的统治者，深深懂得过分残酷地压迫人民，便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抗，过去的历史已提供了这方面的教训，“自古王若兹监”。依据这些理由，周初统治者认为，要想巩固自身的统治，就必须实行宽大政策。其次通过种田、盖房子、制作家具三个比喻，说明实行宽大政策是在前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需要。种田的“敷菑”，建造房屋中的“既勤垣墉”，制作家具中的“既勤朴斫”，都是这些工作中的基础阶段，比喻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敷菑”之后的“陈修”和“为厥疆畎”，“既勤垣墉”之后的“涂塈茨”，“既勤朴斫”之后的“涂丹雘”是发展和提高阶段。比喻在前人事业的基础上，自己应当从事的工作和应

当取得的成就。这些比喻，显然也是为了说明实行宽大政策的理由。这就是说，在周初统治者看来，只有实行宽大政策，才能继承前人的事业把国家治理得更好。第三段，根据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明德”的重要，文中指出只有实行这种“明德”，才能“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其实，所谓“明德”，就是指上文所说的宽大政策，以及后代所说的“德政”。因此，从以上来看，我们认为全文的中心，基本上是明确的。

周公在《梓材》中所提出的“明德”的政策，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周初的政局曾经经历过一次大动荡，这次动荡就是三监和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周公用三年时间，花了很大力气才平定这次叛乱。平叛之后，在治理国家方面，究竟采取何种方针、政策的问题，十分严肃地摆在周初统治者面前。周公在总结前人及自身统治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明德”，主张实行宽大政策，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发展是起到积极作用的。“成康之治”的史实便是明证，证明周公的确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达大家[1]，以厥臣达王惟邦君[2]。汝若恒[3]，越曰[4]：‘我有师师[5]：司徒、司马、司空、尹旅[6]。’曰：‘予罔厉杀人[7]。’亦厥君先敬劳[8]，肆徂厥敬劳[9]！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10]，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11]。”

【注释】

[1]“以厥庶民”二句：此句为倒装句，应作“以大家达厥庶民暨厥臣”。大家，指贵族大臣。厥，其。庶民，众民。

[2]“以厥臣”句：倒装句，应作“以王惟邦君达厥臣”。惟，与。邦君，诸侯国君。

[3]若：指示代词，这。恒：常。

[4]越：及。

[5]师师：前一个“师”字作“众”讲，后一个“师”字作“长”讲，合起来指众官。

[6]司徒：官名。因其管理农业生产故又称农父。司马：官名。掌管军事。又称“圻（qí）父”。司空：官名。掌管工程建筑。尹旅：众大夫。尹，正，大夫。旅，众。

[7]厉：杀戮无罪的人。

[8]“亦厥君”句：倒装句，应作“亦先厥君敬劳”。厥，其。敬劳，尊敬慰劳，表示不杀无罪的人。

[9]肆徂（cú）：犹言赶快去。徂，往。

[10]肆往：犹言过去。奸宄：为非作歹。人历：即鬲（lì），古时奴隶称人鬲（采孙诒让、于省吾、杨筠如说）。宥：宽恕。

[11]见：通“伿”（xiàn），刺探情报。戕（qiāng）：败，残害人的肢体。

【译文】

王说：“封啊！对我的教令，要由公卿巨室下达到他所统辖的臣民，由王与诸侯国君下达到他的部下官吏。你要经常这样做，还要说：‘我有许多大臣如司徒、司马、司空，以及许多卿士大夫。’还要告诉他们说：‘我不会杀掉无罪的人。’你要先于国王，对他们表示尊敬和慰劳，赶快去对他们表示尊敬和慰劳吧！对于过去曾经抢夺人家货物，或者是杀掉奴隶的人要宽恕他们；对于那些曾经刺探国君情报以及残害人的身体的人，也要宽恕他们。”

王启监[1]，厥乱为民[2]。曰："无胥戕[3]，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4]，合由以容[5]。"王其效邦君越御事[6]："厥命曷以[7]？引养引恬[8]，自古王若兹监[9]，罔攸辟[10]。"惟曰[11]："若稽田[12]，既勤敷菑[13]，惟其陈修[14]，为厥疆畎[15]；若作室家，既勤垣墉[16]，惟其涂塈茨[17]；若作梓材[18]，既勤朴斫[19]，惟其涂丹雘[20]。"

【注释】

[1]启：设立。杨筠如说："启，《广雅》：'开也。''开'义与'立'同，《酒诰》：'肇我民'，即《诗·蒸民》之'立我蒸民'。"监：治理，谓设立诸侯，进行统治。《周官·冢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

[2]乱：率，大抵。

[3]胥：相互。戕：残害。

[4]属妇：有两种解释：一、怀孕的妇女；二、妾妇。译文采后一说。

[5]合：同。由：用，"用"又可作"论"解，此处指论罪。容：宽。

[6]效：教令。邦君：诸侯国君。越：与。御事：指办理政务的官吏。

[7]厥：其，指王。曷以：什么，疑问词。

[8]引：长。恬：安。

[9]若：如。兹：指示代词，这，指上文"引养引恬"。监：视，此处谓总结经验教训。

[10]罔：没有。辟：邪僻，指人民群众造反的行动。

[11]惟：语词，无实义。

[12]若：比如。稽：种。“耤”的假借字，《广雅》：“耤，种也。”（采杨筠如说）又，蔡沈解作“治”，于省吾认为“稽”乃“籍”、“藉”之同音假借，“稽田”即“籍田”。均可备一说，故录以备考。按，籍田，系我国古时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地。据载，每逢春耕前由天子或诸侯执耒耜在籍田上三推或一拨称“籍礼”，亦即所谓亲耕，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13]敷：播种。菑（zī）：刚刚耕起的田地。

[14]惟：思。陈修：修治。

[15]疆：界。畎（quǎn）：田间水渠。

[16]垣：矮墙。墉：高墙。

[17]涂：涂塞。塈（jí）：涂塞屋顶。茨：以茅草盖屋。

[18]梓材：上等木材。

[19]勤：辛勤。朴：没有制成器具的原材料。斫（zhuó）：砍，此处指加工。

[20]丹雘（huò）：上等颜色，赤石脂之类，古人认为是好颜料。

【译文】

国王设立了诸侯国君，全是为了治理臣民。王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对无夫或无妻的老人要尊敬，对于微贱的妇人也要爱护，他们犯了罪都要加以宽恕。”国王还教训诸侯国君及其官吏们说：“我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你们好好地养活小民，好好地

统治小民，使他们安于自己的处境而不犯上作乱，自古以来，国王都是按照这种经验统治小民的，因而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就没有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国王又说：“好比种田，既然辛勤地把土地耕起来并播上种子，那就应当考虑修治疆界和田间水渠；好比建筑房屋，既然辛勤地筑起高墙和矮墙，那就应当考虑用茅草盖好屋顶，并涂补好屋顶上的漏洞；好比用上等木材制作家具，既然辛勤地把木材加工成家具，那就应当涂上上等颜色，以求美观。”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1]，怀为夹[2]，庶邦享作[3]，兄弟方来[4]，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5]，庶邦丕享[6]。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7]，肆王惟德用[8]，和怿先后迷民[9]。用怿先王受命[10]。已[11]！若兹监[12]。”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13]。”

【注释】

[1]明：勉力。德：德政。

[2]怀：来。夹：辅。

[3]庶：许多。邦：诸侯国。享：献，即纳贡。

[4]兄弟方：即兄弟国。方，国。

[5]后：诸侯国君。式：乃。典：常。集：会和。

[6]丕：大。享：纳贡。

[7]付：给予。越：与。

[8]肆：今。

[9]和怿（yì）：心悦诚服。怿，悦。迷民：周的统治者称殷商遗

民中的顽固派叫迷民。

[10]用：因。怿：当通“绎”，长。

[11]已：感叹词。

[12]若：如。兹：这。监：谓总结经验教训。

[13]保：安，谓统治。

【译文】

现在，王说：“从前我们的国王辛勤而努力地推行德政，一些贤臣都主动地来做助手，辅助国王推行德政，许多诸侯都来纳贡称臣，甚至兄弟之国也来表示臣服，也是因为努力推行德政的缘故。诸侯国君经常集合在一起，前来朝贡，这样便使更多的诸侯国前来纳贡称臣。上帝既然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托付给先王，现在国王只有推行德政，殷商遗民中的顽固派，才会先后心悦诚服地服从于我们的统治。先王从上帝那里接受的大命，才得以长期地维持下去。唉！要很好地总结这种经验教训。”又说：“要想使我们的统治保持万年，就必须使王的子子孙孙永远治理好广大民众。”

召诰

【题解】

据《史记》的《周本纪》和《鲁周公世家》记载，武王死时，成王尚幼，因而周公“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七年之后，成王年长，周公便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就在这一年，成王决定营建洛邑，并派召公主持其事。在营建过程中，周公曾去洛邑视察，因而作《召诰》和《洛诰》。旧注均以本篇为召公所作，故名《召诰》。

全篇可以分作四段。第一段，叙述营建洛邑的过程和情况，从叙述的情况来看，周初统治集团，对营建洛邑极为重视。

第二段，总结殷商灭亡的教训，“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凝固天命”（宋人陈栎语，见《书经传说汇纂》）。“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便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从来不把获得政权看作万事大吉，而要怀着无限忧虑和恭谨的心情来从事巩固政权的工作。

怎样才能巩固政权呢？召公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教训，将殷的“先王”和“后王”加以比较。在“先王”的上面加上一个“哲”字，表明这些先王是圣明的，“后王”则不然，开始时还能按先王的命令行事，后来便残虐百姓，上帝为了怜悯百姓，就“眷命用懋”，将大命由殷商转到周的手里。根据这样的教训，召公谆谆地告诫成王“疾敬德”。“疾”字用得很有力量，不仅表现了“敬德”的重要，也表现了召公心情的殷切。

第三段，这一段可分作三小节。第一小节继续总结夏殷的灭亡教训，然后又指出幼主继位，辅佐乏人，意在说明当时巩固政权的任务还十分艰巨。第二小节说明营建洛邑的目的，为什么“王不敢后”亦即不敢迁延营建洛邑之举呢？主要是因为周初统治者“畏于民岩”，看到

了治理“殷民”的困难。再者洛邑居全国之中，把这个地方建成都邑，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第三小节一面提出改造殷民，一面又再次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

第四段，开始仍是总结夏殷灭亡的教训，“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从反面说明“敬德”的重要。其次，把“敬德”和“天命”联系在一起，指出只有“敬德”才能“祈天永命”，进一步说明“敬德”的重要。再次，指出“敬德”的内容：首先，要求国王具备天子的品德，做天下臣民的表率；其次，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受天永命”。这种思想就是“敬天保民”的思想。可见所谓“敬德”，其实际内容便是“敬天”和“保民”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又以“保民”为基础。“无小人莫养君子”，统治者懂得没有“小人”创造物质财富，“君子”就没有办法过下去；因此，以周、召二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所竭力强调的“保民”，充其量不过是使百姓能够活下去，而不会超过这个限度。假如“小民淫用非彝”则“亦敢殄戮”，就是说，如果小民有非分的行为，也要敢于把他们杀掉；可见，“保民”还包括另一方面，亦即刑治一面，这种思想是周人的一贯思想。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旧注都解作不要因小民有了非法的行为就敢于把他们杀掉，意思是说对于这种人也要宽大。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其实，这段话应分作两句，“以”应作“和”讲，所以我们译作“希望成王不要和小民一起放纵自己的行为而不遵法度”，下一句译为“也要敢于用刑杀的办法治理小民，这样才能获得成功”。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比较符合周初统治者的思想。最后将“仇民”和“友民”对举，意在说明只有“明德”，才能使“仇民”和“友民”都服从自己的统治，从而使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综上所述，全文的中心就在“敬德”二字上。诰辞再三致意，足见周初统治者对此极为重视。这种主张在当时对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发展，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成康之治”的出现，应当说与这种主

张的推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惟二月既望[1]，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

【注释】

[1]惟：语词，无义。二月既望：二月十六日（采曾运乾说）。

【译文】

二月十六日，又过去六日，在乙未这天，王早晨从周出发，到了丰邑。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1]，惟丙午朏[2]。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3]，则经营[4]。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5]。越五日甲寅，位成。

【注释】

[1]越若：犹于是。来三月：指下一月便是三月。来，表示将来时，如明日为来日，明年为来年。

[2]惟：语词。朏（fěi）：新月的光。曾运乾说："朏，月三日明生之名。"

[3]厥：语首助词，无实义。得卜：言得到吉祥的卜兆。

[4]则：承接连词，犹今语就。经营：指建筑。

[5]洛汭（ruì）：洛之入河处。洛，洛水。汭，水的弯曲处。

【译文】

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地勘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到了三月初三，新月露出光辉。又过了三日到戊申这天，太保在早晨到了洛地，占卜宫室宗庙的基地。在占卜中得到吉兆，便开始营建。过了三天到庚戌这天，太保便率领许多殷民在洛水入黄河处营建宗庙宫室的基地。过了五日，到甲寅这天，基地建成。

若翼日乙卯[1]，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2]。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3]，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4]，牛一，羊一，豕一。

【注释】

[1]若：及，到。翼日：明日。翼，通“翌”。

[2]达：通。观：此处谓视察。营：区域，犹今语营盘。

[3]郊：古时祭天地的典礼，此处单指祭天。

[4]社：立社祭土神。

【译文】

到了次日，也就是乙卯日早晨，周公来到了洛，全面视察了新邑的规模。过了三日，到了丁巳这天，举行郊祭，用两头牛祭天。次日戊午，便在新邑立社庙祭地神，祭时用牛、羊、猪各一头。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1]，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2]。

【注释】

[1]朝：早晨。用书：书，此处指书写的命令。《左传·昭公三十

二年》追叙这段史实说："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饿粮，以令役于诸侯。"用书即"以令役于诸侯"。

[2]庶：众。丕：大。作：动工。

【译文】

又过了七天，在甲子日的早晨，周公便向殷民和各诸侯国的首领颁发了营建洛邑的命令。向殷民宣布命令之后，殷民便大举动工了。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1]，乃复入锡周公[2]，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3]。"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4]，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5]？

【注释】

[1]以：和，与。冢君：长君。币：指币帛之类的赠送礼物。

[2]锡：赠予。

[3]旅王若公：从《洛诰》的记载看，勘察宗庙宫室的基地时，成王尚在西都，并未来洛地。周公这时将要返回旧都，所以召公把向成王陈述的意见陈述给周公，希望周公把这些意见转达给成王，故说"旅王若公"。旅，陈述。若，曾运乾以为读如"那"，可解作"于"或"在"。

[4]改：改革。厥：其。元子：即天子。兹：指示代词，这。命：指天子的大命。

[5]曷其奈何："曷其"与"奈何"为同义词叠用，以加强语气，犹今

语为什么。

【译文】

太保和诸侯国的国君取出礼品，再进内赠给周公，并说："请接受我们的礼拜，请让我们把向王陈述的意见陈述给你。"然后又把这些意见写成命令，发布给殷民和那些治事诸臣："啊！上天上帝，更改了殷国的大命，不再让他统治天下，我们周王接受了上天的大命，无限美好，但也有无限的忧虑。唉！为什么不应该有所警惕呢？

"天既遐终大邦殷之命[1]，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后王后民[2]，兹服厥[3]。厥终[4]，智藏鳏在[5]。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6]，以哀吁天[7]，徂厥亡[8]，出执[9]。呜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10]，王其疾敬德。

【注释】

[1]遐：当为"假"，已经的意思（采孙星衍说）。一说，远，亦通。大邦殷之命：指殷的统治地位。

[2]越：与。厥：代词，其。

[3]兹：曾运乾以为读为"孜"（zī），谓勤勉。服：本义为服从，此处可引申为遵循。厥：代词，指先王。

[4]厥：语首助词，无义。终：末世。

[5]智：有知识、有本领的人。鳏（guān）：指离家行役的人。在：与上文"藏"对言，指留下的人。

[6]夫：男人。知：匹偶。《尔雅·释诂》："知，匹也。"保：通"褓"，小儿衣物。厥：代词，其，指下述男人。妇：妻。

子：儿子（采孙星衍说）。

[7]吁：呼告。

[8]徂：通“诅”，诅咒。厥：其，指殷纣。

[9]执：曾运乾读为“垫”，陷也，可引申为陷阱。孙星衍解“执”为“胁迫”。细味上下文，当以曾说为是，孙说录以备考。

[10]眷：顾。懋（mào）：迁移，此指大命由殷迁之于周。

【译文】

“上天既然已经结束了大国殷的大命，这殷国的许多圣明的先王还在天上。后来到了殷纣，一开始他和臣民都还能勤勉地根据先王的命令行事。待到纣的末世，有本领的人都匿藏起来，小民都离家行役，人们痛苦到了极点。有了家室的成年男子，都抱着他们的婴儿，携带着他们的妻子，在一起悲痛地呼吁苍天，诅咒殷纣，希望他快点灭亡，以求跳出灾难的深渊。啊！上天也哀怜四方小民，他看到这种情形，便把大命由商转移给我周。王啊！希望你赶快敬重德行！

“相古先民有夏[1]，天迪从子保[2]，面稽天若[3]，今时既坠厥命[4]。今相有殷，天迪格保[5]，面稽天若，今时既坠厥命。今冲子嗣[6]，则无遗寿耇[7]，曰其稽我古人之德[8]，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9]。

【注释】

[1]相：视。

[2]天迪：上天的启迪。从子保：曾运乾认为“从子保”为“旅保”两字的误写。“旅”本为祭名，《论语》：“季氏旅于泰山。”《尔

雅》中又把“尸旅”的意义作一样的解释，所以说“旅”为祭上帝之尸。许慎《五经异义》引《鲁郊祀》曰：“祝延帝尸。”又《石渠论》：“周公祭天，太公为尸。”都是祭天有尸的证明。古时人对祭天之尸看得十分神秘而庄重，“旅”是能够通神天之道的人。舜祭祀上帝，禹为之旅；周公祭天，太公为之尸，都是证明。古人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把祭天的典礼故意弄得十分神秘，以此作为欺骗手段，使人们相信那些祭天的人都是能够沟通天人意见，传达上帝命令的人，从而借用神的威吓来维持王权统治。

[3]面：当面。稽：考。若：读为“诺”，意思是说“旅保”一类人在上天那里当面接受上帝的命令。

[4]坠：失去。厥：其，犹今语他的。命：大命，指帝统。

[5]格保：即上文“旅保”，能够沟通天人意见并传达上帝命令的人。

[6]冲子：年幼的人，此处指成王。嗣：继。

[7]遗：留下。寿耇：年长有德的老成人。

[8]曰：语词。稽：考。

[9]稽：本义为考，此处可引申为咨询。

【译文】

“看那古代的夏人，上天让那些深知天道的人来开导他们，这些人往往能够当面咨询上天的意见，由于夏的后代国王不能遵从上天的意旨行事，上天便废弃了他们的大命。现在再看看殷人，上天让那些深知天命的人来开导他们，这些人往往能够当面咨询上天的意见，现在也由于殷的后代国王不能够遵从上天的意旨行事，上天便废弃了他

们的大命。如今年幼的成王继承了王位，还没有老成可靠的人辅佐他，没有人能考究古人的道德，何况说是能够当面咨询上天意见的人呢？

“呜呼！有王虽小，元子哉[1]，其丕能诚于小民[2]。今休，王不敢后[3]。用顾畏于民碞[4]，王来绍上帝[5]，自服于土中[6]。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7]，毖祀于上下[8]，其自时中乂[9]。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注释】

[1]元子：即天子。

[2]其：他。丕：大。诚（xián）：和，和协。

[3]后：推迟，此指不敢迁延建洛之举。

[4]碞：同“岩”，险。此处“民岩”指殷的遗民，殷民初不服周的统治故曰险。

[5]绍：曾运乾云：“读为‘卧’，卜问也。”

[6]自：用。服：治。土中：谓天下之中，指洛邑。

[7]自时：犹今语从此。自，从。时，通“是”，这。配：配享，此处是说祭天时以周的先祖配享。《孝经·圣治》说：“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为周人的始祖。

[8]毖：谨慎。上下：上指天神，下指地神。

[9]中乂：居中治理国家。乂，治。

【译文】

“啊！成王虽然年幼，但他却是天子，他能够很好地治理小民使之和谐。现在国家的形势很好，成王不敢延迟建造洛邑的大事。他由于看到小民难治而心怀忧虑，便去卜问上帝，因而在天下的中部营建洛邑，以便治理国家。周公说过：‘赶快营建大邑，从此以后祭天时，便能够以先祖后稷配享，谨慎地祭祀天神和地神了，从此便可以居于天下之中而治理国家了。成王已经打定了这样的主意，治理小民便可以大获成功了。’

“王先服殷御事[1]，比介于我有周御事[2]。节性[3]，惟日其迈[4]。王敬作所[5]，不可不敬德。

【注释】

[1]服：治。御事：治事诸臣。此句大意是说，先要治服殷的遗臣。

[2]比：《广雅》：“近也。”介：当为“尔”，字误，古本“介”作“尔”，《今文尚书》当作“迩”。尔，“迩”的异体字。比迩，谓靠近、接近。

[3]节：节制，引申为改造。性：性情。意即克服殷人反抗的心理。

[4]迈：进。

[5]作所：谓以身作则。

【译文】

“王先治理殷国的遗臣，使他们能够亲近我们并和我周国治事诸臣一样为国效劳。要节制、改造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天天有所进步。成王也应恭敬谨慎，以身作则，不可不敬重德行！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1]，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2]，惟有历年[3]；我不敢知曰，不其延[4]。惟不敬厥德[5]，乃早坠厥命[6]。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7]，我亦惟兹二国命[8]，嗣若功[9]。

【注释】

[1]监：通“鉴”，戒，指可以作为教训的事。

[2]服：职务，此处可引申为接受职务。

[3]历年：年代久远。历，久。

[4]其：语中助词，无实义。延：长久。

[5]惟：只，独。厥：语中助词，无实义。

[6]坠：失去。

[7]嗣：继。

[8]惟：思。命：下有省略，意思是说，应当考虑二国为什么会丧失大命。

[9]嗣：继。若：其。

【译文】

“我们不能不以夏为鉴戒，也不能不以殷为鉴戒。我不敢知道，夏接受上天的大命，能够经历长久；我也不敢知道，他们不能经历长久。我所知道的是因为他们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丧失从上天那里接受来的大命。我不敢知道，殷接受上天的大命，能够经历长久；我也不敢知道，他们不能经历长久。我所知道的是因为他们不敬重德行，

才早早地丧失了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大命。现在成王承受了上天赐予的大命，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考虑这两个国家兴亡的缘由，接受他们的教训，继承他们的大功。

“王乃初服[1]。呜呼！若生子[2]，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3]。今天其命哲[4]，命吉凶，命历年[5]。知今我初服[6]，宅新邑[7]，肆惟王其疾敬德[8]。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注释】

[1]乃：是，为。初服：指初次处理政务。服，习。

[2]若：好像。生子：十五岁的少年称生子，古人以十五岁的少年情欲初生，故称生子。

[3]贻：传。

[4]其：时态副词，将。命哲：即赐大命与明智之人。哲，明智。

[5]命：赐予（采于省吾说）。

[6]知：知道。

[7]宅：动词，居住。新邑：即洛邑。

[8]肆：故。惟：通“唯”，表希望。疾：速。

【译文】

“成王刚刚治理国家。啊！这好比刚刚成人的少年，成功与失败无不在他们这个时候，必须自行选择那明智的道路走下去。现在上天把大命赐给那些明智而有道德的人，至于降下的是吉是凶，给予的时

间是长是短，这都是很难预料的。我所知道的是成王刚刚治理国家，居住在新邑，现在的希望是成王能够赶快敬重德行。王啊！只有根据道德行事，才能祈求天命的久长。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1]，亦敢殄戮用乂民[2]，若有功。

【注释】

[1]其：祈使副词，犹希望。淫：放纵，过度。彝：法。

[2]殄（tiǎn）：灭绝。戮：杀。乂：治。

【译文】

“希望成王不要和小民一起放纵自己的行为而不遵法度，也要敢于用刑杀的办法治理小民，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1]，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2]，越王显[3]。

【注释】

[1]其：表祈使，犹希望。元：元子，指天子。

[2]惟：语中助词，无实义。刑：法。

[3]越：发扬光大。显：显德。

【译文】

“希望成王居于天子之位，而有圣人的大德，小民在下面便能够自行按照法度行事，发扬王的美好的品德了。

“上下勤恤[1]，其曰[2]：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

历年[3]。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注释】

[1]上下：上指君，下指臣。恤：忧虑。

[2]其：庶几，犹今语差不多。

[3]替：废。

【译文】

“君臣上下，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我们接受上天的大命，才能够像夏那样经历久远的年代，才不至于像殷那样废弃了上天所赐予的久远的年代。我们希望成王以小民的安乐使上天高兴，以便从上天那里接受永久的大命。”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1]，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2]，王亦显。我非敢勤[3]，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注释】

[1]仇民：即殷的遗民，殷民于周为仇，故称仇民。百君子：指殷的许多遗臣。百，言其多。越：和，及。友民：与“仇民”对言，“友民”当指周的臣庶。

[2]末：终。成命：指营建洛邑之事。

[3]勤：慰劳。

【译文】

召公行礼之后说：“我小臣和殷的遗臣遗民以及我周臣子庶民，共同保卫成王从上天那里接受来的威严的大命，发扬成王的大德。成王终于定下了营建洛邑的主张，成王的大德便可以更加光显了。我不是敢于慰劳成王，只不过是恭敬地奉上礼品，以供成王祈求上天给予永久的大命罢了。”

洛诰

【题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洛诰》作于周公还政成王之后，从诰辞的内容来看，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过去，不少注家认为本文也有“阙文错简”，但由于文献不足，究竟何处有“阙文”，何处是“错简”，也很难考其究竟了。

本篇取名《洛诰》，就是因为诰辞内容和营建洛邑有关，又因为周公还政也在这个时候，所以诰辞虽然谈到关于营建洛邑的问题，但重点却是谈还政问题。这种写法在形式上和其他诰辞有所不同。

金履祥《尚书表注》说：“《召诰》、《洛诰》相为首尾，惟《洛诰》所纪，若无伦次。”金氏的说法未免过甚其辞。其实，细绎全文，似觉仍有脉络可寻。

全文大体上可分作五段。

第一段，写周公就营洛问题，向成王报告，而成王也就营洛问题回答周公。其中虽然也谈到还政，但主要谈的是营洛。

第二段，写周公要求成王到新都洛邑举行祭祀、即位大典，然后主持政务。言辞非常恳切，希望成王“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同时还告诉成王礼制的重要和治民的方法。就中尤其强调礼制，足见礼制是维护当时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这段话中，周公把营洛和还政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这两个问题关系极为密切。

第三段，写成王对周公的回答。在这一段答辞中，成王首先高度赞扬了周公的功德，然后要求周公留在洛邑继续执政。为什么要提出

这个要求呢？在成王看来，当时是“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局势很不安定。成王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由自己主持政务，是难以胜任的，因而恳切地要求周公说：“公无困哉。”成王的这个要求，不单纯是为了要对周公表示谦恭和信赖，也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第四段，写周公答应成王的请求，决定留守洛邑处理政务。

第五段，史臣叙事之辞，记叙周公留守洛邑的情况。

本篇和《召诰》可以看作是姊妹篇，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周公拜手稽首曰[1]：“朕复子明辟[2]，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3]，予乃胤保大相东土[4]，其基作民明辟[5]。

【注释】

[1]拜手稽（qǐ）首：古代男子的跪拜礼。拜手，跪下后两手拱合，俯手至于心平而不至地。稽首，叩头至地，是隆重的跪拜礼。

[2]复：归还。辟：君主。

[3]基命定命：曾运乾曰：“基，始；定，正也；基命定命，即举行大典也。”

[4]胤（yìn）：继。保：官名。太保，此指召公。相：视察。东土：指洛地，因其在镐京以东，故称东土。

[5]其：祈使副词，犹希望。基：始。明辟：圣明的国王。

【译文】

周公行礼之后，说：“我把君位还给你，而你却谦逊地不敢举行

即位大典，我要在太保召公之后东去视察洛邑，你将要开始做小民圣明的君主了。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1]。我乃卜涧水东[2]，瀍水西[3]，惟洛食[4]。我又卜瀍水东[5]，亦惟洛食。伻来[6]，以图及献卜。”

【注释】

[1]河：黄河。朔：北方。黎水：清《续文献通考》：“卫河淇水合流至黎阳故城为黎水，亦云浚水。”黎阳故城在现在河南浚县东北，距离商的首都朝歌很近。朝歌在现在河南淇县。联系上下文可断定这次占卜不吉。

[2]涧水：水名。发源于现在河南渑池东北白石山，至洛阳西南入洛水。

[3]瀍（chán）水：水名。发源于现在河南孟津任家岭，向南流经洛阳东面入洛水。当时周公营洛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为了取得统治殷国遗民的方便，其次为了诸侯朝贡的方便。

[4]惟：仅。食：有四解。《孔传》：“卜必先墨画龟，然后灼之，兆顺食墨。”据此，食指龟兆。孙星衍认为，食，玉食，犹《洪范》“惟辟玉食”，指玉食此土。俞樾认为“食”可训“用”。杨筠如说：“按食亦事之假，事犹治也。”译文从《孔传》说。

[5]瀍水东：此处即成周筑地。成周也叫下都。

[6]伻（bēng）：使者。

【译文】

“我在乙卯这天早晨到了洛邑。我占卜了黄河以北的黎水，不吉。我占卜了涧水以东，瀍水以西的地方，得到吉兆。又占卜了瀍水以东的地方，也得到了吉兆。现在派使者献上地图和卜兆。”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1]，其作周匹休[2]。公既定宅，怦来，来视予卜，休，恒吉[3]。我二人共贞[4]。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5]。”

【注释】

[1]相：勘察。宅：宫室宗庙的筑地。

[2]其：代词，指周公。作：营建。周：指周的旧都宗周。匹：配。休：美。

[3]恒：遍。

[4]共贞：犹言“共同承事”（采曾运乾及杨筠如说）。贞，马融说：“贞，当也。”按，“贞”当作“鼎”，“贞”、“鼎”古通用。

[5]诲言：教诲之言。旧注均解为“教诲”之“诲”。于省吾说：“吴大澂谓古诲字从言从每，是也。……谋言犹云咨言问言。”亦通。

【译文】

王行礼之后，说：“您不敢不尊重上天所赐予的信任，来洛邑视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建成了洛邑作为与旧都相对的新都，这是一件大好事。您已经勘定了宫室宗庙的基地，派使者送来图样和卜兆让我看，图样和卜兆都很好。让我们二人共同承享上天所赐予的信任。希望您和我永久敬重上天所赐予的信任。感谢您的教导。”

周公曰：“王，肇称殷礼[1]，祀于新邑，咸秩无文[2]。予齐百工[3]，伻从王于周[4]。予惟曰庶有事[5]。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6]。’惟命曰：‘汝受命笃弼[7]，丕视功载[8]，乃汝其悉自教工[9]。’

【注释】

[1]肇：始。称：举行。殷礼：接见诸侯的礼节。《周官·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时见曰会，殷见曰同。”

[2]咸：皆。秩：秩序。文：王引之说：“今按‘文’当读为‘紊’。紊，乱也。《盘庚》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释文》‘紊，徐音文’，是‘紊’与‘文’古音同，故借‘文’为‘紊’。”

[3]齐：整。百工：百官。

[4]伻从王于周：此句语倒，意指在旧都习礼后再跟从王去洛。伻，使。周，此指旧都。

[5]惟：表祈使、希望之意。庶：众。事：指上文“祀于新邑”的事情。

[6]宗：宗人，官名，行使礼仪的官。功：有功的人。作：举行。元祀：大祀。元，大。

[7]笃：厚。弼：辅助。

[8]丕：奉。视：披阅。载：载书。

[9]其：命令副词。悉：尽。教工：教百官习礼仪。

【译文】

周公说：“王啊！你开始用殷礼接见诸侯，在新都祭祀文王，这

些礼节是非常有秩序而不紊乱的。我整齐地带领百官，使他们在旧都熟习仪礼之后，再跟从王前往新邑。我希望你答应我的请求，和百官一起前来新都举行祭祀文王的大事。现在王却命令说：‘记下功劳，让宗人选拔那些有功的人举行大祀就可以了。’又命令说：‘你受先王的命令，尽力辅助国家，既已奉命查阅记功的文献，那么你就尽力教导百官熟习仪礼就可以了。’

“孺子其朋[1]，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2]，厥攸灼叙弗其绝厥若[3]。彝及抚事如予[4]，惟以在周工往新邑[5]，伻向即有僚[6]，明作有功[7]，惇大成裕[8]，汝永有辞[9]。”

【注释】

[1]孺子：小孩，此处指成王。其：祈使副词，希望。朋：古“凤”字。相传凤飞，群鸟从以万计，此处比喻带领群臣。

[2]若：像。焰：火苗。

[3]厥：其。攸：所。灼：烧。叙：曾运乾说：“叙，读‘余’，……灼余，犹言烬余也。”绝：断绝。厥若：犹言那个。

[4]彝：语词。及：曾运乾说“犹汲汲”，劳碌的样子。抚事：处理政务。

[5]惟：表希望的副词。以：及。工：官。

[6]伻：使。即：就。有：通“友”。僚：官员。

[7]明：通“孟”，勉。

[8]惇：厚。裕：宽。

[9]辞：言辞，此处可引申为称道。

【译文】

“你应该和群臣一起到新都来啊！你应该和群臣一起到新都来啊！希望你们来吧！不要像烧火那样，开始时火苗虽小，也能把那柴草烧成灰烬，千万不要断绝添加那个柴草啊！希望你赶快前来像我一样勤恳地摄理政事，希望你和那些在旧都的百官一起前来新邑，使他们同新邑的百官团结友善，努力建功立业，优厚地对待宗族，成就宽达的政治，你就可以永久地为后人称道了。”

公曰：“已[1]！汝惟冲子惟终[2]。汝其敬识百辟享[3]，亦识其有不享。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4]。惟不役志于享[5]。凡民惟曰不享[6]，惟事其爽侮[7]。乃惟孺子颁[8]，朕不暇听[9]。

【注释】

[1]已：叹词。

[2]冲子：幼子。惟：思。

[3]其：表希冀的副词。辟：诸侯国的国君。享：诸侯国的国君见天子时的礼节。

[4]惟：恐是衍文。

[5]役：用。志：心意。

[6]惟：只。

[7]事：王事。爽：差错。侮：轻慢。

[8]颁：分。孙星衍说：“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有所不遑也。”

[9]暇：空闲。听：指听政。

【译文】

周公说：“唉！你虽然年幼，也应当考虑以后的事。你要仔细察看诸侯的贡享，也要记下那些未曾贡享的诸侯。贡享应以礼仪为重，如果礼仪赶不上贡物，虽说贡物很多，也和没有贡享的一样。这就是说他们没有把心思用在贡物上。如果人们不重礼仪，这样他们就会轻慢你的号令，使政事错乱。希望你这年轻人赶快前来分担政务，我没有时间摄理这样多的政事了。

“朕教汝于棐民[1]，彝汝乃是不蘉[2]，乃时惟不永哉[3]。笃叙乃正父[4]，罔不若予，不敢废乃命。汝往敬哉！兹予其明农哉[5]。彼裕我民[6]，无远用戾[7]。”

【注释】

[1]棐：辅助。

[2]彝：语助词。蘉（máng）：勉力。

[3]时：通“是”。不永：指统治地位不能长保。

[4]笃：厚。叙：顺。乃：代词，犹言你的。正父：天子谓同姓诸侯、诸侯谓同姓大夫，皆曰父。

[5]兹予其明农哉：大意是说，辞去官职勉力务农。兹，这。明，勉力。

[6]裕：宽容。

[7]戾：至。

【译文】

“我教给你治理小民的方法，如果你不努力这样去做，就不能长久保持国家的福运了。厚待各邦君长以及同姓的诸侯和大夫，使他们无不像我一样，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你到了新邑可要恭谨啊！我要解除政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了。你能宽待我们的小民，不管多远的小民也会归附你了。”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1]。公称丕显德[2]，以予小子扬文武烈[3]，奉答天命[4]，和恒四方民[5]，居师[6]，惇宗将礼[7]，称秩元祀[8]，咸秩无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9]，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10]，迓衡不迷[11]，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12]。”王曰：“公功棐迪笃[13]，罔不若时[14]。”

【注释】

[1]明：勉力。冲子：幼子。成王对自己的谦称，成王是周公的侄子，故谦称“幼冲”。郭沫若认为“明保”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名字，并认为这一段文字是《鲁诰》遗文所窜入（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备一说。

[2]称：称说。丕：大。显：显赫。德：功德。

[3]以：以为。扬：发扬光大。烈：事业。

[4]奉：遵奉。答：配。

[5]和恒：倒装，应为“恒和”。和，指政事治理得很好。恒，普遍。

[6]师：京师，此处指洛。

[7]惇：厚。宗：同族。将礼：语倒，言以礼接待诸侯。将，事。

[8]称：举。秩：次序。元祀：大祀，指祭祀文王事。

[9]光：广大。

[10]旁：广泛，普遍。穆：美，此处用以形容政治治理得极好。

[11]迓：本作“讶”，“讶”通“御”，掌握。衡：权柄（采孙星衍说）。

[12]毖：谨慎。

[13]“公功”句：亦倒装结构。笃，厚，是“棐迪”的状语。棐，辅助。迪，教导。

[14]罔：否定副词，犹今语没有。若：顺。时：通“是”，指示代词，指上文教导的话。

【译文】

王说：“公啊！您努力辅佐我这年幼无知的人。您称述前人的大德，要我小子发扬光大文王和武王的事业，遵奉上天的命令，很好地治理四方小民，并驻于洛邑，厚待宗族，礼遇诸侯，按照一定规矩大祀文王，虽然礼节繁杂，但都要进行得有条不紊。您的大德可以和日月相比，光辉照耀于上天下地，辛勤地治理四方臣民，普天之下都治理得十分美好，操纵平治天下的大权而不产生差错，又以文王和武王的事迹，对我勤加教导。我这年幼无知的人，只有一早一晚勤谨地进行祭祀了。”王说：“公啊！您热情地教导我治理小民的道理，这些教训没有不是我应当接受的。”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1]，命公后[2]。四方迪乱未

定[3]，于宗礼亦未克敉[4]，公功[5]，迪将其后[6]，监我士师工[7]，诞保文武受民[8]，乱为四辅[9]。”王曰：“公定[10]，予往已[11]。公功肃将祗欢[12]，公无困哉[13]。我惟无斁其康事[14]，公勿替刑[15]，四方其世享。”

【注释】

[1]即：就。辟：君位。周：指周的旧都。

[2]后：留后，意即留守新邑。

[3]四方：指天下。迪：导。乱：治。

[4]宗：宗人，主持行使礼仪的官。礼：指仪礼。克敉（mǐ）：近义词叠用。克，成功。敉，通“弭”，引申为成功。

[5]公功：犹言公的任务，总指“迪乱未定”、“宗礼未克”诸事。

[6]迪：导。将：主。

[7]监：临，居上视下曰临，此处可引申为统率。士、师、工：均指负责一定政务的官员。

[8]诞：大。保：安。文武：指文王和武王。

[9]乱：率领。四辅：在王的左右辅佐理政的大臣。据《尚书大传》，天子有四邻，在前面的叫“疑”，在后面的叫“丞”，左面的叫“辅”，右面的叫“弼”，帮助国王处理政务，统称为四辅。

[10]定：止，留下。

[11]往：指返旧都。已：通“矣”，语助词。

[12]功：指任务。肃：通“速”，迅速。将：主持政事。祗：敬。

欢：通“劝”，勉。此句是倒装句，“祗”和“欢”跟“肃”一样，都是修饰“将”的。

[13]困：固留。哉：当为“我”，形近致误。

[14]惟：只。斁（yì）：厌，可引申为懈怠。康事：章太炎说“康”读为“庚”，《说文》“庚，更事也”。更，经历。这里“更事”当指经常学习政事。这句话是成王的谦词。

[15]替：废弃。刑：常，指常任的政务。

【译文】

王说：“公啊！我小子还要回来，在旧都行即位改元之礼，您仍旧留在新邑。现在四方还没有完全治理好，宗人的礼仪也没有完成，您的大功还未告竟，您还要主持以后的事，统率我百官大臣，努力治理文王武王从上天那里接受来的臣民。”王说：“公啊，您留下吧！我要回去了。您的任务是迅速而认真地尽力主持政事。您不要老是挽留我啊！我只有不懈怠地学习您掌握政务的本领，但您只有不废弃您应当主持的政务，四方臣民才会受福不尽。”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1]，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2]。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3]，乱为四方新辟[4]，作周恭先[5]。曰其自时中乂[6]，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7]，答其师[8]，作周孚先[9]。考朕昭子刑[10]，乃单文祖德[11]。

【注释】

[1]来：指初至洛地营建新邑。乃：代词，你们。文祖：指文王。

[2]越：和。光：光大。烈：威严。此处用以形容武王。弘：大。朕恭：曾运乾说："'朕'当作'训'，……'恭'读为'共'，法也。弘朕，犹《顾命》言'大训'也。弘恭，犹《商颂》言'大共'也。'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作一句读，犹言光汝烈考之大训及大法也。"

[3]惇典：犹言镇守。献民：即民献，众民。

[4]乱：率。辟：君。

[5]恭：恭谨。先：先导。

[6]曰：述说前时之言。时：通"是"。乂：治。

[7]以：介词，与。多子：指众卿。子，对男子的美称。越：和。御：治。笃：厚。烈：功业。

[8]答：合，此处可引申为满足。师：众。

[9]孚：信。

[10]考：成。朕：我。昭子：指成王。刑：常，法。

[11]单：杨筠如说："《说文》：'大也。'谓子能成汝之法度，乃能光大文王之德也。"

【译文】

周公行礼以后说："王命我承担治理你祖父文王从上天那里接受下来的保护小民的任务，和光大你尊严的父亲的遗训大法。你来洛邑视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很好地镇守殷的众民，为四方的新君谨慎地处理政务，做后代国君的先导。我曾说，如果能够居在这国中洛邑去治理天下，诸侯国也就都能够治理好了，这样，王的大功便告成了。我姬旦跟众卿大夫和掌握政事的百官，努力于巩固先王的伟大事业，满

足众人的愿望，作为我周人的诚实的先导。我成就了你的法制，你光大了文王的大德。

“伻来毖殷[1]，乃命宁予以秬鬯二卣[2]，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3]。予不敢宿[4]，则禋于文王武王。惠笃叙[5]，无有遘自疾[6]，万年厌乃德[7]，殷乃引考[8]。王伻殷[9]，乃承叙万年[10]，其永观朕子怀德[11]。”

【注释】

[1]伻：使。毖：慰劳。殷：指殷民。

[2]宁：安。秬（jù）：黑黍，可以酿酒的粮食。鬯（chàng）：古时祭祀所用香酒，用秬制成。卣（yǒu）：古时酒器，其形状和尊相似。

[3]休：美。享：享献。

[4]宿：停留。

[5]惠：仁。笃：厚。叙：顺。三字均有厚待之意。

[6]遘：遇。自疾：颇费解。章太炎说：“自即皋之烂余。”曾运乾曰：“谦不敢言受福，故言不遇皋耳。”窃意以为“自”作“自己”解亦可，“自”与“遘”，语倒，顺言之则为“不是我遇到疾病”，似乎也可以讲得通。

[7]万年：指永久。厌：饱。

[8]殷：盛。引考：长寿。以上四句是周公为自己祝福的话。

[9]伻：使。殷：指殷民。

[10]承叙：承顺。

[11]子：指众民。

【译文】

“你派使者来慰劳殷民，又送来两樽黍酒，告诉我行礼祭祀和献享，我不敢停留，马上祭祀文王和武王。你这样笃厚地待我，不是我遇到什么疾病，不能遵从你的意旨，是我不敢承担这样的大福。我只有极力延长寿命，永久地享受你的德泽。王使殷民永久服从我们的统治，永远像我们的众民一样心怀大德不敢叛逆。”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1]，岁[2]。文王骍牛一[3]，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4]，惟告周公其后[5]。

【注释】

[1]烝：冬祀。

[2]岁：指岁终。

[3]骍（xīng）：赤色。周人尚赤，故用赤色牛祭。

[4]逸：人名。当是史官。祝：祝辞。册：典册。

[5]告：杨筠如说：“谓以周公留守洛邑之享，告之文武也。”

【译文】

戊辰这天，王在新邑，冬祭先王，当时正值年终。祭文王用一头赤色牛，祭武王也用一头赤色牛。王命令史逸把这件事和祝辞写在书册上，祝辞中将周公留守洛邑的事情告诉给文王和武王。

王宾杀禋咸格[1]，王入太室祼[2]。王命周公后[3]，作册逸诰[4]。在十有二月。

【注释】

[1]王宾：指助祭诸侯。杀：杀牲。禋：燎祭。咸格：指与助祭者一同至太庙。咸，都。格，至。

[2]祼（guàn）：以酒灌地而求降神之礼。

[3]王命周公后：成王命封周公的后代。

[4]诰：命令。

【译文】

王与助祭诸侯同至太庙，杀牲燎祭先王，王步入太室，举行以酒灌地而求降神的大礼。王命封周公的后代，并让史逸把这条命令记在典册上。这件事在十二月。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1]。

【注释】

[1]七年：指周公摄政七年。

【译文】

周公努力受理文王和武王所给予的大命，计时七年。

多士

【题解】

这一篇在《尚书》中也属于诰体，其写作时间大约在《召诰》、《洛诰》之后。武庚和三监发动的叛乱被平定之后，周初的统治者为了彻底制伏殷民，便将他们迁往洛邑。被迁徙的殷民中，有不少人属于殷商统治者的中上层。这些人是周王朝的顽固的反对派，因而周王朝把这些人称作“仇民”。周王朝的统治者们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完全征服这些“仇民”，他们刚刚建立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因而，如何征服殷民这个问题便尖锐地摆在留守洛邑的周公面前。本篇就是周公向殷民发布的诰令。“多士”的“士”，指的就是这些人。

本篇诰辞大体上可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向殷民解释周为什么要灭掉殷。对此，周公解释说这是上帝的意旨，上帝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殷的“嗣王”“罔顾于天显民祇”，这就是说，殷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既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在这段话里，周公还特意提到“成汤革夏”的史实，成汤之所以“革夏”，也是因为夏的嗣王“大淫泆有辞”。这就等于告诉殷人：既然你们的祖先成汤秉承上帝的意旨灭掉夏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周国秉承上帝的意旨灭掉你们殷国也就是合理的了。周公就是这样向殷民论证周王朝夺取政权的理由的。

第二部分，是周公代替成王向殷民发布的诰令。诰令大体包括以下几点：

一、宣布对发动叛乱的殷民不再治罪。不过在这条诰令中，周公首先说明发动叛乱的殷民是有罪的，意在说明不再治罪是为了表示宽大。

二、将殷民迁居西方是天帝的命令，殷民不得埋怨。

三、宣布对殷的“多士”不再任用，这显然是鉴于武庚的叛乱而作出的决定。

四、只要殷民“臣我多逊”，不但“尚有尔土”而且“尚宁干止”。就是说，只要顺从周的统治便可以给予土地，让他们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否则，如果“尔不克敬”，那就要“致天之罚于尔躬”，严惩不贷。

在这里，周公一再强调神权，这说明，当时神权是维护奴隶社会的精神支柱。但是，当周公给他的子侄训话时，则着重强调德，而不再强调神了。这个区别很为重要，在研究周书时，应当给予充分注意。

惟三月[1]，周公初于新邑洛[2]，用告商王士。

【注释】

[1]惟：语首助词，无义。三月：成王元年三月。

[2]新邑洛：即王城，在今洛阳之西。周公迁殷民所住之地，称作成周，在今洛阳之东（采曾运乾说）。另，此处可与古文《尚书》中《君陈》、《毕命》互证。

【译文】

成王元年三月，周公第一次从新都洛邑来到成周，把成王的命令向商王朝的士民宣告。

王若曰：“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1]，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2]。

【注释】

[1]弗吊旻（mín）天：古时成语，谓遭逢不幸，时运不佳。古人迷信，认为秋天万物凋零，多肃杀之气；又认为人的不幸是上天降下的惩罚。弗，不。吊，淑，善。旻天，秋天。

[2]敕：帝王的命令。

【译文】

王说："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时运不佳，上天把丧亡的大祸降给你们殷国。我们周国帮助上天行使命令，奉着上天圣明而威严的意旨，用王者的诛罚，命令你们殷王终止帝业。

"肆尔多士[1]，非我小国敢弋殷命[2]。惟天不畀允罔固乱[3]，弼我。我其敢求位[4]，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5]。

【注释】

[1]肆：现在。

[2]弋（yì）：篡取。

[3]畀（bì）：给予。允：孙星衍说："允，《释言》云：'佞也。'"罔：诬罔。固：曾运乾说："固，读'怙'，春秋传曰勿怙乱。"乱：暴乱。允、罔、固、乱，四词义近，故意译为"胡作乱为"。

[4]其：岂。

[5]"惟我"二句：语倒，应作"惟天明畏，惟我下民秉为"。秉，执。为，作为，行事。明畏，圣明威严。畏，通"威"。

【译文】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不是我小小的周国敢夺取殷国的大命。因为上天不把大命给予那些善于说谎而又胡作乱为的人，所以才辅助我周国。假如上帝不给我们，我们是不敢妄求这个大位的。上天是圣明而威严的，我们下民只有本着上帝的意旨行事。

“我闻曰：‘上帝引逸[1]。’有夏不适逸[2]，则惟帝降格[3]，向于时夏[4]。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辞[5]。惟时天罔念闻，厥惟废元命，降致罚。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6]。

【注释】

[1]上帝引逸：古时成语。古人解说不一，兹从近人曾运乾说。曾氏云：“逸，《说文》：‘失也，兔谩善逃。’逸之引申义为奔放，《晋语》：‘马逸不能止。’注：‘奔也’，是也。引，牵引也。引逸者，牵引之，使不至于跌也。董仲舒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此‘上帝引逸’之义。”

[2]适：节。逸：放纵。

[3]格：格人，深知天命的人。

[4]向：劝。时：通“是”，这。

[5]淫泆：放纵。辞：言语。

[6]俊民：有才能的人。甸：治理。

【译文】

“我听说：‘上帝对人的行为总是规诫和诱掖的。’夏国不节制自己

的放纵行为，于是上天便降下深知天命的人，劝导夏国希望他们能够改恶从善。但他们不愿听从上帝的教导，大大地放纵起来，并且喋喋不休地说了一些侮慢上帝的话。上天不能不考虑他们所听到的情况，便废除了夏的大命，降下了惩罚。于是命令你们的先祖成汤更改夏的大命，任用一些有才能的人治理四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1]，亦惟天丕建[2]，保乂有殷[3]。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4]。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5]，罔顾于天显民祇[6]。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

【注释】

[1]罔：无。明：勉。恤：慎。

[2]丕：大。建：建立。

[3]保：安。乂：治。

[4]罔不配天其泽：倒装句。泽，恩泽。

[5]勤：辛勤。家：基业。诞：大。厥：语词。泆：淫泆，腐化堕落。

[6]显：明。祇：应作“疧”（zhī），为“疧”的假借字。《诗·小雅·白华》：“之字之远，俾我疧兮。”传：“疧，病也。”

【译文】

“从成汤到帝乙，无不努力地施行教化，谨慎地祭祀上天，因此上天便予以大力支持，以安治殷国。殷王也不敢不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因此他们都能够和上天一样施给人们以恩泽。在这以后的殷王，

欺骗侮慢上天，更谈不到听从上天的教导了。在先王辛勤建立的基业上，大肆奢侈腐化起来，根本不把上天圣明的教导和人们的疾苦放在眼里。因此上帝便不再保佑殷，给殷降下了丧亡的大祸。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

【译文】

“天不会把大命赐给那些不努力施行德教的人。凡是四方小国或大国的丧亡，没有不是因为有罪而招致丧亡的惩罚的。”

王若曰：“尔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灵承帝事[1]，有命曰：‘割殷[2]。’告敕于帝。惟我事不贰适[3]，惟尔王家我适[4]。予其曰：‘惟尔洪无度[5]，我不尔动，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6]。”

【注释】

[1]丕：乃。灵：善，引申为神圣。承：接受。事：指命令。

[2]割：灭。

[3]不贰适：不允许有二心。当是周公假托上天的话。

[4]适（dí）：孙星衍说：“敌也。”此句是周公对殷的指责。

[5]洪：大。度：法度。

[6]肆：故。正：执而治其罪。

【译文】

王说：“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听着，现在我周王奉上天神圣的命令，命令说：‘灭殷。’我们完成了这个命令，并报告给上帝。上帝要

你们服从我的统治，不许怀有二心，但你们一定要和我王家为敌。我要说：‘是你们无视法度，我们并没有先进攻你们，是你们在自己的都邑，首先发难。’我考虑上天既已降下大祸给殷，所以也就不再治你们的罪了。”

王曰：“猷[1]，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2]。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3]，时惟天命[4]，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

【注释】

[1]猷：发语词。

[2]“予惟时”句：倒装句。尔，代词，你们。

[3]奉德：客套话，意言根据道德原则办事。此处道德，当指周国的利益而言，故意译之。奉，秉。德，道德。

[4]时：通“是”，这。

【译文】

王说：“啊！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我要把你们迁居西方。不是我为了周国的利益，使你们不安宁，这是上天的命令，不要违背。我不敢迁延上天的命令，不要埋怨我啊！

“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迪简在王庭[2]，有服在百僚[3]。’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4]。予惟率肆矜尔[5]，非予罪，时惟天命。”

【注释】

[1]册、典：记录史实的文献。

[2]迪：进用。简：选拔。

[3]服：事，犹言服务。百：言其多。僚：职务。

[4]肆：故。敢求：不敢请求。天邑商：即大邑商，商的都城。

[5]“予惟”句：王念孙说：“率，用。肆，缓也，……谓放赦之也。‘子惟率肆矜尔’者，言我惟用肆尔之罪，矜尔之愚而已。”（见《经义述闻》）

【译文】

“你们知道，只有你们殷的先人才有记载历史的文献，殷更改了夏的大命。现在你们又说：‘殷曾选拔夏的遗臣留在王廷，担任各种官职为殷王服务。’我只听从有德的人，所以我不敢请求你们先王的允许而任用你们。我只能以赦免你们的罪过来怜悯你们的愚昧无知，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上帝的命令。”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1]，予大降尔四国民命[2]。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3]，比事臣我宗多逊[4]。”

【注释】

[1]奄：古国名。《说文》作“郼”，今山东曲阜东。

[2]降：下达。四国：管、蔡、商、奄四国。命：命令。

[3]遐、逖：二词同义，遥远。

[4]比：亲。事、臣：均动词，服务。逊：顺。

【译文】

王说：“殷的遗民们，过去我从奄国来，我曾对你们四国小民下

达过命令。我是奉行上天的命令征伐你们的，把你们从远方迁到这里，要你们顺从地为我们周国服务。”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1]。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2]，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3]，臣我多逊[4]。

【注释】

[1]申：申述。

[2]四方：指四方诸侯。攸：所。宾：谓朝贡。

[3]服：服务。奔走：奔走效劳。

[4]臣：臣服。逊：顺。

【译文】

王说：“告诉你们这些殷国的遗民，现在我不忍杀掉你们，我只向你们申述上面的命令。现在我在这洛的地方建造一座大城，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贡，也是为了你们服务王事、奔走效劳的方便，你们要顺从地臣服我们。

“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1]。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2]，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3]。

【注释】

[1]尚：还，仍。宁：安。干：事，谓劳作之事。止：止息。

[2]不啻（chì）：不但。

[3]躬：身。

【译文】

“你们仍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也有安定地从事劳作和休息的生活。只要你们能够敬事我周国，上天便会给你们以怜悯。如果你们不敬事我周国，你们不但会失去你们的土地，我也要把上天的惩罚降到你们身上。

“今尔惟时宅尔邑[1]，继尔居[2]，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注释】

[1]宅：安居。

[2]居：指所居之业。以上为诰命的正文。

【译文】

“现在你们要安居于你们的城邑，继续你们的劳作，这样你们就能够在洛邑长久地进行生产并得到丰收。从你们迁徙以后，你们后代子孙就会兴旺起来。”

王曰又曰[1]：“时予[2]。乃或言尔攸居[3]。”

【注释】

[1]王曰又曰：近人曾运乾说：“本文又曰，重言‘时予’也。……言终丁宁之意。”颇得其解，从之。

[2]时：承，犹言逊顺。

[3]乃或言尔攸居：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云：“唐石经‘或’、‘言’之间多一字，谛视是‘诲’字，与《伪传》教诲之言合。”如是说，则今本脱一“诲”字。

【译文】

王说：“顺从我！”又说：“顺从我！我要教导你们安于你们的新居。”

无逸

【题解】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年长之后，周公害怕成王“有所淫泆”，写《无逸》“以诫成王”。不过本篇文字比较流畅，与《召诰》、《洛诰》等篇不甚相类。宋代胡宏的《皇王大纪》已疑其晚出，今人张西堂先生则认为应出于《泰誓》后，亦即成于春秋末年（见《尚书引论》第194页），这是可能的。

《无逸》在内容上与《召诰》、《洛诰》完全一致，也是对殷商统治经验的总结。不过，这里的总结较之《召诰》、《洛诰》又进一步。

宋人陈大猷说：“‘所其无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纲领；后章言三宗、文王及怨詈之事，皆反复推明乎此也。”这个分析是切中肯綮的。

本文不但中心思想突出，而且文章的脉络也很清楚。全文可分作三段。

第一段，一开始，周公便对成王提出要求：“君子所其无逸。”怎样才能做到“无逸”呢？周公认为首先要了解“稼穑之艰难”，因为，了解“稼穑之艰难”便了解“小人”的疾苦，这样，就可以做到“无逸”了。

第二段，总结历史教训，论证“无逸”的重要。这一段又可分成三层：第一层总结殷的教训，列举中宗、高宗、祖甲三个国王作为正面的典型。这三个国王，有的“时旧劳于外”，有的“旧为小人”，因而“知小人之依”，了解人民的疾苦，“不敢荒宁”而勤于政务，所以享国日久。然后又列举殷的后王，做反面典型。在谈到这些后王时，诰辞感

慨地说："生则逸！生则逸！"正是因为这些"后王"贪图安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所以享国日浅。这种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无逸"的重要。第二层写文王的"无逸"，着重写文王勤于政事，宽以待民。这说明文王也和商的先王一样圣明。蔡沈分析说："言则古昔，必称商王者，时之近也；必称文王者，王之亲也。举三宗者，继世之君也；详文王者，耳目之所逮也。"赞扬三宗和文王就是为了给成王树立学习的榜样。第三层对成王提出希望和要求。这一层是前两层的发展和归宿，也是这一大段的重点。文中着重要求成王以殷的后王为戒，虽然从字面上没有提出以三宗和文王为法，但这层意思却是暗含着的。

第三段，论述正确对待小人的怨詈。这一段也可分作三层：第一层分析"怨詈"产生的原因。周公认为如果君臣相互劝诫、规正，小人就不会产生"怨詈"；否则，如果互相欺诈，群臣就会变更法制，小人就会产生"怨詈"。这就是说，"怨詈"虽出于"小人"之口，但根源却不在"小人"而在"君臣"。因此，第二层写三宗和文王听到"怨詈"时，则"皇自敬德"，不认为是小人的过错，而认为是"朕之愆"以致"不敢含怒"。第三层写相反的态度，这种人一听到"怨詈"的话，便"乱罚无罪，杀无辜"。这样一来，人们便把怨恨集中在他的身上。两种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意在说明前一种是应当发扬的，后一种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最后总结全文，再一次语重心长地告诫成王，充分表现了周公对成王的殷切希望。

毫无疑问，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其目的在于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但告诫中所提到的要了解稼穑的艰难和小民的疾苦，这种观点是以前统治者所不曾有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再者本文中心突出，条理分明，层次清楚，而且字里行间充满感情，在《尚书》中，当推杰作，它标志着散文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1]。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2]。相小人[3]，厥父母勤劳稼穑[4]，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5]，否则侮厥父母[6]，曰：'昔之人无闻知。'"

【注释】

[1]君子：指做官的人。所其：指居其位。所，处在。逸：安逸。

[2]乃逸：旧注多从上读，非是，应从下读。乃，指示代词，这样。依：孙星衍说："'依'同'衣'，《白虎通·衣裳篇》云：'衣者，隐也。'"隐，隐痛，疾苦。

[3]相：看。小人：小民。

[4]厥：代词，作"他"解。稼穑：泛指农业劳动。

[5]谚：通"喭"（yàn），粗鲁。诞：放肆。或解作"大"，亦通。

[6]否则：乃至于。否，当作"丕"。

【译文】

周公说："唉！在位的君子，不应该贪图安逸享受。先了解种田的艰难，这样，处在安逸的环境也会知道种田人的痛苦了。看看种田人，他的父母辛勤劳苦地种着庄稼，他的儿子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便安逸享受起来。他的行为还非常放肆，乃至于轻侮他的父母说：'上了年纪的人，无知无识什么也不懂。'"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1]，严恭寅畏[2]，天命自度[3]，治民祗惧[4]，不敢荒宁[5]，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6]。其在高宗[7]，时旧劳于外[8]，爰暨小人[9]。作其即位[10]，乃或亮阴

[11]，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12]。不敢荒宁，嘉靖殷邦[13]。至于小大[14]，无时或怨[15]。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16]，旧为小人[17]。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18]，不敢侮鳏寡[19]。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20]，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21]。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22]，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注释】

[1]中宗：太戊，是商汤的玄孙和太庚的儿子。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太戊以前“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太戊称帝之后“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2]严：通“俨”，严肃庄重。恭、寅：均谓恭敬。“恭”指表现在外貌，“寅”指存在于内心。

[3]天命自度（duó）：谓以天命自度。度，量，衡量。

[4]祗惧：敬慎小心。

[5]荒宁：怠惰，荒废，谓不敢安逸、纵乐。

[6]肆：因此。

[7]高宗：即武丁，在殷代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著名国王。

[8]时：通“是”，犹言这个人，指高宗。相传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曾命令他出外行役。

[9]爰：于是。暨：及，和。

[10]作：及，等到。

[11]亮阴：《尚书大传》作“梁暗”，《论语·宪问篇》作“谅阴”，《礼记·丧服四制》作“谅暗”。孔子解释说：“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马融说：“亮，信也；阴，默也。为听于冢宰，信默而不言。”郑玄说：“‘谅暗’转作‘梁暗’，楣谓之梁，暗谓庐也；小乙崩，武丁立，忧丧三年之礼。居，倚庐柱楣，不言政事。”旧注均本此解“亮阴”为古时天子守孝之称，郭沫若先生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三年之丧并非殷制，解“亮阴”为近代医学上所说的“不言症”（详见《青铜时代》中《驳＜说儒＞》一文）。译注仍从旧注。

[12]雍：和谐。郑玄说：“其不言之时，时有所言；言则群臣皆和谐。”孙星衍说：“群臣知君能尽孝，放和悦从之。”

[13]嘉靖：安定。嘉，善。靖，治，安。

[14]小大：小，指小民。大，指大臣。

[15]时：通“是”。郑玄说：“言人臣大小皆无怨也。”

[16]“其在”二句：马融说：“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贤，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废长立少，不义，逃亡民间，故曰‘不义惟王’。”祖甲，武丁的儿子帝甲。

[17]旧：久。《诗·大雅·抑》：“告尔旧止。”郑玄笺：“旧，久也。”

[18]保：保佑。惠：好处，利益，这里指给人好处。

[19]鳏（guān）：年老无妻的人。寡：年老无夫的人。

[20]自：从。时：通“是”，这。立王：立的国王。

[21]耽乐：沉溺在享乐之中。

[22]罔：没有。克：能够。

【译文】

周公说："唉！我听说：过去殷王中宗，严肃谨慎，小心翼翼，以天命为标准来检查衡量自己，怀着严谨而慎重的心情治理人们，不敢怠惰，不敢贪图安乐，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到了高宗，他幼年时，曾在外行役，和小人一起劳作。等到他做了国王，又适逢他的父亲死去，便居庐守丧，三年不谈国事，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偶尔谈及国事时，都深得大臣们的拥护。他不敢荒废政事贪图安逸，因此殷国被治理得非常好，从小民到大臣，无人发怨言。因此，高宗执政达五十九年。到了祖甲，他以为代兄为王不合道理，年轻时，便逃往民间，做过小民。等到他做了国王以后，便能了解小民的疾苦而施惠于小民，甚至连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也不敢轻慢。因此，祖甲执政达三十三年。从这以后的国王，生来就贪图安逸了！生来就贪图安逸了！他们不了解种庄稼的艰难，不了解种田人的劳苦，只是陶醉在安乐之中以饮酒取乐为生。从这以后的国王也没有长寿的了，他们执政的时间，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1]，克自抑畏[2]。文王卑服[3]，即康功田功[4]。徽柔懿恭[5]，怀保小民[6]，惠鲜鳏寡[7]。自朝至于日中昃[8]，不遑暇食[9]，用咸和万民[10]。文王不敢盘于游田[11]，以庶邦惟正之供[12]。文王受命惟中身[13]，厥享国五十年。"

【注释】

[1]太王：古公亶父，文王的祖父。王季：古公亶父的儿子，文王的父亲，名季历。

[2]抑畏：谦虚小心。

[3]卑：贱。服：从事。

[4]即：完成。康功：孙星衍以为“康功”指建造房屋。曾运乾以为“康功”指平易道路之事。《尔雅·释宫》：“五达之谓康。”杨筠如以为“康，疑当读为‘荒’”，指山泽荒地。译文从曾说。田功：指田野里的劳动。

[5]徽：善良。柔：仁慈。

[6]怀保：爱护。

[7]惠鲜：爱护。惠，爱。鲜，善。

[8]朝：早晨。日中：中午。昃（zè）：太阳偏西。

[9]不遑：没有工夫。遑，闲暇。

[10]用：以。咸和：和谐。

[11]盘：耽。田：通“畋”，打猎。

[12]正：正税，指正常的贡赋。供：献。

[13]受命：接受上帝的大命，指即位为君。惟：语中助词，无实义。中身：中年。

【译文】

周公说：“唉！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做起事来能够谦逊谨慎。文王也曾从事过卑贱的劳作，如整修道路、耕种田地等。他心地仁慈，态度和蔼恭谨，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把他的恩惠施及于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从早晨到中午到下午，忙碌到无暇吃饭，用这种辛勤劳苦的精神治理国家，使万民安乐地生活着。文王不敢把各邦国供来的赋税用于游猎玩乐。文王在中年接受上天赐予的大命，执

政达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1]，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2]，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3]：‘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4]，非天攸若[5]，时人丕则有愆[6]。无若殷王受之迷乱[7]，酗于酒德哉[8]。”

【注释】

[1]嗣王：指成王。

[2]淫：过度的。观：游览。逸：安逸享受。游：游玩。田：田猎。

[3]皇：汉石经作“兄”，兄即况，且。

[4]攸：所。训：典式，榜样。

[5]若：顺。

[6]时：通“是”，这。丕则：那就。愆：过错。

[7]殷王受：即殷纣王。

[8]酗（xù）：发酒疯。

【译文】

周公说：“唉！今天的王啊，希望你不要把万民进上的赋税，浪费在过度的游玩享受和田猎上。且不要这样讲：‘今天先享受享受再说。’这样，就不是万民的榜样，就不是顺从天意了，这样的人便是犯了大错了。所以，不要像殷王纣那样把迷乱酗酒作为美德啊！”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1]，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诸张为幻[2]。此厥不听[3]，人乃训之[4]，乃变乱先王之正刑[5]，至于小大。民否[6]，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7]。”

【注释】

[1]犹：还。胥：互相。

[2]诸（zhōu）张：欺诳。幻：欺诈，惑乱。

[3]此：这，指下述那些劝诫的话。厥：其，你。

[4]训：典式，榜样，此处谓以为榜样。

[5]正：通“政”，指政治。刑：法律。

[6]否：三体石经作“不”，联系上文当指无所适从。一说，“否”与“则”是合成词，与“丕则”同义，作“乃至于”解，恐非是。

[7]诅祝：诅咒。祝，通“咒”，音义同。《诗·大雅·荡》：“侯作侯祝。”传：“作、祝，诅也。”

【译文】

周公说：“唉！我听说：古时候的人还互相训告，互相扶持，互相教诲，小民没有互相欺骗诈惑的。如果不听这些话，不这样办，人们就会互相欺诈，大小群臣就会变乱先王的法制。小民无所适从，心中便会产生反抗怨恨的情绪，无所适从，口中便会发出诅咒的语言。”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1]。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2]。厥愆[3]，

曰：‘朕之愆。’允若时[4]，不啻不敢含怒[5]。此厥不听，人乃或诲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6]，不永念厥辟[7]，不宽绰厥心[8]，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9]。”

【注释】

[1]迪哲：通达明智。

[2]皇自：更加。孙星衍说：“皇自，熹平石经作‘兄曰’，韦氏注《国语》云：‘兄，益也。’‘皇曰敬德’即‘益曰敬德’也。”

[3]厥：其，指上文四人。愆：过错。

[4]允：信。时：通“是”，这。

[5]不啻：不但。句下有省略，省略部分当如译文。

[6]则：就。若：像。时：通“是”，这。

[7]辟：法度。

[8]宽绰（chuò）：宽宏大度。

[9]丛：积聚。

【译文】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圣明的君主。有人告诉他们说：‘小人在怨你骂你！’他们便更加恭敬地按照规矩办事。他们有了过错，便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的过错。’实在是这样，他们不但不敢含怒，而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以便察知自己政治上的得失。不听这些话，人们之中有的就会互相欺骗诈惑。如果有人告诉你：‘小人在怨你骂你！’你应当认真考虑这些话。可是，如果你却这样执政：不把法度放在心里，不宽绰自

己的胸怀，乱罚那些无罪的人，妄杀那些无辜的人，这样，必然会民心同怨，人们便会把愤怒的情绪聚集在你的身上。”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1]！”

【注释】

[1]监：通“鉴”，鉴戒。兹：这。

【译文】

周公说：“唉！王啊，你可要以这些作为鉴戒啊！”

君奭

【题解】

本篇是周公对召公的诰辞，召公名奭，所以本篇取名为《君奭》。

本篇作于何时，旧时说法不一。《史记·燕召公世家》以为作于周公摄政时，《书序》则认为作于周公还政成王之后。从本篇的内容来看，似以《书序》所说为妥。

本文大体上可分作三段。

第一段，谈守业的艰难。首先谈殷的灭亡，从殷商的灭亡中，周公看到是否“永孚于休”，是否“终出于不祥”，对于周都是未知数，可见“守业”非常艰难。接着周公便分析了天和人。对于天，周公虽然也明确表示要“念天威”，但却一再强调“天难谌”，“天不可信”；对于人，周公则认为“我民罔尤违，惟人”，认为人民不会无故产生怨恨的情绪，一切都在人为。这就是说，周公把着眼点从“天”转移到“人”，强调不依靠天命而依靠人为。这种认识，不能不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和发展。

这里对于天、人的分析，也是为了说明守业的艰难。

第二段，证以殷、周历史，说明大臣的重要作用。从殷的历史来看，正是由于有伊尹、伊陟、臣扈、巫咸、甘盘等大臣的辅佐才使被辅佐的国王“礼陟配天，多历年所”；从周的历史来看，正是由于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等大臣辅佐，才使文王和武王得以成就大业。这些叙述充分说明大臣的重要性。接着便分析当时的情况，周公认为在当时，大臣只有他和召公二人，这说明他和召公的责

任十分重大。周公希望他们二人能加强团结，并要求召公“猷裕”亦即胸怀宽阔。这些话虽然很少，如果顾及全篇，应当说是全文的重点所在。和这些话相印证，足见《书序》所说“召公不悦”，比较合乎实际。

第三段，照应开头，再一次要求召公以殷商的灭亡为鉴戒。在这里，周公进一步强调召公和他的重要作用，意在说明只有他们二人和衷共济，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本篇是研究周初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周公若曰：“君奭[1]，弗吊[2]，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3]。若天棐忱[4]，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5]。

【注释】

[1]君：尊称。奭（shì）：人名。即召公奭。

[2]弗吊：即不善。弗，不。吊，善，淑。

[3]厥：指示代词，犹言这个。基：基业。孚：符。休：美。

[4]若：语首助词，无义。棐：辅助。忱：诚。

[5]祥：永，长久。孙星衍云：“‘祥’与‘荣’俱以‘羊’为声，‘祥’亦‘永’也。《盘庚》：‘丕乃察降不祥。’熹平石经：‘不永。’”故此处译为“长久”。

【译文】

周公说：“奭啊！由于做下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天便降下了丧亡的大祸于殷，殷已经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大命。我们周国已经得到了

这个大命，但我不敢说，我们的事业能永远沿着美好的前程发展下去。虽然上天诚心地辅助我们，但我还是不敢说，我们的事业能否长久。

“呜呼！君已曰时我[1]。我亦不敢宁于上帝命，弗永远念天威。越我民罔尤违[2]，惟人。

【注释】

[1]君：指召公奭。已：表示过去的时态副词。时我：意即我能担当起治国重任。时，通“是”。

[2]罔：无。尤违：怨恨。

【译文】

“唉！你曾经说我能够担起治理周国的重担。但我却不敢安于上天的命令，不去常常考虑上天的威罚。我们的民众是不会产生怨恨的情绪的，一切都在人为啊！

“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1]，遏佚前人光在家[2]，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3]，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4]。

【注释】

[1]上下：上指天，下指地。

[2]遏：绝。佚：弃。光：光荣的传统。

[3]谌（chén）：诚，信。

[4]“乃其坠命”三句：此处语倒，应作“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

德，乃其坠命”。历，久。

【译文】

“恐怕我们后代子孙，不能敬天理民，失掉前人的光荣传统，不知道天命的艰难。天命是难于相信的，如果不能永远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就会失去上天所赐予的大命。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1]，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注释】

[1]正：表率。

【译文】

“现在我姬旦不能做别人的表率，只能以前人的光荣传统，来开导我的幼小的国王而已。”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1]。”

【注释】

[1]庸：用。释：弃。

【译文】

周公又说：“上天是不能相信的，我们只有努力发扬文王的光荣传统，使之长久地保持下去，这样上天便不会舍弃文王所受的大命了。”

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1]，格于皇

天[2]。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3]。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4]，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5]。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6]，故殷礼陟配天[7]，多历年所。

【注释】

[1]伊尹：商汤的大臣。

[2]格于皇天：谓汤的功劳可以和天相比，可以和天一样享受人们的祭祀。孙星衍说："格者，《释诂》云：'升也。'谓汤得伊尹辅助成功，升配于天也。"下文"格于上帝"与此同。

[3]保衡：官名。在王左右辅理政事的人，旧注多以为就是伊尹。

[4]伊陟、臣扈：均人名。

[5]巫咸：人名。殷的大臣。乂（yì）：治理。

[6]率：大抵。兹：这。陈：孙星衍说："陈者，《汉书·哀帝纪》注：李斐云：'道也。'"近人曾运乾说："此云'有陈'，犹《庄子·寓言篇》之'陈人'，所谓老成人也。"两说均通，此采曾氏说。

[7]陟：升。配天：和上天享受同样的祭祀。

【译文】

周公说："奭啊！我听说过去成汤既已接受上天的大命，便有个伊尹辅佐成汤，使成汤得以升配于天。在太甲时，有个保衡，太戊时又有伊陟和臣扈，分别辅佐他们，使他们得以升配于上帝。巫咸帮助殷王治理国家。祖乙时有个巫贤，武丁时有个甘盘。正因为有这些老成之人帮助治理殷国，才使殷国诸王享受配天的祭祀，殷国的统治，

才能经历许多年代。

“天惟纯佑命则[1]，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2]。小臣屏侯甸[3]，矧咸奔走[4]。

【注释】

[1]纯：大。佑：帮助。则：准则。

[2]秉：持。明：勉。恤：谨慎。

[3]小臣：内臣。屏：列。侯甸：古制去王城五百里为甸服，去王城千里为侯服。侯、甸，均指周的地方官。

[4]矧（shěn）：况且。咸：都。奔走：效劳。

【译文】

“上天只大力帮助那些有道德的人，商的百姓、同族没有不按照一定原则努力谨慎地为殷王服务的。至于那些小臣和地方官们，更是努力奔走服务王事了。

“惟兹惟德称，用乂厥辟[1]。故一人有事于四方[2]，若卜筮[3]，罔不是孚[4]。”

【注释】

[1]乂：治。厥：代词，犹言他们。辟：国王。

[2]一人：指国王。事：事情，指国王的号召。

[3]若：好像。

[4]是：指示代词，这，指国王的号召。孚：信，符。

【译文】

“因此群臣各称其德，以辅助他们的国王治理国家。所以一旦当国王向四方发出什么号召，就好像相信卜筮的灵验一样，对国王的号召，四方的人没有不相信的。”

公曰：“君奭，天寿平格[1]，保乂有殷，有殷嗣天灭威。今汝永念，则有固命[2]，厥乱明我新造邦[3]。”

【注释】

[1]寿：久。平：孙星衍说：“‘平’与‘抨’通，《释诂》云：‘使也。’”格：指格人，能了解天命的人。

[2]固：牢固。命：上天的命令。

[3]厥：发语词。乱：治。

【译文】

周公说：“奭啊！上天长期以来，使那些能够深知天命的人，安治殷国，而殷国后代的继承人却灭弃上天的威严，而招致灭亡。现在你能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就能固守上天所赐的大命，以明智的措施，治理我们这个新建立的国家了。”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1]，其集大命于厥躬[2]？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3]。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4]。”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5]，文王蔑德降于国人。

【注释】

[1]割：通“曷”，相当现代汉语“为什么”。申：重，一再。劝：劝勉。宁王：文王。

[2]集：成就。躬：自身。

[3]夏：古人称中国曰夏。

[4]虢（guó）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文王和武王时的大臣。

[5]兹：曾运乾说：“兹，读为‘孜’，勉也。”迪：开导。彝：常。

【译文】

周公说：“奭啊！在过去为什么上天一再劝勉文王注意品德修养，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放在他的身上呢？这是因为只有像文王这样有道德的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啊！同时也因为文王有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些贤臣。”又说：“如果没有这些贤臣奔走效劳，努力地宣扬教化，文王的美德便不能传播给国人了。

“亦惟纯佑秉德[1]，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2]，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

【注释】

[1]纯：大。佑：帮助。秉：持。德：德行。

[2]时：通“是”。昭：助。见：通“现”，显示。冒：勉励。

【译文】

“也正因为上帝大大地帮助道德高尚的人，开导他们，使他们了

解上天的威严，因此，上帝才帮助文王，勉励他使他的功绩昭著，上帝了解了他的作为，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承受殷国的大命。

“哉武王[1]，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2]。惟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单称德[3]。

【注释】

[1]哉：曾运乾说：“哉，古文当本作‘才’。今文《尚书·泰誓》：‘茂哉茂哉’，只作‘茂才’可证。汉儒读为‘哉’，声之误也，当读为‘在’。《立政》：‘是罔显在厥此。’汉石经‘在’亦作‘哉’也。哉武王，犹言在武王时也。”

[2]咸：皆。刘：杀。厥：代词，其。

[3]丕：大。单：通“殚”，尽。

【译文】

“在武王的时候，这四人仍然保持他们的禄位。后来武王奉上天的命令大举征伐殷国，他们又都辅助武王努力杀敌。正是由于这四人各尽其责帮助武王，才使武王成就大业。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济。小子同未在位[1]，诞无我责？收罔勖不及[2]，耇造德不降[3]，我则鸣鸟不闻[4]，矧曰其有能格[5]！”

【注释】

[1]同：通“侗”（tóng），幼稚无知。未：通“昧”，暗昧，谓不明事理。

[2]收罔：曾运乾说：“收罔，‘爽’之合音，犹尚也。”勖（xù）：勉励。

[3]耇（gǒu）：年老的人。降：曾运乾说：“降，和同也。”谓和睦团结。

[4]鸣鸟：凤凰的鸣声，古人迷信，以凤鸣为吉祥的征兆。

[5]矧：况。格：格知，了解。

【译文】

“现在我姬旦好像要涉渡大河，我和你先去涉渡。我们年幼的国王，虽在王位，但幼稚无知，我们能够不担起自己的责任吗？努力做去犹恐不及，如果我们这些年长有德的人不能和睦团结，那么我就不会听到凤凰的鸣声了，何况说能够了解天命呢！”

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1]，我受命无疆惟休[2]，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3]，我不以后人迷。”

【注释】

[1]肆：现在。监：视。兹：指示代词，这，指下文“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

[2]无疆：无限。休：美。

[3]猷裕：曾运乾说：“猷裕，双声联词，犹宽绰也。”

【译文】

周公说：“啊！爽啊，你现在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虽然是无限美好，但也有很大的艰难。希望你的心怀要宽

阔，我不是为了后代子孙的缘故而迷恋禄位啊！”

公曰：“前人敷乃心[1]，乃悉命汝[2]，作汝民极[3]。曰：汝明勖偶王[4]，在亶[5]，乘兹大命[6]，惟文王德丕承，无疆之恤[7]。”

【注释】

[1]前人：指武王。敷：暴露剖白。

[2]悉：详。

[3]极：中，准则。

[4]明勖：黾勉，努力。偶：合，这里指合力辅助成王。

[5]亶（dǎn）：诚。

[6]乘：担当。

[7]恤：忧虑。

【译文】

周公说：“武王曾经坦露过他的心迹，他曾详细地谈过命令你做小民表率的意见。他说：你们应该勤奋地在王的左右辅佐王，要开诚布公，担当这样的大命，必须把能否继承文王的光荣传统当作长久的考虑。”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1]。其汝克敬以予[2]，监于殷丧大否[3]，肆念我天威[4]。

【注释】

[1]朕：我。允：信。保：官名。即太保。奭：召公名。

[2]其：表祈使，故译作“希望”。克：能够。予：我。

[3]否（pǐ）：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为否，意即遭逢祸害。

[4]肆：长。

【译文】

周公说：“奭啊！告诉你，我是非常相信你太保奭的。希望你能够敬重我所说的话，看到殷国丧亡的大祸，长久思念着上天的威罚。

“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1]，汝有合哉[2]。’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3]。’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4]，在让后人于丕时[5]。

【注释】

[1]襄：除掉。

[2]合：合德，指品德相合的人。

[3]戡（kān）：胜任。

[4]明：作动词用，谓尊重选用。俊民：有特出才干的人。

[5]在让后人于丕时：曾运乾说：“在，终也。‘丕时’犹‘丕承’也。《诗》：‘帝命不时。’‘不时’亦‘丕承’，声相近。”丕承，犹言很好地继承。

【译文】

“我如果不是一片诚心，能够说这些话吗？我想想之后还要问

你：‘除了我们二人，还有和你的品德相称的人吗？’你定会说：‘正是有我们二人在，上天才降下许多美好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二人是承受不了的。’希望你能够尊敬并选用有德的人，使后人很好地继承前人的光荣传统。

“呜呼！笃棐时二人[1]，我式克至于今日休[2]，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3]，罔不率俾[4]。”

【注释】

[1]笃：厚。棐：辅助。时：通“是”。

[2]式：用。克：能够。休：美好。

[3]丕冒：意指在天的覆盖之下。丕，大。冒，覆。

[4]率俾：使服从。倒装句。率，顺从，服从。俾，使。

【译文】

“啊！正是因为我二人性情笃厚，合力辅佐国王，才使我们的事业达到今天这样美好的境地，才使我们完全成就文王的大功而不懈弛，才使四海之内，凡太阳所能照到的地方，无不服从法度。”

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1]，予惟用闵于天越民[2]。”

【注释】

[1]惠：通“慧”，聪明。兹：这。

[2]闵：忧虑。越：和。

【译文】

周公说："奭，我很不聪明，说了这许多话，我的这些话，无非是忧虑天命和民心的不易保持。"

公曰："呜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1]，惟其终[2]。祗若兹[3]，往敬用治。"

【注释】

[1]罔：不。初：事情的开始。

[2]惟：只。终：指事情的结尾。这一句大意是说，能善始不能善终。

[3]祗（zhī）：敬。兹：这。

【译文】

周公说："唉！奭啊，你知道，小民办事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不好好办的，但到结尾就往往办不好了。应该重视这个教训，往后必须以恭谨的态度来治理国家。"

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

四书五经

尚书 下

中华书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王世舜　王翠叶◎译注

尚书 下

中華書局

目录

今文尚书
- 周书
  - 多方
  - 立政
  - 顾命康王之诰
  - 吕刑
  - 文侯之命
  - 费誓
  - 秦誓

古文尚书
- 虞书
  - 大禹谟
- 夏书
  - 五子之歌
  - 胤征
- 商书
  - 仲虺之诰
  - 汤诰
  - 伊训
  - 太甲上
  - 太甲中
  - 太甲下
  - 咸有一德
  - 说命上
  - 说命中
  - 说命下

周书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陈
毕命
君牙
冏命
返回总目录

今文尚书

周书

多方

【题解】

本篇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布的诰令。诰令的对象主要是殷人，但也包括追随殷人发动叛乱的“徐戎”、“淮夷”等。蔡沈说：“《多方》所诰，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纷纷焉不心服者，非独殷人也。”本篇取名《多方》也在此。

本文可分作三段。

第一段，分析夏、殷的兴亡。对于夏代的分析，文字虽较多，但大意不外是说，夏的灭亡在于：一不敬天，二残害人民。接着便分析商，商为什么能够“代夏作民主”呢？原因就在于商汤能够“明德慎罚”，也就是一方面把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又敢于对犯罪的人实行惩罚。对于夏着重分析它为什么会灭亡，对于商则着重分析它为什么会兴起，各有侧重，大约是为了避免重复。这里的分析和《君奭》、《洛诰》、《无逸》有所不同，前者是为了总结经验，而这里则是为了向殷人证明：殷的灭亡和夏的灭亡一样，周的兴起也和当年殷商的兴起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任何反抗都是不应当和不允许的。

第二段，首先说明并不是上帝要灭亡夏、殷，而是因为夏、殷的

后王，行为放肆，纵情享受，把政治搞得十分黑暗，上帝才不得不把大祸降给他们。对于殷，上帝格外仁慈，为了争取纣的悔悟又给他五年时间，但纣仍然不思悔改，继续作恶，上帝就不得不把殷灭亡。这番说明，意在强调殷的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接着又分析了周的兴起，周为什么能够兴起呢？就是因为周秉承上帝的意旨广布德教。这些说明和第一段一样都是为了论证周的兴起和殷的灭亡的合理性，以说服殷人服从自己的统治。

最后说明只有服从周的统治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便要加以惩罚，受到这种惩罚也是咎由自取。

第三段，对殷民提出具体要求。在这一段里，周公要求殷人和睦相处，要永远服从周的统治，要种好田，等等。能够做到这些便给以赏赐，否则便要给以惩罚。

第一、二段重在讲明道理，第三段则是诰令的具体内容。

本篇神权气味最浓，和《君奭》等篇的“天不可信”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研究这种不同，对于研究古代神权的发展以及周人的神权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本篇也是研究周初历史的重要史料。从这里，我们看到周初政治斗争的尖锐和复杂，它清楚地说明周初的统治者是经过一番严重的斗争才使自己的统治逐渐趋于巩固的。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1]，至于宗周[2]。

【注释】

[1]奄：古国名。在今山东曲阜以东。

[2]宗周：指西周都城镐京，在今陕西西安西南。

【译文】

五月丁亥这天，王从奄国回来，到了首都镐京。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1]，我惟大降尔命，尔罔不知。

【注释】

[1]四国：指管、蔡、商、奄。这四国屡次发动叛变，故放在句子的开始以示警告。多方：犹四方，指各地诸侯。惟：与，和。殷侯：指中夏诸侯。孙星衍说：“《释言》云：‘殷，中也。’……言汝中夏诸侯。……”尹民：治理臣民的官长。尹，正。

【译文】

周公传达周王的命令说：“啊！告诉你们四国和各地诸侯，以及治理臣民的官长们，我要特地向你们下达命令，希望你们都要很好地了解命令的内容和精神。

“洪惟图天之命[1]，弗永寅念于祀[2]。惟帝降格于夏[3]，有夏诞厥逸[4]，不肯戚言于民[5]，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于帝之迪[6]，乃尔攸闻。

【注释】

[1]洪惟：即代惟，谓代替成王发布命令，是周公代替成王发布命令时常用的发端词。洪，代。图：度。曾运乾说：“此处当读为‘敼’（dù），闭塞也。”

[2]寅：敬。祀：祭祀。

[3]格：格人，深通天命的人，此处指主持占卜的官员或贤能超众的人。

[4]诞：大。厥：其。逸：安逸，享受。

[5]戚言：指安慰之类的好话。戚，忧。

[6]克：能够。劝：劝勉。帝之迪：指上帝开导的话。古人认为这类事大都由格人传达。迪，开导。

【译文】

“看那夏代闭塞了上天的命令，常常不恭敬地对待祭祀，不把祭祀放在心上。虽然上帝给夏降下了深知天命的人，但夏王却纵欲享受，不肯用好话去慰告民众，而是日益淫逸昏乱，不能够终日勤勉地按照上帝的开导办事，这一些你们都是知道的。

“厥图帝之命，不克开于民之丽[1]，乃大降罚，崇乱有夏，因甲于内乱[2]，不克灵承于旅[3]，罔丕惟进之恭[4]，洪舒于民[5]。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钦[6]，劓割夏邑[7]。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8]，刑殄有夏[9]。

【注释】

[1]开：开释，解除。丽：通“罹”，遭逢。

[2]甲：通“狎”，习常。

[3]灵：善。旅：祭上帝之尸。这句话大意是说，不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旅”字的解释见《召诰》“天迪从子保”一句注释。

[4]罔：无。丕：不。惟：只。进：曾运乾说：“进，读为‘赆’（jìn），财也。《汉书·高帝纪》曰‘肖何主进’注，师古

曰：“进，宜本作‘赍’。”与‘进’音同。恭，读为‘供’，给也。”这句话大意是说，无不竭力搜刮民财。

[5]洪：大。舒：通“荼”（tú），毒害。曾运乾说：“舒，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古文作‘荼’。按‘舒’、‘荼’古音同。《广雅》：荼，痛也。按亦毒也。”

[6]民：联系上下文，此处似应指统治阶层而言。叨（tāo）：贪婪。懥（zhì）：忿。钦：崇尚。

[7]劓（yì）：割鼻的刑罚。

[8]显：光。休：美。

[9]刑殄（tiǎn）：谓给予灭亡的惩罚。刑，谓惩罚。殄，灭绝，灭亡。

【译文】

“他闭塞了上帝的命令，不能把老百姓从灾难的罗网中解脱出来，上天便大大地降下了惩罚来祸乱夏国，这是因为当政者习于在国内为非作歹，又不听从上帝的开导，只知残暴地搜刮民财，荼毒百姓。也因为他们无不贪财残忍，甚至竞相效尤，残害首都的老百姓。由于这些原因，上天便为老百姓寻求好的国王，于是便降下了光荣而美好的大命给成汤，成汤遂灭掉夏国。

“惟天不畀纯[1]，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2]，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3]，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4]，乃胥惟虐于民[5]；至于百为[6]，大不克开[7]。

【注释】

[1]不畀纯：意即不给大福。省略中心词。畀，给予。纯，大。

[2]义民：即贤民，指夏的统治集团中行为较好的官长。

[3]“不克”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由于那些坏人为非作歹，使那些好人也受到牵连，不能永远保持夏朝给予的禄位。恭，通“供”，指所供之职位。

[4]“多士”句：意思是说，官民们不努力为百姓造福。明，勤勉。保，安。

[5]胥：通“与”，相与，皆。

[6]百为：意即无所不为。百，言其多。

[7]大不克开：意言不能把人们从痛苦中开脱出来。开，开释，解脱。这一段话是倒装，开始两句说的是结果，后面几句说的是原因。顺读之，应为“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为，大不克开，惟天不畀纯，乃惟以尔多方之义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

【译文】

“上天不把大福赐给他们，这是因为他们那些四方诸侯的大臣，不努力于为百姓造福，却只知互相残暴地对待臣民；甚至于作恶多端，无所不为，不能够解除百姓的痛苦，因此他们之中有些虽然还是贤臣也都和那些佞臣一样失去夏国的禄位。

“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1]，代夏作民主。慎厥丽[2]，乃劝[3]。厥民刑，用劝。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要囚[4]，殄戮多罪[5]，亦克用劝。开释无辜[6]，亦克用劝。今至于尔辟[7]，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8]。呜呼[9]！”

【注释】

[1]克：能够。尔多方：谓你们四方诸侯。简：择，意即为四方诸侯所选择、所拥戴。

[2]慎厥丽：句子有省略，顺承前后文，这句大意应是：谨慎地把人们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慎，谨。厥，其，指人民。丽，通“罹”，遭逢。

[3]乃劝：是为了勉励。乃，是，为。劝，勉励。

[4]要囚：细察狱辞。详见《康诰》注。

[5]殄（tiǎn）：灭绝。戮：杀。多罪：指多罪的人，省中心词。

[6]开释：开脱。无辜：无罪。辜，罪。

[7]尔：你们。辟：君主，指诸侯。

[8]以：率领。享：承受，意谓由于殷纣作恶多端，使你们受到牵连。

[9]呜呼：叹词，放在句末，表示惋惜。

【译文】

“由于这样，所以成汤能够受到你们四方诸侯的拥戴，代替夏桀做臣民的国王。他谨慎地把人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是为了鼓励他们走向正道。他对那些犯罪的人使用刑罚，也是为了鼓励他们走上正道。从成汤到纣的父亲帝乙，无不努力阐明德教，谨慎地使用刑罚，也都是为了勉励人们走上正道。仔细地考察犯人的狱辞，杀掉或严厉惩罚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是为了对臣民的劝勉和警诫。开脱释放那些无罪的人，也是为了鼓励臣民走上正道。现在，到了你们的国王，不能够带领你们四方诸侯永享上天赐予的大命。实在可叹啊！”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1]，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2]，大淫图天之命[3]，屑有辞[4]。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5]，天降时丧[6]，有邦间之[7]。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8]，图厥政，不蠲烝[9]，天惟降时丧。

【注释】

[1]庸释：舍弃不用。庸，用。释，舍。

[2]辟：君主。以：与。

[3]图：通"𢿱"，闭塞。

[4]屑有辞：犹今语振振有辞。屑，形容说话时发出的声音。

[5]集：就。享：祭祀。

[6]时丧：这样的大祸。时，通"是"，这。丧，谓大祸。

[7]有邦：此处当指商。邦，国。间：代替。之：指天命。

[8]商后王：此处当指殷纣。逸厥逸：言其行为放纵不遵法度。厥，其，指殷纣。

[9]不蠲（juān）烝：字面的意思是说祭祀不清洁，实际上是指政治十分昏暗，没有美德上闻于天。蠲，清洁。烝，指祭祀。

【译文】

王说："告诉你们四方诸侯，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而是因为你们的国王和你们四方诸侯，行为过度放肆，又闭塞了上天的命令，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的罪行辩护。所以上天舍弃你们。由于夏国政治黑暗，又不很好地祭祀上天，所以上天才降下这样的大祸，并让殷国代替夏国。也因为你们商的后王纵情享

受，政治十分黑暗闭塞，祭祀的供品很不清洁，所以上天才降下这样的大灾给你们。

“惟圣罔念作狂[1]，惟狂克念作圣。天惟五年须暇之子孙[2]，诞作民主[3]，罔可念听[4]。天惟求尔多方，大动以威[5]，开厥顾天[6]。惟尔多方罔堪顾之[7]。惟我周王灵承于旅[8]，克堪用德，惟典神天[9]。天惟式教我用休[10]，简畀殷命[11]，尹尔多方[12]。

【注释】

[1]惟：虽然。圣：通达明白，与下面的“狂”意思相反。念：谓放在心里，此处指把上天的意旨放在心里。狂：愚狂无知。

[2]五年：孙星衍说：“五年当从文王七年数至武王十一年伐纣也。”须：等待。暇：宽暇，意言放宽了时间。子孙：指纣王，纣王于成汤为子孙后代。

[3]诞：语词。民主：臣民的主人，意即国王。

[4]罔：不。念：存念。听：听从。

[5]大动以威：谓以灾异警告。

[6]开：开导。厥：其，指上文多方。顾天：顾念上天的威严。

[7]罔堪：即不堪，不胜任。堪，胜任。顾：顾念。

[8]灵承于旅：意即能很好担起上天所赐的大命。详见《召诰》“天迪从子保”注。

[9]典：主。

[10]式：用。休：美。

[11]简：通“拣”，拣选。畀（bì）：给予。

[12]尹：治理。

【译文】

“虽然本来是贤明的人，但如果不把上天的意旨常常放在心上，就可能变成狂悖而不通事理的人；虽然本来是愚昧无知的人，但如果能把上天的意旨常常放在心上，就可能变成圣明的人。上天为了使殷纣悔悟，等待了五年的时间，让他在这五年中继续做国王，但他仍然不考虑，不听从上天的教导。上天也以这样的想法来要求你们四方诸侯，并且大大地显示出它的威严，来开导你们考虑上天的命令。但是，你们四方诸侯不能考虑和完成上天的命令。只有我们周国的国王，很好地秉承着上帝的旨意，能够广布德教，以德教主持上天所赐予的大命。因此，上天经过选择，把原来给殷的那美好的大命转过来赐给我们，让我们根据上天的命令来治理你们四方诸侯。

“今我曷敢多诰[1]，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忱裕之于尔多方[2]？尔曷不夹介乂我周王[3]，享天之命？今尔尚宅尔宅[4]，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5]？尔乃迪屡不静[6]，尔心未爱[7]，尔乃不大宅天命[8]，尔乃屑播天命[9]。尔乃自作不典[10]，图忱于正[11]。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12]，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我乃其大罚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乃惟尔自速辜[13]。”

【注释】

[1]曷敢：岂敢，欲擒故纵之词。

[2]“尔曷不忱裕”句：倒装，顺读之当为：尔多方曷不忱裕。忱裕，劝导。

[3]夹介：曾运乾说：“犹洽比也，亦双声连辞。”洽比，亲附。乂：治理。

[4]宅尔宅：前一“宅”动词，谓居住；后一“宅”指居住的地方。下一句句法与此同。畋，仍读“田”，动词，治田曰畋。后一“田”作“田地”讲。

[5]惠：顺从。熙：光明，此处当指发扬光大。

[6]迪：作。屡：屡次。不静：指反叛作乱之事。

[7]爱：顺服。

[8]宅：度，考虑。

[9]屑：轻视。播：弃。

[10]典：法。

[11]图：企图。忱：诚信，此处谓取信。正：执政者。

[12]战：意指用战争去征服。要囚：细察犯人供辞以便根据罪情的轻重分别给以惩处。

[13]速：召。辜：分裂肢体的酷刑，泛指祸害。《周礼·秋官·掌戮》：“杀王之亲者辜之。”又《韩非子·内储说上》：“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

【译文】

“现在我怎敢对你们说出这许多告诫的话，我只是想用这些话来开导和教育你们四国臣民。你们四方诸侯为何不听从我的劝导？你们为何不亲附我们，帮助我周国治理天下，共享天命？现在你们仍旧居

住你们原来的地方，耕种着你们原来的土地，你们为何不顺从我们的国王，发扬光大上天的命令呢？你们不听教导，屡次发动暴乱，你们的心那么不顺从，你们不去考虑上天的命令，你们完全把上天的命令丢在一边。这是你们自己不遵守法度，反而投机取巧，妄图取信于我们的执政者。因此我必须好好地教导你们，因此我要用武力来镇压你们，详细考察你们的供辞。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叛乱，我也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讨伐你们。如果你们不遵守我下达的命令，我就要大大地惩罚你们。这不是我们周国不按德教的原则给你们以和平安宁的生活，这实在是你们自己招来的祸害。”

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1]，臣我监五祀[2]。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3]，尔罔不克臬[4]。

【注释】

[1]奔走：效劳。

[2]监：侯国称监，此处当指周的宗国。五祀：五年。从周公摄政三年灭奄至成王即位元年，时为五年。

[3]胥：力役。伯：通“赋”，即赋税。曾运乾说：“‘伯’当为‘赋’，声之误也。”小大：就力役和赋税的数量言。正：正常的标准。

[4]臬（niè）：法度。

【译文】

王说：“唉！告诉你们四方诸侯和殷的诸位官长，现在你们臣服我周国并为我周国奔走效劳已经五年了。我们向你们征用力役，征收田赋，数量的大小和多寡，都完全合乎正常的标准，你们无不遵守法规。

“自作不和[1]，尔惟和哉[2]；尔室不睦[3]，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4]；尔尚不忌于凶德[5]，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6]。

【注释】

[1]和：和睦。

[2]惟：思。

[3]室：家庭。睦：和睦。

[4]“尔邑克明”二句：这句话也是倒装：“克勤乃事”是原因，“尔邑克明”指效果。尔邑，指尔邑之臣民。明，勉，努力。

[5]忌于凶德：打算做坏事。忌，《说文》作“𢘅”（jì），谋划。

[6]阅：通“悦”，高兴。介：善。

【译文】

“如果你们之间不和睦，那你们应该和好起来；如果你们的家庭不和睦，那你们的家庭也应该和好起来。如果你们能够勤于职守，做臣民的表率，那么，你们邑内的臣民也就会勤勉地做事；如果你们不打坏主意，那么，你们就能够和睦而恭敬地在你们的位置上相安无事。这样，你们一邑的人就都能够和睦愉快地相处。

“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1]，迪简在王庭[2]，尚尔事[3]，有服在大僚[4]。”

【注释】

[1]大介：曾运乾说：“‘大介’当为‘𡨦’（jiè），一字误为两字也。

《说文》：‘夼，大也。’”据《说文》，介声，读若“盖”。《方言》：“夼，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夼，经传皆以‘介’为之。”赉（lài）：赐予。

[2]迪：进。简：择。

[3]尚：加。事：职务。

[4]服：事。僚：官。

【译文】

“如果你们能够乐于服从我们周国，能够永远努力种好你们的田地，上天就会怜悯你们，我们周国也会因此大大地赏赐你们，把你们提拔到朝廷中来，加给你们以职务，让你们担任重要的官职。”

王曰：“呜呼！多士，尔不克劝忱我命[1]，尔亦则惟不克享[2]，凡民惟曰不享[3]。尔乃惟逸惟颇[4]，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尔土。”

【注释】

[1]劝：勉。忱：信。

[2]享：享祭。

[3]凡：凡是。惟：语中助词，无义。

[4]逸：安逸。颇：邪。

【译文】

王说：“唉！诸位官长啊，如果你们不努力听信我的命令，那么你们就没有资格贡享上帝，你们的臣民也就没有资格贡享上帝了。如

果你们一味贪图享受，一味胡作非为，大大地远离王命，妄图亲身试探上天的威严，我就要把上天的惩罚用在你们身上，把你们远远地分开，并夺去你们的土地。”

王曰：“我不惟多诰，我惟祗告尔命。”又曰：“时惟尔初[1]，不克敬于和，则无我怨。”

【注释】

[1]时惟尔初：谓从头开始把关系搞好。

【译文】

王说：“这不是我向你们讲了这许多话，我这是恭敬地把上天的命令告诉你们。”又说：“我们是想着从开头就跟你们和睦相处，假如你们不能尊重上帝的命令，不能和睦相处，我便要把上天的惩罚降给你们，你们就不要对我有所怨恨了。”

立政

【题解】

本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为周公所作，此说大致可信。

本篇也是周公对成王的诰辞。孔安国说：“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司马迁说：“成王在丰，天下已安，……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这些说法和本文内容大体吻合，这就是说本文作于周公还政成王之后。

成王执政之后，国家的政局已逐渐趋于稳定，摆在面前的问题便是用人和理政。本文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写的。

全文可分作三段。

第一段，总结夏、殷两代在用人和理政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先从正面总结夏初的贤王以及商代成汤在用人和理政方面的成功经验，然后从反面总结夏桀和殷纣在这方面的教训，条理十分清楚。

夏、殷两代的成功经验是什么呢？本文概括为任人以贤。夏代提出了“三宅”。商汤又进了一步，不但继承了夏代的“三宅”，又提出了“三俊”。所谓“三宅”是从考查政绩的角度来讲的，所谓“三俊”则是从选拔人才的角度来讲的。这样去考查政绩和选用人材，就能使官员名副其实而各称其职，从而把政治搞好。这就是周公向成王提供的夏、殷两代的经验。

从反面来看，夏桀和殷纣的做法则完全相反。夏桀“弗作往任”，而纣“敢惟羞刑暴德之人”，因而政治十分黑暗，最后走向灭亡。这里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要求成王以夏桀和殷纣为戒。

第二段，总结文王用人和理政的经验。文王的用人、理政，在夏、殷两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他提出了“三有宅心”和“三有俊心”，十分重视考核并了解官员们的心地。其次，对臣属，特别是对于司法方面，不去做不适当地干预。总结这些经验的用意也很清楚，就是要求成王继承文王的传统，坚守文王所建立的法度。

第三段，对成王提出希望和要求。这些希望和要求，就是依据上面所总结的经验提出来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勿误于庶狱，二、诘戎兵；三、用常人；四、慎刑。一、四两点都是司法方面的事情，周公对此一再强调，足见这个问题在当时十分重要。为了避免与殷人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周公感到必须实行宽大政治，所以一再告诫成王既不要不适当地干涉司法事务，又要要求司法官员慎刑。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这种做法对于稳定社会局势是有作用的。第二点显然是为了强化当时的专政机构，在殷人屡叛的情况下，

周初统治者感到加强军队是巩固自身统治的必要条件，因而周公郑重地向成王提出这一点。第三点用常人，从全文来看是重点所在。

宋人董鼎综合本篇大意时说："一篇之中，宅事牧准其纲领也，休兹知恤其血脉也"（《书经传说汇纂》引）。其实，"宅事牧准"、"休兹知恤"都不过是手段，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统治，但"休兹知恤"这种宽大政策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局势，促进社会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1]，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2]，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3]。"

【注释】

[1]拜手稽（qǐ）首：古代男子的跪拜礼。

[2]用：因。咸：遍。戒：告诫。

[3]常伯：官名。管理民事的大臣。《集传》："牧民之长曰常伯。"常任：治事之官。准人：平法之官。缀衣：掌衣服之官。虎贲（bēn）：武官，王的卫官。

【译文】

周公说："请接受我的礼拜，告诉你——继承大位的天子，你现在已经正式担任国王了。"因而又仔细地告诫成王说："你的左右大臣有常伯、常任、准人、缀衣和虎贲。"

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1]，鲜哉！古之人迪惟有夏[2]，乃有室大竞[3]，吁俊[4]，尊上帝迪[5]，知忱恂于九德之行[6]。乃敢告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7]，宅乃牧[8]，宅乃准[9]，兹惟后

矣。谋面用丕训德[10]，则乃宅人[11]，兹乃三宅无义民[12]。

【注释】

[1]休：美好。兹：指示代词，这。恤：忧。

[2]迪惟有夏：意言古人道说有夏的故事。迪，道。惟，语中助词。

[3]乃：代词，指夏。有室：指诸侯。竞：争着做。

[4]吁：呼。俊：贤能的人。联系上文，意指诸侯争着选拔贤人。

[5]尊：通“遵”，循。迪：导，教导。

[6]知忱：通过审查了解。知，了解。忱，通“审”，审查。恂：信。九德：《皋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此即所谓九德。行：指行为。这句大意是说，从人的实际行动上来审查他的德行。

[7]宅：度，考虑。事：此处与下文“牧”、“准”相对而言，指政务，意言考虑政务搞得好坏。

[8]牧：管理。

[9]准：准则，法度。

[10]谋面：以貌取人。丕训德：即不依据原则办事。丕，通“不”。训，顺。德，道德。

[11]宅人：曾运乾说：“宅事者，验诸行事而事举；宅人者，和诸亲昵而事替。”

[12]三宅：指上文事、牧、准三个方面。义民：即贤人。民，同“人”。意思是说，如果不按照原则办事而一味任用亲昵的人，这样就不会得到贤能的人了。

【译文】

周公说：“咳！处在美好的环境而能知道忧虑，这样的人，实在少啊！古人传说，在夏朝时候，诸侯竞相招徕贤人，按照上帝的教导行事，经过考察他们的作为，相信他们能够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行事。才敢向他们的国王说，王啊，请接受我们的礼拜吧！据说，官员们各司其职，负责政务的能够认真考虑政务搞得好坏；负责管理的能够认真地考虑臣民是否能够安居乐业；负责司法的能够认真考虑执法是否公平合理，由于他们名副其实地做好工作，因此他们得到了国王的信任。假如不是这样，而是以貌取人，不根据德行而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去用人，那么就不会得到贤能的人做你的官员了。

“桀德[1]，惟乃弗作往任[2]，是惟暴德，罔后[3]。

【注释】

[1]桀：夏桀。德：升，此处指即帝位。

[2]作：起用。往任：指过去老成持重的人。往，旧。

[3]罔后：指国家灭亡。

【译文】

“夏桀做了国王之后，他不任用老成持重的旧人，行为暴虐，因此国家覆亡。

“亦越成汤陟[1]，丕釐上帝之耿命[2]。乃用三有宅[3]，克即宅

[4]，曰三有俊[5]，克即俊[6]。严惟丕式[7]，克用三宅三俊[8]。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9]；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10]。

【注释】

[1]越：及，到了。陟：升，与上文“桀德”的“德”同，指升上帝位。

[2]丕釐（xī）：大福。釐，受福。耿：明。

[3]三有宅：即指上文“三宅”而言，意言从三方面考核官吏。

[4]克：能够。即：就。宅：任职，居官。《集传》：“言汤所用三宅，实能就是位而不旷其职。”

[5]俊：杨筠如说：“俊谓诚有其德。”曾运乾说：“以事、牧、准之科目登进人才，曰‘三有俊’。”

[6]克即俊：意即任用。俊，进用。

[7]严：严格。丕：大。式：法。此处大法即指“三宅三俊”之法。

[8]克用三宅三俊：谓从此把“三宅三俊”之法，作为选拔人才的定式。

[9]协：协和。厥邑：即商邑。厥，其。

[10]丕式：大法。见（xiàn）：显现。

【译文】

“及至成汤登上了帝位，大大地得到福运，获得上天的明命。于是成汤便从政务、理民、执法三方面考核官吏的成绩，结果证明官吏们都能忠于职守；又从这三方面选拔人材，结果证明那些获得信用的

贤人，的确有德才而不徒具虚名。从此殷商便从这三方面严格地根据标准选用贤人。由于这样，那些被选在商邑供职的都能够很好地对待邑中的臣民；那些被选在四方供职的也都能够根据大法办事，从而表现出他们的固有的德行。

“呜呼！其在受德[1]。暋惟羞刑暴德之人[2]，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3]，同于厥政。帝钦罚之[4]，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5]，奄甸万姓[6]。

【注释】

[1]受：商纣。德：升，指即帝位。

[2]暋（mǐn）：强横。羞：进用。刑暴德：意即性情残暴只知用刑。

[3]庶：众多。习：亲近。逸：失。

[4]钦：察，钦罚，意即重重的惩罚。

[5]伻（bēng）：使。有夏：非指夏朝，而是周的旧称。《康诰》：“用肇造我区夏……以修我西土”可作参证。式：曾运乾说：“读为‘代’。”

[6]奄：覆，谓大而有余。甸：治理。万姓：指臣民。万，言其多。

【译文】

“唉！及至到了殷纣，他性情强横。只知进用任刑弃德的人，以致整个国家上下效尤；他只知亲近那些失去道德的人，所有地方政治都搞得一样昏乱。上帝便给了他以大大的惩罚，使我们周国代替商纣

接受上天的大命，在广大的国土上治理百姓。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1]，灼见三有俊心[2]。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3]。立政[4]：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5]，百司庶府[6]。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7]，庶常吉士[8]。司徒、司马、司空，亚旅[9]。夷微卢烝[10]。三亳阪尹[11]。

【注释】

[1]越：及，到了。三有：指前文所说政务（任人）、司法（准人）、管理臣民（牧夫）三方面的事情。宅心：谓通过以上三方面的事情明确而深切地了解其内心。

[2]灼见：看得清楚。灼，明。俊：进用，选拔。

[3]长、伯：同义词叠用。

[4]立政：设立官长。

[5]趣马小尹：负责养马的官。左右携仆：清人江声以为大概是《周礼》所说的大仆射人，近人曾运乾以为“携”是“提携”的意思。《礼记·檀弓》所记载的“扶君，仆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当是说的这种官，也是国王的近臣。

[6]百、庶：均言其多。司、府：都是官名。

[7]大都：是三公的采邑，小都，是卿大夫的采邑。伯：长。这句话完整的说当是大都伯、小都伯，文中有省略。艺人：征收赋税的官。表臣：外臣，与朝内对言。百司：指百官。太史、尹伯：均属朝内官员。太史，指史官；尹伯，泛指每官之长，比如太史为史官之长，大司乐为乐官之长。

[8]庶：众。常：祥。吉：善。总括上文所举各官，说他们在位都很吉祥。

[9]亚旅：次于三公的众卿。亚，次。

[10]夷：指东方的少数民族。微：南方的少数民族。卢：西方的少数民族。烝：指国，此处指少数民族的国君。

[11]三亳：汤的旧都。殷商投降文王的人，被周分别安置在三邑，东为成皋，南为轩辕，西为降谷，合称三亳。阪尹：孙星衍以为“阪”是山陂之名，尹是官长之名，周既分亳为三邑，自当各立官长，又因其地险峻，故名其官长为阪尹。

【译文】

“乃至到了文王和武王，他们都能够知道从这三方面来考核并了解官员们的心地，对他们的心地看得非常清楚。任用他们做臣民的长官，以恭敬地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他们设立了以下的官职：任人、准人、牧夫，负责政务、法律、管理臣民三方面的事情。此处还设立了保卫国君的卫官，为国王管理衣服的官，养马的官，以及国王的左右携仆和其他官员。三公封地的官长、卿大夫封地的负责征收赋税的官长和朝外百官，以及朝内的太史、尹伯诸官，这些官员们都各司其职，把事情处理得很好。司徒、司马、司空、亚旅等官也都一一建立起来。东夷、西戎、南蛮等少数民族，都一一为他们设立国王。至于那安置殷人的旧地和东城皋、南轩辕、西降谷等地，也都设立官长以便统辖。

“文王惟克厥宅心[1]，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2]，以克俊有德。

【注释】

[1]克：能够。厥：其，指被任用的官长。宅心：意谓考核他们

的心地，并看他们的行为是否合乎九德。宅，度。

[2]常事：即上文所说的常任。司：即上文准人。牧人：即上文牧人。“常”当为事、司、牧的总定语。

【译文】

“由于文王能够十分注意考核官员们的心地，所以能够正确任用贤人负责政务、法律、管理臣民等方面的事情，把那些有德的贤人选拔出来，加以任用。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1]。庶狱庶慎[2]，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3]。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4]。

【注释】

[1]罔：不。攸：所。兼：兼有，此处谓包办代替。庶言：教令。

[2]庶：众。狱：指狱讼即司法案件。慎：谨慎，联系上文当指慎刑。

[3]“惟有司”句：言处理上述事情都是按有司和牧夫的意见来办。之，与，和。训，顺。违，违背。

[4]罔敢知：意谓不加以不适当的干预。兹：这，指司法与行政方面的事务。

【译文】

“文王不去代替他的官员发布命令。对于处理监狱的事情，管理臣民的事情，都是根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准夫和牧夫的意见而决定去取。对于处理监狱的事情，管理臣民的事情，文王是不敢加以不

适当的干预的。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1]，不敢替厥义德[2]，率惟谋从容德[3]，以并受此丕丕基[4]。

【注释】

[1]率惟：语助词，无义。敉（mǐ）：完成。功：指文王之功。

[2]替：废弃。厥：其，指文王。义德：意谓传统与法度。

[3]谋：通“敏”，勉力从事。容：宽。

[4]并受：言君臣同受。丕丕：伟大。基：基业。

【译文】

“到了武王，他成就了文王的功业，不敢废弃文王所立下的选拔人才的法度，只是努力奉行文王宽容的大德，君臣一起接受了文王遗下的伟大基业。

“呜呼！孺子王矣[1]，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2]，丕乃俾乱[3]，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4]，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5]，以乂我受民。

【注释】

[1]孺子：长辈对年幼的晚辈的称呼，此处指成王。

[2]灼：明。厥若：代词，指上文立事、准人、牧夫。

[3]丕乃：曾运乾以为犹“斯乃”。斯、乃均可作“这”、“如此”讲，故“丕乃”可译作“这样”。俾：使。乱：治。

[4]时：通“是”。勿：不。间：代替。《尔雅·释诂》：“间，代也。”

[5]末：终，此处当译为“始终”。成德：指具备九德。彦：有才有德的人。

【译文】

“唉！孺子啊，你现在已经继位为王了，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按照前人的传统来设立官长。要设立管理政务的立事，司法的准人，管理臣民的牧夫。我们应当十分了解这些官员的心地，使他们从事各种政务，帮助我们管理臣民，并帮助我们谨慎地处理好司法案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要包办代替，即使一言一语的命令也不要代为发布。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发挥这些贤士的作用，从而把我们从上天那里接受来的臣民治理好。

“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1]，咸告孺子王矣[2]！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3]，惟正是乂之[4]。

【注释】

[1]徽言：美言。

[2]咸告：全都告诉。

[3]误：自误，意指自作主张包办代替而产生的错误。庶狱庶慎：谓对众多狱事要慎重。

[4]惟：只。正：官长。乂：治。

【译文】

“唉！我已经把从贤人那里接受来的美言，都告诉给你这年轻的

王了！从今以后举凡文王的子孙后代，千万不要自误；特别是对司法方面的事情，更要十分谨慎，必须依靠各个主管部门的意见去治理臣民。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1]，克由绎之[2]，兹乃俾乂[3]。国则罔有立政，用憸人[4]，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5]。

【注释】

[1]宅：考察。

[2]由绎：曾运乾认为是双声联词，犹言筹著审慎，大意是反复考虑，十分慎重。

[3]兹乃：这样。俾：使。乂：治。

[4]憸（xiān）人：贪利之人。

[5]劢（mài）：勉力。相：帮助。

【译文】

“从古时殷商，到我们文王都是这样设立官长的，设立事、牧夫、准人。在考虑这些官长的人选时，首先考虑他们的功德，其次又审慎地考察他们的心地，确实知道他们是贤明的人，才让他们管理政事。假如一个国家，不是这样设立官长，而任用贪利的小人，不按照正确的原则办事，这样他的德教便无法在他的社会里推行了。从今以后，在设立官长的时候，千万不要任用那些贪利的小人，应当任用那些贤明的人，用这些人帮助我们治理好国家。

“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1]，以陟禹之迹[2]，方行天下[3]，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觐文王之耿光[4]，以扬武王之大烈。

【注释】

[1]诘：责问。戎兵：军队方面的事。

[2]陟禹之迹：意言循禹之迹。陟，升。

[3]方行：遍行。方，旁。

[4]觐：见。耿：光明。

【译文】

“现在，你文王的子孙，你这年轻人，已经继位为王了。希望你不要自作主张，去干涉司法方面的事情，应让有关的官员去负责办理。希望你要多问问军队方面的事情，把你的军队整理好，以步大禹后尘，使你的威力遍于天下，甚至伸张到海外，使普天之下无不臣服。从而，使天下人都能看到文王的光辉，并发扬光大武王的伟大业绩。

“呜呼！继自今后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1]。”

【注释】

[1]常人：吉士贤人。

【译文】

“唉！从今以后，王如果要立官长，希望你一定要任用贤人。”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1]，式敬尔由狱[2]，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3]，以列用中罚[4]。"

【注释】

[1]司寇：官名。负责司法事务，即上文"准人"。苏公：即苏忿生。《左传·成公十一年》杜预注："苏忿生，周武王司寇苏公也。"

[2]式：用。由：杨筠如说："'由'读为'修'，《广雅》'修，治也'。"

[3]兹：这。式：法式，榜样。有：通"又"。

[4]列：布。中：符合，适当。

【译文】

周公说："太史和司寇苏公啊，希望你要极为尊重你所负责的司法大事，从而使我们的国祚得以延长。要十分谨慎地依法行事，处理每一件事都应轻重适当而合乎法律。"

顾命康王之诰

【题解】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本篇作于成、康之际，但此说实不可从。宋人蔡沈认为本篇是史官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本篇作于东周时期。

本篇与《康王之诰》的分合，是一个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孔传》本分作两篇，孔颖达的《正义》本和蔡沈的《集传》本也都分作

两篇。但欧阳、大小夏侯所传的伏生本，却将《康王之诰》合于《顾命》而为一篇。其实，《顾命》与《康王之诰》在内容上的联系实为密切，和《盘庚》三篇相仿佛，所以后人有的赞同伏生本，主张合为一篇，清人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本便是如此。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因并无确据，为审慎计，虽将两篇合作一篇而仍将《康王之诰》的篇名附在本篇篇名之下。

全文可分作四段。

第一段，写成王临终的遗嘱。成王一方面要求群臣以遗嘱为准则约束嗣王；另一方面则以文王和武王的传统以及自身的统治经验教育嗣王，要求群臣协助嗣王“安劝小大庶邦”把国家治理好。遗嘱中，着重强调的有两点：一，“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二，“敬迓天威”，“无敢昏逾”。这两点可以看作周初统治经验的概括，当是我们研究“成康之治”的重要史料。

第二段，叙述康王即位时的陈设和兵卫情况。根据文中的记载，当时的陈设极为华丽。有人对当时能否有这种奢丽的陈设表示怀疑，加上陈设中有“河图”，而“河图”之说春秋时才产生，因而学者们以此证明本篇非当时实录而产生于东周时期。

第三段，写诸侯朝享。这一段对诸侯朝享的礼仪写得颇为详细，是研究周初礼制的重要资料。

第四段，写召公和诸侯对康王提出的警诫之辞以及康王的答辞。在警诫之辞中，召公和诸侯希望康王一要“毕协赏罚”，二要“张皇六师”，就是说，仍然要把强化专政机构作为第一要务。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说明在当时社会矛盾仍然是很尖锐的。

惟四月哉生魄[1]，王不怿[2]。甲子，王乃洮颒水[3]，相被冕服[4]，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

氏、虎臣、百尹、御事[5]。

【注释】

[1]惟：语词无义。哉生魄：指月初。详见《康诰》首段注[1]。

[2]不怿（yì）：不高兴。这里是说身体不舒服。怿，高兴。

[3]洮（táo）：洗头发。颒（huì）：洗脸。水：指洗头发、洗脸时所用的水。

[4]相：郑玄说是负责天子衣服和座位的臣，职务名称叫太仆。被（pī）：披，指披在国王肩上。冕：皇冠。服：衮服，天子的礼服。

[5]同：指同时。召：召集。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均当时有名大臣，和奭一起共为六卿。太保奭、毕公、毛公以三公兼领卿职。师氏：杨筠如说："主兵之官。《牧誓》'亚旅师氏'是也。"当从。虎臣：天子的守卫之臣，即虎贲。百尹：百官之长。百，百官。尹，正，长。御事：指掌握具体事务的臣属。御，掌握。事，具体事务。

【译文】

四月初，王的身体很不舒服。甲子这一天，王便沐发洗脸，太仆为王穿上礼服，王依在玉几上坐着。于是把太保召公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官之长和负责具体事务的大臣们全部召来。

王曰："呜呼！疾大渐[1]，惟几[2]，病日臻[3]。既弥留[4]，恐不获誓言嗣[5]，兹予审训命汝[6]。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7]，奠丽陈教[8]，则肄肄不违[9]，用克达殷集大命[10]。在后之侗[11]，敬迓天威

[12]，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13]。尔尚明时朕言[14]，用敬保元子钊[15]，弘济于艰难[16]，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17]，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18]。”

【注释】

[1]渐：剧，谓病情加剧。

[2]惟：语首助词。几：危险。

[3]臻（zhēn）：至。

[4]弥留：病重将死称弥留。

[5]誓：以言约束。嗣：指嗣王。

[6]审：慎。汝：指上文被召的大臣。

[7]宣：显。重光：重明。《周易·离卦》：“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四方。”两，指日月，因为日月都有光辉。两者相接在一起称重光。作离，意谓日月更相照耀。作，起。离，明。光明不已，重光即此意。

[8]奠：奠定。丽：法律。陈：列。教：教令。

[9]肆肆：曾运乾以为犹“惕惕”，畏惧。

[10]用：因果连词，可译为“因而”。克：能够。达：通“挞”（tà），讨伐。集：成就。

[11]侗（tóng）：年幼无知，此处为成王自谓。

[12]迓（yà）：迎接。

[13]殆：几乎。兴：起。弗悟：意思是说不能起床。悟，通“寤”，睡醒。

[14]明：努力。时：承受。朕言：指下面的一些话。

[15]元子钊：太子钊，成王的儿子姬钊，死后谥为康王。

[16]济：渡过。

[17]乱：治。

[18]冒贡于非几兹：谓陷于非理。冒，冒触，犹言碰壁。贡，马融作“赣”，谓陷覆。几，通“机”，理。兹，通“哉”。

【译文】

王说：“唉！我的疾病大大地加剧了，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在这临终时刻，恐怕你们得不到我的遗言去约束嗣王，所以我才非常审慎地向你们传达命令。过去，文王和武王光照天下，制定了法律，颁布了教令，便怀着畏惧的心情而不敢违背，因此才能够消灭殷国，成就我们周国的大命。武王死后，当时我还是年幼无知的稚子，但我能够恭敬地对待上天的威严，严格地遵守文王和武王的教导，不敢昏乱妄为，逾越法纪。现在上天降下了灾祸，使我染上大病，几乎不能起床。你们应当努力记取我的遗言，以爱戴尊敬的心情去保卫我的大儿子姬钊，度过这艰难困苦的时期，以友好的态度去对待远处和近处的臣民，教育那众多的大小诸侯，让他们也很好地安理臣民。我想，一般说来，人能够自治都是因为他能够有一定的威仪和法度，你们不要使嗣王姬钊陷于非礼啊！”

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1]。越翼日乙丑，王崩。

【注释】

[1]缀：饰。庭：朝位。

【译文】

大臣们接受命令回来之后，国王已经不能上朝理政，便把国王的礼服拿出来放在朝廷之上以供大臣们瞻拜。第二天，国王便逝世了。

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1]，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2]。延入翼室[3]，恤宅宗[4]。丁卯，命作册度[5]。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6]。

【注释】

[1]太保：官名。时为召公奭所担任。仲桓、南宫毛：均人名。俾：使。爰：与。齐侯吕伋：太公吕尚的儿子。

[2]以：用。二干戈：联系上下文当为仲桓、南宫毛二人所执。虎贲：卫士。逆：迎。南门：一说是宗庙的南门，一说是都城的南门。译文采后一说。

[3]延：请。翼室：即侧室。翼，左右两旁之谓。

[4]恤：忧。宅：居。宗：主。意谓居此主持丧务。

[5]作册：官名。即太史。度：讨论。

[6]伯相：大约是指毕公，因当时毕公和召公是左右二伯，召公任太保，故此处伯相当指毕公。命士须材：即命令他们分别负责管理下文中的诸器物。须，江声说：“须”当为“颁”字之误。材，指下文所陈列的许多器物。

【译文】

太保命令仲桓和南宫毛随从齐侯吕伋，二人分别拿着干戈，率领着勇士一百人，在南门以外迎接太子钊。把太子钊请入侧室，太子便怀着忧愁住在这里主持丧务。丁卯这天，命令太史们讨论并拟定处理丧务方面的礼节。又过了七天，毕公便命令下级官员分别负责下述各种器物。

狄设黼扆缀衣[1]。牖间南向[2]，敷重篾席[3]，黼纯[4]，华玉仍几[5]。西序东向[6]，敷重底席[7]，缀纯[8]，文贝仍几[9]。东序西向，敷重丰席[10]，画纯[11]，雕玉仍几[12]。西夹南向[13]，敷重笋席[14]，玄纷纯[15]，漆仍几。

【注释】

[1]狄：曾运乾认为是担任周的守祧之官，即主持祭礼的官。此说可从。设：陈设。黼扆（yǐ）：门窗之间饰有斧形花纹的屏风。黼，通“斧”，此指斧纹。扆，门和窗之间。缀衣：指国王的礼服。

[2]牖（yǒu）间：指门窗之间。牖，窗户。

[3]敷：布置。重：指篾席铺了好几层。下文“重”字同此。篾：竹皮，今仍称篾。

[4]纯：犹现在所谓花边，古时以黑色和白色的丝织品间杂制成。

[5]华玉：指五色玉。仍：因，谓因其质而别无装饰。几：几案。

[6]序：堂上的东西墙叫做序。东向：西墙以东。

[7]底席：以细竹的竹篾制成的席叫底席（详见孙星衍《尚书今

古文注疏》）。

[8]缀纯：席上织有图画。

[9]文贝：有黄白花纹的贝壳。文，花纹。贝，贝壳。

[10]丰席：莞席。莞（guān），是一种多年生的草类，种在水田中，又名水葱，茎高五六尺，可织席。

[11]画纯：郑玄以为指席上画有云气。

[12]雕：刻镂。

[13]西夹：曾运乾说是指西堂两房之间。

[14]笋席：以青竹皮织成的席。

[15]玄纷纯：以黑色的丝缀点其边缘。

【译文】

守祭人在门窗之间陈设画着斧纹的屏风，并把先王遗下的礼服放在这里。门窗以南，铺着厚厚的竹席，斧纹的边缘都用黑色白色的丝织品缝制起来，放着用美玉装饰的几案。在西墙以东，放着厚厚的用细竹篾制成的竹席，席的上面并缀有画饰，还放有用花贝装饰的几案。在东墙以西，铺着厚厚的莞席，席的上边画着云气的形状，放有用刻玉装饰的几案。在西房西堂的南面，铺着厚厚的青竹皮制成的席，以黑色的丝线装饰着它的边缘，此间放着一张漆几。

越玉五重，陈宝[1]，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2]。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3]。胤之舞衣[4]，大贝、鼗鼓在西房[5]。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

【注释】

[1]“越玉五重”二句：此句语倒，应为“陈宝，越玉五重”。陈，陈列。宝，指镇国的重大宝器，平时珍藏于国库，遇重大事件时，方才陈列出来，以表示典礼的隆重。

[2]赤刀：郑玄说是武王诛纣时用的刀（此说备参，不一定可靠）。大训：记载先王礼教的书册文献。弘璧：大玉璧。琬琰：玉珪。西序：即指上文“西序东向”之席。

[3]大玉：华山出产的玉器。夷玉：东北边远臣民所贡的美玉。天球：雍州一带所贡的美玉，也有的说是浑天仪一类的东西。河图：地图，旧说出于黄河之中。

[4]胤：与下文“兑”、“和”、“垂”均人名，分别为制作舞衣、戈、弓、竹矢的工匠。

[5]大贝：《书传》说是散宜生在江淮间得到的大贝壳。鼖（fén）鼓：大鼓。

【译文】

镇国的大宝器也陈列出来了，同时陈列了玉器五重，此外把红色的宝刀，先王的遗训，以及大的玉璧、玉珪放在西墙向东的席前。把从华山出产的大玉和东北贡来的夷玉与雍州贡来的美玉天球，以及地图放在东墙向西的席前。把胤制成的舞衣、大贝、大鼓放在房屋西面，把兑制的戈、和制的弓、垂制的竹箭，放在房屋的东面。

大辂在宾阶面[1]，缀辂在阼阶面[2]，先辂在左塾之前[3]，次辂在右塾之前。

【注释】

[1]大辂：郑玄说，大辂即玉辂，是国王用的车辆。据《周官》记载，天子有五辂，大辂为其中之一种。宾阶：宾客所站立的台阶，为西阶。

[2]缀辂：亦五辂之一，较大辂为次者。阼阶：东阶。

[3]先辂：亦五辂之一。下文次辂，对先辂言。意谓较先辂为稍次者。塾：门侧之堂。

【译文】

王的大车在迎宾台阶的前面，缀车在东阶的前面，先车放在门侧左边堂屋的前面，次车放在门侧右边堂屋的前面。

二人雀弁[1]，执惠[2]，立于毕门之内[3]。四人綦弁[4]，执戈上刃，夹两阶戺[5]。一人冕[6]，执刘[7]，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8]，立于西堂。一人冕，执戮[9]，立于东垂[10]。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一人冕，执锐[11]，立于侧阶[12]。

【注释】

[1]雀弁（biàn）：国王的卫士所戴的一种礼帽，其色赤而略带黑色。弁，古时的帽子。

[2]惠：《孔传》：“三隅矛。”

[3]毕门：此处当指庙门。因为此时康王正行大礼受策命于祖庙，故此处毕门当为庙门。毕，通“跸”，跸门，在这种门前不准行人随便来往，以示郑重。

[4]綦弁：这是较雀弁又次一等的礼帽，颜色是青黑色的。

[5]夹：站在道路两旁曰夹，现在仍谓路两旁均有行人曰夹道。

阼（shì）：《孔传》解释为堂廉，一说是堂廉下的台阶。译文从后一说。

[6]冕：比雀弁稍高一等的礼帽。

[7]刘：斧一类的武器。

[8]钺（yuè）：大斧。

[9]戣（kuí）：与下文的“瞿”都是三个尖的矛。

[10]立于东垂：堂的旁边叫做垂，也就是堂廉。

[11]锐：矛一类的武器。

[12]侧阶：曾运乾说：“侧，特也。侧阶，北堂北下阶也。北下阶无东西之别，故云特阶。”

【译文】

二人戴着赤黑色的礼帽，执着矛立在庙门的里边。四人戴着青黑色的礼帽，拿着戈，相向地站立在门庭两旁的台阶上。一人戴着礼帽，拿着大斧，站立在东堂之前。又一人戴着礼帽，拿着大斧，站立在西堂之前。一人戴着礼帽，拿着三尖矛，站立在东堂前面。又一人戴着礼帽，拿着三尖矛，站立在西堂前面。又一人戴着礼帽，拿着矛，站立在北面的台阶上。

王麻冕黼裳[1]，由宾阶阶[2]。卿士邦君麻冕蚁裳[3]，入即位[4]。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5]。太保承介圭[6]，上宗奉同瑁[7]，由阼阶阶[8]。太史秉书[9]，由宾阶阶[10]，御王册命[11]，曰：“皇后凭玉几[12]，道扬末命[13]。命汝嗣训[14]，临君周邦，率循大卞[15]，燮和天下[16]，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17]，其能而乱四方[18]，以敬忌天威[19]。”

【注释】

[1]麻冕：一种麻制的礼帽。黼裳：礼服，因为这种服装，缀有花纹如斧形，故称黼裳。

[2]宾阶：西阶，宾客所走的台阶。康王钊此时尚未即位，故由宾阶上，以示谦逊。阼（jī）：升，登。

[3]卿士：指朝内的官员。邦君：指诸侯国君。蚁裳：即礼服，色黑如蚁，故名蚁裳。

[4]入即位：郑玄说，卿士向西面立，诸侯向北面立。位，中庭左右叫做位。

[5]彤裳：红色的礼服。

[6]太保：指太保奭即召公，此时是册命的主持者。承：捧着。介圭：大圭，一种玉器，为天子所守，这时捧着它，是用来祭奠成王的神位的。

[7]上宗：即太宗，是太保的助手。同：郑玄说是酒杯。瑁：也是一种玉器，长约四寸，天子拿着这种玉器接见诸侯。

[8]阼阶：东阶，与上文“宾阶”相对，是主阶，太保此时是摄主，故由主阶登。

[9]书：策书，上面写着成王的遗命。

[10]由宾阶阼：因为继王是由宾阶登上的，所以太史也从宾阶登上把成王的遗命授给新王。

[11]御：通“迓”（yà），迎接。册命：即成王的遗嘱。此遗嘱由太史口陈。

[12]皇后：大后，对成王的敬称。皇，大。后，国王。

[13]道、扬：同义叠用，述说。末命：临终时的遗命。

[14]嗣：继承，接续，此处意指遵照。训：亦指先王遗命。

[15]率：完全。循：遵守。卞（biàn）：法度。

[16]燮和：治理。

[17]眇眇：微小，此处用作谦词。

[18]其能：岂能。其，岂。乱：治。

[19]敬忌：敬畏。忌，畏惧。

【译文】

王戴着麻制的礼帽，穿着有花纹的礼服，从西阶登上。重要官员和诸侯国君也都戴着麻制的礼帽，穿着黑色礼服，分别站在应在的位置上。太保、太史、太宗也都戴着礼帽，穿着红色礼服。太保捧着大圭，太宗捧着酒杯和天子所执的瑁，从东阶登上。太史拿着册书，从西阶走上，迎接国王而授以成王的遗命说："伟大的王啊！依着玉几，传达临终时的命令。你现在依照先王遗训，继承王位，统治周国，遵循着国家的大法，治理天下，以报答文王、武王并发扬文王、武王的光荣传统和遗训。"王行了两次礼，然后起来，回答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年轻人，岂能像先王那样敬畏天命，把四方治理好呢！"

乃受同瑁[1]，王三宿[2]，三祭[3]，三咤[4]。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5]，以异同秉璋以酢[6]，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7]，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8]，收[9]。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10]。宾称奉圭兼币曰[11]："一二臣卫[12]，敢

执壤奠[13]。”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14]。

【注释】

[1]乃受同瑁（mào）：王国维说：“受同者王，授之者太宗也，……授同者何，献王也。太宗奉同，太保拜送，王拜受。”（《观堂集林·周书顾命考》）此说可从。同，天子用的酒杯。瑁，天子所执的瑞玉。孔颖达说：“天子执瑁，故受瑁为主。”

[2]宿：通“肃”，徐行向前。

[3]祭：洒酒至地。

[4]咤（zhà）：向后退行（据郑玄说）。

[5]盥（guàn）：洗手。

[6]异：不同。同：天子所用的酒杯。璋：即璋瓒，酒杯名，为祭祀时大臣所用，不同于天子的酒杯，故称“异同秉璋”。酢：自酌。这里所写的是太保授命完毕之后的情形，因为授礼已毕，所以太保用臣礼。

[7]哜（jì）：口尝，意指既祭之后的赐酒，入口至齿，方饮而实不饮。宅：通“咤”，退行。

[8]太保降：王国维说：“此云大保降，知大保自酢在堂上也，不言王与大宗大史降者，略也。”

[9]收：彻。

[10]布乘：或作“黻黼”，即礼服。黄朱：周制，天子礼服是纯红色，诸侯礼服是黄红色。

[11]宾：指诸侯。称：说。币：贡物。

[12]臣卫：为诸侯自称之词。

[13]敢执：客套话。壤奠：意指土壤所产。奠，贡献。

[14]义嗣：据周制，康王为长子，应接受王位，故称义嗣。义，宜，犹今语应该。嗣，继承。德：《说文》解作“升”，意指升上台阶答拜。

【译文】

于是王便接受了酒杯和瑁，慢慢地向前行进三次，奠酒三次，向后退行三次。接着太宗说：“王啊！请你把酒喝下吧！”太保代王接过酒杯，历阶而下，然后洗了洗手，用璋瓒这种酒杯，自酌了一杯酒，又授给助祭人一杯酒，助祭人行礼拜谢，王回礼答谢。太保从助祭人那里接过这杯酒，先祭后尝，便退了下来，把这杯酒还给助祭人。助祭人行礼拜谢，王回礼答谢。太保等从西阶走下，行礼已毕。大家从行礼的地方走出来，诸侯国君走出庙门后，恭候国王。国王从应门内走出，太保率西方的诸侯国君从应门左边进去迎接国王，毕公率领东方的诸侯国君从应门的右边进去迎接国王，诸侯国君都穿着黄红色礼服。诸侯国君拿着朝觐用的圭，并分别献出不同的贡享，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大胆地献出地方上的土产，希望王能够收下！”说着诸侯们都行礼叩头。继王以国王的身份，升上台阶回礼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1]，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2]，克恤西土[3]。惟新陟王毕协赏罚[4]，戡定厥功[5]，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6]。无坏我高祖寡命[7]。”

【注释】

[1]暨：和，与。咸：都。

[2]诞：大。羑（yǒu）若：指上帝的诱导或使命。羑，《说文》：“进善也。”引申为诱导。若，通“诺”。

[3]克：能够。恤：忧，可引申为关心、关怀。

[4]新陟王：当指成王。陟，升。毕：完全。协：合乎法规。

[5]戡：能够。厥：其，指成王。

[6]张皇：整顿。六师：周制，天子有六师，每师一万二千五百人。

[7]坏：毁弃。寡：大。

【译文】

太保和芮伯都走向前来互相行礼，之后，又都对新王行大礼，说：“斗胆恭敬地禀告天子，那伟大的上帝更改殷国的大命，只让我们周国的文王和武王接受上天的大命，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关怀西土的臣民。我们那刚刚死去的成王，能够完全按照先王的成法或赏或罚，从而完成了他的大功，遗给后人以美好的家邦。现在，新王你应该恭敬地对待先王的遗业啊！很好地整顿军队，不要毁弃了我们祖先的大命。”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1]，不务咎[2]，厎至齐[3]，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4]。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5]，乃命建侯树屏[6]，在我后之人[7]。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8]，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9]。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10]，无遗鞠子羞[11]。”

【注释】

[1]文武：指文王和武王。丕：大。平：成。富：备（据郑玄说）。

[2]务：致力。咎：罚。

[3]底：止，达到。齐：适中。

[4]端：正。

[5]付、畀（bì）：同义词叠用，给予。

[6]建侯：分封诸侯。树屏：可引申为维护，意思是上帝分封诸侯，维护王室。树，立。屏，屏蔽，维护。

[7]在：照顾辅助。

[8]伯父：天子称同姓诸侯中的大国叫伯父，称同姓诸侯中的小国叫叔父。后来似通称叔父。如《国语·周语》中记载襄王称晋文公为叔父。尚：还能。暨：与。顾：念。

[9]绥：继承。

[10]恤：忧。厥若：犹今语那个，指王室。

[11]鞠子：康王谦词。鞠，幼稚。

【译文】

王说："诸侯国君们，现在我姬钊特此通告你们，并向你们发布命令。从前我们的国君文王和武王，使国家的礼法大大地完备起来，而不致力于刑罚，一切措施都恰到好处，因此先王的威信有如光辉普照天下。还有那些勇武的将士，忠心的臣子，保护、治理我们的国家，以端正上帝赐予的大命。那伟大的上帝便根据先王的德行，把天

下交给我们，并且还要分封诸侯，树立屏障，帮助我们后人治理国家。现在我们同姓诸侯中的大国，都能够尽心地扶持王室，有如你们的先人臣服于先王一样。这就说明，你们虽然身在朝廷之外，而心却无不在王室。你们应时刻关心着王室，不使我这年幼无知的人犯下什么过错。”

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1]，反[2]，丧服。

【注释】

[1]释冕：意谓脱去举行即位大典时所穿的吉服。

[2]反：同“返”，此处指康王回到守丧的地方。

【译文】

大家听完了诰令，行礼而出。王脱去礼服又回到守丧的住处，穿上丧服。

吕刑

【题解】

据《史记》记载，本篇作于西周穆王时。当代学者，有的认为作于东周，不过我们认为此说证据不足，难以成立。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仍把本篇作为西周史料而加以引用，这种做法似可信从。

本篇可分作三段。

第一段，总结历史经验。以苗民的“弗用灵”说明建立法度的重

要；以蚩尤的滥刑而招致灭亡，说明执行法度的重要。这一段主要是从反面进行论证的，意在对国君提出警戒。

文中反复说明滥刑的危害，主张“非讫于威，惟讫于富”而强调“德”教。不过从所立的刑律来看，也极为残酷，但和过去那种把意志当作法律的情形相比较，仍是一种进步。

第二段，说明刑律的条目及审理案件的方法。惩罚分作三大类：五刑、五罚、五过。这三类有轻重的不同，最重的是五刑，其次是五罚，最轻的是五过。所谓刑律，主要指的是五刑。五刑包括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五等，五刑的条款总计有三千。可见这种法律是十分严酷的，这些严酷的法律是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支柱。

在审理案件的方法方面，《吕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惩罚与罪行相符，力戒贪赃枉法；二、在案情不能确定时，从轻不从重；三、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所谓具体情况，对犯人而言，要区分偶一为之还是一贯不法；对社会情况而言，是指区分乱世还是治世，前者从轻，后者从重。

上述三条原则，都是为了防止滥刑。在《吕刑》的作者看来，防止滥刑是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

第三段，警戒贪官污吏并提出慎刑。

惟吕命[1]。王享国百年[2]，耄[3]，荒度作刑[4]，以诘四方[5]。

【注释】

[1]惟：语首助词，无实义。吕：吕侯，周穆王的大臣，《史记》、《诗经》、《礼记》等书均作“甫侯”。命：古时臣告君也可以称命，这里当引申为建议。

[2]王享国百年：据《史记》记载，穆王即位时年已五十，即位后执政达五十五年，所谓“享国百年”是把即位前的五十年也算在内的。

[3]耄（mào）：年老叫耄。《礼记·曲礼上》：“八十、九十曰耄。”

[4]荒：大。度：度量。

[5]诘：责成。四方：指诸侯。据《史记》所载，当时因诸侯不睦，甫侯才提出修刑律的建议。

【译文】

甫侯建议天子制定国家的刑律。王在位时间达百余年，到了年老的时候，根据宽大的原则来制定刑律，并责成四方官吏遵守。

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1]，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2]，夺攘矫虔[3]。苗民弗用灵[4]，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5]。越兹丽刑并制[6]，罔差有辞[7]。

【注释】

[1]蚩尤：古时苗族酋长。黄帝、舜、禹时均曾和苗族发生较大的战争。

[2]鸱义：丧失人性的禽兽行为。王引之说：“鸱者，冒没轻馋；义者，倾邪反侧。”《孔传》：“为鸱枭之义，以相夺攘。”奸宄：谓为非作歹。

[3]夺：强取。攘：窃取。矫：诈称曰矫。虔：亦谓强取。

[4]灵：曾运乾说：“‘灵’当为‘令’，声之讹也。”

[5]爰：语首助词。淫：过分。劓（yì）：割鼻，五刑之一。刵（èr）：割去耳朵之刑。椓（zhuó）：宫刑。古时犯淫乱之罪者，男子割去生殖器，女子则幽闭宫中，均称宫刑。黥（qíng）：在脸上刺字的刑罚，也称墨。

[6]兹：于是。丽：通“罹”，即预设圈套使其陷于罪而后罚之。刑：杀。并制：并用。曾运乾释此句说：“丽刑并制者，既罚金，又加以刑；或既加刑，又籍家也。”译文从之。

[7]差：择。辞：申述情由。

【译文】

王说：“古时本有良好的道德风尚，后来蚩尤开始作乱，他的恶劣行为影响了平民。人们都成了贼寇，开始胡作妄为，远近作乱，强取豪夺。苗民们也不遵守他的法令，因此便制定了一系列的刑罚，制定了五种杀人的刑罚叫做法律。后来逐渐滥用酷刑，甚至无罪的人也遭到杀戮，过分地使用割鼻子、割耳朵、宫刑、墨黥等刑罚。或者既罚以金，又加以刑，或者既加以刑又没收他的家产，从来不听取受刑人的申诉。

“民兴胥渐[1]，泯泯棼棼[2]，罔中于信[3]，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4]。上帝监民[5]，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6]，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7]，罔有降格[8]。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9]，鳏寡无盖[10]。

【注释】

[1]胥：互相。渐：逐渐，这里指逐渐向欺诈方面发展。

[2]泯泯棼棼（fén）：同义叠用，纷乱。

[3]罔中于信：没有忠信。

[4]方告：大家在一起上诉。方，并。上：指上帝。

[5]监：视，此处谓考察。

[6]遏：遏制。绝：杀尽。

[7]重黎：传说中颛顼时司天地的官名。重，司天；黎，司地。本来各司其责不相混淆，据说到了少昊的时候，九黎作乱，遂使民神杂糅，失去了神道的尊严。颛顼时便命重主持天神，黎主持臣民，恢复旧制。这里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8]罔：不。格：沟通天人意见的人。

[9]明明：察。棐（fěi）常：指恢复旧制，矫正民神杂糅的风气。棐，辅。

[10]盖：通“害”，危害。

【译文】

“平民互相欺诈，社会上十分紊乱，大家都不遵守信用，对于盟誓可以随便推翻。蚩尤用残酷的刑罚来对待民众，大家便结合在一起向上帝控告自己无辜被罚的情形。上帝看到臣民的实情，看到了蚩尤毫无德政，看到了他们滥用刑罚的残酷情景。上帝十分怜悯民众无辜被杀的不幸，也用严酷的手段来对待蚩尤的残暴行为，把那些为非作歹的苗民斩尽杀绝，不使一个坏人留在世上。同时还命令重负责神道，命令黎负责理民，恢复以往制度，各司其责，也不再降下能够沟通天人意见的通人。以后在下的历届君主，都清楚地看到了民神杂糅之风的危害，舍弃酷刑，甚至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也不再受害。

“皇帝清问下民[1]，鳏寡有辞于苗[2]。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3]：伯夷降典[4]，折民惟刑[5]；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6]，农殖嘉谷[7]。三后成功，惟殷于民[8]。士制百姓于刑之中[9]，以教祗德。

【注释】

[1]清：讯问。马融说：“清，讯也。”

[2]有辞于苗：于苗有怨言。

[3]三后：指下文伯夷、禹、稷。恤功：《集传》：“恤功，致忧民之功也。”恤，忧。

[4]伯夷：尧时名臣，相传为尧制定礼法者。降：立下。典：法典。

[5]折民：判断下民的案情。《大传》说：“伯夷降典，折民以刑者，谓有礼然后有刑也。”折，判断。

[6]稷：后稷，相传是古代教民种植五谷的人，周人尊为始祖。

[7]农：勉力。殖：种植。嘉：美好。

[8]殷：正。

[9]士：士师。制：制止，意思是说不再让他们犯刑。

【译文】

“上帝询问下民的疾苦，鳏寡之人都对有苗发出怨言，于是再一次惩罚有苗。政令的威严使臣民感到畏惧，德教彰明使臣民内心悦服。于是又命令三位大臣为臣民建立功业：伯夷立下法典，只按照刑律审理下民案情；禹负责治理水土，并负责为山川命名；后稷教民播

种，努力地种好庄稼。三位大臣的功业完成以后，平民的作风大正。士师又教导臣民遵守法令制度，而不至于犯罪受到刑罚，教导臣民敬重德行。

“穆穆在上[1]，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2]，率乂于民棐彝[3]。典狱[4]，非讫于威[5]，惟讫于富[6]。敬忌[7]，罔有择言在身[8]，惟克天德[9]，自作元命[10]，配享在下[11]。”

【注释】

[1]穆穆：美。在上：指国王。

[2]明：勉。刑之中：即用刑得当。

[3]率：语首助词。乂：治。棐：辅，此处可引申为拥护。彝：法。

[4]典狱：负责断狱。典，主，主持。

[5]讫：止。

[6]富：福，意言主狱不应当终于立威，而应当终于惩一劝百，为人造福。

[7]敬忌：恭敬而畏惧。忌，畏惧。

[8]择言：坏话。择，通“殚”（dān），败坏。

[9]惟：只。克：自任，肩负，犹今语负起责任。天德：上天立下的道德准则。

[10]自作元命：以自己的善行求得大福。元命，长命。古人以长命为福。元，长。

[11]配享：配天命而享受上天所赐予的大福。在下：在下面。

【译文】

“当国王的有美德在上，当大臣的能明察于下，政治十分清明，光辉照于四方，所有的人无不勤勉地根据德教办事，因此用刑完全合乎法律，臣民完全服从统治，而乐于服从法律。主持审理案件的，不完全用刑威解决问题，而是用德教解决问题，为民谋利。大家都怀着畏惧和尊敬的心情办事，没有一个人敢说坏话，而能遵守公德，所以能求得长寿，在下面享受上天所赐予的幸福。”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1]，非尔惟作天牧[2]？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3]？其今尔何惩[4]？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5]。罔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6]，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7]，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

【注释】

[1]司政典狱：此处当指诸侯。司、典均谓主办、主持。

[2]非尔惟作天牧：此句为反诘句。惟作天牧，谓为天治民。《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牧，古时治民曰牧。

[3]时：指示代词，这。播：传播。迪：道。

[4]惩：惩创，犹今语失败的教训。

[5]时：通“是”，指示代词，可译作“这”或“这些”。匪：否定副词，不。丽：通“罹”，陷网。

[6]惟时：因此。庶威：盛为威势。夺货：乘机搜刮人家的财

产。

[7]蠲（juān）：清洁。

【译文】

王说：“唉！四方的诸侯国君啊，难道你们不是为上天治理臣民的吗？现在你们要效法什么呢？难道不是伯夷所制定的法律制度吗？现在你们要以什么作为教训呢？难道不正是苗民不明察狱事而陷民于水火之中的过错吗？他们不选择有道德的人去考察五刑是否用得适当，那些依仗自己的威势，夺取臣民财产的人，便滥用刑罚，使无辜的臣民遭受祸殃。上帝因为苗民的政治十分昏暗，便把大祸降给他们。苗民没有理由来解除上天的惩罚，因而遭到覆亡，他们的后代没有一个人留在世上。”

王曰：“呜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1]。今尔罔不由慰曰勤[2]，尔罔或戒不勤。天齐于民[3]，俾我一日[4]。非终惟终在人[5]。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6]。惟敬五行[7]，以成三德[8]。一人有庆[9]，兆民赖之[10]。其宁惟永。”

【注释】

[1]庶：庶几。格：固。

[2]由：用。慰：宽慰。

[3]齐：整顿。

[4]俾：使。

[5]非终：不是一贯犯罪。惟终：一贯犯罪。在：观察。

[6]休：王引之解作“喜”，与“畏”对。

[7]惟敬五行：指谨慎地使用刑罚。五行，谓五刑。

[8]三德：即《洪范》所说的正直、刚克、柔克。

[9]庆：善。

[10]赖：利。

【译文】

王说：“唉！时常把这种教训放在心里吧。父老兄弟和子孙幼辈们，你们都要听从我的话，这样做就差不多可以保住上天所赐予我们的大命了。现在你们无不自我安慰说‘我们已经十分勤劳了’，你们没有一个能够以不勤劳作为警戒。上天为了整顿臣民，使我们今天掌握权柄，我们不能滥用职权。犯人是偶尔犯罪，还是一贯犯罪，要在认真考察他的行为之后，再决定给以什么处分。你们应当尊敬地对待天命，以拥戴我一人。在断狱的时候，虽然遇到了可怕的事情也不要害怕，虽然弄清了案情的原委也不要高兴。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以成就三德。一人办了好事，亿万臣民便会得到幸福。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永远安宁了。”

王曰：“吁！来，有邦有土[1]，告尔祥刑[2]。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3]？

【注释】

[1]有邦：指诸侯。有土：指畿内有采地的大臣。

[2]祥刑：善刑。不专靠惩罚而注重德教，故称善刑。祥，善。

[3]度：审议。及：俞樾认为是“ ”（fú）字之误。 ，治也。

详参《汉语大字典》第391页。以上三句都是倒装句，犹言非人何择？非刑何敬？非及何度？

【译文】

王说："唉！来吧，诸侯国君和诸位官员，让我告诉你们什么叫善刑。现在你们安治百姓，要去选择谁呢，难道不是道德高尚的人吗？谨慎地对待什么呢，难道不正是刑法吗？要审议什么呢，难道不正是案件吗？

"两造具备[1]，师听五辞[2]。五辞简孚[3]，正于五刑[4]。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5]：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6]。其罪惟均[7]，其审克之[8]。

【注释】

[1]两造：诉讼的双方。具备：意指诉讼的双方全都到齐。

[2]师：士师，刑官。听：郑玄解作"平治"。五辞：据《周礼·小司寇》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3]简：检查核对。孚：验证。

[4]正：质。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此处所说"正于五刑"即是按五刑的规定来处理，该处以墨刑的便施以墨刑，该处以大辟之刑的即施以大辟之刑，因此较下面的五罚为重。罚当指根据罪情的轻重处以罚金。如果罪情还轻于五罚的规定，便可减等依照五过的规定赦免。总的意思是处理尽量从轻，这便是穆王所说的祥刑的意旨之一。

[5]疵：瑕，即偏差和错误。所谓"疵"即下文所说即"五过之疵"。

[6]“惟官”句：所言即“五过之疵”的内容，包括官、反、内、货、来。官，谓依仗威势；反，谓乘机报恩报怨；内，是指害怕高位强权，而暗中受到牵制，不敢依法处理；货，是勒索财物；来，马融本作“赇”（qiú），《说文》：“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就是贪赃枉法。

[7]其：指主审案件的刑官。罪：指犯了上述过错。均：等，意思是和犯人一样受到惩罚。

[8]克：《汉书·刑法志》作“核”，谓核实。

【译文】

“诉讼的双方都来齐了，负责考察狱情的官员，便要从五个方面去考察案情。考察和核对的结果与事实相符，便把他的罪情跟五刑的规定查对一下，看看应该给予怎样的刑罚。如果罪情和五刑的规定不相应，便查对一下五罚的规定，看看应该给予怎样的惩罚。如果罪情还轻，跟五罚的规定不相应，那就根据五过的规定加以宽恕。但运用五过的规定时，要防止弊端的发生：比如审理案情的人，或仗着自己威势随意处理，或乘机报恩报怨，或者害怕高位的人不敢依法处理，或乘机勒索财物，或贪赃枉法。这样处理案情，必定会发生偏差和错误。如果审理案情的人犯了这些错误，那就应当和犯人一样受到惩罚。你们可要根据事实进行审判啊！

“五刑之疑有赦[1]，五罚之疑有赦[2]，其审克之。简孚有众[3]，惟貌有稽[4]，无简不听[5]，具严天威。

【注释】

[1]五刑之疑有赦：正于五刑而有怀疑，便减等处理。

[2]五罚之疑有赦：正于五罚而有怀疑，便减等处理。

[3]简孚：核验。《周礼·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此处所言即“简孚有众”。

[4]貌：《说文》作“缥”（miáo），细微。稽：查考。

[5]简：核实，意谓大凡经过核实的才可以相信。

【译文】

“凡是用五刑的规定去惩处其罪行而感到有疑问的，便可减等按照五罚的规定处理；如果按照五罚的规定去处理仍有疑问的，便减等按五过的规定来处理，但一定要认真地考查。可以跟广大的民众核对，即使是细小的情节也要谨慎地核对，没有事实根据的，便不要论罪，但处理时也不能一味从轻，要能够保持住上天的威严。

“墨辟疑赦，其罚百锾[1]，阅实其罪[2]。劓辟疑赦，其罚惟倍[3]，阅实其罪。剕辟疑赦[4]，其罚倍差[5]，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6]，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7]。

【注释】

[1]锾（huán）：古时重量单位，重六两，或谓重六两又大半两。

[2]阅实：即脱赦，解脱赦免之意。杨筠如说：“阅，当为‘说’。《诗·小弁》‘我躬不阅’，《左传》‘阅’作‘说’，是其证。说，即古‘脱’字也。‘实’与‘寔’同，通作‘置’。《周易·坎》《释文》：‘寔，姚本作‘置’。’是其证也。《说文》：‘置，赦也。’则‘阅实’，犹言‘脱赦’矣。”

[3]其罚惟倍：较墨刑为倍，当二百锾。

[4]刖（fèi）：断足之刑。

[5]其罚倍差：对劓刑言，于劓刑为一倍则为四百锾，又增其差当为五百锾。

[6]属：条款。

[7]五刑之属三千：孙星衍说，罪之条目必有定数者恐后世妄加之。再者《周礼·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江声据此认为，墨刑的条款为《司刑》的二倍，宫与大辟的条款都比《司刑》的规定少。这些便都是穆王的所谓祥刑。

【译文】

“处以墨刑而感到有疑问的，可以从轻处理，罚以黄铜六百两，然后赦免他的罪行。处以割鼻之刑而感到有疑问的，罚以黄铜一千二百两，然后赦免他的罪行。处以断足之刑而感到有疑问的，罚以黄铜三千两，然后赦免他的罪行。处以宫刑而感到有疑问的，罚以黄铜三千六百两，然后赦免他的罪行。处以死刑而感到有疑问的，罚以黄铜六千两，然后赦免他的罪行。墨刑的条目是一千条，割鼻之刑的条目一千条，断足之刑的条目五百条，宫刑的条目三百条，死刑的条目二百条，五刑的条目，合在一起，共计三千条。

“上下比罪[1]，勿僭乱辞[2]。勿用不行[3]，惟察惟法，其审克之。

【注释】

[1]上、下：指轻重。比：《礼记·王制》说：“凡听五刑之讼，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小大”即此处所说的“上下”。

[2]僭：差错，与“乱”为近义词叠用。辞：犯人的供辞。

[3]不行：不用。孙星衍以为是蠲除之法，蠲除犹今言大赦，已赦之后，往往又事惩罚，这样便无从取信于民，故不用。

【译文】

“罪重者处以重刑，罪轻者处以轻刑，对于犯人的供辞和决狱之辞，都要力求与事实相符，不要发生差错。不要采用大赦的办法，一定要核实其罪情，并要根据法律办事，希望你们一定要根据事实进行审判啊！

“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1]。刑罚世轻世重[2]。惟齐非齐[3]，有伦有要[4]。

【注释】

[1]权：根据情况灵活掌握。

[2]世轻世重：是说刑罚要根据社会情况决定轻重。《荀子·正论》篇解释这句话说：“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译文即本此。世，社会。

[3]惟齐非齐：江声说，上刑适轻，下刑适重，叫做“非齐”，轻重可以随世制宜，灵活掌握，叫做“齐非齐”。

[4]伦：条款，指法律条款。要：指法律的纲要。

【译文】

“罪情较重，本应处以重刑，但只是偶一为之，不是一贯不法，便可以从轻处理。罪情较轻，本应从轻处理，但因是一贯不法或故意犯罪，便应当从重处理。惩罚是轻是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以便使惩罚达到完全适宜的程度。刑罚的轻重还可以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处以乱世用刑宜轻，处以治世用刑宜重。总之，刑罚的轻重既要根据犯人的具体情况，也要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况决定，当然也要依据法律的条款和纲要来处理，不能任意决定。

“罚惩非死，人极于病[1]。非佞折狱[2]，惟良折狱[3]，罔非在中[4]。察辞于差[5]，非从惟从。哀敬折狱[6]。明启刑书胥占[7]，咸庶中正[8]。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9]，输而孚[10]。其刑上备[11]。有并两刑[12]。”

【注释】

[1]极：使困窘。病：艰难困苦。

[2]佞：巧言，谓口才辩捷之人。

[3]良：善良，指善良忠厚之人。

[4]中：恰当，适当。

[5]差：谓供辞中参差矛盾之处。

[6]哀敬：谓悲哀怜悯的心情。

[7]胥：相。占：揣度。

[8]咸：皆。庶：幸。中正：正确无误。

[9]狱成：指供辞中所说都已确定下来，可以据以论罪。成，指狱辞。孚：信。

[10]输：与“成”相对为文，其意思当与“成”相反。王引之说：“‘成’与‘输’相对为文，输之言渝也，谓变更也。《尔雅》：‘渝，变也。’《广雅》：‘输，更也。’狱辞或有不实，又察其直而变更之，后世所谓平反也，狱辞定而人信之，其有变更而人亦信之，所谓民自以为冤也。”译文即本此。

[11]其刑上备：孙星衍说：“具列爰书上之，勿增减罪状也。”

[12]有并两刑：曾运乾说：“两罪俱发，则但科以一罪，不复责其余，皆取宽厚之意也。”

【译文】

“五刑的罚金，虽然没把犯人置于死地，但也给他造成很大的困难了。判断狱情不要依仗辩捷的口才而要心怀忠厚，务使案情的判断完全得当。主持断狱的人，要认真考查犯人供辞的矛盾，犯人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但从其供辞来看，其罪情还是属实的，那也就算是承认了。要怀着悲哀和怜悯的心情来处理案件。应当打开刑书，根据法律规定，仔细掂量，使案件的处理都达到正确无误的程度。或按五刑处理，或按五罚处理，都要查清事实进行审判。如果供辞有出入，应当细察其是非曲直而变更之。这样做，供辞定案，就能够取信于人，如果供辞根据情况有了变更，也能够取信于人，犯人也会悦服。案情核实之后，便据实上报。如果是犯两种罪的，只按一种罪来惩罚。”

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1]。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2]。明清于单辞[3]，民之乱[4]，罔不中听狱之两辞[5]。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6]。狱货非宝[7]，惟府辜功[8]，报以庶尤[9]。永畏惟罚。非天不中[10]，惟人在命。天罚不极[11]，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12]。”

【注释】

[1]官伯：指诸侯。族姓：指同族人。

[2]作：为。配：两事或两人相称叫作配，此处当指天上的上帝与地下的君主作配。

[3]明清：明察。单辞：无佐证之辞。

[4]乱：治。

[5]中听：不偏听一面之辞。狱之两辞：诉讼双方的供辞。

[6]私：自营为私。家：孙星衍说当读如《檀弓》“君子不家于丧”之“家”。曾运乾解释说：“言不以为利也。”

[7]狱货：指刑狱罚金。非宝：意指不要将罚金据之以肥己。

[8]府：聚集。辜功：怨事。

[9]庶：众。尤：怨恨。

[10]中：均，公平。

[11]极：至。

[12]令政：善政。

【译文】

王说：“唉！要谨慎地对待狱事啊，诸侯国君同宗的父兄昆弟子侄们。在我谈论祥刑的时候，多畏惧之辞，这是因为我懂得应当谨慎地对待刑律，并且了解要想有德于民，也必须依赖这些刑律。现在上天为了造福臣民，才为他们设立了君主和官长，在下面受理臣民。因此对待案情处理必须谨慎从事，对于没有佐证的单方面的言论，必须明察；要想正确地处理臣民的案情，没有不是兼听诉讼双方的供辞的。听取供辞时，一定要心存公允，不可因听信一方之辞而有所私

袒，更不可贪图贿赂而有所偏护。刑狱的罚金是为了表示惩罚，不可把它看作财宝而据为己有，如果这样，一定会招致臣民的怨恨，而国家对这样的官吏也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回答臣民的要求，解除他们的怨恨情绪。要永远以敬畏的心情对待刑罚。并不是上天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不公平，而是那些人自招绝命的祸殃。假如上天不把严厉的惩罚加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天下万民就不可能享有美好的政治生活了。”

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于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哲人惟刑[1]。无疆之辞[2]，属于五极[3]。咸中有庆[4]，受王嘉师[5]，监于兹祥刑。”

【注释】

[1]哲人：王引之说：“‘哲’当读为‘折’，折之言制也，折人惟刑，言制人民者惟刑也。”

[2]无疆：没有穷尽，用以形容供辞之多。辞：指供辞。

[3]属于五极：意言关系到五刑的诛罚。属，关系，牵涉。

[4]咸：皆。中：指案件处理得恰当正确。曾运乾以为“中”字为全篇主旨，这种说法可供参考。庆：福泽。

[5]嘉：善。师：众。

【译文】

王说：“唉！子孙们，从今以后你们以什么作为鉴戒呢？难道不正是德教吗？为臣民受理案件的时候，一定要明察啊！对于无穷无尽的供辞，一定要反复考查，使处理合于五刑的规定。处理得当，臣民就会都得到幸福，为王受理臣民的人，一定要认真看待我所说的祥刑

啊！”

文侯之命

【题解】

本篇作于何时，旧时说法不一。《史记》的《周本纪》和《晋世家》，认为作于襄王时，文侯是晋文公重耳，汉代马融也主此说。郑玄则认为本篇作于平王时，文侯是晋文侯仇，《书序》说与郑同。此后注家或从马或从郑。细味全文，似以《书序》及郑说为长。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为了立伯服为太子，便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并和诸侯一起拥立太子宜臼为王，即平王。在这次政变中，晋文侯起了很大作用。《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国语·郑语》：“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这些记载与本文内容大体吻合。

全文可分作四小段。

第一段，写周的先祖依赖群臣的辅佐而得到安宁。这显然是以古况今，希望今天也能像过去那样由于群臣的拥戴而使国家获得安宁。

第二段，概述国家当前的境况，指出国遭大难，没有德高望重的大臣来扶危持颠，以承上启下，引起下文。

第三段，对晋文侯辅佐王室的功劳加以褒奖。联系第二段更可看出晋文侯的功劳之大。

第四段，给晋文侯以赏赐并提出进一步要求。

本篇篇幅虽短，但首尾连贯，层次清楚。

王若曰[1]："父义和[2]，丕显文武，克慎明德[3]，昭升于上[4]，敷闻在下[5]，惟时上帝[6]，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7]，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肆先祖怀在位[8]。

【注释】

[1]王：指周平王。

[2]父：周天子对同族的诸侯的称呼。义和：晋文侯名仇字义和。

[3]明：勉，努力从事。

[4]昭：见。上：指上帝。

[5]敷：布。闻：声望。

[6]惟时：因此。

[7]先正：郑玄解作"先臣"，指公卿大夫。左右：言在帝之左右。昭：通"钊"，勉励。厥：其。辟：君。

[8]肆：因果连词，故。怀：安。

【译文】

王说："伯父义和啊！那大放光明的文王和武王，能够谨慎地对待政事而努力推行德教。他的美德为上天所闻，他的声望广布在臣民之中，因此上帝便把大命交给了文王。也因为过去各位公卿大夫在文王的左右，能够努力地为文王服务，对于大小的谋略无不听从，所以，先祖能够依靠群臣的辅弼而得到安宁。

“呜呼！闵予小子嗣[1]，造天丕愆[2]，殄资泽于下民[3]，侵戎[4]，我国家纯[5]。即我御事，罔或耆寿[6]，俊在厥服[7]，予则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8]。’呜呼！有绩予一人，永绥在位。

【注释】

[1]闵（mǐn）：忧患。小子：平王对自己的谦称。嗣：继承。

[2]造：遭。丕愆：指大过或大祸。《史记·周本纪》：“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这就是平王所说的大祸。

[3]殄：绝。资：指财物。泽：指禄位。

[4]侵：通“祲”（jìn），旧指阴阳相侵的灾祸之气。戎：指兵祸。

[5]纯：通“屯”（zhūn），艰难，指上文所说的“侵戎”。

[6]耆（qí）寿：老年人。耆，年老。

[7]俊：进。服：事，职务。

[8]其：副词，表示希望。伊：你们。恤：忧。朕躬：我身，国王自谓。

【译文】

“唉！我如今继位之时，正遭到上天所给予的大大的惩罚，断绝了我下民的资财，年成荒歉，又遭逢战祸，我们的国家遇到了大难。

我的治事的臣子，很少有老成持重的人，可以提拔上来担任重要职务，为我王室效劳的，我真是难以胜任。祖辈和父辈的诸侯们，希望你们能够对我加以忧虑和关怀。唉！为我建功立业吧！使我能够永远平安地保住大位。

“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1]。汝肇刑文武[2]，用会绍乃辟[3]，追孝于前文人[4]。汝多[5]，修扞我于艰[6]，若汝，予嘉。”

【注释】

[1]绍：当作“昭”，阐明发扬。阮元《校勘记》：“唐石经、古本、岳本、宋板蔡传‘绍’作‘昭’。‘绍’字非也。毛本亦误。”《孔传》：“言汝能明汝显祖康叔之道。”阮元《校勘记》以为“明训昭也”。

[2]肇：始。刑：法，效法。

[3]会：会合。绍：读作“召”，征召诸侯（采杨筠如说）。

[4]孝：效法。曾运乾说：“当为‘𡥈’形之讹也。《说文》‘𡥈，效也’。”（见《尚书正读》第293页）文人：有文德之人，指唐叔。

[5]多：指战功。

[6]修：敬。扞：捍卫。

【译文】

“伯父义和，你应该把你先祖唐叔的德行加以发扬光大。你现在应当效法文王和武王，以征召会合诸侯，追法你祖先的德行。如果你取得了很多的战功，在我遇到艰难的时候，能够很好地捍卫我，那我

就要大大地嘉奖你。”

王曰：“父义和，其归视尔师，宁尔邦[1]。用赉尔秬鬯一卣[2]，彤弓一[3]，彤矢百，卢弓一[4]，卢矢百，马四匹。父往哉！柔远能迩。惠康小民，无荒宁。简恤尔都[5]，用成尔显德。”

【注释】

[1]“其归视”二句：当时晋国有殇叔争国之事，因此叫他回国视师宁都。其，祈使副词，表示希望。视师，整顿军队。师，军队。

[2]赉（lài）：赏赐。秬鬯：祭祀用的香酒。卣（yǒu）：古时酒器。

[3]彤：红色。

[4]卢：黑色。

[5]简：大。恤：救。都：国都。

【译文】

王说：“伯父义和，希望回去整顿你的军队，安定你的国家。我赠给你美酒一壶，红弓一张，红色箭一百支，黑色弓一张，黑色箭一百支，马四匹。伯父，你回去吧！能够很好地对待远方，那么近处的也就会乐于归附你。要给臣民以幸福，不要荒废政务，贪图安逸。要特别地爱护你国中的臣民，从而成就你的大德。”

费誓

【题解】

本篇的写作时代，也是一个聚讼未决的问题。《史记》和《书序》都认为是周公的儿子伯禽所作，事在伯禽于鲁即位之后。认为当时由于管、蔡造反，淮夷、徐戎也跟着发动叛乱，伯禽率师讨伐，因作《费誓》（费音bì，其他书籍作“粊”、“肸”，地名，在今山东费县境）。但这个说法在史实上有矛盾，因为管、蔡和淮、徐的叛乱发生在伯禽即位之前，所以清人孙星衍提出疑义说：“伯禽封鲁，据《洛诰》经文‘命公后’及‘惟告周公其后’，则在七年归政之时，此云即位之后，有管、蔡、淮夷等反，殊不可解。”这个疑义提得很有道理。近人余永梁据甲骨文、金文、《诗经》等资料加以考证，推断出本篇是春秋时鲁僖公所作（见《古史辨》第二期《〈粊誓〉的时代》一文），这虽然还不是定论，但可备一说。

这篇誓辞文字虽然简短，但内容却很充实，层次也很清楚。宋人薛季宣分析本篇内容说：“伯禽当徐、夷之难，所以用其民已至矣，以战则兵甲精炼，以居则营厩严肃，以动则军无侵掠，战守则粮饷备具，城筑则桢干毕集，而申之以戒令，儆之以邦刑，节制之明，师众之一，是故有不战，战必胜矣”（《书经传说汇纂》引）。吕祖谦分析本篇的结构说：“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备，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严部伍，又次之以立期会，先后之序皆不可紊”（同上书）。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本篇的内容和结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徂兹[1]，淮夷徐戎并兴[2]。

【注释】

[1]徂：往。兹：哉。

[2]淮夷、徐戎：都是当时鲁国南面的少数民族。

【译文】

公说：“哦！人们不要喧哗了，听我发布命令！我们前往讨伐吧！现在，淮、徐一带兴兵作乱了。

“善敹乃甲胄[1]，敉乃干[2]，无敢不吊[3]！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

【注释】

[1]敹（liáo）：缝缀。现在方言中仍把缝衣服的破绽处叫敹。甲：军衣。胄（zhòu）：古时的头盔。

[2]敉（jiǎo）：系结。干：干盾一类的武器。

[3]吊（dì）：善，此处谓准备妥善。

【译文】

“缝好你们的军服和头盔，系连起你们的干盾，看你们谁敢不准备好！准备好你们的弓箭，锻冶好你们的戈矛，磨好你们的战刀，看你们谁敢不准备好！

“今惟淫舍牿牛马[1]，杜乃擭[2]，敜乃阱[3]，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

【注释】

[1]淫舍：《孔传》：“言军所在，必放牧也。”淫，游。舍，放置。牿（gù）：为防止牛触人，在牛的角上置以横木叫牿，此处当泛指在牛马的首部所放置的枷锁。

[2]杜：闭塞。擭（huò）：又名“柞（zuò）鄂”，捕兽的工具。《周礼·秋官·雍氏》：“春，令为阱擭沟渎之利于

民。”注：“擭，柞鄂也，坚地阱浅，则设柞鄂于其中。”疏：“柞鄂者，或以为竖柞于中，向上鄂鄂然，以载禽兽，使足不至地，不得跃而出，谓柞鄂也。”

[3]敏（niè）：塞平。阱：陷阱，用以捕兽者。

【译文】

“现在要放牧那些戴着枷锁的牛马，臣民们要把柞鄂收拾起来，要把陷阱填平，不要伤害了那些戴着枷锁的牛马，假如伤害了这些牛马，你们就要受到惩罚。

“马牛其风[1]，臣妾逋逃[2]，勿敢越逐[3]。祗复之[4]，我商赉汝[5]。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注释】

[1]风：放，兽类雌雄相诱叫风。

[2]臣妾：指奴隶。妾，女奴。据古书记载，古时有妇女从军。逋（bū）逃：逃亡。

[3]越逐：离开军队去追逐。不准这样做，则是为了严肃军纪，不使军队陷于紊乱。

[4]祗：敬。复：还。

[5]商：度量，犹言考虑。赉（lài）：赏赐。

【译文】

“马牛因放牧而走失的，奴隶中有逃跑的，希望你们不要离开自

己的队伍去追赶它。凡是得到那走失的牛马和逃跑的奴隶的，要恭敬地送还，能够这样做，我就考虑给以赏赐。假如你们敢于离开队伍去追赶走失的牛马和逃跑的奴隶，或得到了却不归还，那就要受到惩罚。没有谁敢为非作歹，强取豪夺的，凡是翻墙越壁，盗窃马牛，拐骗奴隶的，都要受到应得的惩罚。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1]，无敢不逮[2]，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3]，峙乃桢榦[4]。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5]，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6]，无敢不多[7]，汝则有大刑。”

【注释】

[1]峙：通“痔”（zhì），准备。糗（qiǔ）粮：干粮。

[2]不逮：不到。逮，及，至。

[3]三郊三遂：意指大量征兵。三，指城外采邑等次，古时征兵先征城近郊之邑，近郊不足，再征远郊之邑，仍不足，则举国征兵。郊，城外近处。遂，城外远处。

[4]桢榦（gàn）：筑墙的工具。筑墙时立在两头的木板叫桢，立在两边的木板叫榦。

[5]汝则有无余刑：此句读时当在“有”字处稍顿。“无余刑”与下文“非杀”是倒装。余刑，其余的刑罚，故译作：“不杀掉你们还能用其他的什么刑罚呢？”这种句式在《尚书》中屡见不鲜，大约是为了使句式曲折而不平板。

[6]刍（chú）茭（jiāo）：可喂牛马的干草。

[7]多：《史记·鲁世家》作“无敢不及”，当从之。“及”与上文“无

敢不逮”的“逮”同义。

【译文】

“甲戌这天，我要出发征伐那徐国了。准备好你们的干粮，看你们谁敢不按时到达？假如你们不按时到达，便处以死刑。我们要在国内大量地征发兵士，各地要准备好筑墙的工具，甲戌这天，我就要修筑工事，看你们谁敢不供给？不杀掉你们，不能用其他什么刑罚。我们要在国内大量地征发军队，望你们准备好牛马的草料，看你们谁敢不供给？假如不及时准备，那你们就要受到大大的惩罚。”

秦誓

【题解】

本篇是春秋时代秦穆公所作的誓辞。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记载，秦穆公听信了杞子的意见，派孟明等大将三人率领军队远道偷袭郑国。出师时，大臣蹇叔竭力劝阻，但穆公利令智昏，不听从蹇叔的劝阻，结果遭到惨败。本篇是战事以后，穆公自责自悔，沉痛总结失败教训之作。

本文通篇全是悔过之辞。一开始，穆公便引古训自责，忧虑改过无日，表现出深自痛悔的心情，接着便怀着这种心情来总结经验教训。穆公举出三种人：一种是依从古训，直言敢谏的人；一种是“今之谋人”；一种是“黄发”老人。第一、三种人是正面人物，第二种显然属于反面人物。穆公检查了对这两类人的错误态度：对第一类人讨厌，对第二类人亲近。由于这些错误态度，给国家带来了重大的牺牲和损失。从这种牺牲和损失中，穆公总结出“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的经验教训。

从这种经验出发，穆公总结出对人应取的正确态度。在这里，穆

公也举出了三种人：一种是“番番良士”，一种是“仡仡勇夫”，一种是“截截善谝言”。穆公认为，对第一种人应“我尚有之”即应当亲近他；对第二种人则“我尚不欲”即不要满足他；对第三种人则应当疏远。接着又举出对德才兼备的人所采取的两种态度，指出只有对有德有才的人采取正确的态度，才能“保我子孙黎民”，巩固自身统治。

本篇语言恳挚，从始至终运用对比手法，写得深刻有力，从思想内容和写作方法上来看无疑是《左传》的先河，可以看作是先秦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

公曰：“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1]。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2]，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有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3]，若弗云来[4]。

【注释】

[1]群言之首：开头的话，犹今语开场白。

[2]讫：止。若：顺。是：指示代词，这。盘：游乐，可引申为幸福。

[3]逾：越。迈：行。

[4]云：通“员”。《诗·小雅·正月》：“昏姻孔云。”毛传：“云，旋也。”旋，回来（采杨筠如说）。

【译文】

公说：“唉！我的臣属们，你们用心听着，不要喧哗！我要向你们发出誓言。古人有句话说：‘人们总要听取别人的劝告，才能获得快乐和幸福。责备别人是没有什么困难的，如果受别人责备，而能够像流水那样顺从，这就困难了。’我的心啊！真是忧虑重重，时光一天一

天地过去，而不再回来。虽然想改正错误，但恐怕时光不允许了。

“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1]；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2]，则罔所愆。

【注释】

[1]未就予忌：言不顺从我的意志。忌，王引之认为当作“惎”，作“意志”解。

[2]猷：谋略，此处指军国大计。询：征求意见。黄发：年老的人，此处隐指蹇叔。

【译文】

“只有那些遵从古训的人，才肯提一些不是一味顺从我的心意的意见，对于这样的人却都讨厌他；现在的人只知一味曲从我的意见，我却暂时和他亲近。虽然这样说，但事实证明对于军国大计还是应请教年老而有经验的人，才不会犯错误。

“番番良士[1]，旅力既愆[2]，我尚有之[3]；仡仡勇夫[4]，射御不违[5]，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6]，俾君子易辞[7]，我皇多有之[8]。

【注释】

[1]番：通“皤”（pó），白色。良士：善士。

[2]旅力：即膂力，指体力。旅，通“膂”。愆：通“骞”，亏损。

[3]有之：王念孙认为“有之”谓“亲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亲有。”《诗·王风·葛藟》：“谓他人母，亦莫我有。”意思是他人不亲近我。《诗·小雅·四

月》：“尽瘁以仕，宁莫我有。”意思是说虽然尽力为国家办事，可是国王却不亲近我。这都是“有”作“亲近”解的证据。《孔传》解“有”为“有无”的“有”是错误的。

[4]仡仡（yì）：雄壮勇敢。

[5]射：射箭。御：驾车。违：失误。

[6]截截：《说文》引作“戋戋”（jiān）。戋戋，浅薄。谝（pián）言：花言巧语。

[7]俾：使。易：轻忽。辞：《公羊传》引文作“怠”，曾运乾说：“古音‘辞’读如‘怠’也。”

[8]皇：通“况”。有：亲近，这句话意思是说不应该亲近他。

【译文】

“那头发雪白的善良老人，虽然身体衰弱，体力不足，我却应当亲近他；那身强力壮的勇士，虽然箭无虚发，驾车技术十分高强，但仅只这些，还不能够满足我的愿望。那缺乏深谋远虑的浅薄的花言巧语使君子轻忽怠惰，招致失败，这样的人我怎能够随便地亲近他们呢！

“昧昧我思之[1]，如有一介臣[2]，断断猗无他伎[3]，其心休休焉[4]，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5]，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6]。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7]！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8]；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9]，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注释】

[1]昧：暗。思：思量。

[2]一介：量词，犹言一个。

[3]断断：诚恳。猗：《大学》引作“兮”，语中助词。

[4]休休：宽容。

[5]彦：有才有德的人。圣：指道德高尚。

[6]不啻：不但。

[7]职：《大学》引文作“尚”。

[8]冒：郑玄以为作“媢”（mào），嫉妒。恶（wù）：讨厌。

[9]俾：使。不达：不达于君。

【译文】

“我暗暗地思量，如果有这样一位忠臣，忠实诚恳而没有别的本领，他的品德高尚，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人家有了本事，就好像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品德高尚，本领高强，不但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从内心喜欢他。这种宽宏大量的人，是可以保住我的子孙和臣民的幸福的，是可以为我的子孙臣民造福的啊！人家有了本领，便嫉妒他，讨厌他；人家有了好的品德，便故意压制他，使他的美德不为君主所了解，这种心胸窄狭的人，是不能够保住我子孙臣民的幸福的，这样的人，实在危险啊！

“邦之杌陧[1]，曰由一人；邦之荣怀[2]，亦尚一人之庆。”

【注释】

[1]杌（wù）隉（niè）：不安。

[2]怀：安。

【译文】

“国家的危难，是因为君主用人不当；国家的安宁，则是因为君主用人得当。”

古文尚书

王世舜　王翠叶　译注

虞书

大禹谟

【题解】

《孔传》本篇《序》：“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矢，陈述。厥，其。谟，计谋，谋略。申，重，重视。是说皋陶在帝舜面前陈述他的治国安民的方略，得到帝舜的重视，于是写出《大禹》、《皋陶谟》、《益稷》这些篇章。《大禹》即《大禹谟》。《益稷》在《孔传》本由《皋陶谟》分出，本书仍归入《皋陶谟》，不再分出，理由见本书《序言》，不赘。

根据孔安国对《尚书》文体的分类，本篇与《皋陶谟》属于“谟”类。所谓“谟”，类似今天所常见的会议纪要。本篇与《皋陶谟》即帝舜、禹、皋陶等人讨论治国安民的大政方针的会议纪要。就本篇而言可分作四段。第一段，由开始至“时乃功”。此段重点在提出治国安民的要点：“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善政”的核心就是“养民”。“民”是一切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善政”的内容为：君主要继承二帝的优秀品德和光荣传统，君臣都要了解从政的艰难；普及文教，遵守法度；任贤去邪；“六府三事允治”。这样就是“养民”，而实现“万世永赖”了。第二段，由“帝曰”至“惟乃之休”。此段重点是任命皋陶为“士”，阐明制定刑法目的在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

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并由皋陶提出刑法的基本原则“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提出这种目的和原则非常难能可贵！第三段，由“帝曰”至“率百官若帝之初”。此段重点是记述舜禅位于禹的事迹。舜在禅位时向禹提出告诫，在这段告诫中有一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段话十分重要，被宋儒称为“虞廷十六字”，并作为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依据，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第四段，由“帝曰”至篇末。此段所记载的是讨伐有苗的事迹。禹采取益的建议，摒弃武力改为“诞敷文德”的和平手段而使有苗降伏。这说明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曰若稽古[1]，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2]，祗承于帝[3]。”曰：“后克艰厥后[4]，臣克艰厥臣，政乃乂[5]，黎民敏德[6]。”

【注释】

[1]曰若稽古：古时成语。用于称述前代著名人物言行的开端。曰若，语词无义。稽，考。古，指古时传说。

[2]文命：文教，指文德教化。《史记·夏本纪》：“夏禹，名曰文命。”此处非指禹名。《孔传》及蔡沈《书集传》（以下简称《集传》）均有辩证说明，可供参考。

[3]祗（zhī）：敬。帝：指尧、舜二帝。句中宾语中心词省略，译文将省略部分补出。

[4]后克艰厥后：句中两“后”字均指帝亦即君主而言。克，能够。艰，艰难，此字最为吃紧，君与臣只有深切了解为政的艰难，才能敬惧恭谨而竭尽全力，从而将政务处理好。《尚书》多次强调这一点，应予注意。

[5]乂（yì）：治。

[6]黎民：平民。敏：勤勉。德：谓修德。

【译文】

考察古代传说，大禹说：“文教普及于四海，恭敬地继承二帝的高尚品德和光荣传统。”又说：“做君主的能够了解做君主的艰难，做臣子的能够了解做臣子的艰难，政务就可以得到治理，老百姓也就会很快地修德为善了。”

帝曰：“俞[1]！允若兹[2]，嘉言罔攸伏[3]，野无遗贤[4]，万邦咸宁[5]。稽于众[6]，舍己从人，不虐无告[7]，不废困穷[8]，惟帝时克[9]。”

【注释】

[1]俞：副词，表肯定意义。

[2]允：确实。兹：此，这。

[3]嘉言：美好的言论。罔：勿，不可。攸（yōu）：所。伏：隐藏，藏匿。

[4]野：指民间。遗：弃置。

[5]邦：国。咸：都，皆。

[6]稽：考察。

[7]无告：指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人。

[8]废：弃，抛弃。

[9]帝：指帝尧。时：通“是”，这，这样。克：能够。

【译文】

舜说：“对啊！的确你的话是如此美好，美好的言论是不应当隐藏起来的，民间没有弃置不用的贤人，众多国家便可以都得到安宁。考察民众，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民众的意见，不虐待无依无靠的人，不抛弃困苦贫穷的人，只有尧才能够做到这些呵！”

益曰：“都[1]！帝德广运[2]，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3]，奄有四海为天下君[4]。”

【注释】

[1]都：叹词。

[2]德：指德政。运：谓推行。

[3]皇天：指上帝。眷：爱护，关注。命：谓授命。

[4]奄有：全部拥有。四海：泛指天下。

【译文】

益说：“唉！天子的德政能够得以广泛地推行，这德政是圣明的神奇的，既有武略也有文治。上帝看到这些德政，便对尧加以关心爱护并授命他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主。”

禹曰：“惠迪吉[1]，从逆凶，惟影响[2]。”

【注释】

[1]惠：顺。迪：道，谓治国安民的正道。

[2]影响：如影随形，如响应声。形容吉与凶的效果其反应显著而迅速。

【译文】

禹说："顺着正道便获得吉利，违背正道便产生灾祸。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1]，罔失法度[2]，罔游于逸[3]，罔淫于乐[4]。任贤勿贰[5]，去邪勿疑[6]。疑谋勿成，百志惟熙[7]。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8]，罔咈百姓以从己之欲[9]。无怠无荒，四夷来王[10]。"

【注释】

[1]儆戒：警惕戒备。虞：误，失误，差错。

[2]罔：勿，不要。法度：法则制度，指尧、舜以来所形成的法则制度。

[3]游：游宕，谓放纵无检束。逸：安逸，谓贪图安逸。

[4]淫：过度。乐：谓享乐。

[5]贰：不专一。

[6]疑：犹豫不决。

[7]百志：犹百虑，谓深思熟虑。熙：兴盛。

[8]干：求。

[9]咈（fú）：违背。

[10]四夷：指四方边远地区的民族。

【译文】

益说："唉！警惕啊！警惕谨慎就不会有差错，不要失去法度，不要沉湎在游玩安逸之中，不要生活在过分的享乐之中。任用贤能之人不要不信任他，摒弃奸邪之人，不要不果断。犹豫不决，就不能成事，深思熟虑才能使事业兴盛。不要违背正道去追求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民意使百姓顺从个人的欲望。不要怠惰，不要荒废，四方边远民族就会服从你的统治。"

禹曰："於[1]！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2]，惟修[3]；正德、利用、厚生、惟和[4]。九功惟叙[5]，九叙惟歌。戒之用休[6]，董之用威[7]，劝之以九歌，俾勿坏[8]。"

【注释】

[1]於（wū）：叹词。

[2]水、火、金、木、土、谷：此六项即下文所说的"六府"。

[3]修：治。

[4]正德、利用、厚生：此三项即下文所说的"三事"。和：和睦。

[5]九功："六府"、"三事"加在一起即为九功。叙：头绪，条理，谓条理分明。

[6]戒：劝诫。休：美。

[7]董：监督。威：刑威。

[8]俾：使。

【译文】

禹说："唉！你可要放在心上啊！德政才是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在于使百姓生活得好。水、火、金、木、土、谷'六府'，都要整治好；端正人的品行，发展生产和贸易，使人们拥有丰厚的生活资料，这'三事'都要办好，这样，百姓就和睦了。九个方面的工作办理得井井有条，九个方面的工作井井有条了，百姓便会编成歌谣来歌颂。用美好来劝诫他们，用刑威来监督他们，用歌谣来劝勉他们，使政务不会向坏的方向发展了。"

帝曰："俞！地平天成[1]，六府三事允治[2]，万世永赖，时乃功[3]。"

【注释】

[1]地平：指地上的水患已经得到治理。天成：指万物自然成长（采《孔传》）。

[2]允治：得当，恰当。

[3]时：通"是"。乃：你。

【译文】

舜说："对啊！大地上的水患治理好了，万物自然而然地成长。'六府'和'三事'处理得十分恰当，千秋万代永远依赖这种德政，这是你的功劳啊！"

帝曰："格[1]，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2]。汝惟不怠，总朕师[3]！"

【注释】

[1]格：来。

[2]耄（mào）：古时年在九十岁称耄。期（jī）：年在一百岁称期，又称期颐。

[3]总：统率。朕（zhèn）：自称之词。自秦始皇起才成为皇帝专用的自称之词。师：指百官。

【译文】

舜说："来吧！你这禹啊！我主持天子之位已经三十三年了，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勤劳的政务使我感到疲倦。只有你勤劳而不怠惰，就由你来率领百官吧！"

禹曰："朕德罔克[1]，民不依。皋陶迈种德[2]，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念兹在兹[3]，释兹在兹[4]。名言兹在兹[5]，允出兹在兹[6]，惟帝念功。"

【注释】

[1]罔克：不能，谓不能胜任。

[2]迈：勤勉，谓躬亲力行。种（zhòng）德：广泛地布施恩德（采《孔传》说）。

[3]念兹在兹：前一"兹"指皋陶，后一"兹"指皋陶的功德。

[4]释：解说。

[5]名言：称道。

[6]允：诚。句中八"兹"字，见译文，不赘。

【译文】

禹说："我的德行还不能当此重任，百姓也不会服从我。皋陶勇往直前，推行你的德政，你的德政才得以普遍地推行世间，百姓对他心悦诚服。你应该考虑到他啊！考虑到他，在于他有这种功德；不考虑到他，便是没有考虑到他的这种功德。我用言语推荐他，在于他有这种功德；我心悦诚服地钦佩他，在于他有这种功德。希望你考虑到他的功德。"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1]。汝作士[2]，明于五刑[3]，以弼五教[4]，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5]。时乃功，懋哉。"

【注释】

[1]罔：不要。干：干扰。予：我。古时常用作第一人称代词。

[2]士：狱官之长，犹法官。

[3]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五种刑罚。

[4]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种伦理规范。

[5]协：符合。中：正，指正道。

【译文】

舜说："皋陶，希望你们这些大臣，不要干扰我们的正道。你担任士，阐明五刑，以辅助五教，以期实现我们理想的政治。使用刑罚是希望达到不使用刑罚的目的，百姓的行为都能合于正道。这是你的功劳，努力吧！"

皋陶曰："帝德罔愆[1]，临下以简[2]，御众以宽[3]；罚弗及嗣

[4]，赏延于世[5]。宥过无大[6]，刑故无小[7]；罪疑惟轻，功疑惟重[8]；与其杀不辜[9]，宁失不经[10]；好生之德，洽于民心[11]。兹用不犯于有司[12]。”

【注释】

[1]罔：无，没有。愆：过错。

[2]临：统辖，治理。简：古人尚简，指简要切实。

[3]御：治理。

[4]弗：不，不要。嗣：指后代。

[5]世：后嗣即后代。

[6]宥：宽恕。

[7]故：故意，明知故犯。

[8]“罪疑”二句：《集传》解释此句说：“罪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轻可重者，则从轻以罚之。功已定矣，而于法之中，有疑其可轻可重者，则从重以赏之。”此解甚是，当从。

[9]不辜：无罪。辜，罪。

[10]不经：不合法律规定。

[11]洽：沾溉，浸润。

[12]兹用：因此。兹，此。用，因。有司：官吏，指官吏所制定的法规。

【译文】

皋陶说："你品德高尚没有过错，用简要的方法来统率臣下，用宽大的法度来治理百姓；有所惩罚不延及其后代子孙，有所赏赐则延及其后代子孙。由于不了解而犯过错，过错虽大，应予宽恕；虽了解却故意犯错，错误虽小，也要惩罚；对所犯罪行，有了疑问，惩罚时应当从轻，对所立功劳，有了疑问，赏赐时应当从重；与其杀掉无罪之人，执法者宁可承担不按法度行事的责任；有了爱护百姓的品德，才能使百姓从内心感到亲近。这样，百姓也就不会违犯司法者所制定的法度了。"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1]。"

【注释】

[1]乃：你。休：美，指美德。

【译文】

舜说："使你按照我的愿望治理百姓，四方的臣民就会闻风而动，这是你的美德啊！"

帝曰："来，禹！降水儆予[1]，成允成功[2]，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3]，惟汝贤。汝惟不矜[4]，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5]，天下莫与汝争功。予懋乃德[6]，嘉乃丕绩[7]，天之历数在汝躬[8]，汝终陟元后[9]。

【注释】

[1]降水：洪水。《孟子·滕文公上》引作"洚水"。在《孟子·告子下》解释说："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

[2]允：信。《集传》："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践其言，试功而

能有其功，所谓成允成功也。”此解甚是，当从。

[3]满：谓自满。假：大，谓自大。

[4]矜：自夸贤能。

[5]伐：自夸其功。

[6]懋：盛大，伟大。

[7]嘉：赞许，表彰。丕：大，伟大。

[8]历数：指帝王继承的次序。古人认为这种次序与天象运行的次序相应。躬：身。

[9]陟（zhì）：登。元后：指天子之位。

【译文】

舜说：“来吧，禹！洪水为患，是对我的警告，你完成了你的誓言，成就治理水患的大功，你是贤能之人。能够勤劳于国家大事，能够俭于自奉，又不自满自大，你是贤能之人。正因为你不夸耀自己的贤能，所以天下的人无法和你争能；正因为你不夸耀自己的功劳，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和你争功。我以为你的品德是高尚的，你的功绩是美好而伟大的，按照上天帝王相继的次第，天子的大位应该放在你的身上了，你登上这天子的大位吧！

“人心惟危[1]，道心惟微[2]，惟精惟一[3]，允执厥中[4]。

【注释】

[1]危：此处指人心专欲求利违义生害而言。

[2]微：此处指道心微妙难见而言。

[3]精：精纯无私。一：专一。

[4]允：信。执：秉持。中：中庸，无过无不及。

【译文】

“人的思想是危险的，道的内涵是精微的，体察那道的精微，始终如一地遵守，如此，才是实实在在地秉承着那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

“无稽之言勿听[1]，弗询之谋勿庸[2]。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3]？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4]。四海困穷，天禄永终[5]。惟口出好兴戎[6]，朕言不再。”

【注释】

[1]无稽：没有根据，无法核实。

[2]弗询：没有征求。

[3]戴：爱戴，遵奉。

[4]修：实行，从事。可：符合。愿：愿望。

[5]天禄：指上帝赐予的大位。

[6]口出：指口头发表的政令。好：谓妥善。兴：引起。戎：战争。

【译文】

“没有根据的话，不要听信；没有征求过公众的意见，不要采用。应当爱戴的，不是君主吗？应当畏惧的，不是民众吗？民众不爱戴君主爱戴谁？君主除了百姓，和谁在一起安定邦国？恭敬吧！要谨

慎地对待你的大位；恭谨从事，去满足那百姓的愿望。四海臣民处于困苦贫穷的境地，上帝降给你的大位，便要永远地终结了。口头发布的政令一定要妥善，否则会引起战争，我的话不再重复了。”

禹曰：“枚卜功臣[1]，惟吉之从。”

【注释】

[1]枚卜：古代一种占卜方法，用于选定官吏。其详不可确考。

【译文】

禹说：“用枚卜在功臣中选定吧，枚卜吉利的，才可以出任大位。”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1]，昆命于元龟[2]。朕志先定，询谋佥同[3]，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4]。”禹拜稽首[5]，固辞。帝曰：“毋！惟汝谐。”

【注释】

[1]官占：掌管占卜的官吏。蔽：断定。

[2]昆：然后。

[3]“朕志”二句：由“朕志先定”可推断上述“先蔽志”的主语仍为“朕”即舜。佥（qiān），皆，全。

[4]习：谓重复占卜。

[5]稽（qǐ）首：叩首，跪拜礼。

【译文】

舜说："禹！我已让卜筮之官占卜过了。我首先断定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然后命卜筮之官用大龟去卜。虽然我首先作出决定，但经过征求公众的意见，公众的意见和我的决定完全相同，鬼神将会依从，龟卜和筮占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吉利，占卜不再重复，才是吉利的。"禹行叩首之礼拜谢，坚持推辞。舜说："不要这样！只有你才是适合的。"

正月朔旦[1]，受命于神宗[2]，率百官若帝之初。

【注释】

[1]朔：每月初一。旦：早晨。

[2]神宗：尧的宗庙。

【译文】

正月初一早晨，禹在尧的宗庙接受大命，率领百官，像帝舜开始继位时那样。

帝曰："咨[1]，禹！惟时有苗弗率[2]，汝徂征[3]。"禹乃会群后[4]，誓于师曰；"济济有众[5]，咸听朕命。蠢兹有苗[6]，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7]。肆予以尔众士[8]，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9]，其克有勋。"

【注释】

[1]咨：嗟叹声。

[2]有：助词，无义，用作词头。下文"有众"与此同。苗：即《尧典》所说的"三苗"，古时南方民族。弗率：不服从。由下文

禹征苗誓辞可见。

[3]徂（cú）：往。

[4]会：集合。群后：指各国君主。

[5]济济：众多。

[6]蠢：骚乱。

[7]咎：灾祸。

[8]肆：故，因此。

[9]尚：表祈使语气，犹言希望。

【译文】

舜说："唉！禹啊！只有那有苗不服从我们的统治，你前往征讨吧。"禹集合各国国君，在军队前发布誓辞说："众将士，都要听从我的命令。有苗蠢蠢欲动，无知而傲慢，欺侮别人而自以为贤明，违反正道，败坏德行。君子被弃置不用，小人却窃据权位。百姓鄙弃而不拥戴他们，上天便降给他们以祸害。因此，我率领你们，遵奉上帝的命令，去讨伐那犯罪的有苗。希望你们同心同力，这样才能建立功勋。"

三旬[1]，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2]："惟德动天，无远弗届[3]。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4]。帝初于历山[5]，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6]，于父母，负罪引慝[7]。祗载见瞽叟[8]，夔夔斋栗[9]，瞽亦允若[10]。至诚感神，矧兹有苗[11]。"禹拜昌言曰[12]："俞[13]！"班师振旅[14]。帝乃诞敷文德[15]，舞干羽于两阶[16]，七旬有苗格[17]。

【注释】

[1]旬：十天。

[2]赞：辅佐，帮助。

[3]届：至，到。

[4]时：通“是”，这，指“满招损，谦受益”而言。天道：犹言不可违背的规律。

[5]帝：指帝舜。历山：地名，难以确考。

[6]日：天天。旻（mín）天：上天，谓上帝。

[7]引慝（nì）：隐藏。慝，通“匿”。

[8]载：事。瞽叟：舜的父亲。《史记·五帝本纪》：“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9]夔夔（kuí）：庄敬貌。斋：恭敬。栗：战栗。

[10]允若：相信，顺从。

[11]矧（shěn）：何况。兹：这。

[12]昌言：美好的言论。

[13]俞：应对中表示同意之词，犹“然”。

[14]班师：回师，还师，谓把军队撤回来。振旅：休整军队。

[15]诞：大，大力。敷：实施，推行。

[16]舞干羽：古代的一种舞蹈，文舞执羽，武舞执干，象征文德教化。

[17]格：来，至。

【译文】

三十天之后，苗民仍不顺从。益作为助手对禹说："只有推行德政才能感动上天，无论多远无论哪里都会顺从。自满就会招来损失，谦虚才会得到益处，这就是天道。舜最初在历山到田野里去耕种，天天向着上天号哭，不敢认为父母有过错，将父母的过错隐藏起来归于自己。恭敬地奉行人子之事，往见他的父亲瞽叟时，庄敬战栗，瞽叟也相信他，顺从他。最后至诚感动神灵，何况这有苗呢？"禹拜谢这番好话，说："好啊！"便还师而归，整顿军旅。帝舜于是大力地推行文治德政于天下，在大殿两阶举行干羽之舞，七十天之后，有苗前来归顺。

夏书

五子之歌

【题解】

《孔传》本篇《序》说："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记载与此同。

相传太康为禹之孙，启之子。夏启死后，太康继位为天子。太康抛弃夏禹的优良传统，贪图安逸且"盘游无度"。在洛水南面打猎时，后羿乘机作乱阻止太康回朝。太康随行的五个弟弟，每人作歌一首批评太康，因而篇题为《五子之歌》。此篇内容十分深刻，意义非同小可。《左传·襄公四年》对此事有详细记载。为了加深对此篇的理解，特将此段记载引述于后：

> 《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

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此段记载不但详述事情经过，而且提到《夏训》、《虞人之箴》（简称《虞箴》）。《五子之歌》所述当即《夏训》、《虞箴》之类作品的内容。第一首“皇祖有训”及第二首“训有之”可证。

此篇可分作六段。第一段，总述作歌的原因，为史官所叙。以下每首歌各作一段。每首歌各有重点。第一首歌的重点在“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第二首歌的重点在戒除逸豫奢侈。第三首歌重点在提出“纪纲”。第四首歌重点在“关石和钧，王府则有”。第五首歌的重点在“慎厥德”。这五首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均要言不烦，切中肯綮。特别是第一首歌所提出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义尤为重大，影响尤为深远。

太康尸位[1]，以逸豫灭厥德[2]，黎民咸贰[3]。乃盘游无度[4]，畋于有洛之表[5]，十旬弗反[6]。有穷后羿因民弗忍[7]，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8]，徯于洛之汭[9]。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注释】

[1]尸位：谓主持其位而不谋其政。尸，主持。

[2]逸豫：谓贪图安逸游乐。豫，游乐。灭：丧失。

[3]贰：背叛。

[4]盘游：游乐。无度：不加节制。

[5]畋：打猎。有洛之表：洛水的南面。洛，黄河支流，在今河南省西部。

[6]反：同“返”，返回。

[7]有穷：古国名。后羿（yì）：羿，人名，为有穷国的国君，因称后羿。后，君。

[8]御：侍奉。

[9]徯（xī）：等候。汭（ruì）：水的弯曲处。

【译文】

太康虽居天子之位却不理天子之事，贪图安逸和游乐，因而丧失了天子应具的品德，老百姓都背叛了他。而他却沉醉在游乐之中没有节制，在洛河之南打猎，一百天也不回朝。有穷氏的国君羿，趁着老百姓对太康不满，在黄河界边设兵抗拒。太康的五个弟弟侍奉他们的母亲，在洛水的弯曲处等待着太康。五个弟弟都埋怨太康，述说大禹的训诫而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训[1]，民可近，不可下[2]。民惟邦本[3]，本固邦宁[4]。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5]？不见是图[6]。予临兆民[7]，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8]，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注释】

[1]皇：伟大。祖：先祖，指大禹。训：训诫，教导。

[2]下：谓因轻视而疏远。

[3]本：根本，基石。《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即由此句发展而来。

[4]固：巩固。宁：安定，安宁。

[5]怨：谓百姓的不满情绪。

[6]图：图谋。

[7]临：治理。兆民：众民。兆，古时解释不一，或指百万，或指十亿，或指万亿。极言其多。

[8]懔（lǐn）：恐惧。驭：驾驭。

【译文】

第一首说：“伟大的先祖有如下训诫：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会安宁。我看天下百姓，那些愚昧无知的丈夫和妇人，一人之力便可以胜过我。一个人犯了三次错误，仍不觉悟，百姓的怨恨，难道要在明显地表现出来时才觉察到吗？应当在还未明显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想办法补救。我们统治亿万臣民，要心怀畏惧像用腐朽的绳索去驾驭六匹马那样，做百姓的君主，怎么可以不恭敬呢？”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1]，外作禽荒[2]。甘酒嗜音，峻宇雕墙[3]。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注释】

[1]色荒：谓沉湎女色。

[2]禽荒：谓沉湎游猎。

[3]峻：高大。雕：用彩绘装饰。

【译文】

第二首说："训诫中有这些话：在宫内沉湎于女色，在外面沉湎于游猎。甘于美酒，嗜好音乐，建筑高大的殿宇，绘饰墙壁。在君主身上，有其中之一者，没有不灭亡的。"

其三曰："惟彼陶唐[1]，有此冀方[2]。今失厥道，乱其纪纲[3]，乃底灭亡[4]。"

【注释】

[1]陶唐：指帝尧。帝尧号陶唐氏。

[2]冀方：尧都在冀州境内。孔颖达疏："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独冀州一方，故以冀方为都，冀州统天下四方。"

[3]纪纲：法度。

[4]底（zhǐ）：招致。

【译文】

第三首说："只有那唐尧，由冀州而统有天下四方。如今丧失了唐尧的治国之道，搞乱了唐尧所建立的法度，因而灭亡。"

其四曰："明明我祖[1]，万邦之君。有典有则[2]，贻厥子孙[3]。关石和钧[4]，王府则有[5]。荒坠厥绪，覆宗绝祀[6]！"

【注释】

[1]明明：英明睿智貌，多用于歌颂君王。

[2]典、则：指典章法度。

[3]贻：遗留。

[4]关石：指赋税。和钧：谓赋税公平合理。

[5]王府则有：谓政府掌握如此法规，则官民皆富足而安定（采《孔传》及孔颖达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157页）。

[6]覆宗绝祀：宗、祀，借指国家政权。覆、绝，谓灭亡。

【译文】

第四首说："我们那英明睿智的先祖大禹，他是万国之君。他建立典章和法度，遗留给他的后代子孙。流通的度量规定，合理而公允，并由政府掌握这些标准，则官民皆富足而安定了。现在这些法度和传统遭到破坏，我们的国家要灭亡了！"

其五曰："呜呼曷归[1]？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2]？郁陶乎予心[3]，颜厚有忸怩[4]。弗慎厥德，虽悔可追[5]？"

【注释】

[1]曷归：归宿在何处，形容彷徨无助。

[2]畴：通"谁"。依：依靠。

[3]郁陶：悲伤，悲痛。

[4]忸怩：发自内心的愧疚。

[5]悔：后悔。追：谓补救。

【译文】

第五首说："唉！何处是我们的归宿？我们心怀悲痛。百姓仇视我们，我们还将依靠谁呢？悲痛郁积在我们内心，表情忸怩而内心惭愧。不谨慎地保持大禹的品德，虽然懊悔，难道还可以补救吗？"

胤征

【题解】

《孔传》本篇《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与此同。在这段记载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中康。"并指出《胤征》作于"帝中康时"。"中"当作"仲"，中康为太康之弟，因称"仲康"。

相传仲康执政，正处在所谓夏道中衰之时。虽备受困扰，但仍能支撑政局。

本文可分两段。第一段，史官叙事之辞，说明派胤侯出征羲和的理由。第二段，为誓辞正文。这段誓辞又可分作三小段。第一小段说明国有"常宪"、"常刑"，臣民均应遵守而不能违背，否则便要受到惩罚。表明当时已初具法制。第二小段说明羲和的罪行在于失德失职而搞乱了历法，按照《政典》的规定是死罪。历法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这说明农业生产在当时的重要性。第三小段指出官吏过错所产生严重后果超过了"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说明整顿吏治、严肃法纪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所记的日蚀，很可能是世界史上关于日蚀的最早记载（详参《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81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篇这段记载："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表明征询民意不仅有了具体方法而且形成制度。

惟仲康肇位四海[1]，胤侯命掌六师[2]。羲和废厥职[3]，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4]。

【注释】

[1]肇：开始。四海：古时指天下。

[2]胤侯：胤国国君。六师：军队的统称。六师本为周代军制，见《周官》，此为后人转述此事时以此代称军队。

[3]羲和：《国语·楚语下》："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韦昭注："育，长也。尧继高辛氏，平三苗之乱，绍育重、黎之后，使复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所谓"天地之官"即依据天象变化修定历法之官。

[4]徂（cú）：往。

【译文】

仲康开始继位统治四海，胤侯受命统率六军。这时羲与和荒废了他们的职务，在他们的封邑沉湎于饮酒。胤侯秉承仲康的命令，前往讨伐。

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1]，明征定保[2]。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3]，百官修辅[4]，厥后惟明明[5]。

【注释】

[1]谟训：计谋，训诫。

[2]明征：证明，证实。定保：安定，保卫。

[3]常宪：常法。

[4]修：指修职，谓尽职尽责。辅：辅佐。

[5]后：国君。明明：贤明。

【译文】

胤侯对将士们宣誓说："唉！我的将士们。圣人的计谋训诫已为经验所证明，可以安邦保国。先王能够恭谨地对待上天的警告，臣民们也都能够遵守常法，百官尽职尽责辅佐国君，国君和大臣都很贤明。

"每岁孟春[1]，遒人以木铎徇于路[2]。官师相规[3]，工执艺事以谏[4]。其或不恭[5]，邦有常刑。"

【注释】

[1]孟春：四季中的第一月。

[2]遒（qiú）人：使臣，负责了解民情。木铎（duó）：以木为舌的大铜铃，用以示警聚众宣布教令。徇（xùn）：巡行。《汉书·食货志上》："行人振木铎徇于路。"颜师古注："徇，巡也。"

[3]官师：谓众官。相规：与下文"谏"互文见义，不仅指相互规诫，也指向国王谏正。《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

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可资参考。

[4]工：指百工，各类工匠。执：掌握。艺事：技能，技艺。谏：谏正。孔颖达疏：“百工各执其所技艺以谏，谓被遣作器工有奢俭若《月令》云：‘无作淫巧以荡上心。’见其淫巧不正，当执之以谏，谏失常也。”

[5]不恭：谓不谏正。《集传》：“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官师百工不能规谏是谓不恭。”

【译文】

“每年初春，命令使臣，以木锤敲着大铃，沿着大道宣布教令。官吏们相互规诫并向国王提出谏正，百工们用他们所从事的技艺来谏正国王，并相互规诫。如果有谁不恭敬从事，将按照国家的常刑给予惩罚。

“惟时羲和颠覆厥德[1]，沉乱于酒[2]，畔官离次[3]，俶扰天纪[4]，遐弃厥司[5]。乃季秋月朔[6]，辰弗集于房[7]。瞽奏鼓，嗇夫驰，庶人走[8]。羲和尸厥官罔闻知[9]，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10]。《政典》曰[11]：‘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注释】

[1]颠覆：败坏。

[2]沉：沉湎，谓嗜酒无度。

[3]畔官离次：《集传》：“次：位也。官以职言，次以位言。畔官，则乱其所治之职；离次，则舍其所居之位。”

[4]俶（chù）：开始。扰：扰乱。天纪：谓关于时日运行的记载。

[5]遐：远。厥：其。司：职务。

[6]乃：于是。季秋：阴历九月。月朔：月之初一。

[7]辰弗集于房：谓日蚀。孔颖达疏：“日食者，月掩之也。月体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处，故以不集，言日食也。”《集传》：“辰：日月会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汉书》作‘辑’。‘集’、‘辑’通用。言日月会次不相和辑而掩蚀于房宿也。”

[8]“瞽奏鼓”三句：瞽，乐官。古代乐官多为失明之人，以其失明而专心审音，因称为乐官。啬（sè）夫，小臣。庶人，指官府的吏役。孔颖达疏：“盖是庶人在官者谓诸侯胥徒也。”《集传》：“啬夫庶人奔走于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驰、走，谓奔走。

[9]尸厥官：谓在其官而不谋其政，犹言尸位素餐。罔：无。

[10]干：犯，冒犯。

[11]《政典》：《孔传》：“夏后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

【译文】

“这羲与和败坏了他们应具的品德，沉湎在饮酒之中，擅离职守，开始搞乱了时日运行的记载，远远地抛弃所负责的事务。于是九月初一，日月运行失去常规而出现了日蚀。乐官敲着鼓，上奏于天子，小臣、吏役则奔走相告以求救助太阳。羲与和无所事事地处在他们的职位上，什么也不知道，不了解天象的变化，犯了先王立下的刑

罚。《政典》上说：‘历法如果早于四时节气的实际，要把制定者杀掉，不能饶恕；历法如果晚于四时节气的实际，要把制定者杀掉，不能饶恕。’

“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1]。

【注释】

[1]弼：辅佐。钦：恭敬。

【译文】

“现在我率领你们众多将士，奉行上帝的惩罚。你们众多的将士应当为王室共同尽力，希望你们辅佐我恭敬地执行天子威严的命令。

“火炎昆冈[1]，玉石俱焚。天吏逸德[2]，烈于猛火。歼厥渠魁[3]，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4]。

【注释】

[1]昆冈：《孔传》：“山脊曰冈，崐山出美玉。”崐，同“昆”，昆山当即昆仑山的简称。《吕氏春秋·重己》：“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

[2]天吏：天子的官吏。逸德：失德，错误。

[3]歼：消灭。渠魁：大头目，首领。

[4]咸：皆，都。惟新：更新，自新。

【译文】

“大火焚烧着昆仑的山冈，美玉和顽石都要一起被焚毁。天子臣属的过错，其后果之酷烈超过了猛火。要消灭的是首恶，胁从者不予治罪。过去受到坏的影响的，都要一起走上自新之路。

“呜呼！威克厥爱，允济[1]；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2]！”

【注释】

[1]允济：《孔传》：“叹能以威胜所爱则必有成功。”

[2]其：表祈望。懋戒：谓努力、戒惧。《孔传》：“言当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译文】

“唉！严明克服姑息，事情一定能够成功；姑息胜过严明，事情便不会成功。希望你们众多将士，努力而戒惧吧！”

商书

仲虺之诰

【题解】

《孔传》本篇《序》："汤归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诰。"《史记·殷本纪》："汤归至于泰卷陶，中虺作诰。"泰卷陶，地名，即大坰（jiōng），今山东定陶。两说相同。均是说汤在灭夏之后凯旋，途经大坰时，仲虺作诰，说明本篇写作的历史背景。本篇可分两部分。开始一小段为一部分，说明作诰的缘由。以下为第二部分，是诰文全文，可分三段："曰"以下至"厥惟旧哉"为第一段，阐明夏王有罪应当消灭。汤王有德，受到民众拥戴，理应代夏以释汤之惭。此下至"自用则小"为第二段，在劝勉中总结经验教训，其中"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好问则裕，自用则小"，乃千古至理名言。此下至篇末为第三段，提出希望。

成汤放桀于南巢[1]，惟有惭德[2]。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3]。"

【注释】

[1]南巢：地名。或在今安徽巢湖北岸一带。难以确考。

[2]德：谓内心。

[3]台（yí）：我。口实：指经常议论的内容。

【译文】

成汤将夏桀流放到南方的巢地，心里感到惭愧，说："我害怕来世，把我的做法当作话柄。"

仲虺乃作诰[1]，曰："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2]。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3]。兹率厥典[4]，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矫诬上天[5]，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6]，式商受命[7]，用爽厥师[8]。简贤附势[9]，实繁有徒[10]。肇我邦予有夏，若苗之有莠[11]，若粟之有秕[12]。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13]。矧予之德[14]，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15]，不殖货利[16]。德懋懋官，功懋懋赏[17]。用人惟己[18]，改过不吝[19]。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20]，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21]，室家相庆，曰：'徯予后[22]，后来其苏[23]。'民之戴商，厥惟旧哉！"

【注释】

[1]仲虺（huǐ）：相传是奚仲的后人，为汤左相。

[2]时：通"是"，此。乂（yì）：治理。

[3]缵（zuǎn）：继承。旧服：谓已往的传统。

[4]率：遵守，遵循。典：法度。

[5]矫：假借。诬：欺骗。

[6]用：因此。臧：善，好。

[7]式：以，以此。

[8]爽：明。师：众。孔颖达疏：“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众，谓汤教之使修德行善以自安乐，是明之也。”

[9]简：慢待。附势：趋附权势。

[10]繁、徒：谓众多。

[11]莠（yǒu）：杂草。

[12]秕（bǐ）：不饱满的籽粒。

[13]辜：罪。

[14]矧（shěn）：何况。

[15]迩：近，接近。

[16]殖：聚，聚敛。

[17]德懋、功懋：懋，通“茂”，多。懋官、懋赏：懋，奖励。

[18]用人惟己：《孔传》：“用人之言若自己出。”

[19]改过不吝：《孔传》：“有过则改无所吝惜。”

[20]葛伯仇饷：此事《孟子·滕文公下》有详细记载：“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

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葛，地名，在今河南商丘西北宁陵境内。

[21]攸：所。徂：往，到。

[22]徯（xī）：等待。

[23]苏：苏醒，恢复。

【译文】

仲虺于是告诫成汤说：“唉！上天生下万民，他们是有欲望的，没有君主，便会大乱，因此，上天生下聪明之人来治理。有夏昏聩腐败，老百姓陷入污泥与火坑之中。上天赐给你勇敢和智慧，作为表率以端正万国，继承大禹的传统。你应当遵循天意和法度，奉行上帝的命令。夏王是有罪的，假借上帝的旨意，欺骗下面的民众。因而上帝以为夏王是不好的，便以你为楷模而授商以大命，以你为榜样，使你的民众逐渐趋于贤明。慢待贤者，趋炎附势，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开始建立我们邦国的时候，那夏桀，对我们像对待禾苗中的杂草，米粒中的秕糠那样。那时，小事大事我们无不战战兢兢，唯恐无罪受罚。何况你是有德之人，只要说出话来，便足以使人听信。只有你不近声乐和女色，不以聚集财货为利。德行高尚的便授以高官；功劳大的便给以丰厚的赏赐；采用别人的意见，就好像实行自己的意见那样；改正自己的错误毫不吝惜；宽大仁慈，德行昭著，取信于万民。那葛国国君，恩将仇报，杀掉我们前往葛国救灾之人，于是便从葛国开始第一次征伐。当我们向东征伐的时候，西方的人们埋怨我们，当我们向北征伐的时候，南方的人们埋怨我们说：‘为什么单独把征伐我们的国君放在后面。’凡是被我们征伐的国家，那里的人们都在家中庆贺说：‘王啊！我们等待你很久了。王啊！你来了我们便可以兴盛了。’老百姓对于商的爱戴，那是很久的了。

“佑贤辅德[1]，显忠遂良[2]，兼弱攻昧[3]，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4]。

【注释】

[1]佑：助。辅：辅助。

[2]显：显扬。遂：如愿，称心如意。

[3]兼：兼并。昧：愚昧，昏聩。此处应联系下文“推亡固存”去理解。

[4]“推亡”二句：《集传》：“诸侯之贤德者佑之辅之，忠良者显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说文》曰‘伤也’。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乱者取之，亡者伤之，所以恶恶也。言善，则由大以及小；言恶，则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辅、显、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国乃其昌矣。”

【译文】

“对待诸侯，凡是贤德的，便要给以帮助；凡是忠诚善良的，便应使他名声显扬，并使他们得偿所愿；凡是弱小的，兼而并之，昏聩的，加以讨伐；凡是混乱的，取而代之，灭亡的，受到凌辱；凡是应当灭亡的，推而使之灭亡，应当存在的，助之使其巩固，这样整个国家便昌盛了。

“德日新，万邦惟怀[1]；志自满，九族乃离[2]。王懋昭大德[3]，建中于民[4]，以义制事，以礼制心[5]，垂裕后昆[6]。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7]，谓人莫己若者亡。好问则裕[8]，自用则小[9]。’”

【注释】

[1]万邦：万，言其多。邦，指诸侯国。

[2]九族：为同宗，即以自己为本位，上推四代（父、祖、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合称九族。其详参见《尧典》第一部分第一小段注[7]。

[3]懋：勉力，努力。

[4]中：指中道。与《大禹谟》“允执厥中”之“中”义近。

[5]“以义制事”二句：句中两“制”字，前一“制”字，谓裁制、决断。后一“制”字，谓控制、约束。

[6]裕：富裕，谓丰厚。后昆：谓后世子孙。

[7]自得师：当指汤得伊尹。《孟子·公孙丑下》：“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8]问：犹言“问字”、“问学”，谓请教。裕：丰富，丰厚。

[9]自用：自以为是，不接受别人意见。

【译文】

“对于德行，要勤修不怠，天天更新，这样，无数的诸侯便会钦佩你的德行；思想上自满了，同族的人也会离开你。王啊！要努力将你高尚的大德昭示出来，在民众中间建立起中和之道，用义来决定事情是否可行，用礼来约束思想，你留给后代的东西是丰厚的。我听说：能够自寻贤者为师的，便可以为王，说别人都赶不上自己的，一定会灭亡。喜欢请教的，收获就丰厚；自以为是的，便必然渺小。”

“呜呼！慎厥终，惟其始[1]。殖有礼[2]，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

【注释】

[1]“慎厥终”二句：与伊尹所言“终始慎厥与”、“慎终于始”相同。这一重要思想贯穿于古文《尚书》的始终。“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蔡仲之命》）可证。“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旅獒》）对这一重要思想作了更为形象的表达。慎，谨慎。厥、其，同义，表指示。

[2]殖：培植，培养。

【译文】

“唉！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结尾，就像谨慎地对待事情的开始那样。对于守礼的，要栽培他；对于昏暴的，要消灭他。尊崇发扬天道，永远保持上帝所赐予的大命。”

汤诰

【题解】

《孔传》本篇《序》：“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史记·殷本纪》记载与此同。第一小段说明发布诰文的背景。以下则为诰辞本文。诰辞本文应分作两段。第一段，主要阐明讨伐夏桀的理由，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提出“天道”，二是“聿求元圣”。所谓“天道”即“福善祸淫”。由于夏桀“灭德作威”，“敷虐”百姓，依据“天道”必须加以讨伐，这就是所谓“奉天伐罪”。“聿求元圣”此处“元圣”即伊尹。伊尹不但在灭夏过程中，特别是在巩固殷商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的无可代替的作用。此篇诰文之下的五篇训、诰均为伊尹所作，便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段，着重阐明建国后的要求与安排。建国后的前景尽管一片光明生机勃勃，但仍要居安思危。对自己

而言，一定要抱着“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的心态谨慎地处理政务；对属下诸侯部落而言，则一定要“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这样的要求与安排，不但说明商汤的英明，而且也为后代留下了永恒的启示。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1]，诞告万方[2]。

【注释】

[1]亳：成汤的国都。其地众说纷纭，难以确考。《集传》：“汤所都在宋州谷熟县（按：当即西亳，今河南偃师境内）……张守节《史记》正义曰：‘汤即位都南亳（今河南商丘附近），后徙西亳。’盖汤未伐桀居南亳，后自南亳迁西亳。”此说可供参考。

[2]诞：《集传》：“诞，大也。”

【译文】

汤王从战胜夏桀的地方归来，到了亳，大力地向四方宣告。

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1]。惟皇上帝[2]，降衷于下民[3]。若有恒性[4]，克绥厥猷惟后[5]。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6]。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7]，弗忍荼毒[8]，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9]。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10]，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11]，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12]，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

【注释】

[1]予一人：秦以前之古代帝王自称。

[2]皇：伟大。

[3]衷：指美德。

[4]恒性：谓长久地保持美德。承上文“衷”而言。

[5]克：能够。绥：安。猷（yóu）：教导，教育。后：帝王，天子。

[6]敷：施行。

[7]罹（lí）：遭受。

[8]荼（tú）毒：残害。

[9]神祇（qí）：天神与地神。祇，地神。

[10]肆：故，因此。台（yí）小子：同“予一人”，均为秦以前古代帝王的自称。

[11]敢：谦词，犹言冒昧。玄牡（mǔ）：黑色公牛，谓以此为祭品。夏尚黑，殷商尚白，说明商初建，未变夏礼。

[12]聿（yù）：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元圣：大圣人，指伊尹。

【译文】

王说：“唉！你们众多国家的民众，明白无误地听取我的命令。伟大的上帝把好的品德降给下界百姓。如果要使民众能够安然而长久地保持这种美德，只有天子建立起教育才能做到。夏王丧失了他应具的品德而作福作威，普遍虐待那所有地方的百姓。你们所有地方的百姓，都遭受他的残酷迫害，你们无法忍受这种灾难，你们这些无辜的百姓便诉诸天地神灵。天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将灾难降给夏

国，以暴露夏王的罪恶。因此，我小子秉承那上帝威严的命令，不敢赦免夏王的罪过，冒昧地用黑色公牛作为祭品，明确地祭告上帝，请求上帝降罪给夏王。于是寻求那伟大的圣人，和他同心协力，带领你们向上帝请命。

“上天孚佑下民[1]，罪人黜伏[2]，天命弗僭[3]，贲若草木[4]，兆民允殖[5]。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6]，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7]，栗栗危惧[8]，若将陨于深渊。凡我造邦，无从匪彝[9]，无即慆淫[10]，各守尔典，以承天休[11]。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12]。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13]，乃亦有终。”

【注释】

[1]孚：信，相信。佑：帮助。

[2]罪人：指夏桀。黜伏：流放，斥退。

[3]僭（jiàn）：差错。

[4]贲（bì）：文饰，装饰。

[5]允殖：生息繁衍。

[6]俾（bǐ）：使。辑宁：治理使之安定。

[7]获戾：获罪，得罪。戾，罪。上下：指天地神灵。

[8]栗栗：颤抖，形容恐惧。栗，通“慄”。

[9]匪：同“非”。彝：法规，法度。

[10]无：通“毋”，不要。即：接近。慆（tāo）淫：怠惰纵乐。

[11]天休：谓上帝的福佑。休：美，指福佑。

[12]简：检验核实。

[13]时：通“是”，此。忱：诚心诚意。

【译文】

“上帝相信并保佑下界百姓，罪人夏王被流放斥退失去天子之位，遭到应得的惩罚，上帝的命令是不会有差错的，这样一来，整个国家被装饰得焕然一新，就像草木茂盛地生长那样生机勃勃，百姓也就可以生息繁衍了。上帝使我安定治理你们的国家，现在，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获罪于天地神灵，战战兢兢，心怀畏惧，好像将要坠落于深渊之中。凡是我所开创的邦国都不要失去法度，都不要怠惰贪图逸乐，各人都要遵守为你们制定的法典，这样便可以得到上天的奖赏。你们有善行，我不敢隐蔽；我有过错，也不敢擅自饶恕，因为所有这些都为上帝所检验核实并记在心中。你们有了罪过，应当由我一人承担；我有罪过，不能累及你们。唉！如果能诚心诚意地做到这些，就会有好的结果。”

伊训

【题解】

《孔传》本篇《序》：“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史记·殷本纪》：“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史记》对汤死之后的继位一事依《孟子》与《孔传》不同。（焦循《孟子正义》列诸家辨

析之说甚详，可供参考。）宋代著名史学家郑樵说：孟子、司马迁的说法“与《书》不同，刘歆、皇甫谧皆从之。此虽叛经亦无害。若乃《汲冢纪年》曰：‘商仲壬即位居亳，崩。其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害经之甚者也。”（《通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一册第43页上）《汲冢纪年》即《汲冢竹书》为晋初（公元279年，一说280年）盗墓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所得的简本竹书。众所周知《汲冢竹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的年代与不久前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年代相近，然所记者乃相距一千三百多年前商初之事，是否“害经”，无关紧要；而证以先秦各家均无此记载，不可信据，甚明。

本文开始一段，显然为史官所记，意在说明本文发布的时间和背景。本文的正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包括三层意思：一、夏的灭亡，在于后继者没有始终如一地保持其先王之大德。二、商王立国的大政方针“代虐以宽”。三、要求太甲始终如一地按照商王立国的大政方针行事。第二段，要点是托以先王的名义所建立的“人纪”。这个“人纪”可以称之为行政法规，且是君与臣无一例外均要遵守的。这个法规以“三风”为纲，以“十愆”为目。对当时的情况有极强的针对性。至于“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更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格言，无论何时何代都应视作一个人应当具备的品格，同时提出对君主的错误加以匡正是臣下应尽的责任，否则便要惩以墨刑。这种思想无疑也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第三段，对太甲提出警示。这些警示的语言，几乎每一句都耐人寻味！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1]，伊尹祠于先王[2]。奉嗣王祗见厥祖[3]，侯甸群后咸在[4]，百官總己以听冢宰[5]。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6]，以训于王。

【注释】

[1]元祀：古代帝王即位之年称元年，此时举行的大祀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集传》：“商以建丑为正，故以十二月为正也。乙丑，日也。”

[2]祠：祭祠，指在祖庙前举行祭奠。

[3]嗣王：指太甲。《孔传》：“太甲，太丁子，汤孙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汤没而太甲立称元年。”（《史记·殷本纪》记载与此异，恐误。详见孔颖达疏）太甲继位为王因称嗣王。祗（zhī）：恭敬。厥：其，指太甲。祖：主要指先祖成汤的神位。

[4]侯甸群后：泛指远近诸侯部落首领。咸：都。

[5]冢（zhǒng）宰：百官之长，指伊尹。

[6]烈祖：指成汤。孔颖达《疏》：“烈训业也。汤有定天下之功业为商家一代之大祖，故以烈祖称焉。”

【译文】

太甲即位时举行大祀，十二月乙丑日，伊尹在祖庙祭祀商汤。请王位的继承人太甲恭敬地拜见他的先祖，诸侯国君也一起陪同参加祭典，朝内百官也都在听命于百官之长。伊尹于是明确地叙述成汤的大德，用以告诫太甲。

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1]，罔有天灾[2]。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3]。于其子孙弗率[4]，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5]。造攻自鸣条[6]，朕哉自亳[7]。惟我商王，布昭圣武[8]，代虐以宽，兆民允怀[9]。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10]，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11]。

【注释】

[1]懋：勉力，努力。

[2]罔有：没有。

[3]暨：及。若：如此，这样。王肯堂说：“幽远而至难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无知者莫如鸟兽鱼鳖。今皆得所，则形容极治之象，俨然在目矣。”（《书经传说汇纂》引）

[4]率：遵循，仿效。

[5]假：借。

[6]鸣条：地名。在今山西运城境内。

[7]朕：先秦以前古人自称之词，此处当谓我们。哉：开始。亳：地名。在河南商丘境内，当指南亳而言。汤伐夏自伐葛始。葛与南亳相邻。灭葛后，再伐韦、伐顾、伐昆吾，然后渡伊水、洛水，挥师西上在鸣条与夏桀决战并取得胜利，一举灭夏。

[8]布：遍布，广布。昭：显示。

[9]允：信，相信。怀：念，怀念，引申为感戴。

[10]初：开初，开始。此句含告诫太甲慎始慎终之意。

[11]“立爱惟亲”四句：《孔传》：“言立爱敬之道始于亲长，则家国并化，终至四海。”

【译文】

伊尹说：“唉！古代夏朝的贤君，努力地提高他们的品德，因而没有天灾。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甚至鸟兽鱼鳖也都各得其所。及至

到了后代子孙，不去仿效他们祖先的榜样，伟大的上帝便降下灾祸，假借我们先王之手，让他奉行讨夏的命令。于是，便从鸣条开始了讨伐，我们先祖成汤便从亳地开始创建大业。只有我商王成汤，在普天之下显示出他的圣明和威武，用宽厚代替残暴，亿万百姓相信他，感戴他。现在，你继承王位，培养德行，不应不在开始时就进行。建立仁爱要从亲族开始；建立对长辈的尊敬，也要从亲族开始，然后影响到整个国家以至于四海之内。

“呜呼！先王肇修人纪[1]，从谏弗咈[2]，先民时若[3]。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以至于有万邦。兹惟艰哉！敷求哲人[4]，俾辅于尔后嗣[5]。制官刑[6]，儆于有位[7]。曰：‘敢有恒舞于宫[8]，酣歌于室[9]，时谓巫风[10]；敢有殉于货色[11]，恒于游畋[12]，时谓淫风[13]；敢有侮圣言[14]，逆忠直，远耆德[15]，比顽童[16]，时谓乱风[17]。惟兹三风十愆[18]，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19]，其刑墨[20]，具训于蒙士[21]。’

【注释】

[1]肇（zhào）：创始，创立。人纪：人伦纲纪，指人们应当遵守的纪律及道德规范。《孔传》：“言汤始修为人纲纪。”

[2]咈（fú）：违背。

[3]时：通“是”，此，这。若：顺，顺从。

[4]敷：通“溥”，普遍，广泛。哲人：才德识见超常之人。

[5]俾：使。

[6]官刑：治理官吏的刑法。

[7]儆：警告，警示。有位：指在位的官吏。

[8]恒：经常。

[9]酣歌：沉湎于饮酒歌乐。

[10]巫风：孔颖达疏：“废弃德义专为歌舞，似巫者事鬼神然，言其无政也。”

[11]殉：追求，谋求。货：财物。色：女色。

[12]游畋：游乐，打猎。

[13]淫风：过度逸乐的风习。

[14]侮：轻慢，轻视。

[15]耆（qí）德：年老有德之人。

[16]比：亲近，勾结。顽童：愚昧顽劣不知德义的小人。

[17]乱风：违背德义的歪风邪气。

[18]三风：指上述巫风、淫风、乱风。十愆：上述巫风、淫风各二，乱风四相加共十条过错，因称十愆。愆，过错。

[19]匡：匡正，纠正。

[20]墨：古代五种刑罚之一，在脸上刺字而后染以墨色。

[21]具：都。蒙士：知识浅陋的下士。

【译文】

“唉！先王创立修订人伦纲纪，遵守谏正而不违背并能顺从民众的心愿。居于帝位能够洞察下情，做臣民的都能够忠心耿耿。对于别人不求全责备，对于自身则加以检点唯恐有什么地方做不到，因而才

取得拥有主宰万邦的地位。这是艰难的啊！广泛地寻求贤明之人，使他辅佐你这后继的君主。制定对官吏的惩罚条例，对在位者警告说：‘敢于在宫中经常举行歌舞，在家中酗酒高歌，这叫做巫风；敢于不惜一切地追求财物和美色，经常外出游猎，这叫做淫风；敢于漫不经心地对待圣人的言论，反对忠直之人，疏远年老德高之人，亲近无知无识的小人，这就叫做乱风。像上述三种风气，十种过失，做官吏的只要犯有其中一条，他的家庭就一定会败坏；做国君的只要犯有其中一条，他的国家就一定会灭亡。做臣下的不加匡正，罚以墨刑，知识浅陋的士人都要学习这些训条。’

“呜呼！嗣王祗厥身[1]，念哉！圣谟洋洋[2]，嘉言孔彰[3]。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4]。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5]。”

【注释】

[1]祗：恭敬，恭谨。

[2]洋洋：形容广大。

[3]嘉言：美好的言论。孔：表程度，犹言非常。彰：清楚明白。

[4]殃：祸害，灾难。

[5]坠：失去。宗：宗庙，代指国家。

【译文】

“继承大位的王啊，恭谨地要求自身，可要放在心上啊！圣人的谋虑是广大的，美好的言论是非常清楚的。上帝的大命并不固定，做好事，便降下许多吉祥；做坏事，便降下许多灾难。你要培养德行，

善事无论多么小都要去做，众多诸侯会因此而感到庆幸；如果不去培养你的德行，不等到犯大错，你的国家就会灭亡。”

太甲上

【题解】

《孔传》本篇《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史记·殷本纪》：“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由以上记载可见《史记》所记，较《孔传》更为详明。

本篇就内容而言可分为三段：第一段，开头显系史官所书，下面则是训诰的正文。在这里伊尹根据自身追随成汤建立商王朝的经历和感受，强调了两点：一是“祗肃”即严肃恭敬，二是“周”即忠信。这两点不但是创业的根本，更是守成的根本。伊尹以此两点训诫太甲，寓意深远，值得深加体味。第二段，开头仍为史官所书，下面记载伊尹的训语。尽管太甲不把伊尹的告诫放在心上，而伊尹仍然耐心地劝告太甲要继承先王的优良传统，保持俭德，深谋远虑并以“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为喻，要太甲遵守法度和先祖的行为准则。倘若如此，不仅他会高兴也会获得后代的赞美。如此反复强调，可谓用心良苦。第三段，开头和结尾均为史官所书。当中为伊尹的训辞。在这段训辞中，伊尹指出由于太甲如此不义，只好将他放之于桐，以便在祖墓旁反省自新，不至于一辈子陷入迷途。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1]，伊尹作书曰：“先王顾𤣥天之明命[2]，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庙，罔不祗肃。天监厥德，用集大命，抚绥万方[3]。惟尹躬克左右厥辟[4]，宅师[5]，肆嗣王丕承基绪[6]。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7]，自周有终[8]，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9]，相亦罔终。嗣王戒哉[10]！祗尔厥辟，辟不辟，忝厥祖[11]。”

【注释】

[1]惟：思，考虑。惠：顺，顺从。阿衡：指伊尹。伊尹功勋卓著，尊称为“阿衡”。一说，商官名或谓伊尹之号。

[2]顾：瞻望，注视。𤣥（shì）：同“是”，此。

[3]抚绥：安定。

[4]惟：发语词，用于句首。尹：伊尹自指。躬：自身，亲自。左右：相帮，相助。厥：其。辟：君主，此指成汤。

[5]宅：安定。师：众，指百姓。

[6]肆：故，因此。丕：大。基绪：犹言基业，指国家政权。

[7]西邑夏：指夏王朝。

[8]周：忠信。《孔传》：“周，忠信也。”此解甚确，当从。《国语·晋语五》：“夫周以举事。”韦昭注：“忠信曰周。”《论语·为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忠信为周，阿党为比。”宋、元儒怀疑此说，提出新解（见《书经传说汇纂》引），恐不可信。

[9]后嗣王：指如桀一类的夏王。

[10]嗣王：此指太甲。

[11]忝：辱，有愧于。《孔传》：“辱其祖。”

【译文】

考虑到继承王位的太甲，不听从伊尹的劝告，伊尹便上书说：“先王经常注视上帝英明的命令，敬奉天上与地下的神灵，对社稷宗庙无不严肃恭敬。上帝看到了他的品德，因而将大命放在他的身上，让他治理安定四方。我能亲身追随在君主左右帮助他建功立业，使百姓各得其所，因此，你才能继承这伟大的基业。我首先亲身看到那夏国，君主能够保持忠信因而善终，大臣们也就能够保持忠信因而善终；他们后继的国王不能够保持忠信也就不能善终，大臣也就不能够保持忠信而善终。王呵！你可要警惕呵！恭敬地对待你的君位，君主不像君主，就会辱及你的祖先。”

王惟庸罔念闻[1]。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显[2]，坐以待旦[3]。旁求俊彦[4]，启迪后人[5]。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6]。若虞机张[7]，往省括于度则释[8]。钦厥止[9]，率乃祖攸行[10]。惟朕以怿[11]，万世有辞[12]。”

【注释】

[1]庸：平常。罔：不。

[2]昧爽：天快亮的时候。丕显：大明，谓大明其德。

[3]旦：早晨。

[4]旁求：广泛地访求。俊彦：才智过人之人。

[5]启迪：开导，启发。

[6]永图：深谋远虑。

[7]若：如同。虞：虞人，古时掌管山泽苑囿之官。机：指发射箭弩的机关。

[8]省（xǐng）：察看，检查。括：通“栝”，箭之末端与弓弦交会之处。度：规范，引申为要领。释：放。

[9]钦：严肃恭谨。止：仪态举止。《诗·大雅·抑》：“淑慎尔止。”郑玄笺：“止，容止也。”

[10]率：循，遵循。攸：所。

[11]以：因。怿（yì）：喜悦。

[12]辞：谓赞美之词。

【译文】

太甲仍然和平常一样，不听这些话，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于是，伊尹说：“先王在天色未明之时，便考虑如何光大德行，坐在那里一直等到天亮。广泛地访求贤能之人，以教育开导后人。你不要超越你的权位而自取灭亡。你要谨慎地保持节俭的品德，要深谋而远虑。好像管理山泽之人那样把机关打开了，还要观察是否合乎要领才能施放箭弩。严肃你的态度，遵循你祖先的行为准则。我会因此而高兴，后代也会赞美你。”

王未克变[1]。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2]。予弗狎于弗顺[3]，营于桐宫[4]，密迩先王其训[5]，无俾世迷[6]。”王徂桐宫居忧[7]，克终允德[8]。

【注释】

[1]未克：不能。

[2]习：习惯。性：性情，品性。

[3]弗：不。狎：亲近。弗顺：谓不遵顺义理。

[4]桐宫：离宫，地处商汤墓地的旁边，在今河南偃师附近。

[5]密迩：亲近，谓亲近成汤之墓。

[6]无：不。俾：使。世：一世，一辈子。

[7]徂（cú）：往。居忧：孔颖达疏："谓服治丧礼也。"

[8]允德：《孔传》："言能思念其祖，终其信德。"

【译文】

王仍然不能改变自己的行为。伊尹说："这就是不义，习惯与品性已经养成。我不能够亲近你这不遵循义理之人，在桐这个地方营造一所宫殿，靠近先王的陵墓，使你在那里领受先王的遗训，不使你一辈子误入迷途。"王前往桐地的宫殿，住在那里，穿着治丧的礼服，终于能够听信德教。

太甲中

【题解】

本篇所记载的是太甲在桐经过三年的反省而悔过自新，伊尹决定还政太甲之事。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为史官所写，除记载还政的具体时间地点外，还记载了伊尹为还政大事所作的准备和安排。文字极为简明扼要。第二段，记载就还政一事所作的对答。伊尹的谈话是书面的，当是为了表示郑重。在书面谈话中，伊尹首先阐明君和民之间的关系，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正是从这种关系出

发，伊尹高度评价了太甲悔过自新的行为，严肃地指出“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寓意极为深刻。太甲在答辞中，作了深刻而又诚挚的检讨，并希望伊尹继续监督帮助自己。为了表达这种诚心，太甲在答辞时行了“拜手稽首”的大礼。以君对臣行此大礼，这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之事。太甲悔过之诚于此可见。正是出于这种诚心，太甲留下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这句千古传诵的名言。第三段，记载了伊尹在还政仪式结束时所作的带有总结性质的谈话。在谈话之前，伊尹对太甲也行了“拜手稽首”的大礼。谈话中伊尹要求太甲“修厥身”、“子惠困穷”、“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视远惟明；听德惟聪”。这种情真意切的反复叮咛，把这位老臣的拳拳忠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1]，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2]。

【注释】

[1]三祀：殷商称年为祀，三祀，指太甲继位的第三年。朔：阴历每月初一。

[2]冕服：天子所穿戴的礼帽、礼服。奉：进献。

【译文】

太甲继位第三年，十二月初一，伊尹带着礼帽、礼服，进献给太甲，并迎接太甲回到亳。

作书曰：“民非后[1]，罔克胥匡以生[2]；后非民，罔以辟四方[3]。皇天眷佑有商[4]，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5]。”

【注释】

[1]后：指君主。

[2]罔克：不能。胥：相，互相。匡：帮助，扶持。

[3]辟：治理。

[4]眷佑：爱护帮助。

[5]休：美，美事。

【译文】

伊尹上书说："老百姓不依靠君主便不能相互扶持而生活；君主不依靠老百姓便不能治理四方。伟大的上帝爱护帮助我商国，使王终于培养出好品德，这实在是千秋万代的美事。"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1]。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2]。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3]。既往背师保之训[4]，弗克于厥初[5]，尚赖匡救之德[6]，图惟厥终。"

【注释】

[1]厎（zhǐ）：止，到。不类：不善。类，善。《诗·大雅·瞻卬》："威仪不类。"毛传："类，善。"

[2]戾：罪。躬：自身。

[3]逭（huàn）：逃避。

[4]师保：古时负责教导贵族子弟的官职，有"师"，有"保"，统称"师保"。此处指伊尹。

[5]弗克：不能。初：谓继位之初。

[6]尚：还，犹。赖：依。

【译文】

王行拜手礼，又行叩首礼，说："我小子不清楚什么是德，以致走向不善。私欲败坏法度，放纵败坏礼仪，因而自身迅速招致罪责。上天造成的罪孽尚可躲开；自己作孽，便不可逃避。过去我违背了老师的教训，未能在即位时开个好头，依靠着老师的匡正和补救的恩德，才谋求得到这好的结果。"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协于下[1]，惟明后[2]。先王子惠困穷[3]，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4]，后来无罚[5]。'王懋乃德[6]，视乃厥祖，无时豫怠[7]。奉先思孝，接下思恭[8]。视远惟明，听德惟聪。朕承王之休无斁[9]。"

【注释】

[1]允德：诚心诚意的实德。协：和谐。

[2]明后：英明的君主。

[3]子惠：蔡沈《书集传》："困穷之民，若己子而惠爱之。惠之若子，则心之爱者诚矣。未有诚而不动者也，故民服其命。"

[4]徯：等待。

[5]后：君主，此指成汤。罚：谓夏桀时刑罚之痛。

[6]懋：勉力，努力。

[7]豫怠：安逸怠惰。

[8]接下：谓对待臣下。

[9]休：美善，福禄。斁（yì）：厌弃。

【译文】

伊尹行拜手礼，又行叩首礼，说：“提高自身修养，具备实在的美德，从而使臣下和谐，这就是英明的君主。先王爱护贫穷困苦之人，老百姓服从他的命令，没有不高兴的。甚至那邻国百姓也拥戴他，便说：‘等待我们的君主汤吧，君主汤来了，我们就没有痛苦了。’王努力培养自己的品德，应该看一看你祖先的作为，无论何时都不要安逸怠惰。遵奉先王的遗训就是孝顺，对待臣下不傲慢就是谦恭。能够看得远，便是明智；能够听从德教，便是聪敏。这样，我就会承受王的好处而不会被厌弃了。”

太甲下

【题解】

本篇的内容可分两大段。第一大段又可分为三层，三层之间层层递进，紧密关联。第一层的内容可用文中三个字：“敬”、“仁”、“诚”来概括。这三个字以“仁”为主，“敬”、“诚”是对“仁”而言的，就是说实行“仁”的时候，要“敬”要“诚”。按伊尹所说这也正是天、民、鬼神的要求和希望所在。“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谟》）天与鬼神的要求和希望是通过“民”表达出来的。只有怀着“敬”与“诚”去推行“仁”才能获得天的“亲”、鬼神的“享”、民的“怀”，从而保持住“天位”。第二层首先提出“德”，紧承上文，可以将这个“德”视为对“敬”、“仁”、“诚”的概括。然后严肃地指出其重要性：是否推行德政关系国家政权的兴亡，告诫太甲要做一个英明的国君必须慎始慎终推行德政。第二大段也分为三层，这三层分别指出三点应当注意的事项。第一点以登高行远为喻，指出要“慎终于始”，要“无轻民事”，要

居安思危。第二点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作具体分析，以“道”作为辨别其是非的标准。第三点分别对君与臣提出具体要求：君要做到“元良”、“罔以辩言乱旧政”；臣要做到“罔以宠利居成功”，如此则“邦其永孚于休”，国家将永远美好。第三层在写法上也值得注意，先以设问句开头，犹如警钟之鸣，然后作答。婉曲有致，耐人深思，耐人寻味！

伊尹申诰于王曰[1]：“呜呼！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2]！

【注释】

[1]申：重复，一再。

[2]天位：指上帝赐予的君主之位。

【译文】

伊尹又一次告诫太甲说：“唉！上帝不会偏爱，能够恭敬从事的，上帝就会爱护。百姓不会永远感戴谁，只有推行仁德的君主，百姓才会感戴他。鬼神不会固定于享受谁的祭祀，只享受那诚实无欺之人的祭祀。保持上帝赐予的大位，是艰难的啊！

“德惟治，丕德乱[1]。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

【注释】

[1]丕德：不行德政。丕，通“不”。德，指德政，其内涵为上文所说的“敬”、“仁”、“诚”。

【译文】

“只有推行德政，天下才能大治；不去推行德政，天下就会大乱。与治世之君走相同的道路，没有不兴盛的；与乱世之君行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开始和结束都同样恭谨，便是圣明的君主。

“先王惟时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绪[1]，尚监兹哉[2]。

【注释】

[1]令绪：美好的传统。令，美。绪，统系，世系。犹言传统。

[2]监：通“鉴”，借鉴。

【译文】

“先王是那样努力而恭谨地培养他的品德，能够和上帝的要求相吻合。现在，王啊！你有美好的传统，要时时参照这传统行事！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1]，必自迩[2]。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3]。慎终于始。

【注释】

[1]陟：远行，长途跋涉。遐：远。

[2]迩：近。

[3]惟：思，想到。此句言居安思危。

【译文】

“譬如登高，一定要从下面开始；譬如行远，一定要从近处开始。对民众的事情不要轻忽，要想到治理百姓是艰难的；不要安逸，

要想到你的权位是不稳的。谨慎对待结尾，要像谨慎对待开始那样。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1]，必求诸非道。

【注释】

[1]逊：顺。

【译文】

“有人说话违背了你的心愿，一定要研求他的话是否合于正道；有人说话顺从了你的心愿，一定要研求他的话是否不合乎正道。

“呜呼！弗虑胡获？弗为胡成？一人元良[1]，万邦以贞[2]。君罔以辩言乱旧政[3]，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4]。”

【注释】

[1]元良：大善，大贤。谓德行达到最高程度。

[2]贞：通“正”，谓君主。《尔雅》：“正，长也。”《广雅》：“正，君也。”

[3]旧政：谓先王成汤的理政之法。

[4]孚：信。休：美好。

【译文】

“唉！不思考怎么会有收获？不努力怎么会有成功？君主非常贤良，无数诸侯国便会尊奉你为君主。君主不以能言善辩而搞乱了先王成汤的理政之法；臣下不以君主的宠信而在获得成功之后，仍以安居官位为利，这样，相信国家将永远美好。”

咸有一德

【题解】

《孔传》本篇《序》：“伊尹作《咸有一德》。”未明言写作的具体时间，然而本篇开头史官的一段话却将写作时间作了明确的交代。根据这个交代，本篇作于伊尹“告归”之前，“陈戒”的对象是太甲。“陈戒”的要点仍然是“德”，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要点是“一”，所谓“一”是和“二三”相对而言的。“一”是纯一，是纯正不杂；“二三”恰好相反，是混杂不纯。纯一之德，既是天意也是民意：“惟天佑于一德”，“惟民归于一德”。夏桀“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所以得不到上帝的保佑，而“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所以才“爰革夏正”。于此可见“一德”的重要。第二段的要点仍然是“一”，不过这里的“一”却有另外一层含义：“终始惟一。”同时指出要做到“终始惟一”，就必须“日新”其“德”。《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郑玄注：“《盘铭》刻戒于盘也。”（《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下册第1673页）这段记载与此处相互辉映。从第一段伊尹所说“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大约汤之“德”也是在伊尹影响下形成的，同时在伊尹的影响下对“德”的重要性以及保持“德”的方法有深刻认识，故刻《盘铭》以自警。从这一点来看，第二段，所说的“一”比第一段所说的“一”在内容上又深了一步，可见两段之间有递进关系。第三段，文字虽较短却带有总结性质。首先以“观德”、“观政”进一步强调“德”的重要性。其次，指出君与民之间的关系“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就是说君与民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相较而言，民更为重要，因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离开老百姓，君主便做不成，因而伊尹语重心长地告诫太甲“无自广以狭人”，不要瞧不起老百姓（“匹夫匹妇”）。这种思想该是多么难能可贵！

《商书》的古文共10篇，其中为伊尹所作的就有5篇之多。从这5

篇的内容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伊尹不但是一位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

伊尹既复政厥辟[1]，将告归[2]，乃陈戒于德[3]。

【注释】

[1]复政：还政。指《太甲中》所述伊尹还政于太甲一事。辟：君主，指太甲。

[2]告归：《孔传》：“告老归邑。”告老，犹今言退休。

[3]德：其内容见《太甲下》。

【译文】

伊尹已经将政权交还给他的君主太甲，将要告老还乡，于是条陈德的重要，向王提出告诫。

曰：“呜呼！天难谌[1]，命靡常[2]。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3]。夏王弗克庸德[4]，慢神虐民[5]，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6]，眷求一德[7]，俾作神主[8]。惟尹躬暨汤[9]，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10]。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11]。惟吉凶不僭在人[12]，惟天降灾祥在德。

【注释】

[1]谌（chén）：相信。

[2]靡：不，表否定。常：永久的，固定不变的。

[3]九有：九州，引申为国家政权。

[4]庸：用。

[5]慢：轻慢，轻忽。

[6]启迪：开导。有命：谓可以拥有并承受天命。

[7]眷求：殷切寻求。

[8]神主：百神之主，实指百姓之主。《多方》：“于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又：“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可证“神主”即“民主”，亦即百姓之主。

[9]惟：只有。尹躬：伊尹自指。躬，自身。

[10]爰：于是。革夏正：改夏代的历法。改历法即改朝换代。

[11]罔：无。

[12]僭（jiàn）：差错。

【译文】

伊尹说：“唉！上天是难以相信的，天命并不固定。经常保持你的品德，就能够保持住你的权位；不能够经常保持你的品德，就会丧失天下。夏桀不能施行德政，轻慢地对待神灵，虐待百姓，伟大的上帝便不再保护他。对普天之下进行考察，开导那可以承受天命并殷切寻求保持纯正之德的人，使他作为百神之主。只有我伊尹和汤王，都具有这纯正之德，能够符合上天的旨意，接受上天圣明的命令，率领九州的军队，于是推翻夏朝，改革了夏代的历法。不是上帝偏爱我商国，而是因为上天对纯德之人加以保护；不是我商国要下民服从，而是因为民众归顺那纯德之人。只要品德纯正，无论如何行动没有不吉

的；品德混杂不纯，无论如何行动都会凶险。吉利或凶险不会有差错，全在人为，上天降下灾祸或吉祥在于人的德行。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终始惟一，时乃日新[1]。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2]。臣为上为德[3]，为下为民[4]。其难其慎，惟和惟一[5]。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6]。俾万姓咸曰[7]：‘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8]。

【注释】

[1]时：通“是”。日新：天天更新，不可间断。

[2]左右：指近臣。惟其人：惟贤人是用。

[3]为上为德：《孔传》：“奉上布德。”

[4]为下为民：《孔传》：“顺下训民。”

[5]惟和惟一：《孔传》：“群臣当和一心以事君政。”

[6]协于克一：《孔传》：“言以合于能一为常德。”常德，即纯正之德。

[7]俾：使。咸：都，皆。

[8]底（zhǐ）：获得。烝民：众民。烝，众。

【译文】

“现在，王刚刚受命继承王位，只有更新你的品德。要始终保持品德的纯正，也只有天天更新。任用官吏，只能任用贤能之人，左右的大臣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官吏们为君主推行德政，顺从民愿，教

导民众。这是艰难之事，可要慎重啊！要和衷共济，要始终如一。培养品德，没有固定的老师，只要是注重善行的，便可以作为老师。善行不固定于某一个人身上，能够始终如一合乎纯正之德的，才能保持住善行。使百姓都说：‘伟大啊！王的言论。’又说：‘纯正啊！王的思想。’这样才能安保先王给予我们的幸福，永远使百姓获致美好的生活。

“呜呼！七世之庙[1]，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2]。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3]。匹夫匹妇，不获自尽[4]，民主罔与成厥功[5]？”

【注释】

[1]七世之庙：蔡沈《书集传》：“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七。七庙亲尽则迁，必有德之主，则不祧毁。故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

[2]“万夫”二句：蔡沈《书集传》：“天子居万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后万民悦服。故曰：‘万夫之长，可以观政。’”万夫之长，指君主。

[3]自广：自大。狭：小看，轻视。

[4]自尽：自尽其力。

[5]民主：指君主。

【译文】

“唉！天子的宗庙，七代不毁，便可以看出天子德泽深厚。从君主的作为上，可以看到政治的得失。君主如果不依靠百姓，他还能使用谁呢？百姓如果不依靠君主，他们还尊奉谁呢？不要自高自大而轻

视别人。平民百姓不能尽力，那么，君主和谁一起去成就他的功业？”

说命上

【题解】

《孔传》本篇《序》：“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史记·殷本纪》：“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本文可分四段：第一段，为史官叙事之辞，然后是群臣的进谏。谏辞的内容是要求王在“免丧”之后要开口说话发布命令，以便群臣有所遵循处理政务。第二段，是王的答辞，在答辞中王指出“弗言”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自己的才德赶不上先王，不敢开口说话发布政令。在“恭默思道”中，“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于是将梦中之人绘成图形，在天下广泛寻求，结果在傅岩寻到此人，而此人却是在傅岩做版筑工匠的刑徒傅说（参见《孟子·告子下》）。王毫不犹豫地将这位“刑徒”“爰立作相”，并“置诸其左右”。这真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对此，笔者在《〈尚书大传〉平议》（见《中国经学》第四辑）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推断与分析。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限于篇幅，此处就不再词费了。第三段，是武丁的文告。这段文告十分精彩。连续用三个比喻，将求贤若渴，求“诲”若渴，求治若渴，以及对傅说倚重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虽历经数千年，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感动不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则是着眼于“以康兆民”上，

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第四段，是傅说的答辞。答辞简洁精练，没有庸俗的客套，却有深沉的内涵，同样值得深思。

王宅忧[1]，亮阴三祀[2]。既免丧，其惟弗言[3]。群臣咸谏于王曰[4]："呜呼！知之曰明哲[5]，明哲实作则[6]。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7]。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8]。"

【注释】

[1]宅忧：指居守父丧。宅，居。

[2]亮阴：参见《无逸》第二段注[11]。三祀：三年。

[3]其：指武丁。弗言：不说话。

[4]咸：都。谏：规劝。

[5]知之：此处谓通晓国家政务。明哲：圣明睿智。

[6]作则：谓制定法规。

[7]承式：指按照法规行事。

[8]罔攸禀令：无法按照法规行事。

【译文】

殷高宗武丁居其父小乙之丧，三年不说话。服丧已满，他还是不说话。众大臣都向王进谏说："唉！通晓国家政务叫做圣明睿智之人，圣明睿智之人才可以制定法规。天子是众多诸侯国的君主，百官都要按照天子所制定的法规行事。天子的话便是命令，不说话，臣下便不能按照命令行事了。"

王庸作书以诰曰[1]："以台正于四方[2]，惟恐德弗类[3]，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4]，其代予言。"乃审厥象[5]，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6]，惟肖[7]。爰立作相[8]，王置诸其左右。

【注释】

[1]庸：于是。

[2]台（yí）：我。正：表率。

[3]弗类：不似，谓不似先王德行之高。

[4]赉（lài）：赐予。良弼：贤能的助手。

[5]审厥象：《孔传》："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审，仔细，此处指仔细回忆梦中之人的形象。

[6]说（yuè）：人名。即傅说。傅岩：地名。在今山西平陆与河南陕县之间的三门峡附近。

[7]肖：相似。

[8]爰：于是。

【译文】

王因而写下文告，用以告诫百官说："以我作为四方臣民的准则，恐怕我的德行尚未达到先王的高度，因此我不敢说话。我恭敬沉默地在思考治国之道，梦见上帝赐给我贤能的助手，让他代我说话。"王仔细地回忆梦中之人的形象，把他绘成图形，在四方广泛地寻求。傅说在傅岩这块地方从事版筑工作，和图形相似。于是将傅说立为相，王将他安置在自己左右。

命之曰[1]：“朝夕纳诲[2]，以辅台德。若金，用汝作砺[3]；若济巨川[4]，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5]。启乃心，沃朕心[6]。若药弗瞑眩[7]，厥疾弗瘳[8]；若跣弗视地[9]，厥足用伤。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10]，俾率先王[11]，迪我高后[12]，以康兆民[13]。呜呼！钦予时命[14]，其惟有终[15]。”

【注释】

[1]命：辞命，文告。

[2]诲：教导。宋代王炎说：“不曰谏而曰诲者，盖屈己以求教也。”（《书经传说汇纂》引）此说可从。

[3]砺：磨刀石。

[4]济：渡过。巨川：大河。

[5]霖雨：连绵的大雨。

[6]沃：灌溉，滋润。

[7]瞑眩：形容药性发作时心中难以忍受的感觉。

[8]瘳（chōu）：病愈。

[9]跣（xiǎn）：赤足。

[10]匡：纠正，帮助。乃：你的。辟：君主。

[11]俾：使。率：遵循。

[12]迪：依照。高后：先祖。《孔传》及《集传》均以为指成汤。

[13]康：安，乐，谓安居乐业。兆民：众民。兆，极言其多。

[14]钦：敬。时：通“是”。命：命辞。

[15]有终：谓好的结果。

【译文】

文告说：“早晨晚上都要对我加以教导，以帮助我提高品德。如果是金属器物，就用你做琢磨金属的砺石；如果要渡过大河，就用你做船只；如果年岁大旱，就用你做滋润禾苗的甘雨。打开你的思想，培养我的智力。如果你的药剂不够分量，这疾病就治不好；如果你赤着脚，不仔细地看着地面行走，这脚就会受伤。你和你的同僚，无不同心同德来扶助你的君主，从而使他遵循先王的道路，按照先祖的治国方法治理国家，使亿万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唉！恭敬地对待我的文告，我们的事业便会有好的结果。”

说复于王曰[1]：“惟木从绳则正[2]，后从谏则圣[3]。后克圣[4]，臣不命其承[5]，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6]？”

【注释】

[1]说：傅说自指。复：回复，回答。

[2]绳：绳墨，木匠用以取直的工具。

[3]后：君主。

[4]克：能。

[5]臣不命其承：《孔传》：“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君命，其承而谏之。”

[6]畴：谁。祗（zhī）：敬。若：顺从。休命：美善的命令。美善可引申为英明。

【译文】

傅说回答王说："木料只有按照绳墨才能取正，国王只有从谏如流，才能圣明。官吏不等到国王有所表示，便能根据国王的心愿提出谏正，谁敢不恭敬地顺从王的英明的命令？"

说命中

【题解】

本篇的内容主要是傅说向武丁的进言。可分为两段：第一段，为进言的全文，进言的内容十分深刻，十分重要。要点有三：一，明确君、臣、民三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君、臣为治理者，民为被治理者。治理与统治有别，其目的是"以康兆民"（见《说命上》），就是说为百姓谋求安康。根据这个目的，王必须是"明王"。这个"明王"的职责是恭敬地根据"天道"设立诸侯国及其国君以及各级各类的官吏，并制定正确的法规。二，整肃吏治。"惟治乱在庶官"，可见吏治关乎治乱，关系重大，必须整肃。方法是"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三，对天子、诸侯国君、各级各类官吏提出要求。特别是对天子的要求，天子一定要做到赏罚分明，法规的制定要圣明，要做到"政事惟醇"。总体的要求则是不要贪图"逸豫"，不要自满矜能，不要启宠纳侮耻过作非，不要"黩予祭祀"，每件事都要考虑周全，做到"有备无患"。这三个要点总体来说，便是为君立政之道。第二段，则是武丁与傅说通过对话分别对上述为君立政之道的表态。武丁由衷地赞美说："旨哉！"并认为"你的这些话都是可以实行的。如果你不能说出这些美好的话来，我也就无法听到并付诸实施了"。推重之意，溢于言表。傅说则直言他的这些话是完全"协于先王成德"，并

直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坦诚之至，知道容易而落实起来难啊！多么深沉的意蕴。

惟说命总百官[1]，乃进于王曰：“呜呼！明王奉若天道[2]，建邦设都[3]，树后王君公[4]。承以大夫师长[5]，不惟逸豫[6]，惟以乱民[7]。惟天聪明，惟圣时宪[8]，惟臣钦若[9]，惟民从乂[10]。惟口起羞[11]，惟甲胄起戎[12]，惟衣裳在笥[13]，惟干戈省厥躬[14]。王惟戒兹[15]，允兹克明[16]，乃罔不休[17]。惟治乱在庶官[18]。官不及私昵[19]，惟其能；爵罔及恶德[20]，惟其贤。虑善以动[21]，动惟厥时。有其善[22]，丧厥善；矜其能[23]，丧厥功。惟事事[24]，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25]，无耻过作非[26]。惟厥攸居，政事惟醇[27]。黩予祭祀[28]，时谓弗钦[29]。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注释】

[1]说：傅说。总：统率。

[2]奉若：承受，遵从。

[3]建邦：指在天下分别设立国家。设都：指分别在每个国家设立都城。

[4]树：设立。后王：指天子。君公：指诸侯国的国君。

[5]承：通“丞”，辅佐。大夫师长：指各级各类官吏。

[6]逸豫：安逸和快乐。

[7]乱：治理。

[8]时：通“是”，这。宪：法。

[9]钦若：恭敬地遵循。

[10]乂（yì）：治理，安定。

[11]口：指从口中说出的话。起：引起。羞：耻辱。

[12]甲胄：古代战士的铠甲和头盔。戎：兵戎，指战祸。

[13]衣裳：指标示官吏等级制的服装。笥（sì）：盛食品及衣物的竹器。

[14]省（xǐng）：清楚，明白。厥：其，此处指武丁。躬：自身，也指武丁。

[15]兹：此，这。

[16]允：信。克：能。

[17]罔：无。休：美好。

[18]庶：众。

[19]私昵：与个人关系亲近的人。

[20]爵：官位爵禄。恶德：不良无德之人。

[21]虑善：考虑成熟。

[22]有其善：谓自满其善而不加勉。

[23]矜：自夸。

[24]事事：每一件事。

[25]启宠纳侮：孔颖达疏：“无得开小人以宠，自纳此轻侮也。”

[26]耻过：羞于承认过错。

[27]醇：通“纯”，纯正不杂。

[28]黩（dú）：轻慢不敬。

[29]时：通“是”。弗钦：不敬。

【译文】

傅说受命统领百官，于是向王进谏说：“唉！英明的王啊！你尊奉顺从天道，建立国家，设置国都，设立天子、诸侯。大夫官吏作为辅佐统率百姓秉承天子的意旨行事，不是为了天子的安逸和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只有上帝是聪明的，只有圣明的天子才能制定这些法规，臣吏们恭敬地顺从这些法规，百姓才能因治理而安定。言论会招致耻辱，兵甲会导致战祸，标志爵位的礼服放在衣箱之中，礼服用于赏赐，干戈用于讨伐，对于赏罚你一定要考虑清楚。王啊！你一定要谨慎地对待这些事情，如此，便能够达到圣明，也就无不美好了。大治还是大乱，在于百官的好坏。对于官吏不是任命那些和自己亲近的人，而是那些贤能之人；爵位不是赏赐给那些不良无德之人，而是那些有德有才之人。措施一定要考虑成熟才可以付诸行动，行动一定要合乎时宜。自己满足于已有的好品德，那你就会丧失这些品德；自己夸耀自己的能力，那你就会丧失功业成就。做每件事情，你都要事先有所准备，有了准备便不会产生祸患。不要宠信小人而招致轻侮，不要羞于认错而文过饰非，以致铸成大错。你要居于正道，政务才能纯正不杂。按照私欲举行祭祀，这就叫做不恭敬。祭祀礼仪过于烦琐，就会紊乱，这样去礼拜神灵，就难于达到目的了。”

王曰：“旨哉[1]！说，乃言惟服[2]。乃不良于言，予罔闻于行[3]。”说拜稽首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4]，允协于先王成德[5]，惟说不言有厥咎[6]。”

【注释】

[1]旨：美好。

[2]乃：你。服：行，实行。

[3]罔：无。

[4]忱：诚信。

[5]允：信。协：合乎。

[6]咎：过错。

【译文】

王说："好啊！傅说，你的这些话都是可以实行的。如果你不能说出这些美好的话来，我也就无法听到并付诸实施了。"傅说行跪拜之礼，说："懂得道理并不困难，付诸实行才是困难的。王只要相信这些道理，就不会感到艰难了，相信这些话是合乎先王已经形成的美好传统的，如果我不将这些道理说出来，就是我的过错。"

说命下

【题解】

本篇和上篇一样，记载的是武丁和傅说两人的对话，是上一篇的延续，和上一篇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分三段：第一段，是武丁的谈话。在这段谈话中，武丁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学于甘盘"、"遁于荒野"。这番经历在今文《尚书》中也能得到证实。《君奭》："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高宗即武丁）但武丁对这段经历并不满意："厥终罔显"，认为在学业上没有任何明显的长进。接着连用两个比喻：做酒醴的关键是"麴糵"；做和羹的关键是"盐梅"，并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尔惟麴

蘖”、“尔惟盐梅”。“尔”，指的便是傅说。由此可见，在武丁的心目中傅说是何等关键的重要人物！正因为如此，武丁恳切地要求傅说：对我进行多方面的培养，不要抛弃我。并坦诚地表示：我一定能按你的教导去做。一代帝王在臣子面前，如此虚心求教，态度又是那样的坦诚恳切，不愧为有殷一代的名君。如此修养，如此境界，加以“伟大”二字，亦不为过！第二段，是傅说的答辞。这段答辞要点有三：一是学习古人的遗训。其重要性在于不如此便不能成就事业。二是学习态度要虚心专心。只有如此，知识才能不断积累，品德才能臻于完美。三是广泛招揽贤能之人，并将他们安排在各种恰当的职位上。这三点对君主的修身及治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段，是武丁的谈话。在这段谈话中，武丁扼要地谈到了伊尹的言论和事迹。要求傅说具有伊尹那样的襟怀，并像伊尹辅佐成汤那样辅佐自己，以成就大业。傅说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这说明武丁以成汤自期而傅说亦以伊尹自任。这又是一对君臣相知相遇的典型。古文《尚书》中，《商书》一共10篇，而有关伊尹和傅说的就有8篇之多，足见编者对伊尹与成汤、傅说与武丁这两对君臣相知相遇的重视。

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1]，既乃遁于荒野，入宅于河[2]。自河徂亳[3]，暨厥终罔显[4]。尔惟训于朕志[5]，若作酒醴[6]，尔惟麴蘖[7]；若作和羹[8]，尔惟盐梅[9]。尔交修予[10]，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11]。”

【注释】

[1]台（yí）小子：我小子。武丁自称。台，我。旧：以往，从前。甘盘：人名。武丁时贤臣。

[2]宅：居。河：孔颖达以为当指河洲，洲为水中可居之地（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第175页下）。可从。

[3]徂（cú）：往。亳：地名。殷的国都。武丁在盘庚之后，此处之亳即盘庚所迁之国都。其地在今河南安阳。

[4]暨（jì）：至，到。

[5]训：训导，教导。志：心意，愿望。

[6]醴（lǐ）：甜酒。

[7]麴（qū）蘖（niè）：酒曲，酿酒的发酵物。

[8]和羹：使用适当的调料，调和成味道适宜的羹汤。

[9]盐梅：制作羹汤的调料。盐，味咸。梅，醋，味酸。

[10]交修：多方面培养。交，《孔传》：“非一之义。”修，培养。

[11]克：能。迈：行，做。训：教导。

【译文】

王说：“来吧，你这傅说呀！我以前曾向甘盘这位贤臣学习过，但不久我就退隐荒野，居住在河洲。又从河洲到了亳都，几经迁徙，到最终在学业上没有任何明显的长进。你要对我加以训导，满足我的求知愿望，好比做甜酒，你就是那酒曲；又好比做五味调和的羹汤，你就是那盐和梅。你要多方面培养我，不要抛弃我，我一定能按你的教导去做。”

说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1]，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2]，以克永世，匪说攸闻[3]。惟学，逊志务时敏[4]，厥修乃来。允怀于兹[5]，道积于厥躬[6]。惟教学半[7]，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8]，其永无愆[9]。惟说式克钦承[10]，旁招俊乂

[11]，列于庶位。”

【注释】

[1]时：通“是”。惟：希望，愿望。

[2]师古：效法古人。

[3]匪：同“非”。攸：所。

[4]逊志：虚心谦逊。时敏：时时努力。敏，努力。

[5]允：信。怀：怀藏，时刻想着。兹：此，这。

[6]厥躬：自身。

[7]斆（xiào）学：《孔传》：“斆，教也。教，然后知所困，是学之半。终始常念学，则其德之修无能自觉。”孔颖达疏：“言有所得而不能自知也。”

[8]监：借鉴。成宪：成法。

[9]愆：过错。

[10]钦：敬。

[11]旁：广泛。招：招揽。俊乂（yì）：杰出人才。

【译文】

傅说说：“王啊！人们增长知识，是希望成就一番事业，学习古人的遗训，才会真正有所收获。成就事业不效法古人，而能使事业兴旺长存，我傅说耳所未闻。学习态度要谦逊，必须时时努力，这样学业才能有长进。相信并记住这些，知识就会在自身不断积累。教人所获是学习所得的一半，始终专心于学习，品德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臻于

完美。借鉴先王的成法，将永远不会有过失。我傅说因此能敬奉你的意旨，广泛招揽贤能之人，把他们安排在各种恰当的职位上。”

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1]。股肱惟人[2]，良臣惟圣。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3]，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4]，其心愧耻，若挞于市[5]。’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6]。佑我烈祖，格于皇天[7]。尔尚明保予[8]，罔俾阿衡专美有商[9]。惟后非贤不乂[10]，惟贤非后不食[11]。其尔克绍乃辟于先王[12]，永绥民[13]。”

【注释】

[1]时：通“是”。乃：你，指傅说。风：谓教化。

[2]股肱（gōng）：大腿和手臂。

[3]先正：先代总领百官之臣。保衡：亦称“阿衡”，谓天下所取安，所取平。指伊尹而言。如此称谓含有对伊尹的功劳及作用的崇高评价（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上册第223页下至第224页上《君奭》的《孔传》及孔颖达疏）。

[4]弗克：不能。俾：使。厥：其，指伊尹。后：君，指成汤。惟：为，是。

[5]挞于市：形容耻辱之甚。挞，用鞭子或棍子打。

[6]“一夫”二句：《孟子·万章上》引伊尹一段话：“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可以参证此处所引伊尹所说的话。

一夫，一个寻常百姓。辜，罪过。

[7]格：至，及。《孔传》：“言以此道左右成汤，功至大天，无能及者。”皇：大。

[8]尚：佑助。明：通“勉”，努力，尽力。

[9]专美：谓独享美名。

[10]乂（yì）：治。

[11]不食：谓不被重用。《集传》：“君非贤臣不与共治；贤非其君不与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难如此。”

[12]绍：继承。乃：你。辟：君主。

[13]绥：安。

【译文】

王说：“啊！傅说，天下的人都敬仰我的德行，这都是因为你的教化所致。手足齐全就是成人，有良臣辅佐才能成为圣君。从前先贤伊尹使我的先王兴起，他曾这样说：‘我如果不能使我的君主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我的内心会感到惭愧和耻辱，如同在闹市受到鞭打一样。’只要有一个人未得其所，他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他辅助我的烈祖成汤，他的功劳达到天一样伟大，无人可及。你要努力辅佐我，不要使伊尹在我商家独享这一美誉。君主没有贤人辅助，就治理不好天下；贤人没有圣君赏识，就不会被重用。希望你能让你的君主继承先王的传统，永久地安定百姓。”

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1]。”

【注释】

[1]对扬：《孔传》：“对，答也。答受命而称扬之。”休：美。

【译文】

傅说跪拜叩头，说：“请让我报答并宣扬天子的美好教导。”

周书

泰誓上

【题解】

《孔传》本篇《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

对于灭殷战争，据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尚书大传》，有三篇记载此事。这三篇是《泰誓》、《牧誓》、《大战》。如果把这三篇放在一起研读，不难发现这三篇将此次灭殷战争经过叙述得井然有序。《泰誓》所写的是战前准备。从《尚书大传·大誓》的记载来看，不但八百诸侯盟于孟津，且天示异象"白鱼入舟"，又"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史记·周本纪》："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可见《泰誓》所写的只不过是战前的准备。《牧誓》一文则是战前动员令，发布之后便是战争的开始，经过这次战争灭掉殷王朝。《大战》篇为《尚书大传》所录，全文首尾完具，应是全文。但不见于今、古《尚书》，所写也是灭殷战争，对此次战争经过写得极为简略，大部分则是写开国后的大政方针的确定以及处理战后有关事宜。

无疑写于战后。

本文可分为两段。第一段，写武王历数殷纣的罪行。其中尤以对忠良及百姓所使用的酷刑为甚，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第二段，武王指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又指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可见发动灭殷战争乃是顺天应民的正义之举。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开始的一句话：“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句话意思非常明确：君、师是为民而“作”，而不是相反，很清楚“民”才是根本。其中意蕴，值得人们深思！

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1]。

【注释】

[1]“惟十有三年”二句：此处为史官叙事之辞。就年份而言，较《孔序》、《史记》推迟二年。恐误。孟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境内。

【译文】

周武王十三年春天，诸侯在孟津大会师。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1]，明听誓[2]。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3]，作元后[4]，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5]，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6]，敢行暴虐，罪人以族[7]，官人以世[8]。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9]，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10]，刳剔孕妇[11]。皇天震怒，命我文考[12]，肃将天威，大勋未集[13]。肆予小子发，以尔友邦冢君，观政于商[14]。惟受罔有悛心[15]，乃夷居[16]，弗事上帝神祇[17]，遗厥先宗庙弗祀[18]。牺牲粢盛[19]，既于凶盗[20]。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21]。

【注释】

[1]冢（zhǒng）君：大君，指随从伐商的诸侯国君。越：和。御事：对办理政务的官员的泛称。庶士：众多官员。

[2]明：努力。

[3]亶（dǎn）：诚，信。《孔传》：“人诚聪明，则为大君。”

[4]元后：大君。

[5]受：即纣。

[6]冒：贪。色：指女色。

[7]罪人：惩罚人。以：用。族：谓灭族。

[8]官人：谓以官职任用人。世：《集传》：“世，子弟也。官使不择贤才，惟因父兄而宠任子弟也。”

[9]台榭（xiè）：在高土台上用贵重的木料建成的敞屋。陂（bēi）池：池塘。侈服：华丽的服饰。

[10]焚炙：指纣使用的炮烙酷刑。刘向《列女传》：“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

[11]刳（kū）剔（tī）孕妇：《孔传》：“怀子之妇，刳剔视之。”皇甫谧以为：“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恐属附会，仅供参考，难以信据。

[12]文考：指文王。

[13]大勋：大功。未集：没有完成。集，完成，成就。《集传》：“大功未集而文王崩。”

[14]观政：考察政情。

[15]悛（quān）：悔改。

[16]乃：竟然。夷居：《书经传说汇纂》引林之奇曰：“言倨肆而无礼也。”

[17]神祇（qí）：天地百神。

[18]厥：其，指纣。先：谓先祖。

[19]牺牲：古时用作祭祀的色纯体全的牲畜。粢（zī）盛（chéng）：盛在祭器内用作祭祀的谷物。

[20]既：尽。

[21]惩：戒止。侮：犹侮慢，谓态度傲慢。

【译文】

武王说：“啊！我的友邦大君和我的治事大臣，你们努力听着我的誓言。天和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能做大君，大君要做民众的父母。现在商王纣不尊敬上天，给民众降下灾祸。他沉湎于饮酒，贪于女色，胆敢施行暴虐的刑律，用灭族的酷刑惩罚人，用世袭的方法任用人。为了建造宫室、台榭、陂池，制作奢侈的服装，他残害你们万姓民众，烧杀忠良之人，解剖妊娠妇女。于是皇天发怒，命令我的父亲文王严肃执行上天的惩罚之命，可惜这大功没有完成。从前我这小子姬发曾和你们友邦大君到商国考察过政情。看到商王纣没有悔改之意，竟然傲慢不恭，不祭祀上帝及天地百神，遗弃他的祖先宗庙而不祭祀。牛羊和黍稷等祭品竟被凶恶的盗贼盗尽了。他却说：‘我有下界百姓，有上天赐予的大命！’仍然不改变他傲慢的行为。

“天佑下民[1]，作之君[2]，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3]，宠绥四方[4]。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5]？同力，度德；同德，度义[6]。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7]。予小子夙夜祗惧[8]，受命文考，类于上帝[9]，宜于冢土[10]，以尔有众[11]，底天之罚[12]。天矜于民[13]，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14]，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15]！”

【注释】

[1]佑：助。

[2]作：设立。

[3]惟：愿，希望。克：能。相：辅助，佑助。

[4]宠：爱护。绥：安定。

[5]曷敢：何敢。曷，何。越：背离，违背。厥：其，指上帝。志：意图。

[6]“同力”四句：《孔传》：“力钧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义者强。”度（duó），估计，计算。

[7]钧：通“均”，同。

[8]予小子：武王自称。夙夜：早晚。祗（zhī）：敬。

[9]类：古代祭礼名称，以特别重要之事祭告上天。

[10]宜：《孔传》：“祭社曰宜。”冢土：《孔传》：“冢土，社也。”即土地神。

[11]以：因而。

[12]厎（zhǐ）：获得。

[13]矜：通“怜”，怜悯，同情。

[14]弼：助。

[15]时：时机。

【译文】

“上天帮助下民，为下民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就是希望他们辅助上帝，爱护和安定天下百姓。有罪当讨，无罪当赦，我怎敢违背上天的意志呢？战争双方力量相同，就以德相较量；德相同，就以义相较量。商纣有臣亿万人，是亿万条心；我有臣三千人，却是一条心。商纣恶贯盈天，上天命令我讨伐他。我如果不顺从天命，我就和商纣同等罪过了。我小子早晚敬慎忧惧，在父亲文王的宗庙接受了伐商的命令，又祭告上帝，祭祀地神，因而率领你们众位奉行上天的意旨使商获得惩罚。上天怜悯众民，众民的愿望上天一定会依从的。希望你们辅助我，使四海永远安宁。时机啊，不可丧失呀！”

泰誓中

【题解】

本篇开始为史官叙事之辞，接着便是武王发布的誓辞。誓辞可分三段。第一段，与上篇相同，主要是声讨商纣的罪行，指出“无辜吁天，秽德彰闻”，纣的罪行已为上天所了解。第二段，一方面指出伐纣是遵从上天“惠民”的旨意，并连带着列举纣的罪行。纣已失去民心，而我方与“仁人”同心同德已获得民心。另一方面又指出根据梦与卜兆相合的结果，说明伐纣一定能获得成功，以坚定信心鼓舞士气。第三段，以“百姓懔懔，若崩厥角”说明百姓对伐纣的要求是那样迫

切，说明伐纣是奉天顺民之举，同时“我伐用张，于汤有光”也是为先祖成汤增光之举。要求将士以“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的气概同心同德地建立战功，从而取得“永世”大业。

惟戊午[1]，王次于河朔[2]，群后以师毕会[3]。王乃徇师而誓曰[4]：“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5]。我闻吉人为善[6]，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无度[7]，播弃犁老[8]，昵比罪人[9]，淫酗肆虐[10]。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胁权相灭。无辜吁天，秽德彰闻[11]。

【注释】

[1]惟：语助词，用于句首。戊午：古时以干支纪日。《集传》：“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林之奇说：“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而渡。以是考之，则武王自宗周而至于孟津，其师行盖已逾月矣。于是渡河而北，距商郊密迩，故三日之间而三誓师焉。上篇虽不明言所以誓师之日，然以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则知上篇当是丁巳日，尚在河南，未渡孟津时所作。既誓师而渡河也，中篇则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于河之北所誓也。至下篇曰：‘时厥明，王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则又是戊午之明日己未，将启行以趋商之郊，既作此篇而后行也。盖三令五申之，谨重其事而不敢忽也。”又说：“武王先次于河北，盖先诸侯而渡也。诸侯之师既毕渡，然后以其师来会。武王于是巡行六师，盖所以慰安渡河之劳也。”（见《书经传说汇纂》引）以上仅供参考。

[2]次：指行军途中停留。河朔：黄河北岸。朔，北。

[3]群后：诸侯国君。师：军队。以上为史官叙事之辞。

[4]徇师：即巡师，视察部队。

[5]咸：皆，都。

[6]吉人：善良之人。

[7]无度：不合法度。

[8]播弃：抛弃，弃置。犁老：老年人面部多又黑又黄，因称犁老。此处当指年高德劭的老人。犁，通“黧（lí）”，色黑而黄。

[9]昵比：亲近勾结。

[10]淫：过度。酗（xù）：沉迷于酒。肆虐：任意残害。

[11]秽德：恶德，恶行。

【译文】

戊午日，周武王驻兵在黄河的北面，西方诸侯率领他们的军队，都会合在这里。武王于是巡视军队并告诫众位将士。武王说：“呵！西方各国的将士们，都听着我的话。我听说好人做好事，天天做还是做不够；坏人做坏事，也是天天做而做不够。现在商王纣疯狂地做不合法度的事情，抛弃年老的大臣，亲近勾结有罪的人，过度酗酒，肆意暴虐。臣下受其影响，便结成朋党，互为仇敌，挟持权柄，相互残杀。无罪的人呼天告冤，商纣秽恶的行为清楚明显，为上天所闻所知。

“惟天惠民[1]，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2]，流毒下国[3]。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4]。惟受罪浮于桀[5]，剥丧元良[6]，贼虐谏辅[7]。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鉴惟不远[8]，在彼夏王[9]。天其以予乂民[10]，朕梦协朕卜[11]，袭于休祥[12]，

戎商必克。受有亿兆夷人[13]，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14]，同心同德。虽有周亲[15]，不如仁人。

【注释】

[1]惠：爱。

[2]若：顺。

[3]流毒：传播毒害。

[4]降黜：降下废黜的命令。

[5]浮：过，超过。

[6]剥丧：伤害。元良：大善之人，指微子。

[7]贼虐：残酷杀害。谏辅：敢于谏正的大臣，指比干。

[8]鉴：鉴戒。

[9]夏王：指夏桀。

[10]乂（yì）：治理。

[11]协：合，相合。

[12]袭：重合，指梦与占卜的结果（吉兆）。休祥：美好吉祥。

[13]亿兆：极言其多。夷人：平民。

[14]乱臣：治国的大臣。乱，治。

[15]周亲：至亲。《集传》：“周，至也。纣虽有至亲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贤而可恃也。”

【译文】

“上天惠爱下民，君主尊奉上天。夏桀不能顺从上天，流毒于天下。上天便佑助并命令成汤，降下废黜夏桀的大命。商纣的罪恶超过了夏桀，他伤害善良的大臣，残杀谏诤的辅臣。他竟然说自己有天命，说敬天不足为，说祭祀没有益处，说暴虐没有害处。他的鉴戒并不远，就在夏桀身上。上天将要让我治理百姓，我的梦和我的卜兆相合，前景是美好吉祥的，讨伐商国一定能胜利。商纣有亿万平民，不同心不同德；我有治国大臣十人，却同心同德。商纣虽有至亲的臣子，比不上我周家的仁贤之人。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1]，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维扬[2]，侵于之疆，取彼凶残[3]。我伐用张[4]，于汤有光[5]。勖哉夫子[6]！罔或无畏，宁执非敌[7]。百姓懔懔[8]，若崩厥角[9]。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10]。”

【注释】

[1]过：责备。

[2]武：武力。扬：举，引申为使用。

[3]凶残：凶恶残暴，指殷纣。

[4]伐：指伐商。用：行，行动。

[5]光：光荣，荣耀。

[6]勖（xù）：努力。夫子：指战士。

[7]执：秉持。非敌：无敌。

[8]懔懔（lǐn）：危惧貌。

[9]若崩厥角：《孔传》：“言民畏纣之虐，危惧不安，若崩摧其角，无所容头。”

[10]克：能够。永世：历世久远，犹言永远。

【译文】

“上天的看法来自我们众民的看法，上天的听闻来自我们众民的听闻。老百姓有所责备，只因我未伐商纣，现在我一定要顺从民心，前去讨伐商国了。我们的武力要施行，要攻到商国的疆土上，捉获那些凶残的人。我们讨伐商国的行动，取得辉煌战果，对成汤而言将会增加荣耀啊！努力吧，将士们！不要有不威武的表现，希望你们保持战无敌手的思想。老百姓恐惧不宁，叩头求救于我们，竟然叩得额头如山崩一样响。唉！你们要同心同德地建立战功，这样才能长久安定百姓。”

泰誓下

【题解】

本篇开始仍为史官叙事之辞，说明此次誓辞发布的时间及对象；接着便是武王发布的誓辞，誓辞可分两段。第一段，首先提出“天道”。所谓“天道”即《集传》所谓“典常之理”，而这种“典常之理”即下文所说的“五常”。然后条陈纣的各项罪行，这些罪行都是违背天道和五常的。“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便是这些罪行的结语。正因为如此，所以“祝降时丧”而且要“除恶务本”，进一步阐明伐纣是奉天顺民之举。要求将士“尚迪果毅”而“以登乃辟”，进而提出功多者给以“厚赏”，无功者则加以“显戮”，做到赏罚分明。第二段，提出对伐纣结果的预测：或成功或失败。成功则归于文王之德，而失败则归于自己的“无良”。这一方面说明武王伐纣和成汤伐桀时怀有同样的心情：“栗

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汤诰》）这种戒惧的心情是面对大事时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如此才能兢兢业业，毫不懈怠。另一方面成功则归于文王之德，表明自己将不会居功。这些都是一个圣明天子所应当具备的美德。

时厥明[1]，王乃大巡六师[2]，明誓众士。

【注释】

[1]时厥明：指己未日。见中篇第一段注[1]。

[2]六师：林之奇说：“史官之叙述，总其多而言之，盖泛指诸侯之师也。”（见《书经传说汇纂》引）此说可从。此处显指诸侯来会之师。

【译文】

时间在己未日，周武王大规模巡视六军，明确告诫众将士。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1]。天有显道[2]，厥类惟彰[3]。今商王受，狎侮五常[4]，荒怠弗敬[5]。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斫朝涉之胫[6]，剖贤人之心[7]，作威杀戮，毒痡四海[8]。崇信奸回[9]，放黜师保[10]，屏弃典刑[11]，囚奴正士[12]。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13]。上帝弗顺，祝降时丧[14]。尔其孜孜[15]，奉予一人，恭行天罚。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16]，虐我则仇[17]。’独夫受洪惟作威[18]，乃汝世仇。树德务滋[19]，除恶务本，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20]，殄歼乃仇[21]。尔众士其尚迪果毅[22]，以登乃辟[23]。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24]。

【注释】

[1]西土：指西方诸侯。君子：此处指将士。

[2]显道：《孔传》：“言天有明道，其义类惟明。言王所宜法则。”《集传》：“天有至显之理，其义类甚明。至显之理即典常之理也。”

[3]彰：彰明，显扬。

[4]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道德。

[5]荒怠：荒弃怠慢。

[6]斫（zhuó）朝涉之胫：《孔传》：“冬月见朝涉水者，谓其胫耐寒，斩而视之。”斫，砍，斩。胫，小腿。

[7]剖贤人之心：《史记·殷本纪》：“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

[8]毒痡（pū）：毒害。四海：形容范围之广。

[9]奸回：奸邪之人。回，邪僻。

[10]放黜：放逐贬斥。师保：古时负责教导贵族子弟的官职。有“师”，有“保”，统称“师保”。

[11]屏（bǐng）弃：废除抛弃。典刑：常法。

[12]囚奴：囚禁奴役。正士：正直中正之士，指箕子。

[13]奇技：奇异的技能。淫巧：过度之巧。妇人：指妲己。

[14]祝降时丧：《孔传》：“祝，断也。天恶纣逆道，断绝其命，故下是丧亡之诛。”

[15]其：表祈使，尚，当。孜孜：努力貌。

[16]抚：抚育，爱护。

[17]虐：虐待，残害。

[18]独夫：指残民以逞，众叛亲离的统治者。受：即纣。洪：大。

[19]树：培植，培养。滋：滋长。

[20]肆：因此。

[21]殄（tiǎn）歼：歼灭。

[22]迪：用。

[23]登：成，成就。

[24]不迪：不遵循。显戮：谓公开的惩罚。

【译文】

武王说："唉！我们西方诸侯的将士们。上天有显明的典常之理，这些典常之理应当显扬。现在商王纣轻侮五常，荒废怠慢无所敬畏。自绝于上天，自结冤仇于下民。砍掉冬天早晨趟水过河人的小腿，解剖贤能之人的心脏，作威作福，残杀无罪的人，毒害天下百姓。崇信奸邪的人，放逐太师太保，废除常法，囚禁和奴役正直中正之士。祭祀天地的大礼不举行，连宗庙也不享祀，却制作奇异怪巧的东西来取悦女人。上帝不依顺，断然降下这丧亡的大祸。你们要努力辅助我，恭敬奉行上天对商的惩罚。古人有言说：'抚爱我的就是我的君主，虐待我的就是我的仇敌。'商纣大行威虐，是你们世世代代的仇人。培养美德务求滋长，去掉邪恶务求除根，因此，我这小子要率领你们众将士，去歼灭你们的仇人。你们众将士一定要用果敢坚毅的精

神来成就你们君主的大业啊！功劳多的将有重赏，不遵循命令将遭到公开惩罚！

“呜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惟我有周诞受多方[1]。予克受[2]，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注释】

[1]诞：大，引申为广泛。多方：指依附于周的诸侯国。

[2]克：战胜。

【译文】

“啊！我父亲文王的德行，像日月照耀一样，普照到四方，显耀于西土。因此我们周国广泛受到各方诸侯的亲近。如果我战胜了商纣，不是因为我勇武，而是因为我的父亲文王没有过失；如果商纣战胜了我，不是因为我的父亲文王有过失，而是因为我小子不好。”

武成

【题解】

《孔传》本篇《序》：“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归兽，指武王灭殷后，“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一事。马、牛均兽类，因称“归兽”。《史记·周本纪》：“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

成》。”《序》所言“识其政事”即《史记》所言“记政事”，两处记载基本吻合。开始一段为史官所记，基本上概括了《武成》的内容。此后，为《武成》的正文，可分两段：第一段的开始仍为史官所记，主要记载《武成》发布的时间及背景。“王若曰”之后，才是《武成》的正文。要点有三：一，周王朝立国之前的发展史：公刘发端，古公亶父奠基，经由王季而至文王发展壮大。文王经九年努力，结果“大统未集”而死。武王“承厥志”，终于灭商，完成建国大业。二，叙述灭商经过并再次历数商纣的罪行。三，灭商后的举措。这些举措，显示出武王尊贤爱民的襟怀，从而获得民众的拥戴。第二段，写建国后的大政方针：实行分封制；重视五常之教；尊贤授能。由于这些大政方针的实施，遂使天下大治。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1]。越翼日[2]，癸巳，王朝步自周[3]，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4]，王来自商，至于丰[5]。乃偃武修文[6]，归马于华山之阳[7]，放牛于桃林之野[8]，示天下弗服[9]。丁未，祀于周庙，邦甸、侯卫[10]，骏奔走，执豆、笾[11]。越三日，庚戌，柴、望[12]，大告武成。

【注释】

[1]旁死魄：《集传》：“以《泰誓》‘戊午’推之，当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魄，通“霸”，月出或将没时的微光。

[2]翼日：明日，即第二天。壬辰日的明日即癸巳日。

[3]周：指周的首都镐京，其地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

[4]哉：始。

[5]丰：周的故都，在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西岸，后由武王迁至

沣水东岸。

[6]偃：停止。修：实行。

[7]阳：山的南面。

[8]桃林：《孔传》：“桃林在华山东，皆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复乘用。”

[9]弗服：不再使用。服，使用。

[10]邦甸：近处的诸侯国。侯卫：远处的诸侯国。

[11]豆：祭器，以木制成。笾（biān）：祭器，以竹制成。

[12]柴：烧柴祭天的大礼。望：祭祀山川的大礼。

【译文】

一月壬辰日，月亮大部分无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癸巳日，武王早晨从周都镐京出发，前去征伐商国。四月初，新月开始露出光辉，武王从商国回来，到了丰邑。于是停止战备，施行文教，把战马放归到华山的南面，把牛放回到桃林的旷野，以此向天下人表示不再使用它们而兴兵了。四月丁未日，武王在周庙举行祭礼，远近的诸侯都忙于奔走，陈设木豆、竹笾等祭器。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庚戌日，举行柴祭和望祭的大礼，大力宣告伐商武功的成就。

既生魄[1]，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注释】

[1]既生魄：《孔传》：“既生明死，十五日之后。”《集传》：“生魄，望后也。”两注义同。十五日为望日，即既

生；十五日之后即望后。望后，月光由盈入亏，因称明死。

【译文】

十五日之后，各国诸侯和百官都到镐京接受王命。

王若曰：“呜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启土，公刘克笃前烈[1]，至于大王肇基王迹[2]，王季其勤王家[3]。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4]，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5]，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6]，告于皇天、后土、所过名山、大川[7]，曰：‘惟有道曾孙周王发，将有大正于商[8]。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9]，害虐烝民[10]，为天下逋逃主[11]，萃渊薮[12]。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13]，以遏乱略[14]。华夏蛮貊[15]，罔不率俾[16]。恭天成命[17]，肆予东征[18]，绥厥士女[19]。惟其士女，篚厥玄黄[20]，昭我周王。天休震动[21]，用附我大邑周[22]。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以济兆民[23]，无作神羞[24]！既戊午[25]，师逾孟津[26]。癸亥，陈于商郊[27]，俟天休命[28]。甲子昧爽[29]，受率其旅若林[30]，会于牧野[31]。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32]，攻于后以北[33]，血流漂杵[34]。一戎衣[35]，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旧[36]。释箕子囚[37]，封比干墓[38]，式商容闾[39]。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40]，大赉于四海[41]，而万姓悦服。”

【注释】

[1]公刘：周的始祖后稷的曾孙。笃：犹言笃志，谓专心致志。烈：功业。

[2]大王：古公亶父，周王朝的奠基者。

[3]王季：古公亶父的小儿子，也是文王的父亲。

[4]诞：语助词，无义。膺（yīng）：受。

[5]大统：帝业，帝位。集：成就，成功。

[6]厎（zhǐ）：犹言厎告，诉告。

[7]皇天、后土：天神、地神。

[8]大正：《孔传》：“大正，以兵征之也。”

[9]殄（tiǎn）：灭绝。天物：天生之物。

[10]烝民：众民。

[11]逋（bū）逃：逃亡的罪人。

[12]萃（cuì）：聚集。渊薮（sǒu）：人或物聚集之处。

[13]祗（zhī）：恭敬。

[14]遏：制止。乱略：乱谋。

[15]华夏：古时指中原各国。蛮貊（mò）：统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蛮，指南方少数民族。貊，指北方少数民族。

[16]罔不：无不。率（shuài）：顺服。俾（bǐ）：服从。

[17]成命：既定的天命。

[18]肆：因此。东征：指伐商，商在周之东，因称东征。

[19]绥：安定。厥：其。

[20]篚（fěi）：竹制盛器。此处用作动词，谓以篚盛着。玄黄：指彩色丝帛。

[21]天休：上天的美意。休，美。

[22]用：因。附：归附。

[23]相：助。济：救助。

[24]无：不要。神羞：谓为神羞辱之事。

[25]既：不久。

[26]逾：过，谓渡过。孟津：黄河渡口，在今河南孟津境内。与《泰誓上》第一段注[1]所指地点相同。

[27]陈：同“阵”，陈兵布阵。

[28]俟：等待。休命：美善而圣明的命令。

[29]昧爽：黎明，拂晓。

[30]受：即纣。

[31]牧野：地名。在商的首都朝歌南七十里，今河南汲县北。与《牧誓》第一段注[2]同指一地。

[32]倒戈：军队临阵时投降敌方并转攻己方。

[33]北：败北，战败。

[34]血流漂杵：极言战况惨烈。杵，古代形似棒槌的武器。

[35]一戎衣：《孔传》：“一著戎服而灭纣。”戎服，犹今语军装。形容灭纣之速。

[36]政由旧：《孔传》：“反纣恶政，用商先王善政。”

[37]释箕子囚：见《泰誓下》第一段注[12]。

[38]封比干墓：培土增修比干之墓。

[39]式：同“轼”，车上横木，称作扶手板，以手按板上，以示敬意。闾：里巷的大门，代指里巷。

[40]鹿台、钜桥：《史记·殷本纪》：“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

[41]赉（lài）：赏赐，赠送。

【译文】

武王这样说：“唉！众位诸侯啊！我的先王建立了国家，开辟疆土，公刘能够专心修治前人的功业，到了太王，开创了王室的基业，王季勤劳地经营王家事业。我的父亲文王能够成就巨大的功勋，因而能够接受上天赐予的大命，安抚四方和中夏的百姓。大国畏惧他的威力，小国怀念他的恩德。他在诸侯归附九年后去世，大业还没有完成。我小子将继承他的意志。我曾把商纣的罪恶向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禀告说：‘有道的曾孙周王姬发，将要讨伐商国。现在商王纣没有人道，残暴地灭绝天下万物，虐待众民，是天下逃亡罪人的魁首和罪恶聚集的渊泽。我这小子得到仁人志士后，冒昧敬承上帝意旨，来制止乱谋。中原各国和边远少数民族的民众无不遵从。我奉既成的天命，所以我向东方征讨，安定那里的士女。那里的士女送来用竹筐盛着的彩色的丝绸，显示对我周王为之除害的感戴。他们被上天的美意震动了，因而归附了我大周国呀！希望你们有神灵辅佑我去救助亿万百姓，不要使神明羞辱的事情发生！不久，到了戊午日，军队渡过孟津。癸亥日，在商郊布好军阵，等待着上天圣明的命令。甲子日黎明，商纣率领他那如密林般的军队，来到牧野与我军会战。他的士卒不抵抗我军，在前面的士卒随即投降反戈攻击其后面的士卒，因而商纣的军队大败，鲜血流得可以漂起形似棒槌的武器。我们一穿上军装就灭了殷纣，天下便大为安定了。于是我改变商纣的恶政，采用过去殷商先王的善政。解除对箕子的囚禁，修复比干的坟墓，过商容的里门而致敬。散发鹿台的财货，发放钜桥的粮食，在四

海百姓中施行大赏，天下万民都心悦诚服。”

列爵惟五[1]，分土惟三[2]。建官惟贤[3]，位事惟能[4]。重民五教[5]，惟食、丧、祭[6]。惇信明义[7]，崇德报功[8]。垂拱而天下治[9]。

【注释】

[1]列：排列。惟：为。五：五等：公、侯、伯、子、男。

[2]分土惟三：封地分为三等：公、侯的封地为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3]建：设立。

[4]位：使占据应有的位置。

[5]五教：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道德。

[6]食、丧、祭：《集传》：“食以养生，丧以送死，祭以追远。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纪而厚风俗，圣人之所甚重焉者。”

[7]惇（dūn）：重视。明：显扬。

[8]崇：尊重。报：回报，回赠。

[9]垂拱：形容无为而治。

【译文】

武王将爵位列为五等，区分封地为三等。依据贤良设立官长，依据才能安置众吏。注重百姓的五常之教，以及衣食、丧葬和祭祀。重视诚信，显扬道义；尊重有德的人，回报有功的人。于是武王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了。

旅獒

【题解】

《孔传》本篇《序》："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根据篇首史官所言，此篇当作于武王灭殷立国之时，作者为召公奭，是召公奭对武王的训辞。《集传》说："西旅贡獒，召公以为非当所受。作书以戒武王，亦训体也，因以《旅獒》名篇。"此说甚是，当从。《书经传说汇纂》引吕祖谦说："创业之君，有一毫之失，后世便有丘山之害。此于王业已成，则为谨终；于示后嗣，则为谨始。"又引林之奇说："人臣之谏其君，必救之于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将有不可胜救者。才通道于外域，而受旅獒之献，四夷闻之。则将以珍奇进，而人主之欲浸广矣。此所以谏王也。"这两段话，对理解本文很有帮助，录之以供参考。

本篇除开始的文字为史官叙事之辞外，自"曰"字以下均为训辞正文。可分三段。第一段，训辞开始便提出"慎德"作为全篇的纲领。以下围绕这个纲领展开议论。首先描绘立国出现的盛况："西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面对如此盛况，王虽然采取"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使"无替厥服"，又"分宝玉于伯叔之国"而"时庸展亲"。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突出"德"字，蕴涵在胜利面前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要清醒地保持住"德"字。第二段，进一步就"德"字展开议论，指出"德盛"表现在：一，无论对"君子"还是对"小人"，都要做到"不狎侮"，并指出"狎侮"的危害。二，"不役耳目"，从正面看，如此，则"百度惟贞"，效果显著不言而喻；从反面看，不如此，则"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危害之大也不言而喻。"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此处"道"与"德"同义。这是一条原则，从这条原则出发，下面连续提出五个"不"字。做到这五个"不"，才是"德盛"。只有"德盛"才能实现"功乃成"、"民乃足"、"远人格"、"迩人安"。一句话，人

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第三段，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为喻，指出“勤”与“矜细行”的重要。最后以“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作结。通篇围绕“德”字展开议论，内容深刻，耐人寻味。篇中“玩物丧志”、“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至今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成语，实在难能可贵！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1]。西旅底贡厥獒[2]，太保乃作《旅獒》[3]，用训于王[4]。

【注释】

[1]九夷八蛮：夷、蛮，泛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九、八，言其多。

[2]西旅：西戎旅国。底（zhǐ）：来。獒（áo）：大犬，猛犬，身高四尺。

[3]太保：召（shào）公，名奭（shì）。《史记·燕召公世家》裴骃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

[4]训：《孔传·尚书序》：“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训为此六种文体之一，记叙训导之辞。

【译文】

武王战胜商以后，与众多民族国家之间的道路便自然开通了。西方的旅国来贡献他们那里名贵的犬，太保召公于是写了《旅獒》，用来劝谏武王。

曰：“呜呼！明王慎德，四夷咸宾[1]。无有远迩，毕献方物[2]，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无替厥服[3]；分宝玉于伯叔

之国[4]，时庸展亲[5]。人不易物[6]，惟德其物！

【注释】

[1]四夷：四方少数民族。咸：皆，都。宾：服从，归顺。

[2]方物：地方特产。

[3]替：废弃，荒废。服：职务，职责。

[4]伯叔之国：指同姓诸侯国。

[5]时：通“是”。庸：用。展：显示，展示。

[6]易：轻视。

【译文】

公说：“啊！圣明的王能够敬慎德行，所以四方各国都来归顺。无论远近，都来贡献各地的物产，贡品只是衣食器用一类的东西。明王于是昭示这些贡品给异姓的国家，使他们不要荒废职事；分赐宝玉给同姓的国家，用来表示亲爱之意。人们都不敢轻视那些物品，而是以德来看待那些物品！

“德盛不狎侮[1]。狎侮君子[2]，罔以尽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尽其力。不役耳目[3]，百度惟贞[4]。玩人丧德[5]，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6]。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格[7]；所宝惟贤，则迩人安[8]。

【注释】

[1]狎侮：轻视，侮慢。

[2]君子：与下文的“小人”相对为文，孔颖达疏：“君子谓臣，小人谓民。”

[3]不役耳目：不为耳目接触的外物所吸引而不由自主为其役使。

[4]百度：百事，指各种政务。贞：正，正确妥善。

[5]玩：戏弄，玩弄。丧：丧失。

[6]“志以道宁”二句：《集传》：“道者，所当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宁，则不至于妄发；人之言以道而接，则不至于妄受。”

[7]远人：远处的人，指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格：来，至，谓归顺。

[8]迩人：近处之人。迩，近。此处“迩人”承上文也包括“远人”。

【译文】

“德高的人不轻视侮慢他人。如果轻视侮慢高贵的官长，就不可能使他们尽心从政；如果轻视侮慢平民百姓，就不可能使他们尽力而为。不被耳目所好而不由自主为其役使，各种政务的处理就会正确妥善。戏弄人就会丧失品德，玩弄物就会丧失意志。自己的意志要靠道来坚定，他人的言论要靠道来接受。不做无益的事情妨碍有益的事情，事业才能成功；不重视珍贵奇巧的物品轻视实用的物品，百姓才能丰衣足食。犬马不是本土生长的不畜养，珍禽异兽不要饲养在本国之内。不珍爱远方的物品，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顺；只珍爱贤才，远近之人才能安宁。

“呜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细行[1]，终累大德[2]。为山九仞[3]，功亏一篑[4]。允迪兹[5]，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6]。”

【注释】

[1]矜：顾惜，注重。细行：生活小节。

[2]累（lèi）：带累，损害。

[3]九仞：六十三尺或七十二尺，形容极高或极深。仞，七尺或八尺。

[4]亏：缺，欠。篑（kuì）：盛土的竹器。

[5]允：确实，果真。迪：实行。兹：此，指上述告诫。

[6]世王：世世代代为王。

【译文】

“啊！早晚不可有片刻不勤勉！不注重细节，最终会损害大德。比如筑九仞高的土山，工程未完成，只因缺一筐土。如果你能真正按以上的告诫来做，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周家就可以世代为王于天下了。”

微子之命

【题解】

《孔传》本篇《序》：“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史记·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两处记载大体相同，而《史记》的记载更加详

细，有助于了解本篇内容及写作背景，故录之以供参考。《史记》所说的“微子开”即“微子启”。汉景帝名启，避讳，改“启”为“开”。周武王灭殷之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武王死后，武庚禄父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东征“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平定叛乱。《微子之命》便作于此时，可见本篇作于西周初期，政权尚未完全稳定的时期。

本文可分三段。第一段，首先肯定微子“崇德象贤”的美德；然后提出希望，希望微子“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为贵宾与周室“咸休”并“永世无穷”。可见对微子所采取的是一种怀柔政策。第二段，一方面肯定微子“旧有令闻，恪慎克孝，肃恭神人”的美德，另一方面希望微子继承成汤的传统“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德垂后裔”，并“上帝时歆，下民祗协”而“尹兹东夏”。很明显在内容上是对第一段的延续。第三段，提出要求：一，“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二，“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绥厥位，毗予一人”。三，“世世享德，万邦作式，俾我有周无斁”。第一条重点在“率由典常”；第二条重点在“律乃有民”；第三条重点在“万邦作式”。这三条的核心则是“慎乃服命”、“毗予一人”、“无替朕命”。可见第三段所表达的乃是发布本文的目的所在。

王若曰：“猷[1]！殷王元子[2]。惟稽古[3]，崇德象贤[4]。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5]，与国咸休，永世无穷。

【注释】

[1]猷：发语词。

[2]元子：长子，微子是殷帝乙的长子，殷纣的庶兄。

[3]稽：考察。

[4]象贤：《集传》：“象贤，谓其后嗣子孙有象先王之贤者，则命之以主祀也。”

[5]王家：指周王朝。

【译文】

成王这样说：“唉！殷王的长子啊！考察古代，有崇尚盛德，效法先贤的后人可以主祀的制度。你能继承殷先王的传统，修治先王的礼制文物，可以主祀，做王家的贵宾，与王室同样美好，世世代代没有穷尽。

“呜呼！乃祖成汤克齐圣广渊[1]，皇天眷佑，诞受厥命。抚民以宽，除其邪虐，功加于时[2]，德垂后裔[3]。

【注释】

[1]齐（zhāi）：同“斋”，严肃恭敬。圣：圣明。广：大。渊：深。

[2]加：及，施及。

[3]垂：流传。后裔：后代。

【译文】

“啊！你的先祖成汤能够严肃恭敬、圣明、广大、深远，伟大的上帝眷顾佑助他，于是他接受了上天赐予的大命。他用宽政安治民众，除掉邪妄暴虐之徒，功勋施益于当时，德泽流传于后代。

“尔惟践修厥猷[1]，旧有令闻[2]。恪慎克孝[3]，肃恭神人[4]。予嘉乃德[5]，曰笃不忘[6]。上帝时歆[7]，下民祗协[8]，庸建尔于上公

[9]，尹兹东夏[10]。

【注释】

[1]践修：履行修治。厥：其，指成汤。猷：道，谓治国之道。

[2]令闻：美好的名声。

[3]恪（kè）慎：恭敬谨慎。

[4]肃恭：严肃恭敬。

[5]嘉：赞美。乃：你。

[6]笃：厚。

[7]歆（xīn）：歆享，谓神灵享受供物。

[8]祗（zhī）：敬。协：和谐。

[9]庸：因此。建：立。尔：你。上公：微子为殷王之后被封为公，因称上公。

[10]尹：治理。东夏：微子的封地在殷的故土亳，地处东部，因称东夏。

【译文】

“你遵行成汤的治国之道，已早有美名。你恭敬谨慎能行孝道，恭敬地对待神和人。我赞美你的盛德，认为你的美德纯厚而不可忘记。上帝能按时享受你的祭祀，下民对你尊敬，与你关系和睦，因此我立你为上公，治理这东方华夏之国。

“钦哉[1]！往敷乃训[2]，慎乃服命[3]，率由典常[4]，以蕃王室[5]。弘乃烈祖[6]，律乃有民[7]，永绥厥位[8]，毗予一人[9]。世世享德，万邦作式[10]，俾我有周无斁[11]。呜呼！往哉惟休[12]，无替朕命[13]。”

【注释】

[1]钦：敬。

[2]敷：发布。训：谓政令。

[3]服：职务，职位。命：使命。

[4]率：遵循。典常：常法。

[5]蕃（fān）：通“藩”，藩屏，捍卫。

[6]弘：发扬。

[7]律：以法度约束规范其行为。

[8]绥：安。

[9]毗：辅助。

[10]式：榜样。

[11]俾：使。斁（yì）：厌倦。

[12]休：美。《集传》：“言汝往之国，当休美其政。”

[13]替：废弃。

【译文】

“要敬慎啊！前去发布你的政令，谨慎对待你的职位和使命，遵循常法，来保卫周王室。弘扬你烈祖成汤的治国之道，用法度规范你的民众，长久安居于上公之位，辅助我一人。只有这样，你的世代子孙才能享受你的恩德，万国诸侯才会以你为榜样，服从我周王室而不厌倦。啊！前往吧，要好好治理你的国家，不要废弃我的诰命！”

蔡仲之命

【题解】

《孔传》本篇《序》：“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史记·管蔡世家》：“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

本篇开始一段为史官叙事之辞，与《史记》记载大体相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基本上可以了解本篇的写作背景。“王若曰”以下为命辞正文，可分两段。第一段，宣布封姬胡为蔡侯的命令，同时指出封侯的原因在于姬胡能够“率德改行，克慎厥猷”，并提出三点希望：一，“尔尚盖前人之愆，惟忠惟孝”。二，“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三，“率乃祖文王之彝训，无若尔考之违王命”。第二段，向姬胡提出具体要求：一，要了解“德”与“惠”的重要。只有具备“德”才能得到上天的辅助；只有“惠”于民，才能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二，要慎始慎终的“为善”而不“为恶”。所谓“善”即“睦乃四邻”、“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济小民”。三，要遵循“中”道。所谓“中”道，即“无作聪明乱旧章”、“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四，“无荒弃朕命！”这些希望和要求既是在总结平叛的基础上又考虑到当时情况提出来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后世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惟周公位冢宰[1]，正百工[2]，群叔流言[3]。乃致辟管叔于商[4]；囚蔡叔于郭邻[5]，以车七乘[6]；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7]。蔡仲克庸祗德[8]，周公以为卿士[9]。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10]。

【注释】

[1]冢宰：大宰，总理百官之长，因称冢宰。冢，大。

[2]正：统率，治理。百工：百官。

[3]群叔：指下文管叔、蔡叔、霍叔而言。叔，统指兄弟。流言：散布诬蔑挑拨离间的言论。

[4]致辟：辟，法。《孔传》：“致法，谓诛杀。”管叔：名鲜，周公之兄。商：指殷商故都。孔颖达疏：“周公乃以王命……就殷都杀之。”

[5]蔡叔：名度，周公之弟。郭邻：地名。《集传》：“苏氏曰：‘郭，虢也。’”悬度之词，不可信。《孔传》：“郭邻，中国之外地名。”难以确考，当是边远之地。

[6]以车七乘：《史记·管蔡世家》：“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

[7]“降霍叔”二句：《孔传》：“罪轻，故退为众人。三年之后乃齿录，封为霍侯，子孙为晋所灭。”

[8]蔡仲：蔡叔之子，字仲。克：能。庸：经常，常常。祗：敬。

[9]卿士：王朝或诸侯国的执政官。

[10]蔡：原为蔡叔度的封国，其地在今河南上蔡。因蔡叔度参与

叛乱，平叛后蔡叔度被判处流放而国除。其子蔡仲，能改其父之过，且“克庸祗德”，并经过考察，遂复封于蔡，其地在今河南新蔡。《孔传》：“叔之所封圻内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间。圻内之蔡，名已灭。故取其名，以名新国，欲其戒之。”

【译文】

周公当大宰，统率百官的时候，几个兄弟散布流言诽谤他。于是周公到达商地，杀死了管叔；用七辆车把蔡叔送到边远的郭邻，囚禁在那里；把霍叔降为庶人，三年之内不予录用。蔡仲能够经常敬重德行，周公任命他为卿士。蔡叔死后，周公便让成王把蔡仲封在蔡国。

王若曰：“小子胡[1]，惟尔率德改行[2]，克慎厥猷[3]，肆予命尔侯于东土[4]。往即乃封[5]，敬哉！尔尚盖前人之愆[6]，惟忠惟孝[7]；尔乃迈迹自身，克勤无怠，以垂宪乃后[8]；率乃祖文王之彝训[9]，无若尔考之违王命。

【注释】

[1]胡：蔡仲之名。

[2]率：遵循。

[3]猷：道。

[4]肆：故，因此。东土：指蔡仲的封地新蔡。其地处于淮、汝之间的东部地区，因称东土。

[5]即：就，就任。

[6]尚：犹能，还能。盖：遮盖，引申为改变。愆：过错，罪

咎。

[7]惟：思。

[8]垂宪：犹言垂范。宪，典范，榜样。

[9]率：遵照。彝训：尊长对后辈教导之辞。

【译文】

成王这样说："年轻的姬胡！由于你遵循先祖文王的美德，改变你父亲蔡叔的过错，能够谨守为臣之道，因此我任命你在东土做诸侯。你前往你的封地就任，要谨慎呀！你要免于你父亲的过错，要思忠思孝；希望你迈出新的步伐，能够勤劳不懈怠，从而成为你的子孙后代仿效的榜样；要遵循你祖父文王的教导，不要像你的父亲那样违背王命！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1]。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尔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懋乃攸绩[2]，睦乃四邻，以蕃王室[3]，以和兄弟，康济小民[4]。率自中[5]，无作聪明乱旧章[6]；详乃视听，罔以侧言改厥度[7]。则予一人汝嘉[8]。"王曰："呜呼！小子胡，汝往哉！无荒弃朕命[9]！"

【注释】

[1]惠：仁慈，仁爱。

[2]懋：勤勉，努力。攸：所。绩：事功。

[3]蕃：通"藩"，屏障，引申为捍卫、保卫。

[4]康济：使安居乐业。

[5]率：遵循。中：中正之道，正道。

[6]作聪明：自以为聪明，轻率逞能。旧章：指先王留存的典章法度。

[7]侧言：一偏之说，谓片面的言论。度：法度。

[8]嘉：赞许嘉奖。

[9]荒弃：废弃。

【译文】

“皇天对于人没有亲疏之别，只辅助有德的人；人们心中没有常主，只怀念仁爱的君主。做善事的方式虽各不相同，但都同样会达到安治；做恶事的手段虽各不相同，但都同样会导致动乱。你要警戒啊！谨慎对待事情的开始，对它的结局也要考虑，这样最终才不会困窘；若不考虑它的结局，最终一定会很困窘。努力做你所要做的事情，与你四邻的各国和睦相处，来保卫周王室，并使同姓兄弟国家之间亲密和谐，从而使百姓安居乐业。要遵循正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先王的成法；要审慎你的视听，不要因片面之言改变正常的法度。这样我就会嘉奖你！”王说：“唉！年轻的姬胡啊。你去吧！不要废弃我的教导！”

周官

【题解】

《孔传》本篇《序》：“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史记·周本纪》：“成王……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两者记载相同。此篇为成王所作。其内容为阐明

周王朝设官、分职、用人之法。开始为史官叙事之辞，说明本篇的写作背景及立意。“王曰”以下为本篇正文，可分两段。第一段，谈设官分职。首先指明所设之官，接着便说明此官所应负的职责及权限，然后制定朝会、巡视制度，明确赏罚。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围绕在天子周围的是“三公”、“三孤”。《大戴礼记·保傅》：“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顺，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也。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比选天下端士孝悌闲博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之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夫习与正人居，不能不正也。”“三少”即本篇所言“三孤”。汉代初年贾谊《新书·保傅》记载与此基本相同。据此，则“三公”、“三孤”非成王始设，乃因成制而设，以下官职也是成王因成制而设。行政长官则以“冢宰”为首，下设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加上“冢宰”统称“六卿”。“冢宰”既为“六卿”之首，亦为“六卿”之一。第二段，对所有官员提出要求。要点为：一、制定法令要慎重，其原则是“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如此，制定出的法令应坚定不移地推行，决不可半途而废。二、学习古代经典，不可“墙面”不学无术。三、要志高、勤俭、戒骄、戒侈。四、不作伪。五、居宠思危。六、推贤让能，举能其官。总的目的是“以佑乃辟”，“永康兆民”。

惟周王抚万邦[1]，巡侯、甸[2]，四征弗庭[3]，绥厥兆民[4]；六服群辟[5]，罔不承德[6]。归于宗周[7]，董正治官[8]。

【注释】

[1]抚：治理。万邦：万国，指众多诸侯国。万，极言其多。

[2]巡：视察。侯、甸：泛指诸侯国。

[3]庭：庭见，即朝见，表示宾服。

[4]绥：安。

[5]六服：《集传》：“侯、甸、男、采、卫并畿内为六服。”泛指各级各地诸侯国。辟：指诸侯国君。

[6]承德：谓服从德教。

[7]宗周：指周的首都镐京。

[8]董正：督察整顿。

【译文】

周成王统治天下，视察各诸侯国家，征讨四方尚未宾服的诸侯，使亿万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从而使王畿之外的侯、甸、男、采、卫、蛮夷六等诸侯国的国君，无不服从天子的德教。成王回到京都，监督百官，严肃政纪。

王曰：“若昔大猷[1]，制治于未乱[2]，保邦于未危[3]。”

【注释】

[1]大猷：伟大的谋略。猷，谋略。

[2]制治：谓制定法制。

[3]保邦：保卫国家。邦，国家。

【译文】

成王说：“古代那伟大的谋略，是在社会未乱之时，订立法制进行治理；在国家没有产生危险的时候，便采取保卫措施。”

曰：“唐虞稽古[1]，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2]，外有州、牧、侯伯[3]。庶政惟和[4]，万国咸宁[5]。夏商官倍，亦克用乂[6]。明王立政[7]，不惟其官，惟其人[8]。

【注释】

[1]稽古：考察古代。

[2]内：朝内。百揆：同“冢宰”，百官之长。四岳：泛指四方诸侯。

[3]外：与“内”相对而言，指地方政府。州、牧：泛指地方政府。侯伯：泛指各级诸侯。

[4]庶政：泛指各类政务。和：和谐而适当，谓政务实施恰到好处。

[5]万国：泛指众多诸侯国。咸：皆，都。

[6]乂（yì）：治理，安定。

[7]立政：谓设立官制。

[8]惟其人：指用人是否得当。

【译文】

又说：“考察远古唐尧虞舜时代，设立一百种官职，朝廷之内设有总理百官的百揆统率百官并统率四方诸侯，朝廷之外设有各州的行政长官以及侯伯之类的诸侯。各种政务都很和谐，众多诸侯国都太平安宁。到了夏代和商代，官职的设立增加了一倍，也能够把国家治理好。圣明的天子，建立官制，不在于官职的多少，而在于用人是否得当。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1]，夙夜不逮[2]。仰惟前代时若[3]，训迪厥官[4]。

【注释】

[1]祗（zhī）：恭敬。

[2]夙夜：早晚，昼夜。谓不分昼夜。不逮：不及，谓做不到。

[3]仰惟：仰首深思，形容渴望。时若：倒装句，即若是。时，通“是”，此，犹言这些，指前代的传统。若，顺，谓遵循。

[4]训迪：教训开导。

【译文】

“现在，我小子恭敬而勤勉地推行德政，不分昼夜唯恐做不到。渴望遵循前代的传统，教育开导这些官吏。

“立太师、太傅、太保[1]，兹惟三公。论道经邦[2]，燮理阴阳[3]。官不必备[4]，惟其人[5]。

【注释】

[1]立：设立。太师：《孔传》：“师，天子所师法。”太傅：《孔传》：“傅，傅相天子。”太保：《孔传》：“保，保安天子于德义者。”太师、太傅、太保总称“三公”，为辅佐天子的大臣。

[2]论道：谓阐明治国的大道。经邦：谓治理国家的谋略。

[3]燮（xiè）理阴阳：谓调理阴阳。《书经传说汇纂》引王樵曰：“道者，即经纶邦国，和调阴阳之道也。惟三公以道为天

子师，为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则使之论说于天子之前。故论道，皆所以经邦而燮理阴阳。经邦、燮理皆实事，则论道非空言也。”此说仅供参考。

[4]不必备：谓不必全部备齐，意思是宁缺勿滥。备，全，指三公全部备齐。

[5]惟其人：谓只有具备上述能力的人才可以担任。

【译文】

“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是三公。他们负责阐明治国的大道，提出治理国家的谋略，具备调理天地化育的能力。这类官员不必凑数，一定要有具备这种才德之人方可担任。

“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1]。贰公弘化[2]，寅亮天地[3]，弼予一人。

【注释】

[1]少师、少傅、少保：皆官名，总称“三孤”。《孔传》：“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

[2]贰公：做公的副职。贰，副职。弘化：弘扬教化。

[3]寅亮：恭敬信奉。天地：谓天地之道。古人信奉天人合一的观念，天地之道即天道，而天道和人道是相通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蔡仲之命》）可证。天子虽然位尊，但必须有“德”，才能得到“皇天”的辅助；然而天子是人不是神，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发展下去，必然造成严重后果，引起阴阳失调，从而失去“皇天”的辅助。吕祖谦说：“阴阳以气言，天地以形言。燮理，运之者也；寅

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独于孤言之，而公之职反不与焉。何也？‘论道经邦，燮理阴阳’未有不自君心者也。”（见《书经传说汇纂》引）就是说“三孤”的责任便在于不断地格除“君心”中的错误思想，以保持阴阳和谐而不致失调，从而保证天子获得“皇天”的辅助，其地位得以巩固。

【译文】

“设立少师、少傅、少保，这叫做三孤。作为三公的助手帮助弘扬教化，恭敬地信奉天地的教化，帮助我治理天下。

“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1]。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2]。

“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3]。

“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4]。

“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5]。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6]。

【注释】

[1]“冢宰”三句：冢宰，百官之长。《集传》：“治官之长，是为冢宰。内统百官，外均四海，盖天子之相也。百官异职，管摄使归于一，是之谓统。四海异宜，调剂使得其平，是之谓均。”治、统、均是冢宰的职责范围。

[2]“司徒”三句：司徒，官名。六卿之一，负责教育。邦教，邦国教育。敷，布，传播。五典，即五常。父义、母慈、兄友、

弟恭、子孝五种伦常道德。扰：《集传》：“驯扰兆民之不顺者，而使之顺也。”

[3]“宗伯”三句：宗伯，官名。六卿之一，负责礼乐。邦礼，国家的礼乐制度。治神人，管理祭祀天地鬼神之事。

[4]“司马”三句：司马，官名。六卿之一，负责军事。六军，统指朝廷的军队。《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

[5]“司寇”三句：司寇，官名。六卿之一，负责司法。邦禁，国家禁令。诘，追究，查处。奸慝（tè），邪恶之人。刑，惩罚。暴乱，指发动暴乱的人。

[6]“司空”三句：司空，官名。六卿之一，负责管理国土。四民，士、农、工、商四民。

【译文】

“大宰，执掌邦国大权，统率百官，使天下得以均平。

“司徒，掌握国家教育，传播五常之教，使亿万百姓和睦相处。

“宗伯，掌管国家礼乐制度，处理祭祀天地鬼神之事，以及国家各种礼仪，从而使上下和睦相处。

“司马，掌管国家的军政，统率六军，平衡诸侯之间的关系。

“司寇，掌管国家禁令，追究那些暗中为非作歹之人，惩罚那发动暴乱之人。

“司空，掌管国家的土地，顺天时，兴地利，使士、农、工、商各类百姓，各得其所。

“六卿分职[1]，各率其属[2]，以倡九牧[3]，阜成兆民[4]。

【注释】

[1]分职：谓分清职守。

[2]属：指下属。

[3]九牧：指九州之内。

[4]阜成：使富足安定。

【译文】

“上述六卿，分清职守，分别统率他们的下属，从而在九州之内倡明政教，使亿万百姓丰衣足食而成就教化。

“六年，五服一朝[1]。又六年，王乃时巡[2]，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3]。”

【注释】

[1]五服：指侯、甸、男、采、卫五类诸侯国。一朝：每六年一次到京师朝会。

[2]时巡：指每十二年天子到各地视察一次。

[3]黜：罢免。陟：升，谓提拔。

【译文】

“每六年，侯、甸、男、采、卫五类诸侯都要到京师朝会。再过六年，天子便按时视察四方，在四岳那里考订制度，诸侯各按统属分

别朝见四岳。大张旗鼓地惩罚罢免坏的，奖励提拔好的。”

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1]，慎乃出令。令出惟行[2]，弗惟反[3]。以公灭私，民其允怀[4]。学古入官[5]，议事以制，政乃不迷[6]。其尔典常作之师[7]，无以利口乱厥官[8]。蓄疑败谋[9]，怠忽荒政[10]。不学墙面[11]，莅事惟烦[12]。戒尔卿士，功崇惟志[13]，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14]，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15]。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16]。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17]。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18]，惟尔不任。”

【注释】

[1]钦：敬。乃：你，你们。攸：所。司：主管，谓主管的职务。

[2]惟行：只有实行。惟，只有。

[3]弗：不，不要。惟：思，想。反：违反，违背。

[4]允：信。怀：归向，归服。

[5]入官：犹入仕，入朝为官。

[6]迷：迷途，歧途。

[7]其：表祈使，犹当。师：学习，此处指学习的根据。

[8]利口：能言善辩。官：指政务公务。

[9]蓄疑：积疑不决。败谋：败坏所谋之事，此处指国家大计。

[10]怠忽：怠惰轻率。荒：荒废。

[11]墙面：两字倒装，即面墙。谓面墙而立，形容不学无术，一无所知。

[12]莅事：处理政务。莅，治理，处理。事，指政务。

[13]功崇：功高。惟志：谓立志要远大。《孔传》：“功高由志，业广由勤，惟能果断行事，乃无后难。言多疑必致患。”

[14]不期：不希望。

[15]载：事，引申为从事。

[16]弗畏入畏：《集传》：“不知祗畏，则入于可畏之中矣！”

[17]厖（máng）：纷乱，杂乱。

[18]称：举荐。匪：同“非”。

【译文】

王说：“唉！凡是我那些担任官职的君子，一定要恭谨地对待你们所负责的事务，谨慎地发布命令。命令发布了一定要推行，不要想违反。要出以公心，消灭私情，百姓就会相信并服从你了。学习古代的法典之后再做官，讨论政务的时候要按照国家的法制，这样，政治就不会走上歧途。你们应当把法典和常规当作学习的根据，不要以能言善辩扰乱公务。许多问题犹豫不决，将会破坏国家大计，懒惰和轻率必然会荒废政务。不学习犹如面对墙壁什么也看不清，处理政务就会杂乱。警惕啊！你们这些官吏。功劳要高，在于立志远大；事业要大，在于勤奋。能够当机立断，就没有以后的艰难。地位高了不要骄横，俸禄多了不要奢侈。谦虚节俭才是美德，在培养品德时不要虚假。培养的是美德，不必煞费苦心，声誉将日趋美好；做出的是诈伪，即使费尽心机，处境也会越来越艰难。居于被宠信的地位，能够

感到危惧，就不会陷于可怕的境地；相反，不感到危惧，就会陷于可怕的境地。人人谦让，举荐贤能，众官便能和谐相处。众官不能协理政务，必定杂乱。举荐之人能够称职，这是你的能力；举荐之人不能称职，这说明你不能胜任。”

王曰：“呜呼！三事暨大夫[1]，敬尔有官[2]，乱尔有政[3]，以佑乃辟[4]，永康兆民，万邦惟无斁[5]。”

【注释】

[1]三事：《诗·小雅·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孔颖达疏据《郑笺》曰：“三事大夫，唯三公耳。”此说可据。《集传》：“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亦可备一说。暨（jì）：及，和。

[2]有官：拥有的官位及相应的职权。

[3]乱：治理，处理。有政：指所担负的政务。

[4]辟：君主。

[5]斁（yì）：厌弃。

【译文】

王说：“唉！三公以下的官吏，要恭敬地对待你们的职责，处理好你们的政务，以辅佐你们的君主，使亿万百姓永远安康，天下万国就不会厌弃我们了。”

君陈

【题解】

《孔传》本篇《序》：“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本篇是成王在周公去世之后任命君陈代替周公治理东郊殷民的策命之辞。全文可分三段。第一段，首先指出正是因为君陈具备“令德”才获得此次任命。其次要求君陈既要遵守周公所建立的常规，又要努力光大周公的遗训，以治理好殷民。第二段，首先指出周公遗训的精要在“明德”，即推行圣明的德政；然后提出推行这种德政的一些具体措施。第三段，阐明德政的内容。要点是：一，不“依势”、“倚法”而“作威”、“以削”。二，施法宽、严有度，做到恰到好处。三，“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意蕴尤为深刻。张居正说：“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为纲要。盖以教化为先务，以修德为本原，自古帝王修身致治，用此道也。先儒谓《君陈》一命，乃成王真得实造之学。”（见《钦定书经传说汇纂》引）此说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本篇思想内容的理解。

王若曰：“君陈[1]，惟尔令德孝恭[2]。惟孝友于兄弟[3]，克施有政[4]。命汝尹兹东郊[5]，敬哉！昔周公师保万民[6]，民怀其德。往慎乃司[7]，兹率厥常[8]，懋昭周公之训[9]，惟民其乂[10]。

【注释】

[1]君陈：《礼记·坊记》：“《君陈》曰”郑玄注“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孔传》：“臣名也，因以名篇。”孔颖达疏：“周公迁殷顽民于成周，顽民既迁，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没，成王命其臣名君陈，代周公监之。分别居处，正此东郊，成周之邑，以册书命之。史录其事，作册书为《君陈》篇名。”然《史记》的《周本纪》及《鲁周公世家》均未载此事，史阙有间，难以确考。

[2]令德：美德，指下文“孝恭”、“友于”而言。

[3]孝：对父母尽孝。友于：敬兄爱弟。

[4]克施有政：谓将上述美德推而广之，便能够施政于邦国。

[5]尹：治理。东郊：即周公迁殷顽民之处。

[6]师保：谓教育爱护。

[7]司：职责，职务。

[8]率：遵循。常：指周公留下的遗训、法规常典。

[9]懋昭：努力发扬光大。

[10]乂（yì）：治理。

【译文】

王说："君陈，你有美好的品德——对父母孝敬，对君主恭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便能够发号施令了。命令你管理东都，你可要恭谨啊！过去，周公教育爱护亿万百姓，百姓怀念他的恩德。你前往东都要谨慎地对待你所管辖的政务，要遵守那周公所建立的常规，努力光大周公的遗训，把百姓治理好。

"我闻曰：'至治馨香[1]，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2]。'尚式时周公之猷训[3]，惟日孜孜[4]，无敢逸豫[5]。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6]。尔其戒哉！尔惟风，下民惟草[7]。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8]，庶言同则绎[9]。尔有嘉谋嘉猷[10]，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11]。'呜呼！臣人咸若时[12]，惟良显哉！"

【注释】

[1]馨香：谓传播极远的芳香，比喻好的政风影响。

[2]明德：圣明的德政。

[3]尚：表劝勉、祈使、命令等语气词。式：法度，准则，此处作动词用，谓遵从此法度准则。猷：谋略。训：指周公的遗训。

[4]孜孜：努力，勤奋。

[5]逸豫：安逸，享乐。

[6]“凡人”四句：《孔传》：“此言凡人有初无终。未见圣道如不能得见，已见圣道亦不能用之，所以无成。”此解甚当，从之。

[7]“尔惟风”二句：《孔传》：“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不可不慎。”

[8]师虞：谓与众人一起考虑。师，众。虞，料想，考虑。

[9]绎：抽丝，引申为解析。

[10]嘉谋嘉猷：统谓好的谋略。

[11]我后之德：意谓我们有德的君主。

[12]咸若时：都如此。咸，皆，都。若，如。时，通“是”，此。

【译文】

“我听说：‘最好的政治会发出香气，感动神灵。不是祭祀的谷物发出香气，而是圣明的德政发出香气。’希望你尊奉这周公的谋略遗训，天天勤奋做事，而不要贪图安逸和快乐。人们没有认识到圣人之道，就不会看到成功之日；虽然已经认识圣人之道而不按圣人之道去

做，也不能成功。你可要警惕啊！你是风，百姓是顺风而动的草。谋划你的施政措施，无论哪一点都要从艰难处考虑。什么要废弃，什么要兴办，先布告你所管辖的百姓，然后把百姓的考虑收集上来。对众人一致同意的，再拿来经过解析决定是否可行。你有好的谋略，就到朝内告诉给你的君主，然后在朝廷之外加以实施，说：‘这些好的谋略都出自我们有德的君主。’唉！官吏能够这样做，就可以显示出君主的圣明来了。”

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1]，无依势作威[2]，无倚法以削[3]，宽而有制[4]，从容以和[5]。殷民在辟[6]，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7]，尔惟勿宥，惟厥中[8]。有弗若于汝政[9]，弗化于汝训[10]，辟以止辟[11]，乃辟。狃于奸宄[12]，败常乱俗，三细不宥[13]。

【注释】

[1]丕：大，伟大。

[2]依势：依仗自己的势力和权位。

[3]削：刻削，谓苛政。

[4]有制：谓不失法制。

[5]从容：举动，举措。和：适中，恰到好处。

[6]在辟：犹在治，谓依法被在押审理。辟，法，也引申为惩罚。

[7]宥：宽恕，赦免。

[8]中：谓合乎法律规定。

[9]若：顺从。

[10]弗化：谓不接受教育。

[11]辟：谓依法惩罚。止辟：谓制止犯法。

[12]狃（niǔ）：习以为常，习惯。奸宄（guǐ）：指犯法作乱的人。

[13]三：指上文所述三者。细：小。

【译文】

王说："君陈，你要弘扬周公伟大的遗训，而不要凭借自己的势力去作福作威，不要依靠法制而行苛政，要做到宽和而有法度，举措要恰到好处。殷民中有触犯刑法应予惩办的，我说要给以某种惩罚，你不要只按我的意见便给予惩罚；我说要加以宽恕，你不要只按我的意见便予以宽恕，而应当看看这些意见合不合乎法律规定。有些人不顺从你的政令，不接受你的教育，如果惩罚了可以达到制止犯法的目的，就加以惩罚。习惯于做坏事，违反法制，伤风败俗，这三方面，即使犯罪很小，也不能宽宥。

"尔无忿疾于顽[1]，无求备于一夫[2]。必有忍[3]，其乃有济[4]；有容[5]，德乃大。简厥修[6]，亦简其或不修。进厥良[7]，以率其或不良[8]。惟民生厚[9]，因物有迁[10]。违上所命，从厥攸好[11]。尔克敬典在德[12]，时乃罔不变，允升于大猷[13]。惟予一人膺受多福[14]，其尔之休[15]，终有辞于永世[16]。"

【注释】

[1]忿疾：愤恨憎恶。顽：愚蠢而顽固的人。

[2]求备：谓对人对事要求完美无缺。一夫：一人。此处当指普

通百姓。

[3]忍：容忍，忍耐，犹孟子所说：“不忍人之心。”（见《孟子·公孙丑上》）

[4]济：成功。

[5]容：宽宏大度。

[6]简：区分，辨别。修：善，此处指德善之人。

[7]进：提拔进用。

[8]率：表率，谓起表率作用。

[9]民生：民的本性。生，通“性”。厚：纯朴，淳厚。

[10]物：指外物外界。迁：变易。

[11]攸：所。好：喜好。

[12]典：指法制。在德：《集传》：“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于身也。”

[13]允：信。大猷：大道。

[14]膺受：获得。

[15]休：美，指美名。

[16]有辞：谓称颂之辞。

【译文】

“你不要愤恨那些愚蠢的人，对于普通百姓不要求全责备。一定要忍耐，这样，你才能成功；能够宽容，德行才能光大。要区别出那

些德行好的，也要区别出那些德行不好的。提拔贤良之人，以带动影响那些不良之人。百姓的本性是淳朴敦厚的，因外界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违反上面的政令，根据自己的喜好行事。你能够恭谨地对待法制，掌握法制的道理，这样就不会使你的政教产生大的变化，并使你的政教提高到大道的水平。这样，不但我能够获得许多幸福，你的美名也将永为后世之人所称颂。”

毕命

【题解】

《孔传》本篇《序》：“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史记·周本纪》：“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两处记载相同。本篇开头一段为史官叙事之辞，以下则是册命正文。正文可分三段。第一段，回顾治理殷民的历史：“既历三纪。”自周公迁殷民于东郊至今，已经历了大约三十六年，可见治理殷民的艰难。康王将如此艰巨的任务交给“弼亮四世”的毕公，就是因为毕公不仅具备如此资历，而且具备如此德才：“懋德，克勤小物”、“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因而希望他在任内创建的“嘉绩”能够“多于先王”。第二段，要求毕公继承周公的传统。做法是：“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并牢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然后分析殷民难于治理的原因在于“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又在于“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且“骄淫矜侉”，究其根本则在于“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一语破的，令人深思！尽管当时政体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当时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思想，实在难能可贵！应当说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第三段，“邦之安危，惟兹殷士”。治理好殷民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为此要求毕公“惟慎厥事”而“钦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篇中有一些言简意赅的语句，值得注意。

惟十有二年[1]，六月庚午，朏[2]。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3]，至于丰[4]。以成周之众[5]，命毕公保釐东郊[6]。

【注释】

[1]惟十有二年：康王十二年。

[2]朏（fěi）：新月刚刚生出的月光。

[3]宗周：镐京。

[4]丰：《孔传》：“文王所都。”详见《武成》第一段注[5]。

[5]成周：即洛邑，为周公所建。详参《洛诰》。周公应成王的请求，留守洛邑时，将殷之“顽民”迁至洛邑东郊，以加强对殷的遗民的控制与管理。

[6]毕公：名高，周文王之子，受封于毕，位居“三公”之一，因称毕公。保釐（xī）：《集传》：“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别淑慝’之谓。”东郊：即洛邑东郊，所迁殷民居住之地。

【译文】

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新月露出光辉。又过了三日，到壬申这一天，王早晨从镐京出发到了丰邑。将成周的民众，交给毕公，命令毕公加以治理以保卫洛邑。

王若曰：“呜呼！父师[1]，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2]，用克受殷命[3]。惟周公左右先王[4]，绥定厥家[5]。毖殷顽民[6]，迁于洛

邑，密迩王室[7]，式化厥训[8]。既历三纪[9]，世变风移，四方无虞[10]，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11]，民罔攸劝[12]。惟公懋德[13]，克勤小物[14]，弼亮四世[15]，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16]。嘉绩多于先王[17]，予小子垂拱仰成[18]。”

【注释】

[1]父师：当时，毕公代周公为太师，因称父师。

[2]敷：布。

[3]用：因。克：能。

[4]左右：辅佐。

[5]绥：安。厥家：谓周王朝。

[6]毖（bì）：谨慎。

[7]密迩：靠近，贴近。

[8]式：用。训：教育，教化。

[9]历：经过。纪：十二年为一纪，三纪为三十六年。此当为约数。孔颖达疏：“周公以摄政七年营成周，成王元年迁殷顽民。成王在位之年虽未知其实，当在三十年左右，至今应三十六年，是殷民迁周已历三纪。”

[10]无虞：无忧。

[11]臧：善，引申为表彰。

[12]劝：勉力。

[13]懋：勉力，谓发扬光大。

[14]小物：小事。

[15]弼亮四世：毕公为四朝元老，因称“弼亮四世”。《孔传》：“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辅佐文、武、成、康，四世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无不敬仰师法。”弼亮，辅佐。四世，指文、武、成、康四代。

[16]祗：敬。师：师法，效法。

[17]嘉绩：美好的政绩。

[18]垂拱：垂衣拱手，形容什么都不做，多谓无为而治。仰成：依赖别人取得成功。多用作谦词。

【译文】

王说：“唉！太师毕公啊！只有文王和武王将伟大的德政普遍地推行于天下，因而能够从殷商那里接受大命。周公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安定了我们周国。谨慎地对待殷的遗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以便用天子的法制德教教育他们。大约已经历了三十六年，社会变革，风气转移，四方已无可虑之事，我因而得以安宁。世道有升有降，从政者要变革的是殷的民俗，不表彰那善的，百姓就不会勤勉从事了。你不仅把德政发扬光大，又能够从小处做起，辅助四代君主，公正的风采成为天下的表率，没有不敬重你的言论的。美好的政绩应比先王还要多，我小子无所作为，坐享其成。”

王曰：“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1]，往哉！旌别淑慝[2]，表厥宅里[3]，彰善瘅恶[4]，树之风声[5]。弗率训典[6]，殊厥井疆[7]，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8]。政贵有恒[9]，辞尚体要[10]，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11]，公其

念哉！我闻曰：‘世禄之家[12]，鲜克由礼[13]。’以荡陵德[14]，实悖天道[15]。敝化奢丽，万世同流[16]。兹殷庶士，席宠惟旧[17]，怙侈灭义[18]，服美于人。骄淫矜侉[19]，将由恶终[20]。虽收放心[21]，闲之惟艰[22]。资富能训[23]，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24]。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注释】

[1]祗：敬。

[2]旌（jīng）别：识别，区别。淑：善良。慝（tè）：邪恶。

[3]宅里：指所管辖的区域。

[4]彰：表彰。瘅（dǎn）：憎恨。

[5]风声：谓良好的社会风气。

[6]率：遵循。训典：指教令，法令。

[7]殊：异，不同。井疆：指居住区域。《孔传》：“言当识别顽民之善恶，表异其里居。期其为善，病其为恶。立其善风，扬其善声。”

[8]“申画”三句：《孔传》：“郊圻虽旧所规画，当重（chóng）分明之。又当谨慎坚固封疆之守备，以安四海。”申，申明。画，划分，指旧有的规划。郊圻（qí），郊区及都城周围。

[9]恒：持久。

[10]要：简约精要。

[11]殄（tiǎn）：断绝。

[12]世禄：世代享有爵禄的贵族。

[13]由：奉行，遵从。

[14]荡：放纵。陵：欺侮，轻蔑。

[15]悖：违背。

[16]“敝化”二句：《孔传》：“言敝俗相化，车服奢丽，虽相去万世，若同一流。”

[17]席：凭借，依仗。旧：已往，原先。

[18]怙侈：放纵奢欲。

[19]骄淫：骄纵放荡。矜侉：自矜其能骄傲自大。

[20]恶终：坏的结局。

[21]收：收敛。放心：放肆之心。

[22]闲：限制，约束。

[23]资富：谓拥有财富。

[24]时：通“是”。大训：伟大的古训，指德、义。

【译文】

王说：“唉！太师毕公啊！现在我恭敬地命令你担任周公担任过的职务，去吧！在你所管辖的区域之内识别出好人、坏人，表彰好人，憎恨坏人，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不遵守教令的，要为他们单独划定不同的区域疆界，以便使他们能够知道畏惧和向慕。并申明旧有的区划，谨慎固守封界，从而使四海安康。政令贵在持之以恒，发布政令的言辞，贵在简明扼要，不要喜好立异。商的风俗是无原则地顺

从，并以能言善辩为贤，余风至今未断，你可要好好考虑啊！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之家，很少能够遵从礼的。’骄傲放肆，轻侮有德之人，这实际上已违背了天道。奢侈的作风演化而为风气，后代的弊端发源于此。那殷商的众多官吏，凭借着以往的恩宠，放纵奢欲，因而失掉了义，以服饰的华美夸示于人。骄纵放荡自傲自大，一定会走向坏的结局。虽然已经收敛了他们放肆的思想，但防止他们走上邪路还是很艰难的。拥有财富而又能遵守古训，这样才可以长久。只有德和义才是伟大的古训，不依照古训，依照什么训诫呢？”

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1]，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2]，同底于道[3]，道洽政治[4]，泽润生民，四夷左衽[5]，罔不咸赖[6]。予小子永膺多福[7]。公其惟时成周[8]，建无穷之基，亦有无穷之闻。子孙训其成式[9]，惟乂[10]。呜呼！罔曰弗克[11]，惟既厥心[12]；罔曰民寡，惟慎厥事[13]。钦若先王成烈[14]，以休于前政[15]。”

【注释】

[1]不刚不柔：《孔传》：“宽猛相济。”王炎说：“忿其不从而以刚制之，则必怨；虑其难制而以柔遇之，则必玩。惟不偏于刚柔而处之以中，则德允修而商人化矣。”（见《书经传说汇纂》引）

[2]三后：指周公、君陈、毕公三人。因其主持治理殷民之政，故称三后。后，主，指主政者。

[3]底（zhǐ）：至。

[4]洽：符合。

[5]四夷：指四周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左衽：我国古代少数民族

的服装，前襟向左掩。与中原人们右衽不同，因以“左衽”代称少数民族。衽，衣襟。

[6]赖：依赖，犹言宾服。

[7]膺：受。

[8]成周：洛邑。

[9]成式：成法。

[10]乂（yì）：治。

[11]弗克：不能，谓做不到。

[12]惟既厥心：《孔传》：“惟在尽其心而已。”既，尽。

[13]惟慎厥事：《孔传》：“惟在慎其政事，无敢轻之。”

[14]钦若：恭敬地遵从，引申为推进。成烈：伟大事业。

[15]休：美好。

【译文】

王说：“唉！太师毕公啊！国家的安危，就在于能否治理好这些殷商遗民。施政既不要过于刚猛，也不要过于柔弱，这样他们的品德便可以培养好了。周公能够谨慎对待治理殷民的开始，君陈能够接着治理殷民使之趋于和谐而符合于大道，毕公将能够取得治理殷民最后的成功。三人同心协力，共同达到大道，使政治符合于大道，恩泽及于百姓，四方边远民族无不宾服，无不视为靠山。我小子永远承受这许多幸福。毕公啊！你要在这洛邑，建立无穷的基业，同时也拥有无穷的令闻美誉。后代子孙遵循你的成法将国家治理好。唉！不要说你做不到，而应当尽心竭力；不要说被管辖的民众太少，而应当谨慎地

对待你的政务。恭敬地推进先王伟大的事业，从而取得比以前更加美好的政绩。”

君牙

【题解】

《孔传》本篇《序》：“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是本篇为周穆王任命君牙为大司徒的册命之辞。可分两段。第一段，首先说明任命的依据，然后诉说内心的忧惧。“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以比喻的形式，将忧惧的心情描述得那样生动形象且耐人寻味。接着提出要求：一、要求君牙做自己的心腹和股肱。二、要求君牙遵循旧制“弘敷五典，式和民则”。三、要求君牙要了解民众生计的艰难，并力图改善，使百姓获得安宁。这里所使用的比喻，同样生动形象且耐人寻味。四、要求君牙取得的政绩“追配于前人”。第二段，进一步强调遵循旧制的重要。通篇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辞尚体要”的精神。

王若曰：“呜呼！君牙[1]，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2]，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3]。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遗绪，亦惟先正之臣[4]，克左右乱四方[5]。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6]。今命尔予翼[7]，作股肱心膂[8]，缵乃旧服[9]。无忝祖考[10]，弘敷五典[11]，式和民则。尔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尔之中[12]。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13]；冬祁寒[14]，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艰哉！思其艰以图其易[15]，民乃宁。呜呼！丕显哉[16]，文王谟[17]！丕承哉[18]，武王烈[19]！启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20]。尔惟敬明乃训[21]，用奉若于先王[22]，对扬文、武之光命[23]，追配于前人。”

【注释】

[1]君牙：人名。周穆王的大臣。

[2]世：世代。笃：确实。忠贞：忠诚纯正。薛季宣说：“贞者正也。”马森说：“守道之谓贞，无一事之不正也。”（见《书经传说汇纂》引）

[3]太常：画上日月用以记录功劳的旗子。《孔传》：“其有成功见纪录书于王之太常，以表显之。旌旗画日月曰太常。”

[4]先正：尊称先王的老臣。正，一本作“王”。阮元本校正作“正”（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252页上），当从。

[5]左右：辅佐。乱：治。

[6]“心之忧危”三句：形容忧危之甚。

[7]翼：辅助。

[8]股肱：比喻帝王左右辅佐得力的大臣。心膂：比喻亲信得力之人，犹心腹。

[9]缵：继承。

[10]忝：辱，有愧于。

[11]弘敷：大力宣传弘扬。五典：即五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道德。

[12]中：正。

[13]怨咨：怨恨嗟叹。

[14]祁寒：大寒。祁，大。

[15]易：安，平安。

[16]丕：大。显：显扬，犹言发扬。

[17]谟：谋略。

[18]承：继承。

[19]烈：功业。

[20]正：正道。缺：缺失，缺漏。

[21]明：通“勉”，努力。

[22]用：以。奉若：遵循。

[23]对扬：答谢，颂扬。

【译文】

穆王说：“唉！君牙，你的祖父、父亲，世世代代确实忠诚纯正，为王室勤劳服务，这些成绩记录在天子的太常旗上。我小子继承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传统，希望先王的老臣能够辅佐我治理四方。我心怀忧惧，就像踏着老虎的尾巴，在春天将要融化的冰上行走一样。现在，我命令你辅佐我，做我的膀臂和心腹，继承你们祖先的职务。要无愧于你们的祖先，广泛地弘扬五常的教育，使民众和谐而遵守法纪。你自己端正，就没有敢不端正的了，老百姓心中缺乏正确的准则，你则是正确的准则。夏天酷热而多雨，百姓发出怨声与哀叹；冬天天气酷寒，百姓也发出怨声与哀叹。老百姓的处境真是艰难啊！想到老百姓的艰难，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环境，老百姓就安宁了。唉！要大力发扬的，是文王的宏图！要努力继承的，是武王的事业！开导启发我们后来人，使他们都归于正道，而不要有所疏漏。你要尊敬并努力奉行这些训诫，好像遵循先王的遗训一样，颂扬文王、武王的伟大的遗命，努力赶上你的祖先。”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旧典时式[1]，民之治乱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2]，昭乃辟之有乂[3]。"

【注释】

[1]先正：指先王老臣。旧典：旧有的法制。时：通"是"，此。式：准则。

[2]率：遵循。攸：所。行：做，谓做法。

[3]昭：显扬，光大。辟：君主。乂：治，谓治道。

【译文】

王说："君牙！你要继承你祖先的职务，遵守先王老臣的法制，以这些旧有的法制作为准则加以推行，百姓或治或乱，都看你是否能够这样做。遵循你祖先的做法，光大你君主的治道。"

冏命

【题解】

《孔传》本篇《序》："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史记·周本纪》："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两处记载大体相同。本篇为周穆王任命伯冏为太仆正的册命之辞。全文可分两段。第一段，穆王表明自己怀着"怵惕惟厉""思免厥愆"的心情，以文、武为榜样，做到"侍御仆从，罔匪正人"，从而使"出入起居，罔有不钦"且"发号施令，罔有不臧"，实现"下民祗若，万邦咸休"的目的，意在说明任命的动因。第二段，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不良"，恳切要求"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缪，格其非心"。然后要求伯冏在"慎简乃僚"的

时候，做到“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尔无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只有如此，才能“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否则，任用小人，这些小人便会“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最后穆王严肃指出如果伯冏做不到这一点，就一定会受到严惩：“惟予汝辜。”“辜”在古代是分裂肢体的刑罚（见《周礼·秋官·掌戮》），足见惩罚的严酷。

通篇语言简练恳挚，特别是穆王对自己的定位及其襟怀之坦荡，至今读来仍不免令人动容。篇中不少语句意蕴深沉隽永，尤应深加体味！

王若曰：“伯冏[1]，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2]，怵惕惟厉[3]。中夜以兴，思免厥愆[4]。昔在文、武、聪明齐圣[5]，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御仆从[6]，罔匪正人[7]。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8]，罔有不钦[9]；发号施令，罔有不臧[10]。下民祗若[11]，万邦咸休[12]。

【注释】

[1]伯冏（jiǒng）：人名。周穆王时的贤臣。

[2]嗣：继承。宅：居。丕后：大后，指天子之位。

[3]怵惕（chù tì）：惊惧，戒惧。厉：危险的境地。

[4]愆：过错。

[5]齐（jì）圣：王引之说：“引之谨案：齐圣，聪明睿智之称……毛以齐为正，杜以齐为肃又以为中，皆未当也。”（《经义述闻》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高邮王氏四种之三，影印本151页下）齐，通“齌”，明智。

[6]侍御仆从：统指仆役。朱熹说：“古者人君左右执贱役者皆士

大夫。”（《书经传说汇纂》引）

[7]罔匪：没有不是。正人：正直、正派之人。

[8]起居：作息。

[9]钦：敬。

[10]臧：善。

[11]祗若：敬顺。

[12]休：美。

【译文】

穆王说：“伯冏，我未能培养好我的品德，继承先人的事业登上天子的大位，心中忧惧警惕，像是处于危险的境地。常常思考到半夜，考虑怎样才能使我避免过错。过去文王和武王是高瞻远瞩，明察万里的圣人，大小官吏都心怀忠良，他那左右近臣，没有一个不是正人君子。无论早晨和晚上都在辅佐他的君主，无论进出作息，无不恭敬从事；发布的政令，没有不正确的。百姓尊敬他，无数国家都很美好。

“惟予一人无良[1]，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2]，匡其不及[3]，绳愆纠缪[4]，格其非心[5]，俾克绍先烈[6]。今予命汝作大正[7]，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8]，交修不逮[9]。慎简乃僚[10]，无以巧言令色[11]，便辟侧媚[12]，其惟吉士[13]。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14]。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尔无昵于憸人[15]，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16]。非人其吉，惟货其吉，若时，瘝厥官[17]。惟尔大弗克祗厥辟[18]，惟予汝辜[19]。”王曰：“呜呼，钦哉！永弼乃后于彝宪[20]。”

【注释】

[1]无良：无善。

[2]左右前后有位之士：谓周围近臣，即上文所说的“侍御仆从”。

[3]匡：纠正。

[4]绳愆纠缪：依据准则纠正错误。

[5]格：纠正。非心：错误思想。

[6]俾：使。克：能够。绍：继承。先烈：祖先的事业。

[7]大正：官名。即太仆正，为“侍御仆从”之长，乃天子的内臣、近臣。

[8]懋：勤勉，努力。乃：你的。后：君主。

[9]交修：要求臣下匡助自己。孔颖达疏：“汝与同僚交更修进汝君智所不及之事。”《书经传说汇纂》引王樵说：“言左右前后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为事也。”交，皆，俱。

[10]简：选拔。

[11]巧言令色：以花言巧语伪装媚态取悦于人。

[12]便辟（pián pì）：谄媚逢迎之人。侧媚：以邪媚姿态取悦于人。

[13]吉士：贤人。

[14]自圣：自以为圣明。

[15]昵：亲近，亲宠。憸（xiān）人：奸佞的小人。

[16]迪：引导。典：法规。

[17]瘝（guān）：病，引申为败坏。

[18]祗：敬。

[19]辜：罪，引申为惩罚。

[20]彝宪：《集传》：“彝宪，常法也。”

【译文】

“我不具备良好的品德，确实要依赖左右前后有地位的官吏，匡正我做不到的地方，按照准则纠正我的过错，除去我的那些错误的思想，使我能够继承先祖伟大的事业。现在，我命令你担任大正之官，匡正左右近臣，努力培养提高你的君主的品德，帮助我提高尚未达到的品德。谨慎地选拔你的官吏，不要任用那些花言巧语，伪装和善，逢迎谄媚，奸诈邪恶之人；任用的都应该是贤良之人。左右近臣都是正直之人，他的君主才能端正；左右近臣都善于谄媚逢迎，他的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君主的品德高尚在于近臣；君主的品德不高尚也在于近臣。你不要亲近小人，让这些小人充当你的耳目近臣，这些小人会引导君主违背先王的法规。不是因为这个人良善，而是由于财物便认为他良善，这样，便会败坏官职。由于你对君主如此大不恭，我就要惩罚你。”王说：“唉！可要恭敬啊！要永远辅助你的君主按照常法办事。”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天工开物

杨维增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天工开物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杨维增◎译注

天工开物

中華書局

插图目录

图1：耕…21

图2：耙…21

图3：耔…24

图4：耘…24

图5：筒车…32

图6：牛力转盘水车…33

图7：踏车…33

图8：拔车…35

图9：桔槔…35

图10：北耕兼种…39

图11：北盖种…40

图12：南种牟麦…40

图13：耨…41

图14：山箔…77

图15：治丝…82

图16：调丝…85

图17：纺纬…86

图18：经具…88

图19：过糊…89

图20：花机…93

图21：腰机…94

图22：赶棉…103

图23：弹棉…103
图24：擦条…103
图25：纺缕…103
图26：湿田击稻…134
图27：场稻…135
图28：牛碾…135
图29：风扇车…136
图30：木砻…138
图31：土砻…138
图32：水碓…141
图33：水磨…144
图34：面罗…147
图35：舂及杵臼…147
图36：小碾…148
图37：赶稻及菽…150
图38：打枷…150
图39：布灰种盐…156
图40：淋水先入浅坑…159
图41：海卤煎炼…160
图42：池盐…163
图43：蜀省井盐…166
图44：轧蔗取浆…179
图45：澄结糖霜瓦器…182
图46：造瓦坯…196

图47：泥造砖坯…200
图48：济水转釉…202
图49：煤炭烧砖窑…203
图50：造瓶…206
图51：造缸…208
图52：瓶窑连接缸窑…209
图53：造陶车　过利…215
图54：瓷器汶水…216
图55：瓷器过釉…219
图56：打圈　回青画…219
图57：瓷器窑…223
图58：铸鼎…232
图59：铸千斤钟与仙佛像…234
图60：塑钟模…236
图61：铸釜…238
图62：铸钱…246
图63：锉钱…247
图64：倭国造银钱…248
图65：漕舫…254
图66：六桨课舡…268
图67：合挂大车…278
图68：双缱独辕车…281
图69：南方独推车…282
图70：锤锚…295

图71：抽线琢针…296
图72：锤钲与镯…299
图73：煤饼烧石成灰　烧蛎房…303
图74：凿取蛎房…307
图75：南方挖煤…310
图76：烧皂矾…316
图77：烧取硫黄…321
图78：烧砒…324
图79：南方榨…334
图80：炒蒸油料…335
图81：舂磨柏子…339
图82：斩竹漂塘…347
图83：煮楻足火…347
图84：荡料入帘…350
图85：覆帘压纸…350
图86：透火焙干…352
图87：开采银矿…367
图88：熔礁结银与铅…369
图89：沉铅结银…370
图90：分金炉清锈底…373
图91：穴取铜铅…377
图92：淘净铜砂　化铜…379
图93：升炼倭铅…383
图94：垦土拾锭…384

图95：淘洗铁砂…384
图96：生熟炼铁炉…387
图97：河池山锡…391
图98：南丹水锡…391
图99：炼锡炉…393
图100：试弓定力…409
图101：连发弩…415
图102：神威大炮…425
图103：流星炮…427
图104：百子连珠炮…427
图105：地雷…428
图106：混江龙…429
图107：鸟铳…429
图108：万人敌…431
图109：研朱　澄朱…437
图110：升炼水银…438
图111：银复升朱…439
图112：燃扫清烟…444
图113：取流松液　烧取松烟…445
图114：长流漂米…458
图115：拌信成功　凉风吹变…459
图116：没水采珠船…468
图117：扬帆采珠…469
图118：下井采宝…474

图119：宝气饱闷…474

图120：白玉河…478

图121：绿玉河…478

图122：琢玉…485

前言

明代科技学家宋应星（1587—166？）于崇祯十年（1637）著作刊行了《天工开物》一书。此书号称中国十七世纪生产工艺百科全书，不但翔实记述了明代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而且大力弘扬了“天人合一”思想和能工巧匠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天工开物》独树一帜地提出了科技哲学的“天工开物”思想。宋应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助中国之强。他的《天工开物》是一本道器合一的中华经典科技名著。

一、《天工开物》的成书背景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万历十五年（1587）生于一个“三代尚书”的没落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宋景（庄靖公）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嘉靖年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卒后赠吏部尚书；祖父宋承庆、父亲宋国霖都只是个秀才。宋应星有兄弟四人：应昇、应鼎、应星、应晶，他排行第三。他从小聪敏好学，博览约取。万历四十三年（1615），与兄应昇一起去南昌应乡试，同中举人，他名列第三，应昇名列第六，一时有“奉新二宋”之称。然而，接下来连续六次（1616—1631）上京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宋应星都没考上贡士，更无望参加殿试考进士了。

明朝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进行，考的是八股文，内容和形式都有严格的限制，以“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命题，答案以朱熹集注为准，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不许发挥自己的独立见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八股文考试是窒息思想、有碍创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才华横溢、思想活跃的宋应星不幸成了科举制度的牺牲品。

时值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时代潮流要求生产发展，就必然要求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发展。然而，当时的社会却重人文轻科学、

重科举轻科技、重空谈轻实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率先发起了思想文化冲击。顾宪成撰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高攀龙呼吁："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黄尊素主张："以开物成务为学问，视天下安危为安危。"泰州学派王艮坚持："百姓日用即是道。"李贽强调："治贵适时，学必经世。"……

在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推动下，一批科技名著应运而生。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于1593年刊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于1639年刊行，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于1642年刊行。与此同时，西方科学也传入中国。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合作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译成中文，于万历三十五年（1602）刊行了前三卷。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宋应星"数上公车竟不第"（《宋氏宗谱》）之后，对科举制度进行反戈一击。他撰文道："荐人之人与所荐之人，声应气求，仍在八股文章以内，岂出他途？……读书应举者竟不知作官为何本领。"（《野议·进身议》）吟诗道："智过千人谓是英，超群岂入此中评？"（《思美诗·其三》）宋应星满怀爱国热忱，希望通过撰写科技书籍来造福国家和百姓。他在嫡兄宋应昇和同窗好友涂伯聚的帮助下，参观考察了许多农庄和手工业作坊，积累了大量科技资料，终于在担任分宜县教谕期间的1637年写成出版了"著作功高天不夜"（《思美诗》）的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在书中他公开宣称："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表现出对科举功名的公然蔑视。相应地，他"贵五谷而贱金玉"，按照食、衣、住、行、用的大体顺序编写，从《乃粒》（五谷）到《珠玉》共十八卷，五万多字，插图122幅，图文并茂地记述了中国十七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艺和科技成就。

全书十八卷名目如下：

一、乃粒（五谷）

二、乃服（纺织）

三、彰施（服装染色）

四、粹精（粮食加工）

五、作咸（制盐）

六、甘嗜（制糖）

七、陶埏（陶瓷）

八、冶铸（铸造）

九、舟车（船车）

十、锤锻（锻造）

十一、燔石（烧炼矿石）

十二、膏液（油脂）

十三、杀青（造纸）

十四、五金（冶金）

十五、佳兵（兵器）

十六、丹青（朱墨）

十七、曲蘖（酒曲）

十八、珠玉

二、《天工开物》的科技成就

在农业生产方面，《天工开物》记述了精耕细作、砒霜拌种、磷肥施放、水稻变旱稻、甘蔗育秧、杂交培育蚕良种、防治蚕病，以及一举三用水碓等先进技术，提出了“种性随水土而分”“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等事实和观点，萌发着物种变异的可贵思想。德国生物学家伏尔弗于1759年在其《发生的理论》一书中才对物种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发起正式的冲击。

在纺织方面，记述了棉、麻、丝、皮、毛的来源和织造，从布衣到龙袍、倭缎，从腰机到花机，无所不谈。其中，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

在煤的开采方面，记述了用竹筒排空瓦斯并进行巷道支护以后才

能挖煤的先进技术，并第一次对煤做了初步的科学分类，根据性状和用途，把煤分成明煤（相当于无烟煤）、碎煤（相当于烟煤）和末煤（相当于褐煤和泥煤）三种。法国雷钮特于1837年才提出与此类似的煤分类法。

在钢铁生产方面，记述了我国独创的由铁矿开始，依次炼成生铁和熟铁，再合炼成钢的类似于半连续化的生产系统。

在有色冶金方面，第一次记述了技术难度较大的锌（倭铅）的冶炼，并指出黄铜当铜七锌三比例时延展性最好。这与近代金属学实验数据是吻合的。

在金属加工方面，记述了失蜡铸造和泥模铸造工艺，特别记述了先进的群炉汇流和连续浇注大件法，还记述了“灌钢”“生铁淋口”、固体渗碳等先进工艺，并绘制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设备——活塞式风箱图。

在武器方面，记述了半自动爆炸水雷“混江龙”，以及边转边爆的守城武器“万人敌”等等。

在航运方面，记述了我国最早采用的一种航行操纵工具——偏披水板（船翼），还总结了我国古代舵工创造的“抢风”（逆风行船）经验，并模糊提出了关于舵和帆的力学原理问题。

在酒曲方面，总结了我国独有的红曲生产的三种传统的先进工艺——良种选种法、酸度调节法和分段加水法。

在轻工、化工方面，记述了油脂、冰糖、井盐、天然气、造纸、染料、瓷器、银朱、炭黑、铅丹、胡粉等许多我国传统名优产品的先进工艺。《天工开物》在总结前人关于水银和硫黄升炼成银朱（硫化汞）的试验数据时，提出了“出数借硫质而生”的独特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质量守恒”思想萌芽。

……

科技是科学技术的简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的使命是探索自然发现规律，将其转化为知识、定律和理论；技术的使命是利用自然规律搞发明，创造出生产工具、生产工艺和物质财富。就科学而

言，大体上有经验科学、实验科学和理论科学三个层次的发展形态；就技术而言，大体上有传统技术、大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三个层次的发展形态。

明末清初仍处于经验科学和传统技术层次，科学与技术尚未分离，科学往往蕴藏在技术之内。严格说来，《天工开物》基本上是一本传统技术书，其解释技术的理论不是自然科学理论，而是卦象思维和阴阳五行学说。例如，关于火药爆炸，宋应星的解释是："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燔石·硫黄》）他并不知道：硝是氧化剂，炭是还原剂，硫是助燃剂，三者发生剧烈的氧化还原化学反应，骤然放出大量的气体和热量而引起爆炸。又如，他知道"种性随水土而分"，但并不具备遗传和变异的生物学理论知识。

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一书虽然记述了许多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但由于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局限，还是属于经验科学和传统技术层次。

三、《天工开物》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作为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天工开物》体现了可贵的科学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见闻试验，不臆度侈谈。

宋应星在序文里开宗明义指出："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鬵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意思是说，世上有的人聪明博学，受到大家的推崇，但他们连枣花和梨花都分不清楚却猜测什么楚萍，连铸锅的模子都很少接触，却去侈谈什么是莒鼎。这跟爱画无稽的鬼怪而怕画常见的狗马的人一样，即使有子产和张华那样的名声，又有什么了不起？宋应星在批判空谈的同时主张多见多闻。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科技名著《天工开物》就是他的见闻录。

第二，主张遵循规律做事，不盲干不投机取巧。

例如："凡早稻种，秋初收藏。当午晒时，烈日火气在内，入仓廪中，关闭太急，则其谷粘带暑气（勤农之家偏受此患）。明年田有粪肥，土脉发烧，东南风助暖，则尽发炎火，大坏苗穗。此一灾也。"（《乃粒·稻灾》）晒谷种和收藏谷种，要勤快但不要盲干，否则会引起霉变而影响出芽率和抗病力。又如："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彰施·蓝淀》）不断搅拌是为了保证靛白不断地与空气接触而氧化成靛蓝，并防止局部过热以尽量减少靛红的生成量以免靛蓝泛红。

第三，重视创新发展，不因循守旧。

例如，宋应星在《丹青·朱》一节说："每升水银一斤，得朱十四两、次朱三两五钱。出数藉硫质而生。"其中，"出数藉硫质而生"这句话是他的科学创见，是质量守恒定律的思想萌芽。又例如，关于黍尺，宋应星认为，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出产的黍子也会因土地肥瘦和天时气候的影响而使黍粒大小不同。因此，把一百粒黍子排列起来作为长度的度量标准是不准确的，因此不能成为一个定律："凡黍粒大小，总视土地肥硗、时令害育，宋儒拘定以某方黍定律，未是也。"（《乃粒·黍稷粱粟》）

第四，尊重广大劳动者，赞美其匠心精神。宋应星批评一些书生把农民看作下等人，他赞美教人耕作的人为神农，赞美创造车船的人为神人，赞美肖象万物而色色咸备的画工为至神……

由《天工开物》的记述，可以看出宋应星相当重视各项技术所使用的科学方法，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第一，注重数量关系及其变化所引起的质变。例如，生铁淋口技术："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锤锻·锄镈》）又如："凡风篷尺寸，其则一视全舟横身，过则有患，不及则力软。"（《舟车·漕舫》）

第二，着眼整体，统筹调度。这相当于系统工程的萌芽。例如，江南汶郡水碓的设计可谓巧绝："有一举而三用者，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粹精·攻

稻》）

第三，善于知几，见几而作，及时掌握变化关节点信息。所谓“几”就是事物变化的苗头信息，务必抓住。例如，制造红曲：“每曲饭一石，入信二斤，乘饭热时，数人捷手拌匀，初热拌至冷。候视曲信入饭，久复微温，则信至矣。”（《曲蘖·丹曲》）这里所谓的“信至”，指的是通过曲饭温度回升就可知道红曲霉开始繁殖而起糖化作用了。

第四，运用类比推理。根据两个对象之间具有某些相似属性而推测它们具有其他相似属性，结果虽带有或然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却是有效的。例如，宋应星在《五金》卷里写道：“凡倭铅，古书本无之，乃近世所立名目也。其质用炉甘石熬炼而成”，“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可见，当时这种金属人们并不熟悉，还没把它命名为锌。考虑到它像铅而又性猛，所以叫它倭铅。它的冶炼也是沿用冶炼铅的传统方法，结果成功了。

第五，重视观察，这是宋应星本人获得大量材料而写成《天工开物》的主要方法。他进行的是科技考察，而不是“科学”实验观察。他细致入微地观察，尽量使科技观察记录符合客观实际。例如，种蔗“两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难发。”（《甘嗜·蔗种》）。又如：“凡舵尺寸，与船腹切齐。若长一寸，则遇浅之时，舡腹已过，其稍尾舵使胶住，设风狂力劲，则寸木为难不可言；舵短一寸，则转运力怯，回头不捷。”（《舟车·漕舫》）。

宋应星就是这样，自然哲学造诣与科学技术知识水乳交融，道器合一，不辞劳苦地运用科学方法观察、记录、思考，并查阅文献资料加以考证，终于写成了科技巨著《天工开物》。

四、《天工开物》的书名奥秘

《天工开物》其名，是宋应星巧借《尚书·皋陶谟》的“天工人其代之”和《周易·系辞上》的“《易》开物成务”融合而成的，但他对此书名未加解释，后人探究书名奥秘，众说纷纭。三百多年来，对于书

名大体上有如下两种解读法：

第一种是把“天工开物”四个字分开，读成“天—工—开—物”。例如，丁文江先生说：“是书也，以天工开物卷名，盖物生自天，工开于人，曰天工者兼人与天言之耳。”又如，潘吉星先生说：“天指的是自然界，工是人的技巧，开就是开发，物是有用之物或物质财富。综合起来，‘天工开物’就是‘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明代科学家宋应星》）。

第二种是把天工看作双音词，读成“天工—开物”。日本薮内清教授说：“天工意味着对人工而言的自然力，利用这种自然力的人工就是开物。”（《天工开物》薮内清译注本），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把《天工开物》意译为“自然力的开发利用”（*Exploitation of the works of Nature*，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第一卷12页）。

笔者认为第二种解读法较为恰当。宋黄庭坚《腊梅》诗云：“天工戏剪百花房，夺尽人工更有香。”元赵孟頫《赠放烟火者》诗云：“人间巧艺夺天工，炼药燃灯清昼同。”宋应星说：“巧极丹铅炉火，方士纵焦劳唇舌，何尝肖像天工之万一哉！”（《燔石》）“凡银为世用……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五金》）“天工”在这里可解为偏正结构的“天之工”，而非并列结构的“天与工”。宋应星在《野议·民财议》中明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显然把“天生地宜”的“天工”看成是“人工运旋”的“人工”的凭借条件。如果没有天工在起作用，开物岂不是成了无米之炊？

宋应星说：“造物有尤异之思矣。”（《甘嗜》）在他看来，“天工”不仅指天（自然界）这个实体，而且还指天形成精美万物的工巧和法则。简言之，“天工”意指拟人化的自然界形成万物的工巧与法则。人工技巧只有巧模天工才能开物，制造出各种各样巧夺天工的产品来。这正是：灵心仿造物，巧手夺天工。例如，精美瓷器，要靠天工的“方土效灵”和人工的技术表异两者协同才能得到：“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陶埏》）

译注者根据古代汉语语法学和语义学规则，结合宋应星的原意，把“天工开物”这个深层结构句式转化为表层结构句式如下：

深层结构句式		天工	开	物
表层结构句式	人	巧模 天工	开	物
句式语法结构分析	主语	状语（介宾结构）	谓语	宾语
句式语义结构分析	施事格	广义工具格	双目谓语	受事格兼结果格

天工开物，作为深层结构句式，隐含着主语“人”。若转化为表层结构句式便一目了然：天工开物，即是人用天工开物。书中类似“天工开物”的句式俯拾皆是：棉布御寒（即是人用棉布御寒）、荻蔗造糖（即是人用荻蔗造糖）、松烟造墨（即是人用松烟造墨）、楮树取皮（即是人用楮树取皮）、曲饭入盘（即是人将曲饭入盘）、红铜升黄（即是人把红铜升成黄铜）……

从而可知，天工开物的涵义是：

	人巧模天工开创万物	（直译）
天工开物：	人法自然开创万物	（意译）
	人利用自然规律开创物质财富	（现代汉语译）

由此可见，天工开物不仅是个书名，更是一种学说。它预示着科学技术是在既巧模天工又巧夺天工的不断循环中创新发展的。它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科技领域的传承和创新，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正如《周易·系辞》和《乾·文言》所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显然把人类和自然看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个整体思维方式，对宋应星完成科技名著《天工开物》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世界文化大体可划分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类型。东方人比较擅长整体思维，禀持有机统一观以及天人合一思想，西方人却比较擅长分析思维，持机械分解观。两者各有利弊。明末问世的《天工开物》虽然记述了许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但大体上却是经验科学和传统技术。现在，正步入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日益整合的信息化时代，研读《天工开物》适当其时，可以从中学习科技知识，汲取思想精华，加速发展科技，振兴中华，造福人类。

五、《天工开物》的版本

《天工开物》的主要版本有如下十种：

（一）涂刻本。即涂伯聚刻本，简称涂刻本。刻于明崇祯十年（1637）。这是《天工开物》第一版本。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序末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的题款。插图122幅，简朴、逼真，有立体感。目前全世界只珍藏涂刻本的三个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各珍藏一本。中华书局于1959年据此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此本附有《天工开物后记》。

（二）杨刻本。即杨素卿刻本。刻于清初。杨刻本虽然纠正了涂刻本的一些错别字，但仍然比较粗糙。现珍藏在国家图书馆。

（三）菅刻本。即日本大阪书林菅生堂刻本。以涂刻本为底本，以杨刻本对校，刻于日本明和八年（1771）。这是《天工开物》最早在国外刊行的版本。由江田益英校订并加训点，由都贺庭钟作序。在江户时代广为传播。上海华通书局于1930年加以影印，分九册线装。

（四）儒莲法译本。法国汉学家儒莲于1837年和1840年分别节译发表《天工开物》的桑蚕和造纸，又于1869年与尚皮翁合作译注《天工开物》几个卷篇。

（五）陶湘刻本。刻于1927年。主要以菅刻本为底本，蓝皮线装三册。它打乱了原有卷篇，插图也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授时通考》《两淮盐法志》等全部改绘，好看很多但严重失真。卷末附有丁文江的《重印天工开物卷跋》和《奉新宋长庚先生传》。可喜的是丁文江先生重新发现了几乎中断280年的《天工开物》。

（六）薮日译本。此即日本京都大学薮内清日文译注本（1953）。这是《天工开物》第一个外文译注本。该书以静嘉堂涂刻本为底本，并参考了菅刻本和陶刻本，插图都取自涂刻本。1969年又出了一个新的日文译注本。

（七）任英译本。此即美国任以都博士和孙守金合译的英文本，

书名叫《天工开物：十七世纪的中国工艺学》，宾夕法尼亚州大学1966年出版。

T'ien-kung k'ai-wu（*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by sung Ying-Hsing，Translated by E-Tu Een sun and shionchuan sun，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八）钟注释本。此即钟广言（集体笔名）译注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这是国内第一个译注本。它以涂刻本为底本，对原文进行校点和校勘，并加以注释，还附有译文。

（九）杨注研本。此即广州中山大学杨维增《天工开物新注研究》，江西科技出版社1987年第1版。分上编（以涂刻本为底本进行校点、注释和今译）和下编（研究论文八篇）两大部分。同年，杨维增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宋应星佚著四种：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明崇祯年间所刊孤本）为底本编著的《宋应星思想研究及诗文注译》一书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十）潘译注本。此即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的《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四川巴蜀书社1989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再版名为《天工开物译注》。以涂刻本为底本，并参照了其他版本，把原来18卷顺序打乱而重新排列，书中123幅插图请画家王存德先生勾清了线条。

笔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研究《天工开物》，八十年代出版了两本相关图书。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何丙郁先生对笔者给予鼓励和鞭策。他在1990年9月9日写给笔者的信中说："我对大作特感兴趣……宋应星《谈天序》说：所愿此简流传后世，敢求知己于目下哉。结果，他在三百多年后才有像您一位了解他的思想和学问的人物。"

当时，研究《天工开物》的著名学者还有自然科学史所的潘吉星先生，学术界一时有"北潘南杨"之称。笔者后因追索《天工开物》书名的奥秘而转向学习和研究《周易》，痴迷易学研究至今。本次承中华书局邀请，将《天工开物新注研究》一书进行修订，纳入"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以题解、原文、注释、译文的形式再

版。书中若有解说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天工开物》所记述的许多当时先进的技术工艺今天也许已经过时，但是，书中所彰显的天人合一思想、天工开物学说、科技创新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科技基本知识，以及能工巧匠智慧，却像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灯塔一样，永放光芒。这正是《天工开物》的当代主要价值。

《天工开物》彪炳史册，中华儿女继往开来。

精神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基石，请允许我用如下四句概括和结束前言：

天垂列象圣贤模，
工巧心灵道器合；
开古通今兴科技，
物丰民富强中国。

杨维增

2021辛丑年季春

广州中山大学锡昌堂

天工开物序

【题解】

本书初刊本（涂伯聚1637年刻本）的书名叫《天工开物卷》。此后的杨素卿清初刻本省略了一个“卷”字。此书《四库全书》没有收录。《古今图书集成》有摘录，称它为《天工开物》。今依三百多年的习惯叫它《天工开物》。

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四种科技名著——《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和《徐霞客游记》相继应运而生。数次上京会试不第而实用之学满载而归的宋应星，对当时重人文轻自然、重科举轻科技、重空谈轻实学的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同时孜孜以求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终于写成了实用之学的传统技术百科全书——《天工开物》。他在《序》中郑重声明：“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宋应星创造性地把《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句中的“天工”一词，与《周易·系辞上》“《易》开物成务”句中的“开物”一词巧妙地复合成“天工开物”，作为书名。笔者认为，“天工开物”作为书名的确切含义是：巧模天工开创万物（直译），人法自然开创万物（意译），利用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现代汉语译）。

本书依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编写，从《乃粒》（五谷）到《珠玉》共十八卷，八万多字，插图122幅。它详实地记述了十七世纪时中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成就，大力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和能工巧匠精神，更为可贵的是提出了科技哲学的“天工开物”学说。这是一本道器合一的中华优秀经典名著。

天覆地载①，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②。岂人力也哉？

【注释】

①天覆地载：语出《礼记·中庸》：“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庄

子·天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指天地养育、包容万物。反映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思想。

②曲成而不遗：语出《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意思是说天地以各种方式成就万物而毫不遗漏。

【译文】

天地之间，物的种类成千成万，事也因而错综复杂，通过各种变化形成万事万物，完备无缺。这难道是靠人力得来的吗？

事物而既万矣，必待口授目成而后识之①，其与几何②？万事万物之中，其无益生人与有益者，各载其半。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③，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④；釜鬵之范鲜经⑤，而侈谈莒鼎⑥；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⑦；即郑侨、晋华⑧，岂足为烈哉⑨？

【注释】

①目成：原指以目传情。《楚辞·九歌·大司命》：“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这里指亲眼看到。

②与（yú）：语助词。无实义。

③稠人：众人。推：推崇，推重。

④臆度（yì duó）楚萍：《说苑·辨物篇》：“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弟子请问，孔子曰：‘异哉！小儿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应也。’”一般用楚萍比喻吉祥的东西，这里指一些不务实际的儒生想当然地主观猜测楚萍而高谈阔论，表示作者对他们的鄙视。

⑤釜鬵（xín）之范鲜（xiǎn）经：连铸锅的模型都很少接触。釜，小锅。鬵，大锅。范，铸模。鲜，少。经，经历，接

触。

⑥侈谈：夸大而不切实际地谈论。莒（jǔ）鼎：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春秋时期莒国（在今山东省内）献二鼎给晋侯，晋侯又转赠给子产，此谓“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⑦画工好图鬼魅，而恶（wù）犬马：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为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⑧郑侨：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因是郑国大夫所以又叫郑侨。据《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访问晋国时曾用历史传说解释晋侯的病源，晋侯称赞他为“博物君子”。晋华：即西晋文学家张华，著有《博物志》。

⑨岂足为烈哉：难道值得称为了不起的功业么？烈，功业显赫。

【译文】

事物既然成千成万，若都要靠别人亲口讲或自己亲眼看才认识，又能认识多少呢？万事万物之中，对人类有益和无益的各占一半。世上有的人聪明博学，受到人们的推崇，但他们连枣花和梨花都分不清楚，却去猜测什么“楚萍”；连铸锅的模子都很少接触，却去侈谈什么“莒鼎”；画工爱画无稽的鬼怪，而怕画常见的狗马。即使有子产和张华那样的名声，又有什么值得称为了不起的功业呢？

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①，岭徼宦商衡游蓟北②，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③，已成夷产④，从互市而得裘帽⑤，何殊肃慎之矢也⑥。且夫王孙帝子，生长深宫，御厨玉粒正香，而欲观耒耜⑦；尚宫锦衣方剪⑧，而想象机丝⑨。当斯时也，披图一观，如获重宝矣。

【注释】

①滇南：指今云南昆明以南地区。辽阳：在今辽宁。

②岭徼（jiào）宦商衡游蓟（jì）北：五岭以南的官商到河北做生意。岭徼，指五岭以南的地区。徼，边界。五岭，位于今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省交界处。此泛指相关地区。衡，借为“横”字。蓟北，大致相当于今天津以北的河北北部地区。

③方物：土产。

④夷：泛指少数民族。

⑤互市：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或同外国进行贸易的通称，地点多半在边境集镇。

⑥肃慎：我国殷、周时期在黑龙江流域的一个部落，曾进贡箭给周成王，表示臣服于周朝。女真族是它的后裔。矢：箭。

⑦耒耜（lěi　sì）：此处通称一般的农具。《汉书·食货志》：“斫木为耜，煣木为耒。”颜师古注：“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以施金也。”

⑧尚宫：宫中女官名。掌管理宫廷内部事务。明朝有尚宫局，其负责人称尚宫。

⑨机丝：织机和丝缕。

【译文】

我们有幸生活在繁荣盛世，云南的车马能够到达东北辽阳，五岭以南一带的官商可以游历到河北。在这方圆万里的国土里，有什么事物不可以看到听到？要是生活在东晋初年或南宋末期，人们把河北、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土产也看成是异族的东西，从互市买来皮袄皮帽，就像得到肃慎族进贡的箭一样稀罕。至于那些皇族子弟，生长在深宫里面，当闻到御厨米饭的香气时，也许想看看农具；当见到尚宫剪裁锦绣服装时，也许能想象一下纺机和丝缕是怎样的。这时若有这类图册看一看，就会感到如获至宝了。

年来著书一种，名曰《天工开物卷》①。伤哉贫也②！欲购奇考证③，而乏洛下之资④；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⑤，而缺陈思之馆⑥。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⑦，岂有当哉？吾友涂伯聚先生⑧，诚意动天，心灵格物⑨，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⑩。昨岁《画音归正》繇先生而授梓⑪。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其亦夙缘之所召哉⑫！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⑬。《观象》《乐律》二卷⑭，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

【注释】

①《天工开物卷》：杨素卿刊本无“卷”字。译文从之。

②伤哉贫也：语出《礼记·檀弓下》：“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

③奇：指工艺技术书籍或器物。古代长期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

④乏洛下之资：喻指没有钱。《三国志·魏书·夏侯玄传》注引《魏略》记载蒋济的话：“洛中市买，一钱不足则不行。”意思是说，洛阳城里的东西很贵，少一个钱就买不到。洛下，指洛阳城。

⑤赝（yàn）：假的，伪造的。

⑥陈思之馆：陈思王曹植的客舍。曹植是三国曹操的第四子，他在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曾几次招集文友在魏都邺下（今河北临漳）聚会，从事文学活动。

⑦方寸：指心。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徐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

⑧涂伯聚：名绍煃，字伯聚。江西新建（今江西南昌）人。是宋应星的同学和同榜举人，明万历年间（1573—1620）考中进士。

⑨心灵格物：精心于格物之学。格物，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⑩契合：收刻在一起。契，刻。

⑪繇（yóu）：自，从。授梓（zǐ）：指印书。梓，雕制印书的木板，引申为印刷。

⑫夙（sù）缘：过去的缘分。

⑬贵五谷而贱金玉：语出西汉晁错《论贵粟疏》：“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作者在《野议·民财议》里说：“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可见作者很重视农业生产。

⑭《观象》《乐律》二卷：可参阅作者同一年（1637）写的《谈天》和《论气》二文。

【译文】

近年来我写了一部书，名叫《天工开物》。可惜我很穷，想买点奇特的工艺器物和科技资料来考证却没有钱；想请同行来商讨、鉴别材料的真假，又没有地方招待。只好凭自己的记忆把一些粗浅见闻写出来，这就难免有不当之处。我的朋友涂伯聚先生诚意感人，聪敏好学，凡是古今有一点可取的言论，他都一定勤勤恳恳地收刻在一起。去年我的《画音归正》一书，就是由涂先生刊行的。现在遵照他的意见，又拿这部书来出版，这是我和他多年的交情所促成的。各卷的顺序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意思安排的。本来还有《观象》和《乐律》两卷，因为道理太深奥，我想并非自己所长，所以在临刻之前删去了。

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①！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②。时崇祯丁丑孟夏月③，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④。

【注释】

①丐：这里指请求。大业：经籍，即儒家经典。《汉书·董仲舒传》：“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

②功名进取：指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贡士、进士等称号而做官、升官。

③崇祯丁丑：即崇祯十年，1637年。

④家食之问堂：宋应星的书房名。家食，在家自食。此指研究家常生活的学问。语本《周易·大畜》：“不家食，吉：养贤也。”原意指在上者有大德，使贤人都有官做，不致在家自食。作者在此反其意而用之，当时他只是个县学教谕，一个文职下级官员。

【译文】

请那些埋头攻读儒家经典的文人们把它扔到一边去吧！这部书与功名进取是毫不相关的。时间是明朝崇祯十年四月，奉新县宋应星写于家食之问堂。

目录

前言
天工开物序
乃粒第一卷
总名
稻
稻宜
稻工　耕　耙　磨耙　耘耔（具图）
稻灾
水利　筒车　牛车　踏车　拔车　桔槔（皆具图）
麦
麦工　北耕种　耨（具图）
麦灾
黍稷　粱粟
麻
菽
乃服第二卷
蚕种
蚕浴
种忌
种类
抱养
养忌
叶料
食忌
病症
老足
结茧　山箔（具图）
取茧
物害
择茧
造绵

治丝　缫车（具图）
调丝
纬络　纺车（具图）
经具　溜眼　掌扇　经耙　印架（皆有图）
过糊
边维
经数
机式　（具全图）
腰机式　（具图）
花本
穿经
分名
熟练
龙袍
倭缎
布衣　赶　弹　纺（具图）
枲著
夏服
裘
褐　毡
彰施第三卷
诸色质料
蓝淀
红花
造红花饼法
附：燕脂
槐花
粹精第四卷
攻稻　击禾　轧禾　风车　水碓　石碾　臼　碓　筛（皆具图）
攻麦　扬　磨　罗（具图）
攻黍、稷、粟、粱、麻、菽　小碾　枷（具图）
作咸第五卷
盐产
海水盐

池盐
井盐
末盐
崖盐
甘嗜第六卷
蔗种
蔗品
造糖　（具图）
造白糖
附：造兽糖
蜂蜜
饴饧
陶埏第七卷
瓦
砖
罂瓮
白瓷　附：青瓷
附：窑变　回青
冶铸第八卷
鼎
钟
釜
像
炮
镜
钱
附：铁钱
舟车第九卷
舟
漕舫
海舟
杂舟
车
锤锻第十卷

治铁
斤斧
锄镈
鎈
锥
锯
刨
凿
锚
针
治铜
燔石第十一卷
石灰
蛎灰
煤炭
矾石　白矾
青矾　红矾　黄矾　胆矾
硫黄
砒石
膏液第十二卷
油品
法具
皮油
杀青第十三卷
纸料
造竹纸
造皮纸
五金第十四卷
黄金
银
附：朱砂银
铜
附：倭铅
铁

锡
铅
附：胡粉
附：黄丹
佳兵第十五卷
弧矢
弩
干
火药料
消石
硫黄　详见《燔石》卷
火器
丹青第十六卷
朱
墨
附
曲蘖第十七卷
酒母
神曲
丹曲
珠玉第十八卷
珠
宝
玉
附：玛瑙　水晶　琉璃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已出书目）
返回总目录

乃粒第一卷

【题解】

本卷讲五谷。“乃粒”一词，出自《尚书·益稷》：“烝（zhēng，众多）民乃粒，万邦作乂（yì，安定）。”意思是说，民众有了五谷作食粮，各个邦国就能安定。《伪古文尚书》曰：“米食曰粒。”郑玄注曰：“粒，米也。”宋应星取此义，以“乃粒”称五谷，代指粮食。作者把《乃粒》放在全书第一卷，体现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和“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出土文物表明，六千多年前中国已栽培水稻了。本卷系统总结了明代五谷生产的技术和经验，记述了秧田与本田的比例数字以及砒霜拌种、磷肥施放等技术措施，明确提出“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物种变异思想，还批评某些迷信的想法，指出：“祟在种内，反怨鬼神。”遗憾的是没有记述玉蜀黍和番薯等杂粮作物。

作者在本卷再三强调说：“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明确表达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从而强化“天人合一”思想和“天工开物”学说。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宋应星非常尊重有本事、有作为的农民，他开宗明义指出：“上古神农氏若存若亡，然味其徽号（称号）两言，至今存矣。”其实，神农不但在神农氏时代存在，在宋应星时代存在，在《天工开物》刊印后三百多年的今天乃至将来也依然存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及其团队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神农氏。

宋子曰①：上古神农氏若存若亡②，然味其徽号两言③，至今存矣。

【注释】

①宋子曰：宋子说。宋子是作者宋应星的自称。按，宋应星仿古

籍著作成例，以“某子曰”开始展开论述。译文从略。以下各卷同。子，古代男子的美称或尊称。

②神农氏：炎帝。相传他制耒耜（lěi sì），尝百草，是我国上古时期农业和医药业的创始者。

③味：体味。徽号：美好的称号。

【译文】

上古神农氏，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若体味一下这个尊称的含义，神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

生人不能久生①，而五谷生之②；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③。不然，神农去陶唐④，粒食已千年矣，耒耜之利，以教天下⑤，岂有隐焉？而纷纷嘉种，必待后稷详明⑥，其故何也？

【注释】

①生人：即生民，人。《孟子·公孙丑上》：“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将“民”字改作“人”。

②五谷：指五种谷物。古代具体说法不一。《周礼·天官》注认为：五谷指麻、菽（shū，豆）、麦、稷（小米）、黍（黄米）。《孟子·滕文公》“树艺五谷”赵岐注认为：五谷是稻、黍、稷、麦、菽。此后又有六谷（稻、稷、黍、麦、菽、麻）的说法。

③种性随水土而分：《稻》一节提到旱稻是人工变异得到的一个品种。

④陶唐：尧帝。尧初封于陶，后封于唐，所以又称陶唐氏。

⑤耒耜（lěi sì）之利，以教天下：语本《周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本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礼记·月令·孟春记》：“天子亲载耒耜。”郑注：“耒，耜之上曲也。耜，耒之金也。”可见，当耒耜合体之后，耒指木柄部

分，耜指起土部分。

⑥后稷（jì）：名弃，善于种庄稼，尧时被举为管农事的稷官，后封于邰，号称后稷。功绩仅次于神农。

【译文】

人不能自己生长，而要靠五谷养活；五谷也不能自己生长，而要靠人去种植。土壤经历各个时代而有所差异，种性随着水土不同而有所区分。否则，从神农到尧帝，人们用五谷作粮食已有一千多年了，神农教天下人耕种的好处难道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为什么后来纷纷出现的许多良种，一定要等后稷才来详细说明呢？

纨裤之子①，以赭衣视笠蓑②；经生之家③，以农夫为诟詈④。晨炊晚饷，知其味而忘其源者众矣！

【注释】

①纨（wán）裤之子：富家子弟，花花公子。纨，细绢。

②以赭（zhě）衣视笠蓑（suō）：把农民穿戴的斗笠、蓑衣看作罪人的装束。意为把农民看作下贱人。赭衣，古代罪人穿的赤色衣服。指代罪人。笠蓑，斗笠和蓑衣，指农民下田时防日晒雨淋的穿着。

③经生之家：读经书的人，泛指儒生。

④诟詈（gòu lì）：辱骂。

【译文】

富家子弟把农民看成罪人，读经书的儒生又把农夫当作辱骂别人的代称。他们饱食终日却不晓得饭香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人实在太多了！

夫先农而系之以神①，岂人力之所为哉？

【注释】

①先农：神农。古代传说中最先教民耕种的人，祀之以为神。

【译文】

把先农尊称为“神农”，可见五谷生产不仅仅是人力之所为啊！

总名

凡谷无定名。百谷，指成数言[1]。五谷，则麻、菽、麦、稷、黍，独遗稻者，以著书圣贤起自西北也[2]。

【注释】

①成数：总数，整体。也就是说，“百谷”的“百”，是虚指。

②“五谷”四句：水稻本是南方作物，后来才传到北方去。作者认为，之所以没把稻列为五谷之一，是因为著书者是西北人的缘故，西北水稻罕见。

【译文】

谷没有固定的名称。百谷，是从谷物的总体来说的。五谷，指麻、豆、麦、稷、黍，唯独漏了稻。这是因为著书的圣贤是西北人的缘故。

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来、牟、黍、稷居什三[1]。麻、菽二者，功用已全入蔬、饵、膏、馔之中[2]，而犹系之谷者，从其朔也[3]。

【注释】

①来：小麦。牟（móu）：通“麰”。大麦。

②饵（ěr）：糕饼。馔（zhuàn）：饭食。

③朔：初始。《礼记·礼运》：“皆从其朔。”

【译文】

现在全国人的口粮，稻子占十分之七，小麦、大麦、黄米和小米等占十分之三。麻和豆已充作菜蔬、糕饼、油脂和饭食等用途，而现在还把它们列入谷类，只是沿用了初始的说法。

稻

凡稻种最多。不粘者，禾曰秔，米曰粳[①]；粘者，禾曰稌，米曰糯[②]。南方无粘黍，酒皆糯米所为。质本粳而晚收带粘，俗名婺源光之类[③]。不可为酒，只可为粥者，又一种性也。

【注释】

①禾曰秔（jīng），米曰粳（jīng）：秔，同“粳”。我国水稻分为粳稻和籼（xiān）稻两个亚种。粳米粘性较强，胀性小；籼米粘性较弱，胀性大。作者这里说的“不粘者”今已列入籼稻。

②禾曰稌（tú），米曰糯：稌指糯稻，是水稻的一个变种，米粒乳白色，胚乳多含支链淀粉，易糊化，粘性强，胀性小。籼、粳稻两亚种的水、旱稻类型中都有糯稻。

③婺源光：江西婺源一带的农家稻种。

【译文】

稻的品种最多。不粘的，禾叫秔稻，米叫粳米；粘的，禾叫稌稻，米叫糯米。南方没有粘黍，酒都是用糯米酿的。本来属于粳稻一类的但晚熟又带粘性，俗名叫“婺源光”一类。不能做酒，只能用来煮粥，这是另一个稻种。

凡稻谷形有长芒、短芒，江南名长芒者曰浏阳早[①]，短芒者曰吉安早[②]。长粒、尖粒，圆顶、扁面不一。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③]。

【注释】

①浏阳早：湖南浏阳一带的早稻种。江西引种。现存的浏阳早无芒，不知是由长芒演变成无芒，还是同名异种，尚待研究。

②吉安早：江西吉安一带的早稻种，间有短芒。

③杂黑：指黑米之色。黑米古称“粳谷奴”。据《本草纲目》记述，黑米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和明目活血等作用。陕西洋县、广东罗定等地都有出产。

【译文】

稻谷形状有长芒、短芒，江南称长芒稻种为“浏阳早”，短芒稻种为“吉安早”。长粒、尖粒，圆顶、扁面等多种。其中米色有雪白、浅黄、深红、淡紫和杂黑等多种。

湿种之期①，最早者春分以前，名为社种②，遇天寒有冻死不生者，最迟者后于清明。凡播种，先以稻麦稿包浸数日③，俟其生芽④，撒于田中。生出寸许，其名曰秧。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若田亩逢旱干、水溢，不可插秧。秧过期，老而长节，即栽于亩中，生谷数粒，结果而已。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⑤。

【注释】

①湿种：浸种。

②社种：在春社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日，在春分前十多天）浸种。

③稿：禾秆。

④俟（sì）：等待。

⑤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这是首次见于农书的关于秧田和本田比例的数据。现在由于疏播密植，一亩秧插8～10亩田。

【译文】

浸种期，最早的在春分以前，叫社种，遇到天寒有被冻死的。最迟的在清明以后。播种时，先用稻秆或麦秆包好种子，放在水里浸几天，等发芽后，才撒播到秧田。苗长有一寸多，就叫作秧。秧龄满三十天，就可拔起分插。如果稻田干旱或水涝，都不能插秧。秧苗过了育秧期就会变老拔节，这时才插到本田，结谷就少得可怜。通常一亩秧可插二十五亩田。

凡秧既分栽后，早者七十日即收获，粳有救公饥、喉下急①，糯有金包银之类②。方语百千，不可殚述。最迟者历夏及冬二百日方收获。其冬季播种、仲夏即收者③，则广南之稻④，地无霜雪故也。

【注释】

①救公饥：又名五十日早，生育期短，小暑前即熟，但收获量少，农家只插几亩，以备五月荒用，所以叫它为救公饥。喉下急：可能也是早造早熟稻种。

②金包银：一种早造糯稻。因谷壳金色、米质纯白而得名。

③仲夏：指阴历五月。

④广南：广东南部。本书《甘嗜》卷说："韶（关）、（南）雄以北，十月霜侵"，"广南无霜"。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地至广南而尽。尽者，尽之于海也。"

【译文】

插秧后，早熟的品种，七十天就能收获，粳稻有"救公饥""喉下急"，糯稻有"金包银"之类。各地叫法很多，难以尽述。最晚熟的品种，要经过夏天再到冬天共两百多天才能收获。至于冬季播种、夏季就能收获的，那是广东南部的水稻，这是因为那里没有霜雪的缘故。

凡稻旬日失水①，即愁旱干。夏种冬收之谷，必山间源水不绝之亩，其谷种亦耐久，其土脉亦寒，不催苗也。湖滨之田，

待夏潦已过[2]，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

【注释】

①旬日：十天。

②潦（lǎo）：雨水大貌。也指雨后大水。

【译文】

水稻失水十天就怕干旱了。夏种冬收的水稻，必须种在山间水源不断的田里，这个稻种生育期较长，土温又低，所以禾苗长势较慢。靠近湖边的稻田，要等到夏季洪水过后，大约是六月份才能插秧，这些秧在立夏播种，要播在地势较高的秧田里，等待农时。

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1]。其再栽秧，俗名晚糯，非粳类也。六月刈初禾[2]，耕治老稿田，插再生秧[3]。其秧清明时已偕早秧撒布。早秧一日无水即死，此秧历四、五两月，任从烈日暵干无忧[4]。此一异也。凡再植稻，遇秋多晴，则汲灌与稻相终始。农家勤苦，为春酒之需也。

【注释】

①一岁两栽两获者：指双季稻，即一年两造。

②刈（yì）：割。

③再生秧：指秧田播的经过一次或几次“剃头”的老秧。双季晚稻品种一般在芒种前后播种，立秋前后移植，因秧龄期长，为防止秧苗陡长、倒伏，因此一般先在秧田“剃头”一次或几次后再移植。

④暵（hàn）：干旱。

【译文】

南方平原的稻田多数是一年两造的。下造插的秧叫晚糯，不是粳

稻。六月割完早稻，经过犁和耙后，插再生秧。这种秧是在清明就和早稻秧同时播的。早稻秧一天缺水就会死，而这种秧经过四、五两个月，任凭曝晒和干旱都不怕。这是一个不同的类型。晚稻经历秋天，因为多晴，所以要经常灌水。农家这样勤苦，是为了酿造春酒。

凡稻旬日失水，则死期至，幻出旱稻一种①，粳而不粘者，即高山可插。又一异也。

【注释】

①幻出旱稻一种：旱稻是由水稻通过人工变异产生的栽培稻的一个类型。又叫陆稻或畲（shē）禾。籼稻和粳稻两亚种中都有旱稻类型。一般要经过三四代以上才能选育成功。第一代由于对缺水不适应，禾苗绝大多数死亡而只有少数生存。

【译文】

水稻缺水十天就快要死了，从中却变化出一种旱稻，是不粘的粳稻，即使在高山上也可插秧。这又是一个不同的类型。

香稻一种①，取其芳气，以供贵人，收实甚少，滋益全无，不足尚也②。

【注释】

①香稻：我国香稻可分香占、香糯、香粳三类。花、茎、叶都散发香气，米更是喷香。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说："芬芳馨美者，谓之香子。"历代皇朝都取其香气，敕令年年纳贡。当今的驰名品种，有江西的"石城香稻"、广东的"中山香谷"、山东的"曲阜香稻"、山西的"太原香米"等。香稻的缺点主要有三个：一是适土性差，难以引种；二是高秆易倒伏；三是产量低。湖南涟源农校曾选育出一个香稻新品种"涟香"，适应性较强，早晚两造都可种植。

②尚：崇尚，提倡。

【译文】

还有一种香稻，由于它有香气，专供富贵人家享用，但产量很低，又没有什么滋补作用，不值得重视。

稻宜①

凡稻，土脉焦枯，则穗实萧索。勤农粪田，多方以助之。人畜秽遗②，榨油枯饼、枯者以去膏而得名也。胡麻、莱菔子为上③，芸薹次之④，大眼桐又次之，樟、柏、棉花又次之⑤。草皮、木叶，以佐生机⑥，普天之所同也。南方磨绿豆粉者，取溲浆灌田⑦，肥甚。豆贱之时，撒黄豆于田，一粒烂土方三寸⑧，得谷之息倍焉。

【注释】

①稻宜：适宜稻子的农事，如施肥、改良土壤等。

②秽遗：粪便。

③胡麻：即脂（芝）麻。详见《膏液》卷。莱菔（fú）子：萝卜的种子。详见《膏液》卷。

④芸薹：油菜。详见《膏液》卷。

⑤柏（jiù）：乌桕树，种子可榨油。详见《膏液》卷。

⑥佐：辅助。

⑦溲（sōu）浆：这里指做豆粉剩下的浆水。

⑧一粒烂土方三寸：江西农谚。这是用黄豆作肥料的生动说法。其缺点是不经济。

【译文】

稻田若瘦瘠，稻穗就稀疏。勤劳的农民则用多种肥料来肥田。人畜的粪便，榨了油的枯饼、“枯”是榨去了油而得名。芝麻籽饼、萝卜籽饼最好，油菜籽饼差些，油桐籽饼又差些，樟树籽、乌桕籽、棉籽饼更差些。草皮、树叶，各地都用来做肥料，以促进作物的生长。南方磨绿豆粉的，用淘出

的浆水来灌田，肥效很高。黄豆便宜的时候，把黄豆撒在田里，一粒黄豆可肥三寸见方的田，增收谷值比成本多一倍。

土性带冷浆者①，宜骨灰蘸秧根②，凡禽兽骨。石灰淹苗足③。向阳暖土不宜也。

【注释】

①土性带冷浆者：俗名叫冷水田、冷底田或湖洋田，是一种排水不良的水温、土温都很低的酸性土田。

②骨灰蘸秧根：这是一种先进而经济的技术措施，也是我国农书关于施磷肥的最早记录。

③石灰淹苗足：撒石灰于秧脚。石灰（氧化钙）碱性，能中和土壤的酸性，促进土壤形成团粒结构。

【译文】

插冷水田，要用骨灰沾秧根，禽、兽骨都可以。再用石灰撒秧脚。向阳的暖土不必这样做。

土脉坚紧者，宜耕陇，叠块压薪而烧之①。埴坟松土不宜也②。

【注释】

①宜耕陇，叠块压薪而烧之：这是通过翻土和熏烧使土质松碎且使难溶物质分解而易被作物吸收的一种稻宜措施。陇，同“垄”。

②埴（zhí）坟：粘土和壤土。坟，土质肥沃。《尚书·禹贡》：“厥土黑坟。”

【译文】

土质坚硬的稻田，要犁耕起垄，把土块堆压在柴草上熏烧。那些土质松肥的轻粘壤土就不宜这样做。

稻工[1]　耕　耙　磨耙　耘耔[2]（具图）

凡稻田刈获不再种者，土宜本秋耕垦[3]，使宿稿化烂，敌粪力一倍。或秋旱无水及怠农春耕，则收获损薄也。

【注释】

①稻工：稻田耕作。此节主要说明保土护秧工作。

②耘耔（yún　zǐ）：中耕除草。这里，耔指用脚壅泥除草，耘指用手除草。江西九江地区跟奉新不同，多用耙除草。

③土宜本秋耕垦：这叫作犁冬晒白，除有利于稻茬腐烂外，还可多蓄水分并减少病虫害。

【译文】

稻田秋收后若不再冬种，应该在当年秋天犁耕，使稻茬腐烂，这抵得上多施一倍的粪肥。有时遇上秋天干旱缺水或者偷懒的农民等到明年开春才耕，收获就会减少。

凡粪田，若撒枯浇泽[1]，恐霖雨至[2]，过水来，肥质随漂而去。谨视天时[3]，在老农心计也。

【注释】

①撒枯浇泽：撒枯饼浇稀粪。枯，油料作物果籽榨油后剩余的渣滓。

②霖雨：连绵大雨。霖，久雨。《左传·隐公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③天时：农时。《荀子·王霸》：“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译文】

施肥时，不论是撒枯饼还是浇稀粪，都怕遇上连绵大雨，雨水一

冲，肥分便会流失。注意掌握天气变化，就得靠老农的心计了。

凡一耕之后，勤者再耕、三耕（图1），然后施耙（图2），则土质匀碎，而其中膏脉释化也①。凡牛力穷者②，两人以杠悬耜，项背相望而起土③。两人竟日，仅敌一牛之力。若耕后牛穷，制成磨耙，两人肩手磨轧，则一日敌三牛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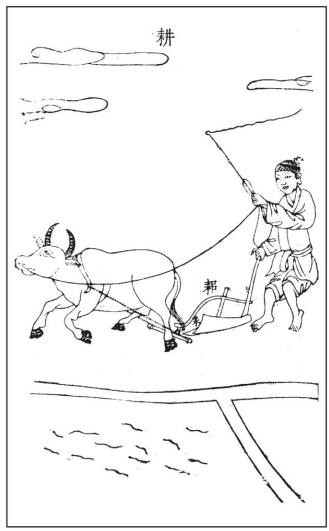


图1　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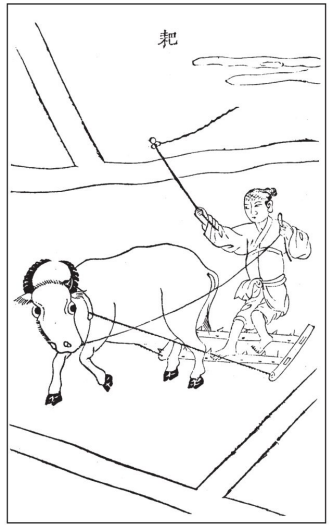


图2　耙

【注释】

①膏脉释化：肥分化开。

②穷：缺乏，不足。

③项背相望：《后汉书·左雄传》：“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chèn）。”李贤注：“项背相望，谓前后相顾也。”这里指两人一前一后共同拉犁。

【译文】

稻田犁过一遍之后，勤劳的人还要再犁第二遍、第三遍，然后才耙，这样，土质就很匀碎，肥分也就化开了。牛力缺乏的，两个人用木杠悬拉着犁铧，一前一后推拉翻土，干一整天可以顶一头牛力。如果犁耕后也缺乏牛力，可以做个磨耙，两个人用肩和手拉着耙地，干一天可顶三头牛力。

凡牛，中国惟水、黄两种①。水牛力倍于黄，但畜水牛者，冬与土室御寒②，夏与池塘浴水，畜养心计亦倍于黄牛也。凡牛，春前力耕汗出，切忌雨点，将雨，则疾驱入室。候过谷雨

③，则任从风雨不惧也。

【注释】

①凡牛，中国惟水、黄两种：中原只有水牛和黄牛两种。“中国”这里指中原而言。青藏高原有牦牛可供使役。

②与：给予。

③候过谷雨：江西奉新农谚：“人过清明，牛过谷雨。”意思是，过了谷雨这个节气，就不怕风雨了。

【译文】

我国中原地区只有水牛和黄牛两种。水牛力气比黄牛大一倍，然而，养水牛，冬天要有土屋给它防寒，夏天要有池塘让它浸浴，这样花的精力也比养黄牛多一倍。牛在春耕时出汗，千万不要淋雨，雨将要下时要赶紧把它牵进屋里去。等过了谷雨，则不怕风吹雨淋了。

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①，不藉牛力。愚见贫农之家②，会计牛值与水草之资③，窃盗死病之变，不若人力亦便④。假如有牛者，供办十亩，无牛用锄而勤者半之。既已无牛，则秋获之后，田中无复刍牧之患⑤，而菽、麦、麻、蔬诸种，纷纷可种。以再获偿半荒之亩，似亦相当也。

【注释】

①吴郡力田者以“锄”代耜（sì）：苏州一带努力耕田的人用铁镈（dā）代替犁耙。铁镈为四齿耙，深掘农具。这就是“锄”。

②愚：作者对自己的谦称。

③会（kuài）计：经济核算。

④不若：不如。

⑤刍（chú）牧：种草放牧。

【译文】

苏州一带努力耕田的人用铁镈代替犁而不用牛力。在我看来，贫苦农家若核算一下买牛和草料的费用，以及失窃和病死等意外损失，用牛力不如用人力划算。假如有牛的能耕种十亩，没有牛而勤用铁鎝的则可耕种五亩。既然是没有牛，秋收后也就省去了要在田里蓄草放牧的麻烦，而可种上豆、麦、麻和蔬菜等冬种作物。拿这些收获来补偿丢荒的五亩，似乎也和有牛的差不多。

凡稻，分秧之后数日，旧叶萎黄而更生新叶。青叶既长，则耔可施焉。俗名挞禾①。植杖于手，以足扶泥壅根（图3）②，并屈宿田水草使不生也。凡宿田莦草之类③，遇耔而屈折。而稊稗与荼蓼非足力所可除者④，则耘以继之（图4）⑤。耘者苦在腰手，辩在两眸⑥。非类既去，而嘉谷茂焉。从此，泄以防潦，溉以防旱，旬月而奄观铚刈矣⑦。

图3　耔

图4　耘

【注释】

①挞（tà）禾：即耔。又叫挞田。指用脚壅泥除草。

②壅（yōng）：用土壤或肥料培育植物的根部。

③莠（wǎng）草：又名水稗子。一种禾本科田间杂草。

④稊（tí）稗与荼（tú）蓼（liǎo）：都是田间恶性杂草。它们（尤其是稗子）生长在禾蔸（dōu）里，根系又发达，用脚难以除去，所以要用手拔。稗，是一种常见的禾本科田间杂草。稊，是稗的一个变种，或叫旱稗。荼，苦菜，又叫苦荬（mǎi）菜，是一种菊科田间杂草。蓼，辣蓼，又叫水蓼。是一种蓼科田间杂草。

⑤耘：指用手拔或用耙耙的方式来除草。

⑥辩在两眸（móu）：分辨在于两眼。辩，通“辨”。辨别。眸，瞳仁。指代眼睛。

⑦奄观铚（zhì）刈：语本《诗经·周颂·臣工》“奄观铚艾”，意思是，同去观看开镰收割。奄，同。铚，禾镰。艾（yì），

通“刈”。收获。

【译文】

插秧后几天，禾苗旧叶枯黄而长出新叶。青叶长出后，就可以耔田。俗名叫挞禾。手拄着木棍，用脚把泥壅向禾头，并把杂草踩进泥里，使它不能生长。莤草一类的杂草，经过耔田便可以除去。对于稗子、苦菜和水蓼之类不能用脚除去的杂草，就要把它耘掉。耘田的人辛苦在腰和手，但分辨禾和草却要靠两只眼睛。杂草除掉了，禾苗就长得茂盛。从此以后，排水防涝，灌水防旱，满一个月就可以开镰收割了。

稻灾①

凡早稻种，秋初收藏。当午晒时，烈日火气在内，入仓廪中，关闭太急，则其谷粘带暑气。勤农之家偏受此患。明年田有粪肥，土脉发烧，东南风助暖，则尽发炎火②，大坏苗穗。此一灾也。若种谷晚凉入廪，或冬至数九天收贮雪水、冰水一瓮③，交春即不验。清明湿种时，每石以数碗激洒④，立解暑气，则任从东南风暖，而此苗清秀异常矣。祟在种内，反怨鬼神⑤。

【注释】

①稻灾：作者列举了从谷种、播种、禾苗、抽穗到成熟收获这个水稻生产的全过程中的八种灾害，并批判了鬼神迷信思想。

②尽发炎火：禾叶枯黄。这是发生稻瘟病或其他病的现象。谷种晒干入仓时，若仓门关闭太急，则由于种子外干内湿，日后挥发出来的水分弥漫在仓内，容易引起种子霉变而使其抗病性降低，因而容易得稻瘟病等病害。

③冬至数九天：从冬至起每九天为一个“九”，“一九”到“九九”八十一天，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叫作“数九寒天”。雪水：雪水浸种有一定的效果。现在江西有的山区间或仍有沿用。雪水里面含有少量的重水（H_3O）。

④石（shí，又读dàn）：作为容量单位时读shí，一石等于十斗；作为重量单位时读dàn，一石等于一百二十市斤。

⑤祟在种内，反怨鬼神：由此两句，可以看出作者是个无神论者。

【译文】

早稻谷种在初秋收藏。中午烈日曝晒，谷种被晒得很热，若未等凉下来就入仓，封仓又太急的话，谷种就会粘带暑气。勤快的农家偏受此害。第二年播种后，田里的粪肥使土壤发热，加上东南风一吹，成片禾苗就像被火烧一样发红，损失很大。这是第一种稻灾。如果等到晚上谷种凉了再入仓，或在冬至的数九寒天里，收藏一瓮雪水或冰水，立春后无效。到明年清明浸种时，每石谷种浇洒几碗，就可以消除暑气。这样一来，任凭东南暖风吹来，禾苗也能长得清秀挺拔。病根本是在谷种内，有人却反而怨神怨鬼。

凡稻撒种时，或水浮数寸，其谷未即沉下，骤发狂风，堆积一隅。此二灾也。谨视风定而后撒，则沉匀成秧矣。

【译文】

播种时，如果田里有几寸深的水，谷种还没有沉下，突然刮起狂风，谷种就会堆积到秧田的一角。这是第二种稻灾。注意一定要在风停以后才播，谷种才能均匀地沉下而长成秧苗。

凡谷种生秧之后，妨雀鸟聚食①。此三灾也。立标飘扬鹰俑②，则雀可驱矣。

【注释】

①妨：损害。《国语·越语下》：“王若行之，将妨于国家。”这里“妨”后省去个“于”字。

②鹰俑：假鹰。俑，古代殉葬用的动物或人的模型。如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译文】

谷种生出秧苗之后，成群鸟雀飞来啄食。这是第三种稻灾。在田里挂个制作的假鹰随风飘扬，就可以把鸟雀赶走。

凡秧沉脚未定①，阴雨连绵，则损折过半。此四灾也②。邀天晴霁三日③，则粒粒皆生矣。

【注释】

①沉脚：扎根。

②此四灾也：指绵腐病。

③邀天晴霁（jì）：遇上晴天。邀，迎候，希求。霁，雨后天晴。

【译文】

刚插下去的秧苗还没扎下根时，若遇上阴雨连绵，就会损折一大半。这是第四种稻灾。如果连晴三天，秧苗就都能成活了。

凡苗既函之后，亩土肥泽连发，南风熏热，函内生虫①。形似蚕茧。此五灾也。邀天遇西风雨一阵，则虫化而谷生矣。

【注释】

①“凡苗既函之后”四句：可能是指稻苞虫或稻纵卷叶虫。两者的幼虫都能吐丝把稻叶卷起来而藏在其中。既函，禾苗返青，长出叶鞘、茎秆。

【译文】

禾苗返青之后，土壤里的肥料不断发热，再加上刮热南风，稻叶上就会生虫。形似蚕茧。这是第五种稻灾。希望能下一阵西风雨，虫就会死亡而稻子就有生机了。

凡苗吐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①。此六灾也。此火乃朽木腹

中放出。凡木母火子，子藏母腹，母身未坏，子性千秋不灭。每逢多雨之年，孤野墓坟多被狐狸穿塌，其中棺板为水浸，朽烂之极，所谓母质坏也。火子无附，脱母飞扬。然阴火不见阳光，直待日没黄昏，此火冲隙而出，其力不能上腾，飘游不定，数尺而止。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炎。逐火之人，见他处树根放光，以为鬼也，奋梃击之，反有鬼变枯柴之说。不知向来鬼火见灯光而已化矣。凡火未经人间灯传者，总属阴火，故见灯即灭。

【注释】

①凡苗吐穑（sè）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可能是指稻瘟病。其典型症状是禾叶上布满褐色病斑。早稻在抽穗时遇到高温高湿容易发生稻瘟病，晚稻在抽穗时遇到阴雨低温也较容易发生稻瘟病。吐穑，抽穗。鬼火，古代迷信以为是鬼点的火。其实，鬼火是磷火。这是尸骨腐烂时分解出来的磷化氢（PH_3）在空气中自燃发光的现象。因它波长较短又很微弱，所以在太阳光下或灯光下看不见，在晚间则可看见它呈淡绿色。作者虽然不能做出这样的科学解释，但他认为鬼火只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是鬼点的火。

【译文】

禾苗抽穗之后，夜里有所谓“鬼火”四处飘游烧禾。这是第六种稻灾。这种火是从腐烂木头里放出来的。木是母，火是子，火藏在木中，木没有坏，火就永远藏在木中。每逢多雨的年头，荒野的坟墓多被狐狸挖穿和崩塌，里面的棺材板被水浸烂了，这就是所谓母质坏了。火子失去了依附便离开母体而到处飘游。然而，阴火是见不得阳光的，只能等到日落黄昏时，才能从坟缝里冲出来，但又无力飞腾，只能在几尺高的空间游荡。禾叶遇到这种火就会被立即烧焦。追逐这种火的人，看到别处的树根发光，以为是鬼，便举起木棒击打，结果反而有“鬼变枯柴”的说法。这些人不晓得“鬼火”向来是一见灯火就灭的。凡不是经过人间灯火点燃的火都是阴火，所以它们一见灯光就灭。

凡苗自函活以至颖栗①，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将刈之时少水一升，谷数虽存，米粒缩小，入碾臼中亦多断碎。此七灾也。汲灌之智，人巧已无余矣。

【注释】

①函活：返青。指插秧后几天禾苗长出青叶，生机勃勃。语出《诗经·周颂·载芟》：“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郑注：“种此百谷，其种皆成，好含生气，言得其时。”颖栗：结实累累，禾穗低垂。语出《诗经·大雅·生民》：“实颖实栗。”郑注：“颖，垂颖也；栗，其实栗栗然。”

【译文】

禾苗从返青到抽穗结实，早稻每蔸禾约需要水三斗，晚稻每蔸禾约需要水五斗。缺水就会枯萎。临收割前，若缺少一升水，粒数虽然没变，但谷粒却长得不饱满即米粒小了，用碾臼加工时米也多断碎。这是第七种稻灾。在引水灌溉方面，人的聪明才智已充分发挥出来了。

凡稻成熟之时，遇狂风吹粒殒落。或阴雨竟旬，谷粒沾湿自烂。此八灾也。然风灾不越三十里，阴雨灾不越三百里，偏方厄难，亦不广被。风落不可为。若贫困之家，苦于无霁①，将湿谷升于锅内②，燃薪其下，炸去糠膜，收炒糗以充饥③，亦补助造化之一端矣④。

【注释】

①无霁（jì）：雨不停，阴雨连绵。霁，雨止。

②升：登上。

③糗（qiǔ）：炒米粉。

④造化：自然界。

【译文】

稻子成熟时，如遇狂风，稻粒就会被吹落。若连续十多天阴雨，稻粒就会沾湿霉烂。这是第八种稻灾。好在风灾范围不会超过方圆三十里，阴雨灾范围也不会超过方圆三百里，这都只是局部的灾害，涉及面不会很广。谷粒被风吹落难以挽回了。贫苦的农家若遇到阴雨连绵时，可以把湿谷放在锅里，烧火爆去谷壳，炒米粉来充饥，这也是补救天时不利的一种办法。

水利① 筒车② 牛车 踏车③ 拔车④ 桔槔⑤（皆具图）

凡稻，妨早藉水独甚五谷⑥。厥土沙泥、硗腻⑦，随方不一，有三日即干者，有半月后干者。天泽不降⑧，则人力挽水以济⑨。

【注释】

①水利：这一节介绍的多是引水向上的水力机械。

②筒车：一种以水力为动力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的提水工具。唐至北宋称为水轮，南宋才改叫筒车。唐末陈廷章《水轮赋》：“箭弛可得而滴沥，辐辏必循乎规律……磬折而下随瑟彼，持盈而上善依于。”南宋张安国《过兴安呈张仲钦》诗有“筒车无停轮”之句。

③踏车：这是一种链唧筒水车，因用人的脚踏来推动，故称踏车。北宋画家杨威《耕获图》有四人脚踏的踏车图像（见张安治编《宋代小品画》）。元代称为龙骨水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称之为翻车。本书又叫作人车。

④拔车：一种车身只有几尺长的用人的双手转动的链唧筒水车。

⑤桔槔（jié gāo）：古代利用杠杆原理制造的一种提水工具。春秋时发明。《庄子·天地》有“凿木为机，后重前轻”等记载。汉武氏祠画像石有桔槔图。《后汉书·张让传》有灵帝令毕岚作翻车（辘轳）、渴乌（桔槔）的记载。

⑥妨：通“防”。

⑦厥土沙泥、磽（qiāo）腻：土质有沙土、泥土和贫瘠、肥沃的区别。厥，其。磽，同“垮”土壤贫瘠。腻，土壤肥沃。

⑧天泽：自然的恩泽，即雨。

⑨济：调剂，弥补。

【译文】

五谷之中，水稻特别需要借水防旱。稻田各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沙土，有的是粘土；有的土瘦，有的土肥；有的灌水后三天就干，有的却半个月才干。天不下雨，就要靠人力引水抗旱。

凡河滨有制筒车者（图5），堰陂障流①，绕于车下，激轮使转，挽水入筒，一一倾于枧内②，流入亩中。昼夜不息，百亩无忧。不用水时，拴木碍止，使轮不转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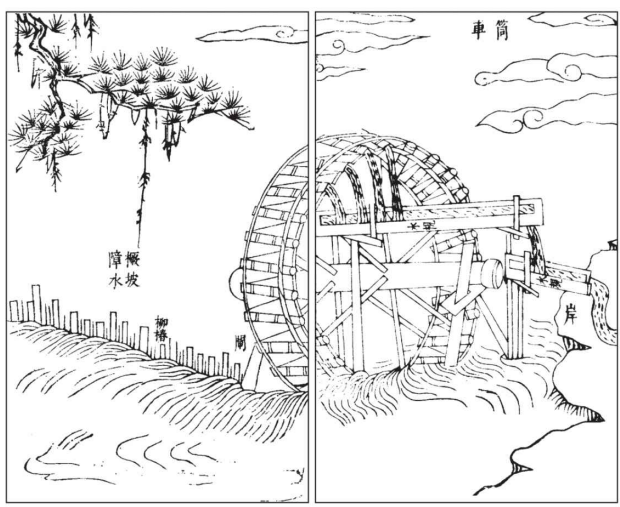


图5　筒车

【注释】

①堰：挡水的低坝。此指筑坝。陂（bēi）：堤岸。此指筑堤。障：阻挡。

②枧（jiǎn）：引水的渡槽或导管，木制或竹制。

【译文】

河边有装置筒车的，可筑个堤坝挡水，使河水绕流筒车下部，冲击轮叶转动而舀水入筒，筒内的水一一倒入引水槽中，再流入田里。这样昼夜不停，灌溉一百亩田是不成问题的。不用水时，用木拴住，不让水轮转动。

其湖池不流水，或以牛力转盘（图6），或聚数人踏转（图7）。车身长者二丈，短者半之，其内用龙骨拴串板①，关水逆流而上。大抵一人竟日之力，灌田五亩，而牛则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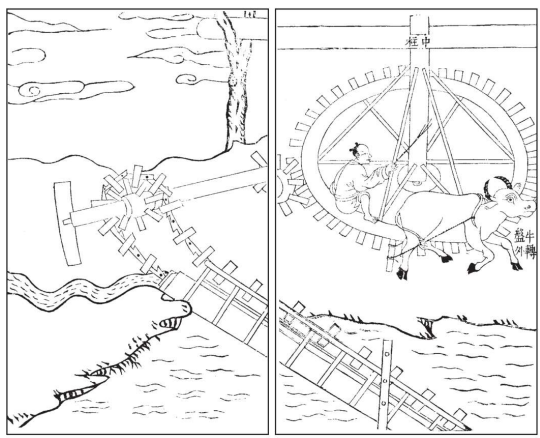


图6　牛力转盘水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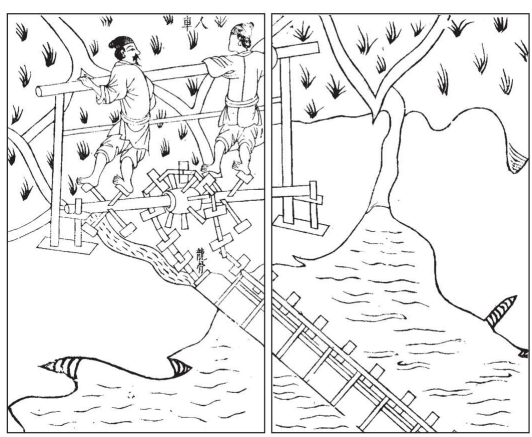


图7　踏车

【注释】

①龙骨：水车别称龙骨车。带水的木板用木榫连接成环带，形如龙骨，故称。

【译文】

对于湖泊或池塘的静水，或者用牛拉转盘来带动水车，或者凑几个人来踏转水车。水车长的两丈，短的一丈，车内用龙骨拴连串板，转时可以把水刮上来。大概一个人干一整天可以灌五亩田，用牛则可加倍。

其浅池、小浍①，不载长车者，则数尺之车（图8）。一人两手疾转，竟日之功，可灌二亩而已。

图8　拔车

【注释】

①小浍（kuài）：田间水沟。

【译文】

浅池和小水沟，容不下长水车，则可以用几尺长的手摇水车。一个人用两只手握住摇把迅速转动，干一整天只可以灌两亩田。

扬郡以风帆数扇①，俟风转车②，风息则止。此车为救潦，欲去泽水，以便栽种，盖去水非取水也，不适济旱。用桔槔、辘轳（图9）③，功劳又甚细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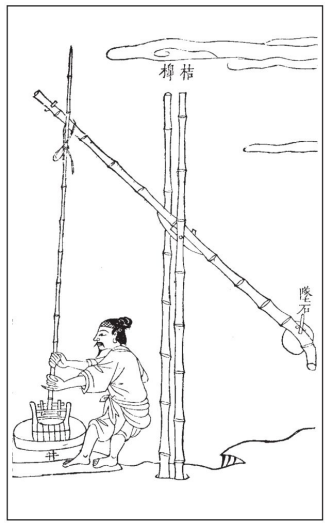


图9　桔槔

【注释】

①扬郡：今江苏扬州地区。

②俟（sì）：等待，等候。

③辘轳：我国战国时利用定滑轮原理创制的一种提水工具。《墨子·备高临》称为“鹿卢”。李斯《苍颉篇》把辘轳解释为“椟栌，三辅举水具也”。汉画像石水井图和汉画像砖盐井图都有原始型辘轳汲水机装置。这是通过绳索牵引支架上的定滑轮以带动两只水桶一上一下的运动。金墓壁画中的辘轳已比较先进，改用圆轴带摇把以操纵单只汲水桶的垂直运动。元王祯《农书》卷一八记载了更先进的两端绑桶的两人推动的

快速辘轳汲水法："用双绠而顺逆交转所悬之器"，遂使"虚者下，盈者上；更相上下，次第不辍"。

【译文】

扬郡用几扇风帆来带动水车，风吹车转，风停车止。这种车是用来排涝的，即排去积水以便栽种，因为它是排水而不是引水，所以不适于抗旱。用桔槔、辘轳来排水引水，工效又更低了。

麦①

凡麦有数种。小麦曰来，麦之长也；大麦曰牟，曰穬②；杂麦曰雀③，曰荞④。皆以播种同时，花形相似，粉食同功，而得麦名也。

【注释】

①麦：本节主要介绍了麦的品种及其分布地区和用途。

②穬（kuàng）：大麦的一种，即稞麦。

③雀：杂麦的一种，即雀麦。还有一种杂麦叫燕麦。两者都是禾本科，一年生草本，燕麦可供食用，雀麦只作饲料。从文中提到"粉食同功"来看，这里似应指燕麦，而不是雀麦。作者可能是受到《尔雅》注疏的影响而把两者相混淆了。《尔雅·释草》："薾：雀麦。"注："即燕麦也。"疏："薾，一名雀麦，一名燕麦。"

④荞：杂麦的一种，即荞麦。作者指出："荞麦实非麦类。"这是对的，因为它属于蓼（liǎo）科植物。

【译文】

麦子有好几种。小麦叫"来"，是麦子中最主要的一种；大麦叫"牟"，或者叫穬麦；杂麦有的叫雀麦，有的叫荞麦。它们都因播种期相同，花形相似，又都是磨成粉供食用的，所以都统名为麦。

四海之内，燕、秦、晋、豫、齐、鲁诸道，烝民粒食[1]，小麦居半，而黍、稷、稻、粱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磨面以为捻头、环饵、馒首、汤料之需，而饔飧不及焉[2]。种余麦者，五十分而一，闾阎作苦[3]，以充朝膳，而贵介不与焉[4]。穬麦独产陕西，一名青稞[5]，即大麦随土而变而皮成青黑色者，秦人专以饲马，饥荒人乃食之。大麦亦有粘者，河洛用以酿酒[6]。雀麦细穗，穗中又分十数细子，间亦野生。荞麦实非麦类，然以其为粉疗饥，传名为麦，则麦之而已。

【注释】

①烝（zhēng）民：民众，百姓。烝，众多。

②饔飧（yōng sūn）：早餐和晚餐。《孟子·滕文公上》：“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赵岐注：“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

③闾阎（lǘ yán）：原指里巷的门，这里借指平民。

④贵介：尊贵，富贵人家。

⑤穬麦独产陕西，一名青稞（kē）：青稞并不独产陕西，青藏高原等地都有栽培。

⑥河洛：黄河与洛水之间地区。今河南洛阳一带。

【译文】

在我国，河北、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地的老百姓的口粮，小麦占一半，黍子、粟子和稻谷仅占一半。西自四川、云南，东至福建、江浙，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的占二十分之一，把小麦磨成面粉作成花卷、糕饼、馒头和汤面等，但正餐并不吃它。种其他麦子的，只占五十分之一，平民劳作辛苦，拿它来做早餐，富贵人家是不吃的。稞麦只产于陕西，又叫青稞，它是一种因土质不同而皮变成青黑色的大麦，陕西人专用它来喂马，闹饥荒时人也

吃它。大麦也有粘的，河南洛阳地区的人拿它来酿酒。雀麦的穗细小，每个穗又分十几个小穗，间或也有野生的。荞麦实际上并不是麦类，只是由于它是磨成粉来充饥的，相传叫麦，那也就算是麦子了。

凡北方小麦，历四时之气①，自秋播种，明年初夏方收。南方者，种与收期，时日差短②。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③，亦一异也。大麦种获期与小麦相同。荞麦则秋半下种，不两月而即收。其苗遇霜即杀，邀天降霜迟，迟则有收矣。

【注释】

①四时：四季。

②差：稍为，略为。

③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这可能是来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江南麦花夜发，北地麦日中吐花”的说法。实际上，江南和江北的小麦日夜都开花，只是白天开得多而晚上开得少罢了。而且，夜间气温江南要比江北高些，小麦开花也会多些。可见，这两句是不够精确的。

【译文】

北方的小麦，经历四季气候，从秋天播种到第二年初夏才收获。南方的小麦，从播种到收获，经历的时间稍短一些。江南的麦子晚上开花，江北的麦子白天开花，这也是个差异。大麦的播种和收获期与小麦相同。荞麦则是仲秋下种，不到两个月就能收获。荞麦苗遇到霜就会死掉，若能迟一些时候下霜，就有收成了。

麦工①　北耕种　耨②（具图）

凡麦与稻，初耕垦土则同，播种以后，则耘耔诸勤苦皆属稻，麦惟施耨而已。

【注释】

①麦工：在这一节中，作者提出了耨不厌勤和用砒霜拌种子的增产措施。

②耨（nòu）：锄草。

【译文】

种麦子和种水稻，初耕时都要耕地翻土，播种以后，稻田还需要多次耘耔等辛勤劳动，麦田却只要锄锄草就行了。

凡北方厥土坟垆易解释者①，种麦之法，耕具差异，耕即兼种（图10）。其服牛起土者，耒不用耜，并列两铁于横木之上，其具方语曰耩②。耩中间盛一小斗，贮麦种于内，其斗底空梅花眼，牛行摇动，种子即从眼中撒下。欲密而多，则鞭牛疾走，子撒必多；欲稀而少，则缓其牛，撒种即少。既撒种后，用驴驾两小石团，压土埋麦（图11）。凡麦种紧压方生。南方地不北同者，多耕多耙之后，然后以灰拌种，手指拈而种之③，种过之后，随以脚跟压土使紧，以代北方驴石也（图12）。

图10　北耕兼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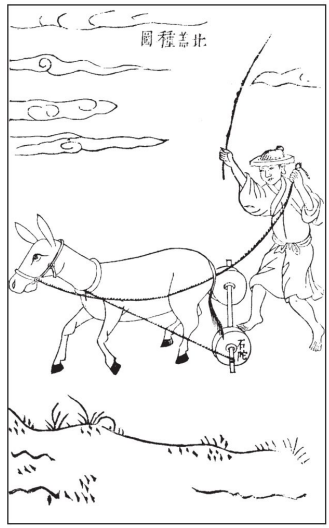


图11　北盖种

图12　南种牟麦

【注释】

①垆（lú）：即黑垆土，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土质疏松肥力较高的旱作土壤。解释：松散。

②耩（jiǎng）：涂本误作镪。耩，是北方一种播种的方法，用的是耧（lóu）这种农具。

③拈（niān）：用手指取物。

【译文】

北方疏松肥沃的黑垆土，种麦方法和耕具都有所不同，即连耕带种。用牛拉着起土划沟的农具不装犁头，而在横木上并排安装两个铁尖，这种农具方言叫作耩。耩的中部装个小斗，斗内盛麦种，斗底钻些梅花眼。牛走斗摇，种子就从眼中撒下。想种得又密又多，就要赶牛快走；想种得稀些少些，就要让牛慢走。播种后，用驴拖两个小石磙压土埋麦种。土压紧了，麦种才能发芽生长。南方跟北方不同，种麦是先犁和耙几次，然后用草木灰拌种，用手指拈种子点播，接着用脚跟把土踩实，以代替北方用驴拉石磙压土。

耕种之后，勤议耨锄。凡耨草用阔面大镈（图13）①。麦苗生后，耨不厌勤，有三过、四过者。余草生机尽诛锄下，则竟亩精华尽聚嘉实矣。功勤易耨，南与北同也。凡粪麦田，既种以后，粪无可施，为计在先也②。陕、洛之间，忧虫蚀者，或以砒霜拌种子③；南方所用惟炊烬也。俗名地灰。南方稻田，有种肥田麦者④，不冀麦实。当春小麦大麦青青之时，耕杀田中，蒸罨土性⑤，秋收稻谷必加倍也。

图13　耨

【注释】

①镈（bó）：宽口的铲形锄草农具。

②“凡粪麦田”四句：作者强调基肥是对的，但否认追肥则是片面的。宋陈旉（fū）《农书》、元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都提到麦田追肥。

③砒霜拌种子：这是历史上首次记载的拌种防虫的有效措施。砒霜，三氧化二砷（As_2O_3），剧毒。

④肥田麦：把麦苗当作绿肥在当时已是较落后的措施。徐光启《农政全书》有关于种植苜蓿等绿肥的记载。

⑤罨（yǎn）：覆盖。

【译文】

播种后，要勤于锄草。锄草用宽面大锄。麦苗出土后，锄草锄得越勤越好，有锄三四次的。杂草锄尽了，田里的肥分就会都用来结麦穗。锄得勤快，草就容易除净，这在南方、北方都是一样的。麦田要施足基肥，麦种播下后就不要施肥了，这得事先计划好。陕西和河南

洛河流域，怕害虫蛀蚀麦种，有用砒霜拌种子的；南方拌种只是用草木灰俗称地灰。南方稻田有种麦子来肥田的，这并不希望收割麦子。当春小麦或大麦还一片青绿时，就把它耕翻压在土里做肥，秋收时稻谷的产量必将倍增。

凡麦收空隙，可再种他物。自初夏至季秋①，时日亦半载，择土宜而为之，惟人所取也。南方大麦，有既刈之后乃种迟生粳稻者。勤农作苦，明赐无不及也②。

【注释】

①自初夏至季秋：初夏指农历四月，季秋指农历九月。

②明赐：恩赐。这里指报酬。

【译文】

麦收后的空地，可再种其他作物。从夏初到秋末还有半年时间，完全可以因地制宜地选种一些作物。南方有在大麦收割后再种晚熟粳稻的。农民勤苦耕作，总会得到酬报。

凡荞麦，南方必刈稻、北方必刈菽稷而后种。其性稍吸肥腴①，能使土瘦，然计其获入，业偿半谷有余。勤农之家，何必再粪也？

【注释】

①肥腴（yú）：肥沃。

【译文】

荞麦是在南方割稻后、北方收完豆或谷子后才种的。它吸肥吸得多，会使土地变瘦，但算一下收获量却有原先谷物产量的一半多。因此，勤劳的农家何妨再施些粪肥呢？

麦灾①

凡麦妨患，祇稻三分之一[2]。播种以后，雪、霜、晴、潦皆非所计。麦性食水甚少，北土中春再沐雨水一升，则秀华成嘉粒矣[3]。

【注释】

①麦灾：本节指出霉雨和雀害两种麦灾。

②祇（zhǐ）：只，仅。

③秀华：吐穗开花。

【译文】

麦的灾害只有稻子灾害的三分之一。播种以后，雪、霜、晴、涝都没多大关系。麦子吸收水分很少，北方在中春时若下一场透雨，所开的麦花就能结成饱满的麦粒。

荆、扬以南[1]，唯患霉雨[2]。倘成熟之时，晴干旬日则仓廪皆盈，不可胜食。扬州谚云“寸麦不怕尺水”[3]，谓麦初长时，任水灭顶无伤；“尺麦只怕寸水”[4]，谓成熟时，寸水软根，倒茎沾泥，则麦粒尽烂于地面也。

【注释】

①荆、扬以南：荆州和扬州以南，泛指（长）江淮（河）流域。

②霉雨：即梅雨。这里指江淮流域春末夏初阴雨连绵的天气。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皆生黑霉也。”

③寸麦不怕尺水：这句农谚说明小麦生长初期比较耐湿，但并非真的生长全程不怕水浸。

④尺麦只怕寸水：这句农谚说明小麦生长后期非常怕水。如果水分过多，小麦不仅容易倒伏，而且易感染赤霉菌病。

【译文】

荆州和扬州以南地区最怕梅雨天。如果在麦子成熟的时节，能晴上十天，就能麦收满仓，吃不完了。扬州农谚说“寸麦不怕尺水”，是说小麦刚长成苗时，任凭水浸灭顶也没关系；“尺麦只怕寸水”，是说麦子成熟时，即使有一寸深的积水都会使小麦烂根倒伏，麦粒就都烂在地里了。

江南有雀一种①，有肉无骨，飞食麦田，数盈千万，然不广及，罹害者数十里而止②。江北蝗生，则大祲之岁也③。

【注释】

①江南有雀一种：江西奉新一带有土名叫麦雀的，学名是白腰文鸟华南亚种。颜色和形状酷似麻雀但比麻雀小，群栖，为我国长江以南留鸟，常危害农作物。下文所谓“有肉无骨”只是对它肉肥骨嫩的夸张而已。

②罹（lí）：遭受。

③祲（jīn，又读jìn）：原指阴阳相侵的不祥之气，这里指灾患。

【译文】

江南有一种雀，有肉无骨，飞食麦田，成千上万，好在为害不大，受害范围不过几十里而已。江北如果发生蝗虫为害，那就是大灾之年了。

黍稷　粱粟

凡粮食米而不粉者种类甚多。相去数百里，则色、味、形、质，随方而变，大同小异，千百其名。北人唯以大米呼粳稻，而其余概以小米名之。

【译文】

只碾成米不磨成粉的粮食种类很多。相隔几百里，颜色、味道、形状和质地都随地方而变，大同小异，名称很多。北方人只叫粳稻为

大米，其余的都叫小米。

凡黍与稷同类①，粱与粟同类②。黍有粘有不粘，粘者为酒。稷有粳无粘。凡粘黍、粘粟，统名曰秫③，非二种外更有秫也。黍色赤、白、黄、黑皆有，而或专以黑色为稷，未是。至以稷米为先他谷熟，堪供祭祀，则当以早熟者为稷，则近之矣。凡黍在《诗》《书》有虋、芑、秬、秠等名④，在今方语有牛毛、燕颔、马革、驴皮、稻尾等名。种以三月为上时，五月熟；四月为中时，七月熟；五月为下时，八月熟。扬花结穗，总与来、牟不相见也⑤。凡黍粒大小，总视土地肥硗、时令害育⑥，宋儒拘定以某方黍定律⑦，未是也。

【注释】

①黍（shǔ）与稷同类：这是作者沿用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说法。黍是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它主要有三个变种类型：（甲）黍型，即黍子，其特征是圆锥花序较密，主轴弯生，穗的分枝向一侧倾斜，籽实粘。（乙）黍稷型，即糜（méi）子，其特征是秆上有毛，圆锥花序密，穗密聚且主穗直立，籽实不粘。（丙）稷型，即稷，其特征是秆上无毛，圆锥花序较疏，主穗轴直立，穗分枝向四面发散，籽实不粘或粘性不及黍子。可见，稷为不粘之黍，是黍的一个变种。

②粱与粟同类：这也是作者沿用《本草纲目》的说法。粟是禾本科一年生草本作物。其特征是秆粗壮，分蘖，圆锥花序，主轴密生柔毛。穗有圆锥、圆筒、纺锤、棍棒等形，通常下垂，籽实卵圆形，黄白色。北方通称谷子，去壳后叫作小米。至于粱与粟是否同类，有两种看法。历史上多持“同类”说，源于秦李斯《苍颉篇》：“粱，好粟也。”即粱是粟的一个好品种。其实，粟与高粱是同科而不同属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山西万泉荆村新石器时期遗址发现炭化高粱种

粒。几十年后，又陆续在石家庄、西安等地也有所发现。五十年代以来有人持“非同类”说，认为“以粱为粟”是错误的，高粱我国古已有之。（详见李长年编著《农业史话》第74～78页，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年版）

③秫（shú）：《尔雅·释草》注：“（秫）谓粘粟也。”《说文解字·禾部》：“秫，稷之粘者。”作者在此统称粘黍、粘粟为秫。

④虋（mén）、芑（qǐ）：红粱粟和白粱粟。《尔雅·释草》：“虋，赤苗。”郭璞注：“今之赤粱粟。”《尔雅·释草》：“芑，白苗。”郭璞注：“今之白粱粟。”可见，虋、芑是粟的两个品种，把它看成是黍是欠妥的。秬（jù）、秠（pī）：黍的两个品种。《诗经·大雅·生民》：“维秬维秠。”孔颖达疏：“秠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别名之为秠。”《尔雅·释草》：“秠，黑黍。秬，一稃二米。”

⑤来：小麦。牟：大麦。后作“麰”。

⑥磽（qiāo）：同“墝”。土地坚硬而贫瘠。

⑦宋儒拘定以某方黍定律：宋代用黍一百粒排列起来，取其长度作为一尺的标准，叫作黍尺。横排的称“横黍尺”，纵排的称“纵黍尺”。横黍尺一尺等于纵黍尺的八寸一分。纵黍尺就是旧制营造尺，横黍尺就是律尺，黄钟的长度为横黍尺的九寸。作者认为，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出产的黍子，也会因土地肥瘦和天时气候的不同影响而使黍粒大小不同，很难作为长度的标准，他从而批评宋儒拘泥于此。

【译文】

黍和稷同类，粱和粟也是同类。黍有粘的也有不粘的，粘的可以酿酒。稷有不粘的而没有粘的。秫是粘黍和粘粟的统称，并不是这两种之外还有另一种秫。黍有红、白、黄、黑等颜色，有人专把黑黍称为稷是不对的。至于说因为稷米比其他谷物早熟而可用来祭祀，因此把早熟的黍称为稷，则还说得过去。在古代《诗经》《尚书》里，黍有

蘑、芑、秬、秠等名称，在现在的方言中，黍又有牛毛、燕颔、马革、驴皮、稻尾等名称。黍最早在三月下种，五月成熟；迟一点的在四月下种，七月成熟；最迟在五月下种，八月成熟。扬花结穗总是跟大小麦不同时。黍粒的大小是由土地肥瘦和时令好坏决定的，宋代儒生死板地以某一地方的黍粒作为尺度的标准是不对的。

凡粟与粱统名黄米。粘粟可为酒。而芦粟一种①，名曰高粱者，以其身高七尺，如芦、荻也②。粱粟种类名号之多，视黍稷犹甚③。其命名或因姓氏、山水，或以形似、时令，总之不可枚举。山东人唯以谷子呼之，并不知粱粟之名也。

【注释】

①芦粟：高粱的一个变种，又叫甜高粱。

②芦、荻：芦即芦苇。芦与荻都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

③视：比照，比较。

【译文】

粟和粱统称为黄米。粘粟可以做酒。另有一种芦粟，名叫高粱，是因为它身高七尺很像芦苇和荻的缘故。粱、粟的品种名称比黍、稷还要多，它们有的用姓氏或山水命名，有的根据形状或时令命名。总之，难以一一列举。山东人只叫谷子，并不知道粱、粟这些名称。

已上四米①，皆春种秋获。耕耨之法与来、牟同，而种收之候则相悬绝云。

【注释】

①已上：以上。已，通“以”。

【译文】

以上四种米都是春种秋收的，耕作方法跟麦子相同，但播种和收获的时间却跟麦子相差很远。

麻①

凡麻可粒可油者，惟火麻、胡麻二种②。胡麻，即脂麻，相传西汉始自大宛来③。古者以麻为五谷之一，若专以火麻当之，义岂有当哉？窃意《诗》《书》五谷之麻④，或其种已灭，或即菽、粟之中别种，而渐讹其名号，皆未可知也。

【注释】

①麻：本节只记述大麻和芝麻这两种食用麻。

③火麻：即大麻。大麻科，一年生草本。种子可榨油，古代还拿大麻仁来食用，因此被列为五谷之一。胡麻：即芝麻。胡麻科，一年生草本。种子直接食用或榨油，都很香。

③大宛：古代西域国名。大约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

④窃：我。谦辞。

【译文】

麻类中可以整粒吃又可以榨油的，只有大麻和胡麻两种。胡麻就是芝麻，据说是西汉时期才从中亚的大宛国传来的。古时候把麻列为五谷之一，如果专指大麻，难道恰当吗？我认为，《诗经》《尚书》所说五谷之中的麻，或者已经绝种了，或者是豆、粟中的某一种，后来逐渐被传错了名称，这都尚未能确知。

今胡麻味美而功高，即以冠百谷不为过。火麻子粒压油无多，皮为疏恶布①，其值几何？胡麻数龠充肠②，移时不馁③。粔饵、饴饧④，得粘其粒，味高而品贵。其为油也，发得之而泽，腹得之而膏，腥膻得之而芳⑤，毒厉得之而解⑥。农家能广种，厚实可胜言哉！

【注释】

①疏恶布：粗布。

②龠（yuè）：古代容量单位。一龠等于十分之一升。这里比喻少量。

③馁（něi）：饥饿。

④粔（jù）饵：即粔妆蜜饵，是用蜂蜜和米面熬煎而成的一种糕点。饴饧（yí　táng）：这里指软糖。李时珍《本草纲目·谷部》：“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

⑤腥膻（shān）：腥味和骚味。《吕氏春秋·本味》：“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膻。”

⑥毒厉（lài）：毒疮。厉，通“癞”。

【译文】

现在的芝麻，味道好，用途大，即使把它摆在百谷的首位也不过分。大麻子榨不出多少油来，麻皮做成的又是粗布，它的价值能有多少？芝麻只要少量进肚，很久都不会觉得饿。糕饼、饴糖若粘些芝麻，就会味道好而品级高。头发用芝麻油来搽能发亮，人吃了芝麻油会长胖，煮食时加点芝麻油能去腥臊味，毒疮还可用芝麻油来治疗呢。农家若能多种些芝麻，好处是说不完的。

种胡麻法，或治畦圃，或垄田亩，土碎草净之极，然后以地灰微湿，拌匀麻子而撒种之。早者三月种，迟者不出大暑前。早种者，花实亦待中秋乃结。耨草之功，唯锄是视①。其色有黑、白、赤三者。其结角长寸许，有四棱者，房小而子少；八棱者，房大而子多。皆因肥瘠所致，非种性也②。收子榨油，每石得四十斤。余其枯用以肥田③。若饥荒之年，则留供人食。

【注释】

①唯锄是视：就看锄得怎样。是，语助词。

②皆因肥瘠所致，非种性也：事实上，芝麻四棱或八棱是种性决定的，房的大小和子的多少才是由土地肥瘦决定的。

③枯：油料作物果籽榨油后剩余的渣滓。

【译文】

种芝麻的方法是，起畦或者作垄，把土打碎并把草除净，然后将芝麻种子用湿草木灰拌匀再撒播。早种的在三月份下种，晚种的不要迟过大暑。早种的要到中秋才能开花结实。除草全靠锄。芝麻有黑、白、红三种颜色，结角有一寸多长，有四棱的，房小粒少；有八棱的，房大粒多。这都是由于土地肥或瘦的缘故，而跟种性没有关系。每石芝麻可榨油四十斤。剩下的枯渣用来肥田。若遇到饥荒之年，就留下来供人食用。

菽①

凡菽，种类之多与稻、黍相等。播种收获之期，四季相承。果腹之功，在人日用，盖与饮食相终始。

【注释】

①菽：豆类。古代列为五谷之一。本节记述了大豆、绿豆、豌豆、蚕豆、小豆、稆（lǔ）豆、白藲（biǎn）豆、豇豆、虎斑豆、刀豆等十种豆子。

【译文】

豆子的种类跟稻、黍一样多。播种和收获却一年四季接连不断。豆子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始终是不可缺少的食物。

一种大豆①。有黑、黄两色。下种不出清明前后。黄者有五月黄、六月爆、冬黄三种。五月黄收粒少，而冬黄必倍之②。黑者刻期八月收③。淮北长征骡、马，必食黑豆，筋力乃强。凡大豆视土地肥硗、耨草勤怠、雨露足悭④，分收入多少。凡为豉、为酱、为腐，皆大豆中取质焉。江南又有高脚黄，六月刈早稻方再种，九、十月收获。江西吉郡种法甚妙⑤：其刈稻田，竟不

耕垦，每禾稿头中，拈豆三四粒，以指扱之⑥。其稿凝露水以滋豆，豆性充发⑦，复浸烂稿根以滋己⑧。生苗之后，遇无雨亢干，则汲水一升以灌之。一灌之后，再耨之余，收获甚多。凡大豆入土未出芽时，妨鸠雀害⑨，驱之惟人。

【注释】

①大豆：是黄豆和黑豆的统称。

②五月黄收粒少，而冬黄必倍之：五月黄和六月爆是早大豆，冬黄是晚大豆，后者产量比前者高很多。

③刻期：限定日期。

④硗（qiāo）：同“垮”。土地坚硬而贫瘠。悭（qiān）：欠缺。

⑤江西吉郡：今江西吉安吉水一带。

⑥扱（chā）：插。

⑦充：涂本误作“克”，据文义改。

⑧浸：涂本误作“侵”，据文义改。

⑨妨：通“防”。

【译文】

一种是大豆。有黑豆和黄豆两种。下种期总是在清明前后。黄豆有五月黄、六月爆、冬黄三个品种。五月黄产量低，冬黄比它多一倍。黑豆限定八月收获。淮北地区跑长途的骡、马，一定要吃黑豆，才能筋强力壮。大豆收得多不多，要看土地肥瘦、除草勤惰、雨露足不足而定。制作豆豉、豆酱、豆腐等都要用大豆做原料。江南还有一种高脚黄，在六月割完早稻后才种，到九、十月收获。江西吉郡一带种大豆的方法很巧妙：那里的稻茬田不用犁耙，在每蔸稻茬里用手指拈进三四粒豆种。稻茬所凝聚的露水滋润着豆种，豆种发芽后，又利用浸烂的稻茬来滋养自己。长出豆苗后，遇到干旱无雨时，每蔸豆要浇一升水。浇水后再除一次草，就可收到很多豆子。大豆下种而还没出芽时，防鸠雀为害，要靠人去驱赶。

一种绿豆。圆小如珠。绿豆必小暑方种。未及小暑而种，则其苗蔓延数尺，结荚甚稀；若过期至于处暑，则随时开花结荚，颗粒亦少。豆种亦有二：一曰摘绿，荚先老者先摘，人逐日而取之；一曰拔绿，则至期老足，竟亩拔取也。凡绿豆磨澄晒干为粉①，荡片搓索，食家珍贵。做粉溲浆，灌田甚肥。凡畜藏绿豆种子②，或用地灰、石灰③，或用马蓼④，或用黄土拌收，则四、五月间不愁空蛀。勤者逢晴频晒，亦免蛀。凡已刈稻田，夏秋种绿豆，必长接斧柄，击碎土块，发生乃多。凡种绿豆，一日之内，遇大雨扳土⑤，则不复生。既生之后，妨雨水浸⑥，疏沟浍以泄之⑦。凡耕绿豆及大豆田地，耒耜欲浅，不宜深入，盖豆质根短而苗直，耕土既深，土块曲压，则不生者半矣。深耕二字，不可施之菽类，此先农之所未发者⑧。

【注释】

①澄（dèng）：使液体中的杂质沉淀分离，使清澈纯净。

②畜（xù）藏：储藏。

③地灰：草木灰，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

④马蓼（liǎo）：又名辣蓼。一种蓼科植物。

⑤扳（bān）土：使土板结。

⑥妨：通“防”。防止。

⑦浍（kuài）：田间的小水沟。

⑧“深耕二字”三句：西汉《氾胜之书》：“大豆戴甲而生，不用深耕。种之上，土不可厚。”这说明大豆要浅播。浅播一般不必深耕。但若能把深耕和浅播结合起来，就更有利于大豆这种深根系作物的根系向下伸展。先农，指神农和后稷。

【译文】

一种是绿豆。它又圆又小像颗珍珠。一定要在小暑播种。如果在

小暑前播种，豆苗就会长出好几尺高，结的豆荚非常稀少；如果过了小暑甚至到处暑时才种，就会随时开花结荚，豆粒很少。绿豆有两个品种：一种叫“摘绿”，荚先老的先摘，可以逐天摘收；另一种叫“拔绿”，要到整块田全部成熟时才一起拔起摘取。绿豆磨成粉浆，澄去浆水，晒干成粉，或做成粉皮和粉丝，这些都是人们很喜欢吃的珍贵的食品。做豆粉剩下的浆水，用来灌田，肥效很高。储藏绿豆种，或用草木灰、石灰，或用马蓼，或用黄土，拌匀后收藏起来，即使到了四、五月间也不怕虫蛀了。勤快的人，每逢晴天就拿豆种出来晒，也可以避免虫蛀。稻茬田在夏、秋季种绿豆时，要用长柄斧头来劈碎土块，这样出苗才多。绿豆种下后一天之内，如果遇上大雨，板结了土壤，豆苗就长不出来了。出苗后怕雨水浸坏，要疏通沟渠排水。种绿豆和大豆的田地，要浅耕而不宜太深，因为豆类的根短而苗直，翻土太深，豆种就会受到土块压抑，而有一半长不出苗来。因此，深耕二字不适宜于豆类，这是神农和后稷所没有说过的道理。

一种豌豆①。此豆有黑斑点，形圆同绿豆，而大则过之。其种十月下，来年五月收。凡树木叶迟者，其下亦可种。

【注释】

①豌豆：又名小寒豆、淮豆、麦豆等。

【译文】

一种是豌豆。豆粒有黑斑点，形状圆圆的像绿豆，但比绿豆大。十月下种，次年五月收获。春季迟长叶子的落叶树底下也可以种豌豆。

一种蚕豆①。其荚似蚕形，豆粒大于大豆。八月下种，来年四月收。西浙桑树之下，遍繁种之。盖凡物树叶遮露则不生②，此豆与豌豆，树叶茂时，彼已结荚而成实矣。襄汉上流③，此豆甚多而贱，果腹之功，不啻黍稷也④。

【注释】

①蚕豆：又名胡豆、罗汉豆、佛豆、寒豆等。

②盖凡物树叶遮露则不生：当时认为植物生长主要跟“土地肥磽、耨草勤怠、雨露足悭”有关，而不知道主要靠阳光的光合作用，所以才有“遮露”而不是遮阴的说法。

③襄汉：襄水与汉水。都在今湖北境内。

④不啻（chì）：不亚于。

【译文】

一种是蚕豆。豆荚像蚕形，豆粒比大豆大。八月下种，次年四月收获。浙江西部地区在桑树下普遍都种蚕豆。本来作物被树叶遮掉露水时就生长不好，不过，蚕豆和豌豆到了树叶茂盛时都已结荚成熟了。襄水与汉水上游地区，蚕豆很多也很便宜，食用价值并不低于黍、稷。

一种小豆。赤小豆入药有奇功①，白小豆一名饭豆。当餐助嘉谷②。夏至下种，九月收获，种盛江淮之间。

【注释】

①赤小豆：去湿功能特别强，可治水肿等病。

②白小豆：又名饭豆、眉豆。

【译文】

一种是小豆。赤小豆入药有奇效，白小豆又叫饭豆。掺到饭食里能使饭食更可口。小豆夏至播种，九月收获，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地区种得很多。

一种稆音吕。豆①。此豆古者野生田间，今则北土盛种。成粉荡皮，可敌绿豆。燕京负贩者②，终朝呼稆豆皮，则其产必多矣。

【注释】

①稆（lǔ）豆：一种黑色的大豆，或称小黑豆。

②负贩者：小商贩。《礼记·曲礼上》：“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

【译文】

一种是稆音同“吕”。豆。古时候是野生的，现在北方已大量种植。用它来做粉皮，顶得上绿豆。北京的小贩整天叫卖稆豆皮，可见它的产量一定很多。

一种白藊豆①。乃沿篱蔓生者，一名蛾眉豆。

【注释】

①白藊（biǎn）豆：即扁豆，又名“蛾眉豆”。豆科，一年生草本。蔓生，花白色或紫色。种子和嫩荚可以吃。白色种子可入药。

【译文】

一种是扁豆。沿着篱笆蔓生，又叫蛾眉豆。

其他豇豆、虎斑豆、刀豆①，与大豆中分青皮、褐色之类，间繁一方者，犹不能尽述。皆充蔬代谷，以粒烝民者②。博物者其可忽诸③！

【注释】

①豇（jiāng）豆：即豆角。刀豆：一种豆科植物。

②烝民：百姓。烝，众多。

③其可……诸：犹“岂可……之乎”。

【译文】

其他如豇豆、虎斑豆、刀豆，以及大豆中的青皮、褐色等品种，还有一些在个别地方种的豆子，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了。总之，豆

类既可以当作蔬菜又可以代替谷物，以供百姓食用。通晓各种事物的人怎能忽视它们呢！

乃服第二卷

【题解】

本卷讲纺织。“乃服”一词，出自梁周兴嗣《千字文》“乃服衣裳”。

乃服，即是衣裳。宋应星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必须穿衣服，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别于禽兽，而且应做到贵贱有章。因此，他把乃粒和乃服即吃饭穿衣当作人生最重要的两件大事，放在全书的最前面。

本卷记述了丝、棉、麻、皮、毛等衣料的来源、加工和织造。其中，最为可贵的科技史料有三：

一是蚕的人工变异，即利用早雄（一化性雄蛾）与晚雌（二化性雌蛾）杂交优势培育良种，或利用白茧雄蛾与黄茧雌蛾杂交优势得到褐茧蚕种。

二是防治蚕病。这是世界蚕业科技史上关于蚕病有传染性的最早记述。

上述两项科技成果经过法国汉学家儒莲翻译传到了欧洲。达尔文于1868年将其收入自己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国防治蚕病的方法帮助欧洲制止了十九世纪上半叶蚕病的流行。

三是提花机。作者用与“轴测投影”相类似的方法，图文并茂地描述了处于当时先进水平的提花机的构造，为研究我国纺织机械和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

宋子曰：人为万物之灵①，五官百体，赅而存焉②。贵者垂衣裳③，煌煌山龙④，以治天下。贱者裋褐枲裳⑤，冬以御寒，夏以蔽体，以自别于禽兽。是故其质则造物之所具也⑥。属草木者枲、麻、苘、葛⑦，属禽兽与昆虫者为裘、褐、丝、绵⑧，各载其半，而裳服充焉矣。

【注释】

①人为万物之灵：语本《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生育万物，人是万物之中最聪明灵巧者。

②五官百体，赅（gāi）而存焉：语本《庄子·齐物论》：“百骸（hái）、九窍、六脏，赅而存焉。”意思是说，人的肌体和器官都长得很完备。五官，古代具体说法不一。《荀子·天论》以耳、目、鼻、口、形为五官。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以耳、目、口、鼻、舌为五官。《隋书·刘炫传》以耳、目、口及两手为五官。今一般指耳、目、鼻、舌、身。骸，骨骼。赅，完备。

③垂衣裳：语本《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疏：“所谓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做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黄帝时期还有“嫘祖发明养蚕”的传说，可见当时不但在利用野生丝茧上有重大突破，还可能开始对野蚕进行驯养工作。

④煌煌山龙：光采焕发的山和龙等衣饰图案。山龙，语本《尚书·益稷》：“予（指舜）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⑤裋（shù）褐：粗毛短衣，多为贫苦人所穿。贫苦人因此被称为褐夫。枲（xǐ）：大麻的雄株。作者误以枲为棉：“棉花，古书名枲麻。”（《乃服·布衣》）

⑥造物：指自然界。

⑦苘（qǐng）：苘麻，俗称青麻。锦葵科，一年生草本。茎皮纤维可织麻布。葛：豆科葛属藤本植物，茎皮纤维可织葛布。

⑧裘：皮衣。

【译文】

人是万物之中最聪明灵巧的，五官和肢体都长得很完备。高贵的人，穿着堂皇艳丽的以山、龙等为饰的袍服统治天下。低贱的人，穿

着粗短衣服，冬天用来御寒，夏天用来遮掩身体，以便同禽兽区别开来。衣料是自然界提供的。属于草木的有棉、大麻、苘麻、葛，属于禽兽和昆虫的有皮、毛、丝、绵，两类各占一半，于是，衣服就很充足。

天孙机杼①，传巧人间。从本质而见花，因绣濯而得锦②。乃杼柚遍天下③，而得见花机之巧者④，能几人哉？治乱经纶字义⑤，学者童而习之，而终身不见其形象，岂非缺憾也？先列饲蚕之法，以知丝源之所自。盖人物相丽，贵贱有章，天实为之矣。

【注释】

①天孙机杼（zhù）：天孙，织女星。因传说她是天帝的孙女因此叫她“天孙”。机杼，织布机。古乐府《木兰诗》：“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里指织布技巧。

②濯（zhuó）：洗涤。这里指染色。

③杼柚（zhú）：也称“杼轴”。杼是持纬用的梭子，柚是承经的筘（kòu）。两者都是织布机的主要部件，从而指代织布机。

④花机：即提花机。详见本卷《机式》一节。

⑤治乱经纶：治乱，原指丝缕的顺与乱，后引申为国家的治与乱。经纶，原指整理丝缕，后引申为治理国家，也指办事才能。如，满腹经纶。

【译文】

天上织女的巧技已传遍人间。人们把原料织成有花纹的布，经过织绣染色而得到锦缎。虽然到处都有织布机，但是见过提花机织布的又有几个人呢？“治乱经纶”的词义，书生们从小就学习过，但他们一生都没有见过实物形象，这难道不是个缺憾吗？现在先讲讲养蚕的方法，让大家明白丝是从哪里来的。人和衣着相称，贵和贱有别，这是

自然而然的。

蚕种①

凡蛹变蚕蛾②，旬日破茧而出，雌雄均等。雌者伏而不动，雄者两翅飞扑，遇雌即交。交一日半日方解③。解脱之后，雄者中枯而死，雌者即时生卵。承藉卵生者，或纸或布，随方所用。嘉、湖用桑皮厚纸④，来年尚可再用。一蛾计生卵二百余粒，自然粘于纸上，粒粒匀铺⑤，天然无一堆积。蚕主收贮，以待来年。

【注释】

①蚕种：做种用的蚕卵。

②蛹：完全变态的昆虫不食不动而酝酿羽化为成虫的一个变态期。蚕是完全变态的绢丝昆虫，即一生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蛾）四个阶段。

③一日半日：泛指时间长。这里的“日”指白天。

④嘉、湖：嘉兴府和湖州府。今浙江嘉兴、吴兴一带。

⑤粒粒匀铺：正常情况是这样。若不正常则疏密不匀甚至还有堆积现象。

【译文】

蚕蛹变成蚕蛾，要十天才破茧而出，雌雄数目相等。雌蛾伏着不动，雄蛾两翅飞扑，遇到雌蛾就交尾。交尾一天半天才脱开。脱开后，雄蛾枯竭死亡，雌蛾即刻产卵。用纸或用布承垫蚕蛾产卵。嘉兴、湖州一带用桑皮厚纸，下一年还可以再用。一只蚕蛾产卵二百多粒，自然地粘在纸上，粒粒匀铺，无一堆积。养蚕的人把蚕卵收藏好，准备明年用。

蚕浴①

凡蚕用浴法，唯嘉、湖两郡。湖多用天露、石灰②，嘉多用盐卤水③。

【注释】

①蚕浴：浴洗蚕卵。有消毒和复壮两个作用。

②天露：指寒冬腊月的天然露水。石灰：石灰水是氢氧化钙[Ca（OH）$_2$]的水溶液，呈碱性，有杀菌作用。

③盐卤水：这里指食盐潮解后流出的卤水，含有氯化钠（NaCl）、氯化镁（$MgCl_2$）等成分，味涩，有杀菌作用。

【译文】

对蚕种加以浴洗的，只有嘉兴、湖州两个地方。湖州多用天露浴或石灰浴，嘉兴则多用盐卤浴。

每蚕纸一张①，用盐仓走出卤水二升，参水浸于盂内②，纸浮其面。石灰仿此。逢腊月十二即浸浴，至二十四日，计十二日，周即漉起③，用微火炡干④。从此珍重箱匣中，半点风湿不受，直待清明抱产⑤。

【注释】

①蚕纸：盛蚕卵的纸。

②参：通“掺”。杂入，拌和。

③漉（lù）起：捞起并让水滴干。

④炡（zhēng）干：烘干。

⑤抱产：孵化。古人有时把蚕纸抱在怀里靠体温孵化，因此又叫抱产。

【译文】

每张蚕纸，用盐仓流出的卤水二升掺些水倒入盂内，将蚕纸浸浮在水面上。石灰浴也是这样。每逢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开始浴种，到二十

四日，共浸足十二天，就捞起来滴干水，再用微火烘干。然后珍藏在箱匣中，不要让半点风寒湿气侵入，一直等到清明才取出孵化。

其天露浴者，时日相同。以篾盘盛纸，摊开屋上，四隅小石镇压，任从霜雪、风雨、雷电，满十二日方收，珍重待时如前法。盖低种经浴则自死不出①，不费叶故，且得丝亦多也。

【注释】

①低种：劣种。

【译文】

用天露浴种的，时间一样。将蚕纸摊在篾盘上，用小石块压住蚕纸的四个角，放在屋顶上，随它被霜雪、风雨、雷电吹打，放够十二天后才收起来，珍藏方法跟前面说的一样。低劣的蚕种经过浴洗，自然会死掉不出，这样既不浪费桑叶又能收得丝多。

晚种不用浴①。

【注释】

①晚种：指二化性（一年孵化二次）的蚕种。也叫夏蚕种。

【译文】

二化性的蚕种不必浴洗。

种忌①

凡蚕纸，用竹、木四条为方架，高悬透风避日梁枋之上②。其下忌桐油烟、煤火气。冬月忌雪映，一映即空③。遇大雪下时，即忙收贮，明日雪过，依然悬挂，直待腊月浴、藏。

【注释】

①种忌：蚕种的禁忌。

②枋（fāng）：方柱形木材。

③冬月忌雪映，一映即空：蚕种在腊月浴、藏以前，禁忌接触低温刺激（所谓“雪映”），否则会在清明之前陆续自行孵化而剩下空卵壳。

【译文】

蚕种纸，用四根竹或木条做成四方框把它张开，悬挂在通风而不被阳光直射的屋梁上。下面禁忌桐油烟和煤火气。冬天禁忌雪光映照，若一照，蚕卵就空了。所以在大雪天时要把它收下来，等雪停了，仍旧挂上去，一直挂到十二月才取下来浴洗，然后收藏。

种类①

凡蚕有早、晚二种②。晚种每年先早种五六日出，川中者不同③。结茧亦在先，其茧较轻三分之一。若早蚕结茧时，彼已出蛾生卵，以便再养矣。晚蛹戒不宜食。

【注释】

①种类：蚕的品种。作者记述了利用杂交优势培育蚕良种的两种方法。

②早、晚二种：早种指一化性蚕（一年孵化一次），晚种指二化性蚕（一年孵化二次）。此外，还有多化性蚕。

③川中：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中部地区。

【译文】

蚕有早蚕和晚蚕两种。晚种每年比早种早孵化五六天，四川中部的蚕不一样。结茧也较早，但茧约轻三分之一。当早蚕结茧时，晚蚕已出蛾产卵，以便再重新饲养了。晚蚕蛹禁止食用。

凡三样浴种①，皆谨视原记。如一错误，或将天露者投盐

浴，则尽空不出矣。

【注释】

①三样浴种：指盐卤水浴、石灰水浴、天露水浴。

【译文】

三样浴种方法，都要仔细看清原来的记号。如果弄错了，或许把天露浴的放到盐卤水里浴洗，蚕卵就会全部变空而不出蚕。

凡茧色唯黄、白二种。川、陕、晋、豫有黄无白，嘉、湖有白无黄。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①。黄丝以猪胰漂洗②，亦成白色，但终不可染漂白、桃红二色。

【注释】

①若将白雄配黄雌，则其嗣变成褐茧：利用不同茧色的蚕蛾杂交从而产生新茧色蚕种。

②猪胰（yí）漂洗：这是利用胰酶分解丝胶而保存丝索，以使黄茧丝变白的技术措施。当时还不晓得胰酶的存在及其作用。

【译文】

茧色只有黄和白两种。四川、陕西、山西、河南有黄茧而无白茧，嘉兴和湖州有白茧而无黄茧。如果将白茧雄蛾和黄茧雌蛾相交配，它们的下一代便变成了褐茧。黄茧丝用猪胰漂洗，也可以变成白色，但是毕竟不能漂成纯白和染成桃红色。

凡茧形亦有数种：晚茧结成亚腰葫芦样，天露茧尖长如榧子形①，又或圆扁如核桃形。又一种不忌泥涂叶者，名为贱蚕②，得丝偏多。

【注释】

①榧（fěi）：香榧，紫杉科常绿乔木。种子广椭圆形，叫榧子。

②贱蚕：指尚未受人珍视而抗逆力较强的蚕。

【译文】

茧的形状也有几种：晚蚕茧结成束腰葫芦形，天露浴种的蚕茧尖长像榧子，或圆扁像核桃。还有一种不怕吃沾泥桑叶的蚕，名叫“贱蚕”，吐丝反而较多。

凡蚕色亦有纯白、虎斑、纯黑、花纹数种①，吐丝则同。

【注释】

①蚕色：涂本原作“蚕形”，据上下文改。

【译文】

蚕的颜色，有纯白、虎斑、纯黑、花纹等几种，吐丝却是同一样颜色。

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①。一异也。

【注释】

①今寒家有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一化性雄蚕蛾与二化性雌蚕蛾杂交，从而产生良种。

【译文】

现在，贫穷人家有将早种雄蛾和晚种雌蛾相配而得到了良种的。这是一件新鲜事。

野蚕自为茧①，出青州、沂水等地②，树老即自生。其丝为衣，能御雨及垢污。其蛾出即能飞，不传种纸上。他处亦有，但稀少耳。

【注释】

①野蚕：指柞（zuò）蚕。因喜食柞树叶得名。也叫山蚕。

②青州、沂（yí）水：今山东益都、沂水一带。

【译文】

野蚕自己结茧，产于青州和沂水一带，树老自然会长出。用野蚕丝做衣服，既能防雨又能耐脏。野蚕蛾一出茧就飞走，不在蚕纸上产卵传种。野蚕别处也有，但很稀少。

抱养①

凡清明逝三日②，蚕□即不偎衣衾暖气③，自然生出。蚕室宜向东南，周围用纸糊风隙。上无棚板者宜顶格④。值寒冷则用炭火于室内助暖⑤。

【注释】

①抱养：抱产（孵化）和饲养。

②逝：时间过去。

③蚕□（miáo）：初生的蚁蚕。梁顾野王《玉篇》：“□，蚕初生。”又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虫语·八蚕》：“凡蚕初出曰□。”衾（qīn）：被子。

④顶格：顶上隔开，即装天花板。

⑤值：逢着。

【译文】

清明过后三天，不再用衣、被保暖，蚁蚕就自然孵化出来了。蚕室最好面向东南方，四周墙壁上的缝隙要用纸糊好。室内没有天花板的，要装上顶棚。天气变冷时，室内要用炭火保温。

凡初乳蚕①，将桑叶切为细条。切叶不束稻麦稿为之②，则不损刀。摘叶用瓮坛盛，不欲风吹枯悴。二眠以前③，誊筐方法④，皆用尖圆小竹筷提过。二眠以后，则不用箸⑤，而手指可拈

矣。凡誊筐勤苦，皆视人工。怠于誊者，厚叶与粪湿蒸，多致压死。凡眠齐时⑥，皆吐丝而后眠。若誊过，须将旧叶些微拣净。若粘带丝缠叶在中，眠起之时，恐其即食一口，则其病为胀死。三眠已过，若天气炎热，急宜搬出宽凉所，亦忌风吹。凡大眠后⑦，计上叶十二餐方誊，太勤则丝糙⑧。

【注释】

①乳蚕：喂蚕。乳，以乳汁喂养。

②不（dǔn）：砧板，木墩。

③二眠：第二次休眠。

④誊筐：即腾筐。又称“除沙”。把蚕转移到另一干净筐中，为的是清除原筐中的残叶、蚕粪、脱皮等脏物。誊，通“腾”。

⑤箸（zhù）：筷子。

⑥眠齐（zhāi）：眠而不食。齐，同“斋”。斋戒。

⑦大眠：第四次脱皮前的休眠。蚕的幼虫期一般要经过四次（少数三次）脱皮才成熟而吐丝结茧。《广东新语·虫语·八蚕》：“眠至四而茧成。然眠必齐眠，乃良。齐眠曰大眠。”

⑧太勤则丝糙：蚕喜欢先吃嫩叶，若除沙太勤，则往往把还没吃的营养较丰富的成熟桑叶取走，而影响了蚕的营养，致使丝变粗糙。

【译文】

喂初生的蚁蚕，要把桑叶切成细条。切桑叶的砧板用稻或麦秆扎成，就不会损坏刀口。摘回的桑叶，要用陶瓮、陶坛装好，以免让风吹干。二眠以前，腾筐的方法是用尖圆的小竹筷把蚕夹过去。二眠以后，就可以不用筷子而直接用手拈过去了。腾筐勤不勤，全在于人工。如果懒于腾筐，让残叶堆积加上蚕粪湿气蒸熏，往往会把蚕压死。蚕眠时，都是先吐丝才眠的。腾筐时要把残叶都拣得干干净净。如有粘带丝的残叶留下来，蚕眠起之后哪怕吃上一口也会得病胀死。

三眠过后，如果天气炎热，应赶紧把蚕转移到宽敞凉爽的地方，但也怕风吹。大眠过后，要上十二次桑叶才可腾筐，若腾得太勤，蚕丝就会粗糙。

养忌①

凡蚕畏香复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圊者②，顺风吹来，多致触死。隔壁煎鲍鱼、宿脂③，亦或触死。灶烧煤炭、炉爇沉、檀④，亦触死。懒妇便器摇动气侵，亦有损伤。若风则偏忌西南。西南风太劲，则有合箔皆僵者⑤。

凡臭气触来，急烧残桑叶烟以抵之⑥。

【注释】

①养忌：养蚕的禁忌。这里只谈气味方面的禁忌。

②毛圊（qīng）：厕所。

③鲍（bào）鱼：咸鱼。《孔子家语·六本》：“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宿脂：不新鲜而发臭的油脂。

④炉爇（ruò）沉、檀：炉里点燃沉香和檀香。爇，点燃。沉，沉香，瑞香料。檀，檀香，檀香料。

⑤合箔（bó）皆僵：整筐蚕都僵死。其实是得了僵蚕病而死光。箔，养蚕用的竹席之类。

⑥凡臭气触来，急烧残桑叶烟以抵之：这是熏烟换气法，可以取得一定效果。

【译文】

蚕怕香气又怕臭气。如果烧骨灰或掏大粪的臭气顺风吹来，蚕一旦接触到，往往就会被熏死。隔壁煎咸鱼或不新鲜的油脂所散发出来的臭味，也可能把蚕熏死。灶里烧煤炭或炉里点燃沉香或檀香，也会把蚕熏死。摇动懒妇久不倒换的便桶所散发的臭气，对蚕也有损害。

如果是刮风，则蚕最怕西南风。西南风刮得很猛时，有整筐蚕都僵死的。

当臭气袭来时，要赶紧烧残桑叶起烟抵挡。

叶料①

凡桑叶②，无土不生。

嘉、湖用枝条垂压③。今年视桑树傍生条④，用竹钩挂卧，逐渐近地面，至冬月则抛土压之。来春每节生根，则剪开他栽。其树精华皆聚叶上，不复生葚与开花矣⑤。欲叶便剪摘，则树至七八尺，即斩截当顶，叶则婆娑可扳伐⑥，不必乘梯缘木也。

【注释】

①叶料：蚕的食料，主要有桑叶和柘（zhè）叶两种。

②桑叶：即桑科植物桑的叶子。桑树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

③用枝条垂压：即压条繁殖。

④傍（páng）：通“旁”。

⑤葚（shèn）：桑葚，桑树的聚花果。

⑥婆娑（suō）：扶疏，即枝叶纷披。唐张籍《新桃》诗：“桃生叶婆娑，枝叶四面多。”

【译文】

桑树到处都能生长。

嘉兴、湖州用压条法繁殖。当年选桑树的侧枝，用竹钩拉下，使它逐渐接近地面，到冬天时扒土压住枝条。第二年春天每节都长出根来，便剪开移植。用这种方法育成的桑树，养分都聚积在叶子上，不再开花结桑葚。为了便于采桑叶，可在桑树长到七八尺高时，截去树顶，枝叶便会披散生长，任人随手扳摘，不必登梯爬树。

其他用子种者，立夏桑葚紫熟时取来，用黄泥水搓洗，并水浇于地面，本秋即长尺余，来春移栽。倘灌粪勤劳，亦易长茂。但间有生葚与开花者，则叶最薄少耳。

【译文】

此外，用种子种桑的方法是，在立夏时摘下紫红色成熟的桑葚，用黄泥水搓洗，然后连泥带水一起泼到地里。当年秋天桑树就可长出一尺多高，到第二年春天再移栽。如果经常浇粪水，枝叶也容易长得茂盛。但其中间或有开花结桑葚的，桑叶就又薄又少了。

又有花桑，叶薄不堪用者，其树接过，亦生厚叶也。

【译文】

又有一种花桑，叶太薄不能用，若经过嫁接也能长出厚叶来。

又有柘叶三种①，以济桑叶之穷。柘叶浙中不经见，川中最多。寒家用浙种，桑叶穷时，仍啖柘叶②，则物理一也③。凡琴弦、弓弦丝，用柘养蚕，名曰棘茧，谓最坚韧④。

【注释】

①柘（zhè）叶三种：柘又名黄桑或奴柘。桑科。叶可饲蚕，有全缘、二裂和三裂三种。

②啖（dàn）：吃。

③物理：事物的道理。《淮南子·览冥训》：“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

④谓：通“为”。因为，以。

【译文】

还有柘叶三种，可以接济桑叶的不足。柘叶在浙江不常见，四川却最多。贫苦人家养的是浙江蚕种，桑叶不够时，也吃柘叶，道理是

一样的。琴弦和弓弦用喂柘叶的蚕的丝，这种茧叫棘茧，因为它的丝最坚韧。

凡取叶必用剪。铁剪出嘉郡桐乡者最犀利①，他乡未得其利。剪枝之法，再生条次月叶愈茂，取资既多，人工复便。凡再生条叶，仲夏以养晚蚕②，则止摘叶而不剪条③。二叶摘后，秋来三叶复茂，浙人听其经霜自落，片片扫拾，以饲绵羊，大获绒毡之利。

【注释】

①嘉郡桐乡：今浙江桐乡。作者的哥哥宋应昇曾于崇祯四年（1631）赴任桐乡县令。

②晚蚕：二化性蚕，夏蚕。

③止：只，仅。

【译文】

采桑叶必须用剪。嘉兴桐乡出产的铁剪最锋利，其他地方出的比不上它。桑树经剪枝后，再生枝条第二个月就长得更茂盛，这样桑叶又多，又便于采摘。再生枝条的叶，农历五月摘来喂晚蚕，这时只摘叶而不再剪枝。第二次长出的桑叶摘了之后，到秋天第三次长出的桑叶又很茂盛，浙江人让它经霜自落，然后把它全都扫起来喂绵羊，大可获得羊毛织造绒毡的收益。

食忌①

凡蚕大眠以后②，径食湿叶③。雨天摘来者，任从铺地加餐，晴日摘来者，以水洒湿而饲之，则丝有光泽。

【注释】

①食（sì）忌：饲蚕方面的禁忌。食，同“饲”。喂食。

②大眠：蚕第四次脱皮前的休眠。

③径食（sì）：直接喂饲。

【译文】

蚕大眠以后，就可以直接喂湿桑叶了。雨天摘来的叶，可以随便铺在地上喂蚕。晴天摘来的叶，要用水洒湿再喂蚕，丝才有光泽。

未大眠时，雨天摘叶，用绳悬挂透风檐下，时振其绳，待风吹干。若用手掌拍干，则叶焦而不滋润，他时丝亦枯色。

【译文】

蚕大眠以前，雨天摘的桑叶，要用绳子悬挂在通风的屋檐下，经常抖动绳子，让风吹干才喂。如果用手掌拍干，叶就变黄黑而不滋润了，用它来喂蚕，吐的丝也将没有光泽。

凡食叶①，眠前，必令饱足而眠。眠起，即迟半日上叶无妨也②。雾天湿叶甚坏蚕。其晨有雾，切勿摘叶，待雾收时，或晴或雨，方剪伐也。露珠水亦待旰干而后剪摘③。

【注释】

①食（sì）叶：饲叶。

②眠起，即迟半日上叶无妨也：蚕刚眠起时，大颚尚未硬化，消化功能也较差，迟半日（六个小时）喂叶，反而不容易得病。

③旰（xū）干：晾干。

【译文】

喂蚕，临眠前一定要喂饱。眠起后，即使迟半日上叶也无妨。雾天的湿叶对蚕的危害很大。早晨如有雾，一定不要去摘桑叶，等雾散后，不管放晴还是下雨才去剪摘。桑叶上如有露珠，也要等太阳出来晾干后才剪摘。

病症①

凡蚕卵中受病，已详前款。出后湿热积压，妨忌在人②。初眠簪时，用漆合者③，不可盖掩逼出炁水④。

【注释】

①病症：本节述蚕病的症状。

②妨：通“防”。

③合：同“盒”。

④炁（qì）：同“气”。

【译文】

蚕在卵中得病的，前面已经说过了。蚕孵出后，防止湿热堆压，就靠人了。一眠龄蚕腾筐时，若用漆盒装，就不要加盖，以免湿气太重。

凡蚕将病，则脑上放光①，通身黄色，头渐大而尾渐小②。并及眠之时，游走不眠，食叶又不多者，皆病作也。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

【注释】

①脑上放光：胸部透亮。古人习惯把蚕的胸部称为脑或头。

②头：这里指蚕的胸部。

【译文】

蚕将要发病时，胸部透亮，通身发黄，头慢慢变大而尾慢慢变小。该眠的时候仍在游走不眠，食叶又不多的，都是病态发生。应迅速拣出病蚕丢掉，以免败坏蚕群。

凡蚕强美者必眠叶面；压在下者，或力弱，或性懒，作茧

亦薄。其作茧不知收法，妄吐丝成阔窝者，乃蠢蚕[1]，非懒蚕也[2]。

【注释】

①蠢蚕：指不正常的蚕。

②懒蚕：指不健康的蚕。

【译文】

健康而色泽好看的蚕，一定眠在桑叶上面；压在桑叶下面的蚕，不是体弱就是性懒，结的茧很薄。结茧不知收拢而胡乱吐丝成阔窝的，是蠢蚕而不是懒蚕。

老足[1]

凡蚕食叶足候，只争时刻。自卵出□[2]，多在辰、巳二时[3]，故老足结茧，亦多辰、巳二时。老足者，喉下两颊通明[4]。捉时嫩一分[5]，则丝少；过老一分，又吐去丝，茧壳必薄。捉者眼法高，一只不差方妙。黑色蚕不见身中透光，最难捉。

【注释】

①老足：老熟。指蚕的幼虫成熟了即将吐丝结茧转化为蛹。

②□（miáo）：初生的蚕。

③辰、巳（sì）：十二时辰中的两个时辰。辰指上午七时至九时，巳指上午九时至十一时。

④喉下两颊：此指蚕的胸部第一节两侧。

⑤嫩：未老熟，还需要吃点桑叶。

【译文】

当蚕吃足桑叶到了成熟的时候，要抓紧时间捉蚕作茧。蚕卵孵化出蚁蚕，多在上午七时至十一时，所以老熟结茧，也多在这个时间。

老熟的蚕胸部两侧透明。捉蚕时，如果偏嫩一点，吐丝就少；过老一点，又因已吐掉一部分丝，茧壳必定薄。捉蚕的人眼法要高明，一条也没捉错才好。黑色的蚕，因为看不见它胸部两侧是否透明，最为难捉。

结茧[1]　山箔（具图）

凡结茧，必如嘉、湖，方尽其法。他国不知用火烘[2]，听蚕结出，甚至丛秆之内，箱匣之中，火不经，风不透。故所为屯、漳等绢[3]，豫、蜀等绸，皆易朽烂。若嘉、湖产丝成衣，即入水浣濯百余度[4]，其质尚存。

【注释】

①结茧：嘉兴、湖州结茧有两条经验：一是经火，二是透风，所以丝的质量特好。

②他国：其他地方。国，此指一个地域。唐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

③屯：安徽屯溪。漳：福建漳溪。

④浣濯（zhuó）：洗涤。度：次，回。

【译文】

蚕结茧，要用嘉兴、湖州的方法，才是最好的。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用火烘，而是任蚕到处吐丝结茧，甚至爬到秆把、箱匣里面，既不经火又不通风。因此，用这种茧丝织成的料子如屯溪、漳溪等地的绢，河南、四川等地的绸，都容易朽烂。如果用嘉兴、湖州产的丝做衣服，即使入水洗涤一百多次，也还是完好的。

其法：析竹编箔（图14）[1]，其下横架料木，约六尺高，地下摆列炭火[2]，炭忌爆炸。方圆去四五尺即列火一盆。初上山时[3]，火分两略轻少，引他成绪[4]，蚕恋火意，即时造茧，不复

缘走⑤。茧绪既成，即每盆加火半斤，吐出丝来，随即干燥，所以经久不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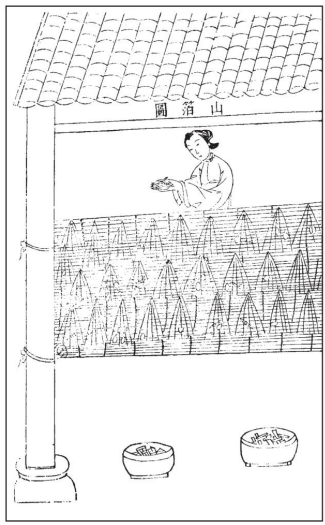


图14　山箔

【注释】

①箔（bó）：蚕箔。江浙地区叫蚕匾，广东地区叫蚕窝。是用竹篾编织成的帘、筛之类，供养蚕用。

②地下：江西奉新土语，即指地面。

③山：蚕山。又叫蚕簇。供蚕结茧用。

④绪：茧绪，即最初的茧形。

⑤缘走：到处爬行。

【译文】

嘉兴、湖州的方法是：破竹篾织成蚕箔，箔下面用木料搭架，高约六尺。地面摆列炭火盆，禁用会“爆炸”的炭。每隔四五尺放一个。蚕刚开始上簇结茧时，火力要小一些，以便引蚕吐丝，蚕喜欢温暖而立即结茧，不再到处乱爬了。当茧衣结成后，每个火盆要加半斤炭，使蚕吐出的丝随即干燥，因此，这种丝经久耐用。

其茧室不宜楼板遮盖，下欲火而上欲风凉也。凡火顶上者不以为种，取种宁用火偏者[1]。其箔上山，用麦稻稿斩齐，随手纠捩成山[2]，顿插箔上。做山之人，最宜手健。箔竹稀疏，用短稿略铺洒，妨蚕跌坠地下与火中也[3]。

【注释】

①凡火顶上者不以为种，取种宁用火偏者：火盆顶上结成的茧因温度太高，可能造成蚕蛹死亡、不育或生命力下降，因此不能做种。

②纠捩（liè）：扭结。

③妨：通“防”。

【译文】

茧室不宜盖棚板，下面要加温，上面要通风。火盆正顶上结的茧不能做蚕种，要选用离火盆远些的茧做蚕种。蚕箔上的山用斩齐的麦秆或稻秆随手扭成，插立在箔上。做山的人手艺要熟练。蚕箔稀疏的，可铺一些短秆，以免蚕掉到地面上或火盆里。

取茧

凡茧造三日，则下箔而取之。其壳外浮丝，一名丝匡者[1]，湖郡老妇贱价买去，每斤百文。用铜钱坠打成线，织成湖绸。去浮之后，其茧必用大盘摊开架上，以听治丝、扩绵[2]。若用厨箱掩盖[3]，则浥郁而丝绪断绝矣[4]。

【注释】

①丝匡：茧衣。即蚕开始结茧时吐出的松乱丝缕，起固定位置用，因其纤维细而脆弱，含丝胶又多，不宜缫（sāo）丝但可织绸。

②治丝：缫丝。详见本卷《治丝》一节。扩绵：拉丝绵。详见本

卷《造绵》一节。

③厨：同“橱”。

④浥（yì）郁：湿润不通风。

【译文】

结茧后三天，便可以下箔摘茧了。茧壳外面的浮丝，叫作丝匡，湖州的老太婆以低价买回去，每斤一百文钱。用铜钱坠打成线，再织成湖绸。蚕茧剥去浮丝后，必须用大盘摊开放在架上，准备缫丝和拉丝绵。如果用柜子或箱子装蚕茧并把它盖上，就会因湿气太重而断丝。

物害①

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②。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防驱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雀屎粘叶，蚕食之立刻死烂③。

【注释】

①物害：指某些动物对蚕的危害。

②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另外，苍蝇对蚕也有危害，表现是生蛔虫。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蚕法》说：“蝇叮蚕则生肚虫。”

③雀屎粘叶，蚕食之立刻死烂：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译文】

危害蚕的动物有雀、鼠和蚊子三种。雀危害不到茧，蚊子危害不到早蚕，老鼠危害则始终存在着。除害办法各式各样，任人实行。雀屎粘在桑叶上，蚕吃了会立即死烂。

择茧

凡取丝，必用圆正独蚕茧，则绪不乱。若双茧并四五蚕共为茧①，择去取绵用；或以为丝，则粗甚②。

【注释】

①双茧：双宫茧，即两条蚕共同结的茧。

②粗：粗糙，不精致。这是因为丝绪较乱而容易断头的缘故。

【译文】

缫丝一定要选用圆正的单茧，丝才不会乱。如果是双宫茧或由四五条蚕一起结成的同宫茧，就应该拣出来造丝绵；若用来缫丝，丝就很粗劣。

造绵①

凡双茧，并缫丝锅底零余②，并出种茧壳③，皆绪断乱，不可为丝，用以取绵。用稻灰水煮过，不宜石灰。倾入清水盆内。手大指去甲净尽，指头顶开四个，四四数足，用拳顶开，又四四十六拳数④，然后上小竹弓。此庄子所谓洴澼絖也⑤。

【注释】

①造绵：造丝绵，也叫扩丝绵。

②缫（sāo）丝锅底零余：叫锅底绵，又叫汤茧。缫丝，即煮茧抽丝。

③出种茧壳：种茧出蛾后的茧壳，又叫蛾口茧。

④“手大指去甲净尽”五句：这是拉丝绵的一种操作规程。四四数足，此为一“小抖”。

⑤洴澼絖（píng pì kuàng）：语本《庄子·逍遥游》：“世世以洴澼絖为事。”指漂洗丝绵絮。洴澼，漂洗丝绵絮的声音。絖，丝绵絮。

【译文】

双宫茧、缫丝剩下的断茧、种茧出蛾后的茧壳，丝绪都已断而乱，不可缫丝，只能用来造丝绵。这些茧用稻草灰水煮过后，不宜用石灰。倒入清水盆中。把大拇指的指甲剪干净，用大拇指将茧逐个顶开，顶够四个又合套在一起为一“小抖”。再用拳头顶开，接连顶开四个“小抖”共十六个茧，再合套在小竹弓上。这种操作就是庄子所说的“洴澼絖”。

湖绵独白净清化者，总缘手法之妙。上弓之时，惟取快捷，带水扩开。若稍缓，水流去，则结块不尽解，而色不纯白矣。

【译文】

湖州的丝绵之所以特别洁白干净，全在于手法的巧妙。上弓的时候，动作要快捷，带着水扩开。如果稍微慢一点，水已流掉，丝绵就会缠结在一起而不能均匀扩开，颜色也就不纯白了。

其治丝余者，名锅底绵。装绵衣、衾内以御重寒，谓之挟纩①。

【注释】

①挟纩（jiā kuàng）：把丝绵絮装入衣服或被子里制成丝绵袄或丝绵被。挟，同“夹”。夹取。纩，丝绵絮。又写作“纊”。

【译文】

缫丝剩下的叫“锅底绵”。把它装在衣服或被子里，用来御寒，叫作“挟纩”。

凡取绵人工，难于取丝八倍，竟日只得四两余。用此绵坠打线织湖绸者，价颇重。以绵线登花机者，名曰花绵，价尤重。

【译文】

造丝绵比缫丝费工八倍，一人干一整天才得四两多丝绵。用这种绵坠打成线又织成湖绸，价钱很高。这种绵线用提花机织成花绵，价钱就更高了。

治丝① 缫车（具图）

凡治丝，先制丝车。其尺寸器具开载后图（图15）。

图15 治丝

【注释】

①治丝：缫丝，即煮茧抽丝。这里记述的是边煮茧边缫丝的“热釜”缫丝法。明徐光启《农政全书》记述了另一种“冷盆”缫丝法，即将煮好的茧放在温水盆中再进行缫丝。这样可以防止茧煮得太熟而影响丝的质量。

【译文】

缫丝，要先做缫车。尺寸和部件列在后图上。

锅煎极沸汤。丝粗细视投茧多寡。穷日之力，一人可取三

十两。若包头丝则只取二十两①，以其苗长也②。凡绫罗丝，一起投茧二十枚，包头丝只投十余枚。

【注释】

①包头丝：织包头巾用的丝。

②苗长：细。

【译文】

把锅里的水烧开。丝的粗细要看投入锅中的茧数多少而定。一个人干一整天可缫丝三十两。如果是缫包头丝，只能缫二十两，因为它的丝缕比较细。缫绫罗丝，一次投二十只茧；缫包头丝，一次只投十多只。

凡茧滚沸时，以竹签拨动水面，丝绪自见。提绪入手，引入竹针眼①，先绕星丁头②，以竹棍做成，如香筒样。然后由送丝干勾挂③，以登大关车④。断绝之时，寻绪丢上⑤，不必绕接。其丝排匀不堆积者，全在送丝干与磨不之上⑥。

【注释】

①竹针眼：竹针的针眼，集丝成缕用。

②星丁头：滑轮，导丝用。

③送丝干：移丝竿。干，通“竿”。

④大关车：大□（yuè），又叫籰子，绕丝用。

⑤丢：抛。

⑥磨不（dǔn）：带动送丝竿的脚踏摇柄。

【译文】

当茧滚沸时，用竹签拨动水面，丝头自然露出。用手牵住丝头，穿过竹针眼，绕上星丁头，用竹棍做成香筒状的导丝轮。然后勾挂在移丝竿上，再绕在大关车上。遇到断丝时，可找到丝头搭上去，而不必重

新绕接。要使大关车绕丝绕得均匀，关键在于移丝竿和脚踏摇柄配合得好。

川蜀丝车制稍异。其法架横锅上，引四五绪而上，两人对寻锅中绪。然终不若湖制之尽善也。

【译文】

四川的缫车，形制稍有不同，它横架在锅上，两人相对寻找锅里的丝头，一次牵引四五条丝绪上车。但这样终究不如湖州的完善。

凡供治丝薪，取极燥无烟湿者，则宝色不损。

【译文】

用干透不冒烟的柴烧水缫丝，就不会损害丝的珠宝光色。

丝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口干”①，即结茧时用炭火烘；一曰“出水干”②，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盆盛，去车关五寸许③。运转如风时，转转火意照干。是曰“出水干”也。若晴光又风色，则不用火。

【注释】

①出口干：目的一是把蛹杀死，二是使丝干燥。

②出水干：目的是使丝干燥。

③车关：□（yuè）角。

【译文】

使丝质量好，有个六字口诀：一叫“出口干”，即结茧时用炭火烘干；一叫“出水干”，即缫丝上车时，用盆盛四五两炭火，放在离大关车五寸远的地方。当大关车飞快转动时，生丝边转边被烘干。这就叫“出水干”。如天晴又有风，就不必用火烘。

调丝①

凡丝议织时，最先用调（图16）。透光檐端宇下，以木架铺地，植竹四根于上，名曰络笃②。丝匡竹上，其傍倚柱高八尺处③，钉具斜安小竹偃月挂钩④，悬搭丝于钩内，手中执簟旋缠⑤，以俟牵经织纬之用⑥。小竹坠石为活头⑦，接断之时，扳之即下。

图16　调丝

【注释】

①调丝：把丝绕在簟子上。

②络笃：绕丝具。又叫“络皿”“丝陀”等。络，缠丝。

③傍（páng）：通“旁”。

④偃（yǎn）月：半月形。

⑤簟（yuè）：绕丝具。又叫□（yuè）子、握头。

⑥俟：等待。牵经织纬：牵织经线和纬线。

⑦活头：活动的接头。

【译文】

丝准备织时，首先要调丝。在光线好的屋檐下，用木架铺在地上，木架上插四根竹竿，叫作络笃。丝套在它上面，在络笃旁边的柱子上八尺高的地方钉装一根倾斜的小竹竿，竿的一头安个半月形的挂钩，把丝悬挂在钩上，手拿着□子旋转绕丝，以备牵经织纬时用。小竹竿上拉一根坠着小石块的绳子作为活动的接头，要接断丝时，一拉绳子，挂钩就可落下。

纬络① 纺车（具图）

凡丝既簟之后，以就经纬。经质用少，而纬质用多。每丝十两，经四纬六②，此大略也。

【注释】

①纬络：把丝绕在纬线管上。又叫卷纬、摇纡（yū）。

②经四纬六：因纬线（横线）相对于经线（直线）要织密些织物才平挺好看，才确定这个大概比例。

【译文】

丝绕在□子上之后，就可以用来牵经卷纬了。经线用丝少，纬线用丝多。每十两丝，经线用四两，纬线用六两，这是个大概。

凡供纬簟，以水沃湿丝①，摇车转锭②，而纺于竹管之上（图17）。竹用小箭竹③。

图17　纺纬

【注释】

①以水沃湿丝：目的是增强丝的韧性。沃，浇，灌。

②锭（dìng）：锭子。这里指卷纬车上带动纬线管转动的轴。

③小箭竹：一种细竹，即刚竹，质硬且富有弹性。

【译文】

供卷纬用的□子，先用水把它上面的丝淋湿或浸湿，才摇车转锭，把丝绕在竹管上。竹管是用小箭竹做的。

经具① 溜眼　掌扇　经耙　印架（皆有图）

凡丝既簟之后，牵经就织。以直竹竿穿眼三十余，透过篾圈，名曰溜眼②。竿横架柱上，丝从圈透过掌扇③，然后缠绕经耙之上④。度数既足，将印架捆卷⑤。既捆，中以交竹二度⑥，一上一下间丝，然后扱于筘内⑦。此筘非织筘。扱筘之后，以的杠与印架相望⑧，登开五七丈（图18）。或过糊者⑨，就此过糊；

或不过糊，就此卷于的杠，穿综就织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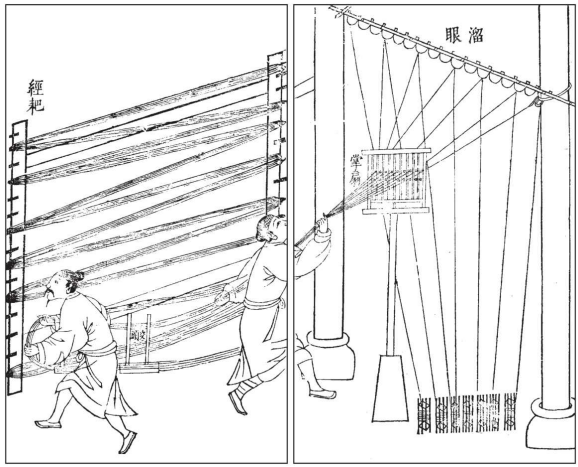


图18　经具

【注释】

①经具：牵经的用具。

②溜眼：经眼。根据其原料的不同可称为篾眼、藤眼、磁眼，等等。

③掌扇：分交用的经牌，或叫分交筘（kòu）。

④经耙：牵经架。广东叫经挞。

⑤印架：卷经架。

⑥交竹：使经线分交的竹竿。又叫分交杆、交棒。

⑦筘（kòu）：这里指分经筘，或叫梳筘。形状像梳子，用来固定经线的位置和密度，控制经面宽窄。另有一种织筘，还兼有打紧纬线的功能。

⑧的杠：经轴。

⑨过糊：上浆。

⑩综（zèng）：综眼，即综丝中部的小孔。织造时，经纱从综眼

中穿过。每根综丝控制一根经纱，综丝上下运动时将经纱分开，形成梭口，以便引入纬纱。

【译文】

丝绕在簟子上以后，便可牵经备织。用一条直竹竿钻三十多个小孔，穿上篾圈，名叫溜眼。把这条竹竿横架在柱子上，丝穿过篾圈，再穿过掌扇，然后缠绕在经耙上。当足够长时，就卷在印架上。卷好后，中间用两根交棒把丝分间成一上一下，然后插入梳筘内。这个筘跟织筘不同。穿过梳筘后，把经轴与印架相对拉开五至七丈。如要上浆，就在这时进行，如不上浆，就直接卷到经轴上，以便穿综织造。

过糊①

凡糊，用面筋内小粉为质②。纱罗所必用③，绫绸或用或不用④。其染纱不存素质者，用牛胶水为之，名曰清胶纱。糊浆承于筘上，推移染透⑤，推移就干（图19）。天气晴明，顷刻而燥，阴天必藉风力之吹也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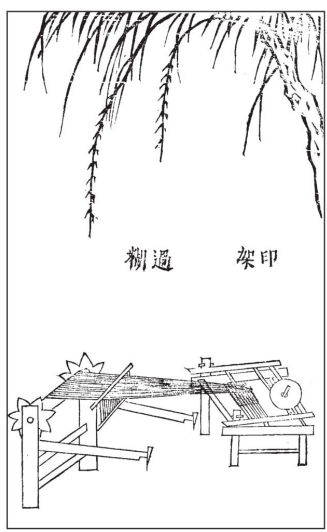


图19　过糊

【注释】

①过糊：上浆。

②面筋内小粉：做面筋（主要成分是不溶性蛋白质）剩下的沉淀，主要成分是淀粉。小粉并不在“面筋内”。

③纱罗：较薄、透气、花纹别致的丝织物。

④绫绸：较厚且有斜纹或提花的丝织物。

⑤染：沾。

⑥藉（jiè）：凭借，利用。

【译文】

浆丝的糊，用做面筋剩下的小粉为原料。织纱罗的丝一定要浆，织绫绸的可浆可不浆。染色丝因失去了原来光滑、不发毛等特性，要用牛皮胶水上浆的，这叫清胶纱。浆料放在筘上，来回推移使丝浆透、晾干。若天气晴朗，很快就能干，阴天则要风力吹干。

边维①

凡帛②，不论绫、罗，皆别牵边③。两傍各二十余缕④。边缕必过糊，用筘推移梳干。凡绫罗必三十丈、五六十丈一穿，以省穿接繁苦。每匹应截画墨于边丝之上⑤，即知其丈尺之足。边丝不登的杠，别绕机梁之上⑥。

【注释】

①边维：边经。

②帛（bó）：丝织物。古代叫帛，到了汉代又叫缯（zèng）。

③别：另外。

④傍：通“旁”。

⑤匹：布帛的度量名。古代一匹长四丈。今则因品种而不同。

⑥别绕机梁之上：实际上是另外绕起来后才挂在机梁上的。

【译文】

丝织品不论是绫还是罗，都要另外牵边。两边各牵经丝二十多根。边经必须上浆，用筘推移梳干。绫罗的经线每三十丈或五六十丈就穿一次筘，这样可以减少穿接的繁劳。每够一匹长就要在边经上用墨划个记号，一看便知道足数了。边丝不绕在经轴上，而是另外绕在织机的梁上。

经数①

凡织帛，罗纱筘以八百齿为率②，绫绢筘以一千二百齿为率。每筘齿中度经过糊者③，四缕合为二缕。罗纱经计三千二百缕，绫绸经计五千、六千缕。古书八十缕为一升④。今绫绢厚者，古所谓六十升布也。

【注释】

①经数：经线的数目。

②率（lǜ）：标准。

③度：同“渡”。渡过，越过。

④升：古代布八十缕为升。《礼记·杂记上》：“朝服十五升。”

【译文】

织罗纱的筘以八百齿为标准，织绫绢的则以一千二百齿为标准。每个筘齿中都穿引上浆经丝，把四根合成二根。罗纱的经丝共有三千二百根，绫绸的经丝共有五六千根。古书以八十根为一升，现在较厚的绫绢就是古书所说的六十升布。

凡织花文必用嘉、湖出口、出水皆干丝为经①，则任从提挈，不忧断接。他省者即勉强提花②，潦草而已。

【注释】

①文：同“纹”。出口、出水皆干丝：结茧和缫丝时都用炭火烘干的丝。

②提花：织花，即用经、纬线绞织花纹。织花时需提起经线，所以叫提花。

【译文】

织花纹必须用嘉兴、湖州在结茧和缫丝时都烘干的丝来做经线。这种丝可以任意提拉都不愁断头。其他省产的丝即使能勉强提花，也是很粗劣的。

机式① （具全图）

凡花机②，通身度长一丈六尺③，隆起花楼④，中托衢盘⑤，下垂衢脚⑥。水磨竹棍为之，计一千八百根。对花楼下堀坑二尺许⑦，以藏衢脚。地气湿者，架棚二尺代之。

【注释】

①机式：花机式样。

②花机：提花织机。

③度：制度，规格。

④花楼：花机上用人力按花本（纹样）控制经线起落的部件。

⑤衢（qú）盘：花机上调整经线开口位置的部件。今叫目板。

⑥衢脚：花机上使经线复位的部件。今叫纹针、下垂。

⑦堀（kū）：江西奉新土语。掘，挖。

【译文】

提花机，通身长一丈六尺，高起的部分叫花楼，中间托有衢盘，下面垂吊着衢脚。用加水磨滑的竹棍制成，共一千八百根。花楼下面挖个二

尺深的坑，用来藏放衢脚。地气湿的，可架二尺高的棚代替。

提花小厮坐立花楼架木上（图20）①。机末以的杠卷丝，中用叠助木两枝②，直穿二木，约四尺长，其尖插于筘两头。叠助，织纱罗者视织绫绢者减轻十余斤方妙③。其素罗不起花纹，与软纱绫绢踏成浪、梅小花者，视素罗只加桄二扇④，一人踏织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闲住花楼，亦不设衢盘与衢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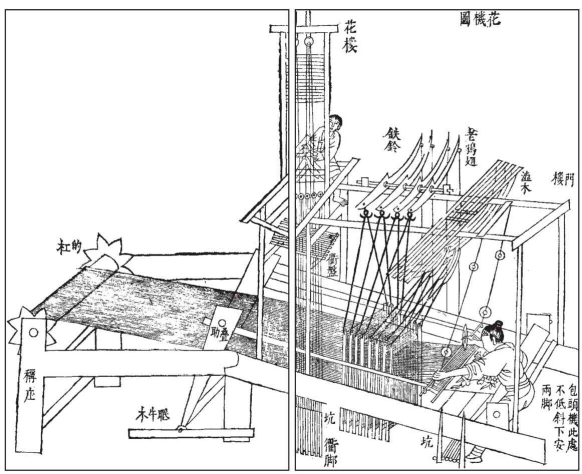


图20　花机

【注释】

①小厮（sī）：童工或学徒。

②叠助木：织机上打筘用的压木。

③视：比较，比照。

④桄（guàng）：综框。

【译文】

提花的徒工半坐半立在花楼木架上。花机尾部用经轴卷丝，中部用叠助木两根，垂直穿两条长约四尺的木棍，棍尖插入筘的两头。织纱罗的叠助木比织绫绢的轻十多斤才好。织素罗不起花纹，如要在软

纱、绫绢上织出波浪、梅花等小花纹时，只要比织素罗多加两片综框，由一个人踏织就行了，用不着一个提花的人闲坐在花楼上，也不必安装衢盘和衢脚。

其机式两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楼向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许，则叠助力雄。若织包头细软，则另为均平不斜之机，坐处斗二脚①，以其丝微细，防遏叠助之力也。

【注释】

①斗（dòu）：接合，拼合。

【译文】

花机分成两段。前一段水平安放，自花楼朝织工的一段向下倾斜一尺左右，这样叠助木的冲力才大。如果织包头巾等细软织物，就要另做不倾斜的花机，并在人坐的地方装上两个脚架，这是因为包头丝太细，要减少叠助木的冲力。

腰机式①　（具图）

凡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织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②，其力全在腰尻之上③，故名腰机（图21）。普天织葛、苎、棉布者，用此机法，布帛更整齐坚泽。惜今传之犹未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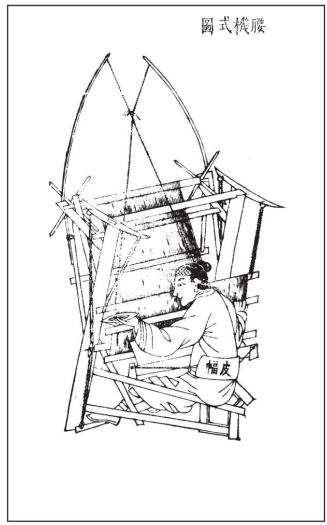


图21　腰机

【注释】

①腰机：一种用来织绢、绸、纱的小机。

②坐下：疑为“腰间”之误。

③尻（kāo）：脊骨的末端，臀部。

【译文】

织杭西、罗地等绢，轻、素等绸，银条、巾、帽等纱，都不必用花机，只用小机就行了。织匠用一块熟皮放在腰间，操作时全靠腰和臀部用力，所以叫作腰机。各地织葛布、苎麻布和棉布的，用这种机织，布就更加整齐结实又有光泽。可惜这种机织法至今尚未推广。

花本①

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②，筭计分寸秒忽而结成之③。张悬花楼之上，即织者不知成何花色，穿综带经，随其尺寸度数提起衢脚，梭过之后，居然花现。盖绫绢以浮经而见花，纱罗以

纠纬而见花。绫绢一梭一提，纱罗来梭提，往梭不提。天孙机杼，人巧备矣。

【注释】

①花本：织花的样稿，俗称纹样。相当于现在提花机上的纹板。

②结本：根据图案织成丝线花本。

③筭（suàn）：同“算”。计算，谋划。秒忽：古代最小的长度单位。《隋书·律历志上》：“《孙子算经》云：‘蚕所生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

【译文】

结花本的工匠，最为心灵手巧。不管画师在纸上先画出什么图案，他都能按照画面量度，精确计算分寸秒忽，用丝线编结出花本来。花本悬挂在花楼上，织匠并不知道会织出什么花样，但穿综带经，按照花本的尺寸提起纹针，投梭以后，花样竟然现出来了。绫绢是以凸起经线来形成花样的，而纱罗是以绞纠纬线来形成花样的。因此，织绫绢，一梭一提；织纱罗，来梭提，回梭不提。天上织女那套纺织技术，人间巧匠都把它掌握了。

穿经①

凡丝穿综度经②，必用四人列坐。过筘之人，手执筘耙先插，以待丝至。丝过筘，则两指执定，足五、七十筘，则绦结之③。不乱之妙，消息全在交竹④。即接断，就丝一扯即长数寸，打结之后，依还原度。此丝本质自具之妙也。

【注释】

①穿经：穿综度经的简称。

②穿综度经：丝织的两个工序。先将丝穿过综，然后再过筘（kòu）。每个工序二人操作。

③绦（tāo）结：编结。

④消息：机关上的枢纽。引申为关键。

【译文】

将丝穿过综再穿过织筘，需要四个人前后排坐着操作。穿筘的人，手拿筘耙先插入筘中以准备接丝。丝过织筘后，就用手指抓住，每五十至七十筘合起来编结在一起。丝之所以不乱，关键在于交竹。接断丝时，一拉丝线就能伸长几寸，打结接好后，又会缩回到原来的长度。这是丝本身具有的妙处。

分名①

凡罗，中空小路以透风凉，其消息全在软综之中②。衮头两扇打综③，一软一硬④。凡五梭三梭最厚者七梭。之后，踏起软综，自然纠转诸经，空路不粘⑤。若平过不空路而仍稀者曰纱，消息亦在两扇衮头之上。直至织花绫绸，则去此两扇，而用桄综八扇⑥。凡左右手各用一梭交互织者，曰绉纱。凡单经曰罗地⑦，双经曰绢地⑧，五经曰绫地⑨。凡花分实地与绫地⑩，绫地者光，实地者暗。先染丝而后织者曰缎⑪。北土屯绢，亦先染丝。就丝绸机上织时，两梭轻，一梭重，空出稀路者，名曰秋罗，此法亦起近代。凡吴越秋罗、闽广怀素，皆利搢绅当暑服⑫。屯绢则为外官、卑官逊别锦绣用也⑬。

【注释】

①分名：丝织物的种类和名称。

②消息：关键。软综：用绳做综丝的综。

③衮（gǔn）头：即老鸦企。

④一软：指绞综，织平纹或素纹。一硬：指起绞孔，织纠纹或网纹。

⑤自然纠转诸经，空路不粘：指两股经线绞组而形成清晰的纱孔网眼。

⑥桄（guàng）综：辘踏牵引的综。

⑦单经：经线单起单落的织物组织。

⑧双经：经线双起双落的织物组织。

⑨五经：经线每隔四根提起一根的五枚织物组织。

⑩实地：平纹，较暗。绫地：斜纹，较亮。

⑪缎：以缎纹或缎纹作地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物。详见本卷《倭缎》一节。

⑫搢（jìn）绅：高级官吏。

⑬外官：地方官。

【译文】

罗有很多纱孔，可透风凉，织造关键全在软综上。用两扇衮头打综可织平纹，又可起绞孔。织五梭或三梭最多七梭。后，踏起软综，自然会使经丝绞起纱孔，形成清晰网眼。如果普遍起纱孔，经纬都显得稀疏的叫纱，织造关键也在两扇衮头上。等到织花绫绸时，才去掉这两扇衮头，而改用八扇桄综。左右两手各拿着一梭交互织成的叫绉纱。经线单起单落织成的叫罗地，经线双起双落织成的叫绢地，经线每隔四根提一根织成的叫绫地。提花织物分平纹地和斜纹地两种。斜纹地光亮，平纹地较暗。丝先染后织成的叫缎。北方的屯绢也是先染后织的。丝在织机上织时，两梭轻，一梭重，纬稀疏的叫秋罗，这个织法也是近代才有的。江浙的秋罗和闽广的怀素，是供高级官吏做夏服用的。屯绢则是供不够资格穿锦绣的地方官和小官用的。

熟练①

凡帛织就，犹是生丝②，煮练方熟。练用稻稿灰入水煮，以猪胰脂陈宿一晚③，入汤浣之④，宝色烨然⑤。或用乌梅者，宝

色略减⑥。凡早丝为经，晚丝为纬者，练熟之时，每十两轻去三两。经纬皆美好早丝，轻化只二两。练后日干张急⑦，以大蚌壳磨使乖钝，通身极力刮过，以成宝色⑧。

【注释】

①熟练：又叫“精练”或“脱胶”。这是利用猪胰酶在碱性环境中分解丝胶而保存丝素，使生丝变成熟丝的一种加工过程。近代已改用碱性蛋白酶了。

②生丝：未除丝胶的丝。其中，丝素约含70%～80%，丝胶约含20%～30%。

③胰脂：其中的胰酶在碱性介质中只分解丝胶而不分解丝素。近代已用碱性蛋白酶2709代替胰脂。

④浣（huàn）：洗濯。

⑤宝色烨（yè）然：珠宝光很显眼。烨然，光辉灿烂。

⑥或用乌梅者，宝色略减：乌梅水带酸性，洗后丝发亮。酸洗应是第二道工序。近代改用稀醋酸洗，丝更亮。

⑦张急：绷紧。后用平光机。

⑧“以大蚌壳磨使乖钝”三句：这叫“刮光”。近代只有白丝缎需要“刮光”，而且已改用硬橡皮刮。

【译文】

丝织品织成后还是生丝，要经过煮练才变成熟丝。煮练时，先用稻草灰水煮，后用猪胰脂浸一晚，再放入热水中洗濯，这样，丝就带有珠宝光。如果用乌梅水煮的，丝的色泽就差一些。用早蚕丝为经线、晚蚕丝为纬线的，经煮练后，每十两减轻三两。经纬线都是上等的早蚕丝的，每十两只减轻二两。煮练后要立刻绷紧晾干，并用磨光滑的大蚌壳用力通身刮过，使它呈现珠宝光泽。

龙袍①

凡上供龙袍[2]，我朝局在苏杭[3]。其花楼高一丈五尺，能手两人，扳提花本，织过数寸即换。龙形各房斗合，不出一手。赭黄亦先染丝[4]，工器原无殊异，但人工慎重与资本皆数十倍，以效忠敬之谊。其中节目微细，不可得而详考云。

【注释】

①龙袍：皇帝穿的绣有龙形图纹的袍。

②上供（gòng）：上交朝廷。

③我朝局：杨素卿刊本为“大明朝局”。

④赭（zhě）：红褐色。

【译文】

上贡皇帝的龙袍，本朝织局设在苏杭。龙袍织机的花楼高一丈五尺，两个织造能手，拿着花本提花，每织过几寸之后，就换另两个人织。龙形图案就是这样由几个织房分织接合而成的，并非出自一人之手。龙袍上的红黄色丝是先染后织的，织具没有什么特别，但人工慎重，人工和成本都要加几十倍，以表示对朝廷的忠诚敬重。其中细节很多，未能详细考察。

倭缎[1]

凡倭段[2]，制起东夷[3]，漳、泉海滨效法为之。丝质来自川蜀，商人万里贩来，以易胡椒归里。其织法亦自夷国传来。盖质已先染，而斫绵夹藏经面，织过数寸，即刮成黑光[4]。北虏互市者见而悦之[5]。但其帛最易朽污，冠弁之上[6]，顷刻集灰；衣领之间，移日损坏[7]。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8]，织法可不传云。

【注释】

①倭（wō）缎：即漳缎。本文所指实际并非漳缎而是漳绒。两者

都是享有盛名的立体织物。在织造过程中将一部分经线用割绒的办法形成绒毛，而这部分绒毛就凸出在织物表面形成立体结构。漳绒绝大部分为绒毛构造，仅小部分显出地纹组织形成的凹形花纹；漳缎则由少数绒毛构成凸出花纹。

②段：同“缎”。锦缎。

③东夷：日本。

④“斫（zhuó）绵夹藏经面”三句：把截断的铜线沿着纬线织进去，每织成经面几寸后，沿着铜线把上面的经线割断以形成绒。抽出铜线而反复操作下去。

⑤北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互市：国家或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

⑥冠弁（biàn）：帽子。

⑦损：涂本作“捐”，据杨本等改。

⑧今华、夷皆贱之，将来为弃物：其实，漳绒作为衣冠已逐渐淘汰，作为装饰品还是方兴未艾的。

【译文】

倭缎是日本创制的，漳州、泉州等沿海地区加以仿造。织缎的丝来自四川，商人不远万里贩运来卖，再买胡椒回去。织缎法也是从日本传来的。丝先染色，把截断的铜丝作为纬线暂时织入经线之中，织过经面几寸以后，就割断经线起绒，然后刮成黑光。北方少数民族在互市上一见到它就喜欢。但这种织物最容易脏损，用它做的帽子很快就积满了灰尘，用它做的衣领没几天就破损了。现在国内外都不大喜欢它，将来会被淘汰掉，织法也就可以不传了。

布衣[1]　赶　弹　纺（具图）

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棉花，古书名枲麻[2]，种遍天下。种有木棉、草棉两者[3]，花有白、紫二色，种者白居十九，紫居

十一。

【注释】

①布衣：明朝以前，平民穿的布衣，实际上是麻布而不是棉布。棉布直至宋朝末年还是很珍贵的东西。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黄道婆把棉纺技术从海南岛带回松江乌泾，松江便成了元代植棉中心之一。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全国种棉。《明史·食货志》云："太祖立国，即下令：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到了明中叶以后，棉布才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成为人们普遍穿用的服装原料，出现了"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的局面。

②枲（xǐ）麻：大麻的雄株，作者误以为枲麻是棉花。其实，大麻雌雄异株，雄的叫枲，雌的叫苴（jū）。枲麻纤维少但强度高，可以纺织；苴麻纤维粗硬，色黑，不宜纺织，但籽可榨油。

③木棉：又名中棉、亚洲棉、树棉。锦葵科，多年生。自印度传入，初以广东、海南岛最盛，十三世纪已广植于长江、黄河流域。草棉：又名小棉、非洲棉、阿拉伯棉。锦葵科，一年生。据《农桑辑要》说，十三世纪经中亚细亚传入我国新疆、甘肃、陕西一带。

【译文】

用棉布御寒，达官显贵和平民百姓都可以这样做。棉花，古书称为枲麻，各地都有种植。棉有木棉、草棉两种，棉絮有白、紫两种，种白色棉絮的占十分之九，紫色的只占十分之一。

凡棉春种秋花，花先绽者逐日摘取①，取不一时。其花粘子于腹，登赶车而分之（图22）②。去子取花，悬弓弹化（图23）。为挟纩温衾袄者③，就此止功。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图24），以登纺车，引绪纠成纱缕（图25），然后绕簟牵经就织。凡纺工能者一手握三管④，纺于锭上。捷则不坚。

图22　赶棉

图23　弹棉

图24　擦条

图25　纺缕

【注释】

①绽（zhàn）：开裂。

②赶车：轧花机。除棉籽用。

③挟纩（jiā kuàng）：把丝绵絮装入衣服或被子里制成丝绵袄或丝绵被。纩，丝绵絮。

④管：棉管。纺锤。

【译文】

棉花都是春天种，秋天结棉桃的，棉桃先吐絮的先摘，收摘期不一致。棉絮和棉籽粘在一起，要经过轧花机才能分开。去籽取出棉花，用弹弓弹松。棉被、棉袄用的棉絮，加工到此为止。然后，用木板搓成长条，再用纺车纺成棉纱，然后绕在簦子上，就可以牵经织布了。熟练的纺纱工，一只手能同时握三个纺锤把棉纱纺在锭子上。纺得太快，棉纱就不结实。

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①，浆染尚芜湖。凡布缕紧则坚，缓则脆。碾石取江北性冷质腻者②。每块佳者值十余金。石不发烧，则缕紧不松泛。芜湖巨店，首尚佳石。广南为布薮而偏取远产③，必有所试矣。为衣敝浣④，犹尚寒砧捣声，其义亦犹是也。

【注释】

①松江：今上海。

②腻：滑腻，细腻。

③广南：广东南部。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地至广南而尽。尽者，尽之于海也。”薮（sǒu）：聚集处。

④浣：洗涤。

【译文】

棉布各地都有，织造以松江为最好，浆染以芜湖为最好。纱缕纺得紧的布就结实，否则就比较脆弱。碾石要选江北性冷质滑的。好的每块值十几两银子。碾布时不发烧，布缕就紧而不松散。芜湖的大布店最看重好碾石。广东南部是棉布聚集的地方，他们偏要远地出产的碾石，想必是试用过了的。这和人们漂洗衣裳，也注重找性冷的石砧来捣舂的道理是一样的。

外国，朝鲜造法相同，惟西洋则未核其质，并不得其机织

之妙。凡织布有云花、斜文、象眼等，皆仿花机而生义。然既曰布衣，太素足矣[1]。织机十室必有，不必具图。

【注释】

①太素：语本《列子·天瑞》：“太素者，质之始也。”原指构成宇宙的初始物质，引申为朴素。

【译文】

至于外国布，朝鲜的造法相同，只是西洋的还没研究，不了解它机织的奥妙。织布有云花、斜纹、象眼等花纹，都是仿花机织出来的。但既然是布衣，朴实就行了。织布机已很普遍，不必附图了。

枲著[1]

凡衣衾挟纩御寒，百人之中，止一人用茧绵，余皆枲著。古缊袍[2]，今俗名胖袄[3]。棉花既弹化，相衣衾格式而入装之[4]。新装者附体轻暖，经年板紧，暖气渐无，取出弹化而重装之，其暖如故。

【注释】

①枲（xǐ）著：这里指棉被服。

②缊（yùn）袍：以乱麻为絮的袍子。《论语·子罕》：“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朱熹注：“缊，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盖衣之贱者。”宋应星误以为这是棉袍。

③胖（pāng）袄：棉袄。

④相（xiàng）：视。

【译文】

做棉衣、棉被御寒，用丝绵的人只有百分之一，其余的人都用棉

絮。古书上说的“缊袍”，今天俗名叫“胖袄”。棉花弹松后，根据衣、被的格式装进去。新装的穿或盖起来既轻又暖，一年以后，就会逐渐板紧而不保暖了，这时把棉花取出弹松，再装进去，又会像原先那样暖和了。

夏服①

凡苎麻无土不生②。其种植有撒子、分头两法③。池郡每岁以草粪压头④，其根随土而高。广南青麻⑤，撒子种田茂甚。色有青、黄两样。每岁有两刈者，有三刈者，绩为当暑衣裳、帷帐⑥。

【注释】

①夏服：夏天穿的衣服，主要指麻布和葛布。这两者吸湿和排湿都比其他纤维快，所以夏天穿起来感到凉快。

②苎（zhù）麻：荨麻科，多年生草本。一年可收割三次。其茎皮纤维可织麻布。国外称之为“中国草”。

③分头：分株。

④池郡：明池州府。在今安徽贵池、青阳、东至一带。

⑤广南：广东南部。青麻：青叶苎麻。苎麻的一个变种。

⑥绩：纺绩。把麻搓成线织成布。

【译文】

苎麻到处可生。种植有播种和分株两种方法。池州府每年用草粪壅在株头上，根茎就会随土而长高。广东南部的青麻是在田里撒子种植的，长得很茂盛。颜色有青、黄两种。每年收割两次或三次，纺织成布，做夏天的衣服和帷帐。

凡苎皮剥取后，喜日燥干，见水即烂。破析时则以水浸之，然只耐二十刻①，久而不析则亦烂。苎质本淡黄，漂工化成至白色。先用稻灰、石灰水煮过，入长流水再漂，再晒，以成至白②。

【注释】

①刻：我国古代计时单位。在清代使用时钟之前，以铜漏计时，一昼夜分为一百刻。一刻相当于今十四分二十四秒。

②“先用稻灰、石灰水煮过”四句：苎麻外皮难以用沸水脱胶，所以要用这种化学脱胶法。通过漂和晒变白的原理是，利用日光紫外线进行界面化学反应产生的臭氧（O_3）把麻缕的生色基团变成无色基团，从而达到漂白目的。

【译文】

苎麻皮剥取下来后，最好晒干，若潮湿则腐烂。撕纤维时，要先用水浸，但只能浸五个小时以内，浸太久不撕就会烂掉。苎麻本来是淡黄色的，漂工把它加工成白色。先用稻草灰、石灰水煮过，再放到流水中漂洗，晒干，就变得很白。

纺苎纱，能者用脚车，一女工并敌三工。惟破析时，穷日之力只得三五铢重①。织苎机具与织棉者同。凡布衣缝线，革履串绳②，其质必用苎纠合。

【注释】

①铢（zhū）：我国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

②革履：皮鞋。

【译文】

纺苎纱，能手用脚踏纺车，一个熟练的女工抵得上三个普通工。然而，撕一天苎麻只能得到三五铢。织苎麻的机具与织棉布的相同。缝布衣的线，缝合皮鞋鞋帮与鞋底的绳，都是用苎麻搓成的。

凡葛蔓生，质长于苎数尺，破析至细者，成布贵重。

【译文】

葛是蔓生的，它的纤维比苎麻长几尺，若撕得很细，织成的布就很贵重。

又有苘麻一种[1]，成本甚粗，最粗者以充丧服。即苎布，有极粗者，漆家以盛布灰[2]，大内以充火炬[3]。

【注释】

①苘（qǐng）麻：俗称青麻。锦葵科，一年生草本。茎皮纤维可织麻布。

②以盛布灰：布灰是招布和刮灰（刮腻子）两套工序的缩语。漆工在油漆前，先用油漆腻子遍刮木器表面，然后将粗麻布蒙上并绷紧，在其上再刮油漆腻子，使之平坦且与原来所刮腻子相粘合而看不到布纹，待干后再上漆。

③大内以充火炬：皇宫用它来点火把。作者在《野议·军饷议》中要求节省无益上贡，指出："袁郡解粗麻布，内府用蘸油充火把。节省一年，万金出矣。"

【译文】

另有一种苘麻，织成的布很粗，最粗的用来做丧服。即使是苎布，也有非常粗的，漆工用它来招布和刮灰，皇宫用它来做火把。

又有蕉纱[1]，乃闽中取芭蕉皮析缉为之，轻细之甚，值贱而质枵[2]，不可为衣也。

【注释】

①蕉纱：这里指芭蕉的茎纤维。此外，香蕉、野蕉、蕉麻等的茎纤维均可织布。

②枵（xiāo）：空。这里指布的纱缕稀薄。

【译文】

还有一种蕉纱，是福建人用芭蕉皮撕搓后织成的，轻细得很，但

稀薄而价贱，不能做衣服。

裘[1]

凡取兽皮制服，统名曰裘。贵至貂、狐[2]，贱至羊、麂[3]，值分百等。

【注释】

①裘（qiú）：皮衣。

②貂（diāo）：貂鼠。主要有紫貂和水貂两种。本文指的是紫貂。哺乳纲，鼬科。毛皮极为珍贵。狐：哺乳纲，犬科。我国有北狐和南狐两种，毛皮极为珍贵。

③麂（jǐ）：哺乳纲，鹿科。似鹿而比鹿小。我国有黄麂、黑麂和赤麂等种，麂皮细软。是绒面革的上乘原料。

【译文】

用兽皮做的衣服统称为裘。贵重的有貂皮、狐皮等，便宜的有羊皮、麂皮等，价格等级有上百种。

貂产辽东外徼建州地及朝鲜国[1]。其鼠好食松子，夷人夜伺树下，屏息悄声而射取之。一貂之皮，方不盈尺。积六十余貂，仅成一裘。服貂裘者，立风雪中，更暖于宇下；眯入目中[2]，拭之即出，所以贵也。色有三种：一白者曰银貂，一纯黑，一黯黄。黑而毛长者，近值一帽套已五十金。

【注释】

①外徼（jiào）建州地：明建州卫。关外辽宁新宾、吉林珲（hún）春等边区。徼，边界。

②眯（mǐ）：异物进入眼中。

【译文】

貂产于东北辽宁、吉林等边区和朝鲜国。貂鼠好吃松子，那里的人晚上静候在树下伺机射取。一张貂皮不够一尺见方，六十多张才能连制成一件皮衣。穿貂皮衣的人，站在风雪中，会觉得比待在屋里暖和；遇有灰沙入眼时，用貂皮毛一抹就出来了，貂皮因此很贵重。貂皮颜色有三种：一种白色的叫银貂，一种纯黑，一种暗黄。黑色毛长的帽套最近值一件五十两银子。

凡狐、貉①，亦产燕、齐、辽、汴诸道。纯白狐腋裘价与貂相仿；黄褐狐裘，值貂五分之一，御寒温体功用次于貂。凡关外狐②，取毛见底青黑，中国者吹开见白色，以此分优劣。

【注释】

①貉（hé）：又名狸或狗獾。哺乳纲，犬科。外形如狐，但体较胖，尾较短，毛皮珍贵。

②关外：指山海关以外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译文】

狐、貉产于河北、山东、辽宁、河南等地。纯白的狐腋皮衣价格与貂皮差不多；黄褐色的狐皮价格为貂皮的五分之一，御寒保暖功能也比貂皮差。关外出产的狐皮，拨开毛看见皮板是青黑色的，内地出产的却是白色，用这个方法可分别优劣。

羊皮裘，母贱子贵。在腹者名曰胞羔，毛文略具。初生者名曰乳羔，皮上毛似耳环脚。三月者曰跑羔，七月者曰走羔。毛文渐直。胞羔、乳羔，为裘不膻。古者羔裘为大夫之服①，今西北搢绅亦贵重之。其老大羊皮，硝熟为裘②，裘质痴重，则贱者之服耳，然此皆绵羊所为。若南方短毛革，硝其鞟如纸薄③，止供画灯之用而已。服羊裘者，腥膻之气，习久而俱化，南方不习者不堪也，然寒凉渐杀，亦无所用之。

【注释】

①大夫：古官职名。周代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等，各等又分上、中、下三级。后因以大夫为任官职者之称。

②硝熟：用芒硝（$Na_2SO_4 \cdot 10H_2O$）等鞣制毛皮。

③鞹（kuò）：去毛的兽皮。

【译文】

羊皮衣，老羊皮价贱，幼羊皮贵重。胎羔叫胞羔，皮上略有毛纹。初生羔叫乳羔，皮上的毛弯卷得像耳环脚一样。三个月龄的叫跑羔，七个月龄的叫走羔。毛纹逐渐变直了。用胞羔和乳羔皮做的皮衣没有羊骚味。古时候，羔羊皮衣是大夫的服装，现在西北的高级官吏也很看重它。老羊皮“硝熟”做成的皮衣很笨重，是穷人穿的，这些都是绵羊皮。如果是南方的短毛山羊皮，“硝熟”后薄得像纸，只能用来做画灯。穿羊皮衣有臊味，但穿习惯而且穿久了臊味也就消失了，南方不习惯穿它的人就受不了，好在越往南气候越暖，皮衣也就用不着了。

麂皮去毛，硝熟为袄裤，御风便体，袜靴更佳。此物广南繁生外，中土则积集楚中，望华山为市皮之所①。麂皮且御蝎患②，北人制衣而外，割条以缘衾边，则蝎自远去。

【注释】

①望华山：疑为“望楚山”之误。在今湖北襄阳。市：交易，买卖。

②蝎（xiē）：蛛形纲，钳蝎科。毒虫。有一尾刺，内具毒腺。

【译文】

麂皮去毛鞣制成的袄裤，穿起来又轻便又挡风，做成的鞋袜就更好。麂在广东南部很多，中原地区则集中在湖北、湖南一带，望楚山是毛皮交易的场所。麂皮还能防御蝎子，北方人除了用它做衣服外，还把它割成长条来做被边，蝎子就自然远远避开了。

虎豹至文，将军用以彰身；犬豕至贱，役夫用以适足；西

戎尚獭皮①，以为毳衣领饰②。襄、黄之人③，穷山越国，射取而远货，得重价焉。殊方异物，如金丝猿④，上用为帽套；扯里狲⑤，御服以为袍，皆非中华物也。兽皮衣人，此其大略。方物则不可殚述。飞禽之中，有取鹰腹雁胁毳毛，杀生盈万乃得一裘，名天鹅绒者，将焉用之？

【注释】

①獭（tǎ）：又名水獭。哺乳纲，鼬科。皮毛棕色，很珍贵。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十："其皮不著尘垢，故贵之。"

②毳（cuì）：鸟兽的细毛。

③襄、黄：襄阳府（今湖北襄阳一带）和黄州府（今湖北黄冈一带）。

④金丝猿：即金丝猴，哺乳纲，疣猴科。我国特产动物，毛质柔软，极为珍贵。

⑤扯里狲（sūn）：又名猞猁狲。哺乳纲，猫科。毛皮贵重。

【译文】

虎豹皮有美丽的花纹，将军穿上它可以显示威武；狗皮与猪皮最低贱，役夫用它来做鞋穿；西北少数民族喜欢用獭皮做细毛皮衣的衣领。襄阳府、黄州府一带的人们，翻山越岭去猎取獭，运到远处去卖，可以赚到很多钱。其他地方的特产，如金丝猴，皮可供皇帝做帽套；又如猞猁狲，皮可供皇帝做皮袍，这些都不是内地出产的。这是用兽皮做衣服的大概情形。各地特产不可能一一记述了。至于飞禽，有取鹰腹和雁腋细毛来做衣料的，要杀上万只才能制成一件天鹅绒，耗费这么大，又有什么用呢？

褐　毡①

凡绵羊有二种。一曰蓑衣羊②。剪其毳为毡、为绒片，帽袜

遍天下，胥此出焉③。古者西域羊未入中国，作褐为贱者服，亦以其毛为之。褐有粗而无精，今日粗褐亦间出此羊之身。此种自徐淮以北州郡无不繁生④，南方唯湖郡饲畜绵羊⑤。一岁三剪毛。夏季希革不生⑥。每羊一只，岁得绒袜料三双，生羔牝牡合数得二羔⑦，故北方家畜绵羊百只，则岁入计百金云。

【注释】

①褐：粗毛布。毡（zhān）：毛毡（毛制无纺布）。

②蓑（suō）衣羊：即蒙古羊。

③胥（xū）：都是。

④徐淮：指江苏徐州地区和淮河流域。

⑤南方唯湖郡饲畜绵羊：这种羊叫湖羊，羔皮著称于世。湖郡，湖州府，因地滨太湖得名。

⑥希革：脱毛。

⑦牝牡（pìn mǔ）：雌雄。

【译文】

绵羊有两种。一种叫蓑衣羊。剪下细毛可以做毡或绒片，各地的绒帽和绒袜都是以它为原料的。古时西域羊还没传入内地以前，穷人穿的粗毛布衣就是用这种蓑衣羊毛做的。毛布因此只有粗糙的而没有精致的，现在有的粗毛布也是用这种羊毛做的。这种羊在徐州和淮河流域以北养得很多，南方只有湖州才有饲养。一年剪毛三次。夏季不长新毛。每只羊一年剪下的毛可以做三双绒袜，还可以生二只羊羔，所以北方人家如果养一百只绵羊，一年就可收入一百两银子。

一种氄芀羊①。番语。唐末始自西域传来，外毛不甚蓑长，内毳细软，取织绒褐，秦人名曰山羊，以别于绵羊。此种先自西域传入临洮，今兰州独盛，故褐之细者皆出兰州，一曰兰绒。番语谓之孤古绒，从其初号也。山羊毳绒亦分两等：一曰

抯绒，用梳栉抯下②，打线织帛，曰褐子、把子诸名色；一曰拔绒，乃毳毛精细者，以两指甲逐茎捋下③，打线织绒褐。此褐织成，揩面如丝帛滑腻。每人穷日之力，打线只得一钱重，费半载工夫方成匹帛之料。若抯绒打线，日多拔绒数倍。凡打褐绒线，冶铅为锤，坠于绪端，两手宛转搓成。

【注释】

①裔芳（yù lì）羊：即羖□（gǔ lì）羊。

②栉（zhì）：梳篦的总称。抯（chōu）下：梳下。

③捋（xún）：拔。

【译文】

另一种羊叫作羖□羊。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语。唐代末年才从西域传来，这种羊外毛没有蓑衣羊的外毛长，内毛很细软，用来织绒毛布，陕西人叫它“山羊”，以区别于绵羊。这种羊先从西域传到甘肃临洮，现在兰州最多，所以细毛布都来自兰州，又叫兰绒。西部少数民族叫它孤古绒，这是沿用它原来的名称。山羊的细毛绒又分两个等级：一种叫抯绒，是用梳篦把羊毛梳下来打线织成的毛布，有褐子、把子等名称；另一种叫拔绒，是细毛中比较精细的，用两个指甲逐根把它从羊身上拔下再打线织成的绒毛布。这种绒毛布，摸起来像丝织品那样光滑柔软。一人拔一整天的绒毛只够打一钱重的线，要花半年功夫才凑够一匹绒布的毛料。如果是用抯绒打线，一天要比拔绒多打几倍。打绒线时，铸铅为锤并用它坠着线端，两手宛转搓成。

凡织绒褐机，大于布机。用综八扇，穿经度缕，下施四踏轮，踏起经隔二抛纬，故织出文成斜现。其梭长一尺二寸。机织、羊种皆彼时归夷传来①，名姓再详。故至今织工皆其族类，中国无与也。

【注释】

①归夷：归附的少数民族。

【译文】

织绒毛布机，大于织布机。用八扇综，穿经过缕，下面装有四个踏轮，每踏起两根经线就过一次纬线，因而织成斜纹。梭长一尺二寸。机织方法和羊种都是当时归附的少数民族传来的，姓名待查考。所以直至现在织工都是那个民族的人，而没有内地人。

凡绵羊剪毳[1]，粗者为毡，细者为绒。毡皆煎烧沸汤投于其中搓洗，俟其粘合，以木板定物式，铺绒其上，运轴擀成[2]。凡毡、绒白、黑为本色，其余皆染色。其氍毹、氆鲁等名称[3]，皆华夷各方语所命。若最粗而为毯者，则驽马诸料杂错而成[4]，非专取料于羊也。

【注释】

①毳（cuì）：细毛，又叫寒毛。

②擀（gǎn）：用棍棒来回碾压。

③氍（qú）毹：即氍毹（yú）。毛织的地毯。氆（pǔ）鲁：即氆氇（lǔ）。藏语音译。藏族手工生产的一种羊毛织品。

④驽马：劣马。

【译文】

剪取绵羊的细毛，粗的做毡，细的做绒。毡都是将羊毛放到沸水里搓洗，等到粘合后，再用木板格成一定的式样，把绒铺在上面用轴擀成的。毡、绒的本色是白或黑，其他颜色则都是加染的。氍毹、氆氇等名称都是来自方言。至于做毯子用的最粗糙的毛，则是掺杂有劣马之类的毛的，而并非是纯羊毛。

彰施第三卷

【题解】

本卷讲服装染色。彰施，语本《尚书·益稷》：“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用五种色彩染在五种服装上，以表明等级的尊卑。所谓五色，指青（象征木）、赤（象征火）、黄（象征土）、白（象征金）、黑（象征水）。一般以色彩明度高的黄色、红色为尊，以色彩明度低的灰色、黑色为卑。但是各个朝代因其五德不同而崇尚不同色彩，例如：夏（木德）尚青色，商（金德）尚白色，周（火德）尚红色，秦（水德）尚黑色，唐（土德）尚黄色，明（火德）尚红色，清（水德）尚黑色。

本卷是对我国传统染色技术的系统总结。字里行间映射出色彩科学和色彩文化。染色的主要染料有蓝淀（蓝色）、红花（红色）和槐花（黄色）三种（三基色）。通过不同的比例组合及染色工艺，可以从中染出原色（红、黄、蓝三色）、间色（由两种原色调配而成的颜色，如橙色、绿色、紫色等）或复色（由一种原色和一种间色调配而成的颜色，如绿紫色、金黄色、茶褐色、油绿色等）。通过科技手段将三种染料变幻出二十八种染料，充分显示出“天工开物”的科技创新魅力。

宋子曰：霄汉之间①，云霞异色；阎浮之内②，花叶殊形。天垂象而圣人则之③，以五彩彰施于五色。有虞氏岂无所用其心哉④？飞禽众而凤则丹⑤，走兽盈而麟则碧⑥。夫林林青衣望阙而拜黄朱也⑦，其义亦犹是矣。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⑧世间丝、麻、裘、褐，皆具素质，而使殊颜异色得以尚焉⑨。谓造物不劳心者，吾不信也⑩。

【注释】

①霄汉：天空。

②阎浮：梵文的音译。阎浮是佛教经典中所谓四大部洲之一，这里指大地。

③天垂象而圣人则之：语出《周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垂，呈现。则，效法。

④有虞氏：即虞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个帝王。

⑤凤：凤凰。

⑥麟：麒麟。

⑦青衣：古代低贱者穿的黑色衣服。这里指代平民百姓。阙（què）：皇宫。黄朱：黄袍朱衣。这里指代帝王。

⑧“君子曰”三句：语本《礼记·礼器》：“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意思是说，甜味是众味之本，所以能调和各种味道；白色是五色之本，所以能染成各种颜色。

⑨尚：加在上面。

⑩谓造物不劳心者，吾不信也：作者把自然界加以拟人化，说它也是劳心的，带有“物活论”的思想色彩。造物，指发育万物的自然界。

【译文】

天空中的云霞色彩缤纷，大地上的花叶绚丽多姿。大自然显示出这种种现象而圣人就加以仿效，按照五种色彩染成五种服色。难道虞舜没有他的意图吗？飞禽众多而只有凤凰丹红无比，走兽成群而唯独麒麟碧绿异常。穿着黑色衣服的平民百姓，望着皇宫向穿着黄袍朱衣的帝王朝拜，道理是一样的。君子说：“甜味可以调和各种味道，白色可以染成各种颜色。”世间的丝、麻、皮衣和粗毛布的质地都是素色的，因此可以染成各种颜色。如果说大自然不劳心，我是不信的。

诸色质料①

大红色。其质红花饼一味，用乌梅水煎出，又用碱水澄数次②。或稻稿灰代碱，功用亦同。澄得多次，色则鲜甚。染房讨便宜者先染栌木打脚③。凡红花最忌沉、麝，袍服与衣香共收，旬月之间，其色即毁。凡红花染帛之后，若欲退转，但浸湿所染帛，以碱水、稻灰水滴上数十点，其红一毫收转，仍还原质。所收之水藏于绿豆粉内④，放出染红，半滴不耗。染家以为秘诀，不以告人。

【注释】

①诸色质料：各种染料。

②“其质红花饼一味”三句：红花饼，是用菊科植物红花的花制成的薄饼（详见《造红花饼法》一节）。其中所含红色素即红花甙（dài），是一种酚甙，溶于碱而不溶于酸。因此，先用碱水浸提，然后加酸（如乌梅酸水）中和析出，便可得到带有荧光的红色染料，乌梅是经过熏制的梅子。梅，通称酸梅。乌梅水显然是起发色剂的作用。当然，在碱水浸提前也可以先用乌梅水进一步除去红花饼中残存的黄色素。但由于红花甙溶于热水中，因此不能“煎”。由此看来，作者把乌梅水和碱水的使用顺序搞反了。应该是先用碱水浸提或“煎出”，然后再用乌梅水澄几次。澄（dèng），使水变清。

③栌（lú）木：又叫黄栌。漆树科落叶灌木。其木材可提取黄色染料。

④绿豆粉：在这里作色素吸附剂用。

【译文】

大红色。以红花饼为原料，用乌梅水煎出后，再用碱水澄几次。或用稻草灰代替碱，效果一样。澄几次后，颜色很鲜艳。贪图便宜的染坊，先将织物用栌木水染黄打底。红花最怕沉香和麝香，若红袍和这些香料放在一起，十天到一个月内就会褪色。用红花染过的丝绸，如果想褪色，只要把它浸湿，滴上几十滴碱水或稻灰水，红色就可以完全褪掉，恢复丝绸本色。将所得的色水吸收在绿豆粉内收藏，再用来染红色，半滴也不损失。染坊作为一种秘方不外传。

莲红、桃红色，银红、水红色。以上质亦红花饼一味，浅深分两加减而成。是四色皆非黄茧丝所可为，必用白丝方现。

木红色。用苏木煎水①，入明矾、 棓子②。

紫色。苏木为地，青矾尚之③。

赭黄色。制未详。

鹅黄色。黄檗煎水染④，靛水盖上⑤。

金黄色。栌木煎水染，复用麻稿灰淋碱水漂。

茶褐色。莲子壳煎水染，复用青矾水盖。

大红官绿色。槐花煎水染⑥，蓝淀盖，浅深皆用明矾。

豆绿色。黄檗水染，靛水盖。今用小叶苋蓝煎水盖者名草豆绿⑦，色甚鲜。

油绿色。槐花薄染，青矾盖。

天青色⑧。入靛缸浅染，苏木水盖。

蒲萄青色⑨。入靛缸深染，苏木水深盖。

蛋青色。黄檗水染，然后入靛缸。

翠蓝，天蓝⑩。二色俱靛水，分深浅。

玄色⑪。靛水染深青，栌木、 杨梅皮等分煎水盖⑫。又一法：将蓝芽叶水浸⑬，然后下青矾、 棓子同浸，令布帛易朽。

月白、草白二色⑭。俱靛水微染。今法用苋蓝煎水，半生半熟染。

象牙色。栌木煎水薄染，或用黄土。

藕褐色。苏木水薄染，入莲子壳、 青矾水薄盖。

【注释】

①苏木：豆科，常绿小乔木。心材（称“苏方”）赭褐色，可浸提红色染料。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苏木“花黄……其木人用染绛色”。并指出早在三世纪的《南方草木状》中已有记载。直至目前，苏木这种天然染料在国内外仍有生产。

②明矾：白矾。媒染剂。详见《燔石》卷。棓（bèi）子：即五倍子，又叫没食子。内含单宁酸。媒染剂。

③青矾：又叫皂矾。七水硫酸亚铁（$FeSO_4 \cdot 7H_2O$），蓝绿色。与苏木的红色互补而产生紫色，同时又是媒染剂。

④黄檗（bò）：黄柏，芸香料，落叶乔木。内皮可提取黄色染料小檗碱（黄连素），既可染色，又可防蛀。东晋葛洪（281—341）曾用黄檗汁浸染麻纸，这就是所谓“入潢”。

⑤靛（diàn）水：蓝淀水。详见《蓝淀》一节。

⑥槐花：指槐蕊，黄色。详见《槐花》一节。

⑦苋（xiàn）蓝：蓝淀的一种，即蓼（liǎo）蓝小叶者。

⑧天青：蓝色较淡的称为天青。

⑨蒲萄：即葡萄。

⑩天蓝：蓝色较深的称为天蓝。

⑪玄色：带赤的黑色。

⑫杨梅皮：杨梅的树皮，含有单宁，起固色和配色作用。

⑬蓝芽叶：蓝淀的嫩叶。

⑭月白：比天青更淡的称为月白。

【译文】

莲红、桃红色，银红、水红色。以上几种原料也是红花饼，颜色深浅决定于用量多少。这四种红色，黄茧丝染不了，只有白茧丝才能染。

木红色。用苏木煮水，再加明矾、五倍子染成。

紫色。用苏木水染，再用青矾水套染。

赭黄色。制法不清楚。

鹅黄色。用黄檗煮水染，再用蓝淀水套染。

金黄色。用栌木煮水染，再用麻秆灰淋出的碱水漂。

茶褐色。用莲子壳煮水染，再用青矾水套染。

大红官绿色。用槐花煮水染，再用蓝淀水套染，颜色深浅都用明矾。

豆绿色。用黄檗水染，再用蓝淀水套染。现在用小叶苋蓝煮水套染的叫作草豆绿色，颜色很鲜艳。

油绿色。用槐花水薄染，再用青矾水套染。

天青色。放入靛缸中薄染成浅蓝色，再用苏木水套染。

葡萄青色。放在靛缸中染成深蓝色，再用苏木深套染。

蛋青色。用黄檗水染，放入靛缸中再染。

翠蓝，天蓝。两种颜色都是用蓝淀水染成的，只是深浅不同。

玄色。用蓝淀水染成深蓝色，再用等量的黄栌木、杨梅树皮煮水套染。另一种方法是：先在蓼蓝的嫩叶水中浸染，再在青矾、五倍子的水中浸染，这种布帛较易腐烂。

月白、草白两种颜色。都是用蓝淀水薄染。现在是用苋蓝煮水，煮到半生半熟时浸染。

象牙色。用栌木煮水薄染，或用黄土染。

藕褐色。用苏木水薄染，再用莲子壳、青矾水薄薄套染。

附：染包头青色①。此黑不出蓝靛，用栗壳或莲子壳煎煮一日，漉起②，然后入铁砂、皂矾锅内，再煮一宵即成深黑色。

【注释】

①青色：古代的“青”一词多义：一指蓝色，如青花；一指青绿色，如青瓷（绿釉瓷器）；一指黑色，如青丝（比喻黑而柔软的头发）。李白《将进酒》诗：“朝如青丝暮成雪。”这里“青色”当指黑色。

②漉（lù）：捞起，过滤。

【译文】

附：染包头巾的黑色。这种黑色不是用蓝淀染成的，而是用栗壳或莲子壳煮一天，把壳捞起来，加入铁砂、皂矾再煮一夜，就成了深黑色。

附：染毛青布色法①。布青初尚芜湖千百年矣。以其浆碾成青光，边方、外国皆贵重之。人情久则生厌。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松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复浆碾，吹干，用胶水参豆浆水一过②，先蓄好靛，名曰标缸，入内薄染即起。红焰之色隐然③。此布一时重用。

【注释】

①毛青布：即毛蓝布。这是布面保留一层纤毛的棉织蓝布。其特点是，每水洗一次就轻微地褪一次色，但褪得均匀，因此越洗颜色就越鲜艳。

②用胶水参豆浆水一过：目的是降低纤维与蓝淀之间的亲和力而起缓染作用。参，通“掺”。

③红焰之色隐然：这是因为天然靛蓝杂有少量靛红的缘故。合成靛蓝则无此现象。

【译文】

附：毛蓝布染色法。蓝布最初流行在安徽芜湖一带，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由于它经过浆碾后带有蓝光，边区和外国都把它看得很贵重。但人情久则生厌。毛蓝布是近代才有的，制法是：用松江好布染成深蓝色，不再浆碾，吹干，用胶水掺豆浆水浸一下，再放在上乘蓝淀即所谓标缸的缸内薄染即取出。这种蓝布略带红色，一时很受欢迎。

蓝淀①

凡蓝五种，皆可为淀②。茶蓝即菘蓝，插根活。蓼蓝、马蓝、吴蓝等皆撒子生。近又出蓼蓝小叶者，俗名苋蓝，种更佳。

【注释】

①蓝淀：一种深蓝色染料，简称为靛。天然蓝淀是从植物“蓝”的茎、叶里提取靛甙（一种吲哚酚的葡萄糖甙），经过发酵、水解，得到游离的吲哚酚（靛白），再经空气氧化缩合而成靛蓝。我国在商周时期已开始用天然靛染色。十九世纪末期蓝淀已可人工合成，并逐渐取代天然蓝淀。

②凡蓝五种，皆可为淀：包括十字花科的荼蓝（菘蓝）、蓼科的蓼蓝、爵床科的马蓝（板蓝）、豆科的吴蓝（木蓝）等。

【译文】

蓝有五种，都可以造蓝淀。荼蓝，即菘蓝，插根成活。蓼蓝、马蓝、吴蓝等都是撒种子生长的。近来又出现一种小叶的蓼蓝，俗名叫苋蓝，蓝淀更好。

凡种荼蓝法，冬月割获，将叶片片削下，入窖造淀；其身斩去上下，近根留数寸，薰干，埋藏土内；春月烧净山土，使极肥松，然后用锥锄其锄勾末向身长八寸许。刺土，打斜眼，插入于内，自然活根生叶。其余蓝皆收子撒种畦圃中①，暮春生苗，六月采实，七月刈身造淀。

【注释】

①畦（qí）圃：园圃。

【译文】

种荼蓝的方法是，农历十一月割取荼蓝，把叶子一片片削下来，入窖造淀，把茎秆斩剩靠近根部几寸长的一段，熏干后埋进土里；一到春二月时放火烧山，使山土变得极为松肥，然后用锥锄锄勾长约八寸。掘土，打成斜眼，插入蓝根，自然就会根活叶生。其他几种蓝，都是撒子在园圃里，春末出苗，六月采子，七月割蓝造淀。

凡造淀，叶与茎多者入窖，少者入桶与缸。水浸七日，其汁自来。每水浆一石下石灰五升，搅冲数十下，淀信即结①。水

性定时，淀沉于底②。

【注释】

①信：使者，消息。

②沉：涂本作“澄”，据《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改。

【译文】

造淀，茎和叶多的放进窖里，少的放在桶里或缸里。加水浸泡七天，蓝汁就出来了。每一石蓝汁，加入石灰五升，搅动几十下，就会凝结成淀。静置后，淀就沉积在底部。

近来出产，闽人种山皆茶蓝，其数倍于诸蓝。山中结箬篓①，输入舟航。

【注释】

①箬（ruò）：箬竹。禾本科。叶片大而薄，常用作篓的衬垫。

【译文】

近来福建人在山地种的都是茶蓝，数量比其他蓝的总和还多几倍。就地装入箬篓，再上船外运。

其掠出浮沫晒干者，曰靛花。凡靛入缸，必用稻灰水先和①，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②。其最佳者曰标缸。

【注释】

①和（huò）：混和，拌。

②每日手执竹棍搅动，不可计数：搅拌的作用有二：一是保证靛白不断与空气接触而氧化缩合成靛蓝；二是防止局部过热，尽量减少靛红的生成量，以免蓝中带红。因此，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说：“撞水必力士，一气三百余杵则成。缓歇一杵，洞水无声，则靛不佳。”所谓“靛不佳”，即指靛蓝

的产量不高，而且带有红光。

【译文】

造淀时撇出的浮沫晒干后叫“靛花”。入缸的靛要先用稻草灰水拌和，每天用竹棍搅动无数次。其中质量最好的叫作“标缸”。

红花①

红花场圃撒子种，二月初下种。若太早种者，苗高尺许，即生虫如黑蚁②，食根立毙。凡种地肥者，苗高二三尺。每路打橛③，缚绳横阑，以备狂风拗折④。若瘦地，尺五以下者，不必为之。

【注释】

①红花：菊科，一年生直立草本。西汉初年已在中原开始种植，《齐民要术》和《本草纲目》都有记述。因红花染力过弱，近代已不再用它作染料，而多入药用。

②生虫如黑蚁：这可能是红花蚜虫，头黑色，体褐色，有翅，雌蚜虫的背部还有黑色斑纹。

③橛（jué）：木桩。

④拗（ǎo）折：折断。

【译文】

红花是在园圃里撒子种的，一般在二月初播种。如果种得太早，苗长到一尺左右时，会生出一种像黑蚁的小虫咬吃根部而使苗枯死。土地肥沃的，苗可长到两三尺高。每行要打桩，绑上绳子横拦起来，以防被狂风折断。土地瘦瘠的，苗高不过一尺半，就不必这样做了。

红花入夏即放绽①，花下作梂汇②，多刺，花出梂上。采花者必侵晨带露摘取③。若日高露旰④，其花即已结闭成实，不可采矣。其朝阴雨无露，放花较少，旰摘无妨⑤，以无日色故也。

红花逐日放绽，经月乃尽。

【注释】

①放绽：开花。

②梂（qiú）汇：这里指头状花序的苞片聚集的总苞（变态叶）。

③侵晨：天蒙蒙亮时。

④旰（gàn）：晚，天色晚。

⑤妨：涂本作“防”，据杨素卿刊本和《古今图书集成》改。

【译文】

红花入夏就开花，花长在聚集的总苞上面，苞片有许多刺。采花的人必须在天蒙蒙亮时带露水摘取。当太阳升起，露水干时，花已闭合，就不能摘了。阴雨而没有露水的早晨，花开得比较少，因为没有太阳，晚一点摘也无妨。红花是逐日开放的，持续一个月才开完。

入药用者，不必制饼。若入染家用者，必以法成饼然后用，则黄汁净尽，而真红乃现也①。其子煎压出油。或以银箔贴扇面，用此油一刷，火上照干，立成金色。

【注释】

①“若入染家用者”四句：红花含有大量的黄色素，而只含少量的红色的红花甙。因此，只有利用红花甙（一种酚甙）只溶于热水或碱水而黄色素却易溶于带酸性的冷水这一性质把黄色素除去（详见《造红花饼法》一节），才能现出红的本色。

【译文】

入药用的不必制成饼。供染坊用的就要按照一定的方法先制成饼再用，把黄汁除尽，真红才能显出来。红花子煮后可以榨油。如果用银箔贴扇面，用这种油一刷，在火上烘干，就可立刻显出金色。

造红花饼法①

带露摘红花，捣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又捣，以酸粟或米泔清又淘②，又绞袋去汁。以青蒿覆一宿③，捏成薄饼，阴干收贮。染家得法，“我朱孔阳”④，所谓猩红也⑤。染纸吉礼用，亦必用制饼，不然全无色。

【注释】

①造红花饼法：本节内容基本上摘引自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和元王祯《农书》。

②酸粟或米泔清：因带酸性，可溶解黄色素。

③青蒿：又叫香蒿。菊科，二年生草本。含青蒿素，有杀虫和抑菌作用。

④我朱孔阳：语本《诗经·豳风·七月》：“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大意是，我用鲜红色丝绸给公子做礼服。朱，红。孔，很。阳，鲜艳，明亮。

⑤猩红：像猩猩血的鲜艳的红色。

【译文】

摘取带露水的红花，捣烂，用水淘洗，装入布袋拧去黄汁。再捣烂，用发酸的洗米水再淘洗，再装入布袋中拧去剩余的黄汁。用青蒿覆盖一夜后，捏成薄饼，阴干收藏。如果染法得当，就可以把衣裳染成鲜红色。喜庆、贺礼用的大红纸，必须用红花饼染，否则就染不成。

附：燕脂①

燕脂古造法，以紫铆染绵者为上②，红花汁及山榴花汁者次之③。近济宁路但取染残红花滓为之④，值甚贱。其滓干者名曰紫粉，丹青家或收用⑤，染家则糟粕弃也。

【注释】

①燕脂：即胭脂，一种红色染料和化妆品。

②紫铆（mǎo）：即紫矿，别名虫胶树，蝶形花科植物。树皮割伤时有红色汁液流出，花橙红色，均可作染料。紫铆是紫胶虫的主要寄主，因此其树枝上产有紫胶。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紫铆，出南番，乃细虫如蚁蝨，缘树支造成。……今吴人用造胭脂。"这里的紫铆，可能是指紫胶，也可能是指紫胶加上紫铆树汁的红色浸出物。绵：连绵，久远。

③山榴：杜鹃花，又叫映山红。

④济宁路：路名。相当于今山东济宁一带。

⑤丹青家：画家。

【译文】

古时制造胭脂，以用紫胶做的可染得久的为上等，用红花汁和杜鹃花汁做的则差一些。近来，济宁路一带用染剩的红花滓来做，很便宜。红花干滓叫作紫粉，画家有时用到它，染坊则把它当作废物扔掉。

槐花①

凡槐树十余年后方生花实。

花初试未开者曰槐蕊。绿衣所需②，犹红花之成红也。取者张度簟稠其下而承之③。以水煮，一沸，漉干④，捏成饼，入染家用。

既放之花，色渐入黄。收用者以石灰少许晒拌而藏之。

【注释】

①槐花：指豆科植物槐树的花蕊和开放花。槐蕊黄绿色，形状像米，因此又叫槐米。除作染色外，还可作啤酒着色剂，也可提取芦丁。开放花颜色较黄。

②绿衣所需：槐花本身是黄色染料。槐花（黄色）与蓝淀（蓝色）套染成绿色，或者，槐花（黄色）与青矾媒染成绿色。详见《彰施·诸色质料》一节之大红官绿色与油绿色所述。

③籅（yú）：竹筐。稠：繁多。

④漉（lù）：捞起，过滤。

【译文】

槐树生长十几年后才开花结实。

含苞欲放的槐花叫作槐蕊。染绿色衣服要用它，就像染红色要用红花一样。采时把竹筐排布在槐树下收集。将槐蕊加水煮沸，捞起滴干，捏成饼，供染坊用。

已开的花慢慢变黄，收集起来后，洒上少量石灰拌匀晒干，储藏备用。

粹精第四卷

【题解】

本卷讲粮食加工。粹精，语本《周易·乾·文言》：“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粹精原指乾卦六爻都是阳爻，后来借以形容去其糠麸、取其精华（米面）的五谷加工。正如《攻麦》一节所说：“盖精之至者，稻中再舂之米；粹之至者，麦中重罗之面也。”

本卷提到的一举三用的水碓，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共有发动机、传动机和工作机三个部分，具备了现代机器的雏形，可以说是系统工程的萌芽。

作者在本卷继续宣扬“天人合一”思想和“天工开物”学说。他说：人们食不厌精，利用杵臼加工五谷，表面看来只是人力在起作用，其实是人们巧妙地利用小过卦上动下静的卦象显示的自然规律在加工五谷。

宋子曰：天生五谷以育民。美在其中，有黄裳之意焉①。稻以糠为甲，麦以麸为衣，粟、粱、黍、稷毛羽隐然。播精而择粹②，其道宁终秘也③？

【注释】

①美在其中，有黄裳之意焉：作者借用《周易·坤》的“黄裳元吉”和“美在其中”两句话，说明谷物有一层黄裳般的外壳，精粹却在其中。

②播（bǒ）：通“簸”。扬去谷米粒中的糠皮杂物。

③宁（nìng）：岂，难道。

【译文】

自然界生长五谷来养活人类。五谷的精粹藏在黄色外壳里面，似有《周易》所说的“黄裳……美在其中”的意趣。稻谷以糠皮为甲壳，

麦子把麸皮当外衣，粟、粱、黍、稷却隐藏在毛羽丛中。通过扬簸和舂磨等加工取得米和面等精粹，这个道理难道永远是个秘密吗？

饮食而知味者，食不厌精①。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②。为此者，岂非人貌而天者哉③？

【注释】

①食不厌精：语本《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是食粮越精越好，如精米、精面。

②“杵臼（chǔ　jiù）之利”三句：语本《周易·系辞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小过，是《周易》的第六十二卦，卦形是上动下静。意思是说，杵臼是根据小过卦卦形造出来的。

③人貌而天：语本《庄子·田子方》：“其为人也真，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据西晋郭象注，“人貌而天”指“虽貌与人同，而独任自然”。清俞樾《诸子平议》卷十八云：“郭注以‘人貌而天’四字为句，殆失其读也。此当以‘人貌而天虚’为句。……此云人貌而天虚，即人貌而天心，言其貌则人，其心则天也。”宋应星此处只借用《庄子》文辞，非实取其文义，故与注家歧异无涉。宋应星的意思是说，没有天然的木和地就做不成杵臼，因此看起来是人力加工，实际上是利用天工（自然力）。

【译文】

饮食讲究味道的人希望谷物加工得越精越好。人们使用了杵臼就解决了谷物加工问题，这是从“小过”卦象得到启示的。这样做，难道不是看起来是人力加工而实际上是利用天工吗？

攻稻①

击禾　轧禾　风车　水碓　石碾　臼　碓　筛（皆具图）

凡稻刈获之后，离稿取粒。束稿于手而击取者半，聚稿于场而曳牛滚石以取者半[2]。凡束手而击者，受击之物，或用木桶（图26）或用石板（图27）。收获之时，雨多霁少，田、稻交湿，不可登场者，以木桶就田击取。晴霁稻干，则用石板甚便也。凡服牛曳石滚压场中（图28），视人手击取者力省三倍[3]。但作种之谷，恐磨去壳尖减削生机[4]，故南方多种之家，场禾多藉牛力，而来年作种者则宁向石板击取也。

图26　湿田击稻

图27　场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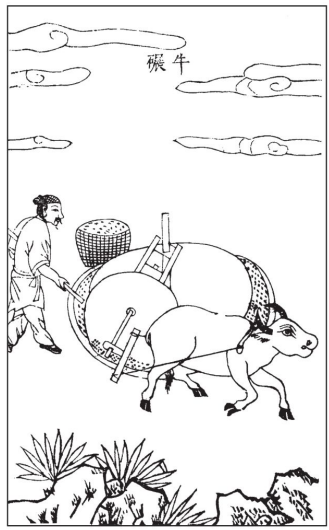


图28　牛碾

【注释】

①攻稻：加工稻谷。

②曳（yì）：牵引，拖。石：此指磙（gǔn）子。石制的圆筒形

碾轧工具。

③视：比较，比照。

④壳尖：谷壳两端都叫壳尖，胚芽藏在米粒靠柄的一端。若胚芽受损或外露，就会降低谷种发芽率。

【译文】

水稻收割了就要脱粒。手握稻秆摔打脱粒的占一半，把稻子铺在禾场上用牛拉石磙滚压脱粒的也占一半。用手来脱粒，就在木桶里或石板上打禾。收割时如果碰上阴雨天气，田间和稻谷都很湿，难以把稻子运到禾场，就用木桶就地脱粒。天晴稻干时，用石板脱粒很方便。牛拉石磙在禾场脱粒，比用手脱粒省力三倍。但留着做谷种的稻谷则恐怕磨掉壳尖而减低发芽率，所以南方种稻多的人家，把大部分稻谷运到禾场上用牛力脱粒，而留着明年用的谷种就宁可在石板上摔打脱粒。

凡稻最佳者九穰一秕①。倘风雨不时，耘耔失节，则六穰四秕者容有之。凡去秕，南方尽用风车扇去（图29）②。北方稻少，用扬法，即以扬麦、黍者扬稻，盖不若风车之便也。

图29　风扇车

【注释】

①九穰（rǎng）一秕（bǐ）：饱满的谷粒占十分之九。穰，庄稼丰熟，谷粒饱满。秕，谷粒中空不饱满。

②风车：利用风力扇（shān）去秕而保留穰的器具。

【译文】

最好的稻谷有九成精谷一成秕谷。如果风雨不调，耘耔失时，则可能只有六成精谷。南方都用风车扇掉秕谷。北方稻子少，则用扬场的方法，像扬麦子或黍子那样扬净稻谷，这总是不如风车方便。

凡稻去壳用砻①，去膜用舂、用碾②。然水碓主舂③，则兼并砻功。燥干之谷入碾亦省砻也。

【注释】

①砻（lóng）：去壳取米的器具。

②舂（chōng）：用杵臼捣去谷物的皮壳。碾：转磨或转压的器具。

③水碓（duì）：利用水力使杵起落以脱去谷粒的皮或舂成粉的器具。这是杠杆原理的运用之一。

【译文】

稻谷去壳用砻，去皮用舂或碾。若用水碓舂，则同时起砻的作用。干燥的稻谷可以用碾加工而不用砻。

凡砻有二种。一用木为之（图30）。截木尺许，质多用松。斫合成大磨形，两扇皆凿纵斜齿，下合植笋穿贯上合①，空中受谷。木砻攻米二千余石，其身乃尽。凡木砻，谷不甚燥者入砻亦不碎，故入贡军、国漕储千万②，皆出此中也。一土砻（图31）。析竹匡围成圈③，实洁净黄土于内，上下两面各嵌竹齿。上合篱空受谷④，其量倍于木砻。谷稍滋湿者，入其中即碎

断。土砻攻米二百石，其身乃朽。凡木砻必用健夫，土砻即孱妇弱子可胜其任⑤。庶民饔飧皆出此中也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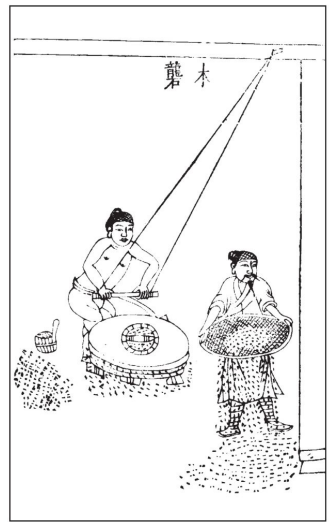


图30　木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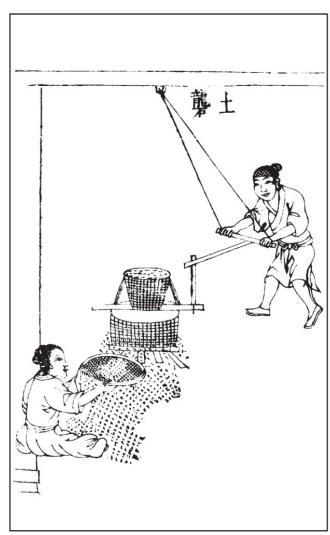


图31　土砻

【注释】

①植笋：安装轴心。笋，同“榫”。器物利用凹凸方式相接处凸出的部分。

②漕（cáo）：漕运，即水运。

③匡：同“框”。

④篘（chōu）：土砻上扇装盛谷粒的竹编围子。

⑤孱（chán）：弱。

⑥饔飧（yōng sūn）：早餐和晚饭。此指饭食。

【译文】

砻有两种。一种是木砻。锯两段一尺长的圆木，多数用松木。斫成大磨盘形状，两扇都凿有纵斜齿，下扇安一根轴心贯穿上扇，上扇中间挖空以装稻谷。木砻加工两千多石米就坏了。不很干燥的谷用木砻加工，米粒也不碎，因此，上缴的军粮和官粮，无论是漕运的还是库存的，都是用木砻加工的。另一种是土砻。用竹篾编个圆筐，中间用干净的黄土填实，上下两扇都镶上竹齿。上扇安个竹篾漏斗来装谷，装谷量比木砻多一倍。稍湿的谷用土砻加工，米粒就会断碎。土砻加工两百石米就坏了。木砻必须靠强劳动力来推，土砻则即使是弱小的妇女儿童也能胜任。老百姓吃的米都是用土砻加工的。

凡既砻，则风扇以去糠秕，倾入筛中团转，谷未剖破者浮出筛面，重复入砻。凡筛，大者围五尺，小者半之。大者其中心偃隆而起，健夫利用；小者弦高二寸，其中平洼，妇子所需也。

【译文】

稻谷砻过后，用风车扇去谷糠和秕谷，然后倒入筛中团团转动，没有破壳的稻谷便浮在上面，把它拿去再砻。筛有大有小，大筛周长五尺，小筛周长为大筛的一半。大筛中心稍微隆起，是强壮的男子用的；小筛边高二寸，中间低平，是妇女儿童用的。

凡稻米既筛之后，入臼而舂。臼亦两种。八口以上之家，

堀地藏石臼其上①。臼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横木穿插准头，碓嘴治铁为之，用醋滓合上②。足踏其末而舂之。不及则粗，太过则粉。精粮从此出焉。晨炊无多者，断木为手杵，其臼或木或石，以受舂也。既舂以后，皮膜成粉，名曰细糠，以供犬豕之豢③。荒歉之岁，人亦可食也。细糠随风扇播扬分去，则膜尘净尽而粹精见矣。

【注释】

①堀（kū）：掘，挖。

②用醋渣合上：醋渣本身具有粘性，加上其中的醋酸与铁碓头表面作用生成醋酸铁，进而水解缩聚成胶状氢氧化铁，粘结得更牢。

③豢（huàn）：喂养牲畜。这里指饲料。

【译文】

米过筛后，再放在臼里舂。臼也有两种。八口以上的人家需要挖坑埋石臼。大臼容量五斗，小臼容量两斗半。用横木一条，前端嵌入碓头，碓嘴由铁锻成，用醋渣粘合。脚踏横木的末端来舂。舂得不够米就糙，舂得过头米又碎了。精米都是用臼舂出来的。吃粮不多的人家，往往用木做手杵，用木或石做臼来舂米。舂后，皮膜就变成粉，这叫作细糠，用来喂猪狗。歉收的荒年，人也可以吃。细糠被风车扇净了，剩下来的就是大米。

凡水碓，山国之人居河滨者之所为也（图32）。攻稻之法省人力十倍，人乐为之。引水成功，即筒车灌田同一制度也。设臼多寡不一，值流水少而地窄者①，或两三臼；流水洪而地室宽者，即并列十臼无忧也。江南信郡②，水碓之法巧绝。盖水碓所愁者，埋臼之地，卑则洪潦为患，高则承流不及。信郡造法，即以一舟为地，撅桩维之③，筑土舟中，陷臼于其上，中流微堰石梁，而礁已造成，不烦椓木壅坡之力也④。又有一举而三

用者，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此心计无遗者之所为也。凡河滨水碓之国，有老死不见砻者，去糠去膜皆以臼相终始。惟风筛之法则无不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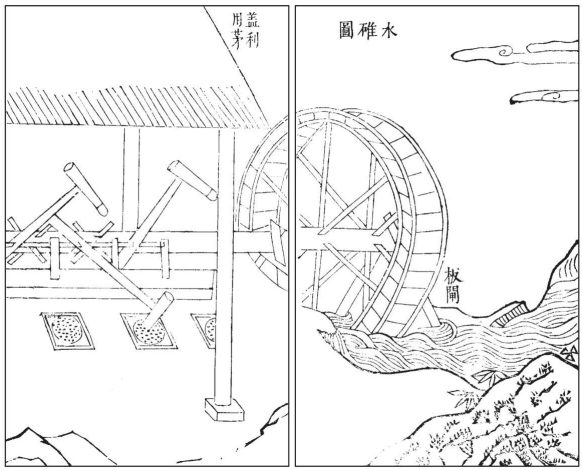


图32　水碓

【注释】

①值：逢。

②信郡：广信府。今江西上饶一带。

③撅（jué）桩：打桩。撅，打木桩。

④椓（zhuó）木：打桩。壅：堆积。

【译文】

水碓是山区靠河滨的人造的。用它来加工稻谷，比人工省力十倍，因此大家都乐于用它。引水带动水碓，与用筒车引水灌田都是水流激轮使转的。设臼多少没有一定，水量少地方又窄的，则设二三臼；水量大地方又宽的，并列十臼也不成问题。江南信郡造水碓的方法非常巧妙。造水碓的困难在于选择埋臼的地方，地势太低会给水淹，地势太高水又流不到水轮上来。信郡的造法是，用一条船当地面用，打桩把船固定，在船中填土埋臼，又在河中筑个小石坝，不费打

桩筑坡的劳力，水碓就造成了。还有一举三用的水碓，利用水流冲激转轮，第一节带动水磨磨面，第二节带动水碓舂米，第三节引水灌田。这是心思工巧的人造的。使用水碓的河滨地区，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见过砻，除去稻谷的糠皮都是用臼。唯独风筛却到处都有。

凡硙[1]，砌石为之，承藉、转轮皆用石[2]。牛犊、马驹惟人所使。盖一牛之力，日可得五人。但入其中者，必极燥之谷，稍润则碎断也。

【注释】

①硙（wèi）：《说文解字·石部》：“硙，□（mò，磨）也。”这里指石碾或牛碾。

②承藉、转轮：指碾槽盘和碾石。

【译文】

碾是用石块砌成的，碾盘和转轮都用石做。用牛犊或马驹拉都可以。一头牛力一天可顶五个人力。但是受碾的稻谷必须很干，稍微湿一点米就碎了。

攻麦[1]　扬　磨　罗（具图）

凡小麦，其质为面。盖精之至者，稻中再舂之米；粹之至者，麦中重罗之面也[2]。

【注释】

①攻麦：加工麦子。

②罗：用一种密孔的筛子（罗）筛东西。

【译文】

小麦的质地是面。稻谷最精华的部分是舂过多次的精米，小麦最纯粹的部分是罗了又罗的精面粉。

小麦收获时，束稿击取，如击稻法。其去秕法，北土用扬①，盖风扇流传未遍率土也②。凡扬，不在宇下③，必待风至而后为之。风不至，雨不收，皆不可为也。凡小麦既扬之后，以水淘洗，尘垢净尽，又复晒干，然后入磨。

【注释】

①扬：簸动，掀动。

②率（shuài）土：语本《诗经·小雅·北山》："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土，是率土之滨的省语。意指四海之内，即全国。

③宇下：屋檐下。宇，屋檐。

【译文】

小麦收割时，手握麦秆摔打脱粒，这跟稻谷脱粒的方法一样。北方是用扬场的方法去秕的，而没有用南方早已普遍使用的风车。扬场不能设在屋檐底下，还必须等有风时才能扬。没有风或者雨不停都不能扬。小麦扬过之后，用水淘洗干净，再晒干，然后入磨。

凡小麦有紫、黄二种，紫胜于黄。凡佳者每石得面一百二十斤，劣者损三分之一也。

【译文】

小麦有紫皮、黄皮两种，紫皮的比黄皮的好。好麦每石可磨得面粉一百二十斤，差的要少三分之一。

凡磨大小无定形。大者用肥犍力牛曳转①。其牛曳磨时用桐壳掩眸②，不然则眩晕；其腹系桶以盛遗，不然则秽也。次者用驴磨，斤两稍轻。又次小磨，则止用人推挨者③。凡力牛一日攻麦二石，驴半之，人则强者攻三斗，弱者半之。若水磨之法，其详已载《攻稻·水碓》中，制度相同，其便利又三倍于牛犊也（图33）。凡牛、马与水磨，皆悬袋磨上，上宽下窄，贮麦数斗于中，溜入磨眼。人力所挨则不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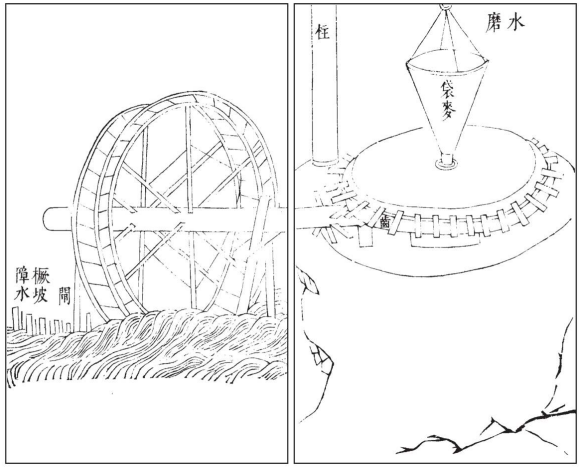


图33　水磨

【注释】

①犍（jiān）：阉割过的公牛。曳（yè）：拉，牵引。

②用桐壳掩眸（móu）：用桐子壳遮住牛的眼珠。现在江西民间多用竹篾编成牛眼罩。

③挨（ǎi）：推，击。

【译文】

磨的大小没有一定规格。大的磨要用力气大的阉牛来拉。牛拉磨时，要用桐壳遮住它的眼珠，不然牛就会转晕；腹部要绑个小桶承接便尿，不然就会把面粉弄脏了。小一点的磨，重量稍轻些，可用驴来拉。再小一点的磨就只需要人来推。一头力气大的牛一天可磨两石麦子，驴可磨一石，强壮的人可磨三斗，体弱的人只能磨一斗半。水磨已在《攻稻·水碓》一节说过了，式样相同，功效却比牛磨高三倍。用牛、马或水磨磨面，要在磨上面悬挂一个上宽下窄的袋子，里面装上几斗麦子，可慢慢溜入磨眼。人力推的磨就不必这样做了。

凡磨石有两种，面品由石而分。江南少粹白上面者，以石怀沙滓①，相磨发烧，则其麸并破，故黑颡参和面中②，无从罗

去也。江北石性冷腻③，而产于池郡之九华山者④，美更甚。以此石制磨石不发烧，其麸压至扁秕之极不破，则黑疵一毫不入，而面成至白也。凡江南磨二十日即断齿，江北者经半载方断。南磨破麸得面百斤，北磨只得八十斤，故上面之值增十之二，然面筋、小粉皆从彼磨出⑤，则衡数已足，得值更多焉。

【注释】

①以：因为。

②颖（lèi）：颖节，也叫糙疵。生丝上的外观疵（cī）点。这里的黑颖、黑疵都指碎麸皮。

③腻：光滑，细腻。

④九华山：在今安徽青阳西南。由花岗岩组成。因其九峰形似莲花而得名。与峨眉、五台、普陀合称我国佛教四大名山。

⑤面筋、小粉：都是麸皮制品。面筋为不溶性蛋白质，小粉为淀粉。

【译文】

磨石有两种，面粉随两种磨石而分成两个品级。江南很少出上等的精白面粉，就是因为磨石含有沙滓，磨时会发热，以致带黑色的麸皮破碎而掺杂在面粉里难以罗去。江北的石性凉而且细腻，安徽池州九华山产的石更好，用这种石做的磨，磨面时不会发热，麸皮虽被压得很扁但不会破碎，因此一点也不会掺杂到面粉里，罗过的面粉自然就很白了。江南的磨用二十天就磨钝了，磨齿要重新修凿，江北的磨却可以用半年。江南的磨由于磨破了麸皮，所以一百斤麦子能得面粉一百斤，江北的磨只能得八十斤，因此精面粉要比标面粉贵百分之二十。然而，面筋和小粉却都是从磨出的麸皮得来的，这样一算，总斤数已够了，价值也更大了。

凡麦经磨之后，几番入罗，勤者不厌重复（图34）。罗匡之底，用丝织罗地绢为之。湖丝所织者，罗面千石不损，若他方黄丝所为，

经百石而已朽也。凡面既成后，寒天可经三月，春夏不出二十日则郁坏。为食适口，贵及时也。

图34　面罗

【译文】

麦子磨过之后，要多次入罗，勤劳的人不厌其烦。罗底是用丝织的罗地绢做的。若用湖州一带出产的“湖丝”织造，罗过一千石面粉也不会损坏，如果用其他地方出产的黄丝织造，罗过一百石就朽坏了。面粉在寒冷天气可保存三个月，春夏时则不到二十天就变质了。要想食用可口，面粉就要随磨随吃。

凡大麦则就舂去膜，炊饭而食，为粉者十无一焉。荞麦则微加舂杵去衣，然后或舂或磨以成粉而后食之（图35）。盖此类之视小麦，精粗贵贱大径庭也①。

图35　舂及杵臼

【注释】

①径庭：悬殊。

【译文】

大麦舂去外皮就可以煮来食用了，磨成粉来吃的不到十分之一。荞麦是先稍微舂一下去掉皮，然后再舂或磨成粉来吃的。这一类麦子跟小麦比起来，真是一精一粗，一贵一贱，相差太远了。

攻黍、稷、粟、粱、麻、菽　小碾　枷（具图）

凡攻治小米，扬得其实，舂得其精，磨得其粹。风扬、车扇而外，簸法生焉①。其法：篾织为圆盘，铺米其中，挤匀扬播。轻者居前，揲弃地下②；重者在后，嘉实存焉。

【注释】

①簸（bǒ）：颠动簸（bò）箕，扬去糠秕。

②揲（shé）弃：积聚着弃落。揲，积。

【译文】

小米是这样加工的：经过扬得到谷粒，经过舂得到小米，经过磨得到小米粉。除了风扬、车扇外，还可以簸。簸的方法是：用篾条编成圆盘，把谷子铺在上面，均匀地簸。轻的秕糠集中在前头而被簸弃地下，重的饱满谷粒则留在簸里。

凡小米舂、磨、扬、播制器①，已详《稻》《麦》之中。唯小碾一制，在《稻》《麦》之外。北方攻小米者，家置石墩，中高边下，边沿不开槽。铺米墩上，妇子两人相向接手而碾之（图36）。其碾石圆长如牛赶石，而两头插木柄。米堕边时，随手以小篲扫上②。家有此具，杵臼竟悬也。

图36　小碾

【注释】

①播（bǒ）：通“簸”。扬。

②篲（huì）：竹扫帚。

【译文】

小米加工用的舂、磨、扬、簸等工具，已在《攻稻》《攻麦》两

节中详述了，只是小碾这个工具还没说过。北方加工小米，是在家里安置一个石墩，中间高，四周低，边沿不开槽。碾时，把谷子铺在墩上，妇女小孩两个人对着用手交接碾柄来回碾压。碾石是长圆形的，好像牛拉的石磙，两头插上木柄。米落到边上时，随手用小扫帚扫进去。家里若有个小碾，就用不着杵臼了。

凡胡麻刈获①，于烈日中晒干，束为小把，两手执把相击，麻粒绽落，承藉以簟席也②。凡麻筛与米筛小者同形，而目密五倍③。麻从目中落，叶残角屑皆浮筛上而弃之。

【注释】

①胡麻：即芝麻。

②藉（jiè）：凭借。簟（diàn）：竹席。

③目：孔眼。

【译文】

芝麻收割后，在烈日下晒干，捆成小把，两只手各拿一把相互拍打，芝麻壳就会裂开，而麻粒就落到席子上了。麻筛和小的米筛形状相同，但筛眼比米筛密五倍。麻粒从筛眼中落下，叶屑和碎壳却留在筛上面被抛弃。

凡豆菽刈获①，少者用枷②，多而省力者仍铺场，烈日晒干，牛曳石赶而压落之（图37）。凡打豆枷，竹木竿为柄，其端锥圆眼，拴木一条，长三尺许，铺豆于场，执柄而击之（图38）。凡豆击之后，用风扇扬去荚叶，筛以继之，嘉实洒然入廪矣③。是故，舂磨不及麻，硙碾不及菽也。

图37　赶稻及菽

图38　打枷

【注释】

①菽（shū）：豆类。

②枷（jiā）：连枷。谷物击打脱粒的一种器具。

③洒然：水浇注的状态。廪（lǐn）：粮仓。

【译文】

豆类收割后，量少的用连枷脱粒，量多又图省力的办法是，铺在场上，烈日晒干，用牛拉石磙来脱粒。打豆的连枷，是用竹竿或木杆做柄，前端钻个圆孔，拴上一条三尺长的木棒，把豆铺在场上，手拿枷柄甩打。豆打落后，用风车扇去荚叶，再筛过，便可得到饱满的豆粒入仓了。所以说，芝麻用不着舂和磨，豆类用不着硙和碾。

作咸第五卷

【题解】

本卷讲制盐。作咸，语出《尚书·洪范》的“润下作咸”句，其义是以咸水制盐。卷中记述了我国六种主要盐产——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和砂石盐。在井盐生产方面，采用顿钻凿挖套井，运用杠杆、滑杆和液体唧筒装置汲卤，以及利用天然气煮盐。这些都是我国宋代以前的独创。明中叶以来，在井盐开采方面，出现了分工细致的以钻井、打捞、补井为系统的工具群，在工艺安排方面，形成了开井口、下石圈、锉大口、下木柱、扇泥、抽小眼等一整套凿井程序，井深也由几十丈加深到一两百丈。可惜本卷没有相关记述。

宋应星知道，咸为五味之长。他说：“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其实，食盐学名叫氯化钠（NaCl），对人有利有弊：吃少了手无缚鸡之力，吃多了则易患肾病合并高血压病，只有适量才有利于人体健康。按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6克。

制盐行业也彰显出“天工开物”仍在持续中：今天，海水制盐不仅用大盐田晒盐，而且可用离子交换膜浓缩海水制盐。盐种方面，可以在海盐和矿盐基础上生产竹盐。其制作工艺大体是，将生长三年以上的楠竹砍成竹筒，把盐压入竹筒中，用干净黄泥封口，放入特制炉中，以松木松脂为燃料，烧至八百度左右，约九个小时，竹筒变灰，得灰色盐棒，粉碎成一烤调味竹盐。可以重复烧烤至八烤竹盐。第九烤则要升温到一千三百度，得褐灰色的九烤竹盐。它味道鲜美，还有点药用价值。

宋子曰：天有五气，是生五味。润下作咸，王访箕子而首闻其义焉①。口之于味也，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②。独食盐③，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④。岂非天一生水⑤，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四海之中，五服而外⑥，为蔬为

谷，皆有寂灭之乡⑦，而斥卤则巧生以待⑧。孰知其所以然⑨？

【注释】

①“天有五气”四句：语本《尚书·洪范》：“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穑稼作甘。”五气，指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气。五味，指由五行之气相应产生的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从味觉来看，基本味觉只有甜、酸、苦、咸四种。辛（辣）觉只是热觉、痛觉和基本味觉的混合感觉而已。由于味觉细胞（味蕾）因人而异，才有“众口难调”之说。王访箕子，指周武王灭商后访问商纣王的朝臣箕子。《尚书·洪范》篇相传就是箕子的答语，其中论述了古代五行说。

②恙（yàng）：病。

③食盐：即氯化钠（NaCl）。盐类化合物的一种。如今它既是人类日常生活必需品，又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④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引自《孟子·告子下》：“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意思是说，连缚鸡提鸡的力气都没有了。胜匹，是“胜一匹雏”的缩语。胜，举，提。匹，只。

⑤天一生水：按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水是由天数的一与地数的六相配合而形成的，因此说“天一生水”。这里强调水和盐的重要。

⑥五服而外：边远地区。五服，古代王都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由近及远划成五个“服”，即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服，服事天子。

⑦寂灭之乡：佛教把死亡叫作“寂灭”，这里指不长庄稼的“不毛之地”——盐碱地。它之所以不长庄稼，是由于土壤中盐分过多，破坏庄稼与水之间的正常渗透压的平衡关系，使水及溶解在其中的营养物质不能透过植物的细胞去供应生长需要。

解决办法是引进淡水，改良土壤，或种植某些耐盐碱的庄稼。今天我国有许多地方已实现了苏东坡“斥卤变桑田”（《看潮》诗）的夙愿。

⑧斥卤：又叫潟（xì）卤或舄（xì）卤。《史记·夏本纪》：“海滨广潟，厥田斥卤。”司马贞索隐引《说文解字》：“卤，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斥卤，原指盐碱地，这里引申为食盐。

⑨所：涂本原无，据文义补。

【译文】

自然界有五行之气，因而产生了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水性向下渗透具有咸味，周武王访问了箕子才开始明白这个道理。人们对于辛、酸、甜、苦四种味，常年缺少哪一种都不会生病。唯独食盐，十天不吃，就会疲乏得手无缚鸡之力了。不正说明自然界首先产生了水，水的咸味成了人类体力的源泉吗？内地和边疆都有不长庄稼的所谓“不毛之地”，而食盐恰巧就产在那里等待人们取用。谁知道那是什么原因呢？

盐产

凡盐产最不一①：海、池、井、土、崖、砂石，略分六种，而东夷树叶、西戎光明不与焉②。赤县之内③，海卤居十之八，而其二为井、池、土碱。或假人力，或由天造。总之，一经舟车穷窘，则造物应付出焉。

【注释】

①凡盐产最不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说：“盐之品至多，前史所载，夷狄间自有十余种；中国所出，亦不减数十种。今公私通行者四种：一者末盐，海盐也……其次颗盐……又次井盐……又次岩盐。”《明史·食货四》：“盐所产不同：解州之盐，风水所结。宁夏之盐，刮地得之。淮浙之

盐，熬波。川滇之盐，汲井。闽粤之盐，积卤。淮南之盐，煎。淮北之盐，晒。山东之盐，有煎有晒。此其大较也。”可见我国盐产从种类到制法都是多种多样的。

②东夷树叶：东夷，指古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肃慎（又称勿吉、靺鞨、女贞）族。树叶，指树叶盐。我国东北产树叶盐，古籍早有记载。例如，《魏书·勿吉传》：“（勿吉国）水气咸凝，盐生树上。”《北史·勿吉传》：“水气咸，盐生于木皮之上。”《隋书·东夷传》：“（靺鞨）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东北所产柽（chēng）柳科的柽柳属植物和红虱（枇杷柴）都是典型的泌盐植物。天气干燥时，树叶上出现一层盐霜，可以刮取下来食用。西戎光明：西戎，指我国古代西北部少数民族。光明，即光明盐，又称水晶盐。多数产在石山上，无色透明，状如水晶，不用煎炼便可食用。据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十一卷所说，这种盐有“开盲明目”的疗效。

③赤县：指中国。

【译文】

食盐的种类很多，大体可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土盐、崖盐和砂石盐等六种，而东北肃慎族聚居地的树叶盐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光明盐，都还没有算在内。中国所产的盐，海盐占八成，井盐、池盐和土碱占两成。这些食盐或者靠人力煎晒，或者是天然结成。总之，凡是车船不到的地方，大自然都会就地产出食盐来的。

海水盐

凡海水自具咸质①。海滨地，高者名潮墩②，下者名草荡，地皆产盐。

【注释】

①凡海水自具咸质：海水中各种盐类的总含量（盐度）为30‰～35‰，其中氯化钠占78%，氯化镁、硫酸镁、氯化钾等占

22%。这种比例各个海洋几乎相同，但总盐度却有变化。例如，红海40‰（最高）；波罗的海1‰～3‰（最低）。我国的南海34‰，东海、黄海30‰～32‰，渤海25‰～28‰。

②潮：潮汐。指由于月球和太阳的吸潮力作用而使海水发生周期性涨落的现象。一般每天涨落两次。昼涨叫潮，夜涨叫汐（也叫晚潮）。

【译文】

海水本身含有盐分。海边地势高的地方叫潮墩，地势低的地方叫草荡，都可产盐。

同一海卤传神，而取法则异①。

【注释】

①取法则异：本节所述的前三种方法在今天看来都比较古老，今天我国只有少数个体盐户还在沿用。现在的盐场都是用盐田晒盐，盐田主要包括蒸发池、结晶池和保卤池，机械化程度逐渐提高。近现代制盐技术有盐田法和电渗析法两种。盐田法用盐田晒盐；电渗析法通过选择性离子交换膜浓缩海水制卤，真空蒸发制盐。

【译文】

同是海盐，制取的方法却有所不同。

一法：高堰地①，潮波不没者，地可种盐（图39）。种户各有区画经界，不相侵越。度诘朝无雨②，则今日广布稻麦稿灰及芦茅灰寸许于地上，压使平匀。明晨露气冲腾，则其下盐茅勃发③。日中晴霁，灰、盐一并扫起淋煎。

图39　布灰种盐

【注释】

①高堰地：挡水的高坝地。

②度（duó）：预计，估计。诘朝（jié zhāo）：明晨。

③明晨露气冲腾，则其下盐茅勃发：露是指地面或地物表面水汽夜间受冷结成的水珠。露气冲腾，指露大，地面很湿。常见于晴朗无风的夜间或清晨。灰下盐茅勃发的道理是，露水把地面表层所含的盐分溶解成卤水，它被草灰吸收而浓缩，第二天太阳照晒，盐分便像茅草般地结晶析出。

【译文】

一种方法是：在不被潮水淹没的岸边高地种盐。种户各有一定的地段界限，互不侵占。预计明天天晴，就把稻、麦秆灰和芦、茅灰撒在地上约一寸厚并把它压平。第二天早晨，露气很重，盐便像茅草般在灰下长出来。等到雾散天晴，过了中午，便可将灰和盐一并扫起，拿去淋洗和煎炼。

一法：潮波浅被地，不用灰压，候潮一过，明日天晴，半日晒出

盐霜，疾趋扫起煎炼。

【译文】

另一种方法是：在潮水浅盖的地方，不用撒灰，只等潮水一过，如果第二天天晴，半天就能晒出盐霜来，然后赶快扫起来煎炼。

一法：逼海潮深地，先堀深坑①，横架竹木，上铺席苇，又铺沙于苇席之上。俟潮灭顶冲过，卤气由沙渗下坑中②。撤去沙、苇，以灯烛之，卤气冲灯即灭③，取卤水煎炼④。

【注释】

①堀（kū）：掘，挖。

②卤气：指含有盐分的水蒸气，俗称“咸气”。

③卤气冲灯即灭：卤气之所以能冲灯即灭，可能还含有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氮气等不助燃气体。当时利用它作为一种信息，来间接地、粗略地估算卤水的盐度。近代已改用比重计或电导盐度计直接测定卤水盐度了。

④卤水：矿化度大于60克／升的含有较多盐分的水。这里指经过蒸发浓缩后的海水。其主要成分是氯化钠，也有少量的硫酸钙、氯化钾、氯化镁、硫酸镁，以及其他微量元素。

【译文】

再一种方法是：在潮水深没的地方，预先掘一个深坑，把竹或木横架在坑上，铺上草席，再铺上沙。当海潮盖顶冲过时，卤气便通过沙子渗入坑中。把沙和草席掀去，用灯向坑里照一照，当卤气能把灯火熄灭时就可取卤水出来煎炼了。

总之，功在晴霁。若淫雨连旬，则谓之盐荒①。

【注释】

①盐荒：自古以来，盐田生产一靠海水二靠天，遇到阴雨连绵就要闹盐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盐工们改造了盐田，大筑保卤池，并采用塑料薄膜遮盖结晶池等抗雨措施，机械化程度也提高了，于是不再出现盐荒。

【译文】

总之，关键在于天晴。如果阴雨连绵，盐就停产，酿成盐荒。

又淮场地面①，有日晒自然生霜如马牙者②，谓之大晒盐。不由煎炼，扫起即食。海水顺风漂来断草③，勾取煎炼，名蓬盐。

【注释】

①淮场：又称淮扬场。我国著名盐场区之一。宋应星说："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野议·盐政议》）此盐区明朝时在淮安府和扬州府辖内，相当于今江苏的黄河沿岸一带。所产盐叫淮盐，或两淮盐。

②马牙：即马牙硝。芒长，似马牙。又称芒硝或朴硝。化学成分为十水硫酸钠（$Na_2SO_4 \cdot 10H_2O$）。

③断草：这里指海藻。用它煎成的盐叫蓬盐，含有较多的碘质。

【译文】

在淮扬盐场，靠日光把海水晒干，便能得到像马牙硝那样白的盐霜，这叫大晒盐。不必再煎炼，扫起来便可食用。此外，利用顺风漂来的海草熬成的盐叫蓬盐。

凡淋煎法，堀坑二个，一浅一深。浅者尺许，以竹木架芦席于上，将扫来盐料，不论有灰无灰，淋法皆同。铺于席上，四周隆起，作一堤垱形①，中以海水灌淋，渗下浅坑中（图40）。深者深七八尺，受浅坑所淋之汁，然后入锅煎炼。

图40　淋水先入浅坑

【注释】

①垱（dàng）：横筑在河中或低洼田地中以挡水的小堤。

【译文】

盐的淋洗和煎炼的方法是，挖两个坑，一浅一深。浅的坑深一尺左右，用竹或木横架在坑上，再铺上草席，将扫来的盐料，不论有灰无灰，淋洗方法都一样。铺在草席上，四周堆高些，围成个堤坝，坝内用海水淋洗，卤水便渗入浅坑中。深的坑有七八尺深，接受从浅坑来的卤水，然后倒入锅里煎炼。

凡煎盐锅，古谓之牢盆①，亦有两种制度，其盆周阔数丈，径亦丈许。用铁者，以铁打成叶片，铁钉拴合，其底平如盂，其四周高尺二寸，其合缝处一经卤汁结塞，永无隙漏。其下列灶燃薪，多者十二三眼，少者七八眼，共煎此盘（图41）。南海有编竹为者，将竹编成阔丈深尺，糊以蜃灰②，附以釜背。火燃釜底，滚沸延及成盐。亦名盐盆，然不若铁叶镶成之便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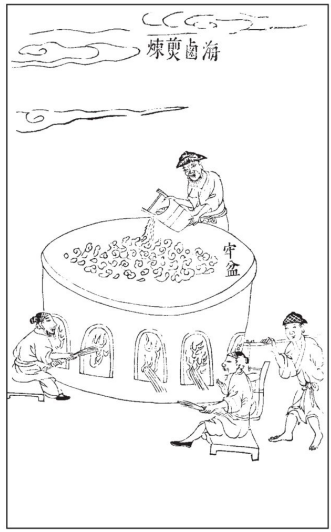


图41　海卤煎炼

【注释】

①牢盆：煮盐器。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部五》“食盐”条引苏颂曰：“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因此，《汉书·食货志》有“官与牢盆”（盐官发放牢盆）的说法。

②蜃（shèn）灰：蛤蜊壳烧成的灰，主要成分为氧化钙。性质与石灰相同。

【译文】

熬盐锅，古时候叫牢盆，大致有两种规格，周围几丈长，直径约有一丈。一种是铁盆。用铁打成薄片，铁块用铁钉铆合，底部像盂那样平，边高一尺二寸，接口的地方经过卤水结晶堵塞之后就不会再漏了。牢盆下面排列炉灶，多的有十二三个，少的也有七八个，用柴火同时烧煮。南海有另一种盆，是用竹编成丈把阔尺把深的竹围，糊上蛤蜊灰，衔接在铁锅边上的。锅下烧火，卤水便滚沸而逐渐结盐。这种盆也叫牢盆，但没有铁牢盆方便。

凡煎卤未即凝结，将皂角椎碎[1]，和粟米糠二味，卤沸之时，投入其中搅和，盐即顷刻结成。盖皂角结盐，犹石膏之结腐也。

【注释】

①皂角：又名皂荚。能发泡，可絮凝卤水中的杂质以促进食盐结晶析出。近代已改用明矾作絮凝剂。

【译文】

用卤水熬盐，若不凝结，可以将皂角舂碎，混合粟米糠，趁卤水沸腾时倒入锅中搅匀，盐分马上就会晶析出来。加皂角促使结盐，就好像做豆腐要加石膏一样。

凡盐，淮扬场者质重而黑，其他质轻而白。以量较之，淮场者一升重十两，则广、浙、长芦者只重六七两[1]。

【注释】

①广：广盐。特点是盐味较咸。屈大均《广东新语·食语·盐》："南海阴火太盛，其味益咸。故广盐为吴楚所重，南赣人为醯酱者必以广盐，谓气力重于淮盐一倍云。"长芦：我国著名盐场区之一。在今河北的渤海沿岸，北起山海关，南至海丰，一共有二十四个盐场，总称长芦盐区，以运盐司驻在长芦（今河北沧州）而得名。

【译文】

淮扬盐场产的盐重而黑，其他盐场的却轻而白。就其重量来说，淮扬盐一升有十两重，广东、浙江和长芦盐一升则只有六七两重。

凡蓬草盐，不可常期，或数年一至，或一月数至。

【译文】

蓬草盐的来源不定期，有时几年才来一次，有时一个月就来几

次。

凡盐，见水即化，见风即卤，见火愈坚[1]。凡收藏不必用仓廪。盐性畏风不畏湿[2]。地下叠稿三寸，任从卑湿无伤。周遭以土砖泥隙[3]，上盖茅草尺许，百年如故也。

【注释】

①“凡盐”四句：食盐（NaCl）易溶于水，见水即溶化，一直至饱和，出现液—固平衡态为止。食盐遇到饱含水蒸气的南风时，由于所含杂质氯化镁的吸潮性特别强，会渗出苦卤水（主要含氯化镁）。食盐在盐多火少时不易燃烧，而可以熔化成团。

②盐性畏风不畏湿：这是相对而言的。食盐遇到干风，附着的水分就会挥发；遇到湿风，却会部分潮解成盐卤流失。这两种情况都使得盐的重量减轻而造成“损耗”。如果只是天气潮湿而无风，盐溶解少许就饱和了，因而损失很小。

③泥：这里作动词用，涂上或填塞的意思。

【译文】

盐见水就溶，见风就流盐卤，见火却愈坚硬。储存盐不必用仓库。盐的特性是怕风不怕湿。只要地上铺稻草三寸，什么地势低、湿气重都不怕了。如果四周再砌上土砖，砖隙用泥封固，上面盖上一尺厚的茅草，那么放置一百年也将依然如故。

池盐

凡池盐，宇内有二[1]：一出宁夏，供食边镇；一出山西解池[2]，供晋、豫诸郡县。

【注释】

①凡池盐，宇内有二：宇内，指当时的“天下”，即国内。池盐现

在统称为湖盐。我国不止宁夏、山西两省才产湖盐，还有青海柴达木盐湖等一千多个盐湖（凡湖水含盐量超过3.5%的都叫盐湖）。我国盐湖类型较多，除食盐型即氯化钠型外，还有碳酸盐型、硫酸盐型等。本卷池盐专指食盐型。

②解（xiè）池：即解州盐池。是我国开发最早、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盐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汉书·地理志》曰：‘盐池在安邑西南……长五十一里，广六里，周百一十四里。’……今池水东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可见，解池面积在变化着。解池所产的盐叫解盐。《新唐书·食货志》：“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

【译文】

我国池盐产地在两处：一处在宁夏，供应边区食盐；另一处在山西解池，供应山西、河南各郡县食盐。

解池界安邑、猗氏、临晋之间①，其池外有城堞②，周遭禁御。池水深聚处，其色绿沉。土人种盐者，池傍耕地为畦陇③，引清水入所耕畦中（图42），忌浊水，参入即淤淀盐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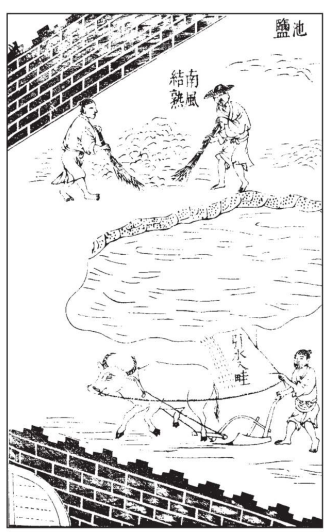


图42　池盐

【注释】

①安邑：古县名，今镇名。在解池附近。猗（yī）氏：古地名。在今山西临猗之南，有盐池。临晋：古县名。今与猗氏合并为临猗。

②城堞（dié）：城墙。堞，城墙上的凹凸部分。

③傍：通“旁”。陇：同“垄”。

【译文】

解池位于安邑、猗氏和临晋之间，池四周筑有城墙加以保护。池水深的地方，水色深绿。当地制盐的人，就在池边犁地成畦，引清水入畦中，切忌浊水混入，否则就会堵塞盐脉。

凡引水种盐，春间即为之，久则水成赤色。待夏秋之交，南风大起①，则一宵结成，名曰颗盐，即古志所谓大盐也。以海水煎者细碎，而此成粒颗，故得大名。其盐凝结之后，扫起即成食味。种盐之人，积扫一石交官，得钱数十文而已②。

【注释】

①南风：山西大陆性气候的南风是干燥的，与南方沿海相反。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谓之盐南风。……解盐不得此风不冰。”《本草纲目》：“池盐出河东安邑、西夏灵州，今惟解州种之。疏卤地为畦陇而堑围之。引清水注入，久则色赤。待夏秋南风大起，则一夜结成，谓之盐南风。”

②“种盐之人”三句：汉武帝以来实行盐铁官营。盐工向盐官领取牢盆，煮得的盐全部交官，不准私分，更不准私营。作者在《野议·盐政议》中抨击官府对盐工剥削过于深重，对盐商苛捐杂税太多，要求撤去各省盐法道、巡盐兵，改革盐政，通商惠民。

【译文】

每到春季便要引水制盐，太迟了水就会变成红色。等到夏秋之交，南风劲吹，一夜之间就能结成盐了，这种盐叫作颗盐，即古书所说的大盐。海盐比较细碎，而池盐呈颗粒状，因此被称为“大盐”。这种盐一经结成，便可扫起来食用。制盐的人，交一担盐给官府，只能得到几十个铜钱而已。

其海丰、深州①，引海水入池晒成者，凝结之时，扫食不加人力，与解盐同；但成盐时日，与不借南风，则大异也。

【注释】

①海丰、深州：长芦盐区的盐场名。海丰在今河北盐山县东，深州在今河北沧州一带。

【译文】

在海丰和深州，引海水入池中晒成的盐，不用煎炼即可扫起来食用，这一点与解盐是相同的；但成盐时日和不依靠南风这两点，却跟解盐大不相同。

井盐

凡滇、蜀两省，远离海滨，舟车艰通，形势高上，其咸脉即韫藏地中。

凡蜀中石山去河不远者，多可造井取盐（图43）。盐井周圆不过数寸，其上口一小盂覆之有余，深必十丈以外，乃得卤信①，故造井功费甚难。其器冶铁锥，如碓嘴形，其尖使极刚利，向石山舂凿成孔②。其身破竹缠绳，夹悬此锥。每舂深入数尺，则又以竹接其身，使引而长。初入丈许，或以足踏碓梢，如舂米形。太深则用手捧持顿下。所舂石成碎粉，随以长竹接引，悬铁盏挖之而上。大抵深者半载，浅者月余，乃得一井成就。盖井中空阔，则卤气游散，不克结盐故也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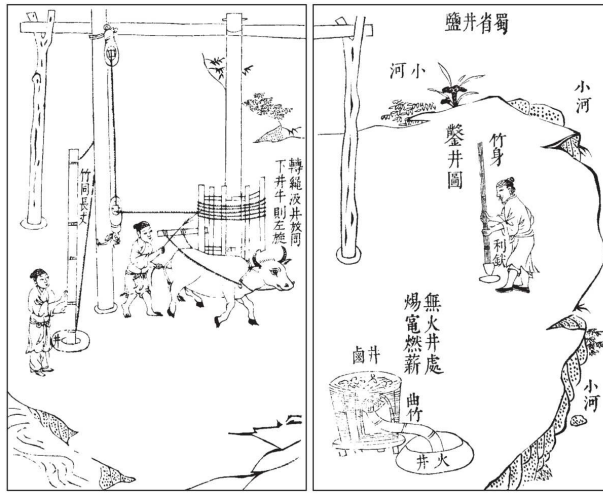


图43　蜀省井盐

【注释】

①深必十丈以外，乃得卤信：卤信，指地下卤水或盐岩的信息。如果是黄卤井，卤信可能是指淡水。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蜀中盐井，先凿得淡水，深乃得盐。"如果是黑卤井，卤信可能是指天然气和硫化氢的混合气体，有刺鼻臭味。无论是黄卤井还是黑卤井，卤信也可能是指"腰脉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蜀中方物记·井法》引马骥《盐井图记》云：凿小窍，"凿至二十丈，中见白沙数丈，有盐水数担，名曰'腰脉水'，去盐水不远。寻凿之，而盐水涓涓自见也"。关于井深，《旧唐书·地理志》说："（泸州富义）界有富世盐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这是我国古代盐井深度的最早记录。明代凿井技术已很发达，所谓"深必十丈以外"，若按一般明尺（营造尺）计算则太浅了，当指最浅井深。这跟马骥《盐井图记》所说的大窍深约二三十丈，小窍深二十丈，合计井深约四五十丈大体相符。若按"板凳尺"（以一米多长的一条板凳为一尺）计算，则超过一百米以上，相当于当时的一般井深。近现代盐井一般深度已达五百米至一千二百米，甚至更深。

②“其器冶铁碓”四句：当时使用的工具是顿钻的雏形，相当于近代的冲击式钻井工具。现在已改用旋钻了。“冶”字疑为“治”字之误，因铁锥是治（锤锻）出来的，而不是冶（铸造）出来的。

③“盖井中空阔”三句：事实上，井卤能否结盐，关键在于是否有淡水渗入而使其盐度大大下降。宋代以前的盐井是裸井，没有用套管隔绝地下淡水的装置。北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3），已把秦汉以来的大口浅裸井改革成为小口深套井（卓筒井），即用竹筒为井屏，以防崩坍和隔绝淡水（详见苏轼《东坡志林》卷四）。明中叶以后，凿井技术又大大提高了，井深由几十丈发展到一两百丈。

【译文】

云南、四川两省，远离海滨，交通不便，地势也较高，那里的盐矿都蕴藏在地下。

四川离河不远的石山，多数可以凿井取盐。盐井的圆周只有几寸，一个小盂便能绰绰有余地盖住它的上口，而井深却要超过十丈以上才能找到卤水或盐岩，因此凿井的费用很高。凿井使用的铁锥，形状很像碓嘴，它的尖端要刚硬而锐利，才能把石山冲凿成孔。铁锥用破开两半的竹夹住，并用绳缠紧。每凿进数尺，就要用竹竿把它接长。起初凿到一丈多深，可用脚踏，就像踏碓舂米一样。太深了，就要用手把竹竿提起，然后用力舂下去。舂成的碎石粉，可用长竹安上铁勺子把它掏上来。大概深井要半年，浅井要一个多月才能挖成功。如果凿的井眼太空阔了，卤气就会散失，以致不能结盐。

井及泉后，择美竹长丈者，凿净其中节，留底不去，其喉下安消息①，吸水入筒，用长絙系竹沉下②，其中水满。井上悬桔槔、辘轳诸具。制盘驾牛，牛拽盘转，辘轳绞絙，汲水而上。入于釜中煎炼，只用中釜，不用牢盆。顷刻结盐，色成至白。

【注释】

①消息：这里指阀门。俗名叫“皮钱”。

②绠（gēng）：粗绳索。

【译文】

当盐井凿到卤水层后，选择一丈长的好竹子，把间节凿穿，只保留最底下的那一间节，在竹筒下端安上阀门，以便汲水入筒。把这根竹用粗绳拴住沉下去，便汲满了卤水。井上用桔槔和辘轳等作为提水工具。操作时由牛带动转盘，辘轳便绞起绳索，把汲满卤水的竹筒提上来。然后，将卤水倒入锅里煎炼，只用中号锅，不用牢盆。很快就结成雪白的盐了。

西川有火井①，事奇甚，其井居然冷水，绝无火气。但以长竹剖开去节，合缝漆布，一头插入井底，其上曲接，以口紧对釜脐，注卤水釜中，只见火意烘烘，水即滚沸。启竹而视之，绝无半点焦炎意。未见火形而用火神②，此世间大奇事也！

凡川、滇盐井，逃课掩盖至易③，不可穷诘。

【注释】

①火井：即天然气井。可分干腔、卤火（有卤水掺杂其中）等类型。《四川盐政史》卷二曰：四川火井“最初始于邛崃县，似在汉时颇为兴盛”。西晋张华《博物志》：“临邛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井在县南百里。”并记载有诸葛亮巡视临邛火井和用火井煮盐的史实。到了宋元明时已普遍用天然气煮盐了。

②未见火形而用火神：形与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指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作者继承了荀子“形具而神生”和范缜“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描述天然气煮盐是表面上看不见火的形象（火焰），实际上却起了火的加热作用。

③课：课税。

【译文】

四川西部有一种火井，非常奇妙，井里居然是冷水，完全没有热气。但是只要剖开长竹去掉间节，再用漆布缝合好，将一头插入井底，另一头用曲管接到锅底正中，锅里注入卤水，只见热烘烘的，卤水很快沸腾起来。可是，打开竹管一看，却没有半点烧焦的痕迹。看不到火的形象却起了火的作用，这是世界上一大奇事啊！

四川、云南的盐井，容易掩盖逃税，很难查究。

末盐①

凡地碱煎盐，除并州末盐外②，长芦分司地土人亦有刮削煎成者③，带杂黑色，味不甚佳。

【注释】

①末盐：粉末状的矿盐。

②并州：古代九州之一。在今山西太原一带。

③长芦分司：长芦（今河北沧州）盐运司下面的分司。

【译文】

地碱熬的盐，除了并州的粉末盐之外，还有长芦盐运分司的当地人刮取地碱所熬成的盐，这种盐有杂质，颜色较黑，味道不太好。

崖盐①

凡西省阶、凤等州邑②，海、井交穷，其岩穴自生盐，色如红土，恣人刮取③，不假煎炼④。

【注释】

①崖盐：即岩盐，也称石盐。由古代地质时期潟湖和海湾中海水的盐分沉积而成。纯净的崖盐白色透明，可供食用。含有杂质的只作化工原料用。

②西省阶、凤：陕西阶州和凤县。阶州相当今甘肃武都、康县一带。凤县位于陕西西南部，邻接甘肃。

③恣（zì）：听任，任凭。

④不假：用不着，不必。假，借，利用。

【译文】

陕西阶州、凤县等地，没有海盐也没有井盐，但当地岩洞却出产食盐，色如红土，任人刮取，不必煎炼。

甘嗜第六卷

【题解】

本卷讲制糖。甘嗜（shì），语出《尚书·五子之歌》：“甘酒嗜音。”是说沉溺于喝酒听音乐。此处甘与嗜同为爱好义。宋应星此卷中“甘嗜”两字，取义为嗜甘（爱好甜味），引申为制糖。

本卷记述关于蔗糖、饴饧（yí　táng）和蜜糖等三种糖的制造工艺。蔗糖又分红糖、白糖和冰糖三种。饴是麦芽糖，饧是麦芽糖加糯米粉熬成的硬糖。

关于种蔗，宋应星说：正月雨水（二十四节气之一）前五六天，把甘蔗砍成两个节长，密布地上，微加土掩，头尾相枕，若鱼鳞状，两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以致芽向土难发。由此可见，我国不仅是粮食作物，即使是经济作物也是精耕细作的。

宋应星说：人巧千方，以供甘旨，颐养天下。他赞美糖对人的好处，但他受到时代的局限而不认识糖的化学结构，也不知道各种糖对人的功用不同。今天我们早已明白：蔗糖是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双糖，麦芽糖是葡萄糖组成的双糖，蜂蜜是葡萄糖和果糖混合的单糖。其中，葡萄糖才容易被人体直接吸收。

宋子曰：气至于芳，色至于靓①，味至于甘，人之大欲存焉②。芳而烈，靓而艳，甘而甜，则造物有尤异之思矣③。世间作甘之味，什八产于草木④，而飞虫竭力争衡⑤，采取百花，酿成佳味，使草木无全功。孰主张是而颐养遍于天下哉⑥？

【注释】

①靓（jìng）：同“靓”。美丽。如“靓布”“靓衣”等。

②人之大欲存焉：语出《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宋应星强调人欲存在，跟当时流行的所谓“存天理，去

人欲”的程朱理学是针锋相对的。

③造物有尤异之思：自然界有特异的构思。作者把自然界加以拟人化，带有“物活论”思想。

④世间作甘之味，什八产于草木：直接来自草木的糖，明代只有甘蔗糖一种。甜菜糖只是近代才有的。近现代化学还可使淀粉或纤维素等多糖降解为糖（双糖或单糖），甚至能够合成糖精等。

⑤飞虫：此指蜜蜂。

⑥孰主张是：语出《庄子·天运》。孰，谁，什么。主张，主宰，支配。是，这个。

【译文】

气味要芳香，颜色要美丽，味道要清甜可口，这都是人的正常欲望。芳香而浓烈，美丽而鲜艳，可口而甜蜜，则是自然界的特意安排。世间制糖的原料，十分之八来自草木，蜜蜂也不甘落后，采集百花酿成蜜糖，使草木不能占有全部功劳。不知是什么在支配这些东西而使世人普遍受益呢？

蔗种

凡甘蔗有二种①，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已。似竹而大者为果蔗②，截断生啖，取汁适口，不可以造糖。似荻而小者为糖蔗③，口啖即棘伤唇舌，人不敢食，白霜、红砂皆从此出。

【注释】

①凡甘蔗有二种：北宋王灼《糖霜谱》把甘蔗分成四种：“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谓荻蔗也；曰红蔗，《本草》所谓昆仑蔗也。红蔗止堪生啖，芳蔗可作砂糖，西蔗可作霜，色浅，土人不甚贵；杜蔗紫嫩，味极厚，

专用作霜。”

②果蔗：作为水果而培育的甘蔗品种。茎大，质脆，汁多，清甜可口。

③糖蔗：茎小，质硬，糖分高，适于榨糖，又叫糖蔗。因它像荻，又叫荻蔗。

【译文】

甘蔗有两种，盛产于福建、广东一带，其他地区的产量总和只占十分之一。茎粗大像竹子的叫果蔗，截断生吃，汁多可口，不宜制糖。茎细小像芦荻的叫糖蔗，因易刺破唇舌，人不敢生吃，白砂糖和红砂糖却都是用糖蔗造的。

凡蔗古来中国不知造糖。唐大历间，西僧邹和尚游蜀中遂宁，始传其法①。今蜀中种盛，亦自西域渐来也②。

【注释】

①“凡蔗古来中国不知造糖”四句：早在东汉时广东南海人杨孚《异物志》就有关于甘蔗造糖的记载：“甘蔗，远近皆有，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也提到沙糖：“（蔗）今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以为沙糖，甚益人。”唐太宗曾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技术，使蔗糖的色和味都超过了外国。《新唐书·西域列传》说：“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属国。……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汁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贞观二十一年即647年。可见，在唐大历（766—799）之前，中国已经能制造蔗糖了。本卷说到的西僧邹和尚一事，来源于北宋王灼《糖霜谱》的一段记载：“先是唐

大历年间，有僧号邹和尚，不知所从来，跨白驴登繖山，结茅以居。……一日，驴犯山下黄氏者蔗苗，黄请偿于邹，邹曰：‘汝未知窨蔗糖为霜利当十倍，吾语女，塞责可乎？’试之，果信，自是流传其法。”原文并没有“西”字，邹和尚很可能是中国人。“唐大历间……始传其法”，也只是四川遂宁的情况。

②渐（jiān）：流入，引进。

【译文】

中国古代不晓得用甘蔗造糖。唐大历年间，西域僧人邹和尚到四川遂宁游历时，才传授了制糖的方法。现在四川大量种蔗，也是从西域引进来的。

凡种荻蔗，冬初霜将至，将蔗砍伐，去杪与根①，埋藏土内。土忌洼聚水湿处。雨水前五六日，天色晴明，即开出，去外壳，砍断约五六寸长，以两个节为率②。密布地上，微以土掩之，头尾相枕，若鱼鳞然。两芽平放，不得一上一下，致芽向土难发。芽长一二寸，频以清粪水浇之。俟长六七寸，锄起分栽③。

【注释】

①杪（miǎo）：末梢。

②率（lǜ）：标准。

③锄起分栽：这叫甘蔗育苗移栽，是我国一项古老的栽培技术，也是一项高产措施。

【译文】

种植荻蔗，是在冬初将要打霜时，把蔗砍下，除去头尾，埋在泥土里。不宜用低洼积水地。雨水节气前五六天，天晴就把它挖出来，剥掉外壳，斩成一段段的，每段约五六寸长，以有两节为准。密布在地里，用少量的土覆盖，像鱼鳞一样头尾相枕。每段的两节芽要平放，

不能一上一下，以防种芽难以萌发。芽长到一两寸时，要经常浇清粪水。长到六七寸时，就可挖起来移栽。

凡栽蔗必用夹沙土，河滨洲土为第一。试验土色，掘坑尺五许①，将沙土入口尝味，味苦者不可栽蔗。凡洲土近山上流河滨者，即土味甘，亦不可种，盖山气凝寒，则他日糖味亦焦苦。去山四五十里，平阳洲土择佳而为之②。黄泥脚地毫不可为。

【注释】

①掘（kū）：掘，挖。

②平阳洲土：平坦向阳的水边地。

【译文】

种蔗必须用沙壤土，最好是河边的淤积土。试验土质时，掘坑一尺五寸深，用嘴巴尝尝沙土的味道，若味苦就不能种蔗。深山上游河边的淤积土，即使味甜也不能种蔗，因为山气寒冷，蔗糖也将是焦苦的。应该在离山四五十里平坦向阳的淤积土上，选择较好的地段来种蔗。黄泥脚地不宜种蔗。

凡栽蔗，治畦行阔四尺，犁沟深四寸，蔗栽沟内，约七尺列三丛。掩土寸许，土太厚则芽发稀少也。芽发三四个或六七个时，渐渐下土，遇锄耨时加之①。加土渐厚则身长根深，庶免欹倒之患②。

【注释】

①耨（nòu）：除草。

②庶免欹（qī）倒：幸免倒斜。

【译文】

种蔗时，整成每行宽四尺的畦，犁出四寸深的沟，把蔗种在沟内，七尺远种三丛。盖上约一寸厚的土，土太厚了发芽就少。当每丛

发有三四个或六七个芽时就要分次培土了，每当中耕除草时都要结合培土。培土逐渐加厚，甘蔗秆高根深，可免倒伏。

凡锄耨不厌勤过，浇粪多少，视土地肥硗①。长至一二尺，则将胡麻或芸薹枯浸和水灌②，灌肥欲施行内。高二三尺，则用牛进行内耕之，半月一耕用犁，一次垦土断傍根③，一次掩土培根。九月初培土护根，以防砍后霜雪④。

【注释】

①硗（qiāo）：同“垮”。土地坚硬而贫瘠。

②胡麻：即芝麻。芸薹：油菜。枯：油料作物果籽榨油后剩余的渣滓。

③傍：通“旁”。

④九月初培土护根，以防砍后霜雪：这是宿根蔗栽培的一项措施。甘蔗是一种多收的宿根性作物，当其地上部分砍收后，只有土厚才能保证地下根芽借土温安全过冬，来年春天重新萌发成株。

【译文】

中耕除草的次数不嫌多，浇粪多少，要看土地肥瘦而定。蔗苗长到一两尺高时，就用芝麻枯或油菜籽枯泡水浇灌在行内。蔗高两三尺时，用牛在蔗行间中耕，每半个月犁耕一次，翻一次土就犁断一次旁根，并培一次土。到九月初要再培土护根，以防蔗砍后宿根被霜雪冻坏。

蔗品

凡荻蔗造糖，有凝冰、白霜、红砂三品。糖品之分，分于蔗浆之老嫩①。

【注释】

①糖品之分，分于蔗浆之老嫩：蔗的老嫩反映蔗是否成熟。成熟的蔗，即老蔗，不但含糖量多，而且还原糖和色素都少，较易造出白糖。所以说，古代造糖，糖品常常取决于蔗的老嫩。

【译文】

用荻蔗造糖，有冰糖、白糖和红糖三个品级。糖的品级取决于蔗的老嫩。

凡蔗性①，至秋渐转红黑色，冬至以后，由红转褐，以成至白。五岭以南无霜国土，蓄蔗不伐以取糖霜。若韶、雄以北②，十月霜侵，蔗质遇霜即杀③，其身不能久待以成白色，故速伐以取红糖也，凡取红糖，穷十日之力而为之。十日以前，其浆尚未满足；十日以后，恐霜气逼侵，前功尽弃。故种蔗十亩之家，即制车、釜一付④，以供急用。若广南无霜，迟早惟人也。

【注释】

①蔗性：指甘蔗表皮的特性。

②韶：广东韶关。雄：广东南雄。

③蔗质遇霜即杀：蔗质指蔗糖等内含物，遇霜会部分降解为葡萄糖和果糖。这两者的混合物叫转化糖（因使旋光性由右旋转化为左旋而得名），它本身虽不影响结晶，但其热氧化和热分解产物（如有机酸和棕色物质等），不但使糖浆颜色加深，而且影响糖浆容易形成过饱和溶液而妨碍蔗糖结晶析出。冻害严重时，蔗汁酸败，甚至霉变，失去制糖价值。

④付：用同“副”。器物的一对或一套。

【译文】

荻蔗的表皮，到了秋天逐渐变成红黑色，冬至以后，由红转褐，

最后出现白蜡。岭南无霜地区，甘蔗留在田里不砍，以便用它来造白糖。但韶关、南雄以北的地区，十月开始下霜，蔗质遇到霜就要被破坏，无法留到蔗皮变白，不如早点砍下来制作红糖，力争在十天内完成。这十天以前，甘蔗还没有成熟；这十天之后，又怕霜冻一来而前功尽弃。所以种有十亩蔗的人家，要准备好一套造糖车、釜以供急用。至于广东南部无霜地区，砍蔗就可以迟早由人了。

造糖① （具图）

凡造糖车（图44）②，制用横板二片，长五尺、厚五寸、阔二尺，两头凿眼安柱。上笋出少许，下笋出板二三尺③，埋筑土内，使安稳不摇。上板中凿二眼，并列巨轴两根，木用至坚重者。轴木大七尺围方妙。两轴一长三尺，一长四尺五寸，其长者出笋安犁担。担用屈木，长一丈五尺，以便架牛团转走。轴上凿齿分配雌雄，其合缝处须直而圆，圆而缝合。夹蔗于中，一轧而过，与棉花赶车同义。蔗过浆流，再拾其滓，向轴上鸭嘴扱入，再轧，又三轧之，其汁尽矣，其滓为薪④。其下板承轴，凿眼只深一寸五分，使轴脚不穿透，以便板上受汁也。其轴脚嵌安铁锭于中⑤，以便捩转⑥。凡汁浆流板有槽枧⑦，汁入于缸内。每汁一石，下石灰五合于中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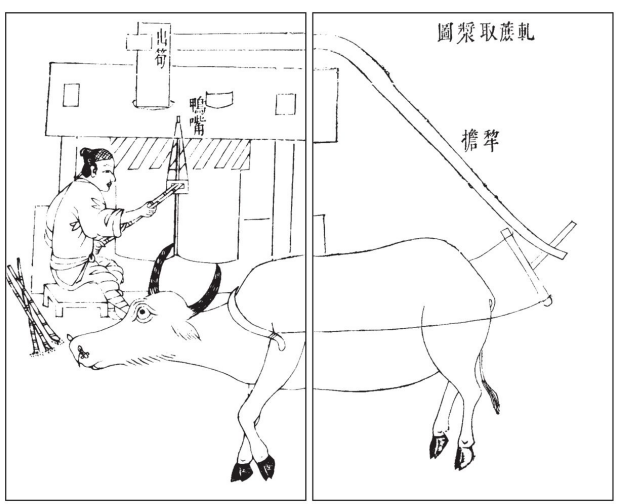


图44　轧蔗取浆

【注释】

①造糖：据上下文，此节所述为造红糖之法。

②造糖车：两辊式压榨机。效率较低，一次只可榨出约60%的蔗汁，因此要榨三次。现在辊数增多，效率提高了。

③板：涂本作“版”，据杨素卿刊本改。

④其滓为薪：近代蔗渣除当柴烧外，还可以综合利用来造纸和人造纤维，蔗渣糠还能提炼糠醛等化工原料。

⑤锭（dìng）：通“铤”。金属块。

⑥捩（liè）转：转动。

⑦枧（jiǎn）：引水的渡槽或导管，木制或竹制。

⑧每汁一石，下石灰五合（gě）于中：蔗汁一般含蔗糖11%～13%，非蔗糖成分2.5%（其中还原糖0.5%～2%），微酸性（pH＝5），是一种暗黄色的混浊糖液。加入石灰（CaO），把微酸性中和成偏碱性（pH＝7.5），以达到非糖分凝聚的最佳pH值。因此，石灰在这里主要起澄清剂作用。至于文中所述加石灰的比例，则只是土法制糖的某一经验值。这是“冷汁加灰法”，操作方便，转化糖少，但石灰用量大。此外，还有“热汁加灰法”“分次加灰二次加热法”等。这种石灰法一般只用于制粗糖。近代主要采用碳酸法或亚硫酸法制糖。合，古代容量单位。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石。

【译文】

造糖用的轧蔗机，规格是用上下两块横板，每块长五尺、厚五寸、宽二尺，两端凿孔安柱。柱的上榫突出上板少许，下榫穿过下板二至三尺，埋在地下，使整个机身安稳不摇。在上板中央凿两个眼，并列安上两根大木辊，用坚实木材造成。木辊以圆周长七尺为宜。一辊长三尺，另一辊长四尺五寸，长辊有榫突出，用来安装犁担。犁担用一根长一丈五尺的弯木造成，以便架牛团团转。辊上凿有相互配合的凹凸传动齿，两辊必须直而圆，缝合一致。把蔗夹在两辊之间一轧而

过，这和轧棉花的原理是相同的。蔗经压榨便流出蔗汁，经再榨、三榨后，蔗汁便榨尽了，剩下的蔗渣当柴草烧。下板支承轴脚的两个眼只有一寸五分深，辊轴穿不过下板，以便下板承住蔗汁。辊轴下端要嵌装铁锭子，以便转动。承板上有过水槽，蔗汁流入缸内。每一石蔗汁加石灰五合。

凡取汁煎糖，并列三锅如品字，先将稠汁聚入一锅，然后逐加稀汁两锅之内。若火力少束薪，其糖即成顽糖①，起沫不中用。

【注释】

①顽糖：由于火力不足，熬糖时间过长，糖浆部分变成转化糖并进一步热氧化分解而增加胶体物质，使糖浆呈粘胶状，泡沫不易发散，蔗糖难以起砂析出。

【译文】

用蔗汁熬糖时，把三口锅排成品字形，先把熬浓的蔗汁集中在一口锅里，再把稀蔗汁逐次加入其余两口锅中。若少一小捆柴而致火力不足，就会熬成顽糖，尽起泡沫而不中用了。

造白糖①

凡闽、广南方经冬老蔗，同车同前法，笮汁入缸②。看水花为火色。其花煎至细嫩，如煮羹沸，以手捻试，粘手则信来矣③。此时尚黄黑色，将桶盛贮，凝成黑沙④。然后，以瓦溜教陶家烧造。置缸上（图45）⑤。其溜上宽下尖，底有一小孔，将草塞住，倾桶中黑沙于内，待黑沙结定，然后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⑥。其中黑滓入缸内⑦，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洋糖⑧；西洋糖绝白美，故名。下者稍黄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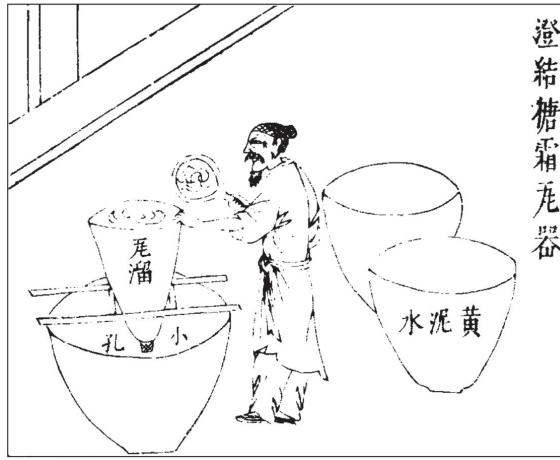


图45　澄结糖霜瓦器

【注释】

①白糖：这里是个广义概念，冰糖也包括在内。

②笮（zé）：压榨。

③以手捻试，粘手则信来矣：蔗糖水溶液一般要大于70%浓度时才可能结晶。当时尚未发明比重计来测定浓度，只得用手捻试。粘手则表明浓度已够，可以停止蒸发了。近代土法熬糖，一般是滴几滴糖浆到冷水中，若能凝结成小块则说明熬好了，即所谓“信来矣”。这时浓度94%～96%。捻，用手指搓转。信，消息。

④黑沙：糖膏。即内含结晶状砂糖的黑褐色浓糖浆。

⑤瓦溜：一种利用糖膏自身的重力除去糖蜜以取得白砂糖的陶制分离器。近代糖厂已改用高效率的离心机了。教（jiāo）：让，令，使。

⑥黄泥水：这里作吸附脱色剂。现早已改用活性炭了。

⑦黑滓：糖蜜，又叫漏水糖。即从糖膏中分离出砂糖后剩下的胶粘母液。

⑧洋糖：清李调元《粤东笔记》卷十四：“最白者以日爆之，细

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洋糖这里是指适于销售到外洋去的白糖，而不一定是西洋所产。

【译文】

福建、广东南部过了冬的成熟老蔗，压榨蔗汁入缸的方法跟上面说的一样。熬蔗汁时，通过观察水花来掌握火候。当熬到水花呈细珠状，好像煮羹一样沸腾时，就用手捻试一下，如果粘手指就说明熬好了。这时的糖浆还是黄黑色的，把它盛在桶里，让它凝结成糖膏。然后把瓦溜请陶工烧制。放在缸上。瓦溜上宽下尖，底部有个小孔，用草塞住，把桶里的糖膏倒到瓦溜中，等黑沙结定后，除去孔中草塞，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色的糖蜜便流入缸内，留在瓦溜里的全是白糖。最上一层厚约五寸，非常洁白，叫洋糖；西洋糖很白，因此得名。下层稍带黄褐色。

造冰糖者，将洋糖煎化①，蛋青澄，去浮滓②，候视火色。将新青竹破成篾片③，寸斩，撒入其中，经过一宵，即成天然冰块。

【注释】

①煎化：可能是宋应星“煎水极沸，投……化之”的缩语。因为他有类似的提法：“煎水极沸，投矾化之。”（《燔石·白矾》）这种缩语容易产生歧义，因为在无水条件下加热叫煎，在有水条件下加热叫煮。近代制冰糖也要先将白糖倒入开口锅中，掺和25%～30%的净水，加热使之溶化成糖浆，再来浓缩。

②蛋青澄，去浮滓：这叫撇泡。蛋清，即蛋白。利用蛋白质受热凝固后吸附非糖分杂质这一特性，可以把白砂糖精炼成冰糖。

③篾片：它起的是结晶中心的作用。

【译文】

造冰糖，是将白砂糖加热水溶化，用鸡蛋白澄清并撇去面上的浮渣，要掌握火候。将新鲜青竹皮破成一寸长的篾片撒入其中，经过一夜，就自然凝结成冰糖块。

造狮、象、人物等，质料精粗由人。

【译文】

造狮、象、人物等各种形状的糖，糖质精粗可由人选择。

凡白糖有五品：石山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又次，沙脚为下①。

【注释】

①“凡白糖有五品”五句：这里说的“白糖”指冰糖。五品分类引自北宋王灼《糖霜谱》：“糖霜一名糖冰”，“凡霜，一瓮中品色亦自不同：堆叠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次之，沙脚为下。”

【译文】

冰糖有五个品级：石山是一等品，团枝是二等品，瓮鉴是三等品，小颗是四等品，沙脚是五等品。

附：造兽糖①

凡造兽糖者，每巨釜一口②，受糖五十斤。其下发火慢煎，火从一角烧灼，则糖头滚旋而起。若釜心发火，则尽沸溢于地。每釜用鸡子三个③，去黄取青，入冷水五升化解，逐匙滴下用火糖头之上，则浮沤黑滓尽起水面④，以笊篱捞去⑤，其糖清白之甚。然后，打入铜铫⑥，下用自风慢火温之⑦，看定火色，然后入模。

【注释】

①造兽糖：这是初刻本“澄结糖霜瓦器”图下面一段关于造兽糖的文字。现把它当作正文的一节附在这里。

②釜（fǔ）：古炊具。相当于今天的大锅。

③鸡子：鸡蛋。

④浮沤（ōu）：浮泡。

⑤笊篱（zhào li）：一种有孔眼能捞物的勺子。

⑥铫（diào）：吊子。一种有柄有嘴的小釜。

⑦自风：即“自来风”末煤。详见《燔石》卷。

【译文】

兽糖的造法是，在一口大锅中，加入白糖五十斤。锅下文火慢煎，火从一角烧热，则熔融的糖液滚旋而起。如果在锅底中心加热，糖液就会全部沸溢于地。每锅糖用三个鸡蛋，去掉蛋黄只取蛋白，加五升冷水调匀，逐匙滴到滚旋而起的糖液上，浮泡和黑滓就会全部浮起，用笊篱捞去，糖液就变得洁白了。把糖液打入铜铫，下面用“自来风”末煤慢火保温，掌握火候，倾入模中。

凡狮、象糖模，两合如瓦为之。杓写糖入①，随手覆转倾下。模冷糖烧，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结，名曰享糖，华筵用之②。

【注释】

①杓（sháo）：同“勺”。舀东西的器具。写（xiè）：同“泻”。

②筵（yán）：酒席。

【译文】

狮、象糖模是用两半像瓦的模子合成的。用勺子把糖注入模中，随手翻转，把多余的糖液倾出。因为模冷糖热，靠模凝结成一层糖膜，这叫享糖，豪华的酒席要用到它。

蜂蜜

凡酿蜜蜂，普天皆有，唯蔗盛之乡，则蜜蜂自然减少①。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八，而人家招蜂造酿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②。凡蜜无定色，或青、或白、或黄、或褐，皆随方土花性而变。如菜花蜜、禾花蜜之类③，百千其名不止也。

【注释】

①唯蔗盛之乡，则蜜蜂自然减少：甘蔗属非蜜源植物，蜜蜂因蜜源不足而迁徙他方。

②“蜂造之蜜”四句：近代的蜂蜜多来自家蜂（有中国蜂、意大利蜂等品种），而极少采自野蜂的。

③禾花蜜：水稻扬花时收得的蜜俗称禾花蜜。其实，禾花（水稻花）只有少量花粉，并没有花蜜，因此只能酿出蜂粮而酿不出蜂蜜。

【译文】

酿蜜的蜂到处都有，只是在盛产甘蔗的地方，蜜蜂自然就减少。蜂蜜当中，出自山岩土穴的野蜂蜜占十分之八，家蜂蜜占十分之二。蜂蜜没有固定的颜色，或青、或白、或黄、或褐，随各地花蜜种类不同而变。有菜花蜜、禾花蜜等等，名目非常之多。

凡蜂不论于家于野，皆有蜂王①。王之所居②，造一台如桃大。王之子世为王③。王生而不采花，每日群蜂轮值，分班采花供王④。王每日出游两度，春夏造蜜时。游则八蜂轮值以待⑤。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头顶腹，四蜂傍翼飞翔而去，游数刻而返，翼、顶如前。

【注释】

①凡蜂不论于家于野，皆有蜂王：蜂群内分蜂王（母蜂）、雄蜂

和工蜂三种。每巢一般只有一只蜂王，它的职能是分泌激素控制蜂群并产卵繁殖后代。

②王之所居：指母蜂房，俗称王台。这是为培育新母蜂（处女王）而临时建造的，新母蜂育成而爬出王台后，工蜂就把王台拆掉。

③王之子世为王：这是用封建社会现象比拟大自然现象的一种说法。其实，整群蜂都是“王之子”，为王的只不过是王之骄子。蜜蜂属于完全变态昆虫，其个体发育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蜂王（母蜂）有控制后代性别的能力。它在工蜂房和王台内产下受精卵，在雄蜂房中产下未受精卵。经过三天半左右，受精卵和未受精卵各孵化出雌性幼虫和雄性幼虫（后者叫孤雌生殖）。幼虫在三天内吃的都是王浆，三天后却分化了：继续食王浆至封盖，并在王台内发育的雌性幼虫发育成蜂王，改吃蜂粮（花粉和蜜的混合物）并在工蜂房内发育的雌性幼虫发育成工蜂，改吃蜂粮并在雄蜂房内发育的雄性幼虫发育成雄蜂。

④采花供王：蜂王的饲料王浆（蜂乳），是青年工蜂从上咽腺中吐出来的一种淡黄色浓浆。化学成分很复杂，至今还不能用人工方法合成。内含多种氨基酸、激素、酶、微量金属元素、酯类、糖类、维生素、乙酰胆碱等。营养特别丰富，对人具有滋养强壮和防治疾病等医疗价值。

⑤王每日出游两度，游则八蜂轮值以待：处女王羽化出房后，第三天出巢试飞，第四、五天性成熟，开始出巢婚飞，放出性诱素招引雄蜂，在空中交尾。第二次交尾婚飞一般是在当天或第二天进行，直到受精充足为止。若天气不好，可能要拖延半个月才完成交尾。最后一次交尾后的两三天开始产卵。从此终身不再交尾。除了分蜂或逃亡外，蜂王再也不出游了。所谓“王每日出游两度（春夏造蜜时），游则八蜂轮值以待”只是个有条件的比附的说法。

【译文】

无论家蜂还是野蜂，都有蜂王。蜂王居住的地方，造成如桃子一样大的王台。蜂王的子孙世代为王。蜂王天生不采花，每天由蜂群轮值采花供养。蜂王每天出游两次，在春夏造蜜季节。出游时，有八只蜂值班侍候。等到蜂王自己爬到洞口，就有四只蜂用头顶住它的腹部，另有四只蜂跟它傍翼飞翔出去，出游几刻钟之后，又照样顶着、护卫着蜂王回巢。

畜家蜂者，或悬桶檐端，或置箱牖下①，皆锥圆孔眼数十，俟其进入。凡家人杀一蜂二蜂，皆无恙，杀至三蜂，则群起螫人②，谓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无限。杀一蝙蝠，悬于蜂前，则不敢食，俗谓之枭令③。凡家蓄蜂，东邻分而之西舍，必分王之子去而为君④，去时如铺扇拥卫。乡人有撒酒糟香而招之者。

【注释】

①牖（yǒu）：窗户。

②螫（shì）：蜂的腹部尖端有螫针一枚，内连毒囊，囊内有蚁酸。螫针是防御器官，当刺入人或动物体内时，螫针连同毒囊脱落在皮肤里，随着毒液的注入，皮肤产生红肿、发热、痛痒等现象。

③枭（xiāo）令：又叫枭首或枭示，即斩首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

④必分王之子去而为君：王之子指新蜂王，它除了产卵，有控制后代性别的能力外，还能分泌蜂王物质（外激素），通过饲喂它的工蜂传递给整个蜂群，起着控制工蜂行为和卵巢发育的作用，使整个蜂群处于正常生活状态。

【译文】

养家蜂的人，把蜂桶挂在屋檐下，或者把蜂箱放在窗下，都是钻有几十个圆孔以让蜂群进出的。弄死一两只蜂没有关系，若弄死三只

以上时，蜂就会群起而螫之，这叫作“蜂反”。蝙蝠最喜欢吃蜜蜂，如果被它钻进蜂桶，就会吃个没完。可以杀死一只蝙蝠挂在蜂桶前面，其他的蝙蝠就不敢再来吞食，俗话叫作“枭令”。家养蜂分群到邻舍时，必定是新蜂王分出去做王，蜂群组成扇形簇拥着它飞去。乡下人有撒酒糟招引蜂群的。

凡蜂酿蜜，造成蜜脾，其形鬣鬣然，咀嚼花心汁，吐积而成①。润以人小遗，则甘芳并至，所谓臭腐神奇也②。凡割脾取蜜，蜂子多死其中③。其底则为黄蜡。

【注释】

①“凡蜂酿蜜”五句：蜜蜂的口器很发达，分为上部口器（咀嚼器官）和下部口器（吸吮器官）两部分。花蜜采回来后还有个酿蜜的过程。外勤蜂采蜜归巢，吐出蜜汁分配给一至数只内勤蜂。内勤蜂把花蜜吸进蜜囊，又吐回口腔咀嚼，再次吸进蜜囊，如此反复多次，利用唾液中的酶，把花蜜中的蔗糖转化为葡萄糖和果糖，同时扇风蒸发水分，酿成蜂蜜，再吐入巢房贮存。蜜脾，指贮有蜂蜜而没有下卵的巢脾。鬣鬣（liè）然，像鬃毛一样整齐美观。

②“润以人小遗”三句：蜜蜂除采花蜜和花粉外，还需采集水分和无机盐等生存物质。每逢早春，特别是夏季缺蜜时，蜜蜂急于采集水分和盐分。这时，确有蜜蜂飞到小便处的现象。这是生理需要，跟酿蜜并无直接关系。所谓“臭腐神奇”，只是作者的猜测而已。臭腐神奇，语本《庄子·知北游》：“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③凡割脾取蜜，蜂子多死其中：当时是割脾即绞脾取蜜，蛹都被绞死。现在是保脾取蜜，即用离心机取蜜，就能不伤巢脾和蜂蛹。

【译文】

蜜蜂酿蜜，先造巢脾，形状好像疏松多孔的鬃毛一样，蜜是蜂咀嚼着花心汁液，一点一滴吐出来积聚而成的。若以人的小便滋润一下，味道就又甜又香，这就是所谓“化臭腐为神奇”。割脾取蜜时，多数蜂蛹都被绞死在脾里。底层是黄色的蜂蜡。

凡深山崖石上有经数载未割者，其蜜已经时自熟，土人以长竿刺取，蜜即流下。或未经年而扳缘可取者，割炼与家蜜同也。土穴所酿多出北方，南方卑湿，有崖蜜而无穴蜜。凡蜜脾一斤，炼取十二两。西北半天下，盖与蔗浆分胜云。

【译文】

深山岩石上有几年没有割取过的巢脾，其中的蜂蜜早就成熟了，当地的人用长竹竿刺取，蜜就会流下来。有些巢脾不够一年而能爬上去割取的，割炼方法跟家蜂蜜一样。穴蜜多出在北方，南方因地势低而潮湿，只有崖蜜而没有穴蜜。一斤蜜脾可炼十二两蜂蜜。西北地区蜂蜜产量约占全国一半，可与南方蔗糖产量相媲美。

饴饧①

凡饴饧，稻、麦、黍、粟皆可为之。《洪范》云：“稼穑作甘②。”及此乃穷其理。其法③：用稻麦之类浸湿，生芽，暴干④，然后煎炼调化而成。色以白者为上。赤色者名曰胶饴，一时宫中尚之，含于口内即溶化，形如琥珀⑤。南方造饼饵者谓饴饧为小糖，盖对蔗浆而得名也。

【注释】

①饴饧（yí　　táng）：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饴，米蘖煎也。”“饧，饴和馓者也。”段玉裁注：“不和馓谓之饴，和馓谓之饧。”可见，饴是麦芽糖，严格说来是麦芽糖和糊精的混合物。饧是麦芽糖加糯米粉熬成的硬糖。

②稼穑（sè）作甘：语本《尚书·洪范》。意思是百谷产生甜味。

③其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所记述：每米一石，用蘖米五升；米饭摊开散热至手有温感，和入蘖米，装入瓮中，保温一天，加热水除渣取液，用文火熬成。作者宋应星家乡江西奉新叫麦芽糖为米糖，做法大致可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把麦子或谷发成一定长度的麦芽或谷芽；第二步，把米浆煮熟并适当冷却后，加入麦（谷）芽，放置一宿后，过滤；第三步，把滤液放入锅里煮，这叫熬糖。以两根筷子插下去能“扯旗”为度。若过火则太硬，若火嫩则粘粘糊糊成了小糖。

④暴（pù）：晒。后作“曝”。

⑤琥珀：石化的树脂，黄褐色，透明。常产于煤层中，能摩擦生电。

【译文】

麦芽糖，可以用稻、麦、黍或粟来做。《尚书·洪范》说：“百谷产生甜味。”现在可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了。做法是：把稻谷或麦子浸湿，发芽，晒干后，再煎炼调化而成。白色的是上等品。赤色的叫胶饴，皇宫里的人一度喜欢吃，含在嘴里会慢慢溶化，样子像琥珀。南方制造糕饼点心的人把饴饧叫作小糖，以区别于蔗糖。

饴饧，人巧千方，以供甘旨，不可枚述。惟尚方用者名一窝丝①，或流传后代，不可知也。

【注释】

①尚方：皇宫。一窝丝：饴饧的一种。用拔糖棒多次拉制而成，色白，既甜又酥。清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二：“梁尚书上元席上，出窝丝糖供客，其形如扁蛋，光面有二掐，若指掐者，啮之粉碎，散落皆成细丝，座客无识者。”现在还有这类糖果。

【译文】

人们为了千方百计提供甜品，制造麦芽糖的方法很多，不可能一

一列举。皇宫里有一种名叫一窝丝的，或许能流传到后代，这就不知道了。

陶埏第七卷

【题解】

本卷讲陶瓷。陶埏（shān），语本《道德经》：“埏埴为器。”汉河上公注：“埏，和也；埴，土也。和土以为饮食之器。”意思是塑造粘土烧成器皿。

远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发明了陶器，至于瓷器则更是我国首创。在商周时期，发现了制瓷原料高岭土，并初步掌握了釉药原材料，制成了原始瓷器（彩陶）；东汉末有了较成熟的瓷器，晋朝对“瓷”有所记载，潘岳《笙赋》：“披黄苞以授柑，倾缥（piǎo，青白色）瓷以酌醽（líng，美酒）。”其中，缥瓷就是原始青瓷。到了隋唐有了真瓷。宋元时期景德镇瓷器已誉满天下，畅销国内外。到了明朝制瓷手工业进一步发展，不但窑数和产量有所增加，技术上也有三大突破：一是用轮转旋刀取代竹刀旋坯；二是红釉器鲜艳夺目，如宣红器宝光四溢；三是青花瓷更趋精美绝伦，如宣德青花赫赫有名。

本卷是作者对中国瓷都景德镇陶瓷业进行科技考察的记录，比以往的古籍材料要详实得多，是研究中国陶瓷史的一份珍贵史料。

宋应星在本卷声称，陶瓷之所以能成为雅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方土效灵（天工），二是人工表异（人工），两者缺一不可。由此可见，陶瓷也是“天工开物”的伟大杰作之一。

宋子曰：水火既济而土合①。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②，民用亦繁矣哉。上栋下室以避风雨，而瓴建焉③。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而城垣雉堞④，寇来不可上矣。泥瓮坚而醴酒欲清⑤，瓦登洁而醯醢以荐⑥。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⑦，毋亦质重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⑧。掩映几筵，文明可掬⑨。岂终固哉？

【注释】

①水火既济而土合：这句话是作者用物质构成的五行说对整个陶瓷生产过程（从制坯到烧成）的科学概括。既济，六十四卦之一。卦形是水上火下（䷾），象征着陶瓷器的烧成。

②万室之国，日勤千人而不足：典出《孟子·告子下》：“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到了明朝，陶瓷业迅猛发展，人口也增加了很多。宋氏创造性地借用此典，而把“一人”改为“千人”。这个数字不是统计出来的，而带有夸张的文学色彩，形容当时陶瓷业的兴旺发达。

③瓴（líng）：屋顶上仰盖的瓦，也叫瓦沟。

④雉堞（zhì dié）：城上排列如齿状的矮墙，作掩护用。

⑤醴（lǐ）：甜酒。详见《曲蘖》卷。

⑥瓦登：古代祭祀礼器。陶制。醢醢（xī hǎi）：醋和肉酱。

⑦俎（zǔ）豆：古代祭祀礼器。木制漆饰，或青铜制。

⑧素肌玉骨：清兰浦《景德镇陶录·历代窑考》记景德镇的两处唐窑——陶窑和霍窑——“质薄”，“莹缜如玉”，有“假玉器”之称。冯先铭等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认为指的是景德镇宋代青白瓷。景德镇白瓷颇负“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盛名。

⑨文明可掬（jū）：文雅可观。掬，用双手捧取。

【译文】

水和火相互协调起了作用，粘土就牢固地结合而成陶瓷器。在上万户的城镇里，每天有上千人在辛勤制陶，也还是供不应求，可见民间日用陶瓷需求量很大。修建房屋以避风雨，要用砖瓦。王公设置险阻以防守邦土，要用砖来建造城墙和城墙上的护身矮墙，使敌人攻不上来。泥瓮坚实，能使甜酒保持清澈；瓦器清洁，好盛醋和肉酱来献祭。商、周时期，俎、豆等礼器用木制造，无非是讲究庄重罢了。后来，好多地方发现了陶、瓷土，人工又创造出各种技巧，制成了洁雅

的陶瓷器皿，有白绢似的肌肤、玉石般的质地。摆设在桌几或筵席上交互辉映，文雅可观。难道这就不再变化了吗？

瓦

凡埏泥造瓦①，堀地二尺余②，择取无沙粘土而为之。百里之内，必产合用土色，供人居室之用。凡民居瓦形皆四合分片。先以圆桶为模骨，外画四条界（图46）。调践熟泥，叠成高长方条。然后用铁线弦弓，线上空三分，以尺限定，向泥平戛一片，似揭纸而起，周包圆桶之上。待其稍干，脱模而出，自然裂为四片③。凡瓦大小，苦无定式④，大者纵横八九寸，小者缩十之三。室宇合沟中，则必需其最大者，名曰沟瓦，能承受淫雨不溢漏也。

图46　造瓦坯

【注释】

①埏（shān）：以水和土。

②堀（kū）：掘，挖。

③“先以圆桶为模骨”几句：这是制作瓦坯的全过程。根据江西奉

新近代工艺，大致有如下四个步骤：（1）用四根小木条竖钉在圆桶的四周以均分成四块，以便脱模时自然裂成四片。（2）用夏布做成桶套套在瓦桶上，以免做瓦坯时泥巴粘在瓦桶上。（3）泥巴敷上瓦桶后，用泥擦子上下移动擦泥，以使瓦坯与瓦桶紧密粘合不留空隙，瓦坯表面光滑，确保片片成型。（4）泥擦干净后，把瓦桶放在地上，将桶把向内卷缩（瓦桶由许多小薄竹片用钢丝穿成，可向内外伸缩），提出瓦桶，从瓦坯内自下而上取出桶套，瓦坯就立在地上了。晾至半干后掰成四片，竖叠起来。（详见宋应星纪念馆徐钟济《宋应星传》）㐭（dǔn），江西景德镇一带俗称瓷土原矿经粉碎淘洗后塑成的长方形泥墩为㐭子。戛（jiá），击。这里是割削的意思。

④苦：极，尽。

【译文】

和泥造瓦，要掘地两尺多深，选择无沙粘土来造。方圆百里之内，必有适合造房子用的粘土。民房用瓦是四片合在一起成型的。先用圆桶做模型，桶外壁画四条界。把粘土踩成熟泥，堆成一定厚度的长方形泥墩。然后用铁线弦弓向泥墩平拉，割出一片三分厚的陶泥，像揭纸张一样把它揭起来，包在圆桶的外壁上。等它稍干，脱模出来，自然裂成四片瓦坯。瓦的大小并没有一定的规格，大的长八九寸，小的则缩小十分之三。屋顶上的瓦沟，必须用最大的所谓“沟瓦”，才能承受久雨而不溢漏。

凡坯既成，干燥之后，则堆积窑中，燃薪举火，或一昼夜，或二昼夜，视陶中多少为熄火久暂。浇水转釉①，音右。与造砖同法。其垂于檐端者有滴水，下予脊沿者有云瓦，瓦掩覆脊者有抱同，镇脊两头者有鸟兽诸形象，皆人工逐一做成。载于窑内，受水火而成器则一也。

【注释】

①浇水转釉：也叫济水转釉。这是烧制青瓦、青砖的一项技术措施。详见《砖》一节。

【译文】

瓦坯造成并干燥之后，堆砌在窑内，点火烧柴，有烧一昼夜的，也有烧两昼夜的，这要看窑里有多少瓦坯来定。在窑顶浇水使瓦片转色的方法跟烧青砖一样。垂在檐端的“滴水”瓦，用在屋脊两边的“云瓦”，覆盖屋脊的“抱同”瓦，装饰屋脊两头的陶鸟陶兽，都是人工一片一片或一个一个做成的。放进窑里烧成，却与普通瓦一样。

若皇家宫殿所用，大异于是。其制为琉璃瓦者①，或为板片，或为宛筒，以圆竹与斫木为模，逐片成造。其土必取于太平府②。舟运三千里方达京师，参沙之伪、雇役掳舡之忧③，害不可极。即承天皇陵亦取于此④，无人议正。造成，先装入琉璃窑内，每柴五千斤烧瓦百片。取出，成色，以无名异、棕榈毛等煎汁涂染成绿黛⑤，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染成黄⑥。再入别窑，减杀薪火，逼成琉璃宝色。外省亲王殿与仙佛宫观间亦为之⑦，但色料各有譬合，采取不必尽同。民居则有禁也。

【注释】

①琉璃瓦：涂上釉料烧制的瓦。其坯、釉在明代多是分两次烧成。釉色有绿、蓝、金黄等。琉璃，带釉陶器，有瓦、砖等款式。堂皇瑰丽，历久如新，是我国特有的传统建筑材料之一。琉璃之名，源于《汉书》。本作“流离”，即言其流光陆离之意。

②太平府：府名。府治即今安徽当涂，明代直隶南京。

③参：杂。舡（chuán）：同“船”。

④承天皇陵：指明代兴献王朱祐杬的坟墓，在承天府（辖境相当于今湖北京山、钟祥等地）钟祥北的松林山上。

⑤无名异：钴土矿。是一种含有氧化钴和二氧化锰等成分的复矿

[m（Co、Ni）O·MnO_2·nH_2O]，主要是钴盐呈蓝色，可作青料。详见《青瓷》一节。棕榈：棕榈科常绿乔木。棕毛长在其叶柄基部上。棕毛汁可能含有羟基，能使釉浆稳定。黛（dài）：蓝黑色。

⑥赭（zhě）石：因以代郡（今山西代县一带）出产为佳，又称代赭石。即赤铁矿，主要成分是氧化铁（α-Fe_2O_3）。可作红色颜料。松香：淡黄或黄褐色透明熔合体，主含松脂酸（$C_{19}H_{29}COOH$，含菲环），在色釉中起胶结剂和展色剂等作用。它在300℃以上分解放气，使色料与素坯具有相近的气孔率，以利于色料与坯面的结合。蒲草：即香蒲。香蒲科，多年生草本。花粉叫蒲黄。

⑦观（guàn）：道教的庙宇。

【译文】

至于皇家宫殿所用的瓦，就大不相同了。那是琉璃瓦，有板片形的，也有半圆筒形的，都是用圆竹筒或木块做模，逐片成型的。所用的粘土指定要从安徽太平府运来。船运三千里才到达京都，有掺沙作假的，有强雇民工、抢船承运的，害处极大。甚至承天皇陵也要用这种土，没有人提出来纠正。瓦坯造成后，先装入琉璃窑内，每烧一百斤瓦要用五千斤柴。烧后取出来上釉色，用无名异和棕榈毛汁涂成蓝黑色，或用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成黄色。然后再入另一窑中，用较低窑温烧成带有琉璃光泽的漂亮色彩。京都以外的亲王宫殿和寺观庙宇，也有用琉璃瓦的，各地有它自己的配方，不一定都相同。一般民房则禁用琉璃瓦。

砖

凡埏泥造砖①，亦堀地验辨土色②，或蓝、或白、或红、或黄。闽广多红泥。蓝者名善泥，江浙居多。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汲水滋土，人逐数牛错趾踏成稠泥，然后填满木匡之中③，铁线弓戛平其面④，而成坯形（图47）。

图47　泥造砖坯

【注释】

①埏（shān）：以水和土。

②堀（kū）：掘，挖。

③匡：同“框”。此指模子。

④戛（jiá）：此指割削，刮。

【译文】

和泥造砖，也要掘取地下的粘土加以鉴别，一般有蓝、白、红、黄几种土色。福建、广东多红泥。蓝色的泥叫善泥，江苏、浙江较多。以粘而不散、土质细而无沙的为最好。把水浇在泥上，赶几头牛去践踏，踏成稠泥，然后把泥填满木模子，用铁线弓削平表面，脱模就成了砖坯。

凡郡邑城雉、民居垣墙所用者，有眠砖、侧砖两色。眠砖方长条砌。城郭与民人饶富家不惜工费，直叠而上。民居筭计者①，则一眠之上，施侧砖一路，填土砾其中以实之，盖省啬之义也②。凡墙砖而外，甃地者曰方墁砖③；榱桷上用以承瓦者

④，曰楻板砖；圆鞠小桥梁与圭门与窀穸墓穴者⑤，曰刀砖，又曰鞠砖。凡刀砖削狭一偏面，相靠挤紧，上砌成圆，车马践压，不能损陷。造方墁砖，泥入方匡中，平板盖面，两人足立其上，研转而坚固之，烧成效用。石工磨斫四沿，然后甃地⑥。刀砖之直视墙砖稍溢一分⑦，楻板砖则积十以当墙砖之一，方墁砖则一以敌墙砖之十也。

【注释】

①筭（suàn）：同“算”。谋划。

②啬：节省。

③甃（zhòu）：用砖砌。方墁砖：铺地的方阶砖。

④榱桷（cuī jué）：屋椽（chuán）和屋桷。桷，方形的椽子。

⑤圭（guī）门：小圆拱门。窀穸（zhūn xī）：墓穴。

⑥石工磨斫四沿，然后甃地：石工把方砖四周的侧面蘸水磨成斜面，以白灰浆填底，使甃地时砖面不露灰缝。北京俗称它为“磨砖对缝”。这是元末和明清时期北京地区最讲究的建筑技术之一。

⑦直：同“值”。视：比较，比照。

【译文】

郡县城墙和民房院墙所用的砖，有眠砖和侧砖两种砌法。眠砖是卧着方长条状砌的。城墙和有钱人家的墙壁，不惜工本，全部用眠砖叠砌上去。精打细算的居民为了节省，在一层眠砖上面砌两行侧砖，中间用泥土瓦砾之类填实。除了墙砖之外，还有其他砖：铺砌地面用的叫方墁砖；屋椽和屋桷斜枋上用来承瓦的叫楻板砖；砌小拱桥、拱门和墓穴用的砖叫刀砖，又叫鞠砖。刀砖用时削窄一边，紧密排列，砌成圆拱，车马践压也不会损坏坍塌。造方墁砖，是把泥放入木方框中，上铺平板，两个人站在上面踩转把泥压实，烧成后用。石匠先磨削方砖的四周而成斜面，然后用来铺砌地面。刀砖的价钱比墙砖稍贵

一些，楻板砖只值墙砖的十分之一，而方墁砖则比墙砖贵十倍。

凡砖成坯之后，装入窑中，所装百钧则火力一昼夜①，二百钧则倍时而足。凡烧砖有柴薪窑，有煤炭窑。用薪者出火成青黑色，用煤者出火成白色。凡柴薪窑，巅上偏侧凿三孔以出烟，火足止薪之候，泥固塞其孔，然后使水转釉（图48）②。凡火候少一两，则釉色不光。少三两，则名嫩火砖，本色杂现，他日经霜冒雪，则立成解散，仍还土质。火候多一两，则砖面有裂纹。多三两，则砖形缩小坼裂，屈曲不伸，击之如碎铁然，不适于用。巧用者以之埋藏土内为墙脚，则亦有砖之用也。凡观火候，从窑门透视内壁。土受火精，形神摇荡，若金银熔化之极然③。陶长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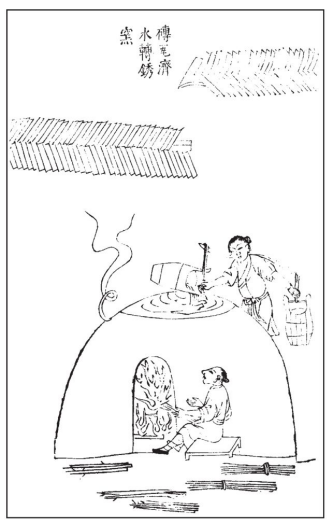


图48　济水转釉

【注释】

①钧：古代重量单位。一钧等于三十斤。

②使水转釉：此指在窑顶浇水使砖变成青灰色。

③“土受火精”三句：根据普朗克热辐射定律：$E=f(\lambda、T)$推算，窑温550℃时为暗红色，800℃时为殷红色，1100℃时

为橘红色，1300℃时为白色。既然能观察到像金银熔化那样的现象，可推知烧成温度是在1000～1300℃之间。

【译文】

砖坯做好后就可装窑，每装三千斤砖要烧一昼夜，装六千斤则要烧两昼夜才够火候。烧砖用柴薪窑，或用煤炭窑。用柴烧成的砖呈青灰色，用煤烧成的砖呈浅白色。柴薪窑顶上偏侧凿有三个出烟孔，当火候已足而不再烧柴时，就用泥封住出烟孔，然后在窑顶浇水使砖变成青灰色。焙烧时，如果火力少一两，砖就没有光泽。火力少三两，就烧成嫩火砖，现出坯土原色，日后经霜冒雪，立即松散，变回泥土。如果过火一两，砖面就会有裂纹。过火三两，砖形就会缩小坼裂，弯曲不直，一敲就碎，好比一堆烂铁，不适于砌墙。会使用材料的人把它埋在地里做墙脚，这也算是起了砖的作用。烧窑时观察火候，是从窑门往里面看的。砖坯受到高温的作用，看起来好像在摇荡，就像金银完全熔化的样子。这要靠窑长辨认掌握。

凡转釉之法①，窑颠作一平田样，四围稍弦起，灌水其上。砖瓦百钧，用水四十石。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②，水火既济，其质千秋矣。若煤炭窑视柴窑深欲倍之，其上圆鞠渐小，并不封顶。其内以煤造成尺五，径阔饼，每煤一层，隔砖一层，苇薪垫地发火（图49）。

图49　煤炭烧砖窑

【注释】

①转釉之法：烧青砖大致可分三个步骤：一、焙烧。要求窑温达到1000～1300℃，当时还没有发明温度计，观察火候以“若金银熔化之极然”为准。二、捻烟。火足止薪并塞住顶上偏侧的三个出烟孔。窑内由氧化气氛转入还原气氛，窑温降到约900℃时，高价氧化铁被还原为低价氧化铁：Fe_2O_3（红色）$+CO \xrightarrow{900℃} 2FeO$（青色）$+CO_2$或$Fe_2O_3+H_2 \xrightarrow{900℃} 2FeO+H_2O$；继续冷却到700℃以下时，水煤气析出碳黑，渗入坯体。三、饮窑。即窑顶浇（济）水转釉。使窑温迅速降到低价铁可能被氧化的温度（500～600℃）以下，以防砖坯二次氧化。所谓“转釉之法”，应该包括第二和第三两个步骤。

②水神透入土膜之下，与火意相感而成：这时是否有水煤气的生成反应（$C+H_2O \rightarrow CO+H_2$），尚值得研究。

【译文】

使砖变成青灰色的方法，是在窑顶作一平田，四周稍高一点，在

上面灌水。每烧三千斤砖瓦要灌水四十担。窑顶的水从土层渗透下来，与窑里的火相互作用，借助水火的配合，砖就坚实耐用了。煤炭窑比柴薪窑要深一倍，顶上圆拱逐渐缩小，不用封顶。窑里放直径一尺五寸的煤饼，每放一层煤饼，就放一层砖坯，最下层垫有芦苇柴草以便引火烧窑。

若皇居所用砖，其大者厂在临清①，工部分司主之②。初名色有副砖、券砖、平身砖、望板砖、斧刃砖、方砖之类，后革去半。运至京师，每漕舫搭四十块③，民舟半之。又细料方砖以甃正殿者④，则由苏州造解⑤。其琉璃砖，色料已载瓦款。取薪台基厂⑥，烧由黑窑云⑦。

【注释】

①临清：即今山东临清。《万历实录》卷一五四记载："临清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

②工部：明代中央六部之一。掌管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

③漕舫：运粮船。详见《舟车·漕舫》。

④细料方砖：即铺地金砖，又名澄浆砖，青色。一般要先用柴火烧一百多天，后用桐油泡。耐磨且光滑，但造价非常之高。北京故宫太和等殿和定陵前殿和中殿的地面就有用此砖砌的。甃（zhòu）：以砖铺地。

⑤解（jiè）：押送。

⑥台基厂：工部管辖的存放柴草的地方。

⑦黑窑：明京师地区的砖瓦窑名。专造琉璃砖瓦。

【译文】

皇宫所用的砖，大厂设在山东临清，由工部分司主管。最初有副砖、券砖、平身砖、望板砖、斧刃砖、方砖等等名目，后来革去了一半。这些砖运到京都，规定每只运粮船要搭运四十块，民船减半。用

来砌皇宫正殿的细料方砖，是在苏州烧成后上调的。至于琉璃砖，釉料已在《瓦》那一节记述了。据说它是用台基厂的柴草由黑窑烧成的。

罂瓮①

凡陶家为缶属②，其类百千。大者缸、瓮，中者钵、盂，小者瓶、罐。款制各从方土，悉数之不能。造此者，必为圆而不方之器。试土寻泥之后，仍制陶车旋盘。工夫精熟者，视器大小捏泥③，不甚增多少，两手扶泥旋转④，一捏而就。其朝廷所用龙凤缸，窑在真定、曲阳与扬州仪真⑤。与南直花缸⑥，则厚积其泥，以俟雕镂，作法全不相同，故其直或百倍，或五十倍也。

【注释】

①罂瓮：两种小口大腹的陶制盛器。

②缶（fǒu）：小口大腹陶器的统称。

③捏：用手指捻聚。

④手：涂本原作“人”，据文义改。

⑤真定、曲阳：旧府名。今河北正定和曲阳。扬州仪真：今江苏仪征。

⑥南直：即南直隶。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叫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叫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

【译文】

陶坊造缶，种类很多。大的有缸、瓮，中等的有钵、盂，小的有瓶、罐。式样各地不同，难以一一枚举。这类陶器都是圆的而不是方的。通过试验找到合用的陶土后，还要制造陶车旋盘。技术熟练的人按所制陶器大小取泥，不用增添多少，两手扶泥，旋转陶车，一捏而成。朝廷用的龙凤缸，窑在真定、曲阳以及扬州仪真。和南直花缸，要造

得厚一点，以便雕花，这种缸的做法跟一般缸完全不同，价钱也贵五十到一百倍。

凡罂缶有耳、嘴者，皆另为合上，以釉水涂粘（图50）①。陶器皆有底，无底者，则陕以西炊甑②，用瓦不用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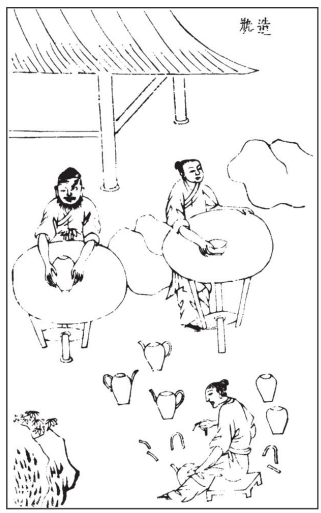


图50　造瓶

【注释】

①以釉水涂粘：釉水是用釉料和泥浆水调成的。用釉水涂粘，可使接口的烧结温度降低，利于接合。

②甑（zèng）：古代蒸具。

【译文】

罂缶若有耳、嘴，都是另外用釉水粘上去的。陶器都有底，没有底的只是陕西以西地区蒸饭用的甑，它是用陶土烧成的而不是用木制成的。

凡诸陶器，精者中外皆过釉，粗者或釉其半体。惟沙盆、齿钵之类，其中不釉，存其粗涩，以受研擂之功。沙锅、沙罐不釉，利于透

火性，以熟烹也。

【译文】

精陶器，里外都上釉；粗陶器，有的只是下半体上釉。沙盆、齿钵之类，里面也不上釉，使内壁保持粗涩，以便研磨。砂锅、瓦罐不上釉，以利于传热煮食。

凡釉质料随地而生。江、浙、闽、广用者，蕨蓝草一味①。其草乃居民供灶之薪，长不过三尺，枝叶似杉木，勒而不棘人②。其名数十，各地不同。陶家取来燃灰，布袋灌水澄滤，去其粗者，取其绝细。每灰二碗，参以红土泥水一碗，搅令极匀，蘸涂坯上，烧出自成光色。北方未详用何物。苏州黄罐釉，亦别有料。惟上用龙凤器，则仍用松香与无名异也。

【注释】

①蕨（jué）蓝草：即芒萁（qí），又名凤尾草、狼萁草。蕨类植物。其草灰含磷酸钙，可使釉色光泽柔和。

②勒：捆缚。棘：草木刺人，刺伤。

【译文】

制造陶釉的原料到处都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用狼萁草一味。它原是居民用的柴草，不到三尺长，枝叶像杉树，捆缚它不感到棘手。这种草有几十个名称，各地叫法不同。陶家把狼萁草烧成灰，装入布袋，灌水过滤，除去粗的，取其极细的灰末。每两碗灰末，掺一碗红泥水，搅匀，就成了釉料，把它蘸涂到坯上，烧成后就自然现出光泽。不晓得北方是用什么釉料。苏州黄罐釉用的是别的原料。供朝廷用的龙凤器却仍然用松香和无名异作釉料。

凡瓶窑烧小器①，缸窑烧大器②。山西、浙江各分缸窑、瓶窑，余省则合一处为之。凡造敞口缸，旋成两截，接合处以木椎内外打紧匝口（图51）③。坛瓮亦两截，接内不便用椎，预于别窑烧成瓦圈，如

金刚圈形，托印其内，外以木椎打紧，土性自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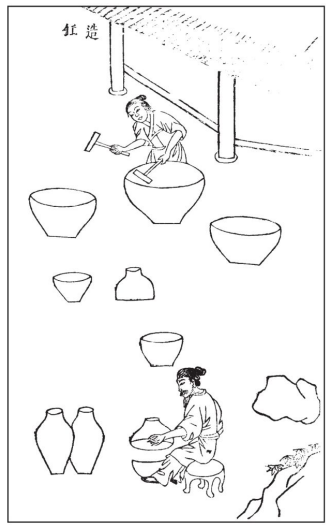


图51　造缸

【注释】

①小器：许多件陶器装在一个匣钵内烧成的叫小器。

②大器：一个匣钵装一件陶器烧成的叫大器。

③匝（zā）口：接口。

【译文】

瓶窑烧小件陶器，缸窑烧大件陶器。山西、浙江两省的缸窑和瓶窑是分开的，其他省的则合在一起。造敞口缸，先旋成上下两截再接合起来，接合处用木槌内外打紧。小口坛瓮也是由两截接合成的，里面不便槌打，便预先烧个像金刚圈那样的瓦圈承托内壁，外面用木槌打紧，两截泥坯就自然接合在一起了。

凡缸、瓶窑不于平地，必于斜阜山冈之上。延长者或二三十丈，短者亦十余丈，连接为数十窑，皆一窑高一级（图52）。盖依傍山势，所以驱流水湿滋之患，而火气又循级透上。其数十方成陶者，其中苦无重值物，合并众力众资而为之也。其窑鞠成之后，上铺覆以绝

细土，厚三寸许，窑隔五尺许，则透烟窗，窑门两边相向而开。装物以至小器装载头一低窑，绝大缸瓮装在最末尾高窑。发火先从头一低窑起，两人对面交看火色。大抵陶器一百三十斤，费薪百斤。火候足时，掩闭其门，然后次发第二火，以次结竟至尾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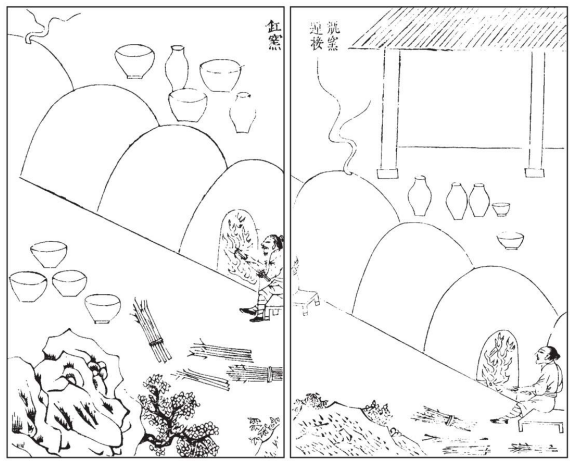


图52　瓶窑连接缸窑

【译文】

缸窑和瓶窑都不是建在平地上的，而必须建在山岗的斜坡上。长的有二三十丈，短的也有十多丈，几十个窑连接在一起，一窑比一窑高。这样依傍山势，既可避免积水浸湿，又可使火气逐级透上。几十个窑连接起来烧成的陶器，虽然不怎么值钱，但也要好多人合资合力才能做到。窑顶的圆拱砌成后，上面铺一层三寸厚的极细的土，窑顶每隔五尺开一个透烟窗，窑门是在两侧相向而开的。最小件装入前头的最低窑，最大的缸瓮则装在末尾的最高窑。烧窑从最低窑烧起，两人对看火色。大概陶器一百三十斤，用柴火一百斤。第一窑火候足时，关闭窑门，再烧第二窑，就这样逐窑烧到最高窑为止。

白瓷①　附：青瓷②

凡白土曰垩土③，为陶家精美器用。中国出惟五六处：北则

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开封禹州④，南则泉郡德化、土出永定，窑在德化。徽郡婺源、祁门⑤。他处白土陶范不粘，或以扫壁为墁⑥。德化窑，惟以烧造瓷仙、精巧人物、玩器，不适实用⑦。真、开等郡瓷窑所出，色或黄滞无宝光。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⑧。浙省处州丽水、龙泉两邑，烧造过釉杯碗，青黑如漆，名曰处窑⑨。宋、元时龙泉琉华山下⑩，有章氏造窑，出款贵重，古董行所谓哥窑器者即此⑪。

【注释】

①白瓷：我国早期瓷器全属青釉系统，因为所有制瓷原料都含有铁质。后来，控制住胎釉中的含铁量，克服了铁的呈色干扰，才发明了白瓷。可见，由青瓷到白瓷，是陶瓷史上的新的里程碑。白瓷和青瓷的唯一区别是原料中含铁量的不同。河南安阳在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中首次发现了北朝的早期白瓷，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普遍泛青，有些釉厚的地方呈青色。直至隋唐仍有此现象。白瓷脱胎于青瓷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②青瓷：一般指绿色釉瓷。是由釉中约占1%～3%的氧化亚铁（FeO）呈色的，用还原焰烧成。作者在此节中提到了青花瓷。这两者显然是有区别的。青花瓷是氧化钴（CoO）呈色，白地蓝花。古代习惯用“青”表示蓝色。国外有的学者认为“用无名异造成绿色，是出于误传”（木村康一《中国的制陶技术》，载《天工开物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其实，这是对“青”字义的误解。

③垩（è）土：白色瓷土。

④真定定州：今河北曲阳。宋代名窑之一的定窑的所在地。定窑在宋代以烧白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绿釉及白釉剔花器。平凉华亭：今甘肃华亭。明代陇上窑的所在地。主要烧青釉器。太原平定：今山西平定。平定窑在今山西阳泉。起于唐宋，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瓷器。开封禹州：今河南禹

州。宋代钧窑所在地。首先创造性地烧制成功铜红釉。以紫红釉（钧瓷）驰名。兼烧青釉器，有印花和光素无纹两种。

⑤泉郡德化：今福建德化。德化窑白瓷起于宋代，到了明代已独具一格。其主要特点是瓷胎致密，透光度好，釉色又纯白，有“象牙白”之称。这是由于胎釉中的氧化铁（Fe_2O_3）含量特别低，氧化钾（K_2O）含量特别高，烧成时采用中和气氛的结果。永定：疑为“永春”之误。永春就在德化附近，永定却隔很远。永春盛产瓷土，其中以四班硬土著称。德化窑必取此土。徽郡婺源、祁门：今江西婺源和安徽祁门。

⑥墁（màn）：涂饰过的墙壁。

⑦“德化窑”三句：据传世实物来看，日用器皿也还是有生产的，如梅花杯、八仙杯、瓷箫笛等。德化瓷雕颇负盛名，一是能于各种雕像中见性格，如观音的温柔、寿星的诙谐；二是对比装饰强，面部刻划细腻。

⑧饶郡：明饶州府。瓷产以景德镇为中心。

⑨处窑：即龙泉窑。元汪大渊《岛夷志略》提到，其出口瓷器叫“处瓮”或“青处器”。这种属于龙泉釉系统的瓷器，主要是青釉器，而以油青、灰青为最多。因为所用的釉料含铁质较多，故烧成墨蓝色，光泽如漆。宋代盛极一时的龙泉青瓷到了明代有衰退之势，无论在釉色方面还是在瓷质方面都不如以前，但还能烧造大花瓶、大盘等一些大器。

⑩琉华山：涂本原作“华琉山”，误。

⑪哥窑：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一。此词最早见于明宣德三年（1428）的《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典雅者，写图进呈……”明嘉靖四十年（1561）成书的《浙江通志》第一次把哥窑解释成章生一窑：“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造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进一步肯定章生一兄弟是南宋人在处州龙泉烧

窑，并指出哥窑以碎器著称于世："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破。"哥窑到底是以地名称窑还是以哥哥称窑，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今窑址尚未找到。浙江省博物馆认为龙泉的大窑与溪口窑址即哥窑窑址。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学研究所推测哥窑就是杭州附近的"哥哥洞窑"。（参看《中国的瓷器》，轻工业出版社1983年修订版）

【译文】

白色瓷土叫垩土，陶家用它来塑造精美的瓷器。我国只有五六个地方出产瓷土：北方有真定定州、平凉华亭、太原平定和开封禹州，南方有泉郡德化、土出永春，窑在德化。徽郡婺源和祁门。其他地方出的白土，拿来造瓷坯不够粘，可用来刷墙壁。德化窑专烧瓷仙、精巧人物和玩物，不合实用。真定、开封等郡的窑烧出的瓷器，颜色发黄，暗淡无珠宝光。上述所有的产品都比不上江西饶郡的好。浙江处州丽水、龙泉两县烧造出来的过釉杯碗，青黑如漆，这叫作处窑器。宋、元时期，龙泉的琉华山山脚有章氏兄弟建的窑，出品非常名贵，这就是古董行所说的哥窑器。

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①，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此镇从古及今为烧器地，然不产白土。土出婺源、祁门两山：一名高梁山②，出粳米土，其性坚硬；一名开化山③，出糯米土，其性粢软④。两土和合，瓷器方成。其土作成方块，小舟运至镇。造器者将两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后入缸水澄⑤。其上浮者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底者为粗料。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既澄之后，以砖砌方长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

【注释】

①四裔（yì）：四方边远之地。《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②高梁山：即高岭。在景德镇附近的浮梁内，不属婺源。所产粳米土，质硬，含氧化铝30%以上，耐火度高达1710℃，国内外称之为高岭土。

③开化山：祁门开化山，又叫祁山。在今浙江开化。所产糯米土，质软，含氧化铝18%，耐火度约1470℃，因其碱金属氧化物含量较高，能促进烧结并降低烧结温度。可塑性比高岭土好。它跟高岭土正好起互补作用。

④粢（zī）软：像糍粑一样又粘又软。

⑤澄（dèng）：使液体中的杂质沉淀分离，使清澈纯净。

【译文】

至于我国远近闻名人人争购的瓷器，则都是饶郡浮梁景德镇的产品。该镇历来是烧瓷器的地方，但不产白土。白土出自婺源和祁门两山：一叫高梁山，出粳米土，土质坚硬；一叫开化山，出糯米土，土质粘软。两种白土混合，才能做成瓷器。这两种白土分别塑成方块，用小船运到景德镇。造瓷器的人取等量的两种瓷土放入臼内，舂一天，然后放入缸内用水澄。上浮的是细料，把它倒入另一缸中；下沉的是粗料。细料缸中再倒出上浮的部分便是最细料，沉底的是中料。澄过后，分别倒入窑边用砖砌成的长方塘内，借窑的热力吸干水分，然后重新加清水调揉造坯。

凡造瓷坯有两种。一曰印器，如方圆不等瓶、瓮、炉、合之类，御器则有瓷屏风、烛台之类。先以黄泥塑成模印，或两破，或两截，亦或囫囵①，然后埏白泥印成②，以釉水涂合其缝③，烧出时自圆成无隙。一曰圆器。凡大小亿万杯盘之类，乃生人日用必需④，造者居十九，而印器则十一。造此器坯，先制陶车。车竖直木一根，埋三尺入土内，使之安稳，上高二尺许，上下列圆盘，盘沿以短竹棍拨运旋转，盘顶正中用檀木刻成盔头，冒其上（图53）。

图53　造陶车　过利

【注释】

①囫囵（hú lún）：整个的。

②埏（shān）：揉和，以水和土。

③以釉水涂合其缝：釉水是釉料和坯土泥浆配成的。当生坯各部件干燥时，用釉水来粘接，可以降低粘接部位的烧结温度，使烧出时自圆成无隙。这段记录是符合实际的。现在多用坯浆来粘接，当生坯各部件还湿润时就可接上去。

④生人：即生民，人。《孟子·公孙丑上》：“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唐人避太宗李世民讳，将“民”字改作“人”。

【译文】

瓷坯有两种。一种叫印器。有方有圆，如瓶、瓮、香炉、瓷盒之类，朝廷用的瓷屏风、烛台也属于这一类。先用黄泥塑成模印，或对半分开，或上下两截，或是整个的，然后将瓷土放入泥模印出瓷坯，再用釉水涂接缝处合起来，烧出时自然完美无缝。另一种叫圆器。如数不胜数的大小杯盘之类，都是人们的日用品，圆器产量占了十分之九，印器只占十分之一。造圆器坯，要先做陶车。用直木一根，埋入

地下三尺并使它稳固，露出地面两尺左右，安装两个圆盘，一上一下，用小竹棍拨动盘沿，陶车便会旋转，用檀木刻成一个盔头戴在上盘的正中。

凡造杯盘，无有定形模式，以两手捧泥盔冒之上，旋盘使转，拇指剪去甲，按定泥底，就大指薄旋而上，即成一杯碗之形。初学者任从作费，破坯取泥再造。功多业熟，即千万如出一范。凡盔冒上造小坯者，不必加泥；造中盘、大碗则增泥大其冒，使干燥而后受功。凡手指旋成坯后，覆转用盔冒一印，微晒留滋润，又一印，晒成极白干。入水一汶（图54）①，漉上盔冒，过利刀二次，过刀时手脉微振，烧出即成雀口。然后补整碎缺，就车上旋转打圈（图56）。圈后或画或书字，画后喷水数口，然后过釉。

图54　瓷器汶水

【注释】

①入水一汶：入水一蘸而起。“瓷器汶水”图画得不准确。干燥的生坯不应该浮泡在水面。汶，蘸。

【译文】

塑造杯盘，没有固定的模式，用双手捧泥放在盏头上，拨盘使转，用剪净指甲的拇指按住泥底，使瓷泥沿着拇指旋转向上展薄，便可塑成杯碗形状。初学者塑不好没关系，泥可以反复用来塑坯。功夫深技术熟练，就可以做到千万个杯碗好像都是用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样。在盏帽上塑小坯时，不必加泥；塑中盘、大碗时，就要加泥扩大盏帽，等干燥后再操作。用手指在陶车上旋成泥坯之后，把它翻过来罩在盏帽上印一下，稍晒一会儿而坯还保持湿润时，再印一次，然后晒至又干又白。再蘸一下水，沥干放在盏帽上，过利刀两次，执刀时稍有振动，成品便会有缺口。坯修好后就可在旋转陶车上画圈。接着，在坯上绘画或写字，喷上几口水，然后上釉。

凡为碎器与千钟粟与褐色杯等①，不用青料。欲为碎器，利刀过后，日晒极热，入清水一蘸而起，烧出自成裂文。千钟粟则釉浆捷点，褐色则老茶叶煎水一抹也。古碎器，日本国极珍重，真者不惜千金。古香炉碎器不知何代造，底有铁钉②，其钉掩光色不釉。

【注释】

①碎器：即裂纹釉器。一般是利用釉层和坯体的热膨胀系数不同而造成的。因此，关键在于试验出合适的裂纹釉配方。本文所记述的虽是景德镇在生坯表面涂蘸裂纹釉的传统工艺，但由于技术保密的关系，作者并没有了解到，在生坯“入清水一蘸而起”和“烧出自成裂文”之间，还有一道最关键的工序——涂蘸裂纹釉，因而漏记了。千钟粟：指有粟米点状花纹的瓷器。古籍只见《天工开物》记载，但仍未找到实物。褐色：即褐色杯，用老茶叶水抹成褐色。是不是鞣酸铁呈色，值得研究。现在多用硫酸锰（$MnSO_4$）溶液浸蘸，二次烧成。

②底有铁钉：这是指烧成的瓷器底部留有护胎足或垫饼的痕迹，一般呈红褐色。

【译文】

凡是造碎器、千钟粟和褐色杯等，都不用青釉料。要造碎器，用利刀修整生坯，把它晒得极热，入清水一蘸而起，再蘸上裂纹釉——译者。烧成后自然呈现裂纹。千钟粟是用釉浆快速点染的。褐色杯是用老茶叶煎的水一抹而成的。日本非常珍重古碎器，不惜千金购买真品。古香炉碎器不知是哪个朝代造的，底部有“铁钉”，没有釉光。

凡饶镇白瓷釉，用小港嘴泥浆和桃竹叶灰调成①，似清泔汁②，泉郡瓷仙用松毛水调泥浆，处郡青瓷釉未详所出。盛于缸内。凡诸器过釉，先荡其内，外边用指一蘸涂弦，自然流遍（图55）。

图55　瓷器过釉

【注释】

①小港嘴：景德镇南的一个地名。桃竹：竹的一种。又名桃枝竹、桃丝竹。

②泔（gān）：淘米水。

【译文】

景德镇的白瓷釉，是用小港嘴的泥浆和桃竹叶灰调成的，很像淘米水，德化窑的瓷仙釉用松毛灰和瓷泥调成，处窑的青瓷釉不知用什么原料。盛在瓦缸里。瓷器上釉，先把釉水倒进坯里荡一遍，再张开手指撑住坯往釉水里蘸一下，使釉水刚好浸到外壁弦边，这样釉料就自然布满全坯身了。

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图56）①。漆匠煎油，亦用以收火色②。此物不生深土，浮生地面，深者掘下三尺即止，各省直皆有之，亦辨认上料、中料、下料。用时先将炭火丛红煅过，上者出火成翠毛色，中者微青，下者近土褐。上者每斤煅出只得七两，中、下者以次缩减。如上品细料器及御器龙凤等，皆以上料画成，故其价每石值银二拾四两，中者半之，下者则十之三而已。凡饶镇所用，以衢、信两郡山中者为上料③，名曰浙料，上高诸邑者为中④，丰城诸处者为下也⑤。凡使料煅过之后，以乳钵极研，其钵底留粗，不转釉。然后调画水。调研时色如皂，入火则成青碧色⑥。

图56　打圈　回青画

【注释】

①凡画碗青料，总一味无名异：无名异，即钴土矿[*m*（Co、

Ni）O·MnO_2·nH_2O]，又名无名子或画烧青，也叫珠明料。这里的“青”指蓝色。国产钴土矿作青料，烧成后青中泛灰。进口钴土矿叫作苏麻离青，或译作苏渤泥青（Smalt）。明高濂《遵生八笺》：“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这种青花料也是氧化钴（CoO）呈色，但因含锰量较低，含铁量较高，青色浓艳，带有黑斑，颇负盛名。

②漆匠煎油，亦用以收火色：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把无名异叫作“催干”。对于桐油来说，密陀僧（PbO）干外，无名异干内，所以熬熟桐油一般都要同时加1%的密陀僧和1%的无名异，近代多改用环烷酸盐。

③衢、信：今浙江衢州、江西上饶。

④上高：今江西上高。

⑤丰城：今江西丰城。

⑥入火则成青碧色：用钴土矿水在瓷胎上绘画，然后上透明釉，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呈现蓝色花纹的釉下彩瓷器，叫作青花。景德镇于元代开始烧制成功。由于色料充裕，呈色稳定，白地蓝花，实用美观，受到国内外的好评。明永乐、宣德时期用进口青料，更加浓艳悦目。青花作为我国国瓷，是明代瓷器生产的主流。

【译文】

画碗的青花釉料，只用无名异一味。漆匠熬炼桐油也用无名异作催干剂。它不藏深土而浮生在地面，最多挖三尺深便可得到，各省都有，分上料、中料、下料三种。用时要先经炭火煅过，上料出火时呈翠绿色，中料微青色，下料接近土褐色。每煅烧无名异一斤，只得到上料七两，中、下料依次减少。制造上等精致的瓷器和皇帝用的龙凤器等，都是用上料绘画后烧成的，因此上料无名异每石值白银二十四两，中料值一半，下料只值十分之三。饶郡景德镇所用的，以衢、信两郡出的为上料，这叫作浙料，上高出的为中料，丰城等地出的为下料。青花料煅过后，用研钵磨得极细，钵内底部粗涩不上釉。然后再调制画水。这时是黑色的，入窑烧成后却变成了亮蓝色。

凡将碎器为紫霞色杯者，用胭脂打湿[1]，将铁线扭一兜络[2]，盛碎器其中，炭火炙热，然后以湿胭脂一抹即成。

【注释】

①胭脂：一种红色染料。详见《彰施》卷。

②兜络：网兜。

【译文】

将碎器染成紫霞色的方法是，先把胭脂打湿，用铁线扭成的网兜盛着碎器放到炭火上炙热，再用湿胭脂一抹就成了。

凡宣红器，乃烧成之后出火，另施工巧微炙而成者[1]，非世上朱砂能留红质于火内也[2]。宣红元末已失传，正德中历试复造出[3]。

【注释】

①“凡宣红器”三句：宣红器指明宣德年间（1426—1435）烧制的红釉器。又名祭红、霁红、鲜红或宝石红。作者这里说的是釉上红采，而不是宣红。因为红釉是还原焰高温（1100～1250℃）烧成，铜红（Cu_2O，Cu）呈色；红采则是氧化焰微火（500～800℃）炙成，铁红（Fe_2O_3）呈色。据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记载，嘉靖年间（1522—1566）“鲜红土断绝”，“止可采矾红”。崇祯年间（1628—1644）亦是如此，作者才有此误解，把红采器误当成红釉器。

②朱砂：即硫化汞（HgS），朱红色。详见《丹青》卷。

③宣红元末已失传，正德中历试复造出：方以智《物理小识·窑器本末》：“于司直曰：‘宣德祭红杯盘发古未有，以西红宝石末之，入泑（釉）凸起者也。’”西红宝石很可能是指欧洲出的红色玻璃釉料。所谓“元末已失传，正德中历试复造出”，是指原来使用的西红宝石末已失传，正德年间（1506—

1521）才历试复造出来。冯先铭等主编的《中国陶瓷史》指出："宣德以后，红釉制品就极少烧造，成化、正德时期虽力图烧好红釉，但从传世品看，除少数几件外，大多是不太成功的制品。到了嘉靖初，就用矾红来代替鲜红了。"（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元，通"原"。原来。

【译文】

宣红瓷器是烧成后再巧用微火炙成的，这种红色并不是朱砂在火中所留下来的。宣红器原来用的西红宝石粉末已经失传了，正德年间经多次试验又造了出来。

凡瓷器经画过釉之后，装入匣钵。装时手拿微重，后日烧出，即成坳口，不复周正。钵以粗泥造，其中一泥饼托一器，底空处以沙实之。大器一匣装一个，小器十余共一匣钵。钵佳者装烧十余度，劣者一二次即坏。凡匣钵装器入窑，然后举火。其窑上空十二圆眼，名曰天窗。火以十二时辰为足①。先发门火十个时，火力从下攻上，然后天窗掷柴烧两时，火力从上透下。器在火中，其软如棉絮，以铁叉取一②，以验火候之足。辨认真足，然后绝薪止火（图57）。共计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

图57　瓷器窑

【注释】

①时辰：简称为“时”。一昼夜为十二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两小时。

②一：指一个火照子，即一块上釉的碎片。

【译文】

瓷坯经过画彩和上釉之后，装入匣钵。装时若用力稍重，后来烧出的瓷器就会凹陷变形，不再周正。匣钵用粗泥造成，其中一个泥饼托住一个瓷坯，底空部分用沙填实。大件瓷坯一个匣钵只装一个，小件瓷坯一个匣钵可装十几个。好的匣钵可装烧十几次，差的一两次就坏了。把装满瓷坯的匣钵放入窑后，就开始点火烧窑。窑顶有十二个圆孔，叫作天窗。烧十二个时辰火候就足了。先从窑门发火烧十个时辰，火力从下攻上，然后从天窗丢柴入窑烧两个时辰，火力从上透下。瓷器在烈火中软得像棉絮一样，用铁叉取出一个照子来检验火候是否已足。辨认火候已足了就停止烧窑。合计造一个瓷杯所费的工夫，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才能完成，其中很多细节还没有算在内呢。

附：窑变　回青

正德中①，内使监造御器。时宣红失传不成②，身家俱丧。一人跃入自焚，托梦他人造出，竟传窑变③。好异者遂妄传烧出鹿、象诸异物也。

【注释】

①正德：明武宗朱厚照的年号，1506—1521年。

②时宣红失传不成：宣红，指宣德年间（1426—1435）烧成的铜红釉器，红色纯正鲜艳。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红釉菱花式盘，就是其中的珍品之一。因为铜红釉烧造技术难度特大，往往由于配方或烧成条件（窑温和气氛）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呈色不正常，所以成品率很低，加上科学理论缺乏和技术保密严重等原因，宣德以后就逐渐失传了。正德年间（1506—1521）虽力图烧好红釉，但成品率极低。到了嘉靖（1522—1566）初，就改烧矾红。它是铁红呈色，烧成比较容易而又稳定，但往往带有一种橙味的砖红色。《大明会典》第二〇一卷云："嘉靖二年，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直至清康熙年间（1662—1722）烧出郎窑红后，宣红才得以恢复和发展。

③窑变：瓷器的釉色在烧成过程中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化。这是由于呈色剂是变价金属盐，它十分敏感地随着配方和烧成条件（温度和气氛）的微小变化而变化不定，有时高价，有时低价，因而呈色不同。例如，瓷釉中的铜盐，在氧化焰中形成氧化铜（CuO），按其含量的多少而呈现绿色或蓝色；在还原焰中形成氧化亚铜（Cu_2O），按其含量的多少而呈现紫色或红色。又如，铁盐在氧化焰中形成氧化铁（Fe_2O_3），呈黄色或褐色，在还原焰中形成氧化亚铁（FeO）呈青绿色。窑变起于宋代钧窑。瓷工凭世代相传的经验积累，逐渐发展出窑变系列产品。

【译文】

正德年间，皇宫派出专使监造御用瓷器。当时，宣红因制法失传而造不出来，甚至有为此而家破人亡的。有一人跳入窑内自焚，托梦给别人把宣红造出来，于是，人们竞相传说发生了窑变。爱好奇异之事的人更妄传烧出了鹿、象等怪物。

又：回青①，乃西域大青，美者亦名佛头青。上料无名异出火似之，非大青能入烘炉存本色也。

【注释】

①回青：不是指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的石青［蓝铜矿，$2CuCO_3 \cdot Cu(OH)_2$］，而是指外国产的钴土矿。明王世懋《窥天外乘》云："回青者，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以炼石为伪宝，其价初倍黄金。已知其可烧窑器，用之果佳。"又云："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骮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高濂《遵生八笺》亦云："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江西省博物馆1984年瓷器展览解说词说："嘉靖青花瓷用进口回青，呈色浓艳幽倩，晕散，带有黑色结晶斑点；万历青花瓷用国产回青，却青中泛灰。"可见，回青即苏麻离青（Smalt），是由波斯一带引进的一种青花釉料。它跟国产上料无名异成分和功效大致相同。作者对此有所误解。

【译文】

又：回青，就是西域大青，其中上等的叫佛头青。上料无名异烧出来的颜色很像大青，可是大青入窑后却失去了它原来的蓝色。

冶铸第八卷

【题解】

本卷讲铸造。冶铸，语出《管子·任法》：“犹金之在炉，恣冶之所以铸。”意思是说，就像金属在熔炉中，任由冶工去铸造。《淮南子·俶真训》也说：“今夫冶工之铸器，金踊跃于炉中。”由此可见，所谓冶铸就是熔炼和铸造，简称铸造。

我国铸造技术源远流长。到了商代，青铜铸造已有相当高的水平，重达875公斤的司母戊大鼎、结构复杂且造型精致的四羊方尊都能铸出来。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还提出了六齐（六种铜锡合金）的比例。到了明代，铸造业的发展则更进了一步。

本卷通过钟、鼎、锅、钱等的具体铸法，记述了明代的铸造技术：从铸型材料看，有泥范铸造和熔模（失蜡）铸造；从造型工艺看，有分铸法、叠铸法、小行炉相继倾注的连续浇注大件法、小群炉汇流槽注大件法，等等。风箱是冶炼提高炉温的最关键的鼓风设备，本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勾画出了居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活塞式风箱。

宋子曰：首山之采，肇自轩辕①，源流远矣哉！九牧贡金，用襄禹鼎②，从此火金功用，日异而月新矣。

【注释】

①首山之采，肇自轩辕：语出《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首山，又叫首阳山、雷首山。在今山西永济南。肇，创始。轩辕，黄帝的号。一说因居轩辕之丘（在今河南新郑西北）而得名，一说因作轩冕之服（古时卿大夫的车服）而得名。

②九牧贡金，用襄禹鼎：语出《汉书·郊祀志》：“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九牧，指九州的长官。九州，是我国上古时的九个行政区划，州名有几种说法。其中，《尚书·

禹贡》认为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这九州。金，当时指铜。

【译文】

黄帝时期已开始在首山采铜铸鼎，真是源远流长啊！自从九州进贡铜给夏禹铸成九个大鼎以来，冶铸技术就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了。

夫金之生也，以土为母，及其成形而效用于世也，母模子肖，亦犹是焉。精、粗、巨、细之间，但见钝者司舂，利者司垦；薄其身以媒合水火而百姓繁，虚其腹以振荡空灵而八音起①；愿者肖仙梵之身②，而尘凡有至象③；巧者夺上清之魄④，而海寓遍流泉⑤。即屈指唱筹⑥，岂能悉数？要之，人力不至于此。

【注释】

①八音：语出《周礼·春官·大师》：“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为我国古代八大类乐器的统称。具体有：金（铜）—钟，石—磬，土（陶土）—缶，革（皮革）—鼓，丝（弦）—琴、瑟等，木—敔、祝，匏—笙、簧，竹—箫、笛等乐器。

②愿者：诚谨、善良的人。

③至象：或作“至像”，即法身，佛之真身，此处指佛像。

④上清之魄：天上的月亮。上清，三清（玉清、太清、上清）之一。道家幻想的仙境。这里泛指天空。魄，月亮的轮廓。《尚书·武成》：“旁死魄。”孔疏：“魄者，形也，谓月之轮郭。无光之处名魄也。”

⑤泉：钱币。《周礼·地官·泉府》贾公彦疏：“泉与钱，今古异名。”《汉书·食货志下》：“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颜师古注：“流行如泉也。”

⑥筹：数码。

【译文】

金属从泥土里产生出来，当它成器以供人使用时，形状又跟泥土做的母模一个样，这真是“以土为母”“母模子肖”。铸件有精有粗有大有小，作用各不相同：钝的可用来舂东西，利的可用来耕地；薄壁的可用来烧水煮食而使百姓多了起来，空腔的可用来振荡空气而使八音响了起来；善良朴实的人模拟仙界之身给人间造出了逼真的佛像，心灵手巧的人采用天上月亮的圆形造出了天下流通的钱币。任你屈指头，唱数码，又怎能说得完呢？总之，这些东西光靠人力是做不出来的。

鼎①

凡铸鼎，唐虞以前不可考。唯禹铸九鼎，则因九州贡赋壤则已成，入贡方物岁例已定，疏浚河道已通，《禹贡》业已成书②，恐后世人君增赋重敛，后代侯国冒贡奇淫，后日治水之人不由其道，故铸之于鼎。不如书籍之易去，使有所遵守，不可移易。此九鼎所为铸也。年代久远，末学寡闻③，如玭珠、暨鱼、狐狸、织皮之类④，皆其刻画于鼎上者，或漫灭改形，亦未可知，陋者遂以为怪物。故《春秋传》有使知神奸、不逢魑魅之说也⑤。此鼎入秦始亡。而春秋时郜大鼎、莒二方鼎⑥，皆其列国自造，即有刻画，必失《禹贡》初旨，此但存名为古物。后世图籍繁多，百倍上古，亦不复铸鼎，特并志之。

【注释】

①鼎（dǐng）：古代炊器。圆形三足或方形四足，多用青铜铸造，盛行于商周时期。本卷“铸鼎”图描述了小炉群汇流槽注大件法和“鼎足别铸斗合”的接铸法。

②《禹贡》：《尚书》中的一篇。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述了我国古代的区划、山川和物产，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篇地理文献。

③末学寡闻：见识少而浅薄。末学，肤浅、无本之学。

④玭（pīn）珠：蚌珠，即珍珠。《尚书·禹贡》：“淮夷玭珠暨鱼。”孔颖达疏：“玭是蚌之别名。此蚌出珠，遂以玭为珠名。”暨（jì）鱼：江海里的一种“美鱼”。清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暨鱼》：“暨鱼，大者长二丈余，脊若锋刃。”织皮：粗毛布。语出《尚书·禹贡》：“织皮昆仑。”

⑤故《春秋传》有使知神奸、不逢魑魅（chī mèi）之说也：《左传·宣公三年》：“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意思是说，夏禹铸鼎，上面画有许多妖魔鬼怪，使百姓有了识别能力，即使遇到也不怕了。《春秋传》，即《春秋左传》。螭魅罔两，妖魔鬼怪。

⑥郜（gào）：周朝的一个侯国。始封之君为周文王之子。故都在今山东成武东南。春秋时为宋所灭。莒二方鼎：据《左传·昭公七年》载，春秋时期莒国（在今山东境内）献二鼎给晋侯，晋侯又转赠给子产，此谓“赐子产莒之二方鼎”。

【译文】

关于铸鼎，尧舜以前已无法考证了。只有夏禹铸造九鼎，那是因为当时九州缴纳赋税的条例已经制定，各地每年进贡物产的品种已经制定，河道已经疏通，《禹贡》已经成书，但唯恐后世的帝王增赋重敛，诸侯用奇技淫巧做出来的东西冒充贡品，治水的人不再遵循原来的一套办法，于是把这一切都铸在鼎上。这样就不会像书籍那样容易失去，使后人有所遵守而不能任意改动。这就是铸造九鼎的目的。过了许多年代，刻在鼎上的画象，如蚌珠、暨鱼、狐狸、织皮之类，也许因锈蚀而变了样，见识少而浅薄的人却以为这是怪物。所以《左传》才有禹铸鼎是为了使百姓识别妖魔鬼怪而不怕它的说法。这些鼎到了秦朝就绝迹了。而春秋时郜国的大鼎和莒国的两个方鼎，都是诸侯国铸造的，即使有刻画，也必定失去了《禹贡》的原意，只不过名为古物罢了。后世图书已多了几百倍，就不必再铸鼎了，这里特地提一下。

钟

凡钟，为金乐之首。其声一宣[1]，大者闻十里，小者亦及里之余。故君视朝、官出署，必用以集众；而乡饮酒礼[2]，必用以和歌；梵宫仙殿[3]，必用以明揲谒者之诚[4]，幽起鬼神之敬。

【注释】

①宣：传播。

②乡饮酒礼：据《仪礼·乡饮酒礼》记述，周代乡学荐举贤能时，由乡大夫设宴庆贺。这就叫乡饮酒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废除。

③梵宫：佛寺。

④揲（dié）：打动。谒（yè）者：朝拜者。

【译文】

钟是最重要的金属乐器。钟声一响，大的可以传闻十里，小的也声达一里多。所以君主临朝听政、官府升堂办案，必用钟声来集众；乡饮酒礼，必用钟声来和歌；佛寺仙殿，必用钟声来打动朝拜者的诚心，唤起鬼神们的敬意。

凡铸钟，高者铜质，下者铁质。今北极朝钟[1]，则纯用响铜[2]，每口共费铜四万七千斤、锡四千斤、金五十两、银一百二十两于内，成器亦重二万斤，身高一丈一尺五寸，双龙蒲牢高二尺七寸[3]，口径八尺，则今朝钟之制也。

【注释】

①北极朝钟：北京北极阁挂的朝钟。永乐大钟比北极朝钟大多了：高6.75米，底口外径3.3米，重四万六千六百多斤。钟声宏亮绵长，远达四五十公里。堪称世界钟王之一。

②响铜：造响器的铜。本书《五金·铜》：“凡用铜造响器，用出

山广锡无铅气入内。钲（今名锣）、镯（今名铜鼓）之类，皆红铜八斤，入广锡二斤；铙、钹，铜与锡更加精炼。”

③蒲牢：古代传说中的海边兽。它被鲸鱼袭击时鸣声洪亮。把蒲牢刻在钟上，意味着要钟声洪亮。

【译文】

铸钟以铜为上料，以铁为下料。现在北极阁挂的朝钟纯粹是用响铜铸成的，每口共花费铜四万七千斤、锡四千斤、金五十两、银一百二十两，成品钟重二万斤，身高一丈一尺五寸，上面的双龙、蒲牢图像高二尺七寸，口径八尺，这就是今天朝钟的规格。

凡造万钧钟与铸鼎法同。掘坑深丈几尺①，燥筑其中如房舍。埏泥作模骨②，其模骨用石灰三和土筑③，不使有丝毫隙坼。干燥之后，以牛油、黄蜡附其上数寸④。油、蜡分两：油居什八，蜡居什二。其上高蔽抵晴雨。夏月不可为，油不冻结。油蜡墁定⑤，然后雕镂书文、物象，丝发成就（图58）。然后，舂筛绝细土与炭末为泥，涂墁以渐而加厚至数寸。使其内外透体干坚，外施火力炙化其中油蜡，从口上孔隙熔流净尽，则其中空处即钟、鼎托体之区也⑥。凡油蜡一斤虚位，填铜十斤。塑油时尽油十斤，则备铜百斤以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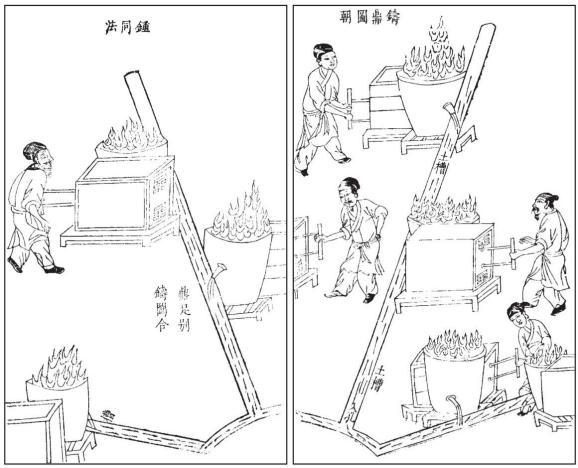


图58　铸鼎

【注释】

①堀（kū）：掘，挖。

②埏（shān）：和土作泥，拌合。

③三和土：由石灰、细砂、粘土三者拌和而成。

④牛油：即牛脂，是油酸、棕榈酸、硬脂酸的甘油酯。黄蜡：即蜂蜡，主要为荳蔻酸蜡醇脂和蜡酸的混合物，熔点62～65℃。牛油中加入黄蜡（占20%），是为了提高造型材料的硬度和熔点，便于雕塑。

⑤墁（màn）：粉饰。

⑥“外施火力炙化其中油蜡”三句：这是熔模（失蜡）铸造中制模的最后一个工序。

【译文】

铸造朝钟之类的万斤以上的大钟和铸鼎的方法相同。掘一个丈多深的地坑，使它干燥，并把它筑成房舍一样。内模是用石灰、细砂和粘土调成的三合土塑造的，要求没有一丝裂缝。内模干燥后，用牛油加黄蜡涂附在上面约有几寸厚。油和蜡的比例是：牛油占十分之八，黄蜡占十分之二。在钟模上空搭一个高棚以防日晒雨淋。夏天不能做模，因为油不冻结。油蜡层用墁刀批荡平整后，就可在上面精雕细刻文字和图案。再用舂、筛过的极细泥粉和炭末，调成糊状，逐层涂铺在油蜡上约有几寸厚。等到外模的内外都干透坚固后，便用慢火在外烤炙，使里面的油蜡熔化而从下口流干净，内外模之间的空腔就成了钟、鼎成型的区域了。一斤油蜡空出的位置需要十斤铜填充。塑模时若用去十斤油蜡，就要准备好一百斤铜。

中既空净，则议熔铜。凡火铜至万钧①，非手足所能驱使，四面筑炉，四面泥作槽道，其道上口承接炉中，下口斜低以就钟、鼎入铜孔，槽傍一齐红炭炽围（图59）②。洪炉熔化时，决开槽梗，先泥土为梗塞住。一齐如水横流，从槽道中枧注而下，钟、鼎成矣③。凡万钧铁钟与炉、釜，其法皆同，而塑法则由人省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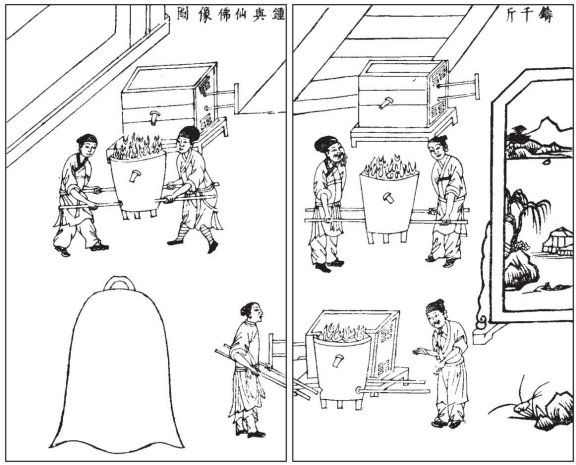


图59　铸千斤钟与仙佛像

【注释】

①火铜：黄铜，即铜锌合金。本书《五金·铜》：“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

②傍：通“旁”。

③“洪炉熔化时”五句：这是小炉群汇流槽注大件法，有着系统工程思想的萌芽。枧（jiǎn），引水的渡槽或导管，木制或竹制。

【译文】

内外模之间的油蜡已经流净，就着手熔铜。要熔的火铜有万斤以上的，就不能再靠人的手脚来浇注了，而要在钟模的周围修筑好多个熔炉和泥槽，槽的上端同炉的出水口连接，下端倾斜接到模的浇口上，槽两旁还要用炭火围起来。当所有熔炉的铜都已经熔化时，就打开出水口的塞子，事先用泥塞塞住。铜就像水横流那样沿着泥槽一齐注入模内，钟或鼎便铸成了。但凡万斤以上的铁钟、香炉和大锅，都用这种方法铸造，只是塑造模子的细节可由人有所省略而已。

若千斤以内者，则不须如此劳费，但多捏十数锅炉。炉形如箕[1]，铁条作骨，附泥做就。其下先以铁片圈筒直透作两孔，以受杠穿。其炉垫于土墩之上，各炉一齐鼓鞴熔化[2]。化后，以两杠穿炉下，轻者两人，重者数人抬起，倾注模底孔中。甲炉既倾，乙炉疾继之，丙炉又疾继之，其中自然粘合[3]。若相承迂缓，则先入之质欲冻，后者不粘，衅所由生也[4]。

【注释】

①箕（jī）：簸箕。扬米去糠的器具。

②鞴（bài）：鼓风箱。本节在历史上第一次绘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图。

③“甲炉既倾”四句：这是小行炉连续浇注大件法。

④衅（xìn）：裂缝。

【译文】

至于铸造千斤以内的钟，就不必这么劳费，只要造十来个炉子就行了。这种炉像簸箕，用铁条作骨架，用泥塑成。炉体下部先用铁片卷成的两根圆筒穿透成两个孔道以便杠棒穿过。这些炉子都立在土墩上，一齐鼓风熔铜。熔化后，用两根杠棒穿过炉底，轻的两个人，重的几个人，一齐抬起炉子，把铜水倾注入模孔中。甲炉刚刚倾注完，乙炉就倾注了，丙炉又跟着倾注了，这样，模里的铜就会自然粘合。如果各炉倾注承接太慢，先注入的将近凝冻，就难以和后注入的互相粘合，而出现裂缝。

凡铁钟模不重费油蜡者[1]，先埏土作外模[2]，剖破两边形，或为两截，以子口串合，翻刻书文于其上（图60）。内模缩小分寸，空其中体，精筭而就[3]。外模刻文后，以牛油滑之，使他日器无粘[illegible][4]。然后盖上，泥合其缝而受铸焉。巨磬、云板[5]，法皆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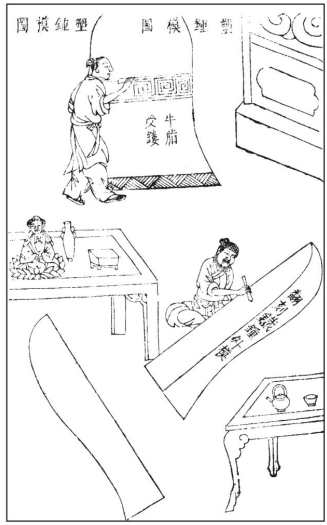


图60　塑钟模

【注释】

①铁钟模：这是泥模空腔铸造薄壁件法，其中图文是反模铸造。

②埏（shān）：和土作泥。

③筭（suàn）：同“算”。

④糊（làn）：粥稠而粘。引申为粘粘糊糊。

⑤巨磬（qìng）：这里指佛寺中的钵形铜铸打击乐器。云板：一种长形扁铁板做的打击乐器。因两端作云头形所以叫云板。又因官署和权贵之家以敲击云板为报事集众的信号，所以又叫“点”。

【译文】

铁钟模不用花费很多油蜡，先用粘土做成外模，这是剖成左右两半的或是上下两截的，剖面上有接合的子母口，文字、图案反刻在内壁上。内模缩小一定的尺寸，以使内外模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这要经过精密计算来确定。外模刻好文字、图案后，要用牛油涂滑它，以免浇铸时粘模。然后，把内外模组合起来，并把接口缝用泥糊封，就可浇铸了。巨磬、云板的铸法与此相似。

釜①

凡釜，储水受火，日用司命系焉。铸用生铁或废铸铁器为质②，大小无定式，常用者，径口二尺为率③，厚约二分。小者径口半之，厚薄不减。其模内外为两层。先塑其内，俟久日干燥，合釜形分寸于上，然后塑外层盖模。此塑匠最精，差之毫厘则无用。

【注释】

①釜（fǔ）：古炊具。相当于现在的锅。

②生铁：本书《五金·铁》：“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铁一般指含碳2%以上的铁碳合金。我国古代的生铁，先后发展有四个品种：白口铁、灰口铁、麻口铁和韧性铸铁。其中，灰口铁的铸造性能较好。本节的生铁锅可能就是灰口铁铸造的。

③率（lǜ）：标准。

【译文】

锅用来烧水煮食，人们的日常生活少不了它。用生铁或废铸铁器来铸锅，大小没有固定的规格，常用的口径二尺，厚约二分。小的口径一尺，厚同样约二分。铸锅模分内、外两层。先塑造内模，等它干燥后，按锅的尺寸折算好后，再塑造外模。这种铸模要求塑造功夫最精细，尺寸稍有偏差，模就作废了。

模既成就干燥，然后泥捏冶炉，其中如釜，受生铁于中。其炉背透管通风，炉面捏嘴出铁。一炉所化约十釜、二十釜之料。铁化如水，以泥固纯铁柄杓从嘴受注（图61）①。一杓约一釜之料，倾注模底孔内，不俟冷定，即揭开盖模，看视罅绽未周之处②。此时，釜身尚通红未黑，有不到处，即浇少许于上补完③，打湿草片按平，若无痕迹。凡生铁初铸釜，补绽者甚

多，唯废破釜铁熔铸，则无复隙漏。朝鲜国俗：破釜必弃之山中，不以还炉。

图61　铸釜

【注释】

①杓（sháo）：同“勺”。舀东西的器具。

②罅绽（xià zhàn）：裂缝。

③补完：这是浇不足时的弥补办法，很难做到“若无痕迹”。

【译文】

模已塑并干后，用泥捏造熔铁炉，炉膛像个锅，用来装生铁。炉背接一条管通到风箱，炉面捏一个出铁嘴。一炉所熔化的铁水，大约可铸十到二十口锅。生铁熔化成铁水后，用涂上泥的带柄铁勺从炉嘴承接。一勺铁水大约可浇铸一口锅，倾注到模内，不等它冷下来就揭开外模，查看有无裂缝。这时，锅身还是通红的，如果发现有些地方浇不足，马上补浇少量铁水，并打湿草片按平，使不留下痕迹。生铁初次铸锅，需要补浇的地方较多，唯有用废铁铸锅回炉熔铸的，才不会有隙漏。朝鲜的风俗是：破锅丢弃山中，不再回炉。

凡釜既成后，试法以轻杖敲之，响声如木者佳①，声有差响则铁质未熟之故②，他日易为损坏。海内丛林大处③，铸有千僧锅者④，煮糜受米二石⑤，此直痴物云。

【注释】

①响声如木者佳：明末清初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七中补充说："然惟佛山铸锅为最，以其薄而光。熔铁既精，工法又熟。他处皆厚。"这就是说，广东佛山所铸的锅又薄又光滑，质量最好。

②铁质未熟：这里可能是指一方面由于杂质多致使裂纹孔隙多，一方面由于灰口铁少而白口铁多，致使铁质硬脆，铸造性能较差。

③丛林大处：指的是密林丛中的大寺庙。

④千僧锅：号称可供一千个和尚粥食的特大的锅。

⑤糜（mí）：粥。

【译文】

锅铸成后，检验好坏的方法是用小木棒敲它，如果响声像敲硬木那样沉实，就是好锅；如果有杂音，就说明铁质未熟，将来容易损坏。国内有的大寺庙铸有"千僧锅"，可以煮两石米的粥，但很笨重。

像

凡铸仙佛铜像，塑法与朝钟同。但钟、鼎不可接而像则数接为之①，故写时为力甚易②。但接模之法，分寸最精云③。

【注释】

①钟、鼎不可接：本书《锤锻·治铜》："成乐器者必圆成无焊。"钟为了保证音质和音响，不搞接铸；鼎身一般也不搞接铸，但鼎足却常是另外铸好后才斗合的。《铸鼎》图就明

明写有这句话："鼎足别铸斗合。"

②写：同"泻"。

③接模之法，分寸最精：这是分铸和嵌铸相结合的铸造工艺。将一些部件分别铸成，然后把事先铸好的部件装到范里，使与器嵌或套在一起。湖南出土的商代四羊方尊，结构复杂，造型精致，工艺精巧，就是用这种方法铸成的。它要求接模处的尺寸要特别精确。

【译文】

铸造仙佛铜像，塑模方法跟朝钟一样。但是，钟、鼎不能接铸，而像却可以分铸后再接铸起来，所以浇注比较容易。不过，这种接模工艺对分寸的要求却是最高的。

炮①

凡铸炮，西洋、红夷、佛郎机等用熟铜造②，信炮、短提铳等用生、熟铜兼半造③，襄阳、盏口、大将军、二将军等用铁造④。

【注释】

①炮：本节没有提及炮是用泥范、铁范或者是熔模（失蜡）铸造的，估计可能是泥范铸造的。鸦片战争时期，浙江龚振麟创议用铁范铸炮并获得成功，他所撰写的《铁模铸炮图说》，由魏源收入《海国图志》中，是世界上最早论述金属范铸造的专著。

②西洋、红夷、佛郎机：当时从欧洲引进的三种炮名。西洋炮，熟铜铸，圆形，如铜鼓；红夷炮，本节说是熟铜造，《佳兵》篇说是铸铁造，身长一丈，守城用；佛朗机，水战舟头用。详见《佳兵·火器》。

③信炮：即信号炮，一尺长左右。短提铳（chòng）：即短枪，

有一尺多长。生、熟铜：这是生、熟铁比拟的说法。生铜较脆，只宜铸造，熟铜可供锤锻。

④襄阳、盏口、大将军、二将军：当时我国造的四种炮名。

【译文】

铸造大炮，西洋、红夷、佛郎机等炮用熟铜，信炮和短提铳等用生、熟铜各一半，襄阳、盏口、大将军、二将军等炮则用铁。

镜①

凡铸镜，模用灰沙，铜用锡和。不用倭铅②。《考工记》亦云："金、锡相半谓之鉴、燧之剂③。"开面成光，则水银附体而成，非铜有光明如许也④。唐开元宫中镜⑤，尽以白银与铜等分铸成，每口值银数两者以此故。朱砂斑点乃金银精华发现。古炉有入金于内者。我朝宣炉⑥，亦缘某库偶灾，金、银杂铜、锡化作一团，命以铸炉。真者错现金色。唐镜、宣炉，皆朝廷盛世物也。

【注释】

①镜：这里只是提到青铜镜，因当时还没有镀银的玻璃镜。我国古铜镜水平很高，除一般铜镜外，还有"透光镜"，把这种镜面放在阳光下，反照到墙上，就会出现与镜背花纹字迹相应的明暗相间的图像。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说："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二十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二十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这个秘密今天已经揭穿了。详见阮崇武等《中国"透光"古铜镜的奥秘》（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②倭铅：即锌。

③金、锡相半谓之鉴、燧（suì）之剂：语本战国成书的《周礼·考工记》："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是

世界上最早的合金工艺的记载。金，指铜。六齐，指六种合金配比。鉴，指平面镜。燧，指凹面反射镜，又叫火镜。关于“金锡半”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铜和锡各占一半，宋应星也持这种看法，所以他说“金、锡相半”。另一种则认为锡是铜的一半。后一种解释比较接近对古铜镜的分析结果。上海博物馆曾对汉唐青铜镜的成分配比做过化学分析，结果表明锡的成分相当于铜的三分之一。（见阮崇武等《中国“透光”古铜镜的奥秘》，上海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

④“开面成光”三句：由物理学原理看来，只要表面光亮，使光线反射最多，折射和吸收最少，就能映像而成镜子。用铜锡合金铸成的镜坯表面粗糙，因此需要研磨和抛光。由于锡偏析表面成铸造组织而较难磨。若表面沾上水银形成汞齐，则较易打磨。这就是“水银附体”，“开面成光”。

⑤开元：唐玄宗李隆基的年号，713—741年。

⑥宣炉：即宣德炉。是明宣德年间（1426—1435）铸造的铜质香炉，因铜精炼过，又掺有贵金属，显得特别美观，成了朝廷珍品。

【译文】

铸造铜镜，模子用灰沙做成，铜则用锡来和。不用锌。《考工记》说到：“铜、锡各占一半，是适合于铸镜的合金配比。”镜面之所以能反光，是镀上了水银的缘故，而不是铜本身这样明亮。唐开元年间宫中所用的镜子，都是用白银和铜对半铸成的，所以每面铜镜值几两银子。铸件上呈现朱砂一样的红斑，是掺进去的金银发出来的。有些古香炉是掺有金子的。我朝宣炉的铸造，是由于某金库偶然失火，金、银夹杂着铜、锡熔成一团，拿它来铸造香炉的。真品闪现金色。唐镜和宣炉都是朝廷盛世的物品。

钱

凡铸铜为钱，以利民用，一面刊国号通宝四字①，工部分司

主之。凡钱通利者，以十文抵银一分值。其大钱当五、当十，其弊便于私铸，反以害民，故中外行而辄不行也②。

【注释】

①通宝：中国旧时钱币的一种名称。起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铸造的开元通宝。“开元”在此为开辟新纪元之意，而并非指唐开元年号。以后历代都曾沿用，在“通宝”二字前冠以国号、朝代或年号。如“大明通宝”“永乐通宝”，等等。

②中外行而辄（zhé）不行：中央和地方流通了一阵就停止了。中外，中央和地方。辄，即，就。

【译文】

铸造铜钱，是为了便利民众使用，一面印有“××通宝”四个字，由工部属下的一个部门主管。通行的铜钱十文抵白银一分。大钱的面值大五倍或十倍，发行大钱的弊病是容易私铸，反而害了百姓，所以中央和地方都曾发行过一阵大钱就不再发行了。

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倭铅京中名水锡。居四三，此等分大略。倭铅每见烈火，必耗四分之一。我朝行用钱高色者，唯北京宝源局黄钱与广东高州炉青钱①，高州钱行盛漳、泉路，其价一文，敌南直江、浙等二文。黄钱又分二等：四火铜所铸曰金背钱：二火铜所铸曰火漆钱②。

【注释】

①青钱：这里指的是颜色泛青的黄铜钱，而不是青铜钱。它的原料配比是：红铜50%，锌41.5%，铅6.5%，锡2%。

②“黄钱又分二等”三句：四火铜，指经四次熔炼的黄铜，其中红铜约占七成，锌约占三成，也叫三七黄铜，延展性能特好，它所铸的钱叫金背钱。二火铜，指经两次熔炼的黄铜，其中红铜约占六成，锌约占四成，它所铸的钱叫火漆钱。这两种

钱统称为黄钱。

【译文】

铸钱十斤，要用六七斤红铜和三四斤锌，北京叫锌为水锡。这是个大概比例。锌每经火一次就要耗损四分之一。我朝通用的钱，成色高的只有北京宝源局铸的黄钱和广东高州炉铸的青钱，高州钱通行福建漳州、泉州一带。这两种钱一文等于南京操江局和浙江铸造局铸的二文。黄钱又分两等：四火铜铸的叫金背钱，二火铜铸的叫火漆钱。

凡铸钱熔铜之罐①，以绝细土末打碎干土砖妙。和炭末为之。京炉用牛蹄甲，未详何作用。罐料十两，土居七而炭居三，以炭灰性暖，佐土使易化物也。罐长八寸，口径二寸五分。一罐约载铜、铅十斤②，铜先入化，然后投铅，洪炉扇合，倾入模内。

【注释】

①铸钱熔铜之罐：这里指的是熔铜坩埚（gān guō），要求耐高温，所以要用耐火材料做成，粘土和炭末符合这个条件。

②铅：这里指倭铅（锌）。以下均同。这种简称易与铅混淆，因此不科学。

【译文】

铸钱用来熔铜的坩埚，是用很细的泥粉以打碎的土砖干粉为好。和炭粉混合造成的。北京坩埚还加有牛蹄甲，不知起什么作用。每十两坩埚料中，泥粉占七两而炭粉占三两，因炭粉保温性能好，可配合泥粉使铜易于熔化。坩埚高八寸，口径二寸五分。一个坩埚大约可装铜和锌十斤，先把铜放进去熔化，然后才加锌，鼓风使它们熔合后，再倾注入模。

凡铸钱模（图62）①，以木四条为空匡②，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寸二分。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布置其上。又用一匡，如前法填实合盖之，既合之后，已成面、背两

匡。随手覆转，则母钱尽落后匡之上。又用一匡填实，合上后匡，如是转覆，只合十余匡③。然后，以绳捆定。其木匡上弦原留入铜眼孔，铸工用鹰嘴钳，洪炉提出熔罐，一人以别钳扶抬罐底相助，逐一倾入孔中。冷定，解绳开匡，则磊落百文，如花果附枝，模中原印空梗，走铜如树枝样。挟出逐一摘断，以待磨锉成钱。凡钱，先错边沿④，以竹木条直贯数百文受锉；后锉平面，则逐一为之（图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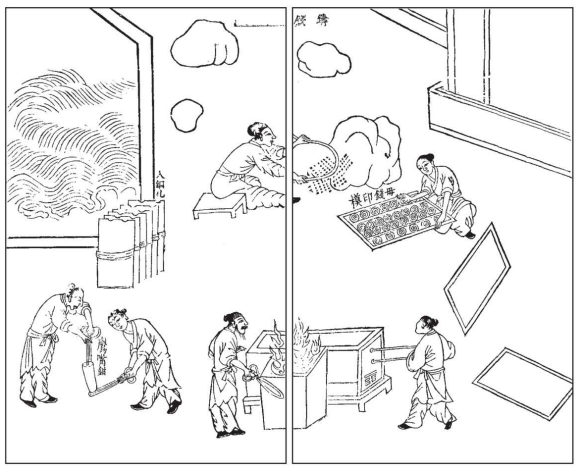


图62　铸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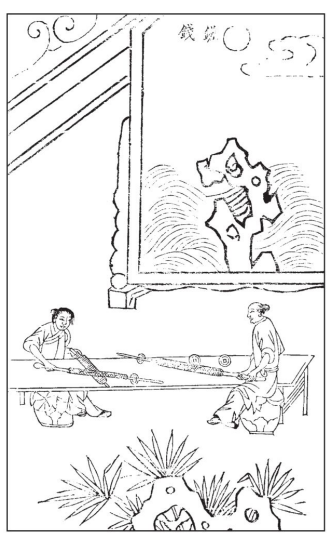


图63　锉钱

【注释】

①铸钱模：这是用锡质母钱印出的泥模。其特点是非常讲究分型材料，要求“微洒”，即薄而均匀。

②匡：同“框”。

③只合十余匡：这是叠铸法。

④错：锉。

【译文】

铸钱的模，是用四根木条斗成空框，木条各长一尺二寸，宽一寸二分。用筛过的非常细的泥粉和炭粉混合填实空框，面上再撒少量的杉木或柳木炭灰，或者用松香和菜子油的混合烟熏过。然后，把一百枚锡质母钱按有字的正面或无字的背面排布在框面上。又用一个如上述方法填实泥粉和炭粉的木框合盖上去，就构成了钱的面、背两框模。随手覆转揭开前框，母钱就全部脱落在后框上面。再用另一个填实了的木框合盖在后框上，照样翻转，就这样反复做成十几套框模。然后把它们叠合在一起用绳索绑紧。木框上边原留有浇铜口，铸工用鹰嘴钳把熔铜坩埚从炉里提出来，另一个人用钳托着坩埚底，共同把熔铜注入模中。冷定之后，解下绳索打开框，只见一百个铜钱果实累累般结在树枝上，因为模中原来的铜水通路也已凝结成树枝状了。把它夹出来，将钱逐个摘下，以便磨锉加工。先锉钱的边沿，用竹条或木条串几百个一起锉；然后，逐个锉平钱面。

凡钱高低，以铅多寡分。其厚重与薄削，则昭然易见。铅贱铜贵，私铸者至对半为之，以之掷阶石上，声如木石者，此低钱也。若高钱铜九铅一，则掷地作金声矣。凡将成器废铜铸钱者，每火十耗其一。盖铅质先走，其铜色渐高，胜于新铜初化者。若琉球诸国银钱①，其模即凿锲铁钳头上②，银化之时，入锅夹取，淬于冷水之中③，即落一钱其内。图并具右（图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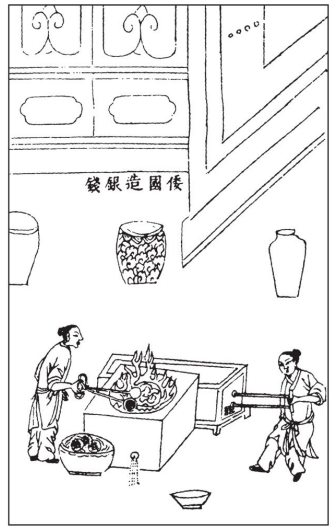


图64　倭国造银钱

【注释】

①琉球：即琉球群岛。

②锲（qiè）：雕刻。

③淬（cuì）：淬火。目的是提高硬度和强度。

【译文】

铜钱成色的高低，以锌的含量多少来区分。至于轻重与厚薄，那是显而易见的。由于锌贱铜贵，私铸的人甚至用铜、锌各一半来铸钱，这种钱掷在石阶上，发出像掷木头或石块的声响，表明成色低。成色高的钱，铜与锌是九比一，把它掷在地上，发出铿锵的金属声。用废铜器来铸钱，每熔化一次则损耗十分之一。由于锌挥发掉一些，铜的含量逐渐提高，所以钱的成色比新铜第一次铸的要高。琉球群岛一带铸银币，模子就刻在铁锚头上，当银熔化时，用钳伸进坩埚里夹取，淬于冷水之中，一块银币就落下来了。参看“倭国造银钱”图。

附：铁钱

铁质贱甚，从古无铸钱。起于唐藩镇魏博诸地[1]，铜货不通，始冶为之，盖斯须之计也[2]。皇家盛时，则冶银为豆[3]；杂伯衰时[4]，则铸铁为钱。并志博物者感慨。

【注释】

①唐藩镇魏博诸地：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力大为削弱，代宗广德元年（763），唐王朝被迫以魏博、成德、幽州等河北三个藩镇分授给安史旧将为节度使，从而形成藩镇割据局面。魏博的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辖境跨今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边地。

②斯须之计：权宜之计。斯须，一会儿。

③冶银为豆：据明黄瑜《双槐岁抄》第七卷“金钱银豆”条：明代“景泰初开经筵……是时，每讲毕，命中官布金钱于地，令讲官拾之，以为恩典。……时宫中又赐诸内侍以银豆等物为哄笑”。又据明刘若愚《酌中志·内府衙门职掌·银作局》：“豆者圆珠重一钱或三、五分不等，豆叶则方片，其重亦如豆不拘，以备钦赏之用。”

④杂伯（bà）：即杂霸。意思是王道中掺杂着霸道。伯，通“霸”。

【译文】

铁质低贱，自古以来都不用来铸钱。铁钱起源于唐朝魏博藩镇地区，由于藩镇割据，铜贩运不来，只得用铁来铸钱，这只是权宜之计罢了。皇家兴盛时，用白银铸成豆子来玩乐；王道掺杂着霸道而衰落时，却铸铁为钱币。把它记在这里以表示博物者的感慨。

舟车第九卷

【题解】

本卷讲船和车。我国河流多，海岸线又长，是世界上最先掌握造船技术的国家之一。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独木舟。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说："刳（kū，破开再挖空）木为舟，剡（yǎn，削刮）木为楫（jí，船桨），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周易》六十四卦之一的涣卦木在水上飘的卦象显示，我们的祖先早就创造了船。

本卷记述漕舫、海舟和杂舟三种船，并记述了抢风（逆风行船）的做法和经验。我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在明朝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郑和七下西洋就是铁证。

至于车，《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墨子·非儒》："奚仲作车，巧垂作舟。"《荀子》等先秦文献也都认为车是夏朝创制的。从马车的系驾法来看，商周至战国为轭靷（yǐn，引车前行的革带）式，汉至宋为胸带式，元朝以后为鞍套式。本卷对马车的结构记述得较详细，但未讲明当时已普遍采用鞍套式系驾法。

作者在本卷开头借用列子御风和奚仲造车这两个典故，称赞首创车船的奚仲和巧垂为神人，从而歌颂能工巧匠的匠心精神和创新能力。

宋子曰：人群分而物异产，来往贸迁，以成宇宙①。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群类哉？人有贵而必出，行畏周行；物有贱而必须，坐穷负贩②。四海之内，南资舟而北资车③。梯航万国④，能使帝京元气充然。何其始造舟车者，不食尸祝之报也⑤？浮海长年，视万顷波如平地，此与列子所谓御泠风者无异⑥。传所称奚仲之流⑦，倘所谓神人者，非耶？

【注释】

①“人群分而物异产”三句：中心意思是有贸易才有世界。体现了作者的重商思想。

②坐穷负贩：由于缺乏而需要贩运。坐，因为，由于。负贩，担货贩卖。

③资：凭借，依靠。

④梯航：“梯山航海”的缩语。即指登山航海。喻为长途跋涉。梯，登。

⑤不食尸祝之报：没有受到祭祀。食，受纳。尸，代表鬼神受享祭的人。祝，传告鬼神言辞的人。

⑥列子所谓御泠（líng）风者：语出《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郭象注：“泠然，轻妙之貌。”列子，战国时期郑国人，名御寇。御，乘。泠风，轻风。

⑦奚仲：夏代车正（古代掌管车服诸事的官），车的创造者。《墨子·非儒》《左传·定公元年》《管子·形势》《荀子·解蔽》《说文解字·车部》等较早期著作都有关于奚仲造车的记载。从纺轮已在新石器早期出现、陶轮已在仰韶文化期出现、新石器时期末期又有了精确几何形状的玉琮来看，车创制于夏代是完全可能的。遗憾的是，目前只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商代殉葬的车。

【译文】

人类分居在各地，物产各地不一样，只有通过贸易交往才能组成一个世界。如果彼此各居一方而老死不相往来，还凭什么构成人类社会呢？身价高贵的人必然要出门，但怕走远路；物品价钱低贱却为生活所必需，由于缺乏而需要贩运。从全国来看，南方靠船，北方靠车。人们凭借车船翻山渡海，沟通国内外物资，使得京都繁荣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创造车船的人，却得不到后人的祭祀呢？有些人长年漂洋过海，把万顷波涛看成平地一样，这和列子乘风而飞没有两样。如果把史书上记载的造车者奚仲等人称为神人，不也是可以吗？

舟①

凡舟古名百千，今名亦百千。或以形名，如海鳅、江鳊、山梭之类。或以量名，载物之数。或以质名，各色木料。不可殚述。游海滨者得见洋船，居江湄者得见漕舫②，若局趣山国之中③，老死平原之地，所见者一叶扁舟、截流乱筏而已④。粗载数舟制度，其余可例推云⑤。

【注释】

①舟：船。这是对船的原始形式——独木舟的叫法的沿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过一件舟形陶器，这是模仿当时的独木舟制成的，两头尖，底部略圆，一端有一透孔。由此可推测远在七千年前，我国就已发明首尾皆尖的梭形独木舟。

②湄（méi）：岸边。漕舫（cáo fǎng）：古时专运田赋粮的船。详见下节。

③局趣（cù）：拘束。趣，通“促”。

④筏：竹筏、木筏或皮筏，是最原始的渡水工具。

⑤例推：类推，是由此及彼的比照推理，即从某一事物的道理推出同类其他事物的道理，相当于近现代的由个别推到个别的类比推理。

【译文】

船的古名和今名都有许多。有的按船形命名，如海鳅、江鳊、山梭之类。有的按载重量命名，载物数量。有的按船的质料命名，各种木料。名称多得很呢。在海滨的人可以见到远洋船，在江边的人可以见到漕舫，如果老是呆在山区或平原，则只能见到独木舟和筏子而已。这里粗略记载几种船的规格，其余可以类推。

漕舫①

凡京师为军民集区，万国水运以供储，漕舫所由兴也。元朝混一，以燕京为大都②。南方运道，由苏州刘家港、海门黄连沙开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乐间因之。以风涛多险，后改漕运。

【注释】

①漕舫：漕船。这是始于秦代终于清代的历代封建王朝专运田赋粮的船。特点是底平舱浅，多装快运。因最初采用舫的船型（两船相并，加板于上），所以沿用旧名叫它为漕舫，明代已统一船型和规格，由清江专造。

②燕京：今北京。

【译文】

京都是军民聚集的地方，全国各地都要利用水运向它供应物资，漕船就这样兴起来了。元朝统一后，以北京为大都。当时南方的北运航道，是从苏州的刘家港或海门的黄连沙出发，沿海路直抵天津，用的是遮洋船。直到明永乐年间还是这样。后来，因海运风浪大危险多，才改为漕运。

平江伯陈某，始造平底浅船，则今粮舡之制也①。凡船制，底为地，枋为宫墙②，阴阳竹为覆瓦；伏狮③，前为阀阅④，后为寝堂；桅为弓弩弦⑤，篷为翼⑥；橹为车马⑦；□纤为履鞋⑧；□索为鹰雕筋骨⑨；招为先锋⑩，舵为指挥主帅⑪；锚为扎军营寨（图65）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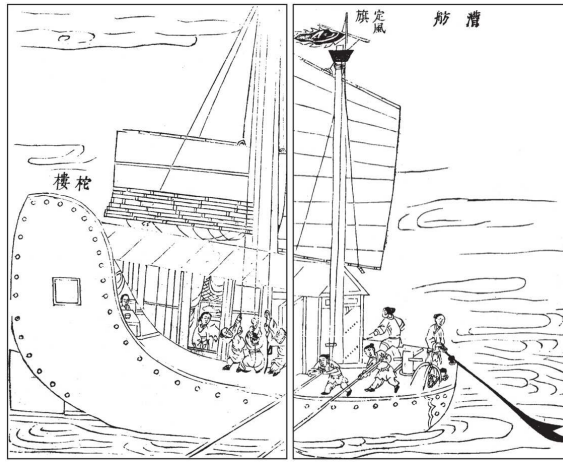


图65　漕舫

【注释】

①“平江伯陈某”三句：平江伯陈某，指的是明永乐初封为平江伯的陈瑄。平江，即苏州府，今江苏苏州。伯，古代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的第三等。据《明史·陈瑄列传》记载，明永乐九年（1411）命工部尚书宋礼开复会通河（运河），“宋礼既治会通河成，朝廷议罢海运，仍以瑄董漕运，议造浅船二千余艘”。这种漕船的特点是：平底浅舱，体形肥短，船身坚固，运载量大。唐代时已很盛行，明代又发明了“对漕船”，它平底体长，中间可拆开也可接合。本卷指的是一般漕船。舡（chuán），同“船”。杨素卿刊本和《古今图书集成》的有关引文都把“舡”字改作“船”字。

②枋（fāng）：截面为方形的木条。

③伏狮：船头和船尾顶端的大横木梁。

④阀阅：即伐阅。世宦门前旌表功绩的柱子。

⑤桅：挂帆的桅杆。

⑥篷：船帆。

⑦橹：一种由桨演变而来又比桨效能高的既能操纵方向又能推动

前进的行船工具。汉代已出现边橹。刘熙《释名》：“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唐代有了尾格。敦煌千佛洞323窟初唐壁画有尾橹图。橹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只要在橹手处施加不大的力，就可以摇动水中的橹板。北宋诗人张耒《离黄州》诗：“轻橹健于马。”用“轻”字形容摇橹，用“健于马”形容橹相当于马车的马。所以宋应星也说：“橹为车马。”近代船舶普遍使用的螺旋桨是由橹演化而来的。螺旋桨的每一个叶片，相当于一支橹。

⑧□纤（tán qiàn）：□缱。即拉船索。

⑨绯（yù）索：系锚缆绳。绯，长。

⑩招：近船头的第一排桨。

⑪舵：船尾用以控制航向的装置。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有尾舵，表明我国最迟在二世纪左右船上已装有尾舵。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中的船有能升降的平衡舵。

⑫锚：船的系泊装置。广州东汉墓出土的陶船模型有带爪的锚，表明汉代已创造了锚。当时是用石或木做的，因此称为碇（dìng）或椗。锚字出现于南朝顾野王撰的《玉篇》中，说明当时已有铁锚了。《锤锻》卷记述的四爪铁锚是我国的独创，日本人称它为“唐人锚”。

【译文】

平江伯陈某，最先造平底浅船，这就是今天的运粮船。船底当作地板，枋木当作宫墙，阴阳竹当作屋顶；头伏狮相当于屋前的门楼柱，梢伏狮相当于寝室；桅杆像弓弩的弦，风帆像弓弩的翼；橹好比拉车的马；拉船缆索好比鞋子；系锚粗缆好比鹰雕的筋骨；船头第一把桨好比开路先锋，尾舵则为指挥的主帅；锚是安营扎寨时用的。

粮舡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采巨木，楠木为上，栗次之。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头阔六尺，底梢阔五尺；头伏狮阔八尺，梢伏狮阔七尺。梁

头一十四座①。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使风梁阔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深四尺五寸；两厥共阔七尺六寸②。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交兑每只止足五百石。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而运河闸口原阔一丈二尺③，差可度过。凡今官坐舡，其制尽同，第窗户之间，宽其出径，加以精工彩饰而已。

【注释】

①梁头：这里指船的框架单元，主要包括龙口梁、使风梁、后断水梁等上梁，还有底梁和隔舱板。

②两厥（kǎn）：船面两廊通路。

③运河闸口原阔一丈二尺：疑为二丈二尺之误。漕船中部阔超过一丈四尺，闸口比它窄的话船就通不过了。

【译文】

运粮船原来的规格是：船底长五丈二尺，板厚二寸。要采用大木，最好是楠木，其次是栗木。船头长九尺五寸，船尾长九尺五寸；船底阔九尺五寸，船头的底阔六尺，船尾的底阔五尺；船头大横木即头伏狮长八尺，船尾大横木即尾伏狮长七尺。全船由面梁、底梁和隔舱板形成的构架共有十四个。其中，船头的龙口梁阔一丈，高出船底四尺；树中桅的使风梁阔一丈四尺，高出船底三尺八寸；船尾的后断水梁阔九尺，高出船底四尺五寸；船楼两旁的通道共阔七尺六寸。这种规格的船可载米近二千石。每只船每次缴交五百石便算足额。后来由漕运军造的船，私自把船身增长二丈，船头、船尾各加阔二尺多，可载米三千石。运河闸口原来阔二丈二尺，可以让这种船勉强通过。现在的官船，规格与此相同，只不过门窗加大一些，并精工装饰而已。

凡造舡先从底起，底面傍靠墙，上承栈，下亲地面。隔位列置者曰梁。两傍峻立者曰墙。盖墙巨木曰正枋，枋上曰弦。梁前竖桅位曰锚坛，坛底横木夹桅本者曰地龙①。前后维曰伏

狮，其下曰拏狮②，伏狮下封头木曰连三枋③。舡头面中缺一方曰水井，其下藏缆索等物。头面眉际树两木以系缆者曰将军柱。舡尾下斜上者曰草鞋底，后封头下曰短枋，枋下曰挽脚梁④，舡梢掌舵所居，其上曰野鸡篷。使风时，一人坐篷巅，收守篷索。

【注释】

①地龙：固定桅脚的横木，也叫桅下斗。

②拏（ná）狮：头伏狮到龙口梁以及梢伏狮到后断水梁之间的船两旁侧木。拏，牵引。

③连三枋：头伏狮下三根串连的搪浪的封头木。又名搪浪板。

④挽脚梁：靠近船尾的一根底梁，也叫尾扎脚梁。

【译文】

造船先造船底。船底两侧紧挨着拖泥板，拖泥板上面承接中栈板，下面靠近船底。相隔一定距离横贯船身的木头叫梁。梁两头是出水栈板。盖在出水栈上面的大方柱木叫正枋，正枋上面的栈板叫弦。使风梁前头竖桅处叫锚坛，坛底夹持固定桅脚的横木叫地龙。船头、船尾各有一根连结船体的大横木叫伏狮，伏狮两端下面的一对纵向木叫拏狮，伏狮下面由三根木串连成的搪浪板叫连三枋。船头甲板空开一个方形舱口叫水井，收藏缆索等物。船头两侧竖起两根系结缆索的木桩叫将军柱。船尾下斜上的底板叫草鞋底，梢伏狮底下的一根横木叫短枋，短枋下的梁叫挽脚梁，船尾掌舵位置上空的盖棚叫野鸡篷。扬帆时，一人坐在篷顶，收守帆索。

凡舟身将十丈者，立桅必两：树中桅之位，折中过前二位，头桅又前丈余。粮舡中桅，长者以八丈为率，短者缩十之一二；其本入舱内亦丈余①；悬篷之位，约五六丈。头桅尺寸，则不及中桅之半，篷纵横亦不敌三分之一。苏、湖六郡运米，其舡多过石瓮桥下②，且无江汉之险，故桅与篷尺寸全杀③。若湖广、江西省舟，则过湖冲江，无端风浪，故锚、缆、篷、

桅，必极尽制度，而后无患。凡风篷尺寸，其则一视全舟横身，过则有患，不及则力软。

【注释】

①舱：涂本为“窗”，据文义改。

②石瓮桥：石拱桥的别称。因其拱形似瓮而得名。

③杀：消减。

【译文】

长近十丈的船，要树两根桅杆：中桅树在船中央再朝前两个梁位处，头桅又比中桅朝前一丈多。运粮船中桅长的八丈，短的缩十分之一二；桅身入舱部分长一丈多；挂帆部分长五六丈。头桅没有中桅的一半高，头桅帆的幅度也不到中桅帆的三分之一。苏州、湖州六郡一带的运米船，大多要经过石拱桥，又没有长江、汉水那样的风险，所以桅和帆都大大缩短。至于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船，由于过湖冲江，有时会遇到突然的风浪，所以锚、缆、帆和桅等都必须符合规定才无后患。风帆的尺寸要跟船身的阔度相当，大了会有危险，小了则力不足。

凡舡篷，其质乃析篾成片织就①，夹维竹条，逐块折叠，以俟悬挂。粮舡中桅篷，合并十人力方克凑顶，头篷则两人带之有余。凡度篷索，先系空中寸圆木关捩于桅巅之上②，然后带索腰间，缘木而上，三股交错而度之。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顶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洊至③，则以次减下。遇风鼓急不下，以钩搭扯。狂甚，则只带一两叶而已。

【注释】

①篾：劈成条的竹片、芦苇等。

②关捩（liè）于桅巅之上：这里指把滑轮系在桅顶上。

③洊（jiàn）至：相继而至。洊，同“荐”。接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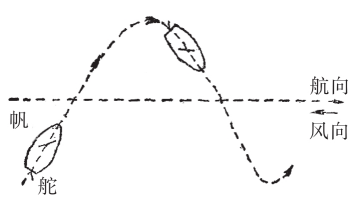
【译文】

风帆用篾片编织，每编成一块就要夹进一根篷挡竹，以便逐块折叠，准备悬挂。运粮船的中桅帆需要十个人一起动手才能升到桅顶，头帆只要两个人就足够了。穿帆索时，先将直径一寸的木滑轮系到桅顶上，再腰带绳索爬上桅杆，把三股绳索交错地穿过滑轮。风帆的力，顶上一叶抵得上底下三叶。要调节得当。顺风时，把帆全部扬起来，船就快如奔马；如果风力不断增大，则要逐渐减少帆叶。遇到大风，帆叶鼓得厉害，降不下时，就要用搭钩。风非常大时，只挂一两叶就够了。

凡风从横来，名曰抢风①。顺水行舟，则挂篷“之”“玄”游走。或一抢向东，止寸平过，甚至却退数十丈；未及岸时，捩舵转篷②，一抢向西。借贷水力兼带风力轧，下则顷刻十余里。或湖水平而不流者，亦可缓轧。若上水舟，则一步不可行也。

【注释】

①抢（qiāng）风：逆风行船。也叫戗（qiāng）风。关键在于，“捩舵转篷”，即尾舵和风帆密切配合，必要时还要轮流使用下风一侧的披水板。这样，船就能沿着“之”或“玄”字逆风航行。现图示如下：



抢风示意图

②捩：转。

【译文】

利用横风行船，叫抢风。如果是顺水行舟，就可以挂帆按“之”字形或“玄”字形的航线行驶。操纵帆、舵，把船抢向东时只能平过，甚至后退几十丈；船快接近对岸时，立刻转舵转帆，即把船抢向西。借助水势和风力下水，船一会儿就可行驶十多里。在平静的湖水中，也可以缓慢地逆风行船。如果是逆水，又是逆风，那就一步也驶不动了。

凡船性随水，若草从风，故制舵障水，使不定向流。舵板一转，一泓从之①。凡舵尺寸，与船腹切齐。若长一寸，则遇浅之时，舡腹已过，其梢尾舵使胶住，设风狂力劲，则寸木为难不可言；舵短一寸，则转运力怯，回头不捷。凡舵力所障水，相应及船头而止，其腹底之下，俨若一派急顺流，故船头不约而正。其机妙不可言。舵上所操柄，名曰关门棒，欲船北，则南向捩转；欲船南，则北向捩转②。船身太长而风力横劲，舵力不甚应手，则急下一偏披水板③，以抵其势。凡舵用直木一根粮船用者，围三尺，长丈余。为身，上截衡受棒，下截界开衔口，纳板其中，如斧形，铁钉固拴，以障水。梢后隆起处，亦名舵楼。

【注释】

①泓：量词，指清水一道或一片。

②“凡舵力所障水”一段：船头若要向左转，尾舵则先要向左转，水流冲激舵面而产生舵压。舵压本身不大，但它距船的转动中心较远，所以形成的转动力矩较大，能使船头转向。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对此流体力学原理并不明白，所以他说：“其机妙不可言。”

③偏披水板：通称橇头，也叫劈水板。起平衡船身、防止横漂的作用。唐代海鹘船两舷的浮板，是披水板的起源。明代除披水板外，船底两侧还增设梗水木两根，起稳定作用。梗水木相当于今天的舭（bǐ）龙筋（骨）。

【译文】

船顺着水漂流，就好像草随着风摆动一样，所以要用舵来挡水，使水不按原来的方向流动。舵板一转，就引起一股水流。舵要跟船底取平。舵若长出一寸，当遇浅时，船底已通过，而尾舵却被胶住，要是风力很大，这一寸木的为难就无法描述了；舵若短一寸，运转力就小，船身转动就不够灵巧。舵板所挡的水，相应地流到船头为止，这时，船底下的水，好比一股急顺流，所以船头就能跟着舵自然而然地转到一定方向。这样灵巧真是妙不可言。舵上的操纵杆叫关门棒，要船头向北，就推棒向南转；要船头向南，则推棒向北转。如果船身太长而横风又太猛，舵力不够用，就要赶快放下下风一侧的披水板，以抵消风势。舵要用一根直木运粮船的舵身围三尺，长一丈多。做舵身，上端凿个横孔插进关门棒，下端锯开个衔口，把舵板夹紧，像斧子的形状，然后用铁钉钉牢，就可以挡水了。船尾隆起的地方叫舵楼。

凡铁锚所以沉水系舟，一粮船计用五六锚，最雄者曰看家锚，重五百斤内外，其余头用二枝，梢用二枝。凡中流遇逆风，不可去，又不可泊，或业已近岸，其下有石非沙，亦不可泊，惟打锚深处。则下锚沉水底，其所系□缠绕将军柱上①，锚爪一遇泥沙，扣底抓住。十分危急，则下看家锚。系此锚者名曰本身②，盖重言之也。或同行前舟阻滞，恐我舟顺势急去，有撞伤之祸，则急下梢锚提住，使不迅速流行。风息开舟，则以云车绞缆提锚使上③。

【注释】

①㓜（yù）：长貌。

②本身：此处谓命根子。

③云车：这里指立式绞车。

【译文】

铁锚用来沉到水底把船系住，一只粮船共有五六个锚，最大的重

达五百斤左右，叫看家锚，其余的船头、船尾各有两个。船在航行中若遇到逆风走不动，又不能靠岸停泊，或已近岸，但水底有石而不能停泊，只得在水深的地方抛锚。就要抛锚沉到水底，并把系锚的缆索长长地缠绕在将军柱上，锚爪一旦接触到泥沙，就抓住不放。如果情况危急，就要下看家锚。系住看家锚的缆索叫本身，这是表明它至关重要的意思。同一航向的行船，如前面的船受阻，恐怕自己的船顺势急冲向前而有撞伤的危险，就要赶快抛梢锚拖住，把速度减下来。风停了，要开船，就用绞车把锚提上来。

凡船板合隙缝，以白麻斫絮为筋，钝凿扱入①，然后筛过细石灰，和桐油舂杵成团调艌②。温、台、闽、广，即用砺灰。

【注释】

①扱（chā）：插。

②艌（niàn）：用麻絮和油灰填补船缝。

【译文】

船板缝隙是这样填补的：用斩断的白麻絮做筋，用钝凿把它塞进缝里，然后再用过筛的石灰拌和桐油，以木杵舂成油团补缝。温州、台州、福州和广州等沿海一带都用牡蛎壳灰代替石灰。

凡舟中带篷索，以火麻秸一名大麻。绱绞①。粗成径寸以外者，即系万钧不绝。若系锚缆，则破析青篾为之。其篾线入釜煮熟，然后纠绞。拽缱□②，亦煮熟篾线绞成，十丈以往，中作圈为接驱③，遇阻碍可以掐断。凡竹性直，篾一线千钧。三峡入川上水舟，不用纠绞□缱，即破竹阔寸许者，整条以次接长，名曰火杖④。盖沿崖石棱如刃，惧破篾易损也。

【注释】

①绱：纠绞。

②□（tán）：拉船的纤索。

③驱（kōu）：环。

④火杖：这种竹条拖索不再用作拖索时可充当火把，所以叫火杖。

【译文】

牵帆索是用火麻又名大麻。纤维纠绞成的。直径一寸多的粗索即使系很重的东西也不会断。至于系锚的锚缆，则是用竹篾煮过后纠绞成的。拉船纤缆也是用煮过的篾条绞成的，每十丈长就要做个圈作为接口，以便碰到障碍时可以把它掐断。竹的特性是纵向拉力强，一条竹篾可以承受很大拉力，可以说是“篾一线千钧”。由长江三峡进入四川的上水船，不用纠绞纤索，而只是用一寸多宽的竹条，互相连接起来，这叫作火杖。因为沿岸崖石利如刀口，破成竹篾反而容易损坏。

凡木色，桅用端直杉木，长不足则接，其表铁箍逐寸包围。舡舱前道，皆当中空阙，以便树桅。凡树中桅，合并数巨舟承载，其末长缆系表而起。梁与枋墙用楠木、槠木、樟木、榆木、槐木①。樟木春夏伐者，久则粉蛀。栈板不拘何木。舵杆用榆木、榔木、槠木②。关门棒用椆木、榔木③。橹用杉木、桧木、楸木④。此其大端云。

【注释】

①槠（zhū）木：即青椆。壳斗科，常绿乔木。木材不易开裂。

②榔木：即榔榆。也称脱皮榆、小叶榆。榆科，落叶乔木。木材坚硬致密。

③椆（chóu）木：木质重而坚，耐久不蛀，叶似樟而稍小。

④桧（guì）木：又名桧柏。柏科，常绿乔木。木材细致坚实，有芳香，耐腐蚀。楸（qiū）木：树干端直，木纹细致，坚实。

【译文】

关于船的木料，桅杆要用匀称笔直的杉木，一根不够长，可以接驳，再用铁箍逐寸箍紧。舱楼前面正中，应空出一块地方来树桅杆。树中桅时，要拼合几条大船来承载，靠系在桅顶的长缆索把它拉吊起来。梁和枋墙都要用楠木、槠木、樟木、榆木或槐木。春夏砍的樟木易蛀。栈板无论什么木都可以。舵杆要用榆木、榔木或槠木。关门棒要用椆木或榔木。橹要用杉木、桧木或楸木。以上所述只是个大概。

海舟

凡海舟，元朝与国初运米者曰遮洋浅船，次者曰钻风船。即海鳅。所经道里止万里长滩、黑水洋、沙门岛等处①，苦无大险。与出使琉球、日本暨商贾爪哇、笃泥等舶制度②，工费不及十分之一。

【注释】

①万里长滩：长江口以北至江苏黄海沿岸浅水海域。黑水洋：万里长滩东北角的黄海海域。沙门岛：今山东长岛西北。

②琉球：琉球王国。今由日本实际控制。爪哇：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岛，岛上有一个以郑和命名的城市——三宝垄，印尼首都雅加达就在这个岛上。笃泥：可能是马来半岛泰国的大泥（北大年）。

【译文】

元朝和明初运米的海船叫遮洋浅船，小一点的叫钻风船。即海鳅。航道经由长江口以北的万里长滩、黑水洋和沙门岛等地方，一路没有什么大的风险。制造这种海船的工本费，还不到出使琉球、日本和到爪哇、笃泥经商的海船的十分之一。

凡遮洋运舡制，视漕舡长一丈六尺，阔二尺五寸，器具皆同，唯舵杆必用铁力木①，艌灰用鱼油和桐油，不知何义。凡外

国海舶制度大同小异。闽广闽由海澄开洋②，广由香山岙③。洋舡，截竹两破排栅，树于两傍以抵浪。登、莱制度又不然④。倭国海舶两傍列橹手栏板抵水，人在其中运力。朝鲜制度又不然。至其首尾各安罗经盘以定方向⑤，中腰大横梁出头数尺，贯插腰舵⑥，则皆同也。腰舵非与梢舵形同，乃阔板斫成刀形，插入水中，亦不捩转，盖夹卫扶倾之义。其上仍横柄拴于梁上，而遇浅则提起，有似乎舵，故名腰舵也。

【注释】

①铁力木：又名铁栗木。藤黄科，常绿乔木。盛产于东南亚，我国云南、广西也有出产。木质坚硬耐用，是优良木料。

②海澄：福建沿海的一个港口，叫月港。今属福建龙海。

③香山岙（ào）：广东香山（今中山）以南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包括澳门一带。明中叶后为海商萃聚之所。

④登：即登州府。今山东蓬莱。莱：即莱州府。今山东莱州。登、莱都面临渤海。

⑤罗经盘：罗盘，也叫针盘。朱彧（yù）《萍洲可谈》卷之二说："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稍后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也说："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这是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两条最早记录。到了元代，不论昼夜阴晴都用指南针来导航。赵汝适《诸蕃志》："舟舶往来，唯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之。"

⑥腰舵：即披水板。因其外形像舵又安在船腰，所以叫腰舵，作用是平衡船身，防止船的横向漂移。

【译文】

遮洋浅船跟漕船比较起来，长了一丈六尺，宽了二尺五寸，设备相同，只是舵杆要用铁力木，艌灰要用鱼油加桐油拌和，不知这是什么道理。外国海船跟遮洋浅船大同小异。福建、广东福建的由海澄开

出，广东的由香山岙开出。的洋船，把竹子破成两半编成排栅，放在船的两旁来挡海浪。登州、莱州的海船做法又不一样。日本的海船，在两旁设置带把的栏板，由人摇动来挡水。朝鲜的做法又不同。在船头、船尾都安罗盘来指示航向，船中腰的大横梁伸出几尺以便插腰舵，则是相同的。腰舵的形状跟尾舵不同，它是用宽木板斫成刀形，插入水中，并不转动，只是对船身起平衡作用。它上面有个横把拴在梁上，遇浅时可以提起来，它有点像舵，所以叫腰舵。

凡海舟，以竹筒贮淡水数石①，度供舟内人两日之需，遇岛又汲。其何国何岛合用何向，针指示昭然，恐非人力所祖②。舵工一群主佐，直是识力造到死生浑忘地，非鼓勇之谓也。

【注释】

①石（dàn）：古重量单位。相当于今一百二十斤。

②祖：仿效。

【译文】

海船出海时，要用竹筒储备淡水几百斤，估计可供船上的人两天食用，遇到岛屿，又再汲水。无论到什么地方、什么岛屿，需要按什么方向航行，罗盘针都指示得很分明，这恐怕不是人力所能仿效的。舵工们相互配合操纵海船，简直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并不是凭一时鼓起的勇气所能做到的。

杂舟

江、汉课舡①。身甚狭小而长，上列十余仓，每仓容止一人卧息。首尾共桨六把（图66），小桅篷一座。风涛之中，恃有多桨挟持。不遇逆风，一昼夜顺水行四百余里，逆水亦行百余里。国朝盐课，淮扬数颇多②，故设此运银，名曰课舡。行人欲速者亦买之。其舡南自章、贡③，西自荆、襄④，达于瓜、仪而止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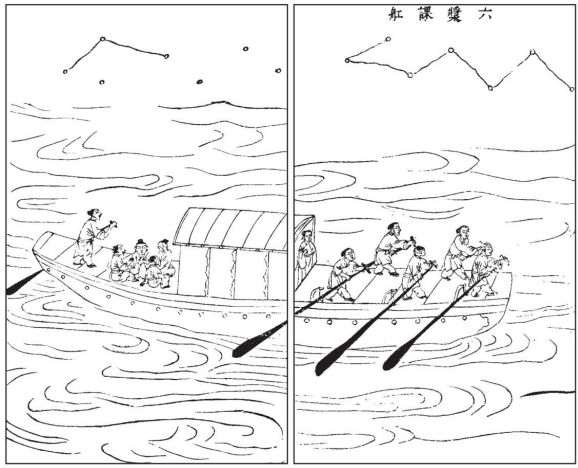


图66　六桨课舡

【注释】

①课舡（chuán）：官府运载税银的船。这种船的特点是速度快，有如快艇。课，课税。舡，同“船”。

②国朝盐课，淮扬数颇多：淮扬，指淮扬盐场，明代在淮安府和扬州府辖内。今在江苏黄海沿岸一带。作者在《野议·盐政议》一文中说：“国家盐课，淮居其半。”即是说，明朝时淮扬盐场的盐税占全国盐税的一半之多。

③章：即章水。今江西赣江之西源。贡：即贡水。今江西赣江东南。

④荆：即荆州。今属湖北。襄：即襄阳。今属湖北。

⑤瓜：即瓜步，亦名瓜州。今江苏扬州。仪：即仪征。今属江苏。

【译文】

长江和汉水的课船。船身狭长，有十多个舱，每个舱设一个铺位。此船有六把桨和一座小桅帆。在风浪中靠划这六把桨行船。若不遇逆风，一昼夜顺水可行四百多里，逆水也能行一百多里。本朝盐税，淮扬盐场的税银很多，用这种船装运，所以叫课船。追求速度的

旅客也可租这种船。航线是南从章水、贡水出发，西从荆州、襄阳出发，到达瓜州、仪征为止。

三吴浪舡。凡浙西、平江纵横七百里内，尽是深沟小水湾环，浪舡最小者名曰塘舡。以万亿计。其舟行人贵贱来往，以代马车。屝履舟①，即小者，必造窗牖堂房，质料多用杉木。人物载其中，不可偏重，一石偏，即欹侧②，故俗名天平舡。此舟来往七百里内，或好逸便者径买，北达通、津③，只有镇江一横渡，俟风静涉过，又渡清江浦④，溯黄河浅水二百里，则入闸河安稳路矣⑤。至长江上流风浪，则没世避而不经也。浪舡行力在梢后，巨橹一枝，两三人推轧前走；或恃缱□⑥；至于风篷，则小席如掌，所不恃也。

【注释】

①屝（fèi）履舟：草鞋船。屝履，草鞋。

②欹：同“攲”。倾斜。

③通：即通州。今属北京。

④清江浦：今江苏淮安。

⑤闸河：这里指宿迁与邳州之间的黄河以北运河，即直河。

⑥缱□（tán）：拉船的纤索。

【译文】

三吴浪船。自浙江西部到平江纵横七百里内，都是弯弯的小水道，浪船最小的叫塘船。数以万计。旅客不论贵贱都乘坐这种船来往，以代替车马或步行。这种“草鞋”船，即使很小，也装有窗户和卧位，用的多是杉木。人和物在船里不可偏重，若有一石重的偏重船就会倾侧，这种船因而叫作天平船。这种船来往航程七百里，有些贪图安逸方便的顾客乘坐这种船，往北直达通州和天津，沿途只在镇江横渡一次长江，要等风平浪静时才横渡过去，进入运河，再渡过清江浦就可

进入黄河，浅水逆行二百里，便可进入运河安稳航行了。长江上游水急浪大，这种船在那里是行不了的。浪船的推动全靠船尾那根大橹，由两三人合力摇动，使船前进；有时要靠人上岸拉纤前进；至于风帆，不过是一块巴掌大的小席，作用不大。

东浙西安舡。浙东自常山至钱塘八百里①，水径入海，不通他道，故此舟自常山、开化、遂安等小河起②，钱塘而止，更无他涉。舟制：箬篷如卷瓮为上盖，缝布为帆，高可二丈许，绵索张带。初为布帆者，原因钱塘有潮涌，急时易于收下。此亦未然，其费似侈于篾席，总不可晓。

【注释】

①常山：今浙江常山，在金溪边上。

②开化：今浙江开化，在金溪边上，是常山的上游。遂安：今浙江淳安，在武强溪边上。这两条水路到严州府治建德（今浙江建德）汇合。

【译文】

东浙西安船。浙江东部自常山至钱塘江流程共八百里，然后水流入海，不通其他航道，所以这种船从常山、开化、遂安等小河起，一直到钱塘江为止，不经别处航道。船的形制是这样的：用箬竹叶编成拱形的棚做顶盖，用棉布做风帆，约两丈高，帆索也是棉的。当初采用布帆，据说是由于钱塘江有潮涌，遇到危急时容易收下来。其实不然，布帆的造价又比篾帆高得多，不知到底为什么要用它。

福建清流、梢篷舡。其舡自光泽、崇安两小河起①，达于福州洪塘而止，其下水道皆海矣。清流舡以载货物、客商。梢篷制大，差可坐卧，官贵家属用之。其舡皆以杉木为地。滩石甚险，破损者其常。遇损则急舣向岸②，搬物掩塞。舡梢径不用舵，舡首列一巨招，捩头使转。每帮五只方行，经一险滩，则四舟之人皆从尾后曳缆，以缓其趋势③。长年即寒冬不裹足，以

便频濡④。风篷竟悬不用云。

【注释】

①光泽：今福建光泽，在西溪边上。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在崇溪边上。

②舣（yǐ）：船靠岸。

③“每帮五只方行”四句：因内力不能使系统改变速度，所以后四舟之人要涉水登岸曳缆方能减缓前一舟的速度。

④濡（rú）：沾湿。

【译文】

福建清流、梢篷两船。航行于光泽、崇安两小河起到福州洪塘为止的一段水道，再出去就是海了。清流船供载运货物和客商。梢篷船稍大一些，可供人坐卧，是达官贵人及其家属乘坐的。这两种船都用杉木做船底。途中险滩礁石不少，船常被撞坏。这时要马上靠岸，搬卸货物并堵塞漏洞。这种船不装尾舵，而在船头装一把叫“招”的大桨，使船转向。每次要五只船结成一帮才可开航，经过急流险滩时，后面四只船的人都要上岸用缆索拉前面那只船，以减缓它的速度。即使是寒冬腊月，船工也不穿鞋子，以便经常涉水。这种船的风帆居然挂而不用。

四川八橹等舡。凡川水源通江、汉，然川舡达荆州而止，此下则更舟矣。逆行而上，自夷陵入峡①，挽缱者以巨竹破为四片或六片，麻绳约接，名曰火杖。舟中鸣鼓若竞渡，挽人从山石中闻鼓声而咸力。中夏至中秋，川水封峡，则断绝行舟数月，过此消退，方通往来。其新滩等数极险处②，人与货尽盘岸行半里许，只余空舟上下。其舟制腹圆而首尾尖狭，所以辟滩浪云。

【注释】

①夷陵：长江边上的一个州治，即今湖北宜昌。

②新滩：今湖北秭归东三十里，为长江中险滩之一。

【译文】

四川八橹等船。四川水源跟长江、汉水相通，但四川船只开到湖北荆州为止，若再往下开就要换船。上水行船，从夷陵进入三峡，拉纤的人用大毛竹破成四片或六片，再用麻绳绑紧连接起来当纤缆，这叫作火杖。船上像赛龙舟那样击鼓，拉纤的人在岸上山石之间听到鼓声就一齐用力。盛夏到中秋期间，江水涨满封江，就停航几个月，等水位降下来了，才恢复通航。经过新滩等几处险滩时，人与货物都得在岸边运行半里路，剩下空船行驶。这种船腹圆而两头尖狭，以便于在险滩劈波斩浪。

黄河满篷梢。其舡自河入淮，自淮溯汴用之。质用楠木，工价颇优。大小不等，巨者载三千石，小者五百石。下水则首颈之际，横压一梁，巨橹两枝，两傍推轧而下。锚、缆、□、帆，制与江、汉相仿云。

【译文】

黄河满篷船。从黄河进入淮河，又从淮河上行进入河南的汴水，都行这种船。船用楠木造，工本比较高。船的大小不一，大的可载三千石，小的能载五百石。当顺水行船时，就在靠近船头的地方安一根横梁，挂两把大橹，人在船两边摇橹使船前进。至于锚、缆、纤、帆等的规格，则和长江汉水船相同。

广东黑楼舡、盐舡①。北自南雄，南达会省，下此惠、潮。通漳、泉则由海汊乘海舟矣②。黑楼舡为官贵所乘，盐舡以载货物。舟制：两傍可行走。风帆编蒲为之③，不挂独竿桅，双柱悬帆，不若中原随转。逆流冯藉缱力④，则与各省直同功云。

【注释】

①黑楼舡、盐舡：前者是客船，后者是货船。

②海汊（chà）：河道的出海口。

③风帆编蒲为之：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舟语·船帆》云："广州船帆多以通草席缝之，名之曰巾里。"蒲，蒲草，又名香蒲。水生植物，可织席。

④冯（píng）：通"凭"。缱：拉船的纤索。

【译文】

广东黑楼船和盐船。北自南雄，南到广州，再到惠州、潮州，都行这种船。由广东到福建漳州、泉州，则要在河道出海口改乘海船了。黑楼船是达官贵人坐的，盐船则用来运载货物。船的形制是这样的：人可以在船的两舷行走。风帆是用草席做的，不用单桅而用双桅，因此不像中原地区的船帆那样可以随意转动。逆水行船时要靠拉纤，这跟其他省船是一样的。

黄河秦舡。俗名摆子舡。造作多出韩城①。巨者载石数万钧②，顺流而下，供用淮、徐地面。舟制：首尾方阔均等，仓梁平下，不甚隆起。急流顺下，巨橹两傍夹推，来往不冯风力。归舟挽缱多至二十余人，甚有弃舟空返者。

【注释】

①韩城：今陕西渭南，东临黄河。

②钧：古时重量单位。三十斤为钧。

【译文】

黄河秦船。俗名叫摆子船。这种船大多是韩城造的。大的可载石头几万斤，顺流而下，供淮阴、徐州一带地区使用。船的形制是这样的：它的船头和船尾都一样宽，舱和梁都比较低平而不怎么隆起。当顺流而下时，可摇动两旁的大撸，来往都不借风力。上水返航时，往往要二十多人在岸上拉纤才行，有时甚至连船都不要了而空手返回。

车

凡车利行平地。古者秦、晋、燕、齐之交，列国战争必用车，故千乘、万乘之号[1]，起自战国。楚汉血争而后日辟[2]。南方则水战用舟，陆战用步马；北膺胡虏[3]，交使铁骑，战车遂无所用之。但今服马驾车，以运重载，则今日骡车，即同彼时战车之义也。

【注释】

①千乘、万乘：四马驾一车为一乘。千乘指拥有战车千辆，万乘指拥有战车万辆。战国时期以战车多寡作为国力大小的标尺，小国称千乘，大国称万乘。

②楚汉血争而后日辟：春秋战国时就感到战车在山地灵活性差。如郑伯哀叹："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左传·隐公九年》）到了汉代，车战已经过时了，车马主要用来出行和运输。由于用途的改变，车制也改变了。如果把汉代的车叫作汉式车，汉以前的车叫作先汉式车的话，则有如下几个主要区别：1．汉式车主要用于出行，先汉式车主要用于作战；2．汉式车多为坐乘，先汉式车多为立乘；3．汉式车多用胸带式系驾法，先汉式车多用轭鞅式系驾法。两法都优于西方的颈带系驾法。

③膺（yīng）：抵挡，击。胡虏：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

【译文】

车适合于平地驾驭。战国时期，秦、晋、燕、齐各诸侯国之间交战必定用车，因此就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秦末项羽与刘邦血战之后，战车就逐渐少了。南方水战用船，陆战用步兵和骑兵；北击北方少数民族，互用骑兵，而不用战车。现在，驭马驾车来运载重物，可见，今天的骡马车相当于过去的战车。

凡骡车之制，有四轮者，有双轮者，其上承载支架，皆从轴上穿斗而起。四轮者前后各横轴一根，轴上短柱起架直梁，梁上载箱。马止脱驾之时，其上平整，如居屋安稳之象。若两轮者，驾马行时，马曳其前，则箱地平正；脱马之时，则以短木从地支撑而住，不然则欹卸也。

【译文】

骡车有四轮的，也有双轮的，车的承载支架都是起于轴上，穿斗而起。四轮骡车，前两轮和后两轮各有一根横轴，轴上竖起的短柱上面架着纵梁，纵梁又承载着车厢。当停马脱驾时，车厢平正，就像坐在房子里那样安稳。两轮的骡车，行车时马在前头拉，车厢就平正；而停马脱驾时，则用短木抵住地面来支撑，否则车会倾倒。

凡车轮一曰辕①。俗名车陀。其大车中毂②，俗名车脑。长一尺五寸，见《小戎》朱注③。所谓外受辐、中贯轴者④。辐计三十片，其内插毂，其外接辅⑤。车轮之中，内集辐，外接辋⑥，圆转一圈者，是曰辅也。辋际尽头，则曰轮辕也。凡大车，脱时则诸物星散收藏；驾则先上两轴，然后以次间架。凡轼、衡、轸、轭⑦，皆从轴上受基也。

【注释】

①辕（yuán）：这里指车轮的外周。

②毂（gǔ）：车轮中心装轴的圆木。中国古时候的车，轴是固定的。行车时，毂、辐、轮都要不停地转动。毂是受力最重的一个部件。因它上承车厢重量，还要抵抗车辐转动时的张力和车轴的摩擦力。可用铜或铁套护（叫铜𨥭或釭），此外还可加油脂润滑。

③见《小戎》朱注：《小戎》为《诗经·秦风》篇名。朱熹解释诗中“文茵畅毂”一句时，说“大车之毂一尺有半”。

④辐（fú）：连接轮辋与轮毂的部分，相当于现在的辐条。《老

子》：“三十辐共一毂。”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车轮就有三十根辐条。但商代至战国中期出土的车却以二十六辐为多。中国古车装辐较多跟轮径较大有关，而轮径却大体上相当于驾车之马的鬐高。

⑤辅：本指车轮外旁增缚夹毂的两条揉成弧形的直木，这里指内面接辐而外面顶住轮圈的内缘。

⑥辋（wǎng）：车轮接地的边圈，又叫牙。它是将两根直木用火烤后揉成弧形制作的，因此又叫𨍏（róu）。

⑦轼（shì）：车厢前横木，供人凭倚用。衡（héng）：轼下的一条横木，用以缚轭驾车。轸（zhěn）：车后横木。轭（è）：驾车时套在牲口颈上的曲木。

【译文】

马车的车轮叫作辕。俗名叫车陀。车轮中心装轴的圆木叫作毂，俗名叫车脑。周长一尺五寸，参看《诗经·秦风·小戎》朱熹注。这是中穿车轴外接辐条的部件。辐条有三十片，内端接毂，外端接辅。车轮里面内缘圆形，朝里集合着辐条、朝外紧衬着辋的，叫作辅。辋外边是整个轮的最外周，叫作轮辕。大车收车时，把几个部件拆卸收藏；要用车时，先装两轴，然后依次装车架、车厢。轼、衡、轸、轭等部件都是承载在轴上的。

凡四轮大车，量可载五十石，骡马多者或十二挂或十挂，少亦八挂（图67）。执鞭掌御者居箱之中，立足高处。前马分为两班。战车四马一班，分骖、服①。纠黄麻为长索，分系马项，后套总结收入衡内两傍。掌御者手执长鞭，鞭以麻为绳，长七尺许，竿身亦相等。察视不力者，鞭及其身。箱内用二人踹绳②，须识马性与索性者为之。马行太紧，则急起踹绳，否则，翻车之祸，从此起也。凡车行时，遇前途行人应避者，则掌御者急以声呼，则群马皆止。凡马索总系透衡入箱处，皆以牛皮束缚，《诗经》所谓“胁驱”是也③。凡大车饲马，不入肆舍，车上载有柳盘，解索而野食之④。乘车人上下皆缘小梯。凡遇桥梁中高边下者，则十马之中，择一最强力者系于车后。当其下坂

⑤，则九马从前缓曳，一马从后竭力抓住，以杀其驰趋之势，不然则险道也。凡大车行程，遇河亦止，遇山亦止，遇曲径小道亦止。徐、兖、汴梁之交⑥，或达三百里者，无水之国，所以济舟楫之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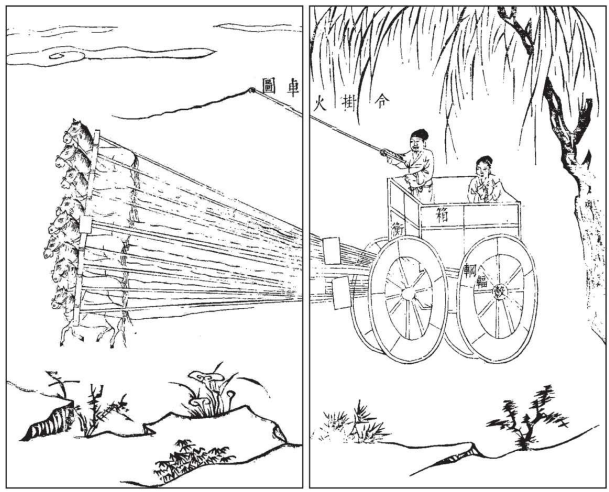


图67　合挂大车

【注释】

①骖（cān）、服：驾车的两种功能的马，居中驾辕的叫服马，两旁的叫骖马。《左传·哀公二年》：“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孔颖达疏：“古之驾四马者，服马夹辕，其颈负轭；两骖在旁，挽靷助之。”辕，指车前驾牲畜的直木。靷，指引车前行的皮带，一端系于马颈的皮套上，一端系于车轴之上。“合挂大车”插图似出臆构，与文字记述不符。况且明清大车已通用鞍套式系驾法了。

②踹：踩。

③胁驱：《诗经·秦风·小戎》：“游环胁驱，阴靷鋈续。”即在马的胁部加带，连在靷上，为驭车马的驾具。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二·器用》：“胁驱长一丈，皮为之，前系于衡，后属于轸内胁，所以止也。”

④食（sì）：饲。

⑤坂（bǎn）：山坡，斜路。

⑥汴梁：今河南开封。

【译文】

四轮大马车，运载量为五十石，所用骡马，多的有十二匹或十匹，少的也有八匹。驾车人站在车厢中，站在高处掌鞭。车前的马分为前后两排。战车以四匹马为一排，靠外的两匹叫骖，居中的两匹叫服。用黄麻拧成长绳，分别系住马项，收拢成两束，并穿过车前中部横木进入箱内左右两边。驾车人手执长鞭，鞭是用麻绳做的，约七尺长，竿也有七尺长。看到有不卖力气的马，就挥鞭打它。车厢内有两个识马性和索性的人负责踩绳。如果马跑得太快，就要立即踩住缰绳，否则可能翻车。车行时，如果前面遇到行人而要停车让路，驾车人立即发出吆喝声，马就会停下来。马缰绳收拢成束并透过衡进入车厢，都用牛皮束缚，《诗经》称它为“胁驱”。大车在中途喂马，不必牵马入厩，车上载有柳条盘，解索后让马就地进食。乘车的人上下车都要爬小梯。当经过坡度比较大的桥梁时，就要在十匹马之中选出最壮的一匹，系在车的后面。下坡时，前面九匹马缓慢地拉，后面一匹马拼命把车拖住，以减缓车速，不然就有危险。大车遇到河流、山岭、曲径小道都过不了。徐州、兖州和汴梁一带，方圆三百里，河流和湖泊很少，马车正好弥补水运的不足。

凡车质，惟先择长者为轴，短者为毂，其木以槐、枣、檀、榆用榔榆①。为上。檀质太久劳则发烧。有慎用者，合抱枣、槐其至美也。其余轸、衡、箱、轭，则诸木可为耳。

【注释】

①榔榆：榆科植物。木材坚硬致密。

【译文】

造车木料，先选长的做车轴，短的做毂，即轴承，以槐木、枣木、檀木、榆木用榔榆。为上料。檀木摩擦久了会发热。有些细心的人就选用两手合抱的枣木或槐木来做，当然最好。轸、衡、厢、轭等

其他部件，则什么木都可以做。

此外，牛车以载刍粮，最盛晋地。路逢隘道，则牛颈系巨铃，名曰报君知，犹之骡车群马尽系铃声也。

【译文】

此外，用牛车装载草料，以山西为最多。到了路窄的地方，就在牛颈上系个大铃，名叫报君知，正如骡马车也都系铃一样。

又北方独辕车（图68）①，人推其后，驴曳其前。行人不耐骑坐者，则雇觅之。鞠席其上②，以蔽风日。人必两傍对坐，否则欹倒。此车北上长安、济宁，径达帝京。不载人者，载货约重四五石而止。其驾牛为轿车者，独盛中州③。两傍双轮，中穿一轴，其分寸平如水。横架短衡，列轿其上，人可安坐，脱驾不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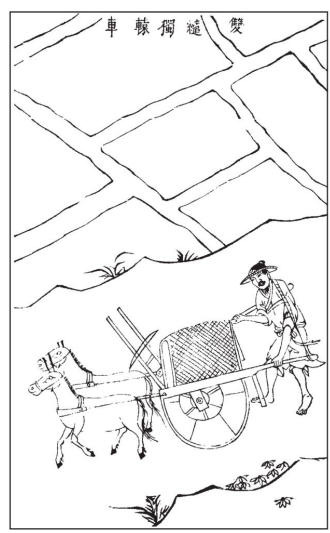


图68　双缱独辕车

【注释】

①独辕车：即独辕双轮车。商周已创制，当时轮径较大，有辐条十八至四十条。

②鞠：弯曲。

③中州：指今河南一带。因地处古九州中心而得名。

【译文】

又有北方的独辕车，驴子在前面拉，人在后面推。不能持久骑坐的旅客常常雇用这种车。车上有拱形席顶，可以挡风遮阳。旅客一定要两边对坐，不然车子会倾倒。这种车子，北上至长安和济宁，还可以直达北京。不载人时，载货最多是四五石。还有一种用牛拉的轿车，中州一带最多。两旁有双轮，中间穿过一条水平的轴，再架起几根短横木，轿就架在上面，人坐在轿中很安稳，牛停下来而脱驾时车也不会倾倒。

其南方独轮推车（图69）①，则一人之力是视，容载二石，遇坎即止，最远者止达百里而已。

图69　南方独推车

【注释】

①独轮推车：汉代创制，当时叫辘车（鹿车）。四川成都羊子山二号汉墓出土的画像砖有鹿车，四川渠县燕家村东汉墓沈府

阙背面也有鹿车的浮雕，就是明证。三国诸葛亮的“木牛”，在独轮两旁前后还装有四根木柱，所谓“一脚四足”，可能是在汉代鹿车基础上改进的。北宋时才有“独轮车”这一名称。具体有鸡公车、手推车等叫法。

【译文】

南方的独轮推车，靠一个人推，可载重两石，遇到坎坷不平的路就过不去，最远能走一百里。

其余难以枚述。但生于南方者不见大车，老于北方者不见巨舰，故粗载之。

【译文】

其余各种车子难以一一列举。考虑到南方人没有见过大骡车，而北方人又没有见过大船只，因此在这里粗略介绍一下。

锤锻第十卷

【题解】

本卷讲锻造。锻造，作为金属压力加工方法之一，是把坯料加热到锻造温度再加以锤打，使其发生塑性形变，成为一定形状和尺寸的工艺。锻造能改善金属组织，提高机械性能，湖南长沙杨家山六十五号墓出土的钢剑表明，春秋晚期我国已使用经过热处理和锻打的钢剑。河南渑池出土的西汉至北魏的铁器表明，在一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创造了可锻铸铁的退火处理、白口铁的脱碳成钢，以及表面渗碳等工艺。

本卷较系统地记述了锻造铁器和铜器的工艺，对于熟铁、钢、红铜、黄铜、白铜、响铜等性能，以及生铁淋口（灌钢）、固体渗碳、退火、淬火、焊接等技术都有介绍，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锻造业的辉煌成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万器以钳为祖。宋应星说："世无利器，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这说明人们要实现"天工开物"，必须具备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条件。其中，软件就是知识和智慧，硬件就是工具和工艺。本卷在这两方面都充分展现了中国锤锻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宋子曰：金木受攻而物象曲成。世无利器①，即般、倕安所施其巧哉②？五兵之内③，六乐之中④，微钳锤之奏功也⑤，生杀之机泯然矣⑥！同出洪炉烈火，小大殊形：重千钧者，系巨舰于狂渊；轻一羽者，透绣纹于章服⑦。使冶钟铸鼎之巧，束手而让神功焉。莫邪、干将⑧，双龙飞跃，毋其说亦有征焉者乎？

【注释】

①利器：精良的工具。《论语·卫灵公》："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集解："孔（安国）曰：'言工以利器为用。'"

②般：公输班，即鲁班。倕：一个名字叫倕或垂的工官。般、倕都是传说中的巧匠。

③五兵：五种兵器。具体说法不一。《汉书·吾丘寿王传》“作五兵”注：“谓矛、戟、弓、剑、戈。”这里泛指兵器。

④六乐：六种乐器——钟、镈（bó）、镈（chún）、镯（zhuó）、铙（náo）、铎（duó）。这里泛指金属乐器。

⑤微：无。钳：夹东西的工具。

⑥生杀之机：这里指乐器和兵器的机能（奏乐和杀戮）。

⑦章服：礼服。

⑧莫邪、干将：春秋吴国干将及其妻子莫邪制作的两把著名宝剑。《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干将作剑，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干将妻乃断发剪爪，投入炉中。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湖南长沙杨家山出土过一把钢剑，通身长38.4厘米，含碳量0.5%～0.6%，断面可见反复锻打的层次，金相组织比较均匀，表明还进行过热处理，这足以证明春秋晚期已开始使用钢剑了。

【译文】

金属和木材经过加工而成为各式各样的器物。假如没有精良的工具，即使是鲁班和倕，又怎能施展他们的巧艺呢？兵器和乐器若没有钳和锤起作用，它们奏乐和杀戮的机能也就丧失了。同样出自熔炉烈火，大小形状却不一样：有重达千钧的铁锚，能在狂风巨浪中系住大船；也有轻如羽毛的小针，可在礼服上刺绣出花样。在这奇功面前，冶铸钟鼎的技巧也为之逊色了。莫邪、干将两把名剑，挥舞起来好比双龙飞跃，这个传说有它的根据吧？

治铁

凡治铁成器，取已炒熟铁为之①。先铸铁成砧②，以为受锤

之地。谚云："万器以钳为祖。"非无稽之说也。

【注释】

①已炒熟铁：指由生铁所炒成的熟铁。所谓"炒"，就是把生铁水引入方塘中，洒上干污潮泥粉，用柳棍迅速搅拌，使生铁水中的炭被空气氧化而降低含碳量。详见《五金·铁》。生铁含碳量为2%～6.7%，硬而脆，一般只可铸而不可锻；熟铁含碳量小于0.05%，软而韧，可以锻造。

②砧：锻造时用铁铸成的受锤的垫具。

【译文】

铁器是由生铁炒成的熟铁做成的。先把铁铸成砧，作为承受锤打的垫座。谚语说："万器以钳为祖。"这并非无稽之谈。

凡出炉熟铁，名曰毛铁。受锻之时，十耗其三为铁华、铁落①。若已成废器未锈烂者，名曰劳铁②，改造他器与本器，再经锤锻，十止耗去其一也。

【注释】

①铁华、铁落：铁华为铁花，铁落为氧化铁皮。作者在《论气·形气五》中也指出："凡铁之化土也，初入生熟炉时，铁华、铁落，已丧三分之一。自是锤锻有损焉……"

②劳铁：废铁。劳，疲劳。

【译文】

刚出炉的熟铁，叫作毛铁。锻打时，部分变成了铁花和氧化铁皮而耗损三成。已成废品而还没锈烂的铁器叫劳铁，用它做成别样的或原样的铁器，锤锻时只耗损一成。

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凡山林无煤之处，锻工先择坚硬条木，烧成火墨①，俗名火矢，扬烧不闭穴火。

其炎更烈于煤。即用煤炭，亦别有铁炭一种②，取其火性内攻、焰不虚腾者，与炊炭同形而分类也。

【注释】

①火墨：硬质木炭，又叫坚炭，俗称响炭。

②铁炭：碎煤（相当于焦煤）的一种。作者在《燔石·煤炭》中说："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锻。"

【译文】

熔铁炉的用炭，煤炭占七成，木炭占三成。山区没有煤的地方，锻工先选用坚硬的木条烧成坚炭，俗名叫火矢，燃烧时不会堵塞火路。火焰比煤更猛。煤炭当中有一种叫铁炭的，烧起来火焰不长但温度高，它与烧饭用的炊炭都是碎煤而用途不同。

凡铁性逐节粘合，涂上黄泥于接口之上①，入火挥槌，泥滓成枵而去，取其神气为媒合。胶结之后，非灼红斧斩，永不可断也。

【注释】

①凡铁性逐节粘合，涂上黄泥于接口之上：黄泥主要起保护作用，防止铁水从接口尖薄处流失，也防止铁水的表面氧化。

【译文】

把铁逐节接合，在接口处涂上黄泥，烧红后立即锤合，泥渣就飞得一干二净，这是用它的气作为媒介。锤合之后，要不是烧红了再用斧斩开，是永远不会断的。

凡熟铁、钢铁已经炉锤，水火未济①，其质未坚。乘其出火之时，入清水淬之②，名曰健钢、健铁③。言乎未健之时，为钢为铁弱性犹存也。

【注释】

①未济：没有相互作用。六十四卦之一未济卦卦象是离上坎下（䷿）。即火在水上，火不能烧水，水不能灭火，彼此不能发生相互作用，所以叫未济。详见《周易·未济》。

②淬（cuì）：淬火。春秋战国已发明使用。《汉书·王褒列传》有“巧冶铸干将之朴，清水淬其锋”的记载。淬火是把烧红并经过一定时间保温（古代≤950℃，近代760～1300℃，随钢铁种类、尺寸和要求而异）的工件骤然浸入液体（通常是水或盐水，有时用油）中，使接触液体的部位骤冷到二三百度以下而发生金相组织变化，从而具有高硬度和耐磨性等优良机械性能。

③健：刚强，有力。

【译文】

熟铁或钢铁烧红锤锻之后，由于水火尚未相互作用，质地还不坚韧。趁出炉时把它放进清水里淬火，才称得上健钢、健铁。这就是说，钢铁在淬火之前还是软弱的。

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①，大焊则竭力挥锤而强合之②，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则惟事冶铸也。

【注释】

①白铜：这里指的可能是砷白铜（Cu_3As，铜砷合金），而不是镍白铜（铜镍合金）。作者在本卷《治铜》一节说：“用砒升者为白铜器。”

②大焊：这里指的是锻接，而不是纯粹的焊接。

【译文】

至于焊铁，西方各国另有特殊焊药。我国小焊用白铜粉，大焊则尽力锤打强行接合，过了一些年月，接口就脱焊了。所以大炮在西方

有锻成的，而中国则专靠铸造。

斤斧①

凡铁兵，薄者为刀剑，背厚而面薄者为斧斤。刀剑绝美者以百炼钢包裹其外②，其中仍用无钢铁为骨③。若非钢表铁里，则劲力所施，即成折断。其次寻常刀斧，止嵌钢于其面。即重价宝刀，可斩钉截凡铁者，经数千遭磨砺④，则钢尽而铁现也。倭国刀，背阔不及二分许，架于手指之上不复欹倒⑤。不知用何锤法，中国未得其传。凡健刀斧，皆嵌钢、包钢，整齐而后入水淬之。其快利则又在砺石成功也。凡匠斧与椎⑥，其中空管受柄处，皆先打冷铁为骨，名曰羊头，然后热铁包裹，冷者不沾，自成空隙。凡攻石椎，日久四面皆空，熔铁补满平填，再用无弊。

【注释】

①斤斧：即斧斤，斧头。

②百炼钢：指经过反复加热锻打的钢件，由于它组织致密、成分均匀化、夹杂物减少和细化，成为我国古代钢铁材料中质量最高的产品。河北满城西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佩剑等钢件，就是百炼钢。

③无钢铁：这里指熟铁。

④磨砺：在磨刀石上摩擦。砺，粗磨刀石。

⑤“倭国刀”三句：倭国刀，就是日本刀。由于刀刃与刀背形成等腰三角形，重心落在正中线上，所以不会倾倒。

⑥椎（chuí）：捶击具。

【译文】

铁兵器，薄的叫刀剑，背厚而刃薄的叫斧头。最好的刀剑，是表

面包百炼钢，里头仍用熟铁做骨架。如果不是钢面铁骨的话，猛一用力就会折断。通常的刀、斧，只是嵌钢在刃面上。即使是能斩钉截铁的贵重宝刀，磨过几千次之后，也会把钢磨光而现出铁来的。日本刀刀背不到两分宽，架在手指上却不会倾倒。这种技术不知道是用什么方法锤打出来的，还没传到中国来。健刀健斧，都要嵌钢或包钢，修整好后再放进水里淬火。要它锋利，还得在磨石上下功夫。锻打斧头和铁椎装木柄的空管，是先锻打一条铁模做骨，名叫羊头，然后把烧红的铁包在羊头上锤打，冷铁模不沾熟铁，取出后自然形成空管。打石椎用久了会凹陷下去，用铁水补平后就可以再用了。

锄镈①

凡治地生物，用锄、镈之属，熟铁锻成，熔化生铁淋口②，入水淬健，即成刚劲。每锹、锄重一斤者，淋生铁三钱为率③。少则不坚，多则过刚而折。

【注释】

①镈（bó）：锄草的阔口锄。

②熔化生铁淋口：生铁的熔点为1150～1300℃，比熟铁低，熔化生铁淋在熟铁锄坯的刃部，生铁中的碳为熟铁所吸收，再经过锤锻和淬火后，就变成马氏体和渗碳体混合物，即变成含碳较熟铁高的优质钢。这种灌钢技术，最早见于南朝梁陶弘景的记述。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也有所谈及。

③率（lǜ）：标准。

【译文】

垦土种植用的锄和阔口锄之类农具，先用熟铁锻成，再熔化生铁淋锄口，经过淬火后，就变得刚而韧了。一把一斤重的锹、锄，淋生铁三钱。淋少了不够坚硬，淋多了又太硬易折断。

鎈①

凡铁鎈，纯钢为之。未健之时，钢性亦软。以已健钢錾划成纵斜文理②，划时斜向入，则文方成焰③。划后烧红，退微冷④，入水健。久用乖平，入火退去健性⑤，再用錾划。

【注释】

①鎈（chā）：锉，一种使工件平滑的工具。

②錾（zàn）：凿。

③焰：原为火苗，这里指锉纹锋芒好像火苗一样。

④退：退火。金属或玻璃热处理工艺之一。工序是加热、保温、缓慢冷却，目的是消除内应力以降低脆性，并细化金属晶粒以提高机械性能。

⑤入火退去健性：回火，金属热处理工艺之一。将淬火后的制件加热（不超过临界温度），保温，然后缓慢或快速冷却。目的是消除内应力并提高其塑性和韧性。

【译文】

锉刀是用纯钢做的。淬火之前，钢质较软。用淬过火的钢凿在锉坯上划出纵斜纹理，凿划时要斜向进刀，纹沟才有火苗般的锋芒。凿好后烧红，取出稍冷一会儿。入水淬火，即成锉刀。锉刀用久了纹沟会磨光，要先入火使钢质变软，然后再用钢凿凿出新的纹沟。

凡鎈，开锯齿用茅叶鎈，后用快弦鎈；治铜钱用方长牵鎈；锁钥之类用方条鎈；治骨角用剑面鎈；朱注所谓镻锪①。治木末则锥成圆眼，不用纵斜文者，名曰香鎈②。划鎈纹时，用羊角末和盐醋先涂③。

【注释】

①朱注所谓镻锪（lǜ　tāng）：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儒家经典《大学》的“如切如磋”句注为：“磋以镻锪，磨以沙石。”（《四书章句集注》）镻锪，镻为磋磨骨角铜铁的工具，锪为平木

石器。两者都属锉刀这一类。

②香锉：木工锉。可能因木料受锉时散发出木脂香味而叫它为香锉。

③划锉纹时，用羊角末和盐醋先涂：羊角末和盐醋在划锉纹时是标记，在烧红时起渗碳作用。

【译文】

锉有好几种而各有用处：开锯齿，先用茅叶锉，再用快弦锉；修圆铜钱用方长牵锉；加工锁和钥匙用方条锉；加工骨角用剑面锉；这就是朱熹注释《大学》所说的“镂锡”。锉木则用香锉，这种锉不划纵斜纹，而锥成许多圆眼。开锉纹时，先涂上羊角粉和盐、醋的混合物，然后再凿。

锥①

凡锥，熟铁锤成，不入钢和。治书编之类用圆钻。攻皮革用扁钻。梓人转索通眼、引钉合木者②，用蛇头钻，其制：颖上二分许③，一面圆，二面剜入④，傍起两棱，以便转索。治铜叶用鸡心钻。其通身三棱者，名旋钻。通身四方而末锐者，名打钻。

【注释】

①锥（zhuī）：钻孔的工具。这里通指钻。

②梓人：木工。

③颖：物体的尖端，这里指钻头。

④剜（wān）：挖。

【译文】

锥是用熟铁锤成的，不必夹钢。装订书刊用圆钻。穿缝皮革用扁钻。木工转索钻孔以便引钉拼合木板时用蛇头钻，它的形制为：钻头

有二分长，一面为圆弧形，两面挖有空位，旁边起两个棱角，使转动时易于钻入。钻铜片用鸡心钻。钻身上有三条棱的叫旋钻。钻身四方末端尖的叫打钻。

锯

凡锯，熟铁锻成薄条，不钢，亦不淬健。出火退烧后①，频加冷锤坚性，用鍌开齿。两头衔木为梁，纠篾张开，促紧使直。长者剖木，短者截木，齿最细者截竹。齿钝之时，频加鍌锐，而后使之。

【注释】

①出火退烧：退火。

【译文】

锯是这样做的：先把熟铁锻成薄条，既不夹钢也不淬火。把薄条烧红，取出返火后，再不断锤打，使它坚韧，然后用锉刀开齿，即成锯片。两端短木作为锯把，中间衔接一条横梁，用竹篾纠扭使锯片张开绷直。长锯用来剖开木料，短锯用来截断木料，齿最细的用来锯断竹子。锯齿钝时，用锉刀逐齿锉利，然后再用。

刨

凡刨，磨砺嵌钢寸铁，露刃秒忽①，斜出木口之面，所以平木。古名曰准②。巨者卧准露刃，持木抽削，名曰推刨。圆桶家使之。寻常用者，横木为两翅，手执前推。梓人为细功者，有起线刨，刃阔二分许。又刮木使极光者，名蜈蚣刨，一木之上，衔十余小刀，如蜈蚣之足。

【注释】

①秒忽：犹丝毫。喻极为细微。

②准：水平，测量平面的水准器。这里指平木的刨。

【译文】

刨，是把一寸宽的嵌钢铁片磨利，斜向装入木刨壳中，刃口微露，用来刨平木料。刨的古名叫作准。有的大刨是仰卧露刃的，木料在它刃上抽削，这种刨叫推刨。制圆桶的木工经常用它。平常用的刨，则在刨身穿条横木，像对翅膀，手执横木往前推。工作精细的木工备有起线刨，刃口宽二分。还有一种能把木面刮得很光滑，叫蜈蚣刨，刨壳上装有十几把小刨刀，好像蜈蚣足一样。

凿

凡凿，熟铁锻成，嵌钢于口，其本空圆，以受木柄。先打铁骨为模，名曰羊头。杓柄同用[①]。斧从柄催，入木透眼。其末粗者阔寸许[②]，细者三分而止。需圆眼者，则制成剜凿为之。

【注释】

①杓：同“勺”。

②末：这里指凿的刃部。

【译文】

凿是用熟铁锻成的，刃部嵌钢，上身是截圆锥形的空管，以便装木柄。先打一条铁骨做模，这叫羊头。加工铁勺柄也用它。用斧头敲击凿柄，凿刃便入木而凿成孔。凿刃宽的一寸，窄的三分。若要凿圆孔，则用弧形刃的剜凿。

锚

凡舟行遇风难泊，则全身系命于锚。战舡、海舡[①]，有重千钧者。锤法：先成四爪，以次逐节接身（图70）[②]。其三百斤以内者，用径尺阔砧，安顿炉傍，当其两端皆红，掀去炉炭，铁包木棍，夹持

上砧。若千斤内外者，则架木为棚，多人立其上，共持铁链，两接锚身，其末皆带巨铁圈链套，提起捩转，咸力锤合。合药不用黄泥，先取陈久壁土筛细，一人频撒接口之中，浑合方无微罅③。盖炉锤之中，此物其最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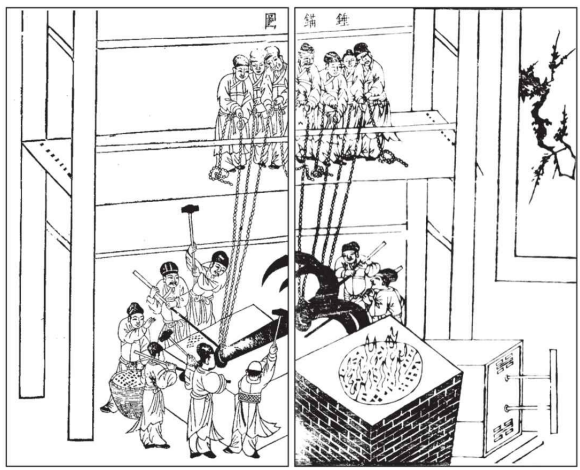


图70　锤锚

【注释】

①舡（chuán）：同“船”。

②“锤法”三句：这是分锻法。

③罅（xià）：缝隙。

【译文】

每当行船遇风难以靠岸停泊时，它的安全就全靠锚了。战船和海船的锚，有上万斤重的。锤法是：先锤成四爪，然后逐爪接在锚身上。三百斤以内的铁锚，可先在炉旁安一块直径一尺的砧，当锻件的接口两端都已烧红，便掀去炉炭，用木棍包着铁皮的一端把它们夹到砧上锤接。一千斤左右的铁锚，则要先架个木棚，许多人站在棚上，一齐握住铁链，铁链的另一端系在套住锚身两端的大铁环上，把锚吊起来并使它转动，大家合力把锚的四爪逐个锤合上去。合药不用黄泥，而用筛过的旧墙泥粉，由一个人把它频频洒在接口上，这样，接

口才不会有微隙。在炉锤工作中，锚算是最大的锻件了。

针

凡针，先锤铁为细条，用铁尺一根，锥成线眼，抽过条铁成线①，逐寸剪断为针（图71）。先鍉其末成颖，用小槌敲扁其本，刚锥穿鼻②，复鍉其外。然后入釜，慢火炒熬。炒后，以土末入松木火矢、豆豉三物罨盖，下用火蒸③。留针二三口插于其外，以试火候。其外针入手捻成粉碎，则其下针火候皆足。然后开封，入水健之。凡引线成衣与刺绣者，其质皆刚；惟马尾刺工为冠者④，则用柳条软针。分别之妙，在于水火健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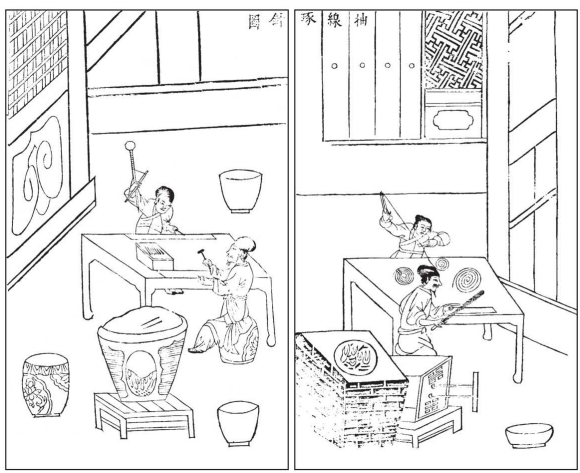


图71　抽线琢针

【注释】

①抽过条铁成线：这是冷拉法。

②鼻：指针眼。

③“炒后”三句：这是化学热处理的固体渗碳法。松木炭是固体渗碳剂，土末是填充剂，豆豉可能是渗碳促进剂，还可能同时又是氮化或氰化剂。渗碳温度一般为900～930℃，渗碳剂

受热分解出活性碳原子，渗透入工件表层。现在已改用气体渗碳了。

④马尾：镇名。在福建福州东南，以刺绣著称于世。

【译文】

造针，先把铁锤成细条，再在一根铁尺上钻出线眼，将铁条从线眼中抽过成线，逐寸剪断成针坯。把针坯的一端锉尖，另一端锤扁，用硬锥钻出针鼻，再把针的周围锉平整。然后放入锅里，用慢火炒。炒过后，用泥粉、松木炭和豆豉混合物掩盖，再用火蒸。留两三口针插在混合物外面，作为观察火候用。当外面的针已完全氧化到能用手捻成粉末时，表明混合物盖住的针已够火候了。开封，淬火，便成为针。凡是缝衣服和刺绣用的针都比较硬；唯独马尾镇缝帽子才用柳条软针。针软硬的诀窍在于淬火方法的不同。

治铜

凡红铜升黄而后熔化造器①。用砒升者为白铜器②，工费倍难，侈者事之。凡黄铜，原从炉甘石升者③，不退火性受锤；从倭铅升者④，出炉退火性，以受冷锤。凡响铜入锡参和⑤，法具《五金》卷。成乐器者必圆成无焊⑥。其余方圆用器，走焊、炙火粘合。用锡末者为小焊，用响铜末者为大焊。碎铜为末，用饭粘和打，入水洗去饭，铜末具存，不然则撒散。若焊银器，则用红铜末。

【注释】

①红铜升黄：把红铜提炼为黄铜。红铜是纯铜。黄铜是铜锌合金，一般由红铜加炉甘石或倭铅（锌）熔炼而成。升，提炼。

②白铜：这里指铜砷合金。

③炉甘石：含锌矿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锌（$ZnCO_3$）。

④倭铅：锌（Zn）。

⑤响铜：铜锡合金，做乐器用。

⑥成乐器者必圆成无焊：作者在《论气·气声六》中又说："中虚之气之应外也，欲其齐至而均集，一有方隅，则此趋彼息，此急彼缓，纷游错乱于中，而其声不足闻矣。""凡器不圆者，其声多厉而不和。"

【译文】

红铜要提炼成黄铜再熔化后，才好造器。加砒霜炼成的白铜，加工困难，成本又高，阔气人家才用它。加炉甘石炼成的黄铜，烧红后要趁热锤打；加锌炼成的黄铜，烧红后要退火，然后再加冷锤。响铜是铜锡合金，方法见《五金》卷。乐器一定要用完整的一块响铜锻成，而不能由几块焊接而成。其他方形或圆形器具就可以走焊或炙火粘合。小件焊接用锡粉做焊料，大件焊接用响铜做焊料。把铜打碎成粉时，要用米饭粘和，否则铜粉容易飞失，最后把饭洗掉便得到铜粉。焊银器则要用红铜粉做焊料。

凡锤乐器：锤钲俗名锣。不事先铸①，熔团即锤；锤镯俗名铜鼓。与丁宁②，则先铸成圆片，然后受锤。凡锤钲、镯，皆铺团于地面（图72）。巨者众共挥力。由小阔开，就身起弦，声俱从冷锤点发。其铜鼓中间突起隆泡，而后冷锤开声。声分雌与雄，则在分厘起伏之妙。重数锤者，其声为雄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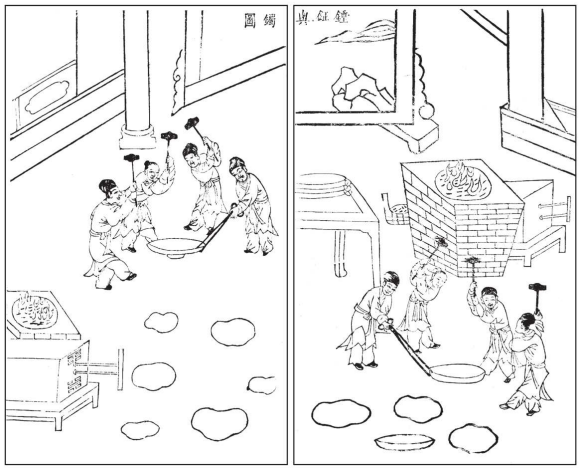


图72　锤钲与镯

【注释】

①钲（zhēng）：这里指的是铜锣。

②镯（zhuó）：一种形如小钟的古军乐器。似不宜叫铜鼓。《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镯节鼓。”注：“镯，钲也，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丁宁：古乐器名。又叫作钲，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用时口朝上，以槌敲击。《左传·宣公四年》：“著于丁宁。”注：“丁宁，钲也。”

③“声分雌与雄”四句：雌，雌声，即女声，音调较高。雄，雄声，即男声，音调较低。加重数锤使铜薄些，发出的音调就较低了。

【译文】

关于乐器的锻造：钲俗名叫锣。不必先铸，把铜熔成一团便可锤打而成；镯俗名叫铜鼓。和丁宁，则要先铸成圆片再加锤打而成。不论是锤铜锣还是锤铜鼓，都要把铜块铺在地上锤打。大件要众人合力锤打才行。尺寸由小逐渐阔开，并使四周起弦边，声音都是从受到冷锤的地方发出的。铜鼓中央要打出一个突起的圆泡，然后用冷锤敲定音色。声音分雌雄两种，关键在于圆泡厚薄与深浅的分厘之差。重打数

锤的为雄声，声调较低。

凡铜经锤之后，色成哑白，受鎈复现黄光。经锤折耗，铁损其十者，铜只去其一。气腥而色美，故锤工亦贵重铁工一等云。

【译文】

铜受锤之后，表层呈哑白色，锉过后又呈黄色光泽。铜的锤打损耗量只为铁的十分之一。铜有腥味而色泽美观，因此铜匠比铁匠高一等。

燔石第十一卷

【题解】

本卷讲烧炼矿石。燔石，烧炼矿石。卷中总结了明代几种主要的非金属矿产，包括石灰、煤炭、矾、硫黄和砒霜等的挖掘和烧制技术。当时，手工业用煤和民用煤都很普遍。宋应星把煤炭分成三种：明煤（相当于无烟煤）、碎煤（相当于烟煤）和末煤（相当于褐煤或泥煤）。他还记述了采煤的两项先进技术措施——瓦斯排空和巷道支护。这两者当时都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作者对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是这样认识的："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由此可见，他并不知道火药爆炸是硫黄、硝和炭三者发生了剧烈化学变化的结果，而仍然沿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来解释。

宋应星说："巧极丹铅炉火，方士纵焦劳唇舌，何尝肖像天工之万一哉！"这句话跟他在本书序言的第一句话"天覆地载，物数号万，而事亦因之，曲成而不遗。岂人力也哉？"互相呼应，从而再三强调：只有尊重天工，巧模天工，才能巧夺天工，开创万物。

宋子曰：五行之内①，土为万物之母。子之贵者，岂惟五金哉②！金与火相守而流，功用谓莫尚焉矣③。石得燔而咸功，盖愈出而愈奇焉。水浸淫而败物，有隙必攻，所谓不遗丝发者。调和一物④，以为外拒，漂海则冲洋澜，粘甃则固城雉⑤。不烦历候远涉，而至宝得焉。燔石之功，殆莫之与京矣⑥！至于矾现五色之形⑦，硫为群石之将⑧，皆变化于烈火。巧极丹铅炉火⑨，方士纵焦劳唇舌，何尝肖像天工之万一哉⑩！

【注释】

①五行：水、火、木、金、土。古人认为这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基本物质。

②五金：金、银、铜、铁、锡。这里泛指金属。

③尚：超过。

④一物：指石灰。详见本卷《石灰》一节。

⑤甃（zhòu）：修砌。

⑥殆（dài）：大概。京：大。

⑦矾现五色之形：指五种矾呈现五种颜色，即明矾白色，青矾绿色，红矾红色，黄矾黄色，胆矾蓝色。

⑧硫为群石之将：原指硫毒性大，号称药用矿物中的“将军”，即所谓“七十二石之将”（《本草纲目》第十一卷）。作者进一步指出：借助于烈火，硫最容易从群石中分离出来，若与硝石作用能发生燃爆。

⑨丹铅炉火：炼丹术。丹指丹砂，铅指铅汞，都是炼丹的主要原料。

⑩肖像：相似，类似。

【译文】

五行之中，土是万物之母。从土产生的众多物质中，贵重的何止金属一类呢！金属和火相互作用而熔融流动，这种功用可以算够大的了。但石头经火焚烧后也都有它的功用，而且越来越奇特。水会浸坏东西，凡有空隙的地方，水必渗入，可以说连一根头发大小的裂缝都不放过。但是，有了石灰这一类东西，用来填补船缝能使大船漂洋过海，用来砌砖筑城能使城墙坚固。这种宝物，并不需要经年累月长途跋涉就能得到。所以大概没有什么东西比烧石的功用更大的了。至于矾能呈现五色的形态，硫能成为群石的主将，这都是从烈火中变化出来的。炼丹术巧妙至极，可尽管炼丹术士拼命吹嘘，它又怎能及天工的万一呢！

石灰

凡石灰，经火焚炼为用。成质之后，入水永劫不坏①。亿万舟楫，亿万垣墙，窒隙防淫，是必由之。百里内外，土中必生可燔石。石以青色为上，黄白次之。石必掩土内二三尺②，堀取受燔③，土面见风者不用。燔灰火料，煤炭居十九，薪炭居什一。先取煤炭，泥和做成饼，每煤饼一层，叠石一层，铺薪其底，灼火燔之（图73）。最佳者曰矿灰，最恶者曰窑滓灰。火力到后，烧酥石性。置于风中，久自吹化成粉。急用者以水沃之，亦自解散。

图73　煤饼烧石成灰　烧蛎房

【注释】

①“凡石灰”四句：石灰一般指生石灰，即氧化钙（CaO）。它是由石灰石即碳酸钙煅烧而成的：$CaCO_3 \rightarrow CaO + CO_2$。生石灰吸水变成熟石灰即氢氧化钙：$CaO + H_2O \rightarrow Ca(OH)_2$。它具有很强的粘结性，是重要的建筑材料。熟石灰逐渐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又转化为碳酸钙，因此“成质之后，入水永劫不坏”。

②石必掩土内二三尺：这种说法不确切。自然界石灰岩裸露或形成秃山的很多，露出地面常形成“石林地貌”，如云南昆明附

近的石林便是。即使这样，石灰岩也大都延伸入地下，而不只限于“土内二三尺”。

③堀（kū）：挖，掘。

【译文】

石灰是石灰石经火烧炼成的。石灰质形成之后，遇水永劫不坏。多少船只，多少墙壁，凡是填隙防水，一定要用它。百里内外，必然有可供烧炼石灰的石头。这种石头青色的最好，黄白色的差些。石灰石都埋在地下二三尺，可挖来烧炼，但表面已经风化的不能用。烧炼石灰的燃料，煤占十分之九，柴炭占十分之一。先把煤掺泥做成煤饼，然后一层煤饼一层石相间堆砌，底下铺柴引燃煅烧。质量最好的叫矿灰，最差的叫窑滓灰。火候足后，石头变脆。放在空气中，会慢慢风化成粉。急用时洒上水，也会自动散开。

凡灰用以固舟缝，则桐油、鱼油调厚绢、细罗①，和油，杵千下，塞艌②；用以砌墙石，则筛去石块，水调粘合；甃墁③，则仍用油灰；用以垩墙壁④，则澄过，入纸筋涂墁；用以襄墓及贮水池⑤，则灰一分，入河沙、黄土二分，用糯米粳、羊桃藤汁和匀⑥，轻筑坚固，永不隳坏⑦，名曰三和土。其余造淀、造纸⑧，功用难以枚述。

【注释】

①桐油：属干性油。主要成分为桐酸的甘油酯。由于桐酸是共轭三烯酸：$CH_3(CH_2)_3(CH=CH)_3(CH_2)_7COOH$，易于聚合和氧化，所以才成为干性油。鱼油：由于含有高度不饱和脂肪酸的甘油酯，所以也是干性油。

②塞艌（niàn）：塞填船缝。

③甃墁（zhòu màn）：砌砖铺地面。

④垩（è）：用白色涂料粉刷墙壁。

⑤襄：襄助，成就。

⑥糯米粳（jīng）：粳稻和籼稻两个亚种都有糯稻这一水稻变种。糯米易糊化，粘性强；粳米又比籼米粘，因此糯米粳饭特别粘。羊桃藤：即猕猴桃，猕猴桃科藤本植物，茎、皮及髓部都含有胶汁。

⑦隳（huī）坏：毁坏。

⑧造淀：染色。淀，蓝淀，即蓝靛。

【译文】

石灰的用途很广，用来填补船缝的话，可用桐油、鱼油调拌，并加厚绢、细罗，舂烂塞补；用来砌墙的话，则先筛去石块，再用水调匀粘合；用来砌砖铺地面，则仍用油灰；用来粉刷墙壁，则先将石灰水澄清，加入纸筋，然后涂抹；用来造坟墓或建蓄水池，则是一份灰加两份河沙和黄泥，再用粳糯米饭和猕猴桃汁拌匀，轻轻夯打便很坚固，永不毁坏，这叫三和土。此外，石灰还可用于染色业和造纸业等方面，用途难以一一列举。

凡温、台、闽、广海滨石不堪灰者，则天生蛎蚝以代之。

【译文】

温州、台州、福建、广东一带，沿海的石头若不能烧灰，自有天然的牡蛎壳可以代替它来烧灰。

蛎灰①

凡海滨石山傍水处，咸浪积压，生出蛎房，闽中曰蚝房。经年久者，长成数丈，阔则数亩，崎岖如石假山形象。蛤之类压入岩中，久则消化作肉团，名曰蛎黄②，味极珍美。

【注释】

①蛎（lì）：牡蛎，又叫蚝（háo）。软体动物。食用贝类。长成后固定依附在浅海岩石上，以随海潮漂来的浮游生物等为食

料。肉鲜美，壳主含碳酸钙。屈大均《广东新语·介语·蚝》：“蚝，咸水所结，其生附石，磈礧相连为房，故一名蛎房。房房相生，蔓延至数十百丈。潮长则房开，消则房合，开所以取食，合所以自固也。凿之，一房一肉，肉之大小随其房。色白而含绿粉，生食曰蚝白，腌之曰蛎黄，味皆美。”

②“蛤（gé）之类压入岩中”三句：其实蛎黄并不是消化蛤肉而来的。蛤，即蛤蜊，软体动物，肉鲜美，壳圆。

【译文】

沿海石山靠水的地方，海浪长期冲击，生长出一种蛎房，福建一带叫蚝房。时间久了，这种蚝房可以长到几丈长、几亩宽，外形高低不平，好像假石山一样。某些蛤蜊一类的生物被冲入像岩石似的蛎房里面，久则消化变成了肉团，名为蛎黄，味道十分鲜美。

凡燔蛎灰者，执椎与凿，濡足取来（图74）①，药铺所货牡蛎，即此碎块。叠煤架火燔成，与前石灰共法。粘砌城墙、桥梁，调和桐油造舟，功皆相同。有误以蚬灰即蛤粉。为蛎灰者②，不格物之故也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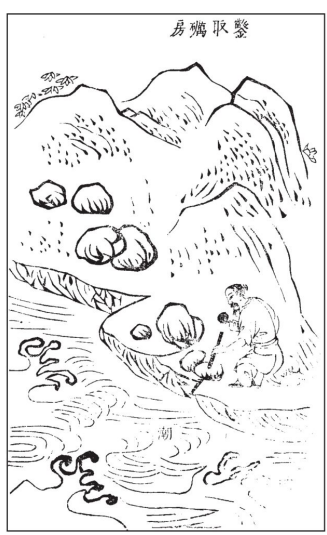


图74　凿取蛎房

【注释】

①濡（rú）足：湿脚，指涉水。

②蚬（xiǎn）灰：蚬壳烧成的灰。蚬是一种软体动物，介壳形状像心脏，外褐色内紫色，肉可食。蚬不是蛤，蚬灰也不叫蛤粉。然而，蚬灰、蛤粉和蛎灰三者的主要化学成分都是碳酸钙。

③格物：语出《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意思是说，知识来自探究各种事物的道理。作者实行一条从物到感觉再到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径，强调必须充分考察客观事物。

【译文】

烧蛎灰的人，拿着椎和凿，涉水将蛎房凿下来，药店卖的牡蛎就是这种碎块。去肉后，将蛎壳和煤饼堆砌煅烧，方法与烧石灰相同。凡是粘砌城墙、桥梁，调和桐油造船，功用都与石灰相同。有人误以蚬灰即蛤粉。为牡蛎灰，是因为不考察客观实际事物的缘放。

煤炭①

凡煤炭，普天皆生，以供锻炼金石之用。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②。北方勿论。

【注释】

①煤炭：我国是世界上用煤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代不同时期对煤的称呼不一样。据夏湘蓉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1980年版）推断，煤的名称的演变，大致是：先秦时期称为石涅或涅石。（《山海经》云：“女儿之山，其上多涅石。”按：女儿山在今四川双流和什邡煤田内。）汉、魏时期称为石墨。（章鸿钊《石雅》云：“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据吴任臣《山海经广注》，以石涅为石墨。”）晋至元时期称为石炭。（晋陆翙《邺中记》云：“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又谓之石炭。”）直至明朝中叶局部

地区才改称为煤炭，而石炭一词却继续沿用着。（明陆深《燕闲录》云：“石炭即煤也。东北人谓之楂，南人谓之煤，山西人谓之石炭。”）

②南方秃山无草木者，下即有煤：这可能是作者根据他家乡（赣西北）煤矿都在无草木的秃山上（这因含煤地层是石灰岩所致）而下的“以偏概全”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地面植被与地下煤藏之间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事实上，我国南方大多数煤矿的地表都生长着茂盛的植物，粤北几个大煤矿也不例外。可见，作者关于“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的说法，也是错误的。

【译文】

煤炭到处都有出产，供冶金和烧石用。南方不生长草木的秃山底下便有煤，北方不一定是这样。

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①。明煤，大块如斗许，燕、齐、秦、晋生之。不用风箱鼓扇，以木炭少许引燃，熯炽达昼夜②。其傍夹带碎屑，则用洁净黄土调水作饼而烧之。碎煤有两种，多生吴、楚。炎高者曰饭炭，用以炊烹；炎平者曰铁炭，用以冶煅。入炉先用水沃湿，必用鼓鞴后红③，以次增添而用。末炭如面者④，名曰自来风。泥水调成饼，入于炉内。既灼之后，与明煤相同，经昼夜不灭。半供炊爨⑤，半供熔铜、化石、升朱。至于燔石为灰与矾、硫，则三煤皆可用也。

【注释】

①煤有三种：有明煤、碎煤、末煤：作者主要按外观形态（如块度），其次按物理性状（如火焰）和用途对煤进行分类，这在当时是先进的。现在煤炭分类的方法更科学了，主要依据煤化变质程度（即化学成分）的高低，依次分为无烟煤、烟煤、褐煤和泥煤（泥炭土）四大类。作者说的明煤相当于无烟煤；碎煤相当于烟煤，其中铁炭相当于焦煤；末煤可能相

当于土状褐煤或泥煤。

②熯（hàn）炽：炽烈地燃烧。熯，燃烧。

③鞴（bài）：风箱。

④末炭：即末煤。

⑤炊爨（cuàn）：烧火做饭。

【译文】

煤有三种：明煤、碎煤、末煤。明煤块度大，有的像米斗那样大，产于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明煤不必用风箱鼓风，只需少量木炭引燃，便能日夜炽烈燃烧。它的碎屑，则用干净的黄土调水做成煤饼来烧。碎煤有两种，多产于江苏、湖北一带。燃烧时，火焰高的叫饭炭，用来煮饭；火焰平的叫铁炭，用来冶炼。碎煤先用水浇湿，入炉后再鼓风才能烧红，以后不断添煤，便可继续燃烧。末煤呈粉状的叫自来风。用泥水调成饼状，放入炉内，点燃之后，便和明煤一样，日夜燃烧不灭。末煤有的用来烧火做饭，有的用来炼铜、熔化矿石、升炼银朱。至于烧制石灰、矾或硫，上述三种煤都可使用。

凡取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①，然后掘挖。深至五丈许，方始得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灼人②。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拾取者（图75）。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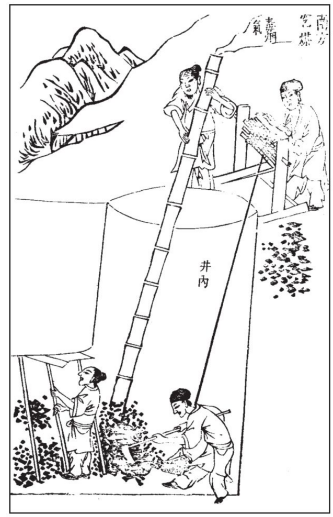


图75　南方挖煤

【注释】

①凡取煤经历久者，从土面能辨有无之色：煤田分暴露式和掩盖式两种。当时凭直观经验一般可找到暴露式煤田。比作者稍晚的孙廷铨在《颜山杂记》四卷“石炭”条下对找煤方法说得更具体：“凡脉炭者，视其山石，数石则行，青石、砂石则否。察其土有黑苗，测其石之层数，避其沁水之潦。因上以知下，因近以知远，往而获之，为良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煤的生成和聚积规律，能根据下伏或上覆岩层的露头，估计附近地下有煤，然后采用物探（主要是电法，此外还有磁、重力、地震等法）先行，物探、钻探结合的方法，便可找到蕴藏量更丰富的掩盖煤田。

②毒气：现在俗名叫瓦斯。它是一种在煤炭生成过程中伴生的气体混合物，主要成分是甲烷，此外还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瓦斯无色，无味，易燃，对人体有毒害作用。当它在空气中达5%～16%体积浓度时，若遇明火则有强烈的爆炸性。明代用竹筒把它排空，比较同时期外国多用火烧处理的办法要科学得多。现在多用加强矿井通风管理和钻孔

抽放利用瓦斯等办法，来解决这方面的矿井安全生产问题。

【译文】

采煤经验多的人，从地面上的土质情况便能判断地下是否有煤，然后往下挖掘。挖到约五丈深才能得到煤。煤层的露头出现时，毒气冒出能伤人。一种方法是将大竹筒的中节凿通，削尖竹筒末端，插入煤层，毒气便通过竹筒往上空排出。人就可以下去用大锄挖煤了。有时井下煤层向四方延伸，就可横打巷道挖取。巷道要用木板支护，以防崩塌伤人。

凡煤炭取空而后，以土填实其井，经二三十年后，其下煤复生长①，取之不尽。其底及四周石卵，土人名曰铜炭者②，取出烧皂矾与硫黄③。详后款。凡石卵单取硫黄者，其气薰甚，名曰臭煤④，燕京房山、固安，湖广荆州等处间有之⑤。

【注释】

①煤复生长：煤是由植物遗体变成的，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地质过程。一般可分为泥炭化（植物在沼泽条件下起生物化学变化而成泥炭）和煤化（泥炭在地下经高温高压起物理化学变化而成煤）两个阶段。所以，煤挖空后是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再生的。作者所以有“煤复生长”的说法，可能是由于下述的假象所造成的错觉：当时的煤井多是巷道，煤挖完后土填得不是很实。若干年后，巷道周围的煤炭由于地压作用逐渐又挤到巷道里来。这说明当时对煤的生成规律和地压作用原理是不懂的。直至清嘉庆年间（1796—1820）才懂得了煤的成因。

②铜炭：指煤层中或煤层顶底板中的黄铁矿结核，俗称硫黄蛋，一般含硫10%～30%。黄铜色。因此，明末清初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七中写道：“铜炭，即煤炭中有铜星者也。”

③皂矾：即青矾（$FeSO_4 \cdot 7H_2O$）。

④臭煤：含硫或硫化物特别多的铜炭结核。燃烧时分解出二氧化

硫和硫化氢等臭气，因此叫臭煤。

⑤湖广：今湖北、湖南地区。

【译文】

煤层挖完后，用土把井填实，二三十年后，煤又复生，取之不尽。煤层底板或围岩中有一种石卵，当地人叫铜炭，可以用来烧取皂矾和硫黄。在下文详述。只能用来烧取硫黄的铜炭子，气味特别臭的，叫作臭煤。北京的房山、固安，湖广的荆州等地有时可以采到。

凡煤炭经焚而后，质随火神化去，总无灰滓①。盖金与土石之间，造化别现此种云。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以见天心之妙②。其炊爨功用所不及者，唯结腐一种而已。结豆腐者用煤炉则焦苦。

【注释】

①“凡煤炭经焚而后”三句：作者“总无灰滓”的说法不够精确。目前已知煤的化学成分是：碳50%～96%，氢2%～12%，氧、氮、硫2%～39%，灰分2%～40%。因此，严格说来，即使是煤化程度较高的无烟煤燃烧后也有灰滓（约2%）。

②凡煤炭不生茂草盛木之乡，以见天心之妙：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天心，天意。天心之妙，指自然界安排得很巧妙。作者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的同时，把自然界人格化，带有“物活论”思想色彩。

【译文】

煤炭燃烧时，煤质全部烧完，没有留下灰烬。这是自然界中介于金属与土石之间的特殊品种。煤不产于草木茂盛的地方，可见自然界安排得很巧妙。如果说煤在炊事方面还有不足之处的话，那仅仅是不宜做豆腐而已。用煤炉煮豆浆结成的豆腐有焦苦味。

矾石　白矾①

凡矾，燔石而成。白矾一种，亦所在有之，最盛者山西晋、南直无为等州②。值价低贱，与寒水石相仿③。然煎水极沸，投矾化之，以之染物，则固结肤膜之间，外水永不入，故制糖饯与染画纸、红纸者需之。其末干撒，又能治浸淫恶水，故湿创家亦急需之也④。

【注释】

①矾石：即明矾石。化学成分是硫酸铝钾的碱式复盐[$KAl_3(OH)_6\cdot(SO_4)_2$]，呈白色、灰色、浅蓝色或粉红色，三斜晶系，呈粒状、土状或致密块状。常用于提炼明矾、硫酸铝、硫酸钾和氧化铝等。白矾：即明矾。学名叫硫酸铝钾[$KAl(SO_4)_2\cdot12H_2O$]，或[$K_2SO_4\cdot Al_2(SO_4)_3\cdot24H_2O$]。无色八面晶体，溶于水，起水解作用而成氢氧化铝胶状沉淀或薄膜，常用作净水剂和媒染剂。

②南直无为：州名。明代所设南直隶庐州府，即现在的安徽无为和庐江。附近有矾山，盛产明矾。

③寒水石：芒硝（$Na_2SO_4\cdot10H_2O$），矿物，有斜方晶系的硫酸钙（硬石膏）和三方晶系的碳酸钙等种。白色透明，呈隐晶集合体或粗粒晶体。药用可以清热、泻火、止渴。

④创（chuāng）：通“疮”。

【译文】

矾是由矾石烧成的。白矾到处都有，出产最多的是山西晋州和南直无为州等地。价钱低贱，同寒水石差不多。然而，水煮开后，将明矾放入沸水中溶化，染东西时它就能固结在染物的表面，使其他水分永不渗入，所以制蜜饯、染画纸、染红纸都要用它。用干燥的明矾粉末撒在患处，能治流出臭水的湿疹、疱疮，因此也是皮肤疮科急需的药品。

凡白矾，堀土取磊块石①，层叠煤炭饼锻炼，如烧石灰样。

火候已足，冷定入水。煎水极沸时，盘中有溅溢如物飞出，俗名蝴蝶矾者，则矾成矣。煎浓之后，入水缸内澄。其上隆结曰吊矾，洁白异常；其沉下者曰缸矾；轻虚如棉絮者曰柳絮矾。烧汁至尽，白如雪者，谓之巴石。方药家煅过用者曰枯矾云②。

【注释】

①堀（kū）：挖，掘。

②枯矾：经煅烧而失去结晶水的明矾。

【译文】

烧制明矾时，挖取矾石，用煤饼分层垒积烧炼，方法与烧石灰相同。烧足火候，让它自然冷却，才放入水中溶解。将水溶液煮沸，当有一些俗名叫蝴蝶矾的东西飞溅出来时，明矾便算制成了。煮浓之后，装入缸内澄清。上面凝结的一层叫吊矾，颜色非常洁白；沉淀在缸底的叫缸矾；质地轻如棉絮的叫柳絮矾。溶液蒸发干后，剩下的便是雪白的巴石。经方药家煅制后做药用的，叫枯矾。

青矾　红矾　黄矾　胆矾

凡皂、红、黄矾，皆出一种而成，变化其质①。

【注释】

①“凡皂、红、黄矾”三句：皂矾，即青矾，蓝绿色，学名叫七水硫酸亚铁（$FeSO_4 \cdot 7H_2O$）；红矾，即矾红，红色颜料，学名叫三氧化二铁（$Fe_2O_3 \cdot mH_2O$）；黄矾，黄色水溶性染料，学名叫九水硫酸铁[$Fe_2(SO_4)_3 \cdot 9H_2O$]。它们都是铁的化合物。

【译文】

皂矾、红矾、黄矾，由同一物质变化而来，性质各不相同。

取煤炭外矿石俗名铜炭。子，每五百斤入炉，炉内用煤炭饼自来风不用鼓鞴者①。千余斤，周围包裹此石。炉外砌筑土墙圈围，炉颠空一圆孔，如茶碗口大，透炎直上，孔傍以矾滓厚罨②。此滓不知起自何世，欲作新炉者，非旧滓罨盖则不成③。然后从底发火，此火度经十日方熄（图76）。其孔眼时有金色光直上。取硫，详后款。煅经十日后，冷定取出。半酥杂碎者另拣出，名曰时矾，为煎矾红用。其中精粹如矿灰形者，取入缸中，浸三个时④，漉入釜中煎炼⑤，每水十石，煎至一石，火候方足。煎干之后，上结者皆佳好皂矾，下者为矾滓。后炉用此盖。此皂矾染家必需用⑥，中国煎者亦惟五六所。原石五百斤，成皂矾二百斤，其大端也。

图76　烧皂矾

【注释】

①鞴（bài）：风箱。

②罨（yǎn）：掩覆，敷。

③非旧滓罨盖则不成：用矾滓覆盖炉顶（留个孔眼）的主要目的是保持炉内的还原气氛，防止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以保证烧成皂矾。

④时：时辰。一个时辰等于两个小时。

⑤漉（lù）：过滤。釜（fǔ）：古时一种锅具。

⑥此皂矾染家必需用：古代用天然靛蓝染蓝色，由于靛蓝不溶于水，民间习惯用皂矾石灰法，使靛蓝还原成靛白而溶于石灰水碱液中，供纤维吸附染色，染后经空气氧化而成不溶性靛蓝色泽，即“大成蓝”。可见，皂矾在这里起染色助剂作用。

【译文】

取煤炭外层的矿石子俗名铜炭。五百斤放入炉内，用煤饼名叫自来风，不必鼓风就能燃烧的那种煤粉。一千多斤包裹这些矿石。炉外筑个土墙圈围着，炉顶留出一个圆孔，孔径如茶碗口大，让火焰透出，孔旁用矾渣盖实。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矾渣，凡是起新炉，不用旧渣掩盖就烧不成功。然后从炉底发火，预计这堆火要连续烧十天才熄灭。烧时孔眼不时有金色火焰冒出。烧取硫黄，下文详述。煅烧十天后，等冷了才取出。其中半酥碎的另外拣出，名叫时矾，用来煎炼红矾。将矿灰样的精华部分放入缸中，水浸六小时，再过滤入锅煎炼，由十石水煮成一石水，火候才足。水快煮干时，上层结成优质的皂矾，下层便是矾渣了。下一炉用它盖顶。这种皂矾是印染业必需的原料，中国制皂矾的也只有五六家。大概用五百斤石料可炼出二百斤皂矾。

其拣出时矾，俗又名鸡屎矾。每斤入黄土四两，入罐熬炼，则成矾红。圬墁及油漆家用之。

【译文】

另外拣出的时矾，俗名又叫鸡屎矾。每斤加入黄土四两，入罐熬炼，便成红矾。粉刷工和油漆工常用到它。

其黄矾所出又奇甚。乃即炼皂矾炉侧土墙，春夏经受火石精气，至霜降、立冬之交，冷静之时，其墙上自然爆出此种，如淮北砖墙生焰硝样①。刮取下来，名曰黄矾，染家用之。金色淡者，涂炙，立成紫赤也。其黄矾自外国来，打破，中有金丝

者，名曰波斯矾②。别是一种。

【注释】

①焰硝：即硝石（KNO_3或$NaNO_3$）。

②波斯：今伊朗国。

【译文】

至于黄矾的出现更是奇异。每年春夏炼皂矾时，炉旁的土墙吸附矾的蒸气，到了霜降、立冬相交的季节，土墙干冷，矾便析出，好像淮北砖墙生出火硝一样。刮取下来，便是黄矾了，染坊经常要用它。把黄矾涂在淡金色的物件上再烤一下，立刻变成紫红色。还有一种从外国来的黄矾，打破之后中间有金丝，这叫作波斯矾。

又山陕烧取硫黄山上，其滓弃地，二三年后，雨水浸淋，精液流入沟麓之中，自然结成皂矾①。取而货用，不假煎炼。其中色佳者，人取以混石胆云。石胆一名胆矾者②，亦出晋、隰等州③，乃山石穴中自结成者，故绿色带宝光。烧铁器淬于胆矾水中，即成铜色也④。《本草》载矾虽五种，并未分别原委⑤。其昆仑矾状如黑泥，铁矾状如赤石脂者⑥，皆西域产也。

【注释】

①“又山陕烧取硫黄山上”六句：炉渣除含氧化亚铁外，还有硫等成分。在酸性条件下，彼此易起反应而成青矾。

②胆矾：成分为五水硫酸铜（$CuSO_4·5H_2O$）。其晶体通常为致密块状或钟乳状，少数呈板状或短柱状，淡蓝至深蓝色，易与皂矾混淆。

③晋：即晋州。今山西临汾。隰（xí）：即隰州。今山西隰县。

④烧铁器淬于胆矾水中，即成铜色也：这是一种金属置换反应：$Fe+CuSO_4 \rightarrow FeSO_4+Cu\downarrow$，结果在铁器表面镀上一层铜膜。这种湿法炼铜的胆铜法是水法冶金技术的起源，世界上以我

国为最早。西汉《淮南万毕术》记载："白青得铁即化为铜。"白青，即水胆矾[$CuSO_4 \cdot 3Cu(OH)_2$]。东汉《神农本草经》亦载："石胆……能化铁为铜。"石胆，即胆矾（$CuSO_4 \cdot 5H_2O$）。东晋葛洪《抱朴子·黄白第十六》说得更确切："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外变而内不化也。"曾青，即蓝铜矿[$2CuCO_3 \cdot Cu(OH)_2$]。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

⑤《本草》载矾虽五种，并未分别原委：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第十一卷中摘录了宋苏颂《图经本草五十四种》关于矾的记述："矾有五种，其色各异。白矾、黄矾、绿矾、黑矾、绛矾也。"李时珍评论说："矾石析而辨之，不止于五种也。"作者认为李时珍未切中要害，没有分别事物的本末。

⑥赤石脂：含铁陶土，主要成分为硅酸铝，粉红色，有的呈深浅不均的大理石样花纹。常用作中药，主治久泻久痢、崩漏等症。

【译文】

山西、陕西等地烧硫黄的山上，废渣丢弃的地方，两三年后，矾质经过雨水的淋洗溶解而流到山沟，经过蒸发也能结成皂矾。这种皂矾，取用或拿去出售时不必再炼，其中色泽漂亮的，有人用来冒充石胆。石胆又叫胆矾，产于晋州和隰州等地。胆矾在山崖洞穴中自然结晶，因此它的绿色带有宝石光泽。将烧红的铁器淬入胆矾水中，铁器立即现出铜的颜色。《本草纲目》虽然记述了矾有五种，但没有分别它们的来源和关系。昆仑矾形状好像黑泥，铁矾像赤石脂，都是西北出产的。

硫黄①

凡硫黄，乃烧石承液而结就。著书者误以焚石为矾石，遂有矾液之说。然烧取硫黄石，半出特生白石，半出煤矿烧矾石

②。此矾液之说所由混也。又言中国有温泉处必有硫黄③，今东海广南产硫黄处又无温泉，此因温泉水气似硫黄，故意度言之也。

【注释】

①硫黄：硫（S）的俗称，黄色结晶或无定形。易燃烧，能与氧、氢、卤素（除碘外）和大多数金属化合。用途很广，多用于炸药、造纸、制糖、农药、橡胶、制酸以及石油提炼等工业。

②“然烧取硫黄石”三句：硫铁矿（FeS_2）依其晶体结构不同，分为黄铁矿和白铁矿两种。特生白石可能是指白铁矿。煤矿烧矾石，即含煤黄铁矿石，又名煤胆石、煤夹石、煤褐石，含硫量较低。因它可炼取青矾等，才叫煤矿烧矾石。

③中国有温泉处必有硫黄：地下水的天然露头超过20℃的叫作温泉。我国温泉遍布各地，是世界上温泉最多的国家之一。温泉按医疗价值，基本上可分为单纯泉、硫黄泉、碳酸泉、食盐泉、碱泉和放射性泉等六类。也可粗略地分成硫黄泉和非硫黄泉两种。前者含有大量硫黄，可治皮肤病，广东丰顺汤坑温泉即属此类；后者如广东从化温泉，水气似有硫黄，但经化验并不含硫黄而含碳酸氢钠等矿物质，还有微量的放射性氡，据说在医生指导下沐浴可辅助治疗某些慢性病。作者对“中国有温泉处必有硫黄”的说法进行批评是正确的。

【译文】

硫黄是由烧炼矿石时得到的液体冷凝而成的。过去的著书者误以为都是烧矾石取得的，就把它称为矾液。事实上，烧硫黄的原料，一半来自当地特产的白石，一半来自煤矿烧矾石。矾液的说法就是这样混进来的。又有人说中国凡有温泉的地方就一定有硫黄，可是，如今东海、广东南部等沿东海南海一带出产硫黄的地方并没有温泉，这可能是因为温泉的气味像硫黄而猜想到的。

凡烧硫黄石与煤矿石同形①。掘取其石，用煤炭饼包裹丛架，外筑土作炉。炭与石皆载千斤于内，炉上用烧硫旧滓罨盖，中顶隆起，透一圆孔，其中火力到时，孔内透出黄焰金光（图77）。先教陶家烧一钵盂，其盂当中隆起，边弦卷成鱼袋样，覆于孔上。石精感受火神，化出黄光飞走，遇盂掩住，不能上飞，则化成汁液，靠著盂底，其液流入弦袋之中，其弦又透小眼，流入冷道灰槽小池，则凝结而成硫黄矣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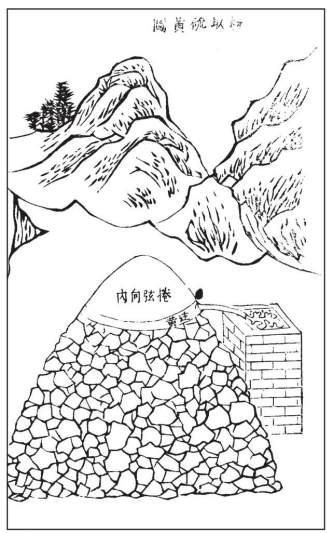


图77　烧取硫黄

【注释】

①烧硫黄石：指黄铁矿石（FeS_2）。煤矿石：即含煤黄铁矿石。

②凝结而成硫黄：这是分解、升华、蒸馏、冷凝四位一体的炼硫法。现在土法是先用烟道收集升华硫，然后煮炼精制。现代化生产则采用沸腾炉（或半磁化）焙烧和水煤气（或白煤）还原法。

【译文】

烧取硫黄的矿石与煤矿石的形状相同。挖掘矿石，用煤饼将其包裹并堆垒起来，外面夯实泥土造炉。每炉的石料和煤饼都有千斤左

右，炉上用烧硫旧渣掩盖，炉顶中间隆起，空出一个圆孔，燃烧到一定程度，孔内便有金黄色的气体冒出。预先请陶工烧制一个盂钵，钵的中部隆起，边缘往内卷成像鱼袋形状的凹槽。烧硫时，将盂钵覆盖在孔上，石内的成分受到火的作用，化成黄色蒸气沿孔上升，被钵挡住不能跑掉，便冷凝成液体，沿着钵的内壁流入凹槽，又透过小眼沿着冷却管道流入小池，凝结而成固体硫黄。

其炭煤矿石烧取皂矾者，当其黄光上走时，仍用此法掩盖，以取硫黄。得硫一斤，则减去皂矾三十余斤①。其矾精华已结硫黄，则枯滓遂为弃物。

【注释】

①得硫一斤，则减去皂矾三十余斤：从理论上计算，$S:FeSO_4 \cdot 7H_2O = 32:277.9 = 1:8.7$。即若得一斤硫黄，则减收8.7斤皂矾。文中数字与此相差较大。其原因可能是当时硫黄收得率过低。

【译文】

用含煤黄铁矿烧取皂矾，当黄色蒸气上升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掩盖，收取硫黄。得硫一斤，就减收皂矾三十多斤。矾的精华已转化为硫黄，剩下的枯渣便成了废物。

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逼合，成声成变，此乾坤幻出神物也①。硫黄不产北狄，或产而不知炼取，亦不可知。至奇炮出于西洋与红夷②，则东徂西数万里③，皆产硫黄之地也。其琉球土硫黄，广南水硫黄，皆误记也④。

【注释】

①“凡火药”六句：黑火药燃爆的主要反应式是：$\underset{\text{硝}}{2KNO_3}+\underset{\text{硫}}{S}+\underset{\text{炭}}{3C}=\underset{\text{硫化钾}}{K_2S}+\underset{\text{氮}}{N_2}\uparrow+\underset{\text{二氧化碳}}{3CO_2}\uparrow+\underset{\text{热量}}{169\text{千卡}}$。由于反应迅速，骤然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和热量，所以产生爆炸。硝是氧化剂，炭是还原剂，硫

是起燃剂。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些反应机理，而沿用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解释。所以把硫看作阳，把硝看作阴。

②红夷：指荷兰。

③徂（cú）：往。

④“其琉球土硫黄”三句：环太平洋一带分布有很多火山，火山活动可以形成自然硫矿床。火山喷发时，硫一般呈升华状态。有些温泉溶有自然硫，或溶有硫化氢，它经过不完全的氧化可以在温泉附近的土壤中形成自然硫。此外，也有从冷泉中沉淀自然硫的。作者否认有土硫黄和水硫黄存在是不对的。琉球：今琉球群岛。

【译文】

火药的主要原料是硫和硝，硫是纯阳，硝是纯阴，阴阳两物相互作用，引起爆炸，产生巨大的声响，这是自然界变化出来的奇物。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不产硫黄，或者有出产而不会炼取也未可知。新式枪炮出现在西洋与荷兰，这说明由东往西数万里，都是出产硫黄的地方。但是所谓琉球的土硫黄、广东南部的水硫黄，却是误记的。

砒石①

凡烧砒霜质料，似土而坚，似石而碎，穴土数尺而取之。江西信郡、河南信阳州皆有砒井②，故名信石。近则出产独盛衡阳，一厂有造至万钧者③。凡砒石井中，其上常有浊绿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

【注释】

①砒石：砷矿石，又叫信石，有数十种。常用的有三种：1．白砒石，指砷黄铁矿（FeAsS），又名硫砷铁矿、毒砂，粒状集合体或致密块状，性脆，锡白色至钢灰色，呈金属光泽。2．红砒石，硫化物矿石，有雌黄（As_2S_3，柠檬黄色）和雄

黄（AsS，桔红色）两种，它们几乎互相伴生。3．氧化矿石（$FeAsO_4 \cdot 2H_2O$，臭葱石）。

②信郡：指广信郡。今江西上饶。信阳：今属河南。

③钧：古重量单位。一钧相当于今天的三十斤。

【译文】

烧砒霜的原料，像泥土而比泥土硬，像石头但比石头碎，挖土几尺便可取得。江西广信郡、河南信阳州都有砒井，因此名叫信石。近来产量最多的是衡阳，有的工厂年产量可达三十万斤。砒井中，常常积有绿色浊水，开采时先把水绞汲干净，然后才往下凿取。

砒有红、白两种，各因所出原石色烧成①。凡烧砒，下鞠土窑，纳石其上，上砌曲突②，以铁釜倒悬覆突口（图78）。其下灼炭举火，其烟气从曲突内熏贴釜上。度其已贴一层，厚结寸许，下复息火，待前烟冷定，又举次火，熏贴如前。一釜之内，数层已满，然后提下，毁釜而取砒。故今砒底有铁沙，即破釜滓也。凡白砒止此一法③。红砒则分金炉内银铜恼气有闪成者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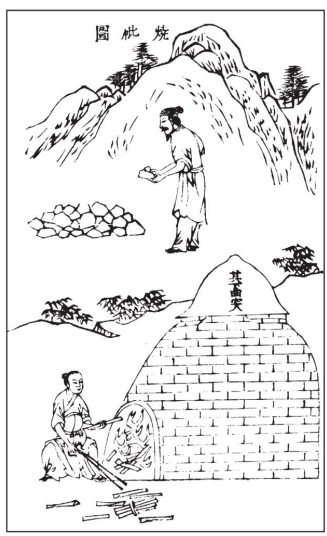


图78　烧砒

【注释】

①砒有红、白两种，各因所出原石色烧成：砒（砒霜）为三氧化二砷（As_2O_3）的俗称。较纯的白色，叫白砒；含有红色杂质的叫红砒。古时由原色矿石烧成红和白两种砒，现在还可以由红砒精制成白砒。砒受热易升华，稍溶于水，剧毒，主要用作农药。

②曲突：弯曲的烟囱。这里用的是中部突出、上部和底部略为收缩的那一种。

③凡白砒止此一法：到目前为止，原理是一样的，方法却不断在改进。现在的土法烧砒，就不再用锅釜，而是顺着山坡建造长烟道收砒。砷矿石经焙烧后可以自燃，砷被氧化成三氧化二砷，通过烟道（分若干个收砒室）而冷凝下来。这种方法比较安全，而且回收率高。

④分金炉：又名灰吹炉或虾蟆炉（详见《五金》卷），是利用贵贱金属氧化难易这一化学特性，通过燃烧法把贱金属氧化成“土”（或叫灰），而分离出贵金属的一种装置。正如《五金·银》所说：“入虾蟆炉沉铅结银。”所谓“沉铅”是指铅被氧化成氧化铅（密陀僧），熔化，一部分渗入炉底，一部分成为浮渣而被除去（所谓“灰吹”）。所谓“结银”，是指剩下的都是不被氧化的银了。

【译文】

砒霜有红、白两种，各由原来的红、白色砒石烧成。烧砒霜时，下面挖个土窑堆放砒石，上面砌个弯曲的烟囱，然后把铁锅倒过来覆盖在烟囱口上。窑底烧碳引火焙烧，烟便从烟囱内上升，熏贴在锅的内壁上。估计累积达到约有一寸厚时熄火，等烟气已经冷却，再次起火燃烧。这样反复几次，一直到锅内贴满砒霜为止，才把锅拿下来，打碎取砒。因此近底的砒霜留有铁砂，那就是破锅的碎屑。白砒的制法只有这一种。至于红砒，则还有在冶炼含砷的银铜矿石时，由分金炉内析出的蒸气凝结而成的。

凡烧砒时，立者必于上风十余丈外。下风所近，草木皆死。烧砒之人，经两载即改徙，否则须发尽落，此物生人食过分厘立死①。然每岁千万金钱速售不滞者，以晋地菽麦必用拌种，且驱田中黄鼠害；宁绍郡稻田必用蘸秧根②，则丰收也。不然，火药与染铜需用能几何哉③！

【注释】

①此物生人食过分厘立死：砒霜对人的中毒量为0.01～0.05克，致死量为0.06～0.2克。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和胃肠引起中毒，通过黏膜和皮肤也会引起中毒。1分＝0.373克，1厘＝0.0373克，可见作者的数字是准确的。

②宁绍郡：指今浙江宁波与绍兴。

③火药：古代将砒霜配入火药，一般是为了使火药具有毒性，也可使火药的爆炸声更大（参看《本草纲目》第十卷）。染铜：将砒霜等药物熏染铜的表面而成银白色，或加入纯铜中炼成砷白铜。参看《五金·铜》。

【译文】

烧砒时，操作者必须站在上风十多丈远的地方。下风所及的地方，草木都死了。烧砒的人两年后一定要改行，否则须发全部脱光。砒霜有剧毒，人只要服食分厘就会立即死亡。然而，每年价值千百万的砒霜却畅销无阻，这是因为山西等地的豆和麦子都要用它来拌种，而且用它来驱除田鼠害；宁波、绍兴一带，也用它来蘸秧根，使水稻获得丰收。否则，如果砒霜仅仅用于火药和白铜方面，那又能用得了多少呢！

膏液第十二卷

【题解】

本卷讲油脂。膏液一词原出于膏脂。元熊忠《古今韵会》曰："凝者曰脂，泽者曰膏。"宋应星将其统称为膏液，即为油脂。

本卷记述了明代食用油和工业用油的提取、性能和用途。其中包括：植物油的蒸榨法和水代法；十六种油料植物籽实的产油率比较；用柏皮油制造蜡烛的工艺等。作者对有关设备和操作都有详细的说明，反映了我国明代榨油技术的先进水平，是研究我国油脂工业发展的珍贵史料，缺点是没有花生油的记述。

宋应星说："草木之实，其中韫藏膏液，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冯藉木石，而后倾注而出焉。此人巧聪明，不知于何禀度也。"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层，人通过技术手段从植物中榨取油脂，充分展示出人的聪明才智；第二层，人的聪明才智不是一生下来就有的，而是需要通过世代薪火相传的教育得来的。由此可知，"天工开物"持续进行得好不好，不但跟科技有关，而且跟教育有关。

宋子曰：天道平分昼夜，而人工继晷以襄事①，岂好劳而恶逸哉？使织女燃薪②，书生映雪③，所济成何事也？草木之实，其中韫藏膏液④，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冯藉木石，而后倾注而出焉。此人巧聪明，不知于何禀度也⑤。

【注释】

①继晷（guǐ）以襄事：夜以继日地做事。晷，日影。引申为白昼。襄事，成事。

②织女燃薪：传闻三国魏文帝时有一个叫薛灵芸的少女，勤于夜织，但家境贫寒，燃葛蒿照明（详见王子年《拾遗记》）。

③书生映雪：读书人借雪的反光来读书。晋人孙康家贫，常映雪

读书。后为贫士读书之典。

④韫（yùn）：通“蕴”。包含。

⑤禀（bǐng）度：受教。

【译文】

自然界平分昼夜，人们却夜以继日地做事，难道是爱好劳动而厌恶安闲吗？让少女在柴火的照耀下织布，读书人借助雪的反光来读书，这又做得成什么事呢？草木的果实含有油脂，但它不会自己流出来，要凭借水火、木石来加工，才能倾注而出。人的这些聪明和技巧，不知是受教于哪个圣贤而得来的。

人间负重致远，恃有舟车。乃车得一铢而辖转①，舟得一石而罅完②，非此物之为功也不可行矣。至菹蔬之登釜也③，莫或膏之，犹啼儿之失乳焉。斯其功用一端而已哉？

【注释】

①铢：古代重量单位。二十四铢等于一两。辖：车键，插入轴端孔穴、固定车轮和车轴的销钉。

②罅（xià）：缝隙。

③菹（zū）：酸菜。

【译文】

人们运东西到别处去，靠的是船和车。车轴有了少量的油润滑，车轮就能灵活转动；船身有了一石的油灰，缝隙就可以全部填补好。没有油脂起作用，船和车就通行不了。至于酸菜和蔬菜的烹调，如果没有油，就好比婴儿没有奶吃。这样看来，油脂的功用何止一个方面呢？

油品

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一名脂麻。莱菔子、黄豆、菘菜

子一名白菜。为上①，苏麻、形似紫苏，粒大于胡麻。芸薹子江南名菜子。次之②。茶子其树高丈余，子如金罂子，去肉取仁。次之③，芫菜子次之④，大麻仁粒如胡荽子，剥取其皮，为绯索用者。为下⑤。

【注释】

①胡麻：即芝麻（脂麻）。脂麻科，一年生草本。据说是汉朝张骞从大宛引种来的。种子含有丰富的麻油，又称香油，属不干性油。种子含油率：黄芝麻56.75%，白芝麻52.75%，黑芝麻51.40%。莱菔（fú）：即萝卜。十字花科。种子含油率42%，属干性油。菘菜：即大白菜。十字花科。种子含油率36.6%。

②苏麻：即白苏。唇形科。种子含油率35%，属干性油。紫苏：唇形科。种子含油率32%～50%。芸薹（tái）：即油菜。十字花科。种子含油率39.9%～42.4%。李时珍《本草纲目》说："（芸薹）今人不识是何菜，珍访考之，乃今之油菜也。……收子……炒过榨油，黄色，燃灯甚明，食之，不及麻油，近人因有油利，种者亦广云。"

③茶：油茶。茶科，木本，油料植物。种子含油率30.1%。金罂子：即金樱子。蔷薇科，常绿蔓性灌木。

④芫菜：芫科，一年生草本。种子含油率7%。

⑤大麻：俗称"火麻"。大麻科，大麻属，一年生草本。种子含油率30%～35%，属干性油。胡荽（suī）：即元荽。伞形科植物。种子含油率17%～21%。

【译文】

食用油，以芝麻油、又名脂麻油。萝卜子油、黄豆油、大白菜子油为上品，苏麻油、苏麻子形状像紫苏，比芝麻大粒些。油菜子油、江南叫菜子。茶子油、茶树一丈多高，茶子像金樱子，去肉取仁。芫菜子油为次品，大麻仁油大麻种子像胡荽子，剥下来的皮可以搓绳索。为下品。

燃灯，则柏仁内水油为上[1]，芸薹次之，亚麻子陕西所种，俗名壁虱脂麻，气恶不堪食。次之[2]，棉花子次之，胡麻次之，燃灯最易竭。桐油与柏混油为下[3]。桐油毒气熏人，柏油连皮膜则冻结不清。

【注释】

①柏（jiù）：乌柏。大戟科，落叶乔木。种仁含油率64.8%，果肉含油率35.1%。柏油有三种：用柏子皮膜榨出的叫柏皮油，用核仁榨出的叫子油或水油，用整个柏子榨出的叫柏混油或木油。

②亚麻：亚麻科，一年生草本。有纤维用亚麻、油用亚麻和兼用亚麻三种，这里指的油用亚麻，种子含油率44%。

③桐：油桐。大戟科，落叶乔木。种仁含油率51.6%。桐油是重要的干性油，产量和质量都数我国第一。我国的桐油历史悠久，如唐陈藏器《本草拾遗》说："罂子桐（油桐——引者按）子有大毒，压为油……毒鼠。"

【译文】

点灯，则以乌柏水油为上品，油菜子油其次，亚麻仁油、陕西所种的亚麻，俗名叫壁虱脂麻，气味差，不堪食用。棉子油、芝麻油点灯耗油量最大。又其次，桐油和柏混油则为下品。桐油毒气熏人，连皮膜榨出的柏混油冻结不清。

造烛，则柏皮油为上，蓖麻子次之[1]，柏混油每斤入白蜡冻结次之，白蜡结冻诸清油又次之，樟树子油又次之[2]，其光不减，但有避香气者。冬青子油又次之[3]，韶郡专用[4]，嫌其油少，故列次。北土广用牛油，则为下矣。

【注释】

①蓖麻：大戟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种子含油率55%，种仁含油率69%。蓖麻油为不干性油，粘度大且随温度变化小，

是很好的润滑剂。

②樟树：樟科，常绿乔木。种子含油率65.39%，种仁含油率62.8%。

③冬青：即铁冬青。冬青科，常绿乔木。种子含油率20.7%，属不干性油。

④韶郡：今广东韶关地区。

【译文】

制造蜡烛，则以柏皮油为上料，蓖麻子油、加白蜡凝结的柏混油其次，加白蜡凝结的各种清油又其次，樟树子油再其次，点灯光度不弱，但有人不喜欢它的香气。冬青子油差一些。韶郡才用，嫌其含油量少，列为次等。北方普遍用的牛油，则是下料了。

凡胡麻与蓖麻子、樟树子，每石得油四十斤。莱菔子每石得油二十七斤。甘美异常，益人五脏。芸薹子每石得三十斤，其耨勤而地沃、榨法精到者①，仍得四十斤。陈历一年，则空内而无油。茶子每石得油一十五斤。油味似猪脂，甚美，其枯则止可种火及毒鱼用②。桐子仁每石得油三十三斤。柏子分打时，皮油得二十斤、水油得十五斤，混打时共得三十三斤。此须绝净者。冬青子每石得油十二斤。黄豆每石得油九斤。吴下取油食后③，以其饼充豕粮。菘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油出清如绿水。棉花子每百斤得油七斤。初出甚黑浊，澄半月清甚。芫菜子每石得油三十斤。味甚甘美，嫌性冷滑。亚麻、大麻仁每石得油二十余斤。

【注释】

①耨（nòu）：锄草。

②枯：油料作物果籽榨油后剩余的渣滓。

③吴下：吴国这块地区。相当于今江苏、上海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下，指所在之处。

【译文】

芝麻和蓖麻子、樟树子，每石可榨油四十斤。萝卜子每石可榨油二十七斤。味道很好，益人五脏。油菜子每石可榨油三十斤，如果除草勤、土壤肥、榨法又好的话，也可榨四十斤。放置一年，籽实内空而无油。茶子每石可榨油十五斤。油味像猪油一样好，但枯饼只能用来引火和毒鱼。桐子仁每石可榨油三十三斤。柏树子核和皮膜分榨时，可得皮油二十斤、水油十五斤，混榨时则可得柏混油三十三斤。子、皮都必须干净。冬青子每石可榨油十二斤。黄豆每石可榨油九斤。江浙一带取豆油食用，豆枯饼则为猪饲料。大白菜子每石可榨油三十斤。油出清如绿水。棉花子每百斤可榨油七斤。刚榨出时油很黑浊，放置半个月后就很清了。苋菜子每石可榨油三十斤。味甘可口，但嫌冷滑。亚麻仁、大麻仁每石可榨油二十多斤。

此其大端。其他未穷究试验、与夫一方已试而他方未知者，尚有待云。

【译文】

以上只是说个大概而已。至于其他油料及其榨油率，因未做深入考察和试验，或者已在某个地方试验过而尚未推广的，就有待以后补述了。

法具①

凡取油，榨法而外，有两镬煮取法②，以治蓖麻与苏麻；北京有磨法，朝鲜有舂法，以治胡麻。其余则皆从榨出也。

【注释】

①法具：此指榨油的器具。

②镬（huò）：锅。

【译文】

制油，除榨法之外，还有两锅煮取法用来制蓖麻油和苏麻油；北京用磨法，朝鲜用舂法，用来制取芝麻油。其余的油都是用榨法制取。

凡榨，木巨者围必合抱，而中空之。其木樟为上，檀与杞次之（图79）①。杞木为者妨地湿则速朽。此三木者脉理循环结长②，非有纵直文，故竭力挥椎，实尖其中，而两头无璺坼之患③，他木有纵文者不可为也。中土、江北少合抱木者，则取四根合并为之，铁箍裹定，横拴串合，而空其中，以受诸质，则散木有完木之用也。凡开榨④，空中其量随木大小，大者受一石有余，小者受五斗不足。凡开榨，辟中，凿划平槽一条，以宛凿入中，削圆上下，下沿凿一小孔，□一小槽⑤，使油出之时流入承藉器中。其平槽约长三四尺，阔三四寸，视其身而为之，无定式也。实槽尖与枋⑥，唯檀木、柞子木两者宜为之，他木无望焉。其尖过斤斧而不过刨，盖欲其涩，不欲其滑，惧报转也。撞木与受撞之尖皆以铁圈裹首，惧披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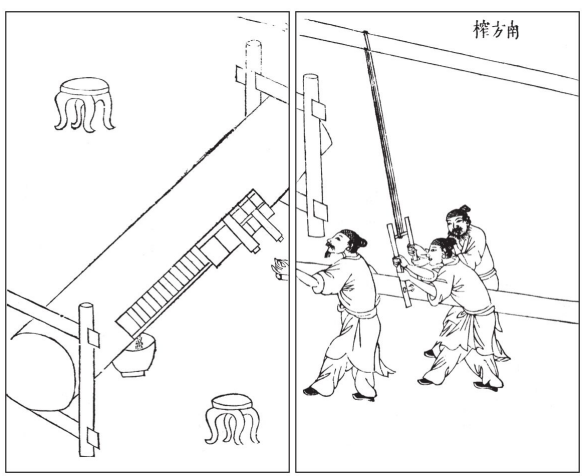


图79　南方榨

【注释】

①杞（qǐ）：杞柳。优质木材。古代常用杞、梓比喻优秀人才。

②结：盘旋。

③璺（wèn）：裂纹。坼（chè）：裂开。

④开榨：这里指做榨具，而不是指开始榨油。以下同。

⑤□（xī）：削。

⑥枋（fāng）：类似楔子的一种矩形木。

【译文】

榨要用两臂抱围粗的木材来做，把中间挖空。用樟木做最好，檀木与杞木差一些。杞木怕潮湿易腐朽。这三种木材纹理都是扭曲的，没有直纹，所以把尖楔插在其中并尽力捶打时，两头不会裂开，其他有直纹的木则不适用。中原、江北很少有两臂抱围的大树，可用四根木拼合起来，用铁箍箍紧，再用横栓串合起来，挖空中间，以便放油料，这样就可把散木当作完木使用了。做榨时，榨的中间挖空多少要看木料的大小，大的可容一石多油料，小的装不了五斗。做榨时，要在中空部分凿开一条平槽，用弯凿削圆，再在下沿凿一个小孔，削一条小槽，使榨出的油能流入接收器中。平槽约长三四尺，宽三四寸，大小根据榨身而定，没有一定的格式。插入槽里的尖楔和枋木都要用檀木或柞木来做，其他木料不合用。尖楔用刀斧砍成而不过刨，因为要它粗糙而不要它光滑，以防滑出。撞木和尖楔都要用铁圈箍住头部以防披散。

榨具已整理，则取诸麻、菜子入釜，文火慢炒，凡柏桐之类属树木生者，皆不炒而碾蒸。透出香气，然后碾碎受蒸。凡炒诸麻、菜子，宜铸平底锅，深止六寸者，投子仁于内，翻拌最勤（图80）。若釜底太深，翻拌疏慢，则火候交伤，减丧油质。炒锅亦斜安灶上，与蒸锅大异。

图80　炒蒸油料

【译文】

榨具准备好了，就可将麻子或菜子之类的油料放入锅内，用文火慢炒，凡属木本的柏、桐之类的籽实，都碾碎后蒸而不必炒。到透出香气时就取出，碾碎，入蒸。炒麻子、菜子用六寸深的平底锅比较合适，将子仁放入锅内不断翻拌。如果锅太深，翻拌又少，就会因受热不均匀而降低油的产量和质量。炒锅斜放在灶上，跟蒸锅大不一样。

凡碾埋槽土内①，木为者以铁片掩之。其上以木竿衔铁砣，两人对举而推之。资本广者则砌石为牛碾，一牛之力可敌十人。亦有不受碾而受磨者，则棉子之类是也。

【注释】

①碾（niǎn）：一种研磨工具。

【译文】

碾槽埋在土内，木做的要用铁片覆盖。用一根木杆穿过铁砣的圆心，两人相对一齐推碾。资本雄厚的则用石块砌成牛碾，一头牛力可顶十个人力。有的籽实，例如棉子之类，只用磨而不用碾。

既碾而筛，择粗者再碾，细者则入釜甑受蒸[1]。蒸气腾足，取出，以稻秸与麦秸包裹如饼形。其饼外圈箍，或用铁打成，或破篾绞刺而成，与榨中则寸相稳合。

【注释】

⑩甑（zèng）：一种蒸煮工具，有如现代的蒸笼。

【译文】

碾了之后，过筛，粗的再碾，细的放入甑里蒸。当蒸汽升腾足够多时取出，用稻秆或麦秆包裹成大饼。饼外围的箍用铁打成或用竹篾绞成，要与榨中空隙的尺寸相符合。

凡油原因气取[1]，有生于无。出甑之时，包裹怠缓，则水火郁蒸之气游走[2]，为此损油。能者疾倾、疾裹而疾箍之，得油之多，诀由于此。榨工有自少至老而不知者。包裹既定，装入榨中，随其量满，挥撞挤轧，而流泉出焉矣。包内油出滓存，名曰枯饼。凡胡麻、莱菔、芸薹诸饼，皆重新碾碎，筛去秸芒，再蒸、再裹而再榨之，初次得油二分，二次得油一分。若柏、桐诸物，则一榨已尽流出，不必再也。

【注释】

①凡油原因气取：这有点像水蒸气蒸馏。原意是说，油是用气取出来的。道理在于油料要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才能使蛋白质变性凝固，进而使油分解脱吸附而流出。

②郁：蕴结。

【译文】

油是用蒸汽提取的，“有形”生于“无形”。出甑时如果包裹太慢，就会使一部分闷热的蒸汽逸散，出油率便降低了。技术熟练的人能够做到快倒、快裹、快箍，得油多的诀窍就在这里。有的榨工从少做到老都还不明白这个诀窍。包裹好了，就可装入榨中，装满后，挥动撞

木把尖楔打进去挤压，油就像泉水一样流出来了。包裹里剩下的渣滓叫作枯饼。芝麻、萝卜子、油菜子等枯饼都要重新碾碎，筛去茎秆和壳刺，再蒸、再包和再榨，初榨得油二份，二榨得油一份。柏子、桐子之类则一榨油已全部流出，不必再榨了。

若水煮法①，则并用两釜。将蓖麻、苏麻子碾碎，入一釜中，注水滚煎，其上浮沫即油。以杓掠取，倾于干釜内，其下慢火熬干水气，油即成矣。然得油之数毕竟减杀。

【注释】

①水煮法：即以水代油法，是跟蒸榨法并行的制油工艺。两者出油率相当。

【译文】

水煮法，同时使用两个锅。将蓖麻子或苏麻子碾碎，放入一个锅中，加水煮沸，上浮的泡沫便是油。用勺子撇取，倒入另一个干锅中，用慢火熬干水分，便可得到油。不过，这种方法得油量毕竟有所减少。

北磨麻油法，以粗麻布袋捩绞，其法再详。

【译文】

北京用磨法制取麻油，是把磨过的芝麻子装在粗麻布袋里扭绞的，具体方法以后再说。

皮油

凡皮油造烛，法起广信郡①。其法取洁净柏子，囫囵入釜甑蒸，蒸后倾于臼内受舂（图81）。其臼深约尺五寸。碓以石为头②，不用铁嘴。石取深山结而腻者③，轻重斫成限四十斤，上嵌衡木之上而舂之。其皮膜上油尽脱骨而纷落，挖起，筛于盘内，再蒸，包裹入榨，皆同前法。皮油已落尽，其骨为黑子。用冷腻小石磨不惧火煅者，此

磨亦从信郡深山觅取。以红火矢围壅煅热，将黑子逐把灌入疾磨。磨破之时，风扇去其黑壳，则其内完全白仁，与梧桐子无异④。将此碾、蒸、包裹、入榨，与前法同。榨出水油，清亮无比。贮小盏之中，独根心草燃至天明⑤，盖诸清油所不及者。入食馔即不伤人，恐有忌者，宁不用耳。

图81　舂磨柏子

【注释】

①广信郡：今江西上饶。

②碓以石为头：涂本“头”作“身”，误。碓身是木制的，碓头才是石制的。

③腻：滑腻，细腻。

④梧桐：梧桐科植物，种子含油率39.7%，可榨油。

⑤心草：灯芯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茎细长、直立，叶狭长。茎可用以造纸、织席，其中心部分用作油灯的灯心。

【译文】

用皮油造蜡烛，是广信郡创始的。把洁净的柏子整个放入甑里去蒸，蒸好后倒入臼内舂捣。臼约一尺五寸深。碓头是用石造的，不用

铁嘴。采取深山中坚实而细滑的石块斫成，重量限定四十斤，上部嵌在平衡木的一端，便可以舂捣了。柏子核外皮膜上的油蜡层舂过之后全部脱落，挖起来，把它筛入盘里再蒸，然后包裹入榨，方法同上。这样把皮油脱净后，就剩下核，即黑子。用一座不怕火烧的冷滑小石磨，这种石磨也是从广信郡的深山中找到的。周围堆满烧红的炭火烘热，将黑子逐把投入快磨。磨破之后，用风扇扇去黑壳，剩下的白仁，跟梧桐子一样。把白仁碾碎、入蒸、包裹、压榨，方法同上。榨出的油叫作“水油”，非常清亮。装入小灯盏中，用一根灯芯草就可点到天亮，其余的清油都比不上它。拿它来食用并不伤人，但有些人忌怕，宁可不吃算了。

其皮油造烛，截苦竹筒两破①，水中煮涨，不然则粘带。小篾箍勒定，用鹰嘴铁杓挽油灌入，即成一枝。插心于内，顷刻冻结，捋箍开筒而取之②。或削棍为模，裁纸一方，卷于其上，而成纸筒，灌入亦成一烛。此烛任置风尘中，再经寒暑，不敝坏也。

【注释】

①苦竹：亦称伞柄竹。禾本科。秆圆筒形，高达四米，下部数节间长25～40厘米，直径约15毫米。笋味苦，不能食用。产于我国长江流域。

②捋（luō）：以手握物，顺移脱取。

【译文】

用皮油造烛的方法是：把苦竹筒破成两半，放在水里煮涨，否则会粘带皮油。用小篾箍固定，用尖嘴铁勺装油灌入筒内，再插入烛心，便成一支蜡烛。过一会儿，蜡冻结了，顺筒捋脱篾箍，打开竹筒，取出蜡烛。另一种方法是把小木棒削成蜡烛的模型，裁一张纸，卷在模上做成纸筒。然后将皮油灌入纸筒，也就结成一支蜡烛。这种蜡烛无论是风吹尘盖，还是过冬度暑，都不会变坏。

杀青第十三卷

【题解】

本卷讲造纸。杀青，语本《后汉书·吴佑列传》：“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意思是说，古人著书，初稿书于青竹皮上，取其易于改抹，改定后再削去青皮，书于竹白，谓之杀青。作者把杀青看作是造竹纸的第一道工序——浸竹去青。他说：“浸至百日之外，加工槌洗，洗去粗壳与青皮，是名杀青。”进而把杀青看成是造纸的同义词。

本卷第一次比较系统而完整地记述了竹纸和皮纸的制造工艺和性质用途。对于造纸过程（砍竹或剥树皮、漂浸、发酵、蒸煮、捣碎、抄纸、压干和烘干等）和造纸工具（漂塘、楻桶、抄纸帘、纸槽和焙炉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述。对于再生纸（还魂纸）也有提及。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东汉蔡伦在元兴元年（105）向汉和帝奏报用树皮造纸获得成功。这比西汉用麻造纸有进步，造纸技术和纸张质量也有提高，这种纸基本上达到了书写的要求而成为文字和文化的载体。从贡献和影响来看，说蔡伦发明造纸术是可以的，尽管他不是纸的始创者。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科技创造与创新是永恒的主题，它永远是科技进步造福人类的永恒动力。

宋子曰：物象精华，乾坤微妙，古传今而华达夷，使后起含生①，目授而心识之②，承载者以何物哉？君与民通，师将弟命③，冯藉呫呫口语④，其与几何？持寸符⑤，握半卷，终事诠旨⑥，风行而冰释焉。覆载之间之藉有楮先生也⑦，圣顽咸嘉赖之矣。身为竹骨与木皮，杀其青而白乃见⑧，万卷百家，基从此起。其精在此，而其粗效于障风护物之间。事已开于上古，而使汉、晋时人擅名记者⑨，何其陋哉！

【注释】

①含生：泛指有生命者。

②识（zhì）：记住。

③师将弟命：师父把课业传授给弟子。

④呫呫（chè）：喋喋不休。

⑤符：古代朝廷用来传达命令或调兵遣将的凭证。上书文字。用金、玉、铜或竹、木制成整体后对半剖开，各执一半，用时相合以为征信。

⑥诠旨：解释事理。

⑦覆载：指天地。藉（jiè）：凭借。楮（chǔ）先生：纸的别名。语出韩愈《昌黎集三六·毛颖传》。该传以物拟人，称笔为毛颖，称纸为楮先生。

⑧见（xiàn）：同“现”。显现。

⑨事已开于上古，而使汉、晋时人擅名记者：作者的根据不知何在，无从查考。从古文献和考古发掘来看，在蔡伦之前确实已经有纸了。应劭《风俗通》说：25年，汉光武帝迁都洛阳时，载索（缣帛）、简（木、竹简）、纸（丝纸和麻纸）的车子就有两千辆。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说：约76年，贾逵发给太学生每人一部分写在简上和纸上的《春秋左传》。西汉坝桥有了麻纸。105年，蔡伦对造纸原料和方法做了革命性的改进，从此纸成为文字和文化的载体，才使纸开始逐渐普及起来，乃至使纸完全取代了简。因此，蔡伦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当然，也不要夸大。

【译文】

物象的精华，天地的微妙，从古代传到现在，出中原抵达边疆，使后来人能够通过阅读一目了然，那是用什么东西记载下来的呢？君主与百姓往来交接，老师传道授业给学生，如果只凭喋喋不休的口语，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只要有一寸符文或半册课本，把有关事物

的道理阐述清楚，就能使命令雷厉风行，疑难也会像冰雪融化一样地消释。世上有了纸之后，聪明和愚钝的人都受益不浅。纸是用竹骨和树皮造成的，除去青皮造成了白纸，诸子百家的万卷图书才有了书写和印刷的物质基础。精细的纸用在这方面，而粗糙的纸则用来挡风和包装。造纸的事早在上古就发生了，但有人却把它说成是汉、晋时某个人所发明，这种见识多么浅陋啊！

纸料

凡纸质，用楮树一名穀树。皮与桑穰、芙蓉膜等诸物者为皮纸①，用竹麻者为竹纸。精者极其洁白，供书文、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②。

【注释】

①桑穰（ráng）：桑树的第二层皮，俗称桑白皮。芙蓉膜：木芙蓉的树皮。木芙蓉，锦葵科灌木。

②火纸：祭祀用纸，如纸钱之类。

【译文】

用楮树、一名穀树。桑树、木芙蓉等的二层皮造的纸叫皮纸，用竹麻造的纸叫竹纸。精细的纸非常洁白，用来书写、印刷和做柬帖；粗糙的纸则用作火纸和包装纸。

所谓杀青，以斩竹得名①；汗青以煮沥得名；简即已成纸名。乃煮竹成简，后人遂疑削竹片以纪事，而又误疑韦编为皮条穿竹札也②。秦火未经时，书籍繁甚，削竹能藏几何？如西番用贝树造成纸叶，中华又疑以贝叶书经典，不知树叶离根即憔，与削竹同一可哂也③。

【注释】

①所谓杀青，以斩竹得名：联系《造竹纸》一节所说：“浸至百

日之外，加工槌洗，洗去粗壳与青皮（是名杀青）”，可见作者对杀青一词已赋予了新的涵义，即不再是指刮去竹简上的竹皮，而是指造纸的第一、二道工序——砍竹、去青。

②韦（wéi）编：古代在发明纸之前用竹简写书，而竹简是用皮绳编缀的，所以叫韦编。韦，柔皮，去毛熟治的皮革。

③“如西番用贝树造成纸叶”四句：西番，又作西蕃，一般是古代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泛称。这里可能是特指印度。贝树，又叫贝多树或贝多罗树，是梵文的音译。它的叶子叫贝叶，古代印度用来写佛经。作者否认古代中国用竹简记事和古代印度用贝叶写经，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憔（qiáo），枯槁。哂（shěn），讥笑。

【译文】

所谓“杀青”，是从斩竹去青而得到的名称；“汗青”则是从煮沥而得到的名称；“简”便是已经造成的纸。居然煮竹能成“简”，后人就猜测削竹片可以记事，还误以为古代书册是用皮条穿编竹简而成的。秦始皇焚书以前，已经有很多书籍，如果用竹简，能容纳得下多少文字呢？西域一带用贝树叶造成纸叶，我国又有人猜测可以用贝树叶书写经文。他们不懂得树叶离根即枯的道理，这跟削竹记事的说法是同样可笑的。

造竹纸

凡造竹纸，事出南方①，而闽省独专其盛。当笋生之后，看视山窝深浅，其竹以将生枝叶者为上料②。节界芒种③，则登山砍伐。截断五七尺长，就于本山开塘一口，注水其中漂浸（图82）④。恐塘水有涸时⑤，则用竹枧通引⑥，不断瀑流注入。浸至百日之外，加工槌洗，洗去粗壳与青皮，是名杀青。其中竹穰形同苎麻样。用上好石灰化汁涂浆，入楻桶下煮⑦，火以八日八夜为率（图83）⑧。

图82　斩竹漂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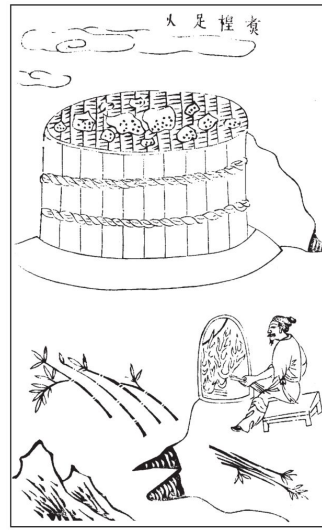


图83　煮楻足火

【注释】

①凡造竹纸，事出南方：关于我国竹纸起源的时间问题，目前尚有争议。据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南纸用竖帘，纹必

竖。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又据潘吉星说：故宫博物院所藏晋朝王羲之《雨后帖》和其子王献之《中秋帖》所用纸都是竹类纤维，可以推知早在东晋浙江绍兴一带就有竹纸了。再据唐李肇《国史补》“纸则有……韶之竹纸”，可知广东韶关在唐朝中叶也有竹纸了。

②“当笋生之后”三句：山窝浅的，当阳，竹茎小而易老，宜早砍。山窝深的，背阳，竹茎大而嫩，可迟点砍。竹笋将“生枝叶”，江西奉新人叫“生蚊子咀”。以一托支为上料。三托支也可用。

③芒种：二十四节气之一。在阳历6月上旬。这是江西每年砍竹造纸的时间。广东南雄则要早一些，在立夏前后三天砍竹。

④注：涂本作“汪”，据杨素卿刊本改。

⑤涸（hé）：干枯。

⑥枧（jiǎn）：引水的渡槽或导管，木制或竹制。

⑦楻（héng）桶：蒸煮用的大木桶。

⑧率（lǜ）：标准。

【译文】

竹纸是南方制造的，以福建为最多。当竹笋生出后，到山窝察看竹林长势，将要生枝叶的嫩竹是造纸的上料。每年到芒种节令，便上山砍竹。把嫩竹截成五到七尺一段，就地开一口山塘，灌水漂浸。为了避免塘水干涸，用竹枧引水流入。浸到一百天开外，把竹取出，用木棒槌打，洗掉粗壳与青皮，这一工序叫作杀青。竹穰就像苎麻一样。再用优质石灰浆拌和，放入楻桶，煮八天八夜。

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泥与石灰捏弦，高阔如广中煮盐牢盆样①，中可载水十余石。上盖楻桶，其围丈五尺，其径四尺余。盖定受煮，八日已足。歇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之内洗净。其塘底面、四维皆用木板合缝砌完，以

妨泥污②。造粗纸者不须为此。洗净，用柴灰浆过，再入釜中，其上按平，平铺稻草灰寸许。桶内水滚沸，即取出别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水冷，烧滚再淋。如是十余日，自然臭烂。取出入臼受舂，山国皆有水碓。舂至形同泥面，倾入槽内。

【注释】

①广中：据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的材料推断，广中泛指广东中部沿海地区。牢盆：煮盐器。李时珍《本草纲目·石部五》“食盐”条引苏颂曰：“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汉武帝开始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因此，《汉书·食货志》有“官与牢盆”（盐官发放牢盆）的说法。

②妨：通“防”。

【译文】

煮竹麻的锅，直径四尺，用粘土调石灰加高锅的边沿，使其高度和宽度类似广东中部沿海地区煮盐的牢盆那样，里面可容十多石水。上面盖上周长一丈五尺、直径四尺多的楻桶。竹料加入锅和楻桶中，煮八天就够了。停止加热一天后，揭开楻桶，取出竹麻，放到清水塘里漂洗干净。漂塘底部和四周都用木板合缝砌好，以防止沾染泥污。造粗纸时不必如此。竹麻洗净后，用柴灰水浆过，再放入锅内，按平，铺上一寸厚的稻草灰。煮沸之后，就把竹麻移入另一桶中，继续用草木灰水淋洗。灰水冷了，要煮沸再淋。这样经过十多天，竹麻自然会糜烂发臭。把它拿出来放入臼内，山区都有水碓。舂成泥状，倒入抄纸槽内。

凡抄纸槽，上合方斗，尺寸阔狭，槽视帘，帘视纸。竹麻已成，槽内清水浸浮其面三寸许，入纸药水汁于其中①，形同桃竹叶，方语无定名。则水干自成洁白。

【注释】

①纸药水汁：根据作者所说“形同桃竹叶，方语无定名”和近代江

西奉新土法造纸实践来看，这很可能是指山苍子（又叫山鸡椒或木姜子）。樟科，灌木或小乔木。叶互生，纸质，长矩圆形到披针形，很像桃竹叶，叶背绿带苍白色，果基生，种子如胡椒子大，含油率40%，梗、叶、花、果都有香气。奉新土语叫它羊桃，常用作纸药。一般是采叶子用水煮一段时间后，再加石灰煮二十四个小时，便可用作纸药水汁了。明末清初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八中所说的“广信用羊桃藤水皆取其滑”，指的是洋桃梨，即中华猕猴桃，它是把藤用冷水浸出胶汁来的。纸药水汁，实质上是一种植物胶水，用作纸浆的黏结剂和漂浮剂，使纸能抄成张，且不渗墨水。

【译文】

抄纸槽像个方斗，大小由抄纸帘来定，帘又由纸张来定。竹麻做成后，槽内放置清水，水面高出竹浆三寸左右，加入纸药水汁，这种纸药植物的叶子很像桃竹，各地名称不一样。这样抄成的纸干后很洁白。

凡抄纸帘，用刮磨绝细竹丝编成①。展卷张开时，下有纵横架匡②。两手持帘入水，荡起竹麻，入于帘内（图84）。厚薄由人手法，轻荡则薄，重荡则厚。竹料浮帘之顷，水从四际淋下槽内，然后覆帘，落纸于板上，叠积千万张（图85）。数满，则上以板压，捎绳入棍，如榨酒法，使水气净尽流干。然后，以轻细铜镊逐张揭起、焙干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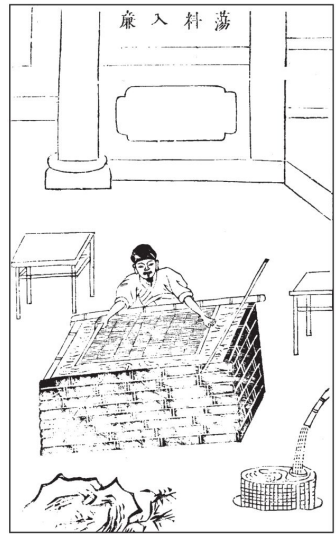


图84　荡料入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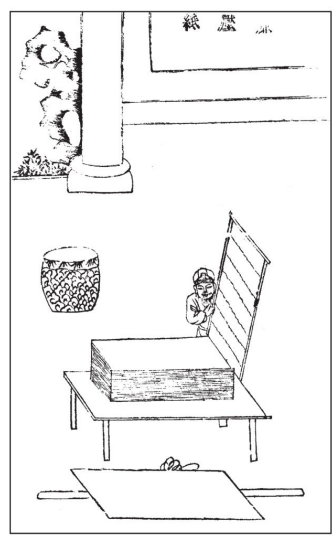


图85　覆帘压纸

【注释】

①凡抄纸帘，用刮磨绝细竹丝编成：竹丝（无节）和间隙各约有一毫米宽，由蚕丝缠定。使用前最好先浸过几次生漆，以资

耐用。

②匡：同“框”。

③焙：烘。

【译文】

抄纸帘是用刮磨得极细的竹丝编成的。展开时，下面有木框托住。两只手拿着抄纸帘伸入水中，荡起竹浆入帘。纸的厚薄由人的手法决定：轻荡则薄，重荡则厚。提起抄纸帘，水便从帘眼淋回抄纸槽，然后把帘网翻转，让纸落到木板上，叠积成千上万张。数目够了，就压上一块木板，捆上绳子，插进棍子，绞紧，用类似榨酒的方法把水分压干。然后用小铜镊把纸逐张揭起、烘干。

凡焙纸，先以土砖砌成夹巷，下以砖盖巷地面，数块以往，即空一砖。火薪从头穴烧发，火气从砖隙透巷，外砖尽热。湿纸逐张贴上焙干，揭起成帙（图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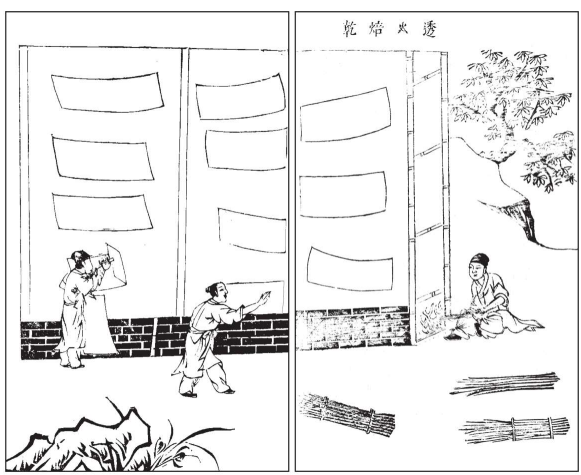


图86　透火焙干

【译文】

烘纸时，先用土砖砌两堵墙形成夹巷，底下用砖盖火道，每隔几块砖就留一空位。火在巷头的炉口燃烧，热气从留空的砖缝透出而充

满整个夹巷，外壁的砖全都热了。把湿纸逐张贴上去烘干，揭下来放成一叠。

近世阔幅者，名大四连，一时书文贵重。其废纸，洗去朱墨污秽，浸烂，入槽再造，全省从前煮浸之力，依然成纸，耗亦不多。南方竹贱之国，不以为然。北方即寸条片角在地，随手拾取再造，名曰还魂纸。竹与皮，精与粗，皆同之也。若火纸、糙纸，斩竹煮麻，灰浆水淋，皆同前法。唯脱帘之后，不用烘焙，压水去湿，日晒成干而已。盛唐时，鬼神事繁，以纸钱代焚帛。北方用切条，名曰板钱。故造此者，名曰火纸。荆楚近俗，有一焚侈至千斤者。此纸十七供冥烧①，十三供日用。其最粗而厚者，名曰包裹纸，则竹麻和宿田晚稻稿所为也②。若铅山诸邑所造柬纸③，则全用细竹料厚质荡成，以射重价④。最上者曰官柬，富贵之家，通刺用之⑤，其纸敦厚而无筋膜。染红为吉柬，则先以白矾水染过，后上红花汁云。

【注释】

①十七：十分之七。冥（míng）烧：为祭祀而烧。冥，阴间。

②宿田：歇种庄稼的隔年田。稿：禾秆。

③铅山：今江西铅山。当时归广信府所辖，以出奏本纸（柬纸）出名。明屠隆《纸笺》：“有奏本纸，出江西铅山。”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柬纸则广信为佳，即奏本也。”

④射：谋取。

⑤刺：名片。古代在竹简上刺上名字，所以叫刺。后来改用长方形纸片，上面印有本人姓名、职位等。

【译文】

近来生产一种阔幅的纸，名叫大四连，用来书写，显得贵重。废纸可以洗去朱墨，浸烂之后，入抄纸槽再造，节省了浸竹和煮竹等工序，依然成纸，损耗不多。南方竹子多而贱，用不着这样做。北方即使是寸条片角的纸丢在地，也要随手拾起来再造，这种纸叫作还魂

纸。竹纸与皮纸，精细的纸与粗糙的纸，都是用上述方法制造的。至于火纸与粗纸，斩竹、煮竹麻、用柴灰浆、用稻草灰水淋等工序都和前面讲过的相同。只是脱帘之后不必烘焙，压干水分后放在阳光底下晒干就成了。盛唐时期，时兴拜神祭鬼，祭祀时烧纸钱而不再烧帛。北方则用切条，名为板钱。这种纸因而叫火纸。湖南、湖北一带近来风俗，有浪费到一次烧火纸上千斤的。这种纸十分之七用于祭祀，十分之三供日用。其中最粗糙的厚纸叫作包裹纸，是用竹麻和隔年晚造稻草制成的。铅山等县出产的柬纸，完全是用细竹料加厚抄成的，可以谋取高价。其中最上等的称为官柬纸，供富贵人家做名片用，这种纸厚实而没有粗筋。若把它染红用作办喜事的红帖，就要先用明矾水浸过，再染上红花汁。

造皮纸

凡楮树取皮，于春末夏初剥取。树已老者，就根伐去，以土盖之。来年再长新条，其皮更美。

【译文】

剥取楮树皮在春末夏初进行。树已老的，就近根部把它砍掉，再盖上土。第二年又会长出新枝，它的皮更好。

凡皮纸，楮皮六十斤，仍入绝嫩竹麻四十斤，同塘漂浸，同用石灰浆涂，入釜煮糜。近法省啬者，皮、竹十七而外，或入宿田稻稿十三，用药得方，仍成洁白。凡皮料坚固纸，其纵文扯断如绵丝，故曰绵纸。衡断且费力。其最上一等，供用大内糊窗格者①，曰棂纱纸②。此纸自广信郡造，长过七尺，阔过四尺。五色颜料，先滴色汁，槽内和成，不由后染。其次曰连四纸③。连四中最白者曰红上纸。皮名而竹与稻稿参和而成料者，曰揭帖呈文纸④。芙蓉等皮造者，统曰小皮纸，在江西则曰中夹纸。河南所造，未详何草木为质，北供帝京，产亦甚广。又桑皮造者曰桑穰纸，极其敦厚，东浙所产，三吴收蚕种者必

用之⑤。凡糊雨伞与油扇，皆用小皮纸。

【注释】

①大内：皇宫。

②棂（líng）：窗子或栏杆雕有花纹的木格。

③连四纸：二等皮纸。色白质细，经久不变。多用于贵重书籍、碑帖、书画扇面等。今也叫连史纸。

④揭帖：明朝内阁直达皇帝的一种机密文件。私人启事也可叫揭帖。

⑤三吴：泛指江南吴地，例如苏州、杭州、湖州、上海等地。即今江浙一带。

【译文】

制造皮纸，用楮树皮六十斤、嫩竹麻四十斤，一起放在塘里漂浸，然后涂上石灰浆，放入锅中煮烂。近来有比较经济的办法，就是十分之七用树皮、竹麻，或者十分之三用隔年稻草制造，如果纸药水汁下得适当，纸质也很洁白。坚固的皮纸，扯断纵纹就像丝绵一样，因此叫作绵纸。要把它横着扯断更不容易。其中最好的一种叫棂纱纸，供皇宫用来糊窗。这种纸是广信郡造的，长七尺多，宽四尺多。其多样的颜色是先将色料放进抄纸槽内染成的，而不是做成纸后才染色。其次是连四纸，其中最洁白的叫红上纸。还有名义上是用楮树皮而实际上是用竹子与稻草参和成料的纸，叫揭帖呈文纸。用木芙蓉等树皮造的统称为小皮纸，在江西则叫中夹纸。河南造的不知是用什么原料，这种纸供京城用，产地相当广。还有用桑皮造的叫桑穰纸，纸质特别厚，是浙江东部出产的，江浙一带收蚕种都必须用到它。糊雨伞和油扇则都用小皮纸。

凡造皮纸长阔者，其盛水槽甚宽，巨帘非一人手力所胜，两人对举荡成。若棂纱，则数人方胜其任。凡皮纸供用画幅，先用矾水荡过，则毛茨不起。纸以逼帘者为正面，盖料即成泥

浮其上者，粗意犹存也。朝鲜白硾纸[1]，不知用何质料。倭国有造纸不用帘抄者，煮料成糜时，以巨阔青石覆于坑面，其下爇火[2]，使石发烧。然后用糊刷蘸糜，薄刷石面，居然顷刻成纸一张，一揭而起。其朝鲜用此法与否，不可得知。中国有用此法者，亦不可得知也。永嘉蠲糨纸亦桑穰造[3]。四川薛涛笺[4]，亦芙蓉皮为料煮糜[5]，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

【注释】

①朝鲜白硾纸：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今中外所用纸，推高丽贡笺第一。厚逾五铢钱，白如截肪切玉。每番揭之为两，俱可供用，以此又名镜面笺。"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镜面高丽，则茧纸也。"由此可推知，朝鲜白硾纸可能是指镜面贡笺。

②爇（ruò）：点燃。

③永嘉蠲糨（juān　jiàng）纸：即温州蠲纸，很负盛名。永嘉，今浙江温州。《永嘉县志》引宋程棨的《三柳堂杂记》说："温州蠲纸，洁白坚滑……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第一。"

④薛涛笺：薛涛是唐朝女诗人，晚年居住在成都浣花溪。她写诗用的红色小纸，当时人们称它为薛涛笺。据元费著《蜀笺谱》说，薛涛笺是购制的："涛躬撰深红小彩笺，时谓之薛涛笺。"今四川成都望江楼公园有一古迹"薛涛井"，相传是薛涛自制彩笺用的水井。

⑤芙蓉：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花白色或淡红色，后变深红色。

【译文】

制造又长又宽的皮纸，所用的水槽很宽，纸帘很大，一个人干不了，需要两个人对抄。如果是棂纱纸，则需要几个人才行。凡是用来绘画和写条幅的皮纸，要先用明矾水浸过才不会起毛。贴近竹帘的一

面为纸的正面，料泥都浮在上面，纸的反面就比较粗。朝鲜的白硾纸，不知道是用什么原料做的。日本有些地方造纸不用帘抄，做法是把纸料煮烂后，将宽大的青石放在坑上，下面烧火，使石发热，用刷子把纸浆薄薄地刷在青石面上，一揭就成一张纸。朝鲜是不是用这种方法造纸，不得而知。中国有没有用这种方法，也不清楚。永嘉蠲纸也是用桑树皮造的。四川的薛涛笺，是用木芙蓉皮作原料，煮烂，然后加入芙蓉花的汁，做成彩色的小幅信纸。这种做法可能是当时薛涛个人提出来的，所以名字流传到今天。这种纸的优点只是颜色好看，而不在于它的质料好。

五金第十四卷

【题解】

本卷讲冶金。五金，狭义指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广义则泛指各种金属。五金对应于阴阳五行，正如唐颜师古《汉书注》所言："金谓五色之金也。黄者曰金，白者曰银，赤者曰铜，青者曰铅，黑者曰铁。"由此可见，五金这一名称颇具中国传统特色。五金堪称为工业之母。唐僧齐己《谢人惠药》诗云："五金元造化，九炼更精新。"意思是说，五金原是天生的，经过人工冶炼后更加精纯。

本卷记述了金、银、铜、铁、锡、铅等包括黑色金属（铁及其合金）和有色金属两大类的开采、洗选、冶炼，以及合金、分金等技术，第一次记述了锌（倭铅）的冶炼技术。本卷提到了试金石及其作用，这是比色分析法和研磨分析法的鼻祖。

另外，还提到了提纯金属的分金炉：把杂有红铜和铅的银与硝混在一起，投入高炉之中，让红铜和铅被硝氧化而成炉渣后取得纯银，整套工序井然不紊。作者感叹道："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由此可见，分金炉也是"天工开物"的精彩作品之一。

宋子曰：人有十等，自王、公至于舆、台，缺一焉，而人纪不立矣①。大地生五金，以利用天下与后世，其义亦犹是也。贵者千里一生，促亦五六百里而生。贱者舟车稍艰之国，其土必广生焉。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②，即得黄金，直高而无民耳③。贸迁有无，货居《周官》泉府④，万物司命系焉⑤。其分别美恶而指点重轻，孰开其先，而使相须于不朽焉？

【注释】

①"人有十等"四句：语出《左传·昭公七年》。这十个等级是：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其中前四等

是贵族，后六等是奴隶。人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

②釜鬵（fǔ xín）：古代炊具，类似锅。斤斧：古代砍伐工具。

③直：同“值”。价值。

④《周官》泉府：《周礼》（最初叫《周官》，刘歆以后改称《周礼》）地官的属官，掌管国家税收、收购市上的滞销货物等。泉，古代钱币的名称。

⑤司命：古星名。原喻为掌管命运的神，这里指掌握命脉。

【译文】

人有十等，从王、公到舆、台，其中缺少一个等级，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就建立不起来了。大地产生出五金，供人类及其后代使用。这两者的意义是一样的。贵金属，一千里之远才有一处出产，近的也要五六百里才有。贱金属，在交通稍为不便的地方，也到处都有。最好的黄金，价值比黑铁高一万六千倍。然而，如果没有铁制的釜鬵斤斧之类供人日用，即使有了黄金，也好比只有高官而没有百姓一样。金属铸成钱币，作为贸易的流通手段，由《周礼》所说的泉府一类官员掌管，以控制一切货物的命脉。是谁首先区别金属的好坏和贵贱，永远为人所用而相辅相成呢？

黄金

凡黄金为五金之长，熔化成形之后，住世永无变更。白银入洪炉虽无折耗，但火候足时，鼓鞴而金花闪烁①，一现即没，再鼓则沉而不现。惟黄金则竭力鼓鞴，一扇一花，愈烈愈现，其质所以贵也。

【注释】

①鞴（bài）：风箱。

【译文】

黄金是五金中最贵重的，熔化成型之后，永远没有变化。白银入洪炉虽无损耗，但当温度足够高时，用风箱鼓风只出现一次金花闪烁。只有黄金，用力鼓风一次，金花就闪烁一次，火越猛烈，金花越多，这是黄金之所以贵重的原因。

凡中国产金之区，大约百余处，难以枚举。山石中所出，大者名马蹄金，中者名橄榄金、带胯金，小者为瓜子金。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头金，小者名麸麦金、糠金。平地堀井得者①，名面沙金，大者名豆粒金。皆待先淘洗后冶炼而成颗块。

【注释】

①堀（kū）：挖，掘。

【译文】

中国产金地区约有一百多处，难以一一列举。山石中出产的，大的叫马蹄金，中的叫橄榄金或带胯金，小的叫瓜子金。水沙中出产的，大的叫狗头金，小的叫麸麦金、糠金。平地挖井得到的叫面沙金，大的叫豆粒金。这些都要先淘洗后冶炼才成为颗状或块状的金子。

金多出西南①。取者穴山至十余丈，见伴金石②，即可见金。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状。水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古名丽水。此水源出吐蕃，绕流丽江府，至于北胜州③，回环五百余里，出金者有数截。又川北潼川等州邑与湖广沅陵、溆浦等④，皆于江沙水中淘沃取金。千百中间有获狗头金一块者，名曰金母，其余皆麸麦形。入冶煎炼，初出色浅黄，再炼而后转赤也。儋、崖有金田⑤，金杂沙土之中，不必深求而得。取太频则不复产，经年淘炼，若有则限。然岭南夷獠洞穴中⑥，金初出如黑铁落⑦，深挖数丈得之黑焦石下⑧。初得时咬之柔软，夫匠有吞窃腹中者，亦不伤人⑨。河南蔡、巩等州邑⑩，江西乐平、新建等邑，皆平地堀深井取细沙淘炼成，但酬答人功，所获亦无

几耳。大抵赤县之内，隔千里而一生。《岭表录》云⑪：“居民有从鹅鸭屎中淘出片屑者，或日得一两，或空无所获。”此恐妄记也⑫。

【注释】

①金多出西南：这只反映当时的采金状况。根据近代采金实践证明，我国东北部和东部，如黑龙江漠河、山东招远，也是著名产金之地。山东栖霞金矿曾是元代最大的金矿。

②伴金石：金矿脉中伴生的黑褐色矿石，其主要成分有氧化亚铁（FeO）和氧化铜（CuO），又名黑焦石。北宋寇宗奭《本草衍义》卷五：“颗块金，即穴山或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此定见金也，其金色深赤黄。”

③“此水源出吐蕃（bō）”三句：吐蕃，即今西藏，明时又称乌斯藏。丽江府，今云南丽江一带。北胜州，今云南永胜一带。

④潼川：今四川三台。沅陵、淑浦：湖南西部沅江上游的两个县。

⑤儋（dān）、崖：即儋州、崖州。今属海南。

⑥岭南夷獠：当时对岭南少数民族的蔑称。

⑦铁落：氧化铁屑。

⑧黑焦石：即伴金石。

⑨“初得时咬之柔软”三句：金比较柔软，用牙齿咬可现出痕迹。吞食极少量时并不伤人，但吞多了会堕穿肠胃致死。

⑩蔡、巩：即上蔡、巩县。今河南上蔡、巩义。

⑪《岭表录》：即唐刘恂著《岭表录异》。这是一部记载岭南物产的地理著作。原书已佚，后从《永乐大典》辑出，鲁迅有校本。

⑫“居民有从鹅鸭屎中淘出片屑者”四句：这是有可能的，不一定

是“妄记”。

【译文】

黄金多数出产在西南。采金的人开矿十多丈深，看到伴金石，就可以找到金了。伴金石呈褐色，一头好像被火烧黑了似的。水金大多产于云南的金沙江。古名丽水。这条江发源于吐蕃，绕过丽江府，流到北胜州，迂回五百多里，其中有好几段产金。四川北部的潼川等州和湖广的沅陵、溆浦等县，也都可在江沙中淘得沙金。在千百次淘取中偶尔获得一块狗头金，这叫金母，其余的都是麦麸形状的金屑。金在冶炼时，最初呈浅黄色，再炼就转化为赤色。儋州和崖州都有金矿，金夹杂在沙土中，不必深挖就可得到。若淘取得太频繁，金就不会再产。一年到头老是淘炼，即使有也极其有限。岭南少数民族地区刚从洞穴里挖出来的金好像黑色氧化铁屑，这种金是挖几丈深后在黑焦石下找到的。金初采得时咬起来感到柔软，有的采金人偷偷地把它吞进肚子里去，也不会伤人。河南的上蔡和巩县一带，江西的乐平、新建等地，都是在平地开挖很深的矿井，取得细矿砂淘炼而得到金的，由于劳力消耗大，收获很少。我国大概要隔一千里才能找到一处金矿。《岭表录异》一书说：“有人从鹅、鸭屎中淘取金屑，多的一天可得一两，少的则一无所获。”这个记载恐怕是虚妄不可信的。

凡金质至重①。每铜方寸重一两者，银照依其则寸增重三钱；银方寸重一两者，金照依其则寸增重二钱。凡金性又柔可屈折如枝柳。其高下色②，分七青、八黄、九紫、十赤，登试金石上③，此石广信郡河中甚多，大者如斗，小者如拳，入鹅汤中一煮，光黑如漆。立见分明。凡足色金参和伪售者，唯银可入，余物无望焉。欲去银存金，则将其金打成薄片剪碎，每块以土泥裹涂，入坩埚中鹏砂熔化④，其银即吸入土内，让金流出，以成足色。然后入铅少许，另入坩埚内，勾出土内银，亦毫厘具在也⑤。

【注释】

①凡金质至重：金的比重为19.3，银的比重为10.5，铜的比重为

8.9。

②高下色：指成色有高低。足色金就是纯金。明曹昭等《新增格古要论》卷六：“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金也。”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八卷：“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事实上，作为金的本色都是黄色，随着成色的由低到高而由浅到深，并不显青、紫、赤等本色。

③试金石：一种黑色的燧石，即含碳的硅质岩石。放入鹅汤中煮过能增强黑色光泽。将黄金样品在石面上划出条痕，通过与标准金棒或金牌所划的条痕做比较以鉴别金的成色。这是比色分析法和研磨分析法的始祖。

④鹏砂：即硼砂（$Na_2B_4O_7 \cdot 10H_2O$）。在此起助熔剂作用。如果所用泥土不杂有氯化钠（NaCl）或硫（S）的话，银在此条件下，既不易氧化，又不易起其他化学变化。因此，这很可能是利用比重偏析使金银分开。

⑤“然后入铅少许”四句：利用铅易与银形成合金而降低熔点这一性质，把银从土中捕集下来。

【译文】

金是最重的。假定铜每方寸重一两，则银每方寸增重三钱；假定银每方寸重一两，则金每方寸增重二钱。金又很柔软，能像柳枝那样屈折。金的成色有高低：青色的含金七成，黄色的含金八成，紫色的含金九成，赤色的则为纯金。将金子在试金石上试金石在广信郡河里很多，大的像斗，小的像拳头，把它放进鹅汤里煮一下，就像漆一样又黑又亮。划出条痕加以比色，就可分辨出来。纯金如要掺假出售，只有银可以掺入，其他金属都不行。如想除去银而保留金，就要将掺银的金子打成薄片，剪碎，每块用泥土涂上或包住，放进坩埚，加入硼砂熔化，银被泥土吸收，金水流出而成纯金。然后，加入少量铅到另一坩埚里，又可以把泥土中的银捕集下来，丝毫也不损失。

凡色至于金，为人间华美贵重，故人工成箔而后施之。凡

金箔，每金七厘造方寸金一千片①，粘铺物面，可盖纵横三尺。凡造金箔，既成薄片后，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打金椎，短柄，约重八斤。凡乌金纸由苏杭造成。其纸用东海巨竹膜为质，用豆油点灯，闭塞周围，止留针孔通气，熏染烟光，而成此纸。每纸一张，打金箔五十度，然后弃去，为药铺包朱用，尚未破损，盖人巧造成异物也。凡纸内打成箔后，先用硝熟猫皮绷急为小方板，又铺线香灰撒墁皮上。取出乌金纸内箔，覆于其上，钝刀界画成方寸。口中屏息，手执轻杖，唾湿而挑起，夹于小纸之中。以之华物，先以熟漆布地，然后粘贴。贴字者多用楮树浆。秦中造皮金者，硝扩羊皮使最薄，贴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饰用。皆煌煌至色存焉。凡金箔粘物，他日敝弃之时，刮削火化，其金仍藏灰内。滴清油数点，伴落聚底，淘洗入炉，毫厘无恙。

【注释】

①每金七厘造方寸金一千片："七厘"疑为"七分"之误。商代金箔已可薄到0.010±0.001毫米，即10微米。明代金箔更薄了。当时，1寸等于3.2厘米，1两等于37.3克，纯金的密度为19.3克／立方厘米，若用七分重的纯金打成一寸见方的金箔一千片，则每片约厚0.14微米，这也许是当时捶制金箔所能达到的最薄程度（近代金箔可薄至0.083微米）。

【译文】

金以其颜色华丽为人所贵重，因此人们将它加工成箔用于装饰。七分重的黄金可捶成一寸见方的金箔一千片，把它们粘铺在器物表面，可盖满三尺见方的面积。金箔的造法是：把金捶成薄片后，再包在乌金纸内，用力捶打成箔。打金椎柄短，约有八斤重。乌金纸是由苏杭制造的。用东海大竹膜造成纸后，点起豆油灯，周围密封，只留针眼大的小孔通气，烟熏而成乌金纸。每张乌金纸供捶打金箔五十次后仍不破损，不再用了，可以给药铺包朱砂用，这是凭人巧造出来的奇物。夹在乌金纸内的金片被打成箔后，先把用硝制过的猫皮绷紧成小

方板，再将香灰撒满皮面。取出乌金纸内的金箔放上去，用钝刀子画割成一寸见方的许多小方块。然后，屏住呼吸，拿一根轻木杖用唾液沾湿一下，粘起金箔，夹在小纸片里。用金箔装饰物件时，先用熟漆在物件表面上涂刷一遍，再把金箔粘贴上去。贴字多用楮树浆。陕西中部制造的皮金，是把用硝制过的羊皮拉得很薄，再把金箔贴上去，以供裁剪服饰用的。这些物件因贴上金箔都显出辉煌夺目的颜色。贴金箔的物件日后破旧不用时，可以刮削火化，金仍留在灰里。加进几滴清油，金就积聚沉底，淘洗后再熔炼，金子就可以全部回收而毫无损失。

凡假借金色者，杭扇以银箔为质，红花子油刷盖，向火熏成。广南货物，以蝉蜕壳调水描画，向火一微炙而就。非真金色也。其金成器物，呈分浅淡者，以黄矾涂染，炭火作炙①，即成赤宝色。然风尘逐渐淡去，见火又即还原耳。黄矾详《燔石》卷。

【注释】

①作：涂本为“炸”，据杨素卿刊本改。作，通“乍”。始。

【译文】

使器物变成金色，杭州的扇子是用银箔做底，涂上一层红花子油，再在火上熏一下而成金色的。广东南部的货物则是用蝉蜕壳调水描画，再用火微炙一下而成金色的。这些都不是真金色。由金做成的器物，因成色较低而颜色浅淡的，也可涂上黄矾，用炭火炙一下，立刻就成赤宝色。但是，日子久了又会逐渐褪色。把它再用炭火炙一下，又可恢复赤宝色。黄矾详见《燔石》卷。

银

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①，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

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其他难以枚举。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采，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苛。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②。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唯滇中可永行也。

【注释】

①饶、信、瑞：即饶州、信州、瑞州。今江西鄱阳、上饶和商安一带。

②“燕、齐诸道”三句：这种说法不对。事实上，河北（燕）、山东北部（齐），甚至更寒冷的黑龙江，也都有金银出产。

【译文】

中国产银的情况是：浙江、福建原有的坑场，到了明初，有的仍在开采，有的已经关闭。江西饶州、信州和瑞州有银坑，但从未开采过。湖广辰州，贵州铜仁，河南宜阳赵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四川会川密勒山，以及甘肃大黄山等处，都有产银的优良矿场。其他的难以一一列举。然而，这些矿办得没有什么朝气。每次开采，如果采银数量达不到原定限额，参加开采的人就得摊派赔偿；如果法制不严，就会偷窃争夺而造成祸乱，所以禁戒律令不得不苛刻。河北、山东一带，由于地气寒、石层薄，因而不产金银。但以上八省的产银总量还不及云南的一半，所以开矿炼银，只有云南一省可以永远办下去。

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沅又次之。凡石山硐中有矿砂，其上现磊然小石，微带褐色者，分丫成径路①。采者穴土十丈或二十丈，工程不可日月计。寻见土内银苗，然后得礁砂所在②。凡礁砂藏深土，如枝分派别，各人随苗分径横挖而寻之（图87）。上楮横板架顶③，以防崩压。采工篝灯逐径施□④，得矿方止。凡土内银苗，或有黄色碎石，或土隙石缝有乱丝形状，此

即去矿不远矣。凡成银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其面分丫若枝形者曰矿，其外包环石块曰“矿”⑤。“矿”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为弃置无用物。其礁砂形如煤炭⑥，底衬石而不甚黑。其高下有数等。商民凿穴得砂，先呈官府验辨，然后定税。出土以斗量，付与冶工，高者六七两一斗，中者三四两，最下一二两。其礁砂放光甚者，精华泄漏，得银偏少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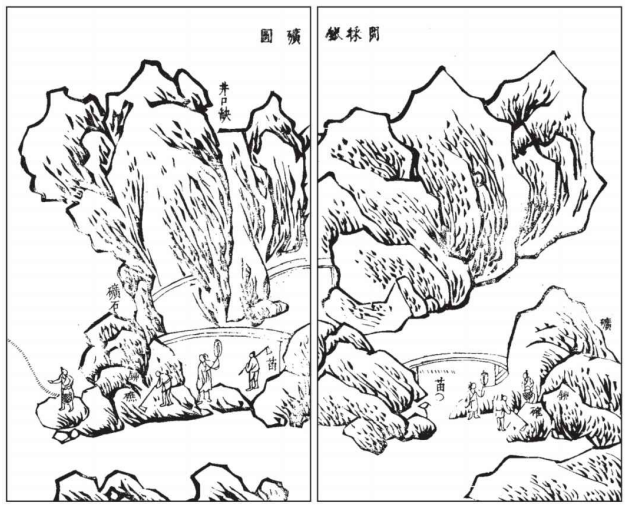


图87　开采银矿

【注释】

①“凡石山硐（dòng）中有矿砂”四句：分丫成径路，指的是矿脉。微带褐色的磊（lěi）然小石是它的露头。硐，通“洞”。

②礁砂：作者定义说：“凡成银者曰礁，至碎者曰砂。”可见，礁砂指的是以辉银矿（Ag_2S）为主要矿物成分的银矿石或银矿砂。

③榰（zhī）：支撑。

④篝（gōu）灯：灯笼。□（jué）：大锄。

⑤其外包环石块曰“矿”：这是在银精矿外围的脉石，即围岩，现在土名叫作“荒”。因不含银，为“弃置无用物”。

⑥其礁砂形如煤炭：这指的是辉银矿（Ag_2S），一般呈铅灰色至

铁黑色，晶体为立方体或立方体和八面体的聚形。

⑦“其礁砂放光甚者”三句：辉银矿有次生和原生两种。原生辉银矿常与方铅矿（PbS）共生。因方铅矿闪烁光辉，若“放光甚者”，表明矿石含铅多而含银少，得银固然偏少。

【译文】

云南的银矿，以楚雄、永昌、大理三地为最多，曲靖、姚安其次，镇沅又其次。凡是石山洞里蕴藏有银矿的，在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堆堆微带褐色的小石头，分成若干支脉。采矿的人要挖土一二十丈深，工程不是几天或几个月所能完成的。找到了银苗之后，才能知道银矿石所在。银矿石埋藏得很深，而且像树枝那样分叉，采工跟踪着银苗分成几路横挖找矿。一边掘一边要架横板支撑坑顶，以防塌方。采工提着灯笼分支挖掘，直到取得矿砂为止。所谓银苗，有的掺杂着黄色碎石，有的在泥隙石缝中出现乱丝形状，这表明银矿就在附近了。含银较多的成块矿石叫礁，细碎的叫砂，表面分丫成树枝状的矿脉叫矿，矿外面包裹着的石块叫围岩。围岩大的像斗，小的像拳头，都是废物。银矿石形状像煤炭，底下垫着石头而显得不那么黑。银矿石品位分几个等级。矿商挖到银矿石，先要呈交官府验辨分级，然后定税。出土银矿石用斗量过后，交给冶工去炼，银矿石品位高的每斗可炼银六七两，中等的三四两，最差的只有一二两。那些特别光亮的银矿石，由于精华泄漏太多，得银反而偏少。

凡礁砂入炉，先行拣净淘洗。其炉，土筑巨墩，高五尺许，底铺瓷屑、炭灰。每炉受礁砂二石。用栗木炭二百斤，周遭丛架。靠炉砌砖墙一朵，高阔皆丈余。风箱安置墙背，合两三人力，带拽透管通风（图88）。用墙以抵炎热，鼓鞴之人方克安身。炭尽之时，以长铁叉添入。风火力到，礁砂熔化成团。此时，银隐铅中，尚未出脱。计礁砂二石熔出团约重百斤。冷定取出，另入分金炉一名虾蟆炉。内。用松木炭匝围，透一门以辨火色，其炉或施风箱，或使交箑①，火热功到，铅沉下为底子。其底已成陀僧样②，别入炉炼，又成扁担铅（图89）。频以柳枝从门隙入内燃照，铅气净尽，则世宝凝然成象矣③。此初出银，亦名生银，倾定无丝纹④，即再经一火，当中止现一点圆星，滇人名曰茶经。逮后入铜少许，重以铅力熔化，然后入槽成丝。丝必倾槽

而现，以四围匡住⑤，宝气不横溢走散。其楚雄所出又异，彼硐砂铅气甚少，向诸郡购铅佐炼。每礁百斤，先坐铅二百斤于炉内，然后煽炼成团。其再入虾蟆炉沉铅结银，则同法也。此世宝所生，更无别出。方书、本草，无端妄想妄注，可厌之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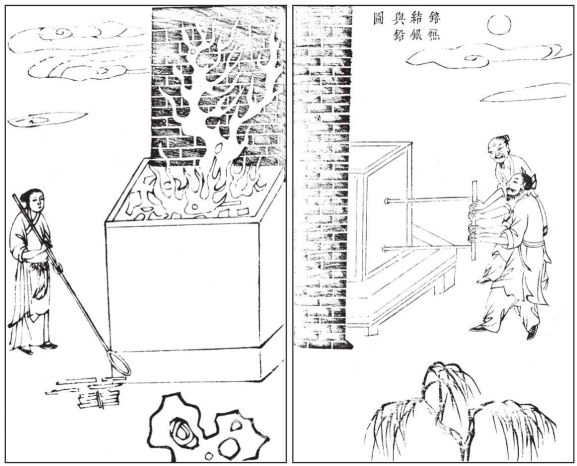


图88　熔礁结银与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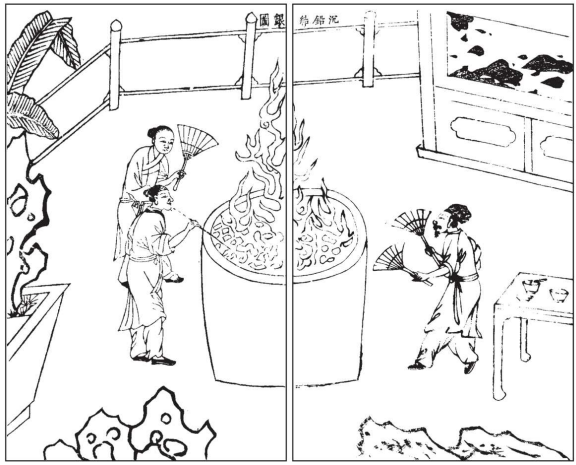


图89　沉铅结银

【注释】

①箑（shà）：扇。《淮南子·精神训》：“知冬日之箑、夏日之

裘，无用于己，则万物之变为尘埃矣。”高诱注：“箑，扇也。楚人谓扇为箑。”

②陀僧：即氧化铅，常态是黄色粉末，熔融状态时可渗入分金炉底而成“炉底”。

③“频以柳枝从门隙入内燃照”三句：柳枝燃烧除照明观察外，还可因发热而促使铅更易于氧化，变成氧化铅，熔化后一部分渗入炉底，一部分成为浮渣而被蒸发掉，这就是“灰吹”过程。银（所谓世宝）在这种温度下基本上不氧化而保存下来。

④丝纹：这是纯银的表面结晶现象。

⑤匡：同“框”。

【译文】

银矿石入炉前，先要进行手选、淘洗。炼银炉用土筑成，约五尺高，底铺瓷片、炭灰。每个炉子可容纳银矿石两石。用栗木炭二百斤，在矿石周围叠架起来。靠近炉旁还要砌一道砖墙，高和宽各一丈多。风箱装在墙背，由两三个人拉，通过风管送风。靠墙隔热，拉风箱的人才能有立身之地。炉里的炭烧完时，就用长铁叉添加。火力够了，炉里的矿石就会熔化成团。这时，银还混在铅里而尚未分离出来。两石银矿石熔成团约有一百斤。冷却后取出，放入分金炉又名虾蟆炉。里。用松木炭围住熔团，透过一个小门辨别火色。用风箱鼓风，也可交互用扇子来煽。达到一定温度，熔团重新熔化，铅就沉到炉底。炉底的铅已成为密陀僧即氧化铅，另入炉熔炼，可得扁担铅。要不断把柳树枝从门缝中插进去燃烧，如果铅全部被氧化成氧化铅，就可提炼出纯银了。刚炼出来的银叫作生银。倒出来凝固的银如果表面没有丝纹，就还要熔炼一次，使凝固的银锭中心出现云南人叫作“茶经”的一点圆星。接着加入一点铜，再重新用铅力熔化，然后倒入槽里就会现出丝纹。倒进槽里才出现丝纹，是因为四周围住，银气不会走散。楚雄的银矿不一样，矿石含铅太少，要向其他地方采购铅来辅助炼银。每炼银矿石一百斤，就得先在炉子里垫二百斤铅，然后才煽风冶炼成团。至于再转到虾蟆炉里使铅沉下而分离出银，方法则是相同的。这就是银的开采

和熔炼的方法，此外没有别的途径。讲炼丹的方书和谈医药的本草书，常常没有根据地乱想乱注，讨厌极了。

大抵坤元精气，出金之所，三百里无银；出银之所，三百里无金①。造物之情，亦大可见。其贱役扫刷泥尘，入水漂淘而煎者，名曰淘厘锱②。一日功劳，轻者所获三分，重者倍之。其银俱日用剪、斧口中委余，或鞋底粘带布于衢市，或院宇扫屑弃于河沿。其中必有焉，非浅浮土面能生此物也。

【注释】

①“大抵坤元精气”五句：根据采矿实践经验来看，产金丰富地区一般少产或不产银；反之亦然。这是因为金、银二矿成因不同：金矿（砂金矿除外）多属岩浆热液矿藏，常与氧化矿共生；而富银矿则多属交换接触矿藏，常与硫化矿（特别是方铅矿）共生。作者所述大抵能反映这一事实。

②厘锱（zī）：极言微小。厘，长度尺之千分之一。地积亩之百分之一。锱，四分之一两。一锱等于六铢。

【译文】

一般说来，金和银都是大地里面隐藏着的宝气的精华，产金的地方三百里内没有银矿，产银的地方三百里内也没有金矿。大自然的情况，从这里也能看出个大概。仆役把扫刷到的泥尘放进水里去淘洗，然后加以熬炼，这叫作淘厘锱。操劳一天，少的只能得到三分银子，多的也不过是六分银子。这些银屑都是日常从剪刀或斧子口上掉下来的，或由鞋底粘带到街道地面，或从院子房舍洒扫出来被抛弃在河边的。泥尘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银屑，这并不是浅的浮土所能产出的。

凡银为世用，惟红铜与铅两物可杂入成伪。然当其合琐碎而成钣锭，去疵伪而造精纯。高炉火中，坩埚足炼。撒硝少许，而铜、铅尽滞埚底，名曰银锈。其灰池中敲落者，名曰炉底。将锈与底同入分金炉内，填火土甑之中，其铅先化，就低溢流，而铜与粘带余银，用铁

条逼就分拨，并然不紊。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①。炉式并具于左（图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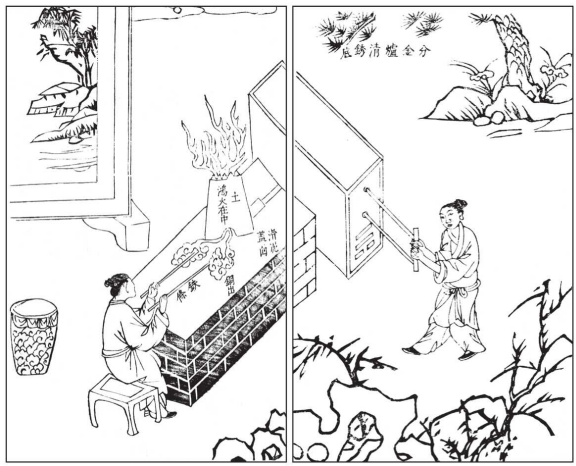


图90　分金炉清锈底

【注释】

①“凡银为世用”一段：这是两步分金法。第一步，“坩埚足炼”。根据银难氧化的特性，利用少量的硝和空气中的氧把熔融的铅和铜氧化成氧化铅（PbO，熔点883℃）和氧化亚铜（Cu_2O，熔点1236℃）。这二者可形成低熔点共晶（689℃）。它们在熔融状态时，因比重较小，浮在液态银的上面，可除去，又因其表面张力比液态银小得多，容易粘附在坩埚底壁而成“银锈”。第二步，把“银锈”和“炉底”同入分金炉内，先还原成铜和铅，再分开。明代虽然还不懂什么相图，但凭经验摸索到，当炉温约在326～954℃之间时，“其铅先化，就低溢流”，而铜却成了固体，可用铁条拨出来。从Ag—Cu合金相图可知，银在铜中的固溶体的含银量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400℃以下时，铜几乎不含银，到了779℃时，铜中的银可增大到8%，它的颜色也随之变化。利用颜色的差异大体上可以分开。正如作者所说：“铜与粘带余银，用铁条逼就分拨，并然不紊。”他从而发表议

论说："人工、天工亦见一斑云。"天工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及其运动变化。只有承认天工，认识和利用天工，人工才能通过天工来开物，做到井然有条。灰池，炉底铺瓷屑和炭灰的地方。

【译文】

世间使用的银，只有红铜和铅两种金属可以掺入作假。把碎银铸成银锭的时候，就要除去杂质加以提纯。方法是将杂银放在坩埚里，送入高炉熔炼。撒一些硝石，铜和铅便全部结在埚底，这叫作银锈。吸附在灰池里而把它敲下来的叫作炉底。将银锈和炉底一起放进分金炉的土甑里熔炼，铅首先熔化，就低流出，剩下的铜和粘带的银可用铁条分拨开来，做到井井有条。人工和天工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炉的式样图示如下。

附：朱砂银①

凡虚伪方士以炉火惑人者，唯朱砂银愚人易惑。其法以投铅、朱砂与白银等分，入罐封固，温养三七日后，砂盗银气，煎成至宝。拣出其银，形存神丧，块然枯物。入铅煎时，逐火轻折，再经数火，毫忽无存。折去砂价、炭资，愚者贪惑犹不解。并志于此。

【注释】

①朱砂银：朱砂受热分解为汞后与铅合熔形成的铅汞齐呈银白色，可以冒充银，若再加进一点银，则更酷似银，容易迷惑人。

【译文】

虚伪的炼丹术士利用炉火来迷惑人，唯有朱砂银容易使人上当受骗。制造朱砂银的方法是，把等量的铅、朱砂和白银装进坩埚，密封，文火加热二十一天后，朱砂把银气吸收过来，便可炼成"银"。从朱砂银里拣出银后，虽然表面上仍像银，但实际上已没有银了，正可

谓形存神亡，好比一具僵尸。加铅把它熔炼，每炼一次就损耗一部分，炼过几次后，银白色就完全消失了。白白亏损了朱砂和炭的本钱，愚人贪心又受了骗却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在这里提一提。

铜

凡铜供世用，出山与出炉止有赤铜①。以炉甘石或倭铅参和②，转色为黄铜③；以砒霜等药制炼为白铜④；矾、硝等药制炼为青铜⑤；广锡参和为响铜；倭铅和写为铸铜⑥。初质则一味红铜而已。

【注释】

①赤铜：红铜，纯铜。

②炉甘石：菱锌矿，主要成分为碳酸锌（$ZnCO_3$）。它是一种次生矿物，主要产于硫化多金属矿床的氧化带中，常和异极矿（碱式硅酸锌）共生。产状常呈脉状或层状。李时珍《本草纲目》描述广西融县四顶山所产炉甘石说："其块大小不一，状如羊脑。"

③黄铜：铜锌合金。黄铜一词首见于《神异经》。明中叶以前一般都用炉甘石点化。《本草纲目》说："今之黄铜皆此物（炉甘石——引者按）点化也。"明中叶以后才改用倭铅（锌）点化。正如宋应星所说："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稍后的《物理小识》卷七说："铜有白赤，加倭铅与炉甘石者皆黄。"

④白铜：有铜镍合金或铜锌镍合金和铜砷合金两种。这里当指铜砷合金（砷白铜）。其特点是当砷含量达到9%左右时呈现银白色，硬脆，有毒，不稳定。

⑤青铜：本指铜锡合金，这里可能是指用矾、硝等药把红铜表面染成青铜色，即所谓古铜色。

⑥倭铅：锌。

【译文】

世间用的铜，开采并熔炼出来的只有红铜一种。红铜加入炉甘石或锌熔炼，可转变为黄铜；加入砒霜等药可炼成白铜；加入明矾和硝石等药可炼成青铜；加入广锡可得到响铜；加入锌可得到铸铜。其中最基本的质地还是红铜一种而已。

凡铜坑所在有之。《山海经》言①：出铜之山四百三十七。或有所考据也。今中国供用者，西自四川、贵州为最盛，东南间自海舶来，湖广武昌、江西广信皆饶铜穴。其衡、瑞等郡，出最下品，曰蒙山铜者②，或入冶铸混入，不堪升炼成坚质也。

【注释】

①《山海经》：我国古代地学著作之一。由《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首次对超过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进行自然环境方面的综合概括，在科学史上显得比较重要。

②蒙山铜：蒙山在江西上高，那里出的铜叫蒙山铜。因其含锌较多而较脆，只宜铸造。

【译文】

铜矿到处都有。《山海经》提到全国铜矿有四百三十七处。这也许是有所考据的吧。今天中国的铜，西部以四川、贵州两省出产为最多，东南有时从海外运来，湖广武昌和江西广信铜矿众多。衡州、瑞州出产的最下品叫蒙山铜，勉勉强强还可以拿来铸造，不能单独炼成硬质铜。

凡出铜山夹土带石，穴凿数丈得之，仍有“矿”包其外（图91）①。“矿”状如姜石而有铜星，亦名铜璞②，煎炼仍有铜流出，不似银“矿”之为弃物。凡铜砂在“矿”内，形状不一，或大或小，或光或暗，或如输石③，或如姜铁④。淘洗去土滓，然后入炉煎炼，其熏蒸傍

溢者，为自然铜，亦曰石髓铅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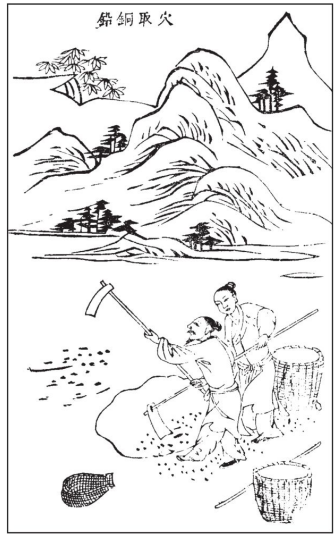


图91　穴取铜铅

【注释】

①“凡出铜山夹土带石”三句：这里指的是沉积型铜矿床，铜矿石赋存于疏松的岩层中，所以说“夹土带石”。采出的铜砂被“矿”（围岩）包裹着，这种“矿”现在土名叫作“荒”。

②铜璞：脉石中夹杂着的黄铜矿（$CuFeS_2$）、辉铜矿（Cu_2S）或蓝铜矿[$2CuCO_3 \cdot Cu(OH)_2$]的低品位铜矿石。

③输（tōu）石：黄铜。宋崔昉《外丹本草》：“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输石一斤半。”这里指天然的黄铜矿呈黄铜色或金黄色，很像黄铜。

④姜铁：外形像姜的铁块。这里可能是指结核状的辉铜矿很像姜铁。

⑤自然铜，亦曰石髓铅：石髓，原指一种矿物，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SiO_2），石英的隐晶质变种之一。外形常呈乳房状、葡萄状、钟乳状等。这里所谓石髓铅或自然铜，只是指熔铜

时含有少量铜的炉渣。当它从炉面溢出并经凝结后，形状有点像石髓，又呈灰黑色，所以叫石髓铅。

【译文】

产铜的山总是夹土带石的，要挖几丈深才能得到有“矿”石包在外面的铜砂。这种石的形状好像生姜，表面呈现一些铜斑，又叫作铜璞。把它拿去冶炼，还有一些铜流出来，不像银“矿”石那样完全是废物。铜砂在“矿”里的形状不一样，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亮，有的暗，有的像黄铜，有的像姜铁。把铜砂夹杂着的土滓洗去后入炉熔炼，从炉面溢出来的含有少量铜的炉渣，叫作自然铜，也叫作石髓铅。

凡铜质有数种：有全体皆铜，不夹铅、银者，洪炉单炼而成。有与铅同体者，其煎炼炉法，傍通高低二孔，铅质先化从上孔流出，铜质后化从下孔流出（图92）。东夷铜又有托体银矿内者，入炉炼时，银结于面，铜沉于下。商舶漂入中国，名曰日本铜，其形为方长板条。漳郡人得之①，有以炉再炼取出零银，然后写成薄饼，如川铜一样货卖者。

图92　淘净铜砂　化铜

【注释】

①漳郡：今福建漳州。

【译文】

铜矿石有好几个品级：有的全部都是铜而不夹杂铅和银，只要入炉一炼就成了。有的却和铅共生在一起，冶炼方法是，旁通高低二孔，先熔化的铅从上孔流出，后熔化的铜则从下孔流出。日本的铜矿也有与银矿伴生在一块的，当入炉熔炼时，银便结在上面，而铜却沉在下面。由商船运进中国的铜叫作日本铜，是铸成长方形板条状的。漳郡人得到后，把它入炉再炼，取出其中零星的银，再铸成像川铜一样的薄饼出售。

凡红铜升黄色为锤锻用者，用自风煤炭。此煤碎如粉，泥糊作饼，不用鼓风，通红则自昼达夜。江西则产袁郡及新喻邑①。百斤灼于炉内，以泥瓦罐载铜十斤，继入炉甘石六斤，坐于炉内，自然熔化。后人因炉甘石烟洪飞损，改用倭铅②。每红铜六斤，入倭铅四斤，先后入罐熔化。冷定取出，即成黄铜，唯人打造。

【注释】

①袁郡：即袁州府。今江西宜春。新喻：今江西新余。

②倭铅：锌。

【译文】

由红铜炼成可供锤锻的黄铜，要自风煤炭。这种煤细碎如粉，和泥做成饼来烧，不用鼓风，炉火通红，产于江西袁郡、新喻等县。将一百斤煤炭放进炉里烧，在一个泥瓦罐里先后装入铜十斤和炉甘石六斤，让它自然熔化。后来人因炉甘石挥发厉害而损耗太大，就改用锌。每次用红铜六斤，加锌四斤，先后放入罐里熔化。冷却后取出便得到黄铜，可供人们打造各种器物。

凡用铜造响器，用出山广锡无铅气者入内。钲今名锣。镯今名铜

鼓。之类，皆红铜八斤，入广锡二斤；铙、钹，铜与锡更加精炼。

【译文】

制造乐器用的响铜，要把不含铅的两广产的锡放进罐里与铜一起熔化。锣和铜鼓一类乐器，用红铜八斤，掺入广锡二斤；铙、钹一类乐器所用的铜、锡还需进一步精炼。

凡铸器，低者红铜、倭铅均平分两，甚至铅六铜四；高者名三火黄铜、四火熟铜，则铜七而铅三也。

【译文】

作为铸器用的黄铜，差的，红铜和锌各占一半，甚至锌六铜四；好的，用经过三次或四次熔炼的所谓三火黄铜或四火熟铜，其中铜七锌三。

凡造低伪银者，唯本色红铜可入。一受倭铅、砒、矾等气，则永不和合①。然铜入银内，使白质顷成红色，洪炉再鼓，则清浊浮沉立分，至于净尽云。

【注释】

①一受倭铅、砒、矾等气，则永不和合：锌、砷、铝、钾在银中的溶解度都有一定限度（如锌为8%，砷为30%），加多了就难以形成均匀的固溶体。

【译文】

制造假银，只有纯红铜可以掺入。若掺杂一些锌、砒、矾等物质，便永远不能熔合。然而，铜掺进银里，银白色立刻变成了红色。若再入炉鼓风熔炼，铜被氧化而银不被氧化。那么，清浊浮沉，立即分辨得清清楚楚，银和铜便分离得干干净净了。

附：倭铅

凡倭铅，古书本无之，乃近世所立名色①。其质用炉甘石熬炼而成②。繁产山西太行山一带，而荆、衡为次之。

【注释】

①“凡倭铅”三句：倭铅，即锌，“以其似铅而性猛”所以叫作倭铅。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八卷金石部“铅”条目下引轩辕述所著《宝藏畅微论》说：“倭铅可勾金。”这里的“金”指铜，有人据此推测唐宋间已炼出了倭铅。宋应星却认为：倭铅“乃近世所立名色”。到目前为止，我国什么时候开始炼出倭铅（锌），还是一个谜。无论如何，《天工开物》倒是第一次记述了倭铅（锌）的制法。

②其质用炉甘石熬炼而成：主要反应历程是：炉甘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锌，$ZnCO_3$）受热分解为氧化锌（ZnO）与二氧化碳（CO_2），氧化锌进一步被一氧化碳或碳还原成锌：$ZnCO_3 \xrightarrow[\text{分解}]{>300℃} ZnO+CO_2$；$ZnO+CO \xrightarrow[\text{还原}]{>907℃} Zn(\text{气})+CO_2$。鉴于第二步还原是个可逆反应，为了使氧化锌反应完全，必须加入足够数量的碳（还原剂），并使反应温度超过锌的沸点（907℃）。作者显然把碳的加入遗漏了。这种方法尚未突破炼锌的传统方法，只是个土罐准蒸馏法，或者说是蒸馏法炼锌的不成熟的雏形。比较成熟的蒸馏法应该是在泥罐口造一泥窝，以接受并冷凝锌蒸气而成液态锌。

【译文】

倭铅在古书里并没有记载，只是近代才起的名字。它是由炉甘石熬炼而成的。山西太行山一带大量出产，其次是荆州和衡州。

每炉甘石十斤，装载入一泥罐内，封裹泥固，以渐砑干①，勿使见火坼裂。然后，逐层用煤炭饼垫盛，其底铺薪，发火煅红，罐中炉甘石熔化成团（图93）。冷定，毁罐取出。每十耗去其二，即倭铅也。此物无铜收伏，入火即成烟飞去②。以其似铅而性猛，故名之曰“倭”云。

图93　升炼倭铅

【注释】

①砑（yà）：碾磨。

②此物无铜收伏，入火即成烟飞去：锌的熔点和沸点分别为419.5℃和907℃，一方面容易挥发，另方面又容易氧化，所以“入火即成烟飞去”。若用铜收伏，即形成铜锌合金，熔点和沸点都大大提高了，就不再存在上述现象了。

【译文】

每次熬炼，将炉甘石十斤装进一个泥罐里，罐口涂泥封固，并碾光滑，让它渐渐风干，以防见火时坼裂。然后，一层层地用煤饼把装炉甘石的泥罐垫起来，底下铺柴，引火烧红，罐里的炉甘石就熔成一团了。冷却后，打烂罐子。每十斤炉甘石损耗两斤，剩下的便是倭铅了。倭铅如不用铜收伏，一见火就会成烟飞去。由于它很像铅又比铅性烈，所以叫它倭铅。

铁

凡铁场，所在有之。其质浅浮土面，不生深穴。繁生平阳冈埠，不生峻岭高山。质有土锭、碎砂数种①。凡土锭铁，土面浮出黑块，形似秤锤，遥望宛然如铁，拈之则碎土。若起冶煎炼，浮者拾之，又乘雨湿之后牛耕起土，拾其数寸土内者（图94）。耕垦之后，其块逐日生长②，愈用不穷。西北甘肃、东南泉郡③，皆锭铁之薮也。燕京、遵化与山西平阳④，则皆砂铁之薮也。凡砂铁，一抛土膜，即现其形，取来淘洗，入炉煎炼（图95）。熔化之后，与锭铁无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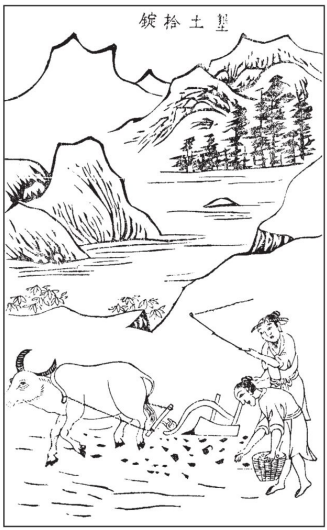


图94　垦土拾锭

图95　淘洗铁砂

【注释】

①“其质浅浮土面”五句：土锭铁和碎砂铁都是风化矿，因此不需要深挖。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铁矿“不生深穴”和“不生峻岭高山”。黑龙江阿城附近发现的金代铁矿井就深达四十多米。宋应星按铁矿石的外形分类，分成土锭铁和砂铁两种，这不够完全。河南郑州古荥镇汉代炼铁炉遗址发掘的赤铁矿石，块度2～5厘米，就不是“拈之则碎土”的“土锭铁”。现在按化学成分分类，铁矿可分为磁铁矿（Fe_3O_4）、极磁铁矿（磁石，磁铁矿的一个亚种）、赤铁矿（Fe_2O_3）、褐铁矿（$Fe_2O_3 \cdot nH_2O$）、沼铁矿（褐铁矿的一个亚种）、菱铁矿（$FeCO_3$）等多种类型。

②其块逐日生长：这种说法不对。说“逐日发现”可以。

③泉郡：今福建泉州。

④遵化：今属河北。平阳：今山西临汾。

【译文】

铁矿到处都有。浅藏在地面而不深埋在洞穴。出产得最多的，是

平原和丘陵地带，而不是高山峻岭。铁矿石有土块状的“土锭铁”和碎砂状的“砂铁”等好几种。“土锭铁”呈黑色，露在泥土上面，形状好像秤锤，远看起来像一块铁，用手一捏却成了碎土。若要冶炼，就要把它拾起来，并趁着下雨地湿，用牛犁土，把埋在几寸深的都拣起来。犁过之后，“土锭铁”还会逐日生长，用不完。西北的甘肃和东南的泉郡都是“土锭铁”的主要产地北京、遵化和山西平阳都是“砂铁”的主要产地。至于“砂铁”，一挖开表土层就可找到，把它取出来淘洗，再入炉冶炼。熔化之后，与“土锭铁”一般无二。

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①。

【注释】

①“凡铁分生、熟”五句：生铁、熟铁和钢都是铁碳合金。一般把含碳量大于1.7%、小于6.67%的称为生铁，含碳量小于0.05%的称为熟铁，含碳量0.05%至1.7%的称为钢。根据历史发展顺序来看，我国古代先后出现了以下四种类型的钢铁：块炼铁、生铁、熟铁和钢。

【译文】

铁分生、熟：出炉而还没炒过的是生铁，炒过后便成了熟铁。把生铁和熟铁混合，熔炼后就变成了钢。

凡铁炉，用盐做造，和泥砌成①。其炉多傍山穴为之，或用巨木匡围。塑造盐泥，穷月之力，不容造次②。盐泥有罅③，尽弃全功。凡铁一炉载土二千余斤，或用硬木柴，或用煤炭，或用木炭，南北各从利便。扇炉风箱必用四人、六人带拽。土化成铁之后，从炉腰孔流出。炉孔先用泥塞。每旦昼六时，一时出铁一陀。既出，即叉泥塞，鼓风再熔。凡造生铁为冶铸用者，就此流成长条、圆块范内取用。若造熟铁，则生铁流出时，相连数尺内，低下数寸，筑一方塘，短墙抵之。其铁流入

塘内，数人执持柳木棍排立墙上。先以污潮泥晒干，舂筛细罗如面，一人疾手撒㨰，众人柳棍疾搅，即时炒成熟铁（图96）④。其柳棍每炒一次烧折二三寸，再用则又更之。炒过稍冷之时，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若浏阳诸冶，不知出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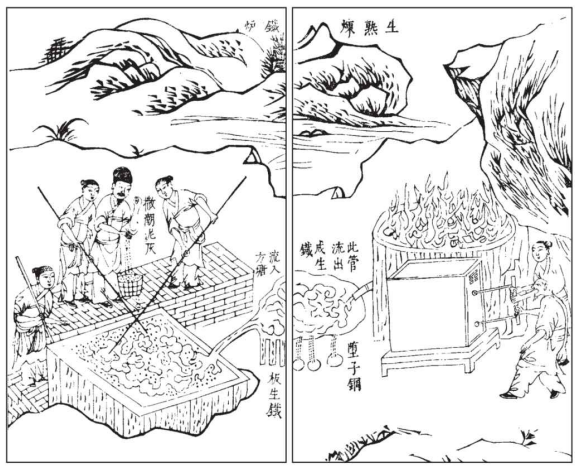


图96　生熟炼铁炉

【注释】

①“凡铁炉”三句：盐泥在生铁冶炼温度下（1150～1200℃）自身能否起化学变化生成盐釉——$2NaCl+H_2O \rightarrow Na_2O+2HCl\uparrow$；$Na_2O+Al_2O_3+4SiO_2 \rightarrow Na_2O \cdot Al_2O_3 \cdot 4SiO_2$（蓝闪石，即盐釉）——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②造次：匆忙，轻率。

③罅（xià）：缝隙。

④“先以污潮泥晒干”五句：由生铁炒成熟铁，主要是靠空气中的氧把铁水中的碳以及磷、硫等杂质氧化掉一部分，使之转变为熟铁。污潮泥含有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和有机物质等，可能起催化剂作用，其中二氧化硅也有可能与铁水中的碳反应生成一氧化碳。柳棍边搅拌，边灼烧冒泡，能扩大铁水与

空气的接触面积，以促进铁水中的碳氧化成一氧化碳逸出。用这种方法造钢，就叫作炒钢。撸（rān），客家方言口头语，意为撒洒。

【译文】

炼铁炉是用掺盐的泥土砌成的。这种炉大多是傍着山洞砌成的，也有用大根木头围成框的。用盐泥塑炉，要花个把月时间，不能轻率贪快。盐泥一有裂缝，那就前功尽弃了。一座炉可装铁矿石两千多斤，燃料用硬木柴、煤或木炭，南北可从其便。风箱要由四个人或六个人来拉。矿石化成了铁水，就会从炉腰孔流出来。这个孔要事先用泥塞住。白天有十二个钟头，每两个钟头就能出一堆铁。出铁之后，立即用叉拨泥把孔塞住，再鼓风熔炼。若造供铸造用的生铁，就让铁水注入条形或圆形的铸模里。若造熟铁，便在离炉子几尺远并低几寸的地方筑一口方塘，四周砌上矮墙。让铁水流入塘内，几个人拿着柳木棍，站在矮墙上。事先将污潮泥晒干，舂粉，再筛成像面粉一样的细末。一个人迅速把泥粉撒播在铁水上面，另几个人用柳棍猛烈搅拌，这样很快就炒成熟铁了。每炒一次，柳木棍燃掉二三寸，再炒时就得换一根新的。炒过后，稍冷时，有的人就在塘里划成方块，有的人则拿出来锤打成圆块，然后出售。浏阳那些冶铁场却不懂得这种技术。

凡钢铁炼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紧，生铁安置其上，广南生铁名堕子生钢者妙甚。又用破草履盖其上，粘带泥土者，故不速化。泥涂其底下。洪炉鼓鞴①，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曰灌钢者是也②。

【注释】

①鞴（bài）：风箱。

②灌钢：俗名叫团钢，又名苏钢。我国南北朝已发明。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说："钢铁是杂炼生、鍒作刀镰者。"鍒，

指熟铁。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也说："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以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明朝还有一种灌钢制法，就是唐顺之《武编》和茅元仪《武备志》所说的，用熟铁片夹着生铁，加热后锤打，或者把欲流的生铁"擦"在热熟铁上。

【译文】

炼钢的方法是，先用熟铁打成指头宽的薄片，约有一寸半长，然后把薄片包扎紧，将生铁放在它的上面，广东南部有一种叫堕子生钢的生铁很合用。再盖上破草鞋，要沾有泥土，才不会很快烧掉。薄片底下还要涂上泥浆。放进洪炉鼓风熔炼，火力足够后，生铁先熔化而渗到熟铁里，两者相互融合。取出锤打，再炼再锤，反复多次。这样锤炼出来的钢，俗名叫团钢，也叫作灌钢。

其倭夷刀剑，有百炼精纯、置日光檐下则满室辉曜者，不用生熟相和炼，又名此钢为下乘云。夷人又有以地溲淬刀剑者，地溲，乃石脑油之类，不产中国①。云钢可切玉，亦未之见也。

【注释】

①"地溲（sōu）"三句：地溲，石油的别名。不产在中原地区。溲，小便。

【译文】

日本有一种刀剑，百炼精纯，白天放在屋檐阳光下则满室生辉，不用生铁和熟铁相和炼成，有人把它称为次品。日本人又有用地溲即石油之类的东西，我国中原地区不出产。来淬刀剑的，据说这种钢刀可以切玉，但也未曾见过。

凡铁内有硬处不可打者名铁核，以香油涂之即散。凡产铁之阴，其阳出慈石，第有数处，不尽然也①。

【注释】

①“凡产铁之阴”四句：《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四：“山阴有铁则磁石生其阳。”意思是说，山的北面（山阴）布铁矿，山的南面（山阳）就会有天然磁铁（磁石）。宋应星指出：只有几处是如此，可见这并不是一条普遍的规律。这种看法是对的。因为磁石（极磁铁矿）是极其稀少的。据北宋官修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记载：磁州土贡磁石一十斤。按元丰元年（1078）磁州产铁约二百万斤，需用铁矿石约六百万斤，可见磁石非常难得。慈，通“磁”。第，只。

【译文】

打铁时铁里偶尔出现打不散的硬块，这叫作铁核，若涂上香油再打，铁核就会消散。山的北坡有铁矿的，山的南坡就有磁石，好几个地方都有这种现象，但不是全都如此。

锡

凡锡，中国偏出西南郡邑，东北寡生。古书名锡为“贺”者，以临贺郡产锡最盛而得名也①。今衣被天下者②，独广西南丹、河池二州，居其十八，衡、永则次之。大理、楚雄即产锡甚盛，道远难致也。

【注释】

①临贺郡：今广西贺州。

②衣（yì）被：加惠，养护。这里可引申为供应。

【译文】

中国产锡偏于西南，而东北甚少。古书称锡为“贺”，是因为临贺产锡最多而得名。今天供应全国的锡，仅广西的南丹、河池两州就占了八成，衡州、永州次之。大理、楚雄虽然产锡很多，但路途遥远，难以供应。

凡锡有山锡、水锡两种①。山锡中又有锡瓜、锡砂两种。锡瓜块

大如小瓠②，锡砂如豆粒，皆穴土不甚深而得之。间或土中生脉充牣，致山土自颓③，恣人拾取者（图97）。水锡，衡、永出溪中，广西则出南丹州河内（图98）。其质黑色，粉碎如重罗面。南丹河出者，居民旬前从南淘至北，旬后又从北淘至南，愈经淘取，其砂日长，百年不竭④。但一日功劳，淘取煎炼，不过一斤。会计炉炭资本⑤，所获不多也。南丹山锡出山之阴，其方无水淘洗，则接连百竹为枧⑥，从山阳枧水淘洗土滓，然后入炉。

图97　河池山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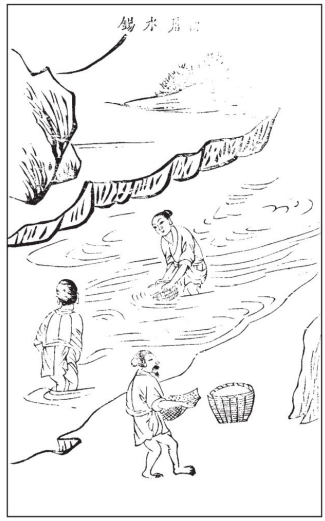


图98　南丹水锡

【注释】

①山锡、水锡：都是砂锡矿床。山锡属坡积矿床，水锡属冲积矿床。此外还有残积和洪积两种矿床。

②瓠（hù）：葫芦瓜。

③间或土中生脉充牣，致山土自颓：因山锡属坡积砂锡矿床，多呈条带状或似层状分布，所以矿脉清晰，山土自颓（形成滑坡）。牣，盈满。

④“愈经淘取”三句：这里指的是冲积砂锡矿床的富集带不断形成的情况。

⑤会（kuài）计：计算，核算。

⑥枧（jiǎn）：引水的渡槽或导管，木制或竹制。

【译文】

锡矿有山锡和水锡两种。山锡又分锡瓜和锡砂两种。锡瓜块度像个小葫芦瓜，锡砂则像豆粒，都可以在不太深的地层里找到。间或有这样的情况：矿脉盈满而呈条带状分布并露出地表，可任人拾取。水

锡，湖南衡州和永州产于小溪里，广西则产于南丹河里。这种水锡是黑色的，细碎得像筛过了的面粉。南丹河出水锡，居民前十天从南淘到北，后十天又从北淘到南，边淘边出，取之不尽。但是，一天得锡不过一斤。核算炉炭成本，获利实在不多。南丹的山锡产于山的北坡，那里缺水淘洗，就用许多根竹管接起来当导水槽，从山的南坡引水过来淘洗，然后入炉。

凡炼煎亦用洪炉。入砂数百斤，丛架木炭亦数百斤，鼓鞴熔化（图99）。火力已到，砂不即熔，用铅少许勾引，方始沛然流注①。或有用人家炒锡剩灰勾引者②。其炉底炭末、瓷灰铺作平池，傍安铁管小槽道，熔时流出炉外低池。其质初出洁白，然过刚，承锤即坼裂。入铅制柔，方充造器用。售者杂铅太多，欲取净则熔化，入醋淬八九度，铅尽化灰而去③。出锡唯此道。方书云马齿苋取草锡者④，妄言也。谓砒为锡苗者⑤，亦妄言也。

图99　炼锡炉

【注释】

①用铅少许勾引，方始沛然流注：因铅锡合金的熔点比锡的熔点（232℃）更低，易于熔流。

②炒锡剩灰：炼锡剩下的炉渣，有还原和助熔作用。

③入醋淬八九度，铅尽化灰而去：铅与醋反应生成醋酸铅[Pb（CH_3COO）$_2$]，熔点280℃，高于锡的熔点之上而形成炉渣被除去。度，次。

④马齿苋取草锡：关于某些金属矿床的指示植物，早在南朝梁的《地镜图》一书中就有记述，如“山有葱，下有银，光隐隐正白”，等等。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山上有葱，下有银；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等等。方书中有马齿苋取草汞的记述，《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十引苏颂《图经本草》说：“马齿苋……其节叶间有水银，每干之十斤中得水银八两至十两者。”可见，马齿苋是一种地方性的汞矿指示植物，而不是锡矿指示植物，当然提取不出锡来。若有个别方书提到马齿苋可提取草锡，那么宋应星批评它“妄言”则是对的。

⑤砒为锡苗：古代方书确有砒为锡苗的记载，李时珍《本草纲目》也加以肯定说：“此（砒）乃锡之苗。”事实上，在我国各种类型原生锡矿床的主要矿物成分中，多数都有毒砂即砷黄铁矿（FeAsS）共生。毒砂经过风化，可以形成三氧化二砷即砒（As_2O_3）。可见，在伴生有毒砂的锡石（SnO_2）矿床氧化带中出现“砒为锡苗”是正常的，而并非是“妄言”。

【译文】

熔炼也用洪炉。每炉入锡砂数百斤，加木炭也要数百斤，一起鼓风熔炼。当火力已足时，锡砂不一定马上熔化，要掺少量铅去勾引，锡才会大量熔流出来。也有用别人的炼锡炉渣去勾引的。洪炉，炉底用炭末和瓷灰铺成平池，炉旁安装一条铁管小槽，炼出的锡水引流入炉外低池内。锡出炉时洁白，但硬脆，一经锤打就裂。要加铅使锡质变软，才能用来制造器具。市面上卖的锡掺铅太多，若要提纯，就把它熔化并淬入醋中八九次，里面的铅便会形成灰渣而被除去。生产纯锡只有这一种方法。有的医药书说什么可以从马齿苋中提取草锡，这是胡说。还说什么砒是锡矿的苗头，这也是胡说。

铅

凡产铅山穴，繁于铜、锡。其质有三种：一出银矿中，包孕白银，初炼和银成团，再炼脱银沉底，曰银矿铅①。此铅云南为盛。一出铜矿中，入洪炉炼化，铅先出，铜后随，曰铜山铅②。此铅贵州为盛。一出单生铅穴，取者穴山石，挟油灯寻脉，曲折如采银矿。取出淘洗煎炼，名曰草节铅③。此铅蜀中嘉、利等州为盛④。其余雅州出钓脚铅⑤，形如皂荚子，又如蝌斗子，生山涧沙中；广信郡上饶、饶郡乐平出杂铜铅；剑州出阴平铅⑥，难以枚举。

【注释】

①银矿铅：从“包孕白银”来看，似应指含银方铅矿，即银母。这是方铅矿（PbS）的一个亚种，其中混杂的辉银矿（Ag_2S）等含银矿物，含银量由十万分之几到百分之一以上。从“凡银矿中铅，炼铅成底，炼底复成铅”来看，似应指和辉银矿（Ag_2S）等共生的方铅矿（PbS）。从“云南为盛”的实际情况看，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

②铜山铅：指多金属共生石英脉矿床，矿物成分除方铅矿（PbS）外，还有黄铜矿（$CuFeS_2$）、蓝铜矿[$2CuCO_3 \cdot Cu(OH)_2$]等。

③草节铅：方铅矿（PbS）。结晶粗大，“烧之，有硫磺臭烟者”（见《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五引《丹房镜源》），含银量一般都很低，所以说它“单生”。

④嘉：即嘉州。今四川乐山。利：即利州。今四川广元。

⑤雅州出钓脚铅：雅州，今四川雅安。明李时珍《本草纲目》：“雅州出钓脚铅，形如皂子，又如蝌斗子，黑色，生山涧沙中，可干汞。”若从“生山涧沙中”和“形如皂夹子，又如蝌斗子”来看，钓脚铅似乎是一种冲积砂铅矿。主要成分

为白铅矿（$PbCO_3$）和铅矾（$PbSO_4$）。若从“黑色”和“可干汞”来看，钓脚铅似乎是自然铅。

⑥剑州出阴平铅：剑州，今四川剑阁一带。阴平，今甘肃文县。由阴平入蜀，古称阴平道。这一带产的铅可能就叫阴平铅。《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五引《丹房镜源》：“阴平铅出剑州，是铁苗。”《本草纲目》：“阴平铅出剑州，是铜铁之苗。”鉴于白铅矿（$PbCO_3$）常与褐铁矿（$Fe_2O_3{\cdot}nH_2O$）共生，作为“铁苗”的阴平铅可能是白铅矿。

【译文】

铅矿比铜矿和锡矿都要多。它的质地有三种：一是银矿铅，云南出产最多，出自银矿里，初炼时和银熔成一团，再炼时脱离银而沉底。二是铜山铅，贵州出产最多，出自铜矿里，入洪炉冶炼时，铅比铜先熔化流出。三是草节铅，四川嘉州和利州出产最多，产自单纯铅矿里，开采的人凿开山石，点着油灯寻找铅脉，弯弯曲曲好像采银矿那样。采出来后再加淘洗、冶炼。此外，雅州出产有钓脚铅，形状像个皂荚子，又像个蝌斗子，出自山涧沙里；广信郡的上饶和饶郡的乐平出产有杂铜铅；剑州出产有阴平铅，难以一一列举。

凡银矿中铅，炼铅成底，炼底复成铅①。草节铅单入洪炉煎炼，炉傍通管，注入长条土槽内。俗名扁担铅，亦曰出山铅，所以别于凡银炉内频经煎炼者。

【注释】

①“凡银矿中铅”三句：所谓“炼铅成底”，就是把硫化铅（PbS）炼成密陀僧即氧化铅（PbO）；所谓“炼底复成铅”，就是把氧化铅还原成铅。

【译文】

银矿铅的炼法是，先把铅矿变成“炉底”，再把“炉底”炼成铅。草节铅则单独放入洪炉里冶炼，通过管子注入长条形的土槽里。这俗名叫扁担铅，也叫出山铅，用以区别从银炉里多次熔炼出来的铅。

凡铅，物值虽贱，变化殊奇：白粉、黄丹①，皆其显象。操银、底于精纯，勾锡成其柔软，皆铅力也。

【注释】

①白粉：即胡粉。学名是碱式碳酸铅[$2PbCO_3 \cdot Pb(OH)_2$]。详见《附：胡粉》一节。黄丹：一般指氧化铅（PbO），本卷却特指铅丹（Pb_3O_4）。详见《附：黄丹》一节。

【译文】

铅的价值虽贱，变化却很奇特，白粉、黄丹都是由铅变化而来的。使粗银和“炉底”提炼精纯，使锡变得很柔软，都是铅力在起作用。

附：胡粉①

凡造胡粉，每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②，纸糊甑缝。安火四两，养之七日③，期足启开，铅片皆生霜粉④，扫入水缸内。未生霜者，入甑依旧再养七日，再扫，以质尽为度。其不尽者留作黄丹料⑤。每扫下霜一斤，入豆粉二两、蛤粉四两⑥，缸内搅匀，澄去清水，用细灰按成沟，纸隔数层，置粉于上。将干，截成瓦定形⑦，或如磊块，待干收货。此物古因辰、韶诸郡专造⑧，故曰韶粉。俗误朝粉。今则各省直饶为之矣。其质入丹青⑨，则白不减；揸妇人颊，能使本色转青⑩。胡粉投入炭炉中，仍还熔化为铅，所谓色尽归皂者⑪。

【注释】

①胡粉：即白粉，也叫铅粉，由铅白［铅霜，即碱式碳酸铅$2PbCO_3 \cdot Pb(OH)_2$］、蛤粉（$CaCO_3$）和豆粉混合而成。胡，糊。

②固济：古代化学术语。将反应器密封。

③养：古代化学术语。微火加热。一般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使反应完成，所以叫“养”。

④霜粉：即铅霜。其生成反应过程是：铅先与醋酸蒸气、水蒸气以及空气中的氧作用生成碱式醋酸铅，它又逐渐吸收来自炭炉的二氧化碳（所谓“碳气”）而变为碱式碳酸铅。水洗的目的是除去少量残存的易溶于水的醋酸铅。

⑤黄丹：这里指铅丹（Pb_3O_4）。

⑥入豆粉二两、蛤粉四两：豆粉起粘结剂作用，蛤粉起润滑剂和填充剂作用。

⑦瓦定：疑为“瓦当”之误。

⑧辰：即辰州。今湖南沅陵。韶：即韶州。今广东韶关。

⑨丹青：颜料。详见《丹青》卷。

⑩揸妇人颊，能使本色转青：揸，涂本作“查”，据文义改为“揸”。揸，同“擦”，涂抹。这是硫化铅（PbS）沉积和皮肤铅中毒现象。

⑪“胡粉投入炭炉中”三句：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胡粉投火中，色坏还为铅。”意思是说，胡粉原来是用铅制造的，若把它投入炭火中就会还原成铅。《周易参同契》又说：“故铅外黑，内怀金华”，“太阳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华，转而相因，化为白液，凝而至坚”。意思可能是说，金属铅表面因被氧化而呈黑色，内部仍然具有金属光泽，它和汞（所谓太阳流珠）相遇而形成铅汞齐，使汞的流动性消失了。皂，黑色。这里可能是指铅表面因被氧化而呈黑色。

【译文】

胡粉的制法是，把一百斤铅熔化，削成薄片，卷成筒状，安置在木甑里。甑下面和甑中间各放一瓶醋，外用盐泥封牢，并用纸糊甑缝。用四两木炭文火加热七天，打开木甑，见到铅片长满霜粉，把霜

粉扫进水缸里。剩下尚未生霜的铅片则再放进甑里，照旧再加热七天，再扫下霜粉，直到铅用完为止。剩下的残渣留作黄丹的原料。每扫下霜粉一斤，加入豆粉二两、蛤粉四两，放在缸里搅匀，澄清后把水倒掉。用细灰按成沟，铺上几层纸，再把湿粉放上去。快干时把粉截成瓦当形或方块状，等干透了才收起来。古代只有辰州和韶州才造这种粉，因此叫它为韶粉。俗语误叫为朝粉。今天各省直都已有制造了。这种粉用作颜料，能长期保持白色；妇女用来搽脸，搽多了脸色会发青。将胡粉投入炭炉中烧，仍会还原为铅，其表面呈黑色，这可谓一切颜色都复归于黑。

附：黄丹①

凡炒铅丹，用铅一斤、土硫黄十两、硝石一两，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入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渐下硝、黄。待为末，则成丹矣。其胡粉残剩者，用硝石、矾石炒成丹，不复用醋也②。

【注释】

①黄丹：一般指氧化铅（PbO），本卷特指铅丹，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铅（Pb_3O_4），即（$2PbO·PbO_2$），次要成分是碱式硫酸铅（$PbO·PbSO_4$）和一氧化铅（PbO），是一种有防蠹性能的桔红色涂料，常作纸丹，做成“千年红”纸，夹在书的扉页和底页，以防虫蛀。近来也有作防锈漆填料用的。

②“凡炒铅丹”一段：这两种制法都转引自李时珍《本草纲目》第八卷金石部“铅丹”条目。前一种制法引自唐独孤滔的《丹房鉴源》，用的是炼丹的传统方法，硝石和空气中的氧起氧化剂作用；后一种制法起于明朝，前进了一步，不再加可有可无的醋和硫了。近现代更进一步发展，单纯利用空气氧化金属铅便可得到质量较好的铅丹。点，古代化学术语。加少量药剂能使大量物质起反应，这叫作“点”。所点的药剂可能有接触剂（即催化剂）的作用。

【译文】

炒铅丹的方法是，用铅一斤、土硫黄十两、硝石一两，把铅熔化后，加一点醋。沸腾时，投一块硫黄。过一会儿，又加一点硝石。沸腾停止后，再加一点醋。接着再加硫黄和硝石。直到全部变成粉末，铅丹就炒成了。若用制胡粉时剩下的铅做原料，就可只用硝石和矾石来炒，而不必加醋了。

欲丹还铅，用葱白汁拌黄丹慢炒，金汁出时，倾出即还铅矣①。

【注释】

①“欲丹还铅”四句：杨维增和刘文铭合作的模拟实验（《化学通报》1986年第4期）表明，葱白汁炭化后可把铅丹还原成铅。

【译文】

若想把黄丹还原成铅，则把葱白汁拌入黄丹，用慢火炒，当有金黄汁流出时，倒出来就可得到铅了。

佳兵第十五卷

【题解】

本卷讲兵器。佳兵，语出《老子》第三十一章："夫佳兵者，不祥之器。"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十五把"佳"解析为"善"，认为佳兵指好兵器。清王念孙指出："佳"字是"隹"字（古惟字）之误。宋应星沿用了陆的说法，把兵器称为佳兵。

本卷在参阅明茅元仪《武备志》的基础上简要记述了明代的弓箭、弩、干戈、火药火器等多种武器的性能和造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他没有记述明燕王朱棣时期发明的"一窝蜂"（世界上最早的多发齐射火箭）。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隋唐出现了第一部记载火药配方的书《丹经内伏硫黄法》。唐炼丹家郑思远在《真元妙道要略》中对火药的属性做了说明："有人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蜜（按：蜜受热后变成炭）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可见，火药是炼丹术士研制长生不老药的意外发现和发明，火药之所以带个"药"字也可以看作一个佐证。本卷记述了黑火药的基本配方是硝石、硫黄和木炭，但考虑到"硝性主直而硫性主横"，用于枪砲的火药配方是"硝九而硫一"，用于爆破的火药配方却是"硝七而硫三"。

宋子曰：兵非圣人之得已也。虞舜在位五十载，而有苗犹弗率①。明王圣帝，谁能去兵哉？"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②，其来尚矣③。

【注释】

①有苗犹弗率（shuài）：苗族仍不顺服。有苗，苗族，亦称三苗。有，语首助词，无义。率，服从。

②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语出《周易·系辞下》。意思是，武器的功用在于威慑天下。弧矢，弓箭。利，功用。

③尚：久远。

【译文】

用兵是圣人不得不干的事情。舜帝在位五十年，苗族仍然没顺服。即使是贤明的帝王，谁能够不要武器和取消军队呢？“武器的功用在于威慑天下”，这句话由来已久了。

为老氏者，有葛天之思焉①。其词有曰：“佳兵者，不祥之器”，盖言慎也。

【注释】

①为老氏者，有葛天之思焉：老氏指老子，相传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著有《老子》（即《道德经》）一书。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效法“道”，应以“无为”为主，因此他主张“无为而治”。所谓“无为”，是指顺应自然的意思。这跟“葛天之思”是一脉相承的。葛天氏是传说中的在伏羲之前的远古帝号，被认为是自然而淳朴的理想之世。

【译文】

老子被认为怀有葛天氏“无为而治”的思想。其书中有句话说：“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那只是警戒人们用兵要慎重而已。

火药机械之窍，其先凿自西番与南裔，而后乃及于中国①。变幻百出，日盛月新。中国至今日，则即戎者以为第一义②。岂其然哉？虽然，生人纵有巧思，乌能至此极也③！

【注释】

①“火药机械之窍”三句：据《皇明世法录》卷八十二和明赵士桢《神器谱》记载，西式枪炮（如佛朗机之类）是在十六世纪由葡萄牙经南洋群岛和西域传入中国的。这里指的可能就是此事。西番，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明史·西域列

传》：“西番即西羌，族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西徼外皆是。”南裔（yì），南方边远地区。

②即戎者：用兵的人。

③乌：疑问助词。哪，怎。

【译文】

制造西式枪炮的诀窍，是经由西域和南方边远地区传到中国来的。它很快就变化百出，日新月异。时至今日，中国用兵的人把兵器放到了第一位。难道这种想法对吗？尽管如此，人类有着巧妙的构思，武器的发展怎能到此为止呢？

弧矢①

凡造弓，以竹与牛角为正中干质，东北夷无竹，以柔木为之。桑枝木为两弰②。弛则竹为内体，角护其外；张则角向内而竹居外。竹一条而角两接。桑弰则其末刻锲以受弦驱③。其本则贯插接笋于竹丫，而光削一面以贴角。

【注释】

①弧矢：弓箭。

②弰（shāo）：弓的末端。

③驱（kōu）：弓弩两端钩弦用的圈套。

【译文】

造弓，用竹片和牛角做正中的骨干，东北少数民族地区没有竹，改用柔韧的木料。两头接上桑木。松弦时，竹在弓弧的内侧，角在弓弧的外侧起保护作用；张弦时，角在弓弧的内侧，竹在弓弧的外侧。竹片用一整条，牛角则两段相接。弓两头的桑木末端都刻有缺口，使弦驱能够套紧。桑木本端与竹片互相穿插接榫，并削光一面贴上牛角。

凡造弓，先削竹一片，竹宜秋冬伐，春夏则朽蛀。中腰微亚小，两头差大，约长二尺许。一面粘胶靠角，一面铺置牛筋与胶而固之。牛角当中牙接，北虏无修长牛角，则以羊角四接而束之；广弓则黄牛明角亦用，不独水牛也。固以筋胶，胶外固以桦皮，名曰暖靶①。

【注释】

①靶（bà）：指弓身中部手握执弓处。

【译文】

动手造弓时，先削一根竹片，竹子要在秋冬砍，因为春夏砍的容易蛀朽。中腰略小，两头稍大，长约两尺。一面用胶粘贴上牛角，一面用胶粘铺上牛筋。两段牛角之间互相咬合，北方少数民族没有长牛角，就用羊角分四段相接扎紧；广东的弓，不单用水牛角，也用半透明的黄牛角。用牛筋和胶液固定，外面再用桦树皮加固，这叫作暖靶。

凡桦木，关外产辽阳①，北土繁生遵化②，西陲繁生临洮郡③，闽、广、浙亦皆有之。其皮护物，手握如软绵，故弓靶所必用。即刀柄与枪干亦需用之。其最薄者则为刀剑鞘室也④。

【注释】

①辽阳：今属辽宁。

②遵化：今属河北。

③临洮：今属甘肃。

④鞘（qiào）：刀剑套。

【译文】

桦树，关外产在辽阳，华北以遵化为多，西北以临洮为多，福建、广东和浙江等地也有出产。用桦树皮做保护层，手握起来感到柔软，所以造弓靶一定要用它。即使是刀柄和枪身也要用到它。最薄的

可用来做刀剑套。

凡牛脊梁每只生筋一方条，约重三十两。杀取晒干，复浸水中，析破如苎麻丝。胡虏无蚕丝，弓弦处皆纠合此物为之。中华则以之铺护弓干，与为棉花弹弓弦也。

【译文】

牛脊骨内有一条长方形的筋，重约三十两。杀牛以后取出晒干，再用水浸，然后撕成苎麻丝样。北方少数民族没有蚕丝，弓弦都是用牛筋缠合的。中原则用它铺护弓的主干，或者用来做弹棉花的弓弦。

凡胶，乃鱼脬、杂肠所为①，煎治多属宁国郡②。其东海石首鱼③，浙中以造白鲞者④，取其脬为胶，坚固过于金铁。北虏取海鱼脬煎成，坚固与中华无异，种性则别也。

【注释】

①鱼脬（pāo）：鱼鳔。鱼鳔熬成的胶粘性特强，古代多用来胶弓。

②宁国郡：今属安徽。

③石首鱼：俗称黄花鱼。鱼纲，石首鱼科。耳石特别发达因而叫石首鱼。它的鳔很发达，可制胶。

④白鲞（xiǎng）：石首鱼干。鱼干都叫作鲞，石首味美，独得白鲞之名。

【译文】

胶是用鱼鳔、杂肠熬的，多数在宁国郡熬炼。东海有一种石首鱼，浙江人常把它晒成美味的鱼干，用它的鳔熬成的胶比钢铁还要牢固。北方少数民族用其他海鱼的鳔熬成的胶，同中原的一样牢固，只是种类不同而已。

天生数物，缺一而良弓不成，非偶然也。

【译文】

上天造就这几种东西，缺少一种就造不成良弓，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凡造弓，初成坯后，安置室中梁阁上，地面勿离火意。促者旬日，多者两月，透干其津液，然后取下磨光，重加筋胶与漆，则其弓良甚。货弓之家，不能俟日足者，则他日解释之患因之①。

【注释】

①解释：松散。

【译文】

弓坯做成之后，放在屋梁高处，地面生火烘焙。短则十天，长则两个月，等到胶液干透，就拿下来磨光，再一次铺筋、涂胶和上漆，这样做出来的弓质量就很好。有的卖弓人不等烘干时间充足就出货的，日后就会出现脱胶的毛病。

凡弓弦，取食柘叶蚕茧，其丝更坚韧。每条用丝线二十余根作骨，然后用线横缠紧约。缠丝分三停①，隔七寸许则空一二分不缠，故弦不张弓时，可折叠三曲而收之。往者北虏弓弦，尽以牛筋为质，故夏月雨雾，妨其解脱，不相侵犯。今则丝弦亦广有之。涂弦或用黄蜡，或不用亦无害也。凡弓两弰系驱处，或切最厚牛皮，或削柔木如小棋子，钉粘角端，名曰垫弦，义同琴轸②。放弦归返时，雄力向内，得此而抗止，不然则受损也。

【注释】

①停：成数，部分。

②名曰垫弦，义同琴轸（zhěn）：垫弦（垫子）有两个作用，一

是使弦驱不易脱落，二是抵挡放箭回弹力以免伤弓。琴轸，琴腹垫弦线的码子。

【译文】

用柘蚕丝制作的弓弦就更坚韧。每条弦用二十多根丝线做骨，然后用丝线横向缠紧。缠丝分成三段，每缠七寸就留空一二分不缠。这样，在弦不上弓时就可以折成三节收起。过去北方少数民族都用牛筋做弓弦，每逢夏天雨季就因它吸潮解脱而不敢出兵进犯。现在到处都有丝弦了。有人用黄蜡涂弦防潮，不用也不要紧。弓两端系弦的部位，要用最厚的牛皮或软木做成像小棋子那样的垫子，用胶粘紧钉在牛角末端，这叫作垫弦，作用跟琴弦的码子相似。放箭时弓弦的回弹力很大，有了垫弦就可以抵消它，否则会损伤弓弦。

凡造弓，视人力强弱为轻重：上力挽一百二十斤，过此则为虎力，亦不数出；中力减十之二三；下力及其半。彀满之时①，皆能中的。但战阵之上，洞胸彻札②，功必归于挽强者。而下力倘能穿杨贯虱，则以巧胜也。

【注释】

①彀（gòu）满：张满弓弩。

②札：铠甲上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叶片。

【译文】

造弓要按人的挽力大小来分轻重：上等力气能挽一百二十斤，超过的叫虎力，但这类人不多；中等的能挽八九十斤；下等的只能挽六十斤左右。这些弓箭在拉满弦时都能射中目标。但在战场上能射穿敌人的胸膛或铠甲的，当然是力气大的射手。力气小的人若能射穿树叶或射中虱子的，那是以巧取胜。

凡试弓力，以足踏弦就地，秤钩搭挂弓腰，弦满之时，推移秤锤所压，则知多少（图100）。其初造料分两，则上力挽强者，角与竹片削就时，约重七两；筋与胶、漆与缠约丝绳，约重八钱。此其大

略。中力减十分之一二，下力减十之二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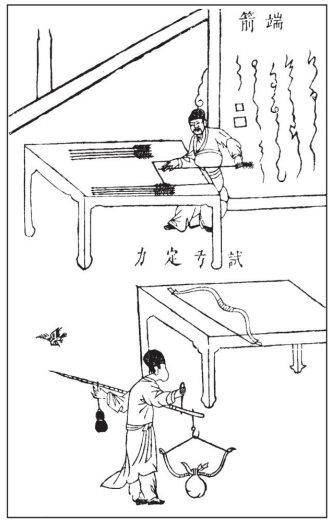


图100　试弓定力

【译文】

测定弓力的方法是，用脚踩弦，将秤钩钩住弓的中点往上拉，弦满之时，推移秤锤称平，就可知道弓力大小。弓料的分量是，上等力气所用的弓，角和竹片削好后约重七两；筋、胶、漆和缠丝约重八钱。这是大概的数字。中等力气的相应减少十分之一二，下等力气的减少十分之二三。

凡成弓，藏时最嫌霉湿。霉气先南后北。岭南谷雨时，江南小满，江北六月，燕齐七月。然淮扬霉气独盛。将士家或置烘厨烘箱，日以炭火置其下。春秋雾雨皆然，不但霉气。小卒无烘厨，则安顿灶突之上。稍怠不勤，立受朽解之患也。近岁命南方诸省造弓解北，纷纷驳回，不知离火即坏之故，亦无人陈说本章者①。

【注释】

①本章：奏事文书。这里指事因。

【译文】

藏弓最怕霉湿。霉雨天气先南后北。开始的节气，岭南是谷雨，江南是小满，江北是六月，河北、山东一带是七月。淮扬地区霉雨天气最多。军官家里有烘厨或烘箱，每天都用炭火烘。不仅是霉雨天，春秋下雨或多雾的天气也都这样干。士兵没有烘厨或烘箱，就把弓放在灶头烟突上。稍微照管不周到，弓就会朽坏解脱。近年来朝廷命令南方各省造弓解送北京，纷纷被退回，不知道弓一不烘就坏的道理，也没有人就此事上奏朝廷。

凡箭笴①，中国南方竹质，北方萑柳质②，北虏桦质，随方不一。竿长二尺，镞长一寸③，其大端也。凡竹箭，削竹四条或三条，以胶粘合，过刀光削而圆成之。漆丝缠约两头，名曰“三不齐”箭杆④。浙与广南有生成箭竹不破合者。柳与桦杆，则取彼圆直枝条而为之，微费刮削而成也。凡竹箭其体自直，不用矫揉。木杆则燥时必曲。削造时以数寸之木，刻槽一条，名曰箭端，将木杆逐寸戛拖而过⑤，其身乃直。即首尾轻重，亦由过端而均停也⑥。

【注释】

①笴（gǎn）：箭杆。

②萑（huán）柳：蒲柳，也叫水杨。

③镞（zú）：箭头。

④三不齐：《明会典》卷一九二记载，有“黑雕翎竹杆三不齐铁箭”和“黑雕翎碌扣三不齐铁箭”两种。

⑤戛（jiá）：刮。

⑥均停：停均，即均匀妥帖。

【译文】

箭杆用料各地不同，南方用竹，北方用蒲柳木，北方少数民族则用桦木。箭杆长二尺，箭头长一寸，这是一般的规格。做竹箭时，削

竹三四条并用胶粘合，再用刀削圆刮光。然后用漆丝缠紧两头，这叫作“三不齐”箭杆。浙江和广东南部有天然的箭竹，不用破开粘合。柳木或桦木做的箭杆，只要选取圆直的枝条稍加削刮就可以了。竹箭本身很直，不必矫正。木箭杆干燥后势必变弯。矫正的办法是用一块几寸长的木头，上面刻一条槽，名叫箭端，将木杆嵌在槽里逐寸刮拉而过，杆身就会变直。即使原来杆身头尾不均匀的，也会变得均匀起来。

凡箭，其本刻衔口以驾弦，其末受镞。凡镞，冶铁为之。《禹贡》砮石乃方物①，不适用。北虏制如桃叶枪尖，广南黎人矢镞如平面铁铲，中国则三棱锥象也。响箭则以寸木空中锥眼为窍，矢过招风而飞鸣，即庄子所谓“嚆矢”也②。

【注释】

①砮（nǔ）石：石制箭头。

②嚆（hāo）矢：响箭。嚆，呼叫。

【译文】

箭杆的末端刻有一个小凹口叫作衔口，以便扣在弦上。末端安装箭头，箭头是用铁铸成的。《尚书·禹贡》记载的石制箭头，是地方土产，不适用。至于箭头的形状，北方少数民族做的像桃叶枪尖，广东南部黎族人做的像平头铁铲，中原做的则是三棱锥形。响箭之所以能迎风飞鸣，巧妙就在于小小的箭杆上锥有孔眼，这就是庄子说的嚆矢。

凡箭行端斜与疾慢，窍妙皆系本端翎羽之上①。箭本近衔处，剪翎直贴三条，其长三寸，鼎足安顿，粘以胶，名曰箭羽。此胶亦忌霉湿，故将卒勤者，箭亦时以火烘。羽以雕膀为上，雕似鹰而大，尾长翅短。角鹰次之，鸱鹞又次之②。南方造箭者，雕无望焉，即鹰鹞亦难得之货，急用塞数，即以雁翎，甚至鹅翎亦为之矣。凡雕翎箭行疾过鹰、鹞翎十余步而端正，能抗风吹。北虏羽箭多出此料。鹰、鹞翎作法精工，亦恍惚焉。若鹅、雁

之质，则释放之时，手不应心，而遇风斜窜者多矣。南箭不及北，由此分也。

【注释】

①翎（líng）羽：禽类翅、尾上的尖长羽毛。

②鸱鹞（chī yào）：鹞鹰。似鹰而小的猛禽。

【译文】

箭飞行得正还是偏，快还是慢，关键都在箭羽上。在箭杆本端近衔口的地方，用脬胶粘上三条三寸长的三足鼎立形的翎羽，这名叫箭羽。脬胶也怕霉湿，因此勤快的将士经常用火烘箭。所用的羽毛，以雕的翅毛最好，雕像鹰而比鹰大，尾长而翅膀短。角鹰的其次，鹞鹰的更次。南方造箭的人，固然没希望得到雕羽，就是鹰羽也很难得到，急用时就只好用雁羽甚至用鹅羽来充数。雕翎箭飞得比鹰、鹞翎箭快十多步而且端正，能抗风吹。北方少数民族的箭羽多数用雕翎。角鹰或鹞鹰翎箭如果精工制作，效用也跟雕翎箭差不多。可是，鹅、雁翎箭射出时却手不应心，往往一遇到风就歪到一边去了。南方箭比不上北方箭，原因就在这里。

弩①

凡弩为守营兵器，不利行阵。直者名身，衡者名翼②，弩牙发弦者名机③。斫木为身，约长二尺许，身之首横拴度翼。其空缺度翼处，去面刻定一分，稍厚则弦发不应节。去背则不论分数。面上微刻直槽一条以盛箭。其翼以柔木一条为者名扁担弩，力最雄。或一木之下，加以竹片叠承，其竹一片短一片。名三撑弩，或五撑、七撑而止。身下截刻锲衔弦，其衔傍活钉牙机，上剔发弦。上弦之时，唯力是视。一人以脚踏强弩而弦者，《汉书》名曰蹶张材官④。弦送矢行，其疾无与比数。

【注释】

①弩（nǔ）：用机械发射的比一般弓箭（所谓“弧矢”）的力大得多的弓。《周礼·夏官·司马·司弓矢》把弩分成夹、庾、唐、大四种：“凡弩，夹、庾利攻守，唐、大利车战野战。”

②翼：弩担，即弓身。

③机：即弩机，弩上勾弦发射弩箭的机构，青铜制，装在弩的木臂后部。

④蹶（jué）张材官：语出《史记·申屠嘉列传》和《汉书·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材官，指勇武之卒。蹶张，指用脚踏强弩使之张开。蹶，踏。

【译文】

弩是守营的兵器，不适于冲锋上阵。直的部分叫身，横的部分叫翼，扣弦发箭的开关叫机。砍木做弩身，长约二尺，前端横拴弩翼。拴翼的孔离弩面限定一分，稍为下一点，弦和箭就不匹配。与弩底的距离则不必计较。弩面刻一条直槽承放箭枝。弩翼用一根柔木做成的叫扁担弩，射力最强。一根柔木下面再用竹片挨次缩短。叠撑的就相应叫三撑弩、五撑弩或七撑弩。弩身后端刻一个缺口扣弦，缺口旁钉有活动扳机，上推即可发箭。上弦时全靠人的体力。由一个人脚踏强弩上弦的，《汉书》称为“材官蹶张”。弩弦把箭射出，快速无比。

凡弩弦以苎麻为质，缠绕以鹅翎，涂以黄蜡。其弦上翼则紧，放下仍松，故鹅翎可扱首尾于绳内①。弩箭羽以箬叶为之。析破箭本，衔于其中而缠约之。其射猛兽药箭，则用草乌一味②，熬成浓胶，蘸染矢刃。见血一缕，则命即绝，人畜同之。

【注释】

①扱（chā）：插。

②草乌：乌头的主根，含乌头碱，有剧毒。

【译文】

弩弦用苎麻绳做，还要缠上鹅翎，涂上黄蜡。弩弦装上弩翼时

紧，放下来时松，所以鹅翎的头尾都可以夹入麻绳内。弩箭羽用箬竹叶制成。把箭本破开一点，夹箬竹叶进去并把它缠紧。射杀猛兽用的药箭，则是用草乌熬成浓胶蘸涂在箭头上。这种箭一见血就能使人畜丧命。

凡弓箭强者，行二百余步；弩箭最强者，五十步而止，即过咫尺，不能穿鲁缟矣①。然其行疾则十倍于弓，而入物之深亦倍之。

【注释】

①“弩箭最强者”四句：《史记·韩安国列传》：“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汉书·韩安国传》作“强弩之末”。形容弩箭虽强劲，但超过了射程就力竭，连鲁缟都射不穿了。咫（zhǐ）尺，比喻距离很近。咫，周尺八寸叫咫。鲁缟（gǎo），鲁地（今山东境内）所产的素绢，轻而薄。

【译文】

强弓可以射两百多步远，而强弩只能射五十步，再远一点就连薄绢也射不穿了。然而，弩比弓快十倍，穿透物体也深一倍。

国朝军器造神臂弩、克敌弩①，皆并发二矢、三矢者（图101）。又有诸葛弩②，其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其翼取最柔木为之。另安机木，随手扳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则又扳木上弦而发。机巧虽工，然其力棉甚，所及二十余步而已。此民家妨窃具③，非军国器。其山人射猛兽者，名曰窝弩④，安顿交迹之衢⑤，机傍引线，俟兽过带发而射之。一发所获，一兽而已。

图101　连发弩

【注释】

①国朝：本朝。杨素卿刊本作“明朝”，可见杨本刊于清初。神臂弩：制造始于宋熙宁年间（1068—1077），身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单发，射程二百四十步。当时叫神臂弓。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器用》：“熙宁中，李定献偏架弩，似弓而施干镫。以镫距地而张之，射三百步，能洞重札，谓之神臂弓。”明朝时已由单发改进为并发。具体形制见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一〇三。克敌弩：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韩世忠根据神臂弓（凤凰弓）改造而成，单发。当时叫克敌弓。据《明会典》卷一九二工部记载：“弘治十七年，题造硬弩二，一并发二矢，一并发三矢，比神臂弩为远，定名克敌弩。”

②诸葛弩：《武备志》卷一〇三说此弩能一弩连发十矢，使用轻巧，但矢力轻而必用药。附有“诸葛全式弩”和“诸葛分式弩”两图。

③妨：通“防”。

④窝弩：《武备志》卷一〇三说此弩力大，必用腰绊上弦，弩身

面上架箭二枝，弩左旁架箭一枝，附有图。

⑤衢（qú）：交叉路口。《尔雅·释宫》：“四达谓之衢。”

【译文】

本朝作为军器的弩有神臂弩、克敌弩，都是同时发二三支箭的。还有一种诸葛弩，弩上刻有直槽可装箭十支，弩翼用最柔韧的木制成，安有木制弩机，随手扳机就可以上弦。发出一箭，槽中又落下一箭，又可以再扳机上弦发一箭。这种弩机结构精巧，但射力弱，射程只有二十来步远。这是民间用来防盗的，而不是军队用的兵器。山区的人用来射杀猛兽的弩叫作窝弩，装在野兽出没的地方，拉上引线，野兽走过时一碰到引线，箭就会自动射出。一箭能获得一只野兽。

干

凡干戈①，名最古，干与戈相连得名者。后世战卒、短兵驰骑者更用之。盖右手执短刀，则左手执干以蔽敌矢。古者车战之上，则有专司执干并抵同人之受矢者。若双手执长戈与持戟、槊②，则无所用之也。

【注释】

①干：盾。戈：杆头装有横向短刃（所谓援）用以横击、钩杀的一种兵器。

②戟：长杆头上装有月牙利刃的合戈、矛为一体的可以直刺和横击的一种兵器。槊：长矛。

【译文】

干戈这个名字在兵器中最古老，干和戈连起来而得名。后世兵卒和拿短兵器的骑兵更常配合使用干和戈。右手执短刀，左手执盾牌以抵挡敌箭。古时候的战车，有人专门负责拿着盾牌，保护同车人免遭敌箭。要是双手拿着长矛或戟，那就空不出手来拿盾牌了。

凡干，长不过三尺，杞柳织成尺径圈[1]，置于项下，上出五寸，亦锐其端，下则轻竿可执。若盾名中干，则步卒所持以蔽矢并拒槊者，俗所谓傍牌是也。

【注释】

①杞柳：杨柳科，落叶丛生灌木。枝条韧。

【译文】

盾牌长不过三尺，放在脖子下面防护，这是用杞柳枝采编织成的直径一尺的上尖圆块，上尖部突出五寸，它的下端接有一根轻杆可供手执。另有一种盾叫中干，俗称傍牌，那是步兵拿来挡箭或长矛用的。

火药料

火药火器[1]，今时妄想进身博官者，人人张目而道，著书以献，未必尽由试验。然亦粗载数叶[2]，附于卷内。

【注释】

①火药火器：火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顾名思义是“着火的药”。它的主要成分硝石和硫黄，一方面是医药（东汉《神农本草经》把硝石列为上品药的第六位，硫黄列为中品药的第三位），另一方面又是丹药（号称万古丹经王的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把硝和硫看作“正纲纪”的“八石”之二）。火药是由炼丹家发明的。宋孟要甫《诸家神品丹法》卷五引有唐孙思邈的“丹经内伏硫黄法”。配方是硫黄、硝石各二两，皂角子炭三颗，通过起焰火来达到伏火的目的。唐代《铅汞甲辰至宝集成》卷二载有清虚子的“伏火矾法”：“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面，烟渐起。”无疑，上列二方都是火药的原始形式。从火药到火器，大致经

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据宋路振《九国志》记载，唐哀帝天祐元年（904），郑璠攻打豫章，用“发机飞火”，即用抛石机抛射火药弹，烧毁龙沙门。第二阶段已能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北宋曾公亮的《武经总要》记述的蒺藜火球、毒药烟球，北宋末年出现的霹雳炮、震天雷等都属这一类。第三阶段已能利用火药的定向爆发性能即射击性能。北宋绍兴二年（1132）出现的火枪，南宋开庆一年（1259）出现的突火枪，元朝出现的火铳等都属这一类。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元至顺三年（1332）制造的号称“铜将军”的火铳，是已发现的世界上最古的铜炮。恩格斯指出：“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②叶：书册中的一页。

【译文】

关于火药和火器，现时那些妄图博取高官厚禄的人，个个都在高谈阔论，著书呈献，他们说的未必都经过试验。但这里还是粗略写上几页，附在卷内。

凡火药，以消石、硫黄为主，草木灰为辅①。消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其出也，人物膺之②，魂散惊而魄齑粉③。凡消性主直，直击者消九而硫一；硫性主横，爆击者消七而硫三④。其佐使之灰，则青杨、枯杉、桦根、箬叶、蜀葵、毛竹根、茄秸之类，烧使存性，而其中箬叶为最燥也。

【注释】

①“凡火药”三句：这里说的草木灰，实际上是指炭末，正如下文所说：“其佐使之灰，则青杨……之类，烧使存性。”这三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黑火药的配方及其演变：唐代火

药硝硫含量相同，即1：1；宋代增加硝的含量，硝硫比为2：1，甚至3：1；明朝时“直硝”（射击火药）的硝硫比提高到9：1甚至10：1。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一一九《水药赋》提到“一君二臣”，即是说，硝是君，硫和“灰”都是臣。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一硝二黄三木炭”的说法。然而根据黑火药燃爆的主要反应式（$2KNO_3+S+3C \rightarrow K_2S+N_2\uparrow+3CO_2\uparrow+169$千卡）来看，硝是主氧化剂，硫是辅氧化剂，炭是还原剂，即使是从反应克原子比及重量来看，炭也比硫多一些。因此，比较全面的看法应该是硝、炭、硫三者都重要，缺一不可。近代黑火药的一般配方是：硝（KNO_3）75%～68%，碳（C）15%～17%，硫（S）10%～15%。

②膺（yīng）：受。

③齑（jī）粉：纸粉，碎屑，喻为粉身碎骨。

④“凡消性主直”四句：这里沿用《武备志》卷一一四《火药赋》关于“硝性竖而硫性横”的说法，是对的。“直”指的是发射，硝要多，因为硝能加速氧化并使反应完全，造成力强烟少，枪管内几乎不留残渣。据调查，用于猎枪的黑火药（俗称直硝）的配方是：硝78%，硫10%，碳12%，硝黄比接近九比一。“横”指的是爆破，黄要多一些，因为硫黄能降低着火点，增加气体发生量，并能抑制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氰化氢）的产生，成本又较低。据调查，用于爆破的黑火药（俗称横硝）的配方是：硝66%～70%，硫14%～17%，炭16%～17%，硝黄比八比二，接近宋应星说的七比三。

【译文】

火药成分以硝石和硫黄为主，草木灰为辅。硝石阴性最强，硫黄阳性最强，这两种神奇的阴、阳物质在没有空隙的地方相遇，爆炸起来，不论人还是物都要魂飞魄散粉身碎骨。硝石纵向爆发力大，所以用于射击的火药是硝九硫一；硫黄横向爆发力大，所以用于爆破的火药是硝七硫三。作为辅助剂的灰可以用青杨、枯杉、桦树根、箬竹叶、蜀葵、毛竹根、茄秆之类，烧制成炭，其中以箬竹叶炭末最为燥

烈。

凡火攻有毒火、神火、法火、烂火、喷火①。毒火，以白砒、硇砂为君②，金汁、银锈、人粪和制③；神火，以朱砂、雄黄、雌黄为君④；烂火，以硼砂、磁末、牙皂、秦椒配合；飞火⑤，以朱砂、石黄、轻粉、草乌、巴豆配合⑥；劫营火，则用桐油、松香。此其大略。其狼粪烟昼黑夜红，迎风直上，与江豚灰能逆风而炽⑦，皆须试见而后详之。

【注释】

①毒火：据《武备志》卷一一九说："破阵用之。贼闻其气，昏眩卧倒又燎皮。"神火：《武备志》卷一一四说："神火药，偷营劫寨、冲锋破敌用之"，"三七均分火药强"。这与宋应星说的"爆击者消七而硫三"相符。法火：《武备志》卷一一九说："法火药，最厉害，一物不可见，一步不可行。生擒贼兵用此。"喷火：据《武备志》卷一一九的配方是：硝二两，硫二钱半，细砂七钱半（桐油巴油炒），灰三钱半。

②硇（náo）砂：矿物名。化学成分为氯化铵（NH_4Cl）。有毒。可入药。

③金汁：金黄色陈年粪清汁。银锈：炼银时沉在坩埚底的铜、铅氧化物。详见本书第十四卷《五金·银》。

④朱砂、雄黄、雌黄：矿物名。朱砂为硫化汞（HgS）；雄黄为硫化砷（AsS），别名石黄；雌黄为三硫化二砷（As_2S_3）。

⑤飞火：《武备志》卷一一四说："飞火药，冲阵劫寨，焚粮烧贼，水陆马步俱用。"

⑥轻粉：氯化亚汞（Hg_2Cl_2），有毒。化学纯品称为甘汞。巴豆：大戟科，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种子含有毒性蛋白，有毒。

⑦"其狼粪烟昼黑夜红"四句：《武备志》卷一一四指出："逆风火

药：风逆愈劲，烟焰蔽天：狼粪、艾肭、江豚骨、江豚油、硝火、硫火、箬灰、桦灰、杉灰、斑猫。”狼粪烟，即“烽烟”“烽火”。我国古代边防报警用，平时为了报告平安无事，也规定一定时间点烟或举烽，当然方式和次数都跟报警有所区别。

【译文】

火攻有毒火、神火、法火、烂火、喷火等等。毒火以白砒、硇砂为主，再加金汁、银锈、人粪混合配制；神火以朱砂、雄黄、雌黄为主；烂火要加硼砂、瓷屑、猪牙皂荚、花椒等物；飞火要加朱砂、雄黄、轻粉、草乌、巴豆；劫营火则用桐油、松香。这些配方只是个大概。至于狼粪烟白天黑晚上红，迎风直上，以及江豚灰逆风炽燃的传闻，都得经过试验，亲眼看一看，才能详加说明。

消石

凡消，华夷皆生，中国则专产西北①。若东南贩者不给官引②，则以为私货而罪之。消质与盐同母，大地之下，潮气蒸成，现于地面。近水而土薄者成盐，近山而土厚者成消。以其入水即消溶，故名曰消。长淮以北，节过中秋，即居室之中，隔日扫地，可取少许，以供煎炼。

【注释】

①“凡消”三句：“专产西北”的说法不妥。作者陷入自相矛盾，他说：“凡消三所最多：出蜀中者曰川消，生山西者俗呼盐消，生山东者俗呼土消。”

②官引：官府发给的运销凭证。引，路引，通行证。

【译文】

硝石，中国和外国都有，中国独产在西北。东南卖硝的人如果没有官府发给的运销凭证，就会以贩私被治罪。硝和盐都是在大地下面

生成的，随着水气蒸发，出现在地面。近水而土层薄的地方生成盐，靠山而土层厚的地方生成硝。因为它入水即消溶，所以叫消。长江、淮河以北地区，中秋节过后，即使是在室内，隔天扫地也可扫出少量的硝，以供煎炼提纯。

凡消三所最多：出蜀中者曰川消，生山西者俗呼盐消，生山东者俗呼土消。凡消刮扫取时，墙中亦或迸出。入缸内，水浸一宿，秽杂之物，浮于面上，掠取去时，然后入釜，注水煎炼。消化水干，倾于器内，经过一宿，即结成消。其上浮者曰芒消，芒长者曰马牙消，皆从方产本质幻出。其下猥杂者曰朴消①。欲去杂还纯，再入水煎炼。入莱菔数枚同煮熟②，倾入盆中，经宿结成白雪，则呼盆消。凡制火药，牙消、盆消功用皆同。

【注释】

①“其上浮者曰芒消”三句：芒硝、马牙硝和朴硝都是十水硫酸钠（$Na_2SO_4 \cdot 10H_2O$），只是精粗和晶形不同罢了，这三者都不能作火药料，跟硝石（KNO_3或$NaNO_3$）有本质区别，但外形却极其相似。南朝梁陶弘景用火焰分析法加以鉴别：“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硝石也。”（《本草经集注》）。宋应星却把它们混为一谈了。

②莱菔（fú）：萝卜。在此作吸附剂。

【译文】

国内有三个地方产硝最多：四川产的叫川硝，山西产的叫盐硝，山东产的叫土硝。把刮扫来的硝土墙有时也有硝冒出来。放进缸里，用水浸一夜，捞去浮渣，然后放进锅中，加水煎煮。到硝完全溶解并又充分浓缩时，倒入容器，经过一晚便析出硝的结晶。其中浮在上面的叫芒硝，芒长的叫马牙硝，这都是各地出产的硝再经过纯化得到的。而沉在下面含杂质较多的叫朴硝。要除去杂质把它提纯，还需加水再煮。丢进几只萝卜一起煮熟后，再倒入盆中，经过一晚便析出雪白的结晶，这

叫作盆硝。牙硝和盆硝制造火药的功用相同。

凡取消制药，少者用新瓦焙，多者用土釜焙，潮气一干，即取研末。凡研消不以铁碾入石臼①，相激火生，则祸不可测。凡消配定何药分两，入黄同研，木灰则从后增入。凡消既焙之后，经久潮性复生。使用巨炮，多从临期装载也。

【注释】

①凡研消不以铁碾入石臼：只能用木杵臼，这是为了避免因产生静电火花而引起爆炸。

【译文】

用硝制造火药，少量的可以放在新瓦片上焙干，多的就要放在土锅中焙，焙干后，立即取出研成粉末。不能用铁碾在石臼里研磨硝，因为铁石摩擦一旦产生火花，造成的灾祸将不堪设想。硝和硫按配方比例拌匀同研，木炭末随后才加入。硝焙干后，时间久了又会返潮。大炮用的硝药，多数是临时装载的。

硫黄　详见《燔石》卷

凡硫黄，配消而后，火药成声。北狄无黄之国，空繁消产，故中国有严禁。凡燃炮，拈消与木灰为引线①，黄不入内，入黄则不透关②。凡碾黄难碎，每黄一两，和消一钱同碾，则立成微尘细末也。

【注释】

①拈（niǎn）：用手指搓转。

②透关：过关。

【译文】

硫黄和硝配合之后，才能做成火药燃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不产

硫黄，硝石再多也没用，因此中原严禁向那里贩运硫黄。大炮点火，要用硝和木炭末混合搓成引线，不要加入硫黄，否则引线导火就失灵了。硫黄很难碾碎，若每两硫黄加入一钱硝，就可以很快碾成像尘一样的粉末了。

火器

西洋炮。熟铜铸就，圆形，若铜鼓。引放时，半里之内，人马受惊死。平地蘸引炮有关捩①，前行遇坎方止。点引之人，反走坠入深坑内，炮声在高头，放者方不丧命。

【注释】

①蘸（ruò）引：点燃引信。关捩（liè）：机轴，机关。图102神威大炮的“铁栓”和图103流星炮的“铁鐍”都是关捩。

【译文】

西洋炮。熟铜铸成，圆形，像个铜鼓。放炮时，半里之内，人马都会吓死。平地点引炮装有可使炮身转动的机关，行到坑坑洼洼的地方停下来。炮手点燃引线之后立即往回跑并跳进深坑里，炮声在高处爆发，炮手才不至于丧命。

红夷炮①。铸铁为之，身长丈许，用以守城。中藏铁弹并火药数斗，飞激二里，膺其锋者为齏粉（图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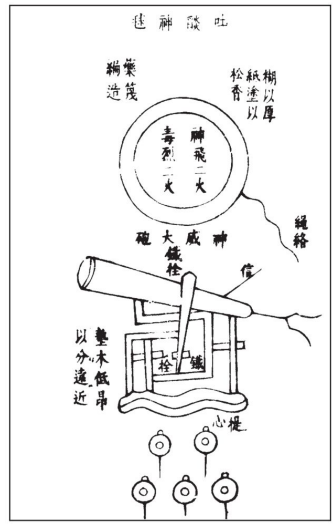


图102　神威大炮

【注释】

①红夷炮：明代称荷兰制大炮为红夷炮。我国据此仿造的也叫红夷炮。《明史·兵志四·火器》：“万历中……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二丈余，重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山西阳高曾发掘出一门铸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的红夷铁炮，全长一百五十厘米，接连四节，重五百斤。

【译文】

红夷炮。铸铁造，身长一丈，用来守城。炮膛里装有几斗铁丸和火药，射程二里，被击中者即成碎粉。

凡炮爇引内灼时，先往后坐千钧力①，其位须墙抵住。墙崩者其常。

【注释】

①往后坐千钧力：枪炮发射时所造成的反作用力迫使火器向后运

动的现象。这种反作用力叫作后坐力。

【译文】

大炮引发时，产生很大的后坐力，炮位必须用墙顶住。墙因而崩塌是常见的事。

大将军，二将军①。即红夷之次，在中国为巨物。佛郎机②。水战舟头用。三眼铳。百子连珠炮（图103、图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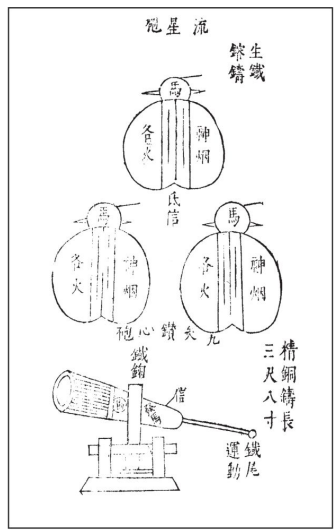


图103　流星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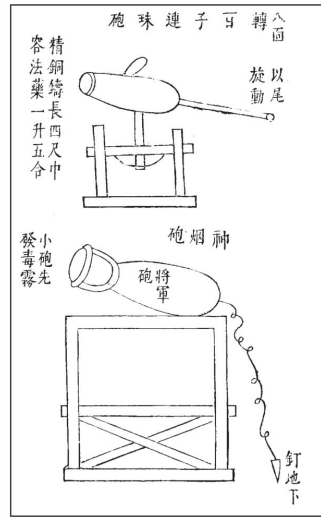


图104　百子连珠炮

【注释】

①大将军，二将军：炮名。号称我国古代威力最大的炮。详见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一一二。《明史·兵志四》说："明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号将军者自大至五。"

②佛郎机：佛郎机炮的简称。佛郎机，是波斯语ferangi或feringi的译音，原指葡萄牙和西班牙。据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一一二记载，此炮是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由佛郎机国传来的，所以叫作佛郎机。机制是："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又据《明史·兵志四》记载："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者，国名也。正德末，其国舶至广东。自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至百余丈，最利水战。"

【译文】

大将军，二将军。比红夷炮小一点，在中国算是大型的东西。佛郎机。

水战时装在船头用。三眼铳。百子连珠炮。

地雷（图105）。埋伏土中，竹管通引，冲土起击，其身从其炸裂。所谓横击，用黄多者。引线用矾油，炮口覆以盆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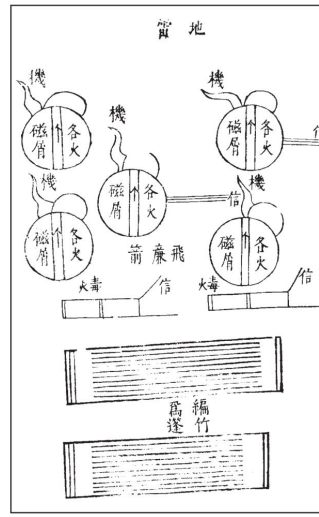


图105　地雷

【注释】

①引线用矾油，炮口覆以盆：这是防潮措施。

【译文】

地雷。埋藏在泥土中，用竹管套护引线，引爆时冲开泥土起杀伤作用，地雷本身也炸裂了。这种所谓的“横击”，是火药配方中硫黄用得较多的缘故。引线要涂上矾油，引线入口处要用盆覆盖。

混江龙（图106）①。漆固皮囊裹炮沉于水底，岸上带索引机。囊中悬吊火石、火镰②，索机一动，其中自发。敌舟行过，遇之则败。然此终痴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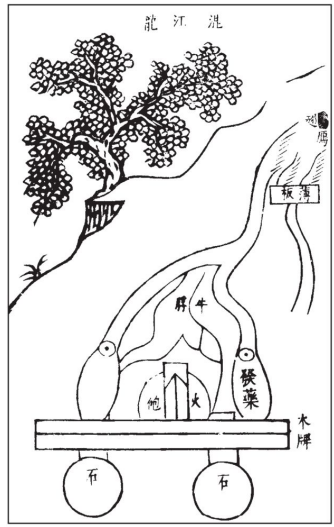


图106　混江龙

【注释】

①混江龙：一种“自动”爆炸水雷。

②火石、火镰：古代一对打火工具。火镰打击火石而起火。火石是起火用的燧石；火镰是打火用的火刀，铁制，似镰刀。

【译文】

混江龙。用漆密封，用皮囊包裹，沉入水底，岸上用一条引索控制。皮囊里挂有火石和火镰，一牵动引索，囊里自然会点火引爆。敌船若碰到它就会被炸坏。但它毕竟是个笨重的家伙。

鸟铳（图107）。凡鸟铳长约三尺，铁管载药，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凡锤鸟铳，先以铁挺一条大如箸者为冷骨①，裹红铁锤成。先为三接，接口炽红，竭力撞合。合后以四棱钢锥如箸大者，透转其中，使极光净，则发药无阻滞。其本近身处，管亦大于末，所以容受火药。每铳约载配消一钱二分、铅铁弹子二钱。发药不用信引，岭南制度，有用引者。孔口通内处露消分厘，捶熟苎麻点火。左手握铳对敌，右手发铁机逼苎火于

消上，则一发而去。鸟雀遇于三十步内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则铳力竭矣。鸟枪行远过二百步，制方仿佛鸟铳，而身长药多，亦皆倍此也。

图107　鸟铳

【注释】

①铁挺：刚而直的铁条。挺，通“梃”。棍棒。此指条状物。

【译文】

鸟铳。约有三尺长，装火药的铁枪管嵌在木托上，以便于手握。锤制鸟铳时，用一根像筷子一样粗的铁条做冷骨，把烧红的铁块包在它上面打成铁管。枪管先分三段打出，再把接口烧红锤接。然后，又用像筷子一样粗的四棱钢锥插进枪管来回转动，使内壁极其圆滑，发射时才不会有阻滞。枪管近人身的一端较粗，用来装载火药。每支铳一次约装火药一钱二分、铅铁弹子二钱。点火时不用引信，岭南的鸟铳也有用引信的。而在枪管近人身一端通到枪膛的小孔上露出一点硝药，用锤烂了的苎麻点火。左手握铳对敌，右手扣扳机逼苎麻火到硝药上，一刹那就发射出去了。鸟雀在三十步之内中弹会被打得稀巴烂，五十步以外中弹才能保存原形，到了一百步，火力就完了。鸟枪的射

程超过二百步，制法跟鸟铳相似，但枪管的长度和装药量都增加了一倍。

万人敌（图108）[1]。凡外郡小邑乘城却敌，有炮力不具者，即有空悬火炮而痴重难使者，则万人敌近制随宜可用，不必拘执一方也。盖消黄火力所射，千军万马立时糜烂。其法：用宿干空中泥团，上留小眼，筑实消黄火药，参入毒火、神火，由人变通增损。贯药安信而后，外以木架匡围[2]，或有即用木桶而塑泥实其内郭者，其义亦同。若泥团必用木匡，所以妨掷投先碎也[3]。敌攻城时，燃灼引信，抛掷城下。火力出腾，八面旋转。旋向内时，则城墙抵住，不伤我兵；旋向外时，则敌人马皆无幸。此为守城第一器。而能通火药之性、火器之方者，聪明由人。作者不上十年，守土者留心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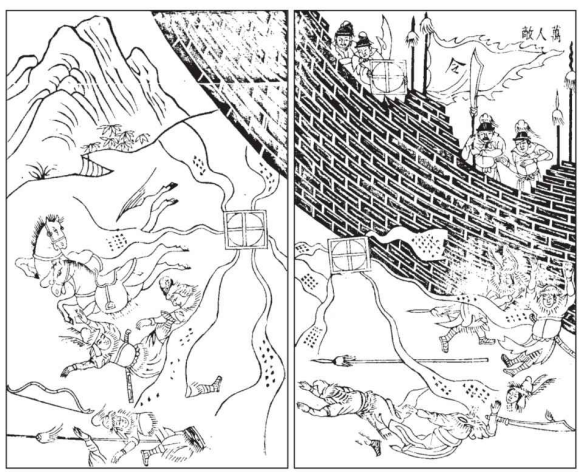


图108　万人敌

【注释】

①万人敌：一种边旋转边爆炸的活动炸药包。可敌万人，誉为“守城第一器”。

②匡：同“框”。

③妨：通“防”。

【译文】

万人敌。边远小县守城御敌，有的没有炮，有的即使有炮也笨重难使，万人敌却是一种不必拘执一方而随宜可用的武器。硝石和硫黄配合产生的火力能炸得千军万马血肉横飞。制法是，把晾干的中空泥团，通过小孔装满由硝和硫黄配成的火药，并由人变通增减地掺入毒火、神火等药料。压实并安上引信后，再用木框框住，也有用木桶内壁糊泥又填实火药而成的，道理一个样。若用泥团就一定要加木框，以防止抛出去还没爆炸就破裂了。敌人攻城时，点燃引信，把万人敌抛掷到城下。顿时，万人敌不断射出火力，而且四方八面地旋转起来。当它向内旋时，由于有城墙挡着，不会伤害自己人；当它向外旋时，敌军人马都得伤亡。这是守城最重要的武器。凡能通晓火药性能和火器制法的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种武器发明还不到十年，守卫国土的人们都可以留心使用它。

丹青第十六卷

【题解】

本卷讲朱墨。丹为红，青为黑（青有绿、蓝、黑三义，此取黑义），丹青在本卷专指朱墨，也泛指绘画用的颜料。正如《汉书·苏武传》所言："竹帛所载，丹青所画。"

朱和墨都是我国传统名产。朱是红色硫化汞（HgS）。它最初是炼丹术的产品和药品。据《天工开物》英译本说，目前英德等国的科技书仍称本卷所记述的制朱方法为"中国的方法"。炭黑生产也数我国最早。本卷记述了"桐油点烟"和"烧松配烟"两种生产炭黑的方法，后者分级取烟，品列三等——清烟、混烟和烟子（粗烟），是近代土法生产炭黑的雏型。

宋应星非常敬重能工巧匠，他在本卷用"至神"二字称赞画工能到达"肖象万物""色色咸备"、出神入化的美妙境界。

宋应星在《朱》这一节说："若水银已升朱，则不可复还为汞。所谓造化之巧已尽也。"其实，造化之巧已尽又没尽：朱在常温下是稳定的，不会变回汞，所以可以说"造化之巧已尽也"。但是，朱若受热达到一定温度就会分解变回汞。这牵涉到化学的化合反应和分解反应问题。这说明科学和技术是"天工开物"的两把金钥匙：科学探索自然发现规律，技术发明创造付诸生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宋子曰：斯文千古之不坠也①，注玄尚白②，其功孰与京哉③！离火红而至黑孕其中，水银白而至红呈其变④。造化炉锤⑤，思议何所容也！五章遥降，朱临墨而大号彰⑥；万卷横披，墨得朱而天章焕⑦。文房异宝，珠玉何为？至画工肖象万物，或取本姿，或从配合，而色色咸备焉。夫亦依坎附离⑧，而共呈五行变态，非至神孰能与于斯哉⑨？

【注释】

①斯文：原指周文王的礼乐制度，后泛指文化。

②注玄尚白：白纸黑字的文化典籍。注，撰写，注释。玄，黑色，这里指墨写的字。尚，加在上面。白，白色，这里指纸。

③京：高大。

④离火红而至黑孕其中，水银白而至红呈其变：指炭黑和银朱的制造过程。离，八卦之一。卦形为☲，象征火。《周易·说卦》：“离为火。”

⑤造化炉锤：大自然创造化育万物。《庄子·大宗师》：“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贾谊《鵩鸟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王充《论衡·自然》：“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⑥五章遥降，朱临墨而大号彰：五章，指青、黄、赤、白、黑五色。《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孔颖达疏：“五色，谓青、赤、黄、白、黑，据五方也。”这里泛指各种颜色。大号，原指堂皇的名号，这里指红色。这两句的意思是，颜色出现，红色以面临黑色而红得越发明显。

⑦万卷横披，墨得朱而天章焕：天章，原喻帝王的诗文辞章，这里泛指白纸黑字的好文章。古籍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读者边读边用红朱笔自加圈点。这两句的意思是，书卷打开，黑色的字以得到红色的圈点而黑得分外鲜明。

⑧依坎附离：坎，八卦之一。卦形☵，象征水，“依坎附离”的意思是说，要依靠水火的作用。

⑨至神：语出《周易·系辞上传》：“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至神，极其神奇，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译文】

历代文化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而不失散，靠的是白纸黑字的文献记

载，这个功绩是无与伦比的。火是红色的，其中却孕育着最黑的墨烟；水银是白色的，而最红的银朱却从它变化而来。大自然的熔炉冶炼，变化万千，真是不可思议啊！颜色出现，红色以面临黑色而红得越发明显；书卷打开，黑色的字以得到红色的圈点而黑得分外鲜明。文房自有笔、墨、纸、砚四宝，珠玉又有什么用呢？至于画家描绘万物，或者用原色，或者用配色，这样，各种颜色就都齐备了。颜料的制备，要依靠水火的作用，而表现在水、火、木、金、土五行的相互变化之中。若不是大自然如此巧妙，而人又能巧夺天工，怎能达到如此境界呢？

朱

凡朱砂、水银、银朱，原同一物，所以异名者，由精粗老嫩而分也①。上好朱砂，出辰、锦今名麻阳。与西川者②，中即孕汞③，然不以升炼，盖光明、箭镞、镜面等砂，其价重于水银三倍，故择出为朱砂货鬻④。若以升水⑤，反降贱值。唯粗次朱砂，方以升炼水银，而水银又升银朱也。

【注释】

①“凡朱砂、水银、银朱”四句：朱砂和银朱都是硫化汞（HgS），只是前者天然形成，后者人工合成。水银却是由同一种汞元素构成的单质。由于当时还没有单质和化合物的概念及其区别，所以把这三者看成是“原同一物”。

②辰：即辰州。今湖南沅陵。锦：即锦州。今湖南麻阳。西川：今四川中西部。

③汞：金属元素（Hg）。常温下呈液态，俗称水银。

④货鬻（yù）：卖。

⑤水：水银。这是宋应星自拟的不规范的缩语。

【译文】

朱砂、水银和银朱本是同一种东西，名称不同只是由于精或粗、老或嫩所造成的。上等朱砂，产于辰州、锦州现在叫麻阳。和四川西部地区。朱砂虽然包孕水银，但不用来炼取水银，因为光明砂、箭镞砂、镜面砂等几种朱砂比水银还要贵三倍，所以要选出来卖。如果把它炼成水银，反而不值钱。只有粗而次的朱砂，才拿来提炼水银，又由水银炼成银朱。

凡朱砂上品者，穴土十余丈乃得之。始见其苗，磊然白石，谓之朱砂床。近床之砂，有如鸡子大者。其次砂不入药，只为研供画用与升炼水银者。其苗不必白石，其深数丈即得。外床或杂青黄石，或间沙土，土中孕满，则其外沙石多自坼裂。此种砂贵州思、印、铜仁等地最繁①，而商州、秦州出亦广也②。凡次砂取来，其通坑色带白嫩者，则不以研朱，尽以升汞。若砂质即嫩而烁视欲丹者，则取来时，入巨铁辗槽中，轧碎如微尘，然后入缸，注清水澄浸（图109）。过三日夜，跌取其上浮者③，倾入别缸，名曰二朱；其下沉结者，晒干，即名头朱也。

图109　研朱　澄朱

【注释】

①思：即思南。今属贵州。印：即印江。今属贵州。

②商州：今陕西商洛。秦州：今甘肃天水。

③跌取：倾泻取出。

【译文】

高品位的朱砂矿，挖土十多丈深才能得到。发现矿苗时，只见一堆白石，这叫作朱砂床。靠近床的朱砂，有的像鸡蛋那样大块。次等朱砂一般不用来配药，而只是研成粉供绘画或炼水银用。这种次朱砂矿不一定有白石矿苗，挖到数丈深便可得到。矿床外围掺杂有青黄色的石块或沙土，由于土中充满着朱砂，石块或沙土多自行裂开。这种次砂以贵州的思南、印江、铜仁等地为最多，商州、秦州一带也很多。次砂若整条矿坑都是质地较嫩而颜色泛白的，就不用来研末做朱，而全部用来升炼水银。如果砂质虽嫩但有红光闪烁的，则用大铁槽碾成尘粉，然后放入缸内，用清水澄浸。三日三夜后，把上浮的倾入别的缸里，这是二朱；把下沉的取出晒干，就是头朱。

凡升水银，或用嫩白次砂，或用缸中跌出浮面二朱，水和搓成大盘条，每三十斤入一釜内升汞，其下炭质亦用三十斤。凡升汞，上盖一釜，釜当中留一小孔，釜傍盐泥紧固（图110）。釜上用铁打成一曲弓溜管，其管用麻绳密缠通梢，仍用盐泥涂固。煅火之时，曲溜一头插入釜中通气插处一丝固密。一头以中罐注水两瓶，插曲溜尾于内，釜中之气达于罐中之水而止①。共煅五个时辰，其中砂末尽化成汞，布于满釜。冷定一日，取出扫下。此最妙玄，化全部天机也。《本草》胡乱注：凿地一孔，放碗一个盛水。

图110　升炼水银

【注释】

①“凡升汞”一段：升汞，升炼水银。此过程包括朱砂分解为汞和硫、硫的蒸馏两步。盐泥固济是为了防止漏气。绳缠曲溜是为了保温，以防硫凝结而堵塞管道。曲溜尾插入水中（不要插太深，以防水倒吸入釜）叫作水封，是为了隔绝空气以防汞的氧化，并可防止汞蒸气逸出而引起中毒。

【译文】

升炼水银，用嫩白次朱或缸中倾出的浮面二朱，加水搓成盘条放进锅里。每锅装三十斤，下面烧火用的炭也要三十斤。升炼水银时，锅上面倒扣另一只锅，上锅顶留一小孔，两锅的衔接处用盐泥密封。锅顶小孔和一支弯曲的铁管连接，铁管通身用麻绳密缠，并涂上盐泥加固，使接口处丝毫也不漏气。煅火时，曲管的一头插入锅中通气，插入处加固密封。曲管的另一端末通到装有两瓶水的罐中，使反应锅里的气体只能到达罐里的水为止。共煅烧十个钟头，朱砂就全部化为水银，布满整个锅壁。冷却一天之后，取出扫下。这里面的道理最难以捉摸，自然界的变化真是奥妙。《本草》说什么炼水银时要“凿地一孔，放碗一个盛水”，那是乱注。

凡将水银再升朱用，故名曰银朱。其法或用磬口泥罐①，或用上下釜。每水银一斤，入石亭脂即硫黄制造者。二斤②，同研不见星，炒作青砂头，装于罐内。上用铁盏盖定，盏上压一铁尺。铁线兜底捆缚，盐泥固济口缝，下用三钉插地鼎足盛罐（图111）。打火三炷香久③，频以废笔蘸水擦盏，则银自成粉④，贴于罐上。其贴口者朱更鲜华。冷定揭出，刮扫取用。其石亭脂沉下罐底，可取再用也。每升水银一斤，得朱十四两、次朱三两五钱。出数藉硫质而生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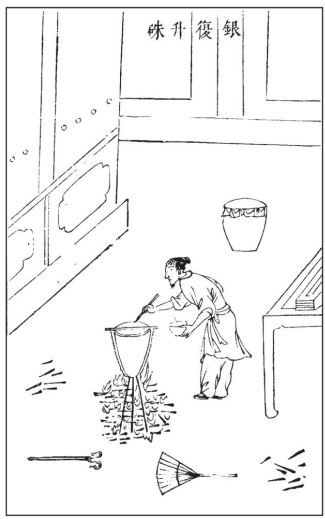


图111　银复升朱

【注释】

①磬（qìng）口：开口。

②石亭脂：天然硫黄。

③三炷香：相继烧完三枝香。炷，点燃。

④银：水银。这是宋应星自拟的不规范的缩语。

⑤“每升水银一斤”三句：数据转引自李时珍《本草纲目》第九卷金石部所引的胡演《丹药秘诀》。操作大致分炒砂和升华两

步进行$Hg+S \xrightarrow{炒砂} HgS（黑）\xrightarrow{升华} HgS（红）$。炒砂时，硫过量以保证汞反应完全。“出数藉硫质而生”这句话是宋应星提出来的独特见解。这是化合物概念的胚芽，在当时是很先进的。银朱是我国的传统名产品，广东佛山等地至今仍有生产。斤，当时等于16小两。

【译文】

把水银再炼成朱，所以叫作银朱。炼时用一个开口泥罐或用上下锅。每斤水银加石亭脂天然硫黄。二斤一起研磨，要磨到看不见水银的亮斑为止，并炒成黑色，装入罐中。罐口用铁盏盖好，盏上压一根铁尺，并用铁线兜底把罐和盏绑紧，然后用盐泥密封口缝，再用三根铁棒插在地上以承托泥罐。加热需要点完三炷香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要不断用废毛笔蘸水擦擦盏面，水银便会变成银朱粉凝结在罐壁上。贴近罐口的银朱更鲜红。冷却之后揭开铁盏，把银朱刮扫下来。剩下的石亭脂沉在罐底，可以取出再用。每一斤水银，可炼得上朱十四两、次朱三两半。其中多出的重量是凭借石亭脂的硫质而产生的。

凡升朱与研朱，功用亦相仿。若皇家贵家画彩，则即同辰锦丹砂研成者，不用此朱也。凡朱，文房胶成条块，石砚则显，若磨于锡砚之上，则立成皂汁①。即漆工以鲜物彩，唯入桐油调则显，入漆亦晦也。

【注释】

①“凡朱”五句：朱在锡砚上研磨时会发生化学变化，生成深灰色的硫化亚锡（SnS），所以“立成皂汁”。皂，黑。

【译文】

升炼成的朱跟天然朱砂研成的朱功用差不多。皇家贵族画彩用的是辰州、锦州出产的丹砂研成的粉，而不是升炼成的银朱粉。书房用的朱通常胶合成条块状，在石砚上磨就显出鲜红色，若磨在锡砚上，则立即变成灰黑色。漆工用朱砂调制红油彩，和桐油调合则色彩鲜明，和天然漆调合则色彩晦暗。

凡水银与朱，更无他出。其汞海、草汞之说①，无端狂妄，耳食者信之②。若水银已升朱，则不可复还为汞，所谓造化之巧已尽也③。

【注释】

①汞海：水银在自然界中大多数以化合态（朱砂HgS）存在，极少数以游离态（自然汞Hg）存在。自然汞，古代叫作生水银。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说："今水银有生、熟，此云生符陵平土者，是出朱砂腹中，亦有别出沙地者。"朱砂在氧化带里能生出水银，它的比重特大（13.6），就聚集在辰砂晶簇或块体的低洼空隙处。《清一统志》说："水银亦开州（贵州开阳）出，以朱砂升炼而成。又有生于砂中，不待烹炼者，谓之自然汞，尤不易得。"这说明自然汞是确实存在而又量少罕见的矿物。汞海，意指水银湖，更是罕见。草汞：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九卷金石部"水银"条目意引宋苏颂《图行本草》说："用细叶马齿苋干之，十斤得水银八两或十两。"可见，马齿苋可能是一种地方性的汞矿指示植物。贵州汞矿区内发现过一种名叫大叶醉鱼草的汞矿指示植物，其根茎花叶都含汞，所以能"醉鱼"。这说明含汞的草虽很稀罕但确是存在的。

②耳食：轻听轻信。

③"若水银已升朱"三句：造化，指天地、自然界。水银（汞）升炼为银朱（硫化汞）后，在室温等一般自然条件下，银朱是"不可复还为汞"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造化之巧已尽也"。然而，在人工条件下，如本节所述，银朱是可以复还为汞的，因为这是一个可逆的化学反应：$Hg+S \rightleftharpoons HgS$。

【译文】

水银和朱再没有其他的来源。关于水银海和水银草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只有轻听轻信的人才会相信。水银升炼为朱之后，不能复还为水银，大自然创造化育万物的工巧到此施展完了。

墨

凡墨，烧烟凝质而为之①。取桐油、清油、猪油烟为者，居十之一；取松烟为者，居十之九。

【注释】

①凡墨，烧烟凝质而为之：据汉许慎《说文解字》，墨字“从黑从土，墨者烟煤所成，土之类也”。本卷正是从黑墨这一狭义上来理解墨字的。墨具有三要素：颜料（炭黑）、连结料（动物胶）、填加料（香料等）。至于黑色颜料，宋晁季一《墨经·松》说：“古用松烟、石墨两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据宋顾文荐《负暄杂录·墨》（明陶宗仪编《说郛》卷十八）记载，宋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张遇供御墨，用油烟入龙脑、麝香、金箔制作，谓之“龙香剂”。明沈继孙《墨法集要·浸油》说：“古法惟用松烧烟，近代始用桐油、麻子油烧烟。衢人用皂青油烧烟，苏人用菜子油、豆油烧烟。以上诸油俱可烧烟制墨，但桐油得烟最多，为墨色黑而光，久则日黑一日。余油得烟皆少，为墨色淡而昏，久则日淡一日。”至于黑墨制作最早见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好醇烟捣讫，以细绢筛，于缸内筛去草莽，若细沙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筛，喜失飞去，不可不慎。”“墨曲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梓皮汁中。……可下鸡子白（去黄）五颗。亦以真朱砂一两、麝香一两，别治，细筛，都合凋。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干潼溶，见风日解碎。重不得过二三两。墨之大诀如此，宁小不大。”

【译文】

墨是由烟胶结成的。用桐油、清油或猪油烧成的烟做墨，占十分之一；用松烟做墨，占十分之九。

凡造贵重墨者，国朝推重徽郡人[1]。或以载油之艰，遣人僦居荆襄、辰沅[2]，就其贱值桐油点烟而归。其墨他日登于纸上，日影横射，有红光者，则以紫草汁浸染灯心而燃炷者也[3]。

【注释】

①凡造贵重墨者，国朝推重徽郡人：徽墨的历史起于南唐的李廷圭。他本姓奚，同他的父亲奚超一起从易水迁居到安徽徽州府（今安徽歙县），成为制墨世家。宋顾文荐《负暄杂录》：“至南唐文物之盛，遂有李廷圭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以松烟为之。”李坚《墨评》说：“古有李廷圭，墨为第一。”

②僦（jiù）居：租屋居住。僦，租赁。

③紫草：紫草科，多年生草本。根外表暗紫色，断面紫红色，含紫色结晶物质乙酰紫草素，可做紫色染料。古代黑墨常加入少量紫草或朱砂，使墨泛红。宋晁季一《墨经·色》：“凡墨色，紫光为上，墨光为次，青光又次之，白光为下。”

【译文】

制造贵重的墨，本朝最推崇徽州人。他们有时由于油料运输困难，派人到荆州、襄阳及辰溪、沅陵等地租屋居住，购买当地便宜的桐油点烟，带回去制墨。有一种墨，写在纸上在阳光斜照下泛红光，那是用紫草汁浸染灯芯点油灯所得的烟做的。

凡爇油取烟，每油一斤，得上烟一两余。手力捷疾者，一人供事灯盏二百付。若刮取怠缓则烟老，火燃、质料并丧也（图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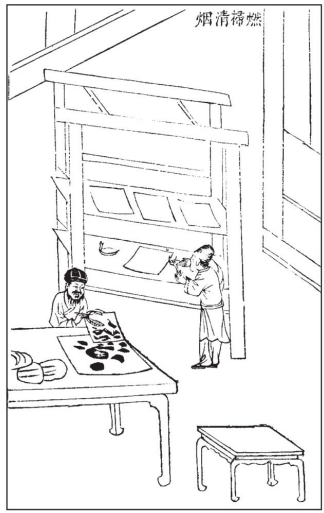


图112　燃扫清烟

【译文】

烧油取烟，每斤油可得上等烟一两多。手脚伶俐的，一个人可照管灯盏二百副。如果刮取不及时，则烟过老，粒粗色哑，造成油、烟两空。

其余寻常用墨，则先将松树流去胶香，然后伐木。凡松香有一毛未净尽，其烟造墨，终有滓结不解之病。凡松树流去香，木根凿一小孔，炷灯缓炙，则通身膏液，就暖倾流而出也。

【译文】

其余一般用墨，都是用松烟制成的。先使松树中的松脂流掉，然后砍伐。松脂哪怕有一点点没流干净，用这种松烟做成的墨就总是有渣滓，难书写。流掉松脂的方法是，在树干近根部凿一个小孔，点灯炙烤，整棵树的松脂就会朝着这个温暖的小孔流出来。

凡烧松烟，伐松，斩成尺寸，鞠篾为圆屋，如舟中雨篷式，接连十余丈。内外与接口皆以纸及席糊固完成。隔位数节，小孔出烟，其下掩土砌砖先为通烟道路（图113）。燃薪数日，歇冷入中扫刮。凡

烧松烟，放火通烟，自头彻尾。靠尾一二节者为清烟，取入佳墨为料。中节者为混烟，取为时墨料。若近头一二节，只刮取为烟子①，货卖刷印书文家，仍取研细用之。其余则供漆工垩工之涂玄者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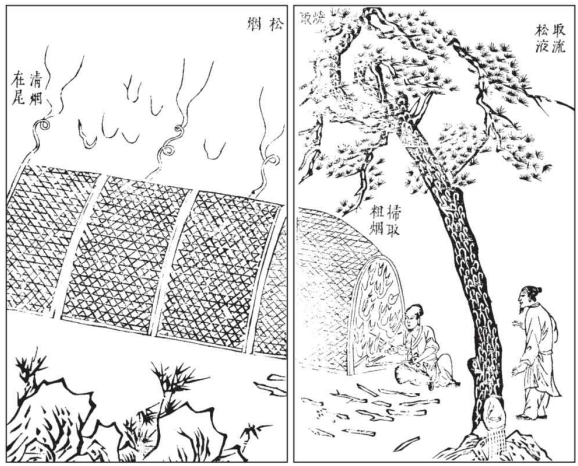


图113　取流松液　烧取松烟

【注释】

①“凡烧松烟”一段：利用重力分离法（或叫气选法）把松烟分成清烟、混烟和烟子三品。

②垩（è）工：粉刷工。垩，用白土涂饰。

【译文】

烧松取烟，先把松木砍成一定的尺寸，并在地上用竹篾搭个圆拱棚，就像小船篷那样，逐节连接成十多丈长。它的内外和接口都要用纸和草席糊固密封。每隔几节，开一个出烟小孔，竹篷和地接触处盖上泥土，篷内砌砖造成通烟火路。在篷头烧松木一连几天，冷歇后，便可进去扫刮。烧松烟时，烟从篷头弥散到篷尾。从靠尾一二节取的烟叫清烟，做优质墨料。从中节取的烟叫混烟，做普通墨料。从近头一二节取的烟叫烟子，只能卖给印书的店家，仍要磨细后再用。剩下的就给漆工、粉刷工做黑色颜料用。

凡松烟造墨，入水久浸，以浮沉分精悫[1]。其和胶之后，以捶敲多寡分脆坚。其增入珍料与漱金、衔麝，则松烟、油烟增减听人。

【注释】

①“凡松烟造墨”三句：这是水选法。精悫（què），精纯与粗厚。

【译文】

造墨用的松烟，放入水中久浸，其中精细而清纯的会浮在上面，粗糙而稠厚的则沉在下面。在和胶调合固结之后，用锤敲它，根据敲出的多少来区别墨的坚、脆。至于在松烟或油烟中加入金箔或麝香之类的珍料，则可由人增减。

其余，《墨经》《墨谱》[1]，博物者自详，此不过粗纪质料原因而已。

【注释】

①《墨经》《墨谱》：墨是文房四宝之一。论述制墨的专著非常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宋晁季一的《墨经》（一卷）、李孝美的《墨谱》（三卷），明沈继孙的《墨法集要》（一卷）。这里可能是指前两种书。

【译文】

其他有关墨的知识，《墨经》《墨谱》等书中都有所记述，想知道得更多的人，可以自己去详细阅读，这里不过是概述一下制墨的原料和方法罢了。

附

胡粉。至白色。详《五金》卷。

黄丹①。红黄色。详《五金》卷。

淀花。至蓝色。详《彰施》卷。

紫粉。缛红色②。贵重者用胡粉、银朱对和，粗者用染家红花滓汁为之。

大青③。至青色。详《珠玉》卷。

铜绿④。至绿色。黄铜打成板片，醋涂其上，裹藏糠内，微借暖火气，逐日刮取。

石绿⑤。详《珠玉》卷。

代赭石⑥。殷红色。处处山中有之，以代郡者为最佳。

石黄⑦。中黄色，外紫色，石皮内黄，一名石中黄子。

【注释】

①黄丹：这里指桔红色铅丹（Pb_3O_4）。

②缛（rù）：繁密的彩饰。

③大青：又名石青，指蓝铜矿[$2CuCO_3 \cdot Cu(OH)_2$]。它具有鲜艳的深蓝色。这就是《珠玉·宝》说的“空青之类”。

④铜绿：碱式碳酸铜[$CuCO_3 \cdot Cu(OH)_2$]，绿色。铜与醋酸作用先生成碱式醋酸铜，后者又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作用生成碱式碳酸铜。

⑤石绿：即孔雀石[$CuCO_3 \cdot Cu(OH)_2$]。它跟铜绿的区别只在于一个是天然产品，一个是人工产品。

⑥代赭石：即赭石，或叫铁赭石，代郡（今山西代县）产的质量最好，因而又叫代赭石，它是红色粉末状的赤铁矿，主要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铁（Fe_2O_3）。

⑦石黄：即雄黄（AsS）。

【译文】

胡粉。色最白。详见《五金》卷。

黄丹。红黄色。详见《五金》卷。

淀花。纯蓝色。详见《彰施》卷。

紫粉。红色。贵重的用胡粉和银朱对开，普通的则用染坊的红花滓汁。

大青。深蓝色。详见《珠玉》卷。

铜绿。深绿色。制法是把黄铜打成片，涂上醋，藏在糠里，微微加温，逐日刮取。

石绿。详见《珠玉》卷。

代赭石。深红色。各地山中都有，以代郡出产的最好。

石黄石。中间黄色，皮紫色，石皮内黄色，又叫石中黄子。

曲蘖第十七卷

【题解】

本卷讲酒曲。曲蘖，语出《尚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意思是说，要做酒就得靠曲和蘖。我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出土文物显示，我国在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就能酿酒了。相传杜康是造酒始祖，古今因此称酒为杜康。正如曹操《短歌行》所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酒是含有酒精（乙醇）闻有酯香的饮料，醴是只有少量酒精的甜酒。曲指大曲、小曲等，内含根霉、酵母菌等，是糖化发酵剂；蘖是麦（谷）芽，内含糖化酶，是糖化剂。上古有的是曲蘖分用（曲造酒，蘖造醴），有的是曲蘖合用造酒。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曰：“曲蘖化作酒。”汉代以来嫌醴的酒味太淡而较热衷于造酒。因此，《汉书·食货志》就只提一个“曲”字：“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宋应星在此取古义，用曲蘖泛指各种酒曲。

本卷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以及北宋《北山酒经》等书一脉相承，记述了酒母、神曲和红曲的制作和用途，总结了我国独有的红曲制造的三条经验：1．筛选复壮曲种；2．用明矾水调节培养基的酸度；3．培养过程中实行分段加水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制曲的工艺，不失为我国发酵工业和微生物化学的珍贵史料。

宋子曰：狱讼日繁，酒流生祸①，其源则何辜？祀天追远，沉吟《商颂》《周雅》之间②。若作酒醴之资曲蘖也，殆圣作而明述矣③。惟是五谷菁华变幻，得水而凝，感风而化④。供用岐黄者神其名⑤，而坚固食羞者丹其色⑥。君臣自古配合日新，眉寿介而宿痼怯⑦，其功不可殚述。自非炎黄作祖、末流聪明⑧，乌能竟其方术哉？

【注释】

①酒流生祸：因酗酒而闯祸。殷纣王酗酒是他亡国的原因之一。周公以此为戒，写有《酒诰》，说："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意思是，大小邦国所以丧亡，亦无不以酒为罪也。详见《尚书·周书·酒诰》。

②《商颂》《周雅》：前者是殷商时期的祭祀乐章，后者指《诗经》的《大雅》和《小雅》，是周朝的宴饮乐章。

③若作酒醴之资曲蘖也，殆圣作而明述矣：《尚书·说命下》："若作酒醴，尔惟曲蘖。"（酒醴须曲蘖以成）。《礼记·月令·仲冬》提出了酿酒的六个要诀："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周礼·天官·酒正》简述了酿酒过程的阶段区分："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沉齐。"大意是，开始糖化发酵，酒糟浮泛起来，散发出酒香——泛齐；酒味更甜——醴齐；二氧化碳发生更盛，发出气泡破裂声——盎齐；酒色由黄转红——缇齐；气泡渐少，酒糟下沉——沉齐。

④"惟是五谷菁（jīng）华变幻"三句：指由五谷制曲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湿度和通风。菁华，同"精华"。

⑤岐黄：岐伯和黄帝，相传是医学的创始人，后以"岐黄"作为医药的代称。

⑥食羞：美味可口的食物。羞，有滋味。

⑦眉寿介而宿痼（gù）怯：意思是说，酒可以助人长寿，医治顽疾。《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介，祈求。眉寿，长寿。

⑧炎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他们代表中华民族的祖先。末流：后人。

【译文】

酗酒闹事的案件日益增多，这是喝醉酒的祸害，然而，酒母本身又有什么罪过呢？在祭天拜祖、吟诗欢宴时需要有酒。造酒就得靠酒

母。关于这一点，古代圣人已经讲清楚了。酒母就是用五谷的精华，通过蒸煮、掺水和通风的作用而变化成的。供作医药用的曲叫神曲，而保持食物美味的曲则是红曲。自古以来酒的配方不断改进，既能延年益寿又能医治顽疾，功用真是说不完。如果没有祖先的创造发明和后人的聪明才智，怎能使酿酒技巧达到这样完备呢？

酒母

凡酿酒，必资曲药成信①。无曲，即佳米珍黍，空造不成。古来曲造酒，蘖造醴②，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蘖法亦亡。

【注释】

①凡酿酒，必资曲药成信：酿酒一定要用曲做酒种的道理在于，曲中含有根霉、曲霉和酵母菌，能把淀粉降解转化为糖，又进一步把糖降解转化为酒精。

②醴（lǐ）：甜酒。

【译文】

酿酒必须用酒曲做种。没有酒曲，即使有好米好黍也酿不成酒。自古以来，用曲酿黄酒，用蘖酿甜酒，后来的人嫌甜酒酒味太淡，只用曲来酿酒。结果使酿甜酒和制蘖的方法都失传了。

凡曲，麦、米、面随方土造，南北不同，其义则一。

【译文】

酒曲可以因地制宜用麦、面或米粉做原料，南方和北方做法不同，但原理是一样的。

凡麦曲①，大、小麦皆可用。造者将麦连皮，井水淘净，晒干，时宜盛暑天，磨碎，即以淘麦水和，作块，用楮叶包扎，

悬风处，或用稻秸罨黄[2]，经四十九日取用。

【注释】

①麦曲：用麦子做的曲。古代的曲开始时都是用麦子做的。

②罨（yǎn）黄：指用稻秆掩盖保温，使霉菌生长良好，形成黄色孢子。罨，覆盖。

【译文】

做麦曲，大麦、小麦都可以用。制曲的人，最好选在炎热的夏天，把麦粒连皮用井水洗净，晒干，磨碎，用淘麦水拌和做成块状，再用楮叶包扎起来，悬挂在通风的地方；或者用稻草覆盖使它生黄。这样经过四十九天便可以取用了。

造面曲，用白面五斤、黄豆五升，以蓼汁煮烂[1]，再用辣蓼末五两、杏仁泥十两，和踏成饼，楮叶包悬与稻秸罨黄，法亦同前。其用糯米粉与自然蓼汁溲和成饼、生黄收用者，罨法与时日，亦无不同也。其入诸般君臣与草药，少者数味，多者百味，则各土各法，亦不可殚述。

【注释】

①蓼（liǎo）：蓼科草本植物。有辣蓼、马蓼等等。蓼汁酸性，有助霉菌、抑杂菌的作用。

【译文】

做面曲，是用白面五斤、黄豆五升，加入蓼汁一起煮烂，再加辣蓼末五两、杏仁泥十两，混合踏成饼，用楮叶包扎悬挂或用稻草掩黄的方法，跟麦曲一样。用糯米粉加蓼汁搓和做饼，让它长出黄绒毛后取用的，掩黄的方法和时间也一样。酒曲中加入主料、配料和草药，少的几种，多的上百种，各地做法不同，难以尽述。

近代燕京，则以薏苡仁为君[1]，入曲造薏酒。浙中宁、绍，

则以绿豆为君，入曲造豆酒。二酒颇擅天下佳雄。别载《酒经》②。

【注释】

①薏苡：又名薏米。禾本科植物。种仁又称米仁，含淀粉，去湿热，供食用或酿酒。

②《酒经》：指宋朱肱著的《北山酒经》。

【译文】

近代，北京用薏米为主料，制曲再酿造薏酒。浙江的宁波和绍兴，则用绿豆为料，制曲再酿造豆酒。这两种酒都列为名酒。载《北山酒经》一书。

凡造酒母家，生黄未足，视候不勤，盥拭不洁①，则疵药数丸②，动辄败人石米。故市曲之家，必信著名闻，而后不负酿者。

【注释】

①盥（guàn）：洗。

②疵（cī）：病。

【译文】

造酒曲时，若生黄不足，看管不勤，洗抹不干净，就会使几粒坏曲一下子就糟蹋了人家成石的米粮。所以卖酒曲的人必须讲信誉，才不致对不起酿酒人。

凡燕、齐黄酒曲药，多从淮郡造成①，载于舟车北市。南方曲酒，酿出即成红色者，用曲与淮郡所造相同，统名大曲，但淮郡市者打成砖片，而南方则用饼团②。

【注释】

①淮郡：今江苏淮安。

②“统名大曲”三句：其实，打成砖块的叫大曲，做成饼团的叫小曲。大曲以大、小麦为原料，有的还加豌豆、蚕豆或黄豆粉，经磨碎并掺水压成砖块后，放入曲房，保温30～35℃，培养约一个月才成熟，主含曲霉和少量酵母。大曲酿的酒，如茅台、汾酒、泸州大曲等，酒味醇香。宋应星家乡江西奉新云浮酒厂用麸曲（麸65%，面粉30%，蚕豆5%）代替大曲酿成的纯粮大曲，曲香浓郁，味醇柔和。小曲，也叫“酒药”或“药曲”，曲块一般为直径三厘米的椭圆形，用米、高粱、大麦等做原料，也有酌加几种中药的，主含根霉、毛霉、酵母等，适于南方酿造小曲酒和酒酿。其主要优点是用量少（酿酒时每100斤原料只用小曲0.5～1斤）。

【译文】

河北、山东一带酿造黄酒用的酒曲，大部分是在淮郡造好后由车船运去卖的。南方酿造红酒用的酒曲跟淮郡造的相同，都叫作大曲，但淮郡卖的打成砖块，南方的则做成饼团。

其曲一味，蓼身为气脉①，而米、麦为质料，但必用已成曲酒糟为媒合②。此糟不知相承起自何代，犹之烧矾之必用旧矾滓云。

【注释】

①其曲一味，蓼身为气脉：霉菌和酵母菌都是嗜气菌，用辣蓼粉末疏松通气，就能给曲中的霉菌等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此外，蓼粉带酸性，可抑制杂菌。

②必用已成曲酒糟为媒合：做酒曲时要放点酒糟。这是做曲时加入经过选育的优良菌种的简易而有效的传统工艺措施。其主要优点是，既节约原料又发酵快，酒质好。宋应星家乡江西奉新浮云酒厂近年来生产的浮云酒，就沿用此法，酒味醇香可口。

【译文】

做酒曲，要加进辣蓼粉末以便于通气，用米或麦做基本原料，还必须加入已成曲的酒糟做媒介。这种酒糟不晓得是从哪个朝代传下来的，就像烧青矾必须用旧矾滓掩盖炉口一样。

神曲①

凡造神曲所以入药，乃医家别于酒母者。法起唐时②。其曲不通酿用也。造者专用白面，每百斤入青蒿自然汁、马蓼、苍耳自然汁③，相和作饼，麻叶或楮叶包罨，如造酱黄法④。待生黄衣，即晒收之。其用他药配合，则听好医者增入，苦无定方也。

【注释】

①神曲：又名六神曲。原是酿药酒用的一种药用曲。唐元稹《长庆集十三·饮致用神曲酒三十韵诗》：“七月调神曲，三春酿绿醽（líng）。”后来逐渐转为中药。主含淀粉酶、酵母菌维生素B、甙类物质等，是一种酶性助消化药，主治食积、胀满、泻痢等症。古代有人称神曲为“化米先生”或“脾天”。

②法起唐时：其实，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一书已载有神曲和神曲酒的名称和制法了。

③青蒿：又名香蒿。菊科，二年生草本。全株有香气，含青蒿素，主治暑热、阴虚发热、疟疾等症。马蓼：江西奉新叫辣椒草，要求黄土上生，独根，红茎皮，白花，黑实。开花快落时拔的最好，因最有劲。苍耳：又名葈耳。菊科，一年生草本。全株特别是苍耳子具有祛风散湿功能，主治鼻窦炎、风湿痹痛、疥癣、荨麻疹等症。

④酱黄：已经罨黄的酱半成品。

【译文】

神曲是入药用的，所以叫它神曲是医家为了把它与酒曲区分开来。制法起于唐代，这种曲不普遍用来酿酒。造曲时只用白面，每一百斤，加入青蒿、马蓼和苍耳的原汁，掺和做成饼，再用麻叶或楮叶包覆，像制酱黄那样。等到生黄衣了，就把它晒干收藏起来。至于还要用其他药配合，则由爱好医药的人酌定，没有什么固定的配方。

丹曲

凡丹曲一种，法出近代①。其义臭腐神奇，其法气精变化②。世间鱼肉最朽腐物，而此物薄施涂抹，能固其质于炎暑之中，经历旬日，蛆蝇不敢近，色味不离初③，盖奇药也。

【注释】

①凡丹曲一种，法出近代：丹曲，即红曲。江西奉新又叫紫曲。北宋陶谷《清异录》卷四提到五代后蜀有用红曲："孟蜀尚食掌食典一百卷。有赐绯羊。其法以红曲煮肉，紧卷石镇，深入酒，骨淹透，切如纸薄，乃进。注云酒骨糟也。"北宋苏轼《次韵钱穆父马上寄蒋颖叔二首》其一也提到红曲："腊糟红曲寄驼蹄。"可见，宋应星关于"法出近代"的说法值得商榷。红曲含有红曲霉素，有消食、健脾、暖胃、治痢、防腐等功效，是食品的良好着色剂和调味剂，又是酿造珍珠红酒的酒曲。江西、福建、广东、台湾等省用得较多。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六说，红曲"近世乃出……福州古田最红，其曲母出沙县"。

②其义臭腐神奇，其法气精变化：这是对红曲制作过程的概括。"臭腐神奇"这里指米浸到发臭，蒸起来又喷发饭香。"气精变化"这里指米饭在空气中的变化。虽然作者不懂得红曲里面有好气性的红曲霉菌，但他已观察到一定要在通气的条件下，红曲才能实现它的"风中变幻"。

③蛆蝇不敢近，色味不离初：这是夸张说法，用以形容红曲的防腐作用。

【译文】

红曲制造的方法是近代才出现的。它的意义在于“化臭腐为神奇”，它的妙法在于利用白米饭在空气中的变化。鱼和肉是世界上最容易腐烂的东西，但如果用红曲薄薄地涂抹一下，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放置十天，蝇不敢来，蛆也不生，色泽和味道都没变，这真是奇药啊！

凡造法，用籼稻米，不拘早晚。舂杵极其精细，水浸一七日，其气臭恶不可闻①，则取入长流河水漂净（图114）。必用山河流水，大江者不可用。漂后恶臭犹不可解，入甑蒸饭则转成香气，其香芬甚。凡蒸此米成饭，初一蒸半生即止，不及其熟，也离釜中，以冷水一沃，气冷再蒸，则令极熟矣②。熟后，数石共积一堆，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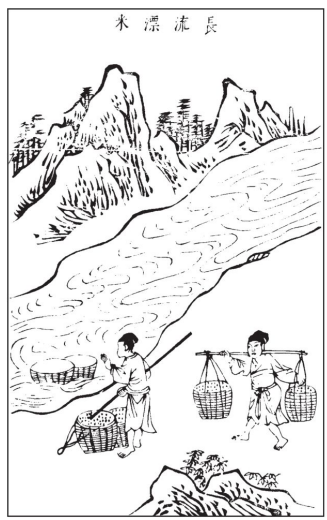


图114　长流漂米

【注释】

①“凡造法”六句：因籼米米质粘性较弱而胀性大，粳米米质粘性较强而胀性小，所以只能用籼米。早晚，指早造米和晚造

米。早造米生长期短，成熟较早。早造米比晚造米又稍胜一筹，因米粒大一些。浸米最多浸两天，才不致发臭。

②“凡蒸此米成饭”七句：这里用的是双蒸法，目的是使饭成粒而不粘糊。

【译文】

制造红曲要用籼稻米，早造、晚造都可以。米要舂得极其精细，用水浸七天，浸到臭不堪闻，就把米放到流动的河水中去漂洗干净。必须用流动的山河水，不能用大江水。米漂洗后还带有臭味，把它放入甑中蒸成饭，却变成香喷喷的了。蒸饭时，先蒸到半生熟，就从锅中取出，用冷水淋一下，摊凉后再蒸到熟透。等蒸熟了几石米饭后，再堆在一起拌进曲种。

凡曲信，必用绝佳红酒糟为料。每糟一斗，入马蓼自然汁三升，明矾水和化①。每曲饭一石，入信二斤，乘饭热时，数人捷手拌匀，初热拌至冷。候视曲信入饭，久复微温，则信至矣。凡饭拌信后，倾入箩内，过矾水一次，然后分散入篾盘，登架乘风（图115）。后此，风力为政，水火无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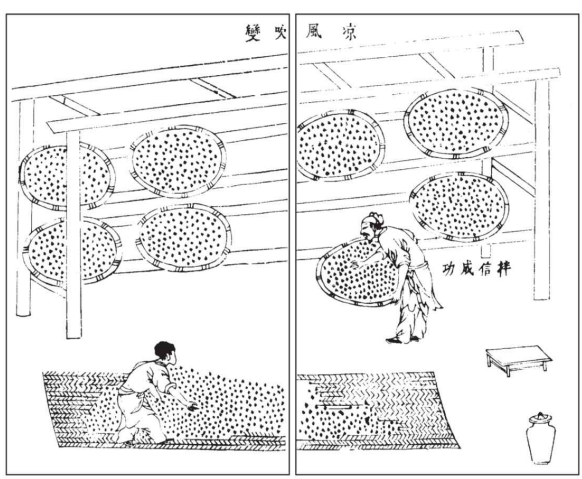


图115　拌信成功　凉风吹变

【注释】

①明矾水和化：红曲霉有个特点，就是生长缓慢，往往竞争不过杂菌，但它在酸性环境中却能占据优势。明矾水呈酸性（pH＝3.5），有利于红曲霉的繁殖。明代靠经验积累摸索到一定要加明矾水。现在造红曲，夏天不加，冬天要加明矾水；技术好的不加，技术差的有粘手现象时要加明矾水。

【译文】

曲种一定要用最好的红酒糟为原料。每一斗酒糟加入马蓼汁三升，再加明矾水和匀。每石曲饭加入曲种二斤，趁饭热时，几个人一起迅速拌匀，由热拌到冷。然后注意观察。经过一段时间，曲饭的温度已有点回升，这说明曲种开始起作用了。曲饭拌入曲种后，倒入箩里，用明矾水淋一次，再分别放入篾盘中，搁到架上通风。此后，通风是关键，而水火却不起什么作用了。

凡曲饭入盘，每盘约载五升。其屋室宜高大，妨瓦上暑气侵逼①。室面宜向南，妨西晒。一个时中翻拌约三次。候视者七日之中，即坐卧盘架之下，眠不敢安，中宵数起。其初时雪白色，经一二日成至黑色，黑转褐，褐转代赭，赭转红，红极复转微黄。目击风中变幻，名曰“生黄曲”②。则其价与入物之力，皆倍于凡曲也。凡黑色转褐，褐转红，皆过水一度，红则不复入水③。

【注释】

①妨：通“防”。

②生黄曲：红曲霉既能分泌红曲霉红素，又能分泌红曲霉黄素，所以会红中带微黄。

③“凡黑色转褐”四句：据江西奉新浮云酒厂的制曲工人讲，曲饭的“风中变幻”过程是：白→淡黄→褐→红→紫红。若出现黑色，红曲就做不成了。在颜色转变时过水一次，这叫作分段

加水法，是为了使曲饭的含水量保持在适当的程度，菌丝既能旺盛生长，又不致进行酒精发酵。若含水量太低则会造成红皮白心，若含水量太高则会造成空心。

【译文】

曲饭放入篾盘中，每盘可装五升。曲房要高大，以防瓦面暑气侵入。还要朝南，以防太阳西晒。每两小时要翻拌三次。伺候的人，整整七天夜以继日地守在盘架之下，不能熟睡，半夜里也要起来几次。曲饭最初颜色雪白，经过一两天就变成黑色。接着，由黑转褐，褐转赭，赭转红，到最红时又带有微黄色。上述观察到的曲饭在通风条件下的颜色变化，叫作“生黄曲”。这样制成的红曲，价值和功用都比一般的曲要高几倍。当黑色转褐，褐色转红时，都要过一次水，转红后就不要再加水了。

凡造此物，曲工盥手与洗净盘簟①，皆令极洁。一毫滓秽，则败乃事也②。

【注释】

①盘簟（diàn）：篾盘。

②一毫滓秽，则败乃事也：这是杂菌污染的恶果。

【译文】

造红曲时，做曲的人要把手和篾盘等器具洗得非常干净。若有一点儿不干净，就会使制曲失败。

珠玉第十八卷

【题解】

本卷讲珠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里开宗明义指出："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因此把珠玉卷排到书的最后。尽管如此，他对珠玉还是很欣赏的。他说，"玉韫山辉，珠涵水媚"，把珠玉这样的天地菁华萃于人身，不但使人有美的感受，而且也是身份显贵的象征。

本卷记述了珠、宝、玉的品种、特征、产地以及生产加工工艺。珍珠是蚌蛤因砂粒等外来物进入壳内，其外套膜受到刺激而分泌出珍珠质，日积月累逐层包裹形成圆粒，呈乳白色或略带黄色，晶莹剔透，令人喜爱。据说我国夏禹时期已开采珍珠。《尚书·禹贡》就有河蚌产珠的记载："淮夷玭珠。"珠以广西合浦珍珠最为名贵，玉则以新疆和田玉最为上乘。

宋应星说："凡珠生止有此数，采取太频，则其生不继。"又说，平时珠和玉都分别受到龙神和玉神的保护，当其成熟可为人所用时，神自然会把它推出来供人采取。这看似迷信的说法，实则在宣扬生态保护意识。这是传统技术向生态技术进步以求持续发展的思想火花。

卷末又讲到琉璃。宋应星说，琉璃产于西域而不产于中原，但由于它五彩缤纷晶莹剔透，中原人喜欢它，就用硝和铅假火为媒"造化"出琉璃。这显然又是"天工开物"层出不穷的又一成果。正如《周易·系辞上》所言："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宋子曰：玉韫山辉，珠涵水媚①。此理诚然乎哉，抑意逆之说也②？大凡天地生物，光明者昏浊之反，滋润者枯涩之仇，贵在此则贱在彼矣。合浦、于阗③，行程相去二万里，珠雄于此，玉峙于彼，无胫而来④，以宠爱人寰之中，而辉煌廊庙之上⑤，使中华无端宝藏折节而推上坐焉⑥。岂中国辉山媚水者，萃在人身，而天地菁华止有此数哉？

【注释】

①玉韫山辉，珠涵水媚：语本西晋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

②意逆：主观猜测。意，猜测。逆，预料。

③合浦、于阗（tián）：广西合浦以产珠著名，于阗（今新疆和田一带）以产玉著名。

④无胫而来：犹无胫而行。常以喻良才不招而自至爱贤者之门。胫，小腿。

⑤廊庙：朝廷。

⑥无端：无尽。折节：折腰。降低身价。

【译文】

蕴藏玉石的山光辉四溢，涵养珍珠的水媚秀可爱。这道理是本来如此呢，还是人们的主观猜测？一般说来，大自然的事物总是光明与昏浊相反，滋润与枯涩对立，贵在这里就贱在那里。合浦与于阗，相距两万里，珍珠在这里称雄，玉石在那里峙立。两者都很快受到人间的宠爱，在朝廷上焕发异彩。这就使中华无尽的宝藏都降低了身价，把珠玉推上首位。难道全国能使山辉水媚的宝物全都聚集在人身上了，而大自然的精华就只有这两种吗？

珠①

凡珍珠必产蚌腹，映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②。其云蛇腹、龙颔、鲛皮有珠者③，妄也。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三代以前，淮扬亦南国地，得珠稍近《禹贡》“淮夷玭珠”，或后互市之便，非必责其土产也。金采蒲与路，元采杨村直沽口，皆传记相承妄，何尝得珠？至云忽吕古江出珠，则夷地，非中国也④。

【注释】

①珠：珍珠。珠贝的分泌物，主含碳酸钙、碳酸镁、氨基酸等，还有磷酸钙、二氧化硅、三氧化二铝、三氧化二铁，以及微量元素等。珍珠晶莹夺目，雅致可爱，又能安神定惊，解毒生肌，历来是贵重的珠宝和药材。近年来还被加工成珍珠美容霜、珍珠雪花膏等保健化妆品。

②“凡珍珠必产蚌腹”四句：蚌是淡水贝类，有三角帆蚌、背角无齿蚌等。本文的蚌指的是海水贝类，严格说来应该叫贝。一般习惯的叫法是淡水（贝）为蚌，海水（贝）为贝，不过古代却没区分得那么清楚。天然产珠贝类有二十多种，主要有马氏珍珠贝、珍珠贝（黑蝶贝）、大珍珠贝（白蝶贝）、企鹅珍珠贝、解氏珍珠贝（扁贝）、红蝴蝶珍珠贝，等等。珍珠是由珠贝的外套膜上皮细胞，在寄生物或砂粒之类侵入物的刺激下，在其结缔组织内形成珍珠囊，分泌珍珠质而成的。近代根据天然珠形成的这一原理，把人造核粒或外套膜片插入珠贝的外壳膜结缔组织中，可形成人工珠。所谓“映月成胎”，只是古人的直观猜测，古人因此也把珍珠叫作蚌胎。

③龙颔：骊龙的下巴，传说其下有珠。鲛（jiāo）：鲨鱼。

④“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非中国也”一段：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就谈到了淮河的淡水珍珠：“淮夷玭珠。”孔颖达疏：“玭是蚌的别名，此蚌出珠，遂以玭为珠名。”《管子·侈靡》也谈到了淡水珠贝：“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贝者不舍也。”三国魏曹植直接使用“珠蚌”一词：“弄珠蚌，戏鲛人。”（《曹子建集·七启》）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有关于人工淡水育珠的记载：“有一养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择光莹圆润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开口，急以珠投之，频换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华玩，此经两秋，即成真珠。”《元史·食货志》也有淡水采珠的记载：“珠在大都者，元贞元年，听民于杨村、直沽口捞采，命官买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灭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爷苦江、忽吕古江采之。……他如兀难、曲朵剌、浑

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凤哥等户捞焉。胜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朵鲁不□等捞焉。”可见历代或多或少都产有淡水珍珠，宋应星加以否认是片面的。雷，即雷州。今属广东。廉，即廉州。今广西合浦。三代，指夏、商、周。蒲与路，涂本作“蒲里路”，据地名词典改，在今黑龙江克东乌裕尔河南岸。杨村，今天津武清。直沽口，今天津大沽口。这一地带有运河和海河等。忽吕古江，又叫胡里改江，今名牡丹江。

【译文】

珍珠必定产在蚌里面，映月成胎，经过多年，才成为至宝。至于说蛇腹、龙下巴颏、鲨鱼皮有珠，那都是错误的。中国的珍珠必定出产在雷州和廉州这两个珠池里。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淮安、扬州一带属江、汉一带的诸侯国，得到的珠比较接近《尚书·禹贡》记载的蚌珠，或许是从互市交换来的，不一定是当地的土产。金代采自蒲与路一带，元代采自杨村到大沽口一带等说法，都是误传，而从未采过珍珠。至于说忽吕古江产珠，那是少数民族地区，而不是中原地区。

凡蚌孕珠，乃无质而生质。他物形小而居水族者，吞噬弘多，寿以不永。蚌则环包坚甲，无隙可投，即吞腹，囫囵不能消化，故独得百年千年①，成就无价之宝也。凡蚌孕珠，即千仞水底，一逢圆月中天，即开甲仰照，取月精以成其魄。中秋月明，则老蚌犹喜甚。若彻晓无云，则随月东升西没，转侧其身而映照之②。他海滨无珠者，潮汐震撼，蚌无安身静存之地也③。

【注释】

①“蚌则环包坚甲”五句：其实，贝类也有天敌。例如，鳗、鲡、鳖等侵袭河蚌的肉足，黑鲷、海豚等吞食珠贝。

②“凡蚌孕珠……转侧其身而映照之”一段：珠贝有喜欢照月光的习性，在月明之夜，张壳活动，这有利于寄生物或砂粒等进

入贝体而刺激形成珍珠。珠贝一般生活在潮间带（有潮水涨落的地带），马氏贝生活在低潮线（水深约二十米）。千仞，形容水深。中天，当空。

③“他海滨无珠者”三句：珠贝生长需要下列适宜条件：水温15～30℃，水比重1.016～1.024。潮汐涨落适中，水清澈，底为沙砾，等等。合浦珠池具备这些条件，汉代开始采珠。

【译文】

蚌孕珍珠，从无到有。其他形体小的水生动物，因吞噬物、天敌很多，所以寿命不长。蚌因为有坚硬的外壳包裹着，天敌无隙可乘，即使蚌被吞到肚子里，也不能消化，所以蚌寿命很长，能形成无价之宝。蚌孕珍珠是在很深的水底下，每逢圆月当空时，就开壳仰照，吸取月光的精华，化为珍珠的形魄。中秋月明之夜，老蚌分外高兴。如果通宵无云，它就随着月亮的东升西没而不断转体照取月光。有些海滨不产珠，是因为潮汐涨落震撼得太厉害，蚌无藏身之地的缘故。

凡廉州池，自乌泥、独揽沙至于青莺，可百八十里。雷州池，自对乐岛斜望石城界，可百五十里①。蜑户采珠②，每岁必以三月，时牲杀祭海神，极其虔敬。蜑户生啖海腥，入水能视水色，知蛟龙所在，则不敢侵犯。

【注释】

①“凡廉州池”六句：廉州池和雷州池实际上同是两州之间的浅海域。叫珠母海或珠池。《廉州府志》卷三《附珠池》曰：“《类书》曰：‘珠出广东廉州珠池者四：曰杨梅，曰青莺，曰平江，曰永安。出雷州者一，曰乐民。实皆海而岛屿环围故称池云。’按：乐民池即对乐池，在雷州府遂溪县西南一百五十里第八都乐民千户所城西海内。又曰乐民池。今考廉州珠池六：乌泥池，与永安所相近，或者即系永安池；而断网池又其别名也。”可，大约。对乐岛，即乐民池。石城界，合浦与廉江（石城）的交界。

②疍（dàn）户：水上居民。

【译文】

廉州珠池从乌泥池、独揽沙池到青莺池，约有一百八十里。雷州珠池从乐民岛到石城界，约有一百五十里。水上居民采珠，每年必定在三月间，宰牲畜来祭海神，非常虔诚。他们生吃海腥，下水就能看透水色，知道蛟龙在哪里，就不敢去侵犯。

凡采珠舶，其制视他舟横阔而圆，多载草荐于上。经过水漩，则掷荐投之，舟乃无恙（图116）。舟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出水，煮热毳急覆之①，缓则寒慄死。宋朝李招讨设法以铁为耙，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舶两傍，乘风扬帆而兜取之（图117）②。然亦有漂、溺之患。今疍户两法并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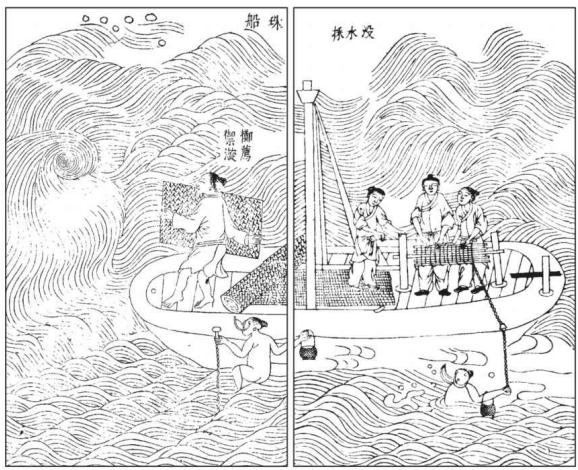


图116　没水采珠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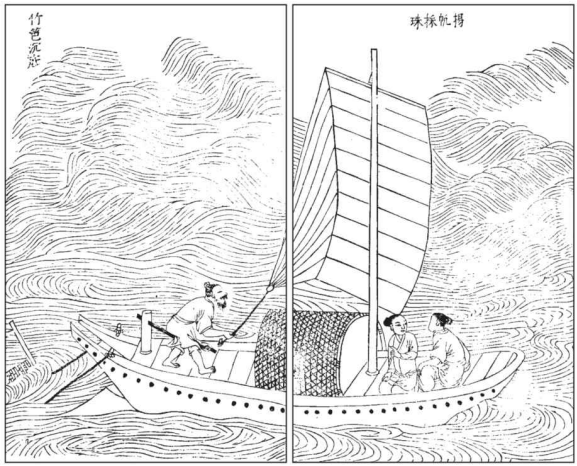


图117　扬帆采珠

【注释】

①毳（cuì）：鸟兽毛经过加工而制成的毛织品。

②“宋朝李招讨设法以铁为耙”六句：李招讨，指李重海。他在宋雍熙三年（986）任广桂、融宜、柳州的招讨使，负责招抚讨伐事务。他设计了新式的采珠网具。耙（bà），放在网具的最前头，翻土用。木柱，相当于开关。与海底平行，通过它把耙翻起的珠贝等东西装进网口，一般经过二十分钟后，木柱封住网口，拉网。所谓“最后木柱扳口”，查《廉州府志》引明陆蓉《菽园杂记》的原文是“最后法以木柱扳口”。

【译文】

采珠船比其他船要宽而圆一些，并载有许多草垫。当遇到漩涡时，把草垫丢下去，船就能安全驶过。采珠人在船上先用一条长绳绑住腰部，然后提着篮子潜入水中。潜水前还要用锡做的弯环空管罩住口鼻，并把罩子的软皮带缠结在耳项之间，以便呼吸。最深能潜到四五百尺，把蚌捡到篮里。呼吸困难时就摇绳，船上的人便赶快把他拉上来。运气不好的人可能是葬身鱼腹了。潜水者出水后，要立即盖上煮热了的毛皮，慢了就会冻死。宋朝招讨使李某设计了一种采珠网兜：前面装铁耙，两边用木棍，两角坠石头作为沉子，四周围上麻绳

网兜，拉网时木棍封住网口，牵绳绑在船的两侧，乘风扬帆，兜取珠贝。这种采珠法也还有漂失和沉溺的危险。现在，水上居民使用上述两种方法采珠。

凡珠在蚌，如玉在璞[1]，初不识其贵贱，剖取而识之。自五分至一寸五分经者为大品。小平似覆釜，一边光彩微似镀金者，此名珰珠[2]，其值一颗千金矣。古来“明月”“夜光”，即此便是。白昼晴明，檐下看有光一线闪烁不定。“夜光”乃其美号，非真有昏夜放光之珠也。次则走珠，置平底盘中，圆转无定歇，价亦与珰珠相仿。化者之身受含一粒则不复朽坏[3]，故帝王之家重价购此。次则滑珠，色光而形不甚圆。次则螺蚵珠，次官雨珠，次税珠，次葱符珠。幼珠如粱粟，常珠如豌豆。玭而碎者曰玑[4]。自夜光至于碎玑，譬均一人身而王公至于氓隶也。

【注释】

①璞（pú）：未经雕琢加工的玉石。

②珰（dāng）珠：可作女子耳饰的珠。珰，女子的耳饰。

③化者之身受含一粒则不复朽坏：这种说法不科学，因珍珠没有那么大的防腐功能。化者，死者。含，又作“琀”。古时丧葬礼俗，人死后敛时，把玉放在死人口中叫含。

④玑：不圆的珠子。

【译文】

珠在蚌内，就像玉在璞中一样，初时分不出贵贱，剖取后才能分辨。周径从五分到一寸五分的是大珠。其中有一种大珠，稍微平一点，像个倒放的锅，一边光彩略微像镀了金似的，名叫珰珠，一颗价值千金。这就是过去所说的“明月”“夜光”珠。白天晴朗时，在屋檐下能看见它闪烁光芒。“夜光”不过是它的美号，并不是真有能在黑夜放光的珠。其次是走珠，放在平底盘里，会滚动不停，价值与珰珠差不多。死人口里含一颗，尸体就不会腐烂。所以帝王之家出高价购买。再次的是滑

珠，色泽光亮，但不很圆。再次的是螺蚵珠、官雨珠、税珠、葱符珠。小粒的珠像小米，一般的珠像豌豆。破碎的珠叫玑。从夜光到碎玑，好比同样是人却分成由王公到奴隶几个等级一样。

凡珠生止有此数，采取太频，则其生不继。经数十年不采，则蚌乃安其身，繁其子孙而广孕宝质。所谓“珠徙珠还”，此煞定死谱，非真有清官感召也①。我朝，弘治中一采得二万八千两；万历中一采止得三千两，不偿所费②。

【注释】

①“凡珠生止有此数……非真有清官感召也”一段：珠贝的平均寿命十年左右。每年四月份，水温上升，排卵频繁，体外受精，成幼虫，浮游，约二十天后固定生活。2.5～3年龄贝开始有珠，4～5年龄贝最多珠，老年贝反而少珠。所谓“珠徙珠还”的传说，出自《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迁合浦太守。……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七曾对此表示怀疑说：“史称孟尝守合浦，珠乃大还，为廉吏之应。二十年前，有守甚贪，而珠亦大熟。虽物理无验，然此以清名至今。彼与草木俱腐耳。噫！孰知孟尝还珠之说，非柳子厚复乳穴之说乎？”宋应星指出：所谓“珠徙珠还”，并不是清官感召的结果，而是要遵循珍珠自身的消长规律。煞定死谱，铁定的不可改变的情况或规律。

②“我朝”四句：《明史·食货志六》：“广东珠池，率数十年一采。……至弘治十二年，岁久珠老，得最多，费银万余，获珠二万八千两。……正德九年又采，嘉靖五年又采，珠小而嫩，亦甚少。八年复诏采，两广巡抚林富言：‘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恐今日虽以人易珠，亦不可得。’”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万历，明神宗年号（1573—1620）。

【译文】

珍珠的产量是有限度的，若采珠过于频繁，则珠的生长就跟不上。如果几十年不采，蚌就可以安身繁殖，孕珠也就多了。所谓“珠徙珠还”，其实是取决于珍珠自身固有的消长规律，并非真有什么清官感召。我明朝弘治年间采一次得珠二万八千两；万历年间采一次只得三千两，还抵不上采珠的费用。

宝①

凡宝石皆出井中。西番诸域最盛，中国惟出云南金齿卫与丽江两处②。

【注释】

①宝：宝石。凡是质硬色美、产量稀少而珍贵的矿石，都可以称为宝石。从颜色上看，可分为蓝宝石、红宝石、绿宝石，等等；从质地上看，有金刚石、刚玉、水晶、孔雀石、琥珀，等等。

②“凡宝石皆出井中”三句：宝石不一定全部产于井中，有时地表也可找到。宝石作为矿物，由于成分和成因的不同，处于地壳的深度也不同。一般说来，原生矿石比较深，要开井掘取；氧化矿石比较浅，风化矿石往往露出地表。例如，孔雀石[$CuCO_3 \cdot Cu(OH)_2$]作为氧化矿石，就可在浅层或地表找到。金齿卫，今云南保山。

【译文】

宝石都产自矿井。西部边疆地区最多，中原地区则只有云南金齿卫和丽江两地出产。

凡宝石，自大至小，皆有石床包其外，如玉之有璞。金银必积土其上，韫结乃成。而宝则不然，从井底直透上空，取日精月华之气而就①，故生质有光明。如玉产峻湍，珠孕水底。其

义一也。

【注释】

①取日精月华之气而就：这是古代直观猜测的一种说法，并不科学。

【译文】

宝石，无论大小，都有石床包在外面，就像玉有璞一样。金银都是在土层底下韫结成的。宝石却是从井底直透天空，吸取日月的精华而成的，因此能闪烁光辉。这跟玉产在湍流中、珠孕育在水底的道理是一样的。

凡产宝之井，即极深无水，此乾坤派设机关。但其中宝气如雾，氤氲井中①，人久食其气多致死②。故采宝之人，或结十数为群，入井者得其半，而井上众人共得其半也。下井人以长绳系腰，腰带叉口袋两条，及泉近宝石，随手疾拾入袋（图118）。宝井内不容蛇虫。腰带一巨铃，宝气逼不得过，则急摇其铃，井上人引缰提上③。其人即无恙，然已昏瞢（图119）④。止与白滚汤入口解散，三日之内不得进食粮，然后调理平复。其袋内石，大者如碗，中者如拳，小者如豆，总不晓其中何等色。付与琢工镋错解开，然后知其为何等色也。

图118　下井采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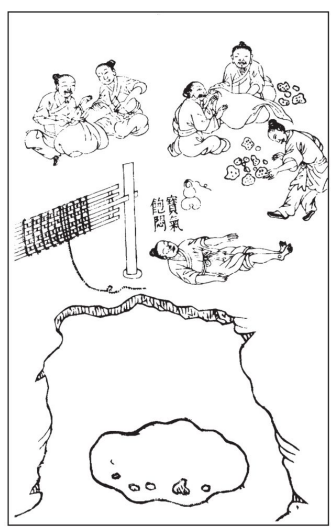


图119　宝气饱闷

【注释】

①氤氲（yīn yūn）：云烟弥漫。

②人久食其气多致死：宝井里富含一氧化碳、甲烷、氮气以及其

他毒气等，人下井，若没戴防毒面具又不供给氧气，则极易引起窒息或中毒死亡。

③绠（gēng）：粗绳索。

④昏瞢（méng）：昏迷。

【译文】

产宝石的矿井即使很深也没有水，这是大自然的特设机关。但井中有宝气像雾一样弥漫着，人吸久了多数会死亡。因此，采宝的人常是十多个人合伙。下井的人分得一半宝石，井上的人共得另一半宝石。下井的人用长绳绑住腰，腰间系两个叉口袋，到井底随手把宝石赶快装入袋内。宝石井内不藏蛇、虫。腰间系一个大铃，当宝气逼得自己受不了时，便急忙摇铃，井上的人就拉粗绳把他提上来。这时，人即使没有生命危险，也已经昏迷不醒了。只是灌一些白开水解救，三天内不能吃粮食，然后再加以调理康复。袋内的宝石，大的像碗，中等的像拳头，小的像豆子，都看不到里面是什么颜色。交给琢工锉开后，才知道是什么宝石。

属红、黄种类者，为猫精、靺羯芽、星汉砂、琥珀、木难、酒黄、喇子①。猫精黄而微带红。琥珀最贵者名曰璧②。音依，此值黄金五倍价。红而微带黑，然昼见则黑，灯光下则红甚也。木难纯黄色。喇子纯红。前代何妄人，于松树注茯苓，又注琥珀，可笑也③。属青、绿种类者，为瑟瑟珠、珣玗绿、鸦鹘石、空青之类④。空青既取内质⑤，其膜升打为曾青⑥。至玫瑰一种，如黄豆、绿豆大者，则红、碧、青、黄数色皆具。宝石有玫瑰，如珠之有玑也。星汉砂以上，犹有煮海金丹。此等皆西番产，亦间气出，滇中井所无。

【注释】

①属红、黄种类者，为猫精、靺羯（mò hé）芽、星汉砂、琥珀、木难、酒黄、喇子：按颜色分类是古代对宝石的传统分

类法，这一类是红宝石和黄宝石。猫精，又名猫睛石、猫儿眼。它是青石棉被石英交代后形成的致密纤维状块体。因其磨光后闪闪发光，状如猫眼而得名。靺羯芽，因这种宝石产在靺羯（东北女真族的别名）地区而得名。章鸿钊《石雅》认为它是石英类中的红玛瑙。星汉砂，又称星汉神砂。可能是指砂金石。因其石英中含鳞片状赤铁矿或云母而闪烁着红褐色或微黄色，好似星星在天空中闪亮而得名。星汉，银河。琥珀，又名顿牟。松柏树脂的化石，多为红褐色。木难，又名莫难、黄宝石。色黄。酒黄，酒黄色宝石。喇子，又名红宝石，色红，透明，是一种含铬的刚玉。

②鋂（yī）：这里指最贵重的黑里透红的琥珀。又名鋂珀。

③“前代何妄人”四句：这里指的是晋朝张华。他在《博物志》卷七中提道：“松柏脂沦地中，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其实，由松脂转化为琥珀，并不需要经过茯苓这中间一步，茯苓是寄生在松根的菌类，琥珀却是古代松树树脂埋藏在地层中的化石。

④属青、绿种类者，为瑟瑟（sè）珠、珇玛绿、鸦鹘（gǔ）石、空青之类：这一类是蓝宝石和绿宝石。瑟瑟珠，又叫靛子（甸子），是一种蓝宝石，盛产于伊朗一带。珇玛绿，又叫祖母绿。翠绿色。鸦鹘石，含钛刚玉，蓝色。

⑤空青：孔雀石［$CuCO_3 \cdot Cu(OH)_2$］，绿色。

⑥曾青：蓝铜矿石［$2CuCO_3 \cdot Cu(OH)_2$］，深蓝色。

【译文】

属于红色和黄色的宝石有：猫睛、靺羯芽、星汉砂、琥珀、木难、酒黄、喇子，等等。猫睛石黄而稍带红。最贵的琥珀叫鋂。音依，价值为黄金的五倍。红而微带黑，但在白天看起来是黑色，在灯光下看起来却很红。木难纯黄色。喇子纯红色。从前不知哪个无知妄为的人，在“松树”条目下加注茯苓，又注琥珀，真是可笑。属于蓝色和绿色的宝石有：瑟瑟珠、珇玛绿、鸦鹘石、空青。空青在内层，曾青在外层。等等。至于玫瑰宝石，则像黄豆或绿豆大，红、绿、蓝、黄，各

色都有。宝石中有玫瑰，就像珠中有玑一样。比星汉砂高一级的，还有一种煮海金丹。这些宝石都产在我国西部地区，有的是气成的，云南宝井却没有产。

时人伪造者，唯琥珀易假，高者煮化硫黄，低者以殷红汁料煮入牛羊明角，映照红赤隐然，今亦最易辨认。琥珀磨之有浆。至引草，原惑人之说。凡物借人气能引拾轻芥也。自来《本草》陋妄，删去毋使灾木①。

【注释】

①“至引草”五句：琥珀因摩擦生电而引“草”（轻微之物），实有其事，并非惑人之说。东汉王充《论衡·乱龙》也曾指出：“顿牟拾芥，磁石引针。”顿牟，即琥珀之别名。芥，小草。木，指雕版印书的木料。引申为纸张。

【译文】

现时人们伪造宝石，只有琥珀最容易假造，高手用煮化的硫黄，低手用红中带黑的色汁煮牛、羊角胶，映照之下隐约可见红光，但也最容易识别。琥珀研磨后有浆。至于说琥珀能吸引小草那是骗人的。物体只有借助人气才能吸引轻微的东西。《本草》荒诞错漏不少，应当删去，以免浪费纸张。

玉①

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汉时西国号，后代或名别失八里，或统服赤斤蒙古，定名未详。葱岭②。所谓蓝田，即葱岭出玉别地名，而后世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③。其岭水发源名阿耨山④，至葱岭分界两河：一曰白玉河（图120），一曰绿玉河（图121）。晋人张匡邺作《西域行程记》，载有乌玉河，此节则妄也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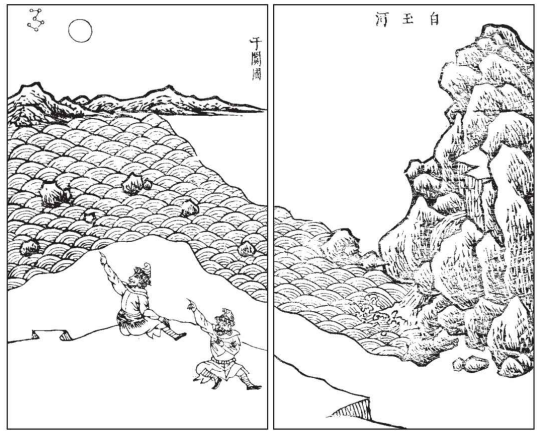


图120　白玉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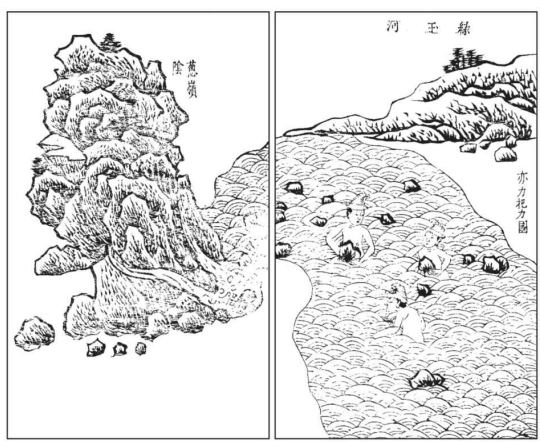


图121　绿玉河

【注释】

①玉：玉通常指坚韧、有光泽、结构致密、白色或绿色的矿石，主要有软玉（如和田玉）和硬玉（翡翠）两种。此外，还包括某些物理性质类似于软玉的矿石。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能制造玉制工具，殷商时期出现了用于礼仪和配饰的各种玉器。汉许慎《说文解字》用“五德”形容“玉，石之美”的五种特性。玉，广义应包括宝石、玛瑙、水晶等，宋应星在这里却作狭义理解。

②凡玉入中国贵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新疆的和田玉，又名昆山玉，主要矿物成分是透闪石、阳起石，属软玉类。因其色泽优雅而久负盛名。别失八里，元代地名。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其实于阗所在地明代称亦力把里。赤斤蒙古，明朝在西北设立赤斤蒙古卫，位于今甘肃玉门一带，统管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地区。葱岭，指昆仑山一带，那里盛产玉，殷周时就已输入内地，因而有“玉出昆冈”“昆山之玉”等说。

③“所谓蓝田”三句：蓝田玉确实产在西安附近的蓝田覆车山等玉山。可见，蓝田并不像宋应星所说的是葱岭的别名。

④阿耨（nòu）山：昆仑山。

⑤“晋人张匡邺作《西域行程记》”三句：宋应星可能是从“凡玉，唯白与绿两色”出发来否定因出产乌玉而得名的乌玉河的。关于乌玉河，最先记载的是晋朝张匡邺的《西域行程记》。宋曹孝忠校勘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三再引《图经本草》引的《西域行程记》说：“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五代史·四夷》《明史·于阗列传》都载有乌玉河。清徐松《西域水道记》指出：“白者玉陇，绿者喀喇，乌者皂洼勒。惟今之皂洼勒未闻出玉，差为异矣。”玉陇即玉龙喀什河，喀喇即喀拉喀什河，皂洼勒河是由西流入喀拉喀什河的支流。由此可见，乌玉河确实是有的，但它是否真的产过乌玉，却值得商讨。

【译文】

我国比较贵重的玉都产自于阗汉代时它是西域一个诸侯国名，后来叫别失八里，可能属于赤斤蒙古，具体名称不详。葱岭。所谓蓝田，就是葱岭出玉的一个地名，后人却误以为是西安附近的蓝田。葱岭河水的发源地叫阿耨山，到葱岭分成两条河：一叫白玉河，一叫绿玉河。晋代人张匡邺写的《西域行程记》，记载有乌玉河，这是错的。

玉璞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1]。然取者不于所生处，以急湍无著手[2]。俟其夏月水涨，璞随湍流徙，或百里，或二三百里，取之河中。凡玉映月精光而生，故国人沿河取玉者，多于秋间明月夜，望河候视。玉璞堆聚处，其月色倍明亮。凡璞随水流，仍错杂乱石浅流之中，提出辨认而后知也。

【注释】

①玉璞不藏深土，源泉峻急激映而生：从开采的角度看，玉有山产和水产两种。山产玉多数韫藏在变质岩或岩浆岩中，少数也在沉积岩中，这都需要挖矿井开采。水产玉源于山产玉的露头。章鸿钊说："盖玉有山产、水产两种。中国之玉多在于山，于阗之玉多在于水。"（《石雅·玉类》）宋应星关于"玉璞不藏深土"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②著（zhuó）：着手。

【译文】

玉石并不藏在深土里，它是在又陡又急的泉水冲激下映照月光而生成的。但采玉的人不到它的出生地去采，因为那里水流太急而无法下手。等到夏天水涨时，玉石随着急流冲到一百里或二三百里远的河里，才去采集。玉是映照月光而生的，所以沿河采玉的人们，多在秋天明月之夜，守在河边观察。在玉石堆聚的地方，月色就显得特别明亮。玉石随着水流夹杂在河滩乱石之中，只有取出来辨认才能确定。

白玉河流向东南，绿玉河流向西北[1]。亦力把力地[2]，其地有名望野者，河水多聚玉。其俗以女人赤身没水而取者，云阴气相召，则玉留不逝，易于捞取。此或夷人之愚也。夷中不贵此物，更流数百里，途远莫货，则弃而不用。

【注释】

①白玉河流向东南，绿玉河流向西北：宋应星说的白玉河流向有误。据《竹叶亭杂记》卷三说：白、绿玉河"其水皆出南

山，东西夹和阗城而下。和阗，古于阗，《汉书》所谓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转引自章鸿钊《石雅·玉类》）实际上，白玉河上游流向西北，中游折向北；绿玉河上游流向西北，中游又折向东北。

②亦力把力：即亦力把里。今新疆和田地区。

【译文】

白玉河流向东南，绿玉河流向西北。亦力把力有个名叫望野的地方，河水中积聚有许多玉石。那里的风俗是由女人裸体下水取玉石，据说是阴气相召，玉石就会留住不走，易于捞取。这可能是当地人的无知吧。当地人并不看重这种东西，玉石如果被水流再冲出几百里，路太远又没人买，他们就索性不去取了。

凡玉，唯白与绿两色。绿者，中国名菜玉。其赤玉、黄玉之说，皆奇石琅玕之类①，价即不下于玉，然非玉也。凡玉璞根系山石流水，未推出位时，璞中玉软如棉絮，推出位时则已硬，入尘见风则愈硬。谓世间琢磨有软玉，则又非也②。

【注释】

①琅玕（láng gān）：美石。即“满目琳琅”的琅。《尚书·禹贡》：“厥贡惟球、琳、琅玕。”孔传：“琅玕，石而似玉。”孔颖达疏引《尔雅·释地》，谓“石而似珠”。章鸿钊《百雅·玉石·琳琅》说：琅玕是巴喇，即今斯璧尼石，色红，属等轴晶系，因此其形如珠。

②谓世间琢磨有软玉，则又非也：章鸿钊《石雅·玉石·玉类》说：玉“盖有二焉，一即通称之玉，东方谓之软玉，泰西谓之纳夫拉德；二即翡翠，东方谓之硬玉，泰西谓之桀特以德。通称之玉，今属角闪石类，缜密而温润，有白质者与透闪石为近，绿者与阳起石为近。新锡兰谓之绿玉者是也，今尚产和阗以北葱岭一带最有名”。近代科学把玉分为硬玉和软玉两种。硬玉（如翡翠等）属辉石类，软玉（如和田玉

等），属角闪石类。宋应星所说的软玉不是今天的软玉概念，而可能是指传说中的特别软的玉，例如，《杜阳杂编》就说过："代宗幸兴庆宫于复壁获玉鞭。有文曰：软玉鞭，屈之头尾相就，舒之则劲直如绳。"（转引自章鸿钊《石雅·玉石·玉类》）宋应星加以否认是有他的道理的。

【译文】

玉只有白和绿两种颜色。绿色的我国叫菜玉。所谓红玉、黄玉，其实都是琅玕之类的奇石，价值即使不比玉低，但毕竟不是玉。玉石的根基是与山石、流水相连的，在未被冲露出来时，璞中的玉软如棉絮，冲露出来时就已变硬，见了风尘就更硬了。说世上有琢磨软玉的，那又错了。

凡璞藏玉，其外者曰玉皮，取为砚托之类，其值无几。璞中之玉，有纵横尺余无瑕玷者①，古者帝王取以为玺②。所谓连城之璧③，亦不易得。其纵横五六寸无瑕者，治以为杯斝④，此已当世重宝也。此外，惟西洋琐里有异玉⑤，平时白色，晴日下看映出红色，阴雨时又为青色，此可谓之玉妖，尚方有之。朝鲜西北太尉山，有千年璞，中藏羊脂玉，与葱岭美者无殊异。其他虽有载志，闻见则未经也。

【注释】

①瑕玷：玉上的斑点及其他缺陷。

②玺：印，自秦代以后专指帝王的印。

③连城之璧：即和氏璧。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说，赵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听到后想用十五座城池跟他交换。和氏璧因而称为连城之璧。璧，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

④杯斝（jiǎ）：酒器。斝，古代铜制酒器。似爵而较大，有三足、两柱、一鋬，圆口平底，盛行于商代。

⑤西洋琐里：明代以爪哇以西的印度洋为西洋，琐里是其中的一

个小国，今属印度尼西亚。

【译文】

璞包藏着玉，外皮叫玉皮，用来制作砚台和托座等物，值不了几个钱。璞中的玉，有一尺多见方又没有疵点的，古代帝王用来做大印。所谓价值连城的璧，也不容易得到。五六寸见方又没有疵点的，用来做酒器，这已是当世重宝了。此外，爪哇一带的琐里产有一种异玉，平时白色，晴天在阳光下显出红色，阴雨天又呈蓝色。这可称为玉妖，皇宫里才有这种玉。朝鲜西北部的太尉山，有一种千年璞，它里头藏的羊脂玉，跟葱岭美玉几无差别。其他的玉，书中虽有记载，但都没有见过。

凡玉，由彼地缠头回，其俗人首一岁裹布一层，老则臃肿之甚，故名缠头回子。其国王亦谨不见发。问其故，则云见发则岁凶荒。可笑之甚。①或溯河舟，或驾橐驼②，经庄浪入嘉峪③，而至于甘州与肃州④。中国贩玉者，至此互市而得之，东入中华，卸萃燕京。玉工辨璞高下，定价，而后琢之。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注释】

①“凡玉……可笑之甚”一段：作者囿于当时狭隘的观念，故有此语。每个民族的风俗都应得到尊重。

②橐驼：骆驼。

③庄浪：今属甘肃。

④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

【译文】

玉由新疆缠头的回族人，那里的风俗是，每人每年都要在头上多缠一层布，老了就显得非常臃肿，因此叫缠头回子。国王的头发也是看不见的，问他什么缘故，说是见了头发就要闹凶荒。这真是好笑。乘船或骑骆驼，经庄浪进入嘉峪关，运到甘州和肃州。内地的玉贩到这里买到璞后，东运到北京去。经玉工辨别品位定价后再琢磨。好玉虽集中在北京，工巧却推崇苏杭。

凡玉初剖时，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砂，足踏圆盘使转，添砂剖玉，逐忽划断（图122）。中国解玉砂，出顺天玉田与真定邢台两邑①。其砂非出河中，有泉流出，精粹如面，藉以攻玉，永无耗折。既解之后，别施精巧工夫，得镔铁刀者②，则为利器也。镔铁亦出西番哈密卫砺石中③，剖之乃得。凡玉器琢余碎，取入钿花用④；又碎不堪者，碾筛和灰涂琴瑟，琴有玉音，以此故也。凡镂刻绝细处，难施锥刃者，以蟾酥填画而后锲之⑤。物理制服⑥，殆不可晓。凡假玉以砆碔充者⑦，如锡之于银，昭然易辨。近则捣舂上料白瓷器，细过微尘，以白蔹诸汁调成为器⑧，干燥，玉色烨然，此伪最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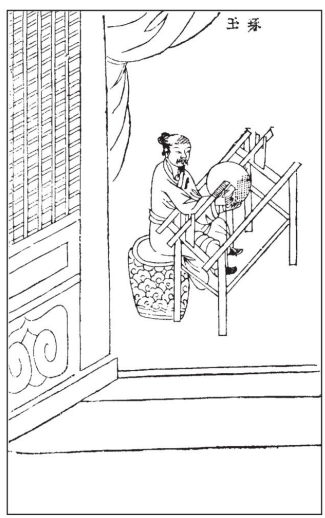


图122　琢玉

【注释】

①中国解玉砂，出顺天玉田与真定邢台两邑：据章鸿钊《石雅·玉类》云，出自河北玉田的治玉砂，色白而细，是石英；出自河北邢台的治玉砂，色赤褐，叫红砂，是石榴子石。以上两者都可治软玉。此外，还有更硬的治玉砂叫紫砂，是刚玉，出自河北灵寿和平山，可治翡翠和宝石。顺天，顺天府，治

所在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

②镔（bīn）铁：精炼的铁。

③哈密卫：今新疆哈密。

④钿（diàn）花：镶嵌型花朵状的装饰品。

⑤蟾酥（chán sū）：蟾蜍腮腺和皮脂腺分泌物，有侵蚀作用。

⑥物理制服：指一物制一物。

⑦砆碔（fū wǔ）：即碔砆，又叫武夫。似玉的美石。红地白纹，但色茏葱不分明。

⑧白蔹（liǎn）：又名鹅抱蛋。葡萄科藤本植物，块根富含黏液质，可作粘合剂。

【译文】

解剖玉石时，做个铁圆盘，用盆装水砂，一边脚踏圆盘转动，一边添砂剖玉，一点一点地把玉划割。我国剖玉的砂，出产在顺天附近的玉田和真定的邢台两县。这种砂不是在河里的，而是从泉眼里流出来的，精细得像面粉，用来磨玉永远不会耗损。玉石解剖后，再施以精工巧艺，这时有把镔铁刀，就是很好的工具了。镔铁也产在西番哈密卫的砺石中，剖开就可炼得。琢磨玉器剩下的碎块，用来镶嵌钿花等装饰品。那些零零碎碎的，经过碾筛后调灰来涂琴瑟，琴瑟就可发出玉音。雕刻刀难以施展的微细地方，就用蟾酥填画，再用刀刻。这个一物治一物的道理，真不好懂。用碔砆来冒充玉，就好像用锡来冒充银一样，是很容易识别的。近来有些人把上等白瓷器捣成尘粉，再用白蔹等汁调制成器物，干燥后玉色烨然，据说这样伪造是最巧妙的。

凡珠玉、金银，胎性相反。金银受日精，必沉埋深土结成。珠玉、宝石受月华，不受土寸掩盖。宝石在井，上透碧空；珠在重渊，玉在峻滩，但受空明水色盖上。珠有螺城，螺母居中，龙神守护，人不敢犯。数应入世用者，螺母推出人取。玉初孕处，亦不可得。玉神推徙入河，然后恣取。与珠宫

同神异云①。

【注释】

①“珠有螺城……与珠宫同神异云”一段：这是作者用龙神玉神守护珠玉的民间神话巧妙地宣传生态思想。这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天工开物持续进行。数（shù），气数，命运。

【译文】

珠玉与金银的成因相反。金银受的是日精，必定埋在深土结成。珠宝受的是月华，不用寸土掩盖。宝石在井中，直透天空；珠在深水底，玉在险滩里，但都被清水覆盖着。珠有螺城，螺母住在中间，外有龙神守护，人就不敢去侵犯珠。只有那些按气数应该让人们享用的珠，才由螺母推出来让人们采取。在初孕玉的激流中，人也取不到玉。只有等玉神把它推入河中，才可以任人采取。这跟珠宫同样神异。

附：玛瑙　水晶　琉璃

凡玛瑙，非石非玉①。中国产处颇多，种类以十余计。得者多为簪篔、釦音扣。结之类②，或为棋子，最大者为屏风及桌面。上品者产宁夏外徼羌地砂碛中③，然中国即广有，商贩者亦不远涉也。今京师货者，多是大同、蔚州九空山、宣府四角山所产，有夹胎玛瑙、截子玛瑙、锦红玛瑙，是不一类。而神木、府谷出浆水玛瑙、锦缠玛瑙，随方货鬻④。此其大端云。试法，以砑木不热者为真⑤。伪者虽易为，然真者值原不甚贵，故不乐售其技也。

【注释】

①凡玛瑙，非石非玉：魏文帝曹丕《马瑙勒赋·序》云：“马瑙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转引自章鸿钊《石雅·玉石》）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玛瑙一

名文（纹）石。玛瑙是玉髓（石英隐晶质集合体）矿物的一种，呈同心带状构造，颜色光美，质硬耐磨。从矿物学的角度看，它亦石亦玉，而并不是“非石非玉”。

②簪笻（dù）：固定衣服或头发的工具。釦：涂本为“鉤”，同“钩”，与“音扣”矛盾。据文义改为“釦”，同“扣”。

③徼（jiào）：边界。砂碛（qì）：沙漠。

④“今京师货者……随方货鬻”一段：据章鸿钊《石雅·玉石·琳琅》说，夹胎玛瑙是“正视之则莹白光彩，侧视之则若凝血”的一种玛瑙；截子玛瑙是“黑白相间”的一种玛瑙；锦红玛瑙是“有锦花”的一种玛瑙；浆水玛瑙是“有淡水花”的一种玛瑙；锦缠玛瑙又叫缠丝玛瑙，是“红白杂色如丝相间”的一种玛瑙。大同，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宣府，今河北宣化。神木，今属陕西。府谷，今属陕西。

⑤砑（yà）：碾磨。

【译文】

玛瑙，既不是石也不是玉，在中国的产地很多，品种也有十多个。人们多用它来做簪子和衣扣，也做棋子，最大的做屏风和桌面。质量最好的产在宁夏边境羌族地区的沙漠中，但内地就有很多玛瑙，商贩不必长途跋涉到宁夏去。现在北京所卖的玛瑙，多半是大同、蔚州九空山和宣府四角山的产品，有夹胎玛瑙、截子玛瑙、锦红玛瑙等好几个品种。而神木和府谷产的是浆水玛瑙、锦缠玛瑙，作为土产就地买卖。情况大致是这样。鉴别的方法是在木头上碾磨，不发热的是真货。假货虽容易做，但真货价钱不贵，人们就懒得去作假了。

凡中国产水晶，视玛瑙少杀①。今南方用者多福建漳浦产，山名铜山。北方用者多宣府黄尖山产，中土用者多河南信阳州黑色者最美。与湖广兴国州潘家山。产②。黑色者产北不产南。其他山穴本有之而采识未到，与已经采识而官司厉禁封闭如广信惧中官开采之类。者尚多也。凡水晶出深山穴内瀑流石罅之中③。其水

经晶流出，昼夜不断，流出洞门半里许，其面尚如油珠滚沸。凡水晶未离穴时如棉软，见风方坚硬④。琢工得宜者，就山穴成粗坯，然后持归加功，省力十倍云。

【注释】

①凡中国产水晶，视玛瑙少杀：水晶，又名水精、水玉，即石英（SiO_2），纯净的无色透明，掺杂的呈各种颜色，因此有白水晶、紫水晶、黄水晶，烟水晶、红水晶等等之分。

②兴国州：今湖北阳新。

③罅（xià）：缝隙。

④“其水经晶流出……见风方坚硬”一段：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译文】

中国出产水晶比玛瑙少。现在南方用的多半是福建漳浦出产的，山叫铜山。北方用的多半是宣府黄尖山出产的，中原用的多半是河南信阳州、黑色的最美。湖广兴国州潘家山。出产的。黑色的水晶只产于北方而不产于南方。其他地方山洞中本来有而未意识到去开采，或者想开采又被官方封禁如广信惧怕宦官开采。的都很多。水晶产于深山洞穴有瀑流的石缝中，水昼夜不停地流过水晶，流出洞口半里远，水面还像油珠滚沸一样。水晶尚未离开洞穴时，像棉一样软，见风后才坚硬。有些琢工为了方便，就在山洞先斫成粗坯，然后带回去加工，据说这样可以省力十倍。

凡琉璃石，与中国水精、占城火齐，其类相同，同一精光明透之义①，然不产中国，产于西域。其石五色皆具，中华人艳之，遂竭人巧以肖之。于是烧瓴甋转釉成黄、绿色者②，曰琉璃瓦；煎化羊角为盛油与笼烛者，为琉璃碗；合化硝铅写珠铜线穿合者③，为琉璃灯；捏片为琉璃瓶、袋。硝用煎炼上结马牙者。各色颜料汁，任从点染。凡为灯、珠，皆淮北齐地人，以其地产硝之故。

【注释】

①“凡琉璃石”四句：琉璃石，简称琉璃，是天然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有光宝石。唐代称为玻璃，宋元以来称为宝石。我国西周时期就懂得制造琉璃了。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还有氧化铅、氧化钾等多种元素化合物。其生产工艺是，把琉璃石和琉璃母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入一千度以上的火炉中，采用古代青铜脱腊铸造技术，经过十多道手工工艺精修细磨而成。它的硬度近似软玉，光折射率较高，晶莹剔透，光彩夺目。它不愧为尊重天工巧夺天工的工艺品，被誉为中国五大名器（金银、玉翠、琉璃、陶瓷、青铜）之一。琉璃不仅是一种材质，更是一种价值不菲的文化产品。2008年6月，琉璃烧制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占城，古国名。今在越南。火齐，又名火珠、火齐珠，能聚阳光使易燃物烧着。《新唐书·南蛮列传》：“婆利者，直环王东南……多火珠，大者如鸡卵，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藉珠，辄火出。”李时珍《本草纲目·水精》附录说：“《唐书》云，东南海中有罗刹国，出火齐珠，大者如鸡卵状，类水精，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承之则得火，用灸艾炷，不伤人。今占城国有之，名朝霞大火珠。”从文中看来，琉璃石、水晶、占城火齐都是属于透明或半透明的石英类矿石。

②瓴甋（líng dì）：砖瓦。

③写：通“泻”。

【译文】

琉璃石，与中国水晶、占城火齐同属一类，都一样透明光亮，但不产在中原，而产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琉璃石各种颜色都有，中国人很喜欢它，便巧施技艺来仿造。于是，把砖瓦加上釉料烧成黄、绿色，这叫琉璃瓦；把羊角煮化，做成油罐和烛罩，这叫琉璃碗；把硝和铅一起熔化做成珠子，并用铜线串起来做成琉璃灯；或者捏片做成琉璃瓶和袋。硝用煎炼时结在上面的马牙硝。各种颜色，可以随人用颜料汁点染。琉璃灯和琉璃珠，都是淮河以北的山东人制造的，因为那里

出产硝石。

凡硝见火还空，其质本无，而黑铅为重质之物。两物假火为媒，硝欲引铅还空，铅欲留硝住世，和同一釜之中，透出光明形象。此乾坤造化，隐现于容易地面。《天工》卷末，著而出之。

【译文】

硝遇火就化气腾空而消失，黑铅却是比较重的物质。这两种东西以火为媒介，硝要引铅升腾空中，铅却要拉硝留在地面，它们在一个锅中化合，就能透出光明形象。这是大自然创造化育万物的功能在地面上的极其平常的显露。现把它写在《天工开物》一书的结尾。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已出书目）

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礼记

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穀梁传

论语·大学·中庸

尔雅

孟子

春秋繁露

说文解字

释名

国语

晏子春秋

穆天子传

战国策

吴越春秋

越绝书

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大唐西域记

史通

贞观政要

东京梦华录

唐才子传

廉吏传

徐霞客游记

读通鉴论

宋论

文史通义

老子

道德经

黄帝四经·关尹子·尸子

孙子兵法

墨子

管子

孔子家语

吴子·司马法

商君书

列子

鬼谷子

庄子

公孙龙子（外三种）

荀子

六韬

吕氏春秋

韩非子

山海经

黄帝内经

新书

淮南子

新序

说苑

盐铁论

法言

潜夫论

政论·昌言

风俗通义

申鉴·中论

太平经

周易参同契

人物志

博物志

抱朴子内篇

抱朴子外篇

神仙传

搜神记

拾遗记

世说新语

弘明集

齐民要术

颜氏家训

中说

帝范·臣轨·庭训格言

坛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茶经·续茶经

玄怪录·续玄怪录

酉阳杂俎

化书·无能子

梦溪笔谈

近思录

焚书

增广贤文

呻吟语

龙文鞭影

长物志

天工开物

溪山琴况·琴声十六法

温疫论

明夷待访录·破邪论

陶庵梦忆

笠翁对韵

声律启蒙

老老恒言

随园食单

阅微草堂笔记

格言联璧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训

劝学篇

楚辞

文心雕龙

文选

玉台新咏

词品

闲情偶寄

古文观止

聊斋志异

浮生六记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

经史百家杂钞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汉〕司马迁 著

史記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史記

〔汉〕司马迁　著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孕育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经典著作。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在浩瀚的优秀文化海洋里，哪些是最基本的，哪些是最经典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应该知晓、阅读的基本书是什么？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最应该拥有并收藏的经典是什么？

多年来，中华书局一直致力于向广大读者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读本，推出的《史记》、《资治通鉴》等白文普及本图书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好评。在此基础上，中华书局编辑部推出“中华经典普及文库”。

本套文库有三个特点。第一是经典。入选本文库的都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品，是经史子集中的顶峰，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如列“二十四史”之首，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如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四书五经”等。第二是精品。中华书局成立90多年来，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出版了大批由国内一流学者精心校勘整理而成的传统典籍。本套丛书或以中华书局原整理本为底本，或约请著名学者精加整理，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性，堪称质量上乘的版本。第三是方便。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阅读方便。众所周知，古代图书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书名，即便是专业研究人员，也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本书保留了古籍整理图书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____），

书名下加波浪线（▬ ▬ ▬ ▬）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错读。另外，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删除了原整理本中的古注、校勘记及不便当代读者阅读的部分。可以说，本套丛书是方便现代读者阅读经典巨著的较好的白文普及本。

热忱希望广大读者对这套文库提出批评建议，以便于我们加以改进，将这套旨在为中国人提供基本书的文库编辑好，出版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8年12月

出版说明

《史记》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的史学巨著，列“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中国历史，不能不读《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的父亲司马谈做过太史令，主要从事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等工作。他曾打算编写一部通史，但没能实现。临死前，嘱咐司马迁完成他的遗愿。司马迁年轻时就很喜欢历史，20岁时就漫游名山大川，到处考察、搜集史料。他承袭父亲太史令的职务后，又得以看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这些，都是司马迁能够编写出《史记》的重要原因。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这中间，因为司马迁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好话，被投入监狱，惨遭腐刑，蒙受奇耻大辱。出狱后，司马迁更加发奋写作，终于在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在他死后若干年，他的外孙杨恽将这部52万多字的巨著公之于世。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有的称作“太史公书”，也有称作“太史公记”的。到了三国时期，才将这本书明确称为《史记》。全书共130篇，分为本纪12篇，主要记载帝王；表10篇，主要记录大事年表；书8篇，主要记录典章制度；世家30篇，主要记载侯王勋臣；列传70篇，主要记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之前，我国也有

史书，如《春秋》这样的编年史，如《国语》、《战国策》这样的国别史，还有《尚书》这样的政治史，但是还没有一部贯穿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通史。《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体例严谨，脉络分明，后代修前朝国史，都遵循《史记》的体例，一直到清代，号称中国“正史”的“二十四史”都是以《史记》的体例为蓝本的。

《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还是一部文学巨著。它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先河，把中国的历史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以极具表现力的语言，塑造了蔺相如、屈原、荆轲、项羽、刘邦、韩信、樊哙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本书以中华书局1959年由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主持点校的《史记》为底本，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可靠性、文字准确性。另外，为了保证阅读的连贯性，本书删除了原点校本中的“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唐朝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并删除了“十表”中不便阅读的表格部分。而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阅读方便。众所周知，《史记》中涉及大量古代的人名、地名、书名，即便是研究历史的专业人士，也不是很容易识别的。因此本书保留了原点校本人名、地名下加专名线（——），书名下加波浪线（▬ ▬ ▬ ▬）的做法，使读者一目了然，不会因为不熟悉这些专有名词而误读、错读。因此，可以说，本书是方便现代读者阅读这部巨著的较好的白文普及本。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〇六年六月

目录

“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出版缘起
出版说明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返回总目录

史记卷一
五帝本纪第一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蛴极，蛴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蛴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尧又曰："谁可者？"灌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岳应曰："鄙德忝帝位。"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曰："吾其试哉。"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决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

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绨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廪，瞽叟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祷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

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舜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轨，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维明能信。"舜曰："谁能驯予工？"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舜曰："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伯夷让夔、龙。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诗言意，歌长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三苗。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史记卷二
夏本纪第二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洫。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檚。左准绳，右规矩，载四

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常、卫既从，大陆既为。鸟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济、河维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

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潍、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檿丝。浮于汶，通于济。

海岱及淮维徐州：淮、沂其治，蒙、羽其藝。大野既都，东原底平。其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其田上中，赋中中。贡维土五色，羽畎夏狄，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玭珠暨鱼，其篚玄纤缟。浮于淮、泗，通于河。

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竹箭既布。其草惟夭，其木惟乔，其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上杂。贡金三品，瑶、琨、竹箭，齿、革、羽、旄，岛夷卉服，其篚织贝，其包橘、柚锡贡。均江海，通淮、泗。

荆及衡阳维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甚中，沱、涔已道，云土、梦为治。其土涂泥。田下中，赋上下。贡羽、旄、齿、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维箘簵、楛，三国致贡其名，包匭菁茅，其篚玄纁玑组，九江入赐大龟。浮于江、沱、涔、汉，逾于雒，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雒、瀍、澗既入于河，荥播既都，道荷泽，被明都。其土壤，下土坟垆。田中上，赋杂上中。贡漆、丝、绨、纻，其篚纤絮，锡贡磬错。浮于雒，达于河。

华阳黑水惟梁州：汶、嶓既蓺，沱、涔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绩。其土青骊。田下上，赋下中三错。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所同。荆、岐已旅，终南、敦物至于鸟鼠。原隰厎绩，至于都野。三危既度，三苗大序。其土黄壤。田上上，赋中下。贡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

道九山：汧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倾、朱圉、鸟鼠至于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负尾；道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汶山之阳至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

道九川：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道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砥柱，又东至于盟津，东过雒汭，至于大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嶓冢道漾，东流为汉，又东为苍浪之水，过三澨，入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汶山道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醴，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迆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道沇水，东为济，入于河，泆为荥，东出陶丘北，又东至于荷，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道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道渭自鸟鼠同穴，东会于沣，又东北至于泾，东过漆、沮，入于河。道雒自熊耳，东北会于澗、瀍，又东会于伊，东北入于河。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国赐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国，三百里诸侯。侯服外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曰：“信其道德，谋明辅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长，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难之。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知能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宽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蚤夜翊明有家。日严振敬六德，亮采有国。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肃谨。毋教邪淫奇谋。非其人居其官，是谓乱天事。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绩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赞道哉。”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禹曰：“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皆服于水。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檏，行山刊木。与益予众庶稻鲜食。以决九川致四海，浚畎浍致之川。与稷予

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馀补不足，徙居。众民乃定，万国为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

禹曰：“於，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辅之。余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绣服色，女明之。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来始滑，以出入五言，女听。予即辟，女匡拂予。女无面谀，退而谤予。敬四辅臣。诸众谗嬖臣，君德诚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

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舜德大明。

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百兽率舞，百官信谐。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维时维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念哉，率为兴事，慎乃宪，敬哉！”乃更为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然，往钦哉！”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为山川神主。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

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帝中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廑立。帝廑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受豕韦之后。龙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惧而迁去。

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

是为桀。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桀谓人曰："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使至此。"汤乃践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汤封夏之后，至周封于杞也。

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

史记卷三
殷本纪第三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

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

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汤曰：“格女众庶，来，女悉听朕言。匪台小子敢行举乱，有夏多罪，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众，女曰‘我君不恤我众，舍我啬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众力，率夺夏国。有众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时丧？予与女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从誓言，予则帑僇女，无有攸赦。”以告令师，作汤誓。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

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汤归至于泰卷陶，中䰜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

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

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適长孙也，是为帝太甲。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中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祖乙崩，子帝祖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为帝南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为帝小乙。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

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训。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乱，殷复衰。

帝甲崩，子帝廪辛立。帝廪辛崩，弟庚丁立，是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

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维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

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

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史记卷四
周本纪第四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

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格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

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皇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馀各以次受封。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

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

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诉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顺祀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有不至，则增修于德，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于王，作修刑辟。王曰：“吁，来！有国有土，告汝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与？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信，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官狱内狱，阅实其罪，惟钧其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信有众，惟讯有稽。无简不疑，共严天威。黥辟疑赦，其罚百率，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倍灑，阅实其罪。膑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五百率，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率，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命曰甫刑。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繄扈立。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不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

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之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

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仇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仇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

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厉

王使妇人裸而噪之。漦化为玄黿，以入王后宫。后宫之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女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于是宣王闻之，有夫妇卖是器者，宣王使执而戮之。逃于道，而见乡者后宫童妾所弃妖子出于路者，闻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妇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请入童妾所弃女子者于王以赎罪。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当幽王三年，王之后宫见而爱之，生子伯服，竟废申后及太子，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

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四十九年，鲁隐公即位。

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平王孙也。

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五年，郑怨，与鲁易许田。许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鲁杀隐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桓王去归。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庄王佗立。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

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

十五年，庄王崩，子釐王胡齐立。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阆立。惠王二年。初，庄王嬖姬姚，生子穨，穨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园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师，伐惠王。惠王奔温，已居郑之栎。立釐王弟穨为王。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王穨，复入惠王。惠王十年，赐齐桓公为伯。

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郑立。襄王母蚤死，后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礼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毋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九年，齐桓公卒。十二年，叔带复归于周。

十三年，郑伐滑，王使游孙、伯服请滑，郑人囚之。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囚伯服。王怒，将以翟伐郑。富辰谏曰："凡我周之东徙，晋、郑焉依。子穨之乱，又郑之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听。十五年，王降翟师以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平、桓、庄、惠皆受郑劳，王弃亲亲翟，不可从。"王不听。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谏不从，如是不出，王以我为怼乎？"乃以其属死之。

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党开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氾。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乃赐晋文公珪鬯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为定王。

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洛，使人问九鼎。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十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已而复之。十六年，楚庄王卒。

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简王夷立。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迎子周于周，立为悼公。

十四年，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

二十七年，灵王崩，子景王贵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圣而蚤卒。二十年，景王爱子朝，欲立之，会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复作乱，敬王奔于晋。十七年，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

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

四十一年，楚灭陈。孔子卒。

四十二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

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

二十八年，定王崩，长子去疾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是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是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韩、魏、赵为诸侯。

二十四年，崩，子安王骄立。是岁盗杀楚声王。

安王立二十六年，崩，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

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为显王。显王五年，贺秦献公，献公称伯。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二十五年，秦会诸侯于周。二十六年，周致伯于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于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后诸侯皆为王。

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慎靓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时东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

西周武公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适立。司马翦谓楚王曰："不如以地资公子咎，为请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听，是公之知困而交疏于周也。不如请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请令楚资之以地。"果立公子咎为太子。

八年，秦攻宜阳，楚救之。而楚以周为秦故，将伐之。苏代为周

说楚王曰：“何以周为秦之祸也？言周之为秦甚于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谓‘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入于秦，此为秦取周之精者也。为王计者，周于秦因善之，不于秦亦言善之，以疏之于秦。周绝于秦，必入于郢矣。”

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于韩，不借畏于秦。史厌谓周君曰：“何不令人谓韩公叔曰‘秦之敢绝周而伐韩者，信东周也。公何不与周地，发质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韩不伐也。又谓秦曰‘韩强与周地，将以疑周于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无辞而令周不受，是受地于韩而听于秦。”

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恶往，故令人谓韩王曰：“秦召西周君，将以使攻王之南阳也，王何不出兵于南阳？周君将以为辞于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

东周与西周战，韩救西周。或为东周说韩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国，多名器重宝。王案兵毋出，可以德东周，而西周之宝必可以尽矣。”

王赧谓成君。楚围雍氏，韩征甲与粟于东周，东周君恐，召苏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于是。臣能使韩毋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曰：“子苟能，请以国听子。”代见韩相国曰：“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国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韩相国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与周高都？”韩相国大怒曰：“吾毋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故与周高都也？”代曰：“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于韩也，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为不与？”相国曰：“善。”果与周高都。

三十四年，苏厉谓周君曰：“秦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藺、离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将兵出塞攻梁，梁破则

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说白起乎？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养由基怒，释弓搤剑，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诎右也。夫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钩，一发不中者，百发尽息”。今破韩、魏，扑师武，北取赵藺、离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将兵出塞，过两周，倍韩，攻梁，一举不得，前功尽弃。公不如称病而无出’。”

四十二年，秦破华阳约。马犯谓周君曰：“请令梁城周。”乃谓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则犯必死矣。犯请以九鼎自入于王，王受九鼎而图犯。”梁王曰：“善。”遂与之卒，言戍周。因谓秦王曰：“梁非戍周也，将伐周也。王试出兵境以观之。”秦果出兵。又谓梁王曰：“周王病甚矣，犯请后可而复之。今王使卒之周，诸侯皆生心，后举事且不信。不若令卒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

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谓周冣曰：“公不若誉秦王之孝，因以应为太后养地，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为公功。交恶，劝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冣谓秦王曰：“为王计者不攻周。攻周，实不足以利，声畏天下。天下以声畏秦，必东合于齐。兵弊于周，合天下于齐，则秦不王矣。天下欲弊秦，劝王攻周。秦与天下弊，则令不行矣。”

五十八年，三晋距秦。周令其相国之秦，以秦之轻也，还其行。客谓相国曰：“秦之轻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国之情。公不如急见秦王曰‘请为王听东方之变’，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齐重，则固有周聚以收齐：是周常不失重国之交也。”秦信周。发兵攻三晋。

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

西周君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憝狐。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东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

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所谓“周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秦灭周。汉兴九十有馀载，天子将封泰山，东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后嘉三十里地，号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史记卷五
秦本纪第五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

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ruby>騄<rt>录</rt></ruby>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蚤

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適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適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

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適，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

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十九年，得陈宝。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公孙也。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为宁公。

宁公二年，公徙居平阳。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四年，鲁公子翚弑其君隐公。十二年，伐荡氏，取之。宁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长男武公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鲁姬子。生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复共令人贼杀出子。出子生五岁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复立故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居平阳封宫。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也。郑高渠眯杀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灭小虢。

十三年，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晋灭霍、魏、耿。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齐、晋为强国。

十九年，晋曲沃始为晋侯。齐桓公伯于鄄。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阳。立其弟德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后子

孙饮马于河。梁伯、芮伯来朝。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德公生三十三岁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长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长子宣公立。

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杀子颓而入惠王。四年，作密畤，与晋战河阳，胜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来朝。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缪公。

缪公任好元年，自将伐茅津，胜之。四年，迎妇于晋，晋太子申生姊也。其岁，齐桓公伐楚，至邵陵。

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傒，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傒年已七十馀。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问，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傒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齐而乞食饴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秋，缪公自将伐晋，战于河曲。晋骊姬作乱，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

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

晋献公卒。立骊姬子奚齐，其臣里克杀奚齐。荀息立卓子，克又杀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请秦，求入晋。于是缪公许之，使百里傒将兵送夷吾。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郑谢秦，背约不与河西城，而杀里克。丕郑闻之，恐，因与缪公谋曰："晋人不欲夷吾，实欲重耳。今背秦约而杀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计也。愿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则更入重耳便。"缪公许之，使人与丕郑归，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郑有间，乃言夷吾杀丕郑。丕郑子丕豹奔秦，说缪公曰："晋君无道，百姓不亲，可伐也。"缪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不听，而阴用豹。

十二年，齐管仲、隰朋死。

晋旱，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晋君弃其军，与秦争利，还而马𢿱。缪公与麾下驰追之，不能得晋君，反为晋军所围。晋击缪公，缪公伤。于是岐下食善马者三百人驰冒晋军，晋军解围，遂脱缪公而反生得晋君。初，缪公亡善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馀人，吏逐得，欲法之。缪公曰："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三百人者闻秦击晋，皆求从，从而见缪公窘，亦皆推锋争死，以报食马之德。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周天子闻之，曰"晋我同姓"，为请晋君。夷吾姊亦为缪公夫人，夫人闻之，乃衰绖跣，

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缪公曰："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乃与晋君盟，许归之，更舍上舍，而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君夷吾，夷吾献其河西地，使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时秦地东至河。

十八年，齐桓公卒。二十年，秦灭梁、芮。

二十二年，晋公子圉闻晋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灭之。我兄弟多，即君百岁后，秦必留我，而晋轻，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归晋。二十三年，晋惠公卒，子圉立为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谢，后乃受。缪公益礼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晋大臣，欲入重耳。晋许之，于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为晋君，是为文公。文公使人杀子圉。子圉是为怀公。

其秋，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难于晋、秦。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二十八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三十年，缪公助晋文公围郑。郑使人言缪公曰："亡郑厚晋，于晋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秦之忧也。"缪公乃罢兵归。晋亦罢。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

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缪公问蹇叔、百里傒，对曰："径数国千里而袭人，希有得利者。且人卖郑，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郑者乎？不可。"缪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遂发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行日，百里傒、蹇叔二人哭之。缪公闻，怒曰："孤发兵而子沮哭吾军，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二老退，谓其子曰："汝军即败，必于殽厄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东，更晋地，过周北门。周王孙满曰："秦师无礼，不败何待！"兵至滑，郑贩卖贾人弦高，持十二牛将卖之周，见秦兵，恐死虏，因献其牛，曰："闻大国将诛郑，郑君谨修守御备，使臣以牛十二

劳军士。”秦三将军相谓曰：“将袭郑，郑今已觉之，往无及已。”灭滑。滑，晋之边邑也。

当是时，晋文公丧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丧破我滑。”遂墨衰绖，发兵遮秦兵于殽，击之，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文公夫人，秦女也，为秦三囚将请曰：“缪公之怨此三人入于骨髓，愿令此三人归，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晋君许之，归秦三将。三将至，缪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傒、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复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

缪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不利，引兵归。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詧，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傒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呼！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缪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为康公。

康公元年。往岁缪公之卒，晋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晋赵盾欲立之，使随会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秦师败，随会来奔。二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役。四年，晋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晋，取羁马。战于河曲，大败晋军。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乃使魏雠馀详反，合谋会，诈而得会，会遂归晋。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

共公二年，晋赵穿弑其君灵公。三年，楚庄王强，北兵至雒，问周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三年，晋败我一将。十年，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二十四年，晋厉公初立，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与翟合谋击晋。二十六年，晋率诸侯伐秦，秦军败走，追至泾而还。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

景公四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五年，救郑，败晋兵于栎。是时晋悼公为盟主。十八年，晋悼公强，数会诸侯，率以伐秦，败秦军。秦军走，晋兵追之。遂渡泾，至械林而还。二十七年，景公如晋，与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是为灵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宠，景公母弟富，或谮之，恐诛，乃奔晋，车重千乘。晋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对曰："秦公无道，畏诛，欲待其后世乃归。"三十九年，楚灵王强，会诸侯于申，为盟主，杀齐庆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复来归秦。

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是为平王。十一年，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至国，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平王欲诛建，建亡；伍子胥奔吴。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吴师归，楚昭王乃得复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为惠公。

惠公元年，孔子行鲁相事。五年，晋卿中行、范氏反晋，晋使智氏、赵简子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齐。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

悼公二年，齐臣田乞弑其君孺子，立其兄阳生，是为悼公。六年，吴败齐师。齐人弑悼公，立其子简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十二年，齐田常弑简公，立其弟平公，常相之。十三年，楚灭陈。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厉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厉共公二年，蜀人来赂。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二十一年，初县频阳。晋取武成。二十四年，晋乱，杀智伯，分其国与赵、韩、魏。二十五年，智开与邑人来奔。三十三年，伐义渠，虏其王。三十四年，日食。厉共公卒，子躁公立。

躁公二年，南郑反。十三年，义渠来伐，至渭南。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怀公。

怀公四年，庶长鬘与大臣围怀公，怀公自杀。怀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为灵公。灵公，怀公孙也。

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十三年，城籍姑。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

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郑。惠公卒，出子立。

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沉之渊旁。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故晋复强，夺秦河西地。

献公元年，止从死。二年，城栎阳。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栎阳。二十一年，与晋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二十三年，与魏晋战少梁，虏其将公孙痤。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

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二年，天子致胙。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二十一年，齐败魏马陵。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

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

惠文君元年，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贺。三年，王

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齐、魏为王。

五年，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六年，魏纳阴晋，阴晋更名宁秦。七年，公子卬与魏战，虏其将龙贾，斩首八万。八年，魏纳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阴、皮氏。与魏王会应。围焦，降之。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县。十一年，县义渠。归魏焦、曲沃。义渠君为臣。更名少梁曰夏阳。十二年，初腊。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为王，韩亦为王。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

十四年，更为元年。二年，张仪与齐、楚大臣会啮桑。三年，韩、魏太子来朝。张仪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七年，乐池相秦。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太子奂，斩首八万二千。八年，张仪复相秦。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伐取赵中都、西阳。十年，韩太子苍来质。伐取韩石章。伐败赵将泥。伐取义渠二十五城。十一年，□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斩首万，其将犀首走。公子通封于蜀。燕君让其臣子之。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张仪相楚。十三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楚围雍氏，秦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惠王卒，子武王立。韩、魏、齐、楚、越皆宾从。

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诛蜀相壮。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伐义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张仪死于魏。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南公揭卒，滹里疾相韩。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拔宜阳，斩首六万。涉河，城武遂。魏太子来朝。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

举鼎，绝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魏女为后，无子。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芈氏，号宣太后。武王死时，昭襄王为质于燕，燕人送归，得立。

昭襄王元年，严君疾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见。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皆诛，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归魏。三年，王冠。与楚王会黄棘，与楚上庸。四年，取蒲阪。彗星见。五年，魏王来朝应亭，复与魏蒲阪。六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庶长奂伐楚，斩首二万。泾阳君质于齐。日食，昼晦。七年，拔新城。□里子卒。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齐使章子，魏使公孙喜，韩使暴鸢共攻楚方城，取唐眛。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魏公子劲、韩公子长为诸侯。九年，孟尝君薛文来相秦。奂攻楚，取八城，杀其将景快。十年，楚怀王入朝秦，秦留之。薛文以金受免。楼缓为丞相。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五国共攻秦，至盐氏而还。秦与韩、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见。楚怀王走之赵，赵不受，还之秦，即死，归葬。十二年，楼缓免，穰侯魏冉为相。予楚粟五万石。

十三年，向寿伐韩，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礼出亡奔魏。任鄙为汉中守。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公孙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复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冉免。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邓，魏冉陶，为诸侯。十七年，城阳君入朝，及东周君来朝。秦以垣为蒲阪、皮氏。王之宜阳。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吕礼来自归。齐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泾阳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伐齐。河东为九县。与楚王会宛。与赵王会中阳。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破之济西。王与魏王会宜阳，与韩王会新城。二十四年，与楚王会鄢，又会穰。秦取

魏安城，至大梁，燕、赵救之，秦军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赵二城。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迁之穰。侯丹复相。二十七年，错攻楚。赦罪人迁之南阳。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邓，赦罪人迁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周君来。王与楚王会襄陵。白起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鸢，斩首四万，鸢走，魏入三县请和。三十三年，客卿胡阳攻魏卷、蔡阳、长社，取之。击芒卯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魏入南阳以和。三十四年，秦与魏、韩上庸地为一郡，南阳免臣迁居之。三十五年，佐韩、魏、楚伐燕。初置南阳郡。三十六年，客卿灶攻齐，取刚、寿，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阳攻赵阏与，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怀。四十二年，安国君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攻韩南阳，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叶阳君悝出之国，未至而死。四十七年，秦攻韩上党，上党降赵，秦因攻赵，赵发兵击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馀万尽杀之。四十八年十月，韩献垣雍。秦军分为三军。武安君归。王齕将伐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有韩上党。正月，兵罢，复守上党。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赵邯郸。四十九年正月，益发卒佐陵。陵战不善，免，王齕代将。其十月，将军张唐攻魏，为蔡尉捐弗守，还斩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张唐攻郑，拔之。十二月，益发卒军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郸，不拔，去，还奔汾军二月馀。攻晋军，斩首六千，晋楚流死河二万人。攻汾城，即从唐拔宁新中，宁新中更名安阳。初作河桥。

五十一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攻赵，取二十余县，首虏九万。西周君背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

秦，令秦毋得通阳城。于是秦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

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韩王入朝，魏委国听令。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于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其葬于先王。韩王衰绖入吊祠，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视丧事。

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齕攻上党。初置太原郡。魏将无忌率五国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馀，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史记卷六
秦始皇本纪第六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将军蒙骜攻魏氏畅、有诡。岁大饥。四年，拔畅、有诡。三月，军罢。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五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冬雷。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秦出兵，五国兵罢。拔卫，迫东郡，其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将军骜死。以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蛟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将军壁死，卒屯留、蒲鹬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

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

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九年，彗星见，或竟天。攻魏垣、蒲阳。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长信侯毐作乱而觉，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将欲攻蕲年宫为乱。王知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战咸阳，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毐等败走。即令国中：有生得毐，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尽得毐等。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是月寒冻，有死者。杨端和攻衍氏。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齐、赵来置酒。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杨端和攻邺，取九城。王翦攻阏与、橑杨，皆并为一军。翦将十八日，军归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取邺安阳，桓齮将。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

人迁蜀者。当是之时，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乃雨。

十三年，桓齮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輒，斩首十万。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见东方。十月，桓齮攻赵。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十六年九月，发卒受地韩南阳假守腾。初令男子书年。魏献地于秦。秦置丽邑。十七年，内史腾攻韩，得韩王安，尽纳其地，以其地为郡，命曰颍川。地动。华阳太后卒。民大饥。

十八年，大兴兵攻赵，王翦将上地，下井陉，端和将河内，羌瘣伐赵，端和围邯郸城。十九年，王翦、羌瘣尽定取赵地东阳，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始皇帝母太后崩。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代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

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国，恐，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体解轲以徇，而使王翦、辛胜攻燕。燕、代发兵击秦军，秦军破燕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贲攻荆。乃益发卒诣王翦军，遂破燕太子军，取燕蓟城，得太子丹之首。燕王东收辽东而王之。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

二十二年，王贲攻魏，引河沟灌大梁，大梁城坏，其王请降，尽取其地。

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

二十五年，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

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二十六年，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将军王贲从燕南攻齐，得齐王建。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镈，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是岁，赐爵一级。治驰道。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其辞曰：

>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

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

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

登之罘，刻石。其辞曰：

维二十九年，时在中春，阳和方起。皇帝东游，巡登之罘，临照于海。从臣嘉观，原念休烈，追诵本始。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外教诸侯，光施文惠，明以义理。六国回辟，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德。义诛信行，威燅旁达，莫不宾服。烹灭强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极。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

则。大矣哉！宇县之中，承顺圣意。群臣诵功，请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其东观曰：

维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览省远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临朝阳。观望广丽，从臣咸念，原道至明。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作立大义，昭设备器，咸有章旗。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黔首改化，远迩同度，临古绝尤。常职既定，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祗诵圣烈，请刻之罘。

旋，遂之琅邪，道上党入。

三十年，无事。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堤防。其辞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

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

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馀。于是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

卢生说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

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

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憝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

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郦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馀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

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咸备，毋以加。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祠，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皇帝复自称'朕'。"

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

>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遂至辽东而还。

于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于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

七月，戍卒陈胜等反故荆地，为“张楚”。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谒者使东方来，以反者闻二世。二世怒，下吏。后使者至，上问，对曰：“群盗，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上悦。武臣自立为赵王，魏咎为魏王，田儋为齐王。沛公起沛。项梁举兵会稽郡。

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强，今发近县不及矣。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将，击破周章军而走，遂杀章曹阳。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杀陈胜城父，破项梁定陶，灭魏咎临济。楚地盗名将已死，章邯乃北渡河，击赵王歇等于钜鹿。

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将其卒围钜鹿，楚上将军项羽将楚卒往救钜鹿。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夏，章邯等战数却，二世使人让邯，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赵高弗见，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见邯曰："赵高用事于中，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项羽急击秦军，虏王离，邯等遂以兵降诸侯。八月己亥，赵高欲

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

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沉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于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阎乐曰：“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王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

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于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沛公遂入咸阳，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居月馀，诸侯兵至，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灭秦之后，各分其地为三，名曰壅王、塞王、翟王，号曰三秦。项羽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诸侯，秦竟灭矣。后五年，天下定于汉。

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

>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钼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
>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馀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

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人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馀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

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馀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秦王，续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镤，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

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钼耰棘矜，非锬于句戟长铩也；適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

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襄公立，享国十二年。初为西畤。葬西垂。生文公。

文公立，居西垂宫。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静公。

静公不享国而死。生宪公。

宪公享国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生武公、德公、出子。

出子享国六年，居西陵。庶长弗忌、威累、参父三人，率贼贼出子鄙衍，葬衙。武公立。

武公享国二十年。居平阳封宫。葬宣阳聚东南。三庶长伏其罪。德公立。

德公享国二年。居雍大郑宫。生宣公、成公、缪公。葬阳。初伏，以御蛊。

宣公享国十二年。居阳宫。葬阳。初志闰月。

成公享国四年，居雍之宫。葬阳。齐伐山戎、孤竹。

缪公享国三十九年。天子致霸。葬雍。缪公学著人。生康公。

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高寝。葬竘社。生共公。

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葬康公南。生桓公。

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太寝。葬义里丘北。生景公。

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葬丘里南。生毕公。

毕公享国三十六年。葬车里北。生夷公。

夷公不享国。死，葬左宫。生惠公。

惠公享国十年。葬车里。生悼公。

悼公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城雍。生刺龚公。

刺龚公享国三十四年。葬入里。生躁公、怀公。其十年，彗星见。

躁公享国十四年。居受寝。葬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见。

怀公从晋来。享国四年。葬栎圉氏。生灵公。诸臣围怀公，怀公自杀。

肃灵公，昭子子也。居泾阳。享国十年。葬悼公西。生简公。

简公从晋来。享国十五年。葬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带剑。

惠公享国十三年。葬陵圉。生出公。

出公享国二年。出公自杀，葬雍。

献公享国二十三年。葬嚣圉。生孝公。

孝公享国二十四年。葬弟圉。生惠文王。其十三年，始都咸阳。

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

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茝阳。生孝文王。

孝文王享国一年。葬寿陵。生庄襄王。

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

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

孝公立十六年。时桃李冬华。

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有新生婴儿曰“秦且王”。

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

孝文王生五十三年而立。

庄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庄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于民。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

始皇享国三十七年。葬郦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

二世皇帝享国三年。葬宜春。赵高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岁。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

周历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吕政残虐。然以诸侯十三，并兼天下，极情纵欲，养育宗亲。三十七年，兵无所不加，制作政令，施于后王。盖得圣人之威，河神授图，据狼、狐，蹈参、伐，佐政驱除，距之称始皇。

始皇既殁，胡亥极愚，郦山未毕，复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诛斯、去疾，任用赵高。痛哉言乎！人头畜鸣。不威不伐恶，不笃不虚亡，距之不得留，残虐以促期，虽居形便之国，犹不得存。

子婴度次得嗣，冠玉冠，佩华绂，车黄屋，从百司，谒七庙。小人乘非位，莫不恍忽失守，偷安日日，独能长念却虑，父子作权，近取于户牖之间，竟诛猾臣，为君讨贼。高死之后，宾婚未得尽相劳，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关中，真人翔霸上，素车婴组，奉其符玺，以归帝者。郑伯茅旌鸾刀，严王退舍。河决不可复壅，鱼烂不可复全。

贾谊、司马迁曰：“向使婴有庸主之才，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周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谓不通时变者也。纪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死生之义备矣。

史记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项梁尝有栎阳逮，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起大泽中。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梁乃出，诫籍持剑居外待。梁复入，与守坐，曰："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

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

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闻陈婴已下东阳，使使欲与连和俱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居县中，素信谨，称为长者。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欲置长，无适用，乃请陈婴。婴谢不能，遂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少年欲立婴便为王，异军苍头特起。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

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项梁谓军吏曰："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乃进兵击秦嘉。秦嘉军败走，追之至胡陵。嘉还战一日，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将引军而西。章邯军至栗，项梁使别将朱鸡石、馀樊君与战。馀樊君死。朱鸡石军败，亡走胡陵。项梁乃引兵入薛，诛鸡石。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还报项梁。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都盱

台。项梁自号为武信君。

居数月，引兵攻亢父，与齐田荣、司马龙且军救东阿，大破秦军于东阿。田荣即引兵归，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赵。角弟田间故齐将，居赵不敢归。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项梁已破东阿下军，遂追秦军。数使使趣齐兵，欲与俱西。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助楚。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起东阿，西，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能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钜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

初，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钜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战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馀亦遗章邯书曰："白起为秦将，南征鄢郢，北坑马服，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竟赐死。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榆中地数千里，竟斩阳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尽封，因以法诛之。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所亡失以十万数，而诸侯并起滋益多。彼赵高素谀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诛之，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夫将军居外久，多内却，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且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今将军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常存，岂不哀哉！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此孰与身伏铁质，妻子为僇乎？"章邯狐疑，阴使候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

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馀万人新安城南。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

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不恐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

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西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

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

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废以为侯，已又杀之。臧荼之国，因逐韩广之辽东，广弗听，荼击杀广无终，并王其地。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馀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馀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愿大王资馀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馀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馀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

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彭

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征兵九江王布。布称疾不往，使将将数千人行。项王由此怨布也。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帀。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复大振。楚起于彭城，常乘胜逐北，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汉败楚，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项王之救彭城，追汉王至荥阳，田横亦得收齐，立田荣子广为齐王。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汉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粟。汉之三年，项王数侵夺汉甬道，汉王食乏，恐，请

和，割荥阳以西为汉。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为王，王可以间出。"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成皋。项王见纪信，问："汉王安在？"信曰："汉王已出矣。"项王烧杀纪信。

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枞公、魏豹守荥阳。周苛、枞公谋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乃共杀魏豹。楚下荥阳城，生得周苛。项王谓周苛曰："为我将，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周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周苛，并杀枞公。

汉王之出荥阳，南走宛、叶，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复入保成皋。汉之四年，项王进兵围成皋。汉王逃，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渡河走脩武，从张耳、韩信军。诸将稍稍得出成皋，从汉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汉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

是时，彭越渡河击楚东阿，杀楚将军薛公。项王乃自东击彭越。汉王得淮阴侯兵，欲渡河南。郑忠说汉王，乃止壁河内。使刘贾将兵佐彭越，烧楚积聚。项王东击破之，走彭越。汉王则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项王已定东海来，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相守数月。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

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

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破齐、赵，且欲击楚，乃使龙且往击之。淮阴侯与战，骑将灌婴击之，大破楚军，杀龙且。韩信因自立为齐王。项王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淮阴侯。淮阴侯弗听。是时，彭越复反，下梁地，绝楚粮。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毋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乃东，行击陈留、外黄。

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

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大司马咎、长史翳、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大司马咎者，故蕲狱掾，长史欣亦故

栎阳狱吏，两人尝有德于项梁，是以项王信任之。当是时，项王在睢阳，闻海春侯军败，则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眛于荥阳东，项王至，汉军畏楚，尽走险阻。

是时，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匿弗肯复见。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倾国，故号为平国君。"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

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穀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头，馀骑相蹂践争项王，相杀者数十人。最其后，郎中骑杨喜，骑司马吕马童，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五人共会其体，皆是。故分其地为五：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穀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

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史记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萧何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诸客，遂坐上坐，无所诎。酒阑，吕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后。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酒罢，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与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

也。”卒与刘季。吕公女乃吕后也，生孝惠帝、鲁元公主。

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饷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

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

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还守丰。

秦二世二年，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燕、赵、齐、魏皆自立为王。项氏起吴。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命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杀之。沛公还军亢父，至方与，未战。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是时秦将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尸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引兵西，与战萧西，不利。还收兵聚留，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馀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

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从项梁月馀，项羽已拔襄城还。项梁尽召别将居薛。闻陈王定死，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治盱台。项梁号武信君。居数月，北攻亢父，救东阿，破秦军。齐军归，楚独追北，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秦军复振，守濮阳，环水。楚军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与秦军战，大破之，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

项梁再破秦军，有骄色。宋义谏，不听。秦益章邯兵，夜衔枚击项梁，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闻项梁死，引兵与吕将军俱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

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

收陈王、项梁散卒。乃道砀至成阳，与杠里秦军夹壁，破秦二军。楚军出兵击王离，大破之。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与俱攻秦军，战不利。还至栗，遇刚武侯，夺其军，可四千馀人，并之。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过高阳。郦食其为监门，曰："诸将过此者多，吾视沛公大人长者。"乃求见说沛公。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食其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乃以郦食其为广野君，郦商为将，将陈留兵，与偕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者斩以徇。南攻颍阳，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

当是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绝河津。南，战雒阳东，军不利，还至阳城，收军中马骑，与南阳守齮战犨东，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帀。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后：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后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西，无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西陵。还攻胡阳，遇番君别将梅鋗，与皆，降析、郦。遣魏人宁昌使秦，使者未来。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

初，项羽与宋义北救赵，及项羽杀宋义，代为上将军，诸将黥布皆属，破秦将王离军，降章邯，诸侯皆附。及赵高已杀二世，使人

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因袭攻武关，破之。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益张疑兵旗帜，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憙，秦军解，因大破之。又战其北，大破之。乘胜，遂破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项羽乃号为雍王，王关中。今则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关，无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闻沛公已定关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遂至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亚父劝项羽击沛公。方飨士，旦日合战。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号百万，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力不敌。会项伯欲活张良，夜往见良，因以文谕项羽，项羽乃止。沛公从百馀骑，驱之鸿门，见谢项羽。项羽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哙、张良故，得解归。归，立诛曹无伤。

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

恐，不敢不服耳。

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详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正月，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赵将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徙王代。赵相张耳为常山王，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都江陵。番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封成安君陈馀河间三县，居南皮。封梅鋗十万户。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王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争权天下。”

项羽出关，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群臣稍倍叛之，乃阴令衡山王、临江王击之，杀义帝江南。项羽怨田荣，立齐将田都为齐王。田荣怒，因自立为齐王，杀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楚令萧公角击彭越，彭越大破之。陈馀怨项羽之弗王己也，令夏说说田荣，请兵击张耳。齐予陈馀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迎赵

王歇于代，复立为赵王。赵王因立陈馀为代王。项羽大怒，北击齐。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迎击汉陈仓，雍兵败，还走；止战好畤，又复败，走废丘。汉王遂定雍地。东至咸阳，引兵围雍王废丘，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兵。

二年，汉王东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韩王昌不听，使韩信击破之。于是置陇西、北地、上郡、渭南、河上、中地郡；关外置河南郡。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缮治河上塞。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还，张耳来见，汉王厚遇之。

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

三月，汉王从临晋渡，魏王豹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南渡平阴津，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是时项王北击齐，田荣与战城阳。田荣败，走平原，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因焚烧其城郭，系虏其子女。齐人叛之。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齐王反楚城阳。项羽虽闻汉东，既已连齐兵，欲遂破之而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遂入彭城。项羽闻之，乃引兵去齐，从鲁出胡陵，至萧，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

质。当是时，诸侯见楚强汉败，还皆去汉复为楚。塞王欣亡入楚。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举兵叛楚，项羽必留击之。得留数月，吾取天下必矣。"随何往说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龙且往击之。

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败后乃独得孝惠，六月，立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更名废丘为槐里。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兴关内卒乘塞。

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不胜，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稍收士卒，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荥阳，破楚京、索间。

三年，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即绝河津，反为楚。汉王使郦生说豹，豹不听。汉王遣将军韩信击，大破之，虏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陉击赵，斩陈馀、赵王歇。其明年，立张耳为赵王。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馀。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项王不听。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及其见疑，乃怒，辞老，愿赐骸骨归卒伍，未至彭城而死。

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周苛、枞公相谓曰："反国之王，难与守城。"因杀魏豹。

汉王之出荥阳入关，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也。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

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时彭越渡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下邳，彭越大破楚军。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项羽已破走彭越，闻汉王复军成皋，乃复引兵西，拔荥阳，诛周苛、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

汉王跳，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驰宿脩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使韩信东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引兵临河，南飨军小脩武南，欲复战。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使高垒深堑，勿与战。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遂复下梁地十馀城。

淮阴已受命东，未渡平原。汉王使郦生往说齐王田广，广叛楚，与汉和，共击项羽。韩信用蒯通计，遂袭破齐。齐王烹郦生，东走高密。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赵，且欲击楚，则使龙且、周兰往击之。韩信与战，骑将灌婴击，大破楚军，杀龙且。齐王广奔彭越。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

四年，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乃行击陈留、外黄、睢阳，下之。汉果数挑楚军，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刎汜水上。项羽至睢阳，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项羽至，尽走险阻。

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

项羽闻龙且军破，则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韩信不听。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馕。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馀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乃扪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

当此时，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田横往从之。项羽数击彭越等，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

项羽解而东归。汉王欲引而西归，用留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

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之。用张良计，于是韩信、彭越皆往。及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王败固陵，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

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鲁为楚坚守不下。汉王引诸侯兵北，示鲁父老项羽头，鲁乃降。遂以鲁公号葬项羽穀城。还至定陶，驰入齐王壁，夺其军。

正月，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汉王曰："吾闻帝贤者有也，空言虚语，非所守也，吾不敢当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细，诛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大王不尊号，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汉王三让，不得已，曰："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阳。

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令卢绾、刘贾围之，不下。数月而降，杀之雒阳。

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

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高祖欲长都雒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六月，大赦天下。

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哙将兵攻代。

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将兵击之，利幾走。利幾者，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幾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高祖至雒阳，举通侯籍召之，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后高祖朝，太公拥彗，迎门却行。高祖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赐金五百斤。

十二月，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即因执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

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故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高祖曰：“善。”赐黄金五百斤。

后十馀日，封韩信为淮阴侯，分其地为二国。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以为荆王，王淮东。弟交为楚王，王淮西。子肥为齐王，王七十馀城，民能齐言者皆属齐。乃论功，与诸列侯剖符行封。徙韩王信太原。

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白土曼丘臣、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高祖自往击之。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

二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

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馀反寇于东垣。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

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高祖心动，因不留。代王刘仲弃国亡，自归雒阳，废以为合阳侯。

九年，赵相贯高等事发觉，夷三族。废赵王敖为宣平侯。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

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命郦邑曰新丰。

八月，赵相国陈豨反代地。上曰："豨尝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为列侯，以相国守代，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东往击之。至邯郸，上喜曰："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闻豨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多以金啖豨将，豨将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

豨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馀，卒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之，不骂者原之。于是乃分赵山北，立子恒以为代王，都晋阳。

春，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夷三族。

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

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东并荆王刘贾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击之。立子长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击布军会甄，布走，令别将追之。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

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得斩布鄱阳。

樊哙别将兵定代，斩陈豨当城。

十一月，高祖自布军至长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赦代地吏民为陈豨、赵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陈豨降将言豨反时，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与阴谋。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燕王绾。赦燕吏民与反者。立皇子建为燕王。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

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大赦天下。

卢绾闻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庙。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上尊号为高皇帝。太子袭号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

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皆令为吹乐，后有缺，辄补之。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史记卷九
吕太后本纪第九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长乐宫，太子袭号为帝。是时高祖八子：长男肥，孝惠兄也，异母，肥为齐王；馀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为赵王，薄夫人子恒为代王，诸姬子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子长为淮南王，子建为燕王。高祖弟交为楚王，兄子濞为吴王。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

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使者三反，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吕后大怒，乃使人召赵相。赵相征至长安，乃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

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烨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皆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太后怒，乃令酌两卮鸩，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太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鸩，齐王恐，自以为不得脱长安，忧。齐内史士说王曰：“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馀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于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尊公主为王太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陈平、绛侯

曰："始与高帝睫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乃追尊郦侯父为悼武王，欲以王诸吕为渐。

四月，太后欲侯诸吕，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太后。子偃为鲁王。鲁王父，宣平侯张敖也。封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齐丞相寿为平定侯。少府延为梧侯。乃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张买为南宫侯。

太后欲王吕氏，先立孝惠后宫子彊为淮阳王，子不疑为常山王，子山为襄城侯，子朝为轵侯，子武为壶关侯。太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太后许之。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后。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十一月，吕王台薨，谥为肃王，太子嘉代立为王。三年，无事。四年，封吕婴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惛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太尉官，绛

侯勃为太尉。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赦天下。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

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於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己丑，日食，昼晦。太后恶之，心不乐，乃谓左右曰：“此为我也。”

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太后女弟吕嬃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

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

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敖赐谥为鲁元王。

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

太傅产、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请立为赵王。太后许之，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

子，太后使人杀之，无后，国除。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

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

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偃。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

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大赦天下。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

朱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居长安。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语在齐王语中。

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王齐。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帝更立，又比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弗听。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而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

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汉闻之，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权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留屯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

左丞相食其免。

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宫。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

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军中皆左檀为刘氏。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

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太尉。太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馀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铺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

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嬃。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適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

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谒，奉天子玺上代王，共尊立为天子。代王数让，群臣固请，然后听。

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有数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张泽谕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报曰："宫谨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

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第十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豨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睫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方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报太后计之，犹与未定。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

薄昭往见绛侯，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还报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

昌至渭桥，丞相以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群臣从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张苍、宗正刘郢、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当奉宗庙。臣谨请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议曰：‘大王高帝长子，宜为高帝嗣。’愿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计之，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臣等为宗庙社稷计，不敢忽。愿大王幸听臣等。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遂即天子位。

群臣以礼次侍。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还坐前殿。于是夜下诏书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以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

辛亥，皇帝即阼，谒高庙。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太尉勃为右丞相，大将军灌婴为太尉。诸吕所夺齐楚故地，皆复与之。

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哉！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及有德义者，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也。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请曰：“古者殷周有国，治安皆千馀岁，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从来远矣。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

子孙继嗣，世世弗绝，天下之大义也，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议不宜。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上乃许之。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皇后姓窦氏。上为立后故，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上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抚诸侯四夷皆洽欢，乃循从代来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以得保奉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诸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

上曰：“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齐王舅父驷钧为清郭侯。”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馀，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菑，以诫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菑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

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饬其任职，务省繇费以便民。朕既不能远德，故悯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设备未息。今纵不能罢边屯戍，而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上曰：“赵幽王幽死，朕甚怜之，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遂弟辟彊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东牟侯兴居有功，可王。”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彊为河间王，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立东牟侯为济北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九月，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竹使符。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四月，城阳王章薨。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

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馀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乃诏有司曰：“济北王背德反上，诖误吏民，为大逆。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地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亦赦之。”八月，破济北军，虏其王。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毋度，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欲以危宗庙社稷。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群臣请处王蜀严道、邛邮，帝许之。长未到处所，行病死，上怜之。后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

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绵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其广增诸祀埠场珪币。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方明律历。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丞相推以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为其言非是，请罢之。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寿”。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

后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朕夙兴夜寐，勤劳天下，忧苦万民，为之怛惕不安，未尝一日忘于心，故遣使者冠盖相望，结轼于道，以谕朕意于单于。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亲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已定，始于今年。”

后六年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军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军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居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居霸上；祝兹侯军棘门：以备胡。数月，胡人去，亦罢。

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诸侯毋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狗马，

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贫民，民得卖爵。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与匈奴和亲，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绖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宫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属国悍为将屯将军，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

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

乙巳，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庙。丁未，袭号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闻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庙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庙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识。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庙乐不称，朕甚惧焉。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其与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礼官具为礼仪奏。"丞相臣嘉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谨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史记卷十一
孝景本纪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孝文之中子也。母窦太后。孝文在代时，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赐民爵一级。五月，除田半租。为孝文立太宗庙。令群臣无朝贺。匈奴入代，与约和亲。

二年春，封故相国萧何孙係为武陵侯。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广川、长沙王皆之国。丞相申屠嘉卒。八月，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内史祋祤为县。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乡。天子为诛晁错，遣袁盎谕告，不止，遂西围梁。上乃遣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六月乙亥，赦亡军及楚元王子蓺等与谋反者。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立皇子端为胶西王，子胜为中山王。徙济北王志为菑川王，淮阳王馀为鲁王，汝南王非为江都王。齐王将庐、燕王嘉皆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彻为胶东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后九月，更以易阳为阳陵。复置津关，用传出入。冬，以赵国为邯郸郡。

五年三月，作阳陵、渭桥。五月，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坏城十二丈。丁卯，封长公主子蛟为隆虑侯。徙广川王为赵王。

六年春，封中尉绾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陇西太守浑邪为平曲侯，赵丞相嘉为江陵侯，故将军布为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后九月，伐驰道树，殖兰池。

七年冬，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隶作阳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四月乙巳，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丁巳，立胶东王为太子。名彻。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孙平为绳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孙左车为安阳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赐爵一级。除禁锢。地动。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亲。三月，召临江王来，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为广川王，子寄为胶东王。封四侯。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罢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皆封

为列侯。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亚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四月，地动。九月戊戌晦，日食。军东都门外。

中四年三月，置德阳宫。大蝗。秋，赦徒作阳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赐爵一级。天下大潦。更命诸侯丞相曰相。秋，地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为大理，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主爵中尉为都尉，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将行为大长秋，大行为行人，奉常为太常，典客为大行，治粟内史为大农。以大内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属大内。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后元年冬，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赐爵一级，中二千石、诸侯相爵右庶长。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地动，其蚤食时复动。上庸地动二十二日，坏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刘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封为建陵侯。

后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动。郅将军击匈奴。酺五日。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没入县官。令徒隶衣七□布。止马舂。为岁不登，禁天下食不造岁。省列侯遣之国。三月，匈奴入雁门。十月，租长陵田。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

后三年十月，日月皆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天下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无所与。太子即位，是为孝武皇帝。三月，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弟胜为周阳侯。置阳陵。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

史记卷十二
孝武本纪第十二

孝武皇帝者，孝景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乂安，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入以主方。匿其年及所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帛衣食。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

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少君为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

亳人薄诱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泰一、皋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泰一坛旁。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赐诸侯白金，以风符应合于天地。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受之，更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弗知也，言此牛腹中有奇。杀而视之，得书，书言甚怪，天子疑之。有识其手书，问之人，果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

其后则又作栢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毋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幸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毋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等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祀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睢上，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先王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毋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恨其早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悦。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尝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为臣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予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掩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先验小方，斗旗，旗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金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天道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帐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所给，连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

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弗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治装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振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雎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毋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晏温，有黄云盖焉。有麀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年丰庑未有报，鼎曷为出哉？”有司皆曰：“闻昔大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illegible]烹上帝鬼神。遭圣则兴，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飨。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笑，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

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功，申功已死。”上曰：“申功何人也？”卿曰：“申功，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功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踊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坛放薄忌泰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犛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餟食群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然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泰一如雍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笑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

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天一三星，为泰一锋，名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微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若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年，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今郊祠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祀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泽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泰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

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尝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以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绌偃、霸，尽罢诸儒弗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一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既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封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弗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脩祀泰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依依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毋出今年租税。

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后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其星出如瓠，食顷复入焉。”有司言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泰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泰祝之飨。”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毋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河徙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焉。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防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有光云，乃下

诏曰：“甘泉防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阯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脩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常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泰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每脩封禅。其赞飨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周而复始。皇帝敬拜泰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

上还，以柏梁栽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明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

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命祠官进畤犊牢具，五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帝用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

公王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钜、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脩封，还过祭常山。

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脩封。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祀，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弗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史记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记，尚矣。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

张夫子问褚先生曰："《诗》言契、后稷皆无父而生。今案诸传记咸言有父，父皆黄帝子也，得无与《诗》谬乎？"

褚先生曰："不然。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奈何无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无父，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两言之。尧知契、稷皆贤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后十馀世至汤，王天下。尧知后稷子孙之后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后世且千岁，至文王而有天下。诗传曰：'汤之先为契，无父而生。契母与姊妹浴于玄丘水，有燕衔卵堕之，契母得，故含之，误吞之，即生契。契生而贤，尧立为司徒，

姓之曰子氏。子者兹；兹，益大也。诗人美而颂之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者质，殷号也。文王之先为后稷，后稷亦无父而生。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而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姜嫄以为无父，贱而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践也。抱之山中，山者养之。又捐之大泽，鸟覆席食之。姜嫄怪之，于是知其天子，乃取长之。尧知其贤才，立以为大农，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诗人美而颂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孔子曰：‘昔者尧命契为子氏，为有汤也。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历，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泛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

“黄帝后世何王天下之久远邪？”

曰：“传云天下之君王为万夫之黔首请赎民之命者帝，有福万世。黄帝是也。五政明则修礼义，因天时举兵征伐而利者王，有福千世。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非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邪？行道德岂可以忽乎哉！人君王者举而观之。汉大将军霍子孟名光者，亦黄帝后世也。此可为博闻远见者言，固难为浅闻者说也。何以言之？古诸侯以国为姓。霍者，国名也。武王封弟叔处于霍，后世晋献公灭霍公，后世为庶民，往来居平阳。平阳在河东，河东晋地，分为卫国。以诗言之，亦可为周世。周起后稷，后稷无父而生。以三代世传言之，后稷有父名高辛；高辛，黄帝曾孙。黄帝终始传曰：‘汉兴百有馀年，有人不短不长，出白燕之乡，持天下之政，时有婴儿主，却行车。’霍将军者，本居平阳白燕。臣为郎时，与方士

考功会旗亭下，为臣言。岂不伟哉！”

史记卷十四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

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

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史记卷十五
六国年表第三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或曰“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

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史记卷十六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馀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钼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史记卷十七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怵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吴楚

时，前后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史记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馀皆坐法隕命亡国，秏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史记卷十九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曰：有以也夫！长沙王者，著令甲，称其忠焉。昔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至孝惠时，唯独长沙全，禅五世，以无嗣绝，竟无过，为藩守职，信矣。故其泽流枝庶，毋功而侯者数人。及孝惠讫孝景间五十载，追修高祖时遗功臣，及从代来，吴楚之劳，诸侯子弟若肺腑，外国归义，封者九十有馀。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

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太史公曰：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自是后，遂出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将卒以次封矣。

史记卷二十一
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太史公曰：盛哉，天子之德！一人有庆，天下赖之。

史记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记卷二十三
礼书第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

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事在袁盎语中。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

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馀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太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苣，所以养鼻也；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刻镂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床笫几席，所以养体也：故礼者养也。

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养体也；侧载臭苣，所以养鼻也；前有错衡，所以养目也；和鸾之声，步中武象，骤中韶濩，所以养耳也；龙旗九斿，所以养信也；寝兕持虎，鲛鞻弥龙，所以养威也。故大路之马，必信至教顺，然后乘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孰知夫轻费用之所以养财也，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

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怠惰之为

安，若者必危；情胜之为安，若者必灭。故圣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失之矣。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

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楚人鲛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宛之钜铁施，钻如蜂虿，轻利剽遫，卒如慓风。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死焉；庄蹻起，楚分而为四参。是岂无坚革利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阻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鄢郢，举若振槁。是岂无固塞险阻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剖比干，囚箕子，为炮格，刑杀无辜，时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岂令不严，刑不陵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

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敌国不待试而诎。城郭不集，沟池不掘，固塞不树，树变不张，然而国晏然不畏外而固者，无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时使而诚爱之，则下应之如景响。有不由命者，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罚省而威行如流，无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盖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传曰“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郊畴乎天子，社至乎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钜者钜，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

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辨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

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鱼也，豆之先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尝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废齐也，大庙之未内尸也，始绝之未小敛，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绻，丧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县一钟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

凡礼始乎脱，成乎文，终乎税。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

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益损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小人不能则也。

礼之貌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诚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说，入焉而望。其貌诚高矣，暴慢恣睢，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队。故绳诚陈，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悬，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错，则不可欺以方员；君子审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员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然而不法礼者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士。礼之中，能思索，谓之能虑；能虑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之焉，圣矣。天者，高之极也；地者，下之极也；日月者，明之极也；无穷者，广大之极也；圣人者，道之极也。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文貌繁，情欲省，礼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礼之杀也；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礼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尽其杀，而中处其中。步骤驰骋广骛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浹，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故厚者，礼之积也；大者，礼之广也；高者，礼之隆也；明者，礼之尽也。

史记卷二十四
乐书第二

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君子不为约则修德，满则弃礼，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喙嗷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

治道亏缺而郑音兴起，封君世辟，名显邻州，争以相高。自仲尼不能与齐优遂容于鲁，虽退正乐以诱世，作五章以刺时，犹莫之化。陵迟以至六国，流沔沉佚，遂往不返，卒于丧身灭宗，并国于秦。

秦二世尤以为娱。丞相李斯进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彔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

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令小儿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所增更，于乐府习常肄旧而已。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嗥，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论。

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

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正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慆淫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飨之礼，非极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颂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己，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寡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是故先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婚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故钟鼓管磬羽籥干戚，乐之器也；诎信俯仰级兆舒疾，乐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术。作者之谓圣，术者之谓明。明圣者，术作之谓也。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论伦无患，乐之情也；欣喜欢爱，乐之官也。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则此所以与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干戚之舞，非备乐也；亨孰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唯大圣乎？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也。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大小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则体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

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别则乱登，此天地之情也。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云乐云”。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作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孰，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级远；其治民佚者，其舞行级短。故观其舞而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大章，章之也；咸池，备也；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时则伤世。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然则先王之为乐也，以法治也，善则行象德矣。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烦，则酒之流生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一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

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

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乐，乐其所自生；而礼，反其所自始。乐章德，礼报情反始也。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龙旗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缘者，天子之葆龟也；从之以牛羊之群，则所以赠诸侯也。”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别异，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

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

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天地欣合，阴阳相得，煦妪覆育万物，然后草木茂，区萌达，羽翮奋，角觡生，蛰虫昭稣，羽者妪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而卵生者不殈，则乐之道归焉耳。

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布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乐师辩乎声诗，故北面而弦；宗祝辩乎宗庙之礼，故后尸；商祝辩乎丧礼，故后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也。

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风移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

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焦衰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经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肉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辟邪散狄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也。类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

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气衰则生物不育，世乱则礼废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贱之也。

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倡和有应，回邪曲直各归其分，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行。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废礼不接于心术，惰慢邪辟之气不设于身体，使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然后发以声音，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广大象地，终始象四时，周旋象风雨；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代相为经。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君子动其本，乐其象，然后治其饰。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是以情见而义立，乐终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息过：故曰“生民之道，乐为大焉”。

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致礼，以治躬者也。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威。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

矣；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德煇动乎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乎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知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

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谦，乐主其盈。礼谦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礼谦而不进，则销；乐盈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诸声音，形于动静，人道也。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故人不能无乐，乐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能无乱。先王恶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纶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信，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齐，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铁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齐矣。喜则天下和之，怒则暴乱者畏之。先王之道礼乐可谓盛矣。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

子夏答曰：“今夫古乐，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文侯曰：“敢问如何？”

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祆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之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诗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此之谓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与？”

文侯曰：“敢问溺音者何从出也？”

子夏答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志，齐音骜辟骄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曰‘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后圣人作为鞉鼓控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此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序也。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硜，硜以立别，别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

答曰：“病不得其众也。”

“永叹之，淫液之，何也？”

答曰：“恐不逮事也。”

“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

答曰：“及时事也。”

“武坐致右宪左，何也？”

答曰：“非武坐也。”

“声淫及商，何也？”

答曰：“非武音也。”

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

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

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

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且夫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复服；车甲弢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苞之以虎皮；将率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税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悌也。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

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志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志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诗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诗者，见利而让也。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居中矩，句中钩，累累乎殷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子贡问乐。

凡音由于人心，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与之以殃，其自然者也。

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道何隘也？夫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与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畔之，故身死国亡。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于施惠之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平公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平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义薄，不可以听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愿闻之。”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鹤二八集乎廊门；再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平公大喜，起而为师旷寿。反坐，问曰：“音无此最悲乎？”师旷曰：“有。昔者黄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义薄，不足以听之，听之将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闻之。”师旷不得已，援

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

听者或吉或凶。夫乐不可妄兴也。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馀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故乐音者，君子之所养义也。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磬未尝离于庭，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无礼，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辟无由入也。

史记卷二十五
律书第三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

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敌知吉凶，闻声效胜负”，百王不易之道也。

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从，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

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绀祸於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

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秏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书曰"七正"，二十八舍。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

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东壁居不周风东，主辟生气而东之。至于营室。营室者，主营胎阳气而产之。东至于危。危，垝也。言阳气之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应钟。应钟者，阳气之应，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为亥。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广莫风居北方。广莫者，言阳气在下，阴莫阳广大也，故曰广莫。东至于虚。虚者，能实能虚，言阳气冬则宛藏于虚，日冬至则一

阴下藏，一阳上舒，故曰虚。东至于须女。言万物变动其所，阴阳气未相离，尚相胥如也，故曰须女。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万物滋于下也。其于十母为壬癸。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故曰癸。东至牵牛。牵牛者，言阳气牵引万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虽冻，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种万物也。东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诸生也。十二月也，律中大吕。大吕者，其于十二子为丑。

条风居东北，主出万物。条之言条治万物而出之，故曰条风。南至于箕。箕者，言万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泰蔟。泰蔟者，言万物蔟生也，故曰泰蔟。其于十二子为寅。寅言万物始生蟥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言万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万物始生有华心也。南至于房。房者，言万物门户也，至于门则出矣。

明庶风居东方。明庶者，明众物尽出也。二月也，律中夹钟。夹钟者，言阴阳相夹厕也。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南至于氐。氐者，言万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万物亢见也。南至于角。角者，言万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万物洗生。其于十二子为辰。辰者，言万物之娠也。

清明风居东南维，主风吹万物而西之。至于轸。轸者，言万物益大而轸轸然。西至于翼。翼者，言万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吕。中吕者，言万物尽旅而西行也。其于十二子为巳。巳者，言阳气之已尽也。西至于七星。七星者，阳数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张。张者，言万物皆张也。西至于注。注者，言万物之始衰，阳气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宾。蕤宾者，言阴气幼少，故曰蕤；痿阳不用事，故曰宾。

景风居南方。景者，言阳气道竟，故曰景风。其于十二子为午。

午者，阴阳交，故曰午。其于十母为丙丁。丙者，言阳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故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万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狼者，言万物可度量，断万物，故曰狼。

凉风居西南维，主地。地者，沉夺万物气也。六月也，律中林钟。林钟者，言万物就死气林林然。其于十二子为未。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罚。罚者，言万物气夺可伐也。北至于参。参言万物可参也，故曰参。七月也，律中夷则。夷则，言阴气之贼万物也。其于十二子为申。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北至于浊。浊者，触也，言万物皆触死也，故曰浊。北至于留。留者，言阳气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吕。南吕者，言阳气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为酉。酉者，万物之老也，故曰酉。

阊阖风居西方。阊者，倡也；阖者，藏也。言阳气道万物，阖黄泉也。其于十母为庚辛。庚者，言阴气庚万物，故曰庚；辛者，言万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阳气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娄。娄者，呼万物且内之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杀万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无射。无射者，阴气盛用事，阳气无馀也，故曰无射。其于十二子为戌。戌者，言万物尽灭，故曰戌。

律数：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黄钟长八寸七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二。太蔟长七寸十分二，角。夹钟长六寸七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十分四，羽。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二。林钟长五寸十分四，角。夷则长五寸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十分八，徵。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

生钟分：

子一分。丑三分二。寅九分八。卯二十七分十六。辰八十一分六十四。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酉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戌五万九千四十九分三万二千七百六十八。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万五千五百三十六。

生黄钟术曰：以下生者，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实，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宫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故曰音始于宫，穷于角；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

神生于无，形成于有，形然后数，形而成声，故曰神使气，气就形。形理如类有可类。或未形而未类，或同形而同类，类而可班，类而可识。圣人知天地识之别，故从有以至未有，以得细若气，微若声。然圣人因神而存之，虽妙必效情，核其华道者明矣。非有圣心以乘聪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其去来，故圣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贵焉。

太史公曰：在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

史记卷二十六
历书第四

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于时冰泮发蛰，百草奋兴，秭鸠先滭。物乃岁具，生于东，次顺四时，卒于冬分。时鸡三号，卒明。抚十二月节，卒于丑。日月成，故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兴，而顺至正之统也。日归于西，起明于东；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则凡事易坏而难成矣。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馀，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少嚎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

之，王者所重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

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机祥废而不统。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终。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而亦因秦灭六国，兵戎极烦，又升至尊之日浅，未暇遑也。而亦颇推五胜，而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历度闰馀，未能睹其真也。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至孝文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言“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事下丞相张苍，张苍亦学律历，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自黜，所欲论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气见，颇言正历服色事，贵幸，后作乱，故孝文帝废不复问。

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因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绀绩日分，率应水德之

胜。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徵，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历术甲子篇

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正北

十二

无大馀，无小馀；

无大馀，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太初元年。

十二

大馀五十四，小馀三百四十八；

大馀五，小馀八；

端蒙单阏二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八，小馀六百九十六；

大馀十，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十二，小馀六百三；

大馀十五，小馀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七，小馀十一；

大馀二十一，无小馀；

徒维敦牂天汉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一，小馀三百五十九；

大馀二十六，小馀八；

祝犁协洽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五，小馀二百六十六；

大馀三十一，小馀十六；

商横涒滩三年。

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六百一十四；

大馀三十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四，小馀二十二；

大馀四十二，无小馀；

横艾淹茂太始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八百六十九；

大馀四十七，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二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二，小馀二百七十七；

大馀五十二，小馀一十六；

焉逢困敦三年。

十二

大馀五十六，小馀一百八十四；

大馀五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小馀五百三十二；

大馀三，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征和元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八百八十；

大馀八，小馀八；

强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七百八十七；

大馀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十二

大馀三，小馀一百九十五；

大馀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芒落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七，小馀五百四十三；

大馀二十四，无小馀；

商横敦牂后元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一，小馀四百五十；

大馀二十九，小馀八；

昭阳汁洽二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七百九十八；

大馀三十四，小馀十六；

横艾涒滩始元元年。

正西

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七百五；

大馀三十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四，小馀一百一十三；

大馀四十五，无小馀；

焉逢淹茂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八，小馀四百六十一；

大馀五十，小馀八；

端蒙大渊献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二，小馀三百六十八；

大馀五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六，小馀七百一十六；

无大馀，小馀二十四；

强梧赤奋若六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一，小馀一百二十四；

大馀六，无小馀；

徒维摄提格元凤元年。

十二

大馀五，小馀三十一；

大馀十一，小馀八；

祝犁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三百七十九；

大馀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三，小馀七百二十七；

大馀二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大荒落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七，小馀六百三十四；

大馀二十七，无小馀；

横艾敦牂五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二，小馀四十二；

大馀三十二，小馀八；

尚章汁洽六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五，小馀八百八十九；

大馀三十七，小馀十六；

焉逢涒滩元平元年。

十二

大馀三十，小馀二百九十七；

大馀四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作噩本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四，小馀六百四十五；

大馀四十八，无小馀；

游兆阉茂二年。

十二

大馀四十八，小馀五百五十二；

大馀五十三，小馀八；

强梧大渊献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二，小馀九百；

大馀五十八，小馀十六；

徒维困敦四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七，小馀三百八；

大馀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赤奋若地节元年。

十二

大馀一，小馀二百一十五；

大馀九，无小馀；

商横摄提格二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五，小馀五百六十三；

大馀十四，小馀八；

昭阳单阏三年。

正南

十二

大馀十九，小馀四百七十；

大馀十九，小馀十六；

横艾执徐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三，小馀八百一十八；

大馀二十四，小馀二十四；

尚章大荒落元康元年。

闰十三

大馀八，小馀二百二十六；

大馀三十，无小馀；

焉逢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二，小馀一百三十三；

大馀三十五，小馀八；

端蒙协洽三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六，小馀四百八十一；

大馀四十，小馀十六；

游兆涒滩四年。

闰十三

大馀二十，小馀八百二十九；

大馀四十五，小馀二十四；

强梧作噩神雀元年。

十二

大馀四十四，小馀七百三十六；

大馀五十一，无小馀；

徒维淹茂二年。

十二

大馀三十九，小馀一百四十四；

大馀五十六，小馀八；

祝犁大渊献三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三，小馀四百九十二；

大馀一，小馀十六；

商横困敦四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七，小馀三百九十九；

大馀六，小馀二十四；

昭阳赤奋若五凤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一，小馀七百四十七；

大馀十二，无小馀；

横艾摄提格二年。

十二

大馀十五，小馀六百五十四；

大馀十七，小馀八；

尚章单阏三年。

十二

大馀十，小馀六十二；

大馀二十二，小馀十六；

焉逢执徐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小馀四百一十；

大馀二十七，小馀二十四；

端蒙大荒落甘露元年。

十二

大馀二十八，小馀三百一十七；

大馀三十三，无小馀；

游兆敦牂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二，小馀六百六十五；

大馀三十八，小馀八；

强梧协洽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七，小馀七十三；

大馀四十三，小馀十六；

徒维涒滩四年。

十二

大馀四十，小馀九百二十；

大馀四十八，小馀二十四；

祝犁作噩黄龙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五，小馀三百二十八；

大馀五十四，无小馀；

商横淹茂初元元年。

正东

十二

大馀五十九，小馀二百三十五；

大馀五十九，小馀八；

昭阳大渊献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三，小馀五百八十三；

大馀四，小馀十六；

横艾困敦三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七，小馀九百三十一；

大馀九，小馀二十四；

尚章赤奋若四年。

十二

大馀十一，小馀八百三十八；

大馀十五，无小馀；

焉逢摄提格五年。

十二

大馀六，小馀二百四十六；

大馀二十，小馀八；

端蒙单阏永光元年。

闰十三

无大馀，小馀五百九十四；

大馀二十五，小馀十六；

游兆执徐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四，小馀五百一；

大馀三十，小馀二十四；

强梧大荒落三年。

十二

大馀十八，小馀八百四十九；

大馀三十六，无小馀；

徒维敦牂四年。

闰十三

大馀十三，小馀二百五十七；

大馀四十一，小馀八；

祝犁协洽五年。

十二

大馀三十七，小馀一百六十四；

大馀四十六，小馀十六；

商横涒滩建昭元年。

闰十三

大馀三十一，小馀五百一十二；

大馀五十一，小馀二十四；

昭阳作噩二年。

十二

大馀五十五，小馀四百一十九；

大馀五十七，无小馀；

横艾阏茂三年。

十二

大馀四十九，小馀七百六十七；

大馀二，小馀八；

尚章大渊献四年。

闰十三

大馀四十四，小馀一百七十五；

大馀七，小馀十六；

焉逢困敦五年。

十二

大馀八，小馀八十二；

大馀十二，小馀二十四；

端蒙赤奋若竟宁元年。

十二

大馀二，小馀四百三十；

大馀十八，无小馀；

游兆摄提格建始元年。

闰十三

大馀五十六，小馀七百七十八；

大馀二十三，小馀八；

强梧单阏二年。

十二

大馀二十，小馀六百八十五；

大馀二十八，小馀十六；

徒维执徐三年。

闰十三

大馀十五，小馀九十三；

大馀三十三，小馀二十四；

祝犁大荒落四年。

右历书：大馀者，日也。小馀者，月也。端蒙者，年名也。支：丑名赤奋若，寅名摄提格。干：丙名游兆。正北，冬至加子时；正西，加酉时；正南，加午时；正东，加卯时。

史记卷二十七
天官书第五

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馀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

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兑，若见若不，曰阴德，或曰天一。紫宫左三星曰天枪，右五星曰天棓，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

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齐，君臣和；不齐，为乖戾。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

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有句圜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其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

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房为府，曰天驷。其阴，右骖。旁有两星曰衿；北一星曰辇。东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楼。市中星众者实；其虚则耗。房南众星曰骑官。

左角，李；右角，将。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亢为疏庙，主疾。其南北两大星，曰南门。氐为天根，主疫。

尾为九子，曰君臣；斥绝，不和。箕为敖客，曰口舌。

火犯守角，则有战。房、心，王者恶之也。

南宫朱鸟，权、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卫十二星，藩臣：西，将；东，相；南四星，执法；中，端门；门左右，掖门。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后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将位也。月、五星顺入，轨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诛也。其逆入，若不轨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群下从谋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权，轩辕。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宫属。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

东井为水事。其西曲星曰钺。钺北，北河；南，南河；两河、天阙间为关梁。舆鬼，鬼祠事；中白者为质。火守南北河，兵起，谷不登。故德成衡，观成潢，伤成钺，祸成井，诛成质。

柳为鸟注，主木草。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张，素，为厨，主觞客。翼为羽翮，主远客。

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小星，曰长沙，星星不欲明；明与四星等，若五星入轸中，兵大起。轸南众星曰天库楼；库有五车。车星角若益众，及不具，无处车马。

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

奎曰封豕，为沟渎。娄为聚众。胃为天仓。其南众星曰廪积。

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毕曰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旁小星为附耳。附耳摇动，有谗乱臣在侧。昴、毕间为天街。其阴，阴国；阳，阳国。

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有三星，兑，曰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厕。厕下一星，曰天矢。矢黄则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处罗：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东有大星曰狼。狼角变色，多盗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极老人。老人见，治安；不见，兵起。常以秋分时候之于南郊。

附耳入毕中，兵起。

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

其南有众星，曰羽林天军。军西为垒，或曰钺。旁有一大星为北落。北落若微亡，军星动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军，军起。火、金、水尤甚：火，军忧；水，水患；木、土，军吉。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空。

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旁有八星，绝汉，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动，人涉水。

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鱼盐贵。

南斗为庙，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察日、月之行以揆岁星顺逆。曰东方木，主春，日甲乙。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曰赢，退舍日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岁早，水；晚，旱。

岁星出，东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复东行。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出常东方，以晨；入于西方，用昏。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其岁大水。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应见轸。岁早，旱；晚，水。

大荒骆岁：岁阴在巳，星居戌。以四月与奎、娄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应见亢。

敦牂岁：岁阴在午，星居酉。以五月与胃、昴、毕晨出，曰开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应见房。岁早，旱；晚，水。

叶洽岁：岁阴在未，星居申。以六月与觜觿、参晨出，曰长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应见箕。

涒滩岁：岁阴在申，星居未。以七月与东井、舆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应见牵牛。

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以八月与柳、七星、张晨出，曰长王。作作有芒。国其昌，熟谷。其失次，有应见危。有旱而昌，有女丧，民疾。

阏茂岁：岁阴在戌，星居巳。以九月与翼、轸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应见东壁。岁水，女丧。

大渊献岁：岁阴在亥，星居辰。以十月与角、亢晨出，曰大章。苍苍然，星若跃而阴出旦，是谓“正平”。起师旅，其率必武；其国有德，将有四海。其失次，有应见娄。

困敦岁：岁阴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与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应见昴。

赤奋若岁：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黯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应见参。

当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摇，未当去去之，与他星会，其国凶。所居久，国有德厚。其角动，乍小乍大，若色数变，人主有忧。

其失次舍以下，进而东北，三月生天棓，长四丈，末兑。进而东南，三月生彗星，长二丈，类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长四丈，末兑。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枪，长数丈，两头兑。谨视其所见之国，不可举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国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国昌。迎角而战者，不胜。星色赤黄而沉，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忧。岁星入月，其野有逐相；与太白斗，其野有破军。

岁星一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曰纪星。营室为清庙，岁星庙也。

察刚气以处荧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礼失，罚出荧惑，荧惑失行是也。出则有兵，入则兵散。以其舍命国。荧惑为勃乱，残贼、疾、丧、饥、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与俱出入，国绝祀。居之，殃还至，虽大当小；久而至，当小反大。其南为丈夫丧，北为女子丧。若角动绕环之，及乍前乍后，左右，殃益大。与他星斗，光相逮，为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国可以礼致天下。

法，出东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复东行，自所止数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东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恶之。东行急，一日行一度半。

其行东、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战，顺之胜，逆之败。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出太白阴，有分军；行其阳，有偏将战。当其行，太白逮之，破军杀将。其入守犯太微、轩辕、营室，主命恶之。心为明堂，荧惑庙也。谨候此。

历斗之会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黄帝，主德，女主象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未当居而居，若已去而复还，还居之，其国得土，不乃得女。若当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东去，其国失土，不乃失女，不可举事用兵。其居久，其国福厚；易，福薄。

其一名曰地侯，主岁。岁行十三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岁周天。其所居，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重致天下。礼、德、义、杀、刑尽失，而填星乃为之动摇。

赢，为王不宁；其缩，有军不复。填星，其色黄，九芒，音曰黄

钟宫。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赢，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缩，有后戚，其岁不复，不乃天裂若地动。

斗为文太室，填星庙，天子之星也。

木星与土合，为内乱，饥，主勿用战，败；水则变谋而更事；火为旱；金为白衣会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谷熟。金在北，岁偏无。火与水合为焠，与金合为铄，为丧，皆不可举事，用兵大败。土为忧，主孽卿；大饥，战败，为北军，军困，举事大败。土与水合，穰而拥阏，有覆军，其国不可举事。出，亡地；入，得地。金为疾，为内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国外内有兵与丧，改立公王。四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合，是为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蚤出者为赢，赢者为客。晚出者为缩，缩者为主人。必有天应见于杓星。同舍为合。相陵为斗，七寸以内必之矣。

五星色白圜，为丧旱；赤圜，则中不平，为兵；青圜，为忧水；黑圜，为疾，多死；黄圜，则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哭泣之声，青角有兵忧，黑角则水。意，行穷兵之所终。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宁昌。春风秋雨，冬寒夏暑，动摇常以此。

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东行。见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复出东方。太岁在甲寅，镇星在东壁，故在营室。

察日行以处位太白。曰西方，秋，日庚、辛，主杀。杀失者，罚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国。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东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当出不出，当入不入，是谓失舍，不有破军，必有国君之篡。

其纪上元，以摄提格之岁，与营室晨出东方，至角而入，与营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与角晨出，入毕；与角夕出，入毕；与毕晨出，入箕；与毕夕出，入箕；与箕晨出，入柳；与箕夕出，入柳；与柳晨出，入营室；与柳夕出，入营室。凡出入东西各五，为八岁，二百二十日，复与营室晨出东方。其大率，岁一周天。其始出东方，行迟，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极而反，东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远日，曰大嚣，刚。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极而行迟，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大白，柔；高，远日，曰大相，刚。出以辰、戌，入以丑、未。

当出不出，未当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当出而出，当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国。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其出东为东，入东为北方；出西为西，入西为南方。所居久，其乡利；易，其乡凶。

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其出不经天；经天，天下革政。

小以角动，兵起。始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浅凶；庳，浅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赢，侯王不宁，用兵进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缩，侯王有忧，用兵退吉进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迟，迟行。角，敢战。动摇躁，躁。圜以静，静。顺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则出兵，入则入兵。赤角，有战；白角，有丧；黑圜角，忧，有水事；青圜小角，忧，有木事；黄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复，有微入，入三日乃复盛出，是谓耎，其下国有军败将北。其已入三日又复微出，出三日而复盛入，其下国有忧；师有粮食兵革，遗人用之；卒虽众，将为人虏。其出西失行，外国败；其出东失行，中国败。其色大圜黄溽，可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战。

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黄，比参左肩；苍，比参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从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兵从天下。居实，有得也；居虚，无得也。行胜色，色胜位，有位胜无位，有色胜无色，行得尽胜之。出而留桑榆间，疾其下国。上而疾，未尽其日，过参天，疾其对国。上复下，下复上，有反将。其入月，将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战不合，兵虽起而不斗；合相毁，野有破军。出西方，昏而出阴，阴兵强；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鸡鸣出，大弱：是谓阴陷于阳。其在东方，乘明而出阳，阳兵之强；鸡鸣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谓阳陷于阴。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胜北方；出卯北，北胜南方；正在卯，东国利。出酉北，北胜南方；出酉南，南胜北方；正在酉，西国胜。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国败；出其北，北国败。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为月蚀，晚为天夭及彗星，将发其国。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见景，战胜。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

亢为疏庙，太白庙也。太白，大臣也，其号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营星、观星、宫星、明星、大衰、大泽、终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纬。大司马位谨候此。

察日辰之会，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阴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罚出辰星，以其宿命国。

是正四时：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娄、胃东五舍，为齐；仲夏夏至，夕出郊东井、舆鬼、柳东七舍，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仲冬冬至，晨出郊东方，与尾、箕、斗、牵牛俱西，为中国。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

其蚤，为月蚀；晚，为彗星及天夭。其时宜效不效为失，追兵在外不战。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其当效而出也，色白为旱，黄为五谷熟，赤为兵，黑为水。出东方，大而白，有兵于外，解。常在东方，其赤，中国胜；其西而赤，外国利。无兵于外而赤，兵起。其与太白俱出东方，皆赤而角，外国大败，中国胜；其与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国利。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野虽有军，不战。出东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东方，为格，野虽有兵不战。失其时而出，为当寒反温，当温反寒。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军杀将，客军胜；下出，客亡地。辰星来抵太白，太白不去，将死。正旗上出，破军杀将，客胜；下出，客亡地。视旗所指，以命破军。其绕环太白，若与斗，大战，客胜。兔过太白，间可械剑，小战，客胜。兔居太白前，军罢；出太白左，小战；摩太白，有数万人战，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军急约战。青角，兵忧；黑角，水。赤行穷兵之所终。

兔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细爽、能星、钩星。其色黄而小，出而易处，天下之文变而不善矣。兔五色，青圜忧，白圜丧，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黄角地之争，白角号泣之声。

其出东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东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数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营室、角、毕、箕、柳。出房、心间，地动。

辰星之色：春，青黄；夏，赤白；秋，青白，而岁熟；冬，黄而不明。即变其色，其时不昌。春不见，大风，秋则不实。夏不见，有六十日之旱，月蚀。秋不见，有兵，春则不生。冬不见，阴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则不长。

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杨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

七星为员官，辰星庙，蛮夷星也。

两军相当，日晕；晕等，力钧；厚长大，有胜；薄短小，无胜。重抱大破无。抱为和，背为不和，为分离相去。直为自立，立侯王；破军杀将。负且戴，有喜。围在中，中胜；在外，外胜。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恶相去。气晕先至而后去，居军胜。先至先去，前利后病；后至后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后皆病，居军不胜。见而去，其发疾，虽胜无功。见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兑，有者下大流血。日晕制胜，近期三十日，远期六十日。

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而食益尽，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

月行中道，安宁和平。阴间，多水，阴事。外北三尺，阴星。北三尺，太阴，大水，兵。阳间，骄恣。阳星，多暴狱。太阳，大旱丧也。角、天门，十月为四月，十一月为五月，十二月为六月，水发，近三尺，远五尺。犯四辅，辅臣诛。行南北河，以阴阳言，旱水兵丧。

月蚀岁星，其宿地，饥若亡。荧惑也乱，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强国以战败，辰星也女乱。蚀大角，主命者恶之；心，则为内贼乱也；列星，其宿地忧。

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复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复始。故月蚀，常也；日蚀，为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蚀，国君；月蚀，将相当之。

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所出，其下起兵，兵强；其冲不利。

昭明星，大而白，无角，乍上乍下。所出国，起兵，多变。

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其星状类辰星，去地可六丈。

大贼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有光。

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类太白。

狱汉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维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见，下有乱；乱者亡，有德者昌。

烛星，状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见则灭。所烛者，城邑乱。

如星非星，如云非云，命曰归邪。归邪出，必有归国者。

星者，金之散气，其本曰火。星众，国吉；少则凶。

汉者，亦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多水，少则旱，其大经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发其下。

天狗，状如大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所堕及，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圜如数顷田处，上兑者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其见也，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于北斗旁，状如雄鸡。其怒，青黑，象伏鳖。

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仓黑，望之如有毛羽然。

长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见，兵起。

星坠至地，则石也。河、济之间，时有坠星。

天精而见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状无常，常出于有道之国。

凡望云气，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馀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属地者三千里。云气有兽居上者，胜。

自华以南，气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气正赤。恒山之北，气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

徒气白。土功气黄。车气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骑气卑而布。卒气抟。前卑而后高者，疾；前方而后高者，兑；后兑而卑者，却。其气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后卑者，不止而反。气相遇者，卑胜高，兑胜方。气来卑而循车通者，不过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见。气来高七八尺者，不过五六日，去之十馀里见。气来高丈馀二丈者，不过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见。

稍云精白者，其将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绝远者，当战。青白，其前低者，战胜；其前赤而仰者，战不胜。阵云如立垣。杼云类杼。轴云抟两端兑。杓云如绳者，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蜀者类阙旗故。钩云句曲。诸此云见，以五色合占。而泽抟密，其见动人，乃有占；兵必起，合斗其直。

王朔所候，决于日旁。日旁云气，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故北夷之气如群畜穹闾，南夷之气类舟船幡旗。大水处，败军场，破国之虚，下有积钱，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海旁娠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

故候息耗者，入国邑，视封疆田畴之正治，城郭室屋门户之润泽，次至车服畜产精华。实息者，吉；虚耗者，凶。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谓卿云。卿云，喜气也。若雾非雾，衣冠而不濡，见则其域被甲而趋。

夫雷电、虾虹、辟历、夜明者，阳气之动者也，春夏则发，秋冬则藏，故候者无不司之。

天开县物，地动坼绝。山崩及徙，川塞谿坻；水澹地长，泽竭见象。城郭门闾，闺臬槁枯；宫庙邸第，人民所次。谣俗车服，观民饮食。五谷草木，观其所属。仓府厩库，四通之路。六畜禽兽，所产去就；鱼鳖鸟鼠，观其所处。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诚然。

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

而汉魏鲜集腊明正月旦决八风。风从南方来，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为，小雨，趣兵；北方，为中岁；东

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故八风各与其冲对，课多者为胜。多胜少，久胜亟，疾胜徐。旦至食，为麦；食至日昳，为稷；昳至铺，为黍；铺至下铺，为菽；下铺至日入，为麻。欲终日有云，有风，有日。日当其时者，深而多实；无云有风日，当其时，浅而多实；有云风，无日，当其时，深而少实；有日，无云，不风，当其时者稼有败。如食顷，小败；熟五斗米顷，大败。则风复起，有云，其稼复起。各以其时用云色占种所宜。其雨雪若寒，岁恶。

是日光明，听都邑人民之声。声宫，则岁善，吉；商，则有兵；徵，旱；羽，水；角，岁恶。

或从正月旦比数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极；过之，不占。数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为其环域千里内占，则为天下候，竟正月。月所离列宿，日、风、云，占其国。然必察太岁所在。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此其大经也。

正月上甲，风从东方，宜蚕；风从西方，若旦黄云，恶。

冬至短极，县土炭，炭动，鹿解角，兰根出，泉水跃，略以知日至，要决晷景。岁星所在，五谷逢昌。其对为冲，岁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机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

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眛；赵，尹皋；魏，石申。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

太史公推古天变，未有可考于今者。盖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蚀三十六，彗星三见，宋襄公时星陨如雨。天子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更为主命。自是之后，众暴寡，大并小。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机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唐、甘、石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

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晋好用兵，复占太白，太白主中国；而胡、貉数侵掠，独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经也。此更为客主人。荧惑为孛，外则理兵，内则理政。故曰“虽有明天子，必视荧惑所在”。诸侯更强，时灾异记，无可录者。

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

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

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诸侯，西坑秦人，诛屠咸阳。

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平城之围，月晕参、毕七重。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吴楚七国叛逆，彗星数丈，天狗过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见，长则半天。其后京师师四出，诛夷狄者数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荧惑守斗；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

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故甘、石历五星法，唯独荧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蚀，皆以为占。

余观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尝盛大而变色；日月薄蚀，行南北有时：此其大度也。故紫宫、房心、权衡、咸池、虚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为经，不移徙，大小有差，阔狭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为纬，见伏有时，所过行赢缩有度。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夫常星之变希见，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

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赤帝行德，天牢为之空。黄帝行德，天夭为之起。风从西北来，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晕围，常大赦载，谓有太阳也。一曰：白帝行德，毕、昴为之围。围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围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围，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关为之动。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风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记卷二十八
封禅书第六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厥旷远者千有馀载，近者数百载，故其仪阙然堙灭，其详不可得而记闻云。

尚书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辑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还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高也。五载一巡狩。

禹遵之。后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其后三世，汤伐桀，欲迁夏社，不可，作夏社。后八世，至帝太戊，有桑谷生于廷，一暮大拱，惧。伊陟曰：“妖不胜德。”太戊修德，桑谷死。伊陟赞巫咸，巫咸之兴自此始。后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说为相，殷复兴焉，称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惧。祖己曰：“修德。”武丁从之，位以永宁。后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后三世，帝纣淫乱，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始未尝不肃祗，后稍怠慢也。

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诸侯曰泮宫。

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礼乐废，诸侯恣行，而幽王为犬戎所败，周东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为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

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是岁，秦缪公内晋君夷吾。其后三置晋国之君，平其乱，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

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馀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

是时苌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

其后百馀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

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

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蟥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

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

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驺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傅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二世元年，东巡碣石，并海南，历泰山，至会稽，皆礼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书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至秦称帝，都咸阳，则五岳、四渎皆并在东方。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

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

于是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会稽，湘山。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

自华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华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山，吴岳，鸿冢，渎山。渎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临晋；沔，祠汉中；湫渊，祠朝邯；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祷塞，如东方名山川；而牲牛犊牢具珪币各异。而四大冢鸿、岐、吴、岳，皆有尝禾。

陈宝节来祠。其河加有尝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骝驹四。

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而无诸加。

汧、洛二渊，鸣泽、蒲山、岳崤山之属，为小山川，亦皆岁祷塞泮涸祠，礼不必同。

而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四海、九臣、十四臣、诸布、诸严、诸逑之属，百有馀庙。西亦有数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下邽有天神。沣、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寿星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岁时奉祠。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春夏用驿，秋冬用骝。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

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瘞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

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诸鬼及八神之属，上过则祠，去则已。郡县远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领于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

其后二岁，或曰周兴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

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县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

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制曰：“可。”

其后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诏曰：“令秘祝移过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

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

是岁，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赖宗庙之灵，社稷之福，方内艾安，民人靡疾。间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飨此？皆上帝诸神之赐也。盖闻古者飨其德必报其功，欲有增诸神祠。有司议增雍五畤路车各一乘，驾被具；西畤畦畤禺车各一乘，禺马四匹，驾被具；其河、湫、汉水加玉各二；及诸祠，各增广坛场，珪币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归福于朕，百姓不与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

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统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

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后岁少不登。

数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无有所兴，至今天子。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

元年，汉兴已六十馀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

后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见五畤。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蹄氏观。神君者，长陵女子，以子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

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泽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长，常自谓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遍诸侯。无妻子。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馈遗之，常馀金钱衣食。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饶给，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争事之。少君资好方，善为巧发奇中。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识其处，一坐尽惊。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

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

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后人有上书，言"古

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冥羊用羊祠；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干鱼；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坛旁。

其后，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

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

其明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岁馀，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问其人，果是伪书，于是诛文成将军，隐之。

其后则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

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二元以长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瘞，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睢丘，如宽舒等议。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天子遂至荥阳而还。过雒阳，下诏曰：“三代邈绝，远矣难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

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已而为胶东王尚方。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无子。康王死，他姬子立为王。而康后有淫行，与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闻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蚤死，惜其方不尽，及见栾大，大说。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处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顾以臣为贱，不信臣。又以为康王诸侯耳，不足与方。臣数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则方士皆奄口，恶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马肝死耳。子诚能修其方，我何爱乎！”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

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于是上使验小方，斗棋，棋自相触击。

是时上方忧河决，而黄金不就，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制诏御史：“昔禹疏九江，决四渎。间者河溢皋陆，堤繇不息。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乾称‘蜚龙’，‘鸿渐于般’，朕意庶几与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万斤，更命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颇能使之。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扼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见地如钩状，掊视得鼎。鼎大异于众鼎，文镂无款识，怪之，言吏。吏告河东太守胜，胜以闻。天子使使验问巫得鼎无奸诈，乃以礼祠，迎鼎至甘泉，从行，上荐之。至中山，曀[illegible]，有黄云盖焉。有麀过，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长安，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天子曰：“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今岁丰庑未报，鼎曷为出哉？”有句皆曰：“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壹统，天地万物所系终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illegible]上帝鬼神。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颂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骜，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润龙变，承休无疆。合兹中山，有黄白云降盖，若兽为符，路弓乘矢，集获坛下，报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制曰：“可。”

入海求蓬莱者，言蓬莱不远，而不能至者，殆不见其气。上乃遣望气佐候其气云。

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鬼臾区。鬼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谢曰：“宝鼎事已决矣，尚何以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齐人。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黄帝时万诸侯，而神灵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断斩非鬼神者。百馀岁然后得与神通。黄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区号大鸿，死葬雍，故鸿冢是也。其后黄帝接万灵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谓寒门者，谷口也。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蹝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

上遂郊雍，至陇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薄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峙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其下四方地，为醊食群

神从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馀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则衣紫及绣。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其祠列火满坛，坛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见太一云阳，有司奉瑄玉嘉牲荐飨。是夜有美光，及昼，黄气上属天"。太史公、祠官宽舒等曰："神灵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坛以明应。令太祝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其秋，为伐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毋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雠。上乃诛五利。

其冬，公孙卿候神河南，言见仙人迹缑氏城上，有物如雉，往来城上。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问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宽假，神不来。言神事，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也。"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

其来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

方，勒兵十馀万，还祭黄帝冢桥山，释兵须如。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为且用事泰山，先类祠太一。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馀，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禅事，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

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

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

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于是制诏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惧不任。维德菲薄，不明于礼乐。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后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复博、奉高、蛇丘、历城，无出今年租税。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过毋有复作。事在二年前，皆勿听治。"又下诏曰："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其秋，有星茀于东井。后十馀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气王朔言："候独见填星出如瓜，食顷复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汉家封禅，天其报德星云。"

其来年冬，郊雍五帝。还，拜祝祠太一。赞飨曰："德星昭衍，厥维休祥。寿星仍出，渊耀光明。信星昭见，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其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东莱，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岁旱。于是天子既出无名，乃祷万里沙，过祠泰山。还至瓠子，自临塞决河，留二日，沉祠而去。使二卿将卒塞决河，析二渠，复禹之故迹焉。

是时既灭两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

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越祠鸡卜始用。

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茎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仙神人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夏，有芝生殿房内中。天子为塞河，兴通天台，若见有光云，乃下诏：“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毋有复作。”

其明年，伐朝鲜。夏，旱。公孙卿曰：“黄帝时封则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诏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

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鸣泽，从西河归。

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五年修封，则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礼毕，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

其后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禅。其赞飨曰：“天

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

十一月乙酉，柏梁灾。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祠后土。临勃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属，冀至殊廷焉。

上还，以柏梁灾故，朝受计甘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馀丈。其西则唐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乃立神明台、井幹楼，度五十丈，辇道相属焉。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

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乃令祠官进畤犊牢具，色食所胜，而以木禺马代驹焉。独五月尝驹，行亲郊用驹。及诸名山川用驹者，悉以木禺马代。行过，乃用驹。他礼如故。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焉。

公王带曰：“黄帝时虽封泰山，然风后、封巨、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禅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禅焉。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石闾者，在

泰山下址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闾也，故上亲禅焉。

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马行、赤星，五，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凡六祠，皆太祝领之。至如八神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过则祠，行去则已。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史记卷二十九
河渠书第七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菑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因命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

其后河东守番係言："漕从山东西，岁百馀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堧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天子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则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馀里，以车转，从斜下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

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馀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其后庄熊罴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馀顷故卤地。诚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馀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赪}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馀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馀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干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天子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一曰：“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沉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楗石灾，宣房塞兮万福来。”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馀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史记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益造苑马以广用，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馀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馀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置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馀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馀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

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蹢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馀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

当是之时，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然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馀巨万。

初，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后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

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

其明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廒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馀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

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蹄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铧，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撱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

令不可磨取铧焉。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所在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

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赋，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商贾滋众。贫者畜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为中郎，爵左庶长，赐田十顷，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予弟。式入山牧十馀岁，羊致千馀头，买田宅。而其弟尽破其业，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天子使使问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习仕宦，不愿也。"使问曰："家岂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与人无分争。式邑人贫者贷之，不善者教顺之，所居人皆从式，式何故见冤于人！无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使者具其言入以闻。天子

以语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于是上久不报式，数岁，乃罢式。式归，复田牧。岁馀，会军数出，浑邪王等降，县官费众，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以给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天子见卜式名，识之，曰“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乃赐式外繇四百人。式又尽复予县官。是时富豪皆争匿财，唯式尤欲输之助费。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故尊显以风百姓。

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为郎，布衣屩而牧羊。岁馀，羊肥息。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独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

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三年中拜为大农，列于九卿。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

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馀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于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减宣、杜周等为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

而大农颜异诛。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卿。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问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璧，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天子不说。张汤又与异有郤，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

微反唇。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

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馀，白金终废不行。

是岁也，张汤死而民不思。

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馀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益广关，置左右辅。

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由此日丽。

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

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郎选衰矣。

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怜之，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之。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

既得宝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议封禅事，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

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赦天下囚，因南方楼船卒二十馀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馀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

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诏曰："卜式虽躬耕牧，不以为利，有馀辄助县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奋愿父子死之，虽未战，可谓义形于内。

赐爵关内侯，金六十斤，田十顷。”布告天下，天下莫应。列侯以百数，皆莫求从军击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乃拜式为御史大夫。

式既在位，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悦卜式。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馀人，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然兵所过县，为以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贬秩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馀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馀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记卷三十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鸠夷立。彊鸠夷卒，子馀桥疑吾立。馀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眛，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吴伐楚，楚败我师。四年，晋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

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感。”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焘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去郑，适卫。说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谿，楚师败走。

十七年，王馀祭卒，弟馀眛立。王馀眛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

四年，王馀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眛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眛之子僚为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僇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是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吴公子烛庸、盖馀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亡奔吴，吴以为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庐弟夫槩欲战，阖庐弗许。夫□曰："王已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

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郧。郧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郧公奔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雠。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阖庐弟夫槩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槩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槩。夫槩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槩于堂谿，为堂谿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十五年，孔子相鲁。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

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至缯，召鲁哀公而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骀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六月丙子，越王句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复伐败吴师于笠泽。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

丁卯，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史记卷三十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彲，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或曰，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闳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

于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莱人，夷也，会纣之乱而周初定，未能集远方，是以与太公争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盖太公之卒百有馀年，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

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

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

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脱立。成公九年卒，子庄公购立。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五十六年，晋弑其君昭侯。

六十四年，庄公卒，子釐公禄甫立。

釐公九年，鲁隐公初立。十九年，鲁桓公弑其兄隐公而自立为君。

二十五年，北戎伐齐。郑使太子忽来救齐，齐欲妻之。忽曰：“郑小齐大，非我敌。”遂辞之。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孙无知，釐公爱之，令其秩服奉养比太子。

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兒立，是为襄公。

襄公元年，始为太子时，尝与无知斗，及立，绌无知秩服，无知怨。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

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八年，伐纪，纪迁去其邑。

十二年，初，襄公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岁，卒瓜时而公弗为发代。或为请代，公弗许。故此二人怒，因公孙无知谋作乱。连称有从妹在公宫，无宠，使之间襄公，曰“事成以女为无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猎沛丘。见彘，从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惧，坠车伤足，失屦。反而鞭主屦者茀三百。茀出宫。而无知、连称、管至父等闻公伤，乃遂率其众袭宫。逢主屦茀，茀曰：“且无入惊宫，惊宫未易入也。”无知弗信，茀示之创，乃信之。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户间。良久，无知等恐，遂入宫。茀反与宫中及公之幸臣攻无知等，不胜，皆死。无知入宫，求公不得。或见人足于户间，发视，乃襄公，遂弑之，而无知自立为齐君。

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

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鲁。秋，与鲁战于乾时，鲁兵败走，齐兵掩

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渎。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详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于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

之。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是岁，晋杀太子申生。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于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是岁，晋公子重耳来，桓公妻之。

四十三年。初，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刁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刁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

立，乃棺赴。辛巳夜，敛殡。

桓公十有馀子，要其后立者五人：无诡立三月死，无谥；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诸侯兵送齐太子昭而伐齐。齐人恐，杀其君无诡。齐人将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与齐人四公子战。五月，宋败齐四公子师而立太子昭，是为齐孝公。宋以桓公与管仲属之太子，故来征之。以乱故，八月乃葬齐桓公。

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晋文公立。

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卫公子开方杀孝公子而立潘，是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

昭公元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而会诸侯践土，朝周，天子使晋称伯。六年，翟侵齐。晋文公卒。秦兵败于殽。十二年，秦穆公卒。

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为齐君。舍之母无宠于昭公，国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争立而不得，阴交贤士，附爱百姓，百姓说。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与众十月即墓上弑齐君舍，而商人自立，是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

懿公四年春，初，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争获不胜，及即位，断丙戎父足，而使丙戎仆。庸职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职骖乘。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戏。职曰：“断足子！”戎曰：“夺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谋与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车上，弃竹中而亡去。

懿公之立，骄，民不附。齐人废其子而迎公子元于卫，立之，是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卫女，曰少卫姬，避齐乱，故在卫。

惠公二年，长翟来，王子城父攻杀之，埋之于北门。晋赵穿弑其

君灵公。

十年，惠公卒，子顷公无野立。初，崔杼有宠于惠公，惠公卒，高、国畏其逼也，逐之，崔杼奔卫。

顷公元年，楚庄王强，伐陈；二年，围郑，郑伯降，已复国郑伯。

六年春，晋使郤克于齐，齐使夫人帷中而观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不是报，不复涉河！"归，请伐齐，晋侯弗许。齐使至晋，郤克执齐使者四人河内，杀之。八年，晋伐齐，齐以公子强质晋，晋兵去。十年春，齐伐鲁、卫。鲁、卫大夫如晋请师，皆因郤克。晋使郤克以车八百乘为中军将，士燮将上军，栾书将下军，以救鲁、卫，伐齐。六月壬申，与齐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陈于鞌。逢丑父为齐顷公右。顷公曰："驰之，破晋军会食。"射伤郤克，流血至履。克欲还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伤，不敢言疾，恐惧士卒，愿子忍之。"遂复战。战，齐急，丑父恐齐侯得，乃易处，顷公为右，车絓于木而止。晋小将韩厥伏齐侯车前，曰"寡君使臣救鲁、卫"，戏之。丑父使顷公下取饮，因得亡，脱去，入其军。晋郤克欲杀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见僇，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于是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对曰："叔子，齐君母。齐君母亦犹晋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义伐而以暴为后，其可乎？"于是乃许，令反鲁、卫之侵地。

十一年，晋初置六卿，赏鞌之功。齐顷公朝晋，欲尊王晋景公，晋景公不敢受，乃归。归而顷公弛苑囿，薄赋敛，振孤问疾，虚积聚以救民，民亦大说。厚礼诸侯。竟顷公卒，百姓附，诸侯不犯。

十七年，顷公卒，子灵公环立。

灵公九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十年，晋悼公伐齐，齐令公子光质晋。十九年，立子光为太子，高厚傅之，令会诸侯盟于钟离。二十七年，晋使中行献子伐齐。齐师败，灵公走入临菑。晏婴止灵公，灵公弗从。曰："君亦无勇矣！"晋兵遂围临菑，临菑城守不敢出，晋焚郭中而去。

二十八年，初，灵公取鲁女，生子光，以为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属之戎姬。戎姬请以为太子，公许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于诸侯矣，今无故废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东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为太子。灵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为庄公。庄公杀戎姬。五月壬辰，灵公卒，庄公即位，执太子牙于句窦之丘，杀之。八月，崔杼杀高厚。晋闻齐乱，伐齐，至高唐。

庄公三年，晋大夫栾盈奔齐，庄公厚客待之。晏婴、田文子谏，公弗听。四年，齐庄公使栾盈间入晋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上太行，入孟门。栾盈败，齐兵还，取朝歌。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庄公通之，数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晋，欲与晋合谋袭齐而不得间。庄公尝笞宦者贾举，贾举复侍，为崔杼间公以报怨。五月，莒子朝齐，齐以甲戌飨之。崔杼称病不视事。乙亥，公问崔杼病，遂从崔杼妻。崔杼妻入室，与崔杼自闭户不出，公拥柱而歌。宦者贾举遮公从官而入，闭门，崔杼之徒持兵从中起。公登台而请解，不许；请盟，不许；请自杀于庙，不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争趣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射中公股，公反坠，遂弑之。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必杀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丁丑，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是为景公。景公母，鲁叔孙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二相恐乱起，乃与国人盟曰：“不与崔庆者死！”晏子仰天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不肯盟。庆封欲杀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齐太史书曰“崔杼弑庄公”，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

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东郭女，生明。东郭女使其前夫子无咎与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为太子。成请老于崔，崔杼许之，二相弗听，曰：“崔，宗邑，不可。”成、彊怒，告庆封。庆封与崔杼有郤，欲其败也。成、彊杀无咎、偃于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无人，使一宦者御，见庆封。庆封曰：“请为子诛之。”使崔杼仇卢蒲嫳攻崔氏，杀成、彊，尽灭崔氏，崔杼妇自杀。崔杼毋归，亦自杀。庆封为相国，专权。

三年十月，庆封出猎。初，庆封已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不听政令。庆舍用政，已有内郤。田文子谓桓子曰：“乱将作。”田、鲍、高、栾氏相与谋庆氏。庆舍发甲围庆封宫，四家徒共击破之。庆封还，不得入，奔鲁。齐人让鲁，封奔吴。吴与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于在齐。其秋，齐人徙葬庄公，僇崔杼尸于市以说众。

九年，景公使晏婴之晋，与叔向私语曰：“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十二年，景公如晋，见平公，欲与伐燕。十八年，公复如晋，见昭公。二十六年，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三十一年，鲁昭公辟季氏难，奔齐。齐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请齐伐鲁，取郓以居昭公。

三十二年，彗星见。景公坐柏寝，叹曰：‘堂堂！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出东北，当齐分野，寡人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茀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否？”晏子

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故晏子以此谏之。

四十二年，吴王阖闾伐楚，入郢。

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

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犁鉏曰："孔丘知礼而怯，请令莱人为乐，因执鲁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鲁，惧其霸，故从犁鉏之计。方会，进莱乐，孔子历阶上，使有司执莱人斩之，以礼让景公。景公惭，乃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是岁，晏婴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于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乱，树党于逆臣，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输之粟。

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宠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贱，无行，诸大夫恐其为嗣，乃言愿择诸子长贤者为太子。景公老，恶言嗣事，又爱荼母，欲立之，惮发之口，乃谓诸大夫曰："为乐耳，国何患无君乎？"秋，景公病，命国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逐群公子，迁之莱。景公卒，太子荼立，是为晏孺子。冬，未葬，而群公子畏诛，皆出亡。荼诸异母兄公子寿、驹、黔奔卫，公子驵、阳生奔鲁。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与埋，三军事乎弗与谋，师乎师乎，胡党之乎？"

晏孺子元年春，田乞伪事高、国者，每朝，乞骖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谋作乱。"又谓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发，先之。"大夫从之。六月，田乞、鲍牧乃与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徒追之，国惠子奔

莒，遂反杀高昭子。晏圉奔鲁。八月，齐秉意兹。田乞败二相，乃使人之鲁召公子阳生。阳生至齐，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来会饮。"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与大夫盟而立之，鲍牧醉，乞诬大夫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鲍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相视欲悔，阳生前，顿首曰："可则立之，否则已。"鲍牧恐祸起，乃复曰："皆景公子也，何为不可！"乃与盟，立阳生，是为悼公。悼公入宫，使人迁晏孺子于骀，杀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贱而孺子少，故无权，国人轻之。

悼公元年，齐伐鲁，取灌、阐。初，阳生亡在鲁，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归即位，使迎之。季姬与季魴侯通，言其情，鲁弗敢与，故齐伐鲁，竟迎季姬。季姬嬖，齐复归鲁侵地。

鲍子与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吴、鲁伐齐南方。鲍子弑悼公，赴于吴。吴王夫差哭于军门外三日，将从海入讨齐。齐人败之，吴师乃去。晋赵鞅伐齐，至赖而去。齐人共立悼公子壬，是为简公。

简公四年春，初，简公与父阳生俱在鲁也，监止有宠焉。及即位，使为政。田成子惮之，骤顾于朝。御鞅言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弗听。子我夕，田逆杀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遗守囚者酒，醉而杀守者，得亡。子我盟诸田于陈宗。初，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豹有丧而止。后卒以为臣，幸于子我。子我谓曰："吾尽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对曰："我远田氏矣。且其违者不过数人，何尽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祸子。"子行舍于公宫。

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闭门。宦者御之，子行杀宦者。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诸寝。公执戈将击之，太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库，闻公犹怒，将出，曰："何所无君！"子行拔剑曰："需，事之贼也。谁

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归，属徒攻闱与大门，皆弗胜，乃出。田氏追之。丰丘人执子我以告，杀之郭关。成子将杀大陆子方，田逆请而免之。以公命取车于道，出雍门。田豹与之车，弗受，曰：“逆为余请，豹与余车，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何以见鲁、卫之士？”

庚辰，田常执简公于徐州。公曰：“余蚤从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简公于徐州。田常乃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专齐之政，割齐安平以东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灭吴。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积立。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贷立。田会反廪丘。

康公二年，韩、魏、赵始列为诸侯。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海滨。

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遂绝其祀。田氏卒有齐国，为齐威王，强于天下。

太史公曰：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史记卷三十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

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鬷鬷如畏然。

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

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阎，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

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伯禽即位之后，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并兴反。于是伯禽率师伐之于肸，作肸誓，曰："陈尔甲胄，无敢不善。无敢伤牿。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复之。无敢寇攘，逾墙垣。鲁人三郊三隧，峙尔刍茭、糗粮、桢干，无敢不逮。我甲戌筑而征徐戎，无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肸誓，遂平徐戎，定鲁。

鲁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谓炀公。炀公筑茅阙门。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溃杀幽公而自立，是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厉公擢立。厉公三十七年卒，鲁人立其弟具，是为献公。献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谌立。

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

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为武公。

武公九年春，武公与长子括，少子戏，西朝周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若弗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王其图之。"宣王弗听，卒立戏为鲁太子。夏，武公归而卒，戏立，是为懿公。

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鲁，杀其君伯御，而问鲁公子能道顺诸侯者，以为鲁后。樊穆仲曰："鲁懿公弟称，，肃恭明神，敬事耆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固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宣王曰："然，能训治其民矣。"乃立称于夷宫，是为孝公。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孝公二十五年，诸侯畔周，犬戎杀幽王。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为惠公。

惠公三十年，晋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晋人又弑其君孝侯。

四十六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初，惠公適夫人无子，公贱妾声子生子息。息长，为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夺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为夫人，以允为太子。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隐公五年，观渔于棠。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

十一年冬，公子挥谄谓隐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相。"隐公曰："有先君命。吾为允少，故摄代。今允长矣，吾方营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挥惧子允闻而反诛之，乃反谮隐公于子允曰："隐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图之。请为子杀隐公。"子允许诺。十一月，隐公祭钟巫，齐于社圃，馆于䓫氏。挥使人弑隐公于䓫氏，而立子允为君，是为桓公。

桓公元年，郑以璧易天子之许田。二年，以宋之赂鼎入于太庙，君子讥之。

三年，使挥迎妇于齐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与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长，为太子。

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

十八年春，公将有行，遂与夫人如齐。申繻谏止，公不听，遂如齐。齐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齐侯。夏四月丙子，齐襄公飨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鲁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胁，公死于

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好礼。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请得彭生以除丑于诸侯。"齐人杀彭生以说鲁。立太子同，是为庄公。庄公母夫人因留齐，不敢归鲁。

庄公五年冬，伐卫，内卫惠公。

八年，齐公子纠来奔。九年，鲁欲内子纠于齐，后桓公，桓公发兵击鲁，鲁急，杀子纠。召忽死。齐告鲁生致管仲。鲁人施伯曰："齐欲得管仲，非杀之也，将用之，用之则为鲁患。不如杀，以其尸与之。"庄公不听，遂囚管仲与齐。齐人相管仲。

十三年，鲁庄公与曹沫会齐桓公于柯，曹沫劫齐桓公，求鲁侵地，已盟而释桓公。桓公欲背约，管仲谏，卒归鲁侵地。十五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庄公如齐观社。

三十二年，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杀。会庄公有疾。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反。庄公取齐女为夫人曰哀姜。哀姜无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开。庄公无適嗣，爱孟女，欲立其子斑。庄公病，而问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继一及，鲁之常也。庆父在，可为嗣，君何忧？"庄公患叔牙欲立庆父，退而问季友。季友曰："请以死立斑也。"庄公曰："曩者叔牙欲立庆父，奈何？"季友以庄公命命牙待于鍼巫氏，使鍼季劫饮叔牙以鸩，曰："饮此则有后奉祀；不然，死且无后。"牙遂饮鸩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庄公卒，季友竟立子斑为君，如庄公命。侍丧，舍于党氏。

先时庆父与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开。及庄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庆父使圉人荦杀鲁公子斑于党氏。季友奔陈。庆父竟立庄

公子开，是为湣公。

湣公二年，庆父与哀姜通益甚。哀姜与庆父谋杀湣公而立庆父。庆父使卜齮袭杀湣公于武闱。季友闻之，自陈与湣公弟申如邾，请鲁求内之。鲁人欲诛庆父。庆父恐，奔莒。于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为釐公。釐公亦庄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赂如莒求庆父，庆父归，使人杀庆父，庆父请奔，弗听，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庆父闻奚斯音，乃自杀。齐桓公闻哀姜与庆父乱以危鲁，乃召之邾而杀之，以其尸归，戮之鲁。鲁釐公请而葬之。

季友母陈女，故亡在陈，陈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将生也，父鲁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号为成季。其后为季氏，庆父后为孟氏也。

釐公元年，以汶阳鄪封季友。季友为相。

九年，晋里克杀其君奚齐、卓子。齐桓公率釐公讨晋乱，至高梁而还，立晋惠公。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四年，晋文公即位。

三十三年，釐公卒，子兴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晋襄公。

十一年十月甲午，鲁败翟于咸，获长翟乔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

初，宋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以败翟于长丘，获长翟缘斯。晋之灭路，获乔如弟棼如。齐惠公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城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北门。卫人获其季弟简如。鄋瞒由是遂亡。

十五年，季文子使于晋。

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长妃齐女为哀姜，生子恶及视；次妃敬嬴，嬖爱，生子俀。俀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请齐惠公，惠公新立，欲亲鲁，许之。冬十月，襄仲杀子恶及视而立俀，是为宣公。哀姜归齐，哭而过市，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適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宣公俀十二年，楚庄王强，围郑。郑伯降，复国之。

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杀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孙归父有宠。宣公欲去三桓，与晋谋伐三桓。会宣公卒，季文子怨之，归父奔齐。

成公二年春，齐伐取我隆。夏，公与晋郤克败齐顷公于鞌，齐复归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鲁欲背晋合于楚，或谏，乃不。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

十六年，宣伯告晋，欲诛季文子。文子有义，晋人弗许。

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为襄公。是时襄公三岁也。

襄公元年，晋立悼公。往年冬，晋栾书弑其君厉公。四年，襄公朝晋。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九年，与晋伐郑。晋悼公冠襄公于卫，季武子从，相行礼。

十一年，三桓氏分为三军，

十二年，朝晋。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晋平公。

二十二年，孔丘生。

二十五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立其弟景公。

二十九年，吴延陵季子使鲁，问周乐，尽知其意，鲁人敬焉。

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鲁人立齐归之子裯为君，是为昭公。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

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四年，楚灵王会诸侯于申，昭公称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昭公往贺，赐昭公宝器；已而悔，复诈取之。十二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十三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十五年，朝晋，晋留之葬晋昭公，鲁耻之。二十年，齐景公与晏子狩竟，因入鲁问礼。二十一年，朝晋至河，晋谢还之。

二十五年春，鸜鹆来巢。师己曰："文成之世童谣曰'鸜鹆来巢，公在乾侯。鸜鹆入处，公在外野'。"

季氏与郈氏斗鸡，季氏芥鸡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会伪谗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难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台请曰："君以谗不察臣罪，诛之，请迁沂上。"弗

许。请囚于鄪，弗许。请以五乘亡，弗许。子家驹曰：“君其许之。政自季氏久矣，为徒者众，众将合谋。”弗听。郈氏曰：“必杀之。”叔孙氏之臣戾谓其众曰：“无季氏与有，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戾曰：“然，救季氏！”遂败公师。孟懿子闻叔孙氏胜，亦杀郈昭伯。郈昭伯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齐。齐景公曰：“请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弃周公之业而臣于齐，可乎？”乃止。子家曰：“齐景公无信，不如早之晋。”弗从。叔孙见公还，见平子，平子顿首。初欲迎昭公，孟孙、季孙后悔，乃止。

二十六年春，齐伐鲁，取郓而居昭公焉。夏，齐景公将内公，令无受鲁赂。申丰、汝贾许齐臣高龁、子将粟五千庾。子将言于齐侯曰：“群臣不能事鲁君，有异焉。宋元公为鲁如晋，求内之，道卒。叔孙昭子求内其君，无病而死。不知天弃鲁乎？抑鲁君有罪于鬼神也？愿君且待。”齐景公从之。

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于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晋欲内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因六卿谢罪。六卿为言曰：“晋欲内昭公，众不从。”晋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于乾侯。鲁人共立昭公弟宋为君，是为定公。

定公立，赵简子向史墨曰：“季氏亡乎？”史墨对曰：“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鄪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適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阳虎私怒，囚季桓子，与盟，乃舍之。七年，齐伐我，取郓，以为鲁阳虎邑以从政。八年，阳虎欲尽杀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载季桓子将杀之，桓子诈而得脱。三

桓共攻阳虎，阳虎居阳关。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

十年，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行相事。齐欲袭鲁君，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侯惧，乃止，归鲁侵地而谢过。十二年，使仲由毁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堕城，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去。

十五年，定公卒，子将立，是为哀公。

哀公五年，齐景公卒。六年，齐田乞 弑其君孺子。

七年，吴王夫差强，伐齐，至缯，征百牢于鲁。季康子使子贡说吴王及太宰嚭，以礼诎之。吴王曰："我文身，不足责礼。"乃止。

八年，吴为邹伐鲁，至城下，盟而去。齐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齐南边。十一年，齐伐鲁。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卫归鲁。

十四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于徐州。孔子请伐之，哀公不听。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贡为介，适齐，齐归我侵地。田常初相，欲亲诸侯。

十六年，孔子卒。

二十二年，越王勾践灭吴王夫差。

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将欲因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难，故君臣多间。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

有山氏。子宁立，是为悼公。

悼公之时，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冢。

十三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有之。

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奋立，是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年，平公卒，子贾立，是为文公。文公元年，楚怀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雠立，是为顷公。

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

鲁起周公至顷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適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史记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乂有殷”。于是召公乃说。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咏之，作甘棠之诗。

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

惠侯卒，子釐侯立。是岁，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顷侯立。

顷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乱，为犬戎所弑。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顷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郑侯立。郑侯三十六年卒，子缪侯立。

缪侯七年，而鲁隐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庄公立。

庄公十二年，齐桓公始霸。十六年，与宋、卫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立惠王弟穨为周王。十七年，郑执燕仲父而内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襄公二十六年，晋文公为践土之会，称伯。三十一年，秦师败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岁晋灭三郤大夫。

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四年卒，子惠公立。

惠公元年，齐高止来奔。六年，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晋公室卑，六卿始强大。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七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晋赵鞅围范、中行于朝歌。献公十二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献公卒，孝公立。

孝公十二年，韩、魏、赵灭智伯，分其地，三晋强。

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岁，三晋列为诸侯。

釐公三十年，伐败齐于林营。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岁，秦献公卒。秦益强。

文公十九年，齐威王卒。二十八年，苏秦始来见，说文公。文公予车马金帛以至赵，赵肃侯用之。因约六国，为从长。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

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为易王。

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我，取十城；苏秦说齐，使复归燕十城。十年，燕君为王。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哙立。

燕哙既立，齐人杀苏秦。苏秦之在燕，与其相子之为婚，而苏代与子之交。及苏秦死，而齐宣王复用苏代。燕哙三年，与楚、三晋攻秦，不胜而还。子之相燕，贵重，主断。苏代为齐使于燕，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对曰："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遗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

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平

曰："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市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市被死，以徇。因搆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

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燕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

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于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湣王出亡于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

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

惠王为太子时，与乐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骑劫代将。乐毅亡走赵。齐田单以即墨击败燕军，骑劫死，燕兵引归，齐悉复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为襄王。

惠王七年卒。韩、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

武成王七年，齐田单伐我，拔中阳。十三年，秦败赵于长平四十馀万。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

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

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约欢赵，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报燕王曰："赵王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閒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其民习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对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为可。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独大夫将渠谓燕王曰："与人通关约交，以五百金饮人之王，使者报而反攻之，不祥，兵无成功。"燕王不听，自将偏军随之。将渠引燕王绶止之曰："王必无自往，往无成功。"王蹴之以足。将渠泣曰："臣非以自为，为王也！"燕军至宋子，赵使廉颇将，击破栗腹于鄗。乐乘破卿秦于代。乐閒奔赵。廉颇逐之五百馀里，围其国。燕人请和，赵人不许，必令将渠处和。燕相将渠以处和。赵听将渠，解燕围。

六年，秦灭东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赵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大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赵使廉颇将攻繁阳，拔之。赵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不听，攻乐乘，乐乘走，廉颇奔大梁。十二年，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剧辛故居赵，与庞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见赵数困于秦，而廉颇去，充庞煖将也，欲因赵獘攻之。问剧辛，辛曰："庞煖易与耳。"燕使剧辛将击赵，赵使庞煖击之，取燕军二万，杀剧辛。秦拔魏二十城，置东郡。十九年，秦拔赵之邺九城。赵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质于秦，亡归燕。二十五年，秦虏灭韩王安，置颍川郡。二十七年，秦虏赵王迁，灭赵。赵公子嘉自立为代王。

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燕。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于秦，因袭刺秦王。秦王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三十年，秦灭魏。

三十三年，秦拔辽东，虏燕王喜，卒灭燕。是岁，秦将王贲亦虏

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史记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管叔鲜、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冉季载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发、旦贤，左右辅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发为太子。及文王崩而发立，是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

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鲜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封叔旦于鲁而相周，为周公。封叔振铎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处于霍。康叔封、冉季载皆少，未得封。

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迁之，与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殷馀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是为卫康叔。封季载于冉。冉季、康叔皆有驯行，于是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

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馀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

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宫侯立。宫侯卒，子厉侯立。厉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时，周厉王失国，奔彘，共和行政，诸侯多叛周。

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

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室卑而东徙。秦始得列为诸侯。

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兴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

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鲁弑其君隐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献舞立。

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陈，息侯亦娶陈。息夫人将归，过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请楚文王："来伐我，我求救于蔡，蔡必来，楚因击之，可以有功。"楚文王从之，虏蔡哀侯以归。哀侯留九岁，死于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为缪侯。

缪侯以其女弟为齐桓公夫人。十八年，齐桓公与蔡女戏船中，夫人荡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归蔡女而不绝也。蔡侯怒，嫁其弟。齐桓公怒，伐蔡；蔡溃，遂虏缪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诸侯为蔡谢齐，齐侯归蔡侯。二十九年，缪侯卒，子庄侯甲午立。

庄侯三年，齐桓公卒。十四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庄王即位。三十四年，庄侯卒，子文侯申立。

文侯十四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十五年，楚围郑，郑降楚，楚复釋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景侯元年，楚庄王卒。四十九年，景侯为太子般娶妇于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为灵侯。

灵侯二年，楚公子围弑其王郏敖而自立，为灵王。九年，陈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弃疾灭陈而有之。十二年，楚灵王以灵侯弑其父，诱蔡灵侯于申，伏甲，饮之醉而杀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

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是年，楚亦复立陈。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

平侯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友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献其一于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与。子常谗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献其裘于子常；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

十三年春，与卫灵公会邵陵。蔡侯私于周苌弘以求长于卫；卫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长卫。夏，为晋灭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为质于吴，以共伐楚。冬，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郑。十四年，吴去而楚昭王复国。十六年，楚令尹为其民泣以谋蔡，蔡昭侯惧。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于吴。吴为蔡远，约迁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许，不与大夫计。吴人来救蔡，因迁蔡于州来。二十八年，昭侯将朝于吴，大夫恐其复迁，乃令贼利杀昭侯；已而诛贼利以解过，而立昭侯子朔，是为成侯。

成侯四年，宋灭曹。十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十三年，楚灭陈。十九年，成侯卒，子声侯产立。声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齐立。

侯齐四年，楚惠王灭蔡，蔡侯齐亡，蔡遂绝祀。后陈灭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后不知所封。武王发，其后为周，有本纪言。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周公旦，其后为鲁，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后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铎，其后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其后晋献公时灭霍。康叔封，其后为卫，有世家言。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

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振铎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纣，封叔振铎于曹。

叔振铎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宫伯侯立。宫伯侯卒，子孝伯云立。孝伯云卒，子夷伯喜立。

夷伯二十三年，周厉王奔于彘。

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苏杀幽伯代立，是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岁。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

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因东徙，益卑，诸侯畔之。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杀之代立，是为缪公。缪

公三年卒，子桓公终生立。

桓公三十五年，鲁隐公立。四十五年，鲁弑其君隐公。四十六年，宋华父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庄公夕姑立。

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始霸。

三十一年，庄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齐桓公败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晋公子重耳其亡过曹，曹君无礼，欲观其骈胁。釐负羁谏，不听，私善于重耳。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虏共公以归，令军毋入釐负羁之宗族闾。或说晋文公曰："昔齐桓公会诸侯，复异姓；今君囚曹君，灭同姓，何以令于诸侯？"晋乃复归共公。

二十五年，晋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寿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负刍立。

成公三年，晋厉公伐曹，虏成公以归，已复释之。五年，晋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厉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胜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须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岁，宋、卫、陈、郑皆火。

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为声公。悼公死于宋，归葬。

声公五年，平公弟通弑声公代立，是为隐公。隐公四年，声公弟露弑隐公代立，是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阳立。

伯阳三年，国人有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欲亡曹；曹叔振铎止之，请待公孙彊，许之。旦，求之曹，无此人。梦者戒其子曰："我

亡，尔闻公孙彊为政，必去曹，无离曹祸。”及伯阳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孙彊亦好田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伯阳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亡去。

公孙彊言霸说于曹伯。十四年，曹伯从之，乃背晋干宋。宋景公伐之，晋人不救。十五年，宋灭曹，执曹伯阳及公孙彊以归而杀之。曹遂绝其祀。

太史公曰：余寻曹共公之不用僖负羁，乃乘轩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铎之梦，岂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孙强不修厥政，叔铎之祀忽诸。

史记卷三十六
陈杞世家第六

陈胡公满者，虞帝舜之后也。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汭，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舜已崩，传禹天下，而舜子商均为封国。夏后之时，或失或续。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

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当周厉王时。慎公卒，子幽公宁立。

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

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灵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说立。是岁，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周东徙。秦始列为诸侯。

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

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长子桓公鲍立。

桓公二十三年，鲁隐公初立。二十六年，卫杀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鲁弑其君隐公。

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

厉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厉公取蔡女，蔡女与蔡人乱，厉公数如蔡淫。七年，厉公所杀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长曰跃，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诱厉公以好女，与蔡人共杀厉公而立跃，是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为庄公。庄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为宣公。

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强。十七年，周惠王娶陈女为后。

二十一年，宣公后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杀其太子禦寇。禦寇素爱厉公子完，完惧祸及己，乃奔齐。齐桓公欲使陈完为卿，完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陈敬仲，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三十七年，齐桓公伐蔡，蔡败；南侵楚，至召陵，还过陈。陈大夫辕涛涂恶其过陈，诈齐令出东道。东道恶，桓公怒，执陈辕涛涂。是岁，晋献公杀其太子申生。

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为穆公。穆公五年，齐桓公卒。十六年，晋文公败楚师于城濮。是岁，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

灵公元年，楚庄王即位。六年，楚伐陈。十年，陈及楚平。

十四年，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衷其衣以戏于朝。泄冶谏曰："君臣淫乱，民何效焉？"灵公以告二子，二子请杀泄冶，公弗禁，遂杀泄冶。十五年，灵公与二子饮于夏氏。公戏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灵公罢酒出，徵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孔宁、仪行父皆奔楚，灵公太子午奔晋。徵舒自立为陈侯。徵舒，故陈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

成公元年冬，楚庄王为夏徵舒杀灵公，率诸侯伐陈。谓陈曰："无惊，吾诛徵舒而已。"已诛徵舒，因县陈而有之，群臣毕贺。申叔时使于齐来还，独不贺。庄王问其故，对曰："鄙语有之，牵牛径人田，田主夺之牛。径则有罪矣，夺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为贼弑君，故征兵诸侯，以义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则后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贺。"庄王曰："善。"乃迎陈灵公太子午于晋而立之，复君陈如故，是为成公。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

八年，楚庄王卒。二十九年，陈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陈。是岁，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陈丧，罢兵去。

哀公三年，楚围陈，复释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郏敖自立，为灵王。

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郑，长姬生悼太子师，少姬生偃。二嬖妾，长妾生留，少妾生胜。留有宠哀公，哀公属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杀悼太子，立留为太子。哀公怒，欲诛招，招发兵围守哀公，哀公自经杀。招卒立留为陈君。四月，陈使使赴楚。楚灵王闻陈乱，乃杀陈使者，使公子弃疾发兵伐陈，陈君留奔郑。九月，楚围陈。十一月，灭陈。使弃疾为陈公。

招之杀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吴，出奔晋。晋平公问太史赵

曰："陈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族。陈氏得政于齐，乃卒亡。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至于遂，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赐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后，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齐乎？"

楚灵王灭陈五岁，楚公子弃疾弑灵王代立，是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诸侯，乃求故陈悼太子师之子吴，立为陈侯，是为惠公。惠公立，探续哀公卒时年而为元，空籍五岁矣。

十年，陈火。十五年，吴王僚使公子光伐陈，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吴王阖闾与子胥败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怀公柳立。

怀公元年，吴破楚，在郢，召陈侯。陈侯欲往，大夫曰："吴新得意；楚王虽亡，与陈有故，不可倍。"怀公乃以疾谢吴。四年，吴复召怀公。怀公恐，如吴。吴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吴。陈乃立怀公之子越，是为湣公。

湣公六年，孔子适陈。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吴复来伐陈，陈告急楚，楚昭王来救，军于城父，吴师去。是年，楚昭王卒于城父。时孔子在陈。十五年，宋灭曹。十六年，吴王夫差伐齐，败之艾陵，使人召陈侯。陈侯恐，如吴。楚伐陈。二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胜杀令尹子西、子綦，袭惠王。叶公攻败白公，白公自杀。

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

杞东楼公者，夏后禹之后苗裔也。殷时或封或绝。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东楼公生西楼公，西楼公生题公，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周厉王时。谋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匄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隐公乞立。七月，隐公弟遂弑隐公自立，是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维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灭陈。十六年，湣公弟阏路弑湣公代立，是为哀公。哀公立十年卒，湣公子敕立，是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简公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灭杞。杞后陈亡三十四年。

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舜之后，周武王封之陈，至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禹之后，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灭之，有世家言。契之后为殷，殷有本纪言。殷破，周封其后于宋，齐湣王灭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后为周，秦昭王灭之，有本纪言。皋陶之后，或封英、六，楚穆王灭之，无谱。伯夷之后，至周武王复封于齐，曰太公望，陈氏灭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后，至周平王时封为秦，项羽灭之，有本纪言。垂、益、夔、龙，其后不知所封，不见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馀乃为显诸侯。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馀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谓至矣！禅位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常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苗裔兹兹，有土者不乏焉。至禹，于周则杞，微甚，不足数也。楚惠王灭杞，其后越

王句践兴。

史记卷三十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卫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

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馀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兴师伐殷，杀武庚禄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

周公旦惧康叔齿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

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以章有德。

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illegible]伯立。[illegible]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贞伯立。贞伯卒，子顷侯立。

顷侯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顷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

釐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

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馀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釐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杀。卫人因葬之釐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

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五十五年，卒，子庄公扬立。

庄公五年，取齐女为夫人，好而无子。又取陈女为夫人，生子，蚤死。陈女女弟亦幸于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令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太子。庄公有宠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长，好兵，庄公使将。石碏谏庄公曰："庶子好兵，使将，乱自此起。"不听。二十三年，庄公卒，太子完立，是为桓公。

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卫人皆不爱。石碏乃因桓公母家于陈，详为善州吁。至郑郊，石碏与陈侯共谋，使右宰醜进食，因杀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晋于邢而立之，是为宣公。

宣公七年，鲁弑其君隐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殇公，及孔父。十年，晋曲沃庄伯弑其君哀侯。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取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伋。宣公自以

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伋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寿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伋，以报宣公。宣公乃以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谗杀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乱，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惠公奔齐。

卫君黔牟立八年，齐襄公率诸侯奉王命共伐卫，纳卫惠公，诛左右公子。卫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复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复入，与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与燕伐周。周惠王奔温，卫、燕立惠王弟<ruby>赪<rt>赪</rt></ruby>为王。二十九年，郑复纳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

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九年，翟伐卫，卫懿公欲发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鹳，鹳可令击翟。"翟于是遂入，杀懿公。

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谗杀太子伋代立至于懿公，常欲败之，卒灭惠公之后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顽之子申为君，是为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齐桓公以卫数乱，乃率诸侯伐翟，为卫筑楚丘，立戴公弟燬为卫君，是为文公。文公以乱故奔齐，齐人入之。

初，翟杀懿公也，卫人怜之，思复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后，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寿又无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

牟尝代惠公为君，八年复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为戴公。戴公卒，复立其弟燬为文公。

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

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无礼。十七年，齐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郑立。

成公三年，晋欲假道于卫救宋，成公不许。晋更从南河度，救宋。征师于卫，卫大夫欲许，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晋文公重耳伐卫，分其地予宋，讨前过无礼及不救宋患也。卫成公遂出奔陈。二岁，如周求入，与晋文公会。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为请晋文公，卒入之卫，而诛元咺，卫君瑕出奔。七年，晋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晋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齐邴歜弑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遫立。

穆公二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三年，楚庄王围郑，郑降，复释之。十一年，孙良夫救鲁伐齐，复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献公衎立。

献公十三年，公令师曹教宫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恶曹于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献公戒孙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而去射鸿于囿。二子从之，公不释射服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孙文子子数侍公饮，使师曹歌巧言之卒章。师曹又怒公之尝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孙文子，报卫献公。文子语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献公。献公奔齐，齐置卫献公于聚邑。孙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为卫君，是为殇公。

殇公秋立，封孙文子林父于宿。十二年，甯喜与孙林父争宠相恶，殇公使甯喜攻孙林父。林父奔晋，复求入故卫献公。献公在齐，齐景公闻之，与卫献公如晋求人。晋为伐卫，诱与盟。卫殇公会晋平公，平公执殇公与甯喜而复入卫献公。献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

献公后元年，诛甯喜。

三年，吴延陵季子使过卫，见蘧伯玉、史鰌，曰："卫多君子，其国无故。"过宿，孙林父为击磬，曰："不乐，音大悲，使卫乱乃此矣。"是年，献公卒，子襄公恶立。

襄公六年，楚灵王会诸侯，襄公称病不往。

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贱妾，幸之，有身，梦有人谓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卫，名而子曰'元'。"妾怪之，问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卫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无子，于是乃立元为嗣，是为灵公。

灵公五年，朝晋昭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十一年，火。

三十八年，孔子来，禄之如鲁。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

三十九年，太子蒯聩与灵公夫人南子有恶，欲杀南子。蒯聩与其徒戲阳遫谋，朝，使杀夫人。戲阳后悔，不果。蒯聩数目之，夫人觉之，惧，呼曰："太子欲杀我！"灵公怒，太子蒯聩奔宋，已而之晋赵氏。

四十二年春，灵公游于郊，令子郢仆。郢，灵公少子也，字子南。灵公怨太子出奔，谓郢曰："我将立若为后。"郢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图之。"夏，灵公卒，夫人命子郢为太子，曰："此灵公

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聩之子辄在也，不敢当。”于是卫乃以辄为君，是为出公。

六月乙酉，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诈命卫十馀人衰绖归，简子送蒯聩。卫人闻之，发兵击蒯聩。蒯聩不得入，入宿而保，卫人亦罢兵。

出公辄四年，齐田乞弑其君孺子。八年，齐鲍子弑其君悼公。

孔子自陈入卫。九年，孔文子问兵于仲尼，仲尼不对。其后鲁迎仲尼，仲尼反鲁。

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于太子。太子与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国，报子以乘轩，免子三死，毋所与。”与之盟，许以悝母为妻。闰月，良夫与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甯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舆豭从之。伯姬劫悝于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甯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仲由。召护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出公辄奔鲁。

仲由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子路曰：“吾姑至矣。”子羔曰：“不及，莫践其难。”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阖门，曰：“毋入为也！”子路曰：“是公孙也？求利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太子无勇。若燔台，必舍孔叔。”太子闻之，惧，下石乞、盂黶敌子路，以戈击之，割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嗟乎！柴也其来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聩，是为庄公。

庄公蒯聩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尽

诛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尝闻之乎？”群臣欲作乱，乃止。

二年，鲁孔丘卒。

三年，庄公上城，见戎州。曰：“戎虏何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赵简子，简子围卫。十一月，庄公出奔，卫人立公子斑师为卫君。齐伐卫，虏斑师，更立公子起为卫君。

卫君起元年，卫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齐。卫出公辄自齐复归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复入。出公后元年，赏从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为悼公。

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纠立。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

昭公六年，公子亹弑之代立，是为怀公。怀公十一年，公子穨弑怀公而代立，是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声公训立。声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遫立。

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十六年，卫更贬号曰侯。

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嗣君五年，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

四十二年卒，子怀君立。怀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杀怀君。魏更立嗣君弟，是为元君。元君为魏婿，故魏立之。元君十四年，秦拔魏东地，秦初置东郡，更徙卫野王县，而并濮阳为东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

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

太史公曰：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

史记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阮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于上，纣沉湎于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雠。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今女无故告予，颠跻，如之何其？"太师若曰："王子，天笃下菑亡殷国，乃毋畏畏，不用老长。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遂亡。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髮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

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于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

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

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

箕子对曰：“在昔鲧堙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敎。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

“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极。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鳏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王极之傅言，是夷是训，于帝其顺。凡厥庶民，极之傅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沉渐刚克，高明柔克。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立时人为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女则有大疑，谋及女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而身其康强，而子孙其逢吉。女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女则逆，卿士逆，吉。女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庶征：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序，庶草繁庑。一极备，凶。一极亡，凶。曰休徵：曰肃，时雨若；曰治，时旸若；曰知，时奥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旸若；曰舒，常奥若；曰急，常寒若；曰雾，常风若。王眚维岁，卿士维月，师尹维日。岁月日时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维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当国。管、蔡疑之，乃与武庚作乱，欲袭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馀民甚戴爱之。

微子开卒，立其弟衍，是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炀公熙立。炀公即位，湣公子鲋祀弑炀公而自立，曰“我当立”，是为厉公。厉公卒，子釐公举立。

釐公十七年，周厉王出奔彘。

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覿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

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始列为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为鲁惠公夫人，生鲁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

宣公有太子与夷。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让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为穆公。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殇公元年，卫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诸侯，使告于宋曰："冯在郑，必为乱，可与我伐之。"宋许之，与伐郑，至东门而还。二年，郑伐宋，以报东门之役。其后诸侯数来侵伐。

九年，大司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华督，督说，目而观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国中曰："殇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战，民苦不堪，皆孔父为之，我且杀孔父以宁民。"是岁，鲁弑其君隐公。十年，华督攻杀孔父，取其妻。殇公怒，遂弑殇公，而迎穆公子冯于郑而立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华督为相。九年，执郑之祭仲，要以立突为郑君。祭仲许，竟立突。十九年，庄公卒，子湣公捷立。

湣公七年，齐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鲁使臧文仲往吊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鱼教湣公也。

十年夏，宋伐鲁，战于乘丘，鲁生虏宋南宫万。宋人请万，万归宋。十一年秋，湣公与南宫万猎，因博争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鲁虏也。”万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杀湣公于蒙泽。大夫仇牧闻之，以兵造公门。万搏牧，牧齿著门阖死。因杀太宰华督，乃更立公子游为君。诸公子奔萧，公子御说奔亳。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冬，萧及宋之诸公子共击杀南宫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御说，是为桓公。宋万奔陈。宋人请以赂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醇酒，以革裹之，归宋。宋人醢万也。

桓公二年，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齐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卫公子燬于齐，立之，是为卫文公。文公女弟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未葬，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襄公往会。

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与雨偕下；六鹢退蜚，风疾也。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阵，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阵。”阵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

人于厄，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楚成王已救郑，郑享之；去而取郑二姬以归。叔瞻曰：“成王无礼，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是年，晋公子重耳过宋，襄公以伤于楚，欲得晋援，厚礼重耳以马二十乘。

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成公元年，晋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亲晋，以有德于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于晋。五年，晋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晋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

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御杀太子及大司马公孙固而自立为君。宋人共杀君御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昭公四年，宋败长翟缘斯于长丘。七年，楚庄王即位。

九年，昭公无道，国人不附。昭公弟鲍革贤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于公子鲍，不可，乃助之施于国，因大夫华元为右师。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弟鲍革立，是为文公。

文公元年，晋率诸侯伐宋，责以弑君。闻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须与武、缪、戴、庄、桓之族为乱，文公尽诛之，出武、缪之族。

四年春，楚命郑伐宋。宋使华元将，郑败宋，囚华元。华元之将战，杀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故怨，驰入郑军，故宋师败，得囚

华元。宋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未尽入，华元亡归宋。

十四年，楚庄王围郑。郑伯降楚，楚复释之。

十六年，楚使过宋，宋有前仇，执楚使。九月，楚庄王围宋。十七年，楚以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元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子反告庄王。王问："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庄王曰："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以信故，遂罢兵去。

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共公十年，华元善楚将子重，又善晋将栾书，两盟晋楚。十三年，共公卒。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司马唐山攻杀太子肥，欲杀华元，华元奔晋，鱼石止之，至河乃还，诛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为平公。

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师鱼石。四年，诸侯共诛鱼石，而归彭城于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自立，为灵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自立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诈杀诸公子，大夫华、向氏作乱。楚平王太子建来奔，见诸华氏相攻乱，建去如郑。十五年，元公为鲁昭公避季氏居外，为之求入鲁，行道卒，子景公头曼立。

景公十六年，鲁阳虎来奔，已复去。二十五年，孔子过宋，宋司马桓魋恶之，欲杀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晋，宋伐曹，晋不救，遂灭曹有之。三十六年，齐田常弑简公。

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

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

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孙也。昭公父公孙纠，纠父公子褊秦，褊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袭剔成，剔成败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君偃十一年，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齐湣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史记卷三十九
晋世家第九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

唐叔子燮，是为晋侯。晋侯子宁族，是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为成侯。成侯子福，是为厉侯。厉侯之子宜臼，是为靖侯。靖侯已来，年纪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无其年数。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

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晋人师服曰：“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

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文侯十年，周幽王无道，犬戎杀幽王，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成师封曲沃，号为桓叔。靖侯庶孙栾宾相桓叔。桓叔是时年五十八矣，好德，晋国之众皆附焉。君子曰：“晋之乱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乱何待！”

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为曲沃庄伯。孝侯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其君晋孝侯于翼。晋人攻曲沃庄伯，庄伯复入曲沃。晋人复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

鄂侯二年，鲁隐公初立。

鄂侯六年卒。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卒，子称代庄伯立，是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鲁弑其君隐公。哀侯八年，晋侵陉廷。陉廷与曲沃武公谋，九

年，伐晋于汾旁，虏哀侯。晋人乃立哀侯子小子为君，是为小子侯。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韩万杀所虏晋哀侯。曲沃益强，晋无如之何。

晋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诱召晋小子杀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晋哀侯弟缗为晋侯。

晋侯缗四年，宋执郑祭仲而立突为郑君。晋侯十九年，齐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晋侯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晋侯缗，灭之，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

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

武公称者，先晋穆侯曾孙也，曲沃桓叔孙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庄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灭晋也，凡六十七岁，而卒代晋为诸侯。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诸立。

献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郑之栎邑。

五年，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俱爱幸之。

八年，士蔿说公曰："故晋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九年，晋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晋，弗克。十年，晋欲伐虢，士蔿曰："且待其乱。"

十二年，骊姬生奚齐。献公有意废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庙所在，而蒲边秦，屈边翟，不使诸子居之，我惧焉。"于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献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贤行。及得骊姬，乃远此三子。

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于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后必蕃昌。"

十七年，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里克谏献公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谁立。"里克不对而退，见太子。太子曰："吾其废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毋惧不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谢病，不从太子。太子遂伐东山。

十九年，献公曰："始吾先君庄伯、武公之诛晋乱，而虢常助晋伐我，又匿晋亡公子，果为乱。弗诛，后遗子孙忧。"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假道于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下阳以归。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釐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骊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之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

此时重耳、夷吾来朝。人或告骊姬曰："二公子怨骊姬谮杀太子。"骊姬恐，因谮二公子："申生之药胙，二公子知之。"二子闻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备守。初，献公使士蔿为二公子筑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谢曰："边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归保其城。

二十二年，献公怒二子不辞而去，果有谋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杀。重耳逾垣，宦者追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是岁也，晋复假道于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宫之奇谏虞君曰："晋不

可假道也，是且灭虞。”虞君曰：“晋我同姓，不宜伐我。”宫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为文王卿士，其记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之亲能亲于桓、庄之族乎？桓、庄之族何罪，尽灭之。虞之与虢，唇之与齿，唇亡则齿寒。”虞公不听，遂许晋。宫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晋灭虢，虢公醜奔周。还，袭灭虞，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牵曩所遗虞屈产之乘马奉之献公，献公笑曰：“马则吾马，齿亦老矣！”

二十三年，献公遂发贾华等伐屈，屈溃。夷吾将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晋必移兵伐翟，翟畏晋，祸且及。不如走梁，梁近于秦，秦强，吾君百岁后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晋伐翟，翟以重耳故，亦击晋于齧桑，晋兵解而去。

当此时，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

骊姬弟生悼子。

二十六年夏，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晋献公病，行后，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齐桓公益骄，不务德而务远略，诸侯弗平。君弟毋会，毋如晋何。”献公亦病，复还归。病甚，乃谓荀息曰：“吾以奚齐为后，年少，诸大臣不服，恐乱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献公曰：“何以为验？”对曰：“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惭，为之验。”于是遂属奚齐于荀息。荀息为相，主国政。秋九月，献公卒。里克、邳郑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乱，谓荀息曰：“三怨将起，秦、晋辅之，子将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初，献公将伐骊戎，卜曰“齿牙为祸”。及破骊戎，获骊姬，爱之，竟以乱晋。

里克等已杀奚齐、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于翟，欲立之。重耳谢曰：“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还报里克，里克使迎夷吾于梁。夷吾欲往，吕省、郤芮曰：“内犹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难信。计非之秦，辅强国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及遗里克书曰：“诚得立，请遂封子于汾阳之邑。”秦缪公乃发兵送夷吾于晋。齐桓公闻晋内乱，亦率诸侯如晋。秦兵与夷吾亦至晋，齐乃使隰朋会秦俱入夷吾，立为晋君，是为惠公。齐桓公至晋之高梁而还归。

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郑谢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许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许秦者？’寡人争之弗能得，故谢秦。”亦不与里克汾阳邑，而夺之权。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会齐、秦大夫共礼晋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为变，赐里克死。谓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虽然，子亦杀二君一大夫，为子君者不亦难乎？”里克对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遂伏剑而死。于是邳郑使谢秦未还，故不及难。

晋君改葬恭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国，遇申生，申生与载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绝乎？君其图之。”申生曰：“诺，吾将复请帝。后十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复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弊于韩。”儿乃谣曰：“恭太子更葬矣，后十四年，晋亦不昌，昌乃在兄。”

邳郑使秦，闻里克诛，乃说秦缪公曰：“吕省、郤称、冀芮实为不从。若重赂与谋，出晋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缪公许之，使人与归报晋，厚赂三子。三子曰：“币厚言甘，此必邳郑卖我于秦。”遂杀邳郑及里克、邳郑之党七舆大夫。邳郑子豹奔秦，言伐晋，缪公弗听。

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诛七舆大夫，国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过礼晋惠公，惠公礼倨，召公讥之。

四年，晋饥，乞籴于秦。缪公问百里奚，百里奚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国之道也。与之。"邳郑子豹曰："伐之。"缪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卒与粟，自雍属绛。

五年，秦饥，请籴于晋。晋君谋之，庆郑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约。晋饥而秦贷我，今秦饥请籴，与之何疑？而谋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晋赐秦，秦弗知取而贷我。今天以秦赐晋，晋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谋，不与秦粟，而发兵且伐秦。秦大怒，亦发兵伐晋。

六年春，秦缪公将兵伐晋。晋惠公谓庆郑曰："秦师深矣，奈何？"郑曰："秦内君，君倍其赂；晋饥秦输粟，秦饥而晋倍之，乃欲因其饥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晋卜御右，庆郑皆吉。公曰："郑不孙。"乃更令步阳御戎，家仆徒为右，进兵。九月壬戌，秦缪公、晋惠公合战韩原。惠公马𢧵不行，秦兵至，公窘，召庆郑为御。郑曰："不用卜，败不亦当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为右，辂秦缪公。缪公壮士冒败晋军，晋军败，遂失秦缪公，反获晋公以归。秦将以祀上帝。晋君姊为缪公夫人，衰绖涕泣。公曰："得晋侯将以为乐，今乃如此。且吾闻箕子见唐叔之初封，曰'其后必当大矣'，晋庸可灭乎！"乃与晋侯盟王城而许之归。晋侯亦使吕省等报国人曰："孤虽得归，毋面目见社稷，卜日立子圉。"晋人闻之，皆哭。秦缪公问吕省："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惧失君亡亲，不惮立子圉，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其君子则爱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报德'。有此二故，不和。"于是秦缪公更舍晋惠公，馈之七牢。十一月，归晋侯。晋侯至国，诛庆郑，修政教。谋曰："重耳在外，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杀重耳于狄。重耳闻之，如齐。

八年，使太子圉质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

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为圉，女为妾。

十年，秦灭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沟，民力罢，怨；其众数相惊，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灭之。

十三年，晋惠公病，内有数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灭之，我外轻于秦而内无援于国。君即不起，病大夫轻，更立他公子。”乃谋与其妻俱亡归。秦女曰：“子一国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从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归晋。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为怀公。

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国中诸从重耳亡者与期，期尽不到者尽灭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肯召。怀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数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怀公卒杀狐突。秦缪公乃发兵送内重耳，使人告栾、郤之党为内应，杀怀公于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为文公。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馀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狄伐咎如，得二女：以长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刘；以少女妻赵衰，生盾。居狄五岁而晋献公卒，里克已杀奚齐、悼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杀，因固谢，不敢入。已而晋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重耳

闻之，乃谋赵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愿徙之大国。夫齐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诸侯。今闻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贤佐，盍往乎？”于是遂行。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

过卫，卫文公不礼。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至齐，齐桓公厚礼，而以宗女妻之，有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齐二岁而桓公卒，会竖刁等为内乱，齐孝公之立，诸侯兵数至。留齐凡五岁。重耳爱齐女，毋去心。赵衰、咎犯乃于桑下谋行。齐女侍者在桑上闻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杀侍者，劝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齐女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耳大怒，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

过曹，曹共公不礼，欲观重耳骈胁。曹大夫釐负羁曰：“晋公子贤，又同姓，穷来过我，奈何不礼！”共公不从其谋。负羁乃私遗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还其璧。

去，过宋。宋襄公新困兵于楚，伤于泓，闻重耳贤，乃以国礼礼于重耳。宋司马公孙固善于咎犯，曰：“宋小国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国。”乃去。

过郑，郑文公弗礼。郑叔瞻谏其君曰：“晋公子贤，而其从者皆国相，且又同姓。郑之出自厉王，而晋之出自武王。”郑君曰：“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叔瞻曰：“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

患。”郑君不听。

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诸侯礼待之，重耳谢不敢当。赵衰曰：“子亡在外十馀年，小国轻子，况大国乎？今楚大国而固遇子，子其毋让，此天开子也。”遂以客礼见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国，何以报寡人？”重耳曰：“羽毛齿角玉帛，君王所馀，未知所以报。”王曰：“虽然，何以报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楚将子玉怒曰：“王遇晋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孙，请杀之。”成王曰：“晋公子贤而困于外久，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庸可杀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数月，而晋太子圉亡秦，秦怨之；闻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远，更数国乃至晋。秦晋接境，秦君贤，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重耳至秦，缪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与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国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结秦亲而求入，子乃拘小礼，忘大丑乎！”遂受。缪公大欢，与重耳饮。赵衰歌黍苗诗。缪公曰：“知子欲急反国矣。”赵衰与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谷之望时雨。”是时晋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晋国大夫栾、郤等闻重耳在秦，皆阴来劝重耳、赵衰等反国，为内应甚众。于是秦缪公乃发兵与重耳归晋。晋闻秦兵来，亦发兵拒之。然皆阴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贵臣吕、郤之属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

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从君周旋天下，过亦多矣。臣犹知之，况于君乎？请从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国，所不与子犯共者，河伯视之！”乃投璧河中，以与子犯盟。是时介子推从，在船中，乃笑曰：“天实开公子，而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固足羞也。吾不忍与同位。”乃自隐渡河。秦兵围令狐，晋军于庐柳。二月辛丑，咎犯与秦晋大夫盟于郇。壬寅，重耳入于晋师。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宫，即位为晋君，是为文公。群臣皆往。怀公圉奔

高梁。戊申，使人杀怀公。

怀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诛，乃欲与其徒谋烧公宫，杀文公。文公不知。始尝欲杀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谋，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见文公。文公不见，使人让曰："蒲城之事，女斩予袪。其后我从狄君猎，女为惠公来求杀我。惠公与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锯之馀，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于君。君已反国，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钩，桓公以霸。今刑馀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见，祸又且及矣。"于是见之，遂以吕、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吕、郤，吕、郤等党多，文公恐初入国，国人卖己，乃为微行，会秦缪公于王城，国人莫知。三月己丑，吕、郤等果反，焚公宫，不得文公。文公之卫徒与战，吕、郤等引兵欲奔，秦缪公诱吕、郤等，杀之河上，晋国复而文公得归。夏，迎夫人于秦，秦所与文公妻者卒为夫人。秦送三千人为卫，以备晋乱。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推曰："献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开之，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曰是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隐，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至死不复见。

介子推从者怜之，乃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吾方忧王室，未图其功。"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文公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

二年春，秦军河上，将入王。赵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晋同姓，晋不先入王，后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晋之资也。"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

四年，楚成王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报施定霸，于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于是晋作三军。赵衰举郤縠将中军，郤臻佐之；使狐偃将上军，狐毛佐之，命赵衰为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往伐。冬十二月，晋兵先下山东，而以原封赵衰。

五年春，晋文公欲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河南度，侵曹，伐卫。正月，取五鹿。二月，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晋人不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晋。卫侯居襄牛，公子买守卫。楚救卫，不卒。晋侯围曹。三月丙午，晋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釐负羁言，而用美女乘轩者三百人也。令军毋入僖负羁宗家以报德。楚围宋，宋复告急晋。文公欲救则攻楚，为楚尝有德，不欲伐也；欲释宋，宋又尝有德于晋：患之。先轸曰："执曹伯，分曹、卫地以与宋，楚急曹、卫，其势宜释宋。"于是文公从之，而楚成王乃引兵归。

楚将子玉曰："王遇晋至厚，今知楚急曹、卫而故伐之，是轻王。"王曰："晋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国，险厄尽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请曰："非敢必有功，愿以

间执谗慝之口也。”楚王怒，少与之兵。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晋：“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咎犯曰：“子玉无礼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许。”先轸曰：“定人之谓礼。楚一言定三国，子一言而亡之，我则毋礼。不许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许曹、卫以诱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侯乃囚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楚得臣怒，击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楚师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齐将、秦将与晋侯次城濮。己巳，与楚兵合战，楚兵败，得臣收馀兵去。甲午，晋师还至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初，郑助楚，楚败，惧，使人请盟晋侯。晋侯与郑伯盟。

五月丁未，献楚俘于周，驷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瓒，虎贲三百人。晋侯三辞，然后稽首受之。周作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于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继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晋文公称伯。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

晋焚楚军，火数日不息，文公叹。左右曰：“胜楚而君犹忧，何？”文公曰：“吾闻能战胜安者唯圣人，是以惧。且子玉犹在，庸可喜乎！”子玉之败而归，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贪与晋战，让责子玉，子玉自杀。晋文公曰：“我击其外，楚诛其内，内外相应。”于是乃喜。

六月，晋人复入卫侯。壬午，晋侯度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冬，晋侯会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

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于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

丁丑，诸侯围许。曹伯臣或说晋侯曰：“齐桓公合诸侯而国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之后；晋，唐叔之后。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晋侯说，复曹伯。

于是晋始作三行。荀林父将中行，先縠将右行，先蔑将左行。

七年，晋文公、秦缪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围郑，欲得叔瞻。叔瞻闻之，自杀。郑持叔瞻告晋。晋曰：“必得郑君而甘心焉。”郑恐，乃间令使谓秦缪公曰：“亡郑厚晋，于晋得矣，而秦未为利。君何不解郑，得为东道交？”秦伯说，罢兵。晋亦罢兵。

九年冬，晋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岁郑伯亦卒。

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缪公发兵往袭郑。十二月，秦兵过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师过周，无礼，王孙满讥之。兵至滑，郑贾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劳秦师。秦师惊而还，灭滑而去。

晋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栾枝曰：“未报先君施于秦，击之，不可。”先轸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报？”遂击之。襄公墨衰绖。四月，败秦师于殽，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先轸闻之，谓襄公曰：“患生矣。”轸乃追秦将。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卒不反。

后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晋，报殽之败，取晋汪以归。四年，秦缪公大兴兵伐我，度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晋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官役也。

六年，赵衰成子、栾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赵盾代赵衰执政。

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贾季曰："不如其弟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盾曰："辰嬴贱，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君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僻也。母淫子僻，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可乎！"使士会如秦迎公子雍。贾季亦使人召公子乐于陈。赵盾废贾季，以其杀阳处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贾季奔翟。是岁，秦缪公亦卒。

灵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郤之患。"乃多与公子雍卫。太子母缪嬴日夜抱太子以号泣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将安置此？"出朝，则抱以适赵盾所，顿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属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赐；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赵盾与诸大夫皆患缪嬴，且畏诛，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皋，是为灵公。发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赵盾为将，往击秦，败之令狐。先蔑、随会亡奔秦。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盟于扈，以灵公初立故也。

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晋之都。六年，秦康公伐晋，取羁马。晋侯怒，使赵盾、赵穿、郤缺击秦，大战河曲，赵穿最有功。七年，晋六卿患随会之在秦，常为晋乱，乃详令魏寿馀反晋降秦。秦使随会之魏，因执会以归晋。

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晋使赵盾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是年，楚庄王初即位。十二年，齐人弑其君懿公。

十四年，灵公壮，侈，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灵公怒，杀宰夫，使妇人持其尸出弃之，过朝。赵

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灵公患之，使鉏麑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鉏麑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

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饿人，䀠眯明也。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九月，晋灵公饮赵盾酒，伏甲将攻盾。公宰䀠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进曰：“君赐臣，觞三行可以罢。”欲以去赵盾，令先，毋及难。盾既去，灵公伏士未会，先纵啮狗名敖。明为盾搏杀狗。盾曰：“弃人用狗，虽猛何为。”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已而灵公纵伏士出逐赵盾，䀠眯明反击灵公之伏士，伏士不能进，而竟脱盾。盾问其故，曰：“我桑下饿人。”问其名，弗告。明亦因亡去。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

赵盾使赵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为成公。

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

成公元年，赐赵氏为公族。伐郑，郑倍晋故也。三年，郑伯初立，附晋而弃楚。楚怒，伐郑，晋往救之。

六年，伐秦，虏秦将赤。

七年，成公与楚庄王争强，会诸侯于扈。陈畏楚，不会。晋使中

行桓子伐陈，因救郑，与楚战，败楚师。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据立。

景公元年春，陈大夫夏徵舒弑其君灵公。二年，楚庄王伐陈，诛徵舒。

三年，楚庄王围郑，郑告急晋。晋使荀林父将中军，随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郤克、栾书、先縠、韩厥、巩朔佐之。六月，至河。闻楚已服郑，郑伯肉袒与盟而去，荀林父欲还。先縠曰："凡来救郑，不至不可，将率离心。"卒度河。楚已服郑，欲饮马于河为名而去。楚与晋军大战。郑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晋。晋军败，走河，争度，船中人指甚众。楚虏我将智罃。归而林父曰："臣为督将，军败当诛，请死。"景公欲许之。随会曰："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乃止。

四年，先縠以首计而败晋军河上，恐诛，乃奔翟，与翟谋伐晋。晋觉，乃族縠。縠，先轸子也。

五年，伐郑，为助楚故也。是时楚庄王强，以挫晋兵河上也。

六年，楚伐宋，宋来告急晋，晋欲救之，伯宗谋曰："楚，天方开之，不可当。"乃使解扬绐为救宋。郑人执与楚，楚厚赐，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扬绐许之，卒致晋君言。楚欲杀之，或谏，乃归解扬。

七年，晋使随会灭赤狄。

八年，使郤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偻，而鲁使蹇，卫使眇，故齐亦令人如之以导客。郤克怒，归至河上，曰："不报齐者，河伯视之！"至国，请君，欲伐齐。景公问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烦国！"弗听。魏文子请老休，辟郤克，克

执政。

九年，楚庄王卒。晋伐齐，齐使太子强为质于晋，晋兵罢。

十一年春，齐伐鲁，取隆。鲁告急卫，卫与鲁皆因郤克告急于晋。晋乃使郤克、栾书、韩厥以兵车八百乘与鲁、卫共伐齐。夏，与顷公战于鞌，伤困顷公。顷公乃与其右易位，下取饮，以得脱去。齐师败走，晋追北至齐。顷公献宝器以求平，不听。郤克曰："必得萧桐侄子为质。"齐使曰："萧桐侄子，顷公母；顷公母犹晋君母，奈何必得之？不义，请复战。"晋乃许与平而去。

楚申公巫臣盗夏姬以奔晋，晋以巫臣为邢大夫。

十二年冬，齐顷公如晋，欲上尊晋景公为王，景公让不敢。晋始作六军，韩厥、巩朔、赵穿、荀骓、赵括、赵旃皆为卿。智□自楚归。

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弗敬，鲁怒去，倍晋。晋伐郑，取氾。

十四年，梁山崩。问伯宗，伯宗以为不足怪也。

十六年，楚将子反怨巫臣，灭其族。巫臣怒，遗子反书曰："必令子罢于奔命！"乃请使吴，令其子为吴行人，教吴乘车用兵。吴晋始通，约伐楚。

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寿曼为君，是为厉公。后月馀，景公卒。

厉公元年，初立，欲和诸侯，与秦桓公夹河而盟。归而秦倍盟，

与翟谋伐晋。三年，使吕相让秦，因与诸侯伐秦。至泾，败秦于麻隧，虏其将成差。

五年，三郤谗伯宗，杀之。伯宗以好直谏得此祸，国人以是不附厉公。

六年春，郑倍晋与楚盟，晋怒。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乃发兵。厉公自将，五月度河。闻楚兵来救，范文子请公欲还。郤至曰："发兵诛逆，见强辟之，无以令诸侯。"遂与战。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败于鄢陵。子反收馀兵，拊循欲复战，晋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竖阳穀进酒，子反醉，不能见。王怒，让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归。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

厉公多外嬖姬，归，欲尽去群大夫而立诸姬兄弟。宠姬兄曰胥童，尝与郤至有怨，及栾书又怨郤至不用其计而遂败楚，乃使人间谢楚。楚来诈厉公曰："鄢陵之战，实至召楚，欲作乱，内子周立之。会与国不具，是以事不成。"厉公告栾书。栾书曰："其殆有矣！愿公试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于周。栾书又使公子周见郤至，郤至不知见卖也。厉公验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杀之。八年，厉公猎，与姬饮，郤至杀豕奉进，宦者夺之。郤至射杀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将诛三郤，未发也。郤钩欲攻公，曰："我虽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乱。失此三者，谁与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袭攻杀三郤。胥童因以劫栾书、中行偃于朝，曰："不杀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杀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对曰："人将忍君。"公弗听，谢栾书等以诛郤氏罪："大夫复位。"二子顿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为卿。闰月乙卯，厉公游匠骊氏，栾书、中行偃以其党袭捕厉公，囚之，杀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为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栾书、中行偃弑厉公，葬之以一乘车。厉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迎公子周来，至绛，刑鸡与大夫盟而立

之，是为悼公。辛巳，朝武宫。二月乙酉，即位。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晋襄公少子也，不得立，号为桓叔，桓叔最爱。桓叔生惠伯谈，谈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几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于是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后。秋，伐郑。郑师败，遂至陈。

三年，晋会诸侯。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解狐，傒之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方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悼公怒，或谏公，公卒贤绛，任之政，使和戎，戎大亲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乃受之。冬，秦取我栎。

十四年，晋使六卿率诸侯伐秦，度泾，大败秦军，至棫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问治国于师旷。师旷曰："惟仁义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平公元年，伐齐，齐灵公与战靡下，齐师败走。晏婴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战？"遂去。晋追，遂围临菑，尽烧屠其郭中。东至胶，南至沂，齐皆城守，晋乃引兵归。

六年，鲁襄公朝晋。晋栾逞有罪，奔齐。八年，齐庄公微遣栾逞于曲沃，以兵随之。齐兵上太行，栾逞从曲沃中反，袭入绛。绛不戒，平公欲自杀，范献子止公，以其徒击逞，逞败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灭栾氏宗。逞者，栾书孙也。其入绛，与魏氏谋。齐庄公闻逞败，乃还，取晋之朝歌去，以报临菑之役也。

十年，齐崔杼弑其君庄公。晋因齐乱，伐败齐于高唐去，报太行之役也。

十四年，吴延陵季子来使，与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语，曰："晋国之政，卒归此三家矣。"

十九年，齐使晏婴如晋，与叔向语。叔向曰："晋，季世也。公厚赋为台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门，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昭公六年卒。六卿强，公室卑。子顷公去疾立。

顷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争立。晋六卿平王室乱，立敬王。

九年，鲁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卫、宋使使请晋纳鲁君。季平子私赂范献子，献子受之，乃谓晋君曰："季氏无罪。"不果入鲁君。

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

十四年，顷公卒，子定公午立。

定公十一年，鲁阳虎奔晋，赵鞅简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鲁。

十五年，赵鞅使邯郸大夫午，不信，欲杀午，午与中行寅、范吉射亲攻赵鞅，鞅走保晋阳。定公围晋阳。荀栎、韩不信、魏侈与范、中行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晋君击之，败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韩、魏为赵鞅谢晋君，乃赦赵鞅，复

位。二十二年，晋败范、中行氏，二子奔齐。

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

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凿立。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

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馀皆入三晋。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魏文侯以兵诛晋乱，立幽公子止，是为烈公。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

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颀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袭邯郸，不胜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静公俱酒立。是岁，齐威王元年也。

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记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日会人；五日曹姓；六日季连，芈姓，楚其后也。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

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熊□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

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

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

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

熊严十年，卒。有子四人，长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是为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十六年，郑桓公初封于郑。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

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周东徙，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

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三年，晋始乱，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

武王十七年，晋之曲沃庄伯弑主国晋孝侯。十九年，郑伯弟段作乱。二十一年，郑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卫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鲁弑其君隐公。三十一年，宋太宰华督弑其君殇公。

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

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

文王二年，伐申过邓，邓人曰“楚王易取”，邓侯不许也。六年，伐蔡，虏蔡哀侯以归，已而释之。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囏立，是为庄敖。庄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庄敖代立，是为成王。

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

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

三十五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成王以诸侯客礼飨，而厚送之于秦。

三十九年，鲁僖公来请兵以伐齐，楚使申侯将兵伐齐，取穀，置齐桓公子雍焉。齐桓公七子皆奔楚，楚尽以为上大夫。灭夔，夔不祀

祝融、鬻熊故也。

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四十六年，初，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内宠，绌乃乱也。楚国之举常在少者。且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听，立之。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商臣闻而未审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实？"崇曰："飨王之宠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从之。江芈怒曰："宜乎王之欲杀若而立职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宫卫兵围成王。成王请食熊蹯而死，不听。丁未，成王自绞杀。商臣代立，是为穆王。

穆王立，以其太子宫予潘崇，使为太师，掌国事。穆王三年，灭江。四年，灭六、蓼。六、蓼，皋陶之后。八年，伐陈。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

王。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

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谗之王，恐诛，反攻王，王击灭若敖氏之族。十三年，灭舒。

十六年，伐陈，杀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诛之也。已破陈，即县之。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王问，对曰：“鄙语曰，牵牛径人田，田主取其牛。径者则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以义伐之而贪其县，亦何以复令于天下！”庄王乃复国陈后。

十七年春，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宾之南海，若以臣妾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不忘厉、宣、桓、武，不绝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许。”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庄王自手旗，左右麾军，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许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质。夏六月，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遂至衡雍而归。

二十年，围宋，以杀楚使也。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二十三年，庄王卒，子共王审立。

共王十六年，晋伐郑。郑告急，共王救郑。与晋兵战鄢陵，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将军子反。子反嗜酒，从者竖阳穀进酒，醉。王怒，射杀子反，遂罢兵归。

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员立，是为郏敖。

康王宠弟公子围、子比、子皙、弃疾。郏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围为令尹，主兵事。四年，围使郑，道闻王疾而还。十二月己酉，围入问王疾，绞而弑之，遂杀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于郑。伍举问曰："谁为后？"对曰："寡大夫围。"伍举更曰："共王之子围为长。"子比奔晋，而围立，是为灵王。

灵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晋，欲会诸侯。诸侯皆会楚于申。伍举曰："昔夏启有钧台之飨，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阳之蒐，康王有 丰宫之朝，穆王有涂山之会，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君其何用？"灵王曰："用桓公。"时郑子产在焉。于是晋、宋、鲁、卫不往。灵王已盟，有骄色。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纣为黎山之会，东夷叛之。幽王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君其慎终！"

七月，楚以诸侯兵伐吴，围朱方。八月，克之，囚庆封，灭其族。以封徇，曰："无效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代之立！"于是灵王使疾杀之。

七年，就章华台，下令内亡人实之。

八年，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十年，召蔡侯，醉而杀之。使弃疾定蔡，因为陈蔡公。

十一年，伐徐以恐吴。灵王次于乾溪以待之。王曰：“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我独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分，其予我乎？”析父对曰：“其予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周今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从，岂敢爱鼎？”灵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之，其予我乎？”对曰：“周不爱鼎，郑安敢爱田？”灵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吾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诸侯畏我乎？”对曰：“畏哉！”灵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

十二年春，楚灵王乐乾溪，不能去也。国人苦役。初，灵王会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寿过，杀蔡大夫观起。起子从亡在吴，乃劝吴王伐楚，为间越大夫常寿过而作乱，为吴间。使矫公子弃疾命召公子比于晋，至蔡，与吴、越兵欲袭蔡。令公子比见弃疾，与盟于邓。遂入杀灵王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公子子皙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先除王宫，观从从师于乾溪，令楚众曰：“国有王矣。先归，复爵邑田室。后者迁之。”楚众皆溃，去灵王而归。

灵王闻太子禄之死也，自投车下，而曰：“人之爱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杀人之子多矣，能无及此乎？”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虑。”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于是王乘舟将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计，惧惧死，亦去王亡。

灵王于是独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谓曰：“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从王者，罪及三族，且又无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觉而弗见，遂饥弗能起。芋尹申无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犯王命，王弗诛，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饥于釐泽，奉之以归。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从死，并葬之。

是时楚国虽已立比为王，畏灵王复来，又不闻灵王死，故观从谓初王比曰：“不杀弃疾，虽得国犹受祸。”王曰：“余不忍。”丛曰：“人将忍王。”王不听，乃去。弃疾归。国人每夜惊，曰：“灵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船人从江上走呼曰：“灵王至矣！”国人愈惊。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国人将杀君，司马将至矣！君蚤自图，无取辱焉。众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杀。丙辰，弃疾即位为王，改名熊居，是为平王。

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归郑之侵地。存恤国中，修政教。吴以楚乱故，获五率以归。平王谓观从：“恣尔所欲。”欲为卜尹，王许之。

初，共王有宠子五人，无適立，乃望祭群神，请神决之，使主社稷，而阴与巴姬埋璧于室内，召五公子斋而入。康王跨之，灵王肘加之，子比、子晰皆远之。平王幼，抱其上而拜，压纽。故康王以长立，至其子失之；围为灵王，及身而弑；子比为王十馀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四子皆绝无后。唯独弃疾后立，为平王，竟续楚祀，如其神符。

初，子比自晋归，韩宣子问叔向曰：“子比其济乎？”对曰：“不就。”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为不就？”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取国有五难：有宠无人，一也；有人无主，二也；有主无谋，三也；有谋而无民，四也；有民而无德，五也。子比在晋十三年矣，晋、楚之从不闻通者，可谓无人矣；族尽亲叛，可谓无主矣；无衅而动，可谓无谋矣；为羁终世，可谓无民矣；亡无爱征，可谓无德矣。王虐而不忌，子比涉五难以弑君，谁能济之！有楚国者，其弃疾乎？君陈、蔡，方城外属焉。苛慝不作，盗贼伏隐，私欲不

违，民无怨心。先神命之，国民信之。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则右尹也；数其贵宠，则庶子也；以神所命，则又远之；民无怀焉，将何以立？”宣子曰：“齐桓、晋文不亦是乎？”对曰：“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釐公。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有莒、卫以为外主，有高、国以为内主。从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国，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公。好学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馀、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郤、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故文公有国，不亦宜乎？子比无施于民，无援于外，去晋，晋不送；归楚，楚不迎。何以有国！”子比果不终焉，卒立者弃疾，如叔向言也。

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妇好，来，未至，无忌先归，说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为太子更求。”平王听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为太子娶。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无忌为少傅。无忌无宠于太子，常谗恶太子建。建时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无宠于王，王稍益疏外建也。

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

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

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

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十三年，平王卒。将军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义。子西曰：“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乃立太子珍，是为昭王。

昭王元年，楚众不说费无忌，以其谗亡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与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吴，吴兵数侵楚，楚人怨无忌甚。楚令尹子常诛无忌以说众，众乃喜。

四年，吴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吴。五年，吴伐取楚之六、潜。七年，楚使子常伐吴，吴大败楚于豫章。

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庚辰，吴人入郢。

昭王亡也至云梦。云梦不知其王也，射伤王。王走郧。郧公之弟怀曰：“平王杀吾父，今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郧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与王出奔随。吴王闻昭王往，即进击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楚尽灭之。”欲杀昭王。王从臣子綦乃深匿王，自

以为王，谓随人曰：“以我予吴。”随人卜予吴，不吉，乃谢吴王曰：“昭王亡，不在随。”吴请入自索之，随不听，吴亦罢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鲍胥请救于秦。秦以车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馀散兵，与秦击吴。十一年六月，败吴于稷。会吴王弟夫概见吴王兵伤败，乃亡归，自立为王。阖闾闻之，引兵去楚，归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封之堂谿，号为堂谿氏。

楚昭王灭唐。九月，归入郢。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

十六年，孔子相鲁。二十年，楚灭顿，灭胡。二十一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勾践射伤吴王，遂死。吴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

二十七年春，吴伐陈，楚昭王救之，军城父。十月，昭王病于军中，有赤云如鸟，夹日而蜚。昭王问周太史，太史曰：“是害于楚王，然可移于将相。”将相闻是言，乃请自以身祷于神。昭王曰：“将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祸，庸去是身乎！”弗听。卜而河为祟，大夫请祷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而河非所获罪也。”止不许。孔子在陈，闻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

昭王病甚，乃召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国之师，今乃得以天寿终，孤之幸也。”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又让次弟公子结，亦不可。乃又让次弟公子闾，五让，乃后许为王。将战，庚寅，昭王卒于军中。子闾曰：“王病甚，舍其子让群臣，臣所以许王，以广王意也。今君王卒，臣岂敢忘君王之意乎！”乃与子西、子綦谋，伏师闭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为惠王。然后罢兵归，葬昭王。

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以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报仇。六年，白公请兵令尹子西伐郑。初，白公父建亡在郑，郑杀之，白公亡走吴，子西复召之，故以此怨

郑，欲伐之。子西许而未为发兵。八年，晋伐郑，郑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郑，受赂而去。白公胜怒，乃遂与勇力死士石乞等袭杀令尹子西、子綦于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从者屈固负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为王。月馀，会叶公来救楚，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杀之。惠王乃复位。是岁也，灭陈而县之。

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简王中立。

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八年，魏文侯、韩武子、赵桓子始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简王卒，子声王当立。声王六年，盗杀声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晋来伐楚，至乘丘而还。四年，楚伐周。郑杀子阳。九年，伐韩，取负黍。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楚厚赂秦，与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肃王臧立。

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鲁阳。十一年，肃王卒，无子，立其弟熊良夫，是为宣王。

宣王六年，周天子贺秦献公。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

威王六年，周显王致文武胙于秦惠王。

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威王伐齐，败之于徐州，而令齐必逐田婴。田婴恐，张丑伪谓楚王曰：“王所以战胜于徐州者，田盼子

不用也。盼子者，有功于国，而百姓为之用。婴子弗善而用申纪。申纪者，大臣不附，百姓不为用，故王胜之也。今王逐婴子，婴子逐，盼子必用矣。复搏其士卒以与王遇，必不便于王矣。”楚王因弗逐也。

十一年，威王卒，子怀王熊槐立。魏闻楚丧，伐楚，取我陉山。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陈轸适为秦使齐，齐王曰：“为之奈何？”陈轸曰：“王勿忧，请令罢之。”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陈轸曰：“其有贵于此者乎？”昭阳曰：“令尹。”陈轸曰：“今君已为令尹矣，此国冠之上。臣请得譬之。人有遗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谓曰：‘数人饮此，不足以遍，请遂画地为蛇，蛇先成者独饮之。’一人曰：‘吾蛇先成。’举酒而起，曰：‘吾能为之足。’及其为之足，而后成人夺之酒而饮之，曰：‘蛇固无足，今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军杀将，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齐，攻齐胜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胜，身死爵夺，有毁于楚：此为蛇为足之说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齐，此持满之术也。”昭阳曰：“善。”引兵而去。

燕、韩君初称王。秦使张仪与楚、齐、魏相会，盟齧桑。

十一年，苏秦约从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十二年，齐湣王伐败赵、魏军，秦亦伐败韩，与齐争长。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说者无先大王，虽仪之所甚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

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陈轸又曰；“伐秦非计也。不如因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取偿于齐也，吾国尚可全。今王已绝于齐而责欺于秦，是吾合秦齐之交而来天下之兵也，国必大伤矣。”楚王不听，遂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

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仪以前使负楚以商於之约，今秦楚大战，有恶，臣非面自谢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愿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二十年，齐湣王欲为从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王取武关、蜀、汉之地，私吴、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韩、魏割上党，西薄函谷，则楚之强百万也。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锉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愿大王孰计之。”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赵攻上党，楚攻河外，韩必亡。楚之救韩，不能使韩不亡，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齐之所信于韩者，以韩公子眛为齐相也。韩已得武遂于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

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

二十四年，倍齐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与楚太子斗，楚太子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眛，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

楚大臣患之，乃相与谋曰："吾王在秦不得还，要以割地，而太子为质于齐，齐、秦合谋，则楚无国矣。"乃欲立怀王子在国者。昭雎曰："王与太子俱困于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诈赴于齐，齐湣王谓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与其新王市曰'予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东国必可得矣。"齐王卒用其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

至，立为王，是为顷襄王。乃告于秦曰：“赖社稷神灵，国有王矣。”

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怀王亡逃归，秦觉之，遮楚道，怀王恐，乃从间道走赵以求归。赵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

六年，秦使白起伐韩于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遗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复与秦平。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

十一年，齐秦各自称为帝；月馀，复归帝为王。

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十六年，与秦昭王好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

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小臣之好射鸨雁，罗鷟，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也。且称楚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鸨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鸨、费、郯、邳者，罗鷟也。外其馀则不足射者。见鸟六双，以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昔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王朝张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径属之于韩，则中国之路绝而上蔡之郡坏矣。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且魏断二臂，颠越矣；膺击郯国，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缯缴兰台，饮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发之乐也。若王

之于弋诚好而不厌，则出宝弓，碆新缴，射噣鸟于东海，还盖长城以为防，朝射东莒，夕发泂丘，夜加即墨，顾据午道，则长城之东收而太山之北举矣。西结境于赵而北达于燕，三国布𢿱，则从不待约而可成也。北游目于燕之辽东而南登望于越之会稽，此再发之乐也。若夫泗上十二诸侯，左萦而右拂之，可一旦而尽也。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郦可得而复有也。王出宝弓，碆新缴，涉鄈塞，而待秦之倦也，山东、河内可得而一也。劳民休众，南面称王矣。故曰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奋翼鼓𢿱，方三千里，则秦未可得独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对以此言。襄王因召与语，遂言曰：“夫先王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窃为大王弗取也。”于是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秦闻之，发兵来伐楚。

楚欲与齐韩连和伐秦，因欲图周。周王赧使武公谓楚相昭子曰：“三国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输，而南器以尊楚，臣以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国不亲；以众胁寡，小国不附。大国不亲，小国不附，不可以致名实。名实不得，不足以伤民。夫有图周之声，非所以为号也。”昭子曰：“乃图周则无之。虽然，周何故不可图也？”对曰：“军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围。夫一周为二十晋，公之所知也。韩尝以二十万之众辱于晋之城下，锐士死，中士伤，而晋不拔。公之无百韩以图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结于两周以塞驺鲁之心，交绝于齐，声失天下，其为事危矣。夫危两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为韩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名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国，得其众不足以劲兵。虽无攻之，名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今韩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仇楚也。臣请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犹攻之也。若使泽中

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万于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国；诎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周书曰‘欲起无先’，故器南则兵至矣。”于是楚计辍不行。

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

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馀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万人助三晋伐燕。复与秦平，而入太子为质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

三十六年，顷襄王病，太子亡归。秋，顷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以吴，号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

六年，秦围邯郸，赵告急楚，楚遣将军景阳救赵。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吊祠于秦。十六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二十二年，与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东徙都寿春，命曰郢。

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九年，秦灭韩。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犹代立，是为哀王。哀王立二月馀，哀王庶兄负刍之徒袭杀哀王而立负刍为王。是岁，秦虏赵王迁。

王负刍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二年，秦使将军伐楚，大

破楚军，亡十馀城。三年，秦灭魏。四年，秦将王翦破我军于蕲，而杀将军项燕。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

太史公曰：楚灵王方会诸侯于申，诛齐庆封，作章华台，求周九鼎之时，志小天下；及饿死于申亥之家，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势之于人也，可不慎与？弃疾以乱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几再亡国！

史记卷四十一
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馀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檇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馀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倍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句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

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句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践曰："善。"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癣也。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

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谀者众，可乎？”对曰：“未可。”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祕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厄乎？”句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句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无彊立。

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于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有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

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雠、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范蠡事越王句践，既苦身勠力，与句践深谋二十馀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句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还反国，范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句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为书辞句践曰：“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句践曰：“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于是句践表会稽山以为范蠡奉邑。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藿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

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传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句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句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史记卷四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说，河雒之间，人便思之。为司徒一岁，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与周衰并，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竟国之。

二岁，犬戎杀幽王于骊山下，并杀桓公。郑人共立其子掘突，是为武公。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

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居岁馀，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遂从之，见母。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卫州吁弑其君桓公自立，与宋伐郑，以冯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礼也。二十九年，庄公怒周弗礼，与鲁易祊、许田。三十三年，宋杀孔父。三十七年，庄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陈、蔡、虢、卫伐郑。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王师大败。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请从之，郑伯止之，曰："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问王疾。

三十八年，北戎伐齐，齐使求救，郑遣太子忽将兵救齐。齐釐公欲妻之，忽谢曰："我小国，非齐敌也。"时祭仲与俱，劝使取之，曰："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谓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

四十三年，郑庄公卒。初，祭仲甚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公使娶邓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为昭公。

庄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厉公突。雍氏有宠于宋。宋庄公闻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诱召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突以求赂

焉。祭仲许宋，与宋盟。以突归，立之。昭公忽闻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丁亥，忽出奔卫。己亥，突至郑，立，是为厉公。

厉公四年，祭仲专国政。厉公患之，阴使其婿雍纠欲杀祭仲。纠妻，祭仲女也，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母曰："父一而已，人尽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无奈祭仲何，怒纠曰："谋及妇人，死固宜哉！"夏，厉公出居边邑栎。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复入郑，即位。

秋，郑厉公突因栎人杀其大夫单伯，遂居之。诸侯闻厉公出奔，伐郑，弗克而去。宋颇予厉公兵，自守于栎，郑以故亦不伐栎。

昭公二年，自昭公为太子时，父庄公欲以高渠弥为卿，太子忽恶之，庄公弗听，卒用渠弥为卿。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冬十月辛卯，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祭仲与渠弥不敢入厉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为君，是为子亹也，无谥号。

子亹元年七月，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往会，高渠弥相，从，祭仲称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亹无行。子亹曰："齐强，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亹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亹。高渠弥亡归，归与祭仲谋，召子亹弟公子婴于陈而立之，是为郑子。是岁，齐襄公使彭生醉拉杀鲁桓公。

郑子八年，齐人管至父等作乱，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长万弑其君湣公。郑祭仲死。

十四年，故郑亡厉公突在栎者使人诱劫郑大夫甫假，要以求入。假曰："舍我，我为君杀郑子而人君。"厉公与盟，乃舍之。六月甲子，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居六年，厉公果复入。入而让其伯父原

曰："我亡国外居，伯父无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无二心，人臣之职也。原知罪矣。"遂自杀。厉公于是谓甫假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诛之。假曰："重德不报，诚然哉！"

厉公突后元年，齐桓公始霸。

五年，燕、卫与周惠王弟穨伐王，王出奔温，立弟穨为王。六年，惠王告急郑，厉公发兵击周王子穨，弗胜，于是与周惠王归，王居于栎。七年春，郑厉公与虢叔袭杀王子穨而入惠王于周。

秋，厉公卒，子文公踕立。厉公初立四岁，亡居栎，居栎十七岁，复入，立七岁，与亡凡二十八年。

文公十七年，齐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

二十四年，文公之贱妾曰燕姞，梦天与之兰，曰："余为伯儵。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兰有国香。"以梦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兰为符。遂生子，名曰兰。

三十六年，晋公子重耳过，文公弗礼。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贤，且又同姓，穷而过君，不可无礼。"文公曰："诸侯亡公子过者多矣，安能尽礼之！"詹曰："君如弗礼，遂杀之；弗杀，使即反国，为郑忧矣。"文公弗听。

三十七年春，晋公子重耳反国，立，是为文公。秋，郑入滑，滑听命，已而反与卫，于是郑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请滑。郑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栎，而文公父厉公入之，而惠王不赐厉公爵禄，又怨襄王之与卫滑，故不听襄王请而囚伯犕。王怒，与翟人伐郑，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晋文公入襄王成周。

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

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初，郑文公有三夫人，宠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群公子。子兰奔晋，从晋文公围郑。时兰事晋文公甚谨，爱幸之，乃私于晋，以求入郑为太子。晋于是欲得叔詹为僇。郑文公恐，不敢谓叔詹言。詹闻，言于郑君曰："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乃自杀。郑人以詹尸与晋。晋文公曰："必欲一见郑君，辱之而去。"郑人患之，乃使人私于秦曰："破郑益晋，非秦之利也。"秦兵罢。晋文公欲入兰为太子，以告郑。郑大夫石癸曰："吾闻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后当有兴者。子兰母，其后也。且夫人子尽已死，馀庶子无如兰贤。今围急，晋以为请，利孰大焉！"遂许晋，与盟，而卒立子兰为太子，晋兵乃罢去。

四十五年，文公卒，子兰立，是为缪公。

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于崤。初，往年郑文公之卒也，郑司城缯贺以郑情卖之，秦兵故来。三年，郑发兵从晋伐秦，取秦兵于汪。

往年楚太子商臣杀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与宋华元伐郑。华元杀羊食士，不与其御羊斟，怒以驰郑，郑囚华元。宋赎华元，元亦亡去。晋使赵穿以兵伐郑。

二十二年，郑缪公卒，子夷立，是为灵公。

灵公元年春，楚献鼋于灵公。子家、子公将朝灵公，子公之食指动，谓子家曰："佗日指动，必食异物。"及入，见灵公进鼋羹，子公笑曰："果然！"灵公问其笑故，具告灵公。灵公召之，独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夏，

弑灵公。郑人欲立灵公弟去疾，去疾让曰：“必以贤，则去疾不肖；必以顺，则公子坚长。”坚者，灵公庶弟，去疾之兄也。于是乃立子坚，是为襄公。

襄公立，将尽去缪氏。缪氏者，杀灵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缪氏，我将去之。”乃止。皆以为大夫。

襄公元年，楚怒郑受宋赂纵华元，伐郑。郑背楚，与晋亲。五年，楚复伐郑，晋来救之。六年，子家卒，国人复逐其族，以其弑灵公也。

七年，郑与晋盟鄢陵。八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牵羊以迎，曰：“孤不能事边邑，使君王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若君王不忘厉、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绝其社稷，锡不毛之地，使复得改事君王，孤之愿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听。”庄王为却三十里而后舍。楚群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劳矣。今得国舍之，何如？”庄王曰：“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晋闻楚之伐郑，发兵救郑。其来持两端，故迟，比至河，楚兵已去。晋将率或欲渡，或欲还，卒渡河。庄王闻，还击晋。郑反助楚，大破晋军于河上。十年，晋来伐郑，以其反晋而亲楚也。

十一年，楚庄王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晋君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诓楚，令宋毋降。过郑，郑与楚亲，乃执解扬而献楚。楚王厚赐与约，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许。于是楚登解扬楼车，令呼宋。遂负楚约而致其晋君命曰：“晋方悉国兵以救宋，宋虽急，慎毋降楚，晋兵今至矣！”楚庄王大怒，将杀之。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无陨。”庄王曰：“若之许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扬曰：“所以许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将死，顾谓楚军

曰：“为人臣无忘尽忠得死者！”楚王诸弟皆谏王赦之，于是赦解扬使归。晋爵之为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立。

悼公元年，鄦公恶郑于楚，悼公使弟睔于楚自讼。讼不直，楚囚睔。于是郑悼公来与晋平，遂亲。睔私于楚子反，子反言归睔于郑。

二年，楚伐郑，晋兵来救。是岁，悼公卒，立其弟睔，是为成公。

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郑成公孤有德焉”，使人来与盟。成公私与盟。秋，成公朝晋，晋曰“郑私平于楚”，执之。使栾书伐郑。四年春，郑患晋围，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为君。其四月，晋闻郑立君，乃归成公。郑人闻成公归，亦杀君繻。迎成公。晋兵去。

十年，背晋盟，盟于楚。晋厉公怒，发兵伐郑。楚共王救郑。晋楚战鄢陵，楚兵败，晋射伤楚共王目，俱罢而去。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郑城守，晋亦去。

十四年，成公卒，子恽立。是为釐公。

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时年五岁，是为简公。

简公元年，诸公子谋欲诛相子驷，子驷觉之，反尽诛诸公子。二年，晋伐郑，郑与盟，晋去。冬，又与楚盟。子驷畏诛，故两亲晋、楚。三年，相子驷欲自立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杀相子驷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产曰：“子驷为不可，诛之，今又效之，是乱无时息也。”于是子孔从之而相郑简公。

四年，晋怒郑与楚盟，伐郑，郑与盟。楚共王救郑，败晋兵。简公欲与晋平，楚又囚郑使者。

十二年，简公怒相子孔专国权，诛之，而以子产为卿。十九年，简公如晋请卫君还，而封子产以六邑。子产让，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吴使延陵季子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政将及子。子为政，必以礼；不然，郑将败。"子产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诸公子争宠相杀，又欲杀子产。公子或谏曰："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勿杀！"乃止。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沈、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旷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乃与之唐，属之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国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国之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川而灭之。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菑荣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禜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于子产。

二十七年夏，郑简公朝晋。冬，畏楚灵王之强，又朝楚，子产从。二十八年，郑君病，使子产会诸侯，与楚灵王盟于申，诛齐庆封。

三十六年，简公卒，子定公宁立。秋，定公朝晋昭公。

定公元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而自立，为平王。欲行德诸

侯，归灵王所侵郑地于郑。

四年，晋昭公卒，其六卿强，公室卑。子产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郑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

八年，楚太子建来奔。十年，太子建与晋谋袭郑。郑杀建，建子胜奔吴。

十一年，定公如晋。晋与郑谋，诛周乱臣，入敬王于周。

十三年，定公卒，子献公虿立。献公十三年卒，子声公胜立。当是时，晋六卿强，侵夺郑，郑遂弱。

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八年，晋范、中行氏反晋，告急于郑，郑救之。晋伐郑，败郑军于铁。

十四年，宋景公灭曹。二十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常相于齐。二十二年，楚惠王灭陈。孔子卒。

三十六年，晋知伯伐郑，取九邑。

三十七年，声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郑人弑哀公而立声公弟丑，是为共公。共公三年，三晋灭知伯。三十一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韩武子伐郑，杀幽公。郑人立幽公弟骀，是为繻公。

繻公十五年，韩景侯伐郑，取雍丘。郑城京。

十六年，郑伐韩，败韩兵于负黍。二十年，韩、赵、魏列为诸侯。二十三年，郑围韩之阳翟。

二十五年，郑君杀其相子阳。二十七年，子阳之党共弑繻公骀而立幽公弟乙为君，是为郑君。

郑君乙立二年，郑负黍反，复归韩。十一年，韩伐郑，取阳城。

二十一年，韩哀侯灭郑，并其国。

太史公曰：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

史记卷四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世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自叔带以下，赵宗益兴，五世而至赵夙。

赵夙，晋献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赵夙为将伐霍。霍公求奔齐。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复穰。晋献公赐赵夙耿。

夙生共孟，当鲁闵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赵衰，字子馀。

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骊姬之乱亡奔翟，赵衰从。翟伐廧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长女妻赵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晋时，赵衰妻亦生赵同、赵括、赵婴齐。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文公所以反国及霸，多赵衰计策。语在晋事中。

赵衰既反晋，晋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为適嗣，晋妻三子皆下事之。晋襄公之六年，而赵衰卒，谥为成季。

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適子而更求君？"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距所迎襄公弟于秦者。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腼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复反，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

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

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赵氏复位十一年，而晋厉公杀其大夫三郤。栾书畏及，乃遂弑其君厉公，更立襄公曾孙周，是为悼公。晋由此大夫稍强。

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于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赵武死，谥为文子。

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时，齐景公使晏婴于晋，晏婴与晋叔向语。婴曰："齐之政后卒归田氏。"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

赵景叔卒，生赵鞅，是为简子。

赵简子在位，晋顷公之九年，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

晋顷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晋公室由此益弱。

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赂，厚遇之。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医扁鹊视之，出，董安于问。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他日，简子出，有人当道，辟之不去，从者怒，将刃之。当道者曰：“吾欲有谒于主君。”从者以闻。简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见子晰也。”当道者曰：“屏左右，愿有谒。”简子屏人。当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侧。”简子曰：“然，有之。子之见我，我何为？”当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与罴，皆死。”简子曰：“是，且何也？”当道者曰：“晋国且有大难，主君首之。帝令主君灭二卿，夫熊与罴皆其祖也。”简子曰：“帝赐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当道者曰：“主君之子将克二国于翟，皆子姓也。”简子曰：“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长以赐之’。夫儿何谓以赐翟犬？”当道者曰：“儿，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后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于翟。”简子问其姓而延之以官。当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见。简子书藏之府。

异日，姑布子卿见简子，简子遍召诸子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

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则子卿起曰：“此真将军矣！”简子曰：“此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所授，虽贱必贵。”自是之后，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毋卹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卹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毋卹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毋卹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毋卹为太子。

后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晋君使籍秦围邯郸。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以梁婴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绎代之。荀栎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乱者死。今三臣始乱而独逐鞅，用刑不均，请皆逐之。”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范、中行败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其明年，知伯文子谓赵鞅曰：“范、中行虽信为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赵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遂自杀。赵氏以告知伯，然后赵氏宁。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周舍死，简子每听朝，常不悦，大夫请罪。简子曰：“大夫无罪。吾闻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

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明年，卫灵公卒。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不内，居戚。

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拔邯郸，中行文子奔柏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齐。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馀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

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从晋定公，卒长吴。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简子除三年之丧，期而已。是岁，越王句践灭吴。

晋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郑。赵简子疾，使太子毋卹将而围郑。知伯醉，以酒灌击毋卹。毋卹群臣请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为能忍询。”然亦愠知伯。知伯归，因谓简子，使废毋卹，简子不听。毋卹由此怨知伯。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为襄子。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

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使厨人操铜枓以食代王及从者，行斟，阴令宰人各以枓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代人怜之，所死地名之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知伯益骄。请地韩、魏，

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

原过从，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毋卹。"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毋卹，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女反灭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将赐女林胡之地。至于后世，且有伉王，赤黑，龙面而鸟噣，鬓麋髭髯，大膺大胸，脩下而冯，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诸貉，南伐晋别，北灭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

三国攻晋阳，岁馀，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同私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唯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遂祠三神于百邑，使原过主霍泰山祠祀。

其后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传位与伯鲁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

献侯少即位，治中牟。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献侯卒，子烈侯籍立。

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击守之。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追尊献子为献侯。

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烈侯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赵复立烈侯太子章，是为敬侯。是岁，魏文侯卒。

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

二年，败齐于灵丘。三年，救魏于廪丘，大败齐人。四年，魏败我兔台。筑刚平以侵卫。五年，齐、魏为卫攻赵，取我刚平。六年，借兵于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九年，伐齐。齐伐燕，赵救燕。十年，与中山战于房子。

十一年，魏、韩、赵共灭晋，分其地。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种立。

成侯元年，公子胜与成侯争立，为乱。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太戊午为相。伐卫，取乡邑七十三。魏败我藺。四年，与秦战高安，败之。五年，伐齐于鄄。魏败我怀。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漳泽，围魏惠王。七年，侵齐，至

长城。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九年，与齐战阿下。十年，攻卫，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魏败我浍，取皮牢。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十四年，与韩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齐。

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以端氏。

十七年，成侯与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与齐、宋会平陆，与燕会阿。二十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于桂陵。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与太子肃侯争立，緤败，亡奔韩。

肃侯元年，夺晋君端氏，徙处屯留。二年，与魏惠王遇于阴晋。三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齐，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虏其将公子卬。赵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寿陵。魏惠王卒。

十六年，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戊午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谢。

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

十八年，齐、魏伐我，我决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张仪相秦。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

二十四年，肃侯卒。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子武灵王立。

武灵王元年，阳文君赵豹相。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

三年，城鄗。四年，与韩会于区鼠。五年，娶韩女为夫人。

八年，韩击秦，不胜而去。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以为燕王，使乐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蔺，虏将军赵庄。楚、魏王来，过邯郸。十四年，赵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游大陵。他日，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诗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异日，王饮酒乐，数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宠于王，是为惠后。

十七年，王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之境。

十八年，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

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于是肥义侍，王曰：“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非以养欲而乐志也，务以论德而约功也。愚者暗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

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今胡服之意，非以养欲而乐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因贵戚者名不累，故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谒之叔，请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闻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寝疾，未能趋走以滋进也。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鄉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国也。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鄉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儒者一师而俗异，中国同礼而教离，况于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穷鄉多异，曲学多辩。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者，公焉而众求尽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无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党，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故寡人无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河、薄洛之水；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且昔者简主不塞晋阳以及上党，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以逆简、襄之意，恶变服之名以忘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

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虑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

二十一年，攻中山。赵袑为右军，许钧为左军，公子章为中军，王并将之。牛翦将车骑，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王庙见礼毕，出临朝。大夫悉为臣，肥义为相国，并傅王。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

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徼幸。

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吾观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也，曰：‘毋变而度，毋异而虑，坚守一心，以殁而世。’义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礼之难而忘吾籍，变孰大焉。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负孰甚焉。变负之臣，不容于刑。谚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贞臣也难至而节见，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则有赐而忠我矣，虽然，吾有语在前者也，终不敢失。”李兑曰：“诺，子勉之矣！吾见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兑数见公子成，以备田不礼之事。

异日肥义谓信期曰：“公子与田不礼甚可忧也。其于义也声善而实恶，此为人也不子不臣。吾闻之也，奸臣在朝，国之残也；谗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贪而欲大，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祸且逮国。今吾忧之，夜而忘寐，饥而忘食。盗贼出入不可不备。自今以来，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先以身当之，无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闻此也！”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傒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

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彀而食之，三月馀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定死，乃发丧赴诸侯。

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五年，与燕鄚、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赵梁将，与齐合军攻韩，至鲁关下。及十年，秦自置为西帝。十一年，董叔与魏氏伐宋，得河阳于魏。秦取梗阳。十二年，赵梁将攻齐。十三年，韩徐为将，攻齐。公主死。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与秦会中阳。十五年，燕昭王来见。赵与韩、魏、秦共击齐，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菑。

十六年，秦复与赵数击齐，齐人患之。苏厉为齐遗赵王书曰：

> 臣闻古之贤君，其德行非布于海内也，教顺非洽于民人也，祭祀时享非数常于鬼神也。甘露降，时雨至，年谷丰孰，民不疾疫，众人善之，然而贤主图之。
>
> 今足下之贤行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毒积怒，非素深于齐也。秦赵与国，以强征兵于韩，秦诚爱赵乎？其实憎齐乎？物之甚者，贤主察之。秦非爱赵而憎齐也，欲亡韩而吞二周，故以齐谈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赵。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质以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征兵于韩以威之。声以德与国，实而伐空韩，臣以秦计为必出于此。夫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齐久伐而韩必亡。破齐，王与六国分其利也。亡韩，秦独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独私之。赋田计功，王之获利孰与秦多？
>
> 说士之计曰：“韩亡三川，魏亡晋国，市朝未变而祸已及矣。”燕尽齐之北地，去沙丘、钜鹿敛三百里，韩之上党去邯郸百里，燕、秦谋王之河山，间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

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齐，从强秦攻韩，其祸必至于此。愿王孰虑之。

且齐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属行，以谋王也。燕秦之约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国三分王之地，齐倍五国之约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强秦，秦废帝请服，反高平、根柔于魏，反垩分、先俞于赵。齐之事王，宜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后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愿王孰计之也。

今王毋与天下攻齐，天下必以王为义。齐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尽重王义。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宠制于王也。

于是赵乃辍，谢秦不击齐。

王与燕王遇。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十七年，乐毅将赵师攻魏伯阳。而秦怨赵不与己击齐，伐赵，拔我两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卫东阳，决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来相赵。十九年，秦取我二城。赵与魏伯阳。赵奢将，攻齐麦丘，取之。

二十年，廉颇将，攻齐。王与秦昭王遇西河外。

二十一年，赵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为太子。

二十三年，楼昌将，攻魏几，不能取。十二月，廉颇将，攻几，取之。二十四年，廉颇将，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还。又攻安阳，

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将，攻昌城、高唐，取之。与魏共击秦。秦将白起破我华阳，得一将军。二十六年，取东胡欧代地。

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赵豹为平阳君。河水出，大潦。

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罢城北九门大城。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韩相攻，而围阏与。赵使赵奢将，击秦，大破秦军阏与下，赐号为马服君。

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为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赵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胥之。入，徐趋而坐，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体之有所苦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间者殊不欲食，乃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怜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昧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之甚。"左师公曰："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公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主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曰："此其近者祸及其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

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之计短也，故以为爱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

子义闻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于予乎？”

齐安平君田单将赵师而攻燕中阳，拔之。又攻韩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单为相。

四年，王梦衣偏裻之衣，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见金玉之积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梦衣偏裻之衣者，残也。乘飞龙上天不至而坠者，有气而无实也。见金玉之积如山者，忧也。”

后三日，韩氏上党守冯亭使者至，曰：“韩不能守上党，入之于秦。其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有城市邑十七，愿再拜入之赵，财王所以赐吏民。”王大喜，召平阳君豹告之曰：“冯亭人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对曰：“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曰：“人怀吾德，何谓无故乎？”对曰：“夫秦蚕食韩氏地，中绝不令相通，固自以为坐而受上党之地也。韩氏所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祸于赵也。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顾能得之于强大乎？岂可谓非无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粮蚕食，上乘倍战者，裂上国之地，其政行，不可与为难，必勿受也。”王曰：“今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币吾国，此大利也。”

赵豹出，王召平原君与赵禹而告之。对曰：“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岁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赵胜受地，告冯亭曰：“敝国使者臣胜，敝国君使胜致

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冯亭垂涕不见使者，曰：“吾不处三不义也：为主守地，不能死国，不义一矣；入之秦，不听主令，不义二矣；卖主地而食之，不义三矣。”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

七年，廉颇免而赵括代将。秦人围赵括，赵括以军降，卒四十馀万皆坑之。王悔不听赵豹之计，故有长平之祸焉。

王还，不听秦，秦围邯郸。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赵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请救。还，楚来救，及魏公子无忌亦来救，秦围邯郸乃解。

十年，燕攻昌壮，五月拔之。赵将乐乘、庆舍攻秦信梁军，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县上原。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郸㕣烧。十四年，平原君赵胜死。

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国廉颇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约欢，以五百金为赵王酒，还归，报燕王曰：“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王召昌国君乐閒而问之。对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众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对曰：“不可。”燕王大怒。群臣皆以为可。燕卒起二军，车二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卿秦将而攻代。廉颇为赵将，破杀栗腹，虏卿秦、乐閒。

十六年，廉颇围燕。以乐乘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围其国。十八年，延陵钧率师从相国信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赵与燕易土：以龙兑、汾门、临乐与燕；燕

以葛、武阳、平舒与赵。

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晋阳。

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颇将，攻繁阳，取之。使乐乘代之，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子偃立，是为悼襄王。

悼襄王元年，大备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钧为之谓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赵王甚爱之而郎中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与谋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绝赵而郎中之计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于王，王必厚割赵而赎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韩皋。

三年，庞煖将，攻燕，禽其将剧辛。四年，庞煖将赵、楚、魏、燕之锐师，攻秦蕞，不拔；移攻齐，取饶安。五年，傅抵将，居平邑；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六年，封长安君以饶。魏与赵邺。

九年，赵攻燕，取貍、阳城。兵未罢，秦攻邺，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缪王迁立。

幽缪王迁元年，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师救之，军败，死焉。

三年，秦攻赤丽、宜安，李牧率师与战肥下，却之。封牧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却之。

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民讹言曰："赵为号，秦为笑。以为不信，视地之生毛。"

七年，秦人攻赵，赵大将李牧、将军司马尚将，击之。李牧诛，司马尚免，赵忽及齐将颜聚代之。赵忽军破，颜聚亡去。以王迁降。

八年十月，邯郸为秦。

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悼襄王废適子嘉而立迁。迁素无行，信谗，故诛其良将李牧，用郭开。”岂不缪哉！秦既虏迁，赵之亡大夫共立嘉为王，王代六岁，秦进兵破嘉，遂灭赵以为郡。

史记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

献公之十六年，赵夙为御，毕万为右，以伐霍、耿、魏，灭之。以耿封赵夙，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矣。万，满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满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毕万封十一年，晋献公卒，四子争更立，晋乱。而毕万之世弥大，从其国名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诸子事晋公子重耳。晋献公之二十一年，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于魏。生悼子。

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绛。

魏绛事晋悼公。悼公三年，会诸侯。悼公弟杨干乱行，魏绛僇辱杨干。悼公怒曰："合诸侯以为荣，今辱吾弟！"将诛魏绛。或说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绛政，使和戎、翟，戎、翟亲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合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赐之乐，三让，然后受之。徙治安邑。魏绛卒，谥为昭子。生魏

嬴。嬴生魏献子。

献子事晋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强，公室卑。

晋顷公之十二年，韩宣子老，魏献子为国政。晋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恶，六卿诛之，尽取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子为之大夫。献子与赵简子、中行文子、范献子并为晋卿。

其后十四岁而孔子相鲁。后四岁，赵简子以晋阳之乱也，而与韩、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献子生魏侈。魏侈与赵鞅共攻范、中行氏。

魏侈之孙曰魏桓子，与韩康子、赵襄子共伐灭知伯，分其地。

桓子之孙曰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灵公之元年也。与韩武子、赵桓子、周威王同时。

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击围繁、庞，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筑临晋元里。

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踊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

二十二年，魏、赵、韩列为诸侯。

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阳狐。

二十五年，子击生子罃。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

三十二年，伐郑。城酸枣。败秦于注。三十五年，齐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我阴晋。

三十八年，伐秦，败我武下，得其将识。是岁，文侯卒，子击

立，是为武侯。

魏武侯元年，赵敬侯初立，公子朔为乱，不胜，奔魏，与魏袭邯郸，魏败而去。

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齐，至桑丘。九年，翟败我于浍。使吴起伐齐，至灵丘。齐威王初立。

十一年，与韩、赵三分晋地，灭其后。

十三年，秦献公县栎阳。十五年，败赵北藺。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武侯卒，子罃立，是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公孙颀自宋入赵，自赵入韩，谓韩懿侯曰："魏罃与公中缓争为太子，君亦闻之乎？今魏罃得王错，挟上党，固半国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说，乃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三年，齐败我观。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六年，伐取宋仪台。九年，伐败韩于浍。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秦献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赵皮牢。彗星见。十二年，星昼坠，有声。

十四年，与赵会鄗。十五年，鲁、卫、宋、郑君来朝。十六年，与秦孝公会杜平。侵宋黄池，宋复取之。

十七年，与秦战元里，秦取我少梁。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赵请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膑救赵，败魏桂陵。

十九年，诸侯围我襄陵。筑长城，塞固阳。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二十一年，与秦会彤。赵成侯卒。二十八年，齐威王卒。中山君相魏。

三十年，魏伐赵，赵告急齐。齐宣王用孙子计，救赵击魏。魏遂大兴师，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愿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卬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为太子。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与齐宣王会平阿南。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

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子襄王立。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

六年，与秦会应。秦取我汾阴、皮氏、焦。魏伐楚，败之陉山。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败我襄陵。诸侯执政与秦相张仪会齧桑。十三年，张仪相魏。魏有女子化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张仪复归秦。

哀王元年，五国共攻秦，不胜而去。

二年，齐败我观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门。六年，秦来立公子政为太子。与秦会临晋。七年，攻齐。与秦伐燕。

八年，伐卫，拔列城二。卫君患之。如耳见卫君曰：“请罢魏兵，免成陵君可乎？”卫君曰：“先生果能，孤请世世以卫事先生。”如耳见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阏与，约斩赵，赵分而为二，所以不亡者，魏为从主也。今卫已迫亡，将西请事于秦。与其以秦醳卫，不如以魏醳卫，卫之德魏必终无穷。”成陵君曰：“诺。”如耳见魏王曰：“臣有谒于卫。卫故周室之别也，其称小国，多宝器。今国迫于难而宝器不出者，其心以为攻卫醳卫不以王为主，故宝器虽出必不入于王也。臣窃料之，先言醳卫者必受卫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见魏王。魏王听其说，罢其兵，免成陵君，终身不见。

九年，与秦王会临晋。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谁而君便之？”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必相之。”昭鱼曰：“奈何？”对曰：“君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韩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齐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为非常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欲得丞相玺也。以魏之强，而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见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

十年，张仪死。十一年，与秦武王会应。十二年，太子朝于秦。秦来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来归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十七年，与秦会临晋。秦予我蒲反。十八年，与秦伐楚。二十一年，与齐、韩共败秦军函谷。

二十三年，秦复予我河外及封陵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

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与秦战，我不利。三年，佐韩攻秦，秦将白起败我军伊阙二十四万。六年，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诈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为西帝，齐湣王为东帝，月馀，皆复称王归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阳之城。

十年，齐灭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与秦、赵、韩、燕共伐齐，败之济西，湣王出亡。燕独入临菑。与秦王会西周。

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陈。

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

安釐王元年，秦拔我两城。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斩首四万。四年，秦破我及韩、赵，杀十五万人，走我将芒卯。魏将段干子请予秦南阳以和。苏代谓魏王曰："欲玺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使欲玺者制地，魏氏地不尽则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

九年，秦拔我怀。十年，秦太子外质于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

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魏与始孰强？"对曰："不如始强。"王曰："今时如耳、魏齐与孟尝、芒卯孰贤？"对曰："不如。"王曰："以孟尝、芒卯之贤，率强韩、魏以攻秦，犹无奈寡人何也。今以无能之如耳、魏齐而率弱韩、魏以伐秦，其无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冯琴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晋六卿之时，知氏最强，灭范、中行，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为参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于车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兵虽强，不能过知氏；韩、魏虽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也，愿王之勿易也！"于是秦王恐。

齐、楚相约而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馀矣，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约车而遣之。唐雎到，入见秦王。秦王

曰：“丈人芒然乃远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来求救数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对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发者，臣窃以为用策之臣无任矣。夫魏，一万乘之国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称东藩，受冠带，祠春秋者，以秦之强足以为与也。今齐、楚之兵已合于魏郊矣，而秦救不发，亦将赖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约从，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东藩之魏而强二敌之齐、楚，则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为发兵救魏。魏氏复定。

赵使人谓魏王曰：“为我杀范痤，吾请献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诺。”使吏捕之，围而未杀。痤因上屋骑危，谓使者曰：“与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赵不予王地，则王将奈何？故不若与先定割地，然后杀痤。”魏王曰：“善。”痤因上书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赵以地杀痤而魏王听之，有如强秦亦将袭赵之欲，则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亲秦而伐韩，以求故地。无忌谓魏王曰：

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于亲戚若此，而况于仇雠之国乎？今王与秦共伐韩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识则不明，群臣莫以闻则不忠。

今韩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乱，外交强秦魏之兵，王以为不亡乎？韩亡，秦有郑地，与大梁邻，王以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负强秦之亲，王以为利乎？

秦非无事之国也，韩亡之后必将更事，更事必就易与利，就易与利必不伐楚与赵矣。是何也？夫越山逾河，绝韩上党而攻强赵，是复阏与之事，秦必不为也。若道河内，倍

邺、朝歌，绝漳滏水，与赵兵决于邯郸之郊，是知伯之祸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远，所攻甚难，秦又不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召陵，与楚兵决于陈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与赵矣，又不攻卫与齐矣。

夫韩亡之后，兵出之日，非魏无攻已。秦固有怀、茅、邢丘，城垝津以临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郑地，得垣雍，决荧泽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过而恶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诛之久矣。秦叶阳、昆阳与舞阳邻，听使者之恶之，随安陵氏而亡之，绕舞阳之北，以东临许，南国必危，国无害乎？

夫憎韩不爱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爱南国非也。异日者，秦在河西晋，国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阑之，有周韩以间之。从林乡军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而国继以围。又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秦乃在河西晋，去梁千里，而祸若是矣。又况于使秦无韩，有郑地，无河山而阑之，无周韩而间之，去大梁百里，祸必由此矣。

异日者，从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韩不可得也。今韩受兵三年，秦桡之以讲，识亡不听，投质于赵，请为天下雁行顿刃，楚、赵必集兵，皆识秦之欲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愿以从事王，王速受楚赵之约，而挟韩之质以存韩，而求故地，韩必效之。此士民不劳而故地得，其功多于与秦共伐韩，而又与强秦邻之祸也。

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时已。通韩上党于共、甯，使

道安成，出入赋之，是魏重质韩以其上党也。今有其赋，足以富国。韩必德魏爱魏重魏畏魏，韩必不敢反魏，是韩则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韩，二周、安陵必危，楚、赵大破，卫、齐甚畏，天下西向而驰秦入朝而为臣不久矣。

二十年，秦围邯郸，信陵君无忌矫夺将军晋鄙兵以救赵，赵得全。无忌因留赵。二十六年，秦昭王卒。

三十年，无忌归魏，率五国兵攻秦，败之河外，走蒙骜。魏太子增质于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为增谓秦王曰："公孙喜固谓魏相曰'请以魏疾击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击秦，秦必伤'。今王囚增，是喜之计中也。故不若贵增而合魏，以疑之于齐、韩。"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

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为景湣王。信陵君无忌卒。

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为秦东郡。二年，秦拔我朝歌。卫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

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之。

三年，秦灌大梁，虏王假，遂灭魏以为郡县。

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史记卷四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韩之先与周同姓，姓姬氏。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武子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

韩厥，晋景公之三年，晋司寇屠岸贾将作乱，诛灵公之贼赵盾。赵盾已死矣，欲诛其子赵朔。韩厥止贾，贾不听。厥告赵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绝赵祀，死不恨矣。"韩厥许之。及贾诛赵氏，厥称疾不出。程婴、公孙杵臼之藏赵孤赵武也，厥知之。

景公十一年，厥与郤克将兵八百乘伐齐，败齐顷公于鞌，获逢丑父。于是晋作六卿，而韩厥在一卿之位，号为献子。

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业之不遂者为祟。韩厥称赵成季之功，今后无祀，以感景公。景公问曰："尚有世乎？"厥于是言赵武，而复与故赵氏田邑，续赵氏祀。

晋悼公之七年，韩献子老。献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

晋平公十四年，吴季札使晋，曰："晋国之政卒归于韩、魏、赵矣。"晋顷公十二年，韩宣子与赵、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县。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贞子代立。贞子徙居平阳。

贞子卒，子简子代。简子卒，子庄子代。庄子卒，子康子代。康

子与赵襄子、魏桓子共败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于诸侯。

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郑，杀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

景侯虔元年，伐郑，取雍丘。二年，郑败我负黍。

六年，与赵、魏俱得列为诸侯。

九年，郑围我阳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

列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九年，秦伐我宜阳，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岁魏文侯卒。

文侯二年，伐郑，取阳城。伐宋，到彭城，执宋君。七年，伐齐，至桑丘。郑反晋。九年，伐齐，至灵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

哀侯元年，与赵、魏分晋国。二年，灭郑，因徙都郑。

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

懿侯二年，魏败我马陵。五年，与魏惠王会宅阳。九年，魏败我浍。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

昭侯元年，秦败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黄池。魏取朱。六年，伐东周，取陵观、邢丘。

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十年，韩姬弑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来拔我宜阳。

二十五年，旱，作高门。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时。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谓‘时绌举赢’。”二十六年，高门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门。子宣惠王立。

宣惠王五年，张仪相秦。八年，魏败我将韩举。十一年，君号为王。与赵会区鼠。十四年，秦伐败我鄢。

十六年，秦败我修鱼，虏得韩将□、申差于浊泽。韩氏急，公仲谓韩王曰：“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将西购于秦。楚王闻之大恐，召陈轸告之。陈轸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韩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韩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祷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国必伐矣。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己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为能听我绝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韩。韩之南交楚，必轻秦；轻秦，其应秦必不敬：是因秦、韩之兵而免楚国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谓韩王曰：“不穀国虽小，已悉发之矣。愿大国遂肆志于秦，不穀将以楚殉韩。”韩王闻之大说，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遂绝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韩，大战，楚救不至韩。十九年，大破我岸门。太子仓质于秦以和。

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是岁，

宣惠王卒，太子仓立，是为襄王。

襄王四年，与秦武王会临晋。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阳。五年，秦拔我宜阳，斩首六万。秦武王卒。六年，秦复与我武遂。九年，秦复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婴朝秦而归。十一年，秦伐我，取穰。与秦伐楚，败楚将唐眛。

十二年，太子婴死。公子咎、公子虮虱争为太子。时虮虱质于楚。苏代谓韩咎曰："虮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馀万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筑万室之都雍氏之旁，韩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将矣。公因以韩楚之兵奉虮虱而内之，其听公必矣，必以楚韩封公也。"韩咎从其计。

楚围雍氏，韩求救于秦。秦未为发，使公孙昧入韩。公仲曰："子以秦为且救韩乎？"对曰："秦王之言曰'请道南郑、蓝田，出兵于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为果乎？"对曰："秦王必祖张仪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张仪谓秦王曰：'与楚攻魏，魏折而入于楚，韩固其与国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战，秦取西河之外以归。'今其状阳言与韩，其实阴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轻与楚战。楚阴得秦之不用也，必易与公相支也。公战而胜楚，遂与公乘楚，施三川而归。公战不胜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窃为公患之。司马庚三反于郢，甘茂与昭鱼遇于商於，其言收玺，实类有约也。"公仲恐，曰："然则奈何？"曰："公必先韩而后秦，先身而后张仪。公不如亟以国合于齐楚，齐楚必委国于公。公之所恶者张仪也，其实犹不无秦也。"于是楚解雍氏围。

苏代又谓秦太后弟芈戎曰："公叔伯婴恐秦楚之内虮虱也，公何不为韩求质子于楚？楚王听入质子于韩，则公叔伯婴知秦楚之不以虮虱为事，必以韩合于秦楚。秦楚挟韩以窘魏，魏氏不敢合于齐，是齐孤也。公又为秦求质子于楚，楚不听，怨结于韩。韩挟齐魏以围楚，楚

必重公。公挟秦楚之重以积德于韩，公叔伯婴必以国待公。”于是虮虱竟不得归韩。韩立咎为太子。齐、魏王来。

十四年，与齐、魏王共击秦，至函谷而军焉。十六年，秦与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为釐王。

釐王三年，使公孙喜率周、魏攻秦。秦败我二十四万，虏喜伊阙。五年，秦拔我宛。六年，与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败我师于夏山。十二年，与秦昭王会西周而佐秦攻齐。齐败，湣王出亡。十四年，与秦会两周间。二十一年，使暴□救魏，为秦所败，□走开封。

二十三年，赵、魏攻我华阳。韩告急于秦，秦不救。韩相国谓陈筮曰：“事急，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陈筮见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来。”陈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为公之主使乎？夫冠盖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来言未急，何也？”陈筮曰：“彼韩急则将变而佗从，以未急，故复来耳。”穰侯曰：“公无见王，请今发兵救韩。”八日而至，败赵、魏于华阳之下。是岁，釐王卒，子桓惠王立。

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陉，城汾旁。十年，秦击我于太行，我上党郡守以上党郡降赵。十四年，秦拔赵上党，杀马服子卒四十馀万于长平。十七年，秦拔我阳城、负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党。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

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九年，秦虏王安，尽入其地，为颍川郡。韩遂亡。

太史公曰：韩厥之感晋景公，绍赵孤之子武，以成程婴、公孙杵臼之义，此天下之阴德也。韩氏之功，于晋未睹其大者也。然与赵、魏终为诸侯十馀世，宜乎哉！

史记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厉公者，陈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厉公兄鲍立，是为桓公。桓公与他异母。及桓公病，蔡人为他杀桓公鲍及太子免而立他，为厉公。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大夫。厉公之杀，以淫出国，故春秋曰"蔡人杀陈他"，罪之也。

庄公卒，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宣公二十一年，杀其太子禦寇。禦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齐桓公欲使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得免负檐，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桓公使为工正。齐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谓凤皇于蜚，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卒妻完。完之奔齐，齐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谥为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

田穉孟夷生湣孟庄，田湣孟庄生文子须无。田文子事齐庄公。

晋之大夫栾逞作乱于晋，来奔齐，齐庄公厚客之。晏婴与田文子谏，庄公弗听。

文子卒，生桓子无宇。田桓子无宇有力，事齐庄公，甚有宠。

无宇卒，生武子开与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予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已而使于晋，与叔向私语曰："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晏婴卒后，范、中行氏反晋。晋攻之急，范、中行请粟于齐。田乞欲为乱，树党于诸侯，乃说景公曰："范、中行数有德于齐，齐不可不救。"齐使田乞救之而输之粟。

景公太子死，后有宠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国惠子与高昭子以子荼为太子。景公卒，两相高、国立荼，是为晏孺子。而田乞不说，欲立景公他子阳生。阳生素与乞欢。晏孺子之立也，阳生奔鲁。田乞伪事高昭子、国惠子者，每朝代参乘，言曰："始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谋作乱。"又绐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发先之。"诸大夫从之。田乞、鲍牧与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闻之，与国惠子救公。公师败。田乞之众追国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杀高昭子。晏圉奔鲁。

田乞使人之鲁，迎阳生。阳生至齐，匿田乞家。请诸大夫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幸而来会饮。"会饮田氏。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将盟立之，田乞诬曰："吾与鲍牧谋共立阳生也。"鲍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诸大夫欲悔，阳生乃顿首曰："可则立之，不可则已。"鲍牧恐祸及己，乃复曰："皆景公之子，何为不可！"遂立阳生于田乞之家，是为悼公。乃使人迁晏孺子于骀，而杀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为相，

专齐政。

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为田成子。

鲍牧与齐悼公有郄，杀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田常成子与监止俱为左右相，相简公。田常心害监止，监止幸于简公，权弗能去。于是田常复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齐大夫朝，御鞅谏简公曰："田、监不可并也，君其择焉。"君弗听。

子我者，监止之宗人也，常与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宠。子我曰："吾欲尽灭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于田氏疏矣。"不听。已而豹谓田氏曰："子我将诛田氏，田氏弗先，祸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宫，欲杀子我。子我闭门。简公与妇人饮檀台，将欲击田常。太史子馀曰："田常非敢为乱，将除害。"简公乃止。田常出，闻简公怒，恐诛，将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贼也。"田常于是击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胜，出亡。田氏之徒追杀子我及监止。

简公出奔，田氏之徒追执简公于徐州。简公曰："蚤从御鞅之言，不及此难。"田氏之徒恐简公复立而诛己，遂杀简公。简公立四年而杀。于是田常立简公弟骜，是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为相。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侯共诛己，乃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

田常言于齐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人之所恶，臣请行之。"行之五年，齐国之政皆归田常。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邪，自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田常乃选齐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为后宫，后宫以百数，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馀男。

田常卒，子襄子盘代立，相齐。常谥为成子。

田襄子既相齐宣公，三晋杀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尽为齐都邑大夫，与三晋通使，且以有齐国。

襄子卒，子庄子白立。田庄子相齐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晋，毁黄城，围阳狐。明年，伐鲁、葛及安陵。明年，取鲁之一城。

庄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齐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鲁之郕。明年，宣公与郑人会西城。伐卫，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会自廪丘反。

宣公卒，子康公贷立。贷立十四年，淫于酒、妇人，不听政。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鲁败齐平陆。

三年，太公与魏文侯会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纪元年。

齐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蚤救之孰与晚救之？”驺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韩自以为得齐之救，因与秦、魏战。楚、赵闻之，果起兵而救之。齐因起兵袭燕国，取桑丘。

六年，救卫。桓公卒，子威王因齐立。是岁，故齐康公卒，绝无后，奉邑皆入田氏。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三年，三晋灭晋后而分其地。六年，鲁伐我，入阳关。晋伐我，至博陵。七年，卫伐我，取薛陵。九年，赵伐我，取甄。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馀年。

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醉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语音。"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

驺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哉！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驺忌子曰："谨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毋离前。"淳于髡曰："狶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

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号曰成侯。

威王二十三年，与赵王会平陆。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

二十六年，魏惠王围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救赵孰与勿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不义，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对曰：“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威王从其计。

其后成侯驺忌与田忌不善，公孙阅谓成侯忌曰：“公何不谋伐魏，田忌必将。战胜有功，则公之谋中也；战不胜，非前死则后北，而命在公矣。”于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郸拔，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杀其大夫牟辛。

三十五年，公孙阅又谓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而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为之卜者，验其辞于王之所。田忌闻之，因率其徒袭攻临淄，求成侯，不胜而奔。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于秦孝公。

二年，魏伐赵。赵与韩亲，共击魏。赵不利，战于南梁。宣王召田忌复故位。韩氏请救于齐。宣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驺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子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阴告韩之使者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救韩、赵以击魏，大败之马陵，杀其将庞涓，虏魏太子申。其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

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明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十一年，与魏伐赵，赵决河水灌齐、魏，兵罢。十八年，秦惠王称王。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環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湣王元年，秦使张仪与诸侯执政会于齧桑。三年，封田婴于薛。四年，迎妇于秦。七年，与宋攻魏，败之观泽。

十二年，攻魏。楚围雍氏，秦败屈丐。苏代谓田轸曰："臣愿有谒于公，其为事甚完，便楚利公，成为福，不成亦为福。今者臣立于门，客有言曰魏王谓韩冯、张仪曰：'煮枣将拔，齐兵又进，子来救寡人则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转辞也。秦、韩之兵毋东，旬馀，则魏氏转韩从秦，秦逐张仪，交臂而事齐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轸曰："奈何使无东？"对曰："韩冯之救魏之辞，必不谓韩王曰'冯以为魏'，必曰'冯将以秦韩之兵东却齐宋，冯因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故地必尽得之矣'。张仪救魏之辞，必不谓秦王曰'仪以为魏'，必曰'仪且以秦韩之兵东距齐宋，仪将抟三国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于楚，名存亡国，实伐三川而归，此王业也'。公令楚王与韩氏地，使秦制和，谓秦王曰'请与韩地，而王以施三川，韩氏之兵不用而得地于楚'。韩冯之东兵之辞且谓秦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韩以窘魏，魏氏不敢东，是孤齐也'。张仪之东兵之辞且谓何？曰'秦韩欲地而兵有案，声威发于魏，魏氏之欲不失齐楚者有资矣'。魏氏转秦韩争事齐楚，楚王欲而无与地，公令秦韩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韩之王劫于韩冯、张仪而东兵以徇服魏，公常执左券以责于秦韩，此其善于公而恶张子多资矣。"

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与秦击败楚于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泾阳君质于齐。二十五年，归泾阳君于秦。孟尝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齐与韩魏共攻秦，至函谷军焉。二十八年，秦与韩河外以和，兵罢。二十九年，赵杀其主父。齐佐赵灭中山。

三十六年，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苏代自燕来，入齐，见于章华东门。齐王曰："嘻，善，子来！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问臣也卒，而患之所从来微，愿王受之而勿备称

也。秦称之，天下安之，王乃称之，无后也。且让争帝名，无伤也。秦称之，天下恶之，王因勿称，以收天下，此大资也。且天下立两帝，王以天下为尊齐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释帝，天下爱齐乎？爱秦乎？”王曰：“爱齐而憎秦。”曰：“两帝立约伐赵，孰与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对曰：“夫约钧，然与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释帝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之利，故愿王明释帝以收天下，倍约宾秦，无争重，而王以其间举宋。夫有宋，卫之阳地危；有济西，赵之河东国危；有淮北，楚之东国危；有陶、平陆，梁门不开。释帝而贷之以伐桀宋之事，国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听，此汤武之举也。敬秦以为名，而后使天下憎之，此所谓以卑为尊者也。愿王孰虑之。”于是齐去帝复为王，秦亦去帝位。

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苏代为齐谓秦王曰：“韩聂之攻宋，所以为王也。齐强，辅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烦一兵，不伤一士，无事而割安邑也，此韩聂之所祷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齐之难知。一从一衡，其说何也？”对曰：“天下国令齐可知乎？齐以攻宋，其知事秦以万乘之国自辅，不西事秦则宋治不安。中国白头游敖之士皆积智欲离齐秦之交，伏式结轼西驰者，未有一人言善齐者也，伏式结轼东驰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则？皆不欲齐秦之合也。何晋楚之智而齐秦之愚也！晋楚合必议齐秦，齐秦合必图晋楚，请以此决事。”秦王曰：“诺。”于是齐遂伐宋，宋王出亡，死于温。齐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

三十九年，秦来伐，拔我列城九。

四十年，燕、秦、楚、三晋合谋，各出锐师以伐，败我济西。王解而却。燕将乐毅遂入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湣王出亡，之卫。卫

君辟宫舍之，称臣而共具。湣王不逊，卫人侵之。湣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君弗内，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齐湣王。淖齿遂杀湣王而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

湣王之遇杀，其子法章变名姓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淖齿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齐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惧其诛己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于是莒人共立法章，是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齐国中：“王已立在莒矣。”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为王后，是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汙吾世。”终身不睹君王后。君王后贤，不以不睹故失人子之礼。

襄王在莒五年，田单以即墨攻破燕军，迎襄王于莒，入临菑。齐故地尽复属齐。齐封田单为安平君。

十四年，秦击我刚寿。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

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秦计曰：“齐楚救赵，亲则退兵，不亲遂攻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周子曰：“不如听之以退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于齐楚，扞蔽也，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且救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焦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弗听。秦破赵于长平四十馀万，遂围邯郸。

十六年，秦灭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东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三十五年，秦灭韩。三十七年，秦灭赵。三十八年，燕使荆轲刺秦王，秦王觉，杀轲。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辽东。明年，秦灭魏，秦兵次于历下。四十二年，秦灭楚。明

年，虏代王嘉，灭燕王喜。

四十四年，秦兵击齐。齐王听相后胜计，不战，以兵降秦。秦虏王建，迁之共。遂灭齐为郡。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馀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故齐人怨王建不蚤与诸侯合从攻秦，听奸臣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详也。

太史公曰：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

史记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饘于是，粥于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

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

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齐景公与晏婴来适鲁，景公问孔子曰：“昔秦穆公国小处辟，其霸何也？”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说。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与郈昭伯以斗鸡故得罪鲁昭公，昭公率师击平子，平子与孟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乾侯。其后顷之，鲁乱。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

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

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

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酹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田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

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

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去即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缔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岁馀，吴王夫差伐陈，取三邑而去。赵鞅伐朝歌。楚围蔡，蔡迁于吴。吴败越王句践会稽。

有隼集于陈廷而死，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湣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

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阵。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夏，卫灵公卒，立孙辄，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绝，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

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后将往，大夫惧复迁，公孙翩射杀昭公。楚侵蔡。秋，齐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去叶，反于蔡。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为隐者，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彼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谓子路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与？”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与其从辟人之士，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隐者也。”复往，则亡。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

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于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

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

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兮，来者犹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去，弗得与之言。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吴与鲁会缯，征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往，然后得已。

孔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矣。夫君子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而卫孔文子将攻太叔，问策于仲尼。仲尼辞不知，退而命载而行，曰：“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乎！”文子固止。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

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

朝，与上大夫言，闇闇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是日哭，则不歌。见齐衰、瞽者，虽童子必变。

“三人行，必得我师。”“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使人歌，善，则使复之，然后和之。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蔑由也已。”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曰：“我何执？执御乎？执射乎？我执御矣。”牢曰：“子云‘不试，故艺’。”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喟然叹曰：“莫知我夫！”子贡曰：“何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憖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馀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

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尝为魏相。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

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尝为孝惠皇帝博士，迁为长沙太守。长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国。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记卷四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

将相宁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酇、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馀，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彊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彊，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馀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

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愿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强，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甯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甯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郏，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绁、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

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铤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

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连衡，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冣、陈轸、邵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什倍之地，百万之师，仰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固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馀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亦不敢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谿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馀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蹑足行伍之间，俛仰仟佰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钼耰棘矜，非锜于勾戟长锻也；適戍之众，非俦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尝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而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史记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汉兴，吕娥姁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晚节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

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人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然无益也。

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天诱其

统，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阴，因葬焉。

及诸侯畔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其女于魏宫。媪之许负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虏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诏内后宫，岁馀不得幸。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从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轵侯。

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栎阳北。于是乃追尊薄父为灵文侯，会稽郡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已下吏奉守冢，寝庙上食祠如法。而栎阳北亦置灵文侯夫人园，如灵文侯园仪。薄太后以为母家魏王后，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诸魏有力者，于是召复魏氏，赏赐各以亲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

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嫖为长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为梁孝王。

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于是薄太后乃诏有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比灵文园法。

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馀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馀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

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

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广国为章武侯。长君前死，封其子彭祖为南皮侯。吴楚反时，窦太后从昆弟子窦婴，任侠自喜，将兵，以军功为魏其侯。窦氏凡三人为侯。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儿。臧儿者，故燕王臧荼孙也。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而仲死，臧儿更嫁长陵田氏，生男蚡、胜。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先是臧儿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

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毋子，毋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

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封皇后兄信为盖侯。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封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景帝十三男，一男为帝，十二男皆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为王。王太后长女号曰平阳公主，次为南宫公主，次为林虑公主。

盖侯信好酒。田蚡、胜贪，巧于文辞。王仲蚤死，葬槐里，追尊为共侯，置园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从田氏葬长陵，置园比共侯园。而王太后后孝景帝十六岁，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阳陵。王太后家凡三人为侯。

卫皇后字子夫，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平阳主求诸良家子女十馀人，饰置家。武帝祓霸上还，因过平阳主。主见所侍美人，上弗说。既饮，讴者进，上望见，独说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上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人宫岁馀，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而子夫后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

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

氏，无子。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

王夫人蚤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

李夫人蚤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协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其母无宠，以忧死。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然皆以倡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曰：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孙已死，景帝崩后，武帝已立，王太后独在。而韩王孙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间白言太后有女在长陵也。武帝曰："何不蚤言！"乃使使往先视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跸道，先驱旄骑出横

城门，乘舆驰至长陵。当小市西入里，里门闭，暴开门，乘舆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门外止，使武骑围其宅，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群臣入呼求之。家人惊恐，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门，令拜谒。武帝下车泣曰："嚄！大姊，何藏之深也！"诏副车载之，回车驰还，而直入长乐宫。行诏门著引籍，通到谒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顾曰："谒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为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为寿，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为帝费焉。"于是召平阳主、南宫主、林虑主三人俱来谒见姊，因号曰修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号为修成子仲，女为诸侯王王后。此二子非刘氏，以故太后怜之。修成子仲骄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

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长子伉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贵幸。其三弟皆封为侯，各千三百户，一曰阴安侯，二曰发干侯，三曰宜春侯，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龙变。传曰："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丈夫当时富贵，百恶灭除，光耀荣华，贫贱之时何足累之哉！

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号烃娥，众人谓之“烃何”。烃何秩比中二千石，容华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从婕妤迁为皇后。

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望见邢夫人，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从御者数十人，为邢夫人来前。尹夫人前见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对曰：“视其身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矣。”于是帝乃诏使邢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此真是也。”于是乃低头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谚曰：“美女入室，恶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士不必贤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贵种，要之贞好。传曰：“女无美恶，入室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美女者，恶女之仇。岂不然哉！

鉤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耳。

卫太子废后，未复立太子。而燕王旦上书，愿归国入宿卫。武帝怒，立斩其使者于北阙。

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

其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

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昭然远见，为后世计虑，固非浅闻愚儒之所及也。谥为“武”，岂虚哉！

史记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韩信于陈，乃以弟交为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

王戊立二十年，冬，坐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郡。春，戊与吴王合谋反，其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谏，不听。戊则杀尚、夷吾，起兵与吴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与汉将周亚夫战。汉绝吴楚粮道，士卒饥，吴王走，楚王戊自杀，军遂降汉。

汉已平吴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续吴，以元王子礼续楚。窦太后曰："吴王，老人也，宜为宗室顺善。今乃首率七国，纷乱天下，奈何续其后！"不许吴，许立楚后。是时礼为汉宗正。乃拜礼为楚王，奉元王宗庙，是为楚文王。

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纯代立。王纯立，地节二年，中人上书告楚王谋

反，王自杀，国除，入汉为彭城郡。

赵王刘遂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谥曰“幽”。幽王以忧死，故为“幽”。高后王吕禄于赵，一岁而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禄等，乃立幽王子遂为赵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赵之河间郡为河间王，是为文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无子，绝后，国除，入于汉。

遂既王赵二十六年，孝景帝时坐晁错以適削赵王常山之郡。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谏，不听。遂烧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欲待吴与俱西。北使匈奴，与连和攻汉。汉使曲周侯郦寄击之。赵王遂还，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吴楚败于梁，不能西。匈奴闻之，亦止，不肯入汉边。栾布自破齐还，乃并兵引水灌赵城。赵城坏，赵王自杀，邯郸遂降。赵幽王绝后。

太史公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

史记卷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

汉四年，汉王之败成皋，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修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已而楚兵击刘贾，贾辄壁不肯与战，而与彭越相保。

汉五年，汉王追项籍至固陵，使刘贾南渡淮围寿春。还至，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

汉六年春，会诸侯于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当是时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乃诏曰："将军刘贾有功，及择子弟可以为王者。"群臣皆曰："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为齐王。始王昆弟刘氏也。

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东击荆。荆王贾与战，不胜，走富陵，为布军所杀。高祖自击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刘濞为吴王，王故荆地。

燕王刘泽者，诸刘远属也。高帝三年，泽为郎中。高帝十一年，泽以将军击陈豨，得王黄，为营陵侯。

高后时，齐人田生游乏资，以画干营陵侯泽。泽大说之，用金二百斤为田生寿。田生已得金，即归齐。二年，泽使人谓田生曰："弗与矣。"田生如长安，不见泽，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谒者张子卿。居数月，田生子请张卿临，亲修具。张卿许往。田生盛帷帐共具，譬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臣观诸侯王邸弟百馀，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亲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王，王代。太后又重发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风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为内臣，不急发，恐祸及身矣。"张卿大然之，乃风大臣语太后。太后朝，因问大臣。大臣请立吕产为吕王。太后赐张卿千斤金，张卿以其半与田生。田生弗受，因说之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大服。今营陵侯泽，诸刘，为大将军，独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馀县王之，彼得王，喜去，诸吕王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琅邪王乃与田生之国。田生劝泽急行，毋留。出关，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还。

及太后崩，琅邪王泽乃曰："帝少，诸吕用事，刘氏孤弱。"乃引兵与齐王合谋西，欲诛诸吕。至梁，闻汉遣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遂跳驱至长安。代王亦从代至。诸将相与琅邪王共立代王为天子。天子乃徙泽为燕王，乃复以琅邪予齐，复故地。

泽王燕二年，薨，谥为敬王。传子嘉，为康王。

至孙定国，与父康王姬奸，生子男一人。夺弟妻为姬。与子女三人奸。定国有所欲诛杀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国，定国使谒者以

他法劾捕格杀郢人以灭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复上书具言定国阴事，以此发觉。诏下公卿，皆议曰：“定国禽兽行，乱人伦，逆天，当诛。”上许之。定国自杀，国除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江淮之间。刘泽之王，权激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

史记卷五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齐悼惠王刘肥者，高祖长庶男也。其母外妇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为齐王，食七十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

齐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年，齐王入朝。惠帝与齐王燕饮，亢礼如家人。吕太后怒，且诛齐王。齐王惧不得脱，乃用其内史勋计，献城阳郡，以为鲁元公主汤沐邑。吕太后喜，乃得辞就国。

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为哀王。

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于高后。二年，高后立其兄子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为吕王奉邑。

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卫于汉，吕太后封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后四年，封章弟兴居为东牟侯，皆宿卫长安中。

哀王八年，高后割齐琅邪郡立营陵侯刘泽为琅邪王。

其明年，赵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赵王皆废。高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

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朱虚侯刘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钼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太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

其明年，高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为乱。朱虚侯章以吕禄女为妇，知其谋，乃使人阴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朱虚侯、东牟侯为内应，以诛诸吕，因立齐王为帝。

齐王既闻此计，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魏勃绐召平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卫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将兵围王宫。勃既将兵，使围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乃是也。”遂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悉发国中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平关中之乱。”琅邪王信之，以为然，迺驰见齐王。齐王与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

琅邪王刘泽既见欺，不得反国，乃说齐王曰：“齐悼惠王高皇帝长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

琅邪王既行，齐遂举兵西攻吕国之济南。于是齐哀王遗诸侯王书

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王于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为齐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听诸吕擅废高帝所立，又杀三赵王，灭梁、燕、赵以王诸吕，分齐国为四。忠臣进谏，上惑乱不听。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今诸吕又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

汉闻齐发兵而西，相国吕产乃遣大将军灌婴东击之。灌婴至荥阳，乃谋曰："诸吕将兵居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我今破齐还报，是益吕氏资也。"乃留兵屯荥阳，使使喻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之变而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西取其故济南郡，亦屯兵于齐西界以待约。

吕禄、吕产欲作乱关中，朱虚侯与太尉勃、丞相平等诛之。朱虚侯首先斩吕产，于是太尉勃等乃得尽诛诸吕。而琅邪王亦从齐至长安。

大臣议欲立齐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吕氏故几乱天下，今又立齐王，是欲复为吕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又亲高帝子，于今见在，且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于是大臣乃谋迎立代王，而遣朱虚侯以诛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

灌婴在荥阳，闻魏勃本教齐王反，既诛吕氏，罢齐兵，使使召责问魏勃。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而后救火乎！"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为乎！"乃罢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见秦皇帝。及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埽齐相舍人门外。相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埽，欲以求见。"于是舍人见勃曹参，因以为舍人。一为参御，言

事，参以为贤，言之齐悼惠王。悼惠王召见，则拜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于齐相。

王既罢兵归，而代王来立，是为孝文帝。

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

是岁，齐哀王卒，太子则立，是为文王。

齐文王元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以齐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

二年，济北王反，汉诛杀之，地入于汉。

后二年，孝文帝尽封齐悼惠王子罷军等七人皆为列侯。

齐文王立十四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

后一岁，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齐为王，齐孝王将闾以悼惠王子杨虚侯为齐王。故齐别郡尽以王悼惠王子：子志为济北王，子辟光为济南王，子贤为菑川王，子卬为胶西王，子雄渠为胶东王，与城阳、齐凡七王。

齐孝王十一年，吴王濞、楚王戊反，兴兵西，告诸侯曰“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皆擅发兵应吴楚。欲与齐，齐孝王狐疑，城守不听，三国兵共围齐。齐王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路中大夫还告齐王：“善坚守，吾兵今破吴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国兵围临菑数重，无从入。三国将劫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矣，齐趣下三国，不且见屠。”路中大夫既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

引兵救齐，齐必坚守无下！”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齐初围急，阴与三国通谋，约未定，会闻路中大夫从汉来，喜，及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居无何，汉将栾布、平阳侯等兵至齐，击破三国兵，解齐围。已而复闻齐初与三国有谋，将欲移兵伐齐。齐孝王惧，乃饮药自杀。景帝闻之，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寿为齐王，是为懿王，续齐后。而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王咸诛灭，地人于汉。徙济北王王菑川。齐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为厉王。

齐厉王，其母曰纪太后。太后取其弟纪氏女为厉王后。王不爱纪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宠，令其长女纪翁主入王宫，正其后宫，毋令得近王，欲令爱纪氏女。王因与其姊翁主奸。

齐有宦者徐甲，入事汉皇太后。皇太后有爱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刘氏，太后怜之。修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于诸侯，宦者甲乃请使齐，必令王上书请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齐。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徐甲大穷，还报皇太后曰：“王已愿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与其子昆弟奸，新坐以死，亡国，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无复言嫁女齐事。”事浸浔闻于天子。主父偃由此亦与齐有卻。

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今齐王于亲属益疏。”乃从容言：“吕太后时齐欲反，吴楚时孝王几为乱。今闻齐王与其姊乱。”于是天子乃拜主父偃为齐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齐，乃急治王后宫宦者为王通于姊翁主所者，令其辞证皆引王。王年少，惧大罪为吏所执诛，乃饮药自杀。绝无后。

是时赵王惧主父偃一出废齐，恐其渐疏骨肉，乃上书言偃受金及轻重之短。天子亦既囚偃。公孙弘言："齐王以忧死毋后，国入汉，非诛偃无以塞天下之望。"遂诛偃。

齐厉王立五年死，毋后，国入于汉。

齐悼惠王后尚有二国，城阳及菑川。菑川地比齐。天子怜齐，为悼惠王冢园在郡，割临菑东环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

城阳景王章，齐悼惠王子，以朱虚侯与大臣共诛诸吕，而章身首先斩相国吕王产于未央宫。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户，赐金千斤。孝文二年，以齐之城阳郡立章为城阳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为共王。

共王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复还王城阳。凡三十三年卒，子延立，是为顷王。

顷王二十六年卒，子义立，是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顺立，是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是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岁，卒。

济北王兴居，齐悼惠王子，以东牟侯助大臣诛诸吕，功少。及文帝从代来，兴居曰："请与太仆婴入清宫。"废少帝，共与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齐之济北郡立兴居为济北王，与城阳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及二年，王诸子，乃割齐二郡以王章、兴居。章、兴居自以失

职夺功。章死，而兴居闻匈奴大入汉，汉多发兵，使丞相灌婴击之，文帝亲幸太原，以为天子自击胡，遂发兵反于济北。天子闻之，罢丞相及行兵，皆归长安。使棘蒲侯柴将军击破虏济北王，王自杀，地入于汉，为郡。

后十三年，文帝十六年，复以齐悼惠王子安都侯志为济北王。十一年，吴楚反时，志坚守，不与诸侯合谋。吴楚已平，徙志王菑川。

济南王辟光，齐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年为济南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辟光，以济南为郡，地入于汉。

菑川王贤，齐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为菑川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贤。

天子因徙济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齐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济北。菑川王反，毋后，乃徙济北王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谥为懿王。子建代立，是为靖王。二十年卒，子遗代立，是为顷王。三十六年卒，子终古立，是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为孝王。五年卒，子横立，至建始三年，十一岁，卒。

胶西王卬，齐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西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卬，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胶东王雄渠，齐悼惠王子，以白石侯文帝十六年为胶东王。十一年，与吴楚反，汉击破，杀雄渠，地入于汉，为胶东郡。

太史公曰：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

史记卷五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

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馀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馀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时何送我独羸奉钱二也。

汉十一年，陈豨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人田，毋收稾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豨、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是日，使使持节赦出

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史记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平阳侯曹参者，沛人也。秦时为沛狱掾，而萧何为主吏，居县为豪吏矣。

高祖为沛公而初起也，参以中涓从。将击胡陵、方與，攻秦监公军，大破之。东下薛，击泗水守军薛郭西。复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丰反为魏，击之。丰反为魏，攻之。赐爵七大夫。击秦司马尼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击章邯车骑。攻爰戚及亢父，先登。迁为五大夫。北救阿，击章邯军，陷陈，追至濮阳。攻定陶，取临济。南救雍丘，击李由军，破之，杀李由，虏秦候一人。秦将章邯破杀项梁也，沛公与项羽引而东。楚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将砀郡兵。于是乃封参为执帛，号曰建成君。迁为戚公，属砀郡。

其后从攻东郡尉军，破之成武南。击王离军成阳南，复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开封，击赵贲军，破之，围赵贲开封城中。西击秦将杨熊军于曲遇，破之，虏秦司马及御史各一人。迁为执珪。从攻阳武，下辕辕、缑氏，绝河津，还击赵贲军尸北，破之。从南攻犨，与南阳守齮战阳城郭东，陷陈，取宛，虏齮，尽定南阳郡。从西攻武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击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封参为建成侯。从至汉中，迁为将军。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櫟。击章平军于好畤南，破之，围好畤，取壤乡。击三秦军壤东及高栎，破之。复围章平，章平出好畤走。因击赵贲、内史保军，破之。东取咸阳，更名曰新城。参将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参，参出击，大破之。赐食邑于宁秦。参以将军引兵围章邯于废丘。以中尉从汉王出临晋关。至河内，下修武，渡围津，东击龙且、项他定陶，破之。东取砀、萧、彭城。击项籍军，汉军大败走。参以中尉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柱天侯反于衍氏，又进破取衍氏。击羽婴于昆阳，追至叶。还攻武彊，因至荥阳。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及项羽，败，还至荥阳，凡二岁。

高祖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月馀，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别与韩信东攻魏将军孙遫军东张，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将王襄。击魏王于曲阳，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阳，得魏王母妻子，尽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赐食邑平阳。因从韩信击赵相国夏说军于邬东，大破之，斩夏说。韩信与故常山王张耳引兵下井陉，击成安君，而令参还围赵别将戚将军于邬城中。戚将军出走，追斩之。乃引兵诣敖仓汉王之所。韩信已破赵，为相国，东击齐。参以右丞相属韩信，攻破齐历下军，遂取临菑。还定济北郡，攻著、漯阴、平原、鬲、卢。已而从韩信击龙且军于上假密，大破之，斩龙且，虏其将军周兰。定齐，凡得七十馀县。得故齐王田广相田光，其守相许章，及故齐胶东将军田既。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以高祖六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平阳万六百三十户，号曰平阳侯，除前所食邑。

以齐相国击陈豨将张春军，破之。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南至蕲，还定竹邑、相、萧、留。

参功：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

孝惠帝元年，除诸侯相国法，更以参为齐丞相。参之相齐，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参去，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之。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

相舍后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国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参子窋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以为“岂少朕与”？乃谓窋曰：“若归，试私从容问而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于春秋，君为相，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乎？’然无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归，闲侍，自从其所谏参。参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至朝时，惠帝让参曰：“与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谏君也。”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上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卒，谥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颟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平阳侯窋，高后时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为侯。立二十九年卒，谥为静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谥为简侯。子时代侯。时尚平阳公主，生子襄。时病疠，归国。立二十三年卒，谥夷侯。子襄代侯。襄尚卫长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谥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

太史公曰：曹相国参攻城野战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与淮阴侯俱。及信已灭，而列侯成功，唯独参擅其名。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史记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馀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馀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

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辕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馀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逐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

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项羽邪？"沛公曰："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项羽，所以距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

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具以郦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闾，式智者之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钜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销印。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

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鞔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馀。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

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增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国除。

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史记卷五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妇。负诫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汉王召入。是时万石君奋为汉王中涓，受平谒，入见平。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眛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眛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详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蹑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常以护军中尉从定燕王臧荼。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

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于是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高帝南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馀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于是乃诏御史，更以陈平为曲逆侯，尽食之，除前所食户牖。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

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

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嬃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嬃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嬃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吕太后怒，乃详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

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

以舍人侍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婆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婆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婆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

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史记卷五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强。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与战，却适。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东缗，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朐，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后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齮，破武关、嶢关。破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畤，最。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卬军。西定汧。还下郿、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上邦。东守嶢关。转击项籍。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水、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阳、栎阳，赐与颍阴侯共食钟

离。以将军从高帝击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鞮，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勃迁为太尉。

击陈豨，屠马邑。所将卒斩豨将军乘马绻。击韩信、陈豨、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豨将宋最、雁门守圂。因转攻得云中守遫、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豨灵丘，破之，斩豨，得豨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陉、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向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

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

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馀，人

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馀，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馀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为武侯。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国除。绝一岁，文帝乃择绛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封为條侯，续绛侯后。

條侯亚夫自未侯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君后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秉，贵重矣，于人臣无两。其后九岁而君饿死。”亚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当代，亚夫何说侯乎？然既已贵如负言，又何说饿死？指示我。”许负指其口曰：“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居三岁，其兄绛侯胜之有罪，孝文帝择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條侯，续绛侯后。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

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馀，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陬，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馀，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郤。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

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條侯之短。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景帝默然而止。

其后匈奴王唯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唯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赐食。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谢。上起，條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居无何，條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條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條侯，條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绝一岁，景帝乃更封绛侯勃他子坚为平曲侯，续绛侯后。十九年卒，谥为共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国除。

條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史记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以代尽与太原王，号曰代王。参立十七年，孝文后二年卒，谥为孝王。子登嗣立，是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义立，，是为代王。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怀王最少子，爱幸异于他子。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国。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

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

中分。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趯，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馀人。逐其贼，未得也。于是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

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归国，意忽忽不乐。北猎良山，有献牛，足出背上，孝王恶之。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餐。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十馀万斤，他财物称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为平王。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陈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亲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宠于平王襄。初，孝王在时，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诫后世，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任王后闻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罍樽与人。他物虽百巨万，犹自恣也。"任王后绝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开府取罍樽，赐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汉使者来，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闭门，李太后与争门，措指，遂不得见汉使者。李太后亦私与食官长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乱，而王与任王后以此使人风止李太后，李太后内有淫行，亦已。后病薨。病时，任后未尝请病；薨，又不持丧。

元朔中，睢阳人类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与淮阳太守客出同车。太守客出下车，类犴反杀其仇于车上而去。淮阳太守怒，以让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执反亲戚。反知国阴事，乃上变事，具告知王与大母争樽状。时丞相以下见知之，欲以伤梁长吏，其书闻天子。天子下吏验问，有之。公卿请废襄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无良师傅，故陷不义。"乃削梁八城，枭任王后首于市。梁馀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谥为平王。子无伤立为梁王也。

济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为济川王。七岁，坐射杀其中尉，汉有司请诛，天子弗忍诛，废明为庶人，迁房陵，地入于汉为郡。

济东王彭离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东王。二十九年，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杀发觉者百馀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杀者子上书言。汉有司请诛，上不忍，废以为庶人，迁上庸，地入于汉，为大河郡。

山阳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山阳王。九年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山阳郡。济阴哀王不识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为济阴王。一岁卒，无子，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

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阿意治小，私说意以受赏赐，非忠臣也。齐如魏其侯窦婴之正言也，何以有后祸？景帝与王燕见，侍太后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于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

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见于禁门内，饮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馀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盖闻梁王西入朝，谒窦太后，燕见，与景帝俱侍坐于太后前，语言私说。太后谓帝曰："吾闻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安车大驾，用梁孝王为寄。"景帝跪席举身曰："诺。"罢酒出，帝召袁盎诸大臣通经术者曰："太后言如

是，何谓也？”皆对曰：“太后意欲立梁王为帝太子。”帝问其状，袁盎等曰：“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质，质者法天，亲其所亲，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孙。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于公何如？”皆对曰：“方今汉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当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与弟。弟受国死，复反之与兄之子。弟之子争之，以为我当代父后，即刺杀兄子。以故国乱，祸不绝。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臣请见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而梁王闻其义出于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袁盎顾之曰：“我所谓袁将军者也，公得毋误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剑，剑著身。视其剑，新治。问长安中削厉工，工曰：“梁郎某子来治此剑。”以此知而发觉之，发使者捕逐之。独梁王所欲杀大臣十馀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于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厩，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故曰，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

史记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为宗亲。栗姬子曰荣、德、阏于。程姬子曰馀、非、端。贾夫人子曰彭祖、胜。唐姬子曰发。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河间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

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刚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顷王授代立。

临江哀王阏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为临江王。三年卒，无后，国除为郡。

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皇太子，四岁废，用故太子为临江王。

四年，坐侵庙堧垣为宫，上征荣。荣行，祖于江陵北门。既已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言曰：“吾王不反矣！”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荣最长，死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南郡。

右三国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淮阳王。二年，吴楚反破后，以孝景前三年徙为鲁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季年好音，不喜辞辩。为人吃。

二十六年卒，子光代为王。初好音舆马；晚节啬，惟恐不足于财。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力，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二岁，徙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非好气力，治宫观，招四方豪桀，骄奢甚。

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为王。七年自杀。淮南、衡山谋反时，建颇闻其谋。自以为国近淮南，恐一日发，为所并，即阴作兵器，而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说易王宠美人淖姬，夜使人迎与奸服舍中。及淮南事发，治党与颇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钱，事绝其狱。而又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建又尽与其姊弟奸。事既闻，汉公卿请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讯王。王服所犯，遂自杀。国除，地入于汉，为广陵郡。

胶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吴楚七国反破后，端用皇子为胶西王。端为人贼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之数月。而有爱幸少年为郎。为郎者顷之与后宫乱，端禽灭之，及杀其子母。数犯上法，汉公

卿数请诛端，天子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为滋甚。有司再请削其国，去太半。端心愠，遂为无訾省。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计，终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赋。端皆去卫，封其宫门，从一门出游。数变名姓，为布衣，之他郡国。

相、二千石往者，奉汉法以治，端辄求其罪告之，无罪者诈药杀之。所以设诈究变，强足以距谏，智足以饰非。相、二千石从王治，则汉绳以法。故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

立四十七年，卒，竟无男代后，国除，地入于汉，为胶西郡。

右三国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赵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赵王遂反破后，彭祖王广川。四年，徙为赵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为人巧佞卑谄，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诡辩以中人。彭祖多内宠姬及子孙。相、二千石欲奉汉法以治，则害于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设疑事以作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及污以奸利事。彭祖立五十馀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经租税。以是赵王家多金钱，然所赐姬诸子，亦尽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宠姬王建所盗与奸淖姬者为姬，甚爱之。

彭祖不好治宫室、禨祥，好为吏事。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常夜从走卒行徼邯郸中。诸使过客以彭祖险陂，莫敢留邯郸。

其太子丹与其女及同产姊奸，与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废。赵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胜，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为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枝属百二十馀人。常与兄赵王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赵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

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为中山王。

右二国本王皆贾夫人之子也。

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

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鲋鮑立为长沙王。

右一国本王唐姬之子也。

广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广川王。

十二年卒，子齐立为王。齐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诛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书告王齐与同产奸。自是之后，王齐数上书告言汉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胶东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为胶东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谋反时，寄微闻其事，私作楼车镞矢战守备，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辞出之。寄于上最亲，意伤之，发病而死，不敢置后，于

是上闻。寄有长子者名贤，母无宠；少子名庆，母爱幸，寄常欲立之，为不次，因有过，遂无言。上怜之，乃以贤为胶东王奉康王嗣，而封庆于故衡山地，为六安王。

胶东王贤立十四年卒，谥为哀王。子庆为王。

六安王庆，以元狩二年用胶东康王子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为清河王。十二年卒，无后，国除，地入于汉，为清河郡。

常山宪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为常山王。舜最亲，景帝少子，骄怠多淫，数犯禁，上常宽释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为王。

初，宪王舜有所不爱姬生长男棁。棁以母无宠故，亦不得幸于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内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宪王病甚，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辄归舍。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宪王雅不以长子棁为人数，及薨，又不分与财物。郎或说太子、王后，令诸子与长子棁共分财物，太子、王后不听。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王后及问王勃，请逮勃所与奸诸证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者。有司请诛宪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无行，使棁陷之罪，勃无良师傅，不忍诛。有司请废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属处房陵，上许之。

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月馀，天子为最亲，乃诏有司

曰：“常山宪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诬争，陷于不义以灭国，朕甚闵焉。其封宪王子平三万户，为真定王；封子商三万户，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真定王。

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宪王子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无子。于是上怜泗水王绝，乃立安世弟贺为泗水王。

右四国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后汉益封其支子为六安王、泗水王二国。凡兒姁子孙，于今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史记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制曰：“下御史。”

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书令丞非，下御史书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马去病上疏曰：‘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愿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愿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谨与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等议：古者裂地立国，并建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职，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虑皇子未有号位。臣青翟、臣汤等宜奉义遵职，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时，臣青翟、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昧死请所立国名。”

制曰：“盖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或子、男、附庸。礼‘支子不祭’。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朕无闻焉。且天非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内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即股肱何劝？其更议以列侯家之。”

三月丙子，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谨与列侯臣婴齐、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伏闻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百官奉宪，各遵其职，而国统备矣。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礼也。封建使守藩国，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统，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续萧文终之后于酇，褒厉群臣平津侯等。昭六亲之序，明天施之属，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锡号尊建百有馀国。而家皇子为列侯，则尊卑相逾，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统于万世。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宫。

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

四月戊寅，奏未央宫。“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臣青翟等与列侯、吏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议：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制曰：‘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褒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鲁有白牡、骍刚之牲。群公不毛，贤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向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汤、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武王继体，周公辅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据国于鲁，盖爵命之时，未至成人。康叔后扞禄父之难，伯禽殄淮夷之乱。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

侯王，奉承天子，为万世法则，不可易。陛下躬亲仁义，体行圣德，表里文武。显慈孝之行，广贤能之路。内褒有德，外讨强暴。极临北海，西溱月氏，匈奴、西域，举国奉师。舆械之费，不赋于民。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开禁仓以振贫穷，减戍卒之半。百蛮之君，靡不向风，承流称意。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故珍兽至，嘉谷兴，天应甚彰。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而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臣汤等窃伏孰计之，皆以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请立臣闳、臣旦、臣胥为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宫，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号位，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中二千石、二千石、谏大夫、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闳等为诸侯王。陛下让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群臣之议，儒者称其术，或悖其心。陛下固辞弗许，家皇子为列侯。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皆曰以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王子孙，广支辅。先帝法则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

四月丙申，奏未央宫。“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诸侯王。臣昧死奏舆地图，请所立国名。礼仪别奏。臣昧死请。”

制曰：“立皇子闳为齐王，旦为燕王，胥为广陵王。”

四月丁酉，奏未央宫。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汤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诸侯相，丞书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於

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於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国，害于尔躬。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齐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曰：於戏，小子旦，受兹玄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藩辅。於戏！荤粥氏虐老兽心，侵犯寇盗，加以奸巧边萌。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北州以绥。悉尔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废备。非教士不得从征。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曰：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戏！悉尔心，战战兢兢，乃惠乃顺，毋侗好轶，毋迩宵人，维法维则。书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於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右广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爱之欲其富，亲之欲其贵”。故王者壇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姓于天下也。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来久矣。非有异也，

故弗论箸也。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

盖闻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谓王："世为汉藩辅，保国治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夫贤主所作，固非浅闻者所能知，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绝，文字之上下，简之参差长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谨论次其真草诏书，编于左方，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

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馀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子闳王齐，年少，无有子，立，不幸早死，国绝，为郡。天下称齐不宜王云。

所谓“受此土”者，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归立之以为国社，以岁时祠之。春秋大传曰：“天子之国有泰社。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封于南方者取赤土，封于西方者取白土，封于北方者取黑土，封于上方者取黄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维稽古”，维者度也，念也，稽者当也，当顺古之道也。

齐地多变诈，不习于礼义，故戒之曰“恭朕之诏，唯命不可为常。人之好德，能明显光。不图于义，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执其中，天禄长终。有过不善，乃凶于而国，而害于若身”。齐王之国，左右维持以礼义，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无过，如其策意。

传曰“青采出于蓝，而质青于蓝”者，教使然也。远哉贤主，昭然独见：诫齐王以慎内；诫燕王以无作怨，无俷德；诫广陵王以慎外，无作威与福。

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江湖之间，其人轻心。杨州葆疆，三代之时，迫要使从中国俗服，不大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无侗好佚，无迩宵人，维法是则。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则无羞辱矣”。三江、五湖有鱼盐之利，铜山之富，天下所仰。故诫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财币，厚赏赐，以立声誉，为四方所归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因轻以倍义也。

会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广陵王胥，厚赏赐金钱财币，直三千馀万，益地百里，邑万户。

会昭帝崩，宣帝初立，缘恩行义，以本始元年中，裂汉

地，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一子为朝阳侯；一子为平曲侯；一子为南利侯；最爱少子弘，立以为高密王。

其后胥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立广陵王为上，我复王楚三十二城，如元王时。”事发觉，公卿有司请行罚诛。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于胥，下诏书无治广陵王，独诛首恶楚王。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其后胥复祝诅谋反，自杀，国除。

燕土墝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故诫之曰“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悉若心，无作怨”者，勿使从俗以怨望也。“无俷德”者，勿使王背德也。“无废备”者，无乏武备，常备匈奴也。“非教士不得从征”者，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昭帝缘恩宽忍，抑案不扬。公卿使大臣请，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风喻之。到燕，各异日，更见责王。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侍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

明白，当坐之。汉家有正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惊动以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户满意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古者诛罚不阿亲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如其策指。有司请诛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亲，不忍致法，宽赦旦妻子，免为庶人。传曰“兰根与白芷，渐之滫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渐然也。

宣帝初立，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一子为安定侯；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以奉燕王祭祀。

史记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

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由此观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史记卷六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馀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馀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蹶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

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史记卷六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齐焉。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

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

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说难曰：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若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亡，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是者身危。夫贵人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彼显有所出事，乃自以为也故，说者与知焉，则身危。强之以其所必不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粥权。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

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毋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毋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毋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与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得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交争而不罪，乃明计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

伊尹为庖，百里奚为虏，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圣人也，犹不能无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污也，则非能仕之所设也。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昔者郑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关其思曰：“胡可伐。”乃戮关其思，曰：“胡，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此二说者，其知皆当矣，然而甚者为戮，薄者见疑。非知之难也，处知则难矣。

昔者弥子瑕见爱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至刖。既而弥子之母病，人闻，往夜告之，弥子矫驾君车而出。君闻之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而犯刖罪！”与君游果园，弥子食桃而甘，不尽而奉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弥子色衰而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又尝食我以其馀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前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至变也。故有爱于主，则知当而加亲；见憎于主，则罪当而加疏。故谏说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

后说之矣。

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韩子皆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史记卷六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扞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已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为罢去。燕

师闻之，度水而解。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郊迎，劳师成礼，然后反归寝。既见穰苴，尊为大司马。田氏日以益尊于齐。

已而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害之，谮于景公。景公退穰苴，苴发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

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史记卷六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武既死，后百馀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

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起乃之鲁，学兵法以事鲁君。鲁君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夫鲁小国，而有战胜之名，则诸侯图鲁矣。且鲁卫兄弟之国也，而君用起，则是弃卫。"鲁君疑之，谢吴起。

吴起于是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

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武侯曰：“善。”

吴起为西河守，甚有声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

田文既死，公叔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臣窃恐起之无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谓武侯曰：‘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之，无留心则必辞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吴起见公主之贱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破驰说之言从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馀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

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史记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员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为太傅，费无忌为少傅。无忌不忠于太子建。平王使无忌为太子取妇于秦，秦女好，无忌驰归报平王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绝爱幸之，生子轸。更为太子取妇。

无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杀己，乃因谗太子建。建母，蔡女也，无宠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备边兵。

顷之，无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愿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人为乱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伍奢知无忌谗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无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马奋扬往杀太子。行未至，奋扬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将诛。”太子建亡奔宋。

无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王使使谓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则生，不

能则死。”伍奢曰：“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询，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王不听，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曰：“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谓员：“可去矣！汝能报杀父之雠，我将归死。”尚既就执，使者捕伍胥。伍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胥遂亡。闻太子建之在宋，往从之。奢闻子胥之亡也，曰：“楚国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杀奢与尚也。

伍胥既至宋，宋有华氏之乱，乃与太子建俱奔于郑。郑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适晋，晋顷公曰：“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太子乃还郑。事未会，会自私欲杀其从者，从者知其谋，乃告之于郑。郑定公与子产诛杀太子建。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于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为将。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见吴王。

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锺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锺离、居巢而归。伍子胥说吴王僚曰：“楚可破也。愿复遣公子光。”公子光谓吴王曰：“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雠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

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夺太子建秦女生子轸，及平王卒，轸竟立为后，是为昭王。吴王僚因楚丧，使二公子将兵往袭楚。楚发兵绝吴兵之后，不得归。吴国内空，而公子光乃令专诸袭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既立，得志，乃召伍员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

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孙伯嚭亡奔吴，吴亦以嚭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后闻阖庐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阖庐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四年，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将兵伐吴。吴使伍员迎击，大破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

九年，吴王阖庐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对曰："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庐听之，悉兴师与唐、蔡伐楚，与楚夹汉水而阵。吴王之弟夫概将兵请从，王不听，遂以其属五千人击楚将子常。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

昭王出亡，入云梦；盗击王，王走郧。郧公弟怀曰："平王杀我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郧公恐其弟杀王，与王奔随。吴兵围随，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尽灭之。"随人欲杀王，王子綦匿王，己自为王以当之。随人卜与王于吴，不吉，乃谢吴不与王。

始伍员与申包胥为交，员之亡也，谓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

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许。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秦哀公怜之，曰：“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乃遣车五百乘救楚击吴。六月，败吴兵于稷。会吴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阖庐弟夫概乃亡归，自立为王。阖庐闻之，乃释楚而归，击其弟夫概。夫概败走，遂奔楚。楚昭王见吴有内乱，乃复入郢。封夫概于堂谿，为堂谿氏。楚复与吴战，败吴，吴王乃归。

后二岁，阖庐使太子夫差将兵伐楚，取番。楚惧吴复大来，乃去郢，徙于都。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其后四年，孔子相鲁。

后五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败吴于姑苏，伤阖庐指，军却。阖庐病创将死，谓太子夫差曰：“尔忘句践杀尔父乎？”夫差对曰：“不敢忘。”是夕，阖庐死。夫差既立为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二年后伐越，败越于夫湫。越王句践乃以馀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之上，使大夫种厚币遗吴太宰嚭以请和，求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用太宰嚭计，与越平。

其后五年，而吴王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伍子胥谏曰：“句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遂威邹鲁之君以归。益疏子胥之谋。

其后四年，吴王将北伐齐，越王句践用子贡之谋，乃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

为言于吴王。吴王信用嚭之计。伍子胥谏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越不恭，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而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临行，谓其子曰：“吾数谏王，王不用，吾今见吴之亡矣。汝与吴俱亡，无益也。”乃属其子于齐鲍牧，而还报吴。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齐也，乃属其子于齐之鲍氏。夫为人臣，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叹曰：“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吴王既诛伍子胥，遂伐齐。齐鲍氏杀其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欲讨其贼，不胜而去。其后二年，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之橐皋。其明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践袭杀吴太子，破吴兵。吴王闻之，乃归，使使厚币与越平。后九年，越王句践遂灭吴，杀王夫差，而诛太宰嚭，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于吴。吴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叶公谏曰：“胜好勇而阴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听。遂召胜，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归楚五年，请伐郑，楚令尹子西许之。兵未发而晋伐郑，郑请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与盟而还。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胜自砺剑，人问曰：“何以为？”胜曰：“欲以杀子西。”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

其后四岁，白公胜与石乞袭杀楚令尹子西、司马子綦于朝。石乞曰：“不杀王，不可。”乃劫王如高府。石乞从者屈固负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叶公闻白公为乱，率其国人攻白公。白公之徒败，亡走山中，自杀。而虏石乞，而问白公尸处，不言将亨。石乞曰：“事成为卿，不成而亨，固其职也。”终不肯告其尸处。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复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为君者，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

史记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师也辟，参也鲁，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少孔子三十岁。

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发尽白，蚤死。孔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闵损字子骞。少孔子十五岁。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如有复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为有德行。

伯牛有恶疾，孔子往问之，自牖执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政，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岁。为季氏宰。

季康子问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赋。仁则吾不知也。"复问："子路仁乎？"孔子对曰："如求。"

求问曰："闻斯行诸？"子曰："行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子华怪之，"敢问问同而答异？"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岁。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

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子路问政，孔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盗。”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季康子问：“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

子路喜从游，遇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子路为季氏宰，季孙问曰：“子路可谓大臣与？”孔子曰：“可谓具臣矣。”

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

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蒉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

蒉聵惧，乃下石乞、壶黶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孔子闻卫乱，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是时子贡为鲁使于齐。

宰予字子我。利口辩辞。既受业，问：“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君子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义也。”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宰我问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端沐赐，卫人，字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贡既已受业，问曰：“赐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陈子禽问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又问曰：“孔子适是国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

乎人之求之也。”

子贡问曰：“富而无骄，贫而无谄，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行，孔子许之，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吾闻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听者也。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则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抚泗上诸侯，诛暴齐以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吴之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

勇者不辟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句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见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句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铁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

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齐与吴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

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言偃，吴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

子游既已受业，为武城宰。孔子过，闻弦歌之声。孔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

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贡问：“师与商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曰：“过犹不及。”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

颛孙师，陈人，字子张。少孔子四十八岁。

子张问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他日从在陈蔡间，困，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国，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孔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国必闻，在家必闻。"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国及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国及家必闻。"

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

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

澹臺灭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岁。

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齐字子贱。少孔子三十岁。

孔子谓"子贱君子哉！鲁无君子，斯焉取斯？"

子贱为单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原宪字子思。

子思问耻。孔子曰：“国有道，谷。国无道，谷，耻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公冶长，齐人，字子长。

孔子曰：“长可妻也，虽在累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

问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国有道，不废；国无道，免于刑戮。”三复“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未尝仕。”

曾蒧字皙。

侍孔子，孔子曰：“言尔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尔叹曰：“吾与蒧也！”

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

颜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

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

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

子羔长不盈五尺，受业孔子，孔子以为愚。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漆彫开字子开。

孔子使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说。

公伯缭字子周。

周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缭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孔子曰：“道之将行，命也；道之将废，命也。公伯缭其如命何！”

司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可谓之仁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可谓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樊须字子迟。少孔子三十六岁。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有若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瞿年长无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瞿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瞿年四十后当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华。少孔子四十二岁。

子华使于齐，冉有为其母请粟。孔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君子周急不继富。”

巫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岁。

陈司败问孔子曰：“鲁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退而揖巫

马旗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鲁君娶吴女为夫人，命之为孟子。孟子姓姬，讳称同姓，故谓之孟子。鲁君而知礼，孰不知礼！”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

梁鳣字叔鱼。少孔子二十九岁。

颜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岁。

冉孺字子鲁。少孔子五十岁。

曹恤字子循。少孔子五十岁。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岁。

公孙龙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岁。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其四十有二人，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纪于左：

冉季字子产。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敛。

颜高字子骄。

漆雕徒父。

壤驷赤字子徒。

商泽。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齐字选。

公良孺字子正。

后处字子里。

秦冉字开。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颜祖字襄。

鄡单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党字周。

颜之仆字叔。

荣旂字子祈。

县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郑国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颜哙字子声。

步叔乘字子车。

原亢字籍。

乐欬字子声。

廉絜字庸。

叔仲会字子期。

颜何字冉。

狄黑字皙。

邦巽字子敛。

孔忠。

公西舆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

史记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即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

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

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日“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卬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

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阖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史记卷六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

去游燕，岁馀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

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

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即因说赵肃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

“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愿君慎勿出于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军禽将而求也；封侯贵戚，汤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今君高拱而两有之，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

“今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

“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据卫取卷，

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响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夫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愒诸侯以求割地，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臣闻明主绝疑去谗，屏流言之迹，塞朋党之门，故尊主广地强兵之计臣得陈忠于前矣。故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亲，以畔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

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亲以宾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将龙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于是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馀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则无地以给之，不与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

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轧轧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

“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愿大王孰察之。

“周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豪氂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

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菑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菑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菑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

“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馀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馀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故愿大王蚤孰计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必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故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雠也。衡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故从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

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子今亦得矣。”

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约。齐、魏伐赵，赵王让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敝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变色曰：“然则奈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雠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覆之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

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且臣之说齐王，曾非欺之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详僵而弃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详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

齐宣王卒，湣王即位，说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燕易王卒，燕哙立为王。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于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

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窃闻大王义甚高，鄙人不敏，释钮耨而干大王。至于邯郸，所见者绌于所闻于东周，臣窃负其志。及至燕廷，观王之群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谓明王者何如也？"对曰："臣闻明王务闻其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夫齐、赵者，燕之仇雠也；楚、魏者，燕之援国也。今王奉仇雠以伐援国，非所以利燕也。王自虑之，此则计过，无以闻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雠，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国委子。"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然而以其馀兵南面举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敝矣。"燕王曰："吾闻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钜防足以为塞，诚有之乎？"对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民力罢敝，虽有长城、钜防，恶足以为塞！且异日济西不师，所以备赵也；河北不师，所以备燕也。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敝矣。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质于齐。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已遂委质为齐臣。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齐伐

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苏代过魏，魏为燕执代。齐使人谓魏王曰："齐请以宋地封泾阳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齐而得宋地也，不信齐王与苏子也。今齐魏不和如此其甚，则齐不欺秦。秦信齐，齐秦合，泾阳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东苏子，秦必疑齐而不信苏子矣。齐秦不合，天下无变，伐齐之形成矣。"于是出苏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齐伐宋，宋急，苏代乃遗燕昭王书曰：

夫列在万乘而寄质于齐，名卑而权轻；奉万乘助齐伐宋，民劳而实费；夫破宋，残楚淮北，肥大齐，雠强而国害：此三者皆国之大败也。然且王行之者，将以取信于齐也。齐加不信于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计过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一齐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鲁、卫，强万乘之国也，而齐并之，是益二齐也。夫一齐之强，燕犹狼顾而不能支，今以三齐临燕，其祸必大矣。

虽然，智者举事，因祸为福，转败为功。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越王句践栖于会稽，复残强吴而霸天下：此皆因祸为福，转败为功者也。

今王若欲因祸为福，转败为功，则莫若挑霸齐而尊之，使使盟于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计，破秦；其次，必长宾之"。秦挟宾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诸侯，今为齐下，秦王之志苟得穷齐，不惮以国为功。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曰："燕、赵破宋肥齐，尊之为之下者，燕、赵非利之也。燕、赵不利而势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则王

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赵，令泾阳君、高陵君先于燕、赵？秦有变，因以为质，则燕、赵信秦。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韩、魏不听则秦伐之，齐不听则燕、赵伐之，天下孰敢不听？天下服听，因驱韩、魏以伐齐，曰‘必反宋地，归楚淮北’。反宋地，归楚淮北，燕、赵之所利也；并立三帝，燕、赵之所愿也。夫实得所利，尊得所愿，燕、赵弃齐如脱蹁矣。今不收燕、赵、齐霸必成。诸侯赞齐而王不从，是国伐也；诸侯赞齐而王从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赵，国安而名尊；不收燕、赵，国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为也。”秦王闻若说，必若刺心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若言说秦？秦必取，齐必伐矣。

夫取秦，厚交也；伐齐，正利也。尊厚交，务正利，圣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书，曰：“先人尝有德苏氏，子之之乱而苏氏去燕。燕欲报仇于齐，非苏氏莫可。”乃召苏代，复善待之，与谋伐齐。竟破齐，湣王出走。

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苏代约燕王曰：“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国亡，齐、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则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

“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大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

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韩氏太原卷。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决荥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曰：‘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齐无秦，有秦无齐，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离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重楚，则以南阳委于楚。曰：‘寡人固与韩且绝矣。残均陵，塞黽阨，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黽阨为楚罪。

“兵困于林中，重燕、赵，以胶东委于燕，以济西委于赵。已得讲于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属行而攻赵。

“兵伤于谯石，而遇败于阳马，而重魏，则以叶、蔡委于魏。已得讲于赵，则劫魏，魏不为割。困则使太后弟穰侯为和，赢则兼欺舅与母。

“適燕者曰‘以胶东’，適赵者曰‘以济西’，適魏者曰‘以叶、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齐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环，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约。

“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高商之战，赵庄之战，秦之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三晋之半，秦祸如此其大也。而燕、赵之秦者，皆以

争事秦说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

燕昭王不行。苏代复重于燕。

燕使约诸侯从亲如苏秦时，或从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苏氏之从约。代、厉皆以寿死，名显诸侯。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史记卷七十
张仪列传第十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

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张仪既相秦，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从若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居一岁，为秦将，取陕。筑上郡塞。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齧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馀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诸侯之为从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覆苏秦之馀谋，其不可成亦明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燕、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道绝，从道绝则大王之

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此臣之所为大王患也。

“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适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且夫从人多奋辞而少可信，说一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谈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齿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人主贤其辩而牵其说，岂得无眩哉。

“臣闻之，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故愿大王审定计议，且赐骸骨辟魏。”

哀王于是乃倍从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

秦欲伐齐，齐楚从亲，于是张仪往相楚。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说而许之。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兴师发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贺，子独吊，何也？”陈轸对曰：“不然，以臣观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齐秦合，齐秦合则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说乎？”陈轸对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齐也。今闭关绝约于齐，则楚孤。秦奚贪夫孤国，而与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张仪至秦，必负王，是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也，而两国之兵必

俱至。善为王计者，不若阴合而阳绝于齐，使人随张仪。苟与吾地，绝齐未晚也；不与吾地，阴合谋计也。”楚王曰：“愿陈子闭口毋复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张仪，厚赂之。于是遂闭关绝约于齐，使一将军随张仪。

张仪至秦，佯失绥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张仪乃朝，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陈轸曰：“轸可发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赂秦，与之并兵而攻齐，是我出地于秦，取偿于齐也，王国尚可存。”楚王不听，卒发兵而使将军屈匄击秦。秦齐共攻楚，斩首八万，杀屈匄，遂取丹阳、汉中之地。楚又复益发兵而袭秦，至蓝田，大战，楚大败，于是楚割两城以与秦平。

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负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张仪曰：“秦强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郑袖，袖所言皆从。且臣奉王之节使楚，楚何敢加诛。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愿。”遂使楚。楚怀王至则囚张仪，将杀之。靳尚谓郑袖曰：“子亦知子之贱于王乎？”郑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贵而夫人斥矣。不若为言而出之。”于是郑袖日夜言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

张仪既出，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

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且夫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孰计之。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扞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齐、赵者，阴谋有合天下之心。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馀人，遂亡汉中。楚王大怒，兴兵袭秦，战于蓝田。此所谓两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韩魏以全制其后，计无危于此者矣。愿大王孰计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与楚接境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张仪去楚，因遂之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障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趺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夫群臣诸侯不料地之寡，而听从人之甘言好辞，比周以相饰也，皆奋曰‘听吾计可以强霸天下’。夫不顾社稷之长利而听须臾之说，诖误人主，无过此者。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悦秦，计无便于此者。”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使张仪东说齐湣王曰：“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计者，皆为一时之说，不顾百世之利。从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愿大王孰计之也。”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计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宾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东，敝邑恐惧慑伏，缮甲厉兵，饰车骑，习驰射，力田积粟，守四封之内，愁居

慑处，不敢动摇，唯大王有意督过之也。

“今以大王之力，举巴蜀，并汉中，包两周，迁九鼎，守白马之津。秦虽僻远，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敬使使臣先闻左右。

“凡大王之所信为从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藩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渑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破，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渑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愿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绾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愿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适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北之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

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愿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恒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说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郤武王，皆畔衡，复合从。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而齐让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愿效之。”王曰：“奈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楚，借使之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托仪于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托仪？”对曰：“是乃王之托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国而外伐与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托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陈轸者，游说之士。与张仪俱事秦惠王，皆贵重，争宠。张仪恶陈轸于秦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国交也。今楚不加善于秦而善轸者，轸自为厚而为王薄也。且轸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听乎？"王谓陈轸曰："吾闻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也，行道之士尽知之矣。昔子胥忠于其君而天下争以为臣，曾参孝于其亲而天下愿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而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良妇也。今轸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轸为忠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何归乎？"王以其言为然，遂善待之。

居秦期年，秦惠王终相张仪，而陈轸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陈轸使于秦。过梁，欲见犀首。犀首谢弗见。轸曰："吾为事来，公不见轸，轸将行，不得待异日。"犀首见之。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曰："吾请令公厌事可乎？"曰："奈何？"曰："田需约诸侯从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谓于王曰：'臣与燕、赵之王有故，数使人来，曰"无事何不相见"，愿谒行于王。'王虽许公，公请毋多车，以车三十乘，可陈之于庭，明言之燕、赵。"燕、赵客闻之，驰车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闻之大怒，曰："田需与寡人约，而犀首之燕、赵，是欺我也。"怒而不听其事。齐闻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国相事皆断于犀首。轸遂至秦。

韩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问于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为之决。陈轸适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王闻夫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珪，有顷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珪，贵富矣，亦思越不？'中谢对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惠王曰："善。今韩魏相攻，期年不

解，或谓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决，愿子为子主计之馀，为寡人计之。”陈轸对曰：“亦尝有以夫卞庄子刺虎闻于王者乎？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庄子刺虎之类也。臣主与王何异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国果伤，小国亡，秦兴兵而伐，大克之。此陈轸之计也。

犀首者，魏之阴晋人也，名衍，姓公孙氏。与张仪不善。

张仪为秦之魏，魏王相张仪。犀首弗利，故令人谓韩公叔曰：“张仪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阳，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贵张子者，欲得韩地也。且韩之南阳已举矣，子何不少委焉以为衍功，则秦魏之交可错矣。然则魏必图秦而弃仪，收韩而相衍。”公叔以为便，因委之犀首以为功。果相魏。张仪去。

义渠君朝于魏。犀首闻张仪复相秦，害之。犀首乃谓义渠君曰：“道远不得复过，请谒事情。”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焚杼君之国；有事，秦将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会陈轸谓秦王曰：“义渠君者，蛮夷之贤君也，不如赂之以抚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绣千纯，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致群臣而谋曰：“此公孙衍所谓邪？”乃起兵袭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

张仪已卒之后，犀首入相秦。尝佩五国之相印，为约长。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

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史记卷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与惠王异母。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将而伐曲沃，尽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为将伐赵，虏赵将军庄豹，拔蔺。明年，助魏章攻楚，败楚将屈丐，取汉中地。秦封樗里子，号为严君。

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张仪、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游腾为周说楚王曰：“知伯之伐仇犹，遗之广车，因随之以兵，仇犹遂亡。何则？无备故也。齐桓公伐蔡，号曰诛楚，其实袭蔡。今秦，虎狼之国，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周以仇犹、蔡观焉，故使长戟居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且夫周岂能无忧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国以忧大王。”楚王乃悦。

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

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蒲守恐，请胡衍。胡衍为蒲谓樗里子曰：“公之攻蒲，为秦乎？为魏乎？为魏则善矣，为秦则不为赖矣。夫卫之所以为卫者，以蒲也。今伐蒲入于魏，卫必折而从之。魏亡西河

之外而无以取者，兵弱也。今并卫于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将观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释蒲勿攻，臣试为公人言之，以德卫君。”樗里子曰：“善。”胡衍人蒲，谓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释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愿以请。”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请必言子于卫君，使子为南面。”故胡衍受金于蒲以自贵于卫。于是遂解蒲而去。还击皮氏，皮氏未降，又去。

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樗里子疾室在于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樗里，故俗谓之樗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因张仪、樗里子而求见秦惠王。王见而说之，使将，而佐魏章略定汉中地。

惠王卒，武王立。张仪、魏章去，东之魏。蜀侯辉、相壮反，秦使甘茂定蜀。还，而以甘茂为左丞相，以樗里子为右丞相。

秦武王三年，谓甘茂曰：“寡人欲容车通三川，以窥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请之魏，约以伐韩，而令向寿辅行。”甘茂至，谓向寿曰：“子归，言之于王曰‘魏听臣矣，然愿王勿伐’。事成，尽以为子功。”向寿归，以告王，王迎甘茂于息壤。甘茂至，王问其故。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参之母信曾参也，疑臣者非特

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张仪西并巴蜀之地，北开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张子而以贤先王。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羁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孙奭二人者挟韩而议之，王必听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将兵伐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击之。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襄王使公仲侈入谢，与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于周。其弟立，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怀王怨前秦败楚于丹阳而韩不救，乃以兵围韩雍氏。韩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为韩言于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围，秦师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国南合于楚。楚、韩为一，魏氏不敢不听，然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师于殽以救韩，楚兵去。

秦使向寿平宜阳，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寿者，宣太后外族也，而与昭王少相长，故任用。向寿如楚，楚闻秦之贵向寿，而厚事向寿。向寿为秦守宜阳，将以伐韩。韩公仲使苏代谓向寿曰：“禽困覆车。公破韩，辱公仲，公仲收国复事秦，自以为必可以封。今公与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阳。秦楚合，复攻韩，韩必亡。韩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阙于秦。愿公孰虑之也。”向寿曰：“吾合秦楚非以当韩也，子为寿谒之公仲，曰秦韩之交可合也。”苏代对曰：“愿有谒于公。人曰贵其所以贵者贵。王之爱习公也，不如公孙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亲于秦事，而公独与王主断于国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孙奭党于韩，而甘茂党于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争强而公党于楚，是与公孙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异之？人皆言楚之善变也，而公必亡之，是自为责也。公不如与王谋其变也，善

韩以备楚，如此则无患矣。韩氏必先以国从公孙奭而后委国于甘茂。韩，公之仇也。今公言善韩以备楚，是外举不僻仇也。”向寿曰：“然，吾甚欲韩合。”对曰：“甘茂许公仲以武遂，反宜阳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难。”向寿曰：“然则奈何？武遂终不可得也？”对曰：“公奚不以秦为韩求颍川于楚？此韩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于楚而以其地德韩也。公求而不得，是韩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争强，而公徐过楚以收韩，此利于秦。”向寿曰：“奈何？”对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齐，公孙奭欲以韩取齐。今公取宜阳以为功，收楚韩以安之，而诛齐魏之罪，是以公孙奭、甘茂无事也。”

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复归之韩。向寿、公孙奭争之，不能得。向寿、公孙奭由此怨，谗甘茂，茂惧，辍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与魏讲，罢兵。

甘茂之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于秦。甘茂曰：“臣得罪于秦，惧而遁逃，无所容迹。臣闻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烛光幸有馀，子可分我馀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当路矣。茂之妻子在焉，愿君以馀光振之。”苏代许诺。遂致使于秦。已，因说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于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彼以齐约韩魏反以图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则奈何？”苏代曰：“王不若重其贽，厚其禄以迎之，使彼来则置之鬼谷，终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于齐。甘茂不往。苏代谓齐湣王曰：“夫甘茂，贤人也。今秦赐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赐，好为王臣，故辞而不往。今王何以礼之？”齐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处之。秦因复甘茂之家以市于齐。

齐使甘茂于楚，楚怀王新与秦合婚而欢。而秦闻甘茂在楚，使人谓楚王曰：“愿送甘茂于秦。”楚王问于范蜎曰：“寡人欲置相于秦，孰可？”对曰：“臣不足以识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对曰：“不可。夫史举，下蔡之监门也，大不为事君，小不为家室，以苟

贱不廉闻于世，甘茂事之顺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张仪之辩，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无罪。茂诚贤者也，然不可相于秦。夫秦之有贤相，非楚国之利也。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计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国乱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诸越而忘用诸秦，臣以王为钜过矣。然则王若欲置相于秦，则莫若向寿者可。夫向寿之于秦王，亲也，少与之同衣，长与之同车，以听事。王必相向寿于秦，则楚国之利也。”于是使使请秦相向寿于秦。秦卒相向寿，而甘茂竟不得复入秦，卒于魏。

甘茂有孙曰甘罗。

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

秦始皇帝使刚成君蔡泽于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质于秦。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张唐谓文信侯曰：“臣尝为秦昭王伐赵，赵怨臣，曰：‘得唐者与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经赵，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强也。甘罗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刚成君蔡泽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质矣，吾自请张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罗曰：“臣请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甘罗曰：“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于是甘罗见张卿曰：“卿之功孰与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强楚，北威燕、赵，战胜攻取，破城堕邑，不知其数，臣之功不如也。”甘罗曰：“应侯之用于秦也，孰与文信侯专？”张卿曰：“应侯不如文信侯专。”甘罗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专与？”曰：“知之。”甘罗曰：“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处矣。”张唐曰：“请因孺子行。”令装治行。

行有日，甘罗谓文信侯曰：“借臣车五乘，请为张唐先报赵。”文

信侯乃入言之于始皇曰：“昔甘茂之孙甘罗，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孙，诸侯皆闻之。今者张唐欲称疾不肯行，甘罗说而行之。今愿先报赵，请许遣之。”始皇召见，使甘罗于赵。赵襄王郊迎甘罗。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人质秦欤？”曰：“闻之。”曰：“闻张唐相燕欤？”曰：“闻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张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赵，危矣。燕、秦不相欺无异故，欲攻赵而广河间。王不如赍臣五城以广河间，请归燕太子，与强赵攻弱燕。”赵王立自割五城以广河间。秦归燕太子。赵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

甘罗还报秦，乃封甘罗以为上卿，复以始甘茂田宅赐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称其智，故颇采焉。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重强齐楚。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

史记卷七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芈戎，为华阳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泾阳君。而魏冉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于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请以魏冉为秦相。仇液将行，其客宋公谓液曰："秦不听公，楼缓必怨公。公不若谓楼缓曰'请为公毋急秦'。秦王见赵请相魏冉之不急，且不听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楼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于是仇液从之。而秦果免楼缓而魏冉相秦。

欲诛吕礼，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冉举白起，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冉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冉，乃封魏冉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馀。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馀，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冉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于魏也，愿君之以是虑事也。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愿君逮楚、赵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以此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

得，何为而不成！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仇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仇，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后制晋、楚之胜’。夫齐，罢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必死，安能弊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矣。”于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馀。

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

史记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相秦，举任鄙以为汉中守。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乾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

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六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齕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齕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障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齕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馀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

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秦王使王齕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馀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刎，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阏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馀，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

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馀，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

燕、齐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秦二世之时，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又灭蒙氏。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钜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居无何，项羽救赵，击秦军，果虏王离，王离军遂降诸侯。

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殁身。及孙王离为项羽所虏，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史记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

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馀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

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是以驺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阵，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驺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剧子之言；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长卢；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

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史记卷七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婴。田婴者，齐威王少子而齐宣王庶弟也。田婴自威王时任职用事，与成侯邹忌及田忌将而救韩伐魏。成侯与田忌争宠，成侯卖田忌。田忌惧，袭齐之边邑，不胜，亡走。会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卖田忌，乃复召田忌以为将。宣王二年，田忌与孙膑、田婴俱伐魏，败之马陵，虏魏太子申而杀魏将庞涓。宣王七年，田婴使于韩、魏，韩、魏服于齐。婴与韩昭侯、魏惠王会齐宣王东阿南，盟而去。明年，复与梁惠王会甄。是岁，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婴相齐。齐宣王与魏襄王会徐州而相王也。楚威王闻之，怒田婴。明年，楚伐败齐师于徐州，而使人逐田婴。田婴使张丑说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婴相齐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婴于薛。

初，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久之，文承间问其父婴曰：“子之子为何？”曰：“为孙。”“孙之孙为何？”曰：“为玄孙。”“玄孙之孙为何？”曰：“不能知也。”文

曰："君用事相齐，至今三王矣，齐不加广而君私家富累万金，门下不见一贤者。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裋褐，仆妾馀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今君又尚厚积馀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于是婴乃礼文，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谥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

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

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齐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尝君。孟尝君至，则以为齐相，任政。

孟尝君怨秦，将以齐为韩、魏攻楚，因与韩、魏攻秦，而借兵食于西周。苏代为西周谓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年，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复攻秦以益之。韩、魏南无楚忧，西无秦患，则齐危矣。韩、魏必轻齐畏秦，臣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于秦，而君无攻，又无借兵食。君临函谷而无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谓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强韩、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东国以与齐，而秦出楚怀王以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无破而以东国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齐。齐得东国益强，而薛世世无患矣。秦不大弱，而处三晋之西，三晋必重齐。"薛公曰："善。"因令韩、魏贺秦，使三国无攻，而不借兵食于西周矣。是时，楚怀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怀王。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其后，秦亡将吕礼相齐，欲困苏代。代乃谓孟尝君曰：“周最于齐，至厚也，而齐王逐之，而听亲弗相吕礼者，欲取秦也。齐、秦合，则亲弗与吕礼重矣。有用，齐、秦必轻君。君不如急北兵，趋赵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齐王之信，又禁天下之变。齐无秦，则天下集齐，亲弗必走，则齐王孰与为其国也！”于是孟尝君从其计，而吕礼嫉害于孟尝君。

孟尝君惧，乃遗秦相穰侯魏冉书曰：“吾闻秦欲以吕礼收齐，齐，天下之强国也，子必轻矣。齐秦相取以临三晋，吕礼必并相矣，是子通齐以重吕礼也。若齐免于天下之兵，其雠子必深矣。子不如劝秦王伐齐。齐破，吾请以所得封子。齐破，秦畏晋之强，秦必重子以取晋。晋国敝于齐而畏秦，晋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齐以为功，挟晋以为重；是子破齐定封，秦、晋交重子。若齐不破，吕礼复用，子必大穷。”于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齐，而吕礼亡。

后齐湣王灭宋，益骄，欲去孟尝君。孟尝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为相，西合于秦、赵，与燕共伐破齐。齐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齐襄王立，而孟尝君中立于诸侯，无所属。齐襄王新立，畏孟尝君，与连和，复亲薛公。文卒，谥为孟尝君。诸子争立，而齐魏共灭薛。孟尝绝嗣无后也。

初，冯跅闻孟尝君好客，蹑跅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illegible]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不悦。

居期年，冯驩无所言。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岁馀不入，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客奉将不给。孟尝君忧之，问左右："何人可使收债于薛者？"传舍长曰："代舍客冯公形容状貌甚辩，长者，无他伎能，宜可令收债。"孟尝君乃进冯驩而请之曰："宾客不知文不肖，幸临文者三千馀人，邑入不足以奉宾客，故出息钱于薛。薛岁不入，民颇不与其息。今客食恐不给，愿先生责之。"冯驩曰："诺。"辞行，至薛，召取孟尝君钱者皆会，得息钱十万。乃多酿酒，买肥牛，召诸取钱者，能与息者皆来，不能与息者亦来，皆持取钱之券书合之。齐为会，日杀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与息者，与为期；贫不能与息者，取其券而烧之。曰："孟尝君所以贷钱者，为民之无者以为本业也；所以求息者，为无以奉客也。今富给者以要期，贫穷者燔券书以捐之。诸君强饮食。有君如此，岂可负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尝君闻冯驩烧券书，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尝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贷钱于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时与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请先生收责之。闻先生得钱，即以多具牛酒而烧券书，何？"冯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毕会，无以知其有馀不足。有馀者，为要期。不足者，虽守而责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终无以偿，上则为君好利不爱士民，下则有离上抵负之名，非所以厉士民彰君声也。焚无用虚债之券，捐不可得之虚计，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孟尝君乃拊手而谢之。

齐王惑于秦、楚之毁，以为孟尝君名高其主而擅齐国之权，遂废孟尝君。诸客见孟尝君废，皆去。冯驩曰："借臣车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于国而奉邑益广，可乎？"孟尝君乃约车币而遣之。冯驩乃西说秦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凭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此雄雌之国也，势不两立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问之曰："何以使秦无为雌而可？"冯驩曰："王亦知齐之废孟尝君乎？"秦王曰："闻之。"冯驩曰："使齐重于

天下者，孟尝君也。今齐王以毁废之，其心怨，必背齐；背齐入秦，则齐国之情，人事之诚，尽委之秦，齐地可得也，岂直为雄也！君急使使载币阴迎孟尝君，不可失时也。如有齐觉悟，复用孟尝君，则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悦，乃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冯驩辞以先行，至齐，说齐王曰：“天下之游士凭轼结靷东入齐者，无不欲强齐而弱秦者；凭轼结靷西入秦者，无不欲强秦而弱齐者。夫秦齐雄雌之国，秦强则齐弱矣，此势不两雄。今臣窃闻秦遣使车十乘载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孟尝君不西则已，西入相秦则天下归之，秦为雄而齐为雌，雌则临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复孟尝君，而益与之邑以谢之？孟尝君必喜而受之。秦虽强国，岂可以请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谋，而绝其霸强之略。”齐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车适入齐境，使还驰告之，王召孟尝君而复其相位，而与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闻孟尝君复相齐，还车而去矣。

自齐王毁废孟尝君，诸客皆去。后召而复之，冯驩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叹曰：“文常好客，遇客无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馀人，先生所知也。客见文一日废，皆背文而去，莫顾文者。今赖先生得复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复见文乎？如复见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驩结辔下拜。孟尝君下车接之，曰：“先生为客谢乎？”冯驩曰：“非为客谢也，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尝君曰：“愚不知所谓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独不见夫趣市朝者乎？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非好朝而恶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宾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再拜曰：“敬从命矣。闻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史记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

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馀，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曰："胜所以待诸君者未尝敢失礼，而去者何多也？"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于是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争相倾以待士。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馀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

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槃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平原君既返赵，楚使春申君将兵赴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皆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邪？"平原君曰："赵亡则胜为虏，何为不忧乎？"李同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后宫以百数，婢妾被绮縠，馀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厌。民困兵尽，或剡木为矛矢，而君器物钟磬自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得全，君何患无有？今君诚能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德耳。"于是平原君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兵遂罢，邯郸复存。李同战死，封其父为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封。公孙龙闻之，夜驾见平原君曰："龙闻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君请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龙曰："此甚不可。且王举君而相赵者，非以君之智能为赵国无有也。割东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为有功也，而以国人无勋，乃以君为亲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辞无能，割地不言无功者，亦自以为亲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郸而请封，是亲戚受城而国人计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两权，事成，操右券以责；事不成，以虚名德君。君必勿听也。"平原君遂不听虞卿。

平原君以赵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孙代，后竟与赵俱亡。

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

虞卿者，游说之士也。蹑屩檐簦说赵孝成王。一见，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

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曰："军战

不胜，尉复死，寡人使束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曰：“无益也，不如发重使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为不媾军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赵之军乎，不邪？”王曰：“秦不遗馀力矣，必且欲破赵军。”虞卿曰：“王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内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从，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阳君为媾于秦，秦已内郑朱矣，卿以为奚如？”虞卿对曰：“王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贵人也，入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应侯果显郑朱以示天下贺战胜者，终不肯媾。长平大败，遂围邯郸，为天下笑。

秦既解邯郸围，而赵王入朝，使赵郝约事于秦，割六县而媾。虞卿谓赵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赵郝。赵郝曰：“虞卿诚能尽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能进，此弹丸之地弗予，令秦来年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请听子割矣，子能必使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赵郝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善韩、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开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取攻于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

王以告虞卿。虞卿对曰；“郝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今虽割六城，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县；赵虽不能守，终不失六城。秦倦而归，

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今郝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尽。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与之乎？弗与，是弃前功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

赵王计未定，楼缓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予秦地如毋予，孰吉？”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对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于鲁，病死，女子为自杀于房中者二人。其母闻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也。今死而妇人为之自杀者二人，若是者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也。’故从母言之，是为贤母；从妻言之，是必不免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予，则非计也；言予之，恐王以臣为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大王计，不如予之。”王曰：“诺。”

虞卿闻之，入见王曰：“此饰说也，王慎勿予！”楼缓闻之，往见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对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吾且因强而乘弱矣’。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尽在于秦矣。故不如亟割地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弊，瓜分之。赵且亡，何秦之图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愿王以此决之，勿复计也。”

虞卿闻之，往见王曰：“危哉楼子之所以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独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而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之六

城，并力西击秦，齐之听王，不待辞之毕也。则是王失之于齐而取偿于秦也。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而示天下有能为也。王以此发声，兵未窥于境，臣见秦之重赂至赵而反媾于王也。从秦为媾，韩、魏闻之，必尽重王；重王，必出重宝以先于王，则是王一举而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则使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亡去。赵于是封虞卿以一城。

居顷之，而魏请为从。赵孝成王召虞卿谋。过平原君，平原君曰：“愿卿之论从也。”虞卿入见王。王曰：“魏请为从。”对曰：“魏过。”王曰：“寡人固未之许。”对曰：“王过。”王曰：“魏请从，卿曰魏过，寡人未之许，又曰寡人过，然则从终不可乎？”对曰：“臣闻小国之与大国从事也，有利则大国受其福，有败则小国受其祸。今魏以小国请其祸，而王以大国辞其福，臣故曰王过，魏亦过。窃以为从便。”王曰：“善。”乃合魏为从。

虞卿既以魏齐之故，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魏齐间行，卒去赵，困于梁。魏齐已死，不得意，乃著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亡。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

史记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

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饿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

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我喑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韇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

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赵王扫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鄗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乃装为去。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驾归救魏。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釐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史记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于华阳，禽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于秦。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棋是也。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先帝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齐秦之要，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

王若能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瑶于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趯趯毚兔，遇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闻之，敌不可假，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摺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脰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出兵？王将借路于仇雠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雠之韩、魏也。王若不借路于仇雠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

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铚、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为帝有馀矣。

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壹举事而树怨于楚，迟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

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善，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愿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后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

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愿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馀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西伐秦，而楚王为从长，春申君用事。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

客有观津人朱英，谓春申君曰：“人皆以楚为强而君用之弱，其于

英不然。先君时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逾黾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于两周，背韩、魏而攻楚，不可。今则不然，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于是去陈徙寿春；而秦徙卫野王，作置东郡。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

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娉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馀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馀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

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侠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史记卷七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

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雎辩口，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雎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详死，即卷以篑，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雎从篑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篑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

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郑安平诈为卒，侍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谓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与私约而去。

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入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雎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有顷，穰侯果

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馀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雎入咸阳。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岁馀。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湣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泾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乃上书曰：

>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可，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质，而腰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
>
> 且臣闻周有砥砺，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不足以厚国家乎？

臣闻善厚家者取之于国，善厚国者取之于诸侯。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为其割荣也。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已。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于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于是秦昭王大说，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详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乡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愿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臣又何忧？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

范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愿闻失计。”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且昔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再辟地千里，而齐尺寸之地无得焉者，岂不欲得地哉，形势不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

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故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

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于韩。

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適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结怨于

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馀。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范雎既相秦，秦号曰张禄，而魏不知，以为范雎已死久矣。魏闻秦且东伐韩、魏，魏使须贾于秦。范雎闻之，为微行，敝衣闲步之邸，见须贾。须贾见之而惊曰：“范叔固无恙乎！”范雎曰：“然。”须贾笑曰：“范叔有说于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过于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说乎！”须贾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须贾因问曰：“秦相张君，公知之乎？吾闻幸于王，天下之事皆决于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习知之。唯雎亦得谒，雎请为见君于张君。”须贾曰：“吾马病，车轴折，非大车驷马，吾固不出。”范雎曰：“愿为君借大车驷马于主人翁。”

范雎归取大车驷马，为须贾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见，有识者皆避匿，须贾怪之。至相舍门，谓须贾曰：“待我，我为君先入通于相君。”须贾待门下，持车良久，问门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门下

曰："无范叔。"须贾曰："向者与我载而入者。"门下曰："乃吾相张君也。"须贾大惊，自知见卖，乃肉袒膝行，因门下人谢罪。于是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见之。须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贾不敢复读天下之书，不敢复与天下之事。贾有汤镬之罪，请自屏于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发以续贾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时而申包胥为楚却吴军，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辞不受，为丘墓之寄于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为有外心于齐而恶雎于魏齐，公之罪一也。当魏齐辱我于厕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乃谢罢。入言之昭王，罢归须贾。

须贾辞于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于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须贾归，以告魏齐。魏齐恐，亡走赵，匿平原君所。

范雎既相，王稽谓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宫车一日晏驾，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馆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沟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宫车一日晏驾，君虽恨于臣，无可奈何。君卒然捐馆舍，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沟壑，君虽恨于臣，亦无可奈何。"范雎不怿，乃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于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谒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又任郑安平，昭王以为将军。范雎于是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厄者。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东伐韩少曲、高平，拔之。

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乃详为好书遗平

原君曰："寡人闻君之高义，愿与君为布衣之友，君幸过寡人，寡人愿与君为十日之饮。"平原君畏秦，且以为然，而入秦见昭王。昭王与平原君饮数日，昭王谓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吕尚以为太公，齐桓公得管夷吾以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愿使人归取其头来；不然，吾不出君于关。"平原君曰："贵而为交者，为贱也；富而为交者，为贫也。夫魏齐者，胜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遗赵王书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齐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头来；不然，吾举兵而伐赵，又不出王之弟于关。"赵孝成王乃发卒围平原君家，急，魏齐夜亡出，见赵相虞卿。虞卿度赵王终不可说，乃解其相印，与魏齐亡，间行，念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复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曰："虞卿何如人也？"时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蹑屩檐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三见，卒受相印，封万户侯。当此之时，天下争知之。夫魏齐穷困过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万户侯而间行。急士之穷而归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惭，驾如野迎之。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赵王闻之，卒取其头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归赵。

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陉，拔之，因城河上广武。

后五年，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

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蔡泽闻之，往入秦也。

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小大甚众，不遇。而从唐举相，曰：“吾闻先生相李兑，曰‘百日之内持国秉’，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举孰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颜，蹙鬲，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腰，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赵，见逐。之韩、魏，遇夺釜鬲于涂。闻应侯任郑安平、王稽皆负重罪于秦，应侯内惭，蔡泽乃西入秦。

将见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曰：“燕客蔡泽，天下雄俊弘辩智士也。彼一见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夺君之位。”应侯闻，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众口之辩，吾皆摧之，是恶能困我而夺我位乎？”使人召蔡泽。蔡泽入，则揖应侯。应侯固不快，及见之，又倨，应侯因让之曰：“子尝宣言欲代我相秦，宁有之乎？”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蔡泽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四时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体坚强，手足便利，耳目聪明而心圣智，岂非士之愿与？”应侯曰：“然。”蔡泽曰：“质仁秉义，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天下怀乐敬爱而尊慕之，皆愿以为君王，岂不辩智之期与？”应侯曰：“然。”蔡泽复曰：“富贵显荣，成理万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寿长，终其天年而不夭伤；天下继其统，守其业，传之无穷；名实纯粹，泽流千里，世世称之而无绝，与天地终始：岂道德之符而圣人所谓吉祥善事者与？”应侯曰：“然。”

蔡泽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其卒然亦可愿

与？”应侯知蔡泽之欲困己以说，复谬曰：“何为不可？夫公孙鞅之事孝公也，极身无贰虑，尽公而不顾私；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旧友，夺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为秦禽将破敌，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谗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为危易行，行义不辟难，然为霸主强国，不辞祸凶。大夫种之事越王也，主虽困辱，悉忠而不解，主虽绝亡，尽能而弗离，成功而弗矜，贵富而不骄怠。若此三子者，固义之至也，忠之节也。是故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何为不可哉？”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僇辱而怜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岂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应侯称善。

蔡泽少得间，因曰：“夫商君、吴起、大夫种，其为人臣尽忠致功则可愿矣，闳夭事文王，周公辅成王也，岂不亦忠圣乎？以君臣论之，商君、吴起、大夫种其可愿孰与闳夭、周公哉？”应侯曰：“商君、吴起、大夫种弗若也。”蔡泽曰：“然则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旧故，其贤智与有道之士为胶漆，义不倍功臣，孰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应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泽曰：“今主亲忠臣，不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设智，能为主安危修政，治乱强兵，批患折难，广地殖谷，富国足家，强主，尊社稷，显宗庙，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海内，功彰万里之外，声名光辉传于千世，君孰与商

君、吴起、大夫种？”应侯曰：“不若。”蔡泽曰：“今主之亲忠臣不忘旧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践，而君之功绩爱信亲幸又不若商君、吴起、大夫种，然而君之禄位贵盛，私家之富过于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于三子，窃为君危之。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数也。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圣人之常道也。故‘国有道则仕，国无道则隐’。圣人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报，意欲至矣，而无变计，窃为君不取也。且夫翠、鹄、犀、象，其处势非不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饵也。苏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远死也，而所以死者，惑于贪利不止也。是以圣人制礼节欲，取于民有度，使之以时，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骄，常与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绝。昔者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至于葵丘之会，有骄矜之志，畔者九国。吴王夫差兵无敌于天下，勇强以轻诸侯，陵齐晋，故遂以杀身亡国。夏育、太史嗷叱呼骇三军，然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处俭约之患也。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蓄积，习战阵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功已成矣，而遂以车裂。楚地方数千里，持戟百万，白起率数万之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以烧夷陵，再战南并蜀汉。又越韩、魏而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馀万之众，尽之于长平之下，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遂入围邯郸，使秦有帝业。楚、赵天下之强国而秦之仇敌也，自是之后，楚、赵皆慑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势也。身所服者七十馀城，功已成矣，而遂赐剑死于杜邮。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南收杨越，北并陈、蔡，破横散从，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禁朋党以励百姓，定楚国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种为越王深谋远计，免会稽之危，以亡为存，因辱为荣，垦草入邑，辟地殖谷，率四方之士，专上下之力，辅句践之贤，报夫差之仇，卒擒劲吴，令越成霸。功已

彰而信矣，句践终负而杀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祸至于此。此所谓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长为陶朱公。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计不下席，谋不出廊庙，坐制诸侯，利施三川，以实宜阳，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又斩范、中行之途，六国不得合从，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极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时也。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公、吴起、大夫种是也。吾闻之，‘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四子之祸，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孰与以祸终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离，疑不能自决，必有四子之祸矣。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愿君孰计之！”应侯曰：“善。吾闻‘欲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敬受命。”于是乃延入坐，为上客。

后数日，入朝，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之，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睢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居秦十馀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太史公曰：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

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

史记卷八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乐毅者，其先祖曰乐羊。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乐羊死，葬于灵寿，其后子孙因家焉。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而乐氏后有乐毅。

乐毅贤，好兵，赵人举之。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适魏。闻燕昭王以子之之乱而齐大败燕，燕昭王怨齐，未尝一日而忘报齐也。燕国小，辟远，力不能制，于是屈身下士，先礼郭隗以招贤者。乐毅于是为魏昭王使于燕，燕王以客礼待之。乐毅辞让，遂委质为臣，燕昭王以为亚卿，久之。

当是时，齐湣王强，南败楚相唐眛于重丘，西摧三晋于观津，遂与三晋击秦，助赵灭中山，破宋，广地千馀里。与秦昭王争重为帝，已而复归之。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齐。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乐毅对曰："齐，霸国之馀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楚、魏。"于是使乐毅约赵惠文王，别使连楚、魏，令赵啗说秦以伐齐之利。诸侯害齐湣王之骄暴，皆争合从与燕伐齐。乐毅还报，燕昭王悉起兵，使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于是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兵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菑。齐湣王之败济西，亡走，保于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菑，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说，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于是燕昭王收齐卤获以归，而使乐毅复以兵

平齐城之不下者。

乐毅留徇齐五岁，下齐七十馀城，皆为郡县以属燕，唯独莒、即墨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尝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于是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诛，遂西降赵。赵封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尊宠乐毅以警动于燕、齐。

齐田单后与骑劫战，果设诈诳燕军，遂破骑劫于即墨下，而转战逐燕，北至河上，尽复得齐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临菑。

燕惠王后悔使骑劫代乐毅，以故破军亡将失齐；又怨乐毅之降赵，恐赵用乐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让乐毅，且谢之曰："先王举国而委将军，将军为燕破齐，报先王之仇，天下莫不震动，寡人岂敢一日而忘将军之功哉！会先王弃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误寡人。寡人之使骑劫代将军，为将军久暴露于外，故召将军且休，计事。将军过听，以与寡人有隙，遂捐燕归赵。将军自为计则可矣，而亦何以报先王之所以遇将军之意乎？"乐毅报遗燕惠王书曰：

>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
> 臣闻贤圣之君不以禄私亲，其功多者赏之，其能当者处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论行而结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窃观先王之举也，见有高世主之心，故假节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过举，厕之宾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谋父兄，以为亚卿。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令承教，可幸

无罪，故受令而不辞。

先王命之曰：“我有积怨深怒于齐，不量轻弱，而欲以齐为事。”臣曰：“夫齐，霸国之馀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先王以为然，具符节南使臣于赵。顾反命，起兵击齐。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河北之地随先王而举之济上。济上之军受命击齐，大败齐人。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遁而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来，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为慊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国诸侯。臣窃不自知，自以为奉命承教，可幸无罪，是以受命不辞。

臣闻贤圣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馀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

臣闻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终。昔伍子胥说听于阖闾，而吴王远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赐之鸱夷而浮之江。吴王不寤先论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见主之不同量，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计也。离毁辱之诽谤，堕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临不测之罪，以幸为利，义之所不敢出也。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

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

于是燕王复以乐毅子乐閒为昌国君；而乐毅往来复通燕，燕、赵以为客卿。乐毅卒于赵。

乐閒居燕三十馀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计，欲攻赵，而问昌国君乐閒。乐閒曰："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燕王不听，遂伐赵。赵使廉颇击之，大破栗腹之军于鄗，禽栗腹、乐乘。乐乘者，乐閒之宗也。于是乐閒奔赵，赵遂围燕。燕重割地以与赵和，赵乃解而去。

燕王恨不用乐閒，乐閒既在赵，乃遗乐閒书曰："纣之时，箕子不用，犯谏不怠，以冀其听；商容不达，身只辱焉，以冀其变。及民志不入，狱囚自出，然后二子退隐。故纣负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圣之名。何者？其忧患之尽矣。今寡人虽愚，不若纣之暴也；燕民虽乱，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语，不相尽以告怜里。二者，寡人不为君取也。"

乐閒、乐乘怨燕不听其计，二人卒留赵。赵封乐乘为武襄君。

其明年，乐乘、廉颇为赵围燕，燕重礼以和，乃解。后五岁，赵孝成王卒。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攻乐乘，乐乘走，廉颇亡入魏。其后十六年而秦灭赵。

其后二十馀年，高帝过赵，问："乐毅有后世乎？"对曰："有乐叔。"高帝封之乐卿，号曰华成君。华成君，乐毅之孙也。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

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史记卷八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

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及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驽，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是岁，廉颇东攻齐，破其一军。居二年，廉颇复伐齐幾，拔之。

后三年，廉颇攻魏之防陵、安阳，拔之。后四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其明年，赵奢破秦军阏与下。

赵奢者，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平原君以为贤，言之于王。王用之治国赋，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

秦伐韩，军于阏與。王召廉颇而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召乐乘而问焉，乐乘对如廉颇言。又召问赵奢，奢对曰："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赵奢将，救之。

兵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赵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與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與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赵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赵奢曰："请受令。"许历曰："请就铁质之诛。"赵奢曰："胥后令邯郸。"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赵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秦军解而走，遂解阏與之围而归。

赵惠文王赐奢号为马服君，以许历为国尉。赵奢于是与廉颇、蔺相如同位。

后四年，赵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与赵兵相距长平，时赵奢已死，而蔺相如病笃，赵使廉颇将攻秦，秦数败赵军，赵军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肯。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赵括自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王许诺。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史。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馀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明年，秦兵遂围邯郸，岁馀，几不得脱。赖楚、魏诸侯来救，乃得解邯郸之围。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自邯郸围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谋，曰"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举兵击赵。赵使廉颇将，击，大破燕军于鄗，杀栗腹，遂围燕。燕割五城请和，乃听之。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

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

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赵使廉颇伐魏之繁阳，拔之。

赵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走。廉颇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赵乃以李牧为将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廉颇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赵王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用于赵。赵王使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楚闻廉颇在魏，阴使人迎之。廉颇一为楚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

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

岁馀，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复请李牧。牧杜门不出，固称疾。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许之。

李牧至，如故约。匈奴数岁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

人，详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馀万骑。灭□襤，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赵悼襄王元年，廉颇既亡入魏，赵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庞煖破燕军，杀剧辛。后七年，秦破杀赵将扈辄于武遂，斩首十万。赵乃以李牧为大将军，击秦军于宜安，大破秦军，走秦将桓齮。封李牧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击破秦军，南距韩、魏。

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蔥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后三月，王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蔥，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遂灭赵。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史记卷八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田单者，齐诸田疏属也。湣王时，单为临菑市掾，不见知。及燕使乐毅伐破齐，齐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师长驱平齐，而田单走安平，令其宗人尽断其车轴末而傅铁笼。已而燕军攻安平，城坏，齐人走，争途，以辖折车败，为燕所虏，唯田单宗人以铁笼故得脱，东保即墨。燕既尽降齐城，唯独莒、即墨不下。燕军闻齐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齿既杀湣王于莒，因坚守，距燕军，数年不下。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出与战，败死。城中相与推田单，曰："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得全，习兵。"立以为将军，以即墨距燕。

顷之，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乐毅。

乐毅因归赵，燕人士卒忿。而田单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诚无能也。"田单曰："子勿言也！"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

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虏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

田单乃收城中得千馀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齐人遂夷杀其将骑劫。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而齐七十馀城皆复为齐。乃迎襄王于莒，入临菑而听政。

襄王封田单，号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

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为人灌园。嫩女怜而善遇之。后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与通。及莒人共立法章为齐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为后，所谓“君王后”也。

燕之初入齐，闻画邑人王蠋贤，令军中曰“环画邑三十里无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谓蠋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

万家。”蠋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画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于野。国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经其颈于树枝，自奋绝脰而死。齐亡大夫闻之，曰：“王蠋，布衣也，义不北面于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子，立为襄王。

史记卷八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鲁仲连者，齐人也。好奇伟俶傥之画策，而不肯仕宦任职，好持高节。游于赵。

赵孝成王时，而秦王使白起破赵长平之军前后四十馀万，秦兵遂东围邯郸。赵王恐，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军。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救赵，畏秦，止于荡阴不进。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郸，因平原君谓赵王曰："秦所为急围赵者，前与齐湣王争强为帝，已而复归帝；今齐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贪邯郸，其意欲复求为帝。赵诚发使尊秦昭王为帝，秦必喜，罢兵去。"平原君犹预未有所决。

此时鲁仲连适游赵，会秦围赵，闻魏将欲令赵尊秦为帝，乃见平原君曰："事将奈何？"平原君曰："胜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万之众于外，今又内围邯郸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将军新垣衍令赵帝秦，今其人在是。胜也何敢言事！"鲁仲连曰："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请为君责而归之。"平原君曰："胜请为绍介而见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见新垣衍曰："东国有鲁仲连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胜请为绍介，交之于将军。"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职，吾不愿见鲁仲连先生。"平原君曰："胜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许诺。

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新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

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鲁仲连曰：“世以鲍焦为无从颂而死者，皆非也。众人不知，则为一身。彼秦者，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即肆然而为帝，过而为政于天下，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

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将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则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则吾请以从矣；若乃梁者，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

新垣衍曰：“秦称帝之害何如？”鲁连曰：“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馀，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因齐后至，则斮。’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

新垣衍曰：“先生独不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鲁仲连曰：“呜呼！梁之比于秦若仆邪？”新垣衍曰：“然。”鲁仲连曰：“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悦，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仲连曰：“固也，吾将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献之于纣，纣以为恶，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辩之疾，故脯鄂侯。文王闻之，喟然而叹，故拘之牖里之库百日，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王，卒就脯醢之地？齐湣王之鲁，夷维子为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子安取礼而来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辟舍，纳管籥，摄衽抱机，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籥，不果纳。不得入于鲁，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

倍殡棺，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固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得事养，死则不得赙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也，梁亦万乘之国也。俱据万乘之国，各有称王之名，睹其一战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不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不肖而与其所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谗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

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适会魏公子无忌夺晋鄙军以救赵，击秦军，秦军遂引而去。

于是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让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鲁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

其后二十馀年，燕将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谗之燕，燕将惧诛，因保守聊城，不敢归。齐田单攻聊城岁馀，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连乃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书曰：

> 吾闻之，智者不倍时而弃利，勇士不却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顾燕王之无臣，非忠也；杀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齐，非勇也；功败名灭，后世无称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说士不载，故智者不再计，勇士不怯死。今死生荣辱，贵贱尊卑，此时不再至，愿公详计而无与俗同。
>
> 且楚攻齐之南阳，魏攻平陆，而齐无南面之心，以为亡南阳之害小，不如得济北之利大，故定计审处之。今秦人下

兵，魏不敢东面；衡秦之势成，楚国之形危；齐弃南阳，断右壤，定济北，计犹且为之也。且夫齐之必决于聊城，公勿再计。今楚魏交退于齐，而燕救不至。以全齐之兵，无天下之规，与聊城共据期年之敝，则臣见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国大乱，君臣失计，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众五折于外，以万乘之国被围于赵，壤削主困，为天下僇笑。国敝而祸多，民无所归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外之心，是孙膑之兵也。能见于天下。虽然，为公计者，不如全车甲以报于燕。车甲全而归燕，燕王必喜；身全而归于国，士民如见父母，交游攘臂而议于世，功业可明。上辅孤主以制群臣，下养百姓以资说士，矫国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东游于齐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卫，世世称孤，与齐久存，又一计也。此两计者，显名厚实也，愿公详计而审处一焉。

且吾闻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钩，篡也；遗公子纠不能死，怯也；束缚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乡里不通。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人贱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信于诸侯，故兼三行之过而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曹子为鲁将，三战三北，而亡地五百里。乡使曹子计不反顾，议不还踵，刎颈而死，则亦名不免为败军禽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计。桓公朝天下，会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枝桓公之心于坛坫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弃忿悁之节，定累世之功。是以业与三王争流，而名与天壤相

弊也。愿公择一而行之。

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欲归燕，已有隙，恐诛；欲降齐，所杀虏于齐甚众，恐已降而后见辱。喟然叹曰："与人刃我，宁自刃。"乃自杀。聊城乱，田单遂屠聊城。归而言鲁连，欲爵之。鲁连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邹阳者，齐人也。游于梁，与故吴人庄忌夫子、淮阴枚生之徒交。上书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胜等嫉邹阳，恶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将欲杀之。邹阳客游，以谗见禽，恐死而负累，乃从狱中上书曰：

> 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臣常以为然，徒虚语耳。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蚀昴，而昭王疑之。夫精变天地而信不喻两主，岂不哀哉！今臣尽忠竭诚，毕议愿知，左右不明，卒从吏讯，为世所疑，是使荆轲、卫先生复起，而燕、秦不悟也。愿大王孰察之。
>
> 昔卞和献宝，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极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舆避世，恐遭此患也。愿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后楚王、胡亥之听，无使臣为箕子、接舆所笑。臣闻比干剖心，子胥鸱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愿大王孰察，少加怜焉。
>
> 谚曰："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轲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齐之魏，临城自刭以却齐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于齐、秦

而故于燕、魏也，所以去二国死两君者，行合于志而慕义无穷也。是以苏秦不信于天下，而为燕尾生；白圭战亡六城，为魏取中山。何则？诚有以相知也。苏秦相燕，燕人恶之于王，王按剑而怒，食以骇鹿；白圭显于中山，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坼肝相信，岂移于浮辞哉！

故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昔者司马喜髌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胁折齿于魏，卒为应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沉于河，徐衍负石入海。不容于世，义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于路，缪公委之以政；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此二人者，岂借宦于朝，假誉于左右，然后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亲于胶漆，昆弟不能离，岂惑于众口哉？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昔者鲁听季孙之说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辩，不能自免于谗谀，而二国以危。何则？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此二国，岂拘于俗，牵于世，系阿偏之辞哉？公听并观，垂名当世。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则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诚能用齐、秦之义，后宋、鲁之听，则五伯不足称，三王易为也。

是以圣王觉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说于田常之贤；封比干之后，修孕妇之墓，故功业复就于天下。何则？欲善无厌也。夫晋文公亲其仇，强霸诸侯；齐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则，慈仁殷勤，诚加于心，不可以虚辞借也。

至夫秦用商鞅之法，东弱韩、魏，兵强天下，而卒车裂之；越用大夫种之谋，禽劲吴，霸中国，而卒诛其身。是以

孙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辞三公为人灌园。今人主诚能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终与之穷达，无爱于士，则桀之狗可使吠尧，而蹠之客可使刺由；况因万乘之权，假圣王之资乎？然则荆轲之湛七族，要离之烧妻子，岂足道哉！

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轮囷离诡，而为万乘器者。何则？以左右先为之容也。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穷居之士，身在贫贱，虽蒙尧、舜之术，挟伊、管之辩，怀龙逄、比干之意，欲尽忠当世之君，而素无根柢之容，虽竭精思，欲开忠信，辅人主之治，则人主必有按剑相眄之迹，是使布衣不得为枯木朽株之资也。

是以圣王制世御俗，独化于陶钧之上，而不牵于卑乱之语，不夺于众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轲之说，而匕首窃发；周文王猎泾、渭，载吕尚而归，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杀，周用乌集而王。何则？以其能越挛拘之语，驰域外之议，独观于昭旷之道也。

今人主沉于谄谀之辞，牵于帷裳之制，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此鲍焦所以忿于世而不留富贵之乐也。

臣闻盛饰入朝者不以利污义，砥厉名号者不以欲伤行，故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摄于威重之权，主于位势之贵，故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肯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

书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为上客。

太史公曰：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屈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

史记卷八十四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胸兮窈窈，孔静幽墨。冤结纡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屈以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

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

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湣而不迁兮，愿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唫恒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

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阖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疲牛兮骖蹇鲈，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
>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蚁与蛭蚓？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缰兮，固将制于蚁蝼。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闲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與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芾芥兮，何足

以疑！

后岁馀，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记卷八十五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馀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適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適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

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適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適，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闲，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適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缪毐舍人千馀人。

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岁馀，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

太史公曰：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史记卷八十六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惧，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

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约。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乃遂割鲁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

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

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吴也，知专诸之能。伍子胥既见吴王僚，说以伐楚之利。吴公子光曰："彼伍员父兄皆死于楚而员言伐楚，欲自为报私仇也，非能为吴。"吴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杀吴王僚，乃曰："彼光将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

光之父曰吴王诸樊。诸樊弟三人：次曰馀祭，次曰夷眛，次曰季子札。诸樊知季子札贤而不立太子，以次传三弟，欲卒致国于季子

札。诸樊既死，传馀祭。馀祭死，传夷眛。夷眛死，当传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吴人乃立夷眛之子僚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当立；必以子乎，则光真適嗣，当立。”故尝阴养谋臣以求立。

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吴王僚欲因楚丧，使其二弟公子盖馀、属庸将兵围楚之灊；使延陵季子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将盖馀、属庸路，吴兵不得还。于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其后七十馀年而晋有豫让之事。

豫让者，晋人也，故尝事范氏及中行氏，而无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及智伯伐赵襄子，赵襄子与韩、魏合谋灭智伯，灭智伯之后而三分其地。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则豫让，内持刀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襄子曰：“彼义人也，吾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

人也。”卒释去之。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既去，顷之，襄子当出，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马惊，襄子曰：“此必是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豫让也。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仇，而反委质臣于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使兵围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大义之，乃使使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

其后四十馀年而轵有聂政之事。

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杀人避仇，与母、姊如齐，以屠为事。

久之，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郤。严仲子恐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侠累者。至齐，齐人或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于

屠者之间。严仲子至门请，数反，然后具酒自畅聂政母前。酒酣，严仲子奉黄金百溢，前为聂政母寿。聂政惊怪其厚，固谢严仲子。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脆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辟人，因为聂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诸侯众矣；然至齐，窃闻足下义甚高，故进百金者，将用为大人粗粝之费，得以交足下之欢，岂敢以有求望邪！"聂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严仲子固让，聂政竟不肯受也。然严仲子卒备宾主之礼而去。

久之，聂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聂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浅鲜矣，未有大功可以称者，而严仲子奉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政独安得默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仲子者，徒以亲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终。仲子所欲报仇者为谁？请得从事焉！"严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韩相侠累，侠累又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处兵卫甚设，臣欲使人刺之，终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弃，请益其车骑壮士可为足下辅翼者。"聂政曰："韩之与卫，相去中间不甚远，今杀人之相，相又国君之亲，此其势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无生得失，生得失则语泄，语泄是韩举国而与仲子为仇，岂不殆哉！"遂谢车骑人徒，聂政乃辞独行。

杖剑至韩，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韩取聂政尸暴于市，购问莫知谁子。于是韩悬购之，有能言杀相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

政姊荣闻人有刺杀韩相者，贼不得，国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悬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与？嗟乎，严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韩，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极哀，曰：“是轵深井里所谓聂政者也。”市行者诸众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国相，王悬购其名姓千金，夫人不闻与？何敢来识之也？”荣应之曰：“闻之。然政所以蒙污辱自弃于市贩之间者，为老母幸无恙，妾未嫁也。亲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严仲子乃察举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泽厚矣，可奈何！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踪，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大惊韩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

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乡使政诚知其姊无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难，必绝险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于韩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许严仲子也。严仲子亦可谓知人能得士矣！”

其后二百二十馀年秦有荆轲之事。

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

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其后秦伐魏，置东郡，徙卫元君之支属于野王。

荆轲尝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出，人或言复召荆卿。盖聂曰：“曩者吾与论剑有不称者，吾目之；试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则已驾而去榆次矣。使者还报，盖聂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摄之！”

荆轲游于邯郸，鲁句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默而逃去，遂不复会。

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居顷之，会燕太子丹质秦亡归燕。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问其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馀。意有所出，则长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见陵之怨，欲批其逆鳞哉！"丹曰："然则何由？"对曰："请入图之。"

居有间，秦将樊於期得罪于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谏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积怒于燕，足为寒心，又况闻樊将军之所在乎？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祸必不振矣！虽有管、晏，不能为之谋也。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太子曰："太傅之计，旷日弥久，心昏然，恐不能须臾。且非独于此也，夫樊将军穷困于天下，归身于丹，丹终不以迫于强秦而弃所哀怜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时也。愿太傅更虑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祸而求福，计浅而怨深，连结一人之后交，不顾国家之大害，此所谓'资怨而助祸'矣。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为人智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曰："愿因太傅而得交于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诺。"出见田先生，道"太子愿图国事于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

席而请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于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趋出。太子送至门，戒曰："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俯而笑曰："诺。"偻行见荆卿，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也，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

荆轲遂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顷而后言曰："丹所以诫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岂丹之心哉！"荆轲坐定，太子避席顿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弃其孤也。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而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则祸至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彼秦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愿，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轲曰："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于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

久之，荆轲未有行意。秦将王翦破赵，虏赵王，尽收入其地，进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荆轲曰："微太子言，臣愿谒之。今行而毋信，则秦未可亲也。夫樊将军，秦王购之金千斤，邑万家。诚得樊将军首与燕督亢之地图，奉献秦王，秦王必说见臣，臣乃得有以报。"太子曰："樊将军穷困来归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伤长者之意，愿足下更虑之！"

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荆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见陵之愧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腕而进曰："此臣之日夜切齿腐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刭。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

于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焠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乃装为遣荆卿。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荆轲有所待，欲与俱；其人居远未来，而为治行。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曰："日已尽矣，荆轲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荆轲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竖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仆所以留者，待吾客与俱。今太子迟之，请辞决矣！"遂发。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遂至秦，持千金之资币物，厚遗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嘉为先言于秦王曰：“燕王诚振怖大王之威，不敢举兵以逆军吏，愿举国为内臣，比诸侯之列，给贡职如郡县，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庙。恐惧不敢自陈，谨斩樊於期之头，及献燕督亢之地图，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闻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柙，以次进。至陛，秦舞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论功，赏群臣及当坐者各有差，而赐夏无且黄金二百溢，曰：“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

于是秦王大怒，益发兵诣赵，诏王翦军以伐燕。十月而拔蓟城。燕王喜、太子丹等尽率其精兵东保于辽东。秦将李信追击燕王急，代王嘉乃遗燕王喜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后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秦复进兵攻之。后五年，秦卒灭燕，虏燕王喜。

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皇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

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嚯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鲁句践已闻荆轲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卷八十七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

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骀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

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战攻之患。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等又面谀以重陛下过，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

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车府令赵高兼行符玺令事，皆从。始皇有二十馀子，长子扶苏以数直谏上，上使监兵上郡，蒙恬为将。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馀子莫从。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独子胡亥、丞相李斯、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馀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辒辌车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辄从辒辌车中可诸奏事。

赵高因留所赐扶苏玺书，而谓公子胡亥曰：“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闻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诸子，何可言者！”赵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权，存亡在子与高及

丞相耳，愿子图之。且夫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谫，强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闻汤、武杀其主，天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孔子著之，不为不孝。夫大行不小谨，盛德不辞让，乡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顾小而忘大，后必有害；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愿子遂之！”胡亥喟然叹曰：“今大行未发，丧礼未终，岂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赵高曰：“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

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臣请为子与丞相谋之。”高乃谓丞相斯曰：“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责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馀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皇帝二十馀子，皆君之所知。长子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明矣。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慈仁笃厚，轻财重士，辩于心而诎于口，尽礼敬士，秦之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为嗣。君计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诏，听天之命，何虑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贵圣？”斯曰：“斯，上蔡闾巷布衣也，上幸擢为丞相，封为通侯，子孙皆至尊位重禄者，故将以存亡安危属臣也。岂可负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几，孝子不勤劳而见危，人臣各守其职而已矣。君其勿复言，将令斯得罪。”高曰：“盖闻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见末而知本，观指而睹归。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权命悬于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从外制中谓之惑，从下制上谓之贼。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摇动者万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见之晚？”斯曰：“吾闻晋易太子，三世不安；齐桓兄弟争位，身死为戮；纣杀亲戚，不听谏者，国为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庙不血食。斯其犹人哉，安足为谋！”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于是斯乃听高。高乃报胡亥曰：“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

于是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馀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

使者还报，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

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臣请言之，不敢避斧钺之诛，愿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居外，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且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盖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于是群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鞫治之。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说，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李斯数欲请间谏，二世不许。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铏，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淳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

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以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李斯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书对曰：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

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

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闲于侧，则流漫之志屈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徭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闲。”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闲语君。”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闲，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

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洁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悟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

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即因劫令自杀。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即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敌。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沛公因以属吏，项王至而斩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適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史记卷八十八
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馀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雅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愿大夫

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

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馀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剪其爪以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沉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桀杀关龙逄，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

地脉哉？

史记卷八十九
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张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陈馀者，亦大梁人也，好儒术，数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陈馀非庸人也。馀年少，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

秦之灭大梁也，张耳家外黄。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两人相对。里吏尝有过笞陈馀，陈馀欲起，张耳蹑之，使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馀之桑下而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陈馀然之。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陈涉起蕲，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馀上谒陈涉。涉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馀贤，未尝见，见即大喜。

陈中豪杰父老乃说陈涉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且夫监临天下诸将，不为王不可，愿将军立为楚王也。”陈涉问此两人，两人对曰：“夫秦为无道，

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罢百姓之力，尽百姓之财。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除残也。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陈涉不听，遂立为王。

陈馀乃复说陈王曰：“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臣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愿请奇兵北略赵地。”于是陈王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馀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杰曰：“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于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豪杰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馀皆城守，莫肯下。

乃引兵东北击范阳。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虽然，贺公得通而生。”范阳令曰：“何以吊之？”对曰：“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傅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乱，秦法不施，然则慈父孝子且傅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范阳令乃使蒯通见武信君曰：“足下必将战胜然后略地，攻得然后下城，臣窃以为过矣。诚听臣之计，可不攻而降城，不战而略地，传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谓也？”蒯通曰：“今范阳令宜整顿其士卒以守战者也，怯而畏死，贪而重富贵，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为秦所置吏，诛杀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阳少年亦方杀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赍臣侯印，拜范阳令，范阳令则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杀其令。令范阳令乘朱轮华毂，使驱驰燕、赵郊。燕、赵郊见之，皆曰此范阳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赵城可毋战而降也。此臣之所谓传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从其计，因使蒯通赐范阳令侯印。赵地闻之，不战以城下者三十馀城。

至邯郸，张耳、陈馀闻周章军入关，至戲却；又闻诸将为陈王徇地，多以谗毁得罪诛，怨陈王不用其策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乃说武臣曰：“陈王起蕲，至陈而王，非必立六国后。将军今以三千人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不王无以填之。且陈王听谗，还报，恐不脱于祸。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赵后。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武臣乃听之，遂立为赵王。以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邵骚为左丞相。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

陈王使使者贺赵，令趣发兵西人关。张耳、陈馀说武臣曰：“王王赵，非楚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使韩广略燕，李良略常山，张黶略上党。

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乃与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往，燕辄杀之以求地。张耳、陈馀患之。有厮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赵王载归。"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馀辈，辄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将见之，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赵养卒乃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箠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己邪？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立武臣为王，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君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李良已定常山，还报，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秦将诈称二世使人遗李良书，不封，曰："良尝事我得显幸。良诚能反赵为秦，赦良罪，贵良。"良得书，疑不信。乃还之邯郸，益请兵。未至，道逢赵王姊出饮，从百馀骑。李良望见，以为王，伏谒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将，使骑谢李良。李良素贵，起，惭其从官。从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赵王素出将军下，今女儿乃不为将军下车，请追杀之。"李良已得秦书，固欲反赵，未决，因此怒，遣人追杀王姊道中，乃遂将其兵袭邯郸。邯郸不知，竟杀武臣、邵骚。赵人多为张耳、陈馀耳目者，以故得脱出。收其兵，得数万人。客有说张耳曰："两君羁旅，而欲附赵，难；独立赵后，扶以义，可就功。"乃求得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李良进兵击陈馀，陈馀败李良，李良走归章邯。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钜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钜鹿北。章邯军

钜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钜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使张黶、陈泽往让陈馀曰："始吾与公为刎颈交，今王与耳旦暮且死，而公拥兵数万，不肯相救，安在其相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军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陈馀曰："吾度前终不能救赵，徒尽亡军。且馀所以不俱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饿虎，何益？"张黶、陈泽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后虑！"陈馀曰："吾死顾以为无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张黶、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馀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钜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閒自杀。卒存钜鹿者，楚力也。

于是赵王歇、张耳乃得出钜鹿，谢诸侯。张耳与陈馀相见，责让陈馀以不肯救赵，及问张黶、陈泽所在。陈馀怒曰："张黶、陈泽以必死责臣，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没不出。"张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陈馀。陈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予张耳。张耳亦愕不受。陈馀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臣闻'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今陈将军与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张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陈馀还，亦望张耳不让，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陈馀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泽中渔猎。由此陈馀、张耳遂有郤。

赵王歇复居信都。张耳从项羽诸侯入关。汉元年二月，项羽立诸侯王，张耳雅游，人多为之言，项羽亦素数闻张耳贤，乃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

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于赵。"项羽以陈馀不

从入关，闻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县以封之，而徙赵王歇王代。

张耳之国，陈馀愈益怒，曰："张耳与馀功等也，今张耳王，馀独侯，此项羽不平。"及齐王田荣叛楚，陈馀乃使夏说说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尽王诸将善地，徙故王王恶地，今赵王乃居代！愿王假臣兵，请以南皮为扞蔽。"田荣欲树党于赵以反楚，乃遣兵从陈馀。陈馀因悉三县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故耳走汉。汉王亦还定三秦，方围章邯废丘。张耳谒汉王，汉王厚遇之。

陈馀已败张耳，皆复收赵地，迎赵王于代，复为赵王。赵王德陈馀，立以为代王。陈馀为赵王弱，国初定，不之国，留傅赵王，而使夏说以相国守代。

汉二年，东击楚，使使告赵，欲与俱。陈馀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馀。陈馀乃遣兵助汉。汉之败于彭城西，陈馀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

汉三年，韩信已定魏地，遣张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馀泜水上，追杀赵王歇襄国。汉立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薨，谥为景王。子敖嗣立为赵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赵王敖后。

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馀，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说王曰："夫天下豪杰并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无礼，请为王杀之！"张敖啮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亡国，赖高祖得复国，德流子

孙，秋豪皆高祖力也。愿君无复出口。”贯高、赵午等十馀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杀之，何乃污王为乎？令事成归王，事败独身坐耳。”

汉八年，上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厕。上过欲宿，心动，问曰：“县名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

汉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乃上变告之。于是上皆并逮捕赵王、贯高等。十馀人皆争自刭，贯高独怒骂曰：“谁令公为之？今王实无谋，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谁白王不反者！”乃辎车胶致，与王诣长安。治张敖之罪。上乃诏赵群臣宾客有敢从王皆族。贯高与客孟舒等十馀人，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从来。贯高至，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吕后数言张王以鲁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张敖据天下，岂少而女乎！”不听。廷尉以贯高事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问之箯舆前。仰视曰：“泄公邪？”泄公劳苦如生平欢，与语，问张王果有计谋不。高曰：“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为者王不知状。于是泄公入，具以报，上乃赦赵王。

上贤贯高为人能立然诺，使泄公具告之，曰：“张王已出。”因赦贯高。贯高喜曰：“吾王审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贯高曰：“所以不死一身，无馀者，白张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杀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我不愧于心乎？”乃仰绝肮，遂死。当此之时，名闻天下。

张敖已出，以尚鲁元公主故，封为宣平侯。于是上贤张王诸客，

以钳奴从张王入关，无不为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

张敖，高后六年薨。子偃为鲁元王。以母吕后女故，吕后封为鲁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张敖他姬子二人：寿为乐昌侯，侈为信都侯。高后崩，诸吕无道，大臣诛之，而废鲁元王及乐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复封故鲁元王偃为南宫侯，续张氏。

太史公曰：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杰，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与太伯、延陵季子异矣。

史记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迁咎为家人。陈胜之起王也，咎往从之。陈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齐、赵使车各五十乘，立周市为魏王。市辞不受，迎魏咎于陈。五反，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

章邯已破陈王，乃进兵击魏王于临济。魏王乃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遂击破杀周市等军，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约定，咎自烧杀。

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馀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汉元年，项羽封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于河东，都平阳，为西魏王。

汉王还定三秦，渡临晋，魏王豹以国属焉，遂从击楚于彭城。汉败，还至荥阳，豹请归视亲病，至国，即绝河津叛汉。汉王闻魏豹反，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郦生曰："缓颊往说魏豹，能下之，吾以万户封若。"郦生说豹。豹谢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耳。今汉王慢而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也，吾不忍复见也。"于是汉王遣韩信击，虏豹于河东，传诣荥阳，以豹国为郡。汉王令豹守荥阳。楚围之急，周苛遂杀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陈胜、项梁之起，少年或谓越曰：“诸豪杰相立畔秦，仲可以来，亦效之。”彭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居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彭越，曰：“请仲为长。”越谢曰：“臣不愿与诸君。”少年强请，乃许。与期旦日日出会，后期者斩。旦日日出，十馀人后，后者至日中，于是越谢曰：“臣老，诸君强以为长。今期而多后，不可尽诛，诛最后者一人。”令校长斩之。皆笑曰：“何至是？请后不敢。”于是越乃引一人斩之，设坛祭，乃令徒属。徒属皆大惊，畏越，莫敢仰视。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馀人。

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将其众居钜野中，收魏散卒。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彭越众万馀人毋所属。汉元年秋，齐王田荣畔项王，乃使人赐彭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楚命萧公角将兵击越，越大破楚军。汉王二年春，与魏王豹及诸侯东击楚，彭越将其兵三万馀人归汉于外黄。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

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复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后粮于梁地。汉四年冬，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彭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项王闻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东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复为楚。越将其兵北走穀城。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馀城，得谷十馀万斛，以给汉王食。

汉王败，使使召彭越并力击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汉王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齐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

亦欲王，而君王不早定。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国；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齐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复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许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项籍已死。春，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

六年，朝陈。九年，十年，皆来朝长安。

十年秋，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太仆，欲斩之。太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雒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西至郑，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雒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

史记卷九十一
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布已论输丽山，丽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

陈胜之起也，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灭陈胜，破吕臣军，布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东。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陈婴以项氏世为楚将，乃以兵属项梁，渡淮南，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

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等，布常冠军。项梁至薛，闻陈王定死，乃立楚怀王。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为当阳君。项梁败死定陶，怀王徙都彭城，诸将英布亦皆保聚彭城。当是时，秦急围赵，赵数使人请救。怀王使宋义为上将，范增为末将，项籍为次将，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军，悉属宋义，北救赵。及项籍杀宋义于河上，怀王因立籍为上将军，诸将皆属项籍。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以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馀万人。至关，不得入，又使布等先从间道破关下军，遂得入，至咸阳。布常为

军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都六。

汉元年四月，诸侯皆罢麾下，各就国。项氏立怀王为义帝，徙都长沙，乃阴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其八月，布使将击义帝，追杀之郴县。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

汉三年，汉王击楚，大战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谓左右曰："如彼等者，无足与计天下事。"谒者随何进曰："不审陛下所谓。"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此臣之所以为使。使何得见，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闻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王倍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曰："汉王使臣敬进书大王御者，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随何曰："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北向而臣事之，必以楚为强，可以托国也。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扫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托，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汉为弱也。夫楚兵虽强，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帝也。然而楚王恃战胜自强，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深沟壁垒，分卒守徼乘塞，楚人还兵，间以梁地，深入敌国八九百里，欲战则不得，攻城则力不能，老弱转粮千里之外；楚兵至荥阳、成皋，汉坚守

而不动，进则不得攻，退则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胜汉，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适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汉，其势易见也。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臣窃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倍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汉王敬使使臣进愚计，愿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请奉命。”阴许畔楚与汉，未敢泄也。

楚使者在，方急责英布发兵，舍传舍。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说布曰：“事已搆，可遂杀楚使者，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于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淮南，项王留而攻下邑。数月，龙且击淮南，破布军。布欲引兵走汉，恐楚王杀之，故间行与何俱归汉。

淮南王至，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布使者颇得故人幸臣，将众数千人归汉。汉益分布兵而与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为淮南王，与击项籍。

汉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

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随何之功，谓何为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五万人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

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

七年，朝陈。八年，朝雒阳。九年，朝长安。

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曰："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筹策之计，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于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

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馀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

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甄。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阵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馀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立皇子长为淮南王，封贲赫为期思侯，诸将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

史记卷九十二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麾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

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

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郦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缶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后九月，破代兵，禽夏说阏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麾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应曰："诺。"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赵军望见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泜水上，禽赵王歇。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缚，东向坐，西向对，师事之。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

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愿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鄗下，身死泜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阏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褕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释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喧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郦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将军将数万众，岁馀乃下赵五十馀城，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郦生，即留纵酒，罢

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菑。齐王田广以郦生卖己，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请救。韩信已定临菑，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平生知韩信为人，易与耳。且夫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人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阵。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详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

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武涉已去，齐人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愿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杰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遝，熛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巩、雒，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盖闻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愿足下孰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向利倍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成安君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黶、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泜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黶、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听不失一二者，不可乱以言；计不失本末者，不可纷以辞。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牦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虿之致螫；骐骥之跼蹐，不如驽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汉，又自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蒯通说不听，已说狂为巫。

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

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项王亡将钟离眛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人或说信曰："斩眛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眛计事。眛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信。至雒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

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史记卷九十三
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韩王信者，故韩襄王孽孙也，长八尺五寸。及项梁之立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项梁败死定陶，成奔怀王。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

沛公立为汉王，韩信从入汉中，乃说汉王曰："项王王诸将近地，而王独远居此，此左迁也。士卒皆山东人，跂而望归，及其锋东向，可以争天下。"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遣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馀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三年，汉王出荥阳，韩王信、周苛等守荥阳。及楚败荥阳，信降楚，已而得亡，复归汉，汉复立以为韩王，竟从击破项籍，天下定。五年春，遂与剖符为韩王，王颍川。

明年春，上以韩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信

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人，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上许之，信乃徙治马邑。秋，匈奴冒顿大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太原。

七年冬，上自往击，破信军铜鞮，斩其将王喜。信亡走匈奴。其将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立赵苗裔赵利为王，复收信败散兵，而与信及冒顿谋攻汉。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馀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向，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韩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汉十年，信令王黄等说误陈豨。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人居参合，距汉。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复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韩王信报曰："陛下擢仆起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为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今仆有三罪于陛下，而欲求活于世，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也，势不可耳。"遂战。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信之入匈奴，与太子俱；及至颓当城，生子，因名曰颓当。韩太子亦生子，命曰婴。至孝文十四年，颓当及婴率其众降汉。汉封颓当

为弓高侯，婴为襄城侯。吴楚军时，弓高侯功冠诸将。传子至孙，孙无子，失侯。婴孙以不敬失侯。颓当孽孙韩嫣，贵幸，名富显于当世。其弟说，再封，数称将军，卒为案道侯。子代，岁馀坐法死。后岁馀，说孙曾拜为龙頞侯，续说后。

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卢绾常随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绾封为长安侯。长安，故咸阳也。

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七月还，从击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欲王卢绾，为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卢绾，皆言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诏许之。汉五年八月，乃立卢绾为燕王。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

汉十一年秋，陈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燕王绾亦击其东北。当是时，陈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燕王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张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见张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燕王绾疑张胜与胡反，上书请族张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它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

汉十二年，东击黥布，豨常将兵居代，汉使樊哙击斩豨。其裨将

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计谋于豨所。高祖使使召卢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卢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燕。燕王绾悉将其宫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绾为蛮夷所侵夺，常思复归。居岁馀，死胡中。

高后时，卢绾妻子亡降汉，会高后病，不能见，舍燕邸，为欲置酒见之。高后竟崩，不得见。卢绾妻亦病死。

孝景中六年，卢绾孙他之，以东胡王降，封为亚谷侯。

陈豨者，宛朐人也，不知始所以得从。及高祖七年冬，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乃封豨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兵，边兵皆属焉。

豨常告归过赵，赵相周昌见豨宾客随之者千馀乘，邯郸官舍皆满。豨所以待宾客布衣交，皆出客下。豨还之代，周昌乃求入见。见上，具言豨宾客盛甚，擅兵于外数岁，恐有变。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财物诸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称病甚。九月，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

上闻，乃赦赵、代吏人为豨所诖误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郸，喜曰："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赵相奏斩

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问曰："守、尉反乎？"对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复以为常山守、尉。上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四人。"四人谒，上谩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皆曰："善。"于是上曰："陈豨将谁？"曰："王黄、曼丘臣，皆故贾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购黄、臣等。

十一年冬，汉兵击斩陈豨将侯敞、王黄于曲逆下，破豨将张春于聊城，斩首万馀。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击东垣，东垣不下，卒骂上；东垣降，卒骂者斩之，不骂者黥之。更命东垣为真定。王黄、曼丘臣其麾下受购赏之，皆生得，以故陈豨军遂败。

上还至洛阳。上曰："代居常山北，赵乃从山南有之，远。"乃立子恒为代王，都中都，代、雁门皆属代。

高祖十二年冬，樊哙军卒追斩豨于灵丘。

太史公曰：韩信、卢绾非素积德累善之世，徼一时权变，以诈力成功，遭汉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称孤。内见疑强大，外倚蛮貊以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穷智困，卒赴匈奴，岂不哀哉！陈豨，梁人，其少时数称慕魏公子；及将军守边，招致宾客而下士，名声过实。周昌疑之，疵瑕颇起，惧祸及身，邪人进说，遂陷无道。于戏悲夫！夫计之生孰成败于人也，深矣！

史记卷九十四
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故齐王田氏族也。儋从弟田荣，荣弟田横，皆豪，宗强，能得人。

陈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诸侯皆反秦自立，齐，古之建国，儋，田氏，当王。"遂自立为齐王，发兵以击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

秦将章邯围魏王咎于临济，急。魏王请救于齐，齐王田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魏军，杀田儋于临济下。儋弟田荣收儋馀兵东走东阿。

齐人闻王田儋死，乃立故齐王建之弟田假为齐王，田角为相，田閒为将，以距诸侯。

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之急，乃引兵击破章邯军东阿下。章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而田荣怒齐之立假，乃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齐相角亡走赵；角弟田閒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田荣乃立田儋子市为齐王，荣相之，田横为将，平齐地。

项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项梁使使告赵、齐，发兵共击章邯。田荣曰："使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閒，乃肯出兵。"楚怀王

曰："田假与国之王，穷而归我，杀之不义。"赵亦不杀田角、田閒以市于齐。齐曰："蝮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何者？为害于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于楚、赵，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杀？且秦复得志于天下，则齮齕用事者坟墓矣。"楚、赵不听，齐亦怒，终不肯出兵。章邯果败杀项梁，破楚兵，楚兵东走，而章邯渡河围赵于钜鹿。项羽往救赵，由此怨田荣。

项羽既存赵，降章邯等，西屠咸阳，灭秦而立侯王也，乃徙齐王田市更王胶东，治即墨。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入关，故立都为齐王，治临淄。故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兵降项羽，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治博阳。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故不得王；赵将陈馀亦失职，不得王：二人俱怨项王。

项王既归，诸侯各就国，田荣使人将兵助陈馀，令反赵地，而荣亦发兵以距击田都，田都亡走楚。田荣留齐王市，无令之胶东。市之左右曰："项王强暴，而王当之胶东，不就国，必危。"市惧，乃亡就国。田荣怒，追击杀齐王市于即墨，还攻杀济北王安。于是田荣乃自立为齐王，尽并三齐之地。

项王闻之，大怒，乃北伐齐。齐王田荣兵败，走平原，平原人杀荣。项王遂烧夷齐城郭，所过者尽屠之。齐人相聚畔之。荣弟横，收齐散兵，得数万人，反击项羽于城阳。而汉王率诸侯败楚，入彭城。项羽闻之，乃释齐而归，击汉于彭城，因连与汉战，相距荥阳。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田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于相。

横定齐三年，汉王使郦生往说下齐王广及其相国横。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汉将韩信引兵且东击齐。齐初使华无伤、田解军于历下以距汉，汉使至，乃罢守战备，纵酒，且遣使与汉平。汉将韩信已平

赵、燕，用蒯通计，度平原，袭破齐历下军，因人临淄。齐王广、相横怒，以郦生卖己，而烹郦生。齐王广东走高密，相横走博，守相田光走城阳，将军田既军于胶东。楚使龙且救齐，齐王与合军高密。汉将韩信与曹参破杀龙且，虏齐王广。汉将灌婴追得齐守相田光。至博，而横闻齐王死，自立为齐王，还击婴，婴败横之军于嬴下。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韩信已杀龙且，因令曹参进兵破杀田既于胶东，使灌婴破杀齐将田吸于千乘。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

后岁馀，汉灭项籍，汉王立为皇帝，以彭越为梁王。田横惧诛，而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后恐为乱，乃使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因谢曰："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郦商为汉将而贤，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高皇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雒阳。

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乎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田横。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刭，下从之。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馀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谋。乱齐骄淮阴，其卒亡此两人！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

史记卷九十五
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舞阳侯樊哙者，沛人也。以屠狗为事，与高祖俱隐。

初从高祖起丰，攻下沛。高祖为沛公，以哙为舍人。从攻胡陵、方与，还守丰，击泗水监丰下，破之。复东定沛，破泗水守薛西。与司马尼战砀东，却敌，斩首十五级，赐爵国大夫。常从，沛公击章邯军濮阳，攻城先登，斩首二十三级，赐爵列大夫。复常从，从攻城阳，先登。下户牖，破李由军，斩首十六级，赐上间爵。从攻围东郡守尉于成武，却敌，斩首十四级，捕虏十一人，赐爵五大夫。从击秦军，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击破赵贲军开封北，以却敌先登，斩侯一人，首六十八级，捕虏二十七人，赐爵卿。从攻破杨熊军于曲遇。攻宛陵，先登，斩首八级，捕虏四十四人，赐爵封号贤成君。从攻长社、辗辕，绝河津，东攻秦军于尸，南攻秦军于犨。破南阳守齮于阳城。东攻宛城，先登。西至郦，以却敌，斩首二十四级，捕虏四十人，赐重封。攻武关，至霸上，斩都尉一人，首十级，捕虏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

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项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项伯常屏蔽之。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铁盾入到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项羽目之，问为谁。张良曰："沛公参乘樊哙。"项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项羽曰："能复饮乎？"哙

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阳，暴师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沛公如厕，麾樊哙去。既出，沛公留车骑，独骑一马，与樊哙等四人步从，从间道山下归走霸上军，而使张良谢项羽。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哙奔入营谯让项羽，沛公事几殆。

明日，项羽入屠咸阳，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哙爵为列侯，号临武侯。迁为郎中，从入汉中。

还定三秦，别击西丞白水北，雍轻车骑于雍南，破之。从攻雍、櫟城，先登。击章平军好畤，攻城，先登陷阵，斩县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级，虏二十人，迁郎中骑将。从击秦车骑壤东，却敌，迁为将军。攻赵贲，下郿、槐里、柳中、咸阳；灌废丘，最。至栎阳，赐食邑杜之樊乡。从攻项籍，屠煮枣。击破王武、程处军于外黄。攻邹、鲁、瑕丘、薛。项羽败汉王于彭城，尽复取鲁、梁地。哙还至荥阳，益食平阴二千户，以将军守广武。一岁，项羽引而东。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陈，大破之。屠胡陵。

项籍既死，汉王为帝，以哙坚守战有功，益食八百户。从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虏荼，定燕地。楚王韩信反，哙从至陈，取信，定楚。更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舞阳，号为舞阳侯，除前所食。以将军从高祖攻反韩王信于代。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击陈豨与曼丘臣军，战襄国，破柏人，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县，残东垣，迁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军于无终、广昌。破豨别将胡人王黄军于代南，因击韩信军于参合。军所将卒斩韩信，破豨胡骑横谷，斩将军赵既，虏代丞相冯梁、守孙奋、大将王黄、将军、太仆解福等十人。与诸将共定代乡邑七十三。其后燕王卢绾反，哙以相国击卢绾，破其丞相抵蓟南，定燕地，凡县十八，乡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户，定食舞阳五千四百

户。从，斩首百七十六级，虏二百八十八人。别，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县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将军十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哙以吕后女弟吕媭为妇，生子伉，故其比诸将最亲。

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其后卢绾反，高帝使哙以相国击燕。是时高帝病甚，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上一日宫车晏驾，则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乃使陈平载绛侯代将，而即军中斩哙。陈平畏吕后，执哙诣长安。至则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

孝惠六年，樊哙卒，谥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吕须亦为临光侯，高后时用事专权，大臣尽畏之。伉代侯九岁，高后崩。大臣诛诸吕、吕须眷属，因诛伉。舞阳侯中绝数月。孝文帝既立，乃复封哙他庶子市人为舞阳侯，复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岁卒，谥为荒侯。子他广代侯。六岁，侯家舍人得罪他广，怨之，乃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他广，他广实非荒侯子，不当代后。"诏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广夺侯为庶人，国除。

曲周侯郦商者，高阳人。陈胜起时，商聚少年东西略人，得数千。沛公略地至陈留，六月馀，商以将卒四千人属沛公于岐。从攻长社，先登，赐爵封信成君。从沛公攻缑氏，绝河津，破秦军洛阳东。从攻下宛、穰，定十七县。别将攻旬关，定汉中。

项羽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别将定北地、上郡。破雍将军焉氏，周类军栒邑，苏驵军于泥阳。赐食邑武成六千户。以陇西都尉从击项籍军五月，出钜野，与钟离眛战，疾斗，受梁相国印，益食邑四千户。以梁相国将从击项羽二岁三月，攻胡陵。

项羽既已死，汉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将军从击荼，战龙脱，先登陷阵，破荼军易下，却敌，迁为右丞相，赐爵列侯，与诸侯剖符，世世勿绝，食邑涿五千户，号曰涿侯。以右丞相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赵相国印。以右丞相、赵相国别与绛侯等定代、雁门，得代丞相程纵、守相郭同、将军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还，以将军为太上皇卫一岁七月。以右丞相击陈豨，残东垣。又以右丞相从高帝击黥布，攻其前拒，陷两阵，得以破布军，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户，除前所食。凡别破军三，降定郡六，县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将各一人，小将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商事孝惠、高后时，商病，不治。其子寄，字况，与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诛诸吕，吕禄为将军，军于北军，太尉勃不得入北军，于是乃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况绐吕禄，吕禄信之，故与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据北军，遂诛诸吕。是岁商卒，谥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称郦况卖交也。

孝景前三年，吴、楚、齐、赵反，上以寄为将军，围赵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栾布自平齐来，乃下赵城，灭赵，王自杀，除国。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夺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坚封为缪侯，续郦氏后。缪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怀侯世宗立。世宗卒，子侯终根立，为太常，坐法，国除。

汝阴侯夏侯婴，沛人也。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

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婴爵七大夫，以为太仆。从攻胡陵，婴与萧何降泗水监平，平以胡陵降，赐婴爵五大夫。从击秦军砀东，攻济阳，下户牖，破李由军雍丘下，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执帛。常以太仆奉车从击章邯军东阿、濮阳下，以兵车趣攻战疾，破之，赐爵执珪。复常奉车从击赵贲军开封，杨熊军曲遇。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因复常奉车从击秦军雒阳东，以兵车趣攻战疾，赐爵封转为滕公。因复奉车从攻南阳，战于蓝田、芷阳，以兵车趣攻战疾，至霸上。项羽至，灭秦，立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婴爵列侯，号昭平侯，复为太仆，从入蜀、汉。

还定三秦，从击项籍。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

汉王既至荥阳，收散兵，复振，赐婴食祈阳。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陈，卒定楚，至鲁，益食兹氏。

汉王立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婴以太仆从击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更食汝阴，剖符世世勿绝。以太仆从击代，至武泉、云中，益食千户。因从击韩信军胡骑晋阳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为胡所围，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遗阏氏，冒顿开围一角。高帝出欲驰，婴固徐行，弩皆持满外向，卒得脱。益食婴细阳千户。复以太仆从击胡骑句注北，大破之。以太仆击胡骑平城南，三陷阵，功为多，赐所夺邑五百户。以太仆击陈豨、黥布军，陷阵却敌，益食千户，定食汝阴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

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崩。以太仆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于下邑之间也，乃赐婴县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以太仆与东牟侯入清宫，废少帝，以天子法驾迎代王代邸，与大臣共立为孝文皇帝，复为太仆。八岁卒，谥为文侯。子夷侯灶立，七年卒。子共侯赐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颇尚平阳公主。立十九岁，元鼎二年，坐与父御婢奸罪，自杀，国除。

颍阴侯灌婴者，睢阳贩缯者也。高祖之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败杀项梁，而沛公还军于砀，婴初以中涓从击破东郡尉于成武及秦军于扛里，疾斗，赐爵七大夫。从攻秦军亳南、开封、曲遇，战疾力，赐爵执帛，号宣陵君。从攻阳武以西至雒阳，破秦军尸北，北绝河津，南破南阳守齮阳城东，遂定南阳郡。西人武关，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赐爵执珪，号昌文君。

沛公立为汉王，拜婴为郎中，从入汉中，十月，拜为中谒者。从还定三秦，下栎阳，降塞王。还围章邯于废丘，未拔。从东出临晋关，击降殷王，定其地。击项羽将龙且、魏相项他军定陶南，疾战，破之。赐婴爵列侯，号昌文侯，食杜平乡。

复以中谒者从降下砀，以至彭城。项羽击，大破汉王。汉王遁而西，婴从还，军于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从击破之。攻下黄，西收兵，军于荥阳。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受诏别击楚军后，绝其饷道，起阳武至襄邑。击项羽之将项冠于鲁下，破之，所将卒斩右司马、骑将各一人。击破柘公王武，军于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以骑

渡河南，送汉王到雒阳，使北迎相国韩信军于邯郸。还至敖仓，婴迁为御史大夫。

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乡。以御史大夫受诏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所将卒虏车骑将军华毋伤及将吏四十六人。降下临菑，得齐守相田光。追齐相田横至嬴、博，破其骑，所将卒斩骑将一人，生得骑将四人。攻下嬴、博，破齐将军田吸于千乘，所将卒斩吸。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旋于高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身生得亚将周兰。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破薛郡长，身虏骑将一人。攻傅阳，前至下相以东南僮、取虑、徐。度淮，尽降其城邑，至广陵。项羽使项声、薛公、郯公复定淮北。婴度淮北，击破项声、郯公下邳，斩薛公，下下邳，击破楚骑于平阳，遂降彭城，虏柱国项佗，降留、薛、沛、酇、萧、相。攻苦、谯，复得亚将周兰。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

汉王立为皇帝，赐益婴邑三千户。其秋，以车骑将军从击破燕王臧荼。明年，从至陈，取楚王信。还，剖符，世世勿绝，食颍阴二千五百户，号曰颍阴侯。

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受诏别降楼烦以北六县，斩代左相，破胡骑于武泉北。复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所将卒斩胡白题将一人。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至平城，为胡所围，从还军东垣。

从击陈豨，受诏别攻豨丞相侯敞军曲逆下，破之，卒斩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卢奴、上曲阳、安国、安平。攻下东垣。

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于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诛。婴身生得左司马一人，所将卒斩其小将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归，定令婴食颍阴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从得二千石二人，别破军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国一，郡二，县五十二，得将军二人，柱国、相国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婴自破布归，高帝崩，婴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吕太后。太后崩，吕禄等以赵王自置为将军，军长安，为乱。齐哀王闻之，举兵西，且入诛不当为王者。上将军吕禄等闻之，乃遣婴为大将，将军往击之。婴行至荥阳，乃与绛侯等谋，因屯兵荥阳，风齐王以诛吕氏事，齐兵止不前。绛侯等既诛诸吕，齐王罢兵归，婴亦罢兵自荥阳归，与绛侯、陈平共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于是益封婴三千户，赐黄金千斤，拜为太尉。

三岁，绛侯勃免相就国，婴为丞相，罢太尉官。是岁，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婴将骑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去，济北王反，诏乃罢婴之兵。后岁馀，婴以丞相卒，谥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三年，彊有罪，绝二岁。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婴孙贤为临汝侯，续灌氏后，八岁，坐行赇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张丞相苍者，阳武人也。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及沛公略地过阳武，苍以客从攻南阳。苍坐法当斩，解衣伏质，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遂从西入武关，至咸阳。沛公立为汉王，入汉中，还定三秦。陈馀击走常山王张耳，耳归汉，汉乃以张苍为常山守。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赵地已平，汉王以苍为代相，备边寇。已而徙为赵相，相赵王耳。耳卒，相赵王敖。复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击之，苍以代相从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

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是时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黥布反亡，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张苍相之。十四年，迁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从兄曰周苛，秦时皆为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击破泗水守监，于是周昌、周苛自卒史从沛公，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从入关，破秦。沛公立为汉王，以周苛为御史大夫，周昌为中尉。

汉王四年，楚围汉王荥阳急，汉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荥阳城。楚破荥阳城，欲令周苛将。苛骂曰：“若趣降汉王！不然，今为虏

矣！”项羽怒，烹周苛。于是乃拜周昌为御史大夫。常从击破项籍。以六年中与萧、曹等俱封：封周昌为汾阴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为高景侯。

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燕时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然尤惮周昌。及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箱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

是后戚姬子如意为赵王，年十岁，高祖忧即万岁之后不全也。赵尧年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然奇才也，君必异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尧年少，刀笔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顷之，赵尧侍高祖。高祖独心不乐，悲歌，群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赵尧进请问曰：“陛下所为不乐，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郤邪？备万岁之后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群臣谁可者？”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自吕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惮之。独昌可。”高祖曰：“善。”于是乃召周昌，谓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王。”周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于诸侯乎？”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王，念非公无可者。公不得已强行！”于是徙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

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孰视赵尧，曰：“无以易尧。”遂拜赵尧为御史大夫。尧亦前有军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从击陈豨有功，封为江邑侯。

高祖崩，吕太后使使召赵王，其相周昌令王称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为不遣赵王。于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谒高后，高后怒而骂周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何？"昌既征，高后使使召赵王，赵王果来。至长安月馀，饮药而死。周昌因谢病不朝见，三岁而死。

后五岁，高后闻御史大夫江邑侯赵尧高祖时定赵王如意之画，乃抵尧罪，以广阿侯任敖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狱吏。高祖尝辟吏，吏系吕后，遇之不谨。任敖素善高祖，怒，击伤主吕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从为御史，守丰二岁。高祖立为汉王，东击项籍，敖迁为上党守。陈豨反时，敖坚守，封为广阿侯，食千八百户。高后时为御史大夫。三岁免，以平阳侯曹窋为御史大夫。高后崩，与大臣共诛吕禄等。免，以淮南相张苍为御史大夫。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婴卒，张苍为丞相。

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于为丞相，卒就之，故汉家言律历者，本之张苍。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

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

苍为丞相十馀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汉土德时，其符有黄龙当见。诏下其议张苍，张苍以为非是，罢之。其后黄龙见成纪，于是文

帝召公孙臣以为博士，草土德之历制度，更元年。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苍任人为中候，大为奸利，上以让苍，苍遂病免。苍为丞相十五岁而免。孝景前五年，苍卒，谥为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类代为侯，八年，坐临诸侯丧后就位不敬，国除。

初，张苍父长不满五尺，及生苍，苍长八尺馀，为侯、丞相。苍子复长。及孙类，长六尺馀，坐法失侯。苍之免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以百数，尝孕者不复幸。苍年百有馀岁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率。从击黥布军，为都尉。孝惠时，为淮阳守。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二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户。张苍已为丞相，嘉迁为御史大夫。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因故邑封为故安侯。

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隆爱幸，赏赐累巨万，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如是。是时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礼。丞相奏事毕，因言曰："陛下爱幸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坐自如，故不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文帝泣曰："丞相几杀臣。"

嘉为丞相五岁，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贵

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门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嘉闻之，欲因此以法错擅穿宗庙垣为门，奏请诛错。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景帝。至朝，丞相奏请诛内史错。景帝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先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呕血而死。谥为节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岁，坐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国除。

自申屠嘉死之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及今上时，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

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强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

孝武时丞相多甚，不记，莫录其行起居状略。且纪征和以来：

有车丞相，长陵人也。卒而有韦丞相代。韦丞相贤者，鲁人也。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韦丞相言曰："我即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后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时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让国之名。后坐

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韦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济阴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诸吏带剑，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至乃借剑而敢入奏事。其时京兆尹赵君，丞相奏以免罪，使人执魏丞相，欲求脱罪而不听。复使人胁恐魏丞相，以夫人贼杀侍婢事而私独奏请验之，发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击问之，实不以兵刃杀也。而丞相司直繁君奏京兆尹赵君迫胁丞相，诬以夫人贼杀婢，发吏卒围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屏骑士事，赵京兆坐腰斩。又有使掾陈平等劾中尚书，疑以独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长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蚕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为关内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国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鲁国人也。以读书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时，以有旧故，封为列侯，而因为丞相。明于事，有大智，后世称之。以丞相病死。子显嗣。后坐骑至庙，不敬，有诏夺爵一级，失列侯，得食故国邑。显为吏至太仆，坐官耗乱，身及子男有奸赃，免为庶人。

邴丞相卒，黄丞相代。长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与韦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贱时会于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后三人竟更相代为丞相，何见之明也。

黄丞相霸者，淮阳人也。以读书为吏，至颍川太守。治颍川，以礼义条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风晓令自杀。化大行，名声闻。孝宣帝下制曰："颍川太守霸，以宣布诏令治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征为京兆尹而至丞相，复以礼义为治。以丞相病死。

子嗣，后为列侯。黄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国代。于丞相已有廷尉传，在张廷尉语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韦玄成代。

韦丞相玄成者，即前韦丞相子也。代父，后失列侯。其人少时好读书，明于诗、论语。为吏至卫尉，徙为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为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为丞相，因封故邑为扶阳侯。数年，病死。孝元帝亲临丧，赐赏甚厚。子嗣后。其治容容随世俗浮沉，而见谓谄巧。而相工本谓之当为侯代父，而后失之；复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为丞相，世间美之，岂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韦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佣作以给食饮。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经以不中科故明习。补平原文学卒史。数年，郡不尊敬。御史征之，以补百石属荐为郎，而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御史大夫郑弘坐事免，而匡君为御史大夫。岁馀，韦丞相死，匡君代为丞相，封乐安侯。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命也哉！

太史公曰：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然多至御史大夫即去者，诸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或乃阴私相毁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为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满岁，而韦丞相死，即代之矣，岂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贤圣之才，困厄不得者众甚也。

史记卷九十七
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郦生食其者，陈留高阳人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

及陈胜、项梁等起，诸将徇地过高阳者数十人，郦生闻其将皆握齱，好苛礼自用，不能听大度之言，郦生乃深自藏匿。后闻沛公将兵略地陈留郊，沛公麾下骑士适郦生里中子也，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沛公至高阳传舍，使人召郦生。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郦生因言六国从横时。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夫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也，今其城又多积粟。臣善其令，请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听，足下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

君。

郦生言其弟郦商，使将数千人从沛公西南略地。郦生常为说客，驰使诸侯。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拔荥阳，汉兵遁保巩、洛。楚人闻淮阴侯破赵，彭越数反梁地，则分兵救之。淮阴方东击齐，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拒楚。郦生因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方今楚易取而汉反却，自夺其便，臣窃以为过矣。且两雄不俱立，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农夫释耒，工女下机，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效实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方今燕、赵已定，唯齐未下。今田广据千里之齐，田閒将二十万之众，军于历城，诸田宗强，负海阻河济，南近楚，人多变诈，足下虽遣数十万师，未可以岁月破也。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而称东藩。"上曰："善。"

乃从其画，复守敖仓，而使郦生说齐王曰："王知天下之所归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归，则齐国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归，即齐国未可得保也。"齐王曰："天下何所归？"曰："归汉。"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汉王先入咸阳，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项王迁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击三秦，出关而责义帝之处，收天下之兵，立诸侯之后。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赂即以分其士，与天下同其利，豪英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王有倍约之名，杀义帝之负；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项氏莫得用事；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赂，积而不能赏：天下畔之，贤才怨

之，而莫为之用。故天下之士归于汉王，可坐而策也。夫汉王发蜀汉，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党之兵；下井陉，诛成安君；破北魏，举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后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广以为然，乃听郦生，罢历下兵守战备，与郦生日纵酒。

淮阴侯闻郦生伏轼下齐七十馀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烹汝！”郦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烹郦生，引兵东走。

汉十二年，曲周侯郦商以丞相将兵击黥布有功。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郦食其子疥数将兵，功未当侯，上以其父故，封疥为高梁侯。后更食武遂，嗣三世。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诈诏衡山王取百斤金，当弃市，病死，国除也。

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

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有口者，陆生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为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一岁中往来过他客，率不过再三过，数见不鲜，无久[illegible]公为也。”

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

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陈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陆生为饮食费。陆生以此游汉廷公卿间，名声藉甚。

及诛诸吕，立孝文帝，陆生颇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陈丞相等乃言陆生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黄屋称制，令比诸侯，皆如意旨。语在南越语中。陆生竟以寿终。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尝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后复事黥布。布欲反时，问平原君，平原君非之，布不听而听梁父侯，遂反。汉已诛布，闻平原君谏不与谋，得不诛。语在黥布语中。

平原君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时辟阳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见。及平原君母死，陆生素与平原君善，过之。平原君家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服具，陆生令平原君发丧。陆生往见辟阳侯，贺曰：“平原君母死。”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乎？”陆贾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税凡五百金。

辟阳侯幸吕太后，人或毁辟阳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

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急，因使人欲见平原君。平原君辞曰："狱急，不敢见君。"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共幸君，君贵富益倍矣。"于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计，言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之囚，欲见平原君，平原君不见辟阳侯，辟阳侯以为背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不诛。计画所以全者，皆陆生、平原君之力也。

孝文帝时，淮南厉王杀辟阳侯，以诸吕故。文帝闻其客平原君为计策，使吏捕欲治。闻吏至门，平原君欲自杀。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杀为？"平原君曰："我死祸绝，不及而身矣。"遂自刭。孝文帝闻而惜之，曰："吾无意杀之。"乃召其子，拜为中大夫。使匈奴，单于无礼，乃骂单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踵军门上谒曰："高阳贱民郦食其，窃闻沛公暴露，将兵助楚讨不义，敬劳从者，愿得望见，口画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问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对曰："状貌类大儒，衣儒衣，冠侧注。"沛公曰："为我谢之，言我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使者出谢曰："沛公敬谢先生，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郦生瞋目案剑叱使者曰："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曰'走！复入言，而公高阳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

郦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

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也？臣愿以事见，而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儒人也’。夫足下欲兴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见，窃为足下失之。”沛公谢曰：“向者闻先生之容，今见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问所以取天下者。郦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陈留。陈留者，天下之据衝也，兵之会地也，积粟数千万石，城守甚坚。臣素善其令，愿为足下说之。不听臣，臣请为足下杀之，而下陈留。足下将陈留之众，据陈留之城，而食其积粟，招天下之从兵；从兵已成，足下横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闻命矣。”

于是郦生乃夜见陈留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叛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吾不可以应。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愿勿复道。”郦生留宿卧，夜半时斩陈留令首，逾城而下报沛公。沛公引兵攻城，悬令首于长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头已断矣！今后下者必先斩之！”于是陈留人见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陈留南城门上，因其库兵，食积粟，留出入三月，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史记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阳陵侯傅宽，以魏五大夫骑将从，为舍人，起横阳。从攻安阳、杠里，击赵贲军于开封，及击杨熊曲遇、阳武，斩首十二级，赐爵卿。从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汉王赐宽封号共德君。从入汉中，迁为右骑将。从定三秦，赐食邑雕阴。从击项籍，待怀，赐爵通德侯。从击项冠、周兰、龙且，所将卒斩骑将一人敖下，益食邑。

属淮阴，击破齐历下军，击田解。属相国参，残博，益食邑。因定齐地，剖符世世勿绝，封为阳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为齐右丞相，备齐。五岁为齐相国。

四月，击陈豨，属太尉勃，以相国代丞相哙击豨。一月，徙为代相国，将屯。二岁，为代丞相，将屯。

孝惠五年卒，谥为景侯。子顷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则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与淮南王谋反，死，国除。

信武侯靳歙，以中涓从，起宛朐。攻济阳。破李由军。击秦军亳南、开封东北，斩骑千人将一人，首五十七级，捕虏七十三人，赐爵封号临平君。又战蓝田北，斩车司马二人，骑长一人，首二十八级，捕虏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为汉王，赐歙爵建武侯，迁为骑都尉。

从定三秦。别西击章平军于陇西，破之，定陇西六县，所将卒斩车司马、候各四人，骑长十二人。从东击楚，至彭城。汉军败还，保雍丘，去击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将击邢说军菑南，破之，身得说都尉二人，司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一百八十人。破楚军荥阳东。三年，赐食邑四千二百户。

别之河内，击赵将贲郝军朝歌，破之，所将卒得骑将二人，车马二百五十匹。从攻安阳以东，至棘蒲，下七县。别攻破赵军，得其将司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从攻下邯郸。别下平阳，身斩守相，所将卒斩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邺。从攻朝歌、邯郸，及别击破赵军，降邯郸郡六县。还军敖仓，破项籍军成皋南，击绝楚饷道，起荥阳至襄邑。破项冠军鲁下。略地东至缯、郯、下邳，南至蕲、竹邑。击项悍济阳下。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阳，因定南郡。从至陈，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绝，定食四千六百户，号信武侯。

以骑都尉从击代，攻韩信平城下，还军东垣。有功，迁为车骑将军，并将梁、赵、齐、燕、楚车骑，别击陈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从击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户。凡斩首九十级，虏百三十二人；别破军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国各一，县二十三；得王、柱国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高后五年，歙卒，谥为肃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国人过律，孝文后三年，夺侯，国除。

蒯成侯^缷者，沛人也，姓周氏。常为高祖参乘，以舍人从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汉，还定三秦，食邑池阳。东绝甬道，从出度平阴，遇淮阴侯兵襄国，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心。以^缷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高祖十二年，以^缷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

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

至孝文五年，缧以寿终，谥为贞侯。子昌代侯，有罪，国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缧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为太常，有罪，国除。

太史公曰：阳陵侯傅宽、信武侯靳歙皆高爵，从高祖起山东，攻项籍，诛杀名将，破军降城以十数，未尝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缧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

史记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馀世。公刘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箠居岐，国人争随之。及文王为西伯，断虞芮之讼，始受命，吕望、伯夷自海滨来归之。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周之衰也，分而为两，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

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描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馀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

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馀万口。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

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馀，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夹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谨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汉九年，高帝徙叔孙通为太子太傅。汉十二年，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废適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高帝曰：“吾听公言。”及上置酒，见留侯所招客从太子入见，上乃遂无易太子志矣。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箸也。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太史公曰：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

邪！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屈，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史记卷一百
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为气任侠，有名于楚。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衣褐衣，置广柳车中，并与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朱家乃乘轺车之洛阳，见汝阴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饮数日。因谓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视季布何如人也？"曰："贤者也。"朱家曰："臣各为其主用，季布为项籍用，职耳。项氏臣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独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而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邪？"汝阴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季布匿其所，乃许曰："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旨。上乃赦季布。当是时，诸公皆多季布能摧刚为柔，朱家亦以此名闻当世。季布召见，谢，上拜为郎中。

孝惠时，为中郎将。单于尝为书嫚吕后，不逊，吕后大怒，召诸将议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馀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

起。于今创痍未瘳，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是时殿上皆恐，太后罢朝，遂不复议击匈奴事。

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季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默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楚人曹丘生，辩士，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赵同等，与窦长君善。季布闻之，寄书谏窦长君曰：“吾闻曹丘生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生归，欲得书请季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书，遂行。使人先发书，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于梁楚间哉？且仆楚人，足下亦楚人也。仆游扬足下之名于天下，顾不重邪？何足下距仆之深也！”季布乃大悦，引入，留数月，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尝杀人，亡之吴，从袁丝匿。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尝为中司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当是时，季心以勇，布以诺，著闻关中。

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栾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为家人时，尝与布游。穷困，赁佣于齐，为酒人保。数岁，彭越去之巨野中为盗，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于燕。为其家主报仇，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臧荼后为燕王，以布为将。及臧荼反，汉击燕，虏布。梁王彭越闻之，乃言上，请赎布以为梁大夫。

使于齐，未还，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雒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闻。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趣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于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而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陛下一征兵于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小案诛灭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于是上乃释布罪，拜为都尉。

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楚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

景帝中五年薨。子贲嗣，为太常，牺牲不如令，国除。

太史公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

哉！

史记卷一百一
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

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绛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兄善，今儿廷毁我！"盎遂不谢。

及绛侯免相之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系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绛侯无罪。绛侯得释，盎颇有力。绛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上因迁之蜀，辒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奈何？"上弗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毁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让天子位者再，南面让天子位者三。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且陛下迁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过，有司卫不谨，故病死。”于是上乃解，曰：“将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于是文帝立其三子皆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

袁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馀人载！”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侥幸。今陛下骋六骓，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

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告归，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袁盎。袁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丞相良久而见之。盎因跪曰：“愿请间。”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语。”袁盎即跪说曰：“君为丞相，自度孰与陈平、绛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谓不如。夫陈平、绛侯辅翼高帝，定天下，为将相，而诛诸吕，存刘氏；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率，积功至淮阳守，非有奇计攻城野战之功。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君今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入与坐，为上客。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愿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人赐间，错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及晁错已诛，袁盎以太常使吴。吴王欲使将，不肯。欲杀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围守盎军中。袁盎自其为吴相时，有从史尝盗爱盎侍儿，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从史，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袁盎驱自追之，遂以侍者赐之，复为从史。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装赍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弗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史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曰：“公幸有亲，吾不足以累公。”司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亲，君何患！”及以刀决张，道从醉卒隧直出。司马与分背，袁盎解节毛怀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见梁骑，骑驰去，遂归报。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雒阳剧孟尝过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剧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者。且缓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门，不以亲为解，不以存亡为辞，天下所望者，独季心、剧孟耳。今公常从数骑，一旦有缓急，宁足恃乎！”骂富人，弗与通。诸公闻之，皆多袁盎。

袁盎虽家居，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嗣，袁盎进说，其后语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皆不容口。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馀曹，备之！”袁盎心不乐，家又多怪，乃之梧生所问占。还，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与雒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陿直刻深。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

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馀，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壖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壖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间，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壖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郤。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馀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邓公，成固人也，多奇计。建元中，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时邓公免，起家为九卿。一年，复谢病免归。其子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史记卷一百二
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敦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迟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纫絮斮陈，藜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后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

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奈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袜？”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于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馀，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摯，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 ，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

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

史记卷一百三
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恭谨无与比。

文帝时，东阳侯张相如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奋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迫近，惮之，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訢訢如也，唯谨。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

今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

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腧，身自浣涤，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至家。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馀，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七岁迁为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兒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適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天子曰："仓廪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庆，庆甚惭，遂复视事。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后三岁馀，太初二年中，丞相庆卒，谥为恬侯。庆中子德，庆爱用之，上以德为嗣，代侯。后为太常，坐法当死，赎免为庶人。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益衰矣。

建陵侯卫绾者，代大陵人也。绾以戏车为郎，事文帝，功次迁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为太子时，召上左右饮，而绾称病不行。文帝且崩时，属孝景曰："绾长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岁馀不噍呵绾，绾日以谨力。

景帝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而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从车士幸得以功次迁为中郎将，不自知也。"上问曰："吾为太子时召君，君不肯来，何也？"对曰："死罪，实病！"上赐之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剑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尚盛，未尝服也。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吴楚反，诏绾为将，将河间兵击吴楚有功，拜为中尉。三岁，以军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绾为建陵侯。

其明年，上废太子，诛栗卿之属。上以为绾长者，不忍，乃赐绾告归，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胶东王为太子，召绾，拜为太子太傅。久之，迁为御史大夫。五岁，代桃侯舍为丞相，朝奏事如职

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终无可言。天子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为丞相三岁，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其后绾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不疑谢有之，买金偿。而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惭，以此称为长者。文帝称举，稍迁至太中大夫。朝廷见，人或毁曰："不疑状貌甚美，然独无奈其善盗嫂何也！"不疑闻，曰："我乃无兄。"然终不自明也。

吴楚反时，不疑以二千石将兵击之。景帝后元年，拜为御史大夫。天子修吴楚时功，乃封不疑为塞侯。武帝建元年中，与丞相绾俱以过免。

不疑学老子言。其所临，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为吏迹也。不好立名称，称为长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孙望，坐酎金失侯。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

仁为人阴重不泄，常衣敝补衣溺袴，期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卧内，于后宫秘戏，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为郎中令，终无所言。上时问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无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阳陵。上所赐甚多，然常让，不敢受也。诸侯群臣赂遗，终无所受。

武帝立，以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子孙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张叔者，名欧，安丘侯说之庶子也。孝文时以治刑名言事太子。然欧虽治刑名家，其人长者。景帝时尊重，常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韩安国免，诏拜欧为御史大夫。自欧为吏，未尝言案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狱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为涕泣面对而封之。其爱人如此。

老病笃，请免。于是天子亦策罢，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家于阳陵。子孙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邪？是以其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塞侯微巧，而周文处调，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

史记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田叔者，赵陉城人也。其先，齐田氏苗裔也。叔喜剑，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叔为人刻廉自喜，喜游诸公。赵人举之赵相赵午，午言之赵王张敖所，赵王以为郎中。数岁，切直廉平，赵王贤之，未及迁。

会陈豨反代，汉七年，高祖往诛之，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高祖箕踞骂之。是时赵相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张王曰："王事上礼备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乱。"赵王啮指出血，曰："先人失国，微陛下，臣等当虫出。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复出口矣！"于是贯高等曰："王长者，不倍德。"卒私相与谋弑上。会事发觉，汉下诏捕赵王及群臣反者。于是赵午等皆自杀，唯贯高就系。是时汉下诏书："赵有敢随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馀人赭衣自髡钳，称王家奴，随赵王敖至长安。贯高事明白，赵王敖得出，废为宣平侯，乃进言田叔等十馀人。上尽召见，与语，汉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叔为汉中守十馀年，会高后崩，诸吕作乱，大臣诛之，立孝文帝。

孝文帝既立，召田叔问之曰："公知天下长者乎？"对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长者也，宜知之。"叔顿首曰："故云中守孟舒，长者也。"是时孟舒坐虏大入塞盗劫，云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云中十馀年矣，虏曾一入，孟舒不能坚守，毋故士卒战死者数百人。长者固杀人乎？公何以言孟舒为长者也？"叔叩头对曰："是

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夫贯高等谋反，上下明诏，赵有敢随张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钳，随张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岂自知为云中守哉！汉与楚相距，士卒罢敝。匈奴冒顿新服北夷，来为边害，孟舒知士卒罢敝，不忍出言，士争临城死敌，如子为父，弟为兄，以故死者数百人。孟舒岂故驱战之哉！是乃孟舒所以为长者也。”于是上曰：“贤哉孟舒！”复召孟舒以为云中守。

后数岁，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杀故吴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还报。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对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景帝大贤之，以为鲁相。

鲁相初到，民自言相，讼王取其财物百馀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馀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曰：“王自夺之，使相偿之，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相毋与偿之。于是王乃尽偿之。

鲁王好猎，相常从入苑中，王辄休相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独何为就舍！”鲁王以故不大出游。

数年，叔以官卒，鲁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伤先人名。”

仁以壮健为卫将军舍人，数从击匈奴。卫将军进言仁，仁为郎中。数岁，为二千石丞相长史，失官。其后使刺举三河。上东巡，仁奏事有辞，上说，拜为京辅都尉。月馀，上迁拜为司直。数岁，坐太子事。时左丞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

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陉城今在中山国。

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闻之曰田仁故与任安相善。任安，荥阳人也。少孤贫困，为人将车之长安，留，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因占著名数。武功，扶风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划道近山。安以为武功小邑，无豪，易高也，安留，代人为求盗亭父。后为亭长。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当壮剧易处，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有智略。”明日复合会，会者数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为不来乎？”诸人皆怪其见之疾也。其后除为三老，举为亲民，出为三百石长，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帐不办，斥免。

乃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同心相爱。此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啮马。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也！”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何乃家监也！”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主，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断席别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呵。

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会贤大夫少府赵禹来过卫将军，将军呼所举舍人以示赵禹。赵禹以次问之，十馀人无一人习事有智略者。赵禹曰：“吾闻之，将门之下必有将类。传曰‘不知

其君视其所使，不知其子视其所友’。今有诏举将军舍人者，欲以观将军而能得贤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无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绮绣耳，将奈之何？”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馀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馀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将军不得已，上籍以闻。有诏召见卫将军舍人，此二人前见，诏问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对曰：“提桴鼓立军门，使士大夫乐死战斗，仁不及任安。”任安对曰：“夫决嫌疑，定是非，辩治官，使百姓无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护北军，使田仁护边田谷于河上。此两人立名天下。

其后用任安为益州刺史，以田仁为丞相长史。

田仁上书言：“天下郡太守多为奸利，三河尤甚，臣请先刺举三河。三河太守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无所畏惮，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奸吏。”是时河南、河内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河东太守石丞相子孙也。是时石氏九人为二千石，方盛贵。田仁数上书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谢，谓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语言也，愿少卿无相诬污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诛死。仁还奏事，武帝说，以仁为能不畏强御，拜仁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相

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知进而不知退，久乘富贵，祸积为祟。故范蠡之去越，辞不受官位，名传后世，万岁不忘，岂可及哉！后进者慎戒之。

史记卷一百五
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扁鹊者，勃海郡郑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时为人舍长。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出入十馀年，乃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扁鹊曰："敬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在赵者名扁鹊。

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夫献公之乱，文公之霸，而襄公败秦师于殽而归纵淫，此子之所闻。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间必有言也。"

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

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

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穰过于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于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如时？”曰：“鸡鸣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齐勃海秦越人也，家在于郑，未尝得望精光侍谒于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镵石挢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则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终日，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郄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于阴，当尚温也。”

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瞑，舌挢然而不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于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谒于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填沟壑，长终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长潸，忽忽承睫，悲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若太子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缠缘，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

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

扁鹊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适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

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为功。”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间，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后五日，扁鹊复见，望见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后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扁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蚤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医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雒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鹊也，使人刺杀之。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

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医方术。高后八年，更受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无子，使意

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受之三年，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然左右行游诸侯，不以家为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

文帝四年中，人上书言意，以刑罪当传西之长安。意有五女，随而泣。意怒，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无可使者！"于是少女缇萦伤父之言，乃随父西。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书闻，上悲其意，此岁中亦除肉刑法。

意家居，诏召问所为治病死生验者几何人也，主名为谁。

诏问故太仓长臣意："方伎所长，及所能治病者？有其书无有？皆安受学？受学几何岁？尝有所验，何县里人也？何病？医药已，其病之状皆何如？具悉而对。"臣意对曰：

> 自意少时，喜医药，医药方试之多不验者。至高后八年，得见师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意得见事之。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谒，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石神、接阴阳禁书，受读解验之，可一年所。明岁即验之，有验，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尝已为人治，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今庆已死十年所，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

齐侍御史成自言病头痛，臣意诊其脉，告曰："君之病

恶，不可言也。”即出，独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内发于肠胃之间，后五日当臃肿，后八日呕脓死。”成之病得之饮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脉，得肝气。肝气浊而静，此内关之病也。脉法曰“脉长而弦，不得代四时者，其病主在于肝。和即经主病也，代则络脉有过”。经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里。其代绝而脉贲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后五日而臃肿，八日呕脓死者，切其脉时，少阳初代。代者经病，病去过人，人则去。络脉主病，当其时，少阳初关一分，故中热而脓未发也，及五分，则至少阳之界，及八日，则呕脓死，故上二分而脓发，至界而臃肿，尽泄而死。热上则熏阳明，烂流络，流络动则脉结发，脉结发则烂解，故络交。热气已上行，至头而动，故头痛。

齐王中子诸婴儿小子病，召臣意诊切其脉，告曰：“气鬲病。病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病得之心忧，数忆食饮。”臣意即为之作下气汤以饮之，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诊其脉，心气也，浊躁而经也，此络阳病也。脉法曰“脉来数疾去难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热，脉盛者，为重阳。重阳者，遏心主。故烦懑食不下则络脉有过，络脉有过则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忧也。

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为蹙入中，而刺之。臣意诊之，曰：“涌疝也，令人不得前后溲。”循曰：“不得前后溲三日矣。”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得前后溲，再饮大溲，三饮而疾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时，右口气急，脉无五藏气，右口脉大而数。数者中下热而涌，左为下，右为上，皆无五藏应，故曰涌疝。中热，故溺赤也。

齐中御府长信病，臣意入诊其脉，告曰：“热病气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当浴流水而寒甚，已

则热。”信曰：“唯，然！往冬时，为王使于楚，至莒县阳周水，而莒桥梁颇坏，信则揽车辕未欲渡也，马惊，即堕，信身入水中，几死，吏即来救信，出之水中，衣尽濡，有间而身寒，已热如火，至今不可以见寒。”臣意即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即使服药，出入二十日，身无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脉时，并阴。脉法曰“热病阴阳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阴。并阴者，脉顺清而愈，其热虽未尽，犹活也。肾气有时间浊，在太阴脉口而希，是水气也。肾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时，即转为寒热。

齐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诊脉，曰：“风瘅客脬，难于大小溲，溺赤。”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即前后溲，再饮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濇。濇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齐王太后病者，臣意诊其脉，切其太阴之口，湿然风气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肾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气也；躁者，中有热而溺赤。

齐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诊其脉，曰：“肺消瘅也，加以寒热。”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适其共养，此不当医治。”法曰“后三日而当狂，妄起行，欲走；后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气热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远数以经病也，故切之时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处；代者，时参击并至，乍躁乍大也。此两络脉绝，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热者，言其人尸夺。尸夺者，形弊；形弊者，不当关灸镵石及饮毒药也。臣意未往诊时，齐太医先诊山跗病，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所以后三日而当狂者，肝一络连属结绝乳下阳明，故络

绝，开阳明脉，阳明脉伤，即当狂走。后五日死者，肝与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尽，尽即死矣。

齐中尉潘满如病少腹痛，臣意诊其脉，曰："遗积瘕也。"臣意即谓齐太仆臣饶、内史臣繇曰："中尉不复自止于内，则三十日死。"后二十馀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满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气也。右脉口气至紧小，见瘕气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阴俱抟者，如法；不俱抟者，决在急期；一抟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阴抟，溲血如前止。

阳虚侯相赵章病，召臣意。众医皆以为寒中，臣意诊其脉曰："迵风。"迵风者，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后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赵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风气也。饮食下嗌而辄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为前分界法。后十日乃死，所以过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实，中藏实故过期。师言曰"安谷者过期，不安谷者不及期"。

济北王病，召臣意诊其脉，曰："风蹶胸满。"即为药酒，尽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济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时，风气也，心脉浊。病法"过入其阳，阳气尽而阴气入"。阴气入张，则寒气上而热气下，故胸满。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气阴。阴气者，病必入中，出及瀸水也。

齐北宫司空命妇出於病，众医皆以为风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阳脉。臣意诊其脉，曰："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病见寒气则遗溺，使人腹肿。"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脉大而实，其来难，是蹶阴之动也。脉来难者，疝气之客于膀胱也。腹之所以肿者，言蹶阴之络结小腹也。蹶阴有过则脉结

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蹶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为火齐汤以饮之，三日而疝气散，即愈。

故济北王阿母自言足热而懑，臣意告曰："热蹶也。"则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无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饮酒大醉。

济北王召臣意诊脉诸女子侍者，至女子竖，竖无病。臣意告永巷长曰："竖伤脾，不可劳，法当春呕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竖何能？"王曰："是好为方，多伎能，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万，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对曰："竖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视之，其颜色不变，以为不然，不卖诸侯所。至春，竖奉剑从王之厕，王去，竖后，王令人召之，即仆于厕，呕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法病内重，毛发而色泽，脉不衰，此亦内关之病也。

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饮以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臣意复诊其脉，而脉躁。躁者有馀病，即饮以消石一齐，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

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臣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时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即示平曰，

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而谓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杀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气黄，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无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炙于火而以出见大风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懑。”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发未干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

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胁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肾濡，此所谓‘肾痹’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见其色，太阳色干，肾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要背痛，寒热，众医皆以为寒热也。臣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韩女之病者，诊其脉时，切之，肾脉也，啬而不属。啬而不属者，其来难，坚，

故曰月不下。肝脉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临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臣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臣意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蛲得之于寒湿，寒湿气宛笃不发，化为虫。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粗，而毛美奉发，是虫气也。其色泽者，中藏无邪气及重病。

齐淳于司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当病迥风。迥风之状，饮食下嗌辄后之。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食饱甚，见酒来，即走去，驱疾至舍，即泄数十出。"臣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而当愈。"时医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谓左右阁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迥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臣意。臣意往问之，尽如意诊。臣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不死。

齐中郎破石病，臣意诊其脉，告曰："肺伤，不治，当后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后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堕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阴气，其来散，数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堕马者，切之得番阴脉。番阴脉入虚里，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变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师言曰"病者安谷即过期，不安谷则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过期。所以溲血者，诊脉法曰"病养喜阴处者顺死，养喜阳处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齐王侍医遂病，自练五石服之。臣意往过之，遂谓意

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臣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臃。”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齐，故中热，即为阴石柔齐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臣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顺逆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镵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箸，邪气流行，为重困于俞，忿发为疽。”意告之后百馀日，果为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纪。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

齐王故为阳虚侯时，病甚，众医皆以为蹶。臣意诊脉，以为痹，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齐粥且饮，六日气下；即令更服丸药，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诊之时不能识其经解，大识其病所在。

臣意尝诊安阳武都里成开方，开方自言以为不病，臣意谓之病苦沓风，三岁四支不能自用，使人喑，喑即死。今闻其四支不能用，喑而未死也。病得之数饮酒以见大风气。所以知成开方病者，诊之，其脉法奇咳言曰“藏气相反者死”。切之，得肾反肺，法曰“三岁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病，臣意诊脉，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连肺。病得之内。臣意谓之：“慎毋为劳力事，为劳力事则必呕血死。”处后蹴踘，要蹶寒，汗出多，即呕血。臣意复诊之，曰：“当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项处病者，切其脉得番阳。番阳入虚里，处旦日死。一番一络者，牡疝也。

臣意曰：他所诊期决死生及所治已病众多，久颇忘之，不能尽识，不敢以对。

问臣意："所诊治病，病名多同而诊异，或死或不死，何也？"对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异之，有数者能异之，无数者同之。然脉法不可胜验，诊疾人以度异之，乃可别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诊者，皆有诊籍。所以别之者，臣意所受师方适成，师死，以故表籍所诊，期决死生，观所失所得者合脉法，以故至今知之。"

问臣意曰："所期病决死生，或不应期，何故？"对曰："此皆饮食喜怒不节，或不当饮药，或不当针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问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论药用所宜，诸侯王大臣有尝问意者不？及文王病时，不求意诊治，何故？"对曰："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皆使人来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意，及解论之。身居阳虚侯国，因事侯。侯入朝，臣意从之长安，以故得诊安陵项处等病也。"

问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状？"臣意对曰："不见文王病，然窃闻文王病喘，头痛，目不明。臣意心论之，以为非病也。以为肥而蓄精，身体不得摇，骨肉不相任，故喘，不当医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气当趋，年三十当疾步，年四十当安坐，年五十当安卧，年六十已上气当大董'。文王年未满二十，方脉气之趋也而徐之，不应天道四时。后闻医灸之即笃，此论病之过也。臣意论之，以为神气争而邪气入，非年少所能复之也，以故死。所谓气者，当调饮食，择晏日，车

步广志，以适筋骨肉血脉，以泻气。故年二十，是谓‘易贸’，法不当砭灸，砭灸至气逐。”

问臣意：“师庆安受之？闻于齐诸侯不？”对曰：“不知庆所师受。庆家富，善为医，不肯为人治病，当以此故不闻。庆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

问臣意：“师庆何见于意而爱意，欲悉教意方？”对曰：“臣意不闻师庆为方善也。意所以知庆者，意少时好诸方事，臣意试其方，皆多验，精良。臣意闻菑川唐里公孙光善为古传方，臣意即往谒之。得见事之，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臣意悉受书之。臣意欲尽受他精方，公孙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见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传人。’居有间，公孙光闲处，臣意深论方，见言百世为之精也。师光喜曰：‘公必为国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当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给富。’时者未往，会庆子男殷来献马，因师光奏马王所，意以故得与殷善。光又属意于殷曰：‘意好数，公必谨遇之，其人圣儒。’即为书以意属阳庆，以故知庆。臣意事庆谨，以故爱意也。”

问臣意曰：“吏民尝有事学意方，及毕尽得意方不？何县里人？”对曰：“临菑人宋邑。邑学，臣意教以五诊，岁馀。济北王遣太医高期、王禹学，臣意教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以宜镵石，定砭灸处，岁馀。菑川王时遣太仓马长冯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齐汤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脉，来学，臣意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二岁馀。临菑召里唐安来学，臣意教以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重，未成，除为齐王侍医。”

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

史记卷一百六
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王濞者，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郃阳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甄，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于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长安葬。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及后使人为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

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馀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馀城，兄子濞王吴五十馀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诪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饰于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里语有之，‘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馀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谪，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亿亦可乎？”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

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彷徉天下，所乡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乡，弟令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王弗听。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而曰“城阳景王有义，攻诸吕，勿与，事定分之耳”。

诸侯既新削罚，振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菑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后悔，饮药自杀，畔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馀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僇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诖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馀年，其

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馀万。寡人虽不肖，愿以身从诸王。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抟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愿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馀年矣。凡为此，愿诸王勉用之。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

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算军食，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晁错曰：“袁盎策之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愿屏左右。”上屏

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盎曰：“臣愚计无出此，愿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后十馀日，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条侯将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雒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饷道。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

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

吴王专并将其兵，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候、司马，独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谒，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乃予之。周丘得节，夜驰入下邳。下邳时闻吴反，皆城守。至传舍，召令。令人户，使从者以罪斩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过食顷。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阳，兵十馀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

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盖闻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非者，天报之以殃。高皇帝亲表功德，建立诸侯，幽王、悼惠王绝无后，孝文皇帝哀怜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庙，为汉藩国，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吴王濞倍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馀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斩。"

初，吴王之度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于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

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馀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即绐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钡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

三王之围齐临菑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席稿，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大王馀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听。汉将弓高侯颓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卬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卬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卬等谨以罢兵归。"将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乃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卬等死有馀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郦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

初，吴王首反，并将楚兵，连齐赵。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独赵后下。复置元王少子平陆侯礼为楚王，续元王后。徙汝南王非王吴故地，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

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

史记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魏其侯窦婴者，孝文后从兄子也。父世观津人。喜宾客。孝文时，婴为吴相，病免。孝景初即位，为詹事。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窦太后爱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从容言曰："千秋之后传梁王。"太后欢。窦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太后由此憎窦婴。窦婴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

孝景三年，吴楚反，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太后亦惭。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人家者。窦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

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废，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梁人高遂乃说魏其曰："能富贵将军者，上也；能亲将军者，太后也。今将军傅太子，太子废而不能争；争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谢病，拥赵女，屏闲处而不朝。相提而论，是自明扬主上

之过。有如两宫螫将军，则妻子毋类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请如故。

桃侯免相，窦太后数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卫绾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长陵。魏其已为大将军后，方盛，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学槃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蚡弟田胜，皆以太后弟，孝景后三年封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武安侯新欲用事为相，卑下宾客，进名士家居者贵之，欲以倾魏其诸将相。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上议置丞相、太尉。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贺魏其侯，因吊曰：“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恶，恶人众，亦且毁君侯。君侯能兼容，则幸久；不能，今以毁去矣。”魏其不听。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適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强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武安侯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武安日益横。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诸侯愈益附武安。

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

魏其失窦太后，益疏不用，无势，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将军独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独厚遇灌将军。

灌将军夫者，颍阴人也。夫父张孟，尝为颍阴侯婴舍人，得幸，因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吴楚反时，颍阴侯灌何为将军，属太尉，请灌孟为校尉。夫以千人与父俱。灌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常陷坚，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从军，有死事，得与丧归。灌夫不肯随丧归，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头，以报父之仇。"于是灌夫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者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二人及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至吴将麾下，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驰还，走入汉壁，皆亡其奴，独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馀，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夫创少瘳，又复请将军曰："吾益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义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吴已破，灌夫以此名闻天下。

颍阴侯言之上，上以夫为中郎将。数月，坐法去。后家居长安，

长安中诸公莫弗称之。孝景时，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为淮阳天下交，劲兵处，故徙夫为淮阳太守。建元元年，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

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与钧。稠人广众，荐宠下辈。士亦以此多之。

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卿相侍中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灌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蚤临。"武安许诺。灌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灌夫曰："丞相岂忘之哉？"灌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于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鄂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

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仆虽弃，将军虽

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籍福恶两人有郄，乃谩自好谢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闻魏其、灌夫实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欲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馀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嗫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乃令骑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谢。武安乃麾骑缚夫置传舍，召长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诏。”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诸灌氏支属，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愧，为资使宾客请，莫能解。武安吏皆为耳目，诸灌氏皆亡匿，夫系，遂不得告言武安阴事。

魏其锐身为救灌夫。夫人谏魏其曰：“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忤，宁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灌仲孺独死，婴独生。”乃匿其家，窃出上书。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饱事，不足诛。上然之，赐魏其食，曰：“东朝廷辩之。”

魏其之东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饱得过，乃丞相以他事诬罪之。武安又盛毁灌夫所为横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于是上问朝臣："两人孰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驰入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颍川，凌轹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枝大于本，胫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馀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是时郎中令石建为上分别言两人事。

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召韩御史大夫载，怒曰："与长孺共一老秃翁，何为首鼠两端？"韩御史良久谓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不废君。魏其必内愧，杜门齰舌自杀。今人毁君，君亦毁人，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武安谢罪曰："争时急，不知出此。"

于是上使御史簿责魏其所言灌夫，颇不雠，欺谩。劾系都司空。孝景时，魏其常受遗诏，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及系，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诸公莫敢复明言于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书言之，幸得复召见。书奏上，而案尚书大行无遗诏。诏书独藏魏其家，家丞

封。乃劾魏其矫先帝诏，罪当弃市。五年十月，悉论灌夫及家属。魏其良久乃闻，闻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魏其，魏其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

其春，武安侯病，专呼服谢罪。使巫视鬼者视之，见魏其、灌夫共守，欲杀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

淮南王安谋反觉，治。王前朝，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哀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祸所从来矣！

史记卷一百八
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扞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吴楚已破，安国、张羽名由此显。

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西向，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跸，入言警，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侘鄙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千馀金。名由此显，结于汉。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

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而宗。”甲因肉袒谢。安国笑曰：“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梁内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齐人公孙诡，说之，欲请以为内史。窦太后闻，乃诏王以安国为内史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馀不得。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入见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无良臣，故事纷纷至此。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临江王，適长太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

建元中，武安侯田蚡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蚡。蚡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约。不如勿许，兴兵

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

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悬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馀万骑，入武州塞。

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三十馀万，匿马邑旁谷中。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行掠卤，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天子怒王恢不出击单于辎重，擅引兵罢也。恢曰：“始约虏入马邑城，兵与单于接，而臣击其辎重，可得利。今单于闻，不至而还，臣以三万人众不敌，提取辱耳。臣固知还而斩，然得完陛下士三万人。”于是下恢廷尉。廷尉当恢逗桡，当斩。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于太后曰：“王恢首造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

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于是恢闻之，乃自杀。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于忠厚焉。贪嗜于财。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馀，丞相田蚡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馀，徙为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茏城。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皆当斩，赎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馀，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馀人，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馀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徙安国益东，屯右北平。是时匈奴虏言当入东方。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史记卷一百九
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受射。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吴楚军时，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徙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战。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中贵人将骑数十纵，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

奴陈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李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馀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馀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后韩将军徙右北平。于

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馀年，家无馀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猨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

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

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广军士大

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广子三人，曰当户、椒、敢，为郎。天子与韩嫣戏，嫣少不逊，当户击嫣，嫣走。于是天子以为勇。当户早死，拜椒为代郡太守，皆先广死。当户有遗腹子名陵。广死军时，敢从骠骑将军。广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园壖地，当下吏治，蔡亦自杀，不对狱，国除。李敢以校尉从骠骑将军击胡左贤王，力战，夺左贤王鼓旗，斩首多，赐爵关内侯，食邑二百户，代广为郎中令。顷之，怨大将军青之恨其父，乃击伤大将军，大将军匿讳之。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去病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居岁馀，去病死。而敢有女为太子中人，爱幸，敢男禹有宠于太子，然好利，李氏陵迟衰微矣。

李陵既壮，选为建章监，监诸骑。善射，爱士卒。天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馀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

数岁，天汉二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馀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其兵尽没，馀亡散得归汉者四百馀人。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

耻焉。

太史公曰：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卷一百十
匈奴列传第五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驴駃騠、驒騱、騊駼。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馀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馀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馀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馀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后二百有馀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郤。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鄗而东徙雒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

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馀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雒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馀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后百有馀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馀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馀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

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馀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馀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

关故河南塞，至朝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馀万。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长左而北乡。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巵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善为诱兵以冒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

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骀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骅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豨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皇帝让

书再至，发使以书报，不来，汉使不至，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行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甚亲幸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

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当？”

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 、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

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馀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当户且居雕渠难、郎中韩辽遗朕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欢说，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阖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单于其察之。"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

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后岁馀，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馀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馀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徼，见寇，葆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汉将军王恢部出代击胡辎重，闻单于还，兵多，不敢出。汉以恢本造兵谋而不进，斩恢。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

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馀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汉使将军韩安国屯渔阳备胡。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

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馀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馀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馀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馀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于单亡降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数月而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馀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馀人。其明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

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馀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馀人。其秋，匈奴万骑入杀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馀人。

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馀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馀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馀骑。右将军建得以身脱，而前将军翕侯赵信兵不利，降匈奴。赵信者，故胡小王，降汉，汉封为翕侯，以前将军与右将军并军分行，独遇单于兵，故尽没。单于既得翕侯，以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罢汉兵，徼极而取之，无近塞。单于从其计。其明年，胡骑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馀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馀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馀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馀人。是时匈奴亦来入代郡、雁门，杀略数百人。汉使博望侯及李将军广出右北平，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围李将军，卒可四千人，且尽，杀虏亦过当。会博望侯军救至，李将军得脱。汉失亡数千人，合骑侯后骠骑将军期，及与博望侯皆当死，赎为庶人。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馀人，号十万。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杀略千馀人而去。

其明年春，汉谋曰“翕侯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馀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馀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汉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单于亦辄留汉使相当。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乌维单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馀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馀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

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翕侯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幾矣。"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每汉使入匈奴，匈奴辄报偿。汉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汉使，必得当乃肯止。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儿单于立，汉使两使者，一吊单于，一吊右贤王，欲以乖其国。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将致单于。单于怒而尽留汉使。汉使留匈奴者前后十馀辈，而匈奴使来，汉亦辄留相当。

是岁，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

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其明年春，汉使浞野侯破奴将二万馀骑出朔方西北二千馀里，期至浚稽山而还。浞野侯既至期而还，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发左方兵击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虏得数千人。还，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万骑围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间捕，生得浞野侯，因急击其军。军中郭纵为护，维王为渠，相与谋曰：“及诸校尉畏亡将军而诛之，莫相劝归。”军遂没于匈奴。匈奴儿单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边而去。其明年，单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

儿单于立三岁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为单于。是岁太初三年也。

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馀里，筑城鄣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数千人。会任文击救，尽复失所得而去。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会单于病死。

呴犁湖单于立一岁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为单于。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单于既立，尽归汉使之不降者。路充国等得归。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自谓“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汉遣中郎将苏武厚币赂遗单于。单于益

骄，礼甚倨，非汉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归汉。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馀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汉复使因杅将军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馀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馀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后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馀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馀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是岁汉兵之出击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诏捕太医令随但，言贰师将军家室族灭，使广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媪。媪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即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青壮，为侯家骑，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堂邑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千金。孺为太仆公孙贺妻。少儿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贵。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

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馀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行诈诸蛮夷，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诗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今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辎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雁门千馀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汉数千人。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天子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馀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诸校尉

功也，今固且图之。”乃诏御史曰：“护军都尉公孙敖三从大将军击匈奴，常护军，傅校获王，以千五百户封敖为合骑侯。都尉韩说从大将军出窳浑，至匈奴右贤王庭，为麾下搏战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说为龙额侯。骑将军公孙贺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贺为南窌侯。轻车将军李蔡再从大将军获王，以千六百户封蔡为乐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从大将军获王，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轵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将军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杀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后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馀，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馀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馀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馀，汉兵且尽。前将军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馀骑可八百，奔降单于。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闳、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闳、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馀，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军吏皆曰“善”。遂囚建诣行在所。入塞罢兵。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

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上谷太守郝贤四从大将军，捕斩首虏二千馀人，以千一百户封贤为众利侯。”是岁，失两将军军，亡翕侯，军功不多，故大将军不益封。右将军建至，天子不诛，赦其罪，赎为庶人。

大将军既还，赐千金。是时王夫人方幸于上，甯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大将军乃以五百金为寿。天子闻之，问大将军，大将军以实言，上乃拜甯乘为东海都尉。

张骞从大将军，以尝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导军，知善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绝国功，封骞博望侯。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盭，讨遫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辎重人众慑慴者弗取，冀获单于子。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馀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皆击匈奴。郎中令将四千骑先至，博望侯将万骑在后至。匈奴左贤王将数万骑围郎中令，郎中令与战二日，死者过半，所杀亦过当。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户。赐校尉从至小月氏爵左庶长。鹰击司马破奴再从骠骑将军斩遫濮王，捕稽

沮王，千骑将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虏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虏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户封破奴为从骠侯。校尉句王高不识，从骠骑将军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虏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户封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有功，封为煇渠侯。”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鹰庇为煇渠侯，禽梨为河綦侯，大当户铜离为常乐侯。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奔，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馀人，诛猇猩，获首虏八千馀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汉千馀人。

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是岁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

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馀里，见单于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挈，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馀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馀级，遂至寘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大将军引还过幕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广自杀。右将军至，下吏，赎为庶人。大将军军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

是时匈奴众失单于十馀日，右谷蠡王闻之，自立为单于。单于后得其众，右王乃去单于之号。

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馀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率减什三，取食于敌，逴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属骠骑将军，会与城，不失

期，从至梼余山，斩首捕虏二千七百级，以千六百户封博德为符离侯。北地都尉邢山从骠骑将军获王，以千二百户封山为义阳侯。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从骠侯破奴、昌武侯安稽从骠骑有功，益封各三百户。校尉敢得旗鼓，为关内侯，食邑二百户。校尉自为爵大庶长。军吏卒为官，赏赐甚多。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

骠骑将军自四年军后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嬗卒，谥哀侯。无子，绝，国除。

自骠骑将军死后，大将军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后五岁，伉弟二人，阴安侯不疑及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后二岁，冠军侯国除。其后四年，大将军青卒，谥为烈侯。子伉代为长平侯。

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而方南诛两越，东伐朝鲜，击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

大将军以其得尚平阳长公主故，长平侯伉代侯。六岁，坐法失侯。

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馀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万一千八百户。封三子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万五千七百户。其校尉裨将以从大将军侯者九人。其裨将及校尉已为将者十四人。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无传者曰：

将军公孙贺。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坐法失侯。贺，武帝为太子时舍人。武帝立八岁，以太仆为轻车将军，军马邑。后四岁，以轻车将军出云中。后五岁，以骑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南窌侯。后一岁，以左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无功。后四岁，以坐酎金失侯。后八岁，以浮沮将军出五原二千馀里，无功。后八岁，以太仆为丞相，封葛绎侯。贺七为将军，出击匈奴无大功，而再侯，为丞相。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无后。

将军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岁，为材官将军，军马邑；后六岁，为将军，出代；后三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皆无功。凡三为将军，其后常为大行。

将军公孙敖，义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岁，为骑将军，出代，亡卒七千人，当斩，赎为庶人。后五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合骑侯。后一岁，以中将军从大将军，再出定襄，无功。后二岁，以将军出北地，后骠骑期，当斩，赎为庶人。后二岁，以校尉从大将军，无功。后十四岁，以因杅将军筑受降城。七岁，复以因杅将军再出击匈

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当斩，诈死，亡居民间五六岁。后发觉，复系。坐妻为巫蛊，族。凡四为将军，出击匈奴，一侯。

将军李沮，云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岁，以左内史为强弩将军。后一岁，复为强弩将军。

将军李蔡，成纪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轻车将军从大将军有功，封为乐安侯。已为丞相，坐法死。

将军张次公，河车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封为岸头侯。其后太后崩，为将军，军北军。后一岁，为将军，从大将军，再为将军，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轻车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将军苏建，杜陵人。以校尉从卫将军青，有功，为平陵侯，以将军筑朔方。后四岁，为游击将军，从大将军出朔方。后一岁，以右将军再从大将军出定襄，亡翕侯，失军，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为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犹乡。

将军赵信，以匈奴相国降，为翕侯。武帝立十七岁，为前将军，与单于战，败，降匈奴。

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为博望侯。后三岁，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卒，冢在汉中。

将军赵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岁，以主爵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将军曹襄，以平阳侯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襄，曹参孙也。

将军韩说，弓高侯庶孙也。以校尉从大将军有功，为龙额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东越有功，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为游击将军，屯于五原外列城。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卫太子杀之。

将军郭昌，云中人也。以校尉从大将军。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为拔胡将军，屯朔方。还击昆明，毋功，夺印。

将军荀彘，太原广武人。以御见，侍中，为校尉，数从大将军。以元封三年为左将军击朝鲜，毋功。以捕楼船将军坐法死。

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馀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万五千一百户。其校吏有功为侯者凡六人，而后为将军二人。

将军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从骠骑将军有功，为符离侯。骠骑死后，博德以卫尉为伏波将军，伐破南越，益封。其后坐法失侯。为强弩都尉，屯居延，卒。

将军赵破奴，故九原人。尝亡入匈奴，已而归汉，为骠骑将军司马。出北地时有功，封为从骠侯。坐酎金失侯。后一岁，为匈河将军，攻胡至匈河水，无功。后二岁，击虏楼兰王，复封为浞野侯。后六岁，为浚稽将军，将二万骑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与战，兵八万骑围破奴，破奴生为虏所得，遂没其军。居匈奴中十岁，复与其太子安国亡入汉。后坐巫蛊，族。

自卫氏兴，大将军青首封，其后枝属为五侯。凡二十四岁而五侯尽夺，卫氏无为侯者。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说。养后母孝谨。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

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馀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

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弘为布被，食不重肉。后母死，服丧三年。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辩论有馀，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二岁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辩之。尝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天子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倍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

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庭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于君。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此下比于民。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于小吏，无差，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卒以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所善宾客，仰衣食，弘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士亦以此贤之。

淮南、衡山谋反，治党与方急。弘病甚，自以为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诸侯有畔逆之计，此皆宰相奉职不称，恐窃病死，无以塞责。乃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问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则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后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鉴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厉贤予禄，量能授官。今臣弘罢驽之质，无汗马之劳，陛下过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称，素有负薪之病，恐先狗马填沟壑，终无以报德塞责。愿归侯印，乞骸骨，避贤者路。"天子报曰："古者赏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几获承尊位，惧不能宁，惟所与共为治者，

君宜知之。盖君子善善恶恶，君若谨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闲，君其省思虑，一精神，辅以医药。”因赐告牛酒杂帛。居数月，病有瘳，视事。

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终。子度嗣为平津侯。度为山阳太守十馀岁，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齐临菑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 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愿陛下幸赦而少察之。
>
> 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搜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

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馀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愿陛下详察之，少加意而熟虑焉。是时赵人徐乐、齐人严安俱上书言世务，各一事。徐乐曰：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

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

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不安故易动。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无宿忧。名何必汤武，俗何必成康！虽然，臣窃以为陛下天然之圣，宽仁之资，而诚以天下为务，则汤武之名不难侔，而成康之俗可复兴也。此二体者立，然后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于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馀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闻图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严安上书曰：

臣闻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馀岁，成康其隆也，刑错四十馀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馀岁，故五伯更起。五伯

者，常佐天子兴利除害，诛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伯既没，贤圣莫续，天子孤弱，号令不行。诸侯恣行，强陵弱，众暴寡，田常篡齐，六卿分晋，并为战国，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横，驰车击毂，介胄生虮虱，民无所告诉。

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轶。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馀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然皆非公侯之后，非长官之吏也。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壤长地进，至于霸王，时教使然也。秦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变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今中国无狗吠之惊，而外累于远方之备，靡敝国家，非

所以子民也。行无穷之欲，甘心快意，结怨于匈奴，非所以安边也。祸结而不解，兵休而复起，近者愁苦，远者惊骇，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锻甲砥剑，桥箭累弦，转输运粮，未见休时，此天下之所共忧也。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偃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偃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上览其说，下公卿议，皆言不便。公孙弘

曰："秦时常发三十万众筑北河，终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计，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齐王自杀无后，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洨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

太皇太后诏大司徒大司空："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富民之要，在于节俭。孝经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与奢也宁俭'。昔者管仲相齐桓，霸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谓之不知礼，以其奢泰侈拟于君故也。夏禹卑宫室，

恶衣服，后圣不循。由此言之，治之盛也，德优矣，莫高于俭。俭化俗民，则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亲，争讼之原息。斯乃家给人足，刑错之本也欤？可不务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万民之表也。未有树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赏有功，褒有德，善善恶恶，君宜知之。其省思虑，存精神，辅以医药’。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有瘳，视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终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后为山阳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义，所以率俗厉化，圣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赐弘后子孙之次当为后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征诣公车，上名尚书，朕亲临拜焉。”

班固称曰：公孙弘、卜式、兒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馀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臣慕向，异人并出。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矣。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馀不可胜纪。是以兴

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史记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谿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馀，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馀里。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及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诏丞相陈平等举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陆贾，先帝时习使南越。乃召贾以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曾无一介之使报者。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还报，孝文帝大悦。遂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南越其居国窃如故号名，其使天子，称王朝命如诸侯。至建元四年卒。

佗孙胡为南越王。此时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边邑，胡使人上书曰："两越俱为藩臣，毋得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于是天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往讨闽越。兵未逾岭，闽越王弟馀善杀郢以降，于是罢兵。

天子使庄助往谕意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遣太子婴齐入宿卫。谓助曰："国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助去后，其大臣谏胡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无失礼，要之不可以说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胡称病，竟不入见。后十馀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

婴齐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玺。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取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汉数使使者风谕婴齐，婴齐尚乐擅杀生自恣，惧入见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固称

病，遂不入见。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

太子兴代立，其母为太后。太后自未为婴齐姬时，尝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及婴齐薨后，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尝与安国少季通，其使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乱起，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大傅印，馀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王、王太后饬治行装重赍，为入朝具。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馀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势未能诛。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嘉弟为将，将卒居宫外。酒行，太后谓嘉曰："南越内属，国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发。嘉见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钡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称病，不肯见王及使者。乃阴与大臣作乱。王素无意诛嘉，嘉知之，以故数月不发。太后有淫行，国人不附，欲独诛嘉等，力又不能。

天子闻嘉不听王，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无决。又以为王、王太后已附汉，独吕嘉为乱，不足以兴兵，欲使庄参以二千人往使。参曰："以好往，数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无足以为也。"辞不可，天子罢参也。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奋曰："以区区之越，又有王、太后应，独相吕嘉为害，愿得勇士二百人，必斩嘉以报。"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下令

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乃与其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苍梧秦王及其诸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而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处。于是天子曰："韩子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封其子延年为成安侯。樛乐，其姊为王太后，首愿属汉，封其子广德为龙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

元鼎五年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馀人，遂俱进。楼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楼船自择便处，居东南面；伏波居西北面。会暮，楼船攻败越人，纵火烧城。越素闻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为营，遣使者招降者，赐印，复纵令相招。楼船力攻烧敌，反驱而入伏波营中。犁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为临蔡侯。

苍梧王赵光者，越王同姓，闻汉兵至，及越揭阳令定自定属汉；越桂林监居翁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伏波将军益封。楼船将军兵以陷坚为将梁侯。

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嚣。遭汉初定，列为诸侯。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兵临境，婴齐入朝。其后亡国，征自樛女；吕嘉小忠，令佗无后。楼船从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穷，智虑愈殖，因祸为福。成败之转，譬若纠墨。

史记卷一百一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购，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

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至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问太尉田蚡，蚡对曰："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又数反覆，不足以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弗属。"于是中大夫庄助诘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当安所告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上曰："太尉未足与计。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庄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太守欲距不为发兵，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

至建元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农韩安国出会稽，皆为将军。兵未逾岭，闽越王郢发兵距险。其弟馀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钡杀王，使使奉其头致大行。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今王头至，谢罪，不战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农军，而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诏罢两将兵，曰："郢等首恶，独无诸孙繇君丑不与谋焉。"乃使郎中将立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

馀善已杀郢，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馀善不足复兴师，曰："馀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

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是时楼船将军杨仆使使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曰士卒劳倦，不许，罢兵，令诸校屯豫章梅岭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且往，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

馀善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天子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海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东越素发兵距险，使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御儿侯。自兵未往。

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馀善，馀善弗听。及横海将军先至，越衍侯吴阳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从建成侯敖，与其率，从繇王居股谋曰："馀善首恶，劫守吾属。今汉兵至，众强，计杀馀善，自归诸将，傥幸得脱。"乃遂俱杀馀善，以其众降横海将军，故封繇王居股为东成侯，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横海将军说为案道侯；封横海校尉福为缭䕫侯。福者，成阳共王子，故为海常侯，坐法失侯。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诸将皆无成功，莫封。东越将多军，汉兵至，弃其军降，封为无锡侯。

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

太史公曰：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民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常为君王，句践一称伯。然馀善至大逆，灭国迁众，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犹尚封为万户侯，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馀烈也。

史记卷一百一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

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

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左将军卒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多还走，坐法斩。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先至王险。右渠城守，窥知楼船军少，即出城击楼船，楼船军败散走。将军杨仆失其众，遁山中十馀日，稍求收散卒，复聚。左将军击朝鲜浿水西军，未能破自前。

天子为两将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愿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馀，持兵，方渡泲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泲水，复引归。山还报天子，天子诛山。

左将军破泲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守城，数月未能下。

左将军素侍中，幸，将燕代卒，悍，乘胜，军多骄。楼船将齐卒，入海，固已多败亡；其先与右渠战，困辱亡卒，卒皆恐，将心惭，其围右渠，常持和节。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私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左将军数与楼船期战，楼船欲急就其约，不会；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郤降下朝鲜，朝鲜不肯，心附楼船：以故两将不相能。左将军心意楼船前有失军罪，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计，未敢发。天子曰将率不能，前乃使卫山谕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刓决，与左将军计相误，卒沮约。今两将围城，又乖异，以故久不决。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左将军曰："朝鲜当下久矣，不下者有状。"言楼船数朝不会，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为大害，非独楼船，又且与朝鲜共灭吾军。"遂亦以为然，而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麾下执捕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

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相韩阴、尼谿相参、将军王唊相与谋曰："始欲降楼船，楼船今执，独左将军并将，战益急，恐不能与，王又不肯降。"阴、唊、路人皆亡降汉。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巳，以故遂定朝鲜，为四郡。封参为澎清侯，阴为狄苴侯，唊为平州侯，长降为幾侯。最以父死颇有功，为温阳侯。

左将军征至，坐争功相嫉，乖计，弃市。楼船将军亦坐兵至洌口，当待左将军，擅先纵，失亡多，当诛，赎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负固，国以绝祀。涉何诬功，为兵发首。楼船将狭，及难离咎。悔失番禺，乃反见疑。荀彘争劳，与遂皆诛。两军俱辱，将率莫侯矣。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颇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馀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

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上许之。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馀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馀辈。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

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 皆振恐，诸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岂有天禄哉？在周为文王师，封楚。及周之衰，地称五千里。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

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其辞曰：

楚使子虚使于齐，齐王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诧乌有先生，而无是公在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获多乎？”曰：“少。”“然则何乐？”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曰：“可得闻乎？”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揜兔辚鹿，射麋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馀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馀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崔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瑛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麋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苞荔，薜莎青莆。其卑湿则生藏茛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庵茴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蔆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鼉，瑇瑁鳖黿。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楂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蠼蝚，鹓鸠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

“‘于是乃使专诸之伦，手格此兽。楚王乃驾驯驳之驷，乘雕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嗥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纤阿为御；案节未舒，即陵狡兽，辚邛邛，蹴距虚，轶野马而辐骣骙，乘遗风而射游骐；儵眒凄泬，雷动飘至，星流霆击，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洞胸达腋，绝乎心系，获若雨兽，掩草蔽地。于是楚王乃弭节裴回，翱翔容与，览乎阴林，观壮士之暴怒，与猛兽之恐惧，徼矶受诎，殚睹众物之变态。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锡，揄纭缟，杂纤罗，垂雾縠；襞积褰绉，纡徐委曲，郁桡谿谷；衯衯裶裶，扬袘恤削，蜚纤垂髾；扶与猗靡，噏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羽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缥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媻珊勃窣上金堤，揜翡翠，射

骏骙，微矰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鸽下，玄鹤加。怠而后发，游于清池；浮文鹢，扬桂枻，张翠帷，建羽盖，罔瑇瑁，钓紫贝；扒金鼓，吹鸣籁，榜人歌，声流喝，水虫骇，波鸿沸，涌泉起，奔扬会，礧石相击，硠硠磕磕，若雷霆之声，闻乎数百里之外。

“‘将息獠者，击灵鼓，起烽燧，车案行，骑就队，缅乎淫淫，班乎裔裔。于是楚王乃登阳云之台，泊乎无为，澹乎自持，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不若大王终日驰骋而不下舆，脟割轮淬，自以为娱。臣窃观之，齐殆不如。’于是王默然无以应仆也。”

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况齐国，王悉发境内之士，而备车骑之众，以出田，乃欲戮力致获，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馀论也。今足下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窃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国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轻于齐而累于楚矣。且齐东陼巨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汤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吞若云梦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芥蒂。若乃俶傥瑰伟，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萃，充仞其中者，不可胜记，禹不能名，契不能计。然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而不复，何为无用应哉！”

无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封疆画界者，非为守御，所以禁淫也。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捐国逾限，越海而田，其于义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

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浐，出入泾渭；酆鄗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汩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潰，泮浡滮汩，湢测泌沛，横流逆折，转腾瀲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挠，蜿蟺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坪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賈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礛，潏潏淈淈，浴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灝溔潢漾，安翔徐徊，翯乎滈滈，东注大湖，衍溢陂池。于是乎蛟龙赤螭，鲲鳢蜥离，鳅鳙鳆魠，禺禺蟝魶，揵鳍擢尾，振鳞奋翼，潜处于深岩；鱼鳖欢声，万物众夥，明月珠子，玓珤江靡，蜀石黄硬，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旰，丛积乎其中。鸿鹄鹱鸨，鸳鹅鹞鸱，鸡鹊鳜目，烦鹜鹡鸎，蠙鸶鸡鸬，群浮乎其上。汎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掩薄草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于是乎崇山岌岿，崔巍嵯峨，深林钜木，嶄岩嵾嵯，九嵕、巀嶭、南山峨峨，岩陁甗锜，嶊崣崛崎，振谿通谷，蹇产沟渎，谽呀豁闿，阜陵别岛，崴磈嵬瘣，丘虚崛崮，隐辚郁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涣夷陆，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掩以绿蕙，被以江离，糅以蘼芜，杂以流夷。專结缕，欑戾莎，揭车衡兰，稿本射干，茈姜蘘荷，葴橙若荪，鲜枝黄砾，蒋茅青薠，布濩闳泽，延曼太原，

丽靡广衍，应风披靡，吐芳扬烈，郁郁斐斐，众香发越，肸蚃布写，□暧芯勃。

“于是乎周览泛观，瞋盼轧沕，芒芒恍忽，视之无端，察之无崖。日出东沼，入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踊水躣波；兽则犦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兽则麒麟角觯，骃驂橐驼，蛩蛩弹骹，驮騠驴骡。

“于是乎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华榱璧珰，辇道缅属，步榈周流，长途中宿。夷嵕筑堂，累台增成，岩突洞房，俯杳眇而无见，仰攀橑而扪天，奔星更于闺闼，宛虹拖于楣轩。青虬蚴蟉于东箱，象舆婉蝉于西清，灵圉燕于闲观，偓佺之伦暴于南荣，醴泉涌于清室，通川过乎中庭。槃石裖崖，嵚岩倚倾，嵯峨磼磔，刻削峥嵘，玫瑰碧琳，珊瑚丛生，瑨玉旁唐，瑱媥文鳞，赤瑕驳荦，杂臿其间，垂绥琬琰，和氏出焉。

“于是乎卢橘夏孰，黄甘橙榛，枇杷橪柿，椁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郁棣，榕樛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杌紫茎，发红华，秀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泛櫰栌，留落胥馀，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茂，攒立丛倚，连卷累佹，崔错癹骫，阬衡闬砢，垂条扶於，落英幡缅，纷容萧蓼，旖旎从风，浏莅茻吸，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环后宫，杂遝累辑，被山缘谷，循阪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

“于是玄猿素雌，蜼玃飞鸢，蛭蜩蠼蝚，蜥胡縠蛫，栖息乎其间；长啸哀鸣，翩幡互经，夭蛟枝格，偃蹇杪颠。于是乎隃绝梁，腾殊榛，捷垂条，踔稀间，牢落陆离，烂曼远

迁。

“若此辈者，数千百处。嬉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

“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霓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骖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严簿，纵獠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雷起，隐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

“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野羊，蒙鹖苏，绔白虎，被豳文，跨野马。陵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㓜陵赴险，越壑厉水。推蜚廉，弄解豸，格瑕蛤，铤猛氏，罥骙豪，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于是乎乘舆弥节裴回，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率之变态。然后浸潭促节，鯈敻远去，流离轻禽，蹴履狡兽，睒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繁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虞，择肉后发，先中命处，弦矢分，艺殪仆。

“然后扬节而上浮，陵惊风，历骇飙，乘虚无，与神俱，辚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鵕鸡，拂鷖鸟，捎凤皇，捷鴛雏，俺焦明。

“道尽涂殚，回车而还。招摇乎襄羊，降集乎北纮，率乎直指，暗乎反乡。蹶石关，历封峦，过鸡鹊，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驰宣曲，濯鹚牛首，登龙台，掩细柳，观士大夫之勤略，钧獠者之所得获。徒车之所辚轹，乘骑之所蹂若，人民之所蹈躤，与其穷极倦飢，惊惮慑伏，不被创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阬满谷，掩平弥泽。

“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辽辍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钜；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举递奏，金鼓迭起，铿铨铛鼛，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庄刻饬，便嬛绰约，柔桡嬛嬛，斌媚娉袅；抴独茧之褕袘，眇阎易以戌削，媥姺徶徘，与世殊服；芬香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长眉连娟，微睇绵藐；色授魂与，心愉于侧。

“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览听馀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反，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乃解酒罢猎，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垦辟，悉为农郊，以赡萌隶；隤墙填堑，使山泽之民得至焉。实陂池而勿禁，虚宫观而勿仞。发仓廪以振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

“于是历吉日以齐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罕，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

也。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抚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兔之获，则仁者不由也。从此观之，齐楚之事，岂不哀哉！地方不过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垦辟，而民无所食也。夫以诸侯之细，而乐万乘之所侈，仆恐百姓之被其尤也。”

于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闻命矣。”

赋奏，天子以为郎。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

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

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为通侯，居列东第，终则遗显号于后世，传土地于子孙，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声施于无穷，功烈著而不灭。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然此非独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也；寡廉鲜耻，而俗不长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谿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

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洿，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从駹，定筰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将报，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鸿水浡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漉沈赡菑，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当斯之勤，岂唯民哉。心烦于虑而身亲其劳，躬胝无胈，肤不生毛。故休烈显乎无穷，声称浃乎于兹。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累号泣，内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盩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而辞避。

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馀，复召为郎。

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常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其辞曰：

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窃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险，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巧，虽有乌获、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尽为害矣。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岂不殆哉！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后行，中路而后驰，犹时有衔橛之变，而况涉乎蓬蒿，驰乎丘坟，前有利兽之乐而内无存变之意，其为祸也不亦难矣！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盖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谚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臣愿陛下之留意幸察。

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

登陂陁之长阪兮，坌入曾宫之嵯峨。临曲江之陪州兮，望南山之参差。岩岩深山之窐窐兮，通谷豁兮谽谺。汩淢嗡

习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广衍。观众树之瑜菱兮，览竹林之榛榛。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埶。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夐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而愈休。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

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其辞曰：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长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抴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欃枪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蟉蟉蜿蜒。低卬夭跅据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蠼以连卷。沛艾赴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跮踱𨊠辖容以委丽兮，绸缪偃蹇怵□以梁倚。纠蓼叫翼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趡。莅飒卉翕嫖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

邪绝少阳而登太阴兮，与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转兮，横厉飞泉以正东。悉征灵圉而选之兮，部乘众神于瑶光。使五帝先导兮，反太一而后陵阳。左玄冥而右含雷兮，前陆离而后潏湟。厮征伯侨而役羡门兮，属岐伯使尚方。祝融惊而跸御兮，清雰气而后行。屯余车其万乘兮，纷云盖而树华旗。使句芒其将行兮，吾欲往乎南嬉。

历唐尧于崇山兮，过虞舜于九疑。纷湛湛其差错兮，杂遝胶葛以方驰。骚扰冲苁其相纷挈兮，滂濞泱轧洒以林离。钻罗列聚丛以茏茸兮，衍曼流烂坛以陆离。径入雷室之砰磷郁律兮，洞出鬼谷之崑礨嵬礹。遍览八纮而观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经营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绝浮渚而涉流沙。奄息总极泛滥水嬉兮，使灵娲鼓瑟而舞冯夷。时若菱菱将混浊兮，召屏翳诛风伯而刑雨师。西望昆仑之轧沕洸忽兮，直径驰乎三危。排阊阖而入帝宫兮，载玉女而与之归。舒阆风而摇集兮，亢乌腾而一止。低回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皭然白首。载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回车朅来兮，绝道不周，会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叽琼华。婕侵浔而高纵兮，纷鸿涌而上厉。贯列缺之倒景兮，涉丰隆之滂沛。驰游道而修降兮，骛遗雾而远逝。迫区中之隘陕兮，舒节出乎北垠，遗屯骑于玄阙兮，轶先驱于寒门。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

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其书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历撰列辟，以迄于秦。率迩者踵武，逖听者风声。纷纶葳蕤，堙灭而不称者，不可胜数也。续昭夏，崇号谥，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

轩辕之前，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也。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见可观也。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谈，君莫盛于唐尧，臣莫贤于后稷。后稷创业于唐，公刘发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夷衰微，千载无声，岂不善始善终哉。然无异端，慎所由于前，谨遗教于后耳。故轨迹夷易，易遵也；湛恩蒙涌，易丰也；宪度著明，易则也；垂统理顺，易继也。是以业隆于襁褓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终都攸卒，未有殊尤绝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犹蹑梁父，登泰山，建显号，施尊名。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覃雾散，上畅九垓，下溯八埏。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迴阔泳沫，首恶湮没，暗昧昭晢，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囿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一茎六穗于庖，牺双觡共抵之兽，获周馀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闲馆。奇物谲诡，俶傥穷变。钦哉，符瑞臻兹，犹以为薄，不敢道封禅。盖周跃鱼陨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进让之道，其何爽与？

于是大司马进曰：“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憓，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侔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荐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挈三神之欢，缺王道之仪，群臣恧焉。或谓且天为质暗，珍符固不可辞；若然辞之，是泰山靡记而梁父靡幾也。亦各并

时而荣，咸济世而屈，说者尚何称于后，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锡符，奉符以行事，不为进越。故圣王弗替，而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彰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丕业，不可贬也。愿陛下全之。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燿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前圣之所以永保鸿名而常为称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义而览焉。”

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乃迁思回虑，总公卿之议，询封禅之事，诗大泽之博，广符瑞之富。乃作颂曰：

自我天覆，云之油油。甘露时雨，厥壤可游。滋液渗漉，何生不育；嘉谷六穗，我穑曷蓄。

非唯雨之，又润泽之；非唯濡之，泛專濩之。万物熙熙，怀而慕思。名山显位，望君之来。君乎君乎，侯不迈哉！

般般之兽，乐我君囿；白质黑章，其仪可喜；旼旼睦睦，君子之能。盖闻其声，今观其来。厥涂靡踪，天瑞之征。兹亦于舜，虞氏以兴。

濯濯之麟，游彼灵畤。孟冬十月，君俎郊祀。驰我君舆，帝以享祉。三代之前，盖未尝有。

宛宛黄龙，兴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烿煌。

正阳显见，觉寤黎蒸。于传载之，云受命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谆谆。依类托寓，谕以封峦。

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是以汤武至尊严，不失肃祗；舜在假典，顾省厥遗：此之谓也。

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礼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父禅肃然。

相如他所著，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本书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史记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赵王敖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以亲故，常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

跸，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輂车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開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蒯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服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详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罪人无告劾，系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赐人爵关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南海民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忌擅燔其书，不以闻。吏请召治忌，长不遣，谩言曰‘忌病’。春又请长，愿入见，长怒曰‘女欲离我自附汉’。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長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

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邮，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廪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愿陛下自宽。”上曰：“为之奈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

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上怜淮南厉王废法不轨，自

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相兵。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吴使者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吴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孝景四年，吴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为贞信，乃劳苦之曰："南方卑湿。"徙衡山王王济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赐谥为贞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诇长安，约结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乃详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人。

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馀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

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

王坐东宫，召伍被与谋，曰："将军上。"被怅然曰："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来为

大王画耳。臣闻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故圣人万举万全。昔文王一动而功显于千世，列为三代，此所谓因天心以动作者也，故海内不期而随。此千岁之可见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吴楚，亦足以喻国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诛，愿大王毋为吴王之听。昔秦绝圣人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任刑罚，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异物，还为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愿请延年益寿药。”神曰：“汝秦王之礼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见芝成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于是臣再拜问曰：“宜何资以献？”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说，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于是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皇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年，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于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百姓愿之，若旱之望雨，故起于行陈之中而立为天子，功高三王，德传无穷。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臣闻微子过故国而悲，于是作麦秀之歌，是痛纣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

曾不若匹夫'。是纣先自绝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治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谓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窃观朝廷之政，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宾服，羌晰入献，东瓯入降，广长榆，开朔方，匈奴折翅伤翼，失援不振。虽未及古太平之时，然犹为治也。"王怒，被谢死罪。王又谓被曰："山东即有兵，汉必使大将军将而制山东，公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于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材干绝人。'被以为材能如此，数将习兵，未易当也。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河，乃度。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王默然。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国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

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愿王孰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吴何知反，汉将一日过成皋者四十馀人。今我令楼缓先要成皋之口，周被下颍川兵塞轘辕、伊阙之道，陈定发南阳兵守武关。河南太守独有雒阳耳，何足忧。然此北尚有临晋关、河东、上党与河内、赵国。人言曰'绝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据三川之险，招山东之兵，举事如此，公以为何如？"被曰："臣见其祸，未见其福也。"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有福，什事九成，公独以为有祸无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众者，皆前系诏狱，馀无可用者。"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馀万，非直適戍之众，钒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被曰："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而大将军材能不特章邯、杨熊也。大王以陈胜、吴广谕之，被以为过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计。"王曰："奈何？"被曰："当今诸侯无异心，百姓无怨气。朔方之郡田地广，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实其地。臣之愚计，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虽然，吾以为不至若此。"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丞相、御史、大将军、军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汉使节法冠，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王问伍被曰：“吾举兵西乡，诸侯必有应我者；即无应，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收江都、会稽，南通劲越，屈强江淮间，犹可得延岁月之寿。”王曰：“善，无以易此。急则走越耳。”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

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胶西王臣端议曰：“淮南王安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以乱天下，荧惑百姓，倍畔宗庙，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安罪重于将，谋反形已定。臣端所见其书节印图及他逆无道事验明白，甚大逆无道，当伏其法。而论国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当皆免官削爵为士伍，毋得宦为吏。其非吏，他赎死金二斤八两。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复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

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

衡山王赐，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所并。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

王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汙之，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王后饮，太子前为寿，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

子宫中。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辋车镞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时计画，以约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郤，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辋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白嬴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嬴，以淮南事系。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

史记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庄王以为币轻，更以小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业。市令言之相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几何顷乎？"市令曰："三月顷。"相曰："罢，吾今令之复矣。"后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币，以为轻。今市令来言曰'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之不定'。臣请遂令复如故。"王许之，下令三日而市复如故。

楚民俗好庳车，王以为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不可。王必欲高车，臣请教闾里使高其梱。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

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侮，知非己之罪也。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

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

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

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

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

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馀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馀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

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絜。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后家无馀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

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闲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及今上即位，越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

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申公者，鲁人也。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吕太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已而郢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学，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为楚王，胥靡申公。申公耻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复谢绝宾客，独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馀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

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绾为御史大夫。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

弟子为博士者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周霸至胶西内史，夏宽至城阳内史，砀鲁赐至东海太守，兰陵缪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邹人阙门庆忌为胶东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节，称其好学。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

本于申公。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景帝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居顷之，景帝以固为廉直，拜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馀矣。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自是之后，齐言诗皆本辕固生也。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教千乘兒宽。兒宽既通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兒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及时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是时张汤方乡学，以为奏谳掾，以古法议决疑大狱，而爱幸宽。宽为人温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书、书奏，敏于文，口不能发明也。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以兒宽为掾，荐之天子。天子见问，说之。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

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馀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

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自鲁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菑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胶西王素闻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治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

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斲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吕氏已败，遂夷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其后有郅都、宁成之属。

郅都者，杨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时，都为中郎将，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入上林，贾姬如厕，野彘卒入厕。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复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等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去。太后闻之，赐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

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瞤氏首恶，馀皆股栗。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孝景帝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窦太后乃竟中都以汉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释之。窦太后曰："临江王独非忠臣邪？"于是遂斩郅都。

宁成者，穰人也。以郎谒者事景帝。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稍迁至济南都尉，而郅都为守。始前数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谒守如县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闻其声，于是善遇，与结欢。久之，郅都死，后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

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数年，会赦。致产数千金，为任

侠，持吏长短，出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于郡守。

周阳由者，其父赵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阳，故因姓周阳氏。由以宗家任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时，由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与汲黯俱为忮，司马安之文恶，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

由后为河东都尉，时与其守胜屠公争权，相告言罪。胜屠公当抵罪，义不受刑，自杀，而由弃市。

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

赵禹者，蓼人。以佐史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亚夫。亚夫为丞相，禹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时，禹以刀笔吏积劳，稍迁为御史。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长安，汤倾身为之。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汤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欢，而兄事禹。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

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谳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谳决法廷尉絜令，扬主之明。奏事即谴，汤应谢，乡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间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于是丞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𣪍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

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馀，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慴。

汤之客田甲，虽贾人，有贤操。始汤为小吏时，与钱通，及汤为大吏，甲所以责汤行义过失，亦有烈士风。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详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

孝文园瘗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

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齐人也。以术至右内史。边通，学长短，刚暴强人也，官再至济南相。故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诎体于汤。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以故三长史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汤又详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汙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椁。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

赵禹中废，已而为廷尉。始条侯以为禹贼深，弗任。及禹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节，事益多，吏务为严峻，而禹治加缓，而名为平。王温舒等后起，治酷于禹。禹以老，徙为燕相。数岁，乱悖有罪，免归。后汤十馀年，以寿卒于家。

义纵者，河东人也。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纵有姊姁，以医幸王太后。王太后问："有子兄弟为官者乎？"姊曰："有弟无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义姁弟纵为中郎，补上党郡中令。治敢行，少蕴藉，县无逋事，举为第一。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以捕案太后外孙修成君子仲，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至则族灭其豪穰氏之属，河内道不拾遗。而张次公亦为郎，以勇悍从军，敢深入，有功，为岸头侯。

宁成家居，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为关都尉。岁馀，关东吏隶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义纵自河内迁为南阳太守，闻宁成家居南阳，及纵至关，宁成侧行送迎，然纵气盛，弗为礼。至郡，遂案宁氏，尽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属皆奔亡，南阳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为纵牙爪之吏，任用，迁为廷史。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馀人。纵一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为治。

是时赵禹、张汤以深刻为九卿矣，然其治尚宽，辅法而行，而纵以鹰击毛挚为治。后会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温舒至恶，其所为不先言纵，纵必以气凌之，败坏其功。其治，所诛杀甚多，然取为小治，奸益不胜，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纵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纵以我为不复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杨可方受告缗，纵以为此乱民，部吏捕其为可使者。天子闻，使杜式治，以为废格沮事，弃纵市。后一岁，张汤亦死。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馀人，以为爪牙，皆把其阴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馀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馀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国，黎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河内则杨皆、麻戊，关中杨赣、成信等。义纵为内史，惮未敢恣治。及纵死，张汤败后，徙为廷尉，而尹齐为中尉。

尹齐者，东郡茌平人。以刀笔稍迁至御史。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使督盗贼，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齐木强少文，豪恶吏伏匿而善吏不能为治，以故事多废，抵罪。上复徙温舒为中尉，而杨仆以严酷为主爵都尉。

杨仆者，宜阳人也。以千夫为吏。河南守案举以为能，迁为御史，使督盗贼关东。治放尹齐，以为敢挚行。稍迁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有功，封将梁侯。为荀彘所缚。居久之，病死。

而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恶少年投鋀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奸盗贼。温舒为人谄，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烂狱中，行论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上说，拜为少府。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

岁馀，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后数岁，尹齐亦以淮阳都尉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所诛灭淮阳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

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减宣者，杨人也。以佐史无害给事河东守府。卫将军青使买马河东，见宣无害，言上，征为大厩丞。官事辨，稍迁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数废数起，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二十岁。王温舒免中尉，而宣为左内史。其治米盐，事大小皆关其手，自部署县名曹实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摇，痛以重法绳之。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中废。为右扶风，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杀信，吏卒格信时，射中上林苑门，宣下吏诋罪，以为大逆，当族，自杀。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阳杜衍人。义纵为南阳守，以为爪牙，举为廷尉史。事张汤，汤数言其无害，至御史。使案边失亡，所论杀甚众。奏事中上意，任用，与减宣相编，更为中丞十馀岁。

其治与宣相放，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馀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馀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

万馀人。

周中废，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訾累数巨万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馀，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馀，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馀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馀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䮠，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

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是岁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其明年，浑邪王率其民降汉，而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幕北。

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将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

骞既至乌孙，乌孙王昆莫见汉使如单于礼，骞大惭，知蛮夷贪，乃曰："天子致赐，王不拜则还赐。"昆莫起拜赐，其他如故。骞谕使指曰："乌孙能东居浑邪地，则汉遣翁主为昆莫夫人。"乌孙国分，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昆莫有十馀子，其中子曰大禄，强，善将众，将众别居万馀骑。大禄兄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临死谓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太子，无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许之，卒以岑娶为太子。大禄怒其不得代太子也，

乃收其诸昆弟，将其众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禄杀岑娶，予岑娶万馀骑别居，而昆莫有万馀骑自备，国众分为三，而其大总取羁属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专约于骞。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丹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到，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馀，卒。

乌孙使既见汉人众富厚，归报其国，其国乃益重汉。其后岁馀，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

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馀，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嶲、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馀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

汉币，不贵其物。

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馀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初，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及宛西小国骨潜、大益，宛东姑师、扜丹、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

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熟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

而关东蝗大起，蜚西至敦煌。

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

其夏，汉亡浞野之兵二万馀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馀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馀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馀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適，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馀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

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馀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侦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四人相谓曰：“郁成王汉国所毒，今生将去，卒失大事。”欲杀，莫敢先击。上邽骑士赵弟最少，拔剑击之，斩郁成王，赍头。弟、桀等逐及大将军。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馀人，军马千馀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畤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馀人，千石以下千馀人。奋行者官过其望，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士卒赐直四万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馀，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

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馀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至如以术取宰相卿大夫，辅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无可言者。及若季次、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灾，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沈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

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年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楚田仲以侠闻，喜剑，父事朱家，自以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戏。然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及剧孟死，家无馀十金之财。而符离人王孟亦以侠称江淮之间。

是时济南瞫氏、陈周庸亦以豪闻，景帝闻之，使使尽诛此属。其后代诸白、梁韩无辟、阳翟薛兄、陕韩孺纷纷复出焉。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

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馀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馀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

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然关中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兒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耳，曷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

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汉兴，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时有闳孺。此两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獘𢘅，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也。两人徙家安陵。

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北宫伯子以爱人长者；而赵同以星气幸，常为文帝参乘；邓通无伎能。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十数，官至上大夫。文帝时时如邓通家游戏。然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谓贫乎？”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

文帝尝病痈，邓通常为帝嚼吮之。文帝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嚼痈，嚼

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喑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长公主赐邓通，吏辄随没入之，一簪不得著身。于是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钱，寄死人家。

孝景帝时，中无宠臣，然独郎中令周文仁，仁宠最过庸，乃不甚笃。

今天子中宠臣，士人则韩王孙嫣，宦者则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孙也。今上为胶东王时，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嫣善骑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官至上大夫，赏赐拟于邓通。时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跸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骛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傍。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曰："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嗛嫣。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韩说，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给事狗中。而平阳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见，心说之，及入永巷，而召贵延年。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也。久之，寖与中人乱，出入骄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后，爱弛，则禽诛延年昆弟也。

自是之后，内宠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数也。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窶满篝，汙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说，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

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帷韝鞠跽，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其后百馀年，楚有优孟。

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之华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枣脯。马病肥死，使群臣丧之，欲以棺椁大夫礼葬之。左右争之，以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马谏者，罪至死。”优孟闻之，入殿门，仰天大哭。王惊而问其故。优孟曰：“马者王之所爱也，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礼葬之。”王曰：“何如？”对曰：“臣请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楩枫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穿圹，老弱负土，齐赵陪位于前，韩魏翼卫其后，庙食太牢，奉以万户之邑。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王曰：“寡人之过一至此乎！为之奈何？”优孟曰：“请为大王六畜葬之。以垅灶为椁，铜历为棺，赍以姜枣，荐以木兰，祭以粮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肠。”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太官，无令天下久闻也。

楚相孙叔敖知其贤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若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之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

孟。”优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孙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馀，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后，优孟复来。王曰：“妇言谓何？”孟曰：“妇言慎无为，楚相不足为也。如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馀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罪，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廉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此知可以言时矣。

其后二百馀年，秦有优旃。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楣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无何，二世杀死，优旃归汉，数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齐威王横行。优孟摇头而歌，负薪者以封。优旃临槛疾呼，陛楣得以半更。岂不亦伟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说。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常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又奉饮糒飧养乳母。乳母上书曰：“某所有公田，愿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赐乳母。乳母所言，未尝不听。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人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疾步数还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邪？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焉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罚谪谮之者。

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以好古传书，爱经术，多所博观外家之语。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时诏赐之食于前。饭已，尽怀其馀肉持去，衣尽污。数赐缣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赐钱帛，取少妇于长安中好女。率取妇一岁所者即弃去，

更取妇。所赐钱财尽索之于女子。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为郎，又为侍谒者，常持节出使。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者，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东方生曰：“是固非子所能备也。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张仪、苏秦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听行通，身处尊位，泽及后世，子孙长荣。今非然也。圣帝在上，德流天下，诸侯宾服，威振四夷，连四海之外以为席，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如运之掌中。贤与不肖，何以异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则事异。虽然，安可以不务修身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躬行仁义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学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

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于余哉！”于是诸先生默然无以应也。

建章宫后阁重栋中有物出焉，其状似麋。以闻，武帝往临视之。问左右群臣习事通经术者，莫能知。诏东方朔视之。朔曰：“臣知之，愿赐美酒粱饭大飧臣，臣乃言。”诏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于是朔乃肯言，曰：“所谓驺牙者也。远方当来归义，而驺牙先见。其齿前后若一，齐等无牙，故谓之驺牙。”其后一岁所，匈奴混邪王果将十万众来降汉。乃复赐东方生钱财甚多。

至老，朔且死时，谏曰：“诗云‘营营青蝇，止于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愿陛下远巧佞，退谗言。”帝曰：“今顾东方朔多善言？”怪之。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

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者，卫后兄也，封为长平侯。从军击匈奴，至余吾水上而还，斩首捕虏，有功来归，诏赐金千斤。将军出宫门，齐人东郭先生以方士待诏公车，当道遮卫将军车，拜谒曰：“愿白事。”将军止车前，东郭先生旁车言曰：“王夫人新得幸于上，家贫。今将军得金千斤，诚以其半赐王夫人之亲，人主闻之必喜。此所谓奇策便计也。”卫将军谢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计，请奉教。”于是卫将军乃以五百金为王夫人之亲寿。王夫人以闻武帝。帝曰：“大将军不知为此。”问之安所受计策，对曰：“受之待诏者东郭先生。”诏召东郭先生，拜以为郡都尉。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

人笑之，东郭先生应之曰：“谁能履行雪中，令人视之，其上履也，其履下处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绶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于都门外。荣华道路，立名当世。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当其贫困时，人莫省视；至其贵也，乃争附之。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其此之谓邪？

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对曰：“愿居洛阳。”人主曰：“不可。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然关东国莫大于齐，可以为齐王。”王夫人以手击头，呼“幸甚”。王夫人死，号曰“齐王太后薨。”

昔者，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造诈成辞，往见楚王曰：“齐王使臣来献鹄，过于水上，不忍鹄之渴，出而饮之，去我飞亡。吾欲刺腹绞颈而死，恐人之议吾王以鸟兽之故令士自伤杀也。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国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服过，叩头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

武帝时，征北海太守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许之。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实，恐不可与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与俱。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北海令无盗贼，君对曰何哉？”对曰：“选择贤材，各任之

以其能，赏异等，罚不肖。”王先生曰：“对如是，是自誉自伐功，不可也。愿君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所变化也。”太守曰：“诺。”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于治北海，令盗贼不起？”叩头对言：“非臣之力，尽陛下神灵威武之所变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长者之语而称之！安所受之？”对曰：“受之文学卒史。”帝曰：“今安在？”对曰：“在宫府门外。”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传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财。”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豹往到邺，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馀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聘取。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闲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十馀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妪为

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传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史记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

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于长安东市。

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易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以观采。"二人即同舆而之市，游于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视其状貌，如类有知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

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于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

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所高者谁也？今何以卑污长者？"

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

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于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

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发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问之日月疵瑕吉凶，则不能理。由是观之，能知别贤与不肖者寡矣。

“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其誉人也不望其报，恶人也不顾其怨，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也，虽累辱而不愧也。

“今公所谓贤者，皆可为羞矣。卑疵而前，孅趋而言；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比周宾正，以求尊誉，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猎农民；以官为威，以法为机，求利逆暴：譬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试官时，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用居上为右；试官不让贤陈功，见伪增实，以无为有，以少为多，以求便势尊位；食饮驱驰，从姬歌儿，不顾于亲，犯法害民，虚公家：此夫为盗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为高贤才乎？

“盗贼发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摄，奸邪起不能塞，官耗乱不能治，四时不和不能调，岁谷不孰不能适。才贤不为，是不忠也；才不贤而托官位，利上奉，妨贤者处，是窃位也；有人者进，有财者礼，是伪也。子独不见鸱枭之与凤皇翔乎？兰芷芎劳弃于广野，蒿萧成林，使君子退而不显众，公等是也。

“述而不作，君子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正时日，乃后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后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

治。越王句践放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负哉！

“且夫卜筮者，埽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后乃言事，此有礼也。言而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谢少，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

“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辎车，负装之不重，止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于无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于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

“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夸严，莫大于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于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厌多。

“故骐骥不能与罢驴为驷，而凤皇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辟众，自匿以辟伦，微见德顺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

宋忠、贾谊忽而自失，芒乎无色，怅然噤口不能言。于是摄衣而起，再拜而辞。行洋洋也，出门仅能自上车，伏轼低头，卒不能出气。

居三日，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乃相引屏语相谓自叹曰：“道高益安，势高益危。居赫赫之势，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审，不见夺糈；为人主计而不审，身无所处。此相去远矣，犹天冠地屦也。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天地旷旷，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与若，何足预彼哉！彼久而愈安，虽曾氏之义未有以异也。”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还，抵罪。而贾谊为梁怀王傅，王堕马薨，谊不食，毒恨而死。此务华绝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见性好解妇来卜，对之颜色严振，未尝见齿而笑也。从古以来，贤者避世，有居止舞泽者，有居民间闭口不言，有隐居卜筮间以全身者。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及卜筮立名声千里者，各往往而在。传曰：“富为上，贵次之；既贵各各学一伎能立其身。”黄直，大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齐张仲、曲成侯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绝人之风，何可胜言。故曰：“非其地，树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孙，当视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子有处所，可谓贤人。”

臣为郎时，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者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

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已则弃去之，以为龟藏则不灵，蓍久则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宝藏蓍龟；又其大小先后，各有所尚，要其归等耳。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絜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至高祖时，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国日少，吕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袭掌故，未遑讲试，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赏赐至或数千万。如丘子明之属，富溢贵宠，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蛊道，巫蛊时或颇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诛，恣意所伤，以破族灭门者，不可胜数。百僚

荡恐，皆曰龟策能言。后事觉奸穷，亦诛三族。

夫搥捷策定数，灼龟观兆，变化无穷，是以择贤而用占焉，可谓圣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龟，而武王有瘳。纣为暴虐，而元龟不占。晋文将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献公贪骊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祸竟流五世。楚灵将背周室，卜而龟逆，终被乾谿之败。兆应信诚于内，而时人明察见之于外，可不谓两合者哉！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经术，受业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幸得宿卫，出入宫殿中十有馀年。窃好太史公传。太史公之传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故作龟策列传。"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传曰："下有伏灵，上有兔丝；上有捣蓍，下有神龟。"所谓伏灵者，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捎兔丝去之，即以篝烛此地，烛之火灭，即记其处，以新布四丈环置之，明即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过七尺不可得。伏灵者，千岁松根也，食之不死。闻蓍生满百茎者，其下必有

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满百茎长丈者，取八十茎已上，蓍长八尺，即难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满六十茎已上，长满六尺者，即可用矣。记曰：“能得名龟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日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凡八名龟。龟图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龟也。略记其大指，不写其图。取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今夫珠玉宝器，虽有所深藏，必见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谓乎！故玉处于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者，润泽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于江海，藏于蚌中，蛟龙伏之。王者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能得百茎蓍，并得其下龟以卜者，百言百当，足以决吉凶。

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龟千岁乃满尺二寸。王者发军行将，必钻龟庙堂之上，以决吉凶。今高庙中有龟室，藏内以为神宝。

传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取龟置室西北隅悬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为郎时，见万毕石朱方，传曰：“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无虎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为嘉林。龟在其中，常巢于芳莲之上。左胁书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诸侯得我为帝王。’求之于白蛇蟠杅林中者，斋戒以待，凝然，状如有人来告之，因以醮酒佗发，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观之，岂不伟哉！故龟可不敬与？

南方老人用龟支床足，行二十馀岁，老人死，移床，龟

尚生不死。龟能行气导引。问者曰：“龟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龟，何为辄杀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与人议，欲遣去。人教杀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龟见梦曰：“送我水中，无杀吾也。”其家终杀之。杀之后，身死，家不利。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

宋元王时得龟，亦杀而用之。谨连其事于左方，令好事者观择其中焉。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于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于宋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曰：“今寡人梦见一丈夫，延颈而长头，衣玄绣之衣而乘辎车，来见梦于寡人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是何物也？”卫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已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乃对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鬼神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云壅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王急使人问而求之。”王曰：“善。”

于是王乃使人驰而往问泉阳令曰：“渔者几何家？名谁为豫且？豫且得龟，见梦于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阳令乃使吏案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泉阳令曰：“诺。”乃与使者驰而问豫且曰：“今昔汝渔何得？”豫且曰：“夜半时举网得龟。”使者曰：“今龟安在？”曰：“在笼

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龟，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诺。”即系龟而出之笼中，献使者。

使者载行，出于泉阳之门。正昼无见，风雨晦冥。云盖其上，五采青黄；雷雨并起，风将而行。入于端门，见于东箱。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却，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曰：“龟见寡人，延颈而前，以何望也？缩颈而复，是何当也？”卫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昔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驾送龟，勿令失期。”

卫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也，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于深渊，长于黄土。知天之道，明于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仓夏黄，秋白冬黑。明于阴阳，审于刑德。先知利害，察于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

元王曰：“龟甚神灵，降于上天，陷于深渊，在患难中。以我为贤，德厚而忠信，故来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渔者也。渔者利其肉，寡人贪其力，下为不仁，上为无德。君臣无礼，何从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

卫平对曰：“不然。臣闻盛德不报，重寄不归；天与不受，天夺之宝。今龟周流天下，还复其所，上至苍天，下薄泥涂。还遍九州，未尝愧辱，无所稽留。今至泉阳，渔者辱而囚之。王虽遣之，江河必怒，务求报仇。自以为侵，因神与谋。淫雨不霁，水不可治。若为枯旱，风而扬埃，蝗虫暴生，百姓失时。王行仁义，其罚必来。此无佗故，其祟在

龟。后虽悔之，岂有及哉！王勿遣也。”

元王慨然而叹曰：“夫逆人之使，绝人之谋，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为宝，是不强乎？寡人闻之，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桀纣暴强，身死国亡。今我听子，是无仁义之名而有暴强之道。江河为汤武，我为桀纣。未见其利，恐离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宝，趣驾送龟，勿令久留。”

卫平对曰：“不然，王其无患。天地之间，累石为山。高而不坏，地得为安。故云物或危而顾安，或轻而不可迁；人或忠信而不如诞谩，或丑恶而宜大官，或美好佳丽而为众人患。非神圣人，莫能尽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大王听臣，臣请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谷，以知善恶。人民莫知辨也，与禽兽相若。谷居而穴处，不知田作。天下祸乱，阴阳相错。匆匆疾疾，通而不相择。妖孽数见，传为单薄。圣人别其生，使无相获。禽兽有牝牡，置之山原；鸟有雌雄，布之林泽；有介之虫，置之溪谷。故牧人民，为之城郭，内经闾术，外为阡陌。夫妻男女，赋之田宅，列其室屋。为之图籍，别其名族。立官置吏，劝以爵禄。衣以桑麻，养以五谷。耕之耰之，𣪘之耨之。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观之，非强不至。故曰田者不强，囷仓不盈；商贾不强，不得其赢；妇女不强，布帛不精；官御不强，其势不成；大将不强，卒不使令；侯王不强，没世无名。故云强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纪也。所求于强，无不有也。王以为不然，王独不闻玉棣只雉，出于昆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镌石拌蚌，传卖于市：圣人得之，以为大宝。大宝所在，乃为天子。今

王自以为暴，不如拌蚌于海也；自以为强，不过镌石于昆山也。取者无咎，宝者无患。今龟使来抵网，而遭渔者得之，见梦自言，是国之宝也，王何忧焉。”

元王曰：“不然。寡人闻之，谏者福也，谀者贼也。人主听谀，是愚惑也。虽然，祸不妄至，福不徒来。天地合气，以生百财。阴阳有分，不离四时，十有二月，日至为期。圣人彻焉，身乃无灾。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祸之至也，人自成之。祸与福同，刑与德双。圣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纣之时，与天争功，拥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无道矣，谀臣有众。桀有谀臣，名曰赵梁。教为无道，劝以贪狼。系汤夏台，杀关龙逢。左右恐死，偷谀于傍。国危于累卵，皆曰无伤。称乐万岁，或曰未央。蔽其耳目，与之诈狂。汤卒伐桀，身死国亡。听其谀臣，身独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纣有谀臣，名为左彊。夸而目巧，教为象郎。将至于天，又有玉床。犀玉之器，象箸而羹。圣人剖其心，壮士斩其胻。箕子恐死，被发佯狂。杀周太子历，囚文王昌。投之石室，将以昔至明。阴兢活之，与之俱亡。入于周地，得太公望。兴卒聚兵，与纣相攻。文王病死，载尸以行。太子发代将，号为武王。战于牧野，破之华山之阳。纣不胜败而还走，围之象郎。自杀宣室，身死不葬。头悬车轸，四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肠如涫汤。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贵至天子，然而大傲。欲无猒时，举事而喜高，贪很而骄。不用忠信，听其谀臣，而为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诸侯之间，曾不如秋毫。举事不当，又安亡逃！”

卫平对曰：“不然。河虽神贤，不如昆仑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夺取其宝，诸侯争之，兵革为起。小国见亡，大国危殆，杀人父兄，虏人妻子，残国灭庙，以争此宝。战攻分争，是暴强也。故云取之以暴强而治以文理，

无逆四时，必亲贤士；与阴阳化，鬼神为使；通于天地，与之为友。诸侯宾服，民众殷喜。邦家安宁，与世更始。汤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为经纪。王不自称汤武，而自比桀纣。桀纣为暴强也，固以为常。桀为瓦室，纣为象郎。征丝灼之，务以费氓。赋敛无度，杀戮无方。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悬而射之，与天帝争强。逆乱四时，先百鬼尝。谏者辄死，谀者在傍。圣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数枯旱，国多妖祥。螟虫岁生，五谷不成。民不安其处，鬼神不享。飘风日起，正昼晦冥。日月并蚀，灭息无光。列星奔乱，皆绝纪纲。以是观之，安得久长！虽无汤武，时固当亡。故汤伐桀，武王克纣，其时使然。乃为天子，子孙续世；终身无咎，后世称之，至今不已。是皆当时而行，见事而强，乃能成其帝王。今龟，大宝也，为圣人使，传之贤王。不用手足，雷电将之；风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当之。今王有德而当此宝，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后虽悔之，亦无及已。”

元王大悦而喜。于是元王向日而谢，再拜而受。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与骊羊；以血灌龟，于坛中央。以刀剥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创。理达于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邦福重宝，闻于傍乡。杀牛取革，被郑之桐。草木毕分，化为甲兵。战胜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

故云神至能见梦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身能十言尽当，不能通使于河，还报于江。贤能令人战胜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刺之患。圣能先知亟见，而不能令卫平无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挛；当时不利，又焉事贤！贤者有恒常，士有适然。是故明有所不见，听有所不闻；人虽贤，

不能左画方，右画圆；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禹名为辩智，而不能胜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责人于全？孔子闻之曰：“神龟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为德而君于天下，辱于三足之乌。月为刑而相佐，见食于虾蟆。蝟辱于鹊，腾蛇之神而殆于即且。竹外有节理，中直空虚；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日辰不全，故有孤虚。黄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据。罔有所数，亦有所疏。人有所贵，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适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

褚先生曰：渔者举网而得神龟，龟自见梦宋元王，元王召博士卫平告以梦龟状，平运式，定日月，分衡度，视吉凶，占龟与物色同，平谏王留神龟以为国重宝，美矣。古者筮必称龟者，以其令名，所从来久矣。余述而为传。

三月　二月　正月　十二月　十一月　中关内高外下　四月首仰　足开　肣开　首俛大　五月　横吉　首俛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杀龟。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龟之徼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杀，及以钻之。常以月旦祓龟，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龟而遂之，若常以为祖。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东向立，灼以荆若刚木，土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周环之，祝曰：“今日吉，谨以粱卵烯黄祓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征后龟。其卜必北向，龟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灼钻，钻中已，又灼龟首，各三；又复灼所钻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即以造三周龟，祝曰：“假之玉灵夫子。夫子玉灵，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渊，诸灵数鄮，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贞。某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发乡我身长大，首足收人皆上偶。不得，发乡我身挫折，中外不相应，首足灭去。”

灵龟卜祝曰：“假之灵龟，五巫五灵，不如神龟之灵，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贞，某欲求某物。即得也，头见足发，内外相应；即不得也，头仰足肣，内外自垂。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开，内外交骇，身节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无呈，无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内，外祟有外。”

卜系者出不出。不出，横吉安；若出，足开首仰有外。

卜求财物，其所当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卖若买臣妾马牛。得之，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击盗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将卒若干人，往击之。当胜，首仰足开身正，内自桥，外下；不胜，足肣首仰，身首内下外高。

卜求当行不行。行，首足开；不行，足肣首仰，若横吉安，安不行。

卜往击盗，当见不见。见，首仰足肣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往候盗，见不见。见，首仰足肸，肸胜有外；不见，足开首仰。

卜闻盗来不来。来，外高内下，足肸首仰；不来，足开首仰，若横吉安，期之自次。

卜迁徙去官不去。去，足开有肸外首仰；不去，自去，即足肸，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节折，首仰足开。

卜岁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开，内外自桥外自垂；不孰，足肸首仰有外。

卜岁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肸，身节有强外；不疫，身正首仰足开。

卜岁中有兵无兵。无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开，身作外强情。

卜见贵人吉不吉。吉，足开首仰，身正，内自桥；不吉，首仰，身节折，足肸有外，若无渔。

卜请谒于人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自桥；不得，首仰足肸有外。

卜追亡人当得不得。得，首仰足肸，内外相应；不得，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渔猎得不得。得，首仰足开，内外相应；不得，足肸

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盗不遇。遇，首仰足开，身节折，外高内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足开，若横吉安。

卜天雨霁不霁。霁，呈兆足开首仰；不霁，横吉。

命曰横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系者重罪不出，轻罪环出；过一日不出，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一日环得；过一日不得。行者不行。来者环至；过食时不至，不来。击盗不行，行不遇；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无疾。岁中无兵。见人行，不行不喜。请谒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得。追亡人得，过一日不得。问行者不到。

命曰柱彻。卜病不死。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市买不得。忧者毋忧。追亡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解。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闻言不行。来者不来。闻盗不来。闻言不至。徙官闻言不徙。居官有忧。居家多灾。岁稼中孰。民疾疫多病。岁中有兵，闻言不开。见贵人吉。请谒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甚。霁不霁。故其莫字皆为首备。问之曰，备者仰也，故定以为仰。此私记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无外。占病，病甚不死。系者不出。

求财买臣妾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击盗不见。闻盗来，内自惊，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岁中无兵。见贵人吉。请谒追亡人不得。亡财物，财物不出得。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系者未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久多忧。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病疫。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不得。渔猎得少。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笃死。系囚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见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系者久，毋伤也。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不行。击盗不行。来者来。闻盗来。徙官闻言不徙。居家室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少。岁中毋兵。见贵人得见。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开有内。以占病者，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不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行不见盗。闻盗来不来。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岁孰。民疾疫有而少。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遇盗。雨霁。霁小吉，不霁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桥。以占病，卜日毋瘳死。系者毋罪

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合交等。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吉。岁孰。民疫无疾。岁中无兵。见贵人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遇盗。雨霁，雨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系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者不来。击盗不相见。闻盗不来。徙官徙。居官有忧。居家室见贵人请谒不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无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不吉。

命曰渔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击盗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不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首仰足肣内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得。行不行。来者来。击盗胜。徙官不徙。居官有忧，无伤也。居家室多忧病。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请谒不吉。行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吉。

命曰横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见贵人吉。岁大孰。民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霁。大吉。

命曰横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至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行，行不见。闻盗来不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岁孰。岁中有疾疫，毋兵。请谒追亡人不得。渔猎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

盗。雨霁不霁。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岁不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见贵人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小吉。

命曰载所。以占病，环有瘳无死。系者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得。行者行。来者来。击盗相见不相合。闻盗来来。徙官徙。居家室忧。见贵人吉。岁孰。民毋疾疫。岁中毋兵。行不遇盗。雨不雨。霁霁。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系久毋伤。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盗行不合。闻盗不来。徙官不徙。居家室吉。岁稼中。民疾疫无死。见贵人不得见。行不遇盗。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肧外高内下。卜有忧，无伤也。行者不来。病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者吉。

命曰外高内下。卜病不死，有祟。市买不得。居官家室不吉。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久毋伤。吉。

命曰头见足发有内外相应。以占病者，起。系者出。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以占病，病甚死。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不合。闻盗来来。徙官居官家室不吉。岁恶。民疾疫无死。岁中毋兵。见贵人不吉。行不遇盗。雨不雨。霁。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开外高内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系者出，有忧。求财物买臣妾马牛，相见不会。行行。来闻言不来。击盗胜。闻盗来不来。徙官居官家室见贵人不吉。岁中。民疾疫有兵。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闻盗遇盗。雨不雨。霁。凶。

命曰首仰足肸身折内外相应。以占病，病甚不死。击者久不出。求财物买臣妾马牛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击盗有用胜。闻盗来来。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岁不孰。民疾疫。岁中。有兵不至。见贵人喜。请谒追亡人不得。遇盗凶。

命曰内格外垂。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病者死。系者不出。求财物不得。见人不见。大吉。

命曰横吉内外相应自桥榆仰上柱足肸。以占病，病甚不死。系久，不抵罪。求财物买臣妾马牛请谒追亡人渔猎不得。行不行。来不来。居官家室见贵人吉。徙官不徙。岁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会。行遇盗。闻言不见。雨不雨。霁霁。大吉。

命曰头仰足肸内外自垂。卜忧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来者不来。求财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卜来者来。卜日即不至，未来。卜病者过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财物不得。系者出。

命曰横吉内外自举。以占病者，久不死。系者久不出。求财物得而少。行者不行。来者不来。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高外下疾轻足发。求财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系者不出。来者来。见贵人不见。吉。

命曰外格。求财物不得。行者不行。来者不来。系者不出。不吉。病者死。求财物不得。见贵人见。吉。

命曰内自举外来正足发。行者行。来者来。求财物得。病者久不死。系者不出。见贵人见。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足肸。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者毋伤，未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尽吉。

此横吉上柱外内自举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环起。系留毋伤，环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百事吉。可以举兵。此挺诈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祸罪。闻言毋伤。行不行。来不来。

此挺诈有内。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数起。系留祸罪无伤出。行不行。来者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诈内外自举。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系毋罪。行行。来来。田贾市渔猎尽喜。

此狐锞。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可居宅。可娶妇嫁女。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有忧不忧。

此狐彻。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抵罪。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言语定。百事尽不吉。

此首俯足肸身节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系留有罪。望行者不来。行行。来不来。见人不见。

此挺内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难起。系留毋罪，难出。行不行。来不来。见人不见。不吉。

此横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难得。病难起，不死。系难出，毋伤也。可居家室，以娶妇嫁女。

此横吉上柱载正身节折内外自举。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内自举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首俯足诈有外无内。病者占龟未已，急死。卜轻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系有罪。人言语恐之毋伤。行不行。见人不见。

大论曰：外者人也，内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内者男也。首俛者忧。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开者死。行者，足开至，足肣者不至。行者，足肣不行，足开行。有求，足开得，足肣者不得。系者，足肣不出，开出。其卜病也，足开而死者，内高而外下也。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榖、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

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大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著率岁倍。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试矣，能试有所长，非苟而已也。

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倮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绘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偿，与之畜，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岂非以富邪？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

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種、代。種、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姨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故杨、平阳陈掾其间，得所欲。温、轵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儇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忼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人后宫，遍诸侯。

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

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故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

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愿。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

川，故至今谓之“夏人”。

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领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

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

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是以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给，则贤人勉焉。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瓿，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蹶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豉千荅，鲐鲞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鼭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会，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

请略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闾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闾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

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濁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史记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

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日“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

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

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镓，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霣，诸吕不台；崇强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

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强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强，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势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翻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机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禋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强，鲁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哙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强。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强，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嘉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嘉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秏。嘉文公锡珪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黿鱆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骒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偾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强淮泗，为汉宗藩。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

家第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藩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厄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扞；侦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藩，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势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强。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扞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强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询于魏齐，而信威于强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强齐之雠，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藩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ruby>缧<rt>缧</rt></ruby>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

第三十八。

徙强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埶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给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

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本草纲目
全本插图版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

目录

第一册
第一册目录
前言
《本草纲目》序
辑书姓氏
《本草纲目》附图卷之上
《本草纲目》附图卷之下
《本草纲目》总目
凡例
第一卷　序例
序例上
第二卷　序例
序例下
第三卷　主治
百病主治药上
第四卷　主治
百病主治药下
第五卷　水部
水之一天水类一十三种
水之二地水类三十种
第六卷　火部
火之一凡一十一种
第七卷　土部
土之一凡六十一种
第八卷　金石部
金石之一金类二十八种
金石之二玉类一十四种
第九卷　石部
金石之三石类上三十二种
第二册
第二册目录

第十卷　石部
金石之四石类下四十种
第十一卷　金石部
金石之五卤石类二十种，附录二十七种
第十二卷　草部
草之一山草类三十一种
第十三卷　草部
草之二山草类下三十九种
第十四卷　草部
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
第十五卷　草部
草之四隰草类上五十三种
第十六卷　草部
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
第三册
第三册目录
第十七卷　草部
草之六毒草类四十七种
第十八卷　草部
草之七蔓草类七十三种，附一十九种
第十九卷　草部
草之八水草类二十三种
第二十卷　草部
草之九石草类一十九种
第二十一卷　草部
草之十苔类一十六种
草之十一杂草九种，《有名未用》一百五十三种
第二十二卷　谷部
谷之一麻麦稻类十二种
第二十三卷　谷部
谷之二稷粟类一十八种
第二十四卷　谷部
谷之三菽豆类一十四种
第二十五卷　谷部

谷之四造酿类二十九种
第二十六卷　菜部
菜之一荤辛类三十二种
第二十七卷　菜部
菜之二柔滑类四十一种
第二十八卷　菜部
菜之三蔬菜类一十一种
菜之四水菜类六种
菜之五芝栭类一十五种
第四册
第四册目录
第二十九卷　果部
果之一五果类一十一种
第三十卷　果部
果之二山果类三十四种
第三十一卷　果部
果之三夷果类三十一种
第三十二卷　果部
果之四味类一十三种
第三十三卷　果部
果之五蔬类九种
果之六水果类六种
附录
第三十四卷　木部
木之一香木类三十五种
第三十五卷　木部
木之二乔木类五十二种
第三十六卷　木部
木之三灌木类五十一种
第三十七卷　木部
木之四寓木类一十二种
木之五苞木类四种
木之六杂木类七种，附录一十九种
第三十八卷　服器部

服器之一服帛类二十五种
服器之二器物类五十四种
第三十九卷　虫部
虫之一卵生类上二十三种
第四十卷　虫部
虫之二卵生类下二十二种
第四十一卷　虫部
虫之三化生类三十一种
第四十二卷　虫部
虫之四湿生类二十三种，附录七种
第四十三卷　鳞部
鳞之一龙类九种
鳞之二蛇类一十七种
第五册
第五册目录
第四十四卷　鳞部
鳞之三鱼类三十一种
鳞之四无鳞鱼二十八种，附录九种
第四十五卷　介部
介之一龟鳖类一十七种
第四十六卷　介部
介之二蛤蚌类二十九种
第四十七卷　禽部
禽之一水禽类二十三种
第四十八卷　禽部
禽之二原禽类二十三种
第四十九卷　禽部
禽之三林禽类一十七种
禽之四山禽类一十三种，附一种
第五十卷　兽部
兽之一畜类二十八种
第五十一卷　兽部
兽之二兽类三十八种
兽之三鼠类一十二种

兽之四寓类、怪类共八种
第五十二卷　人部
人之一凡三十五种，附二条
《本草纲目》附方名称笔画索引
《本草纲目》药物名称笔画索引
返回总目录

本草纲目

［明］李时珍著

赵尚华　赵怀舟　点校

第一册

中華書局

第一册目录

前言

《本草纲目》序

辑书姓氏

《本草纲目》附图卷之上

《本草纲目》附图卷之下

《本草纲目》总目

凡例

第一卷　序例

序例上

历代诸家本草

引据古今医家书目

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

采集诸家本草药品总数

神农《本经》名例

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

采药分六气岁物

七方

十剂

气味阴阳

五味宜忌

五味偏胜

标本阴阳

升降浮沉
四时用药例
五运六淫用药式
六腑六脏用药气味补泻
五脏五味补泻
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引经报使
第二卷　序例
序例下
药名同异
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
相反诸药
服药食忌
妊娠禁忌
饮食禁忌
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
徐之才诸虚用药凡例
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病有八要、六失、六不治
《药对》岁物药品
《神农本草经》目录
宋《本草》旧目录
第三卷　主治
百病主治药上

诸风

痉风

项强

癫痫

卒厥

伤寒热病

瘟疫

暑

湿

火热

诸气

痰饮

脾胃

吞酸嘈杂

噎膈

反胃

呕吐

哕呕

呃逆

霍乱

泄泻

痢

疟

心下痞满

胀满

诸肿

黄疸

脚气

痿

转筋

喘逆

咳嗽

肺痿肺痈

虚损

瘵疰

邪祟

寒热

吐血衄血

齿衄

血汗

咳嗽血

诸汗

怔忡

健忘

惊悸

狂惑

烦躁

不眠

多眠
消渴
遗精梦泄
赤白浊
癃淋
溲数遗尿
小便血
阴痿
强中
囊痒
大便燥结
脱肛
痔漏
下血
瘀血
积聚癥瘕
诸虫
肠鸣
心腹痛
胁痛
腰痛
疝□
第四卷　主治
百病主治药下

痛风

头痛

眩运

眼目

耳

面

鼻

唇

口舌

咽喉

音声

牙齿

须发

胡臭

丹毒

风瘙疹痱

疬疡癜风

瘿瘤疣痣

瘰疬

九漏

痈疽

诸疮上

诸疮下

外伤诸疮

金镞竹木伤
跌仆折伤
五绝
诸虫伤
诸兽伤
诸毒
蛊毒
诸物哽咽
妇人经水
带下
崩中漏下
胎前
产难
产后
阴病
小儿初生诸病
惊痫
诸疳
痘疮
小儿惊痫
第五卷　水部
水之一
雨水
潦水

露水

甘露

甘露蜜

明水

冬霜

腊雪

雹

夏冰

神水

半天河

屋漏水

水之二

流水

井泉水

节气水

醴泉

玉井水

乳穴水

温汤

碧海水

盐胆水

阿井水

山岩泉水

古冢中水

粮罂中水
赤龙浴水
车辙中水
地浆
热汤
生熟汤
齑水
浆水
甑气水
铜壶滴漏水
三家洗碗水
磨刀水
浸蓝水
猪槽中水
市门溺坑水
洗手足水
洗儿汤
诸水有毒
第六卷　火部
火之一
阳火、阴火
燧火
桑柴火
炭火

芦火、竹火
艾火
神针火
火针
灯火
灯花
烛烬
第七卷　土部
土之一
白垩
甘土
赤土
黄土
东壁土
太阳土
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
道中热土
车辇土
市门土
户限下土
千步峰
鞋底下土
柱下土
床脚下土

烧尸场上土

冢上土

桑根下土

胡燕窠土

百舌窠中土

土蜂窠

蜣螂转丸

鬼屎

鼠壤土

鼢鼠壤土

屋内壖下虫尘土

蚁垤土

白蚁泥

蚯蚓泥

螺蛳泥

白鳝泥

猪槽上垢土

犬尿泥

驴尿泥

尿坑泥

粪坑底泥

檐溜下泥

田中泥

井底泥

乌爹泥
弹丸土
自然灰
伏龙肝
土墼
甘锅
砂锅
白瓷器
乌古瓦
古砖
烟胶
墨
釜脐墨
百草霜
梁上尘
门臼尘
寡妇床头尘土
瓷瓯中白灰
香炉灰
锻灶灰
冬灰
石碱
第八卷　金石部
金石之一

金

银

锡吝脂

银膏

朱砂银

赤铜

自然铜

铜矿石

铜青

铅

铅霜

粉锡

铅丹

密陀僧

锡

古镜

古文钱

铜弩牙

诸铜器

铁

钢铁

铁落

铁精

铁华粉

铁锈
铁蘸
铁浆
诸铁器
金石之二
玉
白玉髓
青玉
青琅玕
珊瑚
马脑
宝石
玻璃
水精
琉璃
云母
白石英
紫石英
菩萨石
第九卷　石部
金石之三
丹砂
水银
水银粉

粉霜

银朱

灵砂

雄黄

雌黄

石膏

理石

长石

方解石

滑石

不灰木

五色石脂

桃花石

炉甘石

井泉石

无名异

蜜栗子

石钟乳

孔公孽

殷孽

土殷孽

石脑

石髓

石脑油

石炭

石灰

石面

浮石

石芝

前言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他出生在世医家庭，其父李言闻，字子郁，不仅医术高明，而且以孝道名闻乡里。李时珍十四岁时顺利考中秀才（补诸生），但此后三次乡试未中。虽然李时珍最终放弃了科举仕途，转而继承家学走上诊病从医之路，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钻研，最终成为一代儒医。有学者推测《本草纲目》书名的确定，便是受了宋代大儒朱熹《通鉴纲目》的启发。清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曾将《本草纲目》与《通鉴纲目》对比讨论，认为二书虽非同类，但曰纲曰目，均有提纲挈领之实、纲举目张之便则一脉相承。因为医术高超，李时珍曾被聘为楚王府奉祠正，兼掌良医所事。大约在嘉靖年间，李时珍被举荐到北京太医院供职，一年后离职返回蕲州。此后李时珍专注于行医实践和医学著述，目前存世的医学著作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本草纲目》等。

李时珍在后世被誉为“药圣”，其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本草纲目》。下面从时代背景、成书经过、学术意义和版本简介等几方面，对《本草纲目》一书略作介绍。

时代背景

李时珍生活在明朝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属于明朝的中后期。把握宏观的时代、文化背景是进一步了解李时珍其人、其书的前提。陈宝良在《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正德时期大致可以作为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随着社会的变异，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社会、思想乃至文化开始由明初的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换言之，明代社会与文化在正德前后呈现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特色。”李时珍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新旧转折的历史时期，因此，《本草纲目》一书既保留了对传统学术的极致追求，又体现了变革与创新的时代面

貌。

《本草纲目》是一部卷帙宏大的本草学巨著，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总结道："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这种评价是公允客观的。立言撰述、务求综博，大概也是有明一代学者的不懈追求。举例而言，为《本草纲目》作序的王世贞是明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与李攀龙、谢榛等人合称"嘉靖七子"，即后七子。李攀龙故去后，王世贞独领文坛二十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嘉靖以来首辅传》《艺苑卮言》《觚不觚录》等，著作之宏富在有明一朝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本草纲目》中时常见引的《丹铅录》的作者杨慎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李时珍和同时代的豪俊学者共同引领着学术风尚，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延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时代，这是一群执着勤奋的学人。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塑造着时代的形象。

成书经过

关于《本草纲目》的撰述经历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本草纲目》卷一"历代诸家本草"之末所言："《本草纲目》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蓬溪知县、蕲州李时珍东璧撰。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分为五十二卷，列为一十六部，部各分类，类凡六十。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方八千一百六十。"嘉靖壬子（1552）李时珍三十五岁，万历戊寅（1578）李时珍六十一岁，李时珍用了二十七年，其稿方定。其二是李时珍次子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中所言："行年三十，力肆校雠，历岁七旬，功始成就。"前后所用工夫几近四十年。

应当说万历戊寅（1578）《本草纲目》书稿初成是可信的，两年之后李时珍拜访王世贞于弇山园，目的是"愿乞一言，以托不朽"。《弇州续稿》卷十记载："蕲州李先生见访之夕，即仙师上升时也。

寻出所校定《本草》求叙。”仙师指昙阳子，以万历八年（1580）九月九日羽化。王世贞《本草纲目序》中所记“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云云，正是记录李时珍万历八年（1580）首次拜访王世贞时的言谈对话。

至若李建元所云“历岁七旬，功始成就”，提示李时珍在年逾花甲全书脱稿之后，仍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对《本草纲目》一书不断删削调整。

万历戊寅之后《本草纲目》增删内容的考证难度较大，但并非没有任何线索可供查考。李时珍晚年曾撰一通上呈万历皇帝的《遗表》，其基本内容保存在李建元的《进〈本草纲目〉疏》中了。其文有曰：“如磨刀水、潦水、桑柴火、艾火、锁阳、山柰、土茯苓、番木鳖、金柑、樟脑、蝎虎、狗蝇、（虫）白蜡、水蛇、狗宝、秋虫之类，并今方所用，而古本则无；三七、地罗、九仙子、蜘蛛香、猪腰子、勾金皮之类，皆方物土苴，而稗官不载。今增新药，凡三百七十四种。”以上罗列二十二种稗官不载、古本所无的新增药物，核之今本《本草纲目》，其中十八种皆属于李时珍新增三百七十四种药味之列，唯此间罗列偶有用其别名（如金柑、蝎虎）、简称（如地罗）者。仅锁阳（出朱震亨《本草衍义补遗》）、虫白蜡（出汪机《本草会编》）二种，非首载于《纲目》，而秋虫（系《纲目》中“促织”的别名）、勾金皮二种之名，今本《本草纲目》中暂未得见。如果我们承认金陵本《本草纲目》是此书的最终定本，那么万历戊寅之后，李时珍至少亲笔删去了“勾金皮”一药，这是对《本草纲目》的微观调整。

在宏观结构上，《本草纲目》也有所调整，目前可以证明的是《本草纲目》的最终定本删去了“辨疑”一项，而早期的手稿中“辨疑”是与“释名”“集解”“正误”等并列存在的重要项目。王世贞《本草纲目序》、李建元《进〈本草纲目〉疏》皆保留“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出）产形状也”十五字。而金陵本《本草纲目》“凡例”亦曰：“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虽然相关表述分合有异，但皆有“辨疑”一项则同。而今本《本草纲目》正文中却未曾见“辨疑”条目，当是

后期定稿时有所删削。由此观之，李时珍年逾古稀，未正式将誊正稿交给刻印社之前都在不停地对《本草纲目》一书进行加工、删正。

李时珍不仅用其一生的精力撰述《本草纲目》，还动员全家参与这项工作。据王娅、王默《李时珍史传的补遗与考疑》考证：李时珍娶妻吴氏，育有四子：建中、建元、建方、建木。六孙：树宗、树声、树勋、树本、树初、树良。李家子孙为人贤德，深受当地群众敬重，李时珍、李建中、李建木和李树初被乡人奉为蕲州“四贤”。天启四年（1624），一说天启七年八九月（1627年10月）蕲州人为“四贤”建立了一座坊表，上书“六朝文献，两镇干城”八字。我们知道，《本草纲目》一书收载了李言闻《人参传》《痘疹证治》《蕲艾传》中的部分内容。从《本草纲目》“辑书姓氏”和“药图”下的说明可知，李时珍的子孙之中，除李树初、李树良二孙疑当时年岁尚幼之外，都参与了《本草纲目》的撰修。换言之，李时珍其实是动员了全家之力在编撰此书。

学术意义

《本草纲目》成书于十六世纪末，是我国传统本草学中最为伟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四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后世的中医药从业者。

对于《本草纲目》一书的学术意义，相关学者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各有不同，表述千差万别。2003年1月钱超尘、温长路在《李时珍研究集成·前言》中曾经概括为：“对《本草纲目》的研究发现，它存在有与人类直接需要相通的如下属性：第一，它是自然的，植物、动物、矿物，天体、地貌、人文，都是它反映的主题；其次，它是医学的，预防、治疗、康复，脏腑、经络、脉学，都是它研究的对象；第三，它是药物的，药味、药性、药理，制法、用法、宜忌，都是它论述的中心；第四，它是方剂的，单方、验方、经方，汤剂、散剂、丸剂，都是它搜罗的宝藏；第五，它是临床的，内科、外科、妇科，表证、里证、重证，都是它治疗的范围，甚至还可以说出第六、第七等更多的内容来。一句话，它确实具有‘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达尔文

语）的性质。李时珍在大脑认识理论、奇经八脉理论、三焦命门理论和对一些疾病的治疗理论中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在植物分类学、分析化学、实验药理学和实验医学等领域内进行了前瞻性的创造。他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一般认识上的本草范畴，对中国科技史和医学发展史的改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传统本草学著作，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以降，乃至唐、宋诸家本草，均延续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层层累加，叠相附益，陈陈相因，未能有所突破。《本草纲目》所开创的基于自然属性特征而非效用特征的药物分类方法，兼顾名物训诂、药学描述和临床附方的撰述方式，用从微至巨、从贱至贵（从低级到高级、从无机到有机）的自然次序和全新的体例格局打破了传统本草的写作范式，容纳了新的实践和认知。

融汇古今、堪称金谷之园的《本草纲目》成为联系古今的重要桥梁。此处仅举一例加以说明。2008年7月，一批流散境外的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清华简是继郭店简、上博简之后又一批珍贵的战国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已于2020年11月20日发布，《病方》部分凡三简，三方，三十三字。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中医方药简实物。其中第二方是：“昔，□（煮）之以酉（酒），酓（飲）之，以瘦（瘥）慹。”我与袁开惠在《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拾）·病方〉札记》中经过考证认为，清华医简中的“昔”即《本草纲目》卷二十一的“垣衣”。《本草纲目·垣衣·集解》记载：“〔《别录》曰〕垣衣生古垣墙阴或屋上。三月三日采，阴干。〔恭曰〕此即古墙北阴青苔衣也。其生石上者名昔邪，一名乌韭；生屋上者名屋游。形并相似，为疗略同。江南少墙，故陶弘景云：方不复用，俗中少见也。〔时珍曰〕此乃砖墙城垣上苔衣也。生屋瓦上者，即为屋游。”我们的相关考证就是借助了《本草纲目》的桥梁、阶梯作用。如果离开《本草纲目》的综合记述、甄别分析，做出相关考证的难度将大大增加。

《本草纲目》刊行后，先后被译成拉丁文、朝鲜文、日文、英文、俄文、德文、法文等十几种文字，在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成为国际科学界的重要文献。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和《动物和植物

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多次提到，他从“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其中就包括《本草纲目》）中找到了他的人工选择学说赖以建立的依据。英国当代科学史家李约瑟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认为李时珍是与近代物理学家伽利略、生理学家维萨里同样伟大的科学家。

版本简介

《本草纲目》自问世以来，辗转翻刻，版本众多。前辈学者对此有系统研究。我们主要参考刘衡如、刘山永的相关考证，对此略做说明。

明万历十八年庚寅春上元日（1590年2月19日），王世贞为《本草纲目》作序，此书始获刊刻之机，大约刊成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史称金陵本《本草纲目》。胡承龙刻印此书时，为了节省版木，部分内容采用了双面刻印法。钱远铭主编《李时珍史实考》对金陵本的规格做了如下说明：“金陵本为《本草纲目》原刻本。全书52卷，20册。附图上下2卷，共1册，每半页4至6幅图。其板框高200毫米，宽138毫米。序言每半页7行，每行14字；总目及正文，每半页12行，每行24字，白口四周单边。”

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序刊了江西本《本草纲目》，该本由官员出资刻印，制作精良。该本首次刊载了李时珍次子李建元万历二十四年（1596）《进〈本草纲目〉疏》，其文略称：“臣故父李时珍，原任楚府奉祠，奉敕进封文林郎、四川蓬溪知县。生平笃学，刻意纂修。曾著《本草》一部，甫及刻成，忽值数尽，撰有《遗表》，令臣代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四载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甲辰（1596年12月30日），“湖广蕲州生员李建元奏进《本草纲目》五十八套，章下礼部，书留览”。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由杨道会、董其昌序刊湖北本。它与石渠阁（梅墅烟萝阁）本、张朝璘本，都是以江西本为底本翻刻的，改动不大，但逊于江西本。刘山永《〈本草纲目〉版本源流概况——兼论首刻金陵版本特点》一文指出：“现许多图书馆所藏石渠阁本无扉页、牌记，常被人们误为江西原本。”令人遗憾的是，《金陵本

〈本草纲目〉新校正》一书亦误石渠阁本为江西原本。

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刻于浙江杭州六有堂之本，又称“武林钱衙本”。此书在江西本的基础上，经过仔细校勘，精心刻印而成。改正了原本不少的错误，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错误。第一次全面改绘了《本草纲目》的附图，但也致使部分药图失真。

清顺治十二年（1655），太和堂版“吴氏重刻《本草纲目》”，是用钱蔚起本的原版，经过吴毓昌校勘，改正了二百余处错误而成。《四库全书》本以太和堂本作底本。此后，张云中以太和堂本为蓝本，与张朝璘本合参，新改错字不少。

清光绪十一年（1885），安徽合肥张绍棠味古斋校刻本，刻印精良，流传益广。该版参考钱蔚起、太和堂、张云中、张朝璘诸本，订正了很多旧有错误，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少新的错误。另外，味古斋校刻本还抽换了几百幅药图，由此也造成诸多混乱。

点校说明

此次点校所用的《本草纲目》底本，是最为珍贵的金陵初刊本。此次标点重排，虽然不出校勘记，却依然有体例创新、字词刊正的地方。正因如此，就有必要对本书是如何在尊重底本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补亡灭误略做说明。

本书汲取了《本草纲目》研究的专门学者，如刘衡如、刘山永、尚志钧、钱超尘、吴佐忻、郑金生、张志斌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人们对《本草纲目》一书中重要的脱简、错简、文字错讹等均有所了解。因此本书在以金陵本《本草纲目》作为底本的基础上，参考了前哲的相关工作，尤其是刘衡如、刘山永的相关考证。刘本对于《本草纲目》的药物有少量的补写删移，如：补写荏、七仙草、没离梨、诸鱼有毒等药味，删除吉利草下百两金、札耳草下耳环草等药味，移动火药、姑活等药味的位置等等。这些调整均有扎实的文献学基础，本书予以继承。但刘本偶有调整一药之内“附录”位置之情形，则暂不从之。

本书从尊重古籍文献底本原貌的角度出发，对主要保留在刘衡如本中的个别国名、地名、朝代、少数民族名称的改动予以回改。

由于《本草纲目》旁征博引，其中很多书籍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窥其原貌，因此，目前出版的《本草纲目》排印本多未给其中引据的书籍加书名号，这势必影响现代读者对《本草纲目》的深入理解。我们尝试在排印本中为全书引据的书籍加书名号，并采取了宽严相济的处理方式。比如《仙经》《本草》等等，虽然仓促之间难以具体指明是哪一部道家或本草家的著作，但因其必出某书，因此多数情况下加书名号以做提示，这是相对宽的地方；然而所谓张仲景方、华佗方、阴宪副方、鲍氏方等似是指示处方作者的出处称谓，暂不视作书名，不加书名号，这是相对严的地方。

此外，《本草纲目》原书“释名”项下诸名，有个别地方缺失出处指示，此次整理酌加核验补充，为与底本文字有所区别用白鱼尾（〖〗）予以提示。药物别名，出处甚繁，笔者采择其来源出处，约略以本草、医方、字书、诗文这样的轻重缓急之序加以抉择。个别地方从出处早晚或影响深浅角度加以调整，尽量核校原始文献。某些药名，原始文献无法检得，则依李时珍正文提示做出相应标识。或者径标“〖《纲目》〗”。

《本草纲目》虽然经过几代学人不断耕耘，但其中仍然存在少数药名、地名、书名等的讹误之处，如果确有根据，本次校勘就直接改正，如果证据不甚充分，则暂时不予调整。举例而言，《本草纲目》卷十六“鳢肠”药下附方中出现“月蚕沙”一药，其引用文献《寿亲养老新书》原书亦作“月蚕沙”。除了《纲目》本身有“端午午时，取晚蚕蛾”及“五月五日，取晚蚕蛾”的记载之外，《卫生家宝方》《世医得效方》《普济方》中也不止一次出现五月蚕沙、五月蚕蜕纸等药名。因此，遂将“月蚕沙”径改为“五月蚕沙”。《本草纲目》卷二十三“稷”下记载“高粱根（名爪龙）”，虽然晋南、皖北民间俗语均称高粱根为“五爪龙”，但尚缺乏足够的文献证据加以印证，所以此处暂不改动《纲目》原文。《本草纲目》卷十八“龙手藤〔藏器曰〕出始安荔浦石上向阳者”，原书脱“始”字，据地名补；《本草纲目》卷二十一“倚待草〔藏器曰〕生桂州始安山谷”，原书“始”字误作“如”，据地名改；《本

草纲目》卷四十四“海□”中两见《异苑》书名，经与《北户录》核对当是《兼名苑》之讹，予以更正。其他细节改动之处，也尽量做到核对原本，慎之再慎。

《本草纲目》原书一千余幅图片均附于正文前，颇不便于读者阅读比对。此次出版我们把《本草纲目》药图与相关正文对应排版，以利于读者借助图片了解药物的主要特征。

我们熟知《本草纲目》每药之下，有“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乃至“附录”等项目。金陵本《本草纲目》原版中，上述项目多数另行排版了，相对清晰醒目，但也有为了节约版面混同排版的情形。本次出版，相关项目一律另行排版。为药味宏观整体服务的项目用黑鱼尾（【】）标示，为药味局部子目服务的项目用六角括号（〔〕）标示。

关于《本草纲目》新、旧附方数的统计，不论是“凡例”还是“历代诸家本草”中的数字均无法完全吻合，甚至后世校勘《纲目》的诸家统计也互有差别。究其原因，一是对特定处方的新、旧归属有争议，二是对加减法是否另算一方有争议。为了避开这些纯粹的文献统计难题，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在“附方”本身的临床价值上来，本书的新、旧附方数谨依金陵原版不做调整，但将原书“附方”中的大字都另行排版，以利于读者阅读和检索。

《本草纲目》卷帙浩繁，一些用字与我们今天的规范不尽相同。因此在繁简转换过程中，在严格遵循现代用字规范的同时，为尽量体现金陵本的原貌，在不产生歧义的前提下，也适当保留了一些通假字、借音字和异体字，一些药物名称的几种传统写法并存。

全书附录《附方名称笔画索引》和《药物名称笔画索引》，以利于读者检索。在此也郑重提示：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读者千万不可以症状类似而盲目照搬使用《本草纲目》中的附方和药物，使用前一定要咨询专业医师。

总之，我们致力于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文字准确、阅读方便的《本草纲目》读本。虽已竭尽全力，但工作中仍然难免存在失误，敬请读者方家不吝赐教，以便我们不断修订完善。

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华书局的编辑老师们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她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卓越的专业素质保证此书以较高的质量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于她们的默默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书的出版是2012年2月北京中医药大学钱超尘教授相与推荐联络、中华书局宋凤娣编审不懈努力护持的共同结果，在此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赵尚华　赵怀舟

2021年8月23日处暑

《本草纲目》序

纪称："望龙光，知古剑；觇宝气，辨明珠。"故萍实商羊，非天明莫洞。厥后博物称华，辨字称康，析宝玉称倚顿，亦仅仅晨星耳。楚蕲阳李君东璧，一日过予弇山园谒予，留饮数日。予窥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谭议也，真北斗以南一人。解其装，无长物，有《本草纲目》数十卷。谓予曰：时珍，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质成钝椎；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稍有得处，辄著数言。古有《本草》一书，自炎皇及汉、梁、唐、宋，下迨国朝，注解群氏旧矣。第其中舛缪差讹遗漏，不可枚数。乃敢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旧本一千五百一十八种，今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分为一十六部，著成五十二卷。虽非集成，亦粗大备，僭名曰《本草纲目》，愿乞一言，以托不朽。予开卷细玩，每药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辨疑""正误"，详其土产形状也；次以"气味""主治""附方"，著其体用也。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如对冰壶玉鉴，毛发可指数也。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兹岂禁以医书觀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帝王之秘箓，臣民之重宝也。李君用心加惠何勤哉！噫，碔玉莫剖，朱紫相倾，弊也久矣。故辨专车之骨，必竢鲁儒；博支机之石，必访卖卜。予方著《弇州卮言》，恚博古如《丹铅》《卮言》后乏人也，何幸睹兹集哉！兹集也，藏之深山石室无当，盍锲之，以共天下后世味《太玄》如子云者。

时万历岁庚寅春上元日，弇州山人凤洲王世贞拜撰。

辑书姓氏

敕封文林郎四川蓬溪县知县蕲州李时珍　编辑

云南永昌府通判	男	李建中	校正
黄州府儒学生员	男	李建元	
应天府儒学生员		黄申 高第	同阅
太医院医士	男	李建方	重订
蕲州儒学生员	男	李建木	
生员	孙	李树宗	
生员	孙	李树声	次卷
生员	孙	李树勋	
荆府引礼生	孙	李树本	楷书
金陵后学		胡承龙	梓行

《本草纲目》附图卷之上

阶文林郎蓬溪知县　男　李建中　辑

府学生　男　李建元　图

州学生　孙　李树宗　校

《本草纲目》附图卷之下

阶文林郎蓬溪知县　男　李建中　辑

州学生　男　李建木　图

州学生　孙　李树声　校

《本草纲目》总目

第一卷　序例

　　序例上

第二卷　序例

　　序例下

第三卷　主治

　　百病主治药上

第四卷　主治

　　百病主治药下

第五卷　水部二类

　　水之一　天水类一十三种

　　水之二　地水类三十种

第六卷　火部一类

　　火之一　凡一十一种

第七卷　土部一类

　　土之一　凡六十一种

第八卷　金石部四类

金石之一　金类二十八种

金石之二　玉类一十四种

第九卷　石部二

金石之三　石类上三十二种

第十卷　石部三

金石之四　石类下四十种

第十一卷　金石部四

金石之五　卤石类二十种　附录二十七种

第十二卷　草部一十一类

草之一　山草类上三十一种

第十三卷　草部二

草之二　山草类下三十九种

第十四卷　草部三

草之三　芳草类五十六种

第十五卷　草部四

草之四　隰草类上五十三种

第十六卷　草部五

草之五　隰草类下七十三种

第十七卷　草部六

草之六　毒草类四十七种

第十八卷　草部七

草之七　蔓草类七十三种　附一十九种

第十九卷　草部八

草之八　水草类二十三种

第二十卷　草部九

草之九　石草类一十九种

第二十一卷　草部十

草之十　苔类一十六种

草之十一　杂草类九种　有名未用一百五十三种

第二十二卷　谷部四类

谷之一　麻麦稻类一十二种

第二十三卷　谷部二

谷之二　稷粟类一十八种

第二十四卷　谷部三

谷之三　菽豆类一十四种

第二十五卷　谷部四

谷之四　造酿类二十九种
第二十六卷　菜部五类
菜之一　荤辛类三十二种
第二十七卷　菜部二
菜之二　柔滑类四十一种
第二十八卷　菜部三
菜之三　蔬菜类一十一种
菜之四　水菜类六种
菜之五　芝栭类一十五种
第二十九卷　果部六类
果之一　五果类一十一种
第三十卷　果部二
果之二　山果类三十四种
第三十一卷　果部三
果之三　夷果类三十一种
第三十二卷　果部四
果之四　味类一十三种
第三十三卷　果部五

果之五　蓏类九种

果之六　水果类六种　附录二十三种

第三十四卷　木部六类

木之一　香木类三十五种

第三十五卷　木部二

木之二　乔木类五十二种

第三十六卷　木部三

木之三　灌木类五十一种

第三十七卷　木部四

木之四　寓木类一十二种

木之五　苞木类四种

木之六　杂木类七种　附录一十九种

第三十八卷　服器部二类

服器之一　服帛类二十五种

服器之二　器物类五十四种

第三十九卷　虫部三类

虫之一　卵生类上二十三种

第四十卷　虫部二

虫之二　卵生类下二十二种
第四十一卷　虫部三
虫之三　化生类三十一种
第四十二卷　虫部四
虫之四　湿生类二十三种　附录七种
第四十三卷　鳞部四类
鳞之一　龙类九种
鳞之二　蛇类一十七种
第四十四卷　鳞部二
鳞之三　鱼类三十一种
鳞之四　无鳞鱼二十八种　附录九种
第四十五卷　介部二类
介之一　龟鳖类一十七种
第四十六卷　介部二
介之二　蚌蛤类二十九种
第四十七卷　禽部四类
禽之一　水禽类二十三种
第四十八卷　禽部二

禽之二　原禽类二十三种

第四十九卷　禽部三

禽之三　林禽类一十七种

禽之四　山禽类一十三种　附一种

第五十卷　兽部五类

兽之一　畜类二十八种

第五十一卷　兽部二

兽之二　兽类三十八种

兽之三　鼠类一十二种

兽之四　寓类、怪类共八种

第五十二卷　人部一类

人之一　凡三十五种　附二条

右通计一十六部，六十类，一千八百九十七种。

凡例

一、《神农本草》三卷，三百六十五种，分上、中、下三品。梁陶弘景增药一倍，随品附入。唐、宋重修，各有增附，或并或退，品目虽存，旧额淆混，义意俱失。今通列一十六部为纲，六十类为目，各以类从。三品书名，俱注各药之下，一览可知，免寻索也。

一、旧本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虫入木部，或木入草部。今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

一、药有数名，今古不同。但标“正名”为纲，余皆附于“释名”之下，正始也。仍注各本草名目，纪原也。

一、唐、宋增入药品，或一物再出、三出，或二物、三物混注，今俱考正，分别归并，但标其纲，而附列其目。如标龙为纲，而齿、角、骨、脑、胎、涎皆列为目；标粱为纲，而赤、黄粱米皆列为目之类。

一、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治”，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旧本附方二千九百三十五，今增八千一百六十一）。

一、唐、宋以朱墨圈盖分别古今，经久讹谬。今既板刻，但直书诸家本草名目于药名、主治之下，便览也。

一、诸家本草，重复者删去，疑误者辨正，采其精粹，各以人名，书于诸款之下，不没其实，且是非有归也。

一、诸物有相类而无功用宜参考者，或有功用而人卒未识者，俱附录之。无可附者，附于各部之末。盖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如莎根

即香附子，陶氏不识而今则盛行；辟虺雷昔人罕言而今充方物之类，虽冷僻，不可遗也。

一、唐、宋本所无，金、元、我明诸医所用者，增入四十三种。时珍续补三百七十四种。虽曰医家药品，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可裨《尔雅》《诗疏》之缺。

一、旧本序例重繁，今止取《神农》为正，而旁采《别录》诸家附于下，益以张、李诸家用药之例。

一、古本百病主治药，略而不切。王氏《集要》、陆氏《证治》，亦约而不纯。今分病原列之，以便施用，虽繁不紊也。

一、《神农》旧目及宋本总目，附于例后，存古也。

第一卷　序例

目录

序例上

历代诸家本草

引据古今医家书目

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

采集诸家本草药品总数

神农《本经》名例

陶隐居《别录》合药分剂法则

采药分六气岁物

七方

十剂

气味阴阳

五味宜忌

五味偏胜

标本阴阳

升降浮沉

四时用药例

五运六淫用药式

六脏六腑用药气味补泻

五脏五味补泻

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引经报使

序例上

历代诸家本草

《神农本草经》〔掌禹锡曰〕旧说《本草经》三卷，神农所作，而不经见，《汉书·艺文志》亦无录焉。《汉·平帝纪》云：元始五年，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所在轺传遣诣京师。《楼护传》称：护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本草”之名盖见于此。唐李世勣等以梁《七录》载《神农本草》三卷，推以为始。又疑所载郡县有后汉地名，似张机、华佗辈所为，皆不然也。按《淮南子》云：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盖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华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草”繇是见于经录也。〔寇宗奭曰〕《汉书》虽言“本草”，不能断自何代而作。《世本》《淮南子》虽言神农尝百草以和药，亦无“本草”之名。惟《帝王世纪》云：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定《本草经》，造医方以疗众疾。乃知“本草”之名，自黄帝始。盖上古圣贤，具生知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之所宜。后世贤智之士，从而和之，又增其品焉。〔韩保昇曰〕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

《名医别录》〔李时珍曰〕《神农本草》药分三品，计三百六十五种，以应周天之数。梁陶弘景复增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三百六十五种，谓之《名医别录》。凡七卷，首叙药性之源，论病名之诊；次分玉石一品，草一品，木一品，果菜一品，米食一品，有名未用三品。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进上梁武帝。弘景，字通明，宋末为诸王侍读，归隐勾曲山，号华阳隐居，武帝每咨访之，年八十五卒，谥贞白先生。其书颇有裨补，亦多谬误。〔弘景《自序》曰〕隐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上，以吐纳余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人之心，故撰而论之。旧称《神农本经》，予以为信然。昔神农氏之王天下也，画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种以省杀生之弊，宣药疗疾以拯夭伤之命。此三道者，历众圣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辞》，幽赞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谷，惠被群生。岐、黄、彭、扁，振扬辅导，恩流含气。岁逾三千，民到于今赖之。但轩辕已前，文字未传。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多更修饬之尔。秦皇所焚，医方、卜术不预，故犹得全录。而遭汉献迁徙，晋怀奔迸，文籍焚糜，十不遗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其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智识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别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詔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须，并此序录合为七卷。虽未足追踵前良，盖亦一家撰制，吾去世之后，可贻诸知音尔。

《桐君采药录》〔时珍曰〕桐君，黄帝时臣也。书凡二卷，纪其花、叶、形、色，今已不传。后人又有《四时采药》《太常采药时月》等书。

《雷公药对》〔禹锡曰〕北齐徐之才撰。以众药名品、君

臣、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类记之，凡二卷。〔时珍曰〕陶氏前已有此书，《吴氏本草》所引雷公是也。盖黄帝时雷公所著，之才增饬之尔。之才，丹阳人，博识善医，历事北齐诸帝得宠，仕终尚书左仆射，年八十卒，赠司徒，封西阳郡王，谥文明。《北史》有传。

《李氏药录》〔保昇曰〕魏李当之，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三卷，而世少行。〔时珍曰〕其书散见吴氏、陶氏《本草》中，颇有发明。

《吴氏本草》〔保昇曰〕魏吴普，广陵人，华佗弟子。凡一卷。〔时珍曰〕其书分记神农、黄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鹊、华佗、李氏所说性味甚详，今亦失传。

《雷公炮炙论》〔时珍曰〕刘宋时雷敩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官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药凡三百种，为上、中、下三卷。其性味、炮炙、熬煮、修事之法多古奥，文亦古质，别是一家，多本于乾宁晏先生。其首序论述物理，亦甚幽玄，录载于后。乾宁先生名晏封，著《制伏草石论》六卷，盖丹石家书也。

《唐本草》〔时珍曰〕唐高宗命司空英国公李世勣等修陶隐居所注《神农本草经》增为七卷。世谓之英公《唐本草》，颇有增益。显庆中右监门长史苏恭重加订注，表请修定。帝复命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等二十二人与恭详定。增药一百一十四种，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有名未用十一部，凡二十卷，目录一卷，别为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共五十三卷。世谓之《唐新本草》。苏恭所释虽明，亦多驳误。礼部郎中孔志约《序》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运阴阳以播物；含灵之所保曰命，资亭育以尽年。蛰穴栖巢，感物之情盖寡；范金揉木，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沴，易愆寒燠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战。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构手足之灾。机缠肤腠，莫之救止；渐固膏肓，期于夭折。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草木咸得其性，鬼神无所遁情。刳麝剸犀，驱泄邪

恶；飞丹炼石，引纳清和。大庇苍生，普济黔首；功侔造化，恩迈裁成。日用不知，于今是赖。岐、和、彭、缓，腾绝轨于前；李、华、张、吴，振英声于后。昔秦政煨燔，兹经不预；永嘉丧乱，斯道尚存。梁陶弘景雅好摄生，研精药术。以为《本草经》者，神农之所作，不刊之书也。惜其年代浸远，简编残蠹，与桐、雷众记，颇或踳驳。兴言撰缉，勒成一家。亦以雕琢经方，润色医业。然而时钟鼎峙，闻见阙于殊方；事非佥议，诠释拘于独学。至如重建平之防己，弃槐里之半夏。秋采榆仁，冬收云实。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缕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柚不分。凡此比例，盖亦多矣。自时厥后，以迄于今。虽方技分镳，名医继轨，更相祖述，罕能厘正。乃复采杜衡于及己，求忍冬于络石。舍陟厘而取蒴藤，退飞廉而用马蓟。承疑行妄，曾无有觉。疾瘵多殆，良深慨叹。既而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骑都尉臣苏恭，摭陶氏之乖违，辨俗用之纰紊。遂表请修定，深副圣怀。乃诏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臣无忌、大中大夫行尚药奉御臣许孝崇等二十二人，与苏恭详撰。窃以动植形生，因方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时非。名实既爽，寒温多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于是上禀神规，下询众议；普颁天下，营求药物。羽毛鳞介，无远不臻；根茎花实，有名咸萃。遂乃详探秘要，博综方术。《本经》虽缺，有验必书；《别录》虽存，无稽必正。考其同异，择其去取。铅翰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绮焕，备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图经》《目录》等，凡成五十四卷。庶以网罗今古，开涤耳目。尽医方之妙极，拯生灵之性命。传万祀而无昧，悬百王而不朽。

《药总诀》〔禹锡曰〕梁陶隐居撰，凡二卷，论药品五味、寒热之性，主疗疾病及采蓄时月之法。一本题曰《药象口诀》，不著撰人名。

《药性本草》〔禹锡曰〕《药性论》凡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分药品之性、味，君、臣、佐、使主病之效。一本云陶隐居撰。

然其所记药性之功，有与《本草》相戾者，疑非隐居书也。〔时珍曰〕《药性论》，即《药性本草》，乃唐甄权所著也。权，扶沟人，仕隋为秘省正字。唐太宗时，年百二十岁，帝幸其第，访以药性，因上此书，授朝散大夫，其书论主治亦详。又著《脉经》《明堂人形图》各一卷。详见《唐史》。

《千金·食治》〔时珍曰〕唐孙思邈撰《千金备急方》三十卷，采摭《素问》、扁鹊、华佗、徐之才等所论补养诸说，及《本草》关于食用者，分米谷、果、菜、鸟兽、虫鱼为食治附之，亦颇明悉。思邈隐于太白山，隋、唐征拜皆不就，年百余岁卒。所著有《千金翼方》《枕中素书》《摄生真录》《福禄论》《会三教论》《老子庄子注》诸书。

《食疗本草》〔禹锡曰〕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为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时珍曰〕诜，汝州梁人也。武后时举进士，累迁凤阁舍人，出为台州司马，转同州刺史。睿宗召用，固辞。卒年九十二。因《周礼》食医之义，著此书，多有增益。又撰《必效方》十卷，《补养方》三卷。《唐史》有传。

《本草拾遗》〔禹锡曰〕唐开元中三原县尉陈藏器撰。以《神农本经》虽有陶、苏补集之说，然遗沉尚多，故别为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总曰《本草拾遗》。〔时珍曰〕藏器，四明人。其所著述，博极群书，精核物类，订绳谬误，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肤谫之士，不察其该详，惟诮其僻怪。宋人亦多删削。岂知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岂可以一隅之见，而遽讥多闻哉。如辟虺雷、海马、胡豆之类，皆隐于昔而用于今；仰天皮、灯花、败扇之类，皆方家所用者。若非此书收载，何从稽考？此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也。

《海药本草》〔禹锡曰〕《南海药谱》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南方药物所产郡县及疗疾之功，颇无伦次。〔时珍曰〕此即《海药本草》也，凡六卷，唐人李珣所撰。珣，盖肃、代时人，收采海药亦颇详明。又郑虔有《胡本草》七卷，皆胡中药物，今不传。

《四声本草》〔禹锡曰〕唐兰陵处士萧炳撰。取《本草》药名上一字，以平、上、去、入四声相从，以便讨阅，无所发明。凡五卷，进士王收序之。

《删繁本草》〔禹锡曰〕唐润州医博士兼节度随军杨损之撰。删去《本草》“不急”及“有名未用”之类为五卷，开元以后人也，无所发明。

《本草音义》〔时珍曰〕凡二卷，唐李含光撰。又甄立言、殷子严皆有《音义》。

《本草性事类》〔禹锡曰〕京兆医工杜善方撰，不详何代人。凡一卷，以《本草》药名随类解释，附以诸药制使、畏恶、相反、相宜、解毒者。

《食性本草》〔禹锡曰〕南唐陪戎副尉、剑州医学助教陈士良撰。取神农、陶隐居、苏恭、孟诜、陈藏器诸家药，关于饮食者类之，附以食医诸方，及五时调养脏腑之法。〔时珍曰〕书凡十卷，总集旧说，无甚新义。古有淮南王《食经》一百二十卷，《崔浩食经》九卷，《竺暄食经》十卷，《膳馐养疗》二十卷，昝殷《食医心镜》三卷，娄居中《食治通说》一卷，陈直《奉亲养老书》二卷，并有食治诸方，皆祖食医之意也。

《蜀本草》〔时珍曰〕蜀主孟昶命翰林学士韩保昇等与诸医士，取《唐本草》参校增补注释，别为《图经》凡二十卷，昶自为序，世谓之《蜀本草》。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陶、苏也。

《开宝本草》〔时珍曰〕宋太祖开宝六年，命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等九人，取唐、蜀《本草》详校，仍取陈藏器《拾遗》诸书相参，刊正别名，增药一百三十三种。马志为之注解，翰林学士卢多逊等刊正。七年复诏志等重定，学士李昉等看详。凡《神农》者白字，《名医》所传者墨字别之。并目录共二十一卷。序曰：三坟之

书，神农预其一；百药既辨，《本草》存其录。旧经三卷，世所流传；《名医别录》，互为编纂。至梁贞白先生陶弘景，乃以《别录》参其《本经》，朱、墨杂书，时谓明白，而又考彼功用，为之注释，列为七卷，南国行焉。逮乎有唐，别加参校，增药余八百味，添注为二十一卷，《本经》漏功则补之，陶氏误说则证之。然而载历年祀，又逾四百，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缺。非圣主抚大同之运，永无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尽考传误，刊为定本，类例非允，从而革焉。至于笔头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头骨之下；半天河、地浆，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玉石类之间。败鼓皮移附于兽皮；胡桐泪改从于木类。紫矿亦木也，自玉石品而取焉；伏翼实禽也，由虫鱼部而移焉。橘柚附于果实，食盐附于光盐。生姜、干姜，同归一说。至于鸡肠、繁缕、陆英、蒴藋，以类相似，从而附之。仍采陈藏器《拾遗》、李含光《音义》，或讨源于别本，或传效于医家，参而较之，辨其臧否。至于突厥白，旧说灰类也，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以赤箭，今又全异。去非取是，特立新条。自余刊正，不可悉数。下采众议，定为印板。乃以白字为《神农》所说，墨字为《名医》所传。唐附、今附，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审其形性。证谬误而辨之者，署为“今注”；考文记而述之者，又为“今按”。义既刊定，理亦详明。又以新旧药合九百八十三种，并目录二十一卷，广颁天下，传而行焉。

《嘉祐补注本草》

〔时珍曰〕宋仁宗嘉祐二年，诏光禄卿直秘阁掌禹锡、尚书祠部郎中秘阁校理林亿等，同诸医官重修《本草》。新补八十二种，新定一十七种，通计一千八十二条，谓之《嘉祐补注本草》，共二十卷。其书虽有校修，无大发明。其序略云：《神农本草经》三卷，药止三百六十五种。至陶隐居又进《名医别录》，亦三百六十五种，因而注释，分为七卷。唐苏恭等又增一百一十四种，广为二十卷，谓之《唐本草》。国朝开宝中，两诏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修，增一百三十三种，为《开宝本草》。伪蜀孟昶，亦尝命其学士韩保昇等稍有增广，谓之《蜀本草》。嘉祐二年八月，诏臣禹锡、臣亿等再加校正。臣等被命，遂更研核。窃谓前世医工，原诊用药，随效辄记，遂至增多。概见诸书，浩博难究；虽屡加删

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经》已载，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常用，而太医未闻。向非因事详著，则遗散多矣。乃请因其疏语，更为补注。因诸家医书、《药谱》所载物品功用，并从采掇；惟名近迂僻，类乎怪诞，则所不取。自余经史百家，虽非方饵之急，其间或有参说药验较然可据者，亦兼收载，务从该洽，以副诏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开宝重定本为正。其分布卷类，经注杂糅，间以朱墨，并从旧例，不复厘改。凡补注并据诸书所说，其意义与旧文相参者，则从删削，以避重复；其旧已著见而意有未完，后书复言，亦具存之，欲详而易晓。仍每条并以朱书其端云："臣等谨按：某书云某事。"其别立条者，则解于其末，云："见某书。"凡所引书，唐、蜀二《本草》为先，他书则以所著先后为次第。凡书旧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惟唐、蜀本，则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别：所谓《神农本经》者，以朱字；《名医》因《神农》旧条而有增补者，以墨字间于朱字；余所增者，皆别立条，并以墨字。凡陶隐居所进者，谓之《名医别录》，并以其注附于末；凡显庆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开宝》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补，旧经未有，于逐条后开列，云"新补"。凡药旧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补难于详辨，但以类附见，如绿矾次于矾石，山姜花次于豆蔻，扶移次于水杨之类是也。凡药有功用，《本经》未见，而旧注已曾引注，今之所增，但涉相类，更不立条，并附本注之末，曰"续注"，如地衣附于垣衣，燕覆附于通草，马藻附于海藻之类是也。凡旧注出于陶氏者，曰"陶隐居云"；出于显庆者，曰"《唐本》注"；出于《开宝》者，曰"今注"。其《开宝》考据传记者，别曰"今按""今详""又按"。皆以朱字别书于其端。凡药名《本经》已见，而功用未备，今有所益者，亦附于本注之末。凡药有今世已尝用，而诸书未见，无所辨证者，如胡卢巴、海带之类，则请从太医众论参议，别立为条，曰"新定"。旧药九百八十三种，新补八十二种，附于注者不预焉。新定一十七种，总新旧一千八十二条，皆随类附著之。英公、陶氏、开宝三序，皆有义例，所不可去，仍载于首卷云。

《图经本草》〔时珍曰〕宋仁宗既命掌禹锡等编绎《本

草》，累年成书；又诏天下郡县，图上所产药物，用唐永徽故事，专命太常博士苏颂撰述成此书，凡二十一卷。考证详明，颇有发挥。但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如江州菝葜乃仙遗粮，滁州青木香乃兜铃根，俱混列图；棠球子即赤瓜木，天花粉即栝蒌根，乃重出条之类，亦其小小疏漏耳。颂，字子容，同安人，举进士，哲宗朝位至丞相，封魏国公。

《证类本草》〔时珍曰〕宋徽宗大观二年，蜀医唐慎微取《嘉祐补注本草》及《图经本草》合为一书，复拾《唐本草》、陈藏器《本草》、孟诜《食疗本草》旧本所遗者五百余种，附入各部，并增八种。仍采《雷公炮炙》及《唐本》《食疗》、陈藏器诸说收未尽者，附于各条之后。又采古今单方，并经、史、百家之书有关药物者，亦附之。共三十一卷，名《证类本草》。上之朝廷，改名《大观本草》。慎微貌寝陋而学该博，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政和中，复命医官曹孝忠校正刊行，故又谓之《政和本草》。

《本草别说》〔时珍曰〕宋哲宗元祐中，阆中医士陈承合《本草》及《图经》二书为一，间缀数语，谓之《别说》。高宗绍兴末，命医官王继先等校正《本草》，亦有所附。皆浅俚，无高论。

《日华诸家本草》〔禹锡曰〕国初开宝中，四明人撰。不著姓氏，但云日华子大明。序集诸家本草近世所用药，各以寒温性味、华实虫兽为类，其言功用甚悉，凡二十卷。〔时珍曰〕按《千家姓》，大姓出东莱。日华子，盖姓大名明也。或云其姓田，未审然否。

《本草衍义》〔时珍曰〕宋政和中，医官通直郎寇宗奭撰。以《补注》及《图经》二书，参考事实，核其情理，援引辨证，发明良多，东垣、丹溪诸公亦尊信之；但以兰花为兰草，卷丹为百合，是其误也。书及序例凡二十卷。平阳张魏卿以其说分附各药之下，合为一书。

《洁古珍珠囊》〔时珍曰〕书凡一卷，金易州明医张元素所著。元素，字洁古，举进士不第，去学医，深阐轩、岐秘奥，参悟天人幽微。言古方新病不相能，自成家法。辨药性之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补泻、六气、十二经及随症用药之法，立为主治、秘诀、心法、要旨，谓之“珍珠囊”，大扬医理，《灵》《素》之下，一人而已。后人翻为韵语，以便记诵，谓之《东垣珍珠囊》，谬矣。惜乎止论百品，未及遍评。又著《病机气宜保命集》四卷，一名《活法机要》。后人误作河间刘完素所著，伪误序文词调于卷首以附会之。其他洁古诸书，多是后人依托，故驳杂不伦。

《用药法象》〔时珍曰〕书凡一卷，元真定明医李杲所著。杲，字明之，号东垣。通《春秋》《书》《易》，忠信有守，富而好施，援例为济源监税官。受业于洁古老人，尽得其学，益加阐发，人称神医。祖《洁古珍珠囊》，增以用药凡例、诸经向导、纲要活法，著为此书。谓世人惑于内伤外感，混同施治，乃辨其脉证、元气阴火、饮食劳倦、有余不足，著《辨惑论》三卷、《脾胃论》三卷。推明《素问》《难经》《本草》《脉诀》及《杂病方论》，著《医学发明》九卷、《兰室秘藏》五卷。辨析经络脉法，分比伤寒六经之则，著《此事难知》二卷。别有《痈疽》《眼目》诸书，及《试效方》，皆其门人所集述者也。

《汤液本草》〔时珍曰〕书凡二卷，元医学教授古赵王好古撰。好古，字进之，号海藏，东垣高弟，医之儒者也。取《本草》及张仲景、成无己、张洁古、李东垣之书，间附己意，集而为此。别著《汤液大法》四卷，《医垒元戎》十二卷，《阴证略例》《癍论萃英》《钱氏补遗》各一卷。

《日用本草》〔时珍曰〕书凡八卷。元海宁医士吴瑞，取《本草》之切于饮食者，分为八门，间增数品而已。瑞，字瑞卿，元文宗时人。

《本草歌括》〔时珍曰〕元瑞州路医学教授胡仕可，取本

草药性图形作歌，以便童蒙者。我明刘纯、熊宗立、傅滋辈，皆有《歌括》及《药性赋》，以授初学记诵。

《本草衍义补遗》〔时珍曰〕元末朱震亨所著。震亨，义乌人，字彦修，从许白云讲道，世称丹溪先生。尝从罗太无学医，遂得刘、张、李三家之旨而推广之，为医家宗主。此书盖因寇氏《衍义》之义而推衍之，近二百种，多所发明；但兰草之为兰花，胡粉之为锡粉，未免泥于旧说，而以诸药分配五行，失之牵强耳。所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新论》《风木问答》诸书。

《本草发挥》〔时珍曰〕书凡三卷，洪武时丹溪弟子山阴徐彦纯用诚所集。取张洁古、李东垣、王海藏、朱丹溪、成无己数家之说，合成一书尔，别无增益。

《救荒本草》〔时珍曰〕洪武初，周定王因念旱涝民饥，咨访野老田夫，得草木之根、苗、花、实可备荒者四百四十种，图其形状，著其出产、苗、叶、花、子、性味、食法。凡四卷，亦颇详明可据。近人翻刻，削其大半，虽其见浅，亦书之一厄也。王号诚斋，性质聪敏，集《普济方》一百六十八卷，《袖珍方》四卷，诗、文、乐府等书。嘉靖中，高邮王磐著《野菜谱》一卷，绘形缀语，以告救荒，略而不详。

《庚辛玉册》〔时珍曰〕宣德中，宁献王取崔昉《外丹本草》、土宿真君《造化指南》、独孤滔《丹房镜源》、轩辕述《宝藏论》、青霞子《丹台录》诸书所载金、石、草、木可备丹炉者，以成此书。分为金石部、灵苗部、灵植部、羽毛部、鳞甲部、饮馔部、鼎器部，通计二卷，凡五百四十一品。所说出产形状，分别阴阳，亦可考据焉。王号臞仙，该通百家，所著医卜、农圃、琴棋、仙学、诗家诸书，凡数百卷。《造化指南》三十三篇，载灵草五十三种，云是土宿昆元真君所说，抱朴子注解，盖亦宋、元时方士假托者尔。古有《太清草木方》《太清服食经》《太清丹药录》《黄白秘法》《三十六水法》《伏制草石论》诸书，皆此类也。

《本草集要》〔时珍曰〕弘治中，礼部郎中慈溪王纶，取《本草》常用药品，及洁古、东垣、丹溪所论序例，略节为八卷，别无增益，斤斤泥古者也。纶，字汝言，号节斋，举进士，仕至都御史。

《食物本草》〔时珍曰〕正德时，九江知府江陵汪颖撰。东阳卢和，字廉夫，尝取《本草》之系于食品者编次此书。颖得其稿，厘为二卷，分为水、谷、菜、果、禽、兽、鱼、味八类云。

《食鉴本草》〔时珍曰〕嘉靖时，京口甯源所编。取可食之物，略载数语，无所发明。

《本草会编》〔时珍曰〕嘉靖中，祁门医士汪机所编。机，字省之。惩王氏《本草集要》不收草木形状，乃削去《本草》上、中、下三品，以类相从，菜谷通为草部，果品通为木部，并诸家序例共二十卷。其书撮约似乎简便，而混同，反难检阅。冠之以荠，识陋可知；掩去诸家，更觉零碎。臆度疑似，殊无实见，仅有数条自得可取尔。

《本草蒙筌》〔时珍曰〕书凡十二卷，祁门医士陈嘉谟撰。谟，字廷采。嘉靖末，依王氏《集要》部次集成，每品具气味、产采、治疗、方法，创成对语，以便记诵。间附己意于后，颇有发明。便于初学，名曰《蒙筌》，诚称其实。

《本草纲目》明楚府奉祠、敕封文林郎、蕲州李时珍东璧撰。搜罗百氏，访采四方。始于嘉靖壬子，终于万历戊寅，稿凡三易。分为五十二卷，列为一十六部，部各分类，类凡六十。标名为纲，列事为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方八千一百六十。

引据古今医家书目

〔时珍曰〕自陶弘景以下，唐、宋诸《本草》引用医书，凡八十

四家，而唐慎微居多。时珍今所引，除旧本外，凡二百七十六家。

《黄帝素问》王冰注

唐玄宗《开元广济方》

《天宝单方图》

唐德宗《贞元广利方》

《太仓公方》

宋太宗《太平圣惠方》

《扁鹊方》三卷

张仲景《金匮玉函方》

《华佗方》十卷

张仲景《伤寒论》成无己注

《支太医方》

张文仲《随身备急方》

《徐文伯方》

甄立言《古今录验方》

《秦承祖方》

王焘《外台秘要方》

华佗《中藏经》

姚和众《延龄至宝方》

范汪《东阳方》

孙真人《千金备急方》

孙真人《食忌》

孙真人《千金翼方》

孙真人《枕中记》

《席延赏方》

孙真人《千金髓方》

叶天师《枕中记》

《箧中秘宝方》

许孝宗《箧中方》

钱氏《箧中方》

刘禹锡《传信方》

王绍颜《续传信方》

《延年秘录》

《柳州救三死方》

李绛《兵部手集方》

《御药院方》

崔行功《纂要方》

《刘涓子鬼遗方》

《乘闲集效方》

陈延之《小品方》

葛洪《肘后百一方》

《服气精义方》

谢士泰《删繁方》

胡洽居士《百病方》

孙兆《口诀》

梅师《集验方》

崔元亮《海上集验方》

深师《脚气论》即梅师

姚僧垣《集验方》

《孙氏集验方》

孟诜《必效方》

平尧卿《伤寒类要》

《斗门方》

韦宙《独行方》

王珉《伤寒身验方》

《胜金方》

文潞公《药准》

周应《简要济众方》

《塞上方》

王衮《博济方》

沈存中《灵苑方》

《救急方》

张路《大效方》

崔知悌《劳瘵方》

《近效方》

陈抃《经验方》

陈氏《经验后方》

《苏沈良方》东坡、存中

《十全博救方》

昝殷《食医心镜》

《必用方》

张杰《子母秘录》

杨氏《产乳集验方》

昝殷《产宝》

谭氏《小儿方》

《小儿宫气方》

《万全方》

《太清草木方》

李翱《何首乌传》

《普救方》

《神仙服食方》

嵩阳子《威灵仙传》

《寒食散方》

贾相公《牛经》

贾诚《马经》已上八十四家，系旧本所引。

《灵枢经》

王冰《玄珠密语》

张杲《医说》

《黄帝书》

《褚氏遗书》

李濂《医史》

秦越人《难经》

《圣济总录》

刘氏《病机赋》

皇甫谧《甲乙经》

宋徽宗《圣济经》

刘克用《药性赋》

王叔和《脉经》

张仲景《金匮要略》

彭祖《服食经》

巢元方《病原论》

《神农食忌》

《神仙服食经》

宋侠《经心录》

《魏武帝食制》

李氏《食经》

王执中《资生经》

娄居中《食治通说》

《饮膳正要》

刘河间《原病式》

《太清灵宝方》

《玄明粉方》

刘河间《宣明方》

戴起宗《脉诀刊误》

吴猛《服椒诀》

许洪《本草指南》

黄氏《本草权度》

陆氏《证治本草》

土宿真君《造化指南》

《医余录》

月池《人参传》李言闻

胡演《升炼丹药秘诀》

《名医录》

月池《艾叶传》

张子和《儒门事亲》

张洁古《医学启源》

《菖蒲传》

《医鉴》龚氏

《活法机要》

杨天惠《附子传》

《洁古家珍》

李东垣《医学发明》

东垣《辨惑论》

东垣《脾胃论》

东垣《兰室秘藏》

《东垣试效方》

王海藏《医家大法》

海藏《医垒元戎》

海藏《此事难知》

海藏《阴证略例》

罗天益《卫生宝鉴》

丹溪《格致余论》

丹溪《局方发挥》

卢和《丹溪纂要》

《丹溪医案》

杨珣《丹溪心法》

方广《丹溪心法附余》

《丹溪活套》

程充《丹溪心法》

滑伯仁《撄宁心要》

《惠民和剂局方》

陈言《三因方》

孙真人《千金月令方》

严用和《济生方》

王氏《易简方》王硕

杨子建《万全护命方》

继洪《澹寮方》

《全生指迷方》王贶

杨士瀛《仁斋直指方》

余居士《选奇方》

黎居士《简易方》

《杨氏家藏方》杨倓

《济生拔萃方》杜思敬

胡濒《卫生易简方》

朱端章《卫生家宝方》

许学士《本事方》许叔微

《鸡峰备急方》张锐

孙用和《传家秘宝方》

王隐君《养生主论》

《真西山卫生歌》

赵士衍《九龠卫生方》

王方庆《岭南方》

《岭南卫生方》

初虞世《养生必用方》

周定王《普济方》一百七十卷

虞抟《医学正传》

李仲南《永类钤方》

周定王《袖珍方》

傅滋《医学集成》

萨谦斋《瑞竹堂经验方》

王履《溯洄集》

叶氏《医学统旨》

万表《积善堂经验方》

戴原礼《证治要诀》

《医学纲目》

孙氏《仁存堂经验方》

戴原礼《金匮钩玄》

《医学指南》

杨氏《颐真堂经验方》

刘纯《玉机微义》

《医学切问》

陆氏《积德堂经验方》

刘纯《医经小学》

王玺《医林集要》

《德生堂经验方》

臞仙《乾坤秘韫》

饶氏《医林正宗》

《法生堂经验方》

臞仙《乾坤生意》

周文采《医方选要》

刘松篁《保寿堂经验方》

窥玄子《法天生意》

杨拱《医方摘要》

陈日华《经验方》

梁氏《总要》

《医方大成》

王仲勉《经验方》

吴球《活人心统》

方贐《奇效良方》

刘长春《经验方》

吴球《诸证辨疑》

阎孝忠《集效方》

《禹讲师经验方》

赵氏《儒医精要》

孙天仁《集效方》

戴古渝《经验方》

《濒湖医案》

《试效录验方》

龚氏《经验方》

《濒湖集简方》

《经验济世方》

《蔺氏经验方》

杨起《简便方》

孙一松《试效方》

阮氏《经验方》

《坦仙皆效方》

董炳《集验方》

赵氏《经验方》

危氏《得效方》危亦林

朱端章《集验方》

杨氏《经验方》

《居家必用方》

《经验良方》

唐瑶《经验方》

邓笔峰《卫生杂兴》

《救急易方》

张氏《经验方》

王英《杏林摘要》

《急救良方》

龚氏《经验方》

白飞霞《韩氏医通》

白飞霞《方外奇方》

《徐氏家传方》

《张三丰仙传方》

温隐居《海上方》

《郑氏家传方》

王氏《奇方》

《海上仙方》

谈野翁《试验方》

丘琼山《群书日抄》

《海上名方》

包会《应验方》

何子元《群书续抄》

《十便良方》

孟氏《诜诜方》

张氏《灊江切要》

李楼《怪证奇方》

《生生编》

邵真人《青囊杂纂》

夏子益《奇疾方》

《摘玄方》

赵宜真《济急仙方》

《纂要奇方》

《端效方》

王永辅《惠济方》

《奚囊备急方》

史堪《指南方》

王璆《百一选方》

臞仙《寿域神方》

陈直《奉亲养老书》

《世医通变要法》

吴旻《扶寿精方》

李鹏飞《三元延寿书》

何大英《发明证治》

王氏《医方捷径》

《保庆集》

《保生余录》

《神医普救方》

杨炎《南行方》

彭用光《体仁汇编》

《传信适用方》

张松《究原方》

王节斋《明医杂著》

《摄生众妙方》

艾元英《如宜方》

《济生秘览》

《王氏手集》

《萧静观方》

《锦囊秘览》

《唐仲举方》

《杨尧辅方》

《金匮名方》

《严月轩方》

《郑师甫方》

《芝隐方》

《通妙真人方》

《三十六黄方》

葛可久《十药神书》

苏游《玄感传尸论》

《上清紫庭追劳方》

朱肱《南阳活人书》

韩祗和《伤寒微旨》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

吴绶《伤寒蕴要》

赵嗣真《伤寒论》

成无己《伤寒明理论》

刘河间《伤寒直格》

陶华《伤寒十书》

李知先《活人书括》

陈自明《妇人良方》

郭稽中《妇人方》

熊氏《妇人良方补遗》

胡氏《济阴方》

《妇人明理论》

《妇人千金家藏方》

《便产须知》

《二难宝鉴》

《妇人经验方》

钱乙《小儿直诀》

刘昉《幼幼新书》

《幼科类萃》

陈文中《小儿方》

曾世荣《活幼心书》

徐用宣《袖珍小儿方》

张焕《小儿方》

寇平《全幼心鉴》

演山《活幼口议》

阮氏《小儿方》

鲁伯嗣《婴童百问》

《活幼全书》

郑氏《小儿方》

汤衡《婴孩宝书》

《卫生总微论》即《保幼大全》

鲍氏《小儿方》

汤衡《婴孩妙诀》

姚和众《童子秘诀》

《全婴方》

王日新《小儿方》

《小儿宫气集》

魏直《博爱心鉴》

高武《痘疹管见》又名《正宗》

李言闻《痘疹证治》

《痘疹要诀》

李实《痘疹渊源》

闻人规《痘疹论》八十一篇

张清川《痘疹便览》

陈自明《外科精要》

薛己《外科心法》

《外科通玄论》

齐德之《外科精义》

薛己《外科发挥》

薛己《外科经验方》

杨清叟《外科秘传》

李迅《痈疽方论》

周文采《外科集验方》

《眼科龙木论》

《鸿飞集》

倪维德《原机启微集》

《明目经验方》

《宣明眼科》

《眼科针钩方》

《咽喉口齿方》已上二百七十六家，时珍所引者。

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

〔时珍曰〕自陶弘景、唐、宋已下所引用者，凡一百五十一家。时珍所引用者，除旧本外，凡四百四十家。

《易经注疏》王弼

《诗经注疏》孔颖达、毛苌

《尔雅注疏》李巡、邢昺、郭璞

《尚书注疏》孔安国

《春秋左传注疏》杜预

《孔子家语》

《礼记注疏》郑玄

《周礼注疏》

张湛注《列子》

郭象注《庄子》

杨倞注《荀子》

《淮南子鸿烈解》

《吕氏春秋》

葛洪《抱朴子》

《战国策》

司马迁《史记》

班固《汉书》

范晔《后汉书》

陈寿《三国志》

王隐《晋书》

沈约《宋书》

萧显明《梁史》

李延寿《北史》

魏徵《隋书》

欧阳修《唐书》

王瓘《轩辕本纪》

《穆天子传》

《秦穆公传》

《蜀王本纪》

《鲁定公传》

《汉武故事》

《汉武内传》

《壶居士传》

《崔魏公传》

《李宝臣传》

《何君谟传》

《李孝伯传》

《李司封传》

《柳宗元传》

《梁四公记》

《唐武后别传》

《南岳魏夫人传》

《三茅真君传》

葛洪《神仙传》

干宝《搜神记》

《紫灵元君传》

刘向《列仙传》

徐铉《稽神录》

《玄中记》

《洞微志》

郭宪《洞冥记》

乐史《广异记》

刘敬叔《异苑》

王子年《拾遗记》

《太平广记》

吴均《续齐谐记》

段成式《酉阳杂俎》

《异术》

王建平《典术》

杜佑《通典》

《异类》

何承天《纂文》

张华《博物志》

《魏略》

东方朔《神异经》

盛弘之《荆州记》

郭璞注《山海经》

何晏《九州记》

宗懔《荆楚岁时记》

《华山记》

顾微《广州记》

徐表《南州记》

《嵩山记》

裴渊《广州记》

万震《南州异物志》

《南蛮记》

杨孚《异物志》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

《太原地志》

刘恂《岭表录》

孟琯《岭南异物志》

《永嘉记》

朱应《扶南记》

张氏《燕吴行纪》

《南城志》

《五溪记》

王氏《番禺记》

《白泽图》

轩辕述《宝藏论》

青霞子《丹台录》

《斗门经》

独孤滔《丹房镜源》

《东华真人煮石法》

《房室经》

《太清草木记》

《神仙芝草经》

《异鱼图》

《太清石璧记》

《灵芝瑞草经》

狐刚子《粉图》

《魏王花木志》

《夏禹神仙经》

《四时纂要》

贾思勰音叶《齐民要术》

《三洞要录》

郭义恭《广志》

氾胜之《种植书》

《八帝圣化经》

崔豹《古今注》

丁谓《天香传》

《八帝玄变经》

陆玑《诗义疏》

陆羽《茶经》

《神仙感应篇》

李畋《该闻录》

张鷟《朝野佥载》

《神仙秘旨》

杨亿《谈苑》

《开元天宝遗事》

《修真秘旨》

《宣政录》

郑氏《明皇杂录》

颖阳子《修真秘诀》

《五行书》

孙光宪《北梦琐言》

《左慈秘诀》

《广五行记》

欧阳公《归田录》

陶隐居《登真隐诀》

《遁甲书》

沈括《梦溪笔谈》

《耳珠先生诀》

《龙鱼河图》

景焕《野人闲话》

韩终《采药诗》

王充《论衡》

黄休复《茅亭客话》

《金光明经》

《颜氏家训》

《范子计然》

宋齐丘《化书》

《楚辞》

李善注《文选》

张协赋

《本事诗》

《江淹集》

《宋王微赞》

《庾肩吾集》

《陈子昂集》

陆龟蒙诗

梁简文帝《劝医文》已上一百五十一家，旧本所引者。

许慎《说文解字》

吕忱《字林》

周弼《六书正讹》

周弼《说文字原》

王安石《字说》

赵古则《六书本义》

顾野王《玉篇》

孙愐《唐韵》

魏子才《六书精蕴》

《仓颉解诂》

丁度《集韵》

黄公绍《古今韵会》

《洪武正韵》

阴氏《韵府群玉》

包氏《续韵府群玉》

《急就章》

张揖《广雅》

孙炎《尔雅正义》

孔鲋《小尔雅》

曹宪《博雅》

罗愿《尔雅翼》

扬雄《方言》

陆佃《埤雅》

《埤雅广要》

刘熙《释名》

司马光《名苑》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师旷《禽经》

袁达《禽虫述》

淮南八公《相鹤经》

黄省曾《兽经》

王元之《蜂记》

朱仲《相贝经》

《龟经》

张世南《质龟论》

钟毓《果然赋》

《马经》

傅肱《蟹谱》

李石《续博物志》

韩彦直《橘谱》

毛文锡《茶谱》

唐蒙《博物志》

蔡襄《荔枝谱》

蔡宗颜《茶对》

张华《感应类从志》

欧阳修《牡丹谱》

刘贡父《芍药谱》

赞宁《物类相感志》

范成大《梅谱》

范成大《菊谱》

杨泉《物理论》

刘蒙《菊谱》

史正志《菊谱》

王佐《格古论》

陈翥《桐谱》

沈立《海棠谱》

《天玄主物簿》

陈仁玉《菌谱》

王西楼《野菜谱》

穆修靖《灵芝记》

戴凯之《竹谱》

叶庭珪《香谱》

李德裕《平泉草木记》

僧赞宁《竹谱》

洪驹父《香谱》

周叙《洛阳花木记》

苏易简《纸谱》

苏氏《笔谱》

《洛阳名园记》

苏氏《砚谱》

苏氏《墨谱》

张果《丹砂秘诀》

杜季阳《云林石谱》

《九鼎神丹秘诀》

张果《玉洞要诀》

李德裕《黄冶论》

昇玄子《伏汞图》

桓宽《盐铁论》

《大明一统志》

韦述《两京记》

《宝货辨疑》

《太平寰宇记》

祝穆《方舆胜览》

嵇含《南方草木状》

《逸周书》

郦道元注《水经》

沈莹《临海水土记》

《汲冢竹书》

陆禋《续水经》

《临海异物志》

左氏《国语》

《三辅黄图》

陈祈畅《异物志》

谢承《续汉书》

《三辅故事》

曹叔雅《异物志》

法盛《晋中兴书》

张勃《吴录》

薛氏《荆扬异物志》

《后魏书》

环氏《吴纪》

万震《凉州异物志》

《南齐书》

《东观秘记》

刘欣期《交州记》

《唐会要》

刘义庆《世说》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

《五代史》

《世本》

东方朔《林邑记》

《南唐书》

《类编》

东方朔《十洲记》

《宋史》

《逸史》

任豫《益州记》

《辽史》

《野史》

宋祁《剑南方物赞》

《元史》

费信《星槎胜览》

周达观《真腊记》

《吾学编》

顾岕《海槎余录》

刘郁《出使西域记》

《大明会典》

朱辅《溪蛮丛笑》

袁滋《云南记》

《太平御览》

陈彭年《江南别录》

《永昌志》

《册府元龟》

《江南异闻录》

《蜀地志》

《集事渊海》

李肇《国史补》

《华阳国志》

马端临《文献通考》

《楚国先贤传》

《茅山记》

《白孔六帖》

葛洪《西京杂记》

《太和山志》

《古今事类合璧》

周密《齐东野语》

《西凉记》

祝穆《事文类聚》

周密《癸辛杂志》

《荆南记》

欧阳询《艺文类聚》

周密《浩然斋日钞》

《永州记》

郑樵《通志》

周密《志雅堂杂钞》

《南裔记》

陶九成《说郛》

罗大经《鹤林玉露》

竺法真《罗浮山疏》

虞世南《北堂书钞》

陶九成《辍耕录》

田汝成《西湖志》

贾似道《悦生随钞》

叶盛《水东日记》

《南郡记》

徐坚《初学记》

徐氏《总龟对类》

伏琛《齐地记》

《文苑英华》

邵桂子《瓮天脞语》

《郡国志》

《锦绣万花谷》

毛直方《诗学大成》

《邺中记》

洪迈《夷坚志》

苏子《仇池笔记》

《廉州志》

《淮南万毕术》

鲜于枢《钩玄》

辛氏《三秦记》

高氏《事物纪原》

《松窗杂录》

《金门记》

伏侯《中华古今注》

杜宝《大业拾遗录》

周处《风土记》

应劭《风俗通》

苏鹗《杜阳编》

《嵩高记》

班固《白虎通》

方勺《泊宅编》

《襄沔记》

服虔《通俗文》

《方镇编年录》

邓德明《南康记》

颜师古《刊谬正俗》

杨慎《丹铅录》

《方国志》

杜台卿《玉烛宝典》

刘绩《霏雪录》

荀伯子《临川记》

《河图玉版》

叶梦得《水云录》

洪皓《松漠纪闻》

《河图括地象》

孙柔之《瑞应图记》

《江湖纪闻》

《春秋说题辞》

许善《心符瑞记》

伍安贫《武陵记》

《春秋运斗枢》

《夏小正》

赵葵《行营杂录》

《春秋元命包》

崔寔《四民月令》

张匡邺《行程记》

《春秋考异邮》

《月令通纂》

金幼孜《北征录》

《礼斗威仪》

王祯《农书》

张师正《倦游录》

《孝经援神契》

王旻《山居录》

段公路《北户录》

《周易通卦验》

《山居四要》

胡峤《陷虏记》

《京房易占》

《居家必用》

《隋炀帝开河记》

刘向《洪范五行传》

《便民图纂》

《玉策记》

《遁甲开山图》

刘伯温《多能鄙事》

《述征记》

南宫从《岣嵝神书》

臞仙《神隐书》

任昉《述异记》

《皇极经世书》

《务本新书》

祖冲之《述异记》

《性理大全》

俞宗本《种树书》

薛用弱《集异记》

《五经大全》

《起居杂记》

陈翱《卓异记》

《通鉴纲目》

《洞天保生录》

《神异记》

《程氏遗书》

林洪《山家清供》

李元《独异志》

《朱子大全》

《闺阁事宜》

《录异记》

《老子》

陈元靓《事林广记》

戴祚《甄异传》

《鹖冠子》

《事海文山》

《异闻记》

《管子》

《万宝事山》

祖台之《志怪》

《墨子》

《奚囊杂纂》

陶氏《续搜神记》

《晏子春秋》

《三洞珠囊》

杨氏《洛阳伽蓝记》

《董子》

《陶隐居杂录》

《太上玄科》

贾谊《新书》

《西樵野记》

《太清外术》

《韩诗外传》

《琅琊漫钞》

鲁至刚《俊灵机要》

刘向《说苑》

陆粲《庚己编》

《地镜图》

杜恕《笃论》

王明清《挥麈余话》

《五雷经》

卢谌《祭法》

景焕《牧竖闲谈》

《雷书》

王叡《炙毂子》

陈霆《两山墨谈》

《乾象占》

叶世杰《草木子》

《韦航纪谈》

《列星图》

梁元帝《金楼子》

孙升《谈圃》

《演禽书》

蔡邕《独断》

庞元英《谈薮》

《吐纳经》

王浚川《雅述》

《爱竹谈薮》

谢道人《天空经》

章俊卿《山堂考索》

彭乘《墨客挥犀》

魏伯阳《参同契》

洪迈《容斋随笔》

蔡絛《铁围山丛谈》

萧了真《金丹大成》

《百川学海》

侯延庆《退斋闲览》

《许真君书》

《翰墨全书》

《遁斋闲览》

陶弘景《真诰》

《文系》

顾文荐《负暄录》

朱真人《灵验篇》

朱子《离骚辨证》

陆文量《菽园杂记》

《太上玄变经》

何孟春《余冬录》

王性之《挥麈录》

李筌《太白阴经》

黄震《慈溪日钞》

赵与时《宾退录》

《八草灵变篇》

《类说》

叶石林《避暑录》

《鹤顶新书》

吴淑《事类赋》

《刘禹锡嘉话录》

《造化指南》

左思《三都赋》

姚宽《西溪丛话》

《修真指南》

葛洪《遐观赋》

喻琰《席上腐谈》

《周颠仙碑》

鲁褒《钱神论》

胡仔《渔隐丛话》

《刘根别传》

綦毋氏《钱神论》

熊太古《冀越集》

《法华经》

嵇康《养生论》

王济《日询手记》

《涅槃经》

王之纲《通微集》

李氏《仕学类钞》

《圆觉经》

储泳《祛疑说》

周必大《阴德录》

《楞严经》

《文字指归》

《翰苑丛纪》

《变化论》

《造化权舆》

《解颐新语》

《自然论》

潘埙《楮记室》

赵溍《养疴漫笔》

刘义庆《幽明录》

仇远《稗史》

《江邻幾杂志》

《百感录》

《魏武帝集》

张耒《明道杂志》

《海录碎事》

《魏文帝集》

唐小说

《琐碎录》

《曹子建集》

《林氏小说》

《洽闻说》

《韩文公集》

晁以道《客语》

《龙江录》

《柳子厚文集》

刘跂《暇日记》

《灵仙录》

《欧阳公文集》

康誉之《昨梦录》

《白獭髓》

三苏文集

邢坦斋《笔衡》

《异说》

《宛委录》

苏黄手简

张世南《游宦纪闻》

高氏《蓼花洲闲录》

《山谷刀笔》

何薳《春渚纪闻》

毕氏《幕府燕闲录》

《李太白集》

《东坡诗集》

吴澄《草庐集》

《杜子美集》

《黄山谷集》

吴莱《渊颖集》

《王维诗集》

宋徽宗诗

杨维祯《铁崖集》

《岑参诗集》

《王元之集》

宋景濂《潜溪集》

《钱起诗集》

《梅尧臣诗集》

方孝孺《逊志斋集》

白乐天《长庆集》

王荆公《临川集》

吴玉《昆山小稿》

元稹《长庆集》

《邵尧夫集》

《陈白沙集》

《刘禹锡集》

《周必大集》

《何仲默集》

《张籍诗集》

杨万里《诚斋集》

《张东海集》

《李绅文集》

范成大《石湖集》

《杨升庵集》

《李义山集》

《陆放翁集》

《唐荆川集》

《左贵嫔集》

《陈止斋集》

《焦希程集》

《王梅溪集》

《张宛丘集》

《方虚谷集》

葛氏《韵语阳秋》

《蔡氏诗话》

《古今诗话》

《锦囊诗对》已上四百四十家，时珍所引者。

采集诸家本草药品总数

《神农本草经》三百四十七种除并入一十八种外，草部一百六十四种，谷部七种，菜部一十三种，果部一十一种，木部四十四种，土部二种，金石部四十一种，虫部二十九种，介部八种，鳞部七种，禽部五种，兽部一十五种，人部一种。

陶弘景《名医别录》三百六种除并入五十九种外，草部一百三十种，谷部一十九种，菜部一十七种，果部一十七种，木部二十三种，服器部三种，水部二种，土部三种，金石部三十二种，虫部一十七种，介部五种，鳞部十种，禽部一十一种，兽部一十二种，人部五种。

李当之《药录》一种草部。

吴普《本草》一种草部。

雷敦《炮炙论》一种兽部。

苏恭《唐本草》一百一十一种草部三十四种，谷部二种，菜部七种，果部一十一种，木部二十二种，服器部三种，土部三种，金石部一十四种，虫部一种，介部二种，鳞部一种，禽部二种，兽部八种，人部一种。

甄权《药性本草》四种草部一种，谷部一种，服器部一种，金石部一种。

孙思邈《千金·食治》二种菜部。

孟诜《食疗本草》一十七种草部二种，谷部三种，菜部三种，果部一种，鳞部六种，禽部二种。

陈藏器《本草拾遗》三百六十九种草部六十八种，谷部一十一种，菜部一十三种，果部二十种，木部三十九种，服器部三十五种，火部一种，水部二十六种，土部二十八种，金石部一十七种，虫部二十四种，介部一十种，鳞部二十八种，禽部二十六种，兽部一十五种，人部八种。

李珣《海药本草》一十四种草部四种，谷部一种，果部一种，木部五种，虫部一种，介部二种。

萧炳《四声本草》二种草部一种，服器部一种。

陈士良《食性本草》二种菜部一种，果部一种。

韩保昇《蜀本草》五种菜部二种，木部一种，介部一种，兽部一种。

马志《开宝本草》一百一十一种草部三十七种，谷部二种，菜部六种，果部一十九种，木部一十五种，服器部一种，土部一种，金石部九种，虫部二种，介部二种，鳞部一十一种，禽部一种，兽部四种，人部一种。

掌禹锡《嘉祐本草》七十八种草部一十七种，谷部三种，菜部十种，果部二种，木部六种，服器部一种，水部四种，金石部八种，介部八种，禽部一十三种，兽部一种，人部四种。

苏颂《图经本草》七十四种草部五十四种，谷部二种，菜部四种，果部五种，木部一种，金石部三种，虫部二种，介部一种，禽部一种，兽部一种。

大明《日华本草》二十五种草部七种，菜部二种，

果部二种，木部一种，金石部八种，虫部一种，鳞部一种，禽部一种，人部一种。

唐慎微《证类本草》八种菜部一种，木部一种，土部一种，金石部一种，虫部二种，兽部一种，人部一种。

寇宗奭《本草衍义》一种兽部。

李杲《用药法象》一种草部。

朱震亨《本草补遗》三种草部一种，谷部一种，木部一种。

吴瑞《日用本草》七种谷部一种，菜部三种，果部二种，兽部一种。

周定王《救荒本草》二种谷部一种，菜部一种。

汪颖《食物本草》一十七种谷部三种，菜部二种，果部一种，禽部十种，兽部一种。

甯源《食鉴本草》四种谷部一种，菜部一种，鳞部一种，兽部一种。

汪机《本草会编》三种草部一种，果部一种，虫部一种。

陈嘉谟《本草蒙筌》二种介部一种，人部一种。

李时珍《本草纲目》三百七十四种草部八十六种，谷部一十五种，菜部一十七种，果部三十四种，木部二十一种，服器部三十五种，火部十种，水部十一种，土部二十一种，金石部二十六种，虫部二十六种，介部五种，鳞部二十八种，禽部五种，兽部二十三种，人部一十一种。

神农《本经》名例

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

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

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倍其数，合七百三十名也。〔陶弘景曰〕今按上品药性，亦能遣疾，但势力和厚，不为速效。岁月常服，必获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曰应天。一百二十种者，当谓寅、卯、辰、巳之月，法万物生荣时也。中品药性，疗病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祛患为速，延龄为缓。人怀性情，故曰应人。一百二十种，当谓午、未、申、酉之月，法万物成熟时也。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体收杀，故曰应地。一百二十五种者，当谓戌、亥、子、丑之月，法万物枯藏时也，兼以闰之盈数焉。若单服或配隶，自随人患，参而行之，不必偏执也。〔掌禹锡曰〕陶氏《本草例》：《神农》以朱书，《别录》以墨书。《本经》药止三百六十五种，今此言倍其数合七百三十名，是并《别录》副品而言。则此一节乃《别录》之文，传写既久，错乱所致。遂令后世捃摭此类，以为非

神农之书，率以此故也。〔时珍曰〕《神农本草》，药分三品。陶氏《别录》，倍增药品，始分部类。唐、宋诸家大加增补，兼或退出。虽有朱、墨之别，三品之名而实已紊矣。或一药而分数条，或二物而同一处；或木居草部，或虫入木部；水土共居，虫鱼杂处；淄渑罔辨，玉珹不分；名已难寻，实何由觅。今则通合古今诸家之药，析为十六部。当分者分，当并者并，当移者移，当增者增。不分三品，惟逐各部，物以类从，目随纲举。每药标一总名，正大纲也；大书气味、主治，正小纲也；分注释名、集解、发明，详其目也；而辨疑、正误、附录附之，备其体也；单方又附于其末，详其用也。大纲之下，明注本草及三品，所以原始也；小纲之下，明注各家之名，所以著实也；分注则各书人名，一则古今之出处不没，一则各家之是非有归。虽旧章似乎剖析，而支脉更觉分明。非敢僭越，实便讨寻尔。

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弘景曰〕用药犹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则气力不周也。然检《仙经》世俗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多君，养性之药多臣，疗病之药多佐，犹依本性所主，而复斟酌之。上品君中，复有贵贱；臣佐之中，亦复如之。所以门冬、远志，别有君臣；甘草国老，大黄将军，明其优劣，皆不同秩也。〔岐伯曰〕方制君臣者，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谓也。所以明善恶之殊贯也。〔张元素曰〕为君者最多，为臣者次之，佐者又次之。药之于证，所主同者，则各等分。或云力大者为君。〔李杲曰〕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补泻在味，随时换气。主病为君，假令治风，防风为君；治寒，附子为君；治湿，防己为君；治上焦热，黄芩为君；中焦热，黄连为君。兼见何证，以佐使药分治之，此制方之要也。《本草·上品》为君之说，各从其宜尔。

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韩保昇曰〕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并有法象。故羽毛之类，皆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皆生于阴而属于阳。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

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黄法土，故色黄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肾。余皆以此例推之。子母兄弟，若榆皮为母，厚朴为子之类是也。

根茎花实，苗皮骨肉。〔元素曰〕凡药根之在土中者，中半已上，气脉之上行也，以生苗者为根；中半已下，气脉之下行也，以入土者为梢。病在中焦与上焦者用根，在下焦者用梢，根升梢降。人之身半已上，天之阳也用头；中焦用身；身半已下，地之阴也用梢。乃述类象形者也。〔时珍曰〕草木有单使一件者，如羌活之根，木通之茎，款冬之花，葶苈之实，败酱之苗，大青之叶，大腹之皮，郁李之核，檗木之皮，沉香之节，苏木之肌，胡桐之泪，龙脑之膏是也。有兼用者，远志、小草、蜀漆、常山之类是也。有全用者，枸杞、甘菊之类是也。有一物两用者，当归头、尾，麻黄根、节，赤、白茯苓，牛膝春夏用苗、秋冬用根之类是也。羽毛、鳞介、玉石、水火之属，往往皆然，不可一律论也。

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当用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不尔，勿合用也。〔保昇曰〕《本经》三百六十五种中，单行者，七十一种；相须者，十二种；相使者，九十种；相畏者，七十八种；相恶者，六十种；相反者，十八种；相杀者，三十六种。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弘景曰〕今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如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俗方玉石散，用栝蒌、干姜之类，服之乃不为害。或有制持之者，譬如寇、贾辅汉，程、周佐吴，大体既正，不得以私情为害。虽尔，不如不用尤良。半夏有毒，须用生姜，取其相畏、相制也。〔宗奭曰〕相反为害深于相恶者，谓彼虽恶我，我无忿心，犹如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良，此有以制伏故也。相反者，则彼我交雠，必不和合。今画家用雌黄、胡粉相近，

便自黯妒，可证矣。〔时珍曰〕药有七情，独行者，单方不用辅也。相须者，同类不可离也，如人参、甘草，黄檗、知母之类。相使者，我之佐使也。相恶者，夺我之能也。相畏者，受彼之制也。相反者，两不相合也。相杀者，制彼之毒也。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识悟尔。

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宗奭曰〕凡称气者，是香臭之气。其寒、热、温、凉，是药之性。且如白鹅脂性冷，不可言气冷也。四气则是香、臭、腥、臊。如蒜、阿魏、鲍鱼、汗袜，则其气臭；鸡、鱼、鸭、蛇，则其气腥；狐狸、白马茎、人中白，则其气臊；沉、檀、龙、麝，则其气香是也。则气字当改为性字，于义方允。〔时珍曰〕寇氏言寒、热、温、凉是性，香、臭、腥、臊是气，其说与《礼记》文合。但自《素问》以来，只以气味言，卒难改易，姑从旧尔。〔好古曰〕味有五，气有四。五味之中，各有四气。如辛则有石膏之寒，桂、附之热，半夏之温，薄荷之凉是也。气者，天也；味者，地也。温、热者，天之阳；寒、凉者，天之阴；辛、甘者，地之阳，咸、苦者，地之阴。《本草》五味不言淡，四气不言凉；只言温、大温、热、大热、寒、大寒、微寒、平、小毒、大毒、有毒、无毒，何也？淡附于甘，微寒即凉也。

及有毒无毒。〔岐伯曰〕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又曰〕耐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王冰云〕药气有偏胜，则脏气有偏绝，故十分去其六、七、八、九而止也。

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弘景曰〕凡采药时月，皆是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谓春初津润始萌，未充枝叶，势力淳浓也；至秋枝叶干枯，津润

归流于下也。大抵春宁宜早，秋宁宜晚。花、实、茎、叶，各随其成熟尔。岁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所谓阴干者，就六甲阴中干之也。又依遁甲法，甲子旬阴中在癸酉，以药著酉地也。实不必然，但露暴于阴影处干之尔。若可两用，益当为善。〔孙思邈曰〕古之医者，自解采取，阴干、暴干皆如法，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病十愈八九。今之医者，不知采取时节，至于出产土地，新陈虚实，一皆不悉，所以治病十不得五也。〔马志曰〕今按法阴干者多恶，如鹿茸阴干悉烂，火干且良。草木根苗，九月以前采者，悉宜日干；十月以后采者，阴干乃好。〔时珍曰〕生产有南北，节气有早迟，根苗异收采，制造异法度。故市之地黄以锅煮熟；大黄用火焙干；松黄和蒲黄，樟脑杂龙脑，皆失制作伪者也。孔志约云：动植形生，因地舛性；春秋节变，感气殊功。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取，则物是而时非。名实既虚，寒温多谬，施于君父，逆莫大焉。〔嘉谟曰〕医药贸易多在市家。谚云：卖药者两眼，用药者一眼，服药者无眼。非虚语也。古圹灰云死龙骨，苜蓿根为土黄芪。麝香捣荔核搀，藿香采茄叶杂。煮半夏为玄胡索，盐松梢为肉苁蓉。草仁充草豆蔻，西呆代南木香。熬广胶入荞面作阿胶，煮鸡子及鱼枕为琥珀。枇杷蕊代款冬，驴脚胫作虎骨，松脂混麒麟竭，番硝和龙脑香。巧诈百般，甘受其侮，甚致杀人，归咎用药，乃大关系，非比寻常，不可不慎也。

土地所出，真伪陈新，并各有法。〔弘景曰〕

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汉已前，当言列国。今郡县之名，后人所增尔。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全用历阳当归，钱唐三建，岂得相似。所以疗病不及往人，亦当缘此。又且医不识药，惟听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采送之家。采送之家，传习造作，真伪好恶，并皆莫测。所以钟乳醋煮令白，细辛水渍使直，黄耆蜜蒸为甜，当归酒洒取润，蜈蚣朱足令赤，螵蛸胶于桑枝，以虺床当蘼芜，以荠苨乱人参。此等既非事实，合药不量剥除。只如远志、牡丹，才不收半；地黄、门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属，分两不应，不知取足。王公贵胜合药之日，群下窃换好药，终不能觉。以此疗病，固难责效。〔宗奭曰〕凡用药

必须择土地所宜者，则真用之有据。如上党人参、川西当归、齐州半夏、华州细辛。东壁土、冬月灰、半天河水、热汤、浆水之类，其物至微，其用至广，盖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费其功。〔杲曰〕陶隐居《本草》言：狼毒、枳实、橘皮、半夏、麻黄、吴茱萸，皆须陈久者良，其余须精新也。然大黄、木贼、荆芥、芫花、槐花之类，亦宜陈久，不独六陈也。凡药味须要专精。至元庚辰六月，许伯威年五十四，中气本弱，病伤寒八九日，热甚。医以凉药下之，又食梨，冷伤脾胃，四肢逆冷，时发昏愦，心下悸动，吃噫不止，面色青黄，目不欲开。其脉动中有止，时自还，乃结脉也。用仲景复脉汤加人参、肉桂，急扶正气；生地黄减半，恐伤阳气。服二剂，病不退。再为诊之，脉证相对，因念莫非药欠专精，有陈腐者耶？再市新药与服，其证减半，又服而安。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又况新陈之不同，精粗之不等。倘不择而用之，其不效者医之过也。唐耿沣诗云："老医迷旧疾，朽药误新方。"是矣。〇岁物专精见后。

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弘景曰〕又按病有宜服丸、服散、服汤、服酒、服膏煎者，亦兼参用，察病之源，以为其制。〔华佗曰〕病有宜汤者，宜丸者，宜散者，宜下者，宜吐者，宜汗者。汤可以荡涤脏腑，开通经络，调品阴阳。丸可以逐风冷，破坚积，进饮食。散可以去风寒暑湿之邪，散五藏之结伏，开肠利胃。可下而不下，使人心腹胀满烦乱。可汗而不汗，使人毛孔闭塞，闷绝而终。可吐而不吐，使人结胸上喘，水食不入而死。〔杲曰〕汤者，荡也，去大病用之。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缓也，舒缓而治之也。□咀者，古制也。古无铁刃，以口咬细，煎汁饮之，则易升、易散而行经络也。凡治至高之病，加酒煎；去湿，以生姜；补元气，以大枣；发散风寒，以葱白；去膈上痰，以蜜。细末者，不循经络，止去胃中及藏府之积。气味厚者，白汤调；气味薄者，煎之，和滓服。去下部之痰，其丸极大而光且圆；治中焦者，次

之；治上焦者，极小。稠面糊，取其迟化，直至下焦；或酒或醋，取其收、散之意也；犯半夏、南星，欲去湿者，丸以姜汁稀糊，取其易化也；水浸宿炊饼，又易化；滴水丸，又易化；炼蜜丸者，取其迟化而气循经络也；蜡丸，取其难化而旋旋取效，或毒药不伤脾胃也。〔元素曰〕病在头面及皮肤者，药须酒炒；在咽下脐上者，酒洗之；在下者，生用。寒药须酒浸曝干，恐伤胃也。当归酒浸，助发散之用也。〔嘉谟曰〕制药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火制四：煅、炮、炙、炒也。水制三：渍、泡、洗也。水火共制，蒸、煮二者焉。法造虽多，不离于此。酒制升提，姜制发散。入盐走肾而软坚，用醋注肝而住痛。童便制，除劣性而降下；米泔制，去燥性而和中。乳制润枯生血，蜜制甘缓益元。陈壁土制，窃真气骤补中焦；麦麸皮制，抑酷性勿伤上膈。乌豆汤、甘草汤渍曝，并解毒致令平和；羊酥油、猪脂油涂烧，咸渗骨容易脆断。去瓤者免胀，抽心者除烦。大概具陈，初学熟玩。

凡欲疗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弘景曰〕自非明医听声、察色、诊脉，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无肯自疗。故齐侯怠于皮肤之微，以致骨髓之痼，非但识悟之为难，亦乃信受之弗易。仓公有言：信巫不信医，死不治也。〔时珍曰〕《素问》云：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中古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又曰：中古治病，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不已，治以草苏荄枝，本末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暮世之病，不本四时，不知日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以为可救，故病未已，新病复起。〔淳于意曰〕病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轻身重财，二不治；衣食不适，三不治；阴阳脏气不定，四不治；形羸不能服药，五不治；信巫不信医，六不治。六者有一，则难治也。〔宗奭曰〕病有六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识病，失于不知药。六失有一，即为难治。又有八要：一曰虚，二曰实，三曰冷，四

曰热，五曰邪，六曰正，七曰内，八曰外也。《素问》言：凡治病，察其形气色泽，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若患人脉病不相应，既不得见其形，医止据脉供药，其可得乎？今豪富之家，妇人居帷幔之内，复以帛幪手臂。既无望色之神，听声之圣，又不能尽切脉之巧，未免详问。病家厌繁，以为术疏，往往得药不服。是四诊之术，不得其一矣，可谓难也。呜呼！

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弘景曰〕今药中单行一两种有毒，只如巴豆、甘遂、将军，不可便令尽剂。如《经》所云：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细麻；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从此至十，皆以梧子为数。其中又有轻重，且如狼毒、钩吻，岂如附子、芫花辈耶？此类皆须量宜。〔宗奭曰〕虽有此例，更合论人老少虚实，病之新久，药之多毒少毒，斟量之，不可执为定法。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瘤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弘景曰〕药性一物兼主十余病者，取其偏长为本，复观人之虚实补泻，男女老少，苦乐荣悴，乡壤风俗，并各不同。褚澄疗寡妇尼僧，异乎妻妾，此是达其性怀之所致也。〔时珍曰〕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浅深。正者正治，反者反治。用热远热，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不远热则热病至，不远寒则寒病至。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气之胜也，微者随之，甚者制之；气之复也，和者平之，暴者夺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行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吐之、

汗之、下之、补之、泻之，久新同法。又曰：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反治者，热因寒用，寒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则同，其终则异。可使破积，可使溃坚，可使气和，可使必已。又曰：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以衰之也。此皆约取《素问》之粹言。

病在胸膈已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心腹已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弘景曰〕今方家先食、后食，盖此义也。又有须酒服者，饮服者，冷服者，热服者。服汤则有疏、有数，煮汤则有生、有熟。各有法用，并宜详审。〔杲曰〕古人服药活法：病在上者，不厌频而少；病在下者，不厌顿而多。少服，则滋荣于上；多服，则峻补于下。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势力相及，并视人之强弱，病之轻重以为进退增减，不必泥法。

夫大病之主，有中风伤寒，寒热温疟，中恶霍乱，大腹水肿，肠澼下痢，大小便不通，奔豚上气，咳逆呕吐，黄疸消渴，留饮癖食，坚积癥瘕，癫邪惊痫鬼疰，喉痹齿痛，耳聋目盲，金疮踒折，痈肿恶疮，痔瘘瘿瘤；男子五劳七伤，虚乏羸瘦；女子带下崩中，血闭阴蚀；虫蛇蛊毒所伤。此大略宗兆，其间变动枝叶，各宜依端绪以取之。〔弘景曰〕药之所主，止说病之一名，假令中风乃有数十种，伤寒证候亦有二十余条，更复就中求其类例，大体归其始终，以本性为根宗，然后配证以合药尔。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缓之书蔑闻，而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

意及华佗等方，今时有存者，亦皆条理药性。惟张仲景一部，最为众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尔。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自晋代以来，有张苗、宫泰、刘德、史脱、靳邵、赵泉、李子豫等，一代良医。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谟、殷仲堪诸名人等，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疗病亦十愈八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观其指趣，莫非《本草》者。或时用别药，亦循其性度，非相逾越。《范汪方》百余卷，及葛洪《肘后》，其中有细碎单行经用者，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术。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面店蒜齑，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菘，而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颜光禄亦云：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炼石之奇，云腾羽化之妙，莫不以药道为先。用药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世法。所用不多，远至二十余物，或单行数种。岁月深积，便致大益，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觉便止。今庸医处疗，皆耻看《本草》，或倚约旧方，或闻人传说，便揽笔疏之，以此表奇。其畏恶相反，故自寡昧，而药类远僻，分两参差，不以为疑。偶尔值瘥，则自信方验；旬月未瘳，则言病源深结，了不反求诸己，虚构声称，自应贻谴矣。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少有乖越，止于事迹非宜尔。至于汤药，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长，可不深思戒慎邪！〔宗奭曰〕人有贵贱少长，病当别论；病有新久虚实，理当别药。盖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藏府亦异。欲以一药通治众人之病，其可得乎？张仲景曰：有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刚柔食居亦异。是故黄帝兴四方之问，岐伯举四治之能。且如贵豪之家，形乐志苦者也。衣食足则形乐而外实，思虑多则志苦而内虚。故病生于脉，与贫下异，当因人而治。后世医者，委此不行，所失甚矣。又凡人少、长、老，其气血有盛、壮、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气壮，壮火之气衰。盖少火生气，壮火散气，况衰火乎。故治法亦当分三等。其少日服饵之药，于壮、老之时皆须别处，决不可忽。〇又云：人以气血为本。世有童男室女，积想在心，思虑过当，多致劳损。男则神色先散，女则月水先闭。盖忧愁思虑则伤心，

心伤则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闭也。火既受病，不能营养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虚则金气亏，故发嗽。嗽既作，水气绝，故四肢干。木气不充，故多怒，鬓发焦，筋痿。俟五藏传遍，故卒不能死，然终死矣。此于诸劳最为难治。或能改易心志，用药扶接，间得九死一生耳。〇有人病久嗽，肺虚生寒热。以款冬花焚三两芽，俟烟出，以笔管吸其烟，满口则咽之，至倦乃已。日作五七次，遂瘥。〇有人病疟月余，又以药吐下之，气遂弱。观其脉病，乃夏伤暑，秋又伤风。因与柴胡汤一剂，安。后又饮食不节，寒热复作，吐逆不食，胁下急痛，此名痰疟。以十枣汤一服，下痰水数升；服理中散二钱，遂愈。〇有妇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烦乱，四肢冷，渐无脉，凡一日半。与大承气汤二剂，至夜半大便渐通，脉渐生，翌日乃安。此关格之病，极难治。《经》曰：关则吐逆，格则不得小便，亦有不得大便者。〇有人苦风痰头痛，颤掉吐逆，饮食减。医以为伤冷物，温之不愈，又以丸下之，遂厥。复与金液丹，后谵言吐逆，颤掉，不省人，狂若见鬼，循衣摸床，手足冷，脉伏。此胃中有结热，故昏瞀不省人。以阳气不能布于外，阴气不持于内，即颤掉而厥。遂与大承气汤，至一剂，乃愈。〇有妇人病温，已十二日。诊其脉，六七至而涩，寸稍大，尺稍小。发寒热，颊赤口干，不了了，耳聋。问之，病后数日，经水乃行。此属少阳热入血室，治不对病，必死。乃与小柴胡汤。二日，又加桂枝干姜汤，一日寒热止。但云：我脐下急痛。与抵当丸，微利，痛止身凉，尚不了了，复与小柴胡汤。次日云：我胸中热燥，口鼻干。又少与调胃承气汤，不利，与大陷胸丸半服，利三行。次日虚烦不宁，妄有所见，狂言。知有燥屎，以其极虚，不敢攻之。与竹叶汤，去其烦热，其大便自通，中有燥屎数枚，狂烦尽解。惟咳嗽唾沫，此肺虚也，不治恐乘虚作肺痿。以小柴胡去人参、姜、枣，加干姜、五味子汤，一日咳减，二日悉痊。〇有人年六十，脚肿生疮，忽食猪肉，不安。医以药下之，稍愈。时出外中风，汗出，头面暴肿，起紫黑色，多睡，耳轮上有浮泡小疮，黄汁出。乃与小续命汤，倍加羌活服之，遂愈。〇有人年五十四，素羸，多中寒，小年常服生硫黄数斤，近服菟丝有效。脉左上二部、右下二部弦紧有力。五七年来，病右手足筋急拘挛，言语稍迟。遂与仲景小续命汤，加薏苡仁一两以治筋急；减黄芩、人参、芍药各半，以避中寒；杏仁只用一

百五枚。后云：尚觉大冷，因尽去人参、芩、芍，加当归一两半，遂安。小续命汤，今人多用，不能逐证加减，遂至危殆，故举以为例。

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

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秬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依此用之。〔弘景曰〕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后汉以来，分一斤为二斤，一两为二两。古方惟张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则水为殊少矣。〔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时珍曰〕蚕初吐丝，曰忽；十忽曰丝；十丝曰厘；四厘曰累（音垒）；十厘曰分；四累曰字，二分半也；十累曰铢，四分也；四字曰钱，十分也；六铢曰一分（去声），二钱半也；四分曰两，二十四铢也；八两曰锱；二锱曰斤；二十四两曰镒，一斤半也，准官秤十二两；三十斤曰钧；四钧曰石，一百二十斤也；方中有曰少许者，些子也。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今方家云等分者，非分两之分，谓诸药斤两多少皆同尔。多是丸散用之。

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钱五匕者，即今五铢钱边五字者抄之，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匕即匙也。

药以升合分者，谓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

斤两，则以升平之。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升方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内散药，勿按抑之，正尔微动令平尔。〔时珍曰〕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量之所起为圭，四圭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五斗曰斛，二斛曰石。

凡汤酒膏药云□咀者，谓秤毕捣之如大豆，又吹去细末；药有易碎难碎，多末少末，今皆细切如□咀也。〔恭曰〕□咀，商量斟酌之也。〔宗奭曰〕□咀，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齿咀啮，虽破而不尘。古方多言□咀，此义也。〔杲曰〕□咀，古制也。古无铁刃，以口咬细，令如麻豆，煎之。今人以刀剉细尔。

凡丸药云如细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略相称尔。如黍、粟亦然。云如大麻子者，准三细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也，以二大麻准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以三大麻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如弹丸及鸡子黄者，以四十梧子准之。〔宗奭曰〕今人用古方多不效者，何也？不知古人之意尔。如仲景治胸痹，心中痞坚，逆气抢心，用治中汤。人参、术、干姜、甘草四物，共一十二两，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为度；或作丸，须鸡子黄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药不神。非药之罪，用药者之罪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当去心皮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乌头若干枚者，去皮毕，以半两准一枚。枳实若干枚者，去穰毕，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枣大小三枚，准一两。干姜一累者，以一两为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毕秤五两为正。蜀椒一升，三两为正。吴茱萸一升，五两为正。菟丝子一升，九两为正。庵□子一升，四两为正。蛇床子一升，三两半为正。地肤子一升，四两为正。其子各有虚实轻重、不可秤准者，取平升为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重半两为正。甘草一尺者，二两为正。云某草一束者，三两为正。云一把者，二两为正。

凡方云蜜一斤者，有七合。猪膏一斤者，有一升二合也。

凡丸散药，亦先切细、暴燥乃捣之。有各捣者，有合捣者，并随方。其润湿药，如天门冬、地黄辈，皆先增分两切暴，独捣碎更暴。

若逢阴雨，微火烘之，既燥，停冷捣之。〔时珍曰〕凡诸草木药及滋补药，并忌铁器，金性克木之生发之气，肝肾受伤也。惟宜铜刀、竹刀修治乃佳。亦有忌铜器者，并宜如法。丸散须用青石碾、石磨、石臼，其砂石者不良。

凡筛丸散，用重密绢，各筛毕，更合于臼中，捣数百遍，色理和同，乃佳也。巴豆、杏仁、胡麻诸膏腻药，皆先熬黄，捣合如膏，指□莫结切。视泯泯，乃稍稍入散中，合研捣散，以轻疏绢筛度之，再合捣匀。

凡煮汤，欲微火令小沸。其水依方，大略二十两药，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为准。然利汤欲生，少水而多取汁；补汤欲熟，多水而少取汁。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两人以尺木绞之，澄去垽浊，纸覆令密。温汤勿用铁器。服汤宁小沸，热则易下，冷则呕涌。〔之才曰〕汤中用酒，须临熟乃下之。〔时珍曰〕陶氏所说，乃古法也。今之小小汤剂，每一两用水二瓯为准，多则加，少则减之。如剂多水少，则药味不出；剂少水多，又煎耗药力也。凡煎药并忌铜铁器，宜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佳。其水须新汲味甘者，流水、井水、沸汤等，各依方，详见《水部》。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熟，下消、黄再煎，温服。补中药，宜慢火，温服。阴寒急病，亦宜紧火急煎服之。又有阴寒烦躁及暑月伏阴在内者，宜水中沉冷服。

凡渍药酒，皆须细切，生绢袋盛，入酒密

封，随寒暑日数漉出。滓可暴燥，微捣更渍，亦可为散服。〔时珍曰〕别有酿酒者，或以药煮汁和饭，或以药袋安置酒中，或煮物和饭同酿，皆随方法。又有煮酒者，以生绢袋药入坛密封，置大锅中，水煮一日，埋土中七日，出火毒乃饮。

凡建中、肾沥诸补汤，滓合两剂，加水煮竭饮之，亦敌一剂，皆先暴燥。〔陈藏器曰〕凡汤中用麝香、牛黄、犀角、羚羊角、蒲黄、丹砂、芒消、阿胶辈，须细末如粉，临时纳汤中，搅和服之。

凡合膏，初以苦酒渍令淹浃，不用多汁，密覆勿泄。云晬时者，周时也，从今旦至明旦。亦有止一宿者。煮膏当三上三下，以泄其热势，令药味得出。上之使匝匝沸，乃下之使沸静，良久乃止。中有薤白者，以两头微焦黄为候。有白芷、附子者，以小黄色为度。以新布绞去滓，滓亦可酒煮饮之。摩膏滓可傅病上。膏中有雄黄、朱砂、麝香辈，皆别捣如面，绞膏毕乃投中，疾搅勿使沉聚在下，有水银、胡粉者，于凝膏中研令消散。〔时珍曰〕凡熬贴痈疽、风湿诸病膏者，先以药浸油中三日乃煎之，煎至药枯，以绢滤净，煎热下黄丹或胡粉或密陀僧，三上三下，煎至滴水成珠不散，倾入器中，以水浸三日，去火毒用。若用松脂者，煎至成丝，倾入水中，拔扯数百遍乃止。俱宜谨守火候，勿令太过、不及也。其有朱砂、雄黄、龙脑、麝香、血竭、乳香、没药等料者，并待膏成时投之。黄丹、胡粉、密陀僧并须水飞瓦炒过。松脂须炼数遍乃良。

凡丸中用蜡，皆烊投少蜜中搅调以和药。〔杲曰〕丸药用蜡，取其固护药之气味势力，以过关膈而作效也。若投以蜜，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脏中。若有毒药，反又害之，非用蜡之本意也。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黄，则丸药经久不坏。〔雷敦曰〕凡炼蜜，每一斤止得十二两半是数，火少火过，并不得用也。修合丸药，用蜜只用蜜，用饧只用饧，用糖只用糖，勿交杂用，必泻人也。

采药分六气岁物

岐伯曰：厥阴司天为风化，在泉为酸化，清毒不生。少阴司天为热化，在泉为苦化，寒毒不生。太阴司天为湿化，在泉为甘化，燥毒不生。少阳司天为火化，在泉为苦化，寒毒不生。阳明司天为燥化，在泉为辛化，湿毒不生。太阳司天为寒化，在泉为咸化，热毒不生。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脏所宜，乃可言盈虚病生之绪。本乎天者，天之气；本乎地者，地之气。谨候气宜，无失病机。司岁备物，则无遗主矣。岁物者，天地之专精也。非司岁物则气散，质同而异等也。气味有厚薄，性用有躁静，治保有多少，

力化有浅深。上淫于下，所胜平之；外淫于内，所胜治之。〔王冰曰〕化于天者，为天气；化于地者，为地气。五毒皆五行之气所为，故所胜者不生，惟司天在泉之所生者其味正。故药工专司岁气，所收药物，则所主无遗略矣。五运有余，则专精之气，药物肥浓，使用当其正气味也。不足，则药不专精而气散，物不纯，形质虽同，力用则异矣。故天气淫于下、地气淫于内者，皆以所胜平治之，如风胜湿、酸胜甘之类是也。

七方

岐伯曰：气有多少，形有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又曰：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不以奇，下不以偶。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近而奇偶，制小其服；远而奇偶，制大其服。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奇之不去则偶之，偶之不去则反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王冰曰〕脏位有高下，腑气有远近，病证有表里，药用有轻重。单方为奇，复方为偶。心肺为近，肝肾为远，脾胃居中。肠□胞胆，亦有远近。识见高远，权以合宜。方奇而分两偶，方偶而分两奇。近而偶制，多数服之；远而奇制，少数服之。则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肾服一，为常制也。方与其重也，宁轻；与其毒也，宁善；与其大也，宁小。是以奇方不去，偶方主之；偶方不去，则反佐以同病之气而取之。夫微小之热，折之以寒；微小之冷，消之以热。甚大寒热，则必能与异气相格。声不同不相应，气不同不相合。是以反其佐以同其气，复令寒热参合，使其始同终异也。〔时珍曰〕逆者正治，从者反

治。反佐，即从治也。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拒格，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中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寒气既消，热性随发也。此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妙也。温凉仿此。〔完素曰〕流变在乎病，主病在乎方，制方在乎人。方有七：大、小、缓、急、奇、偶、复也。制方之体，本于气味。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成于地。是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气为阳，味为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耎或坚，各随脏腑之证，而施药之品味，乃分七方之制也。故奇、偶、复者，三方也。大、小、缓、急者，四制之法也。故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

大方〔岐伯曰〕君一、臣二、佐九，制之大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又曰：远而奇偶，制大其服；近而奇偶，制小其服。大则数少，小则数多。多则九之，少则二之。〔完素曰〕身表为远，里为近。大小者，制奇偶之法也。假如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奇之小方也；大承气汤、抵当汤，奇之大方也，所谓因其攻里而用之也。桂枝、麻黄，偶之小方也；葛根、青龙，偶之大方也，所谓因其发表而用之也。故曰汗不以奇，下不以偶。〔张从正曰〕大方有二：有君一、臣三、佐九之大方，病有兼证而邪不一，不可以一二味治者，宜之；有分两大而顿服之大方，肝肾及下部之病道远者，宜之。王太仆以心肺为近，肾肝为远，脾胃为中。刘河间以身表为远，身里为近。以予观之，身半以上，其气三天之分也；身半以下，其气三地之分也；中脘，人之分也。

小方〔从正曰〕小方有二：有君一、臣二之小方，病无兼证，邪气专一，可一二味治者，宜之；有分两少而频服之小方，心肺及在上之病者，宜之，徐徐细呷是也。〔完素曰〕肝肾位远，数多则其气缓，不能速达于下，必大剂而数少，取其迅急下走也；心肺位近，数少则其气急下走，不能升发于上，必小剂而数多，取其易散而上行也。王氏所谓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三、肾服一，乃五脏生成之数也。

缓方〔岐伯曰〕补上治上制以缓，补下治下制以急，急则气味厚，缓则气味薄，适其病所，远而中道气味之者，食而过之，无越其制度也。〔王冰曰〕假如病在肾而心气不足，服药宜急过之，不以气味饲心，肾药凌心，心复益衰矣。余上下远近例同。〔完素曰〕圣人治上，不犯下；治下，不犯上；治中，上下俱无犯。故曰诛伐无过，命曰大惑。〔好古曰〕治上必妨下，治表必连里。用黄芩以治肺，必妨脾；用苁蓉以治肾，必妨心；服干姜以治中，必僭上；服附子以补火，必涸水。〔从正曰〕缓方有五：有甘以缓之之方，甘草、糖、蜜之属是也，病在胸膈，取其留恋也。有丸以缓之之方，比之汤散，其行迟慢也。有品件众多之缓方，药众则递相拘制，不得各骋其性也。有无毒治病之缓方，无毒则性纯功缓也。有气味俱薄之缓方，气味薄则长于补上治上，比至其下，药力已衰矣。

急方〔完素曰〕味厚者为阴，味薄者为阴中之阳；故味厚则下泄，味薄则通气。气厚者为阳，气薄为阳中之阴；故气厚则发热，气薄则发汗是也。〔好古曰〕治主宜缓，缓则治其本也；治客宜急，急则治其标也。表里汗下，皆有所当缓、所当急。〔从正曰〕急方有四：有急病急攻之急方，中风、关格之病是也。有汤散荡涤之急方，下咽易散而行速也。有毒药之急方，毒性能上涌下泄以夺病势也。有气味俱厚之急方，气味俱厚，直趋于下而力不衰也。

奇方〔王冰曰〕单方也。〔从正曰〕奇方有二：有独用一物之奇方，病在上而近者宜之。有药合阳数一、三、五、七、九之奇方，宜下不宜汗。〔完素曰〕假如小承气，奇之小方也；大承气、抵当汤，奇之大方也，所谓因其攻下而为之也。桂枝、麻黄，偶之小方也；葛根、青龙，偶之大方也，所谓因其发散而用之也。

偶方〔从正曰〕偶方有三：有两味相配之偶方；有古之二方相合之偶方，古谓之复方，皆病在下而远者宜之；有药合阴数二、四、六、八、十之偶方，宜汗不宜下。王太仆言：汗药不以偶，则气不足以外发；下药不以奇，则药毒攻而致过。意者下本易行，故单行则力孤而微；汗或难出，故并行则力齐而大乎？而仲景制方，桂枝汗药，

反以五味为奇；大承气下药，反以四味为偶，何也？岂临事制宜，复有增损乎？

复方〔岐伯曰〕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好古曰〕奇之不去复以偶，偶之不去复以奇，故曰复。复者，再也，重也。所谓十补一泄，数泄一补也。又伤寒见风脉，伤风得寒脉，为脉证不相应，宜以复方主之。〔从正曰〕复方有三：有二方、三方及数方相合之复方，如桂枝二越婢一汤、五积散之属是也。有本方之外别加余药，如调胃承气加连翘、薄荷、黄芩、栀子为凉膈散之属是也。有分两均齐之复方，如胃风汤各等分之属是也。王太仆以偶为复方，今七方有偶又有复，岂非偶乃二方相合、复乃数方相合之谓乎？

十剂

徐之才曰：药有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十种，是药之大体，而《本经》不言，后人未述。凡用药者，审而详之，则靡所遗失矣。

宣剂〔之才曰〕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是也。〔杲曰〕外感六淫之邪，欲传入里，三阴实而不受，逆于胸中，天分气分窒塞不通，而或哕、或呕，所谓壅也。三阴者，脾也。故必破气药，如姜、橘、藿香、半夏之类，泻其壅塞。〔从正曰〕俚人以宣为泻，又以宣为通，不知十剂之中已有泻与通矣。仲景曰：春病在头，大法宜吐，是宣剂即涌剂也。《经》曰：高者因而越之，木郁则达之。宣者，升而上也，以君召臣曰宣，是矣。凡风痫中风，胸中诸实，痰饮寒结，胸中热郁，上而不下，久则嗽喘、满胀、水肿之病生焉，非宣剂莫能愈也。吐中有汗，如引涎、追泪、嚏鼻，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完素曰〕郁而不散为壅，必宣以散之，如痞满不通之类是矣。攻其里，则宣者上也，泄者下也。涌剂则瓜蒂、栀子之属是矣。发汗通表亦

同。〔好古曰〕《经》有五郁：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皆宣也。〔敦曰〕宣，扬制曰宣朗，君召臣曰宣唤，臣奉君命宣布上意，皆宣之意也。〔时珍曰〕壅者，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郁塞之病，不升不降，传化失常，或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必药以宣布敷散之，如承流宣化之意，不独涌越为宣也。是以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火郁微则山栀、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湿郁微则苍术、白芷之属以燥之，甚则风药以胜之。痰郁微则南星、橘皮之属以化之，甚则瓜蒂、黎芦之属以涌之。血郁微则桃仁、红花以行之，甚则或吐或利，以逐之。食郁微则山楂、神曲以消之，甚则上涌下利以去之。皆宣剂也。

通剂〔之才曰〕通可去滞，通草、防己之属是也。〔完素曰〕留而不行，必通以行之，如水病为痰澼之类。以木通、防己之属攻其内，则留者行也。滑石、茯苓、芫花、甘遂、大戟、牵牛之类是也。〔从正曰〕通者，流通也。前后不得溲便，宜木通、海金沙、琥珀、大黄之属通之。痹痛郁滞，经隧不利，亦宜通之。〔时珍曰〕滞，留滞也。湿热之邪留于气分，而为痛痹癃闭者，宜淡味之药，上助肺气下降，通其小便，而泄气中之滞，木通、猪苓之类是也。湿热之邪留于血分，而为痹痛肿注、二便不通者，宜苦寒之药下引，通其前后，而泄血中之滞，防己之类是也。《经》曰：味薄者通，故淡味之药谓之通剂。

补剂〔之才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杲曰〕人参甘温，能补气虚；羊肉甘热，能补血虚。羊肉补形，人参补气。凡气味与二药同者，皆是也。〔从正曰〕五脏各有补泻，五味各补其脏，有表虚、里虚，上虚、下虚，阴虚、阳虚，气虚、血虚。《经》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形不足者，补之以气。五谷、五菜、五果、五肉，皆补养之物也。〔时珍曰〕《经》云：不足者补之。又云：虚则补其母。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咸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子之酸补肺，黄檗之苦补肾。又如茯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肺

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血之类，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

泄剂〔之才曰〕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是也。〔杲曰〕葶苈苦寒，气味俱厚，不减大黄，能泄肺中之闭，又泄大肠。大黄走而不守，能泄血闭肠胃渣秽之物。一泄气闭，利小便；一泄血闭，利大便。凡与二药同者，皆然。〔从正曰〕实则泻之。诸痛为实，痛随利减。芒硝、大黄、牵牛、甘遂、巴豆之属，皆泻剂也。其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时珍曰〕去闭，当作去实。《经》云：实者泻之，实则泻其子，是矣。五脏五味皆有泻，不独葶苈、大黄也。肝实，泻以芍药之酸；心实，泻以甘草之甘；脾实，泻以黄连之苦；肺实，泻以石膏之辛；肾实，泻以泽泻之咸，是矣。

轻剂〔之才曰〕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从正曰〕风寒之邪，始客皮肤，头痛身热，宜解其表，《内经》所谓轻而扬之也。痈疮疥痤，俱宜解表，汗以泄之，毒以熏之，皆轻剂也。凡熏洗蒸炙，熨烙刺砭，导引按摩，皆汗法也。〔时珍曰〕当作轻可去闭。有表闭、里闭，上闭、下闭。表闭者，风寒伤营，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外出，而为发热、恶寒、头痛、脊强诸病，宜轻扬之剂发其汗，而表自解也。里闭者，火热郁抑，津液不行，皮肤干闭，而为肌热、烦热、头痛、目肿、昏瞀、疮疡诸病，宜轻扬之剂以解其肌，而火自散也。上闭有二：一则外寒内热，上焦气闭，发为咽喉闭痛之证，宜辛凉之剂以扬散之，则闭自开。一则饮食寒冷抑遏阳气在下，发为胸膈痞满闭塞之证，宜扬其清而抑其浊，则痞自泰也。下闭亦有二：有阳气陷下，发为里急后重，数至圊而不行之证，但升其阳而大便自顺，所谓下者举之也。有燥热伤肺，金气膹郁，窍闭于上，而膀胱闭于下，为小便不利之证，以升麻之类探而吐之，上窍通而小便自利矣，所谓病在下取之上也。

重剂〔之才曰〕重可去怯，磁石、铁粉之属是也。〔从正曰〕重者，镇缒之谓也。怯则气浮，如丧神守，而惊悸气上，朱砂、水

银、沉香、黄丹、寒水石之伦，皆体重也。久病咳嗽，涎潮于上，形羸不可攻者，以此缒之。《经》云：重者，因而减之，贵其渐也。〔时珍曰〕重剂凡四：有惊则气乱，而魂气飞扬，如丧神守者；有怒则气逆，而肝火激烈，病狂善怒者，并铁粉、雄黄之类以平其肝。有神不守舍，而多惊健忘，迷惑不宁者，宜朱砂、紫石英之类以镇其心。有恐则气下，精志失守而畏，如人将捕者，宜磁石、沉香之类以安其肾。大抵重剂压浮火而坠痰涎，不独治怯也。故诸风掉眩及惊痫痰喘之病，吐逆不止及反胃之病，皆浮火痰涎为害，俱宜重剂以坠之。

滑剂〔之才曰〕滑可去著，冬葵子、榆白皮之属是也。〔完素曰〕涩则气著，必滑剂以利之。滑能养窍，故润利也。〔从正曰〕大便燥结，宜麻仁、郁李之类；小便淋沥，宜葵子、滑石之类。前后不通，两阴俱闭也，名曰三焦约。约者，束也。宜先以滑剂润养其燥，然后攻之。〔时珍曰〕著者，有形之邪，留著于经络脏腑之间也，便尿、浊带、痰涎、胞胎、痈肿之类是矣。皆宜滑药以引去其留著之物。此与木通、猪苓通以去滞相类而不同。木通、猪苓，淡泄之物，去湿热无形之邪；葵子、榆皮，甘滑之类，去湿热有形之邪。故彼曰滞，此曰著也。大便涩者，菠菱、牵牛之属；小便涩者，车前、榆皮之属；精窍涩者，黄檗、葵花之属；胞胎涩者，黄葵子、王不留行之属；引痰涎自小便去者，则半夏、茯苓之属；引疮毒自小便去者，则五叶藤、萱草根之属，皆滑剂也。半夏、南星皆辛而涎滑，能泄湿气、通大便，盖辛能润、能走气、能化液也。或以为燥物，谬矣。湿去则土燥，非二物性燥也。

涩剂〔之才曰〕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是也。〔完素曰〕滑则气脱，如开肠洞泄、便溺遗失之类，必涩剂以收敛之。〔从正曰〕寝汗不禁，涩以麻黄根、防风；滑泄不已，涩以豆蔻、枯矾、木贼、罂粟壳；喘嗽上奔，涩以乌梅、诃子。凡酸味同乎涩者，收敛之义也。然此种皆宜先攻其本，而后收之可也。〔时珍曰〕脱者，气脱也，血脱也，精脱也，神脱也。脱则散而不收，故用酸涩温平之药，以敛其耗散。汗出亡阳，精滑不禁，泄痢不止，大便不固，小便自

遗，久嗽亡津，皆气脱也。下血不已，崩中暴下，诸大亡血，皆血脱也。牡蛎、龙骨、海螵蛸、五倍子、五味子、乌梅、榴皮、诃黎勒、罂粟壳、莲房、棕灰、赤石脂、麻黄根之类，皆涩药也。气脱兼以气药，血脱兼以血药及兼气药。气者，血之帅也。脱阳者见鬼，脱阴者目盲，此神脱也，非涩药所能收也。

燥剂〔之才曰〕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完素曰〕湿气淫胜，肿满脾湿，必燥剂以除之，桑皮之属。湿胜于上，以苦吐之，以淡渗之是也。〔从正曰〕积寒久冷，吐利腥秽，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此大寒之病，宜姜、附、胡椒辈以燥之。若病湿气，则白术、陈皮、木香、苍术之属除之，亦燥剂也。而黄连、黄檗、栀子、大黄，其味皆苦，苦属火，皆能燥湿，此《内经》之本旨也，岂独姜、附之俦为燥剂乎？〔好古曰〕湿有在上、在中、在下、在经、在皮、在里。〔时珍曰〕湿有外感，有内伤。外感之湿，雨露岚雾，地气水湿，袭于皮肉筋骨经络之间；内伤之湿，生于水饮酒食，及脾弱肾强，固不可一例言也。故风药可以胜湿，燥药可以除湿，淡药可以渗湿，泄小便可以引湿，利大便可以逐湿，吐痰涎可以祛湿。湿而有热，苦寒之剂燥之；湿而有寒，辛热之剂燥之；不独桑皮、小豆为燥剂也。湿去则燥，故谓之燥。

润剂〔之才曰〕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从正曰〕湿者，润湿也。虽与滑类，少有不同。《经》云：辛以润之，辛能走气、主化液故也。盐消味虽咸，属真阴之水，诚濡枯之上药也。人有枯涸皴揭之病，非独金化，盖有火以乘之，故非湿剂不能愈。〔完素曰〕津耗为枯。五脏痿弱，荣卫涸流，必湿剂以润之。〔好古曰〕有减气而枯，有减血而枯。〔时珍曰〕湿剂当作润剂。枯者燥也，阳明燥金之化，秋令也，风热怫甚，则血液枯涸而为燥病。上燥则渴，下燥则结，筋燥则强，皮燥则揭，肉燥则裂，骨燥则枯，肺燥则痿，肾燥则消。凡麻仁、阿胶膏润之属，皆润剂也。养血，则当归、地黄之属；生津，则麦门冬、栝蒌根之属；益精，则苁蓉、枸杞之属。若但以石英为润药则偏矣，古人以服石为滋补故尔。

刘完素曰：制方之体，欲成七方、十剂之用者，必本于气味也。寒、热、温、凉，四气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成乎地。是以有形为味，无形为气。气为阳，味为阴。阳气出上窍，阴味出下窍。气化则精生，味化则形长。故地产养形，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天产养精，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耎，各随五脏之病，而制药性之品味。故方有七，剂有十。方不七，不足以尽方之变；剂不十，不足以尽剂之用。方不对证，非方也；剂不蠲疾，非剂也。此乃太古先师，设绳墨而取曲直；叔世方士，乃出规矩以为方圆。夫物各有性，制而用之，变而通之，施于品剂，其功用岂有穷哉。如是，有因其性而为用者，有因其所胜而为制者，有气同则相求者，有气相克则相制者，有气有余而补不足者，有气相感则以意使者，有质同而性异者，有名异而实同者。故蛇之性上窜而引药，蝉之性外脱而退翳，虻饮血而用以治血，鼠善穿而用以治漏，所谓因

其性而为用者如此。弩牙速产，以机发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筑下也，所谓因其用而为使者如此。浮萍不沉水，可以胜酒；独活不摇风，可以治风，所谓因其所胜而为制也如此。麻，木谷而治风；豆，水谷而治水，所谓气相同则相求者如此。牛，土畜，乳可以止渴疾；豕，水畜，心可以镇恍惚，所谓因其气相克则相制也如此。熊肉振羸，兔肝明视，所谓因其气有余补不足也如此。鲤之治水，鹜之利水，所谓因其气相感则以意使者如此。蜜成于蜂，蜜温而蜂寒；油生于麻，麻温而油寒，兹同质而异性也。蘼芜生于芎□，蓬蘽生于覆盆，兹名异而实同者也。所以如此之类，不可胜举。故天地赋形，不离阴阳，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类，生于阳而属于阴；鳞甲之类，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肾；黄石脂法土，色黄而主脾。故触类而长之，莫不有自然之理也。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不然，

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殒，而欲愈疾者，未之有也。

雷敦《炮炙论·序》曰：若夫世人使药，岂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宁分相制。只如柰毛今盐草也。沾溺，立销斑肿之毒；象胆挥黏，乃知药有情异。鲑鱼插树，立便干枯；用狗涂之，以犬胆灌之，插鱼处，立如故也。却当荣盛。无名无名异形似玉柳石，又如石灰味别。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圣石开盲，明目而如云离日。当归止血、破血，头尾效各不同；头止血，尾破血。蕤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据。弊箅淡卤；常使者甑中箅，能淡盐味。如酒沾交。今蜜枳缴枝，又云交加枝。铁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经鹤粪，化作尘飞。柰见橘，花似髓。断弦折剑，遇鸾血而如初；以鸾血烧作胶，粘折处，铁物永不断。海竭江枯，投游波燕子是也。而立泛。令铅拒火，须仗修天；今呼为补天石。如要形坚，岂忘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菜，只是背紫面青，能坚铅形。留砒住鼎，全赖宗心；别有宗心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者粽心，恐误。其草出欻州，生处多虫兽。雌得芹花，其草名为立起，其形如芍药，花色青，可长三尺已来，叶上黄斑色，味苦涩，堪用，煮雌黄立住火。立便成庚。硇遇赤

须；其草名赤须，今呼为虎须草是，用煮硇砂即生火。水留金鼎。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兽名曰猾，以髓入在油中，其油粘水，水中火生，不可救之。用酒喷之，即止。勿于屋下收。长齿生牙，赖雄鼠之骨末。其齿若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折处，齿立生如故。发眉堕落，涂半夏而立生；眉发堕落者，以生半夏茎杵之取涎，涂发落处立生。目辟眼𪆴，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其叶有雄雌，三叶为雄，五叶为雌，须使五叶者，作末酒浸饮之，其目𪆴者正。脚生肉栨，裈系菪根；脚有肉栨者，取莨菪根于裈带上系之，感应永不痛。囊皱漩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萆薢一片服之，永不夜起也。体寒腹大，全赖鸬鹚；若患腹大如鼓，米饮调鸬鹚末服，立枯如故也。血泛经过，饮调瓜子。甜瓜子内仁捣作末，去油，饮调服之，立绝。咳逆数数，酒服熟雄；天雄炮过，以酒调一钱服，立定也。遍体疹风，冷调生侧。附子旁生者为侧子，作末冷酒服，立差也。肠虚泻痢，须假草零；捣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烦，宜投竹沥。除癥去块，全仗硝硇；硝硇，即硇砂、硝石二味，于乳钵中研作粉，同锻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觞，须煎芦朴。不食者，并饮酒少者，煎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汤服。强筋健骨，须是苁鳝；苁蓉并鳝鱼二味，作末，以黄精汁丸服之，可力倍常也。出

《乾宁记》中。驻色延年，精蒸神锦。黄精自然汁拌细研神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颜貌可如幼女之容色也。知疮所在，口点阴胶；阴胶，即是甑中气垢，少许于口中，可知脏腑所起，直至住处知痛，乃可医也。产后肌浮，甘皮酒服。产后肌浮，酒服甘皮，立愈。口疮舌坼，立愈黄苏；口疮舌坼，以根黄涂酥炙作末，含之，立差。脑痛欲亡，鼻投硝末；头痛者，以硝石作末内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觅延胡。以延胡索作散，酒服之，立愈。

如斯百种，是药之功。某忝遇明时，谬看医理；虽寻圣法，难可穷微。略陈药饵之功能，岂溺仙人之要术，其制药炮、熬、煮、炙，不能记年月哉？欲审元由，须看海集。某不量短见，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陈于后。

气味阴阳

《阴阳应象论》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阳为气，阴为味。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食气，形食味，化生

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腑。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润或燥，或耎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之平也。〔元素曰〕清之清者，发腠理；清之浊者，实四肢。浊之浊者，归六腑；浊之清者，走五脏。附子气厚，为阳中之阳；大黄味厚，为阴中之阴。茯苓气薄，为阳中之阴，所以利小便，入手太阳，不离阳之体也；麻黄味薄，为阴中之阳，所以发汗，入手太阴，不离阴之体也。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气味各有厚薄，故性用不等。〔杲曰〕味之薄者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则泄，咸、苦、酸、寒是也。气之厚者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渗泄，甘、淡、平、凉是也。渗谓小汗，泄谓利小便也。〔宗爽曰〕天地既判，生万物者五气耳。五气定位，则五味生。故曰生物者，气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则成而偶，以偶生则成而奇。寒气坚，故其味可用以耎；热气耎，故其味可用以坚；风气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气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气之所生，冲气则无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缓。气坚则壮，故苦可以养气。脉耎则和，故咸可以养脉。骨收则强，故酸可以养骨。筋散则不挛，故辛可以养筋。肉缓则不壅，故甘可以养肉。坚之，而后可以耎；收之，而后可以散。欲缓则用甘，不欲则弗用，用之不可太过，太过亦病矣。古之养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否则能已人之疾者，盖寡矣。

李杲曰：夫药有温、凉、寒、热之气，

辛、甘、淡、酸、苦、咸之味也。升、降、浮、沉之相互，厚、薄、阴、阳之不同。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焉。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气象天，温热者，天之阳；凉寒者，天之阴。天有阴、阳，风、寒、暑、湿、燥、火，三阴、三阳，上奉之也。味象地，辛、甘、淡者，地之阳；酸、苦、咸者，地之阴；地有阴、阳，金、木、水、火、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也。气味薄者，轻清成象，本乎天者亲上也。气味厚者，重浊成形，本乎地者亲下也。〔好古曰〕本草之味有五，气有四。然一味之中有四气，如辛味则石膏寒、桂附热、半夏温、薄荷凉之类是也。夫气者天也，温热天之阳，寒凉天之阴；阳则升，阴则降。味者地也，辛、甘、淡，地之阳，酸、苦、咸，地之阴；阳则浮，阴则沉。有使气者，使味者，气味俱使者，先使气而后使味者，先使味而后使气者。有一物一味者，一物三味者；一物一气者，一物二气者。或生熟异气味，或根苗异气味。或温多而成热，或凉多而成寒，或寒热各半而成温。或热者多，寒者少，寒不为之寒；或寒者多，热者少，热不为之热，不可一途而取也。或寒热各半，昼服则从热之属而升，夜服则从寒之属而降；或晴则从热，阴则从寒，变化不一如此。况四时六位不同，五运六气各异，可以轻用为哉。

《六节藏象论》云：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

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又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王冰曰〕五气者，臊气凑肝，焦气凑心，香气凑脾，腥气凑肺，腐气凑肾也。心荣色，肺主音，故气藏于心肺，而明色彰声也。气为水之母，故味藏于肠胃而养五气。〔孙思邈曰〕精以食气，气养精以荣色；形以食味，味养形以生力。精顺五气以灵，形受五味以成。若食气相反则伤精，食味不调则损形。是以圣人先用食禁以存生，后制药物以防命，气味温补以存精形。

五味宜忌

岐伯曰：木生酸，火生苦，土生甘，金生辛，水生咸。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耎。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味各有所利，四时五脏，病随所宜也。又曰：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骨气以精，长有天命。又曰：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二气常存。春食凉，夏食寒，以养阳；秋食温，冬食热，以养阴。

五欲肝欲酸，心欲苦，脾欲甘，肺欲辛，肾欲咸，此五味合五脏之气也。

五宜青色宜酸，肝病宜食麻、犬、李、韭。赤色宜苦，心病宜

食麦、羊、杏、薤。黄色宜甘，脾病宜食粳、牛、枣、葵。白色宜辛，肺病宜食黄黍、鸡、桃、葱。黑色宜咸，肾病宜食大豆黄卷、猪、栗、藿。

五禁肝病禁辛，宜食甘：粳、牛、枣、葵。心病禁咸，宜食酸：麻、犬、李、韭。脾病禁酸，宜食咸：大豆、豕、栗、藿。肺病禁苦，宜食：麦、羊、杏、薤。肾病禁甘，宜食辛：黄黍、鸡、桃、葱。〔思邈曰〕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夏宜省苦增辛以养肺，秋宜省辛增酸以养肝，冬宜省咸增苦以养心，四季宜省甘增咸以养肾。〔时珍曰〕五欲者，五味入胃，喜归本脏，有余之病，宜本味以通之。五禁者，五脏不足之病，畏其所胜，而宜其所不胜也。

五走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多食令人癃。酸气涩收，胞得酸而缩卷，故水道不通也。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多食令人变呕。苦入下脘，三焦皆闭，故变呕也。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多食令人悗心。甘气柔润，胃柔则缓，缓则虫动，故悗心也。辛走气，气病毋多食辛，多食令人洞心。辛走上焦，与气俱行，久留心下，故洞心也。咸走血，血病毋多食咸，多食令人渴。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胃汁注之，故咽路焦而舌本干。〇《九针论》作咸走骨，骨病毋多食咸。苦走血，血病毋多食苦。

五伤酸伤筋，辛胜酸。苦伤气，咸胜苦。甘伤肉，酸胜甘。辛伤皮毛，苦胜辛。咸伤血，甘胜咸。

五过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肉胝□而唇揭。味过于苦，脾气不濡，胃气乃厚，皮槁而毛拔。味过于甘，心气喘满，色黑，肾气不平，骨痛而发落。味过于辛，筋脉沮绝，精神乃失，筋急而爪枯。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脉凝涩而变色。〔时珍曰〕五走、五伤者，本脏之味自伤也，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也。五过者，本脏之味伐其所胜也，即脏气偏胜也。

五味偏胜

岐伯曰：五味入胃，各归所喜。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之常；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王冰曰〕入肝为温，入心为热，入肺为清，入肾为寒，入脾为至阴而四气兼之，皆为增其味而益其气。故各从本脏之气，久则从化。故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从苦化也。余味仿此。气增不已，则脏气偏胜，必有偏绝；脏有偏绝，必有暴夭。是以药不具五味，不备四气，而久服之，虽暂获胜，久必致夭。故绝粒服饵者不暴亡，无五味资助也。〔杲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阳剂刚胜，积若燎原，为消、狂、痈疽之属，则天癸竭而荣涸。阴剂柔胜，积若凝水，为洞泄、寒中之病，则真火微而卫散。故大寒、大热之药，当从权用之，气平而止。有所偏助，令人脏气不平，夭之由也。

标本阴阳

李杲曰：夫治病者，当知标本。以身论之，外为标，内为本；阳为标，阴为本。故六腑属阳为标，五脏属阴为本；脏腑在内为本，十二经络在外为标。而脏腑、阴阳、气血、经络，又各有标本焉。以病论之，先受为本，后传为标。故百病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否则邪气滋甚，其病益蓄。纵先生轻病，后生重病，亦先治其轻，后治其重，则邪气乃伏。有中满及病大小便不利，则无问先后标本，必先治满及大小便，为其急也。故曰缓则治其本，

急则治其标。又从前来者，为实邪；从后来者，为虚邪。实则泻其子，虚则补其母。假如肝受心火，为前来实邪，当于肝经刺荥穴以泻心火，为先治其本；于心经刺荥穴以泻心火，为后治其标。用药则入肝之药为引，用泻心之药为君。《经》云：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是也。又如肝受肾水为从后来虚邪，当于肾经刺井穴以补肝木，为先治其标；后于肝经刺合穴以泻肾水，为后治其本。用药则入肾之药为引，补肝之药为君。《经》云：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是也。

升降浮沉

李杲曰：药有升降浮沉化，生长收藏成，以配四时。春升夏浮，秋收冬藏，土居中化。是以味薄者，升而生；气薄者，降而收；气厚者，浮而长；味厚者，沉而藏；气味平者，化而成。但言补之以辛、甘、温、热及气味之薄者，即助春夏之升浮，便是泻秋冬收藏之药也。在人之身，肝心是矣。但言补之以酸、苦、咸、寒及气味之厚者，即助秋冬之降沉，

便是泻春夏生长之药也。在人之身，肺肾是矣。淡味之药，渗即为升，泄即为降，佐使诸药者也。用药者，循此则生，逆此则死；纵令不死，亦危困矣。〇王好古曰：升而使之降，须知抑也；沉而使之浮，须知载也。辛散也，而行之也横；甘发也，而行之也上；苦泄也，而行之也下；酸收也，其性缩；咸耎也，其性舒，其不同如此。鼓掌成声，沃火成沸，二物相合，象在其间矣。五味相制，四气相和，其变可轻用哉。本草不言淡味、凉气，亦缺文也。

味薄者升：甘平、辛平、辛微温、微苦平之药是也。

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酸温、酸平、咸平之药是也。

气厚者浮：甘热、辛热之药是也。

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

气味平者，兼四气四味：甘平、甘温、甘凉、甘辛平、甘微苦平之药是也。

李时珍曰：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

浮，热无沉，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达下焦；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颠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四时用药例

李时珍曰：《经》云：必先岁气，毋伐天和。又曰：升降浮沉则顺之，寒热温凉则逆之。故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檗之类，以顺化成之气；秋月宜加酸温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经》又云：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长夏省甘增咸以养肾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肺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此则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以体天地之大德也。昧者舍本从标，春用辛凉以伐木，夏

用咸寒以抑火，秋用苦温以泄金，冬用辛热以涸水，谓之时药。殊背《素问》逆顺之理，以夏月伏阴，冬月伏阳，推之可知矣。虽然月有四时，日有四时，或春得秋病，夏得冬病，神而明之，机而行之，变通权宜，又不可泥一也。〇王好古曰：四时总以芍药为脾剂，苍术为胃剂，柴胡为时剂，十一脏皆取决于少阳，为发生之始故也。凡用纯寒、纯热之药，及寒热相杂，并宜用甘草以调和之，惟中满者禁用甘尔。

五运六淫用药式

厥阴司天，己亥年。风淫所胜，平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王注云：厥阴气未为盛热，故以凉药平之。〇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甘苦。

少阴司天，子午年。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〇寒反胜之，治以甘温，佐以苦酸辛。

太阴司天，丑未年。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〇湿上甚而

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身半以上，湿气有余，火气复郁，则宜解表流汗而祛之也。〇热反胜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少阳司天，寅申年。火淫所胜，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发之，以酸复之。热气已退，时发动者，是为心虚气散不敛，以酸收之，仍兼寒助，乃能除根。热见太甚，则以苦发之。汗已便凉，是邪气尽；汗已犹热，是邪未尽，则以酸收之；已汗又热，又汗复热，是脏虚也，则补其心可也。〇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

阳明司天，卯酉年。燥淫所胜，平以苦温，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制燥之法以苦温。宜下必以苦，宜补必以酸，宜泻必以辛。〇热反胜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

太阳司天，辰戌年。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佐以甘苦，以咸泻之。〇热反胜之，治以咸冷，佐以苦辛。

厥阴在泉，寅申年。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以甘缓之，以辛散之。风喜温而恶清，故以辛凉胜之，佐以苦，随所利也。木苦急，以甘缓之。木苦抑，以辛散之。〇清反胜之，治以酸温，佐以苦甘，以辛平之。

少阴在泉，卯酉年。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热性恶寒，故以咸寒。热甚于表，以苦发之；不尽，复寒制之；寒制不尽，复苦发之，以酸收之。甚者再方，微者一方，可使必已。时发时止，亦以酸收之。〇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太阴在泉，辰戌年。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与燥反，故以苦热。佐以酸淡，利窍也。〇热反胜之，治以苦冷，佐以咸甘，以苦平之。

少阳在泉，己亥年。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气大行于心腹，咸性柔耎以制之。以酸收其散气。大法须汗者，以辛佐之。〇寒反胜之，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平之。

阳明在泉，子午年。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温利凉性，故以苦下之。〇热反胜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为利。

太阳在泉，丑未年。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以热治寒，是为摧胜，折其气也。〇热反胜之，治以咸

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

李时珍曰：司天主上半年，天气司之，故六淫谓之所胜，上淫于下也，故曰平之。在泉主下半年，地气司之，故六淫谓之于内，外淫于内也，故曰治之。当其时而反得胜己之气者，谓之反胜。六气之胜，何以征之？燥甚则地干，暑胜则地热，风胜则地动，湿胜则地泥，寒胜则地裂，火胜则地涸是也。其六气胜复主客、证治病机甚详，见《素问·至真要大论》，文多不载。

六腑六脏用药气味补泻

肝胆温补凉泻。辛补酸泻。

心小肠热补寒泻。咸补甘泻。

肺大肠凉补温泻。酸补辛泻。

肾膀胱寒补热泻。苦补咸泻。

脾胃温热补，寒凉泻，各从其宜。甘补苦泻。

三焦命门同心。

张元素曰：五脏更相平也。一脏不平，所

胜平之。故云：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营散，谷消则卫亡，神无所居。故血不可不养，卫不可不温。血温气和，营卫乃行，常有天命。

五脏五味补泻

肝　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甘草，以酸泻之赤芍药，实则泻子甘草。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川芎，以辛补之细辛，虚则补母地黄、黄檗。

心　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五味子，以甘泻之甘草、参、芪，实则泻子甘草。欲耎，急食咸以耎之芒消，以咸补之泽泻，虚则补母生姜。

脾　苦湿，急食苦以燥之白术，以苦泻之黄连，实则泻子桑白皮。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炙甘草，以甘补之人参，虚则补母炒盐。

肺　苦气逆，急食苦以泄之诃子，以辛泻之桑白皮，实则泻子泽泻。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白芍药，以酸补之五味子，虚则补母五味子。

肾　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檗、知母，以咸泻之泽泻，实则泻子芍药。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知母，以

苦补之黄檗，虚则补母五味子。

张元素曰：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缓，苦主坚，咸主耎。辛能散结润燥，致津液，通气；酸能收缓敛散；甘能缓急调中；苦能燥湿坚耎；咸能耎坚；淡能利窍。〇李时珍曰：甘缓、酸收、苦燥、辛散、咸耎、淡渗，五味之本性，一定而不变者也；其或补或泻，则因五脏四时而迭相施用者也。温凉寒热，四气之本性也；其于五脏补泻，亦迭相施用也。此特洁古张氏因《素问》饮食补泻之义，举数药以为例耳，学者宜因意而充之。

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

肝　藏血，属木。胆火寄于中。主血，主目，主筋，主呼，主怒。

本病：诸风眩运，僵仆强直，惊痫，两胁肿痛，胸肋满痛，呕血，小腹疝痛痃瘕，女人经病。

标病：寒热疟，头痛吐涎，目赤面青多怒，耳闭颊肿，筋挛卵缩，丈夫癫疝，女人少腹肿痛阴病。

【有余泻之】

泻子甘草

行气香附　芎□　瞿麦　牵牛　青橘皮

行血红花　鳖甲　桃仁　莪茂　京三棱　穿山甲　大黄　水蛭　虻虫　苏木　牡丹皮

镇惊雄黄　金薄　铁落　真珠　代赭石　夜明砂　胡粉　银薄　铅丹　龙骨　石决明

搜风羌活　荆芥　薄荷　槐子　蔓荆子　白花蛇　独活　防风　皂荚　乌头　白附子　僵蚕　蝉蜕

【不足补之】

补母枸杞　杜仲　狗脊　熟地黄　苦参　萆薢　阿胶　菟丝子

补血当归　牛膝　续断　白芍药　血竭　没药　芎□

补气天麻　柏子仁　白术　菊花　细辛　密蒙花　决明　谷精草　生姜

【本热寒之】

泻木芍药　乌梅　泽泻

泻火黄连　龙胆草　黄芩　苦茶　猪胆

攻里大黄

【标热发之】

和解柴胡　半夏

解肌桂枝　麻黄

心　藏神，为君火。包络为相火，代君行令。主血，主言，主汗，主笑。

本病：诸热瞀瘛，惊惑谵妄烦乱，啼笑骂詈，怔忡健忘，自汗，诸痛痒疮疡。

标病：肌热畏寒战栗，舌不能言，面赤目黄，手心烦热，胸胁满痛，引腰背、肩胛、肘臂。

【火实泻之】

泻子黄连　大黄

气甘草　人参　赤茯苓　木通　黄檗

血丹参　牡丹　生地黄　玄参

镇惊朱砂　牛黄　紫石英

【神虚补之】

补母细辛　乌梅　酸枣仁　生姜　陈皮

气桂心　泽泻　白茯苓　茯神　远志　石菖蒲

血当归　乳香　熟地黄　没药

【本热寒之】

泻火黄芩　竹叶　麦门冬　芒消　炒盐

凉血地黄　栀子　天竺黄

【标热发之】

散火甘草　独活　麻黄　柴胡　龙脑

脾　藏意，属土，为万物之母。主营卫，主味，主肌肉，主四肢。

本病：诸湿肿胀，痞满噫气，大小便闭，黄疸痰饮，吐泻霍乱，心腹痛，饮食不化。

标病：身体肘肿，重困嗜卧，四肢不举，舌本强痛，足大趾不用，九窍不通，诸痉项强。

【土实泻之】

泻子诃子　防风　桑白皮　葶苈

吐豆豉　栀子　萝卜子　常山　瓜蒂　郁金　齑汁　藜芦　苦参　赤小豆　盐汤　苦茶

下大黄　芒消　青礞石　大戟　甘遂　续随子　芫花

【土虚补之】

补母桂心　茯苓

气人参　黄芪　升麻　葛根　甘草　陈橘皮　藿香　葳蕤　缩砂仁　木香　扁豆

血白术　苍术　白芍药　胶饴　大枣　干姜　木瓜　乌梅　蜂蜜

【本湿除之】

燥中宫白术　苍术　橘皮　半夏　吴茱萸　南星　草豆蔻　白芥子

洁净府木通　赤茯苓　猪苓　藿香

【标湿渗之】

开鬼门葛根　苍术　麻黄　独活

肺　藏魄，属金，总摄一身元气。主闻，主哭，主皮毛。

本病：诸气膹郁，诸痿喘呕，气短，咳嗽上逆，咳唾脓血，不得卧，小便数而欠，遗失不禁。

标病：洒淅寒热，伤风自汗，肩背痛冷，臑臂前廉痛。

【气实泻之】

泻子泽泻　葶苈　桑白皮　地骨皮

除湿半夏　白矾　白茯苓　薏苡仁　木瓜　橘皮

泻火粳米　石膏　寒水石　知母　诃子

通滞枳壳　薄荷　干生姜　木香　厚朴　杏仁　皂荚　桔梗　紫苏梗

【气虚补之】

补母甘草　人参　升麻　黄芪　山药

润燥蛤蚧　阿胶　麦门冬　贝母　百合　天花粉　天门冬

敛肺乌梅　粟壳　五味子　芍药　五倍子

【本热清之】

清金黄芩　知母　麦门冬　栀子　沙参　紫菀　天门冬

【本寒温之】

温肺丁香　藿香　款冬花　檀香　白豆蔻　益智　缩砂　糯米　百部

【标寒散之】

解表麻黄　葱白　紫苏

肾　藏志，属水，为天一之源。主听，主骨，主二阴。

本病：诸寒厥逆，骨痿腰痛，腰冷如冰，足胻肿寒，少腹满急疝瘕，大便闭泄，吐利腥秽，水液澄澈清冷不禁，消渴引饮。

标病：发热不恶热，头眩头痛，咽痛舌燥，脊股后廉痛。

【水强泻之】

泻子大戟　牵牛

泻腑泽泻　猪苓　车前子　防己　茯苓

【水弱补之】

补母人参　山药

气知母　玄参　补骨脂　砂仁　苦参

血黄檗　枸杞　熟地黄　锁阳　肉苁蓉　山茱萸　阿胶　五味子

【本热攻之】

下伤寒少阴证，口燥咽干，大承气汤。

【本寒温之】

温里附子　干姜　官桂　蜀椒　白术

【标寒解之】

解表麻黄　细辛　独活　桂枝

【标热凉之】

清热玄参　连翘　甘草　猪肤

命门　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铅，主三焦元气。

本病：前后癃闭，气逆里急，疝痛奔豚，消渴膏淋，精漏精寒，赤白浊，溺血，崩中带漏。

【火强泻之】

泻相火黄檗　知母　牡丹皮　地骨皮　生地黄　茯苓　玄参　寒水石

【火弱补之】

益阳附子　肉桂　益智子　破故纸　沉香　川乌头　硫黄　天雄　乌药　阳起石　舶茴香　胡桃　巴戟天　丹砂　当归　蛤蚧　覆盆

【精脱固之】

涩滑牡蛎　芡实　金樱子　五味子　远志　山茱萸　蛤粉

三焦　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上主纳，中

主化，下主出。

本病：诸热瞀瘛，暴病暴死暴喑，躁扰狂越，谵妄惊骇，诸血溢血泄，诸气逆冲上，诸疮疡痘疹瘤核。

上热则喘满，诸呕吐酸，胸痞胁痛，食饮不消，头上出汗。

中热则善饥而瘦，解□中满，诸胀腹大，诸病有声，鼓之如鼓，上下关格不通，霍乱吐利。

下热则暴注下迫，水液浑浊，下部肿满，小便淋沥或不通，大便闭结、下痢。

上寒则吐饮食痰水，胸痹，前后引痛，食已还出。

中寒则饮食不化，寒胀，反胃吐水，湿泻不渴。

下寒则二便不禁，脐腹冷，疝痛。

标病：恶寒战栗，如丧神守，耳鸣耳聋，嗌肿喉痹，诸病附肿，疼酸惊骇，手小指次指不用。

【实火泻之】

汗麻黄　柴胡　葛根　荆芥　升麻　薄荷　羌活　石膏

吐瓜蒂　沧盐　齑汁

下大黄　芒消

【虚火补之】

上人参　天雄　桂心

中人参　黄芪　丁香　木香　草果

下附子　桂心　硫黄　人参　沉香　乌药　破故纸

【本热寒之】

上黄芩　连翘　栀子　知母　玄参　石膏　生地黄

中黄连　连翘　生芐　石膏

下黄檗　知母　生芐　石膏　牡丹　地骨皮

【标热散之】

解表柴胡　细辛　荆芥　羌活　葛根　石膏

胆　属木，为少阳相火，发生万物，为决断之官，十一脏之主主同肝。

本病：口苦，呕苦汁，善太息，澹澹如人将捕状，目昏不眠。

标病：寒热往来，痞疟，胸胁痛，头额痛，耳痛鸣聋，瘰疬结核马刀，足小指次指不用。

【实火泻之】

泻胆龙胆　牛胆　猪胆　生蕤仁　生酸枣仁　黄连　苦茶

【虚火补之】

温胆人参　细辛　半夏　炒蕤仁　炒酸枣仁　当归　地黄

【本热平之】

降火黄芩　黄连　芍药　连翘　甘草

镇惊黑铅　水银

【标热和之】

和解柴胡　芍药　黄芩　半夏　甘草

胃　属土，主容受，为水谷之海主同脾。

本病：噎膈反胃，中满肿胀，呕吐泻痢，霍乱腹痛，消中善饥，不消食，伤饮食，胃管当心痛，支两胁。

标病：发热蒸蒸，身前热，身前寒，发狂谵语，咽痹，上齿痛，口眼㖞斜，鼻痛鼽衄赤

齈。

【胃实泻之】

湿热大黄　芒消

饮食巴豆　神曲　山楂　阿魏　硇砂　郁金　三棱　轻粉

【胃虚补之】

湿热苍术　白术　半夏　茯苓　橘皮　生姜

寒湿干姜　附子　草果　官桂　丁香　肉豆蔻　人参　黄芪

【本热寒之】

降火石膏　地黄　犀角　黄连

【标热解之】

解肌升麻　葛根　豆豉

大肠　属金，主变化，为传送之官。

本病：大便闭结，泄痢下血，里急后重，疽痔脱肛，肠鸣而痛。

标病：齿痛喉痹，颈肿口干，咽中如核，鼽衄目黄，手大指次指痛，宿食发热寒栗。

【肠实泻之】

热大黄　芒消　桃花　牵牛　巴豆　郁李仁　石膏

气枳壳　木香　橘皮　槟榔

【肠虚补之】

气皂荚

燥桃仁　麻仁　杏仁　地黄　乳香　松子　当归　肉苁蓉）

湿白术　苍术　半夏　硫黄

陷升麻　葛根

脱龙骨　白垩　诃子　粟壳　乌梅　白矾　赤石脂　禹余粮　石榴皮

【本热寒之】

清热秦艽　槐角　地黄　黄芩

【本寒温之】

温里干姜　附子　肉豆蔻

【标热散之】

解肌石膏　白芷　升麻　葛根

小肠　主分泌水谷，为受盛之官。

本病：大便水谷利，小便短，小便闭，小便血，小便自利，大便后血，小肠气痛，宿食夜热旦止。

标病：身热恶寒，嗌痛颔肿，口糜耳聋。

【实热泻之】

气木通　猪苓　滑石　瞿麦　泽泻　灯草

血地黄　蒲黄　赤茯苓　栀子　牡丹皮

【虚寒补之】

气白术　楝实　茴香　砂仁　神曲　扁豆

血桂心　玄胡索

【本热寒之】

降火黄檗　黄芩　黄连　连翘　栀子

【标热散之】

解肌藁本　羌活　防风　蔓荆

膀胱　主津液，为胞之府，气化乃能出，号州都之官，诸病皆干之。

本病：小便淋沥，或短数，或黄赤，或白，或遗失，或气痛。

标病：发热恶寒，头痛，腰脊强，鼻窒，足小指不用。

【实热泻之】

泄火滑石　猪苓　泽泻　茯苓

【下虚补之】

热黄檗　知母

寒桔梗　升麻　益智　乌药　山茱萸

【本热利之】

降火地黄　栀子　茵陈　黄檗　牡丹皮　地骨皮

【标寒发之】

发表麻黄　桂枝　羌活　苍术　防己　黄芪　木贼

引经报使《洁古珍珠囊》

手少阴心黄连　细辛

手太阳小肠藁本　黄檗

足少阴肾独活　桂　知母　细辛

足太阳膀胱羌活

手太阴肺桔梗　升麻　葱白　白芷

手阳明大肠白芷　升麻　石膏

足太阴脾升麻　苍术　葛根　白芍药

足阳明胃白芷　升麻　石膏　葛根

手厥阴心主柴胡　牡丹皮

手少阳三焦连翘　柴胡　上地骨皮　中青皮　下附子

足厥阴肝青皮　吴茱萸　川芎　柴胡

足少阳胆柴胡　青皮

第二卷　序例

目录

序例下

药名同异

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

相反诸药

服药食忌

妊娠禁忌

饮食禁忌

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

徐之才诸虚用药凡例

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病有八要、六失、六不治

《药对》岁物药品

《神农本草经》目录

宋《本草》旧目录

序例下

药名同异

【五物同名】

独摇草羌活、鬼臼、鬼督邮、天麻、薇衔

【四物同名】

堇堇菜、蒴藋、乌头、石龙芮

苦菜贝母、龙葵、苦苣、败酱

鬼目白英、羊蹄、紫葳、麂目

红豆赤小豆、红豆蔻、相思子、海红豆

白药桔梗、白药子、栝蒌、会州白药

豚耳猪耳、菘菜、马齿苋、车前

【三物同名】

美草甘草、旋花、山姜

山姜美草、苍术、杜若

蜜香木香、多香木、沉香

女萎萎蕤、蔓楚、紫葳

鬼督邮徐长卿、赤箭、独摇草

王孙黄芪、猢狲、牡蒙

百枝萆薢、防风、狗脊

接骨草山蒴藋、续断、攀倒甑

虎须款冬花、沙参、灯心草

鹿肠败酱、玄参、斑龙肠

解毒子苦药子、鬼臼、山豆根

羊乳羊乳、沙参、枸杞

豕首猪头、蠡实、天门冬

山石榴金罂子、小檗、杜鹃花

狗骨犬骨、鬼箭、猫儿刺木

苦蕺败酱、苦参、酸浆草

仙人杖枸杞、仙人草、立死竹

木莲木馒头、木兰、木芙蓉

白幕天雄、白英、白薇

立制石理石、礜石、石胆

守田半夏、□草、狼尾草

水玉半夏、玻璃、水精石

芑地黄、薏苡、白黍

黄牙金、流黄、金牙石

石花琼枝菜、乌韭、钟乳石汁

淡竹叶水竹叶、碎骨子、鸭跖草

牛舌牛之舌、车前、羊蹄

虎膏虎脂、豨莶、天南星

酸浆米浆水、灯笼草、三叶酸草

石龙蜥蜴、荭草、络石

木蜜大枣、蜜香、枳椇

石蜜乳糖、樱桃、蜂蜜

【二物同名】

淫羊藿仙灵脾、天门冬

黄芝芝草、黄精

黑三棱京三棱、乌芋

知母蝭母、沙参

地精人参、何首乌

龙衔蛇含、黄精

金钗股钗子股、忍冬藤

荠苨桔梗、杏叶沙参

神草人参、赤箭

芰草黄芪、菱

长生草羌活、红茂草

仙茅长松、婆罗门参

水香兰草、泽兰

儿草知母、芫花

千两金淫羊藿、续随子

墙蘼蛇床、营实

香草兰草、零陵草

逐马玄参、丹参

百两金牡丹、百两金草

牡蒙紫参、王孙

香菜香薷、罗勒

地筋白茅根、菅茅根

都梁香兰草、泽兰

杜蘅杜若、马蹄香

香苏爵床、水苏

鼠姑牡丹、鼠妇虫

孩儿菊兰草、泽兰

漏芦飞廉、鬼油麻

兰根兰草、白茅

地血紫草、茜草

木芍药牡丹、赤芍药

白及连及、黄精

茼根兰草、防风

药实贝母、黄药子

夏枯草乃东草、茺蔚

黄昏合欢、王孙

夜合合欢、何首乌

戴椹黄芪、旋覆花

甘露子地蚕、甘蕉子

雷丸竹苓、菟葵

马蓟术、大蓟

龙珠赤珠、石龙刍

不死草卷柏、麦门冬

苦薏野菊、莲子心

乌韭石发、麦门冬

地葵苍耳、地肤子

紫河车蚤休、人胞衣

伏兔飞廉、茯苓

草蒿青蒿、青葙子

黄蒿鼠曲、黄花蒿

马肝石何首乌、乌须石

火杴荛蔚、豨莶

露葵葵菜、莼

益明荛蔚、地肤

千金藤解毒之草、陈思岌

忍冬金银藤、麦门冬

香茅鼠曲草、菁茅

丽春罂粟、仙女蒿

仙人掌草、射干

旱莲鳢肠、连翘

石发乌韭、陟厘

兰华兰草、连翘

羊婆奶沙参、萝藦子

大蓼荭草、马蓼

石衣乌韭、陟厘

鬼针鬼钗草、鬼齿烂竹

血见愁茜草、地锦

山葱茖葱、藜芦

地椒野小椒、水杨梅

斑杖虎杖、攀倒甑

鸡肠草繁缕之类、鹅不食草

鹿葱萱草、藜芦

地节葳蕤、枸杞

芒草芭茅、莽草

凤尾草金星草、贯众

扁竹萹蓄、射干

莞草白芷、茵芋

妓女萱草、地肤苗

紫金牛草根似巴戟、射干

通草木通、通脱木

天豆云实、石龙芮

重台蚤休、玄参

胭脂菜藜、落葵

羊肠羊之肠、羊桃

白草白蔹、白英

更生菊、雀翘

燕尾草兰草、慈菇

白昌商陆、水菖蒲

臭草云实、茺蔚

地□草、赤地利

红内消紫荆皮、何首乌

龙须席草、海菜

水萍浮萍、慈菇

林兰石斛、木兰

承露仙人肝藤、伏鸡子根

象胆象之胆、卢会

水葵水苦、莼

杜兰石斛、木兰

冬葵子葵菜、姑活

马尾马之尾、商陆

水芝芡实、冬瓜

屏风防风、水苦

三白草候农之草、牵牛

鸦臼乌桕木、鹞鸠鸟

天葵菟葵、落葵

赤葛何首乌、乌敛莓

猢狲头鳢肠、地锦

鹿藿野绿豆、葛苗

水花浮萍、浮石

酸母酸模、酢浆草

菩提子薏苡、无患子

景天慎火草、萤火虫

山芋山药、旱芋

鬼盖人参、地菌

相思子木红豆、郎君子虫

王瓜土瓜、菝葜

石南风药、南藤

萝藦雀瓢、百合

鸡骨香沉香、降真香

黄瓜胡瓜、栝楼

胡菜胡荽、芸薹

甜藤甘藤、忍冬

白马骨兽之骨　又木名

金罂金樱子、安石榴

胡豆蚕豆、豌豆

朹子山楂、杨梅

金盏银台水仙花、王不留行

木绵古贝、杜仲

水栗芰实、萍蓬草根

阳桃猕猴桃、五敛子

胡王使者羌活、白头翁

獐头獐首、土菌

独摇白杨、杕杬

菥蓂大荠、白棘

桑上寄生桑耳

鼠矢鼠粪、山茱萸

苦心知母、沙参

日及木槿、扶桑

芨堇、乌头

乌犀犀角、皂荚

梫木桂　又木名

大青大青草、扁青石

茆莼、女菀

文蛤海蛤、五倍子

桦木桦皮、木芙蓉

终石草、石

榛榛子、厚朴

果蠃蠮螉、栝楼

风药石南、泽兰

将军大黄、硫黄

椑鼠李、漆柿

石鲮络石藤、穿山甲

冬青冻青、女贞

石芝芝草、石脑

榇梧桐、木槿

铅华胡粉、黄丹

处石慈石、玄石

石脑石芝、太一余粮

寒水石石膏、凝水石

石绿绿青、绿盐

石英紫石英、水晶

石盐礜石、光明盐

蜃车螯、蜃蛟

石蚕沙虱、甘露子

占斯樟寄生、雀瓮虫

鹬田间小鸟、鱼狗鸟

地蚕蛴螬、甘露子

地鸡土菌、鼠妇

沙虱水虫、石蚕

鳪伯劳、杜鹃

青蚨蚨蝉、铜钱

蟪蛄蝉、蝼蛄

鼯鼠蝼蛄、鼯鼠

飞生飞生虫、鼯鼠

蜗蠃蜗牛、螺蛳

负蠜鼠负、蛗螽

负盘蜚蠊、行夜

黄颊鱼鳡鱼、黄颡鱼

土龙蚯蚓、鼍龙

白鱼鳙鱼、衣鱼

鱼师有毒之鱼、鱼狗鸟

鱼虎土奴鱼、鱼狗鸟

人鱼□鱼、鲵鱼

鲨鱼吹沙鱼、鲛鱼

天狗獾、鱼狗鸟

水狗獭、鱼狗鸟

山鸡翟雉、鹩雉

扶老秃鹫、灵寿木

鬼鸟姑获鸟、鬼车鸟

醴泉瑞水名、人口中津

无心薇衔、鼠曲草

朝开暮落花木槿、狗溺台

【比类隐名】

土青木香马兜铃

野天麻荛蔚

鬼油麻漏芦

甜桔梗荠苊

山牛蒡大蓟

草续断石龙刍

杜牛膝天名精

野脂麻玄参

甜葶苈菥蓂

木羊乳丹参

天蔓菁天名精

草甘遂蚤休

黄芫花荛花

杏叶沙参荠苊

野鸡冠青葙子

山苋菜牛膝

黄大戟芫花

胡薄荷积雪草

龙脑薄荷水苏

青蛤粉青黛

野红花大戟

竹园荽海金沙

野园荽鹅不食草

野胡萝卜

草鸱头贯众

野茴香马芹

野甜瓜土瓜

野萱花射干

野天门冬百部

黑狗脊贯众

草血竭地锦

水巴戟香附

土细辛杜衡

獐耳细辛及己

草鸢头鸢尾

草天雄草如兰状

草附子香附

土附子草乌头

木藜芦鹿骊

山荞麦赤地利

金荞麦羊蹄

鬼蒟蒻天南星

山大黄酸模

牛舌大黄羊蹄

土萆薢土茯苓

刺猪苓土茯苓

白菝葜萆薢

赤薜荔赤地利

龙鳞薜荔常春藤

夜牵牛紫菀

便牵牛牛蒡

山甘草紫金藤

水甘草

木甘草

草云母云实

草流黄芡实

草钟乳韭菜

草鳖甲干茄

山地栗土茯苓

羞天草海芋

羞天花鬼臼

土质汗茺蔚

茅质汗

野兰漏芦

木天蓼

木芙蓉拒霜

木莲蓬木馒头

胡韭子补骨脂

野槐苦参

草麝香郁金香

石庵□骨碎补

硬石膏长石

白灵砂粉霜

野茄苍耳

木半夏

野生姜黄精

相须、相使、相畏、相恶诸药

出徐之才《药对》，今益以诸家《本草》续增者。

甘草术、苦参、干漆为之使。恶远志。忌猪肉。

黄耆茯苓为之使。恶白鲜、龟甲。

人参茯苓、马藺为之使。恶卤碱、溲疏。畏五灵脂。

沙参恶防己。

桔梗节皮为之使。畏白及、龙胆、龙眼。忌猪肉。伏砒。

黄精忌梅实。

葳蕤畏卤碱。

知母得黄檗及酒良。伏蓬砂、盐。

术防风、地榆为之使。忌桃、李、雀肉、菘菜、青鱼。

狗脊萆薢为之使。恶莎草、败酱。

贯众藿菌、赤小豆为之使。伏石钟乳。

巴戟天覆盆子为之使。恶雷丸、丹参、朝生。

远志得茯苓、龙骨、冬葵子良。畏真珠、飞廉、藜芦、齐蛤。

淫羊藿薯蓣、紫芝为之使。得酒良。

玄参恶黄耆、干姜、大枣、山茱萸。

地榆得发良。恶麦门冬。伏丹砂、雄黄、流黄。

丹参畏碱水。

紫参畏辛夷。

白头翁蠡实为之使。得酒良。

白及紫石英为之使。恶理石。畏杏仁、李核仁。

【右草之一】

黄连黄芩、龙骨、理石为之使。忌猪肉。畏牛膝、款冬。恶冷水、菊花、玄参、白僵蚕、白鲜、芫花。

胡黄连忌猪肉。恶菊花、玄参、白鲜。

黄芩龙骨、山茱萸为之使。恶葱实。畏丹砂、牡丹、藜芦。

秦艽菖蒲为之使。畏牛乳。

柴胡半夏为之使。恶皂荚。畏女菀、藜芦。

前胡半夏为之使。恶皂荚。畏藜芦。

防风畏萆薢。恶干姜、藜芦、白蔹、芫花。

羌独活蠡实为之使。

苦参玄参为之使。恶贝母、漏芦、菟丝子。伏汞、雌黄、焰消。

白鲜恶桔梗、茯苓、萆薢、螵蛸。

贝母厚朴、白薇为之使。恶桃花。畏秦艽、莽草、礜石。

龙胆贯众、赤小豆为之使。恶地黄、防葵。

细辛曾青、枣根为之使。忌生菜、狸肉。恶黄芪、狼毒、山茱萸。畏滑石、消石。

白薇恶黄耆、干姜、大枣、山茱萸、大黄、大戟、干漆。

【右草之二】

当归恶□茹、湿面。制雄黄。畏菖蒲、生姜、海藻、牡蒙。

芎□白芷为之使。畏黄连。伏雌黄。

蛇床恶牡丹、贝母、巴豆。

藁本恶□茹。畏青葙子。

白芷当归为之使。恶旋复花。制雄黄、流黄。

牡丹忌蒜、胡荽。伏砒。畏菟丝子、贝母、大黄。

芍药须丸、乌药、没药为之使。恶石斛、芒消。畏消石、鳖甲、小蓟。

杜若得辛夷、细辛良。恶柴胡、前胡。

补骨脂得胡桃、胡麻良。恶甘草。忌诸血、芸薹。

缩砂蜜白檀香、豆蔻、人参、益智、黄檗、茯苓、赤白石脂为之使。得诃子、鳖甲、白芜荑良。

蓬莪茂得酒、醋良。

香附子得芎□、苍术、醋、童子小便良。

零陵香伏三黄、朱砂。

泽兰防己为之使。

积雪草伏流黄。

香薷忌山白桃。

【右草之三】

菊花术、枸杞根、桑根白皮、青葙叶为之使。

庵□荆子、薏苡为之使。

艾叶苦酒、香附为之使。

茺蔚制三黄、砒石。

薇衔得秦皮良。

夏枯草土瓜为之使。伏汞、砂。

红蓝花得酒良。

续断地黄为之使。恶雷丸。

漏芦连翘为之使。

飞廉得乌头良。恶麻黄。

菓耳忌猪肉、马肉、米泔。

天名精垣衣、地黄为之使。

芦笋忌巴豆。

麻黄厚朴、白薇为之使。恶辛夷、石韦。

【右草之四】

地黄得酒、麦门冬、姜汁、缩砂良。恶贝母。畏芜荑。忌葱、蒜、萝卜、诸血。

牛膝恶萤火、龟甲、陆英。畏白前。忌牛肉。

紫菀款冬为之使。恶天雄、藁本、雷丸、远志、瞿麦。畏茵陈。

女菀畏卤碱。

冬葵子黄芩为之使。

麦门冬地黄、车前为之使。恶款冬、苦芙、苦瓠。畏苦参、青蘘、木耳。伏石钟乳。

款冬花杏仁为之使。得紫菀良。恶玄参、皂荚、消石。畏贝母、麻黄、辛夷、黄芩、黄芪、黄连、青葙。

佛耳草款冬为之使。

决明子蓍实为之使。恶大麻子。

瞿麦牡丹、蘘草为之使。恶螵蛸。伏丹砂。

葶苈榆皮为之使。得酒、大枣良。恶白僵蚕、石龙芮。

车前子常山为之使。

女青蛇衔为之使。

荩草畏鼠负。

蒺藜乌头为之使。

【右草之五】

大黄黄芩为之使。恶干漆。忌冷水。

商陆得大蒜良。忌犬肉。伏硇砂、砒石、雌黄。

狼毒大豆为之使。恶麦句姜。畏醋、占斯、密陀僧。

狼牙芜荑为之使。恶地榆、枣肌。

□茹甘草为之使。恶麦门冬。

大戟小豆为之使。得枣良。恶薯蓣。畏菖蒲、芦苇、鼠屎。

泽漆小豆为之使。恶薯蓣。

甘遂瓜蒂为之使。恶远志。

莨菪畏蟹、犀角、甘草、升麻、绿豆。

蓖麻忌炒豆。伏丹砂、粉霜。

常山畏玉札。忌葱、菘菜。伏砒石。

藜芦黄连为之使。恶大黄。畏葱白。

附子地胆为之使。得蜀椒、食盐，下达命门。恶蜈蚣、豉汁。畏防风、黑豆、甘草、人参、黄耆、绿豆、乌韭、童溲、犀角。

天雄远志为之使。恶腐婢、豉汁。

白附子得火良。

蜀漆栝蒌、桔梗为之使。恶贯众。畏藁吾。

乌头远志、莽草为之使。恶藜芦、豉汁。畏饴糖、黑豆、冷水。伏丹砂、砒石。

天南星蜀漆为之使。得火、牛胆良。恶莽草。畏附子、干姜、防风、生姜。伏雄黄、丹砂、焰消。

半夏射干、柴胡为之使。恶皂荚。忌海藻、饴糖、羊血。畏生姜、干姜、秦皮、龟甲、雄黄。

鬼臼畏垣衣。

羊踯躅畏栀子。恶诸石及面。伏丹砂、硇砂、雌黄。

芫花决明为之使。得醋良。

莽草畏黑豆、紫河车。

石龙芮巴戟为之使。畏蛇蜕皮、吴茱萸。

荨麻畏人溺。

钩吻半夏为之使。恶黄芩。

【右草之六】

菟丝子薯蓣、松脂为之使。得酒良。恶藿菌。

五味子苁蓉为之使。恶葳蕤。胜乌头。

牵牛子得干姜、青木香良。

紫葳畏卤碱。

栝蒌根枸杞为之使。恶干姜。畏牛膝、干漆。

黄环鸢尾为之使。恶茯苓、防己、干姜。

天门冬地黄、贝母、垣衣为之使。忌鲤鱼。畏曾青、浮萍。制雄黄、硇砂。

何首乌茯苓为之使。忌葱、蒜、萝卜、诸血、无鳞鱼。

萆薢薏苡为之使。畏前胡、柴胡、牡蛎、大黄、葵根。

土茯苓忌茶

白蔹代赭为之使。

威灵仙忌茶、面汤。

茜根畏鼠姑。制雄黄。

防己殷孽为之使。恶细辛。畏萆薢、女菀、卤碱。杀雄黄、硝石毒。

络石杜仲、牡丹为之使。恶铁落、铁精。畏贝母、菖蒲。杀孽毒。

【右草之七】

泽泻畏海蛤、文蛤。

石菖蒲秦皮、秦艽为之使。恶麻黄、地胆。忌饴糖、羊肉、铁器。

石斛陆英为之使。恶凝水石、巴豆。畏雷丸、僵蚕。

石韦滑石、杏仁、射干为之使。得菖蒲良。制丹砂、矾石。

乌韭垣衣为之使。

【右草之八】

柏叶、柏实瓜子、桂心、牡蛎为之使。畏菊花、羊蹄、诸石及面曲。

桂得人参、甘草、麦门冬、大黄、黄芩，调中益气。得柴胡、紫石英、干地黄，疗吐逆。畏生葱、石脂。

辛夷芎□为之使。恶五石脂。畏菖蒲、黄连、蒲黄、石膏、黄

环。

沉香、檀香忌见火。

骐[骕]竭得密陀僧良。

丁香畏郁金。忌火。

【右木之一】

黄檗木恶干漆。伏硫黄。

厚朴干姜为之使。恶泽泻、消石、寒水石。忌豆。

杜仲恶玄参、蛇蜕皮。

干漆半夏为之使。畏鸡子、紫苏、杉木、漆姑草、蟹。忌猪脂。

桐油畏酒。忌烟。

楝实茴香为之使。

槐实景天为之使。

秦皮大戟为之使。恶吴茱萸、苦瓠、防葵。

皂荚柏实为之使。恶麦门冬。畏人参、苦参、空青。伏丹砂、粉霜、硫黄、硇砂。

巴豆芫花为之使。得火良。恶蘘草、牵牛。畏大黄、藜芦、黄连、芦笋、酱、豉、豆汁、冷水。

栾华决明为之使。

【右木之二】

桑根白皮桂心、续断、麻子为之使。

酸枣恶防己。

山茱萸蓼实为之使。恶桔梗、防风、防己。

五加皮远志为之使。畏玄参、蛇皮。

溲疏漏芦为之使。

牡荆实防风为之使。恶石膏。

蔓荆子恶乌头、石膏。

栾荆子决明为之使。恶石膏。

石南五加皮为之使。恶小蓟。

【右木之三】

茯苓、茯神马蔺为之使。得甘草、防风、芍药、麦门冬、紫石英，疗五脏。恶白蔹、米醋、酸物。畏地榆、秦艽、牡蒙、龟甲、雄黄。

雷丸荔实、厚朴、芫花、为之使。恶葛根、蓄根。

桑寄生忌火。

竹沥姜汁为之使。

占斯茱萸为之使。

【右木之四】

杏仁得火良。恶黄芩、黄耆、葛根。畏蘘草。

桃仁香附为之使。

榧实壳反绿豆，杀人。

秦椒恶栝楼、防葵。畏雌黄。

蜀椒杏仁为之使。得盐良。畏款冬花、防风、附子、雄黄、冷水、麻仁、浆。

吴茱萸蓼实为之使。恶丹参、消石、白垩。畏紫石英。

食茱萸畏紫石英。

石莲子得茯苓、山药、白术、枸杞子良。

莲蕊须忌地黄、葱、蒜。

荷叶畏桐油。

【右果部】

麻花□虫为之使。畏牡蛎。

麻仁恶茯苓。畏牡蛎、白薇。

小麦面畏汉椒、萝卜。

大麦石蜜为之使。

罂粟壳得醋、乌梅、橘皮良。

大豆得前胡、杏仁、牡蛎、乌喙、诸胆汁良。恶五参、龙胆、猪肉。

大豆黄卷得前胡、杏子、牡蛎、天雄、乌喙、鼠屎、石蜜良。恶海藻、龙胆。

诸豆粉畏杏仁。

【右谷部】

生姜秦椒、秦艽为之使。恶黄芩、黄连、天鼠粪。杀半夏、南星、莨菪毒。

干姜同。

檖香得酒良。

菥蓂子得荆实、细辛良。恶干姜、苦参。

薯蓣紫芝为之使。恶甘遂。

藿菌得酒良。畏鸡子。

六芝并薯蓣为之使。得发良。得麻子仁、牡桂、白瓜子，益人。畏扁青、茵陈蒿。恶常山。

【右菜部】

金恶锡。畏水银、翡翠石、余甘子、驴马脂。

朱砂银畏石亭脂、慈石、铁。忌诸血。

生银恶锡。畏石亭脂、慈石、荷叶、蕈灰、羚羊角、乌贼骨、黄连、甘草、飞廉、鼠尾、龟甲、生姜、地黄、羊脂、苏子油。恶羊

血、马目毒公。

赤铜畏苍术、巴豆、乳香、胡桃、慈菇、牛脂。

黑铅畏紫背天葵。

胡粉恶雌黄。

锡畏五灵脂、伏龙肝、羖羊角、马鞭草、地黄、巴豆、蓖麻、姜汁、砒石、硇砂。

诸铁制石亭脂。畏慈石、皂荚、乳香、灰炭、朴消、硇砂、盐卤、猪犬脂、荔枝。

【右金石之一】

玉屑恶鹿角。畏蟾肪。

玉泉畏款冬花、青竹。

青琅玕得水银良。杀锡毒。畏鸡骨。

白石英恶马目毒公。

紫石英长石为之使。得茯苓、人参、芍药，主心中结气。得天雄、菖蒲，主霍乱。恶鲍甲、黄连、麦句姜。畏扁青、附子及酒。

云母泽泻为之使。恶徐长卿。忌羊血。畏鲍甲、矾石、东流水、百草上露、茅屋漏水。制汞。伏丹砂。

【右金石之一】

丹砂恶慈石。畏碱水、车前、石韦、皂荚、决明、瞿麦、南星、乌头、地榆、桑椹、紫河车、地丁、马鞭草、地骨皮、阴地厥、

白附子。忌诸血。

水银畏慈石、砒石、黑铅、硫黄、大枣、蜀椒、紫河车、松脂、松叶、荷叶、谷精草、金星草、萱草、夏枯草、莨菪子、雁来红、马蹄香、独脚莲、水慈菇、瓦松、忍冬。

汞粉畏慈石、石黄、黑铅、铁浆、陈酱、黄连、土茯苓。忌一切血。

粉霜畏硫黄、荞麦秆灰。

【右金石之二】

雄黄畏南星、地黄、莴苣、地榆、黄芩、白芷、当归、地锦、苦参、五加皮、紫河车、五叶藤、鹅肠草、鸡肠草、鹅不食草、圆桑叶、猬脂。

雌黄畏黑铅、胡粉、芎□、地黄、独帚、益母、羊不食草、地榆、瓦松、五加皮、冬瓜汁。

石膏鸡子为之使。畏铁。恶莽草、巴豆、马目毒公。

理石滑石为之使。恶麻黄。

方解石恶巴豆。

滑石石韦为之使。恶曾青。制雄黄。

不灰木制三黄、水银。

五色石脂畏黄芩、大黄、官桂。

赤石脂恶大黄、松脂。畏芫花、豉汁。

白石脂燕屎为之使。恶松脂。畏黄芩、黄连、甘草、飞廉、毒公。

黄石脂曾青为之使。恶细辛。畏蜚蠊、黄连、甘草。忌卵味。

孔公孽木兰为之使。恶术、细辛。忌羊血。

石钟乳蛇床为之使。恶牡丹、玄石、牡蒙、人参、术。忌羊血。畏紫石英、蘘草、韭实、独蒜、胡葱、胡荽、麦门冬、猫儿眼草。

殷孽恶防己。畏术。

【右金石之三】

阳起石桑螵蛸为之使。恶泽泻、雷丸、箘桂、石葵、蛇蜕皮。畏菟丝子。忌羊血。

慈石柴胡为之使。恶牡丹、莽草。畏黄石脂。杀铁毒。消金。伏丹砂。养水银。

玄石恶松脂、柏实、箘桂。

代赭石干姜为之使。畏天雄、附子。

禹余粮牡丹为之使。制五金、三黄。

太一余粮杜仲为之使。畏贝母、菖蒲、铁落。

空青、曾青畏菟丝子。

石胆水英、陆英为之使。畏牡桂、箘桂、辛夷、白微、芫花。

礜石得火良。铅丹、棘针为之使。畏水。恶马目毒公、虎掌、细辛、鹜屎。忌羊血。

砒石畏冷水、绿豆、醋、青盐、蒜、消石、水蓼、常山、益母、独帚、菖蒲、木律、菠薐、莴苣、鹤顶草、三角酸、鹅不食草。

礞石得焰消良。

【右金石之四】

大盐漏芦为之使。

朴消石韦为之使。畏麦句姜、京三棱。

凝水石畏地榆。

消石火为之使。恶曾青、苦参、苦菜。畏女菀、杏仁、竹叶、粥。

硇砂制五金、八石。忌羊血。畏一切酸浆水、醋、乌梅、牡蛎、卷柏、萝卜、独帚、羊蹄、商陆、冬瓜、苍耳、蚕沙、海螵蛸、羊䏰骨、羊踯躅、鱼腥草、河豚鱼胶。

蓬砂畏知母、芸薹、紫苏、甑带、何首乌、鹅不食草。

石流黄曾青、石亭脂为之使。畏细辛、飞廉、朴消、铁、醋、黑锡、猪肉、鸭汁、余甘子、桑灰、益母、天盐、车前、黄檗、何首乌、石韦、荞麦、独帚、地骨皮、地榆、蛇床、蓖麻、菟丝、蚕沙、紫荷、菠棱、桑白皮、马鞭草。

矾石甘草为之使。恶牡蛎。畏麻黄、红心灰藿。

绿矾畏醋。

【右金石之五】

蜜蜡恶芫花、齐蛤。

蜂子畏黄芩、芍药、白前、牡蛎、紫苏、生姜、冬瓜、苦荬。

露蜂房恶干姜、丹参、黄芩、芍药、牡蛎。

桑螵蛸得龙骨，止泄精。畏旋覆花、戴椹。

白僵蚕恶桔梗、茯苓、茯神、萆薢、桑螵蛸。

晚蚕沙制硇砂、焰消、粉霜。

斑蝥马刀为之使。得糯米、小麻子良。恶肤青、豆花、甘草。畏巴豆、丹参、空青、黄连、黑豆、靛汁、葱、茶、醋。

芫青、地胆、葛上亭长并同斑蝥。

蜘蛛畏蔓菁、雄黄。

水蛭畏石灰、食盐。

蛴螬蜚蠊为之使。恶附子。

蜣螂畏石膏、羊角、羊肉。

衣鱼畏芸草、莽草、莴苣。

□虫畏皂荚、菖蒲、屋游。

蜚□恶麻黄。

蜈蚣畏蛞蝓、蜘蛛、白盐、鸡屎、桑白皮。

蚯蚓畏葱、盐。

蜗牛、蛞蝓畏盐。

【右虫部】

龙骨、龙齿得人参、牛黄、黑豆良。畏石膏、铁器。忌鱼。

龙角畏蜀椒、理石、干漆。

鼍甲蜀漆为之使。畏芫花、甘遂、狗胆。

蜥蜴恶硫黄、斑蝥、芜荑。

蛇蜕得火良。畏慈石及酒。

白花蛇、乌蛇得酒良。

鲤鱼胆蜀漆为之使。

乌贼鱼骨恶白及、白蔹、附子。

河豚鱼畏橄榄、甘蔗、芦根、粪汁、鱼茗木、乌蓝草根。

【右鳞部】

龟甲恶沙参、蜚蠊。畏狗胆。

鳖甲恶矾石、理石。

牡蛎贝母为之使。得甘草、牛膝、远志、蛇床子良。恶麻黄、吴茱萸、辛夷。伏硇砂。

蚌粉制石亭脂、流黄。

马刀得火良。

海蛤蜀漆为之使。畏狗胆、甘遂、芫花。

【右介部】

伏翼苋实、云实为之使。

夜明沙恶白蔹、白微。

五灵脂恶人参。

【右禽部】

羖羊角菟丝子为之使。

羊胫骨伏硇砂。

羖羊屎制粉霜。

牛乳制秦艽、不灰木。

马脂、驼脂柔五金。

阿胶得火良。薯蓣为之使。畏大黄。

牛黄人参为之使。得牡丹、菖蒲，利耳目。恶龙骨、龙胆、地黄、常山、蜚蠊。畏牛膝、干漆。

犀角松脂、升麻为之使。恶雷丸、藿菌、乌头、乌喙。

熊胆恶防己、地黄。

鹿茸麻勃为之使。

鹿角杜仲为之使。

鹿角胶得火良。畏大黄。

麋脂忌桃、李。畏大黄。

麝香忌大蒜。

猬皮得酒良。畏桔梗、麦门冬。

猬脂制五金、八石。伏雄黄。

【右兽部】

相反诸药凡三十六种

甘草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

大戟反芫花、海藻。

乌头反贝母、栝楼、半夏、白蔹、白及。

藜芦反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细辛、芍药、狸肉。

河豚反煤炱、荆芥、防风、菊花、桔梗、甘草、乌头、附子。

蜜反生葱。

柿反蟹。

服药食忌

甘草忌猪肉、菘菜、海菜。

黄连、胡黄连忌猪肉、冷水。

苍耳忌猪肉、马肉、米泔。

桔梗、乌梅忌猪肉。

仙茅忌牛肉、牛乳。

半夏、菖蒲忌羊肉、羊血、饴糖。

牛膝忌牛肉。

阳起石、云母、钟乳、硇砂、礜石并忌羊血。

商陆忌犬肉。

丹砂、空青、轻粉并忌一切血。

吴茱萸忌猪心、猪肉。

地黄、何首乌忌一切血、葱、蒜、萝卜。

补骨脂忌猪血、芸薹。

细辛、藜芦忌狸肉、生菜。

荆芥忌驴肉。反河豚、一切无鳞鱼、蟹。

紫苏、天门冬、丹砂、龙骨忌鲤鱼。

巴豆忌野猪肉、菰笋、芦笋、酱、豉、冷水。

苍术、白术忌雀肉、青鱼、菘菜、桃、李。

薄荷忌鳖肉。

麦门冬忌鲫鱼。

常山忌生葱、生菜。

附子、乌头、天雄忌豉汁、稷米。

牡丹忌蒜、胡荽。

厚朴、蓖麻忌炒豆。

鳖甲忌苋菜。

威灵仙、土茯苓忌面汤、茶。

当归忌湿面。

丹参、茯苓、茯神忌醋及一切酸。

凡服药，不可杂食肥猪、犬肉、油腻羹鲙、腥臊陈臭诸物。

凡服药，不可多食生蒜、胡荽、生葱、诸果、诸滑滞之物。

凡服药，不可见死尸、产妇、淹秽等事。

妊娠禁忌

乌头　附子　天雄　乌喙

侧子　野葛　羊踯躅　桂

南星　半夏　巴豆　大戟

芫花　藜芦　薏苡仁　薇衔

牛膝　皂荚　牵牛　厚朴

槐子　桃仁　牡丹皮　榄根

茜根　茅根　干漆　瞿麦

□茹　赤箭　草三棱　□草

鬼箭　通草　红花　苏木

麦蘖　葵子　代赭石　常山

水银　锡粉　硇砂　砒石

芒消　硫黄　石蚕　雄黄

水蛭　□虫　芫青　斑蝥

地胆　蜘蛛　蝼蛄　葛上亭长

蜈蚣　衣鱼　蛇蜕　蜥蜴

飞生　□虫　樗鸡　蚱蝉

蛴螬　猬皮　牛黄　麝香

雌黄　兔肉　蟹爪甲　犬肉

马肉　驴肉　羊肝　鲤鱼

虾蟆　鳅鳝　龟鳖　蟹

生姜　小蒜　雀肉　马刀

饮食禁忌

猪肉忌生姜、荞麦、葵菜、胡荽、梅子、炒豆、牛肉、马肉、羊肝、麋鹿、龟鳖、鹌鹑、驴肉。

猪肝忌鱼鲙、鹌鹑、鲤鱼肠子。

猪心、肺忌饴、白花菜、吴茱萸。

羊肉忌梅子、小豆、豆酱、荞麦、鱼鲙、猪肉、醋、酪、鲊。

羊心、肝忌梅、小豆、生椒、苦笋。

白狗血忌羊、鸡。

犬肉忌菱角、蒜、牛肠、鲤鱼、鳝鱼。

驴肉忌凫茈、荆芥茶、猪肉。

牛肉忌黍米、韭薤、生姜、猪肉、犬肉、栗子。

牛肝忌鲇鱼。

牛乳忌生鱼、酸物。

马肉忌仓米、生姜、苍耳、粳米、猪肉、鹿肉。

兔肉忌生姜、橘皮、芥末、鸡肉、鹿肉、獭肉。

獐肉忌梅、李、生菜、鹄、虾。

麋鹿忌生菜、菰蒲、鸡、鲩鱼、雉、虾。

鸡肉忌胡蒜、芥末、生葱、糯米、李子、鱼汁、犬肉、鲤鱼、兔肉、獭肉、鳖肉、野鸡。

鸡子忌同鸡。

雉肉忌荞麦、木耳、蘑菇、胡桃、鲫鱼、猪肝、鲇鱼、鹿肉。

野鸭忌胡桃、木耳。

鸭子忌李子、鳖肉。

鹌鹑忌菌子、木耳。

雀肉忌李子、酱、诸肝。

鲤鱼忌猪肝、葵菜、犬肉、鸡肉。

鲫鱼忌芥末、蒜、糖、猪肝、鸡雉、鹿肉、猴肉。

青鱼忌豆藿。

鱼鲊忌豆藿、麦酱、蒜、葵、绿豆。

黄鱼忌荞麦。

鲈鱼忌奶酪。

鲟鱼忌干笋。

鲫鱼忌野猪、野鸡

鲇鱼忌牛肝、鹿肉、野猪。

鳅鳝忌犬肉、桑柴煮。

鳖肉忌苋菜、薄荷、芥末、桃子、鸡子、鸭肉、猪肉、兔肉。

螃蟹忌荆芥、柿子、橘子、软枣。

虾子忌猪肉、鸡肉。

李子忌蜜、浆水、鸭、雀肉、鸡、獐。

橙橘忌槟榔、獭肉。

桃子忌鳖肉。

枣子忌葱、鱼。

枇杷忌热面。

杨梅忌生葱。

银杏忌鳗鲡。

慈菇忌茱萸。

诸瓜忌油饼。

沙糖忌鲫鱼、笋、葵菜。

荞麦忌猪肉、羊肉、雉肉、黄鱼。

黍米忌葵菜、蜜、牛肉。

绿豆忌榧子，杀人。鲤鱼鲊。

炒豆忌猪肉。

生葱忌蜜、鸡、枣、犬肉、杨梅。

韭薤忌蜜、牛肉。

胡荽忌猪肉。

胡蒜忌鱼鲙、鱼鲊、鲫鱼、犬肉、鸡。

芫菜忌蕨、鳖。

白花菜忌猪心、肺。

梅子忌猪肉、羊肉、獐肉。

凫茈忌驴肉。

生姜忌猪肉、牛肉、马肉、兔肉。

芥末忌鲫鱼、兔肉、鸡肉、鳖。

干笋忌沙糖、鲟鱼、羊心肝。

木耳忌雉肉、野鸭、鹌鹑。

胡桃忌野鸭、酒、雉。

栗子忌牛肉。

李东垣随证用药凡例

风中六腑手足不遂，先发其表，羌活、防风为君，随证加药。然后行经养血，当归、秦艽、独活之类，随经用之。

风中五脏耳聋目瞀，先疏其里，三化汤。然后行经，独活、防风、柴胡、白芷、川芎随经用之。

破伤中风脉浮在表，汗之；脉沉在里，下之。背搐，羌活、防风；前搐，升麻、白芷；两旁搐，柴胡、防风；右搐，加白芷。

伤风恶风防风为君，麻黄、甘草佐之。

伤寒恶寒麻黄为君，防风、甘草佐之。

六经头痛须用川芎。加引经药：太阳，蔓荆；阳明，白芷；太阴，半夏；少阴，细辛；厥阴，吴茱萸；巅顶，藁本。

眉棱骨痛羌活、白芷、黄芩。

风湿身痛羌活。

嗌痛颔肿黄芩、鼠粘子、甘草、桔梗。

肢节肿痛羌活。

眼暴赤肿防风、芩、连泻火，当归佐之，酒煎服。

眼久昏暗熟芐、当归为君，羌、防为臣，甘草、甘菊之类佐之。

风热牙疼喜冷恶热，生芐、当归、升麻、黄连、牡丹皮、防风。

肾虚牙疼桔梗、升麻、细辛、吴茱萸。

风湿诸病须用羌活、白术。

风冷诸病须用川乌。

一切痰饮须用半夏。风加南星，热加黄芩，湿加白术、陈皮，寒加干姜。

风热诸病须用荆芥、薄荷。

诸咳嗽病五味为君。痰用半夏，喘加阿胶佐之。不拘有热无热，少加黄芩。春加川芎、芍药，夏加栀子、知母，秋加防风，冬加麻黄、桂枝之类。

诸嗽有痰半夏、白术、五味、防风、枳壳、甘草。

咳嗽无痰五味、杏仁、贝母、生姜、防风。

有声有痰半夏、白术、五味、防风。

寒喘痰急麻黄、杏仁。

热喘咳嗽桑白皮、黄芩、诃子。

水饮湿喘白矾、皂荚、葶苈。

热喘燥喘阿胶、五味、麦门冬。

气短虚喘人参、黄芪、五味。

诸疟寒热柴胡为君。

脾胃困倦参、芪、苍术。

不思饮食木香、藿香。

脾胃有湿嗜卧有痰。白术、苍术、茯苓、猪苓、半夏、防风。

上焦湿热黄芩泻肺火。

中焦湿热黄连泻心火。

下焦湿热酒洗黄檗、知母、防己。

下焦湿肿酒洗汉防己、龙胆草为君，甘草、黄檗为佐。

腹中胀满须用姜制厚朴、木香。

腹中窄狭须用苍术。

腹中实热大黄、芒硝。

过伤饮食热物大黄为君。冷物，巴豆为丸散。

宿食不消须用黄连、枳实。

胸中烦热须用栀子仁、茯苓。

胸中痞塞实用厚朴、枳实；虚用芍药、陈皮；痰热用黄连、半夏；寒用附子、干姜。

六郁痞满香附、抚芎。湿加苍术，痰加陈皮，热加栀子，食加神曲，血加桃仁。

诸气刺痛枳壳、香附，加引经药。

诸血刺痛须加当归，详上下，用根梢。

胁痛寒热须用柴胡。

胃脘寒痛须加草豆蔻、吴茱萸。

少腹疝痛须加青皮、川楝子。

脐腹疼痛加熟芣、乌药。

诸痢腹痛下后白芍、甘草为君，当归、白术佐之；〇先痢后便，黄檗为君，地榆佐之；〇先便后痢，黄芩为君，当归佐之；〇里急，消、黄下之；后重，加木香、藿香、槟榔和之；〇腹痛用芍药，恶寒加桂，恶热加黄芩，不痛芍药减半。

水泻不止须用白术、茯苓为君，芍药、甘草佐之。谷不化，加防风。

小便黄涩黄檗、泽泻。

小便不利黄檗、知母为君，茯苓、泽泻为使。

心烦口渴干姜、茯苓、天花粉、乌梅。禁半夏、葛根。

小便余沥黄檗、杜仲。

茎中刺痛生甘草梢。

肌热有痰须用黄芩。

虚热有汗须用黄芪、地骨皮、知母。

虚热无汗用牡丹皮、地骨皮。

潮热有时黄芩。午加黄连，未加石膏，申加柴胡，酉加升麻，辰、戌加羌活，夜加当归。

自汗盗汗须用黄芪、麻黄根。

惊悸恍惚须用茯神。

一切气痛调胃，香附、木香；破滞气，青皮、枳壳；泄气，牵牛、萝卜子；助气，木香、藿香；补气，人参、黄芪；冷气，草蔻、丁香。

一切血痛活血补血，当归、阿胶、川芎、甘草；凉血，生地黄；破血，桃仁、红花、苏木、茜根、玄胡索、郁李仁；止血，发灰，棕灰。

上部见血须用防风、牡丹皮、剪草、天麦门冬为使。

中部见血须用黄连、芍药为使。

下部见血须用地榆为之使。

新血红色生地黄、炒栀子。

陈血瘀色熟地黄。

诸疮痛甚苦寒为君，黄芩、黄连；佐以甘草，详上下用根梢及引经药。〇十二经皆用连翘；〇知母、生地黄酒洗为用；〇参、芪、甘草、当归，泻心火，助元气，止痛；〇解结，用连翘、当归、藁本；〇活血去血，用苏木、红花、牡丹皮；〇脉沉病在里，宜加大黄利之；〇脉浮为表，宜行经，芩、连、当归、人参、木香、槟榔、黄檗、泽泻；〇自腰已上至头者，加枳壳引至疮所；〇加鼠粘子，出

毒消肿；〇加肉桂，入心引血化脓；〇坚不溃者，加王瓜根、黄药子、三棱、莪茂、昆布。

上身有疮须用黄芩、防风、羌活、桔梗；上截黄连；下身黄檗、知母、防风，用酒水各半煎。〇引药入疮，用皂角针。

下部痔漏苍术、防风为君，甘草、芍药佐之，详证加减。

妇人胎前有病，以黄芩、白术安胎，然后用治病药；发热及肌热者，芩、连、参、芪。腹痛者，白芍、甘草。

产后诸病忌柴胡、黄连、芍药。渴去半夏加白茯苓；喘嗽去人参；腹胀去甘草；血痛加当归、桃仁。

小儿惊搐与破伤风同。

心热摇头咬牙额黄，黄连、甘草、导赤散。

肝热目眩，柴胡、防风、甘草、泻青丸。

脾热鼻上红，泻黄散。

肺热右腮红，泻白散。

肾热额上红，知母、黄檗、甘草。

徐之才诸虚用药凡例

夫众病积聚，皆起于虚也，虚生百病。积者五脏之所积；聚者六腑之所聚。如斯等疾，多从旧方，不假增损。虚而劳者，其弊万端，

宜应随病增减。古之善为医者，皆自采药，审其体性所主，取其时节早晚，早则药势未成，晚则盛势已歇。今之为医，不自采药，且不委节气早晚，又不知冷热消息分两多少，徒有疗病之名，永无必愈之效，此实浮惑。聊更审其冷热，记增损之主尔。

虚劳头痛复热，加枸杞、葳蕤。

虚而欲吐，加人参。

虚而不安，亦加人参。

虚而多梦纷纭，加龙骨。

虚而多热，加地黄、牡蛎、地肤子、甘草。

虚而冷，加当归、芎□、干姜。

虚而损，加钟乳、棘刺、苁蓉、巴戟天。

虚而大热，加黄芩、天门冬。

虚而多忘，加茯神、远志。

虚而口干，加麦门冬、知母。

虚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仁。

虚而多气兼微咳，加五味子、大枣。

虚而惊悸不安，加龙齿、沙参、紫石英、小草。若冷，则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热，即用沙参、龙齿；不冷不热，皆用之。

虚而身强，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

虚而多冷，加桂心、吴茱萸、附子、乌头。

虚而劳，小便赤，加黄芩。

虚而客热，加地骨皮、白水黄耆。白水，地名。

虚而冷，加陇西黄耆。

虚而痰，复有气，加生姜、半夏、枳实。

虚而小肠利，加桑螵蛸、龙骨、鸡□脛。

虚而小肠不利，加茯苓、泽泻。

虚而损，溺白，加厚朴。

髓竭不足，加生地黄、当归。

肺气不足，加天门冬、麦门冬、五味子。

心气不足，加上党参、茯神、菖蒲。

肝气不足，加天麻、川芎□。

脾气不足，加白术、白芍药、益智。

肾气不足，加熟地黄、远志、牡丹皮。

胆气不足，加细辛、酸枣仁、地榆。

神昏不足，加朱砂、预知子、茯神。

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人身不过表里，气血不过虚实。良工先治其实，后治其虚。粗工或治实，或治虚。谬工则实实、虚虚。惟庸工能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不省其误，此余所以著三法也。夫病非人身素有之物，或自外入，或自内生，皆邪气也。邪气中人，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留之轻则久而自尽，甚则久而不已，更甚则暴死矣。若不去邪而先以补剂，是盗未出门而先修室宇，真气未胜而邪已横骛矣。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尔。他病惟先用三法，攻去邪气，而元气自复也。《素问》一书，言辛甘发散淡渗泄为阳，酸苦咸涌泄为阴。发散归于汗，涌归于吐，泄归于下。渗为解表同于汗，泄为利小便同于下，殊不言补。所谓补者，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更相君臣佐使，皆以发腠理、致津液、通气血而已，非今人所用温燥邪僻之补也。盖草木皆以治病，病去则五谷、果、菜、

肉皆补物也，犹当辨其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若以药为补，虽甘草、苦参，久服必有偏胜增气而夭之虑，况大毒有毒乎？是故三法犹刑罚也，粱肉犹德教也。治乱用刑，治治用德，理也。余用三法，常兼众法，有按有跷，有揃有导，有减增，有续止。医者不得余法而反诬之，哀哉！如引涎漉涎、取嚏追泪，凡上行者，皆吐法也。熏蒸、渫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发病多在乎上；地之六气，雾、露、雨、雪、水、泥，发病多在乎下；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发病多在乎中。发病者三，出病者亦三。风寒之邪，结搏于皮肤之间，滞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痛注麻痹、肿痒拘挛，皆可汗而出之。痰饮宿食在胸膈为诸病，皆可涌而出之。寒湿固冷火热客下焦发为诸病，皆可泄而出之。吐中有汗，下中有补。《经》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终，是之谓也。

吐法凡病在胸膈中脘已上者，皆宜吐之。考之《本草》：吐药之苦寒者，瓜蒂、栀子、茶末、豆豉、黄连、苦参、大黄、黄芩。辛苦而寒者，常山、藜芦、郁金；甘而寒者，桐油。甘而温者，牛肉。甘苦而寒者，地黄、人参芦。苦而温者，青木香、桔梗芦、远志、厚朴。辛苦而温者，薄荷、芫花、菘萝；辛而温者，萝卜子、谷精草、葱根须、杜衡、皂荚；辛而寒者，胆矾、石绿、石青。辛而温者，蝎梢、乌梅、乌头、附子尖、轻粉。酸而寒者，晋矾、绿矾、齑汁。酸而平者，铜绿。甘酸而平者，赤小豆。酸而温者，饭浆。咸而寒者，青盐、沧盐、白米饮。甘而寒者，牙硝。辛而热者，砒石。诸药惟常山、胆矾、瓜蒂有小毒，藜芦、芫花、乌、附、砒石有大毒，他皆吐药之无毒者。凡用法：先宜少服，不涌渐加之，仍以鸡羽撩之，不出，以齑投之，不吐再投，且投且探，无不吐者。吐至瞑眩，慎勿惊疑，但饮冰水新水立解。强者可一吐而安，弱者作三次吐之。吐之次日，有顿快者；有转甚者，引之未尽也，俟数日再吐之。吐后不禁物，惟忌饱食酸咸、硬物、干物、油肥之物。吐后心火既降，阴道必强，大禁房室悲忧，病人既不自责，必归罪于吐法也。不可吐者有八：性刚暴好怒喜淫者；病势已危老弱气衰者；自吐不止者；阳败血虚者；吐血、咯血、衄血、嗽血、崩血、溺血者；病人粗知医书不辨邪正者；病人无正性反复不定者；左右多嘈杂之言者，皆不可吐。吐则转生他病，反起谤端；虽恳切求之，不可强从也。

汗法风寒暑湿之邪，入于皮肤之间而未深，欲速去之，莫如发汗，所以开玄府而逐邪气也。然有数法：有温热发汗，寒凉发汗，熏渍发汗，导引发汗，皆所以开玄府而逐邪气也。以《本草》校之：荆芥、薄荷、白芷、陈皮、半夏、细辛、苍术、天麻、生姜、葱白，皆辛而温者也。蜀椒、胡椒、茱萸、大蒜，皆辛而热者也。青皮、防己、秦艽，其辛而平者乎。麻黄、人参、大枣，其甘而温者乎。葛根、赤茯苓，其甘而平者乎。桑白皮，其甘而寒者乎。防风、当归，其甘辛而温者乎。官桂、桂枝，其甘辛而大热者乎。厚朴、桔梗，其苦而温者乎。黄芩、知母、枳实、苦参、地骨皮、柴胡、前胡，其苦而寒者乎。羌活、独活，其苦辛而微温者乎。升麻，其苦甘且平者乎。芍药，其酸而微寒者乎。浮萍，其辛酸而寒者乎。凡此皆发散之

属也。善择者，当热而热，当寒而寒；不善择者反此，则病有变也。发汗中病则止，不必尽剂。凡破伤风、小儿惊风、飧泄不止、酒病、火病，皆宜汗之，所谓火郁则发之也。

下法积聚陈莝于中，留结寒热于内，必用下之。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营卫通，下之者所以补之也。庸工妄投，当寒反热，当热反寒，故谓下为害也。考以《本草》，下之寒者，戎盐之咸，犀角之酸咸，沧盐、泽泻之甘咸，枳实之苦酸，腻粉之辛，泽漆之苦辛，杏仁之苦甘。下之微寒者，猪胆之苦。下之大寒者，牙硝之甘，大黄、牵牛、瓜蒂、苦瓠、牛胆、蓝汁、羊蹄根苗之苦，大戟、甘遂之苦甘，朴硝、芒硝之苦咸。下之温者，槟榔之辛，芫花之苦辛，石蜜之甘，皂角之辛咸。下之热者，巴豆之辛。下之凉者，猪、羊血之咸。下之平者，郁李仁之酸，桃花之苦，皆下药也。惟巴豆性热，非寒积不可轻用，妄下则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胸热口燥，转生他病也。其不可下者凡四：洞泄寒中者，表里俱虚者，厥而唇青手足冷者，小儿病后慢惊者，误下必致杀人。其余大积大聚、大痞大秘、大燥大坚，非下不可，但须寒热积气用之，中病则止，不必尽剂也。

病有八要、六失、六不治

注见《神农名例》

《药对》岁物药品

立冬之日，菊、卷柏先生，为阳起石、桑螵蛸使。凡十物使，主二百草为之长。〇立春之日，木兰、射干先生，为柴胡、半夏使。主头痛四十五节。〇立夏之日，蜚蠊先生，为人参、茯苓使。主腹中七节，保神守中。〇夏至

之日，豕首、茱萸先生，为牡蛎、乌喙使。主四肢三十二节。〇立秋之日，白芷、防风先生，为细辛、蜀漆使。主胸背二十四节。〔弘景曰〕五条出《药对》中，义旨渊深，非俗所究，而是主统之本，故亦载之。〔时珍曰〕此亦《素问》岁物之意，出上古《雷公药对》中，而义不传尔。按杨慎《卮言》云：白字《本草》，相传出自神农。今观其中，如肠鸣幽幽，劳极洒洒，发髮仍自还神化。及此五条，文近《素问》，决非后世医所能为也。此文以立冬日为始，则上古以建子为正也。

《神农本草经》目录

〔时珍曰〕神农古《本草》凡三卷，三品共三百六十五种，首有名例数条。至陶氏作《别录》，乃拆分各部，而三品亦移改，又拆出青蘘、赤小豆二条，故有三百六十七种。逮乎唐、宋，屡经变易，旧制莫考。今又并入已多，故存此目，以备考古云耳。

上品药一百二十种

丹砂　云母　玉泉　石钟乳　矾石

消石　朴消　滑石　空青　曾青

禹余粮　太一余粮　白石英　紫石英　五色石脂

菖蒲　菊花　人参　天门冬　甘草

干地黄　术　　菟丝子　牛膝　茺蔚子

女萎　防葵　麦门冬　独活　车前子

木香　薯蓣　薏苡仁　泽泻　远志

龙胆　细辛　石斛　巴戟天　白英

白蒿　赤箭　庵□子　菥蓂子　蓍实

赤芝　黑芝　青芝　白芝　黄芝

紫芝　卷柏　蓝实　蘼芜　黄连

络石　蒺藜子　黄耆　肉苁蓉　防风

蒲黄　香蒲　续断　漏芦　天名精

决明子　丹参　飞廉　五味子　旋花

兰草　蛇床子　地肤子　景天　茵陈蒿

杜若　沙参　徐长卿　石龙刍　云实

王不留行　牡桂　箘桂　松脂　槐实

枸杞　橘柚　柏实　茯苓　榆皮

酸枣　干漆　蔓荆实　辛夷　杜仲

桑上寄生　女贞实　蕤核　藕实茎　大枣

葡萄　蓬蘽　鸡头实　胡麻　麻蕡

冬葵子　苋实　白瓜子　苦菜　龙骨

麝香　熊脂　白胶　阿胶　石蜜

蜂子　蜜蜡　牡蛎　龟甲　桑螵蛸

中品药一百二十种

雄黄　雌黄　石硫黄　水银　石膏

磁石　凝水石　阳起石　理石　长石

石胆　白青　扁青　肤青　干姜

菓耳实　葛根　栝楼　苦参　茈胡

芎□　当归　麻黄　通草　芍药

蠡实　瞿麦　玄参　秦艽　百合

知母　贝母　白芷　淫羊藿　黄芩

石龙芮　茅根　紫菀　紫草　茜根

败酱　白鲜皮　酸浆　紫参　藁本

狗脊　萆薢　白兔藿　营实　白薇

薇衔　翘根　水萍　王瓜　地榆

海藻　泽兰　防己　牡丹　款冬花

石韦　马先蒿　积雪草　女菀　王孙

蜀羊泉　爵床　栀子　竹叶　檗木

吴茱萸　桑根白皮　芜荑　枳实　厚朴

秦皮　秦椒　山茱萸　紫葳　猪苓

白棘　龙眼　木兰　五加皮　卫矛

合欢　彼子　梅实　桃核仁　杏核仁

蓼实　葱实　薤　　假苏　水苏

水蘄　发髮　白马茎　鹿茸　牛角□

羖羊角　牡狗阴茎　羚羊角　犀角　牛黄

豚卵　麋脂　丹雄鸡　雁肪　鳖甲

鮀鱼甲　蠡鱼　鲤鱼胆　乌贼鱼骨　海蛤

文蛤　石龙子　露蜂房　蚱蝉　白僵蚕

下品药一百二十五种

孔公孽　殷孽　铁精　铁落　铁

铅丹　粉锡　锡镜鼻　代赭　戎盐

大盐　卤碱　青琅玕　礜石　石灰

白垩　冬灰　附子　乌头　天雄

半夏　虎掌　鸢尾　大黄　葶苈

桔梗　莨菪子　草蒿　旋覆花　藜芦

钩吻　射干　蛇含　常山　蜀漆

甘遂　白蔹　青葙子　藿菌　白及

大戟　泽漆　茵芋　贯众　荛花

牙子　羊踯躅　芫花　姑活　别羁

商陆　羊蹄　萹蓄　狼毒　鬼臼

白头翁　羊桃　女青　连翘　石下长卿

□茹　乌韭　鹿藿　蚤休　石长生

陆英　荩草　牛扁　夏枯草　屈草

巴豆　蜀椒　皂荚　柳华　楝实

郁李仁　莽草　雷丸　梓白皮　桐叶

石南　黄环　溲疏　鼠李　松萝

药实根　蔓椒　栾华　淮木　大豆黄卷

腐婢　瓜蒂　苦瓠　六畜毛蹄甲　燕屎

天鼠屎　鼯鼠　伏翼　虾蟆　马刀

蟹　蛇蜕　猬皮　蠮螉　蜣螂

蛞蝓　白颈蚯蚓　蛴螬　石蚕　雀瓮

樗鸡　斑猫　蝼蛄　蜈蚣　马陆

地胆　萤火　衣鱼　鼠妇　水蛭

木虻　蜚虻　蜚蠊　□虫　贝子

宋《本草》旧目录

〔李时珍曰〕旧目不录可也，录之所以存古迹也，又以见三品之混乱，不必泥古也。

新旧药合一千八十三种

三百六十种《神农本经》白字

一百八十二种《名医别录》墨字

一百一十四种《唐本》先附

一百三十四种今附《开宝》所附

一百九十四种《有名未用》

八十二种新补

一十七种新定已上皆宋《嘉祐本草》所定者。

四百八十八种陈藏器余

七种《唐本》余

一十六种《海药》余

八种《食疗》余

一百种《图经》外类已上皆唐慎微续收补入者。

玉石部上品七十三种，中品八十七种，下品九十三种。

草部上品之上八十七种。上品之下五十三种。中品之上六十二种。中品之下七十八种。下品之上六十二种。下品之下一百五种。

木部上品七十二种。中品九十一种。下品九十九种。

人部三品二十五种。

兽部上品二十种。中品一十七种。下品二十一种。

禽部三品五十六种。

虫鱼部上品五十种。中品五十六种。下品八十一种。

果部三品五十三种。

米谷部上品七种。中品二十三种。下品一十八种。

菜部上品三十种。中品一十三种。下品二十二种。

有名未用一百九十四种。

《图经》外类一百种。

第三卷　主治

目录

百病主治药上

诸风　痉风　项强　癫痫

卒厥　伤寒热病　瘟疫　暑

湿　　火热　诸气　痰饮

脾胃　吞酸嘈杂　噎膈　反胃

呕吐　哕啘　呃逆　霍乱

泄泻　痢　　疟　　心下痞满

胀满　诸肿　黄疸　脚气

痿　　转筋　喘逆　咳嗽

肺痿肺痈　虚损　瘵疰　邪祟

寒热　吐血衄血　齿衄　血汗

咳嗽血　诸汗　怔忡　健忘

惊悸　狂惑　烦躁　不眠

多眠　消渴　遗精梦泄　赤白浊

癃淋　溲数遗尿　小便血　阴痿

强中　囊痒　大便燥结　脱肛

痔漏　下血　瘀血　积聚癥瘕

诸虫　肠鸣　心腹痛　胁痛

腰痛　疝□

百病主治药上

诸风

有中脏、中腑、中经、中气、痰厥、痛风、破伤风、麻痹。

【吹鼻】皂荚末　细辛末　半夏末　梁上尘　葱茎插鼻、耳

【熏鼻】巴豆烟　蓖麻烟　黄芪汤

【擦牙】白梅肉　南星末　蜈蚣末　苏合丸　白矾　盐　龙脑南星。

【吐痰】藜芦或煎，或散。皂荚末酒服。食盐煎汤。人参芦或煎，或散。瓜蒂、赤小豆齑汁调服。莱菔子擂汁。桐油扫入。桔梗芦为末，汤服二钱。牙皂、莱菔子为末，煎灌。附子尖研末，茶服。牛蒡子末羌活，酒服。常山末水煎。醋、蜜和服。胆矾末醋调灌。牙皂、晋矾末水服。大虾煮熟，食虾饮汁，探吐。苦茗茶探吐。石绿醋糊为丸，每化一丸。砒霜研末，汤服少许。地松捣汁。

豨莶捣汁。离鬲草汁。芭蕉油汁。石胡荽汁。三白草汁。苏方木煎酒调乳香末二钱服。治男女中风口噤，立吐恶物出。橘红一斤，熬逆流水一碗服，乃吐痰圣药也。

【贴㖞】南星末姜汁调贴。蓖麻仁捣贴。炒石灰醋调贴。乌头末龟血调贴。鸡冠血　蜗牛捣贴。生鹿肉切贴。鲇鱼尾切贴。皂荚末醋调贴。伏龙肝鳖血调贴。鳝鱼血　蛞蝓捣贴。寒食面醋贴。桂末水调贴。马膏桂　酒　大麦面栝蒌汁调。蟹膏贴。衣鱼摩之。蜘蛛向火摩之。牛角□炙熨。水牛鼻火炙熨之。大蒜膏贴合谷穴。巴豆贴手掌心。

【各经主治】藁本手太阳。羌活足太阳。白芷手阳明。葛根足阳明。黄芪手少阳。柴胡足少阳。防风手太阴。升麻足太阴。细辛手少阴。独活足少阴。芎□手、足厥阴。

【发散】麻黄发散贼风、风寒、风热、风湿，身热麻痹不仁。熬膏服之，治风病取汗。荆芥散风热，祛表邪，清头目，行瘀血。主贼风、顽痹、㖞斜。同薄荷熬膏服，治偏风。研末，童尿、酒服，治产后中风，神效。薄荷治贼风，散风热、风寒，利关节，发毒汗，为小儿风涎要药。葛根发散肌表风寒、风热，止渴。白芷解利阳明及肺经风寒、风热，皮肤风痹瘙痒，利九窍。表汗不可缺之。升麻发散阳明风邪。葱白散风寒、风热、风湿，身痛。生姜散风寒、风湿。桂枝治一切风冷、风湿，骨节挛痛，解肌开腠

理，抑肝气，扶脾土，熨阴痹。黄荆根治肢体诸风、心风、头风，解肌发汗。铁线草治男女诸风、产后风，发出粘汗。水萍治热毒风湿麻痹，左瘫右痪，三十六风，蜜丸酒服取汗。治风热瘙痒，煎水浴取汗。

【风寒风湿】

〔草部〕羌活一切风寒、风湿，不问久新，透关利节，为太阳、厥阴、少阴要药。防风三十六般风，去上焦风邪、头目滞气、经络留湿、一身骨节痛，除风去湿仙药。藁本一百六十恶风，头面身体风湿，手足䗪曳。石菖蒲浸酒服，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主骨痿。丸服，治中风湿痹，不能屈伸。豨莶治肝肾风气，麻痹瘫缓诸病，九蒸九晒丸服。枭耳大风湿痹，毒在骨髓，为末水服，或丸服，百日病出，如瘑如疥，如驳起皮。亦可酿酒。牛蒡根风毒缓弱，浸酒服。〇老人中风，口目瞤动，风湿久痹，筋挛骨痛，一二十年风疾病。茵陈蒿风湿挛缩，酿酒服。〇浴风痹。白术逐风湿，舌本强，消痰益胃。苍术大风瘫痹，筋骨软弱，散风、除湿、解郁。〇汁酿酒，治一切风湿筋骨痛。车前子　水蓼　陆英　飞廉　忍冬　坐拿草　蒴藋　伏牛花　石南藤　百灵藤酒。青藤酒。钩吻并主风邪湿痹，骨痛拘挛。防己中风湿，不语，拘挛，口目㖞斜，泻血中湿热。茵芋年久风湿痹痛，拘急软弱。艾叶灸诸风口噤。〇浴风湿麻痹。白附子诸风冷气、失音，头面游风，足弱无力。〇风㖞，同僵蚕、全蝎研末，酒服。附子　乌头　天雄并主风湿痰气麻痹，拘挛不

遂，通经络，开气道，燥湿痰。草乌头恶风，冷痰，瘫缓，年久麻痹。芫花毒风冷痰，四肢拘挛。羊踯躅贼风走皮中淫淫痛。〇风湿痹痛，不遂言蹇，酒蒸为末，牛乳酒服，亦效。蓖麻子油酒煮日服，治偏风不遂。〇作膏，通关，拔风邪出外。

〔谷菜〕大豆炒焦投酒中饮，主风痹瘫缓，口噤口㖞，破伤中风，产后风痉、头风。〇煮食，治湿痹膝痛。〇醋蒸卧，治四肢挛缩。豆豉浸酒，治膝挛不遂，骨痛。大豆黄卷　巨胜酿酒，治风痹痛。麻仁骨髓风毒，痛不能动，炒香浸酒饮。麻勃一百二十种恶风，黑色遍身苦痹挛。麦麸醋蒸，熨风湿痹痛。薏苡久风湿痹，筋急拘挛，亦煮酒服。茄子腰脚风血积冷，筋挛痛，煎汁熬膏，入粟粉、麝香、朱砂，丸服。

〔果木〕秦椒治风湿痹。蜀椒大风肉枯，生虫游走，痹痛死肌，寒热，腰脚不遂，散寒除湿。为丸。吴茱萸煎酒，治顽风痹痒。〇同姜、豉煎酒，冷服取汗，治贼风口㖞不语。柏叶酿酒。松节酒。秦皮风寒湿痹。五加皮名追风使。治一切风湿、痿痹挛急，宜酿酒。皂荚通关节，搜肝风，泻肝气。蔓荆实除贼风，搜肝气，筋骨间寒湿痹，头旋脑鸣。栾荆子大风诸风不遂。

〔虫部〕蚕沙风缓顽痹不随，炒浸酒服，亦蒸熨。蝎半身不遂，抽掣，口目㖞斜，研入麝香，酒服。竹虱半身不遂，同麝香浸酒服，出汗。

〔鳞介〕守宫中风瘫缓，同诸药煎服。鲮鲤甲中风瘫缓，寒热风痹及风湿强直，痛不可忍。乌蛇酒。白花蛇酒。蚺蛇

酒。〇并主贼风，顽痹痛痒，大风，疮癣有虫。鳝鱼逐十二风邪湿气。作臛取汗。水龟酿酒，主大风缓急拘挛。煮食，除风痹痛。

〔禽部〕鸡屎白炒研，豆淋酒服。主风寒湿痹，口噤不省人事。五灵脂散血，活血，引经有功。〇瘫缓，热酒服二钱。〇风冷痹痛，同乳、没、川乌，丸服。雁肪　鹅鹕油主风痹，透经络，引药气入内。

〔兽部〕羊脂贼风痿痹肿痛，彻毒气，引药入内。熊脂风痹。青羖羊角炒研酒服，治风痰恍惚，闷绝复苏。驴毛骨中一切风，炒黄浸酒服，取汗。狸骨一切游风。羊胫骨酒。虎胫骨酒。并主诸风注痛。

〔金石〕雄黄除百节中大风，搜肝气。金牙石一切腰脚不遂，火煅酒淬饮。河砂风湿顽痹，冷风瘫缓。晒热坐之，冷即易，取汗。鼠壤土蒸熨中风冷痹，偏枯死肌。

【风热湿热】

〔草部〕甘草泻火，利九窍百脉。黄芩　黄连　菊花　秦艽并治风热、湿热。玄参　大青　苦参　白鲜皮　白头翁　白英　青葙子　败酱　桔梗并治风热。大黄荡涤湿热，下一切风热。柴胡治湿痹拘挛，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少阳寒热必用之药。升麻去皮肤肌肉风热。白薇暴中风，身热腹满，忽忽不知人。龙葵治风消热，令人少睡。麦

门冬清肺火，止烦热。天门冬风湿偏痹及热中风。牡丹皮寒热，中风瘈疭，惊痫烦热，手足少阴、厥阴四经伏火。钓藤肝风心热，大人头眩，小儿十二惊痫。紫葳及茎叶热风游风风刺。蒺藜诸风瘙痒，大便结。

〔谷果〕胡麻久食不生风热，风病人宜食之。绿豆浮风风疹。白扁豆行风气，除湿热。茶茗中风昏愦多睡。梨汁除风热不语。〇叶亦作煎。

〔木部〕槐实气热烦闷。枝酿酒，治大风痿痹。白皮治中风，皮肤不仁，身直不得屈伸。煎酒及水服。胶一切风热，口噤筋挛，四肢不收，顽痹周身如虫行。侧柏叶凡中风不省，口噤，手足弛曳。便取一握同葱白捣酒煎服，能退风和气，不成废人。花桑枝炒香煎饮，治风气拘挛，身体风疹。久服终身不患偏风。叶煎酒，治一切风。〇蒸罨风痛，出汗。白杨皮毒风缓弱，毒气在皮肤中，浸酒服。皂荚子疏导五脏风热。丸服，治腰脚风痛不能行。栀子去热毒风，除烦闷。黄檗皮肾经风热。地骨皮肾家风湿痹。柽叶远近一切风，煎汁和竹沥服。荆沥除风热，开经络，导痰涎，日饮之。竹沥暴中风痹，大热烦闷，失音不语，子冒风痉，破伤风噤。养血清痰。并宜同姜汁饮之。竹叶痰热，中风不语，烦热。天竹黄诸风热痰涎，失音不语。

〔虫兽〕蝉花一切风热瘙痒。犀角大热风毒，氍毹烦闷，中风失音。羚羊角一切热，温风注毒，伏在骨间，及毒风卒死，子

痫痉疾。

〔金石〕石膏风热烦躁。铁华粉平肝，除风热。铁落劳铁　赤铜并除贼风反折。烧赤浸酒饮。

【痰气】

〔草部〕天南星中风中气痰厥，不省人事，同木香煎服。〇诸风口噤，同苏叶、生姜煎服。半夏消痰除湿。〇痰厥中风，同甘草、防风煎服。前胡化痰热，下气散风。旋覆花风气湿痹，胸上痰结留饮。〇中风壅滞，蜜丸服。香附子心肺虚气客热，行肝气，升降诸气。〇煎汤浴风疹。木香中气不省人事，研末服之，行肝气，调诸气。藿香升降诸气。苏叶散风寒，行气利肺。苏子治腰脚中湿风结气，治风、顺气、化痰，利膈宽肠。煮粥食，治风寒湿痹，四肢挛急，不能践地。玄胡索除风治气，活血通经络。兰叶浴风痛，俗名风药。大戟　甘遂并治经络痰饮留滞，麻痹隐痛，牵引走注。威灵仙治诸风，宣通五脏，去冷滞痰水，利腰膝。牵牛子除风毒，下一切壅滞。

〔果木〕杏仁头面风气，往来烦热，散风、降气、化痰。〇逐日生吞，治偏风不遂，失音不语，肺中风热。陈橘皮理气除湿痰。枳实　枳壳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麻木，破气、胜湿、化痰。枳茹渍酒服，治中风身直及口僻目斜。槟榔除一切风、一切气，宣利脏腑。乌药治中风中气，气顺则风散，气降则痰下。龙脑香入骨治骨痛，散经络壅滞。苏合香　安息香通

诸窍脏腑，辟一切不正之气。

〔虫兽〕麝香入骨，治风在骨髓。〇中风不省，香油灌二钱。白僵蚕散风痰。酒服七枚，治口噤发汗，并一切风疾、风疹。

〔金石〕铅霜坠中风痰湿。矾石除风消痰。

【血滞】

〔草部〕当归　芎□并主一切风、一切气、一切虚。破恶血，养新血。〇蜜丸服，治风痰，行气解郁。丹参除风邪留热，骨节痛，四肢不遂。破宿血，生新血。〇渍酒饮，治风毒足软，名奔马草。芍药治风，除血痹，泻肝，安脾肺。〇风毒在骨髓痛，同虎骨浸酒饮。地黄逐血痹，填骨髓。茺蔚子治风解热。〇茎叶，治血风痛。地榆汁酿酒，治风痹补脑。虎杖煮酒，治风在骨节间。姜黄止暴风痛，除风热，理血中之气。红蓝花治六十二种风及血气痛。〇子煎服，治女子中风烦渴。

〔谷菜〕麻仁中风汗出，下气，逐一切风，利血脉。韭汁肥白人中风失音。

〔果木〕桃仁血滞风痹，大便结。〇酒浸作丸，治偏风。苏方木男女中风口噤，同乳香服。乳香中风口噤。烧烟熏口目㖞斜。活血止痛。

〔虫兽〕蜜蜡暴风身冷如瘫，化贴并裹手足。阿胶男女一切风病，骨节痛不随。醍醐酒服，治中风烦热。野驼脂一切风疾，皮肤急痹，酒服并摩之。

【风虚】

〔草部〕天麻主肝气不足，风虚内作，头运目旋，麻痹不仁，语言不遂，为定风神药。黄芪风虚自汗。逐五脏恶血，泻阴火，去虚热。无汗则发，有汗则止。人参补元气，定魂魄，止烦躁，生津液，消痰。沙参去皮肌浮风，宣五脏风气，养肝气。长松煮酒，治一切风虚。黄精补中，除风湿。葳蕤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虚风湿毒，风温自汗灼热，一切虚乏。牛膝寒湿痿痹，拘挛膝痛，强筋，补肝脏风虚。石龙芮　骨碎补　巴戟天　狗脊　萆薢　菝葜　土茯苓　何首乌并主风虚风湿，痹痛软弱，补肝肾，利关节。列当煮酒，去风血，补腰肾。白及胃中邪气，风痱不收，补肺气。仙茅一切风气，腰脚风冷，挛痹不能行，九蒸九晒，浸酒服。淫羊藿一切冷风，挛急不仁，老人昏耄。〇浸酒服，治偏风。蛇床子男女风虚，湿痹毒风，腰胯酸痛。〇浴大风身痒。补骨脂风虚冷痹，骨髓伤败，一切风气痛，作丸服。菟丝子补肝风虚，利腰脚。覆盆子劳损风虚，补肝明目。石斛脚膝软弱，久冷风痹。〇酥浸蒸，服至一镒，永不骨痛。络石　木莲叶　扶芳藤并主风血，暖腰脚，一切冷气，浸酒饮。

〔菜果〕薯蓣去冷风、头面游风，强筋骨，壮脾胃。栗肾虚腰脚无力，日食十颗。〇栗楔，治筋骨风痛。松子诸风，骨节风。

〔木部〕松叶风痛脚痹，浸酒服，出汗。松节风虚久痹，骨

节痛，能燥血中之湿。杜仲　海桐皮　山茱萸　枸杞子并主风虚，腰脚痛。冬青子浸酒，去风虚。神木治周痹偏风，毒风不语。石南逐诸风，脚弱。南烛熬膏，治一切风，强筋益气。不凋木浸酒，去风气补虚。放杖木为风痹肾弱要药。木天蓼酿酒，治风劳虚冷有奇效。

〔石部〕磁石周痹风湿，肢节中痛，男女风虚，同白石英浸水，煮粥食。白石英风虚冷痹，诸阳不足，烧淬酒饮。孔公孽风冷膝痹，同石斛浸酒饮。石脑　石钟乳　阳起石　代赭石　禹余粮　石硫黄并主风冷湿痹。云母粉中风寒热，如在舟车。海蚕诸风冷气虚劳。

〔禽兽〕乌鸡中风舌强，烦热麻痹，酒煮食。练鹊浸酒饮，治风。麋角风虚冷痹，暖腰膝，壮阳。

痉风

即痉病，属太阳、督脉二经。其证发热口噤如痫，身体强直，角弓反张，甚则搐搦。伤风有汗者，为柔痉。〇伤寒湿无汗者，为刚痉。〇金疮折伤，痈疽产后，俱有破伤风湿发痉之证。

【风寒风湿】

〔草部〕麻黄　桂枝　术并主风寒风湿痉。羌活风寒风湿，伤金疮痫痉。〇产后中风，口噤不知人，酒水煎服。葛根金疮中风寒，发痉欲死，煮汁服。干者为末。荆芥散风湿风热。〇产

后中风口噤，四肢强直，角弓反张，或搐搦欲死，为末，豆淋酒服。入童尿尤妙。**防风**主金疮中风湿内痉。**天南星**打扑伤损，金疮，破伤风及伤湿，牙关紧急，角弓反张，同防风末，热酒、小便调服，名玉真散，三服即苏。〇南星、半夏等分为末，姜汁、竹沥灌服一钱，仍灸印堂。〇口噤，生研同姜汁或龙脑揩牙，名开关散。**薇衔**小儿破伤风口噤，同白附子末、薄荷，酒服一字。**细辛**督脉为病，脊强而厥。**防己**除风湿、手足挛急。**芍药　芎□**一切风气。**当归**客血内塞，中风痉，汗不出。〇产后中风不省，吐涎瘈疭，同荆芥末，童尿、酒服，下咽即有生意。**附子**阴痉自汗。**草乌**破伤风病，同白芷、葱白煎酒，取汗。**威灵仙**破伤风病，同独蒜、香油捣服，取汗。

〔菜谷〕**大蒜**产后中风，角弓反张不语，煎酒服，取汗。或煎水服。**黑大豆**破伤风湿，炒半熟，研蒸，以酒淋汁服，取汗，仍敷疮上。〇亦同朱砂末酒服。

〔石部〕**雄黄**破伤中风，同白芷煎酒服，取汗。

〔鳞介〕**白花蛇**破伤中风，项强身直，同乌蛇、蜈蚣末服。**土虺蛇**破伤中风，口噤目斜，同地龙、南星丸服，取汗。**守宫**破伤风病，同南星、腻粉丸服，取汗。**龙齿**主诸痉。**鳔胶**破伤风搐强直，炒研同麝香，苏木酒服，仍封疮口。〇有表症，同蜈蚣末，煎羌活、防风、川芎汤服。〇产后搐搦，乃风入子脏，与破伤风同，炒研，蝉蜕汤服三钱。**牡蛎**破伤湿病，口噤强直，酒服二钱，并傅之。

〔虫〕**蜜蜡**破伤风湿如疟，以热酒化一块服，与玉真散对用，

立效。蝎破伤中风，同天麻、蟾酥为丸，豆淋酒服，取汗，仍同麝香贴之。蟾蜍破伤风病，剁烂入花椒，同酒炒熟，再入酒热服，取汗。蜈蚣破伤中风，同蝎梢、附子、乌头末，热酒服一字，仍贴疮上，取汗。〇研末掺牙，立苏。僵蚕口噤，发汗。

〔禽兽〕鸡子痫痉。鸡屎白破伤中风，产后中风，小儿脐风，口噤反张，强直瘈疭。以黑豆同炒黄，用酒沃之，少顷温服，取汗。或入竹沥。野鸽屎破伤风病传入里，炒研，同江鳔、白僵蚕、雄黄末，蒸饼丸服。雀屎破伤风，疮作白痂无血者，杀人最急，研末酒服五分。鸭涎小儿痉风反张，滴之。黄明胶破伤风，烧研酒服，取汗。狐目同上，神效无比。狐肝　狼屎中骨破伤风，同蝉蜕、桑花末，米饮服。六畜毛蹄甲痫痉。

〔人〕手足爪甲破伤中风，油炒，热酒服，取汗便愈。〇手足颤掉加南星。

【风热湿热】

〔石部〕铁落炒热，淬酒饮，主贼风痉。

〔草〕黄连破伤风，煎酒入黄蜡化服。地黄产后风痉，取汁同姜汁交浸焙研，酒服。

〔果木〕杏仁金疮及破伤中风，角弓反张，杵蒸绞汁服，并涂疮上，仍以烛火灸之，取效。槐胶　桑沥破伤中风，和酒饮至醉。□叶痉风。竹沥去痰热子冒风痉。〇金疮中风，破伤中风，产后中风，小儿中风，发痉口禁，反张欲死，饮一二升，或入姜汁。

栾荆狂痉。苏方木破伤中风，产后中风，为末，酒服三钱，立效。

〔虫兽〕蝉蜕破伤风病发热，炒研，酒服一钱，仍以葱涎调涂，去恶汁。〇小儿脐风口禁，入全蝎、轻粉。羚羊角子痫痉疾。牛黄热痉。乌牛尿刺伤中水，热饮一升。

〔人〕人尿痉风及产后风痉，入酒饮。发髲灰大人痉，小儿惊。

【外傅】贝母　茅花并金疮伤风。刘寄奴　麦面同烧盐。白芋　炒盐　鹭头灰　鼠灰　乱发灰并傅风入疮中肿痛。胡粉主疮入水湿肿痛，同炭灰傅。煨葱傅金疮伤水，同干姜、黄檗煎水，洗诸疮伤风水。薤白　韭叶并主诸疮中风寒及水湿肿痛，捣烘用之，冷即易，或加灸至水出。箭笴漆刮涂。鲤鱼目灰。鲇鱼目灰。并主刺疮伤风及水，傅取汗出。猪肉乘热贴之，连易三次，立消。人耳塞破伤中风或水，痛不可忍，封之一夕，水尽即安。

【洗浸】鸡肠草手足疮伤水。桑灰汁疮伤风水，入腹杀人。自己尿金疮中风，日洗数次。

【熨灸】商陆疮伤水湿，捣炙，熨之，冷即易。蜀椒诸疮中风肿痛，和面煨熨。槐白皮安疮上，灸百壮。桑枝刺伤疮，犯露水肿痛多杀人。炮热烙之，冷即易。黍瓤　青布　牛屎　白马通　骡屎并主诸疮，伤风及水，肿痛欲死者，

单烧熏令水出尽愈。

项强

【风湿】防风凡腰痛项强，不可回顾，乃手足太阳症，必须用此。荆芥秋后作枕及铺床下，立春去之。羌活　白芷　藁本　薄荷　菊花　贝母

癫痫

有风热、惊邪，皆兼虚与痰。

【吐痰】瓜蒂　藜芦　乌头尖　附子尖　石胆　石绿并吐癫痫暗风痰涎。芭蕉油暗风痫疾，眩运仆倒，饮之取吐。白梅擦牙追涎。或加白矾。皂荚水浸，挼汁熬膏，入麝摊晒，每以一片化浆水，灌鼻取涎。

【风热惊痰】

〔草木〕羌活　防风　荆芥　薄荷　细辛　龙胆　防己　藁本　升麻　青黛　白鲜皮并主风热惊痫。百合　鸭跖草并主癫邪、狂叫、身热。钓藤卒痫，同甘草煎服。防葵癫痫狂走者，研末酒服。莨菪子癫狂风痫，浸酒煎丸服。蛇含　紫菀　半夏并主寒热惊痫瘈疭。天南星风痫痰迷，九蒸九晒，姜汁丸服。郁金失心风癫，痰血络聚心窍，同明矾丸。甘遂心风癫痫，痰迷心窍，猪心煮食。黄连泄心

肝火，去心窍恶血。苦参童尿煎汁，酿酒饮，主三十年痫。天门冬风癫发则作吐，耳鸣引胁痛，为末酒服。紫河车惊痫癫疾，摇头弄舌，热在腹中。薇衔惊痫吐舌。附子暗风痫疾，同五灵脂末，猪心血丸服。苍耳大风痫疾。艾叶癫痫诸风，灸谷道正门当中，随年壮。茯神　琥珀　雷丸　莽草　蔓荆子　木兰皮并主风癫惊邪狂走。苦竹笋　竹叶　竹沥　天竹黄并主风热痰涎发癫狂痫疾。芦荟小儿癫痫。苏合香痫痉邪气。皂荚搜肝通肺，风痫五种，烧研，同苍耳、密陀僧丸服。蓖麻仁五种风痫，用黄连、石膏煮食。桑白皮惊痫客忤，泻肺气。桂心伐肝扶脾。芜荑小儿虫痫，发则恶症昏搐。同漆灰水服。紫葳花根叶久近风痫，酒服三钱，后梳发漱水四十九口愈。震烧木火惊失心，煮汁服。

〔金石〕丹砂猪心煮过，同茯神丸服。黄丹同白矾末服。黑铅同水银、南星丸服。密陀僧　金屑　银屑　生银　生铁　铁粉　铁落　铁精　铁华粉　铁浆　古镜　珊瑚　紫石英　菩萨石　雄黄同丹砂研末，丸服。雌黄　同黄丹、麝香丸服。矾石同细茶丸服。慈石　玄石　石青　消石　青礞石　代赭石已上二十五味，并主风热痰涎癫痫。水银失心风，同藕节炒，丸服。蛇黄暗风痫疾，火煅醋淬末服。伏龙肝狂癫风邪不识人，为末水服。天子籍田三推犁下土惊悸癫邪。安神定魄。

〔虫部〕蜂房　雀瓮　蚯蚓　全蝎　蜈蚣　蜣螂　白僵蚕并主癫痫发搐。蚕退纸癫狂乱走，悲泣妄言，及风痫病，烧灰酒服。蚱蝉癫病寒热，小儿痫绝不能言。衣鱼小儿痫，同竹沥煎酒服。

〔鳞介〕龙角　龙骨　龙齿癫疾狂走，五惊十二痫。白花蛇　乌蛇定痫搐。蛇蜕蛇痫，癫疾瘈疭，摇头弄舌。玳瑁热痫。

〔禽部〕鸭涎癫痫发搐。雁毛小儿佩之辟痫。啄木鸟久年风痫，同荆芥煅服。乌鸦暗风痫疾，煅研入朱砂服，不过十日愈。〇又煅研，同苍耳子、胡桃服。鸱头癫痫眩冒瘈疭，同黄丹为丸服。〇肉亦可食。鸮肉食之主风痫。凤凰台鸡痫，癫痫发狂，水磨服。

〔兽部〕狗齿及粪中骨　白狗血并狗痫。豚卵猪屎并猪痫。羊齿　羊头骨羊痫。羖羊角风痫，烧灰酒服。牛齿　牛屎中豆　牛牵木并牛痫。马齿　马目　马悬蹄　马绳索　野马肉并马痫。驴乳心热气痫。驴脂酒服，主狂癫不能语，不识人。六畜毛蹄甲惊痫癫痉。牡鼠煎油，主惊痫。羚羊角　犀角　犛牛角　象牙　牛黄　鲊荅　野猪黄及胆　熊胆并主风热癫痫。麝香　虎睛、鼻　狐肝　狐肉并主癫痫，恍惚歌笑。猴头骨癫痫口噤。

〔人部〕人发痫痉。人胞煮食，治久癫失志，亦和药作丸服。人魄磨水服，定癫狂。

【风虚】

〔草部〕人参消胸中痰，治惊痫。〇小儿风痫，同辰砂、蛤粉末，猪心血丸服。石菖蒲开心孔，通九窍，出音声，为末，猪心汤日服，治癫痫风疾。远志安心志。天麻小儿风痫，善惊失志。补肝定风。蛇床子　芍药　牡丹　女萎并主惊痫，寒热瘈疭。当归　芎□　地黄并养血。缩砂　桔梗　香附并惊痫邪气。萆薢缓关节老血，头旋风痫。

〔果木〕酸石榴小儿痫，酿蝎五枚，泥煅研，乳服五分。柏实定痫养血。

〔虫禽〕蜂蜜　鸡子并痫痉。白雄鸡及脑癫邪狂妄。

卒厥

有尸厥、气厥、火厥、痰厥、血厥、中恶、魇死、惊死。

【外治】半夏　菖蒲　皂角　雄黄　梁上尘并主卒死尸厥魇死，客忤中恶，为末吹鼻。葱黄插入鼻中七八寸，及纳下部。薤汁　韭汁并灌鼻。醋鬼击卒死，灌少许入鼻。酒惊怖卒死，灌之，并吹两鼻。乳香　安息香　樟木并烧烟熏之。鸡冠血寝死，中恶卒死，涂面及心，并纳口鼻。东

门上鸡头为末酒服。犬肉搨心上。青牛蹄魇死，安头上即苏。牛黄　麝香水服。热汤忤恶卒死，隔衣熨腹，冷即易。井底泥卧忽不寤，勿以火照，但痛啮足拇趾甲际，多唾其面，以泥涂目，令人垂头于井中呼之即苏。瓦甑魇死不寤，覆面打破之。鞋履卧时一仰一覆，则不魇。人尿中恶不醒，尿其面上即苏。烧人灰置枕中，辟魇寐。

【内治】女青诸卒死，捣末酒灌，立活。菖蒲汁蠡实根汁并灌之。南星　木香　附子同木香，煎服。陈粟米卒得鬼打，擂水服。白薇妇人无故汗多，卒厥不省人事，名血厥。同当归、人参、甘草煎服。巴豆鬼击，同杏仁汁服，取利。常山小儿惊忤，中恶卒死，同牡蛎煎服吐痰。盐胆水吐痰厥。烧尸场上土尸厥，泡汤灌。食盐卒鬼击，水灌并噀之。锅底土魇寐死。末灌二钱，并吹鼻。白鸭血　白犬血　猪心血、尾血并灌之。犀角中恶鬼气，卒死厥逆，口鼻出清血，须臾不救，似乎尸厥，但腹不鸣，心下暖。同麝香、朱砂末服二钱，即苏。羚羊角热毒风攻注，中恶毒气，卒不识人。狐胆人卒暴亡，即取温水化灌，入喉即活，移时者无及。马屎卒中恶死，绞汁灌之。白马夜眼卒死尸厥，同尾烧丸服。裈裆汗衫并中鬼昏厥，口鼻出血，烧灰汤服。铁锥柄鬼打鬼排中恶，和桃奴、鬼箭丸服。刀鞘鬼打，烧灰水服。

伤寒热病

寒乃标，热乃本。春为温，夏为热，秋为瘅，冬为寒，四时天行为疫疠。

【发表】

〔草部〕麻黄　羌活太阳、少阴。葛根　升麻　白芷阳明，太阴。细辛少阴。苍术太阴。荆芥　薄荷　紫苏并发四时伤寒不正之汗。香薷四时伤寒不正之气，为末，热酒服，取汗。香附散时气寒疫。艾叶时气温疫，煎服取汗。苍耳叶发风寒头痛汗。浮萍夹惊伤寒，同犀角、钓藤末服，取汗。天仙藤治伤寒，同麻黄发汗。牛蒡根捣汁服，发天行时疾汗。

〔谷菜〕豆豉治数种伤寒，同葱白，发汗，通关节。〇汗后不解，同盐吐之。胡麻煎酒，发汗。生姜　小蒜　葱白

〔果木〕茗茶并发汗。杏仁同酢煎，发时行温病汗。桃叶蒸卧，发伤寒汗。胡桃同葱、姜擂茶服，发汗。桂枝太阳解肌。皂荚伤寒初起，烧赤水服，取汗。〇研汁和姜、蜜服，取汗。

〔水石〕百沸汤多饮取汗。丹砂伤寒时气，始得一二日，煮服取汗。〇涂身向火亦出汗。石膏阳明发热，解肌出汗。代赭石伤寒无汗，同干姜末，热醋调，涂掌心合定，暖卧取汗。

【攻里】

〔草部〕大黄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燥热满痢诸证。栝蒌实利热实结胸。甘遂寒实结胸。葶苈结胸狂躁。大

戟　　芫花胁下水饮。荛花行水。蜀漆行水。千里及主天下疫气，煮汁吐利。

〔果木〕桃仁下瘀血。巴豆寒热结胸。

〔虫石〕水蛭　虻虫下瘀血。芒消下痞满躁结。

【和解】

〔草部〕柴胡少阳寒热诸证。〇伤寒余热，同甘草煎服。半夏　黄芩　芍药　牡丹　贝母　甘草并主寒热。白术　葳蕤　白微　白鲜皮　防风　防己并主风温、风湿。泽泻　秦艽　海金沙　木通　海藻并主湿热。黄连　大青　黄药　白药　荠苨　船底苔　陟厘并主天行热毒狂烦。知母　玄参　连轺　天门冬　麦门冬　栝蒌根并主热病烦渴。前胡　恶实　射干　桔梗并主痰热咽痛。蕙草　白头翁热痢。五味子咳嗽。苦参热病狂邪，不避水火，蜜丸服。龙胆草伤寒发狂，末服二钱。青黛阳毒发斑，及天行头痛寒热，水研服。地黄温毒发斑，熬黑膏服。〇同薄荷汁服，主热瘴昏迷。青葙苗捣汁服，大治温疠。蘘荷温病初得，头痛壮热，捣汁服。芦根伤寒内热，时疾烦闷，煮汁服。葎草汗后虚热，杵汁服。蛇莓伤寒大热，杵汁服。番木鳖热病，磨汁服。虎杖时疫流毒攻手足，肿痛欲断，煮汁渍之。含水藤天行时气烦渴。

〔谷部〕黑大豆疫疠发肿，炒熟，同甘草煎服。豆豉伤寒头痛，寒热瘴气及汗后不解，身热懊憹，同栀子煎服。〇余毒攻手足，煎酒服。〇暴痢，同薤白煎服。赤小豆除湿热。薏苡仁风湿痛。粳米烦热。饧建中。麻子脾约秘结。

〔菜部〕百合百合病。葱白少阴下利。干姜痞湿及下利。茄子温疾。菜菜汁解时行壮热。生瓜菜汁解阳毒壮热头痛。

〔果部〕大枣和营卫。杏仁利肺气。桃仁行血。乌梅烦渴及蛔厥。橘皮呕哕痰气。槟榔伤寒痞满结胸，末服。马槟榔伤寒热病，每嚼数枚水吞。梨汁热毒烦渴。〇木皮，伤寒温病，同甘草、秫米、锅煤服。芰实伤寒积热。吴茱萸厥阴头痛，多涎。蜀椒阴毒时气及蛔厥。盐麸子天行寒热。

〔木部〕栀子烦热懊憹。黄檗热毒下利及吐血。厚朴满痞头痛。枳壳痞满。枳实满实。竹叶烦热。竹茹温气寒热。秦皮热痢。梓白皮时行温病，壮热发黄，煎服。桐木皮伤寒发狂，煎服，取吐下。榉木皮时行头痛，热结在肠胃。柳叶天行热病。楝实温疾伤寒，大热烦狂。李根白皮奔豚。茯苓行湿利小便。猪苓热渴水逆，小便不利。

〔水土〕腊雪解伤寒时气，温疾大热。冬霜解伤寒内热。夏冰阳毒热盛，置于膻中。凉水阳毒，浸青布贴胸中。蚯蚓粪谵语狂乱，凉水服。蜣螂转丸时气烦热，绞汁服。梁上

尘　釜底墨并主阳毒发狂、斑。

〔金石〕黑铅伤寒毒气。铅丹火劫惊邪。古文钱时气欲死，煮汁入麝香服，取吐或下。铁粉阳毒发狂，同龙胆草，磨刀水服。铁铧小儿百日，伤寒壮热，烧赤淬水服。石膏伤寒头痛如裂，壮热如火，解肌发汗，阳明潮热大渴。〇同黄连煎服，治伤寒发狂。滑石解利四时一切伤寒，同甘草末服。凝水石时气热盛。雄黄伤寒咳逆，煎酒服。〇烧烟熏狐惑。食盐伤寒寒热。赤石脂　禹余粮少阴下利。石蟹天时热疾。

〔鳞介〕龙骨火劫惊邪。〇下利不止。鳖甲阴毒。玳瑁热结狂言，磨水服。牡蛎伤寒寒热，及自汗水结。海蛤伤寒血结，同芒硝、滑石、甘草服。文蛤伤寒大汗，烦热口渴，末服。贝子伤寒狂热。

〔禽部〕鸡子伤寒发斑下痢。〇生吞一枚，治伤寒发狂烦躁。〇打破煮浑入浆啜之，治天行不解。〇井中浸冷，吞七枚，治妊娠时疾，安胎。鸡屎白伤寒寒热。

〔兽部〕猪胆少阳证热渴，又导大便不通。猪膏伤寒时气，温水服一弹丸，日三。猪肤少阴咽痛。犀角伤寒热毒，发狂发斑，吐血下血。牛黄天行热病。羚羊角伤寒热在肌肤。牛角时气寒热头痛。马屎　羊屎　羊尿伤寒手足疼欲脱，并洗之。阿胶热毒下痢。

〔人部〕人尿少阴下痢，入白通汤。人屎大热狂走，水渍

服。人中黄研水。胞衣水并主热病发狂，饮之。

【温经】

〔草部〕人参伤寒厥逆发躁，脉沉，以半两煎汤，调牛胆南星末服。〇坏证不省人事，一两煎服，脉复即苏。〇夹阴伤寒，小腹痛，呕吐厥逆，脉伏，同姜、附煎服，即回阳。附子治三阴经证，及阴毒伤寒，阴阳易病。蓼子女劳复，卵缩入腹绞痛，煮汁服。草乌头阴毒，插入谷道中。

〔谷菜〕黑大豆阴毒，炒焦投酒热服，取汗。干姜阴毒，同附子用，补中有发。韭根阴阳易病。葱白阴毒，炒热熨脐。芥子阴毒，贴脐，发汗。

〔果部〕蜀椒阴毒，入汤液用。胡椒阴毒，同葱白、麝香和蜡作挺，插入茎内，出汗愈。吴茱萸阴毒，酒拌蒸熨足心。

〔木部〕松节炒焦投酒服，治阴毒。乌药子阴毒，炒黑，水煎服，取汗。青竹皮女劳复，外肾肿，腹中绞痛，水煎服。皂荚仁阴毒。

〔石禽〕雄黄阴毒，入汤药。消石　石硫黄阴毒，二味为末，服三钱，取汗。〇硫黄同巴豆丸服，治阴阳二毒。太阴玄精石阴毒，正阳丹用之。鸡屎白阴毒，同黑豆、乱发、地肤子炒焦入酒服，取汗。鸽屎阴毒，炒焦酒服，取汗。

〔兽人〕鼠屎阴易腹痛，同韭根煮汁服，取汗。豚卵阴阳易

病，少腹急痛，热酒吞二枚。麝香阴毒。男女爪甲阴阳易病。同中衣裆烧灰酒服。妇人阴毛阴阳易病，卵缩欲死，烧灰，以洗阴水服。

〔服器〕裈裆女劳复及阴阳易，烧灰水服。〇下裳带烧服，病免劳复。月经衣烧末，水服。

【食复劳复】

〔草部〕麦门冬伤寒后小劳，复作发热。同甘草、竹叶、粳米煎服。胡黄连劳复，同栀子丸服。芦根劳复食复，煮汁服。

〔谷果〕饭伤寒多食，复作发热，烧末饮服。曲食复，煮服。橘皮食复，水煎服。

〔木石〕枳壳劳复发热，同栀子、豉，浆水煎服。栀子食复发热，上方加大黄。〇劳复发热，同枳壳、猳鼠屎、葱白煎服。胡粉食复劳复，水服少许。凝水石解伤寒劳复。

〔介禽〕鳖甲食复劳复，烧研水服。抱出鸡子壳劳复，炒研汤服一合，取汗。

〔兽人〕马屎劳复，烧末冷酒服。猳鼠屎　人屎劳复，烧灰，酒服。头垢劳复，含枣许水下。洗手足水食复劳复，饮一合。

〔服器〕头巾劳复口渴，浸汁服。缴脚布劳复，洗汁服。砧上垢食复劳复，同病人足下土、鼠屎煎服。饭箩食复，烧灰水服。

瘟疫

【辟禳】

〔草部〕苍术山岚瘴气，温疾恶气，弭灾沴。〇烧烟熏，去鬼邪。升麻吐温疫时气毒疠。苍耳为末水服，辟恶邪，不染疫疾。虎耳擂酒服，治瘟疫。木香　辟虺雷　徐长卿　鬼督邮　藁本　女青　山柰　菝葜　葎草并辟毒疫温鬼邪气。白茅香　茅香　兰草并煎汤浴，辟疫气。艾纳香　兜纳香　蜘蛛香

〔木部〕沉香　蜜香　檀香　降真香　苏合香　安息香　詹糖香　樟脑　返魂香　兜木香　皂荚　古厕木并烧之辟疫。钓樟叶置门上。乌药　预知子　阿魏　乳香腊月二十四日五更，取初汲水浸至元旦五更，人嚼一块，饮水三呷，一年无疫。松叶细切酒服，日三，能辟五年瘟。柏叶时气瘴疫，社中东南枝，为末，日服。桃枝　桃橛　桃符并辟疫。桃仁茱萸、青盐炒过，每嚼一二十枚，预辟瘴疠。三岁陈枣核中仁常服百邪不干。

〔谷菜〕椒柏酒　屠苏酒元旦饮之，辟瘟疠。黑豆布袋一斗，纳井中一夜取出，每服七粒，辟禳时气。赤小豆除夕正月朔望投井中，辟瘟病。〇正月七日，囊盛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粒，女吞二七，一年无病。〇元旦向东吞三七粒，一年无疫。〇立秋日面西吞七粒，不病痢。豉和白术浸酒常饮，除瘟疫病。麻子

仁除夜同小豆投井中，辟疫。穄米为末水服，不染瘟疫。蒜时气温病，捣汁服。〇立春元旦，作五辛盘食，辟温疫。蔓荆立春后庚子日，饮汁，一年免时疫。马齿苋元旦食之，解疫气。生姜辟邪。淡竹叶解疫。

〔服器〕初病人衣蒸过，则一家不染。草绳度所住户中壁，屈结之，则不染。

〔水土〕半天河水饮之辟疫。东壁土　冢上土石五月五日取，埋户外，一家不患时气。

〔石部〕丹砂蜜丸，太岁日平旦，各吞三七丸，永无疫疾。阳起石解温疫冷气。婆娑石瘴疫，热闷头痛。

〔鳞介〕蚺蛇肉　鳡鱼　鲵鱼　牛鱼　鲍鱼头灰　贲龟　珠鳖　蚬肉并食辟疫。

〔禽兽〕雄鸡冬至作腊，立春食之，辟疫。东门上鸡头辟疫禳恶。雄鹊冬至埋圊前，辟时疾温气。石燕肉炒浸酒饮，辟温疫岚瘴。五灵脂辟疫。獭肉煮服，主疫气温病及牛马疫。狸肉温鬼毒气，皮中如针刺。麝香　灵猫阴　雄狐屎烧之辟疫。马骨及蹄佩之辟疫。貘皮寝之辟疠。

【瘴疠】

〔草部〕升麻吐。钗子股吐。葛根　草犀　大黄温瘴。附子冷瘴。恒山吐。芫花下。金丝草　锦地

罗　千金藤　伏鸡子根　解毒子　含水藤　千里及　肉豆蔻　苍术

〔菜谷〕葱　茖葱　蒜　白菘　苦茄　豉　红曲　烧酒

〔果木〕茶　盐麸子　槟榔　乌梅　大腹皮　安息香　苏合香　阿魏　相思子吐。

〔石部〕丹砂　雄黄　砒石　婆娑石

〔鳞部〕蚺蛇肉　鲮鲤甲　海豚鱼作脯。海鹞鱼烧服。

〔兽部〕猪血　猪屎　羖羊角　山羊肉　羚羊角　犀角　麝香　果然肉　猴头骨及肉

〔人部〕天灵盖

暑

有受暑中暍，受凉中暑。

【中暍】

〔草谷〕水蓼煮汁灌。胡麻炒黑，井水擂灌。寒食面井水灌。

〔菜果〕大蒜同道中热土捣，水澄服。瓜蒂吐之即省。

〔水土〕热汤布蘸熨心即苏，仍徐灌之。地浆灌。道中

热土壅脐上，令人溺于中，即苏。车辇土澄水服。仰天皮新水调灌。热瓦互熨心上。

【中暑】

〔草部〕香薷解暑利小便，有彻上彻下之功。夏月解表之药，能发越阳气，消散畜水。黄连酒煮丸服，主伏暑在心脾，发热吐泻痢渴诸病。石香薷　紫苏叶　苍术　白术　木通　车前　泽泻　半夏　藿香　缩砂

〔谷菜〕白扁豆　薏苡仁　稷米　大蒜

〔果木〕木瓜　枇杷叶　赤茯苓　厚朴　猪苓并主伤暑有湿热诸病。桂心大解暑毒，同茯苓丸服。〇同蜜作渴水饮。黄檗去湿热，泻阴火，滋肾水，去痿弱。

〔水石〕雪水　夏冰　滑石　石膏　朱砂解渴。雄黄暑毒在脾，湿气连脚，或吐或痛，或痢或疟，炼过丸服。消石　硫黄二味结砂，主外伤暑热，内伤生冷，发为头痛寒热，吐泻霍乱，心腹痛诸病。〇三伏吞硫黄百粒，去积滞甚妙。玄精石解暑消积。

【泻火益元】

〔草部〕黄芪伤暑自汗，喘促肌热。人参暑伤元气，大汗痿躄，同麦门冬、五味子煎服，大泻阴火，补元气，助金水。甘草生泻火，熟补火，与参、芪同为泻火益气之药。麦门冬清肺金，降

心火，止烦渴咳嗽。黄芩　知母泻肺火，滋肾水。虎杖同甘草煎饮，压一切暑毒烦渴，利小便。

〔果木〕苦茗同姜煎饮，或醋同饮，主伤暑泻痢。石南叶煎服解暑。乌梅生津止渴。西瓜　甜瓜　椰子浆解暑毒。

湿

有风湿、寒湿、湿热。

【风湿】

〔草部〕羌独活　防风　细辛　麻黄　木贼　浮萍　藁本　芎□　蛇床子　黄芪　黄精　葳蕤　秦艽　菖蒲　漏芦　菊花　马先蒿　白蒿　庵□　旋覆　豨莶　苍耳　薇衔　蒴藋　石龙芮　茵蔯　防己　茜根　忍冬　苏子　南星　萆薢　土茯苓　龙常　葱白　薏苡　胡麻　大豆　秦椒　蔓椒　蜀椒红　柏实　松叶　沉香　龙脑　蔓荆　皂荚　枸杞　五加皮　桂枝　伏牛花　厚朴与苍术、橘皮同除湿病。

〔石部〕磁石　白石英

〔虫鳞〕蝎风淫湿痹，炒研入麝香，酒服。鳝鱼湿风恶气，作臛食。

【寒湿】

〔草部〕苍术除上中下三焦湿，发汗利小便，逐水功最大。湿气身重作痛，熬膏服。〇诸方详见本条。草乌头除风湿，燥脾胃，同苍术制煮作丸服。附子　乌头　芫花　王孙　狗脊　牛膝　山柰　红豆蔻　草果　蠡实　艾叶　木香　杜若　山姜　廉姜

〔谷菜〕葡萄酒　烧酒　豆黄　生姜　干姜　芥子　蒜、葫　檖香

〔果木〕吴茱萸　胡椒　榄子　莲实　桂心　丁香　樟脑　乌药　山茱萸

〔兽部〕貘皮　木狗皮　诸兽毛皮毡

〔火部〕火针

【湿热】

〔草部〕山茵陈　黄芩　黄连　防己　连翘　白术　柴胡　苦参　龙胆草　车前　木通　泽泻　通草　白鲜　茯草　半夏　海金沙　地黄　甘遂　大戟　萱草　牵牛气分。大黄血分。营实根　夏枯草

〔谷菜〕赤小豆　大豆黄卷　薏苡仁　旱芹丸

服。干姜　生姜

〔木部〕椿白皮　茯苓　猪苓　酸枣　柳叶　木槿　榆皮

〔介石〕蚬子下湿热气。滑石　石膏　矾石　绿矾

火热

有郁火、实火、虚火、气分热、血分热、五脏热、十二经热。

【升散】

〔草部〕柴胡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除肌热潮热，寒热往来，小儿骨热疳热，妇人产前产后热。〇虚劳发热，同人参煎服。升麻解肌肉热，散郁火。葛根解阳明烦热，止渴散郁火。羌活散火郁发热。白芷散风寒身热，浴小儿热。薄荷汁骨蒸劳热。水萍暴热身痒，能发汗。香附散心腹客热气郁。

【泻火】

〔草部〕黄连泻肝、胆、心、脾火，退客热。黄芩泻肺及大肠火，肌肉骨蒸诸热。〇肺热如火燎，烦躁咳嗽引饮，一味煎服。胡黄连骨蒸劳热，小儿疳热，妇人胎蒸。秦艽阳明湿热劳热，潮热骨蒸。沙参清肺热。桔梗肺热。龙胆肝胆火，胃中伏热。青黛五脏郁火。蛇莓　白鲜皮　大青并主时行腹中大

热。连翘少阳、阳明、三焦、气分之火。青蒿热在骨间。恶实食前挼吞三枚，散诸结节筋骨烦热毒。灯笼草骨热，肺热。积雪草暴热，小儿热。虎杖压一切热毒。茵陈去湿热。景天身热，小儿惊热。钓藤平心肝火，利小便。〇同甘草、消石服，治小儿惊热。酸浆　防己　木通　通草　灯心　泽泻　车前　地肤　石韦　瞿麦并利小便，泄火热。乌韭热在肠胃。屋游热在皮肤。土马鬃骨热烦败。大黄泻诸实热不通，足太阴、手足阳明、厥阴五经血分药。

〔菜果〕荠苨子　李叶　桃叶　枣叶

〔木部〕楮叶　楝实　羊桃　秦皮　梓白皮并浴小儿身热。栀子心肺胃小肠火，解郁利小便。鼠李根皮身皮热毒。木兰皮身热面疱。桑白皮虚劳肺火。地骨皮泻肺火肾火胞中火，补正气，去骨间有汗之蒸，同防风、甘草煎服。溲疏皮肤热，胃中热。竹叶　竹茹　竹沥并主烦热有痰。荆沥热痰。

〔水石〕雪水　冰水　井水并除大热。石膏除三焦、肺、胃、大肠火，解肌，发汗，退热。潮热，骨蒸，发热，为丸散服。〇食积痰火，为丸服。〇小儿壮热，同青黛丸服。长石胃中热，四肢寒。理石营卫中大热烦毒。方解石胸中留热。玄精石风热。凝水石身热，皮中如火烧，烦满，水饮之。凉血降火。食盐　卤碱除大热。消石五脏积热。朴消胃中结热。〇紫

雪、碧雪、红雪、金石凌，皆解热结药也。玄明粉胃中实热，肠中宿垢。

〔虫介〕白颈蚯蚓解热毒狂烦。雪蛆　玳瑁凉心解毒。

〔兽部〕犀角泻肝、凉心、清胃，解大热诸毒气。牛黄凉心肝。羚羊角风热寒热。象牙骨蒸热。牛胆　猪胆　熊胆并除肝火。白马胫骨煅过，降火可代芩、连。

〔人部〕人中白降三焦、膀胱、肝经相火。人溺滋降火甚速。人屎大解五脏实热，骨蒸劳热。

【缓火】

〔草部〕甘草生用，泻三焦、五脏六腑火。黄芪泻阴火，补元气，去虚热。无汗则发，有汗则止。人参与黄芪、甘草三味，为益气泻火、除肌热、躁热之圣药，甘温除大热也。麦门冬降心火，清肺热虚劳客热，止渴。五味子与人参、麦门冬三味，为清金滋水、泻火、止渴、止汗、生脉之剂。天门冬肺劳风热，丸服。〇阴虚火动有痰热，同五味子，丸服。〇妇人骨蒸，同生地黄丸服。葳蕤五劳七伤虚热。〇煎服，治发热、口干、小便少。白术除胃中热、肌热，止汗。〇妇人血虚、发热，小儿脾虚、骨蒸，同茯苓、甘草、芍药煎服。茅根　地筋客热在肠胃。甘蔗根　菰根　芦根　天花粉并主大热烦渴。栝蒌根润肺、降火、化痰。〇饮酒发热，同青黛、姜汁丸服。〇妇人月经不调，夜热痰嗽，同青黛、香附末服。

〔菜谷〕山药除烦热，凉而补。小麦客热烦渴，凉心。粱米脾胃客热。麻仁虚劳客热，水煎服。

〔果部〕梨消痰降火，凉心肺。柿凉肺，压胃热。李曝食，去骨间劳热。乌梅下气除热。马槟榔热病，嚼食。蕉子凉心。甘蔗解热。

〔介禽〕鳖肉同柴胡诸药丸服，治骨蒸。鸭肉　鸽肉并解热。

〔兽人〕兔肉凉补。豪猪肉　猪肉肥热人宜食之。猪乳　酥酪　醍醐　人乳

【滋阴】

〔草部〕生地黄诸经血热，滋阴退阳。〇蜜丸服，治女人发热成劳。〇蜜煎服，治小儿壮热，烦渴昏沉。熟地黄血虚劳热，产后虚热，老人虚燥。同生地黄为末，姜汁糊丸，治妇人劳热。玄参烦躁骨蒸，滋阴降火，与地黄同功。治胸中氤氲之气，无根之火，为圣剂。同大黄、黄连丸服，治三焦积热。当归血虚发热，困渴引饮，目赤面红，日夜不退，脉洪如白虎证者，同黄芪煎服。丹参冷热劳，风邪留热。同鼠屎末服，主小儿中风，身热拘急。牡丹治少阴、厥阴血分伏火，退无汗之骨蒸。知母心烦，骨热劳往来，产后蓐劳，热劳。泻肺命火，滋肾水。

〔木部〕黄檗下焦湿热，滋阴降火。

【各经火药】肝气，柴胡。血，黄芩。心气，麦门冬。血，黄连。脾气，白芍药。血，生地黄。肺气，石膏。血，栀子。肾气，知母。血，黄檗。胆气，连翘。血，柴胡。小肠气，赤茯苓。血，木通。大肠气，黄芩。血，大黄。膀胱气，滑石。血，黄檗。胃气，葛根。血，大黄。三焦气，连翘。血，地骨。包络气，麦门冬。血，牡丹皮。

【各经发热药】肝气，柴胡。血，当归。心气，黄连。血，生地黄。脾气，芍药。血，木瓜。肺气，石膏。血，桑白皮。肾气，知母。血，地黄。胆气，柴胡。血，栝蒌。小肠气，赤茯苓。血，木通。大肠气，芒硝。血，大黄。膀胱气，滑石。血，泽泻。胃气，石膏。血，芒硝。三焦气，石膏。血，竹叶。包络气，麦门冬。血，牡丹皮。

诸气

怒则气逆，喜则气散，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结，炅则气泄，寒则气收。

【郁气】

〔草部〕香附心、腹、膀胱连胁下气妨，常日忧愁。总解一切气郁，行十二经气分，有补有泻，有升有降。苍术消气块，解气郁。抚芎与香附、苍术总解诸郁。木香心腹一切滞气。和胃气，泄肺气，行肝气。凡气郁而不舒者，宜用之。冲脉为病，逆气里急。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〇中气，竹沥、姜汁调灌。〇气胀，同诃

子丸服。〇一切走注，酒磨服。藿香快气。鸡苏　紫苏顺气。薄荷去愤气。

〔谷菜〕赤小豆缩气，散气。莱菔子练五脏恶气，化积滞。葱白除肝中邪气，通上下阳气。胡荽热气结滞，经年数发，煎饮。莴苣　白苣开胸膈拥气。马齿苋诸气不调，煮粥食。黄瓜菜通结气。

〔果木〕杏仁下结气，同桂枝、橘皮、诃黎勒丸服。青橘皮疏肝散滞，同茴香、甘草末服。槟榔宣利五脏六腑壅滞，破胸中一切气，性如铁石。大腹皮下一切气。栀子五藏结气，炒黑煎服。梨木灰气积郁冒。橄榄　毗黎勒开胃下气。榆荚仁消心腹恶气，令人能食。

〔石兽〕铁落胸膈热气，食不下。长石胁肋肺间邪气。麝香　灵猫阴

〔人部〕人尿一切气块，煎苦参酿酒饮。

【痰气】

〔草部〕半夏消心、腹、胸胁痰热结气。贝母散心胸郁结之气，消痰。桔梗　前胡　白前　苏子并主消痰，一切逆气。射干散胸中痰结热气。芫花诸般气痛，醋炒，同玄胡索服。威灵仙宣通五脏，去心腹冷滞，推陈致新。〇男妇气痛，同韭根、乌药、鸡子煮酒服。牵牛利一切气壅滞。〇三焦壅滞，涕唾痰

涎，昏眩不爽，皂角汁丸服。〇气筑奔冲，同槟榔末服。

〔谷菜〕荞麦消气宽肠。黑大豆调中下气。生姜心胸冷热气。〇暴逆气上，嚼数片即止。莱菔子　白芥子消痰下气

〔果部〕山楂行结气。橘皮痰隔气胀，水煎服。〇下焦冷气，蜜丸服。橙皮消痰下气，同生姜、檀香、甘草作饼服。柚皮消痰下气，及愤懑之痰，酒煮蜜拌服。枸橼皮除痰，止心下气痛。金橘下气快肠。枇杷叶下气止呕。杨梅除愤愦恶气。

〔木部〕枳实　枳壳　茯苓破结气，逐痰水。桑白皮下气消痰。皂荚一切痰气，烧研，同萝卜子、姜汁，蜜丸服。

〔介部〕龟甲抑结气不散，酒炙，同柏叶、香附丸服。牡蛎惊恚怒气，结气老血。担罗同昆布作羹，消结气。

【血气】

〔草部〕当归气中之血。芎□血中之气。蓬莪茂气中之血。姜黄血中之气。三棱血中之气。郁金血气。玄胡索

〔木部〕乳香　没药　骐驎竭　安息香并活血散气。

【冷气】

〔草部〕艾叶心腹一切冷气、恶气，捣汁服。附子升降诸气，煎汁入沉香服。乌头一切冷气，童尿浸，作丸服。肉豆蔻　草豆蔻　红豆蔻　高凉姜　益智子　荜

茇　毕勃没　缩砂　补骨脂　胡卢巴　蒟酱并破冷气。五味子奔豚冷气，心腹气胀。

〔菜部〕蒜、葫　芸薹　蔓菁　芥　干姜　蔊菜　秦荻藜　马蕲并破冷气。茴香肾邪冷气，同附子制为末服。白芥子腹中冷气，微炒为丸服。

〔果木〕蜀椒解郁结。其性下行通三焦。凡人食饱气上，生吞一二十枚即散。秦椒　胡椒　毕澄茄　吴茱萸　食茱萸　桂　沉香　丁香　丁皮　檀香　乌药　樟脑　苏合香　阿魏　龙脑树子并破冷气，下恶气。厚朴男女气胀，饮食不下，冷热相攻，姜汁炙研末，饮服。诃黎勒一切气疾，宿食不消，每夜嚼咽。

〔金石〕金屑破冷气。黑铅肾脏气发，同石亭脂、木香、麝香丸服。铜器炙熨冷气痛。车辖冷气走痛，烧淬水服。白石英心胃中冷气。紫石英寒热邪气。补心气，养肺气。灵砂治冷气。升降阴阳，既济水火。玄精石　砒石　硇砂元脏虚冷气痛，同桃仁丸服。〇又同川乌头丸服。硫黄一切冷气积痛，同青盐丸服。〇同消石、青皮、陈皮丸服。

〔鱼禽〕鳢鱼下一切气，同胡椒、大蒜、小豆、葱，水煮食。黄雌鸡　乌雌鸡并治冷气着床。

痰饮

痰有六：湿、热、风、寒、食、气也。饮有五：支、留、伏、溢、悬也。皆生于湿。

【风寒湿郁】

〔草〕半夏行湿下气，湿去则涎燥，气下则痰降，乃痰饮主药。法制半夏可咀嚼。〇胸膈痰壅，姜汁作饼煎服。〇停痰冷饮，同橘皮煎服。〇中焦痰涎，同枯矾丸服。〇结痰不出，同桂心、草乌头丸服。〇支饮作呕，同生姜、茯苓煎服。〇风痰湿痰，清壶丸。〇风痰，辰砂化痰丸。〇气痰，三仙丸。〇惊痰，辰砂半夏丸。〇老人风痰，半夏硝石丸。〇小儿痰热，同南星入牛胆阴干丸服。天南星除痰燥湿。〇壮人风痰，同木香、生姜煎服。〇痰迷心窍，寿星丸。〇小儿风痰，抱龙丸。苍术消痰水，解湿郁，治痰夹淤血成囊。白术消痰水，燥脾胃。〇心下有水，同泽泻煎服。〇五饮酒癖，同姜、桂丸服。旋覆花胸上痰结，唾如胶漆，及膀胱留饮，焙研蜜丸服。威灵仙心膈痰水，宿脓久积。〇停痰宿饮，喘咳呕逆，同半夏、皂角水丸。麻黄散肺经火郁，止好唾痰喘。细辛破痰利水，开胸中滞结。薄荷小儿风涎要药。苏子治风顺气消痰。佛耳草除痰压时气。附子胃冷湿痰呕吐，同半夏、生姜丸服。乌头　天雄　白附子并主风痰湿痰。草乌头胸上冷痰，食不下，心腹冷痰作痛。紫金牛风痰。百两金风涎。艾叶口吐清水，煎服。防己膈间支饮喘满，木防己汤。葶苈胸中痰饮结气。人参胸中痰，变酸水，逆黄。肉豆蔻冷气呕沫，同半夏、木香丸。益智子上膈客寒，吐沫。草豆蔻　高凉姜　廉姜　荜茇　红豆蔻　蒟酱　狼毒

〔菜谷〕干姜并主冷痰，燥湿温中。生姜除湿，去痰，下气。〇痰厥卒风，同附子煎服。芥及子　白芥子痰在胁下及皮里膜外，非此莫除。〇同白术丸服。〇同苏子、莱菔子丸，下痰气。米醋　烧酒

〔果木〕木瓜　楂子　榅桲　橙皮　柚皮并去湿痰水唾。橘皮除湿痰留饮，呕哕反胃。〇二陈汤。〇润下丸。〇宽中丸。〇痰膈胸中热胀，水煎服。〇嘈杂吐清水，为末舐之。〇下焦冷痰，丸服。槟榔消谷下气，逐水除痰澼，为末汤服。〇呕吐痰水，同橘皮煎或末服。大腹皮　都念子　都咸子　蜀椒温中除湿，心腹留饮。〇椒目，同巴豆丸服，治留饮腹痛。吴茱萸厥阴痰涎。胡椒　毕澄茄　厚朴消痰温中。〇痰壅呕逆，姜汁制末服。沉香冷痰虚热，同附子煎服。杉材肺壅痰滞。皂荚胸中痰结，挼汁熬膏丸服。〇一切痰气，烧研同莱菔子丸服。〇钓痰丸，同半夏、白矾丸含。〇子及木皮，并治风痰。白杨皮浸酒化痰澼。槐胶一切风涎。

〔石虫〕矾石痰涎饮澼。赤石脂饮水成澼，吐水不止，末服一斤良。白僵蚕散风痰结核。〇一切风痰，研末姜汁服。桂蠹寒澼。

【湿热火郁】

〔草〕栝蒌降火清金，涤痰结。〇清痰利膈，同半夏熬膏服。〇胸痹痰嗽，取子同薤白煎服。〇饮酒痰澼，胁胀呕吐腹鸣，同神曲

末服。贝母化痰降气，解郁润肺。〇痰胀，同厚朴丸服。前胡　柴胡　黄芩　桔梗　知母　白前　紫菀　麦门冬　灯笼草　鸭跖草　悬钩子　解毒子　辟虺雷　草犀　泽泻　舵菜　山药　竹笋

〔果木〕乌梅　林檎　白柿　盐麸子　甘蔗汁　梨汁　藕汁　茗　皋芦叶　蕤核　枳实　枳壳胸膈痰澼，停水痞胀，为末服。桑白皮上焦痰气。荆沥烦热痰唾，漾漾欲吐。竹沥去烦热，清痰养血。痰在经络四肢及皮里膜外，非此不达、不行。竹茹　竹叶痰热呕逆。木槿花风痰壅逆，研末汤服。茯苓膈中痰水，淡渗湿热。诃黎勒降火消痰。〇叶亦下气消痰。天竹黄

〔金石〕铅　铅霜　铅丹　胡粉　铁华粉并降风热惊痰。密陀僧痰结胸中不散，醋、水煮过，为末，每酒水煎二钱饮。灵砂上盛下虚，痰涎壅逆。水银小儿惊热风涎。蓬砂　浮石

〔虫鳞〕五倍子并化顽痰，解热毒。百药煎清金化痰，同细茶、海螵蛸丸服。海螵蛸

〔介兽〕海蛤　文蛤　蛤粉　牡蛎并化湿痰、热痰、老痰。烂蚬壳心胸痰水，吞酸，烧服。牛黄化热痰。阿胶润肺化痰，利小便。

【气滞食积】

〔草部〕香附子散气郁，消饮食痰饮，利胸膈。〇停痰宿饮，同半夏、白矾、皂角水，丸服。鸡苏消谷，除酸水。苏叶

〔谷菜〕曲　神曲　麦蘖并消食积痰饮，下气。醋莱菔及子消食下痰，有推墙倒壁之功。仙人杖菜去冷痰澼。蔊菜消食，豁冷痰。桑耳癖饮积聚。〇留饮宿食，同巴豆蒸过丸服。蘑菰　茼蒿

〔果石〕山楂并消食积痰。盐杨梅消食去痰，作屑服。银杏生食降痰。杏仁　雄黄　粉霜　轻粉　金星石　青礞石　硇砂　绿矾并消痰涎积癖。银朱痰气结胸，同矾石丸服，有声自散。石膏食积痰火，煅研醋糊丸服。

〔介禽〕马刀　牡蛎　魁蛤痰积。蚌粉痰涎结于胸膈，心腹痛日夜不止，或干呕，以巴豆炒赤，去豆，醋糊丸服。鬼眼睛痰饮积及湿痰、心腹痛，烧研酒服。五灵脂痰血凝结，同半夏姜汁丸服。

【宣吐】人参芦　桔梗芦　藜芦　三白草汁。恒山　蜀漆　郁金同藜芦末。杜衡　石苋　石胡荽汁。离鬲草汁。附子尖　土瓜根　及己　苦参　地松　豨莶　羊踯躅　紫河车　虎耳草　芭蕉油　萝卜子　苦瓠　瓜蒂　苦茗　乌梅

酸榴皮　梨汁　桐油　皂荚　栀子　相思子　松萝　热汤　齑水　盐卤水　石绿　石青　石胆　白青　砒石　密陀僧　矾石　大盐　虾汁

【荡涤】甘遂直达水气所结之处。芫花胸中痰水，胁下饮澼。荛花肠胃留澼。大戟湿热水澼。续随子痰饮宿滞。牵牛痰饮宿脓。大黄　射干　桃花宿水痰饮积滞，为末水服，或作饼食，取利。接骨木下水饮。巴豆寒澼宿食，大便闭，酒煮三日夜，煎丸水下。〇风痰湿病，安掌心取汗。芒消　朴消

脾胃

有劳倦内伤，有饮食内伤，有湿热，有虚寒。

【劳倦】

〔草部〕甘草补脾胃，除邪热，益三焦元气，养阴血。人参劳倦内伤，补中气，泻邪火。〇煎膏合姜、蜜服。黄芪益脾胃，实皮毛，去肌热，止自汗。黄精　葳蕤补中益气。白术熬膏服良。苍术安脾除湿，熬膏作丸散，有四制、八制、坎离、交感诸丸。柴胡平肝，引清气自左而上。升麻入胃，引清气自右而上。芍药泻肝，安脾肺，收胃气。石斛厚脾胃，长肌肉。使君子健脾胃，除虚热。连翘脾胃湿热。木香　甘松香　藿香　缩砂蜜　白豆蔻　紫苏

〔菜谷〕罗勒　莳萝　马芹并理元气。檖香同生姜炒黄丸服，开胃进食。茼蒿　荠菜　苜蓿　蒸菜　仙人杖草　草豉　胡萝卜　芋　山药　石耳　蘑菰　鸡□　五芝　胡麻　小麦　大麦　雀麦　糯　粳　籼　稷　黍　蜀秫　粱　粟　秫□子　稗子　稂　东廧　雕胡　蓬子　水粟　□草米　蓲草米　薏苡　罂子粟　黑大豆　赤小豆　绿豆　白豆　豌豆　蚕豆　豇豆　扁豆　刀豆　豆豉　豆腐　豆黄壮气润肌。以猪脂和丸，每服百丸，即易肥健，甚验。〇脾弱不食，同麻子熬香研，日服。陈廪米　青精饭　诸米粥　饴糖　酒　糟

〔果木〕大枣同姜末点服。仲思枣　木瓜　柰　白柿　橘皮　钩栗　橡子　榛子　龙眼　橄榄　榧子　槟榔　大腹皮　桄榔面　□木面　波罗蜜　无花果　摩厨子　芡实　莲实　藕　甘蔗　沙糖　凫茈　清明柳枝脾弱、食不化似翻胃，煎汤煮小米，滚面晒收，每用烹食。沉香　檀香　诃黎勒　厚朴　茯苓

〔水石〕潦水　甘澜水　立春清明水　太一余粮　白石脂　石面　代赭石

〔虫部〕蜂蜜　蚕蛹　乳虫

〔鳞介〕龙齿　鳟　鲻　鲪　鳜　鲌　鲫　鲂　鲤　鲈　鳜　鲳　鲨　白鲞　鲶残鱼　比目鱼　虾　鳖　淡菜　海□

〔禽兽〕鸡　雉　鹳雉　英鸡　凫　鸬□　鹭　鹬　雀　突厥雀　鸠　青□　桑鹰　莺　鹘嘲　猪脾舌　狗肉　羊肉　牛肉　牛腔　虎肉　兔肉

【虚寒】

〔草部〕附子　草豆蔻　高凉姜　山姜　廉姜　益智子　荜茇　蒟酱　肉豆蔻

〔菜谷〕干姜　生姜　蒜　韭　薤　芥　芜菁　糯米　秫　烧酒

〔果木〕胡椒　毕澄茄　秦椒　蜀椒　吴茱萸　食茱萸　丁香　桂

【食滞】

〔草部〕大黄荡涤宿食，推陈致新。地黄去胃中宿食。香附　三棱　莪茂　木香　柴胡消谷。荆芥　薄荷　苏荏　水苏并消鱼鲙。青黛　越王余筭　海

藻　肉豆蔻　草果　缩砂　蒟酱　红豆蔻　仙茅

〔谷菜〕大麦　荞麦　豆黄　蒸饼　女曲　黄蒸　曲　神曲同苍术丸服。红曲　蘖米　麦蘖　饴糖　酱　醋　酒　糟　蒜　葱　胡葱　胡荽　白菘　莱菔　芜菁　姜

〔果木〕杏仁停食，用巴豆炒过，末服。橘皮为末，煎饮代茶。青皮盐、醋、酒、汤四制为末，煎服。柑皮　橙皮　柚皮　木瓜　榅桲　山楂消肉。柰子　杨梅　银杏生食。槟榔　大腹子　榧子　无漏子　茶　凫茈　蜀椒　胡椒　毕澄茄　茱萸　巴豆一切生冷硬物。阿魏消肉。皂荚　楸白皮　厚朴　乌药　樟材　檀香　桂食果腹胀，饭丸吞七枚。诃黎勒　枳实　郁李仁

〔水土〕齑水吐。浆水消。生熟汤消。百草霜　梁上尘

〔金石〕朴消食饮热结。青礞石食积宿滞，同巴豆等丸服。水中白石食鲩成瘕，烧淬水服，七次，利下。食盐酒肉过多胀闷，擦牙漱下，如汤沃雪。硇砂消肉。蓬砂　孔公孽

〔介禽〕鳖甲　淡菜　海月　白鲞并消宿食。鳝

头烧服，去痞症，食不消。凫　鸡屎白　鹰屎白　雀屎白　鸽屎　五灵脂

【酒毒】

〔草部〕葛花　葛根汁　白茅根汁　水萍　菰笋　秦艽　苦参　地榆　菊花酒醉不语，为末酒服。悬钩子　木鳖子醋磨。天南星同朱砂丸服，解酒毒积毒。五味子　山姜花　高凉姜　红豆蔻　缩砂　白豆蔻　蒟酱　肉豆蔻　蠡实　蕉子

〔谷菜〕麦苗汁　丹黍米饮酒不醉。黑大豆　赤小豆　腐婢　绿豆　蚕豆苗煮食。扁豆　豆腐烧酒醉死，切片贴身。豉同葱白煎。曲　萝卜　蔓菁大醉不堪，煮粥饮汁。〇根蒸三次研末，酒后水服二钱，不作酒气。白菘解酒醉不醒，研子一合，井水服。水芹　苦苣　白苣　苦竹笋　酸笋　越瓜　甜瓜

〔果木〕橘皮　柑皮　橙皮　柚皮　金橘　杨梅干屑服之，止呕吐酒。乌梅　榔梅　梨　楂子　榅桲　柿　椑柿　银杏　橄榄　槟榔　波罗蜜　都桷子　枳椇子　盐麸子　醋林子　甘蔗　沙糖　石蜜　藕　芰　西瓜　丁香　长寿仙人柳酒病，为末酒服。河边木端午投酒中饮之，令人不醉。桑椹

汁　苦竹叶

〔水石〕新汲水烧酒醉死，浸发及手足，仍少灌之。食盐擦牙漱咽，解酒毒。先食一匙，饮酒不醉。蓬砂服之，饮酒不醉。雄黄饮酒成癖，遇酒即吐，同巴豆、蝎梢、白面丸服。石灰酒毒下痢，泥煅，醋糊丸服。铅霜

〔虫鱼〕五倍子　□鱼　黄颡鱼

〔介部〕蚌　蛎黄　蛤蜊　车螯　田螺　蜗螺　海月

〔禽兽〕鸡内金消酒积，同豆粉丸服。五灵脂酒积黄肿，入麝丸服。猳猪项肉酒积黄胀，同甘遂服，取下酒布袋。猪肾酒积，掺葛粉炙食。牛腲　狐胆　麝香并解酒毒。鹿茸饮酒成泄，冲任虚寒，同狗脊、白蔹丸服。驴蹄底饮酒过度，欲至穿肠，水煮浓汁冷饮。

吞酸嘈杂

有痰食热证。〇有阳气下陷虚证。

【痰食】

〔草部〕苍术　香附　黄连　蓬莪茂　缩砂仁　半夏　鸡苏生食。荠苨生食，去肠间酸水。旋覆花

〔菜谷〕萝卜食物作酸，生食即止。米醋破结气，心中酸水

痰饮。神曲　麦蘖

〔果木〕橘皮　木瓜　楂子　榠楂　榅桲　山楂并除心间酸水，止恶心。胡桃食物醋心，以干姜同嚼下，立止。槟榔醋心吐水，同橘皮末服。大腹皮痰隔醋心，同疏气药，盐、姜煎服。厚朴吐酸水，温胃气。樟材宿食不消，常吐酸臭水，煎汤服。皂荚子心嚼食，治膈痰吞酸。栀子

〔虫兽〕蚬壳吞酸心痛，烧服。羊屎煎酒服。头垢噫吐酸浆，以浆水煎服一杯。

【阳陷】

〔草部〕人参消胸中痰变酸水。〇妊娠吐水，心酸痛，不能饮食，同干姜丸服。柴胡除痰热。升麻　葛根凡胃弱伤冷，郁遏阳气者，宜三味升发之。茱萸胃冷口酸流清水，心连脐痛，同厚朴末、鲫鱼肉丸服。廉姜胃口冷，吐清水。草豆蔻　益智子　红豆蔻　高良姜

〔木鳞〕吴茱萸醋心甚者，煎服。有人服之，二十年不发也。鱼鲙心下酸水。

噎膈

噎病在咽嗌，主于气，有痰有积。膈病在膈膜，主于血，有挟积、挟饮澼、挟瘀血及虫者。

【利气化痰】

〔草部〕半夏噎膈反胃，大便结者，同白面、轻粉作丸煮食，取利。山豆根研末，橘皮汤下。昆布气噎，咽中如有物，吞吐不出，以小麦煮过，含咽。栝楼胸痹咽塞，同薤白、白酒煮服。芦根五噎吐逆，煎服。天南星　前胡　桔梗　贝母　香附子　紫苏子　木香　藿香　泽泻　缩砂　茴香　高凉姜　红豆蔻　草果　白豆蔻

〔菜果〕生姜咽中有物，吞吐不出，含之一月愈。〇噎气，姜入厕内浸过，漂晒研末，入甘草末服。橘皮卒气噎，去白焙研，水煎服。〇胸痹咽塞，习习如痒，唾沫，同枳实、生姜煎服。槟榔五膈五噎，同杏仁以童尿煎服。青橘皮

〔木部〕厚朴　茯苓　沉香膈气，同木香、乌药、枳壳为末，盐汤下。檀香　苏合香　丁香　枳壳　枳实

【开结消积】

〔草部〕三棱治气胀，破积气。〇反胃，同丁香末服。蓬莪茂破积气，治吐酸水。郁金破恶血，止痛。阿魏五噎膈气，同五灵脂丸服。威灵仙噎膈气，同蜜煎服，吐痰。凤仙子噎食不下，酒浸晒研，酒丸服。马蹄香噎食膈气，为末，酒熬膏服。紫金牛治噎膈。板蓝汁治噎膈，杀虫，频饮。红蓝花噎膈拒食，同血竭浸酒服。荛花　甘遂梅核气，同木香末服。大黄食已即吐，大便结，同甘草煎服。

〔谷菜〕杵头糠膈气噎塞，蜜丸噙咽。〇卒噎，噙之咽汁，或煎饮。荞麦秸灰淋取碱，入蓬砂服，治噎食。韭汁去胃脘血。入盐，治噎膈。入姜汁、牛乳，治反胃。

〔果木〕乌芋主五噎膈气。乌梅　杏仁　山楂　桃仁　桑霜消噎食积块。巴豆霜

〔水石〕粮罂中水饮之，主噎疾杀虫。浸蓝水主噎疾，温饮一杯，杀虫。梁上尘主噎膈食积。硇砂噎膈吐食，有积癥，用之神效。〇荞面包煅，同槟榔、丁香末，烧酒服。〇同人言、黄丹各升打过，同桑霜末，烧酒服。〇同平胃散末，点服二钱，当吐黑物如石。黑铅膈气，同水银、人言结砂，入阿魏丸服。〇灰，同醋熬膏，蒸饼和丸服。绿矾面包泥固煅研，枣肉丸服。〇鲫鱼留胆去肠，酿煅末服。白矾治噎膈，化痰澼，蒸饼丸服。〇或同硫黄炒过，入朱砂丸服。雄黄　轻粉　石碱　蓬砂　砒石并化积垢，通噎膈。

〔服器〕寡妇木梳烧灰，钥匙汤下。

〔虫鳞〕蛇含虾蟆煅研酒服。蜣螂同地牛儿用，治噎膈。壁虎噎膈反胃，炒焦入药用。鲫鱼膈气，酿大蒜，泥包煨焦，和平胃散，丸服。

〔禽兽〕鸠食之不噎。巧妇窠噎膈，烧研酒服，神验。鹏雏煅研酒服。五灵脂噎膈痰涎夹血。鸬鹚头烧研酒服。鹰粪食哽，烧灰，水服。白鹅尾毛噎食，烧灰，饮服。鸡嗉噎气不通，烧研，入木香、沉香、丁香，红枣丸服。狼喉结噎疾，

晒研，以五分入饭食。白水牛喉噎膈，结肠不通，醋炙五次，为末，每服一钱，饮下，立效。狗宝噎食病，每用一分，以威灵仙、食盐浸水服，日三服，三日愈。黄狗胆和五灵脂末，丸服。狗屎中粟噎膈吐食，淘净煮粥，入薤白、沉香末食。狸骨噎病，不通饮食，炒研白汤服。羚羊角噎塞不通，研末，饮服二钱，日三。

〔人部〕野人粪治噎膈，同阿魏末，以姜片蘸食。人溺秋石噎病，每服一钱。人淋石治噎食，俗名涩饭病，磨汁服。人癖石消坚，治噎膈。天灵盖噎膈，用七个同黑豆煅研，酒服一钱。人胆噎膈病，盛糯米阴干取黑色者，每服十五粒，通草汤下。胞衣水膈气反胃，饮一钟，当有虫出。头垢主噎疾，以酸浆煎膏用之，立愈。人屎烧服。

反胃

主于虚，有兼气、兼血、兼火、兼寒、兼痰、兼积者。病在中下二焦。食不能入，是有火。食入反出，是无火。

【温中开结】

〔草部〕附子温中破积。〇反胃不下食，以石灰泡热，姜汁淬三次，同丁香、粟米煎服，或为末舐，或为丸噙。〇或包丁香，以姜汁煮焙丸服。白豆蔻脾虚反胃，同丁香、缩砂、陈廪米，姜汁丸服。白芷血风反胃，猪血蘸食。木香同丁香煎服，治反胃关格。王瓜反胃，烧研酒服。或入平胃散末。木鳖子三十个去皮油，

牛涎、蜂蜜各半斤，石器慢熬干研，日取一匙入粥食。火杴草焙末蜜丸。荜茇　草豆蔻　红豆蔻　高凉姜　肉豆蔻　藿香　抚芎　苏子　前胡　香附　半夏并温中消食止吐。三棱同丁香末服。益智子客寒犯胃，多唾沫。

〔谷菜〕干饧糟同姜捣饼焙研，入甘草、食盐服。韭菜炸熟，盐醋吃十顿，治噎膈反胃。生姜汁煮粥食。〇麻油煎研，软柿蘸食。白芥子酒服二钱。紫芥子　大蒜　干姜　兰香作饼。莳萝　茴香　杵头糠　萝卜蜜煎细嚼。薤白

〔果木〕槟榔　青皮　橘皮西壁土炒，姜、枣煎服。胡椒醋浸七次，酒糊丸服，或加半夏或同煨姜煎服。毕澄茄吐出黑汁者，米糊丸服。枇杷叶同人参、丁香煎服。栗子壳煮汁。松节煎酒。千槌花煮汁。丁香盐梅丸咽。〇姜、蔗汁丸服。〇木香同煎服。桂心　沉香　檀香　茯苓　厚朴　枳实

〔金石〕雄黄　雌黄同甘草丸服。铅灰醋熬，蒸饼丸服。铅丹坠痰消积，同白矾、石亭脂煅研，丸服。水银同铅结砂，入硫黄、官桂为末，姜汁服，清镇反胃。灵砂镇坠反胃神丹也。赤石脂蜜丸服。砒石同巴豆、附子，黄蜡丸服。白矾　丹砂　釜煤　朴消　蓬砂　轻粉　硇砂

〔鳞介〕烂蛤烧服。蚌粉姜汁服。〇同田螺壳灰、乌梅烧

研，人参汤服。鲫鱼酿绿矾，煅研服。鲤鱼童尿浸煨，研末入粥食。

〔禽兽〕抱出鸡子壳酒服。鸡膍胵皮烧研酒服。鹅鹕皮毛烧研酒服。五灵脂狗胆汁丸，热姜酒磨服。〇或加沉香、木香、阿魏。猫胞衣煅研，入朱砂噙。虎肚煅研，入平胃散末服。虎脂切块，麻油浸收，每以酒一钟，和油一杯服。不问久近皆效。猬皮煮汁服，或炙食，或烧灰酒服。白马尿热饮。驴尿已上并能杀虫。驴屎　羊屎五钱，童尿煎服。牛齝草同杵头糠、糯米粉、牛乳和丸煮食。羊胲子煅研，入枣肉、平胃散末，沸汤点服。

【和胃润燥】

〔草部〕人参止反胃吐食，煎饮或煮粥食，或同半夏、生姜、蜜煎服。白术　芍药　芦根止反胃五噎吐逆，去膈间客热，煮汁服。茅根反胃上气，除客热在胃，同芦根煎汁饮。

〔谷菜〕山药　粟米作丸，醋煮吞。罂粟同人参、山药煮食。陈仓米水煎服，或炊焙为末，入沉香末服。马齿苋饮汁。柳蕈煎服。莼心　麻仁　胡麻油

〔果木〕杏仁　桃仁　梨插丁香十五粒煨食，止反胃。棠梨叶炒研酒服，止反胃。甘蔗汁同姜汁饮，治反胃。干柿连蒂捣酒服，止反胃，开胃化痰。干枣叶同丁香、藿香煎服，止反胃。石莲入少肉豆蔻末，蜜汤服，止反胃。乌芋主五噎膈气。

梓白皮主反胃。淡竹茹　竹沥

〔水部〕醴泉　井华水并主反胃。

〔土虫〕螺蛳泥每火酒服一钱，止反胃。地龙屎同木香、大黄末，水服，止反胃。白善土醋煅。西壁土　灶中土米饮服三钱。蚕茧反胃吐食，煎汁煮鸡子食之。缲丝汤煮粟米粥食，止反胃。

〔兽禽〕牛羊乳反胃燥结，时时咽之，或入汤剂。牛涎噎膈反胃，以水服二匙，或入蜜，或入麝香，或和糯米粉作丸，煮食。羊肉蒜、薤作生食。羊胃作羹食。乌雄鸡虚冷反胃，入胡荽子煮，食二只愈。乌雌鸡炒香，投酒中一夜饮。反毛鸡同人参、当归煮食。

呕吐

有痰热，有虚寒，有积滞。

【痰热】

〔草部〕葛根大热呕吐，小儿呕吐，荡粉食。泽泻行水止吐。香附妊娠恶阻，同藿香、甘草煎服。黄连　苦耽劳乏呕逆。麦门冬止呕吐、燥渴。前胡化痰止吐。芦根主呕逆不食，除膈间客热，水煮服。或入童尿。干苔煮汁。赤小豆　豌豆止呕逆。绿豆粉　蒔草子

〔果木〕茯苓　猪苓　栀子　楸白皮　梓白皮

止呕逆，下气。苏方木人常呕吐，用水煎服。杨梅止呕吐，除烦愦。枇杷止吐下气。木白皮止呕逆，煮服大佳。叶止呕吐不止。

〔水石〕黄丹止吐逆。胡粉　水银　铅　滑石暴得吐逆，汤服二钱。石膏胃火吐逆。阴阳水饮数口即定。

〔虫兽〕蝉蜕胃热吐食，同滑石末水服。芦蠹虫小儿乳后吐逆，二枚煮汁服。羊屎呕吐酸水，以十枚煎酒服。牛乳小儿吐乳，入葱姜煎服。兔头骨天行吐不止，烧研饮服。

〔人部〕人乳小儿初生吐乳，同籧篨箦、盐少许，煎汁入牛黄服。

【虚寒】

〔草部〕细辛虚寒呕吐，同丁香末服。苍术暖胃消谷，止呕吐。白术胃虚呕逆及产后呕吐。人参止呕吐，胃虚有痰，煎汁入姜汁、竹沥服。〇胃寒，同丁香、藿香、橘皮煎服。〇妊娠吐水，同干姜丸服。艾叶口吐清水，煎服。半夏呕逆厥冷，内有寒痰，同面作弹丸，煮吞之。〇妊娠呕吐，同人参、干姜丸服。〇小儿痰吐，同面包丁香煨熟丸服。南星除痰下气止呕。旋覆花止呕逆不下食，消痰下气。苏子止吐。香薷伤暑呕吐。藿香脾胃吐逆为要药。木香　当归温中，止呕逆。茅香温胃止吐。白豆蔻止吐逆，散冷气，胃冷忽恶心，嚼数枚酒下。〇小儿胃寒吐乳，同缩砂、甘草末饮服。生附子胃寒有痰，同半夏、生姜煎服。缩砂仁　廉姜　白芷　红豆蔻　高凉姜温中下气消食。

〇忽呕清水，含咽即平。肉豆蔻温中下气止吐，及小儿乳霍。益智子胃冷。

〔谷菜〕糯米虚寒吐逆。烧酒　白扁豆　豇豆　干姜　生姜煎醋食。〇又同半夏煎服，去痰下气，杀虫，止呕吐。芥子胃寒吐食。白芥子

〔果木〕橘皮止吐，消痰，温中。〇嘈杂吐清水，去白研末，时舐之。蜀椒止吐，杀虫。胡椒去胃中寒痰，食已即吐水，甚验。毕澄茄　吴茱萸　食茱萸并止冷吐。槟榔止吐水，同橘皮煎服。沉香　檀香　丁香治吐，同陈皮煎服，小儿丸服，或同半夏丸服。厚朴痰壅呕逆不食，姜汁炙研，米饮服。〇主胃冷，吐不止。诃黎勒止呕吐不食，消痰下气，炒研糊丸服。

〔石兽〕赤石脂饮食冷过多，成澼吐水，每酒服方寸匕，尽一斤，终身不吐痰水。硫黄诸般吐逆，同水银研，姜汁糊丸服。鹿髓主呕吐。熊脂饮食呕吐。

【积滞】

〔草谷〕香附子止呕吐，下气消食。缩砂蜜温中，消食，止吐。大黄口中常呕淡泔，煎服。续随子痰饮不下食，呕吐。牵牛　神曲　麦蘖

〔木禽〕巴豆　五灵脂治呕吐汤药不能下者，狗胆丸服。

哕呕

有痰热，有虚寒。

【痰热】

〔草谷菜部〕芦根客热呕哕，煮汁服。茅根温病热哕，同葛根煎服。〇温病冷哕，同枇杷叶煎服。苏叶卒呕不止，浓煎呷。葛根汁干呕不止，呷之。前胡　胡麻呕呕不止，合清油煎服。大麻仁止呕逆，炒研，水绞汁服。小麦　小麦面呕哕不止，醋作弹丸煮熟，热茶吞之，未定再作。赤小豆止呕逆。生姜干呕厥逆时嚼之，亦同半夏煎服，乃呕家圣药。萝卜　蔓菁子

〔果木〕枇杷止吐逆。〇叶下气消痰，呕哕不止，煮汁或嚼汁咽。杨梅止呕哕去痰。枳椇止呕哕，解酒毒。甘蔗止呕哕不息，入姜汁服。茯苓　猪苓　淡竹茹　仙人杖哕气呕逆，煮汁服。

〔水石〕阴阳水　古砖煮汁。滑石

〔虫鳞〕蠮螉　黄蜂子干呕。蝉蜕胃热呕呕。芦蠹虫　海蛤　蛤粉　白蚬壳并止呕呕。蛇蜕止呕。

〔禽兽〕鸡子天行呕逆，水煮浸冷吞之。鸡卵黄炼汁服。雁肪治结热呕逆。水牛肉主呕。

【虚寒】

〔草部〕细辛虚寒呕哕，同丁香、柿蒂汤服。半夏伤寒干呕，为末，姜汤服。〇胃寒哕逆，停痰留饮，同藿香、丁皮煎服。〇支饮作呕，哕逆欲死，同生姜煎服。燕蓐草烧服，止呕哕。白术产后呕哕，同生姜煎服。草豆蔻胃弱呕逆，同高凉姜煎汁和面煮食。高凉姜止胃寒呕哕。荜茇冷痰恶心，末服。〇胃冷流清水，心腹痛，同厚朴、鲫鱼和丸服。白豆蔻胃冷忽恶心，嚼之酒下。益智子　麻黄并止客寒犯胃多唾。桔梗止寒呕。木香　藿香　旋覆花　红豆蔻　肉豆蔻　附子　乌头　蒟酱　苍术

〔谷菜〕糯米　糟笋中酒止哕气呕逆，或加人参及牛乳。烧酒　白扁豆　干姜止干呕。薤止干呕，煮服。芥　兰香啘呕，取汁服。

〔果部〕橘皮除湿消痰止呕。凡呕清水者，去白研末，时舐之。橙皮止恶心，下气消痰。木瓜止呕逆，心膈痰呕。槟榔止恶心，去胸中酸水。楂子同。山楂　葡萄藤叶　蘡薁藤并主呕啘厥逆，煮汁饮。五子实　柿蒂煮汁饮，止咳逆哕气。〇同丁香、生姜煎服。寒加良姜、甘草，痰加半夏，虚加人参，气加陈皮、青皮。槟榔　毕澄茄止寒呕。吴茱萸

〔木石〕梓白皮温病感寒，变为胃啘，煮汁服。丁香胃寒咳逆哕气，煮汁服。诃黎勒呕逆不食，炒研糊丸服。厚朴痰壅呕哕。黄丹　代赭石　硫黄

〔鳞兽〕鱟鱼食之已呕。鲫鱼　石首鱼　鳖肉　羊乳大人干呕，小儿哕啘，时时呷之。青羊肝病后呕逆，作生淡食，不过三次。牛腔　鹿角食后喜呕，烧研同人参末姜汤服。〇小儿哕痰，同大豆末涂乳饮之。獭骨呕哕不止，煮汁饮。

呃逆

呃，音噫，不平也。有寒有热，有虚有实。其气自脐下冲上，作呃呃声，乃冲脉之病。世亦呼为咳逆，与古之咳嗽气急之咳逆不同。朱肱以哕为咳逆，王履以咳嗽为咳逆，皆非也。

【虚寒】

〔草谷菜部〕半夏伤寒呃逆，危证也，以一两，同生姜煎服。紫苏咳逆短气，同人参煎服。乌头阴毒咳逆，同干姜等分，研炒色变，煎服。缩砂同姜皮，冲酒服。麻黄烧烟嗅之立止。细辛卒客忤逆，口不能言，同桂安口中。旋覆花心痞噫不息，同代赭石服。高凉姜　蒟酱　苏子　荏子　紫菀　女菀　肉豆蔻　刀豆病后呃逆，连壳烧服。姜汁久患咳噫，连至四五十声，以汁和蜜煎服，三次立效。〇亦擦背。兰香叶咳噫，以二两同生姜四两捣，入面四两，椒盐作烧饼，煨熟食。

〔果木〕橘皮呃逆，二两去白煎服，或加丁香。荔枝呃噫，七个烧末汤下，立止。胡椒伤寒咳逆，日夜不止，寒气攻胃也，入麝煎酒服。毕澄茄治上证，同高凉姜末煎，入少醋服。吴茱萸止咳逆。〇肾气上筑于咽喉，逆气连属不能出，或至数十声，上下不

得喘息，乃寒伤胃脘，肾虚气逆，上乘于胃，与气相并也，同橘皮、附子丸服。蜀椒呃噫，炒研糊丸，醋汤下。梨木灰三十年结气咳逆，气从脐旁起上冲，胸满气促郁冒，同麻黄诸药丸服。石莲子胃虚呃逆，炒末水服。〇一加丁香、茯苓。榄子　丁香伤寒呃逆及哕逆，同柿蒂末，人参汤下。沉香胃冷久呃，同紫苏、白豆蔻末，汤服。乳香阴证呃逆，同硫黄烧烟熏之，或煎酒嗅。桂心

〔土石〕伏龙肝产后咳逆，同丁香、白豆蔻末，桃仁、茱萸煎汤下。代赭石心痞噫逆。硫黄

〔虫〕黄蜡阴病打呃，烧烟熏之。

【湿热】

〔草果〕大黄伤寒阳证、呃逆、便闭者下之，或蜜兑导之。人参芦因气昏瞀呃噫者，吐之。人参吐利后胃虚膈热而咳逆者，同甘草、陈皮、竹茹煎服。干柿产后咳逆心烦，水煮呷。柿蒂煮服，止咳逆哕气。青橘皮伤寒呃逆，末服。

〔木石〕枳壳伤寒呃噫，同木香末，白汤服。淡竹叶　竹茹　牡荆子　滑石病后呃噫，参、术煎服益元散。

霍乱

有湿热、寒湿，并七情内伤，六气外感。

【湿热】

〔草部〕香薷霍乱转筋腹痛，水煮汁服。石香薷　术健胃安脾，除湿热，止霍乱吐下。蓼子霍乱烦渴，同香薷煎服。前胡　桔梗并下气，止霍乱转筋。苏子　紫苏水煮服，止霍乱胀满。薄荷　鸡苏　扁竹霍乱吐利，入豉煮羹食。芦根茎叶霍乱烦闷，水煮汁服。胀痛加姜、橘。蓬蕻煮汁服。蘡薁藤汁　通草　防己同白芷末服。木通　泽泻　芍药霍乱转筋。干苔霍乱不止，煮汁服。麋舌　女菀　水堇　海根

〔谷菜〕黄仓米　粟米　丹黍米　蜀黍　黄、白粱米并主霍乱大渴杀人，煮汁或水研绞汁饮。粟米泔　粳米霍乱烦渴，水研汁，入竹沥、姜汁饮。白扁豆霍乱吐利不止，研末醋服。〇花、叶皆可绞汁，入醋服。〇同香薷、厚朴煎服。豌豆同香薷煎服。豇豆　大豆霍乱腹胀痛，生研水服。绿豆叶绞汁入醋服。绿豆粉新水调服。水芹止小儿吐泻。

〔果木〕木瓜霍乱大吐下，转筋不止，水煎或酒煎服。〇核及枝、叶、皮、根皆可用。槟楂　楂子并同。梨叶煮汁服。棠梨枝叶同木瓜煎服。梅叶煮汁服。乌梅止吐逆霍乱，下气消痰止渴。盐梅煎汁呷。藕汁入姜汁同饮。莲薏止霍乱。栀子霍乱转筋，烧研汤服。桑叶煎饮。桑白皮止霍乱吐泻。荆叶煎饮。柏木洗转筋。槐叶同桑叶、甘草煎饮。苏枋木煎饮。枫皮

〔服器〕厕筹中恶霍乱转筋，烧烟床下熏之。厕户帘烧灰酒服，主小儿霍乱。尿桶板煎服。败木梳霍乱转筋，一枚烧灰酒服。寡妇荐三七茎，煮汁，止小儿霍乱疾。头缯霍乱吐利，本人者，泡汁呷之。故麻鞋底霍乱转筋，烧投酒中饮。路旁草鞋洗净煎饮。绵絮霍乱转筋，酒煮裹之。青布浸汁和姜汁服，止霍乱。

〔水土〕东流水　井泉水饮之，仍浸两足。山岩泉水多饮令饱，名洗肠。醴水　热汤转筋，器盛熨之。生熟汤饮之即定。酸浆水煎干姜屑呷。地浆干霍乱欲死，饮之即愈。东壁土煮汁饮。釜脐墨泡汤，饮一二口即止。倒挂尘泡汤饮。土蜂窠小儿吐泻，炙研服。蜣螂转丸烧研酒服。

〔金石〕铅丹主霍乱。黑铅同水银结砂，作丸服。水银不拘冷热吐泻霍乱，同硫黄研末服，亦丸服。古文钱霍乱转筋，以七枚同木瓜、乌梅煎服。朱砂霍乱转筋已死，心下微温者，以二两和蜡三两烧烟，熏令汗出而苏。石膏小儿伤热，吐泻黄色，同寒水石、甘草末服。滑石伏暑吐泻，同藿香、丁香末服。玄精石冷热霍乱，同硫黄、半夏丸服。消石同硫黄、滑石、矾石、白面丸服。治暑月吐泻诸病。白矾沸汤服二钱。

〔虫兽〕蜜蜡霍乱吐利，酒化一弹丸服。牛涎小儿霍乱，入盐少许服。牛齝草霍乱，同人参、生姜，浆水煎服。乌牛尿　黄牛屎绞汁服。白狗屎绞汁服。

〔人部〕人尿小儿霍乱，抹乳上乳之。

【寒湿】

〔草部〕藿香霍乱腹痛垂死，同橘皮煎服。〇暑月同丁香、滑石末服。木香霍乱转筋，为末酒服。香附子　附子霍乱吐下，为末四钱，盐半钱，水煎服。〇小儿吐泻，小便白，熟附子、白石脂、龙骨丸服。南星吐泻厥逆，不省人事，为末，姜、枣同煎服，仍以醋调贴足心。半夏霍乱腹满，同桂末服。人参止霍乱吐利，煎汁入鸡子白服，或加丁香，或加桂心。缩砂蜜　荜茇　蒟酱　山姜　杜若　山柰　刘寄奴　□车香并温中下气消食，止霍乱。肉豆蔻温中消食。霍乱胀痛，为末，姜汤服。白豆蔻散冷滞，理脾胃。草豆蔻温中消食下气。霍乱烦渴，同黄连、乌豆煎饮。高良姜温中消食下气。霍乱腹痛，炙香煮酒。或水煎冷服。蓬莪茂霍乱冷气。艾叶霍乱转筋，煎服。水蓼霍乱转筋，煎饮，并捋脚。

〔谷菜〕糯米止霍乱后吐逆不止，水研汁服。糯米泔止霍乱烦渴。烧酒和新汲水饮。醋霍乱吐利，或不得吐利，煎服。〇转筋，绵蘸搨之。葱白霍乱转筋，同枣煎服。薤霍乱干呕，煮食数次。小蒜煮汁饮，并贴脐，灸七壮。葫蒜转筋，捣贴足心。芥子捣末傅脐。白芥子　蔓菁子煮汁服。干姜霍乱转筋，茶服一钱。生姜煎酒服。莳萝　茴香

〔果木〕橘皮除湿痰霍乱，但有一点胃气者，服之回生，同藿

香煎服。不省者灌之。槟榔　大腹皮　椰子皮煮汁饮。桃叶止霍乱腹痛，煮汁服。胡椒二七粒吞之，或同绿豆研服。毕澄茄　吴茱萸煮服，或入干姜。〇叶亦可。食茱萸　丁香末服。丁皮　桂心　沉香　白檀香磨汁。乳香　安息香　苏合香　樟脑　樟材　楠材　钓樟磨汁。乌药并主中恶霍乱，心腹痛。乌木屑酒服。诃黎勒风痰霍乱，为末酒服，小儿汤服。皂荚霍乱转筋，吹鼻。厚朴霍乱胀满腹痛，为末服。〇或加桂心、枳实、生姜煎服。海桐皮中恶霍乱，煎服。

〔金石〕硫黄伏暑伤冷吐泻，同消石炒成砂，糯糊丸服。〇或同水银研黑，姜汁服。〇暑月吐泻，同滑石末，米饮服。阳起石　不灰木霍乱厥逆，同阳起石、阿魏、巴豆丸服。炒盐霍乱腹痛，熨之。〇转筋欲死者，填脐灸之。铜器霍乱转筋腹痛，炙热熨之。

【积滞】

〔草谷〕大黄同巴豆、郁金丸服，治干霍乱。陈仓米吐泄，同麦芽、黄连煎服。穬麦蘖　神曲

〔木部〕巴豆伏暑伤冷，同黄丹、蜡丸服。樟木干霍乱，不吐不利，煎服取吐。

〔石部〕食盐吐干霍乱。

〔器部〕屠砧上垢干霍乱，酒服一团，取吐。

〔禽部〕雄雀粪干霍乱胀闷欲死，取三七枚研，酒服。

〔人部〕百齿霜小儿霍乱，水服少许。

泄泻

有湿热、寒湿、风暑、积滞、惊痰、虚陷。

【湿热】

〔草部〕白术除湿热，健脾胃。〇湿泄，同车前子末服。〇虚泄，同肉豆蔻、白芍药丸服。〇久泄，同茯苓、糯米丸服。〇小儿久泄，同半夏、丁香丸服。〇老人脾泄，同苍术、茯苓丸服。〇老小滑泄，同山药丸服。苍术湿泄如注，同芍药、黄芩、桂心煎服。〇暑月暴泄，同神曲丸服。车前子暑月暴泄，炒研服。苎叶骤然水泄，阴干研服。秦艽暴泄引饮，同甘草煎。黄连湿热脾泄，同生姜末服。〇食积脾泄，同大蒜丸服。胡黄连痟泻。泽泻　木通　地肤子　灯心

〔谷菜〕粟米并除湿热，利小便，止烦渴，燥脾胃。青粱米　丹黍米　山药湿泄，同苍术丸服。薏苡仁

〔木石〕栀子食物直出，十个微炒，煎服。黄檗小儿热泻，焙研米汤服，去下焦湿热。茯苓　猪苓　石膏水泄腹鸣如雷，煅研饭丸服二十丸，不二服，愈。雄黄暑毒泄痢，丸服。滑石

〔兽部〕猪胆入白通汤，止少阴下利。

【虚寒】

〔草部〕甘草　人参　黄芪　白芍药平肝补脾，同白术丸服。防风　藁本治风泄，风胜湿。火枕草风气行于肠胃，泄泻，醋糊丸服。蘼芜湿泄，作饮服。升麻　葛根　柴胡并主虚泄、风泄，阳气下陷作泄。半夏湿痰泄，同枣煎服。五味子五更肾泄，同茱萸丸服。补骨脂水泄日久，同粟壳丸服。〇脾胃虚泄，同豆蔻丸服。肉豆蔻温中消食，固肠止泄。〇热泄，同滑石丸服。〇冷泄，同附子丸服。〇滑泄，同粟壳丸服。〇久泄，同木香丸服。〇老人虚泄，同乳香丸服。木香煨热，实大肠，和胃气。缩砂虚劳冷泄，宿食。草豆蔻暑月伤冷泄。益智子腹胀忽泄，日夜不止，诸药不效，元气脱也，浓煎二两服。荜茇暴泄，身冷自汗脉微，同干姜、肉桂、高凉姜丸服，名已寒丸。附子少阴下利厥逆，同干姜、甘草煎服。〇脏寒脾泄，同肉豆蔻丸服。〇大枣煮丸服。〇暴泄脱阳，久泄亡阳，同人参、木香、茯苓煎服。〇老人虚泄，同赤石脂丸服。草乌头水泄寒利，半生半炒丸服。艾叶泄泻，同吴茱萸煎服。〇同姜煎服。莨菪子久泄，同大枣烧服。菝葜

〔谷菜〕陈廪米涩肠胃，暖脾。糯米粉同山药、沙糖食，止久痢泄。烧酒寒湿泄。黄米粉　干麨　干糕并止老人久泄。罂粟壳水泄不止，宜涩之，同乌梅、大枣煎服。神曲

白扁豆　薏苡仁　干姜中寒水泄，炮研饮服。葫蒜　薤白　韭白

〔果木〕栗子煨食，止冷泄如注。乌梅涩肠止渴。酸榴皮一二十年久泄，焙研米饮服，便止。石莲除寒湿，脾泄肠滑，炒研米饮服。胡椒夏月冷泄，丸服。蜀椒老人湿泄，小儿水泄，醋煮丸服。〇久泄、飧泄不化谷，同苍术丸服。吴茱萸老人脾冷泄，水煎入盐服。橡斗子　大枣　木瓜　榅桲　都桷　槠子　诃黎勒止泄实肠。〇久泄，煨研入粥食。〇同肉豆蔻末服。〇长服方：同厚朴、橘皮丸服。厚朴止泄，厚肠，温胃，治腹中鸣吼。丁香冷泄虚滑，水谷不消。乳香泄澼腹痛。桂心　没石子　毗梨勒

〔石虫鳞介〕白垩土水泄，同干姜、楮叶丸服。石灰水泄，同茯苓丸服。赤石脂滑泄疳泄，煅研米饮服。〇大肠寒泄遗精，同干姜、胡椒丸服。白石脂滑泄，同干姜丸服。〇同龙骨丸服。白矾止滑泄、水泄，醋糊丸服。老人加诃子。消石伏暑泄泻，同硫黄炒，丸服。〇同硫黄、白矾、滑石、飞面，水丸服。硫黄元脏冷泄，黄蜡丸服。久泄加青盐。〇脾虚下白涕，同炒面丸服。〇气虚暴泄，同枯矾丸服。〇伏暑伤冷，同滑石末服，或同胡椒丸服。禹余粮冷劳肠泄不止，同乌头丸服。阳起石虚寒滑泄，厥逆精滑，同钟乳、附子丸服。钟乳粉大肠冷滑，同肉豆蔻丸服。霹雳砧止惊泄。五倍子久泄，丸服。〇水泄，加枯矾。

龙骨滑泄，同赤石脂丸服。龟甲久泄。

〔禽兽〕乌鸡骨脾虚久泄，同肉豆蔻、草果煮食。黄雌鸡　羖羊角灰久泄，同矾丸服。鹿茸饮酒即泄，同苁蓉丸服。猪肾冷利久泄，掺骨碎补末，煨食。猪肠脏寒久泄，同吴茱萸蒸丸服。猪肝冷劳虚泄。牛髓泄利。

【积滞】

〔谷木石土〕神曲　麦蘖　荞麦粉脾积泄，沙糖水服三钱。芜荑气泄久不止，小儿疳泄，同豆蔻、诃子丸服。楮叶止一切泄利，同巴豆皮炒研蜡丸服。巴豆积滞泄泻，可以通肠，可以止泄。〇夏月水泄及小儿吐泻下痢，灯上烧，蜡丸水服。黄丹百草霜并治积泄。

【外治】田螺傅脐。木鳖子同丁香、麝香贴脐上，虚泄。蛇床子同熟艾各一两，木鳖子四个，研匀，绵包安脐上，熨斗熨之。蓖麻仁七个，同熟艾半两，硫黄二钱，如上法用。猪苓同地龙、针砂末，葱汁和，贴脐。椒红小儿泄，酥和贴卤。蓖麻九个贴卤亦可。巴豆纸小儿泄，剪作花，贴眉心。大蒜贴两足心，亦可贴脐。赤小豆酒调，贴足心。

痢

有积滞、湿热、暑毒、虚滑、冷积、蛊毒。

【积滞】

〔草木菜谷〕大黄诸痢初起，浸酒服，或同当归煎服。巴豆治积痢，同杏仁丸服。小儿用百草霜同化蜡丸服。巴豆皮同楮叶烧丸服，治一切泻痢。藜芦主泄痢。紫苋　马苋和蜜食，主产后痢。莱菔汁和蜜服，干者嚼之，止噤口痢。莱菔子下痢后重。青木香下痢腹痛，气滞里急，实大肠。山楂煮服，止痢。曲消谷止痢。一日百起，同马蔺子为散服。蒸饼　捻头汤调地榆末服，止血痢。槟榔消食下气，治下痢后重如神。枳实　枳壳止痢顺气。荞麦粉消积垢。鸡子白丸服，主噤口痢。

〔土石〕百草霜消食积。同黄连末服，止热痢。腻粉消积滞。同定粉丸服，止血痢。定粉止久积痢，鸡子白和炙研服。黄丹消积痢，同蒜服。又同黄连丸服。密陀僧煅研，醋汤服。硇砂一切积痢，同巴豆、朱砂，蜡丸服。砒霜积痢休息，同黄丹末，蜡丸服。红矾止积痢。

〔禽部〕鸡内金焙服，主小儿痢。

【湿热】

〔草部〕黄连热毒赤痢，水煎露一夜热服。小儿入蜜，或炒焦，同当归末、麝香，米汤服。〇下痢腹痛，酒煎服。〇伤寒痢，同艾水煎服。〇暴痢，同黄芩煎服。〇气痢后重，同干姜末服。〇赤白日久，同盐梅烧末服。〇鸡子白丸服。〇诸痢脾泄，入猪肠煮丸。〇湿痢，同吴茱萸炒丸服。〇香连丸加减，通治诸痢。〇四治黄连丸，

治五疳八痢。胡黄连热痢，饭丸服。〇血痢，同乌梅、灶下土末，茶服。白头翁一切毒痢，水煎服。〇赤痢咽肿，同黄连、木香，煎服。〇赤痢下重，同黄连、黄檗、秦皮煎服。柴胡积热痢，同黄芩半水半酒煎服。大青热病下痢困笃者，同甘草、胶、豉、赤石脂煎服。龙牙草热痢，同陈茶煎服。〇根为末，米饮服。青蒿冷热久痢，同艾叶、豆豉作饼，煎服。白蒿夏月暴水痢，为末服。地榆冷热痢，煮汁熬服，止久痢、疳痢。青黛疳痢，末服。益母草同米煮粥，止疳痢。同盐梅烧服，止杂痢。菓耳熬膏。荆芥烧末。蛇含水煎，并主产后痢。山苏末服，止休息痢。黄芩下痢腹痛日久，同芍药、甘草用。地黄止下痢腹痛。〇汁，主蛊痢。蘘荷汁蛊痢。葛谷十年赤白痢。马藺子水痢，同面服。鸡肠草汁，和蜜服。车前汁和蜜服。蒲根同粟米煎服。鸭跖草煎。牛膝　龙胆　赤地利煎。女萎　王瓜子炒服。风延母　甘藤　陟厘　水藻十三味，并主热痢。菰手小儿水痢。冬葵子同末茶服。刘寄奴同乌梅、白姜煎。地肤子同地榆、黄芩末服。〇苗、叶用汁。千里及同小青煎。山漆米泔服。旱莲末服。苦参炒焦，水服。榼藤子烧灰。狼牙水煎。贯众酒煎。地锦末服。山豆根丸。忍冬煎。蓝汁　紫参同甘草煎服。桔梗　白及　蒲黄　昨叶何草

〔谷菜〕绿豆火麻汁煮。〇皮蒸食，二三年赤痢。赤小豆

合蜡煎服。黑豆二十一味，并主血痢。胡麻和蜜食。麻子仁炒研。豆豉炒焦酒服，入口即定。小豆花热痢，入豉汁作羹食。〇痢后气满不能食，煮食一顿即愈。豇豆　豌豆　荠根茎烧灰水服。白扁豆并主赤白痢。豆腐休息痢，醋煎服。葱白下痢腹痛，煮粥食，又煮鲫鱼鲊食。荞菜夏月毒痢，煮粥食。黄瓜小儿热痢，同蜜食。冬瓜叶积热痢，拖面食。丝瓜酒痢便血，烧灰酒服。茄根茎叶同榴皮末，沙糖水服。胡荽炒末服。木耳血痢，姜、醋煮食，或烧灰水服。〇久痢，炒研酒服。〇久者加鹿角胶。芸薹汁和蜜服。苦荬菜

〔果木〕乌芋火酒浸收用。胡桃同枳壳、皂荚烧服。〇并治血痢。柿止小儿秋痢、血痢。柿根　荷蒂　杨梅烧服。刺蜜　无花果　甜瓜　乌药烧灰丸服。槐花炒研服。榉皮同犀角煎服。盐麸子及树皮煮服。〇并止血痢。樗白皮除湿热杀虫。〇血痢，醋糊丸服。〇脏毒下痢，为末服。〇水谷痢、小儿疳痢，并水和作馄饨煮食。〇休息痢，同木香为丸，或加诃子、丁香。柏叶血痢，同芍药炒，水煎服。〇血痢、蛊痢、疳痢，同黄连煎。〇小儿洞痢，煎代茶。栀子主热痢下重。〇血痢连年，同鼠尾草、蔷薇汁熬丸服。黄檗除下焦湿热及血痢。〇同黄连、醋煎服。〇孕痢，同大蒜丸服，神验。天蓼末服，止气痢。桑寄生治毒痢，同川芎、防风、甘草煎服。木槿花噤口痢，煎面食。〇皮煮汁，止血痢渴。茯苓渗湿热。棕灰　败船茹并止血痢。

〔水土石部〕新汲水　滑石俱治热痢。黄土热毒痢，水煮澄清服。雄黄暑毒泄痢，蒸过丸服。古文钱煮酒，止痢。白盐血痢，烧服或入粥食。石绿

〔鳞介虫禽〕蜗螺热痢。水蛇毒痢。贝子　五灵脂俱血痢。白鸭血小儿白痢如鱼冻，酒泡服。白鸭通

〔兽人〕犀角俱热毒痢。猪胆盛黑豆吞之。〇犬胆、牛胆俱同。熊胆疳痢。野猪黄血痢，水服。童子尿休息痢，煮杏仁、猪肝食。

【虚寒】

〔草部〕甘草泻火止痛。〇久痢，煎服。〇又浆水炙，同生姜煎服。〇同肉豆蔻煎服。芍药补脾散血，止腹痛后重。人参冷痢厥逆，同诃子、生姜煎服。〇噤口痢，同莲肉煎呷。〇老人虚痢，同鹿角末服。当归止腹痛里急后重，生血养血。〇久痢，吴茱萸炒过蜜丸服。白术胃虚及冷痢多年。苍术久痢，同川椒丸服。熟艾叶止腹痛及痢后寒热，醋煎服，或入生姜。〇久痢，同橘皮，酒糊丸服。乌头久痢，烧研蜡丸服。附子休息痢，鸡子白丸服。草乌头寒痢，半生半烧，醋糊丸服。肉豆蔻冷痢，醋、面包煨研服。〇气痢，煨熟同榄子、仓米末服。蕙草伤寒下痢，同当归、黄连煮酒服。〇五色诸痢，同木香末服。漏芦冷劳泄痢，同艾叶丸服。独用将军酒服，治噤口痢。玄胡索下痢腹痛，酒服二钱。缩砂仁赤白痢、休息痢，腹中虚痛。〇同干姜丸服，治冷

痢。草豆蔻泄痢寒痛。荜茇虚痢呕逆。〇气痢，用牛羊乳汁煎服。破故纸久痢胃虚。黄芪泄痢腹痛。漏篮子休息恶痢。云实　肉苁蓉　艾纳香

〔谷菜〕秫米　丹黍米　粳米并主泄痢肠澼。火麻叶冷痢白冻，为末，冷水服。小豆花痢后气满不能食，煮食一顿即愈。白扁豆花同胡椒作馄饨煮食。糯谷爆米花，以姜汁服，治禁口痢、虚寒痢。山药半生半炒末服，治禁口痢。大蒜禁口痢及小儿痢，同冷水服，或丸黄丹服。薤白疳痢久痢，煮粥、作饼、炒黄皆宜。韭白醋炒食。生姜久痢，同干姜作馄饨食。浮麦和面作饼食。麦面炒焦服。小麦粉

〔果木〕蜀椒　榄子并止冷痢。胡椒赤白痢，同绿豆丸服。吴茱萸燥湿热，止泻痢，同黄连丸服。〇同黑豆搓热吞之。石莲噤口痢，末服。沙糖禁口痢，同乌梅煎呷。桃胶产痢□痛后重，同沉香、蒲黄末服。桂心久痢，姜汁炙紫，同黄连等分，为末服。肥皂荚风湿下痢，同盐烧入粥食。皂荚刺风入大肠，久痢脓血，同枳实、槐花丸服。〇子，治久痢，焙研米糊丸服。〇里急后重，子，同枳壳丸服。厚朴止泄痢，厚肠胃。〇水谷痢，同黄连煎服。乳香虚冷腹痛。沉香气痢。丁香禁口痢，同莲肉末，米饮服。

〔土石〕白垩　赤壁土　代赭并止泄痢。蚯蚓泥久痢，一升，炒烟尽，沃水半升饮。墨赤白痢，同干姜、醋糊丸服。

钟乳粉冷滑不止，同肉豆蔻，枣肉丸服。石硫黄虚冷久痢，蛤粉丸服。

〔虫鳞介部〕蜂蜜赤白痢，和姜汁服。黄蜡厚肠胃，同阿胶、当归、黄连、黄檗、廪米煮服。蝮蛇骨烧服。鳝头烧。鳗鲡头烧服，并止疳痢。鲤鱼暴痢，烧灰，饮服。鲫鱼久痢，酿五倍子烧服。〇血痢，酿白矾烧服。〇头灰，止痢。白鲞　金鱼　鳖臛　龟臛　龟甲

〔禽兽〕乌骨鸡并止虚痢。黄雌鸡煮汁，止噤口痢。鸡卵久痢产痢，醋煮食。〇小儿痢，和蜡煎食。〇疳痢，同定粉炒食。鸡卵黄白痢，同胡粉煅，酒服。〇胎痢，同黄丹烧服。雉虚痢产痢，作馄饨食。阿胶赤白虚痢，〇同黄连、茯苓丸服。乳腐赤白痢，浆水煮食。牛乳冷气痢，同荜茇煎服。牛肝　牛腔虚冷痢，并醋煮食。羊脂痢痛，同阿胶煮粥食。〇孕痢，煮酒服。羊肾劳痢，作羹食。羊肝冷滑久痢，缩砂末逐片掺上，焙研，入干姜末等分，饭丸服。〇下痢垂死，掺白矾炙食。羊脊骨通督脉，止痢。羊骨灰洞泄下痢，水服。牛骨灰水谷痢。狗骨灰休息痢，饮服。狗头骨灰久痢劳痢，同干姜、莨菪灰丸服。羚羊角热毒痢，末服。小儿痢，烧服。鹿角小儿痢，烧，同发灰服。鹿茸　狗肝煮粥。猪肾作馄饨食。山羊肉作脯，并主虚冷久痢。猯肉丹石毒痢。猪肉禁口痢，作脯炙食。猪肠热毒酒痢，同黄连蒸丸服。猪肝休息痢，同杏仁、童尿煮食。猬皮

灰五色痢，酒服。虎骨休息痢，炙研服。〇小儿洞注下痢，烧服。诸朽骨水痢，同面服。

【止涩】

〔草部〕赤白花鼠尾草赤白诸痢，浓煮作丸，或末或煎服。狼把草久痢、血痢、疳痢，或煎或末服。赤白鸡冠花酒煎。木贼煎水。菝葜同蜡茶，白梅丸服。营实根疳痢，煎服。五味子

〔谷果〕罂粟同壳炙，蜜丸服。粟壳醋炙，蜜丸服。〇同陈皮末服。〇同槟榔末服。〇同厚朴末服。阿芙蓉　苦茶热毒痢，末服。或同醋，或同姜煎服。〇同白梅丸服。乌梅止渴，除冷热痢，水煎服。〇血痢，同茶、醋服。〇同黄连丸服。〇休息痢，同建茶、干姜丸服。梅叶煮汁，止休息痢。林檎止痢，煮食。〇小儿痢，同楮实杵汁服。荔枝壳同橡斗、榴皮、甘草煎服。酸榴捣汁或烧服。酸榴皮及根或煎，或散，或丸，或烧服。大枣疳痢，和光粉烧食。蛀枣止小儿痢。橡实同楮叶，末服。槲白皮煮汁熬膏服。橡斗　阿月浑子　木瓜　海红　棠梨煨食。鹿梨煨食。榠楂煨食。胡颓子　毗梨勒　韶子　榇子生食。醋林子　李根白皮煮。荷叶灰

〔木部〕楮叶炒研，和面作饼食，断痢。〇小儿痢，浸水煮木瓜服。没石子虚滑久痢、血痢，饭丸服。〇产后痢，烧研酒服。枸橘叶同萆薢炒研服。白杨皮孕痢，煎服。赤松皮三十年

痢，研面一斗和粥食。松杨木皮冷热水谷痢，煮服。水杨枝叶久痢，煮服。金樱子久痢，同粟壳丸服。花、叶、子、根并可用。海桐皮疳痢久痢。诃子止久痢，实大肠。枫皮煎饮。山矾叶　城东腐木

〔石服虫部〕桃花石　禹余粮　五石脂并止泄痢。赤石脂末服。〇冷痢，加干姜作丸。〇伤寒下痢，同干姜、粳米煎服。白石脂小肠澼便血，米饮服。〇久痢，加干姜丸服。矾石醋糊丸服。〇冷劳痢，加羊肝。石灰十年血痢，熬黄澄水，日三服。〇酒积下痢，水和泥裹煅研，醋糊丸服。云母粉米饮服。故衣帛主胎前痢、小儿痢。五倍子久痢，半生半烧丸服，或加枯矾。赤痢，加乌梅。百药煎酒痢，同五倍子、槐花丸服。露蜂房　虾蟆灰并止小儿痢。柳蠹粪　桑蠹粪并主产后痢。蝉蜕烧服。蜣螂烧。蚕连

〔鳞介〕龙骨涩虚痢。〇伤寒痢、休息痢，煮汁服，或丸服。鲮鲤甲久痢里急，同蛤粉炒研服。蚺蛇胆止疳痢、血痢，□虫为使。鲎壳产后痢。蚌粉　海蛤　魁蛤　烂蚬壳　牡蛎　甲香

〔禽兽〕猪蹄甲　马粪灰水服一丸。獭屎灰并止久痢。鹈鹕觜　牛屎汁　羊屎汁　兔头灰　狸头灰　豺皮灰并主疳痢。牛角□冷痢、小儿痢，饮服。

【外治】木鳖子六个研，以热面饼挖孔，安一半，热贴脐上，少顷再换即止。芥子同生姜，捣膏封脐。黄丹同蒜捣封脐，仍贴足心。水蛙入麝捣，贴脐。田螺入麝捣，贴脐。蓖麻同硫黄捣，填脐。针砂同官桂、枯矾，水调贴脐。

疟

有风、寒、暑、热、湿、食、瘴、邪八种。〇五脏疟。〇六腑疟。〇劳疟。〇疟母。

【暑热】

〔草部〕柴胡少阳本经药，通治诸疟为君，随寒热虚实，入引经佐使。黄芩去寒热往来，入手少阴、阳明，手足少阳、太阴六经。甘草五脏六腑寒热。黄芪太阴疟寒热，自汗虚劳。牛膝久疟劳疟，水煎日服。〇茎叶浸酒服。苍耳子久疟不止，酒糊丸服。〇叶捣汁。马鞭草久疟，捣汁酒服。马兰诸疟寒热，捣汁，发日早服。香薷同青蒿末，酒服。〇暑疟，加桂枝、麦芽。青蒿虚疟寒热，捣汁服。或同桂心煎酒服。〇温疟，但热不寒，同黄丹末服。〇截疟，同常山、人参末酒服。人参虚疟食少，必同白术用。〇孕疟、产后疟、瘴疟，未分阴阳，一两煎，冷服。白术同苍术、柴胡，为疟家必用之药。升麻邪入阴分者，同红花，入柴胡四物提之。葛根无汗者加之。〇久疟，同柴胡、二术用，一补一发。芎□　知母　葳蕤　牛蒡根并主劳疟。当归水

煎，日服。地黄　菖蒲　玄参　紫参　白及　胡黄连　女青　防己　青木香

〔谷菜〕麦苗汁。胡麻并主温疟。粳米热疟、肺疟，白虎汤用。秫米肺疟有痰，同恒山、甘草煎服。豆豉心疟、肾疟。寒食面热疟，青蒿汁丸服二钱。翻白草煎酒。冬瓜叶断疟，同青蒿、马鞭草、官桂，糊丸服。翘摇

〔果木〕蜀椒并温疟。甘蔗劳疟。竹叶温疟、心疟。地骨皮虚疟、热疟。猪苓　茯苓

〔水石虫部〕冬霜热疟，酒服一钱。石膏热甚、口渴、头痛者加之。鼠负七枚，饴糖包吞即断。〇同豆豉丸服。蚯蚓热疟狂乱，同薄荷、姜、蜜服。〇泥，同白面丸服。蝉花

〔鳞介〕乌贼骨并温疟。龟壳断疟，烧研酒服。鳖甲久疟，病在血分。〇劳疟、老疟，醋炙末服。牡蛎虚疟，寒热自汗。〇牡疟，同麻黄、蜀漆、甘草煎服。

【寒湿】

〔草部〕附子五脏气虚，痰饮结聚发疟，同红枣、葱、姜，水煎冷服。〇眩仆厥逆，加陈皮、甘草、诃子。〇瘴疟，同生姜煎服。〇断疟，同人参、丹砂丸服，取吐。草乌头秋深久疟，病气入腹，腹高食少，同苍术、杏仁煎服。草豆蔻虚疟自汗，煨入平胃散。〇瘴疟，同熟附子煎服。〇山岚发疟，同常山浸酒饮。〇一切疟，同恒山炒焦糊丸，冷酒服，名瞻仰丸。苍术　麻黄　羌

活　高凉姜脾虚，同干姜炮研，猪胆丸服。

〔谷菜〕火麻叶炒研服。生姜汁露一夜服。〇孕疟尤效。干姜炒黑，发时酒服。独蒜烧研酒服。薤白　韭白

〔果木石部〕乌梅劳疟，同姜、豉、甘草、柳枝、童便服。橘皮痎疟，以姜汁浸煮，焙研，同枣煎服。青橘皮治疟疏肝，当汗而不透者，须再汗之，以此佐紫苏。〇止疟，烧研，发日早，酒服一钱，临发再服。桂心寒多者加之。〇同青蒿，看寒热多少，三七分为末，姜酒服。丁香久疟，同常山、槟榔、乌梅，浸酒服。硫黄朱砂等分，糊丸服。〇同茶末，冷水服。云母石牝疟，但寒不热，同龙骨、蜀漆为散服。代赭石

〔鳞禽兽部〕龙骨老疟，煮服取汗。鸡子白久疟。鹧鸪煮酒饮。猪脾虚寒疟，同胡椒、高凉姜、吴茱萸末，作馄饨食。牛肝醋煮食。羊肉　黄狗肉并作臛食，取汗。山羊肉久疟，作脯食。果然肉食，去瘴疟。〇皮，亦辟疟。驴脂多年疟，和乌梅丸服。鹿角小儿疟，生研服。

【痰食】

〔草部〕常山疟多痰水饮食，非此不能破癖利水。〇醋煮干，水煎服，不吐不泻。〇鸡子清丸，煮熟服。〇同茯苓、甘草浸酒服。〇同草果、知母、贝母煎酒服。〇同大黄、甘草煎水服。〇同小麦、竹叶煎水服。〇同黄丹丸服。〇瘴疟，同知母、青蒿、桃仁煎服。〇孕疟，同乌梅、甘草、石膏，酒、水浸服。芫花久疟结癖在胁，同

朱砂丸服。醉鱼花鲫鱼酿煨服，治久疟成癖，并捣花贴之。大黄疟多败血痰水，当下不尽者，须再下之，必此佐常山。阿魏痰癖寒热，同雄黄、朱砂丸服。半夏痰药必用，痰多者倍加。〇同白豆蔻、生姜、大枣、甘草各二十五块，如皂子大，同葱根煎一碗，露一夜，分三服。热疟重者极效。三棱　莪蒠

〔谷果〕神曲　麦蘖并治食疟，消疟母。槟榔消食辟瘴。〇同酒蒸常山丸服，名胜金丸，或加穿山甲。桃仁同黄丹丸服，或加蒜。桃花末服，取利。杏仁

〔木石〕巴豆　砒霜为劫痰、截疟神剂。〇同硫黄、绿豆丸。〇同雄黄、朱砂、白面丸。〇同绿豆、黑豆、朱砂丸。〇同恒山、丹砂作饼，麻油炸熟研末，并冷水服。黄丹坠痰消积。〇诸疟，蜜水调服一钱。〇同青蒿丸。〇同百草霜丸。〇同独蒜丸。〇同桃仁丸。〇同建茶丸。〇同恒山丸。并止疟。矾红食疟，同蒜丸服。绿矾阴疟，同干姜、半夏，醋汤服。矾石醋糊丸服。古石灰同五灵脂、头垢丸服。密陀僧

〔虫禽〕白僵蚕痰疟，丸服。鲮鲤甲痎疟、牡疟、寒热疟，同干枣烧研服。〇同酒蒸当归、柴胡、知母，丸服。夜明砂五疟不止及胎前疟，冷茶服二钱，或加朱砂、麝香，丸服。鸡腲胫黄皮小儿疟，烧服。雄鸡屎

【邪气】

〔谷果服器〕端午粽尖丸疟药。桃枭水丸服。〇五种疟，

同巴豆、黑豆、朱砂丸服。钟馗烧服。历日烧灰丸服。故鞋底灰。甑带

〔虫介禽兽〕蜈蚣　勒鱼骨入断疟药。疟龟□疟，烧服，或浴，或佩。鸱鸮炸食。犬毛烧服。白狗屎烧服。白驴蹄同砒霜丸服，治鬼疟。猴头骨烧水服。黑牛尾烧酒服。乌猫屎小儿疟，桃仁汤下。狸屎灰鬼疟，发无期度。灵猫阴

〔人部〕头垢　天灵盖　小儿脐带烧灰，饮服。人胆装糯米，入麝香熏干。青者治久疟连年，陈皮汤下十五粒。

【吐痰】常山　蜀漆　藜芦煎。地菘汁。豨莶汁。葎草汁。石胡荽汁。离鬲草汁。三白草汁。泽漆　荛花　豉汤　瓜蒂　相思子擂水。逆流水　人尿和蜜，取吐。

【外治】旱莲　毛茛草　石龙芮　马齿苋　小蒜同胡椒、百草霜杵。〇同阿魏、胭脂。〇同桃仁罨。蜘蛛　虾蟆　烧人场上黑土并系臂。吴葵华挼手。鱼腥草擦身，取汗。乌头末发时酒调涂背上。鬼箭羽同鲮鲤甲末，发时□鼻。燕屎泡酒，熏鼻。野狐粪同夜明砂，醋糊丸，把嗅。野狐肝糊丸，绯帛裹系中指。虎睛　虎骨　虎爪皮　麝香　狸肝　野猪头骨　驴皮骨　牛

骨　天牛　马陆　两头蛇佩。蛇蜕塞耳。人牙　人胆

心下痞满

痛者为结胸胸痹，〇不痛者为痞满。有因下而结者，从虚及阳气下陷；有不因下而痞结者，从土虚及痰饮、食郁、湿热治之。

【湿热气郁】

〔草部〕桔梗胸胁痛刺，同枳壳煎。黄连湿热痞满。黄芩利胸中气，脾经湿热。柴胡伤寒心下诸痰热结实，胸中邪气，心下痞，胸胁痛。前胡痰满胸胁中痞，心腹结气。贝母主胸胁逆气，散心胸郁结之气，姜汁炒丸。芎□治一切气、一切血，燥湿开郁，搜肝气。木香能升降诸气，专泄胸腹滞塞。〇阳衰气胀懒食，同诃子，糖和丸服。甘松理元气，去郁病。香附子利三焦，解六郁，消饮食痰饮。〇一切气疾，同砂仁、甘草末服。〇同乌药末，点服。〇同茯神丸服。〇一味浸酒服之。泽泻主痞满，渗湿热，同白术、生姜煎服。芍药脾虚中满，心下痞。白豆蔻散脾中滞气。射干胸膈热满，腹胀。大黄泄湿热，心下痞满。〇伤寒下早，心下满而不痛，同黄连煎服。草豆蔻

〔果木〕吴茱萸湿热痞满，同黄连煎服。枳实除胸膈痰澼，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解伤寒结胸，胃中湿热。〇卒胸痹痛，为末，日服。〇胸痹结胸，同厚朴、栝蒌、薤白煎服。〇同白术丸服。枳壳　厚朴并泄肺消痰，除胸痞胁

胀。皂荚破痰囊，腹胀满欲令瘦者，煨丸取利。栀子解火郁，行结气。蕤核破心下结痰痞气。茯苓胸胁气逆胀满，同人参煎服。

【痰食】

〔草部〕半夏消痰热满结。〇小结胸，痛止在心下，同黄连、栝蒌煎服。旋覆花汗下后，心下痞满，噫气不止。缩砂痰气膈胀，以萝卜汁浸，焙研汤服。泽漆心下伏瘕如杯，同大黄、葶苈丸服。栝楼胸痹痰结，痛彻心背，痞满喘咳，取子丸服，或同薤白煎酒服。三棱胸满，破积。牵牛胸膈食积，以末一两，同巴豆霜，水丸服。

〔谷菜〕神曲同苍术丸服，除痞满食气。麦蘖同神曲、白术、橘皮丸服，利膈消食。生姜心下坚痞，同半夏煮服。姜皮消痞。白芥子冷痰痞满，同白术丸服。

〔果木〕橘皮痰热痞满，同白术丸服，或煎服。青橘皮胸膈气滞，同茴香、甘草、白盐制末，点服。〇四制为末，煎服，名快膈汤。瓜蒂吐痰痞。槟榔消水谷，下痰气。〇伤寒痞满不痛者，同枳实研末，黄连汤下。〇结胸痛者，酒煎二两服。大腹皮痞满醋心。诃黎勒胸膈结气。巴豆阴证寒实结胸，大便不通，贴脐灸之。

〔金石〕密陀僧胸中痰结，醋水煎干为末，酒水煎服，取吐。银朱痰气结胸，同明矾丸服。芒消

【脾虚】

〔草部〕人参主胸胁逆满，消胸中痰，消食变酸水，泻心、肺、脾、胃火邪。〇心下结硬，按之无，常觉痞满，多食则吐，气引前后，噫呃不除，由思虑郁结，同橘皮去白丸服。术除热消食，消痰水。〇胸膈烦闷，白术末，汤服。〇消痞强胃，同枳实为丸服。〇心下坚大如盘，水饮所作，腹满胁鸣，实则失气，虚则遗尿，名气分，同枳实水煎服。苍术除心下急满，解郁燥湿。远志去心下膈气。升麻　柴胡升清气，降浊气。附子

〔兽部〕羊肉老人膈痞不下食，同橘皮、姜、面作臛食。

胀满

有湿热，寒湿，气积，食积，血积。

【湿热】术除湿热，益气和中。〇脾胃不和，冷气客之为胀满，同陈皮丸服。黄连去心火及中焦湿热。黄芩脾经诸湿，利胸中热。柴胡宣畅气血，引清气上行。桔梗腹满肠鸣，伤寒腹胀，同半夏、橘皮煎服。射干主胸胁满，腹胀气喘。薄荷　防风　车前　泽泻　木通　白芍药去脏腑壅气，利小便，于土中泻木而补脾。大黄主肠结热，心腹胀满。半夏消心腹痰热满结，除腹胀。〇小儿腹胀，以酒和丸，姜汤下，仍姜汁调，贴脐中。牵牛除气分湿热，三焦壅结。〇湿气中满，足胫微肿，小便不利，气急咳嗽，同厚朴末服。〇水蛊胀满，白黑牵牛末各二钱，大麦面四两，作饼食。〇小儿腹胀，水气流肿，小便赤少，生研一钱，青皮汤下。忍冬治腹胀满。泽泻渗湿热。赤小豆治热，利小便，下腹胀满，散气。豌豆利小便，腹胀满。荠菜子，治腹胀。

〇根，主肿满腹大，四肢枯瘦，尿涩，以根同甜葶苈丸服。木瓜治腹胀善噫。厚朴消痰下气，除胀满，破宿血，化水谷，治积年冷气雷鸣。〇腹胀脉数，同枳实、大黄煎服。〇腹痛胀满，加甘草、桂、姜、枣。〇男女气胀，冷热相攻，久不愈，姜汁炙研，米饮日服。皂荚主腹胀满。〇胸腹胀满，煨研丸服，取利甚妙。枳实消食破积，去胃中湿热。枳壳逐水消胀满，下气破结。〇老幼气胀，气血凝滞，四制丸服。茯苓主心腹胀满，渗湿热。猪苓　鸬鹚大腹鼓胀，体寒，烧研，米饮服。鸡屎白下气，利大小便，治心腹鼓胀，消积。〇鸡屎醴：治鼓胀，旦食不能暮食，以袋盛半升渍酒，日饮三次，或为末酒服。〇欲下，则煮酒顿服。野鸡心腹胀满，同茴香、马芹诸料，入蒸饼作馄饨食。豪猪肚及屎主热风鼓胀，烧研酒服。猪血中满腹胀，旦食不能暮食，晒研酒服，取利。牛溺主腹胀，利小便气胀，空心温服一升。〇癥癖鼓胀，煎如饴，服枣许，取利。虾蟆鼓气，煅研酒服。〇青蛙，入猪肚内煮食。

【寒湿】草豆蔻除寒燥湿，开郁破气。缩砂蜜治脾胃结滞不散，补肺醒脾。益智子主客寒犯胃。〇腹胀忽泻，日夜不止，二两煎汤服，即止。胡芦巴治肾冷，腹胁胀满，面色青黑。胡椒虚胀腹大，同全蝎丸服。附子胃寒气满，不能传化，饥不能食，同人参、生姜末，煎服。丁香小儿腹胀，同鸡屎白，丸服。诃黎勒主冷气，心腹胀满，下气。禹余粮

【气虚】甘草除腹胀满，下气。人参治心腹鼓痛，泻

心、肺、脾中火邪。**蒌蕤**主心腹结气。**青木香**主心腹一切气，散滞气，调诸气。**香附子**治诸气胀满，同缩砂、甘草为末服。**紫苏**治一切冷气，心腹胀满。**莱菔子**气胀气蛊，取汁浸缩砂炒七次，为末服。**生姜**下气，消痰喘胀满，亦纳下部导之。**姜皮**消胀痞，性凉。**马芹子**主心腹胀满，开胃下气。**山药**心腹虚胀，手足厥逆，或过服苦寒者，半生半炒为末，米饮服。**百合**除浮肿，胪胀痞满。**败瓢**酒炙三五次，烧研服，治中满鼓胀。**槟榔**治腹胀，生捣末服。**沉香**升降诸气。**全蝎**病转下后，腹胀如鼓，烧灰，入麝，米饮服。

【积滞】**蓬莪莙**治积聚诸气胀。**京三棱**治气胀，破积。**刘寄奴穗**血气胀满，为末，酒服三钱，乃破血下胀仙药也。**马鞭草**行血活血。〇鼓胀烦渴，身干黑瘦，剉曝，水煮服。**神曲**补虚消食。〇三焦滞气，同莱菔子煎服。〇少腹坚大如盘，胸满食不消化，汤服方寸匕。**蘖米**消食下气，去心腹胀满。〇产后腹胀，不得转气，坐卧不得，酒服一合，气转即愈。**葫蒜**下气，消谷化肉。**山楂**化积消食，行结气。**橘皮**下气破癖，除痰水滞气。**胡椒**腹中虚胀，同蝎尾、莱菔子丸服。**车脂**少小腹胀，和轮下土服。**胡粉**化积消胀。〇小儿腹胀，盐炒摩腹。**古文钱**心腹烦满，及胸胁痛欲死，水煮汁服。**钢铁**主胸膈气塞，不化食。**水银**治积滞鼓胀。**黑盐**腹胀气满，酒服六铢。〇酒肉过多，胀满不快，用盐擦牙，温水漱下，二三次即消。**芒消**治腹胀，大小便不通。

绿矾消积滞，燥脾湿，除胀满，平肝，同苍术丸服，名伐木丸。猪项肉酒积，面黄腹胀，同甘遂捣丸服。取下酒布袋也。

诸肿

有风肿，〇热肿，〇水肿，〇湿肿，〇气肿，〇虚肿，〇积肿，〇血肿。

【开鬼门】

〔草部〕麻黄主风肿、水肿，一身面目浮肿，脉浮，小便不利，同甘草煮汤服，取汗。〇水肿脉沉，浮者为风，虚肿者为气，皆非水也，麻黄、甘草、附子煮汤服。羌活疗风用独活，疗水用羌活。〇风水浮肿及妊娠浮肿，以萝卜子炒过研末，酒服二钱，日二。防风治风行周身，及经络中留湿，治风去湿之仙药也。柴胡主大肠停积水胀。浮萍去风湿，下水气，治肿，利小便，为末，酒服方寸匕。鼠粘子除肤风，利小便。〇风水身肿欲裂，炒末，每服二钱，日三。〇风热浮肿，半炒研末，酒服。〇水蛊腹大，面糊丸服。〇根、茎亦主风肿，逐水效。天仙藤妊娠浮肿，谓之子气，乃素有风气，勿作水治，同香附、陈皮、甘草、乌药、紫苏煎服。忍冬去寒热身肿，风湿气。蒺藜洗浮肿。陆英洗水气虚肿。狗脊

〔谷菜〕黍穰　葱白根

〔果木〕杏叶并洗足肿。楠材肿自足起，同桐木煎洗，并少饮之。桐叶手足浮肿，同小豆煮汁渍洗，并少饮之。柳枝及根

皮洗风肿。

【洁净府】泽泻逐三焦停水，去旧水，养新水，消肿胀，渗湿热。〇水湿肿胀，同白术末服。鸭跖草和小豆煮食，下水。苍耳子大腹水肿，烧灰，同葶苈末服。苏子消渴变水，同莱菔子服，水从小便出。木通利大小便，水肿，除诸经湿热。通脱木利小便，除水肿。香薷散水肿，利小便。大叶者浓煎汁熬丸服，治水甚捷，肺金清而热自降也。〇暴水、风水、气水，加白术末丸，至小便利为效。灯心草除水肿癃闭。冬葵子利小便，消水气。〇妊娠水肿，同茯苓末服，小便利则愈。蜀葵子利小便，消水肿。葶苈利水道，下膀胱水，皮间邪水上出，面目浮肿，大降气，与辛酸同用，以导肿气。〇通身肿满，为末，枣肉丸服，神验。〇或用雄鸡头捣丸。〇阳水暴肿，喘渴尿涩，同防己末，以绿头鸭血，和丸服之效。马鞭草大腹水肿，同鼠尾草煮汁熬稠丸服，神效。马兰水肿尿涩，同黑豆、小麦，酒、水煎服。益母草服汁，主浮肿，下水。旋覆花除水肿大腹，下气。萱草根、叶通身水肿，晒研二钱，入席下尘，米饮服。蓼子下水气，面浮肿。海金沙脾胃肿满，腹胀如鼓，喘不得卧，同白术、甘草、牵牛为末服。汉防己利大小便，主水肿，通行十二经，去下焦湿肿，泄膀胱火，必用之药。〇皮水，肘肿在皮肤中，不恶风，按之不没指，同黄芪、桂枝、茯苓、甘草煎服。水蘋主暴热，下气，利小便。海藻下十二水肿，利小便。海带　昆布利水道，去面肿。越王余算去水肿浮气。天蓼主水气。茅根虚病后，饮水多，小便不

利作肿，同赤小豆煮食，水随小便下。蒲公英煮服，消水肿。薇利大小便，下浮肿。

〔谷部〕薏苡仁水肿喘急，以郁李仁绞汁煮粥食。黑大豆逐水去肿。〇桑柴灰煮食，下水鼓。〇《范汪方》：煮汁入酒，再煮服，水从小便出。〇《肘后方》：煮干为末服。赤小豆下水肿，利小便。〇桑灰汁煮食代饭，冬灰亦可。〇同姜、蒜煮食。〇水蛊，腹大有声，皮黑者，同白茅根煮食。〇足肿，煮汁渍洗。腐婢下水气。绿豆煮食，消肿下气。〇十种水气，同附子逐日煮食。

〔菜部〕胡蒜同蛤粉丸服，消水肿。〇同田螺、车前，贴脐，通小便。胡葱浮肿，同小豆、消石煮食。罗勒消水气。百合除浮肿胪胀。冬瓜小腹水胀，利小便。〇酿赤小豆煨熟，丸服。〇瓜瓤淡煮汁饮，止水肿烦渴。胡瓜水病肚胀肢浮，以醋煮食，须臾水下。

〔果部〕李核仁下水气，除浮肿。杏核仁浮肿喘急，小便少，炒研入粥食。〇头面风肿，同鸡子黄涂帛上贴之，七八次愈。乌梅水气满急，同大枣煮汁，入蜜咽之。桃白皮水肿，同秫米酿酒饮。椒目治十二种水气胀满，行水渗湿。〇炒研，酒服方寸匕。败荷叶阳水浮肿，烧研水服。足肿，同藁本煎洗。

〔木部〕木兰皮主水肿。柳叶下水气。榉皮通身水肿，煮汁日饮。榆皮、叶消水肿，利小便。〇皮末，同米煮粥食之。柯树皮大腹水病，煮汁熬丸服，病从小便出也。桑白皮去肺中水气，水肿腹满胪胀，利水道也。桑椹利水气，消肿。〇水肿胀

满，以桑白皮煎水煮椹，同糯米酿酒饮。**桑叶**煎饮代茶，除水肿，利大小肠。**桑枝**同上。**桑柴灰**淋汁煮小豆食，下水胀。**楮实**水气蛊胀，用洁净府法。熬膏，和茯苓、白丁香丸服，效。**楮叶**通身水肿，煎汁如饴，日服。〇虚肥积年气上，面肿如水病，煎汁煮粥食。**楮白皮**逐水肿气满，利小便。〇煮汁酿酒，治水肿入腹，短气咳嗽，及妇人新产，风入脏内，肿胀短气。〇风水肿浮，同木通、猪苓、桑白皮、陈皮煎服。〇膀胱石水，肢削，小腹胀，取根皮同桑白皮、白术同黑豆煎汁，入酒服之效。**楮汁**天行病后，脐下如水肿，日服一杯，小便利即消。**栀子**热水肿疾，炒研饮服。〇妇人胎肿，属湿，丸服有验。**茯苓及皮**主水肿，利水道。〇皮同椒目煎水，日饮。**猪苓**利水发汗，主肿胀满急，消胎肿。**皂荚**身面卒肿，炙渍酒饮。〇或加黑锡。**五加皮**风湿肿。**枳茹**水胀暴风。

〔石部〕**滑石**利水，燥湿，除热。**白石英**石水，腹坚胀满，煮酒服。**凝水石**除胃中热，水肿，小腹痹，泻肾。**矾石**却水。〇水肿，同青矾、白面丸服。**青矾**水肿黄病，作丸服。

〔虫部〕**蝼蛄**利大小便，治肿甚效。〇十种水病，腹满喘促，五枚焙研，汤服。〇《肘后方》：每日炙食十枚。〇《普济方》：左右用，同大戟、芫花、甘遂服。〇同轻粉□鼻，消水病。**青蛙**消水肿，同胡黄连末，入猪肚内煮食。〇水蛊，腹大有声，皮黑，酥炙，同蝼蛄、苦瓠末服。

〔介鳞〕**海蛤**治十二种水气浮肿，利大小肠。〇水癃肿病，同杏仁、防己、葶苈，枣肉丸服。〇水肿发热，同木通、猪苓、泽泻、滑石、葵子、桑皮煎服。〇石水、肢瘦、腹独大者，同防己、葶苈、

茯苓、桑皮、橘皮、郁李丸服。〇气肿，同昆布、凫茈、海螵蛸、荔枝壳煎饮服。蛤粉清热利湿，消浮肿，利小便。〇气虚浮肿，同大蒜丸服。贝子下水气浮肿。田螺利大小便，消手足浮肿，下水气。〇同大蒜、车前贴脐，水从小便出。鲤鱼煮食，下水气，利小便。〇用醋煮食。〇赤小豆煮食。〇酿白矾，泥包煨，为粥食，随上下用。白鱼开胃下气，去水气。鲫鱼合小豆、商陆煮食，消水肿。鲈鱼治水气。鳢鱼合小豆煮食，下大水，面目浮肿及妊娠水气。入冬瓜、葱白，主十种水垂死。鳠鱼疗水肿，利小便。黄颡鱼合大蒜、商陆煮食，消水，利小便。〇绿豆同煮亦可。

〔禽兽〕青头鸭大腹水肿垂死，煮汁服取汗，亦作粥食。雄鸭头治水肿，利小便。〇捣，和甜葶苈膏、汉防己末，丸服。凫肉治热毒水肿。鸬鹚利水道。鸡子身面肿满，涂之频易。猪脂主水肿。猪肾包甘遂煨食，下水。羊肺水肿，尿短喘嗽，同莨菪子、醋，蜜丸服。豪猪肚及屎水病，热风鼓胀，烧研酒服。牛溺水肿腹胀，利小便，空腹饮之。〇喘促者，入诃子皮末熬，丸服，当下水。水牛角□

〔人部〕人中白水气肿满，煎令可丸，每服一豆。秋石拌食代盐。

【逐陈莝】

〔草〕三白草水肿，服汁取吐。蒴藋根浑身水肿，酒和汁服，取吐利。蓖麻子仁水癥肿满，研水服，取吐利。商陆主水肿胀满，疏五脏水气，泻十种水病，利大小肠。〇切根，同赤小豆、

粳米煮饭，日食甚效。〇或同粟米煮粥食。〇或取汁和酒饮，利水为妙。〇或同羊肉煮食。**大戟**主十二水，腹满痛，发汗，利大小便。〇水肿喘急及水蛊，同干姜末服。〇或同当归、橘皮煎服。〇或同木香末，酒服。〇或同木香、牵牛末，猪肾煨食。〇或煮枣食。并取利水为神效。**泽漆**去大腹水气，四肢面目浮肿。〇十种水气，取汁熬膏，酒服。**甘遂**主面目浮肿，下五水，泄十二水疾，泻肾经及隧道水湿痰饮，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乃泄水之圣药。〇水肿腹满，同牵牛煎呷。〇膜外水气，同荞麦面作饼食，取利。〇身面洪肿，以末二钱入猪肾煨食，取利。〇正水胀急，大小便不利欲死，半生半炒为末，和面作棋子煮食，取利。〇小儿疳水，同青橘皮末服。〇水蛊喘胀，同大戟煎呷，不过十服。〇妊娠肿满，白蜜丸服。**续随子**治肺中水气，日服十粒，下水最速，不可多服。〇一两去油，分作七服，治七人，用酒下。〇阳水肿胀，同大黄丸服。**芫花**主五水在五脏、皮肤及饮澼。〇水蛊胀满，同枳壳醋煮丸服。**芜花**主十二水，肠中留澼。**莨菪子**　**狼毒**破水癖。**防葵**肿满洪大，为末酒服。**牵牛**利大小便，除虚肿水病，气分湿热。〇阴水阳水，俱同大黄末，锅焦饭丸服。〇诸水饮病，同茴香末服。〇水肿气促，坐卧不得，用二两炒，取末，乌牛尿浸一夜，入葱白一握，平旦煎，分二服，水从小便出。〇小儿肿病，二便不利，白黑牵牛等分，水丸服。〇水蛊胀满，同大麦面作饼烧食，降气。**马兜铃**去肺中湿气，水肿腹大喘急，煎汤服。**羊桃根**去五脏五水、大腹，利小便，可作浴汤。〇水气鼓，大小便涩，同桑白皮、木通、大戟煎汁熬稠服，取利。**紫藤**煎汁熬服，下水瘿病。**大豆黄卷**除胃中热，消水病胀满。〇同大黄醋炒为末服。**荞麦**水肿喘急，同大戟末作饼食，取利。**米醋**散水气。**葱白**水瘿病，煮汁服，当下水。〇病已困者，烂捣坐

之，取气，水自下。老丝瓜巴豆炒过，入陈仓米同炒，取米去豆，丸服。巴豆十种水病。〇水蛊大腹有声，同杏仁丸服。〇煮汁，拭身肿。郁李仁大腹水肿，面目皆浮，酒服七七粒，能泻结气，利小便。〇肿满气急，和面作饼食，大便通即愈。乌桕木暴水癥结，利大小便。〇水气虚肿，小便少，同木通、槟榔末服。鼠李下水肿、腹胀。接骨木根下水肿。楤木煮服，下水。针砂消积平肝。〇水肿尿短，同猪苓、地龙、葱涎贴脐。轻粉粉霜消积，下水。银朱正水病，大便利者，同硫黄丸服。

【调脾胃】

〔草部〕白术逐皮间风水结肿，脾胃湿热。〇四肢肿满，每用半两，同枣煎服。苍术除湿发汗，消痰饮，治水肿胀满。黄连湿热水病，蜜丸，每服四五丸，日三服。黄芪风肿自汗。香附子利三焦，解六郁，消肘肿。〇酒肿虚肿，醋煮丸服。〇气虚浮肿，童尿浸焙丸服。藿香风水毒肿。砂仁遍身肿满，阴肿，同土狗一个等分研，和老酒服。葳蕤小儿痫后，气血尚虚，热在皮肤，身面俱肿，同葵子、龙胆、茯苓、前胡煎服。使君子小儿虚肿，上下皆浮，蜜炙末服。附子脾虚湿肿，同小豆煮焙丸服。〇男女肿因积得，积去肿再作，喘满，小便不利，医者到此多束手，盖中下二焦气不升降，用生附子一个，入生姜十片，煎水入沉香汁冷服，须数十枚乃效。乌头阴水肿满，同桑白皮煮汁熬膏服。

〔菜果〕姜皮消浮肿腹胀。萝卜酒肿及脾虚足肿，同皂荚煮

熟，去皂荚，入蒸饼，捣丸服。柑皮产后虚浮，四肢肿，为末酒服。槟榔逐水消胀。椰子浆消水。沙棠果食之却水病。吴茱萸燥脾行水。苏合香下水肿，同水银、白粉服。

〔禽兽〕白雄鸡　黄雌鸡并同小豆煮食，消肿。猪肝肝虚浮肿，同葱、豉、蒜、醋炙食。〇脊肉亦可。狗肉气水鼓胀，尿少，蒸食。羊肉身面浮肿，同当陆煮臛食。水牛肉消水除湿，头尾皆宜。牛腲热气，水气。貒肉水胀垂死，作羹下水大效。獭肉水胀热毒，煮汁服。鼠肉水鼓石鼓，身肿腹胀，煮粥食。

【血肿】

〔草部〕红蓝花捣汁服，不过三服。刘寄奴下气，治水胀。泽兰产后血虚浮肿，同防己末，醋汤服。紫草胀满，通水道。

黄疸

有五，皆属热湿。有瘀热，脾虚，食积，瘀血，阴黄。

【湿热】

〔草部〕茵陈治通身黄疸，小便不利。〇阳黄，同大黄用。阴黄，同附子用。〇湿热黄疸，五苓散加之。酒疸，同栀子、田螺擂烂，酒服。〇痸黄如金，同白鲜皮煎服。〇同生姜，擦诸黄病。白鲜皮主黄疸、热黄、急黄、谷黄、劳黄、酒黄。秦艽牛乳煎服，利大小便，疗酒黄黄疸，解酒毒，治胃热。〇以一两酒浸饮汁，治五

疸。**大黄**治湿热黄疸。〇伤寒瘀热发黄者，浸水煎服，取利。**栝蒌根**除肠胃痼热，八疸，身面黄。〇黑疸危疾，捣汁服，小儿加蜜。〇酒疸黄疸，青栝蒌焙研煎服，取利。〇时疾发黄，黄栝蒌绞汁，入芒消服。**胡黄连**小儿黄疸，同黄连末入黄瓜内，面裹煨熟，捣丸服。**黄连**诸热黄疸。**柴胡**湿热黄疸，同甘草、茅根水煎服。**苦参**主黄疸，除湿热。**贝母**主时行黄疸。**山慈姑**同苍耳擂酒服，治黄疸。**茅根**利小便，解酒毒，治黄疸。〇五种疸疾，用汁合猪肉作羹食。**葛根**酒疸，煎汤服。**紫草**火黄，身有赤点，午前即热，同吴蓝、黄连、木香煎服。**恶实**治急黄、身热发狂，同黄芩煎服。**苍耳叶**挼安舌下，出涎，去目黄。**麦门冬**身重目黄。**龙胆**除胃中伏热，时疾热黄，去目中黄，退肝经邪热。〇谷疸因食得，劳疸因劳得，用一两，同苦参末二两，牛胆汁丸服亦效。**马蔺**解酒疸。**荆芥**除湿疸。**丽春草**疗时患变成瘾黄疸，采花末服。根杵汁服，取利。**大青**主热病发黄。**麻黄**伤寒发黄表热，煎酒服取汗。**灯心根**四两，酒水各半，煎服。**萱草根**治酒疸，捣汁服。**苦耽**治热结发黄，目黄，大小便涩，捣汁服，多效，除湿热。**漆草**主黄疸，杵汁和酒服。**鬼臼**黑疸不妨食者，捣汁服。**翘根**治伤寒瘀热发黄。**萹蓄**治黄疸，利小便，捣汁顿服一斤。多年者，日再服。**紫花地丁**黄疸内热，酒服末三钱。**大戟**泄天行黄病。**藜芦**黄疸肿疾，为末水服，取吐。**芫花**酒疸尿黄，同椒目烧末，水服。**木鳖子**酒疸脾黄，磨醋服一二盏，取利。**土瓜根**利大小

便，治酒黄病。〇黄疸变黑及小儿发黄，取汁服，病从小便出。百条根同糯米饭捣，罨脐上，黄肿自小便出。伏鸡子根主诸热急黄，天行黄疸。山豆根治五般急黄，水服末二钱。茜根主黄疸。木通主脾疸，常欲眠，心烦，利小便。白英主寒热八疸，煮汁饮。泽泻利小便。菰笋除目黄，利大小便，解酒毒。莼治热疸。地锦主脾劳黄疸，同皂矾诸药丸服。乌韭　垣衣主疸。

〔谷部〕胡麻杀五黄、下三焦热毒气。〇伤寒发黄，乌麻油和水，搅鸡子白服之。麦苗消酒毒，酒疸目黄，捣汁日饮。谷颖主黄病，为末酒服。薏苡根主黄疸如金，捣汁和酒服。丽春花治黄病，麻油服三钱。蔓菁子利小便，煮汁服。〇黄疸如金，生研水服。〇急黄便结，生捣，水绞汁服，当鼻中出水及下诸物则愈。莴苣子肾黄如金，水煎服。翘摇杵汁服，主五种黄疾。芹菜煮饮。苦瓠□鼻，去黄水。

〔果部〕桃根黄疸如金，煎水日服。瓜蒂□鼻取黄水，或揩牙追涎。乌芋消疸。盐麸子解酒毒黄疸。〇根白皮捣，米泔浸一夜，温服一二升，治酒疸。

〔木部〕栀子解五种黄病。黄檗胃中结热黄疸。黄栌解酒疸目黄，水煮服。柳华黄疸面黑。柳根皮黄疸初起，水煎服。桦皮诸疸煮服。柞木皮黄疸，烧末水服。木兰皮酒疸，利小便，同黄芪末服。

〔石部〕滑石化食毒，除热黄疸。方解石热结黄疸。朴

消积热黄疸。

〔介部〕蟹湿热黄疸，烧研丸服。田螺利大小便，去目黄。〇生擂酒服，治酒疸。

〔兽部〕猪脂五疸，日服取利。牛脂走精黄，面目俱黄，舌紫面裂，同豉煎热，绵裹烙舌上。牛乳老人黄疸，煮粥食。牛胆谷疸食黄，和苦参、龙胆丸服。牛屎黄疸，绞汁服。〇或为末丸服。豪猪屎烧服，治疸。

〔人部〕发髲伤寒发黄，烧研水服。〇女劳黄疸，发热恶寒，小腹满，用一团，猪膏煎化服，病从小便出。女人月经衣女劳黄疸，烧灰酒服。

【脾胃】

〔草部〕黄芪酒疸，心下懊痛，胫肿发斑，由大醉当风入水所致，同木兰皮末，酒服。白术主疸，除湿热，消食，利小便。〇泻血萎黄积年者，土炒，和熟地黄丸服。苍术亦可。远志面目黄。当归白黄，色枯舌缩，同白术煎服。

〔菜果〕老茄妇人血黄，竹刀切，阴干为末，每服二钱，酒下。椒红治疸。

〔服石〕妇人内衣房劳黄病，块起若瘕，十死一生，烧灰酒服。白石英　五色石脂

〔禽部〕黄雌鸡时行黄疾，煮食饮汁。鸡子三十六黄，用

一个连壳烧研，醋一合温服，鼻中虫出为效，甚者不过三次，神效。〇时行发黄，以酒、醋浸鸡子一夜，吞白数枚。

【食积】

〔谷部〕神曲　麦蘖　黄蒸食黄黄汗，每夜水浸，平旦绞汁温服。米醋黄疸、黄汗。

〔菜木〕丝瓜食黄，连子烧研，随所伤物煎汤，服二钱。皂荚食气黄肿，醋炙，同巴豆丸服。

〔金石〕针砂消积，平肝，治黄。〇脾劳黄病，醋炒七次，同干漆、香附、平胃散，丸服。〇湿热黄疸，同百草霜、粳米丸服。矾石黄疸水肿，同青矾、白面丸服。〇女劳黄疸，变成黑疸，腹胀如水，同消石丸服。〇妇人黄疸，因经水时房劳所致，同橘皮化蜡丸服。绿矾消积燥湿，化痰除胀。〇脾病黄肿，同百草霜、当归丸服。〇同百草霜、五倍子、木香丸服。〇同平胃散丸服。〇酒黄，同平胃散、顺气散丸服。〇食劳黄，枣肉丸服。〇血证黄肿，同百草霜、炒面丸服，或同小麦、枣肉丸服。百草霜消积滞，治黄疸。

〔禽部〕白丁香急黄欲死，汤服立苏。五灵脂酒积黄肿，入麝香，丸服。

脚气

有风湿，〇寒湿，湿热，〇食积。

【风寒湿气】

〔草部〕牛蒡脚气风毒，浸酒饮。忍冬脚气筋骨引痛，热酒

服末。木鳖子麸炒去油，同桂末，热酒服，取汗。高凉姜脚气人晚食不消，欲作吐者，煎服即消。苏子风湿脚气，同高凉姜、橘皮丸服。丹参风痹足软，渍酒饮。胡芦巴寒湿脚气，酒浸，同破故纸末，入木瓜蒸熟，丸服。麻黄　羌活　细辛　苍术　白术　天麻　牡蒙　夏枯草　附子　侧子　艾叶　秦艽　白蒿　庵□　薇衔　马先蒿　水苏　紫苏　漏芦　飞廉　青葙　苍耳　茵芋　马蔺子　茜根　菊花　旋覆　菖蒲　水萍　萆薢　青藤酒。石南藤酒。菝契酒浸服。土茯苓

〔谷菜〕芸薹并主风寒湿痹脚气。豉患脚人常渍酒饮，以滓傅之。薏苡仁干湿脚气，煮粥食，大验。蘘香干湿脚气，为末酒服。葱白

〔果木〕杏仁　秦椒　蜀椒　蔓椒　大腹皮并主风寒湿脚气。槟榔风湿脚气冲心，不识人，为末，童尿服。〇沙牛尿亦可。〇老人弱人脚气胀满，以豉汁服。吴茱萸寒湿脚气，利大肠壅气。〇冲心，同生姜擂汁服。乌药脚气掣痛，浸酒服。五加皮风湿脚痛五缓，煮酒饮，或酒制作丸服。杕栘　白杨皮毒风脚气缓弱，浸酒饮。松节风虚脚痹痛，酿酒饮。松叶十二风痹脚气，酿酒尽一剂，便能行远。槲芽作蔬，去风毒脚气。乳香同血竭、木瓜丸服，主久新脚气。苏合香　厚朴　皂

荚子　官桂　栾荆　干漆　石南叶　海桐皮

〔金石〕石亭脂同川乌、无名异、葱汁丸服。礜石浸酒。硫黄牛乳煎。慈石　玄精石　白石英

〔虫鳞〕晚蚕沙浸酒。青鱼　鳢鱼　鳗鲡　秦龟甲

〔禽兽〕乌雄鸡　牛酥　羊脂　麋脂　熊肉并主风湿脚气。猪肚烧研酒服。羊乳　牛乳调硫黄末服，取汗。牛皮胶炒研酒服，寒湿脚气痛立止。

【湿热流注】

〔草部〕木通　防己　泽泻　香薷　荆芥　豨莶　龙常草　车前子　海金沙　海藻　大黄　商陆合小豆、绿豆煮饭食。甘遂泻肾脏风湿下注，脚气肿痛生疮，同木鳖子入猪肾煨食，取利。牵牛风毒脚气肠秘，蜜丸日服，亦生吞之。威灵仙脚气入腹，胀闷喘急，为末，酒服二钱，或为丸服，痛减药亦减。茺草湿痹脚气尿少，同小豆煮食。三白草脚气风毒，擂酒服。巴戟天饮酒人脚气，炒过同大黄炒研，蜜丸服。香附子

〔谷菜〕胡麻腰脚痛痹，炒末，日服至一年，永瘥。大麻仁脚气腹痹，浸酒服。〇肿渴，研汁煮小豆食。赤小豆同鲤鱼煮食，除湿热脚气。黑大豆煮汁饮，主风毒脚气冲心、烦闷、不识

人。马齿苋脚气浮肿、尿涩，煮食。百合　竹笋风热脚气。）紫菜

〔果木〕木瓜湿痹脚气冲心，煎服。枝、叶皆良。橘皮脚气冲心，同杏仁丸服。桃仁脚气腰痛，为末酒服，一夜即消。枇杷叶脚气恶心。杨梅核仁湿热脚气。枳壳同甘草末服，疏导脚气。桑叶及枝脚气水气，浓煎汁服，利大小肠。郁李仁脚气肿喘，大小便不利，同薏苡煮粥食。紫荆皮煎酒服。茯神木脚气痹痛，为末酒服。赤茯苓　猪苓

〔石部〕滑石

〔介部〕淡菜　蚬肉

〔兽部〕猪肝、肾、肚作生食，治老人脚气。乌特牛尿热饮，利小便，主风毒脚气肿满，甚妙。

【洗渫】水蓼　水荭　毛蓼　甘松　水英　陆英　曼陀罗花　螺厣草　大戟　猫儿眼睛草　苦参　落雁木　黍瓤同椒目。生葱　莱菔根　荷心同藁本。苏木同忍冬。杉材　楠材　樟材　钓樟　扶移并煎水熏洗。白矾汤　鳖肉同苍术、苍耳、寻风藤煮汁洗。

【敷贴】附子姜汁调。天雄　草乌头姜汁调，或加大黄、木鳖子末。白芥子同白芷末。皂荚同小豆末。蓖麻仁

同苏合香丸贴足心，痛即止。乌桕皮脚气生疮有虫，末傅追涎。人中白脚气成漏孔，煅水滴之。羊角烧研酒调傅之，取汗，永不发。田螺脚气攻注，同盐杵傅股上，即定。木瓜袋盛踏之。蜀椒袋盛踏之。樟脑　柳华　治鸟巢　萝卜花并藉鞋靴。木狗皮　豺皮　麂皮并裹足。

【熨熏】麦麸醋蒸热熨。蚕沙蒸热熨。蒴藋根酒、醋蒸热熨。蓖麻叶蒸裹频易。荆叶蒸热卧之，取汗。〇烧烟熏涌泉穴。针砂同川乌末炒包熨。食盐蒸热踏之，或擦腿膝后洗之，并良。火针

痿

有湿热，〇湿痰，〇瘀血。〇血虚属肝肾，〇气虚属脾肺。

【湿热】

〔草部〕黄芩去脾肺湿热，养阴退阳。秦艽阳明湿热，养血荣筋。知母泻阴火，滋肾水。生地黄　黄连　连翘　泽泻　威灵仙　防己　木通并除湿热。薇衔治痿躄，去风湿。卷柏治痿躄，强阴。陆英足膝寒痛，阴痿短气。升麻　柴胡引经。

〔木部〕黄檗除湿热，滋肾水。益气药中加之，使膝中气力涌出，痿软即去，为痿病要药。茯苓　猪苓并泄湿热。五加皮主痿躄，贼风伤人，软脚。

【痰湿】

〔草部〕苍术除湿，消痰，健脾，治筋骨软弱，为治痿要药。白术　神曲　香附子　半夏并除湿消痰。天南星筋痿拘缓。白附子诸风冷气，足弱无力。附子　天雄风痰冷痹，软脚毒风，为引经药。豨莶　类鼻并风湿痿痹。

〔果木〕橘皮利气，除湿痰。松节酿酒，主脚弱，能燥血中之湿。桂引经。〇酒调，涂足躄筋急。

【虚燥】

〔草部〕黄芪益元气，泻阴火，逐恶血，止自汗，壮筋骨，利阴气，补脾肺。人参益元气，泻阴火，益肺胃，生津液，除痿痹，消痰生血。麦门冬降心火，定肺气，主痿躄，强阴益精。知母泻阴火，滋肾水，润心肺。甘草泻火调元。山药补虚羸，强筋骨，助肺胃。石斛脚膝冷疼痹弱，逐皮肌风，壮筋骨，益气力。牛膝痿痹，腰膝软怯冷弱，不可屈伸。或酿酒服。菟丝子益精髓，坚筋骨，腰疼膝冷，同牛膝丸服。何首乌骨软行步不得，腰膝痛，遍身瘙痒，同牛膝丸服。萆薢腰脚痹软，同杜仲丸服。菝葜风毒脚弱，煮汁酿酒服。土茯苓除风湿，利关节，治拘挛，令人健行。狗脊男女脚弱腰痛，补肾。骨碎补治痢后远行，或房劳，或外感，致足痿软，或痛，或痹，汁和酒服。菖蒲酿酒饮，主骨痿。芎□　芍药　当归　地黄　天门冬　紫

菀　紫葳并主痿躄，养血润燥。肉苁蓉　琐阳　列当　五味子　覆盆子　巴戟天　淫羊藿

〔木部〕山茱萸　枸杞子　杜仲

〔兽部〕白胶　鹿茸　鹿角　麋角　腽肭脐并强阴气，益精血，补肝肾，润燥养筋，治痿弱。

转筋

有风寒外束，〇血热，〇湿热吐泻。

【内治】

〔草部〕木香木瓜汁入酒调服。桔梗　前胡　艾叶　紫苏　香薷　半夏　附子　五味子　菖蒲　缩砂　高凉姜

〔菜部〕葱白　薤白　生姜　干姜

〔果木〕木瓜利筋脉，主转筋、筋挛诸病。〇枝、叶、皮、根并同。棠梨枝、叶　楂子　榠楂　吴茱萸炒煎酒服，得利安。〇叶，同艾、醋罨之。松节转筋挛急，同乳香炒焦研末，木瓜酒服。桂霍乱转筋。〇足躄筋急，同酒涂之。沉香止转筋。厚朴　栀子

〔器水土禽〕厕筹并霍乱转筋。故麻鞋底烧赤，投酒中饮。梳篦烧灰，酒服。败蒲席烧服。屠几垢酒服取吐。山

岩泉水多服令饱，名洗肠。釜底墨酒服。古文钱同木瓜、乌梅煎服。鸡矢白转筋入腹，为末水服。羊毛醋煮裹脚。

【外治】蓼洗。蒜盐捣敷脐，灸七壮。〇擦足心，并食一瓣。柏叶捣裹，并煎汁淋。〇枝、叶亦可。楠木洗。竹叶熨。皂荚末□鼻。热汤熨之。车毂中脂涂足心。青布　绵絮并酢煮搨之。铜器炙，熨肾堂。朱砂霍乱转筋，身冷心下温者，蜡丸烧笼中熏之，取汗。蜜蜡脚上转筋，销化贴之。

喘逆

古名咳逆上气。〇有风寒，〇火郁，〇痰气，〇水湿，〇气虚，〇阴虚，〇脚气，〇□齁。

【风寒】

〔草部〕麻黄风寒，咳逆上气。羌活诸风湿冷，奔喘逆气。苏叶散风寒，行气，消痰，利肺。〇感寒上气，同橘皮煎服。款冬花咳逆上气，喘息呼吸，除烦消痰。南藤上气咳嗽，煮汁服。细辛　荩草　破故纸

〔果木〕蜀椒并主虚寒喘嗽。松子仁小儿寒嗽壅喘，同麻黄、百部、杏仁丸服。桂咳逆上气，同干姜、皂荚丸服。皂荚咳逆上气不得卧，炙研蜜丸，服一丸。〇风痰，同半夏煎服。〇痰喘咳嗽，以三挺分夹巴豆、杏仁、半夏，以姜汁、香油、蜜分炙为末，舐之。巴豆寒痰气喘，青皮一片夹一粒烧研，姜汁、酒服，到口便止。

〔鳞部〕鲤鱼烧末，发汗定喘。咳嗽，入粥中食。

【痰气】

〔草部〕半夏痰喘，同皂荚煎服。〇失血喘急，姜汁和面煨研，丸服。桔梗痰喘，为末，童尿煎服。白前下胸胁逆气，呼吸欲绝。〇久咳上气不得卧，同紫菀、半夏、大戟渍水饮。〇□呷作声不得眠，焙末酒服。蓬莪莙上气喘急，五钱煎酒服。〇气短不接，同金铃子末，入蓬砂，酒服。苏子消痰，利气，定喘，与橘皮相宜。〇上气咳逆，研汁煮粥食。缩砂仁上气咳逆，同生姜擂酒饮。莨菪子积年上气咳嗽，羊肺蘸末服。葶苈肺壅上气喘促。〇肺湿痰喘，枣肉丸服，亦可浸酒。甘遂水气喘促，同大戟末，服十枣丸。〇控涎丹。泽漆肺咳上气，煮汁，煎半夏诸药服。大戟水喘，同荞面作饼食，取利。栝楼痰喘气急，同白矾末，萝卜蘸食。〇小儿痰喘膈热，去子，以寒食面和饼炙研，水服。贝母　荏子　射干　芫花　荛花　黄环　前胡　蒟酱　荞麦粉咳逆上气，同茶末，生蜜水服，下气不止，即愈。芥子并消痰下气，定喘咳。白芥子咳嗽支满，上气多唾，每酒吞七粒。〇老人痰喘，同莱菔子、苏子煎服。莱菔子老人气喘，蜜丸服。〇痰气喘，同皂荚炭，蜜丸服。〇久嗽痰喘，同杏仁丸服。生姜暴逆上气，嚼之屡效。檖香肾气上冲胁痛，喘息不得卧，擂汁和酒服。

〔果木〕橘皮　杏仁咳逆上气喘促，炒研蜜和，含之。〇

上气喘息，同桃仁丸服，取利。〇久患喘急，童尿浸换半月，焙研，每以枣许，同薄荷、蜜煎服，甚效。〇浮肿喘急，煮粥食。桃仁上气咳嗽喘满，研汁煮粥食。槟榔痰喘，为末服。〇四磨汤。椒目诸喘不止，炒研，汤服二钱劫之，乃用他药。崖椒肺气喘咳，同野姜末，酒服一钱。茗茶风痰喘嗽不能卧，同白僵蚕末，汤服。〇子，同百合丸服。银杏降痰定喘，温肺煨食。瓜蒂吐痰。柿蒂　都咸子　马兜铃肺气喘急，酥炒，同甘草末煎服。楸叶上气咳嗽，腹满瘦弱，煎水熬膏，纳入下部。诃黎勒　桑白皮　厚朴　枳实　茯苓　牡荆

〔金石〕青礞石并泻肺气，消痰定喘。雌黄停痰在胃，喘息欲绝，同雄黄作大丸，半夜投糯粥中食。硫黄冷澼在胁，咳逆上气。轻粉小儿涎喘，鸡子蒸食，取吐利。金屑　玉屑　白石英　紫石英　石碱

〔介虫〕海蛤　文蛤　蛤粉　白僵蚕

〔禽兽〕蝙蝠久咳上气，烧末饮服。猪蹄甲久咳痰喘，入半夏、白矾煅研，入麝香服。或同南星煅，丸服。阿胶肺风喘促，涎潮目窜，同紫苏、乌梅煎服。驴尿卒喘，和酒服。

【火郁】

〔草部〕知母久嗽气急，同杏仁煎服，次以杏仁、萝卜子丸服。茅根肺热喘急，煎水服，名如神汤。蓝叶上气咳嗽，呀呷有

声，捣汁服，后食杏仁粥。大黄人忽喘急闷绝，涎出吐逆，齿动，名伤寒并热霍乱，同人参煎服。天门冬　麦门冬　黄芩　沙参　前胡　荩草　蘙草

〔谷菜果服〕丹黍根煮服，并主肺热喘息。生山药痰喘气急，捣烂，入蔗汁热服。沙糖上气喘嗽，同姜汁煎咽。桃皮肺热喘急欲死，客热往来，同芫花煎汤薄胸口，数刻即止。故锦上气喘急，烧灰茶服，神效。

〔石鳞〕石膏痰热喘急，同寒水石末，人参汤下。或同甘草末服。龙骨恚怒气伏在心下，不得喘息，咳逆上气。

〔人部〕人溺久嗽，上气失声。

【虚促】

〔草部〕人参阳虚喘息，自汗，头运欲绝，为末汤服。甚者，加熟附子同煎。〇产后发喘，血入肺窍，危证也，苏木汤调服五钱。五味子咳逆上气，以阿胶为佐，收耗散之气。〇痰嗽气喘，同白矾末，猪肺蘸食。马兜铃肺热喘促，连连不止，清肺补肺。〇酥炒，同甘草末煎服。黄芪　紫菀　女菀　款冬花

〔菜果木部〕韭汁喘息欲绝，饮一升。大枣上气咳嗽，酥煎含咽。胡桃虚寒喘嗽，润燥化痰，同生姜嚼咽。〇老人喘嗽，同杏仁、生姜，蜜丸服。〇产后气喘，同人参煎服。沉香上热下寒喘急，四磨汤。蒲颓叶肺虚喘咳甚者，焙研，米饮服，三十年者亦

愈。乌药

〔金石〕石钟乳肺虚喘急，蜡丸服。太乙余粮

〔鳞禽〕蛤蚧虚喘面浮，同人参蜡丸，入糯粥呷之。鱼鲙风人，脚气人，上气喘咳。鸡雉五脏气喘不得息，作臛食。鸡卵白

〔兽部〕阿胶虚劳喘急，久嗽经年，同人参末，日服。猪肉上气咳嗽烦满，切作馎子，猪脂煎食。猪肪煮熟切食。猪胰肺干胀喘急，浸酒服。羊肺　青羊角吐血喘急，同桂末服。貒骨炙研酒服，日三。獭肝虚劳上气。

【□齁】

〔草部〕石胡荽寒齁，擂酒服。醉鱼草花寒齁，同米粉作果炙食。半边莲寒齁，同雄黄煅，丸服。石苋同甘草煎服，取吐。苎根痰齁，煅研，豆腐蘸食。蓖麻仁炒，取甜者食。〇叶，同白矾、猪肉裹煨食。〇年久者，同桑叶、御米壳丸服。马蹄香末。藜芦并吐。木鳖子小儿咸齁，磨水饮，即吐出痰，重者三服即效。

〔谷菜〕脂麻秸灰小儿盐齁，淡豆腐蘸食。淡豉齁喘痰积，同砒霜、枯矾丸，水服即止。莱菔子遇厚味即发者，蒸研，蒸饼丸服。

〔果木〕银杏同麻黄、甘草煎服。〇定喘汤：加半夏、苏子、

杏仁、黄芩、桑白皮、款冬花。茶子磨米泔汁，滴鼻取涎。〇喘急咳嗽，同百合蜜丸服。苦丁香　皂荚酥炙，蜜丸服，取利。榆白皮阴干为末煎，日二服。柏树皮汁小儿盐齁，和面作饼烙食，取吐下。白瓷器为末蘸食。

〔鳞介禽兽〕鲫鱼人尿浸死，煨食，主小儿齁。海螵蛸小儿痰齁，米饮服一钱。烂螺壳小儿齁，为末，日落时服。鸡子尿内浸三日，煮食，主年深齁。蝙蝠一二十年上气，烧研服。猫屎灰痰齁，沙糖水服。

咳嗽

有风寒，痰湿，火热，燥郁。

【风寒】

〔草菜〕麻黄发散风寒，解肺经火郁。细辛去风湿，泄肺破痰。白前风寒上气，能保定肺气，多以温药佐使。〇久咳唾血，同桔梗、桑白皮、甘草煎服。百部止暴嗽，浸酒服。〇三十年嗽，煎膏服。〇小儿寒嗽，同麻黄、杏仁丸服。款冬花为温肺治嗽要药。牛蒡根风寒伤肺壅咳。飞廉风邪咳嗽。佛耳草除寒嗽。〇同款冬花、地黄，烧烟吸，治久近咳嗽。缩砂　紫苏　芥子并主寒嗽。生姜寒湿嗽，烧含之。〇久嗽，以白饧或蜜煮食。〇小儿寒嗽，煎汤浴之。干姜

〔果木〕蜀椒　桂心并主寒嗽。

〔土石〕釜月下土卒咳嗽，同豉丸服。车釭妊娠咳嗽，烧投酒中，冷饮。石灰老小暴嗽，同蛤粉丸服。钟乳石肺虚寒嗽。

〔虫鱼〕蜂房小儿咳嗽，烧灰服。鲫鱼烧服，止咳嗽。

〔禽兽〕白鸡卒嗽，煮苦酒服。鸡子白皮久咳，同麻黄末服。羊胰远年咳嗽，同大枣浸酒服。

【痰湿】

〔草部〕半夏湿痰咳嗽，同南星、白术丸服。〇气痰咳嗽，同南星、官桂丸服。〇热痰咳嗽，同南星、黄芩丸服。〇肺热痰嗽，同栝蒌仁丸服。天南星气痰咳嗽，同半夏、橘皮丸服。〇风痰咳嗽，炮研煎服。莨菪子久嗽不止，煮炒研末，同酥煮枣食。〇三十年呷嗽，同木香、熏黄烧烟吸。葶苈肺壅痰嗽，同知母、贝母、枣肉丸服。芫花卒得痰嗽，煎水煮枣食。〇有痰，入白糖，少少服。玄胡索老小痰嗽，同枯矾和饧食。旋覆花　白药子　千金藤　黄环　荛花　大戟　甘遂　草犀　苏子　荏子

〔菜谷〕白芥子　蔓菁子并主痰气咳嗽。莱菔子痰气咳嗽，炒研和糖含。〇上气痰嗽，唾脓血，煎汤服。莱菔痨瘦咳嗽，煮食之。丝瓜化痰止嗽，烧研，枣肉丸服。烧酒寒痰咳嗽，同猪脂、茶末、香油、蜜浸服。

〔果木〕白果　榧子　海枣　楤子　都念子　盐麸子并主痰嗽。香橼煮酒，止痰嗽。橘皮痰嗽，同甘草丸服。〇经年气嗽，同神曲、生姜，蒸饼丸服。枳壳咳嗽痰滞。皂荚咳嗽囊结。〇卒寒嗽，烧研，豉汤服。〇咳嗽上气，蜜炙丸服。〇又同桂心、干姜丸服。淮木久嗽上气。楮白皮水气咳嗽。桑白皮去肺中水气。〇咳血，同糯米末服。厚朴

〔金石〕矾石化痰止嗽，醋糊丸服，或加人参，或加建茶。〇或同炒栀子丸服。浮石清金，化老痰。咳嗽不止，末服或丸。雌黄久嗽，煅过丸服。雄黄冷痰劳嗽。密陀僧　礞石　硇砂

〔介虫〕马刀　蛤蜊粉并主痰嗽。鲎鱼壳积年咳嗽，同贝母、桔梗、牙皂丸服。蚌粉痰嗽面浮，炒红，齑水入油服。鬼眼睛　白蚬壳卒嗽不止，为末酒服。海蛤　白僵蚕酒后痰嗽，焙研茶服。

【痰火】

〔草部〕黄芩　桔梗　荠苨　前胡　百合　天门冬　山豆根　白鲜皮　马兜铃并清肺热，除痰咳。甘草除火伤肺咳。〇小儿热嗽，猪胆汁浸炙，蜜丸服。沙参益肺气，清肺火，水煎服。麦门冬心肺虚热，火嗽，嚼食甚妙。寒多人禁服。百部热咳上气，火炙，酒浸服。〇暴咳嗽，同姜汁煎服。〇三十年嗽，汁和蜜炼服。〇小儿寒嗽，同麻黄、杏仁丸服。天花

粉虚热咳嗽，同人参末服。栝蒌润肺，降火，涤痰，为咳嗽要药。〇干咳，汁和蜜炼含。〇痰嗽，和明矾丸服。〇痰咳不止，同五倍子丸噙。〇热咳不止，同姜、蜜蒸含。〇肺热痰嗽，同半夏丸服。〇酒痰咳嗽，同青黛丸服。〇妇人夜咳，同香附、青黛末服。灯笼草肺热咳嗽喉痛，为末汤服，仍傅喉外。贝母清肺，消痰，止咳，沙糖丸食。又治孕嗽。〇小儿晬嗽，同甘草丸服。知母消痰润肺，滋阴降火。久近痰嗽，同贝母末，姜片蘸食。石韦气热嗽，同槟榔，姜汤服。射干老血在心脾间，咳唾气臭。散胸中热气。马勃肺热久嗽，蜜丸服。桑花

〔谷菜〕丹黍米并止热咳。百合肺热咳嗽，蜜蒸含之。土芋

〔果木〕批杷叶并止热咳。杏仁除肺中风热咳嗽，童尿浸，研汁熬丸，酒服。巴旦杏　梨汁消痰降火，食之良。〇卒咳，以一碗入椒四十粒，煎沸入黑饧一块，细服。〇又以一枚刺孔，纳椒煨食。又切片酥煎冷食。〇又汁和酥、蜜、地黄汁熬稠含。干柿润心肺，止热咳。〇嗽血，蒸熟，掺青黛食。柿霜　余甘子丹石伤肺咳嗽。甘蔗汁虚热咳嗽涕唾，入青粱米煮粥食。大枣　石蜜　刺蜜　桑叶并主热咳。

〔金石〕金屑风热咳嗽。石膏热盛喘咳，同甘草末服。〇热嗽痰涌如泉，煅过，醋糊丸服。浮石热咳，丸服。不灰木肺热，同玄精石诸药末服。玄精石　硼沙消痰止咳。五倍子敛

肺降火，止嗽。百药煎清肺化痰，敛肺劫嗽，同诃子、荆芥丸含。〇化痰，同黄芩、橘皮、甘草丸含。

【虚劳】

〔草〕黄芪补肺泻火，止痰嗽、自汗及咳脓血。人参补肺气。〇肺虚久嗽，同鹿角胶末煎服。〇化痰止嗽，同明矾丸服。〇喘嗽有血，鸡子清五更调服。〇小儿喘嗽，发热自汗，有血，同天花粉服。五味子收肺气，止咳嗽，乃火热必用之药。〇久咳肺胀，同粟壳丸服。〇久嗽不止，同甘草、五倍子、风化硝末噙。〇又同甘草、细茶末噙。紫菀止咳脓血，消痰益肺。〇肺伤咳嗽，水煎服。〇吐血咳嗽，同五味子丸服。〇久嗽，同款冬花、百部末服。〇小儿咳嗽，同杏仁丸服。款冬花肺热劳咳，连连不绝，涕唾稠粘，为温肺治嗽之最。〇痰嗽带血，同百合丸服。〇以三两烧烟，筒吸之。仙灵脾劳气，三焦咳嗽，腹满不食，同五味子、覆盆子丸服。地黄咳嗽吐血，为末酒服。柴胡除劳热胸胁痛，消痰止嗽。牛蒡子咳嗽伤肺。鬼臼咳劳。

〔谷果〕罂粟壳久咳多汗，醋炒，同乌梅末服。阿芙蓉久劳咳，同牛黄、乌梅诸药丸服。〇同粟壳末服。寒具消痰，润肺，止咳。桃仁急劳咳嗽，同猪肝、童尿煮，丸服。胡桃润燥化痰。久咳不止，同人参、杏仁丸服。金果补虚，除痰嗽。仲思枣乌梅

〔木石〕干漆并主劳嗽。诃黎勒敛肺降火，下气消痰。〇久咳，含之咽汁。钟乳粉虚劳咳嗽。赤石脂咳则遗屎，同禹余

粮煎服。

〔诸虫鳞介〕蜜蜡虚咳，发热声嘶，浆水煮，丸服。蛇含蛙久劳咳嗽，吐臭痰，连蛇煅末，酒服。鲫鱼头烧研服。鳖骨蒸咳嗽，同柴胡诸药煮食。生龟一二十年咳嗽，煮汁酿酒服。龟甲　蛤蚧

〔禽兽〕鸐鸮　鸚鵡并主劳咳。慈乌骨蒸劳咳，酒煮食。乌鸦骨蒸劳咳嗽，煅末酒服。〇心，炙食。五灵脂咳嗽肺胀，同胡桃仁丸服，名敛肺丸。猪肾同椒煮食。〇卒嗽，同干姜煮食，取汗。猪胰二十年嗽，浸酒饮。〇同腻粉煅研服。猪肺肺虚咳嗽，麻油炒食。猪胆瘦病咳嗽，同人尿、姜汁、橘皮、诃子，煮汁服。羊胰久嗽，温肺润燥，同大枣浸酒服。羊肺　羊肉　貒骨　獭肝　阿胶并主劳咳。黄明胶久嗽，同人参末、豉汤日服。人尿虚劳咳嗽。

【外治】木鳖子肺虚久嗽，同款冬花烧烟，筒吸之。榆皮久嗽欲死，以尺许出入喉中，吐脓血愈。熏黄三十年呷嗽，同木通、莨菪子烧烟，筒熏之。钟乳粉一切劳嗽，同雄黄、款冬花、佛耳草烧烟，吸之。故茅屋上尘老嗽不止，同石黄诸药烧烟吸。

肺痿肺痈

有火郁。分气虚、血虚。

【排逐】

〔草谷〕鸡苏肺痿吐血咳嗽，研末米饮服。防己肺痿咯血，同葶苈末，糯米汤服。〇肺痿喘咳，浆水煎呷。桔梗肺痈，排脓养血，补内漏。〇仲景治胸满振寒，咽干吐浊唾，久久吐脓血，同甘草煎服，吐尽脓血愈。苇茎肺痈，咳嗽烦满，心胸甲错，同桃仁、瓜瓣、薏苡煎服，吐脓血愈。芦根骨蒸肺痿，不能食，同麦门冬、地骨皮、茯苓、橘皮、生姜煎服。甘草去肺痿之脓血。〇久咳肺痿，寒热烦闷，多唾，每以童尿调服一钱。〇肺痿吐涎沫，头眩，小便数而不咳，肺中冷也，同干姜煎服。王瓜子肺痿吐血，炒研服。升麻　紫菀　贝母　败酱并主肺痈，排脓破血。知母　黄芩并主肺痿，咳嗽喉腥。薏苡仁肺痈，咳脓血，水煎入酒服。〇煮醋服，当吐血出。

〔果木〕橘叶肺痈，捣汁一盏服，吐出脓血愈。柘黄肺痈不问已成未成，以一两，同百草霜二钱，糊丸，米饮服三十丸，甚捷。夜合皮肺痈唾浊，水煎服。竹沥老小肺痿，咳臭脓，日服三五次。淡竹茹　茯苓

〔人部〕人尿肺痿寒热，气急面赤，调甘草服。人中白　天灵盖热劳肺痿。

【补益】

〔草部〕人参消痰，治肺痿，鸡子清调服。天门冬肺痿，咳涎不渴，捣汁入饴、酒，紫菀末丸含。栝蒌肺痿咳血，同乌梅、

杏仁末，猪肺蘸食。款冬花劳咳肺痿，同百合末服。麦门冬肺痿肺痈，咳唾脓血。蒺藜子肺痿唾脓。五味子　女菀　沙参

〔果石〕白柿并润肺止咳。白石英肺痿唾脓。

〔鳞兽〕鲫鱼肺痿咳血，同羊肉、莱菔煮服。蛤蚧久咳肺痿，肺痈咯血。羊肺久咳肺痿，同杏仁、柿霜、豆粉、真酥、白蜜炙食。羊脂髓肺痿骨蒸，同生芐汁、姜汁、白蜜炼服。猪肺肺痿嗽血，蘸薏苡食。猪胰和枣浸酒服。鹿血酒服。阿胶醍醐　鹿角胶　黄明胶肺痿唾血，同花桑叶末服。

虚损

有气虚，血虚，精虚，五脏虚，虚热，虚寒。

【气虚】

〔草部〕甘草五劳七伤，一切虚损，补益五脏。〇大人羸瘦，童尿煮服。〇小儿羸瘦，炙焦蜜丸服。人参五劳七伤，虚而多梦者加之，补中养营。〇虚劳发热，同柴胡煎服。〇房劳吐血，独参汤煎服。黄芪五劳羸瘦，寒热自汗，补气实表。黄精五劳七伤，益脾胃，润心肺，九蒸九晒食。青蒿劳热在骨节间作寒热，童尿熬膏，或为末服，或入人参、麦门冬丸服。石斛五脏虚劳羸瘦，长肌肉，壮筋骨，锁涎。涩丈夫元气，酒浸、酥蒸服满镒，永不骨痛。骨碎补五劳六极，手足不收，上热下寒，肾虚。五味子壮水锁阳，收

耗散之气。忍冬藤久服轻身长年益寿，煮汁酿酒饮。补骨脂五劳七伤，通命门，暖丹田，脂麻炒过丸服。〇同茯苓、没药丸服，补肾养心养血。附子补下焦阳虚。天雄补上焦阳虚。蛇床子暖男子阳气、女子阴气。仙茅丸服。淫羊藿　狗脊并主冷风虚劳。柴胡　秦艽　薄荷并解五劳七伤虚热。羌活五劳七伤酸痛。苏子补虚劳，肥健人。青木香气劣不足。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天门冬　沙参　葳蕤　白茅根　白英　地肤子　黄连　术　薰草　石蕊　玉柏　千岁藁

〔菜谷〕五芝　石耳　韭白　薤白　山药　甘薯并补中益气。大麻子虚劳内热，大小便不利，水煎服。胡麻

〔果木〕柿霜　藕并补中益元气，厚肠。莲实补虚损，交心肾，固精气，利耳目，厚肠胃，酒浸入猪肚，煮丸服。或蒸熟蜜丸服，仙方也。柏子仁恍惚虚损吸吸。枸杞叶五劳七伤，煮粥食。地骨皮去下焦肝肾虚热。〇虚劳客热，末服。〇热劳如燎，同柴胡煎服。〇虚劳寒热苦渴，同麦门冬煎服。五加皮五劳七伤，采茎叶末服。冬青风热，浸酒服。女贞实虚损百病，同旱莲、桑椹丸服。柘白皮酿酒，补虚损。厚朴虚而尿白者加之。沉香补脾胃、命门。桂补命门营卫。松根白皮　茯苓　白棘　桑白皮

〔石虫〕云母粉并主五劳七伤虚损。五色石脂补五脏。

白石英　紫石英补心气、下焦。枸杞虫起阳益精，同地黄丸服。蚕蛹炒食，治劳瘦，杀虫。海蚕虚劳冷气，久服延年。

〔鳞介禽兽〕鲫鱼　鲥鱼　嘉鱼　石首鱼　鳜鱼　鳖肉　淡菜　海□　鸡肉　白鹭炙食。桑鳎　鸠　雀并补虚羸。犬肉　牛肉　牛肚　狐肉作脍生食。貉肉　貒肉并主虚劳。狗肾产后肾劳，如疟体冷。猪肚同人参、粳米、姜、椒煮食，补虚。猴肉风劳，酿酒。山獭　紫河车一切男女虚劳。

【血虚】

〔草木〕地黄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失血。〇同人参、茯苓熬，璚玉膏。〇酿酒、煮粥皆良。〇面炒研末酒服，治男女诸虚积冷。〇同菟丝子丸服。麦门冬五劳七伤客热。〇男女血虚，同地黄熬膏服。泽兰妇人频产劳瘦，丈夫面黄，丸服。黄檗下焦阴虚，同知母丸服，或同糯米丸服。当归　芎□　白芍药　丹参　玄参　续断　牛膝　杜仲　牡丹皮

〔介兽〕龟板　绿毛龟　鳖甲　阿胶　醍醐　酥酪　驼脂　牛骨髓　牛乳　羊乳并补一切虚、一切血。羊肉益产妇。羊脂产后虚羸，地黄汁、姜汁、白蜜煎服。羊肝同枸杞根汁作羹食。羊胃久病虚羸，同白术煮饮。

【精虚】

〔草木〕肉苁蓉五劳七伤，茎中寒热痛，强阴益精髓。〇同羊肉煮食。列当　锁阳同上。菟丝子五劳七伤，益精补阳，同杜仲丸服。覆盆子益精强阴，补肝明目。〇每旦水服三钱，益男子精，女人有子。何首乌益精血气，久服有子，服食有方。萝摩子益精气，同枸杞、五味、地黄诸药末服，极益房室。巴戟天　车前子　远志　蓬蘽　百脉根　决明子　蒺藜子　五味子　旋花根　萆薢　菝葜　土茯苓　杜仲皮

〔石虫〕石钟乳　阳起石　石脑　石髓并补益精气，五劳七伤。慈石养胃益精，补五脏，同白石英浸水煮粥，日食。石硫黄　桑螵蛸　青蚨　九香虫　牡蛎　羊脊髓　猪脊髓并补虚劳，益精气。羊肾虚劳精竭，作羹食。〇五劳七伤，同肉苁蓉煮羹食。〇虚损劳伤，同白术煮粥饮。鹿茸虚劳洒洒如疟，四肢酸痛，腰脊痛，小便数，同当归丸服。〇同牛膝丸服。白胶同茯苓丸服。麋茸研末，同酒熬膏服。麋角　鹿髓　鹿血、肾　獐肉、骨酿酒。腽肭脐并补精血。

瘵疰

有虫积，尸气。

【除邪】

〔草部〕青蒿骨蒸鬼气，熬膏，入猪胆、甘草末丸服。〇子，功同。王瓜子传尸劳瘵，焙研，酒服一钱。玄参传尸邪气，作香烧。甘松同玄参，熏劳瘵。茅香花冷劳久病，同艾叶烧，丸服。苦耽传尸伏连鬼气。鬼臼尸疰殗殜，传尸劳瘵。天麻　鸢尾　海根并主飞尸鬼气殗殜，传尸劳瘵。知母　秦艽　胡黄连　芦根　酸浆子　百部　紫菀　甘草　桔梗　人参　黄芪

〔谷菜〕浮麦并主传尸，骨蒸劳热，自汗。阿芙蓉　鹿角菜小儿骨蒸热劳。茄子传尸劳气。

〔果木〕李去骨节间劳热。杏核仁男女五劳七伤，童尿煮七次，蜜蒸食。乌梅虚劳骨蒸。冬桃解劳热。桃核仁主骨蒸作热，一百二十颗杵为丸，平旦井水下，饮酒令醉，任意吃水，隔日一作。〇急劳咳嗽，同猪肝、童尿煮丸服。〇冷劳减食，茱萸炒收，日食二十粒，酒下，重者服五百粒愈。〇传尸鬼气，咳嗽痃癖，煮汁作粥食。〇五尸鬼疰，九十九种，传及傍人，急以桃仁五十枚研泥，水四升煮服，取吐，不尽再吐。蜀椒丸服。槟榔　安息香　苏合香并杀传尸劳瘵虫。樟木节风劳有虫，同天灵盖诸药服。干漆传尸劳瘵，五劳七伤，同柏子仁、酸枣、山茱萸丸服。皂荚卒热劳疾，酥炙丸服。〇急劳烦热，同刺及木皮烧灰淋煎凝。入麝香，以童尿浸，蒸饼丸服。桑柴灰尸疰鬼疰，三十六种，变动九十九种，死复传人，淋汁煮赤小豆，同羊肉作羹食。樗白皮鬼疰传尸，童尿、豆豉煎服。地骨皮骨蒸烦热，同防风、甘草煎服。

酸枣仁骨蒸劳热，擂汁煮粥食。阿魏传尸冷气。无患子皮飞尸。柳叶　阿勒勃　黄檗

〔金石〕金薄并主骨蒸劳热。石膏骨蒸劳热，研粉服。雄黄五尸劳病，同大蒜丸服。〇骨蒸发热，小便研，烧石熏之。鹅管石熏劳嗽。白矾冷劳泄痢，同羊肝丸服。禹余粮冷劳肠泄，同乌头丸服。阳起石　慈石并主五劳七伤虚乏。霹雳砧

〔诸虫鳞介〕虫白蜡并杀余虫。石决明骨蒸劳极。纳鳖传尸劳。鳖甲冷痛劳瘦，除骨节间劳热结实，补阴补气。鳖肉益气补不足，去血热。〇骨蒸潮热咳嗽，同前胡、贝母等药煮食，丸服。蛤蚧治肺劳传尸，咳嗽咯血。蛇吞蛙劳嗽吐臭痰，煅研酒服。鳗鲡鱼传尸疰气劳损。骨蒸劳瘦，酒煮服。

〔禽兽〕啄木鸟取虫，煅研酒服。慈乌补劳治瘦，止咳嗽骨蒸，五味淹食。乌鸦瘦病咳嗽，骨蒸劳痰，煅研酒服。〇五劳七伤，吐血咳嗽，酿栝楼根，日煮食。鹰矢白杀劳虫。猪脊髓骨蒸劳伤，同猪胆、童尿、柴胡等煎服。猪肝急劳瘦悴寒热，同甘草丸服。猪肾传尸劳瘵，童尿、酒煮食。猪肚骨蒸热劳，四季宜食。猪胆骨蒸劳极。羊肉骨蒸久冷，同山药作粥食。〇骨蒸传尸，同皂荚、酒煮食，当吐虫出。白羊头蹄五劳七伤，同胡椒、荜茇、干姜煮食。诸朽骨骨蒸劳热，煮汁淋之，取汗。猫肝杀劳瘵虫，生晒研，每朔望五更酒服。獭肝传尸伏连殗殜，劳瘵虚

汗，咳嗽发热，杀虫，阴干为末，水服，日三。鹿茸　腽肭脐虚劳。熊脂酒服，杀劳虫，补虚损。象牙骨蒸。獭肉　狸骨　虎牙　鼠肉并杀劳虫。

〔人部〕人屎骨蒸劳极，名伏连传尸，同小便各一升，入新粟米饭五升，曲半饼，密封二七日，每旦服一合，午再服，并去恶气。〇人屎浸水早服之，晚服童尿。人尿滋阴降火。〇男女劳证，日服二次。〇骨蒸发热，以五升煎一升，入蜜三匙，每服一碗，日二服。人中白传尸热劳，肺痿消瘦，降火，消瘀血。秋石虚劳冷疾，有服法。人乳补五脏，治瘦悴。〇虚损劳瘵，同麝香、木香服，或同胞衣末服。人牙烧用，治劳。天灵盖传尸尸疰，鬼疰伏连。〇肺痿，骨蒸盗汗，退邪气，追劳虫，炙黄，水煎服。〇同麝香丸服。〇小儿骨蒸，加黄连，末服。〇追虫，有天灵盖散。人胞男女一切虚损劳极，洗煮，入茯神丸服。〇河车大造丸。人胆尸疰伏连。人肉瘵疾。

邪祟

邪气乘虚，有痰、血、火、郁。

【除辟】

〔草部〕升麻杀百精老物，殃鬼邪气。中恶腹痛，鬼附啼泣。徐长卿鬼疰精物邪恶气，百精老魅注易，亡走啼哭恍惚。鬼督邮　马目毒公　鬼臼杀鬼疰精物，辟恶气不祥，尸疰传

尸。忍冬飞尸遁尸，风尸沉尸，尸疰鬼击。〇并煮汁服，或煎膏化酒服。丹参中恶，百邪鬼魅，腹痛气作，声音鸣吼，定精。防葵狂邪，鬼魅精怪。白鲜皮大热饮水，狂走大呼。白蒺藜卒中五尸，丸服。女青　赤箭　天麻　野葛　海根　雷丸　蓝实　败芒箔　卷柏　桔梗　知母　小草　远志　甘松　藁本　迷迭香　白微　人参　苦参　沙参　紫菀　狼毒　草犀　白茅香　茅香　白及　商陆　木香　缩砂　藿香　瓶香　□车香　兰草　山柰　山姜　蒟酱　蕙草　姜黄　莪蓯　郁金香　鸡苏　菖蒲　艾叶　苦耽　云实　蓖麻　蜀漆　艾纳香　射罔　射干　鸢尾　芫花　荛花　水堇　钩吻　羊踯躅　海藻　蘼芜　青蒿　石长生　独行根　白兔藿　续随子　蜘蛛香　屋四角茅　赤车使者

〔谷菜〕豌豆煮汁。白豆　大豆并主鬼毒邪气疰忤。酒　醋　陈粟米并主鬼击。粳米五种尸病，日煮汁服。芥子邪恶鬼疰气，浸酒服。白芥子御恶气，飞尸遁尸，邪魅。大蒜杀鬼去痛，同香墨、酱汁服。〇鬼毒风气，同杏仁、雄黄服。百合百邪鬼魅，啼泣不止。胡荽　罗勒　旱芹

〔果木器服〕桃枭　桃花　桃白皮　桃胶　桃

毛并主邪恶鬼疰精气。桃仁鬼疰寒热疼痛，研服。陈枣核中仁疰忤恶气。常服，百邪不干。榧子　蜀椒　毕澄茄　吴茱萸　柏实　鬼箭　沉香　蜜香　丁香　檀香　乌药　必栗香　竹叶　鬼齿并主中恶邪鬼疰气。降真香带之辟邪恶气，宅舍怪异。安息香心腹恶气鬼疰，魍魉鬼胎，中恶魇寐。常烧之，去鬼来神。〇妇人夜梦鬼交，烧熏永断。苏合香辟恶，杀鬼精物。詹糖香　樟脑　乳香　阿魏　桦皮脂　樗白皮　干漆　皂荚　桑柴灰　无患子　巴豆　琥珀并杀鬼精尸疰。栀子五尸注病，烧研水服。乌臼根皮尸疰中恶，煎入朱砂服。古厕木鬼魅传尸，魍魉神祟，烧之。古榇板鬼气疰忤，中恶心腹痛，梦悸，常为鬼神祟挠，和桃枝煎酒服，取吐下。死人枕　桃橛　甑带煮汁。铳楔　败芒箔

〔水土金石〕粮罂水并主尸疰鬼气。半天河水鬼疰，狂邪气，恍惚妄言。铸钟黄土　鼢鼠壤土　伏龙肝　釜脐墨　京墨　黑铅　铅丹并主疰忤邪气。古镜　铜镜鼻　铁落　朱砂　水银　硫黄　石膏　生银　雄黄　代赭　金牙石　金刚石　砺石　蛇黄　食盐　霹雳砧

〔诸虫鳞介〕露蜂房　芫青　龙骨　龙齿　鼍甲并主疰病鬼邪。鲮鲤五邪惊啼悲伤，妇人鬼魅哭泣。蛤蚧

鳗鲡　鲛鱼皮　海虾　蟹爪　贝子　牡蛎

〔禽兽〕丹雄鸡　黑雌鸡　乌骨鸡　鸡冠血　东门鸡头并主邪气，鬼物疰忤。鸡卵白五遁尸气冲心，或牵腰脊，顿吞七枚。胡燕卵黄　乌鸦　鹊巢烧服。白鸭血并主鬼魅邪气。鹰肉食之，去野狐邪魅。〇觜、爪烧灰，水服。〇屎白烧灰，酒服。牛黄　野猪黄　羊脂　猪脂　白犬血　猪心血、尾血　猪乳　豚卵　羖羊角烧羚羊角及鼻　犀角　鹿角及茸　鹿头　麂头骨　猴头骨　狐头、尾及屎烧灰，辟邪恶。〇五脏，主狐魅及人见鬼，作羹食。兔头及皮　猫头骨　猫肉　狸肉及骨　豹肉及鼻　虎肉及骨取二十六种魅。〇爪、牙、皮、屎同。象牙　狼牙　熊胆　麝香　灵猫阴　獭肝鬼疰邪魅，烧末服。腽肭脐鬼气尸注狐魅。六畜毛、蹄甲　马悬蹄　马屎　狮屎　底野迦　鼠屎　彭侯

〔人部〕乱发尸疰，烧灰服。头垢　人尿鬼气疰病，日日服之。天灵盖尸疰鬼气。人胆

寒热

有外感，内伤，火郁，虚劳，疟，疮，瘰疬。

【和解】

〔草部〕甘草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凡虚而多热者加之。知母肾劳，憎寒烦热。丹参虚劳寒热。白头翁狂易寒热。胡黄连小儿寒热。黄芩寒热往来，及骨蒸热毒。柴胡寒热邪气，推陈致新，去早辰潮热，寒热往来，妇人热入血室。前胡伤寒寒热，推陈致新。白鲜皮主壮热恶寒。茅根　大黄并主血闭寒热。旋覆花五脏间寒热。茵预寒热如疟。屋游浮热在皮肤，往来寒热。乌韭　龙胆骨间寒热。白微寒热酸疼。秦艽　当归　芎□　芍药并主虚劳寒热。荆芥　积雪草　紫草　夏枯草　蠡实　芦根　云实　木通　蒲黄　吴蓝　连翘　蛇含　鸭跖草　凌霄花　土瓜根

〔菜果〕冬瓜泡汁饮。茄子　马齿苋　苋实　薤白　杏花女子伤中寒热痹。桃毛血瘕寒热。

〔木石〕厚朴解利风寒寒热。牡荆　蔓荆并除骨间寒热冷水服丹石，病发恶寒，冬月淋至百斛，取汗乃愈。松萝　枳实　竹茹　雄黄肝病寒热。石膏中风寒热。滑石胃热寒热。曾青养肝胆，除寒热。石青　石胆　食盐　朴硝　矾石

〔虫介兽人〕雀瓮　龟甲骨中寒热，或肌体寒热欲死，作汤良。海蛤胸痛寒热。蛤蜊老癖为寒热。贝子温疰寒热，解

肌，散结热。龙齿大人骨间寒热。鼍甲伏坚寒热。猪悬蹄甲小儿寒热，烧末乳服。牛黄　人尿

【补中清肺】

〔草谷〕黄芪虚疾寒热。沙参　黄精　葳蕤　术并除寒热，益气和中。桔梗除寒热，利肺。灯笼草　麦门冬　紫菀　旋花根　黄环　天门冬　白英　忍冬　豌豆　绿豆　赤小豆　秫　百合　山药

〔果木〕吴茱萸　椒红　桂利肝肺气，心腹寒热。辛夷五脏身体寒热。沉香诸虚寒热冷痰，同附子煎服。乌药解冷热。桑叶除寒热，出汗。茯苓　酸枣　山茱萸

〔石部〕殷孽瘀血寒热。阳起石　禹余粮

〔禽兽〕鹜肪风虚寒热。猳猪头肉寒热。熊脂　鹿角　麋脂

吐血衄血

有阳乘阴者，血热妄行；阴乘阳者，血不归经。〇血行清道出于鼻，血行浊道出于口。〇呕血出于肝，〇吐血出于胃，〇衄血出于肺。〇耳血曰衈，〇眼血曰衈，〇肤血曰血汗，〇口鼻并出曰脑衄，〇九窍俱出曰大衄。

【逐瘀散滞】

〔草部〕大黄下瘀血血闭。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胸胁刺胀，

同芩、连煎服。亦单为散，水煎服。甘遂　芫花　大戟吐血痰涎，血不止者，服此下行即止。杜衡吐血有瘀，用此吐之。红蓝花　郁金破血，为末，井水服，止吐血。茜根活血行血，为末，水煎服，止吐衄诸血。或加黑豆、甘草丸服。〇同艾叶、乌梅丸服。剪草一切失血，为末和蜜，九蒸九晒服。三七吐衄诸血，米泔服三钱。蓖麻叶涂油炙，熨囟上，止衄。三棱末，醋调涂五椎上，止衄。

〔谷菜〕麻油衄血，注鼻，能散血。醋衄血，和胡粉服，仍和土敷阴囊上。韭汁止吐血。和童尿服，消胃脘瘀血。葱汁散血。塞鼻，止衄。蔓菁汁止吐血。莱菔汁止吐血大衄，仍注鼻中。桑耳塞鼻，止衄。

〔果木〕栗楔破血。烧服，止吐衄。壳亦可。荷叶破恶血，留好血。口鼻诸血，生者擂汁服。干者末服，或烧服，或加蒲黄。藕汁散瘀血，止口鼻诸血，亦注鼻止衄。桃仁破瘀血血闭。桃枭破血。止吐血，诸药不效，烧服。榴花散血，为末服，止吐衄。〇同黄葵花煎服，或为末服，亦塞鼻止衄。干柿脾之果。消宿血，治吐血、咯血。棕灰消瘀血。止吐衄诸血，水服。血竭吹鼻，止衄。山茶吐衄，为末，酒入童尿服。胡颓子根吐血，煎水服。蕤核衄血。枫香吐衄，为末水服，或加蛤粉，或加绵灰。椰子皮止衄。苏木

〔服器〕红绵灰水服。黄丝绢灰水服。白纸灰水服，

止吐衄，效不可言。麻纸灰　藤纸灰入麝香，酒服，止衄血。屏风故纸灰酒服，止衄。败船茹止吐血。

〔土石〕白垩土衄血，水服二钱，除根。伏龙肝水淘汁，入蜜服，止吐血。金墨吐衄，磨汁服。铛墨炒过，水服二钱，止吐衄诸血。百草霜水服，并吹鼻止衄。白瓷器末吐血，皂角仁汤服二钱。〇衄血，吹鼻。地龙粪吐血，水服二钱。花乳石能化血为水，主诸血。凡喷血出升斗者，煅研，童尿入酒服三五钱。金星石主肺损吐血嗽血。石灰散瘀血。凡卒吐血者，刀头上烧研，水服三钱。白矾吹鼻，止衄。硇砂衄血不止，水服二钱。食盐散血。戎盐主吐血。芒消下瘀血。珊瑚吹鼻，止衄。

〔虫鳞〕蚕退纸灰吐血不止，蜜丸含咽。蛴螬主吐血在胸腹不出。蜘蛛网卒吐血者，米饮吞一团。露蜂房主吐衄血。蜗牛焙研，同乌贼骨吹鼻，止衄。虻虫　水蛭　五倍子末水服，并吹鼻，止衄。壁钱窠塞鼻，止衄。龙骨服，止吐血。吹鼻，止衄。吹耳，止衈。鲤鱼鳞灰散血。衄不止，水服二钱。乌贼骨末服，治卒吐血。吹鼻，止衄。鳔胶散瘀血，止呕血。鳝血滴鼻，止衄。胆滴耳，止衈。

〔禽兽〕五灵脂吐血，同卢会丸服。〇同黄芪末，水服。鸡屎白　老鸱骨　驼屎灰　驴屎灰　马悬蹄灰　牛骨灰　猬皮灰并吹鼻止衄。白马通服汁，塞鼻，并止吐

衄。牛耳垢塞鼻，止衄。黄明胶贴山根，止衄。〇炙研，同新绵灰饮服，止吐血。

〔人部〕发灰散瘀血。止上下诸血，并水服方寸匕，日三。〇吹鼻，止衄。人尿止吐衄，姜汁和服，降火散瘀血，服此者十无一死。吐出血炒黑研末，麦门冬汤服三分，以导血归源。衄血接取点目角，并烧灰水服一钱。人爪甲刮末吹鼻，止衄妙。

【滋阴抑阳】

〔草部〕生地黄凉血生血。治心肺损，吐血衄血，取汁和童尿煎，入白胶服。〇心热吐衄，取汁，和大黄末丸服，同龙脑薄荷末，服之。紫参唾血鼽衄。〇同人参、阿胶末服，止吐血。丹参破宿血，生新血。地榆止吐衄，米醋煎服。牡丹皮和血，生血，凉血。当归头止血，身和血，尾破血。〇衄血不止，末服一钱。芎□破宿血，养新血，治吐衄诸血。芍药散恶血，逐贼血，平肝助脾。〇太阳鼽衄不止，赤芍药为末，服二钱。咯血，入犀角汁。黄芩诸失血。积热吐衄，为末水煎服。黄连吐衄不止，水煎服。胡黄连吐衄，同生地黄、猪胆汁丸服。黄药子凉血降火。〇吐血，水煎服。〇衄血，磨汁服，或末服。白药子烧服。蒲黄　青黛水服。蓝汁　车前汁　大小蓟汁。马兰　泽兰　水苏煎或末。紫苏熬膏。薄荷　青蒿汁。青葙汁。马蔺子　阴地厥　鳢肠汁。蘘荷根汁。生葛汁。浮萍末。桑花末。船底苔煎。土马鬃并止吐血、

衄血。荆芥吐血，末服。〇口鼻出血，烧服。〇九窍出血，酒服。茅根汁或末。茅针　茅花　金丝草　白鸡冠花并主吐血、衄血。屋上败茅浸酒。地菘末。龙葵同人参末。螺厣草擂酒，并止吐血。苍耳汁。贯众末。黄葵子末。王不留行煎。萱根汁。决明末。龙鳞薜荔末。垣衣汁。屋游末服，并止衄血。地肤九窍出血，同栀子、甘草、生姜、大枣、灯草，水煎服。麦门冬吐衄不止，杵汁和蜜服，或同地黄煎服，即止。马勃积热吐血，沙糖丸服。妊娠吐血，米饮和服。

〔谷菜〕小麦止唾血。淅泔饮，止吐衄。麦面水服，止吐衄。粟米粉绞汁，止衄。翻白草吐血，煎服。

〔果木〕莲花酒服末，止损血。柏叶煎、丸、散、汁，止吐衄诸血。栀子清胃脘血，止衄。桑叶末。地骨皮煎服，并主吐血。柳絮末服，止吐咯血。槐花末服，主吐唾咯血。同乌贼骨，吹衄血。楮叶汁。黄檗末。槲若末。竹叶　竹茹并主吐血衄血。荆叶九窍出血，杵汁入酒服。

〔金石〕朱砂同蛤粉酒服，主诸般吐血。滑石水服。铅霜水服。胡粉炒醋。黄丹水服。玄明粉水服。水银并主热衄。

〔介兽〕螺蛳服汁，主黄疸吐血。蛤粉同槐花末，水服。犬胆并止衄血。犀角汁，止积热吐衄。

〔人部〕人中白入麝，酒服，止衄。人中黄末服，主呕血。烧灰，吹鼻衄。

【理气导血】

〔草木〕香附童尿调末服，或同乌药、甘草煎服。桔梗末。箬叶灰。乌药　沉香并止吐血、衄血。防风上部见血须用。白芷破宿血，补新血。涂山根，止衄。半夏散瘀血。天南星散血，末服。贝母末。芦荻皮灰。栝蒌灰。榧子末服，并主吐血。石菖蒲肺损吐血，同面，水服。芎□同香附末服，主头风即衄。灯心草末。香薷末。谷精草末。枇杷叶末。玄胡索塞耳。并止衄。折弓弦口鼻大衄，烧灰同白矾吹之。

【调中补虚】

〔草谷〕人参补气生血，吐血后煎服一两。〇内伤，血出如涌泉，同荆芥灰、蒸柏叶、白面水服。黄芪逐五脏恶血。同紫萍末服，止吐血。甘草养血补血，主唾脓血。白及羊肺蘸食，主肺损吐血。水服，止衄。百合汁，和蜜蒸食，主肺病吐血。稻米末服，止吐衄。萆薢叶香油炒食。饴糖　白扁豆　白术

〔石虫〕钟乳粉　五色石脂　代赭石并主虚劳吐血。灵砂暴惊九窍出血，人参汤服卅粒。鳖甲　蛤蚧　淡菜　阿胶　白狗血热饮。鹿角胶并主虚损吐血。水牛脑劳伤吐血，同杏仁、胡桃、白蜜、麻油熬干，末服。羊血热

饮，主衄血经月。酥酪　醍醐灌鼻，止涕血。

【从治】附子阳虚吐血，同地黄、山药丸服。益智子热伤心系吐血，同丹砂、青皮、麝香末服。桂心水服。干姜童尿服。并主阴乘阳吐血衄血。艾叶服汁，止吐衄。姜汁服汁，仍滴鼻。芥子涂囟。葫蒜贴足心。并主衄血。又服蒜汁，止吐血。

【外迎】冷水耳目鼻血不止，以水浸足、贴囟、贴顶、噀面、薄胸皆宜。

齿衄

有阳明风热，湿热，肾虚。

【除热】防风　羌活　生苄　黄连

【清补】人参齿缝出血成条，同茯苓、麦门冬煎服，奇效。〇上盛下虚，服凉药益甚者，六味地黄丸，黑锡丹。

【外治】香附姜汁炒研，或同青盐、百草霜。蒲黄炒焦。苦参同枯矾。骨碎补炒焦。丝瓜藤灰。寒水石同朱砂、甘草、片脑。五倍子烧。地龙同矾、麝。紫矿　枯矾　百草霜并揩掺。麦门冬　屋游　地骨皮　苦竹叶　盐并煎水漱。童尿热漱。蜀椒　苦竹茹并煎醋漱。蟾酥按。铁钉烧烙。

血汗

即肌衄，又名脉溢，血自毛孔出。心主血，又主汗，极虚有火也。

【内治】人参气散血虚，红汗污衣，同归、芪诸药煎服。又建中汤、辰砂妙香散皆宜。〇抓伤血络，血出不止，以一两煎服。葎草产妇大喜，汗出赤色污衣，喜则气出也。捣汁一升，入醋一合，时服一杯。黄芩灸疮血出不止，酒炒末下。生姜汁毛窍节次血出，不出则皮胀如鼓，须臾口目皆胀合，名脉溢，以水和汁各半服。郁李仁鹅梨汁调末服，止血汗。朱砂血汗，入麝，水服。人中白血从肤腠出，入麝，酒服二钱。水银毛孔出血，同朱砂、麝香服。黄犊脐中屎九窍四肢指歧间血出，乃暴怒所致，烧末水服方寸匕，日五次。

【外治】旱莲傅灸疮血出不止。蜣螂灰同上。粪桶箍烧傅搔痒血出不止。五灵脂掺抓痣血出不止。男子胎发医毛孔血出。煮酒瓶上纸同上。

咳嗽血

咳血出于肺，嗽血出于脾，咯血出于心，唾血出于肾。有火郁，有虚劳。

【火郁】麦门冬　片黄芩　桔梗　生地黄　金丝草　茅根　贝母　姜黄　牡丹皮　芎□　白芍药　大青　香附子　茜根　丹参　知母　荷叶末。藕汁　桃仁　柿霜　干柿入脾肺，消

宿血、咯血、痰涎血。杏仁肺热咳血，同青黛、黄蜡作饼，干柿夹煨，日食。水苏研末饮服。紫菀同五味子蜜丸服。并治吐血后咳。白前久咳唾血，同桔梗、甘草、桑白皮煎服。荆芥穗喉脘痰血，同甘、桔煎服。蒲黄　桑白皮　茯神　柳絮末。韭汁，和童尿。生姜蘸百草霜。黄檗　槐花末服。槲若水煎。发灰　童尿并主咳咯唾血。栀子炒焦，清胃脘血。诃子火郁嗽血。乌鸦劳嗽吐血。

【虚劳】人参　地黄　百合　紫菀　白及　黄芪　五味子　阿胶　白胶　酥酪　黄明胶肺损嗽血，炙研汤服。猪胰一切肺病，咳唾脓血。猪肺肺虚咳血，蘸薏苡仁末食。猪心心虚咯血，包沉香、半夏末，煨食。乌贼骨女子血枯伤肝唾血。

诸汗

有气虚，血虚，风热，湿热。

【气虚】黄芪泄邪火，益元气，实皮毛。人参一切虚汗。〇同当归、猪肾煮食，止怔忡自汗。白术末服，或同小麦煎服，止自汗。同黄芪、石斛、牡蛎末服，主脾虚自汗。麻黄根止诸汗必用，或末，或煎，或外扑。葳蕤　知母　地榆并止自汗。附子亡阳自汗。艾叶盗汗，同茯神、乌梅煎服。何首乌贴脐。郁金涂乳。粳米粉外扑。麻勃中风汗出。糯米同麦

麸炒，末服。韭根四十九根煎服，止盗汗。

〔果木〕酸枣仁睡中汗出，同参、苓末服。茯神虚汗盗汗，乌梅汤服。〇血虚心头出汗，艾汤调服。柏实养心止汗。桂主表虚自汗。杜仲产后虚汗，同牡蛎服。吴茱萸产后盗汗恶寒。雷丸同胡粉扑。

〔虫兽〕五倍子同荞麦粉作饼，煨食，仍以唾和填脐中。牡蛎粉气虚盗汗，同杜仲酒服。〇虚劳盗汗，同黄芪、麻黄根煎服。〇产后盗汗，麸炒研，猪肉汁服。〇阴汗，同蛇床子、干姜、麻黄根扑之。龙骨止夜卧惊汗。黄雌鸡伤寒后虚汗，同麻黄根煮汁，入肉苁蓉、牡蛎粉煎服。猪肝脾虚，食即汗出，为丸服。羊胃作羹食。牛羊脂酒服，止卒汗。

【血虚】

〔草兽〕当归　地黄　白芍药　猪膏产后虚汗，同姜汁、蜜、酒煎服。猪心心虚自汗，同参、归煮食。肾产后汗蓐劳，煮粥臛食。

【风热】

〔草部〕防风止盗汗，同人参、芎□末服。〇自汗，为末，麦汤服。白芷盗汗，同朱砂服。荆芥冷风出汗，煮汁服。龙胆男女小儿及伤寒一切盗汗，为末，酒服，或加防风。黄连降心火，止汗。胡黄连小儿自汗。麦门冬

〔谷菜〕小麦　浮麦　麦面盗汗，作丸煮食。豉盗汗，熬末，酒服。蒸饼每夜食一枚，止自汗、盗汗。黄蒸　米醋并止黄汗。胡瓜小儿出汗，同黄连、胡黄连、黄檗、大黄诸药，丸服。

〔果木〕桃枭止盗汗，同霜梅、葱白、灯心等，煎服。椒目盗汗，炒研，猪唇汤服。盐麸子收汗。经霜桑叶除寒热盗汗，末服。竹沥产后虚汗，热服。

〔服器〕败蒲扇灰水服并扑。甑蔽灰水服。死人席灰煮浴。五色帛拭盗汗，乃弃之。

怔忡

血虚，有火，有痰。

【养血清神】

〔草木〕人参同当归末、猪肾煮食。当归　地黄　黄芪　远志　黄芩　黄连泻心火，去心窍恶血。巴戟天益气，去心痰。香附忧愁心忪，少气疲瘦。牡丹皮主神不足，泻包络火。麦门冬　茯神　茯苓　酸枣　柏实安魂定魄，益智宁神。

健忘

心虚，兼痰，兼火。

【补虚】

〔草木〕甘草安魂魄，泻火养血，主健忘。人参开心益智，令人不忘，同猪肪炼过，酒服。远志定心肾气，益智慧不忘，为末，酒服。石菖蒲开心孔，通九窍，久服不忘、不惑，为末，酒下。仙茅久服通神，强记聪明。淫羊藿益气强志，老人昏耄，中年健忘。丹参　当归　地黄并养血、安神、定志。预知子心气不足，恍惚错忘，忪悸烦郁，同人参、菖蒲、山药、黄精等，为丸服。

〔谷菜果木〕麻勃主健忘。七夕日收一升，同人参二两为末，蒸熟，每卧服一刀圭，能尽知四方事。山药镇心神，安魂魄，主健忘，开达心孔，多记事。龙眼安志强魂，主思虑伤脾，健忘怔忡，自汗惊悸，归脾汤用之。莲实清心宁神，末服。乳香心神不足，水火不济，健忘惊悸，同沉香、茯神丸服。茯神　茯苓　柏实　酸枣

〔鳞兽〕白龙骨健忘，同远志末，酒服。虎骨同龙骨、远志，末服。六畜心心昏多忘，研末酒服。

【痰热】

〔草果〕黄连降心火，令人不忘。玄参补肾止忘。麦门冬　牡丹皮　柴胡　木通通利诸经脉壅寒热之气，令人不忘。商陆花人心昏塞，多忘喜误，为末夜服，梦中亦醒悟也。

桃枝作枕及刻人佩之，主健忘。

〔金石兽〕旧铁铧心虚恍惚健忘，火烧淬酒浸水，日饮。铁华粉　金薄　银薄　银膏　朱砂　空青　白石英心脏风热，惊悸善忘，化痰安神，同朱砂为末服。牛黄除痰热健忘。

惊悸

有火，有痰，兼虚。

【清镇】

〔草谷〕黄连泻心肝火，去心窍恶血，止惊悸。麦门冬远志　丹参　牡丹皮　玄参　知母并定心，安魂魄，止惊悸。甘草惊悸烦闷，安魂魄。〇伤寒心悸脉代，煎服。半夏心下悸忪，同麻黄丸服。天南星心胆被惊，神不守舍，恍惚健忘，妄言妄见，同朱砂、琥珀丸服。柴胡除烦止惊，平肝胆包络相火。龙胆退肝胆邪热，止惊悸。芍药泻肝，除烦热惊狂。人参　黄芪　白及　胡麻　山药　淡竹沥　黄檗　柏实　茯神　茯苓　乳香　没药　血竭　酸枣仁　厚朴　震烧木火惊失志，煮汁服。

〔金石〕霹雳砧大惊失心恍惚，安神定志。天子籍田犁下土惊悸颠邪，水服。金屑　银屑　生银　朱砂银　朱砂银膏　自然铜　铅霜　黄丹　铁精

铁粉　紫石英煮汁。雄黄　玻璃　白石英　五色石脂

〔鳞介禽兽〕龙骨　龙齿　夜明沙　鼍甲　牛黄　羚羊角　虎睛、骨、胆　羖羊角　象牙　麝脐香　犀角　醍醐并镇心平肝，除惊悸。猪心除惊补血，产后惊悸，煮食。猪心血同青黛、朱砂丸服，治心病邪热。猪肾心肾虚损，同参、归煮食。六畜心心虚作痛，惊悸恐惑。震肉因惊失心，作脯食。人魄磨水服，定惊悸狂走。

狂惑

有火，有痰，及畜血。

【清镇】

〔草部〕黄连　蓝汁　麦门冬　荠苨　茵陈　海金沙并主伤寒发狂。葳蕤　紫参　白头翁并主狂疟。白微暴中风热，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白鲜皮腹中大热饮水，欲走发狂。龙胆伤寒发狂，为末，入鸡子清、生蜜，凉水服。撒法郎即番红花，水浸服，主伤寒发狂。葛根　栝蒌根　大黄热病谵狂，为散服。攀倒甑汁主风热狂躁，服。苦参热病狂邪，不避水火，蜜丸服。麦门冬　芍药　景天　鸭跖草并主热狂。葶苈卒发狂，白犬血丸服。郁金失心颠狂，同明矾丸服。莨菪子　防葵并主颠狂，多服令人狂走。

〔谷菜〕麦苗汁，主时疾狂热。麦奴阳毒热狂大渴。葱白天行热狂。百合颠邪狂叫涕泣。淡竹笋热狂有痰。

〔果木〕瓜蒂热水服，取吐。甘蔗天行热狂，腊月瓶封粪坑中，绞汁服。苦枣　桃花　楝实　淡竹叶并主热狂。竹沥痰在胸膈，使人颠狂。〇小儿狂语，夜后便发，每服二合。栀子蓄热狂躁，同豉煎服，取吐。桐木皮吐下。雷丸颠痫狂走。栾花诸风狂痉。经死绳灰卒发狂，水服。

〔水土金石〕半天河鬼狂。腊雪热狂。伏龙肝狂颠风邪，水服。釜墨　百草霜并阳毒发狂。车脂中风发狂，醋服一团。朱砂颠痫狂乱，猪心煮过，同茯神丸服。〇产后败血入心，狂颠见祟，为末，地龙滚过，酒服。寒水石伤寒发狂，逾垣上屋，同黄连末服。玄明粉伤寒发狂，同朱砂服。粉霜伤寒积热及风热生惊如狂，同铅霜、轻粉、白面，作丸服。玄精石　菩萨石　雄黄并热狂。铁落平肝去怯，善怒发狂，为饮服，下痰气。铁甲忧结善怒，狂易。铁浆发热狂走。银屑　银膏　金屑

〔鳞介〕龙齿并镇神，定狂热。文鳐食之已狂。贝子玳瑁并主伤寒热狂。

〔虫禽〕蚕退纸灰颠狂邪祟，狂走悲泣自高，酒服一匕。白雄鸡颠邪狂妄，自贤自圣，作羹粥食。〇惊愤邪僻，志气错

越，入真珠、薤白煮食。鸡子天行热疾狂走，生吞一枚。鸥燥渴狂邪，五味腌食。鹊巢灰服，主颠狂。凤凰台磨水服，主热狂。

〔兽人〕羚羊角惊梦狂越僻谬，平肝安魂。犀角时疾热毒入心，狂言妄语，镇肝退热，消痰解毒。牛黄　犛牛黄并惊。驴脂狂颠，和乌梅丸服。驴肉风狂忧愁不乐，安心止烦，煮食，或作粥食之。六畜毛蹄甲颠狂妄走。猳猪肉狂病久不愈。白犬血热病发狂，见鬼垂死，热贴胸上。狗肝心风发狂，擦消石、黄丹，煮嚼。灵猫阴狂邪鬼神，镇心安神。人中黄热病发狂如见鬼，久不得汗及不知人，煅研水服。人屎时行大热狂走，水服。人尿血闷热狂。人魄磨水服，定惊悸颠狂。胞衣水诸热毒狂言。紫河车煮食，主失心风。耳塞颠狂鬼神。

烦躁

肺主烦，肾主躁。有痰，有火，有虫厥。

【清镇】

〔草〕黄连　黄芩　麦门冬　知母　贝母　车前子　丹参　玄参　甘草　柴胡　甘蕉根　白前　葳蕤　龙胆草　防风　蠡实　芍药　地黄　五味子　酸浆　青黛　栝楼子　葛根　菖蒲　菰笋　萱根　土瓜根　王不留行并主热烦。

海苔研饮，止烦闷。胡黄连五心烦热，米饮末服。牛蒡根服汁，止热攻心烦。款冬花润心肺，除烦。白术烦闷，煎服。苎麻　蒲黄并止产后心烦。

〔谷菜〕小麦　糯米泔　淅二泔　赤小豆　豉　麧　糵米　酱汁　米醋　芋　堇　水芹菜　白菘菜　淡竹笋　壶卢　冬瓜　越瓜

〔果木〕西瓜　甜瓜　乌梅及核仁　李根白皮　杏仁　大枣　榲桲　椑柿　荔枝　巴旦杏　橄榄　菠罗蜜　梨汁　枳椇　葡萄　甘蔗　刺蜜　都咸子　都桷子　藕　荷叶　芡茎　猴桃　竹沥　竹叶　淡竹叶　楝实　厚朴　黄栌　卢会　栀子　荆沥　猪苓　酸枣仁　胡桐泪　茯神　茯苓　槐子大热心烦，烧研酒服。黄檗

〔金石〕铅霜　不灰木　真玉　禹余粮　滑石煎汁煮粥。五色石脂　朱砂　理石　凝水石　石膏　玄明粉　石碱　甜消

〔鳞介〕龙骨　文蛤　真珠合知母服。蛏肉

〔禽兽〕抱出鸡子壳小儿烦满欲死，烧末酒服。鸡子白　诸畜血　驴肉　羚羊角并主热烦。犀角磨汁服，

镇心，解大热，风毒攻心，氍毹热闷。水羊角灰气逆烦满，水服。白犬骨灰产后烦懑，水服。

不眠

有心虚，胆虚，兼火。

【清热】

〔草部〕灯心草夜不合眼，煎汤代茶。半夏阳盛阴虚，目不得瞑，同秫米，煎以千里流水，炊以苇火，饮之即得卧。地黄助心胆气。麦门冬除心肺热，安魂魄。

〔谷菜〕秫米　大豆日夜不眠，以新布火炙熨目，并蒸豆枕之。干姜虚劳不眠，研末二钱，汤服取汗。苦竹笋　睡菜　蕨菜　马蕲子

〔果木〕乌梅　榔榆并令人得睡。榆莢仁作糜羹食，令人多睡。蕤核熟用。酸枣胆虚烦心不得眠，炒熟为末，竹叶汤下，或加人参、茯苓、白术、甘草，煎服。〇或加人参、辰砂、乳香，丸服。大枣烦闷不眠，同葱白煎服。木槿叶炒煎饮服，令人得眠。郁李仁因悸不得眠，为末酒服。松萝去痰热，令人得睡。乳香治不眠，入心活血。茯神　知母　牡丹皮

〔金石〕生银　紫石英　朱砂

〔虫兽〕蜂蜜　白鸭煮汁。马头骨灰胆虚不眠，同乳香、酸枣，末服。

多眠

脾虚，兼湿热、风热。

【脾湿】

〔草木〕木通脾病，常欲眠。术　葳蕤　黄芪　人参　沙参　土茯苓　茯苓　荆沥　南烛并主好睡。蕤核生用治足睡。花构叶人耽睡，晒研汤服，日二。

〔鳞禽〕龙骨主多寐泄精。鸬鸠安神定志，令人少睡。

【风热】

〔草部〕苦参　营实并除有热好眠。甘蓝及子久食益心力，治人多睡。龙葵　酸浆并令人少睡。当归　地黄并主脾气痿躄嗜卧。苍耳　白微风温灼热多眠。白苣　苦苣

〔果木〕茶治风热昏愦，多睡不醒。皋卢除烦消痰，令人不睡。酸枣胆热好眠，生研汤服。枣叶生煎饮。

〔兽部〕马头骨灰胆热多眠，烧灰水服，日三夜一。亦作枕。〇又同朱砂、铁粉、龙胆，丸服。

消渴

上消少食，中消多食，下消小便如膏油。

【生津润燥】

〔草部〕栝楼根为消渴要药，煎汤、作粉、熬膏皆良。黄

栝楼酒洗熬膏，白矾丸服。王瓜子食后嚼二三两。王瓜根

生葛根煮服。白芍药同甘草煎服，日三。渴十年者亦愈。兰叶生津止渴，除陈气。芭蕉根汁日饮。牛蒡子　葵根消渴，小便不利，煎服。消中尿多，亦煎服。甘藤汁　大瓠藤汁

〔谷菜〕菰米煮汁。青粱米　粟米　麻子仁煮汁。沤麻汁　波棱根同鸡内金末，米饮日服，治日饮水一石者。出了子萝卜杵汁饮，或为末，日服，止渴润燥。蔓菁根　竹笋　生姜鲫鱼胆和丸服。

〔果木〕乌梅止渴生津，微研水煎，入豉再煎服。椑柿止烦渴。君迁子　李根白皮　山矾

〔石虫〕矾石　五倍子生津止渴，为末水服，日三。百药煎　海蛤　魁蛤　蛤蜊　真珠　牡蛎煅研，鲫鱼汤服，二三服即止。

〔禽兽〕㸆鸡汤澄清饮，不过三只。㸆猪汤澄清日饮。酥酪　牛羊乳　驴马乳

【降火清金】

〔草部〕麦门冬心肺有热，同黄连丸服。天门冬　黄连三消，或酒煮，或猪肚蒸，或冬瓜汁浸，为丸服。小便如油者，

同栝蒌根丸服。浮萍捣汁服。〇同栝蒌根丸服。葎草虚热渴，杵汁服。紫葛产后烦渴，煎水服。凌霄花水煎。泽泻　白药　贝母　白英　沙参　荠苨　茅根煎水。茅针　芦根　菰根　凫葵　水蘋　水莼　水藻　陟厘　莸草　灯心草　苎根　苦杖　紫菀　荭草　白芷风邪久渴。款冬花消渴喘息。苏子消渴变水，同萝卜子末，桑白皮汤，日三服，水从小便出。燕蓐草烧灰，同牡蛎、羊肺为末服。

〔谷菜〕小麦作粥饭食。麦麨止烦渴。薏苡仁煮汁。乌豆置牛胆百日，吞之。大豆苗酥炙，末服。赤小豆煮汁。腐婢　绿豆煮汁。豌豆淡煮。冬瓜利小便，止消渴，杵汁饮。〇干瓤煎汁。〇苗、叶、子俱良。

〔果木〕梨汁　庵罗果煎饮。林檎　芰实　西瓜　甘蔗　乌芋　黄檗止消渴，尿多能食，煮汁服。桑白皮煮汁。地骨皮　荆沥　竹沥日饮。竹叶　茯苓上盛下虚，火炎水涸，消渴，同黄连等分，天花粉糊丸服。猪苓

〔衣服〕故麻鞋底煮汁服。井索头灰水服。黄绢煮汁。

〔水石〕新汲水　腊雪水　夏冰　甘露　醴泉　乌古瓦煮汁。黑铅同水银结如泥，含豆许咽汁。铅白霜同枯矾丸噙。黄丹新水服一钱。密陀僧同黄连丸服。锡吝

脂主三焦消渴。滑石　石膏　长石　无名异同黄连丸服。朱砂主烦渴。凝水石　卤碱　汤瓶碱粟米和丸，人参汤，每服二十丸。〇同葛根、水萍煎服。〇同菝葜、乌梅末煎服。浮石煮汁服。〇同青黛、麝香服。〇同蛤粉、蝉蜕末，鲫鱼胆调服。

〔虫兽〕石燕煮汁服，治久患消渴。蚕茧煮汁饮。蚕蛹煎酒服。晚蚕沙焙研，冷水服二钱，不过数服。缲丝汤　雪蚕　蜗牛浸水饮，亦生研汁。田螺浸水饮。蜗螺　蚬浸水饮。海月　猪脬烧研，酒服。雄猪胆同定粉丸服。牛胆除心腹热渴。

【补虚滋阴】

〔草部〕地黄　知母　葳蕤止烦渴，煎汁饮。人参生津液，止消渴，为末，鸡子清调服。〇同栝蒌根，丸服。〇同粉草、猪胆汁，丸服。〇同葛粉、蜜，熬膏服。黄芪诸虚发渴，生痈或痈后作渴，同粉草半生半炙末服。香附消渴累年，同茯苓末，日服。牛膝下虚消渴，地黄汁浸曝，为丸服。五味子生津补肾。菟丝子煎饮。蔷薇根水煎。菝葜同乌梅煎服。覆盆子　悬钩子

〔谷菜果木〕糯米粉作糜一斗食，或绞汁和蜜服。糯谷炒取花，同桑白皮煎饮，治三消。稻穰心灰浸汁服。白扁豆栝楼根汁和丸服。韭菜淡煮，吃至十斤效。藕汁　椰子浆

栗壳煮汁服。枸杞　桑椹单食。松脂

〔石鳞禽兽〕礜石　石钟乳　蛤蚧　鲤鱼　嘉鱼　鲫鱼酿茶煨食，不过数枚。鹅煮汁。白雄鸡　黄雌鸡煮汁。野鸡煮汁。白鸽切片，同土苏煎汁，咽之。雄鹊肉　白鸥肉主躁渴狂邪。雄猪肚煮汁饮。〇仲景方：黄连、知母、麦门冬、栝蒌根、粱米同蒸，丸服。猪脊骨同甘草、木香、石莲、大枣，煎服。猪肾　羊肾下虚消渴。羊肚胃虚消渴。羊肺羊肉同瓠子、姜汁、白面，煮食。牛胃　牛髓　牛脂同栝楼汁，熬膏服。牛脑　水牛肉　牛鼻同石燕，煮汁服。兔及头骨煮汁服。鹿头煮汁服。

【杀虫】

〔木石〕苦楝根皮消渴有虫，煎水入麝香服，人所不知。〇研末，同茴香末服。烟胶同生姜浸水，日饮。水银主消渴烦热，同铅结砂，入酥炙皂角、麝香，末服。雌黄肾消尿数，同盐炒干姜，丸服。

〔鳞禽〕鳝头　鳅鱼烧研，同薄荷叶，新水服二钱。鲫鱼胆　鸡肠　鸡内金膈消饮水，同栝蒌根炒为末，糊丸服。五灵脂同黑豆末，每服三钱，冬瓜皮汤下。〔兽人〕犬胆止渴杀虫。牛粪绞汁服。麝香饮酒食果物成渴者，研末酒丸，以枳椇子汤下。牛鼻牵煮汁饮，或烧灰酒服。众人溺坑水服之。

遗精梦泄

有心虚，肾虚，湿热，脱精。

【心虚】

〔草木果石〕远志　小草　益智　石菖蒲　柏子仁　人参　菟丝子思虑伤心，遗沥梦遗，同茯苓、石莲丸服。又主茎寒精自出，溺有余沥。茯苓阳虚有余沥，梦遗，黄蜡丸服。心肾不交，同赤茯苓熬膏，丸服。莲须清心，通肾，固精。莲子心止遗精，入辰砂末服。石莲肉同龙骨、益智等分末服。酒浸，猪肚丸，名水芝丹。厚朴心脾不调，遗沥，同茯苓，酒、水煎服。朱砂心虚遗精，入猪心煮食。紫石英

【肾虚】

〔草菜〕巴戟天夜梦鬼交精泄。肉苁蓉茎中寒热痛，泄精遗沥。山药益肾气，止泄精，为末，酒服。补骨脂主骨髓伤败，肾冷精流，同青盐末服。五味子肾虚遗精，熬膏日服。石龙芮补阴气不足，失精茎冷。葳蕤　蒺藜　狗脊固精强骨，益男子，同远志、茯神、当归丸服。益智仁梦泄，同乌药、山药丸服。木莲惊悸遗精，同白牵牛末服。覆盆子　韭子宜肾壮阳，止泄精，为末酒服，止虚劳梦泄，亦醋煮丸服。茖葱子　葱实

〔果木〕胡桃房劳伤肾，口渴精溢自出，大便燥，小便或赤或

利，同附子、茯苓丸服。芡实益肾固精，同茯苓、石莲、秋石丸服。樱桃　金樱子固精，熬膏服，或加芡实丸，或加缩砂丸服。柘白皮劳损梦交泄精，同桑白皮煮酒服。乳香卧时含枣许嚼咽，止梦遗。棘刺阴痿精自出，补肾益精。沉香男子精冷遗失，补命门。安息香男女夜梦鬼交遗失。杜仲　枸杞子　山茱萸

〔金石〕石硫黄　五石脂　赤石脂小便精出，大便寒滑，干姜、胡椒丸服。石钟乳止精壮阳，浸酒日饮。阳起石精滑不禁，大便溏泄，同钟乳、附子丸服。

〔虫鳞〕桑螵蛸男子虚损，昼寐泄精，同龙骨末服。晚蚕蛾止遗精白浊，焙研丸服。九肋鳖甲阴虚梦泄，烧末酒服。龙骨多寐泄精，小便泄精，同远志丸服，亦同韭子末服。紫稍花

〔禽兽〕鸡腛胫　黄雌鸡　乌骨鸡遗精白浊，同白果、莲肉、胡椒煮食。鹿茸男子腰肾虚冷，夜梦鬼交，精溢自出，空心酒服方寸匕，亦煮酒饮。鹿角水磨服，止脱精梦遗。酒服，主妇人梦与鬼交，鬼精自出。白胶虚遗，酒服。阿胶肾虚失精，酒服。猪肾肾虚遗精，入附子末，煨食。狗头骨灰梦遗，酒服。獐肉　秋石

【湿热】

〔草木〕半夏肾气闭，精无管摄妄遗，与下虚不同。用猪苓炒

过，同牡蛎丸服。薰草梦遗，同参、术等药煮服。车前草服汁。续断　漏芦　泽泻　苏子梦中失精，炒，研服。黄檗积热心忪梦遗，入片脑丸服。龙脑　五加皮

〔金介〕铁锈内热遗精，冷水服一钱。牡蛎粉梦遗便溏，醋糊丸服。蛤蜊粉　烂蚬壳　田螺壳　真珠并止遗精。

赤白浊

赤属血，白属气。有湿热，有虚损。

【湿热】

〔草谷菜〕猪苓行湿热，同半夏末酒煮，羊卵丸服。半夏猪苓炒过，同牡蛎丸服。黄连思想无穷，发为白淫，同茯苓丸服。知母赤白浊及梦遗，同黄檗、蛤粉、山药、牡蛎丸服。茶茗叶尿白如注，小腹气痛，烧入麝香服。生地黄心虚热赤浊，同木通、甘草煎服。大黄赤白浊，以末入鸡子内蒸食。苍术脾湿下流，浊沥。荞麦粉炒焦，鸡子白丸服。稻草煎浓汁，露一夜服。神曲　萝卜酿茱萸蒸过，丸服。冬瓜仁末，米饮服。松蕈

〔果木〕银杏十枚，擂水日服，止白浊。榧子　椿白皮同滑石等分，饭丸服。一加黄檗、干姜、白芍、蛤粉。榆白皮水煎。楮叶蒸饼丸服。柳叶清明日采，煎饮代茶。牡荆子酒饮

二钱。厚朴心脾不调，肾气浑浊，姜汁炒，同茯苓服。

【虚损】

〔草果木兽〕黄芪气虚白浊，盐炒，同茯苓丸服。五味子肾虚白浊脊痛，醋糊丸服。肉苁蓉同鹿茸、山药、茯苓丸服。菟丝子思虑伤心肾，白浊遗精，同茯苓、石莲丸服。又同麦门冬丸服。络石养胃气，土邪干水，小便白浊，同人参、茯苓、龙骨末服。木香小便浑如精状，同当归、没药丸服。萆薢下焦虚寒，白浊茎痛，同菖蒲、益智、乌药煎服。附子白浊便数，下寒，炮末，水煎服。益智白浊，同厚朴煎服。赤浊，同茯神、远志、甘草丸服。远志心虚赤浊，同益智、茯神丸服。石莲心虚赤浊，研末六钱，甘草一钱，煎服。白浊，同茯苓煎服。芡实白浊，同茯苓、黄蜡丸服。土瓜根肾虚，小便如淋。石菖蒲心虚白浊。茱萸　巴戟天　山药　茯苓心肾气虚，梦遗白浊，赤白各半，地黄汁及酒熬膏丸服。阳虚甚，黄蜡丸服。羊骨虚劳白浊，为末，酒服。小便膏淋，橘皮汤服。羊胫骨脾虚白浊，同厚朴、茯苓丸服。鹿茸

癃淋

有热在上焦者，口渴；热在下焦者，不渴；湿在中焦，不能生肺者。前后关格者，下焦气闭也。转胞者，系了戾也。五淋者，热淋、气淋、虚淋、膏淋、沙石淋也。

【通滞利窍】

〔草部〕瞿麦五淋小便不通，下沙石。龙葵根同木通、胡荽煎服，利小便。蜀葵花大小便关格，胀闷欲死，不治则杀人，以一两捣入麝香五分，煎服。根亦可。子末服，通小便。赤藤五淋，同茯苓、苎根末，每服一钱。车前汁和蜜服。子煎服，或末。杜衡吐痰，利水道。泽泻　灯心草　木通　扁竹煎服。石韦末服。通草　防己　羊桃汁。蒲黄　败蒲席煮汁。芦根　石龙刍　葵根煎。葵子　地肤　旋花　黄藤煮汁。黄环根汁。酸浆　乌敛莓　黄葵子末服。王不留行　含水藤

〔菜谷〕苦瓠小便不通胀急者，同蝼蛄末，冷水服，亦煮汁渍阴。蘩缕　水芹　苋　马齿苋　莴苣　波棱　蕨萁　麦苗　蜀黍根煮汁。黍茎汁。粟奴　粟米　粱米　仓米　米泔　米粥

〔果木〕葡萄根　猪苓　茯苓　榆叶煮汁。榆皮煮汁。木槿　桑枝　桑叶　桑白皮　楮皮

〔水石〕井水　浆水　东流水　长石　滑石燥湿，分水道，降心火，下石淋为要药，汤服之。

【清上泄火】

〔草部〕桔梗小便不通，焙研，热酒频服。葎草膏淋，取汁

和醋服，尿下如豆汁。黄芩煮汁。卷柏　船底苔煎服。麦门冬　天门冬　苦杖并清肺利小水。鸡肠草气淋胀痛，同石韦煎服。土马鬃　水荇菜　水蘋　海藻　石莼

〔菜谷〕菰笋　越瓜　壶卢　冬瓜　小麦五淋，同通草煎服。大麦卒淋，煎汁和姜汁饮。乌麻热淋，同蔓菁子浸水服。赤小豆　黑豆　绿豆　麻仁　捻头

〔果木〕甘蔗　沙糖　干柿热淋，同灯心煎服。苦茗　皋卢　枳椇　淡竹叶煎饮。琥珀清肺利小肠，主五淋，同麝香服。转脬，用葱白汤下。栀子利五淋，通小便，降火从小便出。枸杞叶　溲疏　柳叶

〔石土〕戎盐通小便，同茯苓、白术煎服。白盐和醋服，仍烧吹入孔中。蚯蚓泥小便不通，同朴消服。

〔虫禽介兽〕蚯蚓擂水服，通小便。老人加茴香。小儿入蜜，傅茎卵上。田螺煮食，利大小便。同盐傅脐。甲香下淋。鸭肉　豚卵　猳猪头寒热五癃。猪脂水煎服，通小便。猪胆酒服。猪乳小儿五淋。

【解结】

〔草木〕大黄　大戟　郁李仁　乌桕根　桃花并利大小肠宿垢。古文钱气淋，煮汁服。黑铅通小便，同生姜、灯心煎服。寒水石男女转脬，同葵子、滑石煮服。芒硝小

便不通，茴香酒服二钱，亦破石淋。硝石小便不通，及热、气、劳、血、石五淋，生研服，随证换引。石燕伤寒尿涩，葱汤服之。白石英煮汁。云母粉水服。白瓷器淋痛，煅研，同地黄服。石槽灰下土井水服，通小便。

〔诸虫禽兽〕白鱼小便淋闷，同滑石、发灰服，仍纳茎中。小儿以摩脐腹。蜣螂利大小便及转脬，烧二枚水服。鼠负气癃不便，为末酒服。亦治产妇尿闭。蚕蜕烧灰，主热淋如血。蛇蜕通小便，烧末酒服。伏翼利水，通五淋。鸡屎白利大小便。孔雀屎　胡燕屎　败笔头　牛屎　象牙煎服，通小便。烧服，止小便。人爪甲灰水服，利小便及转脬。头垢通淋闭。

【湿热】

〔草谷〕葳蕤卒淋，以一两同芭蕉四两煎，调滑石末服。苎根煮汁服，利小便。又同蛤粉水服，外傅脐。莸草合小豆煮食。海金沙小便不通，同蜡茶末，日服。〇热淋急痛，甘草汤调服。〇膏淋如油，甘草、滑石同服。三白草　葶苈　马先蒿　章柳　茵陈蒿　白术　秦艽　水萍　葛根　薏苡子、根、叶并主热淋。黄麻皮热淋，同甘草煎服。烧酒

〔果木〕椒目　樗根白皮并除湿热，利小便。

〔土部〕梁上尘水服。松墨水服。

【沙石】

〔草部〕人参沙淋石淋，同黄芪等分为末，以蜜炙萝卜片蘸，食盐汤下。马蔺花同败笔灰、粟米末酒服，下沙石。菝葜饮服二钱，后以地榆汤浴腰腹，即通。地钱同酸枣汁、地龙同饮。瞿麦末服。车前子煮服。黄葵花末服。菟葵汁。葵根煎。萱根煎。牛膝煎。虎杖煎。石帆煎。瓦松煎水熏洗。

〔谷菜〕薏苡根煎。黑豆同粉草、滑石服。玉蜀黍　苜蓿根煎。黄麻根汁。壶卢　萝卜蜜炙嚼食。

〔果部〕胡桃煮粥。桃胶　桃花　乌芋煮食。胡椒同朴硝服，日二。猕猴桃

〔器石〕故甑蔽烧服。越砥烧淬酒服。滑石下石淋要药。河沙炒热，沃酒服。霹雳砧磨汁。石胆　浮石煮酢服。硝石　硇砂

〔虫鳞介部〕蝼蛄焙末酒服。葛上亭长腹中子水吞。地胆　斑蝥　鲤鱼齿古方多用烧服。石首鱼头中石研水服。鳖甲末酒服。蜥蜴　蛤蚧　马刀

〔禽兽〕鸡屎白炒末服。雄鸡胆同屎白，酒服。伏翼　雄鹊肉　胡燕屎冷水服。牛角烧服。牛耳毛、阴毛烧服。淋石磨水服。

【调气】

〔草部〕甘草梢茎中痛，加酒煮玄胡索、苦楝子尤妙。玄胡索小儿小便不通，同苦楝子末服。木香　黄芪小便不通，二钱煎服。芍药利膀胱大小肠。同槟榔末煎服，治五淋。马蔺花同茴香、葶苈末，酒服，通小便。白芷气淋，醋浸焙末服。附子转脬虚闭，两脉沉伏，盐水浸泡，同泽泻煎服。箬叶烧同滑石服。亦治转脬。徐长卿小便关格，同冬葵根诸药煎服。酸草汁合酒服，或同车前汁服。桔梗　半夏

〔菜器〕胡荽通心气。小便不通，同葵根煎水，入滑石服。葱白初生小儿尿闭，用煎乳汁服。大人炒热熨脐，或加艾灸，或加蜜捣合阴囊。大蒜煨熟，露一夜，嚼以新水下，治淋沥。〇小儿气淋，同豆豉蒸饼丸服。萝卜末服，治五淋。多年木梳烧灰，水服。甑带洗汁，煮葵根服。连枷关转脬，烧灰水服。好绵烧入麝酒服，治气结淋病。

〔果木〕陈橘皮利小便五淋。〇产后尿闭，去白二钱，酒服即通。杏仁卒不小便，二七个炒研服。槟榔利大小便气闭，蜜汤服，或童尿煎服。亦治淋病。茱萸寒湿患淋。槲若冷淋茎痛，同葱白煎服。孩子淋疾，三片煮饮即下。苦楝子利水道，通小肠，主膏淋，同茴香末服。棕毛烧末，水、酒服二钱，即通。沉香强忍房事，小便不通，同木香末服。紫檀　皂荚刺烧研，同破故纸末酒服，通淋。大腹皮　枳壳

〔禽部〕鸡子壳小便不通，同海蛤、滑石末服。

【滋阴】

〔草〕知母热在下焦血分，小便不通而不渴，乃无阴则阳无以化，同黄檗酒洗各一两，入桂一钱，丸服。牛膝破恶血，小便不利，茎中痛欲死，以根及叶煮酒服。或云：热淋、沙石淋，以一两水煎，日饮。牛蒡叶汁同地黄汁蜜煎，调滑石末服，治小便不通急痛。蓟根热淋，服汁。续断服汁。菟丝子煎服。恶实炒研煎服。紫菀妇人小便卒不得出，井水服末三撮即通。有血，服五撮。益母草　生地黄

〔果木〕生藕汁同地黄、蒲桃汁，主热淋。紫荆皮破宿血，下五淋，水煮服。〇产后诸淋，水、酒煎服。

〔石虫〕白石英煮汁。云母粉水服。桑螵蛸小便不通及妇人转脬，同黄芩煎服。

〔鳞介〕牡蛎小便淋闭，服血药不效，同黄檗等分，末服。贝子五癃。利小便不通，烧研酒服。石决明水服，通五淋。蚬　石蜐　鲤鱼　鲮鱼　黄颡鱼

〔禽兽〕白雄鸡并利小便。鸡子黄小便不通，生吞数枚。阿胶小便及转脬，水煮服。牛耳毛、尾毛、阴毛并主诸淋，烧服。发灰五癃，关格不通，利水道，下石淋。

【外治】蓖麻仁研入纸撚，插孔中。瓦松熏洗沙石淋。苦瓠汁渍阴。莴苣贴脐。茴香同白蚯蚓贴脐。大蒜同

盐贴脐。〇蒜、盐、栀子贴脐。〇同甘遂贴脐，以艾灸二七壮。百药无效，用此极效。葱管插入三寸，吹之即通。葱白同盐炒熨脐。〇葱、盐、姜、豉贴脐。〇葱、盐、巴豆、黄连贴脐上，灸七壮，取利。高凉姜同苏叶、葱白煎汤，洗后服药。芒根贴脐。炒盐吹入孔内。滑石车前汁和，涂脐阔四寸，热即易。白矾同麝香贴脐。蝼蛄焙末吹入孔中。白鱼纳数枚入孔中。田螺同麝贴脐。猪胆连汁笼阴头，少顷汁入即消，极效。猪脬吹炁法。

溲数遗尿

有虚热、虚寒。〇肺盛则小便数而欠，虚则欠咳小便遗。〇心虚则少气遗尿。〇肝实则癃闭，虚则遗尿。〇脬遗热于膀胱则遗尿。〇膀胱不约则遗，不藏则水泉不禁。〇脬损，则小便滴沥不禁。

【虚热】

〔草菜〕香附小便数，为末酒服。白微妇人遗尿，同白芍末酒服。败船茹妇人遗尿，为末酒服。菰根汁　麦门冬　土瓜根并止小便不禁。牡丹皮除厥阴热，止小便。生地黄除湿热。续断　漏芦并缩小便。桑耳遗尿，水煮，或为末酒服。松蕈食之，治溲浊不禁。

〔木石〕茯苓小便数，同矾煮山药为散服。〇不禁，同地黄汁熬膏，丸服。〇小儿尿床，同茯神、益智，末服。黄檗小便频数，遗精白浊，诸虚不足，用糯米、童尿，九浸九晒，酒糊丸服。溲疏止遗尿。椿白皮　石膏小便卒数，非淋，人瘦，煮汁服。雌

黄肾消尿数不禁，同盐炒干姜，丸服。乌古瓦煮汁服，止小便。胡粉　黄丹

〔兽部〕象牙　象肉水煮服，通小便。烧服，止小便多。

【虚寒】

〔草部〕仙茅丈夫虚劳，老人失尿，丸服。补骨脂肾气虚寒，小便无度，同茴香丸服。〇小儿遗尿，为末，夜服。益智子夜多小便，取二十四枚入盐煎服。〇心虚者，同茯苓、白术末服，或同乌梅丸服。覆盆子益肾脏，缩小便，酒焙末服。草乌头老人遗尿，童尿浸七日，炒盐，酒糊丸，服二十丸。萆薢尿数遗尿，为末，盐汤服，或为丸服。菝葜小便滑数，为末酒服。狗脊主失尿不节，利老人，益男子。葳蕤茎中寒，小便数。人参　黄芪气虚遗精。牛膝阴消，老人失尿。蔷薇根止小便失禁及尿床，捣汁为散，煎服，并良。甘草头夜煎服，止小儿遗尿。鸡肠草止小便数遗，煮羹食。菟丝子　五味子　肉苁蓉　蒺藜　菖蒲并暖水脏，止小便多。附子暖丹田，缩小便。

〔菜谷〕山药矾水煮过，同茯苓末服。茴香止便数，同盐蘸糯糕食。韭子入命门，治小便频数遗尿，同糯米煮粥食。山韭宜肾，主大小便数。干姜止夜多小便。小豆叶煮食，止小便数。〇杵汁，止遗尿。豇豆止小便。糯米暖肺，缩小便。粢糕

〔果木〕芡实小便不禁，同茯苓、莲肉、秋石丸服。莲实小

便数，入猪肚煮过，醋糊丸服。银杏小便数，七生七煨食之。温肺益气。胡桃小便夜多，卧时煨食，酒下。蜀椒通肾，缩小便。桂小儿遗尿，同龙骨、雄鸡肝丸服。乌药缩小便。叶，煎代茶饮。山茱萸

〔石虫〕硇砂冷病，夜多小便。桑螵蛸益精止遗尿，炮食为末，酒服。紫稍花　青蚨　露蜂房　海月

〔禽兽〕雀肉、卵并缩小便。鸡子作酒，暖水脏，缩小便。黄雌鸡　雄鸡肝、肠、嗉、腛胫、翎羽并止小便遗失不禁。鸡屎白产后遗尿，烧灰酒服。鹿茸小便数，为末服。鹿角炙末酒服。鹿角霜上热下寒，小便不禁，为丸服。频数加茯苓。麝香止小便利水，服一钱。羊肺　羊肚作羹食，止小便。羊脬下虚遗尿，炙熟食。猪脬梦中遗尿，炙食。同猪肚盛糯米，煮食。猪肠　秋石并主梦中遗尿数。

【止塞】

〔果木〕酸石榴小便不禁，烧研，以榴白皮煎汤服二钱，枝亦可，日二。荷叶　金樱子　诃黎勒

〔服器〕麻鞋带鼻水煮服，治尿床。又尖头烧，水服。本人荐草烧水服。白纸安床下，待遗上，晒干烧末，酒服。

〔禽介〕鹊巢中草小便不禁，烧研，蔷薇根汤服。燕蓐草遗尿，烧研水服。鸡窠草烧研酒服。牡蛎不渴而小便大利欲

死，童尿煎二两服。

〔鳞石〕龙骨同桑螵蛸为末服。白矾男女遗尿，同牡蛎服。赤石脂同牡蛎、盐末，丸服。

小便血

不痛者为尿血，主虚。痛者为血淋，主热。

【尿血】

〔草部〕生地黄汁，和姜汁、蜜服。蒲黄地黄汁调服，或加发灰。益母草汁。车前草汁。旱莲同车前取汁服。芭蕉根旱莲等分，煎服。白芷同当归末服。镜面草汁。五叶藤汁。茅根煎饮。劳加干姜。玄胡索同朴硝煎服。升麻小儿尿血，煎服。刘寄奴末服。龙胆草煎服。荆芥同缩砂末服。甘草小儿尿血，煎服。人参阴虚者，同黄芩，蜜炙萝卜蘸食。郁金破恶血，血淋尿血，葱白煎。当归煎酒。香附煎酒服，后服地榆汤。狼牙草同蚌粉、槐花、百药煎，末服。葵茎烧灰酒服。败酱化脓血。苎根煎服。牛膝煎服。地榆　菟丝子　肉苁蓉　蒺藜　续断　漏芦　泽泻

〔菜谷〕苦荬酒、水各半，煎服。水芹汁日服。韭汁和童尿服。韭子　葱汁　葱白水煎。莴苣贴脐。淡豉小便血条，煎饮。黍根灰酒服。胡麻水浸绞汁。火麻水煎。麦麸炒香，猪脂蘸食。胡燕窠中草灰妇人尿血，酒服。

〔果木〕荷叶水煎。乌梅烧末，醋糊丸服。棕榈半烧半炒，水服。地骨皮新者，浓煎入酒服。柏叶同黄连末，酒服。竹茹煎水。琥珀灯心汤调服。槐花同郁金末，淡豉汤服。栀子水煎。棘刺水煎。荆叶汁，和酒服。乳香末，饮服。

〔器用〕墨大小便血，阿胶汤化服二钱。败船茹妇人尿血，水煎。

〔虫鳞禽兽〕白鱼妇人尿血，纳入二十枚。五倍子盐梅丸服。蚕茧大小便血，同蚕连，蚕沙、僵蚕为末，入麝香服。龙骨酒服。鸡腲胵　鹿角末服。白胶水煮服。鹿茸　丈夫爪甲烧灰酒服。发灰酒服。

【血淋】

〔草部〕牛膝煎。车前子末服。海金沙沙糖水服一钱。生地黄同车前汁温服。又同生姜汁服。地锦服汁。小蓟　葵根同车前子煎服。茅根同干姜煎服。黑牵牛半生半炒，姜汤服。香附同陈皮、赤茯苓煎服。酢浆草汁，入五苓散服。山箬叶烧，入麝香服。山慈姑花同地蘖花煎服。白薇同芍药酒服。地榆　鸡苏　葵子

〔菜谷〕水芹根汁。茄叶末，盐、酒服二钱。赤小豆炒末，葱汤服。大豆叶煎服。青粱米同车前子煮粥，治老人血淋。大麻根水煎。

〔果木〕桃胶同木通、石膏，水煎服。莲房烧，入麝香，水服。槟榔磨，麦门冬汤服。干柿三枚，烧服。槲白皮同桑黄煎服。琥珀末服。山栀子同滑石末，葱汤服。藕节汁。竹茹水煎。

〔石虫〕浮石甘草汤服。石燕同赤小豆、商陆、红花，末服。百药煎同黄连、车前、滑石、木香，末服。晚蚕蛾末，热酒服二钱。蜣螂研水服。海螵蛸生地黄汁调服。又同地黄、赤茯苓，末服。鲟鱼煮汁。鲤鱼齿

〔禽兽〕鸡屎白小儿血淋，糊丸服。阿胶　黄明胶　发灰米汤入醋服，大小便血，血淋，入麝香。

阴痿

有湿热者，属肝脾。有虚者，属肺肾。

【湿热】

〔草菜〕天门冬　麦门冬　知母　石斛并强阴益精。车前子男子伤中。养肺强阴，益精生子。葛根起阴。牡丹皮　地肤子　升麻　柴胡　泽泻　龙胆　庵□并益精补气，治阴痿。丝瓜汁阴茎挺长，肝经湿热也，调五倍子末傅之，内服小柴胡加黄连。

〔果木〕枳实阴痿有气者加之。茯苓　五加皮　黄檗

〔水石〕菊花上水益色壮阳。丹砂同茯苓，丸服。

【虚弱】

〔草部〕人参益肺肾元气，熬膏。黄芪益气利阴。甘草益肾气内伤，令人阴不痿。熟地黄滋肾水，益真阴。肉苁蓉茎中寒热疼痒，强阴，益精气，多子。男子绝阳不生，女子绝阴不产，壮阳，日御过倍，同羊肉煮粥食之。锁阳益精血，大补阴气，润燥治痿，功同苁蓉。列当兴阳，浸酒服。何首乌长筋骨，益精髓，坚阳道，令人有子。牛膝治阴痿补肾，强筋填髓。远志益精强志，坚阳道，利丈夫。巴戟天同上。百脉根除劳，补不足，浸酒服。狗脊坚腰脊，利俯仰，宜老人。仙茅丈夫虚劳，老人无子，益阳道，房事不倦。附子　天麻益气长阴，助阳强筋。牡蒙　淫羊藿阴痿茎中痛，丈夫绝阳无子，女人绝阴无子，老人昏耄，煮酒饮。蓬蘽益精长阴，令人坚强有子。覆盆子强阴健阳，男子精虚阴痿，酒浸为末，日服三钱，能令坚长。菟丝子强阴，坚筋骨，茎寒精出。蛇床子主阴痿，久服令人有子，益女人阴气，同五味、菟丝，丸服。五味子强阴，益男子精，壮水镇阳，为末酒服，尽一斤，可御十女。补骨脂主骨髓伤败肾冷，通命门，暖丹田，兴阳事，同胡桃诸药丸服。艾子壮阳，助水脏，暖子宫。萝摩子益精气，强阴道。叶同。木莲壮阳。木香

〔菜果〕山药益气强阴。韭　薤归肾壮阳。葫温补。胡桃阳痿，同补骨脂蜜丸服。阿月浑子肾虚痿弱，得山茱萸良。

吴茱萸女子阴冷，嚼细纳入，良久如火。

〔木石〕山茱萸补肾气，添精髓，兴阳道，坚阴茎。枸杞补肾强阴。石南肾气内伤，阴衰脚弱，利筋骨皮毛。白棘丈夫虚损，阴痿精出。女贞实强阴。没石子烧灰，治阴毒痿。石钟乳下焦伤竭，强阴益阳，煮牛乳或酒服。阳起石男子阴痿，茎头寒，腰酸膝冷，命门不足，为末酒服。又同地肤子服。慈石浸酒服。硇砂除冷病，暖水脏，大益阳事，止小便。白石英阴痿，肺痿。石硫黄阳虚寒，壮阴道。

〔虫鱼〕雄蚕蛾益精气，强阴道，交接不倦，炒蜜丸服。枸杞虫和地黄丸服，大起阴，益精。蜂窠阴痿，烧研酒服，并傅之。紫稍花益阳秘精，治阴痿，同龙骨、麝香丸服。鲤鱼胆同雄鸡肝丸服。虾米补肾兴阴，以蛤蚧、茴香、盐治之良。九香虫补脾胃，壮元阳。蜻蛉　青蚨　樗鸡　桑螵蛸　海马　泥鳅食之。海蛤　魁蛤

〔禽兽〕雀卵阴痿不起，强之令热，多精有子，和天雄、菟丝丸服。雀肉冬月食之，起阳道，秘精髓。雀肝　英鸡　蒿雀　石燕　雄鸡肝起阴，同菟丝子、雀卵丸服。鹿茸　鹿角　鹿髓及精　鹿肾　白胶　麋角　麝香　豶猪肾同枸杞叶、豆豉汁，煮羹食。牡狗阴茎伤中阴痿，令强热生子。狗肉　羊肉　羊肾　灵猫阴　腽肭

脐　白马阴茎和苁蓉丸服，百日见效。山獭阴茎阴虚阴痿，精寒而清，酒磨服。败笔头男子交婚之夕茎痿，烧灰，酒服二钱。

〔人部〕秋石　紫河车

强中

有肝火盛强，有金石性发。其证茎盛不衰，精出不止，多发消渴痈疽。

【伏火解毒】知母　地黄　麦门冬　黄芩　玄参　荠苨　黄连　栝蒌根　大豆　黄檗　地骨皮　冷石　石膏　猪肾　白鸭通

【补虚】补骨脂玉茎长硬不痿，精出，捏之则脆，痒如刺针，名肾漏。韭子各一两，为末，每服三钱，水煎服，日三。山药　肉苁蓉　人参　茯神　慈石　鹿茸

囊痒

阴汗、阴臊、阴疼皆属湿热，〇亦有肝肾风虚。〇厥阴实则挺长，〇虚则暴痒。

【内服】白芷　羌活　防风　柴胡　白术　麻黄根　车前子　白蒺藜　白附子　黄芩　木通　远志　藁本香　黑牵牛　石菖蒲　生地黄　当归　细辛　山药　荆芥穗　补骨脂

男子阴囊湿痒。黄芪阴汗，酒炒为末，猪心蘸食。毕勃没止阴汗。苍术　龙胆草　川大黄　天雄　大蒜阴汗作痒，同淡豉丸服。栀子仁　茯苓　黄檗　五加皮男女阴痒。杜仲　滑石　白僵蚕男子阴痒痛。猪脬肾风囊痒，火炙，盐酒下。

【熏洗】蛇床子　甘草　水苏　车前子　狼牙草　莨菪子　墙头烂草妇人阴痒，同荆芥、牙皂煎洗。荷叶阴肿痛及阴痿囊痒。同浮萍、蛇床煎洗。阿月浑子　木皮　茱萸　槐花　松毛　牡荆叶　木兰皮　白矾　紫稍花

【傅扑】五味子阴冷。蒲黄　蛇床子　生大黄嚼傅。麻黄根同牡蛎、干姜扑。〇又同硫黄末扑之。没石子　菖蒲同蛇床子傅。干姜阴冷。胡麻嚼涂。大豆黄嚼涂。吴茱萸　蜀椒同杏仁傅，又主女人阴冷。杏仁炒，塞妇人阴痒。银杏阴上生虱作痒，嚼涂。桃仁粉涂。茶末　松香同花椒浸香油，烧灰滴搽。皂角糯禾烧烟日熏。肥皂烧搽。麸炭同紫苏叶，香油调涂。铸铧锄孔中黄土　炉甘石同蚌粉扑。密陀僧　滑石同石膏入少矾傅。阳起石涂湿痒臭汗。雄黄阴痒有虫，同枯矾、羊蹄汁搽。五倍子同茶末涂。龙骨　牡蛎　乌贼骨　鸡肝　羊肝　猪肝并塞妇人阴痒。牛屎烧傅。

大便燥结

有热，有风，有气，有血，有湿，有虚，有阴结，有脾约，三焦约，前后关格。

【通利】

〔草部〕大黄　牵牛利大小便，除三焦壅结，气秘气滞，半生半炒服，或同大黄末服，或同皂荚丸服。芫花　泽泻　荛花并利大小便。射干汁服，利大小便。独行根利大肠。甘遂下水饮，治二便关格，蜜水服之，亦傅脐。续随子利大小肠，下恶滞物。

〔果木〕桃花水服，通大便。桃叶汁服，通大小便。郁李仁利大小肠，破结气血燥，或末或丸，作面食。乌桕皮煎服，利大小便。末服，治三焦约，前后大小便关格不通。巴豆　樗根白皮　雄楝根皮

〔石虫〕腻粉通大肠壅结，同黄丹服。白矾利大小肠，二便关格，填脐中，滴冷水。蜣螂二便不通，焙末水服。蝼蛄二便不通欲死，同蜣螂末服。

【养血润燥】

〔草部〕当归同白芷末服。地黄　冬葵子　吴葵华　羊蹄根　紫草利大肠。〇痈疽痘疹闭结，煎服。土瓜根汁灌肠。

〔谷菜〕胡麻　胡麻油　麻子仁老人、虚人、产后闭结，煮粥食之。粟米　秫　荞麦　大小麦　麦酱汁　马齿苋　苋菜　芋　百合　葫　苦耽　波棱菜　苦荬菜　白苣　菘　苜蓿　薇　落葵　笋

〔果木〕甘蔗　桃仁血燥，同陈皮服。〇产后闭，同藕节煎服。杏仁气闭，同陈皮服。苦枣　梨　菱　柿子　柏子仁老人虚閟，同松子仁、麻仁，丸服。

〔石虫〕食盐润燥，通大小便，傅脐及灌肛内，并饮之。炼盐黑丸通治诸病。蜂蜜　蜂子　螺蛳　海蛤并利大小便。田螺傅脐。

〔禽兽〕鸡屎白　牛乳　驴乳　乳腐　酥酪　猪脂　诸血　羊胆下导。猪胆下导。猪肉冷利。兔水獭　阿胶利大小肠，调大肠圣药也。老人虚闭，葱白汤服。〇产后虚闭，同枳壳、滑石，丸服。黄明胶

〔人部〕发灰二便不通，水服。人溺利大肠。

【导气】

〔草部〕白芷风闭，末服。蒺藜风闭，同皂荚末服。烂茅节大便不通，服药不利者，同沧盐，吹入肛内一寸。生葛　威灵仙　旋覆花　地蜈蚣汁并冷利。草乌头二便不通，

葱蘸插入肛内，名霹雳箭。羌活利大肠。

〔菜谷〕石莼风闭，煮饮。萝卜子利大小肠，风闭气闭，炒，擂水服。〇和皂荚末服。蔓菁子油二便闭，服一合。葱白大肠虚闭，同盐捣贴脐。〇二便闭，和酢傅小腹，仍灸七壮。〇小儿虚闭，煎汤调阿胶末服。仍蘸蜜，插肛内。生姜蘸盐，插肛内。茴香大小便闭，同麻仁、葱白煎汤，调五苓散服。大麦蘖产后闭塞，为末服。

〔果木〕枳壳利大小肠。同甘草煎服，治小儿闭塞。枳实下气破结。同皂荚丸服，治风气闭。陈橘皮大便气闭，连白酒煮，焙研，酒服二钱。老人加杏仁，丸服。槟榔大小便气闭，为末，童尿、葱白煎服。乌梅大便不通，气奔欲死，十枚纳入肛内。瓜蒂末，塞肛内。厚朴大肠干结，猪脏煮汁丸服。茶末产后闭结，葱涎和丸，茶服百丸。皂荚子风人、虚人、脚气人，大肠或闭或利，酥炒，蜜丸服。〇便闭，同蒜捣，傅脐内。白胶香同鼠屎，纳下部。

〔器兽〕甑带大小便闭，煮汁和蒲黄服。雄鼠屎二便不通，水调傅脐。

【虚寒】

〔草部〕黄芪老人虚闭，同陈皮末，以麻仁浆、蜜煎匀和服。人参产后闭，同枳壳、麻仁，丸服。甘草小儿初生，大便不通，同枳壳一钱，煎服。肉苁蓉老人虚闭，同沉香、麻仁，丸服。锁

阳虚闭，煮食。半夏辛能润燥，主冷闭，同硫黄丸服。附子冷闭，为末，蜜水服。

〔果石〕胡椒大小便关格，胀闷杀人，二十一粒煎，调芒硝半两服。吴茱萸枝二便卒关格，含一寸自通。硫黄性热而利，老人冷闭。

脱肛

有泻痢，痔漏，大肠气虚也。附肛门肿痛。

【内服】

〔草部〕防风同鸡冠花丸服。茜根榴皮煎酒服。蛇床子同甘草末服。黄栝楼服汁，或入矾煅为丸。防己实焙煎代茶。榼藤子烧服。卷柏末服。鸡冠花同棕灰、羌活末服。益奶草浸酒服。紫堇花同慈石毛服，并傅。阿芙蓉

〔果木〕荷钱酒服，并傅。蜀椒每旦嚼一钱，凉水下，数日效。槐角同槐花炒末，猪肾蘸食。花构叶末服，并涂。诃黎勒　桑黄并治下痢肛门急疼。甑带煮汁。

〔石虫〕慈石火煅醋淬末服，仍涂卤上。百药煎同乌梅、木瓜煎服。

〔介兽〕鳖头烧服，并涂。虎胫骨蜜炙丸服。猬皮灰同慈石、桂心服。

【外治】

〔草部〕木贼　紫萍　莨菪子　蒲黄　蕙草根中涕并涂。苎根煎洗。苦参同五倍子、陈壁土煎洗，木贼末傅之。香附子同荆芥煎洗。女萎烧熏。曼陀罗子同橡斗、朴消煎洗。酢浆草煎洗。

〔菜谷〕生萝卜捣贴脐中，束之。胡荽烧熏。胡荽子痔漏脱肛，同粟糠、乳香烧烟熏。蕺菜捣涂。粟糠烧熏。榴皮洗。枳实炙蜜熨。橡斗可洗可傅。巴豆壳同芭蕉汁洗后，以麻油、龙骨、白矾傅。皂荚烧熏，亦炙熨。黄皮桑树叶洗。龙脑傅。槿皮洗。故麻鞋底同鳖头烧灰傅之。

〔土金石部〕东壁土傅。孩儿茶同熊胆、片脑傅。梁上尘同鼠屎烧熏。石灰炒热坐。食盐炒坐。赤石脂　铁精　铁华粉并傅。生铁汁热洗。朴硝同地龙涂。白矾

〔虫介鳞兽〕蛞蝓　缘桑螺烧灰。蜗牛烧灰。蜣螂烧灰。蜘蛛烧灰。并涂。蛱蝶研末，涂手心。虾蟆皮烧熏。五倍子可傅可洗。田螺捣坐，化水洗。烂螺壳　龟血　鳖血　鲫鱼头灰　白龙骨　狗涎　羊脂　败笔头灰并涂。熊胆贴肛边肿痛，极效。

痔漏

初起为痔，久则成漏。痔属酒色、郁气、血热或有虫，〇漏属虚与湿热。

【内治】

〔草部〕黄连煮酒丸服。大便结者，加枳壳。黄芩　秦艽　白芷　牡丹　当归　木香　苦参　益母草饮汁。茜根　海苔　木贼下血，同枳壳、干姜、大黄，炒焦服之。蘘荷根下血，捣汁服。苍耳茎、叶下血，为末服。萹蓄汁服。苦杖焙研，蜜丸服。酢浆草煮服。连翘　旱莲捣酒服。蒲黄酒服。羊蹄煮炙。忍冬酒煮丸服。萆薢同贯众末，酒服。何首乌　榼藤子烧研饮服。牵牛痔漏有虫，为末，猪肉蘸食。

〔谷菜〕神曲主食痔。赤小豆肠痔有血，苦酒煮晒为末服。腐婢积热痔漏下血。粟糠　粟浆五痔饮之。糯米以骆驼脂作饼食。胡麻同茯苓入蜜作𤋮，日食。胡荽子炒研酒服。芸薹子主血痔。菪苾子治漏，同诸药、鲫鱼烧研服。莴苣子痔瘘下血。桑耳作羹食。鸡□　槐耳烧服。

〔果木〕胡桃主五痔。橡子痔血，同糯米粉炒黄和蒸，频食。杏仁汁煮粥，治五痔下血。莲花蕊同牵牛、当归末，治远年痔漏。黄檗肠痔脏毒，下血不止，四制作丸服。槲芽肠痔下血，作蔬及煎汁服。梧桐白皮主肠痔。苦楝子主虫痔。槐实五痔疮瘘，同苦参丸服，或煎膏纳窍中。槐花外痔长寸许，日服，并洗之。槐叶肠风痔疾，蒸晒，代茗饮。枳实蜜丸服，治五痔。冬青子主痔，九蒸九晒吞之。紫荆皮煎服，主痔肿。伏

牛花五痔下血。赤、白茯苓同没药、破故纸酒浸，蒸饼研丸服，治痔漏效。槲若血痔，同槐花末服。椒目痔漏肿痛，水服。都桷子　枳椇木皮　醋林子痔漏下血。蔓椒根主痔，烧末服，并煮汁浸之。槟榔虫痔，研末服。

〔服石〕针线袋烧灰水服。新绵灰酒服二钱。石灰虫痔，同川乌头丸服。赤石脂　白石脂　白矾痔漏，同生盐末，白汤服五钱。石燕治肠风痔瘘年久者。禹余粮主痔漏。

〔虫鳞〕蚕纸灰酒服止血。蟾蜍烧研，煮猪脏蘸食。蜮□食之。蚌食之，主痔。鲎鱼杀虫痔。鲩鱼主五痔下血，瘀血在腹。鲥鱼五痔下血肛痛，同葱煮食。鲫鱼酿白矾烧研服，主血痔。鼍皮骨烧服，杀痔虫。鲮鲤甲烧服，杀痔虫。

〔禽兽〕鹰嘴爪烧服，主五痔虫。鹰头痔瘘，烧灰入麝香，酒服。鸜鹆五痔止血，炙或为末服。竹鸡炙食，杀虫痔。鸳鸯炙食，主血痔。猬皮痔漏多年，炙研饮服，并烧灰涂之。鼹鼠食之，主痔瘘。獭肝烧研水服，杀虫痔。土拨鼠痔瘘，煮食。狐四足痔瘘下血，同诸药服。野狸肠风痔瘘，作羹臛食。野猪肉久痔下血，炙食。猳猪头煮食，主五痔。犬肉煮食，引痔虫。牛脾痔瘘，腊月淡煮，日食一度。牛角□烧灰酒服。虎胫骨痔瘘脱肛，蜜炙丸服。

【洗渍】苦参　飞廉　苦芙　白鸡冠　白

芷　连翘　酢浆草　木鳖子洗并涂。稻藁灰汁　胡麻　丁香　槐枝　柳枝洗痔如瓜，后以艾灸。芜荑　棘根　木槿根煎洗。花，末傅之。仙人杖　桃根　猕猴桃　无花果　冬瓜　苦瓠　苦荬菜　鱼腥草煎洗，并入枯矾、片脑傅。马齿苋洗，并食之。葱白　韭菜　五倍子　童尿

【涂点】

〔草木〕胡黄连鹅胆调。草乌头反内痔。白头翁捣烂。白及　白蔹　黄连汁。旱莲　山豆根汁。土瓜根　通草花粉　繁缕傅积年痔。荞麦秸灰点痔。卢会　耳环草　龙脑葱汁化搽。木瓜鳝涎调，贴反花痔。桃叶杵坐。血竭血痔。没药　楮叶杵。孩儿茶同麝香，唾调贴。

〔金石〕无名异火煅醋淬研，塞漏孔。密陀僧同铜青涂。黄丹同滑石涂。石灰点。硇砂点。石胆煅点。孔公孽　殷孽　硫黄　黄矾　绿矾　水银枣研塞漏孔。铁华粉

〔虫鱼〕白蜜同葱捣涂。〇肛门生疮，同猪胆熬膏导之。乌烂死蚕　露蜂房　蛞蝓研，入龙脑傅之。蜈蚣痔漏作痛，焙研，入片脑傅之。〇或香油煎过，入五倍子末收搽之。蜣螂焙末，搽之。〇为末，入冰片，纸捻蘸入孔内，渐渐生肉退出。蛴

螬研末傅。田螺入片脑取水搽，白矾亦可。甲香五痔。鱼鲊　鱼鲙　海豚鱼　鳝鱼　鳢鱼炙贴，引虫。鲤鱼肠　鲤鱼鳞绵裹坐，引虫。蝮蛇屎杀痔瘘虫。蚺蛇胆　蛇蜕　啄木痔瘘，烧研纳之。胡燕屎杀痔虫。鸡胆搽。鸭胆　鹅胆　牛胆　鼠膏　猬胆　熊胆入片脑搽。麝香同盐涂。狨肉及皮

〔人部〕男子爪甲灰涂之。

【熏灸】马兜铃　粟糠烟　酒痔□，掘土坑烧赤沃之，撒茱萸入内，坐之。艾叶灸肿核上。枳壳灸熨痔痛，煎水熏洗。干橙烟　茱萸蒸肠痔，杀虫。灯火淬痔肿甚妙。毡袜烘熨之。鳗鲡烧熏痔瘘，杀虫。羊粪烧熏痔瘘。猪悬蹄烧烟。

下血

血清者，为肠风，虚热生风，或兼湿气。〇血浊者，为脏毒，积热食毒，兼有湿热。〇血大下者为结阴，属虚寒。便前为近血，便后为远血。〇又有蛊毒虫痔。

【风湿】

〔草菜〕羌活　白芷肠风下血，为末，米饮服。秦艽肠风泻血。赤箭止血。升麻　天名精止血破瘀。木贼肠风下血，水煎服。〇肠痔下血，同枳壳、干姜、大黄，炒研末服。胡荽

子肠风下血，和生菜食，或为末服。皂角蕈泻血，酒服一钱。葱须治便血肠澼。

〔木部〕皂角羊肉和丸服。〇同槐实为散服。〇里急后重，同枳壳丸服。皂角刺灰同槐花、胡桃、破故纸为末服。肥皂荚烧研丸服。槐实去大肠风热。槐花炒研酒服，或加柏叶，或加栀子，或加荆芥，或加枳壳，或煮猪脏为丸服。

〔虫兽〕干蝎肠风下血，同白矾末，饮服半钱。野猪肉炙食，不过十顿。〇外肾烧研，饮服。

【湿热】

〔草部〕白术泻血萎黄，同地黄丸服。苍术脾湿下血，同地榆煎服。〇肠风下血，以皂荚汁煮焙，丸服。贯众肠风、酒痢、痔漏诸下血，焙研米饮服，或醋糊丸服。地榆下部见血必用之。〇结阴下血，同甘草煎服。下血二十年者，同鼠尾草煎服。虚寒人勿用。黄连中部见血须用之。〇积热下血，四制丸服。〇脏毒下血，同蒜丸服。〇酒痔下血，酒煮丸服。〇肠风下血，茱萸炒过，丸服。黄芩水煎服。苦参肠风泻血。木香同黄连入猪肠煮，捣丸服。郁金阳毒入胃，下血频痛，同牛黄，浆水服。香附子诸般下血，童尿浸，米醋炒，服二钱，或醋糊丸服。〇或入百草霜、麝香，尤效。水苏煎服。青蒿酒痔下血，为末服。益母草痔疾下血，捣汁饮。刘寄奴大小便下血，为末茶服。鸡冠止肠风泻血，白花并子炒煎服。〇结阴下血，同椿根白皮丸服。大小蓟卒泻鲜血属火

热，捣汁服之。马蔺子同何首乌、雌雄黄丸服。苍耳叶五痔下血，为末服。箬叶烧灰汤服。芦花诸失血病，同红花、槐花、鸡冠花煎服。桔梗中蛊下血。蘘荷根痔血，捣汁服。萱根大小便血，和生姜、香油炒热，沃酒服。地黄凉血，破恶血，取汁，化牛皮胶服。〇肠风下血，生熟地黄、五味子丸服。〇小儿初生便血，以汁和酒蜜，与服数匙。紫菀产后下血，水服。地肤叶泻血，作汤煮粥食。王不留行粪后血，末服。金盏草肠痔下血。虎杖肠痔下血，焙研，蜜丸服。车前草捣汁服。马鞭草酒积下血，同白芷烧灰，蒸饼丸服。旱莲焙末，饮服。凌霄花粪后血，浸酒服。蔷薇根止下血。栝蒌实烧灰，同赤小豆末服。王瓜子烧研，同地黄、黄连丸服。生葛汁热毒下血，和藕汁服。白蔹止下血。威灵仙肠风下血，同鸡冠花，米醋煮研服。茜根活血，行血，止血。木莲风入脏，或食毒积热，下鲜血，或酒痢，烧研，同棕灰、乌梅、甘草等分，末服。大便涩者，同枳壳末服。羊蹄根肠风下血，同老姜炒赤，沃酒饮。蒲黄止泻血，水服。金星草热毒下血，同干姜末，水服之。石韦便前下血，为末，茄枝汤下。金疮小草肠痔下血，同甘草浸酒饮。

〔菜部〕丝瓜烧灰酒服，或酒煎服。经霜老茄烧灰酒服。〇蒂及根、茎、叶，俱治肠风下血。蕨花肠风热毒，焙末饮服。败瓢烧灰，同黄连末服。翻白草止下血。萝卜下血，蜜炙任意食之。酒毒，水煮入少醋食，或以皮同荷叶烧灰，入生蒲黄末服。芸薹同甘草末服，治肠风脏毒。独蒜肠毒下血，和黄连丸服。〇

暴下血，同豆豉丸服。

〔果木〕银杏生和百药煎丸服。亦煨食。乌芋汁，和酒服。藕节汁止下血，亦末服。茗叶热毒下血，同百药煎末服。黄檗主肠风下血，里急后重，热肿痛。〇小儿下血，同赤芍药丸服。椿根白皮肠风泻血，醋糊丸服，或酒糊丸，或加苍术，或加寒食面。经年者，加人参，酒煎服。椿荚半生半烧，米饮服。木槿肠风泻血，作饮。山茶为末，童尿、酒服。栀子下鲜血，烧灰水服。枳壳烧黑，同羊胫炭末服。〇根皮亦末服。枳实同黄芪末服。橘核肠风下血，同樗根皮末服。楮白皮为散服。柏叶烧服，或九蒸九晒，同槐花丸服。柏子酒煎服。松木皮焙末服。

〔土石〕黄土水煮汁服。车辖小儿下血，烧赤淬水服。血师肠风下血，火煅醋淬七次，为末，每服一钱，白汤下。

〔虫兽〕白僵蚕肠风泻血，同乌梅丸服。蚕茧大小便血，同蚕退纸、晚蚕沙、白僵蚕，炒研服。桑蠹屎烧研，酒服。柳蠹屎止肠风下血。海螵蛸一切下血，炙研，木贼汤下。田螺酒毒下血，烧焦末服。壳亦止下血。鲎鱼尾止泻血。乌龟肉炙食，止泻血。猪血卒下血不止，酒炒食。猪脏煮黄连丸服。〇煮槐花丸服。〇煮胡荽食之。白马通　犀角磨汁服。〇同地榆、生地黄丸服。

【虚寒】

〔草菜〕人参因酒色甚下血，同柏叶、荆芥、飞面末，水服。

黄芪泻血，同黄连丸服。艾叶止下血，及产后泻血，同老姜煎服。附子下血日久虚寒，同枯矾丸服，或同生黑豆煎服。草乌头结阴下血，同茴香、盐煎露服。天南星下血不止，用石灰炒黄，糊丸服。莨菪子肠风下血，姜汁、酒同熬，丸服。云实主肠澼。骨碎补烧末酒服。干姜主肠澼下血。

〔木石〕桂心结阴下血，水服方寸匕。天竺桂　乌药焙研，饭丸服。雄黄结阴便血，入枣肉同铅汁煮一日，以枣肉丸服。

〔鳞兽〕鲫鱼酿五倍子煅研，酒服。鳜鱼止泻血。鹿角胶

【积滞】

〔果木〕山楂下血，用寒热脾胃药俱不效者，为末，艾汤服即止。巴豆煨鸡子食。芜荑猪胆汁丸服，治结阴下血。苦楝实蜜丸服。

〔虫兽〕水蛭漏血不止，炒末酒服。鸡腛胫黄皮止泻血。猬皮炙末，饮服。猬脂止泻血。獭肝肠痔下血，煮食之。

【止涩】

〔草部〕金丝草　三七白酒服二钱，或入四物汤。卷柏大肠下血，同侧柏、棕榈烧灰酒服。生用破血，炙用止血。〇远年下血，同地榆煎服。昨叶何草烧灰，水服一钱。血见愁姜汁和捣，米饮服。

〔果木〕荷叶　莲房灰　橡斗壳同白梅煎服。酸榴皮末服，亦煎服。乌梅烧研，醋糊丸服。橄榄烧研，米饮服。干柿入脾消宿血。久下血者，烧服，亦丸服。黄柿小儿下血，和米粉蒸食。柿木皮末服。棕榈皮同栝楼烧灰，米饮服。诃黎勒止泻血。鼠李止下血。金樱东行根炒用，止泻血。

〔服器〕黄丝绢灰水服。败皮巾灰　皮鞋底灰　甑带灰涂乳上，止小儿下血。百草霜米汤调，露一夜服。

〔石虫〕绿矾酿鲫鱼烧灰服，止肠风泻血。〇煅过，入青盐、硫黄再煅，入熟附子末，粟糊丸服，治积年下血，一服见效。石燕年久肠风，磨水日服。蛇黄醋煅七次，末服。五倍子半生半烧丸服。肠风加白矾。百药煎半生半炒饭丸服，肠风加荆芥灰，脏毒加白芷、乌梅烧过，酒毒加槐花。

〔兽人〕牛骨灰水服。牛角□煅末，豉汁服。人爪甲积年泻血，百药不效，同麝香、干姜、白矾、败皮巾灰等分饮服，极效。发灰饮服方寸匕。

瘀血

有郁怒，〇有劳力，有损伤。

【破血散血】

〔草部〕生甘草行厥阴、阳明二经污浊之血。黄芪逐五脏间恶血。白术利腰脐间血。黄芩热入血室。黄连赤目瘀血，上

部见血。败酱破多年凝血。射干消瘀血、老血在心、脾间。萆薢关节老血。桔梗打击瘀血久在肠内时发动者，为末，米饮服。大黄煎酒服，去妇人血癖，男女伤损瘀血。〇醋丸，治干血气，产后血块。蓬莪莪消扑损内伤瘀血，通肝经聚血，女人月经血气。三棱通肝经积血，女人月水，产后恶血。牡丹皮瘀血留舍肠胃，女人一切血气。芍药逐贼血，女人血闭，胎前产后一切血病。红蓝花多用破血，少用养血。酒煮，下产后血。常春藤腹内诸冷血风血，煮酒服。当归　丹参　芎□　白芷　泽兰　马兰　大小蓟　芒箔　芒茎并破宿血，养新血。玄参治血瘕，下寒血。贯众　紫参　玄胡索　茅根　杜衡　紫金牛　土当归　芭蕉根　天名精　牛蒡根　苎麻叶　飞廉　续断　鳖菜　茺蔚　□蒿　紫苏　荆芥　爵床　野菊　番红花　刘寄奴　庵□　薰草　苦杖　马鞭草　车前　牛膝　蒺藜　独用将军　地黄　紫金藤　葎草　茜草　剪草　通草赤雹儿并破瘀血血闭。半夏　天南星　天雄　续随子　山漆

〔谷菜〕赤小豆　米醋　黄麻根　麻子仁并消散瘀血。黑大豆　大豆黄卷　红曲　饴饧　芸薹子并破瘀血。韭汁清胃脘恶血。葱汁　莱菔　生姜　干姜　堇菜　蘩缕　木耳　杨栌耳　苦竹肉

〔果木〕桃仁　桃胶　桃毛　李仁　杏枝并破瘀血、老血。红柿　桄榔子　槠子　山楂　荷叶　藕　蜀椒　秦椒　柳叶　桑叶　琥珀并消瘀血。栀子清胃脘血。茯苓利腰脐血。乳香　没药　骐驎竭　质汗并活血、散血、止血。松杨破恶血，养新血。杉栘踠跌瘀血。白杨皮去折伤宿血在骨肉间疼。干漆削年深积滞老血。苏方木　榈木　紫荆皮　卫矛　奴柘

〔石虫〕朴消并破瘀、恶血。雄黄　花乳石　金星石　硇砂　菩萨石并化腹内瘀血。自然铜　生铁石灰　殷孽　越砥　砺石　水蛭　虻虫

〔鳞介〕鳜鱼　鲩鱼　鳔胶　龟甲　鳖甲

〔禽兽〕白雄鸡翮并破腹内瘀血。黑雌鸡破心中宿血，补心血。五灵脂生行血，熟止血。鸦翅　牛角□　白马蹄　犛牛酥　狮屎　犀角　羚羊角　鹿角

〔人部〕人尿　人中白并破瘀血。

积聚癥瘕

左为血，〇右为食，〇中为痰气。〇积系于脏，〇聚系于腑，〇癥系于气与食，〇瘕系于血与虫，〇痃系于气郁，〇癖系于痰饮。〇心为伏梁，〇肺为息贲，〇脾为痞气，〇肝为肥气，〇肾为奔豚。

【血气】

〔草部〕三棱老癖癥瘕积聚结块，破血中之气。〇小儿气癖，煮汁作羹与乳母食。蓬莪莪破痃癖冷气，血气积块，破气中之血，酒磨服。郁金破血积，专入血分。姜黄癥瘕血块，入脾，兼治血中之气。香附子醋炒，消积聚癥瘕。蒴藋根鳖瘕坚硬肿起，捣汁服。〇卒暴癥块如石欲死，煎酒服。大黄破癥瘕积聚、留饮，老血留结。〇醋丸，或熬膏服，产后血块尤宜。〇同石灰、桂心熬醋，贴积块。〇男子败积，女子败血，以荞面同酒服，不动真气。牡丹　芍药　当归　芎□　丹参　玄参　紫参　白头翁　玄胡索　泽兰　赤车使者　刘寄奴　续断　凤仙子　□茹　大戟　蒺藜　虎杖　水荭　马鞭草　土瓜根　麻黄　薇衔

〔谷菜〕米醋并除积癥瘕，恶血癖块。〇醋煎生大黄，治痃癖。胡麻油吐发瘕。白米吐米瘕。秫米吐鸭癥。丹黍米泔治鳖瘕。寒食饧吐蛟龙癥。芸薹子破癥瘕结血。山蒜积块，妇人血瘕，磨醋贴。陈酱茄烧研，同麝贴鳖瘕。生芋浸酒服，破癖气。桑耳

〔果木〕桃仁并破血闭癥瘕。桃枭破伏梁结气，为末酒服。甜瓜子仁腹内结聚，为肠胃内壅要药。橄榄　观音柳腹中痞积，煎汤露一夜服，数次即消。芜荑嗜酒成酒鳖，多怒成气鳖，炒煎日服。橉木灰淋汁。酿酒服，消癥瘕痃癖。琥珀　蜚木麻　没药

〔土石〕土墼鳖瘕。白垩　自然铜　铜镜鼻并主妇女癥瘕积聚。石灰同大黄、桂心熬膏，贴腹胁积块。石炭积聚，同自然铜、大黄、当归，丸服。阳起石破子脏中血结气、冷癥、寒瘕。凝水石腹中积聚邪气，皮中如火烧。食盐五脏癥结积聚。禹余粮　太一余粮　空青　曾青　石胆

〔虫部〕水蛭　葛上亭长

〔鳞介〕龙骨　鼍甲并主血积癥瘕。守宫血块，面煨食数枚，即下。鳖肉妇人血瘕，男子痃癖积块，桑灰、蚕沙淋汁煮烂，捣丸服。鳖甲癥块痃癖，坚积寒热，冷瘕劳瘦，醋炙牛乳服。〇血瘕，同琥珀、大黄末，酒服即下。魁蛤冷癥血块，烧过，醋淬，丸服。龟甲　秦龟甲　玳瑁　牡蛎　蛤蜊　车螯壳　□鱼并主积瘕。海马远年积聚癥块，同大黄诸药丸服。虾鳖瘕作痛，久食自消。夜明砂

〔兽部〕熊脂并主积聚寒热。猫头灰鳖瘕，酒服。鼠灰妇人狐瘕，同桂末服。麝香

〔人部〕人尿癥积满腹，服一升，下血片，二十日即出。癖石消坚积。

【食气】

〔草部〕青木香积年冷气痃癖，癥块胀疼。白蒿去伏瘕，女人癥瘕。蓍叶同独蒜、穿山甲，盐、醋调，贴痞块，化为脓血。

海苔消茶积。木鳖子疳积痞块。番木鳖　预知子　苏子

〔谷菜〕米秕并破癥结，下气消食。麦面米食成积，同酒曲丸服。荞麦面炼五脏滓秽，磨积滞。神曲　麦蘖　蘖米　蔓菁并消食下气，化癥瘕积聚。萝卜化面积痰癖，消食下气。水蕨腹中痞积，淡食一月，即下恶物。姜叶食鲙成癥，捣汁服。皂角蕈积垢作疼，泡汤饮作泄。马齿苋

〔果木〕山楂化饮食，消肉积癥瘕。〇子亦磨积。槟榔　桑灰霜破积块。阿魏破癥积肉积。枳壳五积六聚，巴豆煮过，丸服。枳实

〔土石〕百草霜　梁上尘并消食积。砂锅消食块，丸服。锻灶灰　胡粉　黄丹　密陀僧　铁华粉　蓬砂　玄精石并主癥瘕食积。针砂食积黄肿。朱砂心腹癥癖，以饲鸡取屎炒，末服。雄黄胁下痃癖及伤食，酒、水同巴豆、白面丸服。〇竹筒蒸七次，丸服，治癥瘕积聚。〇同白矾，贴痞块。青礞石积年食癥攻刺，同巴豆、大黄、三棱作丸服。〇一切积病，消石煅过，同赤石脂丸服。绿矾消食积，化痰燥湿。硇砂冷气痃癖癥瘕，桑柴灰淋过，火煅，为丸服。〇积年气块，醋煮木瓜酿过，入附子丸服。石碱消痰磨积，去食滞宿垢，同山楂、阿魏、半夏丸服。石髓

〔鳞禽〕鱼鲙去冷气痃癖，横关伏梁。鱼脂熨癥块。五灵

脂化食消气，和巴豆、木香丸服。〇酒积黄肿，同麝丸服。鸡屎白食米成癥，合米炒研水服，取吐。〇鳖瘕及宿癥，炒研酒服。鹰屎白小儿奶癖，膈下硬，同密陀僧、硫黄、丁香末服。雀粪消癥瘕久痼，蜜丸服。〇和姜、桂、艾叶丸服，烂痃癖伏梁诸块。鸽粪痞块。猪项肉合甘遂丸服，下酒布袋积。猪脾朴消煮过，用水荭花子末服，消痞块。猪肾同葛粉炙食，治酒积面黄。猪肪食发成瘕，嗜食与油，以酒煮沸，日三服。猪肚消积聚癥瘕。牛肉同恒山煮食，治癖疾。〇同石灰蒸食，治痞积。牛脑脾积痞气，同朴消蒸饼丸服。〇又同木香、鸡肫等末服。鼠肉煮汁作粥，治小儿癥瘕。狗胆痞块，同五灵脂、阿魏丸服。狗屎浸酒服，治鱼肉成癥。驴屎癥癖诸疼。驴尿杀积虫。白马尿肉癥思肉，饮之当有虫出。〇男子伏梁，女子瘕疾，旦旦服之。〇食发成瘕，饮之。〇痞块心疼，和僵蚕末傅之。腽肭脐男子宿癥气块，积冷劳瘦。

【痰饮】

〔草部〕威灵仙去冷滞痰水，久积癥瘕，痃癖气块，宿脓恶水。〇停痰宿饮，大肠冷积，为末，皂角熬膏丸服。或加半夏。牵牛去痃癖气块。〇男妇五积，为末蜜丸服。〇食积，加巴豆霜。芎□酒癖胁胀呕吐，腹有水声，同三棱为末，每葱汤服二钱。续随子一切痃癖。〇同腻粉、青黛丸服，下涎积。狼毒积聚饮食，痰饮癥瘕，胸下积癖。紫菀肺积息贲。商陆腹中暴癥，如石刺痛。黄连　天南星并主伏梁。柴胡　桔梗　苦参并寒热积

聚。白术　苍术　黄芪　人参　高凉姜　防葵　旋覆花　葶苈　鸢尾　独行根　三白草　常山　蜀漆　甘遂　赭魁　昆布　海藻并主痃癖痰水。莨菪子积冷痃癖，煮枣食之。附子　天雄　草乌头

〔谷菜〕烧酒并主冷毒气块痃癖。蒜烂痃癖，日吞三颗。〇又吐蛇瘕。韭菜煮食，除心腹痼冷痃癖。生芋浸酒饮，破痃癖。白芥子贴小儿乳癖。仙人杖

〔果木〕大枣并去痰癖。栗子日食七枚，破冷癖气。橘皮胸中瘕热，湿痰痃癖。青皮破积结坚癖。林檎研末，傅小儿闪癖。桃花末服，下痰饮积滞。榧子食茶成癖，日食之。苦茗嗜茶成癖。蜀椒破癥癖。〇食茶面黄，作丸服。胡椒虚寒积癖在两胁，喘急，久则为疸，同蝎尾、木香丸服。吴茱萸酒煮，熨癥块。巴豆破癥瘕结聚，留饮痰澼。〇一切积滞，同黄檗、蛤粉丸服。桂心　沉香　丁香　草豆蔻　蒟酱并破冷癥痃癖。郁李仁破癖气，利冷脓。乌桕根皮水癥结聚。奴柘痃癖，煎饮。白杨皮痰癖，浸酒饮。枳实　枳壳　婆罗得　木天蓼

〔金石〕浮石并化痰癖。赤白玉痃癖气块往来痛，糊丸服。理石破积聚。酒渍服，治癖。石硫黄冷癖在胁，积聚。消

石破积散坚。砒石　礜石　特生礜石并痼冷坚癖积气。玄明粉宿滞癥结。朴消留澼癥结。〇同大蒜、大黄，贴痞块。黑锡灰　水银粉　粉霜　银朱

〔介禽〕海蛤　蛤蜊粉并主积聚痰涎。蚌粉痰涎积聚，心腹痛，或哕食，巴豆炒过，丸服。蝤蛑小儿痞气，煮饮食。淡菜冷气痃癖，烧食。鹳胫骨及觜　雀胫骨及觜并主小儿乳癖，煮汁，烧灰服。

〔兽部〕牛乳冷气痃癖。驼脂劳风冷积，烧酒服之。

诸虫

有蛔、〇白、〇蟯、〇伏、〇肉、〇肺、〇胃、〇弱、〇赤九种。又有尸虫劳虫、〇疳虫瘕虫。

【杀虫】

〔草部〕术嗜生米有虫，蒸饼丸服。蓝叶杀虫蚊。〇应声虫及鳖瘕，并服汁。马蓼去肠中蛭虫。鹤虱杀蛔、蟯及五脏虫，肉汁服末。〇心痛，醋服。狼毒　狼牙　藜芦并杀腹脏一切虫。葎草杀九虫。龙胆去肠中小虫及蛔痛，煎服。白芷浴身。黄精并去三尸。杜衡　贯众　蘼芜　紫河车　云实　白菖　百部　天门冬　赭魁　石长生并杀蛔、蟯、寸白诸虫。连翘　山豆根下白虫。黄连　苦参　苍耳　飞廉　天名精　蜀羊泉　蒺藜　干

苔　酸草　骨碎补　羊蹄根　赤藤　牵牛　蛇含　营实根并杀小虫、疳虫。艾叶蛔痛，捣汁服，或煎水服，当吐下虫。〇虫食肛，烧熏之。萹蓄小儿蛔痛，煮汁，煎醋，熬膏，皆有效。使君子杀小儿蛔，生食煎饮，或为丸散，皆效。石龙刍　漏卢　肉豆蔻　蒟酱　马鞭草熬膏。瞿麦　灯笼草　地黄　白及

〔谷菜〕小麦炒，末服。〇并杀蛔虫。薏苡根下三虫，止蛔痛，一升煎服，虫尽死。大麻子同茱萸根浸水服，虫尽下。〇亦捣汁服。白米米癥嗜米，同鸡屎白炒服，取吐。秫米食鸭成癥瘕，研水服，吐出鸭雏。丹黍米泔服，治蠪瘕。寒食饧吐蛟龙癥。生姜杀长虫。槐耳烧末水服，蛔立出。萑菌去三虫，为末，入臛食。天花蕈　藜　灰藿　马齿苋　苦瓠　败瓢

〔果部〕柿并杀虫。橘皮去寸白。榧华去赤虫。桃仁　桃叶杀尸虫。槟榔杀三虫、伏尸，为末，大腹皮汤下。榧子去三虫，食七日，虫化为水。阿勃勒　酸榴东行根　樱桃东行根　林檎东行根并杀三虫，煎水服。吴茱萸东行根杀三虫，酒、水煎服。〇肝劳生虫，同粳米、鸡子白丸服。〇脾劳发热有虫，令人好呕，同橘皮、大麻子，浸酒服。醋林子寸白、蛔痛，小儿疳蛔，皆为末，酒服。藕同蜜食，令人腹脏肥，不生诸虫。杏仁杀小虫。蜀椒蛔痛，炒淋酒服。乌梅煎服，安

蛔。盐麸树皮

〔木部〕乌药并杀蛔。柏叶杀五脏虫，益人，不生诸虫。相思子杀腹脏、皮肤一切虫。桑白皮　金樱根　郁李根　蔓荆并杀寸白虫。阿魏　卢会　黄檗　樗白皮　合欢皮　皂荚及刺、木皮　大风子　苦竹叶　石南并杀小虫、疳虫。干漆杀三虫。〇小儿虫痛，烧同芜荑末服，叶亦末服。楝白皮杀蛔虫，煎水服，或为末，或入麝香，或煮鸡子食。〇实，杀三虫。醋浸塞谷道中，杀长虫。〇花，杀蚤虱。芜荑去三虫、恶虫，为末饮服。〇或同槟榔丸服。〇炒煎，日服，治气鳖、酒鳖。大空去三虫。〇涂发，杀虮虱。荚蓬煮粥食，杀三虫。雷丸　厚朴　梓白皮　楸白皮　桐木皮　山茱萸　丁香　檀香　苏合香　安息香　龙脑香　樟脑香并杀三虫。

〔水石〕神水和獭肝丸，杀虫积。浸蓝水杀虫，下水蛭。黑锡灰沙糖服，下寸白。黄丹　密陀僧　曾青并下寸白。胡粉葱汁丸服，治女人虫心疼，下寸白。硫黄杀腹脏虫、诸疮虫。〇气鳖、酒鳖，以酒常服。雌黄　雄黄虫疼吐水，煎醋服。又杀诸疮虫。食盐杀一切虫。霹雳砧杀劳虫。石灰杀蛲虫。砒石　理石　长石　白青并杀三虫。梳篦去虱癥。死人枕席杀尸疰、石蛔。

〔虫鳞〕蜂子小儿五虫，从口吐出。蜂窠灰酒服，寸白、

蛔虫皆死出。蚕茧及蛹除蛔。白蜡　白僵蚕　蚺蛇胆及肉　蝮蛇并杀三虫。鼍甲　鳜鱼　鲟鱼并杀小虫。鳗鲡鱼淡煮食，杀诸虫、劳虫。虾鳖瘕，宜食。海虾鲊杀虫。河豚　海豚　海螵蛸

〔禽兽〕鸽头　竹鸡　百舌　乌鸦并杀虫。凫杀三虫及腹脏一切虫。五灵脂心脾虫痛，同槟榔末服。〇小儿虫痛，同灵矾丸服，取吐。鸡子白蛔痛，打破，合醋服。〇入好漆在内吞之，虫即出。鸡屎白鳖瘕、米癥。鸽屎杀蛔，烧服。蜀水花杀蛔。啄木鸟　鹰屎白　熊脂　獭肝　猫肝　虎牙并杀劳虫。猪肚杀劳虫。〇酿黄米蒸丸服。治疳蛔瘦病。猪血嘈杂有虫，油炒食之。猪肪发瘕，煮食。猫头灰酒服，治鳖瘕。獾肉　鼠肉　兔屎并杀疳、劳、蛔虫。羊脂　牛胆　熊胆　麝香　猬皮及脂并杀小虫。鼬鼠心肝虫痛，同乳、没丸服。六畜心包朱砂、雄黄煮食，杀虫。白马溺　驴溺

〔人部〕人尿并杀癥瘕有虫。胞衣水　天灵盖杀劳虫。

肠鸣

有虚气，水饮，虫积。

〔草谷〕丹参　桔梗　海藻并主心腹邪气上下，雷鸣幽

幽如走水。昆布　女菀　女萎并主肠鸣游气，上下无常处。半夏　石香薷　荜茇　红豆蔻　越王余筭并主虚冷肠鸣。大戟痰饮，腹内雷鸣。黄芩主水火击搏有声。穬麦蘖　饴糖

〔果木〕橘皮　杏仁并止肠鸣。厚朴积年冷气，腹内雷鸣。栀子热鸣。

〔石部〕硇砂血气不调，肠鸣宿食。石髓

〔虫介〕原蚕沙肠鸣热中。鳝鱼冷气肠鸣。淡菜

〔兽部〕羚羊屎并久利肠鸣。

心腹痛

有寒气，〇热气，〇火郁，〇食积，〇死血，〇痰澼，〇虫物，〇虚劳，〇中恶，〇阴毒。

【温中散郁】

〔草部〕木香心腹一切冷痛、气痛，九种心痛，妇人血气刺痛，并磨酒服。〇心气刺痛，同皂角末丸服。〇内钓腹痛，同乳、没丸服。香附子一切气，心腹痛，利三焦，解六郁，同缩砂仁、甘草末点服。〇心脾气痛，同高良姜末服。〇血气痛，同荔枝烧研酒服。艾叶心腹一切冷气、鬼气，捣汁饮，或末服。〇同香附，醋煮丸服，治心腹、少腹诸痛。芎□开郁行气。诸冷痛中恶，为末，烧酒服。藁本大实心痛，已用利药，同苍术煎服，彻其毒。苍术心

腹胀痛，解郁宽中。甘草去腹中冷痛。高凉姜腹内暴冷久冷痛，煮饮。〇心脾痛，同干姜丸服。〇又四制丸服。苏子一切冷气痛，同高凉姜、橘皮等分，丸服。姜黄冷气痛，同桂末，醋服。〇小儿胎寒，腹痛，吐乳，同乳香、没药、木香丸服。附子心腹冷痛，胃寒蛔动。〇同炒栀子酒糊丸服。〇寒厥心痛，同郁金、橘红，醋糊丸服。香薷暑月腹痛。石菖蒲　紫苏　藿香　甘松香　山柰　廉姜　山姜　白豆蔻　草豆蔻　缩砂　蒟酱　白茅香　蕙草　益智子　荜茇

〔谷部〕胡椒粥　茱萸粥　葱豉酒　姜酒　茴香并主一切冷气，心痛、腹痛、心腹痛。烧酒冷痛，入盐服。〇阴毒腹痛，尤宜。黑大豆肠痛如打，炒焦，投酒饮。神曲食积心腹痛，烧红淬酒服。

〔菜部〕葱白主心腹冷气痛，虫痛，疝痛，大人阴毒，小儿盘肠内钓痛。〇卒心痛，牙关紧急欲死，捣膏，麻油送下，虫物皆化黄水出。〇阴毒痛，炒熨脐下，并擂酒灌之。〇盘肠痛，炒贴脐上，并浴腹，良久尿出愈。葱花心脾如刀刺，同茱萸一升，煎服。小蒜十年五年心痛，醋煮饱食即愈。葫冷痛，同乳香丸服。〇醋浸者食之。〇鬼注心腹痛，同墨及酱汁服。〇吐血心痛，服汁。韭腹中冷痛，煮食。〇胸痹痛如锥刺，服汁，吐去恶血。薤白胸痹刺痛彻心背，喘息咳唾，同栝楼实，白酒煮服。生姜心下急痛，同半夏煎服，或同杏仁煎。干姜卒心痛，研末服。〇心脾冷痛，同高良姜丸服。芥子酒服，止心腹冷痛。〇阴毒，贴脐。马芹子卒心痛，

炒末酒服。**檖香**　**蔊菜**　**菥蓂子**　**秦荻藜**　**蔓菁**　**芥**

〔果部〕**杏仁**并主心腹冷痛。**乌梅**胀痛欲死，煮服。**大枣**急心疼，同杏仁、乌梅丸服。〇陈枣核仁，止腹痛。**胡桃**急心痛，同枣煨嚼，姜汤下。**荔枝核**心痛，脾痛，烧研酒服。**椰子皮**卒心痛，烧研水服。**橘皮**途路心痛，煎服甚良。**木瓜**　**枸橼**并心气痛。**胡椒**心腹冷痛，酒吞三七粒。**茱萸**心腹冷痛，及中恶心腹痛，擂酒服。〇叶亦可。**榄子**同上。

〔木部〕**桂**秋冬冷气腹痛，非此不除。〇九种心痛，及寒疝心痛，为末酒服。〇心腹胀痛，水煎服。〇产后心痛，狗胆丸服。**乌药**冷痛，磨水入橘皮、苏叶煎服。**松节**阴毒腹痛，炒焦入酒服。**乳香**冷心痛，同胡椒、姜、酒服。〇同茶末、鹿血丸服。**丁香**暴心痛，酒服。**安息香**心痛频发，沸汤泡服。**天竺桂**　**沉香**　**檀香**　**苏合香**　**必栗香**　**龙脑香**　**樟脑香**　**樟材**　**杉材**　**楠材**　**阿魏**　**皂荚**　**白棘**　**枸杞子**　**厚朴**

〔金石〕**铁华粉**并主冷气心腹痛。**铜器**炙熨冷痛。**灵砂**心腹冷痛，同五灵脂，醋糊丸服。**硫黄**一切冷气痛，黄蜡丸服。〇同消石、青皮、陈皮丸服。**消石**同雄黄末点目眦，止诸心腹痛。**砒石**积气冷痛，黄蜡丸服。**硇砂**冷气，血气，积气，心腹痛，诸

疼。神针火

〔鳞兽〕鲍鱼灰妊娠感寒腹痛，酒服。猪心急心痛经年，入胡椒十粒煮食。〇心血，蜀椒丸服。

【活血流气】

〔草部〕当归和血，行气，止疼。〇心下刺疼，酒服方寸匕。〇女人血气，同干漆丸服。〇产后痛，同白蜜煎服。芍药止痛散血分，止中腹痛。〇腹中虚痛，以二钱同甘草一钱煎服。恶寒加桂，恶热加黄芩。玄胡索活血利气。〇心腹、少腹诸痛，酒服二钱，有神。〇热厥心痛，同川楝末二钱服。〇血气诸痛，同当归、橘红丸服。蓬莪莪破气，心腹痛，妇人血气，丈夫奔豚。〇一切冷气及小肠气，发即欲死，酒、醋和水煎服。一加木香末，醋汤服。〇女人血气，同干漆末服。〇小儿盘肠，同阿魏研末服。郁金血气冷气，痛欲死，烧研醋服，即苏。姜黄产后血痛，同桂末酒服，血下即愈。刘寄奴血气，为末酒服。红蓝花血气，擂酒服。大黄干血气，醋熬膏服。〇冷热不调，高凉姜丸服。蒲黄血气心腹诸疼，同五灵脂煎醋或酒服。紫背金盘女人血气，酒服。丹参　牡丹　三棱　败酱

〔谷菜〕米醋并主血气冷气，心腹诸痛。青粱米心气冷痛，桃仁汁煮粥食。红曲女人血气，同香附、乳香末，酒服。丝瓜女人干血气，炒研酒服。桑耳女人心腹痛，烧研酒服。杉菌

〔果木〕桃仁卒心痛，疰心痛，研末水服。〇桃枝，煎酒。

桃枭血气中恶痛，酒磨服。没药血气心痛，酒水煎服。乳香　骐驎竭　降真香　紫荆皮

〔金石〕铜青　赤铜屑并主血气心痛。自然铜血气痛，火煅醋淬，末服。诸铁器女人心痛，火烧淬酒饮。石炭同上。白石英　紫石英并主女人心腹痛。

〔鳞部〕乌贼鱼血血刺心痛，磨醋服。青鱼鮅血气心腹痛，磨水服。

〔禽兽〕五灵脂心腹胁肋、少腹诸痛，疝痛血气，同蒲黄煎醋服。或丸，或一味炒焦酒服。〇虫痛加槟榔。狗胆血气撮痛，丸服。

【痰饮】半夏湿痰心痛，油炒丸服。狼毒九种心痛，同吴茱萸、巴豆、人参、附子、干姜丸服。〇心腹冷痰胀痛，同附子、旋覆花丸服。草乌头冷痰成包，心腹□痛。百合　椒目留饮腹痛，同巴豆丸服。牡荆子炒研服。枳实胸痹痰水痛，末服。枳壳心腹结气、痰水。矾石诸心痛，以醋煎一皂子服。〇同半夏丸服。〇同朱砂、金薄丸服。五倍子心腹痛，炒焦，酒服，立止。牡蛎粉烦满心脾痛，煅研酒服。蛤粉心气痛，炒研，同香附末服。白螺壳湿痰心痛及膈气痛，烧研酒服。

【火郁】

〔草部〕黄连卒热心腹烦痛，水煎服。苦参大热腹中痛，及小腹热痛，面色青赤，煎醋服。黄芩小腹绞痛，小儿腹痛。得厚

朴、黄连，止腹痛。山豆根卒腹痛，水研服，入口即定。青黛心口热痛，姜汁服一钱。马兜铃烧研酒服。马兰汁绞肠沙痛。沙参　玄参

〔谷果〕生麻油卒热心痛，饮一合。麻子仁妊娠心痛，研水煎服。荞麦粉绞肠沙痛，炒热，水烹服。黍米十年心痛，淘汁温服。粳米　高粱米并煮汁服，止心痛。绿豆心痛，以三七粒同胡椒二七粒研服。茶十年五年心痛，和醋服。

〔木部〕川楝子入心及小肠，主上下腹痛，热厥心痛，非此不除。〇同玄胡索末，酒服。槐枝九种心痛，煎水服。槐花乌桕根　石瓜并主热心痛。栀子热厥心痛，炒焦煎服。〇冷热腹痛，同附子丸服。郁李仁卒心痛，嚼七粒，温水下，即止。茯苓　琥珀

〔石兽〕戎盐　食盐吐，心腹胀痛。玄明粉热厥心腹痛，童尿服三钱。丹砂男女心腹痛，同白矾末服。蜂蜜卒心痛。黄蜡急心痛，烧化丸，凉水下。晚蚕沙男女心痛，泡汤服。驴乳卒心痛连腰脐，热饮二升。羚羊角腹痛热满，烧末，水服。犀角热毒痛。阿胶丈夫少腹痛。兔血卒心痛，和茶末、乳香丸服。败笔头心痛不止，烧灰，无根水下。狗屎心痛欲死，研末酒服。山羊屎心痛，同油发烧灰，酒服断根。狐屎肝气心痛，苍苍如死灰，喘息，烧和姜黄服。驴屎汁　马屎汁

〔人部〕人屎和蜜、水。人溺并主绞肠沙痛欲死，服之。

【虫痛】见诸虫下。

【中恶】

〔草部〕艾叶鬼击中恶，卒然着人如刀刺状，心腹切痛，或即吐血下血，水煎服。〇实，亦可用。桔梗　升麻　木香磨汁。藿香　郁金香　茅香　兰草　蕙草　山柰　山姜　缩砂　蘼芜　蜘蛛香　蒟酱　丹参　苦参煎酒。姜黄　郁金　莪莪　肉豆蔻　菖蒲　鸡苏　甘松　忍冬水煎。卷柏　女青末服。芒箔煮服。鬼督邮　草犀　狼毒　海根　藁本　射干　鸢尾　鬼臼　续随子

〔谷菜〕醇酒　豌豆　白豆　大豆　胡荽　罗勒　芥子浸酒。白芥子　大蒜

〔果木〕榧子　桃枭末服。桃胶　桃符　桃花末服。桃仁研服。桃白皮　三岁枣中仁常服。蜀椒　茱萸　蜜香　沉香　檀香　安息香化酒。乳香　丁香　阿魏　樟材　鬼箭　鬼齿水煎。琥珀　苏合香化酒。城东腐木煎酒。古榇板煎酒。

〔服器〕桃橛煮汁。车脂化酒。刀鞘灰水服。砧垢吐。铁椎柄灰丸服。履屧鼻绳灰酒服。毡袜跟灰酒

服。网巾灰酒服。

〔水土〕粮罂中水　黄土画地作五字，取中土，水服。陈壁土同矾丸服。铸钟土酒服。柱下土水服。伏龙肝水服。仰天皮人垢和丸服。釜墨汤服。墨

〔石介〕古钱和薏苡根煎服。铅丹蜜服。食盐烧服取吐。雄黄　灵砂　硫黄　金牙　蛇黄　田螺壳烧服。鳖头灰〔禽兽〕乌骨鸡搨心上。白雄鸡煮汁，入醋、麝、真珠服。〇肝同。鸡子白生吞七枚。鹳骨　犀角　鹿茸及角　麋角　麝香　灵猫阴　猫肉及头骨　狸肉及骨　腽肭脐　熊胆并主中恶，心腹绞痛。

胁痛

有肝胆火，〇肺气，〇郁，〇死血，〇痰澼，〇食积，〇气虚。

【木实】

〔草部〕黄连猪胆炒，大泄肝胆之火。〇肝火胁痛，姜汁炒丸。〇左金丸同茱萸炒，丸服。柴胡胁痛主药。黄芩　龙胆　青黛并泻肝胆之火。芍药　抚芎并搜肝气。生甘草缓火。木香散肝经滞气，升降诸气。香附子总解诸郁，治膀胱连胁下气妨。地肤子胁下痛，为末酒服。

〔果木〕青橘皮泻肝胆积气必用之药。栀子　卢会

桂枝

【痰气】

〔草部〕芫花心下痞满，痛引两胁，干呕汗出，同甘遂、大戟为散，枣汤服。大戟　甘遂痰饮胁痛。〇控涎丸。狼毒两胁气结痞满，心下停痰鸣转，同附子、旋覆花丸服。香薷心烦胁痛连胸欲死，捣汁饮。防风泻肺实烦满胁痛。半夏　天南星　桔梗　苏梗　细辛　杜若　白前　贝母

〔谷菜〕生姜并主胸胁逆气。白芥子痰在胸胁支满，每酒吞七粒。〇又同白术丸服。薏苡根胸胁卒痛，煮服即定。

〔果木〕橘皮　槟榔　枳壳心腹结气痰水，两胁胀痛。〇因惊伤肝，胁骨痛，同桂末服。枳实胸胁痰澼气痛。茯苓

〔虫介〕白僵蚕　牡蛎粉　文蛤并主胸胁逆气满痛。

〔兽石〕羚羊角胸胁痛满，烧末水服。麝香　古钱心腹烦满，胸胁痛欲死，煮汁服。

【血积】

〔草部〕大黄腹胁老血痛。凤仙花腰胁引痛不可忍，晒研，酒服三钱，活血消积。当归　芎□　姜黄　玄胡索　牡丹皮　红蓝花

〔谷菜〕神曲　红曲并主死血食积作痛。韭菜瘀血，两胁刺痛。

〔果木〕吴茱萸食积。桃仁　苏木　白棘刺腹胁刺痛，同槟榔煎酒服。巴豆积滞。五灵脂胁痛，同蒲黄煎醋服。

【虚陷】

〔草谷菜部〕黄芪　人参　苍术　柴胡　升麻并主气虚下陷，两胁支痛。黑大豆腰胁卒痛，炒焦煎酒服。茴香胁下刺痛，同枳壳末，盐、酒服。马芹子腹冷胁痛。

【外治】食盐　生姜　葱白　韭菜　艾叶并炒熨。冬灰醋炒熨。芥子　茱萸并醋研傅。大黄同石灰、桂心熬醋贴。〇同大蒜、朴消捣贴。

腰痛

有肾虚，〇湿热，〇痰气，〇瘀血，〇闪肭，〇风寒。

【虚损】

〔草部〕补骨脂骨髓伤败，腰膝冷。〇肾虚腰痛，为末酒服，或同杜仲、胡桃丸服。〇妊娠腰痛，为末，胡桃、酒下。菊花腰痛去来陶陶。艾叶带脉为病，腰溶溶如坐水中。附子补下焦之阳虚。蒺藜补肾，治腰痛及奔豚肾气，蜜丸服。萆薢腰脊痛强，男子□腰痛，久冷痹软，同杜仲末，酒服。狗脊　菝葜　牛膝　肉苁蓉　天麻　蛇床子　石斛

〔谷菜〕山药并主男子腰膝强痛，补肾益精。韭子同安息香

丸服。茴香肾虚腰痛，猪肾煨食。〇腰痛如刺，角茴末，盐汤或酒服，或加杜仲、木香，外以糯米炒熨。干姜　菥蓂子　胡麻

〔果木〕胡桃肾虚腰痛，同补骨脂丸服。栗子肾虚腰脚不遂，风干日食。山楂老人腰痛，同鹿茸丸服。阿月浑子　莲实　芡实　沉香　乳香并补腰膝命门。杜仲肾虚冷□痛，煎汁煮羊肾作羹食。〇浸酒服，〇为末酒服。〇青娥丸。枸杞根同杜仲、萆薢，浸酒服。五加皮贼风伤人，软脚□腰，去多年瘀血。柏实腰中重痛，肾中寒，膀胱冷脓宿水。山茱萸　桂

〔介兽〕龟甲并主腰肾冷痛。鳖甲卒腰痛，不可俯仰，炙研酒服。猪肾腰虚痛，包杜仲末煨食。羊肾为末酒服。〇老人肾硬，同杜仲炙食。羊头、蹄、脊骨和蒜、薤煮食。〇同肉苁蓉、草果煮食。鹿茸同菟丝子、茴香丸服。〇同山药煮酒饮。鹿角炒研酒服，或浸酒。麋角及茸酒服。虎胫骨酥炙，浸酒饮。

【湿热】

〔草部〕知母腰痛，泻肾火。葳蕤湿毒腰痛。威灵仙宿脓恶水，腰膝冷疼，酒服一钱取利。或丸服。青木香气滞腰痛，同乳香酒服。地肤子积年腰痛时发，为末酒服，日五六次。虾蟆草湿气腰痛，同葱、枣煮酒常服。牵牛子除湿热气滞，腰痛下冷脓，半生半炒，同硫黄末、白面作丸，煮食。木鳖子　蕙

草

〔果木〕桃花湿气腰痛，酒服一钱，一宿即消。或酿酒服。槟榔腰重作痛，为末酒服。甜瓜子腰腿痛，酒浸末服。皂荚子腰脚风痛，酥炒丸服。郁李仁宣腰胯冷脓。茯苓利腰脐间血。海桐皮风毒腰膝痛。桑寄生

〔介兽〕淡菜腰痛胁急。海蛤　牛黄妊娠腰痛，烧末酒服。

【风寒】羌活　麻黄太阳病腰脊痛。藁本十种恶风鬼注，流入腰痛。

【血滞】

〔草谷〕玄胡索止暴腰痛，活血利气，同当归、桂心末，酒服。蘘荷根妇人腰痛，捣汁服。甘草　细辛　当归　白芷　芍药　牡丹　泽兰　鹿藿并主女人血沥腰痛。术利腰脐间血，补腰膝。庵□子闪挫痛，擂酒服。甘遂闪挫痛，入猪肾煨食。续断折跌，恶血腰痛。神曲闪挫，煅红淬酒服。莳萝闪挫，酒服二钱。莴苣子闪挫，同粟米、乌梅、乳、没丸服。丝瓜根闪挫，烧研酒服。〇子亦良。渣傅之。冬瓜皮折伤，烧研酒服。

〔果木〕西瓜皮闪挫，干研酒服。橙核闪挫，炒末酒服。橘核肾疰。青橘皮气滞。桃枭　干漆

〔虫介〕红娘子并行血。鳖肉妇人血瘕腰痛。鼍甲腰中

重痛。

【外治】桂反腰血痛，醋调涂。白檀香肾气腰痛，磨水涂。芥子痰注及扑损痛，同酒涂。猫屎烧末，和唾涂。天麻半夏、细辛同煮，熨之。大豆　糯米并炒熨寒湿痛。蒴藋寒湿痛，炒热眠之。黄狗皮裹腰痛。爵床　葡萄根并浴腰脊痛。

疝□

腹病曰疝，丸病曰□。〇有寒气，〇湿热，〇痰积，〇血滞，〇虚冷。〇男子奔豚，〇女子育肠，〇小儿木肾。

【寒气】

〔草部〕附子　乌头寒疝厥逆，脉弦紧，煎水入蜜服，或蜜煮为丸。〇寒疝滑泄，同玄胡索、木香煎服。草乌头寒气心疝二十年者，同茱萸丸服。胡芦巴同附子、硫黄丸服，治肾虚冷痛。得茴香、桃仁，治膀胱气。〇炒末，茴香酒下，治小肠气。〇同茴香、面丸服，治冷气疝瘕。〇同沉香、木香、茴香丸服，治阴□肿痛。马蔺子小腹疝痛冷积，为末酒服，或拌面煮食。木香小肠疝气，煮酒日饮。〇小儿阴肿，同枳壳、甘草煎服。玄胡索散气和血，通经络，止小腹痛。〇同全蝎等分，盐、酒服。艾叶一切冷气少腹痛，同香附、醋煮，丸服，有奇效。牡蒿阴肿，擂酒服。紫金藤丈夫肾气。

〔菜果〕蘹香疝气，膀胱、育肠气，煎酒、煮粥皆良。〇同杏

仁、葱白为末，酒服。〇又同蚕沙丸服。〇同荔枝末服。〇同川椒末服。〇炒熨脐下。**薤白汁　木瓜**并主奔豚。**橘核**膀胱小肠气，阴□肾冷，炒研酒服，或丸服。**荔枝核**小肠疝气，烧酒服，或加茴香、青皮。〇阴□，同硫黄丸服。**胡桃**心腹疝痛，烧研酒服。**槟榔**奔豚膀胱诸气，半生半熟，酒服。**吴茱萸**寒疝往来，煎酒服。〇四制丸服，治远近疝气，偏坠诸气。**胡椒**疝痛，散气开郁，同玄胡索末等分，茴香酒下。**蜀椒　橄榄核**阴□。同荔核、山楂核烧服。**栗根**偏气，煎酒服。**芡根**偏坠气块，切煮食。**桃仁**男子阴肿，小儿卵□，炒研酒服，仍傅之。**山楂核**

〔木石〕**楝实**癫疝肿痛，五制丸服。〇叶，主疝入囊痛，煎酒饮。**苏方木**偏坠肿痛，煮酒服。**楮叶**疝气入囊，为末酒服。〇木肾，同雄黄丸服。**阿魏**癫疝痛，败精恶血，结在阴囊，同硇砂诸药丸服。**牡荆子**小肠疝气，炒擂酒服。**杉子**疝痛，一岁一粒，烧研酒服。**鼠李子**疝瘕积冷，九蒸酒渍服。**铁秤锤**疝肿，烧淬酒服。**古镜**小儿疝硬，煮汁服。**硇砂**疝气卵肿，同乳香、黄蜡丸服。

〔虫鳞〕**蘹香虫**疝气。**蜘蛛**大人小儿□。〇狐疝偏有大小，炒焦同桂末服。**蜥蜴**小儿阴□，烧灰酒服。**杜父鱼**小儿差颓，核有小大，以鱼咬之，七下即消。**淡菜**腰痛疝瘕。

〔禽兽〕**乌鸡**寒疝绞痛，同生地黄蒸取汁服，当下出寒癖。**鸡子黄**小肠疝气，温水搅服。**雄鸡翅**阴肿如斗，随左右烧灰饮

服。雀肾冷偏坠疝气，同茴香、缩砂、椒、桂煨食，酒下。〇小肠疝，同金丝矾研酒服。雀卵　雀屎并疝瘕。乌鸦偏坠疝气，煅研，同胡桃、苍耳子末，酒服。狐阴茎　狸阴茎男子卵□，烧灰水服。）

【湿热】

〔草部〕黄芩小腹绞痛，小便如淋，同木通、甘草煎服。柴胡平肝、胆、三焦火，疝气寒热。龙胆厥阴病，脐下至足肿痛。丹参通心包络。沙参　玄参并主卒得疝气，小腹阴中相引痛欲死，各酒服二钱。地肤子膀胱疝瘕。〇疝危急者，炒研酒服。〇狐疝阴卵□疾，同白术、桂心末服。马鞭草妇人疝气，酒煎热服，仍浴身取汗。羌活男子奔豚，女子疝瘕。海藻疝气下坠，卵肿。藁本　蛇床子　白鲜皮并主妇人疝瘕。泽泻　屋游

〔谷菜〕赤小豆并小肠、膀胱奔豚气。莴苣子阴□肿痛，为末煎服。丝瓜小肠气痛连心，烧研酒服。

〔果木〕梨叶小儿疝痛，煎服。栀子湿热因寒气郁抑，劫药，以栀子降湿热，乌头去寒郁，引入下焦，不留胃中，有效。杏仁　甘李根皮　桐木皮　诃黎勒

〔水石〕甘烂水并主奔豚气。代赭石小肠疝气，火煅醋淬末服。禹余粮育肠气痛，为末饮服。甘锅偏坠疝，热酒服。

【痰积】

〔草木〕牵牛肾气作痛，同川椒、茴香，入猪肾煨食，取下恶物。射干利积痰瘀血疝毒。〇阴疝肿刺，捣汁服，取利，亦丸服。大黄小腹痛，老血留结。甘遂疝瘕。〇偏气，同茴香末酒服。狼毒阴疝欲死，同防风、附子丸服。荆芥破结聚气，下瘀血。〇阴□肿痛，焙末酒服。蒲黄同五灵脂，治诸疝痛。三棱破积。蓬莪莪蓬破痃癖，妇人血气，丈夫奔豚。〇一切气痛、疝痛，煨研，葱、酒服。香附子治食积痰气疝痛，同海石末，姜汁服。商陆　天南星　贝母　芫花　防葵　巴豆　干漆　五加皮　鼠李　山楂核同。枳实末服。青橘皮并主疝瘕积气。胡卢巴小肠疝，同茴香、荞面丸服，取下白脓，去根。

〔虫兽〕斑蝥小肠气，枣包煨食。芫青　地胆　桑螵蛸　雀粪　五灵脂并主疝瘕。猬皮疝积，烧灰酒服。

【挟虚】甘草缓火止痛。苍术疝多湿热，有挟虚者，先疏涤，而后用参、术，佐以疏导。〇虚损偏坠，四制苍术丸。赤箭　当归　芎□　芍药并主疝瘕，搜肝止痛。山茱萸　巴戟　远志　牡丹皮并主奔豚冷气。熟地黄脐下急痛。猪脬疝气坠痛，入诸药煮食。

【阴□】〔外治〕地肤子　野苏　槐白皮并煎汤洗。马鞭草　大黄和醋。白垩土并涂傅。蒺藜粉摩。苋

根涂阴下冷痛，入腹杀人。热灰上症，醋调涂。釜月下土同上。白头翁捣涂，一夜成疮，二十日愈。木芙蓉同黄檗末，以木鳖子磨醋和涂。雄鸡翅灰同蛇床子末傅。石灰同栀子、五倍子末，醋和傅。牡蛎粉水□，同干姜末傅。铁精粉　蓬砂水研。地龙粪　马齿苋并涂小儿阴肿。茱萸冷气，内外肾钓痛，同盐研罨。蜀椒阴冷渐入囊，欲死，作袋包。

《本草纲目》第三卷终

第四卷　主治

目录

百病主治药下

痛风

头痛

眩运

眼目

耳面鼻唇口

舌

咽喉

音声

牙齿

须发

胡臭

丹毒

风瘙疹痱

疬疡癜风

瘿瘤疣痣

瘰疬

九漏

痈疽

诸疮上

诸疮下

外伤诸疮漆疮、冻疮、皴裂、灸疮、汤火疮。

金镞竹木伤

跌仆折伤肠出、杖疮。

五绝缢死、溺死、压死、冻死、惊死。

诸虫伤蛇虺、蜈蚣、蜂虿、蜘蛛、蠼螋、蚕蛾、蚯蚓蜗牛、射工沙虱、蛭蝼蚁蝇、蚰蜒、辟除诸虫。

诸兽伤虎狼、能罴猪猫、犬猘、驴马、鼠咬、人咬。

诸毒金石、草木、果菜、虫鱼、禽兽。

蛊毒

诸物哽咽

妇人经水

带下

崩中漏下月水不止、五十行经。

胎前子烦、胎啼。

产难死胎、生胎。

产后下乳、回乳、断产。

阴病阴寒、阴吹、阴肿痛、阴痒阴蚀、阴脱、产门不合、产门生合、脬损。

小儿初生诸病沐浴、解毒、便闭、无皮、不啼、不乳、吐乳、目闭、血眼、肾缩、解颅、囟陷、囟肿、项软、龟背、语迟、行迟、流涎、夜啼、脐肿、脐风。

惊痫

诸疳

痘疮

小儿惊痫

百病主治药下

痛风

属风、寒、湿、热、挟痰及血虚、污血。

【风寒风湿】

〔草木〕麻黄风寒风湿，风热痹痛，发汗。羌活风湿相搏，一身尽痛，非此不除。〇同松节，煮酒，日饮。防风主周身骨节尽

痛，乃治风去湿仙药。苍术散风除湿，燥痰解郁，发汗，通治上、中、下湿气。〇湿气身痛，熬汁作膏，点服。桔梗寒热风痹，滞气作痛，在上者，宜加之。茜根治骨节痛，燥湿行血。紫葳除风热、血滞作痛。苍耳子风湿周痹，四肢拘痛，为末煎服。牵牛子除气分湿热，气壅腰脚痛。羊踯躅风湿痹痛走注，同糯米、黑豆，酒、水煎服，取吐利。〇风痰注痛，同生南星捣饼，蒸四五次收之，临时焙丸，温酒下三丸，静卧避风。芫花风湿痰注作痛。草乌头风湿痰涎，历节走痛不仁，入豆腐中煮过，晒研，每服五分，仍外傅痛处。乌头　附子并燥湿痰，为引经药。百灵藤酒。石南藤酒。青藤酒。并主风湿骨痛顽痹。薏苡仁久风湿痹，筋急不可屈伸。〇风湿身痛，日晡甚者，同麻黄、杏仁、甘草煎服。豆豉　松节去筋骨痛，能燥血中之湿。〇历节风痛，四肢如脱，浸酒日服。桂枝引诸药横行手臂。同椒、姜浸酒，絮熨阴痹。海桐皮腰膝注痛，血脉顽痹，同诸药浸酒服。五加皮风湿骨节挛痛，浸酒服。枸杞根及苗去皮肤骨节间风。〇子，补肾。

〔虫兽〕蚕沙浸酒。蝎梢肝风。蚯蚓脚风宜用。穿山甲风痹疼痛，引经通窍。守宫通经络，入血分。〇历节风痛，同地龙、草乌头诸药丸服。白花蛇骨节风痛。乌蛇同上。水龟风湿拘挛，筋骨疼痛，同天花粉、枸杞子、雄黄、麝香、槐花煎服。〇版，亦入阴虚骨痛方。五灵脂散血活血，止诸痛，引经有效。虎骨筋骨毒风，走注疼痛，胫骨尤良。〇白虎风痛膝肿，同通草煮服，取汗。〇同没药末服。〇风湿痛，同附子末服。〇头骨，浸酒

饮。

【风痰湿热】

〔草部〕半夏　天南星并治风痰、湿痰、热痰凝滞，历节走注。〇右臂湿痰作痛，南星、苍术煎服。大戟　甘遂并治湿气化为痰饮，流注胸膈经络，发为上下走注，疼痛麻痹。能泄脏腑经隧之湿。大黄泄脾胃血分之湿热。〇酥炒煎服，治腰脚风痛，取下冷脓恶物，即止。威灵仙治风湿痰饮，为痛风要药，上下皆宜。〇腰膝积年冷病诸痛，为末酒下，或丸服，以微利为效。黄芩三焦湿热风热，历节肿痛。秦艽除阳明风湿、湿热，养血荣筋。龙胆草　木通煎服。防己　木鳖子并主湿热肿痛，在下加之。姜黄治风痹臂痛，能入手臂，破血中之滞气。红蓝花活血滞，止痛，瘦人宜之。

〔菜果〕白芥子暴风毒肿，痰饮流入四肢、经络，作痛。桃仁血滞风痹挛痛。橘皮下滞气，化湿痰。〇风痰麻木，或手木，或十指麻木，皆是湿痰死血。以一斤去白，逆流水五碗，煮烂去滓至一碗，顿服取吐，乃吐痰之圣药也。槟榔一切风气，能下行。

〔木石〕枳壳风痒麻痹，散痰疏滞。黄檗除下焦湿热痛肿，下身甚者加之。茯苓渗湿热。竹沥化热痰。苏方木活血止痛。滑石渗湿热。

〔兽禽〕羚羊角入肝平风，舒筋，止热毒风，历节掣痛效。羊胫骨除湿热，止腰脚筋骨痛，浸酒服。

【补虚】

〔草部〕当归　芎□　芍药　地黄　丹参并养新血，破宿血，止痛。牛膝补肝肾，逐恶血，治风寒湿痹，膝痛不可屈伸，能引诸药下行，痛在下者加之。石斛脚膝冷痛痹弱，酒浸酥蒸，服满一镒，永不骨痛。天麻诸风湿痹不仁，补肝虚，利腰膝。〇腰脚痛，同半夏、细辛袋盛，蒸热互熨，汗出则愈。萆薢　狗脊寒湿膝痛腰背强，补肝肾。土茯苓治疮毒筋骨痛，去风湿，利关节。锁阳润燥养筋。

〔谷木〕罂粟壳收敛固气，能入肾，治骨痛尤宜。松脂历节风酸痛，炼净，和酥煎服。乳香补肾活血，定诸经之痛。没药逐经络滞血，定痛。〇历节诸风痛不止，同虎胫骨末，酒服。

【外治】白花菜傅风湿痛。芥子走注风毒痛，同醋涂。蓖麻油入膏，拔风邪出外。鹅鹕油入膏，引药气入内。羊脂入膏，引药气入内，拔邪出外。野驼脂摩风痛。牛皮胶同姜汁化，贴骨节痛。驴骨浴历节风。蚕沙蒸熨。

头痛

有外感，〇气虚，〇血虚，〇风热，〇湿热，〇寒湿，〇痰厥，〇肾厥，〇真痛，〇偏痛。〇右属风虚，〇左属痰热。

【引经】太阳麻黄、藁本、羌活、蔓荆。阳明白芷、葛根、升麻、石膏。少阳柴胡、芎□。太阴苍术、半夏。少阴细

辛。厥阴吴茱萸、芎□。

【湿热痰湿】

〔草部〕黄芩一味，酒浸晒研，茶服，治风湿、湿热、相火，偏、正诸般头痛。荆芥散风热，清头目。〇作枕，去头项风。〇同石膏末服，去风热头痛。薄荷除风热，清头目，蜜丸服。菊花头目风热肿痛，同石膏、芎□末服。蔓荆实头痛，脑鸣，目泪。〇太阳头痛，为末浸酒服。水苏风热痛，同皂荚、芫花丸服。半夏痰厥头痛，非此不除，同苍术用。栝楼热病头痛，洗瓤温服。香附子气郁头痛，同川芎末，常服。〇偏头风，同乌头、甘草，丸服。大黄热厥头痛，酒炒三次，为末茶服。钓藤平肝风心热。茺蔚子血逆，大热头痛。木通　青黛　大青　白鲜皮　茵陈　白蒿　泽兰　沙参　丹参　知母　吴蓝　景天并主天行头痛。前胡　旋覆花

〔菜果〕竹笋并主痰热头痛。东风菜　鹿藿　苦茗并治风热头痛。〇清上止痛，同葱白煎服。〇用巴豆烟熏过服，止气虚头痛。杨梅头痛，为末茶服。橘皮

〔木石〕枳壳并主痰气头痛。榉皮时行头痛，热结在肠。枸杞寒热头痛。竹茹饮酒人头痛，煎服。竹叶　竹沥　荆沥并痰热头痛。黄檗　栀子　茯苓　白垩土并湿热头痛。〇合王瓜为末服，止疼。石膏阳明头痛如裂，壮热如火。〇风热，同竹叶煎。〇风寒，同葱、茶煎。〇风痰，同川芎、甘草煎。

铁粉头痛鼻塞，同龙脑，水服。光明盐

〔兽人〕犀角伤寒头痛寒热，诸毒气痛。童尿寒热头痛至极者，一盏，入葱、豉煎服，陶隐居盛称之。

【风寒湿厥】

〔草谷菜果〕芎□风入脑户头痛，行气开郁，必用之药。〇风热及气虚，为末茶服。〇偏头风，浸酒服。〇卒厥，同乌药末服。防风头面风去来。〇偏正头风，同白芷，蜜丸服。天南星风痰头痛，同荆芥丸服。〇痰气，同茴香丸服。〇妇人头风，为末酒服。乌头　附子浸酒服，煮豆食，治头风。〇同白芷末服，治风毒痛。〇同川芎或同高良姜服，治风寒痛。〇同葱汁丸，或同钟乳、全蝎丸，治气虚痛。〇同全蝎、韭根丸，肾厥痛。〇同釜墨，止痰厥痛。天雄头面风去来痛。草乌头偏正头风，同苍术，葱汁丸服。白附子偏正头风，同牙皂末服。〇痰厥痛，同半夏、南星丸服。地肤子雷头风肿，同生姜擂酒服，取汗。杜衡风寒头痛初起，末服，发汗。蒴藋煎酒取汗。蓖麻子同川芎烧服，取汗。萆薢同虎骨、旋覆花末服，取汗。南藤酿酒服，并治头风。通草烧研酒服，治洗头风。菖蒲头风泪下。杜若风入脑户，痛肿涕泪。胡芦巴气攻痛，同三棱、干姜末，酒服。牛膝脑中痛。当归煮酒。地黄　芍药并血虚痛。葳蕤　天麻　人参　黄芪并气虚痛。苍耳　大豆黄卷并头风痹。胡麻头面游风。百合头风目眩。胡荽　葱白　生姜并风寒头

痛。杏仁时行头痛，解肌。〇风虚痛欲破，研汁入粥食，得大汗即解。茱萸厥阴头痛呕涎，同姜、枣、人参煎服。蜀椒　枳椇

〔木石虫兽〕柏实并主头风。桂枝伤风头痛自汗。乌药气厥头痛及产后头痛，同川芎末，茶服。皂荚时气头痛，烧研，同姜、蜜，水服，取汗。山茱萸脑骨痛。辛夷　伏牛花　空青　曾青并风眩头痛。石硫黄肾厥头痛、头风，同消石丸服。〇同胡粉丸服。〇同食盐丸服。〇同乌药丸服。蜂子　全蝎　白僵蚕葱汤服，或入高良姜，或以蒜制为末服，治痰厥、肾厥痛。白花蛇脑风头痛，及偏头风，同南星、荆芥诸药末服。鱼鳔八般头风，同芎芷末，衡酒热饮醉，醒则愈。羊肉头脑大风，汗出虚劳。羊屎雷头风，焙研，酒服。

【吐痰】见风及痰饮。

【外治】谷精草为末□鼻，调糊贴脑，烧烟熏鼻。玄胡索同牙皂、青黛为丸。瓜蒂　藜芦　细辛　苍耳子　大黄　远志　荜茇　高凉姜　牵牛同砂仁、杨梅末。芸薹子　皂荚　白棘针同丁香、麝香。雄黄同细辛。玄精石　消石　人中白同地龙末，羊胆为丸。旱莲汁　萝卜汁　大蒜汁　苦瓠汁并□鼻。艾叶揉丸嗅之，取出黄水。蓖麻仁同枣肉纸卷，插入鼻内。半夏烟　木槿子烟　龙脑烟并熏鼻。灯火淬之。荞麦面作大饼，更

互合头，出汗。〇或作小饼，贴四眼角，灸之。黄蜡和盐作兜鍪，合之即止。麝香同皂荚末，安顶上，炒盐熨之。茱萸叶蒸热枕之，治大寒犯脑痛，亦浴头。桐木皮　冬青叶　石南叶　牡荆根　槠子皮　莽草　葶苈　豉汁　驴头汁并治头风。全蝎同地龙、土狗、五倍子末。柚叶同葱白。山豆根　南星同川乌。乌头　草乌头同栀子、葱汁。乳香同蓖麻仁。决明子并贴太阳穴。露水八月朔旦取，磨墨点太阳，止头疼。桂木阴雨即发痛，酒调，涂顶额。井底泥同硝、黄傅。朴消热痛，涂顶上。诃子同芒硝，醋摩之。牛蒡根同酒煎膏摩之。绿豆作枕去头风。〇决明、菊花皆良。麦面头皮虚肿，薄如裹水，口嚼傅之，良。栀子蜜和傅舌上，追涎去风甚妙。

眩运

眩是目黑，运是头旋，皆是气虚挟痰、挟火、挟风，或挟血虚，或兼外感四气。

【风虚】

〔草菜〕天麻目黑头旋，风虚内作，非此不能除，为治风神药，名定风草。〇首风旋运，消痰定风，同川芎，蜜丸服。术头忽眩运，瘦削食土，同曲丸服。荆芥头旋目眩。〇产后血运欲死，童尿调服。白芷头风、血风眩运，蜜丸服。苍耳子诸风头运，蜜丸服。〇女人血风头旋，闷绝不省，为末酒服，能通顶门。菊苗男

女头风眩运，发落有痰，发则昏倒，四月收，阴干为末，每酒服二钱。秋月收花浸酒，或酿酒服。蒴藋根头风旋运，同独活、石膏煎酒服。〇产后血运，煎服。贝母洗洗恶风寒，目眩项直。杜若风入脑户，眩倒，目□□。钓藤平肝风心火，头旋目眩。排风子目赤头旋，同甘草、菊花末。当归失血眩运，芎□煎服。芎□首风旋运。红药子产后血运。附子　乌头　薄荷　细辛　木香　紫苏　水苏　白蒿　飞廉　卷柏　蘼芜　羌活　藁本　地黄　人参　黄芪　升麻　柴胡　山药并治风虚眩运。生姜

〔木虫鳞兽〕松花头旋脑肿，浸酒饮。槐实风眩欲倒，吐涎如醉，漾漾如舟车上。辛夷眩冒，身兀兀如在车船上。蔓荆实脑鸣昏闷。伏牛花　丁香　茯神　茯苓　山茱萸　地骨皮　全蝎　白花蛇　乌蛇并头风眩运。鹿茸眩运，或见一为二。半两煎酒，入麝服。驴头中风头眩，身颤，心肺浮热，同豉煮食。兔头骨及肝　羚羊角　羊头蹄及头骨　羊肉　牛胃　猪脑　猪血　熊脑并主风眩瘦弱。

【痰热】

〔草菜〕天南星风痰眩运吐逆，同半夏、天麻、白面煮丸。半夏痰厥昏运，同甘草、防风煎服。〇风痰眩运，研末水沉粉，入朱砂丸服。〇金花丸：同南星、寒水石、天麻、雄黄、白面，煮丸

服。白附子风痰，同石膏、朱砂、龙脑丸服。大黄湿热眩运，炒末茶服。旋覆花　天花粉　前胡　桔梗　黄芩　黄连　泽泻　白芥子热痰烦运，同黑芥子、大戟、甘遂、芒硝、朱砂丸服。

〔果木〕橘皮　荆沥　竹沥头风旋运目眩，心头漾漾欲吐。枳壳　黄檗　栀子

〔金石〕石胆女人头运，天地转动，名曰心眩，非血风也。以胡饼剂和，切小块焙干，每服一块，竹茹汤下。云母中风寒热，如在舟船上。〇同恒山服，吐痰饮。石膏风热。铅、汞结砂。硫黄　消石并除上盛下虚，痰涎眩运。朱砂　雄黄

〔虫禽〕白僵蚕并风痰。鹘嘲头风目眩，炙食一枚。鹰头头目虚运，同川芎末服。鸱头头风旋运。〇同□茹、白术丸服。

【外治】甘蕉油吐痰。瓜蒂吐痰。〇痰门吐法可用。茶子头中鸣响，为末□鼻。

眼目

有赤目传变，〇内障昏盲，〇外障翳膜，〇物伤眯目。

【赤肿】

〔草部〕黄连消目赤肿，泻肝胆心火，不可久服。〇赤目痛痒，出泪羞明，浸鸡子白点。〇蒸人乳点。〇同冬青煎点。〇同干姜、杏仁煎点。〇水调贴足心。〇烂弦风赤，同人乳、槐花、轻粉蒸

熨。风热盲翳，同羊肝丸服。胡黄连浸人乳，点赤目。〇小儿，涂足心。黄芩消肿赤瘀血。芍药目赤涩痛，补肝明目。桔梗赤目肿痛。〇肝风盛，黑睛痛，同牵牛丸服。白牵牛风热赤目，同葱白，煮丸。龙胆赤肿瘀肉高起，痛不可忍，除肝胆邪热，去目中黄，佐柴胡，为眼疾必用之药。〇暑月目涩，同黄连汁点。〇漏脓，同当归末服。葳蕤目痛眦烂泪出。〇赤目涩痛，同芍药、当归、黄连煎洗。白芷赤目弩肉，头风侵目痒泪。〇一切目疾，同雄黄丸服。薄荷去风热。〇烂弦，以姜汁浸研，泡汤洗。荆芥头目一切风热疾，为末酒服。蓝叶赤目热痛，同车前、淡竹叶煎洗。山茵陈赤肿，同车前子末服。王瓜子赤目痛涩，同槐花、芍药丸服。香附子肝虚睛痛羞明，同夏枯草末、沙糖水服。〇头风睛痛，同川芎末，茶服。防己目睛暴痛，酒洗三次，末服。夏枯草补养厥阴血脉，故治目痛如神。菖蒲诸般赤目，捣汁熬膏点之。〇同盐，傅挑针。地黄血热，睡起目赤，煮粥食。〇暴赤痛，小儿蓐内目赤，并贴之。地肤子风热赤目，同地黄作饼，晒研服。苦参　细辛并明目，益肝胆，止风眼下泪。黄芪　连翘又洗烂弦。大黄并主热毒赤目。赤芍药　白及　防风　羌活　白鲜皮　柴胡　泽兰　麻黄并主风热，赤目肿痛。野狐浆草汁　积雪草汁　瞿麦汁　车前草汁并点赤目。〇叶亦贴之。千里及汁点烂弦风眼。覆盆草汁滴风烂眼，去虫。五味子同蔓荆子煎，洗烂弦。艾叶同黄连

煎水，洗赤目。附子暴赤肿痛，纳粟许入目。高良姜吹鼻退赤。狗尾草戛赤目，去恶血。石斛同川芎□鼻，起倒睫。木鳖子塞鼻，起倒睫。

〔谷菜〕粟泔淀同地黄，贴熨赤目。豆腐热贴。黑豆袋盛泡热，互熨数十次。烧酒洗火眼。生姜目暴赤肿，取汁点之。干姜目睛久赤，及冷泪作痒，泡汤洗之。取粉点之，尤妙。〇末，贴足心。东风菜肝热目赤，作羹食。荠菜　枸杞菜

〔果部〕西瓜日干，末服。石莲子眼赤痛，同粳米作粥食。梨汁点弩肉。〇赤目，入腻粉、黄连末。甘蔗汁合黄连煎，点暴赤肿。杏仁同古钱埋之，化水，点目中赤脉。同腻粉，点小儿血眼。〇油烧烟，点胎赤眼。酸榴皮点目泪。盐麸子

〔木部〕海桐皮　山矾叶同姜浸热水。黄栌并洗风赤眼。桐油烙风眼。秦皮洗赤目肿。〇暴肿，同黄连、苦竹叶煎服。黄檗目热赤痛，泻阴火。〇时行赤目，浸水蒸洗。〇婴儿赤目，浸人乳点。栀子目赤热痛，明目。枸杞根皮洗天行赤目。楮枝灰泡汤，洗赤目。榉皮洗飞血赤目。栾华目痛眦烂肿赤，合黄连作煎点。槐花退目赤。〇胎赤，以枝磨铜器汁涂之。冬青叶同黄连熬膏，点诸赤眼，子汁亦可。〇同朴硝点之。木芙蓉叶水和，贴太阳，止赤目痛。丁香百病在目，同黄连煎乳，点之。蕤核仁和胡粉、龙脑，点烂赤眼。郁李仁和龙脑，

点赤目。淡竹沥点赤目。荆沥点赤目。诃黎勒磨蜜，点风眼。桑叶赤目涩疼，为末，纸卷烧烟熏鼻中。白棘钩点倒睫。青布目痛碜涩，及病后目赤有翳，炙热，卧时熨之。

〔水土〕热汤沃赤目。白垩赤烂眼倒睫，同铜青泡汤洗。古砖浸厕中取出，生霜，点赤目。

〔金石〕金环　铜匙并烙风赤、风热眼。玛瑙熨赤烂。水精　玻璃熨热肿。琉璃水浸，熨目赤。盐药点风赤烂眼。炉甘石火煅，童尿淬研，点风湿烂眼。〇同朴硝泡，洗风眼。芒硝洗风赤眼。白矾同铜青洗风赤眼。〇甘草水调，贴目胞，去赤肿。青矾洗赤烂眼及倒睫，及暴赤眼。石胆洗风赤眼，止疼。绿盐同蜜，点胎赤眼。光明盐　牙消　消石点赤目疼。卤碱同青梅、古钱浸汤，点风热赤目。〇纸包风处，日取点一切目疾。〇同石灰、醋，傅倒睫。古钱磨姜汁，点赤目肿痛。磨蜜，艾烟熏过，点赤目生疮。铜青和水涂碗中，艾烟熏干，贴烂眼泪出。无名异点灯，熏倒睫毛。石燕磨水，点倒睫。铅丹同乌贼骨末，蜜调，点赤目。〇贴太阳，止肿痛。土朱同石灰，贴赤目肿闭。玄精石目生赤脉，同甘草末服。〇目赤涩痛，同黄檗点之。井泉石风毒赤目，同谷精草、井中苔、豆豉末服。〇眼睑赤肿，同大黄、栀子服。石膏

〔虫部〕五倍子主风赤烂眼，研傅之。或烧过，入黄丹。〇

同白善土、铜青泡洗。〇蔓荆子同煎洗。〇其中虫，同炉甘石点之。泥中蛆洗晒研，贴赤目。蝇倒睫，□鼻。人虱倒睫拔毛。〇取血点之。

〔介鳞〕穿山甲倒睫，羊肾脂炙□鼻。〇火眼，烧烟熏之。守宫粪涂赤烂眼。田蠃入盐化汁，点肝热目赤。〇入黄连、真珠，止目痛。〇入铜绿，点烂眼。海蠃同。蚌赤目、目暗，入黄连，取汁点。海螵蛸同铜绿泡汤，洗妇人血风眼。鲤鱼胆　青鱼胆

〔禽兽〕乌鸡胆　鸭胆　鸡子白并点赤目。鸡卵白皮风眼肿痛，同枸杞白皮□鼻。鸡冠血点目泪不止。驴乳浸黄连，点风热赤目。驴尿同盐，点弩肉。猪胆　犬胆　羊胆蜜蒸九次。熊胆并点赤目。猬胆

〔人部〕小儿脐带血并点痘风眼。人乳汁点赤目多泪。〇和雀粪，点弩肉。人尿洗赤目。耳塞点一切目疾。头垢点赤目。

【昏盲】

〔草部〕人参益气明目。〇酒毒目盲，苏木汤调末服。〇小儿惊后，瞳人不正，同阿胶煎服。黄精补肝明目，同蔓荆子九蒸九晒为末，日服之。苍术补肝明目，同熟地黄，丸服。〇同茯苓丸服。〇青盲雀目，同猪肝或羊肝，粟米汤煮食。〇目昏涩，同木贼末服。〇小儿目涩不开，同猪胆煮丸服。玄参补肾明目。〇赤脉贯瞳，猪

肝蘸末服。当归内虚目暗，同附子丸服。青蒿子目涩，为末日服，久则目明。枲耳子为末，入粥食，明目。地黄补阴，主目□□无所见。〇补肾明目，同椒红丸服。麦门冬明目轻身，同地黄、车前丸服。决明子除肝胆风热，淫肤赤白膜，青盲。〇益肾明目，每旦吞一匙，百日后夜见物光。〇补肝明目，同蔓菁，酒煮为末，日服。〇积年失明，青盲雀目，为末，米饮服。或加地肤子，丸服。地肤子补虚明目，同地黄末服。〇叶，洗雀目，去热暗涩疼。〇汁，点物伤睛陷。车前子明目，去肝中风热毒冲眼，赤痛障翳，脑痛泪出。〇风热目暗，同黄连末服。〇目昏障翳，补肝肾，同地黄、菟丝子丸服，名驻景丸。蒺藜三十年失明，为末日服。菟丝子补肝明目，浸酒丸服。营实目热暗，同枸杞子、地肤子，丸服。千里及退热明目，同甘草煮服。地衣草治雀目，末服。葳蕤眼见黑花，昏暗痛赤，每日煎服。淫羊藿病后青盲，同淡豉煎服。〇小儿雀目，同蚕蛾、甘草、射干末，入羊肝内，煮食。天麻　芎□　萆薢并补肝明目。白术目泪出。菊花风热，目疼欲脱，泪出，养目去翳，作枕明目。〇叶同。五味子补肾明目，收瞳子散。覆盆子补肝明目。茺蔚子益精明目。瞳子散大者勿用。木鳖子疳后目盲，同胡黄连丸服。龙脑薄荷暑月目昏，取汁点之。箬叶灰淋汁，洗一切目疾。柴胡目暗，同决明子末，人乳和，傅目上，久久目视五色。荠苨　地榆　蓍实　艾实　牛蒡子　蓼子　款冬花　瞿麦　通草　柴胡　细辛　鳢肠　酸浆子　萱草　槌

胡根　荭草实

〔谷菜〕赤小豆　腐婢　白扁豆并明目。大豆肝虚目暗，牛胆盛之，夜吞三七粒。苦荞皮同黑豆、绿豆皮、决明子、菊花作枕，至老目明。葱白归目益睛，除肝中邪气。葱实煮粥食，明目。蔓菁子明目益气，使人洞视，水煮三遍，去苦味，日干为末，水服。〇一用醋煮，或醋蒸三遍，末服，治青盲，十得九愈。〇或加决明子，酒煮。或加黄精，九蒸九晒。〇花，为末服，治虚劳目暗。芥子雀目，炒末，羊肝煮食。〇挼入目中，去翳。白芥子涂足心，引热归下，痘疹不入目。荠菜　菥蓂　苋实　苦苣　莴苣　翘摇　冬瓜仁　木耳

〔果部〕梅核仁　胡桃并明目。石蜜明目，去目中热膜，同巨胜子丸服。枣皮灰同桑皮灰，煎汤洗，明目。椒目眼生黑花年久者，同苍术丸服。蜀椒　秦椒

〔木部〕桂　辛夷　枳实　山茱萸并明目。沉香肾虚目黑，同蜀椒丸服。桐花眼见禽虫飞走，同酸枣、羌活、玄明粉煎服。槐子久服除热明目除泪，煮饮，或入牛胆中风干吞之，或同黄连末丸服。五加皮明目。〇浸酒，治目僻目瞖。牡荆茎青盲，同乌鸡丸服。黄檗目暗，每旦含洗，终身无目疾。松脂肝虚目泪，酿酒饮。椿荚灰逐月洗头，明目。槠子皮洗头，明目。桑叶及柴灰　柘木灰并逐月按日煎水，洗目，明目，治青盲。蔓荆子明目除昏，止睛痛。蕤核同龙脑，点一切风热昏暗

黑花。梓白皮主目中疾。石南小儿受惊，瞳人不正，视东则见西，名通睛。同瓜丁、藜芦吹鼻。秦皮　逐折　栾荆　木槿皮　桑寄生洗。苦竹叶及沥　天竹黄　卢会　密蒙花

〔金石〕银屑　银膏　赤铜屑　玉屑　铁精　铅灰揩牙洗目。炉甘石目暗昏花，同黄丹炼蜜丸。钟乳石　赤石脂　青石脂　长石　理石并明目。石膏去风热。〇雀目夜昏，同猪肝煮食。〇风寒入脑系，败血凝滞作眼寒，同川芎、甘草末服。丹砂目昏内障，神水散大，同慈石、神曲丸服。芒消逐月按日洗眼，明目。黄土目卒无所见，浸水洗之。食盐洗目，明目止泪。戎盐　慈石　石青　白青　石硫青

〔水部〕腊雪　明水　甘露　菖蒲及柏叶上露

〔虫介鳞部〕萤火并明目。蜂蜜目肤赤胀。〇肝虚雀目，同蛤粉、猪肝煮食。蚌粉雀目夜盲，同猪肝、米泔煮食，与夜明砂同功。蛤粉雀目，炒研，油蜡和丸，同猪肝煮食。玳瑁迎风目泪，肝肾虚热也，同羚羊角、石燕子末服。真珠合鲤鱼胆、白蜜，点肝虚雀目。鲫鱼热病目雀，作臛食。〇弩肉，贴之。鲤鱼脑和胆，点青盲。青鱼睛汁

〔禽兽〕乌目汁并注目，能夜见物。鸜鹆睛汁　鹰睛汁并主目，能见碧霄之物。鹤脑和天雄、葱实服，能夜书字。雀

头血点雀目。伏翼主目痒疼，夜视有精光。〇血及胆滴目中，夜见物。雄鸡胆目为物伤，同羊胆、鲤鱼胆点。乌鸡肝风热目暗，作羹食。鸠补肾，益气，明目。猪肝补肾明目。〇雀目，同海螵蛸、黄蜡煮食。〇同石决明、苍术末，煮食。青羊肝补肝风虚热，目暗赤痛，及热病后失明，作生食，并水浸贴之。〇青盲，同黄连、地黄丸服。〇小儿雀目，同白牵牛末，煮食。又同谷精草，煮食。〇赤目失明，同决明子、蓼子末服。〇风热昏暗生翳，生捣末，黄连丸服。〇不能远视，同葱子末，煮粥食。〇目病□□，煮热熏之。牛肝补肝明目。兔肝风热上攻，目暗不见物，煮粥食。犬胆肝虚目暗，同萤火末点。〇目中脓水，上伏日酒服。牛胆明目，酿槐子吞。〇酿黑豆吞。〇和柏叶、夜明砂，丸服。鼠胆点青盲雀目。〇目，和鱼膏点，明目。〇屎，明目。白犬乳点十年青盲。醍醐傅脑，明目。牛涎点损目、破目。鹿茸补虚明目。羖羊角并明目。羚羊角并明目。

〔人部〕天灵盖治青盲。

【翳膜】

〔草部〕白菊花病后生翳，同蝉花末服。〇瘴痘生翳，同绿豆皮、谷精草末，煮干柿食。淫羊藿目昏生翳，同王瓜末服。茼实目翳瘀肉，倒睫拳毛，同猪肝丸服。谷精草去翳，同防风末服。〇痘后翳，同猪肝丸服。天花粉痘后目障，同蛇蜕、羊肝煮食。羊肝　覆盆子根粉，点痘后翳。白药子疳眼生翳，同甘草、猪肝煮食。黄芩肝热生翳，同淡豉末，猪肝煮食。水萍瘴

疮入目，以羊肝煮汁，调末服，十服见效。番木鳖瘫疮入目，同脑、麝吹耳。马勃瘫疮入目，同蛇皮、皂角子，煅研服。贝母研末点翳。〇同胡椒末，止泪。〇同真丹点弩肉，或同丁香。麻黄根内外障翳，同当归、麝香，□鼻。鳢肠同蓝叶浸油摩顶，生发去翳。牛膝叶汁，点目生珠管。青葙子肝热赤障，翳肿青盲。败酱赤目翳障弩肉。白豆蔻白睛翳膜，利肺气。木贼退翳。苍根同诸药点翳。鹅不食草□鼻塞耳贴目，为去翳神药。景天花汁　仙人草汁

〔菜谷〕苦瓠汁并点翳。〇小壶卢吸翳。荠根明目去翳，卧时纳入眦内，久久自落。〇荠实，主目痛青盲去翳，久服视物鲜明。菥蓂子目痛泪出，益精光，去弩肉，为末，卧时点之。苋实青盲目翳黑花，肝家客热。马齿苋目中息肉淫肤，青盲白翳，取子为末，蒸熨。兰香子安目中磨翳，亦煎服。黑豆皮痘后翳。绿豆皮痘后翳，同谷精、白菊花末，柿饼、粟米泔煮食，极效。

〔果木〕杏仁去油，入铜绿，点翳。〇入腻粉，点弩肉。李胶治翳，消肿定痛。蘡薁藤汁点热翳，去白障。龙脑香明目，去肤翳，内外障，日点数次，或加蓬砂，并□鼻。密蒙花青盲肤翳，赤涩眵多，目中赤脉，及疳气攻眼，润肝燥。〇同黄檗丸服，去障翳。楮实肝热生翳，研末日服。〇同荆芥丸服，治目昏。〇叶末及白皮灰，入麝，点一切翳。楸叶煨取汁熬，点小儿翳。枸杞汁点风障，赤膜昏疼。榨油点灯，明目。蕤核心腹邪热，目赤肿

疼，泪出眦烂。〇同黄连，点风眼翳膜。〇同蓬砂，或同青盐、猪胰，点膜翳。没药目翳晕疼肤赤，肝血不足。乳香　琥珀磨翳。蜃

〔水土〕井华水洗肤翳。〇浸目睛突出。白瓷器煅研。东壁土

〔金石〕锡吝脂　珊瑚　玛瑙　宝石　玻璃　菩萨石并点翳。古文钱磨汁，点盲去翳，及目卒不见。丹砂擦翳，点息肉。〇同贝母，点珠管。轻粉点翳。〇同黄丹吹鼻，去痘后翳。粉霜痘疹入目生翳，同朱砂水调，倾耳中。炉甘石明目去翳，退赤收湿，煅赤，童尿淬七次，入龙脑，点一切目疾。或黄连水煮过，亦良。〇同蓬砂、海螵蛸、朱砂，点目翳昏暗烂赤。空青浆，点青盲内障翳膜。瞳人破者，得再见物。〇一切目疾，同黄连、槐芽、片脑吹鼻。〇肤翳，同蕤仁点。〇黑翳，同矾石、贝子点。曾青一切风热目病，同白姜、蔓荆子、防风末，□鼻。〇癍疮入目，同丹砂、蛴螬点。密陀僧浮翳多泪。花乳石多年翳障，同川芎、防风诸药点之。井泉石小儿热疳，雀目青盲生翳，同石决明服。玄精石赤目失明障翳，同石决明、蕤仁、黄连、羊肝丸服。越砥磨汁点翳，去盲止痛。铅丹一切目疾，同蜜熬点。〇同乌贼骨，点赤目生翳。〇同白矾，点翳。〇同鲤鱼胆，点目生珠管。〇同轻粉吹耳，去痘疹生翳。石燕磨，点障翳，拳毛倒睫。石蟹磨，点青盲淫肤丁翳。矾石点翳膜弩肉。硇砂去膜翳弩肉，或入杏仁。蓬砂点目翳弩肉瘀突，同片脑用。绿盐点翳，去赤止痛。

芒硝点障翳，赤肿涩痛。〇或入黄丹、脑、麝。消石同黄丹、片脑点翳。浮石

〔虫鳞介部〕蚕蜕并去障翳。蝉蜕目昏障翳，煎水服。〇产后翳，为末，羊肝汤服。芫青去顽翳，同樗鸡、斑蝥、蓬砂、蕤仁点。樗鸡　蛴螬汁滴青翳白膜。蛇蜕卒生翳膜，和面炙研汤服。〇痘后翳，同天花粉、羊肝煮食。蚺蛇胆点翳。乌蛇胆风毒气眼生翳。鲤鱼胆　青鱼胆并点翳障。或加黄连、海螵蛸。〇或加鲤鱼牛羊熊胆、麝香，合决明丸服。海螵蛸点一切浮翳及热泪。伤寒热毒攻目生翳，入片脑。〇赤翳攀睛贯瞳人，加辰砂，黄蜡丸，纳之。〇小儿疳眼流脓，加牡蛎、猪肝煮食。鳗鲡血　鳝血并点痘疹入目生翳。鲛鱼皮去翳，功同木贼。鱼子入翳障弩肉药。石决明明目磨翳。〇同甘草、菊花煎服，治羞明。〇海蚌、木贼水煎服，治肝虚生翳。〇同谷精草末，猪肝蘸食，治痘后翳。真珠点目去翳。〇合左缠根，治麸豆入目。〇地榆煮过，醋浸研末，点顽翳。紫贝生研，同猪肝煮食，治痘疹生翳。白贝烧研，点目花翳痛。珂点翳，或入片脑、枯矾。螺蛳常食，去痘后翳。牡蛎

〔禽兽〕抱出鸡卵壳点翳障，及瘢疹入目。雀入内外障翳丸药。雀屎点弩肉赤脉贯瞳子者即消，又去目痛赤白膜。五灵脂治血贯瞳人。〇同海螵蛸末，猪肝蘸食，治浮翳。夜明砂目盲障翳，入猪肝煮食。胡燕屎　猪脂并点翳。猪胆皮灰点

翳，不过三五度。猪血点痘入目。猪胰同薏仁点翳。猪鼻灰目中风翳，水服。猪悬蹄炒，同蝉蜕、羚羊角末服，治斑豆生翳。〇烧灰，浸汤洗。羊胆点青盲赤障，白翳风眼，病后失明。羊睛点翳膜目赤。〇白珠磨汁点。白羊髓点赤翳。熊胆明目除翳，清心平肝。〇水化点。象胆功同熊胆。〇睛，和人乳滴之。獭胆目翳黑花，飞蝇上下，视物不明，入点药。兔屎去浮翳、痘后翳，日干，茶服一钱，或加槟榔末。羚羊角　犀角清肝明目。麝香　虎骨

〔人部〕人唾津并退翳。爪甲刮末点翳，及痘后生翳，或加朱砂。〇目生珠管，烧灰，同贝子灰、龙齿末调。胞衣烧，点赤目生翳。

【诸物眯目】地肤汁　猪脂　牛酥　鲍鱼头煮汁。鸡肝血并点诸物入目。蚕沙诸物入目，水吞十枚。甑带沙石入目，水服一钱。真珠　珊瑚　宝石　貂皮并拭尘沙入目。乌鸡胆点尘沙眯目。食盐尘物入目，洗之。羊筋　鹿筋　新桑白皮尘物入目，嚼纳粘之。兰香子尘物入目，纳入粘之。墨汁点飞丝尘物芒屑入目。蘘荷根汁　粟米嚼汁。豉浸水。大麦煮汁。并洗麦稻芒屑入目。白菘汁　蔓菁汁　马齿苋灰　藕汁　柘浆　鸡巢草灰淋汁。人爪甲并点飞丝入目。菖蒲塞鼻，去飞丝入目。瞿麦眯目生翳，其物不出，同干姜末日服。

耳

耳鸣、耳聋，有肾虚，有气虚，有郁火，有风热。〇耳痛是风热。〇聤耳是湿热。

【补虚】

〔草谷〕熟地黄　当归　肉苁蓉　菟丝子　枸杞子肾虚耳聋，诸补阳药皆可通用。黄芪　白术　人参气虚聋鸣，诸补中药皆可通用。骨碎补耳鸣，为末，猪肾煨食。百合为末，日服。社日酒

〔果木〕干柿同粳米、豆豉煮粥，日食，治聋。柘白皮酿酒，主风虚耳聋。牡荆子浸酒，治聋。茯苓卒聋，黄蜡和嚼。山茱萸　黄檗

〔石禽兽〕慈石养肾气，治聋。〇老人取汁，作猪肾羹食。鸡子作酒，止耳鸣。〇和蜡炒食，治聋。猪肾煮粥，治聋。羊肾补肾治聋。〇脊骨，同慈石、白术诸药，煎服。鹿肾　鹿茸角并补虚治聋。

【解郁】

〔草部〕柴胡去少阳郁火，耳鸣耳聋。连翘耳鸣烨烨焞焞，除少阳三焦火。香附卒聋，炒研，莱菔子汤下。牵牛痟气耳聋，入猪肾煨食。栝蒌根煮汁，酿酒服，治聋。黄芩　黄连　龙胆　卢会　抚芎　芍药　木通　半夏　石菖

蒲　薄荷　防风风热郁火耳鸣，诸流气解郁消风降火药，皆可用也。

〔金石〕生铁热甚耳聋，烧赤淬酒饮，仍以慈石塞耳。空青　白青

〔虫禽〕蠮螉并治聋。全蝎耳聋，酒服一钱，以闻水声为效。乌鸡屎卒聋，同乌豆炒，投酒取汗为愈。

【外治】

〔草木〕木香浸麻油煎，滴聋，日四五次。预知子卒聋，入石榴，酿酒滴。凌霄叶汁滴。地黄　骨碎补并煨，塞聋。菖蒲同巴豆塞。附子卒聋，醋浸插耳。〇烧灰，同石菖蒲塞耳，止鸣。草乌头塞鸣痒聋。甘遂插耳，口含甘草。蓖麻子同大枣作挺插。土瓜根塞耳，灸聋。经霜青箬叶入椒烧吹。栝蒌根猪脂煎，塞耳鸣。鸡苏生挼。巴豆蜡和。细辛　狼毒　龙脑　槐胶　松脂同巴豆。〇并塞耳聋。椒目肾虚耳鸣，如风水钟磬者，同巴豆、菖蒲、松脂塞之，一日一易，神效。胡桃煨研热塞，食顷即通。芥子人乳和。塞聋鸣。葱茎插耳鸣。〇同蜜水，滴聋鸣。杏仁蒸油滴。石榴入醋煨熟，入黑李子、仙枣子，滴卒聋。生麻油日滴，取耵聍。烧酒耳中有核，痛不可动。滴入半时，即可箝。

〔石虫〕慈石入少麝香，淘鹅油和塞。〇同穿山甲塞耳，口含生铁。消石　芫青同巴豆、蓖麻。斑蝥同巴豆。真珠并

塞。地龙水

〔鳞介〕龟尿　蟹膏　吊脂　苟印膏并滴聋。蚺蛇膏　花蛇膏　蝮蛇膏并塞聋。海螵蛸同麝香吹。穿山甲同蝎尾、麝香和蜡，塞鸣聋。鲤鱼胆、脑　鲫鱼胆、脑　乌贼鱼血

〔禽兽〕白鹅膏、膣　雁肪　乌鸡肪　鹅鹕油　□□膏　鼠胆　猬脂　驴脂　猫尿　人尿并滴聋。雀脑　兔脑　熊脑　鼠脑并塞聋。蚯蚓同青盐、鼠脂塞。蚕蜕纸卷麝香，熏聋。

【耳痛】

〔草木〕连翘　柴胡　黄芩　龙胆　鼠粘子　商陆塞。楝实　牛蒡根熬汁。蓖麻子并涂。木鳖子耳卒热肿，同小豆、大黄，油调涂。木香以葱黄染鹅脂，蘸末内入。菖蒲作末炒罨，甚效。郁金浸水滴。茱萸同大黄、乌头末，贴足心，引热下行，止耳鸣耳痛。

〔水石〕矾石化水。芒消水。磨刀水并滴。蚯蚓屎涂。炒盐枕。

〔虫兽〕蛇蜕耳忽大痛，如虫在内走，或流血水，或干痛，烧灰吹入，痛立止。桑螵蛸灰掺。鳝血滴。穿山甲同土狗吹。鸠屎末吹。麝香通窍。

【聤耳】

〔草木〕白附子同羌活、猪羊肾煨食。附子　红蓝花同矾末。青黛同香附、黄檗末。败酱　狼牙　蒲黄　桃仁炒。杏仁炒。橘皮灰入麝。青皮灰　楠材灰　槟榔　故绵灰。麻秸灰。苦瓠灰。车脂并吹耳。胡桃同狗胆研塞。柳根捣封。薄荷汁。青蒿汁。茺蔚汁。燕脂汁。虎耳草汁。麻子汁。韭汁。柑叶汁并滴耳。

〔土石〕伏龙肝　蚯蚓泥　黄矾　白矾同黄丹。雄黄同雌黄、硫黄。炉甘石同矾、麝香。浮石同没药、麝香。密陀僧　轻粉并吹耳。硫黄和蜡作挺塞。

〔虫兽〕五倍子　桑螵蛸　蝉蜕灰　蜘蛛　全蝎　龙骨　穿山甲　海螵蛸　鸠屎并同麝香吹耳。羊屎同燕脂末吹。鲤鱼肠、脑　鳗鲡鱼膏　鱼鲊　鼠肝并塞聤耳引虫。石首鱼枕　夜明砂并掺入耳。犬胆同矾塞。发灰同杏仁塞。人牙灰吹五般聤耳。

【虫物入耳】半夏同麻油。百部浸油。苍耳汁　葱汁　韭汁　桃叶汁　姜汁　酱汁　蜀椒　石胆　水银　古钱煎猪脂。人乳汁　人尿　猫尿　鸡冠血并滴耳。鳝头灰塞。石斛插耳烧熏。铁刀声并主百虫入耳。○胡麻油煎饼枕之。车脂涂。绿矾　硇砂同石

胆。龙脑并吹耳。羊乳　牛乳　牛酪　驴乳　猫尿并滴蚰蜒入耳。○鸡肝枕。猪肪枕之。并主蜈蚣、虫、蚁入耳。○穿山甲灰吹。杏仁油滴，并主蚁入耳。灯心浸油，钓小虫、蚁入耳。○鳝血同皂角子虫，滴蝇入耳。○菖蒲塞蚤、虱入耳。○稻秆灰煎汁，滴虱入耳。○皂矾蛆入耳，吹之。○田泥马蟥入耳，枕之。○生金水银入耳，枕之引出。○薄荷汁水入耳中，滴之。

面

面肿是风热。面紫赤是血热。疱是风热，即谷觜。齄是血热，即酒齄。□黯是风邪客于皮肤，痰饮渍于腑脏，即雀卵斑，女人名粉滓斑。

【风热】白芷香　白附子　薄荷叶　荆芥穗　零陵香　黄芩　藁本香　升麻　羌活　葛根　麻黄　海藻　防风　远志　白术　苍术并主阳明风热。菟丝子浸酒服。葱根主发散。牛蒡根汗出，中风面肿，或连头项，或连手足，研烂，酒煎成膏贴之，并服三匙。黑豆风湿面肿，麻黄汤中加入，取小汗。大黄头面肿大疼痛，以二两，同僵蚕一两为末，姜汁和丸弹子大，服。辛夷　黄檗　楮叶煮粥食。石膏并去风热。蟹膏涂面肿。炊帛甑气熏面浮肿，烧灰傅之即消。

【齄疱□黯】

〔内治〕蕺蕤久服，去面上黑□，好颜色。升麻　白芷　防风　葛根　黄芪　人参　苍术　藁本并达阳明阳气，去面黑。女菀治面黑，同铅丹末酒服，男女二十日，黑从大便出。冬葵子同柏仁、茯苓末服。桑耳末服。苍耳叶末服，并去面上黑斑。天门冬同蜜捣丸，日用洗面，去黑。甘松香同香附、牵牛末，日服。益母草煅研日洗。夏枯草烧灰，入红豆洗。续随子茎汁洗□黯，剥人皮。蒺藜　苦参　白及　零陵香　茅香并洗面黑，去□黯。蓖麻仁同硫黄、密陀僧、羊髓和涂，去雀斑。〇同白果、大枣、瓦松、肥皂丸洗。山柰同鹰屎、密陀僧、蓖麻仁，夜涂旦洗，去雀斑。白附子去面上诸风百病。〇疵皯，酒和贴之，自落。白牵牛酒浸为末，涂面，去风刺粉滓。栝蒌实去手面皱，悦泽人面。〇同杏仁、猪胰研涂，令人面白。羊蹄根面上紫块，同姜汁、椒末、穿山甲灰，包擦之。土瓜根面黑面疮，为末夜涂，百日，光采射人。白蔹同杏仁研涂，去粉滓酒齄。半夏面上黑气，焙研醋调涂。术渍酒，拭□疱。艾灰淋碱，点皯黧。山药　山慈姑　白及　蜀葵花及子　马蔺花杵，涂齄疱。菟丝子汁涂。旋花　水萍　卷柏　紫参　紫草　凌霄花　细辛　藿香　乌头　白头翁　白微　商陆

〔谷菜〕胡麻油并涂面□黯、齄疱、粉刺、游风，入面脂。

胡豆　毕豆　绿豆　大豆并作澡豆，去□黯。马齿苋洗面疱及瘢痕。萁苾子醋浸揩面，去粉滓，光泽。菰笋酒齄面赤。灰藿灰点面□。胡荽洗黑子。冬瓜仁、叶、瓤并去□黯，悦泽白晰。〇仁，为丸服，面白如玉。服汁，去面热。蔓菁子　落葵子

〔果木〕李花　梨花　木瓜花　杏花　樱桃花并入面脂，去黑□皱皮，好颜色。桃花去雀斑，同冬瓜仁研，蜜涂。〇粉刺如米，同丹砂末服，令面红润。〇同鸡血涂身面，光华鲜洁。白柿多食，去面□。杏仁头面诸风齄疱，同鸡子白涂。〇两颊赤痒，频揩之。李仁同鸡子白夜涂，去□好色。银杏同酒糟嚼涂，去皯黯齄疱。乌梅为末，唾调涂。樱桃枝同紫萍、牙皂、白梅，洗雀斑。栗荑涂面去皱。橙核夜涂，去粉刺面皯。柑核　蜀椒　海红豆　无患子并入面药，去皯。白杨皮同桃花、白冬瓜子服，去面黑令白。木兰皮面热赤疱□黯，酒浸百日，为末服，亦入澡药。箘桂养精神，久服面生光华，常如童子。枸杞子酒服，去皯疱。山茱萸面疱。栀子面赤齄疱，亦入涂药。柳华面热黑。桂枝和盐蜜涂。龙脑香酥和，涂酒齄赤鼻。白檀香磨汁涂。笃耨香同附子、冬瓜子、白及、石榴皮，浸酒涂。没石子磨汁。槲若洗齄疱。桐油和黄丹、雄黄，涂酒齄赤鼻。白茯苓和蜜涂。皂荚子同杏仁涂。皂荚　肥皂荚　蔓荆子　楸木皮　辛夷　樟脑并

入面脂。榆叶

〔水石〕浆水洗。冬霜服，解酒后面赤。密陀僧去瘢□，乳煎涂面，即生光。〇同白附子、白鸡屎末，人乳涂。铅粉抓伤面皮，油调涂。轻粉入面脂。〇抓伤面皮，姜汁调涂。云母粉同杏仁、牛乳蒸涂。朱砂水服二匕，色白如莹。〇入鸡子，抱雏出，取涂面，去□黯，面白如玉。白石脂同白蔹、鸡子白涂。石硫黄酒齄，同杏仁、轻粉搽。〇同槟榔、片脑擦。〇同黄丹、枯矾擦。禹余粮同半夏、鸡子涂。水银同胡粉、猪脂，涂少年面疱。杓上砂面上风粟，隐暗涩痛，挑去即愈。白盐擦赤鼻。珊瑚同马珂、鹰屎白、附子，浆水涂。石膏

〔虫介〕白僵蚕蜜和擦面，灭黑黯，好颜色，或加白牵牛。石蜜常服，面如花红。蜂子炒食，并浸酒涂面，去雀斑面疱，悦白。蜂房酒服，治齄瘤出脓血。牡蛎丸服，令面白。真珠和乳傅面，去□，润泽。蛟髓

〔禽兽〕白鹅膏并涂面悦白。鸡子白酒或醋浸，傅疵□面疱。啄木血服之，面色如朱。鸬鹚骨烧，同白芷末，涂雀斑。蜀水花和猪脂，涂鼻面酒齄□黯，入面脂。鹰屎白同胡粉涂之。白丁香蜜涂。蝙蝠脑　夜明砂　麝香并去□黯。猪胰面粗丑□黯，同杏仁、土瓜根、蔓菁子浸酒，夜涂旦洗。猪蹄煎胶，涂老人面。羊胆同牛胆、酒，涂皯疱。羊胫骨皯黯粗

陋，身皮粗厚，同鸡子白涂。羚羊胆煮沸，涂雀斑。鹿角尖磨汁，涂皯疱，神效。鹿骨磨汁涂面，光泽如玉。〇骨，酿酒饮，肥白。麋脂涂少年面疱。羊胰及乳同甘草末涂。猪鬐膏　马鬐膏　驴鬐膏　犬胰并脂　羊脂、脑　牛脂、脑及髓　熊脂　鹿脂、脑　麋髓、脑并入面脂，去□[黯]，灭痕，悦色。鼠头灰鼻面齄。

〔人部〕人精和鹰屎涂面，去黑子及瘢。人胞妇人劳损，面□皮黑，渐瘦，和五味食之。人口津不语时，涂□疱。

【瘢痕】蒺藜洗。葵子涂。马齿苋洗。大麦[麨]和酥傅。秋冬用小麦[麨]。寒食饭涂。冬青子及木皮灰入面脂。真玉摩面。马蔺根洗。禹余粮身面瘢痕，同半夏、鸡子黄涂，一月愈。白瓷器水摩。冻凌频摩。热瓦频摩。白僵蚕同白鱼、鹰屎涂。鹰屎白灭痕，和人精摩。〇同僵蚕、蜜摩。〇同白附子摩。〇同白鱼、蜜摩。蜀水花入面脂摩。鸡子黄炒黑，拭之。鸡屎白炒。羊髓　獭髓　牛髓　牛酥并灭瘢痕。鼠煎猪脂摩。猪脂三斤，饲乌鸡取屎白，入白芷、当归煎，去滓，入鹰屎白傅之。轻粉抓伤面，姜汁调涂。铅粉抓伤面，油调涂。

【面疮】

〔草部〕荠苨酒服。紫草　紫葳　艾叶煎醋搽之。〇妇人面疮，烧烟熏，定粉搽。蓖麻子肺风面疮，同大枣、瓦松、

白果、肥皂为丸，日洗。土瓜根面上□□，夜涂日洗。凌霄花两颊浸淫，连及两耳，煎汤日洗。何首乌洗。牵牛涂。甘松面上风疮，同香附、牵牛末，日洗。蛇床子同轻粉。曼陀罗花

〔谷菜果木〕胡麻嚼。白米并涂小儿面上甜疮。黄粱米小儿面疮如火，烧研，和蜜涂。丝瓜同牙皂烧，擦面疮。枇杷叶茶服，治面上风疮。桃花面上黄水疮，末服。杏仁鸡子白和涂。银杏和糟嚼涂。柳絮面上脓疮，同腻粉涂。柳叶洗面上恶疮。木槿子烧。

〔土石〕胡燕窠土入麝。〇并搽黄水肥疮。密陀僧涂面疮。黄矾妇人颊疮频发，同胡粉、水银，猪脂涂。绿矾小儿甜疮，枣包烧涂。盐汤搨面上恶疮。

〔虫鳞〕斑蝥涂面上□□。蚯蚓烧。乌蛇烧。并涂面疮。鲫鱼头烧，和酱汁，涂面上黄水疮。

〔禽兽〕鸡内金金腮疮，初生如米豆，久则穿蚀，同郁金傅。羖羊须香瓣疮，生面颐耳下，浸淫出水，同荆芥、干枣烧，入轻粉搽。熊脂　鹿角

鼻

鼻渊，流浊涕，是脑受风热。〇鼻鼽，流清涕，是脑受风寒，包热在内。脑崩臭秽，是下虚。〇鼻窒，是阳明湿热，生瘜肉。〇鼻

齆，是阳明风热及血热，或脏中有虫。〇鼻痛，是阳明热。

【渊鼽】

〔内治〕

〔草菜〕苍耳子末，日服二钱，能通顶门。〇同白芷、辛夷、薄荷为末，葱、茶服。防风同黄芩、川芎、麦门冬、人参、甘草，末服。川芎同石膏、香附、龙脑，末服。草乌头脑泄臭秽，同苍术、川芎，丸服。羌活　藁本　白芷　鸡苏　荆芥　甘草　甘松　黄芩　半夏　南星　菊花　菖蒲　苦参　蒺藜　细辛　升麻　芍药并去风热痰湿。丝瓜根脑崩腥臭，有虫也，烧研服。

〔果木〕藕节鼻渊，同芎□末服。蜀椒　辛夷辛走气，能助清阳上行通于天，治鼻病而利九窍。〇头风清涕，同枇杷花末，酒服。栀子　龙脑香　百草霜鼻出臭涕，水服三钱。

〔石虫〕石膏　全蝎　贝子鼻渊脓血，烧研酒服。烂螺壳

〔外治〕荜茇吹。白芷流涕臭水，同硫黄、黄丹吹。乌叠泥吹。石绿吹鼻鼽。皂荚汁，熬膏□之。大蒜同荜茇捣，安囟上，以熨斗熨之。艾叶同细辛、苍术、川芎末，隔帕安顶门，熨之。破瓢灰同白螺壳灰、白鸡冠灰、血竭、麝香末，酒洒艾上作饼，安顶门，熨之。车轴脂水调，安顶门熨之。附子葱涎和贴足心。〇大蒜亦可。

【窒瘜】

〔内治〕

〔草菜〕白微肺实鼻塞，不知香臭，同贝母、款冬、百部为末服。天南星风邪入脑，鼻窒结硬，流浊涕，每以二钱，同甘草、姜、枣，煎服。小蓟煎服。麻黄　白芷　羌活　防风　升麻　葛根　辛夷　川芎　菊花　地黄　白术　薄荷　荆芥　前胡　黄芩　甘草　桔梗　木通　水芹　干姜

〔果木〕干柿同粳米煮粥食。毕澄茄同薄荷、荆芥丸服。槐叶同葱、豉，煎服。山茱萸　釜墨水服。石膏

〔鳞兽〕蛇肉肺风鼻塞。羊肺鼻瘜，同白术、肉苁蓉、干姜、芎□为末，日服。人中白

〔外治〕细辛鼻齆，不闻香臭，时时吹之。瓜蒂吹之。或加白矾，或同细辛、麝香，或同狗头灰。皂荚　麻鞋灰　礜石　麝香并吹。蒺藜同黄连煎汁，灌入鼻中，嚏出瘜肉如蛹。苦瓠汁　马屎汁　地胆汁　狗胆并滴。狗头骨灰入硇，日□之，肉化为水。青蒿灰　龙脑香　硇砂并滴。桂心　丁香　蕤核　藜芦　石胡荽　薰草并塞。菖蒲同皂荚末塞。蓖麻子同枣塞，一月闻香臭。白矾猪脂同塞。〇同硇砂点之，尤妙。〇同蓖麻、盐梅、麝香塞。雄黄

一块塞，不过十日，自落。铁锈和猪脂塞，经日肉出。蠮螉狗脑　雄鸡肾并塞鼻引虫。猬皮炙研塞。醍醐小儿鼻塞，同木香、零陵香煎膏，涂顶门，并塞之。

【鼻干】黄米粉小儿鼻干无涕，脑热也，同矾末，贴囟门。

【鼻痛】石硫黄搽。石硫赤冷水调搽，一月愈。酥羊脂并涂之。

【鼻伤】猫头上毛搽破鼻，剪碎和唾傅。发灰搽落耳、鼻，乘热急蘸灰，缀定，缚住勿动。

【鼻毛】硇砂鼻中生毛，昼夜长一二尺，渐圆如绳，痛不可忍，同乳香丸服十粒，自落。

【赤齆】

〔内治〕凌霄花鼻上酒齆，同栀子末日服。〇同硫黄、胡桃、腻粉揩搽。使君子酒齆面疮，以香油浸润，卧时嚼三五个，久久自落。苍耳叶酒蒸焙研服。栀子鼻齆面疱，炒研，黄蜡丸服。〇同枇杷叶为末，酒服。橘核鼻赤酒齆，炒研三钱，同胡桃一个，擂酒服。木兰皮酒齆赤疱，醋浸晒研，日服。百草霜日服二钱。蜂房炙末，酒服。大黄　紫参　桔梗　生地黄　薄荷　防风　苦参　地骨皮　桦皮　石膏　蝉蜕　乌蛇

〔外治〕黄连鼻齆，同天仙藤灰，油调搽。马蔺子杵

傅。蜀葵花夜涂旦洗。蓖麻仁同瓦松、大枣、白果、肥皂丸洗。牵牛鸡子白调，夜涂旦洗。银杏同酒糟，嚼傅。槲若□瘤脓血，烧灰纳疮中，先以泔煮槲叶汁洗。硫黄同枯矾末，茄汁调涂。或加黄丹，或加轻粉。轻粉同硫黄、杏仁涂。槟榔同硫黄、龙脑涂，仍研蓖麻、酥油搽。大枫子同硫黄、轻粉、木鳖子涂。雄黄同硫黄、水粉，乳汁调傅，不过三五次。〇或同黄丹。鸬鹚屎鼻赤，同猪脂涂。雄雀屎同蜜涂。没石子水调。密陀僧乳调。鹿角磨汁。石胆并涂擦。

【鼻疮】黄连同大黄、麝香搽鼻中。〇末，傅鼻下赤□。玄参　大黄同杏仁。杏仁和乳汁。桃叶研。盆边零饭烧。辛夷同麝。黄檗同槟榔。卢会　紫荆花贴。密陀僧同白芷。犬骨灰　牛骨灰并主鼻中疮。海螵蛸同轻粉。马绊绳灰　牛拳灰并傅小儿鼻下赤疮。

唇

脾热则唇赤或肿，〇寒则唇青或噤，〇燥则唇干或裂，〇风则唇动或㖞，虚则唇白无色，〇湿热则唇渖湿烂，风热则唇生核。狐则唇上有疮，惑则下唇有疮。

【唇沈】

〔草菜〕葵根紧唇湿烂，乍瘥乍发，经年累月，又名唇渖。烧灰，和脂涂。赤苋　马齿苋　蓝汁并洗。马芥子傅。

缩砂烧涂。

〔果木〕甜瓜噙。西瓜皮烧噙。桃仁　青橘皮烧。橄榄烧。黄檗蔷薇根汁调。松脂化。

〔土石〕东壁土并涂。杓上砂挑去则疮愈。胡粉

〔虫鳞〕蛴螬烧。鳖甲烧。乌蛇皮烧。鳝鱼烧。五倍子同诃子。

〔禽人〕鸡屎白　白鹅脂　人屎灰　头垢　膝垢并和脂涂。

【唇裂】

〔草谷〕昨叶何草唇裂生疮，同姜、盐捣擦。黄连泻火。生地黄凉血。麦门冬清热。人参生津。当归生血。芍药润燥。麻油

〔果服〕桃仁　橄榄仁　青布灰　屠几垢

〔虫兽〕蜂蜜　猪脂　猪胰　酥

【唇肿】

〔草木〕大黄　黄连　连翘　防风　薄荷　荆芥　蓖麻仁　桑汁

〔水石〕石膏　芒消并涂。井华水下唇肿痛，或生疮，名驴觜风。以水常润之，乃可擦药。上唇肿痛生疮，名鱼口风。

〔兽部〕猪脂唇肿黑，痛痒不可忍，以瓷刀去血，以古钱磨脂涂之。

【唇核】猪屎汁温服。

【唇动】薏苡仁风湿入脾，口唇瞤动，瘴揭，同防己、赤小豆、甘草煎服。

【唇青】青葙子　决明并主唇口青。

【唇噤】

〔草谷〕天南星擦牙，煎服。葛蔓灰，点小儿口噤。艾叶傅舌。荆芥　防风　秦艽　羌活　芥子醋煎，傅舌。大豆炒搜酒擦牙。

〔木土〕苏方木　青布灰，酒服，仍烧刀上，取汁搽。白棘钩水服。竹沥　荆沥　皂荚　乳香　伏龙肝澄水服。

〔虫兽〕白僵蚕发汗。雀屎水丸服。鸡屎白酒服。白牛屎　牛涎　牛黄　猪乳　驴乳并小儿口噤。

【吻疮】

〔草菜〕蓝汁洗。葵根烧。瓦松烧。缩砂壳烧。越瓜烧。

〔果木〕槟榔烧。青皮　竹沥和黄连、黄丹、黄檗涂。白杨枝烧。鸡舌香　梓白皮

〔服器〕青布烧涂。木履尾煨，拄两吻，二七次。箸头烧。几屑烧涂。东壁土和胡粉。胡燕窠土　新瓦末　胡粉同黄连搽。蜂蜜　龟甲烧。甲煎　甲香并涂。发灰小儿燕口疮，饮服，并涂。

口舌

舌苦是胆热，甘是脾热，酸是湿热，涩是风热，辛是燥热，咸是脾湿，淡是胃虚，麻是血虚，生胎是脾热闭，出血是心火郁，肿胀是心脾火毒，〇疮裂是上焦热，木强是风痰湿热，短缩是风热。〇舌出数寸有伤寒、产后、中毒、大惊数种。〇口糜是膀胱移热于小肠，〇口臭是胃火食郁。〇喉腥，是肺火痰滞。

【舌胀】

〔草谷〕甘草木强肿胀塞口，不治杀人，浓煎噙漱。芍药同甘草煎。半夏　羊蹄　络石并漱。蓖麻油撚熏。附子尖同巴豆。黄葵花同黄丹。蒲黄同干姜。青黛同朴消、片脑。赤小豆同醋。醋和釜墨。粟米

〔木器〕桑根汁并涂之。龙脑香伤寒舌出数寸，掺之随消。冬青叶舌胀出口，浓煎浸之。巴豆伤寒后舌出不收，纸卷一枚纳鼻中，自收。黄檗浸竹沥。木兰皮汁。皂荚刺灰煎汁。并漱重舌。桂　甑带灰　箕舌灰

〔土石〕伏龙肝和醋，或加牛蒡汁。釜墨　黄丹并涂重舌。铁锁锈　铁落并为末噙服。铁秤锤舌胀，咽生瘜肉，

烧赤淬醋服。蓬砂姜片蘸，擦木舌。玄精石同牛黄、朱砂等掺。白矾同朴消掺。〇同桂安舌下。消石同竹沥含。芒消同蒲黄掺。〇中仙茅毒，舌胀出口，以硝、黄下之。〇小儿舌胀塞口，紫雪、竹沥多服之。朱砂妇人产子，舌出不收，傅之，仍惊之，则入。石胆　皂矾

〔虫鳞禽兽〕五倍子并掺之。白僵蚕或加黄连。蜂房炙。鼠妇杵。海螵蛸同鸡子黄。鲫鱼头烧。蛇蜕灰重舌重颚。并醋和掺。鸡冠血中蜈蚣毒，舌胀出口，浸之咽下。五灵脂重舌，煎醋漱。三家屠肉小儿重舌，切片磨之，即啼。鹿角炙熨，亦磨涂。羊乳　牛乳饮。发灰傅。〇玄参　连翘　黄连　薄荷　升麻　防风　桔梗　赤芍　药　大青　生地黄　黄芩　牛蒡子　牡丹皮　黄檗　木通　半夏　茯苓　芒硝　石膏

【舌胎】薄荷舌胎语涩，取汁，同姜、蜜擦。生姜诸病舌上生胎，以青布蘸井水抹后，时时以姜擦之。白矾小儿初生，白膜裹舌，刮出血，以少许傅之，否则发惊。

【舌衄】

〔草谷〕生地黄同阿胶末，米饮服。〇汁和童尿、酒服。黄药子同青黛水服。蒲黄同青黛水服，并傅之。〇同乌贼骨傅。香薷煎汁，日服三升。大、小蓟汁，和酒服。蓖麻油点灯熏鼻，自止。茜根　黄芩　大黄　升麻　玄参　麦

门冬　艾叶　飞罗面水服。豆豉水煎服。赤小豆绞汁服。

〔木石〕黄檗蜜炙，米饮服。槐花炒服并掺。龙脑引经。栀子　百草霜同蚌粉服。〇醋调涂。石膏

〔虫人〕五倍子同牡蛎、白胶香掺。紫金沙蜂房顶也。同贝母、卢会，蜜丸水服。发灰水服一钱。或加巴豆，同烧灰。

【强痹】雄黄中风舌强，同荆芥末，豆淋酒服。醋小儿舌强肿，和饴含之。乌药因气舌麻。皂荚　矾石并擦痰壅舌麻。人参主气虚舌短。黄连　石膏主心热舌短。

【舌苦】柴胡　黄芩　苦参　黄连　龙胆泻胆。麦门冬清心。枳椇解酒毒。

【舌甘】生地黄　芍药　黄连

【舌酸】黄连　龙胆泻肝。神曲　萝卜消食，嚼。

【舌辛】黄芩　栀子泻肺。芍药泻脾。麦门冬清心。

【舌淡】白术燥脾。半夏　生姜行水。茯苓渗湿。

【舌咸】知母泻肾。乌贼骨淡胃。

【舌涩】黄芩泻火。葛根生津。防风　薄荷去风

热。半夏　茯苓去痰热。

【口糜】

〔内治〕

〔草部〕桔梗同甘草煎服。麦门冬　玄参　赤芍药　连翘　秦艽　薄荷　升麻　黄连　黄芩　生地黄　知母　牡丹　木通　甘草　石斛　射干　附子口疮，久服凉药不愈，理中加附子反治之，含以官桂。

〔果木〕栗子小儿口疮，日煮食之。蜀椒口疮久患者，水洗面拌煮熟，空腹吞之，以饭压下，不过再服。龙脑经络火邪，梦遗口疮，同黄檗，蜜丸服。地骨皮口舌糜烂，同柴胡煎服。黄檗　茯苓　猪苓

〔金石〕朴硝　蓬砂　石膏　滑石　青钱口内热疮，烧淬酒饮。猪膏口疮塞咽，同黄连煎服。

〔噙漱〕细辛口舌生疮糜烂，同黄连或黄檗末掺之，名赴筵散。外以醋调贴脐。黄连煎酒呷含。〇同干姜末掺之，名水火散。升麻同黄连末噙。甘草同白矾。天门冬口疮连年，同麦门冬、玄参丸噙。蔷薇根日久延及胸中，三年已上者，浓煎含漱。夏用枝叶。大青叶浸蜜。蘘荷根汁。蛇莓汁。牛膝　忍冬并漱口疮。蒲黄　黄葵花烧。赤葵茎　缩砂壳灰　角蒿灰并涂口疮。贝母小儿口生白疮，如鹅口疮，为

末，入蜜抹之，日五六上。白及乳调。燕脂乳调。黍米嚼。赤小豆醋调。〇并涂小儿鹅口。豉口舌疮，炒焦，含一夜愈。米醋浸黄檗。萝卜汁　姜汁并漱满口烂疮。瓠烧，涂口鼻中肉烂痛。茄科烧，同盐傅口中生蕈。茄蒂灰　桃枝煎漱。杏仁少入腻粉，卧时细嚼吐涎。槟榔烧，入轻粉掺。甜瓜含。西瓜含。细茶同甘草。凫茈灰　梧桐子灰　没石子同甘草。〇并掺口疮。黄檗口舌疮，蜜浸含之。〇同青黛掺。〇同铜绿掺。〇同滑石、五倍子掺。〇同荜茇煎醋漱。乳香白口疮，同没药、雄黄、轻粉涂。〇赤口疮，同没药、铜绿、枯矾涂。楝根口中漏疮，煎服。冬青叶汁　黄竹沥　小檗汁并含漱。桂同姜汁，涂下虚口疮及鹅口。桑汁　柘浆　甑带灰并涂鹅口。甑垢口舌生疮，刮涂即愈。乌叠泥或加蓬砂。釜墨胡粉猪髓和。黄丹蜜蒸。密陀僧煅研。铁销水调。黑石脂并涂口疮。铜绿同白芷掺，以醋漱之。水银口疮，同黄连煮热含之。寒水石口疮膈热，煅，和朱砂、片脑掺之。朴硝口舌生疮，含之，亦擦小儿鹅口，或加青黛。〇或入寒水石，少入朱砂。白矾漱鹅口。〇同朱砂傅小儿鹅口。〇同黄丹掺。蓬砂同消石含。胆矾煅。蜂蜜　竹蜂蜜并涂口疮。五倍子掺之，立可饮食。〇同黄檗、滑石。〇或加密陀僧。〇或同青黛、铜绿，治大人、小儿白口疮，似木耳状，急者吹入咽喉。蚕茧包蓬砂焙研，掺。白僵蚕炒研，蜜和。晚蚕蛾　蚕纸灰　鲫鱼头

烧。并掺。蛇皮拭。鸡内金烧，傅一切口疮。白鹅屎傅鹅口。羊胫髓同胡粉涂。牛羊乳含。酥含。鹿角磨汁，涂鹅口。人中白同枯矾，涂口疮、鹅口。

〔上治〕天南星同密陀僧末，醋调贴眉心，二时洗去。巴豆油纸贴眉心。○或贴囟门，起泡，以菖蒲水洗去。

〔下治〕细辛醋调贴脐。生南星或加草乌，或加黄檗。生半夏　生附子　吴茱萸或加地龙。密陀僧　汤瓶碱并醋调贴足心。生硫黄　生矾　消石俱水入少面调，贴足心。黄连同黄芩、黄檗，水调，贴足心。白矾化汤濯足。

【口臭】

〔草菜〕大黄烧研揩牙。细辛同白豆蔻含。香薷　鸡苏　藿香　益智　缩砂　草果　山姜　高良姜　山柰　甘松　杜若　香附掺牙。黄连　白芷　薄荷　荆芥　芎□　蒲蒻　茴香　莳萝　胡荽　邪蒿　莴苣　生姜　梅脯　橄榄　橘皮　橙皮　卢橘　蜀椒　茗　沙糖　甜瓜子　木樨花　乳香　龙脑及子　无患子仁　丁香　檀香

〔水石〕井华水正旦含，吐厕中。密陀僧醋调漱。明矾

入麝香，擦牙。蓬砂　食盐　石膏　象胆

【喉腥】知母　黄芩并泻肺热，喉中腥气。桔梗　桑白皮　地骨皮　五味子　麦门冬

咽喉

咽痛是君火，有寒包热。喉痹是相火，有嗌疸，俗名走马喉痹，杀人最急，惟火及针淬效速，次则拔发咬指，吐痰□鼻。

【降火】

〔草部〕甘草缓火，去咽痛，蜜炙煎服。〇肺热，同桔梗煎。桔梗去肺热。利咽嗌、喉痹毒气，煎服。知母　黄芩并泻肺火。薄荷　荆芥　防风并散风热。玄参去无根之火。〇急喉痹，同鼠粘子末服。〇发斑咽痛，同升麻、甘草煎服。蠡实同升麻煎服。〇根、叶同。恶实除风热，利咽膈。〇喉肿，同马藺子末服。〇悬痈肿痛，同甘草煎咽，名开关散。牛蒡根捣汁服，亦煎。射干喉痹咽痛，不得消息，利肺热，捣汁服，取利。灯笼草热咳咽痛，末服，仍醋调外涂。白头翁下痢咽痛，同黄连、木香煎服。麦门冬虚热上攻咽痛，同黄连丸服。缩砂热咳咽痛，为末水服。悬钩子茎喉塞，烧研水服。蔷薇根尸咽，乃尸虫上蚀，痛痒，语声不出，同甘草、射干煎服。栝楼皮咽喉肿痛，语声不出，同僵蚕、甘草末服。乌敛莓同车前、马兰，杵汁咽。络石喉痹欲死，煎水呷之。马勃蜜水揉呷。〇马喉痹，同火硝吹

之。龙胆　大青　红花　鸭跖草　紫葳并捣汁服。榼藤子烧。鹅抱　忍冬并煎酒服。通草含咽，散诸结喉痹。灯心草烧灰，同盐吹喉痹，甚捷。〇同蓬砂，〇同箬叶灰皆可。〇同红花灰，酒服一钱，即消。葛蔓卒喉痹，烧服。木通咽痛喉痹，煎水呷。商陆熨、灸，及煎酒涂顶。白芷同雄黄水和，涂顶。都管草　百两金　钗子股　辟虺雷　蒺藜　谷精草　蛇含　番木鳖　九仙子　山豆根　朱砂根　黄药子　白药子　苦药子并可咽，及煎服，末服，涂喉外。

〔谷菜〕豆豉咽生瘜肉，刺破出血，同盐涂之，神效。白面醋和涂喉外。水苦荬磨服。糟酱茄　丝瓜汁

〔果木〕西瓜汁　橄榄　无花果　苦茗并噙咽。吴茱萸醋调涂足心。李根皮磨水涂顶，先以皂末吹鼻。黄檗酒煮含。〇喉肿，醋傅之。龙脑香同黄檗、灯心、白矾烧吹。梧桐泪磨汁扫。槐花　槐白皮　诃黎勒　盐麸子　皋芦　朴消并含咽，煎服，末服。不灰木同玄精石、真珠丸服。石蟹磨汁，及涂喉外。黑石脂口疮咽痛。食盐点喉风、喉痹、咽痛甚效。戎盐　盐蟹汁

〔兽人〕牛涎并含咽。牛齑喉痹。猪肤咽痛。沙牛角喉痹欲死，烧研酒服。牛鼻拳烧灰，缠喉风。猪胆腊月盛黄连、朴消，风干吹之。腊猪尾烧灰，水服。败笔头饮服二钱。

鼫鼠肚　人尿并含咽，或入盐。

【风痰】

〔草部〕羌活喉闭口噤，同牛蒡子煎灌。升麻风热咽痛，煎服或取吐。半夏咽痛，煎醋呷。〇喉痹不通，吹鼻。〇同巴豆、醋同熬膏化服取吐。天南星同白僵蚕末服。菖蒲汁和烧铁锤淬酒服。贝母　细辛　远志并吹之。蛇床子冬月喉痹，烧烟熏之，其痰自出。蓖麻油烧撚熏淬，其毒自破。〇仁，同朴消，研水服，取吐。麻黄尸咽痛痒，烧熏。苍耳根缠喉风，同老姜研酒服。木贼烧服一钱，血出即安。高凉姜同皂荚，吹鼻。马蔺根　艾叶　地松　马蹄香　箭头草　益母草　虾蟆衣同霜梅。萱草根　瑞香花根　紫菀根　牛膝并杵汁，入酢灌之，取吐，甚则灌鼻。藜芦　恒山　钩吻　莽草　荛花并末，吐痰。白附子同矾涂舌。草乌头同石胆吹。天雄　附子蜜炙含。□茹　云实根汁

〔谷菜〕饴糖　大豆汁并含咽。粳谷奴走马喉痹，研服立效。稻穰烧煤和醋，灌鼻追痰。麻子尸咽，烧服。青蘘飞丝入咽，嚼咽。韭根　薤根　芥子并傅喉外。葱白　独蒜并塞鼻。百合　桑耳并浸蜜含。生姜汁和蜜服，治食诸禽中毒，咽肿痹。萝卜子

〔果木〕秦椒　瓜蒂并吐风痰。桃皮　荔枝根并煮含。榧子尸咽，杀虫。杏仁炒，和桂末服。白梅同生矾含。山柑皮　桂皮　荆沥并含咽。干漆喉痹欲死，烧烟吸之。巴豆烧烟熏淬。〇纸卷塞鼻。皂荚急喉痹，生研点之，即破，外以醋调涂之。挼水灌。乌药煎醋。桐油　无患子研灌，并吐风痰。楮实水服一个。枣针烧服。枸橘叶咽喉成漏，煎服。胡颓根喉痹煎酒。紫荆皮　竹叶　百草霜并煎服。

〔土器〕梁上尘同枯矾、盐、皂，吹。土蜂窠擦舌根。漆箸烧烟熏淬。故甑蔽烧服。履鼻绳尸咽，烧服。牛鼻拳灰

〔金石〕绿矾并吹喉。白矾生含，治急喉闭。〇同盐，点一切喉病。〇巴豆同枯过，治喉痈甚捷。〇猪胆盛过，吹。〇新砖浸取霜，吹。蓬砂含咽，或同白梅丸，〇或同牙消含。硇砂悬痈卒肿，绵裹含之。〇喉痹口噤，同马牙消点之。代赭石

马衔并煎汁服。车辖烧淬酒饮。铁秤锤烧淬，菖蒲汁饮。铅白霜同甘草含，或同青黛丸噙。银朱同海螵蛸吹。雄黄磨水服。同巴豆研服，取吐下。或入瓶烧烟，熏鼻追涎。石胆吹喉痹神方。或入牙皂末。马牙消同僵蚕末、蓬沙，吹。消石

〔虫部〕天浆子并含咽。白僵蚕喉痹欲死，姜汁调灌。〇或加南星，〇加石胆，〇加白矾，〇加甘草，〇加蜂房。〇同乳香烧

烟熏。蚕退纸灰蜜丸含。桑螵蛸烧，同马勃丸服。壁钱同白矾烧吹。蜘蛛焙研吹。五倍子同僵蚕、甘草、白梅丸含，自破。土蜂子嗌痛。蜂房灰

〔鳞介〕海螵蛸并吹。黄颡鱼颊骨烧灰，茶服三钱。鲤鱼胆同灶底土，涂喉外。鳢鱼胆水化灌之。青鱼胆含咽。〇或灌鼻，取吐。〇或盛石胆，阴干，吹。鲛鱼胆和白矾扫喉，取吐。鼋胆薄荷汁灌，取吐。蛇蜕烧烟，吸之。〇裹白梅含。〇同当归末酒服，取吐。牡蛎

〔禽兽〕鸡内金烧吹。鸡屎白含咽。雄雀屎水服。〇沙糖丸含。猪脑喉痹已破，蒸熟，入姜食之。

音声

喑，有肺热，〇有肺痿，〇有风毒入肺，〇有虫食肺。〇痖有寒包热，〇有狐惑。〇不语，有失音，〇有舌强，〇或痰迷，〇有肾虚喑痱。

【邪热】

〔草部〕桔梗　沙参　知母　麦门冬并除肺热。木通　菖蒲并出音声。〇小儿卒喑，麻油泡汤服。黄芩热病声喑，同麦门冬丸服。人参肺热声痖，同诃子末噙。〇产后不语，同菖蒲服。牛蒡子热时声痖，同桔梗、甘草煎服。青黛同薄荷，蜜丸含。马勃失声不出，同马牙消，沙糖丸服。燕覆子续

五脏断绝气，使语声气足。灯笼草　栝蒌　甘草　贝母

〔谷部〕赤小豆小儿不语，研末，酒和傅舌。萝卜咳嗽失音，同皂荚煎服。〇汁，和姜汁服。胡麻油

〔果木〕梨汁客热中风不语，卒暗风不语。同竹沥、荆沥、生地汁，熬膏服。柿润声喉。槐花炒嚼，去风热失音。栀子去烦闷喑痖。诃黎勒小便煎汁含咽。〇感寒失音，同桔梗、甘草、童尿，井水煎服。〇久咳嗽失音，加木通。杉木灰淋水饮，治肺壅失音。乳香中风口噤不语。荆沥　竹沥　竹叶煎汁。天竹黄并治痰热失音，中风不语。地骨皮　桑白皮

〔虫兽〕蝉蜕痖病，为末水服。虾蟆胆小儿失音不语，点舌尖上，立效。鸡子开喉声。犀角风热失音。猪脂肺伤失音，同生姜煮，蘸白及末食。猪油肺热暴喑，一斤炼，入白蜜，时服一匙。酥　人乳失音，和竹沥服。〇卒不得语，和酒服。〇中风不语，舌强，和酱汁服。人尿久咳失声。

【风痰】

〔草谷〕羌活贼风失音。〇中风口噤不语，煎酒饮，或炒大豆投之。〇小儿，同僵蚕，入麝香、姜汁服。蘘荷根风冷失音，汁和酒服。天南星诸风口噤不语，同苏叶、生姜煎服。〇小儿痫后失音，煨研，猪胆汁服。荆芥诸风口噤不语，为末，童尿酒服。黄芪风喑不语，同防风煎汤熏之。红花男女中风，口噤不语，同

乳香服。远志妇人血噤失音。白术风湿舌木强。防己毒风不语。附子口卒噤喑，吹之。白附子中风失音。黑大豆卒然失音，同青竹筭子煮服。〇卒风不语，煮汁或酒含之。豉汁卒不得语，入美酒服。酒咽伤声破，同酥调干姜末服。干姜卒风不语，安舌下。生姜汁

〔果木〕橘皮卒失音，煎呷。杏仁润声气。〇卒痖，同桂含之。〇蜜、酥煮丸噙。〇生吞，主偏风失音不语。榧子尸咽痛痒，语音不出，有虫食咽，同芜荑、杏仁、桂丸噙。桂风僻失音，安舌下咽汁。〇同菖蒲煎服。楮枝、叶卒风不语，煮酒服。东家鸡栖木失音不语，烧灰水服。尽一升，效。

〔石器〕密陀僧惊气入心，喑不能言，茶服一匙，平肝去怯也。雄黄中风舌强，同荆芥末，豆淋酒服。矾石中风失音，产后不语，汤服一钱。痰盛多服，吐之。孔公孽令喉声圆。履鼻绳尸咽，语声不出，有虫，烧灰水服。梭头失音不语，刺手心，痛即语。

〔虫介〕白僵蚕中风失音，酒服。五倍子　百药煎　龟尿中风舌喑不语，小儿惊风不语，点舌下。真珠卒忤不语，鸡冠血丸，纳口中。

〔禽人〕鸡屎白中风失音，痰迷，水煮服。乱发灰中风失音，百药不效，同桂末酒服。

牙齿

牙痛，有风热、〇湿热、胃火、〇肾虚、〇虫龋。

【风热、湿热】

〔草部〕秦艽阳明湿热。黄芩中焦湿热。白芷阳明风热。〇同细辛掺。〇入朱砂掺。黄连胃火湿热。〇牙痛恶热，揩之立止。升麻阳明本经药，主牙根浮烂疳□。〇胃火，煎漱。羌活风热，煮酒漱。〇同地黄末，煎服。当归　牡丹　白头翁　薄荷风热。荆芥风热，同葱根、乌桕根煎服。细辛和石灰掺。缩砂仁嚼。荜茇并去口齿浮热。〇同木鳖子□鼻，如神。附子尖同天雄尖、蝎梢末，点之即止。大黄胃火牙痛。〇烧研揩牙。同地黄贴。生地黄牙痛牙长，并含咋之。〇食蟹龈肿，皂角蘸汁炙研，掺之。苍术盐水浸烧，揩牙，去风热、湿热。香附同青盐、生姜，日擦固齿。〇同艾叶煎漱。牛蒡根热毒风肿，取汁，入盐熬膏，涂龈上。积雪草塞耳。红豆蔻　酸草　鹅不食草并□鼻。山柰入麝，擦牙吹鼻。芎□　山豆根　大戟并咬含。木鳖子磨醋。高良姜同蝎。青木香并擦牙。薰草同升麻、细辛。屋游同盐。栝蒌皮同蜂房。鹤虱　地菘　红灯笼枝　芭蕉汁　苍耳子　恶实　青蒿　猫儿眼睛草　瓦松同矾。蔷薇根

〔谷菜〕薏苡根　胡麻　黑豆并煎漱。萝卜子　莳萝并□鼻。水芹利口齿。赤小豆　老姜同矾。干姜同椒。鸡肠草同旱莲、细辛。苋根烧。灰藿烧。茄科烧。丝

瓜烧，并同盐擦。大蒜煨擦。芸薹子同白芥子、角茴，□鼻。马齿苋汁。木耳同荆芥。壶卢子

〔果木〕桃白皮同柳、槐皮。李根白皮并煎漱。胡椒去齿根浮热。〇风、虫、寒三痛，同绿豆咬之。〇同荜茇塞孔。荔枝风牙痛，连壳入盐烧揩。瓜蒂风热痛，同麝香咬。蜀椒坚齿。〇风、虫、寒三痛，同牙皂煎醋漱。吴茱萸煎酒。荷蒂同醋。秦椒　杉叶风虫，同芎□、细辛煎酒漱。松叶　松节并煎水，入盐或酒漱。松脂揩。桂花风虫牙痛。辛夷面肿引痛。乳香风虫嚼咽。地骨皮虚热上攻，同柴胡、薄荷，水煎漱。槐枝　柳白皮　白杨皮　枳壳　臭橘皮　竹沥　竹叶同当归尾煎。荆茎同荆芥、荜茇煎。郁李根并煎漱。没石子　皂荚同盐、矾烧。肥皂荚同盐烧。无患子同大黄、香附、盐煅。丁香远近牙疼，同胡椒、荜茇、全蝎末点之，立止。枫香年久齿痛。龙脑同朱砂。

〔土石〕蚯蚓泥烧。并揩牙。壁上尘土同盐烧，□鼻。金钗烧，烙。白银风牙，烧赤，淬火酒，漱之即止。石膏泻胃火。〇同荆芥、防风、细辛、白芷末，日揩。白矾煎漱，止血，及齿碎。黄矾漱风热牙疼。食盐揩牙洗目，坚牙明目，止宣露。〇卧时封龈，止牙痛出血。〇槐枝煎过，去风热。〇皂角同烧，去风热。青盐同上。〇川椒煎干，揩牙，永无齿疾。朴消皂荚煎过，擦风热及食蟹龈肿。雄黄同干姜□鼻。铅灰

〔虫禽兽部〕白僵蚕同姜炒。蚕退纸灰并揩擦。露蜂房同盐烧擦。〇同全蝎擦。〇同细辛漱，煎酒漱。百药煎风热，泡汤含。〇同玄胡索末、雄黄末擦。白马头蛆取牙。全蝎五灵脂恶血齿痛，醋煎漱。雄鸡屎烧咬。羊胫骨灰湿热，同当归、白芷擦。诸朽骨风热，煨咬。

【肾虚】

〔草菜〕旱莲草同青盐炒焦，揩牙，乌须固齿。补骨脂同青盐日揩。〇风虫，同乳香。蒺藜打动牙痛，擦漱。骨碎补同乳香塞。独蒜熨。甘松同硫黄，煎漱。牛膝含漱。地黄

〔石兽〕石燕子揩牙，坚固、止痛及齿疏。硫黄肾虚，入猪脏，煮丸服。羊胫骨灰补骨。

【虫□】

〔草部〕桔梗同薏苡根，水煎服。大黄同地黄贴。镜面草　蜀羊泉　紫蓝并点。雀麦同苦瓠叶煎醋炮，纳口中引虫。覆盆子点目取虫。荜茇同木鳖子□鼻。〇同胡椒塞孔。细辛　莽草　苦参　恶实并煎漱。附子塞孔。又塞耳。羊踯躅蜡丸。藤黄　乌头　草乌头　天南星　芫花并塞孔。山柰　莨菪子　艾叶

〔菜谷〕韭子并烧烟熏。韭根同泥贴，引虫。茄根汁涂。〇烧灰贴。烧酒浸花椒漱。

〔果木〕银杏食后生嚼一二枚。地椒同川芎揩。杨梅根皮　酸榴根皮　吴茱萸根并煎漱。杏仁煎漱或烧烙。桃橛烧汁滴。桃仁　柏枝并烧烙。皂荚子醋煮烙之。胡桐泪为口齿要药。〇热湿牙疼，及风疳□齿骨槽风，为末，入麝，夜夜贴之。〇宣露臭气，同枸杞根漱。〇蠹黑，同丹砂、麝香掺。巴豆风虫，绵裹咬。〇烧烟熏。〇同蒜塞耳。阿魏同臭黄塞耳。丁香齿疳□露黑臭，煮汁良。〇同射干、麝香揩。海桐皮煮汁并漱。槐白皮　枸橘刺　鼠李皮　地骨皮醋。枫柳皮　白杨皮　白棘刺并煎漱。樟脑同朱砂揩。〇同黄丹、肥皂塞孔。楤白皮塞孔，牙自烂。乳香同椒，或巴豆，或矾，塞孔。松脂　卢会　芜荑　天蓼根

〔金石〕花碱　石碱并塞孔。铁铧头积年齿□，烧赤，入硫黄、猪脂熬沸，柳枝搵药烙之。砒霜同黄丹，蜡丸塞耳。石灰风虫，和蜜煅擦。〇沙糖和塞孔。雄黄和枣塞。硇砂塞孔。轻粉同黄连掺。土朱同荆芥掺。绿矾

〔虫鳞〕五倍子并掺。蟾酥同胡椒丸咬。蜘蛛焙研，入麝掺。地龙化水和面塞孔，上傅皂荚末。〇同玄胡索、荜茇末，塞耳。钱窠包乳香烧，纳孔中。〇包胡椒塞耳。石蜜　竹蜂　蚺蛇胆同枯矾、杏仁掺。鳞蛇胆　海虾鲊

〔禽兽〕雀屎　燕屎并塞孔。夜明砂同蟾酥丸咬。啄

木乌烧纳孔中。〇舌，同巴豆点之。猪肚咬之引虫。熊胆同猪胆、片脑搽。麝香咬之，二次断根。豺皮灰傅。

【齿疏】沥青入细辛掺。寒水石煅，同生炉甘石掺。

【齿长】白术牙齿日长，渐至难食，名髓溢，煎水漱之。生地黄咋之。

【齿缺】银膏补之。

【生齿】雄鼠脊骨研揩即生。雄鼠屎日拭一枚，三七日止。黑豆牛屎内烧存性，入麝掺之，勿见风，治大人、小儿牙齿不生。牛屎中豆，尤妙。路旁稻粒点牙落处，一七下自生。乌鸡屎雌雄各半，入旧麻鞋灰、麝香少许，擦之。

【齿齰】胡桃食酸齿齰，嚼之即解。

【妒齿】地骨皮妒齿已去，不能食物，煎水漱之。

须发

【内服】

〔草部〕菊花和巨胜、茯苓，蜜丸服，去风眩，变白不老。旱莲内煎膏服，外烧揩牙，乌髭发，益肾阴。〇汁涂，眉发生速。〇作膏点鼻中，添脑。常春藤　扶芳藤　络石　木通　石松并主风血，好颜色，变白不老，浸酒饮。白蒿　青蒿　香附并长毛发。茜草汁，同地黄熬膏服。地黄九蒸九

晒，日噙。牛膝　麦门冬　肉苁蓉　何首乌　龙珠　旱藕　瞿麦

〔谷菜〕青精饭　黑大豆　白扁豆　大麦　胡麻九蒸九晒。马齿苋　繁缕　韭　姜　蔓菁子

〔果木〕胡桃　蜀椒并久服，变白生毛发。干柿同枸杞子丸服，治女人蒜发。榴花和铁丹服，变白如墨。松子　槐实　秦皮　桑寄生　放杖木　女贞实　不凋木　鸡桑叶　南烛并久服变白，乌须发。桑椹蜜丸服，变白。

〔介石〕鳖肉长须发。自己发灰同椒煅酒服，发不白，名还精丹。石灰发落不止，炒赤浸酒服。

【发落】

〔草部〕半夏眉发堕落，涂之即生。骨碎补病后发落，同野蔷薇枝煎刷。香薷小儿发迟，同猪脂涂。茉莉花蒸油。蓬蘽子榨汁。芭蕉油　蓖麻子　金星子　兰草　蕙草　昨叶何草并浸油梳头，长发令黑。土马鬃灰。乌韭灰。水萍　水苏　蜀羊泉　含水藤

〔谷菜〕胡麻油及叶　大麻子及叶并沐日梳，长发。蒲公英　旱莲并揩牙乌须。生姜擦。莴苣子　白菘子油　芸薹子油

〔果木〕甜瓜叶汁并涂发，令长黑。榧子同胡桃、侧柏叶浸水梳发不落。枣根蒸汁。槟榔　木瓜并浸油。蜀椒浸酒。柏子油　辛夷　松叶并浸油、水涂头，生毛发。侧柏叶浸油，生发。〇烧汁，黑发。〇和猪脂，沐发长黑。〇根皮，生发。皂荚地黄、姜汁炙研，揩牙乌须。樗叶同椿根、楸叶汁，涂秃生发。楸叶汁　蔓荆子同猪脂。桑椹浸水。〇并涂头，生毛发。桐叶同麻子煮米泔，沐发则长。〇连子蒸取汁，沐发则黑。桑白皮同柏叶，沐发不落。山茶子掺发解□。合欢木皮灰　槐枝灰　石荆

〔禽兽〕雁骨灰并沐头长发。鸡子白　猪胆沐头解□。雁肪　鸨脂　鸡肪　猪鬐膏　熊脂及脑并沐头生发。豹脂朝涂暮生。犬乳涂赤发。羖羊角灰，同牛角灰、猪脂，涂秃发。羊屎灰淋汁沐头，生发。〇和猪脂，变发黄赤。猪屎灰，涂发落。发灰油煎枯，涂发黑长。

【发白】

〔草菜谷部〕栝蒌同青盐、杏仁煅末，拔白易黑，亦揩牙。百合　姜皮并拔白易黑。狼把草　黑豆煎醋染发。大麦同铁砂、没石子。荞麦同铁砂。

〔果木〕酸石榴并染须发。胡桃和胡粉，拔白生黑。〇烧，同贝母，揩牙乌须。〇青皮皮肉及树皮根，皆染须发。余甘

子合铁粉，涂头生须发。橡斗　毗黎勒浆　椰子浆　盐麸子　菱壳　芰花　莲须　红白莲花并涂须发。鸡舌香同姜汁，拔白生黑。詹糖香同胡桃皮，涂，发黑如漆。梧桐子汁点孔生黑。〇木皮，和乳汁涂须。桦皮包侧柏，烧熏香油烟，抹须发即黑。乌桕子油　乌桕皮　诃黎勒　没石子　婆罗得

〔金石〕黑铅梳白发。〇烧灰染发。胡粉同石灰，染须。铅霜梳须发。铅丹染。铜钱锈磨油，涂赤发秃落。铁蘸染。生铁浸水。铁砂和没石子染。石灰染。绿矾同薄荷、乌头、铁浆水染。赤铜屑

〔虫兽〕五倍子炒，同赤铜屑诸药，为染须神方。百药煎水蛭同龟尿撚须，自黑。蜗牛同京墨，埋马屎中，化水染须妙。蜜　蜡　鳖脂　猪胆　狗胆　犬乳并点白生黑。

【生眉】

〔草谷〕白鲜皮眉发脆脱。香附长须眉。苦参　仙茅大风，眉发堕落。昨叶何草生眉发膏为要药。半夏眉发堕落，涂之即生。〇茎涎同。鳢肠汁涂眉发，生速。乌麻花浸油。

〔菜木〕芥子同半夏、姜汁。蔓菁子醋和，并涂。生姜擦。柳叶同姜汁，擦眉落。白矾眉发脱落，蒸饼丸服。雄黄和醋涂。雁肪涂。狗脑眉发火瘢不生，和蒲黄，日三傅之。〇蒜

汁眉毛动摇，目不能眨，唤之不应，和酒服，即愈。

胡臭

有体臭、腋臭、漏臭。

【内治】花蜘蛛二枚，捣烂酒服，治胡臭。鳝鱼作臛，空肠饱食，覆取汗，汗出如白胶，从腰脚中出，后以五木汤浴之，慎风一日，每五日一作。水乌鸡生水中，形似家鸡，香油入姜汁四两，炒熟，用酒醅三四碗同食，嚼生葱下，被盖出汗，数次断根，不忌口。

【外治】

〔草谷〕苏子捣涂。青木香切片，醋浸一宿，夹之，数次愈。郁金鸦、鹘等一切臭。木馒头煎洗后，以炉底末傅。甘遂二两为末，掺新杀牙猪肉上，乘热夹之，内服热甘草汤，必大泄，气不可近。百草灰水和熏洗，酥和饼夹之，干即易，疮出愈。马齿苋杵团入袋盛，泥裹火烧过，入蜜热夹。生姜频擦。炊饭热拭腋下，与犬食之，七日一次，愈乃止。三年醋和石灰，傅腋下。

〔果木〕小龙眼核六个，胡椒十四粒，研，遇汗出擦之，三次愈。辛夷同木香、细辛、芎□粉涂之。槲若洗后，苦瓠烟熏之。桔枸树汁同木香、东桃西柳枝、七姓妇人乳，煎热，五月五日洗之，将水放在十字街，去勿顾。鸡舌香

〔金石〕伏龙肝掺。铜屑热醋和掺。或炒热，袋盛熨之。

镜锈同密陀僧，醋调掺。铜绿同密陀僧、白及灰，醋调掺之。古文钱烧赤，淬醋研，入麝，水调涂。铜矿石磨汁涂。密陀僧油和涂。蒸饼切开，掺末夹之。黄丹入少轻粉，唾和涂。〇同东壁土、铜绿末，以古钱磨泻灯油调掺。胡粉水银、面脂研涂。〇牛脂煎涂，不过三次。水银同胡粉掺上。粉霜同水银、面脂研涂。石绿同轻粉，醋调涂。石灰有汗干掺，无汗醋和。胆矾入少轻粉，姜汁调搽，热痛乃止。白矾常用粉之。〇同密陀僧、轻粉擦。〇同黄丹、轻粉擦。〇同蛤粉、樟脑擦。

〔虫介〕蜣螂揩涂一夜。田螺入巴豆一粒在内，待化水，擦腋下，绝根。〇入麝香，埋露地七七日，点患孔，神妙。〇入巴豆、麝香、胆矾，待成水，五更不住自擦腋下，待大便行，是其证，不尽再作，后以枯矾、蛤粉、樟脑粉之，断根。蜘蛛一个，黄泥入赤石脂包，煅研，入轻粉少许，卧时醋调一字傅腋下，次日泻下黑汁，埋之。蝙蝠煅研，田螺水调涂腋下，随服下药。

〔禽人〕鸡子煮熟去壳，热夹之，弃路口勿顾。夜明沙豉汁和涂。自己小便热洗，日数次。自己口唾频擦。

丹毒

火盛生风，亦有兼脾胃气郁者。

【内解】

〔草部〕连翘　防风　薄荷　荆芥　大青　黄连　升麻　甘草　知母　防己　牛蒡子　赤芍

药　金银花　生地黄　牡丹皮　麻黄　射干　大黄　漏芦　红内消　萹蓄汁服。积雪草捣汁服。水甘草同甘草煎服。攀倒甑同甘草煎服。旋花根汁服。丹参

〔菜木〕马齿苋汁服。芸薹汁服，并傅。青布汁　栀子　黄檗　青木香　鸡舌香　桂心　枳壳　茯苓　竹沥

〔金石〕生铁烧，淬水服。生银磨水服。土朱蜜调服。○同青黛、滑石、荆芥末，并傅之。

〔介〕牡蛎肉

〔禽〕鹜肉　白雄鸡并食。

〔兽人〕犀角　羖羊角　猪屎汁　黄龙汤五色丹毒，饮二合，并涂。

【外涂】

〔草部〕黄芩　苦芙　马兰　白芷葱汁调，亦煎浴。水苦　水蘋　浮萍并涂。景天　蒴藋　蛇衔　生芐　水藻　牛膝同甘草、伏龙肝。蓖麻子　大黄磨水。蓝叶　淀汁　芭蕉根汁。蓼叶灰　栝楼醋调。老鸦眼睛草醋同捣。仙人草　五叶藤　赤薜荔　排风藤　木鳖仁磨醋。萝摩草　虎刺根叶汁。青

黛同土朱。五味子　荏子　红花苗并涂傅。芒根　赤地利　白及　白蔹

〔谷菜〕赤小豆洗浴，及傅之。绿豆同大黄。豆叶　大麻子　大豆煮汁。麻油　荞面醋和。黄米粉鸡子和。豉炒焦。糯米粉盐和。菘菜　芸薹　大蒜　胡荽　干姜蜜和。鸡肠草　葱白汁。马齿苋

〔果木〕李根研油，田中流水调。桃仁　慈姑叶涂。槟榔醋调。枣根浴。栗树皮及梂浴。荷叶涂。栀子末水和。榆白皮鸡子白和涂，煎沐。棘根洗。五加皮洗。和铁槽水涂。柳木洗傅。柳叶洗。乳香羊脂调。桐树皮　楸木皮

〔服器〕草鞋灰和人乳、发灰调。蒲席灰　甑带灰

〔水土〕磨刀水　白垩土同寒水石涂。燕窠土　蜂窠土　蚯蚓泥　猪槽下泥　檐溜下泥　釜下土和屋漏水。伏龙肝　白瓷末猪脂和。屋尘猪脂和。瓷瓯中白灰醋磨。

〔金石〕锻铁精猪脂和涂。铁锈磨水。胡粉唾和。银朱鸡子白和。无名异葱汁调。石灰醋调。阳起石煅研，水调。土朱同青黛、滑石。寒水石同白土傅。芒消水和。白矾油和。

〔虫鳞〕蜜和干姜末。蚓蝼同生姜，捣涂。露蜂房煎汁，调芒消。白僵蚕和慎火草傅。烂死蚕傅。蛴螬末傅。水蛭咂。黄蜂子　鲫鱼合小豆捣涂。鲤鱼血　海□　鳝鱼　螺蛳　虾

〔禽兽〕鸡血　雉尾灰　猪肉贴。青羊脂频摩即消。绵羊脑同朴消涂。酪入盐。羚羊角灰鸡子白调。鹿角末猪脂调。牛屎涂，干即易。猪屎烧涂。发灰和伏龙肝，猪膏涂之。

风瘙疹痱

【内治】同丹毒。苍耳花、叶、子各等分为末，以炒焦黑豆，浸酒，服二钱，治风热瘾疹，搔痒不止。苦参肺风皮肤瘙痒，或生瘾疹疥癣，为末，以皂角汁熬膏，丸服。枸橘核为末，酒服，治风瘙痒。赤土风瘙痒甚，酒服一钱。云母粉水服二钱。蜜酒服。黄蜂子　蜂房同蝉蜕末服。白僵蚕酒服。全蝎

【外治】白芷　浮萍　槐枝　盐汤　吴茱萸煎酒。楮枝叶　蚕沙并洗浴。景天汁　石南汁　枳实汁　芒硝汤　矾汤并拭摩。枳壳炙熨风疹，肌中如麻豆。燕窠土涂。铁锈磨水摩。石灰醋和涂，随手即消。烂死蚕涂赤白游疹。吊脂涂。虾捣涂。海虾鲊贴。鳝血涂赤

游风。鲤鱼皮贴。

【痱疹】升麻洗。菟丝汁抹。绿豆粉同滑石扑。枣叶和葛粉扑。慈菇叶汁调蚌粉掺。楝花末扑。冬霜加蚌粉掺。腊雪抹。屋上旧赤白垩掺。壁土　不灰木　滑石　井泉石同寒水石。石灰同蛤粉、甘草涂。蚌粉

疬疡癜风

疬疡是汗斑。〇癜风是白斑片。〇赤者名赤疵。

【内治】

〔草谷〕蒺藜白癜风，每酒服二三钱。女萎　何首乌白癜，同苍术、荆芥等分，皂角汁煎膏，丸服。胡麻油和酒服。

〔木鳞〕桑枝同益母草熬膏服。枳壳紫癜风。牙皂白癜风，烧灰酒服。白花蛇白癜疬疡斑点，酒浸，同蝎梢、防风末服。乌蛇同天麻诸药，浸酒服。

〔禽兽〕白鸽炒熟，酒服。猪胰酒浸蒸食，不过十具。猪肚白煮食。

【外治】

〔草谷〕附子紫白癜风，同硫黄，以姜汁调，茄蒂蘸擦。白附子同上。贝母紫白癜斑，同南星、姜汁擦。〇同百部、姜汁擦。〇同干姜，浴后擦之，取汗。知母醋磨涂。茵陈洗疬疡。

防己同浮萍煎，浴擦。羊蹄根同独科扫帚头、枯矾、轻粉、生姜擦，取汗。苍耳草　酸草同水萍。紫背萍并洗擦。菰笋　木莲藤汁并擦。蓖麻汁　续随子汁　灰藿灰并剥白癜风、疬疡。蒺藜　小麦烧油涂。酱　醋

〔果木〕胡桃青皮并同硫黄擦。〇或入硇砂、酱汁少许。杏仁每夜擦。熏陆香同白蔹揩。桑柴灰蒸汁热洗。猫儿刺叶烧淋熬膏，涂白癜。

〔服器〕故帛灰　麻鞋底灰　甑带　蒸笼片　弊帚　炊帚

〔水石〕半天河水　树孔中蚺汁　韭上露　车辙、牛蹄涔中水　水银并拭疬疡癜风。轻粉同水银、姜汁擦。雄黄身面白驳。密陀僧同雄黄，擦汗斑。〇或加雌黄、白矾、硫黄。胆矾同牡蛎、醋，擦赤白癜。人言入茄中煨擦，或涂姜上擦。硫黄同附子、醋，擦疬疡风。〇同密陀僧。〇同轻粉、杏仁。〇同鸡子白。自然灰淋汁涂。石灰　砒石　银身面赤疵，日揩令热，久久自消。

〔虫鳞〕蜣螂捣涂白驳，一宿即瘥。鳝鱼同蒜汁、墨汁，频涂赤疵。〇小儿赤疵，刺父足心血贴之，即落。蛇皮热摩数百遍，弃之。鳗鲡鱼膏涂白驳风，即时转色，五七度乃愈。臭鱼鲊拭白驳，热擦令汗出。乌贼鱼骨磨醋涂。〇同硫黄、姜汁擦。

〔禽兽〕丹鸡冠血、翅下血涂。驴尿和姜汁洗。诸朽骨磨醋涂之。马尿洗赤疵，日四五度。白马汗雕青，调水蛭末涂之。

瘿瘤疣痣

【内治】

〔草部〕杜衡破留血痰饮，消项下瘿瘤。贝母同连翘服，主项下瘿瘤。黄药子消瘿气，煮酒服。《传信方》，甚神之。海藻消瘿瘤结气，散项下硬核痛。〇初起，浸酒日饮，滓涂之。海带　昆布蜜丸。海苔　白头翁浸酒。牛蒡根蜜丸。连翘　丹参　桔梗　夏枯草　木通　玄参　当归　常山吐。篱鬲草吐。天门冬　瞿麦　三棱　射干　土瓜根　香附　漏卢

〔菜谷〕紫菜　龙须菜　舵菜并主瘿瘤结气。小麦消瘿，醋浸，同海藻末，酒服。山药同蓖麻，生涂项核。败壶卢烧搽腋瘤。赤小豆

〔果木〕橙　荔枝并消瘿。瓜蒂　松萝并吐。柳根煮汁酿酒，消瘿气。白杨皮同上。问荆结气瘤痛。

〔土石〕螲蟷蚀瘤，熬烧末，猪脂和傅。蜣螂丸烧酒服，治瘿。土黄枯瘤赘痔乳。针沙　自然铜并浸水日饮，消瘿。铅　浮石

〔介鳞〕牡蛎　马刀　海蛤　蛤蜊　淡菜　海螵蛸

〔兽人〕鹿靥并消瘿气结核。羊靥　牛靥并酒浸炙香，含咽。猪靥焙末酒服，或酒浸炙食。旄牛靥烧服，消瘿。獐肉炙热搨瘤，频易，出脓血愈。猪屎血瘤出血，涂之。人精粉瘤，入竹筒内烧沥，频涂。

【疣痣】

〔草谷〕地肤子同矾洗疣目。艾叶同桑灰淋汁，点疣痣瘤靥。〇灸痣，三壮即去。狗尾草穿疣。升麻煎水，入蜜拭。芫花同大戟、甘遂末，焦瘤瘿有法。〇根煮线，系瘤痣。蒴藋子涂。续随子涂。天南星醋涂。剪刀草涂。博落回涂。藜芦灰　青蒿灰　麻秸灰　麦秆灰　荞麦秸灰　豆秸灰　茄梗灰　藜灰　灰藿灰　冬瓜藤灰并淋汁，点疣痣，腐痈瘤，去点印。大豆　米醋并厌禳去疣。白粱米炒热研，人唾和涂。马齿苋灰涂瘤。苦苣汁

〔果木〕白梅并点疣痣。杏仁　李仁并同鸡子白研，涂疣。柏脂同松脂涂疣。死人枕席拭疣自烂。秃帚每月望子时扫之。栎木灰　桑柴灰

〔水石〕冬灰　石灰并蚀黑子疣赘瘤痣。屋漏水涂疣。硫黄纸卷淬疣。砒石同巴豆、糯米点疣。盐涂疣，频舐。白

矾　铜绿　硇砂并涂痣黧疣赘。

〔虫鳞〕斑蝥点疣痣，同人言、糯米炒黄，去米，同大蒜捣涂。螳螂食疣。蜘蛛网缠瘤疣。鳙鱼食之已疣。

〔禽人〕鸡内金擦疣。鸡子白醋浸软，涂疣。猪脂　牛涎　人疮脓　人唾并涂疣。发缠疣。

瘰疬　附结核

【内治】

〔草菜〕夏枯草煎服，或熬膏服，并贴。入厥阴血分，乃瘰疬圣药也。连翘入少阳，乃瘰疬必用之药。〇同脂麻末，时食。〇马刀挟瘿，同瞿麦、大黄、甘草煎服。海藻消瘰疬，浸酒日饮，滓为末服。〇蛇盘疬，同僵蚕丸服。昆布为末浸酒，时时含咽，或同海藻。玄参散瘰疬结核。〇久者生捣傅之。何首乌日日生服，并嚼叶涂之。土茯苓久溃者，水煎服。白蔹酒调多服，并生捣涂之。苦参牛膝汁丸服。野菊根擂酒服，渣涂甚效。薄荷取汁，同皂荚汁熬膏，丸药服。木鳖子鸡子白蒸食。白鲜皮煮食。水荭子末服。大黄乳中瘰疬起，同黄连煎服，取利。蚤休吐泻瘰疬。蓖麻子每夜吞二三枚。〇同白胶香熬膏服。〇同松脂研贴。芫花根初起，擂水服，吐利之。月季花同芫花，酿鲫鱼煮食。荆芥洗。牛蒡子　防风　苍耳子　续断

积雪草　白芷　芎□　当归　白头翁　黄芪　淫羊藿　柴胡　桔梗　黄芩　海蕴　海带　胡麻　水苦荬项上风疬，酒磨服。

〔果木〕橙发瘰疬。槲皮吐瘰疬，并洗之。皂荚子醋、硇煮过，照疮数吞之。〇连翘、玄参煮过，嚼之。胡桐泪瘰疬，非此不除。桑椹汁熬膏内服。巴豆小儿瘰疬，入鲫鱼内，草包煅研，粥丸服，取利。黄檗

〔器虫〕毡屉灰酒服，吐瘰疬。黄蜡同白矾丸服。全蝎　白僵蚕水服五分，日服，一月愈。蜘蛛五枚，研末，酥调涂。斑蝥粟米炒研，鸡子清丸服。〇入鸡子内蒸熟，去螫食，入药甚多。红娘子　芫青　葛上亭长　地胆

〔鳞介〕白花蛇同犀角、牵牛、青皮、腻粉服。壁虎初起，焙研，每日酒服。鼋甲酒浸炙研服。牡蛎粉同玄参丸服。〇同甘草末服。蜗牛壳小儿瘰疬，牛乳炒研，入大黄末服，取利。鼍甲

〔禽兽〕左蟠龙饭丸服。夜明砂炒服。狸头炙研服。猫狸鼠疬，如常作羹食。

【外治】

〔草菜〕山慈姑磨酒涂。莽草鸡子白调涂。地菘生涂。半夏同南星、鸡子白涂。草乌头同木鳖子涂。猫儿眼草熬

膏涂。商陆切片，艾灸。车前草同乌鸡屎涂。紫花地丁同蒺藜涂。青黛同马齿苋涂。毛蓼纳入，引脓血。葶苈已溃，作饼灸。白及同贝母、轻粉傅。白蔹　土瓜根　半夏　水堇　藜芦　通草花上粉

〔谷菜〕大麻同艾灸。蒜同茱萸，涂恶核肿结。芥子和醋涂。干姜作挺纳入，蚀脓。山药少阳经分疙瘩，不问浅深，同蓖麻子捣贴。堇菜寒热瘰疬，结核鼠漏，为末煎膏，日摩之。桑菰同百草霜涂。马齿苋　鹿藿

〔果木〕胡桃和松脂涂。桃白皮贴。杏仁炒，榨油涂。鼠李寒热瘰疬，捣傅。枫香同蓖麻子贴。楸叶煎膏。柏叶　栎木皮

〔器土〕油鞋　鞋底灰　多年茅厨中土同轻粉，傅年久者。

〔金石〕黑铅灰和醋，涂瘰疬结核，能内消为水。铁蘸涂。砒霜蚀瘰疬败肉，作丸用。磨刀垩涂瘰疬结核。食盐和面烧。硝石　芒硝并下。雄黄同水银、黄蜡、韶脑，作膏贴。轻粉　盐药

〔虫〕蜈蚣炙，同茶末涂。蝼蛄同丁香烧贴。矾石　硇砂　红娘子瘰疬结核。蚯蚓同乳、没诸药涂。蜗牛烧，同轻粉涂。虾蟆烧涂。蜂房烧，和猪脂涂瘰疬漏。蜘蛛晒研，酥调涂。

〔鳞介〕黄颡鱼溃烂，同蓖麻子煅涂。穿山甲溃烂，烧傅。〇一加斑蝥、艾。田螺烧涂。鬼眼精已破，研涂。马刀主肌中鼠鼷。

〔禽兽〕伏翼年久者，同猫头、黑豆，烧涂之。鸭脂同半夏傅。鸡腲胫烧傅。雄鸡屎烧傅。羊屎同杏仁烧傅。狼屎烧涂。猫头骨及皮毛烧傅。〇舌，生研涂。〇涎，涂之。〇屎，烧傅。狸头骨　狐头骨同狸头烧傅。羊腲胫　猬心、肝并烧傅。猪膏淹生地黄煎沸，涂瘰疬瘘。虎肾　羚羊角　女人精汁频涂。乱发灰鼠瘘，同鼠骨，入腊猪脂煎消，半酒服，半涂，鼠从疮中出。

【结核】

〔草菜〕天南星治痰瘤结核，大者如拳，小者如栗，生研涂之。甘遂同大戟、白芥子为丸，治痰核。金星草末服。桔梗　玄参　大黄酒蒸。白头翁　连翘　射干　三棱　莪莪　黄芩　海藻　昆布　海带　蒲公英并散颈下结核。蒜同茱萸捣，涂恶核肿结。堇菜结核聚气，为末，油煎日摩。百合同蓖麻研涂。詹糖香

〔土石〕土墼痰核红肿，菜子油和涂，即消。浮石枕后生脑痹痰核，烧研，入轻粉，油调涂。石灰结核红肿，状如瘰疬，煅研，同白果捣贴。慈石鼠瘘项核喉痛。白僵蚕　蜘蛛项下结核，酒浸研烂，去滓服。鲫鱼生捣涂恶核。牡蛎以茶引之，消项

下结核。以柴胡引之，去胁下坚。

九漏

虽有九名，皆取象耳，但分部位可也。

【双治】

〔草部〕苦参浸酒服。忍冬浸。牵牛煨猪肾。黄芪　何首乌　土茯苓　萆薢　栝楼根　白及　牛蒡叶　地榆　虎蓟根　积雪草　白蔹　土瓜根　通草　黄药子　剪草　茜根灰　漏篮子　侧子　马兜铃　半夏　荆芥穗　荠苨　香白芷　蛇含草　麋衔　蓖麻子　狼毒　芫花根　附子　天南星　诸蒿灰　藜灰

〔谷草〕麦面和盐炒涂。苦瓠　荞麦灰

〔果木〕桃花　大腹皮　楸叶熬膏，神方。柳枝烧熏。柳根须煎洗。乳香　榆白皮　卢会　石南叶　柞木枝

〔火土〕烛烬　土蜂窠

〔金石〕胡粉　铁华粉　朱砂　炉甘石　孔公孽　殷孽　古冢灰　石灰　赤石脂　水银　水银粉　特生礜　礜石　北亭砂　砒石　代赭

石　石胆　禹余粮　慈石毛　黄矾　白矾石　消石　密陀僧　食盐　石硫黄　石硫赤　戎盐　雄、雌黄

〔虫鳞〕斑蝥芫青、地胆、葛上亭长同。蜘蛛　胡蜣螂　蟾蜍头　蜈蚣　露蜂房　樗鸡　鲮鲤甲　蜥蜴　白花蛇　自死蛇并骨。蛇蜕　蝮蛇胆并屎。乌蛇　蛇吞蛙　鼍甲　蚺蛇胆　鲤肠、鳞　鯊鲊　鱧肝、肠　鳞鱼并血。鳗鲡鱼　鳔胶　海豚鱼　海鳗鲡

〔介部〕鼋甲　秦龟甲　文蛤　牡蛎粉　甲香　大田螺

〔禽兽〕啄木鸟　鸳鸯　乌鸦头　青□　子规肉　鹳脑　鹰头烧涂痔漏。鹏鸟鼠漏，炙食。猪膏　猳猪屎　羊屎　牡狗茎　狗肉引虫。狗骨并头骨。马通汁　牛胆并脾。乌牛耳垢胁漏出水。野猪皮　牛屎　猫头骨并脑，及眼睛、肉、舌、皮、毛。鹿皮并齿。狸头骨并肉。狐屎并足。兔皮、毛　鼹鼠　牡鼠屎　土拨鼠　猬心、肝

痈疽

深为疽，浅为痈。大为痈，小为疖。

【肿疡】

〔草部〕甘草行污浊之血，消五发之疽，消肿导毒。〇一切发背痈疽，用末和大麦粉，汤和热傅，未成者内消，已成者即溃。仍以微炙一两，水浸一夜，服之。〇或以黑铅汁淬酒服。〇或取汁熬膏。〇阴囊痈，水炙煎服，二十日即消。忍冬痈疽，不问发背、发颐、发眉、发脑、发乳诸处，捣叶入少酒涂四围。内以五两同甘草节一两，水煎，入酒再煎，分三服。重者一二服，大肠通利即效，功胜红内消，其滓亦可丸服。〇或捣汁同酒煎服。远志一切痈疽、发背，疖毒恶候，死血阴毒在中不痛者，即痛。或忧怒等气在中作痛不可忍者，即止。热者即凉，溃者即敛，为末，每服三钱，温酒浸，取清服，其滓涂之。红内消痈疽毒疮，水熬入酒时饮，滓为丸服。连翘消肿止痛，十二经疮药，不可无此。〇痈肿初起，煮服取汗。木莲一切痈疽初起，四十九个，研细绞汁服，功同忍冬。〇背痈，取末服，下利即愈。常春藤一切肿痛，研汁入酒服，利恶物，去其根本。络石同上。秦艽发背初起，同牛乳煎服，取利。山慈姑同苍耳，擂酒服，取汗。豨莶同乳香、枯矾研，酒服取汗。熬膏，贴一切痈疽，发背恶疮，疔肿喉痹。地菘捣汁，日服。苍耳擂酒取汗。紫花地丁同苍耳擂酒取汗，渣同面涂。乌敛莓擂酒热服取汗，渣涂。迎春花酒服末，取汗。马蔺花叶同松毛、牛膝煎服。曲节草同甘草煎服。香附子已溃未溃，以姜汁炒研，日服。草乌头阴疽不起，同南星、桂心、姜汁热服。未破内消，久溃能去黑烂。牵牛诸毒初起，气壮者，煎醋服，利脓血妙。决明同甘草煮服，并涂。石韦发背，冷酒服。石胡荽同

穿山甲、当归尾擂酒服，并涂之。地锦草同乳、没等擂酒服，并涂。积雪草　野菊　栝楼　天门冬并擂酒服，滓涂。升麻除风肿，行瘀血，为疮家圣药。〇肿毒卒起，磨醋涂之。羌活散痈肿败血，入太阳经。地榆诸疮痛加之。黄芩痒者加之。黄连诸疮痛痒，皆属心火。龙胆痈肿口干。紫草活血利肠。当归　芍药　芎□和血止痛。三棱消坚硬。黄葵花肿痛及恶疮脓水，为疮家圣药。盐收经年用，尤妙。胡黄连同穿山甲贴。芭蕉同生姜贴。生地黄杵涂，木香盖之。龙葵捣涂，或入麝，或同虾蟆。大黄醋调贴。〇同五倍、黄檗贴。乌头同黄檗贴。商陆擦石痈。〇盐捣，傅一切毒。莨菪子贴石痈坚硬。天麻　都管草醋调。箬叶　红蓝花　芒根　益母草　金丝草　大戟　水仙根　飞廉　马鞭草　漏卢　蘘荷根　鸭跖草　续断　大蓟根　薇衔　火炭母　泽兰　地杨梅　地蜈蚣　姜黄　蒲公英　蓼实　紫河车　半夏　天南星　王不留洗。白芍　栝蒌根醋调。三七　蒺藜苗熬膏。苦参　土瓜根　独用将军　石蒜　牡丹皮　大青　草乌头　小青　鬼臼根　萝摩叶　射干醋磨。羊蹄根醋磨。蒟蒻　石菖蒲　芫花胶和。金星草　半夏鸡子白调。莽草　螺厬草　水堇　水苍草　毛茛　水莼叶　海芋根　蒲黄　海藻叶

海根　水莸草　防己

〔谷菜〕黑大豆生研。豌豆并主一应痈肿初起。绿豆粉一应痈疽初起，恶心，同乳香、甘草服，以护心。胡麻油大毒发背，以一斤煎沸，入醋二碗，分五次服，毒不内攻。〇入葱煎黑，热涂，自消。翻白草擂酒服。茄子消石收成膏，酒服，治发背恶疮。〇磨醋，涂肿毒。〇生合热毒。豆豉作饼灸。大蒜灸一切肿毒阴毒。苦瓠切片，灸囊痈。葱白米粉炒黑，醋调涂。赤小豆同鸡子白，涂一切痈疽。粢米粉炒黑，鸡子白涂。麦粉一切痈疽发背热痛，炒黑，醋调贴，痛即止，久则肿消。荞麦粉痈疽发背，同硫黄末傅。〇疽头凹黑，煮食即起。山药生涂，或同蓖麻、糯米。蔓菁同盐涂，或同芸薹。紫芥子同柏叶涂，无不愈者。麦面　米醋　冬瓜合之。苦茄醋磨。蕺菜　百合生。干姜醋调。生姜猪胆调。白芥子醋调。莱菔子醋研。马齿苋　秦狄藜醋杵。旱堇　皂角蕈醋磨。桑黄

〔果木〕野葡萄根晒研，水调。茱萸醋和，并涂一切痈肿。橡子醋磨，涂石痈。胡桃背痈、骨疽未成者，同槐花末，热酒服之。〇油者，涂诸肿。乌药行气止痛。〇孕中有痈，同牛皮胶煎服。槐花痈疽发背初起，炒冲酒服，取汗即愈。黄檗诸疮痛不可忍者，加之。和鸡子白涂。〇同川乌头末傅之。柞木叶同荷蒂、甘草节、萱草、地榆煎服，痈疽即消，脓血自干。紫荆皮活

血行气，消肿解毒，同独活、白芷、芍药、木蜡为末，葱汤调涂。〇发背痈疽初起，酒调涂之。内同白芷酒服。皂子六月六日，吞七枚，可免疮疖。木芙蓉花、叶散热解毒。〇一切痈疽发背恶疮，蜜调涂之，已成即溃，已溃排脓。〇或同苍耳叶烧用。〇或同菊花叶煎洗。扶桑花、叶同芙蓉、牛蒡叶、蜜捣涂。巴豆树根一切痈疽发背大患，末涂之，妙不可言。松脂一切痈疽，同铜青、蓖麻捣贴。〇入膏药用。枫木皮痈疽已成，擂酒服，并傅。檵香头疖肿毒，麻脂调涂，七日腐落。黄杨捣涂疖子。楮实　桑白皮并涂石痈。桑叶涂穿掌毒，即愈。紫檀磨醋。皂荚煎膏。榆白皮醋调，涂痈肿。水杨柳汤　热汤并沃洗，肿毒即消。新汲水射肿毒令散。桑柴火灸肿疡不破，溃疡不腐不敛，拔毒止痛生肌。

〔器土〕纸钱烧筒中，吸肿毒。火针墨磨醋。倒挂尘同葱。伏龙肝同蒜。釜下土同椒。鼠壤土同醋。土蜂窠同醋。蚯蚓泥同盐。粪坑土　井底泥　檐溜下泥　无名异醋磨，并涂痈肿。

〔金石〕黑铅消痈肿发背诸疮，甘草煮酒，溶铅投入九次，饮之取醉。铁浆发背初起，饮二升，取利。菩萨石主金石毒作痈疽。胡粉　黄丹　密陀僧并入膏用。硝石发背初起，泡汤搨数次即散。水中白石背肿如盘，烧赤淬水洗，数次即消。紫石英煅研，醋调。慈石　石青　石蟹磨醋。蛇黄　盐药

〔虫部〕土蜂子醋调。赤翅蜂　独脚蜂并涂痈肿。露蜂房恶疽、附骨疽，根在脏腑。〇烧灰，同巴豆煎油，涂软疖。五倍子炒紫，同蜜涂。〇或加黄檗、大黄。水蛭咂血。蜜蜡

〔介鳞〕玳瑁　牡蛎鸡子白调。蛤粉并消痈肿。车螯壳消肿，烧赤醋淬，同甘草，酒服，并涂。〇不问大小浅深，利去病根，则免传变。煅研，入轻粉少许，用栝蒌、甘草节酒煎，入蜜调服。龟板初起，烧研酒服。穿山甲炮研酒服。蛇蜕烧，醋和涂。〇石痈，贴之一夜愈。蛇头灰醋调。蛇角　蚌粉　鲫鱼

〔禽兽〕白鹅膏　雁肪　天鹅油　鸨肪并涂。鹅鹕油能透入病所。鸡冠血频滴不已，即散。鸡内金发背初起，润湿贴之，不过三五个即消。鲰鸡子痈疽发背，百药不效，同狗屎熬贴。白鸭通　牛胆　猪胆　猪脑并涂。猪肾同飞面捣贴。腊羊脂一切肿毒初起，抹擦即消，神验。猪膏牛脂并冷水浸贴，频易。黄明胶一切痈疽，活血止痛。水浸贴之，化酒饮之，不内攻，不传恶证。〇同穿山甲烧研，酒服，极妙。〇已破者，化调黄丹。犬屎绞汁服，并涂。狗宝痈疽诸毒，同蟾酥诸药为丸。狗齿烧研，醋涂发背及马鞍疮。鹿角痈肿留血在阴中。〇发背初起，烧灰醋涂，日五六上。鹿脂　麋脂　鹿胆　羚羊角磨水。貘膏　阿胶

〔人部〕人唾并涂肿。人屎一切痈肿未溃，研末，入麝，调贴头上。〇背发欲死，烧和醋涂。人乳痈脓不出，和面傅之，即日即出。人牙阴疽头凹沉黯，不痛不热，服内补药不发，必用人牙煅、穿山甲炙，各二钱半，分作二服，当归、麻黄煎汤服，外以姜汁，和面涂之。〇又方：人牙煅、川乌头、硫黄末等分，酒服。人髲须烧敷。月经衣洗水调药。

【代针】茅针酒煮服，一针一孔。冬葵子水吞百粒。蜀葵子　恶实　瞿麦并傅之。苘实　薏苡仁并吞一枚。苦荬汁滴之。百合同盐捣涂。皂角刺烧灰，酒服三钱。〇发背不溃，同甘草、黄芪末服。白棘刺烧灰一钱，水服之。巴豆点头。箔经绳烧傅。白瓷器末傅。石胆同雀屎点。硇砂点。雀屎点。白鸡翅下第一毛烧灰，水服。人齿垩点。

【溃疡】

〔草部〕黄芪痈疽久败，排脓止痛，生肌内补，为疮家圣药。人参熬膏。术　苍术　远志　当归　黄芩　藁本　芎□并排脓止痛生肌。白芷蚀脓。牛膝插疮口，去恶血。地黄熬膏，贴痈疖恶血。地榆　芦叶灰　蒴藋灰　蒿灰□茹并蚀恶血死肌。木香痈疽不敛臭败，同黄连、槟榔傅。芭蕉油抹疮口不合。附子痈疽弩肉，浓醋煎洗。〇疮口久冷不合，作饼灸之，数日即生肉。隔蒜灸亦可。蔷薇根

白蔹　白及　丹参　紫参　木通　毛蓼　赤地利　石斛　何首乌

〔谷菜〕胡麻炒黑。青大麦炒。丝瓜汁抹，并敛疮口。烂茄酒服。

〔果木〕乌梅蚀恶疮弩肉，烧点甚良。荷蒂洗。槲白皮洗败疮。〇烧服，治附骨疽。栎木灰淋汁熬膏，蚀痈肿。巴豆炒焦，涂肿疡，解毒。涂瘀肉，自化。作捻，导脓。松脂　枫香　苏方木排脓止痛生肌。没药　血竭　乳香并消肿止痛生肌。〇痈疽头颤，熟水研服。番降真同枫、乳香，熏痈疽恶气。丁香傅恶肉。地骨皮洗烂痈。合欢皮煎膏。柳枝煎膏。〇实，逐脓血。槐白皮煎膏，止痛长肉。楸叶蚀脓血。〇白皮，煎膏贴。桐叶醋蒸，贴疽，退热止痛秘方。梧桐叶炙研，贴发背。桐子油傅。〇燃灯，熏肿毒初起。白杨皮傅骨疽。山白竹灰蚀肉。故甑蔽烧傅骨疽。黄檗　桑柴　蒲席灰并敛疮口。松木皮烧傅。木兰皮

〔金石〕矾石蚀恶肉，生好肉。〇凡痈疽发背人，以黄蜡丸服，能防毒护膜，托里化脓，止痛生肌。麦饭石一切痈疽发背，火煅醋淬，同烧过鹿角末、生白蔹末，醋熬膏，围贴。未成即消，已成即溃，排脓生肌。硫黄诸疮弩肉出数寸，涂之即消。〇不合，粉之即合。慈石同忍冬、黄丹熬膏，贴溃疡。银朱疽疮发背，同矾汤洗，以桑柴火炙之。食盐溃疡作痒，摩其四围。密陀僧熬膏

用。〇骨疽出骨，同桐油调贴。砒石蚀败肉。石灰同荞麦秸灰煎霜，点腐肉及溃肿疡。寒水石同黄丹，敛疮口。五色石脂

〔虫〕蜜蜡　虫白蜡　紫矿并生肌止痛敛口。桑螵蛸烧，涂软疖。全蝎诸肿，同栀子煎油，入蜡贴之。原蚕蛾玉枕生痈，破后如箸头，同石韦末贴。斑蝥痈疽不破，或破而无脓，同蒜捣豆许贴之，少顷脓出，去药。地胆蚀恶肉。蝼蟮烧，傅恶肉。壁钱窠贴。五倍子

〔鳞介〕龙骨并敛疮口。守宫痈肿大痛，焙研，油调涂。水蛇灰傅骨疽。鲤鱼一切肿毒，已溃未溃，烧涂。〇积年骨疽，切片搨之，引虫。鲫鱼诸毒，包柏叶烧，入轻粉，油搽。〇骨疽脓出，包盐炙焦搽。鳖甲蚀恶肉，敛口，烧掺。白螺壳灰同倒挂尘，傅软疖。蟹膏　石蟹并涂久疽。

〔兽禽〕黑雌鸡排脓，生新血。鸡屎同艾，熏骨疽。夜明砂排脓，同乳香、桂心涂。猪蹄煮汁，洗痈疽，溃热毒，去恶肉。〇痈疽发乳，同通草，煮羹食。狗头骨痈疽疖毒，同芸薹子末傅。兔头发背发脑，捣贴，热痛即如冰也。鹿角胶　鹿茸　麝香蚀一切痈疽脓水。猬猪屎蚀恶肉，同雄黄、槟榔傅。黄鼠解毒止痛，煎油，入黄丹、黄蜡熬膏。鼠溃痈不合，烧涂。〇皮，生封附骨疽，即追脓出。〇烧，傅疮口。猫头收疮口，煅，和鸡子白涂。〇颈毛、鼠屎，烧，傅鬓疖。象皮敛疮口。鼹

鼠　猪悬蹄　马牙灰　猪屎灰　发灰并敛疮口。○又同蜂房、蛇蜕灰酒服。

【乳痈】

〔草部〕天花粉轻则妒乳，重则乳痈，酒服末二钱。白芷同贝母末，酒服。半夏煨研，酒服，及吹鼻。紫苏　栝蒌　忍冬并煎酒服。玉簪根　萱根　马鞭同姜。木莲并擂酒服，渣涂之。何首乌煮酒。香蒲捣汁。鼠粘子　冬葵子　粽箬灰　莨菪子　葛蔓灰并研末，酒服。贝母　丹参同白芷、芍药、猪脂、醋，熬膏涂。大黄同甘草熬膏贴，亦末傅。射干同萱根涂。龙舌草同忍冬涂。燕脂乳头裂，同蛤粉涂。水苍同苎根涂。莼　水萍　黄芩　山慈姑　益母草　大蓟　莽草和醋。木鳖子磨醋。蒲黄

〔谷菜〕百合并涂吹乳妒。麦面水煮糊，投酒热饮，仍炒黄，醋煮糊涂之，即散。赤小豆酒服并涂。米醋烧石投之，温渍。蔓菁同盐涂。老茄烧，傅乳裂。蒲公英

〔果木〕橘叶酒服，未成即消，已成即溃。银杏乳痈溃烂，研服并涂。白梅　水杨柳根并捣贴。桂心同甘草、乌头末，酒涂，脓化为水。枫香贴小儿奶疽。丁香奶头花裂，傅之。○妒乳乳痛，水服。牙皂荚蜜炙研，酒服。或烧研，同蛤粉服。皂荚刺烧，和蚌粉酒服。柳根皮捣炙熨之，一夜即消。桦皮烧研酒下，一服即消，腐烂者亦可服。蔓荆子炒末，酒服，并

涂。榆白皮醋捣。木芙蓉

〔器石〕车脂热酒服。灯盏油调炒脂麻涂。研朱石锤煮热熨。石膏煅研，酒服三钱，取汗。杓上砂吹乳，酒服七枚。姜石　蚯蚓泥

〔虫介〕露蜂房烧灰服，并涂。百药煎煎酒。蜘蛛龟版并烧研，酒服。穿山甲乳痈、乳岩，炮研酒服。〇吹乳，炙，同木通、自然铜末，酒服。自死蛇烧涂。蛇皮灰　鳝头灰

〔禽兽〕鸡屎白灰并酒服。白丁香吹乳，酒服一钱。母猪蹄同通草煮羹食。〇已破，煎洗。水胶腊酒煮涂。鹿角磨涂。鼠屎吹奶，同红枣烧，入麝，酒服。〇乳痈初起，酒服七枚，取汗。〇已成，同黄连、大黄末，黍米粥，涂上四边，即消。猫皮毛乳痈溃烂，煅，入轻粉，油涂。猪脂冷水浸贴。白狗骨灰　牛屎　马尿

〔人部〕人屎灰　人牙灰并涂。

【便毒】

〔草部〕贝母初起，同白芷煎酒服，渣傅。栝楼同黄连煎服。鼠粘子炒末，同朴消酒服。忍冬酒煎。木莲擂酒。芫花根擂水服，渣傅。黄葵子同皂荚、石灰，醋涂。山慈姑涂。芭蕉叶烧，和轻粉涂。石龙芮挼揉。草乌头磨水涂。

菖蒲生涂。山药同沙糖涂。冬葵子　贯众

〔果木〕胡桃烧。并酒服。皂荚煨研，酒服。〇醋和涂。子研水服。肥皂捣涂。枫香入麝。纺车弦烧。千步峰磨醋、姜。并涂。铜钱同胡桃嚼食。铁秤锤初起，压一夜。枯矾同寒食面糊涂。蜘蛛初起，研酒热服，取利。斑蝥同滑石服，毒从小便出，即消。红娘子入鸡子内煨食，小便去脓血。五倍子炒黄，醋涂，一日夜即消。穿山甲同猪苓，醋炙研，酒服，外同轻粉、麻油涂之。鲫鱼同山药捣贴。鳔胶煮软研贴，亦烧末酒服。水胶化涂即消。

【解毒】

〔草部〕败酱除痈肿，破多年凝血，化脓为水。〇肠痈有脓，同薏苡仁、附子为末，水服，小便当下，即愈。大蓟叶肠痈瘀血。人参酒毒，胸生疽疮，同酒炒大黄末，姜汤服，得汗即愈。黄芪除肠胃间恶血。薏苡仁　冬瓜仁　甜瓜仁肠痈已成，小腹肿痛，小便似淋，或大便下脓，同当归、蛇蜕，水煎服，利下恶物。大枣肠痈，连核烧，同百药煎末服。乌药孕中有痈，同牛皮胶煎服。皂角刺腹内生疮，在肠脏，不可药治，酒煎服，脓悉从小便出，极效。槲担尖肠痈已成，烧灰，酒服少许，当作孔出脓。

〔土鳞〕死人冢上土外涂。龙骨肠痈内疽。鲫鱼猪脂煎服。雄鸡顶毛并屎，烧，空心酒服。犬胆去肠中脓血。马

牙肠痈未成，烧灰，和鸡子白涂。马悬蹄肠痈下瘀血。猪悬蹄甲伏热在腹，肠痈内蚀。

诸疮上

丁疮、恶疮、杨梅疮、风癞、疥癣、热疮、瘑疮、手疮、足疮、胻疮。

【疔疮】

〔草部〕苍耳根汁，和童尿服，或葱酒服，取汗。〇灰，同醋涂，拔根。山慈姑同苍耳擂酒服，取汗。石蒜煎服，取汗。豨莶酒服取汗，极效。大蓟同乳香、枯矾末，酒服，取汗。白芷同姜擂酒服，取汗。王不留行同蟾酥服，取汗。草乌头同葱白丸服，取汗。〇同巴豆贴，拔根。〇同川乌头、杏仁、白面涂。菊花叶丁肿垂死，捣汁服，入口即活，神验方也。冬用根。莼擂酒服。常春藤和蜜服。荠苨汁服。金沸草　益母草捣汁服，渣涂。〇烧灰纫入，拔根。荆芥煮服，及醋捣涂。紫花地丁擂水服，同葱、蜜涂。艾灰汁和石灰点之，三遍拔根。地菘和糟。附子和醋。蒺藜和醋。马兜铃同蛛网捣。龙葵　地黄　旱莲　水杨梅　木鳖子

〔谷菜〕麦面和猪脂。胡麻灰和针砂。小豆花　寒食饧并涂丁。白米粉熬黑，蜜涂。米醋以面围，热淋之。翻白草煎酒服，取汗。蒲公英擂酒服，取汗。丝瓜叶同葱白、

韭菜，研汁，和酒服，渣傅。独蒜蘸门臼灰擦之，即散。〇又同小蓟、豨莶、五叶草，擂酒服。马齿苋和梳垢封。〇烧，和醋封之。〇和石灰封。白苣汁滴孔中。土菌同猪莶涂。芜菁同铁衣涂。蕺菜　灰藿灰　山丹　百合　生姜

〔果木〕野葡萄根先刺丁上，涂以蟾酥，乃擂汁，入酒，调绿豆粉，饮醉而愈。银杏油浸研，盦水疔。荔枝同白梅。胡桃嚼盦。榴皮灸丁。槐花四两，煎酒服。〇叶、皮、茎同。柳叶煮汁服。枸杞治十三种丁，四时采根茎，同诸药服。棘钩同陈橘皮，煎服。〇同丁香烧傅。乌桕叶食六畜牛马肉，生丁欲死，捣汁一二碗，取下利。〇根亦可。又主暗丁昏狂。皂荚炙研，同麝涂。〇子，傅。巴豆点。木芙蓉涂。绯帛同蜂房诸药烧服，并入膏贴。旧油纸伞灰同古石灰服，取汗。箭笴茹作炷，灸丁。凉水挑破去血，噙水频咂。烛烬同胡麻、针砂涂。土蜂窠同蛇皮煅，酒服一钱。铁浆日饮一升。锈钉调齑水冷服。〇煅，同人乳傅。浮石同没药，醋糊丸服。银朱水和丸服。矾石煨葱捣丸，酒服二钱。〇同寒食面涂。鼠壤土童尿调涂。粪下土同全蝎、蝉蜕涂。铁粉同蔓菁根捣涂。铁精同轻粉、麝香，点傅。雄黄同蟾酥、葱、蜜插之。石灰同半夏傅。硇砂同雄黄贴。姜石鸡子白和涂。慈石醋和。铜矿石

〔虫部〕斑蝥并涂。蟾酥同雄黄、乳香丸，服三丸，外以白面、雄黄和，纳一粒，立效。露蜂房洗。人虱十枚，着疮中，

箔绳灸之。蝉蜕丁疮不破，毒入肠胃，为末蜜水服，并涂。〇同僵蚕，醋涂四围，拔根。蜜和葱。独脚蜂烧。赤翅蜂烧。独脚蚁　蜘蛛和醋。草蜘蛛　螳螂

〔鳞介〕蝮蛇皮灰并傅之。蛇蜕丁肿鱼脐，水煎服。〇烧，和鸡子涂。鲍鱼头同发灰烧。穿山甲烧研，同贝母末，傅马丁。海马同雄黄诸药涂。田螺入片脑，取水点。蚬汁洗。海螵蛸

〔兽人〕腊猪头灰并掺之。狗宝同蟾酥诸药服，治赤丁。牝猪屎丁毒入腹，绞汁服。牡狗屎绞汁服，并涂。青羊屎煮服。马屎　驴屎并炒熨丁疮中风。獭屎水和封，即脓出痛止。鼠屎头发灰烧，纳之。猪胆和葱涂。白犬血　马齿烧。黑牛耳垢　人耳塞同盐、蒲公英贴。发灰。

【恶疮】

〔草部〕牛膝卒得恶疮，不识，捣涂。贝母烧灰，油调，傅人畜恶疮，敛口。藿香冷疮败烂，同茶烧傅。黄芩恶疮疽蚀。秦艽掺诸疮口不合。苍耳恶疮，捣汁服，并傅。芎□同轻粉涂。菖蒲湿疮遍身，为末卧之。忍冬同雄黄，熏恶疮。无心草傅多年恶疮。草乌头　地榆　沙参　黄芩花并涂恶疮脓水。何首乌　燕蓐草　瞿麦　扁竹并傅浸淫恶疮。藜芦　鼠尾草并傅反花恶疮。青蒿灰　马矢蒿

□茹　角蒿　骨碎补并蚀恶疮烂肉。莽草　萑菌　青葙子　苦参　鹤虱　钩吻并杀恶疮虫。蛇床子　荩草　漏篮子　杜衡　牛蒡根　狼牙洗。大蓟根　野菊根　蛇衔　积雪草　商陆　狼跋子　及己　香附子　马鞭草　狼毒　艾纳香　漏芦　藁本香　黄连　虎杖根　地肤子洗。白蔹　石长生　紫草　芫花根　紫参　赤芍药　山慈姑　白及　石蒜　牡丹皮　蜀羊泉　天麻　紫花地丁　紫金藤　天蓼　蔷薇根　当归　赤薜荔　丹参　兔葵叶　紫葛藤　羊桃洗。冬葵根　马勃　蕲艾叶　剪草　昨叶何草　通草及花上粉　羊蹄草　昆布　胡麻油　扁豆　大麻仁炒。陈仓米和酢。豆豉　寒食饭并傅一切恶疮。芸薹菜煨捣，熨异疽。〇油涂风疮。繁缕汁涂恶疮，有神效之功。鸡肠草灰，和盐，主一切恶疮、反花疮。马齿苋封积年疮。〇烧傅反花疮。蒲公英　冬瓜叶并傅多年恶疮。苦苣对口恶疮，同姜擂酒服，并傅。丝瓜根诸疮久溃，熬水扫之，大凉。蕺菜竹筒煨捣，封恶疮。酱瓣同人尿，涂浸淫疮癣。苦瓠汁　灰藿　邪蒿

〔果木〕慈菇叶并涂恶疮。桃白皮纫恶疮。杏仁入轻粉，涂诸疮肿痛。马槟榔恶疮肿痛，内食一枚，外嚼涂之。柏

沥涂恶疮有虫。巴豆煎油调硫黄、轻粉，搽一切恶疮。苦竹叶烧，和鸡子白，涂一切恶疮。柳华及枝叶煎膏，涂反花恶疮。桑叶肺风毒疮如癞，蒸一夜，晒研，水服二钱。枫香　松脂　骐驎竭　乳香　没药　詹糖香并入恶疮膏。槐皮　杨栌叶　胡颓子根并洗。冬青叶醋煮。楸叶　桐叶及木皮　榉叶同盐。皂荚刺烧。楮叶　占斯　大风子　木绵子油　桐子油

〔服土〕青布灰并傅多年恶疮。败蒲席灰筋溢恶疮。三家洗碗水入盐。半天河水并洗恶疮。东壁土诸般恶疮，同大黄末傅。蚯蚓泥傅燕窝疮，及时行腮肿。白鳝泥傅火带疮。鬼屎傅人马恶疮。盐车脂角土　胡燕窠土　屋内壖下虫尘土　白蚁泥同黄丹。粪坑泥

〔金石〕云母粉并涂一切浸淫恶疮。胡粉反花恶疮，同胭脂涂。〇蜂窠恶疮，同朱砂，蜜涂。水银一切恶疮，同黄连、胡粉傅。〇恶肉毒疮，状如豆，半在里，包擦之。或同大风子。铁浆蛇皮恶疮，频涂。雄黄蛇缠及一切恶疮，醋调涂。浮石诸般恶疮，同没药丸服。蓬砂一切恶疮，同甘草浸麻油，每饮一小合。石硫黄一切恶疮，同荞面作饼贴。银朱顽疮日久，同古石灰、松香、油，熬贴之。石灰多年恶疮，同鸡子白涂。硇砂　石胆并去恶疮败肉。雌黄　熏黄　孔公孽　黄矾　绿矾　白矾　铜青　锡　铅　铁落　铁锈　铁爇

〔虫部〕乌烂死蚕涂一切恶疮。地胆傅恶疮。〇岩疮如舌，令人昏迷，速用此同桑白皮、滑石、木通诸药服，以宣其毒。青腰虫蚀恶疮瘜肉，剥人肌皮。蜘蛛晒研，傅一切恶疮。〇膜，贴积年诸疮，及反花疮。蜂房洗傅。斑蝥

〔介鳞〕文蛤并傅恶疮漏烂。鼋脂摩。鼋甲恶疮，酒浸炙研服。鼍甲同。鼍脂摩。穿山甲　蛇蜕　自死蛇　蝮蛇皮并烧傅。蚺蛇　鳞蛇　白花蛇　乌蛇并酿酒作丸，治恶疮。蛇婆炙食。鲫鱼烧灰，同酱汁，涂诸疮十年不瘥者。〇浸淫毒疮，生切，和盐捣涂。海螵蛸止疮多脓水不燥。黄颡鱼烧。鳗鲡膏　海豚鱼肪　鱼脂

〔禽兽〕孔雀屎并傅恶疮。雀屎傅浸淫恶疮。鸡冠血浸淫疮，不治杀人，日涂四五次。鸡肉猫睛疮，有光无脓血，痛痒不常，饮食减少，名曰寒疮。多食鸡、鱼、葱、韭，自愈。白鸽肉解恶疮毒。鸽屎反花疮初生，恶肉如米粒，破之血出，恶肉反出于外，炒研傅。青□　鸐鱇屎　猪脂　猪髓并主恶疮。羊屎反花恶疮，鲫鱼酿烧傅。猪颊骨炙油，涂恶疮。〇悬蹄烧，傅十年恶疮。驴悬蹄天柱毒疮，生大椎上，出水，同胡粉、麝香傅。马屎涂多年恶疮疼痒，不过数次。犬胆傅痂疡恶疮。㽔猪汤洗。驴脂　野驼脂　麋脂　狼膏　猬脂及心、肝。隐鼠膏　黄鼠煎膏。象胆　熊脂　鹿角　羚羊角及肉。狗头骨灰。虎骨及屎。猫头骨灰。鼠头

灰　象皮灰　鼬鼠灰及骨。马鬃灰　野猪皮灰　牛屎　双头鹿胎中屎

〔人部〕人中白烧。人唾并主一切恶疮。人牙恶疮，同鸡内金等烧傅。发灰瘭岩恶疮，米汤服二钱，外同白及、皂荚刺灰傅。小儿胎屎蚀恶疮瘜肉。

【杨梅疮】

〔草部〕土茯苓治杨梅疮及杨梅风，并服轻粉成筋骨疼瘫痪痈疽，为必用之药。每用四两，入皂荚子七粒，煎水代茶。〇或加牵牛。〇或加苦参、五加皮，或加防风、薏苡仁、木通、木瓜、白鲜皮、金银花、皂荚子，煎服。〇筋骨疼，虚人，同人参丸服。天花粉同川芎、槐花丸服。栝楼皮末，酒服，先服败毒散。蔷薇根年久筋骨痛，煮酒饮。或加木瓜、五加皮、茯苓、当归。大黄初起者，同皂荚刺、郁金、白牵牛末，酒服。〇又方：同白僵蚕、全蝎末，蜜汤服，并取下恶物。〇同皂角刺、轻粉末服，取下恶物，并齿出毒血愈。线香烧烟熏。浮萍洗。野菊同枣根，煎洗。金银花　苦参　龙胆　木通　泽泻　柴胡　荆芥　防风　薄荷　威灵仙　蓖麻子　黄芩　黄连　白鲜皮　连翘　胡麻

〔果木〕胡桃同槐花、红枣、轻粉丸服。椰子壳筋骨痛，研末，热酒服，取汗。乌梅炒焦，油调搽。葡萄汁调药。杏仁　细茶　木瓜　槐花四两，炒，煎酒热服。黄檗去湿热。〇同乳香末、槐花，水和涂。大风子和轻粉涂。五加

皮　槐角　皂荚子　栀子　血竭　乳香　没药　卢会

〔金石〕铜青醋煮，酒调涂，极痛，出水愈。〇或入轻粉、冰片少许。绿矾煅研，香油搽。汞粉或服或熏，劫疮，效最速，但用失法者，有筋骨痈疽之害。〇掺猪肾，油煎食。〇入鸡子，蒸热食。〇同丹砂、雄黄末，酒服。或加黄丹、孩儿茶，或加槐花、龟板，或加槐花、天花粉、孩儿茶，为丸服。〇一方：同甘草、百草霜丸服。〇杨梅癣，同大风子末涂。〇同杏仁涂。水银同铅结砂，入乳、没、黄丹，作神灯照之，熏之。黑铅同锡结砂，入蜈蚣末，作撚照之。〇煮酒服，解轻粉毒。银朱年久顽疮，同朱砂、枯矾、全蝎丸服。〇同宫香作撚，被中熏鼻。或加孩儿茶、皂荚子。〇或同雄黄、枯矾作丸，熏之。〇同铅、汞、白花蛇作撚照。〇同轻粉，入黄蜡、麻油，作膏贴。〇筋骨痛，同枯矾作撚，熏脐取汗。粉霜涂。雄黄猪髓调搽。〇同杏仁、轻粉、猪胆搽。〇同轻粉、黄丹、孩儿茶、朱砂丸服。白砒同雄黄、牛黄化蜡丸服。〇同石黄点之。〇同轻粉、银朱搽。丹砂同雄黄、百草霜丸作撚，被中熏之。石膏煅搽。〇酒服，发汗，解轻粉毒。铁浆　盐水并漱轻粉毒。孩儿茶　百草霜　蓬砂　胡粉　枯矾　黄丹

〔虫鳞〕蝉蜕　全蝎　白僵蚕　露蜂房　蜈蚣同全蝎、香油、水粉、柏油，熬膏贴。白花蛇同穿山甲诸药丸服。〇亦入熏照药。穿山甲顽疮成风，陈菜子油，作膏贴。龟甲　鬼眼睛同辰砂、片脑涂。猬皮杨梅疳泻，同鳖甲、象牙

丸服。麝香

【风癞】

〔草部〕苦参热毒风、大风、肺风、肾风生疮，遍身痹痒，皂角膏丸服。〇同荆芥丸。〇浸酒饮。〇煮猪肚食，取虫数万下。何首乌大风，同胡麻九蒸九晒服。长松同甘草煎服，旬日即愈。黄精蒸食。草乌头油、盐炒，为丸服。马矢蒿末服。马鞭草末服。浮萍煎服，末服，并洗。凌霄花同地龙、蚕、蝎，末服。栝楼浸酒。白蒿酿酒。艾汁酿酒。狼毒同秦艽服。大黄同皂角刺服。牛膝骨疽癞病，酒服。白鲜皮一切热毒风疮赤烂，眉发脱脆皮急。羌活　防风　巴戟天　黄芪　牡丹　天雄并主癞风。蓖麻子黄连水浸吞。莨菪子恶疮似癞，烧傅。地黄叶恶疮似癞十年者，捣傅。百灵藤浴汗，并熬膏酒服。青藤酒。葎草　陆英　蒴藋

〔菜部〕苦瓠藤并浴癞。〇十年不瘥者，汁涂之。

〔谷果〕胡麻油浸之。大麻仁浸酒。亚麻　荷叶同石灰汁渍。

〔木器〕大腹子傅。松脂炼服。松叶浸酒。天蓼酿酒。预知子同雄黄熬膏服。皂荚煎膏丸服。刺，烧灰服，最验。〇根皮，主肺风恶疮。桦皮肺风毒疮如癞，同枳壳、荆芥诸药服。桑叶肺风如癞，蒸一夜，晒研水服。乳香同牛乳、甘草蒸

服。杨花同花蛇等丸服。大风子油同苦参丸服。〇调轻粉搽。桑柴灰洗。栀子赤癞、白癞。皮巾子　皮腰袋烧灰，入癞药。

〔水石〕碧海水　古冢中水　石灰并洗。禹余粮癞风发落，同白矾、青盐煅，丸服。金星石大风虫疮，同诸石末丸服。石硫黄疠风有虫，酒服少许，兼和大风子油涂。玄精石　雄黄　雌黄　握雪礜石　石油

〔虫鳞〕葛上亭长并入涂药。蜂蜜同姜汁炼服。蜜蜂子同诸蛇丸服。五倍子　蛇蜕恶疮似癞，十年不瘥，烧灰酒服，和猪脂涂。白花蛇　乌蛇　蚺蛇　蝮蛇并酿酒服。乌蛇胆入冬瓜化水服。蚺蛇胆及膏涂。自死蛇恶疮似癞，渍汁涂。鳢鱼顽疮疥癞，酿苍耳煮食。鲫鱼恶疮似癞，十年不瘥，烧灰和酱涂。鲎鱼胆同诸矾末服，杀虫。蝎虎同蚕沙、小麦面末服。鲮鲤甲　蚖

〔禽兽〕五灵脂油调涂。驴蹄灰

〔人部〕头发同大豆，入竹筒内，烧汁涂。

【疥癣】

〔草部〕苦参　菖蒲　剪草　百部并浸酒服。艾叶烧烟熏，煎醋涂，烧灰搽。淫羊藿　青蒿　山茵陈　乌头　马鞭草并洗。杜衡　白鲜皮　苍耳子　黄

连　大蓟汁　白及　青葙叶　紫参　积雪草　蛇床子　丹参　天南星　紫草　木藜芦　地榆　茛菪根　狼牙草　沙参　谷精草　薄荷　三白草　线香　狼把草　狗舌草　姜黄　冬葵子　芍药　酢浆草　芎□　石长生　白菖蒲　钩吻　羊蹄根　酸模　木莲藤　莽草　山豆根　何首乌　藜芦　天门冬　□茹　狼跋子酒磨。狼毒　蔷薇根　白蒺藜　荩草　地锦草　败酱　防己　葎草　猫儿眼睛草

〔谷菜〕大豆沥　黄豆油　秫米炒黑。小麦烧。胡麻油　芸薹子油已上或涂，或洗，或服。胡麻生嚼，涂坐板疮。丝瓜皮焙研，烧酒涂坐板疮。粟米泔　灰藿　藜叶　冬瓜藤并洗疥疮。韭根炒黑。薤叶煮。蒜　马齿苋　丝瓜叶擦。土菌灰

〔果木〕杏仁　桃叶　桃仁　鹿梨根　榲桲木皮　银杏嚼。并涂疥癣。胡桃同雄黄、熟艾捣，裹阴囊。山楂　杨梅树皮　樟材　钓樟　柳华及叶并洗疥癣。枫香同黄檗、轻粉涂。松脂同轻粉擦。乳香　没药　血竭　皂荚煮猪肚食。樟脑　卢会　黄檗　樗根白皮及叶。楸树皮、叶　海桐皮　楝实及根　芜荑　大风子并杀疥癣虫。榆白捣涎，涂疥癣虫疮。柏油涂

小儿衣，引疮虫。〇亦同水银擦。槿皮醋调搽癣，或浸汁磨雄黄。巴豆擦癣。〇同腻粉点疥。楮叶擦癣。乌药　棕木　槐叶　檀皮　桑沥　荆沥　松淄　柏油　胡颓根　栾荆　鼠李子　木绵子油并涂疥癣。

〔水土〕秋露调药。半天河水　梅雨水　温泉　碧海水　盐胆水并洗疥癣顽疮。燕窠土　烟胶搽牛皮风癣。

〔金石〕轻粉牛皮癣，酒服半钱。〇小儿癣，同猪脂涂。雌黄同轻粉、猪脂，涂牛皮顽癣。明矾榴皮蘸，掺牛皮癣。胡粉掺疥癣。〇黄脓疮，同松香、黄丹、飞矾熬膏贴。水银同胡粉，涂瘑疥虫癣。〇同芜荑涂。〇同大风子涂。银朱同牛髓、桐油，杀疥癣虫。艅船灰同牛屎，熏下身癣。矾红同螺蛳、槿皮，涂癣。硫黄鸡子油，搽疥癣。〇煅过，掺顽疮。铁落　铁锈　青琅玕　朱砂　雄黄　熏黄　石油　黄矾　绿矾　砒霜　盐药　戎盐并入涂掺药。石灰　茧卤汁并洗疥癣，杀虫。斑蝥同蜜和，浸醋涂。五倍子一切癣疮，同枯矾涂。青腰虫杀虫。紫矿

〔介鳞〕蚌粉并涂疥癣湿疮。鳢鱼酿苍耳，淡煮食。鳣鱼肝炙食。河豚子肝同蜈蚣烧，掺疥癣。鼍甲疥癣死肌，炙浸酒服。鱼鲊涂虫疮。海虾　鳝鱼　鳗鲡并涂。白花蛇入丸、散。乌蛇入丸、散。蚺蛇食。自死蛇烧。蝮蛇烧。

鲮鲤甲　鼋甲　蟹膏　田螺　螺蛳

〔禽兽〕鸡冠血　抱出鸡子壳灰并涂疥癣。鸳鸯炙贴。鸽　猪肚皂荚同煮食。狐肉及五脏作臛食。鼹鼠煮食。猪脂煎芫花，杀疥虫。牛蹄甲同驴屎烧，傅牛皮风癣。驴屎烧，傅湿癣。驴脂　羊脂　牛脂　野猪脂　猬脂　狨脂并涂。羚羊角　虎骨　兔骨　诸朽骨并洗、涂。鼬鼠煎膏。狒肉炙贴。并主疥癣。旧靴鞋底灰同轻粉、皂矾，搽癣。

【热疮】

〔草部〕败酱暴热火疮赤气。葛根傅小儿热疮。葵花小儿蓐疮。剪春罗傅火带疮。积雪草恶疮赤熛。仙人草　产死妇人冢上草并治小儿酢疮，头小面硬者。青黛　蓝叶　酸浆子　龙葵　野菊根　天花粉同滑石。黄药子

〔菜谷〕丝瓜汁调辰砂。生百合并涂天泡热疮。〇花同。麦麸涂热疮。芋苗灰擦黄水疮。赤小豆洗。罗勒灰

〔果木〕桃仁并傅黄烂疮。茱萸煎酒，拭火烂疮。莲房灰和井泥。荷花并贴天泡疮。枸杞叶涂火赫毒疮。梓白皮小儿热疮。〇叶，傅手足火烂疮。荆茎洗灼疮及热焮疮有效。黄檗入矾。芜荑

〔金石〕滑石并涂热疮。铁浆时气生疮，内热者饮之。生铁小儿熛疮，烧淬水浴。蚯蚓泥炒。无名异并涂天泡湿疮。银朱和盐梅涂。

〔鳞介〕青鱼胆　田螺并涂热疮黄水。蚬肉诸小热疮，年久不愈，多食之。

〔禽兽〕鸭粪同鸡子白，涂热疮。羚羊角灰身面卒得赤斑或熛子，不治杀人，鸡子白和涂。羊胆时行热熛疮，和酢服。酪涂身面热疮肌疮。牛屎烧，傅小儿烂疮。乱发孩儿热疮，以鸡子黄同熬干，待有液出，取涂疮，粉以苦参。

【瘑疮】桃花瘑疮生手足间，相对生，如茱萸子，疼痒浸淫，久则生虫，有干湿二种，状如蜗牛。同盐捣傅。桃叶同醋。腊饧　鲫鱼生捣。蚕蛹　海豚鱼　白犬血　猪髓　牛屎　荆沥　雄黄　硫黄　水银同胡粉。燕窠土并涂瘑疮及癣。

【手疮】热汤代指，生指甲旁，结脓脱爪，初时刺汤中浸之，或刺热汤七度，冷汤七度，或刺热饭中二七度，皆良。甘草　地榆　蜀椒　葱　盐　芒消并煎汤，渍代指。硇砂唾、面和成。蜜蜡　梅核仁和醋。人尿和醋。鱼鲊和乌梅杵。猪膏和白垩土。羊胆并涂代指。蓝汁服之，主瘭疽喜著十指，状如代指，根深至肌，肿痛应心，能烂筋骨，毒散入脏，能杀人。宜灸百壮，或烙令焦。俗名天蛇毒，南人多病之。葵根

汁。升麻汁。芸薹汁。竹沥　犀角汁。青黛并温服，主瘭疽。盐汤　醋汤　腊饧并浸瘭疽。大麻仁炒。麻油　滓　黑大豆生。蔓菁子　酸模　无心草　车脂同梁上尘。灶突土同梁上尘。土蜂窠同乳香、醋。燕窠土同胎儿屎。白狗屎灰。虎屎灰。马骨灰。猪胆　牛耳垢　蜈蚣焙研，猪胆调。皂荚灰。田螺　鲫鱼同乱发、猪脂熬膏。〇并傅瘭疽。水蛇皮裹天蛇毒，数日当有虫出，如蛇状。海苔　麦醋糟炒末。并傅手背肿痛。生薤苦酒煮，涂手指赤色，随月生死。羊脂涂脾横爪赤。猪胰　青琅玕　真珠并涂手足逆胪。艾叶　牛屎并熏鹅掌风。椒根　烧酒　灰汤并洗鹅掌风。油胡桃擦鹅掌疮。鳖甲烧，傅人咬指烂。

【足疮】绿矾甲疽，因甲长侵肉，或割甲伤汤水，肿溃出水，甚则浸淫趾趺，经年不愈。盐汤洗净，煅研，厚傅之，即日汁止，十日痂落。〇女人甲疽肉突，煎汤洗之，并同雄黄、硫黄、乳香、没药掺之。石胆煅。硇砂同矾。乳香同石胆。血竭　熏黄同蛇皮灰。牡蛎生研服，并傅。虎骨橘皮汤洗后，油和傅。蛇皮烧，同雄黄傅。黄芪同□茹、猪脂、苦酒，熬膏涂。知母　麋衔　乌头　鬼针　胡桃树皮灰。马齿苋并傅甲疽。黑木耳贴肉刺，自腐。莨菪子根汁。血见愁　红花同地骨皮。没石子同皂荚灰，醋和。皂矾煅。白矾同黄丹、朴消。羊脑同新酒糟。人虱黑白各一枚。〇并涂肉刺。

鸡汤洗鸡眼。茶末　荆芥叶捣，或烧灰。蚌粉　滑石同石膏、矾。花乳石同黄丹、水粉。白矾同黄丹。鹅掌皮灰并傅足趾丫湿烂疮。粪桶箍灰傅脚缝疮，血出不止。生面　半夏并涂远行足趼，一夜平。草乌头远行足肿，同细辛、防风掺鞋内。茄根洗夏月趾肿，不能行。草鞋远行足肿，尿浸湿，置烧热砖上踏之，即消。黄牛屎足跟肿痛，入盐炒盦。牛皮胶足底木硬，同姜汁、南星末调涂，烘之。朴消女人扎足，同杏仁、桑白皮、乳香，煎汤浸之，即软。黄檗猪胆浸晒，研末。白附子末。烟胶油调。轻粉并傅。银朱同黄蜡，作隔纸膏。蚯蚓粪同芒消傅。皂荚烙。乌桕根末傅。〇并主足上风疮湿痒。男子头垢女人足上裙风疮，和桐油作隔纸膏贴。木鳖子湿疮足肿，同甘遂入猪肾煮食，下之。食盐手足心毒，同椒末，醋涂。

【胻疮】即臁疮。艾叶烧烟熏出恶水，或同雄黄、布烧。〇或同荆叶、鸡屎，坑中烧熏，引虫出。翻白草煎洗。菝葜叶椒、盐水煮贴。野园荽同轻粉、桐油贴。金星草刮星傅。覆盆叶浆水洗傅。马勃葱汤洗傅。乌头同黄檗末傅。悬钩子叶同地藨叶、食盐杵贴。桑耳同楮耳、牛屎菇、发灰傅。槠叶一日三贴。冬青叶醋煮贴。黄檗同轻粉、猪胆贴。柿霜同柿蒂灰傅。桐油日涂。〇或入轻粉，或入发熬化。〇脚肚风疮如癞，同人乳扫之。地骨皮同甘草节、白蜡、黄丹、香油，熬膏贴。左

脚草鞋烧灰，同轻粉傅。陈枣核烧。老杉节烧。白棘叶末。白胶　血竭　白垩土煅。蚯蚓泥同轻粉。伏龙肝同黄檗、黄丹、轻粉、赤石脂贴。胡粉炒，同桐油。黄丹同黄蜡、香油熬膏。密陀僧同香油。银朱同黄蜡摊膏。〇同古石灰、松香、麻油，化膏贴。古石灰鸡子油和煅过，桐油调，作夹纸膏贴。无名异同黄丹。盐中黑泥煅。铜绿黄蜡化，拖隔纸。艌船灰煅，同轻粉末。蜜蜡五枝汤洗后，摊贴十层。生龟壳烧灰，入轻粉、麝香涂。鸡子黄同黄蜡煎。鸡内金贴，十日愈。羊屎烧，同轻粉末。牛包衣烧。虎骨末傅，齑汁先洗。马颊骨烧。鹿角烧。人骨烧。人顶骨同龙骨、硫黄。头垢作饼贴，或入轻粉。〇又同枯矾、猪胆涂。乱发桐油炙干，同水龙骨煅，桐油和。牛蹄甲灰冷臁口深，同发灰、轻粉、黄蜡、京墨，作膏贴。百草霜热臁口厚，同轻粉、麻油，作隔纸膏贴。猳猪屎胻疽深败，百方不效，蚀去恶肉，烧末填之，取效。白□茹同雄、硫、矾末，傅蚀恶肉尽，乃用上方。酸榴皮煎洗。百药煎脚肚细疮，久则包脚出水，唾涂四围。马齿苋臁疮生虫，蜜调傅，一夜虫出。〇同葱白、石灰捣团，阴干研傅。泥矾同牛、羊肚傅。生鲤鱼　鳢鱼肠　鲫鱼同皂荚、穿山甲末。鳝鱼　虾同糯饭。虾蟆同乱发、猪脂煎化，入盐涂。〇并引虫出。乌鸡骨同三家棓木，三家甑单，烧，导疮中碎骨自出。牛膝久成漏疮，酒服。

诸疮下

头疮、软疖、秃疮、炼眉、月蚀、疳疮、□疮、阴疳、阴疮。

【头疮】菖蒲生涂。艾灰　蓼子同鸡子白、蜜。镜面草同轻粉、麻油。鸡肠草烧灰，同盐。蒺藜　苦参　木耳蜜和。小麦烧傅。红曲嚼涂。胡麻嚼涂。糯饭入轻粉。豆油　豆豉薄汁，和泥包烧，研涂。乌梅烧。杏仁烧。桃枭烧，入轻粉。槟榔磨粉。黄檗　枳实烧研，同醋。肥皂烧，同轻粉、麻油。木芙蓉油和。乌桕根同雄黄。鬼齿烧，同轻粉。百草霜同轻粉。灶下土同十字道上土，等分。燕窠土同麝香。轻粉葱汁调。白矾半生半枯，酒调。雄黄　皮鞋底煮烂涂。或烧灰，入轻粉。草鞋鼻灰　尿桶上垢炒。蜂房灰脂和。蚕退纸灰入轻粉。蛇退灰同上。象肉灰。牛屎灰。五倍子同白芷。桑蛀屑同轻粉、麻油。地龙同轻粉。蜜蜂研涂。鲫鱼酿附子炙，和蒜研。或酿发炙。咸鱼油煎取滓。海螵蛸同轻粉、白胶香。鳖甲烧。甲香　甲煎　猪肾掺轻粉、五倍子，烧研。猪䯄髓入轻粉。熊脂并涂肥疮、烂疮。古松薄皮小儿胎风头疮，入豉少许，炒研，入轻粉，香油调涂。榆白皮晒研，醋和绵上，贴头面疮，引虫。菟丝苗　何首乌　马齿并煎汤洗。桃花头上肥疮，为末水服。

【软疖】苍耳叶同生姜杵。胡麻烧焦，热嚼。芸薹

子同狗头骨灰，醋和。白梅烧，同轻粉。松香同蓖麻、铜青。白胶香同蓖麻，入少油，煎膏。石灰和鸡子白煅。茄半个，合之。五倍子熬香油。蜂房烧，同巴豆，熬香油。桑螵蛸炙研，油和。鸡子壳烧，入轻粉。猪鬃同猫颈毛烧，入鼠屎一粒，研。线香　益母草末。葛蔓灰。大芋研。鼠粘叶贴。天仙莲叶杵。赤小豆末。糯饭烧。桃奴烧。肥皂研。山黄杨子研。枯矾油和。木芙蓉末。白瓷末。水龙骨烧。蚯蚓泥油和。虾蟆灰。鳜鱼尾贴。雀屎水和。男子屎腊猪脂和。

【秃疮】皂荚　蓝　苦瓠藤　盐并煎汤洗。火炭淬水。酸泔　马肉煎汁。马屎绞汁。马尿并洗头。羊屎煎水洗，仍末涂。羊蹄根擦。蒜擦。桃皮汁日服，并涂。桑椹汁日服，治赤秃，先以桑灰汁洗。香薷汁，和胡粉。贯众烧研，或入白芷。黄葵花同黄芩、大黄末。鸡窠草同白头翁花、猪脂和。麦面同豆豉、醋。豆豉同屋尘煅，入轻粉。桃花末，或同椹。桃奴同黑豆末。杏仁七个，青钱一个，捣烂，灯油调涂。甘蔗烧，同柏油。茱萸炒焦，同轻粉。楸叶捣，或入椿、桃叶。樟脑同花椒、脂麻涂，先以退猪汤洗。松脂同黄蜡、麻油、石绿，熬膏贴。燕窠土同蠮螉窠。百草霜入轻粉。烟胶同矾。胆矾同朱砂、猪脂，入硇砂少许。轻粉同黄蜡、鹅油涂。〇同烟胶，油调。〇同葱汁。绿矾同苦楝子烧傅〇同轻粉、

淡豉傅。慈竹虫同牛尿研涂。鲫鱼灰酱汁和，或入雄黄末。雄鸡屎和酱汁、醋。羊髓入轻粉。人髑髅同大豆炒研。人屎灰。赤马皮灰。马蹄灰。马骨灰。牛角灰。牛屎灰。猪屎灰。猪悬蹄灰。鼠屎灰。虎骨末。葶苈末。藜芦末。莽草　芫花末。苇灰　大豆炒焦。大麻子炒焦。芜菁叶灰。皂荚灰　慈竹箨灰。苦竹叶灰。苦参末。蛇衔末。荩草末。蜀羊泉　银朱　雄黄　雌黄　鹅掌皮灰。鸽屎并用猪脂，或香油调涂。胡荽子　土细辛　梁上尘并用香油调涂。山豆根水调。马齿苋灰，或熬膏。瓜蒂熬膏。葱入蜜。紫草煎汁。陈油滓　鸡子黄熬油。榆白皮醋和，引虫。蕺菜竹筒煨捣。木绵子烧油。猪胆筒盛香油煨沸，下胆涂。猪肚　猪脬　羊脬　羊脯　熊脑　猬脂　牛脂　羊脂　白马脂　小儿胎屎并搨秃，引虫。猫屎烧灰，傅鬼舐头。丝瓜叶汁，涂头疮生蛆。

【炼眉】即炼银癣。黄连研末，油调涂。碗内艾烟熏过，入皂矾一粒，轻粉少许涂之。菟丝子炒研。小麦烧黑。栀子炒研。百药煎同生矾末。穿山甲炙焦研，入轻粉。猪□髓入轻粉、白胶香。黑驴屎灰。坩锅末同轻粉。〇并油调涂。麦麸炒黑，酒调。

【月蚀】生于耳、鼻、面及下部窍侧，随月盛衰，久则成

疳。小儿多在两耳。黄连末，或加轻粉、蛇床子。青黛末，或加黄檗。蔷薇根同地榆、轻粉。土马鬃同井苔。马齿苋同黄檗。肥皂荚灰，同枯矾。苦竹叶灰，同猪脂。绿豆粉同枯矾、黄丹。东壁土同胡粉。轻粉枣包，煅。白矾同黄丹。曾青同雄黄、黄芩。硫黄同斑蝥、□茹。虾蟆灰，同猪膏。〇同硫黄、枯矾。兔屎入虾蟆腹中，煅研。虎骨生研，同猪脂。蛇蜕灰。鳔胶灰。龟甲灰。甲煎　鸡屎白炒。马骨灰。败鼓皮灰。角蒿灰。救月杖灰。救月鼓椎灰。月桂子　寡妇床头土　蚯蚓泥　胡粉　屠几垢　寒食泔淀。生白米嚼。薤醋煮。鸡子黄炒油。天鹅油调草乌、龙脑。醍醐　羊脂　熊胆　猪胆　鸡胆并涂耳面月蚀疳疮。醋同油煎沸，傅之，二日一易。羚羊须小儿耳面香瓣疮，同白矾、荆芥、小枣，入轻粉傅之。茱萸根同蔷薇根、地榆，煎水洗。地骨皮洗并掺。蜡烛照之，使热气相及。

【疳疮】黄连同卢会、蟾灰。〇同款冬花。桔梗同茴香烧灰。黄矾同白矾、青黛烧。马悬蹄灰，入麝香。蓝淀并涂口鼻急疳。甘松同轻粉、卢会掺猪肾，贴急疳。雄黄同铜绿。〇同葶苈。〇同天南星。〇同枣烧。〇并涂走马急疳。铜青同人中白，傅走马疳。〇同枯矾。〇同蜘蛛、麝香，并傅牙疳。砒霜同石绿。绿矾煅，入麝香。五倍子烧研。〇同枯矾、青黛。百药煎同五倍、青黛煅，入铜青。人中白煅，入麝。〇同铜青、枯

矾。〇同壁钱烧。〇并涂走马疳。鲫鱼酿砒烧，傅急疳。〇酿当归烧，掺牙疳。〇胆，滴小儿鼻，治脑疳。鸡内金烧。魁蛤灰。贝子　海螵蛸　猪髑髓　海桐皮　熊胆　牛骨灰。牛耳垢　轻粉　白矾　石碱并主口鼻疳疮。人屎疳蚀口鼻，绵裹末贴，引虫。罗勒同轻粉、铜青，涂鼻□赤烂。〇同轻粉、密陀僧，主牙疳。黄檗同铜青。〇同大枣煅研。柳华烧，入麝。橄榄烧，入麝。橡斗入盐烧。大麻仁嚼。蒲公英　鸡肠草　繁缕　蔷薇根　胡桐泪　樗根皮　青黛　杏仁油并涂口鼻疳□。飞廉烧，傅口疳、下疳。角蒿灰，涂口齿疳，绝胜。鼠李根皮同蔷薇根熬膏，日含，治口疳，万不失一。〇疳蚀口鼻及脊骨，煮汁灌之。乌蚕泥同雄黄、贝母。〇同蓬砂。铅白霜同铜青，入少矾。蓬砂蚕茧同白矾。〇同矾、鸡内金、锅盖垢。蚺蛇胆入麝。鼍甲灰，并涂口齿疳。蚕退纸灰，同麝香，傅牙疳。〇同乳香、轻粉，傅一切疳疮。紫荆皮涂鼻疳。盐同面煅。卢会并吹鼻疳。丁香吹鼻，杀脑疳。含汁，治齿疳。马屎汁。驴屎汁。马尿　驴尿并漱口鼻疳蚀。银屑　生地黄并煎水，入盐，洗口鼻疳蚀。胡粉　葵根灰。蒸糯米气水并涂身面疳疮。白僵蚕炒研，和蜜。晚蚕蛾入麝。并傅风疳。地骨皮作撚，纪年久疳瘘，自然生肉。羊羔骨灰，同雄黄、麝香，填疳疮成漏。羖羊脂同莨菪子烧烟，熏疳孔。马夜眼末，纳孔中，永

断。亦烧研塞。羊胆小儿疳疮，和酱汁灌入肛内。没食子末，吹肛内，主口鼻疳。猪肝牙疳危急，煮蘸赤芍药，任意食之，后服平胃药。羯羊肝同赤石脂煮食。猫头灰酒服。升麻煎汁。艾叶煎汁。浮石火煅醋淬，同金银花末服。鳗鲡煮食，并主疳□。

【□疮】蕙草狐惑食肛，默卧汗出，同黄连、酸浆煎服。赤小豆生芽，为末。萹蓄煮汁。蛇莓汁。乌梅炒丸。桃仁盐、醋煎服。升麻　云实末。马鞭草汁。蒜并主下部□疮。牡丹下部生疮已洞决者，研末，汤服。生漆一合，入鸡子连白吞之，吐下虫出。猪胆醋熬，饮三口，虫死便愈。亦灌肛内，利出虫物。〇同蜜熬稠，作挺纳入。茱萸下部痔□，掘坑烧赤，以酒沃之，纳萸于中，坐熏，不过三次。桃叶同梅叶蒸熏。艾叶烧烟熏。食盐炒熨。槲皮同榉皮熬膏。桃白皮煎膏。木鳖子磨水。大枣和水银研。荇叶杵。楝皮　苦参　豨莶　青葙叶　樗白皮　牡荆子　皂荚灰。飞廉灰。角蒿灰。青蛙同鸡骨烧灰。蝮蛇灰。马悬蹄灰。猪脂　犬脂　犬心并导纳下部。蜣螂同牛屎、羊肉杵纳，引虫。鸡内金　鲫鱼骨　雄黄　雌黄　硫黄并傅。

【阴疳】甘草同槐枝、赤皮葱、大豆煎汁，日洗三次。槐皮煎汁。浆水　肥猪肠　沟中恶水并洗后傅药。黄连同黄檗，傅阴疮欲断。黄檗猪胆汁炙研，入轻粉。苦参同蜡

茶、蛤粉、密陀僧、猪脂涂。蒲黄同水银。灯草灰，同轻粉、麝香。胡黄连同孩儿茶。绿豆粉同蟾灰、胭脂。枣核同发烧。橄榄烧。银杏嚼。胡麻嚼。杏仁油。诃子同麝。故网巾灰，同孩儿茶。黄蔷薇叶，焙。飞廉末。地骨皮末。桐油伞纸灰。蚯蚓泥同豉，作饼。〇同繁缕灰，作饼贴。乌叠泥同轻粉、片脑。〇或加真珠。轻粉末。炉甘石煅，同孩儿茶。〇同黄丹、轻粉。矾石同麻仁末。黄丹同枯矾。密陀僧同青黛、海粉、黄连。五倍子同枯矾。〇同花椒、茶。〇同镜锈。田螺烧，同轻粉、脑、麝。鸡内金烧。〇或同蚕茧、白矾、锅盖垢烧。抱出鸡子壳烧，或入轻粉。〇外肾痈疮，同黄连、轻粉。虾蟆灰，同兔屎。驼绒灰，同黄丹。人中白同枯矾、铜青，煅研，入蜜炙黄檗、冰片。天灵盖煅。〇或入红枣、红褐同烧。头垢蚕茧内烧。鬼眼睛烧。烂蚬壳烧。贝子烧。海螵蛸　龙骨　百药煎　鲫鱼胆　象皮灰。猫骨灰。虎牙生。猬皮灰。鼬鼠灰。发灰　硫黄　赤石脂　铜青并涂下疳阴疮。鼠李根皮同蔷薇根煮汁，熬膏涂。母猪屎烧，傅男女下疳。室女血衲烧，傅男子阴疮溃烂。

【阴疮】甘草煎蜜，涂阴头粟疮，神妙。青黛地骨汤洗，同款冬、麝末涂。胡粉杏仁或白果炒过，研涂。〇阴疮浸淫，同枯矾。白矾同麻仁、猪脂。黄矾同麝。没石子烧。荷叶

灰，同茶。田螺灰，同轻粉。鳖甲灰。油发灰涂，亦可米汤服。烂蚬壳烧。蚌粉烧。鲤鱼骨烧。鳔胶烧。海螵蛸　鲤胆　鲫胆并涂阴头妒精疮。蚯蚓泥同豉。〇外肾生疮，同绿豆粉涂。蜂蜜先以黄檗水洗，乃涂。猪脬煅，入黄丹。牛蹄甲灰。马骨灰。并傅玉茎疮。木香同黄连、密陀僧。鸡肠草烧，同蚯蚓泥。〇并涂阴疮坏烂。黄檗同黄连煎水洗，仍研末，同猪胆搽。松香同椒烧油。五倍子同蜡茶、轻粉。紫梢花　孔公孽　蒲黄并涂阴囊疮湿痒。黄连同胡粉。大豆皮　狗骨灰。狗屎灰。人屎灰。〇并傅小儿阴疮。青纸贴。皂荚烧熏。麦面小儿歧股生疮，连囊湿痒。蛇床子同浮萍、荷叶煎汁洗。狼牙草　越瓜　蜀椒　茱萸　五加皮　槐枝并煎水洗。

外伤诸疮

漆疮、冻疮、皴疮、灸疮、汤火疮。

【漆疮】蜀椒洗。〇涂鼻孔，近漆亦不生疮。芥苋　薄荷　山楂　茱萸　荷叶　杉材　黄栌　柳叶　铁浆　新汲水并洗。韭汁。白菘汁。鸡肠草汁。蜀羊泉汁。井中苔、萍、蓝汁。贯众末。苦芙末。秫米末。无名异末。白矾化汤。石蟹磨汁。芒消化。蟹黄化。猪脂　羊乳并涂。猪肉内食肉，外嚼穄米

涂。

【冻疮】甘草煎水洗，涂以三黄末。麦苗煮汁。茄根、茎、叶煮汁。马屎煮汁。酒糟浸水。米醋　热汤并浸洗。姜汁熬膏。桐油熬发。鼠熬猪脂。附子面调。大黄水调。黄檗乳调，或加白蔹。藕蒸杵。柏叶炙研。松叶炙研。橄榄烧。老丝瓜灰。蟹壳灰。鹅掌黄皮灰。原蚕蛾　蜜蜡化。鸭脑　鸡脑　雀脑　蒿雀脑　豚脑并涂抹。

【皴裂】腊酒糟同猪脂、姜汁、盐，炒热掺之。五倍子同牛髓涂，或同牛鼻绳灰，填之。银杏嚼。白及嚼。铁爇　獭足灰。白鹅膏　猪膏　牛脑　马鬐膏　狼膏　鹧鸪膏并涂。牛皮胶涂尸脚裂。鸡屎煮汁，浸尸脚裂。蜀椒煮洗。含水藤汁洗。酒化猪脑，或膏洗。

【灸疮】黄芩灸疮血出不止，酒服二钱即止。白鱼灸疮不发，作脍食。青布灰。鳢肠并贴灸疮。薤白煎猪脂涂。荠菜　茅花　瓦松　木芙蓉　楸根皮、叶　车脂　海螵蛸　牛屎灰。兔皮及毛并涂灸疮不瘥。鹰屎白灸疮肿痛，和人精傅。灶中黄土煮汁淋洗。

【汤火伤疮】柳叶汤火毒入腹热闷，煎服。皮，烧傅。人尿火烧，不识人，发热，顿饮一二升。生萝卜烟熏欲死，嚼汁咽。又嚼，涂火疮。当归煎麻油、黄蜡。丹参同羊脂。地黄

同油、蜡熬膏。甘草煎蜜。大黄蜜调。蓖麻仁同蛤粉。苦参油调。白及油调。黄葵花浸油。赤地利灭痕。蛇莓止痛。大麦炒黑。小麦炒黑。麦面同栀子研。荞麦炒研。胡麻生研。绿豆粉　黍米炒。粟米炒。蒸饼烧。白饧烧。胡桃烧。杨梅树皮烧，和油。乌柿木皮灰。榆白皮嚼。黄栌木烧。杉皮烧。松皮烧。柏根白皮煎猪脂。柏叶止痛，灭痕。栀子鸡子白调。木芙蓉油调。山茶花油调。经霜桑叶烧。木炭磨汁。坩锅入轻粉。饼炉灰油调。铁锈竹油调。银朱菜油调。赤石脂同寒水石、大黄，水调。云母石同羊髓。金刚石磨水。赤土磨水。蚯蚓泥菜油调。井底泥　乌古瓦　胡粉　青琅玕　寒水石烧。石膏　古石灰炒。甘蕉油　刘寄奴　蜀葵花　葵菜　白蔹　浮萍　景天　龙舌草　佛甲草　垣衣灰。石苔灰。井中苔、蓝　菰根　稻草灰。生姜　败瓢灰。黄瓜化水。茄花　丝瓜叶汁。榉叶　槐实　荆茎灰。桐油　鸡子黄熬油。鲥鱼蒸油埋土中，七日收。蜂蜜同薤白杵。猪胆调黄檗。牡鼠煎油。虎骨炙研。〇屎中骨同。猪毛尾同烧灰，和胶。鹿角胶化。黄明胶　牛屎湿涂。乌毡灰。蜀水花　蚕蛾　海螵蛸　鲤鱼　烂螺壳烧。蛤粉　人精和鹰屎白，或女人精涂。人中白并涂。食盐但汤火伤，先以盐掺护肉，乃用涂

药。海□贴。梨贴之，免烂。皂矾化水洗，疼即止。酱汁米醋并洗，以滓傅。薄荷汁。黄檗末。并涂冬月向火，两股生疮湿痒。

金镞竹木伤

【内治】大黄金疮烦痛，同黄芩丸服。甘草　三七　当归　芎□　藁本　白芍药　羌活　红蓝花　牛膝　郁金并酒服，活血止痛。木通煮汁酿酒。乌韭　垣衣并渍酒服。紫葛　每始王木　桑寄生故绵　黑大豆并煎水服。赤小豆醋渍炒研。炒盐酒服，主血出多。童尿热服，止血。所出血和水服。没药未透膜者，同乳香、童尿，酒煎服。牡丹皮内漏血不出，末服，立尿出血。葱汁同麻子煮服，吐败血。薤白生肌。蕉子生食，合口。五子实宜食。槟榔金疮恶心，同橘皮末服。蔷薇根为末日服，生肌止痛。金疮小草捣服，破血生肌。杨白皮水服，并涂，止痛。棘刺花金疮内漏。雄黄金疮内漏，同童尿服五钱，血化为水也。花蕊石童尿、酒服，并掺之，血化为水，不作脓。杏仁金疮中风，蒸绞汁服，并涂之。大蒜金疮中风，煮酒服，取汗。米醋金疮昏运。琥珀金疮闷绝，尿服一钱。蝙蝠烧末水服，当下血水。女人中衣带金疮犯内，血出不止，五寸烧灰，水服。人势下蚕室人，疮口不合，取本势烧存性，研末，水服。

玳瑁甲，煎汁。或刺血热饮。龟筒煎汁。贝子烧研，水服。白鸭通汁。人屎汁。月经衣烧灰，酒服。裈裆汁并解药箭毒。牡鼠肉箭镞入肉，烧研酒服，疮痒即出。生地黄毒箭入肉，丸服，百日自出。猪腰子毒箭伤，磨酒服，并涂。半夏金刃箭镞入骨肉，同白蔹末服。王不留行　瞿麦并主竹木入肉，研末，水服并傅。酸枣仁刺入肉中，烧末，水服，立出。

【外治】石灰傅金疮吐血，定痛神品。〇或同大黄末，或同槐花末，或同苎麻叶捣收，或同麻叶、青蒿捣收，或同韭汁收，或同晚蚕蛾捣收，或同牡鼠捣收。松烟墨　釜底墨　百草霜　石炭　门臼灰　寒水石同沥青。云母粉　香炉灰　无名异　石蚕　蜜栗子　乌叠泥　黄丹或入白矾。铜屑或入松脂。铜青　石青　石胆　慈石　硇砂　白矾　皂矾　蜜蜡　壁钱窠贴。五倍子　紫钟　白僵蚕　牡蛎粉。蜘蛛网。鸡血破生鸡搨之。牛血伤重者，破牛腹纳入，食久即苏也。象皮灰，合创口。犬胆　狗头骨　白马通　马屎中粟　天鹅绒灰。人精　人屎灰傅金疮肠出。三七内服外傅。白及同石膏。苎叶　金星草消肿。紫参　白头翁　地榆　白芷　白微　刘寄奴　马蔺子　马兰　贯众　夏枯草　泽兰　大、小蓟　苦芙　狼牙草　艾叶　续断　天南星　地菘马鞭草　漏

卢　车前草　青黛　天雄　鹿蹄草　钩吻　野葛叶　蛇衔　蜀葵花　白蔹　石韦　白药子　地锦　萝摩子　冬葵　王不留行　金疮小草　葱白炒封，或同蜜捣封，或煎汁洗之。糯米浸七七日，炒研。稗根　生面　胡麻　干梅烧。槟榔同黄连末。独栗嚼。乌柿　荷叶　藕节　乳香　没药　血竭　元慈勒　降真香或入五倍子。柽乳　质汗　琥珀　紫檀香　地骨皮云止血神妙。刺桐花　桑白皮灰，和马屎涂，亦煮汁服。〇缝金疮肠出。桑叶同苎叶、金樱叶，军中名一捻金。桑皮汁　桑柴灰。杉皮灰。棕皮灰。柳花　楮实　钓樟　绯帛灰。绵纸灰。拨火杖灰。败船茹灰。甑带灰。灯花并止血定痛。〇枫香傅金疮筋断。旋花根金疮筋断，杵汁滴入，并贴，日三易，半月愈。苏方木刀斧伤指，或断者，末傅，茧裹，数日如故。鸡子白皮误割舌断，先以套之。牛蒡根、叶傅之，永不畏风。铁爇涂金疮，风水不入。朱鳖佩之，刀剑不能伤。女人裈裆炙熨，止血。热汤故帛染搨。冷水浸之。并止血。人气吹之，断血。〇栝蒌根箭镞针刺入肉，捣涂，日三易之。莨菪根箭头不出，为丸贴脐。恶刺伤人，煮汁滴之。巴豆箭镞入肉，同蜣螂涂之，拔出。雄黄　盐药　山獭屎并傅药箭毒。蔷薇根　蓖麻子　双杏仁　独栗子　黑豆并嚼涂镞刃针刺入肉不出。桑灰

汁　鳞蛇胆　羊屎同猪脂。车脂　石油并涂针箭竹刺入肉。松脂针入肉中，傅裹，五日根出，不痛不痒。鼠脑针刺竹木入肉，捣涂即出。箭镝针刀在咽喉胸膈诸处，同肝捣涂之。象牙诸铁及杂骨鱼刺入肉，刮末厚傅，其刺自软，箭物自出也。人爪针折及竹木刺入肉，并刮末，同酸枣仁涂之，次日出也。齿垢涂竹木入肉，令不烂。或加黑虱一枚。牛膝　白茅根　白梅并嚼。铁华粉　晚蚕蛾　蠮螉　马肉蛆　鱼鳔并捣。鸦炙研，醋调。鸡毛灰。乌雄鸡肉捣。陈熏肉切片。鹿角　鹿脑　狐唇　狐屎并涂竹木刺入肉。人尿刺入肉，温渍之。

跌仆折伤

肠出、杖疮。

【内治活血】大黄同当归煎服。或同桃仁。玄胡索豆淋酒服。刘寄奴同玄胡索，骨碎补，水煎服。土当归煎酒服。或同葱白、荆芥，水煎服。三七磨酒。虎杖煎酒。蒲黄酒服。黄葵子酒服。五爪龙汁，和童尿、酒服。婆婆针袋儿擂水服，并傅。即萝摩。何首乌同黑豆、皂角等丸服，治损宽筋。黑大豆煮汁频饮。豆豉水煎。寒食蒸饼酒服。红曲酒服。生姜汁，同香油，入酒。补骨脂同茴香、辣桂末，酒服。干藕同茴香末，日服。荷叶烧研，童尿服，利血甚效。白

莴苣子同乳香、乌梅、白术服，止痛。胡桃擂酒。杏枝松节　白杨皮并煎酒服。甜瓜叶　琥珀　没药桂并调酒服。杈栘木皮浸酒。夜合树皮擂酒服，并封之，和血消肿。松杨破恶血，养好血。当归　蓬莪茂　三棱　赤芍药　牡丹皮　苏方木　马兰　泽兰　败蒲灰。童尿酒服。不拘有无瘀血，推陈致新，胜于他药。白马蹄烧研酒服，化血为水。羊角沙糖水炒焦，酒服，止痛。鹿角恶血骨痛，酒服，日三。黄明胶同冬瓜皮炒焦，酒服，取汗。亦治多年损痛。雄鸡血和酒，热饮至醉，痛立止也。鸦右翅瘀血攻心，面青气短，七枚，烧研酒服，当吐血愈。鲍鱼煎服，主损伤，瘀血在四肢不散者。水蛭酒服，行血。或加大黄、牵牛取利。麻油入酒服，烧热地卧之，觉即疼肿俱消。黄茄种消青肿，焙末酒服二钱，一夜平。〇重阳收，化为水服，散恶血。猪肉伤损血在胸膈不食者，生剁，温水送下一钱，即思食。

【内治接骨】骨碎补研汁和酒服，以滓傅之。或研入黄米粥裹之。地黄折臂断筋损骨，研汁和酒服，一月即连续，仍炒热贴。白及酒服二钱，不减自然铜也。黄麻灰同发灰、乳香，酒服。接骨木煎服。卖子木去血中留饮，续绝补髓。自然铜散血止痛，乃接骨要药。铜屑酒服。古文钱同真珠、甜瓜子末，酒服。铜钴锢水飞，酒服二钱，不过再服。生铁煎酒，散血。铁浆粉闪肭脱臼，同黍米、葱白炒焦，酒服，仍水、醋调

傅。无名异酒服，散血。入乳、没，接骨。乌古瓦煅研酒服，接骨神方。胡粉同当归、莪茂末，苏木汤服。□虫接骨神药，擂酒服。或焙存性，酒服三钱。或入自然铜末。〇一用乳、没、龙骨、自然铜等分，麝香少许，每服三分，入干□末一个，酒服。又可代杖。秘方。〇又土鳖炒干，巴豆霜、半夏等分，研末，每黄酒服一二分，接骨如神。龟血酒服，捣肉封之。蟹擂酒，连饮数碗，以滓封之，半日骨内有声，即接。干者，烧研酒服。鹗骨烧研，同煅过古钱等分，每酒服一钱，接骨极效。雕骨烧末，酒服二钱，随病上下。鹰骨同上。人骨同乳香、红绢灰，酒服。少妇发一团，包乳香一块，烧过，酒服一字，妙。

【外治散瘀接骨】大黄姜汁调涂，一夜变色。凤仙花叶捣涂频上，一夜即平。半夏水调涂，一夜即消。附子煎猪脂、醋涂。糯米寒食浸，至小满晒研，如用，水调涂之。白杨皮血沥在骨肉间，痛不可忍，杂五木，煎汤浸之。黄土瘀血凝痛欲死，蒸热布裹，更互熨之，死者亦活也。白矾泡汤熨之，止痛。〇闪出骨窍，同绿豆、蚕沙炒傅。乌鸡一切折伤，兽触胸腹者，连毛捣烂醋和，隔布搨之，待振寒欲吐，徐取下，再上。牛马血折伤垂死，破牛或马腹纳入，浸热血中即苏。苎叶和石灰捣收。地黄炒热杵泥。灯心嚼。牛膝　旋花根　紫苏　三七　莨菪子　蛇床　栝楼根　白蔹　土瓜根　茜根　地锦　骨碎补　水萍　威灵仙　何首乌　稻瓤　黍米烧。麦麸醋炒。麦面水和，并服。稗

草　绿豆粉炒紫。豆黄　豆腐贴，频易。酒糟　葱白煨。萝卜　生姜同葱白、面炒。〇汁，同酒调面。桃仁　李核仁　肥皂醋调。盐杨梅和核研。桑白皮煎膏。降真香　骐驎竭　水桐皮　乳香　没药　落雁木　质汗　桑叶　栀子同面捣。蜜栗子　石青　故绯　炊单布　蛤蚧　吊脂　海螵蛸　鳔胶水煮。鳖肉生捣。龟肉　摄龟并生捣。熊肉贴。羊脂　野驼脂　犛牛酥　牛髓　猪髓并摩。黄牛屎炒罨。白马屎炒罨。诸朽骨唾磨涂。猪肉炙贴。牛肉炙贴。乌毡盐、醋煮热裹。并消瘀血青肿。紫荆皮伤眼青肿，童尿浸研，和姜、芐汁，涂之。釜底墨涂手搔疮肿。母猪蹄煮，洗伤挞诸败疮。栗子筋骨断碎，瘀血肿痛，生嚼涂之，有效。蟹肉筋骨折伤断绝，连黄捣泥，微纳罨，筋即连也。五灵脂骨折肿痛，同白及、乳、没，油调涂。〇接骨，同茴香，先傅乳香，次涂小米粥，乃上药，帛裹木夹，三五日效。狗头骨接骨烧研，热醋调涂。牛蹄甲接骨，同乳、没烧研，黄米糊和傅。芸薹子同黄米、龙骨，接骨。鞋底灰同面和。

【肠出】热鸡血金疮肠出，干人屎末抹之，桑白皮缝合，以血涂之。慈石金疮肠出，纳入，同滑石末，米饮日服二钱。人参胁腹肠出，急抹油内入，人参、枸杞汁淋之，吃羊肾粥，十日愈。小麦金疮肠出，煮汁噀面。大麦煮汁，洗肠推入，但饮米

糜。冷水坠损肠出，喷其身面则入。

【杖疮】

〔内治〕童尿杖毕，即和酒服，免血攻心。三七酒服三钱，血不冲心，仍嚼涂之。红曲擂酒服。大黄煎酒服，下去瘀血，外以姜汁或童尿调涂。一夜黑者紫，二夜紫者白。无名异临时服之，杖不甚伤。□虫方见折伤。白蜡酒服一两。人骨烧末酒服。并杖不痛。

〔外治〕半夏未破者，水调涂，一夜血散。凤仙花叶已破者，频涂，一夜血散。冬用干。葱白炒罨。酒糟隔纸罨之。豆腐热贴，色淡为度。萝卜捣贴。羊肉热贴。猪肉热贴。芙蓉同皂角、鸡子白。绿豆粉同鸡子白。黄土同鸡子、童尿，不住上。石灰油调。或和猪血，烧三次，研。滑石同大黄、赤石脂。水粉同水银、赤石脂。雄黄同密陀僧，或同无名异。乳香煎油。或入没药、米粉。牛蒡根、叶涂之，永不畏风。大豆黄末。黍米炒焦。马齿苋杵。赤龙皮烧。五倍子醋炒。血竭　密陀僧香油熬膏。松香　黄蜡并熬膏。鸡子黄熬油。猪胆汁扫。未毛鼠同桑椹浸油扫之。黄瓜六月六日瓶收，浸水扫之。猪蹄汤洗。羊皮卧之，消青肿。

五绝

缢死、溺死、压死、冻死、惊死。

【缢死】半夏五绝死，但心头温者，以末吹鼻，皆可活。皂荚末五绝死者，吹其耳、鼻。梁上尘五绝死，吹耳、鼻。葱心五绝死，刺其耳、鼻出血，即愈。蓝汁缢死，灌之。鸡冠血缢死者，徐徐抱住，解绳，不得割断，安脚卧之，紧挽其发，一人摩其胸胁，一人屈其臂及足胫，待其气回，刺血滴入口中，即活。或桂汤亦可。鸡屎白缢死，心下犹温者，酒服枣许。

【溺死】皂荚吹其耳、鼻，及绵包纳入下部，出水即活。〇梁尘亦可。食盐溺死，放大凳上，高其后脚，盐擦脐中，待水流出。但心头温者，皆活。石灰裹纳下部，出水。灶灰埋之，露其七孔。白沙亦可。老姜溺死人横安牛背上，扶定，牵牛徐行，出水后，以姜擦牙。

【压死】麻油墙壁物卒压死，心头温者，将身盘坐，紧提其发，用半夏吹鼻取嚏，以油和姜汁灌之。余同折伤。豆豉跌死，煎服。童尿热灌。

【冻死】灶灰冬月冻死，略有气者，炒灰包熨心上，冷即换，待气回，少与酒、粥。不可近火，即死。

【惊死】醇酒惊怖死，俗名吓死，灌之。

诸虫伤

蛇虺、蜈蚣、蜂虿、蜘蛛、蠼螋、蚕蛾、蚯蚓蜗牛、射工沙虱、蛭蝼蚁蝇、蚰蜒、辟除诸虫。

【蛇虺伤】

〔内治〕贝母酒服至醉，毒水自出。丝瓜根擂生酒饮醉，立愈。白芷水服半两，扎定两头，水出即消。或同雄黄、麝香、细辛，酒服。甘草毒蛇伤人，目黑口噤，毒气入腹，同白矾末，冷水服二钱。蒜一升，乳二升，煮食，仍煮童尿热渍之。麻油　米醋并急饮二碗，毒即散。兔葵　荠苨　长松　恶实　辟虺雷　草犀　白兔藿　黄药子　蘘荷　地榆　鬼臼　决明叶　蛇莓　冬葵根、叶　海根　苋菜并主蛇、虫、虺、蝮伤，捣汁或为末服。五叶藤　茴香　半边莲　樱桃叶　小青　大青　水蕻并捣汁服，滓傅。络石服汁并洗。紫荆皮煎服并洗。木香　青黛同雄黄。鬼针　茱萸并水服，外涂之。水苏　小蓟　苎根、叶　金凤花、叶　苍耳并酒服，外涂之。重台酒服，外同续随子涂。磨刀水　铁浆　雄黄　犀角并服之，令毒不攻内。五灵脂同雄黄、酒灌之，外涂之。

〔外治〕艾叶隔蒜灸之。蜀椒涂之。〇蛇入人口，破尾，纳椒末入内，自出。母猪尾血蛇入人七孔，割血滴之。蛇含草　蛇□草　马蔺草　天名精　续随子　蜈蚣草　鹿蹄草　益母草　菩萨草　天南星　预知子　鱼腥草　扁豆叶　慈姑叶　山慈姑　山豆根　独行根　赤薜荔　千里及　灰藿叶　乌桕皮　梫木皮　旱堇汁　水芹　马兰　狼牙　荨

麻　山漆　薄荷　紫苏　葛根　通草　葎草　蚤休　地菘　豨莶　海芋　荏叶　水苦极效。酸浆　醋草　芋叶　藜叶　甜藤　蕨根　白苣　莴苣　菰根　干姜　姜汁　韭根汁。独蒜　薤白　酒糟　巴豆　榧子　桑汁　楮汁　楮叶同麻叶。桂心同栝楼末。白矾或入雄黄。丹砂　胡粉　食盐　盐药　铁精粉　蚯蚓泥　檐溜下泥　蜜　蜘蛛　甲煎　牛酥入盐。生蚕蛾捣。虾蟆捣。五灵脂　猪齿灰　猪耳垢　牛耳垢　人耳塞同头垢、井泥、蚯蚓泥。人齿垢　梳垢　鼠屎　鼹鼠屎　食蛇鼠屎　双头鹿腹中屎并涂一切蛇伤。秦皮洗，并傅。人尿洗之，抹以口津。〇蛇缠人足，尿之，或沃以温汤。男子阴毛蛇伤，以口含之，咽汁。鸡子合蛇伤处。鸩喙刮末傅之。〇佩之，辟蛇虺。麝香傅。蜈蚣烧傅。雄黄同干姜傅。并佩之，辟蛇虺。

【蜈蚣伤】蜗牛　蛞蝓　乌鸡屎　五灵脂　独蒜　芸薹子油。蛇含　香附嚼。苋菜　马齿苋　菩萨草　人参　蚯蚓泥　胡椒　茱萸　楝叶汁。生姜汁调蚌粉。桑根汁　雄黄　井底泥　食盐　生铁磨醋。耳塞　头垢同苦参。地上土　尿坑泥　城东腐木渍汁。〇并涂之。鸡冠血涂。〇中蜈蚣

毒，舌胀出口者，含满咽汁。鸡子合之。蜘蛛咂咬处。麻鞋底炙熨。乱发烧熏。灯火照熏。牛血　猪血并主误吞蜈蚣，饮之至饱，当吐出也。

【蜂蚤伤】

〔内治〕贝母酒服。

〔外治〕雄黄磨醋。菩萨石　梳垢　麝香　牛酥　牛角灰。牛屎灰。蟹壳烧。甲煎　楮汁　苋汁　茱萸　蛇含　葵花　灰藿　人参嚼。白兔藿　五叶藤　尿坑泥　檐溜下泥并涂蜂伤。小蓟　恶实　葵叶　鬼针并涂蝎伤，仍取汁服。芋叶　苦苣　冬瓜叶　马齿苋　胡麻油　韭汁　干姜　薄荷　青蒿　大麻叶　苦李仁　楝叶汁　蓝汁　酒糟　藜叶　蜀椒　食茱萸　木槿叶　齿中残饭。半夏　附子磨醋。黄丹　硇砂　土槟榔　地上土　白矾同南星。丹砂　食盐　蜗牛　蛞蝓　五灵脂　海螵蛸　驴耳垢　守宫涂蝎伤。蜘蛛咂蝎伤。热酒洗。赤龙浴水　冷水　温汤并浸洗。葱白隔灸。槐枝炮熨。皂荚炙熨。油梳炙熨。鸡子　木碗并合之。拨火杖蝎伤，取横井上，自安。

【蜘蛛伤】

〔内治〕醇酒山中草蜘蛛毒人，一身生丝，饮醉并洗之。贝母酒服。苍耳叶煎酒。小蓟煎糖饮，并傅之。秦皮煎服。鬼针汁。蓝青汁。羊乳　牛乳并饮及傅。

〔外治〕芋叶　葱　胡麻油　山豆根　通草　豨莶　藜叶　灰藿　合欢皮　旧簟灰　蔓菁汁　桑汁　雄黄　鼠负　蚯蚓　土蜂窠　赤翅蜂　驴尿泥　鸡冠血　麝香　猴屎　头垢并涂之。驴屎汁。人屎汁。并浸洗。白矾傅壁镜毒。

【蠼螋伤】

〔内治〕醇酒蠼螋，状如小蜈蚣、蚰蜒，六足，尾有二须，能夹人成疮，又能尿人影，成疮累累蠚人，恶寒且热。但饮酒至醉，良。

〔外治〕米醋　豆豉　茶叶　梨叶　鸡肠草　鱼腥草　马鞭草　大黄　豨莶　蒺藜　巴豆　败酱草　故蓑衣灰。旧簟灰　鹿角汁。犀角汁。羊须灰。麝香　乌鸡翅灰。燕窠土　地上土　食盐　胡粉　雄黄　丹砂并涂。槐白皮浸醋洗。鸡子合之。

【蚕蛾伤】苦苣　莴苣　赤薜荔　芒根　预知子　榔桐皮　百部　灰藿　田父　麝香并涂蚕咬。紫荆皮洗蚕咬。蚕□草诸虫如蚕咬，毒入腹，煮饮。草

犀服汁，解恶蛾毒。豉　荟葱　马齿苋　食茱萸　松脂　青黛　韭汁　燕窠土　雄黄　牛耳垢　狐屎并傅恶蛾虫伤。丁香傅桑蝎伤。麻油灯熏蝎虫伤。蛇退洗恶虫伤。蒜同曲。胡瓜根　灰藿叶　马鞭草　干姜　葱汁　韭汁　茶叶　杏仁　巴豆　桑灰　雄黄　丹砂　蚁蛭　蜜蜡　头垢并傅狐尿蛾疮。乌鸡搨狐尿疮。发烟熏狐尿疮。人尿　驴尿　白马尿并浸狐尿刺疮。

【蚯蚓蜗牛伤】石灰　盐汤并主中蚯蚓咬毒，形如大风，泡汤浸之，良。葱　蜀羊泉同黄丹。百舌窠中土同醋。鸭通并傅蚯蚓咬。吹火筒蚓呵小儿阴肿，吹之即消。蓼子浸蜗牛吹。

【射工沙虱毒】

〔内治〕山慈姑吐之。苍耳叶煎酒。雄黄磨酒。牛膝煎水。草犀汁。苋汁。马齿苋汁。梅叶汁。蘘荷汁。狼毒汁。鬼臼汁。悬钩子汁。浮萍末。知母末。射干末。白矾末，同甘草。丹砂末。斑蝥烧。溪狗虫烧。□鹅炙食。鹅血　鸭血并主射工、沙虱、溪毒中人，寒热生疮。

〔外治〕莴苣　蒜　白芥子　芥子　葱　荟葱　茱萸同蒜、葱煮汁。鸡肠草　梨叶　皂荚末，和

醋。白鸡屎和饧。鸀鴗毛、屎　芫青　鼠负　熊胆　麝香　白矾并涂射工、沙虱、溪毒疮。豉母虫含之，除射工毒。溪鬼虫喙　鹅毛并佩之，辟射工毒。

【蛭蝼蚁蝇伤】黄泥水　浸蓝水　牛血　羊血同猪脂。鸡血　狗涎蒸饼染食。〇并主误吞水蛭，服之即下出。朱砂傅水蛭伤人疮。灰藿　槲叶　藜叶　盐药　石灰并涂蝼蛄咬。土槟榔　穿山甲　山豆根　檐溜下泥　地上土并涂蚁咬。百部杀蝇蠓咬毒。盐擦黄蝇毒。

【蚰蜒伤】白矾　胡麻并涂蚰蜒咬。

【辟除诸虫】

〔辟蚊蚋〕社酒洒壁。蝙蝠血涂帐。腊水浸灯心。荠枝作灯杖。天仙藤同木屑。木鳖同川芎、雄黄。浮萍烧熏，或加羌活。茅香同木鳖、雄黄。菖蒲同楝花、柏子。夜明沙单烧，或同浮萍、苦楝花。鳖甲同夜明沙。〇并烧熏。

〔辟壁虱蚤虫〕樟脑　菖蒲　白菖　木瓜　蒴藋　龙葵　茯苓末。辣蓼　荞麦秸并铺席下。白胶香　百部　牛角　骡蹄　白马蹄　蟹壳并烧烟熏。蟹黄同安息香、松鼠烧。

〔辟虮虱〕虱建草　大空　藜芦　百部　白

矾　水银　银朱　轻粉　铜青

〔辟蝇蛾〕绿矾水　腊雪水

〔辟蚰蜒〕春牛泥

〔辟蠹虫〕莴苣端午日收。芸香　角蒿叶并安箱中。莽草烧熏。

诸兽伤

虎狼、熊罴猪猫、犬猘、驴马、鼠咬，人咬。

【虎狼伤】

〔内治〕醇酒饮醉。芒茎捣汁，或同葛根煎汁。葛根汁，或研末。兔葵汁。地榆汁。草犀汁。胡麻油　生姜汁。沙糖　铁浆并内饮外涂，则毒不入腹。妇人月经衣烧服，主虎狼伤。

〔外治〕山漆　豨莶　粟米　干姜　薤白　独栗　白矾　蛴螬　猬脂　菩萨石并涂虎咬爪伤。青布烧熏虎狼咬伤疮。

【熊罴猪猫伤】

〔内治〕蒴藋汁服。荥菜汁服。并主熊罴伤，仍外涂。

〔外治〕独栗烧。粟米嚼，并涂熊兽伤。松脂作饼。龟板灰。鼠屎灰。薄荷　檐溜泥并涂猫咬。射罔杀禽兽

毒。

【犬猘伤】

〔内治〕雄黄同麝香，酒服。〇同青黛，水服。苍耳叶煎酒。桃白皮煎水。紫荆皮汁。地黄汁。白兔藿汁。蔓菁根汁。生姜汁。韭根汁。并内饮、外涂百度。故梳同韭根煎。百家箸煎汁。头垢同猬皮灰，水服。猬头烧，同发灰，水服。驴尿　狼牙草灰水服。芫青米炒，酒服。〇并主猘犬、恶犬伤。莨菪子狂犬伤，日吞七粒，及捣根涂。铁浆狂犬伤，饮之，毒不入内。斑蝥风狗伤，以三个研细，酒煎服，即下肉狗四十个乃止，未尽再服。〇用七个，糯米一撮，炒黄，去米，入百草霜一钱，米饮服之，取下肉狗。糯米一勺，斑蝥三七个，分作三次炒，去蝥研末，分作三服，冷水滴油下，取恶物。虾蟆脍蚺蛇脯并主狂犬伤，食之不发。

〔外治〕艾叶猘犬伤，灸七壮，或隔床下土灸之。瓦松同雄黄，贴风狗咬，永不发。栀子烧，入硫黄末。栾荆皮同沙糖。雄黄入麝香。山慈姑　苏叶嚼。蓼叶　莽草　蓖麻子　韭汁　薤白　葱白　胆矾　蚯蚓泥　红娘子　死蛇灰　犬屎　虎骨牙、脂同。人血并涂狂犬、恶犬伤。人参狗咬破伤风，桑柴烧存性，掺之。屋游　地榆　鹿蹄草　黄药子　秫米　干姜　乌柿　赤薜荔　杏仁　马蔺根同杏仁。白果　白矾　菩萨

石　竹篮耳灰。冬灰　黄蜡　猪耳垢　鼠屎灰。牛屎　人屎并涂犬伤。人尿　冷水　屋漏水并洗犬伤。

【驴马伤】

〔内治〕马齿苋马咬毒入心，煎服之。人屎马汗、马血入疮，欲死，服汁。马屎中粟剥驴马中毒，绞汁服，并涂之，仍以尿洗。柽柳剥驴马毒血入内，浸汁服，并取木片炙之。葶苈马汗毒气入腹，浸汤饮，取下恶血。醇酒马毒气入腹，杀人，多饮令醉。

〔外治〕益母草和醋。鼠屎并涂马咬。独栗烧。白马通　鸡冠血并涂马咬，及马汗入疮，剥驴马骨刺伤人欲死。月经水涂马血入疮，剥马骨伤人，神效。马头灰。马鞭灰。鸡毛灰。乌梅和醋。雄黄　白矾　石灰并傅马汗或毛入疮肿痛，入腹杀人。水堇汁。冷水　热汤并洗马汗、马毛入疮。

【鼠咬】狸肉食。狸肝　猫头及毛灰。猫屎麝香并涂。

【人咬】龟板灰。摄龟甲灰。并涂之。人尿浸。

诸毒

金石、草木、果菜、虫鱼、禽兽。

【金石毒】甘草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解百药毒。〇凡药毒，用麻油浸甘草节，嚼之，咽汁良。大青　麦门冬　人参汤　荠苨汁　莼心　冬葵子　瞿麦　蓝汁。金星草　葳蕤汁　芏根汁　萱根　蕉根汁　绿豆　胡豆　白扁豆　黑大豆　余甘子　冬瓜练　乌芋　水芹汁　寒水石　黑铅熔化淬酒。魁蛤肉　牡蛎肉　蚌肉　蚬子肉　蛏肠　石蟹汁　鳗鲡鱼　田螺　雁肪肉　鸭肉　白鸭通　乌肉　犀角汁　猪膏　猪肉　猪骨　猪血　羊血　兔血　诸血　牛腔　兔肉并解一切丹石毒。

〔砒石毒〕米醋吐。乌桕根下。白芷　郁金并井水服。胡粉地浆服。白扁豆水服。蚤休磨汁。黑铅　鲞鱼鮅并磨水。蓝汁　荠苨汁　酱汁　绿豆汁　豆粉　大豆汁　杨梅树皮汁　冬瓜藤汁　早稻秆灰汁　地浆　井泉水　白鸭通汁　猳猪屎汁　人屎汁　鸭血　羊血　雄鸡血　胡麻油

〔礜石毒〕黑大豆汁　白鹅膏

〔硇砂毒〕绿豆汁　浮萍硇砂损阴，同猪蹄煎汁渍洗。

〔硫黄毒〕金星草　胡麻油　米醋　飞廉　细辛　余甘子煎水。乌梅煎。黑铅煎。铁浆　朴消

猪血　羊血　冷猪肉　鸭肉　猪脂

〔雄黄毒〕防己煎汁。

〔丹砂毒〕蓝青汁　碱水

〔水银毒〕黑铅　炭末煎汁。金器破口，煮汁服。〇入耳，熨之、枕之引出。

〔轻粉毒〕黄连　贯众　酱汁　黑铅壶浸酒。斑蝥　猪肉

〔石英毒〕麻鞋煮汁。石燕煮汁。醇酒服紫石英乍寒乍热者，饮之良。鸡子　猪肉

〔钟乳毒〕鸡子清　猪肉

〔石炭毒〕冷水中石炭毒，昏瞀，饮之即解。

〔生金毒〕白药子　余甘子　翡翠石　鹧鸪肉　鸭血　白鸭通汁。鸡屎淋汁。金蛇煮汁。

〔生银毒〕葱汁　鸡子汁　鸭血　鸭通汁　银蛇煮汁。水银服之即出。

〔锡毒〕杏仁

〔铜毒〕慈姑　胡桃　鸭通汁

〔铁毒〕慈石　皂荚　猪、犬脂　乳香　貘屎

〔土坑毒气〕猪肉

【草木毒】防风诸药毒已死，只心头温者，擂水冷灌之。葛根诸药毒吐下欲死，煮汁服。甘草　荠苨　蓝汁　蓝实　承露仙　榼藤子　淡竹叶同甘草、黑豆同煎服。粟米绞汁。土芋取吐。绿豆汁。黑豆汁。白扁豆汁。生姜　葱汁　芽茶同白矾。地浆　黄土煮汁。蚕故纸灰水服。鼋甲　玳瑁　车渠　龟筒　白鹇　白鸽血　鹧鸪　孔雀脯　牛腔　犀角汁　猪屎汁　人屎汁并解百药毒。

〔钩吻毒〕荠苨汁　蕹菜汁　葛根汁　葱汁　桂汁　白鸭血　白鹅血　羊血并热饮。鸡子清　鸡鹅雏同麻油研烂，灌之，取吐。犀角汁　猪膏　人屎汁

〔射罔毒〕蓝汁　葛根　大麻子汁　大、小豆汁　饴糖　藕汁　芰汁　竹沥　冷水　蚯蚓粪　贝齿　六畜血　人屎汁

〔乌头、附子、天雄毒〕防风汁　远志汁。甘草汁人参汁　黄芪　乌韭　绿豆　黑豆　寒食饧　大枣肌　井华水　陈壁土泡汤服。

〔蒙汗毒〕冷水

〔鼠莽毒〕蚤休磨水。镜面草　豇豆汁　黑豆

汁　乌桕根　明矾入少茶，水服。鸡血　鸭血　羊血并热饮。

〔羊踯躅毒〕栀子汁

〔狼毒毒〕蓝汁　盐汁　白蔹　杏仁　木占斯

〔防葵毒〕葵根汁

〔莨菪毒〕荠苨　甘草　升麻汁　蟹汁　犀角汁

〔山芋毒〕地浆　人屎汁

〔苦瓠毒〕稷米汁　黍瓤汁

〔大戟毒〕菖蒲汁

〔甘遂毒〕黑豆汁

〔芫花毒〕防风汁　防己　甘草　桂汁

〔仙茅毒〕大黄

〔藜芦毒〕葱汁　雄黄　温汤

〔瓜蒂毒〕麝香

〔半夏、南星毒〕生姜汁　干姜煮汁。防风

〔桔梗毒〕白粥

〔巴豆毒〕黄连汁　菖蒲汁　甘草汁　葛根

汁　白药子　黑豆汁　生藿汁　卢会　冷水　寒水石

〔桂毒〕葱汁

〔漆毒〕贯众　紫苏　蟹

〔桐油毒〕热酒　甘草　干柿

【果菜毒】麝香　猪骨灰水服。米醋　头垢　童尿并解诸果、菜毒。山鹊肉解诸果毒。甘草　酱汁　酒糟　葛汁　白兔藿　白花藤　鸡屎灰并解诸菜毒。同贝齿、胡粉为末，酒服。杏根煎汁。

〔蜀椒毒〕葵子汁　豉汁　桂汁　蒜汁　大枣　冷水　地浆　黄土　雄鸡毛灰水服。童尿

〔烧酒毒〕冷水　绿豆粉　蚕豆苗

〔面毒〕萝卜　枸杞苗　贝子烧。胡桐泪

〔豆粉毒〕杏仁　豆腐　萝卜

〔莴苣毒〕姜汁

〔水芹毒〕硬糖　杏仁同乳饼、粳米煮粥食。

〔水莨菪毒〕甘草汁

〔野芋毒〕地浆　人屎汁

〔野菌毒〕甘草煎麻油服。防风汁。忍冬汁。蠡实酱汁　生姜　胡椒　绿豆汁。梨叶汁。荷叶煎。阿魏　地浆　黄土煮。鹧鸪　石首鱼枕　童尿　人屎汁

【虫鱼毒】紫苏　荏叶　水苏　芦根　芦花　菩萨草酒服。大黄汁　马鞭草汁。苦参煎醋。缩砂仁　草豆蔻　酱汁　米醋　胡麻油　黑豆汁　冬瓜汁　橘皮煎。乌梅　橄榄　蜀椒　胡椒　莳萝　茴香　胡葱　大蒜　朴硝　蓬砂同甘草，浸香油。鱼皮烧。鱼鳞烧。鲛鱼皮烧。獭皮煮汁。并解一切鱼肉、虾、蟹毒。

〔河豚毒〕荻芽　芦花　蒌蒿　胡麻油　白扁豆　大豆汁　橄榄　五倍子同白矾，水服。槐花水服。橘皮煮。黑豆汁　紫苏汁　青黛汁　蓝汁　蜈蚣解虫、鱼毒。羊蹄叶捣汁或煎，解胡夷鱼、檀胡鱼、鲑鱼毒。

〔黄鲩鱼毒〕地浆黄鲩及无鳞诸鱼，反荆芥，服此解之。

〔鳝鱼毒〕蟹食之即解。

〔蟹毒〕苏汁　藕汁　冬瓜汁　干蒜汁　芦根汁蟹、柿相反，令人吐血，服此解。橙皮　丁香

〔鳖毒〕橄榄　胡椒

〔马刀毒〕新汲水

〔虾毒〕□□炙食。

〔斑蝥、芫青、地胆、樗鸡毒〕蓝汁　玉簪根　桂汁　黑豆汁　糯米　猪肉　猪胰

〔□虫毒〕栀子

〔蓝蛇头毒〕蓝蛇尾食之即解。

〔水虫毒〕秃鹜毛

【禽兽毒】白兔藿诸肉菜大毒不可入口者，饮汁即解。白花藤　黄藤　黑豆汁　酱汁　米醋　山楂　阿魏　草豆蔻　犀角汁并解一切肉食、鱼菜、果蕈诸毒。

〔诸鸟肉毒〕生姜　白扁豆　狸头骨灰水服。

〔雉毒〕姜汁　犀角汁

〔鸡子毒〕米醋

〔鸩毒〕葛粉水服。绿豆粉

〔六畜肉毒〕乌桕叶汁食牛马六畜肉生疔欲死，顿服三碗取利。白扁豆　小豆汁　豉汁　葱子煮汁。猪屎灰水服。并解六畜肉毒。甘草汁　兰草汁　阿魏　绿豆

汁　黄檗汁　麻鞋底煮汁。黄土煮汁。东壁土水服。地浆　头垢并解六畜牛马诸肉毒。○

〔牛肉毒〕狼牙烧。圣齑

〔独肝牛毒〕牛肚啖蛇牛独肝，毛发向后，有毒，煮汁饮。人乳汁和豉汁服。

〔马肝毒〕猪骨灰水服。鼠屎末服。头垢

〔猪肉毒〕猪屎灰水服。

〔狗毒〕杏仁　芦根

〔猪肝毒〕猪脂顿服五升。垢头巾泡汤服。

〔肉脯毒〕韭汁　黄土煮服。地浆　贝子烧，水服。猪骨灰水服。犬屎灰酒服。人屎灰酒服。头垢含咽。

蛊毒

【解毒】

〔草部〕荠苨解蛊毒、百药毒，饮其汁。蘘荷服汁，蛊立出。卧其叶，即自呼蛊主姓名。山慈姑同大戟、五倍子为紫金丹，服。○徐长卿　天麻　钗子股　甘草吐。辟虺雷　升麻吐。锦地罗　吉利草　蘼芜　紫金牛　木香　龙胆草　草犀　格注草吐。独行

根　紫菀　马兜铃　郁金下。郁金香　钩吻　金丝草　合子草　芫花下。预知子　荛花下。牵牛子下。鸢尾下。土瓜根吐、下。山豆根　桔梗下。解毒子　鬼臼　白兔藿　连翘　千里及吐、下。羊蹄根　泽漆吐。慎火草　常山吐。藜芦　莼　赤车使者　茜根汁

〔谷部〕胡麻油吐。糯谷颖煎汁。麦苗汁。小麦面水服。豆豉

〔菜部〕胡荽根擂酒。马齿苋汁。大蒜　苦瓠汁吐。鹿藿　百合根

〔果木草部〕槟榔　大腹皮　桃白皮下。榧子　枣木心吐。龙眼　食茱萸　蜀椒　盐麸子　甜瓜蒂吐。地椒　榴根皮　凫茈　槲树皮　巴豆　樗根皮　苏合香　生漆　相思子　雷丸　桃寄生　猪苓　石南实　桑木心　鬼箭羽　琥珀

〔水器〕半天河　车脂　猪槽水　故锦汁

〔土石〕釜墨　伏龙肝　古镜　朱砂银　铁精　菩萨石　金牙石　雄黄　方解石　长石　代赭石　石胆　黄矾石　白矾石　石蟹　诸盐

水　石碱　霹雳砧

〔虫部〕斑蝥　蚕蜕纸　五倍子　芫青　露蜂房　蜂子

〔鳞介〕鲮鲤甲　龙齿　蚺蛇胆及肉。自死蛇　蝮蛇　蛇蜕皮　蛇婆　鲩鱼胆　鱼枕　青鱼枕　鲞鱼枕　龟筒　鲛鱼皮　玳瑁　贝齿子

〔禽部〕鹳骨　鹤肫中砂子磨水服。鸽鸡　白鸡血　鸠血　鹅鸡子　鸡头　鸡屎白　白鸽血　鹧鸪　白鸭血　凫血　孔雀血　白鹇　胡燕屎　鹊脑髓

〔兽部〕猪肝　猪屎汁　豚卵　羊肝、肺　羊胆　羖羊角　羖羊皮　犀角　鹿角　灵猫阴　麝香　猫头骨及屎。狐五脏　獭肝　败鼓皮　猬皮　貒膏、脑　六畜毛、蹄甲　人牙　头垢　人屎

诸物哽咽

【诸骨哽】缩砂蜜诸骨哽，浓煎咽。艾叶煎酒。地菘同白矾、马鞭草、白梅，丸噙。凤仙子研水咽，根、叶煎醋。半夏同白芷水服，取吐。云实根研汁咽。瞿麦水服。蔷薇

根水服。白蔹同白芷，水服。白药煎醋。威灵仙醋浸，丸噙。同砂仁，煎服。鸡苏同朴消，丸噙。丝瓜根烧服。栗荸烧吹。乳香水研。桑椹嚼咽。金樱根煎醋。浆水脚同慈石、橘红，丸咽。蚯蚓泥擦喉外。蓬砂含咽。桑螵蛸煎醋。蜂蜜噙。鲩鱼胆酒化，取吐。鳜鱼胆取吐。鲫鱼胆点咽。鲇鱼肝同栗子皮、乳香丸，线、绵包吞，钓出。乌贼骨同橘红、寒食面，丸吞。鸭肫衣炙研，水服。雕粪诸鸟兽骨哽，烧灰，酒服。猪膏含咽。羊胫骨灰饮服。狗涎频滴。虎骨诸兽骨哽，末，水服。虎屎烧，酒服。狼屎兽骨哽，烧服。鹿角末，咽。筋，吞钓出。

〔鸡骨哽〕贯众同缩砂、甘草末，包含。白芷同半夏末服，呕出。缩砂　苎根捣丸，鸡汤化下。凤仙根煎酒。水仙根　玉簪花根汁。蓖麻子同百药煎，研服。盐麸子根煎醋，吐。乳香水研。金樱根煎醋。茯苓同楮实末，乳香汤下。五倍子末，掺之，即下。鸡内金烧吹。鸡足距烧水服。翮翎同。

〔鱼骨哽〕贯众同前。缩砂浓煎。苎根擂泥，鱼汤下。蓖麻子同百药煎，研咽。水仙根　玉簪根并擂汁服。醉鱼草吐。白芍药嚼。马勃蜜丸噙。饴糖含咽。百合涂项外。橘皮噙。橄榄嚼咽。茱萸鱼骨入腹，煎水服，软出。白胶香　木兰皮　皂荚吹鼻。椿子擂酒服，吐之。楮叶

汁啜之。嫩皮捣丸，水下二三十丸。桑椹嚼。金樱根煎醋。琥珀珠推之。仙人杖煮汁。鬼齿煮汁，或丸含。青鱼胆吐。鲩鱼胆吐。乌贼骨　诸鱼鳞灰水服。鱼笱须烧服。鱼网烧服，或煮汁。鸬鹚头及骨、嗉、喙、翅、屎并烧服。鱼狗烧服，亦煮服。秃鹫喙烧服。獭肝及骨、爪烧服。獭爪项下爬之。海獭皮煮汁。

〔金银铜铁哽〕缩砂蔤浓煎服。或加甘草。凤仙子及根擂汁，下铜铁物哽。王不留行误吞铁石，同黄檗，丸服。艾叶煎酒。百部浸酒。木贼为末，并主误吞铜钱。葵汁　薤白并主误吞钱物钗镮，频食取利。饴糖　慈菇汁　凫茈　胡桃并主误吞铜钱，多食之。南烛根水服。白炭烧红研末，水服。石灰同硫黄少许，酒服。胡粉同猪脂服一两。并主误吞金银铜钱在腹。水银误吞金银，服半两即出。铜弩牙误吞珠钱，烧，淬水饮。慈石误吞铁物，线穿拽之。古文钱误吞铁物，用白梅淹烂，捣服一丸，即吐出。蜂蜜吞铜钱，服之即出。鹅羽误吞金银，烧服。猪、羊脂误吞铜钱诸物，多食之，利出。鸵鸟屎　貘屎误吞铜铁、砂石入腹，水化服之，即消。

〔竹木哽〕半夏服，取吐。蓖麻子同凝水石噙，自不见也。秤锤　铁锯并烧，淬酒饮。鲩鱼胆酒服，取吐。鳜鱼胆一切骨哽，竹木入咽，日久不出，痛刺黄瘦，以一皂子煎酒服，取吐。鲫鱼胆点。象牙为末，水服。

〔芒刺、谷贼〕春杵头细糠含咽。胡麻误吞谷麦芒刺，名谷贼，炒研，白汤服。饴糖含咽。鹅涎下谷贼。象牙诸物刺咽，磨水服，即吐。甑带灰水服，主草哽。

〔桃李哽〕狗骨煮汁，摩头上。麝香酒服。

〔发哽〕木梳烧灰，酒服。自己发灰水服一钱。

〔食哽〕鹰屎烧，水服。

妇人经水

经闭：有血滞，血枯。〇不调：有血虚者过期，血热者先期，血气滞者作痛。

【活血流气】香附血中之气药。生用上行，熟用下行，炒黑则止血。童尿制，入血分补虚。盐水制，入血分润燥。酒炒行经络，醋炒消积聚，姜炒化痰饮。得参、术补气，得归、芎补血，得苍术、芎□解郁，得栀子、黄连降火，得厚朴、半夏消胀，得神曲、枳实化食，得紫苏、葱白解表邪，得三棱、莪茂消积磨块，得茴香、破故纸引气归元，得艾叶治血气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为女科之仙药。当归一切气，一切劳。破恶血，养新血，补诸不足。头止血，身养血，尾破血。〇妇女百病，同地黄丸服。〇月经逆行，同红花煎服。血气胀痛，同干漆丸服。〇室女经闭，同没药末，红花酒调服。丹参破宿血，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血崩带下，调经脉，或前或后，或多或少，兼治冷热劳，腰脊痛，骨节烦疼，晒研，每服二钱，温酒调下。芎□一切气，一切血，破宿血，养新血，搜肝气，补肝血，润肝燥，女人血闭无子，血中气药也。芍药女子寒血闭

胀，小腹痛，诸老血留结，月候不调。生地黄凉血生血，补真阴，通月水。兰草生血和气，养营调经。泽兰养营气，破宿血，主妇人劳瘦，女科要药也。茺蔚子调经，令人有子，活血行气，有补阴之功。庵□子同桃仁浸酒，通月经。玄胡索月经不调，结块淋露，利气止痛，破血，同当归、橘红丸服。柴胡妇人热入血室，寒热，经水不调。黄芩下女子血闭淋漏。茅根月水不匀，淋沥，除恶血。萆茛根通经脉，宜妇人。醍醐菜擂酒，通经。茶汤入沙糖少许，露一夜，服即通，不可轻视。铅霜室女经闭，烦热，生地黄汁服。木香　乳香　乌药　白芷　桑耳并主血气。荔枝核血气痛，同香附末服。荜茇血气痛，经不调，同蒲黄丸服。附子通经，同当归煎服。芥子酒服末，通月水。韭汁治经脉逆行，入童尿饮。丝瓜为末，酒服，通月经。土瓜根经水不利，同芍药、桂枝、□虫为末，酒服。薏苡根煎服，通经。牛膝血结，经病不调，同干漆、地黄汁丸服。牛蒡根月水不通，积块欲死，蒸三次，浸酒日饮。马鞭草通月经瘕块，熬膏服。虎杖通经，同没药、凌霄花，末服。蒺藜通经，同当归末，酒服。木麻月闭癥瘕，久服令人有子。硇砂月水不通，积聚刺痛，破结血，暖子宫，同皂荚、陈橘皮，丸服。白垩土女子寒热癥瘕，月闭无子，子宫冷。铜镜鼻血闭癥瘕，伏肠绝孕。乌金石通月水，煎汤，服巴豆三丸。蚕沙月经久闭，炒，煮酒饮一盏即通。葛上亭长血闭癥块，米炒研服。乌鸦经闭，炙

研，同水蛭等药服。獭胆通经，同硇砂等药，丸服。〇爪同。白狗屎月水乍多乍少，烧末酒服。鼠屎通经，酒服一钱。童男童女发通经，同斑蝥、麝香，末服。人乳日饮三合，通经。水蛭　地胆　樗鸡　五灵脂　鳖甲　纳鳖　穿山甲　龙胎　蛤粉　菩萨石　铜弩牙　朴消　紫荆皮　木占斯　桂心　干漆　厚朴煎酒。栝蒌根　质汗　甜瓜蔓　蓬莪茂　三棱　枣木　紫葳　庵罗果　桃仁　牡丹皮　刘寄奴　紫参　姜黄　郁金　红蓝花　瞿麦　番红花　续随子　蛇莓　瓦松　石帆　赤孙施　蒲黄并破血通经。大枣妇人脏燥，悲哭如祟，同小麦、甘草，水煎服。葶苈纳阴中，通月水。

【益气养血】人参血虚者益气，阳生则阴长也。术利腰脐间血，开胃消食。熟地黄伤中胞漏，经候不调，冲任伏热，久而无子，同当归、黄连，丸服。石菖蒲女人血海冷败。补骨脂　泽泻　阳起石　玄石　白玉　青玉　紫石英并主子宫虚冷，月水不调，绝孕。阿胶女人血枯，经水不调，无子，炒研酒服。雀卵　乌贼鱼骨　鲍鱼汁并主女子血枯病，伤肝，唾血下血，通经闭。驴包衣天癸不通，煅研，入麝，新汲水下，不过三服。

带下

是湿热夹痰，有虚有实。

苍术燥湿强脾，四制丸服。艾叶白带，煮鸡子食。石菖蒲赤白带下，同破故纸末服。白芷漏下赤白，能蚀脓，白带冷痛腥秽，同蜀葵根、白芍、枯矾，丸服。〇石灰淹过，研末酒服。草果同乳香，末服。糯米女人白淫，同花椒烧研，醋糊丸服。莲米赤白带，同白果、江米、胡椒，入乌骨鸡，煮食。白扁豆炒研，米饮日服。〇花同。荞麦炒焦，鸡子白服。韭子白带白淫，醋煮丸服。芍药同香附末，煎服。〇同干姜末服。沙参七情内作，或虚冷者，为末，米饮日服。狗脊室女白带，冲任虚损，关节重，同鹿茸丸服。亦治妇人。枸杞根带下脉数，同地黄，煮酒饮。椿根白皮同滑石丸服。〇同干姜、芍药、黄檗，丸服。木槿皮煎酒，止带下，随赤白用。榆莢仁和牛肉作羹食，止带下。茯苓丸服。松香酒煮，丸服。槐花同牡蛎末，酒服。冬瓜仁炒研，汤服。牡荆子炒焦，饮服。益母草为末，汤服。夏枯草为末，饮服。鸡冠花浸酒饮，或末服。马齿苋绞汁，和鸡子白服。大蓟根浸酒饮。酢浆草阴干，酒服。椒目炒研，水服。榄子同石菖蒲，末服。韭汁同童尿，露一夜，温服。葵叶　葵花治带下，目中溜火，和血润燥，为末酒服，随赤白用。蜀葵根散脓血恶汁，治带下，同白芷、芍药、枯矾，化蜡丸服。败酱治带下，破多年凝血，化脓为水。漏芦产后带下，同艾叶丸服。甑带五色带下，煮汁服。泽兰子女人三十六疾。

马矢蒿　蠡实　紫葳　茜根　白蔹　土瓜根　赤地利　鬼箭羽　水芹　蒲黄　景天　猪苓　李根白皮　金樱根　酸榴皮　桃毛　白果　石莲　芡实　城东腐木　橡斗　秦皮　人参　黄芪　肉苁蓉　何首乌　葳蕤　当归　芎□　升麻升提。柴胡升提。阳起石　白石脂　五色石脂　玉泉　石胆　代赭石　石硫黄　石硫赤　硇砂并主赤白带下，无子。石灰白带白淫，同茯苓丸服。云母粉水服方寸匕，立见效。禹余粮赤白带，同干姜丸服。石燕月水湛浊，赤带多年，煎饮或末，日服。白矾白沃漏下，经水不利，子肠坚僻，中有干血，烧研，同杏仁丸，纳阴户内。白瓷器主白崩带。伏龙肝炒烟尽，同棕灰、梁上尘服。秋石枣肉丸服。牛角□烧灰，酒服。狗头骨同上。兔皮灰同上。猪肾宜多食。猪肝同金墨、百草霜，煨食。羊胰酢洗蒸食，数次愈。羊肉产后带下赤白，绝孕，豉、蒜煮熟，入酥食。山羊肉主赤白带。狗阴茎女人带下十二疾。鹿角妇人白浊，炒研酒服。鹿茸赤白下，炙末酒服。室女白带，冲任虚寒，同狗脊、白蔹，丸服。白马左蹄五色带下，烧灰酒服。驼毛　乌驴皮　牛骨及蹄甲、阴茎　麋角　鹿血　阿胶　丹雄鸡　乌骨鸡　鸡内金　雀肉　雀卵　雀屎　伏翼　五灵脂　鳗鲡鱼　鲤鱼鳞　龙骨　鼍甲

龟甲　鳖肉　鲎鱼骨　海螵蛸　牡蛎粉　马刀　海蛤　蛤粉　蚌粉　蜜蜂子　土蜂子　蚕蜕纸灰。故绵灰。淡菜　海□　全蝎　丹参　三七　地榆并主赤白带。贯众醋炙，末服，止赤白带。蛇床子同枯矾，纳阴户。古砖烧赤，安蒸饼坐之。

崩中漏下

月水不止，五十行经。

【调营清热】当归漏下绝孕，崩中诸不足。丹参功同当归。芎□煎酒。生地黄崩中及经不止，擂汁酒服。芍药崩中痛甚，同柏叶煎服。经水不止，同艾叶煎服。肉苁蓉血崩，绝阴不产。人参血脱益阳，阳生则阴长。升麻升阳明清气。柴胡升少阳清气。防风炙研，面糊煮，酒服一钱，经效。白芷主崩漏，入阳明经。香附子炒焦酒服，治血如崩山，或五色漏带，宜常服之。黄芩主淋漏下血，养阴退阳，去脾经湿热。〇阳乘阴，崩中下血，研末，霹雳酒服一钱。四十九岁，月水不止，条芩醋浸七次，炒研为丸，日服。青蘘汁服半升，立愈。鸡冠花及子为末，酒服。大、小蓟汁煎服。或浸酒饮。菖蒲产后崩中，煎酒服。蒲黄止崩中，消瘀血，同五灵脂末炒，煎酒服。凌霄花为末，酒服。茜根止血内崩，及月经不止。五十后行经，作败血论，同阿胶、柏叶、黄芩、地黄、发灰，煎服。三七酒服二钱。石韦研

末，酒服。水苏煎服。柏叶月水不止，同芍药煎服。〇同木贼炒，末服。槐花漏血，烧研酒服。〇血崩不止，同黄芩，烧秤锤酒服。淡竹茹崩中，月水不止，微炒，水煎服。黄麻根水煎。甜瓜子月经太过，研末水服。黑大豆月水不止，炒焦冲酒。白扁豆花血崩，焙研，饮服。蒸饼烧研，饮服。玄胡索因损血崩，煮酒服。缩砂焙研，汤服。益智子同上。椒目焙研，酒服。胡椒同诸药，丸服。艾叶漏血，崩中不止，同干姜、阿胶，煎服。木莓根皮煎酒，止崩。续断　石莲子　蠡实　茅根　桃毛　小檗　冬瓜仁　松香　椿根白皮　鹿角　鹿茸　鹿血　猪肾　乌骨鸡　丹雄鸡　鸡内金　雀肉　鲎尾　蚌壳　文蛤　海蛤　鲍鱼并主漏下崩中。毛蟹壳崩中腹痛，烧研饮服。牡蛎崩中及月水不止，煅研，艾煎醋膏，丸服。鳖甲漏下五色，醋炙研，酒服。〇同干姜、诃黎勒，丸服。紫钟经水不止，末服。鳔胶崩中赤白，焙研，鸡子煎饼食，酒下。阿胶月水不止，炒焦酒服，和血滋阴。羊肉崩中垂死，煮归、芎、干姜服。

【止涩】棕灰酒服。莲房经不止，烧研，酒服。〇血崩，同荆芥烧服。〇产后崩，同香附烧服。败瓢同莲房，烧服。丝瓜同棕烧服。木耳炒黑，同发灰服，取汗。桑耳烧黑，水服。槐耳烧服。乌梅烧服。梅叶同棕灰服。荷叶烧服。桃核烧服。胡桃十五个，烧研酒服。壳亦可。甜杏仁黄皮烧

服。**凫茈**一岁一个，烧研酒服。**漆器灰**同棕灰服。**故绵**同发烧服。**败蒲席灰**酒服。**木芙蓉花**经血不止，同莲房灰，饮服。**槐枝灰**赤白崩，酒服。**幞头灰**水服。**白纸灰**酒服。**蚕蜕纸灰**同槐子末服。**百草霜**狗胆汁服。**松烟墨**漏下五色，水服。**乌龙尾**月水不止，炒，同荆芥末服。**绵花子**血崩如泉，烧存性，酒服三钱。**贯众**煎酒。**丁香**煎酒。**地榆**月经不止，血崩，漏下赤白，煎醋服。**三七**酒服。**地锦**酒服。**木贼**崩中赤白，月水不断，同当归、芎□服。〇漏血不止，五钱，煎水服。〇血崩气痛，同香附、朴消，末服。**石花**同细茶、漆器末，酒服。**桑花**煎水。**翻白草**擂酒。**醍醐菜**杵汁，煎酒。**夏枯草**研末，饮服。**桂心**煅研，饮服一钱。**何首乌**同甘草，煎酒服。**扶杨皮**同牡丹、升麻、牡蛎，煎酒，止白崩。**橡斗壳**　**金樱根**　**榴皮**根同。**鬼箭羽**　**城东腐木**　**石胆**　**代赭石**　**白垩土**　**玄精石**　**硇砂**　**五色石脂**　**太乙余粮**并主赤沃崩中，漏下不止。**赤石脂**月水过多，同补骨脂末，米饮服二钱。**禹余粮**崩中漏下五色，同赤石脂、牡蛎、乌贼骨、伏龙肝、桂心，末服。**伏龙肝**漏下，同阿胶、蚕沙末，酒服。**五灵脂**血崩不止及经水过多，半生半炒，酒服，能行血止血。〇为末熬膏，入神曲，丸服。〇烧存性，铁锤烧淬酒服。**鹊巢**积年漏下，烧研酒服。**牛角□**烧研，酒服。**羊胫骨**月水不止，煅，入棕灰，酒服。**狗头骨**血崩，烧研，糊丸，酒服。**乌驴屎**

血崩及月水不止，烧研，糊丸，酒服。乌驴皮　羖羊角烧。马悬蹄煅。马鬐毛及尾烧。牛骨及蹄甲煅。孔雀屎煅。龙骨煅。鼍甲煅。海螵蛸　鲤鱼鳞并主崩中下血，漏下五色。

胎前

子烦、胎啼。

【安胎】黄芩同白术，为安胎清热圣药。白术同枳壳丸服，束胎易生。续断三月孕，防胎堕，同杜仲，丸服。益母草子同。胎前宜熬膏服。丹参安生胎，落死胎。青竹茹八九月伤动作痛，煎酒服。竹沥因交接动胎，饮一升。白药子胎热不安，同白芷末服。黄连因惊胎动出血，酒饮。知母月未足，腹痛如欲产状，丸服。枳壳腹痛，同黄芩煎服。〇同甘草、白术丸服，令胎瘦易生也。大枣腹痛，烧研，小便服。缩砂仁行气止痛。胎气伤动，痛不可忍，炒研酒服。〇子痫昏瞀，炒黑酒下。香附子安胎顺气，为末，紫苏汤服，名铁罩散。〇恶阻，同藿香、甘草末，入盐，汤服。槟榔胎动下血，葱汤服末。益智子漏胎下血，同缩砂末，汤服。大腹皮　榉皮　陈橘皮　藿香　木香　紫苏并行气安胎。芎□损动胎气，酒服二钱。亦可验胎有无。当归妊娠伤动，或子死腹中。服此，未损即安，已损即下。同芎□末，水煎服。〇堕胎下血，同葱白煎服。朱砂上症，

用末一钱，鸡子白三枚，和服。未死安，已死出。葱白下血抢心困笃，浓煎服。未死安，已死出。薤白同当归煎服。艾叶妊娠下血，半产下血，仲景胶艾汤主之。〇胎动心痛腰胀，或下血，或子死腹中，煮酒服。〇胎迫心，煮醋服。阿胶胎动下血，葱豉汤化服。〇葱、艾同煎服。〇尿血，饮服。〇血痢，大便血，煎服。黄明胶酒煮。秦艽同甘草、白胶、糯米，煎服。〇同阿胶、艾叶，煎服。木贼同川芎末，煎服。生地黄捣汁，或末，或渍酒，或煮鸡子。桑寄生同阿胶、艾叶煎。酱豆炒研，酒服。赤小豆芽酒服，日三。亦治漏胎。桃枭烧服。莲房烧服。百草霜同棕灰、伏龙肝、童尿，酒服。鸡子二枚，生，和白粉食。鹿角同当归煎服。〇腰痛，烧投酒中七次，饮。生银煎水，或同苎根，煎酒服。代赭石　鹿茸　麋角　黑雌鸡　豉汁　大蓟　蒲黄　蒲蒻　卖子木并止血安胎。菖蒲半产下血不止，捣汁服。荷鼻胎动见黄水，一个，烧研，糯米汤服。糯米胎动下黄水，同黄芪、芎□，煎服。秫米同上。粳米同上。蜜蜡下血欲死，一两，化投酒半升服，立止。熟地黄漏胎不止，血尽则胎死，同生地黄末，白术汤服。〇胎痛脉虚，同当归丸服。苎根同银煎服。葵根烧灰，酒服。五倍子酒服。鸡卵黄酒煮，日食。鸡肝切，和酒食。龙骨　铁秤锤并主漏胎，下血不止。人参　黄芪胎前诸虚。

〔外治〕弩弦胎动上逼，系腰立下。蛇蜕胎动欲产，袋盛系

腰下。伏龙肝研水服。井底泥　犬尿泥并主妊娠伤寒，涂腹护胎。嫩卷荷叶孕妇伤寒，同蚌粉涂腹，并服之。

【子烦】竹沥胎气上冲，烦躁，日频饮之。葡萄煎服。藤汁亦佳。黄连酒服一钱。知母枣肉丸服。生银同葱白、阿胶煎服。蟹爪煎服。

【胎啼】黄连腹中儿哭，煎汁常呷。

产难

【催生】香附子九月、十月服此，永无惊恐。同缩砂、甘草末服，名福胎饮。人参横生倒产，同乳香、丹砂，以鸡子白、姜汁调服，子母俱安。白芷煎服。或同百草霜，童尿、醋汤服。益母草难产及子死，捣汁服。蒺藜子同贝母末服，催生堕胎，下胞衣。贝母末服。麻子仁倒产，吞二七枚。黄麻根煮服，催生破血，下胞衣。盐豉烧研，酒服。皂荚子吞二枚。柞木皮同甘草煎服。乳香丸服，末服。〇同丁香、兔胆，丸服。龙脑新汲水服少许，立下。凤仙子水吞。山楂核吞。桃仁吞。牛屎中大豆吞。槐实内热难产，吞之。舂杵糠烧服。柑橘瓤烧服。莲花　胡麻　赤石脂　代赭石　禹余粮　石蟹　蛇黄煮。鳔胶烧。蛟髓　白鸡距烧，和酒服。白雄鸡毛同上。鸡子白生吞一枚。乌鸡冠血兔血同乳香末服。兔脑同乳香丸服。〇头同。兔皮毛血上攻

心，烧末酒服。败笔头灰藕汁服。鼠灰酒服。骡蹄灰入麝，酒服。麝香水服一钱，即下。羚羊角尖刮末，酒服。狗毛灰酒服。白狗血血上攻心，酒服。猪心血和乳香、丹砂，丸服。真珠酒服一两，即下。鳖甲烧末，酒服。龟甲烧末，酒服。〇矮小女子，交骨不开，同发灰、川芎、当归，酒服。生龟临月佩之，临时烧服。海马　文鳐鱼并同。本妇爪甲烧末，酒服。人尿煎服。蚕蜕纸灰同蛇蜕灰，酒服。土蜂窠泡汤服。弹丸酒服一钱。松烟墨水服。芒消童尿、酒服。云母粉酒服半两，入口即产。诸铁器烧赤淬酒。布针二七个，烧淬酒。铁镬锈同白芷、童尿，入醋服。马衔煮汁服，并持之。铜弩牙　古文钱并淬酒。铳楔灰酒服。箭杆同弓弦烧，酒服。弓弩弦煮汁，或烧灰服。凿柄木灰酒服。破草鞋灰酒服。簸箕淋水服。车脂吞二豆许。夫裈带烧五寸，酒服。钟馗左脚烧末，水服。〇并主产难，及胞衣不下。蛇蜕横生逆产，胎衣不下，炒焦酒服，泡汤浴产门。〇同蝉蜕、头发，烧研，酒服。鹿粪经日不产，干湿各三钱，为末，姜汤下。猪膏酒化，多饮。五灵脂半生半炒，酒服。牛膝酒煎。地黄汁，和酢服。洗儿汤饮。井底泥水服。灶突后黑土酒服。〇并下胎衣。金箔七片，磨汤服。

【滑胎】榆白皮末。牵牛子末服。〇并临月服之，滑胎易产。冬葵子末服。〇同牛膝煎服。〇根同。葵花横生倒

产，酒服。黄葵子汤服。车前子酒服。或同菟丝子。蜀黍根酒服。赤小豆吞之，或煮服。〇生研水服，治产后目闭。马槟榔细嚼数枚，井水下。当归同芎末、大豆，童尿、流水煎服。慈菇汁，服一升。瞿麦煮汁。酸浆子吞。木通　通草　泽泻　预知子　水松　马齿苋　黄杨叶　海带　麦蘖　滑石　浆水并主产难，横生逆生，胎衣不下。蜂蜜横生难产，同麻油各半碗服，立下。蒲黄日月未足欲产，及胞衣不下，并水服二钱。〇同地龙、橘皮末服，甚妙。

〔外治〕蓖麻仁捣，贴足心。本妇鞋炙，熨腹下。蚁蛭土炒，搨心下。牛屎热涂腹上。〇并主产难，下生胎、死胎、胞衣。食盐涂儿足，并母腹。釜下墨画儿足。〇并主逆生。磨刀水盘肠产，摩肠上，内服慈石汤。赤马皮临产坐之。马衔　郎君子　飞生　石燕并临时把之。厕筹烧烟，催生。女中衣覆井上，下胎衣。乱发胎衣不下，撩母口中。市门土八月带之，临时酒服一钱，易产。海马　文鳐鱼　獭皮　生龟并临月佩之。

【胎死】当归同芎末，大豆、童尿、流水煎服。丹参末。黄葵子末。瞿麦煎。益母草汁。贝母末，酒服。鬼臼煎酒。红花煎酒。大麦蘖煎水。麦曲煎水糜胎。紫金藤　苦瓠灰。雀麦煎水。大豆煎醋。胡麻油和蜜。肉桂童尿、酒服末。榆白皮末。皂荚刺灰酒服。木莓根皮

破血。炊蔽灰水服。松烟墨水服。蓖麻子四枚，同巴豆三枚，入麝香，贴脐。伏龙肝酒服，仍贴脐下。水银吞二两，即下。胡粉水服。硇砂同当归酒服。丹砂水煮过，研末酒服。斑蝥一个，烧末，水服。蟹爪同甘草、阿胶，煎服。夜明砂灰酒服。乌鸡煮汁服，仍摩脐下。鸡卵黄和姜汁服。雌鸡屎三七枚，煎水煮米粥食。鹿角屑葱汤服。羊血热饮。人尿煎服。〇并下死胎及胎衣。【堕生胎】附子堕胎，为百药长。天雄　乌喙　侧子　半夏　天南星　玄胡索　补骨脂　莽草　商陆　瞿麦　牛膝　羊踯躅　土瓜根　薏苡根　茜根　蒺藜　红花　茅根　鬼箭羽　牡丹皮　大麦蘖　麦曲　□茹　大戟　薇衔　黑牵牛　三棱　野葛　藜芦　干姜　桂心　皂荚　干漆　槐实　巴豆　榄根衣　鱼　蝼蛄　虻虫　水蛭　□虫　蛴螬　蚱蝉　斑蝥　芫青　地胆　蜈蚣　蛇蜕　石蚕　马刀　飞生　亭长　蜥蜴　蟹爪同桂心、瞿麦、牛膝为末，煎酒服。鸡卵白三家卵，三家盐，三家水，和服。麝香同桂心。石蟹　硇砂　水银　胡粉　琉璃瓶研末，黄酒服。雄黄　雌黄　朴消　代赭　牛黄　茶汤入沙糖少许，露一夜，胎至三月亦下也。安息香下鬼胎。芫花根下鬼胎癥块，研末一钱，桃仁汤下。内产户，下胎。土牛膝根染

麝香，内产户，下胎。苦实把豆儿同上。

产后

【补虚活血】人参血运，同紫苏、童尿，煎酒服。〇不语，同石菖蒲、石莲肉煎服。〇发喘，苏木汤服末二钱。〇秘塞，同麻仁、枳壳，丸服。〇诸虚，同当归、猪肾煮食。当归血痛，同干姜末服。〇自汗，同黄芪、白芍药，煎服。蒲黄血运、血癥、血烦、血痛，胞衣不下，并水服二钱。或煎服。苏木血运、血胀、血噤，及气喘欲死，并煎服。黄芪产后一切病。杜仲诸病，枣肉丸服。泽兰产后百病。〇根，作菜食。益母草熬膏，主胎前、产后诸病。茺蔚子同上。地黄酿酒，治产后百病。酒服，下恶血。桃仁煮酒。薤白　何首乌并主产后诸疾。麻子仁浸酒，去瘀血，产后余疾。玄参　蜀椒　蚺蛇膏　蛏淡菜　阿胶并主产乳余疾。童尿和酒，通治产后恶血诸疾。羊肉利产妇字乳余疾。〇腹痛虚弱，腹痛厥逆，同归、芍、甘草，水煎服。羊脂上症，同地黄、姜汁，煎食。黄雌鸡产后宜食。或同百合、粳米，煮食。黑雌鸡同上。狗头产后血奔入四肢，煮食。繁缕破血，产妇宜食之，或酒炒，或绞汁，或醋糊丸服。马齿苋破血，止产后虚汗及血痢。芸薹子行滞血，治产后一切心腹痛。

【血运】红花煮酒服，下恶血、胎衣。茜根煎水。红

曲擂酒。神曲炒研，汤服。虎杖煎水。夏枯草汁。松烟墨磨醋。白纸灰酒服。鳔胶烧末，童尿、酒服。鸡子生吞一枚。产妇血一枣大，和醋服之。接骨木血运烦热，煎服。续断血运寒热，心下硬，煎服。红药子血运腹胀厥逆，同红花煎服。百合血运狂言。香附子血运狂言，生研，姜、枣煎服。漆器烧烟熏。米醋煅炭淬熏。〇韭菜沃熏。

【血气痛】丹参破宿血，生新血。败芒箔止好血，去恶血，煮酒服。三七酒服。芎□　三棱　莪茂　甘蕉根　玄胡索酒服。鸡冠花煎酒。大黄醋丸。虎杖水煎。鏨菜　蒴藋水煎。红蓝花酒煎。赤小豆　羊蹄实　败酱　牛膝　红曲擂酒。槐耳酒服。姜黄同桂，酒服。郁金烧研，醋服。莲薏生研，饮服。生姜水煎。三岁陈枣核烧。山楂水煎。秦椒　桂心酒服。天竺桂　梫木水煎。质汗　芫花同当归末服。榈木水煎。庵□苗或子，童尿、酒煎。刘寄奴煎或末。天仙藤炒研，童尿、酒服。没药同血竭、童尿、酒。慈菇汁，服一升，主血闷攻心欲死。荷叶炒香，童尿服。枳实同酒炒芍药，煎服。石刺木煎汁。紫荆皮醋糊丸服。鬼箭羽同当归、红花煎。〇或同四物汤。琥珀入丸、散。茱萸根白皮　升麻煎酒。麻黄煎酒。布包盐煅服。釜下墨酒服。伏龙肝酒服立下。户限下土酒服。自然铜煅，淬醋饮之。铁斧烧，淬酒饮。铁秤锤同上。石琅

玕磨水。乌金石烧赤淬酒，同煅过寒水石，末服。姜石同代赭石丸服。蟹爪酒、醋煎服。〇血不下，煮蟹食之。鸡子白醋吞一枚。羊血血闷欲绝，热饮一升。鹿角烧末，豉汁服。羚羊角烧末，酒服。海马　白僵蚕　五灵脂　伏翼　龙胎　兔头炙热，摩腹痛。干漆产后青肿疼痛，及血气水疾，同麦芽煅研，酒服。

【下血过多】贯众心腹痛，醋炙，研末服。艾叶血不止，同老姜煎服，立止。〇感寒腹痛，焙熨脐上。紫菀水服。石菖蒲煎酒。槠木皮煎水。椿白皮　桑白皮炙，煎水。百草霜同白芷末服。乌毡皮酒服。〇并止血。鳝鱼宜食。凌霄花并主产后恶漏淋沥。旋覆花同葱煎服。紫背金盘酒服。小蓟同益母草煎服。代赭石地黄汁和服。松烟墨煅研酒服。〇并主堕胎下血不止。

【风痉】荆芥产后中风，痉直口噤，寒热不识人，水煎入童尿、酒服。或加当归。白术同泽泻煮服。羌活研末，水煎。黑大豆炒焦冲酒。穭豆同上。鸡屎炒焦冲酒。白鲜皮余痛，中风，水煎服。竹沥　地榆并主产乳痉疾。鸡苏产后中风，恶血不止，煎服。井泉石产后搦搐。鹿肉产后风虚邪僻。

【寒热】柴胡　白马通灰水服。羖羊角灰酒服。〇并主产后寒热闷胀。苦参主产后烦热。甘竹根烦热，煮汁。松花壮热，同芎、归、蒲黄、红花、石膏，煎服。知母

猪肾煮食。狗肾煮食。〇并主产后蓐劳寒热。

【血渴】黄芩产后血渴，同麦门冬煎服。紫葛烦渴，煎呷。芋根产妇宜食之，破血。饮汁，止渴。

【咳逆】石莲子产后咳逆，呕吐心忡，同黄芩末，水煎服。壁钱窠产后咳逆，三五日欲死，煎汁呷之。

【下乳汁】母猪蹄同通草煮食，饮汁。牛鼻作羹食，不过二日，乳大下。羊肉作臛食。鹿肉作臛食。鼠肉作羹臛食。死鼠烧末，酒服。鲤鱼烧服二钱。鳞灰亦可。鲍鱼汁同麻仁、葱豉，煮羹食。虾汁煮汁或羹。胡麻炒研，入盐食。麻子仁煮汁。赤小豆煮汁。豌豆煮汁。丝瓜烧存性，研，酒服取汗。莴苣煎汁服。〇子，研酒服。白苣同上。木馒头同猪蹄煮食。通草同上。贝母同知母、牡蛎粉，以猪蹄汤日服。土瓜根研末，酒服，日二。栝蒌根烧研酒服，或酒、水煎服。栝蒌子炒研，酒服二钱。胡荽煮汁或酒。繁缕　泽泻　细辛　殷孽并下乳汁。石钟乳粉漏芦汤调服一钱，乳下止。石膏煮汁服。王不留行通血脉，下乳汁云神品也。穿山甲炮研，酒服二钱，名涌泉散。蜜蜂子炒治食。漏芦　飞廉　京三棱并煎水洗乳。

【回乳】神曲产后无子饮乳，欲回转者，炒研，酒服二钱，此李濒湖自制神方也。大麦蘖炒研，白汤服二钱。缴脚布勒乳一夜，即回。

【断产】零陵香酒服二钱，尽一两，绝孕。薇衔食之令人绝孕。凤仙子产后吞之，即不受胎。玉簪花根产后同凤仙子、紫葳、丹砂作丸服，不复孕。马槟榔经水后常嚼二枚，井水下，久则子宫冷不孕也。白面每经行后，以一升浸酒，三日服尽。印纸灰产后以水服二钱，令人断产。水银　黑铅并冷子宫。牛膝　麝香　凌霄花

阴病

【阴寒】吴茱萸同椒。丁香　蛇床子并塞。硫黄煎洗。

【阴吹】乱发妇人胃气下泄，阴吹甚喧，宜猪膏煎乱发化服，病从小便出。

【阴肿痛】白蔹　白垩土并主女阴肿痛。肉苁蓉　牛膝煮酒服。蛇床子洗。卷柏洗。枸杞根洗。诃黎勒和蜡烧熏。枳实炒煎。炒盐熨。〇并主女人阴痛。黄芪主妇人子脏风邪气。防风得当归、芍药、阳起石，主妇人子脏风。黄连　菊苗　羌活　白芷　藁本　荜茇　白鲜皮　地锦　干漆　槐实　阳起石并主女人疝瘕痛。蜀羊泉女人阴中内伤，皮间积实。泽兰洗。大豆和饭杵，纳。桃仁烧傅。〇并主产后阴肿。青布灰同发灰服。五倍子末傅。〇并主交接后血出不止。

【阴痒阴蚀】蛇床子　小蓟　狼牙　瞿麦　荆芥同牙皂、墙头腐草，煎洗。五加皮　槐白皮　槐耳　桑耳　芜荑　胡麻　枸杞根　椿白皮同落雁木煎汤。城东腐木　猪胆并煎汤，熏洗。鲤鱼骨　桃仁并烧烟熏。桃叶杵。杏仁烧研。羊蹄根末，和鲤鱼脑。鳗鲡　雄鸡肝　猪肝　羊肝　狗阴茎　狐阴茎并捣内阴中，主阴痒、阴蚀有虫。石胆　黑石脂　孔公孽　土殷孽　白矾　硫黄　龟甲烧。鲫胆骨灰同。鲤骨灰。鸡子同光粉炒。乌鲗骨并主女人阴痒、阴蚀、阴疮。箭笴　针线袋并主产后肠痒，密安席下。

【阴脱】土瓜根妇人阴癫，同桂枝、芍药、□虫为末，酒服。慈石子宫不收，名瘣疾，煅，酒淬丸服。穿山甲妇人阴癫，硬如卵状，炙研酒服。升麻　柴胡并升提。羌活煎酒服。枯矾阴脱作痒，酒服，日三。车脂煮酒。景天酒服。鳖头灰水服。人屎炒赤，酒服，日三。狐阴茎并主产后子肠脱下。蓖麻子贴顶心及脐。蝎吹鼻。半夏生产，子肠先下，产后不收，以末□鼻则上。白及同乌头末，纳之。铁炉中紫尘同羊脂熨纳之。茄根灰纳之。铁孕粉同龙脑少许，研水刷之。羊脂频涂。鲫鱼头烧傅。兔头烧傅。五倍子矾汤洗后傅之。石灰炒，淬水洗。皂荚根皮、子同楝皮、石莲子，煎汤熏洗。蛇床子　老鸦蒜　老鸦眼睛草　□竹根并煎水，熏

洗。胡麻油煎热熏洗，皂角末吹鼻。枳壳煎，浴产后肠出。铁精和羊脂炙熨。五灵脂　白鸡翎　鼠屎并烧烟熏。

【产门不合】石灰炒热，淬水洗。

【产门生合】铅作铤，日纪。石灰铜钱割开，傅之止血。

【脬损】黄绢女人交接及生产损脬，小便淋沥不断，以炭灰淋汁煮烂，入蜜蜡、茅根、马勃，煎汤日服。〇一同白牡丹皮、白及末，水煎日服。

小儿初生诸病

沐浴、解毒、便闭、无皮、不啼、不乳、吐乳、目闭、血眼、肾缩、解颅、囟陷、囟肿、项软、龟背、语迟、行迟、流涎、夜啼、脐肿、脐风。

【沐浴】猪胆　黄连　梅叶同桃、李叶。益母草虎骨并煎汤，浴儿，不生疮、疥诸病。轻粉浴讫，以少许摩身，不畏风，又解诸气。

【解毒】甘草汁。韭汁并灌少许，吐出恶水、恶血，永无诸疾。豆豉浓煎，喂三五口，胎毒自散。胡麻生嚼，绢包与咂，其毒自下。粟米粥日嚼少许，助谷神。朱砂蜜和豆许。牛黄蜜和豆许。黄连灌一匙。〇并解胎毒及痘毒。脐带初生下三日，以本带烧灰乳服，可免痘患。

【便闭】胡麻油初生大小便不通，入芒消少许，煎沸，

徐灌即通。甘草同枳壳，煎水灌。葱白尿不通，煎乳灌之。轻粉先咂胸、背、手足心并脐七处，以蜜化三分，与服即通。

【无皮】白米粉　车辇土　密陀僧初生无皮，并扑之，三日即生。

【不啼】冷水灌少许，外以葱鞭之。

【不乳】水银吞米粒大，下咽即乳，咽中有物如麻子也。凌霄花百日儿忽不乳，同蓝汁、消、黄，丸服。

【吐乳】蓬莪茂同绿豆煎乳，调牛黄服。籧篨同牛黄、食盐少许，煎人乳服。

【目闭】甘草月内目闭不开，或肿涩，或出血，名慢肝风，猪胆汁炙，研末灌之。苍术上症，用二钱，入猪胆汁中，煮熟熏之，嚼汁哺之。芎□小儿好闭目，或赤肿，脑热也，同朴硝、薄荷末，吹鼻中。熊胆蒸水频点之。内服四物加天花粉、甘草。

【血眼】杏仁嚼乳汁点之。

【肾缩】吴茱萸同大蒜、硫黄涂其腹，仍用蛇床子烧烟熏之。

【解颅】防风同白及、柏子仁末，乳和。天南星醋和。漆花　槲榆皮　蟹螯灰同白及末。鼠脑　猪颊车髓　黄狗头炙研，鸡子白和。驴头骨及悬蹄灰油和。〇并日涂。丹雄鸡冠血滴上，以赤芍末粉之。

【囟陷】乌鸡骨同地黄末服。乌头同附子、雄黄末贴。半夏涂足心。

【囟肿】黄檗水和，贴足心。

【项软】附子同南星贴。蓖麻子病后天柱骨倒，同木鳖子仁贴之。

【龟背】红内消龟尿调涂，久久自愈。

【语迟】百舌鸟炙食。伯劳踏枝鞭之。

【行迟】五加皮同木瓜末服。木占斯

【流涎】半夏同皂荚子仁，姜汁丸服。牛噍草服。鹿角末，米饮服。白羊屎频纳口中。东行牛涎涂。桑白皮汁涂。天南星水调贴足。

【夜啼】

〔内治〕当归胎寒好啼，日夜不止，焙研，乳和灌。前胡蜜丸服。刘寄奴同地龙为末服。伏龙肝丹砂、麝香丸服。灯花抹乳头吮。胡粉水服三豆。硫黄同黄丹煅，埋过，丸服。白花蛇睛研，竹沥灌。虎睛研，竹沥灌。牛黄乳汁化豆许灌。狼屎中骨烧灰，水服。或加豺皮灰。缚猪绳灰水服。巴豆〔时珍曰〕小儿夜啼，多是停乳腹痛，余每以蜡匮巴豆药一二丸，投之，屡效。

〔外治〕牵牛子　五倍子　牛蹄甲　马蹄　马

骨并贴脐。狗毛绛袋盛，系儿臂。鸡屎浴儿，并服少许。猪窠草　鸡窠草　井口边草　白雄鸡翎　牛屎并密安席下。土拨鼠头骨　烧尸场土并安枕旁。仙人杖安身畔。树孔中草著户中。古榇板点灯照之。

【脐肿】荆芥煎汤洗后，煨葱贴之，即消。桂心炙熨。东壁土　伏龙肝　白石脂　枯矾　车脂　龙骨　海螵蛸　猪颊车髓同杏仁捣。脐带灰同当归、麝。油发灰　当归　甑带灰　绯帛灰　锦灰　绵灰并傅脐湿或肿。

【脐风】独蒜安脐上，灸至口出蒜气，仍以汁□鼻。盐豉贴脐灸之。枣猫同诸药贴灸。鲫鱼先以艾灸人中、承浆，烧研酒服。全蝎酒炙研，入麝服。白僵蚕二枚，炒研，蜜服。守宫以丹砂养赤，为末，薄荷汤服。猴屎烧研蜜服。牛黄竹沥化服。白牛屎涂口中。鸡屎白口噤，面赤属心，白属肺，酒研，或水煮汁服。猪脂百日内噤风，口中有物如蜗牛、白虫也，擦之令消。驴毛入麝炒焦，乳汁和服。乌驴乳　猪乳　牛涎　牛齝草汁　大豆黄卷汁并灌之。钓藤同甘草煎服。夜合花枝煮汁，拭小儿撮口。葛蔓烧灰点咽。天浆子同僵蚕、轻粉灌之。〇同蜈蚣烧服。甘草浓煎。蛇莓汁并灌之，吐痰涎。

惊痫

有阴阳二症。

【阳症】黄连平肝、胆、心风热。羌活　龙胆草　青黛　金银薄　铁粉　剪刀股　马衔　铁精　铜镜鼻　雄黄　代赭石　鳖甲　鲮鲤甲　全蝎　守宫　龙骨齿、脑、角同。真珠　牡蛎粉　蛇蜕　白花蛇　乌蛇　伏翼　五灵脂　牛胆　牛黄竹沥化服。驼黄　野猪黄　熊胆　鲊答　羚羊角　狐肝、胆　蛇黄并平肝风，定惊痫。甘草泄心火，补元气。煎汁吐撮口风痰。钓藤同甘草煎服，主小儿寒热，十二惊痫，胎风。丹砂色赤入心，安神除热。月内惊风欲死，涂五心。〇惊热多啼，同牛黄服。〇客忤卒死，同蜜服。〇惊忤不语，血入心窍，猪心血丸服。〇急惊搐搦，同天南星、全蝎末服。卢会　龙脑引经。石菖蒲　柏子仁　茯神　茯苓　牡丹皮　琥珀　荆沥　淡竹沥　淡竹叶　竹茹　木通　天竹黄　铅霜　黄丹　紫石英　菩萨石　玳瑁　象牙　犀角磨汁服。天浆子研汁服。〇同全蝎、丹砂丸。田螺并主心经痰热惊痫。腊雪止儿热啼。油发灰乳服，止儿惊啼。发髮合鸡子黄煎，消为水服，主小儿惊热百病。月经惊痫发热，和青黛水服二钱，入口即定。黄芩肺虚惊啼，同人参末服。桔梗　薄荷　荆芥　防风　藁本　紫菀　款冬花并主惊痫，上焦风热。桑根白皮汁。细辛　驴乳　驴毛　牛鼻津　白狗屎　马屎中

粟并主客忤惊热。慈石炼汁。地黄　玄石并主养肾定惊。乳香同没药服。阿魏同炮蒜丸服。〇并主盘肠痛惊。半夏　天南星　枳壳　杏仁　神曲　僵蚕　青礞石　金牙石　白矾　石绿　石油　水银　粉霜　轻粉　银朱　雷墨并主惊痫，风痰热痰。薇衔　女萎　女菀　莽草　芜荑　白鲜皮　蜀羊泉　鲤鱼脂　蜂房　鹳屎　鸭血　鸡子　雄鸡血　鸡冠血　鸡屎白　猪心　猪卵　猬皮灰。虎睛魄、鼻、爪并同。猴头骨　狗屎屎中骨同。六畜毛、蹄、甲　牛牵木煎服。车脂纳口中。胡燕窠土并主惊痫。蜥蜴同蜈蚣、螳螂□鼻，定搐。蓝叶同凝水石傅头上。厕筹烧贴囟，治惊窜。白玉同寒水石涂足心，止惊啼。老鸦蒜同车前子末，水调贴手足心，主急惊。牡鼠煎油，摩惊痫。黄土熨惊风遍身乌色。灯火淬。李叶　榆叶　马绊绳并煎水浴。安息香烧之，辟惊。鹅毛雁毛并主小儿辟惊痫。

【阴证】黄芪　人参同黄芪、甘草，治小儿胃虚而成慢惊，乃泄火补金、益土平木之神品。天麻定风神药。天南星慢惊，同天麻、麝香服，或丸服，坠痰。〇暑毒入心，昏迷搐搦，同白附子、半夏生研，猪胆丸服。附子慢惊，同全蝎煎服。〇尖，吐风痰。吹鼻，治脐风。乌头同上。蜀椒同牡蛎煎醋服。胡椒慢脾风，同丁香、羊屎末服。蚤休惊痫，摇头弄舌，热在腹中。慢惊

带阳症，同栝蒌根末服。乌药磨汤服。开元钱慢脾惊风，利痰奇效，以一个烧出珠子，研末，木香汤下。骐驎竭同乳香丸服。麻黄吐泄后慢惊脾风，同白术、全蝎、薄荷末服。桂心平肝。焰消　硫黄金液丹。升麻　远志　蛇床子　缩砂　曼陀罗花并主慢惊阴痫。羊肉头、蹄、头骨并同。羊乳　鹿茸　马阴茎及鬐毛并主阴痫。独头蒜灸脐及汁□鼻。芸薹子同川乌末，涂顶。

诸疳

虚热有虫。

黄连猪肚蒸丸，治疳杀虫。〇小儿食土，以汁拌土，晒与之。胡黄连主骨蒸疳痢。〇潮热，同柴胡服。〇疳热肚胀，同五灵脂丸服。〇肥热疳，同黄连、朱砂，安猪胆内煮熟，入卢会、麝香丸服。青黛水服，主疳热疳痢，杀虫。使君子主五疳虚热，杀虫健脾胃，治小儿百病。卢会上症，同使君子丸服。大黄熬膏丸服，主无辜闪癖瘰疬。黑牵牛疳气浮肿，同白牵牛半生半炒、陈皮、青皮等分，丸服。橘皮疳瘦，同黄连、麝香、猪胆丸服。楝实五疳，同川芎、猪胆丸服。轻粉吃泥肚大，沙糖丸服。绿矾疳气，火煅醋淬，枣肉丸服。蚕蛹煮食，治疳气，退热杀虫。白僵蚕久疳，天柱骨倒，炒研，薄荷汤每服半钱。粪蛆主一切疳，研末，麝香汤服。或入甘草末。或烧灰拌食物。虾蟆生蛆尤妙。蜘

蛛烧啖，主大腹疳。夜明砂一切疳病，研末，猪肉汁服，取下胎毒。〇无辜疳，末拌饭食之。〇魃病，绛袋佩之。五灵脂五疳潮热有虫，同胡黄连、猪胆丸服。野猪黄水研日服。胆同。牡鼠炙食，主寒热诸疳。作羹，甚瘦人。〇哺露大腹，炙食之。鼠屎疳病大腹，同葱、豉煎服。柴胡　前胡　甜瓜叶　阿勃勒并主疳热。萹蓄魃病。漏芦煮猪肝食。苦耽　离鬲草　白矾并主无辜疳疾。益母草煮粥。樗根皮丸服。胡粉同鸡子蒸，或炒。鸡子入轻粉、巴豆蒸食。大枣　狼把草　鳖血　鳗鲡　狸头骨猫骨同。豺皮　兔屎　獾肉　鹑并主疳痢。葛葎疳痢，吹肛。鹈鹕觜久痢成疳，烧末水服。蔷薇根　莖荑　羊蹄根　虎胆　熊胆　猪胆并杀疳虫。蚺蛇胆灌鼻，治脑疳。灌肛，治疳痢。鲫鱼胆灌鼻，治脑疳。白棘针同瓜丁研末，□鼻，主诸疳。菖蒲　冬瓜　柳枝及白皮　郁李根　楮叶并煎汤浴儿。伯劳　白马眼并小儿魃病佩之。

痘疮

【预解】黄连　脐带并见初生下。葵根煮食。黑大豆同绿豆、赤小豆、甘草煮食，饮汁。胡麻油煎浓食，外同葱涎掺周身。朱砂蜜调服。白水牛虱焙研，作面饼食。生玳瑁同生犀磨汁，日服。兔肉腊月作酱食。兔血同朱砂或雄黄作

丸服。白鸽除夕食之，以毛煎水浴儿。〇卵，入厕中半日，取白和丹砂丸服，毒从二便出。鸡卵入蚯蚓蒸熟，立春日食。〇童尿或厕坑中浸七日，洗净煮食。鹤卵煮食。鹳卵煮食。丝瓜蔓壶卢须　兔头　鳢鱼并除夕煎汤浴儿，令出痘多者少，少者无。

【内托】升麻解毒，散痘疹前热。柴胡退痘后热。牛蒡子痘出不快，便闭，咽不利，同荆芥、甘草煎服。贯众同升麻、芍药煎。老丝瓜烧研，沙糖水服。山楂水煎。〇干陷，酒煎。荔枝浸酒。〇壳，煎汤。葡萄擂酒服。橄榄研。胡桃烧研，胡荽酒服。胡荽浸酒服。泰和老鸡五味煮食。竹笋汤。虾汤　鱼汤　生蚬水并主痘出不快。黄芪主气虚色白不起。人参同上。甘草初出干淡不长，色白不行浆，不光泽，既痂而胃弱不食，痘后生痈肿，或溃后不收，皆元气不足也，并宜参、芪、甘草三味主之，以固营卫，生气血。或加糯米助肺，芎□行气，芍药止痛，肉桂引血化脓。芎□　芍药　肉桂　糯米肉豆蔻止泻。丁香灰白不起，脾胃虚弱。麻黄风寒倒陷，蜜炒酒服。猪心血痘疮倒靡，同片脑酒服。引入心经，同乳香丸服。猪齿　猫头　猫牙同人、猪、犬牙烧灰，水服。猫屎同人、狗、猪屎烧灰，水服。狗屎中粟末服一钱。人牙烧，入麝香酒服。人中白烧研，汤服。天灵盖烧研，酒服三分。或加雄黄。白丁香研末，入麝，酒服。鸮头烧研，水服。老鸦左翅烧灰，猪血丸服。〇并主陷下。大戟变黑归肾，研末水服。威

灵仙上症，同片脑服。紫草血热紫赤，便闭者宜之。〇同红花、蝉蜕煎服。红花和血。燕脂干红，同胡桃服。〇点痘疔。〇点目，令疮不入目。犀角磨汁。玳瑁磨汁。桦皮煮汁。〇并主紫赤干红。抱过鸡子壳倒陷便血昏睡，焙研，汤服五分，仍涂胸、背、风池。猪膘便闭，煮食。灯心草烦喘，小便不利，同鳖甲煎服。牛黄紫黑，谵语发狂，同丹砂、蜜服。丹砂入心狂乱，同益元散、片脑、麝香，每灯草汤服。山豆根咽痛不利。白柿痘入目，日食之。真珠痘疔，研末，水服。桃胶痘后发搐，酒化服。象牙痘不收，磨水服。黄明胶瘢痕，水化服。

【外治】沉香同乳香、檀香烧烟，辟恶气，托痘。稻草　猪爪壳并烧烟，辟恶气。胡荽煎酒喷儿，并洒床帐席下。水杨柳根风寒出不快，煎汤浴。茱萸口噤，嚼一二粒抹之。茶叶烧熏痘痒。马齿苋灰。败茅　黄绢灰。海螵蛸末。黄牛屎灰。荞麦　大豆　赤小豆　豌豆　绿豆并研傅烂痘及痈。枇杷叶洗烂痘。青羊脂摩豆疮如疥。姜石　芒消并涂痘毒。雄黄痘疔，同紫草末，燕脂水涂。蚕茧同白矾煅，傅痘疳。蜂蜜　酥油并润痘痂欲落不落，且无瘢痕。白僵蚕用雄鸡尾浸酒，和涂豆瘢。密陀僧人乳调涂豆瘢。猪肉汁　马肉汁并洗痘瘢。柳叶暑月生蛆，铺卧引之。毕澄茄□鼻，治痘入目。

小儿惊痫

有阴、阳二证。

【阳证】甘草补元气，泻心火。小儿撮口发噤，煎汁灌之，吐去痰涎。黄连平肝、胆、心火。胡黄连　黄芩小儿惊啼，同人参末服。防风治上焦风邪，四肢挛急。羌活诸风痫痉，去肾间风，搜肝风。白鲜皮小儿惊痫。老鸦蒜主急惊，同车前贴手足。龙胆骨间寒热，惊痫入心。细辛小儿客忤，同桂心纳口中。薇衔惊痫吐舌。薄荷去风热。荆芥一百二十惊，同白矾丸服。牡丹惊痫瘈疭。藁本痫疾，脊厥而强。莽草摩风痫，日数十发。半夏吹鼻。青黛水服。蓝叶同凝水石傅头上。女萎　女菀　紫菀　款冬花惊痫寒热。蜀羊泉小儿惊。蛇莓孩子口噤，以汁灌之。凌霄花百日儿，无故口青不乳，同蓝叶、消、黄丸服。葛蔓小儿口噤，病在咽中，烧灰点之。钓藤小儿寒热，十二惊痫瘈疭，客忤胎风，同甘草煎服。石菖蒲客忤惊痫。曲食痫。淡竹笋消痰热，小儿惊痫天吊。李叶浴惊痫。杏仁　柏子仁小儿軀夜啼惊痫，温水服之。乳香同甘遂服。没药盘肠气痛，同乳香服。阿魏盘肠痛，同蒜炮，丸服。安息香烧之，辟惊。卢会镇心除热。夜合花枝小儿撮口，煮汁拭洗。榆花浴小儿痫热。芜荑惊后失音，同曲、蘖、黄连，丸服。龙脑入心经，为诸药使。桑根白皮汁治天吊惊痫客忤。枳壳惊风搐搦痰涎，同豆豉末，薄荷汁服。荆沥心热惊痫。茯

苓　茯神惊痫。琥珀胎惊，同防风、朱砂末服。〇胎痫，同朱砂、全蝎末服。淡竹叶　青竹茹　竹沥惊痫天吊，口噤烦热。天竹黄惊痫天吊，去诸风热。车脂止惊啼，纳口中。马绊绳煎洗儿痫。木牛牵煎服，止儿痫。厕筹贴囟，治惊窜。灯火淬惊风。〇腊雪小儿热啼。黄土熨惊风，遍身乌色。胡燕窠土小儿惊痫。金箔　银箔风热惊痫，镇心安魂。锡吝脂小儿天吊搐搦，同水银、牛黄丸服。铅霜去积热痰涎，镇惊，同牛黄、铁粉服。〇惊风喉闭口紧，同蟾酥少许，乌梅蘸擦牙关。黄丹惊痫，镇心安神。铜镜鼻客忤惊痛面青，烧淬酒饮。铁粉惊痫发热多涎，镇心抑肝，水服少许。或加丹砂。铁精风痫。铁华粉虚痫。剪刀股惊风。马衔风痫。白玉小儿惊啼，同寒水石涂足心。紫石英补心定惊。〇风热瘈疭，同寒水石诸药煎服。菩萨石热狂惊痫。朱砂色赤入心，心热非此不除。〇月内惊风欲死，磨水涂五心。〇惊热多啼，同牛黄末服。〇客忤卒死，蜜服方寸匕。〇惊忤不语，血入心窍，猪心血丸服。〇急惊搐搦，同天南星、全蝎末服。水银惊风热涎潮，同南星、麝香服。粉霜轻粉并下痰涎惊热。银朱内钓惊啼，同乳香、大蒜丸服。雄黄惊痫，同朱砂末服。石油小儿惊风，化和丸散服。慈石养肾止惊，炼水饮。玄石　代赭小儿惊气入腹。〇急惊搐搦不定，火煅醋淬，金箔汤服一钱。石绿同轻粉，吐急惊。礞石惊风痰涎，煅研服，亦丸服。金牙石　蛇黄　雷墨　盐豉小儿撮口，贴脐灸之。露蜂房惊痫瘈疭寒热，煎汁服。螳螂定惊搐，

同蜈蚣、蜥蜴，□鼻。天浆子急慢惊风，研汁服。〇同全蝎、朱砂丸服。〇噤风，同蜈蚣烧，丸服。〇脐风，同僵蚕、腻粉灌之。白僵蚕惊痫客忤，去风痰。〇撮口噤风，为末蜜服。〇烧地，以大蒜泥制，□鼻。枣猫脐风。全蝎小儿惊痫风搐，薄荷包炙研服。胎惊天吊，入朱砂、麝香，或丸服。风痫及慢惊，用石榴煅过末服。〇慢惊，同白术、麻黄末服。〇脐风，同麝服。玳瑁清热，止急惊客忤。鳖甲小儿惊痫，炙研乳服。真珠小儿惊热。田螺壳惊风有痰。牡蛎安神去烦，小儿惊痫。龙骨小儿热气惊痫，安神定魂魄。龙齿小儿五惊十二痫，身热不可近。龙角惊痫瘈疭，身热如火。鲮鲤甲肝惊。守宫风痉惊痫。〇心虚惊痫。蛇蜕小儿百二十种惊痫瘈疭，弄舌摇头。白花蛇小儿风热，急慢惊风搐搦。乌蛇　鲤鱼脂小儿惊忤诸痫。鹳屎天吊惊风发不止，炒研，入麝香、牛黄、蝎，末服。鹅毛小儿衣之，辟惊痫。雁毛同上。鸭肉小儿热惊。鸡冠血小儿卒惊，客忤搐吊。白雄鸡血惊风不醒，抹唇、口、脑。亦治惊痫。鸡子止惊。伏翼小儿惊，酿朱砂烧研服。〇慢惊，炙焦，同人中白、蝎、麝，丸服。五灵脂小儿惊风五痫。鸡屎白小儿惊忤惊喑，烧灰水服。猪心血心热惊痫，调朱砂末服，引入心。猪心、肝、肾并主惊痫。豚卵　猪乳、齿、屎并主惊痫。白狗屎小儿惊痫客忤，烧服。狗屎中骨寒热惊痫。牛胆治惊风有奇功。鼻津客忤，灌之。马屎烧末煮酒，浴儿卒忤。尾烧烟，熏客忤。屎中粟烧，

治小儿客忤。马绊绳煎浴小儿痫。驴乳小儿痫疾，客忤天吊，风痰咳，服之。驴毛煎饮，治客忤。牛黄惊痫寒热，竹沥调服，或蜜调，或入朱砂。驼黄风热惊疾。六畜毛、蹄、甲客热惊痫。鲊答　虎睛　虎魄　虎鼻、爪　象牙　犀角浓磨汁服。牛黄及角　野猪黄及脂　熊胆惊痫瘈疭，竹沥化服。羚羊角平肝定风。麝香惊痫客忤惊啼，通诸窍，开经络，透肌骨，辟邪气。狐肝、胆惊痫寒热搐搦。牡鼠煎油，摩惊痫。猬皮惊啼，烧服。猴头骨及手惊痫寒热口噤。发髮合鸡子黄煎，消为水服，主小儿惊热百病。油发灰乳服，止小儿惊啼。月经血小儿惊痫发热，和青黛水服二钱，入口即瘥。

【阴证】黄芪补脉泻心。人参同黄芪、甘草，治小儿胃虚而成慢惊，为泻火补金、益土平木之神剂。桔梗主小儿惊痫。

第五卷　水部

目录

李时珍曰：水者，坎之象也。其文横则为☵，纵则为卅。其体纯阴，其用纯阳。上则为雨露霜雪，下则为海河泉井。流止寒温，气之所钟既异；甘淡咸苦，味之所入不同。是以昔人分别九州水土，以辨人之美恶寿夭。盖水为万化之源，土为万物之母。饮资于水，食资于土。饮食者，人之命脉也，而营卫赖之。故曰：水去则营竭，谷去则卫亡。然则水之性味，尤慎疾卫生者之所当潜心也。今集水之关于药食者，凡四十三种，分为二类：曰天，曰地。旧本水类共三十二种，散见《玉石部》。

《名医别录》二种梁陶弘景注

《本草拾遗》二十六种唐陈藏器

《嘉祐本草》四种宋掌禹锡

《本草纲目》一十一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苏恭《本草》

唐李珣《海药》

杨损之《删繁》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孙思邈《千金》

甄权《药性》

唐孟诜《食疗》

陈士良《食性》

宋马志《开宝》

唐慎微《证类》

大明《日华》

元李杲《法象》

朱震亨《补遗》

汪机《会编》

蜀韩保昇《重注》

苏颂《图经》

寇宗奭《衍义》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明汪颖《食物》

王纶《集要》

水之一天水类一十三种

雨水《拾遗》

潦水《纲目》

露水《拾遗》

甘露《拾遗》

甘露蜜《拾遗》

明水《拾遗》

冬霜《拾遗》

腊雪《嘉祐》

雹《拾遗》

夏冰《拾遗》

神水《纲目》

半天河《别录》

屋漏水《拾遗》

右附方旧一，新三。

水之二地水类三十种

流水《拾遗》

井泉水《嘉祐》

节气水《纲目》

醴泉《拾遗》

玉井水《拾遗》

乳穴水《拾遗》

温汤《拾遗》

碧海水《拾遗》

盐胆水《拾遗》

阿井水《纲目》

山岩泉水《拾遗》

古冢中水《拾遗》

粮罂中水《拾遗》

赤龙浴水《拾遗》

车辙中水《纲目》

地浆《别录》

热汤《嘉祐》

生熟汤《拾遗》

齑水《纲目》

浆水《嘉祐》

甑气水《拾遗》

铜壶滴漏水《纲目》

三家洗碗水《拾遗》

磨刀水《纲目》

浸蓝水《纲目》

猪槽中水《拾遗》

市门溺坑水《拾遗》

洗手足水《纲目》

洗儿汤《纲目》

诸水有毒《拾遗》

右附方旧一十八，新四十七。

互考

铁浆　淬铁水　玉泉　石脑油　菊潭水

石中黄水　沤麻汤　米泔水　酒　醋

饧糖　沙糖　茶　蜜　蚯蚓水

蜗牛水　缫丝汤　螺蛳水　蚬子水　蟹化漆水

燖鸡汤　燖猪汤　洗裈水　胞衣水

水之一天水类一十三种

雨水《拾遗》

【释名】〔时珍曰〕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

【气味】咸，平，无毒。

立春雨水

〔主治〕夫妻各饮一杯，还房，当获时有子，神效（藏器）。宜煎发散及补中益气药（时珍）。

〔发明〕〔时珍曰〕虞抟《医学正传》云：立春节雨水，其性始是春升生发之气，故可以煮中气不足、清气不升之药。古方妇人无子，是日夫妇各饮一杯，还房有孕，亦取其资始发育万物之义也。

梅雨水

〔主治〕洗疮疥，灭瘢痕，入酱易熟。（藏器）

〔发明〕〔藏器曰〕江淮以南，地气卑湿，五月上旬连下旬尤甚。《月令》土润溽暑，是五月中气。过此节以后，皆须曝书画。梅雨沾衣，便腐黑。浣垢如灰汁，有异他水。但以梅叶汤洗之乃脱，余并不脱。〔时珍曰〕梅雨或作霉雨，言其沾衣及物，皆生黑霉也。芒种后逢壬为入梅，小暑后逢壬为出梅。又以三月为迎梅雨，五月为送梅雨。此皆湿热之气，郁遏熏蒸，酿为霏雨。人受其气则生病，物受其气则生霉，故此水不可造酒醋。其土润溽暑，乃六月中气，陈氏之说误矣。

液雨水

〔主治〕杀百虫，宜煎杀虫消积之药（时珍）。

〔发明〕〔时珍曰〕立冬后十日为入液，至小雪为出液，得雨谓之液雨，亦曰药雨。百虫饮此皆伏蛰，至来春雷鸣起蛰乃出也。

潦水《纲目》

【释名】〔时珍曰〕降注雨水谓之潦，又淫雨为潦。韩退之诗云："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是矣。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煎调脾胃、去湿热之药（时珍）。

【发明】〔成无己曰〕仲景治伤寒瘀热在里，身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煎用潦水者，取其味薄而不助湿气，利热也。

露水《拾遗》

【释名】〔时珍曰〕露者，阴气之液也，夜气着物而润泽于道旁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令人延年不饥（藏器）。禀肃杀之气，宜煎润肺杀祟之药，及调疥癣虫癞诸散（虞抟）。

百草头上秋露，未晞时收取，愈百疾，止消渴，令人身轻不饥，肌肉悦泽。别有化云母作粉服法（藏器）。八月朔日收取，摩墨点太阳穴，止头痛。点膏肓穴，治劳瘵，谓之天灸（时珍）。

百花上露，令人好颜色（藏器）。

柏叶上露，〇菖蒲上露，并能明目，旦旦洗之（时珍）。

韭叶上露，去白癜风，旦旦涂之（时珍）。

凌霄花上露，入目损目（时珍）。

【发明】〔藏器曰〕薛用弱《续齐谐记》云：司农邓绍，八月朝入华山，见一童子，以五采囊盛取柏叶下露珠满囊。绍问之。答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也。今人八月朝作露华囊，象此也。又郭宪《洞冥记》云：汉武帝时，有吉云国，出吉云草，食之不死。日照之，露皆五色。东方朔得玄、青、黄三露，各盛五合，以献于帝。赐群臣服之，病皆愈。朔曰：日初出处，露皆如饴。今人煎露如饴，久服不饥。《吕氏春秋》云，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为水即重于水也。〔时珍曰〕秋露造酒最清冽。姑射神人吸风饮露。汉武帝作金盘承露，和玉屑服食。杨贵妃每晨吸花上露，以止渴解酲。番国有蔷薇露，甚芬香，云是花上露水，未知是否？〇〔藏器曰〕凡秋露春雨着草，人素有疮及破伤者触犯之，疮顿不痒痛，乃中风及毒水，身必反张似角弓之状。急以盐豉和面作碗子，于疮上灸一百壮，出恶水数升，乃知痛痒而瘥也。

甘露《拾遗》

【释名】膏露（《纲目》）、瑞露（《纲目》）、天酒（《纲目》）、神浆（〖《纲目》〗）。〔时珍曰〕按《瑞应图》云：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膏、酒、浆之名。《晋中兴书》云：王者敬养耆老，则降于松柏；尊贤容众，则降于竹苇。《列星图》云：天乳一星明润，则甘露降。已上诸说，皆瑞气所感者也。《吕氏春秋》云：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和之美者，揭雩之露，其色紫。《拾遗记》云：昆仑之山有甘露，望之如丹，着草木则皎莹如雪。《山海经》云：诸沃之野，摇山之民，甘露是饮，不寿者八百岁。《一统志》云：雅州蒙山常有甘露。已上诸说，皆方域常产者也。杜镐言：甘露，非瑞也，乃草木将枯，精华顿发于外，谓之雀饧，于理甚通。

【气味】甘，大寒，无毒。

【主治】食之润五脏，长年，不饥，神仙（藏器）。

甘露蜜《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巴西绝域中，状如饧也。〔时珍曰〕按《方国志》云：大食国秋时收露，朝阳曝之，即成糖霜，盖此物也。又《一统志》云：撒马儿罕地在西番，有小草丛生，叶细如兰，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为饧，夷人呼为达即古宾，盖甘露也。此与刺蜜相近，又见《果部》。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胸膈诸热，明目止渴（藏器）。

明水《拾遗》

【释名】方诸水（〖《拾遗》〗）。〔藏器曰〕方诸，大蚌也。熟摩令热，向月取之，得水三二合，亦如朝露。阳燧向日，方诸向月，皆能致水火也。《周礼》明诸承水于月，陈馔为玄酒是也。〔时珍曰〕明水者，取其清明纯洁，敬之至也。《周礼》：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于日，鉴取明水于月，以恭祭祀。魏伯阳《参同契》云：阳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诸非星月，安能得水浆。《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注者或以方诸为石，或以为大蚌，或以为五石炼成，皆非也。按《考工记》云，铜锡相半，谓之鉴燧之剂，是火为燧、水为鉴也。高堂隆云：阳燧一名阳符，取火于日。阴燧一名阴符，取水于月。并以铜作之，谓之水火之镜。此说是矣。干宝《搜神记》云：金锡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时铸，为阳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时铸，为阴燧。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明目定心，去小儿烦热，止渴（藏器）。

冬霜《拾遗》

【释名】〔时珍曰〕阴盛则露凝为霜，霜能杀物而露能滋物，性随时异也。《乾·象》占云：天气下降而为露，清风薄之而成霜。霜所以杀万物，消祲沴。当降而不降，当杀物而不杀物，皆政弛而慢也。不当降而降，不当杀物而杀物，皆政急而残也。许慎《说文》云：早霜曰霜，白霜曰皑。又有玄霜。〔承曰〕凡取霜，以鸡羽扫之，瓶中密封阴处，久亦不坏。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食之解酒热，伤寒鼻塞，酒后诸热面赤者（藏器）。和蚌粉，傅暑月痱疮及腋下

赤肿，立瘥（陈承）。

【附方】新一。

寒热疟疾秋后霜一钱半，热酒服之（《集玄方》）。

腊雪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按刘熙《释名》云：雪，洗也。洗除瘴疠虫蝗也。凡花五出，雪花六出，阴之成数也。冬至后第三戊为腊。腊前三雪，大宜菜麦，又杀虫蝗。腊雪密封阴处，数十年亦不坏；用水浸五谷种，则耐旱不生虫；洒几席间，则蝇自去；淹藏一切果食，不蛀蠹，岂非除虫蝗之验乎。〔藏器曰〕春雪有虫，水亦易败，所以不收。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解一切毒，治天行时气温疫，小儿热痫狂啼，大人丹石发动，酒后暴热，黄疸，仍小温服之（藏器）。洗目，退赤（张从正）。煎茶煮粥，解热止渴（吴瑞）。宜煎伤寒火暍之药，抹痱亦良（时珍）。

【发明】〔宗奭曰〕腊雪水，大寒之水也，故治已上诸病。

雹音驳。〇《拾遗》

【释名】〔时珍曰〕程子云：雹者阴阳相搏之气，盖沴气也。或云：雹者，炮也，中物如炮也。曾子云：阳之专气为雹，阴之

专气为霰。陆农师云：阴包阳为雹，阳包阴为霰。雪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实。阴阳之辨也。《五雷经》云：雹乃阴阳不顺之气结成。亦有懒龙鳞甲之内，寒冻生冰，为雷所发，飞走堕落，大者如斗升，小者如弹丸。又蜥蜴含水，亦能作雹，未审果否。

【气味】咸，冷，有毒。〔时珍曰〕按《五雷经》云：人食雹，患疫疾大风颠邪之证。〔藏器曰〕酱味不正者，当时取一二升纳入瓮中，即还本味也。

夏冰《拾遗》

【释名】凌（去声。〖《风俗通》〗）。〔时珍曰〕冰者，太阴之精，水极似土，变柔为刚，所谓物极反兼化也。故字从水，从仌。《周礼》：凌人掌冰，以供祭祀宾客。《左传》：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穷谷，涸阴冱寒；其用之也，录位宾客丧祭。郎𫖮曰：藏冰以时，则雷出不震；弃冰不用，则雷不发而震。今人冬月藏冰于窖，登之以盐，是也。《淮南万毕术》，有凝水石作冰法，非真也。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去热烦，熨人乳石发热肿（藏器）。**解烦渴，消暑毒**（吴瑞）。**伤寒阳毒，热盛昏迷者，以冰一块置于膻中良，亦解烧酒毒**（时珍）。

【发明】〔藏器曰〕夏暑盛热食冰，应与气候相反，便非宜人，诚恐入腹冷热相激，却致诸疾也。《食谱》云：凡夏用冰，止可隐映饮食，令气凉尔，不可食之。虽当时暂快，久皆成疾也。〔时珍曰〕宋徽宗食冰太过，病脾疾。国医不效，召杨介诊之。介用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屡矣。介曰：疾因食冰，臣因以冰煎此药，是治受病

之原也。服之果愈。若此，可谓活机之士矣。

【附方】新一。

灭瘢痕以冻凌频熨之，良（《千金方》）。

神水《纲目》

【集解】〔时珍曰〕《金门记》云：五月五日午时有雨，急伐竹竿，中必有神水，沥取为药。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心腹积聚及虫病，和獭肝为丸服。又饮之，清热化痰，定惊安神（时珍）。

半天河《别录·下品》

【释名】上池水（〖《史记索隐》〗）。〔弘景曰〕此竹篱头水，及空树穴中水也。〔时珍曰〕《战国策》云：长桑君饮扁鹊以上池之水，能洞见脏腑。注云：上池水，半天河也。然别有法。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鬼疰，狂，邪气。恶毒（《别录》）。洗诸疮（弘景）。主蛊毒（《日华》）。杀鬼精，恍惚妄语，与饮之，勿令知之（甄权）。槐树间者，主诸风及恶疮风瘙疥痒（藏器）。

【发明】〔宗奭曰〕半天河水，在上天泽之水也，故治心病

鬼疰狂邪恶毒。

【附方】旧一，新一。

辟禳时疫半天河水，饮之（《医林集要》）。

身体白驳取树木孔中水洗之，捣桂末唾和傅之，日再上（张文仲《备急方》）。

屋漏水《拾遗》

【气味】辛、苦，有毒。〔李鹏飞曰〕水滴脯肉，食之，成癥瘕，生恶疮。又檐下雨滴菜，亦有毒，不可食之。

【主治】洗犬咬疮，更以水浇屋檐，取滴下土敷之，效（藏器）。涂疣目，敷丹毒（时珍）。

水之二地水类三十种

流水《拾遗》

【集解】〔时珍曰〕流水者，大而江河，小而溪涧，皆流水也。其外动而性静，其质柔而气刚，与湖泽陂塘之止水不同。然江河之水浊，而溪涧之水清，复有不同焉。观浊水流水之鱼，与清水止水之鱼，性色迥别；淬剑染帛，各色不同；煮粥烹茶，味亦有异。则其入药，岂可无辨乎。

千里水〇东流水〇甘烂水一名劳水。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病后虚弱，扬之万遍，煮药禁神最验（藏器）。主五劳七伤，肾虚脾弱，阳盛阴虚，目不能瞑，及霍乱吐利，伤寒后欲作奔豚（时珍）。

逆流水

〔主治〕中风、卒厥、头风、疟疾、咽喉诸病，宣吐痰饮（时珍）。

【发明】〔藏器曰〕千里水、东流水二水，皆堪荡涤邪秽，煎煮汤药，噤咒神鬼。潢污行潦，尚可荐之王公，况其灵长者哉。《本经》云，东流水为云母石所畏。炼云母用之，与诸水不同，即其效也。〔思邈曰〕江水，流泉远涉，顺势归海，不逆上流，用以治头，必归于下。故治五劳七伤羸弱之病，煎药宜以陈芦、劳水，取其水不强、火不盛也。无江水，则以千里东流水代之，如泾、渭之类。〔时珍曰〕劳水即扬泛水，张仲景谓之甘烂水。用流水二斗，置大盆中，以杓高扬之千万遍，有沸珠相逐，乃取煎药。盖水性本咸而体重，劳之则甘而轻，取其不助肾气而益脾胃也。虞抟《医学正传》云：甘烂水甘温而性柔，故烹伤寒阴证等药用之。顺流水性顺而下流，故治下焦腰膝之证，及通利大小便之药用之。急流水湍上峻急之水，其性急速而下达，故通二便风痹之药用之。逆流水，洄澜之水，其性逆而倒上，故发吐痰饮之药用之也。〔宗奭曰〕东流水取其性顺疾速，通膈下关也。倒流水取其回旋流止，上而不下也。〔张从正曰〕昔有患小便闕者，众工不能治，令取长川急流之水煎前药，一饮立溲，则水可不择乎？

【附方】新三。

目不得瞑乃阳气盛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治法饮以半夏汤，用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

苇薪火，置秫米一升，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滓饮汁一小杯，日三饮，以知为度。详半夏下（《灵枢经》）。

汗后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治发汗后，脐下悸，欲作奔豚者。茯苓一两，炙甘草二钱半，桂枝三钱，大枣二枚。以甘烂水二升，先煮茯苓，内诸药煮服之，日三（张仲景《金匮要略》）。

服药过剂烦闷，东流水饮一二升（《肘后方》）。

井泉水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井字象井形，泉字象水流穴中之形。

【集解】〔颖曰〕井水新汲，疗病利人。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其功极广，又与诸水不同。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否则气味俱恶，不堪入药食茶酒也。雨后水浑，须擂入桃、杏仁澄之。〔时珍曰〕凡井以黑铅为底，能清水散结，人饮之无疾。入丹砂镇之，令人多寿。按麻知幾《水解》云：九畴昔访灵台太史，见铜壶之漏水焉。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周环，水滑则漏迅，漏迅则刻差，当易新水。予因悟曰：天下之水，用之灭火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同也。故蜀江濯锦则鲜，济源烹楮则皛。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参，其人多发。晋之山产矾石，泉可愈疽；戎之麓伏硫黄，汤可浴疠。扬子宜荈，淮菜宜醪；沧卤能盐，阿井能胶。澡垢以污，茂田以苦。瘿消于藻带之波，痰破于半夏之洳。冰水咽而霍乱息，流水饮而癃闷通。雪水洗目而赤退，咸水濯肌而疮干。菜之为齑，铁之为浆，曲之为酒，蘖之为醋，千派万种，言不可尽。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数名焉，况其他者乎？反酌而倾曰倒流，出甃未放曰无根，无时初出曰新汲，将旦首汲曰井华。夫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岂可烹煮之间，将行药势，独不择夫水哉！昔有患小溲闷者，众不能瘥。张子和易之以长川之急流，煎前药，一饮立溲。此正与《灵枢经》治不瞑半

夏汤，用千里流水同意味。后之用水者，当以子和之法为制。予于是作《水解》。

井华水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酒后热痢，洗目中肤翳，治人大惊九窍四肢指歧皆出血，以水噀面。和朱砂服，令人好颜色，镇心安神。治口臭，堪炼诸药石。投酒醋，令不腐（《嘉祐》）。宜煎补阴之药（虞抟）。宜煎一切痰火气血药（时珍）。

新汲水

〔主治〕消渴反胃，热痢热淋，小便赤涩，却邪调中，下热气，并宜饮之。射痈肿令散，洗漆疮。治坠损肠出，冷喷其身面，则肠自入也。又解闭口椒毒，下鱼骨哽（《嘉祐》）。解马刀毒（之才）。解砒石、乌喙、烧酒、煤炭毒。治热闷昏瞀烦渴（时珍）。

【发明】〔禹锡曰〕凡饮水疗疾，皆取新汲清泉，不用停污浊暖，非直无效，亦且损人。〔虞抟曰〕新汲井华水，取天一真气，浮于水面，用以煎补阴之剂及炼丹煮茗，性味同于雪水也。〔时珍曰〕井泉，地脉也，人之经血象之，须取其土厚水深，源远而质洁者，食用可也。《易》曰，井泥不食，井冽寒泉食，是矣。人乃地产，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金石草木，

尚随水土之性，而况万物之灵者乎。贪淫有泉，仙寿有井，载在往牒，必不我欺。《淮南子》云：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瘿，木气多伛，岸下气多尰，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广气多仁，陵气多贪。坚土人刚，弱土人脆，垆土人大，沙土人细，息土人美，耗土人丑，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皆应其类也。又《河图括地象》云：九州殊题，水泉刚柔各异。青州角徵会，其气慓轻，人声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其气刚勇，人声塞，其泉苦以辛。兖豫宫徵会，其气平静，人声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商羽合，其气<ruby>骏<rt>驶</rt></ruby>烈，人声捷，其泉咸以辛。观此二说，则人赖水土以养生，可不慎所择乎？〇〔时珍曰〕按《后汉书》云：有妇人病经年，世谓寒热注病。十一月，华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灌，云当至百。始灌七十，冷颤欲死，灌者惧欲止，佗不许。灌至八十，热气乃蒸出，嚣嚣然高二三尺。满百灌，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而卧，良久冷汗出，以粉扑之而愈。又《南史》云：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更患冷疾，夏月常复衣。徐嗣伯诊之，曰：乃伏热也，须以水发之，非冬月不可。十一月冰雪大盛时，令伯玉解衣坐石上，取新汲冷水，从头浇之，尽二十斛，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嗣伯执挝谏者。又尽水百斛，伯玉始能动，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云热不可忍，乞冷饮。嗣伯以水一升饮之，疾遂愈。自尔常发热，冬月犹单衫，体更肥壮。时珍窃谓二人所病，皆伏火之证，《素问》所谓诸噤鼓栗，皆属于火也。治法火郁则发之，而二子乃于冬月平旦浇以冷水者，冬至后阳气在内也，平旦亦阳气方盛时也，折之以寒，使热气郁遏至极，激发而汗解，乃物不极不反，是亦发之之意。《素问》所谓逆者正治，从者反治，逆而从之，从而逆之，疏通道路，令气调和者也。春月则阳气已泄，夏秋则阴气在内，故必于十一月至后，乃可行之。二子之医，可谓神矣。

【附方】旧八，新二十一。

九窍出血方见主治下。

衄血不止叶氏用新汲水，随左右洗足即止，累用有效。〇一方：用冷水噀面。〇一方：冷水浸纸贴囟上，以熨斗熨之，立止。〇一方：用冷水一瓶，淋射顶上及哑门上。或以湿纸贴之。

金疮血出不止，冷水浸之即止（《延寿方》）。

犬咬血出以水洗，至血止，绵裹之（《千金方》）。

蝎虿螫伤以水浸故布搨之，暖即易（《千金方》）。

马汗入疮或马毛入疮，肿入腹，杀人。以冷水浸之，频易水，仍饮好酒，立瘥（《千金方》）。

鱼骨哽咽取水一杯，合口向水，张口取水气，哽当自下（《肘后方》）。

中砒石毒多饮新汲井水，得吐利佳（《集简方》）。

中乌喙毒方同上。

中蒙汗毒饮冷水即安（《济急方》）。

中煤炭毒一时运倒，不救杀人。急以清水灌之（唐瑶《经验方》）。

服药过剂卒呕不已。饮新汲水一升（〇《肘后方》）。

烧酒醉死急以新汲水浸其发，外以故帛浸湿，贴其胸膈，仍细细灌之，至苏乃已（《濒湖集简方》）。

饮酒齿痛井水频含漱之（《直指方》）。

破伤风病用火命妇人取无根水一盏，入百草霜调捏作饼，放患处。三五换如神，此蒋亚香方也（谈野翁《试验方》）。

坠损肠出方见主治下。

眼睛突出一二寸者。以新汲水灌渍睛中，数易之，自入（《梅师方》）。

时行火眼患人每日于井上。视井旋匝三遍，能泄火气（《集玄方》）。

心闷汗出不识人。新汲水和蜜饮之，甚效（《千金方》）。

呕吐阳厥卒死者。饮新汲水三升佳（《千金方》）。

霍乱吐泻勿食热物，饮冷水一碗，仍以水一盆浸两足，立止（《救急良方》）。

厌禳瘟疫腊日除夜，以小豆、川椒各七七粒投井中，勿令人知，能却瘟疫。〇又法：元旦以大麻子三七粒，投井中。

口气臭恶正旦含井华水吐弃厕下，数度即瘥也（《肘后方》）。

心腹冷痛男子病，令女人取水一杯饮之；女人病，令男子取水一杯饮之（《肘后方》）。

寒热注病方见发明下。

火病恶寒方见发明下。

丁毒疽疮凡手指及诸处有疮起，发痒，身热恶寒，或麻木，此极毒之疮也。急用针刺破，挤去恶血，候血尽，口噙凉水吮之，水温再换，吮至痛痒皆住即愈，此妙法也（《保寿堂方》）。

妇人将产井华水服半升，不作运（《千金方》）。

初生不啼取冷水灌之，外以葱白茎细鞭之，即啼（《全幼心鉴》）。

节气水《纲目》

【集解】〔时珍曰〕一年二十四节气，一节主半月，水之气味，随之变迁，此乃天地之气候相感，又非疆域之限也。《月令通纂》云：正月初一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旦以瓦瓶秤水，视其轻重，重则雨多，轻则雨少。观此，虽一日之内，尚且不同，况一月乎。

立春、清明二节贮水，谓之神水

〔主治〕宜浸造诸风、脾胃虚损、诸丹丸散及药酒，久留不坏。

寒露、冬至、小寒、大寒四节及腊日水

〔主治〕宜浸造滋补五脏及痰火、积聚、虫毒诸丹丸，并煮酿药酒，与雪水同功。

立秋日五更井华水

〔主治〕长幼各饮一杯，能却疟痢百病。

重午日午时水

〔主治〕宜造疟痢疮疡金疮、百虫蛊毒诸丹丸。

小满、芒种、白露三节内水

〔主治〕并有毒。造药，酿酒、醋一应食物，皆易败坏。人饮之，亦生脾胃疾（并时珍）。

醴泉《拾遗》

【释名】甘泉（〖《荀子》〗）。〔时珍曰〕醴，薄酒也，泉味如之，故名。出无常处，王者德至渊泉，时代升平，则醴泉出，可以养老。《瑞应图》云：醴泉，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流之所及，草木皆茂，饮之令人多寿。《东观记》云：光武中元元年，醴泉出京师，人饮之者，痼疾皆除。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心腹痛，疰忤鬼气邪秽之属，并就泉空腹饮之。又止热消渴及反胃霍乱为上，亦以新汲者为佳（藏器）。

玉井水《拾遗》

【集解】〔藏器曰〕诸有玉处山谷水泉皆是也。山有玉而草木润，身有玉而毛发黑。玉既重宝，水又灵长，故有延生之望。今人近山多寿者，岂非玉石津液之功乎？太华山有玉水溜下，土人得服之，多长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久服神仙，令人体润，毛发不白（藏器）。

乳穴水《拾遗》

【集解】〔藏器曰〕近乳穴处流出之泉也。人多取水作饮酿酒，大有益。其水浓者，秤之重于他水。煎之上有盐花，此真乳液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久服肥健人，能食，体润不老，与钟乳同功（藏器）。

温汤《拾遗》

【释名】温泉（《纲目》）、沸泉（〖《纲目》〗）。〔藏器曰〕下有硫黄，即令水热，犹有硫黄臭。硫黄主诸疮，故水亦宜然。当其热处，可焊猪羊、熟鸡子也。〔时珍曰〕温泉有处甚多。按胡仔《渔隐丛话》云：汤泉多作硫黄气，浴之则袭人肌肤。唯新安黄山是朱砂泉，春时水即微红色，可煮茗。长安骊山是礜石泉，不甚作气也。朱砂泉虽红而不热，当是雄黄尔。有砒石处亦有汤泉，浴之有毒。

【气味】辛，热，微毒。

【主治】诸风筋骨挛缩及肌皮顽痹，手足不遂，无眉发，疥癣诸疾，在皮肤骨节者，入浴。浴讫，当大虚惫，可随病与药及饮食补养。非有病人，不宜轻入（藏器）。

【发明】〔颖曰〕庐山有温泉，方士往往教患疥癣、风癞、

杨梅疮者，饱食入池，久浴得汗出乃止，旬日自愈也。

碧海水《拾遗》

【集解】〔藏器曰〕东方朔《十洲记》云：夜行海中，拨之有火星者，咸水也。色既碧，故曰碧海。〔时珍曰〕海乃百川之会。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而地在其中。其味咸，其色黑，水行之正也。

【气味】咸，小温，有小毒。

【主治】煮浴，去风瘙疥癣。饮一合，吐下宿食胪胀（藏器）。

盐胆水《拾遗》

【释名】卤水（〖《纲目》〗）。〔藏器曰〕此乃盐初熟，槽中沥下黑汁也。〔时珍曰〕盐下沥水，则味苦不堪食。今人用此水，收豆腐。独孤滔云：盐胆煮四黄，焊物。

【气味】咸、苦，有大毒。

【主治】蚀□疥癣，瘘疾虫咬，及马牛为虫蚀，毒虫入肉生子。六畜饮一合，当时死，人亦然。凡疮有血者，不可涂之（藏器）。痰厥不省，灌之取吐，良（时珍）。

阿井水《纲目》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下膈，疏痰，止吐（时珍）。

【发明】〔时珍曰〕阿井在今兖州阳谷县，即古东阿县也。沈括《笔谈》云：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下皆是流水。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其性趣下，清而且重，用搅浊水则清，故以治淤浊及逆上之痰也。又青州范公泉，亦济水所注，其水用造白丸子，利膈化痰。《管子》云：齐之水，其泉青白，其人坚劲，寡有疥瘙，终无痟酲。水性之不同如此。陆羽烹茶，辨天下之水性美恶，烹药者反不知辨此，岂不戾哉！

山岩泉水《拾遗》

【释名】〔时珍曰〕此山岩土石间所出泉，流为溪涧者也。《尔雅》云：水正出曰滥泉，悬出曰沃泉，仄出曰氿泉。其泉源远清泠，或山有玉石美草木者为良；其山有黑土毒石恶草者不可用。陆羽云：凡瀑涌漱湍之水，饮之令人有颈疾。〔颖曰〕昔在浔阳，忽一日城中马死数百。询之，云：数日前雨，洗出山谷中蛇虫之毒，马饮其水然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霍乱烦闷，呕吐腹空，转筋恐入腹，宜多服之，名曰洗肠，勿令腹空，空则更服。人皆惧此，然尝试有效。但身冷力弱者，防致脏寒，当以意消息之（藏器）。

古冢中水《拾遗》

【主治】有毒，杀人。洗诸疮皆瘥（藏器）。

粮罂中水《拾遗》

【集解】〔藏器曰〕乃古冢中食罂中水也，取清澄久远者佳。古文曰：蔗留余节，瓜表遗犀。言二物不烂，余皆成水也。

【气味】辛，平，有小毒。

【主治】鬼气中恶疰忤，心腹痛，恶梦鬼神，杀蛔虫。进一合，不可多饮，令人心闷。又云，洗眼见鬼，未试（藏器）。

【附方】新一。

噎疾古冢内罐罂中水，但得饮之即愈，极有神效（《寿域方》）。

赤龙浴水《拾遗》

【集解】〔藏器曰〕此泽间小泉有赤蛇在中者，人或遇之，经雨取水服。

【气味】有小毒。

【主治】瘕结气，诸瘕，恶虫入腹，及咬人生疮者（藏器）。

车辙中水《纲目》

【释名】〔时珍曰〕辙，乃车行迹也。

【主治】疬疡风，五月五日取洗之，甚良。牛蹄迹中水亦可（时珍）。

地浆《别录·下品》

【释名】土浆（〖弘景〗）。〔弘景曰〕此掘黄土地作坎，深三尺，以新汲水沃入搅浊，少顷取清用之，故曰地浆，亦曰土浆。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解中毒烦闷（《别录》）。解一切鱼肉、果菜、药物、诸菌毒，疗霍乱及中暍卒死者，饮一升妙（时珍）。

【发明】〔弘景曰〕枫上菌，食之令人笑不休，饮此即解。〔时珍曰〕按罗天益《卫生宝鉴》云：中暑霍乱，乃暑热内伤，七神迷乱所致。阴气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非至阴之气不愈。坤为地，地属阴，土平曰静顺。地浆作于墙阴坎中，为阴中之阴，能泻阳中之阳也。

【附方】旧一，新六。

热渴烦闷地浆一盏，饮之（《圣惠方》）。

干霍乱病不吐不利，胀痛欲死。地浆三五盏服即愈，大忌米汤（《千金方》）。

服药过剂闷乱者，地浆饮之（《肘后方》）。

闭口椒毒吐白沫，身冷欲死者，地浆饮之（张仲景《金匮方》）。

中野芋毒土浆饮之（《集简方》）。

黄鲩鱼毒食此鱼，犯荆芥，能害人。服地浆解之（《集简方》）。

中砒霜毒地浆调铅粉服之，立解（《集玄方》）。

热汤宋《嘉祐》

【释名】百沸汤（《纲目》）、**麻沸汤**（仲景）、**太和汤**（〖《儒门事亲》〗）。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按汪颖云：热汤须百沸者佳。若半沸者，饮之反伤元气，作胀。或云：热汤漱口损齿。病目人勿以热汤洗浴。冻僵人勿以热汤濯之，能脱指甲。铜瓶煎汤服，损人之声。

【主治】助阳气，行经络（宗奭）。**熨霍乱转筋入腹及客忤死**（《嘉祐》）。

【发明】〔宗奭曰〕热汤能通经络，患风冷气痹人，以汤淋脚至膝上，厚覆取汗周身，然别有药，亦假汤气而行尔。四时暴泄痢，四肢冷，脐腹疼，深汤中坐，浸至腹上，频频作之，生阳佐药，无速于此。虚寒人始坐汤中必颤。仍常令人伺守之。〔张从正曰〕凡伤寒、伤风、伤食、伤酒，初起无药，便饮太和汤碗许，或酸齑汁亦可，以手揉肚，觉恍惚，再饮再揉，至无所容，探吐，汗出则已。〔时珍曰〕张仲景治心下痞，按之濡，关上脉浮，大黄黄连泻心汤，用麻沸汤煎之，取其气薄而泄虚热也。朱真人《灵验篇》云：有人患

风疾数年，掘坑令坐坑内，解衣，以热汤淋之，良久以簟盖之，汗出而愈，此亦通经络之法也。时珍常推此意，治寒湿加艾煎汤，治风虚加五枝或五加煎汤淋洗，觉效更速也。

【附方】旧四，新九。

伤寒初起取热汤饮之，候吐则止（陈藏器《本草》）。

初感风寒头痛憎寒者。用水七碗，烧锅令赤，投水于内，取起再烧再投，如此七次，名七沸汤，乘热饮一碗，以衣被覆头取汗，神效（《伤寒蕴要》）。

忤恶卒死铜器或瓦器盛热汤，隔衣熨其腹上，冷即易，立愈（陈藏器《本草》）。

霍乱转筋以器盛汤熨之，仍令蹋器，使足底热彻，冷则易（《嘉祐本草》）。

暑月暍死以热汤徐徐灌之，小举其头，令汤入腹，即苏（《千金方》）。

火眼赤烂紧闭目，以热汤沃之，汤冷即止，频沃取安，妙在闭目。或加薄荷、防风、荆芥煎汤沃之，亦妙（赵原阳《济急方》）。

金疮血出不止。以故布蘸热汤盦之（《延寿书》）。

代指肿痛麻沸汤渍之，即安（《千金方》）。

痈肿初起以热汤频沃之，即散也（《集简方》）。

冻疮不瘥热汤洗之（陈藏器）。

马汗入疮肿痛欲死。沸汤温洗，即瘥（《千金方》）。

蝎虿螫伤温汤渍之，数易，至旦愈（华佗治彭城夫人方）。

蛇绕不解热汤淋之，即脱（《千金方》）。

生熟汤《拾遗》

【释名】阴阳水（〖《纲目》〗）。〔时珍曰〕以新汲水百沸汤合一盏和匀，故曰生熟，今人谓之阴阳水。

【气味】甘、咸，无毒。

【主治】调中消食。凡痰疟，及宿食毒恶之物，胪胀欲作霍乱者，即以盐投中，进一二升，令吐尽痰食，便愈（藏器）。凡霍乱及呕吐，不能纳食及药，危甚者，先饮数口即定（时珍）。

【发明】〔时珍曰〕上焦主纳，中焦腐化，下焦主出。三焦通利，阴阳调和，升降周流，则脏腑畅达。一失其道，二气淆乱，浊阴不降，清阳不升，故发为霍乱呕吐之病。饮此汤辄定者，分其阴阳，使得其平也。〔藏器曰〕凡人大醉，及食瓜果过度者，以生熟汤浸身，则汤皆为酒及瓜味。《博物志》云：浸至腰，食瓜可五十枚，至颈则无限也。未试。

齑水《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乃作黄齑菜水也。

【气味】酸、咸，无毒。

【主治】吐诸痰饮宿食，酸苦涌泄为阴也（时珍）。

浆水宋《嘉祐》

【释名】酸浆（〖《产宝》〗）。〔嘉谟曰〕浆，酢也。炊粟米热，投冷水中，浸五六日，味酢，生白花，色类浆，故名。若浸至败者，害人。

【气味】甘、酸，微温，无毒。〔宗奭曰〕不可同李食，令人霍乱吐利。妊妇勿食，令儿骨瘦。水浆尤不可饮，令绝产。醉后饮之，失音。

【主治】调中引气，宣和强力，通关开胃止渴，霍乱泄利，消宿食。宜作粥薄暮啜之，解烦去睡，调理腑脏。煎令酸，止呕哕，白人肤，体如缯帛（《嘉祐》）。利小便（时珍）。

【发明】〔震亨曰〕浆水性凉善走，故解烦渴而化滞物。

【附方】旧五，新一。

霍乱吐下酸浆水，煎干姜屑，呷之（《兵部手集》）。

过食脯腊筋痛闷绝。浆水煮粥，入少鹰屎，和食（孙真人方）。

滑胎易产酸浆水和水少许，顿服（《产宝》）。

手指肿痛浆水入少盐，热渍之，冷即易之（孙真人方）。

面上黑子每夜以暖浆水洗面，以布揩赤，用白檀香磨汁涂之（《外台秘要》）。

骨哽在咽磁石火煅醋淬、陈橘红焙、多年浆水脚炒，等分为末，别以浆水脚和丸芡子大，每含咽一丸（《圣济录》）。

甑气水《拾遗》

【主治】以器承取，沐头，长毛发，令黑润；朝朝用梳摩小儿头，久觉有益也（藏器）。

【附方】新一。

小儿诸疮遍身或面上生疮，烂成孔臼，如大人杨梅疮，用蒸糯米时甑蓬四边滴下气水，以盘承取，扫疮上，不数日即效。百药不效者，用之，神妙（《集简方》）。

铜壶滴漏水《纲目》

【主治】性滑，上可至颠，下可至泉，宜煎四末之药（虞抟）。

三家洗碗水《拾遗》

【主治】恶疮久不瘥，煎沸入盐洗之，不过三五度（藏器）。

磨刀水《纲目》

【气味】咸，寒，无毒。〔时珍曰〕洗手则生癣。

【主治】利小便，消热肿（时珍）。

【附方】新五。

小便不通磨刀交股水一盏，服之效（《集简方》）。

肛门肿痛欲作痔疮。急取屠刀磨水服，甚效（《集简方》）。

盘肠生产肠干不上者。以磨刀水少润肠，煎好磁石一杯，温服，自然收上，乃扁鹊方也。

蛇咬毒攻入腹。以两刀于水中相摩，饮其汁（《救急方》）。

耳中卒痛磨刀铁浆，滴入即愈（《活人心统》）。

浸蓝水《纲目》

【气味】辛、苦，寒，无毒。

【主治】除热，解毒，杀虫。治误吞水蛭成积，胀痛黄瘦，饮之，取下则愈（时珍）。〇染布水，疗咽喉病及噎疾，温服一钟，良（时珍）。

【发明】〔时珍曰〕蓝水、染布水，皆取蓝及石灰能杀虫解毒之义。昔有人因醉饮田中水，误吞水蛭，胸腹胀痛，面黄，遍医不效。因宿店中渴甚，误饮此水，大泻数行，平明视之，水蛭无数，其

病顿愈也。

猪槽中水《拾遗》

【气味】无毒。

【主治】蛊毒，服一盏。又疗蛇咬疮，浸之效（藏器）。

市门溺坑水《拾遗》

【气味】无毒。

【主治】止消渴，重者服一小盏，勿令知之，三度瘥（藏器）。

洗手足水《纲目》

【主治】病后劳复，或因梳头，或食物复发，取一合饮之，效（《圣惠》）。

洗儿汤《纲目》

【主治】胎衣不下，服一盏，勿令知之（《延年秘录》）。

诸水有毒《拾遗》

水府龙宫，不可触犯。〔藏器曰〕水之怪魍魉，温峤然犀照水，为神所怒是也。水中有赤脉，不可断之。〇井中沸溢，不可饮。〔时珍曰〕但于三十步内取青石一块投之，即止。〇古井眢井不可入，有毒杀人。〔时珍曰〕夏月阴气在下，尤忌之。但以鸡毛投之，盘旋而舞不下者，必有毒也。以热醋数斗投之，则可入矣。古冢亦然。〇古井不可塞，令人盲聋。〇阴地流泉有毒，二、八月行人饮之，成瘴疟，损脚力。〇泽中停水，五六月有鱼鳖精，人饮之，成瘕病。〇沙河中水，饮之，令人喑。〇两山夹水，其人多瘿。〇流水有声，其人多瘿。〇花瓶水，饮之杀人。腊梅尤甚。〇炊汤洗面，令人无颜色；洗体，令人成癣；洗脚，令人疼痛生疮。〇铜器上汗入食中，令人生疽，发恶疮。〇冷水沐头，〇热泔沐头，并成头风，女人尤忌之。〇水经宿，面上有五色者，有毒，不可洗手。〇时病后浴冷水，损心胞。〇盛暑浴冷水，成伤寒。〇汗后入冷水，成骨痹。〔时珍曰〕顾闵远行，汗后渡水，遂成骨痹痿蹶，数年而死也。〇产后洗浴，成痉风，多死。〇酒中饮冷水，成手颤。〇酒后饮茶水，成酒癖。〇饮水便睡，成水癖。〇小儿就瓢及

瓶饮水，令语讷。〇夏月远行，勿以冷水濯足。〇冬月远行，勿以热汤濯足。

第六卷　火部

目录

李时珍曰：水火所以养民，而民赖以生者也。《本草》医方，皆知辨水而不知辨火，诚缺文哉。火者，南方之行，其文横则为☲卦，直则为火字，炎上之象也。其气行于天，藏于地，而用于人。太古燧人氏上观下察，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使无腹疾。《周官》司烜氏以燧取明火于日，鉴取明水于月，以供祭祀。司爟氏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曲礼》云：圣王用水火金木，饮食必时。则古先圣王之于火政，天人之间，用心亦切矣，而后世慢之何哉？今撰火之切于日用灸焫者凡一十一种，为《火部》云。

《本草拾遗》一种唐陈藏器

《本草纲目》一十一种明李时珍

〔附注〕

元朱震亨。

火之一凡一十一种

阳火、阴火《纲目》

燧火《纲目》

桑柴火《纲目》

炭火《纲目》

芦火、竹火《纲目》

艾火《纲目》　阳燧、火珠附

神针火《纲目》

火针《纲目》

灯火《纲目》

灯花《拾遗》

烛烬《纲目》

右附方新一十三。

火之一凡一十一种

阳火、阴火《纲目》

【集解】〔李时珍曰〕火者五行之一，有气而无质，造化两间，生杀万物，显仁藏用，神妙无穷，火之用其至矣哉。愚尝绎而思之，五行皆一，惟火有二。二者，阴火、阳火也。

其纲凡三，其目凡十有二。所谓三者，天火也，地火也，人火也。所谓十有二者，天之火四，地之火五，人之火三也。试申言之，天之阳火二：太阳，真火也；星精，飞火也。赤物暾暾，降则有灾，俗呼火殃。天之阴火二：龙火也，雷火也。龙口有火光；霹雳之火，神火也。地之阳火三：钻木之火也，击石之火也，戛金之火也。地之阴火二：石油之火也。见《石部》石脑油。水中之火也。江湖河海，夜动有火。或云：水神夜出，则有火光。人之阳火一，丙丁君火也。心、小肠，离火也。人之阴火二：命门相火也。起于北海，坎火也，游行三焦，寄位肝胆，三昧之火也。纯阳，乾火也。合而言之，阳火六，阴火亦六，共十二焉。诸阳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故人之善反于身者，上体于天而下验于物，则君火、相火正治、从治之理，思过半矣。此外又有萧丘之寒火。萧丘在南海中，上有自然之火，春生秋灭。生一种木，但小焦黑。出《抱朴子外篇》。又陆游云：火山军，其地锄耘深入，则有烈焰，不妨种植。亦寒火也。泽中之阳焰，状如火焰，起于水面。出

《素问》王冰注。野外之鬼磷，其火色青，其状如炬，或聚或散，俗呼鬼火。或云：诸血之磷光也。金银之精气。凡金银玉宝，皆夜有火光。此皆似火而不能焚物者也。至于樟脑、猾髓，皆能水中发火；樟脑见《木部》，猾髓见《兽部》。浓酒、积油，得热气则火自生。烧酒、醇酒，得火气则自焚。油满百石，则火自生。油纸、油衣、油铁，得热蒸激，皆自生火也。南荒有厌火之民、国近黑昆仑，人能食火炭。食火之兽；《原化记》云：祸斗兽，状如犬而食火，粪复为火，能烧人屋。西戎有食火之鸟。驼鸟，见《禽部》。火鸦蝙蝠，能食焰烟；火龟火鼠，生于火地。火龟见《介部》龟下，火鼠见《兽部》鼠下。此皆五行物理之常，而乍闻者目为怪异，盖未深诣乎此理故尔。复有至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入金石无碍，步日月无影。斯人也，与道合真，不知其名，谓之至人。蔡九峰止言木火、石火、雷火、水火、虫火、磷火，似未尽该也。〔震亨曰〕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阳动而变，阴静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以名而言，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

君；以位而言，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动者，皆相火之为也。见于天者，出于龙雷则木之气，出于海则水之气也；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木而肾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自生。天之火虽出于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龙非蛰，海非附于地，则不能鸣、不能飞、不能波也。鸣也，飞也，波也，动而为火者也。肝肾之阴，悉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然而东垣以火为元气之贼，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者，何哉？周子曰："神发知矣，五性感物，而万事出。"有知之后，五者之性，为物所感而动，即《内经》五火也。五性厥阳之火，与相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君火之气，《经》以暑与湿言之；相火之气，《经》以火言之，盖表其暴悍酷烈甚于君火也。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周子又曰："圣

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朱子曰：“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夫人心听命而又主之以静，则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尔，何贼之有？或曰：《内经》止于六气言火，未言及脏腑也。曰：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是也。刘河间云：诸风掉眩属于肝，风火也；诸气膹郁属于肺，燥火也；诸湿肿满属于脾，湿火也；诸痛痒疮属于心，郁火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以陈无择之通敏，犹以暖温为君火，日用之火为相火，无怪乎后人之聋瞽也。

燧火《纲目》

【集解】〔时珍曰〕《周官》司爟氏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季秋纳火，民咸从之。盖人之资于火食者，疾病寿夭生焉。四时钻燧，取新火以为饮食之用，依岁气而使无亢不及，所以救民之时疾也。榆柳先百木而青，故春取之，其火色青。杏枣之木心赤，故夏取之，其火色赤。柞楢之木理白，故秋取之，其火色白。槐檀之木心黑，故冬取之，其火色黑。桑柘之木肌黄，故季夏取之，其

火色黄。天文大火之次，于星为心。季春龙见于辰而出火，于时为暑。季秋龙伏于戌而纳火，于时为寒。顺天道而百工之作息皆因之，以免水旱灾祥之流行也。后世寒食禁火，乃季春改火遗意，而俗作介推事，谬矣。道书云：灶下灰火谓之伏龙屎，不可爇香事神。

桑柴火《纲目》

【主治】痈疽发背不起，瘀肉不腐，及阴疮瘰疬流注，臁疮顽疮，然火吹灭，日炙二次，未溃拔毒止痛，已溃补接阳气，去腐生肌。凡一切补药诸膏，宜此火煎之。但不可点艾，伤肌（时珍）。

【发明】〔震亨曰〕火以畅达拔引郁毒，此从治之法也。〔时珍曰〕桑木能利关节，养津液。得火则拔引毒气，而祛逐风寒，所以能去腐生新。《抱朴子》云：一切仙药，不得桑煎不服。桑乃箕星之精，能助药力，除风寒痹诸痛，久服终身不患风疾故也。〔藏器曰〕桑柴火炙蛇，则足见。

炭火《纲目》

【集解】〔时珍曰〕烧木为炭。木久则腐，而炭入土不腐者，木有生性，炭无生性也。葬家用炭，能使虫蚁不入，竹木之根自回，亦缘其无生性耳。古者冬至、夏至前二日，垂土、炭于衡两端，轻重令匀，阴气至则土重，阳气至则炭重也。

【主治】栎炭火，宜锻炼一切金石药。烀炭火，宜烹煎焙炙百药丸散（时珍）。

白炭

〔主治〕误吞金银铜铁在腹，烧红，急为末，煎汤呷之；甚者，刮末三钱，井水调服，未效再服。又解水银、轻粉毒。带火炭纳水底，能取水银出也。上立炭带之，辟邪恶鬼气。除夜立之户内，亦辟邪恶（时珍）。

【附方】新六。

卒然咽噎炭末蜜丸，含咽（《千金方》）。

白虎风痛日夜走注，百节如啮。炭灰五升，蚯蚓屎一升，红花七捻，和熬。以醋拌之，用故布包二包，更互熨痛处，取效（《圣惠方》）。

久近肠风下血。用紧炭三钱，枳壳烧存性五钱，为末。每服三钱，五更米饮下一服，天明再服，当日见效。忌油腻毒物（《普济方》）。

汤火灼疮炭末，香油调涂（《济急方》）。

白癞头疮白炭烧红，投沸汤中，温洗之取效（《百一方》）。

阴囊湿痒麸炭、紫苏叶末，扑之（《经验方》）。

芦火、竹火《纲目》

【主治】宜煎一切滋补药（时珍）。

【发明】〔时珍曰〕凡服汤药，虽品物专精，修治如法，而煎药者卤莽造次，水火不良，火候失度，则药亦无功。观夫茶味之美恶，饭味之甘餲，皆系于水火烹饪之得失，即可推矣。是以煎药须用小心老成人，以深罐密封，新水活火，先武后文，如法服之，未有不效者。火用陈芦、枯竹，取其不强，不损药力也。桑柴火取其能助药力，烀炭取其力慢，栎炭取其力紧。温养用糠及马屎、牛屎者，取其缓而能使药力匀遍也。

艾火《纲目》

【主治】灸百病。若灸诸风冷疾，入硫黄末少许，尤良（时珍）。

【发明】〔时珍曰〕凡灸艾火者，宜用阳燧、火珠承日，取太阳真火。其次则钻槐取火，为良。若急卒难备，即用真麻油灯，或蜡烛火，以艾茎烧点于炷，滋润灸疮，至愈不痛也。其戛金、击石、钻燧入木之火，皆不可用。邵子云：火无体，因物以为体，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是矣。八木者，松火难瘥，柏火伤神多汗，桑火伤肌肉，柘火伤气脉，枣火伤内吐血，橘火伤营卫经络，榆火伤骨失志，竹火伤筋损目也。《南齐书》载武帝时，有沙门从北齐赍赤火来，其火赤于常火而小，云以疗疾，贵贱争取之，灸至七炷，多得其验。吴兴杨道庆虚疾二十年，灸之即瘥。咸称为圣火，诏禁之不止。不知此火，何物之火也。

【附录】阳燧〔时珍曰〕火镜也。以铜铸成，其面凹，摩热向日，以艾承之，则得火。《周礼》司烜氏以火燧取明火于日，是矣。火珠见《石部》水精下。

神针火《纲目》

【主治】心腹冷痛，风寒湿痹，附骨阴疽，凡在筋骨隐痛者，针之，火气直达病所，甚效（时珍）。

【发明】〔时珍曰〕神针火者，五月五日取东引桃枝，削为木针，如鸡子大，长五六寸，干之。用时以绵纸三五层衬于患处，将针蘸麻油点着，吹灭，乘热针之。又有雷火神针法，用熟蕲艾末一两，乳香、没药、穿山甲、硫黄、雄黄、草乌头、川乌头、桃树皮末各一钱，麝香五分，为末，拌艾，以厚纸裁成条，铺药艾于内，紧卷如指大，长三四寸，收贮瓶内，埋地中七七日，取出。用时，于灯上点着，吹灭，隔纸十层，乘热针于患处，热气直入病处，其效更速。并忌冷水。

火针《纲目》

【释名】燔针（《素问》）、淬针（《素问》）、烧针（《伤寒论》）、煨针（〖《济南集》〗）。〔时珍曰〕火针者，《素问》所谓燔针、淬针也，张仲景谓之烧针，川蜀人谓之煨针。其法：麻油满盏，以灯草二七茎点灯，将针频涂麻油，灯上烧令通赤用之。不赤或冷，则反损人，且不能去病也。其针须用火箸铁造之为佳。点穴墨记要明白，差则无功。

【主治】风寒筋急、挛引、痹痛，或瘫缓不仁者，针下疾出，急按孔穴则疼止，不按则疼甚。癥块结积冷病者，针下慢出，仍转动，以发出污浊。痈疽发背有脓无头者，针令脓溃，勿按孔穴。凡用火针，太深则伤经络，太

浅则不能去病，要在消息得中。针后发热恶寒，此为中病。凡面上及夏月湿热在两脚时，皆不可用此（时珍）。

【发明】〔时珍曰〕《素问》云：病在筋，调之筋，燔针劫刺其下及筋急者。病在骨，调之骨，淬针药熨之。又《灵枢经》叙十二经筋所发诸痹痛，皆云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度，以痛为输。又云：经筋之病，寒则反折筋急，热则纵弛不收，阴痿不用。淬刺者，淬寒急也。纵缓不收者，无用燔针。观此，则燔针乃为筋寒而急者设，以热治寒，正治之法也。而后世以针积块，亦假火气以散寒涸，而发出污浊也。或又以治痈疽者，则是以从治之法，溃泄其毒气也。而昧者以治伤寒热病，则非矣。张仲景云：太阳伤寒，加温针必发惊。营气微者，加烧针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烦躁。太阳病，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俱竭，复加烧针，胸烦、面色青黄、肤瞤者，难治。此皆用针者不知往哲设针之理，而谬用以致害人也。又凡肝虚目昏多泪，或风赤，及生翳膜顽厚，或病后生白膜失明，或五脏虚劳风热，上冲于目生翳，并宜熨烙之法。盖气血得温则宣流，得寒则凝涩故也。其法用平头针如翳大小，烧赤，轻轻当翳中烙之，烙后翳破，即用除翳药傅点。

灯火《纲目》

【主治】小儿惊风、昏迷、搐搦、窜视诸病。又治头风胀痛，视头额太阳络脉盛处，以灯心蘸麻油点灯淬之，良。外痔肿痛者，亦淬之。油能去风解毒，火能通经也。小儿初生，因冒寒气欲绝者，勿断脐，急烘絮包之，将胎

衣烘热，用灯炷于脐下往来燎之，暖气入腹内，气回自苏。又烧铜匙柄熨烙眼弦内，去风退赤，甚妙（时珍）。

【发明】〔时珍曰〕凡灯惟胡麻油、苏子油然者，能明目治病。其诸鱼油、诸禽兽油、诸菜子油、绵花子油、桐油、豆油、石脑油诸灯烟，皆能损目，亦不治病也。

【附方】新七。

搅肠沙痛阴阳腹痛，手足冷，但身上有红点。以灯草蘸油点火，淬于点上（《济急方》）。

小儿诸惊仰向后者，灯火淬其囟门、两眉际之上下。眼翻不下者，淬其脐之上下。不省人事者，淬其手足心、心之上下。手拳不开、目往上者，淬其顶心、两手心。撮口出白沫者，淬其口上下、手足心（《小儿惊风秘诀》）。

百虫咬伤以灯火熏之，出水妙（《济急方》）。

杨梅毒疮方广《心法附余》：用铅汞结砂、银朱各二钱，白花蛇一钱，为末，作纸撚七条。初日用三条，自后日用一条，香油点灯于烘炉中，放被内盖卧，勿透风。须食饱口含椒茶，热则吐去，再含。〇神灯熏法：用银朱二钱，孩儿茶、龙挂香、皂角子各一钱，为末，以纸卷作灯心大，长三寸。每用一条，安灯盏内，香油浸点，置水桶中，以被围坐，用鼻吸烟咽之。口含冷茶，热则吐去。日熏二次。三日后口中破皮，以陈酱水漱之。〇神灯照法：治杨梅疮，年久破烂坑陷者。用银朱、水粉、线香各三钱，乳香、没药各五分，片脑二分，为末，以纸卷作撚，浸油点灯照疮，日三次，七日见效。须先服通圣散数帖，临时口含椒茶，以防毒气入齿也。

年深疥癣遍身延蔓者。硫黄、艾叶研匀作撚，浸油点灯，于

被中熏之。以油涂口鼻耳目，露之（《集玄方》）。

灯花《拾遗》

【气味】缺。

【主治】傅金疮，止血生肉（藏器）。小儿邪热在心，夜啼不止，以二三颗，灯心汤调，抹乳吮之（时珍）。

【发明】〔时珍曰〕昔陆贾言灯花爆而百事喜，《汉书·艺文志》有占灯花术，则灯花固灵物也。钱乙用治夜啼，其亦取此义乎。我明宗室富顺王一孙，嗜灯花，但闻其气，即哭索不已。时珍诊之，曰：此癖也。以杀虫治癖之药丸服，一料而愈。

烛烬《纲目》

【集解】〔时珍曰〕烛有蜜蜡烛、虫蜡烛、柏油烛、牛脂烛，惟蜜蜡、柏油者，烬可入药。

【气味】缺。

【主治】丁肿，同胡麻、针砂等分，为末，和醋傅之。治九漏，同阴干马齿苋等分，为末，以泔水洗净，和腊猪脂傅之。日三上（时珍）。

第七卷　土部

目录

李时珍曰：土者五行之主，坤之体也。具五色而以黄为正色，具五味而以甘为正味。是以《禹贡》辨九州之土色，《周官》辨十有二壤之土性。盖其为德，至柔而刚，至静有常，兼五行生万物而不与其能，坤之德其至矣哉。在人则脾胃应之，故诸土入药，皆取其裨助戊己之功。今集土属六十一种为《土部》。旧本三十九种，散见《玉石部》。

《神农本经》二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三种梁陶弘景

《唐本草》三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二十八种唐陈藏器

《四声本草》一种唐萧炳

《开宝本草》一种宋马志

《证类本草》一种宋唐慎微

《衍义补遗》一种元朱震亨

《本草纲目》二十一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甄权《药性》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孙思邈《千金》

唐杨损之《删繁》

蜀韩保昇《重注》

苏颂《图经》

宋寇宗奭《衍义》

元李杲《法象》

明汪机《会编》

李珣《海药》

宋掌禹锡《补注》

大明《日华》

金张元素《珍珠囊》

元王好古《汤液》

陈嘉谟《蒙筌》

土之一凡六十一种

白垩《本经》

甘土《拾遗》

赤土《纲目》

黄土《拾遗》

东壁土《别录》

太阳土《纲目》　执日天星上土、执日六癸上土、二月上壬日土、清明日戌上土、神后土附

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拾遗》　社稷坛土、春牛土、富家土、亭部中土附

道中热土《拾遗》

车辇土《拾遗》

市门土《拾遗》

户限下土《拾遗》

千步峰《纲目》

鞋底下土《拾遗》

柱下土《拾遗》

床脚下土《拾遗》

烧尸场上土《纲目》

冢上土《拾遗》

桑根下土《拾遗》

胡燕窠土《拾遗》

百舌窠中土《拾遗》

土蜂窠《拾遗》

蜣螂转丸《拾遗》

鬼屎《拾遗》

鼠壤土《拾遗》

鼢鼠壤土《拾遗》

屋内壖下虫尘土《拾遗》

蚁垤土《拾遗》

白蚁泥《纲目》

蚯蚓泥《纲目》

螺蛳泥《纲目》

白鳝泥《纲目》

猪槽上垢土《拾遗》

犬尿泥《纲目》

驴尿泥《拾遗》

尿坑泥《纲目》

粪坑底泥《纲目》

檐溜下泥《纲目》

田中泥《纲目》

井底泥《证类》

乌爹泥《纲目》

弹丸土《拾遗》

自然灰《拾遗》

伏龙肝《别录》

土墼《纲目》

甘锅《纲目》

砂锅《纲目》

白瓷器《唐本草》

乌古瓦《唐本草》

古砖《拾遗》

烟胶《纲目》

墨《开宝》

釜脐墨《四声》

百草霜《纲目》

梁上尘《唐本草》

门臼尘《纲目》

寡妇床头尘土《拾遗》

瓷瓯中白灰《拾遗》

香炉灰《纲目》

锻灶灰《别录》

冬灰《本经》

石碱《补遗》

右附方旧五十六，新一百七十五。

土之一凡六十一种

白垩音恶。〇《本经·下品》

【释名】白善土（《别录》）、白土粉（《衍义》）、画粉（〖《瑞竹堂方》〗）。〔时珍曰〕土以黄为正色，则白者为恶色，故名垩。后人讳之，呼为白善。

【集解】〔《别录》曰〕白垩生邯郸山谷，采无时。〔弘景曰〕即今画家用者，甚多而贱，俗方稀用。〔颂曰〕胡居士云：始兴

小桂县晋阳乡有白善，而今处处皆有之，人家往往用以浣衣。《西山经》云：大次之山，其阳多垩。《中山经》云：葱聋之山，其中有大谷，多白黑青黄垩。垩有五色，入药惟白者耳。〔宗奭曰〕白善土，京师谓之白土子，切成方块，卖于人浣衣。〔时珍曰〕白土处处有之，用烧白瓷器坯者。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色青并底白者，捣筛末，以盐汤飞过，晾干用，则免结涩人肠也。每垩二两，用盐一分。〔大明曰〕入药烧用，不入汤饮。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辛，无毒。不可久服。伤五脏，令人羸瘦。〔权曰〕甘，平，温暖。

【主治】女子寒热癥瘕，月闭积聚（《本经》）。阴肿痛，漏下，无子，泄痢（《别录》）。疗女子血结，涩肠止痢（甄权）。治鼻洪吐血，痔瘘泄精，男子水脏冷，女子子宫冷（大明）。合王瓜等分，为末，汤点二钱服，治头痛（宗奭）。

【发明】〔时珍曰〕诸土皆能胜湿补脾，而白垩土，则兼入气分也。

【附方】新九。

衄血不止白土末五钱，井华水调服，二服除根（《瑞竹堂方》）。

水泄不化日夜不止。白垩煅、干姜炮各一两，楮叶生研二两，为末，糊丸绿豆大。每米饮下二十丸（《普济方》）。

翻胃吐食男妇皆治。白善土煅赤，以米醋一升淬之，再煅再淬，醋干为度，取一两研，干姜二钱半炮，为末。每服一钱调下，服至一斤以上为妙（《千金翼》）。

卒暴咳嗽白善土粉、白矾各一两，为末，姜汁糊丸梧子大。临卧姜汤服二十丸（《普济方》）。

风赤烂眼倒睫拳毛。华佗方：用白土一两，铜青一钱，为末。每以半钱泡汤洗。〇《乾坤生意》加焰消半两，为末，汤泡杏仁杵，和丸皂子大。每用凉水浸一丸，洗眼（《乾坤秘韫》）。

小儿热丹白土一分，寒水石半两，为末。新水调涂（钱乙《小儿方》）。

痱子瘙痒旧屋梁上刮赤白垩末，傅之（《普济方》）。

代指肿痛猪膏和白善土傅之（《肘后方》）。

臁疮不干白善土煅研末，生油调搽（《集玄方》）。

甘土《拾遗》

【集解】〔藏器曰〕甘土，出安西及东京龙门，土底澄取之，洗腻服如灰，水和涂衣，去油垢。

【气味】无毒。

【主治】草药及诸菌毒，热汤调末服之（藏器）。

赤土《纲目》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主汤火伤，研末涂之（时珍）。

【附方】新三。

牙宣疳□赤土、荆芥叶同研，揩之，日三次（《普济方》）。

风疹瘙痒甚不能忍者。赤土研末，空心温酒服一钱（《御药院方》）。

身面印文刺破，以醋调赤土傅之，干又易，以黑灭为度（《千金方》）。

黄土《拾遗》

【释名】〔藏器曰〕张司空言：三尺以上曰粪，三尺以下曰土。凡用当去上恶物，勿令入客水。

【气味】甘，平，无毒。〔藏器曰〕土气久触，令人面黄。掘土犯地脉，令人上气身肿。掘土犯神杀，令人生肿毒。

【主治】泄痢冷热赤白，腹内热毒绞结痛，下血。取干土，水煮三五沸，绞去滓，暖服一二升。又解诸药毒、中肉毒、合口椒毒、野菌毒（藏器）。

【发明】〔时珍曰〕按刘跂《钱乙传》云：元丰中，皇子仪国公病瘈疭，国医未能治，长公主举乙入，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见，问黄土愈疾之状。乙对曰：以土胜水，木得其平，则风自退尔。

上悦，擢太医丞。又《夷坚志》云：吴少师得疾，数月消瘦，每日饮食入咽，如万虫攒攻，且痒且病，皆以为劳瘵，迎明医张锐诊之。锐令明旦勿食，遣卒诣十里外，取行路黄土至，以温酒二升搅之，投药百粒饮之。觉痛几不堪，及登溷，下马蝗千余，宛转，其半已困死，吴亦惫甚，调理三日乃安。因言夏夜出师，燥渴，饮涧水一杯，似有物入咽，遂得此病。锐曰：虫入人脏，势必孳生，饥则聚咂精血，饱则散处脏腑。苟知杀之而不能扫取，终无益也。是以请公枵腹以诱之，虫久不得土味，又喜酒，故乘饥毕集，一洗而空之。公大喜，厚赂谢之，以礼送归。

【附方】旧二，新十。

小儿吃土用干黄土一块，研末，浓煎黄连汤调下（《救急方》）。

乌沙惊风小儿惊风，遍身都乌者。急推向下，将黄土一碗，捣末，入久醋一钟，炒热包定熨之，引下至足，刺破为妙（《小儿秘诀》）。

卒患心痛画地作五字，撮取中央土，水和一升服，良（陈藏器《本草》）。

目卒无见黄土搅水中，澄清洗之（《肘后方》）。

牛马肉毒及肝毒。取好土三升，水煮清一升服，即愈。一方：入头发寸截和之，发皆贯肝而出也（《肘后方》）。

内痔痛肿朝阳黄土、黄连末、皮消各一两。用猪胆汁同研如泥，每日旋丸枣大，纳入肛内，过一夜，随大便去之。内服乌梅、黄连二味丸药（《孙氏集效方》）。

攧扑欲死一切伤损，从高坠下及木石所迮，落马扑车，淤血凝滞，气绝欲死者，亦活。用净土五升蒸热，以故布重裹作二包，更

互熨之。勿大热，恐破肉，取痛止则已，神效之方（孙真人《千金方》）。

杖疮未破干黄土末，童尿入鸡子清调涂刷上，干即上，随以热水洗去，复刷复洗，数十次，以紫转红为度。仍刷两胯，以防血攻阴也（《摄生方》）。

汤火伤灼醋调黄土，涂之（《谈野翁方》）。

蜈蚣螫伤画地作王字，内取土掺之，即愈（《集简方》）。

蜂蚁叮螫反手取地上土傅之，或入醋调（《千金方》）。

蠼螋尿疮画地作蠼螋形，以刀细取腹中土，唾和涂之，再涂即愈。孙真人云：予得此疾，经五六日不愈，或教此法，遂瘳。乃知万物相感，莫晓其由也（《千金方》）。

铸钟黄土《拾遗》

〔主治〕卒心痛，疰忤恶气，温酒服一钱（藏器）。

铸铧鉏孔中黄土（《拾遗》）

〔主治〕丈夫阴囊湿痒及阴汗，细末扑之（藏器）。

东壁土《别录·下品》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下部疮，脱肛（《别录》）。止泄痢霍

乱烦闷（藏器）。温疟，点目去翳。同蚬壳为末，傅豌豆疮（甄权）。疗小儿风脐（弘景）。摩干、湿二癣，极效（苏恭）。

【发明】〔弘景曰〕此屋之东壁上土也，常先见日故尔。又可除油垢衣，胜石灰、滑石。〔藏器曰〕取其向阳久干也。〔宗奭曰〕久干之说不然。盖东壁先得太阳真火烘炙，故治瘟疫。初出少火之气壮，及当午则壮火之气衰，故不用南壁而用东壁。〔时珍曰〕昔一女，忽嗜河中污泥，日食数碗。玉田隐者以壁间败土调水饮之，遂愈。又凡脾胃湿多，吐泻霍乱者，以东壁土，新汲水搅化，澄清服之，即止。盖脾主土，喜燥而恶湿，故取太阳真火所照之土，引真火生发之气，补土而胜湿，则吐泻自止也。《岭南方》治瘴疟香椿散内用南壁土，近方治反胃呕吐用西壁土者，或取太阳离火所照之气，或取西方收敛之气，然皆不过借气补脾胃也。

【附方】旧三，新九。

急心痛五十年陈壁土、枯矾各二钱，为末，蜜丸，艾汤服（《集玄方》）。

霍乱烦闷向阳壁土，煮汁服（《圣济录》）。

药毒烦闷欲死者。东壁土调水三升，顿饮之（《肘后方》）。

解乌头毒不拘川乌、草乌毒。用多年陈壁土，泡汤服之。冷水亦可（《通变要法》）。

六畜肉毒东壁土末，水服一钱，即安（《集玄方》）。

目中翳膜东壁土细末，日点之，泪出佳（《肘后方》）。

肛门凸出故屋东壁上土一升，研末，以长皂荚挹末粉之，仍炙皂荚，更互熨之（《外台秘要》）。

痱子瘙痒干壁土末傅之，随手愈（《普济方》）。

耳疮唇疮东壁土和胡粉傅之（《救急方》）。

疠破经年脓水不绝。用百年茅屋厨中壁土为末，入轻粉调傅，半月即干愈（《永类方》）。

诸般恶疮拔毒散：东墙上土、大黄等分，为末，用无根井华水调搽，干再上（《瑞竹堂方》）。

发背痈疖多年烟熏壁土、黄檗等分，为末。姜汁拌调摊贴之，更以茅香汤调服一钱匕（《经验方》）。

太阳土《纲目》

【主治】人家动土犯禁，主小儿病气喘，但按九宫，看太阳在何宫，取其土煎汤饮之，喘即定（时珍。〇出《正传》）。

【附录】执日天星上土〔藏器曰〕取和薰草、柏叶以涂门户，方一尺，令盗贼不来。**执日六癸上土**〔时珍曰〕《抱朴子》云：常以执日取六癸上土、市南门土、岁破土、月建土，合作人，着朱鸟地上，辟盗。**二月上壬日土**〔藏器曰〕泥屋之四角，宜蚕。**清明日戌上土**〔时珍曰〕同狗毛作泥，涂房户内孔穴，蛇鼠诸虫永不入。**神后土**〔时珍曰〕逐月旦日取泥屋之四角，及塞鼠穴，一年鼠皆绝迹，此李处士禁鼠法也。神后，正月起

申，顺行十二辰。

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拾遗》

【释名】〔时珍曰〕《月令》：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载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太寝，命曰劳酒。

【气味】无毒。

【主治】水服，主惊悸癫邪，安神定魄强志。藏之，入官不惧，利见大官，宜婚市。王者封禅五色土次之（藏器）。

【附录】社稷坛土〔藏器曰〕牧宰临官，自取涂门户，令盗贼不入境也。春牛土〔藏器曰〕收角上土置户上，令人宜田。〔时珍曰〕宋时立春日进春牛，御药院取牛睛以充眼药。今人鞭春时，庶民争取牛土，云宜蚕；取土撒檐下，云辟蚰蜒。富家土〔藏器曰〕七月丑日，取中庭土泥灶，令人富。勿令人知。〔时珍曰〕除日取富家田中土泥灶，招吉。亭部中土〔时珍曰〕取作泥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囷，鼠不食稻；塞穴百日，鼠皆绝去。出《阴阳杂书》云。

道中热土《拾遗》

【主治】夏月暍死，以土积心口，少冷即易，气通则苏（藏器）。亦可以热土围脐旁，令人尿脐中；仍用热土、大蒜等分，捣水去滓灌

之，即活（时珍）。

十字道上土

〔主治〕主头面黄烂疮，同灶下土等分傅之（时珍）。

车辇土《拾遗》

【主治】恶疮出黄汁，取盐车边脂角上土涂之（藏器）。行人暍死，取车轮土五钱，水调澄清服，一碗即苏。又小儿初生，无肤色赤，因受胎未得土气也。取车辇土碾傅之，三日后生肤（时珍）。

市门土《拾遗》

【释名】〔时珍曰〕日中为市之处门栅也。

【气味】无毒。

【主治】妇人易产，入月带之。产时，酒服一钱（藏器）。

户限下土《拾遗》

【释名】〔时珍曰〕限，即门阈也。

【气味】无毒。

【主治】产后腹痛，热酒服一钱。又治吹奶，和雄雀粪，暖酒服方寸匕（藏器）。

千步峰《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人家行步地上高起土也，乃人往来鞋履沾积而成者。技家言人宅有此，主兴旺。

【主治】便毒初发，用生姜蘸醋磨泥涂之（时珍）。

鞋底下土《拾遗》

【主治】适他方不伏水土，刮下，和水服，即止（藏器）。

柱下土《拾遗》

【气味】无毒。

【主治】腹痛暴卒，水服方寸匕（藏器）。胎衣不下，取宅中柱下土，研末，鸡子清和服之（思邈）。

床脚下土《拾遗》

【主治】猘犬咬，和水傅之，灸七壮（藏器）。

烧尸场上土《纲目》

【主治】邪疟，取带黑土同葱捣作丸，塞耳，或系膊上，即止。男左女右（时珍）。

【附方】新四。

好魇多梦烧人灰，置枕中、履中，自止（《本草拾遗》）。

尸厥卒死不知人者。烧尸场土二三钱，擂细，汤泡灌之，即活。如无，以灶心土代之（何氏方）。

小儿夜啼烧尸场土，置枕边（《集简方》）。

脚底多汗烧人场上土，铺于鞋底内蹉之。灰亦可（《集玄方》）。

冢上土《拾遗》

【主治】瘟疫。五月一日，取土或砖石，入瓦器中，埋着门外阶下，合家不患时气。又正旦取古冢砖，咒悬大门上，一年无疫疾（藏器）。

【附方】新一。

肠痈死人冢上土，作泥涂之，良（《千金方》）。

桑根下土《拾遗》

【主治】中恶风、恶水而肉肿者，水和傅上，灸二三十壮，热气透入，即平（藏器）。

胡燕窠土《拾遗》

【气味】无毒。

【主治】同屎。作汤，浴小儿，去惊邪（弘景）。主风瘙瘾疹及恶刺疮，浸淫瘑疮绕身至心者死，并水和傅之，三两日瘥（藏器）。治口吻白秃诸疮（时珍）。

【附方】旧三，新八。

湿瘑疥疮胡燕窠大者，用抱子处土，为末，以淡盐汤洗拭，干傅之，日一上（《小品方》）。

黄水肥疮燕窠土一分，麝香半分，研傅之（《善济方》）。

浸淫湿疮发于心下者，不早治杀人。用胡燕窠中土，研末，水和傅（葛氏）。

口角烂疮燕窠泥傅之，良（《救急方》）。

白秃头疮百年屋下燕窠泥、蠮螉窠。研末，剃后麻油调搽（《圣济录》）。

蠼螋尿疮绕身汁出。以燕窠中土和猪脂、苦酒傅之（《外台

秘要》）。

瘭疽恶疮着手足肩背，累累如赤豆，出汁。剥痂，以温醋、米泔洗净，用胡燕窠土和百日男儿屎，傅之（《千金方》）。

皮肤中痛名癥疰。用醋和燕窠土傅之（《千金方》）。

风瘙瘾疹胡燕窠土，水和傅之（《千金方》）。

小儿丹毒向阳燕窠土，为末，鸡子白和傅（《卫生易简方》）。

一切恶疮燕窠内外泥粪，研细，油调搽。一加黄檗末（《瑞竹堂方》）。

百舌窠中土《拾遗》

【主治】蚯蚓及诸恶虫咬疮，醋调傅之（藏器）。

土蜂窠《拾遗》

【释名】蠮螉窠（〖《百一选方》〗）。〔时珍曰〕即细腰蜂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痈肿风头（《别录》）。**小儿霍乱吐泻，炙研，乳汁服一钱**（《圣惠》）。**醋调涂肿毒，及蜘蛛咬**（藏器）。**醋调涂蜂虿毒**（宗奭）。**治**

丁肿乳蛾，妇人难产（时珍）。

【附方】新六。

女人难产土蜂儿窠，水泡汤饮之。取时逢单是男，双是女，最验（《妇人良方》）。

肿毒焮痛陈藏器《本草》：用醋和泥蜂窠涂之。〇《直指》：加川乌头等分，云未结则散，已结则破也。

丁疮肿痛土蜂窠煅、蛇皮烧，等分。酒服一钱（《直指方》）。

咽喉乳蛾土蜂窠一个，为末。先用楮叶擦破病人舌，令血出。以醋和末，用翎点之。令痰涎出为效。后用扁竹根擂水服数口，取利（《瑞竹堂方》）。

手足发指毒痛不可忍。用壁间泥蜂窠为末，入乳香少许研匀，以醋调涂，干即以醋润之（《奇效方》）。

蠼螋尿疮螟蛉窠，水调傅之（《集玄方》）。

蜣螂转丸《拾遗》

【释名】土消（〖《拾遗》〗）。〔藏器曰〕此蜣螂所推丸也。藏在土中，掘地得之，正圆如人捻作，弥久者佳。

【气味】咸、苦，大寒，无毒。

【主治】汤淋绞汁服，疗伤寒时气、黄疸烦热及霍乱吐泻。烧存性酒服，治项瘿。涂一

切瘘疮（藏器）。

鬼屎《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阴湿地，如屎，亦如地钱，黄白色。

【主治】人马反花疮，刮取，和油涂之（藏器）。

鼠壤土《拾遗》

【释名】〔时珍曰〕柔而无块曰壤。

【主治】中风筋骨不随，冷痹骨节疼，手足拘急，风掣痛，偏枯死肌，多收曝干，蒸热袋盛，更互熨之（藏器）。小儿尿和，涂丁肿（思邈）。

鼢鼠壤土《拾遗》

【集解】〔藏器曰〕此是田中尖嘴小鼠也。阴穿地中，不能见日。

【主治】鬼疰气痛，秫米泔汁和作饼，烧热绵裹熨之。又主肿毒，和醋傅之，极效（藏器）。孕妇腹内钟鸣，研末二钱，麝香汤下，立愈（时珍）。

屋内壖下虫尘土《拾遗》

【释名】〔时珍曰〕壖音软平声。河边地及垣下地，皆谓之壖。

【主治】恶疮久不干，油调傅之（藏器）。

蚁垤土《拾遗》

【释名】蚁封（〖《孟子》注〗）。〔时珍曰〕垤音迭，高起也。封，聚土也。

【主治】狐刺疮，取七粒和醋搽。又死胎在腹及胞衣不下，炒三升，囊盛，搨心下，自出也（藏器）。

白蚁泥《纲目》

【主治】恶疮肿毒，用松木上者，同黄丹各炒黑，研和香油涂之，取愈乃止（时珍）。

蚯蚓泥《纲目》

【释名】蚓蝼（音娄。〖弘景〗）、六一泥（〖《纲目》〗）。

【气味】甘、酸，寒，无毒。

【主治】赤白久热痢，取一升炒烟尽，沃

汁半升，滤净饮之（藏器）。小儿阴囊忽虚热肿痛，以生甘草汁入轻粉末调涂之。以盐研傅疮，去热毒及蛇犬伤（《日华》）。傅狂犬伤，出犬毛，神效（苏恭）。

【附方】旧五，新十七。

断截热疟邵氏《青囊方》：用五月五日午时取蚯蚓粪，以面和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丸，无根水下。忌生冷，即止。皆效。或加菖蒲末、独头蒜同丸。

伤寒谵语蚯蚓屎凉水调服（《简便方》）。

小便不通蚯蚓粪、朴硝等分。水和傅脐下，即通（《皆效方》）。

小儿吐乳取田中地龙粪一两，研末，空心以米汤服半钱，不过二三服效（《圣惠方》）。

小儿卵肿地龙粪，以薄荷汁和涂之（危氏《得效方》）。

妇人吹乳用韭地中蚯蚓屎，研细筛过，米醋调，厚傅，干则换，三次即愈。凉水调亦可（蔺氏《经验方》）。

时行腮肿柏叶汁调蚯蚓泥涂之（《丹溪方》）。

一切丹毒水和蛐蟮泥傅之（《外台》）。

脚心肿痛因久行久立致者。以水和蚯蚓粪厚傅，一夕即愈（《永类钤方》）。

耳后月蚀烧蚯蚓粪，猪脂和傅（《子母秘录》）。

聤耳出水成疮。蚯蚓粪为末傅之，并吹入（《千金方》）。

齿龈宣露蚯蚓泥，水和成团，煅赤，研末，腊猪脂调傅之，日三（《千金方》）。

咽喉骨哽五月五日午时韭畦中，面东勿语，取蚯蚓泥藏之，每用少许，搽喉外，其骨自消，名六一泥。

蜈蚣螫伤蚯蚓泥傅之，效（《集效方》）。

金疮困顿蚯蚓屎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解射罔毒蚯蚓屎末，井水服二方寸匕（《千金方》）。

吐血不止石榴根下地龙粪，研末，新汲水服三钱（《圣惠》）。

反胃转食地龙粪一两，木香三钱，大黄七钱，为末。每服五钱，无根水调服。忌煎煿酒醋椒姜热物。一二服其效如神（邵真人《经验方》）。

燕窝生疮韭地蛐蟮屎，米泔水和，煅过，入百草霜等分。研末，香油调涂之（《摘玄方》）。

小儿头热鼻塞不通。湿地龙粪捻饼，贴囟上，日数易之（《圣惠方》）。

足臁烂疮韭地蚯蚓泥，干研，入轻粉，清油调傅（《便民图纂》）。

外肾生疮蚯蚓屎二分，绿豆粉一分。水研涂之，干又上之（《便民图纂》）。

螺蛳泥《纲目》

【气味】性凉。

【主治】反胃吐食，取螺蛳一斗，水浸，取泥晒干，每服一钱，火酒调下（时珍）。

白鳝泥《纲目》

【主治】火带疮，水洗取泥炒研，香油调傅（时珍）。

猪槽上垢土《拾遗》

【主治】难产，取一合和面半升，乌豆二十颗，煮汁服（藏器）。火焰丹毒，赤黑色，取槽下泥傅之，干又上（时珍）。

犬尿泥《纲目》

【主治】妊娠伤寒，令子不落，涂腹上，干即易（时珍）。

驴尿泥《拾遗》

【主治】蜘蛛咬傅之（藏器）。

尿坑泥《纲目》

【主治】主蜂蝎诸虫咬，取涂之（时珍）。

粪坑底泥《纲目》

【主治】发背诸恶疮，阴干为末，新水调傅，其痛立止（时珍）。

【附方】新一。

丁肿粪下土、蝉蜕、全蝎等分。捣作钱大饼，香油煎滚，温服。以滓傅疮四围，丁自出也（《圣济总录》）。

檐溜下泥《纲目》

【主治】猪咬、蜂螫、蚁叮、蛇伤毒，并取涂之。又和羊脂，涂肿毒、丹毒（时珍）。

【附方】新一。

蝎虿螫叮蝎有雌雄，雄者痛在一处，以井底泥封之，干则易；雌者痛牵诸处，以瓦沟下泥封之。若无雨，以新汲水，从屋上淋下取泥（《肘后方》）。

田中泥《纲目》

【主治】马蝗入人耳，取一盆枕耳边，闻气自出。人误吞马蝗入腹者，酒和一二升服，

当利出（时珍）。

井底泥《证类》

【气味】至冷。

【主治】涂汤火疮（《证类》）。疗妊娠热病，取傅心下及丹田，可护胎气（时珍）。

【附方】新五。

头风热痛井底泥和大黄、芒消末，傅之（《千金方》）。

胎衣不下井底泥一鸡子大，井华水服即下（《集玄方》）。

卧忽不寤勿以火照，但痛啮其踵及足拇趾甲际，而多唾其面，以井底泥涂其目，令人垂头入井中，呼其姓名，便苏也（《肘后方》）。

小儿热疖井底泥傅其四围（《谈野翁方》）。

蜈蚣螫人井底泥频傅之（《千金方》）。

乌爹泥《纲目》

【释名】乌叠泥（《纲目》）、孩儿茶（〖《正要》〗）。〔时珍曰〕乌爹，或作乌丁，皆番语，无正字。

【集解】〔时珍曰〕乌爹泥，出南番爪哇、暹罗诸国，今云南、老挝暮云场地方造之。云是细茶末入竹筒中，坚塞两头，埋污泥沟中，日久取出，捣汁熬制而成。其块小而润泽者为上，块大而焦枯

者次之。

【气味】苦、涩，平，无毒。

【主治】清上膈热，化痰生津。涂金疮、一切诸疮，生肌定痛，止血收湿（时珍）。

【附方】新八。

鼻渊流水孩儿茶末，吹之，良（《本草权度》）。

牙疳口疮孩儿茶、硼砂等分，为末搽之。〇《积德堂方》：治走马牙疳，用孩儿茶、雄黄、贝母等分，为末，米泔漱净搽之。

下疳阴疮外科用孩儿茶末，米泔洗净，傅之神效。或加胡黄连等分。〇《纂奇方》：孩儿茶一钱，真珠一分，片脑半分，为末傅之。〇唐氏用孩儿茶一钱，轻粉一分，片脑一字，为末搽之。

痔疮肿痛孩儿茶、麝香为末，唾津调傅（《孙氏集效方》）。

脱肛气热孩儿茶二分，熊胆五分，片脑一分，为末，人乳搽肛上，热汁自下而肛收也。亦治痔疮（董炳方）。

弹丸土《拾遗》

【主治】妇人难产，热酒服一钱（藏器）。

自然灰《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南海畔，状如黄土，灰可浣衣。琉

璃、玛瑙、玉石以此灰埋之，即烂如泥，至易雕刻。

【主治】白癜风、疬疡风，重淋取汁，和醋傅之。以布揩破乃傅之，为疮勿怪（藏器）。

伏龙肝《别录·下品》

【释名】灶心土（〖《博济方》〗）。〔弘景曰〕此灶中对釜月下黄土也。以灶有神，故号为伏龙肝，并以迂隐其名尔。今人又用广州盐城屑，以疗漏血瘀血，亦是近月之土，盖得火烧之义也。〔敦曰〕凡使勿误用灶下土。其伏龙肝，是十年以来，灶额内火气积久自结，如赤色石，中黄，其形貌八棱，取得研细，以水飞过用。〔时珍曰〕按《广济历》作灶忌日云：伏龙在不可移作。则伏龙者，乃灶神也。《后汉书》言：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见形。注云：宜市买猪肝泥灶，令妇孝。则伏龙肝之名义，又取此也。临安陈舆言：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俟其日久，与土为一，乃用之，始与名符。盖本于此。独孤滔《丹书》言：伏龙肝取经十年灶下，掘深一尺，有色如紫瓷者是真，可缩贺，伏丹砂。盖亦不知猪肝之义，而用灶下土以为之者也。

【气味】辛，微温，无毒。〔权曰〕咸。〔大明曰〕热，微毒。

【主治】妇人崩中吐血，止咳逆血。醋调，涂痈肿毒气（《别录》）。止鼻洪，肠风带下，尿血泄精，催生下胞，及小儿夜啼（大明）。治心痛狂颠，风邪蛊毒，妊娠护胎，小儿脐疮重舌，风噤反胃，中恶卒魇，诸疮（时珍）。

【附方】旧十六，新十七。

卒中恶气伏龙肝末一鸡子大，水服取吐（《千金方》）。

魇寐暴绝灶心对锅底土，研末，水服二钱，更吹入鼻（《千金方》）。

中风口噤不语，心烦恍惚，手足不随，或腹中痛满，或时绝而复苏。伏龙肝末五升，水八升搅，澄清灌之（《千金方》）。

狂癫谬乱不识人。伏龙肝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小儿夜啼伏龙肝末二钱，朱砂一钱，麝香少许，为末，蜜丸绿豆大，每服五丸，桃符汤下（《普济方》）。

小儿重舌釜下土，和苦酒涂之（《千金方》）。

重舌肿木伏龙肝末，牛蒡汁调涂之（《圣惠方》）。

冷热心痛伏龙肝末，方寸匕热以水温，冷以酒服（《外台秘要》）。

反胃吐食灶中土年久者，为末，米饮服三钱，经验（《百一选方》）。

卒然咳嗽釜月土一分，豉七分，捣丸梧桐子大。每饮下四十丸（《肘后方》）。

吐血衄血伏龙肝末半升，新汲水一升，淘汁和蜜服（《广利方》）。

吐血泻血心腹痛。伏龙肝、地垆土、多年烟壁土，等分，每

服五钱，水二碗，煎一碗，澄清，空心服，白粥补之（《普济方》）。

妇人血漏伏龙肝半两，阿胶、蚕沙炒各一两，为末。每空肚酒服二三钱，以知为度（寇氏《衍义》）。

赤白带下日久黄瘁，六脉微涩。伏龙肝炒令烟尽、棕榈灰、屋梁上尘炒烟尽，等分，为末，入龙脑、麝香各少许，每服三钱，温酒或淡醋汤下。一年者，半月可安（《大全方》）。

产后血气攻心痛，恶物不下。用灶中心土研末，酒服二钱，泻出恶物，立效（《救急方》）。

妊娠热病伏龙肝末一鸡子许，水调服之，仍以水和涂脐方寸，干又上（《伤寒类要》）。

子死腹中母气欲绝。伏龙肝末三钱，水调下（《十全博救方》）。

横生逆产灶中心对锅底土，细研。每服一钱，酒调，仍搽母脐中（《救急方》）。

胞衣不下灶下土一寸，醋调，纳脐中，续服甘草汤三四合（《产宝》）。

中诸蛊毒伏龙肝末一鸡子大，水服取吐（《千金方》）。

六畜肉毒方同上。

阴冷发闷冷气入腹，肿满杀人。釜月下土，和鸡子白傅之（《千金方》）。

男阴卒肿方同上。

诸腋狐臭伏龙肝末，频傅之（《千金方》）。

聤耳出汁绵裹伏龙肝末塞之，日三易（《圣济录》）。

小儿脐疮伏龙肝末傅之（《圣惠方》）。

小儿丹毒多年灶下黄土末，和屋漏水傅之，新汲水亦可，鸡子白或油亦可，干即易（《肘后方》）。

小儿热疖釜下土、生椒末等分，醋和涂之（《千金翼》）。

臁疮久烂灶内黄土年久者，研细，入黄檗、黄丹、赤石脂、轻粉末，等分。清油调入油绢中贴之。勿动，数日愈。纵痒，忍之，良（《济急方》）。

发背欲死伏龙肝末，酒调，厚傅之。干即易，平乃止（《千金》）。

一切痈肿伏龙肝以蒜和作泥贴之，干再易。或鸡子黄和亦可（《外台秘要》）。

杖疮肿痛釜月下土为末，油和涂之，卧羊皮上，频涂（《千金方》）。

灸疮肿痛灶中黄土末，煮汁淋之（《千金方》）。

土墼音急。《纲目》

【释名】煤赭（〖《纲目》〗）。〔时珍曰〕此是烧石灰窑中流结土渣也，轻虚而色赭。

【主治】妇人鳖瘕及头上诸疮。凡人生痰

核如指大红肿者，为末，以菜子油调搽，其肿即消；或出脓，以膏药贴之（时珍）。

【附方】新一。

白秃腊梨灰窑内烧过红土墼四两，百草霜一两，雄黄一两，胆矾六钱，榆皮三钱，轻粉一钱，为末，猪胆汁调，剃头后搽之，百发百中，神方也（陆氏《积德堂方》）。

甘锅《纲目》

【释名】销金银锅（〖《御药院方》〗）。吴人收瓷器屑，碓舂为末，筛澄取粉，呼为滓粉，用胶水和剂作锅，以销金银者。

【主治】偏坠疝气，研末，热酒调服二钱。又主炼眉疮、汤火疮，研末，入轻粉少许傅之。锅上黝，烂肉（时珍）。

砂锅《纲目》

【集解】〔时珍曰〕沙土埏埴烧成者。

【主治】消积块黄肿，用年久者，研末，水飞过，作丸，每酒服五钱（时珍）。

白瓷器《唐本草》

【集解】〔恭曰〕定州者良，余皆不如。〔时珍曰〕此以白土为坯，坯烧成者，古人以代白垩用。今饶州者亦良。

【气味】平，无毒。

【主治】妇人带下白崩，止呕吐，破血止血。水磨，涂疮灭瘢（《唐本》）。研末，傅痈肿，可代针。又点目，去翳（时珍）。

【附方】旧二，新七。

鼻衄不止定州白瓷细末，吹少许，立止（《经验方》）。

吐血不止上色白瓷器末二钱，皂荚子仁煎汤下，连服三服，即愈（《圣济方》）。

小便淋痛真定瓷器煅研二两，生熟地黄末各一两。每用二钱，木通煎汤服（《传信适用方》）。

一切□齁处州瓷器为末。发时用二钱，以手指点津液蘸药，点舌下咽之，即效（《普济方》）。

目生翳膜用细料白瓷钟一个，大火煅过，研末，纸筛，加雄黄二分，为末。早晚各点少许，不可多用，牛角簪拨出翳膜为妙。若红，用人退末点四角即愈（孙天仁《集效方》）。

身面白丹白瓷瓦末，和猪脂涂之（《梅师方》）。

赤黑丹疥或痒或燥，不急治，遍身即死。白瓷末，猪脂和涂之（《圣济录》）。

汤火伤灼《多能鄙事》：用青瓷碗片为末，水飞过，和桐油

傅，数次瘥。〇《活幼口议》：用景德镇瓷器打碎，埋灶内，炭火铺上，一夜取出，去火毒，为末，入黄丹少许傅之，立愈。

乌古瓦《唐本草》

【集解】〔时珍曰〕夏桀始以泥坯烧作瓦。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以水煮及渍汁饮，止消渴，取屋上年深者良（《唐本》）。煎汤服，解人心中大热（甄权）。止小便，煎汁服（大明）。研末，涂汤火伤（藏器）。治折伤，接骨（时珍）。

【附方】旧一，新六。

暑月暍死屋上两畔瓦，热熨心头，冷即易之（《千金方》）。

折伤筋骨秘传神效散：治跌扑伤损，骨折骨碎，筋断，痛不可忍。此药极能理伤续断，累用累验。用路上墙脚下，往来人便溺处，久碎瓦片一块，洗净火煅，米醋淬五次，黄色为度，刀刮细末。每服三钱，好酒调下，在上食前，在下食后。不可以轻易而贱之，诚神方也（邵以正真人《经验方》）。

汤火伤灼取多年屋上吻兽为末，油和涂之，立效（《儒门事亲》方）。

灸牙痛法取土底年深、既古且润三角瓦一块。令三姓童子，候星初出时，指第一星，下火于瓦上灸之（《本草拾遗》）。

唇吻生疮新瓦为末，生油调涂（《集玄方》）。

瘢痕凸起热瓦频熨之（《千金方》）。

蜂虿螫伤瓦摩其上，唾二七遍，置瓦于故处（《千金》）。

古砖《拾遗》

【主治】哕气，水煮汁服之。久下白痢虚寒者，秋月小腹多冷者，并烧热，布裹坐之，令热气入腹，良。又治妇人五色带下，以面作煎饼七个，安于烧赤黄砖上，以黄栝蒌傅面上，安布两重，令患者坐之，令药气入腹熏之，当有虫出如蚕子，不过三五度瘥（藏器）。

【附方】新三。

寒湿脚气砖烧红，以陈臭米泔水淬之，乘热布包三块，用膝夹住，绵被覆之，三五次愈（《扶寿方》）。

赤眼肿痛新砖浸粪池中，年久取放阴处，生花刷下，入脑子和点之（《普济方》）。

臀生湿疮日以新砖坐之，能去湿气（《集玄方》）。

烟胶《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乃熏消牛皮灶上及烧瓦窑上黑土也。

【主治】头疮白秃，疥疮风癣，痒痛流水，取牛皮灶岸为末，麻油调涂。或和轻粉少许（时珍）。

【附方】新三。

牛皮血癣烟胶三钱，寒水石三钱，白矾二钱，花椒一钱半，为末，腊猪脂调搽（《积德堂方》）。

消渴引饮瓦窑突上黑煤，干似铁屎者，半斤，为末，入生姜四两，同捣，绢袋盛，水五升浸汁，每饮五合（《圣济录》）。

胞衣不下灶突后黑土三指撮，五更酒下（陈藏器）。

墨宋《开宝》

【释名】乌金（《纲目》）、陈玄（《纲目》）、玄香（《纲目》）、乌玉玦（〖《东坡诗集》〗）。〔时珍曰〕古者以黑土为墨，故字从黑土。许慎《说文》云：墨，烟煤所成，土之类也，故从黑土。刘熙《释名》云：墨者，晦也。

【集解】〔宗奭曰〕墨，松之烟也。世有以粟草灰伪为者，不可用；须松烟墨方可入药，惟远烟细者为佳，粗者不可用。今高丽国每贡墨于中国，不知何物合，不宜入药。鄜延有石油，其烟甚浓，其煤可为墨，黑光如漆，不可入药。〔时珍曰〕上墨，以松烟用梣皮汁解胶和造，或加香药等物。今人多以窑突中墨烟，再三以麻油入内，用火烧过造墨，谓之墨烟。墨光虽黑，而非松烟矣，用者详之。石墨见石炭下。乌贼鱼腹中有墨，马之宝墨，各见本条。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止血，生肌肤，合金疮，治产后血运，崩中卒下血，醋磨服之。又止血痢，及小儿客忤，捣筛温水服之。又眯目物芒入目，点摩瞳子上（《开宝》）。利小便，通月经，治痈肿（时珍）。

【发明】〔震亨曰〕墨属金而有火，入药甚健，性又能止血。

【附方】旧十，新六。

吐血不止金墨磨汁，同莱菔汁饮。或生地黄汁亦可（《集简方》）。

衄血不止眩冒欲死。浓墨汁滴入鼻中（《梅师方》）。

热病衄血出数升者。取好墨为末，鸡子白丸梧子大。用生地黄汁下一二十丸，少顷再服，仍以葱汁磨墨，滴入鼻内，即止（《外台秘要》）。

大小便血好墨细末二钱，阿胶化汤调服。热多者尤相宜（寇氏《本草衍义》）。

卒淋不通好墨烧一两，为末。每服一字，温水服之（《普济方》）。

赤白下痢姜墨丸：用干姜、好墨各五两，为末，醋浆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饮下，日夜六七服愈（《肘后方》）。

崩中漏下青黄赤白，使人无子。好墨一钱，水服，日二服（《肘后方》）。

堕胎血溢不止。墨三两，火烧醋淬三次，出火毒，没药一两，为末。每服二钱，醋汤下（《普济方》）。

妇人难产墨一寸，末之，水服立产（《肘后方》）。

胎死腹中新汲水磨金墨服之（《普济方》）。

胞衣不出痛引腰脊。好墨，温酒服二钱（《肘后方》）。

痈肿发背醋磨浓墨涂四围，中以猪胆汁涂之，干又上，一夜即消（赵氏方）。

客忤中恶多于道间、门外得之，令人心腹绞痛，胀满，气冲心胸，不即治杀人。捣墨，水和服二钱（《肘后方》）。

飞丝入目磨浓墨点之，即出（《千金方》）。

尘物入目方同上。

产后血运心闷气绝。以丈夫小便研浓墨一升服（《子母秘录》）。

釜脐墨《四声》

【释名】釜月中墨（《四声》）、铛墨（《开宝》）、釜煤（《纲目》）、釜炱（《纲目》）、锅底墨（〖《济急方》〗）。〔时珍曰〕大者曰釜、曰锅，小者曰铛。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中恶蛊毒，吐血血运，以酒或水

温服二钱。亦涂金疮，止血生肌（《开宝》）。消食积，舌肿喉痹口疮，阳毒发狂（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治伤寒黑奴丸，用釜底墨、灶突墨、梁上尘三物同合诸药，为其功用相近耳。

【附方】旧七，新六。

卒心气痛 铛墨二钱，热小便调下（《千金方》）。

中恶心痛 铛墨五钱，盐一钱，研匀，热水一盏调下（《千金方》）。

转筋入腹 釜底墨末，和酒服一钱（《肘后方》）。

霍乱吐下 锅底墨煤半钱，灶额上墨半钱，百沸汤一盏，急搅数千下，以碗覆之，通口服，一二口立止（《经验方》）。

吐血咯血 锅底墨炒过，研细，井华水服二钱，连进三服（《济急方》）。

妇人逆产 以手中指取釜下墨，交画儿足下，即顺（《千金方》）。

产血不下 锅底墨烟，热酒服二钱（《生生编》）。

舌卒肿大 如猪脬状，满口，不治杀人。釜墨和酒涂之（《千金方》）。

鼻气壅塞 水服釜墨一钱（《千金方》）。

鼻中瘜肉 方同上，三五日愈（《普济方》）。

聤耳脓血月下灰吹满耳，深入无苦，即自出（《肘后方》）。

小儿口疮釜底墨，时时搽之（《普济方》）。

手搔疮肿作脓。用锅脐墨研细，清油调搽（《简便方》）。

百草霜《纲目》

【释名】灶突墨（《纲目》）、灶额墨（〖《图经》〗）。〔时珍曰〕此乃灶额及烟炉中墨烟也。其质轻细，故谓之霜。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消化积滞，入下食药中用（苏颂）。止上下诸血，妇人崩中带下、胎前产后诸病，伤寒阳毒发狂，黄疸，疟痢，噎膈，咽喉口舌一切诸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百草霜、釜底墨、梁上倒挂尘，皆是烟气结成，但其体质有轻虚结实之异。重者归中下二焦，轻者入心肺之分。古方治阳毒发狂，黑奴丸，三者并用，而内有麻黄、大黄，亦是攻解三焦结热，兼取火化从治之义。其消积滞，亦是取其从化，故疸膈疟痢诸病多用之。其治失血胎产诸病，虽是血见黑则止，亦不离从化之理。

【附方】新二十。

衄血不止百草霜末吹之，立止也。

衄血吐血《刘长春经验方》：治吐血，及伤酒食醉饱，低头掬损肺脏，吐血汗血，口鼻妄行，但声未失者。用乡外人家百草霜末，糯米汤服二钱。〇一方：百草霜五钱，槐花末二两。每服二钱，茅根汤下。

齿缝出血百草霜末掺之，立止（《集简方》）。

妇人崩中百草霜二钱，狗胆汁拌匀，分作二服，当归酒下（《经验方》）。

胎动下血或胎已死。百草霜二钱，棕灰一钱，伏龙肝五钱，为末。每服一二钱，白汤入酒及童尿调下（《笔峰杂兴方》）。

胎前产后逆生横生，瘦胎，产前产后虚损，月候不调，崩中。百草霜、白芷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童子小便、醋各少许调匀，热汤化服，不过二服（《杜壬方》）。

妇人白带百草霜一两，香金墨半两，研末。每服三钱，猪肝一叶，批开入药在内，纸裹煨熟，细嚼，温酒送之（《永类方》）。

脏毒下血百草霜五钱，以米汤调，露一夜，次早空心服（邵真人《经验方》）。

暴作泻痢百草霜末，米饮调下二钱（《续十全方》）。

一切痢下初起一服如神，名铁刷丸。百草霜三钱，金墨一钱，半夏七分，巴豆煮十四粒，研匀，黄蜡三钱，同香油化开，和成剂。量大小，每服三五丸，或四五十丸，姜汤下（《瀛江方》）。

小儿积痢驻车丸：用百草霜二钱，巴豆煨去油一钱，研匀，以飞罗面糊和丸绿豆大。每服三五丸，赤痢甘草汤下，白痢米饮下，红白姜汤下（《全幼心鉴》）。

挟热下痢脓血。灶突中墨、黄连各一两，为末。每酒下二钱，日二服（《圣惠方》）。

寒热疟疾方见铅丹下。

魇寐卒死锅底墨，水灌二钱，并吹鼻（《医说》）。

尸厥不醒脉动如故。灶突墨弹丸，浆水和饮，仍针百会、足大趾、中趾甲侧（《千金方》）。

咽中结块不通水食，危困欲死。百草霜，蜜和丸芡子大。每新汲水化一丸灌下。甚者不过二丸，名百灵丸（《普济方》）。

鼻疮脓臭百草霜末，冷水服二钱（《三因方》）。

白秃头疮百草霜和猪脂涂之（《简便方》）。

头疮诸疮以醋汤洗净，百草霜入腻粉少许，生油调涂，立愈（《证类本草》）。

瘭疽出汁着手足肩背，累累如米。用灶突墨、灶屋尘、釜下土研匀，水一斗，煮三沸，取汁洗，日三四度（《外台秘要》）。

梁上尘《唐本草》

【释名】倒挂尘名乌龙尾（《纲目》）、**烟珠**（〖《纲目》〗）。

【修治】〔敦曰〕凡梁上尘，须去烟火大远，高堂殿上者，拂下，筛净末用。〔时珍曰〕凡用倒挂尘，烧令烟尽，筛取末入药，雷氏所说，似是梁上灰尘，今人不见用。

【气味】辛、苦，微寒，无毒。〔大明曰〕平。

【主治】腹痛，噎膈，中恶，鼻衄，小儿软疮（《唐本》）。食积，止金疮血出，齿龈出血（时珍）。

【附方】旧七，新十二。

翻胃吐食梁上尘，黑驴尿调服之（《集简方》）。

霍乱吐利屋下倒挂尘，滚汤泡，澄清服，即止（《卫生易简方》）。

小便不通梁上尘二指撮，水服之（《外台秘要》）。

大肠脱肛乌龙尾即梁上尘，同鼠屎烧烟于桶内，坐上熏之，数次即不脱也（《济急》）。

喉痹乳蛾乌龙尾、枯矾、猪牙皂荚以盐炒黄，等分，为末。或吹或点皆妙（《孙氏集效方》）。

牙疼□鼻壁上扫土，用盐炒过，为末。随左右□鼻（《普济方》）。

鼻中瘜肉梁尘吹之（《普济方》）。

夜卧魇死勿用火照，急取梁上尘纳鼻中，即活（《琐碎录》）。

卒自缢死梁上尘如豆大，各纳一筒中，四人同时极力吹两耳及鼻中，即活（《外台秘要》）。

经血不止乌龙尾炒烟尽、荆芥穗各半两，为末。每服二钱，

茶下（《圣济录》）。

妇人胎动日月未足欲产。梁上尘、灶突墨等分，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横生逆产梁上尘，酒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妇人妒乳醋和梁上尘涂之（《千金方》）。

石痈不脓梁上尘灰、葵根茎灰等分。用醋和傅之（《千金方》）。

发背肿痛厨内倒吊尘，为末，以生葱极嫩心同捣膏傅之，留顶，一日一换，干则以水润之（《濒湖集简方》）。

无名恶疮梁上倒挂尘二条，韭地蚯蚓泥少许，生蜜和捻作饼如钱大，阴干，用蜜水调，频傅之（杨起《简便方》）。

小儿头疮浸淫成片。梁上尘和油瓶下滓，以皂荚汤洗后涂之（《子母秘录》）。

小儿赤丹屋尘和腊猪脂傅之（《千金方》）。

老嗽不止故茅屋上尘，年久着烟火者，和石黄、款冬花、妇人月经衣带为末，水和涂茅上待干，入竹筒中烧烟吸咽，无不瘥也（陈藏器《本草》）。

门臼尘《纲目》

【主治】止金疮出血。又诸般毒疮，切蒜蘸擦，至出汗即消（时珍）。

寡妇床头尘土《拾遗》

【主治】耳上月割疮，和油涂之（藏器）。

瓷瓯中白灰《拾遗》

【集解】〔藏器曰〕瓷器物初烧时，相隔皆以灰为泥，然后烧之。但看瓷里有灰，即收之备用。

【主治】游肿，醋磨敷之（藏器）。

香炉灰《纲目》

【主治】跌扑金刃伤损，罨之，止血生肌。〇香炉岸，主疥疮（时珍）。

锻灶灰《别录·下品》

【集解】〔弘景曰〕此锻铁灶中灰尔，兼得铁力故也。

【主治】癥瘕坚积，去邪恶气（《别录》）。〔恭曰〕疗暴癥有效，古方贰车丸中用之。

【附方】新一。

产后阴脱铁炉中紫尘、羊脂，二味和匀，布裹炙热，熨推纳上（《徐氏胎产方》）。

冬灰《本经·下品》

【释名】〔宗奭曰〕诸灰一爇而成，其体轻力劣；惟冬灰则经三四月方撤炉，其灰既晓夕烧灼，其力全燥烈，而体益重故也。

【集解】〔《别录》曰〕冬灰，生方谷川泽。〔弘景曰〕此即今浣衣黄灰尔，烧诸蒿藜积聚炼作之，性亦烈，荻灰尤烈。〔恭曰〕冬灰本是藜灰，余草不真。又有青蒿灰、柃灰（一作苓字），乃烧木叶作。并入染家用，亦蚀恶肉。〔时珍曰〕冬灰，乃冬月灶中所烧薪柴之灰也。专指作蒿藜之灰，亦未必然。原本一名藜灰，生方谷川泽，殊为不通。此灰既不当言川泽，又岂独方谷乃有耶？今人以灰淋汁，取碱浣衣，发面令皙，治疮蚀恶肉，浸蓝淀染青色。

【气味】辛，微温，有毒。

【主治】去黑子、疣、瘜肉、疽蚀，疥瘙（《本经》）。煮豆食，大下水肿（苏恭）。醋和热灰，熨心腹冷气痛及血气绞痛，冷即易（藏器）。治犬咬，热灰傅之。又治溺死、冻死，蚀诸痈疽恶肉（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治人溺水死，用灶中灰一石埋之，从头至足，惟露七孔，良久即苏。凡蝇溺水死，试以灰埋之，少顷即便活，甚验。盖灰性暖而能拔水也。

【附方】新五。

人溺水死方见上。

堕水冻死只有微气者，勿以火炙，用布袋盛热灰，放在心头，冷即换，待眼开，以温酒与之（《普济方》）。

阴冷疼闷冷气入腹，肿满杀人，醋和热灰，频熨之（《千金

方》）。

汤火伤灼饼炉中灰，麻油调傅。不得着水，仍避风（寇氏《衍义》）。

犬咬伤人苦酒和灰傅之，或热汤和之（《千金方》）。

石碱《补遗》

【释名】灰碱（〖《纲目》〗）、**花碱**（〖《卫生易简方》〗）。〔时珍曰〕状如石类碱，故亦得碱名。

【集解】〔时珍曰〕石碱，出山东济宁诸处。彼人采蒿蓼之属，开窖浸水，漉起晒干烧灰，以原水淋汁，每百引入粉面二三斤，久则凝淀如石，连汁货之四方，浣衣发面，甚获利也。他处以灶灰淋浓汁，亦去垢、发面。

【气味】辛、苦，温，微毒。

【主治】去湿热，止心痛，消痰，磨积块，去食滞，洗涤垢腻，量虚实用，过服损人（震亨）。**杀齿虫，去目翳，治噎膈反胃，同石灰烂肌肉，溃痈疽瘰疬，去瘀肉，点痣黧疣赘、痔核，神效**（时珍）。

【附方】新六。

多年反胃方见铅下。

消积破气石碱三钱，山楂三两，阿魏五钱，半夏、皂荚水制过一两，为末，以阿魏化醋煮糊丸服（《摘玄方》）。

一切目疾白碱拣去黑碎者，厚纸七层，包挂风处，四十九日取，研极细，日日点之（《普济方》）。

拳毛倒睫用刀微划动，以药泥眼胞上，睫自起也。石碱一钱，石灰一钱。醋调涂之（《摘玄方》）。

虫牙疼痛花碱填孔内，立止（《儒门事亲》）。

痣黶疣赘花碱、矿灰，以小麦秆灰汁煎二味令干，等分为末。以针刺破，水调点之，三日三上，即去，须新合乃效（《圣济录》）。

第八卷　金石部

目录

李时珍曰：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大则为岩岩，细则为砂尘。其精为金为玉，其毒为礜为砒。气之凝也，则结而为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其变也：或自柔而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而静，草木成石是也；飞走含灵之为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自无形而成有形也。大块资生，鸿钧炉鞴，金石虽若顽物，而造化无穷焉。身家攸赖，财剂卫养，金石虽曰死瑶，而利用无穷焉。是以《禹贡》《周官》列其土产，《农经》、轩典详其性功，亦良相、良医之所当注意者也。乃集其可以济国却病者一百六十一种为《金石部》，分为四类：曰金，曰玉，曰石，曰卤。旧本《玉石部》三品，共二百五十三种。今并入二十八种，移三十二种入《水部》，三十九种入《土部》，三种入《服器部》，一种入《介部》，一种入《人部》。

《神农本草经》四十一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三十二种同上

《唐本草》一十四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一十七种唐陈藏器

《药性本草》一种唐甄权

《开宝本草》九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八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三种宋苏颂

《日华本草》八种宋人大明

《证类本草》一种宋唐慎微

《本草纲目》二十七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孙思邈《千金》

唐杨损之《删繁》

蜀韩保昇《重注》

陈承《别说》

元李杲《法象》

朱震亨《补遗》

徐用诚《发挥》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李珣《海药》

萧炳《四声》

宋寇宗奭《衍义》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明汪机《会编》

王纶《集要》

金石之一金类二十八种

金《别录》

银《别录》　黄银、乌银附

锡吝脂《纲目》（即银矿）

银膏《唐本草》

朱砂银《日华》

赤铜《唐本草》

自然铜《开宝》

铜矿石《唐本草》

铜青《嘉祐》

铅《日华》

铅霜《日华》

粉锡《本经》（即胡粉）

铅丹《本经》（即黄丹）

密陀僧《唐本草》

锡《拾遗》

古镜《拾遗》

古文钱《日华》

铜弩牙《别录》

诸铜器《纲目》　铜盆、铜钻鋀、铜秤锤、铜匙柄

铁《本经》

钢铁《别录》

铁落《本经》

铁精《本经》

铁华粉《开宝》

铁锈《拾遗》

铁爇《拾遗》

铁浆《拾遗》

诸铁器《纲目》〇铁杵、铁秤锤、铁铳、铁斧、铁刀、大刀环、剪刀股、故锯、布针、铁镞、铁甲、铁锁、钥匙、铁钉、铁铧、铁犁镵尖、车辖、马衔、马镫

右附方旧五十二，新一百八十三。

金石之二玉类一十四种

玉《别录》

白玉髓《别录》

青玉《别录》　璧玉、玉英、合玉石附

青琅玕《本经》

珊瑚《唐本草》

马脑《嘉祐》

宝石《纲目》

玻璃《拾遗》

水精《拾遗》　火珠、硬石附

琉璃《拾遗》

云母《本经》

白石英《本经》

紫石英《本经》

菩萨石《日华》

右附方旧一十二，新一十八。

金石之一金类二十八种

金《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拾遗》金浆。

【释名】黄牙（《镜源》）、太真（〖弘景〗）。〔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五金黄为之长，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生于土，故字左右注，象金在土中之形。《尔雅》云：黄金谓之璗，美者谓之镠，饼金谓之钣，绝泽谓之铣。独孤滔云：天生牙谓之黄牙。梵书谓之苏伐罗。〔弘景曰〕仙方名金为太真。

水金

【集解】〔《别录》曰〕金屑生益州，采无时。〔弘景曰〕金之所生，处处皆有，梁、益、宁三州多有，出水沙中。作屑，谓之生金。建平、晋安亦有金沙，出石中，烧熔鼓铸为碣，虽被火亦未

熟，犹须更炼。高丽、扶南及西域外国成器，皆炼熟可服。〔藏器曰〕生金生岭南夷獠峒穴山中，如赤黑碎石、金铁屎之类。南人云：毒蛇齿落在石中。又云：蛇屎着石上，及鸩鸟屎着石上皆碎，取毒处为生金，有大毒，杀人。《本草》言黄金有毒，误矣。生金与黄金全别也。常见人取金，掘地深丈余，至纷子石，石皆一头黑焦，石下有金，大者如指，小者犹麻豆，色如桑黄，咬时极软，即是真金。夫匠窃而吞者，不见有毒。其麸金出水沙中，毡上淘取，或鹅鸭腹中得之，即便打成器物，亦不重炼。煎取金汁，便堪镇心。〔志曰〕今医家所用，皆炼熟金箔，及以水煮金器，取汁用之，则无毒矣。皇朝收复岭表，询访彼人，并无蛇屎之说，藏器传闻之言，非矣。〔颂曰〕今饶、信、南剑、登州所出，采亦多端，或有若山石状者，若米豆粒者，此类皆未经火，并为生金。〔珣曰〕《山海经》所说诸山出金极多，不能备录。《广州记》云：大食国出金最多，货易并用金钱。《异物志》云：金生丽水。又蔡州出瓜子金，云南出颗块金，在山石间采之。黔南、遂府、吉州水中，并产麸金。《岭表录》云：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涪县，江溪河皆产金。居人多养鹅鸭取屎，以淘金片，日得一两或半两，有终日不获一星者。其金夜明。〔宗奭曰〕颗块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见伴金石，定见金也。其石褐色，一头如火烧黑之状，其金色深赤黄。麸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浅黄。皆是生金，得之皆当铸炼。麸金耗多。入药当用块金，色既深，则金气足余。须防药制成及点化者，此等焉得有造化之气。如紫雪之类，用金煮汁，盖假其自然之气尔。又东南金色深，西南金色淡，亦土地所宜也。〔时珍曰〕金有山金、沙金二种。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为足色。和银者性柔，试石则色青；和铜者性硬，试石则有声。《宝货辨疑》云：马蹄金象马蹄，难得。橄榄金出荆湖岭南。胯子金象带胯，出湖南北。瓜子金大如瓜子，麸金如麸片，出湖南及高丽。沙金细如沙屑，出蜀中。叶子金出云南。《地镜图》云：黄金之气赤，夜有火光及白鼠。或云：山有薤，下有金。凡金曾在冢墓间及为钗钏溲器者，陶隐居谓之辱金，不可合炼。《宝藏论》云：金有二十种。又外国五种。还丹金，出丹穴中，体含丹砂，色尤赤，合丹服之，稀世之宝也。麸金出五溪、汉江，大者如瓜子，小者如麦，性平无毒。山金出交广南韶诸山，衔石而生。马蹄金乃最精者，

二蹄一斤。毒金即生金，出交广山石内，赤而有大毒，杀人，炼十余次，毒乃已。此五种皆真金也。水银金、丹砂金、雄黄金、雌黄金、硫黄金、曾青金、石绿金、石胆金、母砂金、白锡金、黑铅金，并药制成者。铜金、生铁金、熟铁金、输石金，并药点成者。已上十五种，皆假金也，性顽滞有毒。外国五种，乃波斯紫磨金、东夷青金、林邑赤金、西戎金、占城金也。

山金

金屑

〔气味〕辛，平，有毒。〔大明曰〕无毒。〔珣曰〕生者有毒，熟者无毒。〔宗奭曰〕不曰金而更加屑字者，是已经磨屑可用之义，必须烹炼锻屑为箔，方可入药。金箔亦同生金，有毒能杀人，且难解。有中其毒者，惟鹧鸪肉可解之。若不经锻，屑即不可用。金性恶锡，畏水银，得余甘子则体柔，亦相感耳。〔时珍曰〕洗金以盐。骆驼、驴、马脂，皆能柔金。金遇铅则碎，翡翠石能屑金，亦物性相制也。金蛇能解生金毒。晋贾后饮金屑酒而死，则生金有毒可知矣。凡用金箔，须辨出铜箔。

〔主治〕镇精神，坚骨髓，通利五脏邪气，服之神仙（《别录》）。疗小儿惊伤五脏，风

痫失志，镇心安魂魄（甄权）。癫痫风热，上气咳嗽，伤寒肺损吐血，骨蒸劳极作渴，并以箔入丸散服（李珣）。破冷气，除风（青霞子）。

金浆（《拾遗》）

〔气味〕同金。

〔主治〕长生神仙。久服，肠中尽为金色（藏器）。

【发明】〔弘景曰〕生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仙经》以醯、蜜及猪肪、牡荆、酒辈炼至柔软，服之成仙，亦以合水银作丹砂。医方都无用者，当是虑其有毒尔。〔损之曰〕生者杀人，百炼者乃堪服，水银合膏饮即不炼。〔颂曰〕金屑古方不见用者，惟作金箔，入药甚便。又古方金石凌、红雪、紫雪辈，皆取金银煮汁，此通用经炼者，假其气尔。〔时珍曰〕金乃西方之行，性能制木，故疗惊痫风热肝胆之病，而古方罕用，惟服食家言之。淮南《三十六水法》，亦化为浆服饵。葛洪《抱朴子》言：饵黄金不亚于金液。其法用豕负革肪、苦酒炼之百遍即柔，或以樗皮治之，或以牡荆酒、慈石消之为水，或以雄黄、雌黄合饵，皆能地仙。又言丹砂化为圣金，服之升仙。《别录》、陈藏器亦言久服神仙。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士传流而来，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可能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故《太清法》云：金禀中宫阴己之气，性本刚，服之伤损肌肉。又《东观秘记》云：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不朽。此虽近于理，然亦诲盗矣，曷若速化归虚之为愈也哉。

【附方】新五。

风眼烂弦金环烧红，掠上下睑肉，日数次，甚妙（《集简

方》）。

牙齿风痛火烧金钗针之，立止（《集简方》）。

轻粉破口凡水肿及疮病，服轻粉后口疮龈烂。金器煮汁频频含漱，能杀粉毒，以愈为度（《外台秘要》）。

水银入耳能蚀人脑。以金枕耳边，自出也（张仲景方）。

水银入肉令人筋挛。惟以金物熨之，水银当出蚀金，候金白色是也，频用取效，此北齐徐王方也（《本草拾遗》）。

银《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开宝》生银。

【释名】白金（《纲目》）、**鋈**（〖《说文》〗）。〔时珍曰〕《尔雅》：白金谓之银，其美者曰镠。《说文》云：鋈，白金也。梵书谓之阿路巴。

银

【集解】〔《别录》曰〕银屑生永昌，采无时。〔弘景曰〕银之所出处，亦与金同，但是生土中也。炼饵法亦似金。永昌属益州，今属宁州。〔恭曰〕银与金，生不同处，所在皆有，而以虢州者为胜，此外多铅秽为劣。高丽作帖者，云非银矿所出，然色青不如虢州者。〔志曰〕生银出饶州乐平诸坑银矿中，状如硬锡，文理粗错自然者真。〔颂曰〕银在矿中与铜相杂，土人采得，以铅再三煎炼方成，故为熟银。生银则生银矿中，状如硬锡。其金坑中所得，乃在土石中渗漏成条，若丝发状，土人谓之老翁须，极难得。方书用生银，必得此乃真。〔珣曰〕按《南越志》：波斯国有天生药银，用为试药指环。又烧朱粉瓮下，多年沉积有银，号杯铅银，光软甚好，与波斯银功力相似，只是难得。今时烧炼家，每一斤生铅，只得一二铢。《山海经》云：东北乐平郡堂少山出银甚多。黔中生银体硬，不堪入药。〔宗奭曰〕银出于矿，须煎炼成，故名熟银。其生银即不自矿中出而特然生者，又谓之老翁须，其入用大同。世之术士，以朱砂而成，以铅汞而成，以焦铜而成者，既无造化之气，岂可入药，不可不别。〔时珍曰〕闽、浙、荆、湖、饶、信、广、滇、贵州、交阯诸处，山中皆产银，有矿中炼出者，有沙土中炼出者。其生银，俗称银笋、银牙者也，亦曰出山银。独孤滔《丹房镜源》所谓铅坑中出褐色石，形如笋，打破即白，名曰自然牙，曰自然铅，亦曰生铅，此有变化之道，不堪服食者，是也。《管子》云：上有铅，下有银。《地镜图》云：山有葱，下有银。银之气，入夜正白，流散在地，其精变为白雄鸡。《宝藏论》云：银有十七种，又外国四种。天生牙，生银坑内石缝中，状如乱丝，色红者上，入火紫白如草根者次之，衔黑石者最奇，生乐平、鄱阳产铅之山，一名龙牙，一名龙须，是正生银无毒，为至药根本也。生银生石矿中，成片块、大小不定，状如硬锡。母砂银，生五溪丹砂穴中，色理红光。黑铅银，得子母之气。此四种为真银。有水银银、草砂银、曾青银、石绿银、雄黄银、雌黄银、硫黄银、胆矾银、灵草银，皆是以药制成者；丹阳银、铜银、铁银、白锡银，皆以药点化者，十三种皆假银也。外国四种：新罗银、波斯银、林邑银、云南银，并精好。

银屑

〔修治〕〔弘景曰〕医方镇心丸用之，不可正服。为屑，当以水银研令消也。〔恭曰〕方家用银屑，取见成银箔，以水银消之为泥，合消石及盐研为粉，烧出水银，淘去盐石，为粉极细，用之乃佳，不得只磨取屑耳。〔时珍曰〕入药只用银箔易细，若用水银盐消制者，反有毒矣。《龙木论》谓之银液。又有锡箔可伪，宜辨之。

〔气味〕辛，平。有毒。〔珣曰〕大寒，无毒。详生银下。

〔主治〕安五脏，定心神，止惊悸，除邪气，久服轻身长年（《别录》）。定志，去惊痫，小儿癫疾狂走（甄权）。破冷除风（青霞子）。银箔：坚骨，镇心明目，去风热癫痫。入丸散用（李珣）。

生银

〔气味〕辛，寒，无毒。〔独孤滔云〕铅内银有毒。〔保昇曰〕畏黄连、甘草、飞廉、石亭脂、砒石，恶羊血、马目毒公。〔大明曰〕冷，微毒。畏慈石，恶锡，忌生血。〔时珍曰〕荷叶、蕈灰能粉银。羚羊角、乌贼鱼骨、鼠尾、龟壳、生姜、地黄、慈石，俱能瘦银。羊脂、紫苏子油，皆能柔银。

〔主治〕热狂惊悸，发痫恍惚，夜卧不安谵语，邪气鬼祟。服之明目镇心，安神定志。小儿诸热丹毒，并以水磨服之，功胜紫雪（《开宝》）。小儿中恶，热毒烦闷，水磨服之（大明）。煮水入葱白、粳米作粥食，治胎动不安，漏血（时珍）。

【发明】〔好古曰〕白银属肺。〔颂曰〕银屑，葛洪《肘后方》治痈肿五石汤中用之。〔宗奭曰〕《本草》言银屑有毒，生银无毒，释者略漏不言。盖生银已发于外，无蕴郁之气，故无毒；矿银蕴于石中，郁结之气全未敷畅，故有毒也。〔时珍曰〕此说非矣。生银初煎出如缦理，乃其天真，故无毒。熔者投以少铜，则成丝文金花，铜多则反败银，去铜则复还银。而初入少铜终不能出，作伪者又制以药石铅锡。且古法用水银煎消，制银箔成泥入药，所以银屑有毒。银本无毒，其毒则诸物之毒也。今人用银器饮食，遇毒则变黑；中毒死者，亦以银物探试之，则银之无毒可征矣。其入药，亦是平肝镇怯之义。故《太清服炼书》言：银禀西方辛阴之神，结精为质，性刚戾，服之能伤肝，是也。《抱朴子》言银化水服，可成地仙者，亦方士谬言也，不足信。〔敦曰〕凡使金银铜铁，只可浑安在药中，借气生药力而已，勿入药服，能消人脂。

【附方】旧二，新四。

妊娠腰痛如折者。银一两，水三升，煎二升，服之（《子母秘录》）。

胎动欲堕痛不可忍。银五两，苎根二两。清酒一盏，水一大盏，煎一盏温服（《妇人良方》）。

胎热横闷生银五两，葱白三寸，阿胶炒半两。水一盏，煎服。亦可入糯米，作粥食（《圣惠方》）。

风牙疼痛文银一两，烧红淬烧酒一盏，热漱饮之，立止（《集简方》）。

口鼻疳蚀穿唇透颊。银屑一两，水三升，铜器煎一升，日洗三四次（《圣济录》）。

身面赤疵常以银揩，令热，久久自消（《千金翼》）。

【附录】黄银（《拾遗》）〔恭曰〕黄银《本草》不载，俗云为器辟恶，乃为瑞物。〔藏器曰〕黄银载在《瑞物图经》，既堪为器，明非瑞物。〔时珍曰〕按方勺《泊宅编》云：黄银出蜀中，色与金无异，但上石则白色。熊太古《冀越集》云：黄银绝少，道家言鬼神畏之。《六帖》载唐太宗赐房玄龄带云：世传黄银鬼神畏之。《春秋运斗枢》云：人君秉金德而生，则黄银见世。人以𨫼石为黄银，非也。𨫼石，即药成黄铜也。乌银〔藏器曰〕今人用硫黄熏银，再宿泻之，则色黑矣。工人用为器。养生者以器煮药，兼于庭中高一二丈处，夜承露醴饮之，长年辟恶。

锡吝脂《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乃波斯国银矿也，一作悉蔺脂。

【主治】目生翳膜，用火烧铜针轻点，乃傅之，不痛。又主一切风气，及三焦消渴饮水，并入丸药用（时珍）。

【附方】新一。

小儿天吊多涎，搐搦不定。锡吝脂一两，水淘黑汁令尽，水银一分，以少枣肉研，不见星，牛黄半分，麝香半分，研匀，粳米饭丸黍米大。每服三十二丸，新汲水下，名保命丹（《普济方》）。

锡吝脂

银膏《唐本草》

【集解】〔恭曰〕其法用白锡和银薄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合炼有法。〔时珍曰〕今方士家有银脆，恐即此物也。

【气味】辛，大寒，有毒。

【主治】热风，心虚惊悸，恍惚狂走，膈上热，头面热，风冲心上下，安神定志，镇心明目，利水道，治人心风健忘，亦补牙齿缺落（苏恭）。

朱砂银《日华》

【集解】〔时珍曰〕此乃方士用诸药合朱砂炼制而成者。《鹤顶新书》云：丹砂受青阳之气，始生矿石，二百年成丹砂而青女孕，三百年而成铅，又二百年而成银，又二百年复得太和之气，化而

为金。又曰：金公以丹砂为子，是阴中之阳，阳死阴凝，乃成至宝。

【气味】冷，无毒。〔大明曰〕畏石亭脂、慈石、铁，忌一切血。

【主治】延年益色，镇心安神，止惊悸，辟邪，治中恶蛊毒，心热煎烦，忧忘虚劣（大明）。

赤铜《唐本草》

【释名】红铜（《纲目》）、赤金（弘景），屑名铜落、铜末、铜花、铜粉、铜砂（〖并《纲目》〗）。〔时珍曰〕铜与金同，故字从金、同也。

【集解】〔弘景曰〕铜为赤金，生熟皆赤，而本草无用。今铜青及大钱皆入方用，并是生铜，应在下品之例也。〔时珍曰〕铜有赤铜、白铜、青铜。赤铜出川、广、云、贵诸处山中，土人穴山采矿炼取之。白铜出云南，青铜出南番，惟赤铜为用最多，且可入药。人以炉甘石炼为黄铜，其色如金。砒石炼为白铜，杂锡炼为响铜。《山海经》言：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今则不知其几也。《宝藏论》云：赤金一十种：丹阳铜、武昌白慢铜、一生铜、生银铜，皆不由陶冶而生者，无毒，宜作鼎器。波斯青铜，可为镜。新罗铜，可作钟。石绿、石青、白、青等铜，并是药制成。铁铜以苦胆水浸至生赤，煤熬炼成而黑坚。锡坑铜大软，可点化。自然铜见本条。《鹤顶新书》云：铜与金银同一根源也，得紫阳之气而生绿，绿二百年而生石，铜始生于中，其气禀阳，故质刚戾。《管子》云：上有陵石，下有赤铜。《地镜图》云：山有慈石，下有金若铜。草茎黄秀，下有铜器。铜器之精，为马为僮。《抱朴子》云：铜有牝牡。在火中尚赤时，令童男、童女以水灌之，铜自分为两段，凸起者牡也，凹下者牝也。以牝为雌剑，牡为雄剑，带之入江湖，则蛟龙水神皆畏避也。

赤铜屑

【修治】〔时珍曰〕即打铜落下屑也。或以红铜火煅水淬，亦自落下。以水淘净，用好酒入沙锅内炒见火星，取研末用。

【气味】苦，平，微毒。〔时珍曰〕苍术粉铜，巴豆、牛脂软铜，慈菇、乳香哑铜，物性然也。

【主治】贼风反折，熬使极热，投酒中，服五合，日三。或以五斤烧赤，纳二斗酒中百遍，如上服之。又治腋臭，以醋和如麦饭，袋盛，先刺腋下脉去血，封之，神效（《唐本》）。明目，治风眼，接骨焊齿，疗女人血气及心痛（大明）。同五倍子，能染须发（时珍）。

【发明】〔时珍曰〕《太清服炼法》云：铜禀东方乙阴之气结成，性利，服之伤肾。既云伤肾，而又能接骨，何哉？〔藏器曰〕赤铜屑主折伤，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者，细研酒服，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打熟铜不堪用。〔慎微曰〕《朝野佥载》云：定州崔务坠马折足，医者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瘥，及亡后十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犹有铜束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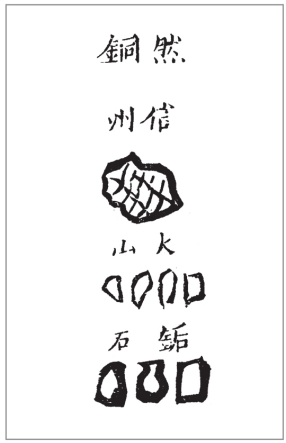
【附方】旧一。

腋下狐臭崔氏方：用清水洗净，又用清酢浆洗净，微揩破，取铜屑和酢热揩之，甚验（《外台》）。

自然铜宋《开宝》

【释名】石髓铅（《炮炙论》）。〔志曰〕其色青黄如铜，不从矿炼，故号自然铜。

【集解】〔志曰〕自然铜生邕州山岩间出铜处，于坑中及石间采得，方圆不定，其色青黄如铜。〔颂曰〕今信州、火山军铜坑中及石间皆有之。信州出一种如乱铜丝状，云在铜矿中，山气熏蒸，自然流出，亦若生银老翁须之类。入药最好。火山军出者，颗块如铜，而坚重如石，医家谓之鈲石，用之力薄。采无时。今南方医者说：自然铜有两三体：一体大如麻黍，或多方解，累累相缀，至如斗大者，色煌煌明烂如黄金、输石，入药最上。一体成块，大小不定，亦光明而赤。一体如姜石、铁屎之类。又有如不冶而成者，形大小不定，皆出铜坑中，击之易碎，有黄赤，有青黑，炼之乃成铜也。其说分析颇精，而未尝见似乱丝者。又云：今市人多以鈲石为自然铜，烧之成青焰如硫黄者是也。此亦有二三种：一种有壳如禹余粮，击破其中光明如鉴，色黄类输石也。一种青黄而有墙壁，成文如束针。一种碎理如团砂者，皆光明如铜，色多青白而赤少者，烧之皆成烟焰，顷刻都尽。今医家多误以此为自然铜，市中所货往往是此，而自然铜用须火煅，此乃畏火，不必形色，只此可辨也。〔独孤滔曰〕自然铜出信州铅山县，银场铜坑中深处有铜矿，多年矿气结成，似马屁勃也。色紫重，食之苦涩者是真。今人以大碔石为自然铜，误矣。〔承曰〕今辰州川泽中，出一种自然铜，形圆似蛇含，大者如胡桃，小者如栗，外有皮，黑色光润，破之与鈲石无别，但比鈲石不作臭气耳，入药用之殊验。〔敦曰〕石髓铅即自然铜。勿用方金牙，真相似，若误饵之，吐杀人。石髓铅似干银泥，味微甘也。〔时珍曰〕按《宝藏论》云：自然铜生曾青、石绿穴中，状如寒林草根，色红腻，亦有墙壁。又一类似丹砂，光明坚硬有棱，中含铜脉，尤佳。又一种似木根，不红腻，随手碎为粉，至为精明，近铜之山则有之。今俗中所用自然铜，皆非也。



自然铜

【修治】〔敦曰〕采得石髓铅捶碎，同甘草汤煮一伏时，至明漉出，摊令干，入臼中捣了，重筛过，以醋浸一宿，至明，用六一泥泥瓷盒子，盛二升，文武火中养三日夜，才干用盖盖了，火煅两伏时，去土研如粉用。凡修事五两，以醋两镒为度。〔时珍曰〕今人只以火煅醋淬七次，研细水飞过用。

【气味】辛，平，无毒。〔大明曰〕凉。

【主治】折伤，散血止痛，破积聚（《开宝》）。**消瘀血，排脓，续筋骨，治产后血邪，安心，止惊悸，以酒磨服**（大明）。

【发明】〔宗奭曰〕有人以自然铜饲折翅胡雁，后遂飞去。今人打扑损，研细水飞过，同当归、没药各半钱，以酒调服，仍手摩病处。〔震亨曰〕自然铜，世以为接骨之药，然此等方尽多，大抵宜补气、补血、补胃。俗工惟在速效，迎合病人之意，而铜非煅不可用，若新出火者，其火毒、金毒相扇，挟香药热毒，虽有接骨之功，燥散之祸，甚于刀剑，戒之。〔时珍曰〕自然铜接骨之功，与铜屑同，不可诬也。但接骨之后，不可常服，即便理气活血可尔。

【附方】新三。

心气刺痛自然铜，火煅醋淬九次，研末，醋调一字服，即止（《卫生易简方》）。

项下气瘿自然铜贮水瓮中，逐日饮食，皆用此水，其瘿自消。或火烧烟气，久久吸之，亦可（杨仁斋《直指方》）。

暑湿瘫痪四肢不能动。自然铜烧红，酒浸一夜、川乌头炮、五灵脂、苍术酒浸，各一两，当归二钱酒浸，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七丸，酒下，觉四肢麻木即止（陆氏《积德堂方》）。

铜矿石矿音古猛切，亦作钟。〇《唐本草》

铜矿石

【释名】〔时珍曰〕矿，粗恶也。五金皆有粗石衔之，故名。麦之粗者曰麸，犬之恶者亦曰犷。

【集解】〔恭曰〕铜矿石，状如姜石而有铜星，熔之取铜也。出铜山中。许慎《说文》云：矿，铜铁朴石也。

【气味】酸，寒，有小毒。

【主治】丁肿恶疮，为末傅之。驴马脊疮，臭腋，磨汁涂之（《唐本》）。

铜青宋《嘉祐》

【释名】铜绿（〖《苏沈良方》〗）。

【集解】〔藏器曰〕生熟铜皆有青，即是铜之精华，大者即空绿，以次空青也。铜青则是铜器上绿色者，淘洗用之。〔时珍曰〕近时人以醋制铜生绿，取收晒干货之。

【气味】酸，平，微毒。

【主治】妇人血气心痛，合金疮止血，明目，去肤赤瘜肉（藏器）。主风烂眼泪出（之才）。治恶疮、疳疮，吐风痰，杀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铜青乃铜之液气所结，酸而有小毒，能入肝胆，故吐利风痰，明目杀疳，皆肝胆之病也。《抱朴子》云：铜青涂脚，入水不腐。

【附方】旧二，新十一。

风痰卒中碧琳丹：治痰涎潮盛，卒中不语，及一切风瘫。用生绿二两，乳细，水化去石，慢火熬干，取辰日、辰时、辰位上修合，再研入麝香一分，糯米粉糊和丸弹子大，阴干。卒中者，每丸作二服，薄荷酒研下；余风，朱砂酒化下。吐出青碧涎，泻下恶物，大效。〇治小儿，用绿云丹：铜绿不计多少，研粉，醋面糊丸芡子大。

每薄荷酒化服一丸，须臾吐涎如胶，神效（《经验方》）。

烂弦风眼铜青，水调涂碗底，以艾熏干，刮下，涂烂处（《卫生易简方》）。

赤发秃落油磨铜钱衣，涂之即生（《普济方》）。

面黧黑痣以草划破，铜绿末傅之，三日勿洗水，自落。厚者，再上之（《圣济录》）。

走马牙疳铜青、滑石、杏仁等分，为末，擦之立愈（邵真人《经验方》）。

口鼻疳疮铜青、枯矾等分。研傅之。〇又方：人中白一钱，铜绿三分，研傅之。

杨梅毒疮铜绿醋煮研末，烧酒调搽，极痛出水，次日即干。或加白矾等分，研掺（《简便方》）。

臁疮顽癣铜绿七分研，黄蜡一两化熬，以厚纸拖过，表里别以纸隔贴之。出水妙。亦治杨梅疮及虫咬（《笔峰杂兴》）。

肠风痔瘘方见密陀僧下。

诸蛇螫毒铜青傅之（《千金方》）。

百虫入耳生油调铜绿滴入（《卫生家宝方》）。

头上生虱铜青、明矾末掺之（《摘玄方》）。

铅《日华》

【释名】青金（《说文》）、**黑锡**（〖《拾遗》〗）、

金公（《纲目》）、水中金（〖《纲目》〗）。〔时珍曰〕铅易沿流，故谓之铅。锡为白锡，故此为黑锡。而神仙家拆其字为金公，隐其名为水中金。

铅、锡

【集解】〔颂曰〕铅生蜀郡平泽，今有银坑处皆有之，烧矿而取。〔时珍曰〕铅生山穴石间，人挟油灯，入至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斫取之。其气毒人，若连月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地镜图》云：草青茎赤，其下多铅。铅锡之精为老妇。独孤滔云：嘉州、利州出草节铅，生铅未锻者也。打破脆，烧之气如硫黄。紫背铅，即熟铅，铅之精华也，有变化，能碎金刚钻。雅州出钓脚铅，形如皂子大，又如蝌蚪子，黑色，生山涧沙中，可干汞。卢氏铅粗恶力劣，信州铅杂铜气，阴平铅出剑州，是铜铁之苗，并不可用。《宝藏论》云：铅有数种：波斯铅，坚白为天下第一。草节铅，出犍为，银之精也。衔银铅，银坑中之铅也，内含五色。并妙。上饶乐平铅，次于波斯、草节。负版铅，铁苗也，不可用。倭铅，可勾金。《土宿真君本草》云：铅乃五金之祖，故有五金狴犴、追魂使者之称，言其能伏五金而死八石也。雌黄乃金之苗，而中有铅气，是黄金之祖矣。银坑有铅，是白金之祖矣。信铅杂铜，是赤金之祖矣。与锡同气，是青金之祖矣。朱砂伏于铅而死于硫，硫恋于铅而伏于硇，

铁恋于磁而死于铅，雄恋于铅而死于五加。故金公变化最多，一变而成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为白霜。《雷氏炮炙论》云：令铅住火，须仗修天；如要形坚，岂忘紫背。注云：修天，补天石也。紫背，天葵也。

【修治】〔时珍曰〕凡用以铁铫熔化泻瓦上，滤去渣脚，如此数次收用。其黑锡灰，则以铅沙取黑灰。白锡灰，不入药。

【气味】甘，寒，无毒。〔藏器曰〕小毒。

【主治】镇心安神，治伤寒毒气，反胃呕哕，蛇蝎所咬，炙熨之（大明）。疗瘿瘤，鬼气疰忤。错为末，和青木香，傅疮肿恶毒（藏器）。消瘰疬痈肿，明目固牙，乌须发，治实女，杀虫坠痰，治噎膈消渴风痫，解金石药毒（时珍）。

黑锡灰

〔主治〕积聚，杀虫，同槟榔末等分，五更米饮服（震亨）。

【发明】〔好古曰〕黑锡属肾。〔时珍曰〕铅，禀北方癸水之气，阴极之精，其体重实，其性濡滑，其色黑，内通于肾，故《局方》黑锡丹，《宣明》补真丹皆用之。得汞交感，即能治一切阴阳混淆，上盛下虚，气升不降，发为呕吐眩运、噎膈反胃危笃诸疾，所谓镇坠之剂，有反正之功。但性带阴毒，不可多服，恐伤人心胃耳。铅性又能入肉，故女子以铅珠纫耳，即自穿孔；实女无窍者，以铅作铤，逐日纫之，久久自开，此皆昔人所未知者也。铅变化为胡粉、黄丹、密陀僧、铅白霜，其功皆与铅同。但胡粉入气分，黄丹入血分，

密陀僧镇坠下行，铅白霜专治上焦胸膈，此为异耳。方士又铸为梳，梳须发令光黑，或用药煮之，尤佳。

【附方】旧四，新十七。

乌须明目黑铅半斤，锅内熔汁，旋入桑条灰，柳木搅成沙，筛末。每早揩牙，以水漱口洗目，能固牙明目，黑须发（《胜金方》）。

揩牙乌髭黑铅消化，以不蛀皂荚寸切投入，炒成炭，入盐少许，研匀。日用揩牙。摘去白髭，黑者更不白也。〇又方：黑锡一斤，炒灰埋地中五日，入升麻、细辛、诃子同炒黑。日用揩牙，百日效（《普济》）。

牙齿动摇方同上。

乌须铅梳铅十两，锡三两，婆罗得三个，针砂、熟地黄半两，茜根、胡桃皮一两，没石子、诃黎勒皮、硫黄、石榴皮、慈石、皂矾、乌麻油各二钱半，为末。先化铅锡，入末一半，柳木搅匀，倾入梳模子，印成修齿。余末同水煮梳，三日三夜，水耗加之，取出故帛重包五日。每以熟皮衬手梳一百下，须先以皂荚水洗净拭干（《普济》）。

肾脏气发攻心，面黑欲死，及诸气奔豚喘急。铅二两，石亭脂二两，丁香一两，木香一两，麝香一钱。先化铅炒干，入亭脂急炒，焰起以醋喷之，倾入地坑内覆住，待冷取研，粟饭丸芡子大。每用二丸，热酒化服，取汗或下或通气即愈。如大便不通，再用一丸，入玄明粉五分服（《圣济录》）。

妇人血气，冷痛攻心。方同上。

风痫吐沫反目抽掣，久患者。黑铅、水银结砂、南星炮，各一两，为末，糯饭丸绿豆大。一岁一丸，乳汁下（《普济方》）。

反胃哕逆黑铅化汁，入纸灰以柳木槌研成粉，一两，入米醋一升，砂锅熬膏，入蒸饼末少许，捣丸小豆大。每服一丸，姜汤下（《圣济》）。

多年反胃不止。紫背铅二两，石亭脂二两，盐卤汁五两，烧铅以卤汁淬尽，与亭脂同炒，或焰起，铫子盖上焰即止，研匀，蒸饼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煎石莲、干柿汤下（《圣济方》）。

消渴烦闷黑铅、水银等分。结如泥，常含豆许，吞津（《圣惠方》）。

寸白虫病先食猪肉一片，乃以沙糖水调黑铅灰四钱，五更服之，虫尽下，食白粥一日。许学士病嘈杂，服此下二虫，一寸断，一长二尺五寸，节节有斑文也（《本事方》）。

水肿浮满乌锡五两，皂荚一挺炙。酒二斗，煮六沸。频服，至小便出二三升，即消（《外台》）。

小便不通黑铅错末一两，生姜半两，灯心一握，井水煎服，先以炒葱贴脐（《圣惠方》）。

卒然咳嗽炉中铅屑、桂心、皂荚等分，为末，蜜丸如梧子大。每饮下十五丸，忌葱（《备急方》）。

瘰疬结核铅三两，铁器炒取黑灰，醋和涂上，故帛贴之，频换，去恶汁。如此半月，不痛不破，内消为水而愈（刘禹锡《传信方》）。

痈疽发背黑铅一斤，甘草三两微炙。瓶盛酒一斗浸甘草，乃熔铅投酒中，如此九度，去滓。饮酒醉卧即愈（《经验方》）。

金石药毒黑铅一斤，熔化，投酒一升，如此十余次，待酒至半升，顿饮（《胜金方》）。

取轻粉毒出山黑铅五斤，打壶一把，盛烧酒十五斤，纳土茯苓半斤，乳香三钱，封固，重汤煮一日夜，埋土中，出火毒。每日早晚任性饮数杯，后用瓦盆接小便，自有粉出为验。服至筋骨不痛，乃止（《医方摘要》）。

解砒霜毒烦躁如狂，心腹□痛，四肢厥冷，命在须臾。黑铅四两，磨水一碗灌之（华佗《危病方》）。

解硫黄毒黑锡煎汤服，即解（《集简方》）。

铅霜《日华》

【释名】铅白霜（〖《图经》〗）。

【修治】〔颂曰〕铅霜，用铅杂水银十五分之一合炼作片，置醋瓮中密封，经久成霜。〔时珍曰〕以铅打成钱，穿成串，瓦盆盛生醋，以串横盆中，离醋三寸，仍以瓦盆覆之，置阴处，候生霜刷下，仍合住。

【气味】甘、酸，冷，无毒。〔宗奭曰〕铅霜涂木瓜，即失酸味，金克木也。

【主治】消痰，止惊悸，解酒毒，去胸膈烦闷，中风痰实，止渴（大明）。**去膈热涎塞**（宗奭）。**治吐逆，镇惊去怯，黑须发**（时珍）。

【发明】〔颂曰〕铅霜性极冷，治风痰及婴孺惊滞药，今医家用之尤多。〔时珍曰〕铅霜乃铅汞之气交感英华所结，道家谓之神符白雪，其坠痰去热，定惊止泻，盖有奇效，但非久服常用之物尔。病在上焦者，宜此清镇。

【附方】旧二，新九。

小儿惊热心肺积热，夜卧多惊。铅霜、牛黄各半分，铁粉一分，研匀。每服一字，竹沥调下（《圣济录》）。

惊风痫疾喉闭牙紧。铅白霜一字，蟾酥少许，为末，乌梅肉蘸药于龈上揩之，仍吹通关药，良久便开（《普济方》）。

消渴烦热铅白霜、枯白矾等分，为末，蜜丸芡子大。绵裹，含化咽汁。〇又方：铅白霜一两，根黄、消石各一两，为末。每冷水服一钱（《圣济录》）。

喉痹肿痛铅白霜、甘草半两，青黛一两，为末，醋糊丸芡子大。每含咽一丸，立效（《圣济录》）。

悬痈肿痛铅白霜一分，甘草半生半炙一分，为末。绵裹含咽（《圣惠方》）。

口疳龈烂气臭血出，不拘大人小儿。铅白霜、铜绿各二钱，白矾豆许，为末扫之（《宣明方》）。

鼻衄不止铅白霜末，新汲水服一字（《十全博救方》）。

痔疮肿痛铅白霜、白片脑各半字，酒调涂之，随手见效（《婴童百问》）。

室女经闭恍惚烦热。铅霜半两，生地黄汁一合。调下，日三服（《圣惠方》）。

梳发令黑铅霜包梳，日日梳之，胜于染者（《普济方》）。

粉锡《本经·下品》

【释名】解锡（《本经》）、铅粉（《纲目》）、铅华（《纲目》）、胡粉（弘景）、定粉（《药性》）、瓦粉（《汤液》）、光粉（《日华》）、白粉（《汤液》）、水粉（《纲目》）、官粉（〖《纲目》〗）。〔弘景曰〕即今化铅所作胡粉也，而谓之粉锡，以与今乖。〔时珍曰〕铅、锡一类也，古人名铅为黑锡，故名粉锡。《释名》曰：胡者，糊也，和脂以糊面也。定、瓦言其形，光、白言其色。俗呼吴越者为官粉，韶州者为韶粉，辰州者为辰粉。

【正误】〔恭曰〕铅丹、胡粉，实用炒锡造，陶言化铅误矣。〔震亨曰〕胡粉是锡粉，非铅粉也。古人以锡为粉，妇人用以附面者，其色类肌肉，不可入药。〇〔志曰〕粉锡、黄丹二物，俱是化铅为之。英公李世勣序云铅锡莫辨者，谓此也。按李含光《音义》云：黄丹、胡粉皆是化铅，未闻用锡者。《参同契》云：胡粉投炭中，色坏，还为铅。《抱朴子内篇》云：愚人不信黄丹、胡粉是化铅所作。苏恭以二物俱炒锡作，大误矣。〔时珍曰〕锡炒则成黑灰，岂有白粉。苏恭已误，而朱震亨复踵其误，何哉？

【集解】〔时珍曰〕按《墨子》云：禹造粉。张华《博物志》云：纣烧铅锡作粉。则粉之来亦远矣。今金陵、杭州、韶州、辰州皆造之，而辰粉尤真，其色带青。彼人言造法：每铅百斤，熔化，削成薄片，卷作筒，安木甑内，甑下、甑中各安醋一瓶，外以盐泥固济，纸封甑缝。风炉安火四两，养一七，便扫入水缸内，依旧封养，次次如此，铅尽为度。不尽者，留炒作黄丹。每粉一斤，入豆粉二两，蛤粉四两，水内搅匀，澄去清水。用细灰按成沟，纸隔数层，置粉于上，将干，截成瓦定形，待干收起，而范成大《虞衡志》言：桂林所作铅粉最有名，谓之桂粉，以黑铅着糟瓮中罨化之。何孟春《余冬录》云：嵩阳产铅，居民多造胡粉。其法：铅块悬酒缸内，封闭四十九日，开之则化为粉矣。化不白者，炒为黄丹。黄丹滓为密陀僧。三物收利甚博。其铅气有毒，工人必食肥猪犬肉、饮酒及铁浆以厌

之。枵腹中其毒，辄病至死。长幼为毒熏蒸，多痿黄瘫挛而毙。其法略皆不同，盖巧者时出新意，以速化为利故尔。又可见昔人炒锡之谬。《相感志》云：韶粉蒸之不白，以萝卜瓮子蒸之则白。

【气味】辛，寒，无毒。〔权曰〕甘、辛，凉。〔时珍曰〕胡粉能制硫黄。又雌黄得胡粉而失色，胡粉得雌黄而色黑，盖相恶也。又入酒中去酸味，收蟹不沙。

【主治】伏尸毒螫，杀三虫（《本经》）。去鼾瘕，疗恶疮，止小便利，堕胎（《别录》）。治积聚不消。炒焦，止小儿疳痢（甄权）。治痈肿瘘烂，呕逆，疗癥瘕，小儿疳气（大明）。止泄痢、久积痢（宗奭）。治食复、劳复，坠痰消胀，治疥癣、狐臭，黑须发（时珍）。

【发明】〔弘景曰〕胡粉金色者，疗尸虫弥良。〔藏器曰〕久痢成疳者，胡粉和水及鸡子白服，以粪黑为度，为其杀虫而止痢也。〔时珍曰〕胡粉，即铅之变黑为白者也。其体用虽与铅及黄丹同，而无消盐火烧之性，内有豆粉、蛤粉杂之，止能入气分，不能入血分，此为稍异。人服食之，则大便色黑者，此乃还其本质，所谓色坏还为铅也。亦可入膏药代黄丹用。

【附方】旧十四，新三十。

劳复食复欲死者水服胡粉少许（《肘后方》）。

小儿脾泄不止。红枣二十个去核，将官粉入内，以阴阳瓦焙干，去枣研粉。每服三分，米汤下（孙真人《集效方》）。

赤白痢下频数，肠痛。定粉一两，鸡子清和，炙焦为末，冷水服一钱（《肘后方》）。

小儿无辜疳，下痢赤白。胡粉熟蒸，熬令色变，以饮服半钱（《子母秘录》）。

小儿腹胀胡粉、盐熬色变，以摩腹上（《子母秘录》）。

腹皮青色不速治，须臾死（方同上）。

小儿夜啼水服胡粉三豆大，日三服（《子母秘录》）。

身热多汗胡粉半斤，雷丸四两，为末粉身（《千金方》）。

妇人心痛急者。好官粉为末，葱汁和丸小豆大。每服七丸，黄酒送下即止。粉能杀虫，葱能透气故也（邵真人方）。

寸白蛔虫胡粉炒燥，方寸匕，入肉臛中，空心服，大效（张文仲《备急方》）。

服药过剂闷乱者。水和胡粉服之（《千金方》）。

鼻衄不止胡粉炒黑，醋服一钱，即止（《圣惠方》）。

齿缝出血胡粉半两，麝香半钱，为末。卧时揩牙（《圣济录》）。

坠扑瘀血从高落下，瘀血抢心，面青气短欲死。胡粉一钱，和水服即安（《肘后方》）。

折伤接骨官粉、硼砂等分，为末。每服一钱，苏木汤调下，仍频饮苏木汤，大效（《接骨方》）。

杖疮肿痛水粉一两，赤石脂生一钱，水银一分，以麻油杵成膏，摊油纸贴之。肉消者，填满紧缚（《救急方》）。

抓伤面皮香油调铅粉搽之，一夕愈（《集简方》）。

食梅牙齵韶粉揩之（《相感志》）。

染白须发胡粉、石灰等分，水和涂之，以油纸包，烘令温暖，候未燥间洗去，以油润之，黑如漆也（《博物志》）。

腋下胡臭胡粉常粉之。或以胡粉三合，和牛脂煎稠涂之（《千金方》）。

阴股常湿胡粉粉之（《备急方》）。

干湿癣疮方同上。

黄水脓疮官粉煅黄、松香各三钱，黄丹一钱，飞矾二钱，为末，香油二两，熬膏傅之（邵真人方）。

小儿耳疮月蚀。胡粉，和土涂之（《子母秘录》）。

小儿疳疮熬胡粉，猪脂和涂（张文仲方）。

小儿舌疮胡粉和猪䐃骨中髓，日三傅之（《食医心镜》）。

燕口吻疮胡粉炒一分，黄连半两，为末，傅之（《普济方》）。

痘疮瘢痕或凸或凹。韶粉一两，轻粉一定，和研，猪脂调敷（陈文中《小儿方》）。

妒精阴疮铅粉二钱，银杏仁七个，铜铫内炒至杏黄，去杏取粉，出火毒，研搽效（《集简方》）。

反花恶疮胡粉一两，胭脂一两，为末。盐汤洗净傅之，日五次（《圣惠方》）。

疮似蜂窠愈而复发。胡粉、朱砂等分，为末，蜜和涂之

（《圣济录》）。

血风臁疮《孙氏集效方》：用官粉四两，水调入碗内，以蕲州艾叶烧烟熏干，入乳香少许同研，香油调作隔纸膏，反复贴之。〇《杨氏简便方》：用官粉炒过，桐油调作隔纸贴之。

小儿丹毒唾和胡粉，从外至内傅之良（《千金方》）。

汤火烧疮胡粉，羊髓和，涂之（孙真人方）。

疮伤水湿胡粉、炭灰等分，脂和涂孔上，水即出也（《千金方》）。

蠼螋尿疮酢和胡粉涂之（《千金方》）。

诸蛇螫伤胡粉和大蒜捣涂（《千金方》）。

误吞金银及钱。胡粉一两，猪脂调，分再服，令消烊出也（《外台秘要》）。

三年目翳胡粉涂之（《圣惠方》）。

口中干燥烦渴无津。雄猪胆五枚，酒煮皮烂，入定粉一两研匀，丸芡子大，每含化一丸咽汁（《太平圣惠方》）。

腹中鳖癥胡粉、黍米，淋汁温服，大效（《卫生易简方》）。

接骨续筋止痛活血。定粉、当归各一钱，硼砂一钱半，为末。每服一钱，苏木煎汤调下，仍频饮汤（同上）。

发背恶疮诸痈疽。好光粉二两，真麻油三两。慢火熬，以柳枝急搅，至滴水成珠，入白胶末少许，入器水浸两日，油纸摊贴，名神应膏（《直指方》）。

铅丹《本经·下品》

【释名】黄丹（弘景）、丹粉（《唐本》）、朱粉（《纲目》）、铅华（〖《别录》〗）。

【正误】见粉锡下。

【集解】〔《别录》曰〕铅丹生于铅，出蜀郡平泽。〔弘景曰〕即今熬铅所作黄丹也。俗方稀用，惟《仙经》涂丹釜所须。云化成九光者，当谓九光丹以为釜尔，无别法也。〔宗奭曰〕铅丹化铅而成，《别录》言生于铅，则苏恭炒锡作成之说误矣。不为难辨，锡则色黯，铅则明白，以此为异。〔时珍曰〕按独孤滔《丹房镜源》云：炒铅丹法：用铅一斤，土硫黄十两，消石一两。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下消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下少许消、黄，待为末，则成丹矣。今人以作铅粉不尽者，用消石、矾石炒成丹。若转丹为铅，只用连须葱白汁拌丹慢煎，煅成金汁倾出，即还铅矣。货者多以盐消砂石杂之。凡用以水漂去消盐，飞去砂石，澄干，微火炒紫色，地上去火毒，入药。《会典》云：黑铅一斤，烧丹一斤五钱三分也。

【气味】辛，微寒，无毒。〔大明曰〕微咸，凉，无毒。伏砒，制硇、硫。〔震亨曰〕一妇因多子，月内服铅丹二两，四肢冰冷，食不入口。时正仲冬，急服理中汤加附子数十帖乃安。谓之凉无毒可乎？〔时珍曰〕铅丹本无甚毒，此妇产后冬月服之过剂，其病宜矣。

【主治】吐逆胃反，惊痫癫疾，除热下气，炼化还成九光，久服通神明（《本经》）。**止小便，除毒热脐挛，金疮血溢**（《别录》）。**惊悸狂走，消渴。煎膏用，止痛生肌**（甄权）。**镇心**

安神，止吐血及嗽，傅疮长肉及汤火疮，染须发（大明）。治疟及久积（宗奭）。坠痰杀虫，去怯除忤恶，止痢明目（时珍）。

【发明】〔成无己曰〕仲景龙骨牡蛎汤中用铅丹，乃收敛神气以镇惊也。〔好古曰〕涩可去脱而固气。〔时珍曰〕铅丹体重而性沉，味兼盐、矾，走血分，能坠痰去怯，故治惊痫癫狂、吐逆反胃有奇功。能消积杀虫，故治疳疾下痢疟疾有实绩。能解热拔毒，长肉去瘀，故治恶疮肿毒，及入膏药，为外科必用之物也。

【附方】旧八，新二十五。

消渴烦乱黄丹，新汲水服一钱，以荞麦粥压之（《圣惠方》）。

吐逆不止碧霞丹：用北黄丹四两，米醋半升，煎干，炭火三秤，就铫内煅红，冷定为末，粟米饭丸梧子大。每服七丸，醋汤下（《集验方》）。

伏暑霍乱水浸丹，见《木部》巴豆下。

小儿吐逆不止，宜此清镇。烧针丸：用黄丹研末，小枣肉和丸芡子大。每以一丸，针签于灯上烧过，研细，乳汁调下。一加朱砂、枯矾等分（谢氏《小儿方》）。

反胃气逆胃虚。铅丹二两，白矾二两，生石亭脂半两。以丹、矾研匀，入坩锅内，以炭半秤煅赤，更养一夜，出毒两日，入亭脂同研，粟米饭和丸绿豆大。每日米饮下十五丸（《圣济录》）。

泄泻下痢赤白。用枣肉捣烂，入黄丹、白矾各皂子大，粳米饭一团，和丸弹子大，铁线穿，于灯上烧过，为末。米饮服之（《摘玄方》）。

赤白痢下黄丹炒紫、黄连炒。等分为末，以糊丸麻子大。每服五十丸，生姜、甘草汤下（《普济方》）。

妊娠下痢□痛。用乌鸡卵一个，开孔去白留黄，入铅丹五钱搅匀，泥裹煨干研末。每服二钱，米饮下。一服愈，是男；二服愈，是女（《三因方》）。

吐血咯血咳血。黄丹，新汲水服一钱（《经验方》）。

寒热疟疾体虚汗多者。黄丹、百草霜等分，为末。发日，空心米饮服三钱，不过二服愈。或糊丸，或蒜丸，皆效。〇《肘后方》：用飞炒黄丹一两，恒山末三两，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下。平旦及未发、将发时，各一服，无不效。〇《普济方》：端午日，用黄丹炒二两，独蒜一百个，捣丸梧子大。每服九丸，空心长流水面东下。二三发后乃用，神效。亦治痢疾。〇《三因方》：用黄丹炒、建茶等分，为末。温酒服二钱。〇又黄丹飞焙，面糊丸芡子大。每枣子一枚，去核，包一丸，纸裹煨熟食之。

温疟不止黄丹炒半两，青蒿童尿浸二两，为末。每服二钱，寒多酒服，热多茶服（《仁存堂方》）。

小儿瘅疟壮热不寒。黄丹二钱，蜜水和服，冷者酒服，名鬼哭丹（《刘涓子鬼遗方》）。

风痫发止驱风散：用铅丹二两，白矾二两为末。用三角砖相斗，以七层纸铺砖上，铺丹于纸上，矾铺丹上，以十斤柳木柴烧过为度，取研。每服二钱，温酒下（王氏《博济方》）。

客忤中恶道间门外得之，令人心腹刺痛，气冲心胸胀满，不治害人。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灌之（《肘后方》）。

一切目疾昏障治，只障不治。蜂蜜半斤，铜锅熬起紫色块，入飞过真黄丹二两，水一碗，再炼，至水气尽，以细生绢铺薄纸一

层，滤净，瓶封埋地内三七。每日点眼七次，药粘则洗之。一方：入诃子肉四个（《保寿堂方》）。

赤眼痛黄丹，蜂蜜调贴太阳穴，立效（《明目经验方》）。

赤目及翳铅丹、白矾等分，为末点之。〇又方：铅丹、乌贼骨等分，合研，白蜜蒸点之（《千金方》）。

眼生珠管铅丹半两，鲤鱼胆汁和如膏。日点三五次（《圣惠方》）。

痘疹生翳黄丹、轻粉等分，为末。吹少许入耳内，左患吹右，右患吹左（《痘疹方》）。

小儿重舌黄丹一豆大，安舌下（《子母秘录》）。

小儿口疮糜烂。黄丹一钱，生蜜一两，相和蒸黑。每以鸡毛蘸搽，甚效（《普济方》）。

腋下胡臭黄丹入轻粉，唾调，频掺之（《普济方》）。

妇人逆产真丹涂儿足下（《集验方》）。

蚰蜒入耳黄丹、酥、蜜、杏仁等分，熬膏。绵裹包塞之，闻香即出，抽取（《圣惠方》）。

蝎虿螫人醋调黄丹涂之（《肘后方》）。

金疮出血不可以药速合，则内溃伤肉。只以黄丹、滑石等分，为末傅之（《集玄方》）。

外痔肿痛黄丹、滑石等分，为末。新汲水调，日五上之（《婴童百问》）。

血风臁疮黄丹一两，黄蜡一两，香油五钱，熬膏。先以葱、椒汤洗，贴之（陆氏《积德堂方》）。

远近臁疮黄丹飞炒、黄檗酒浸七日焙，各一两，轻粉半两，研细。以苦茶洗净，轻粉填满，次用黄丹护之，外以檗末摊膏贴之，勿揭动，一七见效（《孙氏集效方》）。

密陀僧《唐本草》

【释名】没多僧（《唐本》）、**炉底**（〖《纲目》〗）。〔恭曰〕密陀、没多，并胡言也。

【集解】〔恭曰〕出波斯国，形似黄龙齿而坚重，亦有白色者，作理石文。〔颂曰〕今岭南、闽中银铜冶处亦有之，是银铅脚。其初采矿时，银铜相杂，先以铅同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积久成此物，未必自胡中来也。〔承曰〕今市中所货，是小瓶实铅丹锻成者，大块尚有瓶形。银冶所出最良，而罕有货者。外国者未尝见之。〔时珍曰〕密陀僧原取银冶者，今既难得，乃取煎销银铺炉底用之。造黄丹者，以脚滓炼成密陀僧，其似瓶形者是也。

密陀僧

【修治】〔敦曰〕凡使捣细，安瓷锅中，重纸袋盛柳蛀末焙之，次下东流水浸满，火煮一伏时，去柳末、纸袋，取用。

【气味】咸、辛，平，有小毒。〔大明曰〕甘，平，无毒。〔时珍曰〕制狼毒。

【主治】久痢，五痔，金疮，面上瘢□，面膏药用之（《唐本》。〔保昇曰〕五痔，谓牡、酒、肠、血、气也）。**镇心，补五脏，治惊痫咳嗽，呕逆吐痰**（大明）。**疗反胃消渴，疟疾下痢。止血，杀虫，消积。治诸疮，消肿毒，除胡臭，染髭发**（时珍）。

【发明】〔时珍曰〕密陀僧感铅银之气，其性重坠下沉，直走下焦，故能坠痰、止吐、消积，定惊痫，治疟痢，止消渴，疗疮肿。洪迈《夷坚志》云：惊气入心络，喑不能言语者，用密陀僧末一匕，茶调服，即愈。昔有人伐薪，为狼所逐而得是疾，或授此方而愈。又一军校采藤逢恶蛇病此，亦用之而愈。此乃惊则气乱，密陀僧

之重以去怯而平肝也。其功力与铅丹同，故膏药中用代铅丹云。

【附方】旧三，新一十五。

痰结胸中不散。密陀僧一两，醋、水各一盏，煎干为末。每服二钱，以酒、水各一小盏，煎一盏，温服，少顷当吐出痰涎为妙（《圣惠方》）。

消渴饮水神效丸：用密陀僧二两。研末，汤浸蒸饼丸梧子大。浓煎蚕茧、盐汤，或茄根汤，或酒下，一日五丸，日增五丸，至三十丸止，不可多服，五、六服后，以见水恶心为度。恶心时，以干物压之，日后自定，甚奇（《选奇方》）。

赤白下痢密陀僧三两，烧黄色研粉。每服一钱，醋、茶下，日三服（《圣惠方》）。

肠风痔瘘铜青、密陀僧各一钱，麝香少许，为末，津和涂之（《济急方》）。

小儿初生遍身如鱼脬，又如水晶，破则成水，流渗又生者。密陀僧生研擫之，仍服苏合香丸（《救急方》）。

惊气失音方见发明。

腋下胡臭浆水洗净，油调密陀僧涂。〇以一钱，用热蒸饼一个，切开掺末夹之（《集简方》）。

香口去臭密陀僧一钱，醋调漱口（《普济方》）。

大人口疮密陀僧锻研掺之（《圣济录》）。

小儿口疮不能吮乳。密陀僧末，醋调涂足心，疮愈洗去。蔡医博方也（黎居士《简易方》）。

鼻内生疮密陀僧、香白芷等分，为末。蜡烛油调搽之（《简便方》）。

鼻齄赤疱密陀僧二两，细研，人乳调，夜涂旦洗（《圣惠方》）。

痘疮瘢黶方同上（谭氏）。

□黯斑点方同上（《外台》）。

夏月汗斑如疹。用密陀僧八钱，雄黄四钱，先以姜片擦热，仍以姜片蘸末擦之，次日即焦（《活人心统》）。

骨疽出骨一名多骨疮，不时出细骨，乃母受胎未及一月，与六亲骨肉交合，感其精气，故有多骨之名。以密陀僧末，桐油调匀，摊贴之，即愈（《寿域方》）。

血风臁疮密陀僧，香油入粗碗内磨化，油纸摊膏，反覆贴之（《孙氏集效方》）。

阴汗湿痒密陀僧末傅之。〇戴氏，加蛇床子末。

锡《拾遗》

【释名】白镴（音腊。〖《尔雅注》〗）、**鈏**（音引。〖《尔雅》〗）、**贺（〖《纲目》〗）。**〔时珍曰〕《尔雅》：锡，谓之鈏。郭璞注云：白镴也。方术家谓之贺，盖锡以临贺出者为美也。

【集解】〔《别录》曰〕锡生桂阳山谷。〔弘景曰〕今出临贺，犹是桂阳地界。铅与锡相似，而入用大异。〔时珍曰〕锡出云南、衡州。许慎《说文》云：锡者，银铅之间也。《土宿本草》云：

锡受太阴之气而生，二百年不动成砒，砒二百年而锡始生。锡禀阴气，故其质柔。二百年不动，遇太阳之气乃成银。今人置酒于新锡器内，浸渍日久或杀人者，以砒能化锡，岁月尚近，便被采取，其中蕴毒故也。〔又曰〕砒乃锡根。银色而铅质，五金之中独锡易制，失其药则为五金之贼，得其药则为五金之媒。《星槎胜览》言：满剌加国，于山溪中淘沙取锡，不假煎炼成块，名曰斗锡也。

【正误】〔恭曰〕临贺采者名铅，一名白镴，惟此一处资天下用。其锡，出银处皆有之。体相似，而入用大异。〇〔时珍曰〕苏恭不识铅、锡，以锡为铅，以铅为锡。其谓黄丹、胡粉为炒锡，皆由其不识故也。今正之。

【气味】甘，寒，微毒。〔独孤滔曰〕羖羊角、五灵脂、伏龙肝、马鞭草皆能缩贺。硇、砒能硬锡。巴豆、蓖麻、姜汁、地黄能制锡。松脂焊锡。锡矿缩银。

【主治】恶毒风疮（大明）。

【发明】〔时珍曰〕洪迈《夷坚志》云：汝人多病瘿。地饶风沙，沙入井中，饮其水则生瘿。故金房间人家，以锡为井阑，皆夹锡钱镇之，或沉锡井中，乃免此患。

【附方】新二。

解砒霜毒锡器，于粗石上磨水服之（《济急方》）。

杨梅毒疮黑铅、广锡各二钱半，结砂，蜈蚣二条，为末，纸卷作小撚，油浸一夜，点灯日照疮二次，七日见效（《集玄方》）。

古镜《拾遗》

〔校正〕并入《本经》锡铜镜鼻。

【释名】鉴（〖《庄子》〗）、照子（〖《圣惠方》〗）。〔时珍曰〕镜者，景也，有光景也。鉴者，监也，监于前也。《轩辕内传》言：帝会王母，铸镜十二，随月用之。此镜之始也，或云始于尧臣尹寿。

【气味】辛，无毒。〔大明曰〕平，微毒。

【主治】惊痫邪气，小儿诸恶，煮汁和诸药煮服，文字弥古者佳（藏器）。辟一切邪魅，女人鬼交，飞尸蛊毒，催生，及治暴心痛，并火烧淬酒服。百虫入耳鼻中，将镜就敲之，即出（大明）。小儿疝气肿硬，煮汁服（时珍）。

【发明】〔时珍曰〕镜乃金水之精，内明外暗。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辟邪魅忤恶。凡人家宜悬大镜，可辟邪魅。《刘根传》云：人思形状，可以长生。用九寸明镜照面，熟视令自识己身形，久则身神不散，疾患不入。葛洪《抱朴子》云：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托人形惑人，唯不能易镜中真形。故道士入山，以明镜径九寸以上者背之，则邪魅不敢近，自见其形，必反却走。转镜对之，视有踵者山神，无踵者老魅也。群书所载，古镜灵异，往往可证，漫撮于左方：《龙江录》云：汉宣帝有宝镜，如八铢钱，能见妖魅，帝常佩之。《异闻记》云：隋时王度有一镜，岁疫令持镜诣里中，有疾者照之即愈。《樵牧闲谈》云：孟昶时张敌得一古镜，径尺余，光照寝室如烛，举家无疾，号无疾镜。《西京杂记》云：汉高祖得始皇方镜，广四尺，高五尺，表里有明，照之则影倒见，以手捧心，可见肠胃五脏；人疾病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酉阳杂俎》云：无劳县舞溪石窟有方镜，径丈，照人五脏，云是始皇照骨镜。《松窗录》云：叶法善有一铁镜，照物如水。人有疾病，照见脏腑。《宋史》云：泰宁县耕夫得镜，厚三寸，径尺二，照见水底，与日争辉。病热者照之，心骨生寒。《云仙录》云：京师王氏有镜六

鼻，常有云烟，照之则左右前三方事皆见。黄巢将至，照之，兵甲如在目前。《笔谈》云：吴僧一镜，照之知未来吉凶出处。又有火镜取火，水镜取水，皆镜之异者也。

【附方】新一。

小儿夜啼明鉴挂床脚上（《圣惠方》）。

锡铜镜鼻《本经·下品》

〔释名〕〔弘景曰〕此物与胡粉异类而共条者，古无纯铜作镜，皆用锡杂之，即今破古铜镜鼻尔。用之当烧赤纳酒中，若醯中出入百遍，乃可捣也。〔志曰〕凡铸镜皆用锡，不尔即不明白，故言锡铜镜鼻，今广陵者为胜。〔时珍曰〕锡铜相和，得水浇之极硬，故铸镜用之。《考工记》云：金锡相半，谓之鉴燧之剂，是也。

〔气味〕酸，平，无毒。〔权曰〕微寒。〔《药诀》曰〕冷，无毒。

〔主治〕女子血闭癥瘕，伏肠绝孕（《本经》）。伏尸邪气（《别录》）。产后余疹刺痛，三十六候，取七枚投醋中熬，呷之。亦可入当归、芍药煎服（甄权）。

〔附方〕新一。

小儿客忤面青惊痛。铜照子鼻烧赤，少酒淬过，与儿饮（《圣惠方》）。

镜锈即镜上绿也。俗名杨妃垢

〔主治〕腋臭，又疗下疳疮，同五倍子末

等分，米泔洗后傅之（时珍）。

古文钱《日华》

【释名】泉、孔方兄、上清童子（《纲目》）、青蚨（〖同〗）。〔时珍曰〕《管子》言：禹以历山之金铸币，以救人困，此钱之始也。至周太公立九府泉法，泉体圆含方，轻重以铢，周流四方，有泉之象，故曰泉。后转为钱。鲁褒《钱神论》云：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又昔有钱精，自称上清童子。青蚨血涂子母钱，见《虫部》。

【集解】〔颂曰〕凡铸铜之物，多和以锡。《考工记》云：攻金之工，金有六剂，是也。药用古文钱、铜弩牙之类，皆有锡，故其用近之。〔宗奭曰〕古钱其铜焦赤有毒，能腐蚀坏肉，非特为有锡也。此说非是。但取周景王时大泉五十及宝货，秦半两，汉荚钱、大小五铢，吴大泉五百、大钱当千，宋四铢、二铢，及梁四柱、北齐常平五铢之类，方可用。〔时珍曰〕古文钱但得五百年之外者即可用，而唐高祖所铸开元通宝，得轻重大小之中，尤为古今所重。綦毋氏《钱神论》云：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适妇，其性坚刚，须水终始，体圆应天，孔方效地，此乃铸钱之法也。三伏铸钱，其汁不清，俗名炉冻，盖火克金也。唐人端午于江心铸镜，亦此意也。

【气味】辛，平，有毒。〔时珍曰〕同胡桃嚼即碎，相制也。

【主治】翳障，明目，疗风赤眼，盐卤浸用。妇人生产横逆，心腹痛，月膈五淋，烧以醋淬用（大明）。大青钱：煮汁服，通五淋；磨

入目，主盲障肤赤；和薏苡根煮服，止心腹痛（藏器）。

【发明】〔宗奭曰〕古钱有毒，治目中障瘀，腐蚀坏肉，妇人横逆产，五淋，多用之。予少时常患赤目肿痛，数日不能开。客有教以生姜一块，洗净去皮，以古青铜钱刮汁点之。初甚苦，热泪蔑面，然终无损。后有患者，教之，往往疑惑；信士点之，无不一点遂愈，更不须再。但作疮者，不可用也。〔时珍曰〕以胡桃同嚼食二三枚，能消便毒。便毒属肝，金伐木也。

【附方】旧一，新二十一。

时气欲死大钱百文，水一斗煮八升，入麝香末三分，稍饮至尽，或吐或下愈（《肘后方》）。

时气温病头痛壮热脉大，始得一日者。比轮钱一百五十七文，水一斗，煮取七升，服汁。须臾复以水五升，更煮一升，以水二升投中，合得三升，出钱饮汁，当吐毒出也（《肘后方》）。

心腹烦满及胸胁痛欲死者。比轮钱二十枚，水五升，煮三升，分三服（《肘后方》）。

急心气痛古文钱一个，打碎，大核桃三个，同炒热，入醋一碗冲服（杨诚《经验方》）。

霍乱转筋青铜钱四十九枚，木瓜一两，乌梅炒五枚。水二盏，煎分温服（《圣济录》）。

慢脾惊风利痰奇效。用开元通宝钱背后上下有两月痕者，其色淡黑，颇小。以一个放铁匙上，炭火烧四围上下，各出珠子，取出候冷，倾入盏中，作一服，以南木香汤送下，或人参汤亦可。钱虽利痰，非胃家所好，须以木香佐之（杨仁斋《直指方》）。

下血不止大古钱四百文，酒三升，煮二升，分三服（《普济方》）。

赤白带下铜钱四十文，酒四升，煮取二升，分三服（《千金方》）。

小便气淋比轮钱三百文。水一斗，煮取三升，温服（《千金方》）。

沙石淋痛古文钱，煮汁服（《普济方》）。

伤水喘急因年少饮冷水惊恐所致者。古文钱七枚洗净，白梅七个，水一钟，同浸三宿，空心一呷，良久得吐效（《仁存方》）。

唇肿黑痛痒不可忍。四文大钱于石上磨猪脂汁涂之，不过数遍愈（《幼幼新书》）。

口内热疮青钱二十文，烧赤投酒中服之，立瘥（陈藏器《本草》）。

眼赤生疮连年不愈。古钱一文，青江石一个，洗净，以钱于石上磨蜜，取浓汁三四滴在盏，覆瓦上，以艾灸瓦内七壮熏蜜，取点之效（《普济方》）。

赤目浮翳古钱一文，盐方寸匕，治筛点之（《千金方》）。

目卒不见钱于石上磨汁，注眦中（《普济方》）。

目生珠管及肤翳。铜钱青一两，细墨半两，为末，醋丸白豆大。每以一丸，乳汁、新汲水各少许，浸化点之（《圣惠方》）。

腋下胡臭古文钱十文，铁线串烧，醋淬十次，入麝香研末，调涂（《应急良方》）。

跌扑伤损半两钱五个，火煅醋淬四十九次，甜瓜子五钱，真珠二钱，研末。每服一字，好酒调，随上下，食前后（《青囊》）。

误吞铁钱古文铜钱十个，白梅肉十个，淹过即烂，捣丸绿豆大。每服一丸，流水吞下，即吐出（《圣济录》）。

百虫入耳青钱十四文，煎猪膏二合，少少滴之（《圣济录》）。

便毒初起方见发明下。

铜弩牙《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黄帝始作弩。刘熙《释名》云：弩，怒也，有怒势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者曰牙，似人牙也。牙外曰郭。下曰悬刀。合名之曰机。〔颂曰〕药用铜弩牙，以其有锡也。

【气味】平，微毒。

【主治】妇人难产，血闭，月水不通，阴阳隔塞（《别录》）。

【发明】〔弘景曰〕铜弩牙治诸病，烧赤纳酒中饮汁，古者弥胜。〔刘完素曰〕弩牙速产，以机发而不括，因其用而为使也。

【附方】旧一。

误吞珠钱哽在咽者。铜弩牙烧赤，纳水中，冷饮汁，立愈（《圣惠方》）。

诸铜器《纲目》

【气味】有毒。〔时珍曰〕铜器盛饮食茶酒，经夜有毒。煎汤饮，损人声。〔藏器曰〕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

【主治】霍乱转筋，肾堂及脐下疰痛，并炙器隔衣熨其脐腹肾堂（大明）。古铜器畜之，辟邪祟（时珍）。

【发明】〔时珍曰〕赵希鹄《洞天录》云：山精水魅多历年代，故能为邪祟。三代钟鼎彝器，历年又过之，所以能辟祟也。

铜盆

〔主治〕熨霍乱，可盛灰厚二寸许，以炭火安其上令微热，下以衣藉患者腹，渐渐熨之，腹中通热差（藏器）。

铜钻钼一作钻□，熨斗也。

〔主治〕折伤接骨，捣末研飞，和少酒服，不过二方寸匕。又盛灰火，熨脐腹冷痛（时珍）。

铜秤锤

〔主治〕产难横生，烧赤淬酒服（大明）。

铜匙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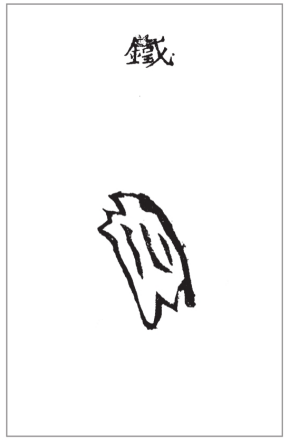
〔主治〕风眼赤烂及风热赤眼翳膜，烧热烙之，频用妙（时珍）。

铁《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别录》生铁、《拾遗》劳铁。

【释名】黑金（《说文》）、乌金（〖《纲目》〗）。〔时珍曰〕铁，截也，刚可截物也。于五金属水，故曰黑金。

【集解】〔《别录》曰〕铁出牧羊平泽及祊城，或析城，采无时。〔弘景曰〕生铁是不破鑐，枪、釜之类。钢铁是杂炼生鑐，作刀、镰者。鑐音柔。〔颂曰〕铁今江南、西蜀有炉冶处皆有之。初炼去矿，用以铸泻器物者，为生铁。再三销拍，可以作鏁者，为鑐铁，亦谓之熟铁。以生柔相杂和，用以作刀剑锋刃者，为钢铁。锻家烧铁赤沸，砧上打下细皮屑者，为铁落。锻灶中飞出如尘，紫色而轻虚，可以莹磨铜器者，为铁精。作针家磨鑢细末者，谓之针砂。取诸铁于器中水浸之，经久色青沫出可以染皂者，为铁浆。以铁拍作片段，置醋糟中积久衣生刮取者，为铁华粉。入火飞炼者，为铁粉。又马衔、秤锤、车辖及锯、杵、刀、斧，并俗用有效。〔时珍曰〕铁皆取矿土炒成。秦、晋、淮、楚、湖南、闽、广诸山中皆产铁，以广铁为良。甘肃土锭铁，色黑性坚，宜作刀剑。西番出宾铁尤胜。《宝藏论》云：铁有五种：荆铁出当阳，色紫而坚利；上饶铁次之；宾铁出波斯，坚利可切金玉；太原、蜀山之铁顽滞；刚铁生西南瘴海中山石上，状如紫石英，水火不能坏，穿珠切玉如土也。《土宿本草》云：铁受太阳之气。始生之初，卤石产焉。一百五十年而成慈石，二百年孕而成铁，又二百年不经采炼而成铜，铜复化为白金，白金化为黄金，是铁与金银同一根源也。今取慈石碎之，内有铁片，可验矣。铁禀太阳之气，而阴气不交，故燥而不洁。性与锡相得。《管子》云：上有赭，下有铁。



铁

铁（《本经》）〔恭曰〕此柔铁也，即熟铁。〔藏器曰〕经用辛苦者，曰劳铁。

〔气味〕辛，平，有毒。〔大明曰〕畏慈石、灰炭，能制石亭脂毒。〔敦曰〕铁遇神砂，如泥似粉。〔时珍曰〕铁畏皂荚、猪犬脂、乳香、朴硝、硇砂、盐卤、荔枝。貘食铁而蛟龙畏铁。凡诸草木药皆忌铁器，而补肾药尤忌之，否则反消肝肾，盖肝伤则母气愈虚矣。

〔主治〕坚肌耐痛（《本经》）。劳铁：疗贼风，烧赤投酒中饮（藏器）。

生铁《别录·中品》

〔气味〕辛，微寒，微毒见铁下。

〔主治〕下部及脱肛（《别录》）。镇心安五脏，治痫疾，黑鬓发。治癣及恶疮疥，蜘蛛咬，蒜磨，生油调傅（大明）。散瘀血，消丹毒

（时珍）。

【发明】〔恭曰〕诸铁疗病，并不入丸散，皆煮取汁用之。〔藏器曰〕铁砂、铁精，并入丸散。〔时珍曰〕铁于五金，色黑配水，而其性则制木，故痫疾宜之。《素问》治阳气太盛，病狂善怒者，用生铁落，正取伐木之义。《日华子》言其镇心安五脏，岂其然哉？《本草》载太清服食法，言服铁伤肺者，乃肝字之误。

【附方】旧五，新一。

脱肛历年不入者。生铁二斤。水一斗，煮汁五升，洗之，日再（《集验方》）。

热甚耳聋烧铁投酒中饮之，仍以慈石塞耳，日易，夜去之（《千金方》）。

小儿丹毒烧铁淬水，饮一合（陈氏《本草》）。

小儿㾕疮一名烂疮。烧铁淬水中二七遍，浴之二三遍，起作浆（《子母秘录》）。

打扑瘀血在骨节及胁外不去。以生铁一斤，酒三升，煮一升服（《肘后方》）。

熊虎伤毒生铁煮令有味，洗之（《肘后方》）。

钢铁《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开宝》铁粉、《拾遗》针砂。

【释名】跳铁（音条。〖《别录》〗）。

【集解】〔时珍曰〕钢铁有三种：有生铁夹熟铁炼成者，有

精铁百炼出钢者，有西南海山中生成状如紫石英者。凡刀剑斧凿诸刃，皆是钢铁。其针砂、铁粉、铁精，亦皆用钢铁者。按沈括《笔谈》云：世用钢铁，以柔铁包生铁泥封，炼令相入，谓之团钢，亦曰灌钢，此乃伪钢也。真钢是精铁百炼，至斤两不耗者，纯钢也。此乃铁之精纯，其色明莹，磨之黯然青且黑，与常铁异。亦有炼尽无钢者，地产不同也。又有地溲，淬柔铁二三次，即钢可切玉，见石脑油下。凡铁内有硬处不可打者，名铁核，以香油涂烧之即散。

钢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金疮，烦满热中，胸膈气塞，食不化（《别录》）。

铁粉（宋《开宝》）〔恭曰〕乃钢铁飞炼而成者。人多取杂铁作屑飞之，其体重，真钢者不尔也。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安心神，坚骨髓，除百病，变

黑，润肌肤，令人不老，体健能食。久服令人身重肥黑。合和诸药，各有所主（《开宝》）。化痰镇心，抑肝邪，特异（许叔微）。

〔发明〕见铁落下。

〔附方〕新六。

惊痫发热铁粉，水调少许服之（《圣惠方》）。

急惊涎潮壮热闷乱。铁粉二钱，朱砂一钱，为末。每服一字，薄荷汤调下（《杨氏家藏方》）。

伤寒阳毒狂言妄语乱走，毒气在脏也。铁粉二两，龙胆草一两，为末。磨刀水调服一钱，小儿五分（《全幼心鉴》）。

头痛鼻塞铁粉二两，龙脑半分，研匀。每新汲水服一钱（《圣惠方》）。

雌雄疔疮铁粉一两，蔓菁根三两，捣如泥封之，日二换（《集玄方》）。

风热脱肛铁粉研，同白蔹末傅上，按入（《直指方》）。

针砂（《拾遗》）〔藏器曰〕此是作针家磨鑢细末也。须真钢砂乃堪用，人多以柔铁砂杂和之，飞为粉，人莫能辨也。亦堪染皂。

〔主治〕功同铁粉。和没食子染须，至黑（藏器）。消积聚肿满黄疸，平肝气，散瘿（时珍）。

〔附方〕新十。

风湿脚痛针砂、川乌头为末，和匀炒热，绵包熨之（《摘玄方》）。

风痹暖手针砂四两，硇砂三钱，黑脚白矾六钱，研末，以热醋或水拌湿，油纸裹置袋内，任意执之，冷再拌（《圣济录》）。

脾劳黄病针砂四两醋炒七次，干漆烧存性二钱，香附三钱，平胃散五钱，为末，蒸饼丸梧子大。任汤使下（《摘玄方》）。

湿热黄疮助脾去湿。针砂丸：用针砂不拘多少，擂尽锈，淘洗白色，以米醋于铁铫内浸过一指，炒干，再炒三五次，候通红取出。用陈粳米半升，水浸一夜，捣粉作块，煮半熟，杵烂，入针砂二两半，百草霜炒一两半，捣千下，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用五加皮、牛膝根、木瓜浸酒下。初服若泄泻，其病源去也（《乾坤生意》）。

水肿尿少针砂醋煮炒干、猪苓、生地龙各三钱，为末，葱涎研和，傅脐中约一寸厚，缚之，待小便多为度，日二易之。入甘遂更妙（《德生堂方》）。

泄泻无度诸药不效。方同上，不用甘遂（《医学正传》）。

虚寒下痢肠滑不禁。针砂七钱半，官桂一钱，枯矾一钱，为末，以凉水调摊脐上下，缚之。当觉大热，以水润之。可用三四次，名玉抱肚（《仁存方》）。

项下气瘿针砂入水缸中浸之，饮食皆用此水，十日一换砂，半年自消散（杨仁斋《直指方》）。

染白须发针砂醋炒七次一两，诃子、白及各四钱，百药煎六钱，绿矾二钱，为末，用热醋调刷须发，菜叶包住，次早酸浆洗去。此不坏须，亦不作红。〇又方：针砂、荞面各一两，百药煎为末，茶调，夜涂旦洗。再以诃子五钱，没石子醋炒一个，百药煎少许，水和

涂一夜，温浆洗去，黑而且光。

铁落《本经·中品》

【释名】铁液（《别录》）、铁屑（《拾遗》）、铁蛾（〖《永类钤方》〗）。〔弘景曰〕铁落，是染皂铁浆也。〔恭曰〕是锻家烧铁赤沸，砧上锻之，皮甲落者。若以浆为铁落，则钢浸之汁，复谓何等？落是铁皮，滋液黑于余铁，故又名铁液。〔时珍曰〕生铁打铸，皆有花出，如兰如蛾，故俗谓之铁蛾，今烟火家用之。铁末浸醋书字于纸，背后涂墨，如碑字也。

【气味】辛，平，无毒。〔《别录》曰〕甘。

【主治】风热恶疮，疡疽疮痂，疥气在皮肤中（《本经》）。除胸膈中热气，食不下，止烦，去黑子，可以染皂（《别录》）。治惊邪癫痫，小儿客忤，消食及冷气，并煎汁服之（大明）。主鬼打鬼疰邪气，水渍沫出，澄清，暖饮一二杯（藏器）。炒热投酒中饮，疗贼风痉。又裹以熨腋下，疗胡臭，有验（苏恭）。平肝去怯，治善怒发狂（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素问·病态论》云："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于阳也。阳气者，暴折而不决，故善怒，病名阳厥。曰：何以知之？曰：阳明者常动，巨阳、少阳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治之当夺其食则已。夫食入于阴，长气于阳，故夺其食即已。以生铁落为饮。夫生铁落者，下气疾也。"此《素问》本文也，愚尝释之云：阳气怫郁而不得疏越，少阳胆木，挟三焦少阳

相火、巨阳阴火上行，故使人易怒如狂，其巨阳、少阳之动脉，可诊之也。夺其食，不使胃火复助其邪也。饮以生铁落，金以制木也。木平则火降，故曰下气疾速，气即火也。又李仲南《永类方》云：肿药用铁蛾及针砂入丸子者，一生须断盐。盖盐性濡润，肿若再作，不可为矣。制法：用上等醋煮半日，去铁蛾，取醋和蒸饼为丸。每姜汤服三四十丸，以效为度，亦只借铁气尔，故《日华子》云煎汁服之。不留滞于脏腑，借铁虎之气以制肝木，使不能克脾土，土不受邪，则水自消矣。铁精、铁粉、铁华粉、针砂、铁浆入药，皆同此意。

【附方】新一。

小儿丹毒煅铁屎研末，猪脂和傅之（《千金方》）。

铁精《本经·中品》

【释名】铁花（〖《纲目》〗）。〔弘景曰〕铁精，铁之精华也。出煅灶中，如尘紫色，轻者为佳，亦以磨莹铜器用之。

【气味】平，微温。

【主治】明目，化铜（《本经》）。疗惊悸，定心气，小儿风痫，阴□脱肛（《别录》）。

【发明】见铁落。

【附方】旧五，新二。

下痢脱肛铁精粉傅之（《至宝方》）。

女人阴脱铁精、羊脂，布裹炙热，熨推之（《圣惠方》）。

男子阴肿铁精粉傅之（《子母秘录》）。

疔肿拔根铁渣一两，轻粉一钱，麝香少许，为末。针画十字口，点药入内，醋调面糊、傅之，神效（《普济方》）。

食中有蛊腹内坚痛，面目青黄，淋露骨立，病变无常。用炉中铁精研末，鸡肝和丸梧子大。食前酒下五丸，不过十日愈（《肘后》）。

蛇骨刺人毒痛。铁精粉豆许，吹入疮内（《肘后方》）。

铁华粉宋《开宝》

【释名】铁胤粉（《日华》）、铁艳粉、铁霜（〖并《纲目》〗）。

【修治】〔志曰〕作铁华粉法：取钢煅作叶，如笏或团，平面磨错，令光净，以盐水洒之，于醋瓮中，阴处埋之，一百日铁上衣生，即成粉矣。刮取细捣筛，入乳钵研如面，和合诸药为丸散，此铁之精华，功用强于铁粉也。〔大明曰〕悬于酱瓿上生霜者，名铁胤粉。淘去粗滓咸味，烘干用。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安心神，坚骨髓，强志力，除风邪，养血气，延年变白，去百病，随所冷热，和诸药用，枣膏为丸（《开宝》）。止惊悸虚痫，镇五脏，去邪气，治健忘，冷气心痛，痃癖癥结，脱肛痔瘘，宿食等，及傅竹木刺入肉（大明）。

【发明】见铁落。

【附方】新一。

妇人阴挺铁孕粉一钱，龙脑半钱，研，水调刷产门（危氏《得效方》）。

铁锈《拾遗》

【释名】铁衣（〖《肘后》〗）。〔藏器曰〕此铁上赤衣也，刮下用。

【主治】恶疮疥癣，和油涂之。蜘蛛虫咬，蒜磨涂之（藏器）。平肝坠热，消疮肿、口舌疮。醋磨，涂蜈蚣咬（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陶华云：铁锈水和药服，性沉重，最能坠热开结有神也。

【附方】新八。

风瘙瘾疹锈铁磨水涂之（《集简方》）。

汤火伤疮青竹烧油，同铁锈搽之（《积德堂方》）。

丁肿初起多年土内锈钉，火煅醋淬，刮下锈末，不论遍次，煅取收之。每用少许，人乳和，挑破傅之。仍炒研二钱，以齑水煎滚，待冷调服（《普济方》）。

脚腿红肿热如火炙，俗名赤游风。用铁锈水涂解之（《惠济方》）。

重舌肿胀铁锈锁烧红，打下锈，研末。水调一钱，噙咽

（《生生编》）。

小儿口疮铁锈末，水调傅之（《集简方》）。

内热遗精铁锈末，冷水服一钱，三服止（《活人心统》）。

妇人难产杂草烧镬锈、白芷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童尿、米醋各半，和服见效（《救急方》）。

铁蘸《拾遗》

【释名】刀烟（《拾遗》）、刀油（〖《纲目》〗）。〔藏器曰〕以竹木蘸火，于刀斧刃上烧之，津出如漆者，是也。江东人多用之。

【主治】恶疮蚀□，金疮毒物伤皮肉，止风水不入，入水不烂，手足皲坼，疮根结筋，瘰疬毒肿，染髭发，令永黑，及热未凝时涂之，少顷当干硬。用之须防水。又杀虫立效（藏器）。

【附方】新一。

项边疬子以桃核于刀上烧烟熏之（陈氏《本草》）。

铁浆《拾遗》

【集解】〔藏器曰〕陶氏谓铁落为铁浆，非也。此乃取诸铁于器中，以水浸之，经久色青沫出，即堪染皂者。〔承曰〕铁浆是以生铁渍水服饵者。旋入新水，日久铁上生黄膏，则力愈胜。唐太妃所

服者，乃此也。若以染皂者为浆，其酸苦臭涩不可近，矧服食乎？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镇心明目。主癫痫发热，急黄狂走，六畜癫狂，人为蛇、犬、虎、狼、毒恶虫等啮，服之毒不入内也。兼解诸毒入腹（藏器）。

【附方】旧二，新三。

时气生疮胸中热。铁浆饮之（梅师方）。

一切丁肿铁浆日饮一升（《千金方》）。

发背初起铁浆饮二升，取利（《外台秘要》）。

蛇皮恶疮铁浆频涂之（谈野翁方）。

漆疮作痒铁浆频洗，愈（《外台》）。

诸铁器《纲目》

【集解】〔时珍曰〕旧本铁器条繁，今撮为一。大抵皆是借其气，平木解毒重坠，无他义也。

铁杵《拾遗》。即药杵也。

〔气味〕无毒。

〔主治〕妇人横产，胞衣不下，烧赤淬酒饮，自顺（藏器）。

铁秤锤宋《开宝》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贼风。止产后血瘕腹痛，及喉痹热塞，烧赤淬酒，热饮（《开宝》）。治男子疝痛，女子心腹妊娠胀满，漏胎，卒下血（时珍）。

〔附方〕新四。

喉痹肿痛菖蒲根嚼汁，烧秤锤淬一杯，饮之（《普济方》）。

舌肿咽痛咽生瘜肉，舌肿。秤锤烧赤，淬醋一盏，咽之（《圣惠方》）。

误吞竹木秤锤烧红，淬酒饮之（《集玄方》）。

便毒初起极力提起，令有声。以铁秤锤摩压一夜，即散（《集简方》）。

铁铳《纲目》

〔主治〕催生，烧赤，淋酒入内，孔中流出，乘热饮之，即产。旧铳尤良（时珍）。

铁斧《纲目》

〔主治〕妇人产难横逆，胞衣不出，烧赤淬酒服。亦治产后血瘕，腰腹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人转女为男法：怀妊三月，名曰始胎，血脉未流，象形而变，是时宜服药，用斧置床底，系刃向下，勿令本妇知。恐不信，以鸡试之，则一窠皆雄也。盖胎化之法，亦理之自然。故食牡鸡，取阳精之全于天产者；佩雄黄，取阳精之全于地产者；操弓矢，藉斧斤，取刚物之见于人事者。气类潜感，造化密移，物理所必有。故妊妇见神像异物，多生鬼怪，即其征矣。象牙、犀角，纹逐象生；山药、鸡冠，形随人变。以鸡卵告灶而抱雏，以苕帚扫猫而成孕。物且有感，况于人乎？〔藏器曰〕凡人身有弩肉，可听人家钉棺下斧声之时，便下手速擦二七遍，以后自得消平。产妇勿用。

铁刀《拾遗》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蛇咬毒入腹，取两刀于水中相摩，饮其汁。百虫入耳，以两刀于耳门上摩敲作声，自出（藏器）。磨刀水，服，利小便。涂脱肛痔核，产肠不上，耳中卒痛（时珍）。

大刀环《纲目》

〔主治〕产难数日不出，烧赤淬酒一杯，顿服（时珍）。

剪刀股《纲目》

〔主治〕小儿惊风。钱氏有剪刀股丸，用剪刀环头研破，煎汤服药（时珍）。

故锯《拾遗》

〔气味〕无毒。

〔主治〕误吞竹木入咽，烧故锯令赤，渍酒热饮（藏器）。

布针《拾遗》

〔主治〕妇人横产，取二七枚烧赤淬酒七遍，服（藏器）。

〔附方〕新一。

眼生偷针布针一个，对井睨视，已而折为两段，投井中，勿令人见（张杲《医说》）。

铁镞《纲目》

〔主治〕胃热呃逆，用七十二个，煎汤啜之（时珍）。

铁甲《纲目》

〔主治〕忧郁结滞，善怒狂易，入药煎服（时珍）。

铁锁《纲目》

〔主治〕齆鼻不闻香臭，磨石上取末，和猪脂绵裹塞之，经日肉出，瘥（《普济》）。

钥匙《日华》

〔主治〕妇人血噤失音冲恶，以生姜、醋、小便同煎服。弱房人亦可煎服（大明）。

铁钉《拾遗》

〔主治〕酒醉齿漏出血不止，烧赤注孔中即止（时珍）。〔藏器曰〕有犯罪者，遇恩赦免，取枷上铁及钉等收之。后入官带之，得除免。

铁铧即锸也。〇《纲目》

〔主治〕心虚风邪，精神恍惚健忘，以久使者四斤，烧赤投醋中七次，打成块，水二斗，浸二七日，每食后服一小盏（时珍）。

〔附方〕新三。

小儿伤寒百日内患壮热。用铁铧一斤，烧赤，水二斗，淬三七次，煎一半，入柳叶七片，浴之（《圣济录》）。

积年齿□旧铁铧头一枚，炭火烧赤，捻硫黄一分，猪脂一分，于上熬沸。以绵包柳杖揾药，热烙齿缝，数次愈（《普济方》）。

灌顶油法治脑中热毒风，除目中翳障，镇心明目。生油二斤，故铁铧五两打碎，硝石半两，寒水石一两，马牙消半两，曾青一两，绵裹入油中浸七日。每以一钱顶上摩之，及滴少许入鼻内，甚妙。此大食国胡商方（《圣惠方》）。

铁犁镵尖《日华》

〔主治〕得水，制朱砂、水银、石亭脂毒（大明）。

车辖即车轴铁辖头，一名车缸。〇宋《开宝》

〔气味〕无毒。

〔主治〕喉痹及喉中热塞，烧赤，投酒中热饮（《开宝》）。主小儿大便下血，烧赤，淬水服（《外台》）。

〔附方〕旧二，新一。

小儿下血方见上。

妊娠咳嗽车缸一枚，烧赤投酒中，冷饮（《圣惠方》）。

走注气痛车缸烧赤，湿布裹熨病上（《千金方》）。

马衔即马勒口铁也。〔大明曰〕古旧者好，亦可作医工针也。〇宋《开宝》

〔气味〕平，无毒。

〔主治〕小儿痫，妇人难产，临时持之，并煮汁服一盏（《开宝》）。治马喉痹，肿连颊，壮热，吐气数，煎水服之（《圣惠》）。

马镫《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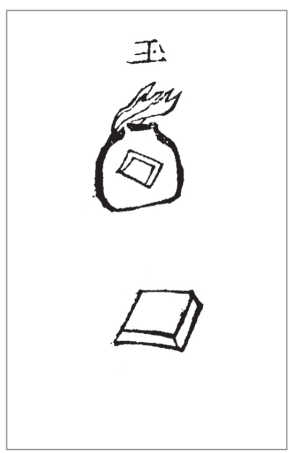
〔主治〕田野磷火，人血所化，或出或没，来逼夺人精气，但以马镫相戛作声即灭。故张华云：金叶一振，游光敛色（时珍）。

金石之二玉类一十四种

玉《别录·上品》

〔校正〕并入《本经》玉泉。

【释名】玄真（〖《抱朴子》〗）。〔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玉乃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也；其声舒扬远闻，智也；不挠而折，勇也；锐廉而不枝，洁也。其字象三玉连贯之形。葛洪《抱朴子》云：玄真者，玉之别名也，服之令人身飞轻举。故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



玉

【集解】〔《别录》曰〕玉泉、玉屑，生蓝田山谷，采无

时。〔弘景曰〕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善亭部界中，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阗、疏勒诸处皆善。洁白如猪膏，叩之鸣者，是真也。其比类者，甚多相似，宜精别之。所以燕石入笥，卞氏长号也。〔珣曰〕《异物志》云：玉出昆仑。《别宝经》云：凡石韫玉，但将石映灯看之，内有红光，明如初出日，便知有玉也。〔颂曰〕今蓝田、南阳、日南不闻有玉，惟于阗国出之。晋平居诲为鸿胪卿张匡邺使于阗，作《行程记》，载其国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山，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阗界牛头山，乃疏为三河：一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三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其源虽一，而其玉随地而变，故其色不同。每岁五六月大水暴涨，则玉随流而至。玉之多寡，由水之大小。七八月水退，乃可取，彼人谓之捞玉，其国中有禁，器用服食，往往用玉。中国所有，亦自彼来。王逸《玉论》载玉之色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截肪，黑如纯漆，谓之玉符。而青玉独无说焉，今青白者常有，黑者时有，黄赤者绝无，虽礼之六器，亦不能得其真者。今仪州出一种石，如蒸栗色，彼人谓之栗玉，或云亦黄玉之类，但少润泽，声不清越，为不及也。然服食者，惟贵纯白，他色亦不取焉。〔承曰〕仪州栗玉，乃黄石之光莹者，非玉也。玉坚而有理，火刃不可伤。此石小刀便可雕刻，与阶州白石同体而异色尔。〔时珍曰〕按《太平御览》云：交州出白玉，夫余出赤玉，挹娄出青玉，大秦出菜玉，西蜀出黑玉。蓝田出美玉，色如蓝，故曰蓝田。《淮南子》云：钟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得天地之精也。观此诸说，则产玉之处亦多矣，而今不出者，地方恐为害也，故独以于阗玉为贵焉。古礼玄圭苍璧，黄琮赤璋，白琥玄璜，以象天地四时而立名尔。《礼记》云：石蕴玉则气如白虹，精神见于山川也。《博物志》云：山有谷者生玉。《尸子》云：水圆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地镜图》云：二月山中草木生光下垂者有玉，玉之精如美女。《玉书》云：玉有山玄文，水苍文，生于山而木润，产于水而流芳，藏于璞而文采露于外。观此诸说，则玉有山产、水产二种。中国之玉多在山，于阗之玉则在河也。其石似玉者，珹玗、琨、珉、璁、瓔也。北方有罐子玉，雪白有气眼，乃药烧成者，不可不辨，然皆无温润。《稗官》载火玉色赤，可烹鼎；暖玉可辟寒；寒玉可辟暑；香玉有香；软玉质柔；观日玉，洞

见日中宫阙，此皆希世之宝也。〔宗奭曰〕燕玉出燕北，体柔脆如油，和粉色，不入药用。

玉屑《别录》

〔修治〕〔弘景曰〕玉屑是以玉为屑，非别一物也。《仙经》服穀玉，有捣如米粒，乃以苦酒辈，消令如泥，亦有合为浆者。凡服玉皆不得用已成器物，及冢中玉璞。〔恭曰〕饵玉当以消作水者为佳。屑如麻豆服者，取其精润脏腑，滓秽当完出也。又为粉服者，即使人淋壅。屑如麻豆，其义殊深。化水法，在淮南《三十六水法》中。

〔气味〕甘，平，无毒。〔珣曰〕咸，寒，无毒。〔时珍曰〕恶鹿角，养丹砂。

〔主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别录》）。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大明）。滋养五脏，止烦躁，宜共金、银、麦门冬等同煎服，有益（李珣）。

〔附方〕新三。

小儿惊啼白玉二钱半，寒水石半两，为末，水调涂心下（《圣惠方》）。

痃癖鬼气往来疼痛，及心下不可忍者，不拘大人小儿。白玉、赤玉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圣惠方》）。

面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久则自灭（《圣济录》）。

玉泉《本经》

〔释名〕玉札（《本经》）、玉浆（《开宝》）、璚浆（〖《衍义》〗）。〔普曰〕玉泉，一名玉屑。〔弘景曰〕此当是玉之精华，白者质色明澈，可消之为水，故名玉泉。今人无复的识者，通一为玉尔。〔志曰〕按：别本注云：玉泉者，玉之泉液也。以仙室玉池中者为上，故一名玉液。今《仙经·三十六水法》中，化玉为玉浆，称为玉泉，服之长年不老，然功劣于自然泉液也。〔宗奭曰〕《本经》言：玉泉生蓝田山谷，采无时。今蓝田无玉，而泉水古今不言采。陶氏言玉为水，故名玉泉。如此则当言玉水，不当言玉泉，泉乃流布之义。今详泉字乃浆之误，去古既远，文字脱误也。《道藏经》有金饭、玉浆之文，唐李商隐有“琼浆未饮结成冰”之诗，是采玉为浆，断无疑矣。别本所注不可取也。若如所言，则举世不能得，亦漫立此名耳。〔时珍曰〕玉泉作玉浆甚是。别本所注乃玉髓也，《别录》自有条，诸家未深考尔。

〔修治〕〔青霞子曰〕作玉浆法：玉屑一升，地榆草一升，稻米一升，取白露二升，铜器中煮，米熟绞汁，玉屑化为水，以药纳入，所谓神仙玉浆也。〔藏器曰〕以玉投朱草汁，化成醴。朱草，瑞草也。术家取蟾蜍膏软玉如泥，以苦酒消之成水。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神农、岐伯、雷公：甘。李当之：平。畏款冬花、青竹。

〔主治〕五脏百病，柔筋强骨，安魂魄，长肌肉，益气，利血脉，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人临死服五斤，三年色不变（《本经》）。疗妇人带下十二病，除气癃，明耳目，久服轻身长年（《别录》）。治血块（大明）。

【发明】〔慎微曰〕《天宝遗事》：杨贵妃含玉咽津，以解肺渴。王莽遗孔休玉曰：君面有疵，美玉可以灭瘢。后魏李预得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掘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余枚，捶作屑，日食之，经年云有效验，而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服玉当屏居山林，排弃嗜欲，而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之过也。尸体必当有异于人，勿使速殡，令后人知餐服之功。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停尸四日，而体色不变，口无秽气。〔弘景曰〕张华云：服玉用蓝田谷玉白色者，平常服之，则应神仙。有人临死服五斤，死经三年，其色不变。古来发冢见尸如生者，其身腹内外，无不大有金玉。汉制，王公皆用珠襦玉匣，是使不朽故也。炼服之法，水屑随宜。虽曰性平，而服玉者亦多发热，如寒食散状。金玉既天地重宝，不比余石，若未深解节度，勿轻用之。〔志曰〕《抱朴子》云：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但其道迟成，须服一二百斤，乃可知也。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粕，亦可饵以为丸，亦可以烧为粉。服之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刃之不伤，百毒不死。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得璞玉乃可用也。赤松子以玄虫血渍玉为水服之，故能乘烟霞上下。玉屑与水服之，俱令人不死。所以不及金者，令人数数发热，似寒食散状也。若服玉屑，宜十日一服雄黄、丹砂各一刀圭，散发洗沐冷水，迎风而行，则不发热也。董君异常以玉醴与盲人服，旬日而目愈也。〔时珍曰〕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云可长生，即此物也。但玉亦未必能使生者不死，惟使死者不朽尔。养尸招盗，反成暴弃，曷若速朽归虚之为见理哉。

白玉髓《别录·有名未用》

〔校正〕并入《拾遗》玉膏。

【释名】玉脂（《纲目》）、玉膏（《拾遗》）、玉液（〖《纲目》〗）。

【集解】〔《别录》曰〕生蓝田玉石间。〔时珍曰〕此即玉

膏也，别本以为玉泉者是矣。《山海经》云：密山上多丹木，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飨。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黄帝乃取密山之玉，禜而投之钟山之阳，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谨按密山亦近于阗之间。是食者，服食也。是飨者，祭祀也。服之者，佩服也。玉膏，即玉髓也。《河图玉版》云：少室之山，有白玉膏，服之成仙。《十洲记》云：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醴，饮数升辄醉，令人长生。《抱朴子》云：生玉之山，有玉膏流出，鲜明如水精，以无心草末和之，须臾成水，服之一升长生。皆指此也。〔藏器曰〕今玉石间水饮之，亦长生润泽。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妇人无子，不老延年（《别录》）。

青玉《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穀玉（〖《博物志》〗）。〔时珍曰〕穀，一作斛，又作珏，谷、角二音。二玉相合曰斛，此玉常合生故也。

【集解】〔《别录》曰〕生蓝田。〔弘景曰〕张华言合玉浆用斛玉，正缥白色，不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鸡子，取于穴中者，非今作器物玉也。出襄乡县旧穴中。黄初时，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求之。〔时珍曰〕按：《格古论》云：古玉以青玉为上，其色淡青，而带黄色。绿玉深绿色者佳，淡者次之。菜玉非青非绿，如菜色，此玉之最低者。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妇人无子，轻身不老长年（《别录》）。

【附录】璧玉〔《别录》曰〕味甘，无毒。主明目益气，使人多精生子。〔时珍曰〕璧，瑞玉圜也。此玉可为璧，故曰璧玉。璧外圆象天，内方象地。《尔雅》云：璧大六寸谓之瑄，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玉英〔《别录》曰〕味甘，主风瘙皮肤痒，生山窍中，明白可作镜，一名石镜，十二月采。合玉石〔《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益气，疗消渴，轻身辟谷。生常山中丘，如彘肪。〔时珍曰〕此即碾玉砂也，玉须此石碾之乃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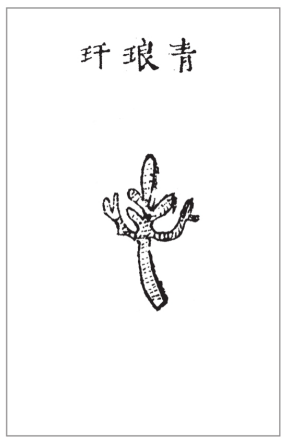
青琅玕《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拾遗》石阑干。

【释名】石阑干（《拾遗》）、石珠（《本经》）、青珠（〖《别录》〗）。〔时珍曰〕琅玕，象其声也。可碾为珠，故得珠名。

【集解】〔《别录》曰〕青琅玕，生蜀郡平泽，采无时。〔弘景曰〕此《蜀都赋》所称青珠、黄环者也。琅玕亦是昆仑山上树名，又《九真经》中大丹名。〔恭曰〕琅玕有数种色，以青者入药为胜，是琉璃之类，火齐宝也。今出嶲州以西乌白蛮中及于阗国。〔藏器曰〕石阑干生大海底，高尺余，如树，有根茎，茎上有孔，如物点之。渔人以网罾得之，初从水出微红，后渐青。〔颂曰〕今秘书中有《异鱼图》，载琅玕青色，生海中。云海人以网于海底取之，初出水红色，久而青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窍，如虫蛀，击之有金石之声，乃与珊瑚相类。其说与《别录》生蜀郡平泽，及苏恭所云不同，人莫能的识。谨按《尚书》：雍州厥贡球、琳、琅玕。《尔雅》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墟之璆、琳、琅玕。孔安国、郭璞注，皆以为石之似珠者。而《山海经》云：昆仑山有琅玕。若然是石之美者，明莹若珠之色，而状森植尔。大抵古人谓石之美者，多谓之珠，《广雅》谓琉璃、珊瑚皆为珠是也。已上所说，皆出西北山中，而今《图》乃

云海底得之。盖珍贵之物，山、海或俱产焉，今医家亦以难得而稀用也。〔宗奭曰〕《书》云：雍州厥贡球、琳、琅玕。《西域记》云：天竺国正出此物。苏恭云：是琉璃之类。琉璃乃火成之物，琅玕非火成者，安得同类？〔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琅玕，石之似玉者。孔安国云：石之似珠者。《总龟》云：生南海石崖间，状如笋，质似玉。《玉册》云：生南海崖石内，自然感阴阳之气而成，似珠而赤。《列子》云：蓬莱之山，珠玕之树丛生。据诸说，则琅玕生于西北山中及海山崖间。其云生于海底网取者，是珊瑚，非琅玕也。在山为琅玕，在水为珊瑚，珊瑚亦有碧色者。今回回地方出一种青珠，与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者也。《山海经》云：开明山北有珠树。《淮南子》云：曾城九重，有珠树在其西。珠树即琅玕也。余见珊瑚下。



青琅玕

【气味】辛，平，无毒。〔之才曰〕杀锡毒，得水银良，畏鸡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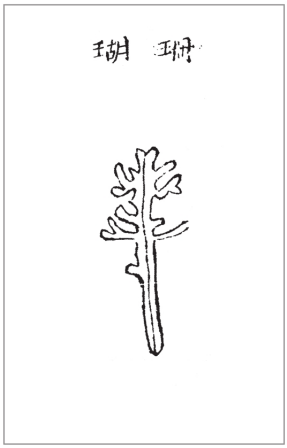
【主治】身痒，火疮痈疡，疥瘙死肌（《本经》）。白秃，浸淫在皮肤中，煮炼服之，起阴气，可化为丹（《别录》）。疗手足逆胪（弘景）。石

阑干：主石淋，破血，产后恶血，磨服，或煮服，亦火烧投酒中服（藏器）。

珊瑚《唐本草》

【释名】钵摆娑福罗（梵书）。

【集解】〔恭曰〕珊瑚生南海，又从波斯国及师子国来。〔颂曰〕今广州亦有，云生海底作枝柯状，明润如红玉，中多有孔，亦有无孔者，枝柯多者更难得，采无时。谨按《海中经》云：取珊瑚，先作铁网沉水底，珊瑚贯中而生，岁高三二尺，有枝无叶，因绞网出之，皆摧折在网中，故难得完好者。不知今之取者果尔否？汉积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云是南越王赵佗所献，夜有光景。晋石崇家有珊瑚高六七尺。今并不闻有此高大者。〔宗奭曰〕珊瑚有红油色者，细纵文可爱。有如铅丹色者，无纵文，为下品。入药用红油色者。波斯国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堕铁网水底取之。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岁而黄，三岁变赤，枝干交错，高三四尺。人没水以铁发其根，系网舶上，绞而出之，失时不取则腐蠹。〔时珍曰〕珊瑚生海底，五七株成林，谓之珊瑚林。居水中直而软，见风日则曲而硬，变红色者为上，汉赵佗谓之火树是也。亦有黑色者不佳，碧色者亦良。昔人谓碧者为青琅玕，俱可作珠。许慎《说文》云：珊瑚色赤，或生于海，或生于山。据此说，则生于海者为珊瑚，生于山者为琅玕，尤可征矣。互见琅玕下。



珊瑚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去目中翳，消宿血，为末吹鼻，止鼻衄（《唐本》）。明目镇心，止惊痫（大明）。点眼，去飞丝（时珍）。

【发明】〔珣曰〕珊瑚主治与金相似。〔宗奭曰〕今人用为点眼箸，治目翳。〔藏器曰〕珊瑚刺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为丸名金浆，以玉投之为玉髓，久服长生。

【附方】旧一。

小儿麸翳未坚，不可乱药。宜以珊瑚研如粉，日少少点之，三日愈（钱相公《箧中方》）。

马脑宋《嘉祐》

【释名】玛瑙（〖《蒙筌》〗）、文石（〖《山海

经》』）、**摩罗迦隶**（佛书）。〔藏器曰〕赤烂红色，似马之脑，故名，亦云马脑珠。胡人云是马口吐出者，谬言也。〔时珍曰〕按《增韵》云：玉属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因以名之。《拾遗记》云是鬼血所化，更谬。

【集解】〔藏器曰〕马脑生西国玉石间，亦美石之类，重宝也。来中国者，皆以为器。又出日本国。用砑木不热者为上，热者非真也。〔宗奭曰〕马脑非玉非石，自是一类。有红、白、黑三种，亦有文如缠丝者。西人以小者为玩好之物，大者碾为器。〔时珍曰〕马脑出西南诸国，云得自然灰即软，可刻也。曹昭《格古论》云：多出北地、南番、西番，非石非玉，坚而且脆，刀刮不动，其中有人物鸟兽形者最贵。顾文荐《负暄录》云：马脑品类甚多，出产有南北，大者如斗，其质坚硬，碾造费工。南马脑产大食等国，色正红无瑕，可作杯斝。西北者色青黑，宁夏、瓜、沙、羌地砂碛中得者尤奇。有柏枝马脑，花如柏枝。有夹胎马脑，正视莹白，侧视则若凝血，一物二色也。截子马脑，黑白相间。合子马脑，漆黑中有一白线间之。锦红马脑，其色如锦。缠丝马脑，红白如丝，此皆贵品。浆水马脑，有淡水花。酱斑马脑，有紫红花。蛐蟮马脑，粉红花，皆价低。又紫云马脑出和州，土马脑出山东沂州，亦有红色云头、缠丝、胡桃花者。又竹叶马脑，出淮右，花如竹叶，并可作桌面、屏风。金陵雨花台小马脑，只可充玩耳。试马脑法：以砑木不热者为真。

马脑

【气味】辛，寒，无毒。

【主治】辟恶，熨目赤烂（藏器）。主目生障翳，为末日点（时珍）。

宝石《纲目》

宝石

【集解】〔时珍曰〕宝石出西番、回鹘地方诸坑井内，云南、辽东亦有之。有红、绿、碧、紫数色：红者名刺子，碧者名靛子，翠者名马价珠，黄者名木难珠，紫者名蜡子。又有鸦鹘石、猫精石、石榴子、红扁豆等名色，皆其类也。《山海经》言骆山多玉，凄水出焉，西注于海，中多采石。采石，即宝石也。碧者，唐人谓之瑟瑟。红者，宋人谓之靺鞨。今通呼为宝石。以镶首饰器物，大者如指头，小者如豆粒，皆碾成珠状。张勃《吴录》云：越嶲、云南河中出碧珠，须祭而取之，有缥碧、绿碧。此即碧色宝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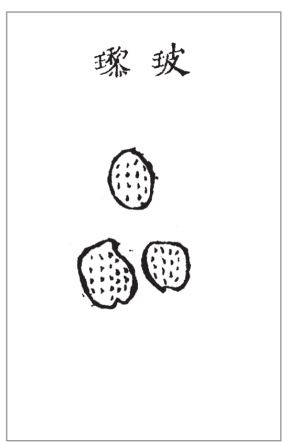
【主治】去翳明目，入点药用之。灰尘入

目，以珠拭拂即去（时珍）。

玻璃《拾遗》

【释名】颇黎（《纲目》）、水玉（《拾遗》）。〔时珍曰〕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与水精同名。

【集解】〔藏器曰〕玻璃，西国之宝也。玉石之类，生土中。或云千岁冰所化，亦未必然。〔时珍曰〕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莹澈与水精相似，碾开有雨点花者为真。外丹家亦用之。药烧者有气眼而轻。《玄中记》云：大秦国有五色颇黎，以红色为贵，《梁四公子记》云：扶南人来卖碧颇黎镜，广一尺半，重四十斤，内外皎洁，向明视之，不见其质。蔡絛云：御库有玻璃母，乃大食所贡，状如铁滓，煅之但作珂子状，青、红、黄、白数色。



玻璃

【气味】辛，寒，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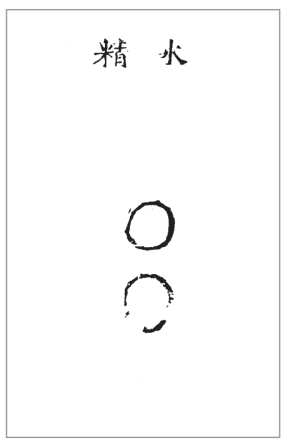
【主治】惊悸心热，能安心明目，去赤

眼，熨热肿（藏器）。摩翳障（大明）。

水精《拾遗》

【释名】水晶（《纲目》）、水玉（《纲目》）、石英（〖《广雅》〗）。〔时珍曰〕莹澈晶光，如水之精英，会意也。《山海经》谓之水玉，《广雅》谓之石英。

【集解】〔时珍曰〕水精亦颇黎之属，有黑、白二色。倭国多水精，第一。南水精白，北水精黑，信州、武昌水精浊。性坚而脆，刀刮不动，色澈如泉，清明而莹，置水中无瑕、不见珠者佳。古语云冰化，谬言也。药烧成者，有气眼，谓之硝子，一名海水精。《抱朴子》言：交广人作假水精碗，是此。



水精

【气味】辛，寒，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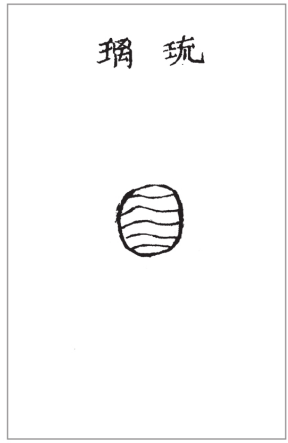
【主治】熨目，除热泪（藏器）。亦入点目药。穿串吞咽中，推引诸哽物（时珍）。

【附录】火珠〔时珍曰〕《说文》谓之火齐珠。《汉书》谓之玫瑰（音枚回）。《唐书》云：东南海中有罗刹国，出火齐珠，大者如鸡卵，状类水精，圆白，照数尺。日中以艾承之则得火，用灸艾炷不伤人。今占城国有之，名朝霞大火珠。又《续汉书》云：哀牢夷出火精、琉璃，则火齐乃火精之讹，正与水精对。硬石（音奕）。〔时珍曰〕出雁门。石次于玉，白色如冰，亦有赤者。《山海经》云：北山多硬石。《礼》云：士佩硬玫，是也。

琉璃《拾遗》

【释名】火齐（〖《异物志》〗）。〔时珍曰〕《汉书》作流离，言其流光陆离也。火齐，与火珠同名。

【集解】〔藏器曰〕《韵集》云：琉璃，火齐珠也。《南州异物志》云：琉璃本质是石，以自然灰治之可为器，石不得此则不可释。佛经所谓七宝者，金、银、琉璃、车渠、马脑、玻璃、真珠是也。〔时珍曰〕按《魏略》云：大秦国出琉璃，有赤、白、黄、黑、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此乃自然之物，泽润光采，逾于众玉。今俗所用，皆销冶石汁，以众药灌而为之，虚脆不贞。《格古论》云：石琉璃出高丽，刀刮不动，色白，厚半寸许，可点灯，明于牛角者。《异物志》云：南天竺诸国出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重沓可开，析之则薄如蝉翼，积之乃如纱縠，亦琉璃、云母之类也。按此石今人以作灯球，明莹而坚耐久。苏颂言亦可入药，未见用者。



琉璃

【主治】身热目赤，以水浸冷熨之（藏器）。

云母《本经·上品》

【释名】云华、云珠、云英、云液、云砂、磷石（《本经》）。〔时珍曰〕云母以五色立名，详见下文。按《荆南志》云：华容方台山出云母，土人候云所出之处，于下掘取，无不大获，有长五六尺可为屏风者，但掘时忌作声也。据此，则此石乃云之根，故得云母之名，而云母之根，则阳起石也。《抱朴子》有云：服云母十年，云气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

【集解】〔《别录》曰〕云母生太山山谷、齐山、庐山及琅琊北定山石间，二月采之。云华五色具，云英色多青，云珠色多赤，云液色多白，云砂色青黄，磷石色正白。〔弘景曰〕按《仙经》云母有八种：向日视之，色青白多黑者名云母，色黄白多青者名云英，色青黄多赤者名云珠，如冰露乍黄乍白者名云砂，黄白皛皛者名云液，皎然纯白明澈者名磷石，此六种并好服，各有时月。其黯黯纯黑，有

文斑斑如铁者名云胆，色杂黑而强肥者名地涿，此二种并不可服。炼之有法，宜精细；不尔，入腹大害人。今江东惟用庐山者为胜，青州者亦好，以沙土养之，岁月生长。〔颂曰〕今兖州云梦山及江州、淳州、杭越间亦有之，生土石间。作片成层可析，明滑光白者为上。其片有绝大而莹洁者，今人以饰灯笼，亦古扇屏之遗意也。江南生者多青黑，不堪入药。谨按：方书用云母，皆以白泽者为贵，惟中山卫叔卿单服法，用云母五色具者。葛洪《抱朴子》云：云母有五种，而人不能别，当举以向日看之，阴地不见杂色也。五色并具而多青者名云英，宜春服之；五色并具而多赤者名云珠，宜夏服之；五色并具而多白者名云液，宜秋服之；五色并具而多黑者名云母，宜冬服之；但有青黄二色者名云砂，宜季夏服之；晶晶纯白者名磷石，四时可服也。古方服五云甚多，然修炼节度，恐非文字可详，不可轻饵也。〔损之曰〕青、赤、黄、紫、白者并堪服，白色轻薄通透者为上，黑者不任用，令人淋沥发疮。

云母

【修治】〔敦曰〕凡使，黄黑者厚而顽；赤色者，经妇人手把者，并不中用。须要光莹如冰色者为上。每一斤，用小地胆草、紫背天葵、生甘草、地黄汁各一镒，干者细剉，湿者取汁了，于瓷埚中安置，下天池水三镒，着火煮七日夜，水火勿令失度，云母自然成碧玉浆在埚底，却以天池水猛投其中，搅之，浮如蜗涎者即去之。如此

三度淘净，取沉香一两捣作末，以天池水煎沉香汤三升以来，分为三度，再淘云母浆了，日晒任用。〔抱朴子曰〕服五云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为水，或以露于铁器中，以玄水熬之为水，或以消石合于筒中埋之为水，或以蜜溲为酪，或以秋露渍之百日，韦囊挺以为粉，或以无颠草、樗血合饵之。服至一年百病除，三年反老成童，五年役使鬼神。〔胡演曰〕炼粉法：八九月间取云母，以矾石拌匀，入瓦罐内封口，三伏时则自柔软，去矾，次日取百草头上露水渍之，百日，韦囊挺以为粉。〔时珍曰〕道书言盐汤煮云母可为粉。又云：云母一斤，盐一斗渍之，铜器中蒸一日，臼中捣成粉。又云：云母一斤，白盐一升，同捣细，入重布袋挼之，沃令盐味尽，悬高处风吹，自然成粉。

【气味】甘，平，无毒。〔权曰〕有小毒。恶徐长卿，忌羊血、粉。〔之才曰〕泽泻为之使，畏鲪甲及流水。〔弘景曰〕炼之用矾则柔烂，亦是相畏也。百草上露乃胜东流水，亦有用五月茅屋溜水者。〔独孤滔曰〕制汞，伏丹砂。

【主治】身皮死肌，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除邪气，安五脏，益子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本经》）。**下气坚肌，续绝补中，疗五劳七伤，虚损少气，止痢，久服悦泽不老，耐寒暑，志高神仙**（《别录》）。**主下痢肠澼，补肾冷**（甄权）。

【发明】〔保昇曰〕云母属金，故色白而主肺。〔宗奭曰〕古虽有服炼法，今人服者至少，谨之至也。惟合云母膏，治一切痈毒疮等，方见《和剂局方》。〔慎微曰〕《明皇杂录》云：开元中，名医纪朋，观人颜色谈笑，知病浅深，不待诊脉。帝召入掖庭，看一宫人，每日昃则笑歌啼号若狂疾，而足不能履地。朋视之曰：此必因食饱而大促力，顿仆于地而然。乃饮云母汤，熟寐而失所苦。问之，乃

言太华公主载诞，某当主讴，惧声不能清长，因吃□蹄羹，饱而歌大曲，唱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因坠下，久而方苏，遂病此也。又《经效方》云：青城山丈人观主康道丰，治百病云母粉方：用云母一斤，拆开揉入大瓶内筑实，上浇水银一两封固，以十斤顶火煅赤取出，却拌香葱、紫连翘草二件，合捣如泥，后以夹绢袋盛，于大水盆内摇取粉，余滓未尽，再添草药重捣取粉。以木盘一面，于灰上印一浅坑，铺纸倾粉在内，候干焙之，以面糊丸梧子大。遇有病者，服之无不效。知成都府辛谏议，曾患大风，众医不愈，道丰进此，服之神验。〔抱朴子曰〕他物埋之即朽，着火即焦；而五云入猛火中经时不焦，埋之不腐。故服之者长生，入水不濡，入火不烧，践棘不伤。〔时珍曰〕昔人言云母壅尸，亡人不朽。盗发冯贵人冢，形貌如生，因共奸之；发晋幽公冢，百尸纵横及衣服皆如生人，中并有云母壅之故也。

【附方】旧七，新七。

服食云母上白云母二十斤薄擘，以露水八斗作汤，分半淘洗二次。又取二斗作汤，纳芒消十斤，木器中渍二十日，取出绢袋盛，悬屋上，勿见风日，令燥。以鹿皮为囊揉之，从旦至午，筛滓复揉，得好粉五斗，余者弃之。以粉一斗纳崖蜜二斤，搅糊，入竹筒中，薄削封口漆固，埋北垣南崖下，入地六尺，覆土。春夏四十日、秋冬三十日出之，当成水。若洞洞不消，更埋三十日。此水能治万病及劳气风疹。每以温水一合和服之，日三服。十日小便当变黄，二十日腹中寒澼消，三十日龋齿更生，四十日不畏风寒，五十日诸病皆愈，颜色日少，长生神仙（《千金方》）。

痰饮头痛往来寒热。云母粉二两炼过，恒山一两，为末。每服方寸匕，汤服取吐。忌生葱、生菜（《深师方》）。

牝疟多寒云母烧二日夜、龙骨、蜀漆烧去腥，等分为散。未发前，浆水服半钱（仲景《金匮方》）。

小儿下痢赤白及水痢。云母粉半两，煮白粥调食之（《食医

心镜》）。

赤白久痢积年不愈。饮调云母粉方寸匕服。二服立见神效（《千金方》）。

妇人带下水和云母粉方寸匕服，立见神效（《千金方》）。

小便淋疾温水和云母粉服三钱（《千金方》）。

妇人难产经日不生。云母粉半两，温酒调服，入口即产，不顺者即顺，万不失一。陆氏云：此是何德扬方也，已救三、五十人（《积德堂方》）。

粉滓面□云母粉、杏仁等分为末，黄牛乳拌，略蒸，夜涂旦洗（《圣济录》）。

风疹遍身百计不愈。煅云母粉，清水调服二钱良（《千金方》）。

一切恶疮云母粉傅之（《千金方》）。

火疮败坏云母粉和生羊髓涂之（《圣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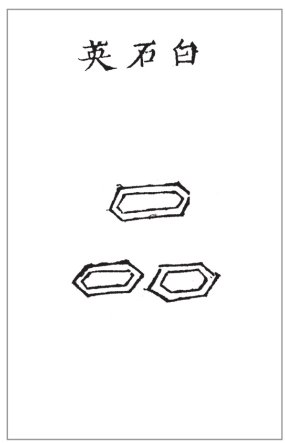
金疮出血云母粉傅之绝妙（《事林广记》）。

风热汗出水和云母粉服三钱，不过再服立愈（《千金翼》）。

白石英《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徐锴云：英，亦作瑛，玉光也。今五种石英，皆石之似玉而有光莹者。

【集解】〔《别录》曰〕白石英生华阴山谷及太山，大如指，长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长五六寸者弥佳。其黄端白棱，名黄石英；赤端白棱，名赤石英；青端赤棱，名青石英，黑泽有光，名黑石英。二月采，亦无时。〔弘景曰〕今医家用新安所出，极细长白澈者，寿阳八公山多大者，不正用之。《仙经》大小并有用，惟须精白无瑕杂者。如此说，则大者为佳。其四色英，今不复用。〔恭曰〕白石英所在皆有，今泽州、虢州、洛州山中俱出。虢州者大，径三四寸，长五六寸。今通以泽州者为胜。〔宗奭曰〕白石英状如紫石英，但差大而六棱，白色若水精。〔时珍曰〕泽州有英鸡，食石英，性最补。见《禽部》。



白石英

【气味】甘，微温，无毒。〔《别录》曰〕辛。〔普曰〕神农：甘，岐伯、黄帝、雷公、扁鹊：无毒。〔之才曰〕恶马目毒公。

【主治】消渴，阴痿不足，咳逆，胸膈间久寒，益气，除风湿痹，久服轻身长年（《本经》）。疗肺痿，下气，利小便，补五脏，通日

月光，耐寒热（《别录》）。治肺痈吐脓，咳逆上气，疸黄（甄权）。实大肠（好古）。

五色石英

〔主治〕心腹邪气，女人心腹痛，镇心，胃中冷气，益毛发，悦颜色，治惊悸，安魂定魄，壮阳道，下乳。随脏而治：青治肝，赤治心，黄治脾，白治肺，黑治肾（大明）。

【发明】〔藏器曰〕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时珍曰〕白石英，手太阴、阳明气分药也，治痿痹肺痈枯燥之病。但系石类止可暂用，不宜久服。〔颂曰〕古人服食，惟白石英为重。紫石英但入五石饮。其黄、赤、青、黑四种，《本草》虽有名，而方家都不见用者。《乳石论》以钟乳为乳，以白石英为石，是六英之贵，惟白石也。又曰：乳者阳中之阴，石者阴中之阳。故阳生十一月后甲子服乳，阴生五月后甲子服石。然而相反畏恶，动则为害不浅。故乳石之发，方治虽多，而罕有济者，诚不可轻饵也。〔宗奭曰〕紫、白二石英，攻疾可暂煮汁用，未闻久服之益。张仲景只令□咀，不为细末，岂无意焉？若久服，宜详审之。

【附方】旧二，新七。

服石英法白石英一斤，打成豆大，于砂盆中和粗砂，着水挼二三千下，洗净又挼，仍安柳箕中，入蒿叶少许，同水熟挼至光净，即以绵袋盛，悬门上。每日未梳前，以水或酒吞七粒，用饭二匙压下小腹。一切秽恶、白酒、牛肉，石家所忌者，皆不忌。久则新石推出陈石，石常在小腹内温暖，则气息调和，经脉通达，腰肾坚强，百病自除。石若得力，一斤即止；若不得力，十斤亦须服。此物光滑，既无浮碎着人肠胃作疮，又无石气发作诸病也。〇又法：泽州白石英，

光净无点翳者，打小豆大，去细者，水淘净，袋盛，悬铛内，清水五大升，煮汁一升，澄清，平早服。以汁煮粥更佳。服后饮酒三二杯，可行百步。一袋可煮二十度。如无力，以布裹埋南墙下三尺土内，百日又堪用也。〇石煮猪肉法：白石英一两，袋盛，水三斗，煮四升，猪肉一斤，同葱、椒、盐、豉煮，以汁作羹食。〇石蒸羊肉法：白石英三两，打作小块，精羊肉一斤包之，荷叶裹之，于一石米饭中蒸熟，取出去石，切肉和葱、椒作小馄饨，煮熟。每旦空腹冷浆水吞一百个，后以冷饭压之。百无所忌，永不发动。〇石煮牛乳法：白石英五两，捣碎密绢盛，以牛乳三升，酒三升，同煎至四升，去石，以瓶收之。每食前暖服三合。治虚损劳瘦，皮燥阴痿，脚弱烦疼。〇石饲牸牛法：白石英三斤，捣筛。取十岁以上生犊牸牛一只，每日和豆与食，经七日，即可收乳。每旦热服一升，余者作粥食。百无所忌。润养脏腑，悦泽肌肉，令人体健。〇凡服石并忌芥菜、蔓菁、芜荑、葵菜、荠苨，宜食冬瓜、龙葵，压石气（孙真人《千金翼》）。

风虚冷痹诸阳不足及肾虚耳聋，益精保神。白石英三两，坩锅内火煅酒淬三次，入瓶中密封，勿泄气。每早温服一钟，以少饭压之。〇一法：磁石火煅醋淬五次、白石英各五两，绢袋盛，浸一升酒中五六日，温服。将尽，更添酒（《千金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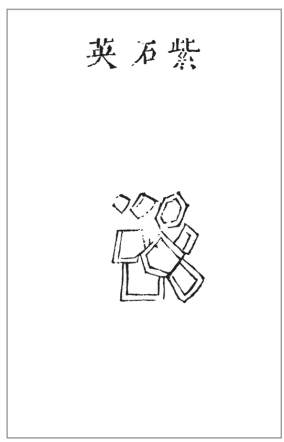
惊悸善忘心脏不安，上膈风热，化痰安神。白石英一两，朱砂一两，为散。每服半钱，食后煎金银汤下（《简要济众方》）。

石水腹坚胀满。用白石英十两，捶豆大，瓷瓶盛好酒二斗浸之，以泥重封，将马粪及糠火烧之，常令小沸，从卯至午住火。次日暖一中盏饮之，日三度。酒尽可再烧一度（《圣惠方》）。

紫石英《本经·上品》

【集解】〔《别录》曰〕紫石英生太山山谷，采无时。〔普曰〕生太山或会稽，欲令如削，紫色达头如樗蒲者。〔弘景曰〕今第一用太山，石色重澈，下有根。次出雹零山，亦好。又有南城石，无

根。又有青绵石，色亦重黑明澈。又有林邑石，腹里必有一物如眼。吴兴石，四面才有紫色，无光泽。会稽诸暨石，形色如石榴子。先时并杂用，今惟采太山最胜。《仙经》不正用，而俗方重之。〔禹锡曰〕按《岭表录》云：泷州山中多紫石英，其色淡紫，其质莹澈，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如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之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宗奭曰〕紫石英明澈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匀。〔时珍曰〕按《太平御览》云：自大岘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瑰玮。平氏阳山县所出，色深特好。乌程县北垄山所出，甚光明，但小黑，东莞县爆山所出，旧以贡献。江夏矾山亦出之。永嘉固陶村小山所出，芒角甚好，但色小薄尔。



紫石英

【修治】〔时珍曰〕凡入丸散，用火煅醋淬七次，研末水飞过，晒干入药。

【气味】甘，温，无毒。〔《别录》曰〕辛。〔普曰〕神农、扁鹊：味甘，平。李当之：大寒。雷公：大温。岐伯：甘，无毒。〔之才曰〕长石为之使。畏扁青、附子。恶鲍甲、黄连、麦句姜。得茯苓、人参，疗心中结气。得天雄、菖蒲，疗霍乱。〔时珍曰〕服食紫石英，乍寒乍热者，饮酒良。

【主治】心腹咳逆邪气，补不足，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久服温中，轻身延年（《本经》）。疗上气心腹痛，寒热邪气结气，补心气不足，定惊悸，安魂魄。填下焦，止消渴，除胃中久寒。散痈肿，令人悦泽（《别录》）。养肺气，治惊痫，蚀脓（甄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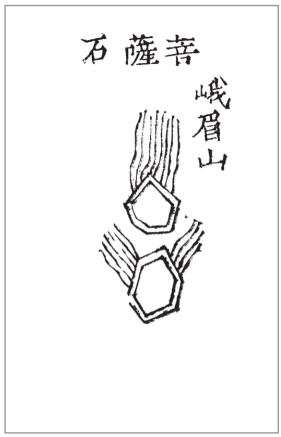
【发明】〔好古曰〕紫石英，入手少阴、足厥阴经。〔权曰〕虚而惊悸不安者，宜加用之。女子服之有子。〔颂曰〕《乳石论》无单服紫石者。惟五石散中用之。张文仲《备急方》有镇心单服紫石煮水法。胡洽及《千金方》则多杂诸药同用。今方治妇人及心病，时有使者。〔时珍曰〕紫石英，手少阴、足厥阴血分药也。上能镇心，重以去怯也。下能益肝，湿以去枯也。心生血，肝藏血，其性暖而补，故心神不安、肝血不足及女子血海虚寒不孕者宜之。《别录》言其补心气，甄权言其养肺者，殊昧气阳血阴营卫之别。惟《本经》所言诸证，甚得此理。

【附方】旧二，新一。

虚劳惊悸补虚止惊，令人能食。紫石英五两，打如豆大，水淘一遍，以水一斗，煮取二升，细细服，或煮粥食，水尽可再煎之（张文仲方）。

风热瘈疭风引汤：治风热瘈疭，及惊痫瘈疭。紫石英、赤石脂、白石脂、寒水石、石膏、干姜、大黄、龙齿、桂枝、牡蛎、甘草、滑石等分。□咀。水一升，煎去三分，食后温呷，无不效者（仲景《金匮方》）。

痈肿毒气紫石英火烧醋淬，为末。生姜、米醋煎傅之，摩亦得（《日华本草》）。



菩萨石

菩萨石《日华》

【释名】放光石、阴精石（《纲目》）。义见下。

【集解】〔宗奭曰〕嘉州峨眉山出菩萨石，色莹白明澈，若太山狼牙石、上饶水精之类，日中照之有五色，如佛顶圆光，因以名之。〔时珍曰〕出峨眉、五台、匡庐岩窦间。其质六棱，或大如枣栗，其色莹洁，映日则光采微芒，有小如樱珠，则五色粲然可喜，亦石英之类也。丹炉家煅制，作五金三黄匮。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解药毒蛊毒，及金石药发动作痈疽渴疾，消扑损瘀血，止热狂惊痫，通月经，解风肿，除淋，并水磨服。蛇虫蜂蝎狼犬毒箭等伤，并末傅之（大明）。明目去翳（时珍）。

第九卷　石部

目录

金石之三石类上三十二种

丹砂《本经》

水银《本经》

水银粉《嘉祐》（即轻粉）

粉霜《纲目》

银朱《纲目》

灵砂《证类》

雄黄《本经》

雌黄《本经》

石膏《本经》（即寒水石）　玉火石、龙石膏附

理石《本经》　白肌石附

长石《本经》

方解石《别录》

滑石《本经》

不灰木《开宝》　松石附

五色石脂《本经》

桃花石《唐本草》

炉甘石《纲目》

井泉石《嘉祐》

无名异《开宝》

蜜栗子《纲目》

石钟乳《本经》

孔公孽《本经》

殷孽《本经》　石床、石花、石骨附

土殷孽《别录》

石脑《别录》

石髓《拾遗》

石脑油《嘉祐》　地溲附

石炭《纲目》　然石附

石灰《本经》

石面《纲目》

浮石《日华》　晕石附

石芝《纲目》

右附方旧六十九，新三百一十七。

金石之三石类上三十二种

丹砂《本经·上品》

【释名】朱砂（弘景）。〔时珍曰〕丹乃石名，其字从井中一点，象丹在井中之形，义出许慎《说文》。后人以丹为朱色之名，故呼朱砂。

丹砂

【集解】〔《别录》曰〕丹砂生符陵山谷，采无时。光色如云母可拆者，良。作末名真朱。〔弘景曰〕即今朱砂也。俗医别取武都仇池雄黄夹雌黄者，名为丹砂用之，谬矣。符陵是涪州接巴郡南，今无复采者。乃出武陵、西川诸蛮夷中，皆通属巴地，故谓之巴砂。《仙经》亦用越砂，即出广州临漳者。此二处并好，惟须光明莹澈为佳。如云母片者，谓之云母砂。如樗蒲子、紫石英形者，谓之马齿砂，亦好。如大小豆及大块圆滑者，谓之豆砂。细末碎者，谓之末

砂。此二种粗，不入药用，但可画用尔。采砂皆凿坎入数丈许。虽同出一郡县，亦有好恶。地有水井，胜火井也。仙方炼饵，最为长生之宝。〔恭曰〕丹砂大略二种，有土砂、石砂。其土砂，复有块砂、末砂，体并重而色黄黑，不任画。用疗疮疥亦好，但不入心腹之药。然可烧之，出水银乃多也。其石砂有十数品：最上者为光明砂，云一颗别生一石龛内，大者如鸡卵，小者如枣栗，形似芙蓉，破之如云母，光明照彻，在龛中石台上生，得此者带之辟恶，为上。其次或出石中，或出水内，形块大者如拇指，小者如杏仁，光明无杂，名马牙砂，一名无重砂，入药及画俱善，俗间亦少有之。其磨筌新井、别井、水井、火井、芙蓉、石末、石堆、豆末等砂，形类颇相似。入药及画，当择去其杂土石，便可用矣。别有越砂，大者如拳，小者如鸡鸭卵，形虽大，其杂土石，不如细而明净者。《经》言末之名真朱者，谬矣，岂有一物以全末殊名乎？〔敦曰〕砂凡百等，不可一一论。有妙硫砂，如拳许大，或重一镒，有十四面，面如镜，若遇阴沉天雨，即镜面上有红浆汁出。有梅柏砂，如梅子许大，夜有光生，照见一室。有白庭砂，如帝珠子许大，面上有小星现。有神座砂、金座砂、玉座砂，不经丹灶，服之而自延寿命。次有白金砂、澄水砂、阴成砂、辰锦砂、芙蓉砂、镜面砂、箭镞砂、曹末砂、土砂、金星砂、平面砂、神末砂等，不可一一细述也。〔颂曰〕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砂为最。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谓之朱砂床。砂生石上，其大块者如鸡子，小者如石榴子，状若芙蓉头、箭镞，连床者紫黯若铁色，而光明莹澈，碎之崭岩作墙壁，又似云母片可拆者，真辰砂也，无石者弥佳。过此皆淘土石中得之，非生于石床者。宜砂绝有大块者，碎之亦作墙壁，但罕有类物状，而色亦深赤，为用不及辰砂，盖出土石间，非白石床所生也。然近宜州邻地春州、融州皆有砂，故其水尽赤。每烟雾郁蒸之气，亦赤黄色，土人谓之朱砂气，尤能作瘴疠为人患也。阶砂又次之，都不堪入药，惟可画色尔。凡砂之绝好者，为光明砂，其次谓之颗块，其次谓之鹿簌，其下谓之末砂。惟光明砂入药，余并不用。〔宗奭曰〕丹砂，今人谓之朱砂。辰州砂多出蛮峒锦州界猞獠峒老鸦井。其井深广数十丈，先聚薪于井焚之。其青石壁迸裂处，即有小龛。龛中自有白石床，其石如玉。床上乃生砂，小者如箭镞，大者如芙蓉，光明可

鉴，研之鲜红，砂洎床大者重七八两至十两。晃州所出形如箭镞带石者，得自土中，非此比也。〔承曰〕金州、商州亦出一种砂，色微黄，作土气。陕西、河东、河北、汴东、汴西并以入药，长安、蜀州研以代银朱作漆器。又信州近年出一种砂，极有大者，光芒墙壁，略类宜州所产。然有砒气，破之多作生砒色。若入药用，见火恐杀人。今浙中市肆往往货之，不可不审。〔时珍曰〕丹砂以辰、锦者为最。麻阳即古锦州地。佳者为箭镞砂，结不实者为肺砂，细者为末砂。色紫不染纸者为旧坑砂，为上品；色鲜染纸者为新坑砂，次之。苏颂、陈承所谓阶州、金、商州砂者，乃陶弘景所谓武都雄黄，非丹砂也。范成大《桂海志》云：《本草》以辰砂为上，宜砂次之。然宜州出砂处，与湖北大牙山相连。北为辰砂，南为宜砂，地脉不殊，无甚分别，老者亦出白石床上。苏颂乃云：宜砂出土石间，非石床所生，是未识此也。别有一种色红质嫩者，名土坑砂，乃土石间者，不甚耐火。邕州亦有砂，大者数十、百两，作块黑暗，少墙壁，不堪入药，惟以烧取水银。颂云融州亦有，今融州无砂，乃邕州之讹也。臞仙《庚辛玉册》云：丹砂石以五溪山峒中产者，得正南之气为上。麻阳诸山与五溪相接者，次之。云南、波斯、西胡砂，并光洁可用。柳州一种砂，全似辰砂，惟块圆如皂角子，不入药用。商州、黔州土丹砂，宣、信州砂，皆内含毒气及金银铜铅气，不可服。张果《丹砂要诀》云：丹砂者，万灵之主，居之南方。或赤龙以建号，或朱鸟以为名。上品生于辰、锦州石穴，中品生于交、桂，下品生于衡、邵。名有数种，清浊体异，真伪不同。辰、锦上品砂，生白石床之上，十二枚为一座，色如未开莲花，光明耀日。亦有九枚为一座。七枚、五枚者次之。每座中有大者为主，四围小者为臣朝护，四面杂砂一二斗抱之。中有芙蓉头成颗者，亦入上品。又有如马牙光明者，为上品；白光若云母，为中品。又有紫灵砂，圆长似笋而红紫，为上品；石片棱角生青光，为下品。交、桂所出，但是座上及打石得，形似芙蓉头面光明者，亦入上品；颗粒而通明者，为中品；片段不明澈者，为下品。衡、邵所出，虽是紫砂，得之砂石中者，亦下品也。有溪砂，生溪州砂石之中；土砂，生土穴之中，土石相杂，故不入上品，不可服饵。唐李德裕《黄冶论》云：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宝，在石室之间，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红芭未拆。细者环拱，大者处中，有

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采之者，寻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铸也。〔土宿真君曰〕丹砂受青阳之气，始生矿石，二百年成丹砂而青女孕，又二百年而成铅，又二百年成银，又二百年复得太和之气，化而为金，故诸金皆不若丹砂金为上也。

【修治】〔敦曰〕凡修事朱砂，静室焚香斋沐后，取砂以香水浴过，拭干，碎捣之，钵中更研三伏时。取一瓷锅子，每朱砂五两，用甘草二两，紫背天葵一镒，五方草一镒，着砂上下，以东流水煮三伏时，勿令水火阙。去药，以东流水淘净干晒，又研如粉。用小瓷瓶入青芝草、山须草半两盖之，下十斤火煅，从巳至子方歇，候冷取出，细研用。如要服，则以熬蜜丸细麻子大，空腹服一丸。〔时珍曰〕今法惟取好砂研末，以流水飞三次用。其末砂多杂石末、铁屑，不堪入药。又法：以绢袋盛砂，用荞麦灰淋汁，煮三伏时取出，流水浸洗过，研粉飞晒用。又丹砂以石胆、消石和埋土中，可化为水。

【气味】甘，微寒，无毒。〔普曰〕神农：甘；岐伯：苦，有毒。扁鹊：苦。李当之：大寒。〔权曰〕有大毒。〔大明曰〕凉，微毒。〔之才曰〕恶慈石，畏碱水，忌一切血。〔时珍曰〕丹砂，《别录》云无毒，岐伯、甄权言有毒，似相矛盾。按何孟春《余冬录》云：丹砂性寒而无毒，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物性逐火而变。此说是也。丹砂之畏慈石、碱水者，水克火也。〔敦曰〕铁遇神砂，如泥似粉。〔土宿真君曰〕丹砂用阴地厥、地骨皮、车前草、马鞭草、皂荚、石韦、决明、瞿麦、南星、白附子、乌头、三角酸、藕荷、桑椹、地榆、紫河车、地丁，皆可伏制。而金公以砂为子，有相生之道，可变化。

【主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本经》）**。通血脉，止烦满消渴，益精神，悦泽人面，除中恶腹痛，毒气疥**

瘘诸疮。轻身神仙（《别录》）。镇心，主尸疰抽风（甄权）。润心肺，治疮痂瘜肉，并涂之（大明）。治惊痫，解胎毒痘毒，驱邪疟，能发汗（时珍）。

【发明】〔保昇曰〕朱砂法火色赤而主心。〔杲曰〕丹砂纯阴，纳浮溜之火而安神明，凡心热者非此不能除。〔好古曰〕乃心经血分主药，主命门有余。〔青霞子曰〕丹砂外包八石，内含金精，禀气于甲，受气于丙，出胎见壬，结块成庚，增光归戊，阴阳升降，各本其原，自然不死。若以气衰血败，体竭骨枯，八石之功，稍能添益。若欲长生久视，保命安神，须饵丹砂。且八石见火，悉成灰烬；丹砂伏火，化为黄银。能重能轻，能神能灵，能黑能白，能暗能明。一斛人擎，力难升举；万斤遇火，轻速上腾。鬼神寻求，莫知所在。〔时珍曰〕丹砂生于炎方，禀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丹色而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是以同远志、龙骨之类，则养心气；同当归、丹参之类，则养心血；同枸杞、地黄之类，则养肾；同厚朴、川椒之类，则养脾；同南星、川乌之类，则祛风。可以明目，可以安胎，可以解毒，可以发汗，随佐使而见功，无所往而不可。夏子益《奇疾方》云：凡人自觉本形作两人，并行并卧，不辨真假者，离魂病也。用辰砂、人参、茯苓，浓煎日饮，真者气爽，假者化也。《类编》云：钱丕少卿夜多恶梦，通宵不寐，自虑非吉。遇邓州推官胡用之曰：昔常如此，有道士教戴辰砂如箭镞者，涉旬即验，四五年不复有梦。因解髻中一绛囊遗之。即夕无梦，神魂安静。道书谓丹砂辟恶安魂，观此二事可征矣。〇〔抱朴子曰〕临沅县廖氏家，世世寿考。后徙去，子孙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复多寿考。疑其井水赤，乃掘之，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也。饮此水而得寿，况炼服者乎？〔颂曰〕郑康成注《周礼》，以丹砂、石胆、雄黄、礜石、慈石为五毒。古人惟以攻疮疡，而《本经》以丹砂为无毒，故多炼治服食，鲜有不为药患者，岂五毒之说胜乎？当以为戒。〔宗奭曰〕朱砂镇养心神，但宜生使。若炼服，少有不作疾者。一医疾，服伏火者数粒，一旦大热，数夕而毙。沈存中云：表

兄李善胜炼朱砂为丹，岁余，沐浴再入鼎，误遗一块。其徒丸服之，遂发懵冒，一夕而毙。夫生朱砂，初生小儿便可服；因火力所变，遂能杀人，不可不谨。〔陈文中曰〕小儿初生，便服朱砂、轻粉、白蜜、黄连水，欲下胎毒。此皆伤脾败阳之药，轻粉下痰损心，朱砂下涎损神，儿实者服之软弱，弱者服之易伤，变生诸病也。〔时珍曰〕叶石林《避暑录》载：林彦振、谢任伯皆服伏火丹砂，俱病脑疽死。张杲《医说》载：张悫服食丹砂，病中消数年，发鬓疽而死。皆可为服丹之戒。而周密《野语》载：临川周推官平生孱弱，多服丹砂、乌、附药，晚年发背疽。医悉归罪丹石，服解毒药不效。疡医老祝诊脉曰：此乃极阴证，正当多服伏火丹砂及三建汤。乃用小剂试之，复作大剂，三日后用膏敷贴，半月而疮平，凡服三建汤一百五十服。此又与前诸说异。盖人之脏腑禀受万殊，在智者辨其阴阳脉证，不以先入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此。

【附方】旧八，新二十六。

服食丹砂三皇真人炼丹方：丹砂一斤，研末重筛，以醇酒沃之如泥状。盛以铜盘，置高阁上，勿令妇女见。燥则复以酒沃，令如泥，阴雨疾风则藏之。尽酒三斗，乃曝之，三百日当紫色。斋戒沐浴七日，静室饭丸麻子大，常以平旦向日吞三丸。一月三虫出，半年诸病瘥，一年须发黑，三年神人至（《太上玄变经》）。

小神丹方真丹末三斤，白蜜六斤。搅合日曝，至可丸，丸麻子大。每旦服十丸。一年白发反黑，齿落更生，身体润泽，老翁成少（《抱朴子内篇》）。

明目轻身去三尸，除疮癞。美酒五升，浸朱砂五两，五宿，日干研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二十丸，白汤下，久服见效（《卫生易简方》）。

神注丹方白茯苓四两，糯米酒煮，软竹刀切片，阴干为末，入朱砂末二钱。以乳香水打糊丸梧子大，朱砂末二钱为衣。阳日二丸，阴日一丸。要秘精，新汲水下；要逆气过精，温酒下。并空心

（王好古《医垒元戎》）。

乌髭变白小雌鸡二只，只与乌油麻一件同水饲之。放卵时，收取。先放者打窍，以朱砂末填入糊定，同众卵抱出鸡取出，其药自然结实，研粉，蒸饼和丸绿豆大。每酒下五七丸。不惟变白，亦且愈疾（张潞方）。

小儿初生六日，解胎毒，温肠胃，壮气血。朱砂豆大，细研，蜜一枣大，调与吮之，一日令尽（姚和众《至宝方》）。

预解痘毒初发时或未出时。以朱砂末半钱，蜜水调服。多者可少，少者可无，重者可轻也（丹溪方）。

初生儿惊月内惊风欲死。朱砂磨新汲水涂五心，最验（《斗门方》）。

小儿惊热夜卧多啼。朱砂半两，牛黄一分，为末。每服一字，犀角磨水调下（《普济方》）。

急惊搐搦丹砂半两，天南星一个，一两重者，炮裂酒浸，大蝎三个，为末。每服一字，薄荷汤下（《圣济录》）。

惊忤不语打扑惊忤，血入心窍，不能言语。朱砂为末，以雄猪心血和丸麻子大。每枣汤下七丸（《直指方》）。

客忤卒死真丹方寸匕，蜜三合，和灌之（《肘后方》）。

癫痫狂乱归神丹：治一切惊忧，思虑多忘，及一切心气不足，癫痫狂乱。猪猪心二个，切，入大朱砂二两、灯心三两在内，麻扎，石器煮一伏时，取砂为末，以茯神末二两，酒打薄糊丸梧子大。每服九丸至十五丸、至二十五丸，麦门冬汤下。甚者，乳香、人参汤下（《百一选方》）。

产后癫狂败血及邪气入心，如见祟物，癫狂。用大辰砂一二

钱，研细飞过，用饮儿乳汁三四茶匙调湿，以紫项地龙一条入药滚三滚，刮净，去地龙不用，入无灰酒一盏，分作三四次服（何氏方）。

心虚遗精猪心一个，批片相连，以飞过朱砂末掺入，线缚，白水煮熟食之（唐瑶《经验方》）。

离魂异病方见发明。

夜多恶梦方见发明。

男妇心痛朱砂、明矾枯等分，为末。沸汤调服（《摘玄方》）。

心腹宿癥及卒得癥。朱砂研细，搜饭，以雄鸡一只，饿二日，以饭饲之，收粪曝燥为末。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服尽更作，愈乃止（《外台秘要》）。

霍乱转筋身冷，心下微温者。朱砂研二两，蜡三两。和丸着火笼中熏之，周围厚覆，勿令烟泄。兼床下着火，令腹微暖，良久当汗出而苏（《外台秘要》）。

辟瘴正阳丹砂三两，水飞。每服半钱，温蜜汤下（《圣济录》）。

伤寒发汗《外台秘要》：治伤寒时气温疫，头痛壮热脉盛，始得一二日者。取真丹一两，水一斗，煮一升，顿服，覆被取汗。忌生血物。〇《肘后》：用真丹末，酒调，遍身涂之，向火坐，得汗愈。

辟禳温疫上品朱砂一两，细研，蜜和丸麻子大。常以太岁日平旦，一家大小勿食诸物，向东各吞三七丸，勿令近齿，永无温疫（《外台》）。

诸般吐血朱砂、蛤粉等分，为末。酒服二钱。〇又方：丹砂

半两，金箔四片，蚯蚓三条。同研，丸小豆大。每冷酒下二丸（《圣济录》）。

妊妇胎动朱砂末一钱，和鸡子白三枚，搅匀顿服。胎死即出，未死即安（《普济方》）。

子死腹中不出。朱砂一两，水煮数沸，为末。酒服立出（《十全博救方》）。

目生障翳生辰砂一块，日日擦之，自退。王居云病此，用之如故（《普济方》）。

目膜瘜肉丹砂一两，五月五日研匀，铜器中以水浆一盏，腊水一盏，浸七日，暴干，铜刀刮下，再研瓶收。每点少许眦上（《圣济录》）。

目生弩肉及珠管。真丹、贝母等分，为末。点注，日三四度（《肘后方》）。

面上皯黯鸡子一枚去黄，朱砂末一两。入鸡子内封固，入白伏雌下，抱至雏出，取涂面即去。不过五度，面白如玉。此乃陈朝张贵妃常用方，出《西王母枕中方》（《外台秘要》）。

沙蜂叮螫朱砂末，水涂之（《摘玄方》）。

木蛭疮毒南方多雨，有物曰木蛭，大类鼻涕，生于古木之上，闻人气则闪闪而动。人过其下，堕人体间，即立成疮，久则遍体。惟以朱砂、麝香涂之，即愈（张杲《医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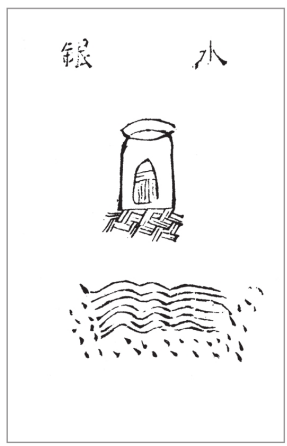
产后舌出不收。丹砂傅之，暗掷盆盎作堕地声惊之，即自收（《集简》）。

水银《本经·中品》

【释名】汞（《别录》）、澒（汞同。〖《说文》〗）、灵液（《纲目》）、姹女（《药性》）。〔时珍曰〕其状如水似银，故名水银。澒者，流动貌。方术家以水银和牛、羊、豕三脂杵成膏，以通草为炷，照于有金宝处，即知金银铜铁铅玉龟蛇妖怪，故谓之灵液。〔颂曰〕《广雅》：水银谓之澒。丹灶家名汞，其字亦通用尔。

【集解】〔《别录》曰〕水银生符陵平土，出于丹砂。〔弘景曰〕今水银有生熟。此云生符陵平土者，是出朱砂腹中，亦有别出沙地者，青白色，最胜。出于丹砂者，是今烧粗末朱砂所得，色小白浊，不及生者。甚能消化金银，使成泥，人以镀物是也。烧时飞着釜上灰，名汞粉，俗呼为水银灰，最能去虱。〔恭曰〕水银出于朱砂，皆因热气，未闻朱砂腹中自出之者。火烧飞取，人皆解法。南人蒸取之，得水银虽少，而朱砂不损，但色少变黑尔。〔颂曰〕今出秦州、商州、道州、邵武军，而秦州乃来自西羌界。《经》云出于丹砂者，乃是山石中采粗次朱砂，作炉置砂于中，下承以水，上覆以盆，器外加火煅养，则烟飞于上，水银溜于下，其色小白浊。陶氏言别出沙地者青白色，今不闻有此。西羌人亦云如此烧取，但其山中所生极多，至于一山自拆裂，人采得砂石，皆大块如升斗，碎之乃可烧煅，故西来水银极多于南方者。又取草汞法：用细叶马齿苋干之，十斤得水银八两或十两。先以槐木槌之，向日东作架晒之，三二日即干。如经年久，烧存性，盛入瓦瓮内，封口，埋土坑中四十九日，取出自成矣。〔时珍曰〕汞出于砂为真汞。雷敦言有草汞。陶弘景言有沙地汞。《淮南子》言弱土之气生白礜石，礜石生白澒。苏颂言陶说者不闻有之。按陈霆《墨谈》云：拂林国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近海十里许掘坑井数十，乃使健夫骏马，皆贴金箔，行近海边。日照金光晃耀，则水银滚沸如潮而来，其势若粘裹。其人即回马疾驰，水银随赶。若行缓，则人马俱扑灭也。人马行速，则水银势远力微，遇坑堑而溜积于中。然后取之，用香草同煎，则成花银，此与中国所产不同。按此说似与陶氏沙地所出相合；又与陈藏器言人服水银病拘挛，但炙金物熨之，则水银必出蚀金之说相符。盖

外番多丹砂，其液自流为水银，不独炼砂取出，信矣。胡演《丹药秘诀》云：取砂汞法：用瓷瓶盛朱砂，不拘多少，以纸封口，香汤煮一伏时，取入水火鼎内，炭塞口，铁盘盖定。凿地一孔，放碗一个盛水，连盘覆鼎于碗上，盐泥固缝，周围加火煅之，待冷取出，汞自流入碗矣。邕州溪峒烧取极易，以百两为一铫，铫之制似猪脬，外糊厚纸数重，贮之即不走漏。若撒失在地，但以川椒末或茶末收之，或以真金及输石引之即上。〔嘉谟曰〕取去汞之砂壳，名天流，可点化。



水银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草汞并旧朱漆中者，经别药制过者，在尸中过者，半生半死者。其朱砂中水银色微红，收得后用葫芦贮之，免遗失。若先以紫背天葵并夜交藤自然汁二味同煮一伏时，其毒自退。若修十两，二汁各七镒。

【气味】辛，寒，有毒。〔权曰〕有大毒。〔大明曰〕无毒。〔之才曰〕畏慈石、砒霜。〔宗奭曰〕水银得铅则凝，得硫则结，并枣肉研则散，别法煅为腻粉、粉霜，唾研之死虱，铜得之则明，灌尸中则后腐，以金银铜铁置其上则浮，得紫河车则伏，得川椒则收。可以勾金，可为涌泉匮，盖借死水银之气也。〔土宿真君曰〕荷叶、松叶、松脂、谷精草、萱草、金星草、瓦松、夏枯草、忍冬、莨菪子、雁来红、马蹄香、独脚莲、水慈菇，皆能制汞。

【主治】疥瘘痂疡白秃，杀皮肤中虱，堕胎除热，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久服神仙不死（《本经》）。以傅男子阴，阴消无气（《别录》）。利水道，去热毒（藏器）。主天行热疾，除风，安神镇心，治恶疮瘑疥，杀虫，催生，下死胎（大明）。治小儿惊热涎潮（宗奭）。镇坠痰逆，呕吐反胃（时珍）。

【发明】〔弘景曰〕还复为丹，事出《仙经》。酒和日暴，服之长生。〔权曰〕水银有大毒，朱砂中液也。乃还丹之元母，神仙不死之药，能伏炼五金为泥。〔抱朴子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远矣，故能令人长生。金汞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况服食乎？〇〔藏器曰〕水银入耳，能食人脑至尽；入肉令百节挛缩，倒阴绝阳。人患疮疥，多以水银涂之，性滑重，直入肉，宜谨之。头疮切不可用，恐入经络，必缓筋骨，百药不治也。〔宗奭曰〕水银入药，虽各有法，极须审谨，有毒故也。妇人多服绝娠。今有水银烧成丹砂，医人不晓误用，不可不谨。唐韩愈云：太学士李干遇方士柳泌，能烧水银为不死药。以铅满一鼎，按中为空，实以水银，盖封四际，烧为丹砂。服之下血，四年病益急，乃死。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书所记及耳闻者不说。今直取目见，亲与之游，而以药败者六七公，以为世诫。工部尚书归登，自说服水银得病，有若烧铁杖自颠贯其下，摧而为火，射窍节以出，狂痛呼号泣绝。其裀席得水银，发且止，唾血十数年以毙。殿中御史李虚中，疽发其背死。刑部尚书李逊谓余曰：我为药误。遂死。刑部侍郎李建，一旦无病死。工部尚书孟简，邀我于万州，屏人曰：我得秘药，不可独不死。今遗子一器，可用枣肉为丸服之。别一年而病。后有人至，讯之，曰：前所服药误，方且下之，下则平矣。病二岁卒。东川节度御史大夫卢坦，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金吾将军李道古，以柳泌得罪，食泌药，五十死海上。此

皆可为戒者也。蕲不死乃速得死，谓之智，可不可也？五谷三牲，盐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强食。今惑者皆曰：五谷令人夭，三牲皆杀人，当务减节。一筵之馔，禁忌十之二三。不信常道而务鬼怪，临死乃悔。后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则不然。始动曰：药动故病，病去药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时珍曰〕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煅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言其无毒，《本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同黑铅结砂，则镇坠痰涎；同硫黄结砂，则拯救危病。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焉。余见铅白霜及灵砂下。

【附方】旧五，新二十四。

初生不乳咽中有噤物如麻豆许。用水银米粒大与之，下咽即愈（《圣惠方》）。

小儿痫疾能压一切热。水银小豆许，安盏中，沉汤内煮一食顷，与服。勿仰儿头，恐入脑也（《圣济方》）。

急惊坠涎水银半两，生南星一两，麝香半分，为末，入石脑油同捣，和丸绿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汤下。

失心风疾水银一两，藕节八个。研成砂子，丸如芡子大。每服二丸，磨刀水下，一二服（《经验方》）。

精魅鬼病水银一两，浆水一升，炭火煎减三分。取水银一豆许，神符裹吞之，晚又服，一二日止（《广济方》）。

反胃吐食水不能停。黑铅、水银各一钱半，结砂，舶硫黄五钱，官桂一钱，为末。每服六钱，一半米汤，一半自然姜汁，调作一

处服（《圣济录》）。

消渴烦热水银一两，铅一两，结砂，皂荚一挺酥炙，麝香一钱，为末。每服半钱，白汤下（《圣济录》）。

胆热衄衊血上妄行。水银、朱砂、麝香等分，为末。每服半钱，新汲水下（《宣明方》）。

血汗不止方同上。

妊妇胎动母欲死，子尚在，以此下之。水银、朱砂各半两。研膏。以牛膝半两，水五大盏。煎汁，入蜜调服半匙（《圣惠方》）。

妇人难产水银二两，先煮后服，立出（梅师方）。

胎死腹中其母欲死。水银二两吞之，立出（梅师方）。

妇人断产水银以麻油煎一日，空心服枣大一丸，永断，不损人（《妇人良方》）。

解金银毒水银一两，服之即出（《千金方》）。

误吞金银及环子钗子。以汞半两吞之，再服即出（《圣惠方》）。

百虫入耳水银豆许，倾入耳中，以耳向下，击铜物数声即出。能食人脑，非急切勿用（《圣济录》）。

头上生虱水银和蜡烛油揩之，一夜皆死（《摘玄方》）。

腋下胡臭水银、胡粉等分，以面脂和，频掺之（《千金方》）。

少年面疱水银、胡粉等分。研，腊猪脂和。夜涂旦拭，勿见水，三度瘥（《肘后方》）。

老小口疮水银一分，黄连六分，水二升，煮五合。含之，日十次（《普济方》）。

白癜风痒水银数拭之，即消（《千金方》）。

虫癣瘙痒水银、胡粉等分，研傅。〇又水银、芜荑，和酥傅之（《外台秘要》）。

痔虫作痒水银、枣膏各二两同研，绵裹纳下部，明日虫出（梅师方）。

恶肉毒疮一女年十四，腕软处生物如黄豆大，半在肉中，红紫色，痛甚，诸药不效。一方士以水银四两，白纸二张揉熟，蘸银擦之，三日自落而愈（李楼《怪证方》）。

一切恶疮水银、黄连、胡粉熬黄，各一两，研匀傅之，干则以唾调（《肘后方》）。

杨梅毒疮水银、黑铅各一钱结砂，黄丹一钱，乳香、没药各五分，为末。以纸卷作小撚，染油点灯，日照疮三次，七日见效。〇方广《附余》：用水银、黑铅结砂、银朱各二钱，白花蛇一钱，为末，作纸撚七条。头日用三条，自后日用一条，香油点灯于炉中，放被内熏之，勿透风。头上有疮，连头盖之。〇一方：水银一钱二分，黑铅、白锡各八分，共结砂，黄丹四分，朱砂六分，为末，分作十二纸撚，以香油浸灯盏内，点于小桶中。以被围病人坐之，以鼻细细吸烟，三日后口出恶物为效。

痘后生翳水银一钱，虢丹五钱，研作六丸，坩锅糊定，火煅一日取出，薄绵裹之。左翳塞右耳，右翳塞左耳，自然坠下（危氏方）。

水银粉宋《嘉祐》

【释名】汞粉、轻粉（《拾遗》）、峭粉（《日华》）、腻粉（〖《肘后》〗）。〔时珍曰〕轻言其质，峭言其状，腻言其性。昔萧史与秦穆公炼飞云丹，第一转乃轻粉，即此。

【修治】〔时珍曰〕升炼轻粉法：用水银一两，白矾二两，食盐一两，同研不见星，铺于铁器内，以小乌盆覆之。筛灶灰，盐水和，封固盆口。以炭打二炷香取开，则粉升于盆上矣。其白如雪，轻盈可爱。一两汞，可升粉八钱。又法：水银一两，皂矾七钱，白盐五钱，同研，如上升炼。又法：先以皂矾四两，盐一两，焰消五钱，共炒黄为曲。水银一两，又曲二两，白矾二钱。研匀，如上升炼。《海客论》云：诸矾不与水银相合，而绿矾和盐能制水银成粉，何也？盖水银者金之魂魄，绿矾者铁之精华，二气同根，是以暂制成粉。无盐则色不白。

【气味】辛，冷，无毒。〔大明曰〕畏慈石、石黄，忌一切血，本出于丹砂故也。〔时珍曰〕温燥有毒，升也，浮也。黄连、土茯苓、陈酱、黑铅、铁浆，可制其毒。

【主治】通大肠，转小儿疳并瘰疬，杀疮疥癣虫，及鼻上酒齄，风疮瘙痒（藏器）。**治痰涎积滞，水肿鼓胀，毒疮**（时珍）。

【发明】〔宗奭曰〕水银粉下膈涎，并小儿涎潮瘈疭药多用。然不可常服及过多，多则损人。若兼惊则危，须审之。盖惊为心气不足，不可下。下之里虚，惊气入心，不可治。其人本虚，更须禁此，慎之至也。〔刘完素曰〕银粉能伤牙齿。盖上下齿龈属手足阳明之经，毒气感于肠胃，而精神气血水谷既不胜其毒，则毒即循经上行，而至齿龈嫩薄之分为害也。〔时珍曰〕水银乃至阴毒物，因火煅

丹砂而出，加以盐、矾炼而为轻粉，加以硫黄升而为银朱，轻飞灵变，化纯阴为燥烈。其性走而不守，善劫痰涎，消积滞。故水肿风痰湿热毒疮被劫，涎从齿龈而出，邪郁为之暂开，而疾因之亦愈。若服之过剂，或不得法，则毒气被蒸，窜入经络筋骨，莫之能出。痰涎既去，血液耗亡，筋失所养，营卫不从。变为筋挛骨痛，发为痈肿疳漏，或手足皲裂，虫癣顽痹，经年累月，遂成废痼，其害无穷。观丹客升炼水银轻粉，鼎器稍失固济，铁石撼透，况人之筋骨皮肉乎？陈文中言轻粉下痰而损心气，小儿不可轻用，伤脾败阳，必变他证，初生尤宜慎之；而演山氏谓小儿在胎，受母饮食热毒之气，畜在胸膈，故生下个个发惊，宜三日之内与黄连去热，腻粉散毒，又与人参、朱砂、蜜汤解清心肺，积毒既化，儿可免此患。二说不同，各有所见：一谓无胎毒者，不可轻服；一谓有胎毒者，宜预解之。用者宜审。

【附方】旧三，新三十二。

小儿初生浴汤中入盐少许，拭干，以腻粉少许摩其身，既不畏风，又散诸气（《全幼心鉴》）。

初生锁肚证由胎中热毒，结于肛门，儿生之后，闭而不通三日者。急令妇人咂儿前后心手足心并脐七处，四五次。以轻粉半钱，蜜少许，温水化开，时时与少许，以通为度（《全幼心鉴》）。

小儿涎喘服药不退者。用无雄鸡子一个取清，入轻粉抄十钱拌和，银器盛，置汤瓶上蒸熟。三岁儿尽食，当吐痰或泄而愈。气实者乃可用（演山《活幼口议》）。

幼儿呪乳不止，服此立效。腻粉一钱，盐豉七粒，去皮研匀，丸麻子大。每服三丸，藿香汤下（《活幼口议》）。

小儿吃泥及□肚。用腻粉一分，沙糖和丸麻子大。空心米饮下一丸，良久泄出泥土，瘥（《经验方》）。

大小便闭胀闷欲死，二三日则杀人。腻粉一钱，生麻油一

合，相和，空心服（《圣惠方》）。

大便壅结腻粉半钱，沙糖一弹丸。研丸梧子大。每服五丸，临卧温水下。〇又方：腻粉二钱，黄丹一钱，为末。每米饮服一钱（《普济方》）。

血痢腹痛腻粉五钱，定粉三钱，同研，水浸蒸饼心少许，和丸绿豆大。每服七丸或十丸，艾一枚，水一盏，煎汤下（《秘宝方》）。

消中嗜食多因外伤瘅热，内积忧思，啖食咸物及面，致脾胃干燥，饮食倍常，不生肌肉，大便反坚，小便无度。轻粉一钱为末，姜汁拌匀，长流水下，齿浮是效，后服猪肚丸补之（危氏《得效方》）。

一切虚风不二散：用腻粉一两，汤煎五度如麻脚，慢火焙干，麝香半两，细研。每服一字，温水调下（孙用和《秘宝方》）。

水气肿满汞粉一钱，乌鸡子去黄，盛粉，蒸饼包，蒸熟取出，苦葶苈炒一钱，同蒸饼杵丸绿豆大。每车前汤下三五丸，日三服，神效（《医垒元戎》）。

痘疮生翳轻粉、黄丹等分，为末。左目患吹右耳，右目吹左耳，即退（王氏《痘疹方》）。

女人面脂太真红玉膏：轻粉、滑石、杏仁去皮等分，为末。蒸过，入脑、麝少许，以鸡子清调匀，洗面毕傅之。旬日后，色如红玉（《闺阁事宜》）。

抓破面皮生姜自然汁调轻粉末搽之，更无痕迹（《救急方》）。

牙齿疼痛轻粉一钱，大蒜一瓣，杵饼，安膈骨前陷中。先以

铜钱隔了，用蚬壳盖定扎住，一宿愈。左疼安右，右疼安左（《摘玄方》）。

风虫牙疳脓血有虫。轻粉一钱，黄连一两，为末掺之（《普济方》）。

小儿耳烂轻粉、枣子灰等分，研，油调傅（《摘玄方》）。

底耳肿痛汁水不绝。轻粉一钱，麝香一分，为末掺之（《简便方》）。

烂弦风眼腻粉末，口津和，点大眦，日二三次（《圣惠方》）。

小儿头疮葱汁调腻粉涂之。〇又方：鸡子黄炒出油，入麻油及腻粉末，傅之（《集简方》）。

小儿生癣猪脂和轻粉抹之（《直指方》）。

牛皮恶癣五更食炙牛肉一片，少刻以轻粉半钱，温酒调下（《直指方》）。

杨梅疮癣《岭南卫生方》：用汞粉、大风子肉等分，为末，涂之即愈。〇《医方摘玄》：用轻粉二钱，杏仁四十二个去皮，洗疮拭干搽之，不过三次即愈。干则以鹅胆汁调。

杨梅毒疮《医学统旨》：用轻粉一钱，雄黄、丹砂各二钱半，槐花炒、龟版炙各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一钱，冷茶下，日二服，七日愈。〇杨诚《经验方》：用轻粉、胡桃仁、槐花炒研、红枣肉各二钱，捣丸。分作三服，初日鸡汤下，二日酒下，三日茶下，三日服尽，五日疮干，七日痂落。〇一方：用猪肾一对，去膜批开，各掺轻粉一钱扎定，麻油二两炸熟。顿食，不破口肿牙。仍服金银花药。〇一方：用大鸡卵一个，去黄留白，入轻粉一钱搅匀，

纸糊饭上蒸熟食。

下疳阴疮轻粉末，干掺之，即结靥而愈（万表《积善堂方》）。

臁疮不合以齑汁温洗拭干，用葱汁调轻粉傅之。〇一方：轻粉五分，黄蜡一两。以粉掺纸上，以蜡铺之。缚在疮上，黄水出即愈（《永类方》）。

痈疽恶疮杨梅诸疮。水银一两，朱砂、雄黄各二钱半，白矾、绿矾各二两半，研匀罐盛，灯盏盖定，盐泥固济，文武火炼，升罐口扫收。每以三钱，入乳香、没药各五分，洒太乙膏上贴之，绝效，名曰五宝霜。

粉霜《纲目》

【释名】水银霜、白雪（《纲目》）、**白灵砂**（〖同〗）。〔时珍曰〕以汞粉转升成霜，故曰粉霜。《抱朴子》云：白雪，粉霜也。以海卤为匮，盖以土鼎。勿泄精华，七日乃成。要足阳气，不为阴侵。惟姜、藕、地丁、河车可以炼之点化。在仙为玄壶，在人为精原，在丹为木精，在造化为白雪，在天为甘露。

【修治】〔时珍曰〕升炼法：用真汞粉一两，入瓦罐内令匀。以灯盏仰盖罐口，盐泥涂缝。先以小炭火铺罐底四围，以水湿纸不住手在灯盏内擦，勿令间断。逐渐加火，至罐颈住火。冷定取出，即成霜如白蜡。按《外台秘要》载古方崔氏造水银霜法云：用水银十两，石硫黄十两，各以一铛熬之。良久银热黄消，急倾为一铛，少缓即不相入，仍急搅之。良久硫成灰，银不见，乃下伏龙肝末十两，盐末一两，搅之。别以盐末铺铛底一分，入药在上，又以盐末盖面一分，以瓦盆覆之，盐土和泥涂缝，炭火煅一伏时，先文后武，开盆刷下，凡一转。后分旧土为四分，以一分和霜，入盐末二两，如前法飞之讫。又以土一分，盐末二两，和飞如前，凡四转。土尽更用新土，

如此七转，乃成霜用之。此法后人罕知，故附于此云。

【气味】辛，温，有毒。〔时珍曰〕畏荞麦秆灰、硫黄。

【主治】下痰涎，消积滞，利水，与轻粉同功（时珍）。

【发明】〔元素曰〕粉霜、轻粉，亦能洁净腑，去膀胱中垢腻，既毒而损齿，宜少用之。〔时珍曰〕其功过与轻粉同。

【附方】新六。

小儿急惊搐搦涎盛。粉霜二钱，白牵牛炒、轻粉各一钱，为末。每服一字，薄荷汤下，吐涎为效（《全婴方》）。

小儿躁渴粉霜一字，大儿半钱，莲花汤调下。冬月用莲肉（《保幼大全》）。

风热惊狂神白丹：治伤寒积热，及风生惊搐，或如狂病，诸药不效。粉霜一两，以白面六钱，和作饼子，炙熟同研，轻粉半两，铅白霜二钱半，为末，滴水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至十五丸，米饮下（《宣明方》）。

癍疹生翳粉霜八分，朱砂一钱，为末。水调少许，倾入耳内（《鸿飞集》）。

腋下胡臭粉霜、水银等分，以面脂和涂之（《圣济录》）。

杨梅恶疮粉霜一味搽之（《集简方》）。

银朱《纲目》

【释名】猩红、紫粉霜（〖《纲目》〗）。〔时珍曰〕昔人谓水银出于丹砂，熔化还复为朱者，即此也。名亦由此。

【集解】〔时珍曰〕胡演《丹药秘诀》云：升炼银朱，用石亭脂二斤，新锅内熔化，次下水银一斤，炒作青砂头，炒不见星。研末罐盛，石版盖住，铁线缚定，盐泥固济，大火煅之。待冷取出，贴罐者为银朱，贴口者为丹砂。今人多以黄丹及矾红杂之，其色黄黯，宜辨之。真者谓之水华朱。每水银一斤，烧朱一十四两八分，次朱三两五钱。

【气味】辛，温，有毒。

【主治】破积滞，劫痰涎，散结胸，疗疥癣恶疮，杀虫及虱，功同粉霜（时珍）。

【发明】〔时珍曰〕银朱乃硫黄同汞升炼而成，其性燥烈，亦能烂龈挛筋，其功过与轻粉同也。今厨人往往以之染色供馔，宜去之。

【附方】新二十。

小儿内钓多啼。银朱半钱，乳香、煨蒜各一钱，为末，研丸黍米大。半岁五丸，薄荷汤下（《心鉴》）。

男女阴毒银朱、轻粉各一钱。用五日独蒜一枚，捣和作饼。贴手心，男左女右，两手合定，放阴下，顷间气回、汗出即愈。但口中微有气，即活（唐瑶《经验方》）。

痰气结胸鹤顶丹：不问阴阳虚实，妙过陷胸、泻心等药。用银朱半两，明矾一两，同碾。以熨斗盛火，瓦盏盛药，熔化，急刮搓丸。每服一钱，真茶入姜汁少许服之。心上隐隐有声，结胸自散。不动脏腑，不伤真气，明矾化痰，银朱破积，故也（曾世荣《活幼全

书》）。

正水肿病大便利者。银朱半两，硫黄煅四两，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饮下三十丸（《普济方》）。

咽喉疼痛银朱、海螵蛸末等分。吹之取涎（《急救方》）。

火焰丹毒银朱调鸡子清涂之（李楼《怪症方》）。

汤火灼伤银朱研细，菜油调傅，二次愈（《多能鄙事》）。

疽疮发背银朱、白矾等分，煎汤温洗，却用桑柴火远远炙之，日三次，甚效（《救急方》）。

鱼脐丁疮四面赤，中央黑。银朱，水和丸。每服一丸，温酒下，名走马丹（《普济方》）。

杨梅毒疮银朱、官香等分，为末，以纸卷作撚，点灯置桶中。以鼻吸烟，一日一作，七日愈。〇又方：银朱二钱，孩儿茶一钱，龙挂香一钱，皂角子一钱，为末。如上法用。〇又方：银朱、轻粉各一钱，黄蜡、清油各一两，化开和收。以油纸摊贴，疮痂自脱也。

筋骨疼痛猩红三钱，枯矾四钱，为末，作三纸撚。每旦以一撚蘸油点火熏脐，被覆卧之，取汗（《纂要奇方》）。

日久顽疮不收者。银朱一钱，千年地下石灰五分，松香五钱，香油一两，为末。化摊纸上贴之（《应急良方》）。

臁疮不敛方同上。

血风臁疮生脚股上，乃湿毒成风也。黄蜡一两溶化，入银朱一两，搅摊纸上，刺孔贴之（《简便方》）。

黄水湿疮银朱、盐梅和捣傅之（《集玄方》）。

癣疮有虫银朱、牛骨髓，桐油调搽（《医方摘要》）。

头上生虱银朱浸醋，日日梳头。〇包银朱纸，以碗覆烧之，茶清洗下烟子揉之。包头一夜，至旦虱尽死（《积德堂方》）。

灵砂《证类》

【释名】二气砂（《证类》）。〔慎微曰〕《茅亭客话》载，以灵砂饵胡孙、鹦□、鼠、犬等，变其心，辄会人言，丹之通为灵者。〔时珍曰〕此以至阳勾至阴，脱阴反阳，故曰灵砂。

【修治】〔慎微曰〕灵砂，用水银一两，硫黄六铢，细研炒作青砂头，后入水火既济炉，抽之如束针纹者，成就也。〔时珍曰〕按胡演《丹药秘诀》云：升灵砂法：用新锅安逍遥炉上，蜜揩锅底，文火下烧，入硫黄二两溶化，投水银半斤，以铁匙急搅，作青砂头。如有焰起，喷醋解之。待汞不见星，取出细研，盛入水火鼎内，盐泥固济，下以自然火升之，干水十二盏为度，取出如束针纹者，成矣。《庚辛玉册》云：灵砂者，至神之物也。硫汞制而成形，谓之丹基。夺天地造化之功，窃阴阳不测之妙。可以变化五行，炼成九还。其未升鼎者，谓之青金丹头；已升鼎者，乃曰灵砂。灵砂有三：以一伏时周天火而成者，谓之金鼎灵砂；以九度抽添用周天火而成者，谓之九转灵砂；以地数三十日炒炼而成者，谓之医家老火灵砂。并宜桑灰淋醋煮伏过用，乃良。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五脏百病，养神安魂魄，益气明目，通血脉，止烦满，益精神，杀精魅恶鬼气。久服通神明不老，轻身神仙，令人心灵

（慎微）。主上盛下虚，痰涎壅盛，头旋吐逆，霍乱反胃，心腹冷痛，升降阴阳，既济水火，调和五脏，辅助元气。研末，糯糊为丸，枣汤服，最能镇坠，神丹也（时珍）。

【发明】〔时珍曰〕硫黄，阳精也；水银，阴精也。以之相配夫妇之道，纯阴纯阳二体合璧。故能夺造化之妙，而升降阴阳，既济水火，为扶危拯急之神丹，但不可久服尔。苏东坡言：此药治久患反胃及一切吐逆，小儿惊吐，其效如神，有配合阴阳之妙故也。时珍常以阴阳水送之，尤妙。

【附方】新七。

伏热吐泻阴阳丸：用硫黄半两，水银一钱，研黑，姜汁糊丸小豆大。三岁三丸，冷水下；大人三四十丸（郑氏《小儿方》）。

诸般吐逆方同上。

霍乱吐逆不问虚实冷热。二气散，一名青金丹：用水银、硫黄等分，研不见星。每服一字至半钱，生姜汤调下（钱氏《小儿方》）。

脾疼反胃灵砂一两，蚌粉一两，同炒赤，丁香、胡椒各四十九粒，为末，自然姜汁煮，半夏粉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二十丸（《普济方》）。

冷气心痛灵砂三分，五灵脂一分，为末，稀糊丸麻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石菖蒲、生姜汤下（《直指方》）。

九窍出血因暴惊而得，其脉虚者。灵砂三十粒，人参汤下，三服愈。此证不可错认作血得热则流，妄用凉药误事（杨仁斋《直指

方》）。

养正丹又名交泰丹，乃宝林真人谷伯阳方也。却邪辅正，助阳接真。治元气亏虚，阴邪交荡，上盛下虚，气不升降，呼吸不足，头旋气短，心怯惊悸，虚烦狂言，盗汗，腹痛腰痛，反胃吐食，霍乱转筋，咳逆。又治中风涎潮，不省人事，阳气欲脱，四肢厥冷。伤寒阴盛自汗，唇青脉沉。妇人产后月候不匀，带下腹痛。用黑盏一只，入黑铅熔汁，次下水银，次下朱砂末，炒不见星，少顷乃下硫黄末，急搅。有焰，酒醋解之。取出研末，糯粉煮糊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盐汤下。四味皆等分。此药升降阴阳，既济心肾，神效不可具述（《和剂局方》）。

雄黄《本经·中品》

【释名】黄金石（《本经》）、石黄（《唐本》）、熏黄（〖《唐本》〗）。〔普曰〕雄黄生山之阳，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黄也。〔恭曰〕出石门者，名石黄，亦是雄黄，而通名黄金石，石门者为劣尔。恶者名熏黄，止用熏疮疥，故名之。〔藏器曰〕今人敲取石黄中精明者为雄黄，外黑者为熏黄。雄黄烧之不臭，熏黄烧之则臭，以此分别。〔权曰〕雄黄，金之苗也。故南方近金坑冶处时有之，但不及西来者真好尔。〔宗奭曰〕非金苗也。有金窟处无雄黄。〔时珍曰〕雄黄入点化黄金用，故名黄金石，非金苗也。

雄黄

【集解】〔《别录》曰〕雄黄生武都山谷、敦煌山之阳，采无时。〔弘景曰〕武都，氐羌也，是为仇池。宕昌亦有之，小劣。敦煌在凉州西数千里，近来纷扰，皆用石门、始兴石黄之好者耳。凉州黄，好者作鸡冠色，不臭而坚实。其黯黑及虚软者，不好也。〔恭曰〕宕昌、武都者为佳，块方数寸，明澈如鸡冠，或以为枕，服之辟恶。其青黑坚者，不入药用。贞观年中，以宕州新出有得方数尺者，但重脆不可全致之耳。〔禹锡曰〕《水经注》云：黄水出零陵县，西北连巫山，溪出雄黄，颇有神异。常以冬月祭祀，凿石深数丈，方采得之，故溪水取名焉。又《抱朴子》云：雄黄当得武都山所出者，纯而无杂，其赤如鸡冠，光明晔晔者，乃可用。其但纯黄似雌黄色无光者，不任作仙药，可合理病药耳。〔颂曰〕今阶州即古武都山中有之。形块如丹砂，明澈不夹石，其色如鸡冠者真。有青黑色而坚者名熏黄，有形色似真而气臭者名臭黄，并不入服食，只可疗疮疥。其臭以醋洗之便去，足以乱真，尤宜辨。又阶州接西戎界，出一种水窟雄黄，生于山岩中有水流处。其石名青烟石、白鲜石。雄黄出其中，其块大者如胡桃，小者如粟豆，上有孔窍，其色深红而微紫，体极轻虚而功用更胜，丹灶家尤贵重之。〔时珍曰〕武都水窟雄黄，北人以充丹砂，但研细色带黄尔。《丹房镜源》云：雄黄千年化为黄金。武都者上，西番次之。铁色者上，鸡冠次之。以沉水银脚铁末上拭了，旋

有黄衣生者为真。一云：验之可以熁虫死者为真，细嚼口中含汤不臭辣者次之。〔敦曰〕凡使勿用臭黄，气臭，黑鸡黄，色如乌鸡头，夹腻黄，一重黄，一重石，并不堪用。真雄黄，似鹧鸪鸟肝色者为上。

【修治】〔敦曰〕每雄黄三两，以甘草、紫背天葵、地胆、碧棱花各五两，细剉，东流水入坩锅中，煮三伏时，漉出，捣如粉，水飞澄去黑者，晒干再研用。其内有劫铁石，又号赴矢黄，能劫于铁，并不入药用。〇〔思邈曰〕凡服食用武都雄黄，须油煎九日九夜，乃可入药；不尔有毒，慎勿生用。〔时珍曰〕一法：用米醋入萝卜汁煮干用良。〔抱朴子曰〕饵法：或以蒸煮，或以消石化为水，或以猪脂裹蒸之于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炼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令人长生，除百病，杀三虫。伏火者，可点铜成金，变银成金。

【气味】苦，平、寒，有毒。〔《别录》曰〕甘，大温。〔权曰〕辛，有大毒。〔大明曰〕微毒。〔土宿真君曰〕南星、地黄、莴苣、五加皮、紫河车、地榆、五叶藤、黄芩、白芷、当归、地锦、鹅肠草、鸡肠草、苦参、鹅不食草、圆桑、猬脂，皆可制雄黄。

【主治】寒热，鼠瘘恶疮，疽痔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炼食之，轻身神仙（《本经》）。疗疥虫□疮，目痛，鼻中瘜肉，及绝筋破骨，百节中大风，积聚癖气，中恶腹痛鬼疰，杀诸蛇虺毒，解藜芦毒，悦泽人面。饵服之者，皆飞入脑中，胜鬼神，延年益寿，保中不饥。得铜可作金（《别录》）。主疥癣风邪，癫痫岚瘴，一切虫兽伤（大明）。搜肝

气，泻肝风，消涎积（好古）。治疟疾寒热，伏暑泄痢，酒饮成癖，惊痫，头风眩运，化腹中瘀血，杀劳虫疳虫（时珍）。

【发明】〔权曰〕雄黄能杀百毒，辟百邪，杀蛊毒。人佩之，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伤。〔抱朴子曰〕带雄黄入山林，即不畏蛇。若蛇中人，以少许傅之，登时愈。吴楚之地，暑湿郁蒸，多毒虫及射工、沙虱之类，但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捣一丸佩之。或已中者，涂之亦良。〔宗奭曰〕焚之，蛇皆远去。治蛇咬方，见五灵脂下。《唐书》云：甄立言究习方书，为太常丞。有尼年六十余，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二年。立言诊之，曰：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而然。令饵雄黄一剂，须臾吐出一蛇，如拇指，无目，烧之犹有发气，乃愈。又《明皇杂录》云：有黄门奉使交广回。太医周顾曰：此人腹中有蛟龙。上惊问黄门有疾否？曰：臣驰马大庾岭，热困且渴，遂饮涧水，竟腹中坚痞如石。周遂以消石、雄黄煮服之。立吐一物，长数寸，大如指，视之鳞甲皆具。此皆杀蛊毒之验也。〔颂曰〕雄黄治疮疡尚矣。《周礼》：疡医，疗疡以五毒攻之。郑康成注云：今医方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着，鸡羽扫取以注疮，恶肉破骨则尽出也。杨亿《笔记》载：杨嵎少时，有疡生于颊，连齿辅车，外肿若覆瓯，内溃出脓血，痛楚难忍，百疗弥年不瘥。人令依郑法烧药注之，少顷，朽骨连牙溃出，遂愈，信古方攻病之速也。黄堥音武，即今有盖瓦合也。〔时珍曰〕五毒药，范汪《东阳方》变为飞黄散，治缓疽恶疮，蚀恶肉。其法取瓦盆一个，安雌黄于中，丹砂居南，慈石居北，曾青居东，白石英居西，礜石居上，石膏次之，钟乳居下，雄黄覆之，云母布于下，各二两末。以一盆盖之，羊毛泥固济，作三隅灶，以陈苇烧一日，取其飞黄用之。夫雄黄乃治疮杀毒要药也。而入肝经气分，故肝风肝气、惊痫痰涎、头痛眩运、暑疟泄痢、积聚诸病，用之有殊功。又能化血为水。而方士乃炼治服饵，神异其说，被其毒者多矣。按洪迈《夷坚志》云：虞雍公允文感暑痢，连月不瘥。忽梦至一处，见一人如仙官，延之坐。壁间有

药方，其辞云：暑毒在脾，湿气连脚；不泄则痢，不痢则疟。独炼雄黄，蒸饼和药；别作治疗，医家大错。公依方，用雄黄水飞九度，竹筒盛，蒸七次，研末，蒸饼和丸梧子大。每甘草汤下七丸，日三服，果愈。《太平广记》载成都刘无名服雄黄长生之说，方士言耳，不可信。

【附方】旧十三，新四十九。

卒中邪魔雄黄末，吹鼻中（《集验方》）。

鬼击成病血漏腹中，烦满欲绝。雄黄粉酒服一刀圭，日三服，化血为水也（孙真人《千金方》）。

辟禳魇魔以雄黄带头上，或以枣许系左腋下，终身不魇（张文仲方）。

家有邪气用真雄黄三钱，水一碗，以东南桃枝咒洒满屋，则绝迹。勿令妇女见知（《集简方》）。

女人病邪女人与邪物交通，独言独笑，悲思恍惚者。雄黄一两，松脂二两，溶化，以虎爪搅之，丸如弹子。夜烧于笼中，令女坐其上，以被蒙之，露头在外，不过三剂自断。仍以雄黄、人参、防风、五味子等分为末，每旦井水服方寸匕，取愈（《肘后方》）。

小丹服法雄黄、柏子仁各二斤，松脂炼过十斤，合捣为丸。每旦北向服五丸。百日后，拘魂制魄，与神人交见（《太上玄变经》）。

转女为男妇人觉有妊，以雄黄一两，绛囊盛之，养胎转女成男，取阳精之全于地产也（《千金方》）。

小儿诸痫雄黄、朱砂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猪心血入齑水调下（《直指方》）。

骨蒸发热雄黄末一两，入小便一升，研如粉。乃取黄理石一枚，方圆一尺者，炭火烧之三食顷，浓淋汁于石上。置薄毡于上，患人脱衣坐之，衣被围住，勿令泄气，三、五度瘥（《外台秘要》）。

伤寒咳逆服药无效。雄黄二钱，酒一盏，煎七分，乘热嗅其气，即止（《活人书》）。

伤寒狐惑虫蚀下部，痛痒不止。雄黄半两，烧于瓶中，熏其下部（《圣惠方》）。

偏头风病至灵散：用雄黄、细辛等分为末。每以一字吹鼻，左痛吹右，右痛吹左（《博济方》）。

五尸注病发则痛变无常，昏恍沉重，缠结脏腑，上冲心胁，即身中尸鬼接引为害也。雄黄、大蒜各一两，杵丸弹子大。每热酒服一丸（《肘后方》）。

腹胁痞块雄黄一两，白矾一两，为末，面糊调膏摊贴，即见功效。未效再贴，待大便数百斤之状乃愈，秘方也（《集玄方》）。

胁下痃癖及伤饮食。煮黄丸：用雄黄一两，巴豆五钱。同研，入白面二两，滴水为丸梧子大。每服二十四丸，浆水煮三十沸，入冷浆水沉冷吞下，以利为度，如神（《保命集》）。

饮酒成癖酒癥丸：治饮酒过度，头旋恶心呕吐，及酒积停于胃间，遇饮即吐，久而成癖。雄黄皂角子大六个，巴豆连皮油十五个，蝎梢十五个。同研，入白面五两半，滴水丸豌豆大，将干，入麸内炒香。将一粒放水试之，浮则取起收之。每服二丸，温酒下（《和剂局方》）。

发癥饮油有饮油五升以来方快者，不尔则病。此是发入于胃，气血裹之，化为虫也。雄黄半两为末，水调服之，虫自出（夏子益《奇疾方》）。

癥瘕积聚去三尸，益气延年却老。雄黄二两为末，水飞九度，入新竹筒内，以蒸饼一块塞口，蒸七度，用好粉脂一两，和丸绿豆大。每服七丸，酒下，日三服（《千金方》）。

小腹痛满不得小便。雄黄末蜜丸，塞阴孔中（《伤寒类要》）。

阴肿如斗痛不可忍。雄黄、矾石各二两，甘草一尺，水五升，煮二升，浸之（《肘后方》）。

中饮食毒雄黄、青黛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下（邓笔峰方）。

虫毒蛊毒雄黄、生矾等分。端午日研化，蜡丸梧子大。每服七丸，念药王菩萨七遍，熟水下（苏东坡《良方》）。

结阴便血雄黄不拘多少，入枣内，线系定，煎汤。用铅一两化汁，倾入汤内同煮，自早至晚，不住添沸汤，取出为末，共枣杵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黑铅汤空心下，只三服止（《普济方》）。

暑毒泄痢方见发明下。

中风舌强正舌散：用雄黄、荆芥穗等分，为末。豆淋酒服二钱（《卫生宝鉴》）。

破伤中风雄黄、白芷等分，为末。酒煎灌之，即苏（邵真人《经验方》）。

风狗咬伤雄黄五钱，麝香二钱，为末。酒下，作二服（《救急良方》）。

百虫入耳雄黄烧撚熏之，自出（《十便良方》）。

马汗入疮雄黄、白矾各一钱，乌梅三个，巴豆一个，合研。以油调半钱傅之，良（《经验方》）。

蜘蛛伤人雄黄末傅之（《朝野佥载》）。

金疮内漏雄黄半豆大纳之，仍以小便服五钱，血皆化为水（《肘后方》）。

杖疮肿痛雄黄二分，密陀僧一分，研末。水调傅之，极妙（《救急方》）。

中药箭毒雄黄末傅之，沸汁出愈（《外台秘要》）。

解藜芦毒水服雄黄末一钱（《外台》）。

小儿痘疔雄黄一钱，紫草三钱，为末，胭脂汁调。先以银簪挑破，搽之极妙（《痘疹证治》）。

白秃头疮雄黄、猪胆汁和傅之（《圣济录》）。

眉毛脱落雄黄末一两，醋和涂之（《圣济录》）。

筋肉化虫有虫如蟹走于皮下，作声如小儿啼，为筋肉之化。雄黄、雷丸各一两为末，掺猪肉上炙熟，吃尽自安（夏氏《奇疾方》）。

风痒如虫成炼雄黄、松脂等分。研末，蜜丸梧子大。每饮下十丸，日三服，百日愈。忌酒肉盐豉（《千金方》）。

丁疮恶毒《千金方》：刺四边及中心，以雄黄末傅之，神验。〇《积德堂方》：用雄黄、蟾酥各五分，为末，葱、蜜捣丸小米大。以针刺破疮顶，插入，甚妙。

广东恶疮雄黄一钱半，杏仁三十粒去皮，轻粉一钱为末。洗净，以雄猪胆汁调上，二三日即愈。百发百中，天下第一方，出武定侯府内（《积德堂方》）。

蛇缠恶疮雄黄末，醋调傅之（《普济方》）。

缠喉风痹雄黄，磨新汲水一盏服，取吐、下愈（《续十全方》）。

风热牙痛用雄黄、干姜各等分，为末。□鼻，左痛□右，右痛□左（《普济方》）。

牙齿虫痛雄黄末，和枣肉丸，塞孔中（《类要》）。

走马牙疳臭烂出血。雄黄豆大七粒，每粒以淮枣去核包之，铁线串，于灯上烧化为末。每以少许掺之，去涎，以愈为度（《全幼心鉴》）。

小儿牙疳雄黄一钱，铜绿二钱，为末贴之（陈氏《小儿方》）。

疳虫蚀齿雄黄、葶苈等分，研末。腊猪胆和，以槐枝点之（《金匮方》）。

耳出臭脓雄黄、雌黄、硫黄等分，为末吹之（《圣济方》）。

臁疮日久雄黄二钱，陈艾五钱，青布卷作大撚，烧烟熏之，热水流出，数次愈（《笔峰杂兴》）。

鼻准赤色雄黄、硫黄五钱，水粉二钱，用头生乳汁调傅，不过三五次愈（《摄生妙用方》）。

熏黄

〔主治〕恶疮疥癣，杀虫虱，和诸药熏嗽（藏器）。

〔附方〕新五。

小便不通熏黄末豆许，内孔中，良（崔氏方）。

卅年呷嗽熏黄、木香、莨菪子等分，为末。羊脂涂青纸上，以末铺之，竹筒烧烟，吸之（崔氏方）。

咳嗽熏法熏黄一两，以蜡纸调卷作筒十枚，烧烟吸咽，取吐止。一日一熏，惟食白粥，七日后以羊肉羹补之（《千金方》）。

水肿上气咳嗽腹胀。熏黄一两，款冬花二分，熟艾一分，以蜡纸铺艾，洒二末于上，苇管卷成筒，烧烟吸咽三十口则瘥。三日尽一剂，百日断盐、醋（《外台秘要》）。

手足甲疽熏黄、蛇皮等分为末。以泔洗净，割去甲，入肉处傅之，一顷痛定，神效（《近效方》）。

雌黄《本经·中品》

【释名】□（七火切。〖《玉篇》〗）。〔时珍曰〕生山之阴，故曰雌黄。《土宿本草》云：阳气未足者为雌，已足者为雄，相距五百年而结为石。造化有夫妇之道，故曰雌雄。

雌黄

【集解】〔《别录》曰〕雌黄生武都山谷，与雄黄同山生。其阴山有金，金精熏则生雌黄。采无时。〔弘景曰〕今雌黄出武都仇池者，谓之武都仇池黄，色小赤。出扶南林邑者，谓之昆仑黄，色如金，而似云母甲错，画家所重。既有雌雄之名，又同山之阴阳，合药便当以武都为胜。《仙经》无单服法，惟以合丹砂、雄黄飞炼为丹尔。金精是雌黄，铜精是空青，而服空青反胜于雌黄，其义难了。〔敦曰〕雌黄一块重四两，拆开得千重，软如烂金者佳；其夹石及黑如铁色者，不可用。〔时珍曰〕按独孤滔《丹房镜源》云：背阴者，雌黄也。淄成者，即黑色轻干，如焦锡块。臭黄作者，硬而无衣。试法：但于甲上磨之，上色者好。又烧熨斗底，以雌划之，如赤黄线一道者好。舶上来如噀血者上，湘南者次之，青者尤佳。叶子者为上，造化黄金非此不成。亦能柔五金，干汞，转硫黄，伏粉霜。又云：雄黄变铁，雌黄变锡。

【修治】〔敦曰〕凡修事，勿令妇人、鸡、犬、新犯淫人、有患人、不男人、非形人，及曾是刑狱臭秽之地；犯之则雌黄黑如铁色，不堪用也，反损人寿。每四两，用天碧枝、和阳草、粟遂子草各五两，入瓷锅中煮三伏时，其色如金汁，一垛在锅底下。用东流水猛投于中，如此淘三度，去水拭干，臼中捣筛，研如尘用。又曰：雌得芹花，立便成庚。芹花，一名立起草，形如芍药，煮雌能住火也。

【气味】辛，平，有毒。〔《别录》曰〕大寒。不入汤用。〔土宿真君曰〕芎□、地黄、独帚、益母、羊不食草、地榆、五加皮、瓦松、冬瓜汁，皆可制伏。又雌见铅及胡粉则黑。

【主治】恶疮头秃痂疥，杀毒虫虱身痒邪气诸毒。炼之久服，轻身增年不老（《本经》）。蚀鼻中瘜肉，下部□疮，身面白驳，散皮肤死肌，及恍惚邪气，杀蜂蛇毒。久服令人脑满（《别录》）。治冷痰劳嗽、血气虫积、心腹痛、癫痫，解毒（时珍）。

【发明】〔保昇曰〕雌黄法土，故色黄而主脾。〔时珍曰〕雌黄、雄黄同产，但以山阳、山阴受气不同分别。故服食家重雄黄，取其得纯阳之精也；雌黄则兼有阴气故尔。若夫治病，则二黄之功亦仿佛，大要皆取其温中、搜肝杀虫、解毒祛邪焉尔。

【附方】旧七，新五。

反胃吐食雌黄一分，甘草生半分，为末，饭丸梧子大。以五叶草、糯米煎汤，每服四丸（《圣济录》）。

停痰在胃喘息不通，呼吸欲绝。雌黄一两，雄黄一钱，为末，化蜡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半夜时投热糯米粥中食之（《济生方》）。

心痛吐水不下饮食，发止不定。雌黄二两，醋二斤，慢火煎成膏，用干蒸饼和丸梧子大，每服七丸，姜汤下（《圣惠方》）。

妇人久冷血气攻心，痛不止。以叶子雌黄二两，细研，醋一升，煎浓，和丸小豆大。每服十五丸，醋汤下（《圣惠方》）。

小腹痛满天行病，小腹满，不得小便。雌黄末，蜜丸，纳尿孔中，入半寸（《肘后方》）。

癫痫瘈疭眼暗嚼舌。雌黄、黄丹炒各一两，为末，入麝香少许，以牛乳汁半升熬成膏，和杵千下，丸麻子大。每温水服三、五丸（《直指方》）。

肺劳咳嗽雌黄一两，入瓦合内，不固济，坐地上，以灰培之，厚二寸；以炭一斤簇定，顶火煅三分去一，退火出毒，为末，蟾酥和丸粟米大。每日空心杏仁汤下三丸（《斗门方》）。

久嗽暴嗽金粟丸：用叶子雌黄一两研。以纸筋泥固济小合子一个，令干，盛药。水调赤石脂封口，更以泥封，待干，架在地上，炭火十斤簇煅。候火消三分之一，去火候冷取出，当如镜面，光明红色。钵内细研，蒸饼丸粟米大。每服三丸、五丸，甘草水服。服后睡良久（《胜金方》）。

肾消尿数干姜半两，以盐四钱炒黄成颗，雌黄一两半为末，蒸饼和丸绿豆大。每服十丸至三十丸，空心盐汤下（《圣济录》）。

小便不禁颗块雌黄一两半研，干姜半两，盐四钱同炒姜色黄，为末，水和蒸饼丸绿豆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丸，空心盐汤下之（《经验方》）。

乌癞虫疮雌黄粉，醋和鸡子黄，调涂之（《圣惠方》）。

牛皮顽癣雌黄末，入轻粉，和猪膏傅之（《直指方》）。

石膏《本经·中品》

【释名】细理石（《别录》）、**寒水石**（《纲目》）。〔震亨曰〕火煅细研醋调，封丹灶，其固密甚于脂膏。此盖

兼质与能而得名，正与石脂同意。〔时珍曰〕其文理细密，故名细理石。其性大寒如水，故名寒水石，与凝水石同名异物。

石膏

【集解】〔《别录》曰〕石膏生齐山山谷及齐卢山、鲁蒙山，采无时。细理白泽者良，黄者令人淋。〔弘景曰〕二郡之山，即青州、徐州也。今出钱塘县，皆在地中，雨后时时自出，取之如棋子，白澈最佳。彭城者亦好。近道多有而大块，用之不及彼也。《仙经》不须此。〔恭曰〕石膏、方解石大体相似，而以未破为异。今市人皆以方解代石膏，未见有真石膏也。石膏生于石旁。其方解不因石而生，端然独处，大者如升，小者如拳，或在土中，或生溪水，其上皮随土及水苔色，破之方解，大者方尺。今人以此为石膏，疗风去热虽同，而解肌发汗不如真者。〔大明曰〕石膏通亮，理如云母者上。又名方解石。〔敦曰〕凡使勿用方解石。方解虽白不透明，其性燥；若石膏则出剡州茗山县义情山，其色莹净如水精，性良善也。〔颂曰〕石膏今汾、孟、虢、耀州、兴元府亦有之。生于山石上，色至莹白，与方解石肌理形段刚柔绝相类。今难得真者。用时，惟以破之皆作方棱者，为方解石。今石膏中时时有莹澈可爱有纵理而不方解者，或以为石膏；然据《本草》又似长石。或又谓青石间往往有白脉贯彻类肉之膏肪者，为石膏；此又《本草》所谓理石也。不知石膏定是何物？今且依市人用方解石尔。〔阎孝忠曰〕南方以寒水石为石膏，以

石膏为寒水石，正与汴京相反，乃大误也。石膏洁白坚硬，有墙壁。寒水石则软烂，以手可碎，外微青黑，中有细纹。又一种坚白全类石膏，而敲之成方者，名方解石也。〔承曰〕陶言钱塘山中雨后时自出。今钱塘人凿山取之甚多，捣作齿药货用，浙人呼为寒水石，入药最胜他处者。〔宗奭曰〕石膏纷辩不决，未悉厥理。《本草》只言生齐山、卢山、蒙山，细理白泽者良，即知他处者非石膏也。〔震亨曰〕《本草》药之命名，多有意义，或以色，或以形，或以气，或以质，或以味，或以能，或以时是也。石膏固济丹炉，苟非有膏，岂能为用？此盖兼质与能而得名。昔人以方解为石膏，误矣。石膏味甘而辛，本阳明经药，阳明主肌肉。其甘也，能缓脾益气，止渴去火。其辛也，能解肌出汗，上行至头，又入太阴、少阳。彼方解石，止有体重质坚性寒而已，求其有膏而可为三经之主治者焉在哉？〔时珍曰〕石膏有软、硬二种。软石膏，大块生于石中，作层如压扁米糕形，每层厚数寸。有红、白二色，红者不可服，白者洁净，细文短密如束针，正如凝成白蜡状，松软易碎，烧之即白烂如粉。其中明洁，色带微青，而文长细如白丝者，名理石也。与软石膏乃一物二种，碎之则形色如一，不可辨矣。硬石膏，作块而生，直理起棱，如马齿坚白，击之则段段横解，光亮如云母、白石英，有墙壁，烧之亦易散，仍硬不作粉。其似硬石膏成块，击之块块方解，墙壁光明者，名方解石也，烧之则炫散亦不烂。与硬石膏乃一类二种，碎之则形色如一，不可辨矣。自陶弘景、苏恭、大明、雷敦、苏颂、阎孝忠皆以硬者为石膏，软者为寒水石；至朱震亨始断然以软者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验，千古之惑始明矣。盖昔人所谓寒水石者，即软石膏也；所谓硬石膏者，乃长石也。石膏、理石、长石、方解石四种，性气皆寒，俱能去大热结气；但石膏又能解肌发汗为异尔。理石即石膏之类，长石即方解之类，俱可代用，各从其类也。今人以石膏收豆腐，乃昔人所不知。

【修治】〔敦曰〕凡使，石臼中捣成粉，罗过，生甘草水飞过，澄晒筛研用。〔时珍曰〕古法惟打碎如豆大，绢包入汤煮之。近人因其性寒，火煅过用，或糖拌炒过，则不妨脾胃。

【气味】辛，微寒，无毒。〔《别录》曰〕甘，大寒。〔好古曰〕入足阳明、手太阴、少阳经气分。〔之才曰〕鸡子为之使。恶莽草、巴豆、马目毒公。畏铁。

【主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本经》）。除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结气，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喘息咽热，亦可作浴汤（《别录》）。治伤寒头痛如裂，壮热皮如火燥。和葱煎茶，去头痛（甄权）。治天行热狂，头风旋，下乳，揩齿益齿（大明）。除胃热肺热，散阴邪，缓脾益气（李杲）。止阳明经头痛，发热恶寒，日晡潮热，大渴引饮，中暑潮热，牙痛（元素）。

【发明】〔成无己曰〕风，阳邪也；寒，阴邪也。风喜伤阳，寒喜伤阴。营卫阴阳，为风寒所伤，则非轻剂所能独散，必须轻重之剂同散之，乃得阴阳之邪俱去，营卫之气俱和。是以大青龙汤，以石膏为使。石膏乃重剂，而又专达肌表也。又云：热淫所胜，佐以苦甘。知母、石膏之苦甘以散热。〔元素曰〕石膏性寒，味辛而淡，气味俱薄，体重而沉，降也，阴也，乃阳明经大寒之药。善治本经头痛牙痛，止消渴中暑潮热。然能寒胃，令人不食，非腹有极热者，不宜轻用。又阳明经中热，发热恶寒燥热，日晡潮热，肌肉壮热，小便浊赤，大渴引饮，自汗，苦头痛之药，仲景用白虎汤是也。若无以上诸证，勿服之。多有血虚发热象白虎证，及脾胃虚劳，形体病证，初得之时，与此证同。医者不识而误用之，不可胜救也。〔杲曰〕石膏，足阳明药也。故仲景治伤寒阳明证，身热、目痛、鼻干、不得

卧。身以前，胃之经也。胸前，肺之室也。邪在阳明，肺受火制，故用辛寒以清肺气，所以有白虎之名。又治三焦皮肤大热，入手少阳也。凡病脉数不退者，宜用之；胃弱者，不可用。〔宗奭曰〕孙兆言：四月以后天气热时，宜用白虎。但四方气候不齐，岁中运气不一，亦宜两审。其说甚雅。〔时珍曰〕东垣李氏云：立夏前多服白虎汤者，令人小便不禁，此乃降令太过也。阳明津液不能上输于肺，肺之清气亦复下降故尔。甄立言《古今录验方》治诸蒸病有五蒸汤，亦是白虎加人参、茯苓、地黄、葛根，因病加减。王焘《外台秘要》治骨蒸劳热久嗽，用石膏文如束针者一斤，粉甘草一两。细研如面，日以水调三四服。言其无毒有大益，乃养命上药，不可忽其贱而疑其寒。《名医录》言：睦州杨寺丞女，病骨蒸内热外寒，众医不瘥，处州吴医用此方而体遂凉。愚谓此皆少壮肺胃火盛，能食而病者言也。若衰暮及气虚、血虚、胃弱者，恐非所宜。广济林训导年五十，病痰嗽发热。或令单服石膏药至一斤许，遂不能食，而咳益频，病益甚，遂至不起。此盖用药者之瞀瞀也，石膏何与焉！杨士瀛云：石膏煅过，最能收疮晕，不至烂肌。按刘跂《钱乙传》云：宗室子病呕泄，医用温药加喘。乙曰：病本中热，奈何以刚剂燥之，将不得前后溲，宜与石膏汤。宗室与医皆不信。后二日果来召。乙曰：仍石膏汤证也。竟如言而愈。又按：古方所用寒水石，是凝水石；唐宋以来诸方用寒水石，即今之石膏也。故寒水石诸方多附于后。近人又以长石、方解石为寒水石，不可不辨之。

【附方】旧四，新二十五。

伤寒发狂逾垣上屋。寒水石二钱，黄连一钱，为末。煎甘草冷服，名鹊石散（《本事方》）。

风热心躁口干狂言，浑身壮热。寒水石半斤，烧半日。净地坑内盆合，四面湿土拥起，经宿取出。入甘草末、天竺黄各二两，龙脑二分，糯米糕丸弹子大。蜜水磨下（《集验方》）。

解中诸毒方同上。

乳石发渴寒水石一块含之，以瘥为度（《圣济录》）。

男女阴毒寒水石不拘多少为末，用两馏饭捣丸栗子大，日干。每用一丸，炭火煅红烧研，以滚酒调服，饮葱醋汤投之，得汗愈（蔡氏《经验必用方》）。

小儿丹毒寒水石末一两，和水涂之（《集玄方》）。

小儿身热石膏一两，青黛一钱，为末，糕糊丸龙眼大。每服一丸，灯心汤化下（《普济方》）。

骨蒸劳病外寒内热，附骨而蒸也。其根在五脏六腑之中，必因患后得之。骨肉日消，饮食无味，或皮燥而无光。蒸盛之时，四肢渐细，足趺肿起。石膏十两，研如乳粉法，水和服方寸匕，日再，以身凉为度（《外台秘要》）。

热盛喘嗽石膏二两，甘草炙半两，为末。每服三钱，生姜、蜜调下（《普济方》）。

痰热喘嗽痰涌如泉。石膏、寒水石各五钱，为末。每人参汤服三钱（《保命集》）。

食积痰火泻肺火、胃火。白石膏火煅，出火毒，半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白汤下（《丹溪方》）。

胃火牙疼好软石膏一两，火煅，淡酒淬过，为末，入防风、荆芥、细辛、白芷五分，为末。日用揩牙，甚效（《保寿堂方》）。

老人风热内热，目赤头痛，视不见物。石膏三两，竹叶五十片，沙糖一两，粳米三合，水三大盏，煎石膏、竹叶，去滓，取二盏煮粥，入糖食（《养老方》）。

风邪眼寒乃风入头系，败血凝滞，不能上下流通，故风寒客

之而眼寒也。石膏煅二两，川芎二两，甘草炙半两，为末。每服一钱，葱白、茶汤调下，日二服（《宣明方》）。

头风涕泪疼痛不已。方同上。

鼻衄头痛心烦。石膏、牡蛎各一两，为末。每新汲水服二钱，并滴鼻内（《普济方》）。

筋骨疼痛因风热者。石膏三钱，飞罗面七钱，为末，水和煅红，冷定。滚酒化服，被盖取汗。连服三日，即除根（《笔峰杂兴》）。

雀目夜昏百治不效。石膏末，每服一钱，猪肝一片薄批，掺药在上缠定，沙瓶煮熟，切食之，一日一服（《明目方》）。

湿温多汗妄言烦渴。石膏、炙甘草等分为末。每服二钱匕，浆水调下（庞安时《伤寒论》）。

小便卒数非淋，令人瘦。石膏半斤捣碎，水一斗，煮五升，每服五合（《肘后方》）。

小儿吐泻黄色者，伤热也。玉露散：用石膏、寒水石各五钱，生甘草二钱半，为末。滚汤调服一钱（钱乙《小儿方》）。

水泻腹鸣如雷，有火者。石膏火煅，仓米饭和丸梧子大，黄丹为衣。米饮下二十丸。不二服，效（李楼《奇方》）。

乳汁不下石膏三两，水二升，煮三沸。三日饮尽，妙（《子母秘录》）。

妇人乳痈一醉膏：用石膏煅红，出火毒，研。每服三钱，温酒下，添酒尽醉。睡觉，再进一服（陈日华《经验方》）。

油伤火灼痛不可忍。石膏末傅之，良（梅师方）。

金疮出血寒水石、沥青等分，为末。干掺，勿经水（《积德堂方》）。

刀疮伤湿溃烂不生肌。寒水石煅一两，黄丹二钱，为末。洗敷。甚者，加龙骨一钱，孩儿茶一钱（《积德堂方》）。

疮口不敛生肌肉，止疼痛，去恶水。寒水石烧赤，研，二两，黄丹半两，为末，掺之。名红玉散（《和剂局方》）。

口疮咽痛上膈有热。寒水石煅三两，朱砂三钱半，脑子半字，为末，掺之（《三因方》）。

【附录】玉火石〔颂曰〕密州九仙山东南隅地中，出一种石，青白而脆，击之内有火，谓之玉火石。彼医用之。其味甘、微辛，温。疗伤寒发汗，止头目昏眩痛，功与石膏等，土人以当石膏用之。**龙石膏**〔《别录·有名未用》曰〕无毒，主消渴益寿。生杜陵，如铁脂中黄。

理石《本经·中品》

【释名】肌石（《别录》）、**立制石**（《本经》）。〔时珍曰〕理石即石膏之顺理而微硬有肌者，故曰理石、肌石。〔弘景曰〕《仙经》时须，呼为长理石。石胆，一名立制，此今又名立制，疑必相乱。

【集解】〔《别录》曰〕理石如石膏，顺理而细，生汉中山谷及卢山，采无时。〔弘景曰〕汉中属梁州，卢山属青州。今出宁州。俗用亦稀。〔恭曰〕此石夹两石间如石脉，打用之，或在土中重叠而生。皮黄赤，肉白，作针理文，全不似石膏。市人或刮削去皮，以代寒水石，并以当礜石，并是假伪。今卢山亦无此物，见出襄州西泛水侧。〔宗奭曰〕理石如长石。但理石如石膏，顺理而细；其非顺

理而细者，为长石。疗体亦不相远。〔时珍曰〕理石，即石膏中之长文细直如丝而明洁，色带微青者。唐人谓石膏为寒水石，长石为石膏，故苏恭言其不似石膏也。此石与软石膏一类二色，亦可通用，详石膏下。

理石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甘，大寒。〔之才曰〕滑石为之使，恶麻黄。

【主治】身热，利胃解烦，益精明目，破积聚，去三虫（《本经》）。除营卫中去来大热结热，解烦毒，止消渴，及中风痿痹（《别录》）。渍酒服，疗癖，令人肥悦（苏恭）。

【附录】白肌石〔《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辛，无毒。主强筋骨，止渴不饥，阴热不足。一名肌石，一名洞石。生广焦国卷山青石间。〔时珍曰〕按此即理石也，其形名气味主疗皆同。

长石《本经·中品》

【释名】方石（《本经》）、直石（《别录》）、土石（《别录》）、硬石膏（《纲目》）。

【集解】〔《别录》曰〕长石，理如马齿，方而润泽，玉色。生长子山谷及太山、临淄，采无时。〔弘景曰〕长子县属上党，临淄县属青州。俗方、《仙经》并无用此者。〔恭曰〕此石状同石膏而厚大，纵理而长，文似马齿。今均州辽坂山有之，土人以为理石。〔颂曰〕今惟潞州有之，如苏恭所说。按《本经》理石、长石二物，味效亦别。又云：理石似石膏，顺理而细。陶隐居言，亦呼为长理石。今灵宝丹用长理石为一物。医家相承用者，乃似石膏，与今潞州所出长石无异，而诸郡无复出理石者，医方亦不见单用，往往呼长石为长理石。〔时珍曰〕长石即俗呼硬石膏者，状似软石膏而块不扁，性坚硬洁白，有粗理，起齿棱，击之则片片横碎，光莹如云母、白石英，亦有墙壁似方解石，但不作方块尔。烧之亦不粉烂而易散，方解烧之亦然，但炫声为异尔。昔人以此为石膏，又以为方解，今人以此为寒水石，皆误矣。但与方解乃一类二种，故亦名方石，气味功力相同，通用无妨。唐宋诸方所用石膏，多是此石，昔医亦以取效，则亦可与石膏通用，但不可解肌发汗耳。

长石

【气味】辛、苦，寒，无毒。

【主治】身热，胃中结气，四肢寒厥，利小便，通血脉，明目去翳眇，下三虫，杀蛊毒。久服不饥（《本经》）。止消渴，下气，除胁肋肺间邪气（《别录》）。

方解石《别录·下品》

【释名】黄石（〖《别录》〗）。〔志曰〕敲破，块块方解，故以为名。

【集解】〔《别录》曰〕方解石生方山，采无时。〔弘景曰〕《本经》长石一名方石，疗体相似，疑即此也。〔恭曰〕此物大体与石膏相似，不附石而生，端然独处。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甚大者方尺，或在土中，或生溪水，其上皮随土及水苔色，破之方解。今人以为石膏，用疗风去热虽同，而解肌发汗不及也。〔志曰〕今沙州大鸟山出者佳。〔颂曰〕方解石《本草》言生方山，陶隐居疑与长石为一物，苏恭云疗热不减石膏。若然，似可通用，但主头风不及石膏也。其肌理形段刚柔皆同，但以附石不附石为言，岂得功力顿异？如雌黄、雄黄亦有端然独处者，亦有附石生者，不闻别有名号，功力相异也。〔时珍曰〕方解石与硬石膏相似，皆光洁如白石英，但以敲之段段片碎者为硬石膏，块块方棱者为方解石，盖一类二种，亦可通用。唐宋诸方皆以此为石膏，今人又以为寒水石，虽俱不是，而其性寒治热之功，大抵不相远，惟解肌发汗不能如硬石膏为异耳。

方解石

【气味】苦、辛，大寒，无毒。〔之才曰〕恶巴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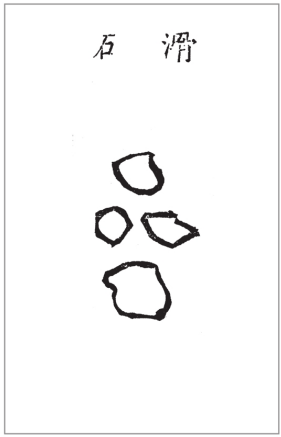
【主治】胸中留热结气，黄疸，通血脉，去蛊毒（《别录》）。

滑石《本经·上品》

【释名】画石（《衍义》）、液石（《别录》）、□石（音辽。〖《南越志》〗）、脱石（音夺。〖《别录》〗）、冷石（弘景）、番石（《别录》）、共石（〖《别录》〗）。〔宗奭曰〕滑石今谓之画石，因其软滑可写画也。〔时珍曰〕滑石性滑利窍，其质又滑腻，故以名之。表画家用刷纸代粉，最白腻。□乃脂膏也，因以名县。脱乃肉无骨也。此物取滑腻，无硬者为良，故有诸名。

【集解】〔《别录》曰〕滑石生赭阳山谷，及太山之阴，或掖北白山，或卷山，采无时。〔弘景曰〕滑石色正白，《仙经》用之

为泥。今出湘州、始安郡诸处，初取软如泥，久渐坚强，人多以作冢中明器物。赭阳属南阳，掖县属青州东莱，卷县属司州荥阳。又有冷石，小青黄，并冷利，能熨油污衣物。〔恭曰〕此石所在皆有。岭南始安出者，白如凝脂，极软滑。出掖县者，理粗质青有黑点，惟可为器，不堪入药。齐州南山神通寺南谷亦大有，色青白不佳，而滑腻则胜。〔藏器曰〕始安、掖县所出二石，形质既异，所用又殊。始安者软滑而白，宜入药。东莱者硬涩而青，乃作器石也。〔敦曰〕凡使有多般：其白滑石如方解石，色似冰白，画石上有白腻文者，真也。乌滑石似鑿，画石上有青白腻文，入用亦妙。绿滑石性寒有毒，不入药用。黄滑石似金颗颗圆。画石上有青黑色者，勿用，杀人。冷滑石青苍色，画石上作白腻文，亦勿用之。〔颂曰〕今道、永、莱、濠州皆有之。凡二种。道、永州出者白滑如凝脂。《南越志》云：□城县出□石，即滑石也。土人以为烧器，烹鱼食，是也。莱、濠州出者理粗质青，有黑点，亦谓之斑石。二种皆可作器，甚精好。初出软柔，彼人就穴中制作，用力殊少也。《本草》所载土地皆是北方，而今医家所用白色者，自南方来。或云沂州所出甚白佳，与《本草》所云太山之阴相合，而彼土不取为药。今濠州所供青滑石，云性寒无毒，主心气涩滞，与《本经》大同小异。又张勃《吴录·地理志》及《大康地记》云：郁林州布山县马湖马岭山皆有虺，甚毒杀人，有冷石可以解之。石色赤黑，味苦，屑之着疮中，并以切齿立苏，一名切齿石。今人多用冷石作粉，治痱疮，或云即滑石也，但味之甘苦不同耳。〔时珍曰〕滑石，广之桂林各邑及猺峒中皆出之，即古之始安也。白、黑二种，功皆相似。山东蓬莱县桂府村所出者亦佳，故医方有桂府滑石，与桂林者同称也。今人亦以刻图书，不甚坚牢。滑石之根为不灰木，滑石之中有光明黄子为石脑芝。



滑石

【修治】〔敦曰〕凡用白滑石，先以刀刮净研粉，以牡丹皮同煮一伏时。去牡丹皮，取滑石，以东流水淘过，晒干用。

【气味】甘，寒，无毒。〔《别录》曰〕大寒。〔之才曰〕石韦为之使，恶曾青，制雄黄。

【主治】身热泄澼，女子乳难癃闭，利小便，荡胃中积聚寒热，益精气。久服轻身、耐饥、长年（《本经》）。通九窍六腑津液，去留结，止渴，令人利中（《别录》）。燥湿，分水道，实大肠，化食毒，行积滞，逐凝血，解燥渴，补脾胃，降心火，偏主石淋为要药（震亨）。疗黄疸水肿脚气、吐血衄血、金疮血出、诸疮肿毒（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治淋沥，多单使滑石。又与石韦同捣

末，饮服刀圭，更驮。又主石淋，发烦闷，取十二分研粉，分作两服，水调下。烦热定，即停后服。〔权曰〕滑石疗五淋，主产难，服其末。又末与丹参、蜜、猪脂为膏，入其月即空心酒下弹丸大，临产倍服，令胎滑易生，除烦热心躁。〔元素曰〕滑石气温味甘，治前阴窍涩不利，性沉重，能泄上气令下行，故曰滑则利窍，不与诸淡渗药同。〔好古曰〕入足太阳经。滑能利窍，以通水道，为至燥之剂。猪苓汤用滑石、阿胶，同为滑剂以利水道；葱、豉、生姜同煎，去滓澄清以解利。淡味渗泄为阳，故解表利小便也。若小便自利者，不宜用。〔时珍曰〕滑石利窍，不独小便也。上能利毛腠之窍，下能利精溺之窍。盖甘淡之味，先入于胃，渗走经络，游溢津气，上输于肺，下通膀胱。肺主皮毛，为水之上源。膀胱司津液，气化则能出。故滑石上能发表，下利水道，为荡热燥湿之剂。发表是荡上中之热，利水道是荡中下之热；发表是燥上中之湿，利水道是燥中下之湿。热散则三焦宁而表里和，湿去则阑门通而阴阳利。刘河间之用益元散，通治表里上下诸病，盖是此意，但未发出尔。

【附方】旧六，新一十三。

益元散又名天水散、太白散、六一散。解中暑伤寒疫疠，饥饱劳损，忧愁思虑，惊恐悲怒，传染并汗后遗热劳复诸疾。兼解两感伤寒，百药酒食邪热毒。治五劳七伤，一切虚损，内伤阴痿，惊悸健忘，痫瘛烦满，短气痰嗽，肌肉疼痛，腹胀闷痛，淋閟涩痛，服石石淋。疗身热呕吐泄泻，肠澼下痢赤白。除烦热，胸中积聚，寒热。止渴，消畜水。妇人产后损液，血虚阴虚热甚，催生下乳。治吹乳乳痈，牙疮齿疳。此药大养脾肾之气，通九窍六腑，去留结，益精气，壮筋骨，和气，通经脉，消水谷，保真元，明耳目，安魂定魄，强志轻身，驻颜益寿，耐劳役饥渴，乃神验之仙药也。白滑石水飞过六两，粉甘草一两，为末。每服三钱，蜜少许，温水调下。实热，用新汲水下，解利用葱豉汤下，通乳用猪肉面汤调下，催生用香油浆下。凡难产或死胎不下，皆由风热燥涩，结滞紧敛，不能舒缓故也。此药力至，则结滞顿开而瘥矣（刘河间《伤寒直格》）。

膈上烦热多渴，利九窍。滑石二两捣。水三大盏，煎二盏，去滓，入粳米煮粥食（《圣惠方》）。

女劳黄疸日晡发热恶寒，小腹急，大便溏黑，额黑。滑石、石膏等分，研末。大麦汁服方寸匕，日三，小便大利愈。腹满者难治（《千金方》）。

伤寒衄血滑石末，饭丸梧子大。每服十丸，微嚼破，新水咽下，立止。汤晦叔云：鼻衄，乃当汗不汗所致。其血紫黑时，不以多少，不可止之。且服温和药，调其营卫；待血鲜时，急服此药止之也（《本事方》）。

乳石发动烦热烦渴。滑石粉半两，水一盏，绞白汁，顿服（《圣惠方》）。

暴得吐逆不下食。生滑石末二钱匕，温水服，仍以细面半盏押定（寇氏《衍义》）。

气壅关格不通，小便淋结，脐下妨闷兼痛。滑石粉一两，水调服（《广利方》）。

小便不通滑石末一升，以车前汁和，涂脐之四畔，方四寸，干即易之。冬月水和（《杨氏产乳》）。

妇人转脬因过忍小便而致。滑石末，葱汤服二钱（《圣惠方》）。

妊娠子淋不得小便。滑石末水和，泥脐下二寸（《外台秘要》）。

伏暑水泄白龙丸：滑石火煅过一两，硫黄四钱，为末，面糊丸绿豆大。每用淡姜汤随大小服（《普济方》）。

伏暑吐泄或吐，或泄，或疟，小便赤，烦渴。玉液散：用桂府滑石烧四两，藿香一钱，丁香一钱，为末，米汤服二钱（《普济方》）。

霍乱及疟方同上。

痘疮狂乱循衣摸床，大热引饮。用益元散，加朱砂二钱，冰片三分，麝香一分。每灯草汤下，二三服（王氏《痘疹方》）。

风毒热疮遍身出黄水。桂府滑石末傅之，次日愈。先以虎杖、豌豆、甘草等分。煎汤洗后，乃搽（《普济方》）。

阴下湿汗滑石一两，石膏煅半两，枯白矾少许，研掺之（《集简方》）。

脚指缝烂方同上。

杖疮肿痛滑石、赤石脂、大黄等分为末。茶汤洗净，贴（赵氏《经验方》）。

热毒怪病目赤鼻胀，大喘，浑身出斑，毛发如铁，乃因中热，毒气结于下焦。用滑石、白矾各一两，为末，作一服。水三碗，煎减半，冷，不住饮之（夏子益《奇疾方》）。

不灰木宋《开宝》

【释名】无灰木（见下。〖《图经》〗）。

【集解】〔颂曰〕不灰木出上党，今泽、潞山中皆有之，盖石类也。其色白，如烂木，烧之不然，以此得名。或云滑石之根也，出滑石处皆有之。采无时。〔藏器曰〕要烧成灰，但斫破，以牛乳煮了，黄牛粪烧之，即成灰。〔时珍曰〕不灰木有木、石二种：石类者

其体坚重，或以纸裹蘸石脑油然灯，彻夜不成灰，人多用作小刀靶。《开山图》云：徐无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山在今顺天府玉田县东北。《庚辛玉册》云：不灰木，阴石也。生西南蛮夷中，黎州、茂州者好，形如针，文全若木，烧之无烟。此皆言石者也。伏琛《齐地记》云：东武城有胜火木，其木经野火烧之不灭，谓之不灰木。杨慎《丹铅录》云：《太平寰宇记》云：不灰木俗多为铤子，烧之成炭而不灰，出胶州。其叶如蒲草，今人束以为燎，谓之万年火把。此皆言木者也。时珍常得此火把，乃草叶束成，而中夹松脂之类，一夜仅烧一二寸耳。

不灰木

【附录】松石〔颂曰〕今处州出一种松石，如松干，而实石也。或云松久化为石。人多取饰山亭及琢为枕。虽不入药，与不灰相类，故附之。

【气味】甘，大寒，无毒。〔独孤滔曰〕煮汞，结草砂，煅三黄，匮五金。

【主治】热痱疮，和枣叶、石灰为粉，傅之（《开宝》）。**除烦热阳厥**（时珍）。

【发明】〔时珍曰〕不灰木性寒，而同诸热药治阴毒。刘河间《宣明方》，治阳绝心腹痞痛，金针丸中亦用服之。盖寒热并用，所以调停阴阳也。

【附方】新四。

肺热咳嗽卧时盛者。不灰木一两半，太阴玄精石二两，甘草炙半两，贝母一两半，天南星白矾水煮过半两，为末。每服半钱，姜汤下（《圣济录》）。

咽喉肿痛五心烦热。不灰木以牛粪烧赤四两，太阴玄精石煅赤四两，真珠一钱，为末，糯米粥丸芡子大。每服一丸，以生地黄汁、粟米泔研化服，日二次（《圣济录》）。

霍乱烦满气逆腹胀，手足厥冷。不灰木、阳起石煅、阿魏各半两，巴豆去心、杏仁去皮各二十五个，为末，粟饭丸樱桃大，穿一孔。每服一丸，灯上烧烟尽，研末，米姜汤下，以利为度（《圣济录》）。

阴毒腹痛回阳丹：用不灰木煅、牡蛎煅、高良姜炒、川乌头炮、白芍药各一钱，为末，入麝香少许。每用一钱，男用女唾调涂外肾，女用男唾调涂乳上，得汗即愈（《玉机微义》）。

五色石脂《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五种石脂。

【释名】〔时珍曰〕膏之凝者曰脂。此物性粘，固济炉鼎甚良，盖兼体用而言也。

【集解】〔《别录》曰〕五色石脂，生南山之阳山谷中。又曰：青石脂生齐区山及海涯。黄石脂生嵩高山，色如莺雏。黑石脂生

颍川阳城。白石脂生太山之阴。赤石脂生济南、射阳，又太山之阴。并采无时。〔普曰〕五色石脂一名五色符。青符生南山或海涯。黄符生嵩山，色如□脑、雁雏。黑符生洛西山空地。白符生少室天娄山或太山。赤符生少室或太山，色绛滑如脂。〔弘景曰〕今俗惟用赤石、白石二脂。好者出吴郡，亦出武陵、建平、义阳。义阳者，出鄂县界东八十里，状如□脑，赤者鲜红可爱，随采复生。余三色石脂无正用，但黑石脂入画用尔。〔恭曰〕义阳即申州，所出乃桃花石，非石脂也。白石脂，今出慈州诸山，胜于余处者。赤石脂今出虢州卢氏县、泽州陵川县，又慈州吕乡县、宜州诸山亦有，并色理鲜腻为佳。二脂太山不闻有之，旧出苏州、余杭山，今不收采。〔承曰〕今苏州见贡赤、白二石脂，但入药不甚佳。惟延州山中所出最良，揭两石中取之。〔颂曰〕白石脂、赤石脂，今惟潞州出之，潞与慈州相近也。〔宗奭曰〕赤、白石脂四方皆有，以理腻粘舌缀唇者为上。

五色石脂

【修治】〔敦曰〕凡使赤脂，研如粉，新汲水飞过三度，晒干用。〔时珍曰〕亦有火煅水飞者。

【气味】五种石脂，并甘，平。〔大明曰〕并温，无毒。畏黄芩、大黄、官桂。

【主治】黄疸，泄痢肠澼脓血，阴蚀下血赤白，邪气痈肿，疽痔恶疮，头疡疥瘙。久服补髓益气，肥健不饥，轻身延年。五石脂各随五色，补五脏（《本经》）。治泄痢，血崩带下，吐血衄血，涩精淋沥，除烦，疗惊悸，壮筋骨，补虚损。久服悦色。治疮疖痔漏，排脓（大明）。

青石脂

〔气味〕酸，平，无毒。〔普曰〕青符：神农：甘。雷公：酸，无毒。桐君：辛，无毒。李当之：小寒。

〔主治〕养肝胆气，明目，疗黄疸泄痢肠澼，女子带下百病，及疽痔恶疮。久服补髓益气，不饥延年（《别录》）。

黄石脂

〔气味〕苦，平，无毒。〔普曰〕黄符：雷公：苦。李当之：小寒。〔之才曰〕曾青为之使，恶细辛，畏蜚蠊、黄连、甘草。〔敦曰〕服之忌卵味。

〔主治〕养脾气，安五脏，调中，大人、小儿泄痢肠澼下脓血，去白虫，除黄疸痈疽虫。久服轻身延年（《别录》）。

黑石脂〔《别录》曰〕一名石墨，一名石涅。〔时珍曰〕此

乃石脂之黑者，亦可为墨，其性粘舌，与石炭不同，南人谓之画眉石。许氏《说文》云：黛，画眉石也。

〔气味〕咸，平，无毒。〔普曰〕黑符：桐君：甘，无毒。

〔主治〕养肾气，强阴，主阴蚀疮，止肠澼泄痢，疗口疮咽痛。久服益气不饥延年（《别录》）。

白石脂

〔气味〕甘、酸，平，无毒。〔普曰〕白符，一名随。岐伯、雷公：酸，无毒。桐君：甘，无毒。扁鹊：辛。李当之：小寒。〔权曰〕甘、辛。〔杲曰〕温。〔之才曰〕得厚朴、米汁饮，止便脓。燕屎为之使，恶松脂，畏黄芩。〔颂曰〕畏黄连、甘草、飞廉、马目毒公。

〔主治〕养肺气，厚肠，补骨髓，疗五脏惊悸不足，心下烦，止腹痛下水，小肠澼热溏，便脓血，女子崩中漏下赤白沃，排痈疽疮痔。久服安心不饥，轻身长年（《别录》）。涩大肠（甄权）。

〔附方〕旧四，新二。

小儿水痢形羸，不胜汤药。白石脂半两研粉，和白粥空肚食之（《子母秘录》）。

小儿滑泄白龙丸：白石脂、白龙骨等分，为末，水丸黍米大。每量大小，木瓜、紫苏汤下（《全幼心鉴》）。

久泄久痢白石脂、干姜等分研，百沸汤和面为稀糊搜之，并手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三十丸（《斗门方》）。

儿脐汁出赤肿。白石脂末熬温，扑之，日三度，勿揭动（韦宙《独行方》）。

儿脐血出多啼，方同上（寇氏《衍义》）。

粉滓面□白石脂六两，白蔹十二两，为末，鸡子白和，夜涂旦洗（《圣济录》）。

赤石脂

〔气味〕甘、酸、辛，大温，无毒。〔普曰〕赤符：神农、雷公：甘。黄帝、扁鹊：无毒。李当之：小寒。〔之才曰〕畏芫花，恶大黄、松脂。〔颂曰〕古人亦单服食，云发则心痛，饮热酒不解。用绵裹葱、豉，煮水饮之。

〔主治〕养心气，明目益精，疗腹痛肠澼，下痢赤白，小便利，及痈疽疮痔，女子崩中漏下，产难胞衣不出。久服补髓好颜色，益智不饥，轻身延年（《别录》）。补五脏虚乏（甄权）。补心血，生肌肉，厚肠胃，除水湿，收脱肛（时珍）。

〔发明〕〔弘景曰〕五色石脂，《本经》疗体亦相似，《别录》分条具载，今俗惟用赤、白二脂断下痢耳。〔元素曰〕赤、白石脂俱甘、酸，阳中之阴，固脱。〔杲曰〕降也，阳中阴也。其用有二：固肠胃有收敛之能，下胎衣无推荡之峻。〔好古曰〕涩可去脱，石脂为收敛之剂，赤入丙，白入庚。〔时珍曰〕五石脂皆手足阳明药

也。其味甘，其气温，其体重，其性涩。涩而重，故能收湿止血而固下；甘而温，故能益气生肌而调中。中者，肠胃肌肉惊悸黄疸是也；下者，肠澼泄痢崩带失精是也。五种主疗，大抵相同。故《本经》不分条目，但云各随五色补五脏。《别录》虽分五种，而性味、主治亦不甚相远，但以五味配五色为异，亦是强分尔。赤、白二种，一入气分，一入血分，故时用尚之。张仲景用桃花汤治下痢便脓血。取赤石脂之重涩，入下焦血分而固脱；干姜之辛温，暖下焦气分而补虚；粳米之甘温，佐石脂、干姜而润肠胃也。

〔附方〕旧五，新七。

小儿疳泻赤石脂末，米饮调服半钱，立瘥。加京芎等分，更妙（《斗门方》）。

大肠寒滑小便精出。赤石脂、干姜各一两，胡椒半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五七十丸。有人病此，热药服至一斗二升，不效；或教服此，终四剂而愈（寇氏《衍义》）。

赤白下痢赤石脂末，饮服一钱（《普济方》）。

冷痢腹痛下白冻如鱼脑。桃花丸：赤石脂煅、干姜炮，等分为末，蒸饼和丸。量大小服，日三服（《和剂局方》）。

老人气痢虚冷。赤石脂五两水飞，白面六两。水煮熟，入葱、酱作臛，空心食三四次，即愈（《养老方》）。

伤寒下痢便脓血不止，桃花汤主之。赤石脂一斤，一半全用，一半末用，干姜一两，粳米半升。水七升，煮米熟去滓。每服七合，纳末方寸匕，日三服，愈乃止（《张仲景方》）。

痢后脱肛赤石脂、伏龙肝为末，傅之。一加白矾（钱氏《小儿方》）。

反胃吐食绝好赤石脂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空腹姜汤下一二十丸。先以巴豆仁一枚，勿令破，以津吞之，后乃服药（《圣惠方》）。

痰饮吐水无时节者，其原因冷饮过度，遂令脾胃气弱，不能消化饮食。饮食入胃，皆变成冷水，反吐不停，赤石脂散主之。赤石脂一斤，捣筛，服方寸匕，酒饮自任，稍加至三匕。服尽一斤，则终身不吐痰水，又不下痢，补五脏，令人肥健。有人痰饮，服诸药不效，用此遂愈（《千金翼方》）。

心痛彻背赤石脂、干姜、蜀椒各四分，附子炮二分，乌头炮一分，为末，蜜丸梧子大。先食服一丸。不知，稍增之（张仲景《金匮方》）。

经水过多赤石脂、破故纸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普济方》）。

小便不禁赤石脂煅、牡蛎煅各三两，盐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盐汤下十五丸（《普济方》）。

桃花石《唐本草》

【集解】〔恭曰〕桃花石出申州钟山县，似赤石脂，但舐之不着舌者是也。〔珣曰〕其状亦似紫石英，色若桃花，光润而重，目之可爱。〔颂曰〕今信州有之，形块似赤石脂、紫石英辈，采无时。陶弘景言赤石脂出义阳者，状如□脑，鲜红可爱。苏恭非之，云是桃花石，久服肥人，今土人以疗痢。功用亦不相远。〔宗奭曰〕桃花石有赤、白二等：有赤地淡白点如桃花片者，有淡白地赤点如桃花片者。人往往镌磨为器用，人亦罕服之。〔时珍曰〕此即赤白石脂之不粘舌、坚而有花点者，非别一物也。故其气味功用皆同石脂。昔张仲景治痢用赤石脂名桃花汤，《和剂局方》治冷痢有桃花丸，皆即此物

耳。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大肠中冷脓血痢。久服令人肥悦能食（《唐本》）。

炉甘石《纲目》

【释名】炉先生（〖《土宿本草》〗）。〔土宿真君曰〕此物点化为神药绝妙，九天三清俱尊之曰炉先生，非小药也。〔时珍曰〕炉火所重，其味甘，故名。

【集解】〔时珍曰〕炉甘石所在坑冶处皆有，川蜀、湘东最多，而太原、泽州、阳城、高平、灵丘、融县及云南者为胜，金银之苗也。其块大小不一，状似羊脑，松如石脂，亦粘舌。产于金坑者，其色微黄，为上。产于银坑者，其色白，或带青，或带绿，或粉红。赤铜得之，即变为黄。今之黄铜，皆此物点化也。《造化指南》云：炉甘石受黄金、白银之气熏陶，三十年方能结成。以大秽浸及砒煮过，皆可点化，不减三黄。崔昉《外丹本草》云：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输石一斤半。非石中物取出乎？真输石生波斯，如黄金，烧之赤而不黑。

【修治】〔时珍曰〕凡用炉甘石，以炭火煅红，童子小便淬七次，水洗净，研粉，水飞过，晒用。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止血，消肿毒，生肌，明目去翳退赤，收湿除烂。同龙脑点，治目中一切诸病（时珍）。

【发明】〔时珍曰〕炉甘石，阳明经药也。受金银之气，故治目病为要药。时珍常用炉甘石煅淬、海螵蛸、硼砂各一两。为细末，以点诸目病，甚妙。入朱砂五钱，则性不粘也。

【附方】新十五。

目暴赤肿炉甘石火煅尿淬、风化消等分，为末。新水化一粟点之（《御药院方》）。

诸般翳膜炉甘石、青矾、朴消等分，为末。每用一字，沸汤化开，温洗，日三次（《宣明方》）。

一切目疾真炉甘石半斤，用黄连四两。剉豆大，银石器内，水二碗，煮二伏时，去黄连为末，入片脑二钱半，研匀罐收。每点少许，频用取效。〇又方：炉甘石煅一钱，盆消一钱，为末。热汤泡洗。

目中诸病石连光明散：治眼中五轮八廓诸证，神效。炉甘石半斤，取如羊脑、鸭头色者，以桑柴灰一斗，火煅赤研末，用雅州黄连各四两，切片，煎水浸石，澄取粉，晒干。用铅粉二定，以二连水浸过，炒之。雄黄研末。每用甘石、铅粉各三分，雄黄一分，片脑半分。研匀，点眼甚妙（张氏方）。

目暗昏花炉甘石火煅童尿淬七次、代赭石火煅醋淬七次、黄丹水飞，各四两为末。白沙蜜半斤，以铜铛炼去白沫，更添清水五六碗，熬沸下药，文武火熬至一碗，滴水不散，以夹纸滤入瓷器收之。频点日用（《卫生易简方》）。

烂弦风眼刘长春方：治风眼流泪，烂弦。白炉甘石四两，火煅童尿淬七次，地上出毒三日，细研。每用椒汤洗目后，临卧点三四次，次早以茶汤洗去，甚妙。〇又方：炉甘石一斤火煅，黄连四两煎水淬七次，为末，入片脑。每用点目。〇《宣明眼科方》：用炉甘石、石膏各一钱，海螵蛸三分，为末。入片脑、麝香各少许，收点。

〇《卫生易简方》：用炉甘石二两。以黄连一两煎水，入童尿半盏再熬，下朴消一两又熬成。以火煅石淬七次，洗净为末，入密陀僧末一两研匀，收点之。

聤耳出汁炉甘石、矾石各二钱，胭脂半钱，麝香少许，为末，缴净吹之（《普济方》）。

齿疏陷物炉甘石煅、寒水石等分，为末。每用少许擦牙，忌用刷牙，久久自密（《集玄方》）。

漏疮不合童尿制炉甘石、牡蛎粉，外塞之，内服滋补药（《杂病治例》）。

下疳阴疮炉甘石火煅醋淬五次一两，孩儿茶三钱，为末。麻油调傅，立愈（通妙邵真人方）。

阴汗湿痒炉甘石一分，真蚌粉半分。研粉扑之（《直指方》）。

井泉石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性寒如井泉，故名。

【集解】〔禹锡曰〕井泉石，近道处处有之，以出饶阳郡者为胜。生田野中间，穿地深丈余得之。形如土色，圆方长短大小不等，内实而外圆，重重相叠，采无时。又一种如姜石者，时人多指为井泉石，非是。〔颂曰〕深州城西二十里，剧家村出之。

井泉石

【修治】〔禹锡曰〕凡用，细研水飞过。不尔，令人淋。

【气味】甘，大寒，无毒。

【主治】诸热，解心脏热结，热嗽，小儿热疳，雀目青盲，眼赤肿痛，消肿毒。得决明、菊花，疗小儿眼疳生翳膜。得大黄、栀子，治眼睑肿赤（《嘉祐》）。

【附方】新四。

膀胱热闭小便不快。井泉石、海金沙、车前子、滑石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蜜汤下（《圣济录》）。

风毒赤目井泉石半两，井中苔焙、谷精草一两，豉焙一合，为末。每服二钱，空心井华水服（《圣济录》）。

产后搐搦俗名鸡爪风。舒筋散：用井泉石四两另研，天麻酒浸、木香各一两，人参、川芎、官桂、丁香各半两，为末。每服三

钱，大豆淋酒调下，出汗即愈（《宣明方》）。

痤痱瘙痒井泉石生三两，寒水石煅四两，脑子半钱，为末扑之（《圣济录》）。

无名异宋《开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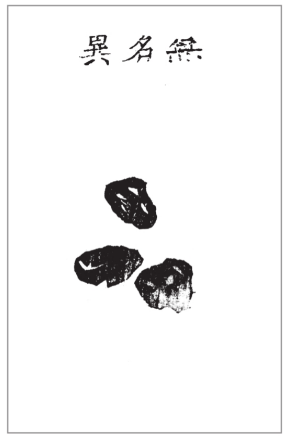
【释名】〔时珍曰〕无名异，廋词也。

【集解】〔志曰〕无名异出大食国，生于石上，状如黑石炭。番人以油炼如黶石，嚼之如饧。〔颂曰〕今广州山石中及宜州南八里龙济山中亦有之。黑褐色，大者如弹丸，小者如黑石子，采无时。〔敦曰〕无名异形似石炭，味别。〔时珍曰〕生川、广深山中，而桂林极多，一包数百枚，小黑石子也，似蛇黄而色黑，近处山中亦时有之。用以煮蟹，杀腥气；煎炼桐油，收水气；涂剪剪灯，则灯自断也。

【气味】甘，平，无毒。〔颂曰〕咸，寒。伏硫黄。

【主治】金疮折伤内损，止痛，生肌肉（《开宝》）。**消肿毒痈疽，醋磨傅之**（苏颂）。**收湿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雷敦《炮炙论》序云：无名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崔昉《外丹本草》云：无名异，阳石也。昔人见山鸡被网损其足，脱去，衔一石摩其损处，遂愈而去。乃取其石理伤折，大效，人因传之。



无名异

【附方】新十。

打伤肿痛无名异为末，酒服，赶下四肢之末，血皆散矣（《集验方》）。

损伤接骨无名异、甜瓜子各一两，乳香、没药各一钱，为末。每服五钱，热酒调服，小儿三钱。服毕，以黄米粥涂纸上，掺左顾牡蛎末裹之，竹篦夹住（《多能鄙事》）。

临杖预服无名异末，临时温服三五钱，则杖不甚痛，亦不甚伤（谈野翁《试效方》）。

赤瘤丹毒无名异末，葱汁调涂立消（《简便方》）。

痔漏肿痛无名异炭火煅红，米醋淬七次，为细末。以温水洗疮，绵裹箸头填末入疮口，数次愈（《简便方》）。

天泡湿疮无名异末，井华水调服之（《普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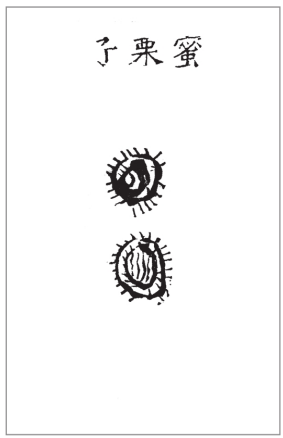
臁疮溃烂无名异、虢丹细研，清油调搽。湿则干搽之（《济急方》）。

股阴痵**疠**无名异二钱，麝香一字，研。酒半碗，午后空腹服，立效（《多能鄙事》）。

拳毛倒睫无名异末，纸卷作撚，点灯吹杀熏之，睫自起（《保命集》）。

消渴引饮无名异一两，黄连二两，为末，蒸饼丸绿豆大。每服百丸，以茄根、蚕茧煎汤送下（《圣济录》）。

脚气痛楚无名异末，化牛皮胶调涂之，频换（《卫生易简方》）



蜜栗子

蜜栗子《纲目》

【集解】〔时珍曰〕蜜栗子生川、广、江、浙金坑中，状似蛇黄而有刺，上有金线缠之，色紫褐，亦无名异之类也。丹炉家采作五金匮药，制三黄。

【主治】金疮折伤，有效（时珍）。

石钟乳《本经·上品》

【释名】留公乳（《别录》）、**虚中**（《吴普》）、**芦石**（《别录》）、**鹅管石**（《纲目》）、**夏石**（《别录》）、**黄石砂**（《药性》）。〔时珍曰〕石之津气，钟聚成乳，滴溜成石，故名石钟乳。芦与鹅管，象其空中之状也。

石钟乳、孔公孟

【集解】〔《别录》曰〕石钟乳生少室山谷及太山，采无时。〔普曰〕生太山山谷阴处岸下，溜汁所成，如乳汁，黄白色，空中相通。二月、三月采，阴干。〔弘景曰〕第一出始兴，而江陵及东境名山石洞亦皆有。惟通中轻薄如鹅翎管，碎之如爪甲，中无雁齿，光明者为善。长挺乃有一二尺者，色黄，以苦酒洗刷则白。《仙经》少用，而俗方所重。〔恭曰〕第一始兴，其次广、连、澧、朗、郴等州者，虽厚而光润可爱，饵之并佳。今峡州、青溪、房州三洞出者，亚于始兴。自余非其土地，不可轻服。多发淋渴，止可捣筛，白练裹之，合诸药草浸酒服之。陶云有一二尺者，谬说也。〔思邈曰〕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蝉翼一切皆成，白者可用。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杀人甚于鸩毒。〔志曰〕别本注云：凡乳生于深洞幽穴，皆龙蛇潜伏，或龙蛇毒气，或洞口阴阳不均，或通风气，雁齿

涩，或黄或赤，乳无润泽，或煎炼火色不调，一煎已后不易水，则生火毒，服即令人发淋。又乳有三种：石乳者，其山洞纯石，以石津相滋，阴阳交备，蝉翼纹成，其性温；竹乳者，其山洞遍生小竹，以竹津相滋，乳如竹状，其性平；茅山之乳者，其山有土石相杂，遍生茅草，以茅津相滋为乳，乳色稍黑而滑润，其性微寒。一种之中，有上、中、下色，皆以光泽为好。余处亦有，不可轻信。〔炳曰〕如蝉翅者上，爪甲者次，鹅管者下。明白而薄者可服。〔颂曰〕今道州江华县及连、英、韶、阶、峡州山中皆有之。生岩穴阴处，溜山液而成，空中相通，长者六七寸，如鹅翎管状，色白微红。唐李补阙炼乳法云：取韶州钟乳，无问厚薄，但令颜色明净光泽者，即堪入炼，惟黄、赤二色不任用。柳宗元书亦云：取其色之美而已，不必惟土之信。是此药所重，惟在明白者，不必如上所说数种也。今医家但以鹅管中空者为最。又《本经·中品》载殷孽云：钟乳根也。孔公孽，殷孽根也。石花、石床并与殷孽同。又有石脑，亦钟乳之类。凡此五种，医家亦复稀用，但用钟乳尔。〔时珍曰〕按范成大《桂海志》所说甚详明。云桂林接宜、融山洞穴中，钟乳甚多。仰视石脉涌起处，即有乳床，白如玉雪，石液融结成者。乳床下垂，如倒数峰小山，峰端渐锐，且长如冰柱，柱端轻薄中空如鹅翎。乳水滴沥不已，且滴且凝，此乳之最精者，以竹管仰承取之。炼治家又以鹅管之端，尤轻明如云母爪甲者为胜。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头粗厚并尾大者，为孔公石，不用。色黑及经大火惊过，并久在地上收者，曾经药物制者，并不得用。须要鲜明、薄而有光润者，似鹅翎筒子为上，有长五六寸者。凡修事法：钟乳八两，用沉香、零陵香、藿香、甘松、白茅各一两，水煮过，再煮汁，方用煮乳，一伏时漉出。以甘草、紫背天葵各二两同煮，漉出拭干，缓火焙之，入臼杵粉，筛过入钵中。令有力少壮者二三人不住研，三日三夜勿歇。然后以水飞澄，过绢笼，于日中晒干，入钵再研二万遍，乃以瓷盒收之。〔慎微曰〕《太清经》炼钟乳法：取好细末置金银器中，瓦一片密盖，勿令泄气，蒸之，自然化作水也。李补阙炼乳法见后。

【气味】甘，温，无毒。〔普曰〕神农：辛。桐君、黄帝、医和：甘。扁鹊：甘，无毒。〔权曰〕有大毒。〔之才曰〕蛇床为之使。恶牡丹、玄石、牡蒙。畏紫石英、蘘草。忌羊血。〔时珍曰〕《相感志》云：服乳石，忌参、术，犯者多死。〔土宿真君曰〕钟乳产于阳洞之内，阳气所结，伏之可柔五金。麦门冬、独蒜、韭实、胡葱、胡荽、猫儿眼草，皆可伏之。

【主治】咳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本经》）。益气，补虚损，疗脚弱疼冷，下焦伤竭，强阴。久服延年益寿，好颜色，不老，令人有子。不炼服之，令人淋（《别录》）。主泄精寒嗽，壮元气，益阳事，通声（甄权）。补五劳七伤（大明）。补髓，治消渴引饮（青霞子）。

【发明】〔慎微曰〕柳宗元《与崔连州书》云：草木之生也依于土，有居山之阴阳，或近木，或附石，其性移焉。况石钟乳直产于石，石之精粗疏密，寻尺特异，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则其依而产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则油然而清，炯然而辉，其窍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其气宣流，生胃通肠，寿考康宁。其粗疏而下者，则奔突结涩，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类死灰，淹悴不发，丛齿积颡，重浊顽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郁，泄火生风，戟喉痒肺，幽关不聪，心烦喜怒，肝举气刚，不能平和。故君子慎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为此也。〔震亨曰〕石钟乳为剽悍之剂。《内经》云："石药之气悍。"仁哉言也。凡药气之偏者，可用于暂而不可久，夫石药又偏之甚者也。自唐时太平日久，膏粱之家惑于方士服食致长生之说，以石药体厚气厚，习以成俗，迨宋至今，犹未已也。斯民何辜，受此气悍之祸而莫之能救，哀哉！《本草》赞其久服延年之功，柳子厚又

从而述美之，予不得不深言也。〔时珍曰〕石钟乳，乃阳明经气分药也，其气慓疾，令阳气暴充，饮食倍进，而形体壮盛。昧者得此自庆，益肆淫泆，精气暗损，石气独存，孤阳愈炽。久之营卫不从，发为淋渴，变为痈疽，是果乳石之过耶？抑人之自取耶？凡人阳明气衰，用此合诸药以救其衰，疾平则止，夫何不可？五谷五肉久嗜不已，犹有偏绝之弊，况石药乎？《种树书》云：凡果树，作穴纳钟乳末少许固密，则子多而味美。纳少许于老树根皮间，则树复茂。信然，则钟乳益气、令人有子之说，亦可类推。但恐嗜欲者未获其福，而先受其祸也。然有禀赋异常之人，又不可执一而论。张杲《医说》载：武帅雷世贤多侍妾，常饵砂、母、钟乳，日夜煎炼，以济其欲。其妾父苦寒泄不嗜食，求丹十粒服之，即觉脐腹如火，少焉热狂，投井中，救出遍身发紫泡，数日而死；而世贤服饵千计，了无病恼，异哉！沈括《笔谈》载：夏英公性豪侈，而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如死者，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每晨以钟乳粉入粥食之。有小吏窃食，遂发疽死。此与终身服附子无恙者，同一例也。沈括又云：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未见能臻其妙也。如服钟乳，当终身忌术，术能动钟乳也。然有药势不能蒸，须要其动而激发者。正如火少，必借风气鼓之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凡服诸药，皆宜仿此。又《十便良方》云；凡服乳人，服乳三日，即三日补之；服乳十日，即十日补之。欲饱食，以牛、羊、獐、鹿等骨煎汁，任意作羹食之。勿食仓米、臭肉及犯房事。一月后精气满盛，百脉流通，身体觉热，绕脐肉起，此为得力，可稍近房事，不得频数，令药气顿竭，弥更害人，戒之慎之！名之为乳，以其状人之乳也。与神丹相配，与凡石迥殊，故乳称石。语云：上士服石服其精，下士服石服其滓。滓之与精，其力远也。此说虽明快，然须真病命门火衰者宜之，否则当审。

【附方】新十一。

李补阙服乳法主五劳七伤，咳逆上气，治寒嗽，通音声，明目益精，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益气补虚损，疗脚弱疼冷，下焦伤竭，强阴，久服延年益寿不老，令人有子。取韶州钟

乳，无问厚薄，但颜色明净光泽者，即堪入炼，惟黄、赤二色不任用。置于金、银器中，大铛着水，沉器煮之，令如鱼眼沸，水减即添。乳少三日三夜，乳多七日七夜。候干，色变黄白即熟。如疑生，更煮满十日最佳。取出去水，更以清水煮半日，其水色清不变即止，乳无毒矣。入瓷钵中，玉槌着水研之。觉干涩，即添水，常令如稀米泔状。研至四五日，揩之光腻，如书中白鱼，便以水洗之，不随水落者即熟，落者更研，乃澄取暴干。每用一钱半，温酒空腹调下，兼和丸散用。其煮乳黄浊水，切勿服。服之损人咽喉，伤肺，令人头痛，或下利不止。其有犯者，但食猪肉解之（孙真人《千金方》）。

钟乳煎治风虚劳损，腰脚无力，补益强壮。用钟乳粉炼成者三两，以夹练袋盛之，牛乳一大升，煎减三之一，去袋饮乳，分二服，日一作。不吐不利，虚冷人微溏无苦。一袋可煮三十度，即力尽，别作袋。每煎讫，须濯净，令通气。其滓和面喂鸡，生子食之。此崔尚书方也（孙真人《千金翼》）。

钟乳酒安五脏，通百节，利九窍，主风虚，补下焦，益精明目。钟乳炼成粉五两，以夹练袋盛之，清酒六升，瓶封，汤内煮减三之二，取出添满，封七日，日饮三合。忌房事、葱、豉、生食、硬食（《外台秘要》）。

钟乳丸治丈夫衰老，阳绝肢冷，少气减食，腰疼脚痹，下气消食，和中长肌。钟乳粉二两，菟丝子酒浸焙、石斛各一两，吴茱萸汤泡七次，炒半两，为末，炼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空心温酒或米汤下，日二服。服讫行数百步，觉胸口热，稍定即食干饭豆酱。忌食粗臭恶食及闻尸秽等气。初服七日，勿为阳事，过七日乃可行，不宜伤多。服过半剂，觉有功，乃续服。此曹公卓方也（《和剂局方》）。

元气虚寒方见阳起石下。

一切劳嗽胸膈痞满。焚香透膈散：用鹅管石、雄黄、佛耳草、款冬花等分，为末。每用一钱，安香炉上焚之，以筒吸烟入喉

中，一日二次（《宣明方》）。

肺虚喘急连绵不息。生钟乳粉光明者五钱，蜡三两化和。饭甑内蒸熟，研丸梧子大。每温水下一丸（《圣济录》）。

吐血损肺炼成钟乳粉，每服二钱，糯米汤下，立止（《十便良方》）。

大肠冷滑不止。钟乳粉一两，肉豆蔻煨半两，为末，煮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米饮下（《济生方》）。

乳汁不通气少血衰，脉涩不行，故乳少也。炼成钟乳粉二钱，浓煎漏芦汤调下。或与通草等分为末，米饮服方寸匕，日三次（《外台秘要》）。

精滑不禁大腑溏泄，手足厥冷。方见阳起石下。

孔公孽《本经·中品》

【释名】孔公石（《纲目》）、**通石**（〖《别录》〗）。〔时珍曰〕孔窍空通，附垂于石，如木之芽孽，故曰孔空孽，而俗讹为孔公尔。〔恭曰〕此孽次于钟乳，状如牛羊角，中有孔通，故名通石。《别录》误以此为殷孽之根，而俗犹呼为孔公孽是也。

【集解】〔《别录》曰〕孔公孽，殷孽根也。青黄色，生梁山山谷。〔弘景曰〕梁山属冯翊郡，此即今钟乳床也，亦出始兴，皆大块，打破之。凡钟乳之类有三种，同一体。从石室上汁溜积久盘结者，为钟乳床，即孔公孽也。其以次小茏苁者，为殷孽，大如牛羊角，长一二尺，今人呼此为孔公孽也。殷孽复溜，轻好者为钟乳。虽同一类，而疗体各异，贵贱悬殊。三种同根，而所生各处，当是随其土地为胜尔。〔保昇曰〕钟乳之类凡五种：钟乳、殷孽、孔公孽、石

床、石花也。虽同一体，而主疗各异。〔颂曰〕孔公孽、殷孽既是钟乳同生，则有孽处皆当有乳，今不闻有之。岂用之既寡，则采者亦稀乎？抑时人不知孽中有乳，不尽采乎？不能尽究也。〔恭曰〕孔公孽次于钟乳，《别录》误以为殷孽之根。殷孽即孔公孽之根，俗人乃以孔公孽为殷孽，陶氏依之，以孔公孽为钟乳床，非矣。〔时珍曰〕以姜石、通石二石推之，则似附石生而粗者，为殷孽；接殷孽而生，以渐空通者，为孔公孽；接孔公孽而生者，为钟乳。当从苏恭之说为优。盖殷孽如人之乳根，孔公孽如乳房，钟乳如乳头也。

【气味】辛，温，无毒。〔普曰〕神农：辛。岐伯：咸。扁鹊：酸，无毒。〔大明曰〕甘，暖。〔权曰〕甘，有小毒。〔之才曰〕木兰为之使，恶细辛、术，忌羊血。

【主治】伤食不化，邪结气恶，疮疽瘘痔，利九窍，下乳汁（《本经》）。**男子阴疮，女子阴蚀，及伤食病，常欲眠睡**（《别录》）。**主腰冷膝痹毒气，能使喉声圆亮**（甄权）。**轻身充肌**（青霞子）。

【发明】〔弘景曰〕二孽不堪丸散，止可水煮汤，并酒渍饮之，甚疗脚弱脚气。

【附方】新一。

风气脚弱孔公孽二斤，石斛五两，酒二斗，浸服（《肘后方》）。

殷孽《本经·中品》

【释名】姜石（〖《本经》〗）。〔时珍曰〕殷，隐也。生于石上，隐然如木之孽也。〔恭曰〕此即孔公孽根也，盘结如姜，

故名姜石。俗人乃以孔公孽为之，误矣。详孔公孽下。

【集解】〔《别录》曰〕殷孽，钟乳根也。生赵国山谷，又梁山及南海，采无时。〔弘景曰〕赵国属冀州，亦出始兴。

【气味】辛，温，无毒。〔之才曰〕恶防己，畏术。

【主治】烂伤瘀血，泄痢寒热，鼠瘘癥瘕结气（《本经》）。脚冷疼弱（《别录》）。熏筋骨弱并痔瘘，及下乳汁（大明）。

【发明】见孔公孽下。

【附录】石床（《唐本草》）〔恭曰〕味甘，温，无毒。酒渍服，与殷孽同功。一名乳床，一名逆石，一名石笋。生钟乳堂中，采无时。钟乳水滴下凝积，生如笋状，久渐与上乳相接为柱也。陶谓孔公孽为乳床，非也。殷孽、孔公孽在上，石床、石花在下，性体虽同，上下有别。石花（《唐本草》）〔恭曰〕味甘，温，无毒。主腰脚风冷，渍酒服，与殷孽同功。一名乳花。生乳穴堂中，乳水滴石上，散如霜雪者。三月、九月采之。〔大明曰〕壮筋骨，助阳道。〇〔宗奭曰〕石花白色，圆如覆大马杓，上有百十枝，每枝各槎牙分歧如鹿角。上有细文起，以指撩之，铮铮然有声。其体甚脆，不禁触击。多生海中石上，世方难得，家中曾得一本。本条所注皆非是。〔时珍曰〕石花是钟乳滴于石上迸散，日久积成如花者。苏恭所说甚明。寇宗奭所说，乃是海中石梅、石柏之类，亦名石花，不入药用，非《本草》石花，正自误矣。石骨〔恭曰〕石骨，服之力胜钟乳，似骨，如玉坚润，生五石脂中。

土殷孽《别录·下品》

【释名】土乳（《唐本》）。〔志曰〕此则土脂液也，生于土穴，状如殷孽，故名。

【集解】〔《别录》曰〕生高山崖上之阴，色白如脂，采无时。〔弘景曰〕此犹似钟乳、孔公孽之类，故亦有孽名，但在崖上尔，今不知用。〔恭曰〕此即土乳也。出渭州鄣县三交驿西北坡平地土窟中，见有六十余坎，昔人采处。土人云：服之亦同钟乳，而不发热。陶及《本草》云，生崖上，非也。〔时珍曰〕此即钟乳之生于山崖土中者，南方名山多有之。人亦掘为石山，货之充玩，不知其为土钟乳也。

土殷孽

【气味】咸，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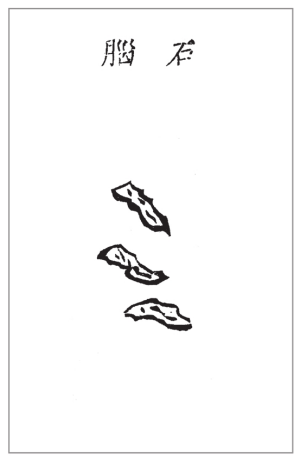
【主治】妇人阴蚀，大热，干痂（《别录》）。

石脑《别录·中品》

【释名】石饴饼（《别录》）、石芝（《纲目》）、化公石（〖《纲目》〗）。〔时珍曰〕其状如结脑，故名。昔有

化公服此，又名化公石。

【集解】〔《别录》曰〕石脑生名山土石中，采无时。〔弘景曰〕此石亦钟乳之类，形如曾青而白色黑斑，软易破。今茅山东及西平山并有之，凿土龛取出。〔恭曰〕出徐州宋里山，初在烂石中，入土一丈以下得之，大如鸡卵，或如枣许，触着即散如面，黄白色。土人号为握雪礜石，云服之长生。〔保昇曰〕苏恭引握雪礜石为注，非矣。〔时珍曰〕按《抱朴子内篇》云：石脑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黄子状，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计，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得，服一升得长生。乃石芝也。《别录》所谓石脑及诸仙服食，当是此物也。苏恭所说本是石脑，而又以注握雪礜石，误矣。握雪乃石上之液，与此不同。见后本条。



石脑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风寒虚损，腰脚疼痹，安五脏，益气（《别录》）。

【发明】〔弘景曰〕俗方不见用，《仙经》有刘君导仙散用

之。又《真诰》云：李整采服，疗风痹虚损，而得长生。〔恭曰〕隋时化公所服，亦名石脑。〔时珍曰〕《真诰》载姜伯真在大横山服石脑，时时使人身热而不渴，即此。

石髓《拾遗》

【集解】〔藏器曰〕石髓，生临海华盖山石窟。土人采取澄淘如泥，作丸如弹子，有白有黄弥佳。〔时珍曰〕按《列仙传》言：卬疏煮石髓服，即钟乳也。《仙经》云：神山五百年一开，石髓出，服之长生。王列入山见石裂，得髓食之，因撮少许与嵇康，化为青石。《北史》云：龟兹国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服之齿发更生，病人服之皆愈。《方镇编年录》云：高展为并州判官，一日见砌间沫出，以手撮涂老吏面，皱皮顿改，如少年色。展以为神药，问承天道士。道士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乃发砌，无所见。此数说皆近石髓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寒热，羸瘦无颜色，积聚，心腹胀满，食饮不消，皮肤枯槁，小便数疾，癖块，腹内肠鸣，下痢，腰脚疼冷性壅，宜寒瘦人（藏器）。

石脑油宋《嘉祐》

〔校正〕并入《拾遗》石漆。

【释名】石油（《纲目》）、石漆（《拾遗》）、猛火油（〖《昨梦录》〗）、雄黄油、硫黄油（《纲

目》）。

【集解】〔禹锡曰〕石脑油宜以瓷器贮之。不可近金银器，虽至完密，直尔透过。道家多用，俗方不甚须。〔宗奭曰〕真者难收，多渗蚀器物。入药最少。烧炼家研生砒入油，再研如膏，入坩锅内，瓦盖置火上，俟油泣尽出之，又研又入油，又上火炼之，砒即伏矣。〔时珍曰〕石油所出不一，出陕之肃州、鄜州、延州、延长，及云南之缅甸，广之南雄者，自石岩流出，与泉水相杂，汪汪而出，肥如肉汁。土人以草挹入缶中，黑色颇似淳漆，作雄硫气。土人多以然灯甚明，得水愈炽，不可入食。其烟甚浓，沈存中宦西时，扫其煤作墨，光黑如漆，胜于松烟。张华《博物志》载：延寿县南山石泉注为沟，其水有脂，挹取着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之极明，谓之石漆。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高奴县有石脂水，膩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然灯。康誉之《昨梦录》载：猛火油出高丽东，日烘石热所出液也，惟真琉璃器可贮之。入火涓滴，烈焰遽发；余力入水，鱼鳖皆死。边人用以御敌。此数说，皆石脑油也。国朝正德末年，嘉州开盐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则焰弥甚，扑之以灰则灭。作雄硫气，土人呼为雄黄油，亦曰硫黄油。近复开出数井，官司主之。此亦石油，但出于井尔。盖皆地产雄、硫、石脂诸石，源脉相通，故有此物。王冰谓龙火得湿而焰，遇水而燔，光焰诣天，物穷方止，正是此类，皆阴火也。

【附录】地溲〔时珍曰〕沟涧流水及引水灌田之次，多有之。形状如油，又如泥，色如黄金，甚腥烈。冬月收取，以柔铁烧赤投之二三次，刚可切玉。

【气味】辛、苦，有毒。〔独孤滔曰〕化铜，制砒。

【主治】小儿惊风，化涎，可和诸药作丸散（《嘉祐》）。涂疮癣虫癞，治针、箭入肉药中用之（时珍）。

【发明】〔时珍曰〕石油气味与雄、硫同，故杀虫治疮。其性走窜，诸器皆渗，惟瓷器、琉璃不漏。故钱乙治小儿惊热膈实，呕吐痰涎，银液丸中，用和水银、轻粉、龙脑、蝎尾、白附子诸药为丸，不但取其化痰，亦取其能透经络、走关窍也。

石炭《纲目》

【释名】煤炭（〖《纲目》〗）、石墨（〖《水经注》〗）、铁炭（〖《儒门事亲》〗）、乌金石（《纲目》）、焦石（〖《拾遗记》〗）。〔时珍曰〕石炭即乌金石，上古以书字，谓之石墨，今俗呼为煤炭，煤、墨音相近也。《拾遗记》言焦石如炭，《岭表录》言康州有焦石穴，即此也。

石炭

【集解】〔时珍曰〕石炭南北诸山产处亦多，昔人不用，故识之者少。今则人以代薪炊爨，煅炼铁石，大为民利。土人皆凿山为穴，横入十余丈取之。有大块如石而光者，有疏散如炭末者，俱作硫黄气，以酒喷之则解。入药用坚块如石者。昔人言夷陵黑土为劫灰者，即此疏散者也。《孝经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则出黑丹。《水经》言：石炭可书，然之难尽，烟气中人。《酉阳杂俎》云：无劳县出石墨，爨之弥年不消。《夷坚志》云：彰德南郭村井中产石墨。宜阳县有石墨山，汧阳县有石墨洞。燕之西山，楚之荆州、兴国州，江西之庐山、袁州、丰城、赣州，皆产石炭，可以炊爨。并此石也。又有一种石墨，舐之粘舌，可书字画眉，名画眉石者，即黑石脂也。见石脂下。

【附录】然石〔时珍曰〕曹叔雅《异物志》云：豫章有石，黄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可以烹鼎，冷则再灌。张华谓之然石。高安亦有之。

【气味】甘、辛，温，有毒。〔时珍曰〕人有中煤气毒者，昏瞀至死，惟饮冷水即解。〔独孤滔曰〕去锡晕，制三黄、硇砂、消石。

【主治】妇人血气痛，及诸疮毒，金疮出血，小儿痰痫（时珍）。

【附方】新五。

金疮出血急以石炭末厚傅之。疮深不宜速合者，加滑石（《医学集成》）。

误吞金银及钱，在腹中不下者。光明石炭一杏核大，硫黄一皂子大，为末，酒下（《普济方》）。

腹中积滞乌金石即铁炭也三两，自然铜为末醋熬一两，当归一两，大黄童尿浸晒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红花酒半盏，童尿半盏，同调，食前服，日二服（张子和《儒门事亲》）。

月经不通巴豆去油，如绿豆大三丸，以乌金石末一钱，调汤送下，即通（《卫生易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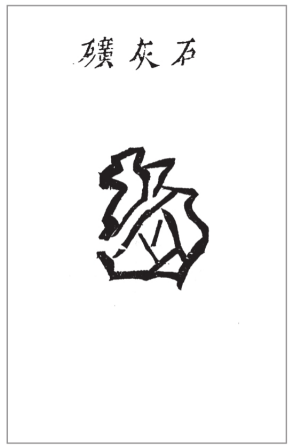
产后儿枕刺痛。黑白散：用乌金石烧酒淬七次、寒水石煅为末，等分。每用粥饮服一钱半，即止，未止再服（洁古《保命集》）。

石灰《本经·下品》

【释名】石垩（弘景）、垩灰（《本经》）、希灰（《别录》）、锻石（《日华》）、白虎（《纲目》）、矿灰（《纲目》）。

【集解】〔《别录》曰〕石灰生中山川谷。〔弘景曰〕近山生石，青白色，作灶烧竟，以水沃之，即热蒸而解。俗名石垩。〔颂曰〕所在近山处皆有之，烧青石为灰也。又名石锻。有风化、水化二

种：风化者，取锻了石置风中自解，此为有力；水化者，以水沃之，热蒸而解，其力差劣。〔时珍曰〕今人作窑烧之，一层柴或煤炭一层在下，上累青石，自下发火，层层自焚而散。入药惟用风化、不夹石者良。



石灰

【气味】辛，温，有毒。〔大明曰〕甘，无毒。〔独狐滔曰〕伏雄黄、硫黄、硇砂，去锡晕。

【主治】疽疡疥瘙，热气，恶疮癞疾，死肌堕眉，杀痔虫，去黑子瘜肉（《本经》）。疗髓骨疽（《别录》）。治瘑疥，蚀恶肉。止金疮血，甚良（甄权）。生肌长肉，止血，白癜疬疡，瘢疵痔瘘，瘿赘疣子。妇人粉刺，产后阴不能合。解酒酸，治酒毒，暖水脏，治气（大明）。堕胎（保昇）。散血定痛，止水泻血痢，白带白淫，收脱肛阴挺，消积聚结核，贴口㖞，黑须

发（时珍）。

【发明】〔弘景曰〕石灰性至烈，人以度酒饮之，则腹痛下利。古今多以构冢，用捍水而辟虫。故古冢中水洗诸疮，皆即瘥。〔恭曰〕《别录》及今人用疗金疮，止血大效。若五月五日采繁缕、葛叶、鹿活草、槲叶、芍药叶、地黄叶、苍耳叶、青蒿叶，合石灰捣，为团如鸡卵，暴干末，以疗疮生肌大妙，神验。〔权曰〕止金疮血，和鸡子白、败船茹甚良。不入汤饮。〔颂曰〕古方多用合百草团末，治金疮殊胜。今医家或以腊月黄牛胆汁搜和，纳入胆中风干，研用，更胜草药者。古方以诸草杂石灰熬煎，点疣痣黑子。丹灶家亦用之。〔时珍曰〕石灰，止血神品也。但不可着水，着水即烂肉。

【附方】旧十四，新三十二。

人落水死裹石灰纳下部中，水出尽即活（《千金方》）。

痰厥气绝心头尚温者。千年石灰一合。水一盏，煎滚去清水，再用一盏煎极滚，澄清灌之。少顷痰下自愈（《集玄方》）。

中风口㖞新石灰醋炒，调如泥，涂之。左涂右，右涂左，立便牵正（寇氏《衍义》）。

风牙肿痛二年石灰、细辛等分，研。搽即止（《普济方》）。

虫牙作痛矿灰，沙糖和，塞孔中（《普济方》）。

风虫牙痛百年陈石灰为末四两，蜂蜜三两。和匀，盐泥固济，火煅一日，研末。擦牙神效。名神仙失笑散（张三佯方）。

干霍乱病千年石灰，沙糖水调服二钱，或淡醋汤亦可。名落盏汤（《摘玄方》）。

偏坠气痛陈石灰炒、五倍子、山栀子等分，为末，面和醋调，敷之，一夜即消（《医方摘要》）。

妇人血气方见《兽部》猪血下。

产后血渴不烦者。新石灰一两，黄丹半钱。渴时浆水调服一钱。名桃花散（张洁古《活法机要》）。

白带白淫风化石灰一两，白茯苓三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米饮下，绝妙（《集玄方》）。

水泻不止方同上。

酒积下痢石灰五两，水和作团，黄泥包，煅一日夜，去泥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空心下（《摘玄方》）。

血痢十年石灰三升熬黄，水一斗投之，澄清。一服一升，日三服（崔知悌方）。

虚冷脱肛石灰烧热，故帛裹坐，冷即易之（《圣惠方》）。

产门不闭产后阴道不闭，或阴脱出。石灰一斗熬黄，以水二斗投之，澄清熏（《肘后方》）。

产门生合不开。用铜钱磨利割开，以陈石灰傅之，即愈（《通变方》）。

腹胁积块风化石灰半斤，瓦器炒极热，入大黄末一两，炒红取起，入桂末半两，略烧，入米醋和成膏，摊绢上贴之。内服消块药，甚效（《丹溪心法》）。

疟疾寒热一日一发或二三发，或三日一发。古城石灰二钱，头垢、五灵脂各一钱，研末，饭丸皂子大。每服一丸，五更无根水

下，即止（《集玄方》）。

老小暴嗽石灰一两，蛤粉四钱，为末，蒸饼丸豌豆大，焙干。每服三十丸，温齑汁下（《普济方》）。

卒暴吐血石灰于刀头上烧研，井水下二钱（《普济方》）。

发落不止乃肺有劳热，瘙痒。用石灰三升，水拌炒焦，酒三斗浸之。每服三合，常令酒气相接，则新发更生，神验（《千金方》）。

染发乌须矿灰一两，水化开，七日，用铅粉一两研匀，好醋调搽，油纸包一夜。先以皂角水洗净乃用（《集玄方》）。

身面疣目苦酒渍石灰，六七日，取汁频滴之，自落（《千金方》）。

面黧疣痣水调矿灰一盏，好糯米全者，半插灰中，半在灰外，经宿米色变如水精。先以针微拨动，点少许于上，经半日汁出，剔去药，不得着水，二日而愈也（《集玄方》）。

疣痣瘤赘石灰一两，用桑灰淋汁熬成膏。刺破点之（《普济方》）。

痈疽瘀肉石灰半斤，荞麦秸灰半斤，淋汁煎成霜，密封。每以针画破涂之，自腐（《普济方》）。

疔疮恶肿石灰、半夏等分，研末，傅之（《普济方》）。

脑上痈疖石灰入饭内捣烂，合之（李楼《奇方》）。

痰核红肿寒热，状如瘰疬。石灰火煅为末，以白果肉同捣，贴之。蜜调亦可（《活人心统》）。

痄瘛**肿痛**醋调石灰傅之（《简便方》）。

多年恶疮多年石灰研末，鸡子清和成块，煅过再研，姜汁调傅（《救急方》）。

瘘疮不合古冢中石灰，厚傅之（《千金方》）。

痔疮有虫古石灰、川乌头炮等分，为末，烧饭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汤下（《活法机要》）。

疥疮有虫石灰淋汁，洗之数次（孙真人方）。

血风湿疮千年陈石灰研搽，痛即止，疮即愈，神效（蔺氏方）。

火焰丹毒醋和石灰涂之，或同青靛涂（《摘玄方》）。

卒发风疹醋浆和石灰涂之，随手灭。元希声侍郎秘方也（《外台秘要》）。

夏月痱疱石灰煅一两，蛤粉二两，甘草一两，研，扑之（《集玄方》）。

汤火伤灼年久石灰傅之。或加油调（《肘后方》）。

杖疮肿痛新石灰，麻油调搽，甚妙（《集简方》）。

刀刃金疮石灰裹之，定痛止血，又速愈。疮深不宜速合者，入少滑石傅之（《肘后方》）。

误吞金银或钱，在腹内不下。石灰、硫黄一皂子大，同研为末。酒调服之（孙用和《秘宝方》）。

马汗入疮石灰傅之（《摘玄方》）。

蝼蛄咬人醋和石灰涂之（《圣惠方》）。

蚯蚓咬人其毒如大风，眉须皆落。以石灰水浸之，良（《经验方》）。

古墓中石灰，名地龙骨。

〔主治〕顽疮瘘疮，脓水淋漓，敛诸疮口。棺下者尤佳（时珍）。

艌船油石灰，名水龙骨。

〔主治〕金疮跌扑伤损，破皮出血，及诸疮瘘，止血杀虫（时珍）。

〔附方〕新三。

软疖不愈烂船底油石灰，研末。油调傅之（胡氏方）

下体癣疮艌船灰、牛粪，烧烟熏之，一日一次，即安（《医方摘玄》）。

血风臁疮船上旧油灰，将泥作釜，火煅过研末，入轻粉少许，苦茶洗净傅之。忌食发物（邵真人《经验方》）。

石面《纲目》

【集解】〔时珍曰〕石面不常生，亦瑞物也。或曰饥荒则生之。唐玄宗天宝三载，武威番禾县醴泉涌出，石化为面，贫民取食之。宪宗元和四年，山西云、蔚、代三州山谷间，石化为面，人取食之。宋真宗祥符五年四月，慈州民饥，乡宁县山生石脂如面，可作饼

饵。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城地生面；五月，钟离县地生面。哲宗元丰三年五月，青州临朐、益都石皆化面，人取食之。搜集于此，以备食者考求云。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调中，食之止饥（时珍）。

浮石《日华》

〔校正〕并入《拾遗》水花。

【释名】海石（《纲目》）、水花（〖《拾遗》〗）。

【集解】〔时珍曰〕浮石，乃江海间细沙、水沫凝聚，日久结成者。状如水沫及钟乳石，有细孔如蛀窠，白色，体虚而轻。今皮作家用磨皮垢甚妙。海中者味咸，入药更良。〔抱朴子云〕烧泥为瓦，燔木为炭，水沫为浮石，此皆去其柔脆，变为坚刚也。《交州记》云：海中有浮石，轻虚可以磨脚，煮水饮之止渴。即此也。

浮石

【气味】咸，平，无毒。〔时珍曰〕小寒。

【主治】煮汁饮，止渴，治淋，杀野兽毒（大明）。止咳（弘景）。去目翳（宗奭）。清金降火，消积块，化老痰（震亨）。消瘤瘿结核疝气，下气，消疮肿（时珍）。

【发明】〔藏器曰〕水花主远行无水止渴，和苦栝蒌为丸，每旦服二十丸，永无渴也。〔震亨曰〕海石治老痰积块，咸能软坚也。〔时珍曰〕浮石乃水沫结成，色白而体轻，其质玲珑，肺之象也。气味咸寒，润下之用也。故入肺除上焦痰热，止咳嗽而软坚。清其上源，故又治诸淋。按余琰《席上腐谈》云：肝属木，当浮而反沉；肺属金，当沉而反浮，何也？肝实而肺虚也。故石入水则沉，而南海有浮水之石；木入水则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香。虚实之反如此。

【附方】新十二。

咳嗽不止浮石末汤服，或蜜丸服（《肘后方》）。

消渴引饮《本事方》：浮石、舶上青黛等分，麝香少许，为末。温汤服一钱。〇又方：白浮石、蛤粉、蝉壳等分，为末。鲫鱼胆汁七个，调服三钱，神效。

血淋砂淋小便涩痛。用黄烂浮石为末。每服二钱，生甘草煎汤调服（《直指方》）。

石淋破血浮石满一手，为末，以水三升，酢一升，和煮二升，澄清，每服一升（《传信适用方》）。

小肠疝气茎缩囊肿者《直指方》：用浮石为末。每服二钱，木通、赤茯苓、麦门冬煎汤调下。〇丹溪方：用海石、香附等分，为

末。每服二钱，姜汁调下。

头核脑痹头枕后生痰核，正者为脑，侧者为痹。用轻虚白浮石烧存性，为末，入轻粉少许，麻油调，扫涂之。勿用手按，即涨。或加焙干黄牛粪尤好。亦治头瘨（《直指方》）。

底耳有脓海浮石一两，没药一钱，麝香一字，为末。缴净吹之（《普济方》）。

疳疮不愈海浮石烧红，醋淬数次二两，金银花一两，为末。每服二钱半，水煎服。病在上食后，在下食前。一年者，半年愈（《儒门事亲》）。

疔疮发背白浮石半两，没药二钱半，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六七丸，临卧，冷酒下（《普济方》）。

诸般恶疮方同上。

【附录】晕石（《拾遗》）〔藏器曰〕生海底，状如姜石，紫褐色，极紧似石，是咸水结成，自然生晕。味咸，寒，无毒。主石淋，磨汁饮之，亦烧赤投酒中饮。

石芝《纲目》

【集解】〔葛洪曰〕芝有石、木、草、菌、肉五类，各近百种。道家有《石芝图》。石芝者，石象芝也。生于海隅名山岛屿之涯，有积石处。其状如肉，有头尾四足如生物，附于大石。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彻。大者十余斤，小者三四斤，须斋祭取之，捣末服。其类有七明九光芝，生临水高山石崖之间。状如盘碗，不过径尺，有茎连缀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步内夜见其光。常以秋分伺之，捣服方寸匕，入口则翕然身热，五味甘美。得尽

一斤，长生不老，可以夜视也。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玉膏流出，百千年凝而成芝。有鸟兽之形，色无常彩，多似玄玉、苍玉及水精。得而末之，以无心草汁和之，须臾成水。服至一升，长生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有深谷不可过，但望见石蜜从石户上入石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得服一升，长生不老也。石桂芝生石穴中，有枝条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尺许，光明而味辛。〔时珍曰〕神仙之说，渺茫不知有无；然其所述之物，则非无也。贵州普定分司署内有假山，山间有树，根干枝条皆石，而中有叶如榴，袅袅茂翠，开花似桂微黄。嘉靖丁巳，佥事焦希程赋诗纪之，以比康干断松化石之事，而不知其名。时珍按《图》及《抱朴子》之说，此乃石桂芝也。海边有石梅，枝干横斜，石柏，叶如侧柏，亦是石桂之类云。

【主治】诸芝捣末，或化水服，令人轻身长生不老（葛洪）。

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著

赵尚华　赵怀舟　点校

第二册

中華書局

第二册目录

第十卷　石部

金石之四

阳起石

慈石

玄石

代赭石

禹余粮

太一余粮

石中黄子

空青

曾青

绿青

扁青

白青

石胆

礜石

特生礜石

握雪礜石

砒石

土黄

金星石　附银星石

婆娑石

礞石
花乳石
白羊石
金牙石
金刚石
砭石
越砥
姜石
麦饭石
水中白石
河砂
杓上砂
石燕
石蟹
石蛇
石蚕
石鳖
蛇黄
霹雳砧
雷墨
第十一卷　金石部
金石之五
食盐
戎盐

光明盐
卤咸
凝水石
玄精石
绿盐
盐药
朴消
玄明粉
消石
硇砂
蓬砂
石硫黄
石流赤
石流青
矾石
绿矾
黄矾
汤瓶内碱
附录诸石　二十七种
第十二卷　草部
草之一
甘草
黄耆
人参

沙参

荠苨

桔梗

长松

黄精

萎蕤

知母

肉苁蓉

列当

锁阳

赤箭　天麻

术

狗脊

贯众

巴戟天

远志

百脉根

淫羊藿

仙茅

玄参

地榆

丹参

紫参

王孙

紫草
白头翁
白及
三七
第十三卷　草部
草之二
黄连
胡黄连
黄芩
秦艽
芘胡
前胡
防风
独活
土当归
都管草
升麻
苦参
白鲜
延胡索
贝母
山慈姑
石蒜
水仙

白茅
地筋
芒
龙胆
细辛
杜衡
及己
鬼督邮
徐长卿
白微
白前
草犀
钗子股
吉利草
朱砂根
辟虺雷
锦地罗
紫金牛
拳参
铁线草
金丝草
第十四卷　草部
草之三
当归

芎□

蘼芜

蛇床

藁本

蜘蛛香

白芷

芍药

牡丹

木香

甘松香

山柰

廉姜

杜若

山姜

高良姜

豆蔻

白豆蔻

缩砂蜜

益智子

荜茇

蒟酱

肉豆蔻

补骨脂

姜黄

郁金

蓬莪茂

荆三棱

莎草、香附子

瑞香

茉莉

郁金香

茅香

白茅香

排草香

迷迭香

□车香

艾纳香

兜纳香

线香

藿香

薰草　零陵香

兰草

泽兰

马兰

香薷

石香薷

爵床

赤车使者

假苏
薄荷
积雪草
苏
荏
水苏
荠苧
第十五卷　草部
草之四
菊
野菊
庵□
蓍
艾
千年艾
茵陈蒿
青蒿
黄花蒿
白蒿
角蒿
□蒿
马先蒿
阴地厥
牡蒿

九牛草

茺蔚

鏨菜

薇衔

夏枯草

刘寄奴草

曲节草

丽春草

旋覆花

青葙

鸡冠

红蓝花

番红花

燕脂

大蓟、小蓟

续断

苦芙

漏卢

飞廉

苎麻

苘麻

大青

小青

胡卢巴

蠡实
恶实
枭耳
天名精
豨莶
箬
芦
甘蕉
蘘荷
麻黄
木贼
石龙刍
龙常草
灯心草
第十六卷　草部
草之五
地黄
牛膝
紫菀
女菀
麦门冬
萱草
捶胡根
淡竹叶

鸭跖草

葵

蜀葵

菟葵

黄蜀葵

龙葵

龙珠

酸浆

蜀羊泉

鹿蹄草

败酱

迎春花

款冬花

鼠曲草

决明

地肤

瞿麦

王不留行

剪春罗

金盏草

葶苈

车前

狗舌草

马鞭草

蛇含

女青

鼠尾草

狼把草

狗尾草

鳢肠

连翘

陆英

蒴藋

水英

蓝

蓝淀

青黛

甘蓝

蓼

水蓼

马蓼

荭草

毛蓼

海根

火炭母草

三白草

蚕□草

蛇□草

虎杖

莸

萹蓄

荩草

蒺藜

谷精草

海金沙

地杨梅

水杨梅

地蜈蚣草

半边莲

紫花地丁

鬼针草

独用将军

见肿消

攀倒甑

水甘草

第十卷　石部

目录

金石之四石类下四十种

阳起石《本经》

慈石《本经》

玄石《别录》

代赭石《本经》　玄黄石附

禹余粮《本经》

太一余粮《本经》

石中黄子《唐本草》

空青《本经》

曾青《本经》

绿青《别录》

扁青《本经》

白青《本经》　绿肤青、碧石青附

石胆《本经》（即胆矾）

礜石《本经》

特生礜石《别录》

握雪礜石《唐本草》

砒石《开宝》

土黄《纲目》

金星石《嘉祐》　金石附

婆娑石《开宝》

礞石《嘉祐》

花乳石《嘉祐》

白羊石《图经》

金牙石《别录》

金刚石《纲目》

砭石《纲目》　石砮附

越砥《别录》（即磨刀石）

姜石《唐本草》

麦饭石《图经》

水中白石《拾遗》

河砂《拾遗》

杓上砂《纲目》

石燕《唐本草》

石蟹《开宝》

石蛇《图经》

石蚕《开宝》

石鳖《纲目》

蛇黄《唐本草》

霹雳砧《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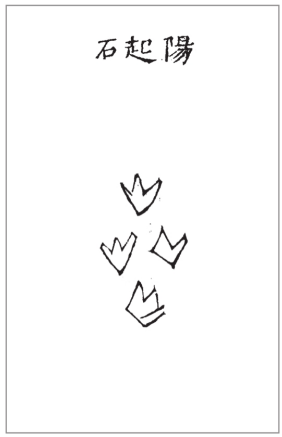
雷墨《纲目》

右附方旧二十五，新九十五。

金石之四石类下四十种

阳起石《本经·中品》

【释名】羊起石（《别录》）、白石（《本经》）、石生（〖《别录》〗）。〔时珍曰〕以能命名。



阳起石

【集解】〔《别录》曰〕阳起石生齐山山谷及琅琊或云山、阳起山，云母根也。采无时。〔普曰〕生太山。〔弘景曰〕此所出与云母同，而甚似云母，但厚异尔。今用乃出益州，与矾石同处，色小黄黑。但矾石、云母根未知何者是？俗用乃稀，《仙经》服之。〔恭曰〕此石以白色肌理似殷孽，仍夹带云母滋润者为良，故《本经》一名白石；今用纯黑如炭者，误矣。云母之黑者名云胆，服之损人，则黑阳起石亦必恶矣。今齐山在齐州西北，无阳起石。石乃在齐山西北六七里卢山出之。《本经》云山或卢字讹也。太山、沂州惟有黑者，白者独出齐州。〔珣曰〕太山所出黄者绝佳，邢州鹊山出白者亦好。〔颂曰〕今惟出齐州，他处不复有。齐州惟一土山，石出其中，彼人谓之阳起山。其山常有温暖气，虽盛冬大雪遍境，独此山无积白，盖石气熏蒸使然也。山惟一穴，官中常禁闭。至初冬则州发丁夫，遣人监取。岁月积久，其穴益深，镬凿他石，得之甚难。以白色明莹若狼牙者为上，亦有挟他石作块者不堪。每岁采择上供之余，州中货之，不尔无由得也。货者虽多，而精好者亦难得。旧说是云母根，其中犹带云母，今不复见此矣。古方服食不见用者，今补下药多使之。〔时珍曰〕今以云头雨脚轻松如狼牙者为佳，其铺茸茁角者不佳。建平王《典术》乃云：黄白而赤重厚者佳，云母之根也。《庚辛玉册》云：阳起，阳石也。齐州拣金山出者胜，其尖似箭镞者力强，如狗牙者力

微，置大雪中倏然没者为真。

【修治】〔大明曰〕凡入药烧后水煅用之，凝白者佳。〔时珍曰〕凡用火中煅赤，酒淬七次，研细水飞过，日干。亦有用烧酒浸过，同樟脑入罐升炼，取粉用者。

【气味】咸，微温，无毒。〔普曰〕神农、扁鹊：酸，无毒。桐君、雷公、岐伯：咸，无毒。李当之：小寒。〔权曰〕甘，平。〔之才曰〕桑螵蛸为之使，恶泽泻、箘桂、雷丸、石葵、蛇蜕皮，畏菟丝子，忌羊血，不入汤。

【主治】崩中漏下，破子脏中血，癥瘕结气，寒热腹痛，无子，阴痿不起，补不足（《本经》）。疗男子茎头寒，阴下湿痒，去臭汗，消水肿。久服不饥，令人有子（《别录》）。补肾气精乏，腰疼膝冷湿痹，子宫久冷，冷癥寒瘕，止月水不定（甄权）。治带下温疫冷气，补五劳七伤（大明）。补命门不足（好古）。散诸热肿（时珍）。

【发明】〔宗奭曰〕男子妇人下部虚冷，肾气乏绝，子脏久寒者，须水飞用之。凡石药冷热皆有毒，亦宜斟酌。〔时珍曰〕阳起石，右肾命门气分药也，下焦虚寒者宜用之，然亦非久服之物。张子和《儒门事亲》云：喉痹，相火急速之病也。相火，龙火也，宜以火逐之。一男子病缠喉风肿，表里皆作，药不能下。以凉药灌入鼻中，下十余行。外以阳起石烧赤、伏龙肝等分细末，日以新汲水调扫百遍。三日热始退，肿始消。此亦从治之道也。

【附方】新三。

丹毒肿痒阳起石煅研，新水调涂（《儒门事亲》）。

元气虚寒精滑不禁，大腑溏泄，手足厥冷。阳起石煅研、钟乳粉各等分，酒煮附子末同面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五十丸，以愈为度（《济生方》）。

阴痿阴汗阳起石煅为末，每服二钱，盐酒下（《普济方》）。

慈石《本经·中品》

【释名】玄石（《本经》）、**处石**（《别录》）、**熁铁石**（《衍义》）、**吸针石**（〖《纲目》〗）。〔藏器曰〕慈石取铁，如慈母之招子，故名。〔时珍曰〕石之不慈者，不能引铁，谓之玄石，而《别录》复出玄石于后。

【集解】〔《别录》曰〕慈石生太山川谷及慈山山阴，有铁处则生其阳。采无时。〔弘景曰〕今南方亦有好者。能悬吸针，虚连三四为佳。《仙经》丹房黄白术中多用之。〔藏器曰〕出相州北山。〔颂曰〕今慈州、徐州及南海傍山中皆有之，慈州者岁贡最佳，能吸铁虚连十数针，或一二斤刀器，回转不落者，尤良。采无时。其石中有孔，孔中黄赤色，其上有细毛，功用更胜。按《南州异物志》云：涨海崎头水浅而多慈石，徼外大舟以铁叶固之者，至此皆不得过。以此言之，海南所出尤多也。〔敦曰〕凡使勿误用玄中石并中麻石。此二石俱似慈石，只是吸铁不得。而中麻石心有赤，皮粗，是铁山石也。误服令人生恶疮，不可疗。真慈石一片，四面吸铁一斤者，此名延年沙；四面只吸铁八两者，名续采石；四面吸五两者，名慈石。〔宗奭曰〕慈石其毛轻紫，石上颇涩，可吸连针铁，俗谓之熁铁石。其玄石，即慈石之黑色者。慈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取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盖丙为大

火，庚辛受其制，物理相感尔。〔土宿真君曰〕铁受太阳之气，始生之初，石产焉。一百五十年而成慈石，又二百年孕而成铁。

慈石、玄石

【修治】〔敦曰〕凡修事一斤，用五花皮一镒，地榆一镒，故绵十五两，二件并剉。于石上捶，碎作二三十块。将石入瓷瓶中，下草药，以东流水煮三日夜，漉出拭干，布裹再捶细，乃碾如尘，水飞过再碾用。〔宗奭曰〕入药须火烧醋淬，研末水飞。或醋煮三日夜。

【气味】辛，寒，无毒。〔权曰〕咸，有小毒。〔大明曰〕甘、涩，平。〔藏器曰〕性温，云寒误也。〔之才曰〕柴胡为之使，杀铁毒，消金，恶牡丹、莽草，畏黄石脂。〔独孤滔曰〕伏丹砂，养汞，去铜晕。

【主治】周痹风湿，肢节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痟，除大热烦满及耳聋（《本经》）。**养肾脏，强骨气，益精除烦，通关节，消痈肿鼠瘘，颈核喉痛，小儿惊痫，炼水饮之。亦令**

人有子（《别录》）。补男子肾虚风虚。身强，腰中不利，加而用之（甄权）。治筋骨羸弱，补五劳七伤，眼昏，除烦躁。小儿误吞针铁等，即研细末，以筋肉莫令断，与末同吞，下之（大明）。明目聪耳，止金疮血（时珍）。

【发明】〔宗奭曰〕养肾气，填精髓，肾虚耳聋目昏者皆用之。〔藏器曰〕重可去怯，慈石、铁粉之类是也。〔时珍曰〕慈石法水，色黑而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一士子频病目，渐觉昏暗生翳。时珍用东垣羌活胜风汤加减法与服，而以慈朱丸佐之。两月遂如故。盖慈石入肾，镇养真精，使神水不外移；朱砂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而佐以神曲，消化滞气，生熟并用，温养脾胃发生之气，乃道家黄婆媒合婴姹之理，制方者宜窥造化之奥乎。方见孙真人《千金方》神曲丸，但云明目，百岁可读细书，而未发出药微义也，孰谓古方不可治今病耶？独孤滔云：慈石乃坚顽之物，无融化之气，止可假其气服食，不可久服渣滓，必有大患。夫药以治病，中病则止，砒硇犹可饵服，何独慈石不可服耶？慈石既炼末，亦匪坚顽之物，惟在用者能得病情而中的尔。《淮南万毕术》云：慈石悬井，亡人自归。注云：以亡人衣裹慈石悬于井中，逃人自反也。

【附方】旧三，新一十二。

耳卒聋闭熵铁石半钱，入病耳内，铁砂末入不病耳内，自然通透（《直指方》）。

肾虚耳聋真慈石一豆大，穿山甲烧存性研一字，新绵裹塞耳内，口含生铁一块，觉耳中如风雨声即通（《济生方》）。

老人耳聋慈石一斤捣末，水淘去赤汁，绵裹之。猪肾一具，细切。以水五斤煮石，取二斤，入肾，下盐豉作羹食之。米煮粥食亦

可（《养老》方）。

老人虚损风湿，腰肢痹痛。慈石三十两，白石英二十两，捶碎瓮盛，水二斗浸于露地。每日取水作粥食，经年气力强盛，颜如童子（《养老》方）。

阳事不起慈石五斤研，清酒渍二七日。每服三合，日三夜一（《千金》）。

眼昏内障慈朱丸：治神水宽大渐散，昏如雾露中行，渐睹空花，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及内障神水淡绿、淡白色者。真慈石火煅醋淬七次二两，朱砂一两，神曲生用三两，为末。更以神曲末一两煮糊，加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饭汤下。服后俯视不见，仰视微见星月，此其效也。亦治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久病累发者服之，永不更作（倪维德《原机启微集》）。

小儿惊痫慈石炼水饮之（《圣济录》）。

子宫不收名瘣疾，痛不可忍。慈石丸：用慈石酒浸煅研末，米糊丸梧子大。每卧时滑石汤下四十丸。次早用慈石散，米汤服二钱。散用慈石酒浸半两，铁粉二钱半，当归五钱，为末。

大肠脱肛《直指方》：慈石半两，火煅醋淬七次，为末。每空心米饮服一钱。〇《简便方》：用慈石末，面糊调涂囟上。入后洗去。

金疮肠出纳入，以慈石、滑石各三两为末。米饮服方寸匕，日再（《刘涓子鬼遗方》）。

金疮血出慈石末傅之，止痛断血（《千金方》）。

误吞针铁真慈石枣核大，钻孔线穿吞，拽之立出（钱相公《箧中方》）。

丁肿热毒慈石末，酢和封之，拔根立出（《外台秘要》）。

诸般肿毒吸铁石三钱，金银藤四两，黄丹八两，香油一斤，如常熬膏，贴之（《乾坤秘韫》）。

慈石毛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补绝伤，益阳道，止小便白数，治腰脚，去疮瘘，长肌肤，令人有子，宜入酒。〔藏器曰〕《本经》言石不言毛，毛、石功状殊也。

玄石《别录·中品》

【释名】玄水石（《别录》）、处石（〖《别录》〗）。〔时珍曰〕玄以色名。

【集解】〔《别录》曰〕玄石生太山之阳，山阴有铜。铜者雌，铁者雄。〔弘景曰〕《本经》慈石一名玄石。《别录》又出玄石，一名处石。名既同，疗体又相似，而寒温铜铁畏恶有异。俗方不用，亦无识者，不知与慈石相类否？〔恭曰〕此物，铁液也。慈石中有细孔，孔中黄赤色，初破好者能拾针吸铁。其无孔而光泽纯黑者，玄石也。不能拾，疗体亦劣于慈石。〔颂曰〕今北番以慈石作礼物，其块多光泽，吸针无力，疑即此玄石也。医方罕用。〔时珍曰〕慈石生山之阴有铁处，玄石生山之阳有铜处，虽形相似，性则不同，故玄石不能吸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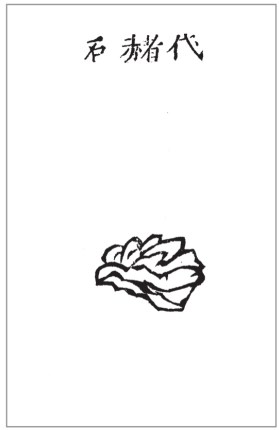
【气味】咸，温，无毒。〔之才曰〕恶松脂、柏实、箘桂。

【主治】大人小儿惊痫，女子绝孕，小腹冷痛，少精身重。服之令人有子（《别录》）。

代赭石《本经·下品》

【释名】须丸（《本经》）、血师（《别录》）、土朱（《纲目》）、铁朱（〖《纲目》〗）。〔《别录》曰〕出代郡者名代赭；出姑幕者，名须丸。〔时珍曰〕赭，赤色也。代，即雁门也。今俗呼为土朱、铁朱。《管子》云：山上有赭，其下有铁。铁朱之名或缘此，不独因其形色也。

【集解】〔《别录》曰〕代赭生齐国山谷，赤红青色如鸡冠，有泽染爪甲不渝者良。采无时。〔弘景曰〕是代郡城门下赤土也。江东久绝，俗用乃疏，而为仙方之要，与戎盐、卤咸皆是急须。〔恭曰〕此石多从代州来，云山中采得，非城门下土也。今齐州亭山出赤石，其色有赤红青者。其赤者亦如鸡冠且润泽，土人惟采以丹楹柱，而紫色且暗，与代州出者相似，古来用之。今灵州鸣沙县界河北，平地掘深四五尺得者，皮上赤滑，中紫如鸡肝，大胜齐、代所出者。〔颂曰〕今河东、京东山中亦有之。古方紫丸治小儿用代赭，云无真以左顾牡蛎代使，乃知真者难得。今医家所用，多择取大块，其上文头有如浮沤丁者为胜，谓之丁头代赭。《北山经》云：少阳之山，中多美赭。《西山经》云：石脆之山，灌水出焉。中有流赭，以涂牛马无病。郭璞注云：赭，赤土也。今人以涂牛角，云辟恶。〔时珍曰〕赭石处处山中有之，以西北出者为良。宋时虔州岁贡万斤。崔昉《外丹本草》云：代赭，阳石也，与太一余粮并生山峡中。研之作朱色，可点书，又可罨金益色赤。张华以赤土拭宝剑，倍益精明，即此也。



代赭石

【修治】〔敦曰〕凡使研细，以腊水重重飞过，水面上有赤色如薄云者去之。乃用细茶脚汤煮一伏时，取出又研一万匝。以净铁铛烧赤，下白蜜蜡一两，待化投新汲水冲之，再煮一二十沸，取出晒干用。〔时珍曰〕今人惟煅赤以醋淬三次或七次，研，水飞过用，取其相制，并为肝经血分引用也。《相感志》云：代赭以酒醋煮之，插铁钉于内，扇之成汁。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甘。〔权曰〕甘，平。〔之才曰〕畏天雄、附子。干姜为之使。

【主治】鬼疰贼风蛊毒，杀精物恶鬼，腹中毒邪气，女子赤沃漏下（《本经》）。带下百病，产难胞不出。堕胎，养血气，除五脏血脉中热，血痹血瘀。大人小儿惊气入腹，及阴痿不起（《别录》）。安胎健脾，止反胃吐血鼻衄，月经不止，肠风痔瘘，泻痢脱精，尿血遗溺，夜多小便。小儿惊痫疳疾，金疮长肉（大明）。

辟鬼魅（甄权）。

【发明】〔好古曰〕代赭入手少阴、足厥阴经。怯则气浮，重所以镇之。代赭之重，以镇虚逆。故张仲景治伤寒汗吐下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汤主之。用旋覆花三两，代赭石一两，人参二两，生姜五两，甘草三两，半夏半斤，大枣十二枚。水一斗，煮六升，去滓，再煎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时珍曰〕代赭乃肝与包络二经血分药也，故所主治皆二经血分之病。昔有小儿泻后眼上，三日不乳，目黄如金，气将绝。有名医曰：此慢惊风也，宜治肝。用水飞代赭石末，每服半钱，冬瓜仁煎汤调下，果愈。

【附方】旧二，新一十四。

哮呷有声卧睡不得。土朱末，米醋调，时时进一二服（《普济方》）。

伤寒无汗代赭石、干姜等分为末，热醋调涂两手心，合掌握定，夹于大腿内侧，温覆汗出乃愈（《伤寒蕴要》）。

婴儿疟疾无计可施。代赭石五枚煅红醋淬，朱砂五分，砒霜一豆大，同以纸包七重，打湿煨干，入麝香少许为末。香油调一字，涂鼻尖上及眉心、四肢，神应（《保幼大全》）。

急慢惊风吊眼撮口，搐搦不定。代赭石火烧醋淬十次，细研水飞，日干。每服一钱，或半钱，煎真金汤调下，连进三服。儿脚胫上有赤斑，即是惊气已出，病当安也。无斑点者，不可治（《直指方》）。

慢肝惊风方见发明。

小肠疝气代赭石火煅醋淬，为末。每白汤服二钱（《寿域方》）。

肠风下血血师一两，火煅，米醋淬，尽醋一升，捣罗如面。每服一钱，白汤下（《斗门》）。

吐血衄血方同上。

堕胎下血不止。代赭石末一钱，生地黄汁半盏调。日三五服，以瘥为度（《圣济录》）。

妇人血崩赭石火煅醋淬七次，为末。白汤服二钱（《普济方》）。

赤眼肿闭土朱二分，石膏一分，为末。新汲水调傅眼头尾及太阳穴（《直指方》）。

喉痹肿痛紫朱煮汁饮（《普济方》）。

牙宣有□土朱、荆芥同研，揩之，三日（《普济方》）。

诸丹热毒土朱、青黛各二钱，滑石、荆芥各一钱，为末。每服一钱半，蜜水调下，仍外傅之（《直指方》）。

一切疮疖土朱、虢丹、牛皮胶等分为末，好酒一碗冲之，澄清服。以渣傅之，干再上（《朱氏集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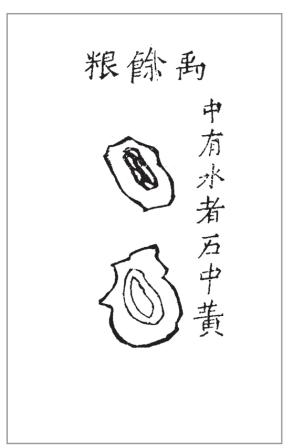
百合病发已汗下复发者。百合七个擘破，泉水浸一宿，赭一两，滑石三两。泉水二钟，煎一钟，入百合汁，再煎一钟，温服（《伤寒蕴要》）。

【附录】玄黄石〔藏器曰〕出淄川、北海山谷土石中，如赤土、代赭之类，土人以当朱，呼为赤石，一名零陵，恐是代赭之类。味甘，平、温，无毒。主惊恐，身热邪气，镇心。久服令人眼明悦泽。〔时珍曰〕此亦他方代赭耳，故其功效不甚相远也。

禹余粮《本经·上品》

【释名】白余粮（〖《别录》〗）。〔时珍曰〕石中有细粉如面，故曰余粮，俗呼为太一禹余粮。见太一下。〔承曰〕会稽山中出者甚多。彼人云昔大禹会稽于此，余粮者本为此尔。

【集解】〔《别录》曰〕禹余粮生东海池泽，及山岛中或池泽中。〔弘景曰〕今多出东阳，形如鹅鸭卵，外有壳重叠，中有黄细末如蒲黄，无沙者佳。近年茅山凿地大得之，极精好，状如牛黄，重重甲错。其佳处乃紫色靡靡如面，嚼之无复碜，《仙经》服食用之。南人又呼平泽中一种藤，叶如菝葜，根作块有节，似菝葜而色赤，味似薯蓣，谓为禹余粮，此与生池泽者复有仿佛。或疑今石即是太一也。〔颂曰〕今惟泽州、潞州有之。旧说形如鹅鸭卵，外有壳。今图上者全是山石之形，都不作卵状，与旧说小异。采无时。张华《博物志》言：扶海洲上有蓈草，其实食之如大麦，名自然谷，亦名禹余粮，世传禹治水弃其所余食于江中而为药。则蓈草与此异物同名，抑与生池泽者同种乎？〔时珍曰〕禹余粮乃石中黄粉，生于池泽；其生山谷者，为太一余粮。本文明白。陶引藤生禹余粮，苏引草生禹余粮，虽名同而实不同，殊为迂远。详太一余粮下。



禹余粮

【修治】〔弘景曰〕凡用，细研水洮，取汁澄之，勿令有沙土也。〔敦曰〕见太一下。

【气味】甘，寒，无毒。〔《别录》曰〕平。〔权曰〕咸。〔之才曰〕牡丹为之使。伏五金，制三黄。

【主治】咳逆寒热烦满，下赤白，血闭癥瘕，大热。炼饵服之，不饥轻身延年（《本经》）。疗小腹痛结烦疼（《别录》）。主崩中（甄权）。治邪气及骨节疼，四肢不仁，痔瘘等疾。久服耐寒暑（大明）。催生，固大肠（时珍）。

【发明】〔成无己曰〕重可去怯，禹余粮之重，为镇固之剂。〔时珍曰〕禹余粮手足阳明血分重剂也。其性涩，故主下焦前后诸病。李知先诗曰："下焦有病人难会，须用余粮赤石脂。"《抱朴子》云：禹余粮丸日再服，三日后令人多气力，负担远行，身轻不极。其方药多不录。

【附方】旧三，新六。

大肠咳嗽咳则遗矢者，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方同下（《洁古家珍》）。

冷劳肠泄不止。神效太一丹。禹余粮四两，火煅醋淬，乌头一两，冷水浸一夜，去皮脐，焙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食前温水下五丸（《圣惠方》）。

伤寒下痢不止，心下痞硬，利在下焦者，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赤石脂、禹余粮各一斤，并碎之，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再服（仲景《伤寒论要》）。

赤白带下禹余粮火煅醋淬、干姜等分，赤下干姜减半为末。空心服二钱匕（《胜金方》）。

崩中漏下青黄赤白，使人无子。禹余粮煅研，赤石脂煅研，牡砺煅研，乌贼骨，伏龙肝炒，桂心，等分为末。温酒服方寸匕，日二服。忌葱、蒜（张文仲《备急方》）。

育肠气痛妇人少腹痛。禹余粮为末。每米饮服二钱，日二服，极效（《卫生易简方》）。

产后烦躁禹余粮一枚，状如酸□者，入地埋一半紧筑，炭灰一斤煅之。湿土罨一宿，打破，去外面石，取里面细者研，水淘五七度，日干，再研万遍。用甘草汤服二钱，一服立效（《经验方》）。

身面瘢痕禹余粮、半夏等分为末，鸡子黄和傅。先以布拭赤，勿见风日，三十日，十年者亦灭（《圣济录》）。

大风疠疾眉发堕落，遍身顽痹。禹余粮二斤，白矾一斤，青盐一斤，为末。罐子固济，炭火一秤煅之，从辰至戌。候冷研粉，埋土中，三日取出。每一两，入九蒸九暴炒熟胡麻末三两。每服二钱，荆芥茶下，日二服（《圣惠方》）。

太一余粮《本经·上品》

【释名】石脑（《本经》）、**禹哀**（《吴普》）。〔藏器曰〕太一者，道之宗源。太者大也，一者道也。大道之师，即理化神君，禹之师也。师尝服之，故有太一之名。张司空云：还魂石中黄子，鬼物禽兽守之，不可妄得。会稽有地名蓼，出余粮。土人掘之，以物请买，所请有数，依数必得。此犹有神，岂非太一乎？

【集解】〔《别录》曰〕太一余粮生太山山谷，九月采。〔普曰〕生太山。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黄，如鸡子黄色。采无

时。〔弘景曰〕本草有太一余粮、禹余粮两种，治体相同。而今世惟有禹余粮，不复识太一。《登真隐诀》：长生四镇丸云，太一禹余粮，定六腑，镇五脏。合其二名，莫辨何者的是？今人亦总呼为太一禹余粮。有人于铜官采空青于石坎，大得黄赤色石，极似今之余粮，而色过赤好，疑此是太一也。彼人呼为雌黄，涂物正如雄色。〔恭曰〕太一余粮及禹余粮，乃一物而以精粗为名尔。其壳若瓷，方圆不定。初在壳中未凝结，犹是黄水，名石中黄子。久凝乃有数色，或青或白，或赤或黄。年多变赤，因赤渐紫。紫及赤者，俱名太一。其诸色通谓禹余粮。今太山不见采得，而会稽、王屋、泽、潞州诸山皆有。陶云黄赤色疑是太一。然无壳裹，殊非的称。〔敦曰〕凡使，勿误用石中黄并卵石黄，二石真相似。其石中黄向里赤黑黄，味淡微跙。卵石黄味酸，个个如卵，内有子一块，不堪用。若误饵之，令人肠干。太一余粮看即如石，轻敲便碎如粉，兼重重如叶子雌黄也。〔宗奭曰〕太一余粮，是用其壳也，故入药须火烧醋淬。石中黄是壳中干者及细末者。石中黄水，是未成余粮黄浊水也。〔时珍曰〕按《别录》言：禹余粮生东海池泽及山岛，太一余粮生太山山谷，石中黄出余粮处有之，乃壳中未成余粮黄浊水也。据此则三者一物也。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其中水黄浊者为石中黄水，其凝结如粉者为余粮，凝干如石者为石中黄。其说本明，而注者臆度，反致义晦。晋宋以来，不分山谷、池泽所产，故通呼为太一禹余粮。而苏恭复以紫赤色者为太一，诸色为禹余粮。皆由未加详究本文也。寇宗奭及医方乃用石壳为禹余粮，殊不察未成余粮黄浊水之文也。其壳粗顽不入药。《庚辛玉册》云：太一禹余粮，阴石也，所在有之。片片层叠，深紫色。中有黄土，名曰石黄。其性最热，冬月有余粮处，其雪先消。《云林石谱》云：鼎州祈阁山出石，石中有黄土，目之为太一余粮。色紫黑，礧块大小圆扁，外多粘缀碎石，涤去黄土，即空虚可贮水为砚。《丹房镜源》云：五色余粮及石中黄，皆可干汞，出金色。

【修治】〔敦曰〕凡修事，用黑豆五合，黄精五合，水二斗，煮取五升，置瓷锅中，下余粮四两煮之，旋添，汁尽为度，其药气自然香如新米，捣了，又研一万杵，方用。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神农、岐伯、雷公：甘，平。李当之：小寒。扁鹊：甘，无毒。〔之才曰〕杜仲为之使。畏贝母、菖蒲、铁落。

【主治】咳逆上气，癥瘕血闭漏下，除邪气，肢节不利。久服耐寒暑不饥，轻身飞行千里，神仙（《本经》）。治大饱绝力身重（《别录》）。益脾，安脏气（雷敦）。定六腑，镇五脏（弘景）。

【发明】〔时珍曰〕禹余粮、太一余粮、石中黄水，性味功用皆同，但入药有精粗之等尔。故服食家以黄水为上，太一次之，禹余粮又次之。《列仙传》言：巴戎赤斧上华山饵禹余粮，即此。

石中黄子《唐本草》

【释名】〔宗奭曰〕子当作水。既云黄浊水，焉得名子？

【集解】〔恭曰〕此禹余粮壳中，未成余粮黄浊水也。出余粮处有之。〔颂曰〕今惟河中府中条山谷出之。其石形如面剂，紫黑色。石皮内黄色者，谓之中黄。葛洪《抱朴子》云：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尤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润湿不燥。打其石有数十重，见之赤黄溶溶，如鸡子之在壳中也。即当未坚时饮之。不尔，便渐坚凝如石，不中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数合，可顿服之。〔机曰〕石中干者及细末者，当名余粮，不当名石中黄，详本文未成余粮四字可见。〔时珍曰〕余粮乃石中已凝细粉也，石中黄则坚凝如石者也，石中黄水则未凝者也。故雷敦云：用余粮勿用石中黄，是矣。

【气味】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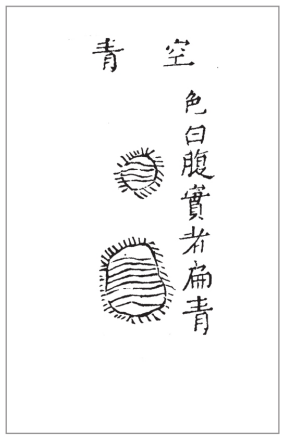
【主治】久服轻身延年不老（《唐本》）。

空青《本经·上品》

【释名】杨梅青（〖《图经》〗）。〔时珍曰〕空言质，青言色，杨梅言似也。

【集解】〔《别录》曰〕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铜处。铜精熏则生空青，其腹中空。三月中采，亦无时。能化铜铁铅锡作金。〔弘景曰〕越嶲属益州。益州诸郡无复有，恐久不采之故也。今出铜官者色最鲜深，出始兴者弗如，凉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今空青但圆实如铁珠，无空腹者，皆凿土石中取之。而以合丹成，则化铅为金，诸石药中，惟此最贵。医方乃稀用之，而多充画色，殊为可惜。〔恭曰〕出铜处兼有诸青，但空青为难得。今出蔚州、兰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块段细，时有腹中空者。蔚州、兰州者片块大，色极深，无空腹者。陶氏所谓圆实如铁珠者，乃白青也。〔大明曰〕空青大者如鸡子，小者如相思子，其青厚如荔枝壳，其内有浆酸甜。〔藏器曰〕铜之精华，大者即空绿，次即空青也。〔颂曰〕今饶、信州亦时有之，状若杨梅，故名杨梅青。其腹中空、破之有浆者，绝难得。〔宗奭曰〕真宗尝诏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杨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极难得，治翳极有功，中亦或有水者，用与空青同，第有优劣尔。〔时珍曰〕张果《玉洞要诀》云：空青似杨梅，受赤金之精，甲乙阴灵之气，近泉而生，久而含润。新从坎中出，钻破中有水，久即干如珠，金星灿灿。《庚辛玉册》云：空青，阴石也。产上饶，似钟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采。次出蜀严道及北代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故青为之丹。有如拳大及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盲立效。出铜坑者亦佳，堪画。又有杨梅青、石青，皆是一体，而气有精粗。点化以曾青为上，空青次之，杨梅青又次之。《造化指南》云：铜得紫阳之气而生绿，绿二百年而生石绿，铜始生其中焉。曾、空二青，则石绿之得道者，均谓之矿。又二百年得青阳之气，化为𨫼石。观此诸说，则空青有金坑、铜坑二种，或大如拳

卵，小如豆粒，或成片块，或若杨梅，虽有精粗之异，皆以有浆为上，不空无浆者为下也。方家以药涂铜物生青，刮下伪作空青者，终是铜青，非石绿之得道者也。



空青

【气味】甘、酸，寒，无毒。〔《别录》曰〕大寒。〔权曰〕畏菟丝子。酒浸醋拌制过，乃可变化。

【主治】青盲耳聋，明目，利九窍，通血脉，养精神，益肝气。久服轻身延年（《本经》）。疗目赤痛，去肤翳，止泪出，利水道，下乳汁，通关节，破坚积。令人不忘，志高神仙（《别录》）。治头风，镇肝。瞳人破者，得再见物（甄权）。钻孔取浆，点多年青盲内障翳膜，养精气。其壳摩翳（大明）。中风口㖞不正，以豆许含咽，甚效（时珍。出《范汪方》）。

【发明】〔保昇曰〕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颂曰〕治

眼翳障为最要之药。〔时珍曰〕东方甲乙，是生肝胆，其气之清者为肝血，其精英为胆汁。开窍于目，血五脏之英，皆因而注之为神。胆汁充则目明，汁减则目昏。铜亦青阳之气所生，其气之清者为绿，犹肝血也；其精英为空青之浆，犹胆汁也。其为治目神药，盖亦以类相感应耳。石中空者，埋土中三五日，自有浆水。

【附方】旧二，新三。

眼目□□不明。空青少许，渍露一宿，点之（《千金方》）。

黑翳覆瞳空青、矾石烧各一两，贝子四枚，研细，日点（《圣济录》）。

肤翳昏暗空青二钱，蕤仁去皮一两，片脑三钱，细研，日点（《圣济录》）。

一切目疾雀目、赤目、青盲、内外障翳、风眼用此，觉目中凉冷为验。杨梅青洗净、胡黄连洗，各二钱半，槐芽，日未出时勿语采之，入青竹筒内，垂于天、月二德方，候干，勿见鸡犬，为末，一钱半，共末，入龙脑一字密收。每卧时，漱口仰头，吹一字入两鼻内便睡，隔夜便用（《圣济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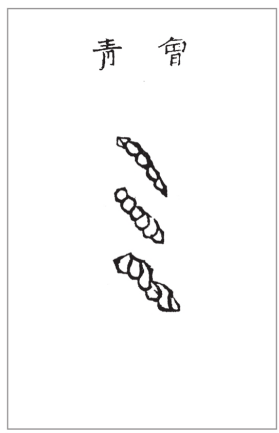
中风口㖞见主治。

曾青《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曾，音层。其青层层而生，故名。或云其生从实至空，从空至层，故曰曾青也。

【集解】〔《别录》曰〕曾青，生蜀中山谷及越嶲，采无时。能化金铜。〔普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铜处，曾青出其阳。青者铜之精。〔弘景曰〕旧说与空青同山，疗体亦相似。今铜官更无曾

青，惟出始兴。形累累如黄连相缀，色理小类空青，甚难得而贵，《仙经》少用之。化金之事，法同空青。〔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余州并不任用。〔时珍曰〕但出铜处，年古即生。形如黄连相缀，又如蚯蚓屎，方棱，色深如波斯青黛，层层而生，打之如金声者为真。《造化指南》云：层青生铜矿中，乃石绿之得道者。肌肤得东方正色，可以合炼大丹，点化与三黄齐驱。《衡山记》云：山有层青冈，出层青，可合仙药。



曾青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夹石及铜青。每一两要紫背天葵、甘草、青芝草三件，干湿各一镒，细剉，放瓷锅内，安青于中。东流水二镒，缓缓煮之，五昼夜，勿令水火失时。取出以东流水浴过，研乳如粉用。

【气味】酸，小寒，无毒。〔之才曰〕畏菟丝子。〔独孤滔云〕曾青住火成膏，可结汞，制丹砂，盖含金气所生也。须酒醋渍煮用。〔葛洪曰〕曾青涂铁，色赤如铜。

【主治】目痛，止泪出，风痹，利关节，通九窍，破癥坚积聚。久服轻身不老（《本

经》）。养肝胆，除寒热，杀白虫，疗头风脑中寒，止烦渴，补不足，盛阴气（《别录》）。

【发明】〔时珍曰〕曾青治目，义同空青。古方辟邪太乙神精丹用之，扁鹊治积聚留饮有层青丸，并见《古今录验方》，药多不录。

【附方】新三。

斑疮入目不退者。曾青一钱，丹砂二钱，为末。蛴螬五枚，捣汁和点（《圣济录》）。

风热目病曾青散：治一切风热毒气上攻，目赤或烂，怕日羞明，隐涩眵泪，或痒或痛。曾青四两，蔓荆子二两，白姜炮、防风各一两，为末。每以少许□鼻中，立有功效（《和剂局方》）。

耳内恶疮曾青五钱，雄黄七钱半，黄芩二钱五分，为末，傅之（《卫生宝鉴》）。

绿青《别录·上品》

【释名】石绿（《唐本》）、大绿（《纲目》）。

【集解】〔《别录》曰〕绿青生山之阴穴中，色青白。〔弘景曰〕此即用画绿色者，亦出空青中，相挟带。今画工呼为碧青，而呼空青作绿青，正相反矣。〔恭曰〕绿青即扁青也，画工呼为石绿。其碧青即白青也，不入画用。〔颂曰〕旧不著所出州土，但云生山之阴穴中。次空青条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铜处，此物当是生其山之阴尔。今出韶州、信州。其色青白，画工用为绿色者，极有大块，其中青白花文可爱。信州人琢为腰带器物，及妇人服饰。其入药，当用颗块如乳香者佳。〔宗奭曰〕其色黑绿色者佳。〔时珍曰〕

石绿，阴石也。生铜坑中，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生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而铜生于中，与空青、曾青同一根源也。今人呼为大绿。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绿，铜之苗也，出广西右江有铜处。生石中，质如石者，名石绿。一种脆烂如碎土者，名泥绿，品最下。《大明会典》云：青绿石矿一斤，淘净绿一十一两四钱。暗色绿石矿一斤，淘净绿一十两八钱。硇砂一斤，烧造硇砂绿一十五两五钱。

绿青、扁青

【气味】酸，寒，无毒。〔时珍曰〕有小毒。

【主治】益气，止泄痢，疗鼽鼻（《别录》）。**吐风痰甚效**（苏颂）。

【发明】〔颂曰〕今医家多用吐风痰。其法拣上色精好者研筛，水飞再研。如风痰眩闷，取二三钱同生龙脑三四豆许研匀，以生薄荷汁合酒温调服之。偃卧须臾，涎自口角流出乃愈。不呕吐，其功速于他药，今人用之比比皆效，故著之。〔宗奭曰〕同硇砂作吐上涎药，验则验矣，亦能损心。〔时珍曰〕痰在上宜吐之，在下宜利之，亦须观人之虚实强弱而察其脉，乃可投之。初虞世有金虎、碧霞之戒，正此意也。金虎丹治风痰，用天雄、腻粉诸药者。

【附方】新四。

急惊昏迷不省人事。石绿四两，轻粉一钱，为末。薄荷汁入酒调一字服，取吐（《全婴方》）。

风痰迷闷碧霞丹：用石绿十两，乌头尖、附子尖、蝎梢各七十个，为末，糊丸芡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汁入酒半合化下，须臾吐出痰涎（《和剂局方》）。

小儿疳疮肾疳鼻疳、头疮耳疮、久不瘥者。石绿、白芷等分为末。先以甘草水洗疮，拭净傅之，一日愈（《集玄方》）。

腋下狐臭石绿三钱，轻粉一钱，浓醋调涂，五次断根（《集玄方》）。

扁青《本经·上品》

【释名】石青（《纲目》）、大青（〖《纲目》〗）。〔时珍曰〕扁以形名。

【集解】〔《别录》曰〕扁青生朱崖山谷、武都、朱提，采无时。〔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仙经》、俗方都无用者。〔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绿青也。朱崖已南及林邑、扶南舶上来者，形块大如拳，其色又青，腹中亦时有空者。武昌者，片块小而色更佳。简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浅。〔时珍曰〕苏恭言即绿青者非也，今之石青是矣。绘画家用之，其色青翠不渝，俗呼为大青，楚、蜀诸处亦有之。而今货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头青，种种不同，而回青尤贵。《本草》所载扁青、层青、碧青、白青，皆其类耳。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神农、雷公：小寒，无毒。

【主治】目痛明目，折跌痈肿，金疮不瘳，破积聚，解毒气，利精神。久服轻身不老（《本经》）。去寒热风痹，及丈夫茎中百病，益精（《别录》）。治丈夫内绝，令人有子（吴普）。吐风痰癫痫，平肝（时珍）。

【附方】新一。

顽痰不化石青一两，石绿半两，并水飞为末，曲糊丸绿豆大。每服十丸，温水下。吐去痰一二碗，不损人（《瑞竹堂方》）。

白青《本经·上品》

【释名】碧青（《唐本》）、鱼目青（〖《唐本》〗）。

【集解】〔《别录》曰〕白青生豫章山谷，采无时。可消为铜剑，辟五兵。〔弘景曰〕医方不用，市无卖者。《仙经》三十六水方中时有须处。铜剑之法，在《九元子术》中。〔恭曰〕此即陶氏所云空青，圆如铁珠，色白而腹不空者，是也。研之色白如碧，亦谓之碧青，不入画用。无空青时亦用之，名鱼目青，以形似鱼目故也。今出简州、梓州者好。〔时珍曰〕此即石青之属，色深者为石青，淡者为碧青也。今绘彩家亦用。《范子计然》云：白青出弘农、豫章、新淦，青色者善。《淮南万毕术》云：白青得铁，即化为铜也。

【气味】甘、酸、咸，平，无毒。〔普曰〕神农：甘，平。雷公：咸，无毒。

【主治】明目，利九窍，耳聋，心下邪

气，令人吐，杀诸毒三虫。久服通神明轻身（《本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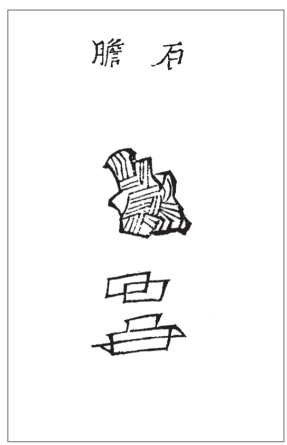
【附录】绿肤青〔《别录》曰〕味辛、咸，平，无毒。主蛊毒及蛇菜肉诸毒，恶疮。不可久服，令人瘦。一名推青，一名推石。生益州山谷。〔弘景曰〕俗方、《仙经》无用，人亦不识。碧石青〔《别录》曰〕味甘，无毒。主明目益精，去白癣，延年。

石胆《本经·上品》

【释名】胆矾（《纲目》）、黑石（《吴普》）、毕石（《本经》）、君石（当之）、铜勒（《吴普》）、立制石（〖弘景〗）。〔时珍曰〕胆以色味命名，俗因其似矾，呼为胆矾。

【集解】〔《别录》曰〕石胆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间，或羌里句青山。二月庚子、辛丑日采。其为石也，青色多白文，易破，状似空青。能化铁为铜，合成金银。〔弘景曰〕《仙经》时用，俗方甚少，此药殆绝。今人时有采者，其色青绿，状如琉璃而有白文，易破折。梁州、信都无复有，俗乃以青色矾当之，殊无仿佛。〔恭曰〕此物出铜处有之，形似曾青，兼绿相间，味极酸苦，磨铁作铜色，此是真者。出蒲州虞卿县东亭谷窟及薛集窟中，有块如鸡卵者为真。陶云似琉璃者，乃绛矾也。比来人亦以充之，又以醋揉青矾为之，并伪矣。〔颂曰〕今惟信州铅山县有之。生于铜坑中，采得煎炼而成。又有自然生者，尤为珍贵。并深碧色。今南方医人多使之，又著其说云：石胆最上出蒲州，大者如拳，小者如桃栗，击之纵横解皆成叠文，色青，见风久则绿，击破其中亦青。其次出上饶、曲江铜坑间者，粒细有廉棱，如钗股、米粒。《本草》言，伪者以醋揉青矾为之。今不然，但取粗恶石胆合消石销溜而成之。块大色浅，浑浑无脉

理，击之则碎无廉棱者，是也。亦有挟石者，乃削取石胆床，溜造时投消石中，及凝则相著也。〔时珍曰〕石胆出蒲州山穴中，鸭觜色者为上，俗呼胆矾；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者又次之。此物乃生于石，其经煎炼者，即多伪也。但以火烧之成汁者，必伪也。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又以铜器盛水，投少许入中，及不青碧，数日不异者，真也。《玉洞要诀》云：石胆，阳石也。出嵩岳及蒲州中条山。禀灵石异气，形如瑟瑟，其性流通，精感入石，能化五金，变化无穷。沈括《笔谈》载：铅山有苦泉，流为涧，挹水熬之，则成胆矾。所熬之釜，久亦化为铜也。此乃煎熬作伪，非真石胆也，不可入药。



石胆

【气味】酸、辛，寒，有毒。〔普曰〕神农：酸，小寒。李当之：大寒。桐君：辛，有毒。扁鹊：苦，无毒。〔大明曰〕酸、涩，无毒。〔权曰〕有大毒。〔之才曰〕水英为之使。畏牡桂、箘桂、芫花、辛夷、白微。

【主治】明目目痛，金疮诸痫痉，女子阴蚀痛，石淋寒热，崩中下血，诸邪毒气，令人有子。炼饵服之，不老。久服，增寿神仙（《本

经》）。散癥积，咳逆上气，及鼠瘘恶疮（《别录》）。治虫牙，鼻内瘜肉（大明）。带下赤白，面黄，女子脏急（苏恭）。入吐风痰药最快（苏颂）。

【发明】〔时珍曰〕石胆气寒，味酸而辛，入少阳胆经。其性收敛上行，能涌风热痰涎，发散风木相火，又能杀虫，故治咽喉口齿疮毒有奇功也。周密《齐东野语》云：密过南浦，有老医授治喉痹极速垂死方，用真鸭觜胆矾末，醋调灌之，大吐胶痰数升，即瘥。临汀一老兵妻苦此，绝水粒三日矣，如法用之即瘥。屡用无不立验，神方也。又周必大《阴德录》云：治蛊胀及水肿秘方，有用蒲州、信州胆矾明亮如翠琉璃似鸭觜者，米醋煮以君臣之药，服之胜于铁砂、铁蛾。盖胆矾乃铜之精液，味辛酸，入肝胆制脾鬼故也。安城魏清臣肿科黑丸子，消肿甚妙，不传，即用此者。

【附方】旧五，新一十五。

老小风痰胆矾末一钱。小儿一字，温醋汤调下，立吐出涎，便醒（谭氏《小儿方》）。

女人头运天地转动，名曰心眩，非血风也。胆子矾一两。细研，用胡饼剂子一个，按平一指厚，以篦子勒成骰子大块，勿界断，于瓦上焙干。每服一骰子，为末，灯心竹茹汤调下（许学士《本事方》）。

喉痹喉风二圣散：用鸭觜胆矾二钱半，白僵蚕炒五钱，研。每以少许吹之，吐涎（《济生方》）。

齿痛及落研细石胆，以人乳和膏擦之，日三四次。止痛，复生齿，百日后复故乃止。每日以新汲水漱净（王焘《外台秘要》）。

口舌生疮众疗不瘥。胆矾半两，入银锅内火煅赤，出毒一夜，细研。每以少许傅之，吐出酸涎水，二三次瘥（《胜金方》）。

走马牙疳北枣一枚去核，入鸭觜胆矾，纸包煅赤，出火毒，研末傅之，追涎（杨起《简便方》）。

小儿齿疳鸭觜胆矾一钱，匙上煅红，麝香少许，研匀。傅齿上，立效（《活幼口议》）。

小儿鼻疳蚀烂。胆矾烧烟尽，研末。掺之，一二日愈（《集简方》）。

风眼赤烂胆矾三钱，烧研，泡汤日洗（《明目经验方》）。

百虫入耳胆矾末和醋灌之，即出（《千金方》）。

风犬咬毒胆矾末傅之，立愈（《济急方》）。

一切诸毒胆子矾末，糯米糊丸如鸡头子大，以朱砂为衣，仍以朱砂养之。冷水化一丸服，立愈（《胜金方》）。

挑生蛊毒胸口痛者。胆矾二钱，茶清泡服，即吐出（《岭南卫生方》）。

腋下胡臭胆矾半生半熟，入腻粉少许，为末。每用半钱，以自然姜汁调涂，十分热痛乃止。数日一用，以愈为度（黎居士《简易方》）。

赤白癜风胆矾、牡蛎粉各半两，生研，醋调，摩之（《圣济录》）。

甲疽肿痛石胆一两，烧烟尽，研末。傅之，不过四五度瘥（梅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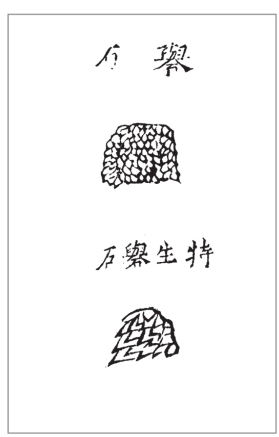
痔疮热肿鸭觜青胆矾煅研，蜜水调傅，可以消脱（《直指方》）。

肿毒不破胆矾、雀屎各少许，点之（《直指方》）。

杨梅毒疮醋调胆矾末搽之。痛甚者，加乳香、没药。出恶水，一二上即干。〇又方：胆矾、白矾、水银各三钱半，研不见星，入香油、津唾各少许，和匀。坐帐内，取药涂两足心，以两手心对足心摩擦，良久再涂再擦，尽即卧。汗出，或大便去垢，口出秽涎为验。每一次，强者用四钱，弱者二钱，连用三日。外服疏风散，并澡洗（刘氏《经验方》）。

礜石《本经·下品》

【释名】白礜石（〖《吴普》〗）、**太白石**（《别录》）、**立制石**（《本经》）、**青分石**（〖《本经》〗）、**固羊石**（《本经》）、**食盐**（《别录》）、**泽乳**（《吴普》）、**鼠乡**（《吴普》）。〔时珍曰〕礜义不解。许氏《说文》云：礜，毒石也。《西山经》云：皋涂之山，有白石，其名曰礜，可以毒鼠。郭璞注云：鼠食则死，蚕食而肥。则鼠乡之意以此。



礜石、特生礜石

【集解】〔《别录》曰〕礜石生汉中山谷及少室，采无时。〔当之曰〕或生少室，或生魏兴，十二月采。〔弘景曰〕今蜀汉亦有，而好者出南康南野溪及彭城界中、洛阳城南堑，又湘东新宁及零陵皆有。白礜石，能柔金。以黄泥包，炭火烧之，一日一夕则解，可用。丹房及黄白术多用之。〔恭曰〕此石能拒火，久烧但解散，不可脱其坚。今市人乃取洁白理石当之，烧即为灰也。今汉川武当西辽坂名礜石谷，即是真出处。少室有粒细理，不如汉中者。〔颂曰〕今潞州、阶州亦有之。〔时珍曰〕详见特生礜石下。

【气味】辛，大热，有毒。〔《别录》曰〕甘，生温、熟热。〔普曰〕神农、岐伯：辛，有毒。桐君、黄帝：甘，有毒。〔权曰〕甘，有小毒。铅丹为之使。恶羊血。不入汤。〔之才曰〕得火良。棘针为之使。恶马目毒公、鹜屎、虎掌、细辛，畏水。

【主治】寒热鼠瘘，蚀疮死肌风痹，腹中坚癖邪气（《本经》）。除热明目，下气，除膈中热，止消渴，益肝气，破积聚，痼冷腹痛，去鼻中瘜肉。久服令人筋挛。火炼百日，服一刀圭。不炼服，则杀人及百兽（《别录》）。除胸膈间积气，去冷湿风痹瘙痒积年者（甄权）。

【发明】〔弘景曰〕常取生礜石纳水，令水不冰，如此则生者性亦大热矣。〔张仲景云〕生用，破人心肝。〔恭曰〕此药攻击积冷之病为良。若以余物代之，疗病无效，正为此也。〔宗奭曰〕治久积及久病腹冷有功，直须慎用，其毒不可试也。〔时珍曰〕礜石性气与砒石相近，盖亦其类也。古方礜石、矾石常相混书，盖二字相似，故误耳。然矾石性寒无毒，礜石性热有毒，不可不审。陆农师云：礜石之力，十倍钟乳。按《洪容斋随笔》云：王子敬《静息帖》，言“礜石深是可疑，兄憙散者辄发痛”。盖散者，寒食散也，古人多服

之，中有礜石，性热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刘表在荆州，与王粲登鄣山，见一冈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热不出外，故草木焦灭。表掘之，果有礜石满茔。又今洛水不冰，下亦有礜石，人谓之温洛是也。取此石安瓮中，水亦不冰。又鹳伏卵，取石置巢中，以助温气。其性如此，岂可服？予兄文安公镇金陵，秋暑减食。医者汤三益教服礜石丸。已而饮啖日进，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衄血斗余。自是数数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而死。时珍窃谓洪文安之病，未必是礜石毒发。盖亦因其健啖自恃，厚味房劳，纵恣无忌，以致精竭而死。夫因减食而服石，食既进则病去，药当止矣。而犹服之不已，恃药妄作，是果药之罪欤？

【附方】新一。

风冷脚气白礜石煅二斤，酒三斗，渍三日，稍稍饮之（《肘后方》）。

特生礜石《别录·下品》

【释名】苍礜石、苍石（《别录》）、**鼠毒**（〖同〗）。〔恭曰〕特生礜石，一名苍礜石。梁州礜石亦有青者，汉中人亦以毒鼠，不入方用。〔宗奭曰〕礜石、特生礜石，止是一物，但以特生、不特生为异耳。所谓特生者，不附著他石为特尔。今用者绝少。〔时珍曰〕礜石有苍、白二种，而苍者多特生，故此云一名苍礜石，则《别录》苍石系重出矣。其功疗皆相同，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特生礜石，一名苍礜石，生西域，采无时。〔又曰〕苍石生西域，采无时。〔弘景曰〕旧说鹳巢中者佳。鹳常入水冷，故取以壅卵令热。今不可得。惟出汉中者，其外形紫赤色，内白如霜，中央有臼，形状如齿者佳。又出荆州新城郡房陵县缥白色者为好。亦先以黄土包烧一日，亦可纳斧孔中烧之，合玉壶诸丸。《仙经》不言特生，止是白礜石耳。〔恭曰〕陶说中如齿臼形者正是。今出梁州，北马道戍涧中亦有之。形块小于白礜石，而肌粒

大数倍，乃如小豆许。其白礜粒细如粟米耳。今房陵、汉川、均州、荆州与白礜石同处，有色青者，是也。〔宗奭曰〕《博物志》言：鹳伏卵，取礜石入巢助暖，方家得此石乃真。陶氏以注特生礜石，则二石是一物明矣。但屡检鹳巢无此石，况礜石焉得处处有之？若鹳入水冷故取此石，则鸬鹚之类皆食于水，亦自然生化繁息。此则乃俗士之言，未尝穷其实而穷其理也。〔时珍曰〕礜石有数种，白礜石、苍礜石、紫礜石、红皮礜石、桃花礜石、金星礜石、银星礜石、特生礜石，俱是一物，但以形色立名。其性皆热毒，并可毒鼠制汞，惟苍、白二色入药用。诸礜生于山，则草木不生，霜雪不积；生于水，则水不冰冻，或有温泉，其气之热可知矣。《庚辛玉册》云：礜，阳石也，生山谷。水中濯出似矾，有文理横截在中者为佳。伏火，制砂汞。其状颇与方解石相似，但投水不冰者为真。其出金穴中者，名握雪礜石。

【气味】甘，温，有毒。〔之才曰〕火炼之良，畏水。

【主治】明目利耳，腹内绝寒，破坚结及鼠瘘，杀百虫恶兽。久服延年（《别录》）。**苍石：主寒热下气瘘蚀，杀禽兽**（《别录》）。

【发明】〔时珍曰〕《别录》言礜石久服令人筋挛，特生礜石久服延年。丹书亦云，礜石化为水，能伏水银，炼入长生药。此皆方士谬说也，与服砒石、汞长生之义同，其死而无悔者乎？

握雪礜石《唐本草》

【集解】〔恭曰〕握雪礜石出徐州宋里山。入土丈余，于烂土石间得之。细散如面，黄白色。土人号为握雪礜石，一名化公石，一名石脑，云服之长生。〔时珍曰〕谨按独孤滔《丹房镜源》云：握雪礜石出曲滩泽。盛寒时有髓生于石上，可采。一分结汞十两。又

按：南宫从《岣嵝神书》云：石液，即丹矾之脂液也。此石出襄阳曲滩泽中，或在山，或在水，色白而粗糯。至冬月有脂液出其上，旦则见日而伏。当于日未出时，以铜刀刮置器内，火煅通赤，取出，楮汁为丸，其液沾处便如铁色。以液一铢，制水银四两，器中火之立干。但此液亦不多得，乃神理所惜，采时须用白鸡、清酒祭之。此石华山、嵩山皆出，而有脂液者，惟此曲滩。又熊太古《冀越集》亦言：丹山矾十两，可干汞十两。此乃人格物之精，发天地之秘也。据三书所引，则握雪礜石乃石之液，非土中石脑也。苏恭所说，自是石脑。其说与《别录》及陶弘景所注石脑相合，不当复注于此。又按：诸书或作礜石，或作矾（礬）石，未知孰是？古书二字每每讹混。以理推之，似是矾石。礜石有毒，矾石无毒故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痼冷积聚，轻身延年。多食令人热（《唐本》）。治大风疮（时珍）。

砒石宋《开宝》

【释名】信石（〖《蒙筌》〗）、人言（《纲目》）。生者名砒黄（〖《日华》〗），炼者名砒霜（〖《日华》〗）。〔时珍曰〕砒，性猛如貔，故名。惟出信州，故人呼为信石，而又隐信字为人言。

砒石

【集解】〔颂曰〕砒霜不著所出郡县，今近铜山处亦有之，惟信州者佳。其块有甚大者，色如鹅子黄，明澈不杂。此类本处自是难得之物，一两大块真者，人竞珍之，不啻千金。古服食方中亦载用之，必得此类，乃可入药。其市肆所畜片如细屑，亦夹土石，入药服之，为害不浅。〔承曰〕信州玉山有砒井，官中封禁甚严。生不夹石者，色赤甚于雄黄，以冷水磨，解热毒，近火即杀人，所谓不啻金价者此也。今市货者，取山中夹砂石者，烧烟飞作白霜，乃碎屑而芒刺。其伤火多者，块大而微黄，所谓如鹅子色明澈者此也。古方并不入药，惟烧炼丹石家用之。近人多以治疟，但以疟本伤暑，而此物生者能解热毒也。今俗医不究其理，即以所烧霜服之，必大吐下，因此幸有安者，遂为定法，尔后所损极多，不可不慎。初烧霜时，人在上风十余丈外立，下风所近草木皆死；又以和饭毒鼠，死鼠猫犬食之亦死，毒过于射罔远矣。衡山所出一种，力差劣于信州者。〔宗奭曰〕今信凿坑井下取之。其坑常封锁。坑中有浊绿水，先绞水尽，然后下凿取。生砒谓之砒黄，色如牛肉，或有淡白路，谓石非石，谓土非土。磨酒饮，治癖积气。见火便有毒，不可造次服也。取法：将生砒就置火上，以器覆之，令烟上飞，着器凝结。累然下垂如乳尖者入药为胜，平短者次之，大块乃是下等片，如细屑者极下也。〔时珍曰〕此乃锡之苗，故新锡器盛酒日久能杀人者，为有砒毒也。生砒黄以赤

色者为良，熟砒霜以白色者为良。

【修治】〔敦曰〕凡使用，以小瓷瓶盛，后入紫背天葵、石龙芮二味，火煅从巳至申，便用甘草水浸，从申至子，出拭干，入瓶再煅，别研三万下用。〔时珍曰〕医家皆言生砒轻见火则毒甚，而雷氏治法用火煅，今所用多是飞炼者，盖皆欲求速效，不惜其毒也，曷若用生者为愈乎？

【气味】苦、酸，暖，有毒。〔时珍曰〕辛、酸，大热，有大毒。〔大明曰〕畏绿豆、冷水、醋。入药，醋煮杀毒用。〔土宿真君曰〕砒石用草制，炼出金花，成汁化铜干汞。青盐、鹤顶草、消石、蒜、水蓼、常山、益母、独帚、木律、菖蒲、三角酸、鹅不食草、菠薐、莴苣，皆能伏砒。

【主治】砒黄：治疟疾肾气，带之辟蚤虱（大明）。冷水磨服，解热毒，治痰壅（陈承）。磨服，治癖积气（宗奭）。除齁喘积痢，烂肉，蚀瘀腐瘰疬（时珍）。〇砒霜：疗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不可久服，伤人（《开宝》）。治妇人血气冲心痛，落胎（大明）。蚀痈疽败肉，枯痔杀虫，杀人及禽兽（时珍）。

【发明】〔宗奭曰〕砒霜疟家用，或过剂，则吐泻兼作，须煎绿豆汁兼冷水饮之。〔刘纯曰〕疟丹多用砒霜大毒之药。本草谓主诸疟风痰在胸膈，可作吐药。盖以性之至烈，大能燥痰也。虽有燥痰之功，大伤胸气，脾胃虚者，切宜戒之。〔时珍曰〕砒乃大热大毒之药，而砒霜之毒尤烈。鼠雀食少许即死，猫犬食鼠雀亦殆，人服至一钱许亦死。虽钩吻、射罔之力，不过如此，而宋人著本草不甚言其毒，何哉？此亦古者礜石之一种也，若得酒及烧酒，则腐烂肠胃，顷刻杀人，虽绿豆、冷水亦难解矣。今之收瓶酒者，往往以砒烟熏瓶，

则酒不坏，其亦嗜利不仁者哉？饮酒潜受其毒者，徒归咎于酒耳。此物不入汤饮，惟入丹丸。凡痰疟及齁喘用此，真有劫病立地之效。但须冷水吞之，不可饮食杯勺之物，静卧一日或一夜，亦不作吐；少物引发，即作吐也。其燥烈纯热之性，与烧酒、焰消同气，寒疾湿痰被其劫而怫郁顿开故也。今烟火家用少许，则爆声更大，急烈之性可知矣。此药亦止宜于山野藜藿之人。若嗜酒膏粱者，非其所宜，疾亦再作，不慎口欲故尔。凡头疮及诸疮见血者，不可用，此其毒入经必杀人。李楼《奇方》云：一妇病心痛数年不愈。一医用人言半分，茶末一分，白汤调下，吐瘀血一块而愈。得《日华子》治妇人血气心痛之旨乎？

【附方】旧五，新十。

中风痰壅四肢不收，昏愦若醉。砒霜如绿豆大，研。新汲水调下少许，以热水投之，大吐即愈。未吐再服（《圣惠方》）。

寒热痞疾孙贞宗《秘宝方》：用信砒二两研粉，寒水石三两别捣末。用生铁铫一个，铺石末，后铺砒在上，又以石末盖之。厚盏覆定，醋糊纸条密封十余重，炭火一斤煅之。待纸条黑时取出，候冷，刮盏上砒末乳细，粟米饭丸绿豆大，辰砂为衣。每用三四丸，小儿一二丸，发日早以腊茶清下，一日不得食热物。男人患，女人着药入口中；女人患，男人着药入口中。〇《本事方》：用人言一钱，绿豆末一两，为末，无根井水丸绿豆大，黄丹为衣，阴干。发日五更冷水下五七丸。〇《卫生宝鉴》一剪金：用人言、醋煮硫黄、绿豆等分，为末。每一豆许，用红绢包之，采丝扎定。每剪下一粒，新汲水空心吞下，治疟圣药也。〇《医垒元戎》九转灵砂丹：用砒霜、黄丹、紫河车各一钱，为末，雄黑豆一百粒，水浸一夜，研泥，和丸梧子、绿豆、黍米三样大，量虚实老幼大小服之。每服一二丸或三丸，不发日五更向东无根水下。紫河车、绿豆、黑豆，皆解砒毒也。〇《本草权度》不二散：用砒一钱，面二两，和匀，香油一斤煎黄色，以草纸压去油，入茶三两，为末。每服一钱，发日早冷茶下。

一切积痢砒霜、黄丹等分。蜡和收，旋丸绿豆大。每米饮下

三丸（《普济方》）。

休息下痢经一二年不瘥，羸瘦衰弱。砒霜成块者为末、黄蜡各半两，化蜡入砒，以柳条搅，焦则换，至七条，取起收之。每旋丸梧子大，冷水送下。小儿，黍米大（《和剂局方》）。

脾疼腰痛即上方，用冷水下。

妇人血气心痛。方见发明下。

走马牙疳恶疮。砒石、铜绿等分，为末。摊纸上贴之，其效如神。〇又方：砒霜半两，醋调如糊，碗内盛，待干刮下。用粟米大，绵裹安齿缝，来日取出，有虫自死。久患者，不过三日即愈（《普济方》）。

项上瘰疬信州砒黄研末，浓墨汁丸梧子大，铫内炒干，竹筒盛之。每用针破，将药半丸贴之，自落，蚀尽为度（《灵苑方》）。

痰喘齁□方见《谷部》，豉下。

一切漏疮有孔。用信石，新瓦火煅，研末。以津调少许于纸撚上，插入，蚀去恶管，漏多勿齐上。最妙（《救急良方》）。

土黄《纲目》

【修治】〔时珍曰〕用砒石二两，木鳖子仁、巴豆仁各半两，硇砂二钱，为末，用木鳖子油、石脑油和成一块，油裹，埋土坑内，四十九日取出，劈作小块，瓷器收用。

【气味】辛、酸，热，有毒。〔独孤滔曰〕土黄制雄黄。

【主治】枯瘤赘、痔乳，食瘘疬并诸疮恶

肉（时珍）。

金星石宋《嘉祐》　附银星石

【集解】〔颂曰〕金星石、银星石，并出濠州、并州，采无时。二石主疗大体相似。〔宗奭曰〕二石治大风疾，别有法，须烧用之。金星石生于苍石内，外有金色麸片，银星石有银色麸片。又一种深青色坚润，中有金色如麸片者，不入药用，工人碾为器，或妇人首饰用。〔时珍曰〕金星有数种。苏颂所说二石，武当山亦有之。或云金星出胶东，银星出雁门，盖亦礞石之类也。寇宗奭所说二石治大风者，今考《圣惠方》大风门，皆作金星礜石、银星礜石，则似是礜石之类。《丹房镜源·礜石》篇中，亦载二石名，似与苏说者不同。且金星、银星无毒，主热涎血病；礜石则有毒，主风癞疾。观此，则金星、银星入药，各有二种矣。又歙州砚石，亦有金星、银星者。琼州亦出金星石，皆可作砚。翡翠石能屑金，亦名金星石。此皆名同物异也。刘河间《宣明方》点眼药方中用金精石、银精石，不知即此金星、银星否也？

金星石、银星石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脾肺壅毒，及肺损吐血嗽血，下热涎，解众毒（《嘉祐》）。水磨少许服，镇心神不宁，亦治骨哽（时珍）。

【附方】新二。

吐血嗽血肺损者。金星石、银星石、玄精石、不灰木、羊起石、云母石等分。用坩锅一个，铺冬月水牛粪一二寸，铺药一层，铺灰二寸，又药一层，重重如此，以灰盖之，盐泥固济。用炭一秤，火煅一日夜，埋土中一夜，取出药块，去灰为末。每一两入龙脑、麝香各半钱，阿胶二钱半炒。每服一钱，糯米汤下，日三服（《圣惠方》）。

大风虫疮有五色虫取下。诸石丸：用金星礜石、银星礜石、云母石、禹余粮石、滑石、阳起石、慈石、凝水石、密陀僧、自然铜、龙涎石等分。捣碎瓶盛，盐泥固济之。炭火十斤，煅过为末，醋糊丸小豆大。每服十五丸，白花蛇酒下，一日三服，以愈为度（《太平圣惠方》）。

【附录】金石（《拾遗》）〔藏器曰〕味甘，温，无毒。主久羸瘦，不能食，无颜色，补腰脚冷，令人健壮，益阳，有暴热脱发，飞炼服之。生五台山清凉寺石中，金屑作赤褐色也。

婆娑石宋《开宝》

【释名】摩挲石（〖《庚辛玉册》〗）。〔时珍曰〕姚宽《西溪丛语》云：舶船过产石山下，爱其石，以手扪之，故曰摩挲。不知然否？

【集解】〔志曰〕婆娑石生南海，胡人采得之。其石绿色，无斑点，有金星，磨成乳汁者为上。又有豆斑石，虽亦解毒，而功力不及。复有鄂绿，有文理，磨铁成铜色，人多以此为之，非真也。验法，以水磨点鸡冠热血，当化成水是也。〔宗奭曰〕石如淡色石绿，间微有金星者佳。又有豆斑石，亦如此石，但有黑斑点，无金星。〔颂曰〕胡人尤珍贵之，以金装饰作指驱带之。每欲食及食罢，辄含吮数次以防毒。今人有得指面许块，则价直百金也。〔时珍曰〕《庚辛玉册》云：摩挲石，阳石也。出三佛齐。海南有山，五色耸峙，其石有光焰。其水下滚如箭，船过其下，人以刀斧击取。烧之作硫黄气。以形如黄龙齿而坚重者为佳。匮五金，伏三黄，制铅汞。

婆娑石

【气味】甘、淡，寒，无毒。

【主治】解一切药毒，瘴疫热闷头痛（《开宝》）。

礞石宋《嘉祐》

【释名】青礞石（〖《嘉祐》〗）。〔时珍曰〕其色濛

濛然，故名。

【集解】〔时珍曰〕礞石，江北诸山往往有之，以盱山出者为佳。有青、白二种，以青者为佳。坚细而青黑，打开中有白星点，煅后则星黄如麸金。其无星点者，不入药用。通城县一山产之，工人以为器物。

【修治】〔时珍曰〕用大坩锅一个，以礞石四两打碎，入消石四两拌匀。炭火十五斤簇定，煅至消尽，其石色如金为度。取出研末，水飞去消毒，晒干用。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食积不消，留滞脏腑，宿食癥块久不瘥。小儿食积羸瘦，妇人积年食癥，攻刺心腹。得巴豆、硇砂、大黄、荆三棱作丸服，良（《嘉祐》）。治积痰惊痫，咳嗽喘急（时珍）。

礞石

【发明】〔时珍曰〕青礞石气平味咸，其性下行，阴也沉

也，乃厥阴之药。肝经风木太过，来制脾土，气不运化，积滞生痰，壅塞上中二焦，变生风热诸病，故宜此药重坠。制以消石，其性疏快，使木平气下，而痰积通利，诸证自除。汤衡《婴孩宝书》，言礞石乃治惊利痰之圣药。吐痰在水上，以石末糁之，痰即随水而下，则其沉坠之性可知。然止可用之救急，气弱脾虚者，不宜久服。杨士瀛谓其功能利痰，而性非胃家所好。如慢惊之类，皆宜佐以木香。而王隐君则谓痰为百病，不论虚实寒热，概用滚痰丸通治百病，岂理也哉？朱丹溪言：一老人忽病目盲，乃大虚证，一医与礞石药服之，至夜而死。吁！此乃盲医虚虚之过，礞石岂杀人者乎？况目盲之病，与礞石并不相干。

【附方】新四。

滚痰丸通治痰为百病，惟水泻双娠者不可服。礞石、焰消各二两，煅过研飞晒干，一两。大黄酒蒸八两，黄芩酒洗八两，沉香五钱，为末，水丸梧子大。常服一二十丸，欲利大便则服一二百丸，温水下（王隐君《养生主论》）。

一切积病金宝神丹：治一切虚冷久积，滑泄久痢，癖块，血刺心腹，下痢，及妇人崩中漏下。青礞石半斤为末，消石末二两，坩锅内铺头盖底，按实。炭火二十斤，煅过取出，入赤石脂末二两，滴水丸芡子大。候干，入坩锅内，小火煅红，收之。每服一丸至二三丸，空心温水下，以少食压之。久病泻痢，加至五七丸（《杨氏家藏方》）。

急慢惊风夺命散：治急慢惊风，痰涎壅塞咽喉，命在须臾，服此坠下风痰，乃治惊利痰之圣药也。真礞石一两，焰消一两。同煅过为末。每服半钱或一钱。急惊痰热者，薄荷自然汁入生蜜调下；慢惊脾虚者，木香汤入熟蜜调下。亦或雪糕丸绿豆大，每服二三丸（汤氏《婴孩宝书》）。

小儿急惊青礞石磨水服（《卫生方》）。

花乳石宋《嘉祐》

【释名】花蕊石（〖《嘉祐》〗）。〔宗奭曰〕黄石中间有淡白点，以此得花之名。《图经》作花蕊石，是取其色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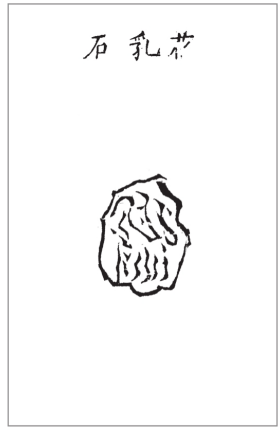
【集解】〔禹锡曰〕花乳石出陕、华诸郡。色正黄，形之大小方圆无定。〔颂曰〕出陕州阌乡，体至坚重，色如硫黄，形块有极大者，陕西人镌为器用，采无时。〔时珍曰〕《玉册》云：花乳石，阴石也。生代州山谷中，有五色，可代丹砂匮药。蜀中汶山、彭县亦有之。

【修治】〔时珍曰〕凡入丸散，以罐固济，顶火煅过，出火毒，研细，水飞，晒干用。

【气味】酸、涩，平，无毒。

【主治】金疮出血，刮末傅之即合，仍不作脓。又疗妇人血运恶血（《嘉祐》）。治一切失血伤损，内漏目翳（时珍）。

【发明】〔颂曰〕花蕊石古方未有用者。近世以合硫黄同煅研末，傅金疮，其效如神。人有仓卒中金刃不及煅合者，但刮末傅之，亦效。〔时珍曰〕花蕊石旧无气味。今尝试之，其气平，其味涩而酸，盖厥阴经血分药也。其功专于止血，能使血化为水，酸以收之也。而又能下死胎，落胞衣，去恶血，恶血化则胎与胞无阻滞之患矣。东垣所谓胞衣不出，涩剂可以下之，故赤石脂亦能下胞胎，与此同义。葛可久治吐血出升斗，有花蕊石散；《和剂局方》治诸血及损伤金疮胎产，有花蕊石散，皆云能化血为水。则此石之功，盖非寻常草木之比也。



花乳石

【附方】新五。

花蕊石散治五内崩损，喷血出斗升，用此治之。花蕊石煅存性，研如粉。以童子小便一钟，男入酒一半，女入醋一半，煎温，食后调服三钱，甚者五钱。能使瘀血化为黄水，后以独参汤补之（葛可久《十药神书》）。

花蕊石散治一切金刃箭镞伤，及打扑伤损，狗咬至死者。急以药掺伤处，其血化为黄水，再掺便活，更不疼痛。如内损血入脏腑，煎童子小便，入酒少许，热调一钱服，立效。畜生抵伤，肠出不损者，急纳入，桑白皮线缝之，掺药，血止立活。妇人产后败血不尽，血运，恶血奔心，胎死腹中，胎衣不下，至死，但心头温暖者。急以童子小便调服一钱，取下恶物如猪肝，终身不患血风血气。若膈上有血，化为黄水，即时吐出，或随小便出，甚效。硫黄四两，花蕊石一两。并为粗末拌匀，以胶泥固济，日干，瓦罐一个盛之，泥封口，焙干，安在四方砖上，砖上书八卦五行字。用炭一秤簇匝，从巳午时自下生火，煅至炭消冷定，取出为细末，瓶收用（《和剂局方》）。

金疮出血方见主治。

多年障翳花蕊石水飞焙、防风、川芎□、甘菊花、白附子、牛蒡子各一两，甘草炙半两，为末。每服半钱，腊茶下（《卫生家宝方》）。

脚缝出水好黄丹，入花乳石末，掺之（谈野翁《试效方》）。

白羊石宋《图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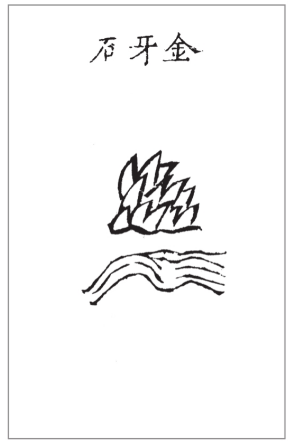
【集解】〔颂曰〕生兖州白羊山，春中掘地采之，以白莹者为良。又有黑羊石，生兖州宫山之西，亦春中掘地采之，以黑色、有墙壁、光莹者为上。

【气味】淡，生凉、熟热，无毒。

【主治】解药毒。黑羊石同（苏颂）。

金牙石《别录·下品》

【释名】黄牙石（〖《小品》〗）。〔时珍曰〕象形。



金牙石

【集解】〔《别录》曰〕金牙生蜀郡，如金色者良。〔弘景曰〕今出蜀汉，似粗金，大如棋子而方。又有铜牙亦相似，但外黑、内色小浅，不入药用。〔恭曰〕金牙离本处，入土水中，久皆黑色，不可谓之铜牙也。此出汉中金牙湍，湍两岸石间打出者，内即金色，岸颓入水久者皆黑。近南山溪谷、茂州、维州亦有，胜于汉中者。〔颂曰〕今雍州亦有之。〔时珍曰〕崔昉《本草》云：金牙石，阳石也。生川、陕山中，似蜜栗子，有金点形者妙。《圣济经》治疠风大方中，用金牙石、银牙石。银牙恐即金牙石之白色者尔，方书并无言及者，姑阙之。

【修治】〔大明曰〕入药烧赤，去粗乃用。

【气味】咸，平，无毒。〔大明曰〕甘，平。

【主治】鬼疰毒蛊诸疰（《别录》）。**治一切冷风气，筋骨挛急，腰脚不遂，烧浸酒服**（甄权）。**暖腰膝，补水脏，惊悸，小儿惊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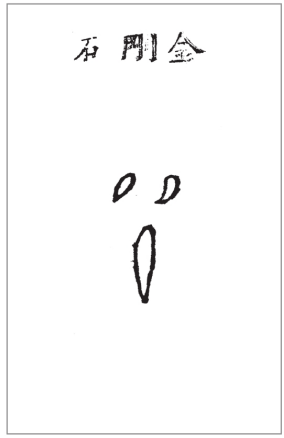
明）。

【发明】〔弘景曰〕金牙惟酒、散及五疰丸用之，余方少用。〔颂曰〕葛洪《肘后方》，治风毒厥，有大小金牙酒，但浸其汁饮之。孙思邈《千金方》，治风毒及鬼疰、南方瘴气、传尸等，各有大小金牙散之类是也。小金牙酒主风疰百病，虚劳湿冷，缓弱不仁，不能行步，近人用之多效，故著其法云：金牙、细辛、莽草、防风、地肤子、地黄、附子、茵蕧、续断、蜀椒、蒴藋根各四两，独活一斤，十二物。金牙捣末，别盛练囊，余皆薄切，同入一大囊，以清酒四两渍之，密器泥口，四宿酒成。温服二合，日二次取效。

金刚石《纲目》

【释名】金刚钻（〖《丹房镜源》〗）。〔时珍曰〕其砂可以钻玉补瓷，故谓之钻。

【集解】〔时珍曰〕金刚石出西番、天竺诸国。葛洪《抱朴子》云：扶南出金刚，生水底石上，如钟乳状，体似紫石英，可以刻玉。人没水取之，虽铁椎击之亦不能伤。惟羚羊角扣之，则崔然冰泮。《丹房镜源》云：紫背铅能碎金刚钻。周密《齐东野语》云：玉人攻玉，以恒河之砂，以金刚钻镂之，其形如鼠矢，青黑色如石如铁。相传出西域及回纥高山顶上，鹰隼粘带食入腹中，遗粪于河北砂碛间。未知然否？《玄中记》云：大秦国出金刚，一名削玉刀，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黍，着环中，可以刻玉。观此则金刚有甚大者，番僧以充佛牙是也。欲辨真伪，但烧赤淬醋中，如故不酥碎者为真。若觉钝，则煅赤，冷定即锐也。故西方以金刚喻佛性，羚羊角喻烦恼。《十洲记》载西海流砂有昆吾石，治之则剑如铁，光明如水精，割玉如泥，此亦金刚之大者也。又兽有貘及啮铁、狡兔，皆能食铁，其粪俱可为兵切玉，详见《兽部》貘下。



金刚石

【主治】磨水涂汤火伤。作钗镮服佩，辟邪恶毒气（时珍）。

砭石音边。《纲目》

【释名】针石（〖《山海经》〗）。

【集解】〔时珍曰〕按《东山经》云：高氏之山，凫丽之山，皆多针石。郭璞注云：可为砭针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故砭石亦从东方来。王冰注云：砭石如玉，可以为针。盖古者以石为针，季世以针代石，今人又以瓷针刺病，亦砭之遗意也。但砭石无识者，岂即石砮之属为之欤？

【主治】刺百病痈肿（时珍）。

【附录】石砮〔时珍曰〕石砮出肃慎国。人以楛木为矢，青石为镞，施毒，中人即死。石生山中。《禹贡》荆州、梁州皆贡砮，即此石也。又南方藤州，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妇人用作环

玦。琉璃国人垦田，以石为刀，长尺余。皆此类也。

越砥《别录·中品》

【释名】磨刀石（藏器）、羊肝石（《纲目》）、砺石（〖藏器〗）。〔时珍曰〕《尚书》：荆州厥贡砥砺。注云：砥以细密为名，砺以粗粝为称。俗称者为羊肝石，因形色也。〔弘景曰〕越砥，今细砺石也。出临平。

越砥

【气味】甘，无毒。

【主治】目盲，止痛，除热瘙（《别录》）。磨汁点目，除障翳。烧赤投酒饮，破血瘕痛切（藏器）。

砺石

〔主治〕破宿血，下石淋，除结瘕，伏鬼

物恶气，烧赤投酒中饮之。人言，踏之患带下，未知所由（藏器）。

磨刀垩一名龙白泉粉。

〔主治〕傅蠼螋尿疮，有效（藏器）。涂瘰疬结核（时珍）。

姜石《唐本草》

【释名】磋砺石（〖《保命集》〗）。〔时珍曰〕姜石以形名。或作礓砾，邵伯温云：天有至戾，地有至幽，石类得之则为礓砾是也。俗作磋砺。

【集解】〔恭曰〕姜石所在有之，生土石间，状如姜。有五种，以色白而烂不碜者良，齐州历城东者好，采无时。〔宗奭曰〕所在皆有，须不见日色旋取，微白者佳。

姜石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热豌豆疮，丁毒等肿（《唐本》）。

【附方】旧二，新二。

丁疮肿痛白姜石末，和鸡子清傅之，干即易，丁自出，神效（崔氏方）。

乳痈肿大如碗肿痛。方同上（《外台秘要》）。

产后胀冲气噎。磋砺石、代赭石等分，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醋汤下（洁古《保命集》）。

通身水肿姜石烧赤，纳黑牛尿中，热服，日饮一升（《千金方》）。

麦饭石宋《图经》

【释名】〔时珍曰〕象形。

【集解】〔时珍曰〕李迅云：麦饭石处处山溪中有之。其石大小不等，或如拳，或如鹅卵，或如盏，或如饼，大略状如握聚一团麦饭，有粒点如豆如米，其色黄白，但于溪间麻石中寻有此状者即是。古方云：曾作磨者佳，误矣。此石不可作磨。若无此石，但以旧面磨近齿处石代之，取其有麦性故耳。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一切痈疽发背（时珍）。

【发明】〔颂曰〕大凡石类多主痈疽。世传麦饭石膏，治发

背疮甚效，乃中岳山人吕子华秘方。裴员外啖之以名第，河南尹胁之以重刑，吕宁绝荣望，守死不传其方。取此石碎如棋子，炭火烧赤，投米醋中浸之，如此十次，研末筛细，入乳钵内，用数人更碾五七日，要细腻如面，四两。鹿角一具，要生取连脑骨者，其自脱者不堪用，每二三寸截之，炭火烧令烟尽即止，为末研细，二两。白蔹生研末，二两。用三年米醋入银石器内，煎令鱼目沸，旋旋入药在内，竹杖子不住搅，熬一二时久，稀稠得所，倾在盆内，待冷以纸盖收，勿令尘入。用时，以鹅翎拂膏，于肿上四围赤处尽涂之，中留钱大泄气。如未有脓即内消，已作头即撮小，已溃即排脓如湍水。若病久肌肉烂落，见出筋骨者，即涂细布上贴之，干即易，逐日疮口收敛。但中隔不穴者，即无不瘥。已溃者，用时先以猪蹄汤洗去脓血，故帛挹干，乃用药。其疮切忌手触动，嫩肉仍不可以口气吹风，及腋气、月经、有孕人见之，合药亦忌此等。初时一日一洗一换，十日后二日一换。此药要极细方有效。若不细涂之即极痛也。此方孙真人《千金月令》已有之，但不及此详悉耳。又北齐马嗣明治杨遵彦背疮，取粗黄石如鹅卵大者，猛火烧赤，纳浓醋中，当有屑落醋中，再烧再淬，石至尽，取屑日干捣筛极细末，和醋涂之，立愈。刘禹锡《传信方》谓之炼石法，用傅疮肿无不验。

麦饭石

水中白石《拾遗》

【集解】〔时珍曰〕此石处处溪涧中有之。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指头，有黑、白二色，入药用白小者。

【主治】食鱼鲙多，胀满成瘕，痛闷，日渐羸弱。取数十枚烧赤，投五升水中七遍，热饮。如此三五度，当利出瘕也。又烧淬水中，纳盐三合，洗风瘙瘾疹（藏器）。治背上忽肿如盘，不识名者。取一二碗，烧热投水中，频洗之，立瘥（苏颂）。

水中白石

【发明】〔时珍曰〕昔人有煮石为粮法，即用此石也。其法用胡葱汁或地榆根等煮之，即熟如芋，谓之石羹。《抱朴子》云：洛阳道士董威辟谷方：用防风、苋子、甘草之属十许种为散，先服三方寸匕，乃吞石子如雀卵十二枚。足百日，不食，气力颜色如故。欲食，则饮葵汤，下去石子。又有赤龙血、青龙膏，皆可煮石。又有引石散，投方寸匕，可煮白石子一斗，立熟如芋，可食。

河砂《拾遗》

【释名】砂，小石也。字从少石，会意。

【主治】石淋，取细白沙三升炒热，以酒三升淋汁，服一合，日再服。又主绞肠沙痛，炒赤，冷水淬之，澄清服一二合（时珍）。风湿顽痹不仁，筋骨挛缩，冷风瘫缓，血脉断绝。六月取河砂，烈日暴令极热，伏坐其中，冷即易之。取热彻通汗，随病用药。切忌风冷劳役（藏器）。

【附方】新一。

人溺水死白沙炒，覆死人面上下，惟露七孔，冷湿即易（《千金》）。

杓上砂《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淘米杓也。有木杓、瓢杓，皆可用。

【主治】面上风粟，或青或黄赤，隐暗涩痛，及人唇上生疮者，本家杓上刮去唇砂一二粒，即安。又妇人吹乳，取砂七枚，温酒送下，更以炊帚枝通乳孔。此皆莫解其理（时珍）。

石燕《唐本草》

【集解】〔李世勣曰〕石燕出零陵。〔恭曰〕永州祁阳县西北一十五里土冈上，掘深丈余取之。形似蚶而小，坚重如石也。俗云，因雷雨则自石穴中出，随雨飞堕者，妄也。〔颂曰〕祁阳县江畔沙滩上有之。或云：生洞中，凝僵似石者佳，采无时。〔宗奭曰〕石燕如蚬蛤之状，色如土，坚重如石。既无羽翼，焉能飞出？其言近妄。〔时珍曰〕石燕有二：一种是此，乃石类也，状类燕而有文，圆大者为雄，长小者为雌；一种是钟乳穴中石燕，似蝙蝠者，食乳汁能飞，乃禽类也，见《禽部》。禽石燕食乳，食之补助，与钟乳同功，故方书助阳药多用之。俗人不知，往往用此石为助阳药，刊于方册，误矣。

石燕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淋疾，煮汁饮之。妇人难产，两手各把一枚，立验（《唐本》）。疗眼目障翳，诸般淋沥，久患消渴，脏腑频泻，肠风痔瘘，年

久不瘥，面色虚黄，饮食无味，妇人月水湛浊，赤白带下多年者，每日磨汁饮之。一枚用三日，以此为准。亦可为末，水飞过，每日服半钱至一钱，米饮服。至一月，诸疾悉平（时珍）。

【发明】〔时珍曰〕石燕性凉，乃利窍行湿热之物。宋人修本草，以食钟乳禽石燕，混收入此石燕下。故世俗误传此石能助阳，不知其正相反也。

【附方】旧三，新八。

伤寒尿涩小腹胀满。石燕为末，葱白汤调下半钱，频服，胀通为度（《圣惠方》）。

小便淋痛石燕子七枚，捣黍米大，新桑根白皮三两剉，拌匀，分作七帖。每帖用水一盏，煎七分，空心、午前各一服（《简要济众》）。

血淋心烦石燕子、商陆、赤小豆、红花等分，为末。每服一钱，葱白汤调下（《圣惠方》）。

久年肠风石燕磨水，常服勿歇（《灵苑方》）。

赤白带下多年不止。石燕一枚，磨水服，立效（徐氏《家传方》）。

襁褓吐乳咳嗽，久不愈。石燕子为末。以蜜调少许，涂唇上，日三五次（《卫生宝鉴》）。

拳毛倒睫石燕子一雌一雄，磨水点搽眼。先以镊子摘去拳

毛，乃点药，后以黄连水洗之（《乾坤生意》）。

牢牙止痛石燕三对，火煅醋淬七次，青盐、乳香各一两，细辛半两，为末。揩之，荆芥汤漱口。一方：去乳香、细辛，加麝香。

齿疏不坚石燕子五对，火煅米醋淬七次，为末，青盐、麝香各少许，研匀。日用揩牙后，以温酒漱咽之（元遗山方）。

服石发动石燕子七个，打碎，水三升，煮二升。频频淋洗，以瘥为度（《圣济》）。

石蟹宋《开宝》

【集解】〔志曰〕石蟹生南海，云是寻常蟹尔，年月深久，水沫相着，因化成石，每遇海潮即飘出。又有一种入洞穴年深者亦然。皆细研水飞，入诸药相助用之。〔颂曰〕近海州郡皆有之。体质石也，而都与蟹相似，但有泥与粗石相着尔。〔时珍曰〕按顾岭《海槎录》云：崖州榆林港内半里许，土极细腻，最寒，但蟹入则不能运动，片时成石矣。人获之名石蟹，置之几案，云能明目也。复有石虾似虾，出海边；石鱼似鱼，出湘山县。石鱼、虾并不入药用。《一统志》言：凤翔汧阳县西有山鱼陇，掘地破石得之，云可辟蠹也。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青盲目淫，肤翳丁翳，漆疮（《开宝》）。解一切药毒并蛊毒，天行热疾，催生落胎，疗血运，并熟水磨服（大明）。醋摩傅痈肿。熟水磨服，解金石毒（苏颂）。

【附方】新一。

喉痹肿痛石蟹磨水饮，并涂喉外（《圣济录》）。

石蛇宋《图经》

【集解】〔颂曰〕石蛇出南海水旁山石间，其形盘屈如蛇，无首尾，内空，红紫色，以左盘者良。又似车螺，不知何物所化？大抵与石蟹同类，功用亦相近。〔宗奭曰〕石蛇色如古墙上土，盘结如查梨大，中空，两头巨细一等。不与石蟹同类，蟹则真蟹所化，蛇非真蛇。今人用之绝少。〔时珍曰〕按姚宽《西溪丛语》云：南恩州海边有石山觜，每蟹过之则化为石，蛇过亦然。此说不知果否？若然，则石蛇亦真蛇所化。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解金石毒（苏颂）。

石蚕宋《开宝》

【释名】石僵蚕（《纲目》）。

【集解】〔志曰〕石蚕生海岸石旁，状如蚕，其实石也。

【气味】苦，热，无毒。〔《药诀》曰〕苦，热，有毒。〔独孤滔曰〕制丹砂。

【主治】金疮止血生肌，破石淋血结，磨服，当下碎石（《开宝》）。

石蛇

石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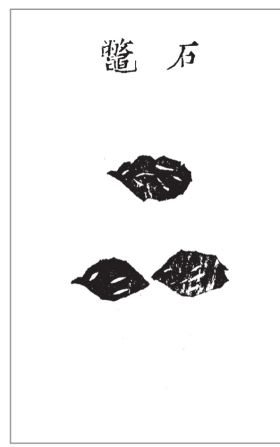
石鳖《纲目》

【集解】〔时珍曰〕石鳖生海边，形状大小俨如□虫，盖亦化成者。□虫俗名土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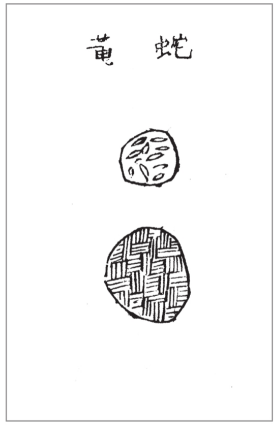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淋疾血病，磨水服（时珍）。

蛇黄《唐本草》



石鳖



蛇黄

【集解】〔恭曰〕蛇黄出岭南，蛇腹中得之，圆重如锡，黄黑青杂色。〔志曰〕蛇黄多赤色，有吐出者，野人或得之。〔颂曰〕今越州、信州亦有之。今医所用，云是蛇冬蛰时所含土，到春发蛰吐之而去，大如弹丸，坚如石，外黄内黑色，二月采之。与旧说不同，未知孰是？〔时珍曰〕蛇黄生腹中，正如牛黄之意。世人因其难得，遂以蛇含石代之，以其同出于蛇故尔。广西平南县有蛇黄冈，土人九月掘下七八尺，始得蛇黄，大者如鸡子，小者如弹丸，其色紫。《庚辛玉册》云：蛇含自是一种石，云蛇入蛰时，含土一块，起蛰时化作黄石，不稽之言也。有人掘蛇窟寻之，并无此说。

【修治】〔大明曰〕入药烧赤醋淬三四次，研末水飞用。

【气味】冷，无毒。

【主治】心痛疰忤，石淋，小儿惊痫，妇人产难，以水煮研服汁（《唐本》）。镇心（大明）。磨汁，涂肿毒（时珍）。

【附方】新六。

暗风痫疾忽然仆地，不知人事，良久方醒。蛇黄，火煅醋淬七次，为末。每调酒服二钱，数服愈。年深者亦效（危氏《得效方》）。

惊风痫疳神穴丹：治急惊风、痫疾、天吊、疳热等证。用紫色蛇黄四两煅过，猪屎二两小者泥固煅过，铁粉一两，朱砂半两，麝香一钱，为末，糯粉糊丸芡子大，漆盘晒干。看之每丸有一小穴，故名神穴丹。每服一丸，薄荷酒化下，立苏。疳热，冷水化下（《灵苑方》）。

小儿项软因风虚者。蛇含石一块，煅七次，醋淬七次研，郁金等分，为末，入麝香少许，白米饭丸龙眼大。每服一丸，薄荷汤化服，一日一服（《活幼全书》）。

瘴疟鬼疟食疟。蛇含石末一两，信石末一两，研匀，入水火鼎内，上以盏盖，六一泥固济，煅至药升在盏，刮下为末，米糕糊丸绿豆大，雄黄为衣。每服一丸，黑豆研水，五更送下（《摘玄方》）。

血痢不止蛇含石二枚。火煅醋淬，研末。每服三钱，米饮下（《普济方》）。

肠风下血脱肛。蛇黄二颗，火煅醋淬七次，为末。每服三钱，陈米饮下（《普济方》）。

霹雳砧《拾遗》

【释名】雷楔（〖《笔谈》〗）。〔时珍曰〕旧作针及屑，误矣。

【集解】〔藏器曰〕此物伺候震处，掘地三尺得之。其形非一，有似斧刀者，剉刀者，有安二孔者。一云出雷州，并河东山泽

间，因雷震后得者。多似斧色，青黑斑文，至硬如玉。或言是人间石造，纳与天曹，不知事实。〔时珍曰〕按《雷书》云：雷斧如斧，铜铁为之。雷砧似砧，乃石也，紫黑色。雷锤重数斤，雷钻长尺余，皆如钢铁，雷神以劈物击物者。雷环如玉环，乃雷神所佩遗落者。雷珠乃神龙所含遗下者，夜光满室。又《博物志》云：人间往往见细石形如小斧，名霹雳斧，一名霹雳楔。《玄中记》云：玉门之西有一国，山上立庙，国人年年出钻，以给雷用。此谬言也。雷虽阴阳二气激薄有声，实有神物司之，故亦随万物启蛰，斧钻砧锤皆实物也。若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星陨为石。则雨金石、雨粟麦、雨毛血及诸异物者，亦在地成形者乎？必太虚中有神物使然也。陈时苏绍雷锤重九斤。宋时沈括于震木之下得雷楔，似斧而无孔。鬼神之道幽微，诚不可究极。

霹雳砧

【气味】无毒。

【主治】大惊失心，恍惚不识人，并石淋，磨汁服，亦煮服。作枕，除魔梦不祥（藏器）。刮末服，主瘵疾，杀劳虫，下蛊毒，止泄

泻。置箱笥间，不生蛀虫。诸雷物佩之，安神定志，治惊邪之疾（时珍。出《雷书》）。

雷墨《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雷书》云：凡雷书木石，谓木札，入二三分，青黄色。或云：雄黄、青黛、丹砂合成，以雷楔书之。或云：蓬莱山石脂所书。雷州每雷雨大作，飞下如沙石，大者如块，小者如指，坚硬如石，黑色光艳至重。刘恂《岭表录》云：雷州骤雨后，人于野中得石如黶石，谓之雷公墨，扣之铮然，光莹可爱。又李肇《国史补》云：雷州多雷，秋则伏蛰，状如彘，人掘取食之。观此，则雷果有物矣。

【主治】小儿惊痫邪魅诸病，以桃符汤磨服即安（时珍）。

《本草纲目》第十卷终

第十一卷　金石部

目录

金石之五卤石类二十种，附录二十七种

食盐《别录》

戎盐《本经》

光明盐《唐本草》

卤咸《本经》

凝水石《本经》（即寒水石）

玄精石《开宝》

绿盐《唐本草》

盐药《拾遗》　悬石附

朴消《本经》

玄明粉《药性》

消石《本经》（即焰消）

硇砂《唐本草》　石药附

蓬砂《日华》　特蓬杀附

石硫黄《本经》

石流赤《别录》

石流青《别录》　硫黄香附

矾石《本经》

绿矾《日华》

黄矾《纲目》

汤瓶内碱《纲目》

右附方旧一百零二，新二百四十九。

附录诸石　二十七种

金石之五卤石类二十种，附录二十七种

食盐《别录·中品》

〔校正〕〔志曰〕元在《米部》，今移入此。〔时珍曰〕并入《本经》大盐。

【释名】鹾（音磋。〖《说文》〗）。〔时珍曰〕盐字象器中煎卤之形。《礼记》：盐曰咸鹾。《尔雅》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许慎《说文》云：盐，咸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河东谓之咸。黄帝之臣宿沙氏，初煮海水为盐。《本经》大盐，即今解池颗盐也。《别录》重出食盐，今并为一。方士呼盐为海砂。

【集解】〔《别录》曰〕大盐出邯郸及河东池泽。〔恭曰〕大盐即河东印盐也，人之常食者，形粗于食盐。〔弘景曰〕有东海盐、北海盐、南海盐、河东盐池、梁益盐井、西羌山盐、胡中树盐，色类不同，以河东者为胜。东海盐官盐白草粒细，北海盐黄草粒粗。以作鱼鲊及咸菹，乃言北胜，而藏茧必用盐官者。蜀中盐小淡，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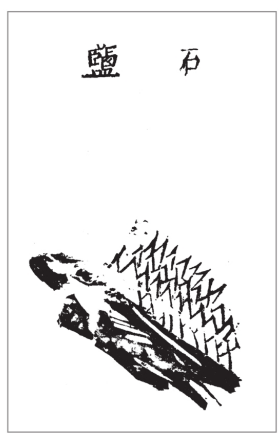
盐咸苦，不知其为疗体复有优劣否？〔藏器曰〕四海之内何处无之，惟西南诸夷稍少，人皆烧竹及木盐当之。〔颂曰〕并州末盐，乃刮咸煎炼者，不甚佳，所谓卤咸是也。大盐生河东池泽，粗于末盐，即今解盐也。解州安邑两池取盐，于池旁耕地，沃以池水，每得南风急，则宿夕成盐满畦，彼人谓之种盐，最为精好。东海、北海、南海盐者，今沧、密、楚、秀、温、台、明、泉、福、广、琼、化诸州，煮海水作之，谓之泽盐，医方谓之海盐。海边掘坑，上布竹木，覆以蓬茅，积沙于上。每潮汐冲沙，则卤咸淋于坑中。水退则以火炬照之，卤气冲火皆灭。因取海卤贮盘中煎之，顷刻而就。其煮盐之器，汉谓之牢盆，今或鼓铁为之，南海人编竹为之，上下周以屡灰，横丈深尺，平底，置于灶背，谓之盐盘。梁益盐井者，今归州及四川诸郡皆有盐井，汲其水以煎作盐，如煮海法。又滨州有土盐，煎炼草土而成，其色最粗黑，不堪入药。通、泰、海州并有停户刮咸煎盐输官，如并州末盐之类，而味更优，以供给江湖，极为饶衍。〔时珍曰〕盐品甚多：海盐取海卤煎炼而成，今辽冀、山东、两淮、闽浙、广南所出是也。井盐取井卤煎炼而成，今四川、云南所出是也。池盐出河东安邑、西夏灵州，今惟解州种之。疏卤地为畦陇，而堑围之。引清水注入，久则色赤。待夏秋南风大起，则一夜结成，谓之盐南风。如南风不起，则盐失利。亦忌浊水淤淀盐脉也。海丰、深州者，亦引海水入池晒成。并州、河北所出，皆碱盐也，刮取碱土，煎炼而成。阶、成、凤州所出，皆崖盐也，生于土崖之间，状如白矾，亦名生盐。此五种皆食盐也，上供国课，下济民用。海盐、井盐、碱盐三者出于人，池盐、崖盐二者出于天。《周礼》云：盐人掌盐之政令。祭祀供其苦盐、散盐，宾客供其形盐，王之膳羞，供其饴盐。苦盐，即颗盐也，出于池，其盐为颗，未炼治，其味咸苦。散盐，即末盐，出于海及井，并煮碱而成者，其盐皆散末也。形盐，即印盐，或以盐刻作虎形也；或云积卤所结，其形如虎也。饴盐，以饴拌成者；或云生于戎地，味甜而美也。此外又有崖盐生于山崖，戎盐生于土中，伞子盐生于井，石盐生于石，木盐生于树，蓬盐生于草。造化生物之妙，诚难殚知也。

海盐

池盐

【修治】〔时珍曰〕凡盐，人多以矾、消、灰、石之类杂之。入药须以水化，澄去脚滓，煎炼白色，乃良。

井盐



石盐

大盐

〔气味〕甘、咸，寒，无毒。〔《别录》曰〕食盐咸，温，无毒。多食伤肺，喜咳。〔权曰〕有小毒。〔时珍曰〕咸、微辛，寒，无毒。〔保昇曰〕多食令人失色肤黑，损筋力。〔之才曰〕漏芦为之使。〔敦曰〕敝箅淡卤，乌贼骨亦淡卤。

〔主治〕肠胃结热喘逆，胸中病，令人吐

（《本经》）。伤寒寒热，吐胸中痰癖，止心腹卒痛，杀鬼蛊邪疰毒气，下部□疮，坚肌骨（《别录》）。除风邪，吐下恶物，杀虫，去皮肤风毒，调和脏腑，消宿物，令人壮健（藏器）。助水脏，及霍乱心痛，金疮，明目，止风泪邪气，一切虫伤疮肿火灼疮，长肉补皮肤，通大小便，疗疝气，滋五味（大明）。空心揩齿，吐水洗目，夜见小字（甄权）。解毒，凉血润燥，定痛止痒，吐一切时气风热、痰饮关格诸病（时珍）。

【发明】〔弘景曰〕五味之中，惟此不可缺。西北方人食不耐咸，而多寿少病好颜色；东南方人食绝欲咸，而少寿多病，便是损人伤肺之效。然以浸鱼肉，则能经久不败，以沾布帛，则易致朽烂，所施各有所宜也。〔宗奭曰〕《素问》云：咸走血。故东方食鱼盐之人多黑色，走血之验可知。病喘嗽人及水肿者，宜全禁之。北狄用以淹尸，取其不坏也。其烧剥金银熔汁作药，仍须解州大盐为佳。〔时珍曰〕《洪范》：水曰润下作咸。《素问》曰：水生咸。此盐之根源也。夫水周流于天地之间，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结为盐亦无所不在。在人则血脉应之。盐之气味咸腥，人之血亦咸腥。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多食则脉凝泣而变色，从其类也。煎盐者用皂角收之，故盐之味微辛。辛走肺，咸走肾。喘嗽水肿消渴者，盐为大忌。或引痰吐，或泣血脉，或助水邪故也。然盐为百病之主，百病无不用之。故服补肾药用盐汤者，咸归肾，引药气入本脏也。补心药用炒盐者，心苦虚，以咸补之也。补脾药用炒盐者，虚则补其母，脾乃心之子也。治积聚结核用之者，咸能软坚也。诸痈疽眼目及血病用之者，咸走血也。诸风热病用之者，寒胜热也。大小便病用之者，咸能润下也。骨病齿病用之者，肾主骨，咸入骨也。吐药用之者，咸引水

聚也。能收豆腐与此同义。诸蛊及虫伤用之者，取其解毒也。〔颂曰〕唐柳柳州纂《救三死方》云：元和十一年十月，得霍乱，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许，气即绝。河南房伟传此方，入口即吐，绝气复通。其法用盐一大匙，熬令黄，童子小便一升，合和温服，少顷吐下，即愈也。

【附方】旧四十二，新二十七。

炼盐黑丸崔中丞炼盐黑丸方：盐末一升，纳粗瓷瓶中，实筑泥头。初以煻火烧，渐渐加炭火，勿令瓶破，候赤彻，盐如水汁，即去火，待凝，破瓶取出。豉一升，熬煎。桃仁一两，和麸炒熟。巴豆二两，去心膜，纸中炒令油出，须生熟得所，熟即少力，生又损人。四物捣匀，入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三丸，平旦时服。天行时气，豉汁及茶下。心痛，酒下，入口便止。血痢，饮下，初变水痢，后便止。鬼疟，茶饮下。骨蒸，蜜汤下。忌久冷浆水。合药久则稍加之。凡服药后吐利，勿怪。吐利若多，服黄连汁止之。或遇杀药人药久不动者，更服一两丸。药后忌口二三日。其药腊月合之，瓷瓶密封，勿令泄气。一剂可救百人。或在道途，或在村落，无药可求，但用此药一刀圭，即敌大黄、朴消数两，曾用有效。小儿、女子不可服，被搅作也（刘禹锡《传信方》）。

卒中尸遁其状腹胀，气急冲心，或块起，或牵腰脊者是。服盐汤取吐（孙真人方）。

尸疰鬼疰下部蚀疮。炒盐布裹，坐熨之（《药性论》）。

鬼击中恶盐一盏，水二盏，和服，以冷水噀之，即苏（《救急方》）。

中恶心痛或连腰脐。盐如鸡子大，青布裹，烧赤，纳酒中，顿服。当吐恶物愈（甄权《药性论》）。

中风腹痛盐半斤，熬水干，着口中，饮热汤二升，得吐愈

（《肘后方》）。

脱阳虚证四肢厥冷，不省人事，或小腹紧痛，冷汗气喘。炒盐熨脐下气海，取暖（《救急方》）。

心腹胀坚痛闷欲死。盐五合，水一升，煎服。吐下即定，不吐更服（梅师方）。

腹胀气满黑盐，酒服六铢（《后魏书》）。

酒肉过多胀满不快。用盐花搽牙，温水漱下二三次，即如汤沃雪也（《简便方》）。

干霍乱病上不得吐，下不得利。方见发明。

霍乱腹痛炒盐一包，熨其心腹，令气透，又以一包熨其背（《救急方》）。

霍乱转筋欲死气绝，腹有暖气者。以盐填脐中，灸盐上七壮，即苏（《救急方》）。

肝虚转筋肝脏气虚，风冷抟于筋，遍体转筋，入腹不可忍。热汤三斗，入盐半斤，稍热渍之（《圣惠方》）。

一切脚气盐三升，蒸热分裹，近壁，以脚踏之，令脚心热。又和槐白皮蒸之，尤良。夜夜用之（《食疗本草》）。

脚气疼痛每夜用盐擦腿膝至足甲，淹少时，以热汤泡洗。有一人病此，曾用验（《救急方》）。

胸中痰饮伤寒热病疟疾须吐者，并以盐汤吐之（《外台秘要》）。

病后胁胀天行病后，两胁胀满，熬盐熨之（《外台秘要

方》）。

妊娠心痛不可忍。盐烧赤，酒服一撮（《产宝》）。

妊妇逆生盐摩产妇腹，并涂儿足底，仍急爪搔之（《千金方》）。

妇人阴痛青布裹盐，熨之（《药性论》）。

小儿疝气并内吊肾气。以葛袋盛盐，于户口悬之，父母用手捻抖尽，即愈（《日华子本草》）。

小儿不尿安盐于脐中，以艾灸之（《药性论》）。

小便不通湿纸包白盐，烧过，吹少许入尿孔中，立通（《普济方》）。

气淋脐痛盐和醋服之（《广利方》）。

二便不通盐和苦酒傅脐中，干即易。仍以盐汁灌肛内，并内用纸裹盐投水中饮之（《家藏方》）。

漏精白浊雪白盐一两，并筑紧固济，煅一日，出火毒，白茯苓、山药各一两，为末，枣肉和蜜丸梧子大。每枣汤下三十丸。盖甘以济咸，脾肾两得也（《直指方》）。

下痢肛痛不可忍者。熬盐包坐熨之（《肘后方》）。

血痢不止白盐，纸包烧研，调粥吃，三四次即止也（《救急方》）。

中蛊吐血或下血如肝。盐一升，苦酒一升，煎化顿服，得吐即愈。乃支太医方也（《小品方》）。

金疮血出甚多，若血冷则杀人。宜炒盐三撮，酒调服之（梅师方）。

金疮中风煎盐令热，以匙抄，沥却水，热泻疮上。冷更着，一日勿住，取瘥，大效（《肘后方》）。

小儿撮口盐豉捣贴脐上，灸之（《子母秘录》）。

病笑不休沧盐煅赤，研入河水煎沸，啜之，探吐热痰数升，即愈。《素问》曰：神有余，笑不休。神，心火也。火得风则焰，笑之象也。一妇病此半年，张子和用此方，遂愈（《儒门事亲》）。

饮酒不醉凡饮酒，先食盐一匕，则后饮必倍（《肘后方》）。

明目坚齿去翳，大利老眼。海盐，以百沸汤泡散，清汁于银石器内，熬取雪白盐花，新瓦器盛。每早揩牙漱水，以大指甲点水洗目，闭坐良久，乃洗面。名洞视千里法，极神妙（《永类钤方》）。

风热牙痛槐枝煎浓汤二碗，入盐一斤，煮干炒研，日用揩牙，以水洗目（唐瑶《经验方》）。

齿□齿动盐半两，皂荚两挺，同烧赤，研。夜夜揩齿，一月后并瘥，其齿牢固（《食疗本草》）。

齿龈宣露每旦噙盐，热水含百遍。五日后齿即牢（《千金方》）。

齿疼出血每夜盐末厚封龈上，有汁沥尽乃卧。其汁出时，叩齿勿住。不过十夜，疼血皆止。忌猪、鱼、油菜等。极验（《肘后方》）。

喉中生肉绵裹箸头，拄盐揩之，日五六度（孙真人方）。

帝钟喉风垂长半寸。煅食盐，频点之，即消（《圣惠方》）。

风病耳鸣盐五升蒸热，以耳枕之，冷复易之（《肘后方》）。

耳卒疼痛方同上。

目中泪出盐点目中，冷水洗数次，瘥（范汪方）。

目中浮翳遮睛。白盐生研少许，频点屡效，小儿亦宜（《直指方》）。

小儿目翳或来或去，渐大侵睛。雪白盐少许，灯心蘸点，日三五次。不痛不碍，屡用有效（《活幼口议》）。

尘物眯目以少盐并豉置水中，视之立出（孙真人方）。

酒齄赤鼻白盐常擦之，妙（《直指方》）。

口鼻急疳蚀烂腐臭。斗子盐、白面等分，为末。每以吹之（《普济方》）。

面上恶疮五色者。盐汤浸绵搨疮上，五六度即瘥（《药性论》）。

体如虫行风热也。盐一斗，水一石，煎汤浴之，三四次。亦疗一切风气（《外台秘要》）。

疮癣痛痒初生者。嚼盐频擦之，妙（《千金翼》）。

手足心毒风气毒肿。盐末、椒末等分，酢和，傅之，立瘥（《肘后方》）。

手足疣目盐傅上，以舌舐之。不过三度，瘥（《肘后方》）。

热病生□下部有疮。熬盐绵裹熨之，不过三次瘥（梅师方）。

一切漏疮故布裹盐，烧赤为末。每服一钱（《外台秘要》）。

臁疮经年盐中黑泥，晒研搽之（《永类方》）。

蠼螋尿疮盐汤浸绵，拓疮上（《食疗本草》）。

蜈蚣咬人嚼盐涂之，或盐汤浸之，妙（梅师方）。

蚯蚓咬毒形如大风，眉鬓皆落。惟浓煎盐汤，浸身数遍即愈。浙西军将张韶病此，每夕蚯蚓鸣于体，一僧用此方而安，蚓畏盐也（《经验方》）。

蜂虿叮螫嚼盐涂之（《千金方》）。

解黄蝇毒乌蒙山峡多小黄蝇，生毒蛇鳞中，啮人初无所觉，渐痒为疮。勿搔，但以冷水沃之，擦盐少许，即不为疮（《方舆胜览》）。

毒蛇伤螫嚼盐涂之，灸三壮，仍嚼盐涂之（徐伯玉方）。

虱出怪病临卧浑身虱出，约至五升，随至血肉俱坏，每宿渐多，痛痒不可言状，惟吃水，卧床昼夜号哭，舌尖出血不止，身齿俱黑，唇动鼻开。但饮盐醋汤十数日，即安（夏子益《奇疾方》）。

解狼毒毒盐汁饮之（《千金方》）。

药箭毒气盐贴疮上，灸三十壮，良（《集验方》）。

救溺水死以大凳卧之，后足放高，用盐擦脐中，待水自流出，切勿倒提出水（《救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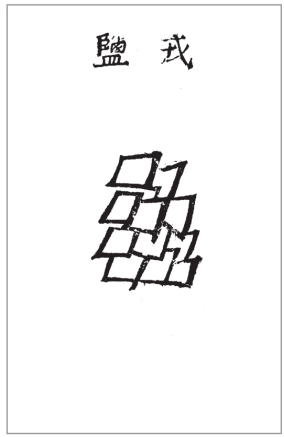
溃痈作痒以盐摩其四围，即止（《外科精义》）。

戎盐《本经·下品》

【释名】胡盐（《别录》）、**羌盐**（《日华》）、**青盐**（《纲目》）、**秃登盐**（《唐本》）、**阴土盐**（〖《唐本》〗）。〔大明曰〕西番所食者，故号戎盐、羌盐。〔恭曰〕戎盐，即胡盐也。沙州名秃登盐，廓州名为阴土盐，生河岸山坂之阴土石间，故名。

【集解】〔《别录》曰〕戎盐生胡盐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禄城东南角。北海青，南海赤。十月采。〔当之曰〕戎盐味苦臭，是海潮水浇山石，经久盐凝着石，取之北海者青，南海者赤。〔弘景曰〕史书言虏中盐有九种：白盐、食盐，常食者；黑盐，主腹胀气满；胡盐，主耳聋目痛；柔盐，主马脊疮；又有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不入食。马齿即大盐，黑盐疑是卤咸，柔盐疑是戎盐，而此戎盐又名胡盐，二三相乱。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亦从敦煌来。其形作块片，或如鸡鸭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咸，口尝气臭正如鰕鸡子臭者乃真。又河南盐池泥中，自有凝盐如石片，打破皆方，青黑色，善疗马脊疮，又疑此是戎盐。又巴东朐□县北崖有盐井，盐水自凝，生伞子盐，方一二寸，中央突张如伞形，亦有方如石膏、博棋者。〔恭曰〕戎盐即胡盐，生河崖山坂之阴土石间，大小不常，坚白似石，烧之不鸣烢也。〔宗奭曰〕戎盐成垛，裁之如枕，细白，味甘、咸。〔颂曰〕陶氏所说九种，今人不能遍识。医家治眼及补下药多用青盐，恐即戎盐也。《本草》云：北海青，南海赤。今青盐从西羌来者，形块方棱，明莹而青黑色，最奇。北海来

者，作大块而不光莹，又多孔窍，若蜂窠状，色亦浅于西盐，彼人谓之盐枕，入药差劣。北胡又有一种盐，作片屑，如碎白石，彼人亦谓之青盐，缄封于匣，与盐枕并作礼贽，不知是何色类？〔时珍曰〕《本草》戎盐云，北海青，南海赤。而诸注乃用白盐，似与本文不合。按：《凉州异物志》云：姜赖之墟，今称龙城。刚卤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盐，累棋而生。出于胡国，故名戎盐。赞云：盐山二岳，二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为物。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或称戎盐，可以疗疾。此说与《本草》本文相合，亦惟赤、黑二色，不言白者。盖白者乃光明盐，而青盐、赤盐则戎盐也。故《西凉记》云：青盐池出盐，正方半寸，其形如石，甚甜美。《真腊记》云：山间有石，味胜于盐，可琢为器。《梁杰公传》言，交河之间，掘碛下数尺，有紫盐，如红如紫，色鲜而甘。其下丈许，有璧珀。《北户录》亦言，张掖池中出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今宁夏近凉州地，盐井所出青盐，四方皎洁如石。山丹卫即张掖地，有池产红盐，红色。此二盐，即戎盐之青、赤二色者。医方但用青盐，而不用红盐，不知二盐皆名戎盐也。所谓南海、北海者，指西海之南北而言，非炎方之南海也。张果《玉洞要诀》云：赤戎盐出西戎，禀自然水土之气，结而成质。其地水土之气黄赤，故盐亦随土气而生。味淡于石盐，力能伏阳精。但于火中烧汁红赤，凝定色转益者，即真也。亦名绛盐。《抱朴子》书有作赤盐法。又岭南一种红盐，乃染成者，皆非真红盐也。又《丹房镜源》云：蛮盐可伏雌雄，作金用红盐为上。



戎盐

【气味】咸，寒，无毒。〔宗奭曰〕甘、咸。〔大明曰〕平。〔独孤滔曰〕戎盐，赤、黑二色，能累卵，干汞，制丹砂。

【主治】明目目痛，益气，坚肌骨，去毒蛊（《本经》）。心腹痛，溺血吐血，齿舌血出（《别录》）。助水脏，益精气，除五脏癥结，心腹积聚，痛疮疥癣（大明）。解芫青、斑蝥毒（时珍）。

【发明】〔宗奭曰〕戎盐甘咸，功在却血、入肾，治目中瘀赤涩昏。〔时珍曰〕戎盐功同食盐，不经煎炼，而味咸带甘，入药似胜。《周礼注》云，饴盐味甜，即戎盐，不知果否？或云以饴拌盐也。

【附方】新六。

小便不通戎盐汤：用戎盐弹丸大一枚，茯苓半斤，白术二两，水煎，服之（仲景《金匮方》）

风热牙痛青盐一斤，槐枝半斤，水四碗，煎汁二碗，煮盐至干，炒研。日用揩牙洗目（唐氏《经验方》）。

牢牙明目青盐二两，白盐四两，川椒四两，煎汁拌盐炒干。日用揩牙洗目，永无齿疾目疾（《通变要法》）。

风眼烂弦戎盐化水，点之（《普济方》）。

痔疮漏疮白矾四两，青盐四两，为末，猪尿脬一个盛之，阴干。每服五钱，空心温水下（赵氏《经验方》）。

光明盐《唐本草》

【释名】石盐（《唐本》）、**圣石**（《蜀本》）、**水晶盐**（《纲目》）。〔时珍曰〕雷敦《炮炙论》序云：圣石开盲，明目而如云离日。则光明者，乃兼形色与功而名也。

【集解】〔恭曰〕光明盐生盐州五原，盐池下凿取之。大者如升，皆正方光彻。〔颂曰〕今阶州出一种石盐，生山石中，不由煎炼，自然成盐，色甚明莹，彼人甚贵之，云即光明盐也。〔时珍曰〕石盐有山产、水产二种。山产者即崖盐也，一名生盐，生山崖之间，状如白矾，出于阶、成、陵、凤、永、康诸处。水产者，生池底，状如水晶、石英，出西域诸处。《吴录》云：天竺有新淘水，味甘美，下有石盐，白如水晶。又波斯出自然白盐，如细石子。金幼孜《北征录》云：北虏有盐海子，出白盐，莹洁如水晶。又有盐池盐，色或青或白，军士采食之。此皆水产者也。《梁四公子传》云：高昌国烧羊山出盐，大者如斗，状白如玉。月望收者，其文理粗，明澈如冰；非月望收者，其文理密。金楼子云：胡中白盐，产于崖，映月光明洞澈如水晶。胡人以供国厨，名君王盐，亦名玉华盐。此则山产者也。皆自然之盐，所谓天成者也。《益州记》云：汶山有咸石，以水渍而煎之成盐。此亦石盐之类，而稍不同者。

光明盐

【气味】咸、甘，平，无毒。

【主治】头痛诸风，目赤痛，多眵泪（《唐本》）。

【发明】〔时珍曰〕光明盐得清明之气，盐之至精者也，故入头风眼目诸药尤良。其他功同戎盐，而力差次之。

卤咸《本经·下品》

【释名】卤盐、寒石（《吴普》）、石碱（《补遗》）。〔时珍曰〕咸音有二：音咸者，润下之味；音减者，盐土之名，后人作鹹，作鹻，是矣。许慎《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也。故字从西省文，象盐形。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河东谓之咸。《传》云：兑为泽，其于地也为刚卤，亦西方之义。

卤咸

【集解】〔《别录》曰〕卤咸生河东池泽。〔弘景曰〕今俗不复见卤咸，疑是黑盐。又云：是煎盐釜下凝滓。二说未详。〔恭曰〕卤咸生河东，河东盐不釜煎，明非凝滓。又疑是黑盐，皆不然。此是碱土也，今人熟皮用之，于碱地掘取。〔颂曰〕并州人刮咸煎炼，不甚佳，即卤咸也。〔机曰〕卤咸，即卤水也。〔时珍曰〕《说文》既言卤咸皆斥地之名，则谓凝滓及卤水之说皆非矣。卤盐与卤碱不同。山西诸州平野，及太谷、榆次高亢处，秋间皆生卤，望之如水，近之如积雪。土人刮而熬之为盐，微有苍黄色者，即卤盐也。《尔雅》所谓天生曰卤、人生曰盐者是矣。凡盐未经滴去苦水，则不堪食，苦水即卤水也。卤水之下，澄盐凝结如石者，即卤碱也。丹溪所谓石碱者，乃灰碱也，见土类。《吴普本草》谓卤咸一名卤盐者，指卤水之盐，非卤地之盐也，不妨同名。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苦、咸，寒。〔独孤滔曰〕卤盐制四黄，作焊药。同硇砂罨铁，一时即软。

【主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柔肌肤（《本经》）。**去五脏肠胃留热结气，心下坚，食已呕逆喘满，明目目痛**（《别录》）。

【附方】新二。

风热赤眼虚肿涩痛。卤碱一升，青梅二十七个，古钱二十一文，新瓶盛，密封，汤中煮一炊时。三日后取点，日三五度（《圣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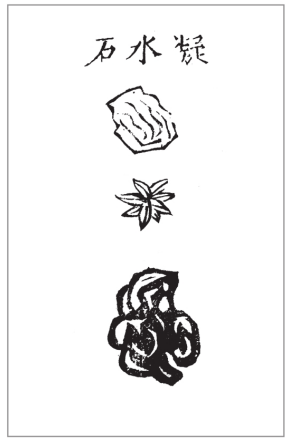
齿腐龈烂不拘大人小儿。用上好咸土，热汤淋取汁，石器熬干刮下，入麝香少许研，掺之（《宣明方》）。

凝水石《本经·中品》

【释名】白水石（《本经》）、寒水石（〖《吴普》〗）、凌水石（《别录》）、盐精石、泥精、盐枕（《纲目》）、盐根（〖同〗）。〔时珍曰〕拆片投水中，与水同色，其水凝动；又可夏月研末，煮汤入瓶，倒悬井底，即成凌冰，故有凝水、白水、寒水、凌水诸名。生于积盐之下，故有盐精以下诸名。石膏亦有寒水之名，与此不同。

【集解】〔《别录》曰〕凝水石，色如云母可析者，盐之精也。生常山山谷、中水县及邯郸。〔弘景曰〕常山即恒山，属并州。中水属河间，邯郸属赵郡。此处地皆咸卤，故云盐精，而碎之亦似朴消。此石末置水中，夏月能为冰者佳。〔时珍曰〕《别录》言凝水，盐之精也。陶氏亦云卤地所生，碎之似朴消。《范子计然》云，出河东。河东，卤地也。独孤滔《丹房镜源》云：盐精出盐池，状如水精。据此诸说，则凝水即盐精石也，一名泥精，昔人谓之盐枕，今人谓之盐根。生于卤地积盐之下，精液渗入土中，年久至泉，结而成石，大块有齿棱，如马牙消，清莹如水精，亦有带青黑色者，皆至暑月回润，入水浸久亦化。陶氏注戎盐，谓盐池泥中自有凝盐如石片，打破皆方，而色青黑者，即此也。苏颂注玄精石，谓解池有盐精石，味更咸苦，乃玄精之类；又注食盐，谓盐枕作精块，有孔窍，若蜂

窠，可缄封为礼贽者，皆此物也。唐宋诸医不识此石，而以石膏、方解石为注，误矣。今正之于下。



凝水石

【正误】〔恭曰〕凝水石有纵理、横理两种，色清明者为上。或云纵理为寒水石，横理为凝水石。今出同州韩城，色青横理如云母为良；出澄州者，斜理文色白为劣也。〔颂曰〕今河东汾、隰州及德顺军亦有之，三月采。又有一种冷油石，全与此相类，但投沸油铛中，油即冷者，是也。此石性冷有毒，误服令人腰以下不能举。〔宗奭曰〕凝水石文理通澈，人或磨刻为枕，以备暑月之用。入药须烧过。或市人末入轻粉以乱真，不可不察。陶氏言夏月能为冰者佳，如此则举世不能得矣。〔阎孝忠曰〕石膏，洁白坚硬，有墙壁。寒水石软烂，可以手碎，外微青黑，中有细文。〔王隐君曰〕寒水石，坚白晶洁，状若明矾、蓬砂之质。或有碎之，粒粒大小皆四方，故又名方解石，今人谓之硬石膏者是也。〔时珍曰〕寒水石有二：一是软石膏，一是凝水石。惟陶弘景所注，是凝水之寒水石，与本文相合。苏恭、苏颂、寇宗奭、阎孝忠四家所说，皆是软石膏之寒水石。王隐君所说，则是方解石。诸家不详本文盐精之说，不得其说，遂以石膏、方解石指为寒水石。唐宋以来相承其误，通以二石为用，而盐精之寒水，绝不知用，此千载之误也。石膏之误近千载，朱震亨氏始明；凝水之误，非时珍深察，恐终于绝响矣。

【修治】〔敦曰〕凡使，须用生姜自然汁煮干研粉用。每十两，用生姜一镒也。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甘，大寒。〔普曰〕神农：辛。岐伯、医和、扁鹊：甘，无毒。李当之：大寒。〔时珍曰〕辛、咸。〔之才曰〕解巴豆毒，畏地榆。〔独孤滔曰〕制丹砂，伏玄精。

【主治】身热，腹中积聚邪气，皮中如火烧，烦满，水饮之。久服不饥（《本经》）。除时气热盛，五脏伏热，胃中热，止渴，水肿，小腹痹（《别录》）。压丹石毒风，解伤寒劳复（甄权）。治小便白，内痹，凉血降火，止牙疼，坚牙明目（时珍）。

【发明】〔时珍曰〕凝水石禀积阴之气而成，其气大寒，其味辛咸，入肾走血除热之功，同于诸盐。古方所用寒水石是此石，唐宋诸方寒水石是石膏，近方寒水石则是长石、方解石，俱附各条之下，用者详之。

【附方】旧二，新二。

男女转脬不得小便。寒水石二两，滑石一两，葵子一合，为末，水一斗，煮五升。时服一升，即利（《永类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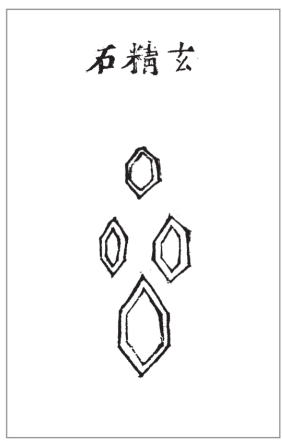
牙龈出血有窍。寒水石粉三两，朱砂二钱，甘草脑子一字，为末。干掺（《普济方》）。

汤火伤灼寒水石烧研傅之（《卫生易简方》）。

小儿丹毒皮肤热赤。寒水石半两，白土一分，为末，米醋调涂之（《经验方》）。

玄精石宋《开宝》

【释名】太乙玄精石、阴精石（《纲目》）、玄英石（〖同〗）。〔时珍曰〕此石乃咸卤至阴之精凝结而成，故有诸名。



玄精石

【集解】〔颂曰〕玄精石出解州解池，及通、泰州积盐仓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龟背者佳，采无时。又解池有盐精石，味更咸苦，亦玄精之类也。〔恭曰〕近地亦有之，色亦青白，片大不佳。〔时珍曰〕玄精是咸卤津液流渗入土，年久结成石片，片状如龟背之形。蒲、解出者，其色青白通彻。蜀中赤盐之液所结者，色稍红光。沈存中《笔谈》云：太阴玄精生解州盐泽大卤中，沟渠土内得之。大者如杏叶，小者如鱼鳞，悉皆六角，端正似刻，正如龟甲状。其裙襕小椭，其前则下剡，其后则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处，全是龟甲，更无异也。色绿而莹彻，叩之则直理而拆，莹明如鉴，拆处亦六角，如

柳叶大。烧过则悉解拆，薄如柳叶，片片相离，白如霜雪，平洁可爱。此乃禀积阴之气凝结，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非玄精也。

【气味】咸，温，无毒。〔时珍曰〕甘、咸，寒。〔独孤滔曰〕制硫黄、丹砂。

【主治】除风冷邪气湿痹，益精气，妇人痼冷漏下，心腹积聚冷气，止头痛，解肌（《开宝》）。主阴证伤寒，指甲面色青黑，心下胀满结硬，烦渴，虚汗不止，或时狂言，四肢逆冷，咽喉不利肿痛，脉沉细而疾，宜佐他药服之。又合他药，涂大风疮（宗奭）。

【发明】〔颂曰〕古方不见用，近世补药及伤寒多用之。其著者，治伤寒正阳丹出汗也。〔时珍曰〕玄精石禀太阴之精，与盐同性，其气寒而不温，其味甘咸而降，同硫黄、消石治上盛下虚，救阴助阳，有扶危拯逆之功。故铁瓮申先生来复丹用之，正取其寒，以配消、硫之热也。《开宝本草》言其性温，误矣。

【附方】旧一，新八。

正阳丹治伤寒三日，头痛壮热，四肢不利。太阴玄精石、消石、硫黄各二两，硇砂一两，细研，入瓷瓶固济。以火半斤，周一寸熁之，约近半日，候药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腊月雪水拌匀，入罐子中，屋后北阴下阴干。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细研，面糊和丸鸡头子大。先用热水浴后，以艾汤研下一丸。以衣盖汗出为瘥（《图经本草》）。

小儿风热挟风蕴热，体热。太阴玄精石一两，石膏七钱半，

龙脑半两，为末。每服半钱，新汲水下（《普济方》）。

肺热咳嗽方见不灰木下。

冷热霍乱分利阴阳。玄精石、半夏各一两，硫黄三钱，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三十丸（《指南方》）。

头风脑痛玄精石末，入羊胆中阴干。水调一字，吹鼻中，立止（《千金方》）。

目赤涩痛玄精石半两，黄檗炙一两，为末。点之，良（《普济方》）。

赤目失明内外障翳。太阴玄精石阴阳火煅、石决明各一两，蕤仁、黄连各二两，羊子肝七个，竹刀切晒，为末，粟米饭丸梧子大。每卧时茶服二十丸。服至七日，烙顶心以助药力，一月见效。宋丞相言：黄典史病此，梦神传此方，愈（《朱氏集验方》）。

目生赤脉玄精石一两，甘草半两，为末。每服一钱，小儿半钱，竹叶煎汤调下（《总微论》）。

重舌涎出水浆不入。太阴玄精石二两，牛黄、朱砂、龙脑各一分，为末。以铍针舌上去血，盐汤漱口，掺末咽津，神效（《圣惠方》）。

绿盐《唐本草》

【释名】盐绿、石绿（《纲目》）。

【集解】〔恭曰〕绿盐出焉耆国，水中石下取之，状若扁青、空青，为眼药之要。今人以光明盐、硇砂、赤铜屑，酿之为块，绿色，以充之。〔珣曰〕出波斯国，生石上，舶上将来，谓之石绿，装色久而不变。中国以铜、醋造者，不堪入药，色亦不久。〔时珍

曰〕方家言波斯绿盐色青，阴雨中干而不湿者为真。又造盐绿法：用熟铜器盛取浆水一升，投青盐一两在内，浸七日取出，即绿色。以物刮末，入浆水再浸一七日或二七取出。此非真绿盐也。

【气味】咸、苦、辛，平，无毒。

【主治】目赤泪出，肤翳眵暗（《唐本》）。点目，明目消翳。疗小儿无辜疳气（李珣）。

【附方】新二。

胎赤眼痛盐绿一分，蜜半两，于蚌蛤壳内相和。每夜卧时浆水洗目，炙热点之，能断根（《圣济录》）。

目暗赤涩多泪。盐绿一钱，蕤仁去皮一钱，研热，入好酥一钱，研匀。每夜点一麻子（《圣惠方》）。

盐药《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海西南雷、罗诸州山谷。似芒消，末细，入口极冷。南人少有服者，恐极冷入腹伤人，宜慎之。

【气味】咸，冷，无毒。

【主治】眼赤眦烂风赤，细研水和点之。又水研服，去热烦痰满头痛，明目镇心。又主蛇虺恶虫毒，药箭镞毒，疥癣痈肿瘰疬，并摩傅之，甚者水化服之。又解独自草箭毒（藏器）。

【附录】悬石〔保昇曰〕人若常服炼石者，至殁，冢中生

悬石，若芒消，其冷如雪，杀火毒。

朴消《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别录》芒消、《嘉祐》马牙消。

【释名】消石朴（《别录》）、盐消（《纲目》）、皮消（〖《直指》〗）。〔志曰〕消是本体之名，石乃坚白之号，朴者未化之义也。以其芒消、英消皆从此出，故曰消石朴也。〔时珍曰〕此物见水即消，又能消化诸物，故谓之消。生于盐卤之地，状似末盐，凡牛马诸皮须此治熟，故今俗有盐消、皮消之称。煎炼入盆，凝结在下，粗朴者为朴消，在上有芒者为芒消，有牙者为马牙消。《神农本经》止有朴消、消石，《名医别录》复出芒消，宋《嘉祐本草》又出马牙消。盖不知消石即是火消，朴消即是芒消、马牙消，一物有精粗之异尔。诸说不识此，遂致纷纭也。今并芒消、牙消于一云。

【集解】〔《别录》曰〕朴消生益州山谷有咸水之阳，采无时。色青白者佳，黄者伤人，赤者杀人。又曰：芒消，生于朴消。〔敦曰〕朴消中炼出，形似麦芒，号曰芒消。〔志曰〕以暖水淋朴消，取汁炼之，令减半，投于盆中，经宿乃有细芒生，故谓之芒消也。又有英消者，其状若白石英，作四五棱，莹澈可爱，主疗与芒消同，亦出于朴消，其煎炼自别有法，亦呼为马牙消。〔宗奭曰〕朴消是初采得一煎而成者，未经再炼，故曰朴消。可以熟生牛马皮，及治金银有伪。芒消是朴消淋汁再炼者。〔时珍曰〕消有三品：生西蜀者，俗呼川消，最胜；生河东者，俗呼盐消，次之；生河北、青、齐者，俗呼土消。皆生于斥卤之地，彼人刮扫煎汁，经宿结成，状如末盐，犹有沙土猥杂，其色黄白，故《别录》云，朴消黄者伤人，赤者杀人。须再以水煎化，澄去滓脚，入萝卜数枚同煮熟，去萝卜倾入盆中，经宿则结成白消，如冰如蜡，故俗呼为盆消。齐、卫之消则底多，而上面生细芒如锋，《别录》所谓芒消者是也。川、晋之消则底

少，而上面生牙如圭角，作六棱，纵横玲珑，洞澈可爱，《嘉祐本草》所谓马牙消者是也。状如白石英，又名英消。二消之底，则通名朴消也。取芒消、英消，再三以萝卜煎炼去咸味，即为甜消。以二消置之风日中吹去水气，则轻白如粉，即为风化消。以朴消、芒消、英消同甘草煎过，鼎罐升煅，则为玄明粉。陶弘景及唐宋诸人皆不知诸消是一物，但有精粗之异，因名迷实，谬猜乱度，殊无指归。详见消石正误下。

朴消

朴消《本经》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苦、辛，大寒，无毒。炼白如银，能寒能热，能滑能涩，能辛能苦，能咸能酸，入地千年不变。〔权曰〕苦、咸，有小毒。〔时珍曰〕《别录》所列神化之说，乃消石之功。详见消石下。〔之才曰〕大黄、石韦为之使，恶麦句姜。〔张从正曰〕畏三棱。

〔主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腑积聚，结固留癖。能化七十二种石。炼饵服之，轻身神仙（《本经》）。**胃中食饮热结，破留血闭**

绝，停痰痞满，推陈致新（《别录》）。疗热胀，养胃消谷（皇甫谧）。治腹胀，大小便不通。女子月候不通（甄权）。通泄五脏百病及癥结，治天行热疾，头痛，消肿毒，排脓，润毛发（大明）。

芒消《别录》

〔气味〕辛、苦，大寒，无毒。〔权曰〕咸，有小毒。

〔主治〕五脏积聚，久热胃闭，除邪气，破留血，腹中痰实结搏，通经脉，利大小便及月水，破五淋，推陈致新（《别录》）。下瘰疬黄疸病，时疾壅热，能散恶血，堕胎，傅漆疮（甄权）。

马牙消宋《嘉祐》

〔气味〕甘，大寒，无毒。〔时珍曰〕咸、微甘。即英消也。

〔主治〕除五脏积热伏气（甄权）。末筛点眼赤，去赤肿障翳涩泪痛，亦入点眼药中用（大明）。功同芒消（时珍）。

【发明】〔成无己曰〕《内经》云：咸味下泄为阴。又云：咸以软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气坚者以咸软之，热盛者以寒消之。故张仲景大陷胸汤、大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皆用芒消，以软坚去

实热，结不至坚者不可用也。〔好古曰〕《本草》云，朴消味辛，是辛以润肾燥也。今人不用辛字，只用咸字，咸能软坚也。其义皆是。《本草》言芒消利小便而堕胎，然伤寒妊娠可下者用此，兼大黄引之，直入大肠，润燥软坚泻热，而母子俱安。《经》云，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此之谓欤？以在下言之，则便溺俱阴。以前后言之，则前气后血。以肾言之，总主大小便难。溺涩秘结，俱为水少火盛。《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之以苦，故用芒消、大黄相须为使也。〔元素曰〕芒消气薄味厚，沉而降，阴也。其用有三：去实热，一也；涤肠中宿垢，二也；破坚积热块，三也。孕妇惟三四月及七八月不可用，余皆无妨。〔宗奭曰〕朴消是初得一煎而成者，其味酷涩，所以力紧急而不和，治食鲙不消，以此荡逐之。芒消是朴消淋过炼成，故其性和缓，故今多用治伤寒。〔时珍曰〕朴消澄下，消之粗者也，其质重浊。芒消、牙消结于上，消之精者也，其质清明。甜消、风化消，则又芒消、牙消之去气味而甘缓轻爽者也。故朴消止可施于卤莽之人，及傅涂之药；若汤散服饵，必须芒消、牙消为佳。张仲景《伤寒论》只用芒消，不用朴消，正此义也。消禀太阴之精，水之子也。气寒味咸，走血而润下，荡涤三焦肠胃实热阳强之病，乃折治火邪药也。唐时，腊日赐群臣紫雪、红雪、碧雪，皆用此消炼成者，通治积热诸病有神效，贵在用者中的尔。

【附方】旧十七，新一十五。

紫雪疗伤寒温疟，一切积热烦热，狂易叫走，瘴疫毒疠，卒死脚气，五尸五疰，心腹诸疾，□刺切痛，解诸热毒，邪热发黄，蛊毒鬼魅，野道热毒，小儿惊痫百病。黄金一百两，石膏、寒水石、滑石、慈石各三斤，捣碎，水一斛，煮四斗，去滓。入犀角屑、羚羊角、青木香、沉香各五两，玄参洗焙、升麻各一斤，甘草炒八两，丁香一两，入前汁中煮取一斗五升，去滓。入炼朴消十斤，消石三十二两，于药汁中，微火煎之，柳木不住搅，至水气欲尽，倾木盆中。待欲凝，入麝香一两二钱半，朱砂末三两，搅匀，收之。每服一二钱，凉水服。临时加减，甚者一两（《和剂局方》）。

红雪治烦热，消宿食，解酒毒，开三焦，利五脏，除毒热，破积滞。治伤寒狂躁，胃烂发斑，温瘴脚气，黄疸头痛，目昏鼻塞，口疮喉痹，重舌肠痈等病。用川朴消十斤炼去滓，羚羊角屑、黄芩、升麻各三两，人参、赤芍药、槟榔、枳壳麸炒、生甘草、淡竹叶、木香各二两，木通、栀子、葛根、桑白皮、大青、蓝叶各一两半，苏方木六两，并剉片。水二斗五升，煎至九升，去滓，滤过煎沸。下消不住手搅，待水气将尽，倾入器中。欲凝，下朱砂一两，麝香半两，经宿成雪。每服一二钱，新汲水调下。欲行，则热汤化服一两（《和剂方》）。

碧雪治一切积热，天行时疾，发狂昏愦，或咽喉肿塞，口舌生疮，心中烦躁，或大小便不通，胃火诸病。朴消、芒消、马牙消、消石、石膏水飞、寒水石水飞各一斤，以甘草一斤，煎水五升，入诸药同煎，不住手搅，令消熔得所，入青黛一斤，和匀，倾盆内，经宿结成雪，为末。每含咽，或吹之，或水调服二三钱。欲通利，则热水服一两（《和剂局方》）。

凉膈驱积王旻山人甘露饮：治热壅，凉胸膈，驱积滞。蜀芒消末一大斤。用蜜十二两，冬加一两，和匀，入新竹筒内，半筒已上即止，不得令满。却入炊甑中，令有药处在饭内，其虚处出其上，蒸之。候饭熟取出，绵滤入瓷钵中，竹篦搅勿停手，待凝，收入瓷盒。每卧时含半匙，渐渐咽之。如要通转，即多服之（刘禹锡《传信方》）。

乳石发动烦闷。芒消，蜜水调服一钱，日三服（《圣惠方》）。

骨蒸热病芒消末，水服方寸匕，日二，神良（《千金方》）。

腹中痞块皮消一两，独蒜一个，大黄末八分，捣作饼。贴于患处，以消为度（邵氏《经验方》）。

食物过饱不消，遂成痞膈。马牙消一两，吴茱萸半斤。煎汁投消，乘热服之。良久未转，更进一服，立效。窦群在常州，此方得效也（《经验方》）。

关格不通大小便闭，胀欲死，两三日则杀人。芒消三两，泡汤一升服，取吐即通（《百一方》）。

小便不通白花散：用芒消三钱，茴香酒下（《简要济众方》）。

时气头痛朴消末二两，生油调涂顶上（《圣惠方》）。

赤眼肿痛朴消置豆腐上蒸化，取汁收点（《简便方》）。

风眼赤烂明净皮消一盏，水二碗煎化，露一夜，滤净澄清。朝夕洗目。三日其红即消，虽半世者亦愈也（杨诚《经验方》）。

退翳明目白龙散：用马牙消光净者，厚纸裹实，安在怀内着肉，养一百二十日，研粉，入少龙脑。不计年岁深远，眼生翳膜，远视不明，但瞳人不破散者，并宜日点之（《经验方》）。

诸眼障翳牙消十两，汤泡汁，厚纸滤过，瓦器熬干，置地上一夜，入飞炒黄丹一两，麝香半分。再罗过，入脑子。日点（《济急仙方》）。

逐月洗眼芒消六钱，水一盏六分，澄清。依法洗目，至一年，眼如童子也。正月初三，二月初八，三月初四，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初四，七月初三，八月初一，九月十三，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六，十二月初五日（《普济方》）。

牙齿疼痛皂荚浓浆，同朴消煎化，淋于石上，待成霜。擦之（《普济方》）。

食蟹龈肿朴消傅之，即消（《普济方》）。

喉痹肿痛《外台》：用朴消一两，细细含咽，立效。或加丹砂一钱。〇气塞不通，加生甘草末二钱半，吹之。

小儿重舌马牙消涂于舌上下，日三（姚和众）。

口舌生疮朴消含之良（孙真人方）。

小儿鹅口马牙消擦舌上，日五度（《简要济众》）。

豌豆毒疮未成脓者。猪胆汁和芒消末涂之（梅师）。

代指肿痛芒消煎汤渍之（《圣惠方》）。

火焰丹毒水调芒消末涂之（梅师）。

一切风疹水煮芒消汤拭之（梅师）。

漆疮作痒芒消汤涂之（《千金》）。

灸疮飞蝶因艾灸火疮痂退落，疮内鲜肉片子，飞如蝶状，腾空飞去，痛不可言，是血肉俱热，怪病也。用朴消、大黄各半两，为末。水调下，微利即愈（夏子益《奇疾方》）。

妇人难产芒消末二钱，童子小便温服，无不效者（《信效方》）。

死胎不下方同上。丰城曾尉有猫孕五子，一子已生，四子死腹中，用此灌之即下。又治一牛亦下（《信效方》）。

女人扎足脱骨汤：用杏仁一钱，桑白皮四钱，水五碗，新瓶煎三碗，入朴消五钱，乳香一钱，封口煎化。置足于上，先熏后洗。三日一作，十余次后，软若束绵也（《闺阁事宜》）。

风化消

〔修治〕〔时珍曰〕以芒消于风日中消尽水气，自成轻飘白粉也。或以瓷瓶盛，挂檐下，待消渗出瓶外，刮下收之。别有甜瓜盛消渗出刮收者，或黄牯牛胆收消刮取，皆非甜消也。

〔主治〕上焦风热，小儿惊热膈痰，清肺解暑。以人乳和涂，去眼睑赤肿，及头面暴热肿痛。煎黄连，点赤目（时珍）。

〔发明〕〔时珍曰〕风化消甘缓轻浮，故治上焦心肺痰热，而不泄利。

玄明粉《药性》

【释名】白龙粉（〖《御药院方》〗）。〔时珍曰〕玄，水之色也。明，莹澈也。《御药院方》谓之白龙粉。

【修治】〔时珍曰〕制法：用白净朴消十斤，长流水一石，煎化去滓，星月下露一夜，去水取消。每一斗，用萝卜一斤切片，同煮熟滤净，再露一夜取出。每消一斤，用甘草一两，同煎去滓，再露一夜取出。以大沙罐一个，筑实盛之，盐泥固济厚半寸，不盖口，置炉中，以炭火十斤，从文至武煅之。待沸定，以瓦一片盖口，仍前固济，再以十五斤顶火煅之。放冷一伏时，取出，隔纸安地上，盆覆三日出火毒，研末。每一斤，入生甘草末一两，炙甘草末一两，和匀，瓶收用。

【气味】辛、甘，冷，无毒。

【主治】心热烦躁，并五脏宿滞癥结（甄

权）。明目，退膈上虚热，消肿毒（大明）。

【发明】〔杲曰〕玄明粉，沉也，阴也。其用有二：去胃中之实热，荡肠中之宿垢。大抵用此以代盆消耳。〔《玄明粉传》曰〕唐明皇帝闻终南山道士刘玄真服食多寿，乃诏而问之。玄真曰：臣按《仙经》，修炼朴消，号玄明粉，止服此方，遂无病长生。其药无滓性温，阴中有阳，能除一百二十种疾。生饵尚能救急难性命，何况修炼长服。益精壮气，助阳证阴。不拘丈夫妇人，幼稚襁褓。不问四时冷热。一切热毒风冷，痃癖气胀满，五劳七伤，骨蒸传尸，头痛烦热，五内气塞，大小肠不通，三焦热淋，疰忤，咳嗽呕逆，口苦舌干，咽喉闭塞，惊悸健忘，营卫不调，中酒中鲙，饮食过度，腰膝冷痛，手足酸痹，久冷久热，四肢壅塞，背膊拘急，目昏眩运，久视无力，肠风痔病，血澼不调，妇人产后，小儿疳气，阴毒伤寒，表里疫疠。此药久服，令人悦泽，开关健脾，驻颜明目，轻身延寿，功效不可具载。但用一两，分为十二服，临时酌量加减。似觉壅热伤寒，头痛鼻塞，四肢不举，饮食不下，烦闷气胀，须通泻求安者，即看年纪高下，用药二钱半或半两，以桃花煎汤下为使，最上；次用葱汤下；如未通，以沸汤投之即效。或食诸鱼藕菜饮食诸毒药，用葱白汤调服二钱，毒物立泄下。若女人身怀六甲，长服安胎生子，亦无疮肿疾病。若要微畅不闭塞，但长服之，稍稍得力，朝服夕应，不搜刮人五脏，怡怡自泰。其药初服时，每日空腹，酒饮茶汤任下二钱匕，良久更下三钱匕。七日内常微泄利黄黑水涎沫等，此是搜淘诸疾根本出去，勿用畏之。七日后渐知腹内暖，消食下气，长服除故养新，气血日安。用大麻子汤下为使，惟忌苦参。详载《太阴经》中。〔好古曰〕玄明粉治阴毒一句，非伏阳在内不可用。若用治真阴毒，杀人甚速。〔震亨曰〕玄明粉火煅而成，其性当温。曰长服久服，轻身固胎，驻颜益寿，大能补益，岂理也哉？予亲见一二朋友，不信予言而亡，故书以为戒。〔时珍曰〕《神农本草》言朴消炼饵服之，轻身神仙，盖方士窜入之言。后人因此制为玄明粉，煅炼多偏，佐以甘草，去其咸寒之毒。遇有三焦肠胃实热积滞，少年气壮者，量与服之，亦有速效。若脾胃虚冷，及阴虚火动者服之，是速其咎矣。

【附方】新三。

热厥气痛玄明粉三钱，热童尿调下（《集简方》）。

伤寒发狂玄明粉二钱，朱砂一钱，末之，冷水服（《伤寒蕴要》）。

鼻血不止玄明粉二钱，水服（《圣济》）。

消石《本经·上品》

【释名】芒消（《别录》）、苦消（甄权）、焰消（《土宿》）、火消（《纲目》）、地霜（《蜀本》）、生消（宋本）、北帝玄珠（〖《粉图》〗）。〔志曰〕以其消化诸石，故名消石。初煎炼时有细芒，而状若朴消，故有芒消之号。不与朴消及《别录》芒消同类。〔宗奭曰〕消石是再煎炼时取去芒消凝结在下者，精英既去，但余滓如石而已。入药功力亦缓，惟能发烟火。〔权曰〕芒消一作苦消，言其味苦也。〔时珍曰〕消石，丹炉家用制五金八石，银工家用化金银，兵家用作烽燧火药，得火即焰起，故有诸名。狐刚子《粉图》谓之北帝玄珠。《开宝本草》重出生消、芒消，今并为一，并详下文。

【集解】〔《别录》曰〕消石生益州山谷及武都、陇西、西羌，采无时。〔弘景曰〕消石疗病与朴消相似，《仙经》用此消化诸石，今无真识此者。或云与朴消同山，所以朴消一名消石朴也。又云一名芒消，今芒消乃是炼朴消作之。并未核研其验。有人得一种物，色与朴消大同小异，朏朏如握盐雪不冰，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消石也。今宕昌以北诸山有咸土处皆有之。〔志曰〕此即地霜也。所在山泽，冬月地上有霜，扫取以水淋汁，后乃煎炼而成，状如钗脚，好者长五分以来。陶说多端，盖由不的识之故也。〔又曰〕生消生茂州西

山岩石间，形块大小不定，色青白，采无时。〔时珍曰〕消石，诸卤地皆产之，而河北庆阳诸县及蜀中尤多。秋冬间遍地生白，扫取煎炼而成。货者苟且，多不洁净，须再以水煎化，倾盆中，一夜结成。澄在下者，状如朴消，又名生消，谓炼过生出之消也。结在上者，或有锋芒如芒消，或有圭棱如马牙消，故消石亦有芒消、牙消之名，与朴消之芒、牙同称，而水火之性则异也。崔昉《外丹本草》云：消石，阴石也。此非石类，乃咸卤煎成，今呼焰消。河北商城及怀、卫界，沿河人家，刮卤淋汁炼就，与朴消小异，南地不产也。昇玄子《伏汞图》云：消石生乌场国，其色青白，用白石英炙热点上，便消入石中者为真。其石出处，气极秽恶，飞鸟不能过其上。人或单衣过之，身上诸虫悉化为水。能消金石，为水服之长生，以形若鹅管者佳。谨按昇玄子所说，似与今之消石不同，而姚宽《西溪丛语》以其说为真正消石，岂外国所产与中国异耶？抑别一种耶？当俟博物者订正。

消石

【正误】〔弘景曰〕《神农本经》无芒消，只有消石，一名芒消。《名医别录》乃出芒消，疗与消石同，疑即消石也。旧出宁州，黄白粒大，味极辛苦。今医家多用煮炼作者，色全白粒细，而味不甚烈。皇甫士安言：无朴消可用消石。消石生山之阴，盐之胆也。取石脾与消石以水煮之，一斛得三斗，正白如雪，以水投中即消，故名消石。其味苦无毒，主消渴热中，止烦满，三月采于赤山。朴消

者，亦生山之阴，有盐咸苦之水，则朴消生于其阳。其味苦无毒，其色黄白，主疗热，腹中饱胀，养胃消谷，去邪气，亦得水而消，其疗与消石小异。按如此说，是取芒消合煮，更成为真消石，但不知石脾是何物也？以朴消作芒消者，用暖汤淋汁煮之，着木盆中，经宿即成矣。今益州人复炼矾石作消石，绝柔白，而味犹是矾尔。〔又曰〕朴消今出益州北部汶山郡西川、蚕陵二县界，生山崖上，色多青白，亦杂黑斑。土人择取白软者，以当消石用之，当烧令汁沸出，状如矾石也。〔藏器曰〕石脾、芒消、消石，并出西戎卤地，咸水结成。〔恭曰〕朴消有纵理、缦理二种，用之无别。其白软者，朴消苗也，虚软少力。炼为消石，所得不多；以当消石，功力大劣也。〔又曰〕消石即是芒消，朴消一名消石朴。今炼粗恶朴消，取汁煎作芒消，即是消石。《别录》复出芒消，误矣。晋宋古方，多用消石，少用芒消；近代诸医，但用芒消，鲜言消石。理既明白，不合重出。〔颂曰〕旧说朴消、芒消、消石三物同种。初采得苗，以水淋汁煎成者为朴消，一名消石朴。又炼朴消或地霜而成，坚白如石者，为消石，一名芒消。又取朴消淋汁炼煎结成有细芒者，为芒消。虽一体异名，而修炼之法既殊，则主治之功亦别。然《本经》所载，疑是二种。今医方所用，亦不能究。但以未炼成块微青色者为朴消；炼成盆中有芒者为芒消，亦谓之盆消；芒消之底澄凝者，为消石朴。消力紧，芒消次之，消石更缓。未知孰是？苏恭言，晋宋古方，多用消石，少用芒消。按张仲景《伤寒论》，承气、陷胸皆用芒消。葛洪《肘后方》，伤寒时气亦多用芒消，惟治食鲙不化云，无朴消用芒消代之。是晋宋以前通用朴消、芒消矣。《胡洽方》十枣汤用芒消，大五饮丸用消石，并云无消石用芒消。是梁隋间通用芒消、消石矣。以此言之，朴消、消石为精，芒消为粗。故陶氏引皇甫士安之言为证，是消石当时已难得其真，故方书通以相代矣。又古方金石凌法，用朴消、消石、芒消、马牙消四种相参，次第下之。方出唐世，不知当时如何分别也？又南方医人著《消说》云：本草有朴消、消石、芒消，而无马牙消。诸家所注，三种竟无断决。或言芒消、消石是一物，不合重出。或言煎炼朴消，经宿盆中有细芒为芒消。或言马牙消自是一物。今诸消之体各异，理亦易明，而惑乃如此。朴消味苦而微咸，出蜀郡者，莹白如冰雪，内地者小黑，皆苏脆易碎，风吹之则结霜，泯泯如粉，熬之烊

沸，亦可熔铸。以水合甘草、猪胆煮至减半，投大盆中，又下凝水石屑，同渍一宿，则凝结如白石英者，芒消也。扫地霜煎炼而成，试竹上如解盐，而味辛苦，烧之成焰都尽者，消石也，能消金石，又性畏火，而能制诸石使拒火，亦天地之神物也。牙消，即是芒消也。又有生消，不因煮炼而成，亦出蜀道，类朴消而小坚也。其论虽辨，然与古人所说殊别，亦未可全信也。〔好古曰〕消石者，消之总名也。但不经火者，谓之生消、朴消；经火者，谓之芒消、盆消。〔时珍曰〕诸消，自晋唐以来，诸家皆执名而猜，都无定见。惟马志《开宝本草》，以消石为地霜炼成，而芒消、马牙消是朴消炼出者，一言足破诸家之惑矣。诸家盖因消石一名芒消，朴消一名消石朴，之名相混，遂致费辨不决。而不知消有水火二种，形质虽同，性气迥别也。惟《神农本经》朴消、消石二条为正。其《别录》芒消、《嘉祐》马牙消、《开宝》生消，俱系多出，今并归并之。《神农》所列朴消，即水消也，有二种，煎炼结出细芒者为芒消，结出马牙者为牙消，其凝底成块者通为朴消，其气味皆咸而寒。《神农》所列消石，即火消也，亦有二种，煎炼结出细芒者亦名芒消，结出马牙者亦名牙消，又名生消，其凝底成块者通为消石，其气味皆辛苦而大温。二消皆有芒消、牙消之称，故古方有相代之说。自唐宋以下，所用芒消、牙消，皆是水消也。南医所辨虽明，而以凝水石、猪胆煎成者为芒消，则误矣。今通正其误。其石脾一名消石者，造成假消石也。见后石脾下。

【修治】〔大明曰〕真消石，柳枝汤煎三周时，如汤少，即加热者，伏火即止。〔敦曰〕凡使消石，先研如粉，用鸡肠菜、柏子仁共二十五个，和作一处，丸如小帝珠子，以瓷瓶子于五斤火中煅赤，投消石四两于瓶内，连投药丸入瓶，自然伏火也。〔《抱朴子》曰〕能消柔五金，化七十二石为水。制之须用地莲子、猪牙皂角、苦参、南星、巴豆、汉防己、晚蚕砂。〔时珍曰〕熔化，投甘草入内，即伏火。

消石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辛，大

寒，无毒。〔普曰〕神农：苦。扁鹊：甘。〔权曰〕咸，有小毒。〔时珍曰〕辛、苦、微咸，有小毒，阴中之阳也。得陈皮，性疏爽。〔之才曰〕火为之使，恶苦参、苦菜，畏女菀、杏仁、竹叶。

〔主治〕五脏积热，胃胀闭，涤去蓄结饮食，推陈致新，除邪气。炼之如膏，久服轻身（《本经》）。疗五脏十二经脉中百二十疾，暴伤寒，腹中大热，止烦满消渴，利小便，及瘘蚀疮。天地至神之物，能化七十二种石（《别录》）。破积散坚，治腹胀，破血，下瘰疬，泻得根出（甄权）。含咽，治喉闭（大明）。治伏暑伤冷，霍乱吐利，五种淋疾，女劳黑疸，心肠□痛，赤眼，头痛牙痛（时珍）。

生消

〔气味〕苦，大寒，无毒。〔时珍曰〕辛、苦，大温，无毒。

〔主治〕风热癫痫，小儿惊邪瘈疭，风眩头痛，肺壅耳聋，口疮喉痹咽塞，牙颔肿痛，目赤热痛，多眵泪（《开宝》）。

【发明】〔土宿真君曰〕消石感海卤之气所产，乃天地至神之物，能寒能热，能滑能涩，能辛能苦，能酸能咸，入地千年，其色不变，七十二石，化而为水，制服草木，柔润五金，制炼八石，虽大丹亦不舍此也。〔时珍曰〕土宿所说，乃消石神化之妙。《别录》列于朴消之下，误矣。朴消属水，味咸而气寒，其性下走，不能上升，

阴中之阴也。故惟荡涤肠胃积滞，折治三焦邪火。消石属火，味辛带苦微咸，而气大温，其性上升，水中之火也。故能破积散坚，治诸热病，升散三焦火郁，调和脏腑虚寒。与硫黄同用，则配类二气，均调阴阳，有升降水火之功，治冷热缓急之病。煅制礞石，则除积滞痰饮。盖硫黄之性暖而利，其性下行；消石之性暖而散，其性上行。礞石之性寒而下，消石之性暖而上。一升一降，一阴一阳，此制方之妙也。今兵家造烽火铳机等物，用消石者，直入云汉，其性升可知矣。《雷公炮炙论》序云，脑痛欲死，鼻投消末，是亦取其上升辛散，乃从治之义。《本经》言其寒，《别录》言其大寒，正与龙脑性寒之误相似。凡辛苦物未有大寒者，况此物得火则焰生，与樟脑、火酒之性同，安有性寒、大寒之理哉？《史记·仓公传》云：菑川王美人怀子不乳，来召淳于意。意往饮以莨菪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意复诊其脉躁，躁者有余病，即饮以消石一剂，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而安。此去血结之验也。

【附方】新十四。

头痛欲死消石末吹鼻内，即愈（《炮炙论》）。

诸心腹痛焰消、雄黄各一钱，研细末。每点少许入眦内。名火龙丹（《集玄方》）。

腰腹诸痛方同上。

赤眼肿痛消石末，卧时，以铜箸点黍米大入目眦。至旦，以盐水洗去之（《圣惠方》）。

眼目障翳男女内外障翳，或三五个月不见效者，一点复明。好焰消一两，铜器熔化，入飞过黄丹二分，片脑二分，铜匙急抄入罐内，收之。每点少许，其效如神。兖州朱秀才忽不见物，朝夕拜天，因梦神传此方，点之而愈（《张三丰仙方》）。

风热喉痹及缠喉风病。玉钥匙：用焰消一两半，白僵蚕一

钱，硼砂半两，脑子一字，为末，吹之（《三因方》）。

重舌鹅口竹沥同焰消点之（《普济方》）。

伏暑泻痢及肠风下血，或酒毒下血，一服见效，远年者不过三服。消石、舶上硫黄各一两，白矾、滑石半两，飞面四两，为末，滴水丸梧子大。每新汲水下三五十丸。名甘露丸（《普济方》）。

五种淋疾劳淋、血淋、热淋、气淋、石淋及小便不通至甚者。透格散：用消石一两，不夹泥土雪白者，生研为末。每服二钱，各依汤使。劳淋，劳倦虚损，小便不出，小腹急痛，葵子末煎汤下，通后便须服补虚丸散。血淋，小便不出时，下血疼痛满急；热淋，小便热，赤色，脐下急痛，并用冷水调下。气淋，小腹满急，尿后常有余沥，木通煎汤下。石淋，茎内痛，尿不能出，内引小腹膨胀急痛，尿下砂石，令人闷绝，将药末先入铫内，隔纸炒至纸焦为度，再研，用温水调下。小便不通，小麦汤下。卒患诸淋，只以冷水下。并空心，调药使消如水，乃服之（沈存中《灵苑方》）。

蛟龙癥病方见雄黄发明下。

服石发疮疼不可忍。用纸圈围之，中心填消石令满，以匙抄水淋之。觉不热痛，即止（《兵部手集》）。

发背初起恶寒啬啬，或已生疮肿瘾疹。消石三两，暖水一升，泡化，待冷，青布折三重，湿搨赤处，热即换，频易取瘥（《外台秘要》）。

女劳黑疸〔仲景曰〕黄家日晡发热，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腹胀如水，大便黑，时溏，非水也。腹满者难治。消石、矾石烧等分，为末。以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病随大小便去，小便黄，大便黑，是其候也（《金匮》）。

手足不遂大风，及丹石热风不遂。用消石一两，生乌麻油二斤，置铛中，以土墼盖口，纸泥固济，火煎。初时气腥，熟则气香。更以生麻油二升，合煎得所，收不津器中。服时坐室中，重作小纸屋，燃火于内，服一大合，发汗，力壮者日二服。三七日，头面疱疮皆减也，然必以火为使（波罗门僧方）。

硇砂硇音铙。〇《唐本草》

【释名】□砂（音硇）、狄盐（《日华》）、北庭砂（《四声》）、气砂（《图经》）、透骨将军（《土宿》）。〔时珍曰〕硇砂性毒。服之使人硇乱，故曰硇砂。狄人以当盐食。《土宿本草》云：硇性透物，五金籍之以为先锋，故号为透骨将军。〔炳曰〕生北庭者为上，人呼为北庭砂。

【集解】〔恭曰〕硇砂出西戎，形如牙消，光净者良。〔颂曰〕今西凉夏国及河东、陕西近边州郡亦有之。然西戎来者颗块光明，大者有如拳，重三五两，小者如指面，入药最紧。边界出者，杂碎如麻豆粒，又夹砂石，用之须水飞澄去土石讫，亦无力，彼人谓之气砂。〔时珍曰〕硇砂亦消石之类，乃卤液所结，出于青海，与月华相射而生，附盐而成质，虏人采取淋炼而成。状如盐块，以白净者为良。其性至透，用黝罐盛悬火上则常干，或加干姜同收亦良。若近冷及得湿，即化为水或渗失也。《一统志》云：临洮兰县有洞出硇砂。张匡邺《行程记》云：高昌北庭山中，常有烟气涌起而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鼠皆赤色，谓之火焰山。采硇砂者，乘木屐取之，若皮底即焦矣。北庭即今西域火州也。

硇砂

【修治】〔宗奭曰〕凡用须水飞过，去尘秽，入瓷器中，重汤煮干，则杀其毒。〔时珍曰〕今时人多用水飞净，醋煮干如霜，刮下用之。

【气味】咸、苦、辛，温，有毒。〔恭曰〕不宜多服。柔金银，可为焊药。〔权曰〕酸、咸，有大毒。能消五金八石，腐坏人肠胃。生食之，化人心为血。中其毒者，生绿豆研汁，饮一二升解之。畏浆水，忌羊血。〔大明曰〕辛、酸，暖，无毒。畏一切酸。凡修治，用黄丹、石灰作柜，煅赤使用，并无毒。世人自疑烂肉，而人被刀刃所伤，以之罨傅，当时生痂。〔藏器曰〕其性大热，服之有暴热损发，云温者误也。〔《抱朴子》曰〕伏硇药甚多：牡蛎、海螵蛸、晚蚕砂、羊髑骨、河豚鱼胶、鱼腥草、萝卜、独帚、卷柏、羊蹄、商陆、冬瓜、羊踯躅、苍耳、乌梅。〔敦曰〕硇遇赤须，汞留金鼎。

【主治】积聚，破结血，止痛下气，疗咳嗽宿冷，去恶肉，生好肌，烂胎。亦入驴马药用（《唐本》）。主妇人丈夫羸瘦积病，血气不

调，肠鸣，食饮不消，腰脚痛冷，痃癖痰饮，喉中结气，反胃吐水。令人能食肥健（藏器）。除冷病，大益阳事（甄权）。补水脏，暖子宫，消瘀血，宿食不消，食肉饱胀，夜多小便，丈夫腰胯酸重，四肢不任，妇人血气心疼，气块痃癖，及血崩带下，恶疮瘜肉。傅金疮生肉（大明）。去目翳弩肉（宗奭）。消内积（好古）。治噎膈癥瘕，积痢骨哽，除痣黧疣赘（时珍）。

【发明】〔藏器曰〕一飞为酸砂，二飞为伏翼，三飞为定精，色如鹅儿黄。入诸补药为丸服之，有暴热。〔颂曰〕此药近出唐世，而方书著古人单服一味伏火作丸子，亦有兼硫黄、马牙消辈合饵者，不知方出何时？殊非古法。此物本攻积聚，热而有毒，多服腐坏人肠胃，生用又能化人心为血，固非平居可饵者。而西土人用淹肉炙以当盐，食之无害，盖积习之久，自不毒也。〔宗奭曰〕金银有伪，投硇砂锅中，伪物尽消化，况人腹中有久积，岂不腐溃？〔元素曰〕硇砂破坚癖，不可独用，须入群队药中用之。〔时珍曰〕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之病，用之则有神功。盖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此物化消，岂能去之？其性善烂金银铜锡，庖人煮硬肉，入硇砂少许即烂，可以类推矣。所谓化人心为血者，亦甚言其不可多服尔。张果《玉洞要诀》云：北庭砂秉阴石之气，含阳毒之精，能化五金八石，去秽益阳，其功甚著，力并硫黄。独孤滔《丹房镜源》云：硇砂性有大毒，为五金之贼，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止，多服则成拥塞痈肿。二说甚明，而唐宋医方乃有单服之法，盖欲得其助阳以纵欲，而不虞其损阴以发祸也。其方唐慎微已收附《本草》后，今亦存之，以备考者知警。

【附方】旧四，新二十四。

服食法硇砂丸：硇砂不计多少，入罐子内，上面更坐罐子一个，纸筋白土上下通泥了，晒干。上面罐子内盛水，以苍耳干叶为末，铺头盖底，以火烧之。火尽旋添火，水尽旋添水，从辰初起至戌一伏时，住火勿动。次日取出研，米醋面糊和丸梧子大。每服四五丸，温酒或米饮下，并无忌。久服进食无痰（《经验方》）。

元脏虚冷气攻脐腹疼痛。用硇砂一两，以纤霞草末二两和匀，用小砂罐不固济，慢火烧赤，乃入硇在罐内，不盖口，加顶火一秤，待火尽炉寒取出。用川乌头去皮脐，生研末二两，和匀，汤浸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三丸，木香汤、醋汤任下，日一服（陈巽方）。

肾脏积冷气攻心腹疼痛，面青足冷。硇砂二两，桃仁一两去皮，酒一小盏，煎硇十余沸，去砂石，入桃仁泥，旋旋煎成膏，蒸饼和丸梧子大。每热酒下二十丸（《圣惠方》）。

积年气块脐腹痛疼。硇砂醋煮二两，木瓜三枚切，须去瓤，入硇在内，碗盛，于日中晒至瓜烂，研匀，以米醋五升，煎如稀饧，密收。用时旋以附子末和丸梧子大，热酒化下一丸（《圣惠方》）。

痃癖癥块硇砂丸：治痃癖癥块，暖水脏，杀三虫，妇人血气，子宫冷。腊月收桑条灰，淋去苦汁，日干。每硇砂一两，用灰三两，以水化硇，拌灰干湿得所。以瓶盛灰半寸，入硇于内，以灰填盖固济，文武火煅赤，冷定取出，研。以箕铺纸三重，安药于上，以热水淋之，直待硇味尽即止。以钵盛汁，于热灰火中养之，常令鱼眼沸，待汁干入瓶，再煅一食顷，取出重研，以粟饭和丸绿豆大。每空心，酒下五丸，病去即止（《圣惠方》）。

噎膈反胃邓才《清兴方》：用北庭砂二钱，水和荞麦面包之，煅焦，待冷，取中间湿者，焙干一钱，入槟榔二钱，丁香二个，研匀。每服七厘，烧酒送下，日三服，愈即止。后吃白粥半月，仍服

助胃丸药。〇孙天仁《集效方》：用北庭砂二两：一两，用人言末一两，同入罐内，文武火升三炷香，取出，灯盏上末；一两，以黄丹末一两，同入罐内，如上法升过，取末。用桑灰霜一两，研匀。每服三分，烧酒下，愈即止。〇又方：平胃散各一钱，入硇砂、生姜各五分，为末。沸汤点服二钱，当吐出黑物如石，屡验。

一切积痢灵砂丹：用硇砂、朱砂各二钱半，为末。用黄蜡半两，巴豆仁三七粒去膜，同入石器内，重汤煮一伏时，候豆紫色为度。去二七粒，止将一七粒同二砂研匀，溶蜡和收。每旋丸绿豆大，或三丸、五丸，淡姜汤下（《本事方》）。

月水不通脐腹积聚疼痛。硇砂一两，皂角五挺，去皮子，剉为末，以头醋一大盏，熬膏，入陈橘皮末三两，捣三百杵，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五丸（《圣惠方》）。

死胎不下硇砂、当归各半两，为末。分作二服，温酒调下，如人行五里，再一服（《瑞竹堂方》）。

喉痹口噤硇砂、马牙消等分，研匀，点之（《圣济方》）。

悬痈卒肿硇砂半两，绵裹含之，咽津即安（《圣惠方》）。

牙齿肿痛老鼠一个去皮，以硇砂淹擦，三日肉烂化尽，取骨，瓦上焙干，为末，入樟脑一钱，蟾酥二分。每以少许点牙根上，立止（《孙氏集效方》）。

偏头风痛硇砂末一分，水润豉心一分，捣丸皂子大。绵包露出一头，随左右内鼻中，立效（《圣惠方》）。

损目生瘀赤肉弩出不退。杏仁百个，蒸熟去皮、尖研，滤取净汁，入硇砂末一钱，水煮化。日点一二次自落（《普济方》）。

鼻中息肉硇砂点之，即落（白飞霞方）。

鼻中毛出昼夜可长一二尺，渐渐粗圆如绳，痛不可忍，摘去复生，此因食猪羊血过多致生。用乳香、硇砂各一两为末，饭丸梧子大。每空心临卧各服十丸，水下。自然退落（夏子益《奇疾方》）。

鱼骨哽咽硇砂少许，嚼咽立下（《外台秘要》）。

蚰蜒入耳硇砂、胆矾等分为末。每吹一字，虫化为水（《圣济录》）。

割甲侵肉久不瘥。硇砂、矾石为末裹之，以瘥为度（《外台秘要》）。

蝎虿叮螫水调硇砂涂之，立愈（《千金方》）。

代指肿痛唾和白硇砂，以面作碗子，套指入内，一日瘥（《千金方》）。

面上疣目硇砂、硼砂、铁锈、麝香等分研，搽三次自落（《集效方》）。

疔疮肿毒好硇砂、雄黄等分研。以银篦刺破疮口，挤去恶血，安药一豆入内，纸花贴住即效。毒气入腹呕吐者，服护心散（《瑞竹堂方》）。

疝气卵肿胀痛不可忍。念珠丸：用硇砂、乳香各二钱，黄蜡一两，研溶和丸，分作一百单八丸，以绵缝，露一夜，次日取出，蛤粉为衣。每用一丸，乳香汤吞下，日二服，取效（《本事方》）。

诸劳久嗽方见《兽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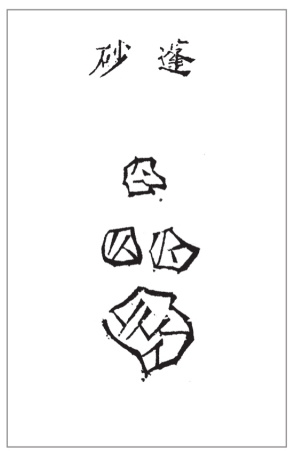
【附录】石药（《拾遗》）〔藏器曰〕味苦，寒，无毒。主折伤内损瘀血烦闷欲死者，酒消服之。南人毒箭中人，及深山大蝮伤人，速将病者顶上十字剳之，出血水，药末傅之，并傅伤处，当上

下出黄水数升，则闷解。俚人重之，以竹筒盛，带于腰，以防毒箭；亦主恶疮、热毒痈肿、赤白游风、瘘蚀等疮，并水和傅之。出贺州山内石上，似碎石、硇砂之类。

蓬砂《日华》

【释名】鹏砂（《日华》）、**盆砂**（〖《纲目》〗）。〔时珍曰〕名义未解。一作硼砂。或云：炼出盆中结成，谓之盆砂，如盆消之义也。

【集解】〔颂曰〕硼砂出南海，其状甚光莹，亦有极大块者。诸方稀用，可焊金银。〔宗奭曰〕南番者，色重褐，其味和，入药其效速；西戎者，其色白，其味焦，入药其功缓。〔时珍曰〕硼砂生西南番，有黄白二种。西者白如明矾，南者黄如桃胶，皆是炼结成，如硇砂之类。西者柔物去垢，杀五金，与消石同功，与砒石相得也。



蓬砂

【气味】苦、辛，暖，无毒。〔颂曰〕温、平。〔时珍曰〕甘、微咸，凉，无毒。〔独孤滔曰〕制汞，哑铜，结砂

子。〔土宿真君曰〕知母、鹅不食草、芸薹、紫苏、甑带、何首乌，皆能伏硼砂。同砒石煅过，有变化。

【主治】消痰止嗽，破癥结喉痹（大明）。上焦痰热，生津液，去口气，消障翳，除噎膈反胃，积块结瘀肉，阴□骨哽，恶疮及口齿诸病（时珍）。

【发明】〔颂曰〕今医家用硼砂治咽喉，最为要切。〔宗奭曰〕含化咽津，治喉中肿痛，膈上痰热。初觉便治，不能成喉痹，亦缓取效可也。〔时珍曰〕硼砂，味甘微咸而气凉，色白而质轻，故能去胸膈上焦之热。《素问》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以甘缓之，是也。其性能柔五金而去垢腻，故治噎膈积聚、骨哽结核、恶肉阴□用之者，取其柔物也；治痰热、眼目障翳用之者，取其去垢也。洪迈《夷坚志》云：鄱阳汪友良，因食误吞一骨，哽于咽中，百计不下。恍惚梦一朱衣人曰：惟南蓬砂最妙。遂取一块含化咽汁，脱然而失。此软坚之征也。《日华》言其苦辛暖，误矣。

【附方】新十四。

鼻血不止硼砂一钱，水服立止（《集简方》）。

劳瘵有虫硼砂、硇砂、兔屎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生甘草一分，新水一钟，揉汁送下。自朔至望，五更时，令病人勿言，服之（《乾坤秘韫》）。

木舌肿强硼砂末，生姜片蘸揩，少时即消（《普济方》）。

咽喉谷贼肿痛。蓬砂、牙消等分为末。蜜和半钱，含咽（《直指方》）。

咽喉肿痛破棺丹：用蓬砂、白梅等分，捣丸芡子大。每噙化

一丸（《经验方》）。

喉痹牙疳盆砂末吹，并擦之（《集简方》）。

骨哽在咽方见发明。

小儿阴□肿大不消。硼砂一分，水研涂之，大有效（《集玄方》）。

饮酒不醉先服盆砂二钱妙（《相感志》）。

饮食毒物硼砂四两，甘草四两，真香油一斤，瓶内浸之。遇有毒者，服油一小盏。久浸尤佳（《瑞竹堂经验方》）。

一切恶疮方同上。

弩肉瘀突南鹏砂黄色者一钱，片脑少许，研末。灯草蘸点之（《直指方》）。

【附录】特蓬杀（《拾遗》）〔藏器曰〕味辛、苦，温，小毒。主飞金石用之，炼丹亦须用。生西国，似石脂、蛎粉之类，能透金、石、铁无碍下通出。

石硫黄《本经·中品》

【释名】石留黄（《吴普》）、**黄硇砂**（《海药》）、**黄牙**（〖《镜源》〗）、**阳侯**（《纲目》）、**将军**（〖《汤液》〗）。〔时珍曰〕流黄秉纯阳火石之精气而结成，性质通流，色赋中黄，故名流黄。含其猛毒，为七十二石之将，故药品中号为将军。外家谓之阳侯，亦曰黄牙，又曰黄硇砂。

【集解】〔《别录》曰〕石流黄生东海牧羊山谷中，及太

山、河西山，矾石液也。〔普曰〕或生易阳，或生河西，或五色黄是潘水石液也。烧令有紫焰，八月、九月采。〔弘景曰〕东海郡属北徐州，而箕山亦有。今第一出扶南林邑，色如鹅子初出壳者，名昆仑黄。次出外国，从蜀中来，色深而煌煌。此云矾石液，今南方则无矾石，恐不必尔。〔珣曰〕《广州记》云：生昆仑国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颗块莹净，不夹石者良。蜀中雅州亦出之，光腻甚好，功力不及舶上来者。〔颂曰〕今惟出南海诸番。岭外州郡或有，而不甚佳。鹅黄者名昆仑黄，赤色者名石亭脂，青色者名冬结石，半白半黑者名神惊石，并不堪入药。又有一种水流黄，出广南及资州，溪涧水中流出，以茅收取熬出，号真珠黄，气腥臭，止入疮药，亦可煎炼成汁，以模写作器，亦如鹅子黄色。〔时珍曰〕凡产石流黄之处，必有温泉，作流黄气。《魏书》云：悦般国有火山，山旁石皆焦熔，流地数十里乃凝坚，即石流黄也。张华《博物志》云：西域流黄出且弥山。去高昌八百里，有山高数十丈，昼则孔中状如烟，夜则如灯光。《庚辛玉册》云：流黄有二种：石流黄，生南海琉球山中；土流黄，生于广南。以嚼之无声者为佳，舶上倭流黄亦佳。今人用配消石作烽燧烟火，为军中要物。

石硫黄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青赤色及半白半青、半赤半黑者。自有黄色，内莹净似物命者，贵也。凡用四两。先以龙尾蒿自然

汁一镒，东流水三镒，紫背天葵汁一镒，粟遂子茎汁一镒，四件合之搅令匀。一坩锅，用六乙泥固济底下，将流黄碎之，入锅中，以前汁旋旋添入，火煮汁尽为度。再以百部末十两，柳蚀末二斤，一簇草二斤，细剉，以东流水同流黄煮二伏时。取出，去诸药，用熟甘草汤洗了，入钵研二万匝用。〔时珍曰〕凡用流黄，入丸散用，须以萝卜剜空，入流在内，合定，稻糠火煨熟，去其臭气；以紫背浮萍同煮过，消其火毒；以皂荚汤淘之，去其黑浆。一法：打碎，以绢袋盛，用无灰酒煮三伏时用。又消石能化流为水，以竹筒盛流埋马粪中一月亦成水，名流黄液。

【气味】酸，温，有毒。〔《别录》曰〕大热。〔普曰〕神农、黄帝、雷公：咸，有毒。医和、扁鹊：苦，无毒。〔权曰〕有大毒，以黑锡煎汤解之，及食冷猪血。〔珣曰〕人能制伏归本色，服之能除百病。如有发动，宜猪肉、鸭羹、余甘子汤并解之。〔葛洪曰〕四黄惟阳侯为尊，金石煅炼者不可用，惟草木制伏者堪入药用。桑灰、益母、紫荷、菠薸、天盐、桑白皮、地骨皮、车前、马鞭草、黄檗、何首乌、石韦、荞麦、独帚、地榆、蛇床、菟丝、蓖麻、蚕砂，或灰或汁，皆可伏之。〔之才曰〕曾青为之使，畏细辛、飞廉、朴消、铁、醋。〔玄寿先生曰〕硫是矾之液，矾是铁之精，慈石是铁之母。故铁砂慈石制，入流黄立成紫粉。〔独孤滔曰〕流能干汞，见五金而黑，得水银则色赤也。

【主治】妇人阴蚀疽痔恶血，坚筋骨，除头秃。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本经》）。**疗心腹积聚，邪气冷癖在胁，咳逆上气，脚冷疼弱无力，及鼻衄恶疮，下部□疮，止血，杀疥虫**（《别录》）。**治妇人血结**（吴普）。**下气，治腰肾久冷，除冷风顽痹，寒热。生用治疥癣，炼服主虚损泄精**（甄权）。**壮阳道，补筋骨劳损，风劳**

气，止嗽，杀脏虫邪魅（大明）。长肌肤，益气力，老人风秘，并宜炼服（李珣）。主虚寒久痢，滑泄霍乱，补命门不足，阳气暴绝，阴毒伤寒，小儿慢惊（时珍）。

【发明】〔弘景曰〕俗方用治脚弱及痼冷甚效。《仙经》颇用之，所化奇物，并是黄白术及合丹法。〔颂曰〕古方未有服饵流黄者。《本经》所用，止于治疮蚀、攻积聚、冷气脚弱等，而近世遂火炼治为常服丸散。观其治炼服食之法，殊无本源，非若乳石之有论议节度。故服之其效虽紧，而其患更速，可不戒之？土流黄辛热腥臭，止可治疥杀虫，不可服。〔宗奭曰〕今人治下元虚冷，元气将绝，久患寒泄，脾胃虚弱，垂命欲尽，服之无不效。中病当便已，不可尽剂。世人盖知用而为福，而不知其为祸，此物损益兼行故也。如病势危急，可加丸数服，少则不效，仍加附子、干姜、桂。〔好古曰〕如太白丹、来复丹，皆用流黄佐以消石，至阳佐以至阴，与仲景白通汤佐以人尿、猪胆汁大意相同。所以治内伤生冷、外冒暑热、霍乱诸病，能去格拒之寒，兼有伏阳，不得不尔。如无伏阳，只是阴证，更不必以阴药佐之。何也？流黄亦号将军，功能破邪归正，返滞还清，挺出阳精，消阴化魄。〔时珍曰〕流黄秉纯阳之精，赋大热之性，能补命门真火不足，且其性虽热而疏利大肠，又与躁涩者不同，盖亦救危妙药也。但炼制久服，则有偏胜之害。况服食者，又皆假此纵欲，自速其咎，于药何责焉？按孙升《谈圃》云：流黄，神仙药也。每岁三伏日饵百粒，去脏腑积滞有验。但流黄伏生于石下，阳气溶液凝结而就，其性大热，火炼服之，多发背疽。方勺《泊宅编》云：金液丹，乃流黄炼成，纯阳之物，有痼冷者所宜。今夏至人多服之，反为大患。韩退之作文戒服食，而晚年服硫黄而死，可不戒乎？夏英公有冷病，服流黄、钟乳，莫之纪极，竟以寿终，此其禀受与人异也。洪迈《夷坚志》云：唐与正亦知医，能以意治疾。吴巡检病不得溲，卧则微通，立则不能涓滴，遍用通利药不效。唐问其平日自制黑锡丹常服，因悟曰：此必结砂时，硫飞去，铅不死。铅砂入膀胱，卧则偏

重，犹可溲；立则正塞水道，故不通。取金液丹三百粒，分为十服，煎瞿麦汤下。铅得流气则化，累累水道下，病遂愈。流之化铅，载在经方，苟无通变，岂能臻妙？《类编》云：仁和县一吏，早衰齿落不已。一道人令以生硫黄入猪脏中煮熟捣丸，或入蒸饼丸梧子大，随意服之。饮啖倍常，步履轻捷，年逾九十，犹康健。后醉牛血，遂洞泄如金水，尪悴而死。内医官管范云：猪肪能制硫黄，此用猪脏尤妙。王枢使亦常服之。

【附方】旧八，新四十一。

硫黄杯此杯配合造化，调理阴阳，夺天地冲和之气，乃水火既济之方。不冷不热，不缓不急，有延年却老之功，脱胎换骨之妙。大能清上实下，升降阴阳。通九窍，杀九虫，除梦泄，悦容颜，解头风，开胸膈，化痰涎，明耳目，润肌肤，添精髓，蠲疝坠。又治妇人血海枯寒，赤白带下。其法用瓷碗以胡桃擦过，用无砂石流黄生熔成汁，入明矾少许，则尘垢悉浮，以杖掠去，绵滤过，再入碗熔化，倾入杯内，荡成杯，取出，埋土中一夜，木贼打光用之。欲红入朱砂，欲青则入葡萄，研匀同煮成。每用热酒二杯，清早空心温服，则百病皆除，无出此方也。

紫霞杯叶石林《水云录》云：用流黄袋盛，悬罐内，以紫背浮萍同水煮之，数十沸取出，候干研末十两。用珍珠、琥珀、乳香、雄黄、朱砂、羊起石、赤石脂、片脑、紫粉、白芷、甘松、三柰、木香、血竭、没药、韶脑、安息香各一钱，麝香七分，金箔二十片，为末，入铜杓中，慢火熔化。以好样酒杯一个，周围以粉纸包裹，中开一孔，倾硫入内，旋转令匀，投冷水中取出。每旦盛酒饮二三杯，功同上方。昔中书刘景辉因遘劳瘵，于太白山中遇一老仙，亲授是方，服之果愈。人能清心寡欲而服此，仙缘可到也。

金液丹固真气，暖丹田，坚筋骨，壮阳道。除久寒痼冷，补劳伤虚损。治男子腰肾久冷，心腹积聚，胁下冷痛，腹中诸虫，失精遗尿，形羸力劣，腰膝痛弱，冷风顽痹，上气衄血，咳逆寒热，霍乱转筋，虚滑下利。又治痔瘘湿□生疮，下血不止，及妇人血结寒热，

阴蚀疽痔等。用石流黄十两研末，用瓷盒盛，以水和赤石脂封口，盐泥固济，日干。地内先埋一小罐，盛水令满，安盒在内，用泥固济。慢火养七日七夜，候足加顶火一斤煅，俟冷取出研末。每一两，用蒸饼一两，水浸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至百丸，空心米饮服。又治伤寒身冷脉微，或吐或利，或自汗不止，或小便不禁，并宜服之，得身热脉出为度（《惠民和剂局方》）。

暖益腰膝王方平通灵玉粉散：治腰膝，暖水脏，益颜色，其功不可具载。流黄半斤，桑柴灰五斗，淋取汁，煮三伏时。以铁匙抄于火上试之，伏火即止。候干，以大火煅之。如未伏更煮，以伏为度。煅了研末。穿地坑一尺二寸，投水于中，待水清，取和硫末，坩锅内煎如膏。铁钱抄出，细研，饭丸麻子大。每空心盐汤下十丸，极有效验。乡人王昭遂服之，年九十，颜貌如童子，力倍常人（杜光庭《玉函方》）。

风毒脚气痹弱。流黄末三两，钟乳五升，煮沸入水，煎至三升，每服三合。〇又法：牛乳三升，煎一升半，以五合调硫黄末一两服，厚盖取汗，勿见风。未汗再服，将息调理数日，更服。北人用此多效。亦可煎为丸服（《肘后方》）。

阴证伤寒极冷，厥逆烦躁，腹痛无脉，危甚者。舶上流黄为末，艾汤服三钱，就得睡汗出而愈（《本事方》）。

阴阳二毒伤寒。黑龙丹：用舶上流黄一两，柳木槌研二三日。巴豆一两，和壳，计个数，用三升铛子一口，将硫铺底，安豆于上，以酽米醋半斤浇之。盏子紧合定，醋纸固缝，频以醋润之。文武火熬，候豆作声，可一半为度，急将铛子离火，即便入臼中捣细。再以醋两茶脚洗铛中药入臼，旋下蒸饼捣丸鸡头子大。若是阴毒，用椒四十九粒，葱白二茎，水一盏，煎六分，热吞下一丸；阳毒，用豆豉四十九粒，葱白一茎，水一盏，煎同前，吞下不得嚼破。经五六日方可服之。若未传入，或未及日数，不可服。有孕妇人吐泻，亦可服（《博济方》）。

一切冷气积块作痛。流黄、焰消各四两结砂，青皮、陈皮各四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三十丸（鲍氏方）。

元脏久冷腹痛虚泄。应急玉粉丹：用生流黄五两，青盐一两，细研，以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五丸，空心热酒下，以食压之（《经验方》）。

元脏冷泄腹痛虚极。流黄一两，黄蜡化丸梧子大。每服五丸，新汲水下。一加青盐二钱，蒸饼和丸，酒下（《普济方》）。

气虚暴泄日夜三二十行，腹痛不止，夏月路行，备急最妙。朝真丹：用流黄二两，枯矾半两，研细，水浸蒸饼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温水下，或米饮盐汤任下（孙尚药《秘宝方》）。

伏暑伤冷二气交错，中脘痞结，或泄或呕，或霍乱厥逆。二气丹：流黄、消石等分研末，石器炒成砂，再研，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新井水下（《济生方》）。

伤暑吐泻流黄、滑石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即止（《救急良方》）。

霍乱吐泻流黄一两，胡椒五钱，为末，黄蜡一两化，丸皂子大。每凉水下一丸（《圣济录》）。

小儿吐泻不拘冷热，惊吐反胃，一切吐利，诸治不效者。二气散：用流黄半两，水银二钱半，研不见星。每服一字至半钱，生姜水调下，其吐立止。或同炒结砂为丸，方见灵砂下（钱氏《小儿方》）。

反胃呕吐方见水银。

脾虚下白脾胃虚冷，停水滞气，凝成白涕下出。舶上流黄一

两研末，炒面一分同研，滴冷热水丸梧子大。每米汤下五十丸（杨子建《护命方》）。

下痢虚寒流黄半两，蓖麻仁七个，为末。填脐中，以衣隔，热汤熨之，止乃已（《仁存方》）。

协热下痢赤白。用流黄、蛤粉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米饮下（《指南方》）。

肠风下血方见鲫鱼。

老人冷秘风秘或泄泻，暖元脏，除积冷，温脾胃，进饮食，治心腹一切痃癖冷气。流黄柳木槌研细，半夏汤泡七次焙研，等分，生姜自然汁调蒸饼和杵百下，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温酒或姜汤下，妇人醋汤下（《和剂局方》）。

久疟不止鲍氏方：用流黄、朱砂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腊茶清，发日五更服。当日或大作或不作，皆其效也。寒多倍硫，热多倍砂。〇朱氏方：用流黄、腊茶等分为末。发日早冷水服二钱，二服效。寒多加流，热多加茶。

酒鳖气鳖嗜酒任气，血凝于气，则为气鳖。嗜酒痼冷，败血入酒，则为血鳖。摇头掉尾，大者如鳖，小者如钱。上侵人喉，下蚀人肛，或附胁背，或隐肠腹。用生流黄末，老酒调下，常服之（《直指方》）。

咳逆打呃流黄烧烟，嗅之立止（《医方摘要》）。

头痛头风如神丹：光明流黄、消石各一两，细研，水丸芡子大。空心嚼一丸，茶下（《普济方》）。

肾虚头痛《圣惠方》：用流黄一两，胡粉半两，为末，饭丸梧子大。痛时冷水服五丸，即止。〇《本事方》：用流黄末、食盐等

分，水调生面糊丸梧子大。每薄荷茶下五丸。〇《普济方》：用生流黄六钱，乌药四钱，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三五丸，食后茶清下。

鼻上作痛上品流黄末，冷水调搽（《澹寮方》）。

酒齄赤鼻生流黄半两，杏仁二钱，轻粉一钱，夜夜搽之。〇《瑞竹堂方》用舶上流黄、鸡心槟榔等分，片脑少许，为末。绢包，日日擦之。加蓖麻油更妙。

鼻面紫风乃风热上攻阳明经络，亦治风刺瘾疹。舶上流黄、白矾枯等分，为末。每以黄丹少许，以津液和涂之，一月见效（《宣明方》）。

身面疣目蜡纸卷流黄末少许，以火烧点之，淬之有声便拨，根去（《普济方》）。

疬疡风病白色成片。以布拭，醋摩流黄、附子涂之，或流黄、白矾擦之（《集验方》）。

小儿聤耳流黄末和蜡作挺插之，日二易（《千金方》）。

小儿口疮糜烂。生流黄水调，涂手心、足心。效即洗去（危氏《得效方》）。

耳卒聋闭流黄、雄黄等分研末。绵裹塞耳，数日即闻人语也（《千金方》）。

诸疮弩肉如蛇出数寸。流黄末一两，肉上薄之，即缩（《圣惠方》）。

痈疽不合石流黄粉，以箸蘸插入孔中，以瘥为度（《外台秘要》）。

一切恶疮真君妙神散：用好流黄三两，荞麦粉二两，为末，井水和捏作小饼，日干收之。临用细研，新汲水调傅之。痛者即不痛，不痛则即痛而愈（坦仙《皆效方》）。

疥疮有虫流黄末，以鸡子煎香油调搽，极效（《救急良方》）。

顽癣不愈倾过银有盖罐子，入流黄一两熔化，取起冷定打开，取流同盖研末，搽之（《孙氏集效方》）。

疠风有虫流黄末酒调少许，饮汁。或加大风子油更好（《直指方》）。

女子阴疮流黄末傅之，瘥乃止（《肘后方》）。

玉门宽冷流黄煎水频洗（《心传方》）。

小儿夜啼流黄二钱半，铅丹二两，研匀，瓶固煅过，埋土中七日取出，饭丸黍米大。每服二丸，冷水下（《普济方》）。

阴湿疮疱流黄傅之，日三（梅师方）。

石流赤《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石亭脂（《图经》）、**石流丹**（弘景）、**石流芝**（〖《纲目》〗）。

【集解】〔《别录》曰〕理如石耆，生山石间。〔普曰〕生羌道山谷。〔时珍曰〕此即流黄之多赤者，名石亭脂，而近世通呼流黄为石亭脂，亦未考此也。按《抱朴子》云：石流丹，石之赤精，石流黄之类也。浸溢于涯岸之间，其濡湿者可丸服，坚结者可散服。五岳皆有，而箕山为多，许由、巢父服之，即石流芝是矣。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妇人带下，止血。轻身长年（《别录》）。壮阳除冷，治疮杀虫，功同流黄（时珍）。

【附方】新二。

赤鼻作痛紫色石亭脂，红色次之，黄色勿用。研末，冷水调搽，半月绝根（《圣济录》）。

风湿脚气石亭脂生用一两，川乌头生一两，无名异二两，为末，葱白自然汁和丸梧子大。每服一钱，空心淡茶、生葱吞下，日一服（《瑞竹堂方》）。

石流青《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冬结石（〖《图经》〗）。〔《别录》曰〕生武都山石间，青白色，故名。〔时珍曰〕此流黄之多青色者。苏颂《图经》言石亭脂、冬结石并不堪入药，未深考此也。

【气味】酸，温，无毒。

【主治】疗泄，益肝气，明目。轻身长年（《别录》）。治疮杀虫，功同流黄（时珍）。

【附录】流黄香（《拾遗》）〔藏器曰〕味辛，温，无毒。去恶气，除冷杀虫。似流黄而香。云出都昆国，在扶南南三千里。

矾石《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海药》波斯矾、《嘉祐》柳絮矾。

【释名】涅石（《纲目》）、羽涅（《本经》）、羽泽（《别录》），煅枯者名巴石（〖《传信方》〗），轻白者名柳絮矾（〖《嘉祐》〗）。〔时珍曰〕矾者，燔也，燔石而成也。《山海经》云：女床之山，其阴多涅石。郭璞注云：矾石也。楚人名涅石，秦人名为羽涅。

【集解】〔《别录》曰〕矾石生河西山谷，及陇西武都、石门，采无时。能使铁为铜。〔弘景曰〕今出益州北部西川，从河西来。色青白，生者名马齿矾。炼成纯白名白矾，蜀人以当消石。其黄黑者名鸡屎矾，不入药用，惟堪镀作以合熟铜。投苦酒中，涂铁皆作铜色。外虽铜色，内质不变。〔恭曰〕矾石有五种：白矾多入药用；青、黑二矾，疗疳及疮；黄矾亦疗疮生肉，兼染皮；绛矾本来绿色，烧之乃赤，故名绛矾。〔颂曰〕矾石初生皆石也，采得烧碎煎炼，乃成矾也。凡有五种，其色各异，白矾、黄矾、绿矾、黑矾、绛矾也。今白矾出晋州、慈州、无为军，入药及染人所用甚多。黄矾丹灶家所须，亦入药。黑矾惟出西戎，亦谓之皂矾，染须鬓药用之，亦染皮用。绿矾入咽喉口齿药及染色。绛矾烧之则赤，今亦稀见。又有矾精、矾蝴蝶、巴石、柳絮矾，皆是白矾也。炼白矾时，候其极沸，盘心有溅溢，如物飞出，以铁匕接之，作虫形者，矾蝴蝶也。但成块光莹如水精者，矾精也。二者入药，力紧于常矾。其煎炼而成，轻虚如绵絮者，柳絮矾。其烧汁至尽，色白如雪者，谓之巴石。〔珣曰〕波斯、大秦所出白矾，色白而莹净，内有束针文，入丹灶家，功力逾于河西、石门者，近日文州诸番往往有之。波斯又出金线矾，打破内有金线文者为上，多入烧炼家用。〔时珍曰〕矾石折而辨之，不止于五种也。白矾，方士谓之白君，出晋地者上，青州、吴中者次之。洁白者为雪矾；光明者为明矾，亦名云母矾；文如束针，状如粉扑者，为波斯白矾，并入药为良。黑矾，铅矾也，出晋地，其状如黑泥者，为昆仑矾；其状如赤石脂有金星者，为铁矾；其状如紫石英，火引之成金线，画刀上即紫赤色者，为波斯紫矾，并不入服饵药，惟丹灶及疮

家用之。绿矾、绛矾、黄矾俱见本条。其杂色者，则有鸡屎矾、鸭屎矾、鸡毛矾、粥矾，皆下品，亦入外丹家用。

矾石

【修治】〔敦曰〕凡使白矾石，以瓷瓶盛，于火中煅令内外通赤，用钳揭起盖，旋安石蜂巢入内烧之。每十两用巢六两，烧尽为度。取出放冷，研粉，以纸裹，安五寸深土坑中一宿，取用。又法：取光明如水晶，酸、咸、涩味全者，研粉。以瓷瓶用六一泥泥之，待干，入粉三升在内，旋旋入五方草、紫背天葵各自然汁一镒，下火逼令药汁干，盖了瓶口，更泥上下，用火一百斤煅之。从巳至未，去火取出，其色如银，研如轻粉用之。〔时珍曰〕今人但煅干汁用，谓之枯矾，不煅者为生矾。若入服食，须循法度。按《九鼎神丹秘诀》，炼矾石入服食法：用新桑合槃一具。于密室净扫，以火烧地令热，洒水于上，或洒苦酒于上，乃布白矾于地上，以槃覆之，四面以灰拥定。一日夜，其石精皆飞于槃上，扫取收之。未尽者，更如前法，数遍乃止，此为矾精。若欲作水，即以扫下矾精一斤，纳三年苦酒一斗中清之，号曰矾华，百日弥佳。若急用之，七日亦可。

【气味】酸，寒，无毒。〔普曰〕神农、岐伯：酸。久服伤人骨。扁鹊：咸。雷公：酸，无毒。〔权曰〕涩，凉，有小毒。〔之才曰〕甘草为之使，恶牡蛎，畏麻黄。〔独孤滔曰〕红心

灰藿制矾。

【主治】寒热，泄痢白沃，阴蚀恶疮，目痛，坚骨齿。炼饵服之，轻身不老增年（《本经》）。除固热在骨髓，去鼻中瘜肉（《别录》）。除风去热，消痰止渴，暖水脏，治中风失音。和桃仁、葱汤浴，可出汗（大明）。生含咽津，治急喉痹。疗鼻衄齆鼻，鼠漏瘰疬疥癣（甄权）。枯矾贴嵌甲，牙缝中血出如衄（宗奭）。吐下痰涎饮澼，燥湿解毒追涎，止血定痛，食恶肉，生好肉，治痈疽疔肿恶疮，癫痫疸疾，通大小便，口齿眼目诸病，虎犬蛇蝎百虫伤（时珍）。

波斯白矾《海药》

〔气味〕酸、涩，温，无毒。

〔主治〕赤白漏下阴蚀，泄痢疮疥，解一切虫蛇等毒，去目赤暴肿齿痛，火炼之良（李珣）。

柳絮矾《嘉祐》

〔气味〕同矾石。

〔主治〕消痰止渴，润心肺（大明）。

【发明】〔弘景曰〕俗中合药，火熬令燥，以疗齿痛，多则坏齿，即伤骨之证也。而《经》云坚骨齿，诚为可疑。〔宗奭曰〕不可多服，损心肺，却水故也。水化书纸上，才干则水不能濡，故知其性却水也。治膈下涎药多用者，此意尔。〔时珍曰〕矾石之用有四：吐利风热之痰涎，取其酸苦涌泄也；治诸血痛脱肛阴挺疮疡，取其酸涩而收也；治痰饮泄痢崩带风眼，取其收而燥湿也；治喉痹痈疽中蛊蛇虫伤螫，取其解毒也。按李迅《痈疽方》云：凡人病痈疽发背，不问老少，皆宜服黄矾丸。服至一两以上，无不作效，最止疼痛，不动脏腑，活人不可胜数。用明亮白矾一两生研，以好黄蜡七钱熔化，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丸，渐加至二十丸，熟水送下。如未破则内消，已破即便合。如服金石发疮者，引以白矾末一二匙，温酒调下，亦三五服见效。有人遍身生疮，状如蛇头，服此亦效。诸方俱称奇效，但一日中服近百粒，则有力。此药不惟止痛生肌，能防毒气内攻，护膜止泻，托里化脓之功甚大，服至半斤尤佳，不可欺其浅近，要知白矾大能解毒也。今人名为蜡矾丸，用之委有效验。

【附方】旧二十六，新六十。

中风痰厥四肢不收，气闭膈塞者。白矾一两，牙皂角五钱，为末。每服一钱，温水调下，吐痰为度（陈师古方）。

胸中痰澼头痛不欲食。矾石一两，水二升，煮一升，纳蜜半合，顿服。须臾大吐，未吐，饮少热汤引之（《外台秘要》）。

风痰痫病化痰丸：生白矾一两，细茶五钱，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一岁十丸，茶汤下；大人，五十丸。久服，痰自大便中出，断病根（邓笔峰《杂兴》）。

小儿胎寒躯啼发痫。白矾煅半日，枣肉丸黍米大。每乳下一丸，愈乃止，去痰良（《保幼大全》）。

产后不语胡氏孤凤散：用生白矾末一钱，熟水调下（《妇人

良方》）。

牙关紧急不开者。白矾、盐花等分搽之，涎出自开（《集简方》）。

走马喉痹用生白矾末涂于绵针上，按于喉中，立破。绵针者，用榆条，上以绵缠作枣大也（《儒门事亲》方）。

喉痈乳蛾《济生》帐带散：用矾三钱，铁铫内熔化，入劈开巴豆三粒，煎干去豆，研矾用之，入喉立愈。甚者，以醋调灌之。亦名通关散。〇法制乌龙胆：用白矾末盛入猪胆中，风干研末。每吹一钱入喉，取涎出妙。

咽喉谷贼肿痛。生矾石末少少点肿处，吐涎，以痒为度（《圣惠方》）。

风热喉痛白矾半斤，研末化水，新砖一片，浸透取晒，又浸又晒，至水干，入粪厕中浸一月，取洗，安阴处，待霜出扫收。每服半钱，水下（《普济方》）。

悬痈垂长咽中妨闷。白矾烧灰、盐花等分，为末。箸头频点药在上，去涎（孙用和《秘宝方》）。

小儿舌膜初生小儿有白膜皮裹舌，或遍舌根。可以指甲刮破令血出，以烧矾末半绿豆许傅之。若不摘去，其儿必哑（姚和众《至宝方》）。

牙齿肿痛白矾一两烧灰，大露蜂房一两微炙，为散。每用二钱，水煎含漱去涎（《简要济众方》）。

患齿碎坏欲尽者。常以绵裹矾石含嚼，吐去汁（《肘后方》）。

齿龈血出不止。矾石一两烧，水三升，煮一升，含漱（《千

金方》）。

木舌肿强白矾、桂心等分，为末。安舌下（《圣惠方》）。

太阴口疮生甘草二寸，白矾一粟大，噙之，咽津（《活法机要》）。

口舌生疮下虚上壅。定斋方：用白矾泡汤濯足。〇张子和方：用白矾末、黄丹水飞炒等分研，擦之。

小儿鹅口满口白烂。枯矾一钱，朱砂二分，为末。每以少许傅之，日三次，神验（《普济方》）。

小儿舌疮饮乳不得。白矾和鸡子置醋中，涂儿足底，二七日愈（《千金方》）。

口中气臭明矾入麝香为末，擦牙上（《生生编》）。

衄血不止枯矾末吹之，妙（《圣济方》）。

鼻中瘜肉《千金》：用矾烧末，猪脂和，绵裹塞之。数日瘜肉随药出。〇一方：用明矾一两，蓖麻仁七个，盐梅肉五个，麝香一字，杵丸。绵裹塞之，化水自下也。

眉毛脱落白矾十两烧研，蒸饼丸梧子大。每空心温水下七丸，日加一丸，至四十九日减一丸，周而复始，以愈为度（《圣济录》）。

发斑怪证有人眼赤鼻张，大喘，浑身出斑，毛发如铜铁，乃热毒气结于下焦也。白矾、滑石各一两为末，作一服。水三碗，煎减半，不住服，尽即安（夏子益《奇疾方》）。

目翳弩肉白矾石纳黍米大入目，令泪出。日日用之，恶汁去尽，其疾日减（《外台秘要》）。

目生白膜矾石一升，水四合，铜器中煎半合，入少蜜调之，以绵滤过。每日点三四度（姚和众《延龄至宝方》）。

赤目风肿甘草水磨明矾傅眼胞上效。或用枯矾频擦眉心（《集简方》）。

烂弦风眼白矾煅一两，铜青三钱，研末，汤泡澄清，点洗（《永类方》）。

聤耳出汁枯矾一两，铅丹炒一钱，为末，日吹之（《圣济录》）。

卒死壮热矾石半斤，水一斗半，煮汤浸脚及踝，即得苏也（《肘后方》）。

脚气冲心白矾三两。水一斗五升，煎沸浸洗（《千金方》）。

风湿膝痛脚膝风湿，虚汗，少力多痛，及阴汗。烧矾末一匙头，投沸汤，淋洗痛处（《御药院方》）。

黄肿水肿推车丸：用明矾二两，青矾一两，白面半斤，同炒令赤，以醋煮米粉糊为丸。枣汤下三十丸（《济急方》）。

女劳黄疸黄家，日晡发热而反恶寒，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疸。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自大劳大热，交接后入水所致。腹满者难治。用矾石烧、消石熬黄等分，为散。以大麦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从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张仲景《金匮方》）。

妇人黄疸经水不调，房事触犯所致。白矾、黄蜡各半两，陈橘皮三钱，为末，化蜡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以滋血汤或调经汤下

（《济阴方》）。

妇人白沃经水不利，子脏坚癖，中有干血，下白物。用矾石三分烧，杏仁一分，研匀，炼蜜丸枣核大，纳入脏中，日一易之（张仲景《金匮方》）。

妇人阴脱作痒。矾石烧研，空心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翼》）。

男妇遗尿枯白矾、牡蛎粉等分，为末。每服方寸匕，温酒下，日三服（余居士《选奇方》）。

二便不通白矾末填满脐中，以新汲水滴之，觉冷透腹内，即自然通。脐平者，以纸围环之（《经验方》）。

霍乱吐泻枯白矾末一钱，百沸汤调下（华佗《危病方》）。

伏暑泄泻玉华丹：白矾煅为末，醋糊为丸。量大小，用木瓜汤下（《经验方》）。

老人泄泻不止。枯白矾一两，诃黎勒煨七钱半，为末。米饮服二钱，取愈（《太平圣惠方》）。

赤白痢下白矾飞过为末，好醋、飞罗面为丸梧子大。赤痢甘草汤，白痢干姜汤下（《生生方》）。

气痢不止巴石丸：取白矾一大斤，以炭火净地烧令汁尽，其色如雪，谓之巴石。取一两研末，熟猪肝作丸梧子大。空腹，量人加减。水牛肝更佳。如素食人，以蒸饼为丸。或云白矾中青黑者，名巴石（刘禹锡《传信方》）。

冷劳泄痢食少，诸药不效。白矾三两烧，羊肝一具去脂，酽醋三升煮烂，擂泥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米饮下，早夜各一服（《普济方》）。

泄泻下痢白龙丹：用明矾枯过为末，飞罗面醋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痢姜汤下，赤痢甘草汤下，泄泻米汤下（《经验方》）。

疟疾寒热即上方，用东南桃心七个，煎汤下。

反胃呕吐白矾、流黄各二两，铫内烧过，入朱砂一分，为末，面糊丸小豆大。每姜汤下十五丸。〇又方：白矾枯三两，蒸饼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十五丸（《普济方》）。

化痰治嗽明矾二两，生参末一两，苦醋二升，熬为膏子，以油纸包收，旋丸豌豆大。每用一丸，放舌下，其嗽立止，痰即消。〇定西侯方：只用明矾末，醋糊丸梧子大。每睡时茶下二三十丸。〇《摘要》：用明矾半生半烧，山栀子炒黑，等分为末，姜汁糊为丸。如上服。〇《杂兴方》：用白明矾、建茶等分为末，糊丸服。

诸心气痛《儒门事亲》方：用生矾一皂子大，醋一盏，煎七分服，立止。〇邵真人方：用明矾一两烧，朱砂一钱，金箔三个，为末。每服一钱半，空心白汤下。

中诸蛊毒晋矾、建茶等分，为末。新汲水调下二钱，泻吐即效。未吐再服（《济生方》）。

蛇虫诸毒毒蛇、射工、沙虱等伤人，口噤目黑，手足直，毒气入腹。白矾、甘草等分，为末。冷水服二钱（《瑞竹堂方》）。

驴马汗毒所伤疮痛。白矾飞过，黄丹炒紫，等分，贴之（王氏《博济方》）。

虎犬伤人矾末纳入裹之，止痛尤妙（《肘后方》）。

蛇咬蝎螫烧刀矛头令赤，置白矾于上，汁出热滴之，立瘥。此神验之方也。真元十三年，有两僧流南方，到邓州，俱为蛇啮，令

用此法便瘥，更无他苦（刘禹锡《传信方》）。

壁镜毒人必死。白矾涂之（《太平广记》）。

刀斧金疮白矾、黄丹等分为末。傅之最妙（《救急方》）。

折伤止痛白矾末一匙，泡汤一碗，帕蘸乘热熨伤处。少时痛止，然后排整筋骨，点药（《灵苑方》）。

漆疮作痒白矾汤拭之（《千金方》）。

牛皮癣疮石榴皮蘸明矾末抹之。切勿用醋，即虫沉下（《直指方》）。

小儿风疹作痒。白矾烧投热酒中，马尾搵酒涂之（《子母秘录》）。

小儿脐肿出汁不止。白矾烧灰傅之（《圣惠方》）。

干湿头疮白矾半生半煅，酒调涂上（《生生编》）。

身面瘊子白矾、地肤子等分，煎水。频洗之（《多能鄙事》）。

腋下胡臭矾石绢袋盛之，常粉腋下，甚妙（许尧臣方）。

鱼口疮毒白矾枯研，寒食面糊调。傅上，即消（《救急良方》）。

阴疮作臼取高昌白矾、麻仁等分，研末，猪脂和膏。先以槐白皮煎汤洗过，涂之。外以楸叶贴上。不过三度愈（葛洪《肘后方》）。

足疮生虫南方地卑湿，人多患足疮，岁久生虫如蛭，乃风毒

攻注而然。用牛或羊或猪肚，去粪不洗，研如泥，看疮大小，入煅过泥矾半两。已上研匀，涂帛上贴之。须臾痒入心，徐徐连帛取下，火上炙之。虫出，丝发马尾千万，或青白赤黑，以汤洗之。三日一作，不过数次，虫尽疮愈（南宫从《岣嵝神书》）。

嵌甲作疮足趾甲入肉作疮，不可履靴。矾石烧灰傅之，蚀恶肉，生好肉。细细割去甲角，旬日取愈，此方神效（《肘后方》）。

鸡眼肉刺枯矾、黄丹、朴消等分，为末，搽之。次日浴二三次，即愈（《多能鄙事》）。

冷疮成漏明矾半生半飞，飞者生肉，生者追脓；五灵脂水飞，各半钱为末。以皮纸裁条，唾和末作小撚子，香油捏湿，于末拖过，剪作大小撚，安入漏，早安午换。候脓出尽后，有些小血出，方得干水住药，自然生肉痊好（《普济方》）。

鱼睛丁疮枯矾末，寒食面糊调贴。消肿无脓（崔氏方）。

丁疮肿毒雪白矾末五钱，葱白煨熟，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二钱五分，以酒送下，未效再服。久病、孕妇不可服（《卫生宝鉴》）。

痈疽肿毒方见前发明下。

阴汗湿痒枯矾扑之。〇又泡汤沃洗（《御药院方》）。

交接劳复卵肿或缩入，腹痛欲绝。矾石一分，消三分，大麦粥清服方寸匕，日三服，热毒从二便出也（《肘后方》）。

女人阴痛矾石三分炒，甘草末半分，绵裹导之，取瘥（《肘后百一方》）。

丁肿恶疮二仙散：用生矾、黄丹临时等分。以三棱针刺血，待尽傅之。不过三上，决愈。乃太医李管勾方（《卫生宝鉴》）。

虫蛇兽毒及蛊毒。生明矾、明雄黄等分，于端午日研末，黄蜡和丸梧子大。每服七丸，念药王菩萨七遍，熟水送下（《东坡良方》）。

绿矾《日华》

【释名】皂矾（《纲目》）、**青矾**（《唐本》）。**煅赤者名绛矾**（《唐本》）、**矾红**（〖《普济方》〗）。〔时珍曰〕绿矾可以染皂色，故谓之皂矾。又黑矾亦名皂矾，不堪服食，惟疮家用之。煅赤者俗名矾红，以别朱红。

【集解】〔颂曰〕绿矾出隰州温泉县、池州铜陵县，并煎矾处生焉。初生皆石也，煎炼乃成。其形似朴消而绿色，取置铁板上，聚炭烧之，矾沸流出，色赤如金汁者，是真也。沸定时，汁尽，则色如黄丹。又有皂荚矾，或云即绿矾也。〔恭曰〕绿矾新出窟未见风者，正如琉璃色，人以为石胆。烧之赤色，故名绛矾。出瓜州者良。〔时珍曰〕绿矾晋地、河内、西安、沙州皆出之，状如焰消。其中拣出深青莹净者，即为青矾；煅过变赤，则为绛矾。入圬墁及漆匠家多用之，然货者亦杂以沙土为块。昔人往往以青矾为石胆，误矣。

【气味】酸，凉，无毒。

【主治】疳及诸疮（苏恭）。喉痹虫牙口疮，恶疮疥癣。酿鲫鱼烧灰服，疗肠风泻血（大明）。消积滞，燥脾湿，化痰涎，除胀满黄肿疟利，风眼口齿诸病（时珍）。

【发明】〔时珍曰〕绿矾酸涌涩收，燥湿解毒化涎之功与白矾同，而力差缓。按《张三丰仙传方》载伐木丸云：此方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治脾土衰弱，肝木气盛，木来克土，病心腹中满，或黄肿如土色，服此能助土益元。用苍术二斤，米泔水浸二宿，同黄酒面曲四两炒赤色，皂矾一斤，醋拌晒干，入瓶火煅，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好酒、米汤任下，日二三服。时珍尝以此方加平胃散，治一贱役中满腹胀，果有效验。盖此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既能入血分伐木，又能燥湿化涎，利小便，消食积，故胀满黄肿疟痢疳疾方往往用之，其源则自张仲景用矾石消石治女劳黄疸方中变化而来。〔颂曰〕刘禹锡《传信方》治喉痹，用皂荚矾，入好米醋同研含之，咽汁立瘥。此方出于李谟，甚奇妙。皂荚矾，即绿矾也。

【附方】旧一，新一十九。

重舌木舌皂矾二钱，铁上烧红，研，掺之（陆氏《积德堂方》）。

喉风肿闭皂矾一斤，米醋三斤拌，晒干末，吹之。痰涎出尽，用良姜末少许，入茶内漱口，咽之即愈（《孙氏集效方》）。

眼暴赤烂红枣五斤，入绿矾在内，火煨熟，以河水、井水各一碗，桃、柳心各七个，煎稠。每点少许入眦上（《摘玄方》）。

烂弦风眼青矾火煅出毒，细研，泡汤澄清，点洗（《永类方》）。

倒睫拳毛方同上。

疟疾寒热矾红、独蒜头煨等分，捣丸芡子大。每白汤嚼下一丸，端午日合之（《普济方》）。

少阴疟疾呕吐。绿矾一钱，干姜炮，半夏姜制，各半两，为末。每服半钱，发日早以醋汤下（《圣济录》）。

翻胃吐食白面二斤半，蒸作大馒头一个，头上开口，剜空，将皂矾填满，以新瓦围住，盐泥封固，挖土窑安放。文武火烧一日夜，取出研末，枣肉为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酒、汤任下。忌酒色（《医方摘要》）。

大便不通皂矾一钱，巴霜二个，同研，入鸡子内搅匀，封头，湿纸裹，煨熟食之，酒下，即通（《集玄方》）。

肠风下血积年不止，虚弱甚者，一服取效。绿矾四两，入砂锅内，新瓦盖定，盐泥固济，煅赤取出，入青盐、生流黄各一两，研匀。再入锅中固济，煅赤取出，去火毒，研。入熟附子末一两，粟米粥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温酒任下三十丸（《永类方》）。

妇人血崩青矾二两，轻粉一钱，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新汲水下（《摘玄方》）。

血证黄肿绿矾四两，百草霜一升，炒面半升，为末，沙糖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后姜汤下。郑时举所传。〇又方：小麦淘净一斤，皂矾半斤，同炒黄为末，黑枣肉半斤捣匀，米醋打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八九十丸，一日三服（《简便方》）。

脾病黄肿青矾四两，煅成赤珠子，当归四两，酒浮浸七日

焙，百草霜三两，为末，以浸药酒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丸至七丸，温水下。一月后黄去立效，此方祖传七世。〇又方：绿矾四两，百草霜、五倍子各一两，木香一钱，为末，酒煎，飞面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五丸。〇又方：平胃散四两，青矾二两，为末，醋糊丸，米饮下。或加乌沉汤四两，酒糊丸亦可（洁古《活法机要》）。

酒黄水肿黄肿积病。青矾半斤，醋一大盏，和匀，瓦盆内煅干为度；平胃散、乌药顺气散各半两，为末，醋煮糊丸梧子大。每酒或姜汤下二三十丸。不忌口，加锅灰（赵原杨真人《济急方》）。

食劳黄病身目俱黄。青矾锅内安，炭煅赤，米醋拌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后姜汤下（《救急方》）。

腹中食积绿矾二两研，米醋一大碗，瓷器煎之，柳条搅成膏，入赤脚乌一两研，丸绿豆大。每空心温酒下五丸（《圣惠方》）。

疳虫食土及生物。研绿矾末，猪胆汁丸绿豆大。每米饮下五七丸（《保幼大全》）。

小儿疳气不可疗者。绿矾煅赤，醋淬三次，为末，枣肉和丸绿豆大。每服十丸，温水下，日三（《集验方》）。

走马疳疮绿矾入锅内，炭火煅红，以醋拌匀，如此三次，为末，入麝香少许。温浆水漱净，掺之（谈野翁《试效方》）。

白秃头疮皂矾、楝树子，烧研，搽之（《普济方》）。

小儿头疮绛矾一两，淡豉一两炒黑，腻粉二钱。研匀。以桑灰汤洗净，掺之良。

小儿甜疮大枣去核，填入绿矾，烧存性研，贴之（《拔萃方》）。

耳生烂疮枣子去核，包青矾煅研，香油调傅之（《摘玄方》）。

蚰蜒入耳水调绿矾，灌之（《普济方》）。

蛆入耳中绿矾掺之，即化为水（《摘玄方》）。

疮中生蛆绿矾末掺贴，即化为水（《摘玄方》）。

汤火伤灼皂矾和凉水浇之。其疼即止，肿亦消（杨诚《经验方》）。

癣疮作痒螺蛳十四个，槿树皮末一两，入碗内蒸熟，入矾红三钱捣匀，搽之（《孙氏集效方》）。

甲疽延烂崔氏方：治甲疽，或因割甲伤肌，或因甲长侵肉，遂成疮肿，黄水浸淫相染，五指俱烂，渐上脚趺，泡浆四边起，如火烧疮，日夜倍增，医不能疗。绿矾石五两，烧至汁尽，研末，色如黄丹，收之。每以盐汤洗拭，用末厚傅之，以软帛缠裹，当日即汁断疮干。每日一遍，盐汤洗濯，有脓处使净傅，其痂干处不须近。但有急痛，即涂酥少许令润。五日即觉上痂起，依前洗傅。十日痂渐剥尽，软处或更生白脓泡，即擦破傅之，自然瘥也。张侍郎病此，卧经六十日，京医并处方无效，得此法如神（王焘《外台秘要》）。

妇人甲疽妇人趾甲内生疮，恶肉突出，久不愈，名臭田螺。用皂矾日晒夜露。每以一两，煎汤浸洗。仍以矾末一两，加雄黄二钱，硫黄一钱，乳香、没药各一钱，研匀，搽之（《医方摘要》）。

涂染白发绿矾、薄荷、乌头等分为末，以铁浆水浸。日染之（《相感志》）。

腋下胡气绿矾半生半煅为末，入少轻粉。以半钱，浴后姜汁调搽，候十分热痛乃止（《仁斋直指方》）。

黄矾《纲目》

【集解】〔恭曰〕黄矾，丹灶家所须，亦入染皮用。〔时珍曰〕黄矾出陕西、瓜州、沙州及舶上来者为上，黄色状如胡桐泪。人于绿矾中拣出黄色者充之，非真也。波斯出者，打破中有金丝文，谓之金线矾，磨刀剑显花文。《丹房镜源》云：五色山脂，吴黄矾也。

【气味】酸、涩、咸，有毒。

【主治】疗疮生肉（苏恭）。野鸡瘘痔，恶疮疥癣（李珣）。治阳明风热牙疼（李杲）。

【附方】新五。

聤耳出汁黄矾二两烧枯，绵裹二钱塞之（《圣惠方》）。

妇人颊疮每年频发。水银一两半，以猪脂揉擦，令消尽。入黄矾石末二两，胡粉一两，再加猪脂和令如泥。洗疮净，涂之。别以胡粉涂膏上。此甘家秘方也（《肘后方》）。

身上瘢痕黄矾石烧令汁尽，胡粉炒令黄，各八分，细研，以腊月猪脂和研如泥。以生布揩令痛，乃涂药五度。取鹰粪、白燕窠中草烧灰等分，和人乳涂之。其瘢自灭，肉平如故（崔元亮《海上集验方》）。

急疳蚀齿黄矾、青矾半钱，白矾烧一钱，麝香一分，为末。傅之，吐涎（《圣惠方》）。

妒精阴疮黄矾、青矾、麝香等分，为末，傅之，不过三度（《千金方》）。

汤瓶内碱《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煎汤瓶内，澄结成水碱，如细砂者也。

【主治】止消渴，以一两为末，粟米烧饭丸梧子大，每人参汤下二十丸。又小儿口疮，卧时以醋调末书十字两足心，验（时珍）。

【附方】新二。

消渴引饮汤瓶内碱、葛根、水萍焙等分。每服五钱，水煎服。〇又方：汤瓶内碱、菝葜根炒各一两，乌梅连核二两焙，为散。每服二钱，水一盏，石器煎七分，温呷，日一服（《圣济录》）。

附录诸石　二十七种

〔时珍曰〕《别录·有名未用》诸石，及诸家所列而不详，难以类附者，通附于此云。

石脾〔《别录·有名未用》曰〕味甘，无毒。主胃中寒热，益气，令人有子。一名胃石，一名膏石，一名消石。生隐蕃山谷石间，黑如大豆，有赤文，色微黄，而轻薄如棋子，采无时。〔弘景曰〕皇甫士安言消石，取石脾与消石以水煮之，一斛得三斗，正白如雪，以水投中即消，故名消石。按此说，是取消石合煮成为真消石，不知石脾是何物？《本草》有石脾、石肺，人无识者。〔藏器曰〕石脾生西戎卤地，碱水结成者。〔时珍曰〕石脾乃生成者，陶氏所说是造成者。按《九鼎神丹经》云：石脾乃阴阳结气，五盐之精，因矾而成，峨眉山多有之。俗无识者，故古人作成代用。其法用白矾、戎盐各一斤为末，取苦参水二升，铛中煮五沸，下二物煎减半，去滓熬干，色白如雪，此为石脾也。用石脾、朴消、芒消各一斤为末，苦参水二斗，铜铛煎十沸，入三物煮减半，去滓煎，着器中，冷水渍一夜，即成消石。可化诸石为水，此与焰消之消石不同，皆非真也。

石肺〔《别录》曰〕味辛，无毒。主疠咳寒久痿，益气明目。生水中，状如覆肺，黑泽有赤文，出水即干。〔弘景曰〕今浮石亦疗咳，似肺而不黑泽，非此也。

石肝〔《别录》曰〕味酸，无毒。主身痒，令人色美。生常山，色如肝。

石肾〔《别录》曰〕味咸，无毒。主泄痢，色白如珠。

紫石华〔《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渴，去小肠热。一名茈石华。生中牟山阴，采无时。

白石华〔《别录》曰〕味辛，无毒。主瘅消渴，膀胱热。生腋北乡北邑山，采无时。

黄石华〔《别录》曰〕味甘，无毒。主阴痿消渴，膈中热，去百毒。生腋北山，黄色，采无时。

黑石华〔《别录》曰〕味甘，无毒。主阴痿消渴，去热，疗月水不利。生弗其劳山阴石间，采无时。

陵石〔《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益气耐寒，轻身长年。生华山，其形薄泽。〔时珍曰〕按《圣济录》云：汗后耳聋。用陵石，有窍如银眼者，为末。每服一钱，冷水下。

终石〔《别录》曰〕味辛，无毒。主阴痿痹，小便难，益精气。生陵阴，采无时。

封石〔《别录》曰〕味甘，无毒。主消渴热中，女子疽蚀。生常山及少室，采无时。〔时珍曰〕虎尾之山、游戏之山、婴侯之山、丰山、服山，多封石，即此。

遂石〔《别录》曰〕味甘，无毒。主消渴伤中，益气。生太山

阴，采无时。

五羽石〔《别录》曰〕主轻身长年。一名金黄，生海水中蓬葭山中，黄如金。

紫佳石〔《别录》曰〕味酸，无毒。主痹血气。一名赤英，一名石血。生邯郸，石如爵茈，二月采。〔弘景曰〕《三十六水方》呼为紫贺石。

石耆〔《别录》曰〕味甘，无毒。主咳逆气。生石间，色赤如铁脂，四月采。

火药（《纲目》）〔时珍曰〕味辛、酸，有小毒。主疮癣，杀虫，辟湿气温疫。乃焰消、硫黄、杉木炭所合，以为烽燧铳机诸药者。

马肝石（《纲目》）〔时珍曰〕按郭宪《洞冥记》云：郅支国进马肝石百片，青黑如马肝，以金函盛水银养之。用拭白发，应手皆黑。云和九转丹吞一粒，弥年不饥。亦可作砚。

猪牙石（《纲目》）〔时珍曰〕明目去翳。出西番，文理如象牙，枣红色。

碧霞石（《纲目》）〔时珍曰〕明目，去翳障。

龙涎石（《纲目》）〔时珍曰〕主大风疠疮。出齐州。一名龙仙石。

铅光石（《纲目》）〔时珍曰〕主哽骨。

太阳石（《纲目》）〔时珍曰〕刘守真《宣明方》：治远年近日一切目疾方：用太阳石、太阴石、碧霞石、猪牙石、河洛石、寒水石、紫石英、代赭石、菩萨石、金精石、银精石、禹余石、矾矿石、云母石、炉甘石、井泉石、阳起石、滑石、乌贼骨、青盐、铜青

各一两，硇砂半两，密陀僧一两，鹏砂三钱，乳香二钱，麝香、脑子一钱，轻粉一钱半，黄丹四两，各为末，熊胆一斤，白砂蜜二斤，井华水九碗，同熬至四碗，点水内不散为度，滤净收点。此方所用太阳石、太阴石等，多无考证，姑附于此。

朵梯牙（《纲目》）〔时珍曰〕周定王《普济方》，眼科去翳，用水飞朵梯牙，火煅大海螺，碗糖霜，为末，日点。又方：用可铁刺一钱，阿飞勇一钱，李子树胶四钱，白雪粉八钱，为末，鸡子白调作锭，每以乳女儿汁磨点之。又方：安咱芦，出回回地面，黑丁香（即蜡粪），海螵蛸，各为末，日点。所谓朵梯牙、碗糖霜、安咱芦、可铁刺、阿飞勇，皆不知何物也。附录于此以俟。

白狮子石（《拾遗》）〔藏器曰〕主白虎病，江东人呼为历节风是也。置此于病者前自愈，亦厌伏之意也。白虎，粪神名，状如猫。扫粪置门下，令人病此。疗法：以鸡子揩病人痛处，咒愿，送于粪堆之头上，勿反顾。

镇宅大石（《拾遗》）〔藏器曰〕主灾异不起。《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又《鸿宝万毕术》云：埋丸石于宅四隅，捶桃核七枚，则鬼无能殃也。

神丹（《拾遗》）〔藏器曰〕味辛，温，有小毒。主万病，有寒温。飞金石及诸药合成，服之长生神仙。

烟药（《拾遗》）〔藏器曰〕味辛，温，有毒。主瘰疬五痔瘘瘿瘤，疮根恶肿。乃石黄、空青、桂心并四两，干姜一两，为末，置铁片上烧之。以猪脂涂碗覆之，待药飞上，如此五度。随疮大小，以鼠屎大纳孔中，面封之，三度根出也。无孔，针破纳之。

《本草纲目》第十一卷终

第十二卷　草部

目录

李时珍曰：天造地化而草木生焉。刚交于柔而成根荄，柔交于刚而成枝干。叶萼属阳，华实属阴。由是草中有木，木中有草。得气之粹者为良，得气之戾者为毒。故有五形焉金、木、水、火、土，五气焉香、臭、臊、腥、膻，五色焉青、赤、黄、白、黑，五味焉酸、苦、甘、辛、咸，五性焉寒、热、温、凉、平，五用焉升、降、浮、沉、中。炎农尝而辨之，轩岐述而著之，汉、魏、唐、宋明贤良医代有增益。但三品虽存，淄渑交混，诸条重出，泾渭不分。苟不察其精微，审其善恶，其何以权七方、衡十剂而寄死生耶？于是剪繁去复，绳缪补遗，析族区类，振纲分目。除谷、菜外，凡得草属之可供医药者六百一十种，分为十类：曰山，曰芳，曰隰，曰毒，曰蔓，曰水，曰石，曰苔，曰杂，曰有名未用。旧本《草部》上、中、下三品，共四百四十七种。今并入三十一种，移二十三种入《菜部》，三种入《谷部》，四种入《果部》，二种入《木部》。自《木部》移并一十四种，蔓草二十九种，《菜部》移并一十三种，《果部》移并四种，《外类》有名未用共二百四十七种。

《神农本草经》一百六十四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百三十种陶弘景注　〇七十八种有名未用

《李氏药录》一种魏李当之

《吴氏本草》一种魏吴普

《唐本草》三十三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六十八种唐陈藏器

《食疗本草》二种唐孟诜

《海药本草》四种唐李珣

《四声本草》一种唐萧炳

《开宝本草》三十八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一十七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五十四种宋苏颂

《日华本草》七种宋人大明

《用药法象》一种元李杲

《本草补遗》一种元朱震亨

《救荒本草》一种明定王

《本草会编》一种明汪机

《本草纲目》八十六种明李时珍

〔附注〕

宋雷敦《炮炙论》

唐杨损之《删繁》

蜀韩保昇《重注》

宋寇宗奭《衍义》

陈承《别说》

元王好古《汤液》

明汪颖《食物》

陈嘉谟《蒙筌》

甯源《食鉴》

北齐徐之才《药对》

唐孙思邈《千金》

南唐陈士良《食性》

唐慎微《证类》

金张元素《珍珠囊》

吴瑞《日用》

王纶《集要》

定王《救荒》

草之一山草类上三十一种

甘草《本经》

黄耆《本经》

人参《本经》

沙参《本经》

荠苨《别录》

桔梗《本经》

长松《拾遗》

黄精《别录》

萎蕤《本经》　鹿药、委蛇附

知母《本经》

肉苁蓉《本经》

列当《开宝》

锁阳《补遗》

赤箭《本经》　天麻《开宝》

术《本经》

狗脊《本经》

贯众《本经》

巴戟天《本经》　巴棘附

远志《本经》

百脉根《唐本草》

淫羊藿《本经》

仙茅《开宝》

玄参《本经》

地榆《本经》

丹参《本经》

紫参《本经》

王孙《本经》

紫草《本经》

白头翁《本经》

白及《本经》

三七《纲目》

右附方旧八十六，新二百六十。

草之一山草类三十一种

甘草《本经·上品》

【释名】蜜甘（《别录》）、蜜草（《别录》）、美草（《别录》）、蕗草（《别录》）、灵通（《记事珠》）、国老（《别录》）。〔弘景曰〕此草最为众药之主，经方少有不用者，犹如香中有沉香也。国老即帝师之称，虽非君而为君所宗，是以能安和草石而解诸毒也。〔甄权曰〕诸药中甘草为君，治七十二种乳石毒，解一千二百般草木毒，调和众药有功，故有国老之号。

【集解】〔《别录》曰〕甘草生河西川谷积沙山及上郡。二月、八月除日采根，暴干，十日成。〔陶弘景曰〕河西上郡，今不复通市。今出蜀汉中，悉从汶山诸夷中来。赤皮断理，看之坚实者，是

抱罕草，最佳。抱罕乃西羌地名。亦有火炙干者，理多虚疏。又有如鲤鱼肠者，被刀破，不复好。青州间有而不如。又有紫甘草，细而实，乏时亦可用。〔苏颂曰〕今陕西、河东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叶如槐叶，七月开紫花似柰冬，结实作角子如毕豆。根长者，三四尺，粗细不定，皮赤色，上有横梁，梁下皆细根也。采得去芦头及赤皮，阴干用。今甘草有数种，以坚实断理者为佳。其轻虚纵理及细韧者，不堪，惟货汤家用之。谨按《尔雅》云：蘦，大苦。郭璞：蘦，似地黄。又《诗·唐风》云“采苓采苓，首阳之巅”，是也。蘦与苓通用。首阳之山在河东蒲坂县，乃今甘草所生处相近，而先儒所说苗叶与今全别，岂种类有不同者乎？〔李时珍曰〕按沈括《笔谈》云：《本草》注，引《尔雅》蘦大苦之注，为甘草者，非矣。郭璞之注，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谓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结角如相思角，作一本生，至熟时角拆，子扁如小豆，极坚，齿啮不破，今出河东西界。寇氏《衍义》亦取此说，而不言大苦非甘草也。以理度之，郭说形状殊不相类，沈说近之。今人惟以大径寸而结紧断纹者为佳，谓之粉草，其轻虚细小者，皆不及之。刘绩《霏雪录》言安南甘草大者如柱，土人以架屋，不识果然否也？

甘草

根

〔修治〕〔雷敦曰〕凡使须去头尾尖处，其头、尾吐人。每用切长三寸，擘作六七片，入瓷器中盛，用酒浸蒸，从巳至午，取出暴干，剉细用。一法：每斤用酥七两涂炙，酥尽为度。又法：先炮令内外赤黄用。〔时珍曰〕方书炙甘草皆用长流水蘸湿炙之，至熟刮去赤皮，或用浆水炙熟，未有酥炙、酒蒸者。大抵补中宜炙用，泻火宜生用。

〔气味〕甘，平，无毒。〔寇宗奭曰〕生则微凉，味不佳；炙则温。〔王好古曰〕气薄味厚，升而浮，阳也。入足太阴厥阴经。〔时珍曰〕通入手足十二经。〔徐之才曰〕术、苦参、干漆为之使，恶远志，反大戟、芫花、甘遂、海藻。〔权曰〕忌猪肉。〔时珍曰〕甘草与藻、戟、遂、芫四物相反，而胡洽居士治痰澼，以十枣汤加甘草、大黄，乃是痰在膈上，欲令通泄，以拔去病根也。东垣李杲治项下结核，消肿溃坚汤加海藻。丹溪朱震亨治劳瘵，莲心饮用芫花。二方俱有甘草，皆本胡居士之意也。故陶弘景言古方亦有相恶相反者，乃不为害。非妙达精微者，不知此理。

〔主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气力，金疮尰，解毒。久服轻身延年（《本经》。尰，音时勇切，肿也）。温中下气，烦满短气，伤脏咳嗽，止渴，通经脉，利血气，解百药毒，为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种石，一千二百种草（《别录》）。主腹中冷痛，治惊痫，除腹胀满，补益五脏，养肾气内伤，令人阴不痿，主妇人血沥腰痛，凡虚而多热者，加用之（甄权）。安魂定魄，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惊悸烦闷健忘，通九窍，利百脉，益精养气，壮筋

骨（大明）。生用泻火热，熟用散表寒，去咽痛，除邪热，缓正气，养阴血，补脾胃，润肺（李杲）。吐肺痿之脓血，消五发之疮疽（好古）。解小儿胎毒惊痫，降火止痛（时珍）。

梢

〔主治〕生用治胸中积热，去茎中痛，加酒煮玄胡索、苦楝子尤妙（元素）。

头

〔主治〕生用能行足厥阴、阳明二经污浊之血，消肿导毒（震亨）。主痈肿，宜入吐药（时珍）。

【发明】〔震亨曰〕甘草味甘，大缓诸火，黄中通理，厚德载物之君子也。欲达下焦，须用梢子。〔杲曰〕甘草气薄味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阳不足者，补之以甘。甘温能除大热，故生用则气平，补脾胃不足而大泻心火；炙之则气温，补三焦元气而散表寒，除邪热，去咽痛，缓正气，养阴血。凡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皮急缩者，宜倍用之。其性能缓急，而又协和诸药，使之不争。故热药得之缓其热，寒药得之缓其寒，寒热相杂者用之得其平。〔好古曰〕五味之用，苦泄辛散，酸收咸敛，甘上行而发，而本草言甘草下气何也？盖甘味主中，有升降浮沉，可上可下，可外可内，有和有缓，有补有泄，居中之道尽矣。张仲景附子理中汤用甘草，恐其僭上也；调胃承气汤用甘草，恐其速下也，皆缓之之意。小柴胡汤有柴胡、黄芩之寒，人参、半夏之温，而用甘草者，则有调和之意。建中汤用甘草，以补中而缓脾急也；凤髓丹用甘草，以缓肾急而生元气也，乃甘补之意。又曰：甘者令人中满，中满者勿食甘，甘缓而壅气，非中满所宜

也。凡不满而用炙甘草为之补；若中满而用生甘草为之泻，能引诸药直至满所，甘味入脾，归其所喜，此升降浮沉之理也。《经》云：以甘补之，以甘泻之，以甘缓之，是矣。〔时珍曰〕甘草外赤中黄，色兼坤离；味浓气薄，资全土德。协和群品，有元老之功；普治百邪，得王道之化。赞帝力而人不知，敛神功而己不与，可谓药中之良相也。然中满、呕吐、酒客之病，不喜其甘；而大戟、芫花、甘遂、海藻，与之相反。是亦迂缓不可以救昏昧，而君子尝见嫉于宵人之意欤？〔颂曰〕按：孙思邈《千金方》论云：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方称大豆汁解百药毒，予每试之不效，加入甘草为甘豆汤，其验乃奇也。又葛洪《肘后备急方》云：席辩刺史尝言：岭南俚人解蛊毒药，并是常用之物，畏人得其法，乃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久与亲狎，乃得其详。凡饮食时，先取炙熟甘草一寸，嚼之咽汁，若中毒，随即吐出。仍以炙甘草三两，生姜四两，水六升，煮二升，日三服。或用都淋藤、黄藤二物，酒煎温常服，则毒随大、小溲出。又常带甘草数寸，随身备急。若经含甘草而食物不吐者，非毒物也。三百头牛药，即土常山也；三百两银药，即马兜铃藤也。详见各条。

【附方】旧十五，新二十。

伤寒心悸脉结代者。甘草二两，水三升，煮一半，服七合。日一服（《伤寒类要》）。

伤寒咽痛少阴证，甘草汤主之。用甘草二两蜜水炙，水二升，煮一升半，服五合，日二服（张仲景《伤寒论》）。

肺热喉痛有痰热者。甘草炒二两，桔梗米泔浸一夜一两。每服五钱，水一钟半，入阿胶半片，煎服（钱乙《直诀》）。

肺痿多涎肺痿吐涎沫，头眩，小便数而不咳者，肺中冷也，甘草干姜汤温之。甘草炙四两，干姜炮二两。水三升，煮一升五合，分服（张仲景《金匮要略》）。

肺痿久嗽涕唾多，骨节烦闷，寒热。以甘草三两炙，捣为末。每日取小便三合，调甘草末一钱，服之（《广利方》）。

小儿热嗽甘草二两，猪胆汁浸五宿，炙，研末，蜜丸绿豆大。食后薄荷汤下十丸。名凉膈丸（《圣惠方》）。

初生解毒小儿初生，未可便与朱砂、蜜。只以甘草一指节长，炙碎，以水二合，煮取一合，以绵染点儿口中，可为一蚬壳，当吐出胸中恶汁。此后待儿饥渴，更与之。令儿智慧，无病，出痘稀少（王璆《选方》）。

初生便闭甘草、枳壳煨各一钱。水半盏，煎服（《全幼心鉴》）。

小儿撮口发噤。用生甘草二钱半，水一盏，煎六分，温服。令吐痰涎，后以乳汁点儿口中（《金匮玉函》）。

婴儿目涩月内目闭不开，或肿羞明，或出血者，名慢肝风。用甘草一截，以猪胆汁炙，为末。每用米泔调少许，灌之（《幼幼新书》）。

小儿遗尿大甘草头，煎汤，夜夜服之（危氏《得效方》）。

小儿尿血甘草一两二钱，水六合，煎二合，一岁儿一日服尽（姚和众《至宝方》）。

小儿羸瘦甘草三两，炙焦为末，蜜丸绿豆大。每温水下五丸，日二服（《金匮玉函》）。

大人羸瘦甘草三两炙，每旦以小便煮三四沸，顿服之，良（《外台秘要》）。

赤白痢下崔宣州衍所传方：用甘草一尺，炙，劈破，以淡浆

水蘸，三二度，又以慢火炙之，后用生姜去皮半两，二味以浆水一升半，煎取八合，服之立效。〇梅师方：用甘草一两炙，肉豆蔻七个煨剉，以水三升，煎一升，分服。

舌肿塞口不治杀人。甘草，煎浓汤，热漱频吐（《圣济总录》）。

太阴口疮甘草二寸，白矾一栗大，同嚼，咽汁（《保命集》）。

发背痈疽崔元亮《海上集验方》云：李北海言，此方乃神授，极奇秘。用甘草三大两生捣筛末，大麦面九两，和匀，取好酥少许入内，下沸水搜如饼状，方圆大于疮一分，热傅肿上，以绸片及故纸隔，令通风，冷则换之。已成者脓水自出；未成者肿便内消，仍当吃黄芪粥为妙。〇又一法：甘草一大两，水炙，捣碎，水一大升浸之，器上横一小刀子，露一宿，平明以物搅，令沫出，去沫服之。但是疮肿发背，皆甚效（苏颂《图经》）。

诸般痈疽甘草三两，微炙，切，以酒一斗，同浸瓶中，用黑铅一片溶成汁，投酒中取出，如此九度。令病者饮酒至醉，寝后即愈也（《经验方》）。

一切痈疽诸发，预期服之，能消肿逐毒，使毒不内攻，功效不可具述。用大横文粉草二斤捶碎，河水浸一宿，揉取浓汁，再以密绢过，银石器内慢火熬成膏，以瓷罐收之。每服一二匙，无灰酒或白汤下。曾服丹药者，亦解之，或微利无妨，名国老膏（《外科精要》方）。

痈疽秘塞生甘草二钱半，井水煎服，能疏导下恶物（《直指方》）。

乳痈初起炙甘草二钱，新水煎服，仍令人咂之（《直指方》）。

些小痈疖发热时，即用粉草节，晒干为末，热酒服一二钱，连进数服，痛热皆止（《外科精要》方）。

痘疮烦渴粉甘草炙、栝蒌根等分，水煎服之。甘草能通血脉，发疮痘也（《直指方》）。

阴下悬痈生于谷道前后，初发如松子大，渐如莲子，数十日后，赤肿如桃李，成脓即破，破则难愈也。用横文甘草一两，四寸截断，以溪涧长流水一碗，河水、井水不用，以文武火慢慢蘸水炙之，自早至午，令水尽为度，劈开视之，中心水润乃止。细剉，用无灰好酒二小碗，煎至一碗，温服，次日再服，便可保无虞。此药不能急消，过二十日，方得消尽。兴化守康朝病已破，众医拱手，服此两剂即合口，乃韶州刘从周方也（李迅《痈疽方》）。

阴头生疮蜜煎甘草末，频频涂之，神效（《千金方》）。

阴下湿痒甘草，煎汤，日洗三五度（《古今录验》）。

代指肿痛甘草，煎汤渍之（《千金方》）。

冻疮发裂甘草，煎汤洗之。次以黄连、黄檗、黄芩末，入轻粉、麻油调傅（谈野翁方）。

汤火灼疮甘草，煎蜜涂（李楼《奇方》）。

蛊毒药毒甘草节，以真麻油浸之，年久愈妙。每用嚼咽，或水煎服，神妙（《直指方》）。

小儿中蛊欲死者。甘草半两，水一盏，煎五分，服。当吐出（《金匮玉函》）。

牛马肉毒甘草，煮浓汁，饮一二升，或煎酒服，取吐或下。如渴，不可饮水，饮之即死（《千金方》）。

饮馔中毒未审何物，卒急无药。只煎甘草荠苨汤，入口便活（《金匮玉函方》）。

水莨菪毒菜中有水莨菪，叶圆而光，有毒，误食令人狂乱，状若中风，或作吐。以甘草煮汁服之，即解（《金匮玉函妙方》）。

黄耆《本经·上品》

【释名】黄芪（《纲目》）、**戴糁**（《本经》）、**戴椹**（《别录》又名独椹）、**芰草**（《别录》又名蜀脂）、**百本**（《别录》）、**王孙**（《药性论》）。〔时珍曰〕耆，长也。黄耆色黄，为补药之长，故名。今俗通作黄芪。或作蓍者，非矣。蓍，乃蓍龟之蓍，音尸。王孙与牡蒙同名异物。

【集解】〔《别录》曰〕黄耆，生蜀郡山谷、白水、汉中。二月、十月采，阴干。〔弘景曰〕第一出陇西洮阳，色黄白甜美，今亦难得。次用黑水宕昌者，色白肌理粗，新者亦甘而温补。又有蚕陵白水者，色理胜蜀中者而冷补。又有赤色者，可作膏贴。俗方多用，道家不须。〔恭曰〕今出原州及华原者最良，蜀汉不复采用。宜州、宁州者，亦佳。〔颂曰〕今河东、陕西州郡多有之。根长二三尺以来。独茎，或作丛生，枝干去地二三寸。其叶扶疏作羊齿状，又如蒺藜苗。七月中开黄紫花。其实作荚子，长寸许。八月中采根用。其皮折之如绵，谓之绵黄耆。然有数种，有白水耆、赤水耆、木耆，功用并同，而力不及白水耆。木耆，短而理横。今人多以苜蓿根假作黄耆，折皮亦似绵，颇能乱真。但苜蓿根坚而脆，黄耆至柔韧，皮微黄褐色，肉中白色，此为异耳。〔承曰〕黄耆本出绵上者为良，故名绵黄耆，非谓其柔韧如绵也。今《图经》所绘宪州者，地与绵上相邻也。〔好古曰〕绵上即山西沁州，白水在陕西同州。黄耆味甘，柔软如绵，能令人肥；苜蓿根，味苦而坚脆，俗呼为土黄耆，能令人瘦。用者宜审。〔嘉谟曰〕绵上，沁州乡名，今有巡检司；白水、赤水二

乡，俱属陇西。〔时珍曰〕黄耆叶似槐叶而微尖小，又似蒺藜叶而微阔大，青白色。开黄紫花，大如槐花。结小尖角，长寸许。根长二三尺，以紧实如箭簳者为良。嫩苗亦可炸淘茹食。其子收之，十月下种，如种菜法亦可。

黄耆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木耆草，真相似，只是生时叶短并根横也。须去头上皱皮，蒸半日，擘细，于槐砧上剉用。〔时珍曰〕今人但捶扁，以蜜水涂炙数次，以熟为度。亦有以盐汤润透，器盛，于汤瓶蒸熟切用者。

根

〔气味〕甘，微温，无毒（《本经》）。白水者冷，补（《别录》）。〔元素曰〕味甘，气温、平。气薄味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入手足太阴气分，又入手少阳、足少阴命门。〔之才曰〕茯苓为之使，恶龟甲、白鲜皮。

〔主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本经》）。妇

人子脏风邪气，逐五脏间恶血，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止渴，腹痛泄痢，益气，利阴气（《别录》）。主虚喘，肾衰耳聋，疗寒热，治发背，内补（甄权）。助气壮筋骨，长肉补血，破癥癖，瘰疬瘿赘，肠风血崩，带下赤白痢，产前后一切病，月候不匀，痰嗽，头风热毒赤目（《日华》）。治虚劳自汗，补肺气，泻肺火、心火，实皮毛，益胃气，去肌热及诸经之痛（元素）。主太阴疟疾，阳维为病苦寒热，督脉为病逆气里急（好古）。

〔发明〕〔弘景曰〕出陇西者温补，出白水者冷补。又有赤色者，可作膏，用消痈肿。〔藏器曰〕虚而客热，用白水黄耆；虚而客冷，用陇西黄耆。〔大明曰〕黄耆药中补益，呼为羊肉；白水耆凉无毒，排脓治血，及烦闷热毒骨蒸劳；赤水耆凉无毒，治血退热毒，余功并同；木耆凉无毒，治烦排脓之力，微于黄耆，遇阙即倍用之。〔元素曰〕黄耆甘温纯阳，其用有五：补诸虚不足，一也；益元气，二也；壮脾胃，三也；去肌热，四也；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为疮家圣药，五也。又曰：补五脏诸虚，治脉弦自汗，泻阴火，去虚热，无汗则发之，有汗则止之。〔好古曰〕黄耆治气虚盗汗，并自汗及肤痛，是皮表之药；治咯血，柔脾胃，是中州之药；治伤寒尺脉不至，补肾脏元气，是里药。乃上中下内外三焦之药也。〔杲曰〕《灵枢》云：卫气者，所以温分肉而充皮肤，肥腠理而司开阖。黄耆既补三焦，实卫气，与桂同功；特比桂甘平，不辛热为异耳。但桂则通血脉，能破血而实卫气，耆则益气也。又黄耆与人参、甘草三味，为除躁热肌热之圣药。脾胃一虚，肺气先绝，必用黄耆温分肉，益皮毛，实腠理，不令汗出，以益元气而补三焦。〔震亨曰〕黄耆补元

气，肥白而多汗者，为宜；若面黑形实而瘦者服之，令人胸满，宜以三拗汤泻之。〔宗奭曰〕防风、黄耆，世多相须而用。唐许胤宗初仕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时，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而口噤。胤宗曰：既不能下药，宜汤气蒸之，药入腠理，周时可瘥。乃造黄耆防风汤数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夕便得语也。〔杲曰〕防风能制黄耆，黄耆得防风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也。〔震亨曰〕人之口通乎地，鼻通乎天。口以养阴，鼻以养阳。天主清，故鼻不受有形而受无形；地主浊，故口受有形而兼乎无形。柳太后之病不言，若以有形之汤，缓不及事；今投以二物，汤气满室，则口鼻俱受。非智者通神，不可回生也。〔杲曰〕小儿外物惊，宜用黄连安神丸镇心药。若脾胃寒湿，呕吐腹痛，泻痢青白，宜用益黄散药。如脾胃伏火、劳役不足之证，及服巴豆之类，胃虚而成慢惊者，用益黄、理中之药，必伤人命。当于心经中，以甘温补土之源，更于脾土中，以甘寒泻火，以酸凉补金，使金旺火衰，风木自平矣。今立黄耆汤泻火补金益土，为神治之法。用炙黄耆二钱，人参一钱，炙甘草五分，白芍药五分，水一大盏，煎半盏，温服。〔机曰〕萧山魏直著《博爱心鉴》三卷，言小儿痘疮，惟有顺、逆、险三证。顺者为吉，不用药。逆者为凶，不必用药。惟险乃悔吝之象，当以药转危为安，宜用保元汤加减主之。此方原出东垣，治慢惊土衰火旺之法。今借而治痘，以其内固营血，外护卫气，滋助阴阳，作为脓血，其证虽异，其理则同。去白芍药，加生姜，改名曰保元汤。炙黄耆三钱，人参二钱，炙甘草一钱，生姜一片，水煎服之。险证者，初出圆晕干红少润也，浆长光泽，顶陷不起也；既出虽起惨色不明也，浆行色灰不荣也，浆定光润不消也，浆老湿润不敛也，结痂而胃弱内虚也，痂落而口渴不食也，痂后生痈肿也，痈肿溃而敛迟也。凡有诸证，并宜此汤。或加芎□，加官桂，加糯米以助之。详见本书。〔嘉谟曰〕人参补中，黄耆实表。凡内伤脾胃，发热恶寒，吐泄怠卧，胀满痞塞，神短脉微者，当以人参为君，黄耆为臣；若表虚自汗亡阳，溃疡痘疹阴疮者，当以黄耆为君，人参为臣，不可执一也。

〔附方〕旧五，新九。

小便不通绵黄耆二钱，水二盏，煎一盏，温服。小儿减半（《总微论》）。

酒疸黄疾心下懊痛，足胫满，小便黄，饮酒发赤黑黄斑，由大醉当风，入水所致。黄耆二两，木兰一两，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肘后方》）。

气虚白浊黄耆盐炒半两，茯苓一两，为末。每服一钱，白汤下（《经验良方》）。

治渴补虚男子妇人诸虚不足，烦悸焦渴，面色萎黄，不能饮食，或先渴而后发疮疖，或先痈疽而后发渴，并宜常服此药，平补气血，安和脏腑，终身可免痈疽之疾。用绵黄耆箭簳者去芦六两，一半生焙，一半以盐水润湿，饭上蒸三次，焙剉，粉甘草一两，一半生用，一半炙黄为末。每服二钱，白汤点服，早晨、日午各一服，亦可煎服，名黄芪六一汤（《外科精要》）。

老人秘塞绵黄耆、陈皮去白各半两，为末。每服三钱，用大麻子一合，研烂，以水滤浆，煎至乳起，入白蜜一匙，再煎沸，调药空心服，甚者不过二服。此药不冷不热，常服无秘塞之患，其效如神（《和剂局方》）。

肠风泻血黄耆、黄连等分，为末。面糊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孙用和《秘宝方》）。

尿血沙淋痛不可忍。黄耆、人参等分，为末，以大萝卜一个，切一指厚大，四五片，蜜二两，淹炙令尽，不令焦，点末，食无时，以盐汤下（《永类方》）。

吐血不止黄耆二钱半，紫背浮萍五钱，为末。每服一钱，姜、蜜水下（《圣济总录》）。

咳嗽脓血咽干，乃虚中有热，不可服凉药。以好黄耆四两，

甘草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点汤服（席延赏方）。

肺痈得吐黄耆二两，为末。每服二钱，水一中盏，煎至六分，温服，日三四服（《圣惠方》）。

甲疽疮脓生足趾甲边，赤肉突出，时常举发者。黄耆二两，□茹一两。醋浸一宿，以猪脂五合，微火上煎取二合，绞去滓，以封疮口上，日三度，其肉自消（《外台秘要》）。

胎动不安腹痛，下黄汁。黄耆、川芎□各一两，糯米一合。水一升，煎半升，分服（《妇人良方》）。

阴汗湿痒绵黄耆，酒炒为末，以熟猪心点吃妙（赵真人《济急方》）。

痈疽内固黄耆、人参各一两，为末，入真龙脑一钱，用生藕汁和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温水下，日三服（《本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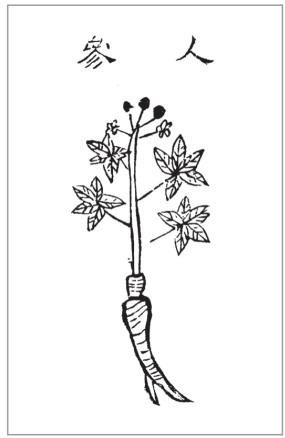
茎叶

〔主治〕疗渴及筋挛，痈肿疽疮（《别录》）。

人参《本经·上品》

【释名】人蔘（音参。〖《伤寒论》〗。或省作蔘）、**黄参**（《吴普》）、**血参**（《别录》）、**人衔**（《本经》）、**鬼盖**（《本经》）、**神草**（《别录》）、**土精**（《别录》）、**地精**（《广雅》）、**海腴**（〖《东坡诗集》〗）、**〇皱面还丹**（《广雅》）。〇〔时珍曰〕人蔘年深，浸渐长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谓之人蔘、神草。蔘字，从漫，亦浸渐之义。漫即浸

字，后世因字文繁，遂以参星之字代之，从简便尔。然承误日久，亦不能变矣，惟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蘧字。《别录》一名人微，微乃蘧字之讹也。其成有阶级，故曰人衔。其草背阳向阴，故曰鬼盖。其在五参，色黄属土，而补脾胃，生阴血，故有黄参、血参之名。得地之精灵，故有土精、地精之名。《广五行记》云：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见人参枝叶异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四肢毕备，呼声遂绝。观此，则土精之名，尤可证也。《礼斗威仪》云：下有人参，上有紫气。《春秋运斗枢》云：摇光星散而为人参。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观此，则神草之名，又可证矣。



人参

【集解】〔《别录》曰〕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暴干，无令见风。根如人形者有神。〔普曰〕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锐，枝黑茎有毛。三月、九月采根。根有手足、面目如人者神。〔弘景曰〕上党在冀州西南，今来者形长而黄，状如防风，多润实而甘。俗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者。次用高丽者，高丽即是辽东，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并不及上党者。其草一茎直上，四五叶相对生，花紫色。高丽人作《人参赞》云：三桠五叶，背阳向阴。欲来求我，椵树相寻。椵音贾，树似桐，甚大，阴广则多生，采作甚有法。今近山亦有，但作之不好。

〔恭曰〕人参见用多是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紫团山所出者，谓之紫团参。〔保昇曰〕今沁州、辽州、泽州、箕州、平州、易州、檀州、幽州、妫州、并州并出人参，盖其山皆与太行连亘相接故也。〔珣曰〕新罗国所贡者，有手足，状如人形，长尺余，以杉木夹定，红丝缠饰之。又沙州参，短小不堪用。〔颂曰〕今河东诸州及泰山皆有之，又有河北榷场及闽中来者，名新罗人参，俱不及上党者佳。春生苗，多于深山背阴，近椴漆下湿润处。初生小者三四寸许，一桠五叶，四五年后生两桠五叶，未有花茎；至十年后生三桠；年深者生四桠，各五叶。中心生一茎，俗名百尺杵。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根如人形者神。泰山出者，叶干青，根白，殊别。江淮间出一种土人参，苗长一二尺，叶如匙而小，与桔梗相似，相对生，生五七节。根亦如桔梗而柔，味极甘美。秋生紫花，又带青色。春秋采根，土人或用之。相传欲试上党参，但使二人同走，一含人参，一空口，度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其人参乃真也。〔宗奭曰〕上党者根颇纤长，根下垂，有及一尺余者，或十歧者，其价与银等，稍为难得。土人得一窠，则置板上，以新彩绒饰之。〔嘉谟曰〕紫团参，紫大稍扁；百济参，白坚且圆，名白条参，俗名羊角参；辽东参，黄润纤长有须，俗名黄参，独胜；高丽参，近紫体虚；新罗参，亚黄味薄。肖人形者神；其类鸡腿者，力洪。〔时珍曰〕上党，今潞州也。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今所用者皆是辽参。其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今皆属于朝鲜矣。其参犹来中国互市。亦可收子，于十月下种，如种菜法。秋冬采者坚实，春夏采者虚软，非地产有虚实也。辽参连皮者，黄润色如防风，去皮者坚白如粉。伪者皆以沙参、荠苨、桔梗采根造作乱之。沙参体虚无心而味淡，荠苨体虚无心，桔梗体坚有心而味苦，人参体实有心而味甘，微带苦，自有余味，俗名金井玉阑也。其似人形者，谓之孩儿参，尤多赝伪。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其滁州者，乃沙参之苗叶；沁州、兖州者，皆荠苨之苗叶。其所云江淮土人参者，亦荠苨也。并失之详审。今潞州者尚不可得，则他处者尤不足信矣。近又有薄夫以人参先浸取汁自啜，乃晒干复售，谓之汤参，全不任用，不可不察。考月池翁讳言闻，字子郁，衔太医吏目。尝著

《人参传》上、下卷甚详，不能备录，亦略节要语于下条云耳。

【修治】〔弘景曰〕人参易蛀蚀，唯纳新器中密封，可经年不坏。〔炳曰〕人参频见风日则易蛀，惟用盛过麻油瓦罐，泡净焙干。入华阴细辛与参相间收之，密封，可留经年。一法：用淋过灶灰，晒干罐收亦可。〔李言闻曰〕人参生时背阳，故不喜见风日。凡生用宜□咀，熟用宜隔纸焙之，或醇酒润透□咀、焙熟用，并忌铁器。

根

〔气味〕甘，微寒，无毒。〔《别录》曰〕微温。〔普曰〕神农：小寒。桐君、雷公：苦。黄帝、岐伯：甘，无毒。〔元素曰〕性温，味甘、微苦，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中之阳也。又曰：阳中微阴。〔之才曰〕茯苓、马蔺为之使，恶溲疏、卤咸，反藜芦。一云：畏五灵脂，恶皂荚、黑豆，动紫石英。〔元素曰〕人参得升麻引用，补上焦之元气，泻肺中之火；得茯苓引用，补下焦之元气，泻肾中之火。得麦门冬则生脉，得干姜则补气。〔杲曰〕得黄耆、甘草，乃甘温除大热，泻阴火，补元气，又为疮家圣药。〔震亨曰〕人参入手太阴。与藜芦相反，服参一两，入藜芦一钱，其功尽废也。〔言闻曰〕东垣李氏理脾胃，泻阴火，交泰丸内用人参、皂荚，是恶而不恶也。古方疗月闭四物汤加人参、五灵脂，是畏而不畏也。又疗痰在胸膈，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此皆精微妙奥，非达权衡者不能知。

〔主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本经》）。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别录》）。主五劳七伤，虚损痰

弱，止呕哕，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消胸中痰，治肺痿及痫疾，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凡虚而多梦纷纭者加之（甄权）。止烦躁，变酸水（李珣）。消食开胃，调中治气，杀金石药毒（大明）。治肺胃阳气不足，肺气虚促，短气少气，补中缓中，泻心肺脾胃中火邪，止渴生津液（元素）。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运头痛，反胃吐食，痎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胎前产后诸病（时珍）。

〔发明〕〔弘景曰〕人参为药切要，与甘草同功。〔杲曰〕人参甘温，能补肺中元气，肺气旺则四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肺主诸气故也。张仲景云：病人汗后身热、亡血、脉沉迟者，下痢身凉、脉微、血虚者，并加人参。古人血脱者益气，盖血不自生，须得生阳气之药乃生，阳生则阴长，血乃旺也。若单用补血药，血无由而生矣。《素问》言：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补气须用人参，血虚者亦须用之。《本草·十剂》云：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是也。盖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形气者，有无之象也。〔好古曰〕洁古老人言，以沙参代人参，取其味甘也。然人参补五脏之阳，沙参补五脏之阴，安得无异？虽云补五脏，亦须各用本脏药相佐使引之。〔言闻曰〕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天之阳也，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俱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

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怯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东垣以相火乘脾，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头痛而渴，脉洪而大者，用黄檗佐人参。孙真人治夏月热伤元气，人汗大泄，欲成痿厥，用生脉散，以泻热火而救金水。君以人参之甘寒，泻火而补元气；臣以麦门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温，生肾津而收耗气。此皆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白飞霞云：人参炼膏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之。

〔正误〕〔敦曰〕夏月少使人参，发心痃之患。〔好古曰〕人参甘温，补肺之阳，泄肺之阴。肺受寒邪，宜此补之；肺受火邪，则反伤肺，宜以沙参代之。〔王纶曰〕凡酒色过度，损伤肺肾真阴，阴虚火动，劳嗽吐血、咳血等证，勿用之。盖人参入手太阴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若误服参、耆甘温之剂，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死不可治。盖甘温助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愈消；惟宜苦甘寒之药，生血降火。世人不识，往往服参、耆为补，而死者多矣。〔言闻曰〕孙真人云：夏月服生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李东垣亦言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三伏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敦反谓发心痃之患非矣。痃乃脐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养正破坚积，岂有发痃之理？观张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又海藏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节斋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耆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也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参、耆之属；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谓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邪火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何以与甘草、苓、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三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

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详审，则人参之可用不可用，思过半矣。〔机曰〕节斋王纶之说，本于海藏王好古，但纶又过于矫激。丹溪言虚火可补，须用参、芪。又云阴虚潮热，喘嗽吐血，盗汗等证，四物加人参、黄檗、知母。又云好色之人，肺肾受伤，咳嗽不愈，琼玉膏主之。又云肺肾虚极者，独参膏主之。是知阴虚劳瘵之证，未尝不用人参也。节斋，私淑丹溪者也，而乃相反如此。斯言一出，印定后人眼目。凡遇前证，不问病之宜用不宜，辄举以籍口。致使良工掣肘，惟求免夫病家之怨。病家亦以此说横之胸中，甘受苦寒，虽至上呕下泄，去死不远，亦不悟也。古今治劳莫过于葛可久，其独参汤、保真汤，何尝废人参而不用耶？节斋之说，诚未之深思也。〔杨起曰〕人参功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参疗病，以致轻者至重，重者至危。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消热、消胀、补营，不用人参，其说近是。殊不知各加人参在内，护持元气，力助群药，其功更捷。若曰气无补法，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辏，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在配合得宜尔。庸医每谓人参不可轻用，诚哉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书此奉勉，幸勿曰迂。

〔附方〕旧九，新六十八。

人参膏用人参十两细切，以活水二十盏浸透，入银石器内，桑柴火缓缓煎取十盏，滤汁，再以水十盏，煎取五盏，与前汁合煎成

膏，瓶收，随病作汤使。丹溪云：多欲之人，肾气衰惫，咳嗽不止，用生姜、橘皮煎汤，化膏服之。浦江郑兄，五月患痢，又犯房室，忽发昏运，不知人事，手撒目暗，自汗如雨，喉中痰鸣如曳锯声，小便遗失，脉大无伦，此阴亏阳绝之证也。予令急煎大料人参膏，仍与灸气海十八壮，右手能动，再三壮，唇口微动，遂与膏服一盏，半夜后服三盏，眼能动，尽三斤，方能言而索粥，尽五斤而痢止，至十斤而全安，若作风治则误矣。一人背疽，服内托十宣药已多，脓出作呕，发热，六脉沉数有力，此溃疡所忌也。遂与大料人参膏，入竹沥饮之，参尽一十六斤，竹伐百余竿而安。后经旬余，值大风拔木，疮起有脓，中有红线一道，过肩胛，抵右肋。予曰：急作参膏，以芎、归、橘皮作汤，入竹沥、姜汁饮之。尽三斤而疮溃，调理乃安。若痈疽溃后，气血俱虚，呕逆不食，变证不一者，以参、耆、归、术等分，煎膏服之，最妙。

治中汤〔颂曰〕张仲景治胸痹，心中痞坚，留气结胸，胸满，胁下逆气抢心，治中汤主之。即理中汤，人参、术、干姜、甘草各三两。四味以水八升，煮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随证加减。此方自晋宋以后至唐名医，治心腹病者，无不用之，或作汤，或蜜丸，或为散，皆有奇效。胡洽居士治霍乱，谓之温中汤。陶隐居《百一方》云：霍乱余药乃或难求，而治中方、四顺汤、厚朴汤不可暂缺，常须预合自随也。唐石泉公王方庆云：数方不惟霍乱可医，诸病皆疗也。四顺汤，用人参、甘草、干姜、附子炮各二两，水六升，煎二升半，分四服。

四君子汤治脾胃气虚，不思饮食，诸病气虚者，以此为主。人参一钱，白术二钱，白茯苓一钱，炙甘草五分，姜三片，枣一枚。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温服。随证加减（《和剂局方》）。

开胃化痰不思饮食，不拘大人小儿。人参焙二两，半夏姜汁浸焙五钱，为末，飞罗面作糊，丸绿豆大。食后姜汤下三五十丸，日三服。《圣惠方》：加陈橘皮五钱（《经验后方》）。

胃寒气满不能传化，易饥不能食。人参末二钱，生附子末半

钱，生姜二钱。水七合，煎二合，鸡子清一枚，打转空心服之（《圣济总录》）。

脾胃虚弱不思饮食。生姜半斤取汁，白蜜十两，人参末四两。银锅煎成膏，每米饮调服一匙（《普济方》）。

胃虚恶心或呕吐有痰。人参一两，水二盏，煎一盏，入竹沥一杯，姜汁三匙，食远温服，以知为度，老人尤宜（《简便方》）。

胃寒呕恶不能腐熟水谷，食即呕吐。人参、丁香、藿香各二钱半，橘皮五钱，生姜三片，水二盏，煎一盏，温服（《拔萃方》）。

反胃呕吐饮食入口即吐，困弱无力，垂死者。上党人参三大两拍破，水一大升，煮取四合，热服，日再。兼以人参汁，入粟米、鸡子白、薤白，煮粥与啖。李直方司勋，于汉南患此，两月余，诸方不瘥。遂与此方，当时便定。后十余日，遂入京师。绛每与名医论此药，难可为俦也（李绛《兵部手集》方）。

食入即吐人参半夏汤：用人参一两，半夏一两五钱，生姜十片。水一斗，以杓扬二百四十遍，取三升，入白蜜三合，煮一升半，分服（张仲景《金匮方》）。

霍乱呕恶人参二两，水一盏半，煎汁一盏，入鸡子白一枚，再煎温服。一加丁香（《卫生家宝方》）。

霍乱烦闷人参五钱，桂心半钱。水二盏，煎服（《圣惠方》）。

霍乱吐泻烦躁不止。人参二两，橘皮三两，生姜一两。水六升，煮三升，分三服（《圣济总录》）。

妊娠吐水酸心腹痛，不能饮食。人参、干姜炮等分，为末，

以生地黄汁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下（《和剂局方》）。

阳虚气喘自汗盗汗，气短头运。人参五钱，熟附子一两。分作四帖，每帖以生姜十片，流水二盏，煎一盏，食远温服（《济生方》）。

喘急欲绝上气鸣息者。人参末，汤服方寸匕，日五六服效（《肘后方》）。

产后发喘乃血入肺窍，危症也。人参末一两，苏木二两，水二碗，煮汁一碗，调参末服，神效（《圣惠方》）。

产后血运人参一两，紫苏半两以童尿、酒、水三合，煎服（《医方摘要》）。

产后不语人参、石菖蒲、石莲肉等分，每服五钱，水煎服（《妇人良方》）。

产后诸虚发热自汗。人参、当归等分，为末，用猪腰子一个，去膜切小片，以水三升，糯米半合，葱白二茎，煮米熟，取汁一盏，入药煎至八分，食前温服（《永类方》）。

产后秘塞出血多。以人参、麻子仁、枳壳麸炒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济生方》）。

横生倒产人参末、乳香末各一钱，丹砂末五分。研匀，鸡子白一枚，入生姜自然汁三匙，搅匀，冷服，即母子俱安，神效，此施汉卿方也（《妇人良方》）。

开心益智人参末一两，炼成猪肥肪十两。以淳酒和匀。每服一杯，日再服。服至百日，耳目聪明，骨髓充盈，肌肤润泽，日记千言，兼去风热痰病（《千金方》）。

闻雷即昏一小儿七岁，闻雷即昏倒，不知人事，此气怯也。

以人参、当归、麦门冬各二两，五味子五钱。水一斗，煎汁五升。再以水五升，煎滓取汁二升，合煎成膏。每服三匙，白汤化下。服尽一斤，自后闻雷自若矣（杨起《简便方》）。

忽喘闷绝方见大黄下。

离魂异疾有人卧则觉身外有身，一样无别，但不语。盖人卧则魂归于肝，此由肝虚邪袭，魂不归舍，病名曰离魂。用人参、龙齿、赤茯苓各一钱。水一盏，煎半盏，调飞过朱砂末一钱，睡时服。一夜一服，三夜后，真者气爽，假者即化矣（夏子益《怪证奇疾方》）。

怔忡自汗心气不足也。人参半两，当归半两，用猪腰子二个，以水二碗，煮至一碗半，取腰子细切，人参、当归同煎至八分，空心吃腰子，以汁送下。其滓焙干为末，以山药末作糊丸绿豆大。每服五十丸，食远枣汤下，不过两服即愈。此昆山神济大师方也，一加乳香二钱（王璆《百一选方》）。

心下结气凡心下硬，按之则无，常觉膨满，多食则吐，气引前后，噫呃不除，由思虑过多，气不以时而行则结滞，谓之结气。人参一两，橘皮去白四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五六十丸（《圣惠方》）。

房后困倦人参七钱，陈皮一钱，水一盏半，煎八分，食前温服，日再服，千金不传（赵永庵方）。

虚劳发热愚鲁汤：用上党人参、银州柴胡各三钱，大枣一枚，生姜三片。水一钟半，煎七分，食远温服，日再服，以愈为度（《奇效良方》）。

肺热声哑人参二两，诃子一两，为末噙咽（《丹溪摘玄》）。

肺虚久咳人参末二两，鹿角胶炙研一两。每服三钱，用薄荷、豉汤一盏，葱少许，入铫子煎一二沸，倾入盏内。遇咳时，温呷三五口，甚佳（《食疗本草》）。

止嗽化痰人参末一两，明矾二两。以酽醋二升，熬矾成膏，入参末、炼蜜和收。每以豌豆大一丸，放舌下，其嗽即止，痰自消（《简便方》）。

小儿喘咳发热自汗吐红，脉虚无力者。人参、天花粉等分。每服半钱，蜜水调下，以瘥为度（《经济方》）。

喘咳嗽血咳喘上气，喘急，嗽血吐血，脉无力者。人参末每服三钱，鸡子清调之，五更初服便睡，去枕仰卧，只一服愈。年深者，再服。咯血者，服尽一两甚好。一方以乌鸡子水磨千遍，自然化作水，调药尤妙。忌醋咸腥酱，面鲊醉饱，将息乃佳（沈存中《灵苑方》）。

咳嗽吐血人参、黄耆、飞罗面各一两，百合五钱，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茅根汤下。〇《朱氏集验方》：用人参、乳香、辰砂等分，为末，乌梅肉和丸弹子大。每白汤化下一丸，日一服。

虚劳吐血甚者，先以十灰散止之，其人必困倦，法当补阳生阴，独参汤主之。好人参一两，肥枣五枚。水二钟，煎一钟服，熟睡一觉，即减五六，继服调理药（葛可久《十药神书》）。

吐血下血因七情所感，酒色内伤，气血妄行，口鼻俱出，心肺脉破，血如涌泉，须臾不救。用人参焙、侧柏叶蒸焙、荆芥穗烧存性各五钱，为末。用二钱，入飞罗面二钱，以新汲水调如稀糊服，少倾再啜，一服立止（华佗《中藏经》）。

衄血不止人参、柳枝（寒食采者）等分，为末。每服一钱，东流水服，日三服。无柳枝，用莲子心（《圣济总录》）。

齿缝出血人参、赤茯苓、麦门冬各二钱，水一钟，煎七分，食前温服，日再。苏东坡得此，自谓神奇。后生小子多患此病，予累试之，累如所言（谈野翁《试验方》）。

阴虚尿血人参焙、黄耆盐水炙，等分为末。用红皮大萝卜一枚，切作四片，以蜜二两，将萝卜逐片蘸炙，令干再炙，勿令焦，以蜜尽为度。每用一片，蘸药食之，仍以盐汤送下，以瘥为度（《三因方》）。

沙淋石淋方同上。

消渴引饮人参为末，鸡子清调服一钱，日三四服。〇《集验》：用人参、栝蒌根等分。生研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百丸，食前麦门冬汤下，日二服，以愈为度。名玉壶丸。忌酒面炙煿。〇《郑氏家传》消渴方：人参一两，粉草二两。以雄猪胆汁浸炙，脑子半钱，为末，蜜丸芡子大。每嚼一丸，冷水下。〇《圣济总录》：用人参一两，葛粉二两，为末。发时以焞猪汤一升，入药三钱，蜜二两，慢火熬至三合，状如黑饧，以瓶收之，每夜以一匙含咽，不过三服取效也。

虚疟寒热人参二钱二分，雄黄五钱，为末，端午日用粽尖捣丸梧子大。发日侵晨，井华水吞下七丸，发前再服。忌诸般热物，立效。一方：加神曲等分（《丹溪纂要》）。

冷痢厥逆六脉沉细。人参、大附子各一两半。每服半两，生姜十片，丁香十五粒，粳米一撮。水二盏，煎七分，空心温服（《经验方》）。

下痢禁口人参、莲肉各三钱，以井华水二盏，煎一盏，细细呷之。或加姜汁炒黄连三钱（《经验良方》）。

老人虚痢不止，不能饮食。上党人参一两，鹿角去皮炒研五钱，为末。每服方寸匕，米汤调下，日三服（《十便良方》）。

伤寒坏证凡伤寒时疫，不问阴阳，老幼妊妇，误服药饵，困重垂死，脉沉伏，不省人事，七日以后，皆可服之，百不失一。此名夺命散，又名复脉汤。人参一两，水二钟，紧火煎一钟，以井水浸冷服之，少顷鼻梁有汗出，脉复立瘥。苏韬光侍郎云：用此救数十人。予作清流宰，县倅申屠行辅之子妇患时疫三十余日，已成坏病，令服此药而安（王璆《百一选方》）。

伤寒厥逆身有微热，烦躁，六脉沉细微弱，此阴极发躁也。无忧散：用人参半两，水一钟，煎七分，调牛胆南星末二钱，热服立苏（《三因方》）。

夹阴伤寒先因欲事，后感寒邪，阳衰阴盛，六脉沉伏，小腹绞痛，四肢逆冷，呕吐清水，不假此药，无以回阳。人参、干姜炮各一两，生附子一枚，破作八片。水四升半，煎一升，顿服。脉出身温即愈（吴绶《伤寒蕴要》）。

筋骨风痛人参四两，酒浸三日，晒干，土茯苓一斤，山慈姑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食前米汤下（《经验方》）。

小儿风痫瘈疭。用人参、蛤粉、辰砂等分，为末，以猳猪心血和丸绿豆大。每服五十丸，金银汤下，一日二服，大有神效（《卫生宝鉴》）。

脾虚慢惊黄耆汤，见黄耆发明下。

痘疹险证保元汤，见黄耆发明下。

惊后瞳斜小儿惊后瞳人不正者。人参、阿胶糯米炒成珠，各一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日再服。愈乃止，效（《直指方》）。

小儿脾风多困。人参、冬瓜仁各半两，南星一两。浆水煮

过，为末。每用一钱，水半盏，煎二三分，温服（《本事方》）。

酒毒目盲一人形实，好饮热酒，忽病目盲而脉涩，此热酒所伤，胃气污浊，血死其中而然。以苏木煎汤，调人参末一钱服。次日鼻及两掌皆紫黑，此滞血行矣。再以四物汤，加苏木、桃仁、红花、陈皮，调人参末服，数日而愈（《丹溪纂要》）。

酒毒生疽一妇嗜酒，胸生一疽，脉紧而涩。用酒炒人参、酒炒大黄，等分为末，姜汤服一钱，得睡汗出而愈，效（《丹溪医案》）。

狗咬风伤肿痛。人参置桑柴炭上烧存性，以碗覆定，少顷为末，掺之立瘥（《经验后方》）。

蜈蚣咬伤嚼人参涂之（《医学集成》）。

蜂虿螫伤人参末傅之（《证治要诀》）。

胁破肠出急以油抹入，煎人参、枸杞汁淋之，内吃羊肾粥，十日愈（危氏《得效方》）。

气奔怪疾方见虎杖。

芦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吐虚劳痰饮（时珍）。

〔发明〕〔吴绶曰〕人弱者，以人参芦代瓜蒂。〔震亨曰〕人参入手太阴，补阳中之阴，芦则反能泻太阴之阳。亦如麻黄，苗能发汗，根则止汗。谷属金而糠之性热，麦属阳而麸之性凉。先儒谓物物具一太极，学者可不触类而长之乎？一女子性躁味厚，暑月因怒而病呃，每作则举身跳动，昏冒不知人。其形气俱实，乃痰因怒郁，气

不得降，非吐不可。遂以人参芦半两，逆流水一盏半，煎一大碗饮之，大吐顽痰数碗，大汗昏睡一日而安。又一人作劳发疟，服疟药变为热病，舌短痰嗽，六脉洪数而滑，此痰蓄胸中，非吐不愈。以参芦汤加竹沥二服，涌出胶痰三块，次与人参、黄耆、当归煎服，半月乃安。

沙参《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别录·有名未用》部羊乳。

【释名】白参（《吴普》）、知母（《别录》）、羊乳（《别录》）、羊婆奶（《纲目》）、铃儿草（《别录》）、虎须（《别录》）、苦心（《别录》，又名文希，一名识美，一名志取）。〔弘景曰〕此与人参、玄参、丹参、苦参是为五参，其形不尽相类，而主疗颇同，故皆有参名。又有紫参，乃牡蒙也。〔时珍曰〕沙参白色，宜于沙地，故名。其根多白汁，俚人呼为羊婆奶。《别录·有名未用》，羊乳即此也。此物无心味淡，而《别录》一名苦心，又与知母同名，不知所谓也。铃儿草，象花形也。

【集解】〔《别录》曰〕沙参，生河内川谷及冤句般阳续山，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又曰：羊乳，一名地黄，三月采，立夏后母死。〔恭曰〕出华山者为善。〔普曰〕二月生苗，如葵，叶青色，根白，实如芥，根大如芜菁，三月采。〔弘景曰〕今出近道，丛生，叶似枸杞，根白实者佳。〔保昇曰〕其根若葵根，其花白色。〔颂曰〕今淄、齐、潞、随、江、淮、荆、湖州郡皆有之。苗长一二尺以来，丛生崖壁间，叶似枸杞而有叉丫，七月开紫花，根如葵根，大如指许，赤黄色，中正白实者佳。二月、八月采根。南土生者叶有细有大，花白，瓣上仍有白粘，此为小异。〔藏器曰〕羊乳根如荠苨而圆，大小如拳，上有角节，折之有白汁，人取根当荠苨。苗作蔓，折之有白汁。〔时珍曰〕沙参处处山原有之。二月生苗，叶如初生小葵叶，而团扁不光。八九月抽茎，高一二尺。茎上之叶，则尖长如枸

杞叶，而小有细齿。秋月叶间开小紫花，长二三分，状如铃铎，五出，白蕊，亦有白花者。并结实，大如冬青实，中有细子。霜后苗枯。其根生沙地者长尺余，大一虎口，黄土地者则短而小。根茎皆有白汁。八九月采者，白而实；春月采者，微黄而虚。小人亦往往絷蒸压实以乱人参，但体轻松，味淡而短耳。

沙参

根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羊乳，温，无毒。〔普曰〕沙参，岐伯：咸。神农、黄帝、扁鹊：无毒。李当之：大寒。〔好古曰〕甘、微苦。〔之才曰〕恶防己，反藜芦。

【主治】血积惊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本经》）。疗胃痹心腹痛，结热邪气头痛，皮间邪热，安五脏。久服利人。又云：羊乳，主头眩痛，益气，长肌肉（《别录》）。去皮肌浮风，疝气下坠，治常欲眠，养肝气，宣五脏风

气（甄权）。补虚，止惊烦，益心肺，并一切恶疮疥癣及身痒，排脓，消肿毒（大明）。清肺火，治久咳肺痿（时珍）。

【发明】〔元素曰〕肺寒者，用人参；肺热者，用沙参代之，取其味甘也。〔好古曰〕沙参味甘微苦，厥阴本经之药，又为脾经气分药。微苦补阴，甘则补阳，故洁古取沙参代人参。盖人参性温，补五脏之阳；沙参性寒，补五脏之阴。虽云补五脏，亦须各用本脏药相佐，使随所引而相辅之可也。〔时珍曰〕人参甘苦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补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金能受火克者宜之。一补阳而生阴，一补阴而制阳，不可不辨之也。

【附方】旧一，新二。

肺热咳嗽沙参半两。水煎服之（《卫生易简方》）。

卒得疝气小腹及阴中相引痛如绞，白汗出，欲死者。沙参捣筛为末，酒服方寸匕，立瘥（《肘后方》）。

妇人白带多因七情内伤或下元虚冷所致。沙参为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证治要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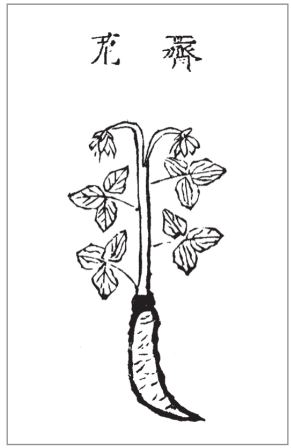
荠苨音齐尼，并上声。〇《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图经》杏参。

【释名】杏参（《图经》）、杏叶沙参（《救荒》）、蔗苨（蔗音底。《尔雅》）、甜桔梗（《纲目》）、白面根（《救荒》）。苗名隐忍（〖《纲目》〗）。〔时珍

曰〕荠苨多汁，有济䴵之状，故以名之。济䴵，浓露也。其根如沙参而叶如杏，故河南人呼为杏叶沙参。苏颂《图经》杏参，即此也。俗谓之甜桔梗。《尔雅》云：䴵，蔗苨也。郭璞云：即荠苨也。隐忍，说见下文。

【集解】〔弘景曰〕荠苨根茎都似人参，而叶小异，根味甜绝，能杀毒。以其与毒药共处，毒皆自然歇，不正入方家用也。〔又曰〕魏文帝言荠苨乱人参，即此也。荠苨叶甚似桔梗，但叶下光明滑泽无毛为异，又不如人参相对耳。〔恭曰〕人参苗似五加而阔短，茎圆有三四桠，桠头有五叶，陶引荠苨乱人参，误矣。且荠苨、桔梗又有叶差互者，亦有叶三四对者，皆一茎直上，叶既相乱，惟以根有心为别尔。〔颂曰〕今川蜀、江浙皆有之。春生苗茎，都似人参，而叶小异，根似桔梗，但无心为异。润州、陕州尤多，人家收以为果，或作脯啖，味甚甘美，兼可寄远。二月、八月采根，暴干。〔承曰〕今人多以蒸过压扁乱人参，但味淡尔。〔宗奭曰〕陶以根言，故云荠苨乱人参；苏以苗言，故以陶为误也。〔机曰〕荠苨苗茎与桔梗相似，其根与人参相乱。今言苗茎都似人参，近于误也。当以人参、荠苨、桔梗三注参看自明矣。〔时珍曰〕荠苨苗似桔梗，根似沙参，故奸商往往以沙参、荠苨通乱人参。苏颂《图经》所谓杏参，周定王《救荒本草》所谓杏叶沙参，皆此荠苨也。《图经》云：杏参生淄州田野，根如小菜根。土人五月采苗叶，治咳嗽上气。《救荒本草》云：杏叶沙参，一名白面根。苗高一二尺，茎色青白。叶似杏叶而小，微尖而背白，边有叉牙。杪间开五瓣白碗子花。根形如野胡萝卜，颇肥，皮色灰黪，中间白色，味甜微寒。亦有开碧花者。嫩苗炸熟水淘，油盐拌食。根换水煮，亦可食。人以蜜煎充果。又陶弘景注桔梗，言其叶名隐忍，可煮食之，治蛊毒。谨按《尔雅》云：蒡，隐忍也。郭璞注云：似苏，有毛。江东人藏以为菹，亦可瀹食。葛洪《肘后方》云：隐忍草，苗似桔梗，人皆食之。捣汁饮，治蛊毒。据此则隐忍非桔梗，乃荠苨苗也。荠苨苗甘，可食；桔梗苗苦，不可食，尤为可证。《神农本经》无荠苨，止有桔梗一名荠苨，至《别录》始出荠苨。盖荠苨、桔梗乃一类，有甜、苦二种，则其苗亦可呼为隐忍也。



荠苨

根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解百药毒（《别录》）。杀蛊毒，治蛇虫咬，热狂温疾，署毒箭（大明）。利肺气，和中明目止痛，蒸切作羹粥食，或作齑菹食（昝殷）。食之，压丹石发动（孟诜）。主咳嗽消渴强中，疮毒丁肿，辟沙虱短狐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荠苨寒而利肺，甘而解毒，乃良品也，而世不知用，惜哉。按葛洪《肘后方》云：一药而兼解众毒者，惟荠苨汁浓饮二升，或煮嚼之，亦可作散服。此药在诸药中，毒皆自解也。又张鷟《朝野佥载》云：名医言虎中药箭，食清泥而解；野猪中药箭，啖荠苨而食。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又孙思邈《千金方》：治强中为病，茎长兴盛，不交精出，消渴之后，发为痈疽，有荠苨丸、猪肾荠苨汤方，此皆本草所未及者。然亦取其解热解毒之功尔，无他义。

〔附方〕旧四，新三。

强中消渴猪肾荠苨汤：治强中之病，茎长兴盛，不交精液自出，消渴之后，即发痈疽。皆由恣意色欲，或饵金石所致，宜此以制肾中热也。用猪肾一具，荠苨、石膏各三两，人参、茯苓、磁石、知母、葛根、黄芩、栝蒌根、甘草各二两，黑大豆一升，水一斗半，先煮猪肾、大豆取汁一斗，去滓下药，再煮三升，分三服。后人名为石子荠苨汤。〇又荠苨丸：用荠苨、大豆、茯神、磁石、栝蒌根、熟地黄、地骨皮、玄参、石斛、鹿茸各一两，人参、沉香各半两，为末，以猪肚治净煮烂，杵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下（并《千金方》）。

丁疮肿毒生荠苨根捣汁，服一合，以滓傅之，不过三度（《千金翼》）。

面上皯疱荠苨、肉桂各一两，为末。每用方寸匕，酢浆服之，日一服。又灭瘢痣（《圣济总录》）。

解诸蛊毒荠苨根捣末，饮服方寸匕，立瘥（陈延之《小品方》）。

解钩吻毒钩吻叶与芹叶相似，误食之杀人。惟以荠苨八两，水六升，煮取三升，每服五合，日五服（仲景《金匮玉函》）。

解五石毒荠苨生捣汁，多服之，立瘥（苏颂《图经》）。

隐忍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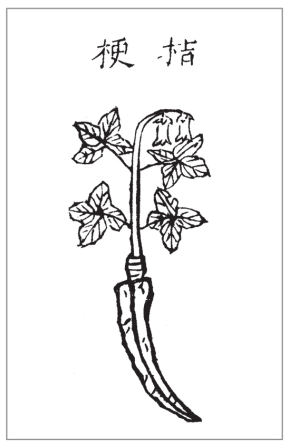
〔气味〕甘、苦，寒，无毒。

〔主治〕蛊毒腹痛，面目青黄，林露骨立，煮汁一二升饮（时珍）。主腹脏风壅，咳嗽

上气（苏颂）。

桔梗《本经·下品》

【释名】白药（《别录》）、梗草（《别录》）、荠苨（《本经》）。〔时珍曰〕此草之根结实而梗直，故名。《吴普本草》一名利如，一名符扈，一名房图，方书并无见，盖亦廋辞尔。桔梗、荠苨乃一类，有甜、苦二种，故《本经》桔梗一名荠苨，而今俗呼荠苨为甜桔梗也。至《别录》始出荠苨条，分为二物，然其性味功用皆不同，当以《别录》为是。



桔梗

【集解】〔《别录》曰〕桔梗，生嵩高山谷及冤句。二八月采根暴干。〔普曰〕叶如荠苨，茎如笔管，紫赤色，二月生苗。〔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二三月生苗，可煮食之。桔梗疗蛊毒甚验。俗方用此，乃名荠苨。今别有荠苨，能解药毒，可乱人参，叶甚相似。但荠苨叶下光明滑泽无毛为异，叶生又不如人参相对耳。〔恭曰〕荠苨、桔梗，叶有差互者，亦有叶三四对者，皆一茎直上，叶既相乱，惟以根有心为别耳。〔颂曰〕今在处有之。根如小指大，黄白色。春

生苗，茎高尺余。叶似杏叶而长椭，四叶相对而生，嫩时亦可煮食。夏开小花紫碧色，颇似牵牛花，秋后结子。八月采根，其根有心，若无心者为荠苨。关中所出桔梗，根黄皮，似蜀葵根。茎细，青色。叶小，青色，似菊叶也。

根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木梗，真似桔梗，只是咬之腥涩不堪。凡用桔梗，须去头上尖硬二三分已来，并两畔附枝。于槐砧上细剉，用生百合捣膏，投水中浸一伏时滤出，缓火熬令干用。每桔梗四两，用百合二两五钱。〔时珍曰〕今但刮去浮皮，米泔水浸一夜，切片微炒用。

〔气味〕辛，微温，有小毒。〔普曰〕神农、医和：苦，无毒。黄帝、扁鹊：辛、咸。岐伯、雷公：甘，无毒。李当之：大寒。〔权曰〕苦、辛。〔时珍曰〕当以苦、辛、平为是。〔之才曰〕节皮为之使。畏白及、龙眼、龙胆草，忌猪肉。得牡蛎、远志，疗恚怒；得消石、石膏，疗伤寒。白粥解其□毒。〔时珍曰〕伏砒。徐之才所云节皮，不知何物也。

〔主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本经》）。利五脏肠胃，补血气，除寒热风痹，温中消谷，疗喉咽痛，下蛊毒（《别录》）。治下痢，破血去积气，消积聚痰涎，去肺热气促嗽逆，除腹中冷痛，主中恶及小儿惊痫（甄权）。下一切气，止霍乱转筋，心腹胀痛，补五劳，养气，除邪辟温，破癥瘕肺痈，养血排脓，补内漏及喉痹（大明）。利窍，除肺部风热，清利头目咽嗌，胸膈滞气及痛，除鼻

塞（元素）。治寒呕（李杲）。主口舌生疮，赤目肿痛（时珍）。

〔发明〕〔好古曰〕桔梗气微温，味苦辛，味厚气轻，阳中之阴，升也。入手太阴肺经气分及足少阴经。〔元素曰〕桔梗清肺气，利咽喉，其色白，故为肺部引经。与甘草同行，为舟楫之剂。如大黄苦泄峻下之药，欲引至胸中至高之分成功，须用辛甘之剂升之。譬如铁石入江，非舟楫不载。所以诸药有此一味，不能下沉也。〔时珍曰〕朱肱《活人书》治胸中痞满不痛，用桔梗、枳壳，取其通肺利膈下气也。张仲景《伤寒论》治寒实结胸，用桔梗、贝母、巴豆，取其温中消谷破积也。又治肺痈唾脓，用桔梗、甘草，取其苦辛清肺，甘温泻火，又能排脓血、补内漏也。其治少阴证二三日咽痛，亦用桔梗、甘草，取其苦辛散寒，甘平除热，合而用之，能调寒热也。后人易名甘桔汤，通治咽喉口舌诸病。宋仁宗加荆芥、防风、连翘，遂名如圣汤，极言其验也。按：王好古《医垒元戎》载之颇详，云：失音加诃子，声不出加半夏，上气加陈皮，涎嗽加知母、贝母，咳渴加五味子，酒毒加葛根，少气加人参，呕加半夏、生姜，唾脓血加紫菀，肺痿加阿胶，胸膈不利加枳壳，心胸痞满加枳实，目赤加栀子、大黄，面肿加茯苓，肤痛加黄耆，发斑加防风、荆芥，疫毒加鼠粘子、大黄，不得眠加栀子。〔震亨曰〕干咳嗽，乃痰火之邪郁在肺中，宜苦梗以开之；痢疾腹痛，乃肺金之气郁在大肠，亦宜苦梗开之，后用痢药。此药能开提气血，故气药中宜用之。

〔附方〕旧十，新七。

胸满不痛桔梗、枳壳等分。水二钟，煎一钟，温服（《南阳活人书》）。

伤寒腹胀阴阳不和也，桔梗半夏汤主之。桔梗、半夏、陈皮各三钱，姜五片。水二钟，煎一钟服（《南阳活人书》）。

痰嗽喘急桔梗一两半，为末。用童子小便半升，煎四合，去

滓温服（《简要济众方》）。

肺痈咳嗽胸满振寒，脉数咽干，不渴，时出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粳米粥者，桔梗汤主之。桔梗一两，甘草二两。水三升，煮一升，分温再服。朝暮吐脓血则瘥（张仲景《金匮玉函方》）。

喉痹毒气桔梗二两，水三升，煎一升，顿服（《千金方》）。

少阴咽痛少阴证，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瘥者，与桔梗汤主之。桔梗一两，甘草二两。水三升，煮一升，分服（张仲景《伤寒论》）。

口舌生疮方同上。

齿□肿痛桔梗、薏苡仁等分，为末服（《永类方》）。

骨槽风痛牙根肿痛。桔梗为末，枣瓤和丸皂子大，绵裹咬之。仍以荆芥汤漱之（《经验后方》）。

牙疳臭烂桔梗、茴香等分。烧研傅之（《卫生易简方》）。

肝风眼黑目睛痛，肝风盛也，桔梗丸主之。桔梗一斤，黑牵牛头末三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温水下，日二服（《保命集》）。

鼻出衄血桔梗为末，水服方寸匕，日四服。一加生犀角屑（《普济方》）。

吐血下血方同上。

打击瘀血在肠内，久不消，时发动者。桔梗为末，米饮下一刀圭（《肘后要方》）。

中蛊下血如鸡肝，昼夜出血石余，四脏皆损，惟心未毁，或鼻破将死者。苦桔梗为末，以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不能下药，以物拗口灌之。心中当烦，须臾自定，七日止。当食猪肝臛以补之，神良。一方加犀角等分（《古今录验》）。

妊娠中恶心腹疼痛。桔梗一两剉，水一钟，生姜三片，煎六分，温服（《圣惠方》）。

小儿客忤死不能言。桔梗烧研三钱，米汤服之。仍吞麝香豆许（张文仲《备急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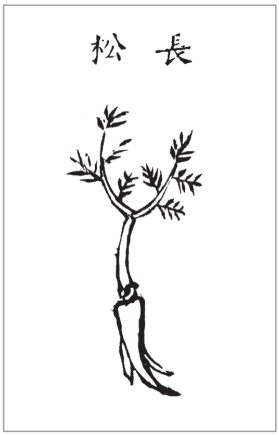
芦头

〔主治〕吐上膈风热痰实，生研末，白汤调服一二钱，探吐（时珍）。

长松《拾遗》

【释名】仙茆（〖《东坡诗集》〗）。〔时珍曰〕其叶如松，服之长年，功如松脂及仙茆，故有二名。

【集解】〔藏器曰〕长松生关内山谷中，草似松，叶上有脂，山人服之。〔时珍曰〕长松生古松下，根色如荠苨，长三五寸。味甘微苦，类人参，清香可爱。按《张天觉文集》云：僧普明居五台山，患大风，眉发俱堕，哀苦不堪。忽遇异人，教服长松，示其形状。明采服之，旬余毛发俱生，颜色如故。今并代间士人，多以长松杂甘草、山药为汤，煎服甚佳。然本草及方书皆不载，独释慧祥《清凉传》始叙其详如此。韩𢘅《医通》云：长松产太行西北诸山，根似独活而香。



长松

根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风血冷气宿疾，温中去风（藏器）。治大风恶疾，眉发堕落，百骸腐溃。每以一两，入甘草少许，水煎服，旬日即愈。又解诸虫毒，补益长年（时珍）。

【附方】新一。

长松酒滋补一切风虚，乃庐山休休子所传。长松一两五钱，状似独活而香，乃酒中圣药也。熟地黄八钱，生地黄、黄芪蜜炙、陈皮各七钱，当归、厚朴、黄檗各五钱，白芍药煨、人参、枳壳各四钱，苍术米泔制、半夏制、天门冬、麦门冬、砂仁、黄连各三钱，木香、蜀椒、胡桃仁各二钱，小红枣肉八个，老米一撮，灯心五寸长一百二十根。一料分十剂，绢袋盛之。凡米五升，造酒一尊，煮一袋，窨久乃饮（《韩氏医通》）。

黄精《别录·上品》

〔校正〕并入《拾遗》救荒草。

【释名】黄芝（《瑞草经》）、戊己芝（《五符经》）、菟竹（《别录》）、鹿竹（《别录》）、仙人余粮（弘景）、救穷草（《别录》）、米铺（《蒙筌》）、野生姜（《蒙筌》）、重楼（《别录》）、鸡格（《别录》）、龙衔（《广雅》）、垂珠（〖《图经》〗）。〔颂曰〕隋时羊公服黄精法云：黄精是芝草之精也，一名葳蕤，一名白及，一名仙人余粮，一名苟格，一名马箭，一名垂珠，一名菟竹。〔时珍曰〕黄精为服食要药，故《别录》列于《草部》之首，仙家以为芝草之类，以其得坤土之精粹，故谓之黄精。《五符经》云：黄精获天地之淳精，故名为戊己芝，是此义也。余粮、救穷，以功名也；鹿竹、菟竹，因叶似竹，而鹿兔食之也。垂珠，以子形也。陈氏《拾遗》救荒草即此也，今并为一。〔嘉谟曰〕根如嫩姜，俗名野生姜。九蒸九曝，可以代粮，又名米铺。

【集解】〔《别录》曰〕黄精生山谷。二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处处有之。二月始生，一枝多叶，叶状似竹而短。根似萎蕤。萎蕤根如荻根及菖蒲，概节而平直；黄精根如鬼臼、黄连，大节而不平。虽燥，并柔软有脂润。俗方无用此，而为《仙经》所贵。根、叶、花、实，皆可饵服，酒散随宜，具在断谷方中。其叶乃与钩吻相似，惟茎不紫、花不黄为异，而人多惑之。其类乃殊，遂致死生之反，亦为奇事。〔敦曰〕钩吻真似黄精，只是叶头尖有毛钩子二个，若误服之害人。黄精叶似竹也。〔恭曰〕黄精肥地生者，即大如拳；薄地生者，犹如拇指。萎蕤肥根，颇类其小者，肌理形色，大都相似。今以鬼臼、黄连为比，殊无仿佛。黄精叶似柳及龙胆、徐长卿辈而坚。其钩吻蔓生，叶如柿叶，殊非比类。〔藏器曰〕黄精叶偏生不对者名偏精，功用不如正精。正精叶对生。钩吻乃野葛之别名，二

物殊不相似，不知陶公凭何说此？〔保昇曰〕钩吻一名野葛，陶说叶似黄精者当是。苏说叶似柿者，当别是一物。〔颂曰〕黄精南北皆有，以嵩山、茅山者为佳。三月生苗，高一二尺以来。叶如竹叶而短，两两相对。茎梗柔脆，颇似桃枝，本黄末赤。四月开细青白花，状如小豆花。结子白如黍粒，亦有无子者。根如嫩生姜而黄色，二月采根，蒸过暴干用。今遇八月采，山中人九蒸九暴作果卖，黄黑色而甚甘美。其苗初生时，人多采为菜茹，谓之笔菜，味极美。江南人说黄精苗叶稍类钩吻，但钩吻叶头极尖而根细，而苏恭言钩吻蔓生，恐南北所产之异耳。〔时珍曰〕黄精野生山中，亦可劈根长二寸，稀种之，一年后极稠，子亦可种。其叶似竹而不尖，或两叶、三叶、四五叶，俱对节而生。其根横行，状如萎蕤，俗采其苗炸熟，淘去苦味食之，名笔管菜。陈藏器《本草》言青粘是萎蕤，见萎蕤发明下。又黄精、钩吻之说，陶弘景、雷敦、韩保昇皆言二物相似。苏恭、陈藏器皆言不相似。苏颂复设两可之辞。今考《神农本草》《吴普本草》，并言钩吻是野葛，蔓生，其茎如箭，与苏恭之说相合。张华《博物志》云：昔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黄精，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钩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钩吻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按此但以黄精、钩吻相对待而言，不言其相似也。陶氏因此遂谓二物相似，与神农所说钩吻不合。恐当以苏恭所说为是，而陶、雷所说别一毒物，非钩吻也。历代本草惟陈藏器辨物最精审，尤当信之。余见钩吻条。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以溪水洗净蒸之，从巳至子，薄切暴干用。〔颂曰〕羊公服黄精法：二月、三月采根，入地八九寸为上。细切一石，以水二石五斗，煮去苦味，漉出，囊中压取汁，澄清再煎，如膏乃止。以炒黑黄豆末，相和得所，捏作饼子，如钱大。初服二枚，日益之。亦可焙干筛末，水服。〔诜曰〕饵黄精法：取瓮子去底，釜内安置得所，入黄精令满，密盖，蒸至气溜，即暴之。如此九蒸九暴。若生则刺人咽喉。若服生者，初时只可一寸半，渐渐增之，十日不食，服止三尺五寸。三百日后，尽见鬼神，久必升天。根、叶、花、实皆可食之。但以相对者是正，不对者名偏精也。

【气味】甘，平，无毒。〔权曰〕寒。〔时珍曰〕忌梅实，花、叶、子并同。

【主治】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别录》）。补五劳七伤，助筋骨，耐寒暑，益脾胃，润心肺。单服九蒸九暴食之，驻颜断谷（大明）。补诸虚，止寒热，填精髓，下三尸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黄精受戊己之淳气，故为补黄宫之胜品。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水火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神仙芝草经》云：黄精宽中益气，使五脏调良，肌肉充盛，骨髓坚强，其力增倍，多年不老，颜色鲜明，发白更黑，齿落更生。又能先下三尸虫：上尸名彭质，好宝货，百日下；中尸名彭矫，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名彭居，好五色，三十日下，皆烂出也。根为精气，花实为飞英，皆可服食。又按：雷氏《炮炙论》序

云：驻色延年，精蒸神锦。注云：以黄精自然汁拌研细神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以木蜜丸服之。木蜜，枳椇也。神锦不知是何物，或云朱砂也。〔禹锡曰〕按《抱朴子》云：黄精服其花胜其实，服其实胜其根。但花难得，得其生花十斛，干之才可得五六斗尔，非大有力者不能办也。日服三合，服之十年，乃得其益。其断谷不及术。术饵令人肥健，可以负重涉险；但不及黄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与老少代粮，谓之米脯也。〔慎微曰〕徐铉《稽神录》云：临川士家一婢，逃入深山中，久之见野草枝叶可爱，取根食之，久久不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动，以为虎攫，上树避之。及晓下地，其身欻然凌空而去，若飞鸟焉。数岁家人采薪见之，捕之不得，临绝壁下网围之，俄而腾上山顶。或云此婢安有仙骨，不过灵药服食尔。遂以酒饵置往来之路，果来，食讫，遂不能去，擒之，具述其故。指所食之草，即是黄精也。

【附方】旧一，新四。

服食法《圣惠方》：用黄精根茎不限多少，细剉阴干捣末。每日水调末服，任多少。一年内变老为少，久久成地仙。〇臞仙《神隐书》：以黄精细切一石，用水二石五斗煮之，自旦至夕，候冷，以手挼碎，布袋榨取汁煎之。渣晒干为末，同入釜中，煎至可丸，丸如鸡子大。每服一丸，日三服。绝粮轻身，除百病。渴则饮水。

补肝明目黄精二斤，蔓菁子一斤淘，同和，九蒸九晒，为末。空心每米饮下二钱，日二服，延年益寿（《圣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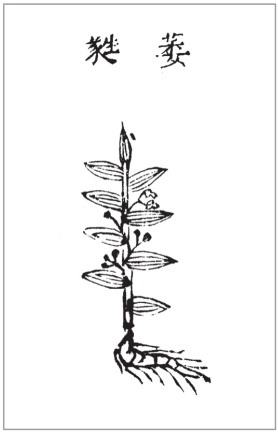
大风癞疮营气不清，久风入脉，因而成癞，鼻坏色败，皮肤痒溃。用黄精根去皮洗净二斤，日中暴令软，纳粟米饭甑中，同蒸至二斗米熟，时时食之（《圣济总录》）。

补虚精气黄精、枸杞子等分。捣作饼，日干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汤下五十丸（《奇效良方》）。

萎蕤音威緌。〇《本经·上品》

【释名】女萎（《本经》）、葳蕤（《吴普》）、萎□（音威移。〖《说文》〗）、委萎（《尔雅》）、萎香（《纲目》）、荧（《尔雅》。音行）、玉竹（《别录》）、地节（《别录》）。〔时珍曰〕按黄公绍《古今韵会》云：葳蕤，草木叶垂之貌。此草根长多须，如冠纓下垂之緌而有威仪，故以名之。凡羽盖旌旗之纓緌，皆象葳蕤，是矣。张氏《瑞应图》云：王者礼备，则葳蕤生于殿前。一名萎香。则威仪之义，于此可见。《别录》作萎蕤，省文也。《说文》作萎□，音相近也。《尔雅》作委萎，字相近也。其叶光莹而象竹，其根多节，故有荧及玉竹、地节诸名。《吴普本草》又有乌女、虫蝉之名。宋本一名马薰，即乌萎之讹者也。

【正误】〔弘景曰〕《本经》有女萎无萎蕤，《别录》无女萎有萎蕤，而功用正同，疑女萎即萎蕤，惟名异尔。〔恭曰〕女萎功用及苗蔓与萎蕤全别。今《本经》朱书是女萎功效，故《别录》墨书乃萎蕤功效也。〔藏器曰〕本草女萎、萎蕤同传。陶云是一物，苏云二物不同，于中品别出女萎一条。然其主霍乱泄痢肠鸣，正与上品女萎相合，则是更非二物矣。〔颂曰〕观古方书所用，胡洽治时气洞下有女萎丸，治伤寒冷下结肠丸中用女萎，治虚劳下痢小黄耆酒中加女萎，详此数方所用，乃似中品女萎，缘其性温主霍乱泄痢故也。又治贼风手足枯痹四肢拘挛茵蔯酒中用女萎，《古今录验》治身体疬疡斑驳有女萎膏，乃似上品《本经》朱书女萎，缘其主中风不能动摇及去皯好色故也。又治伤寒七八日不解续命鳖甲汤，及治脚弱鳖甲汤，并用萎蕤，及《延年方》治风热项急痛四肢骨肉烦热有萎蕤饮，又主虚风热发即头热有萎蕤丸，乃似上品《别录》墨书萎蕤，缘其主虚热湿毒腰痛故也。三者既别，则非一物明矣。且萎蕤甘平，女萎辛温，安得为一物？〔时珍曰〕《本经》女萎，乃《尔雅》委萎二字，即《别录》萎蕤也，上古钞写讹为女萎尔。古方治伤寒风虚用女萎者，即萎蕤也，皆承本草之讹而称之。诸家不察，因中品有女萎名字相同，遂致费辩如此。今正其误，只依《别录》书萎蕤为纲，以便寻检。其治泄痢女萎，乃蔓草也，见本条。



萎蕤

【集解】〔《别录》曰〕萎蕤生太山山谷及丘陵，立春后采，阴干。〔普曰〕叶青黄色，相值如姜叶，二月、七月采。〔弘景曰〕今处处有之。根似黄精，小异。服食家亦用之。〔颂曰〕今滁州、舒州及汉中、均州皆有之。茎干强直，似竹箭簳，有节。叶狭而长，表白里青，亦类黄精。根黄而多须，大如指，长一二尺。或云可啖。三月开青花，结圆实。〔时珍曰〕处处山中有之。其根横生似黄精，差小，黄白色，性柔多须，最难燥。其叶如竹，两两相值。亦可采根种之，极易繁也。嫩叶及根，并可煮淘食茹。

根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黄精并钩吻，二物相似。萎蕤节上有须毛，茎斑，叶尖处有小黄点，为不同。采得以竹刀刮去节皮，洗净，以蜜水浸一宿，蒸了焙干用。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神农：苦。桐君、雷公、扁鹊：甘，无毒。黄帝：辛。〔之才曰〕畏卤咸。

【主治】女萎：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去面黑□，好颜色润

泽，轻身不老（《本经》）。萎蕤：主心腹结气，虚热湿毒腰痛，茎中寒，及目痛眦烂泪出（《别录》）。时疾寒热，内补不足，去虚劳客热。头痛不安，加而用之，良（甄权）。补中益气（萧炳）。除烦闷，止消渴，润心肺，补五劳七伤虚损，腰脚疼痛。天行热狂，服食无忌（大明）。服诸石人不调和者，煮汁饮之（弘景）。主风温自汗灼热，及劳疟寒热，脾胃虚乏，男子小便频数，失精，一切虚损（时珍）。

【发明】〔杲曰〕萎蕤能升能降，阳中阴也。其用有四：主风淫四末，两目泪烂，男子湿注腰痛，女子面生黑□。〔时珍曰〕萎蕤性平味甘，柔润可食。故朱肱《南阳活人书》，治风温自汗身重，语言难出，用萎蕤汤，以之为君药。予每用治虚劳寒热痞疟，及一切不足之证，用代参、耆，不寒不燥，大有殊功，不止于去风热湿毒而已，此昔人所未阐者也。〔藏器曰〕陈寿《魏志·樊阿传》云：青粘，一名黄芝，一名地节。此即萎蕤，极似偏精。本功外，主聪明，调血气，令人强壮。和漆叶为散服，主五脏益精，去三虫，轻身不老，变白，润肌肤，暖腰脚，惟有热不可服。晋嵇绍有胸中寒疾，每酒后苦唾，服之得愈。草似竹，取根花叶阴干用。昔华佗入山见仙人所服，以告樊阿，服之寿百岁也。〔颂曰〕陈藏器以青粘即萎蕤。世无识者，未敢以为信然。〔时珍曰〕苏颂注黄精，疑青粘是黄精，与此说不同。今考黄精、萎蕤性味功用大抵相近，而萎蕤之功更胜。故青粘，一名黄芝，与黄精同名；一名地节，与萎蕤同名，则二物虽通用亦可。

【附方】旧一，新六。

服食法二月、九月采萎蕤根，切碎一石，以水二石煮之，从旦至夕，以手挼烂，布囊榨取汁，熬稠。其渣晒为末，同熬至可丸，丸如鸡头子大。每服一丸，白汤下，日三服。导气脉，强筋骨，治中风湿毒，去面皱颜色，久服延年（臞仙《神隐书》）。

赤眼涩痛萎蕤、赤芍药、当归、黄连等分。煎汤熏洗（《卫生家宝方》）。

眼见黑花赤痛昏暗。甘露汤：用萎蕤焙四两。每服二钱，水一盏，入薄荷二叶，生姜一片，蜜少许，同煎七分，卧时温服，日一服（《圣济总录》）。

小便卒淋萎蕤一两，芭蕉根四两。水二大碗，煎一碗半，入滑石二钱，分三服（《太平圣惠方》）。

发热口干小便涩。用萎蕤五两，煎汁饮之（《外台秘要》）。

乳石发热萎蕤三两，炙甘草二两，生犀角一两，水四升，煮一升半，分三服（《圣惠方》）。

痫后虚肿小儿痫病瘥后，血气上虚，热在皮肤，身面俱肿。萎蕤、葵子、龙胆、茯苓、前胡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煎服（《圣济总录》）。

【附录】鹿药（《开宝》）〔志曰〕鹿药甘，温，无毒。主风血，去诸冷，益老起阳，浸酒服之。生姑臧已西，苗根并似黄精，鹿好食其根。〔时珍曰〕胡洽居士言鹿食九种解毒之草，此其一也。或云即是萎蕤，理亦近之。姑附以俟考访。**委蛇**（音威贻）〔《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消渴少气，令人耐寒。生人家园中，大枝长须，多叶而两两相值，子如芥子。〔时珍曰〕此亦似是萎蕤，并俟考访。

知母《本经·中品》

【释名】**蚔母**（《本经》。音迟。《说文》作芪）、**连母**（《本经》）、**蝭母**（〖《本经》〗。蝭音匙，又音提。或作蓳，〖《玉篇》〗）、**货母**（《本经》）、**地参**（《本经》）、**水参**（〖《本经》〗。又名水须、水浚）、蕁（《尔雅》。音覃）、**莐藩**（音沉烦。〖《尔雅》〗）、**苦心**（《别录》）、**儿草**（《别录》。又名儿踵草、女雷、女理、鹿列、韭逢、东根、野蓼、昌支）。〔时珍曰〕宿根之旁，初生子根，状如蚔虻之状，故谓之蚔母，讹为知母、蝭母也。余多未详。

知母

【集解】〔《别录》曰〕知母生河内川谷。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今出彭城。形似菖蒲而柔润，叶至难死，掘出随生，须枯燥乃止。〔禹锡曰〕按《范子》云：提母出三辅，黄白者善。郭璞释《尔雅》云：蕁，蝭母也。生山上，叶如韭。〔颂曰〕今濒河怀、卫、彰、德诸郡及解州、滁州亦有之。四月开青花如韭花，八月结实。

根

【修治】〔敦曰〕凡使，先于槐砧上剉细，焙干，木臼杵捣，勿犯铁器。〔时珍曰〕凡用，拣肥润里白者，去毛切。引经上行则用酒浸焙干，下行则用盐水润焙。

【气味】苦，寒，无毒。〔大明曰〕苦、甘。〔权曰〕平。〔元素曰〕气寒，味大辛、苦。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又云：阴中微阳，肾经本药，入足阳明、手太阴经气分。〔时珍曰〕得黄檗及酒良，能伏盐及蓬砂。

【主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补不足，益气（《本经》）。疗伤寒久疟烦热，胁下邪气，膈中恶，及风汗内疸。多服令人泄（《别录》）。心烦躁闷，骨热劳往来，产后蓐劳，肾气劳，憎寒虚烦（甄权）。热劳传尸疰痛，通小肠，消痰止嗽，润心肺，安心，止惊悸（大明）。凉心去热，治阳明火热，泻膀胱、肾经火，热厥头痛，下痢腰痛，喉中腥臭（元素）。泻肺火，滋肾水，治命门相火有余（好古）。安胎，止子烦，辟射工、溪毒（时珍）。

【发明】〔权曰〕知母治诸热劳，患人虚而口干者，加用之。〔杲曰〕知母入足阳明、手太阴。其用有四：泻无根之肾火，疗有汗之骨蒸，止虚劳之热，滋化源之阴。仲景用此入白虎汤治不得眠者，烦躁也。烦出于肺，躁出于肾。君以石膏，佐以知母之苦寒，以清肾之源，缓以甘草、粳米，使不速下也。又凡病小便闷塞而渴者，热在上焦气分，肺中伏热不能生水，膀胱绝其化源，宜用气薄味薄、

淡渗之药，以泻肺火、清肺金而滋水之化源。若热在下焦血分而不渴者，乃真水不足，膀胱干涸，乃无阴则阳无以化，法当用黄檗、知母大苦寒之药，以补肾与膀胱，使阴气行而阳自化，小便自通。方法详载《木部》黄檗下。〔时珍曰〕肾苦燥，宜食辛以润之。肺苦逆，宜食苦以泻之。知母之辛苦寒凉，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金而泻火，乃二经气分药也。黄檗则是肾经血分药。故二药必相须而行，昔人譬之虾与水母，必相依附。补阴之说，详黄檗条。

【附方】旧二，新五。

久近痰嗽自胸膈下塞停饮，至于脏腑。用知母、贝母各一两为末，巴豆三十枚去油，研匀。每服一字，用姜三片，二面蘸药，细嚼咽下，便睡，次早必泻一行，其嗽立止。壮人乃用之。一方不用巴豆（《医学集成》）。

久嗽气急知母去毛切五钱，隔纸炒，杏仁姜水泡去皮尖焙五钱。以水一钟半，煎一钟，食远温服。次以萝卜子、杏仁等分，为末，米糊丸。服五十丸，姜汤下，以绝病根（邓笔峰《杂兴方》）。

妊娠子烦因服药致胎气不安，烦不得卧者。知母一两洗焙为末，枣肉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人参汤下。医者不识此病，作虚烦治，反损胎气。产科郑宗文得此方于陈藏器《本草拾遗》中，用之良验（杨归厚《产乳集验方》）。

妊娠腹痛月未足，如欲产之状。用知母二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粥饮下二十丸（《圣惠方》）。

溪毒射工凡中溪毒，知母连根叶捣作散服，亦可投水捣绞汁饮一二升。夏月出行，多取其屑自随。欲入水，先取少许投水上流，便无畏。兼辟射工。亦可煮汤浴之，甚佳（《肘后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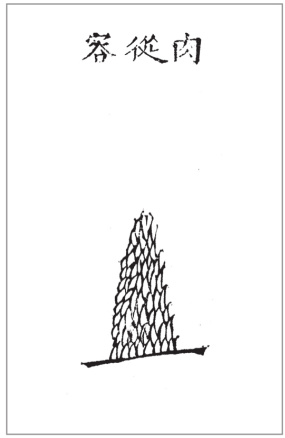
紫癜风疾醋磨知母擦之，日三次（《卫生易简方》）。

嵌甲肿痛知母烧存性研，掺之（《多能方》）。

肉苁蓉《本经·上品》

【释名】肉松容（《吴普》）、**黑司命**（《吴普》）。〔时珍曰〕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集解】〔《别录》曰〕肉苁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门，五月五日采，阴干。〔普曰〕生河西山阴地，丛生，二月至八月采。〔弘景曰〕代郡雁门属并州，多马处便有之，言是野马精落地所生。生时似肉，以作羊肉羹补虚乏极佳，亦可生啖。芮芮河南间至多。今第一出陇西，形扁广，柔润多花而味甘。次出北国者，形短而少花。巴东建平间亦有，而不嘉也。〔恭曰〕此乃论草苁蓉也，陶未见肉者。今人所用亦草苁蓉刮去花，代肉苁蓉，功力稍劣。〔保昇曰〕出肃州福禄县沙中。三月、四月掘根，长尺余，切取中央好者三四寸，绳穿阴干，八月始好，皮有松子鳞甲。其草苁蓉四月中旬采，长五六寸至一尺以来，茎圆紫色。〔大明曰〕生□落树下，并土堑上，此即非马交之处，陶说误尔。又有花苁蓉，即暮春抽苗者，力较微尔。〔颂曰〕今陕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来者，肉厚而力紧。旧说是野马遗沥所生，今西人云大木间及土堑垣中多生，乃知自有种类尔。或疑其初生于马沥，后乃滋殖，如茜根生于人血之类是也。五月采取，恐老不堪，故多三月采之。〔震亨曰〕河西混一之后，今方识其真形，何尝有所谓鳞甲者？盖苁蓉罕得，人多以金莲根用盐盆制而为之，又以草苁蓉充之，用者宜审。〔嘉谟曰〕今人以嫩松梢盐润伪之。



肉苁蓉

【修治】〔敦曰〕凡使先须清酒浸一宿，至明以棕刷去沙土浮甲，劈破中心，去白膜一重，如竹丝草样。有此，能隔人心前气不散，令人上气也。以甑蒸之，从午至酉取出，又用酥炙得所。

【气味】甘，微温，无毒。〔《别录》曰〕酸、咸。〔普曰〕神农、黄帝：咸。雷公：酸。李当之：小温。

【主治】五劳七伤，补中，除茎中寒热痛，养五脏，强阴，益精气，多子，妇人癥瘕。久服轻身（《本经》）。除膀胱邪气腰痛，止痢（《别录》）。益髓，悦颜色，延年，大补壮阳，日御过倍，治女人血崩（甄权）。男子绝阳不兴，女子绝阴不产，润五脏，长肌肉，暖腰膝，男子泄精尿血遗沥，女子带下阴痛（大明）。

【发明】〔好古曰〕命门相火不足者，以此补之，乃肾经血

分药也。凡服苁蓉以治肾，必妨心。〔震亨曰〕峻补精血，骤用，反动大便滑也。〔藏器曰〕强筋健髓，以苁蓉、鳝鱼二味为末，黄精汁丸服之，力可十倍。此说出《乾宁记》。〔颂曰〕西人多用作食。只刮去鳞甲，以酒浸洗去黑汁，薄切，合山芋、羊肉作羹，极美好，益人，胜服补药。〔宗奭曰〕洗去黑汁，气味皆尽矣。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味苦。入药少则不效。

【附方】旧一，新四。

补益劳伤精败面黑。用苁蓉四两，水煮令烂，薄切细研精羊肉，分为四度，下五味，以米煮粥空心食（《药性论》）。

肾虚白浊肉苁蓉、鹿茸、山药、白茯苓等分，为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枣汤下三十丸（《圣济总录》）。

汗多便秘老人虚人皆可用。肉苁蓉酒浸焙二两，研沉香末一两，为末，麻子仁汁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白汤下（《济生方》）。

消中易饥肉苁蓉、山茱萸、五味子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盐酒下二十丸（《医学指南》）。

破伤风病口噤身强。肉苁蓉切片晒干，用一小盏，底上穿定，烧烟于疮上熏之，累效（《卫生总微》）。

列当宋《开宝》

【释名】栗当（《开宝》）、草苁蓉（《开宝》）、花苁蓉（《日华》）。

【集解】〔志曰〕列当生山南岩石上，如藕根，初生掘取阴干。〔保昇曰〕原州、秦州、渭州、灵州皆有之。暮春抽苗，四月中

旬采取，长五六寸至一尺以来，茎圆紫色，采取压扁日干。〔颂曰〕草苁蓉根与肉苁蓉极相类，刮去花，压扁以代肉者，功力殊劣。即列当也。

列当

根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男子五劳七伤，补腰肾，令人有子，去风血，煮酒、浸酒服之（《开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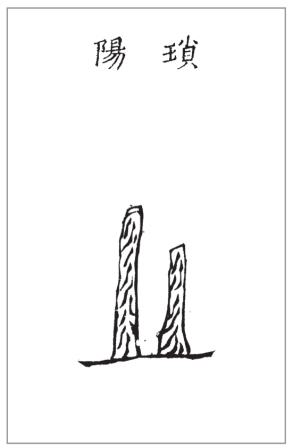
【附方】旧一。

阳事不兴栗当好者二斤，即列当。捣筛毕，以好酒一斗浸之经宿，随性日饮之（昝殷《食医心镜》）。

锁阳《补遗》

【集解】〔时珍曰〕锁阳出肃州。按陶九成《辍耕录》云：

锁阳，生鞑靼田地，野马或与蛟龙遗精入地，久之发起如笋，上丰下俭，鳞甲栉比，筋脉连络，绝类男阳，即肉苁蓉之类。或谓里之淫妇，就而合之，一得阴气，勃然怒长。土人掘取洗涤，去皮薄切晒干，以充药货，功力百倍于苁蓉也。时珍疑此自有种类，如肉苁蓉、列当，亦未必尽是遗精所生也。



锁阳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大补阴气，益精血，利大便。虚人大便燥结者，啖之可代苁蓉，煮粥弥佳。不燥结者勿用（震亨）。润燥养筋，治痿弱（时珍）。

赤箭《本经·上品》　天麻宋《开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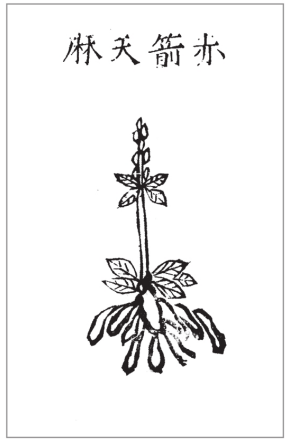
〔校正〕天麻系宋本重出，今并为一。

【释名】赤箭芝（《药性》）、独摇芝（《抱朴子》）、定风草（《药性》）、离母（《本经》）、合离草

（《抱朴子》）、神草（《吴普》）、鬼督邮（《本经》）。〔弘景曰〕赤箭亦是芝类。其茎如箭簳，赤色，叶生其端。根如人足，又云如芋，有十二子为卫。有风不动，无风自摇。如此，亦非俗所见。而徐长卿亦名鬼督邮。又有鬼箭，茎有羽，其主疗并相似，而益大乖异，并非此赤箭也。〔颂曰〕按《抱朴子》云：仙方有合离草，一名独摇芝，一名离母。所以谓之合离、离母者，此草下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以仿十二辰也。去大魁数尺，皆有细根如白发，虽相须而实不相连，但以气相属尔。如菟丝之草，下有伏菟之根，无此则丝不得上，亦不相属也。然则赤箭之异，陶隐居已云非俗所见，菟丝之下有伏菟，亦不闻有见者，殆其种类，时有神异者而如此尔。〔时珍曰〕赤箭，以状而名；独摇、定风，以性异而名；离母、合离，以根异而名；神草、鬼督邮，以功而名。天麻即赤箭之根，《开宝本草》重出一条，详后集解下。

【集解】〔《别录》曰〕赤箭生陈仓川谷、雍州及太山少室。三月、四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陈仓，今属雍州扶风郡。〔志曰〕天麻，生郓州、利州、太山、劳山诸处，五月采根暴干。叶如芍药而小，当中抽一茎，直上如箭簳。茎端结实，状若续随子。至叶枯时，子黄熟。其根连一二十枚，犹如天门冬之类。形如黄瓜，亦如芦菔，大小不定。彼人多生啖，或蒸煮食之。今多用郓州者佳。〔恭曰〕赤箭是芝类。茎似箭簳，赤色。端有花，叶赤色，远看如箭有羽。四月开花，结实似苦楝子，核作五六棱，中有肉如面，日暴则枯萎。其根皮肉汁，大类天门冬，惟无心脉尔。去根五六寸，有十余子卫之，似芋，可生啖之，无干服之法。〔颂曰〕赤箭，今江湖间亦有之，然不中药用。其苗如苏恭所说，但《本经》云三月、四月、八月采根，不言用苗。而今方家乃三月、四月采苗，七月、八月、九月采根，与《本经》参差不同，难以兼著，故但从今法。又曰：天麻今汴京东西、湖南、淮南州郡皆有之。春生苗，初出若芍药，独抽一茎直上，高三四尺，如箭簳状，青赤色，故名赤箭芝。茎中空，依半以上，贴茎微有尖小叶。梢头生成穗，开花结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却透虚入茎中，潜生土内。其根形如黄瓜，连生一二十枚，大者至重半斤，或五六两。其皮黄白色，名曰龙皮。肉名

天麻，二月、三月、五月、八月内采。初得乘润刮去皮，沸汤略煮过，暴干收之。嵩山、衡山人，或取生者，蜜煎作果食，甚珍之。〔宗奭曰〕赤箭，天麻苗也。与天麻治疗不同，故后人分为二条。〔承曰〕今医家见用天麻，即是赤箭根。《开宝本草》又于中品出天麻一条，云出郓州。今之赤箭根苗，皆自齐、郓而来者为上。苏颂《图经》所载天麻之状，即赤箭苗之未长大者也。赤箭用苗，有自表入里之功；天麻用根，有自内达外之理；根则抽苗径直而上，苗则结子成熟而落，返从簳中而下，至土而生，此粗可识其外内主治之理。今翰林沈括最为博识，尝云：古方用天麻不用赤箭，用赤箭不用天麻，则天麻、赤箭本为一物明矣。〔机曰〕赤箭、天麻，一物也，经分为二，以根与苗主治不同也。产不同地者，各有所宜也。〔时珍曰〕《本经》止有赤箭，后人称为天麻。甄权《药性论》云：赤箭芝一名天麻，本自明白。宋人马志重修《本草》，重出天麻，遂致分辩如此。沈括《笔谈》云：《神农本草》明言赤箭采根，后人谓其茎如箭，疑当用茎，盖不然也。譬如鸢尾、牛膝，皆因茎叶相似，其用则根，何足疑哉？上品五芝之外，补益上药，赤箭为第一。世人惑于天麻之说，遂止用之治风，良可惜哉。沈公此说虽是，但根、茎并皆可用。天麻子从茎中落下，俗名还筒子。其根暴干，肉色坚白，如羊角色，呼羊角天麻；蒸过黄皱如干瓜者，俗呼酱瓜天麻，皆可用者。一种形尖而空，薄如玄参状者，不堪用。《抱朴子》云：独摇芝，生高山深谷之处，所生左右无草。其茎大如手指，赤如丹素。叶似小苋。根有大魁如斗，细者如鸡子十二枚绕之。人得大者，服之延年。按：此乃天麻中一种神异者，如人参中之神参也。〔敦曰〕凡使天麻，勿用御风草，二物相似，只是叶、茎不同。御风草根茎斑，叶背白有青点。使御风草，即勿使天麻。若同用，令人有肠结之患。



赤箭、天麻

【正误】〔藏器曰〕天麻生平泽，似马鞭草，节节生紫花。花中有子，如青葙子。子性寒，作饮去热气。茎叶捣傅痈肿。〔承曰〕藏器所说，与赤箭不相干，乃别一物也。〔时珍曰〕陈氏所说，乃一种天麻草，是益母草之类是也。《嘉祐本草》误引入天麻下耳。今正其误。

【修治】〔敦曰〕修事天麻十两，剉安于瓶中。用蒺藜子一镒，缓火熬焦，盖于天麻上，以三重纸封系，从巳至未取出，蒺藜炒过，盖系如前，凡七遍。用布拭上气汗，刀劈焙干，单捣用。若用御风草，亦同此法。〔时珍曰〕此乃治风痹药，故如此修事也。若治肝经风虚，惟洗净，以湿纸包，于煻火中煨熟，取出切片，酒浸一宿，焙干用。

赤箭

〔气味〕辛，温，无毒。〔志曰〕天麻，辛、平，无毒。〔大明曰〕甘，暖。〔权曰〕赤箭芝，一名天麻。味甘，平，无毒。〔好古曰〕苦，平，阴中之阳也。

〔主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久服益气

力，长阴肥健，轻身增年（《本经》）。消痈肿，下支满，寒疝下血（《别录》）。天麻：主诸风湿痹，四肢拘挛，小儿风痫惊气，利腰膝，强筋力。久服益气，轻身长年（《开宝》）。治冷气癗痹，摊缓不随，语多恍惚，善惊失志（甄权）。助阳气，补五劳七伤，鬼疰，通血脉，开窍。服食无忌（大明）。治风虚眩运头痛（元素）。

〔发明〕〔杲曰〕肝虚不足者，宜天麻、芎□以补之。其用有四：疗大人风热头痛，小儿风痫惊悸，诸风麻痹不仁，风热语言不遂。〔时珍曰〕天麻乃肝经气分之药。《素问》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故天麻入厥阴之经而治诸病。按罗天益云：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治。天麻乃定风草，故为治风之神药。今有久服天麻药，遍身发出红丹者，是其祛风之验也。〔宗奭曰〕天麻须别药相佐使，然后见其功，仍须加而用之。人或蜜渍为果，或蒸煮食，当深思则得矣。

〔附方〕新二。

天麻丸消风化痰，清利头目，宽胸利膈。治心忪烦闷，头运欲倒，项急，肩背拘倦，神昏多睡，肢节烦痛，皮肤瘙痒，偏正头痛，鼻齆，面目虚浮，并宜服之。天麻半两，芎□二两，为末，炼蜜丸如芡子大。每食后嚼一丸，茶酒任下（《普济方》）。

腰脚疼痛天麻、半夏、细辛各二两。绢袋二个，各盛药令匀，蒸热交互熨痛处，汗出则愈。数日再熨（《卫生易简方》）。

还筒子

〔主治〕定风补虚，功同天麻（时珍）。

〔附方〕新一。

益气固精补血黑发益寿，有奇效。还筒子半两，芡实半两，金银花二两，破故纸酒浸，春三、夏一、秋二、冬五日，焙研末二两，各研末，蜜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郑西泉所传方（邓才《杂兴方》）。

术直律切。〇《本经·上品》

【释名】山蓟（《本经》）、杨枹（音孚。〖《尔雅》〗）、枹蓟（《尔雅》）、马蓟（《纲目》）、山姜（《别录》）、山连（《别录》）、吃力伽（《日华》）。〇〔时珍曰〕按《六书本义》，术字篆文，象其根干枝叶之形。《吴普本草》一名山芥，一名天蓟。因其叶似蓟，而味似姜、芥也。西域谓之吃力伽，故《外台秘要》有吃力伽散。扬州之域多种白术，其状如枹，故有杨枹及枹蓟之名，今人谓之吴术是也。枹乃鼓槌之名。古方二术通用。后人始有苍、白之分，详见下。

【集解】〔《别录》曰〕术生郑山山谷、汉中、南郑。二月、三月、八月、九月采根，暴干。〔弘景曰〕郑山，即南郑也。今处处有，以蒋山、白山、茅山者为胜。十一月、十二月采者好，多脂膏而甘。其苗可作饮，甚香美。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而作桠，根甜而少膏，可作丸散用；赤术叶细无桠，根小苦而多膏，可作煎用。东境术大而无气烈，不任用。今市人卖者，皆以米粉涂令白，非自然矣，用时宜刮去之。〔颂曰〕术今处处有之，以茅山、嵩山者为佳。春生苗，青色无桠。茎作蒿干状，青赤色，长三二尺以来。夏开花，紫碧色，亦似刺蓟花，或有黄白色者。入伏后结子，至秋而苗枯。根似姜而旁有细根，皮黑，心黄白色，中有膏液紫色。其根干湿

并通用。陶隐居言术有二种，则《尔雅》所谓枹蓟，即白术也。今白术生杭、越、舒、宣州高山岗上，叶叶相对，上有毛，方茎，茎端生花，淡紫碧红数色，根作桠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采，暴干用，以大块紫花为胜。古方所用术者，皆白术也。〔宗奭曰〕苍术长如大拇指，肥实，皮色褐，其气味辛烈，须米泔浸洗，去皮用。白术粗促，色微褐，其气亦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经》止言术，不分苍、白二种，亦宜两审。〔时珍曰〕苍术，山蓟也，处处山中有之。苗高二三尺，其叶抱茎而生，梢间叶似棠梨叶，其脚下叶有三五叉，皆有锯齿小刺。根如老姜之状，苍黑色，肉白有油膏。白术，枹蓟也，吴越有之。人多取根栽莳，一年即稠。嫩苗可茹，叶稍大而有毛。根如指大，状如鼓槌，亦有大如拳者。彼人剖开暴干，谓之削术，亦曰片术。陈自明言：白而肥者，是浙术；瘦而黄者，是幕阜山所出，其力劣。昔人用术不分赤、白。自宋以来，始言苍术苦辛气烈，白术苦甘气和，各自施用，亦颇有理。并以秋采者佳；春采者虚软易坏。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药有吃力伽，即术也。濒海所产，一根有至数斤者，采饵尤良。〔嘉谟曰〕浙术，俗名云头术，种平壤，颇肥大，由粪力也，易润油。歙术俗名狗头术，虽瘦小，得土气充也，甚燥白，胜于浙术。宁国、昌化、池州者，并同歙术，境相邻也。

白术

苍术

术白术也。

〔气味〕甘，温，无毒。〔《别录》曰〕甘。〔权曰〕甘，辛。〔杲曰〕味苦而甘，性温，味厚气薄，阳中阴也，可升可降。〔好古曰〕入手太阳、少阴，足太阴、阳明、少阴、厥阴六经。〔之才曰〕防风、地榆为之使。〔权曰〕忌桃、李、菘菜、雀肉、青鱼。〔嘉谟曰〕咀后人乳汁润之，制其性也。脾病以陈壁土炒过，窃土气以助脾也。

〔主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除热消食。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本经》）。主大风在身面，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液，暖胃消谷嗜食（《别录》）。治心腹胀满，腹中冷痛，胃虚下利，多年气痢，除寒热，止呕逆（甄权）。止反胃，利

小便，主五劳七伤，补腰膝，长肌肉，治冷气，痃癖气块，妇人冷癥瘕（大明）。除湿益气，和中补阳，消痰逐水，生津止渴，止泻痢，消足胫湿肿，除胃中热、肌热。得枳实，消痞满气分。佐黄芩，安胎清热（元素）。理胃益脾，补肝风虚，主舌本强，食则呕，胃脘痛，身体重，心下急痛，心下水痞。冲脉为病逆气里急，脐腹痛（好古）。

〔发明〕〔好古曰〕本草无苍白术之名。近世多用白术，治皮间风，止汗消痞，补胃和中，利腰脐间血，通水道。上而皮毛，中而心胃，下而腰脐，在气主气，在血主血，无汗则发，有汗则止，与黄耆同功。〔元素曰〕白术除湿益燥，和中补气。其用有九：温中，一也；去脾胃中湿，二也；除胃中热，三也；强脾胃，进饮食，四也；和胃，生津液，五也；止肌热，六也；四肢困倦，嗜卧，目不能开，不思饮食，七也；止渴，八也；安胎，九也。凡中焦不受湿不能下利，必须白术以逐水益脾。非白术不能去湿，非枳实不能消痞，故枳术丸以之为君。〔机曰〕脾恶湿，湿胜则气不得施化，津何由生？故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焉。用白术以除其湿，则气得周流而津液生矣。

〔附方〕旧七，新二十四。

枳术丸消痞强胃，久服令人食自不停也。白术一两，黄壁土炒过，去土，枳实麸炒去麸一两，为末，荷叶包饭烧熟，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气滞，加橘皮一两；有火，加黄连一两；有痰，加半夏一两；有寒，加干姜五钱，木香三钱；有食，加神曲、麦蘖各五钱（《洁古家珍》）。

枳术汤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寒气不足，则手足厥逆，腹满胁鸣相逐。阳气不通即身冷，阴气不通即骨疼。阳前通则恶寒，阴前通则痹不仁。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实则失气，虚则遗尿。名曰气分，宜此主之。白术一两，枳实七个。水五升，煮三升，分三服。腹中软即散（仲景《金匮玉函》）。

白术膏服食滋补，止久泄痢。上好白术十斤，切片，入瓦锅内，水淹过二寸，文武火煎至一半，倾汁入器内，以渣再煎，如此三次，乃取前后汁同熬成膏，入器中一夜，倾去上面清水，收之。每服二三匙，蜜汤调下（《千金良方》）。

参术膏治一切脾胃虚损，益元气。白术一斤，人参四两。切片，以流水十五碗浸一夜，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熬膏，入炼蜜收之。每以白汤点服（《集简方》）。

胸膈烦闷白术末，水服方寸匕（《千金方》）。

心下有水白术三两，泽泻五两。水三升，煎一升半，分三服（梅师方）。

五饮酒癖一留饮，水停心下；二癖饮，水在两胁下；三痰饮，水在胃中；四溢饮，水在五脏间；五流饮，水在肠间。皆由饮食冒寒，或饮茶过多致此。倍术丸：用白术一斤，干姜炮、桂心各半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温水服二三十丸（《惠民和剂局方》）。

四肢肿满白术三两，□咀。每服半两，水一盏半，大枣三枚，煎九分，温服，日三四服，不拘时候（《本事方》）。

中风口噤不知人事。白术四两，酒三升，煮取一升，顿服（《千金方》）。

产后中寒遍身冷直，口噤，不识人。白术四两，泽泻一两，

生姜五钱。水一升，煎服（《产宝》）。

头忽眩运经久不瘥，四体渐羸，饮食无味，好食黄土。用术三斤，曲三斤。捣筛，酒和丸梧子大。每饮服二十丸，日三服。忌菘菜、桃、李、青鱼（《外台秘要》）。

湿气作痛白术切片，煎汁熬膏，白汤点服（《集简方》）。

中湿骨痛术一两，酒三盏，煎一盏，顿服。不饮酒，以水煎之（《三因良方》）。

妇人肌热血虚者。吃力伽散：用白术、白茯苓、白芍药各一两，甘草半两。为散。姜、枣煎服（王焘《外台秘要》）。

小儿蒸热脾虚羸瘦，不能饮食。方同上。

风瘙瘾疹白术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二服（《千金方》）。

面多□黯雀卵色。苦酒渍术，日日拭之。极效（《肘后方》）。

自汗不止白术末，饮服方寸匕，日二服（《千金方》）。

脾虚盗汗白术四两，切片，以一两同黄耆炒，一两同牡蛎炒，一两同石斛炒，一两同麦麸炒，拣术为末。每服三钱，食远粟米汤下，日三服（丹溪方）。

老小虚汗白术五钱，小麦一撮。水煮干，去麦为末，用黄耆汤下一钱（《全幼心鉴》）。

产后呕逆别无他疾者。白术一两二钱，生姜一两五钱。酒、水各二升，煎一升，分三服（《妇人良方》）。

脾虚胀满脾气不和，冷气客于中，壅遏不通，是为胀满。宽

中丸：用白术二两，橘皮四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食前木香汤送下三十丸，效（《指迷方》）。

脾虚泄泻白术五钱，白芍药一两，冬月用肉豆蔻煨，为末，米饭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五十丸，日二（《丹溪心法》）。

湿泻暑泻白术、车前子等分。炒为末，白汤下二三钱（《简便方》）。

久泻滑肠白术炒、茯苓各一两，糯米炒二两，为末，枣肉拌食，或丸服之（《简便方》）。

老小滑泻白术半斤黄土炒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人参三钱（《濒湖集简方》）。

老人常泻白术二两，黄土拌蒸，焙干去土，苍术五钱泔浸炒，茯苓一两，为末，米糊丸梧子大，每米汤下七八十丸（《简便方》）。

小儿久泻脾虚，米谷不化，不进饮食。温白丸：用白术炒二钱半，半夏曲二钱半，丁香半钱，为末，姜汁面糊丸黍米大，每米饮随大小服之（《全幼心鉴》）。

泻血萎黄肠风痔漏，脱肛泻血，面色萎黄，积年不瘥者。白术一斤，黄土炒过，研末，干地黄半斤。饭上蒸熟，捣和，干则入少酒，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米饮下，日三服（《普济方》）。

孕妇束胎白术、枳壳麸炒等分，为末，烧饭丸梧子大。入月一日，每食前温水下三十丸。胎瘦则易产也（《保命集》）。

牙齿日长渐至难食，名髓溢病。白术煎汤，漱服取效，即愈也（张锐《鸡峰备急方》）。

苍术

〔释名〕赤术（《别录》）、山精（《抱朴》）、仙术（《纲目》）、山蓟（〖《本经》〗）。〔时珍曰〕《异术》言：术者山之精也，服之令人长生辟谷，致神仙，故有山精、仙术之号。术有赤、白二种，主治虽近，而性味止发不同。本草不分苍、白，亦未可据。今将《本经》并《别录》、甄权、大明四家所说功用，参考分别，各自附方，庶使用者有所依凭。

〔修治〕〔大明曰〕用术以米泔浸一宿，入药。〔宗奭曰〕苍术辛烈，须米泔浸洗，再换泔浸二日，去上粗皮用。〔时珍曰〕苍术性燥，故以糯米泔浸去其油，切片，焙干用。亦有用脂麻同炒，以制其燥者。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甘。〔权曰〕甘、辛。〔时珍曰〕白术甘而微苦，性温而和；赤术甘而辛烈，性温而燥，阴中阳也，可升可降，入足太阴、阳明、手太阴、阳明、太阳之经。〇忌同白术。

〔主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作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本经》）。主头痛，消痰水，逐皮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暖胃消谷嗜食（《别录》）。除恶气，弭灾沴（弘景）。主大风癞痹，心腹胀痛，水肿胀满，除寒热，止呕逆下泄冷痢（甄权）。治筋骨软弱，痃癖气块，妇人冷气癥瘕，山岚瘴气温疾（大明）。明目，暖水脏（刘完素）。除湿发汗，健胃安脾，治痿要药（李杲）。散风益气，总解诸郁（震亨）。治湿痰留饮，或挟瘀血成窠囊，及

脾湿下流，浊沥带下，滑泻肠风（时珍）。

〔发明〕〔宗奭曰〕苍术气味辛烈，白术微辛苦而不烈。古方及《本经》止言术，未分苍、白。只缘陶隐居言术有两种，自此人多贵白者，往往将苍术置而不用。如古方平胃散之类，苍术为最要药，功效尤速。殊不详本草原无白术之名。〔嵇康曰〕闻道人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亦无白字，用宜两审。〔杲曰〕本草但言术，不分苍、白。而苍术别有雄壮上行之气，能除湿，下安太阴，使邪气不传入脾也。以其经泔浸、火炒，故能出汗，与白术止汗特异，用者不可以此代彼。盖有止、发之殊，其余主治则同。〔元素曰〕苍术与白术主治同，但比白术气重而体沉。若除上湿发汗，功最大；若补中焦，除脾胃湿，力少不如白术。腹中窄狭者，须用之。〔震亨曰〕苍术治湿，上、中、下皆有可用。又能总解诸郁。痰、火、湿、食、气、血六郁，皆因传化失常，不得升降。病在中焦，故药必兼升降。将欲升之，必先降之；将欲降之，必先升之。故苍术为足阳明经药，气味辛烈，强胃强脾，发谷之气，能径入诸经，疏泄阳明之湿，通行敛涩。香附乃阴中快气之药，下气最速。一升一降，故郁散而平。〔杨士瀛曰〕脾精不禁，小便漏浊淋不止，腰背酸疼，宜用苍术以敛脾精，精生于谷故也。〇〔弘景曰〕白术少膏，可作丸散；赤术多膏，可作煎用。昔刘涓子挼取其精而丸之，名守中金丸，可以长生。〔颂曰〕服食多单饵术，或合白茯苓，或合石菖蒲，并捣末。旦日水服，晚再进，久久弥佳。□取生术，去土水浸，再三煎如饴糖，酒调饮之，更善。今茅山所造术煎，是此法也。陶隐居言取其精丸之，今乃是膏煎，恐非真也。〔慎微曰〕梁庾肩吾《答陶隐居赉术煎启》云："绿叶抽条，紫花标色。百邪外御，六腑内充。山精见书，华神在录。木荣火谢，尽采撷之难；启旦移申，穷淋漉之剂。"又《谢术蒸启》云："味重金浆，芳逾玉液。足使坐致延生，伏深铭感。"又葛洪《抱朴子·内篇》云：南阳文氏，汉末逃难壶山中，饥困欲死。有人教之食术，遂不饥。数十年乃还乡里，颜色更少，气力转胜。故术一名山精，《神农药经》所谓必欲长生，常服山精，是也。〔时珍曰〕按《吐纳经》云：紫微夫人术序云：吾察草木之胜速益于己者，并不及术之多验也。可以长生久视，远而更灵。山林隐逸，得

服术者，五岳比肩。又《神仙传》云：陈子皇得饵术要方，其妻姜氏得疲病，服之自愈，颜色气力如二十时也。时珍谨案已上诸说，皆似苍术，不独白术。今服食家亦呼苍术为仙术，故皆列于苍术之后。又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赤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沴。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类编》载越民高氏妻，病恍惚谵语，亡夫之鬼凭之。其家烧苍术烟，鬼遽求去。《夷坚志》载江西一士人，为女妖所染。其鬼将别曰：君为阴气所浸，必当暴泄，但多服平胃散为良。中有苍术能去邪也。许叔微《本事方》云：微患饮癖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写文，左向伏几，是以饮食多坠左边。中夜必饮酒数杯，又向左卧。壮时不觉，三五年后，觉酒止从左下有声，胁痛食减嘈杂，饮酒半杯即止。十数日，必呕酸水数升。暑月止右边有汗，左边绝无。遍访名医及海上方，间或中病，止得月余复作。其补如天雄、附子、矾石辈，利如牵牛、甘遂、大戟，备尝之矣。自揣必有癖囊，如潦水之有科臼，不盈科不行。但清者可行，而浊者停滞，无路以决之，故积至五七日必呕而去。脾土恶湿，而水则流湿，莫若燥脾以去湿，崇土以填科臼。乃悉屏诸药，只以苍术一斤，去皮切片为末，生油麻半两，水二盏，研滤汁，大枣五十枚，煮去皮核。捣和丸梧子大。每日空腹温服五十丸，增至一二百丸。忌桃、李、雀肉。服三月而疾除。自此常服，不呕不痛，胸膈宽利，饮啖如故，暑月汗亦周身，灯下能书细字，皆术之力也。初服时必觉微燥，以山栀子末，沸汤点服解之，久服亦自不燥矣。

〔附方〕旧三，新三十。

服术法乌髭发，驻颜色，壮筋骨，明耳目，除风气，润肌肤，久服令人轻健。苍术不计多少，米泔水浸三日，逐日换水，取出刮去黑皮，切片暴干，慢火炒黄，细捣为末。每一斤，用蒸过白茯苓末半斤，炼蜜和丸梧子大，空心卧时热水下十五丸。别用术末六两，甘草末一两，拌和作汤点之，吞丸尤妙。忌桃、李、雀、蛤，及三白、诸血（《经验方》）。

苍术膏邓才《笔峰杂兴》方：除风湿，健脾胃，变白驻颜，

补虚损，大有功效。苍术新者，刮去皮，薄切，米泔水浸二日，一日一换，取出，以井华水浸过二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漉出，以生绢袋盛之，放在一半原水中，揉洗津液出，纽干。将渣又捣烂，袋盛于一半原水中，揉至汁尽为度。将汁入大砂锅中，慢火熬成膏。每一斤，入白蜜四两，熬二炷香。每膏一斤，入水澄白茯苓末半斤，搅匀瓶收。每服三匙，侵早、临卧各一服，以温酒送下。忌醋及酸物、桃、李、雀、蛤、菘菜、青鱼等物。〇吴球《活人心统》苍术膏：治脾经湿气，少食，足肿无力，伤食，酒色过度，劳逸有伤，骨热。用鲜白苍术二十斤，浸刮去粗皮，晒切，以米泔浸一宿，取出，同溪水一石，大砂锅慢火煎半干，去渣。再入石南叶三斤，刷去红衣，楮实子一斤，川当归半斤，甘草四两，切，同煎黄色，滤去滓，再煎如稀粥，乃入白蜜三斤。熬成膏。每服三五钱，空心好酒调服。

苍术丸萨谦斋《瑞竹堂方》云：清上实下，兼治内外障眼。茅山苍术洗刮净一斤，分作四分，用酒、醋、糯泔、童尿各浸三日，一日一换，取出，洗捣晒焙，以黑脂麻同炒香，共为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白汤下五十丸。〇李仲南《永类方》八制苍术丸：疏风顺气养肾，治腰脚湿气痹痛。苍术一斤洗刮净，分作四分，用酒、醋、米泔、盐水各浸三日，晒干。又分作四分，用川椒红、茴香、补骨脂、黑牵牛各一两，同炒香，拣去不用，只取术研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酒送下。五十岁后，加沉香末一两。

苍术散治风湿，常服壮筋骨，明目。苍术一斤，粟米泔浸过，竹刀刮去皮。半斤以无灰酒浸，半斤以童子小便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取出。净地上掘一坑，炭火煅赤，去炭，将浸药酒，小便倾入坑内，却放术在中，以瓦器盖定，泥封一宿，取出为末。每服一钱，空心温酒或盐汤下。〇万表《积善堂方》六制苍术散：治下元虚损，偏坠茎痛。茅山苍术净刮六斤，分作六分：一斤，仓米泔浸二日，炒；一斤，酒浸二日，炒；一斤，青盐半斤炒黄，去盐；一斤，小茴香四两炒黄，去茴；一斤，大茴香四两炒黄，去茴；一斤，用桑椹子汁浸二日，炒。取术为末。每服三钱，空心温酒下。

固真丹《瑞竹堂方》固真丹：燥湿养脾，助胃固真。茅山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一分青盐一两炒，一分川椒一两炒，一分川楝子一两炒，一分小茴香、破故纸各一两炒。并拣术研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五十丸。〇《乾坤生意》平补固真丹：治元脏久虚，遗精白浊，妇人赤白带下崩漏。金州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一分川椒一两炒，一分破故纸一两炒，一分茴香、食盐各一两炒，一分川楝肉一两炒。取净术为末，入白茯苓末二两，酒洗当归末二两，酒煮，面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盐酒下五十丸。

固元丹治元脏久虚，遗精白浊五淋，及小肠膀胱疝气，妇人赤白带下，血崩便血等疾，以小便频数为效。好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一分小茴香、食盐各一两同炒，一分川椒、补骨脂各一两同炒，一分川乌头、川楝子肉各一两同炒，一分用醇醋、老酒各半升，同煮干焙，连同炒药通为末，用酒煮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男以温酒，女以醋汤，空心下。此高司法方也（王璆《百一选方》）。

少阳丹苍术米泔浸半日，刮皮晒干为末一斤，地骨皮温水洗净，去心晒研一斤，熟桑椹二十斤入瓷盆揉烂，绢袋压汁。和末如糊，倾入盘内，日晒夜露，采日精月华，待干研末，炼蜜和丸赤小豆大。每服二十丸，无灰酒下，日三服。一年变发返黑，三年面如童子（刘松石《保寿堂方》）。

交感丹补虚损，固精气，乌髭发。此铁瓮城申先生方也，久服令人有子。茅山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分，用酒、醋、米泔、盐汤各浸七日，晒研，川椒红、小茴香各四两，炒研，陈米糊和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温酒下（《圣济总录》）。

交加丸升水降火，除百病。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一分米泔浸炒，一分盐水浸炒，一分川椒炒，一分破故纸炒。黄檗皮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一分酒炒，一分童尿浸炒，一分小茴香炒，一分生用。拣去各药，只取术、檗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空心盐汤下（邓才《笔峰杂兴》方）。

坎离丸滋阴降火，开胃进食，强筋骨，去湿热。白苍术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一分川椒一两炒，一分破故纸一两炒，一分五味子一两炒，一分川芎□一两炒，只取术研末。川檗皮四斤，分作四分：一斤酥炙，一斤人乳汁炙，一斤童尿炙，一斤米泔炙，各十二次，研末。和匀，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早用酒，午用茶，晚用白汤下（《积善堂方》）。

不老丹补脾益肾，服之，七十亦无白发。茅山苍术刮净，米泔浸软，切片四斤：一斤酒浸焙，一斤醋浸焙，一斤盐四两炒，一斤椒四两炒。赤、白何首乌各二斤，泔浸，竹刀刮切，以黑豆、红枣各五升，同蒸至豆烂，曝干。地骨皮去骨一斤。各取净末，以桑椹汁和成剂，铺盆内，汁高三指，日晒夜露，取日月精华，待干，以石臼捣末，炼蜜和丸梧子大。每空心酒服一百丸。此皇甫敬之方也（王海藏《医垒元戎》）。

灵芝丸治脾肾气虚，添补精髓，通利耳目。苍术一斤。米泔水浸，春、夏五日，秋、冬七日，逐日换水，竹刀刮皮切晒，石臼为末，枣肉蒸，和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枣汤空心服（《奇效良方》）。

补脾滋肾生精强骨，真仙方也。苍术去皮五斤为末，米泔水漂，澄取底用，脂麻二升半去壳研烂，绢袋滤去渣。澄浆拌术，暴干。每服三钱，米汤或酒空心调服（《孙氏集效方》）。

面黄食少男妇面无血色，食少嗜卧。苍术一斤，熟地黄半斤，干姜炮冬一两，春秋七钱，夏五钱，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温水下五十丸（《济生拔萃》方）。

小儿癖疾苍术四两，为末。羊肝一具，竹刀批开，撒术末线缚，入砂锅煮熟，捣作丸服（《生生编》）。

好食生米男子、妇人因食生熟物留滞肠胃，遂至生虫，久则

治食生米，否则终日不乐，至憔悴萎黄，不思饮食，以害其生。用苍术米泔水浸一夜，剉焙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饮下，日三服。益昌伶人刘清啸，一娼名曰花翠，年逾笄病此。惠民局监赵尹，以此治之，两旬而愈。盖生米留滞，肠胃受湿，则谷不磨而成此疾，苍术能去湿暖胃消谷也（《杨氏家藏经验方》）。

腹中虚冷不能饮食，食辄不消，羸弱生病。术二斤，曲一斤。炒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汤下，日三服。大冷加干姜三两，腹痛加当归三两，羸弱加甘草二两（《肘后方》）。

脾湿水泻注下，困弱无力，水谷不化，腹痛甚者。苍术二两，白芍药一两，黄芩半两，淡桂二钱。每服一两，水一盏半，煎一盏，温服。脉弦头微痛，去芍药，加防风二两（《保命集》）。

暑月暴泻壮脾温胃，及疗饮食所伤。曲术丸：用神曲炒、苍术米泔浸一夜，焙，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米饮下（《和剂局方》）。

飧泻久痢椒术丸：用苍术二两，川椒一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温水下。恶痢久者，加桂（《保命集》）。

脾湿下血苍术二两，地榆一两。分作二服，水二盏，煎一盏，食前温服。久痢虚滑，以此下桃花丸（《保命集》）。

肠风下血苍术不拘多少，以皂角挼浓汁浸一宿，煮干，焙研为末，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日三服（《妇人良方》）。

湿气身痛苍术泔浸切，水煎，取浓汁熬膏，白汤点服（《简便方》）。

补虚明目健骨和血。苍术泔浸四两，熟地黄焙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三五十丸，日三服（《普济方》）。

青盲雀目《圣惠方》：用苍术四两，泔浸一夜，切焙研末。每服三钱，猪肝三两，批开掺药在内，扎定，入粟米一合，水一碗，砂锅煮熟，熏眼，临卧食肝饮汁，不拘大人、小儿皆治。〇又方：不计时月久近。用苍术二两，泔浸，焙捣为末。每服一钱，以好羊子肝一斤，竹刀切破，掺药在内，麻扎，以粟米泔煮熟，待冷食之，以愈为度。

眼目昏涩苍术半斤，泔浸七日，去皮切焙，蛤粉腻者、木贼各二两，为末。每服一钱，茶、酒任下（《圣惠方》）。

婴儿目涩不开，或出血。苍术二钱，入猪胆中扎煮。将药气熏眼后，更嚼取汁与服妙（《幼幼新书》）。

风牙肿痛苍术盐水浸过，烧存性，研末揩牙。去风热（《普济方》）。

脐虫怪病腹中如铁石，脐中水出，旋变作虫行，绕身匝痒难忍，拨扫不尽。用苍术浓煎汤浴之。仍以苍术末，入麝香少许，水调服（夏子益《奇疾方》）。

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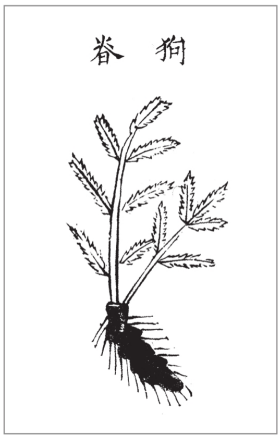
〔主治〕作饮甚香，去水（弘景）。**亦止自汗。**

狗脊《本经·中品》

【释名】强膂（《别录》）、**扶筋**（《别录》）、**百枝**（《本经》）、**狗青**（《吴普》）。〔恭曰〕此药苗似贯众，根长多歧，状如狗之脊骨，而肉作青绿色，故以名之。〔时珍曰〕强膂、扶筋，以功名也。《别录》又名扶盖，乃扶筋之误。《本经》狗

脊一名百枝，《别录》萆薢一名赤节，而《吴普本草》谓百枝为萆薢，赤节为狗脊，皆似误也。

【集解】〔《别录》曰〕狗脊生常山川谷。二月、八月采根，暴干。〔普曰〕狗脊如萆薢，茎节如竹有刺，叶圆赤，根黄白，亦如竹根，毛有刺。《岐伯经》云：茎无节，叶端圆青赤，皮白有赤脉。〔弘景曰〕今山野处处有之，与菝葜相似而小异。其茎叶小肥，其节疏，其茎大直，上有刺，叶圆有赤脉，根凸凹茏苁如羊角强细者是。〔颂曰〕今太行山、淄、温、眉州亦有之。苗尖细碎青色，高一尺以来，无花。其茎叶似贯众而细。其根黑色，长三四寸，多歧，似狗之脊骨，大有两指许。其肉青绿色。春秋采根，暴干。今方亦有用金毛者。陶氏所说乃有刺萆薢，非狗脊也，今江左俗犹用之。〔敦曰〕凡使狗脊，勿用透山藤根，形状一般，只是入顶苦，不可饵也。〔时珍曰〕狗脊有二种：一种根黑色，如狗脊骨，一种有金黄毛，如狗形，皆可入药。其茎细而叶、花两两对生，正似大叶蕨，比贯众叶有齿，面背皆光。其根大如拇指，有硬黑须簇之。吴普、陶弘景所说根苗，皆是菝葜；苏恭、苏颂所说，即真狗脊也。按张揖《广雅》云：菝葜，狗脊也。张华《博物志》云：菝葜，与萆薢相乱，一名狗脊。观此则昔人以菝葜为狗脊，相承之误久矣。然菝葜、萆薢、狗脊三者，形状虽殊，而功用亦不甚相远。



狗脊

根

【修治】〔敦曰〕凡修事，火燎去须，细剉了，酒浸一夜，蒸之，从巳至申，取出晒干用。〔时珍曰〕今人惟剉炒，去毛须用。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微温。〔普曰〕神农：苦。桐君、黄帝、岐伯、雷公、扁鹊：甘，无毒。李当之：小温。〔权曰〕苦、辛，微热。〔之才曰〕萆薢为之使，恶败酱、莎草。

【主治】腰背强，关机缓急，周痹寒湿膝痛，颇利老人（《本经》）。疗失溺不节，男子脚弱腰痛，风邪淋露，少气目暗，坚脊利俯仰，女子伤中关节重（《别录》）。男子女人毒风软脚，肾气虚弱，续筋骨，补益男子（甄权）。强肝肾，健骨，治风虚（时珍）。

【附方】新四。

男子诸风四宝丹：用金毛狗脊，盐泥固济，煅红去毛，苏木、萆薢、川乌头生用等分，为末，米醋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温酒、盐汤下（《普济方》）。

室女白带冲任虚寒。鹿茸丸：用金毛狗脊燎去毛、白蔹各一两，鹿茸酒蒸，焙二两，为末，用艾煎醋汁打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下（《济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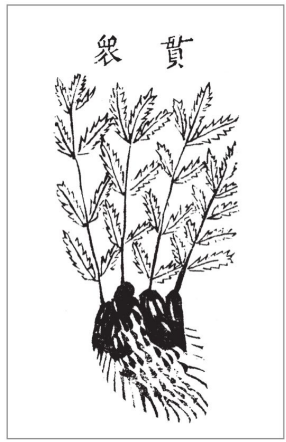
固精强骨金毛狗脊、远志肉、白茯神、当归身等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酒服五十丸（《集简方》）。

病后足肿但节食以养胃气。外用狗脊煎汤渍洗（吴绶《蕴要》）。

贯众《本经·下品》

【释名】贯节（《本经》）、**贯渠**（《本经》）、**百头**（《本经》又名虎卷、扁苻）、**草鸱头**（《别录》）、**黑狗脊**（《纲目》）、**凤尾草**（《图经》）。〔时珍曰〕此草叶茎如凤尾，其根一本而众枝贯之，故草名凤尾，根名贯众、贯节、贯渠。渠者，魁也。《吴普本草》作贯中，俗作贯仲、管仲者，皆谬称也。《尔雅》云：泺（音灼），贯众，即此也。《别录》一名伯萍，一名药藻，皆字讹也。金星草一名凤尾草，与此同名，宜互考之。〔弘景曰〕近道皆有之。叶如大蕨。其根形色毛芒，全似老鸱头，故呼为草鸱头。

【集解】〔《别录》曰〕贯众生玄山山谷及冤句少室山。二月、八月采根，阴干。〔普曰〕叶青黄色，两两相对，茎有黑毛，丛生，冬夏不死。四月花白，七月实黑，聚相连卷旁生。三月、八月采根，五月采叶。〔保昇曰〕苗似狗脊，状如雉尾，根直多枝，皮黑肉赤，曲者名草鸱头，所在山谷阴处则有之。〔颂曰〕今陕西、河东州郡及荆、襄间多有之，而少有花者。春生苗，赤。叶大如蕨。茎干三棱。叶绿色似鸡翎，又名凤尾草。其根紫黑色，形如大瓜，下有黑须毛，又似老鸱。郭璞注《尔雅》云：叶圆锐，茎毛黑，布地，冬不死，《广雅》谓之贯节是矣。〔时珍曰〕多生山阴近水处。数根丛生，一根数茎，茎大如箸，其涎滑。其叶两两对生，如狗脊之叶而无锯齿，青黄色，面深背浅。其根曲而有尖嘴，黑须丛簇，亦似狗脊根而大，状如伏鸱。



贯众

根

〔气味〕苦，微寒，有毒。〔之才曰〕藿菌、赤小豆为之使，伏石钟乳。

〔主治〕腹中邪热气，诸毒，杀三虫（《本经》）。去寸白，破癥瘕，除头风，止金疮（《别录》），为末，水服一钱，止鼻血有效（苏颂）。治下血崩中带下，产后血气胀痛，斑疹毒，漆毒，骨哽。解猪病（时珍）。

〔发明〕〔时珍曰〕贯众大治妇人血气，根汁能制三黄，化五金，伏钟乳，结砂制汞，且能解毒软坚。王海藏治夏月痘出不快，快斑散用之。云贯众有毒，而能解腹中邪热之毒。病因内感而发之于外者多效，非古法之分经也。又黄山谷《煮豆帖》，言荒年以黑豆一升挼净，入贯众一斤，剉如骰子大，同以水煮，文火斟酌至豆熟，取出日干，覆令展尽余汁，簸去贯众。每日空心啖豆五七粒，能食百草木枝叶有味可饱。又王璆《百一选方》，言滁州蒋教授，因食鲤鱼玉

蝉羹，为肋肉所哽，凡药皆不效。或令以贯众浓煎汁一盏半，分三服，连进至夜，一咯而出。亦可为末，水服一钱。观此可知其软坚之功，不但治血、治疮而已也。

〔附方〕新一十五。

鼻衄不止贯众根末，水服一钱（《普济方》）。

诸般下血肠风酒痢，血痔鼠痔下血。黑狗脊，黄者不用，须内肉赤色者，即本草贯众也。去皮毛，剉焙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或醋糊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三四十丸。或烧存性，出火毒为末，入麝香少许，米饮服二钱（《普济方》）。

女人血崩贯众半两，煎酒服之，立止（《集简方》）。

产后亡血过多，心腹彻痛者。用贯众状如刺猬者一个，全用不剉，只揉去毛及花萼，以好醋蘸湿，慢火炙令香熟，候冷为末，米饮空心每服二钱，甚效（《妇人良方》）。

赤白带下年深，诸药不能疗者，用上方治之亦验，名独圣汤。方同上。

年深咳嗽出脓血。贯众、苏方木等分，每服三钱，水一盏，生姜三片，煎服，日二服。〇久咳，渐成劳瘵。凤尾草为末，用鱼鲊蘸食之（《圣惠方》）。

痘疮不快快斑散：用贯众、赤芍药各一钱，升麻、甘草各五分。入淡竹叶三片，水一盏半，煎七分，温服（王海藏方）。

头疮白秃贯众、白芷为末，油调涂之。〇又方：贯众烧末，油调涂（《圣惠方》）。

漆疮作痒油调贯众末，涂之（《千金方》）。

鸡鱼骨哽贯众、缩砂、甘草等分。为粗末，绵包少许，含之咽汁，久则随痰自出（《普济方》）。

解轻粉毒齿缝出血，臭肿。贯众、黄连各半两。煎水，入冰片少许，时时漱之（陆氏《积德堂方》）。

血痢不止凤尾草根即贯众五钱，煎酒服。陈解元吉言所传（《集简方》）。

便毒肿痛贯众，酒服二钱，良（《多能鄙事》）。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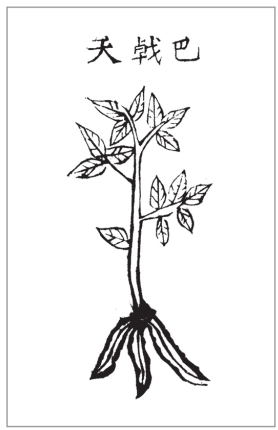
〔主治〕恶疮，令人泄（《别录》）。

巴戟天《本经·上品》

【释名】不凋草（《日华》）、**三蔓草**（〖《唐本》〗）。〔时珍曰〕名义殊不可晓。

【集解】〔《别录》曰〕巴戟天生巴郡及下邳山谷。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亦用建平、宜都者，根状如牡丹而细，外赤内黑，用之打去心。〔恭曰〕其苗俗名三蔓草。叶似茗，经冬不枯。根如连珠，宿根青色，嫩根白紫，用之亦同，以连珠多肉厚者为胜。〔大明曰〕紫色如小念珠，有小孔子，坚硬难捣。〔宗奭曰〕巴戟天本有心，干缩时偶自落，或抽去，故中心或空，非自有小孔也。今人欲要中间紫色，则多伪以大豆汁沃之，不可不察。〔颂曰〕今江淮、河东州郡亦有，但不及蜀川者佳。多生竹林内。内地生者，叶似麦门冬而厚大，至秋结实。今方家多以紫色为良。蜀人云：都无紫色者。采时或用黑豆同煮，欲其色紫，殊失气味，尤宜辨之。又有一种山葎根，正似巴戟，但色白。土人采得，以醋水煮之，乃以杂巴戟，莫能辨也。但击破视之，中紫而鲜洁者，伪也；其中虽紫，

又有微白，糁有粉色，而理小暗者，真也。真巴戟嫩时亦白，干时亦煮治使紫，力劣弱耳。



巴戟天

根

【修治】〔敦曰〕凡使须用枸杞子汤浸一宿，待稍软漉出，再酒浸一伏时，漉出，同菊花熬焦黄，去菊花，以布拭干用。〔时珍曰〕今法：惟以酒浸一宿，剉焙入药。若急用，只以温水浸软去心也。

【气味】辛、甘，微温，无毒。〔大明曰〕苦。〔之才曰〕覆盆子为之使，恶雷丸、丹参、朝生。

【主治】大风邪气，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脏，补中增志益气（《本经》）。**疗头面游风，小腹及阴中相引痛，补五劳，益精，利男子**（《别录》）。**治男子夜梦鬼交精泄，强阴下气，治风癞**（甄权）。**治一切风，疗水胀**（《日

华》）。**治脚气，去风疾，补血海**（时珍。出《仙经》）。

【发明】〔好古曰〕巴戟天，肾经血分药也。〔权曰〕病人虚损，加而用之。〔宗奭曰〕有人嗜酒，日须五七杯，后患脚气甚危。或教以巴戟半两，糯米同炒，米微转色，去米不用，大黄一两，剉炒。同为末，熟蜜丸。温水服五七十丸。仍禁酒，遂愈。

【附录】巴棘〔《别录》曰〕味苦，有毒。主恶疥疮出虫。生高地，叶白有刺，根连数十枚。一名女木。

远志《本经·上品》

【释名】苗名小草（《本经》）、**细草**（《本经》）、**棘菀**（《本经》）、**葽绕**（《本经》）。〔时珍曰〕此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有远志之称。《世说》载郝隆讥谢安云："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记事珠》谓之醒心杖。

远志

【集解】〔《别录》曰〕远志生太山及冤句川谷。四月采根、叶，阴干。〔弘景曰〕冤句属兖州济阴郡。今此药犹从彭城北兰陵来。用之去心取皮，一斤止得三两尔。亦入仙方用。小草状似麻黄而青。〔志曰〕茎叶似大青而小。比之麻黄，陶不识也。〔禹锡曰〕按《尔雅》云：蘡绕，棘蒬。郭璞注云：今远志也。似麻黄，赤华，叶锐而黄。其上谓之小草。〔颂曰〕今河、陕、洛西州郡亦有之。根形如蒿根，黄色。苗似麻黄而青，又如毕豆。叶亦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开白花。根长及一尺。泗州出者花红，根叶俱大于他处。商州出者根又黑色。俗传夷门出者最佳。四月采根晒干。古方通用远志、小草。今医但用远志，稀用小草。〔时珍曰〕远志有大叶、小叶二种，陶弘景所说者，小叶也；马志所说者，大叶也。大叶者花红。

根

〔修治〕〔敦曰〕凡使须去心，否则令人烦闷。仍用甘草汤浸一宿，暴干或焙干用。

〔气味〕苦，温，无毒。〔之才曰〕远志、小草，得茯苓、冬葵子、龙骨良。畏珍珠、藜芦、蜚蠊、齐蛤。〔弘景曰〕药无齐蛤，恐是百合也。〔权曰〕是蛴螬也。〔恭曰〕《药录》下卷有齐蛤，陶说非也。

〔主治〕咳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本经》）。利丈夫，定心气，止惊悸，益精，去心下膈气，皮肤中热，面目黄（《别录》）。杀天雄、附子、乌头毒，煎汁饮之（之才）。治健忘，安魂魄，令人不迷，坚壮阳道（甄权）。长肌肉，助筋骨，妇人血噤失音，

小儿客忤（《日华》）。肾积奔豚（好古）。治一切痈疽（时珍）。

叶

〔主治〕益精补阴气，止虚损梦泄（《别录》）。

【发明】〔好古曰〕远志，肾经气分药也。〔时珍曰〕远志入足少阴肾经，非心经药也。其功专于强志益精，治善忘。盖精与志，皆肾经之所藏也。肾精不足，则志气衰，不能上通于心，故迷惑善忘。《灵枢经》云：肾藏精，精舍志。肾盛怒而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又云：人之善忘者，上气不足，下气有余，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于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陈言《三因方》远志酒，治痈疽，云有奇功，盖亦补肾之力尔。葛洪《抱朴子》云：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能开书所视不忘，坐在立亡也。

【附方】旧三，新四。

心孔昏塞多忘善误。丁酉日密自至市买远志，着巾角中，还为末服之，勿令人知（《肘后方》）。

胸痹心痛逆气，膈中饮不下。小草丸：用小草、桂心、干姜、细辛、蜀椒出汗各三分，附子二分炮。六物捣下筛，蜜和丸梧子大。先食米汁下三丸，日三服，不知稍增，以知为度。忌猪肉、冷水、生葱、生菜（范汪《东阳方》）。

喉痹作痛远志肉为末，吹之，涎出为度（《直指方》）。

脑风头痛不可忍。远志末□鼻（《宣明方》）。

吹乳肿痛远志焙研，酒服二钱，以滓傅之（《袖珍方》）。

一切痈疽远志酒：治一切痈疽、发背、疖毒，恶候侵大。有死血阴毒在中则不痛，傅之即痛。有忧怒等气积而怒攻则痛不可忍，傅之即不痛。或蕴热在内，热逼人手不可近，傅之即清凉。或气虚血冷，溃而不敛，傅之即敛。此本韩大夫宅用以救人方，极验。若七情内郁，不问虚实寒热，治之皆愈。用远志不以多少，米泔浸洗，捶去心，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一盏调，澄少顷饮其清，以滓傅患处（《三因方》）。

小便赤浊远志，甘草水煮半斤，茯神、益智仁各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空心枣汤下五十丸（《普济》）。

百脉根《唐本草》

【集解】〔恭曰〕出肃州、巴西。叶似苜蓿，花黄，根如远志。二月、八月采根，日干。〔时珍曰〕按《唐书》作柏脉根，肃州岁贡之。《千金》《外台》大方中亦时用之。今不复闻此，或者名称又不同也。

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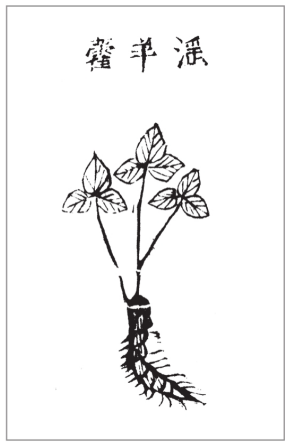
【气味】甘，苦，微寒，无毒。

【主治】下气止渴去热，除虚劳，补不足。酒浸或水煮，丸散兼用（《唐本》）。

淫羊藿《本经·中品》

【释名】仙灵脾（《唐本》）、放杖草（《日

华》）、弃杖草（《日华》）、千两金（《日华》）、干鸡筋（《日华》）、黄连祖（《日华》）、三枝九叶草（《图经》）、刚前（《本经》）。〔弘景曰〕服之使人好为阴阳。西川北部有淫羊，一日百遍合，盖食此藿所致，故名淫羊藿。〔时珍曰〕豆叶曰藿，此叶似之，故亦名藿。仙灵脾、千两金、放杖、刚前，皆言其功力也。鸡筋、黄连祖，皆因其根形也。柳子厚文作仙灵毗，人脐曰毗，此物补下，于理尤通。



淫羊藿

【集解】〔《别录》曰〕淫羊藿生上郡阳山山谷。〔恭曰〕所在皆有。叶形似小豆而圆薄，茎细亦坚，俗名仙灵脾是也。〔颂曰〕江东、陕西、泰山、汉中、湖湘间皆有之。茎如粟秆。叶青似杏，叶上有刺。根紫色有须。四月开白花，亦有紫花者，碎小独头子。五月采叶，晒干。湖湘出者，叶如小豆，枝茎紧细，经冬不凋，根似黄连。关中呼为三枝九叶草，苗高一二尺许，根叶俱堪用。《蜀本草》言生处不闻水声者，良。〔时珍曰〕生大山中。一根数茎，茎粗如线，高一二尺。一茎三桠，一桠三叶。叶长二三寸，如杏叶及豆藿，面光背淡，甚薄而细齿，有微刺。

根叶

【修治】〔敦曰〕凡使时呼仙灵脾，以夹刀夹去叶四畔花枝，每一斤用羊脂四两拌炒，待脂尽为度。

【气味】辛，寒，无毒。〔普曰〕神农、雷公：辛。李当之：小寒。〔权曰〕甘，平。可单用。〔保昇曰〕性温。〔时珍曰〕甘、香、微辛，温。〔之才曰〕薯蓣、紫芝为之使，得酒良。

【主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本经》）。坚筋骨，消瘰疬赤痈，下部有疮，洗出虫。丈夫久服，令人无子（《别录》）。〔机曰〕无子字误，当作有子。丈夫绝阳无子，女人绝阴无子，老人昏耄，中年健忘，一切冷风劳气，筋骨挛急，四肢不仁，补腰膝，强心力（大明）。

【发明】〔时珍曰〕淫羊藿味甘气香，性温不寒，能益精气，乃手足阳明、三焦、命门药也。真阳不足者宜之。

【附方】旧三，新五。

仙灵脾酒益丈夫兴阳，理腰膝冷。用淫羊藿一斤，酒一斗，浸三日，逐时饮之（《食医心镜》）。

偏风不遂皮肤不仁，宜服。仙灵脾酒：仙灵脾一斤，细剉，生绢袋盛，于不津器中，用无灰酒二斗浸之，重封，春、夏三日、秋、冬五日后，每日暖饮，常令醺然，不得大醉，酒尽再合，无不效验。合时，切忌鸡、犬见（《圣惠方》）。

三焦咳嗽腹满不饮食，气不顺。仙灵脾、覆盆子、五味子炒各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姜茶下二十丸（《圣济录》）。

目昏生翳仙灵脾，生王瓜即小栝蒌红色者等分，为末。每服一钱，茶下，日二服（《圣济总录》）。

病后青盲日近者可治。仙灵脾一两，淡豆豉一百粒。水一碗半，煎一碗，顿服即瘳（《百一选方》）。

小儿雀目仙灵脾根、晚蚕蛾各半两，炙甘草、射干各二钱半，为末。用羊子肝一枚，切开掺药二钱，扎定，以黑豆一合，米泔一盏，煮熟，分二次食，以汁送之（《普济方》）。

痘疹入目仙灵脾、威灵仙等分，为末。每服五分，米汤下（《痘疹便览》）。

牙齿虚痛仙灵脾为粗末，煎汤频漱，大效（《奇效方》）。

仙茅宋《开宝》

【释名】独茅（《开宝》）、**茅爪子**（《开宝》）、**婆罗门参**（〖《开宝》〗）。〔珣曰〕其叶似茅，久服轻身，故名仙茅。梵音呼为阿输乾陀。〔颂曰〕其根独生。始因西域婆罗门僧献方于唐玄宗，故今江南呼为婆罗门参，言其功补如人参也。

【集解】〔珣曰〕仙茅生西域。叶似茅。其根粗细有筋，或如笔管，有节文理。其花黄色多涎。自武城来，蜀中诸州亦皆有之。〔颂曰〕今大庾岭、蜀川、江湖、两浙诸州亦有之。叶青如茅而软，且略阔，面有纵文。又似初生棕榈秧，高尺许。至冬尽枯，春初乃生。三月有花如栀子花，黄色，不结实。其根独茎而直，大如小指，下有短细肉根相附，外皮稍粗褐色，内肉黄白色。二月、八月采根，

暴干用。衡山出者花碧，五月结黑子。〔时珍曰〕苏颂所说详尽得之。但四五月中抽茎四五寸，开小花深黄色六出。不似栀子，处处大山中有之。人惟取梅岭者用，而《会典》成都岁贡仙茅二十一斤。

仙茅

根

【修治】〔敦曰〕采得以清水洗，刮去皮，于槐砧上用铜刀切豆许大，以生稀布袋盛，于乌豆水中浸一宿，取出，用酒拌湿蒸之，从巳至亥，取出暴干。勿犯铁器及牛乳，斑人鬓须。〔大明曰〕彭祖单服法：以竹刀刮切，糯米泔浸去赤汁出毒，后无妨损。

【气味】辛，温，有毒。〔珣曰〕甘，微温，有小毒。又曰：辛，平，宣而复补，无大毒，有小热、小毒。

【主治】心腹冷气不能食，腰脚风冷挛痹不能行，丈夫虚劳，老人失溺无子，益阳道。久服通神强记，助筋骨，益肌肤，长精神，明目（《开宝》）。**治一切风气，补暖腰脚，清安五**

脏。久服轻身，益颜色。丈夫五劳七伤，明耳目，填骨髓（李珣）。开胃消食下气，益房事不倦（大明）。

【发明】〔颂曰〕五代唐筠州刺史王颜著《续传信方》，因国书编录西域婆罗门僧服仙茅方，当时盛行。云五劳七伤，明目益筋力，宣而复补。云十斤乳石，不及一斤仙茅，表其功力也。本西域道人所传。开元元年婆罗门僧进此药，明皇服之有效，当时禁方不传。天宝之乱，方书流散，上都僧不空三藏始得此方，传与司徒李勉、尚书路嗣恭、给事齐杭、仆射张建封服之，皆得力。路公久服金石无效，得此药，其益百倍。齐给事守缙云日，少气力，风疹继作，服之遂愈。八九月采得，竹刀刮去黑皮，切如豆粒，米泔浸两宿，阴干捣筛，熟蜜丸梧子大。每旦空心酒饮任便下二十丸。忌铁器，禁食牛乳及黑牛肉，大减药力。〔机曰〕五台山有仙茅，患大风者，服之多瘥。〔时珍曰〕按《许真君书》云：仙茅久服长生。其味甘能养肉，辛能养节，苦能养气，咸能养骨，滑能养肤，酸能养筋，宜和苦酒服之，必效也。又范成大《虞衡志》云：广西英州多仙茅，其羊食之，举体悉化为筋，不复有血肉，食之补人，名乳羊。沈括《笔谈》云：夏文庄公禀赋异于人，但睡则身冷如逝者，既觉须令人温之，良久乃能动。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观此则仙茅盖亦性热，补三焦命门之药也。惟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动火。按张杲《医说》云：一人中仙茅毒，舌胀出口，渐大与肩齐。因以小刀剳之，随破随合，剳至百数，始有血一点出，曰可救矣。煮大黄、朴消与服，以药掺之，应时消缩。此皆火盛性淫之人过服之害也。弘治间东海张弼《庾岭仙茅诗》，有“使君昨日才持去，今日书来乞墓铭”之句。皆不知服食之理，惟藉药纵恣以速其生者，于仙茅何尤？

【附方】新二。

仙茅丸壮筋骨，益精神，明目，黑髭须。仙茅二斤，糯米泔

浸五日，去赤水，夏月浸三日，铜刀刮剉阴干，取一斤；苍术二斤，米泔浸五日，刮皮焙干，取一斤；枸杞子一斤；车前子十二两；白茯苓去皮、茴香炒，柏子仁去壳各八两；生地黄焙、熟地黄焙各四两，为末，酒煮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温酒下，日二服（《圣济总录》）。

定喘下气补心肾。神秘散：用白仙茅半两，米泔浸三宿，晒炒；团参二钱半；阿胶一两半炒；鸡脆脛一两烧，为末。每服二钱，糯米饮空心下，日二（《三因方》）。

玄参《本经·中品》

【释名】黑参（《纲目》）、**玄台**（《吴普》）、**重台**（《本经》）、**鹿肠**（《吴普》）、**正马**（《别录》）、**逐马**（《药性》）、**馥草**（《开宝》）、**野脂麻**（《纲目》）、**鬼藏**（《吴普》）。〔时珍曰〕玄，黑色也。《别录》一名端，一名咸，多未详。〔弘景曰〕其茎微似人参，故得参名。〔志曰〕合香家用之，故俗呼馥草。

玄参

【集解】〔《别录》曰〕玄参，生河间川谷及冤句，三月、四月采根，暴干。〔普曰〕生冤句山阳。三月生苗。其叶有毛，四四相值，似芍药。黑茎，茎方，高四五尺。叶亦生枝间。四月实黑。〔弘景曰〕今出近道，处处有之。茎似人参而长大。根甚黑，亦微香，道家时用，亦以合香。〔恭曰〕玄参根苗并臭，茎亦不似人参，未见合香。〔志曰〕其茎方大，高四五尺，紫赤色而有细毛。叶如掌大而尖长。根生青白，干即紫黑，新者润腻。陶云茎似人参，苏言根苗并臭，似未深识。〔颂曰〕二月生苗。叶似脂麻对生，又如槐柳而尖长有锯齿。细茎青紫色。七月开花青碧色。八月结子黑色。又有白花者，茎方大，紫赤色而有细毛，有节若竹者，高五六尺。其根一根五七枚。三月、八月采，暴干。或云蒸过日干。〔时珍曰〕今用玄参，正如苏颂所说。其根有腥气，故苏恭以为臭也。宿根多地蚕食之，故其中空。花有紫、白二种。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后，须用蒲草重重相隔，入甑蒸两伏时，晒干用。勿犯铜器，饵之噎人喉，丧人目。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咸。〔普曰〕神农、桐君、黄帝、雷公：苦，无毒。岐伯：寒。〔元素曰〕足少阴肾经君药也，治本经须用。〔之才曰〕恶黄耆、干姜、大枣、山茱萸，反藜芦。

【主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余疾，补肾气，令人目明（《本经》）。主暴中风伤寒，身热支满，狂邪忽忽不知人，温疟洒洒，血瘕，下寒血，除胸中气，下水止烦渴，散颈下核，痈肿，心腹痛，坚癥，定五脏。久服补虚明目，强阴益精（《别录》）。热风头痛，伤寒劳

复，治暴结热，散瘤瘘瘰疬（甄权）。治游风，补劳损，心惊烦躁，骨蒸传尸邪气，止健忘，消肿毒（大明）。滋阴降火，解斑毒，利咽喉，通小便血滞（时珍）。

【发明】〔元素曰〕玄参乃枢机之剂，管领诸气上下，清肃而不浊，风药中多用之。故《活人书》治伤寒阳毒，汗下后毒不散，及心下懊憹，烦不得眠，心神颠倒欲绝者，俱用玄参。以此论之，治胸中氤氲之气，无根之火，当以玄参为圣剂也。〔时珍曰〕肾水受伤，真阴失守，孤阳无根，发为火病。法宜壮水以制火，故玄参与地黄同功。其消瘰疬亦是散火，刘守真言：结核是火病。

【附方】旧二，新七。

诸毒鼠瘘玄参渍酒，日日饮之（《开宝本草》）。

年久瘰疬生玄参，捣傅之，日二易之（《广利方》）。

赤脉贯瞳玄参为末，以米泔煮猪肝，日日蘸食之（《济急仙方》）。

发斑咽痛玄参升麻汤：用玄参、升麻、甘草各半两。水三盏，煎一盏半，温服（《南阳活人书》）。

急喉痹风不拘大人小儿。玄参、鼠粘子半生半炒各一两，为末。新水服一盏，立瘥（《圣惠方》）。

鼻中生疮玄参末涂之，或以水浸软塞之（《卫生易简方》）。

三焦积热玄参、黄连、大黄各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

每服三四十丸，白汤下。小儿丸粟米大（丹溪方）。

小肠疝气黑参□咀炒，为丸。每服一钱半，空心酒服，出汗即效（孙天仁《集效方》）。

烧香治痨《经验方》：用玄参一斤，甘松六两，为末，炼蜜一斤和匀，入瓶中封闭，地中埋置十日取出。更用炭末六两，炼蜜六两，同和入瓶，更置五日取出。烧之，常令闻香，疾自愈。〇〔颂曰〕初入瓶中封固，煮一伏时，破瓶取捣入蜜，别以瓶盛，埋地中置过用。亦可熏衣。

地榆《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别录·有名未用》酸赭。

【释名】玉豉（〖弘景〗）、**酸赭**（〖《别录》〗）。〔弘景曰〕其叶似榆而长，初生布地，故名。其花子紫黑色如豉，故又名玉豉。〔时珍曰〕按《外丹方》言：地榆一名酸赭，其味酸、其色赭故也。今蕲州俚人呼地榆为酸赭，又讹赭为枣，则地榆、酸赭为一物甚明，其主治之功亦同，因并《别录·有名未用》酸赭为一云。

【集解】〔《别录》曰〕地榆生桐柏及冤句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又曰：酸赭生昌阳山。采无时。〔颂曰〕今处处平原川泽皆有之。宿根三月内生苗，初生布地，独茎直上，高三四尺，对分出叶。叶似榆叶而稍狭，细长作锯齿状，青色。七月开花如椹子，紫黑色。根外黑里红，似柳根。〔弘景曰〕其根亦入酿酒。道方烧作灰，能烂石，故煮石方用之。其叶山人乏茗时，采作饮亦好，又可炸茹。

地榆

根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甘、酸。〔权曰〕苦，平。〔元素曰〕气微寒，味微苦，气味俱薄，其体沉而降，阴中阳也，专主下焦血。〔杲曰〕味苦、酸，性微寒，沉也，阴也。〔之才曰〕得发良，恶麦门冬，伏丹砂、雄黄、硫黄。

〔主治〕妇人乳产痉痛七伤，带下五漏，止痛止汗，除恶肉，疗金疮（《本经》）。止脓血，诸瘘恶疮热疮，补绝伤，产后内塞，可作金疮膏，消酒，除渴，明目（《别录》）。止冷热痢疳痢极效（《开宝》）。止吐血鼻衄肠风，月经不止，血崩，产前后诸血疾，并水泻（大明）。治胆气不足（李杲）。汁酿酒治风痹，补脑。捣汁涂虎犬蛇虫伤（时珍）。酸赭：味酸。主内漏，止血不足（《别录》）。

〔发明〕〔颂曰〕古者断下多用之。〔炳曰〕同樗皮治赤白痢。〔宗奭曰〕其性沉寒，入下焦。若热血痢则可用。若虚寒人及水泻白痢，即未可轻使。〔时珍曰〕地榆除下焦热，治大小便血证。止血取上截切片炒用。其梢则能行血，不可不知。杨士瀛云：诸疮，痛者加地榆，痒者加黄芩。

〔附方〕旧八，新六。

男女吐血地榆三两。米醋一升，煮十余沸，去滓，食前稍热服一合（《圣惠方》）。

妇人漏下赤白不止，令人黄瘦。方同上。

血痢不止地榆晒研。每服二钱，掺在羊血上，炙熟食之，以捻头煎汤送下。一方：以地榆煮汁似饴，每服三合（《普济》）。

赤白下痢骨立者。地榆一斤。水三升，煮一升半，去滓，再煎如稠饧，绞滤，空腹服三合，日再服（崔元亮《海上方》）。

久病肠风痛痒不止。地榆五钱，苍术一两。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日一服（《活法机要》）。

下血不止二十年者。取地榆、鼠尾草各二两。水二升，煮一升，顿服。若不断，以水渍屋尘饮一小杯投之（《肘后方》）。

结阴下血腹痛不已。地榆四两，炙甘草三两。每服五钱，水三盏，入缩砂仁七枚，煎一盏半，分二服（《宣明方》）。

小儿疳痢地榆煮汁，熬如饴糖，与服便已（《肘后方》）。

毒蛇螫人新地榆根捣汁饮，兼以渍疮（《肘后方》）。

虎犬咬伤地榆煮汁饮，并为末傅之。亦可为末，白汤服，日

三。忌酒（梅师方）。

代指肿痛地榆煮汁渍之，半日愈（《千金方》）。

小儿湿疮地榆煮浓汁，日洗二次（《千金方》）。

小儿面疮煅赤肿痛。地榆八两。水一斗，煎五升，温洗之（《卫生总微方》）。

煮白石法七月七日取地榆根，不拘多少阴干，百日烧为灰。复取生者，与灰合捣万下。灰三分，生末一分，合之。若石二三斗，以水浸过三寸，以药入水搅之，煮至石烂可食乃已（臞仙《神隐书》）。

叶

〔主治〕作饮代茶，甚解热（苏恭）。

丹参《本经·上品》

【释名】赤参（《别录》）、**山参**（《日华》）、**郄蝉草**（《本经》）、**木羊乳**（《吴普》）、**逐马**（弘景）、**奔马草**（〖《四声》〗）。〔时珍曰〕五参五色配五脏。故人参入脾曰黄参，沙参入肺曰白参，玄参入肾曰黑参，牡蒙入肝曰紫参，丹参入心曰赤参。其苦参则右肾命门之药也。古人舍紫参而称苦参，未达此义尔。〔炳曰〕丹参治风软脚，可逐奔马，故名奔马草。曾用实有效。

【集解】〔《别录》曰〕丹参生桐柏山川谷及太山。五月采根暴干。〔弘景曰〕此桐柏山在义阳，是淮水发源之山，非江东临海之桐柏也。今近道处处有之。茎方有毛，紫花，时人呼为逐马。〔普

曰〕茎叶小房如荏有毛，根赤色，四月开紫花。二月、五月采根，阴干。〔颂曰〕今陕西、河东州郡及随州皆有之。二月生苗，高一尺许。茎方有棱，青色。叶相对，如薄荷而有毛。三月至九月开花成穗，红紫色，似苏花。根赤色，大者如指，长尺余，一苗数根。〔恭曰〕冬采者良，夏采者虚恶。〔时珍曰〕处处山中有之。一枝五叶，叶如野苏而尖，青色皱毛。小花成穗如蛾形，中有细子。其根皮丹而肉紫。

丹参

根

【气味】苦，微寒，无毒。〔普曰〕神农、桐君、黄帝、雷公：苦，无毒。岐伯：咸。李当之：大寒。〔弘景曰〕久服多眼赤，故应性热，今云：微寒，恐谬也。〔权曰〕平。〔之才曰〕畏咸水，反藜芦。

【主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寒热积聚，破癥除瘕，止烦满，益气（《本经》）。**养血，去心腹痼疾结气，腰脊强脚痹，除风邪留热。久服利人**（《别录》）。**渍酒饮，疗风痹足**

软（弘景）。主中恶及百邪鬼魅，腹痛气作，声音鸣吼，能定精（甄权）。养神定志，通利关脉，治冷热劳，骨节疼痛，四肢不遂，头痛赤眼，热温狂闷，破宿血，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血崩带下，调妇人经脉不匀，血邪心烦，恶疮疥癣，瘿赘肿毒丹毒，排脓止痛，生肌长肉（大明）。活血，通心包络，治疝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丹参色赤味苦，气平而降，阴中之阳也。入手少阴、厥阴之经，心与包络血分药也。按：《妇人明理论》云：四物汤治妇人病，不问产前产后，经水多少，皆可通用。惟一味丹参散，主治与之相同。盖丹参能破宿血，补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带下，调经脉，其功大类当归、地黄、芎□、芍药故也。

【附方】旧三，新四。

丹参散治妇人经脉不调，或前或后，或多或少，产前胎不安，产后恶血不下，兼治冷热劳，腰脊痛，骨节烦疼。用丹参洗净，切晒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妇人明理方》）。

落胎下血丹参十二两，酒五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一日三服。亦可水煮（《千金方》）。

寒疝腹痛小腹阴中相引痛，白汗出，欲死。以丹参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圣惠方》）。

小儿身热汗出拘急，因中风起。丹参半两，鼠屎炒三十枚，为末。每服三钱，浆水下（《圣济总录》）。

惊痫发热丹参摩膏：用丹参、雷丸各半两，猪膏二两。同煎七上七下，滤去滓盛之。每以摩儿身上，日三次（《千金方》）。

妇人乳痈丹参、白芷、芍药各二两。□咀，以醋淹一夜，猪脂半斤，微火煎成膏，去滓傅之（孟诜《必效方》）。

热油火灼除痛生肌。丹参八两剉，以水微调，取羊脂二斤，煎三上三下，以涂疮上（《肘后方》）。

紫参《本经·中品》

【释名】牡蒙（《本经》）、**童肠**（《别录》）、**马行**（《别录》）、**众戎**（《别录》）、**五鸟花**（《纲目》）。〔时珍曰〕紫参、王孙，并有牡蒙之名。古方所用牡蒙，多是紫参也。按《钱起诗集》云："紫参，幽芳也。五葩连萼，状如飞禽羽举。故俗名五鸟花。"

【集解】〔《别录》曰〕紫参生河西及冤句山谷。三月采根，火炙使紫色。〔普曰〕紫参一名牡蒙，生河西或商山。圆聚生根，黄赤有文，皮黑中紫，五月花紫赤，实黑大如豆。〔弘景曰〕今方家皆呼为牡蒙，用之亦少。〔恭曰〕紫参叶似羊蹄，紫花青穗。其根皮紫黑，肉红白，肉浅皮深。所在有之。长安见用者，出蒲州。牡蒙乃王孙也，叶似及己而大，根长尺余，皮肉亦紫色，根苗不相似。〔颂曰〕今河中、晋、解、齐及淮、蜀州郡皆有之。苗长一二尺，茎青而细。其叶青似槐叶，亦有似羊蹄者。五月开花白色，似葱花，亦有红紫而似水荭者。根淡紫，根皮紫黑色，如地黄状，肉红白色，肉浅而皮深。三月采根，火炙紫色。又云：六月采，晒干用。〔时珍曰〕紫参根干紫黑色，肉带红白，状如小紫草。《范子计然》云：紫参出三辅，有三色，以青赤色为善。

紫参

根

【气味】苦，辛，寒，无毒。〔《别录》曰〕微寒。〔普曰〕牡蒙：神农、黄帝：苦。李当之：小寒。〔之才曰〕畏辛夷。

【主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通九窍，利大小便（《本经》）。疗肠胃大热，唾血衄血，肠中聚血，痈肿诸疮，止渴益精（《别录》）。治心腹坚胀，散瘀血，治妇人血闭不通（甄权）。主狂疟瘟疟，鼽血汗出（好古）。治血痢（好古）。牡蒙：治金疮，破血，生肌肉，止痛，赤白痢，补虚益气，除脚肿，发阴阳（苏恭）。

【发明】〔时珍曰〕紫参色紫黑，气味俱厚，阴也，沉也。入足厥阴之经，肝脏血分药也。故治诸血病，及寒热疟痢、痈肿积块之属厥阴者。古方治妇人肠覃病乌啄丸，所用牡蒙，即此物也。唐苏

恭注王孙，引陈延之《小品方》牡蒙所主之证，正是紫参；若王孙则止治风湿痹证，不治血病。故今移附于此。

【附方】旧一，新二。

紫参汤治痢下。紫参半斤。水五升，煎二升，入甘草二两，煎取半升，分三服（张仲景《金匮玉函》）。

吐血不止紫参、人参、阿胶炒等分，为末。乌梅汤服一钱。一方去人参，加甘草，以糯米汤服（《圣惠方》）。

面上酒刺五参丸：用紫参、丹参、人参、苦参、沙参各一两，为末，胡桃仁杵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茶下（《普济》）。

王孙《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拾遗》旱藕。

【释名】**牡蒙**（弘景）、**黄孙**（《别录》）、**黄昏**（《别录》）、**旱藕**（〖《拾遗》〗）。〔普曰〕楚名王孙。齐名长孙，又名海孙。吴名白功草，又名蔓延。〔时珍曰〕紫参一名牡蒙，《木部》合欢一名黄昏，皆与此名同物异。

【集解】〔《别录》曰〕王孙生海西川谷，及汝南城郭垣下。〔普曰〕蔓延赤文，茎叶相当。〔弘景曰〕今方家皆呼为黄昏，云牡蒙，市人少识者。〔恭曰〕按陈延之《小品方》，述本草牡蒙一名王孙。徐之才《药对》有牡蒙，无王孙。此则一物明矣。牡蒙叶似及己而大，根长尺余，皮肉皆紫色。〔藏器曰〕旱藕生太行山中，状如藕。〔时珍曰〕王孙叶生颠顶，似紫河车叶。按《神农》及《吴普本草》，紫参一名牡蒙。陶弘景亦曰，今方家呼紫参为牡蒙。其王孙并无牡蒙之名，而陶氏于王孙下乃云：又名牡蒙，且无形状。唐苏恭

始以紫参、牡蒙为二物，谓紫参叶似羊蹄，王孙叶似及己。但古方所用牡蒙，皆为紫参。后人所用牡蒙，乃王孙，非紫参也。不可不辨。唐玄宗时隐民姜抚上言：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取作汤饼，赐大臣。右骁骑将军甘守诚曰：旱藕者，牡蒙也，方家久不用，抚易名以神之尔。据此牡蒙乃王孙也。盖紫参止治血证积聚疟痢；而王孙主五脏邪气痹痛，疗百病之文，自可推也。苏恭引《小品方》牡蒙所主之证，乃紫参，非王孙，故今移附紫参之下。

王孙

根

【气味】苦，平，无毒。〔普曰〕神农、雷公：苦，无毒。黄帝。甘。〔藏器曰〕旱藕：甘，平，无毒。

【主治】五脏邪气，寒湿痹，四肢疼酸，膝冷痛（《本经》）。疗百病，益气（《别录》）。旱藕：主长生不饥，黑毛发（藏器）。

紫草《本经·中品》

【释名】紫丹（《别录》）、紫芙（〖《本经》〗。音祆）、茈□（《广雅》。音紫戾）、藐（《尔雅》。音邈）、地血（《吴普》）、鸦

根衔草（〖《溪蛮丛笑》〗）。〔时珍曰〕此草花紫根紫，可以染紫，故名。《尔雅》作茈草。瑶、僮人呼为鸦衔草。

【集解】〔《别录》曰〕紫草生砀山山谷及楚地。三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出襄阳，多从南阳新野来，彼人种之，即是今染紫者，方药都不复用。《博物志》云：平氏阳山紫草特好。魏国者染色殊黑。比年东山亦种之，色小浅于北者。〔恭曰〕所在皆有，人家或种之。苗似兰香，茎赤节青。二月开花紫白色。结实白色，秋月熟。〔时珍曰〕种紫草，三月逐垄下子，九月子熟时刈草，春社前后采根阴干，其根头有白毛如茸。未花时采，则根色鲜明；花过时采，则根色黯恶。采时以石压扁，曝干。收时，忌人溺及驴马粪并烟气，皆令草黄色。

【修治】〔敦曰〕凡使，每一斤，用蜡三两溶水拌蒸之，待水干，取去头并两畔髭，细剉用。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甘，平。〔元素曰〕苦，温。〔时珍曰〕甘、咸，寒。入手、足厥阴经。

【主治】心腹邪气，五疸，补中益气，利九窍，通水道（《本经》）。疗腹肿胀满痛。以合膏，疗小儿疮，及面齄（《别录》）。治恶疮病瘑癣（甄权）。治斑疹痘毒，活血凉血，利大肠（时珍）。

紫草

【发明】〔颂曰〕紫草古方稀用。今医家多用治伤寒时疾发疮疹不出者，以此作药，使其发出。韦宙《独行方》治豌豆疮，煮紫草汤饮，后人相承用之，其效尤速。〔时珍曰〕紫草味甘咸而气寒，入心包络及肝经血分。其功长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故痘疹欲出未出，血热毒盛，大便闭涩者，宜用之。已出而紫黑便闭者，亦可用。若已出而红活，及白陷大便利者，切宜忌之。故杨士瀛《直指方》云：紫草治痘，能导大便，使发出亦轻。得木香、白术佐之，尤为有益。又曾世荣《活幼心书》云：紫草性寒，小儿脾气实者犹可用，脾气虚者反能作泻。古方惟用茸，取其初得阳气，以类触类，所以用发痘疮。今人不达此理，一概用之，非矣。

【附方】旧三，新六。

消解痘毒紫草一钱，陈皮五分，葱白三寸。新汲水煎服（《直指方》）。

婴童疹痘三四日，隐隐将出未出，色赤便闭者。紫草二两剉，以百沸汤一盏泡，封勿泄气，待温时服半合，则疮虽出亦轻。大便利者，勿用。煎服亦可（《经验后方》）。

痘毒黑疔紫草三钱，雄黄一钱，为末，以胭脂汁调，银簪挑破，点之极妙（《集简方》）。

痈疽便闭紫草、栝蒌实等分，新水煎服（《直指方》）。

小儿白秃紫草煎汁涂之（《圣惠方》）。

小便卒淋紫草一两，为散，每食前用井华水服二钱（《千金翼》）。

产后淋沥方同上（《产宝》）。

恶虫咬人紫草煎油涂之（《圣惠方》）。

火黄身热午后却凉，身有赤点。如生黑点者，不可治。宜烙手足心、背心、百会、下廉。内服紫草汤：紫草、吴蓝各一两，木香、黄连各半两。粗捣筛，每服五钱匕，水煎服（《三十六黄方》）。

白头翁《本经·下品》

【释名】野丈人（《本经》）、**胡王使者**（《本经）》）、**奈何草**（《别录》）。〔弘景曰〕处处有之。近根处有白茸，状似白头老翁，故以为名。〔时珍曰〕丈人、胡使、奈何，皆状老翁之意。

【集解】〔《别录》曰〕白头翁生高山山谷及田野，四月采。〔恭曰〕其叶似芍药而大，抽一茎。茎头一花，紫色，似木槿花。实大者如鸡子，白毛寸余，皆披下，似纛头，正似白头老翁，故名焉。陶言近根有白茸，似不识也。太常所贮蔓生者，乃是女萎。其白头翁根，似续断而扁。〔保昇曰〕所在有之。有细毛，不滑泽，花

蕊黄。二月采花，四月采实，八月采根，皆日干。〔颂曰〕处处有之。正月生苗，作丛生，状似白微而柔细稍长。叶生茎头，如杏叶，上有细白毛而不滑泽。近根有白茸。根紫色，深如蔓菁。其苗有风则静，无风而摇，与赤箭、独活同也。陶注未述茎叶，苏注言叶似芍药，实如鸡子，白毛寸余者，皆误矣。〔宗奭曰〕白头翁生河南洛阳界，其新安山野中屡尝见之，正如苏恭所说。至今本处山中人卖白头翁丸，言服之寿考，又失古人命名之义。陶氏所说，失于不审，宜其排叱也。〔机曰〕寇宗奭以苏恭为是，苏颂以陶说为是。大抵此物用根，命名取象，当准苏颂《图经》，而恭说恐别是一物也。

白头翁

根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有毒。〔吴绶曰〕苦、辛，寒。〔权曰〕甘、苦，有小毒。豚实为之使。〔大明曰〕得酒良。花、子、茎、叶同。

〔主治〕温疟狂㹠寒热，癥瘕积聚瘿气，逐血止痛，疗金疮（《本经》）。鼻衄（《别录》）。止毒痢（弘景）。赤痢腹痛，齿痛，百骨节痛，项

下瘤疬（甄权）。一切风气，暖腰膝，明目消赘（大明）。

〔发明〕〔颂曰〕俗医合补下药甚验，亦冲人。〔杲曰〕气厚味薄，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张仲景治热痢下重，用白头翁汤主之。盖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痢则下焦虚，故以纯苦之剂坚之。男子阴疝偏坠，小儿头秃膻腥，鼻衄无此不效，毒痢有此获功。〔吴绶曰〕热毒下痢紫血鲜血者，宜之。

〔附方〕旧二，新三。

白头翁汤治热痢下重。用白头翁二两，黄连、黄檗、秦皮各三两。水七升，煮二升，每服一升，不愈更服。妇人产后痢虚极者，加甘草、阿胶各二两（仲景《金匮玉函方》）。

下痢咽肿春夏病此，宜用白头翁、黄连各一两，木香二两。水五升，煎一升半，分三服（《圣惠方》）。

阴㿉偏肿白头翁根生者，不限多少，捣傅肿处。一宿当作疮，二十日愈（《外台秘要》）。

外痔肿痛白头翁草，一名野丈人，以根捣涂之，逐血止痛（《卫生易简方》）。

小儿秃疮白头翁根捣傅，一宿作疮，半月愈（《肘后方》）。

花

〔主治〕疟疾寒热，白秃头疮（时珍）。

白及《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别录》白给。

【释名】连及草（《本经》）、甘根（《本经》）、白给（〖《别录》〗）。〔时珍曰〕其根白色，连及而生，故曰白及。其味苦，而曰甘根，反言也。《吴普》作臼根，其根有臼，亦通。《金光明经》谓之罔达罗喝悉多。又《别录·有名未用》白给，即白及也，性味功用皆同，系重出，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白及，生北山川谷及冤句及越山。又曰：白给生山谷，叶如藜芦，根白相连，九月采。〔普曰〕茎叶如生姜、藜芦。十月花，直上，紫赤色。根白连。二月、八月、九月采。〔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叶似杜若，形根似菱米，节间有毛。方用亦稀，可以作糊。〔保昇曰〕今出申州。叶似初生棕苗叶及藜芦。三四月抽出一苔，开紫花。七月实熟，黄黑色。冬凋。根似菱，有三角，白色，角头生芽。八月采根用。〔颂曰〕今江淮、河、陕、汉、黔诸州皆有之，生石山上。春生苗，长一尺许。叶似栟榈，两指大，青色。夏开紫花。二月、七月采根。〔时珍曰〕韩保昇所说形状正是，但一科止抽一茎。开花长寸许，红紫色，中心如舌。其根如菱米，有脐，如凫茈之脐，又如扁扁螺旋纹。性难干。

白及

根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辛，微寒。白给：辛，平，无毒。〔普曰〕神农：苦。黄帝：辛。李当之：大寒。雷公：辛，无毒。〔大明曰〕甘、辛。〔杲曰〕苦、甘，微寒，性涩，阳中之阴也。〔之才曰〕紫石英为之使，恶理石，畏李核、杏仁，反乌头。

【主治】痈肿恶疮败疽，伤阴死肌，胃中邪气，贼风鬼击，痱缓不收（《本经》）。除白癣疥虫（《别录》）。结热不消，阴下痿，面上皯疱，令人肌滑（甄权）。止惊邪血邪血痢，痫疾风痹，赤眼癥结，温热疟疾，发背瘰疬，肠风痔瘘，扑损，刀箭疮，汤火疮，生肌止痛（大明）。止肺血（李杲）。

白给：主伏虫白癣肿痛（《别录》）。

【发明】〔恭曰〕山野人患手足皲拆者，嚼以涂之，有效。为其性粘也。〔颂曰〕今医家治金疮不瘥及痈疽方，多用之。〔震亨曰〕凡吐血不止，宜加白及。〔时珍曰〕白及性涩而收，得秋金之令，故能入肺止血，生肌治疮也。按洪迈《夷坚志》云：台州狱吏悯一大囚。囚感之，因言：吾七次犯死罪，遭讯拷，肺皆损伤，至于呕血。人传一方：只用白及为末，米饮日服，其效如神。后其囚凌迟，刳者剖其胸，见肺间窍穴数十处，皆白及填补，色犹不变也。洪贯之闻其说，赴任洋州，一卒忽苦咯血，甚危，用此救之，一日即止也。《摘玄》云：试血法：吐在水碗内，浮者肺血也，沉者肝血也，半浮半沉者心血也。各随所见，以羊肺、羊肝、羊心煮熟，蘸白及末，日日食之。

【附方】旧一，新八。

鼻衄不止津调白及末，涂山根上，仍以水服一钱，立止（《经验方》）。

心气疼痛白及、石榴皮各二钱为末，炼蜜丸黄豆大。每服三丸，艾醋汤下（《生生编》）。

重舌鹅口白及末，乳汁调涂足心（《圣惠方》）。

妇人阴脱白及、川乌头等分，为末，绢裹一钱，纳阴中，入三寸，腹内热即止，日用一次（《广济方》）。

疔疮肿毒白及末半钱，以水澄之，去水，摊于厚纸上贴之（《袖珍方》）。

打跌骨折酒调白及末二钱服，其功不减自然铜、古铢钱也（《永类方》）。

刀斧伤损白及、石膏煅等分，为末。掺之，亦可收口（《济急方》）。

手足皲裂白及末水调塞之。勿犯水（《济急方》）。

汤火伤灼白及末，油调傅之（赵真人方）。

三七《纲目》

【释名】山漆（《纲目》）、金不换（〖《纲目》〗）。〔时珍曰〕彼人言其叶左三右四，故名三七，盖恐不然。或云本名山漆，谓其能合金疮，如漆粘物也，此说近之。金不换，贵重之称也。

【集解】〔时珍曰〕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采根暴干，黄黑色。团结者，状略似白及；长者，如老干地黄，有节。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或云：试法，以末掺猪血中，血化为水者乃真。近传一种草，春生苗，夏高三四尺。叶似菊艾而劲厚，有歧尖。茎有赤棱。夏秋开黄花，蕊如金丝，盘纽可爱，而气不香。花干则吐絮如苦荬絮。根叶味甘。治金疮折伤出血，及上下血病，甚效。云是三七，而根大如牛蒡根，与南中来者不类，恐是刘寄奴之属，甚易繁衍。

三七

根

〔气味〕甘、微苦，温，无毒。

〔主治〕止血散血定痛，金刃箭伤跌扑杖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其血即止。亦主吐血衄血，下血血痢，崩中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血运血痛，赤目痈肿，虎咬蛇伤诸病（时珍）。

〔发明〕〔时珍曰〕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又云：凡杖扑伤损，瘀血淋漓者，随即嚼烂，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温、味甘微苦，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与骐驎竭、紫矿相同。

〔附方〕新八。

吐血衄血山漆一钱，自嚼，米汤送下。或以五分，加入八核汤（《濒湖集简方》）。

赤痢血痢三七三钱，研末，米泔水调服。即愈（同上）。

大肠下血三七研末，同淡白酒调一二钱服，三服可愈。加五分入四物汤，亦可（同上）。

妇人血崩方同上。

产后血多山漆研末，米汤服一钱（同上）。

男妇赤眼十分重者，以山漆根磨汁，涂四围。甚妙（同上）。

无名痈肿疼痛不止，山漆磨米醋调涂即散。已破者，研末干涂。

虎咬蛇伤山漆研末，米饮服三钱，仍嚼涂之（并同上）。

叶

〔主治〕折伤跌扑出血，傅之即止，青肿经夜即散，余功同根（时珍）。

第十三卷　草部

目录

草之二山草类下三十九种

黄连《本经》

胡黄连《开宝》

黄芩《本经》

秦艽《本经》

茈胡《本经》（即柴胡）

前胡《别录》

防风《本经》

独活《本经》

土当归《纲目》

都管草《图经》

升麻《本经》

苦参《本经》

白鲜《本经》

延胡索《开宝》

贝母《本经》

山慈姑《嘉祐》

石蒜《图经》

水仙《会编》

白茅《本经》

地筋《别录》（即菅茅）

芒《拾遗》

龙胆《本经》

细辛《本经》

杜衡《别录》

及己《别录》

鬼督邮《唐本草》

徐长卿《本经》

白微《本经》

白前《别录》

草犀《拾遗》

钗子股《海药》

吉利草《纲目》

朱砂根《纲目》

辟虺雷《唐本草》

锦地罗《纲目》

紫金牛《图经》

拳参《图经》

铁线草《图经》

金丝草《纲目》

右附方旧七十一，新二百一十四。

草之二山草类下三十九种

黄连《本经·上品》

【释名】王连（《本经》）、支连（《药性》）。○〔时珍曰〕其根连珠而色黄，故名。

【集解】〔《别录》曰〕黄连生巫阳川谷及蜀郡、太山之阳，二月、八月采根。〔弘景曰〕巫阳在建平。今西间者色浅而虚，不及东阳、新安诸县最胜。临海诸县者不佳。用之当布裹挼去毛，令如连珠。〔保昇曰〕苗似荼，丛生，一茎生三叶，高尺许，凌冬不凋，花黄色。江左者，节高若连珠。蜀都者，节下不连珠。今秦地及杭州、柳州者佳。〔颂曰〕今江、湖、荆、夔州郡亦有，而以宣城九节坚重相击有声者为胜，施、黔者次之，东阳、歙州、处州者又次之。苗高一尺以来，叶似甘菊，四月开花，黄色，六月结实似芹子，色亦黄。江左者根若连珠，其苗经冬不凋，叶如小雉尾草，正月开花作细穗，淡白微黄色。六七月根紧，始堪采。〔恭曰〕蜀道者粗大，味极浓苦，疗渴为最。江东者节如连珠，疗痢大善。澧州者更胜。〔时珍曰〕黄连，汉末《李当之本草》，惟取蜀郡黄肥而坚者为善。唐时以

澧州者为胜。今虽吴、蜀皆有，惟以雅州、眉州者为良。药物之兴废不同如此。大抵有二种：一种根粗无毛有珠，如鹰鸡爪形而坚实，色深黄；一种无珠多毛而中虚，黄色稍淡。各有所宜。

黄连

根

【修治】〔敦曰〕凡使以布拭去肉毛，用浆水浸二伏时，漉出，于柳木火上焙干用。〔时珍曰〕五脏六腑皆有火，平则治，动则病，故有君火相火之说，其实一气而已。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则以猪胆汁浸炒；治肝胆之虚火，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炒；治中焦之火，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消研细调水和炒；治气分湿热之火，则以茱萸汤浸炒；治血分块中伏火，则以干漆末调水炒；治食积之火，则以黄土研细调水和炒。诸法不独为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详酌之。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微寒。〔普曰〕神农、岐伯、黄帝、雷公：苦，无毒。李当之：小寒。〔之才曰〕黄芩、龙骨、理石为之使，恶菊花、玄参、白鲜皮、芫花、白僵蚕，畏款冬、牛膝，胜乌头，解巴豆毒。〔权曰〕忌猪肉，恶冷

水。〔敦曰〕服此药至十两，不得食猪肉；若服至三年，一生不得食也。〔时珍曰〕道书言服黄连犯猪肉令人泄泻，而方家有猪肚黄连丸、猪脏黄连丸，岂只忌肉而不忌脏腑乎？

【主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澼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久服令人不忘（《本经》）。主五脏冷热，久下泄澼脓血，止消渴大惊，除水利骨，调胃厚肠益胆，疗口疮（《别录》）。治五劳七伤，益气，止心腹痛、惊悸烦躁，润心肺，长肉止血，天行热疾，止盗汗并疮疥。猪肚蒸为丸，治小儿疳气，杀虫（大明）。羸瘦气急（藏器）。治郁热在中，烦躁恶心，兀兀欲吐，心下痞满（元素）。主心病逆而盛，心积伏梁（好古）。去心窍恶血，解服药过剂烦闷及巴豆、轻粉毒（时珍）。

【发明】〔元素曰〕黄连性寒味苦，气味俱厚，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入手少阴经。其用有六：泻心脏火一也，去中焦湿热二也，诸疮必用三也，去风湿四也，赤眼暴发五也，止中部见血六也。张仲景治九种心下痞、五等泻心汤，皆用之。〔成无己曰〕苦入心，寒胜热，黄连、大黄之苦寒，以导心下之虚热。蛔得甘则动，得苦则安，黄连、黄檗之苦，以安蛔也。〔好古曰〕黄连苦燥，苦入心，火就燥。泻心者其实泻脾也，实则泻其子也。〔震亨曰〕黄连，去中焦湿热而泻心火。若脾胃气虚，不能转运者，则以茯苓、黄芩代之。以猪胆汁拌炒，佐以龙胆草，则大泻肝胆之火。下痢胃口热禁口者，用黄连、人参煎汤，终日呷之，如吐再强饮，但得一呷下咽便好。〔刘完素曰〕古方以黄连为治痢之最。盖治痢惟宜辛苦寒药，辛能发散开

通郁结，苦能燥湿，寒能胜热，使气宣平而已。诸苦寒药多泄，惟黄连、黄檗性冷而燥，能降火去湿而止泻痢，故治痢以之为君。〔宗奭曰〕今人多用黄连治痢，盖执以苦燥之义。下俚但见肠虚渗泄，微似有血，便即用之，又不顾寒热多少，惟欲尽剂，由是多致危困。若气实初病，热多血痢，服之便止，不必尽剂。虚而冷者，慎勿轻用。〔杲曰〕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凡诸疮宜以黄连、当归为君，甘草、黄芩为佐。凡眼暴发赤肿，痛不可忍者，宜黄连、当归以酒浸煎之。宿食不消，心下痞满者，须用黄连、枳实。〔颂曰〕黄连治目方多，而羊肝丸尤奇异。今医家洗眼，以黄连、当归、芍药等分，用雪水或甜水煎汤热洗之，冷即再温，甚益眼目。但是风毒赤目花翳，用之无不神效。盖眼目之病，皆是血脉凝滞使然，故以行血药合黄连治之。血得热则行，故乘热洗也。〔韩悉曰〕火分之病，黄连为主，不但泻心火，而与芩、檗诸苦药例称者比也。目疾入以人乳浸蒸，或点或服之。生用为君，佐以官桂少许，煎百沸，入蜜空心服之，能使心肾交于顷刻。入五苓、滑石，大治梦遗。以黄土、姜汁、酒、蜜四炒为君，以使君子为臣，白芍药酒煮为佐，广木香为使，治小儿五疳。以茱萸炒者，加木香等分，生大黄倍之，水丸，治五痢。此皆得制方之法也。〔时珍曰〕黄连治目及痢为要药。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木香；姜连散，用干姜、黄连；变通丸，用黄连、茱萸；姜黄散，用黄连、生姜。治消渴，用酒蒸黄连；治伏暑，用酒煮黄连；治下血，用黄连、大蒜；治肝火，用黄连、茱萸；治口疮，用黄连、细辛。皆是一冷一热，一阴一阳，寒因热用，热因寒用，君臣相佐，阴阳相济，最得制方之妙，所以有成功而无偏胜之害也。〇〔弘景曰〕俗方多用黄连治痢及渴，道方服食长生。〔慎微曰〕刘宋王微《黄连赞》云："黄连味苦，左右相因。断凉涤暑，阐命轻身。缙云昔御，飞跸上旻。不行而至，吾闻其人。"又梁江淹《黄连颂》云："黄连上草，丹砂之次。御孽辟妖，长灵久视。骖龙行天，驯马匝地。鸿飞以仪，顺道则利。"〔时珍曰〕《本经》《别录》并无黄连久服长生之说，惟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长生。《神仙传》载封君达、黑穴公，并服黄连五十年得仙。窃谓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久服，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其生发冲和之气乎？《素问》载岐伯言："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

而久，夭之由也。”王冰注云：“酸入肝为温，苦入心为热，辛入肺为清，咸入肾为寒，甘入脾为至阴而四气兼之，皆增其味而益其气，故各从本脏之气为用。”所以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从火化也，余味皆然。久则脏气偏胜，即有偏绝，则有暴夭之道。是以绝粒服饵之人不暴亡者，无五味偏助也。又秦观《与乔希圣论黄连书》云：闻公以眼疾饵黄连，至十数两犹不已，殆不可也。医经有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之说。此虽大寒，其味至苦，入胃则先归于心，久而不已，心火偏胜则热，乃其理也。况眼疾本于肝热，肝与心为子母。心火也，肝亦火也，肾孤脏也，人患一水不胜二火。岂可久服苦药，使心有所偏胜，是以火救火，其可乎？秦公此书，盖因王公之说而推详之也。我明荆端王素多火病，医令服金花丸，乃芩、连、栀、檗四味，饵至数年，其火愈炽，遂至内障丧明。观此则寒苦之药，不但使人不能长生，久则气增偏胜，速夭之由矣。当以《素问》之言为法，陶氏道书之说，皆谬谈也。杨士瀛云：黄连能去心窍恶血。

【附方】旧二十二，新四十。

心经实热泻心汤：用黄连七钱，水一盏半，煎一盏，食远温服。小儿减之（《和剂局方》）。

卒热心痛黄连八钱，□咀，水煎热服（《外台秘要》）。

肝火为痛黄连、姜汁炒为末，粥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〇左金丸：用黄连六两，茱萸一两，同炒为末，神曲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白汤下（丹溪方）。

伏暑发热作渴呕恶，及赤白痢，消渴，肠风酒毒，泄泻诸病，并宜酒煮黄龙丸主之。川黄连一斤切，以好酒二升半，煮干焙研，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熟水下，日三服（《和剂局方》）。

阳毒发狂奔走不定。宜黄连、寒水石等分，为末。每服三钱，浓煎甘草汤下（《易简方》）。

骨节积热渐渐黄瘦。黄连四分切。以童子小便五大合浸经宿，微煎三四沸，去滓，分作二服（《广利方》）。

小儿疳热流注，遍身疮蚀，或潮热，肚胀作渴。猪肚黄连丸：用猪肚一个洗净，宣黄连五两，切碎水和，纳入肚中缝定，放在五升粳米上蒸烂，石臼捣千杵，或入少饭同杵，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米饮下。仍服调血清心之药佐之。盖小儿之病，不出于疳，则出于热，常须识此（《直指方》）。

三消骨蒸黄连末，以冬瓜自然汁浸一夜，晒干又浸，如此七次，为末，以冬瓜汁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大麦汤下。寻常渴，只一服见效（《易简方》）。

消渴尿多《肘后方》：用黄连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〇《宝鉴》：用黄连半斤，酒一升浸，重汤内煮一伏时，取晒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水下。〇崔氏：治消渴，小便滑数如油。黄连五两，栝蒌根五两，为末，生地黄汁丸梧子大。每牛乳下五十丸，日二服。忌冷水、猪肉。〇《总录》：用黄连末，入猪肚内蒸烂，捣丸梧子大，饭饮下。

湿热水病黄连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丸至四五丸，饮下，日三四服（范汪方）。

破伤风病黄连五钱，酒二盏，煎七分，入黄蜡三钱，溶化热服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

小便白淫因心肾气不足，思想无穷所致。黄连、白茯苓等分，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补骨脂汤下，日三服（《普济方》）。

热毒血痢宣黄连一两，水二升，煮取半升，露一宿，空腹热服，少卧将息，一二日即止（《千金方》）。

赤痢久下累治不瘥。黄连一两，鸡子白和为饼，炙紫为末，以浆水三升，慢火煎成膏。每服半合，温米饮下。一方：只以鸡子白和丸服（《胜金方》）。

热毒赤痢黄连二两切，瓦焙令焦，当归一两，焙为末，入麝香少许。每服二钱，陈米饮下。佛智和尚在闽，以此济人（《本事方》）。

赤白久痢并无寒热，只日久不止。用黄连四十九个，盐梅七个，入新瓶内，烧烟尽，热研。每服二钱，盐米汤下（杨子建《护命方》）。

赤白暴痢如鹅鸭肝者，痛不可忍。用黄连、黄芩各一两，水二升，煎一升，分三次热服（《经验方》）。

冷热诸痢胡洽九盏汤：治下痢，不问冷热赤白，谷滞休息久下，悉主之。黄连长三寸三十枚，重一两半，龙骨如棋子大四枚，重一两，大附子一枚，干姜一两半，胶一两半。细切。以水五合着铜器中，去火三寸煎沸，便取下，坐土上，沸止，又上水五合，如此九上九下。纳诸药入水内，再煎沸，辄取下，沸止又上，九上九下，度可得一升，顿服即止（《图经本草》）。

下痢腹痛赤白痢下，令人下部疼重，故名重下，日夜数十行，脐腹绞痛。以黄连一升。酒五升，煮取一升半，分再服，当止绞痛也（《肘后方》）。

治痢香连丸李绛《兵部手集》：治赤白诸痢，里急后重，腹痛。用宣黄连、青木香等分，捣筛，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腹饮下，日再服，其效如神。久冷者，以煨蒜捣和丸之。不拘大人婴孺皆效。〇《易简方》：黄连茱萸炒过四两，木香面煨一两，粟米饭丸。〇钱仲阳香连丸：治小儿冷热痢，加煨熟诃子肉。〇又治小儿泻痢，加煨熟肉豆蔻。〇又治小儿气虚泻痢腹痛，加白附子尖。

〇刘河间治久痢，加龙骨。〇朱丹溪治禁口痢，加石莲肉。〇王氏治痢渴，加乌梅肉，以阿胶化和为丸。

五疳八痢四治黄连丸：用连珠黄连一斤，分作四分：一分用酒浸炒，一分用自然姜汁炒，一分用吴茱萸汤浸炒，一分用益智仁同炒，去益智，研末。白芍药酒煮切焙四两，使君子仁焙四两，广木香二两，为末，蒸饼和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米饮食前下，日三服。忌猪肉冷水（《韩氏医通》）。

伤寒下痢不能食者。黄连一升，乌梅二十枚去核，炙燥为末，蜡一棋子大，蜜一升，合煎，和丸梧子大。一服二十丸，日三服。〇又方：黄连二两，熟艾如鸭子大一团。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立止（并《肘后方》）。

气痢后重里急或下泄。《杜壬方》：姜连散：用宣连一两，干姜半两，各为末，收。每用连一钱，姜半钱，和匀，空心温酒下，或米饮下，神妙。〇《济生方》秘传香连丸：用黄连四两，木香二两，生姜四两，以姜铺砂锅底，次铺连，上铺香，新汲水三碗，煮焙研，醋调仓米糊为丸。如常日服五次。

小儿下痢赤白多时，体弱不堪。以宣连用水浓煎，和蜜，日服五六次（《子母秘录》）。

诸痢脾泄脏毒下血。雅州黄连半斤，去毛切，装肥猪大肠内，扎定，入砂锅中，以水酒煮烂，取连焙，研末，捣肠和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米汤下，极效（《直指》）。

湿痢肠风《百一选方》：变通丸：治赤白下痢，日夜无度，及肠风下血。用川黄连去毛，吴茱萸汤泡过，各二两，同炒香，拣出各为末，以粟米饭和丸梧子大，各收。每服三十丸，赤痢甘草汤下黄连丸，白痢姜汤下茱萸丸，赤白痢各用十五丸，米汤下。此乃浙西河山纯老方，救人甚效。〇《局方》戊己丸：治脾胃受湿，下痢腹痛，米谷不化。用二味加白芍药，同炒研，蒸饼和丸服。

积热下血聚金丸：治肠胃积热，或因酒毒下血，腹痛作渴，脉弦数。黄连四两，分作四分：一分生用，一分切炒，一分炮切，一分水浸晒研末。条黄芩一两，防风一两，为末，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泔浸枳壳水，食前送下。冬月加酒蒸大黄一两（《杨氏家藏方》）。

脏毒下血黄连为末，独头蒜煨研，和丸梧子大，每空心陈米饮下四十丸（《济生方》）。

酒痔下血黄连酒浸，煮熟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白汤下。一方：用自然姜汁浸焙炒（《医学集成》）。

鸡冠痔疾黄连末傅之。加赤小豆末尤良（《斗门方》）。

痔病秘结用此宽肠。黄连、枳壳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医方大成》）。

痢痔脱肛冷水调黄连末涂之，良（《经验良方》）。

脾积食泄川黄连二两，为末，大蒜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活人心统》）。

水泄脾泄神圣香黄散：宣连一两，生姜四两。同以文火炒至姜脆，各自拣出为末。水泄用姜末，脾泄用连末，每服二钱，空心白汤下。甚者不过二服。亦治痢疾（《博济方》）。

吐血不止黄连一两捣散，每服一钱，水七分，入豉二十粒，煎至五分，去滓温服。大人、小儿皆治（《简要济众方》）。

眼目诸病《胜金》黄连丸：用宣连不限多少，捶碎，以新汲水一大碗，浸六十日，绵滤取汁，入原碗内，重汤上熬之，不住搅之，候干。即穿地坑子可深一尺，以瓦铺底，将熟艾四两坐在瓦上，以火然之。以药碗覆上，四畔泥封，开孔出烟尽，取刮下，丸小豆

大，每甜竹叶汤下十丸。〇刘禹锡《传信方》羊肝丸：治男女肝经不足，风热上攻，头目昏暗羞明，及障翳青盲。用黄连末一两，羊子肝一具，去膜，擂烂和丸梧子大。每食后暖浆水吞十四丸，连作五剂瘥。昔崔承元活一死囚，囚后病死。一旦崔病内障，逾年半夜独坐，闻阶除悉窣之声，问之。答曰：是昔蒙活之囚，今故报恩。遂告以此方而没。崔服之，不数月，眼复明。因传于世。

暴赤眼痛宣黄连剉，以鸡子清浸，置地下一夜，次早滤过，鸡羽蘸滴目内。〇又方：苦竹两头留节，一头开小孔，入黄连片在内，油纸封，浸井中一夜。次早服竹节内水，加片脑少许，外洗之。〇《海上方》：用黄连、冬青叶煎汤洗之。〇《选奇方》：用黄连、干姜、杏仁等分，为末，绵包浸汤，闭目乘热淋洗之。

小儿赤眼水调黄连末，贴足心，甚妙（《全幼心鉴》）。

烂弦风眼黄连十文，槐花、轻粉少许，为末，男儿乳汁和之，饭上蒸过，帛裹，熨眼上，三四次即效，屡试有验（《仁存方》）。

目卒痒痛乳汁浸黄连，频点眦中。《抱朴子》云：治目中百病（《外台秘要》）。

泪出不止黄连浸浓汁渍拭之（《肘后方》）。

牙痛恶热黄连末掺之，立止（李楼《奇方》）。

口舌生疮《肘后》：用黄连煎酒，时含呷之。〇赴筵散：用黄连、干姜等分，为末掺之。

小儿口疳黄连、芦荟等分，为末，每蜜汤服五分。走马疳，入蟾灰等分，青黛减半，麝香少许（《简便方》）。

小儿鼻□鼻下两道赤色，有疳。以米泔洗净，用黄连末傅

之，日三四次（张杰《子母秘录》）。

小儿月蚀生于耳后。黄连末傅之（同上）。

小儿食土取好黄土煎黄连汁搜之，晒干与食（姚和众《童子秘诀》）。

预解胎毒小儿初生，以黄连煎汤浴之，不生疮及丹毒。〇又方：未出声时，以黄连煎汁灌一匙，令终身不出斑；已出声者灌之，斑虽发亦轻。此祖方也（王海藏《汤液本草》）。

腹中鬼哭黄连煎浓汁，母常呷之（《熊氏补遗》）。

因惊胎动出血。取黄连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子母秘录》）。

妊娠子烦口干不得卧。黄连末，每服一钱，粥饮下。或酒蒸黄连丸，亦妙（《妇人良方》）。

痈疽肿毒已溃未溃皆可用。黄连、槟榔等分，为末，以鸡子清调搽之（王氏《简易方》）。

中巴豆毒下利不止。黄连、干姜等分，为末，水服方寸匕（《肘后方》）。

胡黄连宋《开宝》

【释名】割孤露泽（〖《开宝》〗）。〔时珍曰〕其性味功用似黄连，故名。割孤露泽，胡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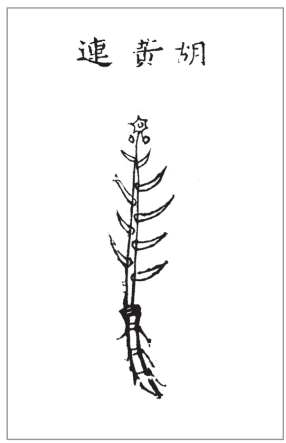
【集解】〔恭曰〕胡黄连出波斯国，生海畔陆地。苗若夏枯草，根头似鸟嘴，折之内似鸜鹆眼者良。八月上旬采之。〔颂曰〕今南海及秦陇间亦有之。初生似芦，干则似杨柳枯枝，心黑外黄，不拘

时月收采。〔承曰〕折之尘出如烟者，乃为真也。

根

【气味】苦，平，无毒。〔恭曰〕大寒。恶菊花、玄参、白鲜皮，解巴豆毒。忌猪肉，令人漏精。

【主治】补肝胆，明目，治骨蒸劳热三消，五心烦热，妇人胎蒸虚惊，冷热泄痢，五痔，厚肠胃，益颜色。浸人乳汁，点目甚良（苏恭）。治久痢成疳，小儿惊痫寒热不下食，霍乱下痢，伤寒咳嗽温疟，理腰肾，去阴汗（《开宝》）。去果子积（震亨）。



胡黄连

【附方】旧二，新一十三。

伤寒劳复身热，大小便赤如血色。用胡黄连一两，山栀子二两，去壳，入蜜半两，拌和，炒令微焦为末，用猪胆汁和丸梧子大。

每服十丸，用生姜二片，乌梅一个，童子小便三合，浸半日去滓，食后暖小便令温吞之，卧时再服，甚效（苏颂《图经本草》）。

小儿潮热往来盗汗。用南番胡黄连、柴胡等分，为末，炼蜜丸芡子大。每服一丸至五丸，安器中，以酒少许化开，更入水五分，重汤煮二三十沸，和滓服（孙兆《秘宝方》）。

小儿疳热肚胀潮热发焦，不可用大黄、黄芩伤胃之药，恐生别证。以胡黄连五钱，灵脂一两，为末，雄猪胆汁和丸绿豆大。米饮服，每服一二十丸（《全幼心鉴》）。

肥热疳疾胡黄连丸：用胡黄连、黄连各半两，朱砂二钱半，为末，入猪胆内扎定，以杖子钓悬于砂锅内，浆水煮一炊久，取出研烂，入芦荟、麝香各一分，饭和丸麻子大。每服五七丸至一二十丸，米饮下（钱乙《小儿方诀》）。

五心烦热胡黄连末，米饮服一钱（《易简方》）。

小儿疳泻冷热不调。胡黄连半两，绵姜一两炮，为末。每服半钱，甘草节汤下（《卫生总微论》）。

小儿自汗盗汗，潮热往来。胡黄连、柴胡等分，为末，蜜丸芡子大。每用一二丸，水化开，入酒少许，重汤煮一二十沸，温服（《保幼大全》）。

小儿黄疸胡黄连、川黄连各一两，为末，用黄瓜一个，去瓤留盖，入药在内合定，面裹煨熟，去面，捣丸绿豆大，每量大小温水下（《总微论》）。

吐血衄血胡黄连、生地黄等分，为末，猪胆汁丸梧子大，卧时茅花汤下五十丸（《普济方》）。

血痢不止胡黄连、乌梅肉、灶下土等分，为末，腊茶清下

（《普济方》）。

热痢腹痛胡黄连末，饭丸梧子大，每米汤下三十丸（鲜于枢《钩玄》）。

婴儿赤目茶调胡黄连末，涂手足心，即愈（《济急仙方》）。

痈疽疮肿已溃未溃皆可用之。胡黄连、穿山甲烧存性，等分为末，以茶或鸡子清调涂（《简易方》）。

痔疮疼肿不可忍者。胡黄连末，鹅胆汁调搽之（《孙氏集效方》）。

血余怪病方见《木部》茯苓下。

黄芩《本经·中品》

【释名】腐肠（《本经》）、**空肠**（《别录》）、**内虚**（《别录》）、**妒妇**（《吴普》）、**经芩**（《别录》）、**黄文**（《别录》）、**印头**（《吴普》）、**苦督邮**（《记事》）。**内实者名子芩**（弘景）、**条芩**（《纲目》）、**□尾芩**（《唐本》）、**鼠尾芩**（〖《纲目》〗）。〔弘景曰〕圆者名子芩，破者名宿芩，其腹中皆烂，故名腐肠。〔时珍曰〕芩《说文》作菳，谓其色黄也。或云芩者黔也，黔乃黄黑之色也。宿芩乃旧根，多中空，外黄内黑，即今所谓片芩，故又有腐肠、妒妇诸名。妒妇心黯，故以比之。子芩乃新根，多内实，即今所谓条芩。或云西芩多中空而色黔，北芩多内实而深黄。

【集解】〔《别录》曰〕黄芩生秭归川谷及冤句，三月三日

采根阴干。〔弘景曰〕秭归属建平郡。今第一出彭城，郁州亦有之。惟深色坚实者好。俗方多用，道家不须。〔恭曰〕今出宜州、鄜州、泾州者佳。兖州大实亦好，名□尾芩。〔颂曰〕今川蜀、河东、陕西近郡皆有之。苗长尺余，茎干粗如箸，叶从地四面作丛生，类紫草，高一尺许，亦有独茎者，叶细长青色，两两相对，六月开紫花，根如知母粗细，长四五寸，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吴普本草》云：二月生赤黄叶，两两四四相值。其茎空中，或方圆，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红赤。五月实黑根黄。二月至九月采。与今所说有小异也。

黄芩

根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大寒。〔普曰〕神农、桐君、雷公：苦，无毒。李当之：小温。〔杲曰〕可升可降，阴也。〔好古曰〕气寒，味微苦而甘，阴中微阳，入手太阴血分。〔元素曰〕气凉，味苦、甘，气厚味薄，浮而升，阳中阴也，入手少阳、阳明经。酒炒则上行。〔之才曰〕山茱萸、龙骨为之使，恶葱实，畏丹砂、牡丹、藜芦。得厚朴、黄连，止腹痛。得五味子、牡蒙、牡蛎，令人有子。得黄耆、白蔹、赤小豆，疗鼠瘘。〔时珍曰〕得酒，上行。得猪胆汁，除肝胆火。得柴胡，退寒热。得芍药，治下痢。得桑白皮，泻肺火。得白术，安胎。

〔主治〕诸热黄疸，肠澼泄痢，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本经》）。疗痰热胃中热，小腹绞痛，消谷，利小肠，女子血闭淋露下血，小儿腹痛（《别录》）。治热毒骨蒸，寒热往来，肠胃不利，破拥气，治五淋，令人宣畅，去关节烦闷，解热渴（甄权）。下气，主天行热疾，丁疮排脓，治乳痈发背（大明）。凉心，治肺中湿热，泻肺火上逆，疗上热，目中肿赤，瘀血壅盛，上部积血，补膀胱寒水，安胎，养阴退阳（元素）。治风热湿热头疼，奔豚热痛，火咳肺痿喉腥，诸失血（时珍）。

〔发明〕〔杲曰〕黄芩之中枯而飘者，泻肺火，利气，消痰，除风热，清肌表之热；细实而坚者，泻大肠火，养阴退阳，补膀胱寒水，滋其化源。高下之分与枳实、枳壳同例。〔元素曰〕黄芩之用有九：泻肺热，一也；上焦皮肤风热风湿，二也；去诸热，三也；利胸中气，四也；消痰膈，五也；除脾经诸湿，六也；夏月须用，七也；妇人产后养阴退阳，八也；安胎，九也。酒炒上行，主上部积血，非此不能除。下痢脓血，腹痛后重，身热久不能止者，与芍药、甘草同用之。凡诸疮痛不可忍者，宜芩、连苦寒之药，详上下分身梢及引经药用之。〔震亨曰〕黄芩降痰，假其降火也。凡去上焦湿热，须以酒洗过用。片芩泻肺火，须用桑白皮佐之。若肺虚者，多用则伤肺，必先以天门冬保定肺气而后用之。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俗以黄芩为寒而不敢用，盖不知胎孕宜清热凉血，血不妄行，乃能养胎。黄芩乃上中二焦药，能降火下行，白术能补脾也。〔罗天益曰〕肺主气，热伤气，故身体麻木。又五臭入肺为腥，故黄芩之苦寒，能泻火补气而利肺，治喉中腥臭。〔颂曰〕张仲景治伤寒心下痞满泻心汤，

凡四方皆用黄芩，以其主诸热、利小肠故也。又太阳病下之利不止，喘而汗出者，有葛根黄芩黄连汤，及主妊娠安胎散，亦多用之。〔时珍曰〕洁古张氏言黄芩泻肺火，治脾湿；东垣李氏言片芩治肺火，条芩治大肠火；丹溪朱氏言黄芩治上中二焦火；而张仲景治少阳证小柴胡汤，太阳少阳合病下利黄芩汤，少阳证下后心下满而不痛泻心汤，并用之；成无己言黄芩苦而入心，泄痞热。是黄芩能入手少阴阳明、手足太阴少阳六经矣。盖黄芩气寒味苦，色黄带绿，苦入心，寒胜热，泻心火，治脾之湿热，一则金不受刑，一则胃火不流入肺，即所以救肺也。肺虚不宜者，苦寒伤脾胃，损其母也。少阳之证，寒热胸胁痞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呕，或渴或痞，或小便不利。虽曰病在半表半里，而胸胁痞满，实兼心肺上焦之邪。心烦喜呕，默默不欲饮食，又兼脾胃中焦之证。故用黄芩以治手足少阳相火，黄芩亦少阳本经药也。成无己《注伤寒论》，但云柴胡、黄芩之苦，以发传邪之热，芍药、黄芩之苦，以坚敛肠胃之气，殊昧其治火之妙。杨士瀛《直指方》云：柴胡退热，不及黄芩。盖亦不知柴胡之退热，乃苦以发之，散火之标也；黄芩之退热，乃寒能胜热，折火之本也。仲景又云：少阳证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似与《别录》治少腹绞痛、利小肠之文不合。成氏言黄芩寒中，苦能坚肾，故去之，盖亦不然。至此当以意逆之，辨以脉证可也。若因饮寒受寒，腹中痛，及饮水心下悸，小便不利，而脉不数者，是里无热证，则黄芩不可用也。若热厥腹痛，肺热而小便不利者，黄芩其可不用乎？故善观书者，先求之理，毋徒泥其文。昔有人素多酒欲，病少腹绞痛不可忍，小便如淋，诸药不效。偶用黄芩、木通、甘草三味煎服，遂止。王海藏言有人因虚服附子药多，病小便秘，服芩、连药而愈。此皆热厥之痛也，学者其可拘乎？予年二十时，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几废，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麦门冬、荆沥诸药，月余益剧，皆以为必死矣。先君偶思李东垣治肺热如火燎，烦躁引饮而昼盛者，气分热也。宜一味黄芩汤，以泻肺经气分之火。遂按方用片芩一两，水二钟，煎一钟，顿服。次日身热尽退，而痰嗽皆愈。药中肯綮，如鼓应枹，医中之妙，有如此哉。

〔附方〕旧三，新一十四。

三黄丸孙思邈《千金方》云，巴郡太守奏加减三黄丸：疗男子五痨七伤，消渴不生肌肉，妇人带下，手足寒热，泻五脏火。春三月，黄芩四两，大黄三两，黄连四两。夏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一两，黄连七两。秋三月，黄芩六两，大黄二两，黄连三两。冬三月，黄芩三两，大黄五两，黄连二两。三物随时合捣下筛，蜜丸乌豆大。米饮每服五丸，日三。不知，增至七丸，服一月病愈。久服走及奔马，人用有验。禁食猪肉（《图经本草》）。

三补丸治上焦积热，泻五脏火。黄芩、黄连、黄檗等分，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白汤下二三十丸（《丹溪纂要》）。

肺中有火清金丸：用片芩炒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汤下（同上）。

肤热如燎方见发明下。

小儿惊啼黄芩、人参等分，为末。每服一字，水饮下（《普济方》）。

肝热生翳不拘大人小儿。黄芩一两，淡豉三两，为末。每服三钱，以熟猪肝裹吃，温汤送下，日二服。忌酒面（《卫生家宝方》）。

少阳头痛亦治太阳头痛，不拘偏正。小清空膏：用片黄芩酒浸透，晒干为末。每服一钱，茶酒任下（东垣《兰室秘藏》）。

眉眶作痛风热有痰。黄芩酒浸、白芷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茶下（《洁古家珍》）。

吐血衄血或发或止，积热所致。黄芩一两，去中心黑朽者，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六分，和滓温服（《圣惠方》）。

吐衄下血黄芩三两，水三升，煎一升半，每温服一盏。亦治妇人漏下血（庞安时《总病论》）。

血淋热痛黄芩一两，水煎热服（《千金翼方》）。

经水不断芩心丸：治妇人四十九岁已后，天癸当住，每月却行，或过多不止。用条芩心二两，米醋浸七日，炙干又浸，如此七次，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下，日二次（《瑞竹堂方》）。

崩中下血黄芩为细末，每服一钱，霹雳酒下，以秤锤烧赤，淬酒中也。许学士云：崩中多用止血及补血药。此方乃治阳乘于阴，所谓天暑地热，经水沸溢者也（《本事方》）。

安胎清热条芩、白术等分，炒为末，米饮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或加神曲。凡妊娠调理，以四物去地黄，加白术、黄芩为末，常服甚良（《丹溪纂要》）。

产后血渴饮水不止。黄芩、麦门冬等分。水煎温服，无时（《杨氏家藏方》）。

灸疮血出一人灸火至五壮，血出不止如尿，手冷欲绝。以酒炒黄芩二钱为末，酒服即止（李楼《怪证奇方》）。

老小火丹黄芩末，水调涂之（梅师方）。

子

〔主治〕肠澼脓血（《别录》）。

秦艽音交。〇《本经·中品》

【释名】秦纠（《唐本》）、秦爪（萧炳）。〇〔恭曰〕秦艽俗作秦胶，本名秦纠，与纠同。〔时珍曰〕秦艽出秦中，以根作罗纹交纠者佳，故名秦艽、秦纠。

【集解】〔《别录》曰〕秦艽，生飞乌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今出甘松、龙洞、蚕陵，以根作罗纹相交长大黄白色者为佳。中多衔土，用宜破去。〔恭曰〕今出泾州、鄜州、岐州者良。〔颂曰〕今河陕州郡多有之。其根土黄色而相交纠，长一尺以来，粗细不等。枝干高五六寸。叶婆娑，连茎梗俱青色，如莴苣叶。六月中开花紫色，似葛花，当月结子。每于春秋采根阴干。

秦艽

根

【修治】〔敦曰〕秦艽须于脚文处认取：左文列为秦，治疾；右文列为艽，即发脚气。凡用秦，以布拭去黄白毛，乃用还元汤浸一宿，日干用。〔时珍曰〕秦艽但以左文者为良，分秦与艽为二名，谬矣。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辛，微温。〔大明曰〕苦，冷。〔元素曰〕气微温，味苦、辛，阴中微阳，

可升可降，入手阳明经。〔之才曰〕菖蒲为之使，畏牛乳。

【主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下水利小便（《本经》）。疗风无问久新，通身挛急（《别录》）。传尸骨蒸，治疳及时气（大明）。牛乳点服，利大小便，疗酒黄、黄疸，解酒毒，去头风（甄权）。除阳明风湿，及手足不遂，口噤牙痛口疮，肠风泻血，养血荣筋（元素）。泄热益胆气（好古）。治胃热虚劳发热（时珍）。

【发明】〔时珍曰〕秦艽，手足阳明经药也，兼入肝胆，故手足不遂，黄疸烦渴之病须之，取其去阳明之湿热也。阳明有湿，则身体酸疼烦热；有热，则日晡潮热骨蒸。所以《圣惠方》治急劳烦热，身体酸疼，用秦艽、柴胡各一两，甘草五钱，为末，每服三钱，白汤调下。治小儿骨蒸潮热，减食瘦弱，用秦艽、炙甘草各一两，每用一二钱，水煎服之。钱乙加薄荷叶五钱。

【附方】旧五，新六。

五种黄疸崔元亮《海上方》云：凡黄有数种：伤酒发黄，误食鼠粪亦作黄，因劳发黄，多痰涕，目有赤脉，益憔悴，或面赤恶心者是也。用秦艽一大两，剉作两帖。每帖用酒半升，浸绞取汁，空腹服，或利便止。就中饮酒人易治，屡用得力。〇《贞元广利方》：治黄病内外皆黄，小便赤，心烦口干者。以秦艽三两，牛乳一大升，煮取七合，分温再服。此方出于许仁则。又孙真人方：加芒硝六钱。

暴泻引饮秦艽二两，甘草炙半两。每服三钱，水煎服（《圣惠方》）。

伤寒烦渴心神躁热。用秦艽一两，牛乳一大盏，煎六分，分

作二服（《太平圣惠方》）。

急劳烦热方见发明下。

小儿骨蒸同上。

小便艰难或转胞，腹满闷，不急疗，杀人。用秦艽一两，水一盏，煎七分，分作二服。〇又方：加冬葵子等分，为末，酒服一匕（《圣惠方》）。

胎动不安秦艽、甘草炙、鹿角胶炒，各半两，为末。每服三钱，水一大盏，糯米五十粒，煎服。〇又方：秦艽、阿胶炒、艾叶等分，如上煎服（《圣惠方》）。

发背初起疑似者。便以秦艽、牛乳煎服，得快利三五行，即愈（崔元亮《海上集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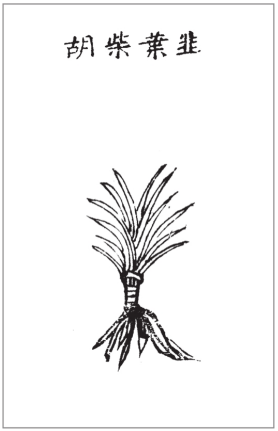
疮口不合一切皆治。秦艽为末，掺之（《直指方》）。

茈胡《本经·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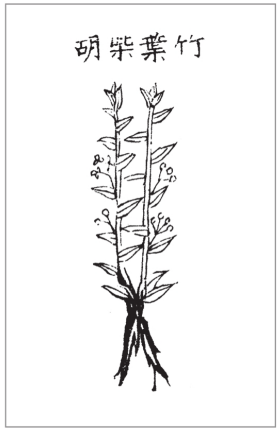
【释名】地熏（《本经》）、**芸蒿**（《别录》）、**山菜**（《吴普》）、**茹草**（《吴普》）。〇〔恭曰〕茈是古柴字。《上林赋》云茈姜，及《尔雅》云茈草，并作此茈字。此草根紫色，今太常用茈胡是也。又以木代系，相承呼为柴胡。且检诸本草无名此者。〔时珍曰〕茈字有柴、紫二音：茈姜、茈草之茈皆音紫，茈胡之茈音柴。茈胡生山中，嫩则可茹，老则采而为柴，故苗有芸蒿、山菜、茹草之名，而根名柴胡也。苏恭之说殊欠明。古本张仲景《伤寒论》，尚作茈字也。

【集解】〔《别录》曰〕茈胡叶名芸蒿，辛香可食，生弘农川谷及冤句，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今出近道，状如前胡

而强。《博物志》云：芸蒿叶似邪蒿，春秋有白蒻，长四五寸，香美可食，长安及河内并有之。〔恭曰〕伤寒大小柴胡汤，为痰气之要。若以芸蒿根为之，大谬矣。〔颂曰〕今关陕、江湖间近道皆有之，以银州者为胜。二月生苗甚香。茎青紫坚硬，微有细线。叶似竹叶而稍紧小，亦有似斜蒿者，亦有似麦门冬叶而短者。七月开黄花。根淡赤色，似前胡而强。生丹州者结青子，与他处者不类。其根似芦头，有赤毛如鼠尾，独窠长者好。〔敦曰〕茈胡出在平州平县，即今银州银县也。西畔生处，多有白鹤、绿鹤于此飞翔，是茈胡香直上云间，若有过往闻者，皆气爽也。〔承曰〕柴胡以银、夏者最良，根如鼠尾，长一二尺，香味甚佳。今《图经》所载，俗不识其真，市人以同、华者代之。然亦胜于他处者，盖银、夏地方多沙，同、华亦沙苑所出也。〔机曰〕解散用北柴胡，虚热用海阳软柴胡为良。〔时珍曰〕银州即今延安府神木县，五原城是其废迹。所产柴胡长尺余而微白且软，不易得也。北地所产者，亦如前胡而软，今人谓之北柴胡是也，入药亦良。南土所产者，不似前胡，正如蒿根，强硬不堪使用。其苗有如韭叶者，竹叶者，以竹叶者为胜。其如邪蒿者最下也。按《夏小正·月令》云：仲春芸始生。《仓颉解诂》云：芸，蒿也。似邪蒿，可食。亦柴胡之类，入药不甚良，故苏恭以为非柴胡云。近时有一种，根似桔梗、沙参，白色而大，市人以伪充银柴胡，殊无气味，不可不辨。



韭叶柴胡



竹叶柴胡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银州柴胡，去须及头，用银刀削去赤薄皮少许，以粗布拭净，剉用。勿令犯火，立便无效也。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微寒。〔普曰〕神农、岐伯、雷公：苦，无毒。〔大明曰〕甘。〔元素曰〕气味俱轻，阳也，升也，少阳经药，引胃气上升。苦寒以发散表热。〔杲曰〕升也，阴中之阳，手足少阳厥阴四经引经药也。在脏主血，在经主气。欲上升，则用根，以酒浸；欲中及下降，则用梢。〔之才曰〕半夏为之使，恶皂荚，畏女菀、藜芦。〔时珍曰〕行手足少阳，以黄芩为佐；行手足厥阴，以黄连为佐。

〔主治〕心腹，去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久服轻身明目益精（《本经》）。除伤寒心下烦热，诸痰热结实，胸中邪逆，五脏间游气，大肠停积水胀，及湿痹拘挛，亦可作浴汤（《别录》）。治热劳骨节烦

疼，热气肩背疼痛，劳乏羸瘦，下气消食，宣畅气血，主时疾内外热不解，单煮服之良（甄权）。补五劳七伤，除烦止惊，益气力，消痰止嗽，润心肺，添精髓，健忘（大明）。除虚劳，散肌热，去早晨潮热，寒热往来，胆瘅，妇人产前产后诸热，心下痞，胸胁痛（元素）。治阳气下陷，平肝胆三焦包络相火，及头痛眩运，目昏赤痛障翳，耳聋鸣，诸疟，及肥气寒热，妇人热入血室，经水不调，小儿痘疹余热，五疳羸热（时珍）。

〔发明〕〔之才曰〕茈胡得茯苓、桔梗、大黄、石膏、麻子仁、甘草、桂，以水一斗，煮取四升，入消石三方寸匕，疗伤寒寒热头痛，心下烦满。〔颂曰〕张仲景治伤寒，有大小柴胡，及柴胡加龙骨、柴胡加芒消等汤，故后人治寒热，此为最要之药。〔杲曰〕能引清气而行阳道，伤寒外，诸有热则加之，无热则不加也。又能引胃气上行，升腾而行春令者，宜加之。又凡诸疟以柴胡为君，随所发时所在经分，佐以引经之药。十二经疮疽中，须用柴胡以散诸经血结气聚，功与连翘同也。〔好古曰〕柴胡能去脏腑内外俱乏，既能引清气上行而顺阳道，又入足少阳。在经主气，在脏主血。证前行则恶热，却退则恶寒。惟气之微寒，味之薄者，故能行经。若佐以三棱、广茂、巴豆之类，则能消坚积，是主血也。妇人经水适来适断，伤寒杂病，易老俱用小柴胡汤，加以四物之类，并秦艽、牡丹皮辈，为调经之剂。又言妇人产后血热必用之药也。〔宗奭曰〕柴胡《本经》并无一字治劳，今人治劳方中鲜有不用者。呜呼！凡此误世甚多。尝原病劳，有一种其脏虚损，复受邪热，因虚而致劳，故曰劳者牢也，当须斟酌用之，如《经验方》中治劳热青蒿煎之用柴胡，正合宜尔，服之

无不效，热去即须急止。若或无热，得此愈甚，虽至死，人亦不怨，目击甚多。《日华子》又谓补五劳七伤，《药性论》亦谓治劳乏羸瘦。若此等病，苟无实热，医者执而用之，不死何待？注释本草，一字亦不可忽。盖万世之后，所误无穷，可不谨哉？如张仲景治寒热往来如疟状，用柴胡汤，正合其宜也。〔时珍曰〕劳有五劳，病在五脏。若劳在肝、胆、心，及包络有热，或少阳经寒热者，则柴胡乃手足厥阴少阳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阳气下陷，则柴胡乃引清气、退热必用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用可尔。然东垣李氏言诸有热者，宜加之，无热则不加。又言诸经之疟，皆以柴胡为君。十二经疮疽，须用柴胡以散结聚。则是肺疟、肾疟，十二经之疮，有热者皆可用之矣。但要用者精思病原，加减佐使可也。寇氏不分脏腑经络有热无热，乃谓柴胡不治劳乏，一概摈斥，殊非通论。如《和剂局方》治上下诸血，龙脑鸡苏丸，用银柴胡浸汁熬膏之法，则世人知此意者鲜矣。按庞元英《谈薮》云：张知阎久病疟，热时如火，年余骨立。医用茸、附诸药，热益甚。召医官孙琳诊之。琳投小柴胡汤一帖，热减十之九，三服脱然。琳曰：此名劳疟，热从髓出，加以刚剂，气血愈亏，安得不瘦？盖热有在皮肤、在脏腑、在骨髓，非柴胡不可。若得银柴胡，只须一服。南方者力减，故三服乃效也。观此则得用药之妙的矣。寇氏之说，可尽凭乎？

〔附方〕旧一，新五。

伤寒余热伤寒之后，邪入经络，体瘦肌热，推陈致新，解利伤寒时气伏暑，仓卒并治，不论长幼。柴胡四两，甘草一两，每用三钱，水一盏煎服（许学士《本事方》）。

小儿骨热十五岁以下，遍身如火，日渐黄瘦，盗汗咳嗽烦渴。柴胡四两，丹砂三两，为末，猪胆汁拌和，饭上蒸熟，丸绿豆大。每服一丸，桃仁、乌梅汤下，日三服（《圣济总录》）。

虚劳发热柴胡、人参等分，每服三钱，姜、枣同水煎服（《澹寮方》）。

湿热黄疸柴胡一两，甘草二钱半，作一剂，以水一碗，白茅根一握，煎至七分，任意时时服，一日尽（孙尚药《秘宝方》）。

眼目昏暗柴胡六铢，决明子十八铢，治筛，人乳汁和，傅目上，久久夜见五色（《千金方》）。

积热下痢柴胡、黄芩等分，半酒半水煎七分，浸冷，空心服之（《济急方》）。

苗

〔主治〕卒聋，捣汁频滴之（《千金》）。

前胡《别录·中品》

【释名】〔时珍曰〕按孙愐《唐韵》作湔胡，名义未解。

【集解】〔《别录》曰〕前胡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近道皆有，生下湿地，出吴兴者为胜。根似柴胡而柔软，为疗殆欲同，而《本经·上品》有芘胡而无此，晚来医乃用之。〔大明曰〕越、衢、婺、睦等处者皆好，七八月采之，外黑里白。〔颂曰〕今陕西、梁汉、江淮、荆襄州郡及相州、孟州皆有之。春生苗，青白色，似斜蒿。初出时有白茅，长三四寸，味甚香美，又似芸蒿。七月内开白花，与葱花相类。八月结实。根青紫色。今鄜延将来者，大与柴胡相似。但柴胡赤色而脆，前胡黄而柔软，为不同尔。一说：今诸方所用前胡皆不同。汴京、北地者，色黄白，枯脆绝无气味。江东乃有三四种：一种类当归，皮斑黑，肌黄而脂润，气味浓烈；一种色理黄白，似人参而细短，香味都微；一种如草乌头，肤赤而坚，有两三歧为一本，食之亦戟人咽喉，中破以姜汁渍捣服之，甚下膈解痰实。然皆非真前胡也。今最上者出吴中。又寿春生者，皆类柴胡而大，气芳烈，味亦浓苦，疗痰下气，最胜诸道者。〔敦曰〕凡使勿用野蒿根，缘真似前胡，只是味粗酸。若误用之，令人反胃不受食。若是前胡，

味甘微苦也。〔时珍曰〕前胡有数种，惟以苗高一二尺，色似斜蒿，叶如野菊而细瘦，嫩时可食，秋月开黪白花，类蛇床子花，其根皮黑肉白，有香气为真。大抵北地者为胜，故方书称北前胡云。

前胡

根

【修治】〔敦曰〕修事先用刀刮去苍黑皮并髭土了，细剉，以甜竹沥浸令润，日中晒干用。

【气味】苦，微寒，无毒。〔权曰〕甘、辛，平。〔之才曰〕半夏为之使，恶皂荚，畏藜芦。

【主治】痰满，胸胁中痞，心腹结气，风头痛，去痰实，下气，治伤寒寒热，推陈致新，明目益精（《别录》）。**能去热实，及时气内外俱热，单煮服之**（甄权）。**治一切气，破癥结，开胃下食，通五脏，主霍乱转筋，骨节烦闷，反胃呕逆，气喘咳嗽，安胎，小儿一切疳**

气（大明）。清肺热，化痰热，散风邪（时珍）。

【发明】〔时珍曰〕前胡味甘、辛，气微平，阳中之阴，降也。乃手足太阴阳明之药，与柴胡纯阳上升入少阳厥阴者不同也。其功长于下气，故能治痰热喘嗽痞膈呕逆诸疾，气下则火降，痰亦降矣。所以有推陈致新之绩，为痰气要药。陶弘景言其与柴胡同功，非矣。治证虽同，而所入所主则异。

【附方】旧一。

小儿夜啼前胡捣筛，蜜丸小豆大。日服一丸，熟水下，至五六丸，以瘥为度（《普济方》）。

防风《本经·上品》

【释名】铜芸（《本经》）、茴芸（《吴普》）、茴草（《别录》）、屏风（《别录》）、茼根（《别录》）、百枝（《别录》）、百蜚（《吴普》）。〔时珍曰〕防者，御也。其功疗风最要，故名。屏风者，防风隐语也。曰芸、曰茴、曰茼者，其花如茴香，其气如芸蒿、茼兰也。

【集解】〔《别录》曰〕防风生沙苑川泽及邯郸、琅琊、上蔡。二月、十月采根，暴干。〔普曰〕正月生叶细圆，青黑黄白。五月黄花。六月结实黑色。〔弘景曰〕郡县无名沙苑。今第一出彭城兰陵，即近琅琊者。郁州百市亦有之。次出襄阳、义阳县界，亦可用。惟以实而脂润，头节坚如蚯蚓头者为好。〔恭曰〕今出齐州龙山最善，淄州、兖州、青州者亦佳。叶似牡蒿、附子苗等。沙苑在同州南，亦出防风，轻虚不如东道者，陶云无沙苑误矣。〔颂曰〕今汴东、淮浙州郡皆有之。茎叶俱青绿色，茎深而叶淡，似青蒿而短小。春初时嫩紫红色，江东宋亳人采作菜茹，极爽口。五月开细白花，中

心攒聚作大房，似莳萝花。实似胡荽子而大。根土黄色，与蜀葵根相类，二月、十月采之。关中生者，三月、六月采之，然轻虚不及齐州者良。又有石防风，出河中府，根如蒿根而黄，叶青花白，五月开花，六月采根暴干，亦疗头风眩痛。〔时珍曰〕江淮所产多是石防风，生于山石之间。二月采嫩苗作菜，辛甘而香，呼为珊瑚菜。其根粗丑，其子亦可种。吴绶云：凡使，以黄色而润者为佳，白者多沙条，不堪。

防风

【气味】甘，温，无毒。〔《别录》曰〕辛，无毒。叉头者令人发狂，叉尾者发人痼疾。〔普曰〕神农、黄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鹊：甘，无毒。李当之：小寒。〔元素曰〕味辛而甘，气温，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手足太阳经之本药。〔好古曰〕又行足阳明、太阴二经，为肝经气分药。〔杲曰〕防风能制黄芪，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乃相畏而相使者也。〔之才曰〕得葱白能行周身，得泽泻、藁本疗风，得当归、芍药、阳起石、禹余粮疗妇人子脏风。畏萆薢，杀附子毒，恶藜芦、白蔹、干姜、芫花。

【主治】大风，头眩痛恶风，风邪目盲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疼痹，烦满。久服轻身

（《本经》）。胁痛胁风，头面去来，四肢挛急，字乳金疮内痉（《别录》）。治三十六般风，男子一切劳劣，补中益神，风赤眼，止冷泪及瘫痪，通利五脏关脉，五劳七伤，羸损盗汗，心烦体重，能安神定志，匀气脉（大明）。治上焦风邪，泻肺实，散头目中滞气，经络中留湿，主上部见血（元素）。搜肝气（好古）。

叶

〔主治〕中风热汗出（《别录》）。〔颂曰〕江东一种防风，茹其嫩苗，云动风，与此文相反，岂别是一物耶？

花

〔主治〕四肢拘急，行履不得，经脉虚羸，骨节间痛，心腹痛（甄权）。

子

〔主治〕疗风更优，调食之（苏恭）。

【发明】〔元素曰〕防风，治风通用，身半已上风邪用身，身半已下风邪用梢，治风去湿之仙药也，风能胜湿故尔。能泻肺实，误服泻人上焦元气。〔杲曰〕防风治一身尽痛，乃卒伍卑贱之职，随所引而至，乃风药中润剂也。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凡脊痛项强，不可回顾，腰似折，项似拔者，乃手足太阳证，正当用防风。凡疮在胸膈已上，虽无手足太阳证，亦当用之，为能散结，去上部风。病人身体拘倦者，风也，诸疮见此证亦须用之。钱仲阳泻黄散中倍用

防风者，乃于土中泻木也。

【附方】旧二，新九。

自汗不止防风去芦为末，每服二钱，浮麦煎汤服。《朱氏集验方》：防风用麸炒，猪皮煎汤下。

睡中盗汗防风二两，芎□一两，人参半两，为末。每服三钱，临卧饮下（《易简方》）。

消风顺气老人大肠秘涩。防风、枳壳麸炒一两，甘草半两，为末，每食前白汤服二钱（《简便方》）。

偏正头风防风、白芷等分，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嚼一丸，茶清下（《普济方》）。

破伤中风牙关紧急。天南星、防风等分，为末。每服二三匙，童子小便五升，煎至四升，分二服，即止也（《经验后方》）。

小儿解颅防风、白及、柏子仁等分，为末。以乳汁调涂，一日一换（《养生主论》）。

妇人崩中独圣散：用防风去芦头，炙赤为末。每服一钱，以面糊酒调下，更以面糊酒投之，此药累经效验。一方：加炒黑蒲黄等分（《经验后方》）。

解乌头毒附子、天雄毒。并用防风煎汁饮之（《千金方》）。

解芫花毒同上。

解野菌毒同上。

解诸药毒已死，只要心间温暖者，乃是热物犯之。只用防风

一味，擂冷水灌之（万氏《积善堂方》）。

独活《本经·上品》

【释名】羌活（《本经》）、羌青（《本经》）、独摇草（《别录》）、护羌使者（《本经》）、胡王使者（《吴普》）、长生草（〖《纲目》〗）。〔弘景曰〕一茎直上，不为风摇，故曰独活。〔《别录》曰〕此草得风不摇，无风自动，故名独摇草。〔大明曰〕独活，是羌活母也。〔时珍曰〕独活以羌中来者为良，故有羌活、胡王使者诸名，乃一物二种也。正如川芎、抚芎，白术、苍术之义，入用微有不同，后人以为二物者非矣。

独活

【集解】〔《别录》曰〕独活生雍州川谷，或陇西南安，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此州郡县并是羌地。羌活形细而多节软润，气息极猛烈。出益州北都西川者为独活，色微白，形虚大，为用亦相似而小不如。至易蛀，宜密器藏之。〔颂曰〕独活、羌活今出蜀汉者佳。春生苗叶如青麻。六月开花作丛，或黄或紫。结实时叶黄者，是夹石上所生；叶青者，是土脉中所生。《本经》云二物同一

类。今人以紫色而节密者为羌活，黄色而作块者为独活。而陶隐居言独活色微白，形虚大，用与羌活相似。今蜀中乃有大独活，类桔梗而大，气味亦不与羌活相类，用之微寒而少效。今又有独活，亦自蜀中来，类羌活，微黄而极大，收时寸解干之，气味亦芳烈，小类羌活，又有槐叶气者，今京下多用之，极效验，意此为真者。而市人或择羌活之大者为独活，殊未为当。大抵此物有两种：西蜀者，黄色，香如蜜；陇西者，紫色，秦陇人呼为山前独活。古方但用独活，今方既用独活而又用羌活，兹为谬矣。〔机曰〕《本经》独活一名羌活，本非二物。后人见其形色气味不同，故为异论。然物多不齐，一种之中自有不同。仲景治少阴所用独活，必紧实者；东垣治太阳所用羌活，必轻虚者。正如黄芩取枯飘者名片芩治太阴，条实者名子芩治阳明之义同也。况古方但用独活无羌活，今方俱用，不知病宜两用耶？抑未之考耶？〔时珍曰〕独活、羌活乃一类二种，以中国者为独活，西羌者为羌活，苏颂所说颇明。按王贶《全生指迷方》云：羌活须用紫色有蚕头鞭节者。独活是极大羌活有臼如鬼眼者，寻常皆以老宿前胡为独活者，非矣。近时江淮山中出一种土当归，长近尺许，白肉黑皮，气亦芬香，如白芷气，人亦谓之水白芷，用充独活，解散亦或用之，不可不辨。

根

【修治】〔敦曰〕采得细剉，以淫羊藿拌，裛二日，暴干去藿用，免烦人心。〔时珍曰〕此乃服食家治法，寻常去皮或焙用尔。

【气味】苦、甘，平，无毒。〔《别录》曰〕微温。〔权曰〕苦、辛。〔元素曰〕独活微温，甘、苦、辛，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足少阴行经气分之药。羌活性温，辛苦，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手足太阳行经风药，并入足厥阴少阴经气分。〔之才曰〕豚实为之使。〔弘景曰〕药无豚实，恐是蠡实也。

【主治】风寒所击，金疮止痛，奔豚痫痓，女子疝瘕。久服轻身耐老（《本经》）。**疗诸**

贼风，百节痛风，无问久新（《别录》）。独活：治诸中风湿冷，奔喘逆气，皮肤苦痒，手足挛痛劳损，风毒齿痛。羌活：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手足不遂，口面㖞斜，遍身瘰痹、血癞（甄权）。羌、独活：治一切风并气，筋骨挛拳，骨节酸疼，头旋目赤疼痛，五劳七伤，利五脏及伏梁水气（大明）。治风寒湿痹，酸痛不仁，诸风掉眩，颈项难伸（李杲）。去肾间风邪，搜肝风，泻肝气，治项强、腰脊痛（好古）。散痈疽败血（元素）。

【发明】〔恭曰〕疗风宜用独活，兼水宜用羌活。〔刘完素曰〕独活不摇风而治风，浮萍不沉水而利水，因其所胜而为制也。〔张元素曰〕风能胜湿，故羌活能治水湿。独活与细辛同用，治少阴头痛。头运目眩，非此不能除。羌活与川芎同用，治太阳、少阴头痛，透关利节，治督脉为病，脊强而厥。〔好古曰〕羌活乃足太阳、厥阴、少阴药，与独活不分二种。后人因羌活气雄，独活气细。故雄者治足太阳风湿相搏，头痛、肢节痛、一身尽痛者，非此不能除，乃却乱反正之主君药也。细者治足少阴伏风，头痛、两足湿痹、不能动止者，非此不能治，而不治太阳之证。〔时珍曰〕羌活、独活皆能逐风胜湿，透关利节，但气有刚劣不同尔。《素问》云："从下上者，引而去之。"二味苦辛而温，味之薄者，阴中之阳，故能引气上升，通达周身，而散风胜湿。按《文系》曰：唐刘师贞之兄病风，梦神人曰：但取胡王使者浸酒服便愈。师贞访问皆不晓。复梦其母曰：胡王使者，即羌活也。求而用之，兄疾遂愈。〔嘉谟曰〕羌活本手足太阳表里引经之药，又入足少阴、厥阴。名列君部之中，非比柔懦之主。小无不入，大无不通。故能散肌表八风之邪，利周身百节之痛。

【附方】旧七，新七。

中风口噤通身冷，不知人。独活四两，好酒一升，煎半升服（《千金方》）。

中风不语独活一两，酒二升，煎一升，大豆五合，炒有声，以药酒热投，盖之良久，温服三合，未瘥再服（陈延之《小品方》）。

热风瘫痪常举发者。羌活二斤，枸子一升，为末。每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广济方》）。

产后中风语涩，四肢拘急。羌活三两，为末。每服五钱，酒、水各一盏，煎减半服（《小品方》）。

产后风虚独活、白鲜皮各三两，水三升，煮二升，分三服。耐酒者，入酒同煮（《小品方》）。

产后腹痛羌活二两，煎酒服（《必效方》）。

产肠脱出方同上（《子母秘录》）。

妊娠浮肿羌活、萝卜子同炒香，只取羌活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一日一服，二日二服，三日三服。乃嘉兴主簿张昌明所传（许学士《本事方》）。

风水浮肿方同上。

历节风痛独活、羌活、松节等分。用酒煮过，每日空心饮一杯（《外台秘要》）。

风牙肿痛《肘后方》：用独活煮酒热漱之。〇文潞公《药准》：用独活、地黄各三两，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和滓温

服，卧时再服。

喉闭口噤羌活三两，牛蒡子二两，水煎一钟，入白矾少许，灌之取效（《圣济录》）。

睛垂至鼻人睛忽垂至鼻，如黑角色，痛不可忍，或时时大便血出，名曰肝胀。用羌活煎汁，服数盏自愈（夏子益《奇疾方》）。

太阳头痛羌活、防风、红豆等分，为末，□鼻（《玉机微义》）。

土当归《纲目》

【集解】

根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除风和血，煎酒服之。闪拗手足，同荆芥、葱白煎汤淋洗之（时珍。〇出《卫生易简方》）。

都管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都管草生宜州田野，根似羌活头，岁长一节，苗高一尺许，叶似土当归，有重台。二月、八月采根阴干。施州生者作蔓，又名香球，蔓长丈余，赤色，秋结红实，四时皆有，采其根枝，淋洗风毒疮肿。〔时珍曰〕按范成大《桂海志》云：广西出之，一茎六叶。

土当归

都管草

根

【气味】苦、辛，寒，无毒。

【主治】风肿痈毒赤疣，以醋摩涂之。亦治咽喉肿痛，切片含之，立愈（苏颂）。解蜈蚣、蛇毒（时珍）。

升麻《本经·上品》

【释名】周麻（〖《别录》〗）。〔时珍曰〕其叶似麻，其性上升，故名。按张揖《广雅》及《吴普本草》并云：升麻一名周升麻。则周或指周地，如今人呼川升麻之义。今《别录》作周麻，非省文，即脱误也。

【集解】〔《别录》曰〕升麻生益州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日干。〔弘景曰〕旧出宁州者第一，形细而黑，极坚实。今惟出益州，好者细削，皮青绿色，谓之鸡骨升麻。北部亦有，而形虚大，黄色。建平亦有，而形大味薄，不堪用。人言是落新妇根，不然也。其形相似，气色非也。落新妇亦解毒，取叶挼作小儿浴汤，主惊忤。〔藏器曰〕落新妇今人多呼为小升麻，功用同于升麻，亦大小有殊也。〔志曰〕升麻，今嵩高出者色青，功用不如蜀者。〔颂曰〕今蜀汉、陕西、淮南州郡皆有之，以蜀川者为胜。春生苗，高三尺以来。叶似麻叶，并青色。四月、五月着花，似粟穗，白色。六月以后结实，黑色。根如蒿根，紫黑色，多须。

升麻

根

【修治】〔敦曰〕采得刮去粗皮，用黄精自然汁浸一宿，暴干，剉蒸再暴用。〔时珍曰〕今人惟取里白外黑而紧实者，谓之鬼脸升麻，去须及头芦，剉用。

【气味】甘、苦，平、微寒，无毒。〔元素曰〕性温，味辛微苦，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为足阳明、太阴引经的药。得葱白、白芷，亦入手阳明、太阴。〔杲曰〕引葱白，散手阳明风邪。引石膏，止阳明齿痛。人参、黄芪，非此引之，不能上行。〔时珍曰〕升麻，同柴胡，引生发之气上行；同葛根，能发阳明之汗。

【主治】解百毒，杀百精老物殃鬼，辟瘟疫瘴气邪气，蛊毒入口皆吐出，中恶腹痛，时气毒疠，头痛寒热，风肿诸毒，喉痛口疮。久服不夭，轻身长年（《本经》）。安魂定魄，鬼附啼泣，疳□，游风肿毒（大明）。小儿惊痫，热壅不通，疗痈肿豌豆疮，水煎绵沾拭疮上（甄权）。治阳明头痛，补脾胃，去皮肤风邪，解肌肉间风热，疗肺痿咳唾脓血，能发浮汗（元素）。牙根浮烂恶臭，太阳鼽衄，为疮家圣药（好古）。消斑疹，行瘀血，治阳陷眩运，胸胁虚痛，久泄下痢，后重遗浊，带下崩中，血淋下血，阴痿足寒（时珍）。

【发明】〔元素曰〕补脾胃药，非此为引用不能取效。脾痹非此不能除。其用有四：手足阳明引经，一也；升阳气于至阴之下，

二也；去至高之上及皮肤风邪，三也；治阳明头痛，四也。〔杲曰〕升麻发散阳明风邪，升胃中清气，又引甘温之药上升，以补卫气之散而实其表。故元气不足者，用此于阴中升阳，又缓带脉之缩急。有胃虚伤冷、郁遏阳气于脾土者，宜升麻、葛根以升散其火郁。〔好古曰〕升麻葛根汤，乃阳明发散药。若初病太阳证便服之，发动其汗，必传阳明，反成其害也。朱肱《活人书》言瘀血入里，吐血衄血者，犀角地黄汤，乃阳明经圣药。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二物性味相远，何以代之？盖以升麻能引地黄及余药同入阳明也。〔时珍曰〕升麻引阳明清气上行，柴胡引少阳清气上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也。升麻葛根汤，乃发散阳明风寒药也。时珍用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时行赤眼，每有殊效，神而明之，方可执泥乎？一人素饮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无姜、蒜，不能一啜。至夏酷暑，又多饮水，兼怀怫郁。因病右腰一点胀痛，牵引右胁，上至胸口，则必欲卧。发则大便里急后重，频欲登圊，小便长而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痿，或厥逆，或得酒少止，或得热稍止。但受寒食寒，或劳役，或入房，或怒，或饥，即时举发。一止则诸证泯然，如无病人，甚则日发数次。服温脾胜湿滋补消导诸药，皆微止随发。时珍思之，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也。遂用升麻葛根汤合四君子汤，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服后仍饮酒一二杯助之。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膈爽快，手足和暖，头目精明，神采迅发，诸证如扫。每发一服即止，神验无比。若减升麻、葛根，或不饮酒，则效便迟。大抵人年五十以后，其气消者多，长者少；降者多，升者少；秋冬之令多，而春夏之令少。若禀受弱而有前诸证者，并宜此药活法治之。《素问》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千古之下，窥其奥而阐其微者，张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外此，则著《参同契》《悟真篇》者，旨与此同也。又升麻能解痘毒，惟初发热时，可用解毒；痘已出后，气弱或泄泻者，亦可少用；其升麻葛根汤，则见斑后必不可用，为其解散也。本草以升麻为解毒、吐蛊毒要药，盖以其为阳明本经药，而性又上升故也。按《范石湖文集》云：李焘为雷州推官，鞫狱得治蛊方：毒在上用升麻吐之，在腹用郁金下之，或合二物服之，不吐则下。此方活人甚多也。

【附方】旧五，新八。

服食丹砂石泉公王方庆《岭南方》云：南方养生治病，无过丹砂。其方用升麻末三两，研炼过，光明砂一两，以蜜丸梧子大，每日食后服三丸（苏颂《图经本草》）。

豌豆斑疮比岁有病天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烧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治数日必死，瘥后瘢黯，弥岁方减，此恶毒之气所为。云晋元帝时，此病自西北流起，名虏疮。以蜜煎升麻，时时食之。并以水煮升麻，绵沾拭洗之（葛洪《肘后方》）。

辟瘴明目七物升麻丸：升麻、犀角、黄芩、朴硝、栀子、大黄各二两，豉二升，微熬同捣末，蜜丸梧子大。觉四肢大热，大便难，即服三十丸，取微利为度。若四肢小热，只食后服二十丸。非但辟瘴，甚能明目（王方庆《岭南方》）。

卒肿毒起升麻磨醋频涂之（《肘后方》）。

喉痹作痛升麻片含咽。或以半两煎服取吐（《直指方》）。

胃热齿痛升麻煎汤，热漱咽之，解毒。或加生地黄（《直指方》）。

口舌生疮升麻一两，黄连三分，为末，绵裹含咽（《本事方》）。

热痱瘙痒升麻煎汤饮，并洗之（《千金方》）。

小儿尿血蜀升麻五分，水五合，煎一合，服之。一岁儿，一日一服（姚和众《至宝方》）。

产后恶血不尽，或经月半年。以升麻三两，清酒五升，煮取

二升，分半再服。当吐下恶物，极良（《千金翼方》）。

解莨菪毒升麻煮汁，多服之（《外台秘要》）。

挑生蛊毒野葛毒。并以升麻多煎频饮之（《直指方》）。

射工溪毒升麻、乌翣煎水服，以滓涂之（《肘后方》）。

苦参《本经·中品》

【释名】苦䓖（《本经》）、**苦骨**（《纲目》）、**地槐**（《别录》）、**水槐**（《本经》）、**菟槐**（《别录》）、**骄槐**（《别录》）、**野槐**（《纲目》）、**白茎**（《别录》。又名岑茎、禄白、陵郎、虎麻）。〔时珍曰〕苦以味名，参以功名，槐以叶形名也。苦䓖与《菜部》苦䓖同名异物。

【集解】〔《别录》曰〕苦参生汝南山谷及田野。三月、八月、十月采根暴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叶极似槐叶，花黄色，子作荚，根味至苦恶。〔颂曰〕其根黄色，长五七寸许，两指粗细。三五茎并生，苗高三四尺以来。叶碎青色，极似槐叶，春生冬凋。其花黄白色，七月结实如小豆子。河北生者无花子。五月、六月、八月、十月采根暴干。〔时珍曰〕七八月结角如萝卜子，角内有子二三粒，如小豆而坚。

苦参

根

〔修治〕〔敦曰〕采根，用糯米浓泔汁浸一宿，其腥秽气并浮在水面上，须重重淘过，即蒸之，从巳至申，取晒切用。

〔气味〕苦，寒，无毒。〔之才曰〕玄参为之使，恶贝母、菟丝、漏芦，反藜芦。〔时珍曰〕伏汞，制雌黄、焰消。

〔主治〕心腹结气，癥瘕积聚，黄疸，溺有余沥，逐水，除痈肿，补中，明目止泪（《本经》）。养肝胆气，安五脏，平胃气，令人嗜食轻身，定志益精，利九窍，除伏热肠澼，止渴醒酒，小便黄赤，疗恶疮，下部□（《别录》）。渍酒饮，治疥杀虫（弘景）。治恶虫、胫酸（苏恭）。治热毒风，皮肌烦燥生疮，赤癞眉脱，除大热嗜睡，治腹中冷痛，中恶腹痛（甄权）。杀

疳虫。炒存性，米饮服，治肠风泻血并热痢（大明）。

〔发明〕〔元素曰〕苦参味苦气沉纯阴，足少阴肾经君药也。治本经须用，能逐湿。〔颂曰〕古今方用治风热疮疹最多。〔宗奭曰〕沈存中《笔谈》，载其苦腰重久坐不能行。有一将佐曰：此乃病齿数年，用苦参揩齿，其气味入齿伤肾所致也。后有太常少卿舒昭亮，亦用苦参揩齿，岁久亦病腰。自后悉不用之，腰疾皆愈。此皆方书不载者。〔震亨曰〕苦参能峻补阴气，或得之而致腰重者，因其气降而不升也，非伤肾之谓也。其治大风有功，况风热细疹乎？〔时珍曰〕子午乃少阴君火对化，故苦参、黄檗之苦寒，皆能补肾，盖取其苦燥湿、寒除热也。热生风，湿生虫，故又能治风杀虫。惟肾水弱而相火胜者，用之相宜。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素问》云："五味入胃，各归其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王冰注云：入肝为温，入心为热，入肺为清，入肾为寒，入脾为至阴而兼四气，皆为增其味而益其气，各从本脏之气。故久服黄连、苦参而反热者，此其类也。气增不已，则脏气有偏胜，偏胜则脏有偏绝，故有暴夭。是以药不具五味，不备四气，而久服之，虽且获胜，久必暴夭。但人疏忽，不能精候尔。张从正亦云：凡药皆毒也。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则五味各归其脏，必有偏胜气增之患。诸药皆然，学者当触类而长之可也。至于饮食亦然。又按《史记》云：太仓公淳于意医齐大夫病龋齿，灸左手阳明脉，以苦参汤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其风愈。此亦取其去风气湿热、杀虫之义。

〔附方〕旧九，新一十九。

热病狂邪不避水火，欲杀人。苦参末，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薄荷汤下。亦可为末，二钱，水煎服（《千金方》）。

伤寒结胸天行病四五日，结胸满痛壮热。苦参一两，以醋三升，煮取一升二合，饮之取吐即愈。天行毒病，非苦参、醋药不解，

及温覆取汗良（《外台秘要》）。

谷疸食劳食毕头旋，心怫郁不安而发黄。由失饥大食、胃气冲熏所致。苦参三两，龙胆一合，为末，牛胆丸梧子大。生大麦苗汁服五丸，日三服（《肘后方》）。

小儿身热苦参煎汤浴之良（《外台秘要》）。

毒热足肿作痛欲脱者。苦参煮酒渍之（姚僧垣《集验方》）。

梦遗食减白色苦参三两，白术五两，牡蛎粉四两，为末。用雄猪肚一具，洗净，砂罐煮烂，石臼捣和药，干则入汁，丸小豆大。每服四十丸，米汤下，日三服。久服身肥食进，而梦遗立止（刘松石《保寿堂方》）。

小腹热痛青黑或赤色，不能喘者。苦参一两，醋一升半，煎八合，分二服（张杰《子母秘录》）。

中恶心痛苦参三两，苦酒一升半，煮取八合，分二服（《肘后方》）。

饮食中毒鱼肉菜等毒。上方煎服，取吐即愈（梅师方）。

血痢不止苦参炒焦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米饮下（孙氏《仁存堂方》）。

大肠脱肛苦参、五倍子、陈壁土等分，煎汤洗之，以木贼末傅之（《医方摘要》）。

妊娠尿难方见贝母下。

产后露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头不痛者，用苦参二两，黄芩一两，生地黄四两，水八升，煎二升，分数服。

齿缝出血苦参一两，枯矾一钱，为末，日三揩之，立验（《普济方》）。

龋齿风痛方见发明下。

鼻疮脓臭有虫也。苦参、枯矾一两，生地黄汁三合，水二盏，煎三合，少少滴之（《普济方》）。

肺热生疮遍身皆是。用苦参末，粟米饭，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御药院方》）。

遍身风疹痒痛不可忍，胸颈脐腹及近隐皆然者，亦多涎痰，夜不得睡。用苦参末一两，皂角二两，水一升，揉滤取汁。银石器熬成膏，和末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温水服，次日便愈（寇宗奭《衍义》）。

大风癞疾〔颂曰〕用苦参五两切，以好酒三斗渍三十日。每饮一合，日三服，常服不绝。若觉痹，即瘥。〇张子和《儒门事亲》：用苦参末二两，以猪肚盛之，缝合煮熟，取出去药。先饿一日，次早先饮新水一盏，将猪肚食之，如吐再食。待一二时，以肉汤调无忧散五七钱服，取出大小虫一二万为效。后以不蛀皂角一斤，去皮子，煮汁，入苦参末调糊。下何首乌末二两，防风末一两半，当归末一两，芍药末五钱，人参末三钱，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或茶下，日三服。仍用麻黄、苦参、荆芥煎水洗之。〇《圣济总录》：苦参丸：治大风癞及热毒风疮疥癣。苦参九月末掘取，去皮暴干，取粉一斤，枳壳麸炒六两，为末，蜜丸。每温酒下三十丸，日二夜一服。一方：去枳壳。

肾脏风毒及心肺积热，皮肤生疥癞，瘙痒时出黄水，及大风手足坏烂，一切风疾。苦参三十二两，荆芥穗一十六两，为末，水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茶下（《和剂局方》）。

上下诸瘘或在项，或在下部。用苦参五升，苦酒一斗，渍三

四日服之，以知为度（《肘后方》）。

鼠瘘恶疮苦参二斤，露蜂房二两，曲二斤，水三斗，渍二宿，去滓，入黍米二升，酿熟，稍饮，日三次（《肘后方》）。

下部漏疮苦参煎汤，日日洗之（《直指方》）。

瘰疬结核苦参四两捣末，牛膝汁丸绿豆大。每暖水下二十丸（张文仲《备急方》）。

汤火伤灼苦参末，油调敷之（《卫生宝鉴》）。

赤白带下苦参二两，牡蛎粉一两五钱，为末。以雄猪肚一个，水三碗煮烂，捣泥和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温酒下（陆氏《积德堂方》）。

实十月收采。

〔气味〕同根。

〔主治〕久服轻身不老，明目。饵如槐子法，有验（苏恭）。

白鲜音仙。〇《本经·中品》

【释名】白膻（弘景）、**白羊鲜**（弘景）、**地羊鲜**（《图经》）、**金雀儿椒**（《日华》）。〔弘景曰〕俗呼为白羊鲜。气息正似羊膻，故又名白膻。〔时珍曰〕鲜者，羊之气也。此草根白色，作羊膻气，其子累累如椒，故有诸名。

【集解】〔《别录》曰〕白鲜皮生上谷川谷及冤句，四月、五月采根阴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以蜀中者为良。〔恭曰〕其

叶似茱萸，苗高尺余，根皮白而心实，花紫白色。根宜二月采，若四月、五月采，便虚恶矣。〔颂曰〕今河中、江宁府、滁州、润州皆有之。苗高尺余，茎青，叶稍白，如槐亦似茱萸。四月开花淡紫色，似小蜀葵花。根似小蔓菁，皮黄白而心实。山人采嫩苗为菜茹。

白鲜

根皮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咸。〔之才曰〕恶螵蛸、桔梗、茯苓、萆薢。

【主治】头风黄疸，咳逆淋沥，女子阴中肿痛，湿痹死肌，不可屈伸起止行步（《本经》）。疗四肢不安，时行腹中大热饮水，欲走大呼，小儿惊痫，妇人产后余痛（《别录》）。治一切热毒风、恶风，风疮疥癣赤烂，眉发脱脆，皮肌急，壮热恶寒，解热黄、酒黄、急黄、谷黄、劳黄（甄权）。通关节，利九窍及血

脉，通小肠水气，天行时疾，头痛眼疼。其花同功（大明）。治肺嗽（苏颂）。

【发明】〔时珍曰〕白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阳明经去湿热药也，兼入手太阴、阳明，为诸黄风痹要药。世医止施之疮科，浅矣。

【附方】旧一，新一。

鼠瘘已破出脓血者。白鲜皮煮汁，服一升，当吐若鼠子也（《肘后方》）。

产后中风人虚不可服他药者。一物白鲜皮汤，用新汲水三升，煮取一升，温服（陈延之《小品方》）。

延胡索宋《开宝》

【释名】玄胡索（〖《博济方》〗）。〔好古曰〕本名玄胡索，避宋真宗讳，改玄为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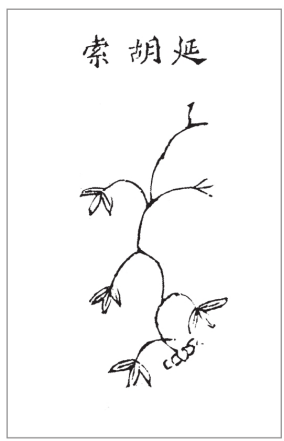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延胡索生奚国，从安东道来，根如半夏，色黄。〔时珍曰〕奚乃东北夷也。今二茅山西上龙洞种之。每年寒露后栽，立春后生苗，叶如竹叶样，三月长三寸高，根丛生如芋卵样，立夏掘起。

根

【气味】辛，温，无毒。〔珣曰〕苦、甘。〔杲曰〕甘、辛，温，可升可降，阴中阳也。〔好古曰〕苦、辛，温，纯阳，浮也，入手足太阴经。

【主治】破血，妇人月经不调，腹中结

块，崩中淋露，产后诸血病，血运，暴血冲上，因损下血。煮酒或酒磨服（《开宝》）。除风治气，暖腰膝，止暴腰痛，破癥癖，扑损瘀血，落胎（大明）。治心气小腹痛，有神（好古）。散气，治肾气，通经络（李珣）。活血利气，止痛，通小便（时珍）。



延胡索

【发明】〔珣曰〕主肾气，及破产后恶露或儿枕。与三棱、鳖甲、大黄为散甚良，虫蛀成末者尤良。〔时珍曰〕玄胡索味苦微辛，气温，入手足太阴厥阴四经，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故专治一身上下诸痛，用之中的，妙不可言。荆穆王妃胡氏，因食荞麦面着怒，遂病胃脘当心痛，不可忍。医用吐下行气化滞诸药，皆入口即吐，不能奏功。大便三日不通。因思《雷公炮炙论》云：心痛欲死，速觅延胡。乃以玄胡索末三钱，温酒调下，即纳入，少顷大便行而痛遂止。又华老年五十余，病下痢腹痛垂死，已备棺木。予用此药三钱，米饮服之，痛即减十之五，调理而安。按方勺《泊宅编》云：一人病遍体作痛，殆不可忍。都下医或云中风，或云中湿，或云脚气，

药悉不效。周离亨言：是气血凝滞所致。用玄胡索、当归、桂心等分，为末，温酒服三四钱，随量频进，以止为度，遂痛止。盖玄胡索能活血化气，第一品药也。其后赵待制霆因导引失节，肢体拘挛，亦用此数服而愈。

【附方】旧三，新一十二。

老小咳嗽玄胡索一两，枯矾二钱半，为末。每服二钱，软饧一块和，含之（《仁存堂方》）。

鼻出衄血玄胡索末，绵裹塞耳内，左衄塞右，右衄塞左（《普济方》）。

小便尿血玄胡索一两，朴硝七钱半，为末。每服四钱，水煎服（《活人书》）。

小便不通捻头散：治小儿小便不通。用玄胡索、川苦楝子等分，为末。每服半钱或一钱，白汤滴油数点调下（钱仲阳《小儿直诀》）。

膜外气疼及气块。玄胡索不限多少，为末，猪胰一具，切作块子，炙熟蘸末，频食之（《胜金方》）。

热厥心痛或发或止，久不愈，身热足寒者。用玄胡索去皮，金铃子肉等分，为末，每温酒或白汤下二钱（《圣惠方》）。

下痢腹痛方见发明下。

妇女血气腹中刺痛，经候不调。用玄胡索去皮醋炒，当归酒浸炒，各一两。橘红二两，为末，酒煮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艾醋汤下（《济生方》）。

产后诸病凡产后，秽污不尽，腹满，及产后血运，心头硬，或寒热不禁，或心闷、手足烦热、气力欲绝诸病。并用玄胡索炒研，

酒服一钱，甚效（《圣惠方》）。

小儿盘肠气痛。玄胡索、茴香等分，炒研，空心米饮，量儿大小与服（《卫生易简方》）。

疝气危急玄胡索盐炒，全蝎去毒生用，等分为末。每服半钱，空心盐酒下（《直指方》）。

冷气腰痛玄胡索、当归、桂心三味，方见发明下。

肢体拘痛方同上。

偏正头痛不可忍者。玄胡索七枚，青黛二钱，牙皂二个去皮子，为末，水和丸如杏仁大。每以水化一丸，灌入病人鼻内，随左右，口咬铜钱一个，当有涎出成盆而愈（《永类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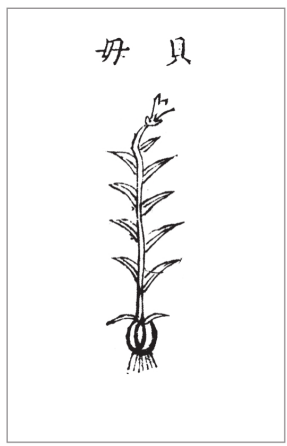
坠落车马筋骨痛不止。玄胡索末，豆淋酒服二钱，日二服（《圣惠方》）。

贝母《本经·中品》

【释名】茵（《尔雅》。音萌）、**勤母**（《别录》）、**苦菜**（《别录》）、**苦花**（《别录》）、**空草**（《本经》）、**药实**（〖《别录》〗）。〔弘景曰〕形似聚贝子，故名贝母。〔时珍曰〕《诗》云“言采其茵”，即此。一作□，谓根状如□也。苦菜、药实，与野苦荬、黄药子同名。

【集解】〔《别录》曰〕贝母生晋地，十月采根暴干。〔恭曰〕其叶似大蒜。四月蒜熟时，采之良。若十月，苗枯根亦不佳也。出润州、荆州、襄州者最佳，江南诸州亦有。〔颂曰〕今河中、江陵府、郢、寿、随、郑、蔡、润、滁州皆有之。二月生苗，茎细，青

色。叶亦青，似荞麦叶，随苗出。七月开花，碧绿色，形如鼓子花。八月采根，根有瓣子，黄白色，如聚贝子。此有数种。陆玑《诗疏》云：茵，贝母也。叶如栝楼而细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连累相着，有分解。今近道出者正类此。郭璞注《尔雅》言：白花叶似韭，此种罕复见之。〔敦曰〕贝母中有独颗团不作两片无皱者，号曰丹龙精，不入药用。误服令人筋脉永不收，惟以黄精、小蓝汁服之，立解。



贝母

根

【修治】〔敦曰〕凡使，先于柳木灰中炮黄，擘破，去内口鼻中有米许大者心一颗，后拌糯米于鏊上同炒，待米黄，去米用。

【气味】辛，平，无毒。〔《别录》曰〕苦，微寒。〔恭曰〕味甘、苦，不辛。〔之才曰〕厚朴、白微为之使，恶桃花，畏秦艽、莽草、礜石，反乌头。

【主治】伤寒烦热，淋沥邪气疝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本经》）。**疗腹中结实，心下**

满，洗洗恶风寒，目眩项直，咳嗽上气，止烦热渴，出汗，安五脏，利骨髓（《别录》）。服之不饥断谷（弘景）。消痰，润心肺。末和沙糖丸含，止嗽。烧灰油调，傅人畜恶疮，敛疮口（大明）。主胸胁逆气，时疾黄疸。研末点目，去肤翳。以七枚作末酒服，治产难及胞衣不出。与连翘同服，主项下瘤瘿疾（甄权）。

【发明】〔承曰〕贝母能散心胸郁结之气，故《诗》云“言采其茵”，是也。作诗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今用治心中气不快、多愁郁者，殊有功，信矣。〔好古曰〕贝母乃肺经气分药也。仲景治寒实结胸外无热证者，三物小陷胸汤主之，白散亦可，以其内有贝母也。成无己云：辛散而苦泄，桔梗、贝母之苦辛，用以下气。〔机曰〕俗以半夏有毒，用贝母代之。夫贝母乃太阴肺经之药，半夏乃太阴脾经、阳明胃经之药，何可以代？若虚劳咳嗽、吐血咯血、肺痿肺痈、妇人乳痈痈疽及诸郁之证，半夏乃禁忌，皆贝母为向导，犹可代也。至于脾胃湿热，涎化为痰，久则生火，痰火上攻，昏愦僵仆蹇涩诸证，生死旦夕，亦岂贝母可代乎？〔颂曰〕贝母治恶疮。唐人记其事云：江左尝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以酒滴口中，其面赤色。以物食之，亦能食，多则膊内肉胀起。或不食，则一臂痹焉。有名医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之类，悉无所苦。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然不知何疾也。《本经》言主金疮，此岂金疮之类欤？

【附方】新一十七。

忧郁不伸胸膈不宽。贝母去心，姜汁炒研，姜汁面糊丸。每服七十丸，征士锁甲煎汤下（《集效方》）。

化痰降气止咳解郁，消食除胀，有奇效。用贝母去心一两，姜制厚朴半两，蜜丸梧子大，每白汤下五十丸（笔峰方）。

小儿晬嗽百日内咳嗽痰壅。贝母五钱，甘草半生半炙二钱，为末，沙糖丸芡子大，每米饮化下一丸（《全幼心鉴》）。

孕妇咳嗽贝母去心，麸炒黄为末，沙糖拌丸芡子大。每含咽一丸，神效（《救急易方》）。

妊娠尿难饮食如故。用贝母、苦参、当归各四两，为末，蜜丸小豆大，每饮服三丸至十丸（《金匮要略》）。

乳汁不下二母散：贝母、知母、牡蛎粉等分，为细末，每猪蹄汤调服二钱，此祖传方也（王海藏《汤液本草》）。

冷泪目昏贝母一枚，胡椒七粒，为末点之（《儒门事亲》方）。

目生弩肉《肘后》：用贝母、真丹等分为末，日点。〇《摘玄方》：用贝母、丁香等分为末，乳汁调点。

吐血不止贝母炮研，温浆水服二钱（《圣惠方》）。

衄血不止贝母炮研末，浆水服二钱，良久再服（《普济方》）。

小儿鹅口满口白烂。贝母去心为末，半钱，水五分，蜜少许，煎三沸，缴净抹之，日四五度（《圣惠方》）。

吹奶作痛贝母末吹鼻中，大效（危氏《得效方》）。

乳痈初肿贝母末，酒服二钱，仍令人吮之，即通（《仁斋直指方》）。

便痈肿痛贝母、白芷等分为末，酒调服或酒煎服，以滓贴之（《永类钤方》）。

紫白癜斑贝母、南星等分为末，生姜带汁擦之。〇《德生堂方》：用贝母、干姜等分为末，如澡豆，入密室中浴擦，得汗为妙。〇《谈野翁方》：以生姜擦动，醋磨贝母涂之。〇《圣惠方》：用贝母、百部等分为末，自然姜汁调搽。

蜘蛛咬毒缚定咬处，勿使毒行。以贝母末酒服半两，至醉。良久酒化为水，自疮口出，水尽，仍塞疮口，甚妙（《仁斋直指方》）。

蛇蝎咬伤方同上。

山慈姑宋《嘉祐》

【释名】金灯（《拾遗》）、**鬼灯檠**（《纲目》）、**朱姑**（《纲目》）、**鹿蹄草**（《纲目》）、**无义草**（〖《酉阳杂俎》〗）。〔时珍曰〕根状如水慈姑，花状如灯笼而朱色，故有诸名。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金灯之花与叶不相见，人恶种之，谓之无义草。又有试剑草，亦名鹿蹄草，与此同名，见后草之五。

【集解】〔藏器曰〕山慈姑生山中湿地，叶似车前，根如慈姑。〔大明曰〕零陵间有一种团慈姑，根如小蒜，所主略同。〔时珍曰〕山慈姑处处有之。冬月生叶，如水仙花之叶而狭。二月中抽一茎，如箭簳，高尺许。茎端开花白色，亦有红色、黄色者，上有黑点，其花乃众花簇成一朵，如丝纽成可爱。三月结子，有三棱。四月初苗枯，即掘取其根，状如慈姑及小蒜，迟则苗腐难寻矣。根苗与老鸦蒜极相类，但老鸦根无毛，慈姑有毛壳包裹为异尔。用之，去毛壳。

山慈姑

根

〔气味〕甘、微辛，有小毒。

〔主治〕痈肿疮瘘瘰疬结核等，醋磨傅之。亦剥人面皮，除皯䵟（藏器）。主疔肿，攻毒破皮，解诸毒蛊毒，蛇虫狂犬伤（时珍）。

〔附方〕新五。

粉滓面□山慈姑根，夜涂旦洗（《普济方》）。

牙龈肿痛红灯笼枝根，煎汤漱吐（孙天仁《集效方》）。

痈疽疔肿恶疮及黄疸。慈姑连根同苍耳草等分，捣烂，以好酒一钟，滤汁温服。或干之为末，每酒服三钱（《乾坤生意》）。

风痰痫疾金灯花根似蒜者一个，以茶清研如泥，日中时以茶调下，即卧日中，良久，吐出鸡子大物，永不发。如不吐，以热茶投之（《奇效良方》）。

万病解毒丸一名太乙紫金丹，一名玉枢丹。解诸毒，疗诸疮，利关节，治百病，起死回生，不可尽述。凡居家远出，行兵动众，不可无此。山慈姑去皮洗极净，焙，二两，川五倍子洗刮，焙，二两，千金子仁白者，研，纸压去油，一两，红芽大戟去芦洗，焙，一两半，麝香三钱，以端午七夕重阳或天德月德黄道上吉日，预先斋戒盛服，精心治药，为末，陈设拜祷，乃重罗令匀，用糯米浓饮和之，木臼杵千下，作一钱一锭。病甚者连服，取利一二行，用温粥补之。凡一切饮食药毒，蛊毒瘴气，河豚、土菌、死牛马等毒，并用凉水磨服一锭，或吐或利即愈。痈疽发背、疔肿杨梅等一切恶疮，风疹赤游，痔疮，并用凉水或酒磨涂，日数次，立消。阴阳二毒伤寒，狂乱瘟疫，喉痹喉风，并用冷水入薄荷汁数匙化下。心气痛并诸气，用淡酒化下。泄泻痢下，霍乱绞肠沙，用薄荷汤下。中风中气，口紧眼歪，五癫五痫，鬼邪鬼胎，筋挛骨痛，并暖酒下。自缢、溺水、鬼迷，心头温者，冷水磨灌之。传尸痨瘵，凉水化服，取下恶物虫积为妙。久近疟疾，将发时，东流水煎桃枝汤化服。女人经闭，红花酒化服。小儿惊风，五疳五痢，薄荷汤下。头风头痛，酒研贴两太阳上。诸腹鼓胀，麦芽汤化下。风虫牙痛，酒磨涂之，亦吞少许。打扑伤损，松节煎酒下。汤火伤，毒蛇恶犬，一切虫伤，并冷水磨涂，仍服之（王璆《百一选方》）。

叶

〔主治〕疮肿，入蜜捣，涂疮口，候清血出，效（慎微）。涂乳痈、便毒尤妙（时珍）。

〔附方〕新一。

中溪毒生疮朱姑叶捣烂涂之。生东间，叶如蒜叶（《外台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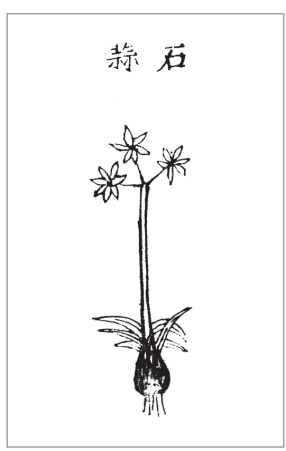
花

〔主治〕小便血淋涩痛，同地檗花阴干，每用三钱，水煎服（《圣惠》）。

石蒜宋《图经》

【释名】乌蒜（《纲目》）、老鸦蒜（《救荒》）、蒜头草（《纲目》）、婆婆酸（《纲目》）、一枝箭（《纲目》）、水麻（《图经》）。〔时珍曰〕蒜以根状名，箭以茎状名。

【集解】〔颂曰〕水麻生鼎州、黔州，其根名石蒜，九月采之。或云金灯花根，亦名石蒜，即此类也。〔时珍曰〕石蒜处处下湿地有之，古谓之乌蒜，俗谓之老鸦蒜、一枝箭是也。春初生叶，如蒜秧及山慈姑叶，背有剑脊，四散布地。七月苗枯，乃于平地抽出一茎如箭簳，长尺许。茎端开花四五朵，六出红色，如山丹花状而瓣长，黄蕊长须。其根状如蒜，皮色紫赤，肉白色。此有小毒，而《救荒本草》言其可炸熟水浸过食，盖为救荒尔。一种叶如大韭，四五月抽茎，开花如小萱花黄白色者，谓之铁色箭，功与此同。二物并抽茎开花，后乃生叶，叶花不相见，与金灯同。



根

【气味】辛、甘，温，有小毒。

【主治】傅贴肿毒（苏颂）。疔疮恶核，可水煎服取汗，及捣傅之。又中溪毒者，酒煎半升服，取吐良（时珍）。

【附方】新三。

便毒诸疮一枝箭，捣烂涂之即消。若毒太甚者，洗净，以生白酒煎服，得微汗即愈（王永辅《惠济方》）。

产肠脱下老鸦蒜即酸头草一把。以水三碗，煎一碗半，去滓熏洗，神效（危氏《得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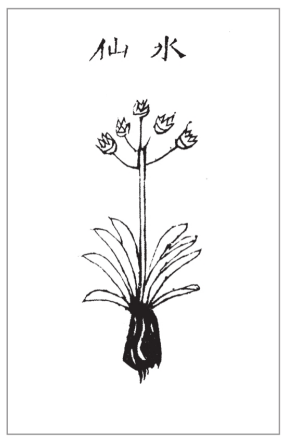
小儿惊风大叫一声就死者，名老鸦惊。以散麻缠住胁下及手心足心，以灯火爆之。用老鸦蒜晒干、车前子等分，为末，水调贴手足心。仍以灯心淬手足心，及肩膊眉心鼻心，即醒也（王日新《小儿方》）。

水仙《会编》

【释名】金盏银台（〖《洛阳花木记》〗）。〔时珍曰〕此物宜卑湿处，不可缺水，故名水仙。金盏银台，花之状也。

【集解】〔机曰〕水仙花叶似蒜，其花香甚清。九月初栽于肥壤，则花茂盛，瘦地则无花。五月初收根，以童尿浸一宿，晒干，悬火暖处。若不移宿根更旺。〔时珍曰〕水仙丛生下湿处。其根似蒜

及薤而长，外有赤皮裹之。冬月生叶，似薤及蒜。春初抽茎，如葱头。茎头开花数朵，大如簪头，状如酒杯，五尖上承，黄心，宛然盏样，其花莹韵，其香清幽。一种千叶者，花皱，下轻黄而上淡白，不作杯状，人重之，指为真水仙，盖不然，乃一物二种尔。亦有红花者。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祗出拂林国，根大如鸡卵，苗长三四尺，叶似蒜叶，中心抽条，茎端开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冬生夏死。取花压油，涂身去风气。据此形状，与水仙仿佛，岂外国名谓不同耶？



水仙

根

〔气味〕苦、微辛，滑，寒，无毒。〔土宿真君曰〕取汁伏汞，煮雄黄，拒火。

〔主治〕痈肿及鱼骨哽（时珍）。

花

〔气味〕缺。

〔主治〕作香泽，涂身理发，去风气。又

疗妇人五心发热，同干荷叶、赤芍药等分，为末，白汤每服二钱，热自退也（时珍。〇出《卫生易简方》）。

白茅《本经·中品》

【释名】根名茹根（《本经》）、兰根（《本经》）、地筋（《别录》）。〔时珍曰〕茅叶如矛，故谓之茅。其根牵连，故谓之茹。《易》曰“拔茅连茹”是也。有数种：夏花者为茅，秋花者为菅。二物功用相近，而名谓不同。《诗》云“白华菅兮，白茅束兮”是也。《别录》不分茅菅乃二种，谓茅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而《有名未用》又出地筋，一名菅根。盖二物之根状皆如筋，可通名地筋，不可并名菅也，正之。

【集解】〔《别录》曰〕茅根生楚地山谷田野，六月采根。〔弘景曰〕此即今白茅菅。《诗》云“露彼菅茅”，是也。其根如渣芹甜美。〔颂曰〕处处有之。春生芽，布地如针，俗谓之茅针，亦可啖，甚益小儿。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洁白，六月采之。又有菅，亦茅类也。陆玑《草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无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韧宜为索，沤之尤善。其未沤者名野菅，入药与茅功等。〔时珍曰〕茅有白茅、菅茅、黄茅、香茅、芭茅数种，叶皆相似。白茅短小，三四月开白花成穗，结细实。其根甚长，白软如筋而有节，味甘，俗呼丝茅，可以苫盖，及供祭祀苞苴之用，《本经》所用茅根是也。其根干之，夜视有光，故腐则变为萤火。菅茅只生山上，似白茅而长，入秋抽茎，开花成穗如荻花，结实尖黑，长分许，粘衣刺人。其根短硬如细竹根，无节而微甘，亦可入药，功不及白茅，《尔雅》所谓白华野菅是也。黄茅似菅茅，而茎上开叶，茎下有白粉，根头有黄毛，根亦短而细硬无节，秋深开花穗如菅，可为索绹，古名黄菅，《别录》所用菅根是也。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璚茅，生湖南及江淮间，叶有三脊，其气香芬，可以包藉及缩酒，《禹贡》

所谓荆州苞匦菁茅是也。芭茅丛生，叶大如蒲，长六七尺，有二种，即芒也。见后芒下。

白茅

茅根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劳伤虚羸，补中益气，除瘀血血闭寒热，利小便（《本经》）。下五淋，除客热在肠胃，止渴坚筋，妇人崩中。久服利人（《别录》）。主妇人月经不匀，通血脉淋沥（大明）。止吐衄诸血，伤寒哕逆，肺热喘急，水肿黄疸，解酒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茅根服食断谷甚良。俗方稀用，惟煎汁疗淋及崩中尔。〔时珍曰〕白茅根甘，能除伏热，利小便，故能止诸血哕逆喘急消渴，治黄疸水肿，乃良物也。世人因微而忽之，惟事苦寒之剂，致伤冲和之气，乌足知此哉？

〔附方〕旧二，新一十二。

山中辟谷凡辟难无人之境，取白茅根洗净，咀嚼，或石上晒焦捣末，水服方寸匕，可辟谷不饥（《肘后方》）。

温病冷啘因热甚饮水，成暴冷啘者。茅根切，枇杷叶拭去毛炙香，各半斤，水四升，煎二升，去滓，稍热饮之（庞安常《伤寒总病论》）。

温病热哕乃伏热在胃，令人胸满则气逆，逆则哕；或大下后，胃中虚冷，亦致哕也。茅根切，葛根切，各半斤，水三升，煎一升半。每温饮一盏，哕止即停（同上）。

反胃上气食入即吐。茅根、芦根二两，水四升，煮二升，顿服得下，良（《圣济总录》）。

肺热气喘生茅根一握，□咀，水二盏，煎一盏，食后温服。甚者三服止，名如神汤（《圣惠方》）。

虚后水肿因饮水多，小便不利。用白茅根一大把，小豆三升。水三升，煮干，去茅食豆，水随小便下也（《肘后方》）。

五种黄病黄疸、谷疸、酒疸、女疸、劳疸也。黄汗者，乃大汗出入水所致，身体微肿，汗出如黄檗汁。用生茅根一把，细切，以猪肉一斤，合作羹食（《肘后方》）。

解中酒毒恐烂五脏。茅根汁，饮一升（《千金方》）。

小便热淋白茅根四升，水一斗五升，煮取五升，适冷暖饮之，日三服（《肘后方》）。

小便出血茅根煎汤，频饮为佳（谈野翁方）。

劳伤溺血茅根、干姜等分，入蜜一匙，水二钟，煎一钟，日一服。

鼻衄不止茅根为末，米泔水服二钱（《圣惠方》）。

吐血不止《千金翼》：用白茅根一握，水煎服之。〇《妇人良方》：用根洗捣汁，日饮一合。

竹木入肉白茅根烧末，猪脂和涂之。风入成肿者，亦良（《肘后方》）。

茅针即初生苗也。〇《拾遗》

〔气味〕甘，平，无毒。〔大明曰〕凉。

〔主治〕下水（《别录》）。治消渴，能破血（甄权）。通小肠，治鼻衄及暴下血，水煮服之。恶疮痈肿、软疖未溃者，以酒煮服，一针一孔，二针二孔。生挼，傅金疮止血（藏器）。

花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煎饮，止吐血衄血，并塞鼻。又傅灸疮不合。署刀箭金疮，止血并痛（大明）。

屋上败茅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卒吐血，剉三升，酒浸煮一升服。和酱汁研，傅斑疮及蚕啮疮（藏器）。屋四角茅，主鼻洪（大明）。

〔发明〕〔时珍曰〕按陈文中《小儿方》：治痘疮溃烂，难靥不干。多年墙屋上烂茅，择洗焙干，为末掺之。此盖取其性寒而解毒，又多受雨露霜雪之气，兼能燥湿也。

〔附方〕新三。

妇人阴痒墙头烂茅、荆芥、牙皂等分，煎水频熏洗之（《摘玄方》）。

大便闭塞服药不通者。沧盐三钱，屋檐烂草节七个，为末。每用一钱，竹筒吹入肛内一寸即通，名提金散（《圣济录》）。

卒中五尸其状腹痛胀急，不得气息，上冲心胸，旁攻两胁，或磈礧涌起，或牵引腰脊，此乃身中尸鬼接引为害。取屋上四角茅，入铜器中，以三尺布覆腹，着器布上，烧茅令热，随痛追逐，跖下痒即瘥也（《肘后方》）。

地筋《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菅根（《别录》）、土筋（同）。

【集解】〔《别录》曰〕地筋生泽中，根有毛，三月生，四月实白，三月三日采根。〔弘景曰〕疑此即是白茅而小异也。〔藏器曰〕地筋如地黄，根叶并相似，而细多毛，生平泽，功用亦同地黄，李邕方中用之。〔时珍曰〕此乃黄菅茅之根也，功与白茅根相同，详见白茅下。陈藏器所说，别是一物，非菅根也。

地筋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止渴，除热在腹脐，利筋（《别录》）。根、苗、花，功与白茅同（时珍）。

芒《拾遗》

〔校正〕并入《拾遗》石芒、败芒箔。

【释名】杜荣（《尔雅》）、笆芒（《寰宇志》）、笆茅（〖《纲目》〗）。〔时珍曰〕芒，《尔雅》作莣。今俗谓之笆茅，可以为篱笆故也。

【集解】〔藏器曰〕《尔雅》："莣，杜荣。"郭璞注云：草似茅，皮可为绳索履屦也。今东人多以为箔。又曰：石芒生高山，如芒而节短，江西呼为折草，六七月生穗如荻。〔时珍曰〕芒有二种，皆丛生，叶皆如茅而大，长四五尺，甚快利，伤人如锋刃。七月抽长茎，开白花成穗，如芦苇花者，芒也；五月抽短茎，开花如芒者，石

芒也。并于花将放时剥其箨皮，可为绳箔草履诸物，其茎穗可为扫帚也。

芒

茎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人畜为虎狼等伤，恐毒入内，取茎杂葛根浓煮汁服，亦生取汁服（藏器）。煮汁服，散血（时珍）。

败芒箔

〔主治〕产妇血满腹胀痛，血渴，恶露不尽，月闭，止好血，下恶血，去鬼气疰痛癥结，酒煮服之。亦烧末，酒下。弥久着烟者佳（藏器）。

龙胆《本经·上品》

【释名】陵游（〖《本经》〗）。〔志曰〕叶如龙葵，味苦如胆，因以为名。

【集解】〔《别录》曰〕龙胆生齐朐山谷及冤句，二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出近道，以吴兴者为胜。根状似牛膝，其味甚苦。〔颂曰〕宿根黄白色，下抽根十余条，类牛膝而短。直上生苗，高尺余。四月生叶如嫩蒜，细茎如小竹枝。七月开花，如牵牛花，作铃铎状，青碧色。冬后结子，苗便枯。俗呼草龙胆。又有山龙胆，味苦涩，其叶经霜雪不凋。山人用治四肢疼痛，与此同类而别种也。采无时。

龙胆

根

【修治】〔敦曰〕采得阴干。用时，铜刀切去须、土、头了，剉细，甘草汤浸一宿，漉出，暴干用。

【气味】苦、涩，大寒，无毒。〔敦曰〕空腹饵之，令人溺不禁。〔之才曰〕贯众、小豆为之使，恶地黄、防葵。

【主治】骨间寒热，惊痫邪气，续绝伤，定五脏，杀蛊毒（《本经》）。除胃中伏热，时气温热，热泄下痢，去肠中小虫，益肝胆气，止惊惕，久服益智不忘，轻身耐老（《别录》）。治小儿壮热骨热，惊痫入心，时疾热黄，痈肿口疮（甄权）。客忤疰气，热病狂语，明目止烦，治疮疥（大明）。去目中黄及睛赤肿胀，瘀肉高起，痛不可忍（元素）。退肝经邪热，除下焦湿热之肿，泻膀胱火（李杲）。疗咽喉痛，风热盗汗（时珍）。

【发明】〔元素曰〕龙胆味苦性寒，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足厥阴、少阳经气分药也。其用有四：除下部风湿，一也；及湿热，二也；脐下至足肿痛，三也；寒湿脚气，四也。下行之功与防己同，酒浸则能上行，外行以柴胡为主，龙胆为使。治眼中疾必用之药。〔好古曰〕益肝胆之气而泄火。〔时珍曰〕相火寄在肝胆，有泻无补，故龙胆之益肝胆之气，正以其能泻肝胆之邪热也。但大苦大寒，过服恐伤胃中生发之气，反助火邪，亦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之义。《别录》久服轻身之说，恐不足信。

【附方】旧四，新六。

伤寒发狂草龙胆为末，入鸡子清、白蜜，化凉水服二钱（《伤寒蕴要》）。

四肢疼痛山龙胆根细切，用生姜自然汁浸一宿，去其性，焙干捣末，水煎一钱匕，温服之。与此龙胆同类别种，经霜不凋（苏颂《图经本草》）。

谷疸劳疸谷疸因食而得，劳疸因劳而得。用龙胆一两，苦参三两，为末，牛胆汁和丸梧子大。先食以麦饮服五丸，日三服，不愈稍增。劳疸加龙胆一两，栀子仁三七枚，以猪胆和丸（《删繁方》）。

一切盗汗妇人、小儿一切盗汗，又治伤寒后盗汗不止。龙胆草研末，每服一钱，猪胆汁三两点，入温酒少许调服（《杨氏家藏方》）。

小儿盗汗身热。龙胆草、防风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米饮调下。亦可丸服，及水煎服（《婴童百问》）。

咽喉热痛龙胆擂水服之（《集简方》）。

暑行目涩生龙胆捣汁一合，黄连二寸切烂浸汁一匙，和点之（危氏《得效方》）。

眼中漏脓龙胆草、当归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温水下（《鸿飞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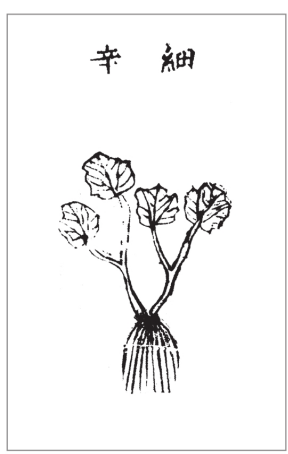
蛔虫攻心刺痛，吐清水。龙胆一两，去头剉，水二盏，煮一盏，隔宿勿食，平旦顿服之（《圣惠方》）。

卒然下血不止。龙胆一虎口，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为五服（姚僧垣《集验方》）。

细辛《本经·上品》

【释名】小辛（《本经》）、**少辛**（〖《山海经》〗）。〔颂曰〕华州真细辛，根细而味极辛，故名之曰细辛。〔时珍曰〕小辛、少辛，皆此义也。按《山海经》云，浮戏之山多少辛，《管子》云，五沃之土，群药生少辛，是矣。

【集解】〔《别录》曰〕细辛生华阴山谷，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用东阳临海者，形段乃好，而辛烈不及华阴、高丽者。用之去其头节。〔当之曰〕细辛如葵赤黑，一根一叶相连。〔颂曰〕今处处有之，皆不及华阴者为真，其根细而极辛。今人多以杜衡为之。杜衡根似饭帚密闹，细长四五寸，微黄白色，江淮呼为马蹄香，不可误用。〔宗奭曰〕细辛叶如葵，赤黑色，非此则杜衡也。杜衡叶如马蹄之下，故俗名马蹄香。盖根似白前，又似细辛。按沈括《梦溪笔谈》云：细辛出华山，极细而直，柔韧，深紫色，味极辛，嚼之习习如椒而更甚于椒。本草云：细辛水渍令直，是以杜衡伪为之也。东南所用细辛，皆杜衡也。杜衡黄白色，拳曲而脆，干则作团，又谓之马蹄。襄汉间又有一种细辛，极细而直，色黄白，乃是鬼督邮，亦非细辛也。〔时珍曰〕《博物志》言杜衡乱细辛，自古已然矣。沈氏所说甚详。大抵能乱细辛者，不止杜衡，皆当以根苗色味细辨之。叶似小葵，柔茎细根，直而色紫，味极辛者，细辛也。叶似马蹄，茎微粗，根曲而黄白色，味亦辛者，杜衡也。一茎直上，茎端生叶如伞，根似细辛，微粗直而黄白色，味辛微苦者，鬼督邮也。似鬼督邮而色黑者，及己也。叶似小桑，根似细辛，微粗长而黄色，味辛而有臊气者，徐长卿也。叶似柳而根似细辛，粗长黄白色而味苦者，白微也。似白微而白直味甘者，白前也。



细辛

根

【修治】〔敦曰〕凡使细辛，切去头、土了，以瓜水浸一宿，暴干用。须拣去双叶者，服之害人。

【气味】辛，温，无毒。〔普曰〕神农、黄帝、雷公、桐君：辛，小温。岐伯：无毒。李当之：小寒。〔权曰〕苦、辛。〔之才曰〕曾青、枣根为之使。得当归、芍药、白芷、芎□、牡丹、藁本、甘草，共疗妇人。得决明、鲤鱼胆、青羊肝，共疗目痛。恶黄芪、狼毒、山茱萸。忌生菜、狸肉。畏消石、滑石。反藜芦。

【主治】咳逆上气，头痛脑动，百节拘挛，风湿痹痛死肌。久服明目利九窍，轻身长年（《本经》）。温中下气，破痰利水道，开胸中滞结，除喉痹齆鼻不闻香臭，风痫癫疾，下乳结，汗不出，血不行，安五脏，益肝胆，通精气（《别录》）。添胆气，治嗽，去皮风湿痒，风眼泪下，除齿痛，血闭，妇人血沥腰痛（甄权）。含之，去口臭（弘景）。润肝燥，治督脉为病，脊强而厥（好古）。治口舌生疮，大便燥结，起目中倒睫（时珍）。

【发明】〔宗奭曰〕治头面风痛，不可缺此。〔元素曰〕细辛气温，味大辛，气厚于味，阳也，升也，入足厥阴、少阴血分，为手少阴引经之药。香味俱细，故入少阴，与独活相类。以独活为使，治少阴头痛如神。亦止诸阳头痛，诸风通用之。味辛而热，温少阴之经，散水气以去内寒。〔成无己曰〕水停心下不行，则肾气燥，宜辛以润之。细辛之辛，以行水气而润燥。〔杲曰〕胆气不足，细辛补

之。又治邪气自里之表，故仲景少阴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时珍曰〕气之厚者能发热，阳中之阳也。辛温能散，故诸风寒风湿头痛痰饮胸中滞气惊痫者，宜用之。口疮喉痹□齿诸病用之者，取其能散浮热，亦火郁则发之之义也。辛能泄肺，故风寒咳嗽上气者，宜用之。辛能补肝，故胆气不足惊痫眼目诸病，宜用之。辛能润燥，故通少阴及耳窍便涩者，宜用之。〇〔承曰〕细辛非华阴者不得为真。若单用末，不可过一钱。多则气闷塞不通者死，虽死无伤。近年开平狱中尝治此，不可不记。非本有毒，但不识多寡耳。

【附方】旧二，新六。

暗风卒倒不省人事。细辛末，吹入鼻中（危氏《得效方》）。

虚寒呕哕饮食不下。细辛去叶半两，丁香二钱半，为末。每服一钱，柿蒂汤下。

小儿客忤口不能言。细辛、桂心末等分，以少许内口中（《外台秘要》）。

小儿口疮细辛末，醋调，贴脐上（《卫生家宝方》）。

口舌生疮细辛、黄连等分，为末掺之，漱涎甚效，名兼金散。一方用细辛、黄檗（《三因方》）。

口臭□齿肿痛。细辛煮浓汁，热含冷吐，取瘥（《圣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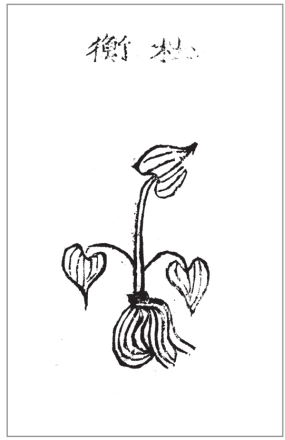
鼻中瘜肉细辛末，时时吹之（《圣惠方》）。

诸般耳聋细辛末，溶黄蜡丸鼠屎大，绵裹一丸塞之，一二次即愈。须戒怒气，名聪耳丸（《龚氏经验方》）。

杜衡《别录·中品》

【释名】杜葵（《纲目》）、马蹄香（《唐本》）、土卤（《尔雅》）、土细辛（《纲目》）。〔恭曰〕杜衡叶似葵，形似马蹄，故俗名马蹄香。〔颂曰〕《尔雅》杜又名土卤，然杜若亦名杜衡，或疑是杜若，而郭璞注云：似葵，当是杜衡也。

【集解】〔《别录》曰〕杜衡生山谷，三月三日采根，熟洗暴干。〔弘景曰〕根叶都似细辛，惟气小异尔。处处有之。方药少用，惟道家服之。令人身衣香。〔恭曰〕生山之阴，水泽下湿地。叶似葵，形如马蹄。根似细辛、白前等。今俗以及己代之，谬矣。及己独茎，茎端四叶，叶间白花，殊无芳气。有毒，服之令人吐，惟疗疮疥，不可乱杜衡也。〔颂曰〕今江淮间皆有之。春初于宿根上生苗，叶似马蹄下状，高二三寸，茎如麦蒿粗细，每窠上有五七叶，或八九叶，别无枝蔓。又于茎叶间罅内芦头上贴地生紫花，其花似见不见，暗结实如豆大，窠内有碎子，似天仙子。苗叶俱青，经霜即枯，其根成空，有似饭帚密闹，细长四五寸，粗于细辛，微黄白色，味辛，江淮俗呼为马蹄香。谨按《山海经》云："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其臭如蘼芜，名曰杜衡。可以走马，食之已瘿。"郭璞注云：带之可以走马。或曰马得之而健走也。〔宗奭曰〕杜衡用根似细辛，但根色白，叶如马蹄之下。市人往往以乱细辛，将二物相对，便见真伪。况细辛惟出华州者良。杜衡色黄，拳局而脆，干则作团。详细辛下。〔时珍曰〕按《土宿本草》云：杜细辛，叶圆如马蹄，紫背者良，江南、荆、湖、川、陕、闽、广俱有之。取自然汁，可伏硫、砒，制汞。



杜衡

根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风寒咳逆。作浴汤，香人衣体（《别录》）。止气奔喘促，消痰饮，破留血、项间瘿瘤之疾（甄权）。下气杀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吐药往往用杜衡者，非杜衡也，乃及己也。及己似细辛而有毒，吐人。昔人多以及己当杜衡，杜衡当细辛，故尔错误也。杜衡则无毒，不吐人，功虽不及细辛，而亦能散风寒，下气消痰，行水破血也。

【附方】新六。

风寒头痛伤风伤寒，头痛发热，初觉者。马蹄香为末，每服一钱，热酒调下，少顷饮热茶一碗，催之出汗即愈，名香汗散（王英《杏林摘要》）。

饮水停滞大热行极，及食热饼后，饮冷水过多不消，停滞在胸不利，呼吸喘息者。杜衡三分，瓜蒂二分，人参一分，为末。汤服一钱，日二服，取吐为度（《肘后方》）。

痰气哮喘马蹄香焙研，每服二三钱，正发时淡醋调下，少顷吐出痰涎为验（《普济方》）。

噎食膈气马蹄香四两，为末，好酒三升，熬膏。每服二匙，好酒调下，日三服（《孙氏集效方》）。

吐血瘀聚凡吐血后，心中不闷者必止；若烦躁闷乱刺胀者，尚有瘀血在胃，宜吐之。方同饮水停滞。

喉闭肿痛草药金锁匙，即马蹄草，以根捣，井华水调下即效（《救急方》）。

【附录】木细辛〔藏器曰〕味苦，温，有毒。主腹内结聚癥瘕，大便不利，推陈去恶，破冷气。未可轻服，令人利下至困。生终南山，冬月不凋，苗如大戟，根似细辛。

及己《别录·下品》

【释名】獐耳细辛（〖《纲目》〗）。〔时珍曰〕及己名义未详。二月生苗，先开白花，后方生叶三片，状如獐耳，根如细辛，故名獐耳细辛。

【集解】〔恭曰〕及己生山谷阴虚软地。其草一茎，茎头四叶，隙着白花。根似细辛而黑，有毒。今人以当杜衡，非也。二月采根，日干。

根

【气味】苦，平，有毒。〔恭曰〕入口使人吐血。

【主治】诸恶疮疥痂瘘蚀，及牛马诸疮（《唐本》）。头疮白秃风瘙，皮肤虫痒，可煎汁浸并傅之（大明）。杀虫（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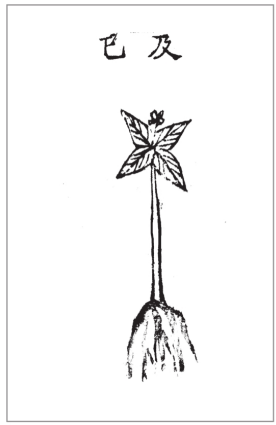
【发明】〔弘景曰〕今人以合疮疥膏，甚验。〔时珍曰〕今人不知及己，往往以当杜衡，却以杜衡当细辛，故杜衡诸方多是及己也。辩见细辛、杜衡二条。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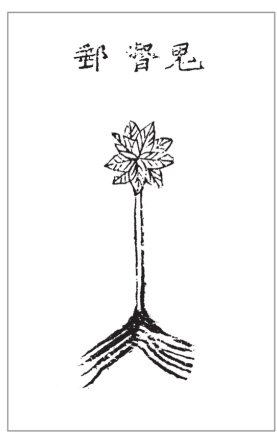
头疮白秃獐耳细辛，其味香辣，为末，以槿木煎油调搽（《活幼全书》）。

鬼督邮《唐本草》

【释名】独摇草（《唐本》）。〔时珍曰〕此草独茎而叶攒其端，无风自动，故曰鬼独摇草，后人讹为鬼督邮尔。因其专主鬼病，犹司鬼之督邮也。古者传舍有督邮之官主之。徐长卿、赤箭皆治鬼病，故并有鬼督邮之名，名同而物异。



及己



鬼督邮

【集解】〔恭曰〕鬼督邮所在有之。有必丛生，苗惟一茎，茎端生叶若伞状，根如牛膝而细黑。今人以徐长卿代之，非也。〔保昇曰〕茎似细箭簳，高二尺以下。叶生茎端，状如伞。花生叶心，黄白色。根横生而无须，二月、八月采根。徐长卿、赤箭并有鬼督邮之名，而主治不同，宜审用之。〔时珍曰〕鬼督邮与及己同类，根苗皆相似。但以根如细辛而色黑者，为及己；根如细辛而色黄白者，为鬼督邮。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细剉，用生甘草水煮一伏时，日干用。

【气味】辛、苦，平，无毒。〔时珍曰〕有小毒。

【主治】鬼疰卒忤中恶，心腹邪气，百精毒，温疟疫疾，强腰脚，益膂力（《唐本》）。

【发明】〔时珍曰〕按东晋《深师方》，治上气嗽、饮嗽、邪嗽、燥嗽、冷嗽，四满丸，用鬼督邮同蜈蚣、芫花、踯躅诸毒药为丸，则其有毒可知矣。非毒药不能治鬼疰邪恶之病，《唐本》云无毒，盖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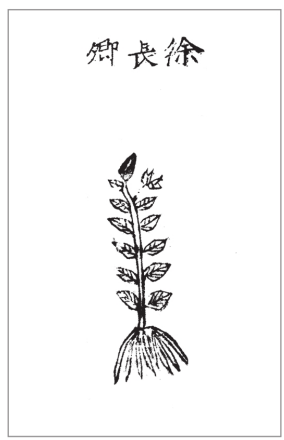
徐长卿《本经·上品》

〔校正〕今据《吴氏本草》，并入石下长卿。

【释名】鬼督邮（《本经》）、别仙踪（苏颂）。〔时珍曰〕徐长卿，人名也，常以此药治邪病，人遂以名之。《名医别录》于《有名未用》复出石下长卿条，云一名徐长卿。陶弘景注云：此是误尔。方家无用，亦不复识。今考二条功疗相似。按《吴普本草》云：徐长卿一名石下长卿。其为一物甚明，但石间生者为良。前人欠审，故尔差舛。〔弘景曰〕鬼督邮之名甚多。今俗用徐长卿者，其根正如细辛，小短扁扁尔，气亦相似。今狗脊散用鬼督邮者，取其强悍宜腰脚，故知是徐长卿，而非鬼箭、赤箭。

【集解】〔《别录》曰〕徐长卿生泰山山谷及陇西，三月采。〔又曰〕石下长卿生陇西山谷池泽，三月采。〔恭曰〕所在川泽

有之。叶似柳，两叶相当，有光泽。根如细辛，微粗长，黄色而有臊气。今俗以代鬼督邮，非也。鬼督邮自有本条。〔保昇曰〕生下湿川泽之间。苗似小桑，两叶相对。三月苗青，七月、八月着子，似萝藦子而小。九月苗黄，十月凋。八月采根，日干。〔颂曰〕今淄、齐、淮、泗间皆有之，三月、四月采，谓之别仙踪。〔时珍曰〕鬼督邮、及己之乱杜衡，其功不同，苗亦不同也。徐长卿之乱鬼督邮，其苗不同，其功同也。杜衡之乱细辛，则根苗功用皆仿佛，乃弥近而大乱也。不可不审。



徐长卿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粗杵，拌少蜜令遍，以瓷器盛，蒸三伏时，日干用。

【气味】辛，温，无毒。〔《别录》曰〕石下长卿：咸，平，有毒。〔普曰〕徐长卿一名石下长卿。神农、雷公：辛。〔时珍曰〕治鬼之药多有毒，当从《别录》。

【主治】鬼物百精蛊毒，疫疾邪恶气，温疟。久服强悍轻身（《本经》）。**益气延年。又**

曰：石下长卿：主鬼疰精物邪恶气，杀百精蛊毒，老魅注易，亡走啼哭，悲伤恍惚（《别录》）。

【发明】〔时珍曰〕《抱朴子》言上古辟瘟疫有徐长卿散，良效。今人不知用此。

【附方】新二。

小便关格徐长卿汤：治气壅关格不通，小便淋结，脐下妨闷。徐长卿炙半两，茅根三分，木通、冬葵子一两，滑石二两，槟榔一分，瞿麦穗半两，每服五钱，水煎，入朴硝一钱，温服，日二服（《圣惠方》）。

注车注船凡人登车船烦闷，头痛欲吐者。宜用徐长卿、石长生、车前子、车下李根皮各等分。捣碎，以方囊系半合于衣带及头上，则免此患（《肘后方》）。

白微《本经·中品》

【释名】薇草（《别录》）、白幕（《别录》）、春草（《别录》）、葞（音尾。〖《尔雅》〗）、骨美（〖《别录》〗）。〔时珍曰〕微，细也。其根细而白也。按《尔雅》：葞，春草也。微、葞音相近，则白微又葞音之转也。《别录》以葞为莽草之名，误矣。

【集解】〔《别录》曰〕白微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阴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颂曰〕今陕西诸郡及舒、滁、润、辽州亦有之。茎叶俱青，颇类柳叶。六七月开红花，八月结实。其根黄白色，类牛膝而短小，今人八月采之。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以糯米泔汁浸一宿，取出去髭，于槐砧上细剉，蒸之从巳至申，晒干用。〔时珍曰〕后人惟以酒洗用。

【气味】苦、咸，平，无毒。〔《别录》曰〕大寒。〔之才曰〕恶黄芪、大黄、大戟、干姜、大枣、干漆、山茱萸。

【主治】暴中风身热肢满，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疼，温疟洗洗，发作有时（《本经》）。疗伤中淋露，下水气，利阴气，益精。久服利人（《别录》）。治惊邪风狂痉病，百邪鬼魅（弘景）。风温灼热多眠，及热淋遗尿，金疮出血（时珍）。

白微

【发明】〔好古曰〕古方多用治妇人，以本草有疗伤中淋露

之故也。〔时珍曰〕白微古人多用，后世罕能知之。按张仲景治妇人产中虚烦呕逆，安中益气，竹皮丸方中，用白微同桂枝各一分，竹皮、石膏各三分，甘草七分，枣肉为大丸，每以饮化一丸服。云有热者倍白微，则白微性寒，乃阳明经药也。徐之才《药对》言白微恶大枣，而此方又以枣肉为丸，盖恐诸药寒凉伤脾胃尔。朱肱《活人书》治风温发汗后，身犹灼热，自汗身重多眠，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者，萎蕤汤中亦用之。孙真人《千金方》，有诏书发汗白微散焉。

【附方】新五。

肺实鼻塞不知香臭。白微、贝母、款冬花各一两，百部二两，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普济方》）。

妇人遗尿不拘胎前产后。白微、芍药各一两，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血淋热淋方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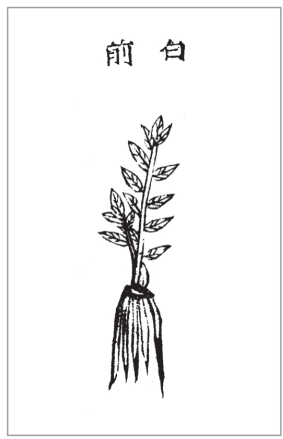
妇人血厥人平居无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动摇，目闭口噤，或微知人，眩冒，移时方寤，此名血厥，亦名郁冒。出汗过多，血少，阳气独上，气塞不行，故身如死。气过血还，阴阳复通，故移时方寤。妇人尤多此证。宜服白微汤：用白微、当归各一两，人参半两，甘草二钱半。每服五钱，水二盏，煎一盏，温服（《本事方》）。

金疮血出白微为末，贴之（《儒门事亲》）。

白前《别录·中品》

【释名】石蓝（《唐本》）、嗽药（同上）。〔时珍曰〕名义未详。

【集解】〔弘景曰〕白前出近道，根似细辛而大，色白不柔易折，气嗽方多用之。〔恭曰〕苗高尺许，其叶似柳，或似芫花，根长于细辛，白色。生州渚沙碛之上，不生近道。俗名石蓝，又名嗽药。今用蔓生者味苦，非真也。〔志曰〕根似白微、牛膝辈，二月、八月采，阴干用。〔嘉谟曰〕似牛膝，粗长坚直易断者，白前也；似牛膝，短小柔软能弯者，白微也。近道俱有，形色颇同，以此别之，不致差误。



白前

根

【修治】〔敦曰〕凡用，以生甘草水浸一伏时，漉出，去头须了，焙干收用。

【气味】甘，微温，无毒。〔权曰〕辛。〔恭曰〕微寒。

【主治】胸胁逆气，咳嗽上气，呼吸欲绝（《别录》）。主一切气，肺气烦闷，奔豚肾气（大明）。降气下痰（时珍）。

【发明】〔宗奭曰〕白前能保定肺气，治嗽多用，以温药相佐使尤佳。〔时珍曰〕白前色白而味微辛甘，手太阴药也。长于降气，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若虚而长哽气者，不可用也。张仲景治嗽而脉沉，泽漆汤中亦用之。其方见《金匮要略》，药多不录。

【附方】旧二，新一。

久嗽唾血白前、桔梗、桑白皮三两，炒，甘草一两，炙，水六升，煮一升，分三服。忌猪肉、菘菜（《外台》）。

久咳上气体肿，短气胀满，昼夜倚壁不得卧，常作水鸡声者，白前汤主之：白前二两，紫菀、半夏各三两，大戟七合，以水一斗，渍一宿，煮取三升，分作三服。禁食羊肉、饧糖大佳（《深师方》）。

久患□呷咳嗽，喉中作声，不得眠。取白前焙捣为末，每温酒服二钱（梅师方）。

草犀《拾遗》

【释名】〔时珍曰〕其解毒之功如犀角，故曰草犀。

【集解】〔藏器曰〕草犀生衢、婺、洪、饶间。苗高二三尺，独茎，根如细辛。生水中者名水犀。〔珣曰〕《广州记》云：生岭南及海中，独茎对叶而生，如灯台草，根若细辛。

根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解一切毒气，虎狼虫虺所伤，溪毒野蛊恶刺等毒，并宜烧研服之，临死者亦得

活（李珣）。天行疟瘴寒热，咳嗽痰壅，飞尸喉痹疮肿，小儿寒热丹毒，中恶注忤，痢血等病，煮汁服之。岭南及睦、婺间中毒者，以此及千金藤并解之（藏器）。

钗子股《海药》

〔校正〕并入《拾遗》金钗股。

【释名】金钗股（〖《拾遗》〗）。〔时珍曰〕石斛名金钗花，此草状似之，故名。

【集解】〔藏器曰〕金钗股生岭南及南海山谷，根如细辛，每茎三四十根。〔珣曰〕忠州、万州者亦佳，草茎功力相似。缘岭南多毒，家家贮之。〔时珍曰〕按《岭表录》云：广中多蛊毒，彼人以草药金钗股治之，十救八九，其状如石斛也。又忍冬藤解毒，亦号金钗股，与此同名云。

根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解毒痈疽神验，以水煎服（李珣）。解诸药毒，煮汁服。亦生研，更烈，必大吐下。如无毒，亦吐去热痰。疟瘴天行，蛊毒喉痹（藏器）。

吉利草《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此草生交、广，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吴黄武中，江夏李俣徙合浦遇毒，其奴吉利偶得此草与服，遂解，而吉利即遁去。俣以此济人，不知其数也。又高凉郡产良耀草，枝叶如麻黄，花白似牛李，秋结子如小粟，煨食解毒，功亚于吉利草。始因梁耀得之，因以为名，转梁为良耳。

根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解蛊毒，极验（时珍）。

朱砂根《纲目》

【集解】〔时珍曰〕朱砂根生深山中，今惟太和山人采之。苗高尺许，叶似冬青叶，背甚赤，夏月长茂。根大如箸，赤色，此与百两金仿佛。

根

【气味】苦，凉，无毒。

【主治】咽喉肿痹，磨水或醋咽之，甚良（时珍）。

辟虺雷《唐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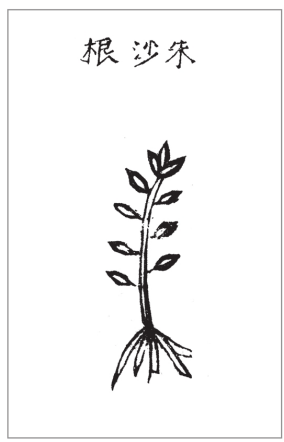
【释名】辟蛇雷（《唐本》）。〔时珍曰〕此物辟蛇虺有威，故以雷名之。

【集解】〔恭曰〕辟虺雷状如粗块苍术，节中有眼。〔时珍曰〕今川中峨眉、鹤鸣诸山皆有之。根状如苍术，大者若拳。彼人以充方物，苗状当俟访问。

根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解百毒，消痰，祛大热，疗头痛，辟瘟疫（《唐本》）。治咽喉痛痹，解蛇虺毒（时珍）。



朱砂根

辟虺雷

锦地罗《纲目》

【集解】〔时珍曰〕锦地罗出广西庆远山岩间，镇安、归顺、柳州皆有之。根似萆薢及栝蒌根状。彼人颇重之，以充方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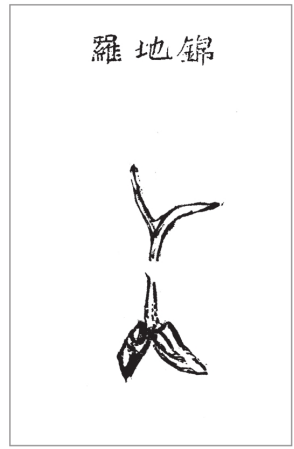
根

【气味】微苦，平，无毒。

【主治】山岚瘴毒疮毒，并中诸毒。以根研生酒服一钱匕，即解（时珍）。

紫金牛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福州。叶如茶叶，上绿下紫。结实圆，红色如丹朱。根微紫色，八月采根，去心暴干，颇似巴戟。



锦地罗

紫金牛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时疾膈气，去风痰（苏颂）。解毒破血（时珍）。

拳参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淄州田野，叶如羊蹄，根似海虾，黑色，土人五月采之。

【气味】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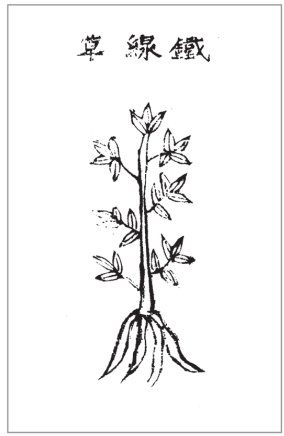
【主治】为末，淋渫肿气（苏颂）。

铁线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饶州，三月采根阴干。〔时珍曰〕今俗呼萹蓄为铁线草，盖同名耳。

【气味】微苦，平，无毒。

拳参



铁线草

【主治】疗风消肿毒，有效（苏颂）。

【附方】新一。

男女诸风产后风尤妙。铁线草根五钱，五加皮一两，防风二钱，为末。以乌骨鸡一斤重者，水内淹死，去毛肠，砍作肉生，入药剁匀，下麻油些少，炒黄色，随人量入酒煮熟。先以排风藤煎浓汤，沐浴头身，乃饮酒食鸡，发出粘汗即愈。如不沐浴，必发出风丹，乃愈（滑伯仁《攖宁心要》）。

金丝草《纲目》

【集解】〔时珍曰〕金丝草出庆阳山谷，苗状当俟访问。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吐血咳血，衄血下血，血崩瘴气，解诸药毒，疗痈疽丁肿恶疮，凉血散热（时珍）。

【附方】新三。

妇人血崩金丝草、海柏枝、砂仁、花椒、蚕退纸、旧锦灰，等分，为末，煮酒空心服。陈光述传（谈野翁方）。

痈疽丁肿一切恶疮。金丝草、忍冬藤、五叶藤、天荞麦等分，煎汤温洗。黑色者，加醋。〇又铁箍散：用金丝草灰二两，醋拌晒干，贝母五两，去心，白芷二两，为末，以凉水调贴疮上，香油亦可。或加龙骨少许。

天蛇头毒落苏即金丝草、金银花藤、五叶紫葛、天荞麦，等分。切碎，用绝好醋浓煎，先熏后洗（《救急方》）。

第十四卷　草部

目录

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

当归《本经》

芎□《本经》

蘼芜《本经》

蛇床《本经》

藁本《本经》　徐黄附

蜘蛛香《纲目》

白芷《本经》

芍药《本经》

牡丹《本经》　鼠姑附

木香《本经》

甘松香《开宝》

山柰《纲目》

廉姜《拾遗》

杜若《本经》

山姜《拾遗》

高良姜《别录》（即红豆蔻）

豆蔻《别录》（即草果）

白豆蔻《开宝》

缩砂蜜《开宝》

益智子《开宝》

荜茇《开宝》

蒟酱《唐本草》

肉豆蔻《开宝》

补骨脂《开宝》（即破故纸）

姜黄《唐本草》

郁金《唐本草》

蓬莪茂《开宝》

荆三棱《开宝》

莎草、香附子《别录》

瑞香《纲目》

茉莉《纲目》　素馨、指甲花附

郁金香《开宝》

茅香《开宝》

白茅香《拾遗》

排草香《纲目》　瓶香、耕香附

迷迭香《拾遗》

□车香《拾遗》

艾纳香《开宝》

兜纳香《拾遗》

线香《纲目》

藿香《别录》

薰草《别录》　零陵香《开宝》

兰草《本经》

泽兰《本经》

马兰《日华》　麻伯、相乌、天雄草、益奶草附

香薷《别录》

石香蒸《开宝》

爵床《本经》

赤车使者《唐本草》

假苏《本经》（即荆芥）

薄荷《唐本草》

积雪草《本经》

苏《别录》

荏《别录》（即白苏）

水苏《本经》（即鸡苏）

荠苧《拾遗》　石荠苧附

右附方旧八十一，新三百七十一。

草之三芳草类五十六种

当归《本经·中品》

【释名】乾归（《本经》）、山蘄（《尔雅》）、白蘄（《尔雅》）、文无（《纲目》）。〔颂曰〕按《尔雅》：薛，山蘄。又云：薛，白蘄。薛音百。蘄即古芹字。郭璞注云：当归也。似芹而粗大。许慎《说文》云：生山中者名薛，一名山蘄。然则当归，芹类也。在平地者名芹，生山中粗大者，名当归也。〔宗奭曰〕今川蜀皆以畦种，尤肥好多脂，不以平地、山中为等差也。〔时珍曰〕当归本非芹类，特以花叶似芹，故得芹名。古人娶妻为嗣续也，当归调血为女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正与唐诗“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之旨相同。崔豹《古今注》云：古人相赠以芍药，相招以文无。文无一名当归，芍药一名将离故也。〔承曰〕当归治妊妇产后恶血上冲，仓卒取效。气血昏乱者，服之即定。能使气血各有所归，恐当归之名必因此出也。

【集解】〔《别录》曰〕当归生陇西川谷，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陇西汧阳黑水当归，多肉少枝气香，名马尾当归。西川北部当归，多根枝而细。历阳所出者，色白而气味薄，不

相似，呼为草当归，缺少时亦用之。〔恭曰〕今出当州、宕州、翼州、松州，以宕州者最胜。有二种：一种似大叶芎□者，名马尾当归，今人多用；一种似细叶芎□者，名蚕头当归，即陶称历阳者，不堪用，茎叶并卑下于芎□。〔颂曰〕今川蜀、陕西诸郡及江宁府、滁州皆有之，以蜀中者为胜。春生苗，绿叶有三瓣。七八月开花似莳萝，浅紫色。根黑黄色，以肉厚而不枯者为胜。〔时珍曰〕今陕、蜀、秦州、汶州诸处人多栽莳为货。以秦归头圆尾多色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归，最胜他处；头大尾粗色白坚枯者，为镴头归，止宜入发散药尔。韩悉言：川产者力刚而善攻，秦产者力柔而善补，是矣。

当归

根

【修治】〔敦曰〕凡用去芦头，以酒浸一宿入药。止血破血，头尾效各不同。若要破血，即使头一节硬实处。若要止痛止血，即用尾。若一并用，服食无效，不如不使，惟单使妙也。〔元素曰〕头止血，尾破血，身和血，全用即一破一止也。先以水洗净土。治上酒浸，治外酒洗过，或火干、日干入药。〔杲曰〕头止血而上行，身养血而中守，梢破血而下流，全活血而不走。〔时珍曰〕雷、张二氏所说头尾功效各异。凡物之根，身半已上，气脉上行，法乎天；身半已下，气脉下行，法乎地。人身法象天地，则治上当用头，治中当用

身，治下当用尾，通治则全用，乃一定之理也。当以张氏之说为优。凡晒干乘热纸封瓮收之，不蛀。

【气味】甘，温，无毒。〔《别录》曰〕辛，大温。〔普曰〕神农、黄帝、桐君、扁鹊：甘，无毒。岐伯、雷公：辛，无毒。李当之：小温。〔杲曰〕甘、辛，温，无毒。气厚味薄，可升可降，阳中微阴，入手少阴、足太阴、厥阴经血分。〔之才曰〕恶□茹、湿面，畏菖蒲、海藻、牡蒙、生姜，制雄黄。

【主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汁饮之（《本经》）。温中止痛，除客血内塞，中风痉汗不出，湿痹中恶，客气虚冷，补五脏，生肌肉（《别录》）。止呕逆，虚劳寒热，下痢腹痛齿痛，女人沥血腰痛，崩中，补诸不足（甄权）。治一切风，一切血，补一切劳，破恶血，养新血，及癥癖，肠胃冷（大明）。治头痛，心腹诸痛，润肠胃筋骨皮肤，治痈疽，排脓止痛，和血补血（时珍）。主痿癖嗜卧，足下热而痛。冲脉为病，气逆里急，带脉为病，腹痛，腰溶溶如坐水中（好古）。

【发明】〔权曰〕患人虚冷者，加而用之。〔承曰〕世俗多谓惟能治血，而《金匮》《外台》《千金》诸方皆为大补不足、决取立效之药。古方用治妇人产后恶血上冲，取效无急于此。凡气血昏乱者，服之即定。可以补虚，备产后要药也。〔宗奭曰〕《药性论》补女子诸不足一说，尽当归之用矣。〔成无己曰〕脉者血之府，诸血皆

属心。凡通脉者，必先补心益血。故张仲景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用当归之苦温以助心血。〔元素曰〕其用有三：一心经本药，二和血，三治诸病夜甚。凡血受病，必须用之。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之甘温能和血，辛温能散内寒，苦温能助心散寒，使气血各有所归。〔好古曰〕入手少阴，以其心生血也。入足太阴，以其脾裹血也。入足厥阴，以其肝藏血也。头能止血，身能养血，尾能行血。全用，同人参、黄耆，则补气而生血；同牵牛、大黄，则行气而破血。从桂、附、茱萸则热，从大黄、芒硝则寒。佐使分定，用者当知。酒蒸治头痛，诸痛皆属木，故以血药主之。〔机曰〕治头痛，酒煮服清，取其浮而上也。治心痛，酒调末服，取其浊而半沉半浮也。治小便出血，用酒煎服，取其沉入下极也。自有高低之分如此。王海藏言当归血药，如何治胸中咳逆上气？按当归其味辛散，乃血中气药也。况咳逆上气，有阴虚阳无所附者，故用血药补阴，则血和而气降矣。〔韩悉曰〕当归主血分之病。川产力刚可攻，秦产力柔宜补。凡用，本病宜酒制，有痰以姜制，导血归源之理。血虚以人参、石脂为佐，血热以生地黄、条芩为佐，不绝生化之源。血积配以大黄。要之，血药不容舍当归。故古方四物汤以为君，芍药为臣，地黄为佐，芎□为使也。

【附方】旧八，新一十九。

血虚发热当归补血汤：治肌热燥热，目赤面红，烦渴引饮，昼夜不息，其脉洪大而虚，重按全无力，此血虚之候也。得于饥困劳役，证象白虎，但脉不长实为异耳。若误服白虎汤即死，宜此主之。当归身酒洗二钱，绵黄芪蜜炙一两，作一服。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温服，日再服（东垣《兰室秘藏》）。

失血眩运凡伤胎去血，产后去血，崩中去血，金疮去血，拔牙去血，一切去血过多，心烦眩运，闷绝不省人事。当归二两，芎□一两。每用五钱，水七分，酒三分，煎七分，热服，日再（《妇人良方》）。

衄血不止当归焙研末，每服一钱，米饮调下（《圣济录》）。

小便出血当归四两剉，酒三升，煮取一升，顿服（《肘后方》）。

头痛欲裂当归二两，酒一升，煮取六合，饮之，日再服（《外台秘要方》）。

内虚目暗补气养血。用当归生晒六两，附子火炮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名六一丸（《圣济总录》）。

心下痛刺当归为末，酒服方寸匕（《必效方》）。

手臂疼痛当归三两切，酒浸三日，温饮之。饮尽，别以三两再浸，以瘥为度（《事林广记》）。

温疟不止当归一两，水煎饮，日一服（《圣济总录》）。

久痢不止当归二两，吴茱萸一两，同炒香，去茱不用，黄连三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名胜金丸（《普济方》）。

大便不通当归、白芷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米汤下（《圣济总录》）。

妇人百病诸虚不足者。当归四两，地黄二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食前，米饮下十五丸（《太医支法存方》）。

月经逆行从口鼻出。先以京墨磨汁服，止之。次用当归尾、红花各三钱。水一钟半，煎八分，温服，其经即通（《简便方》）。

室女经闭当归尾、没药各一钱，为末，红花浸酒，面北饮之，一日一服（《普济方》）。

妇人血气脐下气胀，月经不利，血气上攻欲呕，不得睡。当归四钱，干漆烧存性二钱，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温酒下（《永类方》）。

堕胎下血不止。当归焙一两，葱白一握。每服五钱，酒一盏半，煎八分，温服（《圣济总录》）。

妊娠胎动神妙。佛手散：治妇人妊娠伤动，或子死腹中，血下疼痛，口噤欲死。服此探之，不损则痛止，已损便立下，此乃徐王神验方也。当归二两，芎□一两，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令泣泣欲干，投酒一盏，再煎一沸，温服，或灌之。如人行五里，再服。不过三五服，便效（张文仲《备急方》）。

产难胎死横生倒生。用当归三两，芎□一两，为末，先以大黑豆炒焦，入流水一盏，童便一盏，煎至一盏，分为二服。未效再服（《妇人良方》）。

倒产子死不出。当归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产后血胀腹痛引胁。当归二钱，干姜炮五分，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八分，入盐、酢少许，热服（《妇人良方》）。

产后腹痛如绞。当归末五钱，白蜜一合，水一盏，煎一盏，分为二服。未效再服（《妇人良方》）。

产后自汗壮热，气短，腰脚痛不可转。当归三钱，黄芪合芍药酒炒各二钱，生姜五片，水一盏半，煎七分，温服（《和剂局方》）。

产后中风不省人事，口吐涎沫，手足瘛疭。当归、荆芥穗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酒少许，童尿少许，煎七分，灌之，下咽即有生意，神效（《圣惠方》）。

小儿胎寒好啼，昼夜不止，因此成痫。当归末一小豆大，以乳汁灌之，日夜三四度（《肘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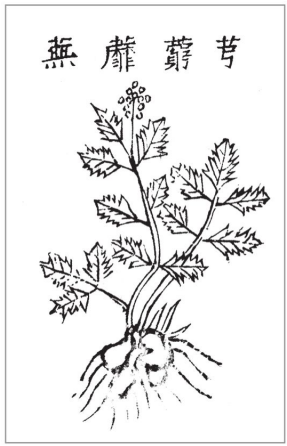
小儿脐湿不早治，成脐风。或肿赤，或出水。用当归末敷之。一方，入麝香少许。一方，用胡粉等分。试之最验。若愈后因尿入复作，再傅即愈（《圣惠方》）。

汤火伤疮焮赤溃烂，用此生肌，拔热止痛。当归、黄蜡各一两，麻油四两。以油煎当归焦黄，去滓，纳蜡搅成膏，出火毒，摊贴之（《和剂局方》）。

白黄色枯舌缩、恍惚若语乱者死。当归、白术二两，水煎，入生芐汁、蜜和服（《三十六黄方》）。

芎□音穹穷。○《本经·上品》

【释名】胡□（《别录》）、**川芎**（《纲目》）、**香果**（《别录》）、**山鞠穷**（《纲目》）。〔时珍曰〕芎本作营，名义未详。或云：人头穹窿穷高，天之象也。此药上行，专治头脑诸疾，故有芎□之名。以胡戎者为佳，故曰胡□。古人因其根节状如马衔，谓之马衔芎□。后世因其状如雀脑，谓之雀脑芎。其出关中者，呼为京芎，亦曰西芎；出蜀中者，为川芎；出天台者，为台芎；出江南者，为抚芎，皆因地而名也。《左传》：楚人谓萧人曰：有麦曲乎？有山鞠穷乎？河鱼腹疾奈何？二物皆御湿，故以谕之。丹溪朱氏治六郁越鞠丸中用越桃、鞠穷，故以命名。《金光明经》谓之阇莫迦。



芎□

【集解】〔《别录》曰〕芎□叶名蘼芜，生武功川谷、斜谷西岭。三月、四月，采根，曝干。〔普曰〕芎□或生胡无桃山阴，或泰山。叶细香，青黑文，赤如藁本，冬夏丛生，五月花赤，七月实黑，附端两叶。三月采根，有节如马衔。〔弘景曰〕武功、斜谷西岭，俱近长安。今出历阳，处处亦有，人家多种之。叶似蛇床而香，节大茎细，状如马衔，谓之马衔芎□。蜀中亦有而细。〔恭曰〕今出秦州，其历阳出者不复用。其人间种者，形块大，重实多脂。山中采者，瘦细。味苦、辛。以九月、十月采之为佳，若三月、四月虚恶非时也。〔颂曰〕关陕、川蜀、江东山中多有之，而以蜀川者为胜。四五月生叶，似水芹、胡荽、蛇床辈，作丛而茎细。其叶倍香，江东、蜀人采叶作饮。七八月开碎白花，如蛇床子花。根坚瘦，黄黑色。关中出者形块重实，作雀脑状者为雀脑芎，最有力。〔时珍曰〕蜀地少寒，人多栽莳，深秋茎叶亦不萎也。清明后宿根生苗，分其枝横埋之，则节节生根。八月根下始结芎□，乃可掘取，蒸曝货之。《救荒本草》云：叶似芹而微细窄，有丫叉，又似白芷，叶亦细，又似胡荽叶而微壮，一种似蛇床叶而亦粗。嫩叶可炸食。〔宗奭曰〕凡用，以川中大块，里色白，不油，嚼之微辛甘者佳。他种不入药，止可为末，煎汤沐浴而已。

根

【气味】辛，温，无毒。〔普曰〕神农、黄帝、岐伯、雷公：辛，无毒。扁鹊：酸，无毒。李当之：生温，熟寒。〔元素曰〕性温，味辛苦，气厚味薄，浮而升，阳也。少阳本经引经药，入手、足厥阴气分。〔之才曰〕白芷为之使，畏黄连，伏雌黄。得细辛，疗金疮止痛。得牡蛎，疗头风吐逆。

【主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筋挛缓急，金疮，妇人血闭无子（《本经》）。除脑中冷动，面上游风去来，目泪出，多涕唾，忽忽如醉，诸寒冷气，心腹坚痛，中恶卒急肿痛，胁风痛，温中内寒（《别录》）。腰脚软弱，半身不遂，胞衣不下（甄权）。一切风，一切气，一切劳损，一切血。补五劳，壮筋骨，调众脉，破癥结宿血，养新血，吐血鼻血溺血，脑痛发背，瘰疬瘿赘，痔瘘疮疥，长肉排脓，消瘀血（大明）。搜肝气，补肝血，润肝燥，补风虚（好古）。燥湿，止泻痢，行气开郁（时珍）。蜜和大丸，夜服，治风痰殊效（苏颂）。齿根出血，含之多瘥（弘景）。

【发明】〔宗奭曰〕今人用此最多，头面风不可缺也，然须以他药佐之。〔元素曰〕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故清神及四物汤皆用之。能散肝经之风，治少阳厥阴经头痛，及血虚头痛之圣药也。其用有四：为少阳引经，一也；诸经头痛，二也；助清阳之气，三也；去湿气在头，四也。〔杲曰〕头痛必用川芎。如不愈，加各引经药：太阳羌活，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厥阴吴茱萸，少阴

细辛，是也。〔震亨曰〕郁在中焦，须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气升则郁自降。故抚芎总解诸郁，直达三焦，为通阴阳气血之使。〔时珍曰〕芎□，血中气药也。肝苦急，以辛补之，故血虚者宜之。辛以散之，故气郁者宜之。《左传》言：麦曲、鞠穷御湿，治河鱼腹疾。予治湿泻每加二味，其应如响也。血痢已通而痛不止者，乃阴亏气郁，药中加芎为佐，气行血调，其病立止。此皆医学妙旨，圆机之士，始可语之。〇〔宗奭曰〕沈括《笔谈》云：一族子旧服芎□，医郑叔熊见之云：芎□不可久服，多令人暴死。后族子果无疾而卒。又朝士张子通之妻，病脑风，服芎□甚久，一旦暴亡。皆目见者。此皆单服既久，则走散真气。若使他药佐使，又不久服，中病便已，则焉能至此哉？〔虞抟曰〕骨蒸多汗，及气弱之人，不可久服。其性辛散，令真气走泄，而阴愈虚也。〔时珍曰〕五味入胃，各归其本脏。久服则增气偏胜，必有偏绝，故有暴夭之患。若药具五味，备四气，君臣佐使配合得宜，岂有此害哉？如芎□，肝经药也。若单服既久，则辛喜归肺，肺气偏胜，金来贼木，肝必受邪，久则偏绝，岂不夭亡？故医者贵在格物也。

【附方】旧七，新一十七。

生犀丸宋真宗赐高相国，去痰清目，进饮食。生犀丸：用川芎十两，紧小者，粟米泔浸二日换，切片子，日干为末，分作两料。每料入麝、脑各一分，生犀半两，重汤煮，蜜和丸小弹子大。茶、酒嚼下一丸。痰，加朱砂半两。膈壅，加牛黄一分，水飞铁粉一分。头目昏眩，加细辛一分。口眼㖞斜，加炮天南星一分（《御药院方》）。

气虚头痛真川芎□为末，腊茶调服二钱，甚捷。曾有妇人产后头痛，一服即愈（《集简方》）。

气厥头痛妇人气盛头痛，及产后头痛。川芎□、天台乌药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葱茶调下。〇《御药院方》：加白术，水煎服。

风热头痛川芎□一钱，茶叶二钱，水一钟，煎五分，食前热服（《简便方》）。

头风化痰川芎洗切，晒干为末，炼蜜丸如小弹子大。不拘时嚼一丸，茶清下（《经验后方》）。

偏头风痛京芎细剉，浸酒日饮之（《斗门方》）。

风热上冲头目运眩，或胸中不利。川芎、槐子各一两，为末。每服三钱，用茶清调下。胸中不利，以水煎服（张洁古《保命集》）。

首风旋运及偏正头疼，多汗恶风，胸膈痰饮。川芎□一斤，天麻四两，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每嚼一丸，茶清下（刘河间《宣明方》）。

失血眩运方见当归下。

一切心痛大芎一个，为末，烧酒服之。一个住一年，两个住二年（《孙氏集效方》）。

经闭验胎经水三个月不行，验胎法：川芎生为末，空心煎艾汤服一匙。腹内微动者是有胎，不动者非也（《灵苑方》）。

损动胎气因跌扑举重，损胎不安，或子死腹中者。芎□为末，酒服方寸匕，须臾一二服，立出（《续十全方》）。

崩中下血昼夜不止。《千金方》：用芎□一两，清酒一大盏，煎取五分，徐徐进之。〇《圣惠》：加生地黄汁二合，同煎。

酒癖胁胀时复呕吐，腹有水声。川芎□、三棱炮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葱白汤下（《圣济总录》）。

小儿脑热好闭目，或太阳痛，或目赤肿。川芎□、薄荷、朴硝各二钱，为末，以少许吹鼻中（《全幼心鉴》）。

齿败口臭水煮芎□，含之（《广济方》）。

牙齿疼痛大川芎□一个，入旧糟内藏一月，取焙，入细辛同研末，揩牙（《本事方》）。

诸疮肿痛抚芎煅研，入轻粉，麻油调涂（《普济方》）。

产后乳悬妇人产后，两乳忽长，细小如肠，垂过小肚，痛不可忍，危亡须臾，名曰乳悬。将芎□、当归各一斤：以半斤剉散，于瓦石器内，用水浓煎，不拘多少频服；仍以一斤半剉块，于病人桌下烧烟，令将口鼻吸烟。用尽未愈，再作一料。仍以蓖麻子一粒，贴其顶心（夏子益《奇疾方》）。

蘼芜《本经·上品》

【释名】薇芜（《本经》）、**蘄茝**（《尔雅》）、**江蓠**（《别录》）。〔颂曰〕蘄茝，古芹芷字也。〔时珍曰〕蘼芜一作麋芜，其茎叶靡弱而繁芜，故以名之。当归名蘄，白芷名蓠。其叶似当归，其香似白芷，故有蘄茝、江蓠之名。王逸云：蓠草生江中，故曰江蓠，是也。余见下。

【集解】〔《别录》曰〕芎□叶名蘼芜。又曰：蘼芜，一名江蓠，芎□苗也。生雍州川泽及冤句，四月、五月采叶暴干。〔弘景曰〕今出历阳，处处人家多种之。叶似蛇床而香，骚人借以为譬，方药稀用。〔恭曰〕此有二种：一种似芹叶，一种似蛇床。香气相似，用亦不殊。〔时珍曰〕《别录》言：蘼芜一名江蓠，芎□苗也。而司马相如《子虚赋》称芎□菖蒲，江蓠蘼芜。《上林赋》云：被以江蓠，揉以蘼芜。似非一物，何耶？盖嫩苗未结根时，则为蘼芜；既结

根后，乃为芎□。大叶似芹者为江蓠，细叶似蛇床者为蘼芜。如此分别，自明白矣。《淮南子》云：乱人者，若芎□之与藁本，蛇床之与蘼芜。亦指细叶者言也。《广志》云：蘼芜香草，可藏衣中。《管子》云：五沃之土生蘼芜。郭璞赞云：蘼芜香草，乱之蛇床。不损其真，自烈以芳。又海中苔发，亦名江蓠，与此同名耳。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咳逆，定惊气，辟邪恶，除蛊毒鬼疰，去三虫。久服通神（《本经》）。主身中老风，头中久风、风眩（《别录》）。作饮，止泄泻（苏颂）。

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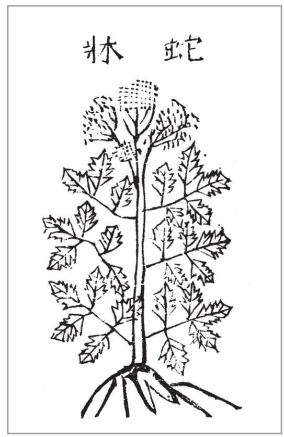
〔主治〕入面脂用（时珍）。

蛇床《本经·上品》

【释名】蛇粟（《本经》）、蛇米（《本经》）、虵床（《尔雅》）、马床（《广雅》）、墙蘼（《别录》。又名思益、绳毒、枣棘）。〔时珍曰〕蛇虵喜卧于下食其子，故有蛇床、蛇粟诸名。其叶似蘼芜，故曰墙蘼。《尔雅》云：盱，虵床也。

【集解】〔《别录》曰〕蛇床生临淄川谷及田野。五月采实阴干。〔弘景曰〕田野墟落甚多，花叶正似蘼芜。〔保昇曰〕叶似小叶芎□，花白，子如黍粒，黄白色。生下湿地，所在皆有，以扬州、襄州者为良。〔颂曰〕三月生苗，高三二尺，叶青碎，作丛似蒿枝。每枝上有花头百余，结同一窠，似马芹类。四五月乃开白花，又似伞状。子黄褐色，如黍米，至轻虚。〔时珍曰〕其花如碎米攒簇。其子两片合成，似莳罗子而细，亦有细棱。凡花实似蛇床者，当归、芎

□、水芹、藁本、胡萝卜是也。



蛇床

子

【修治】〔敦曰〕凡使，须用浓蓝汁并百部草根自然汁，同浸一伏时，漉出日干。却用生地黄汁相拌蒸之，从巳至亥，取出晒干用。〔大明曰〕凡服食，即挼去皮壳，取仁微炒杀毒，即不辣也。作汤洗浴，则生用之。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辛、甘，无毒。〔权曰〕有小毒。〔之才曰〕恶牡丹、贝母、巴豆。伏硫黄。

【主治】男子阴痿湿痒，妇人阴中肿痛，除痹气，利关节，癫痫恶疮。久服轻身（《本经》）。温中下气，令妇人子脏热，男子阴强。久服好颜色，令人有子（《别录》）。治男子女人虚湿痹，毒风瘴痛，去男子腰痛，浴男子阴，去风冷，大益阳事（甄权）。暖丈夫阳气，助女

人阴气，治腰胯酸疼，四肢顽痹，缩小便，去阴汗湿癣齿痛，赤白带下，小儿惊痫，扑损瘀血，煎汤浴大风身痒（大明）。

【发明】〔敦曰〕此药令人阳气盛数，号曰鬼考也。〔时珍曰〕蛇床乃右肾命门、少阳三焦气分之药，《神农》列之上品，不独辅助男子，而又有益妇人。世人舍此而求补药于远域，岂非贱目贵耳乎？

【附方】旧三，新十一。

阳事不起蛇床子、五味子、菟丝子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日三服（《千金方》）。

赤白带下月水不来。用蛇床子、枯白矾等分，为末，醋面糊丸弹子大，胭脂为衣，绵裹纳入阴户。如热极，再换，日一次（《儒门事亲》方）。

子宫寒冷温阴中坐药。蛇床子散：取蛇床子仁为末，入白粉少许，和匀如枣大，绵裹纳之，自然温也（《金匮玉函方》）。

妇人阴痒蛇床子一两，白矾二钱，煎汤频洗（《集简方》）。

产后阴脱绢盛蛇床子，蒸热熨之。又法：蛇床子五两，乌梅十四个。煎水，日洗五六次（《千金方》）。

妇人阴痛方同上。

男子阴肿胀痛。蛇床子末，鸡子黄调傅之（《永类方》）。

大肠脱肛蛇床子、甘草各一两，为末。每服一钱，白汤下，

日三服。并以蛇床末傅之（《经验方》）。

痔疮肿痛不可忍。蛇床子煎汤熏洗（《简便方》）。

小儿癣疮蛇床子杵末，和猪脂涂之（《千金方》）。

小儿甜疮头面耳边连引，流水极痒，久久不愈者。蛇床子一两，轻粉三钱，为末，细油调搽之（《普济方》）。

耳内湿疮蛇床子、黄连各一钱，轻粉一字，为末吹之（《全幼心鉴》）。

风虫牙痛《千金》：用蛇床子、烛烬，同研，涂之。〇《集简方》：用蛇床子煎汤，乘热漱数次，立止。

冬月喉痹肿痛，不可下药者。蛇床子烧烟于瓶中，口含瓶嘴吸烟，其痰自出（《圣惠方》）。

藁本《本经·中品》

【释名】藁茇（《纲目》）、**鬼卿**（《本经》）、**地新**（《本经》）、**微茎**（《别录》）。〔恭曰〕根上苗下似禾藁，故名藁本。本，根也。〔时珍曰〕古人香料用之，呼为藁本香。《山海经》名藁茇。

【集解】〔《别录》曰〕藁本生崇山山谷。正月、二月采根暴干，三十日成。〔弘景曰〕俗中皆用芎□根须，其形气乃相类。而《桐君药录》说芎□苗似藁本，论说花实皆不同，所生处又异。今东山别有藁本，形气甚相似，惟长大耳。〔恭曰〕藁本茎叶根味与芎□小别。今出宕州者佳。〔颂曰〕今西川、河东州郡及兖州、杭州皆有之。叶似白芷香，又似芎□，但芎□似水芹而大，藁本叶细尔。五月有白花，七八月结子。根紫色。〔时珍曰〕江南深山中皆有之。根似

芎□而轻虚，味麻，不堪作饮也。

藁本

根

〔气味〕辛，温，无毒。〔《别录》曰〕微寒。〔权曰〕微温。〔元素曰〕气温，味苦、大辛，无毒。气厚味薄，升也，阳也。足太阳本经药。〔之才曰〕恶□茹，畏青葙子。

〔主治〕妇人疝瘕，阴中寒肿痛，腹中急，除风头痛，长肌肤，悦颜色（《本经》）。辟雾露润泽，疗风邪弹曳金疮，可作沐药面脂（《别录》）。治一百六十种恶风鬼疰，流入腰痛冷，能化小便，通血，去头风□疱（甄权）。治皮肤疵皯，酒齄粉刺，痫疾（大明）。治太阳头痛、巅顶痛，大寒犯脑，痛连齿颊（元素）。头面身体皮肤风湿（李杲）。督脉为病，脊强而厥

（好古）。**治痈疽，排脓内塞**（时珍）。

〔**发明**〕〔元素曰〕藁本乃太阳经风药，其气雄壮，寒气郁于本经，头痛必用之药。巅顶痛非此不能除。与木香同用，治雾露之清邪中于上焦。与白芷同作面脂。既治风，又治湿，亦各从其类也。〔时珍曰〕《邵氏闻见录》云：夏英公病泄，太医以虚治不效。霍翁曰：风客于胃也。饮以藁本汤而止。盖藁本能去风湿故耳。

〔**附方**〕新三。

大实心痛已用利药，用此彻其毒。藁本半两，苍术一两。作二服。水二钟，煎一钟，温服（《活法机要》）。

干洗头屑藁本、白芷等分，为末，夜擦旦梳，垢自去也（《便民图纂》）。

小儿疥癣藁本煎汤浴之，并以浣衣（《保幼大全》）。

实

〔**主治**〕**风邪流入四肢**（《别录》）。

【**附录**】**徐黄**〔《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辛，平，无毒。主心腹积瘕。茎，主恶疮，生泽中，大茎细叶，香如藁本。

蜘蛛香《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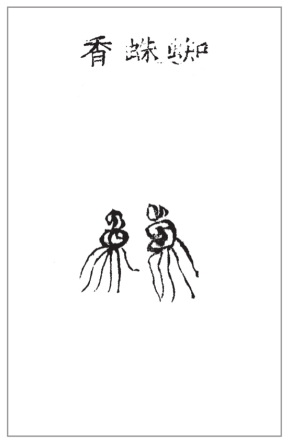
【**集解**】〔时珍曰〕蜘蛛香，出蜀西茂州松潘山中，草根也。黑色有粗须，状如蜘蛛及藁本、芎□，气味芳香，彼人亦重之。或云猫喜食之。

根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辟瘟疫，中恶邪精，鬼气尸疰（时珍）。

白芷《本经·中品》



蜘蛛香

白芷

【释名】白茝（音止，又昌海切。〖《别录》〗）、芳香（《本经》）、泽芬（《别录》）、苻蓠（《别录》）、蘸（许骄切。〖《吴普》〗）、莞（音官。〖《别录》〗），叶名蒿麻（音力。〖《别录》〗）、药（音约。〖《图经》〗）。〔时珍曰〕徐锴云：初生根干为芷，则白芷之义取乎此也。王安石《字说》云：茝香可以养鼻，又可养体，故茝字从臣。臣音怡，养也。许慎《说文》云：晋谓之蘸，齐谓之茝，楚谓之蓠，又谓之药。生于下泽，芬芳与兰同德，故骚人以兰茝为咏，而《本草》有芳香、泽芬之名，古人谓之香白芷云。

【集解】〔《别录》曰〕白芷生河东川谷下泽，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今处处有之，东间甚多。叶可合香。〔颂曰〕所在有之，吴地尤多。根长尺余，粗细不等，白色。枝干去地五寸以上。春生叶，相对婆娑，紫色，阔三指许。花白微黄。入伏后结子，立秋后苗枯。二月、八月采根暴干。以黄泽者为佳。〔敦曰〕凡采勿用四条一处生者，名丧公藤。又勿用马兰根。

根

〔修治〕〔敦曰〕采得刮去土皮，细剉，以黄精片等分，同蒸一伏时，晒干去黄精用。〔时珍曰〕今人采根洗刮寸截，以石灰拌匀，晒收，为其易蛀，并欲色白也。入药微焙。

〔气味〕辛，温，无毒。〔元素曰〕气温，味苦、大辛。气味俱轻，阳也。手阳明引经本药，同升麻则通行手、足阳明经，亦入手太阴经。〔之才曰〕当归为之使，恶旋覆花，制雄黄、硫黄。

〔主治〕女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寒热，头风侵目泪出，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

面脂（《本经》）。疗风邪，久渴吐呕，两胁满，风痛，头眩目痒。可作膏药（《别录》）。治目赤弩肉，去面皯疵瘢，补胎漏滑落，破宿血，补新血，乳痈发背瘰疬，肠风痔瘘，疮痍疥癣，止痛排脓（大明）。能蚀脓，止心腹血刺痛，女人沥血腰痛，血崩（甄权）。解利手阳明头痛，中风寒热，及肺经风热，头面皮肤风痹燥痒（元素）。治鼻渊鼻衄，齿痛，眉棱骨痛，大肠风秘，小便去血，妇人血风眩运，翻胃吐食，解砒毒蛇伤，刀箭金疮（时珍）。

〔发明〕〔杲曰〕白芷疗风通用，其气芳香，能通九窍，表汗不可缺也。〔刘完素曰〕治正阳明头痛，热厥头痛，加而用之。〔好古曰〕同辛夷、细辛用治鼻病，入内托散用长肌肉，则入阳明可知矣。〔时珍曰〕白芷色白味辛，行手阳明庚金；性温气厚，行足阳明戊土；芳香上达，入手太阴肺经。肺者，庚之弟，戊之子也。故所主之病不离三经。如头目眉齿诸病，三经之风热也；如漏带痈疽诸病，三经之湿热也。风热者辛以散之，湿热者温以除之。为阳明主药，故又能治血病胎病，而排脓生肌止痛。按王璆《百一选方》云：王定国病风头痛，至都梁求名医杨介治之，连进三丸，即时病失。恳求其方，则用香白芷一味，洗晒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嚼一丸，以茶清或荆芥汤化下。遂命名都梁丸。其药治头风眩运，女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痛，血风头痛，皆效。戴原礼《要诀》亦云：头痛挟热，项生磊块者，服之甚宜。又臞仙《神隐书》言：种白芷能辟蛇，则《夷坚志》所载治蝮蛇伤之方，亦制以所畏也，而本草不曾言及。〔宗奭曰〕《药性论》言白芷能蚀脓。今人用治带下，肠有败脓，淋露不已，腥秽殊甚，遂致脐腹冷痛，皆由败脓血所致，须此排脓。白

芷一两，单叶红蜀葵根二两，白芍药、白枯矾各半两，为末，以蜡化丸梧子大。每空心及饭前，米饮下十丸或十五丸。俟脓尽，乃以他药补之。

〔附方〕旧一，新三十三。

一切伤寒神白散，又名圣僧散：治时行一切伤寒，不问阴阳轻重、老少男女孕妇，皆可服之。用白芷一两，生甘草半两，姜三片，葱白三寸，枣一枚，豉五十粒，水二碗，煎服取汗。不汗再服。病至十余日未得汗者，皆可服之。此药可卜人之好恶也。如煎得黑色，或误打翻，即难愈；如煎得黄色，无不愈者。煎时要至诚，忌妇人鸡犬见（《卫生家宝方》）。

一切风邪方同上。

风寒流涕香白芷一两，荆芥穗一钱，为末，蜡茶点服二钱（《百一选方》）。

小儿流涕是风寒也。白芷末、葱白，捣丸小豆大，每茶下二十丸。仍以白芷末，姜汁调，涂太阳穴，乃食热葱粥取汗（《圣惠方》）。

小儿身热白芷煮汤浴之，取汗避风（《子母秘录》）。

头面诸风香白芷切，以萝卜汁浸透，日干为末。每服二钱，白汤下。或以□鼻（《直指方》）。

偏正头风百药不治，一服便可，天下第一方也。香白芷炒二两五钱，川芎炒、甘草炒、川乌头半生半熟各一两，为末。每服一钱，细茶、薄荷汤调下（谈野翁《试效方》）。

头风眩运都梁丸，见发明下。

眉棱骨痛属风热与痰。白芷、片芩酒炒等分，为末。每服二

钱，茶清调下（《丹溪纂要》）。

风热牙痛香白芷一钱，朱砂五分，为末，蜜丸芡子大。频用擦牙。此乃濠州一村妇以医人者，庐州郭医云，绝胜他药也。或以白芷、吴茱萸等分，浸水漱涎（《医林集要》）。

一切眼疾白芷、雄黄为末，炼蜜丸龙眼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食后茶下，日二服。名还睛丸（《普济方》）。

口齿气臭《百一选方》：用香白芷七钱，为末，食后井水服一钱。〇《济生方》：用白芷、川芎等分，为末，蜜丸芡子大，日噙之。

盗汗不止太平白芷一两，辰砂半两，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屡验（《朱氏集验方》）。

血风反胃香白芷一两，切片，瓦炒黄为末。用猪血七片，沸汤泡七次，蘸末食之，日一次（《妇人良方》）。

脚气肿痛白芷、芥子等分，为末，姜汁和，涂之效（《医方摘要》）。

妇人白带白芷四两，以石灰半斤，淹三宿，去灰切片，炒研末。酒服二钱，日二服（《医学集成》）。

妇人难产白芷五钱，水煎服之（唐瑶《经验方》）。

胎前产后乌金散：治胎前产后虚损，月经不调，崩漏及横生逆产。用白芷、百草霜等分，为末。以沸汤入童子小便同醋调服二钱。丹溪加滑石，以芎归汤调之（《普济方》）。

大便风秘香白芷炒，为末。每服二钱，米饮入蜜少许，连进二服（《十便良方》）。

小便气淋结涩不通。白芷醋浸焙干，二两，为末。煎木通、甘草，酒调下一钱，连进二服（《普济方》）。

鼻衄不止就以所出血调白芷末，涂山根，立止（《简便方》）。

小便出血白芷、当归等分，为末，米饮每服二钱（《经验方》）。

肠风下血香白芷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神效（余居士《选奇方》）。

痔漏出血方同上，并煎汤熏洗（《直指方》）。

痔疮肿痛先以皂角烟熏之，后以鹅胆汁调白芷末涂之，即消（《医方摘要》）。

肿毒热痛醋调白芷末傅之（《卫生易简方》）。

乳痈初起白芷、贝母各二钱，为末，温酒服之（《秘传外科方》）。

疔疮初起白芷一钱，生姜一两，擂酒一盏，温服取汗，即散。此陈指挥方也（《袖珍方》）。

痈疽赤肿白芷、大黄等分，为末，米饮服二钱（《经验方》）。

小儿丹瘤游走入腹必死。初发，急以截风散截之。白芷、寒水石为末，生葱汁调涂（《全幼心鉴》）。

刀箭伤疮香白芷嚼烂涂之（《集简方》）。

解砒石毒白芷末，井水服二钱（《事林广记》）。

诸骨哽咽白芷、半夏等分，为末。水服一钱，即呕出（《普济方》）。

毒蛇伤螫临川有人被蝮伤，即昏死，一臂如股，少顷遍身皮胀，黄黑色。一道人以新汲水调香白芷末一斤，灌之。觉脐中搰搰然，黄水自口出，腥秽逆人，良久消缩如故云。以麦门冬汤调尤妙，仍以末搽之。又经山寺僧为蛇伤，一脚溃烂，百药不愈。一游僧以新水数洗净腐败，见白筋，挹干，以白芷末，入胆矾、麝香少许掺之，恶水涌出。日日如此，一月平复（洪迈《夷坚志》）。

叶

〔主治〕**作浴汤，去尸虫**（《别录》）。**浴丹毒瘾疹风瘙**（时珍）。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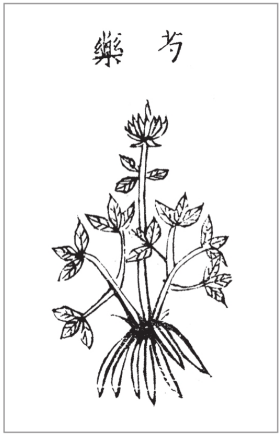
小儿身热白芷苗、苦参等分。煎浆水，入盐少许洗之（《卫生总微论》）。

芍药芍音杓，又音勺。〇《本经·中品》

【释名】**将离**（《纲目》）、**犁食**（《别录》）、**白术**（《别录》）、**余容**（《别录》）、**鋋**（《别录》），**白者名金芍药**（《图经》），**赤者名木芍药**（〖《图经》〗）。〔时珍曰〕芍药，犹婥约也。婥约，美好貌。此草花容婥约，故以为名。罗愿《尔雅翼》言：制食之毒，莫良于勺，故得药名，亦通。《郑风》诗云："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韩诗外传》

云："勺药，离草也。"董子云："勺药一名将离，故将别赠之。"俗呼其花之千叶者为小牡丹，赤者为木芍药，与牡丹同名也。

【集解】〔《别录》曰〕芍药生中岳川谷及丘陵，二月、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今出白山、蒋山、茅山最好，白而长尺许。余处亦有而多赤，赤者小利。〔志曰〕此有赤白两种，其花亦有赤白二色。〔颂曰〕今处处有之，淮南者胜。春生红芽作丛，茎上三枝五叶，似牡丹而狭长，高一二尺。夏初开花，有红白紫数种，结子似牡丹子而小。秋时采根。崔豹《古今注》云：芍药有二种：有草芍药、木芍药。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为牡丹，非矣。安期生《服炼法》：芍药有金芍药，色白多脂肉；木芍药，色紫瘦多脉。〔承曰〕《本经》芍药生丘陵。今世多用人家种植者，乃欲其花叶肥大，必加粪壤。每岁八九月取根分削，因利以为药。今淮南真阳尤多，根虽肥大而香味不佳，入药少效。〔时珍曰〕昔人言洛阳牡丹、扬州芍药甲天下。今药中所用，亦多取扬州者。十月生芽，至春乃长，三月开花。其品凡三十余种，有千叶、单叶、楼子之异。入药宜单叶之根，气味全厚。根之赤白，随花之色也。



芍药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竹刀刮去皮并头土，剉细，以蜜水拌蒸，从巳至未，晒干用。〔时珍曰〕今人多生用，惟避中寒者以酒炒，入女人血药以醋炒耳。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酸，微寒，有小毒。〔普曰〕神农：苦。桐君：甘，无毒。岐伯：咸。雷公：酸。李当之：小寒。〔元素曰〕性寒，味酸，气厚味薄，升而微降，阳中阴也。〔杲曰〕白芍药酸，平，有小毒，可升可降，阴也。〔好古曰〕味酸而苦，气薄味厚，阴也，降也，为手足太阴行经药，入肝脾血分。〇〔之才曰〕须丸为之使，恶石斛、芒硝，畏硝石、鳖甲、小蓟，反藜芦。〔禹锡曰〕别本须丸作雷丸。〔时珍曰〕同白术补脾，同芎□泻肝，同人参补气，同当归补血，以酒炒补阴，同甘草止腹痛，同黄连止泻痢，同防风发痘疹，同姜、枣温经散湿。

【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气（《本经》）。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大小肠，消痈肿，时行寒热，中恶腹痛腰痛（《别录》）。治脏腑壅气，强五脏，补肾气，治时疾骨热，妇人血闭不通，能蚀脓（甄权）。女人一切病，胎前产后诸疾，治风补劳，退热除烦益气，惊狂头痛，目赤明目，肠风泻血痔瘘，发背疮疥（大明）。泻肝，安脾肺，收胃气，止泻利，固腠理，和血脉，收阴气，敛逆气（元素）。理中气，治脾虚中满，心下痞，胁下痛，善噫，肺急胀逆喘咳，太阳鼽衄目涩，

肝血不足，阳维病苦寒热，带脉病苦腹痛满，腰溶溶如坐水中（好古）。止下痢腹痛后重（时珍）。

【发明】〔志曰〕赤者利小便下气，白者止痛散血。〔大明曰〕赤者补气，白者补血。〔弘景曰〕赤者小利，俗方以止痛不减当归。白者道家亦服食之，及煮石用。〔成无己曰〕白补而赤泻，白收而赤散。酸以收之，甘以缓之，故酸甘相合，用补阴血。收逆气而除肺燥。又云：芍药之酸，敛津液而益营血，收阴气而泄邪热。〔元素曰〕白补赤散，泻肝补脾胃。酒浸行经，止中部腹痛。与姜同用，温经散湿通塞，利腹中痛，胃气不通。白芍入脾经补中焦，乃下利必用之药。盖泻利皆太阴病，故不可缺此。得炙甘草为佐，治腹中痛，夏月少加黄芩，恶寒加桂，此仲景神方也。其用凡六：安脾经，一也；治腹痛，二也；收胃气，三也；止泻痢，四也；和血脉，五也；固腠理，六也。〔宗奭曰〕芍药须用单叶红花者为佳，然血虚寒人禁之。古人云：减芍药以避中寒。诚不可忽。〔震亨曰〕芍药泻脾火，性味酸寒，冬月必以酒炒。凡腹痛多是血脉凝涩，亦必酒炒用。然止能治血虚腹痛，余并不治。为其酸寒收敛，无温散之功也。下痢腹痛必炒用，后重者不炒。产后不可用者，以其酸寒伐生发之气也。必不得已，亦酒炒用之。〔时珍曰〕白芍药益脾，能于土中泻木。赤芍药散邪，能行血中之滞。《日华子》言：赤补气，白治血，欠审矣。产后肝血已虚，不可更泻，故禁之。酸寒之药多矣，何独避芍药耶？以此颂曰张仲景治伤寒多用芍药，以其主寒热、利小便故也。杲曰：或言古人以酸涩为收，《本经》何以言利小便？曰：芍药能益阴滋湿而停津液，故小便自行，非因通利也。曰：又言缓中何也？曰：损其肝者缓其中，即调血也，故四物汤用芍药。大抵酸涩者为收敛停湿之剂，故主手足太阴经收敛之体，又能治血海而入于九地之下，后至厥阴经。白者色在西方，故补；赤者色在南方，故泻。

【附方】旧六，新一十。

服食法〔颂曰〕安期生服炼芍药法云：芍药有二种：救病用金芍药，色白多脂肉；其木芍药，色紫瘦多脉。若取审看，勿令差错。凡采得，净洗去皮，以东流水煮百沸，阴干。停三日，又于木甑内蒸之，上覆以净黄土，一日夜熟，出阴干，捣末。以麦饮或酒服三钱匕，日三。服满三百日，可以登岭绝谷不饥（《图经本草》）。

腹中虚痛白芍药三钱，炙甘草一钱。夏月加黄芩五分，恶寒加肉桂一钱，冬月大寒再加桂一钱。水二盏，煎一半，温服（洁古《用药法象》）。

风毒骨痛在髓中。芍药二分，虎骨一两，炙为末，夹绢袋盛，酒三升，渍五日。每服三合，日三服（《经验后方》）。

脚气肿痛白芍药六两，甘草一两，为末，白汤点服（《事林广记》）。

消渴引饮白芍药、甘草等分，为末。每用一钱，水煎服，日三服。鄂渚辛祐之患此九年，服药止而复作。苏朴授此方，服之七日顿愈。古人处方，殆不可晓，不可以平易而忽之也（陈日华《经验方》）。

小便五淋赤芍药一两，槟榔一个，面裹煨，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七分，空心服（《博济方》）。

衄血不止赤芍药为末，水服二钱匕（《事林广记》）。

衄血咯血白芍药一两，犀角末二钱半，为末。新水服一钱匕，血止为限（《古今录验》）。

崩中下血小腹痛甚者。芍药一两，炒黄色，柏叶六两，微炒。每服二两，水一升，煎六合，入酒五合，再煎七合，空心分为两服。亦可为末，酒服二钱（《圣惠方》）。

经水不止白芍药、香附子、熟艾叶各一钱半，水煎服之（《熊氏补遗》）。

血崩带下赤芍药、香附子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盐一捻，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日二服，十服见效。名如神散（《良方》）。

赤白带下年深月久不瘥者。取白芍药三两，并干姜半两，剉熬令黄，捣末。空心水饮服二钱匕，日再服。《广济方》只用芍药炒黑，研末，酒服之（《贞元广利方》）。

金疮血出白芍药一两，熬黄为末，酒或米饮服二钱，渐加之，仍以末傅疮上即止，良验（《广利方》）。

痘疮胀痛白芍药为末，酒服半钱匕（《痘疹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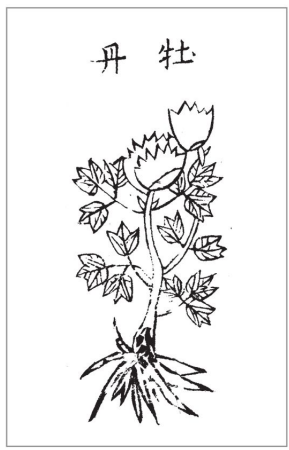
木舌肿满塞口杀人。红芍药、甘草煎水热漱（《圣济总录》）。

鱼骨哽咽白芍药嚼细咽汁（《事林广记》）。

牡丹《本经·中品》

【释名】鼠姑（《本经》）、**鹿韭**（《本经》）、**百两金**（《唐本》）、**木芍药**（《纲目》）、**花王**（〖《洛阳名园记》〗）。〔时珍曰〕牡丹以色丹者为上，虽结子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丹。唐人谓之木芍药，以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也。群花品中，以牡丹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欧阳修《花谱》所载，凡三十余种。其名或以地，或以人，或以色，或以异，详见本书。

【集解】〔《别录》曰〕牡丹生巴郡山谷及汉中，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东间亦有，色赤者为好。〔恭曰〕生汉中、剑南。苗似羊桃，夏生白花，秋实圆绿，冬实赤色，凌冬不凋。根似芍药，肉白皮丹。土人谓之百两金，长安谓之吴牡丹者，是真也。今俗用者异于此，别有臊气也。〔炳曰〕今出合州者佳，和州、宣州者并良。白者补，赤者利。〔大明曰〕此便是牡丹花根也。巴、蜀、渝、合州者上，海盐者次之。〔颂曰〕今丹、延、青、越、滁、和州山中皆有，但花有黄紫红白数色。此当是山牡丹，其茎梗枯燥，黑白色。二月于梗上生苗叶，三月开花。其花叶与人家所种者相似，但花瓣止五六叶尔。五月结子黑色，如鸡头子大。根黄白色，可长五七寸，大如笔管。近世人多贵重，欲其花之诡异，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开，其状百变。故其根性殊失本真，药中不可用此，绝无力也。〔宗奭曰〕牡丹花亦有绯者、深碧色者。惟山中单叶花红者，根皮入药为佳。市人或以枝梗皮充之，尤谬。〔时珍曰〕牡丹惟取红白单瓣者入药。其千叶异品，皆人巧所致，气味不纯，不可用。《花谱》载丹州、延州以西及褒斜道中最多，与荆棘无异，土人取以为薪，其根入药尤妙。凡栽花者，根下着白蔹末辟虫，穴中点硫黄杀蠹，以乌贼骨针其树必枯，此物性，亦不可不知也。



牡丹

根皮

【修治】〔敦曰〕凡采得根日干，以铜刀劈破去骨，剉如大豆许，用清酒拌蒸，从巳至未，日干用。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苦，微寒。〔普曰〕神农、岐伯：辛。雷公、桐君：苦，无毒。黄帝：苦，有毒。〔好古曰〕气寒，味苦、辛，阴中微阳，入手厥阴、足少阴经。〔之才曰〕畏贝母、大黄、菟丝子。〔大明曰〕忌蒜、胡荽，伏砒。

【主治】寒热，中风瘈疭，惊痫邪气，除癥坚瘀血留舍肠胃，安五脏，疗痈疮（《本经》）。除时气头痛，客热五劳，劳气头腰痛，风噤癞疾（《别录》）。久服轻身益寿（吴普）。治冷气，散诸痛，女子经脉不通，血沥腰痛（甄权）。通关腠血脉，排脓，消扑损瘀血，续筋骨，除风痹，落胎下胞，产后一切冷热血气（大明）。治神志不足，无汗之骨蒸，衄血吐血（元素）。和血生血凉血，治血中伏火，除烦热（时珍）。

【发明】〔元素曰〕牡丹乃天地之精，为群花之首。叶为阳，发生也；花为阴，成实也。丹者赤色，火也。故能泻阴胞中之火。四物汤加之，治妇人骨蒸。又曰：牡丹皮入手厥阴、足少阴，故治无汗之骨蒸；地骨皮入足少阴、手少阳，故治有汗之骨蒸。神不足者手少阴，志不足者足少阴，故仲景肾气丸用之，治神志不足也。又能治肠胃积血，及吐血、衄血，必用之药，故犀角地黄汤用之。〔杲

曰〕心虚，肠胃积热，心火炽甚，心气不足者，以牡丹皮为君。〔时珍曰〕牡丹皮治手足少阴厥阴四经血分伏火。盖伏火即阴火也，阴火即相火也。古方惟以此治相火，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后人乃专以黄檗治相火，不知牡丹之功更胜也。此乃千载秘奥，人所不知，今为拈出。赤花者利，白花者补，人亦罕悟，宜分别之。

【附方】旧三，新三。

癫疝偏坠气胀不能动者。牡丹皮、防风等分，为末，酒服二钱，甚效（《千金方》）。

妇人恶血攻聚上面多怒。牡丹皮半两，干漆烧烟尽半两，水二钟，煎一钟服（《诸证辨疑》）。

伤损瘀血牡丹皮二两，虻虫二十一枚，熬过同捣末。每旦温酒服方寸匕，血当化为水下（《贞元广利方》）。

金疮内漏血不出。牡丹皮为末，水服三指撮，立尿出血也（《千金方》）。

下部生疮已决洞者。牡丹末，汤服方寸匕，日三服（《肘后方》）。

解中蛊毒牡丹根捣末，服一钱匕，日三服（《外台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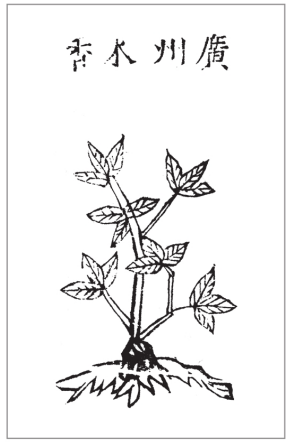
【附录】鼠姑〔《别录》曰〕味苦，平，无毒。主咳逆上气，寒热鼠瘘，恶疮邪气。一名贼，生丹水。〔弘景曰〕今人不识，而牡丹一名鼠姑，鼠妇亦名鼠姑，未知孰是。

木香《本经·上品》

【释名】蜜香（《别录》）、青木香（弘景）、五

木香（《图经》）、南木香（《纲目》）。〔时珍曰〕木香，草类也。本名蜜香，因其香气如蜜也。缘沉香中有蜜香，遂讹此为木香尔。昔人谓之青木香。后人因呼马兜铃根为青木香，乃呼此为南木香、广木香以别之。今人又呼一种蔷薇为木香，愈乱真矣。《三洞珠囊》云：五香者，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茎五枝，一枝五叶，叶间五节，故名五香，烧之能上彻九天也。古方治痈疽有五香连翘汤，内用青木香。《古乐府》云“氍毹氍毹五木香”，皆指此也。〔颂曰〕《修养书》云：正月一日取五木煮汤以浴，令人至老须发黑。徐锴注云：道家谓青木香为五香，亦云五木，多以为浴是矣。《金光明经》谓之矩瑟侘香。

【集解】〔《别录》曰〕木香生永昌山谷。〔弘景曰〕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今多从外国舶上来，乃云出大秦国。今皆以合香，不入药用。〔恭曰〕此有二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西胡来者不善。叶似羊蹄而长大，花如菊花，结实黄黑，所在亦有之，功用极多。陶云不入药用，非也。〔权曰〕《南州异物志》云：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也。〔颂曰〕今惟广州舶上来，他无所出。根窠大类茄子，叶似羊蹄而长大，亦有叶如山药而根大开紫花者。不拘时月，采根芽为药。以其形如枯骨，味苦粘牙者为良。江淮间亦有此种，名土青木香，不堪药用。《蜀本草》言：孟昶苑中亦尝种之，云苗高三四尺，叶长八九寸，皱软而有毛，开黄花，恐亦是土木香种也。〔敦曰〕其香是芦蔓根条，左盘旋。采得二十九日，方硬如朽骨。其有芦头丁盖子色青者，是木香神也。〔宗奭曰〕常自岷州出塞，得青木香，持归西洛。叶如牛蒡，但狭长，茎高二三尺，花黄一如金钱，其根即香也。生嚼极辛香，尤行气。〔承曰〕木香今多从外国来，陶说为是。苏颂《图经》所载广州者，乃是木类。又载滁州、海州者，乃是马兜铃根。治疗冷热，殊不相似，皆误图耳。〔时珍曰〕木香，南番诸国皆有。《一统志》云：叶类丝瓜，冬月取根，晒干。



木香

根

【修治】〔时珍曰〕凡入理气药，只生用，不见火。若实大肠，宜面煨熟用。

【气味】辛，温，无毒。〔元素曰〕气热，味辛、苦，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杲曰〕苦、甘、辛，微温，降也，阴也。〔好古曰〕辛、苦，热，味厚于气，阴中阳也。

【主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淋露。久服不梦寤魇寐（《本经》）。消毒，杀鬼精物，温疟蛊毒，气劣气不足，肌中偏寒，引药之精（《别录》）。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胃，霍乱泄泻痢疾，健脾消食，安胎（大明）。九种心痛，积年冷气，痃癖癥块胀痛，壅气上冲，烦闷羸劣，女人血气刺心，痛不可

忍，末酒服之（甄权）。散滞气，调诸气，和胃气，泄肺气（元素）。行肝经气。煨熟，实大肠（震亨）。治冲脉为病，逆气里急，主脬渗小便秘（好古）。

【发明】〔弘景曰〕青木香，大秦国人以疗毒肿、消恶气有验，今惟制蛀虫丸用之。常以煮汁沐浴，大佳。〔宗奭曰〕木香专泄决胸腹间滞塞冷气，他则次之。得橘皮、肉豆蔻、生姜相佐使绝佳，效尤速。〔元素曰〕木香除肺中滞气。若治中下二焦气结滞，及不转运，须用槟榔为使。〔震亨曰〕调气用木香，其味辛，气能上升，如气郁不达者宜之。若阴火冲上者，则反助火邪，当用黄檗、知母，而少以木香佐之。〔好古曰〕本草云，主气劣，气不足，补也；通壅气，导一切气，破也。安胎，健脾胃，补也；除痃癖癥块，破也。其不同如此。洁古张氏但言调气，不言补也。〔机曰〕与补药为佐则补，与泄药为君则泄也。〔时珍曰〕木香乃三焦气分之药，能升降诸气。诸气膹郁，皆属于肺，故上焦气滞用之者，乃金郁则泄之也。中气不运，皆属于脾，故中焦气滞宜之者，脾胃喜芳香也。大肠气滞则后重，膀胱气不化则癃淋，肝气郁则为痛，故下焦气滞者宜之，乃塞者通之也。〇〔权曰〕《隋书》言：樊子盖为武威太守，车驾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之邪。〔颂曰〕《续传信方》著张仲景青木香丸，主阳衰诸不足。用昆仑青木香、六路诃子皮各二十两，捣筛，糖和丸梧子大。每空腹酒下三十丸，日再，其效尤速。郑驸马去沙糖用白蜜，加羚羊角十二两。用药不类古方，而云仲景，不知何从而得也。

【附方】旧二，新一十九。

中气不省闭目不语，如中风状。南木香为末，冬瓜子煎汤灌下三钱。痰盛者，加竹沥、姜汁（《济生方》）。

气胀懒食即青木香丸，见发明下。热者牛乳下，冷者酒下

（《圣惠方》）。

心气刺痛青木香一两，皂角炙一两，为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汤服五十丸，甚效（《摄生方》）。

一切走注气痛不和。广木香，温水磨浓汁，入热酒调服（《简便方》）。

内钓腹痛木香、乳香、没药各五分，水煎服之（阮氏《小儿方》）。

小肠疝气青木香四两，酒三斤，煮过，每日饮三次（孙天仁《集效方》）。

气滞腰痛青木香、乳香各二钱，酒浸，饭上蒸，均以酒调服（《圣惠方》）。

耳卒聋闭昆仑真青木香一两切，以苦酒浸一夜，入胡麻油一合，微火煎，三上三下，以绵滤去滓，日滴三四次，以愈为度（《外台秘要》）。

耳内作痛木香末，以葱黄染鹅脂，蘸末深纳入耳中（《圣济录》）。

霍乱转筋腹痛。木香末一钱，木瓜汁一盏，入热酒调服（《圣济总录》）。

一切下痢不拘丈夫妇人小儿。木香一块，方圆一寸，黄连半两，二味用水半升同煎干，去黄连，薄切木香，焙干为末。分作三服：第一服橘皮汤下，二服陈米饮下，三服甘草汤下。此乃李景纯所传。有一妇人久痢将死，梦中观音授此方，服之而愈也（孙兆《秘宝方》）。

香连丸方方见黄连下。

肠风下血木香、黄连等分，为末，入肥猪大肠内，两头扎定，煮极烂，去药食肠。或连药捣为丸服（刘松石《保寿堂方》）。

小便浑浊如精状。木香、没药、当归等分，为末，以刺棘心自然汁和丸梧子大，每食前盐汤下三十丸（《普济方》）。

小儿阴肿小儿阳明经风热湿气相搏，阴茎无故肿，或痛缩，宜宽此一经自愈。广木香、枳壳麸炒二钱半，炙甘草二钱。水煎服（曾氏《小儿方》）。

小儿天行壮热头痛。木香六分，白檀香三分，为末，清水和服。仍温水调涂囟顶上取瘥（《圣惠方》）。

天行发斑赤黑色。青木香一两，水二升，煮一升服（《外台秘要》）。

一切痈疽疮疖、疳瘘恶疮、下疰臁疮溃后，外伤风寒，恶汁臭败不敛，并主之。木香、黄连、槟榔等分，为末，油调频涂之，取效（《和剂局方》）。

恶蛇虺伤青木香不拘多少，煎水服，效不可述（《袖珍方》）。

腋臭阴湿凡腋下、阴下湿臭，或作疮。青木香以好醋浸，夹于腋下、阴下，为末傅之（《外台秘要》）。

牙齿疼痛青木香末，入麝香少许，揩牙，盐汤漱之（《圣济录》）。

甘松香宋《开宝》

【释名】苦弥哆（音扯。〖《金光明经》〗）。〔时珍

曰〕产于川西松州，其味甘，故名。《金光明经》谓之苦弥哆。

【集解】〔志曰〕《广志》云：甘松出姑臧、凉州诸山，细叶，引蔓丛生，可合诸香及裛衣。〔颂曰〕今黔、蜀州郡及辽州亦有之。丛生山野，叶细如茅草，根极繁密，八月采之，作汤浴令人身香。

甘松香

根

【气味】甘，温，无毒。〔好古曰〕平。

【主治】恶气，卒心腹痛满，下气（《开宝》）。黑皮□黯，风疳齿□，野鸡痔。得白芷、附子良（藏器）。理元气，去气郁（好古）。脚气膝浮，煎汤淋洗（时珍）。

【发明】〔时珍曰〕甘松芳香能开脾郁，少加入脾胃药中，甚醒脾气。杜宝《拾遗录》云：寿禅师妙医术，作五香饮，更加别药，止渴兼补益最妙。一沉香饮，二丁香饮，三檀香饮，四泽兰饮，

五甘松饮也。

【附方】新四。

劳瘵熏法甘松六两，玄参一斤，为末，每日焚之（《奇效方》）。

风疳虫牙蚀肉至尽。甘松、腻粉各二钱半，芦荟半两，猪肾一对，切炙为末，夜漱口后贴之，有涎吐出（《圣济总录》）。

肾虚齿痛甘松、硫黄等分，为末，泡汤漱之，神效（《经效济世方》）。

面□风疮香附子、甘松各四两，黑牵牛半斤，为末，日用洗面（《妇人良方》）。

山柰《纲目》

【释名】山辣（《纲目》）、三柰（〖《纲目》〗）。〔时珍曰〕山柰俗讹为三柰，又讹为三赖，皆土音也。或云：本名山辣，南人舌音呼山为三，呼辣如赖，故致谬误。其说甚通。

【集解】〔时珍曰〕山柰生广中，人家栽之。根叶皆如生姜，作樟木香气。土人食其根如食姜，切断暴干，则皮赤黄色，肉白色。古之所谓廉姜，恐其类也。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柰只出拂林国，苗长三四尺，根大如鸭卵，叶似蒜，中心抽条甚长，茎端有花六出，红白色，花心黄赤，不结子，其草冬生夏死。取花压油，涂身去风气。按此说颇似山柰，故附之。

山柰

根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暖中，辟瘴疠恶气，治心腹冷气痛，寒湿霍乱，风虫牙痛。入合诸香用（时珍）。

【附方】新六。

一切牙痛三柰子一钱，面包煨熟，入麝香二字，为末。随左右□一字入鼻内，口含温水漱去，神效。名海上一字散（《普济方》）。

风虫牙痛《仁存方》：用山柰为末，铺纸上卷作筒，烧灯吹灭，乘热和药吹入鼻内，痛即止。〇《摄生方》：用肥皂一个去穰，入山柰、甘松各三分，花椒、食盐不拘多少，填满，面包煅红，取研，日用擦牙漱去。

面上雀斑三柰子、鹰粪、密陀僧、蓖麻子等分，研匀，以乳

汁调之，夜涂旦洗去。

醒头去屑三柰、甘松香、零陵香一钱，樟脑二分，滑石半两，为末，夜擦旦篦去（《水云录》）。

心腹冷痛三柰、丁香、当归、甘草等分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酒下（《集简方》）。

廉姜《拾遗》

【释名】姜彙（《纲目》）、**蔟葰**（音族绥。〖《广雅》〗）。

【集解】〔弘景曰〕杜若苗似廉姜。〔藏器曰〕廉姜似姜，生岭南、剑南，人多食之。〔时珍曰〕按《异物志》云：生沙石中，似姜，大如蠃，气猛近于臭。南人以为齑。其法削皮，以黑梅及盐汁渍之，乃成也。又郑樵云：廉姜似山姜而根大。

【气味】辛，热，无毒。

【主治】胃中冷，吐水，不下食（藏器）。**温中下气，消食益智**（时珍）。

廉姜

杜若《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图经·外类》山姜。

【释名】杜衡（《本经》）、杜莲（《别录》）、若芝（《别录》）、楚衡（《广雅》）、□子姜（□音爪。《药性论》）、山姜（〖《图经》〗。《别录》云：一名白莲，一名白芩）。〔颂曰〕此草一名杜衡，而《草部》中品自有杜衡条，即《尔雅》所谓土卤者也。杜若，即《广雅》所谓楚衡者也。其类自别，古人多相杂引用。故《九歌》云："采芳洲兮杜若。"《离骚》云："杂杜衡与芳芷。"王逸辈皆不分别，但云香草，故二名相混。古方或用，今人罕使，故少有识之者。

【集解】〔《别录》曰〕杜若生武陵川泽及冤句，二月、八月采根，曝干。〔弘景曰〕今处处有之。叶似姜而有文理，根似高良姜而细，味辛香。又绝似旋蕳根，殆欲相乱，叶小异尔。《楚辞》云"山中人兮芳杜若"，是矣。〔恭曰〕今江湖多有之，生阴地，苗似廉姜，根似高良姜，全少辛味。陶云，似旋蕳根者，即真杜若也。

〔保昇曰〕苗似山姜，花黄赤，子赤，大如棘子，中似豆蔻。今出岭南、硤州者甚好。《范子计然》云：杜衡、杜若出南郡、汉中，大者大善。〔颂曰〕卫州一种山姜，茎叶如姜，开紫花，不结子，八月采根入药。〔时珍曰〕杜若人无识者，今楚地山中时有之。山人亦呼为良姜，根似姜，味亦辛。甄权注豆蔻所谓□子姜，苏颂《图经·外类》所谓山姜，皆此物也。或又以大者为高良姜，细者为杜若。唐时峡州贡之。

杜若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鸭喋草根，真相似，只是味效不同。凡采得根，以刀刮去黄赤皮，细剉，用三重绢袋阴干。临使以蜜浸一夜，漉出用。

根

【气味】辛，微温，无毒。〔之才曰〕得辛夷、细辛良，恶柴胡、前胡。〇〔苏颂曰〕山姜：辛，平，有小毒。

【主治】胸胁下逆气，温中，风入脑户，头肿痛，多涕泪出。久服益精明目轻身。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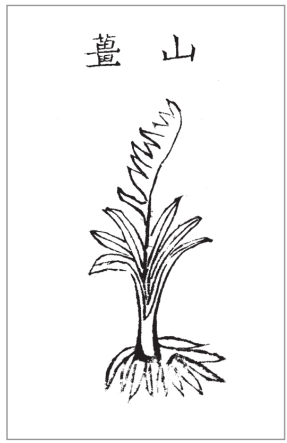
不忘（《本经》）。治眩倒目□□，止痛，除口臭气（《别录》）。山姜：去皮间风热，可作炸汤。又主暴冷，及胃中逆冷，霍乱腹痛（苏颂）。

【发明】〔时珍曰〕杜若乃《神农》上品，治足少阴、太阳诸证要药，而世不知用，惜哉。

山姜《拾遗》

【释名】美草（〖弘景〗）。〔弘景曰〕东人呼为山姜，南人呼为美草。〔时珍曰〕与杜若之山姜，名同物异也。

【集解】〔藏器曰〕山姜根及苗，并如姜而大，作樟木臭，南人食之。又有□子姜，黄色而紧，辛辣，破血气殊强于此姜。〔颂曰〕山姜出九真交阯，今闽广皆有之。刘恂《岭表录异》云：茎叶皆姜也，但根不堪食。亦与豆蔻花相似，而微小尔。花生叶间，作穗如麦粒，嫩红色。南人取其未大开者，谓之含胎花，以盐水淹藏入甜糟中，经冬如琥珀色，辛香可爱，用为鲙，无以加矣。又以盐杀治暴干者，煎汤服之，极除冷气，甚佳。〔时珍曰〕山姜生南方，叶似姜，花赤色甚辛，子似草豆蔻，根如杜若及高良姜。今人以其子伪充草豆蔻，然其气甚猛烈。



山姜

根

〔气味〕辛，热，无毒。

〔主治〕腹中冷痛，煮服甚效。作丸散服，辟谷止饥（弘景）。去恶气，温中，中恶霍乱，心腹冷痛，功用如姜（藏器）。

花及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调中下气，破冷气作痛，止霍乱，消食，杀酒毒（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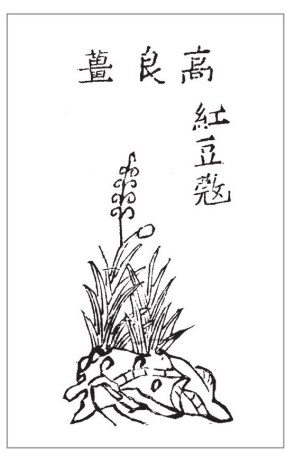
高良姜《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开宝本草》红豆蔻。

【释名】蛮姜（《纲目》），子名红豆蔻（〖《开宝》〗）。〔时珍曰〕陶隐居言此姜始出高良郡，故得此名。按高良，即今高州也。汉为高凉县，吴改为郡。其山高而稍凉，因以为名，则高良当作高凉也。

【集解】〔时珍曰〕出高良郡，二月、三月采根。形气与杜若相似，而叶如山姜。〔恭曰〕出岭南者，形大虚软，生江左者细紧，亦不甚辛，其实一也。今人呼细者为杜若，大者为高良姜，亦非也。〔颂曰〕今岭南诸州及黔、蜀皆有之，内郡虽有而不堪入药。春生茎叶如姜苗而大，高一二尺许。花红紫色，如山姜花。〔珣曰〕红豆蔻生南海诸谷，高良姜子也。其苗如芦，其叶如姜，花作穗，嫩叶卷之而生，微带红色。嫩者入盐，累累作朵不散落，须以朱槿花染令色深。善醒醉，解酒毒，无他要使也。〔时珍曰〕按范成大《桂海志》云：红豆蔻花丛生，叶瘦如碧芦。春末始发，初开花抽一干，有大箨包之，箨拆花见。一穗数十蕊，淡红鲜妍，如桃杏花色。蕊重则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齐璎珞及剪彩鸾枝之状。每蕊有心两瓣，人比之连理也。其子亦似草豆蔻。

【修治】〔时珍曰〕高良姜、红豆蔻，并宜炒过入药。亦有以姜同吴茱萸、东壁土炒过入药用者。



高良姜

根

〔气味〕辛，大温，无毒。〔志曰〕辛、苦，大热，无毒。〔张元素曰〕辛，热，纯阳，浮也。入足太阴、阳明经。

〔主治〕暴冷，胃中冷逆，霍乱腹痛（《别录》）。下气益声，好颜色。煮饮服之，止痢（藏器）。治风破气，腹内久冷气痛，去风冷痹弱（甄权）。转筋泻痢，反胃呕食，解酒毒，消宿食（大明）。含块咽津，治忽然恶心，呕清水，逡巡即瘥。若口臭者，同草豆蔻为末，煎饮（苏颂）。健脾胃，宽噎膈，破冷癖，除瘴疟（时珍）。

〔发明〕〔杨士瀛曰〕噫逆胃寒者，高良姜为要药，人参、茯苓佐之，为其温胃，解散胃中风邪也。〔时珍曰〕《十全方》言：心脾冷痛，用高良姜，细剉微炒为末，米饮服一钱，立止。太祖高皇帝御制周颠仙碑文，亦载其有验云。又秽迹佛有治心口痛方云：凡男女心口一点痛者，乃胃脘有滞或有虫也。多因怒及受寒而起，遂致终身。俗言心气痛者，非也。用高良姜以酒洗七次焙研，香附子以醋洗七次焙研，各记收之。病因寒得，用姜末二钱，附末一钱；因怒得，用附末二钱，姜末一钱；寒怒兼有，各一钱半，以米饮，加入生姜汁一匙，盐一捻，服之立止。韩飞霞《医通》书亦称其功云。

〔附方〕旧三，新八。

霍乱吐利火炙高良姜令焦香。每用五两，以酒一升，煮三四沸，顿服。亦治腹痛中恶（《外台》）。

霍乱腹痛高良姜一两剉，以水三大盏，煎二盏半，去滓，入粳米一合，煮粥食之。便止（《圣惠方》）。

霍乱呕甚不止。用高良姜生剉二钱，大枣一枚，水煎冷服，立定。名冰壶汤（《普济方》）。

脚气欲吐〔苏恭曰〕凡患脚气人，每旦饱食，午后少食，日晚不食。若饥，可食豉粥。若觉不消，欲致霍乱者。即以高良姜一两，水三升，煮一升，顿服尽，即消。若卒无者，以母姜一两代之，清酒煎服。虽不及高良姜，亦甚效也。

心脾冷痛高良姜丸：用高良姜四两，切片，分作四分：一两用陈廪米半合，炒黄去米；一两用陈壁土半两，炒黄去土；一两用巴豆三十四个，炒黄去豆；一两用斑蝥三十四个，炒黄去蝥。吴茱萸一两，酒浸一夜，同姜再炒，为末，以浸茱酒打糊丸梧子大，每空心姜汤下五十丸。〇《永类钤方》：用高良姜三钱，五灵脂六钱，为末。每服三钱，醋汤调下。

养脾温胃去冷消痰，宽胸下气，大治心脾疼及一切冷物所伤。用高良姜、干姜等分，炮研末，面糊丸梧子大，每食后橘皮汤下十五丸。妊妇勿服（《和剂局方》）。

脾虚寒疟寒多热少，饮食不思。用高良姜麻油炒、干姜炮各一两，为末。每服五钱，用猪胆汁调成膏子，临发时热酒调服。以胆汁和丸，每服四十丸，酒下亦佳。吴幵内翰，政和丁酉居全椒县，岁疟大作，用此救人以百计。张大亨病此，甚欲致仕，亦服之愈。大抵寒发于胆，用猪胆引二姜入胆，去寒而燥脾胃，一寒一热，阴阳相制，所以作效也。一方：只用二姜半生半炮各半两，穿山甲炮三钱，为末，每服二钱，猪肾煮酒下（《朱氏集验方》）。

妊妇疟疾先因伤寒变成者。用高良姜三钱剉，以豶猪胆汁浸一夜，东壁土炒黑，去土，以肥枣肉十五枚，同焙为末。每用三钱，

水一盏，煎热，将发时服，神妙（《永类钤方》）。

暴赤眼痛以管吹良姜末入鼻取嚏，或弹出鼻血，即散（谈野翁《试验方》）。

风牙痛肿高良姜二寸，全蝎焙一枚，为末掺之，吐涎，以盐汤漱口。此乃乐清丐者所传。鲍季明病此，用之果效（王璆《百一选方》）。

头痛□鼻高良姜生研频□（《普济方》）。

红豆蔻《开宝》

〔气味〕辛，温，无毒。〔权曰〕苦、辛，多食令人舌粗，不思饮食。〔时珍曰〕辛热，阳也，浮也，入手、足太阴经。《生生编》云：最能动火伤目致衄，食料不宜用之。

〔主治〕肠虚水泻，心腹绞痛，霍乱呕吐酸水，解酒毒（志）。**冷气腹痛，消瘴雾毒气，去宿食，温腹肠，吐泻痢疾**（甄权）。**治噎膈反胃，虚疟寒胀，燥湿散寒**（时珍）。

〔发明〕〔时珍曰〕红豆蔻，李东垣脾胃药中常用之，亦取其辛热芳香，能醒脾温肺、散寒燥湿、消食之功尔。若脾肺素有伏火者，切不宜用。

〔附方〕新一。

风寒牙痛红豆蔻为末，随左右以少许□鼻中，并掺牙取涎。或加麝香（《卫生家宝方》）。

豆蔻《别录·上品》

〔校正〕自《果部》移入此。

【释名】草豆蔻（《开宝》）、漏蔻（《异物志》）、草果（郑樵《通志》）。〇〔宗奭曰〕豆蔻，草豆蔻也。此是对肉豆蔻而名。若作果，则味不和。前人编入《果部》，不知有何义意？花性热，淹至京师，味微苦不甚美，干则色淡紫。为能消酒毒，故为果尔。〔时珍曰〕按扬雄《方言》云：凡物盛多曰蔻。豆蔻之名，或取此义。豆象形也。《南方异物志》作漏蔻，盖南人字无正音也。今虽不专为果，犹入茶食料用，尚有草果之称焉。《金光明经》三十二品香药：谓之苏乞迷罗细。

【集解】〔《别录》曰〕豆蔻生南海。〔恭曰〕苗似山姜，花黄白色，苗根及子亦似杜若。〔颂曰〕草豆蔻今岭南皆有之。苗似芦，其叶似山姜、杜若辈，根似高良姜。二月开花作穗房，生于茎下，嫩叶卷之而生，初如芙蓉花，微红，穗头深红色。其叶渐展，花渐出，而色渐淡，亦有黄白色者。南人多采花以当果，尤贵其嫩者。并穗入盐同淹治，叠叠作朵不散。又以木槿花同浸，欲其色红尔。其结实若龙眼子而锐，皮无鳞甲，皮中子如石榴瓣，夏月熟时采之暴干。根苗微作樟木香，根茎子并辛香。〔珣曰〕豆蔻生交阯。其根似益智，皮壳小厚，核如石榴而辛香，叶如芄兰而小。三月采其叶，细破阴干用。味近苦而有甘。〔时珍曰〕草豆蔻、草果虽是一物，然微有不同。今建宁所产豆蔻，大如龙眼而形微长，其皮黄白薄而棱峭，其仁大如缩砂仁而辛香气和。滇广所产草果，长大如诃子，其皮黑厚而棱密，其子粗而辛臭，正如斑蝥之气。彼人皆用芼茶及作食料，恒用之物。广人取生草蔻入梅汁，盐渍令红，暴干荐酒，名红盐草果。其初结小者，名鹦哥舌。元朝《饮膳》，皆以草果为上供。南人复用一种火杨梅伪充草豆蔻，其形圆而粗，气味辛猛而不和，人亦多用之，或云即山姜实也，不可不辨。

【修治】〔敦曰〕凡使须去蒂，取向里子及皮，用茱萸同于鏊上缓炒，待茱萸微黄黑，即去茱萸，取草豆蔻皮及子杵用之。〔时

珍曰〕今人惟以面裹煻火煨熟，去皮用之。

豆蔻

仁

〔气味〕辛，温，涩，无毒。〔好古曰〕大辛热，阳也，浮也。入足太阴、阳明经。

〔主治〕温中，心腹痛，呕吐，去口臭气（《别录》）。下气，止霍乱，一切冷气，消酒毒（《开宝》）。调中补胃，健脾消食，去客寒，心与胃痛（李杲）。治瘴疠寒疟，伤暑吐下泄痢，噎膈反胃，痞满吐酸，痰饮积聚，妇人恶阻带下，除寒燥湿，开郁破气，杀鱼肉毒。制丹砂（时珍）。

〔发明〕〔弘景曰〕豆蔻辛烈甚香，可常食之。其五和糁中物，皆宜人。豆蔻、廉姜、枸橼、甘蕉、麂目是也。〔宗奭曰〕草豆蔻气味极辛微香，性温而调散冷气甚速。虚弱不能饮食者，宜此与木

瓜、乌梅、缩砂、益智、曲蘖、甘草、生姜同用也。〔杲曰〕风寒客邪在胃口之上，当心作疼者，宜煨熟用之。〔震亨曰〕草豆蔻性温，能散滞气，消膈上痰。若明知身受寒邪，口食寒物，胃脘作疼，方可温散，用之如鼓应桴。或温痰郁结成病者，亦效。若热郁者不可用，恐积温成热也。必用栀子之剂。〔时珍曰〕豆蔻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阳明，除寒燥湿，开郁化食之力而已。南地卑下，山岚烟瘴，饮啖酸咸，脾胃常多寒湿郁滞之病。故食料必用，与之相宜。然过多亦能助脾热伤肺损目。或云：与知母同用，治瘴疟寒热，取其一阴一阳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阳明独胜之火也。

〔附方〕旧一，新九。

心腹胀满短气。用草豆蔻一两，去皮为末，以木瓜生姜汤，调服半钱（《千金方》）。

胃弱呕逆不食。用草豆蔻仁二枚，高良姜半两，水一盏，煮取汁，入生姜汁半合，和白面作拨刀，以羊肉臛汁煮熟，空心食之（《普济》）。

霍乱烦渴草豆蔻、黄连各一钱半，乌豆五十粒，生姜三片，水煎服之（《圣济总录》）。

虚疟自汗不止。用草果一枚，面裹煨熟，连面研，入平胃散二钱，水煎服（《经效济世方》）。

气虚瘴疟热少寒多，或单寒不热，或虚热不寒。用草果仁、熟附子等分，水一盏，姜七片，枣一枚，煎半盏服。名果附汤（《济生方》）。

脾寒疟疾寒多热少，或单寒不热，或大便泄而小便多，不能食。用草果仁、熟附子各二钱半，生姜七片，枣肉二枚。水三盏，煎一盏，温服（《医方大成》）。

脾肾不足草果仁一两，以舶茴香一两炒香，去茴不用；吴茱萸汤泡七次，以破故纸一两炒香，去故纸不用；胡卢巴一两，以山茱萸一两炒香，去茱萸不用。上三味为糁，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盐汤下（《百一选方》）。

赤白带下连皮草果一枚，乳香一小块，面裹煨焦黄，同面研细。每米饮服二钱，日二服（《卫生易简方》）。

香口辟臭豆蔻、细辛为末，含之（《肘后方》）。

脾痛胀满草果仁二个，酒煎服之（《直指方》）。

花

〔气味〕辛，热，无毒。

〔主治〕下气，止呕逆，除霍乱，调中补胃气，消酒毒（大明）。

白豆蔻宋《开宝》

【释名】多骨（〖《开宝》〗）。

【集解】〔志曰〕白豆蔻出伽古罗国，呼为多骨。其草形如芭蕉，叶似杜若，长八九尺而光滑，冬夏不凋，花浅黄色，子作朵如葡萄，初出微青，熟则变白，七月采之。〔颂曰〕今广州、宜州亦有之，不及番舶来者佳。〔时珍曰〕白豆蔻子圆大如白牵牛子，其壳白厚，其仁如缩砂仁，入药去皮炒用。

白豆蔻

仁

【气味】辛，大温，无毒。〔好古曰〕大辛热，味薄气厚，轻清而升，阳也，浮也。入手太阴经。

【主治】积冷气，止吐逆反胃，消谷下气（《开宝》）。**散肺中滞气，宽膈进食，去白睛翳膜**（李杲）。**补肺气，益脾胃，理元气，收脱气**（好古）。**治噎膈，除疟疾寒热，解酒毒**（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治胃冷，吃食即欲吐，及呕吐六物汤，皆用白豆蔻，大抵主胃冷，即相宜也。〔元素曰〕白豆蔻气味俱薄，其用有五：专入肺经本药，一也；散胸中滞气，二也；去感寒腹痛，三也；温暖脾胃，四也；治赤眼暴发，白睛红者，去太阳经目内大眦红筋，用少许，五也。〔时珍曰〕按杨士瀛云：白豆蔻治脾虚疟疾，呕吐寒热，能消能磨，流行三焦，营卫一转，诸证自平。

【附方】旧一，新四。

胃冷恶心凡食即欲吐。用白豆蔻子三枚，捣细，好酒一盏，温服，并饮数服佳（张文仲《备急方》）。

人忽恶心多嚼白豆蔻子最佳（《肘后方》）。

小儿吐乳胃寒者。白豆蔻仁十四个，缩砂仁十四个，生甘草二钱，炙甘草二钱，为末，常掺入儿口中（危氏《得效方》）。

脾虚反胃白豆蔻、缩砂仁各二两，丁香一两，陈廪米一升，黄土炒焦，去土研细，姜汁和丸梧子大。每服百丸，姜汤下。名太仓丸（《济生方》）。

产后呃逆白豆蔻、丁香各半两，研细，桃仁汤服一钱，少顷再服（《乾坤生意》）。

缩砂蜜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名义未详。藕下白蒻多蜜，取其密藏之意。此物实在根下，仁藏壳内，亦或此意欤。

【集解】〔珣曰〕缩砂蜜生西海及西戎、波斯诸国。多从安东道来。〔志曰〕生南地。苗似廉姜，子形如白豆蔻，其皮紧厚而皱，黄赤色，八月采之。〔颂曰〕今惟岭南山泽间有之。苗茎似高良姜，高三四尺。叶青，长八九寸，阔半寸已来。三月、四月开花在根下，五六月成实，五七十枚作一穗，状似益智而圆，皮紧厚而皱，有粟纹，外有细刺，黄赤色。皮间细子一团，八隔，可四十余粒，如大黍米，外微黑色，内白而香，似白豆蔻仁。七月、八月采之，辛香可调食味，及蜜煎糖缠用。

缩砂蔤

仁

【气味】辛，温，涩，无毒。〔权曰〕辛、苦。〔藏器曰〕酸。〔珣曰〕辛、咸，平。得诃子、豆蔻、白芜夷、鳖甲良。〔好古曰〕辛，温，阳也，浮也。入手足太阴、阳明、太阳、足少阴七经。得白檀香、豆蔻为使，入肺；得人参、益智为使，入脾；得黄檗、茯苓为使，入肾；得赤、白石脂为使，入大小肠也。

【主治】虚劳冷泻，宿食不消，赤白泄痢，腹中虚痛下气（《开宝》）。主冷气腹痛，止休息气痢劳损，消化水谷，温暖脾胃（甄权）。上气咳嗽，奔豚鬼疰，惊痫邪气（藏器）。一切气，霍乱转筋。能起酒香味（大明）。和中行气，止痛安胎（杨士瀛）。治脾胃气结滞不散（元素）。补肺醒脾，养胃益肾，理元气，通滞气，散寒饮胀痞，噎膈呕吐，止女子崩中，除咽喉

口齿浮热，化铜铁骨哽（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韩悉《医通》云：肾恶燥，以辛润之。缩砂仁之辛，以润肾燥。又云：缩砂属土，主醒脾调胃，引诸药归宿丹田。香而能窜，和合五脏冲和之气，如天地以土为冲和之气，故补肾药用同地黄丸蒸，取其达下之旨也。又化骨食草木药及方士炼三黄皆用之，不知其性何以能制此物也？

【附方】旧二，新一十四。

冷滑下痢不禁，虚羸。用缩砂仁熬为末，以羊子肝薄切掺之，瓦上焙干为末，入干姜末等分，饭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白汤下，日二服。〇又方：缩砂仁、炮附子、干姜、厚朴、陈橘皮等分，为末，饭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米饮下，日二服（并《药性论》）。

大便泻血三代相传者。缩砂仁为末，米饮热服二钱，以愈为度（《十便良方》）。

小儿脱肛缩砂去皮为末，以猪腰子一片，批开擦末在内，缚定，煮熟与儿食，次服白矾丸。如气逆肿喘者，不治（《保幼大全》）。

遍身肿满阴亦肿者。用缩砂仁、土狗一个，等分，研，和老酒服之（《直指方》）。

痰气膈胀砂仁捣碎，以萝卜汁浸透，焙干为末。每服一二钱，食远沸汤服（《简便方》）。

上气咳逆砂仁洗净炒研、生姜连皮等分，捣烂，热酒食远泡服（《简便方》）。

子痫昏冒缩砂和皮炒黑，热酒调下二钱。不饮者，米饮下。

此方安胎止痛皆效，不可尽述（陶隐居方）。

妊娠胎动偶因所触，或跌坠伤损，致胎不安，痛不可忍者。缩砂熨斗内炒热，去皮用仁，捣碎。每服二钱，热酒调下。须臾觉腹中胎动处极热，即胎已安矣。神效（孙尚药方）。

妇人血崩新缩砂仁，新瓦焙研末，米饮服三钱（《妇人良方》）。

热拥咽痛缩砂壳为末，水服一钱（戴原礼方）。

牙齿疼痛缩砂常嚼之良（《直指方》）。

口吻生疮缩砂壳煅研，擦之即愈。此蔡医博秘方也（黎居士《简易方》）。

鱼骨入咽缩砂、甘草等分，为末，绵裹含之咽汁，当随痰出矣（王璆《百一选方》）。

误吞诸物金银铜钱等物不化者，浓煎缩砂汤饮之，即下（危氏《得效方》）。

一切食毒缩砂仁末，水服一二钱（《事林广记》）。

益智子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脾主智，此物能益脾胃故也，与龙眼名益智义同。按苏轼记云：海南产益智，花实皆长穗，而分为三节。观其上中下节，以候早中晚禾之丰凶。大丰则皆实，大凶皆不实，罕有三节并熟者。其为药只治水，而无益于智，其得此名，岂以其知岁耶？此亦一说也，终近穿凿。

【集解】〔藏器曰〕益智出昆仑国及交阯，今岭南州郡往往

有之。顾微《广州记》云：其叶似蘘荷，长丈余。其根上有小枝，高八九寸，无华萼。茎如竹箭，子从心出。一枝有十子丛生，大如小枣。其中核黑而皮白，核小者佳，含之摄涎秽。或四破去核，取外皮蜜煮为粽食，味辛。晋卢循遗刘裕益智粽，是此也。〔恭曰〕益智子似连翘子头未开者，苗叶花根与豆无别，惟子小尔。〔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益智二月花，连着实，五六月熟。其子如笔头而两头尖，长七八分，杂五味中，饮酒芬芳，亦可盐曝及作粽食。观此则顾微言其无华者，误矣。今之益智子形如枣核，而皮及仁，皆似草豆蔻云。

益智子

仁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遗精虚漏，小便余沥，益气安神，补不足，利三焦，调诸气。夜多小便者，取二十四枚碎，入盐同煎服，有奇验（志）。治客寒犯胃，和中益气，及人多唾（李杲）。益脾

胃，理元气，补肾虚滑沥（好古）。冷气腹痛，及心气不足，梦泄赤浊，热伤心系，吐血血崩诸证（时珍）。

【发明】〔刘完素曰〕益智辛热，能开发郁结，使气宣通。〔王好古曰〕益智本脾药，主君相二火。在集香丸则入肺，在四君子汤则入脾，在大凤髓丹则入肾，三藏互有子母相关之义。当于补药中兼用之，勿多服。〔时珍曰〕益智大辛，行阳退阴之药也，三焦、命门气弱者宜之。按杨士瀛《直指方》云：心者脾之母，进食不止于和脾，火能生土，当使心药入脾胃药中，庶几相得。故古人进食药中，多用益智，土中益火也。又按洪迈《夷坚志》云：秀川进士陆迎，忽得吐血不止，气蹶惊颤，狂躁直视，至深夜欲投户而出。如是两夕，遍用方药弗瘳。夜梦观音授一方，命但服一料，永除病根。梦觉记之，如方治药，其病果愈。其方：用益智子仁一两，生朱砂二钱，青橘皮五钱，麝香一钱，碾为细末。每服一钱，空心灯心汤下。

【附方】新八。

小便频数脬气不足也。雷州益智子盐炒，去盐，天台乌药等分，为末，酒煮山药粉为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下。名缩泉丸（《朱氏集验方》）。

心虚尿滑及赤白二浊。益智子仁、白茯苓、白术等分，为末。每服三钱，白汤调下。

白浊腹满不拘男妇。用益智仁盐水浸炒，厚朴姜汁炒等分，姜三片，枣一枚，水煎服（《永类钤方》）。

小便赤浊益智子仁、茯神各二两，远志、甘草水煮各半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空心姜汤下五十丸。

腹胀忽泻日夜不止，诸药不效，此气脱也。用益智子仁二

两，浓煎饮之，立愈（危氏《得效方》）。

妇人崩中益智子炒碾细，米饮入盐，服一钱（《产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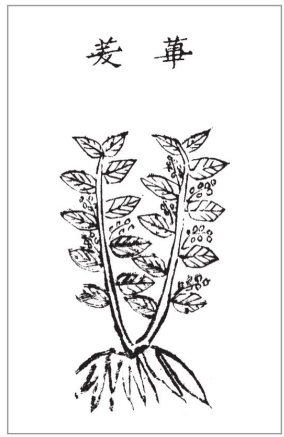
香口辟臭益智子仁一两，甘草二钱，碾粉舐之（《经验良方》）。

漏胎下血益智仁半两，缩砂仁一两，为末。每服三钱，空心白汤下，日二服（胡氏《济阴方》）。

荜茇宋《开宝》

【释名】荜拨（〖《开宝》〗）。〔时珍曰〕荜拨当作荜茇，出《南方草木状》，番语也。陈藏器《本草》作毕勃，《扶南传》作逼拨，《大明会典》作毕薮。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摩伽陀国呼为荜拨梨，拂林国呼为阿梨诃陀。

【集解】〔恭曰〕荜茇生波斯国。丛生，茎叶似蒟酱，其子紧细，味辛烈于蒟酱。胡人将来，入食味用也。〔藏器曰〕其根名毕勃没，似柴胡而黑硬。〔颂曰〕今岭南有之，多生竹林内。正月发苗作丛，高三四尺，其茎如箸。叶青圆如蕺菜，阔二三寸如桑，面光而厚。三月开花白色在表。七月结子如小指大，长二寸已来，青黑色，类椹子而长。九月收采，灰杀曝干。南人爱其辛香，或取叶生茹之。复有舶上来者，更辛香。〔时珍曰〕段成式言青州防风子可乱荜茇，盖亦不然。荜茇气味正如胡椒，其形长一二寸，防风子圆如胡荽子，大不相侔也。



荜茇

【修治】〔敦曰〕凡使，去挺用头，以醋浸一宿，焙干，以刀刮去皮粟子令净乃用，免伤人肺，令人上气。

【气味】辛，大温，无毒。〔时珍曰〕气热味辛，阳也，浮也。入手足阳明经。然辛热耗散，能动脾肺之火，多用令人目昏，食料尤不宜之。

【主治】温中下气，补腰脚，杀腥气，消食，除胃冷，阴疝痃癖（藏器）。霍乱冷气，心痛血气（大明）。水泻虚痢，呕逆醋心，产后泄痢，与阿魏和合良。得诃子、人参、桂心、干姜，治脏腑虚冷肠鸣泄痢，神效（李珣）。治头痛鼻渊牙痛（时珍）。

【发明】〔宗奭曰〕荜茇走肠胃，冷气呕吐心腹满痛者宜之。多服走泄真气，令人肠虚下重。〔颂曰〕按《唐太宗实录》云：贞观中，上以气痢久未痊，服名医药不应，因诏访求其方。有卫士进

黄牛乳煎荜茇方，御用有效。刘禹锡亦记其事云，后累试于虚冷者必效。〔时珍曰〕牛乳煎详见《兽部》牛乳下。荜茇为头痛鼻渊牙痛要药，取其辛热，能入阳明经散浮热也。

【附方】旧二，新八。

冷痰恶心荜茇一两，为末，食前用米汤服半钱（《圣惠方》）。

暴泄身冷自汗，甚则欲呕，小便清，脉微弱，宜已寒丸治之。荜茇、肉桂各二钱半，高良姜、干姜各三钱半，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送下（《和剂局方》）。

胃冷口酸流清水，心下连脐痛。用荜茇半两，厚朴姜汁浸炙一两，为末，入熟鲫鱼肉，研，和丸绿豆大。每米饮下二十丸，立效（余居士《选奇方》）。

瘴气成块在腹不散。用荜茇一两，大黄一两，并生为末，入麝香少许，炼蜜丸梧子大，每冷酒服三十丸（《永类钤方》）。

妇人血气作痛，及下血无时，月水不调。用荜茇盐炒，蒲黄炒，等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服三十丸，两服即止。名二神丸（陈氏方）。

偏头风痛荜茇为末，令患者口含温水，随左右痛，以左右鼻吸一字，有效（《经验后方》）。

鼻流清涕荜茇末吹之，有效（《卫生易简方》）。

风虫牙痛荜茇末揩之，煎苍耳汤漱去涎。〇《本草权度》：用荜茇末、木鳖子肉，研膏化开，□鼻。〇《圣济总录》：用荜茇、胡椒等分，为末，化蜡丸麻子大，每以一丸塞孔中。

荜勃没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五劳七伤，冷气呕逆，心腹胀满，食不消化，阴汗寒疝核肿，妇人内冷无子，治腰肾冷，除血气（藏器）。

蒟酱蒟音矩。○《唐本草》

【释名】蒟子（《广志》）、土荜茇（《食疗》）。苗名扶留藤（〖《广志》〗），蒌叶（〖《纲目》〗）。〔时珍曰〕按嵇含云：蒟子可以调食，故谓之酱，乃荜茇之类也，故孟诜《食疗》谓之土荜茇。其蔓叶名扶留藤，一作扶檀，一作浮留，莫解其义。蒌则留字之讹也。

【集解】〔恭曰〕蒟酱生巴蜀中，《蜀都赋》所谓流味于番禺者。蔓生，叶似王瓜而厚大光泽，味辛香，实似桑椹，而皮黑肉白。西戎亦时将来，细而辛烈。交州、爱州人家多种之，蔓生，其子长大，苗名浮留藤。取叶合槟榔食之，辛而香也。〔颂曰〕今夔川、岭南皆有之。昔汉武帝使唐蒙晓谕南越。越王食蒙以蒟酱，曰：西北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武帝感之，遂开牂牁、越嶲也。刘渊林注《蜀都赋》云：蒟酱缘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时正青，长二三寸。以蜜及盐藏而食之，辛香。与苏恭所说大同小异。盖渊林所云乃蜀产，苏恭所云乃海南者尔。今惟贵荜茇而不尚蒟酱，故鲜有用者。〔李珣曰〕《广州记》云：出波斯国，实状若桑椹，紫褐色者为上，黑者是老不堪。然近多黑色，少见褐者。黔中亦有，形状滋味一般。〔时珍曰〕蒟酱，今两广、滇南及川南、渝、泸、威、茂、施诸州皆有之。其苗谓之蒌叶，蔓生依树，根大如箸。彼人食槟榔者，以此叶及蚌灰少许同嚼食之，云辟瘴疠，去胸中恶气。故谚曰：槟榔浮留，可以忘忧。其花实即蒟子也。按嵇含《草木状》云：蒟酱即荜茇也。生于番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子。本草

以蒟为蒌子，非矣。蒌子一名扶留，其草形全不相同。时珍窃谓蒟子蔓生，荜茇草生，虽同类而非一物，然其花实气味功用则一也。嵇氏以二物为一物，谓蒟子非扶留，盖不知扶留非一种也。刘欣期《交州记》云：扶留有三种：一名荻扶留，其根香美；一名扶留藤，其味亦辛；一名南扶留，其叶青味辛是矣。今蜀人惟取蒌叶作酒曲，云香美。

蒟酱

【修治】〔敦曰〕凡采得后，以刀刮去粗皮，捣细。每五两，用生姜自然汁五两拌之，蒸一日，曝干用。

根、叶、子

【气味】辛，温，无毒。〔时珍曰〕气热味辛，阳也，浮也。

【主治】下气温中，破痰积（《唐本》）。咳逆上气，心腹虫痛，胃弱虚泻，霍乱吐逆，解酒食味（李珣）。散结气，心腹冷痛，消谷（孟诜）。解瘴疠，去胸中恶邪气，温脾燥热（时珍）。

【附方】新一。

牙疼蒟酱、细辛各半两，大皂荚五铤，去子，每孔入青盐烧存性，同研末，频掺吐涎（《御药院方》）。

肉豆蔻宋《开宝》

【释名】肉果（《纲目》）、迦拘勒（〖《开宝》〗）。〔宗奭曰〕肉豆蔻对草豆蔻为名，去壳只用肉。肉油色者佳，枯白瘦虚者劣。〔时珍曰〕花实皆似豆蔻而无核，故名。

【集解】〔藏器曰〕肉豆蔻生胡国，胡名迦拘勒。大舶来即有，中国无之。其形圆小，皮紫紧薄，中肉辛辣。〔珣曰〕生昆仑，及大秦国。〔颂曰〕今岭南人家亦种之。春生苗，夏抽茎开花，结实似豆蔻，六月、七月采。〔时珍曰〕肉豆蔻花及实状虽似草豆蔻，而皮肉之颗则不同。颗外有皱纹，而内有斑缬纹，如槟榔纹。最易生蛀，惟烘干密封，则稍可留。

实

【修治】〔敦曰〕凡使，须以糯米粉熟汤搜裹豆蔻，于煻灰火中煨熟，去粉用。勿令犯铁。

【气味】辛，温，无毒。〔权曰〕苦、辛。〔好古曰〕入手足阳明经。

肉豆蔻

【主治】温中，消食止泄，治积冷心腹胀痛，霍乱中恶，鬼气冷疰，呕沫冷气，小儿乳霍（《开宝》）。调中下气，开胃，解酒毒，消皮外络下气（大明）。治宿食痰饮，止小儿吐逆，不下乳，腹痛（甄权）。主心腹虫痛，脾胃虚冷，气并冷热，虚泄赤白痢，研末粥饮服之（李珣）。暖脾胃，固大肠（时珍）。

【发明】〔大明曰〕肉豆蔻调中下气，消皮外络下气，味珍，力更殊。〔宗奭曰〕亦善下气，多服则泄气，得中则和平其气。〔震亨曰〕属金与土，为丸温中补脾。《日华子》称其下气，以脾得补而善运化，气自下也。非若陈皮、香附之耎泄。寇氏不详其实，遂以为不可服也。〔机曰〕痢疾用此涩肠，为伤乳泄泻之要药。〔时珍曰〕土爱暖而喜芳香，故肉豆蔻之辛温，理脾胃而治吐利。

【附方】旧一，新六。

暖胃除痰进食消食。肉豆蔻二个，半夏姜汁炒五钱，木香二钱半，为末，蒸饼丸芥子大，每食后津液下五丸、十丸（《普济方》）。

霍乱吐利肉豆蔻为末，姜汤服一钱（《普济方》）。

久泻不止肉豆蔻煨一两，木香二钱半，为末，枣肉和丸，米饮服四五十丸。〇又方：肉豆蔻煨一两，熟附子七钱，为末糊丸，米饮服四五十丸。〇又方：肉豆蔻煨、粟壳炙，等分为末，醋糊丸，米饮服四五十丸（并《百一选方》）。

老人虚泻肉豆蔻三钱。面裹煨熟，去面研，乳香一两，为末，陈米粉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米饮下。此乃常州侯教授所传方（《瑞竹堂方》）。

小儿泄泻肉豆蔻五钱，乳香二钱半，生姜五片，同炒黑色，去姜，研为膏收，旋丸绿豆大。每量大小，米饮下（《全幼心鉴》）。

脾泄气痢豆蔻一颗，米醋调面裹，煨令焦黄，和面研末，更以榄子炒研末一两，相和。又以陈廪米炒焦，为末和匀。每以二钱煎作饮，调前二味三钱，旦暮各一服，便瘥（《续传信方》）。

冷痢腹痛不能食者。肉豆蔻一两去皮，醋和面裹煨，捣末。每服一钱，粥饮调下（《圣惠方》）。

补骨脂宋《开宝》

【释名】破故纸（《开宝》）、**婆固脂**（《药性论》）、**胡韭子**（《日华》）。〔时珍曰〕补骨脂言其功也。胡人呼为婆固脂，而俗讹为破故纸也。胡韭子，因其子之状相似，非胡

地之韭子也。

【集解】〔志曰〕补骨脂生岭南诸州及波斯国。〔颂曰〕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四川合州亦有，皆不及番舶者佳。茎高三四尺，叶小似薄荷，花微紫色，实如麻子，圆扁而黑，九月采。〔大明曰〕徐表《南州记》云，是胡韭子也。南番者色赤，广南者色绿，入药微炒用。

子

【修治】〔敦曰〕此性燥毒，须用酒浸一宿，漉出，以东流水浸三日夜，蒸之，从巳至申，日干用。一法：以盐同炒过，曝干用。

【气味】辛，大温，无毒。〔权曰〕苦、辛。〔珣曰〕恶甘草。〔时珍曰〕忌芸薹及诸血，得胡桃、胡麻良。

补骨脂

【主治】五劳七伤，风虚冷，骨髓伤败，肾冷精流，及妇人血气堕胎（《开宝》）。男子腰

疼，膝冷囊湿，逐诸冷痹顽，止小便，利腹中冷（甄权）。兴阳事，明耳目（大明）。治肾泄，通命门，暖丹田，敛精神（时珍）。

【发明】〔颂曰〕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唐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予初疑而未服，摩诃稽首固请，遂服之。经七八日而觉应验。自尔常服，其功神效。十年二月，罢郡归京，录方传之。用破故纸十两，净择去皮，洗过曝，捣筛令细。胡桃瓤二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即入前末，更以好蜜和，令如饴糖，瓷器盛之。旦日以暖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便以饭压。如不饮酒人，以暖熟水调之。弥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但禁芸薹、羊血，余无所忌。此物本自外番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番人呼为补骨脂，语讹为破故纸也。王绍颜《续传信方》，载其事颇详，故录之。〔时珍曰〕此方亦可作丸，温酒服之。按白飞霞《方外奇方》云：破故纸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包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故元阳坚固，骨髓充实，涩以治脱也。胡桃属木，润燥养血。血属阴，恶燥，故油以润之。佐破故纸，有木火相生之妙。故语云：破故纸无胡桃，犹水母之无虾也。又破故纸恶甘草，而《瑞竹堂方》青娥丸内加之，何也？岂甘草能调和百药，恶而不恶耶？又许叔微学士《本事方》云：孙真人言补肾不若补脾，予曰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虚弱，则阳气衰劣，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气寒，令人胸膈痞塞，不进饮食，迟于运化，或腹胁虚胀，或呕吐痰涎，或肠鸣泄泻。譬如鼎釜中之物，无火力，虽终日不熟，何能消化？《济生》二神丸，治脾胃虚寒泄泻，用破故纸补肾，肉豆蔻补脾。二药虽兼补，但无斡旋。往往常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空虚仓廪。仓廪空虚，则受物矣。屡用见效，不可不知。

【附方】旧二，新一十三。

补骨脂丸治下元虚败，脚手沉重，夜多盗汗，纵欲所致。此药壮筋骨，益元气。补骨脂四两炒香，菟丝子四两酒蒸，胡桃肉一两去皮，乳香、没药、沉香各研二钱半，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自夏至起冬至止，日一服。此乃唐宣宗时，张寿太尉知广州，得方于南番人。有诗云："三年时节向边隅，人信方知药力殊。夺得春光来在手，青娥休笑白髭须。"（《和剂方》）。

男女虚劳男子女人五劳七伤，下元久冷，一切风病，四肢疼痛，驻颜壮气，乌髭须。补骨脂一斤，酒浸一宿，晒干，却用乌油麻一升和炒，令麻子声绝，簸去，只取补骨脂为末，醋煮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温酒、盐汤任下（《经验后方》）。

肾虚腰痛《经验后方》：用破故纸一两，炒为末，温酒服三钱，神妙。或加木香一钱。〇《和剂局方》青娥丸：治肾气虚弱，风冷乘之，或血气相搏，腰痛如折，俯仰不利，或因劳役伤肾，或卑湿伤腰，或损坠堕伤，或风寒客搏，或气滞不散，皆令腰痛，或腰间如物重坠。用破故纸酒浸炒一斤，杜仲去皮姜汁浸炒一斤，胡桃肉去皮二十个，为末，以蒜捣膏一两，和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服二十丸。妇人淡醋汤下。常服壮筋骨，活血脉，乌髭须，益颜色。

妊娠腰痛通气散：用破故纸二两，炒香为末。先嚼胡桃肉半个，空心温酒调下二钱。此药神妙（《妇人良方》）。

定心补肾养血返精丸：破故纸炒二两，白茯苓一两，为末。没药五钱，以无灰酒浸高一指，煮化和末，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昔有人服此，至老不衰。盖故纸补肾，茯苓补心，没药养血，三者既壮，自然身安（《朱氏集验方》）。

精气不固破故纸、青盐等分，同炒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三因方》）。

小便无度肾气虚寒。破故纸十两酒蒸，茴香十两盐炒，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盐酒下。或以末糁猪肾煨食之（《普济方》）。

小儿遗尿膀胱冷也。夜属阴，故小便不禁。破故纸炒为末，每夜热汤服五分（《婴童百问》）。

玉茎不痿精滑无歇，时时如针刺，捏之则脆，此名肾漏。用破故纸、韭子各一两，为末。每用三钱，水二盏，煎六分服，日三次，愈则止（夏子益《奇方》）。

脾肾虚泻二神丸：用破故纸炒半斤，肉豆蔻生用四两，为末，肥枣肉研膏，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五七十丸。〇《本事方》加木香二两，名三神丸。

水泻久痢破故纸炒一两，粟壳炙四两，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姜、枣同水煎服（《百一选方》）。

牙痛日久肾虚也。补骨脂二两，青盐半两，炒研擦之（《御药院方》）。

风虫牙痛上连头脑。补骨脂炒半两，乳香二钱半，为末擦之。或为丸塞孔内。自用有效（《传信适用方》）。

打坠腰痛瘀血凝滞。破故纸炒、茴香炒、辣桂等分，为末，每热酒服二钱。故纸主腰痛行血（《直指方》）。

姜黄《唐本草》

【释名】莙（音述。〖《唐本》〗）、**宝鼎香**（《纲目》）。

【集解】〔恭曰〕姜黄根叶都似郁金。其花春生于根，与苗并出，入夏花烂无子。根有黄、青、白三色。其作之方法，与郁金同。西戎人谓之莪。其味辛少苦多，亦与郁金同，惟花生异耳。〔藏器曰〕姜黄真者，是经种三年以上老姜，能生花。花在根际，一如蘘荷。根节坚硬，气味辛辣。种姜处有之，终是难得。西番亦有来者。与郁金、莪药相似。如苏恭所说，即是莪药而非姜黄。又言姜黄是莪，郁金是胡莪。如此则三物无别，递相连名，总称为莪，则功状当不殊。而今郁金味苦寒，色赤，主马热病；姜黄味辛温，色黄；莪味苦，色青。三物不同，所用各别。〔大明曰〕海南生者，即蓬莪莪；江南生者，即为姜黄。〔颂曰〕姜黄今江、广、蜀川多有之。叶青绿，长一二尺许，阔三四寸，有斜文如红蕉叶而小。花红白色，至中秋渐凋。春末方生，其花先生，次方生叶，不结实。根盘屈黄色，类生姜而圆，有节。八月采根，片切暴干。蜀人以治气胀，及产后败血攻心，甚验。蛮人生啖，云可以祛邪辟恶。按郁金、姜黄、莪药三物相近，苏恭不能分别，乃如一物。陈藏器以色味分别三物，又言姜黄是三年老姜所生。近年汴都多种姜，往往有姜黄生卖，乃是老姜。市人买啖，云治气为最。大方亦时用之。又有廉姜，亦是其类，而自是一物。〔时珍曰〕近时以扁如干姜形者，为片子姜黄；圆如蝉腹形者，为蝉肚郁金，并可浸水染色。莪形虽似郁金，而色不黄也。

姜黄

根

【气味】辛、苦，大寒，无毒。〔藏器曰〕辛少苦多，性热不冷。云大寒，误矣。

【主治】心腹结积疰忤，下气破血，除风热，消痈肿，功力烈于郁金（《唐本》）。治癥瘕血块，通月经，治扑损瘀血，止暴风痛冷气，下食（大明）。祛邪辟恶，治气胀，产后败血攻心（苏颂）。治风痹臂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姜黄、郁金、莪药三物，形状功用皆相近。但郁金入心治血；而姜黄兼入脾，兼治气；莪药则入肝，兼治气中之血，为不同尔。古方五痹汤用片子姜黄，治风寒湿气手臂痛。戴原礼《要诀》云：片子姜黄能入手臂治痛，其兼理血中之气可知。

【附方】旧二，新二。

心痛难忍姜黄一两，桂三两，为末，醋汤服一钱（《经验后方》）。

胎寒腹痛啼哭吐乳，大便泻青，状若惊搐，出冷汗。姜黄一钱，没药、木香、乳香二钱，为末，蜜丸芡子大。每服一丸，钓藤煎汤化下（《和剂方》）。

产后血痛有块。用姜黄、桂心等分，为末，酒服方寸匕。血下尽即愈（昝殷《产宝》）。

疮癣初生姜黄末掺之，妙（《千金翼》）。

郁金《唐本草》

【释名】马蓝（〖《唐本》〗）。〔震亨曰〕郁金无香而性轻扬，能致达酒气于高远。古人用治郁遏不能升者，恐命名因此也。〔时珍曰〕酒和郁鬯，昔人言是大秦国所产郁金花香，惟郑樵《通志》言即是此郁金。其大秦三代时未通中国，安得有此草？罗愿《尔雅翼》亦云是此根，和酒令黄如金，故谓之黄流。其说并通。此根形状皆似莪蓝，而医马病，故名马蓝。

【集解】〔恭曰〕郁金生蜀地及西戎。苗似姜黄，花白质红，末秋出茎心而无实。其根黄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干，马药用之，破血而补，胡人谓之马蓝。岭南者有实似小豆蔻，不堪啖。〔颂曰〕今广南、江西州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姜黄，如苏恭所说。〔宗奭曰〕郁金不香。今人将染妇人衣最鲜明，而不耐日炙，微有郁金之气。〔时珍曰〕郁金有二：郁金香是用花，见本条；此是用根者。其苗如姜，其根大小如指头，长者寸许，体圆有横纹如蝉腹状，外黄内赤。人以浸水染色，亦微有香气。

郁金

根

【气味】辛、苦，寒，无毒。〔元素曰〕气味俱厚，纯阴。〔独孤滔曰〕灰可结砂子。

【主治】血积下气，生肌止血，破恶血，血淋尿血，金疮（《唐本》）。单用，治女人宿血气心痛，冷气结聚，温醋摩服之。亦治马胀（甄权）。凉心（元素）。治阳毒入胃，下血频痛（李杲）。治血气心腹痛，产后败血冲心欲死，失心颠狂蛊毒（时珍）。

【发明】〔震亨曰〕郁金属火、属土与水，其性轻扬上行，治吐血衄血，唾血血腥，及经脉逆行，并宜郁金末加韭汁、姜汁、童尿同服，其血自清。痰中带血者，加竹沥。又鼻血上行者，郁金、韭汁加四物汤服之。〔时珍曰〕郁金入心及包络，治血病。《经验方》治失心颠狂，用真郁金七两，明矾三两，为末，薄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有妇人颠狂十年，至人授此。初服心胸间有物脱去，神气洒然，再服而苏。此惊忧痰血络聚心窍所致。郁金入心去恶血，明矾化顽痰故也。庞安常《伤寒论》云：斑豆始有白泡，忽搐入腹，渐作紫黑色，无脓，日夜叫乱者。郁金一枚，甘草二钱半，水半碗煮干，去甘草，切片焙研为末，入真脑子炒半钱。每用一钱，以生猪血五七滴，新汲水调下。不过二服，甚者毒气从手足心出，如痈状乃瘥。此乃五死一生之候也。又《范石湖文集》云：岭南有挑生之害。于饮食中行厌胜法，鱼肉能反生于人腹中，而人以死，则阴役其家。初得觉胸腹痛，次日刺人，十日则生在腹中也。凡胸膈痛，即用升麻或胆矾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汤调郁金末二钱服，即泻出恶物。或合升麻、郁金服之，不吐则下。李巽岩侍郎为雷州推官，鞫狱得此方，活人甚多也。

【附方】旧三，新十。

失心颠狂方见发明下。

痘毒入心方见发明下。

厥心气痛不可忍。郁金、附子、干姜等分，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男酒女醋下（《奇效方》）。

产后心痛血气上冲欲死。郁金烧存性，为末二钱，米醋一呷，调灌即苏（《袖珍方》）。

自汗不止郁金末，卧时调涂于乳上（《集简方》）。

衄血吐血川郁金为末，井水服二钱。甚者再服（黎居士《简易方》）。

阳毒下血热气入胃，痛不可忍。郁金五大个，牛黄一皂荚子，为散。每服用醋浆水一盏，同煎三沸，温服（孙用和《秘宝方》）。

尿血不定郁金末一两，葱白一握，水一盏，煎至三合，温服，日三服（《经验方》）。

风痰壅滞郁金一分，藜芦十分，为末。每服一字，温浆水调下。仍以浆水一盏漱口，以食压之（《经验后方》）。

挑生蛊毒方见发明下。

中砒霜毒郁金末二钱，入蜜少许，冷水调服（《事林广记》）。

痔疮肿痛郁金末，水调涂之，即消（《医方摘要》）。

耳内作痛郁金末一钱，水调，倾入耳内，急倾出之（《圣济总录》）。

蓬莪茂音述。〇宋《开宝》

【释名】莙药（〖《唐本》〗）。

【集解】〔志曰〕蓬莪茂生西戎及广南诸州。叶似蘘荷，子似干椹，茂在根下并生，一好一恶，恶者有毒。西戎人取之，先放羊食，羊不食者弃之。〔藏器曰〕一名蓬莪，黑色；二名莙，黄色；三名波杀，味甘有大毒。〔大明曰〕即南中姜黄根也。海南生者名蓬莪莙。〔颂曰〕今江浙或有之，三月生苗，在田野中。其茎如钱大，高二三尺。叶青白色，长一二尺，大五寸以来，颇类蘘荷。五月有花作穗，黄色，头微紫。根如生姜，而茂在根下，似鸡鸭卵，大小不常。九月采，削去粗皮，蒸熟暴干用。

蓬莪茂

根

【修治】〔敦曰〕凡使，于砂盆中以醋磨令尽，然后于火畔熁干，重筛过用。〔颂曰〕此物极坚硬，难捣治，用时热灰火中煨令透，乘热捣之，即碎如粉。〔时珍曰〕今人多以醋炒或煮熟入药，取其引入血分也。

【气味】苦、辛，温，无毒。〔大明曰〕得酒醋良。

【主治】心腹痛，中恶疰忤鬼气，霍乱冷气，吐酸水，解毒，食饮不消，酒研服之。又疗妇人血气结积，丈夫奔豚（《开宝》）。破痃癖冷气，以酒醋磨服（甄权）。治一切气，开胃消食，通月经，消瘀血，止扑损痛下血，及内损恶血（大明）。通肝经聚血（好古）。

【发明】〔颂曰〕蓬莪茂，古方不见用者。今医家治积聚诸气，为最要之药。与荆三棱同用之良，妇人药中亦多使。〔好古曰〕蓬莪色黑，破气中之血，入气药发诸香。虽为泄剂，亦能益气，故孙尚药用治气短不能接续，及大小七香丸、集香丸、诸汤散多用此也。又为肝经血分药。〔时珍曰〕郁金入心，专治血分之病；姜黄入脾，兼治血中之气；莪入肝，治气中之血，稍为不同。按王执中《资生经》云：执中久患心脾疼，服醒脾药反胀。用耆域所载蓬莪莪面裹炮熟研末，以水与酒醋煎服，立愈。盖此药能破气中之血也。

【附方】旧一，新七。

一切冷气抢心切痛，发即欲死。久患心腹痛时发者，此可绝根。蓬莪茂二两醋煮，木香一两煨，为末。每服半钱，淡醋汤下（《卫生家宝方》）。

小肠脏气非时痛不可忍。蓬莪茂研末，空心葱酒服一钱（杨子建《护命方》）。

妇人血气游走作痛，及腰痛。蓬莪茂、干漆二两，为末，酒服二钱。腰痛，核桃酒下（《普济方》）。

小儿盘肠内钓痛。以莪茂半两，用阿魏一钱化水浸一日夜，焙研。每服一字，紫苏汤下（《保幼大全》）。

小儿气痛蓬莪茂炮熟为末，热酒服一大钱（《十全博救》方）。

上气喘急蓬莪茂五钱，酒一盏半，煎八分服（《保生方》）。

气短不接正元散：治气不接续，兼治滑泄，及小便数。王丞相服之有验。用蓬莪茂一两，金铃子去核一两，为末，入蓬砂一钱，炼过研细。每服二钱，温酒或盐汤空心服（孙用和《秘宝方》）。

初生吐乳不止。蓬莪茂少许，盐一绿豆，以乳一合，煎三五沸，去滓，入牛黄两粟大，服之，甚效也（《保幼大全》）。

浑身燎泡方见荆三棱。

荆三棱宋《开宝》

〔**校正**〕并入《开宝》草三棱。

【**释名**】**京三棱**（《开宝》）、**草三棱**（《开宝》）、**鸡爪三棱**（《开宝》）、**黑三棱**（《图经》）、**石三棱**（〖《图经》〗）。〔颂曰〕三棱，叶有三棱也。生荆楚地，故名荆三棱以著其地，《开宝本草》作京者误矣。又出草三棱条，云即鸡爪三棱，生蜀地，二月、八月采之。其实一类，随形命名尔，故并见之。

【**集解**】〔藏器曰〕三棱总有三四种。京三棱，黄色体重，状若鲫鱼而小。又有黑三棱，状如乌梅而稍大，体轻有须，相连蔓延，作漆色，蜀人以织为器，一名□者，是也。疗体并同。〔颂曰〕京三棱旧不著所出地土，今荆襄、江淮、济南、河陕间皆有之。多生浅水旁及陂泽中。春生苗，高三四尺，叶似莎草，极长，又似茭蒲叶

而有三棱。五六月抽茎，高四五尺，大如人指，有三棱如削成。茎端开花，大体皆如莎草而大，黄紫色。苗下即魁，初生成块如附子大，或有扁者。其旁有根横贯，一根则连数魁，魁上亦出苗。其魁皆扁长，如小鲫鱼，体重者，三棱也。其根末将尽一魁，未发苗，小圆如乌梅者，黑三棱也。又根之端钩曲如爪者，鸡爪三棱也，皆皮黑肌白而至轻。或云：不出苗只生细根者，谓之鸡爪三棱。又不生细根者，谓之黑三棱，大小不常，其色黑，去皮即白。三者本一种，但力有刚柔，各适其用。因其形为名，如乌头、乌喙，云母、云华之类，本非两物也。今人乃妄以凫茈、香附子为之。又河中府有石三棱，根黄白色，形如钗股，叶绿如蒲，苗高及尺，叶上亦有三棱，四月开花，白色如蓼渫花，五月采根，亦消积气。今举世所用三棱，皆淮南红蒲根也，泰州尤多。其体至坚重，刻削鱼形，叶扁茎圆，不复有三棱，不知何缘命名为三棱也？虽太医亦不以为谬。流习既久，用根者不识其苗，采药者莫究其用，因缘差失，不复辨别。今三棱皆独旁引二根，无直下根，其形大体多如鲫鱼。〔时珍曰〕三棱多生荒废陂池湿地。春时丛生，夏秋抽高茎，茎端复生数叶，开花六七枝，花皆细碎成穗，黄紫色，中有细子。其叶茎花实俱有三棱，并与香附苗叶花实一样，但长大尔。其茎光滑三棱，如棕之叶茎。茎中有白穰，剖之织物，柔韧如藤。吕忱《字林》云：□草生水中，根可缘器。即此草茎，非根也。《抱朴子》言□根化鳝，亦是此草。其根多黄黑须，削去须皮，乃如鲫状，非本根似鲫也。

京三棱

石三棱

根

【修治】〔元素曰〕入用须炮熟。〔时珍曰〕消积须用醋浸一日，炒或煮熟焙干，入药乃良。

【气味】苦，平，无毒。〔藏器曰〕甘，平，温。〔大明曰〕甘、涩，凉。〔元素曰〕苦、甘，无毒，阴中之阳。能泻真气，真气虚者勿用。

【主治】老癖癥瘕，积聚结块，产后恶血血结，通月水，堕胎，止痛利气（《开宝》）。治气胀，破积气，消扑损瘀血，妇人血脉不调，心腹痛，产后腹痛血运（大明）。心膈痛，饮食不消（元素）。通肝经积血，治疮肿坚硬（好古）。下乳汁（时珍）。

【发明】〔好古曰〕三棱色白属金，破血中之气，肝经血分药也。三棱、莪茂治积块疮硬者，乃坚者削之也。〔志曰〕俗传昔人患癥癖死，遗言令开腹取之。得病块，干硬如石，文理有五色。以为异物，削成刀柄。后因以刀刈三棱，柄消成水，乃知此药可疗癥癖也。〔时珍曰〕三棱能破气散结，故能治诸病。其功可近于香附而力峻，故难久服。按戴原礼《证治要诀》云：有人病癥癖腹胀，用三棱、莪茂，以酒煨煎服之，下一黑物如鱼而愈也。

【附方】旧三，新五。

癥瘕鼓胀三棱煎：用三棱根切一石，水五石，煮三石，去滓更煎，取三斗汁入锅中，重汤煎如稠糖，密器收之。每旦酒服一匕，日二服（《千金翼方》）。

痃癖气块草三棱、荆三棱、石三棱、青橘皮、陈橘皮、木香各半两，肉豆蔻、槟榔各一两，硇砂二钱，为末，糊丸梧子大，每姜汤服三十丸（《奇效方》）。

痃癖不瘥胁下硬如石。京三棱一两炮，川大黄一两，为末，醋熬成膏。每日空心生姜橘皮汤下一匙，以利下为度（《圣惠方》）。

小儿气癖三棱煮汁作羹粥，与奶母食，日亦以枣许与儿食。小儿新生百日及十岁以下，无问痢热痃癖等皆理之。秘妙不可具言，大效（《子母秘录》）。

痞气胸满口干，肌瘦食减，或时壮热。石三棱、京三棱、鸡爪三棱并炮，蓬莪茂三枚，槟榔一枚，青橘皮五十片醋浸去白，陈仓米一合醋浸淘过，巴豆五十个去皮，同青皮、仓米炒干，去豆为末，糊丸绿豆大。每米饮下三丸，日一服（《圣济总录》）。

反胃恶心药食不下。京三棱炮一两半，丁香三分，为末。每服一钱，沸汤点服（《圣济总录》）。

乳汁不下京三棱三个，水二碗，煎汁一碗，洗奶取汁出为度，极妙（《外台秘要》）。

浑身燎泡如棠梨状，每个出水，有石一片，如指甲大，其泡复生，抽尽肌肤肉，即不可治。用荆三棱、蓬莪茂各五两，为末，分三服，酒调连进愈（危氏《得效方》）。

莎草、香附子《别录·中品》

【释名】雀头香（《唐本》）、**草附子**（《图经》）、**水香棱**（《图经》）、**水巴戟**（《图经》）、**水莎**（《图经》）、**侯莎**（《尔雅》）、**莎结**（《图经》）、**夫须**（《别录》）、**续根草**（《图经》）、**地藾根**（《图经》）、**地毛**（《广雅》）。〔时珍曰〕《别录》止云莎草，不言用苗用根。后世皆用其根，名香附子，而不知莎草之名也。其草可为笠及雨衣，疏而不沾，故字从草从沙。亦作蓑字，因其为衣垂緌，如孝子衰衣之状，故又从衰也。《尔雅》云：蒿（音浩），侯莎，其实缇是也。又云，薹，夫须也。薹乃笠名，贱夫所须也。其根相附连续而生，可以合香，故谓之香附子。上古谓之雀头香。按《江表传》云：魏文帝遣使于吴求雀头香，即此。其叶似三棱及巴戟，而生下湿地，故有水三棱、水巴戟之名。俗人呼为雷公头。《金光明经》谓之目萃哆。《记事珠》谓之抱灵居士。

【集解】〔《别录》曰〕莎草生田野，二月、八月采。〔弘景曰〕方药不复用，古人为诗多用之，而无识者。乃有鼠蓑，疗体异此。〔恭曰〕此草根名香附子，一名雀头香，所在有之，茎叶都似三棱，合和香用之。〔颂曰〕今处处有之。苗叶如薤而瘦，根如箸头大。谨按唐玄宗《天宝单方图》，载水香棱功状与此相类。云水香棱原生博平郡池泽中，苗名香棱，根名莎结，亦名草附子。河南及淮南

下湿地即有，名水莎。陇西谓之地藾根。蜀郡名续根草，亦名水巴戟。今涪都最饶，名三棱草。用茎作鞋履，所在皆有。采苗及花与根疗病。〔宗奭曰〕香附子今人多用。虽生于莎草根，然根上或有或无。有薄皱皮，紫黑色，非多毛也。刮去皮则色白。若便以根为之，则误矣。〔时珍曰〕莎叶如老韭叶而硬，光泽有剑脊棱。五六月中抽一茎，三棱中空，茎端复出数叶。开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细子。其根有须，须下结子一二枚，转相延生，子上有细黑毛，大者如羊枣而两头尖。采得燎去毛，暴干货之。此乃近时日用要药，而陶氏不识，诸注亦略，乃知古今药物兴废不同。如此则本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便废弃不收，安知异时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

莎草、香附子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阴干，于石臼中捣之，切忌铁器。〔时珍曰〕凡采得连苗暴干，以火燎去苗及毛。用时以水洗净，石上磨去皮，用童子小便浸透，洗晒捣用。或生或炒，或以酒醋盐水浸，诸法各从本方，详见于下。又稻草煮之，味不苦。

〔气味〕甘，微寒，无毒。〔宗奭曰〕苦。〔颂曰〕《天宝单方》云：辛，微寒，无毒，性涩。〔元素曰〕甘、苦，

微寒，气厚于味，阳中之阴，血中之气药也。〔时珍曰〕辛、微苦、甘，平。足厥阴、手少阳药也。能兼行十二经、八脉气分。得童子小便、醋、芎□、苍术良。

〔主治〕除胸中热，充皮毛，久服利人，益气，长须眉（《别录》）。治心中客热，膀胱间连胁下气妨，常日忧愁不乐，兼心忪者（苏颂）。治一切气，霍乱吐泻腹痛，肾气膀胱冷气（李杲）。散时气寒疫，利三焦，解六郁，消饮食积聚，痰饮痞满，胕肿腹胀，脚气，止心腹肢体头目齿耳诸痛，痈疽疮疡，吐血下血尿血，妇人崩漏带下，月候不调，胎前产后百病（时珍）。

苗及花

〔主治〕丈夫心肺中虚风及客热，膀胱间连胁下时有气妨，皮肤瘙痒瘾疹，饮食不多，日渐瘦损，常有忧愁心忪少气等证。并收苗花二十余斤剉细，以水二石五斗，煮一石五斗，斛中浸浴，令汗出五六度，其瘙痒即止。四时常用，瘾疹风永除（《天宝单方图》）。煎饮散气郁，利胸膈，降痰热（时珍）。

【发明】〔好古曰〕香附治膀胱两胁气妨，心忪少气，是能益气，乃血中之气药也。本草不言治崩漏，而方中用治崩漏，是能益

气而止血也。又能逐去瘀血，是推陈也。正如巴豆治大便不通而又止泄泻同意。又云：香附阳中之阴，血中之气药，凡气郁血气必用之。炒黑能止血治崩漏，此妇人之仙药也。多服亦能走气。〔震亨曰〕香附须用童子小便浸过，能总解诸郁，凡血气必用之药，引至气分而生血，此正阴生阳长之义。本草不言补，而方家言于老人有益，意有存焉。盖于行中有补理。天之所以为天者，健而有常也。健运不息，所以生生无穷，即此理尔。今即香中亦用之。〔时珍曰〕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乃足厥阴肝、手少阳三焦气分主药，而兼通十二经气分。生则上行胸膈，外达皮肤；熟则下走肝肾，外彻腰足。炒黑则止血，得童溲浸炒则入血分而补虚，盐水浸炒则入血分而润燥，青盐炒则补肾气，酒浸炒则行经络，醋浸炒则消积聚，姜汁炒则化痰饮。得参、术则补气，得归、芎则补血，得木香则疏滞和中，得檀香则理气醒脾，得沉香则升降诸气，得芎□、苍术则总解诸郁，得栀子、黄连则能降火热，得茯神则交济心肾，得茴香、破故纸则引气归元，得厚朴、半夏则决壅消胀，得紫苏、葱白则解散邪气，得三棱、莪茂则消磨积块，得艾叶则治血气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也。飞霞子韩⿱禾心云：香附能推陈致新，故诸书皆云益气。而俗有耗气之说，宜于女人不宜于男子者，非矣。盖妇人以血用事，气行则无疾。老人精枯血闭，惟气是资。小儿气日充，则形乃日固。大凡病则气滞而馁，故香附于气分为君药，世所罕知。臣以参、耆，佐以甘草，治虚怯甚速也。⿱禾心游方外时，悬壶轻赍，治百病黄鹤丹，治妇人青囊丸，随宜用引，辄有小效。人索不已，用者当思法外意可也。黄鹤丹乃铢衣翁在黄鹤楼所授之方，故名。其方用香附一斤，黄连半斤，洗晒为末，水糊丸梧子大。假如外感，葱姜汤下；内伤，米饮下；气病，木香汤下；血病，酒下；痰病，姜汤下；火病，白汤下。余可类推。青囊丸乃邵应节真人祷母病，感方士所授者。方用香附略炒一斤，乌药略炮五两三钱，为末，水醋煮面糊为丸。随证用引，如头痛，茶下；痰气，姜汤下。多用酒下为妙。

【附方】旧一，新四十七。

服食法〔颂曰〕唐玄宗《天宝单方图》云：水香棱根名莎结，亦名草附子，说已见前。其味辛，微寒，无毒。凡丈夫心中客热，膀胱间连胁下气妨，常日忧愁不乐，兼心忪者。取根二大升，捣熬令香，以生绢袋盛，贮于三大斗无灰清酒中浸之。春三月后，浸一日即堪服；冬十月后，即七日，近暖处乃佳。每空腹温饮一盏，日夜三四次，常令酒气相续，以知为度。若不饮酒，即取根十两，加桂心五两，芜荑三两。和捣为散，以蜜和为丸，捣一千杵，丸如梧子大。每空腹酒及姜蜜汤饮汁等下二十丸，日再服，渐加至三十丸，以瘥为度。

交感丹凡人中年精耗神衰。盖由心血少，火不下降；肾气惫，水不上升。致心肾隔绝，营卫不和。上则多惊；中则塞痞，饮食不下；下则虚冷遗精。愚医徒知峻补下田，非惟不能生水滋阴，而反见衰悴。但服此方半年，屏去一切暖药，绝嗜欲，然后习秘固溯流之术，其效不可殚述。俞通奉年五十一，遇铁瓮城申先生授此，服之老犹如少，年至八十五乃终也。因普示群生，同登寿域。香附子一斤，新水浸一宿，石上擦去毛，炒黄，茯神去皮木，四两，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侵早细嚼，以降气汤下。降气汤用香附子如上法半两，茯神二两，炙甘草一两半，为末，点沸汤服前药（萨谦斋《瑞竹堂经验方》）。

一品丸治气热上攻，头目昏眩，及治偏正头痛。大香附子去皮，水煮一时，捣晒焙研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八分服。女人，醋汤煎之（《奇效良方》）。

升降诸气治一切气病，痞胀喘哕，噫酸烦闷，虚痛走注。常服开胃消痰，散壅思食。早行山行，尤宜服之，去邪辟瘴。香附子炒四百两，沉香十八两，缩砂仁四十八两，炙甘草一百二十两，为末。每服一钱，入盐少许，白汤点服（《和剂局方》）。

一切气疾心腹胀满，胸膈噎塞，噫气吞酸，痰逆呕恶，及宿酒不解。香附子一斤，缩砂仁八两，甘草炙四两，为末，每白汤入盐

点服。为粗末煎服亦可。名快气汤（《和剂局方》）。

调中快气心腹刺痛。小乌沉汤：香附子擦去毛焙二十两，乌药十两，甘草炒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盐汤随时点服（《和剂局方》）。

心脾气痛白飞霞《方外奇方》云：凡人胸膛软处一点痛者，多因气及寒起，或致终身，或子母相传。俗名心气痛，非也，乃胃脘有滞尔。惟此独步散，治之甚妙。香附米醋浸，略炒为末，高良姜酒洗七次，略炒为末，俱各封收。因寒者，姜二钱，附一钱；因气者，附二钱，姜一钱；因气与寒者，各等分，和匀。以热米汤入姜汁一匙，盐一捻，调下立止。不过七八次除根。〇王璆《百一方》云：内翰吴开夫人，心痛欲死，服此即愈。〇《类编》云：梁混心脾痛数年不愈，供事秽迹佛，梦传此方，一服而愈，因名神授一匕散。

心腹诸痛艾附丸：治男女心气痛、腹痛、少腹痛、血气痛，不可忍者。香附子二两，蕲艾叶半两，以醋汤同煮熟，去艾炒为末，米醋糊丸梧子大，每白汤服五十丸（《集简方》）。

停痰宿饮风气上攻，胸膈不利。香附（皂荚水浸）、半夏各一两，白矾末半两，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姜汤随时下（《仁存方》）。

元脏腹冷及开胃。香附子炒为末，每用二钱，姜、盐同煎服（《普济方》）。

酒肿虚肿香附子去皮，米醋煮干，焙研为末，米醋糊丸服。久之败水从小便出，神效（《经验方》）。

气虚浮肿香附子一斤，童子小便浸三日，焙为末，糊丸。每米饮下四五十丸，日二（《丹溪心法》）。

老小痃癖往来疼痛。香附、南星等分，为末，姜汁糊丸梧子

大，每姜汤下二三十丸（《圣惠方》）。

癫疝胀痛及小肠气。香附末二钱，以海藻一钱煎酒，空心调下，并食海藻（《濒湖集简方》）。

腰痛揩牙香附子五两，生姜二两，取自然汁浸一宿，炒黄为末，入青盐二钱，擦牙数次，其痛即止（《乾坤生意》）。

血气刺痛香附子炒一两，荔枝核烧存性五钱，为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妇人良方》）。

女人诸病《瑞竹堂方》：四制香附丸：治妇人女子经候不调，兼诸病。大香附子擦去毛一斤，分作四分：四两醇酒浸，四两醇醋浸，四两盐水浸，四两童子小便浸。春三、秋五、夏一、冬七日，淘洗净，晒干捣烂，微焙为末，醋煮面糊丸梧子大，每酒下七十丸。瘦人加泽兰、赤茯苓末二两，气虚加四君子料，血虚加四物料。〇《法生堂方》：煮附济阴丸：治妇人月经不调，久成癥积，一切风气。用香附子一斤，分作四分，以童溲、盐水、酒、醋各浸三日，艾叶一斤，浆水浸过，醋糊和作饼，晒干，晚蚕砂半斤炒，莪茂四两酒浸，当归四两酒浸，各焙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饮下，日二。〇醋附丸：治妇人室女一切经候不调，血气刺痛，腹胁膨胀，心怔乏力，面色痿黄，头运恶心，崩漏带下，便血，癥瘕积聚，及妇人数堕胎，由气不升降，服此尤妙。香附子米醋浸半日，砂锅煮干，捣焙，石臼为末，醋糊为丸，醋汤下。〇《澹寮方》艾附丸：治同上。香附子一斤，熟艾四两，醋煮，当归酒浸二两，为末，如上丸服。

妇人气盛血衰，变生诸症，头运腹满，皆宜抑气散主之。香附子四两炒，茯苓、甘草炙各一两，橘红二两，为末。每服二钱，沸汤下（《济生方》）。

下血血崩血如山崩，或五色漏带，并宜常服，滋血调气，乃妇人之仙药也。香附子去毛炒焦为末，极热酒服二钱立愈。昏迷甚者

三钱，米饮下。亦可加棕灰（许学士《本事方》）。

赤白带下及血崩不止。香附子、赤芍药等分，为末，盐一捻，水二盏，煎一盏，食前温服（《圣惠方》）。

安胎顺气铁罩散：香附子炒为末，浓煎紫苏汤服一二钱。一加砂仁（《中藏经》）。

妊娠恶阻胎气不安，气不升降，呕吐酸水，起坐不便，饮食不进。二香散：用香附子一两，藿香叶、甘草各二钱，为末。每服二钱，沸汤入盐调下（《圣惠方》）。

临产顺胎九月、十月服此，永无惊恐。福胎饮：用香附子四两，缩砂仁炒三两，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朱氏集验方》）。

产后狂言血运，烦渴不止。生香附子去毛为末，每服二钱，姜、枣水煎服（同上）。

气郁吐血丹溪：用童子小便调香附末二钱服。〇《澹寮方》：治吐血不止。莎草根一两，白茯苓半两，为末。每服二钱，陈粟米饮下。

肺破咯血香附末一钱，米饮下，日二服（《百一选方》）。

小便尿血香附子、新地榆等分，各煎汤。先服香附汤三五呷，后服地榆汤至尽。未效再服（《指迷方》）。

小便血淋痛不可忍。香附子、陈皮、赤茯苓等分，水煎服（《十便良方》）。

诸般下血香附，童子小便浸一日，捣碎，米醋拌焙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〇《直指方》：用香附以醋、酒各半煮熟，焙研为末，黄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米饮下，日二服。〇戴原礼

云：只以香附子末二钱，入百草霜、麝香各少许，同服，效尤速也。

老小脱肛香附子、荆芥穗等分，为末。每用三匙，水一大碗，煎十数沸淋洗（《三因方》）。

偏正头风香附子炒一斤，乌头炒一两，甘草二两，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葱茶嚼下（《本事方》）。

气郁头痛《澹寮方》：用香附子炒四两，川芎□二两，为末。每服二钱，腊茶清调下。常服除根明目。〇华佗《中藏经》：加甘草一两，石膏二钱半。

头风睛痛方同妊娠恶阻。

女人头痛香附子末，茶服三钱，日三五服（《经验良方》）。

肝虚睛痛冷泪羞明。补肝散：用香附子一两，夏枯草半两，为末。每服一钱，茶清下（《简易方》）。

耳卒聋闭香附子瓦炒研末，萝卜子煎汤，早夜各服二钱。忌铁器（《卫生易简方》）。

聤耳出汁香附末，以绵杖送入。蔡邦度知府常用，有效（《经验良方》）。

诸般牙痛香附、艾叶煎汤漱之，仍以香附末擦之，去涎（《普济方》）。

牢牙去风益气乌髭，治牙疼牙宣，乃铁瓮先生妙方也。香附子炒存性三两，青盐、生姜各半两，为末，日擦（《济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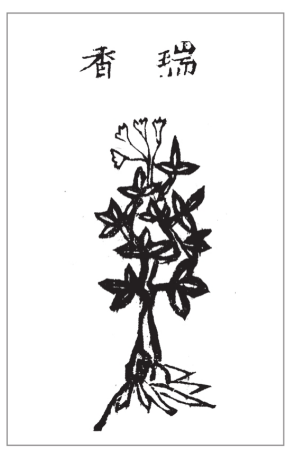
消渴累年不愈。莎草根一两，白茯苓半两，为末。每陈粟米饮服三钱，日二。

痈疽疮疡曾孚先云：凡痈疽疮疡，皆因气滞血凝而致，宜服诸香药，引气通血。常器之云：凡气血闻香即行，闻臭即逆。疮疡皆由气涩而血聚，最忌臭秽不洁，触之毒必引蔓。陈正节公云：大凡疽疾，多因怒气而得，但服香附子药，进食宽气，大有效也。独胜散：用香附子去毛，以生姜汁腌一宿，焙干碾为细末，无时以白汤服二钱。如疮初作，以此代茶。疮溃后，亦宜服之。或只以《局方》小乌沉汤，少用甘草，愈后服至半年，尤妙（陈自明《外科精要》）。

蜈蚣咬伤嚼香附涂之，立效（《袖珍方》）。

瑞香《纲目》

【集解】〔时珍曰〕南土处处山中有之。枝干婆娑，柔条厚叶，四时不凋。冬春之交，开花成簇，长三四分，如丁香状，有黄、白、紫三色。《格古论》云：瑞香高者三四尺，有数种：有枇杷叶者，杨梅叶者，柯叶者，球子者，挛枝者。惟挛枝者花紫香烈，枇杷叶者结子。其始出于庐山，宋时人家栽之，始著名。挛枝者其节挛曲，如断折之状也。其根绵软而香。



瑞香

根

【气味】甘、咸，无毒。

【主治】急喉风，用白花者研水灌之（时珍。〇出《医学集成》）。

茉莉《纲目》

【释名】柰花（〖《晋书》〗）。〔时珍曰〕嵇含《草木状》作末利，《洛阳名园记》作抹厉，佛经作抹利，《王龟龄集》作没利，《洪迈集》作末丽。盖末利本胡语，无正字，随人会意而已。韦居呼为狎客，张敏叔呼为远客。杨慎《丹铅录》云：《晋书》“都人簪柰花”，即今末利花也。

【集解】〔时珍曰〕末利原出波斯，移植南海，今滇、广人栽莳之。其性畏寒，不宜中土。弱茎繁枝，绿叶团尖。初夏开小白花，重瓣无蕊，秋尽乃止，不结实。有千叶者，红色者，蔓生者。其花皆夜开，芬香可爱。女人穿为首饰，或合面脂。亦可熏茶，或蒸取液以代蔷薇水。又有似末利而瓣大，其香清绝者，谓之狗牙，亦名雪瓣，海南有之。素馨、指甲，皆其类也，并附于下。

花

〔气味〕辛，热，无毒。

〔主治〕蒸油取液，作面脂头泽，长发润燥香肌，亦入茗汤（时珍）。

根

〔气味〕热，有毒。

〔主治〕以酒磨一寸服，则昏迷一日乃醒，二寸二日，三寸三日。凡跌损骨节脱臼，接骨者用此，则不知痛也（汪机）。

【附录】素馨〔时珍曰〕素馨亦自西域移来，谓之耶悉茗花，即《酉阳杂俎》所载野悉蜜花也。枝干袅娜，叶似末利而小。其花细瘦四瓣，有黄、白二色。采花压油泽头，甚香滑也。指甲花有黄、白二色，夏月开，香似木犀，可染指甲，过于凤仙花。

郁（鬱）金香宋《开宝》

〔校正〕〔禹锡曰〕陈氏言郁是草英，不当附于《木部》。今移入此。

【释名】郁香（《御览》）、红蓝花（《纲目》）、紫述香（《纲目》）、草麝香（〖《纲目》〗）、茶矩摩（佛书）。〔颂曰〕许慎《说文解字》云：郁，芳草也。十叶为贯，

百二十贯筑以煮之。郁鬯乃百草之英，合而酿酒以降神，乃远方郁人所贡，故谓之郁。郁，今郁林郡也。〔时珍曰〕汉郁林郡，即今广西、贵州、浔、柳、邕、宾诸州之地。《一统志》惟载柳州罗城县出郁金香，即此也。《金光明经》谓之茶矩摩香。此乃郁金花香，与今时所用郁金根，名同物异。唐慎微《本草》收此入彼下，误矣。按赵古则《六书本义》：鬯字象米在器中，以匕扱之之意。鬱字从臼，奉缶置于几上，鬯有彡饰，五体之意。俗作郁。则郁乃取花筑酒之意，非指地言，地乃因此草得名耳。

【集解】〔藏器曰〕郁金香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时珍曰〕按郑玄云：郁草似兰。杨孚《南州异物志》云：郁金出罽宾，国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裹嫩莲者相似，可以香酒。又《唐书》云：太宗时，伽毗国献郁金香，叶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二说皆同，但花色不同，种或不一也。《古乐府》云“中有郁金苏合香者”，是此郁金也。晋左贵嫔有《郁金颂》云：“伊有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芳香酷烈，悦目怡心。明德惟馨，淑人是钦。”

郁金香

【气味】苦，温，无毒。〔藏器曰〕平。

【主治】蛊野诸毒，心腹间恶气鬼疰，鸦鹘等一切臭。入诸香药用（藏器）。

茅香宋《开宝》

〔校正〕并入宋《图经》香麻。

【释名】嗢尸罗（《金光明经》）、香麻（〖《图经》〗）。〔时珍曰〕苏颂《图经》复出香麻一条，云出福州，煎汤浴风甚良，此即香茅也，闽人呼茅如麻故尔。今并为一。

【集解】〔志曰〕茅香生剑南道诸州，其茎叶黑褐色，花白色，即非白茅香也。〔颂曰〕今陕西、河东、汴东州郡亦有之，辽、泽州充贡。三月生苗，似大麦。五月开白花，亦有黄花者。有结实者，有无实者。并正月、二月采根，五月采花，八月采苗。〔宗奭曰〕茅香根如茅，但明洁而长。可作浴汤，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附子用。〔时珍曰〕茅香凡有二：此是一种香茅也；其白茅香，别是南番一种香草。唐慎微《本草》不知此义，乃以白茅花及白茅香诸注引入茅香之下，今并提归各条。

花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中恶，温胃止呕吐，疗心腹冷痛（《开宝》）。

〔附方〕新一。

冷劳久病茅香花、艾叶四两，烧存性，研末，粟米饭丸梧子大。初以蛇床子汤下二十丸至三十丸，微吐不妨，后用枣汤下，立效（《圣济总录》）。

苗、叶

〔主治〕作浴汤，辟邪气，令人身香（《开宝》）。

白茅香《拾遗》

【集解】〔藏器曰〕白茅香生安南，如茅根，道家用作浴汤。〔珣曰〕《广志》云：生广南山谷，合诸名香甚奇妙，尤胜舶上来者。〔时珍曰〕此乃南海白茅香，亦今排香之类，非近道之白茅及北土茅香花也。

根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恶气，令人身香。煮汤服，治腹

内冷痛（藏器）。小儿遍身疮疱，合桃叶煎汤浴之（李珣）。

排草香《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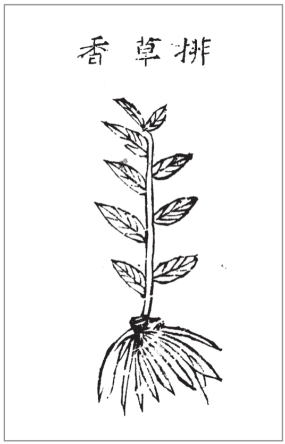
【集解】〔时珍曰〕排草香出交阯，今岭南亦或莳之，草根也，白色，状如细柳根，人多伪杂之。案范成大《桂海志》云：排草香状如白茅香，芬烈如麝香。人亦用以合香，诸香无及之者。又有麝香木，出占城，乃老朽树心节，气颇类麝。

根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辟臭，去邪恶气（时珍）。

白茅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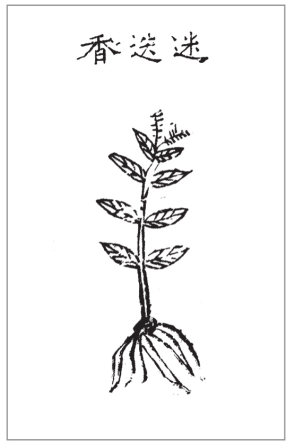


排草香

【附录】瓶香〔珣曰〕案陈藏器云：生南海山谷，草之状也。其味寒无毒。主鬼魅邪精，天行时气，并宜烧之。水煮，洗水肿浮气。与土姜、芥子煎汤，浴风疟甚效。耕香〔藏器曰〕生乌浒国，茎生细叶，味辛温无毒，主鬼气，调中去臭。〔时珍曰〕二香皆草状，恐亦排草之类也，故附之。

迷迭香《拾遗》

【集解】〔藏器曰〕《广志》云：出西海。《魏略》云：出大秦国。〔时珍曰〕魏文帝时，自西域移植庭中，同曹植等各有赋。大意其草修干柔茎，细枝弱根。繁花结实，严霜弗凋。收采幽杀，摘去枝叶。入袋佩之，芳香甚烈。与今之排香同气。



迷迭香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恶气，令人衣香，烧之去鬼（藏器）。〔珣曰〕性平不温。合羌活为丸，烧之，辟蚊蚋。

□车香《拾遗》

【集解】〔藏器曰〕《广志》云：□车香生徐州，高数尺，黄叶白花。《尔雅》：□车，乞舆。郭璞云：香草也。〔珣曰〕生海南山谷。《齐民要术》云：凡诸树木虫蛀者，煎此香冷淋之，即辟也。〔时珍曰〕《楚辞》："畦留夷与□车。"则昔人常栽莳之，与今兰香、零陵相类也。

【气味】辛，温，无毒。〔珣曰〕微寒。

【主治】鬼气，去臭，及虫鱼蛀蠹（藏器）。治霍乱，辟恶气，熏衣佳（珣）。

艾纳香宋《开宝》

【集解】〔志曰〕《广志》云：艾纳出西国，似细艾。又有松树皮上绿衣，亦名艾纳，可以和合诸香，烧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而与此不同。〔禹锡曰〕案《古乐府》云："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氎五木香，迷迭艾纳及都梁。"是也。

【气味】甘，温、平，无毒。

【主治】去恶气杀虫，主腹冷泄痢（志）。伤寒五泄，心腹注气，止肠鸣，下寸白，烧之辟瘟疫，合蜂窠浴脚气良（珣）。治癣辟蛇（藏器）。

兜纳香《拾遗》

【集解】〔珣曰〕案《广志》云：出西海剽国诸山。《魏略》云：出大秦国。草类也。

【气味】辛，平，无毒。〔藏器曰〕甘，温。

【主治】温中，除暴冷（藏器）。恶疮肿瘘，止痛生肌，并入膏用。烧之，辟远近恶气。带之夜行，壮胆安神。与茅香、柳枝煎汤浴小儿，易长（李珣）。

线香《纲目》

【集解】〔时珍曰〕今人合香之法甚多，惟线香可入疮科用。其料加减不等，大抵多用白芷、芎□、独活、甘松、三柰、丁香、藿香、藁本、高良姜、角茴香、连乔、大黄、黄芩、柏木、兜娄

香末之类，为末，以榆皮面作糊和剂，以唧筒笮成线香，成条如线也。亦或盘成物象字形，用铁铜丝悬爇者，名龙挂香。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熏诸疮癣（时珍）。

【附方】新一。

杨梅毒疮龙挂香、孩儿茶、皂角子各一钱，银朱二钱，为末，纸卷作撚，点灯置桶中，以鼻吸烟，一日三次，三日止。内服解毒药，疮即干（《集简方》）。

藿香《别录·上品》

〔校正〕〔承曰〕宜入《草部》。

【释名】兜娄婆香（〖《楞严经》〗）。〔时珍曰〕豆叶曰藿，其叶似之，故名。《楞严经》云：坛前以兜娄婆香煎水洗浴。即此。《法华经》谓之多摩罗跋香，《金光明经》谓之钵怛罗香，皆兜娄二字梵言也。《涅槃》又谓之迦算香。

【集解】〔禹锡曰〕按《南州异物志》云：藿香出海边国，形如都梁，叶似水苏，可着衣服中。嵇含《南方草木状》云：出交阯、九真、武平、兴古诸国，吏民自种之，榛生，五六月采，日干乃芬香。〔颂曰〕藿香岭南多有之，人家亦多种。二月生苗，茎梗甚密，作丛，叶似桑而小薄，六月、七月采之，须黄色乃可收。《金楼子》及《俞益期笺》皆云：扶南国人言五香共是一木。其根是旃檀，节是沉香，花是鸡舌，叶是藿香，胶是熏陆。故本草以五香共条，义亦出此。今南中藿香乃是草类，与嵇含所说正相符合。范晔《合香方》云：零藿虚燥。古人乃以合熏香。即此扶南之说，似涉欺罔也。〔时珍曰〕藿香方茎有节中虚，叶微似茄叶。洁古、东垣惟用其叶，不用枝梗。今人并枝梗用之，因叶多伪故耳。《唐史》云：顿逊国出藿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者，是也。刘欣期《交州记》言藿香似苏合香者，谓其气相似，非谓形状也。

枝叶

【气味】辛，微温，无毒。〔元素曰〕辛、甘。又曰：甘、苦，气厚味薄，浮而升，阳也。〔杲曰〕可升可降，阳也。入手、足太阴经。

【主治】风水毒肿，去恶气，止霍乱心腹痛（《别录》）。脾胃吐逆为要药（苏颂）。助胃气，开胃口，进饮食（元素）。温中快气，肺虚有寒，上焦壅热，饮酒口臭，煎汤漱之（好古）。

【发明】〔杲曰〕芳香之气助脾胃，故藿香能止呕逆，进饮食。〔好古曰〕手、足太阴之药。故入顺气乌药散，则补肺；入黄芪四君子汤，则补脾也。

【附方】新六。

升降诸气藿香一两，香附炒五两，为末，每以白汤点服一钱（《经效济世方》）。

霍乱吐泻垂死者，服之回生。用藿香叶、陈皮各半两，水二盏，煎一盏，温服（《百一选方》）。

暑月吐泻滑石炒二两，藿香二钱半，丁香五分，为末。每服一二钱，淅米泔调服（禹讲师《经验方》）。

胎气不安气不升降，呕吐酸水。香附、藿香、甘草二钱，为末，每服二钱，入盐少许，沸汤调服之（《圣惠方》）。

香口去臭藿香洗净，煎汤，时时噙漱（《摘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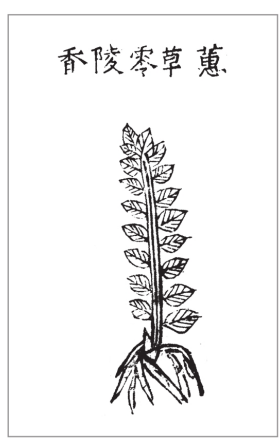
冷露疮烂藿香叶、细茶等分，烧灰，油调涂叶上，贴之（《应验方》）。

薰草《别录·中品》　零陵香宋《开宝》

【释名】蕙草（《别录》）、香草（《开宝》）、燕草（《纲目》）、黄零草（《玉册》）。〔时珍曰〕古者烧香草以降神，故曰薰，曰蕙。薰者熏也，蕙者和也。《汉书》云：薰以香自烧，是矣。或云，古人祓除，以此草熏之，故谓之薰，亦通。范成大《虞衡志》言：零陵即今永州，不出此香。惟融、宜等州甚多，土人以编席荐，性暖宜人。谨按：零陵旧治在今全州。全乃湘水之源，多生此香，今人呼为广零陵香者，乃真薰草也。若永州、道州、武冈州，皆零陵属地也。今镇江、丹阳皆莳而刈之，以酒洒制货之，芬香更烈，谓之香草，与兰草同称。《楚辞》云“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则古人皆栽之矣。张揖《广雅》云：卤，熏也。其叶谓之

蕙。而黄山谷言一干数花者为蕙。盖因不识兰草、蕙草，强以兰花为分别也。郑樵修《本草》，言兰即蕙，蕙即零陵香，亦是臆见，殊欠分明。但兰草、蕙草，乃一类二种耳。

【集解】〔《别录》曰〕薰草，一名蕙草，生下湿地，三月采阴干，脱节者良。又曰：蕙实，生鲁山平泽。〔弘景曰〕《桐君药录》：薰草叶如麻，两两相对。《山海经》云：浮山有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气如蘼芜，名曰薰草，可以已疠。今俗人皆呼燕草状如茅而香者为薰草，人家颇种之者，非也。诗书家多用蕙，而竟不知是何草，尚其名而迷其实，皆此类也。〔藏器曰〕薰草即是零陵香，薰乃蕙草根也。〔志曰〕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叶如罗勒。《南越志》云：土人名燕草，又名薰草，即香草也。《山海经》薰草即是此。〔颂曰〕零陵香今湖岭诸州皆有之，多生下湿地，叶如麻，两两相对，茎方，常以七月中旬开花至香，古云薰草是也。岭南人皆作窑灶，以火炭焙干，令黄色乃佳。江淮亦有土生者，亦可作香，但不及湖岭者，至枯槁香尤芬薰耳。古方但用薰草，不用零陵香。今合香家及面脂、澡豆诸法皆用之。都下市肆货之甚便。〔时珍曰〕今惟吴人栽造，货之亦广。



薰草、零陵香

薰草

〔气味〕甘，平，无毒。〔权曰〕苦，无毒。〔珣曰〕辛，温，无毒。不宜多服，令人气喘。〔《玉册》云〕伏三黄、朱砂。

〔主治〕明目止泪，疗泄精，去臭恶气，伤寒头痛，上气腰痛（《别录》）。单用，治鼻中息肉，鼻齆（甄权）。零陵香：主恶气疰心腹痛满，下气，令体香，和诸香作汤丸用，得酒良（《开宝》）。主风邪冲心，虚劳疳□。得升麻、细辛煎饮，治牙齿肿痛善（李珣）。治血气腹胀，茎叶煎酒服（大明）。妇人浸油饰发，香无以加（宗奭）。

〔发明〕〔时珍曰〕薰草芳馨，其气辛散上达，故心腹恶气齿痛鼻塞皆用之。脾胃喜芳香，芳香可以养鼻是也。多服作喘，为能耗散真气也。

〔附方〕新十。

伤寒下痢蕙草汤：用蕙草、当归各二两，黄连四两，水六升，煮二升服，日三服（范汪方）。

伤寒狐惑食肛者。蕙草、黄连各四两。□咀，以白酸浆一斗，渍一宿，煮取二升，分三服（《小品方》）。

头风旋运痰逆恶心懒食。真零陵香、霍香叶、莎草根炒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茶下，日三服（《本事方》）。

小儿鼻塞头热。用薰草一两，羊髓三两，铫内慢火熬成膏，

去滓，日摩背上三四次（《圣惠方》）。

头风白屑零陵香、白芷等分，水煎汁，入鸡子白搅匀，傅数十次，终身不生（《圣惠方》）。

牙齿疼痛零陵香梗叶煎水，含漱之（《普济方》）。

风牙疳牙零陵香洗炙、荜茇炒等分，为末掺之（《普济方》）。

梦遗失精薰草汤：用薰草、人参、白术、白芍药、生地黄各二两，茯神、桂心、甘草炙各二两，大枣十二枚，水八升，煮三升，分二服（《外台秘要》）。

妇人断产零陵香为末，酒服二钱。每服至一两，即一年绝孕。盖血闻香即散也（《医林集要》）。

五色诸痢返魂丹：用零陵香草去根，以盐酒浸半月，炒干，每两入广木香一钱半，为末。里急腹痛者，用冷水服一钱半，通了三四次，用热米汤服一钱半，止痢。只忌生梨一味（《集简方》）。

蕙实《别录·有名未用》部〔藏器曰〕即兰蕙之蕙也。五月采之，辛香。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明目补中（《别录》）。

根茎中涕

〔主治〕伤寒寒热出汗，中风面肿，消渴热中，逐水（《别录》）。主五痔脱肛有虫（时珍。○出《千金》）。

兰草《本经·上品》

【释名】蕑（音闲。〖《诗经》〗）、**水香**（《本经》）、**香水兰**（《开宝》）、**女兰**（《纲目》）、**香草**（《纲目》）、**燕尾香**（《开宝》）、**大泽兰**（《炮炙论》）、**煎泽草**（弘景）、**兰泽草**（《唐本》）、**省头草**（《纲目》）、**都梁香**（李当之）、**孩儿菊**（《纲目》）、**千金草**（〖《纲目》〗）。〔志曰〕叶似马兰，故名兰草。其叶有歧，俗呼燕尾香。时人煮水以浴，疗风，故又名香水兰。〔藏器曰〕兰草生泽畔，妇人和油泽头，故云兰泽。盛弘之《荆州记》云：都梁有山，下有水清浅，其中生兰草，因名都梁香。〔时珍曰〕都梁即今之武冈州也，又临淮盱眙县亦有都梁山，产此香。兰乃香草，能辟不祥。陆玑《诗疏》言：郑俗，三月男女秉蕑于水际，以自祓除。盖兰以阑之，蕑以闲之，其义一也。《淮南子》云：男子种兰，美而不芳。则兰须女子种之，女兰之名，或因乎此。其叶似菊，女子、小儿喜佩之，则女兰、孩菊之名，又或以此也。唐瑶《经验方》言：江南人家种之，夏月采置发中，令头不□，故名省头草。其说正合煎泽之义。古人兰蕙皆称香草，如零陵香草、都梁香草。后人省之，通呼为香草尔。近世但知兰花，不知兰草。惟虚谷方回考订，极言古之兰草即今之千金草，俗名孩儿菊者，其说可据。详下正误。

【集解】〔《别录》曰〕兰草生太吴池泽，四月、五月采。〔弘景曰〕方药俗人并不识用。太吴应是吴国太伯所居，故呼太吴。今东间有煎泽草，名兰香，或是此也。李当之云：是今人所种都梁香草也。泽兰亦名都梁香。〔恭曰〕兰即兰泽香草也。圆茎紫萼，八月花白。俗名兰香，煮以洗浴。生溪涧水旁，人间亦多种之，以饰庭池。陶所引煎泽草、都梁香者是也，而不能的识。〔保昇曰〕生下湿地，叶似泽兰，尖长有歧，花红白色而香。〔藏器曰〕兰草、泽兰二物同名，陶不能知，苏亦浪别。兰草生泽畔，叶光润，阴小紫，五

月、六月采阴干，即都梁香也。泽兰叶尖微有毛，不光润，茎方节紫，初采微辛，干之亦辛。苏云八月花白者，即泽兰也，以注兰草，殊误矣。〔时珍曰〕兰草、泽兰一类二种也。俱生水旁下湿处。二月宿根生苗成丛，紫茎素枝，赤节绿叶，叶对节生，有细齿。但以茎圆，节长而叶光有歧者，为兰草；茎微方，节短而叶有毛者，为泽兰。嫩时并可挼而佩之，八九月后渐老，高者三四尺，开花成穗，如鸡苏花，红白色，中有细子。雷敦《炮炙论》所谓大泽兰，即兰草也；小泽兰，即泽兰也。《礼记》佩帨兰茝，《楚辞》纫秋兰以为佩，《西京杂记》载汉时池苑种兰以降神，或杂粉藏衣书中辟蠹者，皆此二兰也。今吴人莳之，呼为香草，夏月刈取，以酒油洒制，缠作把子，货为头泽佩带，与《别录》所出太吴之文正相符合。诸家不知二兰乃一物二种，但功用有气血之分，故无定指，惟寇氏、朱氏之误尤甚，故考证于下。或云家莳者为兰草，野生者为泽兰，亦通。

兰草

【正误】〔寇宗奭曰〕兰草诸家之说异同，乃未的识，故无定论。今江陵、鼎、澧州山谷之间颇有之，山外平田即无，多生阴地幽谷。叶如麦门冬而阔且韧，长及一二尺，四时常青。花黄绿色，中间瓣上有细紫点。春芳者为春兰，色深；秋芳者为秋兰，色淡。开时满室尽香，与他花香又别。〔朱震亨曰〕兰叶禀金水之气而似有火，人知其花香之贵，而不知其叶有药方。盖其叶能散久积陈郁之气甚有

力，即今之栽置座右者。〇〔时珍曰〕二氏所说，乃近世所谓兰花，非古之兰草也。兰有数种，兰草、泽兰生水旁，山兰即兰草之生山中者。兰花亦生山中，与三兰迥别。兰花生近处者，叶如麦门冬而春花；生福建者，叶如菅茅而秋花。黄山谷所谓一干一花为兰、一干数花为蕙者，盖因不识兰草、蕙草，遂以兰花强生分别也。兰草与泽兰同类，故陆玑言兰似泽兰，但广而长节。《离骚》言其绿叶紫茎素枝，可纫可佩可藉可膏可浴。《郑诗》言：士女秉蕳。应劭《风俗通》言：尚书奏事，怀香握兰。《礼记》言：诸侯贽薰，大夫贽兰。《汉书》言：兰以香自烧也。若夫兰花，有叶无枝，可玩而不可纫佩藉浴秉握膏焚。故朱子《离骚辨证》言：古之香草必花叶俱香，而燥湿不变，故可刈佩。今之兰蕙，但花香而叶乃无气，质弱易萎，不可刈佩，必非古人所指甚明。古之兰似泽兰，而蕙即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两种者，不知何时误也？熊太古《冀越集》言：世俗之兰，生于深山穷谷，决非古时水泽之兰也。陈正敏《遁斋闲览》言：楚骚之兰，或以为都梁香，或以为泽兰，或以为猗兰，当以泽兰为正。今人所种如麦门冬者，名幽兰，非真兰也。故陈止斋著《盗兰说》以讥之。方虚谷《订兰说》言：古之兰草，即今之千金草，俗名孩儿菊者。今之所谓兰，其叶如茅而嫩者，根名土续断，因花馥郁，故得兰名也。杨升庵云：世以如蒲萱者为兰，九畹之受诬久矣。又吴草庐有《兰说》甚详，云：兰为医经上品之药，有枝有茎，草之植者也。今所谓兰，无枝无茎，因黄山谷称之，世遂谬指为《离骚》之兰。寇氏《本草》亦溺于俗，反疑旧说为非。夫医经为实用，岂可误哉？今之兰，果可利水杀蛊而除痰癖乎？其种盛于闽，朱子乃闽人，岂不识其土产而反辨析如此？世俗至今犹以非兰为兰，何其惑之难解也？呜呼！观诸儒之明析如此，则寇、朱二氏之误可知，而医家用兰草者当不复疑矣。

兰花

叶

【修治】见泽兰下。

【气味】辛，平，无毒。〔杲曰〕甘，寒。

【主治】利水道，杀蛊毒，辟不祥。久服益气轻身不老，通神明（《本经》）。除胸中痰癖（《别录》）。生血，调气，养营（雷敦）。其气清香，生津止渴，润肌肉，治消渴胆瘅（李杲）。煮水，浴风病（马志）。消痈肿，调月经。煎水，解中牛马毒（时珍）。主恶气，香泽可作膏涂发（藏器）。

【发明】〔时珍曰〕按《素问》云：五味入口，藏于脾胃，以行其精气。津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所发也。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王冰注云：辛能发散故也。李东垣治消

渴生津饮，用兰叶，盖本于此，详见泽兰下。又此草浸油涂发，去风垢，令香润。《史记》所谓罗襦襟解，微闻香泽者是也。崔寔《四时月令》作香泽法：用清油浸兰香、藿香、鸡舌香、苜蓿叶四种，以新绵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纳铜铛中，沸定，下少许青蒿，以绵幂瓶，铛嘴泻出，瓶收用之。

【附方】新一。

食牛马毒杀人者。省头草连根叶煎水服，即消（唐瑶《经验方》）。

泽兰《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嘉祐》地笋。

【释名】水香（《吴普》）、都梁香（弘景）、虎兰（《本经》）、虎蒲（《别录》）、龙枣（《本经》）、孩儿菊（《纲目》）、风药（《纲目》），根名地笋（《嘉祐》）。〔弘景曰〕生于泽旁，故名泽兰，亦名都梁香。〔时珍曰〕此草亦可为香泽，不独指其生泽旁也。齐安人呼为风药，《吴普本草》一名水香，陶氏云亦名都梁，今俗通呼为孩儿菊，则其与兰草为一物二种，尤可证矣。其根可食，故曰地笋。

【集解】〔《别录》曰〕泽兰生汝南诸大泽旁，三月三日采，阴干。〔普曰〕生下地水旁，叶如兰，二月生苗，赤节，四叶相值枝节间。〔弘景曰〕今处处有之，多生下湿地。叶微香，可煎油及作浴汤。人家多种之，而叶小异。今山中又有一种甚相似，茎方，叶小强，不甚香。既云泽兰，则山中者为非，而药家乃采用之。〔恭曰〕泽兰茎方节紫，叶似兰草而不甚香，今京下用者是也。陶说乃是兰草，茎圆紫萼白花，殊非泽兰也。〔颂曰〕今荆、徐、随、寿、蜀、梧州、河中府皆有之。根紫黑色，如粟根。二月生苗，高二三

尺。茎干青紫色，作四棱。叶生相对，如薄荷，微香。七月开花，带紫白色，萼通紫色，亦似薄荷花。三月采苗阴干。荆湖、岭南人家多种之。寿州出者无花子。此与兰草大抵相类。但兰草生水旁，叶光润，阴小紫，五六月盛；而泽兰生水泽中及下湿地，叶尖，微有毛，不光润，方茎紫节，七月、八月初采微辛，此为异尔。〔敦曰〕凡使须别雌雄。大泽兰茎叶皆圆，根青黄，能生血调气与荣合；小泽兰迥别，叶上斑，根头尖，能破血，通久积。〔宗奭曰〕泽兰出土，便分枝梗，叶皆如菊，但尖长尔。吴普言叶似兰，误矣。今兰叶如麦门冬，殊不相似。〔时珍曰〕吴普所说，乃真泽兰也。雷敦所说，大泽兰即兰草也，小泽兰即此泽兰也。寇宗奭所说泽兰则是，而破吴普之说则非，盖由误认兰花为兰草也。详见兰草正误下。

泽兰

叶

〔修治〕〔敦曰〕凡用大小泽兰，细剉，以绢袋盛，悬于屋南畔角上，令干用。

〔气味〕苦，微温，无毒。〔《别录》曰〕甘。〔普曰〕神农、黄帝、岐伯、桐君：酸，无毒。李当之：小温。〔权曰〕苦、辛。〔之才曰〕防己为之使。

〔主治〕乳妇内衄，中风余疾，大腹水肿，身面四肢浮肿，骨节中水，金疮，痈肿疮脓（《本经》）。产后金疮内塞（《别录》）。产后腹痛，频产血气衰冷，成劳瘦羸，妇人血沥腰痛（甄权）。产前产后百病，通九窍，利关节，养血气，破宿血，消癥瘕，通小肠，长肌肉，消扑损瘀血，治鼻血吐血，头风目痛，妇人劳瘦，丈夫面黄（大明）。

〔发明〕〔颂曰〕泽兰，妇人方中最为急用。古人治妇人泽兰丸甚多。〔时珍曰〕兰草、泽兰气香而温，味辛而散，阴中之阳，足太阴、厥阴经药也。脾喜芳香，肝宜辛散。脾气舒，则三焦通利而正气和；肝郁散，则营卫流行而病邪解。兰草走气道，故能利水道，除痰癖，杀蛊辟恶，而为消渴良药；泽兰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涂痈毒，破瘀血，消癥瘕，而为妇人要药。虽是一类而功用稍殊，正如赤、白茯苓、芍药，补泻皆不同也。雷敦言：雌者调气生血，雄者破血通积，正合二兰主治。大泽兰之为兰草，尤可凭据。血生于气，故曰调气生血也。又《荀子》云：泽芷以养鼻，谓泽兰、白芷之气，芳香通乎肺也。

〔附方〕旧一，新四。

产后水肿血虚浮肿。泽兰、防己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醋汤下（张文仲《备急方》）。

小儿蓐疮嚼泽兰心封之良（《子母秘录》）。

疮肿初起泽兰捣封之良（《集简方》）。

损伤瘀肿方同上。

产后阴翻产后阴户燥热，遂成翻花。泽兰四两，煎汤熏洗二三次，再入枯矾煎洗之，即安（《集简方》）。

地笋宋《嘉祐》

〔气味〕甘、辛，温，无毒。

〔主治〕利九窍，通血脉，排脓治血（藏器）。止鼻洪吐血，产后心腹痛。产妇可作蔬菜食，佳（大明）。

子

〔主治〕妇人三十六疾（《千金方》承泽丸中用之）。

马兰《日华》

【释名】紫菊（〖《拾遗》〗）。〔时珍曰〕其叶似兰而大，其花似菊而紫，故名。俗称物之大者为马也。

【集解】〔藏器曰〕马兰生泽旁，如泽兰而气臭，《楚辞》以恶草喻恶人，北人见其花呼为紫菊，以其似单瓣菊花而紫也。又有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叶无桠，不对生，花心微黄赤，亦大破血，皆可用。〔时珍曰〕马兰，湖泽卑湿处甚多，二月生苗，赤茎白根，长叶有刻齿，状似泽兰，但不香尔。南人多采沟晒干为蔬及馒馅。入夏高二三尺，开紫花，花罢有细子。《楚辞》无马兰之名，陈氏指为恶草，何据？

马兰

根、叶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破宿血，养新血，止鼻衄吐血，合金疮，断血痢，解酒疸及诸菌毒、蛊毒。生捣，涂蛇咬（大明）。主诸疟及腹中急痛，痔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马兰辛平，能入阳明血分，故治血与泽兰同功。近人用治痔漏云有效，春夏取生，秋冬取干者，不用盐醋，白水煮食，并饮其汁。或以酒煮焙研，糊丸，米饮日日服之。仍用煎水入盐少许，日日熏洗之。《医学集成》云：治痔用马兰根，捣傅片时，看肉平即去之。稍迟，恐肉反出也。

【附方】新六。

诸疟寒热赤脚马兰捣汁，入水少许，发日早服，或入少糖亦可（《圣济总录》）。

绞肠沙痛马兰根叶，细嚼咽汁，立安（《寿域神方》）。

打伤出血竹节草即马兰，同旱莲草、松香、皂子叶即柜子叶，冬用皮，为末，搽入刀口（《摘玄方》）。

喉痹口紧用地白根即马兰根，或叶捣汁，入米醋少许，滴鼻孔中，或灌喉中，取痰自开（孙一松《试效方》）。

水肿尿涩马兰菜一虎口，黑豆、小麦各一撮。酒、水各一钟，煎一钟，食前温服以利小水，四五日愈（杨起《简便方》）。

缠蛇丹毒马兰、甘草擂醋搽之（《济急方》）。

【附录】麻伯〔《别录·有名未用》曰〕味酸，无毒。主益气出汗。一名君莒，一名衍草，一名道止，一名自死。生平陵，如兰，叶黑厚白裹茎，实赤黑。九月采根。**相乌**〔又曰〕味苦。主阴痿。一名乌葵。如兰香，赤茎，生山阳，五月十五日采，阴干。**天雄草**〔又曰〕味甘，温，无毒。主益气阴痿。生山泽中，状如兰，实如大豆，赤色。**益奶草**（《拾遗》）〔藏器曰〕味苦，平，无毒。主五痔脱肛，止血。炙令香，浸酒服。生永嘉山谷，叶如泽兰，茎赤，高二三尺也。

香薷音柔。〇《别录·中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香葇（《食疗》）、**香茸**（同上）、**香菜**（《千金》）、**蜜蜂草**（《纲目》）。〔时珍曰〕薷，本作葇。《玉篇》云：葇菜苏之类，是也。其气香，其叶柔，故以名之。草初

生曰茸，孟诜《食疗》作香戎者，非是。俗呼蜜蜂草，象其花房也。

香薷

【集解】〔弘景曰〕家家有此，作菜生食。十月中取干之。〔颂曰〕所在皆种，但北土差少，似白苏而叶更细，寿春及新安皆有之。彼间又有一种石香薷，生石上，茎叶更细，色黄而辛香弥甚，用之尤佳。吴人以为茵陈用之。〔宗奭曰〕香薷生山野间，荆湖南北、二川皆有之，汴洛作圃种之，暑月亦作蔬菜。叶如茵陈，花茸紫，连边成穗，凡四五十房为一穗，如荆芥穗，别是一种香气。〔时珍曰〕香薷有野生，有家莳。中州人三月种之，呼为香菜，以充蔬品。丹溪朱氏惟取大叶者为良，而细叶者香烈更甚，今人多用之。方茎，尖叶有刻缺，颇似黄荆叶而小，九月开紫花成穗。有细子细叶者，仅高数寸，叶如落帚叶，即石香薷也。

【修治】〔敦曰〕凡采得去根留叶，剉曝干，勿令犯火。服至十两，一生不得食白山桃也。〔时珍曰〕八九月开花着穗时，采之阴干，入用。

【气味】辛，微温，无毒。

【主治】霍乱腹痛吐下，散水肿（《别录》）。

去热风。卒转筋者，煮汁顿服半升，即止。为末水服，止鼻衄（孟诜）。下气，除烦热，疗呕逆冷气（大明）。春月煮饮代茶，可无热病，调中温胃。含汁漱口，去臭气（汪颖）。主脚气寒热（时珍）。

【发明】〔弘景曰〕霍乱煮饮无不瘥者，作煎除水肿尤良。〔颂曰〕霍乱转筋者，单煮服之。若四肢烦冷，汗出而渴者，加蓼子同煮服。〔震亨曰〕香薷属金与水，有彻上彻下之功，解暑利小便，又治水甚捷，以大叶者浓煎丸服。肺得之，清化行而热自降也。〔时珍曰〕世医治暑病，以香薷饮为首药。然暑有乘凉饮冷，致阳气为阴邪所遏，遂病头痛，发热恶寒，烦躁口渴，或吐或泻，或霍乱者。宜用此药，以发越阳气，散水和脾。若饮食不节，劳役作丧之人，伤暑大热大渴，汗泄如雨，烦躁喘促，或泻或吐者。乃劳倦内伤之证，必用东垣清暑益气汤、人参白虎汤之类，以泻火益元可也。若用香薷之药，是重虚其表，而又济之以热矣。盖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如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尤不可多服。而今人不知暑伤元气，不拘有病无病，概用代茶，谓能辟暑，真痴前说梦也。且其性温，不可热饮，反致吐逆。饮者惟宜冷服，则无拒格之患。其治水之功果有奇效。一士妻自腰以下肿，面目亦肿，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溏泄，小便短少，服药罔效。时珍诊其脉沉而大，沉主水，大主虚，乃病后冒风所致，是名风水也。用《千金》神秘汤加麻黄，一服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汤吞深师薷术丸，二日小便长，肿消十之七，调理数日全安。益见古人方皆有至理，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附方】旧四，新六。

一切伤暑《和剂局方》香薷饮：治暑月卧湿当风，或生冷不节，真邪相干，便致吐利，或发热头痛体痛，或心腹痛，或转筋，或干呕，或四肢逆冷，或烦闷欲死，并主之。用香薷一斤，厚朴姜汁

炙、白扁豆微炒，各半斤，剉散。每服五钱，水二盏，酒半盏，煎一盏，水中沉冷，连进二服立效。〇《活人书》：去扁豆，入黄连四两，姜汁同炒黄色用。

水病洪肿胡洽居士香薷煎：用干香薷五十斤剉。入釜中，以水淹过三寸，煮使气力都尽，去滓澄之，微火煎至可丸，丸如梧子大。一服五丸，日三服，日渐增之，以小便利则愈（苏颂《图经本草》）。

通身水肿深师薷术丸：治暴水风水气水，通身皆肿，服至小便利为效。用香薷叶一斤，水一斗，熬极烂去滓。再熬成膏，加白术末七两，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丸，米饮下，日五、夜一服（《外台秘要》）。

四时伤寒不正之气。用水香薷为末，热酒调服一二钱，取汗（《卫生易简方》）。

心烦胁痛连胸欲死者。香薷捣汁一二升服（《肘后》）。

鼻衄不止香薷研末，水服一钱（《圣济总录》）。

舌上出血如钻孔者。香薷煎汁服一升，日三服（《肘后方》）。

口中臭气香薷一把，煎汁含之（《千金方》）。

小儿发迟陈香薷二两，水一盏，煎汁三分，入猪脂半两，和匀，日日涂之（《永类钤方》）。

白秃惨痛即上方入胡粉，和涂之（《子母秘录》）。

石香菜宋《开宝》附

【释名】石苏（〖《开宝》〗）。

【集解】〔志曰〕石香薷，生蜀郡陵、荣、资、简州，及南中诸处，生山岩石缝中。二月、八月采，苗茎花实俱可用。〔宗奭曰〕处处有之，但山中临水附崖处或有之，不必山岩石缝也。九月、十月尚有花。〔时珍曰〕香薷、石香薷，一物也，但随所生而名尔。生平地者叶大，崖石者叶细，可通用之。

【气味】辛香，温，无毒。

【主治】调中温胃，止霍乱吐泻，心腹胀满，脐腹痛肠鸣（《开宝》）。功比香薷更胜（萧炳）。制硫黄（时珍）。

爵床《本经·中品》

【释名】爵麻（《吴普》）、香苏（《别录》）、赤眼老母草（《唐本》）。〔时珍曰〕爵床不可解。按《吴氏本草》作爵麻，甚通。

【集解】〔《别录》曰〕爵床生汉中川谷及田野。〔恭曰〕此草生平泽熟田近道旁，似香薷，叶长而大，或如荏且细，俗名赤眼老母草。〔时珍曰〕原野甚多。方茎对节，与大叶香薷一样。但香薷搓之气香，而爵床搓之不香微臭，以此为别。

石香薷

爵床

茎叶

【气味】咸，寒，无毒。〔时珍曰〕微辛。

【主治】腰脊痛，不得着床，俯仰艰难，除热，可作浴汤（《本经》）。疗血胀下气。治杖疮，捣汁涂之立瘥（苏恭）。

赤车使者《唐本草》

【释名】小锦枝（《炮炙论》）。

【集解】〔恭曰〕赤车使者，苗似香蓁、兰香，叶茎赤，根紫赤色，八月、九月采根，日干。〔保昇曰〕生荆州、襄州，根紫如蒨根，二月、八月采。〔时珍曰〕此与爵床相类，但以根色紫赤为别尔。

根

【修治】〔敦曰〕此草原名小锦枝。凡用并粗捣，以七岁童子小便拌蒸，晒干入药。

【气味】辛、苦，温，有毒。〔权曰〕有小毒。

【主治】风冷邪疰，蛊毒癥瘕，五脏积气（苏恭）。治恶风冷气。服之悦泽肌皮，好颜色（甄权）。

【发明】〔颂曰〕古方治大风风痹，有赤车使者酒。今人稀用，鲜有识者。〔时珍曰〕上古辟瘟疫邪气，有赤车使者丸。此药不怪，苟加询采，必能得之，但古今名称或不同耳。

赤车使者

假苏《本经·中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姜芥（《别录》）、荆芥（《吴普》）、鼠莫（《本经》）。〇〔弘景曰〕假苏方药不复用。〔恭曰〕此即菜中荆芥也，姜芥声讹尔。先居《草部》，今录入《菜部》。〔士良曰〕荆芥本草呼为假苏。假苏又别是一物。叶锐圆，多野生，以香气似苏，故呼为苏。〔颂曰〕医官陈巽言，江左人谓假苏、荆芥实两物。苏恭以本草一名姜芥，荆姜声讹，谓为荆芥，非矣。〔时珍曰〕按《吴普本草》云：假苏一名荆芥，叶似落藜而细，蜀中生啖之。普乃东汉末人，去《别录》时未远，其言当不谬，故唐人苏恭祖其说。而陈士良、苏颂复启为两物之疑，亦臆说尔。曰苏、曰姜、曰芥，皆因气味辛香，如苏、如姜、如芥也。

【集解】〔《别录》曰〕假苏生汉中川泽。〔颂曰〕今处处有之，叶似落藜而细，初生香辛可啖，人取作生菜。古方稀用，近世医家为要药，并取花实成穗者，曝干入药。又有胡荆芥，俗呼新罗荆芥。又有石荆芥，生山石间。体性相近，入药亦同。〔时珍曰〕荆芥

原是野生，今为世用，遂多栽莳。二月布子生苗，炒食辛香。方茎细叶，似独帚叶而狭小，淡黄绿色。八月开小花，作穗成房，房如紫苏房，内有细子如葶苈子状，黄赤色，连穗收采用之。

假苏

【正误】〔藏器曰〕张鼎《食疗本草》，荆芥一名析蓂，误矣。析蓂自有本条，见《草部》。〔时珍曰〕汪机《本草会编》，言假苏是白苏，亦误矣。白苏乃荏也。见后。

茎穗

【气味】辛，温，无毒。〔诜曰〕作菜食久，动渴疾，熏人五脏神。〇反驴肉、无鳞鱼，详后发明下。

【主治】寒热鼠瘘，瘰疬生疮，破结聚气，下瘀血，除湿痹（《本经》）。去邪，除劳渴冷风，出汗，煮汁服之。捣烂醋和，傅丁肿肿毒（藏器）。单用治恶风贼风，口面㖞斜，遍身瘾痹，心虚忘事，益力添精，辟邪毒气，通利血

脉，传送五脏不足气，助脾胃（甄权）。主血劳，风气壅满，背脊疼痛，虚汗，理丈夫脚气，筋骨烦疼，及阴阳毒伤寒头痛，头旋目眩，手足筋急（士良）。利五脏，消食下气，醒酒。作菜生熟皆可食，并煎茶饮之。以豉汁煎服，治暴伤寒，能发汗（《日华》）。治妇人血风及疮疥，为要药（苏颂）。产后中风身强直，研末酒服（孟诜）。散风热，清头目，利咽喉，消疮肿，治项强，目中黑花，及生疮阴癞，吐血衄血，下血血痢，崩中痔漏（时珍）。

【发明】〔元素曰〕荆芥辛苦，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好古曰〕肝经气分药也，能搜肝气。〔时珍曰〕荆芥入足厥阴经气分，其功长于祛风邪，散瘀血，破结气，消疮毒。盖厥阴乃风木也，主血，而相火寄之，故风病血病疮病为要药。其治风也，贾丞相称为再生丹，许学士谓有神圣功，戴院使许为产后要药，萧存敬呼为一捻金，陈无择隐为举卿古拜散，夫岂无故而得此隆誉哉？按《唐韵》：荆字举卿切，芥字古拜切。盖二字之反切，隐语以秘其方也。〇〔又曰〕荆芥反鱼蟹河豚之说，本草医方并未言及，而稗官小说往往载之。按李鹏飞《延寿书》云：凡食一切无鳞鱼，忌荆芥。食黄鳝鱼后食之，令人吐血，惟地浆可解。与蟹同食，动风。又蔡絛《铁围山丛话》云：予居岭峤，见食黄颡鱼犯姜芥者立死，甚于钩吻。洪迈《夷坚志》云：吴人魏幾道，啖黄颡鱼羹，后采荆芥和茶饮。少顷足痒，上彻心肺，狂走，足皮欲裂。急服药，两日乃解。陶九成《辍耕录》云：凡食河豚，不可服荆芥药，大相反。予在江阴见一儒者，因此丧命。《苇航纪谈》云：凡服荆芥风药，忌食鱼。杨诚斋曾见一人，立致于死也。时珍按：荆芥乃日用之药，其相反如此，故详录之，以为

警戒。又按《物类相感志》言：河豚用荆芥同煮，三五次换水，则无毒。其说与诸书不同，何哉？大抵养生者，宁守前说为戒可也。

【附方】旧四，新二十七。

头项风强八月后，取荆芥穗作枕，及铺床下，立春日去之（《千金方》）。

风热头痛荆芥穗、石膏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茶调下（《永类钤方》）。

风热牙痛荆芥根、乌桕根、葱根等分煎汤频含漱之。

小儿惊痫一百二十种。用荆芥穗二两，白矾半生半枯一两，为末，糊丸黍米大，朱砂为衣。每姜汤下二十丸，日二服（《医学集成》）。

一切偏风口眼㖞斜。用青荆芥一斤，青薄荷一斤，同入砂盆内研烂，生绢绞汁，于瓷器中煎成膏，漉去滓三分之一，将二分日干，为末，以膏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早暮各一服。忌动风物（《经验方》）。

中风口噤荆芥穗为末，酒服二钱，立愈，名荆芥散。贾似道云：此方出《曾公谈录》，前后用之甚验。其子名顺者，病此已革，服之立定，真再生丹也。

产后中风华佗愈风散：治妇人产后中风口噤，手足瘈疭如角弓，或产后血运，不省人事，四肢强直，或筑心眼倒，吐泻欲死。用荆芥穗子，微焙为末。每服三钱，豆淋酒调服，或童子小便服之。口噤则挑齿灌之，龂噤则灌入鼻中，其效如神。大抵产后太暖，则汗出而腠理疏，则易于中风也。〇〔时珍曰〕此方诸书盛称其妙。姚僧垣《集验方》以酒服，名如圣散，云药下可立待应效。陈氏方名举卿古拜散。萧存敬方用古老钱煎汤服，名一捻金。王贶《指迷方》加当归

等分，水煎服。许叔微《本事方》云：此药委有奇效神圣之功。一妇人产后睡久，及醒则昏昏如醉，不省人事。医用此药及交加散，云：服后当睡，睡中必以左手搔头。用之果然。昝殷《产宝方》云：此病多因怒气伤肝，或忧气内郁，或坐草受风而成，急宜服此药也。戴原礼《证治要诀》名独行散。贾似道《悦生随抄》呼为再生丹。

产后迷闷因怒气发热迷闷者。独行散：用荆芥穗，以新瓦半炒半生为末，童子小便服一二钱。若角弓反张，以豆淋酒下。或剉散，童尿煎服极妙。盖荆芥乃产后要药，而角弓反张，乃妇人急候，得此证者，十存一二而已（戴原礼《要诀》）。

产后血运筑心眼倒，风缩欲死者。取干荆芥穗捣筛末，每用二钱匕，童子小便一酒盏，调匀，热服立效。口噤者挑齿，口闭者灌鼻中，皆效。近世名医用之，无不如神也（《图经本草》）。

产后血眩风虚，精神昏冒。荆芥穗一两三钱，桃仁五钱去皮尖，炒为末，水服三钱。若喘加杏仁去皮尖炒、甘草炒，各三钱（《保命集》）。

产后下痢大荆芥四五穗，于盏内烧存性，不得犯油火，入麝香少许，以沸汤些须调下。此药虽微，能愈大病，不可忽之（《深师方》）。

产后鼻衄荆芥焙研末，童子小便服二钱，《海上方》也（《妇人良方》）。

九窍出血荆芥煎酒，通口服之（《直指方》）。

口鼻出血如涌泉，因酒色太过者。荆芥烧研，陈皮汤服二钱，不过二服也。

吐血不止《经验方》：用荆芥连根洗，捣汁半盏服。干穗为末亦可。〇《圣惠方》：用荆芥穗为末，生地黄汁调服二钱。

小便尿血荆芥、缩砂等分，为末。糯米饮下三钱，日三服（《集简方》）。

崩中不止荆芥穗于麻油灯上烧焦，为末。每服二钱，童子小便服。此夏太君娘娘方也（《妇人良方》）。

痔漏肿痛荆芥煮汤，日日洗之（《简易方》）。

大便下血《经验方》：用荆芥炒为末，每米饮服二钱，妇人用酒下，亦可拌面作馄饨食之。〇《简便方》：用荆芥二两，槐花一两，同炒紫为末。每服三钱，清茶送下。

小儿脱肛荆芥、皂角等分，煎汤洗之，以铁浆涂上。亦治子宫脱出（《经验方》）。

阴癞肿痛荆芥穗瓦焙为散，酒服二钱，即消（《寿域神方》）。

小儿脐肿荆芥煎汤洗净，以煨葱刮薄出火毒，贴之即消（《海上方》）。

瘰疬溃烂疬疮牵至胸前两腋，块如茄子大，或牵至两肩上，四五年不能疗者，皆治之，其效如神。武进县朱守仁传，云其项不能回头，用此数日减可。如疮烂破者，用荆芥根下一段剪碎，煎沸汤温洗，良久，看烂破处紫黑，以针一刺去血，再洗三四次愈。用樟脑、雄黄等分，为末，麻油调，扫上出水。次日再洗再扫，以愈为度（《活法机要》）。

丁肿诸毒荆芥一握切，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二服冷饮（《药性论》）。

一切疮疥荆芥末，以地黄自然汁熬膏，和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普济方》）。

脚桠湿烂荆芥叶捣傅之（《简便方》）。

缠脚生疮荆芥烧灰，葱汁调傅，先以甘草汤洗之（《摘玄方》）。

小儿风寒烦热有痰，不省人事。荆芥穗半两焙，麝香、片脑各一字，为末。每茶服半钱。大人亦治（《普济方》）。

头目诸疾一切眼疾，血劳，风气头痛，头旋目眩。荆芥穗为末，每酒服三钱（《龙树论》）。

癃闭不通小腹急痛，无问久新。荆芥、大黄为末，等分，每温水服三钱。小便不通，大黄减半；大便不通，荆芥减半。名倒换散（《普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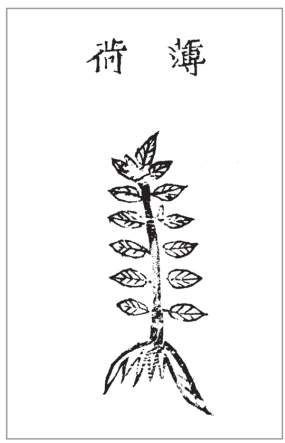
薄荷《唐本草》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菝葜（音跋活。〖《食性》〗）、**蕃荷菜**（蕃音鄱。〖《千金》〗）、**吴菝葜**（《食性》）、**南薄荷**（《衍义》）、**金钱薄荷**（〖《会编》〗）。〔时珍曰〕薄荷，俗称也。陈士良《食性本草》作菝葜，扬雄《甘泉赋》作茇葀，吕忱《字林》作茇□，则薄荷之为讹称可知矣。孙思邈《千金方》作蕃荷，又方音之讹也。今人药用，多以苏州者为胜，故陈士良谓之吴菝葜，以别胡菝葜也。〔宗奭曰〕世称此为南薄荷，为有一种龙脑薄荷，所以别之。〔机曰〕小儿方多用金钱薄荷，谓其叶小颇圆如钱也，书作金银误矣。

【集解】〔颂曰〕薄荷处处有之。茎叶似荏而尖长，经冬根不死，夏秋采茎叶曝干。古方稀用，或与薤作齑食，近世治风寒为要

药，故人家多莳之。又有胡薄荷，与此相类，但味少甘为别。生江浙间，彼人多以作茶饮之，俗呼新罗薄荷。近汴洛僧寺或植一二本者，《天宝单方》所谓连钱草者是也。又有石薄荷，生江南山石间，叶微小，至冬紫色，不闻有别功用。〔恭曰〕薄荷，人家种之，亦堪生食。一种蔓生者，功用相似。〔时珍曰〕薄荷，人多栽莳。二月宿根生苗，清明前后分之。方茎赤色，其叶对生，初时形长而头圆，及长则尖。吴、越、川、湖人多以代茶。苏州所莳者，茎小而气芳，江西者稍粗，川蜀者更粗，入药以苏产为胜。《物类相感志》云：凡收薄荷，须隔夜以粪水浇之，雨后乃可刈收，则性凉，不尔不凉也。野生者，茎叶气味都相似。



薄荷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思邈曰〕苦、辛，平。〔元素曰〕辛、凉。〔敦曰〕茎性燥。〇〔甄权曰〕同薤作齑食相宜。新病瘥人勿食之，令人虚汗不止。瘦弱人久食之，动消渴病。

【主治】贼风伤寒发汗，恶气心腹胀满，霍乱，宿食不消，下气，煮汁服之，发汗，大

解劳乏，亦堪生食（《唐本》）。作菜久食，却肾气，辟邪毒，除劳气，令人口气香洁。煎汤洗漆疮（思邈）。通利关节，发毒汗，去愤气，破血止痢（甄权）。疗阴阳毒，伤寒头痛，四季宜食（士良）。治中风失音吐痰（《日华》）。主伤风头脑风，通关格，及小儿风涎，为要药（苏颂）。杵汁服，去心脏风热（孟诜）。清头目，除风热（李杲）。利咽喉口齿诸病，治瘰疬疮疥，风瘙瘾疹。捣汁含漱，去舌胎语涩。挼叶塞鼻，止衄血。涂蜂螫蛇伤（时珍）。

【发明】〔元素曰〕薄荷辛凉，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故能去高巅及皮肤风热。〔士良曰〕薄荷能引诸药入营卫，故能发散风寒。〔宗奭曰〕小儿惊狂壮热，须此引药。又治骨蒸热劳，用其汁与众药熬为膏。猫食薄荷则醉，物相感尔。〔好古曰〕薄荷，手、足厥阴气分药也。能搜肝气，又主肺盛有余肩背痛，及风寒汗出。〔时珍曰〕薄荷入手太阴、足厥阴，辛能发散，凉能清利，专于消风散热，故头痛头风眼目咽喉口齿诸病，小儿惊热及瘰疬疮疥，为要药。戴原礼氏治猫咬，取其汁涂之有效，盖取其相制也。陆农师曰：薄荷，猫之酒也。犬，虎之酒也。桑椹，鸠之酒也。茺草，鱼之酒也。昝殷《食医心镜》云：薄荷煎豉汤暖酒和饮，煎茶生食，并宜。盖菜之有益者也。

【附方】旧二，新八。

清上化痰利咽膈，治风热。以薄荷末，炼蜜丸芡子大，每噙一丸。白沙糖和之亦可（《简便单方》）。

风气瘙痒用大薄荷、蝉蜕等分，为末，每温酒调服一钱（《永类钤方》）。

舌胎语蹇薄荷自然汁，和白蜜、姜汁擦之（《医学集成》）。

眼弦赤烂薄荷以生姜汁浸一宿，晒干为末。每用一钱，沸汤泡洗（《明目经验方》）。

瘰疬结核或破未破。以新薄荷二斤取汁，皂荚一挺，水浸去皮，捣取汁，同于银石器内熬膏。入连翘末半两，连白青皮、陈皮，黑牵牛半生半炒，各一两，皂荚仁一两半，同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连翘汤下（《济生方》）。

衄血不止薄荷汁滴之。或以干者水煮，绵裹塞鼻（许学士《本事方》）。

血痢不止薄荷叶煎汤常服（《普济》）。

水入耳中薄荷汁滴入立效（《经验方》）。

蜂虿螫伤薄荷叶挼贴之（《外台秘要》）。

火毒生疮冬间向火，火气入内，两股生疮，汁水淋漓者。用薄荷煎汁频涂，立愈（张杲《医说》）。

积雪草《本经·中品》

【释名】胡薄荷（《天宝方》）、**地钱草**（《唐本》）、**连钱草**（《药图》）、**海苏**（〖《天宝方》〗）。〔弘景曰〕积雪草方药不用，想此草以寒凉得名耳。〔恭曰〕此草叶圆如钱，荆楚人谓为地钱草，徐仪《药草图》名连钱草。余见下。

【集解】〔《别录》曰〕积雪草，生荆州川谷。〔恭曰〕此草叶圆大如钱，茎细而劲，蔓生溪涧侧，生处亦稀。〔颂曰〕今处处有之，八九月采苗叶，阴干用。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地钱叶圆茎细，有蔓延地，一曰积雪草，一曰连钱草。谨按《天宝单行方》云：连钱草生咸阳下湿地，亦生临淄郡、济阳郡池泽中，甚香。俗间或云圆叶似薄荷，江东吴越丹阳郡极多，彼人常充生菜食之。河北柳城郡尽呼为海苏，好近水生，经冬不死，咸阳、洛阳亦有之。或名胡薄荷，所在皆有。单服疗女子小腹疼。〔宗奭曰〕积雪草南方多有，生阴湿地，不必荆楚。形如水荇而小，面亦光洁，微尖为异，叶叶各生。今人谓之连钱草，盖取象也。〔时珍曰〕按苏恭注薄荷云：一种蔓生，功用相似。苏颂《图经》云：胡薄荷与薄荷相类，但味少甘，生江浙间，彼人多以作茶饮，俗呼为新罗薄荷，《天宝方》所用连钱草是也。据二说，则积雪草即胡薄荷，乃薄荷之蔓生者尔。又臞仙《庚辛玉册》云：地钱，阴草也。生荆、楚、江、淮、闽、浙间，多在宫院寺庙砖砌间，叶圆似钱，引蔓搏地，香如细辛，不见开花也。

积雪草

茎叶

【气味】苦，寒，无毒。〔大明曰〕苦、辛。〔颂

曰〕甘，平，无毒。〔时珍曰〕取汁结草砂，伏硫黄。

【主治】大热，恶疮痈疽，浸淫赤熛，皮肤赤，身热（《本经》）。捣傅热肿丹毒（苏恭）。主暴热，小儿寒热，腹内热结，捣汁服之（藏器）。单用治瘰疬鼠漏，寒热时节来往（甄权）。以盐挼贴肿毒，并风疹疥癣（《日华》）。胡菝荀：主风气壅并攻胸膈，作汤饮之立效（士良）。研汁点暴赤眼，良（时珍）。

【附方】旧二，新二。

热毒痈肿秋后收连钱草阴干为末，水调傅之。生捣亦可（寇氏《衍义》）。

女子少腹痛〔颂曰〕《天宝单行方》云：女子忽得小腹中痛，月经初来，便觉腰中切痛连脊间，如刀锥所刺，不可忍者。众医不别，谓是鬼疰，妄服诸药，终无所益，其疾转增。审察前状相当，即用此药。其药夏五月正放花时，即采暴干，捣筛为散。每服二方寸匕，和好醋二小合，搅匀，平旦空腹顿服之。每旦一服，以知为度。如女子阴冷者，即取前药五两，加桃仁二百枚，去皮尖，熬捣为散，以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旦空腹米饮及酒下三十丸，日再服，以愈为度。忌麻子、荞麦（《图经本草》方）。

男女血病九仙驱红散：治呕吐诸血及便血、妇人崩中神效。用积雪草五钱，当归酒洗、栀子仁酒炒、蒲黄炒、黄连炒、条黄芩酒炒、生地黄酒洗、陈槐花炒各一钱，上部加藕节一钱五分，下部加地榆一钱五分，水二钟，煎一钟服，神效。此方得之甚秘，此草与本草主治不同，不可晓也（董炳《集验方》）。

牙痛塞耳用连钱草即积雪草，和水沟污泥同捣烂，随左右塞耳内（《摘玄方》）。

苏（蘇）《别录·中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紫苏（《食疗》）、**赤苏**（《肘后方》）、**桂荏**（〖《尔雅》〗）。〔时珍曰〕蘇从穌，音酥，舒畅也。苏性舒畅，行气和血，故谓之苏。曰紫苏者，以别白苏也。苏乃荏类，而味更辛如桂，故《尔雅》谓之桂荏。

【集解】〔弘景曰〕苏叶下紫色而气甚香。其无紫色不香似荏者，名野苏，不堪用。〔颂曰〕苏，紫苏也。处处有之，以背面皆紫者佳。夏采茎叶，秋采子。有数种，水苏、鱼苏、山鱼苏皆是荏类，各有别条。〔时珍曰〕紫苏、白苏，皆以二三月下种，或宿子在地自生。其茎方，其叶团而有尖，四围有巨齿，肥地者面背皆紫，瘠地者面青背紫，其面背皆白者即白苏，乃荏也。紫苏嫩时采叶，和蔬茹之，或盐及梅卤作菹食甚香，夏月作熟汤饮之。五六月连根采收，以火煨其根，阴干则经久叶不落。八月开细紫花，成穗作房，如荆芥穗。九月半枯时收子，子细如芥子而色黄赤，亦可取油如荏油。《务本新书》云：凡地畔近道可种苏，以遮六畜，收子打油燃灯甚明，或熬之以油器物。《丹房镜源》云：苏子油，能柔五金八石。《沙州记》云：乞弗虏之地，不种五谷，惟食苏子。故王祯云，苏有遮护之功，又有灯油之用，不可阙也。今有一种花紫苏，其叶细齿密纽，如剪成之状，香色茎子并无异者，人称回回苏云。〔敦曰〕薄荷根茎真似紫苏，但叶不同尔。薄荷茎燥，紫苏茎和，入药须以刀刮去青薄皮剉之。

苏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李鹏飞曰〕不可同鲤鱼食，生毒疮。

〔主治〕下气，除寒中，其子尤良（《别录》）。除寒热，治一切冷气（孟诜）。补中益气，治心腹胀满，止霍乱转筋，开胃下食，止脚气，通大小肠（《日华》）。通心经，益脾胃，煮饮尤胜，与橘皮相宜（苏颂）。解肌发表，散风寒，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和血温中止痛，定喘安胎，解鱼蟹毒，治蛇犬伤（时珍）。以叶生食作羹，杀一切鱼肉毒（甄权）。

〔发明〕〔颂曰〕若宣通风毒，则单用茎，去节尤良。〔时珍曰〕紫苏，近世要药也。其味辛，入气分；其色紫，入血分。故同

橘皮、砂仁，则行气安胎；同藿香、乌药，则温中止痛；同香附、麻黄，则发汗解肌；同芎□、当归，则和血散血；同木瓜、厚朴，则散湿解暑，治霍乱、脚气；同桔梗、枳壳，则利膈宽肠；同杏仁、莱菔子，则消痰定喘也。〔机曰〕宋仁宗命翰林院定汤饮。奏曰：紫苏熟水第一。以其能下胸膈浮气也。盖不知其久则泄人真气焉。〔宗奭曰〕紫苏其气香，其味微辛甘能散。今人朝暮饮紫苏汤，甚无益。医家谓芳草致豪贵之疾者，此有一焉。若脾胃寒人，多致滑泄，往往不觉。

〔正误〕〔颂曰〕苏主鸡瘕，《本经》不著。南齐褚澄治李道念食白瀹鸡子成瘕，以苏煮服，吐出鸡雏而愈也。〔时珍曰〕按《南齐书》，褚澄所用者蒜也，非苏也。盖二字相似，誉录误耳，苏氏欠考矣。详见蒜下。

〔附方〕旧二，新一十三。

感寒上气苏叶三两，橘皮四两，酒四升，煮一升半，分再服（《肘后方》）。

伤寒气喘不止。用赤苏一把，水三升，煮一升，稍稍饮之（《肘后》）。

劳复食复欲死者。苏叶煮汁二升，饮之。亦可入生姜、豆豉同煮饮（《肘后》）。

卒呕不止香苏浓煮，顿服三升，良（《千金》）。

霍乱胀满未得吐下。用生苏捣汁饮之，佳。干苏煮汁亦可（《肘后方》）。

诸失血病紫苏不限多少，入大锅内，水煎令干，去滓熬膏，以炒熟赤豆为末，和丸梧子大。每酒下三五十丸，常服之（《斗门方》）。

金疮出血不止。以嫩紫苏叶、桑叶同捣贴之（《永类钤方》）。

颠扑伤损紫苏捣傅之，疮口自合（谈野翁《试验方》）。

伤损血出不止。以陈紫苏叶蘸所出血挼烂傅之，血不作脓，且愈后无瘢，甚妙也（《永类钤方》）。

风狗咬伤紫苏叶嚼傅之（《千金方》）。

蛇虺伤人紫苏叶捣饮之（《千金方》）。

食蟹中毒紫苏煮汁饮二升（《金匮要略》）。

飞丝入目令人舌上生泡。用紫苏叶嚼烂，白汤咽之（危氏《得效方》）。

乳痈肿痛紫苏煎汤频服，并捣封之（《海上仙方》）。

咳逆短气紫苏茎叶二钱，人参一钱，水一钟，煎服（《普济》）。

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下气，除寒温中（《别录》）。治上气咳逆，冷气及腰脚中湿风结气。研汁煮粥长食，令人肥白身香（甄权）。调中，益五脏，止霍乱呕吐反胃，补虚劳，肥健人，利大小便，破癥结，消五膈，消痰止嗽，润心肺（《日

华》）。**治肺气喘急**（宗奭）。**治风顺气，利膈宽肠，解鱼蟹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苏子下气，与橘皮相宜。〔时珍曰〕苏子与叶同功。发散风气宜用叶，清利上下则宜用子也。

〔**附方**〕旧三，新六。

顺气利肠紫苏子、麻子仁等分，研烂，水滤取汁，同米煮粥食之（《济生方》）。

治风顺气利肠宽中。用紫苏子一升，微炒杵，以生绢袋盛，于三斗清酒中浸三宿，少少饮之（《圣惠》）。

一切冷气紫苏子、高良姜、橘皮等分，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丸，空心酒下（《药性论》）。

风湿脚气方同上。

风寒湿痹四肢挛急，脚肿不可践地。用紫苏子二两，杵碎。以水三升，研取汁，煮粳米二合，作粥，和葱、椒、姜、豉食之（《圣惠方》）。

消渴变水服此令水从小便出。用紫苏子炒三两，萝卜子炒三两，为末。每服二钱，桑根白皮煎汤服，日三次（《圣济总录》）。

梦中失精苏子一升，熬杵研末，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外台秘要》）。

食蟹中毒紫苏子煮汁饮之（《金匮要略》）。

上气咳逆紫苏子入水研滤汁，同粳米煮粥食（《简便方》）。

荏《别录·上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音鱼。弘景）、白苏（《图经》）。〔弘景曰〕荏状如苏，东人呼为□，以其似蘇字，但除禾边故也。〔颂曰〕苏有数种：有水苏、白苏、鱼苏、山鱼苏。皆是荏类。

【集解】〔《别录》曰〕荏叶，九月采，阴干。〔弘景曰〕荏状如苏，高大白色，不甚香。其子研之，杂米作糜，甚肥美，下气补益。笮其子作油，日煎之，即今油帛及和漆所用者，服食断谷亦用之，名为重油。〔恭曰〕荏叶人常生食，其子故不及苏也。〔藏器曰〕江东以荏子为油，北土以大麻为油，此二油俱堪油物。若其和漆，荏者为强尔。〔炳曰〕又有大荏，形似野荏，高大。叶大小荏一倍，不堪食。人收其子，以充油绢帛，与大麻子同。其小荏子欲熟，人采其角食之，甚香美。大荏叶不堪食。〔颂曰〕白苏，方茎圆叶，不紫，亦甚香，实亦入药。鱼苏，似茵陈，大叶而香，吴人以煮鱼者，一名鱼蓊。生山石间者名山鱼苏，主休息痢，大小溲频数。干末，米饮调服之，效。〔诜曰〕可蒸令熟，烈日干之，当口开，舂取米食之，亦可休粮。

荏

叶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调中，去臭气（《别录》）。捣傅虫咬及男子阴肿（藏器）。调气，润心肺，长肌肤，益颜色，消宿食，止上气咳嗽，去狐臭，傅虫咬（《日华》）。

〔附方〕旧二。

男女阴肿男子：荏叶生捣，和醋封之。女人：绵裹内，三四易（孟诜《食疗》）。

蛇虺中人以荏叶烂杵，猪脂和，薄傅上（梅师方）。

子

〔气味〕辛，温，无毒。〔诜曰〕亦少破气。多食，发心闷。

〔主治〕咳逆，下气，温中补体（《别录》）。生食，止渴润肺。蒸熟日干，舂取米食，补中益气，通血脉，填精髓（孟诜）。止嗽（《日华》）。

水苏《本经·中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鸡苏（《吴普》）、香苏（《肘后》）、龙

脑薄荷（《日用》）、芥葅（音祖）、芥苴（并《别录》）。〇〔时珍曰〕此草似苏而好生水旁，故名水苏。其叶辛香，可以煮鸡，故有龙脑、香苏、鸡苏诸名。芥葅、芥苴当作芥苏，乃是一名而误录尔，亦因味辛如芥，故名。宋《惠民和剂局方》，有龙脑薄荷丸，专治血病。元吴瑞《日用本草》，谓即水苏，必有所据也。周定王《救荒本草》，言薄荷即鸡苏，以生东平龙脑冈者为良，故名；陈嘉谟《本草蒙筌》，以薄荷种于苏州府学地名龙脑者，得名俱不同，何哉？

水苏

【集解】〔《别录》曰〕水苏生九真池泽。七月采。〔弘景曰〕方药不用，莫能识；九真辽远，亦无能访之。〔恭曰〕此苏生下泽水侧，苗似旋覆，两叶相当，大香馥。青、齐、河间人名为水苏，江左名为荠苧，吴会谓之鸡苏，而陶氏更于《菜部》出鸡苏，误矣。〔保昇曰〕叶似白微，两叶相当，花生节间，紫白色，味辛而香，六月采茎叶，晒干。〔颂曰〕水苏处处有之，多生水岸旁。南人多以作菜。江北甚多，而人不取食。又江左人谓鸡苏、水苏是两种。陈藏器谓荠苧自是一物，非水苏。水苏叶有雁齿，气香而辛，荠苧上有毛，稍长，气臭也。又茵陈注云：江南所用茵陈，茎叶都似家茵陈而大，高三四尺，气极芬香，味甘辛，俗名龙脑薄荷。〔宗奭曰〕水苏气味

与紫苏不同。辛而不和，然状一如苏，但面不紫，及周围槎牙如雁齿耳。〔瑞曰〕水苏即鸡苏，俗呼为龙脑薄荷。〔时珍曰〕水苏、荠苧一类二种尔。水苏气香，荠苧气臭为异。水苏三月生苗，方茎中虚，叶似苏叶而微长，密齿，面皱色青，对节生，气甚辛烈。六七月开花成穗，如苏穗，水红色。穗中有细子，状如荆芥子，可种易生，宿根亦自生。沃地者苗高四五尺。

茎叶

【气味】辛，微温，无毒。

【主治】下气杀谷，除饮食。辟口臭，去邪毒，辟恶气。久服通神明，轻身耐老（《本经》）。主吐血衄血血崩（《别录》）。治肺痿血痢，崩中带下（《日华》）。主诸气疾及脚肿（苏颂）。酿酒渍酒及酒煮汁常服，治头风目眩，及产后中风。恶血不止，服之弥妙（孟诜）。作生菜食，除胃间酸水（藏器）。

【发明】〔时珍曰〕鸡苏之功，专于理血下气，清肺辟恶消谷，故《太平和剂局方》治吐血衄血、唾血咳血、下血血淋、口臭口苦、口甜喉腥、邪热诸病，有龙脑薄荷丸方，药多不录。用治血病，果有殊效也。

【附方】旧六，新九。

漏血欲死鸡苏煮汁一升，服之（梅师方）。

吐血下血鸡苏茎叶，煎汁饮之（梅师方）。

吐血咳嗽龙脑薄荷焙研末，米饮服一钱，取效。

衄血不止梅师方：用鸡苏五合，香豉二合，同捣，搓如枣核大，纳鼻孔中，即止。〇《圣惠方》：用鸡苏二两，防风一两，为末。每服二钱，温水下，仍以叶塞鼻。〇《普济方》：用龙脑薄荷、生地黄等分，为末，冷水服。

脑热鼻渊肺壅多涕。鸡苏叶、麦门冬、川芎□、桑白皮炒、黄芪炙、甘草炙、生地黄焙，等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人参汤下（《圣济总录》）。

风热头痛热结上焦，致生风气、痰厥头痛。用水苏叶五两，皂荚炙去皮子三两，芫花醋炒焦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后荆芥汤下（《圣惠方》）。

耳卒聋闭鸡苏叶生捣，绵裹塞之（孟诜《食疗》）。

沐发令香鸡苏煮汁，或烧灰淋汁，沐之（《食疗》）。

头生白屑方同上。

暑月目昏多眵泪生。龙脑薄荷叶捣烂，生绢绞汁，点之（《圣济总录》）。

霍乱困笃鸡苏三两，水二升，煎一升，分三服（《圣惠》）。

中诸鱼毒香苏浓煮汁饮之，良（《肘后方》）。

蛇虺螫伤龙脑薄荷叶研末，酒服，并涂之（《易简方》）。

荠苧《拾遗》

【释名】臭苏（《日华》）、青白苏（〖《日华》〗）。〔时珍曰〕《日华子》释水苏云，一名臭苏，一名青白苏，正此草也，误作水苏尔。其形似水苏而臭，似白苏而青，故有二名。

【集解】〔藏器曰〕按苏恭言，江左名水苏为荠苧。按水苏叶有雁齿，气香而辛。荠苧叶稍长，其上有毛，气臭，亦可为生菜。〔时珍曰〕荠苧处处平地有之。叶似野苏而稍长，有毛气臭。山人茹之，叶不甚佳。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冷气泄痢。生食，除胃间酸水。捼碎，傅蚁瘘（藏器）。

【附录】石荠苧〔藏器曰〕味辛，温，无毒。主风冷气，疮疥瘙痒，痔瘘下血，煮汁服之。生山石间，细叶紫花，高一二尺，山人用之。

荠苧

第十五卷　草部

目录

草之四隰草类上五十三种

菊《本经》

野菊《拾遗》

庵□《本经》　对庐附

蓍《本经》

艾《别录》　夏台附

千年艾《纲目》

茵陈蒿《本经》

青蒿《本经》

黄花蒿《纲目》

白蒿《本经》

角蒿《唐本草》

□蒿《拾遗》

马先蒿《本经》

阴地厥《图经》

牡蒿《别录》

九牛草《图经》

茺蔚《本经》（即益母草）

鏨菜《拾遗》

薇衔《本经》　无心草附

夏枯草《本经》

刘寄奴草《唐本草》

曲节草《图经》（即六月霜）

丽春草《图经》

旋覆花《本经》

青葙《本经》　陶朱术、雁来红、天灵草、思莫子附

鸡冠《嘉祐》

红蓝花《开宝》

番红花《纲目》

燕脂《纲目》

大蓟、小蓟《别录》

续断《本经》

苦芙《别录》

漏卢《本经》

飞廉《本经》

苎麻《别录》

苘麻《唐本草》（即白麻）

大青《别录》

小青《图经》

胡卢巴《嘉祐》

蠡实《本经》（即马藺子）　必似勒附

恶实《别录》（即牛蒡）

枲耳《本经》（即苍耳）

天名精《本经》（即地菘、鹤虱）

豨莶《唐本草》

箬《纲目》

芦《别录》

甘蕉《别录》

蘘荷《别录》

麻黄《本经》　云花草附

木贼《嘉祐》　问荆附

石龙刍《本经》（即龙须草）

龙常草《别录》（即粽心草）

灯心草《开宝》

右附方旧一百四十四，新二百八十六。

草之四隰草类上五十三种

菊《本经·上品》

【释名】节华（《本经》）、女节（《别录》）、女华（《别录》）、女茎（《别录》）、日精（《别录》）、更生（《别录》）、傅延年（《别录》）、治蔷（《尔雅》）、金蕊（《纲目》）、阴成（《别录》）、周盈（《别录》）。〔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菊本作蘜，从鞠。鞠，穷也。《月令》：九月，菊有黄华。华事至此而穷尽，故谓之蘜。节华之名，亦取其应节候也。崔寔《月令》云：女节、女华，菊华之名也。治蔷、日精，菊根之名也。《抱朴子》云：仙方所谓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之名异也。〔颂曰〕唐《天宝单方图》载白菊云：原生南阳山谷及田野中。颍川人呼为回蜂菊，汝南名荼苦蒿，上党及建安郡、顺政郡并名羊欢草，河内名地薇蒿。

【集解】〔《别录》曰〕菊花生雍州川泽及田野。正月采根，三月采叶，五月采茎，九月采花，十一月采实，皆阴干。〔弘景曰〕菊有两种：一种茎紫气香而味甘，叶可作羹食者，为真菊；一种青茎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非真菊也。华正相似，惟以甘苦别之。南阳郦县最多，今近道处处有之，取种便得。又有白菊，茎叶都相似，惟花白，五月取之。《仙经》以菊为妙用，但难多得，宜常服之。〔藏器曰〕白菊生平泽，五月花，紫白色。〔颂曰〕处处有之，以南阳菊潭者为佳。初春布地生细苗，夏茂，秋花，

冬实。然种类颇多。惟紫茎气香，叶厚至柔者，嫩时可食，花微小，味甚甘者，为真；其茎青而大，叶细气烈似蒿艾，花大味苦者，名苦薏，非真也。南阳菊亦有两种：白菊叶大如艾叶，茎青根细，花白蕊黄；其黄菊叶似茼蒿，花蕊都黄。今服饵家多用白者。又有一种开小花，花瓣下如小珠子，谓之珠子菊，云入药亦佳。〔宗奭曰〕菊花近世有二十余种。惟单叶花小而黄，绿叶色深小而薄，九月应候而开者是也。邓州白菊单叶者，亦入药。余皆医经不用。〔瑞曰〕花大而香者，为甘菊；花小而黄者，为黄菊；花小而气恶者，为野菊。〔时珍曰〕菊之品凡百种，宿根自生，茎叶花色，品品不同。宋人刘蒙泉、范致能、史正志皆有《菊谱》，亦不能尽收也。其茎有株蔓紫赤青绿之殊，其叶有大小厚薄尖秃之异，其花有千叶单叶、有心无心、有子无子、黄白红紫、间色深浅、大小之别，其味有甘苦辛之辨，又有夏菊秋菊冬菊之分。大抵惟以单叶味甘者入药，《菊谱》所载甘菊、邓州黄、邓州白者是矣。甘菊始生于山野，今则人皆栽植之。其花细碎，品不甚高。蕊如蜂窠，中有细子，亦可捺种。嫩叶及花皆可炸食。白菊花稍大，味不甚甘，亦秋月采之。菊之无子者，谓之牡菊。烧灰撒地中，能死蛙黾。说出《周礼》。

菊

花叶、根、茎、实并同。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损之曰〕甘者入药，苦者不入药。〔杲曰〕苦、甘，寒，可升可降，阴中微阳也。〔时珍曰〕《本经》言菊花味苦，《别录》言菊花味甘。诸家以甘者为菊，苦者为苦薏，惟取甘者入药。谨按张华《博物志》，言菊有两种，苗花如一，惟味小异，苦者不中食。范致能《谱》序，言惟甘菊一种可食，仍入药饵。其余黄白二花，皆味苦，虽不可饵，皆可入药。其治头风，则白者尤良。据此二说则是菊类自有甘苦二种，食品须用甘菊，入药则诸菊皆可，但不得用野菊名苦薏者尔。故景焕《牧竖闲谈》云：真菊延龄，野菊泄人。正如黄精益寿、钩吻杀人之意。〔之才曰〕术及枸杞根、桑根白皮、青葙叶为之使。

〔主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本经》）。疗腰痛去来陶陶，除胸中烦热，安肠胃，利五脉，调四肢（《别录》。〇陶陶，纵缓貌）。治头目风热，风旋倒地，脑骨疼痛，身上一切游风令消散，利血脉，并无所忌（甄权）。作枕明目，叶亦明目，生熟并可食（大明）。养目血，去翳膜（元素）。主肝气不足（好古）。

白菊

〔气味〕苦、辛，平，无毒。

〔主治〕风眩，能令头不白（弘景）。染髭发令黑。和巨胜、茯苓蜜丸服之，去风眩，变白

不老，益颜色（藏器）。

【发明】〔震亨曰〕黄菊花属土与金，有水与火，能补阴血，故养目。〔时珍曰〕菊春生夏茂，秋花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露霜，叶枯不落，花槁不零，味兼甘苦，性禀平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红者行妇人血分，皆可入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苗可蔬，叶可啜，花可饵，根实可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自本至末，罔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斝，骚人餐其落英。费长房言九日饮菊酒，可以辟不祥。《神仙传》言：康风子、朱孺子皆以服菊花成仙。《荆州记》言：胡广久病风羸，饮菊潭水多寿。菊之贵重如此，是岂群芳可伍哉？锺会《菊有五美赞》云："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发，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贞质也。杯中体轻，神仙食也。"《西京杂记》言：采菊花茎叶，杂秫米酿酒，至次年九月始熟，用之。

【附方】旧六，新十六。

服食甘菊《玉函方》云：王子乔变白增年方：用甘菊，三月上寅日采苗，名曰玉英；六月上寅日采叶，名曰容成；九月上寅日采花，名曰金精；十二月上寅日采根茎，名曰长生。四味并阴干，百日取等分，以成日合捣千杵为末，每酒服一钱匕。或以蜜丸梧子大，酒服七丸，一日三服。百日，身轻润泽；一年，发白变黑；服之二年，齿落再生；五年，八十岁老人变为儿童也。〇孟诜云：正月采叶，五月五日采茎，九月九日采花。

服食白菊《太清灵宝方》引：九月九日白菊花二斤，茯苓一斤，并捣罗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日三服。或以炼过松脂和丸鸡子大，每服一丸。主头眩，久服令人好颜色不老。〇〔藏器曰〕《抱朴子》言刘生丹法，用白菊汁、莲花汁、地血汁、樗汁，和丹蒸

服也。

白菊花酒《天宝单方》：治丈夫、妇人久患头风眩闷，头发干落，胸中痰壅，每发即头旋眼昏，不觉欲倒者，是其候也。先灸两风池各二七壮，并服此酒及散，永瘥。其法：春末夏初，收白菊软苗，阴干捣末，空腹取一方寸匕和无灰酒服之，日再服，渐加三方寸匕。若不饮酒者，但和羹粥汁服，亦得。秋八月合花收暴干，切取三大斤，以生绢袋盛，贮三大斗酒中，经七日服之，日三次，常令酒气相续为佳（苏颂《图经》）。

风热头痛菊花、石膏、川芎各三钱，为末。每服一钱半，茶调下（《简便方》）。

膝风疼痛菊花、陈艾叶作护膝，久则自除也（吴旻《扶寿方》）。

瘴痘入目生翳障。用白菊花、谷精草、绿豆皮等分，为末。每用一钱，以干柿饼一枚，粟米泔一盏，同煮候泔尽，食柿，日食三枚。浅者五七日，远者半月，见效（《仁斋直指方》）。

病后生翳白菊花、蝉蜕等分，为散。每用二三钱，入蜜少许，水煎服。大人小儿皆宜，屡验（《救急方》）。

疔肿垂死菊花一握，捣汁一升，入口即活，此神验方也。冬月采根（《肘后方》）。

女人阴肿甘菊苗捣烂煎汤，先熏后洗（危氏《得效方》）。

酒醉不醒九月九日真菊花为末，饮服方寸匕（《外台秘要》）。

眼目昏花双美丸：用甘菊花一斤，红椒去目六两，为末，用新地黄汁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临卧茶清下（《瑞竹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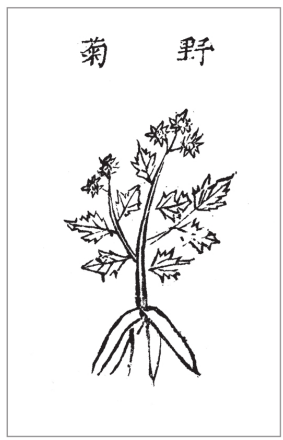
花上水

〔主治〕益色壮阳，治一切风（大明）。

野菊《拾遗》

【释名】苦薏（〖《拾遗》〗）。〔时珍曰〕薏乃莲子之心，此物味苦似之，故与之同名。

【集解】〔藏器曰〕苦薏生泽畔，茎如马兰，花如菊。菊甘而薏苦，语曰苦如薏是也。〔时珍曰〕苦薏处处原野极多，与菊无异，但叶薄小而多尖，花小而蕊多，如蜂窠状，气味苦辛惨烈。



野菊

根、叶、茎、花

【气味】苦、辛，温，有小毒。〔震亨曰〕野菊花，服之大伤胃气。

【主治】调中止泄，破血，妇人腹内宿血

宜之（藏器）。治痈肿疔毒，瘰疬眼瘜（时珍）。

【附方】新四。

痈疽疔肿一切无名肿毒。《孙氏集效方》：用野菊花连茎捣烂，酒煎热服取汗，以渣傅之即愈。〇《卫生易简方》：用野菊花茎叶、苍耳草各一握，共捣，入酒一碗，绞汁服，以渣傅之，取汗即愈。或六月六日采苍耳叶，九月九日采野菊花，为末，每酒服三钱，亦可。

天泡湿疮野菊花根、枣木，煎汤洗之（《医学集成》）。

瘰疬未破野菊花根捣烂，煎酒服，以渣傅之自消，不消亦自破也（《瑞竹堂经验方》）。

庵□音淹闾。〇《本经·上品》

【释名】覆闾（〖《纲目》〗）。〔时珍曰〕庵，草屋也。闾，里门也。此草乃蒿属，老茎可以盖覆庵闾，故以名之。《贞元广利方》谓之庵□蒿云。又史注云：庵庐，军行宿室也。则闾似当作庐。

【集解】〔《别录》曰〕庵□子生雍州川谷，亦生上党及道边，十月采实阴干。〔弘景曰〕状如蒿艾之类，近道处处有之，仙经亦时用之，人家种此辟蛇也。〔颂曰〕今江淮亦有之。春生苗，叶如艾蒿，高二三尺。七月开花，八月结实，九月采实。〔时珍曰〕庵□叶不似艾，似菊叶而薄，多细丫，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其茎白色，如艾茎而粗。八九月开细花，淡黄色。结细实如艾实，中有细子，极易繁衍。艺花者以之接菊。

庵□

子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微温。〔普曰〕神农、雷公、桐君、岐伯：苦，小温，无毒。李当之：温。〔权曰〕辛、苦。〔时珍曰〕降也，阴中微阳，入足厥阴经血分。〔之才曰〕荆实、薏苡为之使。

【主治】五脏瘀血，腹中水气，胪胀留热，风寒湿痹，身体诸痛。久服轻身延年不老（《本经》）。疗心下坚，隔中寒热，周痹，妇人月水不通，消食明目。駏驉食之神仙（《别录》）。益气，主男子阴痿不起，治心腹胀满（甄权）。腰脚重痛，膀胱痛，及骨节烦痛，不下食（大明）。擂酒饮，治闪挫腰痛，及妇人产后血气痛（时珍）。

【发明】〔颂曰〕《本经》言久服轻身不老，而古方少有服食者，惟入诸杂治药中，如胡洽治惊邪狸骨丸之类，大方中用之。孙思邈《千金翼》、韦宙《独行方》，主踠折瘀血，并单用庵□煮汁服，亦可末服。今人治打扑多用此法，或饮或散，其效最速。〔时珍曰〕《吴普本草》及《名医别录》，并言駏驉食庵□神仙，此亦谓其多寿尔。駏驉乃兽名，似騾而小，前足长，后足短，不能自食，每负蹶鼠为之啮食。

【附方】旧一，新二。

瘀血不散变成痈肿。生痷□蒿捣汁一升，服之（《广利方》）。

月水不通妇人宿有风冷，留血积聚，月水不通。庵□子一升，桃仁二升，酒浸去皮尖，研匀入瓶内，以酒二斗浸，封五日后，每饮三合，日三服（《圣惠方》）。

产后血痛庵□子一两，水一升，童子小便二杯，煎饮（《濒湖集简方》）。

【附录】对庐〔《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苦，寒，无毒。主疥疮久不瘳，生死肌，除大热，煮汁洗之。似庵□。八月采。

蓍音尸。○《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班固《白虎通》载孔子云：蓍之为言耆也。老人历年多，更事久，事能尽知也。陆佃《埤雅》云：草之多寿者，故字从耆。《博物志》言：蓍千岁而三百茎，其本已老，故知吉凶。

【集解】〔《别录》曰〕蓍实生少室山谷，八月、九月采实，日干。〔恭曰〕此草所在有之，其茎可为筮。陶氏误以楮实为

之。楮实味甘，此味苦，今正之。〔颂曰〕今蔡州上蔡县白龟祠旁，其生如蒿作丛，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茎，至多者五十茎，生便条直，所以异于众蒿也。秋后有花，出于枝端，红紫色，形如菊花，结实如艾实。《史记·龟策传》云：龟千岁乃游于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所生之处，兽无虎狼，虫无毒螫。徐广注云：刘向言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茎也。褚先生云："蓍满百茎，其下必有神龟守之，其上常有青云覆之。"《传》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方今取蓍者，八十茎已上，长八尺者，即已难得。但得满六十茎以上，长六尺者，即可用矣。今蔡州所上，皆不言如此。则此类亦神物，故不常有也。〔时珍曰〕蓍乃蒿属，神草也。故《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天子蓍长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张华《博物志》言：以末大于本者为主，次蒿，次荆，皆以月望浴之。然则无蓍揲卦，亦可以荆、蒿代之矣。

蓍

实

〔气味〕苦、酸，平，无毒。

〔主治〕益气充肌肤，明目聪慧先知。久服不饥不老轻身（《本经》）。

叶

〔主治〕痞疾（时珍）。

〔附方〕新一。

腹中痞块蓍叶、独蒜、穿山甲末、食盐，同以好醋捣成饼，量痞大小贴之，两炷香为度。其痞化为脓血，从大便出（刘松石《保寿堂方》）。

艾《别录·中品》

【释名】冰台（《尔雅》）、医草（《别录》）、黄草（《埤雅》）、艾蒿（〖《尔雅注》〗）。〔时珍曰〕王安石《字说》云：艾可乂疾，久而弥善，故字从乂。陆佃《埤雅》云：《博物志》言削冰令圆，举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则艾名冰台，其以此乎？医家用灸百病，故曰灸草。一灼谓之一壮，以壮人为法也。

【集解】〔《别录》曰〕艾叶生田野，三月三日采，暴干。〔颂曰〕处处有之，以复道及四明者为佳，云此种灸百病尤胜。初春布地生苗，茎类蒿，叶背白，以苗短者为良。三月三日，五月五日，采叶暴干。陈久方可用。〔时珍曰〕艾叶本草不著土产，但云生田野。宋时以汤阴复道者为佳，四明者图形。近代惟汤阴者谓之北艾，四明者谓之海艾。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者为胜，用充方物，天下重之，谓之蕲艾。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一灸则直透彻，为异也。此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丛，其茎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叶四布，状如蒿，分为五尖，桠上复有小尖，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叶间出穗如车前穗，细花，结实累累盈枝，中有细子，霜后始枯。皆以五月五日连茎刈取，暴干收叶。先君月池子讳言闻，尝著《蕲艾传》一卷。有赞云：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灸

疾，功非小补。又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悬于户上，可禳毒气。其茎干之，染麻油引火点灸炷，滋润灸疮，至愈不疼。亦可代蓍策，及作烛心。

艾

叶

〔修治〕〔宗奭曰〕艾叶干捣，去青滓，取白，入石硫黄末少许，谓之硫黄艾，灸家用之。得米粉少许，可捣为末，入服食药用。〔时珍曰〕凡用艾叶，须用陈久者，治令细软，谓之熟艾。若生艾灸火，则伤人肌脉。故《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拣取净叶，扬去尘屑，入石臼内木杵捣熟，罗去渣滓，取白者再捣，至柔烂如绵为度。用时焙燥，则灸火得力。入妇人丸散，须以熟艾，用醋煮干，捣成饼子，烘干再捣为末用。或以糯糊和作饼，及酒炒者，皆不佳。洪氏《容斋随笔》云：艾难着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即时可作细末，亦一异也。

〔气味〕苦，微温，无毒。〔恭曰〕生寒，熟热。〔元素曰〕苦温，阴中之阳。〔时珍曰〕苦而辛，生温熟热，可升可降，阳也。入足太阴、厥阴、少阴之经。苦酒、香附为之使。

〔主治〕灸百病。可作煎，止吐血下痢，下部□疮，妇人漏血，利阴气，生肌肉，辟风寒，使人有子。作煎勿令见风（《别录》）。捣汁服，止伤血，杀蛔虫（弘景）。主衄血下血，脓血痢，水煮及丸散任用（苏恭）。止崩血、肠痔血，搨金疮，止腹痛，安胎。苦酒作煎，治癣甚良。捣汁饮，治心腹一切冷气鬼气（甄权）。治带下，止霍乱转筋，痢后寒热（大明）。治带脉为病，腹胀满，腰溶溶如坐水中（好古）。温中逐冷除湿（时珍）。

〔发明〕〔诜曰〕春月采嫩艾作菜食，或和面作馄饨如弹子，吞三五枚，以饭压之，治一切鬼恶气，长服止冷痢。又以嫩艾作干饼子，用生姜煎服，止泻痢及产后泻血，甚妙。〔颂曰〕近世有单服艾者，或用蒸木瓜和丸，或作汤空腹饮，甚补虚羸。然亦有毒发则热气冲上，狂躁不能禁，至攻眼有疮出血者，诚不可妄服也。〔震亨曰〕妇人无子，多由血少不能摄精，俗医谓子宫虚冷，投以辛热，或服艾叶。不知艾性至热，入火灸则气下行，入药服则气上行。本草止言其温，不言其热。世人喜温，率多服之，久久毒发，何尝归咎于艾哉！予考苏颂《图经》而因默有感焉。〔时珍曰〕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其功亦大矣。苏恭言其生寒，苏颂言其有毒。一则见其能止诸血，一则见其热气上冲，遂谓其性寒有毒，误矣。盖不知血随气而行，气行则血散，热因久服致火上冲之故尔。夫药以治病，中病则止。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带漏之人，以艾和归、附诸药治其病，夫何不可？而乃妄意求嗣，服艾

不辍，助以辛热，药性久偏，致使火躁，是谁之咎欤，于艾何尤？艾附丸治心腹少腹诸痛，调女人诸病，颇有深功。胶艾汤治虚痢，及妊娠产后下血，尤著奇效。老人丹田气弱，脐腹畏冷者，以熟艾入布袋兜其脐腹，妙不可言。寒湿脚气，亦宜以此夹入袜内。

〔附方〕旧二十四，新二十七。

伤寒时气温病头痛，壮热脉盛。以干艾叶三升，水一斗，煮一升，顿服取汗（《肘后方》）。

妊娠伤寒壮热，赤斑变为黑斑，溺血。用艾叶如鸡子大，酒三升，煮二升半，分为二服（《伤寒类要》）。

妊娠风寒卒中，不省人事，状如中风。用熟艾三两，米醋炒极热，以绢包熨脐下，良久即苏（《妇人良方》）。

中风口㖞以苇筒长五寸，一头刺入耳内，四面以面密封，不透风，一头以艾灸之七壮。患右灸左，患左灸右（《胜金方》）。

中风口噤熟艾灸承浆一穴，颊车二穴，各五壮（《千金方》）。

中风掣痛不仁不随。并以干艾斛许，揉团纳瓦甑中，并下塞诸孔，独留一目，以痛处着甑目，而烧艾熏之，一时即知矣（《肘后方》）。

舌缩口噤以生艾捣傅之。干艾浸湿亦可（《圣济录》）。

咽喉肿痛《医方大成》：同嫩艾捣汁，细咽之。〇《经验方》：用青艾和茎叶一握，同醋捣烂，傅于喉上。冬月取干艾亦得。李亚所传方也。

癫痫诸风熟艾于阴囊下谷道正门当中间，随年岁灸之（《斗门方》）。

鬼击中恶卒然着人，如刀刺状，胸胁腹内□刺切痛不可按，或即吐血、鼻中出血、下血，一名鬼排。以熟艾如鸡子大三枚，水五升，煎二升，顿服（《肘后方》）。

小儿脐风撮口。艾叶烧灰填脐中，以帛缚定效。或隔蒜灸之，候口中有艾气立愈（《简便方》）。

狐惑虫□病人齿无色，舌上白，或喜睡不知痛痒处，或下痢，宜急治下部。不晓此者，但攻其上，而下部生虫，食其肛，烂见五脏，便死也。烧艾于管中，熏下部令烟入，或少加雄黄更妙。罂中烧烟亦可（《肘后方》）。

头风久痛蕲艾揉为丸，时时嗅之，以黄水出为度（《青囊杂纂》）。

头风面疮痒出黄水。艾叶二两，醋一斤，砂锅煎取汁，每薄纸上贴之。一日二三上（《御药院方》）。

心腹恶气艾叶捣汁饮之（《药性论》）。

脾胃冷痛白艾末，沸汤服二钱（《卫生易简方》）。

蛔虫心痛如刺，口吐清水。白熟艾一升，水三升，煮一升服，吐虫出。或取生艾捣汁，五更食香脯一片，乃饮一升，当下虫出（《肘后方》）。

口吐清水干蕲艾煎汤啜之（《怪证奇方》）。

霍乱洞下不止。以艾一把，水三升，煮一升，顿服（《外台秘要》）。

老小白痢艾姜丸：用陈北艾四两，干姜炮三两，为末，醋煮仓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米饮下，甚有奇效（《永类

方》）。

诸痢久下艾叶、陈皮等分，煎汤服之。亦可为末，酒煮烂饭和丸，每盐汤下二三十丸（《圣济总录》）。

暴泄不止陈艾一把，生姜一块，水煎热服（《生生编》）。

粪后下血艾叶、生姜煎浓汁，服三合（《千金方》）。

野鸡痔病先以槐柳汤洗过，以艾灸上七壮，取效。郎中王及乘骡入西川，数日病痔大作，如胡瓜贯于肠头，其热如火，忽至僵仆，无计。有主邮者云：须灸即瘥。乃用上法灸三五壮，忽觉一道热气入肠中，因大转泻，血秽并出，泻后遂失胡瓜所在矣（《经验方》）。

妊娠下血张仲景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下血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并宜胶艾汤主之。阿胶二两，艾叶三两，芎□、甘草各二两，当归、地黄各三两，芍药四两，水五升，清酒三升，煮取三升，乃纳胶令消尽，每温服一升，日三服（《金匮要略》）。

妊娠胎动或腰痛，或抢心，或下血不止，或倒产子死腹中。艾叶一鸡子大，酒四升，煮二升，分二服（《肘后方》）。

胎动迫心作痛。艾叶鸡子大，以头醋四升，煎二升，分温服（《子母秘录》）。

妇人崩中连日不止。熟艾鸡子大，阿胶炒为末半两，干姜一钱，水五盏，先煮艾姜至二盏半，倾出，入胶烊化，分三服，一日服尽（初虞世《古今录验》）。

产后泻血不止。干艾叶半两，炙熟老生姜半两，浓煎汤，一服止，妙（孟诜《食疗本草》）。

产后腹痛欲死，因感寒起者。陈蕲艾二斤，焙干，捣铺脐

上，以绢覆住，熨斗熨之，待口中艾气出，则痛自止矣（杨诚《经验方》）。

忽然吐血一二口，或心衄，或内崩。熟艾三团，水五升，煮二升服。一方：烧灰水服二钱（《千金方》）。

鼻血不止艾灰吹之。亦可以艾叶煎服（《圣惠方》）。

盗汗不止熟艾二钱，白茯神三钱，乌梅三个，水一钟，煎八分，临卧温服（《通妙真人方》）。

火眼肿痛以艾烧烟起，用碗覆之，候烟尽，碗上刮煤下，以温水调化洗眼，即瘥。更入黄连尤佳（《斗门方》）。

面上皯黯艾灰、桑灰各三升，以水淋汁，再淋至三遍，以五色布纳于中，同煎，令可丸时，每以少许傅之，自烂脱，甚妙（《外台秘要》）。

妇人面疮名粉花疮。以定粉五钱，菜子油调泥碗内，用艾一二团，烧烟熏之，候烟尽，覆地上一夜，取出调搽，永无瘢痕，亦易生肉（谈野翁《试验方》）。

身面疣目艾火灸三壮即除（《圣惠方》）。

鹅掌风病蕲艾真者四五两，水四五碗，煮五六滚，入大口瓶内盛之，用麻布二层缚之，将手心放瓶上熏之，如冷再热，如神（陆氏《积德堂方》）。

疮疥熏法熟蕲艾一两，木鳖子三钱，雄黄二钱，硫黄一钱，为末，揉入艾中，分作四条。每以一条安阴阳瓦中，置被里烘熏，后服通圣散（《医方摘要》）。

小儿疳疮艾叶一两，水一升，煮取四合，分三服（《备急方》）。

小儿烂疮艾叶烧灰傅之，良（《子母秘录》）。

臁疮口冷不合。熟艾烧烟熏之（《经验方》）。

白癞风疮干艾随多少，以浸曲酿酒如常法，日饮之，觉痹即瘥（《肘后方》）。

疔疮肿毒艾蒿一担烧灰，于竹筒中淋取汁，以一二合，和石灰如糊。先以针刺疮至痛，乃点药三遍，其根自拔。玉山韩光以此治人，神验。贞观初，衢州徐使君访得此方。予用治三十余人，得效（孙真人《千金方》）。

发背初起未成，及诸热肿。以湿纸搨上，先干处是头，着艾灸之。不论壮数，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乃止。其毒即散，不散亦免内攻，神方也（李绛《兵部手集》）。

痈疽不合疮口冷滞。以北艾煎汤洗后，白胶熏之（《直指方》）。

咽喉骨哽用生艾蒿数升，水、酒共一斗，煮四升，细细饮之，当下（《外台秘要》）。

误吞铜钱艾蒿一把，水五升，煎一升，顿服便下（钱相公《箧中方》）。

诸虫蛇伤艾灸数壮甚良（《集简方》）。

风虫牙痛化蜡少许，摊纸上，铺艾，以箸卷成筒，烧烟，随左右熏鼻，吸烟令满口，呵气，即疼止肿消。靳季谦病此月余，一试即愈（《普济方》）。

实

〔气味〕苦、辛，暖，无毒。

〔主治〕明目，疗一切鬼气（甄权）。壮阳，助水脏腰膝，及暖子宫（大明）。

〔发明〕〔诜曰〕艾子和干姜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空心每服三十丸，以饭三五匙压之，日再服。治百恶气，其鬼神速走出。田野之人，与此甚相宜也。

【附录】夏台〔《别录·有名未用》曰〕味甘，主百疾，济绝气。〔弘景曰〕此药神奇乃尔，不复识用，可恨也。〔时珍曰〕艾名冰台，此名夏台，艾灸百病能回绝气，此主百病济绝气，恐是一物重出也，故附于艾后。

千年艾《纲目》

【集解】〔时珍曰〕千年艾出武当太和山中。小茎高尺许。其根如蓬蒿。其叶长寸余，无尖桠，面青背白。秋开黄花，如野菊而小，结实如青珠丹颗之状。三伏日采叶暴干。叶不似艾，而作艾香，搓之即碎，不似艾叶成茸也。羽流以充方物。

叶

【气味】辛、微苦，温，无毒。

【主治】男子虚寒，妇人血气诸痛，水煎服之（时珍）。

茵陈蒿《本经·上品》

【释名】〔藏器曰〕此虽蒿类，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因陈，后加蒿字耳。〔时珍曰〕按张揖《广雅》及《吴普本草》并作因尘，不知何义？

千年艾

茵陈蒿

【集解】〔《别录》曰〕茵陈生太山及丘陵坡岸上，五月及立秋采，阴干。〔弘景曰〕今处处有之，似蓬蒿而叶紧细。秋后茎枯，经冬不死，至春又生。〔韩保昇曰〕叶似青蒿而背白。〔大明曰〕茵陈出和州及南山岭上，一名石茵陈。〔颂曰〕近道皆有之，不

及太山者佳。春初生苗，高三五寸，似蓬蒿而叶紧细，无花实，五月、七月采茎叶阴干，今谓之山茵陈。江宁府一种茵陈，叶大根粗，黄白色，至夏有花实。阶州一种白蒿，亦似青蒿而背白，本土皆以为茵陈入药。今南方医人用山茵陈，乃有数种。或著其说云：山茵陈，汴京及北地用者，如艾蒿，叶细而背白，其气亦如艾，味苦，干则色黑。江南所用者，茎叶都似家茵陈而大，高三四尺，气极芬香，味甘辛，俗又名龙脑薄荷。吴中所用，乃石香薷也，叶至细，色黄味辛，甚香烈，性温。若误作解脾药服，大令人烦。以本草论之，但有茵陈蒿，无山茵陈。注云：叶似蓬蒿而紧细。今汴京、北地所用山茵陈是也。大体世方用山茵陈疗脑痛，解伤寒发汗，行肢节滞气，化痰利膈，治劳倦最要。详本草正经，惟疗黄疸，利小便，与世方都不应。今试取汴京所用山茵陈为解肌发汗药，灼然少效；江南山茵陈疗伤寒脑痛绝胜。比见诸医议论，谓家茵陈亦能解肌下隔，去胸中烦。方家少用，但可研作饮服之。本草所无，自出俗方。茵陈蒿当别是一物，主疗自异，不得为山茵陈也。此说亦未可据。但以功较之，则江南者为胜；以经言之，则非本草所出。医方所用，更当考论尔。〔敦曰〕凡使须用叶有八角者，阴干，去根细剉，勿令犯火。〔时珍曰〕茵陈昔人多莳为蔬，故入药用山茵陈，所以别家茵陈也。洪舜俞《老圃赋》云“酣糟紫姜之掌，沐醯青陈之丝”，是也。今淮扬人，二月二日犹采野茵陈苗，和粉面作茵陈饼食之。后人各据方土所传，遂致淆乱。今山茵陈二月生苗，其茎如艾。其叶如淡色青蒿而背白，叶歧紧细而扁整。九月开细花黄色，结实大如艾子，花实并与庵□花实相似，亦有无花实者。

茎叶

【气味】苦，平、微寒，无毒。〔普曰〕神农、岐伯、雷公：苦，无毒。黄帝：辛，无毒。〔权曰〕苦、辛，有小毒。〔大明曰〕石茵陈：苦，凉，无毒。伏硇砂。〔张元素曰〕苦、甘，阴中微阳。入足太阳经。

【主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久服

轻身益气耐老。面白悦长年。白兔食之仙（《本经》）。治通身发黄，小便不利，除头热，去伏瘕（《别录》）。通关节，去滞热，伤寒用之（藏器）。石茵陈：治天行时疾热狂，头痛头旋，风眼疼，瘴疟。女人癥瘕，并闪损乏绝（大明）。

【发明】〔弘景曰〕《仙经》云：白蒿，白兔食之仙。而今茵陈乃云此，恐是误耳。〔宗奭曰〕张仲景治伤寒热甚发黄，身面悉黄者，用之极效。一僧因伤寒后发汗不彻，有留热，面身皆黄，多热，期年不愈。医作食黄治不对，而食不减。予与此药，服五日病减三分之一，十日减三分之二，二十日病悉去。方用山茵陈、山栀子各三分，秦艽、升麻各四钱，为散。每用三钱，水四合，煎二合，去滓，食后温服，以知为度。此药以山茵陈为本，故书之。〔王好古曰〕张仲景茵陈栀子大黄汤，治湿热也。栀子檗皮汤，治燥热也。如苗涝则湿黄，苗旱则燥黄。湿则泻之，燥则润之可也。此二药治阳黄也。韩祗和、李思训治阴黄，用茵陈附子汤。大抵以茵陈为君主，而佐以大黄、附子，各随其寒热也。

【附方】旧二，新六。

茵陈羹除大热黄疸，伤寒头痛，风热瘴疟，利小便。以茵陈细切，煮羹食之。生食亦宜（《食医心镜》）。

遍身风痒生疮疥。用茵陈煮浓汁洗之，立瘥（《千金方》）。

疬疡风病茵陈蒿两握，水一斗五升，煮取七升。先以皂荚汤洗，次以此汤洗之，冷更作。隔日一洗，不然恐痛也（崔行功《纂要》）。

风疾挛急茵陈蒿一斤，秫米一石，曲三斤，和匀，如常法酿酒服之（《圣济总录》）。

痫黄如金好眠吐涎。茵陈蒿、白鲜皮等分，水二钟，煎服，日二服（《三十六黄方》）。

遍身黄疸茵陈蒿一把，同生姜一块，捣烂，于胸前四肢，日日擦之。

男子酒疸用茵陈蒿四根，栀子七个，大田螺一个，连壳捣烂，以百沸白酒一大盏，冲汁饮之，秘方也。

眼热赤肿山茵陈、车前子等分，煎汤调茶调散，服数服（《直指方》）。

青蒿《本经·下品》

【释名】草蒿（《本经》）、**方溃**（《本经》）、**菣**（音牵，去声。〖《尔雅》〗）、**狐蒿**（《蜀本》）、**香蒿**（《衍义》）。〇〔保昇曰〕草蒿，江东人呼为狐蒿，为其气臭似狐也。北人呼为青蒿。《尔雅》云：蒿，菣也。孙炎注云：荆楚之间，谓蒿为菣。郭璞注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为菣”，是也。〔时珍曰〕《晏子》云：蒿，草之高者也。按《尔雅》诸蒿，独菣得单称为蒿，岂以诸蒿叶背皆白，而此蒿独青，异于诸蒿故耶？

青蒿

【集解】〔《别录》曰〕青蒿生华阴川泽。〔弘景曰〕处处有之，即今青蒿，人亦取杂香菜食之。〔保昇曰〕嫩时醋淹为菹，自然香。叶似茵陈蒿而背不白，高四尺许。四月、五月采，日干入药。《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即此蒿也。〔颂曰〕青蒿春生苗，叶极细，可食。至夏高四五尺。秋后开细淡黄花，花下便结子，如粟米大，八九月采子阴干。根茎子叶并入药用，干者炙作饮香尤佳。〔宗奭曰〕青蒿得春最早，人剔以为蔬，根赤叶香。沈括《梦溪笔谈》云：青蒿一类，自有二种：一种黄色，一种青色。本草谓之青蒿，亦有所别也。陕西银绥之间，蒿丛中时有一两窠，迥然青色者，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一同，但常蒿色淡青，此蒿深青，如松桧之色。至深秋余蒿并黄，此蒿犹青，其气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深青者为胜。不然，诸蒿何尝不青？〔时珍曰〕青蒿二月生苗，茎粗如指而肥软，茎叶色并深青。其叶微似茵陈，而面背俱青。其根白硬。七八月开细黄花颇香。结实大如麻子，中有细子。

【修治】〔敦曰〕凡使，惟中为妙，到膝即仰，到腰即俯。使子勿使叶，使根勿使茎，四件若同使，翻然成痼疾。采得叶，用七岁儿七个溺，浸七日七夜，漉出晒干。

叶、茎、根、子

〔气味〕苦，寒，无毒。〔时珍曰〕伏硫黄。

〔主治〕疥瘙痂痒恶疮，杀虱，治留热在骨节间，明目（《本经》）。鬼气尸疰伏连，妇人血气，腹内满，及冷热久痢。秋冬用子，春夏用苗，并捣汁服。亦暴干为末，小便入酒和服（藏器）。补中益气，轻身补劳，驻颜色，长毛发，令黑不老，兼去蒜发，杀风毒。心痛热黄，生捣汁服，并贴之（大明）。治疟疾寒热（时珍）。生捣傅金疮，止血止疼良（苏恭）。烧灰隔纸淋汁，和石灰煎，治恶疮瘜肉黧瘢（孟诜）。

〔发明〕〔颂曰〕青蒿治骨蒸热劳为最，古方单用之。〔时珍曰〕青蒿得春木少阳之气最早，故所主之证，皆少阳、厥阴血分之病也。按《月令通纂》，言伏内庚日，采青蒿悬于门庭内，可辟邪气。阴干为末，冬至、元旦各服二钱亦良。观此，则青蒿之治鬼疰伏尸，盖亦有所伏也。

〔附方〕旧四，新十三。

男妇劳瘦青蒿细剉，水三升，童子小便五升，同煎取二升半。去滓入器中煎成膏，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及卧时，温酒吞下二十丸（《斗门方》）。

虚劳寒热肢体倦疼，不拘男妇。八九月青蒿成实时采之，去枝梗，以童子小便浸三日，晒干为末。每服二钱，乌梅一个，煎汤服（《灵苑方》）。

骨蒸鬼气童子小便五大斗澄清，青蒿五斗，八九月拣带子者最好，细剉相和，纳大釜中，以猛火煎取三大斗，去滓，溉釜令净，再以微火煎可二大斗，入猪胆一枚，同煎一大斗半，去火待冷，以瓷器盛之。每欲服时，取甘草二三两，炙熟为末，以煎和捣千杵为丸。空腹粥饮下二十丸，渐增至三十丸止（崔元亮《海上方》）。

骨蒸烦热青蒿一握，猪胆汁一枚，杏仁四十个去皮尖炒，以童子小便一大盏，煎五分，空心温服（《十便良方》）。

虚劳盗汗烦热口干。用青蒿一斤，取汁熬膏，入人参末、麦门冬末各一两，熬至可丸，丸如梧子大，每食后米饮服二十丸，名青蒿丸（《圣方总录》）。

疟疾寒热《肘后方》：用青蒿一握，水二升，捣汁服之。〇《仁存方》：用五月五日天未明时采青蒿阴干四两，桂心一两，为末。毋发前，酒服二钱。〇《经验方》：用端午日采青蒿叶阴干，桂心等分，为末。每服一钱，先寒用热酒，先热用冷酒，发日五更服之。切忌发物。

温疟痰甚但热不寒。用青蒿二两，童子小便浸焙，黄丹半两，为末。每服二钱，白汤调下（《仁存方》）。

赤白痢下五月五日采青蒿、艾叶等分，同豆豉捣作饼，日干，名蒿豉丹。每用一饼，以水一盏半煎服（《圣济总录》）。

鼻中衄血青蒿捣汁服之，并塞鼻中，极验（《卫生易简方》）。

酒痔便血青蒿用叶不用茎，用茎不用叶，为末。粪前冷水，粪后水酒调服（《永类钤方》）。

金疮扑损《肘后方》：用青蒿捣封之，血止则愈。〇一方：用青蒿、麻叶、石灰等分，五月五日捣和晒干。临时为末，搽之。

牙齿肿痛青蒿一握，煎水漱之（《济急方》）。

毒蜂螫人嚼青蒿封之即安（《肘后方》）。

耳出脓汁青蒿末，绵裹纳耳中（《圣惠方》）。

鼻中瘜肉青蒿灰、石灰等分，淋汁熬膏点之（《圣济总录》）。

子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明目开胃，炒用。治劳瘦，壮健人小便浸用之。治恶疮疥癣风疹，煎水洗之（大明）。治鬼气，为末酒服方寸匕（孟诜）。功同叶（时珍）。

〔附方〕新一。

积热眼涩三月三日或五月五日，采青蒿花或子，阴干为末，每井华水空心服二钱。久服明目，可夜看书，名青蒿散（《十便良方》）。

节间虫见《虫部》。

黄花蒿《纲目》

【释名】臭蒿（〖《日华》〗）。

【集解】〔大明曰〕臭蒿一名草蒿。〔时珍曰〕香蒿臭蒿通

可名草蒿。此蒿与青蒿相似，但此蒿色绿带淡黄，气辛臭不可食，人家采以罨酱黄酒曲者是也。

叶

〔气味〕辛、苦，凉，无毒。

〔主治〕小儿风寒惊热（时珍）。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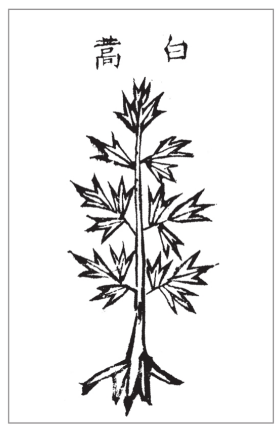
〔气味〕辛，凉，无毒。

〔主治〕治劳，下气开胃，止盗汗及邪气鬼毒（大明）。

白蒿《本经·上品》

【释名】蘩（《尔雅》）、由胡（《尔雅》）、蒌蒿（《食疗》）、蔏（音商）蒌（〖《尔雅》〗）。〔时珍曰〕白蒿有水陆二种，《尔雅》通谓之蘩，以其易繁衍也。曰：蘩，皤蒿。即今陆生艾蒿也，辛熏不美。曰：蘩，由胡。即今水生蒌蒿也，辛香而美。曰：蘩之丑，秋为蒿。则通指水陆二种而言，谓其春时各有种名，至秋老则皆呼为蒿矣。曰藾，曰萧，曰萩，皆老蒿之通名，象秋气肃赖之气。

黄花蒿



白蒿

【集解】〔《别录》曰〕白蒿生中山川泽，二月采。〔弘景曰〕蒿类甚多，而俗中不闻呼白蒿者。方药家既不用，皆无复识之。〔恭曰〕《尔雅》：蘩，皤蒿。即白蒿也，所在有之。叶颇似细艾，上有白毛错涩，粗于青蒿。从初生至枯，白于众蒿。〔禹锡曰〕蓬蒿可以为菹。故《诗笺》云，以豆荐蘩菹也。陆玑《诗疏》云：凡艾白色为皤蒿。今白蒿先诸草发生，香美可食，生蒸皆宜。〔颂曰〕此草古人以为菹。今人但食蒌蒿，不复食此。或疑白蒿即蒌蒿，而孟诜《食疗》又别著蒌蒿条，所说不同，明是二物，乃知古今食品之异

也。又今阶州以白蒿为茵陈，其苗叶亦相似，然以入药，恐不可用也。〔时珍曰〕白蒿处处有之，有水陆二种。本草所用，盖取水生者，故曰生中山川泽，不曰山谷平地也。二种形状相似，但陆生辛熏，不及水生者香美尔。《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蘋。"蘋即陆生皤蒿，俗呼艾蒿是矣。鹿食九种解毒之草，白蒿其一也。《诗》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左传》云："蘋蘩蕴藻之菜，可以荐于鬼神，羞于王公。"并指水生白蒿而言，则本草白蒿之为蒌蒿无疑矣。郑樵《通志》谓蘋为蒌蒿，非矣。鹿乃山兽，蒌乃水蒿。陆玑《诗疏》谓蘋为牛尾蒿，亦非矣。牛尾蒿色青不白，细叶直上，状如牛尾也。蒌蒿生陂泽中，二月发苗，叶似嫩艾而歧细，面青背白。其茎或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茎，生熟菹曝皆可食，盖嘉蔬也。景差《大招》云："吴酸蒿蒌不沾薄。"谓吴人善调酸，瀹蒌蒿为齑，不沾不薄而甘美，此正指水生者也。

苗根

〔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辛，平。〔时珍曰〕发疮疥。

〔主治〕五脏邪气，风寒湿痹，补中益气，长毛发令黑，疗心悬，少食常饥。久服轻身，耳目聪明不老（《本经》）。生挼，醋淹为菹食，甚益人。捣汁服，去热黄及心痛。曝为末，米饮空心服一匙，治夏月暴水痢。烧灰淋汁煎，治淋沥疾（孟诜）。利膈开胃，杀河豚鱼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服食家七禽散云，白兔食白蒿仙，与庵□同法耳。〔时珍曰〕《本经》列白蒿于上品，有功无毒，而古今方家不知用，岂不得服之之诀欤？

〔附方〕旧一。

恶疮癞疾但是恶疾遍体，面目有疮者，皆可服之。用白艾蒿十束如升大，煮取汁，以曲及米一如酿酒法，候熟稍服之（《深师方》）。

子

〔气味〕缺。

〔主治〕鬼气，为末，酒服之，良（孟诜）。

角蒿《唐本草》

【集解】〔恭曰〕角蒿叶似白蒿，花如瞿麦，红赤可爱，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月、八月采。〔保昇曰〕叶似蛇床、青蒿，子角似蔓菁，实黑而细，秋熟，所在皆有之。〔宗奭曰〕茎叶如青蒿，开淡红紫花，大约径三四分。花罢结角，长二寸许，微弯。〔敦曰〕凡使勿用红蒿并邪蒿，二味真似角蒿，只是此香而角短尔。采得，于槐砧上细剉用之。

【气味】辛、苦，平，有小毒。

【主治】干湿□诸恶疮有虫者（《唐本》）。治口齿疮绝胜（宗奭）。

【附方】旧二，新一。

齿龈宣露多是疳也。角蒿烧灰，夜涂上。切忌油腻、沙糖、干枣（《外台秘要》）。

口疮不瘥入胸中并生者。不拘大人小儿，以角蒿灰涂之，有

汁吐去，一宿效（《千金方》）。

月蚀耳疮用蒿灰掺之良（《集简方》）。

□蒿《拾遗》

【释名】莪蒿（《尔雅》）、萝蒿（同上）、抱娘蒿（〖《纲目》〗）。〔时珍曰〕陆农师云：□之为言高也。莪，亦峩也，莪科高也。可以覆蚕，故谓之萝。抱根丛生，故曰抱娘。

角蒿

□蒿

【集解】〔时珍曰〕□蒿生高岗，似小蓟，宿根先于百草。《尔雅》云：莪，萝。是也。《诗·小雅》云："菁菁者莪。"陆玑注云：即莪蒿也。生泽国渐洳处。叶似斜蒿而细科，三月生。茎、叶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颇似蒌蒿。但味带麻，不似蒌蒿甘香。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破血下气，煮食之（藏器）。

马先蒿《本经·中品》

【释名】马新蒿（《唐本》）、马矢蒿（《本经》）、练石草（《别录》）、烂石草（同上）、虎麻（〖《唐本》〗）。〔时珍曰〕蒿气如马矢，故名。马先，乃马矢字讹也。马新，又马先之讹也。〔弘景曰〕练石草，一名烂石草，即马矢蒿。今方药不复用之。

【集解】〔《别录》曰〕马先蒿、练石草，并生南阳川泽。〔恭曰〕叶大如茺蔚，花红白色。二月、八月采茎叶，阴干用。八月、九月实熟，俗谓之虎麻是也。一名马新蒿，所在有之。茺蔚苗短小，其子夏中熟。二物初生，极相似也。〔禹锡曰〕按《尔雅》云：蔚，牡蔻。注云：即蒿之无子者。《诗》云："匪莪伊蔚。"陆玑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开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生角，似小豆角，锐而长。一名马新蒿，是也。〔颂曰〕郭璞以牡蔻为无子，而陆玑云有子，二说小异。今当用有子者为正。〔时珍曰〕《别录》牡蒿、马先蒿，原是二条。陆玑所谓有子者，乃马先蒿，而复引无子之牡蒿释之，误矣。牡蒿详见本条。

马先蒿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练石草：寒。

【主治】寒热鬼疰，中风湿痹，女子带下病，无子（《本经》）。练石草：治五癃，破石淋、膀胱中结气，利水道小便（《别录》）。恶疮（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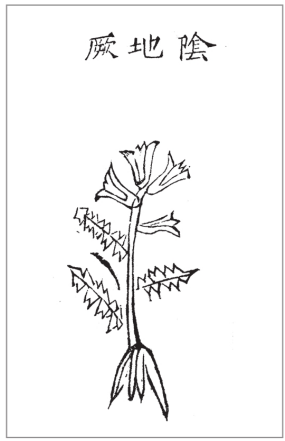
【附方】旧一。

大疯癞疾骨肉疽败，眉须堕落，身体痒痛。以马先蒿，一名马矢蒿，一名烂石草，炒捣末。每服方寸匕，食前温酒下，一日三服，一年都瘥（《肘后方》）。

阴地厥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邓州顺阳县内乡山谷。叶似青蒿，茎青紫色，花作小穗，微黄，根似细辛。七月采根苗用。〔时珍曰〕江浙

亦有之。外家采制丹砂、硫黄。



阴地厥

根苗

【气味】甘、苦，微寒，无毒。

【主治】肿毒风热（苏颂）。

【附方】新一。

男妇吐血后，胸膈虚热。阴地厥、紫河车、贯众、甘草各半两。每服三钱，水煎服（《圣济总录》）。

牡蒿《别录·下品》

【释名】齐头蒿（〖《唐本》〗）。〔时珍曰〕《尔雅》：蔚，牡菣。蒿之无子者。则牡之名以此也。诸蒿叶皆尖，此蒿叶独奓而秃，故有齐头之名。

【集解】〔《别录》曰〕牡蒿生田野，五月、八月采。〔弘

景曰〕方药不复用。〔恭曰〕齐头蒿也，所在有之。叶似防风，细薄而无光泽。〔时珍曰〕齐头蒿三四月生苗，其叶扁而本狭，末蓼有秃歧。嫩时可茹。鹿食九草，此其一也。秋开细黄花，结实大如车前实，而内子微细不可见，故人以为无子也。

牡蒿

苗

【气味】苦、微甘，温，无毒。

【主治】充肌肤，益气，令人暴肥。不可久服，血脉满盛（《别录》）。擂汁服，治阴肿（时珍）。

【附方】新一。

疟疾寒热齐头蒿根、滴滴金根各一把，擂生酒一钟，未发前服。以渣傅寸口，男左女右。二日便止（《海上名方》）。

九牛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筠州山冈上。二月生苗，独茎，高一尺。叶似艾叶，圆而长，背有白毛，面青。五月采苗用。〔时珍曰〕陈嘉谟《本草蒙筌》以此为蕲艾，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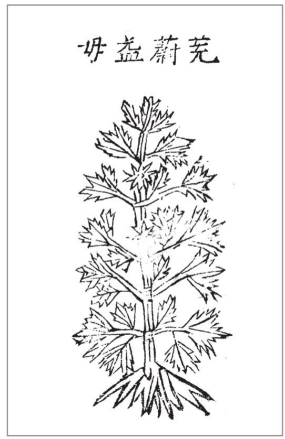
苗

【气味】微苦，有小毒。

【主治】解风劳，治身体痛。与甘草同煎服，不入众药用（苏颂）。

茺蔚《本经·上品》

九牛草



茺蔚

【释名】益母（《本经》）、**益明**（《本经》）、**贞蔚**（《别录》）、**蕍**（《尔雅》。音推）、**野天麻**（《会编》）、**猪麻**（《纲目》）、**火杴**（《本经》）、**郁臭草**（《图经》）、**苦低草**（《图经》）、**夏枯草**（《外台》）、**土质汗**（《纲目》）。〔时珍曰〕此草及子皆充盛密蔚，故名茺蔚。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益明之称。其茎方类麻，故谓之野天麻。俗呼为猪麻，猪喜食之也。夏至后即枯，故亦有夏枯之名。《近效方》谓之土质汗。林亿云：质汗出西番，乃热血合诸药煎成，治金疮折伤。益母亦可作煎，治折伤，故名为土质汗也。〔禹锡曰〕《尔雅》：萑，蕍。注云：今茺蔚也。又名益母。刘歆云：蕍，臭秽也。臭秽，即茺蔚也。陆玑云：蕍，益母也。故曾子见之感思。

【集解】〔《别录》曰〕茺蔚生海滨池泽，五月采。〔弘景曰〕今处处有之。叶如荏，方茎，子形细长，有三棱。方用亦稀。〔颂曰〕今园圃及田野极多。郭璞注《尔雅》云：叶似荏，方茎白华，华生节间。节节生花，实似鸡冠子，黑色，茎作四方棱，五月采。又云九月采实，医方稀有用实者。〔宗奭曰〕茺蔚初春生时，亦

可浸洗，淘去苦水，煮作菜食。凌冬不凋悴也。〔时珍曰〕茺蔚近水湿处甚繁。春初生苗如嫩蒿，入夏长三四尺，茎方如黄麻茎。其叶如艾叶而背青，一梗三叶，叶有尖歧。寸许一节，节节生穗，丛簇抱茎。四五月间，穗内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内有细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棱，褐色，药肆往往以作巨胜子货之。其草生时有臭气，夏至后即枯，其根白色。苏颂《图经》谓其叶似荏，其子黑色，似鸡冠子，九月采实，寇宗奭《衍义》谓其凌冬不凋者，皆误传也。此草有白花、紫花二种，茎叶子穗皆一样。但白者能入气分，红者能入血分，别而用之可也。按《闺阁事宜》云：白花者为益母，紫花者为野天麻。返魂丹注云：紫花者为益母，白花者不是。陈藏器《本草》云：茺蔚生田野间，人呼为郁臭草。天麻生平泽，似马鞭草，节节生紫花，花中有子，如青葙子。孙思邈《千金方》云：天麻草，茎如火麻，冬生苗，夏着赤花，如鼠尾花。此皆似以茺蔚、天麻为二物，盖不知其是一物二种。凡物花皆有赤白，如牡丹、芍药、菊花之类是矣。又按郭璞《尔雅注》云：蕍（音推）即茺蔚，又名益母。叶似荏，白华，华生节间。又云：蘋（音推），方茎，叶长而锐，有穗，穗间有花紫缥色，可以为饮，江东呼为牛蘋。据此则是蕍、蘋名本相同，但以花色分别之，其为一物无疑矣。宋人重修本草，以天麻草误注天麻，尤为谬失。陈藏器《本草》又有蟹菜，云生江南阴地，似益母，方茎对节白花，主产后血病。此即茺蔚之白花者，故其功主血病亦相同。

子

〔修治〕〔时珍曰〕凡用，微炒香，亦或蒸熟，烈日曝燥，舂簸去壳，取仁用。

〔气味〕辛、甘，微温，无毒。〔《别录》曰〕甘，微寒。〔时珍曰〕甘、辛，温。灰制硫黄。

〔主治〕明目益精，除水气，久服轻身（《本经》）。疗血逆大热，头痛心烦（《别录》）。

产后血胀（大明）。舂仁生食，补中益气，通血脉，填精髓，止渴润肺（吴瑞）。治风解热，顺气活血，养肝益心，安魂定魄，调女人经脉，崩中带下，产后胎前诸病。久服令人有子（时珍）。

〔发明〕〔震亨曰〕茺蔚子活血行气，有补阴之功，故名益母。凡胎前产后所恃者，血气也。胎前无滞，产后无虚，以其行中有补也。〔时珍曰〕茺蔚子味甘、微辛，气温，阴中之阳，手、足厥阴经药也。白花者入气分，紫花者入血分。治妇女经脉不调，胎产一切血气诸病，妙品也，而医方鲜知用。时珍常以之同四物、香附诸药治人，获效甚多。盖包络生血，肝藏血。此物能活血补阴，故能明目、益精、调经，治女人诸病也。东垣李氏言瞳子散大者，禁用茺蔚子，为其辛温主散，能助火也。当归虽辛温，而兼苦甘，能和血，故不禁之。愚谓目得血而能视，茺蔚行血甚捷，瞳子散大，血不足也，故禁之，非助火也。血滞病目则宜之，故曰明目。

茎〔大明曰〕苗、叶、根同功。

〔气味〕〔藏器曰〕寒。〔时珍曰〕茎、叶：味辛、微苦。花：味微苦、甘。根：味甘。并无毒。〔《镜源》曰〕制硫黄、雌黄、砒石。

〔主治〕瘾疹痒，可作浴汤（《本经》）。捣汁服，主浮肿，下水，消恶毒疔肿、乳痈丹游等毒，并傅之。又服汁，主子死腹中，及产后血胀闷。滴汁入耳中，主聤耳。捣傅蛇虺毒（苏恭）。入面药，令人光泽，治粉刺（藏器）。活血

破血，调经解毒，治胎漏产难，胎衣不下，血运血风血痛，崩中漏下，尿血泻血，疳痢痔疾，打扑内损瘀血，大便小便不通（时珍）。

〔发明〕〔时珍曰〕益母草之根、茎、花、叶、实，并皆入药，可同用。若治手、足厥阴血分风热，明目益精，调女人经脉，则单用茺蔚子为良。若治肿毒疮疡，消水行血，妇人胎产诸病，则宜并用为良。盖其根茎花叶专于行，而子则行中有补故也。

【附方】旧十四，新七。

济阴返魂丹〔昝殷《产宝》曰〕此方，乃吉安文江高师禹，备礼求于名医所得者，其效神妙，活人甚多，能治妇人胎前产后诸疾危证。用野天麻，又名益母，又名火杴，又名负担，即茺蔚子也。叶似艾叶，茎类火麻，方梗凹面，四五六月节节开花，红紫色如蓼花，南北随处皆有，白花者不是。于端午、小暑，或六月六日，花正开时，连根收采阴干，用叶及花子。忌铁器，以石器碾为细末，炼蜜丸如弹子大，随证嚼服用汤使。其根烧存性为末，酒服，功与黑神散不相上下。其药不限丸数，以病愈为度。或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又可捣汁滤净，熬膏服之。〇胎前脐腹痛，或作声者，米饮下。〇胎前产后，脐腹刺痛，胎动不安，下血不止，当归汤下。〇产后，以童子小便化下一丸，能安魂定魄，血气自然调顺，诸病不生。又能破血痛，养脉息，调经络，并温酒下。〇胎衣不下，及横生不顺，死胎不下，经日胀满，心闷心痛，并用炒盐汤下。〇产后血运，眼黑血热，口渴烦闷，如见鬼神，狂言不省人事，以童子小便和酒化下。〇产后结成血块，脐腹奔痛，时发寒热，有冷汗，或面垢颜赤，五心烦热，并用童子小便、酒下，或薄荷自然汁下。〇产后恶露不尽，结滞刺痛，上冲心胸满闷，童子小便、酒下。〇产后泻血水，以枣汤下。〇产后痢疾，米汤下。〇产后血崩漏下，糯米汤下。〇产后赤白带下，煎胶艾汤下。月水不调，温酒下。〇产后中风，牙关紧急，半身不遂，失音不语，童便、酒下。〇产后气喘咳嗽，胸膈不

利，恶心吐酸水，面目浮肿，两胁疼痛，举动失力，温酒下。〇产后月内咳嗽，自汗发热，久则变为骨蒸，童便、酒下。〇产后鼻衄，舌黑口干，童便酒下。〇产后两太阳穴痛，呵欠心忪，气短羸瘦，不思饮食，血风身热，手足顽麻，百节疼痛，并米饮化下。〇产后大小便不通，烦躁口苦者，薄荷汤下。〇妇人久无子息，温酒下。

益母膏《近效方》：治产妇诸疾，及折伤内损有瘀血，每天阴则痛，神方也。三月采益母草一名负担，一名夏枯草，连根叶茎花洗择令净，于箔上摊暴水干，以竹刀切长五寸，勿用铁刀，置于大锅中，以水浸过二三寸，煎煮，候草烂水减三之二，漉去草，取汁约五六斗，入盆中澄半日，以绵滤去浊滓，以清汁入釜中，慢火煎取一斗，如稀饧状，瓷瓶封收。每取梨大，暖酒和服，日再服。或和羹粥亦可。如远行，即更炼至可丸收之。服至七日，则疼渐平复也。产妇恶露不尽及血运，一二服便瘥。其药无忌。又能治风，益心力（《外台秘要》）。

女人难产益母草捣汁七大合，煎减半，顿服立止。无新者，以干者一大握，水七合，煎服（韦宙《独行方》）。

胎死腹中益母草捣熟，以暖水少许，和绞取汁，顿服之（韦宙《独行方》）。

产后血运心气欲绝。益母草研汁，服一盏，绝妙（《子母秘录》）。

产后血闭不下者。益母草汁一小盏，入酒一合，温服（《圣惠方》）。

带下赤白益母草花开时采，捣为末。每服二钱，食前温汤下（《集验方》）。

小便尿血益母草捣汁，服一升立瘥。此苏澄方也（《外台秘要》）。

赤白杂痢困重者。益母草日干，陈盐梅烧存性，等分为末。每服三钱，白痢干姜汤、赤痢甘草汤下。名二灵散（《卫生家宝方》）。

小儿疳痢垂死者。益母草嫩叶，同米煮粥食之，取足，以瘥为度，甚佳。饮汁亦可（《广济方》）。

痔疾下血益母草叶，捣汁饮之（《食医心镜》）。

一切痈疮妇人妒乳乳痈，小儿头疮，及浸淫黄烂热疮，疥疽阴蚀。并用天麻草切五升，以水一斗半，煮一斗，分数次洗之以杀痒（《千金方》）。

急慢疔疮《圣惠方》：用益母草捣封之，仍绞五合服，即消。〇《医方大成》：用益母草四月连花采之，烧存性。先以小尖刀十字划开疔根，令血出。次绕根开破，捻出血，拭干。以稻草心蘸药捻入疮口，令到底。良久当有紫血出，捻令血净，再捻药入，见红血乃止。一日夜捻药三五度。重者二日根烂出，轻者一日出。有疮根胀起，即是根出，以针挑之。出后仍傅药生肌易愈。忌风寒房室酒肉一切毒物。

疖毒已破益母草捣敷甚妙（《斗门方》）。

勒乳成痈益母为末，水调涂乳上，一宿自瘥。生捣亦得（《圣惠方》）。

喉闭肿痛益母草捣烂，新汲水一碗，绞浓汁顿饮，随吐愈。冬月用根（《卫生易简方》）。

聤耳出汁茺蔚茎叶汁滴之（《圣惠方》）。

粉刺黑斑《闺阁事宜》云：五月五日收带根天麻紫花者，晒干烧灰。以商陆根捣自然汁，加酸醋和搜灰作饼，炭火煅过收之。半

年方用，入面药，甚能润肌。〇〔苏颂曰〕唐天后炼益母草泽面法：五月五日采根苗具者，勿令着土，暴干捣罗，以面水和成团，如鸡子大，再暴干。仍作一炉，四旁开窍，上下置火，安药中央。大火烧一炊久，即去大火，留小火养之，勿令火绝。经一复时出之，瓷器中研治，筛再研，三日收用，如澡豆法，日用。一方：每十两加滑石一两，胭脂一钱。

马咬成疮苦低草，切细，和醋炒涂之（孙真人方）。

新生小儿益母草五两，煎水浴之，不生疮疥（《简要济众》）。

鏨菜音惭。《拾遗》

【集解】〔藏器曰〕鏨菜生江南阴地，似益母，方茎对节，白花。〔时珍曰〕此即益母之白花者，乃《尔雅》所谓蓷是也。其紫花者，《尔雅》所谓藚是也。蓷、藚皆同一音，乃一物二种。故此条亦主血病，与益母功同。郭璞独指白花者为益母，昝殷谓白花者非益母，皆欠详审。嫩苗可食，故谓之菜。寇宗奭言茺蔚嫩苗可煮食，正合此也。

苗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破血，产后腹痛，煮汁服（藏器）。

薇衔薇音眉。〇《本经·上品》

【释名】糜衔（《本经》）、鹿衔（《唐本》）、吴风草（《唐本》）、无心（《吴普》）、无颠（《吴普》）、

承膏（《别录》）、承肌（《吴普》）。〔恭曰〕南人谓之吴风草。一名鹿衔草，言鹿有疾，衔此草即瘥也。〔时珍曰〕据苏说，则薇衔、糜衔当作麋衔也。鹿、麋一类也。按郦道元《水经注》云：魏兴锡山多生薇衔草，有风不偃，无风独摇。则吴风亦当作无风，乃通。〔藏器曰〕一名无心草，非草之无心者，方药少用。

鳋菜

薇衔

【集解】〔《别录》曰〕薇衔生汉中川泽及冤句、邯郸。七

月采茎叶，阴干。〔恭曰〕此草丛生，似茺蔚及白头翁，其叶有毛，赤茎。又有大小二种：楚人谓大者为大吴风草，小者为小吴风草。〔保昇曰〕叶似茺蔚，丛生有毛，其花黄色，其根赤黑色。

茎叶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微寒。〔之才曰〕得秦皮良。

【主治】风湿痹历节痛，惊痫吐舌，悸气贼风，鼠瘘痈肿（《本经》）。**暴癥，逐水，疗痿蹶。久服轻身明目**（《别录》）。**妇人服之，绝产无子**（藏器）。**煎水，洗瘭疽甲疽恶疮**（时珍。出《外科精义》）。

【发明】〔时珍曰〕麋衔乃《素问》所用治风病自汗药，而后世不知用之，诚缺略也。《素问》：黄帝曰：有病身热懈惰，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此为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风。治之以泽泻、术各三五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后饭。后饭者，先服药也。

【附方】新二。

年深恶疮无心草根、钓苓根、狼毒、白丁香各五钱，麝香一字，为末掺之。〇又方：无心草根、干姜各二钱，钓苓根三钱，为末掺之（并《外科精义》）。

小儿破伤风病，拘急口禁。没心草半两，白附子炮二钱半，为末。每服一字，薄荷酒灌下（《圣济录》）。

【附录】无心草（宋《图经》）〔颂曰〕生秦州及商州，凤翔各县皆出之。三月开花，五月结实，六七月采根苗，阴干用。性温，无毒。主积血，逐气块，益筋节，补虚损，润颜色，疗澼

泄腹痛。〔时珍曰〕麋衔一名无心草，此草功用与之相近，其图形亦相近，恐即一物也，故附之俟访考焉。鼠耳草，亦名无心，与此不同。

夏枯草《本经·下品》

【释名】夕句（《本经》）、乃东（《本经》）、燕面（《别录》）、铁色草（〖《纲目》〗）。〔震亨曰〕此草夏至后即枯。盖禀纯阳之气，得阴气则枯，故有是名。

【集解】〔《别录》曰〕夏枯草生蜀郡川谷，四月采。〔恭曰〕处处有之，生平泽。〔颂曰〕冬至后生，叶似旋覆。三月、四月开花，作穗紫白色，似丹参花，结子亦作穗。五月便枯，四月采之。〔时珍曰〕原野间甚多，苗高一二尺许，其茎微方。叶对节生，似旋覆叶而长大，有细齿，背白多纹。茎端作穗，长一二寸，穗中开淡紫小花，一穗有细子四粒。丹溪云无子，亦欠察矣。嫩苗瀹过，浸去苦味，油盐拌之可食。

【正误】〔宗奭曰〕今谓之郁臭。自秋便生，经冬不悴，春开白花，夏结子。〔震亨曰〕郁臭草有臭味，即茺蔚是也。夏枯草无臭味，明是两物。俱生于春，夏枯先枯而无子，郁臭后枯而结子。

夏枯草

茎叶

【气味】苦、辛，寒，无毒。〔之才曰〕土瓜为之使。伏汞砂。

【主治】寒热瘰疬鼠瘘头疮，破癥，散瘿结气，脚肿湿痹，轻身（《本经》）。

【发明】〔震亨曰〕《本草》言夏枯草大治瘰疬，散结气。有补养厥阴血脉之功，而不言及。观其退寒热，虚者可使；若实者以行散之药佐之，外以艾灸，亦渐取效。〔时珍曰〕黎居士《简易方》：夏枯草治目疼，用沙糖水浸一夜用，取其能解内热、缓肝火也。楼全善云：夏枯草治目珠疼至夜则甚者，神效。或用苦寒药点之反甚者，亦神效。盖目珠连目本，即系也，属厥阴之经。夜甚及点苦寒药反甚者，夜与寒亦阴故也。夏枯禀纯阳之气，补厥阴血脉，故治此如神，以阳治阴也。一男子至夜目珠疼，连眉棱骨，及头半边肿痛。用黄连膏点之反甚，诸药不效。灸厥阴、少阳，疼随止，半日又作。月余，以夏枯草二两，香附二两，甘草四钱，为末。每服一钱半，清茶调服。下咽则疼减半，至四五服良愈矣。

【附方】旧一，新六。

明目补肝肝虚目睛痛，冷泪不止，筋脉痛，羞明怕日。夏枯草半两，香附子一两，为末。每服一钱，腊茶汤调下（《简要济众》）。

赤白带下夏枯草，花开时采，阴干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食前（徐氏《家传方》）。

血崩不止夏枯草为末，每服方寸匕，米饮调下（《圣惠方》）。

产后血运心气欲绝者。夏枯草捣绞汁服一盏，大妙（徐氏《家传方》）。

扑伤金疮夏枯草口嚼烂，罨上即愈（《卫生易简》）。

汗斑白点夏枯草煎浓汁，日日洗之（《乾坤生意》）。

瘰疬马刀不问已溃未溃，或日久成漏。用夏枯草六两，水二钟，煎七分，食远温服。虚甚者，则煎汁熬膏服。并涂患处，兼以十全大补汤加香附、贝母、远志尤善。此物生血，乃治瘰疬之圣药也。其草易得，其功甚多（薛己《外科经验方》）。

刘寄奴草《唐本草》

【释名】金寄奴（大明）、乌藤菜（《纲目》）。

〔时珍曰〕按李延寿《南史》云：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洲，遇一大蛇，射之。明日往，闻杵臼声。寻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主为刘寄奴所射，今合药傅之。裕曰：神何不杀之？曰：寄奴王者，不可杀也。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药而反。每遇金疮傅之即愈。人因称此草为刘寄奴草。郑樵

《通志》云：江南人因汉时谓刘为卯金刀，乃呼刘为金。是以又有金寄奴之名。江东人谓之乌藤菜云。

【集解】〔恭曰〕刘寄奴草生江南。茎似艾蒿，长三四尺，叶似山兰草而尖长，一茎直上有穗，叶互生，其子似稗而细。〔保昇曰〕今出越州，蒿之类也。高四五尺，叶似菊，其花白色，其实黄白色作穗，夏月收苗日干之。〔颂曰〕今河中府、孟州、汉中、滁州亦有之。春生苗，茎似艾蒿，上有四棱，高二三尺以来。叶青似柳，四月开碎小黄白花，形如瓦松，七月结实似黍而细，根淡紫色似莴苣。六月、七月采苗及花子通用。〔时珍曰〕刘寄奴一茎直上。叶似苍术，尖长糙涩，面深背淡。九月茎端分开数枝，一枝攒簇十朵小花，白瓣黄蕊，如小菊花状。花罢有白絮，如苦荬花之絮。其子细长，亦如苦荬子。所云实如黍稗者，似与此不同，其叶亦非蒿类。

刘寄奴草

子苗同。

【修治】〔敦曰〕凡采得，去茎叶，只用实。以布拭去薄壳令净，拌酒蒸，从巳至申，曝干用。〔时珍曰〕茎、叶、花、子皆可用。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破血下胀。多服令人下痢（苏恭）。下血止痛，治产后余疾，止金疮血，极效（《别录》）。心腹痛，下气，水胀血气，通妇人经脉癥结，止霍乱水泻（大明）。小便尿血，新者研末服（时珍）。

【附方】旧一，新七。

大小便血刘寄奴为末，茶调空心服二钱，即止（《集简方》）。

折伤瘀血在腹内者。刘寄奴、骨碎补、延胡索各一两，水二升，煎七合，入酒及童子小便各一合，顿温服之（《千金方》）。

血气胀满刘寄奴穗实为末，每服三钱，酒煎服。不可过多，令人吐利。此破血之仙药也（《卫生易简方》）。

霍乱成痢刘寄奴草煎汁饮（《圣济总录》）。

汤火伤灼刘寄奴捣末，先以糯米浆鸡翎扫上，后乃掺末。并不痛，亦无痕，大验之方。凡汤火伤，先以盐末掺之，护肉不坏，后乃掺药为妙（《经验方》）。

风入疮口肿痛。刘寄奴为末，掺之即止（《圣惠方》）。

小儿夜啼刘寄奴半两，地龙炒一分，甘草一寸。水煎，灌少许（《圣济总录》）。

赤白下痢阴阳交滞，不问赤白。刘寄奴、乌梅、白姜等分，

水煎服。赤加梅，白加姜（艾元英《如宜方》）。

曲节草宋《图经》

【释名】六月凌（音令。《图经》）、六月霜（《纲目》）、绿豆青（《图经》）、蛇蓝（〖《图经》〗）。〔时珍曰〕此草性寒，故有凌、霜、绿豆之名。

【集解】〔颂曰〕曲节草生筠州。四月生苗，茎方色青有节，叶似刘寄奴而青软，七八月着花似薄荷，结子无用。五月、六月采茎叶，阴干。

曲节草

茎叶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发背疮，消痈肿，拔毒。同甘草作末，米汁调服（苏颂）。

丽春草宋《图经》

【释名】仙女蒿（《图经》）、定参草（〖《图经》〗）。〔颂曰〕丽春草生檀嵎山川谷，檀嵎山在高密界。河南淮阳郡、颍川及谯郡、汝南郡等，并呼为龙芊草。河北近山、邺郡、汲郡，并名丛兰艾。上党紫团山亦有，名定参草，又名仙女蒿。今所在有之。甚疗瘾黄，人莫能知。〔时珍曰〕此草有殊功，而不著其形状。今罂粟亦名丽春草，九仙子亦名仙女娇，与此同名，恐非一物也。当俟博访。

花及根

【气味】缺。

【主治】瘾黄黄疸（苏颂）。

【发明】〔颂曰〕唐天宝中，颍川郡杨正进方，名医皆用有效。其方云：丽春草疗因时患伤热，变成瘾黄，遍身壮热，小便黄赤，眼如金色，面又青黑，心头气痛，绕心如刺，头旋欲倒，兼胁下有瘕气，及黄疸等，经用有验。其药春三月采花，阴干一升，捣散。每平明空腹取三方寸匕，和生麻油一盏顿服，日一服，隔五日再进，以知为度。其根疗黄疸，捣汁一盏，空腹顿服，须臾即利三两行，其疾立已。一剂不能全愈，隔七日更一剂，永瘥。忌酒面猪鱼蒜粉酪等。

丽春草

旋覆花《本经·下品》

【释名】金沸草（《本经》）、金钱花（《纲目》）、滴滴金（《纲目》）、盗庚（《尔雅》）、夏菊（《纲目》）、戴椹（《别录》）。〔宗奭曰〕花缘繁茂，圆而覆下，故曰旋覆。〔时珍曰〕诸名皆因花状而命也。《尔雅》云：蕧，盗庚也。盖庚者金也，谓其夏开黄花，盗窃金气也。《酉阳杂俎》云：金钱花一名毗尸沙，自梁武帝时始进入中国。

【集解】〔《别录》曰〕旋覆生平泽川谷。五月采花，日干，二十日成。〔弘景曰〕出近道下湿地，似菊花而大。别有旋蕾根，出河南，北国亦有，形似芎□，惟合旋蕾膏用之，余无所用，非此旋覆花根也。〔保昇曰〕叶似水苏，花黄如菊，六月至九月采花。〔颂曰〕今所在皆有。二月以后生苗，多近水旁，大似红蓝而无刺，长一二尺以来，叶如柳，茎细。六月开花如菊花，小铜钱大，深黄色。上党田野人呼为金钱花，七八月采花。今近道人家园圃所莳金钱花，花叶并同，极易繁盛，恐即旋覆也。〔宗奭曰〕旋覆叶如大菊，又如艾蒿。秋开花大如梧桐子，花淡黄色，其香过于菊。别有旋花，

乃鼓子花，非此花也。见本条。〔时珍曰〕花状如金钱菊。水泽边生者，花小瓣单；人家栽者，花大蕊簇，盖壤瘠使然。其根细白。俗传露水滴下即生，故易繁，盖亦不然。

旋覆花

花

〔修治〕〔敦曰〕采得花，去蕊并壳皮及蒂子，蒸之，从巳至午，晒干用。

〔气味〕咸，温，有小毒。〔《别录》曰〕甘，微温，冷利。〔权曰〕甘，无毒。〔大明曰〕无毒。〔宗奭曰〕苦、甘、辛。

〔主治〕结气胁下满，惊悸，除水，去五脏间寒热，补中下气（《本经》）。消胸上痰结，唾如胶漆，心胁痰水，膀胱留饮，风气湿痹，皮间死肉，目中眵□，利大肠，通血脉，益色泽（《别录》）。主水肿，逐大腹，开胃，止呕逆不下食（甄权）。行痰水，去头目风（宗奭）。消坚

软痞，治噫气（好古）。

〔发明〕〔颂曰〕张仲景治伤寒汗下后，心下痞坚，噫气不除，有七物旋覆代赭汤；杂治妇人，有三物旋覆汤。胡洽居士治痰饮在两胁胀满，有旋覆花丸，用之尤多。〔成无己曰〕硬则气坚，旋覆之咸，以软痞坚也。〔震亨曰〕寇宗奭言其行痰水去头目风，亦走散之药。病人涉虚者，不宜多服，冷利大肠，宜戒之。〔时珍曰〕旋覆乃手太阴肺、手阳明大肠药也。所治诸病，其功只在行水下气通血脉尔。李卫公言嗅其花能损目。唐慎微《本草》误以旋花根方收附此下，今改正之。

〔附方〕旧一，新三。

中风壅滞旋覆花，洗净焙研，炼蜜丸梧子大。夜卧以茶汤下五丸至七丸、十丸（《经验后方》）。

半产漏下虚寒相抟，其脉弦芤。旋覆花汤：用旋覆花三两，葱十四茎，新绛少许，水三升，煮一升，顿服（《金匮要略》）。

月蚀耳疮旋覆花烧研，羊脂和涂之（《集简方》）。

小儿眉癣小儿眉毛眼睫，因癣退不生。用野油花即旋覆花、赤箭即天麻苗、防风等分，为末。洗净，以油调涂之（《总微论》）。

叶

【主治】傅金疮，止血（大明）。治疔疮肿毒（时珍）。

根

【主治】风湿（《别录》）。

青葙《本经·下品》

【释名】草蒿（《本经》）、蒌蒿（《本经》）、昆仑草（《唐本》）、野鸡冠（《纲目》）、鸡冠苋（《纲目》）、子名草决明（《本经》）。〔时珍曰〕青葙名义未详。胡麻叶亦名青蘘，此草又多生于胡麻地中，与之同名，岂以其相似而然耶？青蒿亦名草蒿，其功相似，而名亦相同，何哉？其子明目，与决明子同功，故有草决明之名。其花叶似鸡冠，嫩苗似苋，故谓之鸡冠苋。郑樵《通志》言俗名牛尾蒿者，误矣。

【集解】〔《别录》曰〕青葙生平谷道旁。三月采茎叶，阴干。五月、六月采子。〔弘景曰〕处处有之。似麦栅花，其子甚细。别有草蒿，或作草藁，主疗殊相类，形名又相似可疑，而实两种也。〔恭曰〕此草苗高尺余，叶细软，花紫白色，实作角，子黑而扁光，似苋实而大，生下湿地，四月、五月采，荆襄人名为昆仑草。〔颂曰〕今江淮州郡近道亦有之。二月生青苗，长三四尺。叶阔似柳而软。茎似蒿，青红色。六月、七月内生花，上红下白。子黑光而扁，似莨菪。根亦似蒿根而白，直下独茎生根。六月、八月采子。〔时珍曰〕青葙生田野间，嫩苗似苋可食，长则高三四尺。苗叶花实与鸡冠花一样无别。但鸡冠花穗或有大而扁或团者。此则梢间出花穗，尖长四五寸，状如兔尾，水红色，亦有黄白色者。子在穗中，与鸡冠子及苋子一样难辨。苏恭言其结角，误矣。萧炳言黄花者名陶朱术，与陈藏器所说不同。又有天灵草，亦此类也，并附于下。

青葙

茎叶

〔修治〕〔敦曰〕凡用先烧铁杵臼，乃捣用之。

〔气味〕苦，微寒，无毒。

〔主治〕邪气，皮肤中热，风瘙身痒，杀三虫（《本经》）。恶疮疥虱痔蚀，下部□疮（《别录》）。捣汁服，大疗温疠（苏恭）。止金疮血（大明）。

子

〔气味〕苦，微寒，无毒。〔权曰〕苦，平。

〔主治〕唇口青（《本经》）。治五脏邪气，益脑髓，镇肝，明耳目，坚筋骨，去风寒湿痹（大明）。治肝脏热毒冲眼，赤障青盲翳肿，恶

疮疥疮（甄权）。

〔发明〕〔炳曰〕理眼，有青葙子丸。〔宗奭曰〕青葙子，《经》中不言治眼，惟《药性论》《日华子》始言治肝明目。今人多用治眼，殊与《经》意不相当。〔时珍曰〕青葙子治眼，与决明子、苋实同功。《本经》虽不言治眼，而云一名草决明，主唇口青，则其明目之功可知矣。目者肝之窍，唇口青者足厥阴经之证，古方除热亦多用之，青葙子之为厥阴药，又可知矣。况用之治目，往往有验，尤可征。据《魏略》云：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常服青葙子丸，年百余岁，如五六十者。

〔附方〕旧一。

鼻衄不止眩冒欲死。青葙子汁三合，灌入鼻中（《贞元广利方》）。

【附录】桃朱术〔炳曰〕青葙一种花黄者，名陶朱术，苗相似。〔藏器曰〕桃朱术生园中，细如芹，花紫，子作角。以镜向旁敲之，则子自发。五月五日乃收子，带之令妇人为夫所爱。雁来红〔时珍曰〕茎叶穗子并与鸡冠同。其叶九月鲜红，望之如花，故名。吴人呼为老少年。一种六月叶红者，名十样锦。天灵草〔时珍曰〕按《土宿真君本草》云：状如鸡冠花，叶亦如之，折之有液如乳，生江湖荆南陂池间。五月取汁，可制雄、硫，煮雌炼砂。思莫子〔敦曰〕思莫子、鼠细子，二件真似青葙子，只是味不同。思莫子味粗，煎之有涎。

鸡冠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以花状命名。

【集解】〔时珍曰〕鸡冠处处有之。三月生苗，入夏高者五六尺，矬者才数寸。其叶青柔，颇似白苋菜而窄，梢有赤脉。其茎赤色，或圆或扁，有筋起。六七月梢间开花，有红、白、黄三色。其穗圆长而尖者，俨如青葙之穗；扁卷而平者，俨如雄鸡之冠。花大有围一二尺者，层层卷出可爱。子在穗中，黑细光滑，与苋实一样。其穗如秕麦状。花最耐久，霜后始蔫。

鸡冠

苗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疮痔及血病（时珍）。

子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止肠风泻血，赤白痢（藏器）。崩中带下，入药炒用（大明）。

花

〔气味〕同上。

〔主治〕痔漏下血，赤白下痢，崩中赤白带下，分赤白用（时珍）。

〔附方〕新十。

吐血不止白鸡冠花，醋浸煮七次，为末。每服二钱，热酒下（《经验方》）。

结阴便血鸡冠花、椿根白皮等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黄芪汤下，日二服（《圣济总录》）。

粪后下血白鸡冠花并子炒，煎服（《圣惠方》）。

五痔肛肿久不愈，变成瘘疮。用鸡冠花、凤眼草各一两，水二碗，煎汤频洗（《卫生宝鉴》）。

下血脱肛白鸡冠花、防风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空心米饮每服七十丸。一方：白鸡冠花炒、棕榈灰、羌活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永类钤方》）。

经水不止红鸡冠花一味，晒干为末。每服二钱，空心酒调下。忌鱼腥猪肉（《孙氏集效方》）。

产后血痛白鸡冠花，酒煎服之（李楼《奇方》）。

妇人白带白鸡冠花晒干为末，每旦空心酒服三钱。赤带用红者（《孙氏集效方》）。

白带沙淋白鸡冠花、苦壶卢等分，烧存性，空心火酒服之

（《摘玄》）。

赤白下痢鸡冠花煎酒服。赤用红，白用白（《集简方》）。

红蓝花宋《开宝》

【释名】红花（《开宝》）、**黄蓝**（〖《开宝》〗）。〔颂曰〕其花红色，叶颇似蓝，故有蓝名。

【集解】〔志曰〕红蓝花，即红花也，生梁汉及西域。《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今魏地亦种之。〔颂曰〕今处处有之。人家场圃所种，冬月布子于熟地，至春生苗，夏乃有花。花下作梂猬多刺，花出梂上。圃人乘露采之，采已复出，至尽而罢。梂中结实，白颗如小豆大。其花暴干，以染真红，又作胭脂。〔时珍曰〕红花二月、八月、十二月皆可以下种，雨后布子，如种麻法。初生嫩叶、苗亦可食。其叶如小蓟叶。至五月开花，如大蓟花而红色。侵晨采花捣熟，以水淘，布袋绞去黄汁又捣，以酸粟米泔清又淘，又绞袋去汁，以青蒿覆一宿，晒干，或捏成薄饼，阴干收之。入药搓碎用。其子五月收采，淘净捣碎煎汁，入醋，拌蔬食，极肥美。又可为车脂及烛。

红蓝花

花

〔气味〕辛，温，无毒。〔元素曰〕入心养血，谓其苦温，阴中之阳，故入心。佐当归，生新血。〔好古曰〕辛而甘苦温，肝经血分药也。入酒良。

〔主治〕产后血运口噤，腹内恶血不尽绞痛，胎死腹中，并酒煮服。亦主蛊毒（《开宝》）。多用破留血，少用养血（震亨）。活血润燥，止痛散肿，通经（时珍）。

〔发明〕〔时珍曰〕血生于心包，藏于肝，属于冲任。红花汁与之同类，故能行男子血脉，通女子经水。多则行血，少则养血。按《养疴漫笔》云：新昌徐氏妇，病产运已死，但胸膈微热。有名医陆氏曰：血闷也。得红花数十斤，乃可活。遂亟购得，以大锅煮汤，盛三桶于窗格之下，舁妇寝其上熏之，汤冷再加。有顷指动，半日乃苏。按此亦得唐许胤宗以黄芪汤熏柳太后风病之法也。

〔附方〕旧五，新三。

六十二种风张仲景治六十二种风。兼腹内血气刺痛。用红花一大两，分为四分，以酒一大升，煎钟半，顿服之。不止再服（《图经本草》）。

一切肿疾红花熟捣取汁服，不过三服便瘥（《外台秘要》）。

喉痹壅塞不通者。红蓝花捣，绞取汁一小升服之，以瘥为度。如冬月无生花，以干者浸湿绞汁煎服，极验（《广利方》）。

热病胎死红花酒煮汁，饮二三盏（《熊氏补遗》）。

胎衣不下方同上（杨氏《产乳》）。

产后血运心闷气绝。红花一两，为末，分作二服，酒二盏，煎一盏，连服。如口噤，斡开灌之。或入小便尤妙（《子母秘录》）。

聤耳出水红蓝花三钱半，枯矾五钱，为末，以绵杖缴净吹之。无花则用枝叶。一方去矾（《圣惠方》）。

噎膈拒食端午采头次红花，无灰酒拌，焙干，血竭瓜子样者，等分为末，无灰酒一盏，隔汤顿热，徐咽。初服二分，次日四分，三日五分（杨起《简便方》）。

子

〔主治〕天行疮痘，水吞数颗（《开宝》）。**功与花同**（苏颂）。

〔附方〕旧二，新一。

血气刺痛红蓝子一升，捣碎，以无灰酒一大升拌子，暴干，重捣筛，蜜丸梧子大，空心酒下四十丸（张仲景方）。

疮疽不出红花子、紫草茸各半两，蝉蜕二钱半，水酒钟半，煎减半，量大小加减服（庞安常《伤寒论》）。

女子中风血热烦渴。以红蓝子五合，熬捣，旦日取半大匙，以水一升，煎取七合，去渣细细咽之（《贞元广利方》）。

苗

〔主治〕生捣，涂游肿（《开宝》）。

番红花《纲目》

【释名】洎夫蓝（《纲目》）、撒法郎（〖《纲目》〗）。

【集解】〔时珍曰〕番红花出西番回回地面及天方国，即彼地红蓝花也。元时以入食馔用。按：张华《博物志》言，张骞得红蓝花种于西域，则此即一种，或方域地气稍有异耳。

番红花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心忧郁积，气闷不散，活血。久服令人心喜。又治惊悸（时珍）。

【附方】新一。

伤寒发狂惊怖恍惚。用撒法郎二分，水一盏，浸一夕服之。天方国人所传（王玺《医林集要》）。

燕脂《纲目》

【释名】䏰𦝫（〖《类篇》〗）。〔时珍曰〕按伏侯《中华古今注》云：燕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凝作之。调脂饰女面，产于燕地，故曰燕脂。或作䏰𦝫。匈奴人名妻为阏氏，音同燕脂，谓其颜色可爱如燕脂也。俗作胭肢、胭支者，并谬也。

【集解】〔时珍曰〕燕脂有四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乃《苏鹗演义》所谓燕脂叶似蓟，花似蒲，出西方，中国谓之红蓝，以染粉为妇人面色者也。一种以山燕脂花汁染粉而成，乃段公路《北户录》所谓端州山间有花丛生，叶类蓝，正月开花似蓼，土人采含苞者为燕脂粉，亦可染帛，如红蓝者也。一种以山榴花汁作成者，郑虔《胡本草》中载之。一种以紫矿染绵而成者，谓之胡燕脂，李珣《南海药谱》载之，今南人多用紫矿燕脂，俗呼紫梗是也。大抵皆可入血病药用。又落葵子亦可取汁和粉饰面，亦谓之胡燕脂，见《菜部》。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小儿聤耳，浸汁滴之（《开宝》）。活血，解痘毒（时珍）。

【附方】新五。

乳头裂破燕脂、蛤粉为末，傅之（危氏《得效方》）。

婴孩鹅口白厚如纸，用坯子燕脂，以乳汁调涂之，一宿效。男用女乳，女用男乳（《集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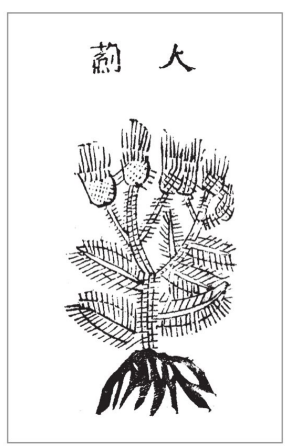
漏疮肿痛猪胆七个，绵燕脂十个洗水，和匀，搽七次即可（《救急方》）。

防痘入目燕脂嚼汁点之（《集简方》）。

痘疮倒陷干燕脂三钱，胡桃烧存性一个，研末，用胡荽煎酒服一钱，再服取效（《救急方》）。

大蓟、小蓟《别录·中品》

【释名】虎蓟（弘景）、**马蓟**（范汪）、**猫蓟**（弘景）、**刺蓟**（《日华》）、**山牛蒡**（《日华》）、**鸡项草**（《图经》）、**千针草**（《图经》）、**野红花**（《纲目》）。〔弘景曰〕大蓟是虎蓟，小蓟是猫蓟，叶并多刺，相似。田野甚多，方药少用。〔时珍曰〕蓟犹髻也，其花如髻也。曰虎、曰猫，因其苗状狰狞也。曰马者，大也。牛蒡，因其根似牛蒡根也。鸡项，因其茎似鸡之项也。千针、红花，皆其花状也。郑樵《通志》谓《尔雅》之蘩曰狗毒者即此，未知是否？〔藏器曰〕蓟门以多蓟得名，当以北方者为胜也。



大蓟

小蓟

【集解】〔《别录》曰〕大小蓟，五月采。〔恭曰〕大小蓟叶虽相似，功力有殊。大蓟生山谷，根疗痈肿；小蓟生平泽，不能消肿，而俱能破血。〔颂曰〕小蓟处处有之，俗名青刺蓟。二月生苗，二三寸时，并根作菜，茹食甚美。四月高尺余，多刺，心中出花，头如红蓝花而青紫色，北人呼为千针草。四月采苗，九月采根，并阴干用。大蓟苗根与此相似，但肥大尔。〔宗奭曰〕大小蓟皆相似，花如髻。但大蓟高三四尺，叶皱；小蓟高一尺许，叶不皱，以此为异。作菜虽有微芒，不害人。

大蓟根叶同。

〔气味〕甘，温，无毒。〔弘景曰〕有毒。〔权曰〕苦，平。〔大明曰〕叶凉。

〔主治〕女子赤白沃，安胎，止吐血鼻衄，令人肥健（《别录》）。捣根绞汁服半升，主崩中血下立瘥（甄权）。叶：治肠痈，腹脏瘀血，作运扑损，生研，酒并小便任服。又恶疮

疥癣，同盐研署之（大明）。

小蓟根苗同。

〔气味〕甘，温，无毒。〔大明曰〕凉。

〔主治〕养精保血（《别录》）。破宿血，止新血，暴下血，血痢，金疮出血，呕血等，绞取汁温服。作煎和糖，合金疮，及蜘蛛蛇蝎毒，服之亦佳（藏器）。治热毒风，并胸膈烦闷，开胃下食，退热，补虚损。〇苗：去烦热，生研汁服（并大明）。作菜食，除风热。夏月热烦不止，捣汁半升服，立瘥（孟诜）。

【发明】〔大明曰〕小蓟力微，只可退热，不似大蓟能健养下气也。〔恭曰〕大小蓟皆能破血。但大蓟兼疗痈肿，而小蓟专主血，不能消肿也。

【附方】旧五，新九。

心热吐血口干。用刺蓟叶及根，捣绞取汁，每顿服二小盏（《圣惠方》）。

舌硬出血不止。刺蓟捣汁，和酒服。干者为末，冷水服（《普济方》）。

九窍出血方同上（《简要济众》）。

卒泻鲜血小蓟叶捣汁，温服一升（梅师方）。

崩中下血大小蓟根一升，酒一斗，渍五宿，任饮。亦可酒煎服，或生捣汁温服。〇又方：小蓟茎叶洗切，研汁一盏，入生地黄汁一盏，白术半两，煎减半，温服（《千金方》）。

堕胎下血小蓟根叶、益母草五两，水三大碗，煮汁一碗，再煎至一盏，分二服，一日服尽（《圣济总录》）。

金疮出血不止。小蓟苗捣烂涂之（孟诜《食疗本草》）。

小便热淋马蓟根捣汁服（《圣惠方》）。

鼻塞不通小蓟一把，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服（《外台秘要方》）。

小儿浸淫疮痛不可忍，发寒热者。刺蓟叶新水调傅疮上，干即易之（《简要济众方》）。

癣疮作痒刺蓟叶捣汁服之（《千金方》）。

妇人阴痒小蓟煮汤，日洗三次（《普济方》）。

诸瘘不合虎蓟根、猫蓟根、酸枣根、枳根、杜衡各一把，斑蝥三分，炒为末，蜜丸枣大。日一服，并以小丸纳疮中（《肘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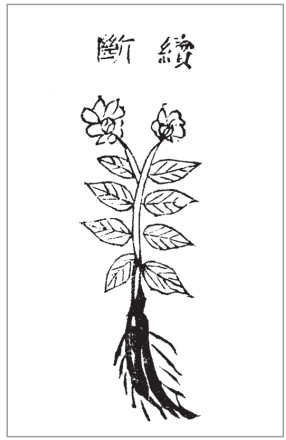
丁疮恶肿千针草四两，乳香一两，明矾五钱，为末。酒服二钱，出汗为度（《普济方》）。

续断《本经·上品》

【释名】属折（《本经》）、**接骨**（《别录》）、**龙豆**（《本经》）、**南草**（〖《别录》〗）。〔时珍曰〕续断、属

折、接骨，皆以功命名也。

【集解】〔《别录》曰〕续断生常山山谷，七月、八月采，阴干。〔普曰〕出梁州，七月七日采。〔弘景曰〕按《桐君药录》云：续断生蔓延，叶细茎如荏大，根本黄白，有汁，七月、八月采根。今皆用茎叶节节断，皮黄皱，状如鸡脚者，又呼为桑上寄生。时人又有接骨树，高丈余许，叶似蒴藋，皮主金疮。广州又有续断藤，一名诺藤，断其茎，以器承取汁饮，疗虚损绝伤，用沐头，长发，折枝插地即生。恐皆非真。李当之云是虎蓟，与此大乖，但虎蓟亦疗血。〔恭曰〕所在山谷皆有。今俗用者，叶似苎而茎方，根如大蓟，黄白色。陶说非也。〔颂曰〕今陕西、河中、兴元、舒、越、晋、绛诸州亦有之。三月以后生苗，干四棱，似苎麻，叶两两相对而生。四月开花，红白色，似益母花。根如大蓟，赤黄色。谨按《范汪方》云：续断即是马蓟，与小蓟叶相似，但大于小蓟尔。叶似旁翁菜而小厚，两边有刺，刺人，其花紫色，与今越州所图者相类。而市之货者，亦有数种，少能辨其粗良。医人但以节节断、皮黄皱者为真。〔敦曰〕凡使勿用草茅根，缘真相似，若误服令人筋软。〔时珍曰〕续断之说不一。桐君言是蔓生，叶似荏。李当之、范汪并言是虎蓟。《日华子》言是大蓟，一名山牛蒡。苏恭、苏颂皆言叶似苎麻，根似大蓟，而《名医别录》复出大小蓟条，颇难依据。但自汉以来，皆以大蓟为续断，相承久矣。究其实，则二苏所云，似与桐君相符，当以为正。今人所用，以川中来，色赤而瘦，折之有烟尘起者为良焉。郑樵《通志》谓范汪所说者乃南续断，不知何据。盖以别川续断耳。



续断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根，横切剉之，又去向里硬筋，以酒浸一伏时，焙干，入药用。

【气味】苦，微温，无毒。〔《别录》曰〕辛。〔普曰〕神农、雷公、黄帝、李当之：苦，无毒。扁鹊：辛，无毒。〔之才曰〕地黄为之使，恶雷丸。

【主治】伤寒，补不足，金疮痈疡折跌，续筋骨，妇人乳难。久服益气力（《本经》）。妇人崩中漏血，金疮血内漏，止痛生肌肉，及踠伤恶血腰痛，关节缓急（《别录》）。去诸温毒，通宣血脉（甄权）。助气，补五劳七伤，破癥结瘀血，消肿毒，肠风痔瘘，乳痈瘰疬，妇人产前后一切病，胎漏，子宫冷，面黄虚肿，缩小

便，止泄精尿血（大明）。

【发明】〔时珍曰〕宋张叔潜秘书，知剑州时，其阁下病血痢。一医用平胃散一两，入川续断末二钱半，每服二钱，水煎服即愈。绍兴壬子，会稽时行痢疾。叔潜之子以方传人，往往有验。小儿痢服之效。

【附方】旧二，新二。

小便淋沥生续断捣绞汁服，即马蓟根也（《古今录验》）。

妊娠胎动两三月堕，预宜服此。川续断酒浸，杜仲姜汁炒去丝，各二两，为末，枣肉煮烂杵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

产后诸疾血运，心闷烦热，厌厌气欲绝，心头硬，乍寒乍热。续断皮一握，水三升，煎二升，分三服。如人行一里，再服，无所忌。此药救产后垂死（《子母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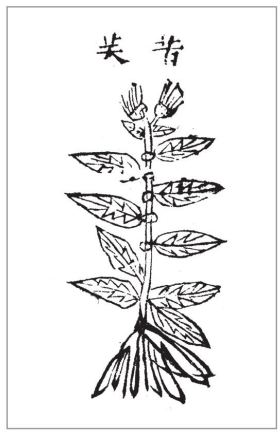
打扑伤损闪肭骨节，用接骨草叶捣烂罨之，立效（《卫生易简方》）。

苦芙音祆。〇《别录·下品》

【释名】钩、芙（《尔雅》）、苦板（〖《纲目》〗）。〔时珍曰〕凡物穉曰芙，此物嫩时可食，故以名之。

【集解】〔弘景曰〕苦芙处处有之，伧人取茎生食之。〔保昇曰〕所在下湿地有之，茎圆无刺，可生啖，子若猫蓟。五月五日采苗，暴干。〔恭曰〕今人以为漏芦，非也。〔时珍曰〕《尔雅》钩、芙。即此苦芙也。芙大如拇指，中空，茎头有薹似蓟，初生可食。许慎《说文》言江南人食之下气。今浙东人清明节采其嫩苗食之，云一年不生疮疖。亦捣汁和米为食，其色清，久留不败。《造化指南》

云：苦板大者名苦藉，叶如地黄，味苦，初生有白毛，入夏抽茎有毛，开白花甚繁，结细实。其无花实者，名地胆草，汁苦如胆也。处处湿地有之。入炉火家用。



苦芙

苗

【气味】苦，微寒，无毒。

【主治】面目通身漆疮。烧灰傅之，亦可生食（《别录》）。烧灰疗金疮，甚验（弘景）。治丹毒（大明）。煎汤洗痔，甚验（汪颖）。下气解热（时珍）。

漏卢《本经·上品》

【释名】野兰（《本经》）、荚蒿（苏恭）、鬼油麻（《日华》）。〔时珍曰〕屋之西北黑处谓之漏。凡物黑色谓之卢。此草秋后即黑，异于众草，故有漏卢之称。《唐韵》作蒿，其荚

如麻，故俗呼为鬼油麻云。

【集解】〔《别录》曰〕漏卢生乔山山谷，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乔山应是黄帝所葬处，乃在上郡。今出近道。市人取苗用之。俗中取根名鹿骊根，苦酒摩以疗疮疥。〔恭曰〕此药俗名荚蒿，茎叶似白蒿，花黄，生荚，长似细麻之荚，大如箸许，有四五瓣，七八月后皆黑，异于众草，蒿之类也。常用其茎叶及子，未见用根。其鹿骊，山南谓之木藜芦，有毒，非漏卢也。今人以马蓟似苦芙者为漏卢，亦非也。〔志曰〕别本注言漏卢茎大如箸，高四五尺，子房似油麻房而小。江东人取其苗用，胜于根。江宁及上党者佳。陶云鹿骊，苏云木藜芦，皆非也。漏卢自别。〔藏器曰〕南人用苗，北土用根，乃树生，如茱萸树，高二三尺，有毒杀蛊，山人以洗疮疥。〔保昇曰〕叶似角蒿，今曹、兖州下湿处最多。六月、七月采茎，日干，黑于众草。〔大明曰〕花苗并可用。形并气味似干牛蒡，头上有白花子。〔颂曰〕今汴东州郡及秦、海州皆有之。旧说茎叶似白蒿，花黄有荚，茎若箸大，房类油麻而小。今诸郡所图上，惟单州者差相类。沂州者花叶颇似牡丹。秦州者花似单叶寒菊，紫色，五七枝同一干。海州者花紫碧，如单叶莲花，花萼下及根旁有白茸裹之，根如蔓菁而细，又类葱本，黑色，淮甸人呼为老翁花。三州所生花虽别，而叶颇相类，但秦、海州者叶更作锯齿状。一物而殊类如此，医家何所适从？当依旧说，以单州出者为胜。又本草飞廉一名漏卢，云与苦芙相类，其根生则肉白皮黑，干则黑如玄参，七八月采花阴干用。所说与秦州、海州所图漏卢花叶及根颇相近，然彼人但名漏卢，不曰飞廉也。〔敦曰〕一种真似漏卢，只是味苦酸，误服令人吐不止。〔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今方家所用漏卢乃飞廉也。飞廉一名漏卢，苗似苦芙，根如牛蒡绵头者是也。采时用根。今闽中所谓漏卢，茎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采时用苗，乃真漏卢也。余见飞廉下。

单州漏卢

沂州漏卢

秦州漏卢

海州漏卢

根苗

【修治】〔敦曰〕凡采得漏卢，细剉，以生甘草相对拌蒸之，从巳至申，拣出晒干用。

【气味】苦、咸，寒，无毒。〔《别录》曰〕大寒。〔藏器曰〕有毒。〔杲曰〕无毒。足阳明本经药也。〔大明曰〕连翘为之使。

【主治】皮肤热毒，恶疮疽痔，湿痹，下乳汁。久服轻身益气，耳目聪明，不老延年（《本经》）。止遗溺，热气疮痒如麻豆，可作浴汤（《别录》）。通小肠，泄精尿血，肠风，风赤眼，小儿壮热，扑损，续筋骨，乳痈瘰疬金疮，止血排脓，补血长肉，通经脉（大明）。

【发明】〔弘景曰〕此药久服甚益人，而服食方罕见用之。近道出者，惟疗瘘疥耳，市人皆取苗用。〔时珍曰〕漏卢下乳汁，消热毒，排脓止血，生肌杀虫。故东垣以为手足阳明药，而古方治痈疽发背，以漏卢汤为首称也。庞安常《伤寒论》治痈疽及预解时行痘疹热，用漏卢叶，云无则以山栀子代之。亦取其寒能解热，盖不知其能入阳明之故也。

【附方】旧二，新六。

腹中蛔虫漏卢为末，以饼臛和方寸匕，服之（《外台秘要》）。

小儿无辜疳病肚胀，或时泄痢，冷热不调。以漏卢一两，杵为散。每服一钱，以猪肝一两，入盐少许，以水同煮熟，空心顿食之（《圣惠方》）。

冷劳泄痢漏卢一两，艾叶炒四两，为末。米醋三升，入药末一半，同熬成膏，入后末，和丸梧子大，每温水下三十丸（《圣济总录》）。

产后带下方同上。

乳汁不下乃气脉壅塞也。又治经络凝滞，乳内胀痛，邪畜成

痈，服之自然内消。漏卢二两半，蛇退十条炙焦，瓜蒌十个烧存性，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良久以热羹汤投之，以通为度（《和剂方》）。

历节风痛筋脉拘挛。古圣散：用漏卢麸炒半两，地龙去土炒半两，为末，生姜二两取汁，入蜜三两，同煎三五沸，入好酒五合，盛之。每以三杯，调末一钱，温服（《圣济总录》）。

一切痈疽发背，初发二日，但有热证，便宜服漏卢汤，退毒下脓，乃是宣热拔毒之剂，热退即住服。漏卢用有白茸者、连翘、生黄耆、沉香各一两，生粉草半两，大黄微炒一两，为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调下（李迅《痈疽集验方》）。

白秃头疮五月收漏卢草，烧灰，猪膏和涂之（《圣济总录》）。

飞廉《本经·上品》

【释名】漏芦（《别录》）、**木禾**（《别录》）、**飞雉**（同上）、**飞轻**（《本经》）、**伏兔**（《别录》）、**伏猪**（同）、**天荠**（同）。〔时珍曰〕飞廉，神禽之名也。其状鹿身豹文，雀头蛇尾，有角，能致风气。此草附茎有皮如箭羽，复疗风邪，故有飞廉、飞雉、飞轻诸名。

【集解】〔《别录》曰〕飞廉生河内川泽，正月采根，七月、八月采花，阴干。〔弘景曰〕处处有之。极似苦芙，惟叶多刻缺，叶下附茎，轻有皮起似箭羽，其花紫色。俗方殆无用，而道家服其枝茎，可得长生，又入神枕方。今既别有漏芦，则此漏芦乃别名尔。〔恭曰〕此有两种：一种生平泽中，是陶氏所说者。一种生山冈上者，叶颇相似，而无刻缺，且多毛，其茎亦无羽，其根直下，更无旁枝，生则肉白皮黑，中有黑脉，日干则黑如玄参。用茎叶及根，疗

疳蚀杀虫，与平泽者俱有验。今俗以马蓟似苦芙者为漏芦，并非是也。〔保昇曰〕叶似苦芙，茎似软羽，花紫色，子毛白。所在平泽皆有，五月、六月采，日干。〔敦曰〕凡使勿用赤脂蔓，与飞廉形状相似，只赤脂蔓见酒则色便如血，以此可表识之。〔颂曰〕今秦州所图漏芦，花似单叶寒菊，紫色，五七枝同一干。海州所图漏芦，花紫碧色，如单叶莲花，花萼下及根旁有白茸裹之，根黑色，如蔓菁而细，又类葱本，与陶苏所说飞廉相近，然彼但谓之漏芦。今医家罕有用飞廉者，不能的识。〔时珍曰〕飞廉亦蒿类也。苏颂《图经》疑海州所图之漏芦是飞廉。沈存中《笔谈》亦言飞廉根如牛蒡而绵头。古方漏芦散下云，用有白茸者。则是有白茸者乃飞廉无疑矣。今考二物气味功用俱不相远，似可通用，岂或一类有数种，而古今名称各处不同乎？

飞廉

根及花

【修治】〔敦曰〕凡用根，先刮去粗皮，杵细，以苦酒拌一夜，漉出，日干细杵用。

【气味】苦，平，无毒。〔权曰〕苦、咸，有毒。〔之才曰〕得乌头良，恶麻黄。

【主治】骨节热，胫重酸疼。久服令人身轻（《本经》）。头眩顶重，皮间邪风，如蜂螫针刺，鱼子细起，热疮痈疽痔，湿痹，止风邪咳嗽，下乳汁。久服益气明目不老，可煮可干用（《别录》）。主留血（甄权）。疗疳蚀，杀虫（苏恭）。小儿疳痢，为散，浆水服，大效（萧炳）。治头风旋运（时珍）。

【发明】〔时珍曰〕葛洪《抱朴子》书，言飞廉单服可轻身延寿。又言服飞廉煎，可远涉疾行，力数倍于常。《本经》《别录》所列亦是良药，而后人不知用，何哉？

【附方】旧一。

疳□蚀口及下部。用飞廉蒿烧灰捣筛，以两钱匕着痛处。甚痛，则忍之；若不痛，非疳也。下部虫如马尾大，相缠出无数。十日瘥，二十日平复（《千金翼方》）。

苎麻《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苎麻作纻，可以绩纻，故谓之纻。凡麻丝之细者为絟，粗者为纻。陶弘景云：苎即今绩苎麻是也。麻字从广，从林（音派），象屋下林麻之形。广音掩。

【集解】〔颂曰〕苎麻旧不著所出州土，今闽、蜀、江、浙多有之。剥其皮可以绩布。苗高七八尺。叶如楮叶而无叉，面青背白，有短毛。夏秋间着细穗青花。其根黄白而轻虚，二月、八月采。按陆玑《草木疏》云：苎一科数十茎，宿根在土中，至春自生，不须

栽种。荆扬间岁三刈，诸园种之岁再刈，便剥取其皮，以竹刮其表，厚处自脱，得里如筋者煮之，用缉布。今江、浙、闽中尚复如此。〔宗奭曰〕苎如荨麻，花如白杨而长成穗，每一朵凡数十穗，青白色。〔时珍曰〕苎，家苎也。又有山苎，野苎也。有紫苎，叶面紫；白苎，叶面青，其背皆白。可刮洗煮食救荒，味甘美。其子茶褐色，九月收之，二月可种。宿根亦自生。

苎麻

根

〔气味〕甘，寒，无毒。〔权曰〕甘，平。〔大明曰〕甘，滑，冷，无毒。

〔主治〕安胎，贴热丹毒（《别录》）。治心膈热，漏胎下血，产前后心烦，天行热疾，大渴大狂，服金石药人心热，詈毒箭蛇虫咬（大明）。沤苎汁：止消渴（《别录》）。

〔发明〕〔震亨曰〕苎根大能补阴而行滞血，方药或恶其贱，似未曾用也。〔藏器曰〕苎性破血，将苎麻与产妇枕之，止血

运。产后腹痛，以苎安腹上即止也。又蚕咬人毒入肉，取苎汁饮之。今人以苎近蚕种，则蚕不生是矣。

〔附方〕旧四，新七。

痰哮咳嗽苎根煅存性，为末，生豆腐蘸三五钱，食即效。未全，可以肥猪肉二三片蘸食，甚妙（《医学正传》）。

小便不通《圣惠方》：用麻根、蛤粉各半两，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新汲水下。〇《摘玄方》：用苎根洗研，摊绢上，贴少腹连阴际，须臾即通。

小便血淋苎根煎汤频服，大妙。亦治诸淋（《圣惠方》）。

五种淋疾苎麻根两茎，打碎，以水一碗半，煎半碗，顿服即通，大妙（《斗门方》）。

妊娠胎动忽下黄汁如胶，或如小豆汁，腹痛不可忍者。苎根去黑皮切二升，银一斤，水九升，煎四升。每服以水一升，入酒半升，煎一升，分作二服。一方不用银（梅师方）。

肛门肿痛生苎根捣烂，坐之良（《濒湖集简方》）。

脱肛不收苎根捣烂，煎汤熏洗之（《圣惠方》）。

痈疽发背初起未成者。苎根熟捣傅上，日夜数易，肿消则瘥（《图经本草》）。

五色丹毒苎根煮浓汁，日三浴之（《外台秘要》）。

鸡鱼骨哽谈野翁《试验方》：用苎麻根捣汁，以匙挑灌之，立效。〇《医方大成》：用野苎麻根捣碎，丸如龙眼大，鱼骨鱼汤下，鸡骨鸡汤下。

叶

〔气味〕同根。

〔主治〕金疮伤折血出，瘀血（时珍）。

〔发明〕〔时珍曰〕苎麻叶甚散血，五月五日收取，和石灰捣作团，晒干收贮。遇有金疮折损者，研末傅之，即时血止，且易痂也。按李仲南《永类方》云：凡诸伤瘀血不散者，五六月收野苎叶、苏叶，擂烂，傅金疮上。如瘀血在腹内，顺流水绞汁服即通，血皆化水。以生猪血试之，可验也。秋冬用干叶亦可。

〔附方〕新三。

骤然水泻日夜不止，欲死，不拘男妇。用五月五日采麻叶，阴干为末。每服二钱，冷水调下。勿吃热物，令人闷倒。只吃冷物。小儿半钱（杨子建《护命方》）。

冷痢白冻方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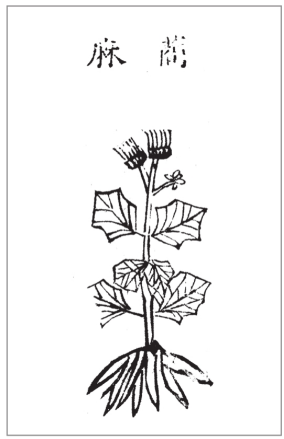
蛇虺咬伤青麻嫩头捣汁，和酒等分，服三盏。以渣傅之，毒从窍中出，以渣弃水中即不发。看伤处有窍是雄蛇，无窍是雌蛇，以针挑破伤处成窍，傅药（《摘玄方》）。

苘（□）麻苘音顷。○《唐本草》

【释名】白麻（〖《古今录验》〗）。〔时珍曰〕苘一作□，又作苘。种必连顷，故谓之□也。

【集解】〔恭曰〕苘即□麻也。今人取皮作布及索者。实似大麻子，九月、十月采，阴干。〔颂曰〕处处有之。北人种以绩布，及打绳索。苗高四五尺或六七尺，叶似苎而薄，花黄，实壳如蜀葵，

其中子黑色。〔时珍曰〕苘麻，今之白麻也。多生卑湿处，人亦种之。叶大似桐叶，团而有尖。六七月开黄花。结实如半磨形，有齿，嫩青老黑。中子扁黑，状如黄葵子。其茎轻虚洁白。北人取皮作麻。以茎蘸硫黄作淬灯，引火甚速。其嫩子，小儿亦食之。



苘麻

实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赤白冷热痢，炒研为末，每蜜汤服一钱。痈肿无头者，吞一枚（苏恭）。生眼翳瘀肉，起倒睫拳毛（时珍）。

根

〔主治〕亦治痢，古方用之（苏颂）。

【附方】新一。

一切眼疾苘麻子一升，为末。以豶猪肝批片，蘸末炙熟，再

蘸再炙，末尽乃为末。每服一字，陈米饮下，日三服（《圣济总录》）。

目生翳膜久不愈者。用茼实，以柳木作硠，磨去壳，马尾筛取黄肉去焦壳，每十两可得四两，非此法不能去壳也。用猪肝薄切，滚药慢炙熟，为末，醋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一方：以茼实内袋中蒸熟，暴为末，蜜丸，温水下（《圣济总录》）。

大青《别录·中品》

【释名】〔时珍曰〕其茎叶皆深青，故名。

【集解】〔《别录》曰〕大青三四月采茎，阴干。〔弘景曰〕今出东境及近道，紫茎长尺许，茎叶皆用。〔颂曰〕今江东州郡及荆南、眉、蜀、濠、淄诸州皆有之。春生青紫茎，似石竹苗叶，花红紫色，似马蓼，亦似芫花，根黄，三月、四月采茎叶，阴干用。〔时珍曰〕处处有之。高二三尺，茎圆。叶长三四寸，面青背淡，对节而生。八月开小花，红色成簇。结青实大如椒颗，九月色赤。

茎叶

【气味】苦，大寒，无毒。〔权曰〕甘。〔时珍曰〕甘、微咸，不苦。

大青

【主治】时气头痛，大热口疮（《别录》）。除时行热毒，甚良（弘景）。治温疫寒热（甄权）。治热毒风，心烦闷，渴疾口干，小儿身热疾风疹，及金石药毒。涂詈肿毒（大明）。主热毒痢，黄疸、喉痹、丹毒（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治伤寒黄汗、黄疸等，有大青汤。又治伤寒头身强、腰脊痛，葛根汤内亦用大青。大抵时疾多用之。〔时珍曰〕大青气寒，味微苦咸，能解心胃热毒，不特治伤寒也。朱肱《活人书》治伤寒发赤斑烦痛，有犀角大青汤、大青四物汤。故李象先《指掌赋》云：阳毒则狂斑烦乱，以大青、升麻，可回困笃。

【附方】新五。

喉风喉痹大青叶捣汁灌之，取效止（《卫生易简方》）。

小儿口疮大青十八铢，黄连十二铢，水三升，煮一升服。一日二服，以瘥为度（《千金方》）。

热病下痢困笃者。大青汤：用大青四两，甘草、赤石脂三两，胶二两，豉八合，水一斗，煮三升，分三服，不过二剂瘥（《肘后方》）。

热病发斑赤色烦痛。大青四物汤：用大青一两，阿胶、甘草各二钱半，豉二合，分三服。每用水一盏半，煎一盏，入胶烊化服。〇又犀角大青汤：用大青七钱半，犀角二钱半，栀子十枚，豉二撮，分二服。每服水一盏半，煎八分，温服（《南阳活人书》）。

肚皮青黑小儿卒然肚皮青黑，乃血气失养，风寒乘之，危恶之候也。大青为末，纳口中，以酒送下（《保幼大全》方）。

小青宋《图经》

【集解】〔颂曰〕小青生福州，三月生花，彼土人当月采叶用之。

小青

叶

【气味】缺。

【主治】生捣，傅痈肿疮疖甚效（苏颂）。治血痢腹痛，研汁服，解蛇毒（时珍）。

【附方】新二。

蛇虺螫伤《卫生易简方》：用小青一握，细研，入香白芷半两，酒调服。手挼患处，候黄水出为效。〇《摘玄方》：用小青、大青、牛膝叶同捣汁，和酒服，以渣敷之。

中暑发昏小青叶井水浸去泥，控干，入沙糖擂汁，急灌之（《寿域方》）。

胡卢巴宋《嘉祐》

【释名】苦豆（〖《正要》〗）。

【集解】〔禹锡曰〕胡卢巴出广州并黔州。春生苗，夏结子，子作细荚，至秋采。今人多用岭南者。或云是番萝卜子，未审的否？〔颂曰〕今出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番，盖其国芦菔子也。舶客将种莳于岭外亦生，然不及番中来者真好。今医家治元脏虚冷为要药，而唐已前方不见用，本草不著，盖是近出也。

【修治】〔时珍曰〕凡入药，淘净，以酒浸一宿，晒干，蒸熟或炒过用。

胡卢巴

【气味】苦，大温，无毒。〔杲曰〕纯阳。

【主治】元脏虚冷气。得附子、硫黄，治肾虚冷，腹胁胀满，面色青黑。得檾香子、桃仁，治膀胱气甚效（《嘉祐》）。治冷气疝瘕，寒湿脚气，益右肾，暖丹田（时珍）。

【发明】〔宗奭曰〕膀胱气，用此合桃仁麸炒等分，为末。半为散，半以酒糊和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盐酒下。其散以热米饮下，与丸子相间，空心服，日各一二服。〔时珍曰〕胡卢巴，右肾命门药也。元阳不足，冷气潜伏，不能归元者，宜之。宋《惠民和剂局方》，有胡卢巴丸，治大人小儿，小肠奔豚偏坠，及小腹有形如卵，上下走痛，不可忍者。用胡卢巴八钱，茴香六钱，巴戟去心、川乌头炮去皮各二钱，楝实去核四钱，吴茱萸五钱，并炒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小儿五丸，盐酒下。太医薛己云：一人病寒疝，阴囊肿痛，服五苓诸药不效，与此而平也。又张子和《儒门事亲》云：有人病目不睹，思食苦豆，即胡卢巴，频频不缺。不周岁而目中微痛，如虫行入眦，渐明而愈。按此亦因其益命门之功，所谓益

火之原，以消阴翳是也。

【附方】新六。

小肠气痛胡卢巴炒研末，每服二钱，茴香酒下（《直指方》）。

肾脏虚冷腹胁胀满。胡卢巴炒二两，熟附子、硫黄各七钱五分，为末，酒煮曲糊丸梧桐子大，每盐汤下三四十丸（《圣济总录》）。

冷气疝瘕胡卢巴酒浸晒干，荞麦炒研面，各四两，小茴香一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或盐酒下。服至两月，大便出白脓，则除根（方广《心法附余》）。

阴癞肿痛偏坠，或小肠疝气，下元虚冷，久不愈者，沉香内消丸主之。沉香、木香各半两，胡卢巴酒浸炒、小茴香炒，各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盐酒下。

气攻头痛胡卢巴炒、三棱酒浸焙，各半两，干姜炮二钱半，为末，姜汤或温酒每服二钱（《济生方》）。

寒湿脚气腿膝疼痛，行步无力。胡芦巴酒浸一宿焙，破故纸炒香，各四两，为末。以木瓜切顶去瓤，安药在内令满，用顶合住签定，烂蒸，捣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下（《杨氏家藏方》）。

蠡实《本经·中品》

【释名】荔实（《别录》）、马藺子（《唐本》）、马楝子（《图经》）、马薤（《礼记》注）、马帚（《尔

雅》）、铁扫帚（《救荒》）、剧草（《本经》）、旱蒲（《礼记》）、豕首（《本经》）、三坚（〖《本经》〗）。〔弘景曰〕方药不用，俗无识者。惟天名精亦名豕首。〔恭曰〕此即马藺子也。《月令》：仲冬荔挺出，郑玄注云：荔，马薤也。《通俗文》云：一名马藺。本草谓之荔实。〔颂曰〕马藺子，北人讹为马楝子。《广雅》云：马薤，荔也。高诱云：荔挺出，荔草挺出也。讲《礼》者不识，呼为荔挺，又作马苋，并误矣。马苋亦名豚耳，即马齿也。〔时珍曰〕《尔雅》云：荓（音瓶），马帚也。此即荔草，谓其可为马刷，故名。今河南北人呼为铁扫帚，是矣。

【集解】〔《别录》曰〕蠡实生河东川谷，五月采实，阴干。〔颂曰〕今陕西诸郡及鼎、澧州亦有之，近汴尤多。叶似薤而长厚，三月开紫碧花，五月结实作角子，如麻大而赤色有棱，根细长，通黄色，人取以为刷。三月开花，五月采实，并阴干用。许慎《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高诱云：河北平泽率生之。江东颇多，种于阶庭，但呼为旱蒲，不知即马薤也。〔时珍曰〕蠡草生荒野中，就地丛生，一本二三十茎，苗高三四尺，叶中抽茎，开花结实。

蠡实

【正误】〔宗奭曰〕蠡实，陶隐居言方药不用，俗无识者。

本草诸家所注不相应。若果是马蔺，则《日华子本草》不当更言可为蔬菜。盖马蔺叶出土已硬，又无味，马牛皆不食，岂堪人食？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更俟博识。〇〔时珍曰〕《别录》蠡实亦名荔实，则蠡乃荔字之讹也。张揖《广雅》云：荔又名马蔺，其说已明。又按周定王《救荒本草》言其嫩苗味苦，炸熟换水浸去苦味，油盐调食，则马蔺亦可作菜矣。寇氏但据陶说疑之，欠考矣。陶氏不识之药多矣。今正其误。

实

〔修治〕〔时珍曰〕凡入药炒过用，治疝则以醋拌炒之。

〔气味〕甘，平，无毒。〔保昇曰〕寒。〔颂曰〕山人服之，云大温，甚有奇效。

〔主治〕皮肤寒热，胃中热气，风寒湿痹，坚筋骨，令人嗜食。久服轻身（《本经》）。止心烦满，利大小便，长肌肤肥大（《别录》）。疗金疮血内流，痈肿，有效（苏恭）。妇人血气烦闷，产后血运，并经脉不止，崩中带下，消一切疮疖，止鼻衄吐血，通小肠，消酒毒，治黄病，杀蕈毒，傅蛇虫咬（大明）。治小腹疝痛，腹内冷积，水痢诸病（时珍）。

〔附方〕旧二，新六。

诸冷极病医所不治者。马蔺子九升洗净。空腹服一合，酒下，日三服（《千金方》）。

寒疝诸疾寒疝不能食，及腹内一切诸疾，消食肥肌。马蔺子

一升，每日取一把，以面拌煮吞之，服尽愈（姚僧垣《集验方》）。

喉痹肿痛《卫生易简方》：用蠡实一合，升麻五分，水一升，煎三合，入少蜜搅匀，细呷，大验。〇《圣惠方》：用马藺子二升，升麻一两，为末，蜜丸，水服一钱。〇又方：马藺子八钱，牛蒡子六钱，为末，空心温水服方寸匕。

水痢百病张文仲《备急方》：用马藺子，以六月六日面熬，各等分，为末，空心米饮服方寸匕。如无六月六日面，常面亦可，牛骨灰亦可。〇又方：马藺子、干姜、黄连各等分，为散，熟汤服二方寸匕，入腹即断也。冷热皆治，常用神效，不得轻之。忌猪肉、冷水。

肠风下血有疙瘩疮，破者不治。马藺子一斤，研破酒浸，夏三、冬七日，晒干，何首乌半斤，雄黄、雌黄各四两，为末，以浸药酒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日三服，见效（《普济方》）。

花、茎及根、叶

〔主治〕去白虫（《本经》）。**疗喉痹，多服令人溏泄**（《别录》）。**主痈疽恶疮**（时珍）。

〔发明〕〔颂曰〕蠡草花实皆入药。《列仙传》云：寇先生宋人，好种荔，食其葩实，是矣。〔时珍曰〕按《叶水东日记》云：北方田野人患胸腹饱胀者，取马楝花擂凉水服，即泄数行而愈。据此则多服令人泄之说有验，而蠡实之为马藺更无疑矣。

〔附方〕旧三，新六。

睡死不寤蠡实根一握，杵烂，以水绞汁，稍稍灌之（《外台秘要》）。

喉痹口噤马蔺花二两，蔓荆子一两，为末，温水服一钱。

喉痹肿痛喘息欲死者。《外台秘要》：用马蔺根叶二两，水一升半，煮一盏，细饮之，立瘥。〇《圣惠方》：用根捣汁三合，蜜一合，慢火熬成，徐徐咽之，日五七度。一方：单汁饮之，口噤者灌下。无生者，以刷煎汁。

沙石热淋马蔺花七枚烧，故笔头二七枚烧，粟米一合炒，为末。每服三钱，酒下，日二服。名通神散。

小便不通马蔺花炒，茴香炒，葶苈炒，为末，每酒服二钱（《十便良方》）。

一切痈疽发背恶疮。用铁扫帚，同松毛、牛膝，以水煎服（《乾坤生意》）。

面上瘢黧取铁扫帚，地上自落叶，并子，煎汤频洗，数次自消（《寿域神方》）。

面疱鼻齄马蔺子花，杵傅之佳（《肘后方》）。

【附录】必似勒（《拾遗》）〔藏器曰〕辛，温，无毒。主冷气，胃闭不消食，心腹胀满。生昆仑，状似马蔺子也。

恶实《别录·中品》

【释名】鼠粘（《别录》）、**牛蒡**（《别录》）、**大力子**（《纲目》）、**蒡翁菜**（《纲目》）、**便牵牛**（《纲目》）、**蝙蝠刺**（〖《斗门方》〗）。〔时珍曰〕其实状恶而多刺钩，故名。其根叶皆可食，人呼为牛菜，术人隐之，呼为大力也。俚人谓之便牵牛。河南人呼为夜叉头。〔颂曰〕实壳多刺，鼠过之则

缀惹不可脱，故谓之鼠粘子，亦如羊负来之比。

【集解】〔《别录》曰〕恶实生鲁山平泽。〔恭曰〕鲁山在邓州东北。此草叶大如芋，子壳似栗状，实细长如茺蔚子。〔颂曰〕恶实即牛蒡子也，处处有之。叶大如芋叶而长。实似葡萄核而褐色，外壳似栗梂，而小如指关，多刺。根有极大者，作菜茹益人。秋后采子入药。〔时珍曰〕牛蒡古人种子，以肥壤栽之。剪苗汋淘为蔬，取根煮曝为脯，云甚益人，今人亦罕食之。三月生苗，起茎高者三四尺。四月开花成丛，淡紫色。结实如枫梂而小，萼上细刺百十攒簇之，一梂有子数十颗。其根大者如臂，长者近尺，其色灰黪。七月采子，十月采根。

恶实

子

〔修治〕〔敦曰〕凡用拣净，以酒拌蒸，待有白霜重出，以布拭去，焙干捣粉用。

〔气味〕辛，平，无毒。〔藏器曰〕苦。〔元素曰〕辛温，阳中之阴，升也。〔杲曰〕辛平，阳也，降也。

〔主治〕明目补中，除风伤（《别录》）。风毒肿，诸瘘（藏器）。研末浸酒，每日服三二盏，除诸风，去丹石毒，利腰脚。又食前熟挼三枚吞之，散诸结节筋骨烦热毒（甄权）。吞一枚，出痈疽头（苏恭）。炒研煎饮，通利小便（孟诜）。润肺散气，利咽膈，去皮肤风，通十二经（元素）。消斑疹毒（时珍）。

〔发明〕〔杲曰〕鼠粘子其用有四：治风湿瘾疹，咽喉风热，散诸肿疮疡之毒，利凝滞腰膝之气，是也。

〔附方〕旧五，新十一。

风水身肿欲裂。鼠粘子二两，炒研为末。每温水服二钱，日三服（《圣惠方》）。

风热浮肿咽喉闭塞。牛蒡子一合，半生半熟，为末，热酒服一寸匕（《经验方》）。

痰厥头痛牛蒡子炒、旋覆花等分，为末。腊茶清服一钱，日二服（《圣惠方》）。

头痛连睛鼠粘子、石膏等分，为末，茶清调服（《医方摘要》）。

咽膈不利疏风壅，涎唾多。牛蒡子微炒、荆芥穗各一两，炙甘草半两，为末。食后汤服二钱，当缓缓取效（寇氏《本草衍义》）。

悬痈喉痛风热上抟也。恶实炒、甘草生等分，水煎含咽，名

启关散（《普济方》）。

喉痹肿痛牛蒡子六分，马藺子八分，为散。每空心温水服方寸匕，日再服。仍以牛蒡子三两，盐二两，研匀，炒热包熨喉外（《广济方》）。

咽喉痘疹牛蒡子二钱，桔梗一钱半，粉甘草节七分，水煎服（《痘疹要诀》）。

风热瘾疹牛蒡子炒、浮萍等分，以薄荷汤服二钱，日二服（初虞世《古今录验》）。

风龋牙痛鼠粘子炒，煎水含，冷吐之（《延年方》）。

小儿痘疮时出不快，壮热狂躁，咽膈壅塞，大便秘涩，小儿咽喉肿，胸膈不利。若大便利者，勿服。牛蒡子炒一钱二分，荆芥穗二分，甘草节四分，水一盏，同煎至七分，温服。已出亦可服。名必胜散（《和剂局方》）。

妇人吹乳鼠粘二钱，麝香少许，温酒细吞下（《袖珍方》）。

便痈肿痛鼠粘子二钱，炒研末，入蜜一匙，朴硝一匙，空心温酒服（《袖珍方》）。

蛇蝎蛊毒大力子，煮汁服（《卫生易简方》）。

水蛊腹大恶实微炒一两，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米饮下十丸（张文仲方）。

历节肿痛风热攻手指，赤肿麻木，甚则攻肩背两膝，遇暑热则大便秘。牛蒡子三两，新豆豉炒、羌活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白汤下（《本事方》）。

根、茎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甘，平。〔藏器曰〕根须蒸熟暴干用。不尔，令人欲吐。

〔主治〕伤寒寒热汗出，中风面肿，消渴热中，逐水。久服轻身耐老（《别录》）。根：主牙齿痛，劳疟诸风，脚缓弱风毒，痈疽，咳嗽伤肺，肺壅疝瘕，冷气积血（苏恭）。根：浸酒服，去风及恶疮。和叶捣碎，傅杖疮金疮，永不畏风（藏器）。主面目烦闷，四肢不健，通十二经脉，洗五脏恶气。可常作菜食，令人身轻（甄权）。切根如豆，拌面作饭食，消胀壅。茎叶煮汁作浴汤，去皮间习习如虫行。又入盐花生捣，搨一切肿毒（孟诜）。

〔发明〕〔颂曰〕根作脯食甚良。茎叶宜煮汁酿酒服。冬月采根，蒸暴入药。刘禹锡《传信方》：疗暴中风，用紧细牛蒡根，取时避风，以竹刀或荆刀刮去土，生布拭了，捣绞取汁一大升，和好蜜四大合，温分两服，得汗出便瘥。此方得之岳鄂郑中丞。郑因食热肉一顿，便中暴风。外甥卢氏为颍阳令，有此方。服，当时便瘥。

〔附方〕旧五，新一十六。

时气余热不退，烦躁发渴，四肢无力，不能饮食。用牛蒡根捣汁，服一小盏，效（《圣惠方》）。

天行时疾生牛蒡根捣汁五合，空腹分为二服。服讫，取桑叶

一把，炙黄，以水一升，煮取五合，顿服取汗，无叶用枝（孙真人《食忌》）。

热攻心烦恍惚。以牛蒡根捣汁一升，食后分为二服（《食医心镜》）。

伤寒搐搦汗后覆盖不密，致腰背手足搐搦者，牛蒡根散主之。牛蒡根十条，麻黄、牛膝、天南星各六钱剉，于盆内研细，好酒一升同研，以新布绞取汁。以炭火半秤烧一地坑令赤，扫净，倾药汁入坑内，再烧令黑色，取出于乳钵内细研。每服一钱，温酒下，日三服（朱肱《活人书》）。

一切风疾十年、二十年者。牛蒡根一升，生地黄、枸杞子、牛膝各三升，用袋盛药，浸无灰酒三升内，每任意饮之（《外台秘要》）。

老人中风口目瞤动，烦闷不安。牛蒡根切一升，去皮晒干，杵为面，白米四合淘净，和作馎饦，豉汁中煮，加葱椒五味，空心食之。恒服极效（《寿亲养老书》）。

老人风湿久痹，筋挛骨痛。服此壮肾，润皮毛，益气力。牛蒡根一升切，生地黄一升切，大豆二升炒，以绢袋盛，浸一斗酒中，五六日，任性空心温服二三盏，日二服（《集验方》）。

头面忽肿热毒风气内攻，或连手足赤肿，触着痛者。牛蒡子根，一名蝙蝠刺，洗净研烂，酒煎成膏，绢摊贴肿处。仍以热酒服一二匙，肿消痛减（《斗门方》）。

头风掣痛不可禁者，摩膏主之。取牛蒡茎叶，捣取浓汁二升，无灰酒一升，盐花一匙头，熥火煎稠成膏，以摩痛处，风毒自散。摩时须极力令热，乃效。冬月用根（《箧中方》）。

头风白屑牛蒡叶捣汁，熬稠涂之。至明，皂荚水洗去（《圣

惠方》）。

喉中热肿鼠粘根一升，水五升，煎一升，分三服（《延年方》）。

小儿咽肿牛蒡根捣汁，细咽之（《普济方》）。

热毒牙痛热毒风攻头面，齿龈肿痛不可忍。牛蒡根一斤捣汁，入盐花一钱，银器中熬成膏。每用涂齿龈下，重者不过三度瘥（《圣惠方》）。

项下瘿疾鼠粘子根一升，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三服。或为末，蜜丸常服之（《救急方》）。

耳卒肿痛牛蒡根切，绞汁二升，银锅内熬膏涂之（《圣济总录》）。

小便不通脐腹急痛。牛蒡叶汁、生地黄汁二合，和匀，入蜜二合。每服一合，入水半盏，煎三五沸，调滑石末一钱服（《圣济总录》）。

疖子肿毒鼠粘子叶贴之（《千金方》）。

石瘘出脓坚实寒热。鼠粘子叶为末，和鸡子白封之（《外台秘要》）。

诸疮肿毒牛蒡根三茎洗，煮烂捣汁，入米煮粥，食一碗，甚良（《普济方》）。

积年恶疮反花疮、漏疮不瘥者。牛蒡根捣，和腊月猪脂，日日封之（《千金方》）。

月水不通结成癥块，腹肋胀大，欲死。牛蒡根二斤剉，蒸三遍，以生绢袋盛之，以酒二斗浸五日，每食前温服一盏（《普济

方》）。

枲耳《本经·中品》

【释名】胡枲（《本经》）、常思（弘景）、苍耳（《尔雅》）、卷耳（《诗经》）、爵耳（《诗疏》）、猪耳（《纲目》）、耳珰（《诗疏》）、地葵（《本经》）、葹（音施。〖《楚辞》〗）、羊负来（弘景）、道人头（《图经》）、进贤菜（《记事珠》）、喝起草（《纲目》）、野茄（《纲目》）、缣丝草（〖《证治要诀》〗）。〔颂曰〕诗人谓之卷耳，《尔雅》谓之苍耳，《广雅》谓之枲耳，皆以实得名也。陆玑《诗疏》云：其实正如妇人耳珰，今或谓之耳珰草。郑康成谓是白胡荽，幽州人呼为爵耳。《博物志》云：洛中有人驱羊入蜀，胡枲子多刺，粘缀羊毛，遂至中土，故名羊负来。俗呼为道人头。〔弘景曰〕伧人皆食之，谓之常思菜。以叶覆麦作黄衣者，方用甚稀。〔时珍曰〕其叶形如枲麻，又如茄，故有枲耳及野茄诸名。其味滑如葵，故名地葵，与地肤同名。诗人思夫赋《卷耳》之章，故名常思菜。张揖《广雅》作常枲，亦通。

【集解】〔《别录》曰〕枲耳生安陆川谷及六安田野，实熟时采。〔颂曰〕今处处有之。陆氏《诗疏》云：其叶青白似胡荽，白华细茎，蔓生，可煮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妇人耳珰。郭璞云：形如鼠耳，丛生如盘。今之所有皆类此，但不作蔓生。〔时珍曰〕按周定王《救荒本草》云：苍耳叶青白，类粘糊菜叶。秋间结实，比桑椹短小而多刺。嫩苗炸熟，水浸淘拌食，可救饥。其子炒去皮，研为面，可作烧饼食，亦可熬油点灯。

枲耳

实

〔修治〕〔大明曰〕入药炒熟，捣去刺用，或酒拌蒸过用。

〔气味〕甘，温，有小毒。〔《别录》曰〕苦。〔权曰〕甘，无毒。〔恭曰〕忌猪肉、马肉、米泔，害人。

〔主治〕风头寒痛，风湿周痹，四肢拘挛痛，恶肉死肌，膝痛。久服益气，耳目聪明，强志轻身（《本经》）。治肝热，明目（甄权）。治一切风气，填髓暖腰脚，治瘰疬疥癣及瘙痒（大明）。炒香浸酒服，去风补益（时珍）。

〔附方〕旧三，新四。

久疟不瘥苍耳子，或根茎亦可，焙研末，酒糊丸梧子大。每酒服三十丸，日二服。生者捣汁服亦可（《朱氏集验方》）。

大腹水肿小便不利。苍耳子灰、葶苈末等分。每服二钱，水下，日二服（《千金方》）。

风湿挛痹一切风气。苍耳子三两，炒为末，以水一升半，煎取七合，去滓呷之（《食医心镜》）。

牙齿痛肿苍耳子五升，水一斗，煮取五升，热含之。冷即吐去，吐后复含，不过一剂瘥。茎叶亦可，或入盐少许（孙真人《千金翼》）。

鼻渊流涕苍耳子即缣丝草子，炒研为末，每白汤点服一二钱（《证治要诀》）。

眼目昏暗枭耳实一升，为末，白米半升作粥，日食之（《普济方》）。

嗜酒不已毡中苍耳子七枚，烧灰投酒中饮之，即不嗜（陈藏器《本草》）。

茎、叶

〔修治〕〔敦曰〕凡采得去心，取黄精，以竹刀细切拌之，蒸从巳至亥时出，去黄精，阴干用。

〔气味〕苦、辛，微寒，有小毒。〔恭曰〕忌猪肉、马肉、米泔。伏硇砂。

〔主治〕溪毒（《别录》）。**中风伤寒头痛**（孟诜）。**大风癫痫，头风湿痹，毒在骨髓，腰膝风毒。夏月采曝为末，水服一二匕，冬月酒服。或为丸，每服二三十丸，日三服。满百日，病**

出如瘑疥，或痒，汁出，或斑驳甲错皮起，皮落则肌如凝脂。令人省睡，除诸毒螫，杀虫疳湿□。久服益气，耳目聪明，轻身强志（苏恭）。挼叶安舌下，出涎，去目黄好睡。烧灰和腊猪脂，封丁肿出根。煮酒服，主狂犬咬毒（藏器）。

〔发明〕〔时珍曰〕苍耳叶久服去风热有效，最忌猪肉及风邪，犯之则遍身发出赤丹也。按《苏沈良方》云：枲耳根、苗、叶、实，皆洗濯阴干，烧灰汤淋，取浓汁，泥连二灶炼之。灰汁耗，即旋取傍釜中热灰汤益之。一日夜不绝火，乃旋得霜，干瓷瓶收之。每日早晚酒服二钱，补暖去风驻颜，尤治皮肤风，令人肤革清净。每澡沐入少许尤佳。宜州文学昌从谏，服此十余年，至七八十，红润轻健，皆此药力也。《斗门方》云：妇人血风攻脑，头旋闷绝，忽死倒地，不知人事者。用喝起草嫩心阴干为末，以酒服一大钱，其功甚效。此物善通顶门连脑，盖即苍耳也。

〔附方〕旧十二，新十六。

万应膏治一切痈疽发背，无头恶疮，肿毒疔疖，一切风痒，臁疮杖疮，牙疼喉痹。五月五日采苍耳根叶数担，洗净晒萎细剉，以大锅五口，入水煮烂，以筛滤去粗滓，布绢再滤。复入净锅，武火煎滚，文火熬稠，搅成膏，以新罐贮封。每以敷贴，即愈。牙疼即敷牙上，喉痹敷舌上或噙化，二三次即效。每日用酒服一匙，极有效（《集简方》）。

一切风毒并杀三虫肠痔，能进食。若病胃胀满，心闷发热，即宜服之。五月五日午时附地刈取枲耳叶，洗暴燥，捣下筛。每服方寸匕，酒或浆水下，日二、夜三。若觉吐逆，则以蜜丸服，准计方寸匕数也。风轻者，日二服。若身体作粟或麻豆出，此为风毒出也。可

以针刺溃去黄汁，乃止。七月七、九月九，亦可采用（《千金方》）。

一切风气苍耳嫩叶一石切，和麦蘖五升作块，于蒿艾中罨二十日成曲。取米一斗，炊作饭，看冷暖，入曲三升酿之，封二七日成熟。每空心暖服，神验。封此酒可两重布，不得令密，密则溢出。忌马肉、猪肉（孟诜《食疗本草》）。

诸风头运苍耳叶晒干为末，每服一钱，酒调下，日三服。若吐，则以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十日全好矣（杨氏《经验方》）。

血风脑运方见发明下。

毒攻手足肿痛欲断。苍耳捣汁渍之，并以滓傅之，立效。春用心，冬用子（《千金翼》）。

卒中水毒初觉头目微痛，恶寒，骨节强急，旦醒暮剧，手足逆冷，三日则虫蚀下部，六七日脓溃，食至五脏，杀人也。捣常思草，绞汁服一二升，并以绵染，导其下部（《肘后方》）。

毒蛇溪毒沙虱、射工等所伤，口噤眼黑，手足强直，毒攻腹内成块，逡巡不救。苍耳嫩苗一握，取汁，和酒温灌之，以滓厚傅伤处（《胜金方》）。

疫病不染五月五日午时多采苍耳嫩叶，阴干收之。临时为末，冷水服二钱，或水煎举家皆服，能辟邪恶（《千金方》）。

风瘙瘾疹身痒不止。用苍耳茎、叶、子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豆淋酒调下（《圣惠方》）。

面上黑斑苍耳叶焙为末，食后米饮调服一钱，一月愈（《摘玄方》）。

赤白汗斑苍耳嫩叶尖，和青盐擂烂，五六月间擦之，五七次效（《摘玄方》）。

大风疠疾《袖珍方》：用嫩苍耳、荷叶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日二服。〇《乾坤生意》：用苍耳叶为末，以大枫子油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以茶汤下，日二服。〇又方：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五更带露采苍耳草，捣取汁，熬作锭子。取半斤鳢鱼一尾，剖开不去肚肠，入药一锭，线缝，以酒二碗，慢火煮熟令吃，不过三五个鱼即愈也。忌盐一百日。

卒得恶疮苍耳、桃皮作屑，纳疮中（《百一方》）。

反花恶疮有肉如饭粒，破之血出，随生反出。用苍耳叶捣汁，服三合，并涂之，日二上（《圣济总录》）。

一切疔肿诜曰：危困者，用苍耳根叶捣，和小儿尿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验。〇《养生方》：用苍耳根苗烧灰，和醋淀涂之，干再上。不十次，即拔根出。〇《邵真人方》：苍耳根三两半，乌梅肉五个，连须葱三根，酒二钟，煎一钟，热服取汗。

齿风动痛苍耳一握，以浆水煮，入盐含漱（《外台秘要》）。

缠喉风病苍耳根一把，老姜一块，研汁，入酒服（《圣济总录》）。

赤目生疮作痛。道人头末二两，乳香一钱，每用一钱，烧烟□鼻（《圣济总录》）。

鼻衄不止苍耳茎叶捣汁一小盏服（《圣惠方》）。

五痔下血五月五日采苍耳茎叶为末，水服方寸匕甚效（《千金翼》）。

赤白下痢苍耳草不拘多少洗净，用水煮烂去滓，入蜜用武火熬成膏。每服一二匙，白汤下（《医方摘玄》）。

产后诸痢苍耳叶捣绞汁，温服半中盏，日三四服（《圣惠方》）。

误吞铜钱苍耳头一把，以水一升，浸水中十余度，饮水愈（《肘后方》）。

花蜘蛛毒咬人，与毒蛇无异。用野缣丝，即道人头，捣汁一盏服，仍以渣傅之（《摘玄方》）。

花

〔主治〕白癞顽痒（时珍）。

天名精《本经·上品》

〔校正〕〔时珍曰〕据苏、沈二说，并入《唐本》鹤虱、《开宝》地菘、《别录·有名未用》塈松。

【释名】天蔓菁（《别录》）、天门精（《别录》）、地菘（《唐本》）、塈松（《别录》。塈与地同）。玉门精（《别录》）、麦句姜（《本经》）、蟾蜍兰（《别录》）、蛤蟆蓝（《本经》）、蚵蛂草（《纲目》）、豕首（《本经》）、彘颅（《别录》）、活鹿草（《异苑》）、刘□草（□音胡革反。《异苑》）、皱面草（《纲目》）、母猪芥（《纲目》）。实名鹤虱（〖《唐

本》〗），根名杜牛膝（〖《集效方》〗）。〔恭曰〕天名精，即活鹿草也。《别录》一名天蔓菁，南人名为地菘，叶与蔓菁、菘菜相类，故有此名。其味甘辛，故有姜称。状如蓝，而蛤蟆好居其下，故名蛤蟆蓝。香气似兰，故又名蟾蜍兰。〔时珍曰〕天名精乃天蔓菁之讹也。其气如豕彘，故有豕首、彘颅之名。昔人谓之活鹿草，俗人因其气臊，讹为狐狸臊者，是也。《尔雅》云：茹藘，豕首也。郭璞注云：江东呼为豨首，可以炒蚕蛹食。〔藏器曰〕郭璞注《尔雅》蘧麦，云即麦句姜者，非也。陶公注钓樟条云：有一草似狼牙，气辛臭，名为地菘，人呼为刘□草，主金疮。按《异苑》云：宋元嘉中，青州刘□射一獐，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怪而拔草，便倒，如此三度。□因密录此草种之，主折伤，愈多人，因以名之。既有活鹿之名，雅与獐事相合。陶、苏俱说是地菘，定非二物。

【正误】〔弘景曰〕天名精即今之豨莶，亦名豨首。夏月杵汁服之，除热病。味至苦而云甘，或非是也。〇〔恭曰〕豨首苦而臭，名精辛而香，全不相类也。〔禹锡曰〕苏恭云：天名精南人名地菘。陈藏器《本草·解纷》，亦言天名精为地菘。《开宝本草》不当重出地菘条，例宜刊削。〔时珍曰〕按沈括《笔谈》云：世人既不识天名精，又妄认地菘为火杴，本草又出鹤虱一条，都成纷乱。不知地菘即天名精，其叶似菘，又似蔓菁，故有二名，鹤虱即其实也。又《别录·有名未用》崖松，即此地菘，亦系误出，今并正之，合而为一。

【集解】〔《别录》曰〕天名精生平原川泽，五月采。〔保昇曰〕地菘也。《小品方》名天蔓菁，又名天芜菁。叶似山南菘菜，夏秋抽条，颇似薄荷，花紫白色，味辛而香。〔志曰〕地菘所在皆有，生人家及路旁阴处，高二三寸，叶似菘叶而小。又曰：鹤虱，出波斯者为胜。今上党亦有，力势薄于波斯者。〔恭曰〕鹤虱生西戎，子似蓬蒿子而细，合茎叶用之。〔颂曰〕天名精，江湖间皆有之，状如韩保昇所说。又曰：鹤虱，江淮衡湘皆有之。春生苗，叶皱似紫苏，大而尖长，不光。茎高二尺许。七月生黄白花，似菊。八月结实，子极尖细，干即黄黑色。南人呼其叶为火杴。按火杴即豨莶，虽花实相类，而别是一物，不可杂用。〔时珍曰〕天名精嫩苗绿色，似

皱叶菘芥，微有狐气。淘净炸之，亦可食。长则起茎，开小黄花，如小野菊花。结实如同蒿，子亦相似，最粘人衣，狐气尤甚。炒熟则香，故诸家皆云辛而香，亦巴人食负蠜，南人食山柰之意尔。其根白色，如短牛膝。此物最贱，而《唐本草》言鹤虱出西戎，宋本草言出波斯者，何哉？盖当时人不知用之，惟西戎、波斯始知入药，且土产所宜故尔。亦苜蓿云出西域，而不知中土饲马者即是也。详见豨莶下。

天名精

叶根同。

〔气味〕甘，寒，无毒。〔《别录》曰〕崟松：辛，无毒。〔时珍曰〕微辛、甘，有小毒。生汁吐人。〔之才曰〕垣衣、地黄为之使。

〔主治〕瘀血血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久服轻身耐老（《本经》）。除小虫，去痹，除胸中结热，止烦渴，逐水，大吐下（《别录》）。破血生肌，止鼻衄，杀三虫，除诸毒

肿，丁疮瘘痔，金疮内射，身痒瘾疹不止者，揩之立已（《唐本》）。地菘：主金疮，止血，解恶虫蛇螫毒，挼以傅之（《开宝》）。吐痰止疟，治牙痛口紧喉痹（时珍）。崖松：主眩痹（《别录·有名未用》）。

〔发明〕〔时珍曰〕天名精，并根苗而言也。地菘、崖松，皆言其苗叶也。鹤虱，言其子也。其功大抵只是吐痰止血杀虫解毒，故擂汁服之能止痰疟，漱之止牙疼，挼之傅蛇咬，亦治猪瘟病也。按孙天仁《集效方》云：凡男妇乳蛾喉咙肿痛，及小儿急慢惊风牙关紧急不省人事者。以鹤虱草，一名皱面草，一名母猪芥，一名杜牛膝，取根洗净捣烂，入好酒绞汁灌之，良久即苏。仍以渣傅项下，或醋调搽亦妙。朱端章《集验方》云：余被檄任淮西幕府时，牙疼大作。一刀镊人以草药一捻，汤泡少时，以手蘸汤挹痛处即定。因求其方，用之治人多效，乃皱面地菘草也，俗人讹为地葱。沈存中《笔谈》专辩地菘，其子名鹤虱，正此物也。钱季诚方：用鹤虱一枚，擢置齿中。高监方：以鹤虱煎米醋漱口，或用防风、鹤虱煎水噙漱，仍研草塞痛处，皆有效也。

〔附方〕旧二，新九。

男女吐血皱面草即地菘，晒干为末。每服一二钱，以茅花泡汤调服，日二次（《卫生易简》）。

咽喉肿塞《伤寒蕴要》：治痰涎壅滞，喉肿水不可下者。地菘一名鹤虱草，连根叶捣汁，鹅翎扫入，去痰最妙。〇《圣济总录》：用杜牛膝、鼓锤草，同捣汁灌之。不得下者，灌鼻得吐为妙。〇又方：杜牛膝春夏用茎，秋冬用根，一把，青矾半两，同研，点患处，令吐脓血痰沫，即愈。

缠喉风肿蚵蚾草即皱面草，细研，以生蜜和丸弹子大，每噙

一二丸即愈。干者为末，蜜丸亦可。名救生丸（《经效济世方》）。

诸骨哽咽地菘、马鞭草各一握，去根，白梅肉一个，白矾一钱，捣作弹丸，绵裹含咽，其骨自软而下也（《普济方》）。

风毒瘰疬赤肿。地菘捣傅，干即易之（《圣惠方》）。

丁疮肿毒鹤虱草叶，浮酒糟，同捣敷之，立效（《孙氏集效方》）。

发背初起地菘杵汁一升，日再服，瘥乃止（《伤寒类要》）。

恶疮肿毒地菘捣汁，日服三四次（《外台秘要》）。

恶蛇咬伤地菘捣傅之（《易简方》）。

鹤虱《唐本草》

〔气味〕苦，平，有小毒。〔大明曰〕凉，无毒。

〔主治〕蛔蛲虫。为散，以肥肉臛汁服方寸匕，亦入丸散用（《唐本》）。**虫心痛。以淡醋和半匕服，立瘥**（《开宝》）。**杀五脏虫，止疟，傅恶疮**（大明）。

〔发明〕〔颂曰〕鹤虱，杀虫方中为最要药。《古今录验方》：疗蛔咬心痛，取鹤虱十两，捣筛蜜丸梧子大，以蜜汤空腹吞四五十丸。忌酒肉。韦云患心痛十年不瘥，于杂方内见，合服之便愈。李绛《兵部手集》方，治小儿蛔虫啮心腹痛，亦单用鹤虱研末，以肥猪肉汁下之。五岁，一服二分，虫出即止也。

〔附方〕新一。

大肠虫出不断，断之复生，行坐不得。鹤虱末，水调半两服，自愈（《怪疾奇方》）。

豨莶音喜枕。〇《唐本草》

〔校正〕并入《唐本》猪膏莓。

【释名】希仙（《纲目》）、火枕草（《唐本》）、猪膏莓（《唐本》）、虎膏（《唐本》）、狗膏（《唐本》）、粘糊菜（《救荒》）。〔时珍曰〕《韵书》：楚人呼猪为豨，呼草之气味辛毒为莶。此草气臭如猪而味莶螫，故谓之豨莶。猪膏、虎膏、狗膏，皆因其气似，及治虎狗伤也。火枕当作虎莶，俗音讹尔，近人复讹豨莶为希仙矣。《救荒本草》言其嫩苗炸熟，浸去苦味，油盐调食，故俗谓之粘糊菜。

【集解】〔恭曰〕豨莶，田野皆识之，一名火枕。叶似酸浆而狭长，花黄白色。三月、四月采苗叶暴干。又曰：猪膏莓，生平泽下湿地，所在皆有。一名虎膏，一名狗膏。叶似苍耳，茎圆有毛。〔颂曰〕豨莶处处有之。春生苗，叶似芥叶而狭长，文粗。茎高二三尺。秋初有花如菊。秋末结实，颇似鹤虱。夏采叶，暴干用。〔藏器曰〕猪膏草，叶似荏有毛。〔保昇曰〕猪膏叶似苍耳，两枝相对，茎叶俱有毛，黄白色，五月、六月采苗，日干。〔时珍曰〕按苏恭《唐本草》谓豨莶似酸浆，猪膏莓似苍耳，列为二种。而成讷《进豨莶丸表》，言此药与《本草》所述相异，多生沃壤，高三尺许，节叶相对。张咏《豨莶丸表》，言此草金棱银线，素茎紫荄，对节而生。蜀号火枕，茎叶颇同苍耳。又按沈括《笔谈》云：世人妄认地菘为火枕。有单服火枕法者，乃是地菘，不当用火枕。火枕乃《本草》名猪膏莓者，后人不识，重复出条也。按此数说各异，而今人风痹多用豨

莶丸，将何适从耶？时珍尝聚诸草订视，则猪膏草素茎有直棱，兼有斑点，叶似苍耳而微长，似地菘而稍薄，对节而生，茎叶皆有细毛。肥壤一株分枝数十。八九月开小花，深黄色，中有长子如同蒿子，外萼有细刺粘人。地菘则青茎，圆而无棱，无斑无毛，叶皱似菘芥，亦不对节。观此则似与成、张二氏所说相合。今河南陈州采豨莶充方物，其状亦是猪膏草，则沈氏谓豨莶即猪膏莓者，其说无疑矣。苏恭所谓似酸浆者，乃龙葵，非豨莶，盖误认尔。但沈氏言世间单服火枕，乃是地菘，不当用猪膏莓，似与成、张之说相反。今按豨莶、猪膏莓条，并无治风之说。惟《本经》地菘条，有去痹除热，久服轻身耐老之语，则治风似当用地菘。然成、张进御之方，必无虚谬之理。或者二草皆有治风之功乎？而今服猪膏莓之豨莶者，复往往有效。其地菘不见有服之者。则豨莶之为猪膏，尤不必疑矣。

豨莶

豨莶

【气味】苦，寒，有小毒。又曰：猪膏莓：辛、苦，平，无毒。〔藏器曰〕有小毒。苏恭曰猪膏无毒，误矣。

【主治】豨莶：治热□烦满不能食。生捣汁三合服，多则令人吐。又曰：猪膏莓：主金疮止痛，断血生肉，除诸恶疮，消浮肿。捣封之，汤渍散傅并良（苏恭）。主久疟痰瘾，捣汁服取吐。捣傅虎伤、狗咬、蜘蛛咬、蚕咬、蠼螋溺疮（藏器）。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痛膝弱，风湿诸疮（时珍）。

【发明】〔颂曰〕蜀人单服豨莶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采叶，去根茎花实，净洗暴干。入甑中，层层洒酒与蜜蒸之，又暴。如此九过，则气味极香美。熬捣筛末，蜜丸服之。云甚益元气，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间疼，腰膝无力者，亦能行大肠气。诸州所说，皆云性寒有小毒，与唐本同。惟文州及高邮军云：性热无毒。服之补益，安五脏，生毛发，兼主风湿疮，肌肉顽痹，妇人久冷尤宜用。须去粗茎，留枝叶花实蒸暴。两说不同。岂单用叶则寒而有毒，并枝花实则热而无毒乎？抑土地所产不同而然欤？〔时珍曰〕生捣汁服则令人吐，故云有小毒。九蒸九暴则补人去痹，故云无毒。生则性寒，熟则性温，云热者非也。〔慎微曰〕按江陵府节度使成讷《进豨莶丸方表》略云：臣有弟□，年三十一中风，伏枕五年，百医不瘥。有道人锺针因睹此患，曰：可饵豨莶丸必愈。其草多生沃壤，高三尺许，节叶相对。当夏五月以来收之，每去地五寸剪刈，以温水洗去泥土，摘叶及枝头。凡九蒸九暴，不必太燥，但以取足为度。仍熬捣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温酒或米饮下二三十丸。服至二千丸，所患忽加，不得忧虑，是药攻之力。服至四千丸，必得复故。至五千丸，当复丁壮。臣依法修合，令□服之，果如其言。服后须吃饭三五匙压之。五月五日采者佳。奉敕宣付医院详录。又知益州张咏《进豨莶丸表》略云：切以餐石饮水，可作充肠之馔；饵松含柏，亦成救病之功。是以疗饥者不在于羞珍，愈病者何烦于异术？倘获济时之药，辄陈鄙物之形。不耻管窥，辄干天听。臣因换龙兴观，

掘得一碑，内说修养气术，并药方二件。依方差人访问采觅，其草颇有异，金棱银线，素茎紫荄，对节而生。蜀号火杴，茎叶颇同苍耳。不费登高历险，每常求少获多。急采非难，广收甚易。倘勤久服，旋见神功。谁知至贱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吃至百服，眼目清明。即至千服，髭须乌黑，筋力轻健，效验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罗守一，曾因中风坠马，失音不语。臣与十服，其病立瘥。又和尚智严，年七十，忽患偏风，口眼㖞斜，时时吐涎。臣与十服，亦便得痊。今合一百剂，差职员史元奏进。

【附方】新五。

风寒泄泻火杴丸：治风气行于肠胃，泄泻。火杴草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圣济总录》）。

痈疽肿毒一切恶疮。豨莶草端午采者一两，乳香一两，白矾烧半两，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毒重者连进三服，得汗妙（《乾坤秘韫》）。

发背丁疮豨莶草、五叶草即五爪龙、野红花即小蓟、大蒜等分，擂烂，入热酒一碗，绞汁服，得汗立效（《乾坤生意》）。

丁疮肿毒端午采豨莶草，日干为末。每服半两，热酒调下。汗出即愈，极有效验（《集简方》）。

反胃吐食火杴草焙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沸汤下五十丸（《百一选方》）。

【附录】类鼻〔《别录·有名未用》曰〕味酸，温，无毒。主痿痹。生田中高地。叶如天名精。美根，五月采。〔时珍曰〕此似猪膏草也。古今名谓或不同，故附于此。羊屎柴〔时珍曰〕按《乾坤生意》云：一名牛屎柴，生山野中。叶类鹤虱，四月开白花。其叶主痈疽发背，捣傅之。冬月用根。可以毒鱼。

箬《纲目》

【释名】篛（与箬同。〖《玉篇》〗）、蓑叶（〖《纲目》〗）。〔时珍曰〕箬若竹而弱，故名。其生疏辽，故又谓之辽。

【集解】〔时珍曰〕箬生南方平泽。其根与茎皆似小竹，其节箨与叶皆似芦荻，而叶之面青背淡，柔而韧，新旧相代，四时常青。南人取叶作笠，及裹茶盐，包米棕，女人以衬鞋底。

叶

【气味】甘，寒，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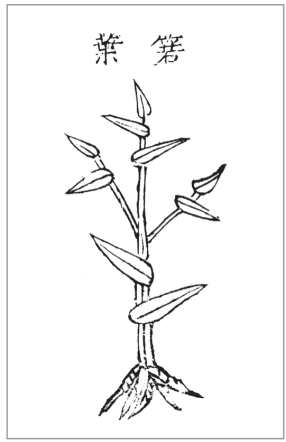
【主治】男女吐血、衄血、呕血、咯血、下血。并烧存性，温汤服一钱匕。又通小便，利肺气喉痹，消痈肿（时珍）。

【附方】新一十二。

一切眼疾笼箬烧灰，淋汁洗之，久之自效（《经验方》）。

咽喉闭痛蓑叶、灯心草烧灰等分，吹之，甚妙（《集简方》）。

耳忽作痛或红肿内胀。将经霜青箬露在外，将朽者烧存性，为末。傅入耳中，其疼即止（杨起《简便方》）。



箬

肺壅鼻衄箬叶烧灰、白面三钱，研匀，井花水服二钱（《圣济总录》）。

经血不止箬叶灰、蚕纸灰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圣济总录》）。

肠风便血茶篓内箬叶，烧存性。每服三匙，空心糯米汤下。或入麝香少许（王璆《百一选方》）。

男妇血淋亦治五淋。多年煮酒瓶头箬叶，三五年至十年者尤佳。每用七个，烧存性，入麝香少许，陈米饮下，日三服。有人患此，二服愈。福建煮过夏月酒多有之（《百一选方》）。

尿白如注小腹气痛。茶笼内箬叶烧存性，入麝香少许，米饮下（《经验方》）。

小便涩滞不通。干箬叶一两烧灰，滑石半两，为末，每米饮服三钱（《普济方》）。

男妇转脬方同上。

吹奶乳痈五月五日粽箬烧灰，酒服二钱，即散，累效（《济急仙方》）。

痘疮倒靥箬叶灰一钱，麝香少许，酒服（张德恭《痘疹便览》方）。

芦《别录·下品》

〔**校正**〕并入《拾遗》江中采出芦。

【**释名**】**苇**（音伟。〖《尔雅》〗）、**葭**（音加。〖《尔雅》〗），**花名蓬**衮（《唐本》）、**笋名蘩**（音拳。〖《尔雅》〗）。〔时珍曰〕按毛苌《诗疏》云：苇之初生曰葭，未秀曰芦，长成曰苇。苇者，伟大也。芦者，色卢黑也。葭者，嘉美也。

【**集解**】〔恭曰〕芦根生下湿地。茎叶似竹，花若荻花，名蓬衮。二月、八月采根，日干用。〔颂曰〕今在处有之，生下湿陂泽中。其状都似竹，而叶抱茎生，无枝。花白作穗若茅花。根亦若竹根而节疏。其根取水底味甘辛者。其露出及浮水中者，并不堪用。按郭璞注《尔雅》云：葭即芦也。苇即芦之成者。菼，薍，似苇而小，中实，江东呼为乌薍（音丘）。或谓之莞，即荻也。至秋坚成，即谓之萑（音桓）。蒹似萑而细长，高数尺，江东谓之蒹。其花皆名芀（音调）。其萌皆名蘩，堪食如竹笋。若然，则芦苇通为一物也。所谓蒹，乃今作帘者是也。所谓菼者，今以当薪者是也。而人罕能别蒹菼与芦苇也。又北人以苇与芦为二物。水旁下湿所生者皆名苇。其细不及指大，人家池圃所植者，皆名芦。其干差大，深碧色者，谓之碧芦，亦难得。然则芦苇皆可通用矣。〔时珍曰〕芦有数种：其长丈许中空皮薄色白者，葭也，芦也，苇也。短小于苇而中空皮厚色青苍者，菼也，薍也，荻也，萑也。其最短小而中实者蒹也，蒹也。皆以初生，已成得名。其身皆如竹，其叶皆长如箬叶，其根入药，性味皆同。其未解叶者，古谓之紫葺。〔敦曰〕芦根须要逆水生，并黄泡肥

厚者，去须节并赤黄皮用。

芦

根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消渴客热，止小便利（《别录》）。疗反胃呕逆不下食，胃中热，伤寒内热，弥良（苏恭）。解大热，开胃，治噎哕不止（甄权）。寒热时疾烦闷，泻痢人渴，孕妇心热（大明）。

笋

〔气味〕小苦，冷，无毒。〔甯源曰〕忌巴豆。

〔主治〕膈间客热，止渴，利小便，解河豚及诸鱼蟹毒（甯源）。解诸肉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雷公炮炙论》序云：益食加觞，须煎芦、朴。注云：用逆水芦根并厚朴二味等分，煎汤服。盖芦根甘能益胃，寒能降火故也。

〔附方〕旧六，新六。

骨蒸肺痿不能食者，苏游芦根饮主之。芦根、麦门冬、地骨皮、生姜各十两，橘皮、茯苓各五两，水二斗，煮八升，去滓，分五服，取汗乃瘥（《外台秘要》）。

劳复食复欲死。并以芦根煮浓汁饮（《肘后方》）。

呕哕不止厥逆者。芦根三斤切，水煮浓汁，频饮二升。《必效》：若以童子小便煮服，不过三服愈（《肘后方》）。

五噎吐逆心膈气滞，烦闷不下食。芦根五两剉，以水三大盏，煮取二盏，去滓温服（《金匮玉函方》）。

反胃上气芦根、茅根各二两，水四升，煮二升，分服（《千金方》）。

霍乱烦闷芦根三钱，麦门冬一钱，水煎服（《千金方》）。

霍乱胀痛芦根一升，生姜一升，橘皮五两，水八升，煎三升，分服（《太平圣惠方》）。

食狗肉毒心下坚，或腹胀口干，忽发热妄语。芦根煮汁服（梅师方）。

中马肉毒方同上（《圣惠》）。

鲮鲮鱼毒方同上（《肘后方》）。

食蟹中毒方同上（《千金》）。

中药箭毒方同上（《千金》）。

茎、叶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霍乱呕逆，肺痈烦热，痈疽。烧灰淋汁，煎膏，蚀恶肉，去黑子（时珍）。葬：治金疮，生肉灭瘢（徐之才）。江中采出芦：令夫妇和同，用之有法（藏器）。

〔发明〕〔时珍曰〕古方煎药多用劳水及陈芦火，取其水不强，火不盛也。芦中空虚，故能入心肺，治上焦虚热。

〔附方〕新六。

霍乱烦渴腹胀。芦叶一握，水煎服。〇又方：芦叶五钱，糯米二钱半，竹茹一钱，水煎，入姜汁、蜜各半合，煎两沸，时时呷之（《圣惠方》）。

吐血不止芦荻外皮烧灰，勿令白，为末，入蚌粉少许，研匀，麦门冬汤服一二钱。三服可救一人（《圣惠方》）。

肺痈咳嗽烦满微热，心胸甲错。苇茎汤：用苇茎切二升，水二斗，煮汁五升。入桃仁五十枚，薏苡仁、瓜瓣各半升，煮取二升，服。当吐出脓血而愈（张仲景《金匮玉函方》）。

发背溃烂陈芦叶为末，以葱椒汤洗净，傅之神效（《乾坤秘韫》）。

痈疽恶肉白炭灰、荻灰等分，煎膏涂之，蚀尽恶肉，以生肉膏贴之。亦去黑子。此药只可留十日，久则不效（葛洪《肘后方》）。

小儿秃疮以盐汤洗净，蒲苇灰傅之（《圣济总录》）。

蓬莪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霍乱。水煮浓汁服，大验（苏恭）。煮汁服，解中鱼蟹毒（苏颂）。烧灰吹鼻，止衄血。亦入崩中药（时珍）。

〔附方〕新二。

干霍乱病心腹胀痛。芦蓬茸一把，水煮浓汁，顿服二升（《小品方》）。

诸般血病水芦花、红花、槐花、白鸡冠花、茅花等分，水二钟，煎一钟服（万表《积善堂方》）。

甘蕉《别录·下品》

【释名】芭蕉（《衍义》）、天苴（《史记》注）、芭苴（〖《史记》注〗）。〔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蕉不落叶，一叶舒则一叶焦，故谓之焦。俗谓干物为巴，巴亦蕉意也。《稽圣赋》云：竹布实而根苦，蕉舒花而株槁。芭苴乃蕉之音转也。蜀人谓之天苴。曹叔雅《异物志》云：芭蕉结实，其皮赤如火，其肉甜如蜜，四五枚可饱人，而滋味常在牙齿间，故名甘蕉。

【集解】〔弘景曰〕甘蕉本出广州。今江东并有，根叶无异，惟子不堪食耳。〔恭曰〕甘蕉出岭南者，子大味甘；北间者，但有花无实。〔颂曰〕今二广、闽中、川蜀皆有，而闽广者实极甘美可啖，他处虽多，而作花者亦少，近时中州种之甚盛，皆芭蕉也。其类亦多。有子者名甘蕉，卷心中抽干作花。初生大萼，似倒垂菡萏，有十数层，层皆作瓣，渐大则花出瓣中，极繁盛。红者如火炬，谓之红蕉。白者如蜡色，谓之水蕉。其花大类象牙，故谓之牙蕉。其实亦有青黄之别，品类亦多，最甘美，曝干可寄远，北土得之以为珍果。其茎解散如丝，闽人以灰汤练治，纺绩为布，谓之蕉葛。〔宗奭曰〕芭蕉三年已上即有花，自心中抽出，一茎止一花，全如莲花，瓣亦相似，但色微黄绿，中心无蕊，悉是花叶也。花头常下垂，每一朵自中夏开，直至中秋后方尽，凡三叶开则三叶脱落也。〔时珍曰〕按万震《南州异物志》云：甘蕉即芭蕉，乃草类也。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余。叶长丈许，广尺余至二尺。其茎虚软如芋，皆重皮相裹。根如芋魁，青色，大者如车毂。花着茎末，大如酒杯，形色如莲花。子各为房，实随花长，每花一阖，各有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也。蕉子凡三种，未熟时皆苦涩，熟时皆甜而脆，味如葡萄，可以疗饥。一种子大如拇指，长六七寸，锐似羊角，两两相抱者，名羊角蕉，剥其皮黄白色，味最甘美。一种子大如鸡卵，有类牛乳者，名牛乳蕉，味微减。一种子大如莲子，长四五寸，形正方者，味最弱也。并可蜜藏为果。又顾屿《海槎录》云：海南芭蕉常年开花结实，有二种：板蕉大而味淡，佛手蕉小而味甜。通呼为蕉子。不似江南者，花而不实。又范成大《虞衡志》云：南中芭蕉有数种：极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干，长数尺，节节有花，花褪叶根有实，去皮取肉，软烂如绿柿，味极甘冷，四季恒实。土人以饲小儿，云性凉，去客热，谓之蕉子，又名牛蕉子。以梅汁渍，曝干压扁，味甘酸有微霜，名芭蕉干。一种鸡蕉子，小于牛蕉，亦四季实。一种芽蕉子，小于鸡蕉，尤香嫩甘美，惟秋初结子。一种红蕉花，叶瘦，类芦箬，花色正红，如榴花，日拆一两叶，其端各有一点鲜绿尤可爱，春开至秋尽犹芳，俗名美人蕉。一种胆瓶蕉，根出土处特肥饱，状如胆瓶也。又费信《星槎胜览》云：南番阿鲁诸国，无米谷，惟种芭蕉、椰子，取实代粮

也。

甘蕉

【气味】甘，大寒，无毒。〔恭曰〕性冷，不益人。多食动冷气。

【主治】生食，止渴润肺。蒸熟晒裂，舂取仁食，通血脉，填骨髓（孟诜）。生食，破血，合金疮，解酒毒。干者，解肌热烦渴（吴瑞）。除小儿客热，压丹石毒（时珍）。

根

〔气味〕甘，大寒，无毒。〔恭曰〕寒。〔颂曰〕甘蕉、芭蕉，性相同也。

〔主治〕痈肿结热（《别录》）。捣烂傅肿，去热毒。捣汁服，治产后血胀闷（苏恭）。主黄疸（孟诜）。治天行热狂，烦闷消渴，患痈毒并金

石发动，躁热口干，并绞汁服之。又治头风游风（大明）。

〔附方〕旧四，新六。

发背欲死芭蕉根捣烂涂之（《肘后方》）。

一切肿毒方同上。

赤游风疹方同上。

风热头痛方同上。

风虫牙痛芭蕉自然汁一碗，煎热含嗽（《普济方》）。

天行热狂芭蕉根捣汁饮之（《日华子本草》）。

消渴饮水骨节烦热。用生芭蕉根捣汁，时饮一二合（《圣惠方》）。

血淋涩痛芭蕉根、旱莲草各等分，水煎服，日二（《圣惠方》）。

产后血胀捣芭蕉根绞汁，温服二三合。

疮口不合芭蕉根取汁，抹之良（《直指方》）。

蕉油以竹筒插入皮中，取出，瓶盛之。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头风热，止烦渴，及汤火伤。梳头，止女人发落，令长而黑（大明）。暗风痫

病，涎作运闷欲倒者，饮之取吐，极有奇效（苏颂）。

〔附方〕新一。

小儿截惊以芭蕉汁、薄荷汁煎匀，涂头顶，留囟门，涂四肢，留手足心勿涂，甚效（邓笔峰《杂兴》）。

叶

〔主治〕肿毒初发，研末，和生姜汁涂之（时珍。〇《圣惠方》）。

〔附方〕新一。

岐毒初起芭蕉叶，熨斗内烧存性，入轻粉，麻油调涂，一日三上，或消或破，皆无痕也（《仁斋直指方》）。

花

〔主治〕心痹痛。烧存性研，盐汤点服二钱（《日华》）。

蘘荷《别录·中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并入《有名未用》蘘草为一。

【释名】覆菹（《别录》）、蘘草（《别录》）、猼苴（猼音博。〖《上林赋》〗）、蕾苴（《说文》）、嘉草（〖《周礼》〗）。〔弘景曰〕《本草》白蘘荷，而今人呼赤者为蘘荷，白者为覆菹。盖食以赤者为胜，入药以白者为良，叶同一种尔。

〔时珍曰〕覆菹，许氏《说文》作葍苴，司马相如《上林赋》作猼苴，与芭蕉音相近。《离骚·大招》云：醢豚苦狗脍苴蒲。王逸注云：苴蒲（音博），蘘荷也，见本草。而今之本草无之，则脱漏亦多矣。

【集解】〔《别录》曰〕蘘草生淮南山谷。〔颂曰〕蘘荷，荆襄江湖间多种之，北地亦有。春初生，叶似甘蕉，根似姜芽而肥，其叶冬枯，根堪为菹。其性好阴，在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闲居赋》云：蘘荷依阴，时藿向阳，是也。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仲冬以盐藏蘘荷，用备冬储，又以防虫。史游《急就篇》云：蘘荷冬日藏，其来远矣。然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啖，及作梅果多用之。〔宗奭曰〕蘘荷，八九月间淹贮，以备冬月作蔬果。治病止用白者。〔时珍曰〕苏颂《图经》言：荆襄江湖多种，今访之无复识者。惟杨慎《丹铅录》云：《急就章》注：蘘荷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形性相同。甘露即芭蕉也。崔豹《古今注》云：蘘荷似芭蕉而白色，其子花生根中，花未败时可食，久则消烂矣。根似姜。宜阴翳地，依荫而生。又按王旻《山居录》云：蘘荷宜树阴下，二月种之。一种永生，不须锄耘，但加粪耳。八月初踏其苗令死，则根滋茂。九月初取其傍生根为菹，亦可酱藏。十月中以糠覆其根下，则过冬不冻死也。

蘘荷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革牛草，真相似，其革牛草腥

涩。凡使白蘘荷，以铜刀刮去粗皮一重，细切，入砂盆中研如膏，取自然汁炼作煎，新器摊冷，如干胶状，刮取用之。

根

〔气味〕辛，温，有小毒。〔思邈曰〕辛，微温，涩，无毒。

〔主治〕中蛊及疟，捣汁服（《别录》）。溪毒，沙虱，蛇毒（弘景）。诸恶疮。根心：主稻麦芒入目中不出，以汁注目即出（苏恭）。赤眼涩痛，捣汁点之（时珍）。

蘘草

〔气味〕苦、甘，寒，无毒。〔大明曰〕平。

〔主治〕温疟寒热，酸嘶邪气，辟不祥（《别录》）。

【发明】〔弘景曰〕中蛊者服蘘荷汁，并卧其叶，即呼蛊主姓名。多食损药力，又不利脚。人家种之，亦云辟蛇。〔颂曰〕按干宝《搜神记》云：外姊夫蒋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蛊。其家密以蘘荷置于席下。忽大笑曰：蛊我者，张小小也。乃收小小，小小亡走。自此解蛊药多用之，往往验也。《周礼》庶氏以嘉草除蛊毒，宗懔谓嘉草即蘘荷是也。陈藏器云：蘘荷、茜根为主蛊之最，谓此。〔时珍曰〕《别录》：《菜部》蘘荷，谓根也；《草部》蘘草，谓叶也。其主治亦颇相近，今并为一云。

【附方】旧八，新一。

卒中蛊毒下血如鸡肝，昼夜不绝，脏腑败坏待死者。以蘘荷

叶密置病人席下，勿令知之，必自呼蛊主姓名也（梅师方）。

喉中似物吞吐不出，腹胀羸瘦。取白蘘荷根捣汁服，蛊立出也（梅师方）。

喉舌疮烂酒渍蘘荷根半日，含漱其汁，瘥乃止（《外台秘要》）。

吐血痔血向东蘘荷根一把，捣汁三升服之（《肘后方》）。

妇人腰痛方同上。

月信涩滞蘘荷根细切，水煎取二升，空心入酒和服（《经验方》）。

风冷失声咽喉不利。蘘荷根二两，捣绞汁，入酒一大盏，和匀，细细服，取瘥（《肘后方》）。

伤寒时气温病初得，头痛壮热，脉盛者。用生蘘荷根叶合捣，绞汁服三四升（《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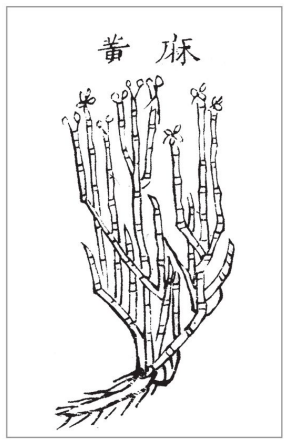
杂物入目白蘘荷根取心捣，绞取汁，滴入目中，立出（《普济方》）。

麻黄《本经·中品》

【释名】龙沙（《本经》）、**卑相**（《别录》）、**卑盐**（《别录》）。〔时珍曰〕诸名殊不可解。或云其味麻，其色黄，未审然否？张揖《广雅》云：龙沙，麻黄也。狗骨，麻黄根也。不知何以分别如此？

【集解】〔《别录》曰〕麻黄生晋地及河东，立秋采茎，阴

干令青。〔弘景曰〕今出青州、彭城、荥阳、中牟者为胜，色青而多沫。蜀中亦有，不好。〔恭曰〕郑州鹿台及关中沙苑河旁沙洲上最多。同州沙苑既多，其青、徐者亦不复用。〔禹锡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麻黄茎头开花，花小而黄，丛生。子如覆盆子，可食。〔颂曰〕今近汴京多有之，以荥阳、中牟者为胜。春生苗，至夏五月则长及一尺以来。梢上有黄花，结实如百合瓣而小，又似皂荚子，味甜，微有麻黄气，外皮红，里仁子黑。根紫赤色。俗说有雌雄二种：雌者于三月、四月内开花，六月结子。雄者无花，不结子。至立秋后收茎阴干。〔时珍曰〕其根皮色黄赤，长者近尺。



麻黄

茎

〔修治〕〔弘景曰〕用之折去节根，水煮十余沸，以竹片掠去上沫。沫令人烦，根节能止汗故也。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微温。〔普曰〕神农、雷公：苦，无毒。扁鹊：酸。李当之：平。〔权曰〕甘，平。〔元素曰〕性温，味苦而甘辛，气味俱薄，轻清而浮，阳也，升也。手太阴之药，入足太阳经，兼走手少阴、阳明。〔时珍曰〕麻黄微苦而辛，性热而轻扬。僧继洪云：中牟有麻黄之地，冬不

积雪，为泄内阳也。故过用则泄真气。观此则性热可知矣。服麻黄自汗不止者，以冷水浸头发，仍用扑法即止。凡服麻黄药，须避风一日，不尔病复作也。凡用须佐以黄芩，则无赤眼之患。〔之才曰〕厚朴、白微为之使。恶辛夷、石韦。

〔主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坚积聚（《本经》）。五脏邪气缓急，风胁痛，字乳余疾，止好唾，通腠理，解肌，泄邪恶气，消赤黑斑毒。不可多服，令人虚（《别录》）。治身上毒风瘴痹，皮肉不仁，主壮热温疫，山岚瘴气（甄权）。通九窍，调血脉，开毛孔皮肤（大明）。去营中寒邪，泄卫中风热（元素）。散赤目肿痛，水肿风肿，产后血滞（时珍）。

〔发明〕〔弘景曰〕麻黄疗伤寒，解肌第一药。〔颂曰〕张仲景治伤寒，有麻黄汤及葛根汤、大小青龙汤，皆用麻黄。治肺痿上气，有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皆大方也。〔杲曰〕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是也。六淫有余之邪，客于阳分皮毛之间，腠理闭拒，营卫气血不行，故谓之实。二药轻清成象，故可去之。麻黄微苦，其形中空，阴中之阳，入足太阳寒水之经。其经循背下行，本寒而又受外寒，故宜发汗，去皮毛气分寒邪，以泄表实。若过发则汗多亡阳，或饮食劳倦及杂病自汗表虚之证用之，则脱人元气，不可不禁。〔好古曰〕麻黄治卫实之药，桂枝治卫虚之药，二物虽为太阳证药，其实营卫药也。心主营为血，肺主卫为气。故麻黄为手太阴肺之剂，桂枝为手少阴心之剂。伤寒伤风而咳嗽，用麻黄、桂枝，即汤液之源也。〔时珍曰〕麻黄乃肺经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张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历代明医解释，皆随文傅会，未有究其精微者。

时珍常绎思之，似有一得，与昔人所解不同云。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则为血，在卫则为汗。夫寒伤营，营血内涩，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憎寒。夫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然风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是证虽属乎太阳，而肺实受邪气。其证时兼面赤怫郁，咳嗽有痰，喘而胸满诸证者，非肺病乎？盖皮毛外闭，则邪热内攻，而肺气䐜郁。故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达之肌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气。汗后无大热而喘者，加以石膏。朱肱《活人书》：夏至后加石膏、知母，皆是泄肺火之药。是则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腠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自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佐以芍药，泄木而固脾，泄东所以补西也。使以姜枣，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也。下后微喘者加厚朴、杏仁，以利肺气也。汗后脉沉迟者加人参，以益肺气也。朱肱加黄芩为阳旦汤，以泻肺热也。皆是脾肺之药。是则桂枝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此千古未发之秘旨，愚因表而出之。又少阴病发热脉沉，有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少阴与太阳为表里，乃赵嗣真所谓熟附配麻黄，补中有发也。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病水泄，数日不止，水谷直出。服分利消导升提诸药则反剧。时珍诊之，脉浮而缓，大肠下弩，复发痔血。此因肉食生冷茶水过杂，抑遏阳气在下，木盛土衰，《素问》所谓久风成飧泄也。法当升之扬之。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昔仲景治伤寒六七日，大下后，脉沉迟，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用麻黄升麻汤平其肝肺，兼升发之，即斯理也。神而明之，此类是矣。

〔附方〕旧五，新七。

天行热病初起一二日者。麻黄一大两去节，以水四升煮，去沫，取二升，去滓，着米一匙及豉，为稀粥。先以汤浴后，乃食粥，厚覆取汗，即愈（孟诜《必效方》）。

伤寒雪煎麻黄十斤去节，杏仁四升去皮熬，大黄一斤十三两。先以雪水五石四斗，渍麻黄于东向灶釜中。三宿后，纳大黄搅匀，桑薪煮至二石，去滓。纳杏仁同煮至六七斗，绞去滓，置铜器中。更以雪水三斗，合煎令得二斗四升，药成，丸如弹子大。有病者以沸白汤五合，研一丸服之，立汗出。不愈，再服一丸。封药勿令泄气（《千金方》）。

伤寒黄疸表热者，麻黄醇酒汤主之。麻黄一把，去节绵裹，美酒五升，煮取半升，顿服取小汗。春月用水煮（《千金方》）。

里水黄肿张仲景云：一身面目黄肿，其脉沉，小便不利，甘草麻黄汤主之。麻黄四两，水五升，煮去沫，入甘草二两，煮取三升。每服一升，重复汗出。不汗再服。慎风寒。〇《千金》云：有患气虚久不瘥，变成水病，从腰以上肿者，宜此发其汗。

水肿脉沉属少阴，其脉浮者为风，虚胀者为气，皆非水也。麻黄附子汤汗之。麻黄三两，水七升，煮去沫，入甘草二两，附子炮一枚，煮取二升半。每服八分，日三服，取汗（张仲景《金匮要略》）。

风痹冷痛麻黄去根五两，桂心二两，为末，酒二升，慢火熬如饧。每服一匙，热酒调下，至汗出为度。避风（《圣惠方》）。

小儿慢脾风，因吐泄后而成。麻黄长五寸十个去节，白术指面大二块，全蝎二个，生薄荷叶包煨，为末。二岁以下一字，三岁以上半钱，薄荷汤下（《圣惠方》）。

尸咽痛痹语声不出。麻黄以青布裹，烧烟筒中熏之（《圣惠方》）。

产后腹痛及血下不尽。麻黄去节，为末，酒服方寸匕，一日二三服，血下尽即止（《子母秘录》）。

心下悸病半夏麻黄丸：用半夏、麻黄等分，末之，炼蜜丸小豆大。每饮服三丸，日三服（《金匮要略》）。

痘疮倒靥〔寇宗奭曰〕郑州麻黄去节半两，以蜜一匙同炒良久，以水半升煎数沸，去沫再煎去三分之一，去滓乘热服之，避风，其疮复出也。一法：用无灰酒煎，其效更速。仙源县笔工李用之子，病斑疮风寒倒靥已困，用此一服便出，如神。

中风诸病麻黄一秤去根，以王相日乙卯日，取东流水三石三斗，以净铛盛五七斗，先煮五沸，掠去沫，逐旋添水，尽至三五斗，漉去麻黄，澄定，滤去滓，取清再熬至一斗，再澄再滤，取汁再熬，至升半为度，密封收之，一二年不妨。每服一二匙，热汤化下取汗。熬时要勤搅，勿令着底，恐焦了。仍忌鸡犬阴人见之。此刘守真秘方也（《宣明方》）。

根节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止汗，夏月杂粉扑之（弘景）。

〔发明〕〔权曰〕麻黄根节止汗，以故竹扇杵末同扑之。又牡蛎粉、粟粉并麻黄根等分，为末，生绢袋盛贮。盗汗出，即扑，手摩之。〔时珍曰〕麻黄发汗之气驶不能御，而根节止汗效如影响，物理之妙，不可测度如此。自汗有风湿、伤风、风温、气虚、血虚、脾虚、阴虚、胃热、痰饮、中暑、亡阳、柔痉诸证，皆可随证加而用之。当归六黄汤加麻黄根，治盗汗尤捷。盖其性能行周身肌表，故能引诸药外至卫分而固腠理也。本草但知扑之之法，而不知服饵之功尤良也。

〔附方〕新八。

盗汗阴汗麻黄根、牡蛎粉为末，扑之。

盗汗不止麻黄根、椒目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无灰酒下。外以麻黄根、故蒲扇为末，扑之（《奇效良方》）。

小儿盗汗麻黄根三分，故蒲扇灰一分，为末。以乳服三分，日三服。仍以干姜三分同为末，三分扑之（《古今录验》）。

诸虚自汗夜卧即甚，久则枯瘦。黄芪、麻黄根各一两，牡蛎米泔浸洗煅过，为散。每服五钱，水二盏，小麦百粒，煎服（《和剂局方》）。

虚汗无度麻黄根、黄芪等分，为末，飞面糊作丸梧子大。每用浮麦汤下百丸，以止为度（谈野翁《试验方》）。

产后虚汗黄芪、当归各一两，麻黄根二两。每服一两，煎汤下。

阴囊湿疮肾有劳热。麻黄根、石硫黄各一两，米粉一合，为末，傅之（《千金方》）。

内外障翳麻黄根一两，当归身一钱，同炒黑色，入麝香少许，为末。□鼻，频用。此南京相国寺东黑孩儿方也（《普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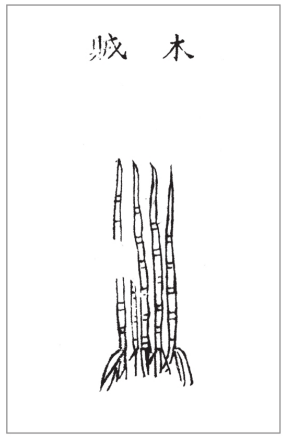
【附录】云花草〔时珍曰〕按葛洪《肘后方》治马疥，有云花草，云状如麻黄，而中坚实也。

木贼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此草有节，面糙涩。治木骨者，用之磋擦则光净，犹云木之贼也。

【集解】〔禹锡曰〕木贼出秦、陇、华、成诸郡近水地。苗长尺许，丛生。每根一干，无花叶，寸寸有节，色青，凌冬不凋。四

月采之。〔颂曰〕所在近水地有之，采无时，今用甚多。〔时珍曰〕丛丛直上，长者二三尺，状似凫茈苗及粽心草，而中空有节，又似麻黄茎而稍粗，无枝叶。



木贼

茎

【气味】甘、微苦，无毒。〔时珍曰〕温。

【主治】目疾，退翳膜，消积块，益肝胆，疗肠风，止痢，及妇人月水不断，崩中赤白（《嘉祐》）。解肌，止泪止血，去风湿，疝痛，大肠脱肛（时珍）。

【发明】〔禹锡曰〕木贼得牛角腮、麝香，治休息久痢。得禹余粮、当归、芎□，治崩中赤白。得槐蛾、桑耳，治肠风下血。得槐子、枳实，治痔疾出血。〔震亨曰〕木贼去节烘过，发汗至易，本草不曾言及。〔时珍曰〕木贼气温，味微甘苦，中空而轻，阳中之阴，升也，浮也。与麻黄同形同性，故亦能发汗解肌，升散火郁风湿，治眼目诸血疾也。

【附方】旧三，新九。

目昏多泪木贼去节，苍术泔浸，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茶调下。或蜜丸亦可。

急喉痹塞木贼以牛粪火烧存性，每冷水服一钱，血出即安也（《圣惠方》）。

舌硬出血木贼煎水漱之，即止（《圣惠方》）。

血痢不止木贼五钱，水煎温服，一日一服（《圣惠方》）。

泻血不止方同上，日二服（《广利方》）。

肠痔下血多年不止。用木贼、枳壳各二两，干姜一两，大黄二钱半，并于铫内炒黑存性，为末。每粟米饮服二钱，甚效也（苏颂《图经本草》）。

大肠脱肛木贼烧存性，为末掺之，按入即止。一加龙骨（《三因方》）。

妇人血崩血气痛不可忍，远年近日不瘥者，雷氏木贼散主之。木贼一两，香附子一两，朴硝半两，为末。每服三钱，色黑者，酒一盏煎，红赤者，水一盏煎，和滓服，日二服。脐下痛者，加乳香、没药、当归各一钱，同煎。忌生冷硬物猪鱼油腻酒面（《医垒元戎》）。

月水不断木贼炒三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日一服（《圣惠方》）。

胎动不安木贼去节、川芎等分，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入金银一钱，煎服（《圣济总录》）。

小肠疝气木贼细剉，微炒为末，沸汤点服二钱，缓服取效。一方：用热酒下（寇氏《本草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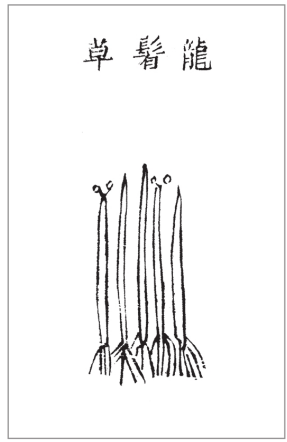
误吞铜钱木贼为末，鸡子白调服一钱（《圣惠方》）。

【附录】问荆〔藏器曰〕味苦，平，无毒。主结气瘤痛，上气气急，煮汁服之。生伊洛洲渚间，苗如木贼，节节相接，一名接续草。

石龙刍《本经·上品》

【释名】龙须（《本经》）、**龙修**（《山海经》）、**龙华**（《别录》）、**龙珠**（《本经》）、**悬莞**（《别录》）、**草续断**（《本经》）、**缙云草**（《纲目》）、**方宾**（《别录》）、**西王母簪**（〖《纲目》〗）。〔时珍曰〕刈草包束曰刍。此草生水石之处，可以刈束养马，故谓之龙刍。《述异记》周穆王东海岛中养八骏处，有草名龙刍，是矣。故古语云：一束龙刍，化为龙驹。亦孟子刍豢之义。龙须、王母簪，因形也。缙云，县名，属今处州，仙都山产此草，因以名之。崔豹《古今注》云：世言黄帝乘龙上天，群臣攀龙须坠地生草，名曰龙须者，谬也。江东以草织席，名西王母席，亦岂西王母骑虎而堕其须乎？

【集解】〔《别录》曰〕石龙刍生梁州山谷湿地，五月、七月采茎暴干。以九节多珠者良。〔弘景曰〕茎青细相连，实赤，今出近道水石处，似东阳龙须以作席者，但多节尔。〔藏器曰〕今出汾州、沁州、石州，亦处处有之。〔保昇曰〕丛生，茎如䌷，所在有之，俗名龙须草，可为席，八月、九月采根暴干。〔时珍曰〕龙须丛生，状如粽心草及凫茈，苗直上，夏月茎端开小穗花，结细实，并无枝叶。今吴人多栽莳织席，他处自生者不多也。《本经》明言龙刍一名龙须，而陶弘景言龙刍似龙须但多节，似以为二物者，非矣。



石龙刍

茎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微温。

〔主治〕心腹邪气，小便不利淋闭，风湿鬼疰恶毒。久服补虚羸，轻身，耳目聪明，延年（《本经》）。补内虚不足，痞满，身无润泽，出汗，除茎中热痛，疗蛔虫及不消食（《别录》）。

败席

〔主治〕淋及小便卒不通，弥败有垢者方尺，煮汁服之（藏器）。

龙常草《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粽心草（〖《纲目》〗）。〔时珍曰〕俚俗五月采，系角黍之心，呼为粽心草是也。

【集解】〔《别录》曰〕生河水旁，状如龙刍，冬夏生。〔时珍曰〕按《尔雅》云：蓐，鼠莞也。郑樵解为龙刍。郭璞云：纤细似龙须，可为席，蜀中出者好。恐即此龙常也。盖是龙须之小者尔。故其功用亦相近云。

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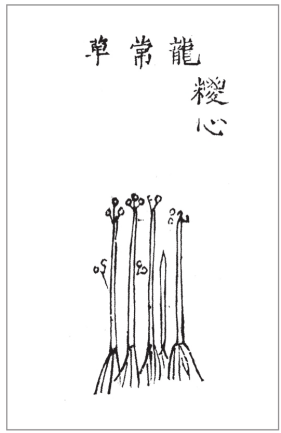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轻身，益阴气，疗痹寒湿（《别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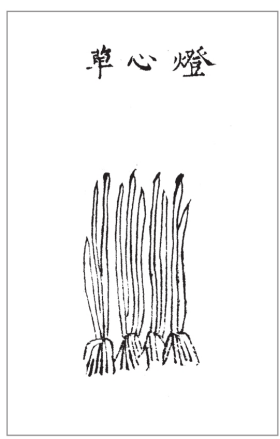
灯心草宋《开宝》

【释名】虎须草（《纲目》）、碧玉草（《纲目》）。

【集解】〔志曰〕灯心草生江南泽地，丛生，茎圆细而长直，人将为席。〔宗奭曰〕陕西亦有之。蒸熟待干，折取中心白穰燃灯者，是谓熟草。又有不蒸者，但生干剥取为生草。入药宜用生草。〔时珍曰〕此即龙须之类，但龙须紧小而瓤实，此草稍粗而瓤虚白。吴人栽莳之，取瓤为灯炷，以草织席及蓑。他处野生者不多。外丹家以之伏硫、砂。《雷公炮炙论》序云：硇遇赤须，永留金鼎。注云：赤须亦呼虎须草，煮硇能住火。不知即此虎须否也？



龙常草



灯心草

茎及根

〔修治〕〔时珍曰〕灯心难研，以粳米粉浆染过，晒干研末，入水澄之，浮者是灯心也，晒干用。

〔气味〕甘，寒，无毒。〔元素曰〕辛、甘，阳也。〔吴绶曰〕淡，平。

〔主治〕五淋，生煮服之。败席煮服，更良（《开宝》）。泻肺，治阴窍涩不利，行水，除水肿癃闭（元素）。治急喉痹，烧灰吹之甚捷。烧灰涂乳上，饲小儿，止夜啼（震亨）。降心火，止血通气，散肿止渴。烧灰入轻粉、麝香，治阴疳（时珍）。

〔附方〕旧一，新九。

破伤出血灯心草嚼烂傅之，立止（《胜金方》）。

衄血不止灯心一两，为末，入丹砂一钱，米饮每服二钱（《圣济总录》）。

喉风痹塞《瑞竹堂方》：用灯心一握，阴阳瓦烧存性，又炒盐一匙，每吹一捻，数次立愈。〇一方：用灯心灰二钱，蓬砂末一钱，吹之。〇一方：灯心、箬叶烧灰等分，吹之。〇《惠济方》：用灯心草、红花烧灰，酒服一钱，即消。

痘疮烦喘小便不利者。灯心一把，鳖甲二两，水一升半，煎六合，分二服（庞安常《伤寒论》）。

夜不合眼难睡。灯草煎汤代茶饮，即得睡（《集简方》）。

通利水道白飞霞自制天一丸：用灯心十斤，米粉浆染，晒干研末，入水澄去粉，取浮者晒干，二两五钱，赤白茯苓去皮共五两，滑石水飞五两，猪苓二两，泽泻三两，人参一斤切片，熬膏和药，丸如龙眼大，朱砂为衣。每用一丸，任病换引。大段小儿生理向上，本天一生水之妙，诸病以水道通利为捷径也（《韩氏医通》）。

湿热黄疸灯草根四两，酒、水各半，入瓶内煮半日，露一夜，温服（《集玄方》）。

灯花烬见《火部》。

第十六卷　草部

目录

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

地黄《本经》　胡面莽附

牛膝《本经》

紫菀《本经》

女菀《本经》

麦门冬《本经》

萱草《嘉祐》

捶胡根《拾遗》

淡竹叶《纲目》

鸭跖草《嘉祐》（即竹叶菜）

葵《本经》

蜀葵《嘉祐》

菟葵《唐本草》

黄蜀葵《嘉祐》

龙葵《唐本草》

龙珠《拾遗》

酸浆《本经》（即灯笼草）

蜀羊泉《本经》

鹿蹄草《纲目》

败酱《本经》（即苦菜）

迎春花《纲目》

款冬花《本经》

鼠曲草《日华》（即米曲、佛耳草）

决明《本经》　茳芒、合明草附

地肤《本经》（即落帚）

瞿麦《本经》

王不留行《本经》

剪春罗《纲目》

金盏草《救荒》

葶苈《本经》

车前《本经》

狗舌草《唐本草》

马鞭草《别录》（即龙牙）

蛇含《本经》

女青《本经》

鼠尾草《别录》

狼把草《开宝》

狗尾草《纲目》

鳢肠《唐本草》（即旱莲草）

连翘《本经》

陆英《本经》

蒴藋《别录》

水英《图经》

蓝《本经》

蓝淀《纲目》

青黛《开宝》　雀翘附

甘蓝《拾遗》

蓼《本经》

水蓼《唐本草》

马蓼《纲目》

荭草《别录》

毛蓼《拾遗》

海根《拾遗》

火炭母草《图经》

三白草《唐本草》

蚕□草《拾遗》

蛇□草《拾遗》

虎杖《别录》

莸《拾遗》

萹蓄《本经》

荩草《本经》

蒺藜《本经》

谷精草《开宝》

海金沙《嘉祐》

地杨梅《拾遗》

水杨梅《纲目》

地蜈蚣草《纲目》

半边莲《纲目》

紫花地丁《纲目》

鬼针草《拾遗》

独用将军《唐本草》　留军待附

见肿消《图经》

攀倒甑《图经》

水甘草《图经》

右附方旧一百七十一，新二百九十一。

草之五隰草类下七十三种

地黄《本经·上品》

【释名】芐（音户。〖《别录》〗）、芑（音起。〖《别录》〗）、**地髓**（《本经》）。〔大明曰〕生者以水浸验之。浮者名天黄，半浮半沉者名人黄，沉者名地黄。入药沉者为佳，半沉者次之，浮者不堪。〔时珍曰〕《尔雅》云：芐，地黄。郭璞云：江东呼为芐。罗愿云：芐以沉下珍为贵，故字从下。

【集解】〔《别录》曰〕地黄生咸阳川泽黄土地者佳，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咸阳即长安也。生渭城者乃有子实如小麦。今以彭城干地黄最好，次历阳，近用江宁板桥者为胜。作干者有法，捣汁和蒸，殊用工意，而此云阴干，恐以蒸作为失乎？人亦以牛膝、萎蕤作之，人不能别。〔颂曰〕今处处有之，以同州者为上。二月生叶，布地便出似车前，叶上有皱纹而不光。高者及尺余，低者三四寸。其花似油麻花而红紫色，亦有黄花者。其实作房如连翘，中子甚细而沙褐色。根如人手指，通黄色，粗细长短不常。种之甚易，根入土即生。一说：古称种地黄宜黄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虚地，则根大而多汁。其法以苇席围编如车轮，径丈余，以壤土实苇席中为坛。坛上又以苇席实土为一级，比下坛径减一尺。如此数级，如浮

屠。乃以地黄根节多者寸断之，莳坛上，层层令满，逐日水灌，令茂盛。至春秋分时，自上层取之，根皆长大而不断折，不被□伤故也。得根暴干。出同州者光润甘美。〔宗奭曰〕地黄叶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细斑点，北人谓之牛奶子花，茎有微细短白毛。〔时珍曰〕今人惟以怀庆地黄为上，亦各处随时兴废不同尔。其苗初生塌地，叶如山白菜而毛涩，叶面深青色，又似小芥叶而颇厚，不叉丫。叶中擢茎，上有细毛。茎梢开小筒子花，红黄色。结实如小麦粒。根长四五寸，细如手指，皮赤黄色，如羊蹄根及胡萝卜根，曝干乃黑，生食作土气。俗呼其苗为婆婆奶。古人种子，今惟种根。王旻《山居录》云：地黄嫩苗，摘其旁叶作菜，甚益人。本草以二月、八月采根，殊未穷物性。八月残叶犹在，叶中精气，未尽归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气已滋于叶。不如正月、九月采者殊好，又与蒸曝相宜。《礼记》云：羊苄豕薇，则自古已食之矣。〔嘉谟曰〕江浙壤地种者，受南方阳气，质虽光润而力微；怀庆山产者，禀北方纯阴，皮有疙瘩而力大。

地黄

干地黄

〔修治〕〔藏器曰〕干地黄，《本经》不言生干及蒸干。方家所用二物各别，蒸干即温补，生干即平宣，当依此法用。〔时珍

曰〕《本经》所谓干地黄者，即生地黄之干者也。其法取地黄一百斤，择肥者六十斤洗净，晒令微皱。以拣下者洗净，木臼中捣绞汁尽，投酒更捣，取汁拌前地黄，日中晒干，或火焙干用。

〔气味〕甘，寒，无毒。〔《别录》曰〕苦。〔权曰〕甘，平。〔好古曰〕甘、苦，寒，气薄味厚，沉而降，阴也。入手足少阴厥阴及手太阳之经。酒浸，上行外行。日干者平，火干者温，功用相同。〔元素曰〕生地黄大寒，胃弱者斟酌用之，恐损胃气。〔之才曰〕得清酒、麦门冬良。恶贝母，畏芜荑。〔权曰〕忌葱、蒜、萝卜、诸血，令人营卫涩，须发白。〔敦曰〕忌铜、铁器，令人肾消并发白，男损营，女损卫。〔时珍曰〕姜汁浸则不泥膈，酒制则不妨胃。鲜用则寒，干用则凉。

〔主治〕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除痹，疗折跌绝筋。久服轻身不老，生者尤良（《本经》）。主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破恶血，溺血，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饱力断绝，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益气力，利耳目（《别录》）。助心胆气，强筋骨长志，安魂定魄，治惊悸劳劣，心肺损，吐血鼻衄，妇人崩中血运（大明）。产后腹痛。久服变白延年（甄权）。凉血生血，补肾水真阴，除皮肤燥，去诸湿热（元素）。主心病掌中热痛，脾气痿蹶嗜卧，足下热而痛（好古）。治齿痛唾血。

生地黄

〔气味〕大寒。

〔主治〕妇人崩中血不止，及产后血上薄心闷绝。伤身胎动下血，胎不落，堕坠踠折，瘀血留血，鼻衄吐血，皆捣饮之（《别录》）。解诸热，通月水，利水道。捣贴心腹，能消瘀血（甄权）。

〔发明〕〔好古曰〕生地黄入手少阴，又为手太阳之剂，故钱仲阳泻丙火与木通同用以导赤也。诸经之血热，与他药相随，亦能治之。溺血、便血皆同。〔权曰〕病人虚而多热者，宜加用之。〔戴原礼曰〕阴微阳盛，相火炽强，来乘阴位，日渐煎熬，为虚火之证者，宜地黄之属，以滋阴退阳。〇〔宗奭曰〕《本经》只言干、生二种，不言熟者。如血虚劳热，产后虚热，老人中虚燥热者，若与生干，当虑太寒，故后世改用蒸曝熟者。生熟之功殊别，不可不详。〔时珍曰〕《本经》所谓干地黄者，乃阴干、日干、火干者，故又云生者尤良。《别录》复云生地黄者，乃新掘鲜者，故其性大寒。其熟地黄乃后人复蒸晒者。诸家本草皆指干地黄为熟地黄，虽主治证同，而凉血补血之功稍异，故今别出熟地黄一条于下。

熟地黄

〔修治〕〔颂曰〕作熟地黄法：取肥地黄三二十斤净洗，别以拣下瘦短者三二十斤捣绞取汁，投石器中，浸漉令浃，甑上浸三四过，时时浸滤转蒸讫，又暴使汁尽。其地黄当光黑如漆，味甘如饴。须瓷器收之，以其脂柔喜润也。〔敦曰〕采生地黄去皮，瓷锅上柳木甑蒸之，摊令气歇，拌酒再蒸，又出令干。勿犯铜铁器，令人肾消并发白，男损营，女损卫也。〔时珍曰〕近时造法：拣取沉水肥大者，以好酒入缩砂仁末在内，拌匀，柳木甑于瓦锅内蒸令气透，晾干。再以砂仁酒拌蒸晾。如此九蒸九晾乃止。盖地黄性泥，得砂仁之香而窜，合和五脏冲和之气，归宿丹田故也。今市中惟以酒煮熟售者，不

可用。

〔气味〕甘、微苦，微温，无毒。〔元素曰〕甘、微苦，寒。假酒力洒蒸，则微温而大补。味厚气薄，阴中之阳，沉也。入手足少阴厥阴之经。治外治上，须酒制。忌萝卜、葱、蒜、诸血。得牡丹皮、当归，和血生血凉血，滋阴补髓。

〔主治〕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脏内伤不足，通血脉，利耳目，黑须发，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经候不调，胎产百病（时珍）。补血气，滋肾水，益真阴，去脐腹急痛，病后胫股酸痛（元素）。坐而欲起，目□□无所见（好古）。

〔发明〕〔元素曰〕地黄生则大寒而凉血，血热者须用之；熟则微温而补肾，血衰者须用之。又脐下痛属肾经，非熟地黄不能除，乃通肾之药也。〔好古曰〕生地黄治心热、手足心热，入手足少阴厥阴，能益肾水，凉心血，其脉洪实者宜之。若脉虚者，则宜熟地黄，假火力蒸九数，故能补肾中元气。仲景八味丸以之为诸药之首，天一所生之源也。汤液四物汤治藏血之脏，以之为君者，癸乙同归一治也。〔时珍曰〕按王硕《易简方》云：男子多阴虚，宜用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用生地黄。又云：生地黄能生精血，天门冬引入所生之处；熟地黄能补精血，用麦门冬引入所补之处。虞抟《医学正传》云：生地黄生血，而胃气弱者服之，恐妨食；熟地黄补血，而痰饮多者服之，恐泥膈。或云：生地黄酒炒则不妨胃，熟地黄姜汁炒则不泥膈。此皆得用地黄之精微者也。〔颂曰〕崔元亮《海上方》：治一切心痛，无问新久。以生地黄一味，随人所食多少，捣绞取汁，搜面作馎饦或冷淘食，良久当利出虫，长一尺许，头似壁宫，后不复患矣。昔有人患此病二年，深以为恨，临终戒其家人，吾死后当剖去病本。从其言果得虫，置于竹节中，每所食皆饲之。因食地黄馎饦亦与之，

随即坏烂。由此得方。刘禹锡《传信方》亦纪其事云：贞元十年，通事舍人崔抗女，患心痛垂绝，遂作地黄冷淘食，便吐一物，可方寸匕，状如蛤蟆，无足目，似有口，遂愈。冷淘勿着盐。

【附方】旧十三，新五十一。

服食法地黄根净洗，捣绞汁，煎令稠，入白蜜更煎，令可丸，丸如梧子大。每晨温酒送下三十丸，日三服。亦可以青州枣和丸。或别以干地黄末入膏，丸服亦可。百日面如桃花，三年身轻不老。《抱朴子》云：楚文子服地黄八年，夜视有光（《神仙方》）。

地黄煎补虚除热，治吐血唾血，取乳石，去痈疖等疾。生地黄不拘多少，三捣三压，取汁令尽，以瓦器盛之，密盖勿泄气，汤上煮减半，绞去滓，再煎如饧，丸弹子大。每温酒服一丸，日二服（《千金方》）。

地髓煎生地黄十斤，洗净，捣压取汁，鹿角胶一斤半，生姜半斤，绞取汁，蜜二升，酒四升。文武火煮地黄汁数沸，即以酒研紫苏子四两，取汁入煎一二十沸，下胶，胶化，下姜汁、蜜再煎，候稠，瓦器盛之。每空心酒化一匕服，大补益（同上）。

地黄粥大能利血生精。地黄切二合，与米同入罐中煮之，候熟，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香入内，再煮熟食（臞仙《神隐》）。

地黄酒见《谷部》酒下。

璚玉膏常服开心益智，发白返黑，齿落更生，辟谷延年。治痈疽劳瘵，咳嗽唾血等病，乃铁瓮城申先生方也。生地黄汁十六斤取汁，人参末一斤半，白茯苓末三斤，白沙蜜十斤，滤净拌匀，入瓶内，箬封，安砂锅中，桑柴火煮三日夜。再换蜡纸重封，浸井底一夜，取起，再煮一伏时。每以白汤或酒点服一匙。丹溪云：好色虚人，咳嗽唾血者，服之甚捷。国朝太医院进御服食，议加天门冬、麦门冬、枸杞子末各一斤，赐名益寿永真。《臞仙方》：加琥珀、沉香

半两。

明目补肾生苄、熟苄各二两，川椒红一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空心盐汤下三十丸（《普济方》）。

固齿乌须一治齿痛，二生津液，三变白须，其功极妙。地黄五斤，柳木甑内，以土盖上，蒸熟晒干。如此三次，捣为小饼。每噙咽一枚（《御药院方》）。

男女虚损或大病后，或积劳后，四体沉滞，骨肉酸痛，吸吸少气，或小腹拘急，腰背强痛，咽干唇燥，或饮食无味，多卧少起，久者积年，轻者百日，渐至瘦削。用生地黄二斤，面一斤，捣烂，炒干为末。每空心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忌如法（《肘后方》）。

虚劳困乏地黄一石，取汁，酒三斗，搅匀煎收。日服（《必效方》）。

病后虚汗口干心躁。熟地黄五两，水三盏，煎一盏半，分三服，一日尽（《圣惠方》）。

骨蒸劳热张文仲方：用生地黄一升，捣三度，绞取汁尽，分再服。若利即减之，以身轻凉为度（《外台秘要》）。

妇人发热欲成劳病，肌瘦食减，经候不调。地髓煎：用干地黄一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酒服五十丸（《保庆集》）。

妇人劳热心忪。地黄煎：用生干地黄、熟干地黄等分，为末，生姜自然汁，入水相和，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用地黄汤下，或酒醋茶汤下亦可，日三服。觉脏腑虚冷，则晨服八味丸，地黄性冷坏脾。阴虚则发热，地黄补阴血故也（《妇人良方》）。

咳嗽唾血劳瘦骨蒸，日晚寒热。生地黄汁三合，煮白粥临熟，入地黄汁搅匀，空心食之（《食医心镜》）。

吐血咳嗽熟地黄末，酒服一钱，日三（《圣惠方》）。

吐血不止生地黄汁一升二合，白胶香二两，以瓷器盛，入甑蒸，令胶消，服之（梅师）。

肺损吐血或舌上有孔出血。生地黄八两取汁，童便五合同煎热，入鹿角胶炒研一两，分三服。

心热吐衄脉洪数者。生苄汁半升，熬至一合，入大黄末一两，待成膏，丸梧子大，每熟水下五丸至十丸（并《圣惠方》）。

鼻出衄血干地黄、龙脑薄荷等分，为末，冷水调下（孙兆《秘宝方》）。

吐血便血地黄汁六合，铜器煎沸，入牛皮胶一两，待化入姜汁半杯，分三服，便止。或微转一行，不妨（《圣惠方》）。

肠风下血生地黄、熟地黄并酒浸、五味子等分，为末，以炼蜜丸梧子大，每酒下七十丸（《百一选方》）。

初生便血小儿初生七八日，大小便血出，乃热传心肺。不可服凉药，只以生地黄汁五七匙，酒半匙，蜜半匙，和服之（《全幼心鉴》）。

小便尿血吐血，及耳鼻出血。生地黄汁半升，生姜汁半合，蜜一合，和服（《圣惠方》）。

小便血淋生地黄汁、车前叶汁各三合，和煎服（《圣惠方》）。

小儿蛊痢生苄汁一升二合，分三四服，立效（《子母秘录》）。

月水不止生地黄汁，每服一盏，酒一盏，煎服，日二次（《千金方》）。

月经不调久而无子，乃冲任伏热也。熟地黄半斤，当归二两，黄连一两，并酒浸一夜，焙研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饮温酒任下（禹讲师方）。

妊娠漏胎下血不止。《百一方》：用生地黄汁一升，渍酒四合，煮三五沸服之。不止又服。〇崔氏方：用生地黄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一夜一。〇《经心录》：加干姜为末。〇《保命集》：二黄丸：用生地黄、熟地黄等分，为末。每服半两，白术、枳壳煎汤，空心调下，日二服。

胎寒腹痛妊妇冲任脉虚，惟宜抑阳助阴。内补丸：用熟地黄二两，当归一两，微炒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三十丸（许学士《本事方》）。

妊娠胎动生地黄捣汁，煎沸，入鸡子白一枚，搅服（《圣惠方》）。

产后血痛有块，并经脉行后，腹痛不调。黑神散：用熟地黄一斤，陈生姜半斤，同炒干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妇人良方》）。

产后恶血不止。干地黄捣末，每食前热酒服一钱，连进三服（《瑞竹堂方》）。

产后中风胁不得转。交加散：用生地黄五两研汁，生姜五两取汁，交互相浸一夕，次日各炒黄，浸汁干，乃焙为末。每酒服一方寸匕（《济生方》）。

产后烦闷乃血气上冲。生地黄汁、清酒各一升，相和煎沸，分二服（《集验方》）。

产后百病地黄酒：用地黄汁渍曲二升，净秫米二斗，令发，如常酿之。至熟，封七日，取清，常服令相接。忌生冷酢滑蒜鸡猪鱼一切毒物。未产先一月酿成。夏月不可造（《千金方》）。

胞衣不出生地黄汁一升，苦酒三合，相和暖服（《必效方》）。

寒疝绞痛来去。用乌鸡一只，治如常法。生地黄七斤，剉细，甑中同蒸，下以铜器承取汁。清旦服，至日晡令尽。其间当下诸寒澼讫，作白粥食之。久疝者作三剂（《肘后方》）。

小儿阴肿以葱椒汤暖处洗之，唾调地黄末傅之。外肾热者，鸡子清调。或加牡蛎少许（危氏方）。

小儿热病壮热烦渴，头痛。生地黄汁三合，蜜半合，和匀，时时与服（《普济方》）。

热暍昏沉地黄汁一盏服之。

热瘴昏迷烦闷，饮水不止，至危者，一服见效。生地黄根、生薄荷叶等分，擂烂，取自然汁，入麝香少许，井花水调下，觉心下顿凉，勿再服（《普济方》）。

温毒发斑黑膏：治温毒发斑呕逆。生地黄二两六钱二字半，好豆豉一两六钱二字半，以猪膏十两合之，露一夜，煎减三分之一，绞去滓，入雄黄、麝香如豆大，搅匀，分作三服，毒从皮中出则愈。忌芜荑（《千金方》）。

血热生癣地黄汁频服之（《千金方》）。

疔肿乳痈地黄捣敷之，热即易。性凉消肿，无不效（梅师方）。

痈疖恶肉地黄三斤，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煎稠，涂纸上贴之，日三易（《鬼遗方》）。

一切痈疽及打扑伤损，未破疼痛者。以生地黄杵如泥，摊在上，掺木香末于中，又摊地黄泥一重贴之，不过三五度即内消也（王衮《博济方》）。

打扑损伤骨碎及筋伤烂。用生地黄熬膏裹之。以竹简编夹急缚，勿令转动。一日一夕，可十易之，则瘥。〇《类说》云：许元公过桥堕马，右臂臼脱，左右急掖入臼中，昏迷不知痛苦。急召田录事视之，曰：尚可救。乃以药封肿处，中夜方苏，达旦痛止，痛处已白。日日换贴，其瘀肿移至肩背，乃以药下去黑血三升而愈。即上方也（出《肘后方》中）。〇损伤打扑瘀血在腹者。用生地黄汁三升，酒一升半，煮二升半，分三服（出《千金方》）。

物伤睛突轻者睑胞肿痛，重者目睛突出，但目系未断者。即纳入，急捣生地黄，绵裹傅之。仍以避风膏药，护其四边（《圣济总录》）。

睡起目赤肿起，良久如常者，血热也。卧则血归于肝，故热则目赤肿。良久血散，故如常也。用生地黄汁浸粳米半升，晒干，三浸三晒。每夜以米煮粥食一盏，数日即愈。有人病此，用之得效（《医余》）。

眼暴赤痛水洗生地黄、黑豆各二两，捣膏。卧时以盐汤洗目，闭目以药厚罨目上，至晓，水润取下（《圣济总录》）。

蓐内赤目生地黄薄切，温水浸贴（《小品方》）。

牙疳宣露脓血口气。生地黄一斤，盐二合，末，自捣和团，以面包煨令烟断，去面入麝一分，研匀，日夜贴之（《圣济录》）。

牙齿挺长出一分者。常咋生地黄，甚妙（张文仲《备急

方》）。

牙动欲脱生地黄绵裹咂之，令汁渍根，并咽之，日五六次（《千金方》）。

食蟹龈肿肉弩出者。生地黄汁一碗，牙皂角数条火炙，蘸尽地黄汁，为末，傅之（《永类方》）。

耳中常鸣生地黄截，塞耳中，日数易之。或煨熟，尤妙（《肘后方》）。

须发黄赤生地黄一斤，生姜半斤，各洗，研自然汁，留滓。用不蛀皂角十条，去皮弦，蘸汁，炙至汁尽为度。同滓入罐内泥固，煅存性，为末，用铁器盛。末三钱汤调，停二日，临卧刷染须发上，即黑（《本事方》）。

竹木入肉生地黄嚼烂罨之（《救急方》）。

毒箭入肉煎生地黄汁作丸服，至百日，箭出（《千金方》）。

猘犬咬伤地黄捣汁饮，并涂之，百度愈（《百一方》）。

叶

〔主治〕恶疮似癞，十年者，捣烂日涂，盐汤先洗（《千金方》）。〇〔时珍曰〕按《抱朴子》云：韩子治用地黄苗喂五十岁老马，生三驹，又一百三十岁乃死也。张鷟《朝野佥载》云：雉被鹰伤，衔地黄叶点之；虎中药箭，食清泥解之，鸟兽犹知解毒，何况人乎？

实

〔主治〕四月采，阴干捣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功与地黄等（苏颂）。〇〔弘景曰〕出渭城者有子，淮南七精散用之。

花

〔主治〕为末服食，功同地黄（苏颂）。肾虚腰脊痛，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时珍）。

〔附方〕新一。

内障青盲风赤生翳，及坠睛日久，瞳损失明。地黄花晒、黑豆花晒、槐花晒各一两，为末。猪肝一具，同以水二斗，煮至上有凝脂，掠尽瓶收。每点少许，日三四次（《圣惠方》）。

【附录】胡面莽（《拾遗》）〔藏器曰〕味甘，温，无毒。主去痃癖及冷气，止腹痛，煮服。生岭南，叶如地黄。

牛膝《本经·上品》

【释名】牛茎（《广雅》）、百倍（《本经》）、山苋菜（《救荒》）、对节菜（〖《救荒》〗）。〔弘景曰〕其茎有节，似牛膝，故以为名。〔时珍曰〕《本经》又名百倍，隐语也，言其滋补之功，如牛之多力也。其叶似苋，其节对生，故俗有山苋、对节之称。

【集解】〔《别录》曰〕牛膝生河内川谷及临朐。二月、八月、十月采根，阴干。〔普曰〕叶如夏蓝，茎本赤。〔弘景曰〕今出近道蔡州者，最长大柔润。其茎有节，茎紫节大者为雄，青细者为雌，以雄为胜。〔大明曰〕怀州者长白，苏州者色紫。〔颂曰〕今江

淮、闽粤、关中亦有之，然不及怀州者为真。春生苗，茎高二三尺，青紫色，有节如鹤膝及牛膝状。叶尖圆如匙，两两相对。于节上生花作穗，秋结实甚细。以根极长大至三尺而柔润者为佳。茎叶亦可单用。〔时珍曰〕牛膝处处有之，谓之土牛膝，不堪服食。惟北土及川中人家栽莳者为良。秋间收子，至春种之。其苗方茎暴节，叶皆对生，颇似苋叶而长且尖梢。秋月开花，作穗结子，状如小鼠负虫，有涩毛，皆贴茎倒生。九月末取根，水中浸两宿，挼去皮，裹扎暴干，虽白直可贵，而挼去白汁入药，不如留皮者力大也。嫩苗可作菜茹。

牛膝

根

〔修治〕〔敦曰〕凡使去头芦，以黄精自然汁浸一宿，漉出，剉，焙干用。〔时珍曰〕今惟以酒浸入药，欲下行则生用，滋补则焙用，或酒拌蒸过用。

〔气味〕苦、酸，平，无毒。〔普曰〕神农：甘。雷公：酸，无毒。李当之：温。〔之才曰〕恶萤火、龟甲、陆英，畏白前，忌牛肉。

〔主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

屈伸，逐血气，伤热火烂，堕胎。久服轻身耐老（《本经》）。疗伤中少气，男子阴消，老人失溺，补中续绝，益精利阴气，填骨髓，止发白，除脑中痛及腰脊痛，妇人月水不通，血结（《别录》）。治阴痿，补肾，助十二经脉，逐恶血（甄权）。治腰膝软怯冷弱，破癥结，排脓止痛，产后心腹痛并血运，落死胎（大明）。强筋，补肝脏风虚（好古）。同苁蓉浸酒服，益肾。竹木刺入肉，嚼烂罨之，即出（宗奭）。治久疟寒热，五淋尿血，茎中痛，下痢，喉痹口疮齿痛，痈肿恶疮伤折（时珍）。

〔发明〕〔权曰〕病人虚羸者，加而用之。〔震亨曰〕牛膝能引诸药下行，筋骨痛风在下者，宜加用之。凡用土牛膝，春夏用叶，秋冬用根，惟叶汁效尤速。〔时珍曰〕牛膝乃足厥阴、少阴之药。所主之病，大抵得酒则能补肝肾，生用则能去恶血，二者而已。其治腰膝骨痛、足痿阴消、失溺久疟、伤中少气诸病，非取其补肝肾之功欤？其癥瘕心腹诸痛、痈肿恶疮、金疮折伤喉齿、淋痛尿血、经候胎产诸病，非取其去恶血之功欤？按陈日华《经验方》云：方夷吾所编《集要方》，予刻之临汀。后在鄂渚，得九江守王南强书云：老人久苦淋疾，百药不效。偶见临汀《集要方》中用牛膝者，服之而愈。又叶朝议亲人患血淋，流下小便在盆内凝如蒟蒻，久而有变如鼠形，但无足尔。百治不效。一村医用牛膝根煎浓汁，日饮五服，名地髓汤。虽未即愈，而血色渐淡，久乃复旧。后十年病又作，服之又瘥。因检本草，见《肘后方》治小便不利，茎中痛欲死，用牛膝并叶，以酒煮服之。今再拈出，表其神功。又按杨士瀛《直指方》云：小便淋痛，或尿血，或沙石胀痛。用川牛膝一两，水二盏，煎一盏，

温服。一妇患此十年，服之得效。杜牛膝亦可，或入麝香、乳香尤良。

〔附方〕旧十三，新八。

劳疟积久不止者。长大牛膝一握。生切，以水六升，煮二升，分三服。清早一服，未发前一服，临发时一服（《外台秘要》）。

消渴不止下元虚损。牛膝五两为末，生地黄汁五升浸之，日曝夜浸，汁尽为度，蜜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三十丸。久服壮筋骨，驻颜色，黑发，津液自生（《经验后方》）。

卒暴癥疾腹中有如石刺，昼夜啼呼。牛膝二斤，以酒一斗渍之，密封，于灰火中温令味出。每服五合至一升，随量饮（《肘后方》）。

痢下肠蛊凡痢下应先白后赤，若先赤后白为肠蛊。牛膝二两捣碎，以酒一升渍经一宿。每饮一两杯，日三服（《肘后方》）。

妇人血块土牛膝根洗切，焙捣为末，酒煎温服，极效。福州人单用之（《图经本草》）。

女人血病万病丸：治女人月经淋闭，月信不来，绕脐寒疝痛，及产后血气不调，腹中结瘕癥不散诸病。牛膝酒浸一宿焙，干漆炒令烟尽，各一两，为末，生地黄汁一升，入石器内，慢火熬至可丸，丸如梧子大。每服二丸，空心米饮下（《拔萃方》）。

妇人阴痛牛膝五两，酒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三服（《千金方》）。

生胎欲去牛膝一握捣，以无灰酒一盏，煎七分，空心服。仍以独根土牛膝涂麝香，插入牝户中（《妇人良方》）。

胞衣不出牛膝八两，葵子一合，水九升，煎三升，分三服（《延年方》）。

产后尿血川牛膝水煎频服（《熊氏补遗》）。

喉痹乳蛾新鲜牛膝根一握，艾叶七片，捣和人乳，取汁灌入鼻内。须臾痰涎从口鼻出，即愈。无艾亦可。〇一方：牛膝捣汁，和陈酢灌之。

口舌疮烂牛膝浸酒含漱，亦可煎饮（《肘后方》）。

牙齿疼痛牛膝研末含漱。亦可烧灰致牙齿间（《千金方》）。

折伤闪肭杜牛膝捣罨之（《卫生易简方》）。

金疮作痛生牛膝捣敷，立止（梅师方）。

卒得恶疮人不识者。牛膝根捣傅之（《千金方》）。

痈疖已溃用牛膝根略刮去皮，插入疮口中，留半寸在外，以嫩橘叶及地锦草各一握，捣其上。牛膝能去恶血，二草温凉止痛，随干随换，有十全之功也（陈日华《经验方》）。

风瘙瘾疹及□□。牛膝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骨疽癞病方同上。

茎叶

〔气味〕缺。

〔主治〕寒湿痿痹，老疟淋闷，诸疮。功

同根，春夏宜用之（时珍）。

〔附方〕旧三，新一。

气湿痹痛腰膝痛。用牛膝叶一斤切，以米三合，于豉汁中煮粥，和盐酱空腹食之（《圣惠方》）。

老疟不断牛膝茎叶一把切，以酒三升渍服，令微有酒气。不即断，更作，不过三剂止（《肘后方》）。

溪毒寒热东间有溪毒中人，似射工，但无物。初病恶寒发热烦懊，骨节强痛。不急治，生虫食脏杀人。用雄牛膝茎紫色节大者一把，以酒、水各一杯同捣，绞汁温饮，日三服（《肘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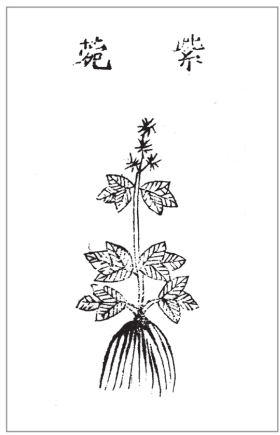
眼生珠管牛膝并叶捣汁，日点三四次（《圣惠方》）。

紫菀《本经·中品》

【释名】青菀（《别录》）、紫蒨（《别录》）、返魂草（《纲目》）、夜牵牛（〖《斗门方》〗）。〔时珍曰〕其根色紫而柔宛，故名。许慎《说文》作茈菀。《斗门方》谓之返魂草。

【集解】〔《别录》曰〕紫菀生汉中、房陵山谷及真定、邯郸。二月、三月采根，阴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其生布地，花紫色，本有白毛，根甚柔细。有白者名白菀，不复用。〔大明曰〕形似重台，根作节，紫色润软者佳。〔颂曰〕今耀、成、泗、寿、台、孟诸州、兴国军皆有之。三月内布地生苗，其叶三四相连。五月、六月内开黄白紫花，结黑子。余如陶说。〔恭曰〕白菀，即女菀也。疗体与紫菀相同，无紫菀时亦用之。〔颖曰〕紫菀连根叶采之，醋浸，入少盐收藏，作菜辛香，号名仙菜。盐不宜多，多则腐也。

〔时珍曰〕按陈自明云：紫菀以牢山所出根如北细辛者为良，沂兖以东皆有之。今人多以车前、旋覆根赤土染过伪之。紫菀肺病要药，肺本自亡津液，又服走津液药，为害滋甚，不可不慎。



紫菀

根

【修治】〔敦曰〕凡使先去须。有白如练色者，号曰羊须草，自然不同。去头及土，用东流水洗净，以蜜浸一宿，至明于火上焙干用。一两用蜜二分。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辛。〔权曰〕苦，平。〔之才曰〕款冬为之使。恶天雄、瞿麦、藁本、雷丸、远志，畏茵陈。

【主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去蛊毒痿躄，安五脏（《本经》）。**疗咳唾脓血，止喘悸，五劳体虚，补不足，小儿惊痫**（《别录》）。**治尸疰，补虚下气，劳气虚热，百邪鬼魅**（甄

权）。调中，消痰止渴，润肌肤，添骨髓（大明）。益肺气，主息贲（好古）。

【附方】旧三，新四。

肺伤咳嗽紫菀五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日三次（《卫生易简方》）。

久嗽不瘥紫菀、款冬花各一两，百部半两，捣罗为末。每服三钱，姜三片，乌梅一个，煎汤调下，日二，甚佳（《图经本草》）。

小儿咳嗽声不出者。紫菀末、杏仁等分，入蜜同研，丸芡子大。每服一丸，五味子汤化下（《全幼心鉴》）。

吐血咳嗽吐血后咳者。紫菀、五味炒为末，蜜丸芡子大，每含化一丸（《指南方》）。

产后下血紫菀末，水服五撮（《圣惠方》）。

缠喉风痹不通欲死者。用返魂草根一茎，洗净纳入喉中，待取恶涎出即瘥，神效。更以马牙硝津咽之，即绝根本。一名紫菀，南人呼为夜牵牛（《斗门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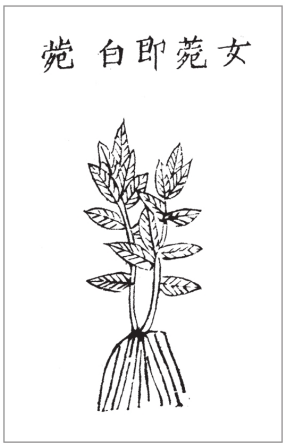
妇人小便卒不得出者。紫菀为末，井华水服三撮，即通。小便血者，服五撮立止（《千金方》）。

女菀《本经·中品》

【释名】白菀（《别录》）、织女菀（《别录》）、女复（《广雅》）、茆（音柳。〖《别录》〗）。〔时珍曰〕其

根似女体柔婉，故名。

【集解】〔《别录》曰〕女宛生汉中山谷或山阳。正月、二月采，阴干。〔弘景曰〕比来医方无复用之。复有白菀似紫菀，恐非此也。〔恭曰〕白菀即女菀，《有名未用》重出一条，故陶说疑之。功与紫菀相似。〔宗奭曰〕女宛即白菀，非二物也。唐修本草删去白菀，甚合宜。〔时珍曰〕白菀，即紫菀之色白者也。雷敦言：紫菀白如练色者，名羊须草，恐即此物也。



女菀

根

【气味】辛，温，无毒。〔之才曰〕畏卤咸。

【主治】风寒洗洗，霍乱泄痢，肠鸣上下无常处，惊痫寒热百疾（《本经》）。疗肺伤咳逆出汗，久寒在膀胱支满，饮酒夜食发病（《别录》）。

【发明】〔时珍曰〕按葛洪《肘后方》载治人面黑令白方：

用真女菀三分，铅丹一分，为末。醋浆服一刀圭，日三服。十日大便黑，十八日如漆，二十一日全白便止，过此太白矣。年三十后不可服。忌五辛。孙思邈《千金方》用酒服，男十日，女二十日，黑色皆从大便出也。又《名医录》云：宋兴国时，有女任氏色美，聘进士王公辅，不遂意，郁久面色渐黑。母家求医。一道人用女真散，酒下二钱，一日二服。数日面貌微白，一月如故。恳求其方，则用黄丹、女菀二物等分尔。据此，则葛氏之方，已试有验者矣。然则紫菀治手太阴血分，白菀手太阴气分药也。肺热则面紫黑，肺清则面白。三十岁以后则肺气渐减，不可复泄，故云不可服之也。

麦门冬《本经·上品》

【释名】蘡冬（音门。〖《尔雅》〗），秦名羊韭，齐名爱韭，楚名马韭，越名羊耆（并《别录》）。禹韭（《吴普》）、禹余粮（《别录》）、忍冬（《吴普》）、忍凌（《吴普》）、不死药（《吴普》）、阶前草（〖梅尧臣诗〗）。〔弘景曰〕根似穬麦，故谓之麦门冬。〔时珍曰〕麦须曰蘡，此草根似麦而有须，其叶如韭，凌冬不凋，故谓之麦蘡冬，及有诸韭、忍冬诸名。俗作门冬，便于字也。可以服食断谷，故又有余粮、不死之称。《吴普本草》：一名仆垒，一名随脂。

【集解】〔《别录》曰〕麦门冬叶如韭，冬夏长生。生函谷川谷及堤坂肥土石间久废处。二月、三月、八月、十月采根，阴干。〔普曰〕生山谷肥地，丛生，叶如韭，实青黄。采无时。〔弘景曰〕函谷即秦关。处处有之，冬月作实如青珠，以四月采根，肥大者为好。〔藏器曰〕出江宁者小润，出新安者大白。其苗大者如鹿葱，小者如韭叶，大小有三四种，功用相似，其子圆碧。〔颂曰〕所在有之。叶青似莎草，长及尺余，四季不凋。根黄白色有须，根如连珠

形。四月开淡红花，如红蓼花。实碧而圆如珠。江南出者叶大，或云吴地者尤胜。〔时珍曰〕古人惟用野生者。后世所用多是种莳而成。其法：四月初采根，于黑壤肥沙地栽之。每年六月、九月、十一月，三次上粪及芸灌。夏至前一日取根，洗晒收之。其子亦可种，但成迟尔。浙中来者甚良，其叶似韭而多纵文且坚韧为异。

麦门冬

根

【修治】〔弘景曰〕凡用取肥大者，汤泽，抽去心，不尔令人烦。大抵一斤须减去四五两也。〔时珍曰〕凡入汤液，以滚水润湿，少顷抽去心，或以瓦焙软，乘热去心。若入丸散，须瓦焙热，即于风中吹冷，如此三四次，即易燥，且不损药力。或以汤浸捣膏和药，亦可。滋补药，则以酒浸擂之。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微寒。〔普曰〕神农、岐伯：甘，平。黄帝、桐君、雷公：甘，无毒。李当之：甘，小温。〔杲曰〕甘、微苦，微寒，阳中微阴，降也。入手太阴经气分。〔之才曰〕地黄、车前为之使。恶款冬、苦瓠、苦芙。畏苦参、青蘘、木耳。伏石钟乳。

【主治】心腹结气，伤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久服轻身不老不饥（《本经》）。疗身重目黄，心下支满，虚劳客热，口干燥渴，止呕吐，愈痿蹶，强阴益精，消谷调中保神，定肺气，安五脏，令人肥健，美颜色，有子（《别录》）。去心热，止烦热，寒热体劳，下痰饮（藏器）。治五劳七伤，安魂定魄，止嗽，治肺痿吐脓，时疾热狂头痛（大明）。治热毒大水，面目肢节浮肿，下水，主泄精（甄权）。治肺中伏火，补心气不足，主血妄行，及经水枯，乳汁不下（元素）。久服轻身明目。和车前、地黄丸服，去温瘴，变白，夜视有光（藏器）。断谷为要药（弘景）。

【发明】〔宗奭曰〕麦门冬治肺热之功为多，其味苦，但专泄而不专收，寒多人禁服。治心肺虚热及虚劳。与地黄、阿胶、麻仁，同为润经益血、复脉通心之剂；与五味子、枸杞子，同为生脉之剂。〔元素曰〕麦门冬治肺中伏火、脉气欲绝者，加五味子、人参，三味为生脉散，补肺中元气不足。〔杲曰〕六七月间湿热方旺，人病骨乏无力，身重气短，头旋眼黑，甚则痿软。故孙真人以生脉散补其天元真炁。脉者，人之元气也。人参之甘寒，泻热火而益元气。麦门冬之苦寒，滋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之酸温，泻丙火而补庚金，兼益五脏之气也。〔时珍曰〕按赵继宗《儒医精要》云：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补髓，通肾气，定喘促，令人肌体滑泽，除身上一切恶气不洁之疾，盖有君而有使也。若有君无使，是独行无功矣。此方惟火盛气壮之人服之相宜。若气弱胃寒者，必不可饵也。

【附方】旧三，新九。

麦门冬煎补中益心，悦颜色，安神益气，令人肥健，其力甚驶。取新麦门冬根去心，捣熟绞汁，和白蜜，银器中重汤煮，搅不停手，候如饴乃成。温酒日日化服之（《图经本草》）。

消渴饮水用上元板桥麦门冬鲜肥者二大两。宣州黄连九节者二大两，去两头尖三五节，小刀子调理去皮毛了，吹去尘，更以生布摩拭，秤之，捣末。以肥大苦瓠汁浸麦门冬，经宿然后去心，即于臼中捣烂，纳黄连末和捣，并手丸如梧子大。食后饮下五十丸，日再。但服两日，其渴必定。若重者，即初服一百五十丸，二日服一百二十丸，三日一百丸，四日八十丸，五日五十丸。合药要天炁晴明之夜，方浸药。须净处，禁妇人鸡犬见之。如觉可时，每日只服二十五丸。服讫觉虚，即取白羊头一枚治净，以水三大斗煮烂，取汁一斗以来，细细饮之。勿食肉，勿入盐。不过三剂平复也（崔元亮《海上集验方》）。

劳气欲绝麦门冬一两，甘草炙二两，粳米半合，枣二枚，竹叶十五片，水二升，煎一升，分三服（《南阳活人书》）。

虚劳客热麦门冬煎汤频饮（《本草衍义》）。

吐血衄血诸方不效者。麦门冬去心一斤，捣取自然汁，入蜜二合，分作二服，即止（《活人心统》）。

衄血不止麦门冬去心、生地黄各五钱，水煎服，立止（《保命集》）。

齿缝出血麦门冬煎汤漱之（《兰室宝鉴》）。

咽喉生疮脾肺虚热上攻也。麦门冬一两，黄连半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麦门冬汤下（《普济方》）。

乳汁不下麦门冬去心，焙为末。每用三钱，酒磨犀角约一钱许，温热调下，不过二服便下（《熊氏补遗》）。

下痢口渴引饮无度。麦门冬去心三两，乌梅肉二十个，细剉，以水一升，煮取七合，细细呷之（《必效方》）。

金石药发麦门冬六两，人参四两，甘草炙二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饮下，日再服（《本草图经》）。

男女血虚麦门冬三斤，取汁熬成膏，生地黄三斤，取汁熬成膏，等分，一处滤过，入蜜四之一，再熬成，瓶收。每日白汤点服。忌铁器（《医方摘要》）。

萱草宋《嘉祐》

【释名】忘忧（《说文》）、**疗愁**（《纲目》）、**丹棘**（《古今注》）、**鹿葱**（《嘉祐》）、**鹿剑**（《土宿》）、**妓女**（《吴普》）、**宜男**（〖《嘉祐》〗）。〔时珍曰〕萱本作谖。谖，忘也。《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谓忧思不能自遣，故欲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吴人谓之疗愁。董子云：欲忘人之忧，则赠之丹棘，一名忘忧故也。其苗烹食，气味如葱，而鹿食九种解毒之草，萱乃其一，故又名鹿葱。周处《风土记》云：怀妊妇人佩其花，则生男。故名宜男。李九华《延寿书》云：嫩苗为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此亦一说也。嵇康《养生论》：《神农经》言中药养性，故合欢蠲忿，萱草忘忧。亦谓食之也。郑樵《通志》乃言萱草一名合欢者，误矣。合欢见《木部》。

【集解】〔颂曰〕萱草处处田野有之，俗名鹿葱。五月采花，八月采根。今人多采其嫩苗及花跗作菹食。〔时珍曰〕萱宜下湿地，冬月丛生。叶如蒲、蒜辈而柔弱，新旧相代，四时青翠。五月抽

茎开花，六出四垂，朝开暮蔫，至秋深乃尽，其花有红黄紫三色。结实三角，内有子大如梧子，黑而光泽。其根与麦门冬相似，最易繁衍。《南方草木状》言：广中一种水葱，状如鹿葱，其花或紫或黄，盖亦此类也。或言鹿葱花有斑文，与萱花不同时者，谬也。肥土所生，则花厚色深，有斑文，起重台，开有数月；瘠土所生，则花薄而色淡，开亦不久。嵇含《宜男花序》亦云，荆楚之土号为鹿葱，可以荐菹，尤可凭据。今东人采其花跗干而货之，名为黄花菜。

萱草

苗花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煮食，治小便赤涩，身体烦热，除酒疸（大明）。消食，利湿热（时珍）。作菹，利胸膈，安五脏，令人好欢乐，无忧，轻身明目（苏颂）。

根

〔主治〕沙淋，下水气。酒疸黄色遍身者，捣汁服（藏器）。大热衄血，研汁一大盏，和生姜汁半盏，细呷之（宗奭）。吹乳、乳痈肿痛，擂酒服，以滓封之（时珍）。

〔发明〕〔震亨曰〕萱属木，性下走阴分，一名宜男，宁无微意存焉？

〔附方〕新四。

通身水肿鹿葱根叶，晒干为末。每服二钱，入席下尘半钱，食前米饮服（《圣惠方》）。

小便不通萱草根煎水频饮（《杏林摘要》）。

大便后血萱草根和生姜，油炒，酒冲服（《圣济总录》）。

食丹药毒萱草根研汁服之（《事林广记》）。

捶胡根《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江南川谷荫地，苗如萱草，其根似天门冬。凡用抽去心。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润五脏，止消渴，除烦去热，明目，功如麦门冬（藏器）。

淡竹叶《纲目》

【释名】根名碎骨子（〖《纲目》〗）。〔时珍曰〕竹叶象形。碎骨言其下胎也。

【集解】〔时珍曰〕处处原野有之。春生苗，高数寸，细茎绿叶，俨如竹米落地所生细竹之茎叶。其根一窠数十须，须上结子，与麦门冬一样，但坚硬尔，随时采之。八九月抽茎，结小长穗。俚人采其根苗，捣汁和米作酒曲，甚芳烈。

【气味】甘，寒，无毒。

捶胡根

淡竹叶

【主治】叶：去烦热，利小便，清心。根：能堕胎催生（时珍）。

鸭跖草跖音只。〇宋《嘉祐》补

【释名】芩鸡舌草（《拾遗》）、碧竹子（同上）、竹鸡草（《纲目》）、竹叶菜（同上）、淡竹叶（同上）、耳环草（同上）、碧蝉花（同上）、蓝姑草（〖《得效方》〗）。〔藏器曰〕鸭跖生江东、淮南平地。叶如竹，高一二尺，花深碧，好为色，有角如鸟嘴。〔时珍曰〕竹叶菜处处平地有之。三四月生苗，紫茎竹叶，嫩时可食。四五月开花，如蛾形，两叶如翅，碧色可爱。结角尖曲如鸟喙，实在角中，大如小豆。豆中有细子，灰黑而皱，状如蚕屎。巧匠采其花，取汁作画色及彩羊皮灯，青碧如黛也。

鸭跖草

苗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寒热瘴疟，痰饮丁肿，肉癥涩滞，小儿丹毒，发热狂痫，大腹痞满，身面气肿，热痢，蛇犬咬、痈疽等毒（藏器）。和赤小豆煮食，下水气湿痹，利小便（大明）。消喉痹（时珍）。

【附方】新四。

小便不通竹鸡草一两，车前草一两，捣汁入蜜少许，空心服之（《集简方》）。

下痢赤白蓝姑草，即淡竹叶菜，煎汤日服之（《活幼全书》）。

喉痹肿痛鸭跖草汁点之（《袖珍方》）。

五痔肿痛耳环草一名碧蝉儿花，挼软纳患处，即效（危亦林《得效方》）。

葵《本经·上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露葵（《纲目》）、滑菜（〖《纲目》〗）。〔时珍曰〕按《尔雅翼》云：葵者，揆也。葵叶倾日，不使照其根，乃智以揆之也。古人采葵必待露解，故曰露葵。今人呼为滑菜，言其性也。古者葵为五菜之主，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

【集解】〔《别录》曰〕冬葵子生少室山。〔弘景曰〕以秋

种葵，覆养经冬，至春作子者，谓之冬葵，入药性至滑利。春葵子亦滑，不堪药用，故是常葵耳。术家取葵子微炒，令烨炁（音毕乍）散着湿地，遍踏之，朝种暮生，远不过宿。〔恭曰〕此即常食之葵也。有数种，皆不入药用。〔颂曰〕葵处处有之。苗叶作菜茹，更甘美。冬葵子古方入药最多。葵有蜀葵、锦葵、黄葵、终葵、菟葵，皆有功用。〔时珍曰〕葵菜古人种为常食，今之种者颇鲜。有紫茎、白茎二种，以白茎为胜。大叶小花，花紫黄色，其最小者名鸭脚葵。其实大如指顶，皮薄而扁，实内子轻虚如榆荚仁。四五月种者可留子。六七月种者为秋葵，八九月种者为冬葵，经年收采。正月复种者为春葵。然宿根至春亦生。按王祯《农书》云：葵，阳草也。其菜易生，郊野甚多，不拘肥瘠地皆有之。为百菜之主，备四时之馔。本丰而耐旱，味甘而无毒。可防荒俭，可以菹腊，其枯枿可为榜簇，根子又能疗疾，咸无遗弃。诚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资益者也。而今人不复食之，亦无种者。

葵

苗

〔气味〕甘，寒，滑，无毒。为百菜主，其心伤人（《别录》）。〔弘景曰〕葵叶尤冷利，不可多食。〔颂曰〕苗叶作菜茹甚甘美，但性滑利，不益人。〔诜曰〕其性虽

冷，若热食之，令人热闷动风气。四季月食之，发宿疾。天行病后食之，令人失明。霜葵生食，动五种留饮，吐水。凡服百药，忌食其心，心有毒也。黄背紫茎者，勿食之。不可合鲤鱼黍米鲊食，害人。〔时珍曰〕凡被狂犬咬者，永不可食，食之即发。食葵须用蒜，无蒜勿食之。又伏硫黄。

〔主治〕脾之菜也。宜脾，利胃气，滑大肠（思邈）。宣导积滞，妊妇食之，胎滑易生（苏颂）。煮汁服，利小肠，治时行黄病。干叶为末及烧灰服，治金疮出血（甄权）。除客热，治恶疮，散脓血，女人带下，小儿热毒下痢丹毒，并宜食之（汪颖）。服丹石人宜食（孟诜）。润燥利窍，功与子同（同上）。

〔发明〕〔张从正曰〕凡久病大便涩滞者，宜食葵菜，自然通利，乃滑以养窍也。〔时珍曰〕按唐王焘《外台秘要》云：天行斑疮，须臾遍身，皆戴白浆，此恶毒气也。高宗永徽四年，此疮自西域东流于海内。但煮葵菜叶以蒜齑啖之，则止。又《圣惠方》亦云：小儿发斑，用生葵菜叶绞汁，少少与服，散恶毒气。按此即今痘疮也。今之治者，惟恐其大小二便频数，泄其元气，痘不起发。葵菜滑窍，能利二便，似不相宜，而昔人赖之。岂古今运气不同，故治法亦随时变易欤？

〔附方〕旧四，新三。

天行斑疮方见上。

肉锥怪疾有人手足甲忽长，倒生刺肉，如锥痛不可忍者，但食葵菜即愈（夏子益《奇疾方》）。

诸瘘不合先以泔清温洗，拭净，取葵菜微火烘暖贴之。不过二三百叶，引脓尽，即肉生也。忌诸鱼、蒜、房事（《必效方》）。

汤火伤疮葵菜为末傅之（《食物本草》）。

蛇蝎螫伤葵菜捣汁服之（《千金方》）。

误吞铜钱葵菜捣汁冷饮（《普济方》）。

丹石发动口干咳嗽者。每食后饮冬月葵齑汁一盏，便卧少时（《食疗本草》）。

根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恶疮，疗淋，利小便，解蜀椒毒（《别录》）。小儿吞钱不出，煮汁饮之，神妙（甄权）。治疳疮出黄汁（孟诜）。利窍滑胎，止消渴，散恶毒气（时珍）。

〔附方〕旧五，新七。

二便不通胀急者。生冬葵根二斤，捣汁三合，生姜四两，取汁一合，和匀，分二服。连用即通也。

消渴引饮小便不利。葵根五两，水三大盏，煮汁，平旦服，日一服（并《圣惠方》）。

消中尿多日夜尿七八升。冬葵根五斤，水五斗，煮三斗。每日平旦服二升（《外台秘要》）。

漏胎下血血尽子死。葵根茎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瘭疽恶毒肉中忽生一黧子，大如豆粟，或如梅李，或赤或黑，或白或青，其黶有核，核有深根，应心，能烂筋骨，毒入脏腑即杀人。但饮葵根汁，可折其热毒（姚僧垣《集验方》）。

妒乳乳痈葵茎及子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二（昝殷《产宝》）。

身面疳疮出黄汁者。葵根烧灰，和猪脂涂之（《食疗本草》）。

小儿蓐疮葵根烧末傅之（《子母秘录》）。

小儿紧唇葵根烧灰，酥调涂之（《圣惠方》）。

口吻生疮用经年葵根，烧灰傅之（《外台秘要》）。

蛇虺螫伤葵根捣涂之（《古今录验》）。

解防葵毒葵根捣汁饮之（《千金方》）。

冬葵子〔《别录》曰〕十二月采之。〔机曰〕子乃春生，不应十二月可采也。

〔气味〕甘，寒，滑，无毒。黄芩为之使。

〔主治〕五脏六腑，寒热羸瘦，五癃，利小便。久服坚骨长肌肉，轻身延年（《本经》）。疗妇人乳难内闭，肿痛（《别录》）。出痈疽头（孟诜）。下丹石毒（弘景）。通大便，消水气，滑胎

治痢（时珍）。

〔**发明**〕〔时珍曰〕葵气味俱薄，淡滑为阳，故能利窍通乳，消肿滑胎也。其根叶与子功用相同。按陈自明《妇人良方》云：乳妇气脉壅塞，乳汁不行，及经络凝滞，奶房胀痛，留蓄作痈毒者。用葵菜子炒香、缩砂仁等分，为末，热酒服二钱。此药滋气脉，通营卫，行津液，极验。乃上蔡张不愚方也。

〔**附方**〕旧八，新一十二。

大便不通十日至一月者。《肘后方》：冬葵子三升，水四升，煮取一升服。不瘥更作。〇《圣惠》：用葵子末、人乳汁等分，和服立通。

关格胀满大小便不通，欲死者。《肘后方》：用葵子二升，水四升，煮取一升，纳猪脂一丸如鸡子，顿服。〇《千金》：用葵子为末，猪脂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效止。

小便血淋葵子一升，水三升，煮汁，日三服（《千金方》）。

妊娠患淋冬葵子一升，水三升，煮二升，分服（《千金方》）。

妊娠下血方同上。

产后淋沥不通。用葵子一合，朴硝八分，水二升，煎八合，下硝服之（《集验方》）。

妊娠水肿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恶寒，起即头眩。用葵子、茯苓各三两，为糁。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则愈。若转胞者，加发灰，神效（《金匮要略》）。

生产困闷冬葵子一合，捣破，水二升，煮汁半升，顿服，少时便产。昔有人如此服之，登厕，立扑儿于厕中也（《食疗》）。

倒生口噤冬葵子炒黄为末，酒服二钱匕，效（《产书》）。

乳汁不通方见发明。

胎死腹中葵子为末，酒服方寸匕。若口噤不开者，灌之，药下即苏（《千金方》）。

胞衣不下冬葵子一合，牛膝一两，水二升，煎一升服（《千金方》）。

血痢产痢冬葵子为末，每服二钱，入蜡茶一钱，沸汤调服，日三（《圣惠方》）。

痎疟邪热冬葵子阴干为末，酒服二钱。午日取花挼手，亦去疟（《圣惠方》）。

痈肿无头孟诜曰：三日后，取葵子一百粒，水吞之，当日即开也。〇《经验后方》云：只吞一粒即破。如吞两粒，则有两头也。

便毒初起冬葵子末，酒服二钱（《儒门事亲》）。

面上疱疮冬葵子、柏子仁、茯苓、瓜瓣各一两，为末。食后酒服方寸匕，日三服（陶隐居方）。

解蜀椒毒冬葵子煮汁饮之（《千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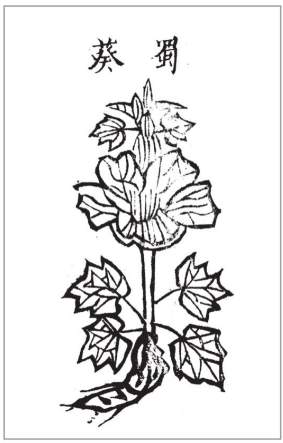
伤寒劳复葵子二升，粱米一升，煮粥食，取汗立安（《圣惠》）。

蜀葵宋《嘉祐》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并入《有名未用》（《别录》）吴葵华。

【释名】戎葵（《尔雅》）、吴葵（〖《别录》〗）。〔藏器曰〕《尔雅》云：蕍（音坚），戎葵也。郭璞注云：今蜀葵也。叶似葵，花如木槿花。戎、蜀其所自来，因以名之。〔时珍曰〕罗愿《尔雅翼》：吴葵作胡葵，云胡，戎也。《夏小正》云：四月小满后五日，吴葵华，《别录》吴葵，即此也。而唐人不知，退入《有名未用》。《嘉祐本草》重于《菜部》出蜀葵条。盖未读《尔雅注》及《千金方》“吴葵一名蜀葵”之文故也。今并为一。

【集解】〔颂曰〕蜀葵似葵，花如木槿花，有五色。小花者名锦葵，功用更强。〔时珍曰〕蜀葵处处人家植之。春初种子，冬月宿根亦自生苗，嫩时亦可茹食。叶似葵菜而大，亦似丝瓜叶，有歧叉。过小满后长茎，高五六尺。花似木槿而大，有深红浅红紫黑白色、单叶千叶之异。昔人谓其疏茎密叶、翠萼艳花、金粉檀心者，颇善状之。惟红白二色入药。其实大如指头，皮薄而扁，内仁如马兜铃仁及芜荑仁，轻虚易种。其秸剥皮，可缉布作绳。一种小者名锦葵，即荆葵也。《尔雅》谓之莜（音乔）。其花大如五铢钱，粉红色，有紫缕文。掌禹锡《补注本草》，谓此即戎葵，非矣。然功用亦相似。



蜀葵

苗

〔气味〕甘，微寒，滑，无毒。〔思邈曰〕不可久食，钝人志性。若被狗啮者食之，永不瘥也。〔李鹏飞曰〕合猪肉食，人无颜色。

〔主治〕除客热，利肠胃（思邈）。煮食，治丹石发，热结，大人小儿热毒下痢（藏器）。作蔬食，滑窍治淋，润燥易产（时珍）。捣烂涂火疮，烧研傅金疮（大明）。

根茎

〔主治〕客热，利小便，散脓血恶汁（藏器）。

〔发明〕〔宗奭曰〕蜀葵，四时取红色、单叶者根，阴干，治带下，排脓血恶物，极验也。

〔附方〕新七。

小便淋痛葵花根洗剉，水煎五七沸，服之如神（《卫生宝鉴》）。

小便血淋葵花根二钱，车前子一钱，水煮，日服之（《简便单方》）。

小便尿血葵茎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

肠胃生痈怀忠丹：治内痈有败血，腥秽殊甚，脐腹冷痛，用此排脓下血。单叶红蜀葵根、白芷各一两，白枯矾、白芍药各五钱，为末，黄蜡溶化，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二十丸。待脓血出尽，

服十宣散补之（坦仙《皆效方》）。

诸疮肿痛不可忍者。葵花根去黑皮，捣烂，入井华水调稠贴之（《普济方》）。

小儿吻疮经年欲腐。葵根烧研傅之（《圣惠方》）。

小儿口疮赤葵茎炙干为末，蜜和含之（《圣惠方》）。

吴葵华《别录》

〔气味〕咸，寒，无毒。〔禹锡曰〕蜀葵华：甘，冷，无毒。

〔主治〕理心气不足（《别录》）。**小儿风疹痎疟**（《嘉祐》）。**治带下，目中溜火，和血润燥，通窍，利大小肠**（时珍）。

〔发明〕〔张元素曰〕蜀葵花，阴中之阳也。赤者治赤带，白者治白带；赤者治血燥，白者治气燥，皆取其寒滑润利之功也。又紫葵花，入染髭发方中用。

〔附方〕旧二，新五。

二便关格胀闷欲死，二三日则杀人。蜀葵花一两捣烂，麝香半钱，水一大盏，煎服。根亦可用。

痎疟邪热蜀葵花白者，阴干为末，服之。午日取花挼手，亦能去疟（苏颂《图经本草》）。

妇人带下脐腹冷痛，面色痿黄，日渐虚困。用葵花一两，阴干为末，每空心温酒服二钱匕。赤带用赤葵，白带用白葵（《圣惠方》）。

横生倒产葵花为末，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酒齄赤鼻蜀葵花研末，腊猪脂和匀，夜傅旦洗（《仁存方》）。

误吞针钱葵花煮汁服之（《普济方》）。

蜂蝎螫毒五月五日午时，收蜀葵花、石榴花、艾心等分，阴干为末，水调涂之（《肘后方》）。

子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淋涩，通小肠，催生落胎，疗水肿，治一切疮疥并瘢疵赤靥（大明）。

〔发明〕〔时珍曰〕按杨士瀛《直指方》云：蜀葵子炒，入宣毒药中最验。又催生方：用子二钱，滑石三钱，为末。顺流水服五钱，即下。

〔附方〕旧一，新二。

大小便闭不通者。用白花胡葵子为末，煮浓汁服之（《千金方》）。

石淋破血五月五日，收葵子炒研，食前温酒下一钱，当下石出（《圣惠方》）。

痈肿无头蜀葵子为末，水调傅之（《经验后方》）。

菟葵《唐本草》

【释名】天葵（《图经》）、蒔（音希。〖《尔雅》〗）、雷丸草（《外丹本草》）。

【集解】〔恭曰〕菟葵苗如石龙芮，而叶光泽，花白似梅，其茎紫黑，煮啖极滑。所在下泽田间皆有，人多识之。六月、七月采茎叶，曝干入药。〔禹锡曰〕郭璞注《尔雅》云：菟葵似葵而小，叶状如藜，有毛，汋之可食而滑。〔宗奭曰〕菟葵，绿叶如黄蜀葵，其花似拒霜，甚雅，其形至小，如初开单叶蜀葵。有檀心，色如牡丹姚黄蕊，则蜀葵也。唐刘梦得所谓菟葵燕麦动摇春风者，是也。〔时珍曰〕按郑樵《通志》云：菟葵，天葵也。状如葵菜，叶大如钱而厚，面青背微紫，生于崖石。凡丹石之类，得此而后能神。所以《雷公炮炙论》云：如要形坚，岂忘紫背，谓其能坚铅也。此说得于天台一僧。又按南宫从《岣嵝神书》云：紫背天葵出蜀中，灵草也。生于水际。取自然汁煮汞则坚，亦能煮八石拒火也。又按甄立言《古今录验》云：五月五前斋戒，看桑下有菟葵者，至五日午时，至桑下咒曰：系黎乎俱当苏婆诃。咒毕，乃以手摩桑阴一遍，口啮菟葵及五叶草嚼熟，以唾涂手，熟揩令遍。再斋七日，不得洗手。后有蛇虫蝎虿咬伤者，以此手摩之，即愈也。时珍窃谓古有咒由一科，此亦其类，但不知必用菟葵，取何义也？若谓其相制，则治毒虫之草亦多矣。

菟葵

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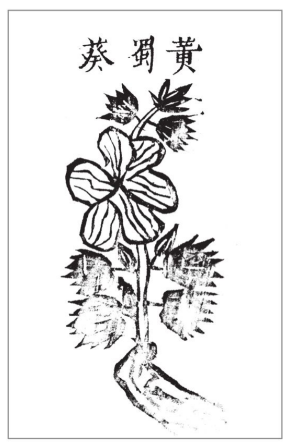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下诸石五淋，止虎蛇毒。诸疮捣汁饮之。涂疮能解毒止痛（《唐本》）。

黄蜀葵宋《嘉祐》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时珍曰〕黄蜀葵别是一种，宜入《草部》，而《嘉祐本草》定入《菜部》，为其与蜀葵同名，而气味主治亦同故也。今移于此。



黄蜀葵

【集解】〔禹锡曰〕黄蜀葵花，近道处处有之。春生苗叶，颇似蜀葵，而叶尖狭多刻缺，夏末开花浅黄色，六七月采，阴干之。〔宗奭曰〕黄蜀葵与蜀葵别种，非是蜀葵中黄者也。叶心下有紫檀色，摘下剔散，日干之。不尔，即浥烂也。〔时珍曰〕黄葵二月下

种，或宿子在土自生，至夏始长。叶大如蓖麻叶，深绿色，开歧丫，有五尖如人爪形，旁有小尖。六月开花，大如碗，鹅黄色，紫心六瓣而侧，旦开午收暮落，人亦呼为侧金盏花。随即结角，大如拇指，长二寸许，本大末尖，六棱有毛，老则黑色。其棱自绽，内有六房，如脂麻房。其子累累在房内，状如苘麻子，色黑。其茎长者六七尺，剥皮可作绳索。

花

〔气味〕甘，寒，滑，无毒。

〔主治〕小便淋及催生。治诸恶疮脓水久不瘥者，作末傅之即愈，为疮家要药（《嘉祐》）。消痈肿。浸油，涂汤火伤（时珍）。

〔附方〕新八。

沙石淋痛黄蜀葵花一两，炒为末，每米饮服一钱，名独圣散（《普济方》）。

难产催生如圣散：治胎脏干涩难产，剧者并进三服，良久腹中气宽，胎滑即下也。用黄葵花焙研末，熟汤调服二钱。无花，用子半合研末，酒淘去滓，服之（《产宝鉴》）。

胎死不下即上方，用红花酒下。

痈疽肿毒黄蜀葵花，用盐掺，收瓷器中，密封，经年不坏。每用傅之，自平自溃。无花，用根叶亦可（《直指方》）。

小儿口疮黄葵花，烧末傅之（《肘后方》）。

小儿木舌黄蜀葵花为末一钱，黄丹五分。傅之（《直指方》）。

汤火灼伤用瓶盛麻油，以箸就树夹取黄葵花，收入瓶内，勿犯人手，密封收之。遇有伤者，以油涂之甚妙（《经验方》）。

小儿秃疮黄蜀葵花、大黄、黄芩等分，为末。米泔净洗，香油调搽（《普济方》）。

子及根

〔气味〕甘，寒，滑，无毒。

〔主治〕痈肿，利小便，五淋水肿，产难，通乳汁（时珍）。

〔发明〕〔颂曰〕冬葵、黄葵、蜀葵，形状虽各不同，而性俱寒滑，故所主疗不甚相远。〔时珍曰〕黄葵子古方少用，今为催生及利小便要药。或单用，或入汤散皆宜，盖其性滑，与冬葵子同功故也。花、子与根性功相同，可以互用。无花用子，无子用根。

〔附方〕旧二，新二。

临产催生〔宗奭曰〕临产时以四十九粒研烂，温水服之，良久即产。〇《经验后方》：用子焙研三钱，井华水服。无子用根，煎汁服。

便痈初起淮人用黄蜀葵子七七粒，皂角半挺，为末，以石灰同醋调涂之（《永类钤方》）。

痈肿不破黄葵子研，酒服，一粒则一头，神效（《卫生易简方》）。

打扑伤损黄葵子研，酒服二钱（《海上方》）。

龙葵《唐本草》

〔校正〕并入《图经》老鸦眼睛草。

【释名】苦葵（《图经》）、苦菜（《唐本》）、天茄子（《图经》）、水茄（《纲目》）、天泡草（《纲目》）、老鸦酸浆草（《纲目》）、老鸦眼睛草（《图经》）。〔时珍曰〕龙葵，言其性滑如葵也。苦以菜味名，茄以叶形名，天泡、老鸦眼睛皆以子形名也。与酸浆相类，故加老鸦以别之。五爪龙亦名老鸦眼睛草，败酱、苦苣并名苦菜，名同物异也。

【集解】〔弘景曰〕益州有苦菜，乃是苦䓖。〔恭曰〕苦䓖即龙葵也，俗亦名苦菜，非荼也。龙葵所在有之，关河间谓之苦菜，叶圆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啖。〔颂曰〕龙葵近处亦稀，惟北方有之，北人谓之苦葵。叶圆似排风而无毛，花白色，子亦似排风子，生青熟黑，其赤者名赤珠，亦可入药。又曰：老鸦眼睛草，生江湖间。叶如茄子叶，故名天茄子。或云：即漆姑草也。漆姑即蜀羊泉，已见《本经·草部》。人亦不能决识之。〔时珍曰〕龙葵、龙珠，一类二种也，皆处处有之。四月生苗，嫩时可食，柔滑。渐高二三尺，茎大如箸，似灯笼草而无毛。叶似茄叶而小。五月以后，开小白花，五出黄蕊。结子正圆，大如五味子，上有小蒂，数颗同缀，其味酸。中有细子，亦如茄子之子。但生青熟黑者为龙葵，生青熟赤者为龙珠，功用亦相仿佛，不甚辽远。苏颂《图经·菜部》既注龙葵，复于《外类》重出老鸦眼睛草，盖不知其即一物也。又谓老鸦眼睛是蜀羊泉，误矣。蜀羊泉叶似菊，开紫花，子类枸杞，详见《草部》本条。杨慎《丹铅录》，谓龙葵即吴葵，反指《本草》为误，引《素问》《千金》“四月吴葵华”为证。盖不知《千金方》言吴葵即蜀葵，已自明白矣。今并正之。

龙葵

苗

〔气味〕苦、微甘，滑，寒，无毒。

〔主治〕食之解劳少睡，去虚热肿（《唐本》）。治风，补益男子元气，妇人败血（苏颂）。消热散血，压丹石毒宜食之（时珍）。

〔附方〕旧一。

去热少睡龙葵菜同米煮作羹粥食之（《食医心镜》）。

茎、叶、根

〔气味〕同苗。

〔主治〕捣烂和土，傅丁肿火丹疮，良（孟诜）。疗痈疽肿毒，跌扑伤损，消肿散血（时珍）。根与木通、胡荽煎汤服，通利小便（苏

颂）。

〔附方〕旧四，新八。

通利小便方见上。

从高坠下欲死者。取老鸦眼睛草茎叶捣汁服，以渣傅患处（唐瑶《经验方》）。

火焰丹肿老鸦眼睛草叶，入醋细研傅之，能消赤肿（苏颂《图经本草》）。

痈肿无头龙葵茎叶捣傅（《经验方》）。

发背痈疽成疮者。苏颂《图经》云：用龙葵一两为末，麝香一分，研匀，涂之甚善。〇《袖珍方》云：一切发背痈疽恶疮。用蛤蟆一个，同老鸦眼睛草茎叶捣烂，傅之即散，神效。

诸疮恶肿老鸦眼睛草擂酒服，以渣傅之（《普济方》）。

丁肿毒疮黑色焮肿者，乃服丹石毒也；赤色者，肉面毒也。用龙葵根一握洗切，乳香末、黄连三两，杏仁六十枚，和捣作饼，厚如三钱，依疮大小傅之，觉痒即换去。痒不可忍，切勿搔动。候炊久，疮中似石榴子戢戢然，乃去药。时时以甘草汤温洗，洗后以蜡贴之。终身不得食羊血。如无龙葵，以蔓菁根代之（《圣济总录》）。

天泡湿疮龙葵苗叶捣傅之。

吐血不止天茄子苗半两，人参二钱半，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下（《圣济总录》）。

辟除蚤虱天茄叶铺于席下，次日尽死。

多年恶疮天茄叶贴之，或为末贴（《救急良方》）。

产后肠出不收。老鸦酸浆草一把，水煎，先熏后洗，收乃止（《救急方》）。

子七月采之。

〔主治〕丁肿（《唐本》）。明目轻身甚良（甄权）。治风，益男子元气，妇人败血（苏颂）。

龙珠《拾遗》

【释名】赤珠（〖《图经》〗）。〔颂曰〕龙葵子赤者名赤珠，象形也。

【集解】〔甄权曰〕龙葵，赤珠者名龙珠，挼云汁可食，能变白令黑。〔藏器曰〕龙珠生道旁，子圆似龙葵，但熟时正赤耳。〔时珍曰〕龙珠、龙葵，虽以子之黑赤分别，其实一物二色，强分为二也。

苗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能变白发，令人不睡。主诸热毒，石气发动，调中解烦（藏器）。

〔发明〕〔权曰〕龙珠，服之变白令黑，耐老。若能生食得苦者，不食他菜，十日后即有灵异也。不与葱、薤同啖。根亦入药用。

子

〔气味〕同菜。

〔主治〕丁肿（藏器）。

酸浆《本经·中品》

〔校正〕《菜部》苦耽，《草部》酸浆、灯笼草，俱并为一。

【释名】醋浆（《本经》）、苦蒧（音针。〖《尔雅注》〗）、苦耽（《嘉祐》）、灯笼草（《唐本》）、皮弁草（《食疗》）、天泡草（《纲目》）、王母珠（《嘉祐》）、洛神珠（同上），小者名苦蘵（〖《嘉祐》〗）。〔藏器曰〕《尔雅》云：蒧，寒浆也。郭璞注云：即今酸浆，江东人呼为苦蒧。小者为苦蘵，亦呼为小苦耽。崔豹《古今注》云：蒇，一名蘵子，实形如皮弁，其子圆如珠。〔时珍曰〕酸浆，以子之味名也。苦蒧、苦耽，以苗之味名也。灯笼、皮弁，以角之形名也。王母、洛神珠，以子之形名也。按杨慎《卮言》云：本草灯笼草、苦耽、酸浆，皆一物也。修本草者非一时一人，故重复耳。燕京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甘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盖姑娘乃瓜囊之讹，古者瓜、姑同音，娘、囊之音亦相近耳。此说得之，故今以《本经》酸浆，《唐本草》灯笼草、宋《嘉祐本草》苦耽，俱并为一焉。

【集解】〔《别录》曰〕酸浆生荆楚川泽及人家田园中，五月采，阴干。〔弘景曰〕酸浆处处多有，苗似水茄而小，叶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黄赤色，小儿食之。〔保昇曰〕酸浆即苦蒧也，根如菹芹，白色绝苦。〔禹锡曰〕苦耽生故墟垣堑间，高二三尺，子作角，如撮口袋，中有子如珠，熟则赤色。关中人谓之洛神珠，一名王母珠，一名皮弁草。一种小者名苦蘵。《尔雅》谓之黄

蓨。〔恭曰〕灯笼草所在有之，枝干高三四尺，有红花状若灯笼，内有红子可爱，根、茎、花、实并入药用。〔宗奭曰〕酸浆即苦耽也，《嘉祐》重出苦耽条。天下有之，苗如天茄子，开小白花，结青壳，熟则深红，壳中子大如樱，亦红色，樱中复有细子，如落苏之子，食之有青草气也。〔时珍曰〕龙葵、酸浆，一类二种也。酸浆、苦蘵，一种二物也。但大者为酸浆，小者为苦蘵，以此为别。败酱亦名苦蘵，与此不同。其龙葵、酸浆苗叶一样，但龙葵茎光无毛，五月入秋开小白花，五出黄蕊，结子无壳，累累数颗同枝，子有蒂盖，生青熟紫黑。其酸浆同时开小花黄白色，紫心白蕊，其花如杯状，无瓣，但有五尖，结一铃壳，凡五棱，一枝一颗，下悬如灯笼之状，壳中一子，状如龙葵子，生青熟赤。以此分别，便自明白。按《庚辛玉册》云：灯笼草四方皆有，惟川陕者最大。叶似龙葵，嫩时可食。四五月开花结实，有四叶盛之如灯笼，河北呼为酸浆。据此及杨慎之说，则灯笼、酸浆之为一物，尤可证矣。唐慎微以三叶酸草附于酸浆之后，盖不知其名同物异也。其草见《草之九》，酢浆下。

酸浆

苗、叶、茎、根

〔气味〕苦，寒，无毒。〔禹锡曰〕有小毒。〔恭曰〕苦，大寒，无毒。〔时珍曰〕方士取汁煮丹砂，伏白矾，煮三

黄，炼硝、硫。

〔主治〕酸浆：治热烦满，定志益气，利水道（《本经》）。捣汁服，治黄病，多效（弘景）。灯笼草：治上气咳嗽风热，明目，根茎花实并宜（《唐本》）。苦耽苗子：治传尸伏连，鬼气疰忤邪气，腹内热结，目黄不下食，大小便涩，骨热咳嗽，多睡劳乏，呕逆痰壅，痃癖痞满，小儿无辜疬子，寒热大腹，杀虫落胎，去蛊毒，并煮汁饮，亦生捣汁服。研膏，傅小儿闪癖（《嘉祐》）。

〔发明〕〔震亨曰〕灯笼草，苦能除湿热，轻能治上焦，故主热咳咽痛。此草治热痰咳嗽，佛耳草治寒痰咳嗽也。与片芩清金丸同用，更效。〔时珍曰〕酸浆利湿除热。除热故清肺治咳，利湿故能化痰治疸。一人病虚乏咳嗽有痰，愚以此加入汤中用之，有效。

〔附方〕新三。

热咳咽痛灯笼草为末，白汤服，名清心丸。仍以醋调傅喉外（《丹溪纂要》）。

喉疮作痛灯笼草，炒焦研末，酒调呷之（《医学正传》）。

灸疮不发酸浆叶贴之。

子

〔气味〕酸，平，无毒。〔《别录》曰〕寒。

〔主治〕热烦满，定志益气，利水道，产难吞之立产（《本经》）。食之，除热，治黄病，尤益小儿（苏颂）。治骨蒸劳热，尸疰疳瘦，痰癖热结，与苗茎同功（《嘉祐》）。

〔附方〕新二。

酸浆实丸治三焦肠胃伏热，妇人胎热难产。用酸浆实五两，苋实三两，马藺子炒、大盐另研、榆白皮炒各二两，柴胡、黄芩、栝楼根、□茹各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木香汤下（《普济方》）。

天泡湿疮天泡草铃儿生捣敷之。亦可为末，油调敷（邓才《杂兴方》）。

蜀羊泉《本经·中品》

【释名】羊泉（《别录》）、羊饴（《别录》）、漆姑草（〖《拾遗》〗）。〔时珍曰〕诸名莫解。能治漆疮，故曰漆姑。

【集解】〔《别录》曰〕蜀羊泉生蜀郡山谷。〔弘景曰〕方不复用，人无识者。〔恭曰〕此草俗名漆姑，叶似菊，花紫色，子类枸杞子，根如远志，无心有糁。所在平泽有之，生阴湿地，三月、四月采苗叶阴干。〔藏器曰〕陶注杉材云：漆姑叶细细，多生石边，能疗漆疮。苏云漆姑是羊泉。按：羊泉乃大草。漆姑草如鼠迹大，生阶墀间阴处，气辛烈，挼敷漆疮，亦主溪毒，乃同名也。〔颂曰〕或言老鸦眼睛草即漆姑草，漆姑乃蜀羊泉，人不能决识。〔时珍曰〕漆姑有二种：苏恭所说是羊泉，陶、陈所说是小草。苏颂所说老鸦眼睛

草，乃龙葵也。又黄蜂作窠，衔漆姑草汁为蒂，即此草也。

蜀羊泉

【气味】苦，微寒，无毒。

【主治】秃疮恶疮热气，疥瘙痂癣虫（《本经》）。疗龋齿，女子阴中内伤，皮间实积（《别录》）。主小儿惊，生毛发，捣涂漆疮（苏恭）。蚯蚓气呵者，捣烂入黄丹盦之（时珍。出《摘玄方》）。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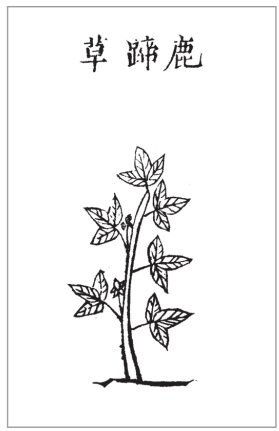
黄疸疾漆草一把，捣汁和酒服。不过三五次，即愈（《摘玄方》）。

鹿蹄草《纲目》

【释名】小秦王草（《纲目》）、秦王试剑草（〖《纲目》〗）。〔时珍曰〕鹿蹄象叶形。能合金疮，故名试剑

草。又山慈姑亦名鹿蹄，与此不同。

【集解】〔时珍曰〕按轩辕述《宝藏论》云：鹿蹄多生江广平陆及寺院荒处，淮北绝少，川陕亦有。苗似堇菜，而叶颇大，背紫色。春生紫花。结青实，如天茄子。可制雌黄、丹砂。



鹿蹄草

【气味】缺。

【主治】金疮出血，捣涂即止。又涂一切蛇虫犬咬毒（时珍）。

败酱《本经·中品》

【释名】苦菜（《纲目》）、苦蠪（《纲目》）、泽败（《别录》）、鹿肠（《本经》）、鹿首（《别录》）、马草（《别录》）。〔弘景曰〕根作陈败豆酱气，故以为名。〔时珍曰〕南人采嫩者，暴蒸作菜食，味微苦而有陈酱气，故又名苦菜，与苦荬、龙葵同名。亦名苦蠪，与酸浆同名，苗形则不同也。

【集解】〔《别录》曰〕败酱生江夏川谷，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出近道。叶似豨莶，根形如柴胡。〔恭曰〕此药不出近道，多生冈岭间。叶似水莨及薇衔，丛生，花黄根紫，作陈酱色，其叶殊不似豨莶也。〔颂曰〕江东亦有之，状如苏恭所说。〔时珍曰〕处处原野有之，俗名苦菜，野人食之，江东人每采收储焉。春初生苗，深冬始凋。初时叶布地生，似菘菜叶而狭长，有锯齿，绿色，面深背浅。夏秋茎高二三尺而柔弱，数寸一节。节间生叶，四散如伞。颠顶开白花成簇，如芹花、蛇床子花状。结小实成簇。其根白紫，颇似柴胡。吴普言其根似桔梗，陈自明言其根似蛇莓根者，皆不然。

根苗同。

【修治】〔敦曰〕凡收得便粗杵，入甘草叶相拌对蒸，从巳至未，去甘草叶，焙干用。

败酱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咸，微寒。〔权曰〕辛、苦，微寒。〔大明曰〕酸。〔时珍曰〕微苦带甘。

【主治】暴热火疮赤气，疥瘙疽痔，马鞍

热气（《本经》）。除痈肿浮肿结热，风痹不足，产后腹痛（《别录》）。治毒风瘴痹，破多年凝血，能化脓为水，产后诸病，止腹痛，余疹烦渴（甄权）。治血气心腹痛，破癥结，催生落胞，血运鼻衄吐血，赤白带下，赤眼障膜弩肉，聤耳，疮疖疥癣丹毒，排脓补瘘（大明）。

【发明】〔时珍曰〕败酱乃手足阳明厥阴药也。善排脓破血，故仲景治痈及古方妇人科皆用之。乃易得之物，而后人不知用，盖未遇识者耳。

【附方】旧二，新三。

肠痈有脓薏苡仁附子败酱散：用薏苡仁十分，附子二分，败酱五分，捣为末。每以方寸匕，水二升，煎一升，顿服。小便当下，即愈（张仲景《金匮玉函》）。

产后恶露七八日不止。败酱、当归各六分，续断、芍药各八分，芎□、竹茹各四分，生地黄炒十二分，水二升，煮取八合，空心服（《外台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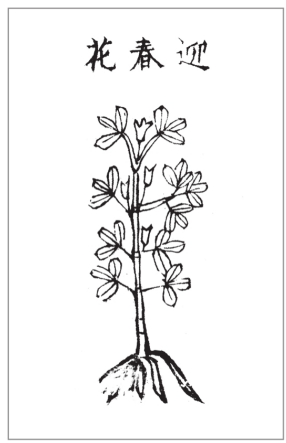
产后腰痛乃血气流入腰腿，痛不可转者。败酱、当归各八分，芎□、芍药、桂心各六分，水二升，煮八合，分二服。忌葱（《广济方》）。

产后腹痛如锥刺者。败酱草五两，水四升，煮二升。每服二合，日三服，良（《卫生易简方》）。

蠼螋尿疮绕腰者。败酱煎汁涂之，良（杨氏《产乳》）。

迎春花《纲目》

【集解】〔时珍曰〕处处人家栽插之，丛生，高者二三尺，方茎厚叶。叶如初生小椒叶而无齿，面青背淡。对节生小枝，一枝三叶。正月初开小花，状如瑞香，花黄色，不结实。



迎春花

叶

【气味】苦、涩，平，无毒。

【主治】肿毒恶疮，阴干研末，酒服二三钱，出汗便瘥（《卫生易简方》）。

款冬花《本经·中品》

【释名】款冻（郭璞）、颗冻（《尔雅》）、氐冬（《别录》）、钻冻（《衍义》）、菟奚（《尔雅》）、橐吾

（《本经》）、**虎须**（《本经》）。〔时珍曰〕按《述征记》云：洛水至岁末凝厉，则款冬茂悦曾冰之中。则颗冻之名以此而得，后人讹为款冬，即款冻尔。款者至也，至冬而花也。〔宗奭曰〕百草中，惟此不顾冰雪，最先春也，故世谓之钻冻。虽在冰雪之下，至时亦生芽，春时人采以代蔬。入药须微见花者良。如已芬芳，则都无气力。今人多使如箸头者，恐未有花也。

【集解】〔《别录》曰〕款冬生常山山谷及上党水旁，十一月采花阴干。〔弘景曰〕第一出河北，其形如宿莼未舒者佳，其腹里有丝。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乃似大菊花。次亦出蜀北部宕昌，而并不如。其冬月在冰下生，十二月、正月旦取之。〔恭曰〕今出雍州南山溪水，及华州山谷涧间。叶似葵而大，丛生，花出根下。〔颂曰〕今关中亦有之。根紫色，叶似萆薢，十二月开黄花，青紫萼，去土一二寸，初出如菊花萼，通直而肥实无子。则陶氏所谓出高丽百济者，近此类也。又有红花者，叶如荷而斗直，大者容一升，小者容数合，俗呼为蜂斗叶，又名水斗叶。则苏氏所谓大如葵而丛生者，是也。傅咸《款冬赋》序云：予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时仲冬之月，冰凌盈谷，积雪被崖，顾见款冬炜然，始敷华艳，是也。

潞州款冬花

秦州款冬花

【修治】〔敦曰〕凡采得，须去向里裹花蕊壳，并向里实如栗零壳者。并枝叶，以甘草水浸一宿，却取款冬叶相拌裹一夜，晒干去叶用。

【气味】辛，温，无毒。〔《别录》曰〕甘。〔好古曰〕纯阳，入手太阴经。〔之才曰〕杏仁为之使，得紫菀良，恶皂莢、消石、玄参，畏贝母、辛夷、麻黄、黄耆、黄芩、黄连、青葙。

【主治】咳逆上气善喘，喉痹，诸惊痫寒热邪气（《本经》）。**消渴，喘息呼吸**（《别录》）。**疗肺气心促急，热乏劳咳，连连不绝，涕唾稠粘，肺痿肺痈，吐脓血**（甄权）。**润心肺，益五脏，除烦消痰，洗肝明目，及中风等疾**（大明）。

【发明】〔颂曰〕《本经》主咳逆，古今方用为温肺治嗽之最。崔知悌疗久咳熏法：每旦取款冬花如鸡子许，少蜜拌花使润，纳一升铁铛中。又用一瓦碗钻一孔，孔内安一小笔管，以面泥缝，勿令

漏气。铛下着炭火，少时烟从筒出，以口含吸，咽之。如胸中少闷，须举头，即将指头按住筒口，勿使漏。至烟尽乃止。如是五日一为之。待至六日，饱食羊肉馎饦一顿，永瘥。〔宗奭曰〕有人病嗽多日，或教然款冬花三两，于无风处以笔管吸其烟，满口则咽之，数日果效。

【附方】新二。

痰嗽带血款冬花、百合蒸焙，等分为末，蜜丸龙眼大。每卧时嚼一丸，姜汤下（《济生方》）。

口中疳疮款冬花、黄连等分，为细末，用唾津调成饼子。先以蛇床子煎汤漱口，乃以饼子傅之，少顷确住，其疮立消也（杨诚《经验方》）。

鼠曲草《日华》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鼠耳，及东垣《药类法象》佛耳草。

【释名】米曲（《纲目》）、鼠耳（《别录》）、佛耳草（《法象》）、无心草（《别录》）、香茅（《拾遗》）、黄蒿（《会编》）、茸母（〖《纲目》〗）。〔时珍曰〕曲言其花黄如曲色，又可和米粉食也。鼠耳言其叶形如鼠耳，又有白毛蒙茸似之，故北人呼为茸母。佛耳，则鼠耳之讹也。今淮人呼为毛耳朵，则香茅之茅，似当作毛。按段成式《杂俎》云：蚍蜉酒草，鼠耳也，一名无心草。岂蚍蜉食此，故有是名耶？

【集解】〔《别录》曰〕鼠耳一名无心，生田中下地，厚叶肥茎。〔藏器曰〕鼠曲草，生平岗熟地，高尺余，叶有白毛，黄花。《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取鼠曲汁，蜜和为粉，谓之龙舌□，

以压时气（□音板，米饼也）。山南人呼为香茅。取花杂榉皮染褐，至破犹鲜。江西人呼为鼠耳草也。〔汪机曰〕佛耳草，徽人谓之黄蒿。二三月苗长尺许，叶似马齿苋而细，有微白毛，花黄。土人采茎叶和米粉，捣作粑果食。〔时珍曰〕《日华本草》鼠曲，即《别录》鼠耳也。唐宋诸家不知，乃退鼠耳入《有名未用》中。李杲《药类法象》用佛耳草，亦不知其即鼠耳也。原野间甚多。二月生苗，茎叶柔软。叶长寸许，白茸如鼠耳之毛。开小黄花成穗，结细子。楚人呼为米曲，北人呼为茸母。故邵桂子《瓮天脞语》云：北方寒食，采茸母草和粉食。宋徽宗诗“茸母初生认禁烟”者，是也。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鼠耳：酸，无毒。〔杲曰〕佛耳草：酸，性热。款冬花为之使。宜少食之，过则损目。

鼠曲草

【主治】鼠耳：主痹寒寒热，止咳（《别录》）。**鼠曲：调中益气，止泄除痰，压时气，去热嗽。杂米粉作糗食，甜美**（《日华》）。**佛耳：治寒嗽及痰，除肺中寒，大升肺气**（李

杲）。

【发明】〔震亨曰〕治寒痰嗽，宜用佛耳草；热痰嗽，宜用灯笼草。〔时珍曰〕《别录》云治寒热止咳，东垣云治寒嗽，言其标也；《日华》云治热嗽，言其本也。大抵寒嗽，多是火郁于内而寒覆于外也。按陈氏《经验方》云：三奇散：治一切咳嗽，不问久近，昼夜无时。用佛耳草五十文，款冬花二百文，熟地黄二两，焙研末。每用二钱，于炉中烧之，以筒吸烟咽下，有涎吐去。予家一获久病此，医治不效。偶在沅州得一婢，用此法，两服而愈也。

决明《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此马蹄决明也，以明目之功而名。又有草决明、石决明，皆同功者。草决明即青葙子，陶氏所谓萋蒿是也。

【集解】〔《别录》曰〕决明子生龙门川泽，十月十日采，阴干百日。〔弘景曰〕龙门在长安北。今处处有之。叶如茳芒。子形似马蹄，呼为马蹄决明，用之当捣碎。又别有草决明，是萋蒿子，在下品中。〔颂曰〕今处处人家园圃所莳。夏初生苗，高三四尺许。根带紫色。叶似苜蓿而大。七月开黄花，结角。其子如青绿豆而锐，十月采之。按《尔雅》：蘼芫，决光。郭璞释云：药草决明也。叶黄锐，赤华，实如山茱萸。或曰□也。关西谓之蘼芫（音皆苟）。其说与此种颇不类。又有一种马蹄决明，叶如江豆，子形似马蹄。〔宗奭曰〕决明，苗高四五尺，春亦为蔬。秋深结角，其子生角中如羊肾。今湖南北人家所种甚多，或在村野成段。《蜀本图经》言叶似苜蓿而阔大者，甚为允当。〔时珍曰〕决明有二种：一种马蹄决明，茎高三四尺，叶大于苜蓿，而本小末奓，昼开夜合，两两相帖。秋开淡黄花五出，结角如初生细豇豆，长五六寸。角中子数十粒，参差相连，状如马蹄，青绿色，入眼目药最良。一种茳芒决明，《救荒本草》所谓山扁豆是也。苗茎似马蹄决明，但叶之本小末尖，正似槐叶，夜亦不合。秋开深黄花五出，结角大如小指，长二寸许。角中子成数列，状如黄葵子而扁，其色褐，味甘滑。二种苗叶皆可作酒曲，俗呼为独占

缸。但茳芒嫩苗及花与角子，皆可瀹茹及点茶食，而马蹄决明苗角皆韧苦，不可食也。苏颂言蘼蒿即决明，殊不类，恐别一物也。

马蹄决明

茳芒决明

子

【气味】咸，平，无毒。〔《别录》曰〕苦、甘，微寒。〔之才曰〕蓍实为之使，恶大麻子。

【主治】青盲，目淫肤，赤白膜，眼赤痛泪出。久服益精光，轻身（《本经》）。疗唇口青（《别录》）。助肝气，益精。以水调末涂，消肿毒。熨太阳穴，治头痛。又贴脑心，止鼻洪。作枕，治头风明目，胜于黑豆（《日华》）。治肝热风眼赤泪。每旦取一匙挼净，空心吞之，百日后夜见物光（甄权）。益肾，解蛇毒（震亨）。〇叶作菜食，利五脏明目，甚良（甄权）。

【发明】〔时珍曰〕《相感志》言：圃中种决明，蛇不敢入。丹溪朱氏言决明解蛇毒，本于此也。王旻《山居录》言：春月种决明，叶生采食，其花阴干亦可食。切忌泡茶，多食无不患风。按马蹄决明苗角皆韧而苦，不宜于食。纵食之，有利五脏明目之功，何遂至于患风耶？又刘绩《霏雪录》言：人家不可种决明，生子多跛。此迂儒误听之说也，不可信。

【附方】旧一，新七。

积年失明决明子二升为末，每食后粥饮服方寸匕（《外台秘要》）。

青盲雀目决明一升，地肤子五两，为末，米饮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二三十丸（《普济方》）。

补肝明目决明子一升，蔓菁子二升，以酒五升煮，暴干为末。每饮服二钱，温水下，日二服（《圣惠方》）。

目赤肿痛决明子炒研，茶调傅两太阳穴，干则易之，一夜即愈（《医方摘玄》）。

头风热痛方同上。

鼻衄不止方见主治。

癣疮延蔓决明子一两为末，入水银、轻粉少许，研不见星，擦破上药，立瘥，此东坡家藏方也（《奇效良方》）。

发背初起草决明生用一升捣，生甘草一两，水三升，煮一升，分二服。大抵血滞则生疮，肝主藏血，决明和肝气，不损元气也（许学士《本事方》）。

【附录】茳芒（《拾遗》）〔藏器曰〕陶云：决明叶如茳芒。按茳芒生道旁，叶小于决明，性平无毒，火炙作饮极香，除痰止渴，令人不睡，调中，隋稠禅师采作五色饮以进炀帝者，是也。又有茳芏，字从土，音吐，一名江蓠子，乃草似莞，生海边，可为席者，与决明叶不相类。〔时珍曰〕茳芒亦决明之一种，故俗犹称独占缸。说见前集解下。合明草（《拾遗》）〔藏器曰〕味甘，寒，无毒。主暴热淋，小便赤涩，小儿瘈病，明目下水，止血痢，捣绞汁服。生下湿地，叶如四出花，向夜叶即合。

地肤《本经·上品》

【释名】地葵（《本经》）、地麦（《别录》）、落帚（《日华》）、独帚（《图经》）、王彗（《尔雅》）、王帚（郭璞）、扫帚（弘景）、益明（《药性》）、涎衣草（《唐本》）、白地草（《纲目》）、鸭舌草（《图经》）、千心妓女（《土宿本草》）。〔时珍曰〕地肤、地麦，因其子形似也。地葵，因其苗味似也。鸭舌，因其形似也。妓女，因其枝繁而头多也。益明，因其子功能明目也。子落则老，茎可为帚，故有帚、

彗诸名。

地肤

【集解】〔《别录》曰〕地肤子生荆州平泽及田野，八月、十月采实，阴干。〔弘景曰〕今田野间亦多，皆取茎苗为扫帚。其子微细，入补药丸散用，《仙经》不甚用。〔恭曰〕田野人名为地麦草，北人名涎衣草。叶细茎赤，出熟田中。苗极弱，不能胜举。今云堪为扫帚，恐未之识也。〔大明曰〕地肤即落帚子也。子色青，似一眠起蚕沙之状。〔颂曰〕今蜀川、关中近地皆有之。初生薄地，五六寸，根形如蒿，茎赤叶青，大似荆芥。三月开黄白花，结子青白色，八月、九月采实。神仙七精散云：地肤子，星之精也。或曰其苗即独帚也，一名鸭舌草。陶弘景所谓茎苗可为扫帚者，苏恭言其苗弱不胜举，二说不同，而今医家皆以为独帚。密州图上者，云根作丛生，每窠有二三十茎，茎有赤有黄，七月开黄花，其实地肤也。至八月而□干成，可采。此正与独帚相合。恐西北出者短弱，故苏说云耳。〔时珍曰〕地肤嫩苗，可作蔬茹，一科数十枝，攒簇团团直上，性最柔弱，故将老时可为帚，耐用。苏恭云不可帚，止言其嫩苗而已。其子最繁。《尔雅》云：蓠，王彗。郭璞注云：王帚也。似藜，可以为扫帚，江东呼为落帚。此说得之。

子

〔气味〕苦，寒，无毒。〔时珍曰〕甘，寒。

〔主治〕膀胱热，利小便，补中益精气。久服耳目聪明，轻身耐老（《本经》）。去皮肤中热气，使人润泽，散恶疮疝瘕，强阴（《别录》）。治阴卵㾮疾，去热风，可作汤沐浴。与阳起石同服，主丈夫阴痿不起，补气益力（甄权）。治客热丹肿（《日华》）。

〔发明〕〔藏器曰〕众病皆起于虚。虚而多热者，加地肤子、甘草。

〔附方〕旧三，新七。

风热赤目地肤子焙一升，生地黄半斤，取汁和作饼，晒干研末。每服三钱，空心酒服（《圣惠方》）。

目痛眯目凡目痛及眯目中伤有热瞑者。取地肤子白汁，频注目中（王焘《外台秘要》）。

雷头风肿不省人事。落帚子同生姜研烂，热冲酒服，取汗即愈（《圣济总录》）。

胁下疼痛地肤子为末，酒服方寸匕（《寿域神方》）。

疝气危急地肤子即落帚子，炒香研末。每服一钱，酒下（《简便方》）。

狐疝阴㾮超越举重，卒得阴㾮，及小儿狐疝，伤损生㾮。并用地肤子五钱，白术二钱半，桂心五分，为末，饮或酒服三钱，忌生

葱、桃、李（《必效方》）。

久疹腰痛积年，有时发动。六月、七月取地肤子，干末。酒服方寸匕，日五六服（《肘后》）。

血痢不止地肤子五两，地榆、黄芩各一两，为末。每服方寸匕，温水调下（《圣惠方》）。

妊娠患淋热痛酸楚，手足烦疼。地肤子十二两，水四升，煎二升半，分服（《子母秘录》）。

肢体疣目地肤子、白矾等分，煎汤频洗（《寿域神方》）。

苗叶

〔气味〕苦，寒，无毒。〔时珍曰〕甘、苦。烧灰煎霜，制砒石、粉霜、水银、硫黄、雄黄、硇砂。

〔主治〕捣汁服，主赤白痢，烧灰亦善。煎水洗目，去热暗雀盲涩痛（《别录》）。**主大肠泄泻，和气，涩肠胃，解恶疮毒**（苏颂）。**煎水日服，治手足烦疼，利小便诸淋**（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虞抟《医学正传》云：抟兄年七十，秋间患淋，二十余日，百方不效。后得一方，取地肤草捣自然汁，服之遂通。至贱之物，有回生之功如此。时珍按：《圣惠方》治小便不通，用地麦草一大把，水煎服。古方亦常用之。此物能益阴气，通小肠。无阴则阳无以化，亦东垣治小便不通，用黄檗、知母滋肾之意。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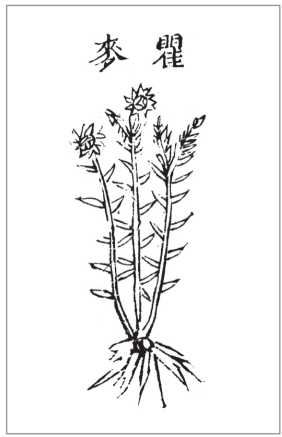
物伤睛陷弩肉突出。地肤洗去土二两。捣绞汁，每点少许。

冬月以干者煮浓汁（《圣惠方》）。

瞿麦瞿音劬。〇《本经·中品》

【释名】蘧麦（《尔雅》）、巨句麦（《本经》）、大菊（《尔雅》）、大兰（《别录》）、石竹（《日华》）、南天竺草（《纲目》）。〔弘景曰〕子颇似麦，故名瞿麦。〔时珍曰〕按陆佃解《韩诗外传》云：生于两旁谓之瞿。此麦之穗旁生故也。《尔雅》作蘧。有渠、衢二音。《日华本草》云：一名燕麦，一名杜姥草者，误矣。燕麦即雀麦，雀瞿二字相近，传写之讹尔。

【集解】〔《别录》曰〕瞿麦生太山山谷，立秋采实阴干。〔弘景曰〕今出近道。一茎生细叶，花红紫赤色可爱，合子叶刈取之，子颇似麦子。有两种，一种微大，花边有叉桠，未知何者是也？今市人皆用小者。复一种，叶广相似而有毛，花晚而甚赤。按经云采实，其中子细，燥熟便脱尽矣。〔颂曰〕今处处有之。苗高一尺以来，叶尖小青色，根紫黑色，形如细蔓菁。花红紫赤色，亦似映山红，二月至五月开。七月结实作穗，子颇似麦。河阳河中府出者，苗可用。淮甸出者根细，村民取作刷帚。《尔雅》谓之大菊，《广雅》谓之茈萎是也。〔时珍曰〕石竹叶似地肤叶而尖小，又似初生小竹叶而细窄，其茎纤细有节，高尺余，梢间开花。山野生者，花大如钱，红紫色。人家栽者，花稍小而妩媚，有红白粉红紫赤斑烂数色，俗呼为洛阳花。结实如燕麦，内有小黑子。其嫩苗炸熟水淘过，可食。



瞿麦

穗

〔修治〕〔敦曰〕凡使只用蕊壳，不用茎叶。若一时同使，即空心令人气噎、小便不禁也。用时以竹沥浸一伏时，漉晒。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辛。〔权曰〕甘。〔之才曰〕蘘草、牡丹为之使，恶螵蛸，伏丹砂。

〔主治〕关格诸癃结，小便不通，出刺，决痈肿，明目去翳，破胎堕子，下闭血（《本经》）。养肾气，逐膀胱邪逆，止霍乱，长毛发（《别录》）。主五淋（甄权）。月经不通，破血块排脓（大明）。

叶

〔主治〕痔瘘并泻血，作汤粥食。又治小儿蛔虫，及丹石药发。并眼目肿痛及肿毒，捣

傅。治浸淫疮并妇人阴疮（大明）。

【发明】〔杲曰〕瞿麦利小便为君主之用。〔颂曰〕古今方通心经、利小肠为最要。〔宗奭曰〕八正散用瞿麦，今人为至要药。若心经虽有热，而小肠虚者服之，则心热未退，而小肠别作病矣。盖小肠与心为传送，故用此入小肠。本草并不治心热。若心无大热，止治其心，或制之不尽，当求其属以衰之可也。〔时珍曰〕近古方家治产难，有石竹花汤，治九孔出血，有南天竺饮，皆取其破血利窍也。

【附方】旧六，新五。

小便石淋宜破血。瞿麦子捣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三日当下石（《外台秘要》）。

小便不利有水气，栝蒌瞿麦丸主之。瞿麦二钱半，栝蒌根二两，大附子一个，茯苓、山芋各三两，为末，蜜和丸梧子大。一服三丸，日三。未知，益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也（张仲景《金匮方》）。

下焦结热小便淋闷，或有血出，或大小便出血。瞿麦穗一两，甘草炙七钱五分，山栀子仁炒半两，为末。每服七钱，连须葱头七个，灯心五十茎，生姜五片，水二碗，煎至七分，时时温服。名立效散（《千金方》）。

子死腹中或产经数日不下。以瞿麦煮浓汁服之（《千金方》）。

九窍出血服药不止者。南天竺草，即瞿麦，拇指大一把，山栀子仁三十个，生姜一块，甘草炙半两，灯草一小把，大枣五枚。水煎服（《圣济总录》）。

目赤肿痛浸淫等疮。瞿麦炒黄为末，以鹅涎调涂眦头即开。或捣汁涂之（《圣惠方》）。

眯目生翳其物不出者，生肤翳者。瞿麦、干姜炮为末，井华水调服二钱，日二服（《圣惠方》）。

鱼脐疔疮瞿麦烧灰，和油傅之，甚佳（崔氏方）。

咽喉骨哽瞿麦为末，水服方寸匕，日二（《外台秘要》）。

竹木入肉瞿麦为末，水服方寸匕。或煮汁，日饮三次（梅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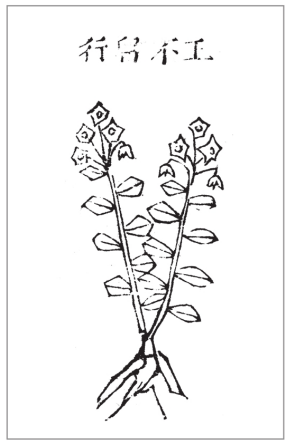
箭刀在肉及咽喉胸膈诸隐处不出。酒服瞿麦末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王不留行《本经·上品》

【释名】禁宫花（《日华》）、**剪金花**（《日华》）、**金盏银台**（〖《资生经》〗）。〔时珍曰〕此物性走而不住，虽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吴普本草》作一名王不流行，盖误也。

【集解】〔《别录》曰〕王不留行生太山山谷。二月、八月采。〔弘景曰〕今处处有之。叶似酸浆，子似菘子。人言是蓼子，不尔。多入痈瘘方用。〔保昇曰〕所在有之。叶似菘蓝。其花红白色。子壳似酸浆，其中实圆黑似菘子，大如黍粟。三月收苗，五月收子。根苗花子并通用。〔颂曰〕今江浙及并河近处皆有之。苗茎俱青，高七八寸已来。根黄色如荠根。叶尖如小匙头，亦有似槐叶者。四月开花，黄紫色。随茎而生，如菘子状，又似猪蓝花。五月采苗茎，晒干用。俗谓之剪金草。河北生者，叶圆花红，与此小别。〔时珍曰〕多生麦地中。苗高者一二尺。三四月开小花，如铎铃状，红白色。结实如灯笼草子，壳有五棱，壳内包一实，大如豆。实内细子，大如菘子，生白熟黑，正圆如细珠可爱。陶氏言叶似酸浆，苏氏言花如菘子

状者，皆欠详审，以子为花叶状也。灯笼草，即酸浆也。苗、子皆入药。



王不留行

苗、子

【修治】〔敦曰〕凡采得拌湿蒸之，从巳至未。以浆水浸一宿，焙干用。

【气味】苦，平，无毒。〔普曰〕神农：苦，平。岐伯、雷公：甘。〔元素曰〕甘、苦，平。阳中之阴。

【主治】金疮止血，逐痛出刺，除风痹内寒。久服轻身耐老增寿（《本经》）。**止心烦鼻衄，痈疽恶疮瘘乳，妇人难产**（《别录》）。**治风毒，通血脉**（甄权）。**游风风疹，妇人血经不匀，发背**（《日华》）。**下乳汁**（元素）。**利小便，出竹木刺**（时珍）。

【发明】〔元素曰〕王不留行，下乳引导用之，取其利血脉也。〔时珍曰〕王不留行能走血分，乃阳明冲任之药。俗有“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之语，可见其性行而不住也。按王执中《资生经》云：一妇人患淋卧久，诸药不效。其夫夜告予。予按既效方治诸淋，用剪金花十余叶煎汤，遂令服之。明早来云：病减八分矣。再服而愈。剪金花一名禁宫花，一名金盏银台，一名王不留行是也。〔颂曰〕张仲景治金疮，有王不留行散，《贞元广利方》治诸风痉，有王不留行汤，皆最效。

【附方】旧一，新八。

鼻衄不止剪金花连茎叶阴干，浓煎汁温服，立效（《指南方》）。

粪后下血王不留行末，水服一钱（《圣济总录》）。

金疮亡血王不留行散：治身被刀斧伤，亡血。用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采之；蒴藋细叶十分，七月七日采之；桑东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采之。川椒三分，甘草十分，黄芩、干姜、芍药、厚朴各二分。以前三味烧存性，后六味为散，合之。每大疮饮服方寸匕，小疮但粉之。产后亦可服（张仲景《金匮要略》）。

妇人乳少因气郁者。涌泉散：王不留行、穿山甲炮、龙骨、瞿麦穗、麦门冬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热酒调下，后食猪蹄羹，仍以木梳梳乳，一日三次（《卫生宝鉴方》）。

头风白屑王不留行、香白芷等分，为末。干掺，一夜篦去（《圣惠方》）。

痈疽诸疮王不留行汤：治痈疽妒乳，月蚀白秃，及面上久疮，去虫止痛。用王不留行、东南桃枝、东引茱萸根皮各五两，蛇床子、牡荆子、苦竹叶、蒺藜子各三升，大麻子一升。以水二斗半，煮取一斗，频频洗之（《千金方》）。

误吞铁石骨刺不下，危急者。王不留行、黄檗等分，为末，汤浸蒸饼，丸弹子大，青黛为衣，线穿挂风处。用一丸，冷水化灌之（《百一选方》）。

竹木针刺在肉中不出，疼痛。以王不留行为末，熟水调服方寸匕，兼以根傅，即出（梅师方）。

疔肿初起王不留行子为末，蟾酥丸黍米大。每服一丸，酒下，汗出即愈（《集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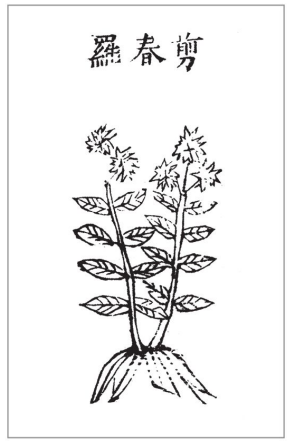
剪春罗《纲目》

【释名】剪红罗（〖《证治要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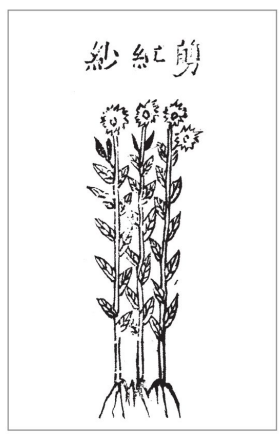
【集解】〔时珍曰〕剪春罗二月生苗，高尺余。柔茎绿叶，叶对生，抱茎。入夏开花，深红色，花大如钱，凡六出，周回如剪成可爱。结实大如豆，内有细子。人家多种之为玩。又有剪红纱花，茎高三尺，叶旋覆。夏秋开花，状如石竹花而稍大，四围如剪，鲜红可爱。结穗亦如石竹，穗中有细子。方书不见用者。计其功，亦应利小便、主痈肿也。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火带疮绕腰生者，采花或叶捣烂，蜜调涂之，为末亦可（时珍。出《证治要诀》）。



剪春罗



剪红纱

金盏草《救荒》

〔校正〕并入宋《图经》杏叶草。

【释名】杏叶草（《图经》）、长春花（〖《纲目》〗）。〔时珍曰〕金盏，其花形也。长春，言耐久也。

【集解】〔颂曰〕杏叶草，一名金盏草，生常州。蔓生篱下，叶叶相对。秋后有子如鸡头实，其中变生一小虫，脱而能行。中夏采花。〔周定王曰〕金盏儿花，苗高四五寸。叶似初生莴苣叶，厚而狭，抱茎而生。茎柔脆。茎头开花，大如指头，金黄色，状如盏子，四时不绝。其叶味酸，炸熟水浸过，油盐拌食。〔时珍曰〕夏月结实，在萼内，宛如尺蠖虫数枚蟠屈之状，故苏氏言其化虫，实非虫也。

【气味】酸，寒，无毒。

【主治】肠痔下血久不止（苏颂）。

葶苈《本经·下品》

【释名】丁历（《别录》）、葶蒿（葶音典。〖《别录》〗）、大室（《本经》）、大适（《本经》）、狗荠（《别录》）。〔时珍曰〕名义不可强解。

【集解】〔《别录》曰〕葶苈生藁城平泽及田野，立夏后采实，阴干。〔弘景曰〕出彭城者最胜，今近道亦有。母即公荠也。子细黄至苦，用之当熬。〔颂曰〕今汴东、陕西、河北州郡皆有之，曹州者尤佳。初春生苗叶，高六七寸，似荠。根白色，枝茎俱青。三月开花，微黄。结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长，黄色。《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许慎、郑玄注皆云：靡草，荠、葶苈之属是也。一说葶苈单茎向上，叶端出角，粗且短。又有一种狗芥草，叶近根下作歧，生角细长。取时必须分别此二种也。〔敦曰〕凡使勿用赤须子，真相似，只是味微甘苦耳。葶苈子之苦，入顶也。〔时珍曰〕按《尔雅》云：葶，葶苈也。郭璞注云：实叶皆似芥，一名狗荠。然则狗芥即是葶苈矣。盖葶苈有甜苦二种。狗芥味微甘，即甜葶苈也。或云甜葶苈是菥蓂子，考其功用亦似不然。

金盏草

葶苈

子

【修治】〔敦曰〕凡使葶苈，以糯米相合，置于燠上，微焙，待米熟，去米，捣用。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苦，大寒。得酒良。〔权曰〕酸，有小毒。入药炒用。〔杲曰〕沉也，阴中阳也。〔张仲景曰〕葶苈傅头疮，药气入脑，杀人。〔之才曰〕榆皮

为之使，得酒良，恶白僵蚕、石龙芮。〔时珍曰〕宜大枣。

【主治】癥瘕积聚结气，饮食寒热，破坚逐邪，通利水道（《本经》）。下膀胱水，伏留热气，皮间邪水上出，面目浮肿，身暴中风热痱痒，利小腹。久服令人虚（《别录》）。疗肺壅上气咳嗽，止喘促，除胸中痰饮（《开宝》）。通月经（时珍）。

【发明】〔杲曰〕葶苈大降气，与辛酸同用，以导肿气。《本草·十剂》云：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此二味皆大苦寒，一泄血闭，一泄气闭。盖葶苈之苦寒，气味俱厚，不减大黄，又性过于诸药，以泄阳分肺中之闭，亦能泄大便，为体轻象阳故也。〔宗奭曰〕葶苈有甜、苦二种，其形则一也。《经》既言味辛苦，即甜者不复更入药也。大概治体皆以行水走泄为用，故曰久服令人虚，盖取苦泄之义，《药性论》不当言味酸。〔震亨曰〕葶苈属火性急，善逐水。病人稍涉虚者，宜远之。且杀人甚捷，何必久服而后致虚也。〔好古曰〕苦甜二味，主治不同。仲景泻肺汤用苦，余方或有用甜者，或有不言甜苦者。大抵苦则下泄，甜则少缓，量病人虚实用之，不可不审。本草虽云治同，而甜苦之味安得不异？〔时珍曰〕甘苦二种，正如牵牛，黑白二色，急缓不同，又如壶卢，甘苦二味，良毒亦异。大抵甜者下泄之性缓，虽泄肺而不伤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易伤胃，故以大枣辅之。然肺中水气膜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可过剂尔。既不久服，何至杀人？《淮南子》云：大戟去水，葶苈愈胀，用之不节，乃反成病。亦在用之有节耳。

【附方】旧十四，新六。

阳水暴肿面赤烦渴，喘急，小便涩，其效如神。甜葶苈一两半，炒研末，汉防己末二两，以绿头鸭血及头，合捣万杵，丸梧子

大。甚者，空腹白汤下十丸，轻者五丸，日三四服，五日止，小便利为验。一加猪苓末二两（《经验方》）。

通身肿满苦葶苈炒四两，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桑白皮汤下，日三服。此方，人不甚信，试之自验。

水肿尿涩梅师方：用甜葶苈二两，炒为末，以大枣二十枚，水一大升，煎一小升，去枣入葶苈末，煎至可丸如梧子大。每饮服六十丸，渐加，以微利为度。〇崔氏方：用葶苈三两，绢包饭上蒸熟，捣万杵，丸梧子大，不须蜜和。每服五丸，渐加至七丸，以微利为佳。不可多服，令人不堪。若气发，服之得利，气下即止。此方治水气无比。萧驸马水肿，服此得瘥。〇《外科精义》：治男妇大小头面手足肿。用苦葶苈炒研，枣肉和丸小豆大。每服十丸，煎麻子汤下，日三服。五七日小便多，则消肿也。忌咸酸生冷。

大腹水肿《肘后方》：用苦葶苈二升，炒为末，割鹧雄鸡血及头合捣，丸梧子大。每小豆汤下十丸，日三服。〇又方：葶苈二升，春酒五升，渍一夜。稍服一合，小便当利。〇又方：葶苈一两，杏仁二十枚，并熬黄色，捣。分十服，小便去当瘥。

腹胀积聚葶苈子一升熬，以酒五升浸七日，日服三合（《千金方》）。

肺湿痰喘甜葶苈炒为末，枣肉丸服（《摘玄方》）。

痰饮咳嗽含膏丸：用曹州葶苈子一两，纸衬炒令黑，知母一两，贝母一两，为末，枣肉半两，砂糖一两半，和丸弹子大。每以新绵裹一丸，含之咽津，甚者不过三丸（《箧中方》）。

咳嗽上气不得卧，或遍身气肿，或单面肿，或足肿，并主之。葶苈子三升，微火熬研，以绢袋盛，浸清酒五升中，冬七日，夏三日。初服如胡桃许大，日三夜一，冬月日二夜二。量其气力，取微利一二为度。如患急者，不待日满，亦可绞服（崔知悌方）。

肺痈喘急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葶苈炒黄捣末，蜜丸弹子大。每用大枣二十枚，水三升，煎取二升，乃入葶苈一丸，更煎取一升，顿服。亦主支饮不得息（仲景《金匮玉函方》）。

月水不通葶苈一升，为末，蜜丸弹子大，绵裹纳阴中二寸，一宿易之，有汁出，止（《千金方》）。

卒发颠狂葶苈一升，捣三千杵，取白犬血和丸麻子大。酒服一丸，三服取瘥（《肘后方》）。

头风疼痛葶苈子为末，以汤淋汁沐头，三四度即愈（《千金翼》）。

疳虫蚀齿葶苈、雄黄等分，为末，腊月猪脂和成，以绵裹槐枝蘸点（《金匮要略》）。

白秃头疮葶苈末涂之（《子母秘录》）。

瘰疬已溃葶苈二合，豉一升，捣作饼子，如钱大，厚二分，安疮孔上，作艾炷灸之，令温热，不可破肉，数易之而灸。但不可灸初起之疮，恐葶苈气入脑伤人也（《永类方》）。

马汗毒气入腹。葶苈子一两炒研，水一升浸汤服，取下恶血（《续十全方》）。

车前《本经·上品》

【释名】当道（《本经》）、**芣苡**（音浮以）、**马舄**（音昔）、**牛遗**（并《别录》）、**牛舌草**（《诗疏》）、**车轮菜**（《救荒》）、**地衣**（《纲目》）、**蛤蟆衣**（《别录》）。〔时珍曰〕按《尔雅》云：芣苡，马舄。马舄，车前。陆玑

《诗疏》云：此草好生道边及牛马迹中，故有车前、当道、马舄、牛遗之名。舄，足履也。幽州人谓之牛舌草。蛤蟆喜藏伏于下，故江东称为蛤蟆衣。又《韩诗外传》言：直曰车前，瞿曰芣苡，恐亦强说也。瞿乃生于两旁者。

【集解】〔《别录》曰〕车前生真定平泽丘陵阪道中，五月五日采，阴干。〔弘景曰〕人家及路边甚多。《韩诗》言芣苡是木似李，食其实宜子孙者，谬矣。〔恭曰〕今出开州者胜。〔颂曰〕今江湖、淮甸、近汴、北地处处有之。春初生苗，叶布地如匙面，累年者长及尺余。中抽数茎，作长穗如鼠尾。花甚细密，青色微赤。结实如葶苈，赤黑色。今人五月采苗，七月、八月采实。人家园圃或种之，蜀中尤尚。北人取根日干，作紫菀卖之，甚误所用。陆玑言嫩苗作茹大滑，今人不复啖之。〔时珍曰〕王旻《山居录》，有种车前剪苗食法，则昔人常以为蔬矣。今野人犹采食之。

车前

子

〔修治〕〔时珍曰〕凡用须以水淘洗去泥沙，晒干。入汤液，炒过用；入丸散，则以酒浸一夜，蒸熟研烂，作饼晒干，焙研。

〔气味〕甘，寒，无毒。〔《别录》曰〕咸。〔权曰〕甘，平。〔大明曰〕常山为之使。

〔主治〕气癃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湿痹。久服轻身耐老（《本经》）。男子伤中，女子淋沥不欲食，养肺强阴益精，令人有子，明目疗赤痛（《别录》）。去风毒，肝中风热，毒风冲眼，赤痛障翳，脑痛泪出，压丹石毒，去心胸烦热（甄权）。养肝（萧炳）。治妇人难产（陆玑）。导小肠热，止暑湿泻痢（时珍）。

〔发明〕〔弘景曰〕车前子性冷利，《仙经》亦服饵之，云令人身轻，能跳越岸谷，不老长生也。〔颂曰〕车前子入药最多。驻景丸用车前、菟丝二物，蜜丸食下服，古今以为奇方也。〔好古曰〕车前子，能利小便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时珍曰〕按《神仙服食经》云：车前一名地衣，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采之。今车前五月子已老，而云七八月者，地气有不同尔。唐张籍诗云："开州午月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文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观此亦以五月采开州者为良，又可见其治目之功。大抵入服食，须佐他药，如六味地黄丸之用泽泻可也。若单用则泄太过，恐非久服之物。欧阳公常得暴下病，国医不能治。夫人买市人药一帖，进之而愈。力叩其方，则车前子一味为末，米饮服二钱匕。云此药利水道而不动气，水道利则清浊分，而谷藏自止矣。

〔附方〕旧七，新五。

小便血淋作痛。车前子晒干为末，每服二钱，车前叶煎汤下（《普济方》）。

石淋作痛车前子二升，以绢袋盛，水八升，煮取三升，服之，须臾石下（《肘后方》）。

老人淋病身体热甚。车前子五合，绵裹煮汁，入青粱米四合，煮粥食。常服明目（《寿亲养老书》）。

孕妇热淋车前子五两，葵根切一升，以水五升，煎取一升半，分三服，以利为度（梅师方）。

滑胎易产车前子为末，酒服方寸匕。不饮酒者，水调服。《诗》云：采采芣苡，能令妇人乐有子也。陆玑注云：治妇人产难故也（《妇人良方》）。

横产不出车前子末，酒服二钱（《子母秘录》）。

阴冷闷疼渐入囊内，肿满杀人。车前子末，饮服方寸匕，日二服（《千金方》）。

隐疹入腹体肿舌强。车前子末粉之，良（《千金方》）。

阴下痒痛车前子煮汁频洗（《外台秘要》）。

久患内障车前子、干地黄、麦门冬等分，为末，蜜丸如梧子大，服之。累试有效（《圣惠方》）。

补虚明目驻景丸：治肝肾俱虚，眼昏黑花，或生障翳，迎风有泪。久服补肝肾，增目力。车前子、熟地黄酒蒸焙各三两，菟丝子酒浸五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三十丸，日二服（《和剂局方》）。

风热目暗涩痛。车前子、宣州黄连各一两，为末。食后温酒服一钱，日二服（《圣惠方》）。

草及根

〔修治〕〔敦曰〕凡使须一窠有九叶，内有蕊，茎可长一尺二寸者。和蕊叶根，去土了，称一镒者，力全。使叶勿使蕊茎，剉细，于新瓦上摊干用。

〔气味〕甘，寒，无毒。〔土宿真君曰〕可伏硫黄，结草砂，伏五矾、粉霜。

〔主治〕金疮止血，衄鼻，瘀血入血瘕，下血，小便赤，止烦下气，除小虫（《别录》）。主阴□（之才）。叶：主泄精病，治尿血，能补五脏，明目，利小便，通五淋（甄权）。

〔发明〕〔弘景曰〕其叶捣汁服，疗泄精甚验。〔宗奭曰〕陶说大误矣。此药甘滑，利小便，泄精气。有人作菜频食，小便不禁，几为所误也。

〔附方〕旧四，新七。

小便不通车前草一斤，水三升，煎取一升半，分三服。一方，入冬瓜汁。一方，入桑叶汁（《百一方》）。

初生尿涩不通。车前捣汁，入蜜少许，灌之（《全幼心鉴》）。

小便尿血车前草捣汁五合，空心服（《外台秘要》）。

鼻衄不止生车前叶，捣汁饮之甚善（《图经本草》）。

金疮血出车前叶捣傅之（《千金方》）。

热痢不止车前叶捣汁一盏，入蜜一合，煎温服（《圣惠方》）。

产后血渗入大小肠。车前草汁一升，入蜜一合，和煎一沸，分二服（崔氏方）。

湿气腰痛蛤蟆草连根七科，葱白连须七科，枣七枚，煮酒一瓶，常服，终身不发（《简便方》）。

喉痹乳蛾蛤蟆衣、凤尾草擂烂，入霜梅肉、煮酒各少许，再研绞汁，以鹅翎刷患处，随手吐痰，即消也（赵溍《养疴漫笔》）。

目赤作痛车前草自然汁，调朴硝末，卧时涂眼胞上，次早洗去。〇小儿目痛，车前草汁，和竹沥点之（《圣济总录》）。

目中微翳车前叶、枸杞叶等分，手中揉汁出，以桑叶两重裹之，悬阴处一夜，破桑叶取点，不过三五度（《十便良方》）。

狗舌草《唐本草》

【集解】〔恭曰〕狗舌生渠堑湿地，丛生，叶似车前而无文理，抽茎开花，黄白色。四月、五月采茎，暴干。

【气味】苦，寒，有小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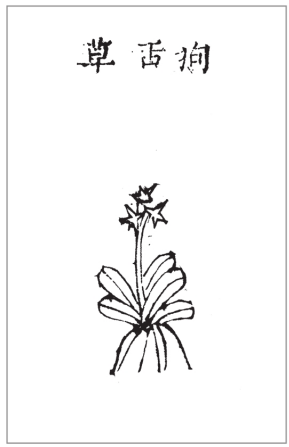
【主治】蛊疥瘙疮，杀小虫，为末和涂之，即瘥（苏恭）。

马鞭草《别录·下品》

〔校正〕并入《图经》龙牙草。

【释名】龙牙草（《图经》）、凤颈草（〖《纲目》〗）。〔恭曰〕穗类鞭鞘，故名马鞭。〔藏器曰〕此说未近，乃其节生紫花如马鞭节耳。〔时珍曰〕龙牙凤颈，皆因穗取名。苏颂《图经·外类》重出龙牙，今并为一。又今方士谬立诸草为各色龙牙之名，甚为淆乱，不足凭信。

【集解】〔弘景曰〕村墟陌甚多。茎似细辛，花紫色，叶微似蓬蒿也。〔恭曰〕苗似狼牙及茺蔚，抽三四穗，紫花，似车前，穗类鞭鞘，都不似蓬蒿也。〔保昇曰〕花白色，七月、八月采苗叶，日干用。〔颂曰〕今衡山、庐山、江淮州郡皆有之。苗类益母而茎圆，高二三尺。又曰：龙牙草生施州，高二尺以来。春夏有苗叶，至秋冬而枯。采根洗净用。〔时珍曰〕马鞭下地甚多。春月生苗，方茎，叶似益母，对生，夏秋开细紫花，作穗如车前穗，其子如蓬蒿子而细，根白而小。陶言叶似蓬蒿，韩言花色白，苏言茎圆，皆误矣。



狗舌草

马鞭草

苗叶

〔气味〕苦，微寒，无毒（保昇）。〔大明曰〕辛，凉，无毒。〔权曰〕苦，有毒。伏丹砂、硫黄。

〔主治〕下部□疮（《别录》）。癥癖血瘕，久疟，破血杀虫。捣烂煎取汁，熬如饴，每空心酒服一匕（藏器）。治妇人血气肚胀，月候不匀，通月经（大明）。治金疮，行血活血（震亨）。捣涂痈肿及蠼螋尿疮，男子阴肿（时珍）。

〔附方〕旧五，新十。

疟痰寒热马鞭草捣汁五合，酒二合，分二服（《千金方》）。

鼓胀烦渴身干黑瘦。马鞭草细剉，曝干，勿见火。以酒或水同煮，至味出，去滓温服。以六月中旬，雷鸣时采者有效（《卫生易

简方》）。

大腹水肿马鞭草、鼠尾草各十斤，水一石，煮取五斗，去滓，再煎令稠，以粉和丸大豆大。每服二三丸，加至四五丸，神效（《肘后方》）。

男子阴肿大如升，核痛，人所不能治者。马鞭草捣涂之（《集验方》）。

妇人疝痛名小肠气。马鞭草一两，酒煎滚服，以汤浴身，取汗甚妙（《纂要奇方》）。

妇人经闭结成瘕块，肋胀大欲死者。马鞭草根苗五斤，剉细，水五斗，煎至一斗，去滓，熬成膏。每服半匙，食前温酒化下，日二服（《圣惠方》）。

酒积下血马鞭草灰四钱，白芷灰一钱，蒸饼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五十丸（《摘玄方》）。

鱼肉癥瘕凡食鱼鲙及生肉，在胸膈不化，成癥瘕。马鞭草捣汁，饮一升，即消（《千金方》）。

马喉痹风深肿连颊，吐气数者。马鞭草一握，勿见风，截去两头，捣汁饮之，良（《千金方》）。

乳痈肿痛马鞭草一握，酒一碗，生姜一块，擂汁服，渣傅之（《卫生易简方》）。

白癞风疮马鞭草为末，每服一钱，食前荆芥、薄荷汤下，日三服。忌铁器（《太平圣惠方》）。

人疥马疥马鞭草不犯铁器，捣自然汁半盏，饮尽，十日内愈，神效（董炳《集验方》）。

赤白下痢龙牙草五钱，陈茶一撮，水煎服，神效（《医方摘要》）。

发背痈毒痛不可忍。龙牙草捣汁饮之，以滓傅患处（《集简方》）。

杨梅恶疮马鞭草煎汤，先熏后洗，气到便爽，痛肿随减（陈嘉谟《本草蒙筌》）。

根

〔气味〕辛、涩，温，无毒。

〔主治〕赤白下痢初起，焙捣罗末，每米饮服一钱匕，无所忌（苏颂）。

蛇含《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图经》紫背龙牙。

【释名】蛇衔（《本经》）、威蛇（大明）、小龙牙（《纲目》）、紫背龙牙（〖《图经》〗）。〔恭曰〕陶氏《本草》作蛇合，合乃含字之误也。含、衔义同。见古本草。〔时珍曰〕按刘敬叔《异苑》云：有田父见一蛇被伤，一蛇衔一草着疮上，经日伤蛇乃去。田父因取草治蛇疮皆验，遂名曰蛇衔草也。其叶似龙牙而小，背紫色，故俗名小龙牙，又名紫背龙牙。苏颂《图经》重出紫背龙牙，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蛇含出益州山谷，八月采，阴干。〔弘景曰〕蛇衔处处有之。有两种，并生石上，亦生黄土地。当用细叶有黄花者。〔颂曰〕出益州，今近处亦有。生土石上，或下湿地。

蜀中人家亦种之，辟蛇。一茎五叶或七叶。有两种。八月采根阴干。《日华子》云茎叶俱用。五月采之。又曰：紫背龙牙，生蜀中，春夏生叶，采无时。〔时珍曰〕此二种：细叶者名蛇衔，大叶者名龙衔。龙衔亦入疮膏用。〔敦曰〕蛇衔只用叶晒干，勿犯火。根茎不用。勿误用有蘖尖叶者，号竟命草，其味酸涩。误服令人吐血不止，速服知时子解之。

蛇含

【气味】苦，微寒，无毒。〔权曰〕有毒。〔颂曰〕紫背龙牙：辛，寒，无毒。

【主治】惊痫。寒热邪气，除热，金疮疽痔，鼠瘘恶疮头疡（《本经》）。疗心腹邪气，腹痛湿痹，养胎，利小儿（《别录》）。治小儿寒热丹疹（甄权）。止血协风毒，痈肿赤眼。汁傅蛇虺蜂毒（大明）。紫背龙牙：解一切蛇毒。治咽喉中痛，含咽之便效（苏颂）。

【发明】〔藏器曰〕蛇含治蛇咬。今以草纳蛇口中，纵伤人亦不能有毒也。种之，亦令无蛇。〔颂曰〕古今治丹毒疮肿方通用之。《古今录验》治赤疹，用蛇衔草，捣极烂傅之即瘥。赤疹由冷湿搏于肌中，甚即为热，乃成赤疹。天热则剧，冷则减是也。〔时珍曰〕按葛洪《抱朴子》云：蛇衔膏连已断之指。今考葛洪《肘后方》载蛇衔膏云：治痈肿瘀血，产后积血，耳目诸病，牛领马鞍疮。用蛇衔、大黄、附子、芍药、大戟、细辛、独活、黄芩、当归、莽草、蜀椒各一两，薤白十四枚。右为末，以苦酒淹一宿，以猪膏二斤，七星火上煎沸，成膏收之。每温酒服一弹丸，日再服。病在外，摩之傅之；在耳，绵裹塞之；在目，点之。若入龙衔藤一两，则名龙衔膏也。所谓连断指者，不知即此膏否？

【附方】旧三，新一。

产后泻痢小龙牙根一握，浓煎服之甚效，即蛇含是也（《斗门方》）。

金疮出血蛇含草捣傅之（《肘后方》）。

身面恶癣紫背草入生矾研，傅二三次断根（《直指方》）。

蜈蚣蝎伤蛇衔挼傅之（《古今录验》）。

女青《本经·下品》

【释名】**雀瓢**（《本经》）。

【集解】〔《别录》曰〕女青，蛇衔根也。生朱崖，八月采，阴干。〔弘景曰〕若是蛇衔根，不应独生朱崖。俗用者是草叶，别是一物，未详孰是。术云：带此屑一两，则疫疠不犯，弥宜识真者。又云：今市人用一种根，形状如续断，茎叶至苦，乃云是女青根，出荆州。〔恭曰〕此草即雀瓢也。生平泽。叶似萝摩，两叶相

对。子似瓢形，大如枣许，故名雀瓢。根似白微，茎叶并臭。其蛇衔都非其类。又《别录》云：叶嫩时似萝摩，圆端大茎，实黑，茎叶汁黄白。亦与前说相似。若是蛇衔根，何得苗生益州，根在朱崖，相去万里余也？萝摩叶似女青，故亦名雀瓢。〔藏器曰〕萝摩是白环藤，雀瓢是女青，二物相似，不能分别，终非一物也。〔机曰〕萝摩以子言，女青以根言，蛇衔以苗言，三者气味功用大有不同。诸注因其同名雀瓢，而疑为一物；又因其各出州郡，而复疑为二物。本草明言女青是蛇衔根，岂可以根苗异地而致疑？如靡芜、芎□所产不同，亦将分为二物乎？如赤箭、徐长卿同名鬼督邮，亦将合为一物耶？〔时珍曰〕女青有二：一是藤生，乃苏恭所说似萝摩者；一种草生，则蛇衔根也。蛇衔有大、小二种：叶细者蛇衔，用苗茎叶；大者为龙衔，用根。故王焘《外台秘要》龙衔膏，用龙衔根煎膏治痈肿金疮者，即此女青也。陈藏器言女青、萝摩不能分别，张揖《广雅》言女青是葛类，皆指藤生女青，非此女青也。《别录》明说女青是蛇衔根，一言可据。诸家止因其生朱崖致疑，非矣。方土各有相传不同尔，况又不知有两女青乎？又《罗浮山记》云：山有男青似女青。此则不知是草生藤生者也。

根

【气味】辛，平，有毒。〔权曰〕苦，无毒。蛇衔为使。

【主治】蛊毒，逐邪恶气，杀鬼温疟，辟不祥（《本经》）。

【附方】旧二新一。

人卒暴死捣女青屑一钱，安咽中，以水或酒送下，立活也（《南岳魏夫人内传》）。

吐利卒死及大人小儿，卒腹皮青黑赤，不能喘息。即急用女

青末纳口中，酒送下（《子母秘录》）。

辟禳瘟疫正月上寅日，捣女青末，三角绛囊盛，系帐中，大吉（《肘后方》）。

鼠尾草《别录·下品》

【释名】葝（音勍。〖《吴普》〗）、**山陵翘**（《吴普》）、**乌草**（《拾遗》）、**水青**（《拾遗》）。〔时珍曰〕鼠尾以穗形命名。《尔雅》云：葝，鼠尾也。可以染皂，故名乌草，又曰水青。苏颂《图经》谓鼠尾一名陵时者，乃陵翘之误也。

【集解】〔《别录》曰〕鼠尾生平泽中，四月采叶，七月采花，阴干。〔弘景曰〕田野甚多，人采作滋染皂。〔保昇曰〕所在下湿地有之，惟黔中人采为药。叶如蒿，茎端夏生四五穗，穗若车前，花有赤白二种。〔藏器曰〕紫花，茎叶俱可染皂用。

鼠尾草

花、叶

【气味】苦，微寒，无毒。〔藏器曰〕平。

【主治】鼠瘘寒热，下痢脓血不止。白花者主白下，赤花者主赤下（《别录》）。主疟疾水蛊（时珍）。

【发明】〔弘景曰〕古方疗痢多用之。当浓煮令可丸服之，或煎如饴服。今人亦用作饮，或末服亦得，日三服。

【附方】旧一，新三。

大腹水蛊方见马鞭草下。

久痢休息时止时作。鼠尾草花捣末，饮服一钱（《圣惠方》）。

下血连年鼠尾草、地榆各二两，水二升，煮一升，顿服。二十年者，不过再服。亦可为末，饮服之（《千金方》）。

反花恶疮内生恶肉，如饭粒，破之血出，随生反出于外。鼠尾草根切，同猪脂捣傅（《圣济总录》）。

狼把草宋《开宝》

〔校正〕并入《拾遗》郎耶草。

【释名】郎耶草（〖《拾遗》〗）。〔时珍曰〕此即陈藏器《本草》郎耶草也。闽人呼爷为郎罢，则狼把当作郎罢乃通。又方士言此草即鼠尾草，功用亦近之，但无的据耳。

【集解】〔藏器曰〕狼把草生山道旁，与秋穗子并可染皂。

〔又曰〕郎耶草生山泽间，高三四尺，叶似雁齿，如鬼针苗。鬼针，即鬼钗也。其叶有桠，如钗脚状。〔禹锡曰〕狼把草出近世，古方未见用者，惟陈藏器言之而不详。太宗皇帝御书记其主疗血痢，甚为精至。谨用书于《本草图经·外类》篇首。

狼把草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黑人发，令人不老。又云：郎耶草：主赤白久痢，小儿大腹痞满，丹毒寒热。取根茎煮汁服（藏器）。狼把草：主丈夫血痢，不疗妇人。根：治积年疳痢。取草二斤，捣绞取汁一小升，纳白面半鸡子许，和匀，空腹顿服。极重者，不过三服。或收苗阴干，捣末，蜜水半盏，服一方寸匕（《图经》）。可染须发，治积年癣，天阴即痒，搔出黄水者，捣末掺之（时珍）。

狗尾草《纲目》

【释名】莠（音酉。〖《说文》〗）、光明草（《纲目》）、阿罗汉草（〖《纲目》〗）。〔时珍曰〕莠草秀而不实，故字从秀。穗形象狗尾，故俗名狗尾。其茎治目痛，故方士称为光明草、阿罗汉草。

【集解】〔时珍曰〕原野垣墙多生之。苗叶似粟而小，其穗亦似粟，黄白色而无实。采茎筒盛，以治目病。恶莠之乱苗，即此也。

茎

【主治】疣目，贯发穿之，即干灭也。凡赤眼拳毛倒睫者，翻转目睑，以一二茎蘸水戛去恶血，甚良（时珍）。

鳢肠《唐本草》

【释名】莲子草（唐本）、旱莲草（图经）、金陵草（图经）、墨烟草（《纲目》）、墨头草（《纲目》）、墨菜（《纲目》）、猢孙头（《必用》）、猪牙草（〖《简便单方》〗）。〔时珍曰〕鳢，乌鱼也，其肠亦乌。此草柔茎，断之有墨汁出，故名，俗呼墨菜是也。细实颇如莲房状，故得莲名。

狗尾草

鱧肠

【集解】〔恭曰〕鱧肠生下湿地，所在坑渠间多有。苗似旋覆。二月、八月采，阴干。〔颂曰〕处处有之，南方尤多。此有二种，一种叶似柳而光泽，茎似马齿苋，高一二尺，开花细而白，其实若小莲房，苏恭谓似旋覆者是也；一种苗梗枯瘦，颇似莲花而黄色，实亦作房而圆，南人谓之连翘者。二种折其苗皆有汁出，须臾而黑，俗谓之旱莲子，亦谓之金陵草。〔时珍曰〕旱莲有二种：一种苗似旋覆而花白细者，是鱧肠；一种花黄紫而结房如莲房者，乃是小莲翘

也，炉火家亦用之，见连翘条。

草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血痢。针灸疮发，洪血不可止者，傅之立已。汁涂眉发，生速而繁（《唐本》）。乌髭发，益肾阴（时珍）。止血排脓，通小肠，傅一切疮并蚕瘑（大明）。膏点鼻中，添脑（萧炳）。

【附方】旧一，新九。

金陵煎益髭发，变白为黑。金陵草一秤，六月以后收采，拣青嫩无泥土者。不用洗，摘去黄叶，烂捣，新布绞取汁，以纱绢滤过，入通油器钵盛之，日中煎五日。又取生姜一斤绞汁，白蜜一斤合和，日中煎，以柳木篦搅勿停手，待如稀饧，药乃成矣。每旦日及午后各服一匙，以温酒一盏化下。如欲作丸，日中再煎，令可丸，大如梧子，每服三十丸。及时多合为佳，其效甚速（孙真人《千金月令方》）。

乌须固齿《摄生众妙方》：七月取旱莲草连根一斤，用无灰酒洗净，青盐四两，淹三宿。同汁入油锅中，炒存性，研末。日用擦牙，连津咽之。〇又法：旱莲取汁，同盐炼干，研末擦牙。〇《寿亲养老新书》旱莲散：乌髭固牙。温尉云：纳合相公用此方，年七十须发不白，恳求始得。后遇张经历朝请，始传分两也。旱莲草一两半，麻枯饼三两，升麻、青盐各三两半，诃子连核二十个，皂角三梃，五月蚕沙二两，为末，薄醋面糊丸弹子大，晒干入泥瓶中，火煨令烟出存性，取出研末。日用揩牙。

偏正头痛鳢肠草汁滴鼻中（《圣济总录》）。

一切眼疾翳膜遮障，凉脑，治头痛，能生发。五月五日平旦合之。莲子草一握，蓝叶一握，油一斤，同浸，密封四十九日。每卧时，以铁匙点药摩顶上，四十九遍，久久甚佳（《圣济总录》）。

系臂截疟旱莲草捶烂，男左女右，置寸口上，以古文钱压定，帛系住，良久起小泡，谓之天灸。其疟即止，甚效（王执中《资生经》）。

小便溺血金陵草一名墨头草、车前草各等分，杵取自然汁，每空心服三杯，愈乃止（《医学正传》）。

肠风脏毒下血不止。旱莲子草，瓦上焙，研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家藏经验方》）。

痔漏疮发旱莲草一把，连根须洗净，用石臼擂如泥，以极热酒一盏冲入，取汁饮之，滓傅患处，重者不过三服即安。太仆少卿王鸣凤患此，策杖方能移步，服之得瘥。累治有验（刘松石《保寿堂方》）。

疔疮恶肿五月五日收旱莲草阴干，仍露一夜收。遇疾时嚼一叶贴上，外以消毒膏护之，二三日疔脱（《圣济总录》）。

风牙疼痛猢孙头草，入盐少许，于掌心揉擦即止（《集玄方》）。

连翘《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本经》）翘根。

【释名】连（《尔雅》）、**异翘**（《尔雅》）、**旱莲子**（《药性》）、**兰华**（《本经》）、**三廉**（《本经》），**根**

名连轺（仲景）、折根（《本经》）。〔恭曰〕其实似莲作房，翘出众草，故名。〔宗奭曰〕连翘亦不翘出众草。太山山谷间甚多。其子折之，片片相比如翘，应以此得名耳。〔时珍曰〕按《尔雅》云：连，异翘。则是本名连，又名异翘，人因合称为连翘矣。连轺亦作连苕，即《本经·下品》翘根是也。唐苏恭修《本草》退入《有名未用》中，今并为一。旱莲乃小翘，人以为鳢肠者，故同名。

连翘

小连翘旱莲

【集解】〔《别录》曰〕连翘生太山山谷，八月采，阴干。〔弘景曰〕处处有之。今用茎连花实。〔恭曰〕此物有两种：大翘，小翘。大翘生下湿地，叶狭长如水苏，花黄可爱，着子似椿实之未开者，作房翘出众草。其小翘生冈原之上，叶花实皆似大翘而小细。山南人并用之，今长安惟用大翘子，不用茎花也。〔颂曰〕今近汴京及河中、江宁、润、淄、泽、兖、鼎、岳、利诸州，南康军皆有之。有大小二种：大翘生下湿地或山冈上，青叶狭长，如榆叶、水苏辈，茎赤色，高三四尺，独茎，梢间开花黄色，秋结实似莲，内作房瓣，根黄如蒿根，八月采房。其小翘生冈原之上，花叶实皆似大翘而细。南方生者，叶狭而小，茎短，才高一二尺，花亦黄，实房黄黑，内含黑子如粟粒，亦名旱莲，南人用花叶。今南方医家说云：连翘有两种：一种似椿实之未开者，壳小坚而外完，无跗萼，剖之则中解，气甚芳馥，其实才干，振之皆落，不着茎也；一种乃如菡萏，壳柔，外有跗萼抱之，而无解脉，亦无香气，干之虽久，着茎不脱，此甚相异，此种江南下泽间极多。如椿实者，乃自蜀中来，入用胜似江南者。据本草则亦当蜀中者为胜，然未见其茎叶也。

【气味】苦，平，无毒。〔元素曰〕性凉味苦，气味俱薄，轻清而浮，升也阳也。手搓用之。〔好古曰〕阴中阳也。入手足少阳手阳明经，又入手少阴经。〔时珍曰〕微苦、辛。

【主治】寒热鼠瘘瘰疬，痈肿恶疮瘿瘤，结热蛊毒（《本经》）。去白虫（《别录》）。通利五淋，小便不通，除心家客热（甄权）。通小肠，排脓，治疮疖，止痛，通月经（大明）。散诸经血结气聚，消肿（李杲）。泻心火，除脾胃湿热，治中部血证，以为使（震亨）。治耳聋浑浑焞焞（好古）。茎叶主心肺积热（时珍）。

【发明】〔元素曰〕连翘之用有三：泻心经客热，一也；去上焦诸热，二也；为疮家圣药，三也。〔杲曰〕十二经疮药中不可无此，乃结者散之之义。〔好古曰〕手足少阳之药，治疮疡瘤瘿结核有神，与柴胡同功，但分气血之异尔。与鼠粘子同用治疮疡，别有神功。〔时珍曰〕连翘状似人心，两片合成，其中有仁甚香，乃少阴心经、厥阴包络气分主药也。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故为十二经疮家圣药，而兼治手足少阳手阳明三经气分之热也。

【附方】旧一，新二。

瘰疬结核连翘、脂麻等分，为末，时时食之（《简便方》）。

项边马刀属少阳经，用连翘二斤，瞿麦一斤，大黄三两，甘草半两。每用一两，以水一碗半，煎七分，食后热服。十余日后，灸临泣穴二七壮，六十日决效（张洁古《活法机要》）。

痔疮肿痛连翘煎汤熏洗，后以刀上飞过绿矾入麝香贴之（《集验方》）。

翘根

〔气味〕甘，寒、平，有小毒。〔普曰〕神农、雷公：甘，有毒。李当之：苦。〔好古曰〕苦，寒。

〔主治〕下热气，益阴精，令人面悦好，明目。久服轻身耐老（《本经》）。以作蒸饮酒病人（《别录》）。治伤寒瘀热欲发黄（时珍）。

〔发明〕〔《本经》曰〕翘根生嵩高平泽，二月、八月采。〔弘景曰〕方药不用，人无识者。〔好古曰〕此即连翘根也。能下热气，故张仲景治伤寒瘀热在里，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用之。注云：即连

翘根也。

〔附方〕新一。

痈疽肿毒连翘草及根各一升，水一斗六升，煮汁三升，服取汗（《外台秘要》）。

陆英《本经·下品》

【释名】解见下文。

【集解】〔《别录》曰〕陆英生熊耳川谷及冤句，立秋采。〔恭曰〕此即蒴藋也。古方无蒴藋，惟言陆英。后人不识，浪出蒴藋条。此叶似芹及接骨花，三物亦同一类。故芹名水英，此名陆英，接骨名木英树，此三英也，花叶并相似。〔志曰〕苏恭以陆英、蒴藋为一物。今详陆英味苦寒无毒，蒴藋味酸温有毒，既此不同，难谓一种，盖其类尔。〔宗奭曰〕蒴藋与陆英性味及出产皆不同，治疗又别，自是二物，断无疑矣。〔颂曰〕本草陆英生熊耳川谷及冤句。蒴藋不载所出州土，但云生田野，今所在有之。春抽苗，茎有节，节间生枝，叶大似水芹。春夏采叶，秋冬采根茎。陶、苏皆以为一物。马志以性味不同，疑非一种，亦不能细别。但《尔雅》：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谓之秀，荣而不实谓之英。此物既有英名，当是其花。故《本经》云：立秋采，正是其花时也。〔时珍曰〕陶、苏《本草》，甄权《药性论》，皆言陆英即蒴藋，必有所据。马志、寇宗奭虽破其说，而无的据。仍当是一物，分根茎花叶用，如苏颂所云也。

陆英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陆英，一名蒴藋，味苦、辛，有小毒。

【主治】骨间诸痹，四肢拘挛疼酸，膝寒痛，阴痿，短气不足，脚肿（《本经》）。能捋风毒，脚气上冲，心烦闷绝，水气虚肿。风瘙皮肌恶痒，煎汤入少酒浴之，妙（甄权）。

蒴藋音朔吊。○《别录·下品》

【释名】堇草（《别录》）、芨（《别录》）、接骨草（〖《卫生易简方》〗）。

【集解】〔《别录》曰〕蒴藋生田野。春夏采叶，秋冬采茎根。〔弘景曰〕田野墟村甚多。〔恭曰〕此陆英也，剩出此条。《尔雅》云：芨，堇草。郭璞注云：乌头苗也。检三堇别名亦无此者。《别录》言此一名堇草，不知所出处。〔宗奭曰〕蒴藋花白，子初青

如绿豆颗，每朵如盏面大，又平生，有一二百子，十月方熟红。〔时珍曰〕每枝五叶。说见陆英下。

【气味】酸，温，有毒。〔大明曰〕苦，凉，有毒。

【主治】风瘙隐疹，身痒湿痹，可作浴汤（《别录》）。浴痼癞风痹（大明）。

【附方】旧十二，新七。

手足偏风蒴藋叶，火燎，厚铺床上，趁热眠于上，冷复易之。冬月取根，舂碎熬热用（《外台秘要》）。

风湿冷痹方同上。

寒湿腰痛方同上。

脚气胫肿骨疼。蒴藋根研碎，和酒糟三分，根一分，合蒸热，封裹肿上，日二即消。亦治不仁（《千金方》）。

浑身水肿坐卧不得。取蒴藋根去皮，捣汁一合，和酒一合，暖服，当微吐利（梅师方）。

头风作痛蒴藋根二升，酒二升，煮服，汗出止（《千金方》）。

头风旋运起倒无定。蒴藋、独活、白石膏各一两，枳实炒七钱半。每服三钱，酒一盏，煎六分服（《圣惠方》）。

产后血运心闷烦热。用接骨草（即蒴藋）破如算子一握，水一升，煎半升，分二服。或小便出血者，服之亦瘥（《卫生易简方》）。

产后恶露不除。续骨木二十两剉，水一斗，煮三升，分三服，即下（《千金方》）。

疟疾不止蒴藋一大握，炙令黄色，以水浓煎一盏，欲发前服（《斗门方》）。

卒暴癥块坚如石，作痛欲死。取蒴藋根一小束，洗净细擘，以酒二升，渍三宿，温服五合至一升，日三服。若欲速用，于热灰中温出药味服之。此方无毒，已愈十六人矣，神验。药尽再作之（《古今录验》）。

鳖瘕坚硬肿起如盆，眠卧不得。蒴藋根白皮一握，捣汁和水服（《千金方》）。

下部闭塞蒴藋根一把，捣汁水和，绞去滓。强人每服一升（《外台秘要》）。

一切风疹蒴藋煮汤，和少酒涂之，无不瘥（梅师方）。

小儿赤游上下游行，至心即死。蒴藋煎汁洗之（《子母秘录》）。

五色丹毒蒴藋叶捣傅之（《千金方》）。

痈肿恶肉不消者。蒴藋灰、石灰各淋取汁，合煎如膏，傅之，能蚀恶肉，亦去痣疵。此药过十日即不中用也（《千金方》）。

手足疣目蒴藋赤子，揉烂，涂目上（《圣惠方》）。

熊罴伤人蒴藋一大把。以水一升渍，须臾，取汁饮，以滓封之（张文仲《备急方》）。

水英宋《图经》

【释名】鱼津草（〖《图经》〗）。〔颂曰〕唐《天宝单方图》言：此草原生永阳池泽及河海边。临汝人呼为牛荭草，河北信都人名水节，河内连内黄呼为水棘，剑南、遂宁等郡名龙移草，淮南诸郡名海荏。岭南亦有，土地尤宜，茎叶肥大，名海精木，亦名鱼津草。〔时珍曰〕此草不著形状气味，无以考证。芹菜亦名水英，不知是此否也？

水英

【气味】缺。

【主治】骨风（苏颂）。

【发明】〔颂曰〕蜀人采其花合面药。凡丈夫妇人无故两脚肿满，连膝胫中痛，屈申急强者，名骨风。其疾不宜针灸及服药，惟每日取此草五斤，以水一石，煮三斗，及热浸脚，并淋膝上，日夜三四度。不经五日即瘥，数用神验。其药春取苗，夏采叶及花，秋冬用根。肿甚者，加生椒目三升，水二斗。用毕，即摩粉避风。忌油腻生菜猪鱼等物。

蓝《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月令》：仲夏令民无刈蓝以染。郑玄言：恐伤长养之气也。然则刈蓝先王有禁，制字从监，以此故也。

【集解】〔《别录》曰〕蓝实生河内平泽，其茎叶可以染青。〔弘景曰〕此即今染䌛碧所用者，以尖叶者为胜。〔恭曰〕蓝有三种：一种叶围径二寸许，厚三四分者，堪染青，出岭南，太常名为木蓝子；陶氏所说乃是菘蓝，其汁抨为淀甚青者；《本经》所用乃是蓼蓝实也，其苗似蓼而味不辛，不堪为淀，惟作碧色尔。〔颂曰〕蓝处处有之，人家蔬圃作畦种。至三月、四月生苗，高三二尺许，叶似水蓼，花红白色，实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采实。但可染碧，不堪作淀，此名蓼蓝，即医方所用者也。别有木蓝，出岭南，不入药。有菘蓝，可为淀，亦名马蓝，《尔雅》所谓“箴，马蓝”是也。又福州一种马蓝，四时俱有，叶类苦荬菜，土人连根采服，治败血。江宁一种吴蓝，二月内生，如蒿，叶青花白，亦解热毒。此二种虽不类，而俱有蓝名，且古方多用吴蓝，或恐是此，故并附之。〔宗奭曰〕蓝实即大蓝实也。谓之蓼蓝者，非是。乃《尔雅》所谓马蓝者。解诸药毒不可阙也。实与叶两用。注不解实，只解叶，为未尽。〔时珍曰〕蓝凡五种，各有主治，惟蓝实专取蓼蓝者。蓼蓝：叶如蓼，五六月开花，成穗细小，浅红色，子亦如蓼，岁可三刈，故先王禁之。菘蓝：叶如白菘。马蓝：叶如苦荬，即郭璞所谓大叶冬蓝，俗中所谓板蓝者。二蓝花子并如蓼蓝。吴蓝：长茎如蒿而花白，吴人种之。木蓝：长茎如决明，高者三四尺，分枝布叶，叶如槐叶，七月开淡红花，结角长寸许，累累如小豆角，其子亦如马蹄决明子而微小，迥与诸蓝不同，而作淀则一也。别有甘蓝，可食，见本条。苏恭以马蓝为木蓝，苏颂以菘蓝为马蓝，宗奭以蓝实为大叶蓝之实，皆非矣。今并开列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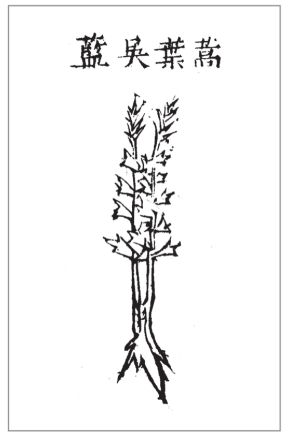
蓝实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甘。

〔主治〕解诸毒，杀蛊蛊疰鬼螫毒。久服头不白，轻身（《本经》。〇蛊音其，小儿鬼也）。填骨髓，明耳目，利五脏，调六腑，通关节，治经络中结气，使人健少睡，益心力（甄权）。疗毒肿（苏恭）。

蓼蓝

大叶马蓝



蒿叶吴蓝

槐叶木蓝

蓝叶汁此蓼蓝也。

〔气味〕苦、甘，寒，无毒。

〔主治〕杀百药毒，解狼毒、射罔毒（《别录》）。〔弘景曰〕解毒不得生蓝汁，以青缮布渍汁亦善。汁涂五心，止烦闷，疗蜂螫毒（弘景）。斑蝥、芫

青、樗鸡毒。朱砂、砒石毒（时珍）。

马蓝

〔主治〕妇人败血。连根焙捣下筛，酒服一钱匕（苏颂）。

吴蓝

〔气味〕苦、甘，冷，无毒。

〔主治〕寒热头痛，赤眼，天行热狂，丁疮，游风热毒，肿毒风疹，除烦止渴，杀疳，解毒药毒箭，金疮血闷，毒刺虫蛇伤，鼻衄吐血，排脓，产后血运，小儿壮热，解金石药毒、狼毒、射罔毒（大明）。

【发明】〔震亨曰〕蓝属水，能使败血分归经络。〔时珍曰〕诸蓝形虽不同，而性味不远，故能解毒除热。惟木蓝叶力似少劣，蓝子则专用蓼蓝者也。至于用淀与青布，则是刈蓝浸水入石灰澄成者，性味不能不少异，不可与蓝汁一概论也。有人病呕吐，服玉壶诸丸不效，用蓝汁入口即定，盖亦取其杀虫降火尔。如此之类，不可不知。〇〔颂曰〕蓝汁治虫豸伤。刘禹锡《传信方》著其法云：取大蓝汁一碗，入雄黄、麝香二物少许，以点咬处，仍细服其汁，神异之极也。张荐员外在剑南为张延赏判官，忽被斑蜘蛛咬项上。一宿，咬处有二道赤色，细如箸，绕项上，从胸前下至心。经两宿，头面肿痛，大如数升碗，肚渐肿，几至不救。张公出钱五百千，并荐家财又数百千，募能疗者。忽一人应召，云可治。张公甚不信之，欲验其方。其人云：不惜方，但疗人性命尔。遂取大蓝汁一碗，以蜘蛛投之，至汁而死。又取蓝汁加麝香、雄黄，更以一蛛投入，随化为水。

张公因甚异之，遂令点于咬处。两日悉平，作小疮而愈。

【附方】旧十一，新六。

小儿赤痢捣青蓝汁二升，分四服（《子母秘录》）。

小儿中蛊下血欲死。捣青蓝汁，频服之（《圣惠方》）。

阴阳易病伤寒初愈，交合阴阳，必病拘急，手足拳，小腹急热，头不能举，名阴阳易，当汗之，满四日难治。蓝一把，雄鼠屎二七枚，水煎服，取汗（《肘后方》）。

惊痫发热干蓝、凝水石等分，为末，水调傅头上（《圣惠方》）。

上气咳嗽呷呀息气，喉中作声，唾粘。以蓝叶水浸捣汁一升，空腹频服。须臾以杏仁研汁，煮粥食之。一两日将息，依前法更服，吐痰尽方瘥（梅师方）。

飞血赤目热痛。干蓝叶切二升，车前草半两，淡竹叶切三握，水四升，煎二升，去滓温洗。冷即再暖，以瘥为度（《圣济总录》）。

腹中鳖瘕蓝叶一斤，捣，以水三升，绞汁服一升，日二次（《千金方》）。

应声虫病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语言，名应声虫病。用板蓝汁一盏，分五服，效（夏子益《奇疾方》）。

卒中水毒捣蓝青汁，傅头身令匝（《肘后方》）。

服药过剂烦闷，及中毒烦闷欲死。捣蓝汁服数升（《肘后方》）。

卒自缢死以蓝汁灌之（《千金方》）。

毒箭伤人蓝青捣饮并傅之。如无蓝，以青布渍汁饮（《肘后方》）。

唇边生疮连年不瘥。以八月蓝叶一斤，捣汁洗之，不过三度瘥（《千金方》）。

齿□肿痛紫蓝烧灰傅之，日五度（《广济方》）。

白头秃疮粪蓝煎汁频洗（《普济方》）。

天泡热疮蓝叶捣傅之，良（《集简方》）。

疮疹不快板蓝根一两，甘草一分，为末。每服半钱或一钱，取雄鸡冠血三二点，同温酒少许调下（《钱氏小儿方》）。

蓝淀《纲目》

【释名】〔时珍曰〕澱，石殿也，其滓澄殿在下也。亦作淀，俗作靛。南人掘地作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搅至千下，澄去水，则青黑色。亦可干收，用染青碧。其搅起浮沫，掠出阴干，谓之靛花，即青黛，见下。

【气味】辛、苦，寒，无毒。

【主治】解诸毒，傅热疮，小儿秃疮热肿（藏器）。**止血杀虫，治噎膈**（时珍）。

【发明】〔时珍曰〕淀乃蓝与石灰作成，其气味与蓝稍有不同，而其止血拔毒杀虫之功，似胜于蓝。按《广五行记》云：唐永徽中，绛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数年，临终命其徒曰：吾死后，可开吾胸

喉，视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似肉鳞。安钵中，跳跃不已。戏投诸味，虽不见食，皆化为水。又投诸毒物，亦皆销化。一僧方作蓝淀，因以少淀投之，即怖惧奔走，须臾化成水。世传淀水能治噎疾，盖本于此。今方士或以染缸水饮人治噎膈，皆取其杀虫也。

【附方】新四。

时行热毒心神烦躁。用蓝淀一匙，新汲水一盏服（《圣惠方》）。

小儿热丹蓝淀傅之（《子母秘录方》）。

口鼻急疳数日欲死。以蓝淀傅之令遍，日十度，夜四度（《千金翼》）。

误吞水蛭青靛调水饮，即泻出（《普济方》）。

青黛宋《开宝》

【释名】靛花（《纲目》）、青蛤粉（〖《圣济总录》〗）。〔时珍曰〕黛，眉色也。刘熙《释名》云：灭去眉毛，以此代之，故谓之黛。

【集解】〔志曰〕青黛从波斯国来。今以太原并庐陵、南康等处，染淀瓮上沫紫碧色者用之，与青黛同功。〔时珍曰〕波斯青黛，亦是外国蓝靛花，既不可得，则中国靛花亦可用。或不得已，用青布浸汁代之。货者复以干淀充之，然有石灰，入服饵药中当详之。

【气味】咸，寒，无毒。〔权曰〕甘，平。

【主治】解诸药毒，小儿诸热，惊痫发

热，天行头痛寒热，并水研服之。亦磨傅热疮恶肿，金疮下血，蛇犬等毒（《开宝》）。解小儿疳热，杀虫（甄权）。小儿丹热，和水服之。同鸡子白、大黄末，傅疮痈蛇虺螫毒（藏器）。泻肝，散五脏郁火，解热，消食积（震亨）。去热烦，吐血咯血，斑疮阴疮，杀恶虫（时珍）。

【发明】〔宗奭曰〕青黛乃蓝为之者。有一妇人患脐下腹上，下连二阴，遍生湿疮，状如马爪疮，他处并无，热痒而痛，大小便涩，出黄汁，食亦减，身面微肿。医作恶疮治，用鳗鲡鱼、松脂、黄丹之药涂之，热痛甚。问其人嗜酒食，喜鱼蟹发风等物。急令洗其膏药。以马齿苋四两，杵烂，入青黛一两，再研匀涂之。即时热减，痛痒皆去。仍以八正散，日三服之，分败客热。药干即上。如此二日，减三分之一，五日减三分之二，二十日愈。此盖中下焦蓄风热毒气也。若不出，当作肠痈内痔。仍须禁酒色发风物。然不能禁，后果患内痔。

【附方】旧六，新七。

心口热痛姜汁调青黛一钱服之（《医学正传》）。

内热吐血青黛二钱，新汲水下（《圣惠方》）。

肺热咯血青饼子：用青黛一两，杏仁以牡蛎粉炒过一两，研匀，黄蜡化和，作三十饼子。每服一饼，以干柿半个夹定，湿纸裹，煨香嚼食，粥饮送下，日三服（华佗《中藏经》）。

小儿惊痫青黛量大小，水研服之（《生生编》）。

小儿夜啼方同上。

小儿疳痢《宫气方》歌云："孩儿杂病变成疳，不问强羸女与男。烦热毛焦鼻口燥，皮肤枯槁四肢瘫。腹中时时更下痢，青黄赤白一般般。眼涩面黄鼻孔赤，谷道开张不可看。此方便是青黛散，孩儿百病服之安。"

耳疳出汁青黛、黄檗末，干搽（谈野翁方）。

烂弦风眼青黛、黄连泡汤，日洗（《明目方》）。

产后发狂四物汤加青黛，水煎服（《摘玄》）。

伤寒赤斑青黛二钱，水研服（《活人书》）。

豌豆疮毒未成脓者，波斯青黛一枣许。水研服（梅师方）。

瘰疬未穿靛花、马齿苋同捣，日日涂傅，取效（《简便方》）。

诸毒虫伤青黛、雄黄等分，研末，新汲水服二钱（《古今录验》）。

【附录】雀翘〔《别录·有名未用》曰〕味咸。益气明目。生蓝中。叶细黄，茎赤有刺。四月实，锐黄中黑。五月采，阴干。一名去母，一名更生。

甘蓝《拾遗》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蓝菜（《千金》）。

【集解】〔藏器曰〕此是西土蓝也。叶阔可食。〔时珍曰〕

此亦大叶冬蓝之类也。按胡洽居士云：河东、陇西羌胡多种食之，汉地少有。其叶长大而厚，煮食甘美。经冬不死，春亦有英。其花黄，生角结子。其功与蓝相近也。

甘蓝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久食，大益肾，填髓脑，利五脏六腑，利关节，通经络中结气，去心下结伏气，明耳目，健人，少睡，益心力，壮筋骨。作菹经宿色黄，和盐食，治黄毒（藏器）。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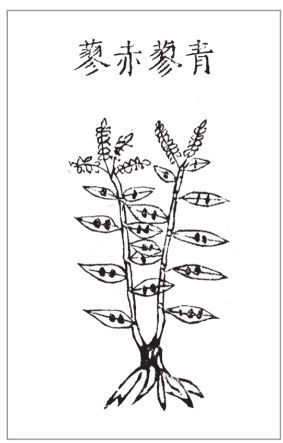
〔主治〕人多睡（思邈）。

蓼《本经·中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时珍曰〕蓼类皆高扬，故字从翏，音料，高飞貌。

【集解】〔《别录》曰〕蓼实生雷泽川泽。〔弘景曰〕此类多人所食。有三种：一是青蓼，人家常用，其叶有圆有尖，以圆者为胜，所用即此也；一是紫蓼，相似而紫色；一是香蓼，相似而香，并不甚辛，好食。〔保昇曰〕蓼类甚多，有青蓼、香蓼、水蓼、马蓼、紫蓼、赤蓼、木蓼七种。紫、赤二蓼，叶小狭而厚；青、香二蓼，叶亦相似而俱薄；马、水二蓼，叶俱阔大，上有黑点；木蓼一名天蓼，蔓生，叶似柘叶。六蓼花皆红白，子皆大如胡麻，赤黑而尖扁；惟木蓼花黄白，子皮青滑。诸蓼并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可为生菜。〔颂曰〕木蓼亦有大小二种，皆蔓生。陶氏以青蓼入药，余亦无用。《三茅君传》有作白蓼酱方，《药谱》无白蓼，疑即青蓼也。〔宗奭曰〕蓼实即《草部》下品水蓼之子也。彼言水蓼是用茎，此言蓼实是用子也。春初以壶卢盛水浸湿，高挂火上，日夜使暖，遂生红芽，取为蔬，以备五辛盘。〔时珍曰〕韩保昇所说甚明。古人种蓼为蔬，收子入药。故《礼记》烹鸡豚鱼鳖，皆实蓼于其腹中，而和羹脍亦须切蓼也。后世饮食不用，人亦不复栽，惟造酒曲者用其汁耳。今但以平泽所生香蓼、青蓼、紫蓼为良。



蓼

实

〔气味〕辛，温，无毒。〔诜曰〕多食吐水，壅气损阳。

〔主治〕明目温中，耐风寒，下水气，面目浮肿痈疡（《本经》）。归鼻，除肾气，去疠疡，止霍乱，治小儿头疮（甄权）。

〔附方〕旧一，新三。

伤寒劳复因交后卵肿，或缩入腹痛。蓼子一把，水挼汁，饮一升（《肘后方》）。

霍乱烦渴蓼子一两，香薷二两。每服二钱，水煎服（《圣济录》）。

小儿头疮蓼子为末，蜜和鸡子白同涂之，虫出不作痕（《药性论》）。

蜗牛咬毒毒行遍身者。蓼子煎水浸之，立愈。不可近阴，令弱也（陈藏器《本草》）。

苗叶

〔气味〕辛，温，无毒。〔思邈曰〕黄帝云：食蓼过多，有毒，发心痛。和生鱼食，令人脱气，阴核痛求死。二月食蓼，伤人肾。扁鹊云：久食令人寒热，损髓减气少精。妇人月事来时食蓼、蒜，喜为淋。与大麦面相宜。

〔主治〕归舌，除大小肠邪气，利中益志（《别录》）。干之酿酒，主风冷，大良（弘景）。作

生菜食，能入腰脚。煮汤捋脚，治霍乱转筋。煮汁日饮，治痃癖。捣烂，傅狐尿疮（藏器）。脚暴软，赤蓼烧灰淋汁浸之，以桑叶蒸署，立愈（大明）。杀虫伏砒（时珍）。

〔附方〕旧四，新三。

蓼汁酒治胃脘冷，不能饮食，耳目不聪明，四肢有气，冬卧足冷。八月三日取蓼日干，如五升大，六十把，水六石，煮取一石，去滓，拌米饭，如造酒法，待熟，日饮之。十日后，目明气壮也（《千金方》）。

肝虚转筋吐泻。赤蓼茎叶切三合，水一盏，酒三合，煎至四合，分二服（《圣惠方》）。

霍乱转筋蓼叶一升，水三升，煮取汁二升，入香豉一升，更煮一升半，分三服（《药性论》）。

夏月暍死浓煮蓼汁一盏服（《外台》）。

小儿冷痢蓼叶捣汁服（《千金》）。

血气攻心痛不可忍。蓼根洗剉，浸酒饮（《斗门》）。

恶犬咬伤蓼叶捣泥傅（《肘后》）。

水蓼《唐本草》

【释名】虞蓼（《尔雅》）、泽蓼（〖《尔雅注》〗）。〔志曰〕生于浅水泽中，故名水蓼。〔时珍曰〕按《尔雅》云：蔷，虞蓼也。山夹水曰虞。

【集解】〔恭曰〕水蓼生下湿水旁。叶似马蓼，大于家蓼，茎赤色，水挼食之，胜于蓼子。〔宗奭曰〕水蓼大概与水荭相似，但枝低耳。今造酒取叶，以水浸汁，和面作曲，亦取其辛耳。〔时珍曰〕此乃水际所生之蓼，叶长五六寸，比水荭叶稍狭，比家蓼叶稍大，而功用仿佛。故寇氏谓蓼实即水蓼之子者，以此故也。

水蓼

茎叶

【气味】辛，无毒。〔大明曰〕冷。

【主治】蛇伤，捣傅之。绞汁服之，止蛇毒入腹心闷。又治脚气肿痛成疮，水煮汁渍捋之（《唐本》）。

马蓼《纲目》

【释名】大蓼（《纲目》）、墨记草（〖《纲目》〗）。〔时珍曰〕凡物大者，皆以马名之，俗呼大蓼是也。高四

五尺，有大小二种。但每叶中间有黑迹，如墨点记，故方士呼为墨记草。

【集解】〔弘景曰〕马蓼生下湿地，茎斑，叶大有黑点。亦有两三种，其最大者名茏鼓，即水荭也。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时珍曰〕伏丹砂、雌黄。

【主治】去肠中蛭虫，轻身（《本经》）。

荭草《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别录》）天蓼。

【释名】鸿□（音缬。〖《别录》〗）、茏古（〖《尔雅》〗。一作鼓，〖《尔雅注》〗）、游龙（《诗经》）、石龙（《别录》）、天蓼（《别录》）、大蓼（〖《拾遗》〗）。〔时珍曰〕此蓼甚大而花亦繁红，故曰荭，曰鸿。鸿亦大也。《别录·有名未用》草部中有天蓼，云一名石龙，生水中。陈藏器解云：天蓼即水荭，一名游龙，一名大蓼。据此，则二条乃一指其实，一指茎叶而言也。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荭生水旁，如马蓼而大，五月采实。〔弘景曰〕今生下湿地甚多，极似马蓼而甚长大。《诗》称“隰有游龙”。郭璞云，即茏古也。〔颂曰〕荭即水荭也，似蓼而叶大，赤白色，高丈余。《尔雅》云：荭，茏古。其大者蘬（音诡）。陆玑云：游龙一名马蓼。然马蓼自是一种也。〔时珍曰〕其茎粗如拇指，有毛。其叶大如商陆叶。花色浅红，成穗。秋深子成，扁如酸枣仁而

小，其色赤黑而肉白，不甚辛，炊炒可食。

茲草

实

〔气味〕咸，微寒，无毒。

〔主治〕消渴，去热明目益气（《别录》）。

〔附方〕旧一，新一。

瘰疬水茲子不以多少，一半微炒，一半生用，同研末。食后好酒调服二钱，日三服。已破者亦治。久则效，效则止（寇宗奭《本草衍义》）。

癖痞腹胀及坚硬如杯碗者。用水茲花子一升，另研独颗蒜三十个去皮，新狗脑一个，皮硝四两，石臼捣烂，摊在患处上，用油纸以长帛束之。酉时贴之，次日辰时取之。未效，再贴二三次。倘有脓溃，勿怪。仍看虚实，日逐间服钱氏白饼子、紫霜丸、塌气丸、消积丸，利之磨之。服至半月，甚者一月，无不瘥矣。以喘满者为实，不喘者为虚（蔺氏《经验方》）。

花

〔主治〕散血，消积，止痛（时珍）。

〔附方〕新三。

胃脘血气作痛。水荭花一大撮，水二钟，煎一钟服。百户毛菊庄屡验方也（董炳《避水集验方》）。

心气□痛水荭花为末，热酒服二钱。又法：男用酒水各半煎服，女用醋水各半煎服。一妇年三十病此，一服立效（《摘玄方》）。

腹中痞积水荭花或子一碗，以水三碗，用桑柴文武火煎成膏，量痞大小摊贴，仍以酒调膏服。忌腥荤油腻之物（刘松石《保寿堂方》）。

天蓼《别录》〔时珍曰〕此指茎叶也。

〔气味〕辛，有毒。

〔主治〕恶疮，去痹气（《别录》）。根茎：除恶疮肿，水气脚气，煮浓汁渍之（苏颂）。

〔附方〕新一。

生肌肉水荭花根煎汤淋洗，仍以其叶晒干研末，撒疮上，每日一次（谈野翁《试验方》）。

毛蓼《拾遗》

【集解】〔藏器曰〕毛蓼生山足，似马蓼，叶上有毛，冬根

不死。〔时珍曰〕此即蓼之生于山麓者，非泽隰之蓼也。

茎叶

【气味】辛，温，有毒。

【主治】痈肿疽瘘瘰疬，杵碎纳疮中，引脓血，生肌。亦作汤，洗疮，兼濯足，治脚气（藏器）。

海根《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会稽海畔山谷，茎赤，叶似马蓼，根似菝葜而小，胡人蒸而用之也。

根

【气味】苦，小温，无毒。

【主治】霍乱中恶心腹痛，鬼气疰忤飞尸，喉痹蛊毒，痈疽恶肿，赤白游疹，蛇咬犬毒。酒及水磨服，并傅之（藏器）。

火炭母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南恩州原野中。茎赤而柔，似细蓼。叶端尖，近梗形方。夏有白花。秋实如菽，青黑色，叶甘可食。

叶

【气味】酸，平，有毒。

毛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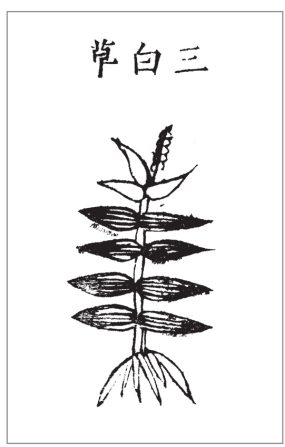
火炭母草

【主治】去皮肤风热，流注骨节，痈肿疼痛。不拘时采，于埚器中捣烂，以盐酒炒，傅肿痛处，经宿一易之（苏颂）。

三白草《唐本草》

【释名】〔弘景曰〕叶上有三白点，俗因以名。又见下。

【集解】〔恭曰〕三白草生池泽畔，高尺许。叶似水荭，亦似蕺，又似菝葜。叶上有三黑点，非白也。古人秘之，隐黑为白尔。根如芹根，黄白色而粗大。〔藏器曰〕此草初生无白，入夏叶端半白如粉。农人候之莳田，三叶白则草便秀，故谓之三白。若云三黑点，苏未识矣。其叶如薯蓣，亦不似水荭。〔保昇曰〕今出襄州，二月、八月采根用。〔时珍曰〕三白草生田泽畔，三月生苗，高二三尺。茎如蓼，叶如商陆及青葙。四月其颠三叶面上，三次变作白色，余叶仍青不变。俗云：一叶白，食小麦；二叶白，食梅杏；三叶白，食黍子。五月开花成穗，如蓼花状，而色白微香。结细实。根长白虚软，有节须，状如泥菖蒲根。《造化指南》云：五月采花及根，可制雄黄。苏恭言：似水荭，有三黑点者，乃马蓼，非三白也。藏器所说虽是，但叶亦不似薯蓣。



三白草

【气味】甘、辛，寒，有小毒。

【主治】水肿脚气，利大小便，消痰破癖，除积聚，消丁肿（《唐本》）。捣绞汁服，令

人吐逆，除疟及胸膈热痰，小儿痞满（藏器）。根：疗脚气风毒胫肿，捣酒服，亦甚有验。又煎汤，洗癣疮（时珍）。

蚕□草《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湿地，如蓼大，茎赤花白。东土亦有之。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诸虫如蚕类咬人，恐毒入腹，煮服之。亦捣傅诸疮（藏器）。

蛇□草《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平地，叶似苦杖而小，节赤，高一二尺，种之辟蛇。又一种草，茎圆似苎，亦傅蛇毒。〔慎微曰〕按《百一方》云：东关有草状如苎，茎方节赤，挼傅蛇毒，如摘却然，名蛇□草。又有鼠□草，即后莽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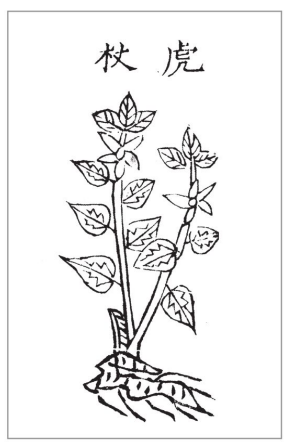
【气味】缺。

【主治】蛇虺毒虫等螫。取根叶捣傅咬处，当下黄水（藏器）。

虎杖《别录·中品》

【释名】苦杖（《拾遗》）、大虫杖（《药性》）、斑杖（《日华》）、酸杖（〖《日华》〗）。〔时珍曰〕杖言其茎，虎言其斑也。或云一名杜牛膝者，非也。一种斑杖似蒻头者，与此同名异物。

【集解】〔弘景曰〕田野甚多，状如大马蓼，茎斑而叶圆。〔保昇曰〕所在有之。生下湿地，作树高丈余，其茎赤根黄。二月、八月采根，日干。〔颂曰〕今出汾州、越州、滁州，处处有之。三月生苗，茎如竹笋状，上有赤斑点，初生便分枝丫。叶似小杏叶。七月开花，九月结实。南中出者，无花。根皮黑色，破开即黄，似柳根。亦有高丈余者。《尔雅》云：蓀，虎杖。郭璞注云：似荭草而粗大，有细刺，可以染赤。是也。〔宗奭曰〕此草药也。《蜀本》言作木高丈余者，非矣。大率皆似寒菊，然花叶茎蕊差大为异。仍茎叶有淡黑斑。六七月旋旋开花，至九月中方已，花片四出，其色如桃花，差大而外微深。陕西山麓水次甚多。〔敦曰〕凡使勿误用天蓝及斑袖根，二味根形味皆相似也。〔机曰〕诸注或云似荭、似杏、似寒菊，各不相侔，岂所产有不同耶？〔时珍曰〕其茎似荭蓼，其叶圆似杏，其枝黄似柳，其花状似菊，色似桃花。合而观之，未尝不同也。



虎杖

根

【修治】〔敦曰〕采得细剉，却用叶包一夜，晒干用。

【气味】微温。〔权曰〕甘，平，无毒。〔宗奭曰〕味微苦。今天下暑月多煎根汁为饮。不得甘草，则不堪饮。本文不言味。《药性论》云：甘。是甘草之味，非虎杖味也。

【主治】通利月水，破留血癥结（《别录》）。渍酒服，主暴瘕（弘景）。风在骨节间，及血瘀，煮汁作酒服之（藏器）。治大热烦躁，止渴利小便，压一切热毒（甄权）。治产后血运，恶血不下，心腹胀满，排脓，主疮疖痈毒，扑损瘀血，破风毒结气（大明）。烧灰，贴诸恶疮。焙研炼蜜为丸，陈米饮服，治肠痔下血（苏颂）。研末酒服，治产后瘀血血痛，及坠扑昏闷有效（时珍）。

【发明】〔权曰〕暑月以根和甘草同煎为饮，色如琥珀可爱，甚甘美。瓶置井中，令冷澈如冰，时人呼为冷饮子，啜之且尊于茗，极解暑毒。其汁染米作糜糕益美。捣末浸酒常服，破女子经脉不通。有孕人勿服。〔时珍曰〕孙真人《千金方》：治女人月经不通，腹内积聚，虚胀雷鸣，四肢沉重，亦治丈夫积聚，有虎杖煎：取高地虎杖根，剉二斛，水二石五斗，煮取一斗半，去滓，入醇酒五升，煎如饧。每服一合，以知为度。又许学士《本事方》：治男妇诸般淋疾。用苦杖根洗净，剉一合，以水五盏，煎一盏，去滓，入乳香、麝香少许服之。鄞县尉耿梦得内人，患沙石淋，已十三年。每漩痛楚不可忍，溺器中小便下沙石剥剥有声。百方不效，偶得此方服之，一夕

而愈。乃予目击者。

【附方】旧三，新三。

小便五淋苦杖为末，每服二钱，用饭饮下（《集验方》）。

月水不利虎杖三两，凌霄花、没药一两，为末，热酒每服一钱。〇又方：治月经不通，腹大如瓮，气短欲死。虎杖一斤，去头暴干，切。土瓜根汁、牛膝汁二斗，水一斛，浸虎杖一宿，煎取二斗，入二汁，同煎如饧。每酒服一合，日再夜一，宿血当下（《圣惠方》）。

时疫流毒攻手足，肿痛欲断。用虎杖根剉，煮汁渍之（《肘后方》）。

腹中暴癥硬如石，痛如刺，不治，百日内死。取虎杖根，勿令影临水上，可得石余，洗干捣末，稌米五升炊饭，纳入搅之，好酒五斗渍之，封候药消饭浮，可饮一升半，勿食鲑鱼及盐。但取一斗干者，薄酒浸饮，从少起，日三服，亦佳，癥当下也。此方治癥，胜诸大药也（《外台秘要》）。

气奔怪病人忽遍身皮底混混如波浪声，痒不可忍，抓之血出不能解，谓之气奔。以苦杖、人参、青盐、白术、细辛各一两。作一服，水煎，细饮尽便愈（夏子益《奇疾方》）。

消渴引饮虎杖烧过、海浮石、乌贼鱼骨、丹砂、桔梗、人参等分，为末，渴时以麦门冬汤服二钱，日三次。忌酒色鱼面鲊酱生冷（《卫生家宝方》）。

莸《拾遗》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别录》）马唐。

【释名】马唐（《别录》）、马饭（《别录》）、羊麻（《别录》）、羊粟（《别录》）、蔓于（《尔雅》）、轩于（〖《尔雅注》〗）。〔藏器曰〕马食之如糖如饭，故名马唐、马饭。〔时珍曰〕羊亦食之，故曰羊麻、羊粟。其气瘖臭，故谓之莸。莸者瘖也，朽木臭也。此草茎颇似蕙而臭。故《左传》云：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是也。孙升《谈圃》以为香薷者，误矣。即《别录》马唐也，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马唐生下湿地，茎有节生根，五月采。〔藏器曰〕生南方废稻田中，节节有根，着土如结缕草，堪饲马。又曰：莸生水田中，状如结缕草而叶长，马食之。

莸

【气味】甘，寒，无毒。〔藏器曰〕大寒。

【主治】马唐：调中，明耳目（《别录》）。煎取汁，明目润肺。又曰：莸：消水气湿痹，脚气顽痹虚肿，小腹急，小便赤涩，并合赤小豆

煮食，勿与盐。绞汁服，止消渴，捣叶，傅毒肿（藏器）。

萹蓄音楄畜。〇《本经·下品》

【释名】扁竹（弘景）、扁辨（《吴普》）、扁蔓（《吴普》）、粉节草（《纲目》）、道生草（〖《纲目》〗）。〔时珍曰〕许慎《说文》作扁筑，与竹同音。节间有粉，多生道旁，故方士呼为粉节草、道生草。

【集解】〔《别录》曰〕萹蓄生东莱山谷，五月采，阴干。〔弘景曰〕处处有之，布地而生，花节间白，叶细绿，人呼为扁竹。〔颂曰〕春中布地生道旁，苗似瞿麦，叶细绿如竹，赤茎如钗股，节间花出甚细，微青黄色，根如蒿根，四五月采苗阴干（《蜀图经》云：二月、八月采苗日干）。郭璞注《尔雅》云：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杀虫，是也。或云：《尔雅》王刍即此也。〔时珍曰〕其叶似落帚叶而不尖，弱茎引蔓，促节。三月开细红花，如蓼蓝花，结细子，炉火家烧灰炼霜用。一种水扁筑，名薄（音督），出《说文》。

【气味】苦，平，无毒。〔权曰〕甘、涩。

【主治】浸淫疥瘙疸痔，杀三虫（《本经》）。疗女子阴蚀（《别录》）。煮汁饮小儿，疗蛔虫有验（甄权）。治霍乱黄疸，利小便，小儿魃病（时珍）。

【附方】旧六，新三。

热淋涩痛扁竹煎汤频饮（《生生编》）。

热黄疸疾扁竹捣汁，顿服一升。多年者，日再服之（《药性论》）。

霍乱吐利扁竹入豉汁中，下五味，煮羹食（《食医心镜》）。

丹石冲眼服丹石人毒发，冲眼肿痛。扁竹根一握，洗，捣汁服之（《食疗本草》）。

蛔咬心痛《食疗》：治小儿蛔咬心痛，面青，口中沫出临死者。取扁竹十斤剉，以水一石，煎至一斗，去滓煎如饧。隔宿勿食，空心服一升，虫即下也。仍常煮汁作饭食。〇《海上歌》云："心头急痛不能当，我有仙人海上方。萹蓄醋煎通口咽，管教时刻便安康。"

虫食下部虫状如蜗牛，食下部作痒。取扁竹一把，水二升，煮熟。五岁儿，空腹服三五合（杨氏《产乳》）。

痔发肿痛扁竹捣汁，服一升。一二服未瘥，再服。亦取汁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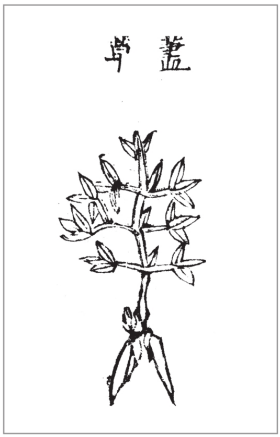
面作馎饦煮食，日三次（《药性论》）。

恶疮痂痒作痛。扁竹捣封，痂落即瘥（《肘后方》）。

荩草音烬。〇《本经·下品》

【释名】黄草（《吴普》）、**绿竹**（《唐本》）、**绿蓐**（《唐本》）、**□草**（《纲目》）、**盭草**（音戾。〖《汉书注》〗）、**王刍**（《尔雅》）、**鸱脚莎**（〖《尔雅注》〗）。〔时珍曰〕此草绿色，可染黄，故曰黄、曰绿也。□、盭乃北人呼绿字音转也。古者贡草入染人，故谓之王刍，而进忠者谓之荩臣也。《诗》云："终朝采绿，不盈一掬。"许慎《说文》云："□草可以染黄。"《汉书》云："诸侯盭绶。"晋灼注云："盭草出琅琊，似艾可染，因以名绶。"皆谓此草也。〔禹锡曰〕《尔雅》：绿，王刍。孙炎注云：即绿蓐草也。今呼为鸱脚莎。《诗》云"绿竹猗猗"，是也。

【集解】〔《别录》曰〕荩草生青衣川谷，九月、十月采，可以染作金色。〔普曰〕生太山山谷。〔恭曰〕青衣县名，在益州西。今处处平泽溪涧侧皆有。叶似竹而细薄，茎亦圆小。荆襄人煮以染黄，色极鲜好。俗名绿蓐草。



【气味】苦，平，无毒。〔普曰〕神农、雷公：苦。〔之才曰〕畏鼠负。

【主治】久咳上气喘逆，久寒惊悸，痂疥白秃疡气，杀皮肤小虫（《本经》）。治身热邪气，小儿身热（吴普）。洗一切恶疮，有效（大明）。

蒺藜《本经·上品》

【释名】茨（《尔雅》）、旁通（《本经》）、屈人（《本经》）、止行（《本经》）、豺羽（《本经》）、升推（〖《本经》〗）。〔弘景曰〕多生道上及墙上，叶布地，子有刺，状如菱而小。长安最饶，人行多着木履。今军家乃铸铁作之，以布敌路，名铁蒺藜。《易》云：据于蒺藜，言其凶伤。《诗》云：墙有茨，不可扫也，以刺梗秽。方用甚稀。〔时珍曰〕蒺，疾也；藜，利也；茨，刺也。其刺伤人，甚疾而利也。屈人、止行，皆因其伤人也。

【集解】〔《别录》曰〕蒺藜子生冯翊平泽或道旁。七月、八月采实，暴干。〔颂曰〕冬月亦采之，黄白色。郭璞注《尔雅》云：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是也。又一种白蒺藜，今生同州沙苑，牧马草地最多，而近道亦有之。绿叶细蔓，绵布沙上。七月开花黄紫色，如豌豆花而小。九月结实作荚，子便可采。其实味甘而微腥，褐绿色，与蚕种子相类而差大。又与马蓼子酷相类，但马蓼子微大，不堪入药，须细辨之。〔宗奭曰〕蒺藜有二等：一等杜蒺藜，即今之道旁布地而生者。开小黄花，结芒刺。一种白蒺藜，出同州沙苑牧马处。子如羊内肾，大如黍粒，补肾药，今人多用。风家惟

用刺蒺藜也。〔时珍曰〕蒺藜叶如初生皂荚叶，整齐可爱。刺蒺藜状如赤根菜子及细菱，三角四刺，实有仁。其白蒺藜结荚长寸许，内子大如脂麻，状如羊肾而带绿色，今人谓之沙苑蒺藜。以此分别。

蒺藜

沙苑蒺藜

子

〔修治〕〔敦曰〕凡使拣净蒸之，从午至酉，日干，木臼舂令刺尽，用酒拌再蒸，从午至酉，日干用。〔大明曰〕入药不计丸

散，并炒去刺用。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辛，微寒。〔权曰〕甘，有小毒。〔志曰〕其性宣通，久服不冷而无壅热，当以性温为是。〔之才曰〕乌头为之使。

〔主治〕恶血，破癥结积聚，喉痹乳难。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本经》）。身体风痒，头痛，咳逆伤肺肺痿，止烦下气。小儿头疮，痈肿阴□，可作摩粉（《别录》）。治诸风疠疡，疗吐脓，去燥热（甄权）。治奔豚肾气，肺气胸膈满，催生堕胎，益精，疗水藏冷，小便多，止遗沥泄精溺血肿痛（大明）。痔漏阴汗，妇人发乳带下（苏颂）。治风秘，及蛔虫心腹痛（时珍）。

白蒺藜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肾，治腰痛泄精，虚损劳乏（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皆用有刺者，治风明目最良。《神仙方》亦有单服蒺藜法，云：不问黑白，但取坚实者，舂去刺用。〔时珍曰〕古方补肾治风，皆用刺蒺藜。后世补肾多用沙苑蒺藜，或以熬膏和药，恐其功亦不甚相远也。刺蒺藜炒黄去刺，磨面作饼，或蒸食，可以救荒。

【附方】旧九，新八。

服食法蒺藜子一硕，七八月熟时收取，日干，舂去刺，杵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调下，日三服，勿令中绝，断谷长生。服之一年以后，冬不寒，夏不热。二年，老者复少，发白复黑，齿落更生。服之三年，身轻长生（《神仙秘旨》）。

腰脊引痛蒺藜子捣末，蜜和丸胡豆大。酒服二丸，日三服（《外台秘要》）。

通身浮肿杜蒺藜日日煎汤洗之（《圣惠方》）。

卒中五尸蒺藜子捣末，蜜丸胡豆大。每服二丸，日三服（《肘后方》）。

大便风秘蒺藜子炒一两，猪牙皂荚去皮酥炙五钱，为末。每服一钱，盐茶汤下（《普济方》）。

月经不通杜蒺藜、当归等分，为末，米饮每服三钱（《儒门事亲》）。

催生下衣难产，胎在腹中，并包衣不下及胎死者。蒺藜子、贝母各四两，为末，米汤服三钱。少顷不下，再服（梅师方）。

蛔虫心痛吐清水。七月七日采蒺藜子阴干，烧作灰，先食服方寸匕，日三服（《外台秘要》）。

万病积聚七八月收蒺藜子，水煮熟，曝干，蜜丸梧子大。每酒服七丸，以知为度。其汁煎如饴，服之。

三十年失明补肝散：用蒺藜子七月七日收，阴干捣散。食后水服方寸匕，日二（《外台秘要》）。

牙齿动摇疼痛及打动者。土蒺藜去角生研五钱，淡浆水半碗。蘸水入盐温漱，甚效。或以根烧灰，贴牙即牢固也（《御药院

方》）。

牙齿出血不止，动摇。白蒺藜末，旦旦擦之（《道藏经》）。

打动牙疼蒺藜子或根为末，日日揩之（《瑞竹堂方》）。

鼻塞出水多年不闻香臭。蒺藜二握，当道车碾过，以水一大盏，煮取半盏。仰卧，先满口含饭，以汁一合灌鼻中。不过再灌，嚏出一两个息肉，似赤蛹虫，即愈（《圣惠方》）。

面上瘢痕蒺藜子、山栀子各一合，为末。醋和，夜涂旦洗（《救急方》）。

白癜风疾白蒺藜子六两，生捣为末。每汤服二钱，日二服。一月绝根。服至半月，白处见红点，神效（《孙真人食忌》）。

一切丁肿蒺藜子一升，作灰，以醋和封头上，拔根（《外台秘要》）。

花

〔主治〕阴干为末，每温酒服二三钱，治白癜风（宗奭）。

苗

〔主治〕煮汤，洗疥癣风疮作痒（《千金》）。

〔附方〕旧二，新一。

鼻流清涕蒺藜苗二握，黄连二两，水二升，煎一升，少少灌鼻中取嚏，不过再灌（《圣济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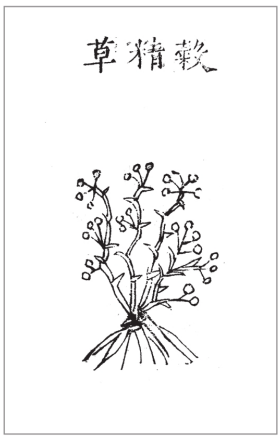
诸疮肿毒蒺藜蔓洗，三寸截之，取得一斗。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纳铜器中，又煮取一升，纳小器中，煮如饴状，以涂肿处（《千金方》）。

蠼螋尿疮绕身匝即死。以蒺藜叶捣傅之。无叶用子（《备急方》）。

谷精草宋《开宝》

【释名】戴星草（《开宝》）、**文星草**（《纲目》）、**流星草**（〖《纲目》〗）。〔时珍曰〕谷田余气所生，故曰谷精。〔志曰〕白花似星，故有戴星诸名。

【集解】〔颂曰〕处处有之。春生于谷田中，叶茎俱青，根花并白色。二月、三月采花用，花白小圆似星。可喂马令肥，主虫颡毛焦病。又有一种，茎梗长有节，根微赤，出秦陇间。〔时珍曰〕此草收谷后，荒田中生之，江湖南北多有。一科丛生，叶似嫩谷秧。抽细茎，高四五寸。茎头有小白花，点点如乱星。九月采花，阴干。云二三月采者，误也。



谷精草

花

【气味】辛，温，无毒。〔藏器曰〕甘，平。〔大明曰〕可结水银成砂子。

【主治】喉痹，齿风痛，诸疮疥（《开宝》）。头风痛，目盲翳膜，痘后生翳，止血（时珍）。

【发明】〔时珍曰〕谷精体轻性浮，能上行阳明分野。凡治目中诸病，加而用之，甚良。明目退翳之功，似在菊花之上也。

【附方】旧一，新七。

脑痛眉痛谷精草二钱，地龙三钱，乳香一钱，为末。每用半钱，烧烟筒中，随左右熏鼻（《圣济录》）。

偏正头痛《集验方》：用谷精草一两为末，以白面糊调摊纸花上，贴痛处，干换。〇《圣济方》：用谷精草末、铜绿各一钱，硝石半分，随左右□鼻。

鼻衄不止谷精草为末，熟面汤服二钱（《圣惠方》）。

目中翳膜谷精草、防风等分，为末，米饮服之，甚验（《明目方》）。

痘后目翳隐涩泪出，久而不退。用谷精草为末，以柿或猪肝片蘸食。一方：加蛤粉等分，同入猪肝内煮熟，日食之。又方：见夜明沙（邵真人《济急方》）。

小儿雀盲至晚忽不见物。用羯羊肝一具，不用水洗，竹刀剖开，入谷精草一撮，瓦罐煮熟，日食之，屡效。忌铁器。如不肯食，炙熟，捣作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茶下（《卫生家宝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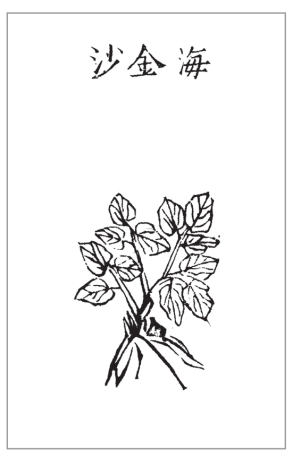
小儿中暑吐泄烦渴。谷精草烧存性，用器覆之，放冷为末。每冷米饮服半钱（《保幼大全》）。

海金沙宋《嘉祐》

【释名】竹园荽（〖《百一选方》〗）。〔时珍曰〕其色黄如细沙也。谓之海者，神异之也。俗名竹园荽，象叶形也。

【集解】〔禹锡曰〕出黔中郡，湖南亦有。生作小株，高一二尺。七月收其全科，于日中暴之，小干，以纸衬承，以杖击之，有细沙落纸上，且暴且击，以尽为度。〔时珍曰〕江浙、湖湘、川陕皆有之，生山林下。茎细如线，引于竹木上，高尺许。其叶细如园荽叶而甚薄，背面皆青，上多皱文。皱处有沙子，状如蒲黄粉，黄赤色。不开花，细根坚强。其沙及草皆可入药。方士采其草取汁，煮砂、缩贺。

【气味】甘，寒，无毒。



海金沙

【主治】通利小肠。得栀子、马牙硝、蓬

沙，疗伤寒热狂。或丸或散（《嘉祐》）。治湿热肿满，小便热淋、膏淋、血淋、石淋茎痛，解热毒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海金沙，小肠、膀胱血分药也。热在二经血分者宜之。

【附方】旧一，新五。

热淋急痛海金沙草阴干为末，煎生甘草汤，调服二钱，此陈总领方也。一加滑石（《夷坚志》）。

小便不通脐下满闷。海金沙一两，蜡面茶半两，捣碎。每服三钱，生姜甘草煎汤下，日二服。亦可末服（《图经本草》）。

膏淋如油海金沙、滑石各一两，甘草梢二钱半，为末。每服二钱，麦门冬煎汤服，日二次（《仁存方》）。

血淋痛涩但利水道，则清浊自分。海金沙末，新汲水或砂糖水服一钱（《普济方》）。

脾湿肿满腹胀如鼓，喘不得卧。海金沙散：用海金沙三钱，白术四两，甘草半两，黑牵牛头末一两半，为末。每服一钱，煎倒流水调下，得利为妙（东垣《兰室秘藏》）。

痘疮变黑归肾。用竹园荽草煎酒，傅其身，即发起（《直指方》）。

地杨梅《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江东湿地，苗如莎草，四五月有子，

似杨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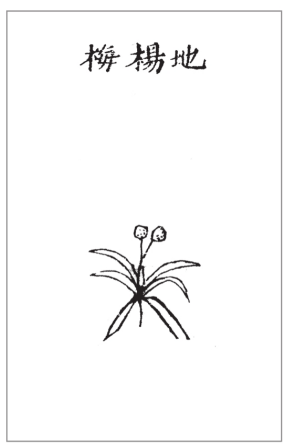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赤白痢，取茎、子煎汤服（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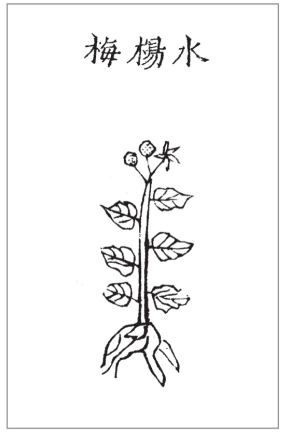
水杨梅《纲目》

【释名】地椒（〖《庚辛玉册》〗）。

【集解】〔时珍曰〕生水边，条叶甚多，生子如杨梅状。《庚辛玉册》云：地椒一名水杨梅，多生近道阴湿处，荒田野中亦有之。丛生，苗叶似菊，茎端开黄花，实类椒而不赤。实可结伏三黄、白矾，制丹砂、粉霜。



地杨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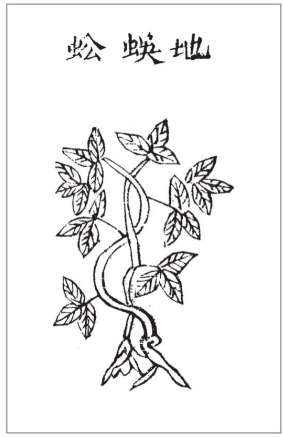
水杨梅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疔疮肿毒（时珍）。

地蜈蚣草《纲目》

【集解】〔时珍曰〕生村落塍野间。左蔓延右，右蔓延左。其叶密而对生，如蜈蚣形，其穗亦长，俗呼过路蜈蚣。其延上树者，呼飞天蜈蚣。根、苗皆可用。



地蜈蚣草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解诸毒，及大便不通，捣汁。疗痈肿，捣涂，并末服，能消毒排脓。蜈蚣伤者，入盐少许捣涂，或末傅之（时珍）。

【附方】新一。

一切痈疽及肠痈奶痈，赤肿未破，或已破而脓血不散，发热疼痛能食者，并宜排脓托里散。用地蜈蚣、赤芍药、当归、甘草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和剂局方》）。

半边莲《纲目》

【集解】〔时珍曰〕半边莲，小草也。生阴湿塍堑边。就地细梗引蔓，节节而生细叶。秋开小花，淡红紫色，止有半边，如莲花状，故名。又呼急解索。

【气味】辛，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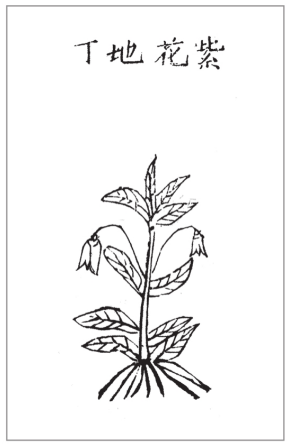
【主治】蛇虺伤，捣汁饮，以滓围涂之。又治寒齁气喘，及疟疾寒热，同雄黄各二钱，捣泥，碗内覆之，待色青，以饭丸梧子大。每服九丸，空心盐汤下（时珍。〇《寿域方》）。

半边莲

紫花地丁《纲目》

【释名】箭头草（《纲目》）、独行虎（《纲目》）、羊角子（《秘韫》）、米布袋（〖《儒门事亲》〗）。

【集解】〔时珍曰〕处处有之。其叶似柳而微细，夏开紫花结角。平地生者起茎，沟壑边生者起蔓。《普济方》云：乡村篱落生者，夏秋开小白花，如铃儿倒垂，叶微似木香花之叶。此与紫花者相戾，恐别一种也。



紫花地丁

【气味】苦、辛，寒，无毒。

【主治】一切痈疽发背，疔肿瘰疬，无名肿毒恶疮（时珍）。

【附方】新八。

黄疸内热地丁末。酒服三钱（《乾坤秘韫》）。

稻芒粘咽不得出者。箭头草嚼咽下（同上方）。

痈疽恶疮紫花地丁，连根，同苍耳叶等分，捣烂，酒一钟，搅汁服（杨诚《经验方》）。

痈疽发背无名诸肿，贴之如神。紫花地丁草，三伏时收，以白面和成，盐醋浸一夜贴之。昔有一尼发背，梦得此方，数日而痊（孙天仁《集效方》）。

一切恶疮紫花地丁根，日干，以罐盛，烧烟对疮熏之，出黄水，取尽愈（《卫生易简方》）。

瘰疬丁疮发背诸肿。紫花地丁根去粗皮，同白蒺藜为末，油和涂神效（《乾坤秘韫》）。

丁疮肿毒《千金方》：用紫花地丁草捣汁服，危极者亦效。〇《杨氏方》：用紫花地丁草、葱头、生蜜共捣贴之。若瘤疮，加新黑牛屎。

喉痹肿痛箭头草叶，入酱少许，研膏，点入取吐（《普济方》）。

鬼针草《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池畔，方茎，叶有桠，子作钗脚，着人衣如针。北人谓之鬼针，南人谓之鬼钗。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蜘蛛、蛇咬，杵汁服，并傅（藏器）。涂蝎虿伤（时珍）。

【附方】新一。

割甲伤肉不愈。鬼针草苗、鼠粘子根捣汁，和腊猪脂涂（《千金》）。

独用将军《唐本草》

【集解】〔恭曰〕生林野中，节节穿叶心生苗，其叶似楠，不时采根、叶用。

【气味】辛，无毒。

【主治】毒肿乳痈，解毒，破恶血（恭）。

【附方】新一。

下痢噤口独将军草根，有珠如豆者，取珠捣汁三匙，以白酒半杯和服（《简便方》）。

【附录】留军待〔恭曰〕生剑州山谷，叶似楠而细长，采无时。味辛，温，无毒。主肢节风痛，筋脉不遂，折伤瘀血，五缓挛痛。

见肿消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筠州。春生苗叶，茎紫色，高一二尺，叶似桑而光，面青紫赤色，采无时。

见肿消

【气味】酸、涩，有微毒。

【主治】消痈肿及狗咬，捣叶贴之（苏颂）。

【附方】新一。

一切肿毒及伤寒遗毒，发于耳之前后，及项下肿硬。用见肿消草、生白及、生白蔹、土大黄、生大蓟根、野苎麻根捣成饼，入芒消一钱，和贴留头，干即易之。若加金线重楼及山慈姑尤妙（《伤寒蕴要》）。

攀倒甑《图经》

【集解】〔颂曰〕生宜州郊野，茎叶如薄荷。一名斑杖，一名接骨。〔时珍曰〕斑杖名同虎杖，接骨名同蒴藋，不知是一类否？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解利风热，烦渴狂躁，捣汁服，甚效（苏颂）。

水甘草《图经》

【集解】〔颂曰〕生筠州，多在水旁。春生苗，茎青，叶如柳，无花。土人七月、八月采。单用，不入众药。

攀倒甑

水甘草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小儿风热丹毒，同甘草煎饮（苏颂）。

《本草纲目》第十六卷终

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著
赵尚华　赵怀舟　点校

第三册

中華書局

第三册目录

第十七卷　草部

草之六

大黄

商陆

狼毒

防葵

狼牙

□茹

大戟

泽漆

甘遂

续随子

莨菪

云实

蓖麻

常山　蜀漆

藜芦

木藜芦

附子

天雄

侧子

漏篮子

乌头

白附子

虎掌　天南星

由跋

蒟蒻

半夏

蚤休

鬼臼

射干

鸢尾

玉簪

凤仙

坐拿草

曼陀罗花

羊踯躅

芫花

荛花

醉鱼草

莽草

茵芋

石龙芮

毛茛

牛扁

荨麻

格注草
海芋
钩吻
第十八卷　草部
草之七
菟丝子
五味子
蓬蘽
覆盆子
悬钩子
蛇莓
使君子
木鳖子
番木鳖
马兜铃
榼藤子
预知子
牵牛子
旋花
紫葳
营实、墙蘼
月季花
栝楼
王瓜

葛

黄环　狼跋子

天门冬

百部

何首乌

萆薢

菝葜

土茯苓

白蔹

女萎

赭魁

鹅抱

伏鸡子根

千金藤

九仙子

山豆根

黄药子

解毒子

白药子

威灵仙

茜草

剪草

防己

通草

通脱木

钓藤

黄藤

白兔藿

白花藤

白英

萝摩

赤地利

紫葛

乌蔹莓

葎草

羊桃

络石

木莲

扶芳藤

常春藤

千岁藁

忍冬

甘藤

含水藤

天仙藤

紫金藤

南藤

清风藤

百棱藤
省藤
紫藤
落雁木
千里及
藤黄
附录诸藤
第十九卷　草部
草之八
泽泻
蘋草
羊蹄
酸模
龙舌草
菖蒲
白昌
香蒲　蒲黄
菰
苦草
水萍
蘋
萍蓬草
荇菜
莼

水藻
海藻
海蕴
海带
昆布
越王余筭
石帆
水松
第二十卷　草部
草之九
石斛
骨碎补
石韦
金星草
石长生
石苋
景天
佛甲草
虎耳草
石胡荽
螺厣草
酢浆草
地锦
离鬲草

仙人草
仙人掌草
崖棕
紫背金盘
白龙须
第二十一卷　草部
草之十
陟厘
干苔
井中苔及萍蓝
船底苔
石蕊
地衣草
垣衣
屋游
昨叶何草
乌韭
土马鬃
卷柏
玉柏
石松
桑花
马勃
草之十一

杂草九种
《神农本经》三种
《名医别录》七十七种
《本草拾遗》一十三种
唐《海药本草》一种
宋《开宝本草》一种
宋《图经·外类》二十种
《本草纲目》三十八种
第二十二卷　谷部
谷之一
胡麻
亚麻
大麻
小麦
大麦
穬麦
雀麦
荞麦
苦荞麦
稻
粳
籼
第二十三卷　谷部
谷之二

稷
黍
蜀黍
玉蜀黍
粱
粟
秫
□子
稗
狼尾草
东廧
菰米
蓬草子
茭草
蒔草
薏苡
罂子粟
阿芙蓉
第二十四卷　谷部
谷之三
大豆
大豆黄卷
黄大豆
赤小豆

腐婢
绿豆
白豆
稆豆
豌豆
蚕豆
豇豆
藕豆
刀豆
黎豆
第二十五卷　谷部
谷之四
大豆豉
豆黄
豆腐
陈廪米
饭
青精干石□饭
粥
麨
糕
粽
寒具
蒸饼

女曲
黄蒸
曲
神曲
红曲
蘖米
饴糖
酱
榆仁酱
芜荑酱
醋
酒
烧酒
葡萄酒
糟
米秕
舂杵头细糠
第二十六卷　菜部
菜之一
韭
山韭
葱
茖葱
胡葱

薤

蒜

山蒜

葫

五辛菜

芸薹

菘

芥

白芥

芜菁

莱菔

生姜

干姜

同蒿

邪蒿

胡荽

胡萝卜

水蘄

堇

紫堇

马蘄

蘹香

莳萝

罗勒

白花菜
蔊菜
草豉
第二十七卷　菜部
菜之二
菠薐
蕹菜
蒸菜
东风菜
荠
菥蓂
繁缕
鸡肠草
苜蓿
苋
马齿苋
苦菜
白苣
莴苣
水苦荬
翻白草
仙人杖草
蒲公英
黄瓜菜

生瓜菜
落葵
蕺
蕨
水蕨
薇
翘摇
鹿藿
灰藿
藜
秦荻藜
醍醐菜
芋
土芋
薯蓣
零余子
甘薯
百合
山丹
草石蚕
竹笋
酸笋

第二十八卷　菜部

菜之三

茄

苦茄

壶卢

苦瓠

败瓢

冬瓜

南瓜

越瓜

胡瓜

丝瓜

苦瓜

菜之四

紫菜

石莼

石花菜

鹿角菜

龙须菜

睡菜

菜之五

芝

木耳

杉菌

皂荚蕈

香蕈

葛花菜

天花蕈

蘑菰蕈

鸡□

舵菜

土菌

竹蓐

藿菌

地耳

石耳

第十七卷　草部

目录

草之六毒草类四十七种

大黄《本经》

商陆《本经》

狼毒《本经》

防葵《本经》

狼牙《本经》

□茹《本经》

大戟《本经》

泽漆《本经》

甘遂《本经》

续随子《开宝》

莨菪《本经》（即天仙子）

云实《本经》

蓖麻《唐本草》　博落回附

常山《本经》　蜀漆同上　杜茎山、土红山附

藜芦《本经》　山慈石、参果根、马肠根附

木黎芦《拾遗》

附子《本经》

天雄《本经》

侧子《别录》

漏篮子《纲目》

乌头《本经》

白附子《别录》

虎掌《本经》　天南星《开宝》

由跋《别录》

蒟蒻《开宝》　菩萨草附

半夏《本经》

蚤休《本经》

鬼臼《本经》

射干《本经》

鸢尾《本经》

玉簪《纲目》

凤仙《纲目》

坐拿草《图经》　押不芦附

曼陀罗花《纲目》

羊踯躅《本经》　山踯躅、羊不吃草附

芫花《本经》

荛花《本经》

醉鱼草《纲目》

莽草《本经》

茵芋《本经》

石龙芮《本经》（即胡椒菜）

毛茛《拾遗》　海姜、阴命附

牛扁《本经》　虱建草附

荨麻《图经》

格注草《唐本草》

海芋《纲目》　透山根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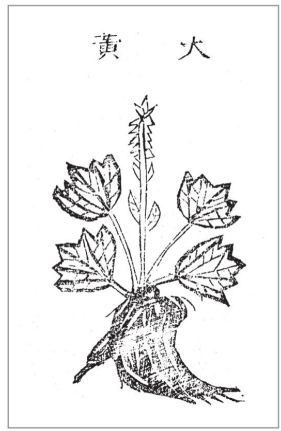
钩吻《本经》

右附方旧一百三十四，新四百九十五。

草之六毒草类四十七种

大黄《本经·下品》

【释名】黄良（《本经》）、将军（当之）、火参（《吴普》）、肤如（《吴普》）。〔弘景曰〕大黄，其色也。将军之号，当取其骏快也。〔杲曰〕推陈致新，如戡定祸乱，以致太平，所以有将军之号。



大黄

【集解】〔《别录》曰〕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二月、八月采根，火干。〔普曰〕生蜀郡北部或陇西。二月卷生黄赤，其叶四四相当，茎高三尺许。三月花黄，五月实黑，八月采根。根有黄汁，切片阴干。〔弘景曰〕今采益州北部汶山及西山者，虽非河西、陇西，好者犹作紫地锦色，味甚苦涩，色至浓黑。西川阴干者胜。北部日干，亦有火干者，皮小焦不如，而耐蛀堪久。此药至劲利，粗者便不中服。〔恭曰〕叶、子、茎并似羊蹄，但茎高六七尺而脆，味酸堪生啖，叶粗长而厚。根细者亦似宿羊蹄，大者乃如碗，长二尺。其性湿润而易蛀坏，火干乃佳。作时烧石使热，横寸截着石上煿之，一日微燥，以绳穿晾干。今出宕州、凉州、西羌、蜀地者皆佳。幽、并以北者渐细，气力不及蜀中者。陶言蜀地不及陇西，误矣。〔藏器曰〕凡用当分别之。若取和厚深沉、能攻病者，可用蜀中似牛舌片紧硬者；若取泻泄骏快、推陈去热者，当取河西锦文者。〔颂曰〕今蜀川、河东、陕西州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其次秦陇来者，谓之土番大黄。正月内生青叶，似蓖麻，大者如扇。根如芋，大者如碗，长一二尺。其细根如牛蒡，小者亦如芋。四月开黄花，亦有青红似荞麦花者。茎青紫色，形如竹。二、八月采根，去黑皮，切作横片，火干。蜀大黄乃作竖片如牛舌形，谓之牛舌大黄。二者功用相等。江淮出者曰土大黄，二月开花，结细实。〔时珍曰〕宋祁《益州方物

图》，言蜀大山中多有之，赤茎大叶，根巨若碗，药市以大者为枕，紫地锦文也。今人以庄浪出者为最。庄浪，即古泾原、陇西地，与《别录》相合。

【正误】〔颂曰〕鼎州出一种羊蹄大黄，治疥瘙甚效。初生苗叶如羊蹄，累年长大，即叶似商陆而狭尖。四月内抽条出穗，五七茎相合，花叶同色。结实如荞麦而轻小，五月熟即黄色，呼为金荞麦。三月采苗，五月采实，阴干。九月采根，破之亦有锦文，亦呼为土大黄。〔时珍曰〕苏说即老羊蹄根也。因其似大黄，故谓之羊蹄大黄，实非一类。又一种酸模，乃山大黄也。状似羊蹄而生山上，所谓土大黄或指此，非羊蹄也。俱见本条。

根

〔修治〕〔雷曰〕凡使细切，以文如水旋斑紧重者，剉片蒸之，从巳至未，晒干，又洒腊水蒸之，从未至亥，如此凡七次。晒干，却洒淡蜜水再蒸一伏时，其大黄必如乌膏样，乃晒干用。〔藏器曰〕凡用有蒸、有生、有熟，不得一概用之。〔承曰〕大黄采时，皆以火石煿干货卖，更无生者，用之亦不须更多炮炙蒸煮。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大寒。〔普曰〕神农、雷公：苦，有毒。扁鹊：苦，无毒。李当之：小寒。〔元素曰〕味苦，气寒，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用之须酒浸煨熟者，寒因热用。酒浸入太阳经，酒洗入阳明经，余经不用酒。〔杲曰〕大黄苦峻下走，用之于下必生用。若邪气在上，非酒不至，必用酒浸引上至高之分，驱热而下。如物在高巅，必射以取之也。若用生者，则遗至高之邪热，是以愈后或目赤，或喉痹，或头肿，或膈上热疾生也。〔时珍曰〕凡病在气分，及胃寒血虚，并妊娠产后，并勿轻用。其性苦寒，能伤元气、耗阴血故也。〔之才曰〕黄芩为之使，无所畏。〔权曰〕忌冷水，恶干漆。

〔主治〕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癥瘕积

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本经》）。平胃下气，除痰实，肠间结热，心腹胀满，女子寒血闭胀，小腹痛，诸老血留结（《别录》）。通女子经候，利水肿，利大小肠。贴热肿毒，小儿寒热时疾，烦热蚀脓（甄权）。通宣一切气，调血脉，利关节，泄壅滞水气，温瘴热疟（大明）。泻诸实热不通，除下焦湿热，消宿食，泻心下痞满（元素）。下痢赤白，里急腹痛，小便淋沥，实热燥结，潮热谵语，黄疸诸火疮（时珍）。

〔发明〕〔之才曰〕得芍药、黄芩、牡蛎、细辛、茯苓，疗惊恚怒，心下悸气。得消石、紫石英、桃仁，疗女子血闭。〔宗奭曰〕张仲景治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用大黄、黄芩、黄连。或曰心气既不足，而不用补心汤，更用泻心何也？答曰：若心气独不足，则当不吐衄也。此乃邪热因不足而客之，故令吐衄。以苦泄其热，以苦补其心，盖一举而两得之。有是证者，用之无不效，惟在量其虚实而已。〔震亨曰〕大黄苦寒善泄，仲景用之泻心汤者，正因少阴经不足，本经之阳亢甚无辅，以致阴血妄行飞越。故用大黄泻去亢甚之火，使之平和，则血归经而自安。夫心之阴气不足，非一日矣，肺与肝俱各受火而病作。故黄芩救肺，黄连救肝。肺者阴之主，肝者心之母、血之合也。肝肺之火既退，则阴血复其旧矣。寇氏不明说而云邪热客之，何以明仲景之意而开悟后人也？〔时珍曰〕大黄乃足太阴、手足阳明、手足厥阴五经血分之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用之。若在气分用之，是谓诛伐无过矣。泻心汤治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者，乃真心之气不足，而手厥阴心包络、足厥阴肝、足太阴脾、足阳

明胃之邪火有余也。虽曰泻心，实泻四经血中之伏火也。又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软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则作痞满，乃寒伤营血，邪气乘虚结于上焦。胃之上脘在于心，故曰泻心，实泻脾也。《素问》云：太阴所至为痞满。又云：浊气在上，则生□胀，是矣。病发于阳而反下之，则成结胸，乃热邪陷入血分，亦在上脘分野。仲景大陷胸汤丸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浊气也。若结胸在气分，则只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则用半夏泻心汤矣。成无己注释《伤寒论》，亦不知分别此义。〔成无己曰〕热淫所胜，以苦泄之。大黄之苦，以荡涤瘀热，下燥结而泄胃强。〔颂曰〕《本草》称大黄推陈致新，其效最神，故古方下积滞多用之，张仲景治伤寒用处尤多。古人用毒药攻病，必随人之虚实寒热而处置，非一切轻用也。梁武帝因发热欲服大黄。姚僧垣曰：大黄乃是快药，至尊年高，不可轻用。帝弗从，几至委顿。梁元帝常有心腹疾。诸医咸谓宜用平药，可渐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实，此有宿妨，非用大黄无瘥理。帝从之，遂愈。以此言之，今医用一毒药而攻众病，其偶中，便谓此方神奇；其差误，则不言用药之失，可不戒哉？

〔附方〕旧十四，新三十七。

吐血衄血治心气不足，吐血衄血者，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黄芩各一两，水三升，煮一升，热服取利（张仲景《金匮玉函》）。

吐血刺痛川大黄一两，为散。每服一钱，以生地黄汁一合，水半盏，煎三五沸，无时服（《简要济众方》）。

伤寒痞满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心下满而不痛，按之濡，此为痞也，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大黄二两，黄连一两，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汁，分作二次温服（仲景《伤寒论》）。

热病谵狂川大黄五两，剉炒微赤，为散。用腊雪水五升，煎如膏。每服半匙，冷水下（《圣惠方》）。

伤寒发黄方同上。〇气壮者大黄一两，水二升渍一宿，平旦煎汁一升，入芒硝一两，缓服，须臾当利下（《伤寒类要》）。

腰脚风气作痛。大黄二两，切如棋子，和少酥炒干，勿令焦，捣筛。每用二钱，空心以水三大合，入姜三片，煎十余沸，取汤调服。当下冷脓恶物，即痛止（崔元亮《海上方》）。

一切壅滞《经验后方》：治风热积壅，化痰涎，治痞闷，消食，化气导血。用大黄四两，牵牛子半炒半生四两，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丸，白汤下，并不损人。如要微利，加一二十丸。〇《卫生宝鉴》，用皂荚熬膏和丸，名坠痰丸，又名全真丸。金宣宗服之有验，赐名保安丸。

痰为百病滚痰丸：治痰为百病，惟水泻、胎前产后不可服用。大黄酒浸，蒸熟切晒，八两，生黄芩八两，沉香半两，青礞石二两。以焰硝二两，同入砂罐固济，煅红研末二两。右各取末，以水和丸梧子大。常服一二十丸，小病五六十丸，缓病七八十丸，急病一百二十丸，温水吞下，即卧勿动，候药逐上焦痰滞。次日先下糟粕，次下痰涎，未下再服。王隐君岁合四十余斤，愈疾数万也（《养生主论》）。

男女诸病无极丸：治妇人经血不通，赤白带下，崩漏不止，肠风下血，五淋，产后积血，癥瘕腹痛，男子五劳七伤，小儿骨蒸潮热等证，其效甚速。宜六癸日合之。用锦纹大黄一斤，分作四分：一分用童尿一碗，食盐二钱，浸一日，切晒；一分用醇酒一碗，浸一日，切晒，再以巴豆仁三十五粒同炒，豆黄，去豆不用；一分用红花四两，泡水一碗，浸一日，切晒；一分用当归四两，入淡醋一碗，同浸一日，去归，切晒，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下。取下恶物为验，未下再服。此武当高士孙碧云方也（《医林集要》）。

心腹诸疾三物备急丸：治心腹诸疾，卒暴百病。用大黄、巴

豆、干姜各一两，捣筛，蜜和捣一千杵，丸小豆大，每服三丸。凡中恶客忤，心腹胀满，痛如锥刀，气急口噤，停尸卒死者，以暖水或酒服之，或灌之。未知更服三丸，腹中鸣转，当吐下便愈。若口已噤者，折齿灌之，入喉即瘥。此乃仲景方，司空裴秀改为散用，不及丸也（《图经本草》）。

腹中痞块大黄十两为散，醋三升，蜜两匙和煎，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汤下，吐利为度（《外台秘要》）。

腹胁积块风化石灰末半斤，瓦器炒极热，稍冷，入大黄末一两炒热，入桂心末半两略炒，下米醋搅成膏，摊布贴之。〇又方：大黄二两，朴硝一两，为末，以大蒜同捣膏和贴之。或加阿魏一两，尤妙（《丹溪心法》）。

久患积聚二便不利，气上抢心，腹中胀满，害食。大黄、白芍各二两，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汤下四十丸，日三，以知为度（《千金方》）。

脾癖疳积不拘大人、小儿。锦纹大黄三两为末，醋一盏，沙锅内文武火熬成膏，倾瓦上，日晒夜露三日，再研。用舶上硫黄一两，形如琥珀者，官粉一两，同研匀。十岁以下小儿半钱，大人一钱半，米饮下。忌一切生冷、鱼肉，只食白粥半月。如一服不愈，半月之后再服。若不忌口，不如勿服（《圣济总录》）。

小儿无辜闪癖瘰疬，或头干黄耸，或乍痢乍瘥，诸状多者，大黄煎主之。大黄九两锦纹新实者，若微朽即不中用，削去皮，捣筛为散。以好米醋三升，和置瓦碗中，于大铛内浮汤上，炭火慢煮，候至成膏，可丸，乃贮器中。三岁儿一服七丸，梧子大，日再服，以下出青赤脓为度。若不下，或下少，稍稍加丸。若下多，又须减之。病重者七八剂方尽根。大人亦可用之。此药惟下宿脓，不令儿利也。须禁食毒物，乳母亦禁之。一加木香一两半（崔知悌方）。

小儿诸热大黄煨熟、黄芩各一两，为末，炼蜜丸麻子大。每

服五丸至十丸，蜜汤下。加黄连，名三黄丸（钱氏《小儿方》）。

骨蒸积热渐渐黄瘦。大黄四分，以童子小便五六合，煎取四合，去滓。空腹分为二服，如人行五里，再服（《广利方》）。

赤白浊淋好大黄为末。每服六分，以鸡子一个，破顶入药，搅匀蒸熟，空心食之。不过三服愈（《简便方》）。

相火秘结大黄末一两，牵牛头末半两，每服三钱。有厥冷者，酒服；无厥冷，五心烦，蜜汤服（刘河间《保命集》）。

诸痢初起大黄煨熟、当归各二三钱，壮人各一两，水煎服，取利。或加槟榔（《集简方》）。

热痢里急大黄一两，浸酒半日，煎服取利（《集简方》）。

忽喘闷绝不能语言，涎流吐逆，牙齿动摇，气出转大，绝而复苏，名伤寒并热霍乱。大黄、人参各半两，水二盏，煎一盏，热服，可安（危氏《得效方》）。

食已即吐胸中有火也。大黄一两，甘草二钱半，水一升，煮半升，温服（仲景《金匮玉函方》）。

妇人血癖作痛。大黄一两，酒二升，煮十沸，顿服取利（《千金翼》）。

产后血块大黄末一两，头醋半升，熬膏，丸梧子大。每服五丸，温醋化下，良久当下（《千金方》）。

干血气痛绵纹大黄酒浸晒干四两，为末，好醋一升，熬成膏，丸芡子大。卧时酒化一丸服，大便利一二行，红漏自下，乃调经仙药也。或加香附（《董氏集验方》）。

妇人嫁痛小户肿痛也。大黄一两，酒一升，煮一沸，顿服

（《千金方》）。

男子偏坠作痛。大黄末和醋涂之，干则易（梅师方）。

湿热眩运不可当者。酒炒大黄为末，茶清服二钱，急则治其标也（《丹溪纂要》）。

小儿脑热常欲闭目。大黄一分，水三合，浸一夜。一岁儿每日服半合，余者涂顶上，干即再上（姚和众《至宝方》）。

暴赤目痛四物汤加熟大黄，酒煎服之（《传信适用方》）。

胃火牙痛口含冰水一口，以纸捻蘸大黄末，随左右□鼻，立止（《儒门事亲》）。

风热牙痛紫金散：治风热积壅，一切牙痛，去口气，大有奇效。好大黄瓶内烧存性，为末，早晚揩牙，漱去。都下一家专货此药，两宫常以数千赎之，其门如市也（《千金家藏方》）。

风虫牙痛龈常出血，渐至崩落，口臭，极效。大黄米泔浸软、生地黄各旋切一片，合定贴上，一夜即愈，未愈再贴。忌说话，恐引入风（《本事方》）。

口疮糜烂大黄、枯矾等分，为末，擦之吐涎（《圣惠方》）。

鼻中生疮生大黄、杏仁捣匀，猪脂和涂。〇又方：生大黄、黄连各一钱，麝香少许，为末，生油调搽（《圣惠方》）。

仙茅毒发舌胀出口。方见仙茅下。

伤损瘀血《三因方》：鸡鸣散：治从高坠下，木石压伤，及一切伤损，血瘀凝积，痛不可忍，并以此药推陈致新。大黄酒蒸一两，杏仁去皮尖三七粒，细研，酒一碗，煎六分，鸡鸣时服。至晓取

下瘀血，即愈。〇《和剂方》：治跌压瘀血在内胀满。大黄、当归等分，炒研，每服四钱，温酒服，取下恶物愈。

打扑伤痕瘀血滚注，或作潮热者。大黄末，姜汁调涂。一夜，黑者紫；二夜，紫者白也（《濒湖集简方》）。

杖疮肿痛大黄末，醋调涂之。童尿亦可调（《医方摘玄》）。

金疮烦痛大便不利。大黄、黄芩等分，为末，蜜丸。先食水下十丸，日三服（《千金方》）。

冻疮破烂大黄末，水调涂之（《卫生宝鉴》）。

汤火伤灼庄浪大黄生研，蜜调涂之。不惟止痛，又且灭瘢。此乃金山寺神人所传方（洪迈《夷坚志》）。

灸疮飞蝶因艾灸讫，火痂便退，疮内鲜肉片飞如蝶形而去，痛不可忍，是火毒也。大黄、朴消各半两，为末，水服取利即愈（张杲《医说》）。

蠼螋咬疮大黄末涂之（《医说》）。

火丹赤肿遍身者。大黄磨水，频刷之（《急救方》）。

肿毒初起大黄、五倍子、黄檗等分，为末。新汲水调涂，日四五次（《简便方》）。

痈肿焮热作痛。大黄末，醋调涂之。燥即易，不过数易即退，甚验神方也（《肘后方》）。

乳痈肿毒金黄散：用川大黄、粉草各一两为末，好酒熬成膏收之。以绢摊贴疮上，仰卧。仍先以温酒服一大匙，明日取下恶物（《妇人经验方》）。

大风癞疮大黄煨一两，皂角刺一两，为末。每服方寸匕，空心温酒下，取出恶毒物如鱼脑状。未下再服，即取下如乱发之虫。取尽，乃服雄黄花蛇药。名通天再造散（《十便良方》）。

叶

〔气味〕酸，寒，无毒。

〔主治〕置荐下，辟虱虫（《相感志》）。

商陆《本经·下品》

【释名】蓫葛（音逐汤。〖《尔雅》〗）、当陆（《开宝》）、章柳（《图经》）、白昌（《开宝》）、马尾（《广雅》）、夜呼（《本经》）。〔时珍曰〕此物能逐荡水气，故曰蓫葛。讹为商陆，又讹为当陆，北音讹为章柳。或云枝枝相值，叶叶相当，故曰当陆。或云多当陆路而生也。

【集解】〔《别录》曰〕商陆生咸阳川谷。如人形者有神。〔恭曰〕此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用，赤者见鬼神，甚有毒。〔保昇曰〕所在有之。叶大如牛舌而厚脆，赤花者根赤，白花者根白。二月、八月采根，日干。〔颂曰〕俗名章柳根，多生于人家园圃中。春生苗，高三四尺，青叶如牛舌而长。茎青赤，至柔脆。夏秋开红紫花，作朵。根如萝卜而长，八九月采之。《尔雅》谓之蓫葛，《广雅》谓之马尾，《易经》谓之苋陆。〔敦曰〕一种赤昌，苗叶绝相类，不可服之，有伤筋骨消肾之毒。惟章陆花白年多者，仙人采之作脯，可下酒也。〔时珍曰〕商陆昔人亦种之为蔬，取白根及紫色者擘破，作畦栽之，亦可种子。根苗茎并可洗蒸食，或用灰汁煮过亦良，服丹砂、乳石人食之尤利。其赤与黄色者有毒，不可食。按周定王《救荒本草》云：章柳干粗似鸡冠花干，微有线楞，色微紫赤，极易

生植。

商陆

根

〔修治〕〔敦曰〕取花白者根，铜刀刮去皮，薄切，以东流水浸两宿，漉出，架甑蒸，以黑豆叶一重，商陆一重，如此蒸之，从午至亥，取出去豆叶，暴干剉用。无豆叶，以豆代之。

〔气味〕辛，平，有毒。〔《别录》曰〕酸。〔权曰〕甘，有大毒。忌犬肉。〔大明曰〕白者苦冷，得大蒜良。赤者有毒，能伏硇砂、砒石、雌黄，拔锡。〔恭曰〕赤者但可贴肿，服之伤人，痢血不已杀人，令人见鬼神。〔张仲景曰〕商陆以水服，杀人。〔杲曰〕商陆有毒，阳中之阴。其味酸辛，其形类人。其用疗水，其效如神。

〔主治〕水肿疝瘕痹，熨除痈肿，杀鬼精物（《本经》）。疗胸中邪气，水肿痿痹，腹满洪直，疏五脏，散水气（《别录》）。泻十种水病。喉痹不通，薄切醋炒，涂喉外，良（甄权）。通

大小肠，泻蛊毒，堕胎，熁肿毒，傅恶疮（大明）。

〔发明〕〔弘景曰〕方家不甚干用，惟疗水肿，切生根，杂生鲤鱼煮作汤服。道家乃散用之，及煎酿服，皆能去尸虫，见鬼神。其实子亦入神药。花名葛花，尤良。〔颂曰〕古方术家多用之，亦可单服。五月五日采根，竹篋盛，挂屋东北角阴干百日捣筛，井华水调服，云神仙所秘法也。〔时珍曰〕商陆苦寒，沉也，降也，阴也。其性下行，专于行水，与大戟、甘遂，盖异性而同功，胃气虚弱者不可用。方家治肿满、小便不利者，以赤根捣烂，入麝香三分，贴于脐心，以帛束之，得小便利即肿消。又治湿水，以指画肉上，随散不成文者。用白商陆、香附子炒干，出火毒，以酒浸一夜，日干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或以大蒜同商陆煮汁服亦可。其茎叶作蔬食，亦治肿疾。〔嘉谟曰〕古赞云：其味酸辛，其形类人。疗水贴肿，其效如神。斯言尽之矣。

〔附方〕旧九，新六。

湿气脚软章柳根切小豆大，煮熟，更以绿豆同煮为饭。每日食之，以瘥为度，最效（《斗门方》）。

水气肿满《外台秘要》：用白商陆根去皮，切如豆大，一大盏，以水三升，煮一升。更以粟米一大盏，同煮成粥。每日空心服之，取微利，不得杂食。〇《千金髓》：用白商陆六两，取汁半合，和酒半升，看人与服。当利下水，取效。〇《梅师方》：用白商陆一升，羊肉六两。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和葱、豉作臛食之。

腹中暴癥有物如石，痛刺啼呼，不治，百日死。多取商陆根捣汁或蒸之，以布藉腹上，安药，衣物覆，冷即易，昼夜勿息（孙真人《千金方》）。

痃癖如石在胁下坚硬。生商陆根汁一升，杏仁一两，浸去皮

尖，捣如泥，以商陆汁绞杏泥，火煎如饧，每服枣许，空腹热酒服，以利下恶物为度（《圣惠方》）。

产后腹大坚满，喘不能卧。白圣散：用章柳根三两，大戟一两半，甘遂炒一两，为末。每服二三钱，热汤调下，大便宣利为度。此乃主水圣药也（洁古《保命集》）。

五尸注痛腹痛胀急，不得喘息，上攻心胸，旁攻两胁，痛或磊块涌起。用商陆根熬，以囊盛，更互熨之，取效（《肘后方》）。

小儿痘毒小儿将痘发热，失表，忽作腹痛，及膨胀弩气，干霍乱，由毒气与胃气相搏，欲出不得出也。以商陆根和葱白捣傅脐上，斑止痘出，方免无虞（《摘玄方》）。

耳卒热肿生商陆，削尖纳入，日再易（《圣济录》）。

喉卒攻痛商陆切根炙热，隔布熨之，冷即易，立愈（《图经本草》）。

瘰疬喉痹攻痛。生商陆根捣作饼，置疬上，以艾炷于上灸三四壮良（《外台秘要》）。

一切毒肿章陆根和盐少许，捣傅，日再易之（孙真人《食忌》）。

石痈如石坚硬不作脓者。生商陆根捣擦之，燥即易，取软为度。亦治湿漏诸疖（张文仲方）。

疮伤水毒章陆根捣炙，布裹熨之，冷即易之（《食忌》）。

葛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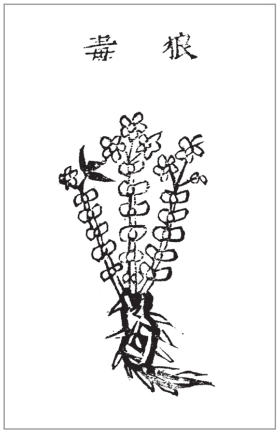
【主治】人心昏塞，多忘喜卧，取花阴干

百日，捣末，日暮水服方寸匕，乃卧思念所欲事，即于眠中醒悟也（苏颂）。

狼毒《本经·下品》

【释名】〔时珍曰〕观其名，知其毒矣。

【集解】〔《别录》曰〕狼毒生秦亭山谷及奉高。二月、八月采根，阴干。陈而沉水者良。〔弘景曰〕宕昌亦出之。乃言止有数亩地生，蝮蛇食其根，故为难得。亦用太山者。今用出汉中及建平。云与防葵同根，但置水中沉者是狼毒，浮者是防葵。俗用亦稀，为疗腹内要药耳。〔恭曰〕今出秦州、成州，秦亭原在二州之界。秦陇地寒，元无蝮蛇。此物与防葵都不同类，生处又别，太山、汉中亦不闻有，陶说谬矣。〔志曰〕狼毒叶似商陆及大黄，茎叶上有毛，根皮黄，肉白。以实重者为良，轻者为力劣。秦亭在陇西，奉高是太山下县。陶云，沉者是狼毒，浮者是防葵，此不足为信。假使防葵秋冬采者坚实，得水皆沉；狼毒春夏采者轻虚，得水皆浮。且二物全别，不可比类。此与麻黄、橘皮、半夏、枳实、吴茱萸为六陈也。〔保昇曰〕根似玄参，惟浮虚者为劣也。〔颂曰〕今陕西州郡及辽、石州亦有之。状如马志所说。〔时珍曰〕狼毒出秦、晋地。今人往往以草□茹为之，误矣。见□茹下也。



狼毒

根

【气味】辛，平，有大毒。〔甄权曰〕苦、辛，有毒。〔之才曰〕大豆为之使，宜醋炒，恶麦句姜，畏占斯、密陀僧也。

【主治】咳逆上气，破积聚饮食，寒热水气，恶疮鼠瘘疽蚀，鬼精蛊毒，杀飞鸟走兽（《本经》）。除胁下积癖（《别录》）。治痰饮癥瘕，亦杀鼠（甄权）。合野葛纳耳中，治聋（《抱朴子》）。

【附方】旧四，新六。

心腹连痛作胀。用狼毒二两，附子半两，捣筛，蜜丸梧子大。一日服一丸，二日二丸，三日三丸止；又从一丸起，至三丸止，以瘥为度（《肘后方》）。

九种心痛一虫，二蛀，三风，四悸，五食，六饮，七冷，八

热，九气也。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及落马堕车，瘀血中恶等证。九痛丸：用狼毒炙香，吴茱萸汤泡，巴豆去心，炒取霜，干姜炮，人参各一两，附子炮去皮三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空腹温酒下一丸（《千金方》）。

腹中冷痛水谷阴结，心下停痰，两胁痞满，按之鸣转，逆害饮食。用狼毒三两，附子一两，旋覆花三两，捣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丸，食前白汤下，日三服（《肘后方》）。

阴疝欲死丸缩入腹，急痛欲死。狼毒四两，防风二两，附子三两烧，以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丸，日夜三度白汤下（《肘后方》）。

两胁气结方同腹中冷痛方。

一切虫病川狼毒杵末，每服一钱，用饧一皂子大，沙糖少许，以水化开，卧时空腹服之，次早即下虫也（《集效方》）。

干湿虫疥狼毒不拘多少，捣烂，以猪油、马油调搽患处。方睡勿以被蒙头，恐药气伤面。此维扬潘氏所传方（蔺氏《经验方》）。

积年疥癞狼毒一两，一半生研，一半炒研，轻粉三合，水银三钱，以茶末少许，于瓦器内，以津液擦化为末，同以清油浸药，高一寸。三日，待药沉油清，遇夜不见灯火，蘸油涂疮上，仍以口鼻于药盏上吸气，取效（《永类方》）。

积年干癣生痂，搔之黄水出，每逢阴雨即痒。用狼毒末涂之（《圣惠方》）。

恶疾风疮狼毒、秦艽等分，为末。每服方寸匕，温酒下，日一二服（《千金方》）。

防葵《本经·上品》

【释名】房苑（《吴普》）、**梨盖**（《本经》）、**利茹**（《吴普》。又名爵离、方盖、农果）〔恭曰〕根叶似葵花子根，香味似防风，故名防葵。

【集解】〔《别录》曰〕防葵生临淄川谷，及嵩高、太山、少室。三月三日采根，暴干。〔普曰〕茎叶如葵，上黑黄。二月生根，根大如桔梗根，中红白。六月花白，七月、八月实白。三月采根。〔恭曰〕此物亦稀有，襄阳、望楚、山东及兴州西方有之。兴州者乃胜南者，为邻蜀地也。〔颂曰〕今惟出襄阳地，他郡不闻也。其叶似葵，每茎三叶，一本十数茎，中发一干，其端开花，如葱花、景天辈而色白，六月开花即结实。根似防风，香味亦如之，依时采者乃沉水。今乃用枯朽狼毒当之，极为谬矣。〔时珍曰〕唐时陇西成州贡之。苏颂所说，详明可据。

防葵

【正误】〔弘景曰〕防葵今用建平者。本与狼毒同根，犹如三建，其形亦相似，但置水中不沉尔。而狼毒陈久者，亦不能沉矣。〔敦曰〕凡使防葵，勿误用狼毒，缘真相似，而验之有异，效又不

同，切须审之，恐误人疾。其防葵在蔡州沙土中生，采得二十日便生蚰，用之惟轻为妙。〔恭曰〕狼毒与防葵都不同类，生处亦别。〔藏器曰〕二物一是上品，一是下品，善恶不同，形质又别。陶氏以浮沉为别，后人因而用之，将以防葵破坚积为下品之物，与狼毒同功。今古因循，遂无甄别，殊为谬误。

根

【修治】〔敦曰〕凡使须拣去蚰末，用甘草汤浸一宿，漉出曝干，用黄精自然汁一二升拌了，土器中炒至汁尽用。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甘、苦。〔普曰〕神农：辛，小寒。桐君、扁鹊：无毒。岐伯、雷公、黄帝：辛、苦，无毒。〔权曰〕有小毒。

【主治】疝瘕肠泄，膀胱热结，溺不下，咳逆温疟，癫痫惊邪狂走。久服坚骨髓，益气轻身（《本经》）。疗五脏虚气，小腹支满胪胀，口干，除肾邪，强志。中火者不可服，令人恍惚见鬼（《别录》）。久服主邪气惊狂（苏恭）。主痃癖气块，膀胱宿水，血气瘤大如碗者，悉能消散。治鬼疟，百邪鬼魅精怪，通气（甄权）。

【发明】〔时珍曰〕防葵乃《神农》上品药，黄帝、岐伯、桐君、雷公、扁鹊、吴普皆言其无毒；独《别录》言中火者服之，令人恍惚见鬼。陈延之《小品方》云：防葵多服，令人迷惑恍惚如狂。按《难经》云，重阳者狂，脱阳者见鬼，是岂上品养性所宜乎？是岂寒而无毒者乎？不然，则《本经》及苏恭所列者，是防葵功用；而《别录》所列者，乃似防葵之狼毒功用，非防葵也。狼毒之乱防葵，其来亦远矣，不可不辨。古方治蛇瘕、鳖瘕大方中，多用防葵，皆是

狼毒也。

【附方】旧一，新二。

肿满洪大防葵研末，温酒服一刀圭，至二三服，身瞤及小不仁为效（《肘后方》）。

癫狂邪疾方同上。

伤寒动气伤寒汗下后，脐左有动气。防葵散：用防葵一两，木香、黄芩、柴胡各半两。每服半两，水一盏半，煎八分，温服（云岐子《保命集》）。

狼牙《本经·下品》

【释名】牙子（《本经》）、狼齿（《别录》）、狼子（《别录》）、犬牙（《吴普》）、抱牙（《吴普》）、支兰（李当之）。〔弘景曰〕其牙似兽之齿牙，故有诸名。

【集解】〔《别录》曰〕狼牙生淮南川谷及冤句。八月采根，曝干。中湿腐烂生衣者，杀人。〔普曰〕叶青，根黄赤，六七月华，八月实黑，正月、八月采根。〔保昇曰〕所在有之。苗似蛇莓而厚大，深绿色。根黑，若兽之牙。三月、八月采根，日干。〔颂曰〕今江东、汴东州郡多有之。〔时珍曰〕《范子计然》云：出建康及三辅，色白者善。

狼牙

根

【气味】苦，寒，有毒。〔《别录》曰〕酸。〔普曰〕神农、黄帝：苦，有毒。桐君：辛。岐伯、雷公、扁鹊：苦，无毒。〔之才曰〕芜荑为之使，恶地榆、枣肌。

【主治】邪气热气，疥瘙恶疡疮痔，去白虫（《本经》）。**治浮风瘙痒，煎汁洗恶疮**（甄权）。**杀腹脏一切虫，止赤白痢，煎服**（大明）。

【附方】旧六，新四。

金疮出血狼牙草茎叶，熟捣贴之（《肘后方》）。

小便溺血金粟狼牙草焙干，入蚌粉、炒槐花、百药煎，等分为末。每服三钱，米泔空心调服。亦治酒病（《卫生易简方》）。

寸白诸虫狼牙五两，捣末，蜜丸麻子大。隔宿不食，明旦以浆水下一合，服尽即瘥（《外台秘要》）。

虫疮瘙痒六月以前采狼牙叶，以后用根，生□咀，以木叶裹之，煻火炮热，于疮上熨之，冷即止（杨炎《南行方》）。

小儿阴疮狼牙草浓煮汁洗之（《千金方》）。

妇人阴痒狼牙二两，蛇床子三两，煎水热洗（《外台秘要》）。

妇人阴蚀疮烂者。狼牙汤：用狼牙三两，水四升，煎取半升，以箸缠绵浸汤沥洗，日四五遍（张仲景《金匮玉函》）。

聤耳出汁狼牙研末，绵裹，日塞之（《圣惠方》）。

毒蛇伤螫独茎狼牙根或叶，捣烂，腊猪脂和涂，立瘥（崔氏方）。

射工中人有疮。狼牙，冬取根，夏取叶，捣汁饮四五合，并傅之（《千金方》）。

□茹《本经·下品》

【释名】离娄（《别录》）、**掘据**（音结居。〖《别录》〗），**白者名草□茹**（〖弘景〗）。〔时珍曰〕□茹本作藘藜，其根牵引之貌。掘据，当作拮据，《诗》云“予手拮据”，手口共作之状也。

【集解】〔《别录》曰〕□茹生代郡川谷。五月采根阴干。黑头者良。〔普曰〕草高四五尺，叶圆黄，四四相当。四月华黄，五月实黑。根黄，有汁亦黄色。三月采叶，四月、五月采根。〔弘景曰〕今第一出高丽，色黄。初断时汁出凝黑如漆，故云漆头。次出近道，名草□茹，色白，皆烧铁烁头令黑，以当漆头，非真也。〔颂

曰〕今河阳、淄、齐州亦有之。二月生苗，叶似大戟而花黄色。根如萝卜，皮赤黄，肉白。初断时，汁出凝黑如漆。三月开浅红花，亦淡黄色，不着子。陶隐居谓出高丽者，此近之。又有一种草□茹，色白。古方两用之。故姚僧垣治痈疽生恶肉，有白□茹散，傅之看肉尽便停止，但傅诸膏药。若不生肉，又傅黄芪散。恶肉仍不尽者，可以漆头赤皮□茹为散半钱，和白□茹散三钱合傅之。观此，则赤白皆可用也。〔时珍曰〕《范子计然》云：藘茹出武都，黄色者善。草□茹出建康，白色。今亦处处有之，生山原中。春初生苗，高二三尺。根长大如萝卜、蔓菁状，或有歧出者，皮黄赤，肉白色，破之有黄浆汁。茎叶如大戟，而叶长微阔，不甚尖，折之有白汁。抱茎有短叶相对，团而出尖。叶中出茎，茎中分二三小枝。二三月开细紫花，结实如豆大，一颗三粒相合，生青熟黑，中有白仁如续随子之状。今人往往皆呼其根为狼毒，误矣。狼毒叶似商陆、大黄辈，根无浆汁。

□茹

根

【气味】辛，寒，有小毒。〔《别录》曰〕酸。〔普曰〕神农：辛。岐伯：酸、咸，有毒。李当之：大寒。〔之才曰〕甘草为之使，恶麦门冬。

【主治】蚀恶肉败疮死肌，杀疥虫，排脓恶血，除大风热气，善忘不乐（《本经》）。去热痹，破癥瘕，除瘜肉（《别录》）。

【发明】〔宗奭曰〕治马疥尤善，服食方用至少。〔时珍曰〕《素问》治妇人血枯痛，用乌鲗骨、藘茹二物丸服，方见乌鲗鱼下。王冰言藘茹取其散恶血。又《齐书》云：郡王子隆年二十，身体过充。徐嗣伯合藘茹丸服之自消。则藘茹亦可服食，但要斟酌尔。孟诜《必效方》：治甲疽生于脚趾边肿烂。用□茹三两，黄芪二两，苦酒浸一宿，以猪脂五合合煎，取膏三合。日三涂之，即消。又《圣惠方》，治头风旋眩，鸱头丸中亦用之。

【附方】旧二，新二。

缓疽肿痛□茹一两，为散。温水服二钱匕（《圣惠方》）。

伤寒咽痛毒攻作肿。真□茹爪甲大，纳口中，嚼汁咽之，当微觉为佳（张文仲《备急方》）。

中焦热痞善忘不禁。□茹三分，甘草炙二两，消石为末。每服一钱，鸡鸣时温酒下，以知为度（《圣惠方》）。

疥疮瘙痒□茹末，入轻粉，香油调傅之（《多能鄙事》）。

大戟《本经·下品》

【释名】邛巨（《尔雅》）、下马仙（《纲目》）。〔时珍曰〕其根辛苦，戟人咽喉，故名。今俚人呼为下马仙，言利人甚速也。郭璞注《尔雅》云：荞，邛巨，即大戟也。

【集解】〔《别录》曰〕大戟生常山。十二月采根，阴干。

〔保昇曰〕苗似甘遂而高大，叶有白汁，花黄。根似细苦参，皮黄黑，肉黄白。五月采苗，二月、八月采根用。〔颂曰〕近道多有之。春生红芽，渐长作丛，高一尺以来。叶似初生杨柳小团。三月、四月开黄紫花，团圆似杏花，又似芜荑。根似细苦参，秋冬采根阴干。淮甸出者茎圆，高三四尺，花黄，叶至心亦如百合苗。江南生者叶似芍药。〔时珍曰〕大戟生平泽甚多。直茎高二三尺，中空，折之有白浆。叶长狭如柳叶而不团，其梢叶密攒而上。杭州紫大戟为上，江南土大戟次之。北方绵大戟色白，其根皮柔韧如绵，甚峻利，能伤人。弱者服之，或至吐血，不可不知。

根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附生者，误服令人泄气不禁，即煎荠苨汤解之。采得后，于槐砧上细剉，与海芋叶拌蒸，从巳至申，去芋叶，晒干用。〔时珍曰〕凡采得以浆水煮软，去骨，晒干用。海芋叶麻而有毒，恐不可用也。

北大戟

南大戟

【气味】苦，寒，有小毒。〔《别录》曰〕甘，大寒。〔权曰〕苦、辛，有大毒。〔元素曰〕苦、甘、辛，阴中微阳。泻肺，损真气。〔时珍曰〕得枣即不损脾。〔之才曰〕反甘草，用菖蒲解之。〔恭曰〕畏菖蒲、芦苇、鼠屎。〔大明曰〕赤小豆为之使，恶薯蓣。

【主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积聚，中风皮肤疼痛，吐逆（《本经》）。**颈腋痈肿，头痛，发汗，利大小便**（《别录》）。**泻毒药，泄天行黄病温疟，破癥结**（大明）。**下恶血癖块，腹内雷鸣，通月水，堕胎孕**（甄权）。**治隐疹风，及风毒脚肿，并煮水，日日热淋，取愈**（苏颂）。

【发明】〔成无己曰〕大戟、甘遂之苦以泄水者，肾所主也。〔好古曰〕大戟与甘遂同为泄水之药，湿胜者苦燥除之也。〔时珍曰〕痰涎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于心，则迷窍而成癫

痫，妄言妄见；入于肺，则塞窍而成咳唾稠粘，喘急背冷；入于肝，则留伏蓄聚，而成胁痛干呕，寒热往来；入于经络，则麻痹疼痛；入于筋骨，则颈项胸背腰胁手足牵引隐痛。陈无择《三因方》，并以控涎丹主之，殊有奇效。此乃治痰之本。痰之本，水也，湿也。得气与火，则凝滞而为痰为饮为涎为涕为癖。大戟能泄脏腑之水湿，甘遂能行经隧之水湿，白芥子能散皮里膜外之痰气，惟善用者，能收奇功也。又钱仲阳谓肾为真水，有补无泻，而复云痘疮变黑归肾一证，用百祥圆下之以泻肾，非泻肾也，泻其腑则脏自不实。愚按百祥惟用大戟一味，大戟能行水，故曰泻其腑则脏自不实，腑者膀胱也。窃谓百祥非独泻腑，正实则泻其子也，肾邪实而泻其肝也。大戟味苦涩，浸水色青绿，肝胆之药也。故百祥圆又治嗽而吐青绿水。夫青绿者，少阳风木之色也。仲景亦云：心下痞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者，十枣汤主之。其中亦有大戟。夫干呕胁痛，非肝胆之病乎？则百祥之泻肝胆也，明矣。肝乃东方，宜泻不宜补。况泻青、泻黄皆泻其子，同一泻也，何独肾只泻腑乎？洁古老人治变黑归肾证，用宣风散代百祥圆，亦是泻子之意。盖毒胜火炽则水益涸，风挟火势则土受亏。故津血内竭，不能化脓，而成青黑干陷之证。泻其风火之毒，所以救肾扶脾也。或云脾虚肾旺，故泻肾扶脾者，非也。肾之真水不可泻，泻其陷伏之邪毒尔。

【附方】新一十一。

百祥圆治嗽而吐青绿水，又治痘疮归肾，紫黑干陷，不发寒者，宜下之。不黑者，慎勿下。红芽大戟不以多少，阴干，浆水煮极软，去骨日干，复纳原汁中煮，汁尽，焙为末，水丸粟米大。每服一二十丸，研赤脂麻汤下。〇洁古《活法机要》：枣变百祥丸：治斑疮变黑，大便秘结。用大戟一两，枣三枚，水一碗同煮，暴干，去大戟，以枣肉焙丸服，从少至多，以利为度。

控涎丹治痰涎留在胸膈上下，变为诸病，或颈项胸背腰胁手足胯髀隐痛不可忍，筋骨牵引，钓痛走易，及皮肤麻痹，似乎瘫痪，不可误作风气、风毒及疮疽施治。又治头痛不可举，或睡中流涎，或

咳唾喘息，或痰迷心窍，并宜此药。数服痰涎自失，诸疾寻愈。紫大戟、白甘遂、白芥子微炒各一两，为末，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七丸，或二十丸，以津液咽下。若取利，则服五六十丸（《三因方》）。

水肿喘急小便涩及水蛊。大戟炒二两，干姜炮半两，为散。每服三钱，姜汤下。大小便利为度（《圣济总录》）。

水病肿满不问年月浅深。大戟、当归、橘皮各一两切，以水二升，煮取七合，顿服。利下水二三斗，勿怪。至重者，不过再服便瘥。禁毒食一年，永不复作。此方出张尚客（李绛《兵部手集》）。

水气肿胀大戟一两，广木香半两，为末。五更酒服一钱半，取下碧水后，以粥补之。忌咸物。〇《简便方》：用大戟烧存性，研末，每空心酒服一钱匕。

水肿腹大如鼓，或遍身浮肿。用枣一斗，入锅内以水浸过，用大戟根苗盖之，瓦盆合定，煮熟，取枣无时食之，枣尽决愈。〇又大戟散：用大戟、白牵牛、木香等分，为末。每服一钱，以猪腰子一对，批开掺末在内，湿纸煨熟，空心食之。左则塌左，右则塌右（张洁古《活法机要》）。

牙齿摇痛大戟咬于痛处，良（《生生编》）。

中风发热大戟、苦参四两，白酢浆一斗，煮熟洗之，寒乃止（《千金方》）。

泽漆《本经·下品》

【释名】漆茎（《别录》）、**猫儿眼睛草**（《纲目》）、**绿叶绿花草**（《纲目》）、**五凤草**（〖《纲目》〗）。〔弘景曰〕是大戟苗。生时摘叶有白汁，故名泽漆，亦啮

人肉。〇余见下。

【集解】〔《别录》曰〕泽漆，大戟苗也。生太山川泽。三月三日、七月七日，采茎叶阴干。〔大明曰〕此即大戟花也。川泽中有。茎梗小，花黄色，叶似嫩菜，四五月采之。〔颂曰〕今冀州、鼎州、明州及近道皆有之。〔时珍曰〕《别录》、陶氏皆言泽漆是大戟苗，《日华子》又言是大戟花，其苗可食。然大戟苗泄人，不可为菜。今考《土宿本草》及《宝藏论》诸书，并云泽漆是猫儿眼睛草，一名绿叶绿花草，一名五凤草。江湖原泽平陆多有之。春生苗，一科分枝成丛，柔茎如马齿苋，绿叶如苜蓿叶，叶圆而黄绿，颇似猫睛，故名猫儿眼。茎头凡五叶中分，中抽小茎五枝，每枝开细花青绿色，复有小叶承之，齐整如一，故又名五凤草、绿叶绿花草。掐茎有白汁粘人，其根白色有硬骨。或以此为大戟苗者，误也。五月采汁，煮雄黄，伏钟乳，结草砂。据此，则泽漆是猫儿眼睛草，非大戟苗也。今方家用治水蛊、脚气有效，尤与《神农》本文相合。自汉人集《别录》，误以为大戟苗，故诸家袭之尔。用者宜审。

泽漆

茎叶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辛。

〔大明曰〕冷，有小毒。〔之才曰〕小豆为之使，恶薯蓣。

【主治】皮肤热，大腹水气，四肢面目浮肿，丈夫阴气不足（《本经》）。**利大小肠，明目轻身**（《别录》）。**主蛊毒**（苏恭）。**止疟疾，消痰退热**（大明）。

【发明】〔时珍曰〕泽漆利水，功类大戟，故人见其茎有白汁，遂误以为大戟。然大戟根苗皆有毒泄人，而泽漆根硬不可用，苗亦无毒，可作菜食而利丈夫阴气，甚不相侔也。

【附方】旧二，新六。

肺咳上气脉沉者，泽漆汤主之。泽漆三斤，以东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去滓。入半夏半升，紫参、白前、生姜各五两，甘草、黄芩、人参、桂心各三两，煎取五升。每服五合，日三服（张仲景《金匮要略》方）。

心下伏瘕大如杯，不得食者。泽漆四两，大黄、葶苈熬各三两，捣筛，蜜丸梧子大。每服二丸，日三服（葛洪《肘后方》）。

十种水气泽漆十斤，夏月取嫩茎叶，入酒一斗，研汁约二斗，于银锅内，慢火熬如稀饧，入瓶内收。每日空心温酒调下一匙，以愈为度（《圣惠方》）。

水气蛊病生鲜猫眼睛草，晒干为末，枣肉丸弹子大。每服二丸，白汤化下，日二服。觉腹中暖，小便利，为度（《乾坤秘韫》）。

脚气赤肿行步脚痛。猫儿眼睛草、鹭鸶藤、蜂窠等分。每服一两，水五碗，煎三碗，薰洗之（《卫生易简方》）。

牙齿疼痛猫儿眼睛草一搦，研烂，汤泡取汁，含漱吐涎（《卫生易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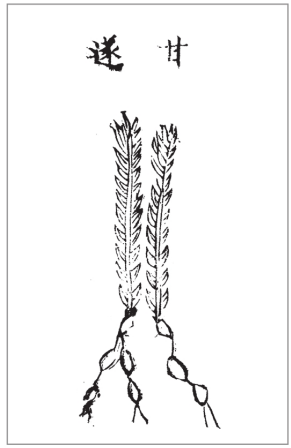
男妇瘰疬猫儿眼睛草一二捆，井水二桶，五月五日午时，锅内熬至一桶，去滓，澄清再熬至一碗，瓶收。每以椒、葱、槐枝煎汤洗疮净，乃搽此膏，数次愈（《便民图纂》方）。

癣疮有虫猫儿眼睛草，晒干为末，香油调搽之（《卫生易简方》）。

甘遂《本经·下品》

【释名】甘藁（《别录》）、**陵藁**（《吴普》）、**陵泽**（《别录》）、**甘泽**（《吴普》）、**重泽**（《别录》）、**苦泽**（《吴普》）、**白泽**（《吴普》）、**主田**（《本经》）、**鬼丑**（《吴普》）。〔时珍曰〕诸名义多未详。

【集解】〔《别录》曰〕甘遂生中山川谷。二月采根，阴干。〔普曰〕二月、八月采。〔弘景曰〕中山在代郡。第一本出太山、江东。比来用京口者，大不相似。赤皮者胜，白皮者都下亦有，名草甘遂，殊恶，盖赝伪者也。〔恭曰〕甘遂苗似泽漆，其根皮赤肉白，作连珠实重者良。草甘遂乃是蚤休，疗体全别，苗亦不同，俗名重台，叶似鬼臼、蓖麻，根皮白色。〔大明曰〕西京者上，汴、沧、吴者次之，形似和皮甘草。〔颂曰〕今陕西、江东亦有之。苗似泽漆，茎短小而叶有汁，根皮赤肉白，作连珠，大如指头。



甘遂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去茎，于槐砧上细剉，用生甘草汤、荠苨自然汁二味，搅浸三日，其水如墨汁，乃漉出，用东流水淘六七次，令水清为度。漉出，于土器中熬脆用之。〔时珍曰〕今人多以面裹煨熟用，以去其毒。

【气味】苦，寒，有毒。〔《别录》曰〕甘，大寒。〔普曰〕神农、桐君：苦，有毒。岐伯、雷公：甘，有毒。〔元素曰〕纯阳也。〔之才曰〕瓜蒂为之使，恶远志，反甘草。

【主治】大腹疝瘕，腹满，面目浮肿，留饮宿食，破癥坚积聚，利水谷道（《本经》）。**下五水，散膀胱留热，皮中痞，热气肿满**（《别录》）。**能泻十二种水疾，去痰水**（甄权）。**泻肾经及隧道水湿，脚气，阴囊肿坠，痰迷癫痫，噎膈痞塞**（时珍）。

【发明】〔宗奭曰〕此药专于行水，攻决为用。〔元素曰〕味苦气寒。苦性泄，寒胜热，直达水气所结之处，乃泄水之圣药。水结胸中，非此不能除，故仲景大陷胸汤用之。但有毒不可轻用。〔时珍曰〕肾主水，凝则为痰饮，溢则为肿胀。甘遂能泄肾经湿气，治痰之本也。不可过服，但中病则止可也。张仲景治心下留饮，与甘草同用，取其相反而立功也。刘河间《保命集》云：凡水肿服药未全消者，以甘遂末涂腹，绕脐令满，内服甘草水，其肿便去。又王璆《百一选方》云：脚气上攻，结成肿核，及一切肿毒。用甘遂末，水调傅肿处，即浓煎甘草汁服，其肿即散。二物相反，而感应如此。清流韩咏病脚疾用此，一服病去七八，再服而愈也。

【附方】旧三，新一十九。

水肿腹满甘遂炒二钱二分，黑牵牛一两半，为末。水煎，时时呷之（《普济方》）。

膜外水气甘遂末、大麦面各半两，水和作饼，烧熟食之，取利（《圣济总录》）。

身面洪肿甘遂二钱半，生研为末。以豶猪肾一枚，分为七脔，入末在内，湿纸包煨，令熟食之，日一服。至四五服，当觉腹鸣，小便利，是其效也（《肘后方》）。

肾水流注腿膝挛急，四肢肿痛。即上方加木香四钱。每用二钱，煨熟，温酒嚼下。当利黄水，为验（《御药院方》传）。

正水胀急大小便不利欲死。甘遂五钱，半生半炒，胭脂坏子十文，研匀。每以一钱，白面四两，水和作棋子大，水煮令浮，淡食之。大小便利后，用平胃散加熟附子，每以二钱煎服（《普济方》）。

小儿疳水珠子甘遂炒，青橘皮等分，为末。三岁用一钱，以麦芽汤下，以利为度。忌酸咸三五日。名水宝散（《总微论》）。

水蛊喘胀甘遂、大戟各一两，慢火炙研。每服一字，水半盏，煎三五沸服。不过十服（《圣济录》）。

水肿喘急大小便不通。十枣丸：用甘遂、大戟、芫花等分，为末，以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侵晨热汤下，利去黄水为度。否则次午再服（《三因方》）。

妊娠肿满气急少腹满，大小便不利，已服猪苓散不瘥者。用太山赤皮甘遂二两，捣筛，白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得微下，仍服猪苓散。不下再服之。猪苓散见猪苓下（《小品方》）。

心下留饮坚满脉伏，其人欲自利反快。甘遂半夏汤：用甘遂大者三枚，半夏十二个，以水一升，煮半升，去滓。入芍药五枚，甘草一节，水二升，煮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同煎八合，顿服取利（张仲景《金匮玉函》）。

脚气肿痛肾脏风气，攻注下部疮痒。甘遂半两，木鳖子仁四个，为末。猪腰子一个，去皮膜，切片，用药四钱掺在内，湿纸包煨熟，空心食之，米饮下。服后便伸两足。大便行后，吃白粥二三日为妙（《本事方》）。

二便不通甘遂末，以生面糊调傅脐中及丹田内，仍艾三壮，饮甘草汤，以通为度。又太山赤皮甘遂末一两，炼蜜和匀，分作四服，日一服取利（《圣惠方》）。

小便转脬甘遂末一钱，猪苓汤调下，立通（笔峰《杂兴》方）。

疝气偏肿甘遂、茴香等分，为末，酒服二钱（《儒门事亲》）。

妇人血结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大黄二两，甘遂、阿胶各一两，水一升半，煮半升，顿

服，其血当下（张仲景方）。

膈气哽噎甘遂面煨五钱，南木香一钱，为末。壮者一钱，弱者五分，水酒调下（《怪病奇方》）。

痞证发热盗汗，胸背疼痛。甘遂面包，浆水煮十沸，去面，以细糠火炒黄为末。大人三钱，小儿一钱，冷蜜水卧时服。忌油腻鱼肉（《普济方》）。

消渴引饮甘遂麸炒半两，黄连一两，为末，蒸饼丸绿豆大。每薄荷汤下二丸。忌甘草（《杨氏家藏方》）。

癫痫心风遂心丹：治风痰迷心，癫痫，及妇人心风血邪。用甘遂二钱，为末，以猪心取三管血和药，入猪心内缚定，纸裹煨熟，取末，入辰砂末一钱，分作四丸。每服一丸，将心煎汤调下。大便下恶物为效，不下再服（《济生方》）。

马脾风病小儿风热喘促，闷乱不安，谓之马脾风。甘遂面包煮一钱半，辰砂水飞二钱半，轻粉一角，为末。每服一字，浆水少许，滴油一小点，抄药在上，沉下，去浆灌之。名无价散（《全幼心鉴》）。

麻木疼痛万灵膏：用甘遂二两，蓖麻子仁四两，樟脑一两，捣作饼贴之。内饮甘草汤（《摘玄方》）。

耳卒聋闭甘遂半寸，绵裹插入两耳内，口中嚼少甘草，耳卒自然通也（《永类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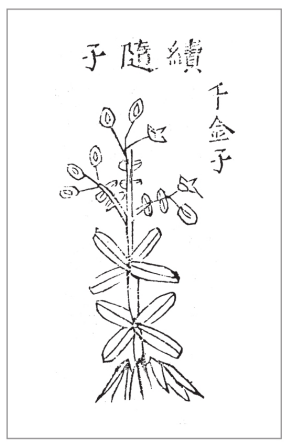
续随子宋《开宝》

【释名】千金子（《开宝》）、**千两金**（《日华》）、**菩萨豆**（《日华》）、**拒冬**（《开宝》）、**联步**

（〖《斗门方》〗）。〔颂曰〕叶中出茎，数数相续而生，故名。冬月始长，故又名拒冬。

【集解】〔志曰〕续随子生蜀郡，处处亦有之。苗如大戟。〔颂曰〕今南中多有，北土差少。苗如大戟，初生一茎，茎端生叶，叶中复出数茎相续。花亦类大戟，自叶中抽干而生，实青有壳。人家园亭中多种以为饰。秋种冬长，春秀夏实。〔时珍曰〕茎中亦有白汁，可结水银。

【修治】〔时珍曰〕凡用去壳，取色白者，以纸包，压去油，取霜用。



续随子

【气味】辛，温，有毒。

【主治】妇人血结月闭，瘀血癥瘕痃癖，除蛊毒鬼疰，心腹痛，冷气胀满，利大小肠，下恶滞物（《开宝》）。积聚痰饮，不下食，呕逆，及腹内诸疾。研碎酒服，不过三颗，当下

恶物（《蜀本》）。宣一切宿滞，治肺气水气，日服十粒。泻多，以酸浆水或薄醋粥吃，即止。又涂疥癣疮（大明）。

【发明】〔颂曰〕续随下水最速。然有毒损人，不可过多。〔时珍曰〕续随与大戟、泽漆、甘遂茎叶相似，主疗亦相似，其功皆长于利水。惟在用之得法，亦皆要药也。

【附方】旧二，新四。

小便不通脐腹胀痛不可忍，诸药不效者，不过再服。用续随子去皮一两，铅丹半两。同少蜜捣作团，瓶盛埋阴处，腊月至春末取出，研，蜜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木通汤下，化破尤妙。病急亦可旋合（《圣济录》）。

水气肿胀联步一两，去壳研，压去油，重研，分作七服，每治一人用一服，丈夫生饼子酒下，妇人荆芥汤下，五更服之。当下利，至晓自止。后以厚朴汤补之。频吃益善。忌盐、醋一百日，乃不复作。联步即续随子也（《斗门方》）。

阳水肿胀续随子炒去油二两，大黄一两，为末，酒水丸绿豆大。每白汤下五十丸，以去陈莝（《摘玄方》）。

涎积癥块续随子三十枚，腻粉二钱，青黛炒一钱，研匀，糯米饭丸芡子大。每服一丸，打破，以大枣一枚，烧熟去皮核，同嚼，冷茶送下。半夜后，取下积聚恶物为效（《圣济录》）。

蛇咬肿闷欲死。用重台六分，续随子仁七粒，捣筛为散。酒服方寸匕，兼唾和少许，涂咬处，立效（崔元亮《海上方》）。

黑子疣赘续随子熟时涂之，自落（《普济方》）。

叶及茎中白汁

〔主治〕剥人面皮，去□黯（《开宝》）。傅白癜疬疡（大明）。捣叶，傅蝎螫立止（时珍）。

莨菪音浪荡。○《本经·下品》

【释名】天仙子（《图经》）、横唐（《本经》）、行唐（《别录》）。〔时珍曰〕莨菪一作□蒗。其子服之，令人狂狼放宕，故名。

【集解】〔《别录》曰〕莨菪子生海滨川谷及雍州。五月采子。〔弘景曰〕今处处有之。子形颇似五味核而极小。〔保昇曰〕所在皆有之。叶似菘蓝，茎叶皆有细毛。花白色。子壳作罂状，结实扁细，若粟米大，青黄色。六月、七月采子，日干。〔颂曰〕处处有之。苗茎高二三尺。叶似地黄、王不留行、红蓝等，而阔如三指。四月开花，紫色。茎荚有白毛。五月结实，有壳作罂子状，如小石榴。房中子至细，青白色，如粟米粒。〔敦曰〕凡使勿用苍蓂子，其形相似，只是微赤，服之无效，时人多以杂之。〔时珍曰〕张仲景《金匮要略》言，菜中有水莨菪，叶圆而光，有毒，误食令人狂乱，状如中风，或吐血，以甘草汁解之。

茛菪

子

〔修治〕〔敦曰〕修事茛菪子十两，以头醋一镒，煮干为度。却用黄牛乳汁浸一宿，至明日乳汁黑，即是真者。晒干捣筛用。

〔气味〕苦，寒，有毒。〔《别录》曰〕甘。〔权曰〕苦、辛，微热，有大毒。〔藏器曰〕性温不寒。〔大明曰〕温，有毒。服之热发，以绿豆汁、甘草、升麻、犀角并解之。〔敦曰〕有大毒。误服之，冲人心，大烦闷，眼生暹火。〔颂曰〕《本经》言性寒，后人多云大热。而《史记·淳于意传》云：淄川王美人怀子不乳，饮以浪荡药一撮，以酒饮，旋乳。且不乳岂热药所治？又古方主卒颠狂亦多单用茛菪，岂果性寒耶？

〔主治〕齿痛出虫，肉痹拘急。久服轻身，使人健行，走及奔马，强志益力，通神见鬼。多食令人狂走（《本经》）。疗癫狂风痫，颠倒拘挛（《别录》）。安心定志，聪明耳目，除邪逐风，变白，主痃癖。取子洗晒，隔日空腹，

水下一指捻。亦可小便浸令泣尽，暴干，如上服。勿令子破，破则令人发狂（藏器）。炒焦研末，治下部脱肛，止冷痢。主蛀牙痛，咬之虫出（甄权）。烧熏虫牙，及洗阴汗（大明）。

〔发明〕〔弘景曰〕入疗癫狂方用，然不可过剂。久服自无嫌，通神健行，足为大益，而《仙经》不见用。〔权曰〕以石灰清煮一伏时，掬出，去芽曝干，以附子、干姜、陈橘皮、桂心、厚朴为丸服。去一切冷气，积年气痢，甚温暖也。不可生服，伤人见鬼，拾针狂乱。〔时珍曰〕莨菪之功，未见如所说，而其毒有甚焉。煮一二日而芽方生，其为物可知矣。莨菪、云实、防葵、赤商陆皆能令人狂惑见鬼，昔人未有发其义者。盖此类皆有毒，能使痰迷心窍，蔽其神明，以乱其视听故耳。唐安禄山诱奚、契丹，饮以莨菪酒，醉而坑之。又嘉靖四十三年二月，陕西游僧武如香，挟妖术至昌黎县民张柱家，见其妻美。设饭间，呼其全家同坐，将红散入饭内食之。少顷举家昏迷，任其奸污。复将魇法吹入柱耳中。柱发狂惑，见举家皆是妖鬼，尽行杀死，凡一十六人，并无血迹。官司执柱囚之。十余日柱吐痰二碗许，闻其故，乃知所杀者皆其父母兄嫂妻子姊侄也。柱与如香皆论死。世宗肃皇帝命榜示天下。观此妖药，亦是莨菪之流尔。方其痰迷之时，视人皆鬼矣。解之之法，可不知乎？

〔附方〕旧二，新二十。

卒发颠狂莨菪三升为末，以酒一升渍数日，绞去滓，煎令可丸，如小豆三丸，日三服。当觉口面急，头中如有虫行，额及手足有赤色处，如此并是瘥候也。未知再服，取尽神良（陈延之《小品方》）。

风痹厥痛天仙子三钱炒，大草乌头、甘草半两，五灵脂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以螺青为衣。每服十丸，男子菖蒲酒下，女子芫花汤下（《圣济录》）。

久嗽不止有脓血。茛菪子五钱，淘去浮者，煮令芽出，炒研，真酥一鸡子大，大枣七枚，同煎令酥尽，取枣日食三枚。〇又方：茛菪子三撮，吞之，日五六度。光禄李丞服之神验（孟诜《必效方》）。

年久呷嗽至三十年者。茛菪子、木香、熏黄等分，为末。以羊脂涂青纸上，撒末于上，卷作筒，烧烟熏吸之（崔行功《纂要方》）。

水肿蛊胀方见《兽部》麤羊下。

积冷痃癖不思饮食，羸困者。茛菪子三分，水淘去浮者，大枣四十九个、水三升，煮干，只取枣去皮核。每空心食一个，米饮下，觉热即止（《圣惠方》）。

水泻日久青州干枣十个去核，入茛菪子填满扎定，烧存性。每粟米饮服一钱（《圣惠方》）。

冷疳痢下茛菪子为末，腊猪脂和丸，绵裹枣许，导下部。因痢出，更纳新者。不过三度瘥（孟诜《必效方》）。

赤白下痢腹痛，肠滑后重。大黄煨半两，茛菪子炒黑一撮，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普济方》）。

久痢不止变种种痢，兼脱肛。茛菪丸：用茛菪子一升，淘去浮者，煮令芽出，晒干，炒黄黑色，青州枣一升，去皮核，酽醋二升，同煮，捣膏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米饮下（《圣惠方》）。

肠风下血茛菪煎：用茛菪实一升，曝干捣筛，生姜半斤，取汁，银锅中更以无灰酒二升投之，上火煎如稠饧，即旋投酒，度用酒可及五升即止。慢火煎令可丸，大如梧子。每旦酒饮通下三丸，增至五七丸止。若丸时粘手，则以菟丝粉衬隔之。火候忌紧，药焦则失力

也。初服微热，勿怪。疾甚者，服过三日，当下利。疾去，利亦止。绝有效（《箧中方》）。

脱肛不收莨菪子炒研傅之（《圣惠方》）。

风牙虫牙《瑞竹堂方》：用天仙子一撮，入小口瓶内烧烟，竹筒引烟，入虫孔内，熏之即死，永不发。〇《普济方》：用莨菪子入瓶内，以热汤淋下，口含瓶口，令气熏之。冷更作，尽三合乃止。有涎津可去，甚效。〇《备急方》：用莨菪子数粒纳孔中，以蜡封之，亦效。

牙齿宣落风痛。莨菪子末，绵裹咬之，有汁勿咽（《必效方》）。

风毒咽肿咽水不下，及瘰疬咽肿。水服莨菪子末两钱匕，神良（《外台秘要》）。

乳痈坚硬新莨菪子半匙，清水一盏，服之。不得嚼破（《外台秘要》）。

石痈坚硬不作脓者。莨菪子为末，醋和，傅疮头，根即拔出（《千金方》）。

恶疮似癞十年不愈者。莨菪子烧研傅之（《千金方》）。

打扑折伤羊脂调莨菪子末傅之（《千金方》）。

恶犬咬伤莨菪子七枚吞之，日三服（《千金方》）。

根

〔气味〕苦，辛，有毒。

〔主治〕邪疟，疥癣，杀虫（时珍）。

〔附方〕新六。

疟疾不止莨菪根烧灰，水服一合。量人强弱用（《千金方》）。

恶癣有虫莨菪根捣烂，蜜和傅之（《千金翼》）。

趾间肉刺莨菪根捣汁涂之。〇《雷公炮炙论·序》云：脚生肉刺，裈系菪根。谓系于裈带上也。

狂犬咬人莨菪根和盐捣傅，日三上（《外台秘要》）。

恶刺伤人莨菪根水煮汁浸之，冷即易。神方也（《千金方》）。

箭头不出万圣神应丹：端午前一日，不语，寻见莨菪科，根本枝叶花实全好者。道云："先生！你却在这里。"道罢，用柴灰自东南起围了，以木椑子掘取根下周回土。次日日未出时，依前不语，用□头取出，洗净。勿令鸡犬妇人见，于净室中，以石臼捣如泥，丸弹子大，黄丹为衣，以纸袋封，悬高处阴干。遇有箭头不出者，先以象牙末贴疮口，后用绯帛袋盛此药，放脐中，绵兜肚系了，当便出也（张子和《儒门事亲》方）。

云实《本经·上品》

【释名】员实（《别录》）、云英（《别录》）、天豆（《吴普》）、马豆（《图经》）、羊石子（《图经》）、苗名草云母（《唐本》）、臭草（《图经》）、粘刺（《纲目》）。〔时珍曰〕员亦音云，其义未详。豆以子形名。羊石当作羊矢，其子肖之故也。

【集解】〔《别录》曰〕云实，生河间川谷。十月采，暴干。〔普曰〕茎高四五尺，大茎中空。叶如麻，两两相值。六月花，八月、九月实，十月采。〔弘景曰〕处处有之。子细如葶苈子而小黑，其实亦类莨菪。烧之致鬼，未见其法术。〔恭曰〕云实大如黍及大麻子等，黄黑似豆，故名天豆。丛生泽旁，高五六尺。叶如细槐，亦如苜蓿。枝间微刺。俗谓苗为草云母。陶云似葶苈者，非也。〔保昇曰〕所在平泽有之。叶似细槐，花黄白色，其荚如豆，其实青黄色，大若麻子。五月、六月采实。〔颂曰〕叶如槐而狭长，枝上有刺。苗名臭草，又名羊石子草。实名马豆。三月、四月采苗，十月采实，过时即枯落也。〔时珍曰〕此草山原甚多，俗名粘刺。赤茎中空，有刺，高者如蔓。其叶如槐。三月开黄花，累然满枝。荚长三寸许，状如肥皂荚。内有子五六粒，正如鹊豆，两头微尖，有黄黑斑纹，厚壳白仁，咬之极坚重，有腥气。

云实

实

〔修治〕〔敦曰〕凡采得，粗捣，相对拌浑颗橡实，蒸一日，拣出暴干。

〔气味〕辛，温，无毒。〔《别录》曰〕苦。〔普

曰〕神农：辛，小温。黄帝：咸。雷公：苦。

〔主治〕泄痢肠澼，杀虫蛊毒，去邪恶结气，止痛，除寒热（《本经》）。消渴（《别录》）。治疟多用（苏颂）。主下□脓血（时珍）。

〔附方〕新一。

□下不止云实、女萎各一两，桂半两，川乌头二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丸，水下，日三服（《肘后方》）。

花

〔主治〕见鬼精物。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通神明（《本经》）。杀精物，下水。烧之致鬼（《别录》）。

〔发明〕〔时珍曰〕云实花既能令人见鬼发狂，岂有久服轻身之理，此古书之讹也。

根

〔主治〕骨哽及咽喉痛。研汁咽之（时珍）。

蓖麻蓖音卑。〇《唐本草》

【释名】〔颂曰〕叶似大麻，子形宛如牛蜱，故名。〔时珍曰〕蓖亦作蜌。蜌，牛虱也。其子有麻点，故名蓖麻。

【集解】〔恭曰〕此人间所种者，叶似大麻叶而甚大，结子如牛蜱。今胡中来者，茎赤，高丈余，子大如皂荚核，用之益良。

〔颂曰〕今在处有之。夏生苗，叶似葎草而大厚。茎赤有节如甘蔗，高丈余。秋生细花，随便结实，壳上有刺，状类巴豆，青黄斑褐。夏采茎叶，秋采实，冬采根，日干用。〔时珍曰〕其茎有赤有白，中空。其叶大如瓠叶，每叶凡五尖。夏秋间椏里抽出花穗，累累黄色。每枝结实数十颗，上有刺，攒簇如猬毛而软。凡三四子合成一颗，枯时劈开，状如巴豆，壳内有子大如豆。壳有斑点，状如牛蜆。再去斑壳，中有仁，娇白如续随子仁，有油可作印色及油纸。子无刺者良，子有刺者毒。

蓖麻

子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黑夭赤利子，缘在地蒌上生，是颗两头尖有毒。其蓖麻子，节节有黄黑斑。凡使以盐汤煮半日，去皮取子研用。〔时珍曰〕取蓖麻油法：用蓖麻仁五升捣烂，以水一斗煮之，有沫撇起，待沫尽乃止。去水，以沫煎至点灯不泎、滴水不散为度。

〔气味〕甘、辛，平，有小毒。〔时珍曰〕凡服蓖麻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必胀死。其油能伏丹砂、粉霜。

〔主治〕水癥。以水研二十枚服之，吐恶沫，加至三十枚，三日一服，瘥则止。又主风虚寒热，身体疮痒浮肿，尸疰恶气，榨取油涂之（《唐本》）。研傅疮痍疥癞。涂手足心，催生（大明）。治瘰疬。取子炒熟去皮，每卧时嚼服二三枚，渐加至十数枚，有效（宗奭）。主偏风不遂，口眼㖞斜，失音口噤，头风耳聋，舌胀喉痹，齁喘脚气，毒肿丹瘤，汤火伤，针刺入肉，女人胎衣不下，子肠挺出，开通关窍经络，能止诸痛，消肿追脓拔毒（时珍）。

〔发明〕〔震亨曰〕蓖麻属阴，其性善收，能追脓取毒，亦外科要药。能出有形之滞物，故取胎产胞衣、剩骨胶血者用之。〔时珍曰〕蓖麻仁甘辛有毒热，气味颇近巴豆，亦能利人，故下水气。其性善走，能开通诸窍经络，故能治偏风、失音口噤、口目㖞斜、头风七窍诸病，不止于出有形之物而已。盖鹅鹕油能引药气入内，蓖麻油能拔病气出外，故诸膏多用之。一人病偏风，手足不举。时珍用此油同羊脂、麝香、鲮鲤甲等药，煎作摩膏，日摩数次，一月余渐复。兼服搜风化痰养血之剂，三月而愈。一人病手臂一块肿痛，亦用蓖麻捣膏贴之，一夜而愈。一人病气郁偏头痛，用此同乳香、食盐捣熵太阳穴，一夜痛止。一妇产后子肠不收，捣仁贴其丹田，一夜而上。此药外用屡奏奇勋，但内服不可轻率尔。或言捣膏以箸点于鹅马六畜舌根下，即不能食，或点肛内，即下血死，其毒可知矣。

〔附方〕旧九，新二十九。

半身不遂失音不语。取蓖麻子油一升，酒一斗，铜锅盛油，

着酒中一日，煮之令熟，细细服之（《外台秘要》）。

口目㖞斜蓖麻子仁捣膏，左贴右，右贴左，即正。〇《妇人良方》：用蓖麻子仁七七粒，研作饼，右㖞安在左手心，左㖞安在右手心，却以铜盂盛热水坐药上，冷即换，五六次即正也。〇一方：用蓖麻子仁七七粒，巴豆十九粒，麝香五分，作饼如上用。

风气头痛不可忍者。乳香、蓖麻仁等分，捣饼随左右贴太阳穴，解发出气甚验。〇《德生堂方》：用蓖麻油纸剪花，贴太阳亦效。〇又方：蓖麻仁半两，枣肉十五枚，捣涂纸上，卷筒插入鼻中，下清涕即止。

八种头风蓖麻子、刚子各四十九粒去壳，雀脑芎一大块，捣如泥，糊丸弹子大，线穿挂风处阴干。用时先将好末茶调成膏子涂盏内，后将炭火烧前药烟起，以盏覆之。待烟尽，以百沸葱汤点盏内茶药服之。后以绵被裹头卧，汗出避风（《袖珍方》）。

鼻窒不通蓖麻子仁去皮三百粒，大枣去皮核十五枚，捣匀绵裹塞之。一日一易，三十余日闻香臭也（《普济方》）。

天柱骨倒小儿疳疾及诸病后，天柱骨倒，乃体虚所致，宜生筋散贴之。木鳖子六个去壳，蓖麻子六十粒去壳，研匀。先包头擦项上令热，以津调药贴之（郑氏《小儿方》）。

五种风痫不问年月远近。用蓖麻子仁二两，黄连一两，用银石器，纳水一大碗，文武火煮之。干即添水，三日两夜取出黄连，只用蓖麻风干，勿令见日，以竹刀每个切作四段。每服二十段，食后荆芥汤下，日二服。终身忌食豆，犯之必腹胀死（《卫生宝鉴》）。

舌上出血蓖麻子油纸撚，烧烟熏鼻中，自止（《摘玄方》）。

舌胀塞口蓖麻仁四十粒，去壳研油涂纸上，作撚烧烟熏之。

未退再熏，以愈为度。有人舌肿出口外，一村人用此法而愈（《经验良方》）。

急喉痹塞牙关紧急不通，用此即破。以蓖麻子仁研烂，纸卷作筒，烧烟熏吸即通。或只取油作撚尤妙。名圣烟筒。

咽中疮肿《杜壬方》：用蓖麻子仁一枚，朴消一钱，同研，新汲水服之，连进二三服效。〇《三因方》：用蓖麻仁、荆芥穗等分，为末，蜜丸，绵包噙，咽之。

水气胀满蓖麻子仁研，水解得三合。清旦一顿服尽，日中当下青黄水也。或云壮人止可服五粒（《外台秘要》）。

脚气作痛蓖麻子七粒，去壳研烂，同苏合香丸贴足心，痛即止也（《外台秘要》）。

小便不通蓖麻仁三粒，研细，入纸撚内，插入茎中即通（《摘玄方》）。

齁喘咳嗽蓖麻子去壳炒熟，拣甜者食之。须多服见效。终身不可食炒豆（《卫生易简方》）。

催生下胞崔元亮《海上集验方》：取蓖麻子七粒，去壳研膏，涂脚心。若胎及衣下，便速洗去。不尔则子肠出，即以此膏涂顶，则肠自入也。〇《肘后方》云：产难，取蓖麻子十四枚，每手各把七枚，须臾立下也。

子宫脱下蓖麻子仁、枯矾等分，为末，安纸上托入。仍以蓖麻子仁十四枚，研膏涂顶心即入（《摘玄》）。

盘肠生产涂顶方同上。

催生下胎不拘生胎死胎。蓖麻二个，巴豆一个，麝香一分，研贴脐中并足心。〇又下生胎，一月一粒，温酒吞下（《集简

方》）。

一切毒肿痛不可忍。蓖麻子仁捣傅，即止也（《肘后方》）。

疠风鼻塌手指挛曲，节间痛不可忍，渐至断落。用蓖麻子一两去皮，黄连一两剉豆大，以小瓶子入水一升，同浸。春夏三日，秋冬五日后，取蓖麻子一枚劈破，面东以浸药水吞之。渐加至四五枚，微利不妨。瓶中水尽更添。两月后吃大蒜、猪肉试之，如不发是效也。若发动再服，直候不发乃止（杜壬方）。

小儿丹瘤蓖麻子五个，去皮研，入面一匙，水调涂之，甚效（《修真秘旨》）。

瘰疬结核蓖麻子炒去皮，每睡时服二三枚，取效。一生不可吃炒豆（《阮氏经验方》）。

瘰疬恶疮及软疖。用白胶香一两，瓦器溶化，去滓，以蓖麻子六十四个，去壳研膏，溶胶投之，搅匀，入油半匙头，柱点水中试软硬，添减胶油得所，以绯帛量疮大小摊贴，一膏可治三五疖也（《儒门事亲》）。

肺风面疮起白屑，或微有赤疮。用蓖麻子仁四十九粒，白果、胶枣各三粒，瓦松三钱，肥皂一个，捣为丸。洗面用之良（吴旻《扶寿方》）。

面上雀斑蓖麻子仁、密陀僧、硫黄各一钱，为末，用羊髓和匀，夜夜傅之（《摘玄方》）。

发黄不黑蓖麻子仁，香油煎焦，去滓，三日后频刷之（《摘玄方》）。

耳卒聋闭蓖麻子一百个去壳，与大枣十五枚捣烂，入乳小儿

乳汁，和丸作铤。每以绵裹一枚塞之，觉耳中热为度。一日一易，二十日瘥（《千金方》）。

汤火灼伤蓖麻子仁、蛤粉等分，研膏。汤伤以油调；火灼以水调，涂之（《古今录验》）。

针刺入肉蓖麻子去壳研烂，先以帛衬伤处，傅之。频看，若见刺出，即拔去，恐药紧弩出好肉。或加白梅肉同研尤好（《卫生易简方》）。

竹木骨哽蓖麻子仁一两，凝水石二两，研匀。每以一捻置舌根噙咽，自然不见。〇又方：蓖麻油、红曲等分，研细，沙糖丸皂子大，绵裹含咽，痰出大良。

鸡鱼骨哽蓖麻子仁研烂，入百药煎研，丸弹子大。井花水化下半丸，即下。

恶犬咬伤蓖麻子五十粒去壳，以井花研膏。先以盐水洗，吹痛处，乃贴此膏（《袖珍方》）。

叶

〔气味〕有毒。

〔主治〕脚气风肿不仁，蒸捣裹之，日二三易即消。又油涂炙热，熨囟上，止鼻衄，大验（苏恭）。治痰喘咳嗽（时珍）。

〔附方〕新一。

齁喘痰嗽《儒门事亲》方：用九尖蓖麻叶三钱，入飞过白矾二钱，以猪肉四两薄批，掺药在内，荷叶裹之，文武火煨熟。细嚼，以白汤送下。名九仙散。〇《普济方》：治咳嗽涎喘，不问年深日

近。用经霜蓖麻叶、经霜桑叶、御米壳蜜炒各一两，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白汤化下，日一服，名无忧丸。

【附录】博落回（《拾遗》）〔藏器曰〕有大毒。主恶疮瘿根，瘤赘瘜肉，白癜风，蛊毒精魅，溪毒疮瘘。和百丈青、鸡桑灰等分，为末傅之。蛊毒精魅当别有法。生江南山谷。茎叶如蓖麻。茎中空，吹之作声如博落回。折之有黄汁，药人立死，不可轻用入口。

常山《本经·下品》　蜀漆同上

【释名】恒山（《吴普》）、互草（《本经》）、鸡屎草（《日华》）、鸭屎草（《日华》）。〔时珍曰〕恒亦常也。恒山乃北岳名，在今定州。常山乃郡名，亦今真定。岂此药始产于此得名欤？蜀漆乃常山苗，功用相同，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常山生益州川谷及汉中。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又曰：蜀漆生江林山川谷及蜀汉中，常山苗也。五月采叶，阴干。〔弘景曰〕常山出宜都、建平。细实黄者，呼为鸡骨常山，用之最胜。蜀漆是常山苗而所出又异者，江林山即益州江阳山名，故是同处尔。彼人采得，萦结作丸，得时燥者佳。〔恭曰〕常山生山谷间。茎圆有节，高者不过三四尺。叶似茗而狭长，两两相当。三月生白花，青萼。五月结实青圆，三子为房。其草暴燥色青白，堪用。若阴干便黑烂郁坏矣。〔保昇曰〕今出金州、房州、梁州中江县。树高三四尺，根似荆根，黄色而破。五六月采叶，名蜀漆也。〔李含光曰〕蜀漆是常山茎，八月、九月采之。〔颂曰〕今汴西、淮、浙、湖南州郡亦有之，并如上说。而海州出者，叶似楸叶，八月有花，红白色，子碧色，似山楝子而小。今天台山出一种草，名土常山，苗叶极甘。人用为饮，甘味如蜜，又名蜜香草，性凉益人，非此常山也。

博落回

常山、蜀漆

【修治】〔敦曰〕采时连根苗收。如用茎叶，临时去根，以甘草细剉，同水拌湿蒸之。临时去甘草，取蜀漆细剉，又拌甘草水匀，再蒸，日干用。其常山，凡用以酒浸一宿，漉出日干，熬捣用。〔时珍曰〕近时有酒浸蒸熟或瓦炒熟者，亦不甚吐人。又有醋制者，吐人。

常山

〔气味〕苦，寒，有毒。〔《别录》曰〕辛，微寒。〔普曰〕神农、岐伯：苦。桐君：辛，有毒。李当之：大寒。〔权曰〕苦，有小毒。〔炳曰〕得甘草，吐疟。〔之才曰〕畏玉札。〔大明曰〕忌葱菜及菘菜。伏砒石。

〔主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本经》）。疗鬼蛊往来，水胀，洒洒恶寒，鼠瘘（《别录》）。治诸疟，吐痰涎，治项下瘤瘿（甄权）。

蜀漆

〔气味〕辛，平，有毒。〔《别录》曰〕微温。〔权曰〕苦，有小毒。〔元素曰〕辛，纯阳。〔炳曰〕桔梗为之使。〔之才曰〕栝楼为之使。恶贯众。

〔主治〕疟及咳逆寒热，腹中癥坚痞结，积聚邪气，蛊毒鬼疰（《本经》）。疗胸中邪结气，吐去之（《别录》）。治瘴、鬼疟多时不瘥，温疟寒热，下肥气（甄权）。破血，洗去腥，与苦酸同用，导胆邪（元素）。

【发明】〔敦曰〕蜀漆春夏用茎叶，秋冬用根。老人久病，切忌服之。〔颂曰〕常山、蜀漆为治疟之最要。不可多进，令人吐逆。〔震亨曰〕常山性暴悍，善驱逐，能伤真气。病人稍近虚怯，不可用也。《外台》乃用三两作一服，殊昧雷公老人久病切忌之戒。〔时珍曰〕常山、蜀漆有劫痰截疟之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出阳分之后。用之得宜，神效立见；用失其法，真气必伤。夫疟有六经疟、五脏疟、痰湿食积瘴疫鬼邪诸疟，须分阴阳虚实，不可一概论也。常

山、蜀漆生用则上行必吐，酒蒸炒熟用则气稍缓，少用亦不致吐也。得甘草则吐，得大黄则利，得乌梅、鲮鲤甲则入肝，得小麦、竹叶则入心，得秫米、麻黄则入肺，得龙骨、附子则入肾，得草果、槟榔则入脾。盖无痰不作疟，二物之功，亦在驱逐痰水而已。杨士瀛《直指方》云：常山治疟，人皆薄之。疟家多蓄痰涎黄水，或停潴心下，或结澼胁间，乃生寒热。法当吐痰逐水，常山岂容不用？水在上焦，则常山能吐之；水在胁下，则常山能破其澼而下其水。但须行血药品佐助之，必收十全之功。其有纯热发疟或蕴热内实之证，投以常山，大便点滴而下，似泄不泄者。须用北大黄为佐，泄利数行，然后获愈也。又待制李焘云：岭南瘴气寒热所感，邪气多在营卫皮肉之间。欲去皮肤毛孔中瘴气根本，非常山不可。但性吐人，惟以七宝散冷服之，即不吐，且验也。

【附方】旧三，新二十三。

截疟诸汤《外台秘要》：用常山三两，浆水三升，浸一宿，煎取一升，欲发前顿服，取吐。〇《肘后方》：用常山一两，秫米一百粒，水六升，煮三升，分三服。先夜、未发、临发时服尽。〇《养生主论》：王隐者驱疟汤云：予用此四十年，奇效不能尽述，切勿加减，万无一吐者。常山酒煮晒干、知母、贝母、草果各一钱半，水一钟半，煎半熟，五更热服。渣以酒浸，发前服。

截疟诸酒《肘后方》：用常山一两，酒一升，渍二三日，分作三服：平旦一服，少顷再服，临发又服。或加甘草，酒煮服之。〇宋侠《经心录》：醇醨汤：治间日疟。支太医云：乃桂广州方也，甚验。恒山一钱二分，大黄二钱半，炙甘草一钱二分。水一盏半，煎减半，曰醇，发日五更温服；再以水一盏，煎减半，曰醨，未发时温服。〇虞抟《医学正传》云：治久疟不止。常山一钱半，槟榔一钱，丁香五分，乌梅一个，酒一盏，浸一宿，五更饮之。一服便止，永不再发，如神。

截疟诸丸《千金方》：恒山丸：治数年不瘥者，两剂瘥；一月以来者，一剂瘥。恒山三两，研末，鸡子白和丸梧子大，瓦器煮

熟，杀腥气，则取晒干收之。每服二十丸，竹叶汤下，五更一服，天明一服，发前一服，或吐或否即止。〇《肘后》：丹砂丸：恒山捣末三两，真丹一两研，白蜜和杵百下，丸梧子大。先发服三丸，少顷再服三丸，临时服三丸，酒下，无不断者。〇曾世荣《活幼心书》：黄丹丸：治大小久疟。恒山二两，黄丹半两，乌梅连核瓦焙一两，为末，糯米粉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凉酒下，隔一夜一服，平旦一服。午后方食。〇葛洪《肘后方》：用恒山三两，知母一两，甘草半两，捣末，蜜丸梧子大。先发时服十丸，次服七丸，后服五六丸，以瘥为度。〇《和剂局方》瞻仰丸：治一切疟。常山四两，炒存性，草果二两，炒存性，为末，薄糊丸梧子大。每卧时冷酒服五十丸，五更再服。忌鹅羊热物。〇又胜金丸：治一切疟，胸膈停痰，发不愈者。常山八两，酒浸蒸焙，槟榔二两，生研末，糊丸梧子大，如上法服。〇《集简方》二圣丸：治诸疟，不拘远近大小。鸡骨恒山、鸡心槟榔各一两，生研，鲮鲤甲煨焦一两半，为末，糯粉糊丸绿豆大，黄丹为衣。每服三五十丸，如上法服。

厥阴肝疟寒多热少，喘息如死状，或少腹满，小便如癃，不问久近，不吐不泄，如神。恒山一两，醋浸一夜，瓦器煮干。每用二钱，水一盏，煎半盏，五更冷服（赵真人《济急方》）。

太阴肺疟痰聚胸中，病至令人心寒，寒甚乃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恒山三钱，甘草半钱，秫米三十五粒，水二钟，煎一钟，发日早分三次服（《千金方》）。

少阴肾疟凄凄然寒，手足寒，腰脊痛，大便难，目眴眴然。恒山二钱半，豉半两，乌梅一钱，竹叶一钱半，葱白三根，水一升半，煎一升，发前分三服（《千金方》）。

牝疟独寒不热者。蜀漆散：用蜀漆、云母煅三日夜、龙骨各二钱，为末。每服半钱，临发日旦一服，发前一服，酢浆水调下。温疟又加蜀漆一钱（张仲景《金匮要略》）。

牡疟独热不冷者。蜀漆一钱半，甘草一钱，麻黄二钱，牡蛎

粉二钱。水二钟，先煎麻黄、蜀漆，去沫，入药再煎至一钟，未发前温服，得吐则止（王焘《外台秘要》）。

温疟热多恒山一钱，小麦三钱，淡竹叶二钱。水煎，五更服，甚良（《药性论》）。

三十年疟《肘后方》：治三十年老疟及积年久疟。常山、黄连各一两。酒三升，渍一宿，以瓦釜煮取一升半。发日早服五合，发时再服。热当吐，冷当利，无不瘥者。〇张文仲《备急方》：用恒山一两半，龙骨五钱，附子炮二钱半，大黄一两，为末，鸡子黄和丸梧子大。未发时五丸，将发时五丸，白汤下。支太医云：此方神验，无不断者。

瘴疟寒热《刘长春经验方》：常山一寸，草果一枚，热酒一碗，浸一夜，五更望东服之，盖卧，酒醒即愈。〇谈野翁《试验方》：用常山、槟榔、甘草各二钱，黑豆一百粒，水煎服之。乃彭司寇所传。〇葛稚川《肘后方》：用常山、黄连、香豉各一两，附子炮七钱，捣末，蜜丸梧子大。空腹饮服四丸，欲发时三丸。至午后乃食。

妊娠疟疾酒蒸常山、石膏煅各一钱，乌梅炒五分，甘草四分，水一盏，酒一盏，浸一夜，平旦温服（姚僧垣《集验方》）。

百日儿疟《水鉴仙人歌》曰：疟是邪风寒热攻，直须术治免成空。常山刻作人形状，钉在孩儿生气宫。如金生人，金生在巳，即钉巳上；木生人，钉亥上；火生人，钉寅上；水土生人，钉申上也。

小儿惊忤暴惊卒死中恶。用蜀漆炒二钱，左顾牡蛎一钱二分，浆水煎服，当吐痰而愈。名千金汤（阮氏）。

胸中痰饮恒山、甘草各一两，水五升，煮取一升，去滓，入蜜二合。温服七合，取吐。不吐更服（《千金方》）。

【附录】杜茎山（《图经》）〔颂曰〕叶味苦，性寒。主温瘴寒热作止不定，烦渴头痛心躁。杵烂，新酒浸，绞汁服，吐出恶涎甚效。生宜州。茎高四五尺，叶似苦荬菜。秋有花，紫色。实如枸杞子，大而白。土红山〔颂曰〕叶甘、苦，微寒，无毒。主骨节疼痛，劳热瘴疟。生福州及南恩州山野中。大者高七八尺。叶似枇杷而小，无毛。秋生白花如粟粒，不实。福州生者作细藤，似芙蓉叶，其叶上青下白，根如葛头。土人取根米泔浸一宿，以清水再浸一宿，炒黄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生姜一片，同煎服。亦治劳瘴甚效。〔时珍曰〕杜茎山即土恒山，土红山又杜茎山之类，故并附之。

藜芦《本经·下品》

【释名】山葱（《别录》）、葱苒（《本经》）、葱茨（音毯。〖《别录》〗）、葱葵（普）、丰芦（普）、憨葱（《纲目》）、鹿葱（〖《图经》〗）。〔时珍曰〕黑色曰黎，其芦有黑皮裹之，故名。根际似葱，俗名葱管藜芦是矣。北人谓之憨葱，均人谓之鹿葱。

【集解】〔《别录》曰〕藜芦生太山山谷。三月采根，阴干。〔普曰〕大叶，小根相连。〔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根下极似葱而多毛。用之止剔取根，微炙之。〔保昇曰〕所在山谷皆有。叶似郁金、秦艽、蘘荷等，根若龙胆，茎下多毛。夏生冬凋，八月采根。〔颂曰〕今陕西、山南东西州郡皆有之，辽州、均州、解州者尤佳。三月生苗。叶青，似初出棕心，又似车前。茎似葱白，青紫色，高五六寸。上有黑皮裹茎，似棕皮。有花肉红色。根似马肠根，长四五寸许，黄白色。二月、三月采根阴干。此有二种：一种水藜芦，茎叶大同，只是生在近水溪涧石上，根须百余茎，不中药用。今用者名葱白藜芦，根须甚少，只是三二十茎，生高山者为佳，均州土俗亦呼为鹿葱。《范子计然》云：出河东，黄白者善。

藜芦

根

【修治】〔雷曰〕凡采得去头，用糯米泔汁煮之，从巳至未，晒干用。

【气味】辛，寒，有毒。〔《别录》曰〕苦，微寒。〔普曰〕神农、雷公：辛，有毒。岐伯：咸，有毒。李当之：大寒，大毒。扁鹊：苦，有毒。〔之才曰〕黄连为之使。反细辛、芍药、人参、沙参、紫参、丹参、苦参。恶大黄。〔时珍曰〕畏葱白。服之吐不止，饮葱汤即止。

【主治】蛊毒咳逆，泄痢肠澼，头疡疥瘙恶疮，杀诸虫毒，去死肌（《本经》）。疗哕逆，喉痹不通，鼻中瘜肉，马刀烂疮。不入汤用（《别录》）。主上气，去积年脓血泄痢（权）。吐上膈风涎，暗风痫病，小儿□齁痰疾（颂）。末，治马疥癣（宗奭）。

【发明】〔颂曰〕藜芦服钱匕一字则恶吐人，又用通顶令人嚏，而《别本》云治哕逆，其效未详。〔时珍曰〕哕逆用吐药，亦反胃用吐法去痰积之义。吐药不一：常山吐疟痰，瓜丁吐热痰，乌附尖吐湿痰，莱菔子吐气痰，藜芦则吐风痰者也。按张子和《儒门事亲》云：一妇病风痫。自六七岁得惊风后，每一二年一作；至五七年，五七作；三十岁至四十岁则日作，或甚至一日十余作。遂昏痴健忘，求死而已。值岁大饥，采百草食。于野中见草若葱状，采归蒸熟饱食。至五更，忽觉心中不安，吐涎如胶，连日不止，约一二斗，汗出如洗，甚昏困。三日后，遂轻健，病去食进，百脉皆和。以所食葱访人，乃憨葱苗也，即《本草》藜芦是矣。《图经》言能吐风病，此亦偶得吐法耳。我朝荆和王妃刘氏，年七十，病中风，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群医束手。先考太医吏目月池翁诊视，药不能入，自午至子。不获已，打去一齿，浓煎藜芦汤灌之。少顷，噫气一声，遂吐痰而苏，调理而安。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诚然。

【附方】旧六，新十三。

诸风痰饮藜芦十分，郁金一分，为末。每以一字，温浆水一盏和服，探吐（《经验方》）。

中风不省牙关紧急者。藜芦一两去芦头，浓煎防风汤浴过，焙干切，炒微褐色，为末。每服半钱，小儿减半，温水调灌，以吐风涎为效。未吐再服（《简要济众》）。

中风不语喉中如曳锯声，口中涎沫。取藜芦一分，天南星一个，去浮皮，于脐上剜一坑，纳入陈醋二橡斗，四面火逼黄色，研为末，生面丸小豆大。每服三丸，温酒下（《经验后方》）。

诸风头痛和州藜芦一茎日干研末，入麝香少许，吹鼻。○又方：通顶散：藜芦半两，黄连三分，□鼻（《圣惠方》）。

久疟痰多不食，欲吐不吐。藜芦末半钱，温齑水调下，探吐

（《保命集》）。

痰疟积疟藜芦、皂荚炙各一两，巴豆二十五枚，熬黄，研末，蜜丸小豆大。每空心服一丸，未发时一丸，临发时又服一丸。勿用饮食（《肘后》）。

黄疸肿疾藜芦灰中炮，为末。水服半钱匕，小吐，不过数服效（《百一方》）。

胸中结聚如骇骇不去者。巴豆半两，去皮心炒，捣如泥，藜芦炙研一两，蜜和捣丸麻子大，每吞一二丸（《肘后》）。

身面黑痣藜芦灰五两，水一大碗淋汁，铜器重汤煮成黑膏，以针微刺破点之，不过三次效（《圣惠》）。

鼻中瘜肉藜芦三分，雄黄一分，为末，蜜和点之。每日三上自消，勿点两畔（《圣济》）。

牙齿虫痛藜芦末，内入孔中，勿吞汁，神效（《千金翼》）。

白秃虫疮藜芦末，猪脂调涂之（《肘后》）。

头生虮虱藜芦末掺之（《直指》）。

头风白屑痒甚。藜芦末，沐头掺之，紧包二日夜，避风效（《本事方》）。

反花恶疮恶肉反出如米。藜芦末，猪脂和傅，日三五上（《圣济录》）。

疥癣虫疮藜芦末，生油和涂（《斗门方》）。

羊疽疮痒藜芦二分，附子八分，为末傅之，虫自出也（陶隐

居方）。

误吞水蛭藜芦炒，为末。水服一钱，必吐出（《德生堂方》）。

【附录】山慈石〔《别录·有名未用》曰〕苦，平，无毒。主女子带下。生山之阳。正月生叶如藜芦，茎有衣。一名爰茈。**参果根**〔又曰〕苦，有毒。主鼠瘘。生百余根，根有衣裹茎。三月三日采根。一名百连，一名乌蓼，一名鼠茎，一名鹿蒲。**马肠根**（宋《图经》）〔颂曰〕苦、辛，寒，有毒。主蛊除风。叶：疗疮疥。生秦州。叶似桑。三月采叶，五月、六月采根。

木藜芦《拾遗》

【释名】黄藜芦（《纲目》）、**鹿骊**（〖《拾遗》〗）。

【集解】〔藏器曰〕陶弘景注漏芦云：一名鹿骊。南人用苗，北人用根。按鹿骊乃木藜芦，非漏芦也。乃树生，如茱萸树，高三尺，有毒。〔时珍曰〕鹿骊，俚人呼为黄藜芦，小树也。叶如樱桃叶，狭而长，多皱文。四月开细黄花。五月结小长子，如小豆大。

【气味】苦、辛，温，有毒。

【主治】疥癣、杀虫（藏器）。

附子《本经·下品》

【释名】其母名乌头（〖《本经》〗）。〔时珍曰〕

初种为乌头，象乌之头也。附乌头而生者为附子，如子附母也。乌头如芋魁，附子如芋子，盖一物也。别有草乌头、白附子，故俗呼此为黑附子、川乌头以别之。诸家不分乌头有川、草两种，皆混杂注解，今悉正之。

乌头附子

【集解】〔《别录》曰〕附子生犍为山谷及广汉。冬月采为附子，春月采为乌头。〔弘景曰〕乌头与附子同根。附子八月采，八角者良。乌头四月采。春时茎初生有脑头，如乌鸟之头，故谓之乌头。有两歧共蒂，状如牛角者，名乌喙。取汁煎为射罔。天雄似附子，细而长，乃至三四寸。侧子即附子边角之大者。并是同根，而《本经》附子出犍为，天雄出少室，乌头出朗陵，分生三处，当各有所宜也，今则无别矣。〔恭曰〕天雄、附子、乌头，并以蜀道绵州、龙州者佳，俱以八月采造。余处虽有造得者，力弱，都不相似。江南来者，全不堪用。〔大明曰〕天雄大而长，少角刺而虚；附子大而短，有角平稳而实。乌喙似天雄，乌头次于附子，侧子小于乌头，连聚生者名为虎掌，并是天雄一裔，子母之类，气力乃有殊等，即宿根与嫩者尔。〔敦曰〕乌头少有茎苗，身长而乌黑，少有旁尖。乌喙皮上苍色，有尖头，大者孕八九个，周围底陷，黑如乌铁。天雄身全矮，无尖，周匝四面有附子，孕十一个，皮苍色。侧子只是附子旁，有小颗如枣核者。木鳖子是喙、附、乌、雄、侧中毗患者，不入药

用。〔保昇曰〕正者为乌头，两歧者为乌喙，细长三四寸者为天雄，根旁如芋散生者为附子，旁连生者为侧子，五物同出而异名。苗高二尺许，叶似石龙芮及艾。〔宗奭曰〕五者皆一物，但依大小长短以象而名之尔。〔颂曰〕五者今并出蜀土，都是一种所产，其种出于龙州。冬至前，先将陆田耕五七遍，以猪粪粪之，然后布种，逐月耘耔，至次年八月后方成。其苗高三四尺，茎作四棱，叶如艾，其花紫碧色作穗，其实细小如桑椹状，黑色。本只种附子一物，至成熟后乃有四物。以长二三寸者为天雄，割削附子旁尖角为侧子，附子之绝小者亦名侧子，元种者为乌头。其余大小者皆为附子，以八角者为上。绵州彰明县多种之，惟赤水一乡者最佳。然收采时月与《本草》不同。谨按《本草》冬采为附子，春采为乌头。《博物志》言：附子、乌头、天雄一物也，春秋冬夏采之各异。而《广雅》云：奚毒，附子也。一岁为侧子，二年为乌喙，三年为附子，四年为乌头，五年为天雄。今一年种之，便有此五物。岂今人种莳之法，用力倍至，故尔繁盛乎？〔时珍曰〕乌头有两种：出彰明者即附子之母，今人谓之川乌头是也。春末生子，故曰春采为乌头。冬则生子已成，故曰冬采为附子。其天雄、乌喙、侧子，皆是生子多者，因象命名；若生子少及独头者，即无此数物也。其产江左、山南等处者，乃《本经》所列乌头，今人谓之草乌头者是也。故曰其汁煎为射罔。陶弘景不知乌头有二，以附子之乌头，注射罔之乌头，遂致诸家疑贰，而雷敦之说尤不近理。宋人杨天惠著《附子记》甚悉，今撮其要，读之可不辩而明矣。其说云：绵州乃故广汉地，领县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领乡二十，惟赤水、廉水、昌明、会昌四乡产附子，而赤水为多。每岁以上田熟耕作垄。取种于龙安、龙州、齐归、木门、青堆、小坪诸处。十一月播种，春月生苗。其茎类野艾而泽，其叶类地麻而厚。其花紫瓣黄蕤，长苞而圆。七月采者，谓之早水，拳缩而小，盖未长成也。九月采者乃佳。其品凡七，本同而末异。其初种之小者为乌头，附乌头而旁生者为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为鬲子，附而长者为天雄，附而尖者为天锥，附而上出者为侧子，附而散生者为漏篮子，皆脉络连贯，如子附母，而附子以贵，故专附名也。凡种一而子六七以上，则皆小；种一而子二三，则稍大；种一而子特生，则特大。附子之形，以蹲坐正节角少者为上，有节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伤缺风皱者为

下。《本草》言附子八角者为良，其角为侧子之说，甚谬矣。附子之色，以花白者为上，铁色者次之，青绿者为下。天雄、乌头、天锥，皆以丰实盈握者为胜。漏篮、侧子，则园人以乞役夫，不足数也。谨按此记所载漏篮，即雷敦所谓木鳖子，大明所谓虎掌者也。其鬲子，即乌喙也。天锥即天雄之类，医方亦无此名，功用当相同尔。

【修治】〔保昇曰〕附子、乌头、天雄、侧子、乌喙，采得，以生熟汤浸半日，勿令灭气，出以白灰裹之，数易使干。又法：以米粥及糟曲等淹之。并不及前法。〔颂曰〕五物收时，一处造酿。其法：先于六月内，造大小面曲。未采前半月，用大麦煮成粥，以曲造醋，候熟去糟。其醋不用太酸，酸则以水解之。将附子去根须，于新瓮内淹七日，日搅一遍，捞出以疏筛摊之，令生白衣。乃向慢风日中晒之百十日，以透干为度。若猛日，则皱而皮不附肉。〔时珍曰〕按《附子记》云：此物畏恶最多，不能常熟。或种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根不充，或以酿而腐，或以曝而挛，若有神物阴为之者。故园人常祷于神，目为药妖。其酿法：用醋醅安密室中，淹覆弥月，乃发出晾干。方出酿时，其大有如拳者，已定辄不盈握，故及一两者极难得。土人云：但得半两以上者皆良。蜀人饵者少，惟秦、陕、闽、浙人宜之。然秦人才市其下者，闽、浙才得其中者，其上品则皆贵人得之矣。〇〔弘景曰〕凡用附子、乌头、天雄，皆热灰微炮令拆，勿过焦。惟姜附汤生用之。俗方每用附子，须甘草、人参、生姜相配者，正制其毒故也。〔敦曰〕凡使乌头，宜文武火中炮令皴拆，擘破用。若用附子，须底平有九角如铁色，一个重一两者，即是气全。勿用杂木火，只以柳木灰火中炮令皴拆，以刀刮去上孕子，并去底尖，擘破，于屋下平地上掘一土坑安之，一宿取出，焙干用。若阴制者，生去皮尖底，薄切，以东流水并黑豆浸五日夜，漉出，日中晒干用。〔震亨曰〕凡乌、附、天雄，须用童子小便浸透煮过，以杀其毒，并助下行之力，入盐少许尤好。或以小便浸二七日，拣去坏者，以竹刀每个切作四片，并水淘净，逐日换水，再浸七日，晒干用。〔时珍曰〕附子生用则发散，熟用则峻补。生用者，须如阴制之法，去皮脐入药。熟用者，以水浸过，炮令发拆，去皮脐，乘热切片再炒，令内外俱黄，去火毒入药。又法：每一个，用甘草二钱，盐水、姜汁、童

尿各半盏，同煮熟，出火毒一夜用之，则毒去也。

【气味】辛，温，有大毒。〔《别录》曰〕甘，大热。〔普曰〕神农：辛。岐伯、雷公：甘，有毒。李当之：苦，大温，有大毒。〔元素曰〕大辛大热，气厚味薄，可升可降，阳中之阴，浮中沉，无所不至，为诸经引用之药。〔好古曰〕入手少阳三焦命门之剂，其性走而不守，非若干姜止而不行。〔赵嗣真曰〕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仲景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是也。生附配干姜，补中有发，仲景干姜附子汤、通脉四逆汤是也。〔戴原礼曰〕附子无干姜不热，得甘草则性缓，得桂则补命门。〔李焘曰〕附子得生姜则能发散，以热攻热，又导虚热下行，以除冷病。〔之才曰〕地胆为之使。恶蜈蚣。畏防风、黑豆、甘草、人参、黄芪。〔时珍曰〕畏绿豆、乌韭、童溲、犀角。忌豉汁。得蜀椒、食盐，下达命门。

【主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寒湿踒躄，拘挛膝痛，不能行步，破癥坚积聚血瘕，金疮（《本经》）。腰脊风寒，脚疼冷弱，心腹冷痛，霍乱转筋，下痢赤白，强阴，坚肌骨，又堕胎，为百药长（《别录》）。温暖脾胃，除脾湿肾寒，补下焦之阳虚（元素）。除脏腑沉寒，三阳厥逆，湿淫腹痛，胃寒蛔动，治经闭，补虚散壅（李杲）。督脉为病，脊强而厥（好古）。治三阴伤寒，阴毒寒疝，中寒中风，痰厥气厥，柔痉癫痫，小儿慢惊，风湿麻痹，肿满脚气，头风，肾厥头痛，暴泻脱阳，久痢脾泄，寒疟瘴气，久病呕哕，反胃噎膈，痈疽不敛，久漏冷

疮。合葱涕，塞耳治聋（时珍）。

乌头即附子母。

〔主治〕诸风，风痹血痹，半身不遂，除寒冷，温养脏腑，去心下坚痞，感寒腹痛（元素）。除寒湿，行经，散风邪，破诸积冷毒（李杲）。补命门不足，肝风虚（好古）。助阳退阴，功同附子而稍缓（时珍）。

【发明】〔宗奭曰〕补虚寒须用附子，风家即多用天雄，大略如此。其乌头、乌喙、附子，则量其材而用之。〔时珍曰〕按张松《究原方》云：附子性重滞，温脾逐寒。川乌头性轻疏，温脾去风。若是寒疾即用附子，风疾即用川乌头。一云：凡人中风，不可先用风药及乌附。若先用气药，后用乌附乃宜也。又凡用乌附药，并宜冷服者，热因寒用也。盖阴寒在下，虚阳上浮。治之以寒，则阴气益甚而病增；治之以热，则拒格而不纳。热药冷饮，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而病气随愈。不违其情而致大益，此反治之妙也。昔张仲景治寒疝内结，用蜜煎乌头。《近效方》治喉痹，用蜜炙附子，含之咽汁。朱丹溪治疝气，用乌头、栀子。并热因寒用也。李东垣治冯翰林侄阴盛格阳伤寒，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脉来七八至，但按之则散。用姜附汤加人参，投半斤服之，得汗而愈。此则神圣之妙也。〔吴绶曰〕附子乃阴证要药。凡伤寒传变三阴，及中寒夹阴，虽身大热而脉沉者，必用之。或厥冷腹痛，脉沉细，甚则唇青囊缩者，急须用之，有退阴回阳之力，起死回生之功。近世阴证伤寒，往往疑似，不敢用附子，直待阴极阳竭而用之，已迟矣。且夹阴伤寒，内外皆阴，阳气顿衰。必须急用人参，健脉以益其原，佐以附子，温经散寒。舍此不用，将何以救之？〔刘完素曰〕俗方治麻痹多用乌附，其气暴能冲开道路，故气愈麻；及药气尽而正气行，则麻病愈矣。〔张元素曰〕附子以白术为佐，乃除寒湿之圣药。湿药宜少加之引经。又

益火之原，以消阴翳，则便溺有节，乌附是也。〔虞抟曰〕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气。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阳；引补血药入血分，以滋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湿。〔震亨曰〕气虚热甚者，宜少用附子，以行参芪。肥人多湿，亦宜少加乌附行经。仲景八味丸用为少阴响导，其补自是地黄，后世因以附子为补药，误矣。附子走而不守，取其健悍走下之性，以行地黄之滞，可致远尔。乌头、天雄皆气壮形伟，可为下部药之佐；无人表其害人之祸，相习用为治风之药及补药，杀人多矣。〔王履曰〕仲景八味丸，盖兼阴火不足者设。钱仲阳六味地黄丸，为阴虚者设。附子乃补阳之药，非为行滞也。〔好古曰〕乌附非身凉而四肢厥者不可僭用。服附子以补火，必妨涸水。〇〔时珍曰〕乌附毒药，非危病不用，而补药中少加引导，其功甚捷。有人才服钱匕，即发燥不堪，而昔人补剂用为常药，岂古今运气不同耶？荆府都昌王，体瘦而冷，无他病。日以附子煎汤饮。兼嚼硫黄，如此数岁。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至八十余，康健倍常。宋张杲《医说》载：赵知府耽酒色，每日煎干姜熟附汤吞硫黄金液丹百粒，乃能健啖，否则倦弱不支，寿至九十。他人服一粒即为害。若此数人，皆其脏腑禀赋之偏，服之有益无害，不可以常理概论也。又《琐碎录》言：滑台风土极寒，民啖附子如啖芋栗。此则地气使然尔。

【附方】旧二十六，新八十七。

少阴伤寒初得二三日，脉微细，但欲寐，小便色白者，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其汗。麻黄去节二两，甘草炙二两，附子炮去皮一枚，水七升，先煮麻黄去沫，纳二味，煮取三升，分作三服，取微汗（张仲景《伤寒论》）。

少阴发热少阴病始得，反发热脉沉者，麻黄附子细辛汤发其汗。麻黄去节二两，附子炮去皮一枚，细辛二两，水一斗，先煮麻黄去沫，乃纳二味，同煮三升，分三服（同上）。

少阴下利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

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用大附子一个去皮生破八片，甘草炙二两，干姜三两，水三升，煮一升二合，分温再服，其脉即出者愈。面赤加葱九茎，腹痛加芍药二两，呕加生姜二两，咽痛加桔梗一两，利止脉不出，加人参二两（同上）。

阴病恶寒伤寒已发汗不解，反恶寒者，虚也，芍药甘草附子汤补之。芍药三两，甘草炙三两，附子炮去皮一枚，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服（同上）。

伤寒发躁伤寒下后，又发其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沉微，身无大热者，干姜附子汤温之。干姜一两，生附子一枚。去皮破作八片，水三升，煮取一升，顿服（《伤寒论》）。

阴盛格阳伤寒阴盛格阳，其人必躁热而不欲饮水，脉沉手足厥逆者，是此证也。霹雳散：用大附子一枚，烧存性，为末，蜜水调服。逼散寒气，然后热气上行而汗出，乃愈（孙兆《口诀》）。

热病吐下及下利，身冷脉微，发躁不止者。附子炮一枚，去皮脐，分作八片，入盐一钱，水一升，煎半升，温服，立效（《经验后方》）。

阴毒伤寒孙兆《口诀》云：房后受寒。少腹疼痛，头疼腰重，手足厥逆，脉息沉细，或作呃逆，并宜退阴散：用川乌头、干姜等分，切炒，放冷为散。每服一钱，水一盏，盐一撮，煎取半盏，温服，得汗解。〇《本事方》玉女散：治阴毒心腹痛厥逆恶候。川乌头去皮脐，冷水浸七日，切晒，纸裹收之。遇有患者，取为末一钱，入盐八分，水一盏，煎八分服，压下阴毒，如猪血相似，未已，良久再进一服。〇《济生》回阳散：治阴毒伤寒，面青，四肢厥逆，腹痛身冷，一切冷气。大附子三枚，炮裂去皮脐为末。每服三钱，姜汁半盏，冷酒半盏，调服。良久，脐下如火暖为度。〇《续传信方》：治阴毒伤寒，烦躁迷闷，急者。用半两重附子一个，生破作四片，生姜

一大块作三片，糯米一撮，以水一升，煎六合，温服。暖卧，或汗出，或不出。候心定，则以水解散之类解之，不得与冷水。如渴，更煎滓服。屡用多效。

中风痰厥昏不知人，口眼㖞斜，并体虚之人患疟疾寒多者。三生饮：用生川乌头、生附子，并去皮脐各半两，生南星一两，生木香二钱五分。每服五钱，生姜十片，水二盏，煎一盏，温服（《和剂局方》）。

中风气厥痰壅，昏不知人，六脉沉伏。生附子去皮，生南星去皮各一两，生木香半两。每服四钱，姜九片，水二盏，煎七分，温服之（《济生方》）。

中风偏废羌活汤：用生附子一个，去皮脐，羌活、乌药各一两。每服四钱，生姜三片，水一盏，煎七分服（王氏《易简方》）。

半身不遂遂令癖疰。用生附子一两，以无灰酒一升，浸一七日，隔日饮一合（《延年秘录》）。

风病瘫缓手足弹曳，口眼㖞斜，语音蹇涩，步履不正，宜神验乌龙丹主之。川乌头去皮脐、五灵脂各五两，为末。入龙脑、麝香五分，滴水为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先以生姜汁研化，暖酒调服，一日二服。至五七丸，便觉抬得手，移得步，十丸可以梳头（梅师方）。

风寒湿痹麻木不仁，或手足不遂。生川乌头末，每以香白米煮粥一碗，入末四钱，慢熬得所，下姜汁一匙，蜜三大匙，空腹啜之。或入薏苡末二钱。《左传》云：风淫末疾，谓四末也。脾主四肢，风淫客肝，则侵脾而四肢病也。此汤极有力，予每授人良验（许学士《本事方》）。

体虚有风外受寒湿，身如在空中。生附子、生天南星各二钱，生姜十片，水一盏半，慢火煎服。予曾病此，医博士张发授此

方，三服愈（《本事方》）。

口眼㖞**斜**生乌头、青矾各等分，为末。每用一字，□入鼻内，取涕吐涎，立效无比，名通关散（《箧中秘宝方》）。

口卒噤喑卒忤停尸。并用附子末，吹入喉中瘥（《千金翼》）。

产后中风身如角弓反张，口噤不语。川乌头五两，剉块，黑大豆半升，同炒半黑，以酒三升，倾锅内急搅，以绢滤取酒，微温服一小盏，取汗。若口不开，拗开灌之。未效，加乌鸡粪一合炒，纳酒中服，以瘥为度（《圣惠方》）。

诸风血风乌荆丸：治诸风纵缓，言语蹇涩，遍身麻痛，皮肤瘙痒，及妇人血风，头痛目眩，肠风脏毒，下血不止者，服之尤效。有痛风挛搐，颐颔不收者，服六七服即瘥也。川乌头炮去皮脐一两，荆芥穗二两，为末，醋面糊丸梧子大。温酒或熟水，每服二十丸（《和剂方》）。

妇人血风虚冷，月候不匀，或手脚心烦热，或头面浮肿顽麻。用川乌头一斤，清油四两，盐四两，铛内同熬，令裂如桑椹色为度，去皮脐，五灵脂四两，为末，捣匀，蒸饼丸如梧子大。空心温酒、盐汤下二十丸。亦治丈夫风疾（梅师方）。

诸风痫疾生川乌头去皮二钱半，五灵脂半两，为末，猪心血丸梧子大。每姜汤化服一丸。

小儿慢惊搐搦，涎壅厥逆。川乌头生去皮脐一两，全蝎十个去尾，分作三服，水一盏，姜七片，煎服（汤氏《婴孩宝鉴》）。

小儿项软乃肝肾虚，风邪袭入。用附子去皮脐、天南星各二钱，为末，姜汁调摊，贴天柱骨。内服泻青丸（《全幼心鉴》）。

小儿囟陷绵乌头、附子并生去皮脐二钱，雄黄八分，为末，葱根捣和作饼，贴陷处（《全幼心鉴》）。

麻痹疼痛仙桃丸：治手足麻痹，或瘫痪疼痛，腰膝痹痛，或打扑伤损闪肭，痛不可忍。生川乌不去皮、五灵脂各四两，威灵仙五两，洗焙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七丸至十丸，盐汤下，忌茶。此药常服，其效如神（《普济方》）。

风痹肢痛营卫不行。川乌头二两炮去皮，以大豆同炒，至豆汁出为度，去豆焙干，全蝎半两，焙为末，酽醋熬稠，丸绿豆大。每温酒下七丸，日一服（《圣惠方》）。

腰脚冷痹疼痛，有风。川乌头三个生，去皮脐，为散，醋调涂帛上，贴之。须臾痛止（《圣惠方》）。

大风诸痹痰澼胀满。大附子半两者二枚，炮拆，酒渍之，春冬五日，夏秋三日。每服一合，以瘥为度（《圣惠方》）。

脚气腿肿久不瘥者。黑附子一个生，去皮脐，为散，生姜汁调如膏，涂之。药干再涂，肿消为度（《简要济众》）。

十指疼痛麻木不仁。生附子去皮脐、木香各等分，生姜五片，水煎温服（王氏《易简方》）。

搜风顺气乌附丸：用川乌头二十个，香附子半斤，姜汁淹一宿，炒焙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温酒下十丸。肌体肥壮有风疾者，宜常服之（澹寮方）。

头风头痛《外台秘要》：用腊月乌头一升，炒令黄，末之，以绢袋盛，浸三斗酒中，逐日温服。〇孙兆《口诀》：用附子炮、石膏煅等分，为末，入脑、麝少许。每服半钱，茶酒任下。〇《修真秘旨》：用附子一个生，去皮脐，绿豆一合，同入铫子内煮，豆熟为度，去附子，食绿豆，立瘥。每个可煮五次，后为末服之。

风毒头痛《圣惠方》：治风毒攻注头目，痛不可忍。大附子一枚，炮去皮为末。以生姜一两，大黑豆一合，炒熟，同酒一盏，煎七分，调附末一钱，温服。〇又方：治二三十年头风不愈者，用大川乌头生去皮四两，天南星炮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细茶三钱，薄荷七叶，盐梅一个，水一盏，煎七分，临卧温服。〇《朱氏集验方》：治头痛连睛者。生乌头一钱，白芷四钱，为末，茶服一字，仍以末□鼻。有人用之得效。

风寒头痛《十便良方》：治风寒客于头中，清涕，项筋急硬，胸中寒痰，呕吐清水。用大附子或大川乌头二枚，去皮蒸过，川芎□、生姜各一两，焙研，以茶汤调服一钱。或剉片，每用五钱，水煎服。隔三四日一服。或加防风一两。〇《三因方》必效散：治风寒流注，偏正头痛，年久不愈，最有神效。用大附子一个，生切四片，以姜汁一盏浸炙，再浸再炙，汁尽乃止，高良姜等分，为末。每服一钱，腊茶清调下，忌热物少时。

头风摩散沐头中风，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痛甚。用大附子一个炮、食盐等分，为末。以方寸匕摩囟上，令药力行。或以油调稀亦可，一日三上（张仲景方）。

年久头痛川乌头、天南星等分，为末。葱汁调涂太阳穴（《经验方》）。

头风斧劈难忍。川乌头末烧烟熏碗内，温茶泡服之（《集简方》）。

痰厥头痛如破，厥气上冲，痰塞胸膈。炮附子三分，釜墨四钱，冷水调服方寸匕，当吐即愈。忌猪肉、冷水。

肾厥头痛《指南方》：用大附子一个，炮熟去皮，生姜半两，水一升半煎，分三服。〇《经验良方》韭根丸：治元阳虚，头痛如破，眼睛如锥刺。大川乌头去皮微炮、全蝎以糯米炒过去米，等分

为末，韭根汁丸绿豆大。每薄荷茶下十五丸，一日一服。

气虚头痛气虚上壅，偏正头痛，不可忍者。大附子一枚，去皮脐研末，葱汁面糊丸绿豆大。每服十丸，茶清下。〇僧继洪《澹寮方》：蝎附丸云：气虚头痛，惟此方最合造化之妙。附子助阳扶虚，钟乳补阳镇坠，全蝎取其钻透，葱涎取其通气。汤使用椒以达下，盐以引用，使虚气下归。对证用之，无不作效。大附子一枚剜心，入全蝎去毒三枚在内，以余附末同钟乳粉二钱半，白面少许，水和作剂，包附煨熟，去皮研末，葱涎和丸梧子大。每椒盐汤下五十丸。

肾气上攻头项不能转移。椒附丸：用大熟附子一枚，为末。每用二钱，以椒二十粒，用白面填满椒口，水一盏半，姜七片，煎七分，去椒入盐，空心点服。椒气下达，以引逆气归经也（《本事方》）。

鼻渊脑泄生附子末，葱涎和如泥，盦涌泉穴（《普济方》）。

耳鸣不止无昼夜者。乌头烧作灰、菖蒲等分，为末，绵裹塞之，日再用，取效（杨氏《产乳》）。

耳卒聋闭附子醋浸，削尖插之。或更于上灸二七壮（《本草拾遗》）。

聤耳脓血生附子为末，葱涕和，灌耳中（《肘后方》）。

喉痹肿塞附子去皮，炮令拆，以蜜涂上，炙之令蜜入，含之勿咽汁。已成者即脓出，未成者即消（《本草拾遗》）。

久患口疮生附子为末，醋、面调贴足心，男左女右，日再换之（《经验后方》）。

风虫牙痛《普济方》：用附子一两烧灰，枯矾一分，为末，

揩之。〇又方：川乌头、川附子生研，面糊丸小豆大。每绵包一丸咬之。〇《删繁方》：用炮附子末纳孔中。乃止。

眼暴赤肿碜痛不得开，泪出不止。削附子赤皮末，如蚕砂大，着眦中，以定为度（张文仲《备急方》）。

一切冷气去风痰，定遍身疼痛，益元气，强精力，固精益髓，令人少病。川乌头一斤，用五升大瓷钵子盛，以童子小便浸七日，逐日添令溢出，拣去坏者不用。余以竹刀切作四片，新汲水淘七次，乃浸之，日日换水，日足，取焙为末，酒煮面糊丸绿豆大。每服十丸，空心盐汤下，少粥饭压之（《经验方》）。

升降诸气暖则宣流。熟附子一大个，分作二服，水二盏，煎一盏，入沉香汁温服（《和剂局方》）。

中寒昏困姜附汤：治体虚中寒，昏不知人，及脐腹冷痛，霍乱转筋，一切虚寒之病。生附子一两去皮脐，干姜炮一两，每服三钱，水二钟，煎一钟，温服（《和剂局方》）。

心腹冷痛冷热气不和。山栀子、川乌头等分，生研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生姜汤下。小肠气痛，加炒茴香，葱酒下二十丸（王氏《博济方》）。

心痛疝气湿热因寒郁而发。用栀子降湿热，乌头破寒郁。乌头为栀子所引，其性急速，不留胃中也。川乌头、山栀子各一钱，为末。顺流水入姜汁一匙，调下（《丹溪纂要》）。

寒厥心痛及小肠膀胱痛不可止者。神砂一粒丹：用熟附子去皮、郁金、橘红各一两，为末，醋面糊丸如酸枣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男子酒下，女人醋汤下（《宣明方》）。

寒疝腹痛绕脐，手足厥冷，白汗出，脉弦而紧，用大乌头煎主之。大乌头五枚，去脐，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纳蜜二升，煎

令水气尽。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瘥，明日更服（张仲景《金匮玉函方》）。

寒疝身痛腹痛，手足逆冷不仁，或身痛不能眠，用乌头桂枝汤主之。乌头一味，以蜜二斤，煎减半，入桂枝汤五合解之，得一升。初服二合，不知再服，又不知，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为中病也（《金匮玉函》）。

寒疝引胁胁心腹皆痛，诸药不效者。大乌头五枚，去角四破，以白蜜一斤，煎令透，取焙为末，别以熟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冷盐汤下，永除（崔氏方）。

寒疝滑泄腹痛肠鸣，自汗厥逆。熟附子去皮脐、玄胡索炒各一两，生木香半两。每服四钱，水二盏，姜七片，煎七分，温服（《济生方》）。

小肠诸疝《苏沈良方》仓卒散：治寒疝腹痛，小肠气、膀胱气、脾肾诸痛，挛急难忍，汗出厥逆。大附子炒去皮脐一枚，山栀子炒焦四两。每用三钱，水一盏，酒半盏，煎七分，入盐一捻，温服。〇《宣明方》：治阴疝小腹肿痛，加蒺藜子等分。〇虚者：加桂枝等分，姜糊为丸，酒服五十丸。

虚寒腰痛鹿茸去毛酥炙微黄、附子炮去皮脐各二两，盐花三分，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下。〇《夷坚志》云：时康祖大夫，病心胸一漏，数窍流汁，已二十年。又苦腰痛，行则伛偻，形神憔悴，医不能治。通判韩子温为检《圣惠方》，得此方令服。旬余，腰痛减。久服遂瘥，心漏亦瘥。精力倍常，步履轻捷。此方本治腰，而效乃如此。

元脏伤冷《斗门方》：用附子炮去皮脐，为末，以水二盏，入药二钱，盐、葱、姜、枣同煎取一盏，空心服。去积冷，暖下元，肥肠益气，酒食无碍。〇《梅师方》二虎丸：补元脏，进饮食，壮筋骨。用乌头、附子各四两，酽醋浸三宿，切作片子。掘一小坑，炭火

烧赤，以醋三升，同药倾入坑内，用盆合之。一宿取出，去砂土，入青盐四两，同炒赤黄色，为末，醋打面糊丸如梧子大。空心冷酒下十五丸，妇人亦宜。

胃冷有痰脾弱呕吐。生附子、半夏各二钱，姜十片，水二盏，煎七分，空心温服。一方：并炮熟，加木香五分（《奇效良方》）。

久冷反胃《经验方》：用大附子一个，生姜一斤，剉细同煮，研如面糊。每米饮化服一钱。〇《卫生家宝方》：用姜汁打糊，和附子末为丸，大黄为衣。每温水服十丸。〇《斗门方》：用最大附子一个，坐于砖上，四面着火渐逼，以生姜自然汁淬之。依前再逼再淬，约姜汁尽半碗乃止，研末。每服一钱，粟米饮下，不过三服瘥。或以猪腰子切片，炙熟蘸食。〇《方便集》：用大附子一个，切下头子，剜一窍，安丁香四十九个在内，仍合定，线扎，入砂铫内，以姜汁浸过，文火熬干，为末。每挑少许，置掌心舐吃，日十数次。忌毒物、生冷。

脾寒疟疾《济生方》云：五脏气虚，阴阳相胜，发为痎疟，寒多热少，或但寒不热，宜七枣汤主之。用附子一枚，炮七次，盐汤浸七次，去皮脐，分作二服。水一碗，生姜七片，枣七枚，煎七分，露一宿。发日空心温服，未久再进一服。王璆《百一选方》云：寒痰宜附子，风痰宜乌头。若用乌头，则寒多者火炮七次，热多者汤泡七次，去皮焙干，如上法。用乌头性热，泡多则热散也。〇又果附汤：用熟附子去皮、草果仁各二钱半，水一盏，姜七片，枣一枚，煎七分，发日早温服。〇《肘后方》：临发时，以醋和附子末涂于背上。

寒热疟疾附子一枚重五钱者，面煨，人参、丹砂各一钱，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未发前连进三服。中病则吐，或身体麻木。未中病，来日再服（庞安常《伤寒论》）。

瘴疟寒热冷瘴，寒热往来，头痛身疼，呕痰，或汗多引饮，或自利烦躁，宜姜附汤主之。大附子一枚，四破。每以一片，水一

盏，生姜十片，煎七分，温服。李待制云：此方极妙。章杰云：岭南以哑瘴为危急，不过一二日而死。医谓极热感寒也，用生附子一味治之多愈。得非以热攻热而发散寒邪乎？真起死回生之药也（《岭南卫生方》）。

小便虚闭两尺脉沉，微用利小水药不效者，乃虚寒也。附子一个，炮去皮脐，盐水浸良久，泽泻一两。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灯心七茎，煎服即愈（《普济方》）。

肿疾喘满大人小儿男女肿因积得，既取积而肿再作，小便不利。若再用利药性寒，而小便愈不通矣。医者到此多束手。盖中焦下焦气不升降，为寒痞隔，故水凝而不通。惟服沉附汤，则小便自通，喘满自愈。用生附子一个，去皮脐，切片，生姜十片，入沉香一钱，磨水同煎，食前冷饮。附子虽三五十枚亦无害。小儿每服三钱，水煎服（《朱氏集验方》）。

脾虚湿肿大附子五枚，去皮四破，以赤小豆半升，藏附子于中，慢火煮熟，去豆焙研末，以薏苡仁粉打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萝卜汤下（《朱氏集验方》）。

阴水肿满乌头一升，桑白皮五升，水五升，煮一升，去滓铜器盛之，重汤煎至可丸，丸小豆大。每服三五丸，取小便利为佳。忌油腻酒面鱼肉。〇又方：大附子，童便浸三日夜，逐日换尿，以布擦去皮，捣如泥，酒糊和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煎流气饮送下（《普济方》）。

大肠冷秘附子一枚，炮去皮，取中心如枣大，为末二钱，蜜水空心服之（《圣济总录》）。

老人虚泄不禁。熟附子一两，赤石脂一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米饮下五十丸（《杨氏家藏方》）。

冷气洞泄生川乌头一两，木香半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

每陈皮汤下二十丸（《本事方》）。

脏寒脾泄及老人中气不足，久泄不止。肉豆蔻二两煨熟，大附子去皮脐一两五钱，为末，粥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丸，莲肉煎汤下。〇《十便良方》：治脾胃虚冷，大肠滑泄，米谷不化，乏力。用大附子十两连皮，同大枣二升，于石器内，以水煮一日，常令水过两指。取出，每个切作三片，再同煮半日，削去皮，切焙为末，别以枣肉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三四十丸。

小儿吐泄注下，小便少。白龙丸：用熟附子五钱，白石脂煅、龙骨煅各二钱半，为末，醋面糊丸黍米大。每米饮，量儿大小服（《全幼心鉴》）。

霍乱吐泄不止。附子重七钱者，炮去皮脐，为末。每服四钱，水二盏，盐半钱，煎一盏，温服立止（孙兆《秘宝方》）。

水泄久痢川乌头二枚，一生用，一以黑豆半合同煮熟，研丸绿豆大。每服五丸，黄连汤下（《普济方》）。

久痢赤白独圣丸：用川乌头一个，灰火烧烟欲尽，取出地上，盏盖良久，研末，酒化蜡丸如大麻子大。每服三丸，赤痢，黄连、甘草、黑豆煎汤，放冷吞下；白痢，甘草、黑豆煎汤，冷吞。如泻及肚痛，以水吞下。并空心服之。忌热物（《经验后方》）。

久痢休息熟附子半两，研末，鸡子白二枚，捣和丸梧子大。倾入沸汤，煮数沸，漉出，作两服，米饮下（《圣济总录》）。

下痢咳逆脉沉阴寒者，退阴散主之。陈自明云：一人病此不止，服此两服而愈。方见前阴毒伤寒下。

下血虚寒日久肠冷者，熟附子去皮、枯白矾各一两，为末。每服三钱，米饮下。〇又方：熟附子一枚去皮，生姜三钱半，水煎服。或加黑豆一百粒（并《圣惠方》）。

阳虚吐血生地黄一斤，捣汁，入酒少许，以熟附子一两半，去皮脐，切片，入汁内，石器煮成膏。取附片焙干，入山药三两，研末，以膏和捣，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三十丸。昔葛察判妻苦此疾，百药皆试，得此而愈，屡发屡效（余居士《选奇方》）。

溲数白浊熟附子为末，每服二钱，姜三片，水一盏，煎六分，温服（《普济方》）。

虚火背热虚火上行，背内热如火炙者。附子末，津调，涂涌泉穴（《摘玄方》）。

经水不调血脏冷痛，此方平易捷径。熟附子去皮、当归等分。每服三钱，水煎服（《普济方》）。

断产下胎生附子为末，淳苦酒和涂右足心，胎下去之（《小品方》）。

折腕损伤卓氏膏：用大附子四枚，生切，以猪脂一斤，三年苦酒同渍三宿，取脂煎三上三下，日摩傅之（《深师方》）。

痈疽肿毒川乌头炒、黄檗炒各一两，为末，唾调涂之，留头，干则以米泔润之（同上）。

痈疽久漏疮口冷，脓水不绝，内无恶肉。大附子以水浸透，切作大片，厚三分，安疮口上，以艾灸之。隔数日一灸，灸至五七次。仍服内托药，自然肌肉长满。研末作饼子，亦可（薛己《外科心法》）。

痈疽弩肉如眼不敛，诸药不治，此法极妙。附子削如棋子大，以唾粘贴上，用艾火灸之。附子焦，复唾湿再灸，令热气彻内，即瘥（《千金方》）。

痈疽肉突乌头五枚，浓醋三升，渍三日洗之，日夜三四度

（《古今录验》）。

丁疮肿痛醋和附子末涂之。干再上（《千金翼》）。

久生疥癣川乌头生切，以水煎洗甚验（《圣惠方》）。

手足冻裂附子去皮为末，以水、面调涂之，良（谈野翁《试验方》）。

足钉怪疾两足心凸肿，上生黑豆疮，硬如钉，胫骨生碎孔，髓流出，身发寒颤，惟思饮酒，此是肝肾冷热相吞。用炮川乌头末傅之，内服韭子汤，效（夏氏《奇疾方》）。

乌头附子尖

〔主治〕为末，茶服半钱，吐风痰癫痫（时珍）。

〔发明〕〔时珍曰〕乌附用尖，亦取其锐气直达病所尔，无他义也。《保幼大全》云：小儿慢脾惊风，四肢厥逆。用附子尖一个，硫黄枣大一个，蝎梢七个，为末，姜汁面糊丸黄米大。每服十丸，米饮下。亦治久泻尪羸。凡用乌附，不可执谓性热。审其手足冷者，轻则用汤，甚则用丸，重则用膏，候手足暖，阳气回，即为佳也。按此方乃《和剂局方》碧霞丹变法也，非真慢脾风不可辄用，故初虞世有金虎、碧霞之戒。

〔附方〕旧一，新七。

风厥癫痫凡中风痰厥，癫痫惊风，痰涎上壅，牙关紧急，上视搐搦，并宜碧霞丹主之。乌头尖、附子尖、蝎梢各七十个，石绿研九度，飞过，十两，为末，面糊丸芡子大。每用一丸，薄荷汁半盏化下，更服温酒半合，须臾吐出痰涎为妙。小儿惊痫，加白僵蚕等分（《和剂局方》）。

脐风撮口生川乌尖三个，金赤蜈蚣半条，酒浸炙干，麝香少许，为末。以少许吹鼻得嚏，乃以薄荷汤灌一字（《永类方》）。

木舌肿胀川乌尖、巴豆研细，醋调涂刷（《集简方》）。

牙痛难忍附子尖、天雄尖、全蝎各七个，生研为末，点之（《永类方》）。

奔豚疝气作痛，或阴囊肿痛。去铃丸：用生川乌尖七个，巴豆七枚去皮油，为末，糕糊丸梧子大，朱砂、麝香为衣。每服二丸，空心冷酒或冷盐汤下。三两日一服，不可多（澹寮方）。

割甲成疮连年不愈。川乌头尖、黄檗等分，为末。洗了贴之，以愈为度（《古今录验》）。

老幼口疮乌头尖一个，天南星一个，研末，姜汁和，涂足心，男左女右，不过二三次即愈。

天雄《本经·下品》

【释名】白幕（《本经》）。〔时珍曰〕天雄乃种附子而生出或变出，其形长而不生子，故曰天雄。其长而尖者，谓之天锥，象形也。

【集解】〔《别录》曰〕天雄生少室山谷。二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采用八月中旬。天雄似附子细而长，乃至三四寸许。此与乌头、附子三种，本出建平，故谓之三建。今宜都佷山者最好，谓为西建。钱塘间者谓为东建，气力小弱，不相似，故曰西冰犹胜东白也。其用灰杀之，时有冰强者，不佳。〔恭曰〕天雄、附子、乌头，并以蜀道绵州、龙州出者佳。余处纵有，力弱不相似。陶以三物俱出建平故名之者，非也。乌头苗名堇，音靳。《尔雅》云：芨，堇草是也。今讹堇为建，遂以建平释之矣。〔承曰〕天雄诸说悉备。

但始种而不生附子、侧子，经年独长大者是也。蜀人种之，尤忌生此，以为不利，如养蚕而成白僵之意。〔时珍曰〕天雄有二种：一种是蜀人种附子而生出长者，或种附子而尽变成长者，即如种芋形状不一之类；一种是他处草乌头之类，自生成者，故《别录》注乌喙云：长三寸已上者为天雄是也。入药须用蜀产曾经酿制者。或云须重一两半有象眼者乃佳。余见附子下。

【修治】〔敦曰〕宜炮皴去皮尖底用，或阴制如附子法亦得。〔大明曰〕凡丸散炮去皮用，饮药即和皮生使甚佳。〔时珍曰〕熟用一法：每十两以酒浸七日。掘土坑，用炭半秤煅赤，去火，以醋二升沃之，候干，乘热入天雄在内，小盆合一夜，取出，去脐用之。

【气味】辛，温，有大毒。〔《别录》曰〕甘，大温。〔权曰〕大热。宜干姜制之。〇〔之才曰〕远志为之使。恶腐婢。忌豉汁。

【主治】大风，寒湿痹，历节痛，拘挛缓急，破积聚邪气，金疮，强筋骨，轻身健行（《本经》）。**疗头面风去来疼痛，心腹结积，关节重，不能行步，除骨间痛，长阴气，强志，令人武勇力作不倦。又堕胎**（《别录》）。〔禹锡曰〕按《淮南子》云：天雄雄鸡志气益。注云：取天雄一枚，纳雄鸡肠中捣，生食之，令人勇。**治风痰冷痹，软脚毒风，能止气喘促急，杀禽虫毒**（甄权）。**治一切风，一切气，助阳道，暖水脏，补腰膝，益精明目，通九窍，利皮肤，调血脉，四肢不遂，下胸膈水，破痃癖癥结，排脓止痛，续骨消瘀血，背**

脊伛偻，霍乱转筋，发汗，止阴汗。炮含，治喉痹（大明）。

【发明】〔宗奭曰〕补虚寒须用附子。风家多用天雄，亦取其大者，以其尖角多，热性不肯就下，故取其敷散也。〔元素曰〕非天雄不能补上焦之阳虚。〔震亨曰〕天雄、乌头，气壮形伟，可为下部之佐。〔时珍曰〕乌附、天雄，皆是补下焦命门阳虚之药，补下所以益上也。若是上焦阳虚，即属心脾之分，当用参芪，不当用天雄也。且乌附、天雄之尖，皆是向下生者，其气下行。其脐乃向上生苗之处。寇宗奭言其不肯就下，张元素言其补上焦阳虚，皆是误认尖为上尔。惟朱震亨以为下部之佐者得之，而未发出此义。雷敦《炮炙论·序》云，咳逆数数，酒服熟雄，谓以天雄炮研酒服一钱也。

【附方】新三。

三建汤治元阳素虚，寒邪外攻，手足厥冷，大小便滑数，小便白浑，六脉沉微，除固冷，扶元气，及伤寒阴毒。用乌头、附子、天雄并炮裂去皮脐，等分，□咀。每服四钱，水二盏，姜十五片，煎八分，温服（《肘后方》）。

男子失精天雄三两炮，白术八两，桂枝六两，龙骨三两，为散。每酒服半钱（张仲景《金匮要略》）。

大风恶癞三月、四月采天雄、乌头苗及根，去土勿洗，捣汁，渍细粒黑豆，摩去皮不落者，一夜取出，晒干又浸，如此七次。初吞三枚，渐加至六七枚。禁房室猪鱼鸡蒜，犯之即死。

侧子《别录·下品》

【释名】荭子（〖《说文》〗）。〔时珍曰〕生于附子之侧，故名。许慎《说文》作荭子。

【集解】〔弘景曰〕此附子边角之大者，削取之。昔时不用，比来医家以疗脚气多验。〔恭曰〕侧子、附子，皆是乌头下旁出者。以小者为侧子，大者为附子。今以附子角为侧子，理必不然。若当阳以下、江左、山南、嵩高、齐鲁间，附子时复有角如大豆许。夔州以上剑南所出者，附子之角，但如黍粟，岂可充用？比来都下皆用细附子有效，未尝取角也。〔保昇曰〕今附子边，果有角如大枣核及槟榔以来者，形状自是一颗，且不小。乃乌头旁出附子，附子旁出侧子，甚明。〔时珍曰〕侧子乃附子旁粘连小者尔，故吴普、陶弘景皆指为附子角之大者。其又小于侧子者，即漏篮子矣。故杨氏《附子记》言：侧子、漏篮，园人皆不重之，以乞役夫。

【修治】同附子。

【气味】辛，大热，有大毒。〔普曰〕神农、岐伯：有大毒。八月采。畏恶与附子同。

【主治】痈肿，风痹历节，腰脚疼冷，寒热鼠瘘。又堕胎（《别录》）。疗脚气，冷风湿痹，大风筋骨挛急（甄权）。冷酒调服，治遍身风疹神妙（雷敦）。

【发明】〔机曰〕乌头乃原生之脑，得母之气，守而不移，居乎中者也。侧子散生旁侧，体无定在，其气轻扬，宜其发散四肢，充达皮毛，为治风之药。天雄长而尖，其气亲上，宜其补上焦之阳虚。木鳖子则余气所结，其形摧残，宜其不入汤服，令人丧目也。〔时珍曰〕唐元希声侍郎，治瘫痪风，有侧子汤，见《外台秘要》，药多不录。

漏篮子《纲目》

【释名】木鳖子（《炮炙论》）、虎掌（《日华》）。〔时珍曰〕此乃附子之琐细未成者，小而漏篮，故名。南星之最小者名虎掌，此物类之，故亦同名。《大明会典》载：四川成都府，岁贡天雄二十对，附子五十对，乌头五十对，漏篮二十斤。不知何用？

【气味】苦、辛，有毒。〔敦曰〕服之令人丧目。

【主治】恶痢冷漏疮，恶疮疠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杨士瀛《直指方》云：凡漏疮年久者，复其元阳，当用漏篮子辈，加减用之。如不当用而轻用之，又恐热气乘虚变移结核，而为害尤甚也。又按《类编》云：一人两足生疮，臭溃难近。夜宿五夫人祠下，梦神授方：用漏篮子一枚，生研为末，入腻粉少许，井水调涂。依法治之，果愈。盖此物不堪服饵，止宜入疮科也。

【附方】新一。

一切恶痢杂下及休息痢。百岁丸：用漏篮子一个大者，阿胶、木香、黄连、罂粟壳各半两，俱炒焦存性，入乳香少许为末，糊丸梧子大。每一岁一丸，米饮下（罗天益《卫生宝鉴》）。

乌头《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拾遗》独自草。

【释名】乌喙（《本经》。即两头尖）、草乌头（《纲目》）、土附子（《日华》）、奚毒（《本经》）、即子（《本经》）、耿子（《吴普》）、毒公（《吴普》又名千

秋、果负）、金鸦（《纲目》），苗名茛（音艮。〖《吴普》〗）、芨（音及。〖《说文》〗）、堇（音近。〖《庄子》〗）、独自草（《拾遗》）、鸳鸯菊（《纲目》），汁煎名射罔（〖《本经》〗）。〔普曰〕乌头，形如乌之头也。有两歧相合如乌之喙者，名曰乌喙。喙即乌之口也。〔恭曰〕乌喙，即乌头异名也。此有三歧者，然两歧者少。若乌头两歧名乌喙，则天雄、附子之两歧者，复何以名之？〔时珍曰〕此即乌头之野生于他处者，俗谓之草乌头，亦曰竹节乌头，出江北者曰淮乌头，《日华子》所谓土附子者是也。乌喙即偶生两歧者，今俗呼为两头尖，因形而名，其实乃一物也。附子、天雄之偶生两歧者，亦谓之乌喙，功亦同于天雄，非此乌头也。苏恭不知此义，故反疑之。草乌头取汁，晒为毒药，射禽兽，故有射罔之称。《后魏书》言辽东塞外秋收乌头为毒药射禽兽，陈藏器所引《续汉五行志》，言西国生独白草，煎为药，敷箭射人即死者，皆此乌头，非川乌头也。《菊谱》云鸳鸯菊，即乌喙苗也。

【集解】〔《别录》曰〕乌头、乌喙生朗陵山谷。正月、二月采，阴干。长三寸以上者为天雄。〔普曰〕正月始生，叶厚，茎方中空，叶四四相当，与蒿相似。〔弘景曰〕今采用四月，亦以八月采。捣笮茎汁，日煎为射罔。猎人以傅箭，射禽兽十步即倒，中人亦死，宜速解之。朗陵属汝南郡。〔大明曰〕土附子生去皮捣，滤汁澄清，旋添晒干取膏，名为射罔，以作毒箭。〔时珍曰〕处处有之，根苗花实并与川乌头相同；但此系野生，又无酿造之法，其根外黑内白，皱而枯燥为异尔，然毒则甚焉。段成式《酉阳杂俎》言：雀芋状如雀头，置干地反湿，湿地反干，飞鸟触之堕，走兽遇之僵。似亦草乌之类，而毒更甚也。又言：建宁郡乌勾山有牧靡草，鸟鹊误食乌喙中毒，必急食此草以解之。牧靡不知何药也。

【修治】〔时珍曰〕草乌头或生用，或炮用，或以乌大豆同煮熟，去其毒用。

乌头

〔气味〕辛，温，有大毒。〔《别录》曰〕甘，大热，大毒。〔普曰〕神农、雷公、桐君、黄帝：甘，有毒。〔权曰〕苦、辛，大热，有大毒。〔大明曰〕味苦、辛，热，有毒。〔之才曰〕莽草、远志为之使。反半夏、栝楼、贝母、白蔹、白及。恶藜芦。〔时珍曰〕伏丹砂、砒石。忌豉汁。畏饴糖、黑豆、冷水，能解其毒。

〔主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痹，咳逆上气，破积聚寒热，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本经》）。消胸上痰冷，食不下，心腹冷疾，脐间痛，肩胛痛，不可俯仰，目中痛，不可久视。又堕胎（《别录》）。主恶风憎寒，冷痰包心，肠腹□痛，痃癖气块，齿痛，益阳事，强志（甄权）。治头风喉痹，痈肿疔毒（时珍）。

乌喙，一名两头尖。

〔气味〕辛，微温，有大毒。〔普曰〕神农、雷公、桐君、黄帝：有毒。〔权曰〕苦、辛，大热。〇畏恶同乌头。

〔主治〕风湿，丈夫肾湿阴囊痒，寒热历节，掣引腰痛，不能行步，痈肿脓结。又堕胎（《别录》）。男子肾气衰弱，阴汗，瘰疬岁月不消（甄权）。主大风顽痹（时珍）。

射罔

〔气味〕苦，有大毒。〔之才曰〕温。〔大明曰〕人中射罔毒，以甘草、蓝汁、小豆叶、浮萍，冷水、荠苨，皆可一味御之。

〔主治〕尸疰癥坚，及头中风痹痛（《别录》）。瘘疮疮根，结核瘰疬毒肿及蛇咬。先取涂肉四畔，渐渐近疮，习习逐病至骨。疮有熟脓及黄水，涂之；若无脓水，有生血，及新伤破，即不可涂，立杀人（藏器）。

射罔

【发明】〔时珍曰〕草乌头、射罔，乃至毒之药。非若川乌头、附子，人所栽种，加以酿制，杀其毒性之比。自非风顽急疾，不可轻投。甄权《药性论》言其益阳事，治男子肾气衰弱者，未可遽然也。此类止能搜风胜湿，开顽痰，治顽疮，以毒攻毒而已，岂有川乌头、附子补右肾命门之功哉？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风癣，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机

曰〕乌喙形如乌嘴，其气锋锐。宜其通经络，利关节，寻蹊达径，而直抵病所。煎为射罔，能杀禽兽。非气之锋锐捷利，能如是乎？〔杨清叟曰〕凡风寒湿痹，骨内冷痛，及损伤入骨，年久发痛，或一切阴疽肿毒。并宜草乌头、南星等分，少加肉桂为末，姜汁热酒调涂。未破者能内消，久溃者能去黑烂。二药性味辛烈，能破恶块，逐寒热，遇冷即消，遇热即溃。

【附方】旧四，新四十八。

阴毒伤寒生草乌头为末，以葱头蘸药纳谷道中，名提盆散（王海藏《阴证略例》）。

二便不通即上方，名霹雳箭。

中风瘫痪手足颤掉，言语蹇涩。左经丸：用草乌头炮去皮四两，川乌头炮去皮二两，乳香、没药各一两，为末。生乌豆一升，以斑蝥三七个，去头翅，同煮，豆熟去蝥，取豆焙干为末。和匀，以醋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下（《简易方》）。

瘫痪顽风骨节疼痛，下元虚冷，诸风痔漏下血，一切风疮。草乌头、川乌头、两头尖各三钱，硫黄、麝香、丁香各一钱，木鳖子五个，为末。以熟蕲艾揉软，合成一处，用钞纸包裹，烧熏病处。名雷丸（孙天仁《集效方》）。

诸风不遂宋氏《集验方》：用生草乌头、晚蚕沙等分，为末。取生地龙捣和，入少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四五丸，白汤下，甚妙。勿多服，恐麻人。名鄂渚小金丹。〇《经验济世方》：用草乌头四两去皮，大豆半升，盐一两，同以沙瓶煮三伏时，去豆，将乌头入木臼捣三百杵，作饼焙干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盐汤下十丸。名至宝丹。

一切顽风神应丹：用生草乌头、生天麻各洗等分，擂烂绞汁倾盆中。砌一小坑，其下烧火，将盆放坑上。每日用竹片搅一次，夜

则露之。晒至成膏，作成小铤子。每一铤分作三服，用葱、姜自然汁和好酒热服（《乾坤秘韫》）。

一切风证不问头风痛风，黄鸦吊脚风痹。生淮乌头一斤，生川乌头一枚，生附子一枚，并为末。葱一斤，姜一斤，擂如泥，和作饼子。以草铺盘内，加楮叶于上，安饼于叶上，又铺草叶盖之。待出汗黄一日夜，乃晒之，舂为末，以生姜取汁煮面糊和丸梧子大。初服三十丸，日二服。服后身痹汗出即愈。避风（《乾坤秘韫》）。

破伤风病《寿域方》：用草乌头为末，每以一二分温酒服之，出汗。〇《儒门事亲》方：用草乌尖、白芷，并生研末。每服半钱，冷酒一盏，入葱白一根，同煎服。少顷以葱白热粥投之，汗出立愈。

年久麻痹或历节走气，疼痛不仁，不拘男女。神授散：用草乌头半斤，去皮为末。以袋一个，盛豆腐半袋，入乌末在内，再将豆腐填满压干，入锅中煮一夜，其药即坚如石，取出晒干为末，每服五分。冷风湿气，以生姜汤下；麻木不仁，以葱白汤下之（《活人心统》）。

风湿痹木黑神丸：草乌头连皮生研、五灵脂等分，为末，六月六日滴水丸弹子大。四十岁以下分六服，病甚一丸作二服，薄荷汤化下，觉微麻为度（《本事方》）。

风湿走痛黑弩箭丸：用两头尖、五灵脂各一两，乳香、没药、当归各三钱，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至三十丸，临卧温酒下。忌油腻、湿面。孕妇勿服（《瑞竹堂方》）。

腰脚冷痛乌头三个，去皮脐，研末，醋调贴，须臾痛止（《十便良方》）。

膝风作痛草乌、细辛、防风等分，为末，掺靴袜中，及安护膝内，能除风湿健步（《扶寿方》）。

远行脚肿草乌、细辛、防风等分，为末，掺鞋底内。如草鞋，以水微湿掺之。用之可行千里，甚妙（《经验方》）。

脚气掣痛或胯间有核。生草乌头、大黄、木鳖子作末，姜汁煎茶调贴之。〇又法：草乌一味为末，以姜汁或酒糟同捣贴之（《永类方》）。

湿滞足肿早轻晚重。用草乌头一两，以生姜一两同研，交感一宿。苍术一两，以葱白一两同研，交感一宿。各焙干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艾元英《如宜方》）。

除风去湿治脾胃虚弱，久积冷气，饮食减少。用草乌头一斤，苍术二斤，以去白陈皮半斤，生甘草四两，黑豆三升，水一石，同煮干，只拣乌、术晒焙为末，酒糊丸梧子大，焙干收之。每空心温酒下二三十丸，觉麻即渐减之。名乌术丸（《集简方》）。

偏正头风草乌头四两，川芎□四两，苍术半斤，生姜四两，连须生葱一把，捣烂，同入瓷瓶封固埋土中。春五、夏三、秋五、冬七日，取出晒干。拣去葱、姜，为末，醋面糊和丸梧子大。每服九丸，临卧温酒下，立效（戴古渝《经验方》）。

久患头风草乌头尖生用一分，赤小豆三十五粒，麝香一字，为末。每服半钱，薄荷汤冷服。更随左右□鼻（《指南方》）。

风痰头痛体虚伤风，停聚痰饮，上厥头痛，或偏或正。草乌头炮去皮尖半两，川乌头生去皮尖一两，藿香半两，乳香三皂子大，为末。每服二钱，薄荷姜汤下，食后服（陈言《三因方》）。

女人头痛血风证。草乌头、栀子等分，为末。自然葱汁，随左右调涂太阳及额上，勿过眼。避风（《济生方》）。

脑泄臭秽草乌去皮半两，苍术一两，川芎二两，并生研末，面糊丸绿豆大。每服十丸，茶下。忌一切热物（《圣济总录》）。

耳鸣耳痒如流水及风声，不治成聋。用生乌头掘得，乘湿削如枣核大，塞之。日易二次，不过三日愈（《千金方》）。

喉痹口噤不开欲死。草乌头、皂荚等分，为末，入麝香少许。擦牙并□鼻内，牙关自开也。〇《济生方》：用草乌尖、石胆等分，为末。每用一钱，醋煮皂荚汁，调稀扫入肿上，流涎数次，其毒即破也。

虚壅口疮满口连舌者。草乌一个，南星一个，生姜一大块，为末，睡时以醋调涂手心足心。或以草乌头、吴茱萸等分，为末。蜜调涂足心（《本事方》）。

疳蚀口鼻穿透者。草乌头烧灰，入麝香等分，为末贴之。

风虫牙痛草乌炒黑一两，细辛一钱，为末揩之，吐出涎。〇一方：草乌、食盐同炒黑，掺之（《海上方》）。

寒气心疝三十年者。射罔、食茱萸等分，为末，蜜丸麻子大。每酒下二丸，日三服。刘国英所秘之方（范汪《东阳方》）。

寒疟积疟巴豆一枚去心皮，射罔去皮如巴豆大，大枣去皮一枚，捣成丸梧子大。清旦、先发时各服一丸，白汤下（《肘后方》）。

脾寒厥疟先寒后热，名寒疟；但寒不热，面色黑者，名厥疟；寒多热少，面黄腹痛，名脾疟，三者并宜服此。贾耘老用之二十年，累试有效。不蛀草乌头削去皮，沸汤泡二七度，以盏盖良久，切焙研，稀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十片，枣三枚，葱三根，煎汤清早服，以枣压之。如人行十里许，再一服。绝勿饮汤，便不发也（苏东坡《良方》）。

腹中癥结害妨饮食，羸瘦。射罔二两，椒三百粒，捣末，鸡子白和丸麻子大。每服一丸，渐至三丸，以愈为度（《肘后方》）。

水泄寒痢大草乌一两，以一半生研，一半烧灰，醋糊和丸绿豆大。每服七丸，井华水下。忌生冷鱼肉（《十便良方》）。

泄痢注下三神丸：治清浊不分，泄泻注下，或赤或白，腹脐刺痛，里急后重。用草乌头三个去皮尖，以一个火炮，一个醋煮，一个烧灰，为末，醋糊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水泻流水下，赤痢甘草汤下，白痢姜汤下。忌鱼腥生冷（《和剂局方》）。

结阴下血腹痛。草乌头，蛤粉炒，去皮脐切一两，茴香炒三两。每用三钱，水一盏，入盐少许，煎八分，去滓，露一夜，五更冷服（《圣济录》）。

老人遗尿不知出者。草乌头一两，童便浸七日，去皮，同盐炒为末，酒糊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盐汤下（《普济方》）。

内痔不出草乌为末，津调点肛门内，痔即反出，乃用枯痔药点之（《外科集验方》）。

疔毒初起草乌头七个，川乌头三个，杏仁九个，飞罗面一两，为末。无根水调搽，留口以纸盖之，干则以水润之（唐瑶《经验方》）。

疔毒恶肿生乌头切片，醋熬成膏，摊贴。次日根出。〇又方：两头尖一两，巴豆四个，捣贴。疔自拔出（《普济方》）。

疔疮发背草乌头去皮为末，用葱白连须和捣，丸豌豆大，以雄黄为衣。每服一丸，先将葱一根细嚼，以热酒送下。或有恶心呕三四口，用冷水一口止之。即卧，以被厚盖，汗出为度。亦治头风（《乾坤秘韫》）。

恶毒诸疮及发背、疔疮、便毒等证。二乌膏：用草乌头、川乌头，于瓦上以井华水磨汁涂之。如有口，即涂四边。干再上。亦可单用草乌磨醋涂之（《永类方》）。

大风癞疮遍身黑色，肌体麻木，痹痛不常。草乌头一斤，刮洗去皮极净，摊干。以清油四两，盐四两，同入铫内，炒令深黄色。倾出剩油，只留盐并药再炒，令黑烟出为度。取一枚擘破，心内如米一点白者始好，白多再炒。乘热杵罗为末，醋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下。草乌性毒难制，五七日间，以黑豆煮粥食解其毒（继洪《澹寮方》）。

遍身生疮阴囊两脚尤甚者。草乌一两，盐一两，化水浸一夜，炒赤为末。猪腰子一具，去膜煨熟，竹刀切捣，醋糊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汤下（澹寮方）。

一切诸疮未破者。草乌头为末，入轻粉少许，腊猪油和搽（《普济方》）。

瘰疬初作未破，作寒热。草乌头半两，木鳖子二个，以米醋磨细，入捣烂葱头、蚯蚓粪少许，调匀傅上，以纸条贴，令通气孔，妙（《医林正宗》）。

马汗入疮肿痛，急疗之，迟则毒深。以生乌头末傅疮口，良久有黄水出，即愈（《灵苑方》）。

蛇蝎螫人射罔傅之，频易，血出愈（梅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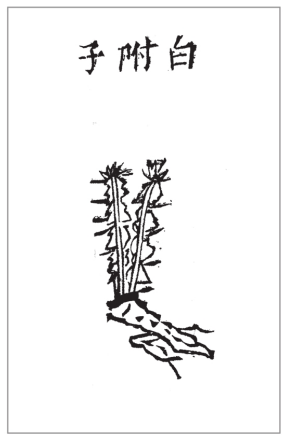
中沙虱毒射罔傅之佳（《千金》）。

白附子《别录·下品》

【释名】见后发明下。

【集解】〔《别录》曰〕白附子生蜀郡。三月采。〔弘景曰〕此物久绝，无复真者。〔恭曰〕本出高丽，今出凉州以西，蜀郡不复有。生砂碛下湿地，独茎似鼠尾草，细叶周匝，生于穗间，根形

似天雄。〔珣曰〕徐表《南州异物记》云：生东海、新罗国及辽东。苗与附子相似。〔时珍曰〕根正如草乌头之小者，长寸许，干者皱文有节。



白附子

【气味】辛、甘，大温，有小毒。〔保昇曰〕甘、辛，温。〔大明曰〕无毒。〔珣曰〕小毒。入药炮用。〔杲曰〕纯阳。引药势上行。

【主治】心痛血痹，面上百病，行药势（《别录》）。**中风失音，一切冷风气，面皯瘢疵**（大明）。**诸风冷气，足弱无力，疥癣风疮，阴下湿痒，头面痕，入面脂用**（李珣）。**补肝风虚**（好古）。**风痰**（震亨）。

【发明】〔时珍曰〕白附子乃阳明经药，因与附子相似，故得此名，实非附子类也。按《楚国先贤传》云：孔休伤颊有瘢。王莽赐玉屑白附子香，与之消瘢。

【附方】新十二。

中风口㖞半身不遂。牵正散：用白附子、白僵蚕、全蝎并等分，生研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杨氏家藏方》）。

小儿暑风暑毒入心，痰塞心孔，昏迷搐搦，此乃危急之证，非此丸生料瞑眩之剂不能伐之。三生丸：用白附子、天南星、半夏，并去皮，等分，生研，猪胆汁和丸黍米大。量儿大小，以薄荷汤下。令儿侧卧，呕出痰水即苏（《全幼心鉴》）。

风痰眩运头痛气郁，胸膈不利。白附子炮去皮脐半斤，石膏煅红半斤，朱砂二两二钱半，龙脑一钱，为末，粟米饭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食后茶酒任下（《御药院方》）。

偏正头风白附子、白芷、猪牙皂角去皮，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清调下。右痛右侧卧，左痛左侧卧，两边皆痛仰卧少顷（《普济方》）。

痰厥头痛白附子、天南星、半夏等分，生研为末，生姜自然汁浸，蒸饼丸绿豆大。每服四十丸，食后姜汤下（《济生方》）。

赤白汗斑白附子、硫黄等分，为末，姜汁调稀，茄蒂蘸擦，日数次（《简便方》）。

面上皯黯白附子为末，卧时浆水洗面，以白蜜和涂纸上，贴之。久久自落（《卫生易简方》）。

耳出脓水白附子炮、羌活各一两，为末。猪、羊肾各一个，每个入末半钱，湿纸包煨熟，五更食，温酒下（《圣济录》）。

喉痹肿痛白附子末、枯矾等分，研末，涂舌上，有涎吐出（《圣惠方》）。

偏坠疝气白附子一个，为末，津调填脐上，以艾灸三壮或五壮，即愈（杨起《简便方》）。

小儿吐逆不定，虚风喘急。白附子、藿香等分，为末。每米饮下半钱（《保幼大全》方）。

慢脾惊风白附子半两，天南星半两，黑附子一钱，并炮去皮，为末。每服二钱，生姜五片，水煎服。亦治大人风虚，止吐化痰。宣和间，真州李博士用治吴内翰女孙甚效。康州陈侍郎病风虚极昏，吴内翰令服三四服，亦愈（《杨氏家藏》）。

虎掌《本经·下品》　天南星宋《开宝》

【释名】虎膏（《纲目》）、**鬼蒟蒻**（《日华》）。〔恭曰〕其根四畔有圆牙，看如虎掌，故有此名。〔颂曰〕一说天南星即《本草》虎掌也，小者名由跋。古方多用虎掌，不言天南星。南星近出唐人中风痰毒方中用之，乃后人采用，别立此名尔。〔时珍曰〕虎掌因叶形似之，非根也。南星因根圆白，形如老人星状，故名南星，即虎掌也。苏颂说甚明白。宋《开宝》不当重出南星条，今并入。

【集解】〔《别录》曰〕虎掌生汉中山谷及冤句。二月、八月采，阴干。〔弘景曰〕近道亦有。形似半夏，但大而四边有子如虎掌。今用多破作三四片。方药不甚用也。〔恭曰〕此是由跋宿根。其苗一茎，茎头一叶，枝丫挟茎。根大者如拳，小者如鸡卵，都似扁柿。四畔有圆牙，看如虎掌。由跋是新根，大于半夏二三倍，四畔无子牙。陶说似半夏，乃由跋也。〔保昇曰〕茎头有八九叶，花生茎间。〔藏器曰〕天南星生安东山谷，叶如荷，独茎，用根。〔颂曰〕虎掌今河北州郡有之。初生根如豆大，渐长大似半夏而扁，年久者根圆及寸，大者如鸡卵。周匝生圆牙三四枚或五六枚。三、四月生苗，高尺余。独茎上有叶如爪，五六出分布，尖而圆。一窠生七八茎，时

出一茎作穗，直上如鼠尾。中生一叶如匙，裹茎作房，旁开一口，上下尖。中有花，微青褐色。结实如麻子大，熟即白色，自落布地，一子生一窠。九月苗残取根。今冀州人菜圃中种之，呼为天南星。又曰：天南星，处处平泽有之。二月生苗，似荷梗，其茎高一尺以来。叶如蒟蒻，两枝相抱。五月开花似蛇头，黄色。七月结子作穗似石榴子，红色。二月、八月采根，似芋而圆扁，与蒟蒻相类，人多误采，了不可辨。但蒟蒻茎斑花紫，南星根小，柔腻肌细，炮之易裂，为可辨尔。一说南星即《本经》虎掌也。大者四边皆有牙子，采时削去之。江州一种草，叶大如掌，面青背紫，四畔有牙如虎掌，生三四叶为一本，冬青，不结花实，治心疼寒热积气，亦与虎掌同名，故附见之。〔时珍曰〕大者为虎掌、南星，小者为由跋，乃一种也。今俗又言大者为鬼臼，小者为南星，殊为谬误。

虎掌、天南星

【修治】〔颂曰〕九月采虎掌根，去皮脐，入器中汤浸五七日，日换三四遍，洗去涎，暴干用。或再火炮裂用。〔时珍曰〕凡天南星，须用一两以上者佳。治风痰，有生用者，须以温汤洗净，仍以白矾汤，或入皂角汁，浸三日夜，日日换水，暴干用。若熟用者，须于黄土地掘一小坑，深五六寸，以炭火烧赤，以好酒沃之。安南星于内，瓦盆覆定，灰泥固济，一夜取出用。急用，即以湿纸包，于塘灰火中炮裂也。一法：治风热痰，以酒浸一宿，桑柴火蒸之，常洒酒入

甑内，令气猛。一伏时取出，竹刀切开，味不麻舌为熟。未熟再蒸，至不麻乃止。脾虚多痰，则以生姜渣和黄泥包南星煨熟，去泥焙用。造南星曲法：以姜汁、矾汤，和南星末作小饼子，安篮内，楮叶包盖，待上黄衣，乃取晒收之。造胆星法：以南星生研末，腊月取黄牯牛胆汁和剂，纳入胆中，系悬风处干之。年久者弥佳。

【气味】苦，温，有大毒。〔《别录》曰〕微寒。〔普曰〕虎掌：神农、雷公：苦，有毒。岐伯、桐君：辛，有毒。〔大明曰〕辛烈，平。〔杲曰〕苦、辛，有毒。阴中之阳，可升可降，乃肺经之本药。〔震亨曰〕欲其下行，以黄檗引之。〔之才曰〕蜀漆为之使。恶莽草。〔大明曰〕畏附子、干姜、生姜。〔时珍曰〕得防风则不麻，得牛胆则不燥，得火炮则不毒。生能伏雄黄、丹砂、焰硝。

【主治】心痛，寒热结气，积聚伏梁，伤筋痿拘缓，利水道（《本经》）。**除阴下湿，风眩**（《别录》）。**主疝瘕肠痛，伤寒时疾，强阴**（甄权）。**天南星：主中风麻痹，除痰下气，利胸膈，攻坚积，消痈肿，散血堕胎**（《开宝》）。**金疮折伤瘀血，捣傅之**（藏器）。**蛇虫咬，疥癣恶疮**（大明）。**去上焦痰及眩运**（元素）。**主破伤风，口噤身强**（李杲）。**补肝风虚，治痰功同半夏**（好古）。**治惊痫，口眼㖞斜，喉痹，口舌疮糜，结核，解颅**（时珍）。

【发明】〔时珍曰〕虎掌、天南星，乃手足太阴脾肺之药。味辛而麻，故能治风散血；气温而燥，故能胜湿除涎；性紧而毒，故能攻积拔肿而治口㖞舌糜。杨士瀛《直指方》云：诸风口噤，宜用南

星，更以人参、石菖蒲佐之。

【附方】旧十，新二十九。

中风口噤目瞑，无门下药者。开关散：用天南星为末，入白龙脑等分，五月五日午时合之。每用中指点末，揩齿三二十遍，揩大牙左右，其口自开。又名破棺散（《经验方》）。

诸风口噤天南星炮剉，大人三钱、小儿三字，生姜五片，苏叶一钱，水煎减半，入雄猪胆汁少许，温服（《仁斋直指方》）。

小儿口噤牙关不开。《谭氏方》：天南星一枚，煨热，纸裹斜包，剪一小孔，透气于口中，牙关自开也。〇一方：用生南星同姜汁擦之，自开。

小儿惊风坠涎散：用天南星一两重一个，换酒浸七伏时，取出安新瓦上，周回炭火炙裂，合湿地出火毒，为末，入朱砂一分，每服半钱，荆芥汤调下。每日空心一服，午时一服（《经验方》）。

吐泻慢惊天王散：治小儿吐泻，或误服冷药，脾虚生风痰慢惊。天南星一个，重八九钱者，去脐。黄土坑深三寸，炭火五斤，煅赤，入好酒半盏。安南星在内，仍架炭三条在上，候发裂取剉，再炒熟为末，用五钱。天麻煨熟研末一钱，麝香一字，和匀。三岁小儿用半钱，以生姜、防风煎汤调下。亦治久嗽恶心（钱乙《小儿方》）。

风痫痰迷坠痰丸：用天南星九蒸九晒，为末，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人参汤下。石菖蒲、麦门冬汤亦可（《卫生宝鉴》）。

小儿痫喑痫后喑不能言。以天南星湿纸包煨，为末。雄猪胆汁调服二字（《全幼心鉴》）。

治痫利痰天南星煨香一两，朱砂一钱，为末，猪心血丸梧子

大。每防风汤化下一丸（《普济方》）。

口眼㖞**斜**天南星生研末，自然姜汁调之，左贴右，右贴左（《仁存方》）。

角弓反张南星、半夏等分，为末。姜汁、竹沥灌下一钱。仍灸印堂（《摘玄方》）。

破伤中风胡氏夺命散，又名玉真散：治打扑金刃伤，及破伤风伤湿，发病强直如痫状者。天南星、防风等分，为末。水调敷疮，出水为妙。仍以温酒调服一钱。已死心尚温者，热童便调灌二钱。斗殴内伤坠压者，酒和童便连灌三服，即苏。亦可煎服（《三因方》）。

破伤风疮生南星末，水调涂疮四围，水出有效（《普济方》）。

妇人头风攻目作痛。天南星一个，掘地坑烧赤，安药于中，以醋一盏沃之，盖定勿令透气，候冷研末。每服一字，以酒调下。重者半钱（《经验方》）。

风痰头痛不可忍。天南星一两，荆芥叶一两，为末，姜汁糊丸梧子大。每食后姜汤下二十丸。〇又上清丸：用天南星、茴香等分，生研末，盐醋煮面糊丸。如上法服（并出《经效济世方》）。

风痰头运目眩，吐逆烦懑，饮食不下。玉壶丸：用生南星、生半夏各一两，天麻半两，白面三两，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以水先煎沸，入药煮五七沸，漉出放温，以姜汤吞之（《惠民和剂局方》）。

脑风流涕邪风入脑，鼻内结硬，遂流髓涕。大白南星切片，沸汤泡二次，焙干。每用二钱，枣七个，甘草五分，同煎服。三四服，其硬物自出，脑气流转，髓涕自收。以大蒜、荜茇末作饼，隔纱

贴囟前，熨斗熨之。或以香附、荜茇末频吹鼻中（《直指方》）。

小儿风痰热毒壅滞，凉心压惊。抱龙丸：用牛胆南星一两，入金钱薄荷十片，丹砂一钱半，龙脑、麝香各一字，研末，炼蜜丸芡子大。每服一丸，竹叶汤化下（《全幼心鉴》）。

壮人风痰及中风，中气初起。星香饮：用南星四钱，木香一钱，水二盏，生姜十四片，煎六分，温服（王硕《易简方》）。

痰迷心窍寿星丸：治心胆被惊，神不守舍，或痰迷心窍，恍惚健忘，妄言妄见。天南星一斤。先掘土坑一尺，以炭火三十斤烧赤，入酒五升，渗干。乃安南星在内，盆覆定，以灰塞之，勿令走气。次日取出为末。琥珀一两，朱砂二两，为末。生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煎人参、石菖蒲汤下。一日三服（《和剂局方》）。

风痰注痛方见羊踯躅下。**痰湿臂痛**右边者。南星制、苍术等分，生姜三片，水煎服之（《摘玄方》）。

风痰咳嗽大天南星一枚，炮裂研末。每服一钱，水一盏，姜三片，煎五分，温服。每日早、午、晚各一服（《十全博救》）。

气痰咳嗽玉粉丸：南星曲、半夏曲、陈橘皮各一两，为末，自然姜汁打糊丸如梧子大。每服四十丸，姜汤下。寒痰，去橘皮，加官桂（东垣《兰室秘藏》）。

清气化痰三仙丸：治中脘气滞，痰涎烦闷，头目不清。生南星去皮、半夏各五两，并汤泡七次，为末，自然姜汁和作饼，铺竹筛内，以楮叶包覆，待生黄成曲，晒干。每用二两，入香附末一两，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食后姜汤下（王璆《百一选方》）。

温中散滞消导饮食。天南星炮、高良姜炮各一两，砂仁二钱半，为末，姜汁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五十丸（《和剂方》）。

酒积酒毒服此即解。天南星丸：用正端天南星一斤。土坑烧赤，沃酒一斗入坑，放南星，盆覆，泥固济，一夜取出，酒和水洗净，切片，焙干为末，入朱砂末一两，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蔡丞相、吕丞相尝用有验（《杨氏家藏方》）。

吐泄不止《集效方》：四肢厥逆，虚风不省人事。服此则阳回，名回阳散。天南星为末，每服三钱，京枣三枚，水二钟，煎八分，温服。未省再服。〇又方：醋调南星末，贴足心（《普济方》）。

肠风泻血诸药不效。天南星石灰炒焦黄色，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酒下二十丸（《普济方》）。

吐血不止天南星一两，剉如豆大，以炉灰汁浸一宿，洗焙研末。每服一钱，以自然铜磨酒调下（《胜金方》）。

初生贴囟头热鼻塞者。天南星炮为末，水调贴囟上，炙手熨之（危氏《得效方》）。

小儿解颅囟开不合。鼻塞不通。天南星炮去皮，为末，淡醋调绯帛上，贴囟门，炙手频熨之，立效（钱乙《小儿直诀》）。

解颐脱臼不能收上。用南星末，姜汁调涂两颊，一夜即上（《医说》）。

小儿口疮白屑如鹅口，不须服药。以生天南星去皮脐，研末。醋调涂足心，男左女右（阎孝忠《集效方》）。

走马疳蚀透骨穿腮。生南星一个，当心剜空，入雄黄一块，面裹烧，候雄黄作汁，以盏子合定，出火毒，去面为末，入麝香少许，拂疮数日，甚效（《经验方》）。

风虫牙痛南星末塞孔，以霜梅盦住，去涎（《摘玄方》）。

喉风喉痹天南星一个，剜心，入白僵蚕七枚，纸包煨熟，研末。姜汁调服一钱，甚者灌之，吐涎愈。名如圣散（《博济方》）。

痰瘤结核南星膏：治人皮肌头面上生瘤及结核，大者如拳，小者如栗，或软或硬，不疼不痒，宜用此药，不可辄用针灸。生天南星大者一枚，研烂，滴好醋五七点。如无生者，以干者为末，醋调。先用针刺令气透，乃贴之。觉痒则频贴，取效（严子礼《济生方》）。

身面疣子醋调南星末涂之（《简便方》）。

由跋《别录·下品》

【释名】（缺）

【集解】〔恭曰〕由跋是虎掌新根，大于半夏二三倍，四畔未有子牙，其宿根即虎掌也。〔藏器曰〕由跋生林下，苗高一二尺，似蒟蒻，根如鸡卵。〔保昇曰〕春抽一茎，茎端有八九叶，根圆扁而肉白。〔时珍曰〕此即天南星之小者，其气未足，不堪服食，故医方罕用；惟重八九钱至一两余者，气足乃佳。正如附子之侧子，不如附子之义也。

【正误】〔弘景曰〕由跋本出始兴，今人亦种之。状如乌翣而布地，花紫色，根似附子。苦酒摩涂肿，亦效。〇〔恭曰〕陶氏所说，乃鸢尾根，即鸢头也。又言虎掌似半夏，是以鸢尾为由跋，以由跋为半夏，非惟不识半夏，亦不识鸢尾与由跋也。今南人犹以由跋为半夏。〔时珍曰〕陈延之《小品方》，亦以东海鸢头为由跋，则其讹误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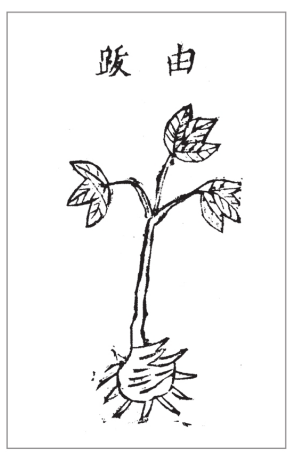
【气味】辛、苦，温，有毒。

【主治】毒肿结热（《别录》）。

蒟蒻宋《开宝》

【释名】蒻头（《开宝》）、鬼芋（《图经》）、鬼头（〖《纲目》〗）。

【集解】〔志曰〕蒻头出吴、蜀。叶似由跋、半夏，根大如碗，生阴地，雨滴叶下生子。又有斑杖，苗相似，至秋有花直出，生赤子，根如蒻头，毒猛不堪食。虎杖亦名斑杖，与此不同。〔颂曰〕江南吴中出白蒟蒻，亦曰鬼芋，生平泽极多。人采以为天南星，了不可辨，市中所收往往是此。但南星肌细腻，而蒟蒻茎斑花紫，南星茎无斑，花黄，为异尔。〔时珍曰〕蒟蒻出蜀中，施州亦有之，呼为鬼头，闽中人亦种之。宜树阴下掘坑积粪，春时生苗，至五月移之。长一二尺，与南星苗相似，但多斑点，宿根亦自生苗。其滴露之说，盖不然。经二年者，根大如碗及芋魁，其外理白，味亦麻人。秋后采根，须净擦，或捣成片段，以酽灰汁煮十余沸，以水淘洗，换水更煮五六遍，即成冻子，切片，以苦酒五味淹食，不以灰汁则不成也。切作细丝，沸汤汋过，五味调食，状如水母丝。马志言其苗似半夏，杨慎《丹铅录》言蒟酱即此者，皆误也。王祯《农书》云：救荒之法，山有粉葛、蒟蒻、橡栗之利，则此物亦有益于民者也。其斑杖，即天南星之类有斑者。



由跋

蒟蒻

根

【气味】辛，寒，有毒。〔李鹏飞曰〕性冷，甚不益人，冷气人少食之。生则戟人喉出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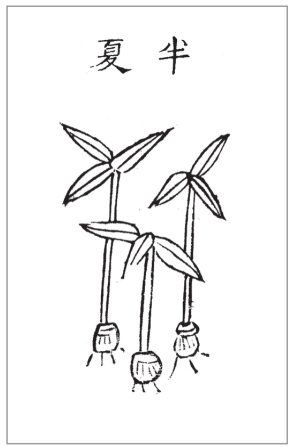
【主治】痈肿风毒，摩傅肿上。捣碎，以灰汁煮成饼，五味调食，主消渴（《开宝》）。

【发明】〔机曰〕按《三元延寿书》云：有人患瘵，百物不忌，见邻家修蒟蒻，求食之美，遂多食而瘵愈。又有病腮痈者数人，多食之，亦皆愈。

【附录】菩萨草（宋《图经》）〔颂曰〕生江浙州郡。凌冬不凋，秋冬有花直出，赤子如蒻头。冬月采根用，味苦，无毒。主中诸毒食毒，酒研服之。又诸虫伤，捣汁饮，并傅之。妇人妊娠咳嗽，捣筛蜜丸服，神效。

半夏《本经·下品》

【释名】守田（《别录》）、水玉（《本经》）、地文（《本经》）、和姑（《吴普》）。〔时珍曰〕《礼记·月令》：五月半夏生。盖当夏之半也，故名。守田会意，水玉因形。



半夏

【集解】〔《别录》曰〕半夏生槐里川谷。五月、八月采根，暴干。〔普曰〕生微丘或生野中，二月始生叶，三三相偶。白花圆上。〔弘景曰〕槐里属扶风。今第一出青州，吴中亦有，以肉白者为佳，不厌陈久。〔恭曰〕所在皆有。生平泽中者，名羊眼半夏，圆白为佳。然江南者大乃径寸，南人特重之。顷来互用，功状殊异。其苗似是由跋，误以为半夏也。〔颂曰〕在处有之，以齐州者为佳。二月生苗一茎，茎端三叶，浅绿色，颇似竹叶，而生江南者似芍药叶。根下相重，上大下小，皮黄肉白。五月、八月采根，以灰裹二日，汤洗暴干。《蜀图经》云：五月采则虚小，八月采乃实大。其平泽生者甚小，名羊眼半夏。由跋绝类半夏，而苗不同。〔敦曰〕白傍蕤子真似半夏，只是咬着微酸，不入药用。

【修治】〔弘景曰〕凡用，以汤洗十许过，令滑尽。不尔，有毒戟人咽喉。方中有半夏必须用生姜者，以制其毒故也。〔敦曰〕修事半夏四两，用白芥子末二两，酽醋六两，搅浊，将半夏投中，洗

三遍用之。若洗涎不尽，令人气逆，肝气怒满。〔时珍曰〕今治半夏，惟洗去皮垢，以汤泡浸七日，逐日换汤，晾干切片，姜汁拌焙入药。或研为末，以姜汁入汤浸澄三日，沥去涎水，晒干用，谓之半夏粉。或研末以姜汁和作饼子，日干用，谓之半夏饼。或研末以姜汁、白矾汤和作饼，楮叶包置篮中，待生黄衣，日干用，谓之半夏曲。白飞霞《医通》云：痰分之病，半夏为主，造而为曲尤佳。治湿痰以姜汁、白矾汤和之，治风痰以姜汁及皂荚煮汁和之，治火痰以姜汁、竹沥或荆沥和之，治寒痰以姜汁、矾汤入白芥子末和之，此皆造曲妙法也。

根

〔气味〕辛，平，有毒。〔《别录》曰〕生微寒，熟温。生令人吐，熟令人下。汤洗尽滑用。〔元素曰〕味辛、苦，性温，气味俱薄，沉而降，阴中阳也。〔好古曰〕辛厚苦轻，阳中阴也。入足阳明、太阴、少阳三经。〔之才曰〕射干为之使。恶皂荚。畏雄黄、生姜、干姜、秦皮、龟甲。反乌头。〔权曰〕柴胡为之使。忌羊血、海藻、饴糖。〔元素曰〕热痰佐以黄芩，风痰佐以南星，寒痰佐以干姜，痰痞佐以陈皮、白术。多用则泻脾胃。诸血证及口渴者禁用，为其燥津液也。孕妇忌之，用生姜则无害。

〔主治〕伤寒寒热，心下坚，胸胀咳逆，头眩，咽喉肿痛，肠鸣，下气止汗（《本经》）。消心腹胸膈痰热满结，咳嗽上气，心下急痛坚痞，时气呕逆，消痈肿，疗痿黄，悦泽面目，堕胎（《别录》）。消痰，下肺气，开胃健脾，止呕吐，去胸中痰满。生者：摩痈肿，除瘤瘿气（甄权）。治吐食反胃，霍乱转筋，肠腹冷，痰疟（大明）。治寒痰，及形寒饮冷伤肺而咳，消

胸中痞，膈上痰，除胸寒，和胃气，燥脾湿，治痰厥头痛，消肿散结（元素）。治眉棱骨痛（震亨）。补肝风虚（好古）。除腹胀，目不得瞑，白浊梦遗带下（时珍）。

〔发明〕〔权曰〕半夏使也。虚而有痰气，宜加用之。〔颂曰〕胃冷呕哕，方药之最要。〔成无己曰〕辛者散也，润也。半夏之辛，以散逆气结气，除烦呕，发音声，行水气，而润肾燥。〔好古曰〕《经》云肾主五液，化为五湿。自入为唾，入肝为泣，入心为汗，入脾为痰，入肺为涕。有痰曰嗽，无痰曰咳。痰者，因咳而动脾之湿也。半夏能泄痰之标，不能泄痰之本。泄本者，泄肾也。咳无形，痰有形；无形则润，有形则燥，所以为流湿润燥也。俗以半夏为肺药，非也。止呕吐为足阳明，除痰为足太阴。柴胡为之使，故今柴胡汤中用之，虽为止呕，亦助柴胡、黄芩主往来寒热，是又为足少阳、阳明也。〔宗奭曰〕今人惟知半夏去痰，不言益脾，盖能分水故也。脾恶湿，湿则濡困，困则不能治水。《经》云：湿胜则泻。一男子夜数如厕，或教以生姜一两，半夏、大枣各三十枚，水一升，瓷瓶中慢火烧为熟水，时呷之，便已也。〔赵继宗曰〕丹溪言二陈汤治一身之痰，世医执之，凡有痰者皆用。夫二陈内有半夏，其性燥烈，若风痰、寒痰、湿痰、食痰则相宜；至于劳痰、失血诸痰，用之反能燥血液而加病，不可不知。〔机曰〕俗以半夏性燥有毒，多以贝母代之。贝母乃太阴肺经之药，半夏乃太阴脾经、阳明胃经之药，何可代也？夫咳嗽吐痰，虚劳吐血，或痰中见血，诸郁，咽痛喉痹，肺痈肺痿，痈疽，妇人乳难，此皆贝母为向导，半夏乃禁用之药。若涎者脾之液，美味膏粱炙煿，皆能生脾胃湿热，故涎化为痰，久则痰火上攻，令人昏愦口噤，偏废僵仆，蹇涩不语，生死旦夕，自非半夏、南星，曷可治乎？若以贝母代之，则翘首待毙矣。〔时珍曰〕脾无留湿不生痰，故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也。涎滑能润，辛温能散亦能润，故行湿而通大便，利窍而泄小便。所谓辛走气，能化液，辛以润之是矣。洁古张氏

云：半夏、南星治其痰，而咳嗽自愈。丹溪朱氏云：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聊摄成氏云：半夏辛而散，行水气而润肾燥。又《和剂局方》，用半硫丸治老人虚秘，皆取其滑润也。世俗皆以南星、半夏为性燥，误矣。湿去则土燥，痰涎不生，非二物之性燥也。古方治咽痛喉痹，吐血下血，多用二物，非禁剂也。二物亦能散血，故破伤打扑皆主之。惟阴虚劳损，则非湿热之邪，而用利窍行湿之药，是乃重竭其津液，医之罪也，岂药之咎哉？《甲乙经》用治夜不眠，是果性燥者乎？岐伯云：卫气行于阳，阳气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治法：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既通，其卧立至。方用流水千里者八升，扬之万遍，取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大沸，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煮一升半，饮汁一杯，日三，以知为度。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久者，三饮而已。

〔附方〕旧十五，新五十三。

法制半夏清痰化饮，壮脾顺气。用大半夏，汤洗七次，焙干再洗，如此七转，以浓米泔浸一日夜。每一两用白矾一两半，温水化，浸五日。焙干，以铅白霜一钱，温水化，又浸七日。以浆水慢火内煮沸，焙干收之。每嚼一二粒，姜汤送化下（《御药院方》）。

红半夏法消风热，清痰涎，降气利咽。大半夏，汤浸焙制如上法。每一两入龙脑五分，朱砂为衣染之。先铺灯草一重，约一指厚，排半夏于上，再以灯草盖一指厚。以炒豆焙之，候干取出。每嚼一两粒，温水送下（《御药院方》）。

化痰镇心祛风利膈。辰砂半夏丸：用半夏一斤，汤泡七次，为末筛过，以水浸三日，生绢滤去滓，澄清去水，晒干，一两，入辰砂一钱，姜汁打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七十丸。此周府方也（《袖珍方》）。

化痰利气三仙丸，方见虎掌下。

消痰开胃去胸膈壅滞。《斗门方》：用半夏洗泡，焙干为

末，自然姜汁和作饼，湿纸裹煨香。以熟水二盏，同饼二钱，入盐五分，煎一盏，服之。大压痰毒，及治酒食伤，极验。〇《经验后方》：用半夏、天南星各二两，为末，水五升，入坛内浸一宿，去清水，焙干重研。每服二钱，水二盏，姜三片，煎服。

中焦痰涎利咽，清头目，进饮食。半夏泡七次四两，枯矾一两，为末，姜汁打糊，或煮枣肉，和丸梧子大。每姜汤下十五丸。寒痰加丁香五钱，热痰加寒水石煅四两。名玉液丸（《和剂局方》）。

老人风痰大腑热不识人，及肺热痰实，咽喉不利。半夏泡七次焙、硝石各半两，为末，入白面一两捣匀，水和丸绿豆大。每姜汤下五十丸（《普济》）。

膈壅风痰半夏不计多少，酸浆浸一宿，温汤洗五七遍，去恶气，日干为末，浆水搜作饼，日干再研为末。每五两入生龙脑一钱，以浆水浓脚和丸鸡头子大。纱袋盛，通风处阴干。每服一丸，好茶或薄荷汤嚼下（《御药院方》）。

搜风化痰定志安神，利头目。辰砂化痰丸：用半夏曲三两，天南星炮一两，辰砂、枯矾各半两，为末，姜汁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后姜汤送下（《和剂局方》）。

痰厥中风省风汤：用半夏汤泡八两，甘草炙二两，防风四两。每服半两，姜二十片，水二盏，煎服（《奇效良方》）。

风痰头运呕逆目眩，面色青黄，脉弦者。水煮金花丸：用生半夏、生天南星、寒水石煅各一两，天麻半两，雄黄二钱，小麦面三两，为末，水和成饼，水煮浮起，漉出，捣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极效。亦治风痰咳嗽，二便不通，风痰头痛（洁古《活法机要》方）。

风痰湿痰青壶丸：半夏一斤，天南星半两，各汤泡，晒干为末，姜汁和作饼，焙干，入神曲半两，白术末四两，枳实末二两，姜

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叶氏方）。

风痰喘逆兀兀欲吐，眩运欲倒。半夏一两，雄黄三钱，为末，姜汁浸，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已吐者加槟榔（《活法机要》）。

风痰喘急千缗汤：用半夏汤洗七个，甘草炙、皂荚炒各一寸，姜三片，水一盏，煎七分，温服（《苏沈良方》）。

上焦热痰咳嗽。制过半夏一两，片黄芩末二钱，姜汁打糊丸绿豆大。每服七十丸，淡姜汤食后服。此周定王亲制方也（《袖珍方》）。

肺热痰嗽制半夏、栝楼仁各一两，为末，姜汁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白汤下。或以栝楼瓤煮熟丸（《济生方》）。

热痰咳嗽烦热面赤，口燥心痛，脉洪数者。小黄丸：用半夏、天南星各一两，黄芩一两半，为末，姜汁浸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后姜汤下（洁古《活法机要》）。

小儿痰热咳嗽惊悸。半夏、南星等分，为末，牛胆汁和，入胆内，悬风处待干，蒸饼丸绿豆大。每姜汤下三五丸（《摘玄方》）。

湿痰咳嗽面黄体重，嗜卧惊，兼食不消，脉缓者。白术丸：用半夏、南星各一两，白术一两半，为末，薄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姜汤下（《活法机要》）。

气痰咳嗽面白气促，洒淅恶寒，愁忧不乐，脉涩者。玉粉丸：用半夏、南星各一两，官桂半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活法机要》）。

小结胸痛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半夏半升，黄连一两，栝楼实大者一个，水六升，先煮栝楼取三升，去滓，内二味，煮取二升，分三服（仲景《伤寒论》）。

湿痰心痛喘急者。半夏油炒为末，粥糊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姜汤下（《丹溪心法》）。

急伤寒病半夏四钱，生姜七片，酒一盏，煎服（胡洽居士《百病方》）。

结痰不出语音不清，年久者亦宜。玉粉丸：半夏半两，桂心一字，草乌头半字，为末，姜汁浸蒸饼丸芡子大。每服一丸，夜卧含咽（《活法机要》）。

停痰冷饮呕逆。橘皮半夏汤：用半夏水煮熟、陈橘皮各一两。每服四钱，生姜七片，水二盏，煎一盏，温服（《和剂局方》）。

停痰留饮胸膈满闷，气短恶心，饮食不下，或吐痰水。茯苓半夏汤：用半夏泡五两，茯苓三两。每服四钱，姜七片，水一钟半，煎七分，去滓空心服，甚捷径（《和剂局方》）。

支饮作呕呕家本渴，不渴者，心下有支饮也。或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心下愦愦，并宜小半夏汤。用半夏泡七次，一升，生姜半斤，水七升，煮一升五合，分服（张仲景《金匮要略》）。

哕逆欲死半夏生姜汤主之，即上方也。

痘疮哕气方同上。

呕哕眩悸谷不得下。小半夏加茯苓汤：半夏一升，生姜半斤，茯苓三两，切，以水七升，煎一升半，分温服之（《金匮要略》）。

目不得眠见发明下。

心下悸忪半夏麻黄丸：半夏、麻黄等分，为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日三（《金匮要略》）。

伤寒干呕半夏熟洗，研末。生姜汤服一钱匕（《深师方》）。

呕逆厥逆内有寒痰。半夏一升洗滑焙研，小麦面一升，水和作弹丸，水煮熟。初吞四五枚，日三服。稍增至十五枚，旋煮旋吞。觉病减，再作。忌羊肉、饧糖。此乃许仁则方也（《外台秘要》）。

呕吐反胃大半夏汤：半夏三升，人参三两，白蜜一升，水一斗二升和，扬之一百二十遍。煮取三升半，温服一升，日再服。亦治膈间支饮（《金匮要略》）。

胃寒哕逆停痰留饮。藿香半夏汤：用半夏汤泡炒黄二两，藿香叶一两，丁香皮半两。每服四钱，水一盏，姜七片，煎服（《和剂局方》）。

小儿吐泻脾胃虚寒。齐州半夏泡七次、陈粟米各一钱半，姜十片，水盏半，煎八分，温服（钱乙《小儿》）。

小儿痰吐或风壅所致，或咳嗽发热，饮食即呕。半夏泡七次半两，丁香一钱，以半夏末水和包丁香，用面重包，煨熟，去面为末，生姜自然汁和丸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陈皮汤下（《活幼口议》）。

妊娠呕吐半夏二两，人参、干姜各一两，为末，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饮服十丸，日三服（仲景《金匮要略》）。

霍乱腹胀半夏、桂等分，为末。水服方寸匕（《肘后方》）。

小儿腹胀半夏末少许，酒和丸粟米大。每服二丸，姜汤下。不瘥，加之。或以火炮研末，姜汁调贴脐，亦佳（《子母秘录》）。

黄疸喘满小便自利，不可除热。半夏、生姜各半斤，水七升，煮一升五合，分再服。有人气结而死，心下暖，以此少许入口，遂活（张仲景方）。

伏暑引饮脾胃不利。消暑丸：用半夏醋煮一斤，茯苓半斤，生甘草半斤，为末，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热汤下（《和剂局方》）。

老人虚秘冷秘，及痃癖冷气。半硫丸：半夏泡炒、生硫黄等分，为末，自然姜汁煮糊丸如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五十丸（《和剂局方》）。

失血喘急吐血下血，崩中带下，喘急痰呕，中满宿瘀。用半夏捶扁，以姜汁和面包煨黄，研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直指方》）。

白浊梦遗半夏一两，洗十次，切破，以木猪苓二两，同炒黄，出火毒，去猪苓，入煅过牡蛎一两，以山药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茯苓汤送下。肾气闭而一身精气无所管摄，妄行而遗者，宜用此方。盖半夏有利性，猪苓导水，使肾气通也。与下元虚惫者不同（许学士《本事方》）。

八般头风三次见效。半夏末，入百草霜少许，作纸捻烧烟，就鼻内□之。口中含水，有涎，吐去再含（《卫生宝鉴》）。

少阴咽痛生疮，不能言语，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半夏七枚打碎，鸡子一枚，头开一窍，去黄，纳苦酒令小满，入半夏在内，以镮子坐于炭火上，煎三沸，去滓，置杯中，时时咽之，极验。未瘥更作（仲景《伤寒论》）。

喉痹肿塞生半夏末□鼻内，涎出效（《集简方》）。

骨哽在咽半夏、白芷等分，为末。水服方寸匕，当呕出。忌羊肉（《外台秘要》）。

重舌木舌胀大塞口。半夏煎醋，含漱之。〇又方：半夏二十枚，水煮过，再泡片时，乘热以酒一升浸之，密封良久，热漱冷吐之。

小儿囟陷乃冷也。水调半夏末，涂足心。

面上黑气半夏焙研，米醋调敷。不可见风，不计遍数，从早至晚，如此三日，皂角汤洗下，面莹如玉也（《摘玄方》）。

癞风眉落生半夏、羊屎烧焦等分，为末，自然姜汁日调涂（《圣济录》）。

盘肠生产产时子肠先出，产后不收者，名盘肠产。以半夏末，频□鼻中，则上也（《妇人良方》）。

产后运绝半夏末，冷水和丸大豆大，纳鼻中即愈。此扁鹊法也（《肘后方》）。

小儿惊风生半夏一钱，皂角半钱，为末。吹少许入鼻，名嚏惊散，即苏（《直指方》）。

卒死不寤半夏末吹鼻中，即活。南岳夫人紫灵魏元君方也。

五绝急病一曰自缢，二曰墙压，三曰溺水，四曰魇魅，五曰产乳：并以半夏末，纳大豆一丸入鼻中。心温者，一日可活也（《子母秘录》）。

痈疽发背及乳疮。半夏末，鸡子白调，涂之（《肘后

方》）。

吹奶肿痛半夏一个，煨研酒服，立愈。一方：以末，随左右□鼻效（《刘长春经验方》）。

打扑瘀痕水调半夏末涂之，一宿即没也（《永类钤方》）。

远行足趼方同上（《集简方》）。

金刃不出入骨脉中者。半夏、白蔹等分，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至二十日自出（李筌《太白经》）。

飞虫入耳生半夏末，麻油调，涂耳门外（《本事方》）。

蝎虿螫人半夏末，水调涂之，立止（钱相公《箧中方》）。

蝎瘘五孔相通者。半夏末，水调涂之，日二（《圣惠方》）。

咽喉骨哽半夏、白芷等分，为末。水服方寸匕，当呕出。忌羊肉（《外台秘要》）。

茎涎

〔主治〕炼取涂发眉，堕落者即生（雷敦）。

蚤休《本经·下品》

【释名】蚩休（《本经》）、螫休（《日华》）、紫河车（《图经》）、重台（《唐本》）、重楼金线（《图经》）、三层草（《纲目》）、七叶一枝花（《蒙筌》）、

草甘遂（《唐本》）、白甘遂（〖《小儿直诀》〗）。〔时珍曰〕虫蛇之毒，得此治之即休，故有蚤休、螫休诸名。重台、三层，因其叶状也。金线重楼，因其花状也。甘遂，因其根状也。紫河车，因其功用也。

【集解】〔《别录》曰〕蚤休生山阳川谷及冤句。〔恭曰〕今谓重楼者是也。一名重台，南人名草甘遂。一茎六七叶，似王孙、鬼臼、蓖麻辈，叶有二三层。根如肥大菖蒲，细肌脆白。〔保昇曰〕叶似鬼臼、牡蒙，年久者二三重。根如紫参，皮黄肉白。五月采根，日干。〔大明曰〕根如尺二蜈蚣，又如肥紫菖蒲。〔颂曰〕即紫河车也。今河中、河阳、华、凤、文州及江淮间亦有之。叶似王孙、鬼臼等，作二三层。六月开黄紫花，蕊赤黄色，上有金丝垂下。秋结红子。根似肥姜，皮赤肉白。四月、五月采之。〔宗奭曰〕蚤休无旁枝，止一茎挺生，高尺余，颠有四五叶。叶有歧，似苦杖。中心又起茎，亦如是生叶。惟根入药用。〔时珍曰〕重楼金线处处有之，生于深山阴湿之地。一茎独上，茎当叶心。叶绿色似芍药，凡二三层，每一层七叶。茎头夏月开花，一花七瓣，有金丝蕊，长三四寸。王屋山产者至五七层。根如鬼臼、苍术状，外紫中白，有粳、糯二种。外丹家采制三黄、砂、汞。入药洗切焙用。俗谚云：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者，一似手拈拿，是也。

根

【气味】苦，微寒，有毒。〔大明曰〕冷，无毒。伏雄黄、丹砂、蓬砂及盐。

【主治】惊痫，摇头弄舌，热气在腹中，癫疾，痈疮阴蚀，下三虫，去蛇毒（《本经》）。生食一升，利水（《唐本》）。治胎风手足搐，能吐泄瘰疬（大明）。去疟疾寒热（时珍）。

【发明】〔恭曰〕摩醋，傅痈肿蛇毒，甚有效。〔时珍曰〕紫河车，足厥阴经药也。凡本经惊痫、疟疾、瘰疬、痈肿者宜之。而道家有服食法，不知果有益否也？

【附方】新五。

服食法紫河车根以竹刀刮去皮，切作骰子大块，面裹入瓷瓶中，水煮候浮漉出，凝冷入新布袋中，悬风处待干。每服三丸，五更初面东念咒，井水下。连进三服，即能休粮。若要饮食，先以黑豆煎汤饮之。次以药丸煮稀粥，渐渐食之。咒曰：天朗气清金鸡鸣，吾今服药欲长生。吾今不饥复不渴，赖得神仙草有灵。

小儿胎风手足搐搦。用蚤休即紫河车为末。每服半钱，冷水下（《卫生易简方》）。

慢惊发搐带有阳证者。白甘遂末即蚤休一钱，栝楼根末二钱，同于慢火上炒焦黄，研匀。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汤调下（钱乙《小儿方》）。

中鼠莽毒金线重楼根，磨水服，即愈（《集简方》）。

咽喉谷贼肿痛。用重台赤色者、川大黄炒、木鳖子仁、马牙消各半两，半夏泡一分，为末，蜜丸芡子大，绵裹含之（《圣惠方》）。

鬼臼《本经·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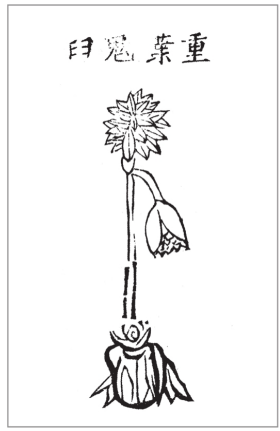
〔校正〕并入《图经》璚田草。

【释名】九臼（《本经》）、天臼（《别录》）、鬼药（《纲目》）、解毒（《别录》）、爵犀（《本经》）、马目毒公（《本经》）、害母草（《图经》）、羞天花（《纲目》）、术律草（《纲目》）、璚田草（《纲目》）、独脚莲（《土宿本草》）、独荷草（《土宿》）、山荷叶（《纲目》）、旱荷（《纲目》）、八角盘（《纲目》）、唐婆镜（〖《东坡诗集》〗）。〔弘景曰〕鬼臼根如射干，白而味甘，九臼相连，有毛者良，故名。〔时珍曰〕此物有毒，而臼如马眼，故名马目毒公。杀蛊解毒，故有犀名。其叶如镜、如盘、如荷，而新苗生则旧苗死，故有镜、盘、荷、莲、害母诸名。《苏东坡诗集》云："璚田草俗号唐婆镜，即《本草》鬼臼也。岁生一臼，如黄精根而坚瘦，可以辟谷。"宋祁《剑南方物赞》云："羞天花，蜀地处处有之。依茎缀花，蔽叶自隐，俗名羞天，予改为羞寒花，即《本草》鬼臼也。"《赞》云："冒寒而茂，茎修叶广。附茎作花，叶蔽其上。以其自蔽，若有羞状。"〇别有羞天草与此不同，即海芋也。

【集解】〔《别录》曰〕鬼臼生九真山谷及冤句。二月、八月采根。〔弘景曰〕鬼臼生山谷中。八月采，阴干。似射干、术辈，又似钩吻。有两种：出钱塘、近道者，味甘，上有丛毛，最胜；出会稽、吴兴者，大而味苦，无丛毛，力劣。今马目毒公状如黄精根，其

臼处似马眼而柔润。今方家多用鬼臼而少用毒公，不知此那复乖越如此？〔恭曰〕鬼臼生深山岩石之阴。叶如蓖麻、重楼辈。生一茎，茎端一叶，亦有两歧者。年长一茎，茎枯则为一臼。假令生来二十年，则有二十臼，岂惟九臼耶？根肉皮须并似射干，今俗用多是射干。而江南别送一物，非真者。今荆州当阳县、硖州远安县、襄州荆山县山中并贡之，亦极难得。〔颂曰〕今江宁府、滁、舒、商、齐、杭、襄、峡州、荆门军亦有之，并如苏恭所说。花生茎间，赤色，三月开后结实。又一说：鬼臼生深山阴地，叶六出或五出，如雁掌。茎端一叶如伞，旦时东向，及暮则西倾，盖随日出没也。花红紫如荔枝，正在叶下，常为叶所蔽，未常见日。一年生一茎，既枯则为一臼，及八九年则八九臼矣。然一年一臼生而一臼腐，盖陈新相易也，故俗名害母草。如芋魁、乌头辈亦然，新苗生则旧苗死，前年之魁腐矣。而《本草注》谓全似射干，今射干体状虽相似，然臼形浅薄，与鬼臼大异。鬼臼如八九个南星侧比相叠，而色理正如射干。用者当使人求苗采之，市中不复有也。〔时珍曰〕鬼臼根如天南星相叠之状，故市人通谓小者为南星，大者为鬼臼，殊为谬误。按《黄山谷集》云：唐婆镜叶底开花，俗名羞天花，即鬼臼也。岁生一臼，满十二岁，则可为药。今方家乃以鬼灯檠为鬼臼，误矣。又郑樵《通志》云：鬼臼叶如小荷，形如鸟掌，年长一茎，茎枯则根为一臼，亦名八角盘，以其叶似之也。据此二说，则似是今人所谓独脚莲者也。又名山荷叶、独荷草、旱荷叶、八角镜。南方处处深山阴密处有之，北方惟龙门山、王屋山有之。一茎独上，茎生叶心而中空。一茎七叶，圆如初生小荷叶，面青背紫，揉其叶作瓜李香。开花在叶下，亦有无花者。其根全似苍术、紫河车。丹炉家采根制三黄、砂、汞。或云其叶八角者更灵。或云其根与紫河车一样，但以白色者为河车，赤色者为鬼臼，恐亦不然。而《庚辛玉册》谓蚤休阳草，旱荷阴草，亦有分别。陶弘景以马目毒公与鬼臼为二物，殊不知正是一物而有二种也。又唐独孤滔《丹房镜源》云：术律草有二种，根皆似南星，赤茎直上，茎端生叶。一种叶凡七瓣，一种叶作数层。叶似蓖麻，面青背紫而有细毛。叶下附茎开一花，状如铃铎倒垂，青白色，黄蕊中空，结黄子。风吹不动，无风自摇。可制砂汞。按此即鬼臼之二种也。其说形状甚明。

七叶鬼臼



重叶鬼臼

根

【气味】辛，温，有毒。〔《别录》曰〕微温。〔弘景曰〕甘，温，有毒。〔权曰〕苦。〔之才曰〕畏垣衣。

【主治】杀蛊毒鬼疰精物，辟恶气不祥，逐邪，解百毒（《本经》）。杀大毒，疗咳嗽喉

结，风邪烦惑，失魄妄见，去目中肤翳。不入汤（《别录》）。主尸疰殗殜，劳疾传尸瘦疾（甄权）。下死胎，治邪疟痈疽，蛇毒射工毒（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治五尸鬼疰、百毒恶气多用之。又曰：今福州人三月采璚田草根叶，焙干捣末，蜜丸服，治风疾。

【附方】新三。

子死腹中胞破不生，此方累效，救人岁万数也。鬼臼不拘多少，黄色者，去毛为细末，不用筛罗，只撚之如粉为度。每服一钱，无灰酒一盏，同煎八分，通口服。立生如神。名一字神散（《妇人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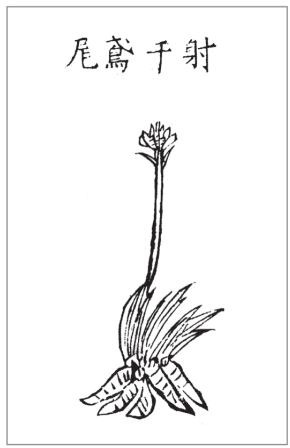
射工中人寒热发疮。鬼臼叶一把，苦酒渍，捣取汁。服一升，日二次（《千金方》）。

黑黄急病黑黄，面黑黄，身如土色，不妨食，脉沉，若青脉入口者死。宜烙口中黑脉、百会、玉泉、绝骨、章门、心俞。用生鬼臼捣汁一小盏服。干者为末，水服（《三十六黄方》）。

射干《本经·下品》

【释名】乌扇（《本经》）、乌翣（《别录》）、乌吹（《别录》）、乌蒲（《本经》）、凤翼（《拾遗》）、鬼扇（《土宿》）、扁竹（《纲目》）、仙人掌（《土宿》）、紫金牛（《土宿》）、野萱花（《纲目》）、草姜（《别录》）、黄远（《吴普》）。〔弘景曰〕射干方书多音夜。〔颂

曰〕射干之形，茎梗疏长，正如射人长竿之状，得名由此尔。而陶氏以夜音为疑，盖古字音多通呼，若汉官仆射，主射事，而亦音夜，非有别义也。〔时珍曰〕其叶丛生，横铺一面，如乌翅及扇之状，故有乌扇、乌翣、凤翼、鬼扇、仙人掌诸名。俗呼扁竹，谓其叶扁生而根如竹也。根叶又如蛮姜，故曰草姜。〇翣音所甲切，扇也。



射干

【集解】〔《别录》曰〕射干生南阳山谷、田野。三月三日采根，阴干。〔弘景曰〕此是乌翣根，黄色，庭台多种之。人言其叶是鸢尾，而复有鸢头，此若相似尔，恐非乌翣也。又别有射干，相似而花白茎长，似射人之执竿者。故阮公诗云："射干临层城。"此不入药用。〔恭曰〕鸢尾叶都似射干，而花紫碧色，不抽高茎，根似高良姜而肉白，名鸢头。〔保昇曰〕射干高二三尺，花黄实黑。根多须，皮黄黑，肉黄赤。所在皆有，二月、八月采根，去皮日干。〔藏器曰〕射干、鸢尾二物相似，人多不分。射干即人间所种为花卉名凤翼者，叶如乌翅，秋生红花，赤点。鸢尾亦人间所种，苗低下于射干，状如鸢尾，夏生紫碧花者是也。〔大明曰〕射干根润，形似高良姜大小，赤黄色淡硬，五、六、七、八月采。〔颂曰〕今在处有之。人家种之，春生苗，高一二尺。叶大类蛮姜，而狭长横张，疏如翅羽状，故名乌翣。叶中抽茎，似萱草茎而强硬。六月开花，黄红色，瓣上有细文。秋结实作房，中子黑色。一说：射干多生山崖之间，其茎虽细

小，亦类木。故《荀子》云：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是也。陶弘景所说花白者，自是射干之类。〔震亨曰〕根为射干，叶为乌翣，紫花者是，红花者非。〔机曰〕按诸注则射干非一种，有花白者，花黄者，花紫者，花红者。丹溪独取紫花者，必曾试有验也。〔时珍曰〕射干即今扁竹也。今人所种，多是紫花者，呼为紫蝴蝶。其花三四月开，六出，大如萱花。结房大如拇指，颇似泡桐子，一房四隔，一隔十余子。子大如胡椒而色紫，极硬，咬之不破。七月始枯。陶弘景谓射干、鸢尾是一种。苏恭、陈藏器谓紫碧花者是鸢尾，红花者是射干。韩保昇谓黄花者是射干。苏颂谓花红黄者是射干，白花者亦其类。朱震亨谓紫花者是射干，红花者非。各执一说，何以凭依？谨按张揖《广雅》云：鸢尾，射干也。《易通卦验》云：冬至射干生。《土宿真君本草》云：射干即扁竹，叶扁生，如侧手掌形，茎亦如之，青绿色。一种紫花，一种黄花，一种碧花。多生江南、湖广、川、浙平陆间。八月取汁，煮雄黄，伏雌黄，制丹砂，能拒火。据此则鸢尾、射干本是一类，但花色不同。正如牡丹、芍药、菊花之类，其色各异，皆是同属也。大抵入药功不相远。〇〔藏器曰〕射干之名有三：佛经射干貂𤞷，此是恶兽，似青黄狗，食人，能缘木；阮公云“射干临层城”者，是树，殊有高大者；《本草》射干是草，即今人所种者也。

根

【修治】〔敦曰〕凡采根，先以米泔水浸一宿，漉出，然后以□竹叶煮之，从午至亥，日干用。

【气味】苦，平，有毒。〔《别录》曰〕微温。久服令人虚。〔保昇曰〕微寒。〔权曰〕有小毒。〔元素曰〕苦，阳中阴也。〔时珍曰〕寒。多服泻人。

【主治】咳逆上气，喉痹咽痛，不得消息，散结气，腹中邪逆，食饮大热（《本经》）。**疗老血在心脾间，咳唾，言语气臭，散胸中热**

气（《别录》）。苦酒摩涂毒肿（弘景）。治疰气，消瘀血，通女人月闭（甄权）。消痰，破癥结，胸膈满腹胀，气喘痃癖，开胃下食，镇肝明目（大明）。治肺气喉痹为佳（宗奭）。去胃中痈疮（元素）。利积痰疝毒，消结核（震亨）。降实火，利大肠，治疟母（时珍）。

【发明】〔震亨曰〕射干属金，有木与火，行太阴、厥阴之积痰，使结核自消甚捷。又治便毒，此足厥阴湿气，因疲劳而发。取射干三寸，与生姜同煎，食前服，利三两行，甚效。〔时珍曰〕射干能降火，故古方治喉痹咽痛为要药。孙真人《千金方》，治喉痹有乌翣膏。张仲景《金匮玉函方》，治咳而上气，喉中作水鸡声，有射干麻黄汤。又治疟母鳖甲煎丸，亦用乌扇烧过。皆取其降厥阴相火也。火降则血散肿消，而痰结自解，癥瘕自除矣。

【附方】旧二，新八。

咽喉肿痛射干花根、山豆根阴干为末，吹之如神（《袖珍方》）。

伤寒咽闭肿痛。用生射干、猪脂各四两，合煎令微焦，去滓，每噙枣许取瘥（庞安常《伤寒论》）。

喉痹不通浆水不入。《外台秘要》：用射干一片，含咽汁良。〇《医方大成》：用扁竹新根擂汁咽之，大腑动即解。或醋研汁噙，引涎出亦妙。〇《便民方》：用紫蝴蝶根一钱，黄芩、生甘草、桔梗各五分，为末，水调顿服，立愈。名夺命散。

二便不通诸药不效。紫花扁竹根，生水边者佳，研汁一盏服，即通（《普济方》）。

水蛊腹大动摇水声，皮肤黑。用鬼扇根捣汁，服一杯，水即下（《肘后方》）。

阴疝肿刺发时肿痛如刺。用生射干捣汁与服取利。亦可丸服（《肘后方》）。

乳痈初肿扁竹根如僵蚕者，同萱草根为末，蜜调傅之，神效（《永类方》）。

中射工毒生疮者。乌翣、升麻各二两，水三升，煎二升，温服。以滓敷疮上（姚僧垣《集验方》）。

鸢尾《本经·下品》

【释名】乌园（《本经》）、**根名鸢头**（〖弘景〗）。〔时珍曰〕并以形命名。乌园当作乌鸢。

【集解】〔《别录》曰〕鸢尾生九嶷山谷。五月采。〔弘景曰〕方家言是射干苗，而主疗亦异，当别是一种。方用鸢头，当是其根，疗体相似，而《本草》不题。〔恭曰〕此草所在有之，人家亦种。叶似射干而阔短，不抽长茎，花紫碧色。根似高良姜，皮黄肉白，嚼之戟人咽喉，与射干全别。射干花红，抽茎长，根黄有臼。〔保昇曰〕此草叶名鸢尾，根名鸢头，亦谓之鸢根。叶似射干，布地生。黑根似高良姜而节大，数个相连。九月、十月采根，日干。〔时珍曰〕此即射干之苗，非别一种也。肥地者茎长根粗，瘠地者茎短根瘦。其花自有数色。诸家皆是强分。陈延之《小品方》，言东海鸢头即由跋者，亦讹也。东海出之故耳。

【气味】苦，平，有毒。〔恭曰〕有小毒。

【主治】蛊毒邪气，鬼疰诸毒，破癥瘕积

聚大水，下三虫（《本经》）。杀鬼魅，疗头眩（《别录》）。

【附方】旧一，新一。

飞尸游蛊着喉中，气欲绝者。鸢尾根削去皮，纳喉中，摩病处，令血出为佳（陈藏器《本草拾遗》）。

鬼魅邪气四物鸢头散：东海鸢头、黄牙（即金牙）、莨菪子、防葵各一分，为末。酒服方寸匕。欲令病人见鬼，增防葵一分；欲令知鬼，又增一分，立验。不可多服（陈延之《小品方》）。

玉簪《纲目》

【释名】白鹤仙（〖《纲目》〗）。〔时珍曰〕并以花象命名。

【集解】〔时珍曰〕玉簪处处人家栽为花草。二月生苗成丛，高尺许，柔茎如白菘。其叶大如掌，团而有尖，叶上纹如车前叶，青白色，颇娇莹。六七月抽茎，茎上有细叶。中出花朵十数枚，长二三寸，本小末大。未开时，正如白玉搔头簪形，又如羊肚蘑菇之状；开时微绽四出，中吐黄蕊，颇香，不结子。其根连生，如鬼臼、射干、生姜辈，有须毛。旧茎死则根有一臼，新根生则旧根腐。亦有紫花者，叶微狭。皆鬼臼、射干之属。

玉簪

根

〔气味〕甘、辛，寒，有毒。

〔主治〕捣汁服，解一切毒，下骨哽，涂痈肿（时珍）。

〔附方〕新五。

乳痈初起内消花，即玉簪花，取根擂酒服，以渣傅之（《海上方》）。

妇人断产白鹤仙根、白凤仙子各一钱半，紫葳二钱半，辰砂二钱，捣末，蜜和丸梧子大。产内三十日，以酒半盏服之。不可着牙齿，能损牙齿也（《摘玄方》）。

解斑蝥毒玉簪根擂水服之，即解（赵真人《济急方》）。

下鱼骨哽玉簪花根、山里红果根，同捣自然汁，以竹筒灌入咽中，其骨自下。不可着牙齿（臞仙《乾坤生意》）。

刮骨取牙玉簪根干者一钱，白砒三分，白硇七分，蓬砂二分，威灵仙三分，草乌头一分半，为末。以少许点疼处，即自落也（余居士《选奇方》）。

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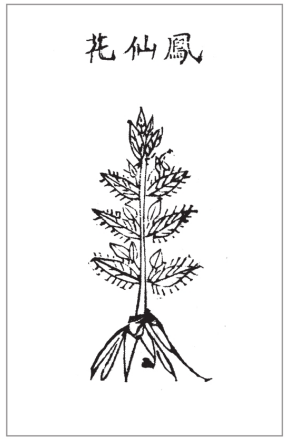
〔气味〕同根。

〔主治〕蛇虺螫伤，捣汁和酒服，以渣傅之，中心留孔泄气（时珍）。

凤仙《纲目》

【释名】急性子（《救荒》）、旱珍珠（《纲目》）、金凤花（《纲目》）、小桃红（《救荒》）、夹竹桃（《救荒》）、海蒳（音纳）、染指甲草（《救荒》）、菊婢（〖《张宛丘集》〗）。〔时珍曰〕其花头翅尾足俱具，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韦居呼为羽客。

【集解】〔时珍曰〕凤仙人家多种之，极易生。二月下子，五月可再种。苗高二三尺，茎有红白二色，其大如指，中空而脆。叶长而尖，似桃柳叶而有锯齿。桠间开花，或黄或白，或红或紫，或碧或杂色，亦自变易，状如飞禽，自夏初至秋尽，开谢相续。结实累然，大如樱桃，其形微长，色如毛桃，生青熟黄，犯之即自裂，皮卷如拳，苞中有子似萝卜子而小，褐色。人采其肥茎汋酏，以充莴笋。嫩叶渫浸一宿，亦可食。但此草不生虫蠹，蜂蝶亦不近，恐亦不能无毒也。



凤仙

子

〔气味〕微苦，温，有小毒。

〔主治〕产难，积块噎膈，下骨哽，透骨通窍（时珍）。

〔发明〕〔时珍曰〕凤仙子其性急速，故能透骨软坚。庖人烹鱼肉硬者，投数粒即易软烂，是其验也。缘其透骨，最能损齿，与玉簪根同，凡验者不可着齿也。多用亦戟人咽。

〔附方〕新五。

产难催生凤仙子二钱，研末。水服，勿近牙。外以蓖麻子，随年数捣涂足心（《集简方》）。

噎食不下凤仙花子酒浸三宿，晒干为末，酒丸绿豆大。每服八粒，温酒下。不可多用，即急性子也（《摘玄方》）。

咽中骨哽欲死者。白凤仙子研水一大呷，以竹筒灌入咽，其

物即软。不可近牙。或为末吹之（《普济方》）。

牙齿欲取金凤花子研末，入砒少许，点疼牙根，取之（《摘玄方》）。

小儿痞积急性子、水荭花子、大黄各一两，俱生研末。每味取五钱，外用皮硝一两拌匀。将白鹁鸽一个，或白鸭亦可，去毛屎，剖腹，勿犯水，以布拭净，将末装入内，用线扎定，沙锅内入水三碗，重重纸封，以小火煮干，将鸽鸭翻调焙黄色，冷定。早辰食之，日西时疾软，三日大便下血，病去矣。忌冷物百日（孙天仁《集效方》）。

花

〔气味〕甘、滑，温，无毒。

〔主治〕蛇伤，擂酒服即解。又治腰胁引痛不可忍者，研饼晒干为末，空心每酒服三钱，活血消积（时珍）。

〔附方〕新一。

风湿卧床不起。用金凤花、柏子仁、朴硝、木瓜煎汤洗浴，每日二三次。内服独活寄生汤（吴旻《扶寿精方》）。

根、叶

〔气味〕苦、甘、辛，有小毒。

〔主治〕鸡鱼骨哽，误吞铜铁，杖扑肿痛，散血通经，软坚透骨（时珍）。

〔附方〕新三。

咽喉物哽金凤花根嚼烂噙咽，骨自下，鸡骨尤效。即以温水漱口，免损齿也。亦治误吞铜铁（危氏《得效方》）。

打杖肿痛凤仙花叶捣如泥，涂肿破处，干则又上，一夜血散，即愈。冬月收取干者研末，水和涂之（叶廷器《通变要法》）。

马患诸病白凤仙花连根叶熬膏。遇马有病，抹其眼四角上，即汗出而愈（《卫生易简方》）。

坐拿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江西及滁州。六月开紫花结实。采其苗入药，江西甚易得。后因人用有效，今颇贵重。〔时珍曰〕按《一统志》云：出吉安永丰县。

【气味】辛，热，有毒。

【主治】风痹，壮筋骨，兼治打扑伤损（苏颂）。

【发明】〔颂曰〕《神医普救方》治风药中已有用者。〔时珍曰〕危氏《得效方》麻药煮酒方中用之。《圣济录》治膈上虚热，咽喉噎塞，小便赤涩，神困多睡，有坐拿丸。用坐拿草、大黄、赤芍药、木香、升麻、麦门冬、黄芪、木通、酸枣仁、薏苡仁、枳壳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麦门冬汤下。

【附录】押不芦〔时珍曰〕按周密《癸辛杂志》云：漠北回回地方有草名押不芦。土人以少许磨酒饮，即通身麻痹而死，加以刀斧亦不知。至三日，则以少药投之即活。御药院中亦储之。贪官污吏罪甚者，则服百日丹，皆用此也。昔华佗能刳肠涤胃，岂不有此

等药耶？

曼陀罗花《纲目》

【释名】风茄儿（《纲目》）、山茄子（〖《圣惠》〗）。〔时珍曰〕《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又道家北斗有陀罗星使者，手执此花。故后人因以名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茄乃因叶形尔。姚伯声《花品》呼为恶客。

坐拿草

【集解】〔时珍曰〕曼陀罗生北土，人家亦栽之。春生夏长，独茎直上，高四五尺，生不旁引，绿茎碧叶，叶如茄叶。八月开白花，凡六瓣，状如牵牛花而大。攒花中坼，骈叶外包，而朝开夜合。结实圆而有丁拐，中有小子。八月采花，九月采实。

花、子

【气味】辛，温，有毒。

【主治】诸风及寒湿脚气，煎汤洗之。又主惊痫及脱肛，并入麻药（时珍）。

【发明】〔时珍曰〕相传此花笑采酿酒饮，令人笑；舞采酿酒饮，令人舞。予尝试之，饮须半酣，更令一人或笑或舞引之，乃验也。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

【附方】新三。

面上生疮曼陀罗花，晒干研末。少许贴之（《卫生易简方》）。

小儿慢惊曼陀罗花七朵，重一字，天麻二钱半，全蝎炒十枚，天南星炮、丹砂、乳香各二钱半，为末。每服半钱，薄荷汤调下（《御药院方》）。

大肠脱肛曼陀罗子连壳一对，橡斗十六个，同剉，水煎三五沸，入朴硝少许，洗之（《儒门事亲》）。

羊踯躅《本经·下品》

【释名】黄踯躅（《纲目》）、黄杜鹃（《蒙筌》）、羊不食草（《拾遗》）、闹羊花（《纲目》）、惊羊花（《纲目》）、老虎花（《纲目》）、玉枝（《别录》）。〔弘景曰〕羊食其叶，踯躅而死，故名。闹当作恼。恼，乱也。

【集解】〔《别录》曰〕羊踯躅生太行山川谷及淮南山。三月采花，阴干。〔弘景曰〕近道诸山皆有之。花、苗似鹿葱，不可近眼。〔恭曰〕花亦不似鹿葱，正似旋花色黄者也。〔保昇曰〕小树高二尺，叶似桃叶，花黄似瓜花。三月、四月采花，日干。〔颂曰〕所在有之。春生苗似鹿葱，叶似红花，茎高三四尺。夏开花似凌霄花、山石榴辈，正黄色，羊食之则死。今岭南、蜀道山谷遍生，皆深红色如锦绣。然或云此种不入药。〔时珍曰〕韩保昇所说似桃叶者最的。其花五出，蕊瓣皆黄，气味皆恶。苏颂所谓深红色者，即山石榴名红踯躅者，无毒，与此别类。张揖《广雅》谓踯躅一名决光者，误矣。决光，决明也。按唐《李绅文集》言：骆谷多山枇杷，毒能杀人，其花明艳，与杜鹃花相似，樵者识之。其说似羊踯躅，未知是否？要亦其类耳。

羊踯躅

花

【气味】辛，温，有大毒。〔权曰〕恶诸石及面，不入汤使，伏丹砂、硇砂、雌黄，畏栀子。

【主治】贼风在皮肤中淫淫痛，温疟恶毒诸痹（《本经》）。邪气鬼疰蛊毒（《别录》）。

【发明】〔颂曰〕古之大方多用踯躅。如胡洽治时行赤散，及治五嗽四满丸之类，并治风诸酒方皆杂用之。又治百病风湿等，鲁王酒中亦用踯躅花。今医方捋脚汤中多用之。南方治蛊毒下血，有踯躅花散，云甚胜。〔时珍曰〕此物有大毒，曾有人以其根入酒饮，遂至于毙也。《和剂局方》治中风瘫痪伏虎丹中亦用之，不多服耳。

【附方】新四。

风痰注痛踯躅花、天南星，并生时同捣作饼，甑上蒸四五遍，以稀葛囊盛之。临时取焙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三丸，温酒下。腰脚骨痛，空心服；手臂痛，食后服，大良（《续传信方》）。

痛风走注黄踯躅根一把，糯米一盏，黑豆半盏，酒、水各一碗，徐徐服。大吐大泄，一服便能动也（《医学集成》）。

风湿痹痛手足身体收摄不遂，肢节疼痛，言语蹇涩。踯躅花酒拌蒸一炊久，晒干为末。每以牛乳一合，酒二合，调服五分（《圣惠方》）。

风虫牙痛踯躅一钱，草乌头二钱半，为末，化腊丸豆大。绵包一丸咬之，追涎（《海上仙方》）。

【附录】山踯躅〔时珍曰〕处处山谷有之。高者四五尺，低者一二尺。春生苗叶，浅绿色。枝少而花繁，一枝数萼。二月

始开花如羊踯躅，而蒂如石榴花，有红者、紫者、五出者、千叶者。小儿食其花，味酸无毒。一名红踯躅，一名山石榴，一名映山红，一名杜鹃花。其黄色者，即有毒羊踯躅也。**羊不吃草**（《拾遗》）〔藏器曰〕生蜀川山谷，叶细长，在诸草中羊不吃者，是也。味苦、辛，温，无毒。主一切风血补益，攻诸病。煮之，亦浸酒服。〔时珍曰〕此草似羊踯躅而云无毒，盖别有此也。

芫花《本经·下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杜芫（《别录》）、**赤芫**（《吴普》）、**去水**（《本经》）、**毒鱼**（《别录》）、**头痛花**（《纲目》）、**儿草**（《吴普》）、**败华**（《吴普》）、**根名黄大戟**（《吴普》）、**蜀桑**（《别录》）。〔时珍曰〕芫或作杭，其义未详。去水言其功，毒鱼言其性，大戟言其似也。俗人因其气恶，呼为头痛花。《山海经》云，首山其草多芫，是也。

【集解】〔《别录》曰〕芫花生淮源川谷。三月三日采花，阴干。〔普曰〕芫根生邯郸。二月生叶，青色，加厚则黑。华有紫、赤、白者。三月实落尽，叶乃生。三月采花，五月采叶，八月、九月采根，阴干。〔保昇曰〕近道处处有之。苗高二三尺，叶似白前及柳叶，根皮黄似桑根。正月、二月花发紫碧色，叶未生时收采日干。叶生花落，即不堪用也。〔颂曰〕在处有之。宿根旧枝茎紫，长一二尺。根入土深三五寸，白色，似榆根。春生苗叶，小而尖，似杨柳枝叶。二月开紫花，颇似紫荆而作穗，又似藤花而细。今绛州出者花黄，谓之黄芫花。〔时珍曰〕顾野王《玉篇》云：杭木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坏。洪迈《容斋随笔》云：今饶州处处有之。茎干不纯是木。小人争斗者，取叶挼擦皮肤，辄作赤肿如被伤，以诬人。至和盐擦卵，则又染其外若赭色也。

【修治】〔弘景曰〕用当微熬。不可近眼。〔时珍曰〕芫花留数年陈久者良。用时以好醋煮十数沸，去醋，以水浸一宿，晒干用，则毒灭也。或以醋炒者次之。

芫花

【气味】根同。辛，温，有小毒。〔《别录》曰〕苦，微温。〔普曰〕神农、黄帝、雷公：苦，有毒。扁鹊、岐伯：苦。李当之：有大毒，多服令人泄。〔之才曰〕决明为之使。反甘草。

【主治】咳逆上气，喉鸣喘，咽肿短气，蛊毒鬼疰，疝瘕痈肿。杀虫鱼（《本经》）。消胸中痰水，喜唾，水肿，五水在五脏皮肤及腰痛，下寒毒肉毒。根：疗疥疮。可用毒鱼（《别录》）。治心腹胀满，去水气寒痰，涕唾如胶，通利血脉，治恶疮风痹湿，一切毒风，四肢挛急，不能行步（甄权）。疗咳嗽瘴疟（大明）。治水

饮痰澼，胁下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张仲景治伤寒太阳证，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喘或利者，小青龙汤主之。若表已解，有时头痛出汗，不恶寒，心下有水气，干呕，痛引两胁，或喘或咳者，十枣汤主之。盖小青龙治未发散表邪，使水气自毛窍而出，乃《内经》所谓开鬼门法也。十枣汤驱逐里邪，使水气自大小便而泄，乃《内经》所谓洁净府、去陈莝法也。夫饮有五，皆由内啜水浆，外受湿气，郁蓄而为留饮。流于肺则为支饮，令人喘咳寒热，吐沫背寒；流于胁下则为悬饮，令人咳唾，痛引缺盆两胁；流于心下则为伏饮，令人胸满呕吐，寒热眩运；流于肠胃，则为痰饮，令人腹鸣吐水，胸胁支满，或作泄泻，忽肥忽瘦；流于经络，则为溢饮，令人沉重注痛，或作水气肿肿。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泄湿，能直达水饮窠囊隐僻之处。但可徐徐用之，取效甚捷。不可过剂，泄人真元也。陈言《三因方》，以十枣汤药为末，用枣肉和丸，以治水气喘急浮肿之证，盖善变通者也。杨士瀛《直指方》云：破癖须用芫花，行水后便养胃可也。〔好古曰〕水者，肺、肾、脾三经所主，有五脏六腑十二经之部分。上而头，中而四肢，下而腰脚，外而皮毛，中而肌肉，内而筋骨。脉有尺寸之殊，浮沉之别。不可轻泻。当知病在何经何脏，方可用之。若误投之，则害深矣。芫花与甘草相反，而胡洽居士方，治痰癖饮癖，以甘遂、大戟、芫花、大黄、甘草同用。盖欲其大吐以泄湿，因相反而相激也。

【正误】〔慎微曰〕《三国志》云：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百余岁，常如五六十人。〇〔时珍曰〕芫花乃下品毒物，岂堪久服？此方外迂怪之言，不足信也。

【附方】旧五，新一十九。

卒得咳嗽芫花一升。水三升，煮汁一升，以枣十四枚，煮汁干。日食五枚，必愈（《肘后方》）。

卒嗽有痰芫花一两，炒，水一升，煮四沸，去滓，白糖入半斤。每服枣许。勿食酸咸物（张文仲《备急方》）。

喘嗽失音暴伤寒冷，喘嗽失音。取芫花连根一虎口，切暴干。令病人以荐自裹。舂令灰飞扬，入其七孔中。当眼泪出，口鼻皆辣，待芫根尽乃止。病即愈（《古今录验》）。

干呕胁痛伤寒有时头痛，心下痞满，痛引两胁，干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表解里未和也，十枣汤主之。芫花熬、甘遂、大戟各等分，为散。以大枣十枚，水一升半，煮取八合，去滓纳药。强人服一钱，羸人半钱，平旦服之，当下利病除。如不除，明旦更服（仲景《伤寒论》）。

水肿支饮及癖饮。用十枣汤加大黄、甘草，五物各一两，大枣十枚同煮，如法服。一方，加芒硝一两（胡洽《百病方》）。

天行烦乱凝雪汤：治天行毒病七八日，热积胸中，烦乱欲死。用芫花一斤，水三升，煮取一升半，渍故布薄胸上。不过再三薄，热则除。当温四肢，护厥逆也（《千金方》）。

久疟结癖在腹胁坚痛者。芫花炒二两，朱砂五钱，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丸，枣汤下（《直指方》）。

水蛊胀满芫花、枳壳等分，以醋煮芫花至烂，乃下枳壳煮烂，捣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普济方》）。

酒疸尿黄发黄，心懊痛，足胫满。芫花、椒目等分，烧末。水服半钱，日二服（《肘后方》）。

背腿间痛一点痛，不可忍者。芫花根末，米醋调傅之。如不住，以帛束之。妇人产后有此，尤宜（《袖珍方》）。

诸般气痛芫花醋煮半两，玄胡索炒一两半，为末。每服一

钱。男子元脏痛，葱酒下。疟疾，乌梅汤下。妇人血气痛，当归酒下。诸气痛，香附汤下。小肠气痛，茴香汤下（《仁存方》）。

鬼胎癥瘕经候不通。芫花根三两剉，炒黄为末。每服一钱，桃仁煎汤调下，当利恶物而愈（《圣惠方》）。

催生去胎芫花根剥皮，以绵裹，点麝香，套入阴穴三寸，即下（《摄生妙用方》）。

产后恶物不下。芫花、当归等分，炒为末。调一钱服（《保命集》）。

心痛有虫芫花一两醋炒，雄黄一钱，为末。每服一字，温醋汤下（《乾坤生意》）。

牙痛难忍诸药不效。芫花末擦之令热，痛定，以温水漱之（《永类方》）。

白秃头疮芫花末，猪脂和傅之（《集效方》）。

痈肿初起芫花末，和胶涂之（《千金方》）。

痈疖已溃芫花根皮搓作撚，插入，则不生合，令脓易竭也（《集简方》）。

痔疮乳核芫根一握，洗净，入木臼捣烂，入少水绞汁，于石器中慢火煎成膏。将丝线于膏内度过，以线系痔，当微痛。候痔干落，以纸撚蘸膏纳窍内，去根，当永除根也。一方，只捣汁浸线一夜用。不得使水（《经验方》）。

瘰疬初起气壮人，用芫根擂水一盏服，大吐利，即平。黄州陈大用所传（《濒湖集简方》）。

便毒初起芫根擂水服，以渣傅之，得下即消。黄州熊珍所传

（《濒湖集简方》）。

赘瘤焦法甘草煎膏，笔妆瘤之四围，上三次。乃用芫花、大戟、甘遂等分，为末，醋调。别以笔妆其中，勿近甘草。次日缩小，又以甘草膏妆小晕三次如前，仍上此药，自然焦缩（危氏《得效方》）。

一切菌毒因蛇虫毒气，熏蒸所致。用芫花生研，新汲水服一钱，以利为度（危氏《得效方》）。

荛花音饶。〇《本经·下品》

【释名】〔时珍曰〕荛者，饶也。其花繁饶也。

【集解】〔《别录》曰〕荛花生咸阳川谷及河南中牟。六月采花，阴干。〔弘景曰〕中牟者，时从河上来，形似芫花而极细，白色。〔恭曰〕苗似胡荽，茎无刺。花细，黄色，四月、五月收，与芫花全不相似也。〔保昇曰〕所在有之，以雍州者为好。生冈原上，苗高二尺许。〔宗奭曰〕今京洛间甚多。〔时珍曰〕按苏颂《图经》言：绛州所出芫花黄色，谓之黄芫花。其图小株，花成簇生，恐即此荛花也。生时色黄，干则如白，故陶氏言细白也。或言无荛花，以桃花代之，取其利耳。

【气味】苦，寒，有毒。〔《别录》曰〕辛，微寒，有毒。

芫花

【主治】伤寒温疟，下十二水，破积聚大坚癥瘕，荡涤肠胃中留癖，饮食寒热邪气，利水道（《本经》）。疗痰饮咳嗽（《别录》）。治咳逆上气，喉中肿满，疰气蛊毒，痃癖气块（甄权）。

【发明】〔宗奭曰〕张仲景《伤寒论》以芫花治利者，取其行水也。水去则利止，其意如此。今用之当斟酌，不可过使与不及也。须有是证乃用之。〔好古曰〕仲景小青龙汤云：若微利，去麻黄，加芫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用之盖利水也。〔时珍曰〕芫花，盖亦芫花之类，气味主治大略相近。

醉鱼草《纲目》

【释名】闹鱼花（《纲目》）、鱼尾草（《纲目》）、榧木（〖《医说》〗）。

【集解】〔时珍曰〕醉鱼草南方处处有之。多在堑岸边，作小株生，高者三四尺。根状如枸杞。茎似黄荆，有微棱，外有薄黄皮。枝易繁衍。叶似水杨，对节而生，经冬不凋。七八月开花成穗，红紫色，俨如芫花一样。结细子。渔人采花及叶以毒鱼，尽圉圉而死，呼为醉鱼儿草。池沼边不可种之。此花色状气味并如芫花，毒鱼亦同。但花开不同时为异尔。按《中山经》云：熊耳山有草焉，其状如苏而赤华，名曰葶苈，可以毒鱼。其此草之类欤？

醉鱼草

花、叶

【气味】辛、苦，温，有小毒。

【主治】痰饮成齁，遇寒便发，取花研末，和米粉作果，炙熟食之，即效。又治误食石斑鱼子中毒，吐不止，及诸鱼骨鲠者，捣汁和冷水少许咽之，吐即止，骨即化也。久疟成癖者，以花填鲫鱼腹中，湿纸裹煨熟，空心食

之，仍以花和海粉捣贴，便消（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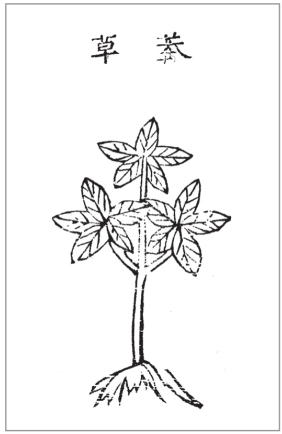
莽草《本经·下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草（音罔）、芒草（《山海经》）、鼠莽（〖《纲目》〗）。〔弘景曰〕莽本作□字，俗讹呼尔。〔时珍曰〕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山人以毒鼠，谓之鼠莽。

【正误】〔《别录》曰〕一名葞，一名春草。〔禹锡曰〕按《尔雅》云：葞，春草。孙炎注云：药草也，俗呼为□草。郭璞注云：一名芒草。所见异也。〇〔时珍曰〕葞音尾，白薇也。薇、葞字音相近尔。《别录》白薇下云，一名春草，而此又以为□草，盖因孙炎之误也。今正之。

【集解】〔《别录》曰〕莽草生上谷山谷及冤句。五月采叶，阴干。〔弘景曰〕今东间处处皆有，叶青辛烈者良。人用捣以和陈粟米粉，纳水中，鱼吞即死浮出，人取食之无妨。〔颂曰〕今南中州郡及蜀川皆有之。木若石南而叶稀，无花实。五月、七月采叶，阴干。一说：藤生，绕木石间。既谓之草，乃蔓生者是也。〔宗奭曰〕莽草诸家皆谓之草，而《本草》居《木部》。今世所用，皆木叶如石南叶，枝梗干则皱，揉之其臭如椒。〔敦曰〕凡用叶，勿用尖及挛生者。〔时珍曰〕《范子计然》云：莽草出三辅，青色者善。



莽草

叶

【修治】〔敦曰〕凡使，取叶细剉，以生甘草、水蓼二味同盛入生稀绢袋中，甑中蒸一日，去二件，晒干用。

【气味】辛，温，有毒。〔普曰〕神农：辛。雷公、桐君：苦，有毒。〔时珍曰〕莽草制雌黄、雄黄而有毒，误食害人。惟紫河车磨水服，及黑豆煮汁服，可解。豆汁浇其根即烂，性相制也。

【主治】风头痈肿，乳痈疝瘕，除结气疥瘙。杀虫鱼（《本经》）。疗喉痹不通，乳难。头风痒，可用沐，勿令入眼（《别录》）。治风疽，疝气肿坠凝血，治瘰疬，除湿风，不入汤服。主头疮白秃杀虫。与白蔹、赤小豆为末，鸡子白调如糊，熵毒肿，干更易上（甄权）。治皮肤麻痹，煎浓汤淋。风虫牙痛（大明）。

【发明】〔颂曰〕古方治风毒痹厥诸酒，皆用□草。今医家取叶煎汤，热含少顷吐之，治牙齿风虫及喉痹甚效。〔宗奭曰〕浓煎汤，淋渫皮肤麻痹。《周礼》翦氏掌除蠹物，以□草熏之则死。〔时珍曰〕古方治小儿伤寒，有莽草汤。又《琐碎录》云：思村王氏之子，生七日而两肾缩入。二医云：此受寒气而然也。以硫黄、茱萸、大蒜研涂其腹，以□草、蛇床子烧烟，熏其下部而愈也。

【附方】旧四，新五。

贼风肿痹风入五藏恍惚，宜莽草膏主之。莽草一斤，乌头、附子、踯躅各二两，切，以水和醋一升，渍一宿。猪脂一斤，煎三上三下，绞去滓。向火，以手摩病上三百度，应手即瘥。若耳鼻疾，可以绵裹塞之。疥癣杂疮，并宜摩之（《肘后方》）。

小儿风痫掣疭戴眼，极者日数十发，又治大人贼风。莽草、雷丸各一鸡子黄大，化猪脂一斤，煎七沸，去滓，摩痛处，勿近目及阴，日凡三四次（《外台秘要》）。

头风久痛莽草煎汤沐之，勿令入目（《圣惠方》）。

风虫牙痛《肘后方》：用莽草煎汤，热漱冷吐。〇一加山椒皮。〇一加独活。〇一加郁李仁（梅师方）。〇一加芫花。〇一加川椒、细辛各等分，煎汤热漱冷吐。〇《圣惠》：用莽草半两，皂角三挺去皮子，汉椒七粒，为末，枣肉丸芥子大。每以一丸塞孔中，吐涎取效。

瘰疬结核□草一两为末，鸡子白调涂帛上，贴之，日二易，取效止（《圣惠方》）。

痈疮未溃方同上，得痛为良（《肘后方》）。

乳肿不消莽草、小豆等分，为末。苦酒和，傅之（《卫生易简方》）。

狗咬昏闷浸椒水，调莽草末傅之（《便民图纂》）。

茵芋《本经·下品》

【释名】莞草（《别录》）、卑共（《别录》）。〔时珍曰〕茵芋本作因预，未详其义。莞草与莆莞名同。

【集解】〔《别录》曰〕茵芋生太山川谷。三月三日采叶，阴干。〔弘景曰〕好者出彭城，今近道亦有。茎叶状似莽草而细软，连细茎采之。方用甚稀，惟合疗风酒。〔大明曰〕出自海盐。形似石南，树生，叶厚，五、六、七月采。〔颂曰〕今雍州、绛州、华州、杭州亦有之。春生苗，高三四尺，茎赤。叶似石榴而短厚，又似石南叶。四月开细白花，五月结实。三月、四月、七月采茎叶，日干。

茎、叶

【气味】苦，温，有毒。〔《别录》曰〕微温，有毒。〔权曰〕苦、辛，有小毒。

茵芋

【主治】五脏邪气，心腹寒热，羸瘦，如疟状，发作有时，诸关节风湿痹痛（《本经》）。疗久风湿，走四肢，脚弱（《别录》）。治男子女人软脚毒风，拘急挛痛（甄权）。一切冷风，筋骨怯弱羸颤。入药炙用（大明）。

【发明】〔时珍曰〕《千金》《外台》诸古方，治风痫有茵蔯丸，治风痹有茵芋酒，治妇人产后中风有茵芋膏，风湿诸方多用之。茵芋、石南、莽草皆古人治风妙品，而近世罕知，亦医家疏缺也。

【附方】旧一，新二。

茵芋酒治贼风，手足枯痹拘挛。用茵芋、附子、天雄、乌头、秦艽、女萎、防风、防己、石南叶、踯躅花、细辛、桂心各一两，十二味切，以绢袋盛，清酒一斗渍之。冬七、夏三、春秋五日，药成。每服一合，日二服，以微痹为度。方出胡洽居士《百病方》（《图经本草》）。

茵芋丸治风气积滞成脚气，发则痛者。茵芋叶、炒薏苡仁各半两，郁李仁一两，牵牛子三两，朱砂末半两，右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五更姜枣汤下，取利。未利再服，取快（《本事方》）。

产后中风茵芋五两，木防己半斤，苦酒九升，渍一宿。猪脂四斤，煎三上三下，膏成。每炙热摩千遍（《千金方》）。

石龙芮《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菜部》水堇。

【释名】地椹（《本经》）、天豆（《别录》）、石能（《别录》）、鲁果能（《本经》）、水堇（《吴普》。音谨，又音芹）、苦堇（《尔雅》）、堇葵（郭璞）、胡椒菜（《救荒》）、彭根（《别录》）。〔弘景曰〕生于石上，其叶芮芮短小，故名。〔恭曰〕实如桑椹，故名地椹。〔禹锡曰〕《尔雅》云：啮，苦堇也。郭璞云：即堇葵也。《本草》言味甘，而此云苦者，古人语倒，犹甘草谓之大苦也。〔时珍曰〕芮芮，细貌。其椹之子细芮，故名。地椹以下，皆子名也。水堇以下，皆苗名也。苗作蔬食，味辛而滑，故有椒、葵之名。《唐本草·菜部》水堇系重出，今依《吴普本草》合并为一。

石龙芮

【集解】〔《别录》曰〕石龙芮，生太山川泽石边。五月五日采子，二月、八月采皮，阴干。〔弘景曰〕今出近道。子形粗，似蛇床子而扁，非真好者，人言是蓄菜子也。东山石上所生者，其叶芮芮短小，其子状如葶苈，黄色而味小辛，此乃是真也。〔恭曰〕今用者，俗名水堇。苗似附子，实如桑椹，生下湿地，五月熟，叶、子皆味辛。山南者粒大如葵子。关中、河北者细如葶苈，气力劣于山南者。陶以细者为真，未为通论。又曰：堇菜野生，非人所种。叶似

蕺，花紫色。〔藏器曰〕《尔雅》云：芨，堇草。注云：乌头苗也。苏恭注天雄亦云：石龙芮叶似堇草，故名水堇。据此，则堇草是乌头苗，水堇定是石龙芮，更非别草也。〔颂曰〕今惟出兖州。一丛数茎，茎青紫色，每茎三叶，其叶短小多刻缺，子如葶苈而色黄。苏恭所说乃水堇，非石龙芮也。兖州所生者，正与《本经》及陶氏说合，为得其真。〔宗奭曰〕石龙芮有两种：水中生者叶光而末圆，陆地生者叶毛而末锐。入药须水生者。陆生者，又谓之天灸，而补阴不足，茎冷失精。〔时珍曰〕苏恭言水堇即石龙芮，苏颂非之，非矣。按魏《吴普本草》，石龙芮一名水堇，其说甚明。《唐本草·菜部》所出水堇，言其苗也。《本经》石龙芮，言其子也。寇宗奭所言陆生者，乃是毛堇，有大毒，不可食。水堇即俗称胡椒菜者，处处有之，多生近水下湿地。高者尺许，其根如荠。二月生苗，丛生。圆茎分枝，一枝三叶。叶青而光滑，有三尖，多细缺。江淮人三四月采苗，瀹过，晒蒸黑色为蔬。四五月开细黄花，结小实，大如豆，状如初生桑椹，青绿色。搓散则子甚细，如葶苈子，即石龙芮也。宜半老时采之。《范子计然》云：石龙芮出三辅，色黄者善。

子根皮同。

〔气味〕苦，平，无毒。〔普曰〕神农：苦，平。岐伯：酸。扁鹊：大寒。雷公：咸，无毒。〔之才曰〕大戟为之使，畏吴茱萸、蛇蜕皮。

〔主治〕风寒湿痹，心腹邪气，利关节，止烦满。久服轻身明目不老（《本经》）。平肾胃气，补阴气不足，失精茎冷。令人皮肤光泽有子（《别录》）。逐诸风，除心热躁（甄权）。

〔发明〕〔时珍曰〕石龙芮乃平补之药，古方多用之。其功与枸杞、覆盆子相埒，而世人不知用，何哉？

水堇

〔气味〕甘，寒，无毒。〔时珍曰〕微辛、苦、涩。

〔主治〕捣汁，洗马毒疮，并服之。又涂蛇蝎毒及痈肿（《唐本》）。久食除心下烦热。主寒热鼠瘘，瘰疬生疮，结核聚气，下瘀血，止霍乱。又生捣汁半升服，能杀鬼毒，即吐出（孟诜）。

〔发明〕〔诜曰〕堇叶止霍乱，与香荽同功。香荽即香薷也。

〔附方〕旧二，新一。

结核气堇菜日干为末，油煎成膏。摩之，日三五度，便瘥（孟诜《食疗》）。

蛇咬伤疮生堇杵汁涂之（《万毕术》）。

血疝初起胡椒菜叶挼，按揉之（《集简方》）。

毛茛音艮。〇《拾遗》

〔校正〕并入毛建草。

【释名】毛建草（《拾遗》）、水茛（《纲目》）、毛堇（音芹。〖《纲目》〗）、天灸（《衍义》）、自灸（《纲目》）、猴蒜（〖《拾遗》〗）。〔时珍曰〕茛乃草乌头之

苗，此草形状及毒皆似之，故名。《肘后方》谓之水莨。又名毛建，亦莨字音讹也。俗名毛堇，似水堇而有毛也。山人截疟，采叶掇贴寸口，一夜作泡如火燎，故呼为天灸、自灸。

【集解】〔藏器曰〕陶注钩吻云：或是毛莨。苏恭云：毛莨是有毛石龙芮也。有毒，与钩吻无干。葛洪《百一方》云：菜中有水莨，叶圆而光，生水旁，有毒，蟹多食之。人误食之，狂乱如中风状，或吐血，以甘草汁解之。又曰：毛建草，生江东地，田野泽畔。叶如芥而大，上有毛。花黄色。子如蒺藜。〔时珍曰〕毛建、毛莨即今毛堇也，下湿处即多。春生苗，高者尺余，一枝三叶，叶有三尺及细缺。与石龙芮茎叶一样，但有细毛为别。四五月开小黄花，五出，甚光艳。结实状如欲绽青桑椹，如有尖峭，与石龙芮子不同。人以为鹅不食草者，大误也。方士取汁煮砂伏硫。沈存中《笔谈》所谓石龙芮有两种：水生者叶光而末圆，陆生者叶毛而末锐。此即叶毛者，宜辨之。

【附录】海姜、阴命〔藏器曰〕陶注钩吻云：海姜生海中，赤色，状如石龙芮，有大毒。又曰：阴命生海中，赤色，着木悬其子，有大毒。今无的识者。

毛莨

叶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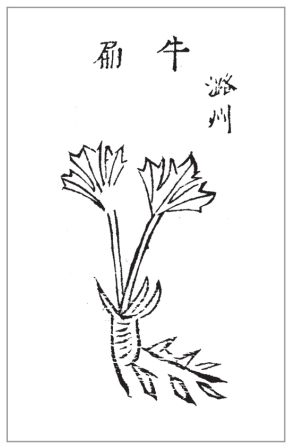
【气味】辛，温，有毒。

【主治】恶疮痈肿，疼痛未溃，捣叶傅之，不得入疮令肉烂。又患疟人，以一握微碎，缚于臂上，男左女右，勿令近肉，即便成疮。和姜捣涂腹，破冷气（藏器）。

牛扁《本经·下品》

【释名】扁特（《唐本》）、扁毒（《唐本》）。

【集解】〔《别录》曰〕牛扁生桂阳川谷。〔弘景曰〕今人不复识此。〔恭曰〕此药似堇草、石龙芮辈，根如秦艽而细，生平泽下湿地。田野人名为牛扁，疗牛虱甚效。太常名扁特，或名扁毒。〔保昇曰〕今出宁州。叶似石龙芮、附子等。二月、八月采根，日干。〔颂曰〕今潞州一种名便特。六月有花，八月结实。采其根苗，捣末油调，杀虮虱。主疗大都相似，疑即扁特也，但声近而字讹耳。



【气味】苦，微寒，无毒。

【主治】身皮疮热气，可作浴汤。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本经》）。

【附录】虱建草（《拾遗》）〔藏器曰〕苦，无毒。主虮虱，挼汁沐头，虱尽死。人有误吞虱成病者，捣汁服一小合。亦主诸虫疮。生山足湿地。发叶似山丹，微赤，高一二尺。又有水竹叶，生水中。叶如竹叶而短小，可生食，亦去虮虱。

荨麻荨音焇。宋《图经》

【释名】毛□（〖苏轼〗）。〔时珍曰〕荨字本作□。杜子美有《除□草》诗，是也。

【集解】〔颂曰〕荨麻生江宁府山野中。〔时珍曰〕川、黔诸处甚多。其茎有刺，高二三尺。叶似花桑，或青或紫。背紫者入药。上有毛芒可畏，触人如蜂虿螫蠚，以人溺濯之即解。有花无实，冒冬不凋。挼投水中，能毒鱼。

荨麻

格注草

【气味】辛、苦，寒，有大毒。吐利人不止。

【主治】蛇毒，捣涂之（苏颂）。风疹初起，以此点之，一夜皆失（时珍）。

格注草《唐本草》

【集解】〔恭曰〕出齐鲁山泽间。叶似蕨。根紫色，若紫草根，一株有二寸许。二月、八月采根，五月、六月采苗，日干用。

【气味】辛、苦，温，有大毒。

【主治】蛊疰诸毒疼痛等（《唐本》）。

海芋《纲目》

【释名】观音莲（《纲目》）、羞天草（《玉册》）、天荷（《纲目》）、隔河仙（见下）。

【集解】〔时珍曰〕海芋生蜀中，今亦处处有之。春生苗，高四五尺。大叶如芋叶而有干。夏秋间，抽茎开花，如一瓣莲花，碧色。花中有蕊，长作穗，如观音像在圆光之状，故俗呼为观音莲。方士号为隔河仙，云可变金。其根似芋魁，大者如升碗，长六七寸，盖野芋之类也。《庚辛玉册》云：羞天草，阴草也。生江广深谷涧边。其叶极大，可以御雨，叶背紫色。花如莲花。根叶皆有大毒，可煅粉霜、朱砂。小者名野芋。宋祁《海芋赞》云："木干芋叶，拥肿盘戾。《农经》弗载，可以治疠。"

海芋

【气味】辛，有大毒。

【主治】疟瘴毒肿风癞。伏硇砂（时珍）。

【附录】透山根〔时珍曰〕按《岣嵝神书》云：透山根生蜀中山谷。草类蘼芜，可以点铁成金。昔有人采药，误斫此草，刀忽黄软成金也。又《庚辛玉册》云：透山根出武都。取汁点铁，立成黄金。有大毒，人误食之，化为紫水。又有金英草，亦生蜀中。状如马齿苋而色红，模铁成金。亦有大毒，入口杀人，须臾为紫水也。又何蓮《春渚纪闻》云：刘均父吏部罢官归成都。有水银一篋，过峡篋漏，急取渡旁丛草塞之，久而开视，尽成黄金矣。宋初有军士在泽州泽中割马草归，镰皆成金。以草燃釜，亦成黄金。又临安僧法坚言：有客过於潜山中，见一蛇腹胀，啮一草以腹磨之而消。念此草必能消胀，取置篋中。夜宿旅馆，闻邻房有人病腹胀呻吟，以釜煎药一杯与服。顷之不复闻声，念已安矣。至旦视之，其人血肉俱化为水，独骸骨在床尔。视其釜，则通体成金矣。观何氏所载，即是透山根及金英草之类。如此毒草，不可不知，故备载之耳。

钩吻《本经·下品》

【释名】野葛（《本经》）、毒根（《吴普》）、胡蔓草（《图经》）、断肠草（《纲目》）、黄藤（《纲目》）、火把花（〖《纲目》〗）。〔弘景曰〕言其入口则钩人喉吻也。或言：吻当作挽字，牵挽人肠而绝之也。〔时珍曰〕此草虽名野葛，非葛根之野者也。或作冶葛。王充《论衡》云：冶，地名也，在东南。其说甚通。广人谓之胡蔓草，亦曰断肠草。入人畜腹内，即粘肠上，半日则黑烂，又名烂肠草。滇人谓之火把花，因其花红而性热如火也。岳州谓之黄藤。

【集解】〔《别录》曰〕钩吻生傅高山谷及会稽东野。折之青烟出者，名固活。二月、八月采。〔普曰〕秦钩吻一名除辛，生南越山及寒石山，或益州。叶如葛，赤茎大如箭而方，根黄色，正月采之。〔恭曰〕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闾巷间皆有。彼人通名钩吻，亦谓苗为钩吻，根名野葛。蔓生。其叶如柿，其根新采者，皮白骨黄。宿根似地骨，嫩根如汉防己，皮节断者良。正与白花藤相类，不深别者，颇亦惑之。新者折之无尘气。经年以后则有尘起，从骨之细孔中出。今折枸杞根亦然。《本草》言折之青烟起者名固活为良，亦不达之言也。人误食其叶者致死，而羊食其苗大肥，物有相伏如此。《博物志》云：钩吻蔓生，叶似凫葵，是也。〔时珍曰〕嵇含《南方草木状》云：野葛蔓生，叶如罗勒，光而厚，一名胡蔓草。人以杂生蔬中毒人，半日辄死。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胡蔓草生邕州、容州之间。丛生。花扁如栀子而稍大，不成朵，色黄白。其叶稍黑。又按《岭南卫生方》云：胡蔓草叶如茶，其花黄而小。一叶入口，百窍溃血，人无复生也。时珍又访之南人云：钩吻即胡蔓草，今人谓之断肠草是也。蔓生，叶圆而光。春夏嫩苗毒甚，秋冬枯老稍缓。五六月开花似榉柳花，数十朵作穗。生岭南者花黄。生滇南者花红，呼为火把花。此数说皆与吴普、苏恭说相合。陶弘景等别生分辨，并正于下。

钩吻

【正误】〔弘景曰〕《五符经》亦言钩吻是野葛。核事而言，似是两物。野葛是根，状如牡丹，所生处亦有毒，飞鸟不得集，今人用合膏服之无嫌。钩吻别是一物，叶似黄精而茎紫，当心抽花，黄色，初生极类黄精，故人采多惑之，遂致死生之反。或云钩吻是毛茛，参错不同，未详云何？〔敦曰〕凡使黄精勿用钩吻，真似黄精，只是叶有毛钩子二个。黄精叶似竹叶。又曰：凡使钩吻，勿用地精，茎苗相同。钩吻治人身上恶毒疮，其地精杀人也。〔恭曰〕钩吻蔓生，叶如柿。陶言飞鸟不集者，妄也。黄精直生，叶似柳及龙胆草，殊非比类。毛茛乃有毛石龙芮，与钩吻何干？〔颂曰〕江南人说黄精茎苗稍类钩吻。但钩吻叶头极尖而根细，与苏恭所说不同，恐南北之产异也。〔禹锡曰〕陶说钩吻似黄精者，当是。苏说似柿叶者，别是一物也。又言苗名钩吻，根名野葛者，亦非通论。〔时珍曰〕《神农本草》钩吻一名野葛，一句已明。《草木状》又名胡蔓草，显是藤生。吴普、苏恭所说正合本文。陶氏以藤生为野葛，又指小草为钩吻，复疑是毛茛，乃祖雷敦之说。诸家遂无定见，不辨其蔓生、小草，相去远也。然陶、雷所说亦是一种有毒小草，但不得指为钩吻尔。昔天姥对黄帝言：黄精益寿，钩吻杀人。乃是以二草善恶比对而言。陶氏不审，疑是相似，遂有此说也。余见黄精下。

【气味】辛，温，大有毒。〔普曰〕神农：辛。雷公：有毒杀人。〔时珍曰〕其性大热。《本草》毒药止云有大毒，此独变文曰大有毒，可见其毒之异常也。〔之才曰〕半夏为之使，恶黄芩。

【主治】金疮乳痉，中恶风，咳逆上气，水肿，杀鬼疰蛊毒（《本经》）。破癥积，除脚膝痹痛，四肢拘挛，恶疮疥虫，杀鸟兽。捣汁入膏中，不入汤饮（《别录》）。秦钩吻主喉痹咽塞，声音变（吴普）。

【发明】〔藏器曰〕钩吻食叶，饮冷水即死，冷水发其毒也。彼土毒死人悬尸树上，汁滴地上生菌子，收之名菌药，烈于野葛也。蕹菜捣汁，解野葛毒。取汁滴野葛苗即萎死。南人先食蕹菜，后食野葛，二物相伏，自然无苦。魏武帝啖野葛至尺，先食此菜也。〔时珍曰〕按李石《续博物志》云：胡蔓草出二广。广人负债急，每食此草而死，以诬人。以急水吞即死急，慢水吞死稍缓。或取毒蛇杀之，覆以此草，浇水生菌，为毒药害人。葛洪《肘后方》云：凡中野葛毒口不可开者。取大竹筒洞节，以头拄其两胁及脐中。灌冷水入筒中，数易水。须臾口开，乃可下药解之。惟多饮甘草汁，人屎汁。白鸭或白鹅断头沥血，入口中。或羊血灌之。《岭南卫生方》云：即时取鸡卵抱未成雏者，研烂和麻油灌之。吐出毒物乃生，稍迟即死也。

《本草纲目·草部》卷之十七终

第十八卷　草部

目录

草之七蔓草类七十三种，附一十九种

菟丝子《本经》　难火兰附

五味子《本经》

蓬蘽《本经》

覆盆子《别录》

悬钩子《拾遗》

蛇莓《别录》

使君子《开宝》

木鳖子《开宝》

番木鳖《纲目》

马兜铃《开宝》（即土青木香）

榼藤子《开宝》　合子草附

预知子《开宝》

牵牛子《别录》

旋花《本经》（即鼓子花）

紫葳《本经》（即凌霄花）　骨路支附

营实、墙蘼《本经》

月季花《纲目》

栝楼《本经》（即天花粉）

王瓜《本经》（即土瓜）

葛《本经》　铁葛附

黄环《本经》　狼跋子《别录》

天门冬《本经》

百部《别录》　白并附

何首乌《开宝》

萆薢《本经》

菝葜《别录》

土茯苓《纲目》

白蔹《本经》

女萎《李当之本草》

赭魁《别录》

鹅抱《图经》

伏鸡子根《拾遗》　仰盆、人肝藤附

千金藤《开宝》　陈思岌附

九仙子《纲目》

山豆根《开宝》

黄药子《开宝》

解毒子《唐本草》（即苦药子）　奴会子、药实根附

白药子《唐本草》　陈家白药、甘家白药、会州白药、冲洞根、突厥白附

威灵仙《开宝》

茜草《本经》　血藤附

剪草《日华》

防己《本经》

通草《本经》

通脱木《法象》　天寿根附

钓藤《别录》　倒挂藤附

黄藤《纲目》

白兔藿《本经》

白花藤《唐本草》

白英《本经》（即鬼目、排风子）

萝摩《唐本草》

赤地利《唐本草》

紫葛《唐本草》

乌蔹莓《唐本草》（即五叶藤）

葎草《唐本草》

羊桃《本经》

络石《本经》

木莲《拾遗》　地锦附

扶芳藤《拾遗》

常春藤《拾遗》

千岁藁《别录》

忍冬《别录》（即金银花）

甘藤《嘉祐》　甘露藤、甜藤附

含水藤《海药》　鼠藤附

天仙藤《图经》

紫金藤《图经》

南藤《开宝》　烈节附

清风藤《图经》

百棱藤《图经》

省藤《拾遗》

紫藤《开宝》

落雁木《海药》　折伤木、每始王木、风延母附

千里及《拾遗》（即千里光）

藤黄《海药》

右附方旧一百三十七，新三百二十八。

附录诸藤一十九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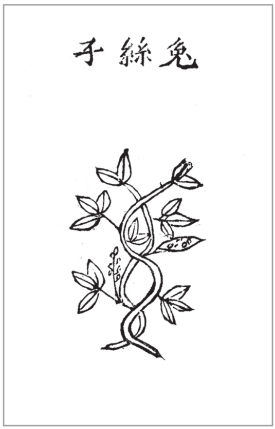
草之七蔓草类七十三种，附一十九种

菟丝子《本经·上品》

【释名】菟缕（《别录》）、**菟蘲**（《别录》）、**菟芦**（《本经》）、**菟丘**（《广雅》）、**赤网**（《别录》）、**玉女**（《尔雅》）、**唐蒙**（《尔雅》）、**火焰草**（《纲目》）、**野狐丝**（《纲目》）、**金线草**（〖《纲目》〗）。〔禹锡曰〕按《吕氏春秋》云：或谓菟丝无根也。其根不属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丝之草，下有伏菟之根。无此菟，则丝不得生于上，然实不属也。伏菟抽则菟丝死。又云：菟丝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割其血以和丹服，立能变化。则菟丝之名因此也。〇〔弘景曰〕旧言下有茯苓，上有菟丝，不必尔也。〔颂曰〕《抱朴》所说今未见，岂别一类乎？孙炎释《尔雅》云：唐也，蒙也，女萝也，菟丝也，一物四名，而《本草》唐蒙为一名。《诗》云：蔓与女萝。毛苌云：女萝，菟丝也。而《本草》菟丝无女萝之名，惟松萝一名女萝。岂二物皆是寄生同名，而《本草》脱漏乎？〔震亨曰〕菟丝未尝与茯苓共类，女萝附松而生，不相关涉，皆承讹而言也。〔时珍曰〕《毛诗》注女萝即菟丝。《吴普本草》菟丝一名松萝。陆佃言：在木为女萝，在草为菟丝，二物殊别，皆由《尔雅》释《诗》误以为一物故也。张揖《广雅》云：菟丘，菟丝也。女萝，松萝也。陆玑《诗疏》言：菟丝蔓草上，黄赤如金；松萝蔓松上，生枝正青，无杂蔓者，皆得之。详见《木部》松萝下。又菟丝茯苓说，见茯苓下。

【集解】〔《别录》曰〕菟丝子生朝鲜川泽田野，蔓延草木之上。九月采实，暴干。色黄而细者为赤网，色浅而大者为菟蘲。功用并同。〔弘景曰〕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蓝、纫、麻、蒿上。其实《仙经》、俗方并以为补药，须酒浸一宿用，宜丸不宜煮。〔大明曰〕苗茎似黄丝，无根株，多附田中，草被缠死，或生一丛如席阔。开花结子不分明，子如碎黍米粒，八月、九月以前采之。〔颂曰〕今

近道亦有之，以冤句者为胜。夏生苗，初如细丝，遍地不能自起。得他草梗则缠绕而生，其根渐绝于地而寄空中。或云无根，假气而生，信然。〔时珍曰〕按宁献王《庚辛玉册》云：火焰草即菟丝子，阳草也。多生荒园古道。其子入地，初生有根，及长延草物，其根自断。无叶有花，白色微红，香亦袭人。结实如秕豆而细，色黄，生于梗上尤佳，惟怀孟林中多有之，入药更良。



菟丝子

子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天碧草子，真相似，只是味酸涩并粘也。菟丝采得，去壳了，用苦酒浸二日。漉出，以黄精自然汁相对，浸一宿。至明，用微火煎至干。入臼中，烧热铁杵，一去三千余杵，成粉用之。〔时珍曰〕凡用以温水淘去沙泥，酒浸一宿，曝干捣之。不尽者，再浸曝捣，须臾悉细。又法：酒浸四五日，蒸曝四五次，研作饼，焙干再研末。或云：曝干时，入纸条数枚同捣，即刻成粉，且省力也。

〔气味〕辛、甘，平，无毒。〔之才曰〕得酒良。薯蓣、松脂为之使。恶藿菌。

〔主治〕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本经》）。养肌强阴，坚筋骨，主茎中寒，精自出，溺有余沥，口苦燥渴，寒血为积。久服明目轻身延年（《别录》）。治男女虚冷，添精益髓，去腰疼膝冷，消渴热中。久服去面□，悦颜色（甄权）。补五劳七伤，治鬼交泄精，尿血，润心肺（大明）。补肝脏风虚（好古）。

〔发明〕〔敦曰〕菟丝子禀中和凝正阳之气，一茎从树感枝而成，从中春上阳结实，故偏补人卫气，助人筋脉。〔颂曰〕《抱朴子》仙方单服法：取实一斗，酒一斗浸，曝干再浸又曝，令酒尽乃止，捣筛。每酒服二钱，日二服。此药治腰膝去风，兼能明目。久服令人光泽，老变为少。十日外，饮啖如汤沃雪也。

〔附方〕旧六，新五。

消渴不止菟丝子煎汁，任意饮之，以止为度（《事林广记》）。

阳气虚损《简便方》：用菟丝子、熟地黄等分，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气虚人参汤下，气逆沉香汤下。《经验后方》：用菟丝子二两，酒浸十日，水淘，杜仲焙研蜜炙一两，以薯蓣末酒煮糊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五十丸。

白浊遗精茯菟丸：治思虑太过，心肾虚损，真阳不固，渐有遗沥，小便白浊，梦寐频泄。菟丝子五两，白茯苓三两，石莲肉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盐汤下（《和剂局方》）。

小便淋沥菟丝子煮汁饮（范汪方）。

小便赤浊心肾不足，精少血燥，口干烦热，头运怔仲。菟丝子、麦门冬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盐汤每下七十丸。

腰膝疼痛或顽麻无力。菟丝子洗一两，牛膝一两，同入银器内，酒浸过一寸，五日，暴干为末，将原酒煮糊丸梧子大。每空心酒服三二十丸（《经验后方》）。

肝伤目暗菟丝子三两，酒浸三日，暴干为末，鸡子白和丸梧子大。空心温酒下三十丸（《圣惠方》）。

身面卒肿洪大。用菟丝子一升，酒五升，渍二三宿。每饮一升，日三服。不消再造（《肘后方》）。

妇人横生菟丝子末，酒服二钱。一加车前子等分（《圣惠方》）。

眉炼癣疮菟丝子炒研，油调傅之（《山居四要》）。

谷道赤痛菟丝子熬黄黑，为末，鸡子白和涂之（《肘后方》）。

痔如虫咬方同上。

苗

〔气味〕甘，平，无毒。《玉册》云：汁伏三黄、硫、汞，结草砂。

〔主治〕研汁涂面，去面□（《本经》）。**挼碎煎汤，浴小儿，疗热痱**（弘景）。

〔附方〕旧二，新一。

面疮粉刺菟丝子苗，绞汁涂之，不过三上（《肘后方》）。

小儿头疮菟丝苗，煮汤频洗之（《子母秘录》）。

目中赤痛野狐浆草，捣汁点之（《圣惠方》）。

【附录】**难火兰**（《拾遗》）〔藏器曰〕味酸，温，无毒。主冷气风痹，开胃下食，去腹胀。久服明目。生巴西胡国。状似菟丝子而微长。

五味子《本经·上品》

【释名】**荎蕤**（《尔雅》。音知除）、**玄及**（《别录》）、**会及**（〖《别录》〗）。〔恭曰〕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都有咸味，此则五味具也。《本经》但云味酸，当以木为五行之先也。

【集解】〔《别录》曰〕五味子生齐山山谷及代郡。八月采实，阴干。〔弘景曰〕今第一出高丽，多肉而酸甜；次出青州、冀州，味过酸，其核并似猪肾。又有建平者，少肉，核形不相似，味苦，亦良。此药多膏润，烈日暴之，乃可捣筛。〔恭曰〕蔓生木上。其叶似杏而大。子作房如落葵，大如蘡子。出蒲州及蓝田山中，今河中府岁贡之。〔保昇曰〕蔓生。茎赤色，花黄、白，子生青熟紫，亦具五色。味甘者佳。〔颂曰〕今河东、陕西州郡尤多，杭越间亦有之。春初生苗，引赤蔓于高木，其长六七尺。叶尖圆似杏叶。三四月开黄白花，类莲花状。七月成实，丛生茎端，如豌豆许大，生青熟红紫，入药生曝不去子。今有数种，大抵相近。雷敦言小颗皮皱泡者，有白扑盐霜一重，其味酸咸苦辛甘皆全者为真也。〔时珍曰〕五味今有南北之分，南产者色红，北产者色黑，入滋补药必用北产者乃良。

亦可取根种之，当年就旺；若二月种子，次年乃旺，须以架引之。

五味子

【修治】〔敦曰〕凡用以铜刀劈作两片，用蜜浸蒸，从巳至申，却以浆浸一宿，焙干用。〔时珍曰〕入补药熟用，入嗽药生用。

【气味】酸，温，无毒。〔好古曰〕味酸、微苦、咸。味厚气轻，阴中微阳，入手太阴血分、足少阴气分。〔时珍曰〕酸咸入肝而补肾，辛苦入心而补肺，甘入中宫益脾胃。〔之才曰〕苁蓉为之使。恶萎蕤，胜乌头。

【主治】益气，咳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本经》）。**养五脏，除热，生阴中肌**（《别录》）。**治中下气，止呕逆，补虚劳，令人体悦泽**（甄权）。**明目，暖水脏，壮筋骨，治风消食，反胃霍乱转筋，痃癖奔豚冷气，消水肿心腹气胀，止渴，除烦热，解酒毒**（大明）。**生津止渴，治泻痢，补元气不足，**

收耗散之气，瞳子散大（李杲）。治喘咳燥嗽，壮水镇阳（好古）。

【发明】〔成无己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芍药、五味之酸，以收逆气而安肺。〔杲曰〕收肺气，补气不足，升也。酸以收逆气，肺寒气逆，则宜此与干姜同治之。又五味子收肺气，乃火热必用之药，故治嗽以之为君。但有外邪者不可骤用，恐闭其邪气，必先发散而后用之乃良。有痰者，以半夏为佐；喘者，阿胶为佐，但分两少不同耳。〔宗奭曰〕今华州以西至秦州多产之。方红熟时，彼人采得，蒸烂，研滤汁，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炼匀，待冷收器中。肺虚寒人，作汤时时饮之。作果可以寄远。《本经》言其性温，今食之多致虚热，小儿益甚。《药性论》谓其除热气，《日华子》谓其暖水脏、除烦热，后学至此多惑。今既用治肺虚寒，则更不取其除热之说。〔震亨曰〕五味大能收肺气，宜其有补肾之功。收肺气，非除热乎？补肾，非暖水脏乎？乃火热嗽必用之药。寇氏所谓食之多致虚热者，盖收补之骤也，何惑之有？又黄昏嗽乃火气浮入肺中，不宜用凉药，宜五味子、五倍子敛而降之。〔思邈曰〕五六月宜常服五味子汤，以益肺金之气，在上则滋源，在下则补肾。其法：以五味子一大合，木臼捣细，瓷瓶中，以百沸汤投之，入少蜜，封置火边良久，汤成任饮。〔元素曰〕孙真人《千金·月令》言：五月常服五味，以补五脏之气。遇夏月季夏之间，困乏无力，无气以动。与黄芪、人参、麦门冬，少加黄檗，煎汤服之。使人精神顿加，两足筋力涌出也。盖五味子之酸，辅人参，能泻丙火而补庚金，收敛耗散之气。〔好古曰〕张仲景八味丸，用此补肾，亦兼述类象形也。〔机曰〕五味治喘嗽，须分南北。生津止渴，润肺补肾，劳嗽，宜用北者；风寒在肺，宜用南者。〇〔慎微曰〕《抱朴子》云：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淮南公羡门子服之十六年，面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

【附方】新一十一。

久咳肺胀五味二两，粟壳白饧炒过半两，为末，白饧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煎服（《卫生家宝方》）。

久咳不止《丹溪方》：用五味子五钱，甘草一钱半，五倍子、风化硝各二钱，为末，干噙。〇《摄生方》：用五味子一两，真茶四钱。晒研为末。以甘草五钱煎膏，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沸汤下，数日即愈也。

痰嗽并喘五味子、白矾等分，为末。每服三钱，以生猪肺炙熟，蘸末细嚼，白汤下。汉阳库兵黄六病此，百药不效。于岳阳遇一道人传此，两服，病遂不发（《普济方》）。

阳事不起新五味子一斤，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忌猪鱼蒜醋。尽一剂，即得力。百日以上，可御十女。四时勿绝，药功能知（《千金方》）。

肾虚遗精北五味子一斤洗净，水浸，挼去核。再以水洗核，取尽余味。通置砂锅中，布滤过，入好冬蜜二斤，炭火慢熬成膏，瓶收五日，出火性。每空心服一二茶匙，百滚汤下（刘松石《保寿堂方》）。

肾虚白浊及两胁并背脊穿痛。五味子一两，炒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醋汤下三十丸（《经验良方》）。

五更肾泄凡人每至五更即溏泄一二次，经年不止者，名曰肾泄，盖阴盛而然。脾恶湿，湿则濡而困，困则不能治水。水性下流，则肾水不足。用五味子以强肾水，养五脏；吴茱萸以除脾湿，则泄自止矣。五味去梗二两，茱萸汤泡七次五钱，同炒香，为末。每旦陈米饮服二钱（许叔微《本事方》）。

女人阴冷五味子四两为末，以口中玉泉和丸兔矢大，频纳阴中，取效（《近效方》）。

烂弦风眼五味子、蔓荆子煎汤，频洗之（谈野翁《种子方》）。

赤游风丹渐渐肿大。五味子焙研，热酒顿服一钱，自消，神效（《保幼大全》）。

蓬蘽音累。〇《本经·上品》

〔**校正**〕自《果部》移入此。

【**释名**】**覆盆**（《别录》）、**陵蘽**（《别录》）、**阴蘽**（《别录》）、**寒莓**（《会编》）、**割田蕉**（音苞。〖《纲目》〗）。〔时珍曰〕蓬蘽与覆盆同类，故《别录》谓一名覆盆。此种生于丘陵之间，藤叶繁衍，蓬蓬累累，异于覆盆，故曰蓬蘽、陵蘽，即藤也。其实八月始熟，俚人名割田蕉。

【**集解**】〔《别录》曰〕蓬蘽生荆山平泽及冤句。〔弘景曰〕蓬蘽是根名，方家不用，乃昌容所服，以易颜者也。覆盆是实名。李当之云：是人所食莓子。以津汁有味，其核微细。今药中用覆盆小异。未详孰是？〔恭曰〕覆盆、蓬蘽，乃一物异名，本谓实，非根也。李云莓子者，近之矣。然生处不同，沃地则子大而甘，瘠地则子细而酸。此乃子有酸味，根无酸味。陶以根酸子甘，列入《果部》，重出二条，殊为孟浪。〔志曰〕蓬蘽乃覆盆之苗茎，覆盆乃蓬蘽之子也。按《切韵》：莓音茂，其子覆盆也。蘽者藤也，则蓬蘽明是藤蔓矣。陶言蓬蘽是根，苏言是子，一物异名，皆非矣。〔颂曰〕蓬蘽是覆盆苗，处处有之，秦吴尤多。苗短不过尺，茎叶皆有刺，花白，子赤黄，如半弹丸大，而下有蒂承之，如柿蒂，小儿多食之。五月采实，其苗叶采无时。江南谓之莓，然其地所生差晚，三月始有苗，八九月花开，十月实，用则同。〔士良曰〕今观采取之家说，蓬蘽似蚕莓子，红色而大，其味酸甘，叶似野蔷薇，有刺。覆盆子小，其苗各别。诸家本草不识，故皆说蓬蘽是覆盆子之根。〔大明曰〕莓

子是蓬蘽子也。树莓是覆盆子也。〔宗奭曰〕蓬蘽非覆盆也，别是一种，虽枯败而枝梗不散，今人不见用此。〔藏器曰〕其类有三种，惟四月熟，状如覆盆子，而味甘美者，为是。余不堪入药。〔机曰〕蓬蘽，徽人谓之寒莓。沿堑作丛蔓生，茎小叶密多刺。其实四五十颗作一朵，一朵大如盏面，霜后始红。苏颂《图经》以此注覆盆，误矣。江南覆盆，亦四五月熟，何尝差晚耶？覆盆茎粗叶疏，结实大而疏散；不似寒莓，茎细叶密，结实小而成朵。一则夏熟，一则秋熟，岂得同哉？〔时珍曰〕此类凡五种。予尝亲采，以《尔雅》所列者校之，始得其的。诸家所说，皆未可信也。一种藤蔓繁衍，茎有倒刺，逐节生叶，叶大如掌，状类小葵叶，面青背白，厚而有毛，六七月开小白花，就蒂结实，三四十颗成簇，生则青黄，熟则紫黯，微有黑毛，状如熟椹而扁，冬月苗叶不凋者，俗名割田藨，即《本草》所谓蓬蘽也。一种蔓小于蓬蘽，亦有钩刺，一枝五叶，叶小而面背皆青，光薄而无毛，开白花，四五月实成，子亦小于蓬蘽而稀疏，生则青黄，熟则乌赤，冬月苗凋者，俗名插田藨，即《本草》所谓覆盆子，《尔雅》所谓莖，缺盆也。此二者俱可入药。一种蔓小于蓬蘽，一枝三叶，叶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开小白花，四月实熟，其色红如樱桃者，俗名藕田藨，即《尔雅》所谓藨者也。故郭璞注云：藨即莓也。子似覆盆而大，赤色，酢甜可食。此种不入药用。一种树生者，树高四五尺，叶似樱桃叶而狭长，四月开小白花，结实与覆盆子一样，但色红为异，俗亦名藨，即《尔雅》所谓山莓，陈藏器《本草》所谓悬钩子者也。详见本条。一种就地生蔓，长数寸，开黄花，结实如覆盆而鲜红，不可食者，《本草》所谓蛇莓也。见本条。如此辨析，则蓬蘽、覆盆自定矣。李当之、陈士良、陈藏器、寇宗奭、汪机五说近是，而欠明悉。陶弘景以蓬蘽为根，覆盆为子；马志、苏颂以蓬蘽为苗，覆盆为子；苏恭以为一物；大明以树生者为覆盆。皆臆说，不可据。

蓬蘽

【气味】酸，平，无毒。〔《别录》曰〕咸。〔士良曰〕甘、酸，微热。

【主治】安五脏，益精气，长阴令坚，强志倍力，有子。久服轻身不老（《本经》）。疗暴中风，身热大惊（《别录》）。益颜色，长发，耐寒湿（恭）。

【发明】见覆盆子下。

【附方】新一。

长发不落蓬蘽子榨油，日涂之（《圣惠方》）。

苗叶同覆盆。

覆盆子《别录·上品》

〔校正〕自《果部》移入此。

【释名】茎（《尔雅》。音奎）、蕺盔（《尔雅》）、西国草（《图经》）、毕楞伽（《图经》）、大麦莓（音母。〖《纲目》〗）、插田蕉（音苞。〖《纲目》〗）、乌蕉子（《纲目》）。〔当之曰〕子似覆盆之形，故名之。〔宗奭曰〕益肾脏，缩小便，服之当覆其溺器，如此取名也。〔时珍曰〕五月子熟，其色乌赤，故俗名乌蕉、大麦莓、插田蕉，亦曰栽秧蕉。甄权《本草》一名马瘘，一名陆荆，殊无义意。

覆盆子

【集解】〔《别录》曰〕五月采。〔藏器曰〕佛说苏密那花点灯，正言此花也。其类有三种，以四月熟，状如覆盆，味甘美者为是，余不堪入药。今人取茅莓当覆盆，误矣。〔宗奭曰〕处处有之，秦州、永兴、华州尤多。长条，四五月红熟，山中人及时采来卖。其味酸甘，外如荔枝，大如樱桃，软红可爱。失时则就枝生蛆，食之多热。收时五六分熟便可采，烈日曝干。今人取汁作煎为果。采时著水，则不堪煎。〔时珍曰〕蓬蘽子以八九月熟，故谓之割田蕉。覆盆以四五月熟，故谓之插田蕉，正与《别录》五月采相合。二蕉熟时色

皆乌赤，故能补肾。其四五月熟而色红者，乃藕田蕉也，不入药用。陈氏所谓以茅莓当覆盆者，盖指此也。

【正误】〔诜曰〕覆盆江东名悬钩子，大小形状气味功力同。北土无悬钩，南地无覆盆，是土地有前后生，非两种物也。〔时珍曰〕南土覆盆极多。悬钩是树生，覆盆是藤生，子状虽同，而覆盆色乌赤，悬钩色红赤，功亦不同，今正之。

【修治】〔诜曰〕覆盆子五月采之，烈日曝干。不尔易烂。〔雷曰〕凡使用东流水淘去黄叶并皮蒂，取子以酒拌蒸一宿，以东流水淘两遍，又晒干方用。〔时珍曰〕采得捣作薄饼，晒干密贮，临时以酒拌蒸尤妙。

【气味】甘，平，无毒。〔权曰〕甘、辛，微热。

【主治】益气轻身，令发不白（《别录》）。补虚续绝，强阴健阳，悦泽肌肤，安和五脏，温中益力，疗痨损风虚，补肝明目。并宜捣筛，每旦水服三钱（马志）。男子肾精虚竭，阴痿能令坚长。女子食之有子（权）。食之令人好颜色。榨汁涂发不白（藏器）。益肾脏，缩小便。取汁同少蜜煎为稀膏，点服，治肺气虚寒（宗奭）。

【发明】〔时珍曰〕覆盆、蓬蘽，功用大抵相近，虽是二物，其实一类而二种也。一早熟，一晚熟，兼用无妨，其补益与桑椹同功。若树莓则不可混采者也。

【附方】新一。

阳事不起覆盆子，酒浸焙研为末。每旦酒服三钱（《集简方》）。

叶

〔气味〕微酸、咸，平，无毒。

〔主治〕挼绞取汁，滴目中，去肤赤，出虫如丝线（藏器）。明目止泪，收湿气（时珍）。

〔发明〕〔颂曰〕按崔元亮《海上集验方》：治目暗不见物，冷泪浸淫不止，及青盲、天行目暗等疾。取西国草，一名毕楞伽，一名覆盆子，日曝干，捣极细，以薄绵裹之，用饮男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用点目中，即仰卧。不过三四日，视物如少年。禁酒、面、油物。〔时珍曰〕按洪迈《夷坚志》云：潭州赵太尉家乳母病烂弦疳眼二十年。有老妪云：此中有虫，吾当除之。入山取草蔓叶，咀嚼，留汁入筒中。还以皂纱蒙眼，滴汁渍下弦。转盼间虫从纱中出，数日下弦干。复如法滴上弦，又得虫数十而愈。后以治人多验，乃覆盆子叶也，盖治眼妙品。

〔附方〕新二。

牙疼点眼用覆盆子嫩叶捣汁，点目眦三四次，有虫随眵泪出成块也。无新叶，干者煎浓汁亦可。即大麦莓也（《摘玄方》）。

臁疮溃烂覆盆叶为末。用酸浆水洗后掺之，日一次，以愈为度（《直指方》）。

根

〔主治〕痘后目翳，取根洗捣，澄粉日干，蜜和少许，点于翳丁上，日二三次自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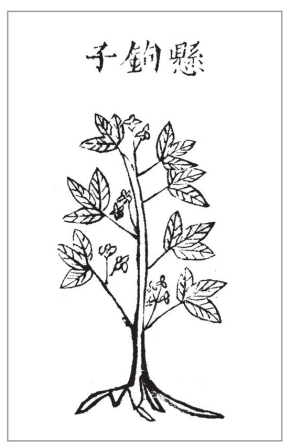
百日内治之，久即难疗（时珍。〇《活幼口议》）。

悬钩子《拾遗》

〔校正〕自《果部》移入此。

【释名】沿钩子（《日用》）、蕍（《尔雅》。音箭）、山莓（《尔雅》）、木莓（郭璞）、树莓（《日华》）。〔藏器曰〕茎上有刺如悬钩，故名。

【集解】〔藏器曰〕生江淮林泽间。茎上有刺。其子如梅子酸美，人多食之。〔机曰〕树莓枝梗柔软有刺，颇类金樱。四五月结实如覆盆子，采之擎蒂而中实，味酸；覆盆则蒂脱而中虚，味甘，为异。〔时珍曰〕悬钩树生，高四五尺。其茎白色，有倒刺。其叶有细齿，青色无毛，背后淡青，颇似樱桃叶而狭长，又似地棠花叶。四月开小白花。结实色红，今人亦通呼为藨子。《尔雅》云：蕍，山莓也。郭璞注云：今之木莓也。实似藨莓而大，可食。孟诜、大明并以此为覆盆，误矣。



悬钩子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醒酒止渴，除痰唾，去酒毒（藏器）。捣汁服，解射工、沙虱毒（时珍）。

茎

【主治】烧研水服，主喉中塞（藏器）。

根、皮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子死腹中不下，破血，妇人赤带下，久患赤白痢脓血，腹痛，杀虫毒，卒下血。并浓煮汁饮之（藏器）。

〔附方〕新二。

血崩不止木莓根四两，酒一碗，煎七分。空心温服（臞仙《乾坤生意》）。

崩中痢下治妇人崩中及下痢，日夜数十起欲死者，以此入腹即活。悬钩根、蔷薇根、柿根、菝葜各一斛，剉入釜中，水淹上四五寸，煮减三之一，去滓取汁，煎至可丸，丸梧子大。每温酒服十丸，日三服（《千金翼》）。

蛇莓《别录·下品》

【释名】蛇藨（音苞。〖《说文系传》〗）、地莓

（《会编》）、蚕莓（〖《日用》〗）。〔机曰〕近地而生，故曰地莓。〔瑞曰〕蚕老时熟红于地，其中空者为蚕莓；中实极红者，为蛇残莓，人不啖之，恐有蛇残也。

【集解】〔弘景曰〕蛇莓园野多有之。子赤色极似莓子，而不堪啖，亦无以此为药者。〔保昇曰〕所在有之，生下湿地。茎头三叶，花黄子赤，俨若覆盆子，根似败酱。四月、五月采子，二月、八月采根。〔宗奭曰〕田野道旁处处有之。附地生叶，如覆盆子，但光洁而小，微有皱纹。花黄，比蒺藜花差大。春末夏初，结红子如荔枝色。〔机曰〕蛇莓茎长不盈尺，茎端惟结实一颗，小而光洁，误食胀人；非若覆盆，苗长大而结实数颗，微有黑毛也。〔时珍曰〕此物就地引细蔓，节节生根。每枝三叶，叶有齿刻。四五月开小黄花，五出。结实鲜红，状似覆盆，而面与蒂则不同也。其根甚细，《本草》用汁，当是取其茎叶并根也。仇远《稗史》讹作蛇缪草，言有五叶、七叶者。又言俗传食之能杀人，亦不然，止发冷涎耳。

蛇莓

汁

【气味】甘、酸，大寒，有毒。

【主治】胸腹大热不止（《别录》）。伤寒大热，及溪毒、射工毒，甚良（弘景）。通月经，熁疮肿，傅蛇伤（大明）。主孩子口噤，以汁灌之（孟诜）。傅汤火伤，痛即止（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口中生疮天行热甚者。蛇莓自然汁半升，稍稍咽之（《伤寒类要》）。

伤寒下□生疮。以蛇莓汁服二合，日三服。仍水渍乌梅令浓，入崖蜜饮之（《肘后方》）。

水中毒病蛇莓根捣末服之，并导下部。亦可饮汁一二升。夏月欲入水，先以少末投中流，更无所畏。又辟射工。家中以器贮水、浴身亦宜投少许（《肘后》）。

使君子宋《开宝》

【释名】留求子（〖《草木状》〗）。〔志曰〕俗传潘州郭使君疗小儿多是独用此物，后医家因号为使君子也。〔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谓之留求子，疗婴孺之疾。则自魏、晋已用，但名异耳。

【集解】〔志曰〕生交、广等州。形如栀子，棱瓣深而两头尖，似诃梨勒而轻。〔颂曰〕今岭南州郡皆有之，生山野中及水岸。其茎作藤，如手指大。其叶青，如两指头，长二寸。三月生花淡红色，久乃深红，有五瓣。七八月结子如拇指大，长一寸许，大类栀子而有五棱，其壳青黑色，内有仁白色，七月采之。〔宗奭曰〕其仁味如椰子。医家亦兼用壳。〔时珍曰〕原出海南、交阯。今闽之邵武，

蜀之眉州，皆栽种之，亦易生。其藤如葛，绕树而上。叶青如五加叶。五月开花，一簇一二十葩，红色轻盈如海棠。其实长寸许，五瓣合成，有棱。先时半黄，老则紫黑。其中仁长如榧仁，色味如栗。久则油黑，不可用。

使君子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小儿五疳，小便白浊，杀虫，疗泻痢（《开宝》）。健脾胃，除虚热，治小儿百病疮癣（时珍）。

【发明】〔时珍曰〕凡杀虫药多是苦辛，惟使君子、榧子甘而杀虫，亦异也。凡大人小儿有虫病，但每月上旬侵晨空腹食使君子仁数枚，或以壳煎汤咽下，次日虫皆死而出也。或云：七生七煨食亦良。忌饮热茶，犯之即泻。此物味甘气温，既能杀虫，又益脾胃，所以能敛虚热而止泻痢，为小儿诸病要药。俗医乃谓杀虫至尽，无以消食，鄙俚之言也。树有蠹，屋有蚁，国有盗，福耶祸耶？修养者先去三尸，可类推矣。

【附方】新六。

小儿脾疳使君子、卢会等分，为末。米饮每服一钱（《儒门事亲》）。

小儿痞块腹大，肌瘦面黄渐成疳疾。使君子仁三钱，木鳖子仁五钱，为末，水丸龙眼大。每以一丸，用鸡子一个破顶，入药在内，饭上蒸熟，空心食之（杨起《简便单方》）。

小儿蛔痛口流涎沫。使君子仁为末，米饮五更调服一钱（《全幼心鉴》）。

小儿虚肿头面阴囊俱浮。用使君子一两，去壳，蜜五钱炙尽，为末。每食后米汤服一钱（《简便方》）。

鼻齆面疮使君子仁，以香油少许，浸三五个。临卧时细嚼，香油送下，久久自愈（《普济方》）。

虫牙疼痛使君子煎汤频漱（《集简方》）。

木鳖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木蟹（〖《纲目》〗）。〔志曰〕其核似鳖、蟹状，故以为名。

【集解】〔志曰〕出朗州及南中。七八月采实。〔颂曰〕今湖、广诸州及杭、越、全、岳州皆有之。春生苗，作藤生。叶有五桠，状如山药，青色面光。四月生黄花。六月结实，似栝楼而极大，生青，熟红黄色，肉上有软刺。每一实有核三四十枚，其状扁而如鳖，八九月采之。岭南人取嫩实及苗叶作茹蒸食。〔宗奭曰〕木鳖子

蔓岁一枯，但根不死，春旋生苗。叶如葡萄。其子一头尖者为雄。凡植时须雌雄相合，麻缠定。及其生也，则去雄者，方结实。〔时珍曰〕木鳖核形扁礌砢，大如围棋子。其仁青绿色，入药去油者。

木鳖子

仁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苦、微甘，有小毒。

【主治】折伤，消结肿恶疮，生肌，止腰痛，除粉刺□黯，妇人乳痈，肛门肿痛（《开宝》）。**醋摩，消肿毒**（大明）。**治疳积痞块，利大肠泻痢，痔瘤瘰疬**（时珍）。

【发明】〔机曰〕按刘绩《霏雪录》云：木鳖子有毒，不可食。昔蓟门有人生二子，恣食成痞。其父得一方，以木鳖子煮猪肉食之。其幼子当夜、长子明日死。友人马文诚方书亦载此方。因著此为戒。〔时珍曰〕南人取其苗及嫩实食之无恙，则其毒未应至此。或者与猪肉不相得，或犯他物而然，不可尽咎木鳖也。

【附方】旧一，新十九。

酒疸脾黄木鳖子磨醋，服一二盏，见利效（刘长春《济急方》）。

脚气肿痛木鳖子仁，每个作两边，麸炒过，切碎再炒，去油尽为度。每两入厚桂半两，为末。热酒服二钱，令醉，得汗愈。梦秘授方也（《永类方》）。

湿疮脚肿行履难者。木鳖子四两去皮，甘遂半两，为末。以猪腰子一个，去膜切片，用药四钱在中，湿纸包煨熟，空心米饮送下，服后便伸两脚。如大便行者，只吃白粥二三日为妙（杨拱《医方摘要》）。

阴疝偏坠痛甚者。木鳖子一个磨醋，调黄檗、芙蓉末敷之，即止（《寿域神方》）。

久疟有母木鳖子、穿山甲炮等分，为末。每服三钱，空心温酒下（《医方摘要》）。

腹中痞块木鳖子仁五两，用猪腰子二付，批开入在内，签定，煨熟，同捣烂，入黄连三钱末，蒸饼和丸绿豆大。每白汤下三十丸（《医方集成》）。

小儿疳疾木鳖子仁、使君子仁等分，捣泥，米饮丸芥子大。每服五分，米饮下。一日二服（孙天仁《集效方》）。

疳病目蒙不见物。用木鳖子仁二钱，胡黄连一钱，为末，米糊丸龙眼大。入鸡子内蒸熟，连鸡子食之为妙（同上）。

倒睫拳毛因风入脾经，致使风痒，不住手擦，日久赤烂，拳毛入内。将木鳖子仁槌烂，以丝帛包作条，左患塞右鼻，右患塞左鼻，其毛自分上下，次服蝉蜕药为妙（孙天仁《集效方》）。

肺虚久嗽木鳖子、款冬花各一两，为末。每用三钱，焚之吸烟。良久吐涎，以茶润喉。如此五六次，后服补肺药。〇一方：用木鳖子一个，雄黄一钱（《圣济录》）。

小儿咸鼻孝大木鳖子三四个，磨水饮，以雪糕压下，即吐出痰。重者三服效（《摘玄方》）。

水泻不止木鳖仁五个，母丁香五个，麝香一分，研末，米汤调作膏，纳脐中贴之，外以膏药护住（吴旻《扶寿精方》）。

痢疾禁口木鳖仁六个研泥，分作二分。用面烧饼一个，切作两半。只用半饼作一窍，纳药在内，乘热覆在病人脐上，一时再换半个热饼。其痢即止，遂思饮食（邵真人《经验方》）。

肠风泻血木鳖子以桑柴烧存性，候冷为末。每服一钱，煨葱白酒空心服之。名乌金散（《普济方》）。

肛门痔痛孙用和《秘宝方》：用木鳖仁三枚，砂盆擂如泥，入百沸汤一碗，乘热先熏后洗，日用三次，仍涂少许。〇《濒湖集简方》：用木鳖仁带润者，雌雄各五个，乳细作七丸，碗覆湿处，勿令干。每以一丸，唾化开，贴痔上，其痛即止，一夜一丸自消也。江夏铁佛寺蔡和尚病此，痛不可忍，有人传此而愈。用治数人皆有效。

瘰疬经年木鳖仁二个，去油研，以鸡子白和，入瓶内，安甑中蒸熟。食后食之，每日一服，半月效。

小儿丹瘤木鳖子仁研如泥，醋调傅之，一日三五上效（《外科精义》）。

耳卒热肿木鳖子仁一两，赤小豆、大黄各半两，为末。每以少许生油调涂之（《圣惠方》）。

风牙肿痛木鳖子仁磨醋搽之（《普济方》）。

番木鳖《纲目》

【释名】马钱子（《纲目》）、苦实把豆（《纲目》）、火失刻把都（〖《纲目》〗）。〔时珍曰〕状似马之连钱，故名马钱。

【集解】〔时珍曰〕番木鳖生回回国，今西土邛州诸处皆有之。蔓生，夏开黄花。七八月结实如栝楼，生青熟赤，亦如木鳖。其核小于木鳖而色白。彼人言治一百二十种病，每证各有汤引。或云以豆腐制过用之良。或云能毒狗至死。

仁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伤寒热病，咽喉痹痛，消痞块。并含之咽汁，或磨水噙咽（时珍）。

【附方】新四。

番木鳖

喉痹作痛番木鳖、青木香、山豆根等分，为末吹之（杨拱《医方摘要》）。

缠喉风肿番木鳖仁一个，木香三分，同磨水，调熊胆三分，胆矾五分。以鸡毛扫患处取效（唐瑶《经验方》）。

瘴疮入目苦实把豆儿即马钱子半个，轻粉、水花、银朱各五分，片脑、麝香、枯矾少许为末。左目吹右耳，右目吹左耳，日二次（田日华《飞鸿集》）。

病欲去胎苦实把豆儿研膏，纳入牝户三四寸（《集简方》）。

马兜铃宋《开宝》

〔**校正**〕并入《唐本草》独行根。

【**释名**】**都淋藤**（《肘后》）、**独行根**（《唐本》）、**土青木香**（《唐本》）、**云南根**（《纲目》）、**三百两银药**（〖《肘后》〗）。〔宗奭曰〕蔓生附木而上，叶脱时其实尚垂，状如马项之铃，故得名也。〔时珍曰〕其根吐利人，微有香气，故有独行、木香之名。岭南人用治蛊，隐其名为三百两银药。《肘后方》作都淋，盖误传也。

【**集解**】〔恭曰〕独行根生古堤城旁，所在平泽丛林中皆有之。山南名为土青木香，一名兜铃根。蔓生，叶似萝藦而圆且涩，花青白色。其子大如桃李而长，十月以后枯，则头开四系若囊，其中实薄扁似榆荚。其根扁而长尺许，作葛根气，亦似汉防己。二月、八月采根。〔颂曰〕马兜铃今关中、河东、河北、江、淮、夔、浙州郡皆有之。春生苗，作蔓绕树而生。叶如山蒺叶，而厚大背白。六月开黄紫花，颇类枸杞花。七月结实如枣大，状似铃，作四五瓣。其根名云

南根，微似木香，大如小指，赤黄色。七八月采实，暴干。

马兜铃

实

〔修治〕〔敦曰〕凡采得实，去叶及蔓，以生绢袋盛于东屋角畔，待干劈开，去革膜，取净子焙用。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平。〔时珍曰〕微苦、辛。〔杲曰〕味厚气薄，阴中微阳，入手太阴经。

〔主治〕肺热咳嗽，痰结喘促，血痔瘘疮（《开宝》）。肺气上急，坐息不得，咳逆连连不止（甄权）。清肺气，补肺，去肺中湿热（元素）。

〔发明〕〔时珍曰〕马兜铃体轻而虚，熟则悬而四开，有肺之象，故能入肺。气寒味苦微辛，寒能清肺热，苦辛能降肺气。钱乙补肺阿胶散用之，非取其补肺，乃取其清热降气也，邪去则肺安矣。其中所用阿胶、糯米，则正补肺之药也。汤剂中用多亦作吐，故崔氏方用以吐蛊。其不能补肺，又可推矣。

〔附方〕旧三，新二。

水肿腹大喘急。马兜铃煎汤，日服之（《千金方》）。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简要济众》）。

一切心痛不拘大小男女。大马兜铃一个，灯上烧存性，为末。温酒服，立效（《摘玄方》）。

解蛇蛊毒饮食中得之。咽中如有物，咽不下，吐不出，心下热闷。兜铃一两，煎水服，即吐出（崔行功《纂要方》）。

痔瘘肿痛以马兜铃于瓶中烧烟，熏病处良（《日华本草》）。

独行根

〔气味〕辛、苦，冷，有毒。〔大明曰〕无毒。〔志曰〕有毒。不可多服，吐利不止。

〔主治〕鬼疰积聚，诸毒热肿，蛇毒。水磨为泥封之，日三四次，立瘥。水煮一二两，取汁服，吐蛊毒。又捣末水调，涂丁肿，大效（《唐本》）。治血气（大明）。利大肠，治头风瘙痒秃疮（时珍。〇出《精义》）。

〔附方〕旧一，新四。

五种蛊毒《肘后方》云：席辨刺史言：岭南俚人，多于食中

毒，人渐不能食，胸背渐胀，先寒似瘴。用都淋藤十两，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毒逐小便出。十日慎食毒物。不瘥更服。土人呼为三百两银药。〇又支太医云：兜铃根一两为末，水煎顿服，当吐蛊出，未尽再服。或为末，水调服，亦验。

中草蛊毒此术在西凉之西及岭南。人中此毒，入咽欲死者。用兜铃苗一两，为末。温水调服一钱，即消化蛊出，神效（《圣惠方》）。

肠风漏血马兜铃藤、谷精草、荆三棱（用乌头炒过），三味各等分，煎水，先熏后洗之（《普济方》）。

丁肿复发马兜铃根捣烂，用蜘蛛网裹傅，少时根出（《肘后方》）。

恶蛇所伤青木香半两，煎汤饮之（《袖珍方》）。

榼藤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象豆**（《开宝》）、**榼子**（《日华》）、**合子**（《拾遗》）。〔时珍曰〕其子象榼形，故名之。

【集解】〔藏器曰〕按《广州记》云：榼藤子生广南山林间。作藤着树，如通草藤。其实三年方熟，角如弓袋，子若鸡卵，其外紫黑色。其壳用贮丹药，经年不坏。取其中仁入药，炙用。〔时珍曰〕子紫黑色，微光，大一二寸，圆而扁。人多剔去肉作药瓢，垂于腰间也。

仁

【气味】涩、甘，平，无毒。

【主治】五痔蛊毒，飞尸喉痹。以仁为粉，微熬，水服一二匕。亦和大豆澡面，去□黯（藏器）。治小儿脱肛血痢泻血，并烧灰服。或以一枚割瓤熬研，空腹热酒服二钱。不过三服，必效（《开宝》）。解诸药毒（时珍。〇《草木状》）。

【附方】旧三，新一。

喉痹肿痛榼藤子烧研，酒服一钱（《圣惠方》）。

五痔下血榼藤子烧存性。米饮服二钱，有功（寇氏《衍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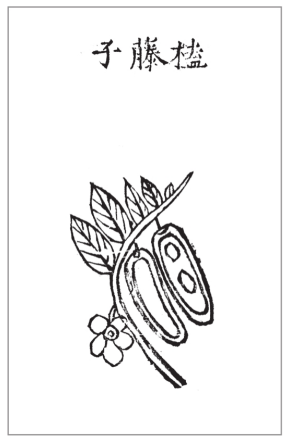
肠风下血华佗《中藏经》：用榼藤子二个，不蛀皂荚子四十九个，烧存性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少顷再饮酒一盏，趁口服，极效。〇《圣惠方》：用榼藤子三枚，厚重者，湿纸七重包，煨熟去壳，取肉为末。每服一钱，食前黄芪汤下，日一服。

【附录】合子草（《拾遗》）〔藏器曰〕子及叶有小毒。主蛊毒及蛇咬，捣傅疮上。蔓生岸旁，叶尖花白，子中有两片如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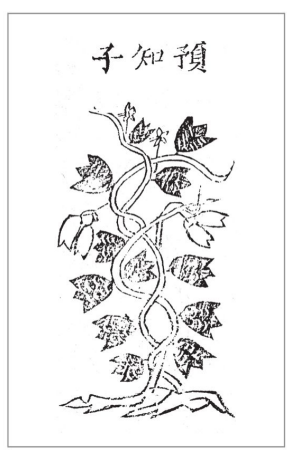
预知子宋《开宝》

【释名】圣知子（《日华》）、圣先子（《日华》）、盍合子（《日华》）、仙沼子（《日华》）。〔志

曰〕相传取子二枚缀衣领上，遇有蛊毒，则闻其有声，当预知之，故有诸名。〔时珍曰〕仙沼，疑是仙枣之讹耳。



榼藤子



预知子

【集解】〔志曰〕预知子有皮壳，其实如皂荚子。〔颂曰〕旧不著所出州土，今淮、蜀、汉、黔、壁诸州皆有之。作蔓生，依大木上。叶绿，有三角，面深背浅。七月、八月有实作房，生青，熟深红色。每房有子五七枚，如皂荚子，斑褐色，光润如飞蛾。今蜀人极贵重之，云亦难得。采无时。其根冬月采之，阴干。治蛊，其功胜于

子也。山民目为圣无忧。

子仁

〔气味〕苦，寒，无毒。〔大明曰〕温。双仁者可带。

〔主治〕杀虫疗蛊，治诸毒。去皮研服，有效（《开宝》）。治一切风，补五劳七伤，其功不可备述。治痃癖气块，消宿食，止烦闷，利小便，催生，中恶失音，发落，天行温疾，涂一切蛇虫蚕咬，治一切病，每日吞二七粒，不过三千粒，永瘥（大明）。

〔附方〕新三。

预知子丸治心气不足，精神恍惚，语言错妄，忪悸烦郁，忧愁惨戚，喜怒多恐，健忘少睡，夜多异梦，寤即惊魇，或发狂眩暴不知人，并宜服此。预知子去皮、白茯苓、枸杞子、石菖蒲、茯神、柏子仁、人参、地骨皮、远志、山药、黄精蒸熟、朱砂水飞等分，为末，炼蜜丸芡子大。每嚼一丸，人参汤下（《和剂局方》）。

耳卒聋闭八九月取石榴开一孔，留盖，入米醋满中，盖定，面裹煻火中煨熟取出，入少仙沼子、黑李子末，取水滴耳中，脑痛勿惊。如此二夜，又点一耳（《圣惠方》）。

疠风有虫眉落声变。预知子膏：用预知子、雄黄各二两，为末。以乳香三两，同水一斗，银锅煮至五升。入二末熬成膏，瓶盛之。每服一匙，温酒调下。有虫如马尾，随大便而出（《圣惠方》）。

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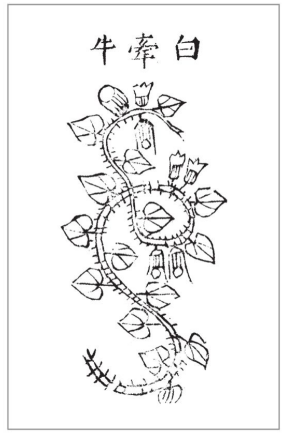
〔气味〕苦，冷，无毒。

〔主治〕解蛊毒。石臼捣筛，每用三钱，温水服，立已（苏颂）。

牵牛子《别录·下品》

【释名】黑丑（《纲目》）、草金铃（《炮炙论》）、盆甑草（《纲目》）、狗耳草（《救荒》）。〔弘景曰〕此药始出田野人牵牛谢药，故以名之。〔时珍曰〕近人隐其名为黑丑，白者为白丑，盖以丑属牛也。金铃象子形，盆甑、狗耳象叶形。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盆甑草蔓如薯蓣，结实后断之，状如盆甑是矣。

牵牛子



白牵牛

【集解】〔弘景曰〕牵牛作藤生花，状如扁豆，黄色。子作小房，实黑色，形如梂子核。〔恭曰〕此花似旋花，作碧色，不黄，亦不似扁豆。〔颂曰〕处处有之。二月种子，三月生苗，作藤蔓绕篱墙，高者或二三丈。其叶青，有三尖角。七月生花，微红带碧色，似鼓子花而大。八月结实，外有白皮裹作球。每球内有子四五枚，大如荞麦，有三棱，有黑白二种，九月后收之。〔宗奭曰〕花朵如鼓子花，但碧色，日出开，日西萎。其核如木猴梨子而色黑，谓子似荞麦非也。〔时珍曰〕牵牛有黑白二种：黑者处处野生尤多。其蔓有白毛，断之有白汁。叶有三尖，如枫叶。花不作瓣，如旋花而大。其实有蒂裹之，生青枯白。其核与棠梂子核一样，但色深黑尔。白者人多种之。其蔓微红，无毛有柔刺，断之有浓汁。叶团有斜尖，并如山药茎叶。其花小于黑牵牛花，浅碧带红色。其实蒂长寸许，生青枯白。其核白色，稍粗。人亦采嫩实蜜煎为果食，呼为天茄，因其蒂似茄也。

子

【修治】〔敦曰〕凡采得子，晒干，水淘去浮者，再晒，拌酒蒸，从巳至未，晒干收之。临用舂去黑皮。〔时珍曰〕今多只碾取头末，去皮麸不用。亦有半生半熟用者。

【气味】苦，寒，有毒。〔权曰〕甘，有小毒。〔诜曰〕多食稍冷。〔杲曰〕辛热雄烈，泄人元气。〔大明曰〕味苦。得青木香、干姜良。

【主治】下气，疗脚满水肿，除风毒，利小便（《别录》）。治痃癖气块，利大小便，除虚肿，落胎（甄权）。取腰痛，下冷脓，泻蛊毒药，并一切气壅滞（大明）。和山茱萸服，去水病（孟诜）。除气分湿热，三焦壅结（李杲）。逐痰消饮，通大肠气秘风秘，杀虫，达命门（时珍）。

【发明】〔宗奭曰〕牵牛丸服，治大肠风秘壅结。不可久服，亦行脾肾气故也。〔好古曰〕牵牛以气药引则入气，以大黄引则入血。利大肠，下水积。色白者，泻气分湿热上攻喘满，破血中之气。〔震亨曰〕牵牛属火善走，黑者属水，白者属金。若非病形与证俱实，不胀满、不大便秘者，不可轻用。驱逐致虚，先哲深戒。〔杲曰〕牵牛非神农药也。《名医续注》云：味苦寒，能除湿气，利小便，治下注脚气。此说气味主治俱误矣。何也？凡用牵牛，少则动大便，多则泄下如水，乃泻气之药。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所谓苦寒安在哉？夫湿者水之别称，有形者也。若肺先受湿，湿气不得施化，致大小便不通，则宜用之。盖牵牛感南方热火之化所生，火能平金而泄肺，湿去则气得周流。所谓五脏有邪，更相平也。今不问有湿无湿，但伤食或有热证，俱用牵牛克化之药，岂不误哉？况牵牛止能泄气中之湿热，不能除血中之湿热。湿从下受之，下焦主血，血中之湿，宜苦寒之味，反以辛药泄之，伤人元气。且牵牛辛烈，比之诸辛药，泄气尤甚，其伤人必矣。《经》云：辛泄气，辛走气，辛泄肺，气病者无多食辛。况饮食失节，劳役所伤，是胃气不行，心火乘之。肠胃受火邪，名曰热中。脾胃主血，当血中泄火。以黄芩之苦寒泄

火，当归身之辛温和血，生地黄之苦寒凉血益血，少加红花之辛温以泄血络，桃仁之辛温除燥润肠。仍不可专用，须于补中益气泄阴火之药内加而用之。何则？上焦元气已自虚弱，若反用牵牛大辛热气味俱阳之药，以泄水泄元气，利其小便，竭其津液，是谓重虚，重则必死，轻则夭人。故张文懿云：牵牛不可耽嗜，脱人元气。见人有酒食病痞者，多服牵牛丸散，取快一时。药过仍痞，随服随效，效后复痞。以致久服脱人元气，犹不知悔也。张仲景治七种湿热，小便不利，无一药犯牵牛者。仲景岂不知牵牛能泄湿利小便乎？为湿病之根在下焦，是血分中气病。不可用辛辣之药，泄上焦太阴之气。是血病泻气，使气血俱损也。《经》云：毋盛盛，毋虚虚，毋绝人长命，此之谓也，用者戒之。白牵牛亦同。〔时珍曰〕牵牛自宋以后，北人常用取快。及刘守真、张子和出，又倡为通用下药。李明之目击其事，故著此说极力辟之。然东汉时此药未入《本草》，故仲景不知。假使知之，必有用法，不应捐弃。况仲景未用之药亦多矣。执此而论，盖矫枉过中矣。牵牛治水气在肺，喘满肿胀，下焦郁遏，腰背胀肿，及大肠风秘气秘，卓有殊功。但病在血分，及脾胃虚弱而痞满者，则不可取快一时，及常服暗伤元气也。一宗室夫人，年几六十。平生苦肠结病，旬日一行，甚于生产。服养血润燥药则泥膈不快，服硝黄通利药则若罔知，如此三十余年矣。时珍诊其人体肥膏粱而多忧郁，日吐酸痰碗许乃宽，又多火病。此乃三焦之气壅滞，有升无降，津液皆化为痰饮，不能下滋肠腑，非血燥比也。润剂留滞，硝黄徒入血分，不能通气，俱为痰阻，故无效也。乃用牵牛末皂荚膏丸与服，即便通食。自是但觉肠结，一服就顺，亦有妨食，且复精爽。盖牵牛能走气分，通三焦。气顺则痰逐饮消，上下通快矣。外甥柳乔，素多酒色。病下极胀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昼夜。医用通利药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乃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病在二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病不在大肠、膀胱也。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诸药，入牵牛加倍，水煎服。一服而减，三服而平。牵牛能达右肾命门，走精隧。人所不知，惟东垣李明之知之。故明之治下焦阳虚天真丹，用牵牛以盐水炒黑，入佐沉香、杜仲、破故纸、官桂诸药，深得补泻兼施之妙。方见《医学发明》。又东垣治脾湿太过，通身浮肿，喘不得卧，腹如鼓，海金沙散，亦以牵牛为君。则东垣未

尽弃牵牛不用，但贵施之得道耳。

【附方】旧八，新三十。

搜风通滞风气所攻，脏腑积滞。用牵牛子以童尿浸一宿，长流水上洗半日，生绢袋盛，挂当风处令干。每日盐汤下三十粒。极能搜风，亦消虚肿。久服令人体清瘦（《斗门方》）。

三焦壅塞胸膈不快，头昏目眩，涕唾痰涎，精神不爽。利膈丸：用牵牛子四两，半生半炒，不蛀皂荚酥炙二两，为末，生姜自然汁煮糊，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荆芥汤下（王衮《博济方》）。

一切积气宿食不消。黑牵牛头为末四两，用萝卜剜空，安末盖定，纸封蒸熟取出，入白豆蔻末一钱，捣丸梧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白汤下。名顺气丸（《普济方》）。

男妇五积五般积气成聚。用黑牵牛一斤，生捣末八两，余滓以新瓦炒香，再捣取四两，炼蜜丸梧子大。至重者三五十丸，陈橘皮、生姜煎汤，卧时服。半夜未动，再服三十丸，当下积聚之物。寻常行气，每服十丸甚妙（《经验方》）。

胸膈食积牵牛末一两，巴豆霜三个，研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后随所伤物汤下（《儒门事亲》）。

气筑奔冲不可忍。牛郎丸：用黑牵牛半两炒，槟榔二钱半，为末。每服一钱，紫苏汤下（《普济方》）。

追虫取积方同上，用酒下。亦消水肿。

肾气作痛黑、白牵牛等分，炒为末。每服三钱，用猪腰子切，缝入茴香百粒，川椒五十粒，掺牵牛末入内扎定，纸包煨熟。空心食之，酒下。取出恶物效（杨仁斋《直指方》）。

伤寒结胸心腹硬痛。用牵牛头末一钱，白糖化汤调下（郑氏

《家传方》）。

大便不通《简要济众方》：用牵牛子半生半熟，为末。每服二钱，姜汤下。未通，再以茶服。〇一方：加大黄等分。〇一方：加生槟榔等分。

大肠风秘结涩。牵牛子微炒，捣头末一两，桃仁去皮尖麸炒半两，为末，熟蜜丸梧子大。每汤服三十丸（寇氏《衍义》）。

水蛊胀满白牵牛、黑牵牛各取头末二钱，大麦面四两，和作烧饼，卧时烙熟食之，以茶下。降气为验（河间《宣明方》）。

诸水饮病张子和云：病水之人，如长川泛溢，非杯杓可取，必以神禹决水之法治之，故名禹功散。用黑牵牛头末四两，茴香一两，炒为末。每服一二钱，以生姜自然汁调下，当转下气也（《儒门事亲》）。

阴水阳水黑牵牛头末三两，大黄末三两，陈米饭锅糕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姜汤下。欲利服百丸（《医方捷径》）。

水肿尿涩牵牛末，每服方寸匕，以小便利为度（《千金方》）。

湿气中满足胫微肿，小便不利，气急咳嗽。黑牵牛末一两，厚朴制半两，为末。每服二钱，姜汤下。或临时水丸，每枣汤下三十丸（《普济方》）。

水气浮肿气促，坐卧不得。用牵牛子二两，微炒捣末，以乌牛尿一升浸一宿，平旦入葱白一握，煎十余沸。空心分二服，水从小便中出（《圣惠方》）。

脾湿肿满方见海金沙下。

风毒脚气捻之没指者。牵牛子捣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五丸，生姜汤下，取小便利乃止。亦可吞之。其子黑色，正如梂子核（《肘后方》）。

小儿肿病大小便不利。黑牵牛、白牵牛各二两，炒取头末，井华水和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萝卜子煎汤下（《圣济总录》）。

小儿腹胀水气流肿，膀胱实热，小便赤涩。牵牛生研一钱，青皮汤空心下。一加木香减半，丸服（郑氏《小儿方》）。

疳气浮肿常服自消。黑牵牛、白牵牛各半生半炒，取末，陈皮、青皮等分，为末，糊丸绿豆大。每服，三岁儿服二十丸，米汤下（郑氏《小儿方》）。

疳气耳聋疳气攻肾，耳聋阴肿。牵牛末一钱，猪腰子半个，去膜薄切，掺入内，加少盐，湿纸包煨。空心服（《郑氏方》）。

小儿雀目牵牛子末，每以一钱用羊肝一片，同面作角子二个，炙熟食，米饮下（《普济方》）。

风热赤眼白牵牛末，以葱白煮研，丸绿豆大。每服五丸，葱汤下。服讫睡半时（《卫生家宝方》）。

面上风刺黑牵牛酒浸三宿，为末。先以姜汁擦面，后用药涂之（《摘玄方》）。

面上粉刺□子如米粉。黑牵牛末对入面脂药中，日日洗之（《圣惠方》）。

面上雀斑黑牵牛末，鸡子清调，夜傅日洗（《摘玄方》）。

马脾风病小儿急惊，肺胀喘满，胸高气急，胁缩鼻张，闷乱咳嗽，烦渴，痰潮声嗄，俗名马脾风，不急治，死在旦夕。白牵牛半

生半炒，黑牵牛半生半炒，大黄煨，槟榔，各取末一钱。每用五分，蜜汤调下。痰盛加轻粉一字。名牛黄夺命散（《全幼心鉴》）。

小儿夜啼黑牵牛末一钱，水调，傅脐上，即止（《生生编》）。

临月滑胎牵牛子一两，赤土少许，研末。觉胎转痛时，白榆皮煎汤下一钱（王衮《博济方》）。

小便血淋牵牛子二两，半生半炒，为末。每服二钱，姜汤下。良久，热茶服之（《经验良方》）。

肠风泻血牵牛五两，牙皂三两，水浸三日，去皂，以酒一升煮干，焙研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空心酒下，日三服。下出黄物，不妨。病减后，日服五丸，米饮下（《本事方》）。

痔漏有虫黑、白牵牛各一两，炒为末，以猪肉四两，切碎炒熟，蘸末食尽，以白米饭三匙压之。取下白虫为效。〇又方：白牵牛头末四两，没药一钱，为细末。欲服药时，先日勿夜饭。次早空心，将猪肉四两炙切片，蘸末细细嚼食。取下脓血为效。量人加减用。忌酒色油腻三日（《儒门事亲》）。

漏疮水溢乃肾虚也。牵牛末二钱半，入切开猪肾中，竹叶包定煨熟。空心食，温酒送下。借肾入肾，一纵一横，两得其便。恶水既泄，不复淋沥（《直指方》）。

一切痈疽发背，无名肿毒，年少气壮者。用黑、白牵牛各一合，布包捶碎，以好醋一碗，熬至八分，露一夜，次日五更温服。以大便出脓血为妙。名济世散（《张三丰仙方》）。

湿热头痛黑牵牛七粒，砂仁一粒，研末，井华水调汁，仰灌鼻中，待涎出即愈（《圣济录》）。

气滞腰痛牵牛不拘多少，以新瓦烧赤，安于上，自然一半生一半熟，不得拨动。取末一两，入硫黄末二钱半，同研匀，分作三分。每分用白面三匙，水和捍开，切作棋子。五更初以水一盏煮熟，连汤温下，痛即已。未住，隔日再作。予常有此疾，每发一服，痛即止（许学士《本事方》）。

旋花《本经·上品》

【释名】旋葍（苏恭）、**筋根**（《本经》）、**续筋根**（《图经》）、**鼓子花**（《图经》）、**豚肠草**（《图经》）、**美草**（《别录》）、**天剑草**（《纲目》）、**缠枝牡丹**（〖《救荒》〗）。〔恭曰〕旋花即平泽旋葍也。其根似筋，故一名筋根。〔炳曰〕旋葍当作葍旋，音福镟，用根入药。别有旋覆，音璇伏，用花入药。今云旋葍，误矣。〔颂曰〕《别录》言其根主续筋，故南人呼为续筋根。一名豚肠草，象形也。〔宗奭曰〕世俗谓之鼓子花，言其花形肖也。〔时珍曰〕其花不作瓣状，如军中所吹鼓子，故有旋花、鼓子之名。一种千叶者，色似粉红牡丹，俗呼为缠枝牡丹。

【集解】〔《别录》曰〕旋花生豫州平泽。五月采，阴干。〔保昇曰〕此旋葍花也。所在川泽皆有。蔓生，叶似薯蓣而狭长，花红白色。根无毛节，蒸煮堪啖，味甘美，名筋根。二月、八月采根，日干。〔宗奭曰〕今河北、汴西、关陕田野中甚多，最难锄艾，治之又生。四五月开花。其根寸截，置土灌溉，涉旬苗生。韩保昇说是矣。〔时珍曰〕旋花田野塍堑皆生，逐节延蔓。叶如波菜叶而小。至秋开花，如白牵牛之花，粉红色，亦有千叶者。其根白色，大如筋。不结子。〇〔颂曰〕黔南、施州出一种旋花，粗茎大叶无花，不作蔓，恐别是一物也。

【正误】〔《本经》曰〕花一名金沸。〔弘景曰〕旋花东人呼为山姜，南人呼为美草。根似杜若，亦似高良姜。腹中冷痛，煮服甚效。作丸散服，辟谷止饥。近有人从江南还，用此术与人断谷，皆得半年百日不饥不瘦。但志浅嗜深，不能久服尔。其叶似姜，花赤色，味辛美，子状如豆蔻，此旋花即其花也。今山东甚多。又注旋覆花曰：别有旋葍根，出河南，来北国亦有，形似芎□，惟合旋葍膏用之，余无所入。〇〔恭曰〕旋花乃旋葍花也，陶说乃山姜尔。山姜味辛，都非此类。又因旋覆花名金沸，遂作此花别名，皆误矣。又云从北国来者根似芎□，芎□与高良姜全无仿佛，亦误也。

【气味】花：甘。根：辛，温，无毒。〔时珍曰〕花、根、茎、叶并甘滑微苦，能制雄黄。

【主治】去面皯黑色，媚好益气。根：主腹中寒热邪气，利小便。久服不饥轻身（《本经》）。续筋骨，合金疮。捣汁服，主丹毒、小儿毒热（藏器）。补劳损，益精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凡藤蔓之属，象人之筋，所以多治筋

病。旋花根细如筋可啖，故《本经》言其久服不饥。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征矣。

【附方】旧一，新一。

被斫断筋旋葍根捣汁，沥疮中，仍以滓敷之，日三易。半月即断筋便续。此方出苏景中家獠奴，用效（王焘《外台秘要》）。

秘精益髓太乙金锁丹：用五色龙骨五两，覆盆子五两，莲花蕊四两，未开者，阴干，鼓子花三两，五月五日采之，鸡头子仁一百颗，并为末。以金樱子二百枚，去毛，木臼捣烂，水七升，煎浓汁一升，去渣。和药，杵二千下，丸梧子大。每空心温盐酒下三十丸。服之至百日，永不泄。如要泄，以冷水调车前末半合服之。忌葵菜（萨谦斋《瑞竹堂方》）。

紫葳《本经·中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凌霄**（苏恭）、**陵苕**（《别录》）、**陵时**（郭璞）、**女葳**（甄权）、**茇华**（《别录》）、**武威**（《吴普》）、**瞿陵**（《吴普》）、**鬼目**（吴氏）。〔时珍曰〕俗谓赤艳曰紫葳葳，此花赤艳，故名。附木而上，高数丈，故曰凌霄。

【正误】〔弘景曰〕是瞿麦根，方用至少。《博物志》云：郝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华。必当奇异，今瞿麦处处有之，不应乃在太行山。〔恭曰〕紫葳、瞿麦皆《本经》药，体性既乖，生处亦不相关。《尔雅》云：苕，一名陵苕。郭璞注云：一名陵时。又名凌霄，此为真也。〔颂曰〕孔颖达《诗疏》亦云：苕一名陵时。今《本草》无陵时之名，惟鼠尾草有之。岂所传不同，抑陶、苏之误耶？〔时珍

曰〕按《吴氏本草》：紫葳一名瞿陵。陶弘景误作瞿麦字尔。鼠尾止名陵翘，无陵时，苏颂亦误矣。并正之。

【集解】〔《别录》曰〕紫葳生西海川谷及山阳。〔恭曰〕此凌霄花也。连茎叶用。《诗》云："有苕之华，云其黄矣。"《尔雅》云：陵苕：黄华，蔈，白华，茇。山中亦有白花者。〔颂曰〕今处处皆有，多生山中，人家园圃亦或栽之。初作蔓生，依大木，久延至巅。其花黄赤，夏中乃盛。今医家多采花干之，入女科药用。〔时珍曰〕凌霄野生，蔓才数尺，得木而上，即高数丈，年久者藤大如杯。春初生枝，一枝数叶，尖长有齿，深青色。自夏至秋开花，一枝十余朵，大如牵牛花，而头开五瓣，赭黄色，有细点，秋深更赤。八月结荚如豆荚，长三寸许，其子轻薄如榆仁、马兜铃仁。其根长亦如兜铃根状，秋后采之，阴干。

紫葳

花根同。

〔气味〕酸，微寒，无毒。〔普曰〕神农、雷公、岐伯：辛。扁鹊：苦、咸。黄帝：甘，无毒。〔权曰〕畏卤咸。〔时珍曰〕花不可近鼻闻，伤脑。花上露入目，令人昏蒙。

〔主治〕妇人产乳余疾，崩中，癥瘕血闭，寒热羸瘦，养胎（《本经》）。产后奔血不定，淋沥，主热风风痫，大小便不利，肠中结实（甄权）。酒齄热毒风刺风，妇人血膈游风，崩中带下（大明）。

茎叶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痿躄，益气（《别录》）。热风身痒，游风风疹，瘀血带下。花及根功同（大明）。治喉痹热痛，凉血生肌（时珍）。

【发明】〔时珍曰〕凌霄花及根，甘酸而寒，茎叶带苦，手足厥阴经药也。行血分，能去血中伏火。故主产乳崩漏诸疾，及血热生风之证也。

【附方】旧二，新十一。

妇人血崩凌霄花为末。每酒服二钱，后服四物汤（《丹溪纂要》）。

粪后下血凌霄花浸酒频饮之（《普济方》）。

消渴饮水凌霄花一两，捣碎，水一盏半，煎一盏，分二服（《圣济录》）。

婴儿不乳百日内，小儿无故口青不饮乳。用凌霄花、大蓝叶、芒硝、大黄等分，为末，以羊髓和丸梧子大。每研一丸，以乳送

下，便可吃乳。热者可服，寒者勿服。昔有人休官后云游湖湘，修合此方，救危甚多（《普济方》）。

久近风痫凌霄花或根叶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下。服毕，解发不住手梳，口噙冷水，温则吐去，再噙再梳，至二十口乃止。如此四十九日绝根。百无所忌（方贤《奇效方》）。

通身风痒凌霄花为末，酒服一钱（《医学正传》）。

大风疠疾《洁古家珍》：用凌霄花五钱，地龙焙、僵蚕炒、全蝎炒，各七个，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先以药汤浴过，服此出臭汗为效。〇《儒门事亲》：加蝉蜕、五品各九个，作一服。

鼻上酒齄王璆《百一选方》：用凌霄花、山栀子等分，为末。每茶服二钱，日二服，数日除根。临川曾子仁用之有效。〇《杨氏家藏方》：用凌霄花半两，硫黄一两，胡桃四个，腻粉一钱，研膏，生绢包揩。

走皮趋疮满颊满顶，浸淫湿烂，延及两耳，痒而出水，发歇不定，田野名悲羊疮。用凌霄花并叶煎汤，日日洗之（杨仁斋《直指方》）。

妇人阴疮紫葳为末，用鲤鱼脑或胆调搽（《摘玄方》）。

耳卒聋闭凌霄叶，杵取自然汁，滴之（《斗门方》）。

女经不行凌霄花为末。每服二钱，食前温酒下（徐氏《胎产方》）。

【附录】骨路支（《拾遗》）〔藏器曰〕味辛，平，无毒。主上气浮肿，水气呕逆，妇人崩中，余血癥瘕，杀三虫。生昆仑国。苗似凌霄藤，根如青木香。安南亦有。一名飞藤。

营实、墙蘼音眉。〇《本经·上品》

【释名】蔷薇（《别录》）、山棘（《别录》）、牛棘（《本经》）、牛勒（《别录》）、刺花（《纲目》）。〔时珍曰〕此草蔓柔靡，依墙援而生，故名墙蘼。其茎多棘刺勒人，牛喜食之，故有山棘、牛勒诸名。其子成簇而生，如营星然，故谓之营实。

【集解】〔《别录》曰〕营实生零陵川谷及蜀郡。八月、九月采，阴干。〔弘景曰〕营实即蔷薇子也，以白花者为良。茎叶可煮作饮，其根亦可煮酿酒。〔保昇曰〕所在有之。蔓生，茎间多刺。其花有百叶，八出六出，或赤或白。子若杜棠子。〔时珍曰〕蔷薇野生林堑间。春抽嫩蕻，小儿掐去皮刺食之。既长则成丛似蔓，而茎硬多刺。小叶尖薄有细齿。四五月开花，四出，黄心，有白色、粉红二者。结子成簇，生青熟红。其核有白毛，如金樱子核，八月采之。根采无时。人家栽玩者，茎粗叶大，延长数丈。花亦厚大，有白、黄、红、紫数色。花最大者名佛见笑，小者名木香，皆香艳可人，不入药用。南番有蔷薇露，云是此花之露水，香馥异常。

营实

营实

〔气味〕酸，温，无毒。〔《别录》曰〕微寒。

〔主治〕痈疽恶疮，结肉跌筋，败疮热气，阴蚀不瘳，利关节（《本经》）。久服轻身益气（《别录》）。治上焦有热，好瞑（时珍）。

〔附方〕新一。

眼热昏暗营实、枸杞子、地肤子各二两，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下（《圣惠方》）。

根

〔气味〕苦、涩，冷，无毒。

〔主治〕止泄痢腹痛，五脏客热，除邪逆气，疽癞诸恶疮，金疮伤挞，生肉复肌（《别录》）。治热毒风，除邪气，止赤白痢，肠风泻血，通结血，治牙齿痛，小儿疳虫肚痛，痈疽疥癣（大明）。头疮白秃（甄权）。除风热湿热，缩小便，止消渴（时珍）。

〔发明〕〔时珍曰〕营实、蔷薇根，能入阳明经，除风热湿热，生肌杀虫，故痈疽疮癣古方常用，而泄痢、消渴、遗尿、好瞑，亦皆阳明病也。

〔附方〕旧七，新五。

消渴尿多蔷薇根一把，水煎，日服之（《千金方》）。

小便失禁蔷薇根煮汁饮，或为末酒服。野生白花者更良（《圣惠方》）。

少小尿床蔷薇根五钱，煎酒夜饮（《外台秘要》）。

小儿疳痢频数。用生蔷薇根洗切，煎浓汁细饮，以愈为度（《千金方》）。

尸咽痛痒语声不出。蔷薇根皮、射干各一两，甘草炙半两。每服二钱，水煎服之（《普济方》）。

口舌糜烂蔷薇根，避风打去土，煮浓汁，温含冷吐。冬用根皮，夏用枝叶。口疮日久，延及胸中生疮，三年已上不瘥者，皆效（《千金方》）。

小儿月蚀蔷薇根四两，地榆二钱，为末。先以盐汤洗过，傅之（《全幼心鉴》）。

痈肿疖毒溃烂疼痛。用蔷薇皮更炙熨之（《千金方》）。

筋骨毒痛因患杨梅疮服轻粉毒药成者。野蔷薇根白皮洗三斤，水酒十斤，煮一炷香。每日任饮，以愈为度。〇邓笔峰《杂兴》方：用刺蔷薇根三钱，五加皮、木瓜、当归、茯苓各二钱。以酒二盏，煎一盏，日服一次。

金疮肿痛蔷薇根烧灰。每白汤服方寸匕，一日三服（《抱朴子》）。

箭刺入肉脓囊不出，以蔷薇根末掺之，服鼠扑十日，即穿皮出也（《外台秘要》）。

骨哽不出蔷薇根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同上）。

叶

〔主治〕下疳疮。焙研，洗傅之。黄花者更良（《摄生方》）。

月季花《纲目》

【释名】月月红（见下）、胜春、瘦客、斗雪红（〖并《纲目》〗）。

【集解】〔时珍曰〕处处人家多栽插之，亦蔷薇类也。青茎长蔓硬刺，叶小于蔷薇，而花深红，千叶厚瓣，逐月开放，不结子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活血，消肿，傅毒（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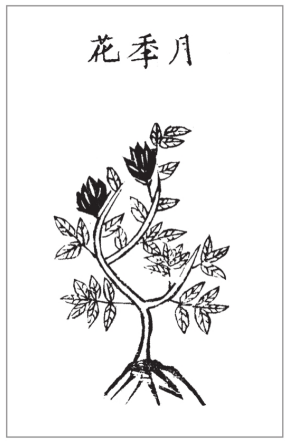
【附方】新一。

瘰疬未破用月季花头二钱，沉香五钱，芫花炒三钱，碎剉，入大鲫鱼腹中，就以鱼肠封固，酒、水各一盏，煮熟食之，即愈。鱼须安粪水内游死者方效。此是家传方，活人多矣（谈野翁《试验方》）。

栝楼《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图经》天花粉。

【释名】果蠃（音裸。〖《别录》〗）、瓜蒌（《纲目》）、天瓜（《别录》）、黄瓜（《别录》）、地楼（《本经》）、泽姑（《别录》），根名白药（《图经》）、天花粉（《图经》）、瑞雪（〖赵宜真〗）。〔时珍曰〕蠃与蓏同。许慎云：木上曰果，地下曰蓏。此物蔓生附木，故得兼名。《诗》云："果蠃之实，亦施于宇。"是矣。栝蒌即果蠃二字音转也，亦作瓝瓠，后人又转为瓜蒌，愈转愈失其真矣。古者瓜姑同音，故有泽姑之名。齐人谓之天瓜，象形也。雷敦《炮炙论》，以圆者为栝，长者为楼，亦出牵强，但分雌雄可也。其根作粉，洁白如雪，故谓之天花粉。苏颂《图经》重出天花粉，谬矣。今削之。



月季花

栝楼

【集解】〔《别录》曰〕栝楼生弘农川谷及山阴地。根入土深者良。生卤地者有毒。二月、八月采根曝干，三十日成。〔弘景曰〕出近道。藤生，状如土瓜而叶有叉。入土六七尺，大二三围者，服食亦用之。实入摩膏用。〔恭曰〕出陕州者，白实最佳。〔颂曰〕所在有之。三四月生苗，引藤蔓。叶如甜瓜叶而窄，作叉，有细毛。七月开花，似壶卢花，浅黄色。结实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黄色。其形有正圆者，有锐而长者，功用皆同。根亦名白药，皮黄肉白。〔时珍曰〕其根直下生，年久者长数尺。秋后掘者结实有粉。夏月掘者有筋无粉，不堪用。其实圆长，青时如瓜，黄时如熟柿，山家小儿亦食之。内有扁子，大如丝瓜子，壳色褐，仁色绿，多脂，作青气。炒干捣烂，水熬取油，可点灯。

实

〔修治〕〔敦曰〕凡使皮子茎根，其效各别。其栝，圆黄皮厚蒂小；楼则形长赤皮蒂粗。阴人服楼，阳人服栝。并去壳皮革膜及油。用根亦取大二三围者，去皮捣烂，以水澄粉用。〔时珍曰〕栝楼古方全用，后世乃分子瓤各用。

〔气味〕苦，寒，无毒。〔时珍曰〕味甘，不苦。

〔主治〕胸痹，悦泽人面（《别录》）。润肺燥，降火，治咳嗽，涤痰结，利咽喉，止消渴，利大肠，消痈肿疮毒（时珍）。子：炒用，补虚劳口干，润心肺，治吐血，肠风泻血，赤白痢，手面皱（大明）。

〔发明〕〔震亨曰〕栝楼实治胸痹者，以其味甘性润。甘能补肺，润能降气。胸中有痰者，乃肺受火逼，失其降下之令。今得甘缓润下之助，则痰自降，宜其为治嗽之要药也。且又能洗涤胸膈中垢腻郁热，为治消渴之神药。〔时珍曰〕张仲景治胸痹痛引心背，咳唾喘息，及结胸满痛，皆用栝楼实。乃取其甘寒不犯胃气，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气下降也。成无己不知此意，乃云苦寒以泻热。盖不尝其味原不苦，而随文傅会尔。

〔附方〕旧十二，新八。

痰咳不止瓜蒌仁一两，文蛤七分，为末，以姜汁澄浓脚，丸弹子大。噙之（《摘玄方》）。

干咳无痰熟瓜蒌捣烂绞汁，入蜜等分，加白矾一钱，熬膏。频含咽汁（杨起《简便方》）。

咳嗽有痰熟瓜蒌十个，明矾二两，捣和饼阴干，研末，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五七十丸（《医方摘要》）。

痰喘气急蔬蔬二个，明矾一枣大，同烧存性，研末。以熟萝卜蘸食，药尽病除（《普济方》）。

热咳不止用浓茶汤一钟，蜜一钟，大熟瓜蒌一个去皮，将瓤入茶蜜汤洗去子，以碗盛，于饭上蒸，至饭熟取出。时时挑三四匙咽之（《摘玄方》）。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严用和《济生方》）。

肺痿咳血不止。用栝楼五十个连瓤瓦焙，乌梅肉五十个焙，杏仁去皮尖炒二十一个，为末。每用一捻，以猪肺一片切薄，掺末入内炙熟，冷嚼咽之，日二服（《圣济录》）。

酒痰咳嗽用此救肺。瓜蒌仁、青黛等分，研末，姜汁蜜丸芡子大。每噙一丸（《丹溪心法》）。

饮酒发热即上方研膏，日食数匙。一男子年二十病此，服之而愈（《摘玄方》）。

饮酒痰澼两胁胀满，时复呕吐，腹中如水声。栝楼实去壳焙一两，神曲炒半两，为末。每服二钱，葱白汤也（《圣惠方》）。

小儿痰喘咳嗽，膈热久不瘥。瓜蒌实一枚，去子为末，以寒食面和作饼子，炙黄再研末。每服一钱，温水化下，日三服，效乃止（刘河间《宣明方》）。

妇人夜热痰嗽，月经不调，形瘦者。用瓜蒌仁一两，青黛、香附童尿浸晒一两五钱，为末。蜜调，噙化之（《丹溪心法》）。

胸痹痰嗽胸痛彻背，心腹痞满，气不得通，及治痰嗽。大瓜蒌去瓤，取子炒熟，和壳研末，面糊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二三十丸，日二服（杜壬方）。

胸中痹痛引背，喘息咳唾，短气，寸脉沉迟，关上紧数。用大栝楼实一枚切，薤白半斤，以白酒七斤，煮二升，分再服。加半夏四两更善（仲景《金匮方》）。

清痰利膈治咳嗽。用肥大栝楼洗取子切焙，半夏四十九个汤

洗十次捶焙，等分，为末，用洗栝楼水并瓤同熬成膏，和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三五十丸，良（杨文蔚方）。

中风㖞**斜**用瓜蒌绞汁，和大麦面作饼，炙热熨之。正便止，勿令太过（《圣惠方》）。

热病头痛发热进退。用大栝楼一枚，取瓤细剉，置瓷碗中。用热汤一盏沃之，盖定良久，去滓服（《圣惠方》）。

时疾发黄狂闷烦热，不识人者。大瓜蒌实黄者一枚，以新汲水九合浸淘取汁，入蜜半合，朴消八分，合搅令消尽。分再服，便瘥（苏颂《图经本草》）。

小儿黄疸眼黄脾热。用青瓜蒌焙研。每服一钱，水半盏，煎七分，卧时服。五更泻下黄物，立可。名逐黄散（《普济方》）。

酒黄疸疾方同上。

小便不通腹胀。用瓜蒌焙研。每服二钱，热酒下。频服，以通为度。绍兴刘驻云：魏明州病此，御医用此方治之，得效（《圣惠方》）。

消渴烦乱黄栝楼一个，酒一盏，洗去皮子，取瓤煎成膏，入白矾末一两，丸梧子大。每米饮下十丸（《圣惠方》）。

燥渴肠秘九月、十月熟𦼮𦼮实，取瓤拌干葛粉，银石器中慢火炒熟，为末。食后、夜卧各以沸汤点服二钱（寇宗奭《衍义》）。

吐血不止栝楼泥固煅存性研三钱，糯米饮服，日再服（《圣济录》）。

肠风下血栝楼一个烧灰，赤小豆半两，为末。每空心酒服一钱（《普济方》）。

久痢五色大熟瓜蒌一个。煅存性，出火毒，为末。作一服，温酒服之。胡大卿一仆，患痢半年，杭州一道人传此而愈（《本事方》）。

大肠脱肛生栝楼捣汁，温服之。以猪肉汁洗手挼之令暖，自入（葛洪《肘后方》）。

小儿脱肛唇白齿焦，久则两颊光，眉赤唇焦，啼哭。黄瓜蒌一个，入白矾五钱在内，固济煅存性，为末，糊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二十丸（《摘玄方》）。

牙齿疼痛瓜蒌皮、露蜂房烧灰擦牙。以乌桕根、荆柴根、葱根煎汤漱之（危氏《得效方》）。

咽喉肿痛语声不出。经进方用栝楼皮、白僵蚕炒、甘草炒各二钱半，为末。每服三钱半，姜汤下。或以绵裹半钱，含咽。一日二服。名发声散（《御药院方》）。

坚齿乌须大栝蒌一个开顶，入青盐二两，杏仁去皮尖三七粒，原顶合扎定，蚯蚓泥和盐固济，炭火煅存性，研末。每日揩牙三次，令热，百日有验。如先有白须，拔去以药投之，即生黑者。其治口齿之功，未易具陈（《普济方》）。

面黑令白栝楼瓤三两，杏仁一两，猪胰一具，同研如膏。每夜涂之，令人光润，冬月不皴（《圣济录》）。

胞衣不下栝楼实一个，取子细研，以酒与童子小便各半盏，煎七分，温服。无实，用根亦可（陈良甫《妇人良方》）。

乳汁不下瓜蒌子淘洗，控干炒香，瓦上拓令白色，为末。酒服一钱匕，合面卧，一夜流出（姚僧垣《集验方》）。

乳痈初发大熟栝楼一枚熟捣，以白酒一斗，煮取四升，去

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子母秘录》）。

诸痈发背初起微赤。栝楼捣末，井华水服方寸匕（梅师方）。

便毒初发黄瓜蒌一个，黄连五钱，水煎。连服效（李仲南《永类方》）。

风疮疥癞生栝楼一二个打碎，酒浸一日夜。热饮（臞仙《乾坤秘韫》）。

热游丹肿栝楼子仁末二大两，酽醋调涂（杨氏《产乳集验方》）。

杨梅疮痘小如指顶，遍身者。先服败毒散，后用此解皮肤风热，不过十服愈。用栝楼皮为末，每服三钱，烧酒下，日三服（《集简方》）。

根

〔修治〕天花粉。〔周定王曰〕秋冬采根，去皮寸切，水浸，逐日换水，四五日取出，捣泥，以绢袋滤汁澄粉，晒干用。

〔气味〕苦，寒，无毒。〔时珍曰〕甘、微苦、酸，微寒。〔之才曰〕枸杞为之使。恶干姜，畏牛膝、干漆，反乌头。

〔主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补虚安中，续绝伤（《本经》）。**除肠胃中痼热，八疸身面黄，唇干口燥短气，止小便利，通月水**（《别录》）。**治热狂时疾，通小肠，消肿毒，乳痈发**

背，痔瘘疮疖，排脓生肌长肉，消扑损瘀血（大明）。

〔发明〕〔恭曰〕用根作粉，洁白美好，食之大宜虚热人。〔杲曰〕栝楼根纯阴，解烦渴，行津液。心中枯涸者，非此不能除。与辛酸同用，导肿气。〔成无己曰〕津液不足则为渴。栝楼根味苦微寒，润枯燥而通行津液，是为渴所宜也。〔时珍曰〕栝楼根味甘微苦酸。其茎叶味酸。酸能生津，感召之理，故能止渴润枯。微苦降火，甘不伤胃。昔人只言其苦寒，似未深察。

〔附方〕旧十二，新十三。

消渴饮水《千金方》作粉法：取大栝楼根去皮寸切，水浸五日，逐日易水，取出捣研，滤过澄粉晒干。每服方寸匕，水化下，日三服。亦可入粥及乳酪中食之。〇《肘后方》：用栝楼根薄切炙，取五两，水五升，煮四升，随意饮之。〇《外台秘要》：用生栝楼根三十斤，以水一石，煮取一斗半，去滓，以牛脂五合，煎至水尽。用暖酒先食服如鸡子大，日三服。最妙。〇《圣惠方》：用栝楼根、黄连三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日二服。〇又玉壶丸：用栝楼根、人参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麦门冬汤下。

伤寒烦渴引饮。栝楼根三两，水五升，煮一升，分二服。先以淡竹沥一升，水二升，煮好银二两，减半去银，冷饮汁，然后服此（《外台秘要》）。

百合病渴栝楼根、牡蛎熬等分，为散。饮服方寸匕（《永类方》）。

黑疸危疾瓜蒌根一斤，捣汁六合，顿服。随有黄水从小便出。如不出，再服（杨起《简便方》）。

小儿发黄皮肉面目皆黄。用生栝楼根捣取汁二合，蜜二大匙和匀，暖服，日一服（《广利方》）。

小儿热病壮热烦渴。用栝楼根末，乳汁调服半钱（《圣惠方》）。

虚热咳嗽天花粉一两，人参三钱，为末。每服一钱，米汤下（《集简方》）。

偏疝痛极劫之立住。用绵袋包暖阴囊。取天花粉五钱，以醇酒一碗浸之，自卯至午，微煎滚，露一夜。次早低凳坐定，两手按膝，饮下即愈。未效，再一服（《本草蒙筌》）。

小儿囊肿天花粉一两，炙甘草一钱半，水煎，入酒服（《全幼心鉴》）。

耳卒烘烘栝楼根削尖，以腊猪脂煎三沸，取塞耳，三日即愈（《肘后方》）。

耳聋未久栝楼根三十斤细切，以水煮汁，如常酿酒，久服甚良（《肘后方》）。

产后吹乳肿硬疼痛，轻则为妒乳，重则为乳痈。用栝楼根末一两，乳香一钱，为末。温酒每服二钱（李仲南《永类方》）。

乳汁不下栝楼根烧存性，研末，饮服方寸匕。或以五钱，酒水煎服（杨氏《产乳》）。

痈肿初起孟诜《食疗》：用栝楼根苦酒熬燥，捣筛，以苦酒和，涂纸上，贴之。〇杨文蔚方：用栝楼根、赤小豆等分，为末，醋调涂之。

天泡湿疮天花粉、滑石等分，为末，水调搽之（《普济方》）。

杨梅天泡天花粉、川芎□各四两，槐花一两，为末，米糊丸

梧子大。每空心淡姜汤下七八十丸（《简便方》）。

折伤肿痛栝楼根捣涂，重布裹之。热除，痛即止（葛洪《肘后方》）。

箭镞不出栝楼根捣傅之，日三易，自出（崔元亮《海上方》）。

针刺入肉方同上。

痘后目障天花粉、蛇蜕洗焙等分，为末。羊子肝批开，入药在内，米泔汁煮熟，切食。次女病此，服之旬余而愈（周密《齐东野语》）。

茎、叶

〔气味〕酸，寒，无毒。

〔主治〕中热伤暑（《别录》）。

王瓜《本经·中品》

【释名】土瓜（《本经》）、**钩**𤇾（郭璞）、**老鸦瓜**（《图经》）、**马瓟瓜**（瓟音雹。〖《纲目》〗）、**赤雹子**（《衍义》）、**野甜瓜**（《纲目》）、**师姑草**（《土宿》）、**公公须**（〖《纲目》〗）。〔颂曰〕《月令》：四月王瓜生。即此也。均、房间人呼为老鸦瓜，亦曰菟瓜。按《尔雅》云：黄，菟瓜。郭璞注云：似土瓜。而土瓜自谓之藈姑，又名钩𤇾，则菟瓜别是一物也。又曰：芴，菲。亦谓之土瓜。别是一物，非此土瓜也。异类同名甚多，不可不辨。〔时珍曰〕土瓜其根作土气，其实似瓜也。或云根味如瓜，故名土瓜。王字不知何义？瓜似雹子，熟则色赤，鸦喜

食之，故俗名赤雹、老鸦瓜。一叶之下一须，故俚人呼为公公须。与地黄苗名婆婆奶，可为属对。

【集解】〔《别录》曰〕生鲁地平泽田野，及人家垣墙间。三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今土瓜生篱院间。子熟时赤如弹丸。其根不入大方，正单行小小尔。郑玄注《月令》：四月王瓜生，以为菆蓺，殊谬矣。〔恭曰〕四月生苗延蔓，叶似栝楼叶，圆无叉缺，有毛刺。五月开黄花。花下结子如弹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细而多糁，谓之土瓜根。北间者，其实累累相连，大如枣，皮黄肉白。苗子相似，根状不同。若疗黄疸破血，南者大胜也。〔宗奭曰〕王瓜其壳径寸，长二寸许，上微圆，下尖长，七八月熟，红赤色。壳中子如螳螂头者，今人又谓之赤雹子。其根即土瓜根也。于细根上又生淡黄根，三五相连，如大指许。根与子两用。〔时珍曰〕王瓜三月生苗，其蔓多须，嫩时可茹。其叶圆如马蹄而有尖，面青背淡，涩而不光。六七月开五出小黄花成簇。结子累累，熟时有红黄二色，皮亦粗涩。根不似葛，但如栝楼根之小者，澄粉甚白腻，须深掘二三尺乃得正根。江西人栽之沃土，取根作蔬食，味如山药。

王瓜

根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平。〔藏器曰〕有小毒，能吐下人。取汁制雄、汞。

〔主治〕消渴内痹，瘀血月闭，寒热酸疼，益气愈聋（《本经》）。疗诸邪气，热结鼠瘘，散痈肿留血，妇人带下不通，下乳汁，止小便数不禁，逐四肢骨节中水，治马骨刺人疮（《别录》）。天行热疾，酒黄病，壮热心烦闷，热劳，排脓，消扑损瘀血，破癥癖，落胎（大明）。主蛊毒，小儿闪癖，痞满痰疟。并取根及叶捣汁，少少服，当吐下（藏器）。利大小便，治面黑面疮（时珍）。

〔附方〕旧五，新七。

小儿发黄土瓜根生捣汁三合与服，不过三次（苏颂《图经》）。

黄疸变黑医所不能治。用土瓜根汁，平旦温服一小升。午刻黄水当从小便出，不出再服（《肘后方》）。

小便如泔乃肾虚也。王瓜散：用王瓜根一两，白石脂二两，菟丝子酒浸二两，桂心一两，牡蛎粉二两，为末。每服二钱，大麦粥饮下（《卫生宝鉴》）。

小便不通土瓜根捣汁，入少水解之，筒吹入下部（《肘后方》）。

大便不通上方吹入肛门内。二便不通，前后吹之，取通

（《肘后方》）。

乳汁不下土瓜根为末。酒服一钱，一日二服（杨氏《产乳方》）。

经水不利带下，少腹满，或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土瓜根、芍药、桂枝、□虫各三两，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仲景《金匮方》）。

妇人阴癞方同上。

一切漏疾土瓜根捣傅之，燥则易（《千金方》）。

中诸蛊毒土瓜根大如指，长三寸，切，以酒半升，渍一宿。服当吐下（《外台秘要》）。

面上痱磊土瓜根捣末，浆水和匀。入夜别以浆水洗面涂药，旦复洗之。百日光彩射人，夫妻不相识也。曾用有效（《肘后方》）。

耳聋灸法湿土瓜根，削半寸塞耳内，以艾灸七壮，每旬一灸，愈乃止（《圣济录》）。

子

〔气味〕酸、苦，平，无毒。

〔主治〕生用：润心肺，治黄病。炒用：治肺痿吐血，肠风泻血，赤白痢（大明）。主蛊毒（甄权）。反胃吐食（时珍）。

〔附方〕新八。

消渴饮水雹瓜去皮。每食后嚼二三两，五七度瘥（《圣惠方》）。

传尸劳瘵赤雹儿，俗名王瓜，焙为末。每酒服一钱（《十药神书》）。

反胃吐食马雹儿灯上烧存性一钱，入好枣肉、平胃散末二钱，酒服，食即可下。即野甜瓜，北方多有之（《丹溪纂要》）。

痰热头风悬栝楼一个，赤雹儿七个焙，大力子即牛蒡子焙四两，为末。每食后茶或酒服三钱。忌动风发热之物。

筋骨痛挛马雹儿子炒开口，为末。酒服一钱，日二服（《集简方》）。

赤目痛涩不可忍。小圆瓜蔫，篱上大如弹丸、红色、皮上有刺者，九月、十月采，日干，槐花炒、赤芍药等分，为末。每服二钱，临卧温酒下（《卫生家宝方》）。

瘀血作痛赤雹儿烧存性，研末。无灰酒空心服二钱（《集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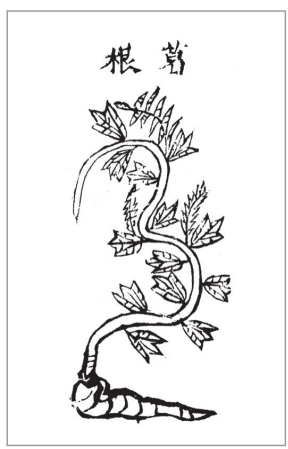
大肠下血王瓜一两烧存性，地黄二两，黄连半两，为末，蜜丸梧子大。米饮下三十丸（《指南方》）。

葛《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开宝》葛粉。

【释名】鸡齐（《本经》）、**鹿藿**（《别录》）、**黄斤**（《别录》）。〔时珍曰〕葛从曷，谐声也。鹿食九草，此其一种，故曰鹿藿。黄斤未详。

【集解】〔《别录》曰〕葛根生汶山川谷，五月采根，曝干。〔弘景曰〕即今之葛根，人皆蒸食之。当取入土深大者，破而日干之。南康、庐陵间最胜，多肉而少筋，甘美，但为药不及耳。〔恭曰〕葛虽除毒，其根入土五六寸已上者，名葛脰。脰者，颈也，服之令人吐，以有微毒也。《本经》葛谷，即是其实也。〔颂曰〕今处处有之，江浙尤多。春生苗，引藤蔓，长一二丈，紫色。叶颇似楸叶而小，色青。七月着花，粉紫色，似豌豆花，不结实。根形大如手臂，紫黑色，五月五日午时采根，曝干，以入土深者为佳，今人多作粉食。〔宗奭曰〕澧、鼎之间，冬月取生葛，捣烂入水中，揉出粉，澄成垛，入沸汤中良久，色如胶，其体甚韧，以蜜拌食，擦入生姜少许尤妙。又切入茶中待宾，虽甘而无益。又将生葛根煮熟，作果实卖，虔、吉州、南安军亦然。〔时珍曰〕葛有野生，有家种。其蔓延长，取治可作绨绤。其根外紫内白，长者七八尺。其叶有三尖，如枫叶而长，面青背淡。其花成穗，累累相缀，红紫色。其荚如小黄豆荚，亦有毛。其子绿色，扁扁如盐梅子核，生嚼腥气，八九月采之，《本经》所谓葛谷是也。唐苏恭亦言葛谷是实，而宋苏颂谓葛花不结实，误矣。其花晒干亦可炸食。



葛根

葛根

〔气味〕甘、辛，平，无毒。〔《别录》曰〕生根汁：大寒。〔好古曰〕气平味甘，升也，阳也。阳明经行经的药也。

〔主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本经》）。疗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疗金疮，止胁风痛（《别录》）。治天行上气呕逆，开胃下食，解酒毒（甄权）。治胸膈烦热发狂，止血痢，通小肠，排脓破血。傅蛇虫啮，詈毒箭伤（大明）。杀野葛、巴豆、百药毒（之才）。生者：堕胎。蒸食：消酒毒，可断谷不饥。作粉尤妙（藏器）。作粉：止渴，利大小便，解酒，去烦热，压丹石，傅小儿热疮。捣汁饮，治小儿热痞（《开宝》）。猘狗伤，捣汁饮，并末傅之（苏恭）。散郁火（时珍）。

〔发明〕〔弘景曰〕生葛捣汁饮，解温病发热。五月五日日中时，取根为屑，疗金疮断血为要药，亦疗疟及疮，至良。〔颂曰〕张仲景治伤寒有葛根汤，以其主大热、解肌、发腠理故也。〔元素曰〕升阳生津。脾虚作渴者，非此不除。勿多用，恐伤胃气。张仲景治太阳阳明合病，桂枝汤内加麻黄、葛根，又有葛根黄芩黄连解肌汤，是用此以断太阳入阳明之路，非即太阳药也。头颅痛如破，乃阳明中风，可用葛根葱白汤，为阳明仙药。若太阳初病，未入阳明而头痛者，不可便服升麻、葛根发之，是反引邪气入阳明，为引贼破家也。〔震亨曰〕凡癍痘已见红点，不可用葛根升麻汤，恐表虚反增癍烂也。〔杲曰〕干葛其气轻浮，鼓舞胃气上行，生津液，又解肌热，

治脾胃虚弱泄泻圣药也。〔徐用诚曰〕葛根气味俱薄，轻而上行，浮而微降，阳中阴也。其用有四：止渴一也，解酒二也，发散表邪三也，发疮疹难出四也。〔时珍曰〕《本草·十剂》云：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盖麻黄乃太阳经药，兼入肺经，肺主皮毛；葛根乃阳明经药，兼入脾经，脾主肌肉。所以二味药皆轻扬发散，而所入迥然不同也。

〔附方〕旧十五，新八。

数种伤寒庸人不能分别，今取一药兼治。天行时气，初觉头痛，内热脉洪者。葛根四两，水二升，入豉一升，煮取半升服。捣生根汁尤佳（《伤寒类要》）。

时气头痛壮热。生葛根洗净，捣汁一大盏，豉一合，煎六分，去滓分服，汗出即瘥。未汗再服。若心热，加栀子仁十枚（《圣惠方》）。

伤寒头痛二三日发热者。葛根五两，香豉一升，以童子小便八升，煎取二升，分三服。食葱豉粥取汗（梅师方）。

妊娠热病葛根汁二升，分三服（《伤寒类要》）。

预防热病急黄贼风。葛粉二升，生地黄一升，香豉半升。为散。每食后米饮服方寸匕，日三服。有病五服（庞安常《伤寒论》）。

辟瘴不染生葛捣汁一小盏服，去热毒气也（《圣惠方》）。

烦躁热渴葛粉四两，先以水浸粟米半升，一夜漉出，拌匀，煮粥食之（《圣惠方》）。

小儿热渴久不止。葛根半两，水煎服（《圣惠方》）。

干呕不息葛根捣汁，服一升，瘥（《肘后方》）。

小儿呕吐壮热食痫。葛粉二钱。水二合，调匀，倾入锡锣中，重汤烫熟，以糜饮和食（昝殷《食医心镜》）。

心热吐血不止。生葛捣汁半升，顿服，立瘥（《广利方》）。

衄血不止生葛根捣汁，服一小盏。三服即止（《圣惠方》）。

热毒下血因食热物发者。生葛根二斤，捣汁一升，入藕汁一升，和服（梅师方）。

伤筋出血葛根捣汁饮。干者煎服。仍熬屑傅之（《外台秘要》）。

□腰疼痛生葛根嚼之咽汁，取效乃止（《肘后方》）。

金创中风痉强欲死。生葛根四大两，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四服。口噤者灌之。若干者，捣末调三指撮。仍以此及竹沥多服，取效（《贞元广利方》）。

服药过剂苦烦。生葛汁饮之。干者煎汁服（《肘后方》）。

酒醉不醒生葛根汁，饮二升，便愈（《千金方》）。

诸菜中毒发狂烦闷，吐下欲死。葛根煮汁服（《肘后方》）。

解中鸩毒气欲绝者。葛粉三合，水三盏，调服。口噤者灌之（《圣惠方》）。

虎伤人疮生葛根煮浓汁洗之。仍捣末，水服方寸匕，日夜五六服（梅师方）。

葛谷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下痢十岁已上（《本经》）。解酒毒（时珍）。

葛花

〔气味〕同谷。

〔主治〕消酒（《别录》）。〔弘景曰〕同小豆花干末酒服，饮酒不醉也。肠风下血（时珍）。

叶

〔主治〕金疮止血，挼傅之（《别录》）。

蔓

〔主治〕卒喉痹。烧研，水服方寸匕（苏恭）。消痈肿（时珍）。

〔附方〕新三。

妇人吹乳葛蔓烧灰，酒服二钱。三服效（《卫生易简方》）。

疖子初起葛蔓烧灰，水调傅之，即消（《千金方》）。

小儿口噤病在咽中，如麻豆许，令儿吐沫，不能乳食。葛蔓烧灰一字，和乳汁点之，即瘥（《圣惠方》）。

【附录】铁葛（《拾遗》）〔藏器曰〕根：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气羸弱，令人性健。久服，治风缓偏风。生山南峡中。叶似枸杞，根如葛，黑色。

黄环《本经·下品》　狼跋子《别录·下品》

【释名】凌泉（《本经》）、大就（《本经》）、就葛（《唐本》）、生刍（《吴普》）、根韭（《吴普》），实名狼跋子（《别录》）、度谷（《唐本》）。〔时珍曰〕此物叶黄而圆，故名黄环，如萝藦呼白环之义。亦是葛类，故名就葛。跋乃狼足名，其荚似之，故曰狼跋子。

【集解】〔《别录》曰〕黄环生蜀郡山谷。三月采根，阴干。〔普曰〕蜀黄环一名生刍。二月生苗，正赤，高二尺。叶黄圆端大，经日叶有汁黄白。五月实圆。三月采根，黄色从理，如车辐解。〔弘景曰〕似防己，亦作车辐理解。《蜀都赋》云，青珠黄环，即此。或云是大戟花，定非矣。用甚稀，市人鲜有识者。又曰：狼跋子出交广，形扁扁。制捣以杂米投水中，鱼无大小皆浮出而死。〔恭曰〕黄环惟襄阳大有，余处虽有亦稀，巴西人谓之就葛，今园庭亦种之。作藤生，大者茎径六七寸，根亦葛类，陶云似防己者，近之。取葛根误食之，吐利不止，土浆解之，此真黄环也。今太常收剑南来者，乃鸡屎葛根，非黄环也。其花紫色，其子名狼跋子，角生似皂荚。交广送入太常者，正是黄环子也。花实与葛同时。〔时珍曰〕吴普所说甚详，而唐宋《本草》不收何也？《范子计然》云：黄环出魏郡，以黄色者为善。

黄环

黄环根也。

〔气味〕苦，平，有毒。〔普曰〕神农、黄帝：有毒。桐君、扁鹊：苦。〔权曰〕大寒，有小毒。〔之才曰〕鸢尾为之使。恶茯苓、防己、干姜。

〔主治〕蛊毒鬼疰鬼魅，邪气在脏中，除咳逆寒热（《本经》）。治上气急及百邪（甄权）。治痰嗽，消水肿，利小便（时珍）。

〔附方〕新一。

水肿黄环根晒干。每服五钱，水煎服，小便利为效（《儒门事亲》）。

狼跋子

〔气味〕苦，寒，有小毒。

〔主治〕恶疮蜗疥。杀虫鱼（《别录》）。苦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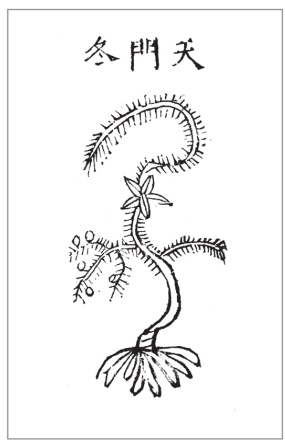
摩，涂疮疥效（弘景）。

天门冬《本经·上品》

【释名】蘅冬（音门。〖《尔雅》〗）、**颠勒**（《本经》）、**颠棘**（《尔雅》）、**天棘**（《纲目》）、**万岁藤**（〖《救荒》〗）。〔禹锡曰〕按《尔雅》云：蔷薇，蘅冬。注云：门冬也，一名满冬。《抱朴子》云：一名颠棘，或名地门冬，或名筵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中岳名天门冬，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无不愈，在南岳名百部，在京陆山阜名颠棘，在越人名浣草。虽处处有之，其名不同，其实一也。别有百部草，其根有百许如一，而苗小异，其苗似菝葜，惟可治咳，不中服食，须分别之。〔时珍曰〕草之茂者为蘅，俗作门。此草蔓茂，而功同麦门冬，故曰天门冬，或曰天棘。《尔雅》云：髦，颠棘也。因其细叶如髦，有细棘也。颠、天，音相近也。按《救荒本草》云：俗名万岁藤，又名娑萝树。其形与治肺之功颇同百部，故亦名百部也。蔷薇乃营实苗，而《尔雅》指为蘅冬，盖古书错简也。

【集解】〔《别录》曰〕天门冬生奉高山谷。二月、三月、七月、八月采根，曝干。〔弘景曰〕奉高，泰山下县名也。今处处有之，以高地大根味甘者为好。《桐君药录》云：蔓生，叶有刺，五月花白，十月实黑，根连数十枚。张华《博物志》云：天门冬茎间有逆刺。若叶滑者，名绨体，一名颠棘。挼根入汤，可以浣缣，素白如□（纯类也）。今越人名为浣草，胜于用灰。此非门冬，乃相似尔。按此说与桐君之说相乱。今人所采皆是有刺者，本名颠勒，亦粗相似，用此浣衣则净，不复更有门冬。恐门冬自一种，或即是浣草耶？又有百部，根亦相类，但苗异尔。〔恭曰〕此有二种：一种苗有刺而涩，一种无刺而滑，皆是门冬。俗云颠棘、浣草者，形貌詔之。虽作数名，终是一物。二根浣垢俱净。门冬、浣草，互名也。詔音命，目之也。〔颂曰〕处处有之。春生藤蔓，大如钗股，高至丈余。叶如茴

香，极尖细而疏滑，有逆刺；亦有涩而无刺者，其叶如丝杉而细散，皆名天门冬。夏生细白花，亦有黄色及紫色者。秋结黑子，在其根枝旁。入伏后无花，暗结子。其根白或黄紫色，大如手指，圆实而长二三寸，大者为胜，一科一二十枚同撮，颇与百部根相类。洛中出者，大叶粗干，殊不相类。岭南者无花，余无他异。〔禹锡曰〕《抱朴子》言：生高地，根短味甜气香者为上；生水侧下地，叶细似蕴而微黄，根长而味多苦气臭者，次之。若以服食，令人下气，为益又迟也。入山便可蒸煮，啖之断谷。或为散，仍取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时珍曰〕生苗时，亦可以沃地栽种。子亦堪种，但晚成。



天门冬

根

【修治】〔弘景曰〕门冬采得蒸，剥去皮食之，甚甘美，止饥。虽曝干，犹脂润难捣，必须曝于日中或火烘之。今人呼苗为棘刺，煮作饮宜人，而终非真棘刺也。〔颂曰〕二、三、七、八月采根，蒸剥去皮，四破去心，曝干用。〔敦曰〕采得去皮、心，用柳木甑及柳木柴蒸一伏时，洒酒令遍，更添火蒸。作小架去地二尺，摊于上，曝干用。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大

寒。〔好古曰〕气寒，味微苦而辛。气薄味厚，阳中之阴。入手太阴、足少阴经气分之药。〔之才曰〕垣衣、地黄、贝母为之使。畏曾青。〔损之曰〕服天门冬，禁食鲤鱼。误食中毒者，浮萍汁解之。捣汁，制雄黄、硇砂。

【主治】诸暴风湿偏痹，强骨髓，杀三虫，去伏尸。久服轻身益气延年，不饥（《本经》）。保定肺气，去寒热，养肌肤，利小便，冷而能补（《别录》）。肺气咳逆，喘息促急，肺痿生痈吐脓，除热，通肾气，止消渴，去热中风，治湿疥，宜久服。煮食之，令人肌体滑泽白净，除身上一切恶气不洁之疾（甄权）。镇心，润五脏，补五劳七伤，吐血，治嗽消痰，去风热烦闷（大明）。主心病，嗌干心痛，渴而欲饮，痿蹶嗜卧，足下热而痛（好古）。润燥滋阴，清金降火（时珍）。阳事不起，宜常服之（思邈）。

【发明】〔权曰〕天门冬冷而能补，患人体虚而热者，宜加用之。和地黄为使，服之耐老头不白。〔宗奭曰〕治肺热之功为多。其味苦，专泄而不专收，寒多人禁服之。〔元素曰〕苦以泄滞血，甘以助元气，及治血妄行，此天门冬之功也。保定肺气，治血热侵肺，上气喘促，宜加人参、黄芪为主，用之神效。〔嘉谟曰〕天、麦门冬并入手太阴，驱烦解渴，止咳消痰。而麦门冬兼行手少阴，清心降火，使肺不犯邪，故止咳立效。天门冬复走足少阴，滋肾助元，全其母气，故消痰殊功。盖肾主津液，燥则凝而为痰，得润剂则化，所谓治痰之本也。〔好古曰〕入手太阴，足少阴经。营卫枯涸，宜以湿剂

润之。二门冬、人参、五味、枸杞子同为生脉之剂，此上焦独取寸口之意。〔赵继宗曰〕五药虽为生脉之剂，然生地黄、贝母为天门冬之使，地黄、车前为麦门冬之使，茯苓为人参之使。若有君无使，是独行无功也。故张三丰与胡濒尚书长生不老方，用天门冬三斤，地黄一斤，乃有君而有使也。〔禹锡曰〕《抱朴子》言：入山便可以天门冬蒸煮啖之，取足以断谷。若有力可饵之，或作散、酒服，或捣汁作液、膏服。至百日丁壮兼倍，驶于术及黄精也。二百日强筋髓，驻颜色。与炼成松脂同蜜丸服，尤善。杜紫微服之，御八十妾，一百四十岁，日行三百里。〔慎微曰〕《列仙传》云：赤须子食天门冬，齿落更生，细发复出。太原甘始服天门冬，在人间三百余年。《圣化经》云：以天门冬、茯苓等分，为末，日服方寸匕。则不畏寒，大寒时单衣汗出也。〔时珍曰〕天门冬清金降火，益水之上源，故能下通肾气，入滋补方合群药用之有效。若脾胃虚寒人，单饵既久，必病肠滑，反成痼疾。此物性寒而润，能利大肠故也。

【附方】旧三，新十四。

服食法孙真人《枕中记》云：八九月采天门冬根，曝干为末。每服方寸匕，日三服。无问山中人间，久服补中益气，治虚劳绝伤，年老衰损，偏枯不随，风湿不仁，冷痹恶疮，痈疽癞疾。鼻柱败烂者，服之皮脱虫出。酿酒服，去癥瘕积聚，风痰颠狂，三虫伏尸，除湿痹，轻身益气，令人不饥，百日还年耐老。酿酒初熟微酸，久停则香美，诸酒不及也。忌鲤鱼。〇臞仙《神隐》云：用干天门冬十斤，杏仁一斤，捣末，蜜渍。每服方寸匕。名仙人粮。

辟谷不饥天门冬二斤，熟地黄一斤，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温酒化三丸，日三服。居山远行，辟谷良。服至十日，身轻目明；二十日，百病愈，颜色如花；三十日，发白更黑，齿落重生；五十日，行及奔马；百日，延年。〇又法：天门冬捣汁，微火煎取五斗，入白蜜一斗，胡麻炒末二升，合煎至可丸，即止火。下大豆黄末，和作饼，径三寸，厚半寸。一服一饼，一日三服，百日已上有益。〇又法：天门冬末一升，松脂末一升，蜡、蜜一升和煎，丸如梧子大。每

日早午晚各服三十丸。

天门冬酒补五脏、调六腑，令人无病。天门冬三十斤，去心捣碎，以水二石，煮汁一石，糯米一斗，细曲十斤，如常炊酿，酒熟，日饮三杯。

天门冬膏去积聚风痰，补肺，疗咳嗽失血，润五脏，杀三虫伏尸，除瘟疫，轻身益气，令人不饥。以天门冬流水泡过，去皮心，捣烂取汁，砂锅文武炭火煮，勿令大沸。以十斤为率，熬至三斤，却入蜜四两，熬至滴水不散，瓶盛埋土中一七，去火毒。每日早、晚白汤调服一匙。若动大便，以酒服之（《医方摘要》）。

肺痿咳嗽吐涎沫，心中温温，咽燥而不渴。生天门冬捣汁一斗，酒一斗，饴一升，紫菀四合，铜器煎至可丸。每服杏仁大一丸，日三服（《肘后方》）。

阴虚火动有痰，不堪用燥剂者。天门冬一斤，水浸洗去心，取肉十二两，石臼捣烂，五味子水洗去核，取肉四两，晒干，不见火，共捣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茶下，日三服（《简便方》）。

滋阴养血温补下元。三才丸：用天门冬去心，生地黄各二两，二味用柳甑箪，以酒洒之，九蒸九晒，待干秤之。人参一两，共为末，蒸枣肉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温酒下，日三服（《御药院方》）。

虚劳体痛天门冬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忌鲤鱼（《千金方》）。

肺劳风热止渴去热。天门冬去皮心，煮食。或曝干为末，蜜丸服，尤佳。亦可洗面（孟诜《食疗》）。

妇人骨蒸烦热寝汗，口干引饮，气喘。天门冬十两，麦门冬八两，并去心为末，以生地黄三斤，取汁熬膏，和丸梧子大。每服五

十丸，以逍遥散去甘草，煎汤下（《活法机要》）。

风颠发作则吐，耳如蝉鸣，引胁牵痛。天门冬去心皮，曝捣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久服良（《外台秘要》）。

小肠偏坠天门冬三钱，乌药五钱，以水煎服（吴球《活人心统》）。

面黑令白天门冬曝干，同蜜捣作丸。日用洗面（《圣济总录》）。

口疮连年不愈者。天门冬、麦门冬并去心、玄参等分，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噙一丸。乃僧居寮所传方也（齐德之《外科精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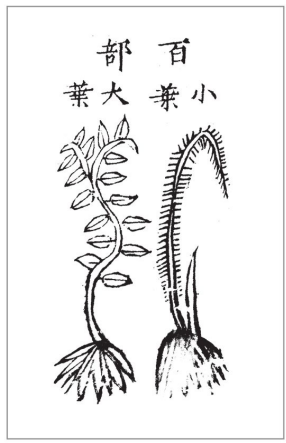
诸般痈肿新掘天门冬三五两，洗净，沙盆擂细，以好酒滤汁，顿服。未效，再服必愈。此祖传经验方也（虞抟《医学正传》）。

百部《别录·中品》

【释名】婆妇草（《日华》）、**野天门冬**（《纲目》）。〔时珍曰〕其根多者百十连属，如部伍然，故以名之。

【集解】〔弘景曰〕山野处处有之。其根数十相连，似天门冬而苦强，但苗异尔。《博物志》云：九真一种草似百部，但长大尔。悬火上令干，夜取四五寸切短，含咽汁，主暴嗽甚良，名为嗽药。疑此即百部也。其土肥润，是以长大也。〔藏器曰〕天门冬根有十余茎，根圆短，实润味甘；百部多者五六十茎，根长尖内虚，味苦不同，苗蔓亦别。今人以门冬当百部，说不明也。〔颂曰〕今江、湖、淮、陕、齐、鲁州郡皆有之。春生苗，作藤蔓。叶大而尖长，颇似竹叶，面青色而光。根下一撮十五六枚，黄白色，二、三、八月

采，曝干用。〔时珍曰〕百部亦有细叶如茴香者，其茎青，肥嫩时亦可煮食。其根长者近尺，新时亦肥实，但干则虚瘦无脂润尔。生时擘开去心曝之。郑樵《通志》言叶如薯蓣者，谬矣。



百部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以竹刀劈，去心皮花，作数十条，悬檐下风干。却用酒浸一宿，漉出焙干，剉用。或一窠八十三条者，号曰地仙苗。若修事饵之，可千岁也。

【气味】甘，微温，无毒。〔权曰〕甘，无毒。〔大明曰〕苦，无毒。〔恭曰〕微寒，有小毒。〔时珍曰〕苦、微甘，无毒。

【主治】咳嗽上气。火炙酒渍饮之（《别录》）。**治肺热，润肺**（甄权）。**治传尸骨蒸劳，治疳，杀蛔虫、寸白、蛲虫，及一切树木蛀虫，烬之即死。杀虱及蝇蠓**（大明）。〔弘景曰〕作汤洗牛

犬，去虱。火炙酒浸空腹饮，治疥癣，去虫蚕咬毒（藏器）。

【发明】〔时珍曰〕百部亦天门冬之类，故皆治肺病杀虫。但百部气温而不寒，寒嗽宜之；天门冬性寒而不热，热嗽宜之，此为异耳。

【附方】旧五，新五。

暴咳嗽《张文仲方》：用百部根渍酒。每温服一升，日三服。〇《葛洪方》：用百部、生姜各捣汁等分，煎服二合。〇《续十全方》：用百部藤根捣自然汁，和蜜等分，沸汤煎膏噙咽。〇《普济方》：治卒咳不止。用百部根悬火上炙干，每含咽汁，勿令人知。

小儿寒嗽百部丸：用百部炒、麻黄去节，各七钱半，为末。杏仁去皮尖炒，仍以水略煮三五沸，研泥。入熟蜜和丸皂子大。每服二三丸，温水下（钱乙《小儿方》）。

三十年嗽百部根二十斤，捣取汁，煎如饴。服方寸匕，日三服。深师加蜜二斤。《外台》加饴一斤（《千金方》）。

遍身黄肿掘新鲜百条根，洗捣，罨脐上。以糯米饭半升，拌水酒半合，揉软盖在药上，以帛包住。待一二日后，口内作酒气，则水从小便中出，肿自消也。百条根一名野天门冬，一名百奶，状如葱头，其苗叶柔细，一根下有百余个数（杨氏《经验方》）。

误吞铜钱百部根四两，酒一升，渍一宿。温服一升，日再服（《外台秘要》）。

百虫入耳百部炒研，生油调一字于耳门上（《圣济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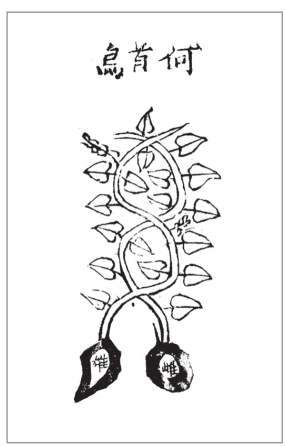
熏衣去虱百部、秦艽为末，入竹笼烧烟熏之，自落。亦可煮

汤洗衣（《经验方》）。

【附录】白并〔《别录》曰〕味苦，无毒。主肺咳上气，行五藏，令百病不起。一名玉箫，一名箭簳。生山陵，叶如小竹，根黄皮白。三月、四月采根，暴干。〔时珍曰〕此物气味主治俱近百部，故附之。

何首乌宋《开宝》

【释名】交藤（本传）、夜合（本传）、地精（本传）、陈知白（《开宝》）、马肝石（《纲目》）、桃柳藤（《日华》）、九真藤（《纲目》）、赤葛（《斗门》）、疮帚（《纲目》）、红内消（〖《外科精要》〗）。〔大明曰〕其药《本草》无名，因何首乌见藤夜交，便即采食有功，因以采人为名尔。〔时珍曰〕汉武时，有马肝石能乌人发，故后人隐此名，亦曰马肝石。赤者能消肿毒，外科呼为疮帚、红内消。《斗门方》云：取根若获九数者，服之乃仙。故名九真藤。



何首乌

【集解】〔颂曰〕何首乌本出顺州南河县，今在处有之，岭外、江南诸州皆有，以西洛、嵩山及河南柘城县者为胜。春生苗，蔓延竹木墙壁间，茎紫色。叶叶相对如薯蓣，而不光泽。夏秋开黄白花，如葛勒花。结子有棱，似荞麦而细小，才如粟大。秋冬取根，大者如拳，各有五棱瓣，似小甜瓜。有赤白二种：赤者雄，白者雌。一云：春采根，秋采花。九蒸九曝，乃可服。此药本名交藤，因何首乌服而得名也。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传此事。李翱乃著《何首乌传》云：何首乌者，顺州南河县人。祖名能嗣，父名延秀。能嗣本名田儿，生而阉弱，年五十八，无妻子，常慕道术，随师在山。一日醉卧山野，忽见有藤二株，相去三尺余，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田儿惊讶其异，至旦遂掘其根归。问诸人，无识者。后有山老忽来，示之。答曰：子既无嗣，其藤乃异，此恐是神仙之药，何不服之？遂杵为末，空心酒服一钱。七日而思人道，数月似强健，因此常服，又加至二钱。经年旧疾皆痊，发乌容少。十年之内，即生数男，乃改名能嗣。又与其子延秀服，皆寿百六十岁。延秀生首乌。首乌服药，亦生数子，年百三十岁，发犹黑。有李安期者，与首乌乡里亲善，窃得方服，其寿亦长，遂叙其事传之云。何首乌，味甘性温无毒，茯苓为使。治五痔腰膝之病，冷气心痛，积年劳瘦痰癖，风虚败劣，长筋力，益精髓，壮气驻颜，黑发延年，妇人恶血痿黄，产后诸疾，赤白带下，毒气入腹，久痢不止，其功不可具述。一名野苗，二名交藤，三名夜合，四名地精，五名何首乌。本出虔州，江南诸道皆有。苗如木藁，叶有光泽，形如桃柳，其背偏，皆单生不相对。有雌雄：雄者苗色黄白，雌者黄赤。根远不过三尺，夜则苗蔓相交，或隐化不见。春末、夏中、秋初三时，候晴明日兼雌雄采之。乘润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损皮，烈日曝干，密器贮之，每月再曝。用时去皮为末，酒下最良。遇有疾，即用茯苓汤下为使。凡服用偶日二、四、六、八日，服讫，以衣覆汗出，导引尤良。忌猪肉血、羊血、无鳞鱼，触药无力。其根形大如拳连珠，其有形如鸟兽山岳之状者，珍也。掘得去皮生吃，得味甘甜，可休粮。赞曰：神效助道，著在仙书。雌雄相交，夜合昼疏。服之去谷，日居月诸。返老还少，变安病躯。有缘者遇，最尔自如。〇明州刺史李远《附录》云：何首乌以出

南河县及岭南恩州、韶州、潮州、贺州、广州四会县、潘州者为上，邕州晋兴县、桂州、康州、春州、高州、勤州、循州出者次之，真仙草也。五十年者如拳大，号山奴，服之一年，发髭青黑；一百年者，如碗大，号山哥，服之一年，颜色红悦；一百五十年者，如盆大，号山伯，服之一年，齿落更生；二百年者，如斗栲栳大，号山翁，服之一年，颜如童子，行及奔马；三百年者，如三斗栲栳大，号山精，纯阳之体，久服成地仙也。〔时珍曰〕凡诸名山、深山产者，即大而佳也。

根

〔修治〕〔志曰〕春夏秋采其根，雌雄共享。乘湿以布拭去土，曝干。临时以苦竹刀切，米泔浸经宿，曝干，木杵臼捣之。忌铁器。〔慎微曰〕方用新采者，去皮，铜刀切薄片，入甑内，以瓷锅蒸之。旋以热水从上淋下，勿令满溢，直候无气味，乃取出曝干用。〔时珍曰〕近时治法：用何首乌赤白各一斤，竹刀刮去粗皮，米泔浸一夜，切片。用黑豆三斗，每次用三升三合三勺，以水泡过。砂锅内铺豆一层，首乌一层，重重铺尽，蒸之。豆熟，取出去豆，将何首乌晒干，再以豆蒸。如此九蒸九晒，乃用。

〔气味〕苦、涩，微温，无毒。〔时珍曰〕茯苓为之使。忌诸血、无鳞鱼、萝卜、蒜、葱、铁器，同于地黄。能伏朱砂。

〔主治〕瘰疬，消痈肿，疗头面风疮，治五痔，止心痛，益血气，黑髭发，悦颜色。久服长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亦治妇人产后及带下诸疾（《开宝》）。久服令人有子，治腹脏一切宿疾，冷气肠风（大明）。泻肝风（好古）。

〔发明〕〔时珍曰〕何首乌，足厥阴、少阴药也。白者入气

分，赤者入血分。肾主闭藏，肝主疏泄。此物气温，味苦涩。苦补肾，温补肝，涩能收敛精气。所以能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健筋骨，乌髭发，为滋补良药。不寒不燥，功在地黄、天门冬诸药之上。气血太和，则风虚痈肿瘰疬诸疾可知矣。此药流传虽久，服者尚寡。嘉靖初，邵应节真人，以七宝美髯丹方上进。世宗肃皇帝服饵有效，连生皇嗣。于是何首乌之方，天下大行矣。宋怀州知州李治，与一武臣同官。怪其年七十余而轻健，面如渥丹，能饮食。叩其术，则服何首乌丸也。乃传其方。后治得病，盛暑中半体无汗，已二年，窃自忧之。造丸服至年余，汗遂浃体。其活血治风之功，大有补益。其方用赤白何首乌各半斤，米泔浸三夜，竹刀刮去皮，切焙，石臼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五十丸。亦可末服。

〔附方〕旧四，新十二。

七宝美髯丹乌须发，壮筋骨，固精气，续嗣延年。用赤白何首乌各一斤，米泔水浸三四日，瓷片刮去皮，用淘净黑豆二升，以砂锅木甑，铺豆及首乌，重重铺盖蒸之。豆熟，取出去豆，曝干，换豆再蒸，如此九次，曝干为末。赤白茯苓各一斤，去皮研末，以水淘去筋膜及浮者，取沉者捻块，以人乳十碗浸匀，晒干研末。牛膝八两去苗，酒浸一日，同何首乌第七次蒸之，至第九次止，晒干。当归八两，酒浸晒。枸杞子八两，酒浸晒。菟丝子八两，酒浸生芽，研烂晒。补骨脂四两，以黑脂麻炒香。并忌铁器，石臼为末，炼蜜和丸弹子大，一百五十丸。每日三丸，侵晨温酒下，午时姜汤下，卧时盐汤下。其余并丸梧子大，每日空心酒服一百丸，久服极验。忌见前（《积善堂方》）。

服食滋补《和剂局方》：何首乌丸：专壮筋骨，长精髓，补血气，久服黑须发，坚阳道，令人多子，轻身延年。月计不足，岁计有余。用何首乌三斤，铜刀切片，干者以米泔水浸软切之。牛膝去苗一斤，切。以黑豆一斗，淘净。用木甑铺豆一层，铺药一层，重重铺尽，瓦锅蒸至豆熟。取出去豆曝干，换豆又蒸，如此三次，为末，蒸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温酒下。忌见前。〇郑岩山

中丞方：只用赤白何首乌各半斤，去粗皮阴干，石臼杵末。每旦无灰酒服二钱。〇《积善堂方》：用赤白何首乌各半，极大者，八月采，以竹刀削去皮，切片，用米泔水浸一宿，晒干。以壮妇男儿乳汁拌晒三度，候干，木臼舂为末。以密云枣肉和杵，为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每十日加十丸，至百丸止，空心温酒、盐汤任下。一方不用人乳。〇笔峰《杂兴》方：用何首乌雌雄各半斤，分作四分：一分用当归汁浸，一分生地黄汁浸，一分旱莲汁浸，一分人乳浸。三日取出，各曝干，瓦焙，石臼为末，蒸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百沸汤下。禁忌见前。

骨软风疾腰膝疼，行步不得，遍身瘙痒。用何首乌大而有花纹者，同牛膝各一斤，以好酒一升，浸七宿，曝干，木臼杵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一服三五十丸，空心酒下（《经验方》）。

宽筋治损何首乌十斤，生黑豆半斤，同煎熟，皂荚一斤烧存性，牵牛十两炒取头末，薄荷十两，木香、牛膝各五两，川乌头炮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茶汤下（《永类方》）。

皮里作痛不问何处。用何首乌末，姜汁调成膏涂之，以帛裹住，火炙鞋底熨之（《经验方》）。

自汗不止何首乌末，津调，封脐中（《集简方》）。

肠风脏毒下血不止。何首乌二两，为末。食前米饮服二钱（《圣惠方》）。

小儿龟背龟尿调红内消，点背上骨节，久久自安。

破伤血出何首乌末，傅之，即止，神效（笔峰《杂兴》方）。

瘰疬结核或破或不破，下至胸前者，皆治之。用九真藤，一名赤葛，即何首乌。其叶如杏，其根如鸡卵，亦类疬子。取根洗净，

日日生嚼，并取叶捣涂之，数服即止。其药久服，延年黑发，用之神效（《斗门方》）。

痈疽毒疮红内消不限多少，瓶中文武火熬煎，临熟入好无灰酒相等，再煎数沸，时时饮之。其滓焙研为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空心温酒下三十丸，疾退宜常服之。即赤何首乌也，建昌产者良（陈自明《外科精要》）。

大风疠疾何首乌大而有花文者一斤，米泔浸一七，九蒸九晒，胡麻四两，九蒸九晒，为末。每酒服二钱，日二（《圣惠方》）。

疥癣满身不可治者。何首乌、艾叶等分。水煎浓汤洗浴。甚能解痛，生肌肉（王衮《博济方》）。

茎、叶

〔主治〕风疮疥癣作痒，煎汤洗浴，甚效（时珍）。

萆薢《本经·中品》

【释名】赤节（《别录》）、**百枝**（《吴普》）、**竹木**（《炮炙论》）、**白菝葜**（〖《日华》〗）。〔时珍曰〕萆薢名义未详。《日华本草》言时人呼为白菝葜，象形也。赤节、百枝，与狗脊同名。

【集解】〔《别录》曰〕萆薢生真定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曝干。〔弘景曰〕今处处有之。根似菝葜而小异，根大，不甚有角节，色小浅。〔恭曰〕此有二种：茎有刺者根白实；无刺者根虚软，软者为胜。蔓生，叶似薯蓣。〔颂曰〕今河、陕、汴东、荆、蜀诸郡皆有之。作蔓生，苗叶俱青。叶作三叉，似山薯，又似绿豆叶。

花有黄、红、白数种，亦有无花结白子者。根黄白色，多节，三指许大。春秋采根，曝干。今成德军所产者，根亦如山薯而体硬，其苗引蔓，叶似荞麦，子三棱，不拘时月采根，利刀切片，曝干用。〔时珍曰〕萆薢蔓生，叶似菝葜而大如碗，其根长硬，大者如商陆而坚。今人皆以土茯苓为萆薢，误矣。茎叶根苗皆不同。《吴普本草》又以萆薢为狗脊，亦误矣。详狗脊下。《宋史》以怀庆萆薢充贡。

萆薢

根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之才曰〕薏苡为之使。畏葵根、大黄、柴胡、前胡、牡蛎。

【主治】腰背痛强，骨节风寒湿周痹，恶疮不瘳，热气（《本经》）。伤中恚怒，阴痿失溺，老人五缓，关节老血（《别录》）。冷气癃痹，腰脚瘫缓不遂，手足惊掣，男子□腰痛，久冷，肾间有膀胱宿水（甄权）。头旋痫疾，补水脏，坚筋骨，益精明目，中风失音（大明）。

补肝虚（好古）。治白浊茎中痛，痔瘘坏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萆薢，足阳明、厥阴经药也。厥阴主筋属风，阳明主肉属湿。萆薢之功，长于去风湿，所以能治缓弱痿痹遗浊恶疮诸病之属风湿者。萆薢、菝葜、土茯苓三物，形虽不同，而主治之功不相远，岂亦一类数种乎？雷敦《炮炙论·序》云：囊皱漩多，夜煎竹木。竹木，萆薢也。漩多白浊，皆是湿气下流。萆薢能除阳明之湿而固下焦，故能去浊分清。杨倓《家藏方》，治真元不足，下焦虚寒，小便频数，白浊如膏，有萆薢分清饮，正此意也。又杨子建《万全护命方》云：凡人小便频数，不计度数，便时茎内痛不可忍者。此疾必先大腑秘热不通，水液只就小肠，大腑愈加干竭，甚则浑身热，心躁思凉水，如此即重证也。此疾本因贪酒色，积有热毒腐物瘀血之类，随虚水入于小肠，故便时作痛也。不饮酒者，必平生过食辛热荤腻之物，又因色伤而然。此乃小便频数而痛，与淋证涩而痛者不同也。宜用萆薢一两，水浸少时，以盐半两同炒，去盐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八分，和滓服之，使水道转入大肠。仍以葱汤频洗谷道，令气得通，则小便数及痛自减也。

【附方】旧二，新三。

腰脚痹软行履不稳者。萆薢二十四分，杜仲八分，捣筛。每旦温酒服三钱匕。禁牛肉（唐德宗《贞元广利方》）。

小便频数川萆薢一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盐酒下七十丸（《集玄方》）。

白浊频数漩面如油，澄下如膏，乃真元不足，下焦虚寒。萆薢分清饮：用萆薢、石菖蒲、益智仁、乌药等分。每服四钱，水一盏，入盐一捻，煎七分，食前温服，日一服，效乃止。

肠风痔漏如圣散：用萆薢、贯众去土等分，为末。每服二

钱，温酒空心服之（孙尚药《传家秘宝方》）。

头痛发汗萆薢、旋覆花、虎头骨酥炙等分，为散。欲发时，以温酒服二钱，暖卧取汗，立瘥（《圣济录》）。

菝葜上蒲八切，下弃八切。〇《别录·中品》

【释名】菝蒫（同葜。〖《玉篇》〗）、**金刚根**（《日华》）、**铁菱角**（《纲目》）、**王瓜草**（《日华》）。〔时珍曰〕菝蒫犹𢿱□也。𢿱□，短也。此草茎蔓强坚短小，故名菝蒫。而江浙人谓之菝葜根，亦曰金刚根，楚人谓之铁菱角，皆状其坚而有尖刺也。郑樵《通志》云：其叶颇近王瓜，故名王瓜草。

【集解】〔《别录》曰〕生山野。二月、八月采根，曝干。〔弘景曰〕此有三种，大略根苗并相类。菝葜茎紫而短小，多细刺，小减萆薢而色深，人用作饮。〔恭曰〕陶云三种，乃狗脊、菝葜、萆薢相类，非也。萆薢有刺者，叶粗相类，根不相类。萆薢细长而白色，菝葜根作块结，黄赤色，殊非狗脊之流。〔颂曰〕今近道及江浙州郡多有之。苗茎成蔓，长二三尺，有刺。其叶如冬青、乌药叶而差大。秋生黄花，结黑子如樱桃大。其根作块，人呼金刚根。〔时珍曰〕菝葜山野中甚多。其茎似蔓而坚强，植生有刺。其叶团大，状如马蹄，光泽似柿叶，不类冬青。秋开黄花，结红子。其根甚硬，有硬须如刺。其叶煎饮酸涩。野人采其根叶，入染家用，名铁菱角。《吴普本草》以菝葜为狗脊，非矣。详见狗脊下。

菝葜

根

【气味】甘、酸，平、温，无毒。

【主治】腰背寒痛，风痹，益血气，止小便利（《别录》）。治时疾瘟瘴（大明）。补肝经风虚（好古）。治消渴，血崩，下痢（时珍）。

【发明】〔时珍曰〕菝葜，足厥阴、少阴药。气温味酸，性涩而收，与萆薢仿佛。孙真人元旦所饮辟邪屠苏酒中亦用之。〔颂曰〕取根浸赤汁，煮粉食，辟瘴。

【附方】新五。

小便滑数金刚骨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下，睡时（《儒门事亲》方）。

沙石淋疾重者，取去根本。用菝葜二两，为末。每米饮服二钱。后以地椒煎汤浴腰腹，须臾即通也（《圣济录》）。

消渴不止菝谷即菝葜，□咀半两，水三盏，乌梅一个，煎一盏，温服（《普济方》）。

下痢赤白金刚根、蜡茶等分，为末，白梅肉捣丸芡子大。每服五七丸，小儿三丸，白痢甘草汤下，赤痢乌梅汤下（《卫生易简方》）。

风毒脚弱痹满上气，田舍贫家用此最良。菝葜洗剉一斛，以水三斛，煮取九斗，渍曲去滓，取一斛渍饮，如常酿酒。任意日饮之（《肘后方》）。

土茯苓《纲目》

〔校正〕并入《拾遗》草禹余粮。

【释名】土萆薢（《纲目》）、**刺猪苓**（《图经》）、**山猪粪**（《纲目》）、**草禹余粮**（《拾遗》）、**仙遗粮**（《纲目》）、**冷饭团**（《纲目》）、**硬饭**（《纲目》）、**山地栗**（《纲目》）。〔时珍曰〕按陶弘景注《石部》禹余粮云：南中平泽有一种藤，叶如菝葜，根作块有节，似菝葜而色赤，味如薯蓣，亦名禹余粮。言昔禹行山乏食，采此充粮而弃其余，故有此名。观陶氏此说，即今土茯苓也。故今尚有仙遗粮、冷饭团之名，亦其遗意。陈藏器《本草》草禹余粮，苏颂《图经》猪苓下刺猪苓，皆此物也，今皆并之。茯苓、猪苓、山地栗，皆象形也。俗又名过冈龙，谬称也。

土茯苓

【集解】〔藏器曰〕草禹余粮生海畔山谷。根如盏连缀，半在土上，皮如茯苓，肉赤味涩。人取以当谷食，不饥。〔颂曰〕施州一种刺猪苓，蔓生。春夏采根，削皮焙干。彼土人用傅疮毒，殊效。〔时珍曰〕土茯苓，楚、蜀山箐中甚多。蔓生如莼，茎有细点。其叶不对，状颇类大竹叶而质厚滑，如瑞香叶而长五六寸。其根状如菝葜而圆，其大若鸡鸭子，连缀而生，远者离尺许，近或数寸，其肉软，可生啖。有赤白二种，入药用白者良。按《中山经》云：鼓镫之山有草焉，名曰荣草，其叶如柳，其本如鸡卵，食之已风。恐即此也。昔人不知用此。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留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诸医无从考证，往往指为萆薢及菝葜。然其根苗迥然不同，宜参考之。但其功用亦颇相近，盖亦萆薢、菝葜之类也。

根

【气味】甘、淡，平，无毒。〔时珍曰〕忌茶茗。

【主治】食之当谷不饥，调中止泄，健行不睡（藏器）。健脾胃，强筋骨，去风湿，利关

节，止泄泻，治拘挛骨痛，恶疮痈肿。解汞粉、银朱毒（时珍）。

【发明】〔机曰〕近有好淫之人，多病杨梅毒疮，药用轻粉，愈而复发，久则肢体拘挛，变为痈漏，延绵岁月，竟致废笃。惟剉土萆薢三两，或加皂荚、牵牛各一钱，水六碗，煎三碗，分三服，不数剂，多瘥。盖此疾始由毒气干于阳明而发，加以轻粉燥烈，久而水衰，肝挟相火来凌脾土。土属湿，主肌肉，湿热郁蓄于肌腠，故发为痈肿，甚则拘挛，《内经》所谓湿气害人皮肉筋骨是也。土萆薢甘淡而平，能去脾湿，湿去则营卫从而筋脉柔，肌肉实而拘挛痈漏愈矣。初病服之不效者，火盛而湿未郁也。此药长于去湿，不能去热，病久则热衰气耗而湿郁为多故也。〔时珍曰〕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其类有数种，治之则一也。其证多属厥阴、阳明二经，而兼乎他经。邪之所在，则先发出，如兼少阴、太阴则发于咽喉，兼太阳、少阳则发于头耳之类。盖相火寄于厥阴，肌肉属于阳明故也。医用轻粉、银朱劫剂，五七日即愈。盖水银性走而不守，加以盐、矾升为轻粉、银朱，其性燥烈，善逐痰涎。涎乃脾之液，此物入胃，气归阳明，故涎被劫，随火上升，从喉颊齿缝而出，故疮即干痿而愈。若服之过剂，及用不得法，则毒气窜入经络筋骨之间，莫之能出。痰涎既去，血液耗涸，筋失所养，营卫不从，变为筋骨挛痛，发为痈毒疳漏。久则生虫为癣，手足皴裂，遂成废痼。惟土茯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药。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今医家有搜风解毒汤，治杨梅疮，不犯轻粉。病深者月余，浅者半月即愈。服轻粉药筋骨挛痛、瘫痪不能动履者，服之亦效。其方用土茯苓一两，薏苡仁、金银花、防风、木瓜、木通、白鲜皮各五分，皂荚子四分，气虚加人参七分，血虚加当归七分，水二大碗煎饮，一日三服。惟忌饮茶及牛、羊、鸡、鹅、鱼肉、烧酒、法面、房劳。盖秘方也。

【附方】新六。

杨梅毒疮邓笔峰《杂兴》方：用冷饭团四两，皂角子七个，水煎代茶饮。浅者二七，深者四七，见效。〇一方：冷饭团一两，五加皮、皂角子、苦参各三钱，金银花一钱。用好酒煎，日一服。

小儿杨梅疮起于口内，延及遍身。以土萆薢末，乳汁调服。月余自愈（《外科发挥》）。

骨挛痈漏薛己《外科发挥》云：服轻粉致伤脾胃气血，筋骨疼痛，久而溃烂成痈，连年累月，至于终身成废疾者。土萆薢一两，有热加芩、连，气虚加四君子汤，血虚加四物汤，水煎代茶。月余即安。〇《朱氏集验方》：用过山龙四两即硬饭，加四物汤一两，皂角子七个，川椒四十九粒，灯心七根，水煎日饮。

瘰疬溃烂冷饭团切片或为末，水煎服或入粥内食之。须多食为妙。江西所出色白者良。忌铁器、发物（陆氏《积德堂方》）。

白蔹《本经·下品》

【释名】**白草**（《本经》）、**白根**（《别录》）、**兔核**（《本经》）、**猫儿卵**（《纲目》）、**昆仑**（《别录》）。〔宗奭曰〕白蔹，服饵方少用，惟敛疮方多用之，故名白蔹。〔时珍曰〕兔核、猫儿卵，皆象形也。昆仑，言其皮黑也。

【集解】〔《别录》曰〕白蔹生衡山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曝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作藤生，根如白芷，破片竹穿，日干。〔恭曰〕根似天门冬，一株下有十许根，皮赤黑，肉白，如芍药，不似白芷。蔓生，枝端有五叶，所在有之。〔颂曰〕今江淮及荆、襄、怀、孟、商、齐诸州皆有之。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赤茎，叶如小桑。五月开花，七月结实。根如鸡鸭卵而长，三五枚同

一窠，皮黑肉白。一种赤敛，花实功用皆同，但表里俱赤尔。

白蔹

根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微寒。〔权曰〕有毒。〔之才曰〕代赭为之使。反乌头。

【主治】痈肿疽疮，散结气，止痛除热，目中赤，小儿惊痫温疟，女子阴中肿痛，带下赤白（《本经》）。杀火毒（《别录》）。治发背瘰疬，面上疱疮，肠风痔漏，血痢，刀箭疮，扑损，生肌止痛（大明）。解狼毒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生取根捣，傅痈肿，有效。〔颂曰〕今医治风及金疮、面药方多用之。往往与白及相须而用。

【附方】旧三，新十。

发背初起水调白蔹末，涂之（《肘后方》）。

疔疮初起方同上（《圣惠方》）。

一切痈肿〔权曰〕白蔹、赤小豆、□草为末，鸡子白调，涂之。〇陶隐居方：用白蔹二分，藜芦一分，为末，酒和贴之。日三上。

面鼻酒齄白蔹、白石脂、杏仁各半两，为末，鸡子清调涂，旦洗（《御药院方》）。

面生粉刺白蔹二分，杏仁半分，鸡屎白一分，为末，蜜和杂水拭面（《肘后方》）。

冻耳成疮白蔹、黄檗等分，为末，生油调搽（谈野翁方）。

汤火灼烂白蔹末傅之（《外台》方）。

诸物哽咽白蔹、白芷等分，为末。水服二钱（《圣惠方》）。

铁刺诸哽及竹木哽在咽中。白蔹、半夏泡等分，为末。酒服半钱，日二服（《圣惠方》）。

刺在肉中方同上。

胎孕不下白蔹、生半夏等分，为末，滴水丸梧子大。每榆皮汤下五十丸（《保命集》）。

风痹筋急肿痛，展转易常处。白蔹二分，熟附子一分，为末。每酒服半刀圭，日二服。以身中热行为候，十日便觉，忌猪肉、冷水（《千金方》）。

诸疮不敛白蔹、赤敛、黄檗各三钱炒研，轻粉一钱。先用葱白浆水洗净，傅之（《瑞竹堂方》）。

女萎《李当之本草》

【集解】〔恭曰〕女萎叶似白蔹，蔓生，花白子细。荆襄之间名为女萎，亦名蔓楚。用苗不用根。与萎蕤全别。今太常谬以为白头翁者是也。〔时珍曰〕诸家误以女萎解葳蕤，正误见葳蕤下。

【修治】〔敦曰〕凡采得阴干，去头并白蕊，于槐砧上剉，拌豆淋酒蒸之，从巳至未出，晒干。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止下痢，消食（当之）。风寒洒洒，霍乱泄痢肠鸣，游气上下无常，惊痫寒热百病，出汗（《唐本》）。

【附方】新三。

久痢脱肛女萎切一升，烧熏之（杨氏《产乳方》）。

□下不止女萎、云实各一两，川乌头二两，桂心五钱，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丸，水下，一日三服（《肘后方》）。

身体疬疡斑驳。女葳膏：用鲁国女葳、白芷各一分，附子一枚，鸡舌香、木香各二分，为末，腊猪脂七合，和煎，入麝香一钱。以浮石磨破，日擦之（《古今录验》）。

赭魁《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其根如魁，有汁如赭，故名。魁乃酒器名。

【集解】〔《别录》曰〕生山谷中。二月采。〔弘景曰〕状如小芋，肉白皮黄，近道亦有。〔恭曰〕赭魁大者如斗，小者如升。蔓生草木上，叶似杜衡。陶所说乃土卵也。土卵不堪药用。梁汉人蒸食之，名黄独，非赭魁也。〔保昇曰〕苗蔓延生，叶似萝藦，根若菝葜，皮紫黑，肉黄赤，大者轮囷如升，小者如拳，所在有之。〔时珍曰〕赭魁闽人用入染青缸中，云易上色。沈括《笔谈》云：《本草》所谓赭魁，皆未详审。今南中极多，肤黑肌赤，似何首乌。切破中有赤理如槟榔，有汁赤如赭，彼人以染皮制靴。闽人谓之余粮。《本草·石部》禹余粮陶氏所引，乃此物也。谨按沈氏所说赭魁甚明，但谓是禹余粮者，非矣。禹余粮乃今之土茯苓，可食，故得粮名；赭魁不可食，岂得称粮耶？土卵即土芋也，见《菜部》。

女萎

赭魁

根

【气味】甘，平，无毒。〔恭曰〕有小毒。

【主治】心腹积聚，除三虫（《本经》）。

鹅抱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宜州山林中。附石而生，作蔓，叶似大豆。其根形似莱菔，大者如三升器，小者如拳。二月、八月采根，切片，阴干用。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风热上壅，咽喉肿痛，及解蛮箭药毒，捣末酒服有效。亦消风热结毒赤肿。酒摩涂之，立愈（苏颂）。

伏鸡子根《拾遗》

【释名】承露仙（〖《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四明天台山。蔓延生，叶圆薄似钱，根似鸟形者良。

鹅抱

伏鸡子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解百药毒，诸热烦闷，急黄，天行黄疸，疟瘴中恶，寒热头痛，疽疮。马黄牛疫。水磨服之，新者尤佳。亦傅痈肿，与陈家白药同功（藏器）。

【附录】仰盆（《拾遗》）〔藏器曰〕味辛，温，有小毒。水磨服少许，治蛊飞尸喉痹。亦磨傅皮肤恶肿。生东阳山谷。苗似承露仙，根圆如仰盆状，大如鸡卵。人肝藤（《拾遗》）〔藏器曰〕主解诸药毒游风，手脚软痹。并生研服之，涂之。生岭南山石间。引蔓而生，叶有三桠，花紫色。与伏鸡子同名承露仙，而伏鸡子叶圆。〔时珍曰〕以根三两，磨汁或煎浓汁服。并解蛊毒。

千金藤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千金藤有数种，南北名模不同，大略主疗相似，或是皆近于藤也。生北地者，根大如指，色似漆；生南土者，黄赤如细辛。舒、庐间有一种藤似木蓼，又有乌虎藤，绕树生，冬青，亦名千金藤。江西林间有草生叶，头有瘿子，似鹤膝，叶如柳，亦名千金藤。又一种似荷叶，只大如钱许，亦呼为千金藤，又名古藤，主痢及小儿大腹。千金者，以贵为名。岂俱一物，亦状异而名同耶？若取的称，未知孰是？又岭南有陈思岌，亦名千金藤。

【气味】缺。

【主治】一切血毒诸气，霍乱中恶，天行虚劳疟瘴，痰嗽不利，痈肿大毒，药石发，癫

痈，悉主之（藏器）。

【附录】陈思岌（《拾遗》）〔藏器曰〕出岭南山野。蔓生如小豆，根及叶辛香。一名石黄香，一名千金藤。其根味辛，平，无毒。解诸药毒热毒，丹毒痈肿，天行壮热，喉痹蛊毒，并煮汁服之。亦磨涂疮肿。〔珣曰〕味苦，平。浸酒服，治风，补益轻身。

九仙子《纲目》

【释名】仙女娇（〖《纲目》〗）。

【集解】〔时珍曰〕九仙子，出均州太和山。一根连缀九枚，大者如鸡子，小者如半夏，白色。二月生苗，蔓高六七尺，茎细而光。叶如乌桕叶，而短扁不团。每叶桠生子枝，或一或二，袅袅下垂。六七月开碎青黄色花，随即结实。碎子丛簇，如谷精草子状。九月采根。

【气味】苦，凉，无毒。

【主治】咽痛喉痹，散血。以新汲水或醋磨汁含咽，甚良（时珍）。

山豆根宋《开宝》

【释名】解毒（《纲目》）、黄结（《纲目》）、中药（〖《纲目》〗）。〔颂曰〕其蔓如大豆，因以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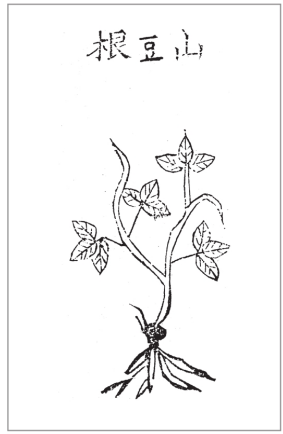
【集解】〔颂曰〕山豆根，生剑南及宜州、果州山谷，今广西亦有，以忠州、万州者为佳。苗蔓如豆，叶青，经冬不凋，八月采根。广南者如小槐，高尺余，石鼠食其根。故岭南人捕鼠，取肠胃曝

干，解毒攻热效。

【气味】甘，寒，无毒。〔时珍曰〕按沈括《笔谈》云：山豆根味极苦，《本草》言味甘，大误矣。

【主治】解诸药毒，止痛，消疮肿毒，发热咳嗽，治人及马急黄，杀小虫（《开宝》）。含之咽汁，解咽喉肿毒，极妙（苏颂）。研末汤服五分，治腹胀喘满。酒服三钱，治女人血气腹胀，又下寸白诸虫。丸服，止下痢。磨汁服，止卒患热厥心腹痛，五种痔痛。研汁涂诸热肿秃疮，蛇狗蜘蛛伤（时珍）。

九仙子



山豆根

【附方】旧十，新三。

解中蛊毒密取山豆根和水研，服少许，未定再服。已禁声者，亦愈。

五般急黄山豆根末，水服二钱。若带蛊气，以酒下。

霍乱吐利山豆根末，橘皮汤下三钱。

赤白下痢山豆根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腹白汤下，三服自止（已上并《备急方》）。

水蛊腹大有声，而皮色黑者。山豆根末，酒服二钱（《圣惠方》）。

卒患腹痛山豆根，水研半盏服，入口即定。

头风热痛山豆根末，油调，涂两太阳。

头上白屑山豆根末，浸油，日涂之。

牙龈肿痛山豆根一片，含于痛所（已上并《备急方》）。

喉中发痈山豆根磨醋噙之，追涎即愈。势重不能言者，频以鸡翎扫入喉中，引涎出，就能言语（《永类方》）。

麸豆诸疮烦热甚者。水研山豆根汁，服少许（《经验方》）。

疥癣虫疮山豆根末，腊猪脂调涂（《备急方》）。

喉风急证牙关紧闭，水谷不下。山豆根、白药等分，水煎噙之，咽下，二三口即愈（杨清叟《外科》）。

黄药子宋《开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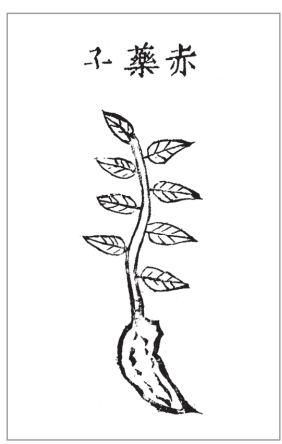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木药子**（《纲目》）、**大苦**（《纲目》）、**赤药**（《图经》）、**红药子**（〖《图经》〗）。〔时珍曰〕按沈括《笔谈》云：《本草》甘草注，引郭璞注《尔雅》云，蘦大苦者，云即甘草也。蔓生，叶似薄荷而色青黄，茎赤有节，节有枝相当。此乃黄药也，其味极苦，故曰大苦，非甘草也。

【**集解**】〔颂曰〕黄药原出岭南，今夔、峡州郡及明、越、秦、陇山中亦有之，以忠州、万州者为胜。藤生，高三四尺，根及茎似小桑，十月采根。秦州出者谓之红药子，施州谓之赤药，叶似荞麦，枝梗赤色，七月开白花，其根湿时红赤色，曝干即黄。《本经》有药实根，云生蜀郡山谷。苏恭云：即药子也，用其核仁。疑即黄药之实。但言叶似杏，其花红白色，子肉味酸，此为不同。〔时珍曰〕黄药子今处处人栽之。其茎高二三尺，柔而有节，似藤实非藤也。叶大如拳，长三寸许，亦不似桑。其根长者尺许，大者围二三寸，外褐

内黄，亦有黄赤色者，肉色颇似羊蹄根。人皆捣其根入染蓝缸中，云易变色也。唐苏恭言，药实根即药子，宋苏颂遂以为黄药之实。然今黄药冬枯春生，开碎花无实。苏恭所谓药子，亦不专指黄药。则苏颂所以言，亦未可凭信也。

黄药子



赤药子

根

【气味】苦，平，无毒。〔大明曰〕凉。治马心肺

热疾。

【主治】诸恶肿疮瘘喉痹，蛇犬咬毒。研水服之，亦含亦涂（《开宝》）。凉血降火，消瘿解毒（时珍）。

【发明】〔颂曰〕孙思邈《千金·月令方》：疗忽生瘿疾一二年者。以万州黄药子半斤，须紧重者为上。如轻虚，即是他州者，力慢，须用加倍。取无灰酒一斗，投药入中，固济瓶口。以糠火烧一复时，待酒冷乃开。时时饮一杯，不令绝酒气。经三五日后，常把镜自照，觉消即停饮，不尔便令人项细也。刘禹锡《传信方》亦著其效，云得之邕州从事张岩。岩目击有效，复试其验如神。其方并同，惟小有异处，是烧酒候香出外，瓶头有津出即止，不待一宿，火不可过猛耳。

【附方】旧三，新三。

项下瘿气黄药子一斤洗剉，酒一斗浸之。每日早晚常服一盏。忌一切毒物，及戒怒。仍以线逐日度之，乃知其效也（《斗门方》）。

吐血不止药子一两，水煎服（《圣惠方》）。

咯血吐血《百一选方》：用蒲黄、黄药子等分，为末，掌中舐之。〇王衮《博济方》：用黄药子、汉防己各一两，为末。每服一钱，小麦汤食后调服，一日二服。

鼻衄不止黄药子为末。每服二钱，煎淡胶汤下。良久，以新水调面一匙头服之。《兵部手集》方只以新汲水磨汁一碗，顿服（《简要济众方》）。

产后血运恶物冲心，四肢冰冷，唇青腹胀，昏迷。红药子一

两，头红花一钱，水二盏，妇人油钗二只，同煎一盏服。大小便俱利，血自下也（禹讲师《经验方》）。

天泡水疮黄药子末，搽之（《集简方》）。

解毒子《唐本草》

【释名】地不容（《唐本》）、苦药子（《图经》）。

【集解】〔恭曰〕地不容生川西山谷，采无时，乡人呼为解毒子也。〔颂曰〕出戎州。蔓生，叶青如杏叶而大，厚硬，凌冬不凋，无花实。根黄白色，外皮微粗褐，累累相连，如药实而圆大，采无时。又开州、兴元府出苦药子，大抵与黄药相类，春采根，曝干。亦入马药用。〔时珍曰〕《四川志》云：苦药子出忠州。性寒，解一切毒。川蜀诸处皆有。即解毒子也。或云：邛州苦药子即黄药子，方言称呼不同耳。理亦近之。

根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解蛊毒，止烦热，辟瘴疠，利喉闭及痰毒（《唐本》）。治五脏邪气，清肺压热（苏颂）。消痰降火，利咽喉，退目赤（时珍）。

【附方】新二。

咽喉肿痛水浆不下。苦药、山豆根、甘草、硝石各一分，射干、柑皮、升麻各半两，为末，蜜丸，噙之（《圣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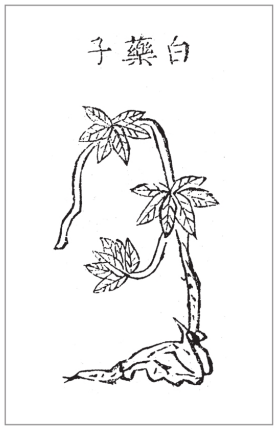
眉棱骨痛热毒攻眼，头痛眉痛，壮热不止。解毒子、木香、

川大黄各三分，为末，浆水调膏摊贴，干即易之（《普济方》）。

【附录】奴会子（《海药》）〔珣曰〕味辛，平，无毒。主小儿无辜冷疳，虚渴脱肛，骨立瘦损，脾胃不磨。刘五娘方，用为煎服。生西国诸戎。大小如苦药子。**药实根**〔《本经》曰〕味辛，温，无毒。主邪气诸痹疼酸，续绝伤，补骨髓。一名连木。〔《别录》曰〕生蜀郡山谷。采无时。〔恭曰〕此药子也，当今盛用，胡名那疏，出通州、渝州。其子味辛，平，无毒。主破血止痢消肿，除蛊疰蛇毒。树生，叶似杏，花红白色，子肉味酸，止用其仁，《本经》误载根字。〔时珍曰〕此药子虽似黄药、苦药子，而稍有不同。二药子不结子，此则树之子也。葛洪《肘后方》云：婆罗门名那疏树子，中国人名药子。去皮取中仁，细研服，治诸病也。

白药子《唐本草》

【集解】〔恭曰〕白药子出原州。三月生苗，叶似苦苣。四月抽赤茎，长似壶卢蔓。六月开白花。八月结子，亦名瓜蒌。九月叶落枝折，采根洗切，日干，根皮黄色，名白药子。〔颂曰〕今夔、施、合州、江西、岭南亦有之。江西出者，叶似乌桕，子如绿豆，至八月变成赤色，治马热方用之。



白药子

根

【气味】辛，温，无毒。〔权曰〕苦，冷。

【主治】金疮生肌（《唐本》）。消肿毒喉痹，消痰止嗽，治渴并吐血（大明）。治喉中热塞不通，咽中常痛肿（甄权）。解野葛、生金、巴豆药毒。刀斧折伤，干末傅之，能止血、痛（马志）。散血降火，消痰解毒（时珍）。

【附方】旧四，新八。

天行热病白药为末，浆水一盏，冷调二钱服，仰卧少顷，心闷或腹鸣□痛，当吐利数行。如不止，吃冷粥一碗止之（崔元亮《海上方》）。

心痛解热白药根、野猪尾二味，洗去粗皮，焙干等分，捣

筛。酒服一钱甚效。黔人用之（苏颂《图经》）。

风热上壅咽喉不利。白药三两，黑牵牛半两，同炒香，去牵牛一半为末，防风末三两，和匀。每茶服一钱（《圣惠方》）。

喉中热塞肿痛，散血消痰。白药、朴消等分，为末。吹之，日四五次（《直指方》）。

咽喉肿痛白药末一两，龙脑一分，蜜和丸芡子大。每含咽一丸（《圣惠方》）。

吐血不止白药烧存性，糯米饮服三钱（《圣惠方》）。

衄血不止红枣、白药各烧存性，等分为末，糯米饮服。或煎汤洗鼻，频频缩药令入（《经验良方》）。

胎热不安铁罩散：用白药子一两，白芷半两，为末。每服二钱，紫苏汤下。心烦热，入砂糖少许（《圣惠方》）。

一切疳眼赤烂生翳。白药子一两，甘草半两，为末。猪肝一具，批开掺末五钱，煮熟食之（《直指方》）。

小儿疳泻吐利。方同上。

诸骨哽咽白药煎米醋细咽。在上即吐出，在下即下出（《普济方》）。

痈肿不散生白药根捣贴，干则易之。无生者，研末水和贴（《图经》）。

【附录】陈家白药（《拾遗》）〔藏器曰〕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水研服之。入腹与毒相攻，必吐出。未尽更服。亦去心胸烦热，天行瘟瘴。出苍梧陈家，故有陈家之号。明山有之，蔓及根并似土瓜，叶如钱，根似防己，紧小者良，人亦采食之。与婆

罗门白药及赤药，功用并相似。〔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云：陈家白药善解毒，诸药皆不及之，救人甚多。封州、康州有种之者。广府每岁充土贡。按此药当时充贡，今无复有。或有之，古今名谓不同耳。**甘家白药**（《拾遗》）〔藏器曰〕味苦，大寒，有小毒。解诸药毒，水研服，即吐出。未尽再吐。与陈家白药功相似。二物性冷，与霍乱下利人相反。出龚州以南，生阴处，叶似车前，根如半夏。甘家亦因人而名。岭南多毒物，亦多解毒物，岂天资之乎？**会州白药**（《拾遗》）〔藏器曰〕主金疮，生肤止血，碎末傅之。出会州，叶如白蔹。**冲洞根**（《拾遗》）〔藏器曰〕味苦，平，无毒。主热毒，蛇犬虫痈疮等毒。出岭南恩州。取根阴干。功用同陈家白药，而苗蔓不相似。〔珣曰〕苗蔓如土瓜，根亦相似。味辛，温。主一切毒气及蛇伤。取根磨水服之，诸毒悉皆吐出也。**突厥白**（宋《开宝》）〔藏器曰〕味苦。主金疮，生肉止血，补腰续筋。出突厥国。色白如灰，乃云石灰共诸药合成者。〔志曰〕今所用者，出潞州。其根黄白色，状似茯苓而虚软。苗高三四尺，春夏叶如薄荷，花似牵牛而紫，上有白棱。二月、八月采根，暴干。

威灵仙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威，言其性猛也。灵仙，言其功神也。

【集解】〔志曰〕出商州上洛山及华山并平泽，以不闻水声者良。生先于众草，方茎，数叶相对。冬月丙丁戊己日采根用。〔恭曰〕九月末至十二月，采根阴干。余月并不堪采。〔颂曰〕今陕西及河东、河北、汴东、江湖州郡皆有之。初生作蔓，茎如钗股，四棱。叶似柳叶，作层，每层六七叶，如车轮，有六层至七层者。七月内生花六出，浅紫或碧白色。作穗似莆台子，亦有似菊花头者。实青色。根稠密多须似谷，每年朽败，九月采根。〔时珍曰〕其根每年旁引，

年深转茂。一根丛须数百条，长者二尺许。初时黄黑色，干则深黑，俗称铁脚威灵仙以此。别有数种，根须一样，但色或黄或白，皆不可用。

威灵仙

根

【气味】苦，温，无毒。〔元素曰〕味甘纯阳，入太阳经。〔杲曰〕可升可降，阴中阳也。〔时珍曰〕味微辛、咸，不苦。忌茗、面汤。

【主治】诸风，宣通五脏，去腹内冷滞，心膈痰水，久积癥瘕，痃癖气块，膀胱宿脓恶水，腰膝冷疼，疗折伤。久服无有温疫疟（《开宝》）。**推新旧积滞，消胸中痰唾，散皮肤大肠风邪**（李杲）。

【发明】〔颂曰〕唐贞元中，嵩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威灵仙去众风，通十二经脉，朝服暮效。疏宣五脏冷脓宿水变

病，微利，不泻人。服此四肢轻健，手足微暖，并得清凉。先时，商州有人病手足不遂，不履地者数十年。良医殚技莫能疗。所亲置之道旁，以求救者。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土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其后山人邓思齐知之，遂传其事。此药治丈夫妇人中风不语，手足不遂，口眼㖞斜，言语蹇滞，筋骨节风，绕脐风，胎风头风，暗风心风，风狂大风，皮肤风痒，白癜风，热毒风疮，头旋目眩，手足顽痹，腰膝疼痛，久立不得，曾经损坠，□腰痛，肾脏风壅，伤寒瘴气，憎寒壮热，头痛流涕，黄疸黑疸，头面浮肿，腹内宿滞，心头痰水，膀胱宿脓，口中涎水，冷热气壅，肚腹胀满，好吃茶滓，心痛，注气膈气，冷气攻冲，脾肺诸气，痰热咳嗽气急，坐卧不安，气冲眼赤，攻耳成脓，阴汗盗汗，大小肠秘，服此立通，气痢痔疾，瘰疬疥癣，妇人月水不来，动经多日，气血冲心，产后秘涩，孩子无辜，并皆治之。其法：采得根阴干，月余捣末。温酒调一钱匕，空腹服之。如人本性杀药，可加及六钱。利过两行则减之，病除乃停服。其性甚善，不触诸药，但恶茶及面汤，以甘草、栀子代饮可也。又以一味洗焙为末，以好酒和令微湿，入在竹筒内紧塞，九蒸九曝。如干，添酒洒之。以白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至三十丸，温酒下。崔元亮《海上集验方》著其详如此。〔恭曰〕腰肾脚膝积聚，肠内诸冷病，积年不瘥者，服之无不立效。〔宗奭曰〕其性快，多服疏人五脏真气。〔震亨曰〕威灵仙属木，治痛风之要药也，在上下者皆宜，服之尤效。其性好走，亦可横行，故崔元亮言其去众风，通十二经脉，朝服暮效。凡采得闻流水声者，知其性好走也，须不闻水声者乃佳。〔时珍曰〕威灵仙气温，味微辛咸。辛泄气，咸泄水。故风湿痰饮之病，气壮者服之有捷效。其性大抵疏利，久服恐损真气，气弱者亦不可服之。

【附方】旧四，新一十六。

脚气入腹胀闷喘急。用威灵仙末，每服二钱，酒下。痛减一分，则药亦减一分（《简便方》）。

腰脚诸痛《千金方》：用威灵仙末，空心温酒服一钱。逐日以微利为度。〇《经验方》：用威灵仙一斤，洗干，好酒浸七日，为末，面糊丸梧子大。以浸药酒，每服二十丸。

肾脏风壅腰膝沉重。威灵仙末，蜜丸梧子大。温酒服八十丸。平明微利恶物，如青脓胶，即是风毒积滞。如未利，夜再服一百丸。取下后，食粥补之。一月仍常服温补药。《孙兆方》名放杖丸（《集验方》）。

筋骨毒痛因患杨梅疮，服轻粉毒药，年久不愈者。威灵仙三斤，水酒十瓶，封煮一炷香。出火毒。逐日饮之，以愈为度（《集简方》）。

破伤风病威灵仙半两，独头蒜一个，香油一钱，同捣烂，热酒冲服。汗出即愈（《卫生易简方》）。

手足麻痹时发疼痛，或打扑伤损，痛不可忍，或瘫痪等证。威灵仙炒五两，生川乌头、五灵脂各四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用盐汤下。忌茶（《普济方》）。

男妇气痛不拘久近。威灵仙五两，生韭根二钱半，乌药五分，好酒一盏，鸡子一个，灰火煨一宿，五更视鸡子壳软为度。去渣温服，以干物压之，侧睡向块边。渣再煎，次日服。觉块刺痛，是其验也（《摘玄方》）。

噎塞膈气威灵仙一把，醋、蜜各半碗，煎五分，服之。吐出宿痰，愈（唐瑶《经验方》）。

停痰宿饮喘咳呕逆，全不入食。威灵仙焙，半夏姜汁浸，焙为末，用皂角水熬膏，丸绿豆大。每服七丸至十丸，姜汤下，一日三服，一月为验。忌茶、面。

腹中痞积威灵仙、楮桃儿各一两，为末。每温酒服三钱。名

化铁丸（《普济》）。

大肠冷积威灵仙末，蜜丸梧子大。一更时，生姜汤下十丸至二十丸（《经验良方》）。

肠风泻血久者。威灵仙、鸡冠花各二两，米醋二升，煮干，炒为末，以鸡子白和作小饼，炙干再研。每服二钱，陈米饮下，日二服（《圣济》）。

痔疮肿痛威灵仙三两，水一斗，煎汤。先熏后洗，冷再温之（《外科精义》）。

诸骨哽咽威灵仙一两二钱，砂仁一两，沙糖一盏，水二钟，煎一钟。温服。〇《乾坤生意》：用威灵仙米醋浸二日，晒研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二三丸，半茶半汤下。如欲吐，以铜青末半匙，入油一二点，茶服，探吐。〇《圣济录》：治鸡鹅骨哽。赤茎威灵仙五钱，井华水煎服，即软如绵吞下也，甚效。

飞丝缠阴肿痛欲断。以威灵仙捣汁，浸洗。一人病此得效（李楼《怪证方》）。

痘疮黑陷铁脚威灵仙炒研一钱，脑子一分。温水调服，取下疮痂为效。意同百祥丸（《儒门事亲》）。

茜草《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别录》）苗根。

【释名】蒨（音茜。〖《别录》〗）、**茅蒐**（音搜。〖《别录》〗）、**茹藘**（音如闾。〖《别录》〗）、**地血**（《别录》）、**染绯草**（《蜀本》）、**血见愁**（《土宿》）、**风车**

草（《土宿》）、过山龙（《补遗》）、牛蔓（〖《诗疏》〗）。〔时珍曰〕按陆佃云：许氏《说文》言蒐乃人血所化，则草鬼为蒐以此也。陶隐居《本草》言东方有而少，不如西方多，则西草为茜，又以此也。陆玑云：齐人谓之茜，徐人谓之牛蔓。又草之盛者为蒨，牵引为茹，连覆为藘，则蒨、茹藘之名，又取此义也。人血所化之说，恐亦俗传耳。《土宿真君本草》云：四补草，其根茜草也。一名西天王草，一名四岳近阳草，一名铁塔草、风车儿草。〔藏器曰〕《有名未用》，苗根，即茜根也。茜、苗二字相似，传写之误尔。宜并之。

【集解】〔《别录》曰〕茜根生乔山川谷。二月、三月采根曝干。又曰：苗根生山阴谷中。蔓草木上。茎有刺，实如椒。〔弘景曰〕此即今染绛茜草也。东间诸处乃有而少，不如西多。《诗》云“茹藘在阪”者是也。〔保昇曰〕染绯草，叶似枣叶，头尖下阔，茎叶俱涩，四五叶对生节间，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所在皆有，八月采。〔颂曰〕今圃人亦作畦种莳。故《史记》云：千亩栀、茜，其人与千户侯等，言其利厚也。〔时珍曰〕茜草十二月生苗，蔓延数尺。方茎中空有筋，外有细刺，数寸一节。每节五叶，叶如乌药叶而糙涩，面青背绿。七八月开花，结实如小椒大，中有细子。

茜草

根

【修治】〔敦曰〕凡使，用铜刀于槐砧上剉，日干，勿犯铅铁气。勿用赤柳草根，真相似，只是味酸涩。误服令人患内障眼，速服甘草水解之，即毒气散。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甘。〔大明曰〕酸。入药炒用。〔震亨曰〕热。〔元素曰〕微酸、咸，温。阴中之阴。〔《别录》曰〕苗根：咸，平，无毒。〔之才曰〕畏鼠姑。汁，制雄黄。

【主治】寒湿风痹，黄疸，补中（《本经》）。止血，内崩下血，膀胱不足，踒跌蛊毒。久服益精气，轻身。可以染绛。又苗根：主痹及热中伤跌折（《别录》）。治六极伤心肺，吐血泻血（甄权）。止鼻洪尿血，产后血运，月经不止，带下，扑损淤血，泄精，痔瘘疮疖排脓。酒煎服（大明）。通经脉，治骨节风痛，活血行血（时珍）。

【发明】〔藏器曰〕茜草主蛊毒，煮汁服。《周礼》：庶氏掌除蛊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者，蘘荷与茜也，主蛊为最。〔震亨曰〕俗人治痛风，用草药取速效。如石丝为君，过山龙等佐之。皆性热而燥，不能养阴，却能燥湿病之浅者。湿痰得燥而开，瘀血得热而行，故亦暂效。若病深而血少者，则愈劫愈虚而病愈深矣。〔时珍曰〕茜根色赤而气温，味微酸而带咸。色赤入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而咸走血，手足厥阴血分之药也，专于行血活血。俗方用治女子经水不通，以一两煎酒服之，一日即通，甚效。《名医别录》言其久服益精气轻身，《日华子》言其泄精，殊不相合，恐未可凭。

【附方】旧三，新八。

吐血不定茜根一两，捣末。每服二钱，水煎冷服。亦可水和二钱服（周应《简要济众方》）。

吐血燥渴及解毒。用茜根、雄黑豆去皮、甘草炙等分，为末，井水丸弹子大。每温水化服一丸（《圣济录》）。

鼻血不止茜根、艾叶各一两，乌梅肉二钱半，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乌梅汤下五十丸（《本事方》）。

五旬行经妇人五十后，经水不止者，作败血论。用茜根（一名过山姜）一两，阿胶、侧柏叶、炙黄芩各五钱，生地黄一两，小儿胎发一枚烧灰，分作六帖。每帖水一盏半，煎七分，入发灰服之（唐瑶《经验方》）。

女子经闭方见前发明。

心瘅心烦内热。茜根煮汁服（《伤寒类要》）。

解中蛊毒吐下血如烂肝。茜草根、蘘荷叶各三两，水四升，煮二升，服即愈。自当呼蛊主姓名也（陈延之《小品方》）。

黑髭乌发茜草一斤。生地黄三斤，取汁。以水五大碗，煎茜绞汁，将滓再煎三度。以汁同地黄汁，微火煎如膏，以瓶盛之。每日空心温酒服半匙，一月髭发如漆也。忌萝卜、五辛（《圣济录》）。

蝼蛄漏疮茜根烧灰、千年石灰等分，为末，油调傅之（《儒门事亲》方）。

脱肛不收茜根、石榴皮各一握，酒一盏，煎七分，温服（《圣惠方》）。

预解疮疹时行疮疹正发，服此则可无患。茜根煎汁，入少酒饮之（《奇效良方》）。

【附录】血藤（宋《图经》）〔颂曰〕生信州。叶如蒌蒿叶，根如大拇指，其色黄。彼人五月采用，攻血治气块。〔时珍曰〕按虞抟云，血藤即过山龙，理亦相近，未知的否？姑附之。

剪草《日华》

【集解】〔藏器曰〕剪草生山泽间，叶如茗而细，江东用之。〔颂曰〕生润州。二月、三月采，曝干用。〔时珍曰〕按许叔微《本事方》言：剪草状如茜草，又如细辛。婺、台二州皆有之，惟婺州者可用。其说殊详，今遍询访无识者。或云即茜草也，未有的据。

根

【气味】苦，凉，无毒。〔颂曰〕平。

【主治】诸恶疮疥癣风瘙，瘘蚀有虫，浸酒服（大明）。**主一切失血**（时珍）。

【发明】〔元素曰〕上部血，须用剪草、牡丹皮、天门冬、麦门冬。〔时珍曰〕许学士《本事方》云：剪草治劳瘵吐血损肺及血妄行，名曰神传膏。其法：每用一斤净洗，晒为末，入生蜜二斤，和为膏，以器盛之，不得犯铁器，一日一蒸，九蒸九曝乃止。病人五更起，面东坐，不得语言，以匙抄药四匙食之，良久以稀粟米饮压之。药只冷服，米饮亦勿大热，或吐或下不妨。如久病肺损咯血，只一服愈。寻常嗽血妄行，每服一匙可也。有一贵妇病瘵，得此方，九日药成。前一夕，病者梦人戒令翌日勿乱服药。次日将服药，屋上土坠器中，不可用。再合成，将服，为猫覆器，又不得食。再合未就，而夫人卒矣。此药之异有如此。若小小血妄行，只一啜而愈也。此药绝妙

若此，而世失传，惜哉！

【附方】新二。

风虫牙痛剪草、细辛、藁本等分，煎水热漱，少顷自止（《中藏经》）。

风疮瘙痒滑肌散：治风邪客于肌中，浑身瘙痒，致生疮疥，及脾肺风毒攻冲，生疮干湿，日久不瘥。用剪草七两不见火，轻粉一钱，为末，掺之。干者麻油调掺（《和剂局方》）。

防己《本经·中品》

【释名】解离（《本经》）、石解（〖《纲目》〗）。〔时珍曰〕按东垣李杲云：防己如险健之人，幸灾乐祸，能首为乱阶；若善用之，亦可御敌。其名或取此义。解离，因其纹解也。

【集解】〔《别录》曰〕防己生汉中川谷。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当之曰〕其茎如葛蔓延。其根外白内黄，如桔梗，内有黑纹如车辐解者，良。〔弘景曰〕今出宜都、建平。大而青白色、虚软者好，黯黑冰强者不佳。服食亦须之。〔颂曰〕今黔中亦有之。但汉中出者，破之文作车辐解，黄实而香，茎梗甚嫩，苗叶小类牵牛。折其茎，一头吹之，气从中贯，如木通然。他处者青白虚软，又有腥气，皮皱，上有丁足子，名木防己。苏恭言木防己不任用。而古方张仲景治伤寒有增减木防己汤，及防己地黄汤、五物防己汤、黄芪六物等汤。孙思邈治遗尿小便涩，亦有三物木防己汤。〔藏器曰〕如陶所说，汉木二防己，即是根苗为名。

防己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木条，色黄、腥、皮皱、上有丁足子，不堪用。惟要心有花文黄色者，细剉，以车前草根相对蒸半日，晒干取用。〔时珍曰〕今人多去皮剉，酒洗晒干用。

【气味】辛，平，无毒。〔《别录》曰〕苦，温。〔普曰〕神农：辛。黄帝、岐伯、桐君：苦，无毒。李当之：大寒。〔权曰〕苦，有小毒。〔元素曰〕大苦、辛，寒。阴也，泄也。〔之才曰〕殷孽为之使。杀雄黄毒。恶细辛。畏萆薢、女菀、卤咸。伏消石。

【主治】风寒温疟，热气诸痫，除邪，利大小便（《本经》）。疗水肿风肿，去膀胱热，伤寒寒热邪气，中风手脚挛急，通腠理，利九窍，止泄，散痈肿恶结，诸瘑疥癣虫疮（《别录》）。治湿风，口面㖞斜，手足拘痛，散留痰，肺气喘嗽（甄权）。治中下湿热肿，泄脚气，行十二经（元素）。木防己：主治男子肢节

中风，毒风不语，散结气拥肿，温疟风水肿，治膀胱（甄权）。

【发明】〔弘景曰〕防己是疗风水要药。〔藏器曰〕治风用木防己，治水用汉防己。〔元素曰〕去下焦湿肿及痛，并泄膀胱火邪，必用汉防己、草龙胆为君，黄檗、知母、甘草佐之，防己乃太阳本经药也。〔杲曰〕《本草·十剂》云：通可去滞，通草、防己之属是也。夫防己大苦寒，能泻血中湿热，通其滞塞，亦能泻大便，补阴泻阳，助秋冬、泻春夏之药也。比之于人，则险而健者也。幸灾乐祸，能首为乱阶。然善用之，亦可敌凶突险。此瞑眩之药也，故圣人存而不废。大抵闻其臭则可恶，下咽则令人身心烦乱，饮食减少。至于十二经有湿热壅塞不通，及下注脚气，除膀胱积热而庇其基本，非此药不可，真行经之仙药，无可代之者。若夫饮食劳倦，阴虚生内热，元气谷食已亏，以防己泄大便，则重亡其血，此不可用一也。如人大渴引饮，是热在上焦肺经气分，宜渗泄，而防己乃下焦血分药，此不可用二也。外伤风寒，邪传肺经，气分湿热，而小便黄赤，乃至不通，此上焦气病，禁用血药，此不可用三也。大抵上焦湿热者皆不可用。下焦湿热流入十二经，致二阴不通者，然后审而用之。

【附方】旧三，新九。

皮水肿按之没指，不恶风，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防己、黄芪、桂枝各三两，茯苓六两，甘草二两。每服一两，水一升，煎半升服，日二服（张仲景方）。

风水恶风汗出身重，脉浮，防己黄芪汤主之。防己一两，黄芪一两二钱半，白术七钱半，炙甘草半两。剉散。每服五钱，生姜四片，枣一枚，水一盏半，煎八分，温服。良久再服。腹痛加芍药（仲景方）。

风湿相搏关节沉痛，微肿恶风（方同上）。

小便淋涩三物木防己汤：用木防己、防风、葵子各二两。□咀，水五升，煮二升半，分三服（《千金方》）。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黧黑，其脉沉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之不愈，去石膏，加茯苓、芒硝主之。用木防己三两，人参四两，桂枝二两，石膏鸡子大十二枚，水六升，煮二升，分服（张仲景方）。

伤寒喘急防己、人参等分，为末。桑白汤服二钱，不拘老小。

肺痿喘嗽汉防己末二钱，浆水一盏，煎七分，细呷（《儒门事亲》）。

肺痿咯血多痰者，汉防己、葶苈等分，为末。糯米饮每服一钱（《古今录验》）。

鼻衄不止生防己末，新汲水服二钱，仍以少许□之（《普济》）。

霍乱吐利防己、白芷等分，为末。新汲水服二钱（《普济》）。

目睛暴痛防己酒浸三次，为末。每一服二钱，温酒下（《摘玄方》）。

解雄黄毒防己，煎汁服之（《肘后方》）。

实

〔主治〕脱肛。焙研，煎饮代茶（《肘后》）。

通草《本经·中品》

【释名】木通（士良）、附支（《本经》）、丁翁（《吴普》）、万年藤（甄权），子名燕覆（〖《唐本》〗）。〔时珍曰〕有细细孔，两头皆通，故名通草，即今所谓木通也。今之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宋本草混注为一，名实相乱，今分出之。

【集解】〔《别录》曰〕通草生石城山谷及山阳。正月、二月采枝，阴干。〔弘景曰〕今出近道。绕树藤生，汁白。茎有细孔，两头皆通。含一头吹之，则气出彼头者良。或云即葛藤茎也。〔恭曰〕此物大者径三寸，每节有二三枝，枝头有五叶。子长三四寸，核黑瓤白，食之甘美。南人谓为燕覆子，或名乌覆子。遇七八月采之。〔藏器曰〕江东人呼为畜葛子，江西人呼为拿子，如筭袋，瓤黄子黑，食之去皮。苏云色白者，乃猴葛也。〔颂曰〕今泽、潞、汉中、江淮、湖南州郡亦有之。藤生，蔓大如指，其茎干大者径三寸。一枝五叶，颇类石韦，又似芍药，三叶相对。夏秋开紫花，亦有白花者。结实如小木瓜，食之甘美，即陈士良《本草》所谓桴棪子也。其枝今人谓之木通，而俗间所谓通草，乃通脱木也。古方所用通草，皆今之木通，其通脱木稀有用者。或以木通为葡萄苗者，非矣。按张氏《燕吴行纪》载：扬州甘泉东院两廊前有通草，其形如椿，少叶，子垂梢际，如苦楝。与今所说不同，或别一物也。〔时珍曰〕今之木通，有紫、白二色：紫者皮厚味辛，白者皮薄味淡。《本经》言味辛，《别录》言味甘，是二者皆能通利也。

通草

【气味】辛，平，无毒。〔《别录》曰〕甘。〔权曰〕微寒。〔普曰〕神农、黄帝：辛。雷公：苦。〔杲曰〕味甘而淡，气平味薄。降也，阳中阴也。

【主治】除脾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去恶虫（《本经》）。疗脾疸，常欲眠，心烦哕，出音声，治耳聋，散痈肿诸结不消，及金疮恶疮，鼠瘘踒折，齆鼻瘜肉，堕胎，去三虫（《别录》）。治五淋，利小便，开关格，治人多睡，主水肿浮大（甄权）。利诸经脉寒热不通之气（诜）。理风热，小便数急疼，小腹虚满，宜煎汤并葱食之，有效（士良）。安心除烦，止渴退热，明耳目，治鼻塞，通小肠，下水，破积聚血块，排脓，治疮疖，止痛，催生下胞，女人血闭，月候不匀，天行时疾，头

痛目眩，羸劣乳结，及下乳（大明）。利大小便，令人心宽，下气（藏器）。主诸瘘疮，喉痹咽痛，浓煎含咽（珣）。通经利窍，导小肠火（杲）。

【发明】〔杲曰〕《本草·十剂》，通可去滞，通草、防己之属是也。夫防己大苦寒，能泻血中湿热之滞，又通大便。通草甘淡，能助西方秋气下降，利小便，专泻气滞也。肺受热邪，津液气化之原绝，则寒水断流；膀胱受湿热，癃闭约缩，小便不通，宜此治之。其症胸中烦热，口燥舌干，咽干，大渴引饮，小便淋沥，或闭塞不通，胫酸脚热，并宜通草主之。凡气味与之同者，茯苓、泽泻、灯草、猪苓、琥珀、瞿麦、车前子之类，皆可以渗湿利小便，泄其滞气也。又曰：木通下行，泄小肠火，利小便，与琥珀同功，无他药可比。〔时珍曰〕木通手厥阴心包络、手足太阳小肠、膀胱之药也。故上能通心清肺，治头痛，利九窍；下能泄湿热，利小便，通大肠，治遍身拘痛。《本经》及《别录》皆不言及利小便治淋之功，甄权、日华子辈始发扬之。盖其能泄丙丁之火，则肺不受邪，能通水道。水源既清，则津液自化，而诸经之湿与热，皆由小便泄去。故古方导赤散用之，亦泻南补北、扶西抑东之意。杨仁斋《直指方》言：人遍身胸腹隐热，疼痛拘急，足冷，皆是伏热伤血。血属于心，宜木通以通心窍，则经络流行也。

【附方】旧三，新一。

心热尿赤面赤唇干，咬牙口渴。导赤散：用木通、生地黄、炙甘草等分，入竹叶七片，水煎服（钱氏方）。

妇人血气木通浓煎三五盏，饮之即通（孟诜《本草》）。

金疮踒折通草煮汁酿酒，日饮。

鼠瘘不消方同上。

根

〔主治〕项下瘿瘤（甄权）。

子

〔气味〕甘，寒，无毒。〔诜曰〕平，南人多食之，北人不知其功。

〔主治〕厚肠胃，令人能食，下三焦恶气，续五脏断绝气，使语声足气，通十二经脉。和核食之（孟诜）。除三焦客热，胃口热闭，反胃不下食（士良）。止渴，利小便（时珍）。

通脱木《法象》

【释名】通草（《纲目》）、活苋（音夺）、离南（〖并《尔雅》〗）。〔颂曰〕《尔雅》：离南、活苋，即通脱也。《山海经》名寇脱。又名倚商。〔杲曰〕阴窍涩而不利，水肿闭而不行，用之立通，因有通草之名。与木通同功。〔嘉谟曰〕白瓤中藏，脱木得之，故名通脱。

【集解】〔藏器曰〕通脱木生山侧。叶似蓖麻。其茎空心，中有白瓤，轻白可爱，女人取以饰物，俗名通草。〔颂曰〕郭璞言：生江南，高丈许，大叶似荷而肥，茎中瓤正白。今园圃亦有种莳者，或作蜜煎充果，食之甘美。〔时珍曰〕蔓生山中。茎大者围数寸。

【气味】甘、淡，寒，无毒。〔杲曰〕甘，平。

降也。阳中阴也。

【主治】利阴窍，治五淋，除水肿癃闭，泻肺（李杲）。解诸毒虫痛（苏颂）。明目退热，下乳催生（汪机）。

【发明】〔杲曰〕通草泻肺利小便，甘平以缓阴血也。与灯草同功。宜生用之。〔时珍曰〕通草色白而气寒，味淡而体轻，故入太阴肺经，引热下降而利小便；入阳明胃经，通气上达而下乳汁。其气寒，降也；其味淡，升也。

通脱木

天寿根

【附方】新一。

洗头风痛新通草瓦上烧存性，研末二钱，热酒下。牙关紧者，斡口灌之（王璆《百一选方》）。

花上粉

〔主治〕诸虫瘘恶疮痔疾，纳之（藏器）。疗瘰疬，及胸中伏气攻胃咽（苏颂）。

【附录】天寿根（《图经》）〔颂曰〕出台州，每岁土贡。其性凉，治胸膈烦热，土人常用有效。

钓藤《别录·下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弘景曰〕出建平。亦作吊藤。疗小儿，不入余方。〔时珍曰〕其刺曲如钓钩，故名。或作吊，从简耳。

【集解】〔恭曰〕钓藤出梁州。叶细长，其茎间有刺，若钓钩。〔颂曰〕今秦中兴元府有之。三月采。〔宗奭曰〕湖南、湖北、江南、江西山中皆有之。藤长八九尺或一二丈，大如拇指，其中空。小人用致酒瓮中，盗取酒，以气吸之，涓涓不断。〔时珍曰〕状如葡萄藤而有钩，紫色。古方多用皮，后世多用钩，取其力锐尔。

钓藤

【气味】甘，微寒，无毒。〔保昇曰〕苦。〔权曰〕甘，平。〔时珍曰〕初微甘，后微苦，平。

【主治】小儿寒热，十二惊痫（《别录》）。小儿惊啼，瘈疭热拥，客忤胎风（权）。大人头旋目眩，平肝风，除心热，小儿内钓腹痛，发斑疹（时珍）。

【发明】〔时珍曰〕钓藤，手足厥阴药也。足厥阴主风，手厥阴主火。惊痫眩运，皆肝风相火之病。钓藤通心包于肝木，风静火息，则诸证自除。或云：入数寸于小麦中蒸熟，喂马易肥。

【附方】新三。

小儿惊热钓藤一两，消石半两，甘草炙一分，为散。每服半钱，温水服，日三服。名延龄散（《圣济录》）。

卒得痫疾钓藤、甘草炙各二钱，水五合，煎二合。每服枣许，日五、夜三度（《圣惠方》）。

斑疹不快钓藤钩子、紫草茸等分，为末。每服一字或半钱，温酒服（钱氏方）。

【附录】倒挂藤（《拾遗》）〔藏器曰〕味苦，无毒。主一切老血，及产后诸疾，结痛，血上欲死，煮汁服之。生深山，有逆刺如悬钩，倒挂于树，叶尖而长。

黄藤《纲目》

【集解】〔时珍曰〕黄藤生岭南，状若防己。俚人常服此藤，纵饮食有毒，亦自然不发。席辩刺史云：甚有效。

【气味】甘、苦，平，无毒。

【主治】饮食中毒，利小便，煮汁频服即解（时珍）。

白兔藿《本经·上品》

【释名】白葛（《本经》）。

【集解】〔《别录》曰〕生交州山谷。〔弘景曰〕此药解毒，莫之与敌，而人不复用，不闻识者。〔恭曰〕荆襄山谷大有之。

蔓生，山南人谓之白葛。苗似萝藦，叶圆厚，茎有白毛，与众草异，用藿疗毒有效。而交、广又有白花藤，亦解毒，用根不用苗。〔保昇曰〕蔓生，叶圆若莼。今襄州北、汝州南冈上有。五月、六月采苗，日干。

白兔藿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蛇虺蜂虿猘狗菜肉蛊毒，鬼疰（《本经》）。风疰。诸大毒不可入口者，皆消除之。又去血，可末着痛上，立消。毒入腹者，煮汁饮即解（《别录》）。风邪热极，煮汁饮。捣末，傅诸毒妙（李珣）。

白花藤《唐本草》

【集解】〔恭曰〕生岭南交州、广州平泽。苗似野葛。叶似女贞，茎叶俱无毛而白花。其根似葛而骨柔，皮厚肉白，大疗毒，用

根不用苗。〔保昇曰〕蔓生白花，叶有细毛，根似牡丹，骨柔皮白而厚，凌冬不凋。〔敦曰〕凡使勿用菜花藤，真相似，只是味酸涩。白花藤味甘香，采得去根细剉，阴干用。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解诸药、菜、肉中毒。渍酒，主虚劳风热（《唐本》）。

【发明】〔时珍曰〕苏言用根，雷言用苗，都可用尔。按葛洪《肘后方》云：席辩刺史在岭南日久，言俚人皆因饮食入毒，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心中渐胀，先寒似瘴。急含白银，一宿变色者即是也。银青是蓝药，银黄赤是蔨药。蔨音混，草名也。但取白花藤四两，出嶲州者为上，不得取近野葛生者，洗切，同干蓝实四两，水七升，煮取半，空腹顿服。少闷勿怪，其毒即解。

白英《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别录》鬼目。

【释名】穀菜（《别录》）、白草（同上）、白幕（《拾遗》）、排风（同上），子名鬼目（〖《别录》〗）。〔时珍曰〕白英谓其花色，穀菜象其叶文，排风言其功用，鬼目象其子形。《别录·有名未用》，复出鬼目，虽苗子不同，实一物也。故并之。

白花藤

白英

【集解】〔《别录》曰〕白英生益州山谷。春采叶，夏采茎，秋采花，冬采根。〔又曰〕鬼目一名来甘。实赤如五味，十月采。〔弘景曰〕鬼目俗人呼为白草子，是矣。又曰白英，方药不复用。此有斛菜，生水中，可蒸食，非是此类。有白草，作羹饮，甚疗劳，而不用根花。益州乃有苦菜，土人专食之，充健无病，疑或是此。〔恭曰〕白英，鬼目草也。蔓生，叶似王瓜，小长而五桠。实圆，若龙葵子，生青，熟紫黑。东人谓之白草。陶云白草，似识之，

而不的辨。〔藏器曰〕白英，鬼目菜也。蔓生，三月延长。《尔雅》名苻。郭璞云：似葛，叶有毛，子赤色如耳珰珠。若云子熟黑，误矣。江东夏月取其茎叶，煮粥食，极解热毒。〔时珍曰〕此俗名排风子是也。正月生苗，白色，可食。秋开小白花。子如龙葵子，熟时紫赤色。《吴志》云：孙皓时有鬼目菜，缘枣树，长丈余，叶广四寸，厚三分，人皆异之。即此物也。又羊蹄草一名鬼目。岭南有木果亦名鬼目，叶似楮，子大如鸭子，七八月熟，黄色，味酸可食。皆与此同名异物也。

根、苗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寒热八疸，消渴，补中益气。久服轻身延年（《本经》）。叶：作羹饮，甚疗劳（弘景）。烦热，风疹丹毒，瘴疟寒热，小儿结热，煮汁饮之（藏器）。

鬼目子也。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明目（《别录》）。

〔附方〕新一。

目赤头旋眼花面肿，风热上攻。用排风子焙、甘草炙、菊花焙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卧时温水下（《圣济录》）。

萝摩《唐本草》

〔校正〕并入《拾遗》斫合子。

【释名】藿（音贯。〖《尔雅》〗）、芄兰（《诗疏》）、白环藤（《拾遗》），实名雀瓢（陆玑）、斫合子（《拾遗》）、羊婆奶（《纲目》）、婆婆针线包（〖《纲目》〗）。〔藏器曰〕汉高帝用子傅军士金疮，故名斫合子。〔时珍曰〕白环，即芄字之讹也。其实嫩时有浆，裂时如瓢，故有雀瓢、羊婆奶之称。其中一子有一条白绒，长二寸许，故俗呼婆婆针线包，又名婆婆针袋儿也。

【集解】〔弘景曰〕萝摩作藤生，摘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种之，叶厚而大，可生啖，亦蒸煮食之。谚云：去家千里，勿食萝摩、枸杞。言其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与枸杞叶同也。〔恭曰〕按陆玑《诗疏》云：萝摩一名芄兰，幽州谓之雀瓢。然雀瓢是女青别名也。萝摩叶似女青，故亦名雀瓢。女青叶似萝摩，两叶相对。子似瓢形，大如枣许，故名雀瓢。根似白薇，茎叶并臭，生平泽。《别录》云：叶嫩时似萝摩，圆端，大茎，实黑。〔藏器曰〕萝摩东人呼为白环藤，生篱落间，折之有白汁，一名雀瓢。其女青终非白环，二物相似，不能分别。〔又曰〕斫合子作藤生，蔓延篱落间。至秋霜，子如柳絮。一名鸡肠，一名熏桑。〔时珍曰〕斫合子即萝摩子也。三月生苗，蔓延篱垣，极易繁衍。其根白软。其叶长而后大前尖。根与茎叶，断之皆有白乳如构汁。六七月开小长花，如铃状，紫白色。结实长二三寸，大如马兜铃，一头尖。其壳青软，中有白绒及浆。霜后枯裂则子飞，其子轻薄，亦如兜铃子。商人取其绒作坐褥代绵，云甚轻暖。《诗》云："芄兰之支，童子佩觿。芄兰之叶，童子佩韘。"觿音畦，解结角锥也。此物实尖，垂于支间似之。韘音涉，张弓指驱也。此叶后弯似之。故以比兴也。一种茎叶及花皆似萝摩，但气臭根紫，结子圆大如豆，生青熟赤为异。此则苏恭所谓女青似萝摩，陈藏器所谓二物相似者也。苏恭言其根似白微，子似瓢形，则误矣。当从陈说。此乃藤生女青，与蛇衔根之女青，名同物异，宜互考之。

萝摩

子叶同。

【气味】甘、辛，温，无毒。〔时珍曰〕甘、微辛。

【主治】虚劳，补益精气，强阴道。叶煮食，功同子（《唐本》）。捣子，傅金疮，生肤止血。捣叶，傅肿毒（藏器）。取汁，傅丹毒赤肿，及蛇虫毒，即消。蜘蛛伤，频治不愈者，捣封二三度，能烂丝毒，即化作脓也（时珍）。

【附方】新二。

补益虚损极益房劳。用萝摩四两。枸杞根皮、五味子、柏子仁、酸枣仁、干地黄各三两，为末。每服方寸匕，酒下，日三服（《千金方》）。

损伤血出痛不可忍。用篱上婆婆针袋儿，擂水服，渣罨疮

口，立效（《袖珍》）。

赤地利《唐本草》

〔校正〕并入《拾遗》五毒草。

【释名】赤薜荔（《纲目》）、五毒草（《拾遗》）、五蕺（《拾遗》）、蛇□（《拾遗》）、山荞麦（《图经》）。〔时珍曰〕并未详。

【集解】〔恭曰〕所在山谷有之。蔓生，叶似萝摩。根皮赤黑，肉黄赤。二月、八月采根，日干。〔颂曰〕云所在皆有，今惟华山有之。春夏生苗，作蔓绕草木上，茎赤。叶青，似荞麦叶。七月开白花，亦如荞麦。结子青色。根若菝葜，皮紫赤，肉黄赤，八月采根，晒干收。〔藏器曰〕五毒草生江东平地。花叶并如荞麦。根紧硬似狗脊。亦名蛇□，名同物异。〔时珍曰〕五毒草即赤地利，今并为一。

赤地利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细剉，用蓝叶并根，同入生绢袋盛之，蒸一伏时，去蓝晒用。

【气味】苦，平，无毒。〔藏器曰〕酸，平。伏丹砂。

【主治】赤白冷热诸痢，断血破血，带下赤白，生肌肉（《唐本》）。主痈疽恶疮毒肿，赤白游疹，虫蚕蛇犬咬，并醋摩傅之，亦捣茎叶傅之。恐毒入腹，煮汁饮（藏器）。

【发明】〔时珍曰〕唐张文仲《备急方》，治青赤黄白等痢，鹿茸丸方中用之。则其功长于凉血解毒，可知矣。

【附方】旧二。

小儿热疮身面皆有，如火烧者。赤地利末，粉之（《外台》）。

火疮灭瘢赤地利末，油调涂（《圣惠》）。

紫葛《唐本草》

【集解】〔恭曰〕生山谷中。苗似葡萄，长丈许。根紫色，大者径二三寸。〔保昇曰〕所在皆有，今出雍州。叶似蘡薁。其根皮肉俱紫色。三、八月采根皮，日干。〔大明曰〕紫葛有二种，此是藤生者。〔颂曰〕今惟江宁府及台州有之。春生冬枯，似葡萄而紫色。

紫葛

根皮

【气味】甘、苦，寒，无毒。〔大明曰〕苦、滑，冷。烧灰，制消石。

【主治】痈肿恶疮，捣末醋和封之（恭）。主瘫缓挛急，并热毒风，通小肠（大明）。生肌散血（时珍）。

【附方】旧二。

产后烦渴血气上冲也。紫葛三两，水二升，煎一升，去滓呷之。

金疮伤损生肌破血。用紫葛二两，顺流水三盏，煎一盏半，分三服。酒煎亦妙（并《经效方》）。

乌蔹莓《唐本草》

【释名】五叶莓（弘景）、茏草（保昇）、拔（《尔雅》）、茏葛（同）、赤葛（《纲目》）、五爪龙（同）、赤泼藤（〖同〗）。〔时珍曰〕五叶如白蔹，故曰乌蔹，俗名五爪龙。江东呼龙尾，亦曰虎葛。曰龙、曰葛，并取蔓形。赤泼与赤葛及拔音相近。

【集解】〔弘景曰〕五叶莓生篱墙间，作藤。捣根傅痈疖有效。〔恭曰〕蔓生平泽，叶似白蔹，四月、五月采之。〔保昇曰〕茎端五叶，开花青白色，所在有之，夏采苗用。〔时珍曰〕塍堑间甚多。其藤柔而有棱，一枝一须，凡五叶。叶长而光，有疏齿，面青背淡。七八月结苞成簇，青白色。花大如粟，黄色四出。结实大如龙葵子，生青熟紫，内有细子。其根白色，大者如指，长一二尺，捣之多涎滑。傅滋《医学集成》谓即紫葛，杨起《简便方》谓即老鸦眼睛草，《斗门方》谓即何首乌，并误矣。

【气味】酸、苦，寒，无毒。

【主治】痈疖疮肿虫咬，捣根傅之（弘景）。风毒热肿游丹，捣傅并饮汁（恭）。凉血解毒，利小便。根擂酒服，消疖肿，神效（时珍）。

【附方】新五。

小便尿血五叶藤阴干为末。每服二钱，白汤下（《卫生易简方》）。

喉痹肿痛五爪龙草、车前草、马兰菊各一握，捣汁，徐咽。祖传方也（《医学正传》）。

项下热肿俗名虾蟆瘟。五叶藤捣，傅之（《丹溪纂要》）。

一切肿毒发背乳痈，便毒恶疮，初起者。并用五叶藤或根一握，生姜一块，捣烂，入好酒一碗绞汁。热服取汗，以渣傅之，即散。一用大蒜代姜，亦可（《寿域神方》）。

跌扑损伤五爪龙捣汁，和童尿、热酒服之，取汗（《简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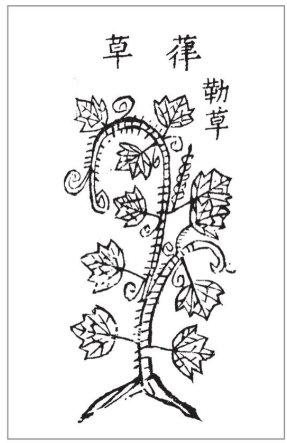
葎草《唐本草》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勒草。

【**释名**】**勒草**（《别录》）、**葛勒蔓**（《蜀图经》）、**来莓草**（《别本》）。〔时珍曰〕此草茎有细刺，善勒人肤，故名勒草。讹为葎草，又讹为来莓，皆方音也。《别录》勒草即此，今并为一。

【**集解**】〔恭曰〕葎草生故墟道旁。叶似蓖麻而小且薄，蔓生，有细刺。亦名葛葎蔓。古方亦时用之。〔保昇曰〕野处多有之。叶似大麻，花黄白色，子若大麻子。俗名葛勒蔓。夏采茎叶，曝干用。〔《别录》曰〕勒草生山谷，如栝楼。〔时珍曰〕二月生苗，茎有细刺勒人。叶对节生，一叶五尖，微似蓖麻而有细齿。八九月开细紫花成簇。结子状如黄麻子。

乌蔹莓



葎草

【气味】甘、苦，寒，无毒。

【主治】勒草：主瘀血，止精溢盛气（《别录》）。葎草：主五淋，利小便，止水痢，除疟虚热渴。煮汁或生捣汁服（恭）。生汁一合服，治伤寒汗后虚热（宗奭）。疗膏淋，久痢，疥癞

（颂）。润三焦，消五谷，益五脏，除九虫，辟温疫，傅蛇蝎伤（时珍）。

【附方】旧三，新六。

小便石淋葛葎掘出根，挽断，以杯于坎中承取汁。服一升，石当出。不出更服（范汪方）。

小便膏淋葎草，捣生汁三升，酢二合，合和顿服，当尿下白汁。

尿血淋沥同上。

产妇汗血污衣赤色（方同上）。

久痢成疳葛勒蔓末，以管吹入肛门中，不过数次，如神。

新久疟疾用葛葎草一握，一名勒蔓，去两头，秋冬用干者、恒山末等分，以淡浆水二大盏，浸药，星月下露一宿，五更煎一盏，分二服。当吐痰愈。

遍体癞疮葎草一担，以水二石，煮取一石，渍之。不过三作愈（并韦宙《独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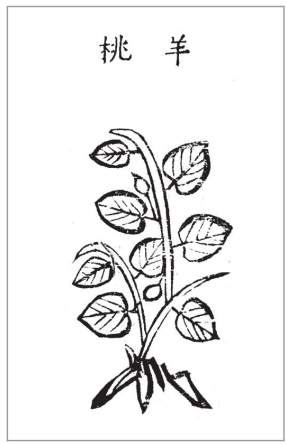
乌癞风疮葛葎草三秤切洗，益母草一秤切，以水二石五斗，煮取一石五斗，去滓入瓮中，浸浴一时方出。坐密室中，又暖汤浴一时，乃出。暖卧取汗，勿令见风。明日又浴。如浴时瘙痒不可忍，切勿搔动，少顷渐定。后隔三日一作，以愈为度（《圣济录》）。

羊桃《本经·下品》

【释名】鬼桃（《本经》）、羊肠（同）、苌楚

（《尔雅》）、铫芅（音姚弋。或作御弋。〖《别录》〗）、细子（〖《蜀本草》〗）。并未详。

【集解】〔《别录》曰〕羊桃生山林川谷及田野。二月采，阴干。〔弘景曰〕山野多有。甚似家桃，又非山桃。花甚赤。子小细而苦，不堪食。《诗》云“隰有苌楚”，即此。方药不复用。〔保昇曰〕生平泽中，处处有之。苗长而弱，不能为树。叶花皆似桃，子细如枣核，今人呼为细子，其根似牡丹。郭璞云：羊桃叶似桃，其花白色，子如小麦，亦似桃形。陆玑《诗疏》云：叶长而狭，花紫赤色。其枝茎弱，过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为汲灌，重而善没，不如杨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着热灰中脱之，可韬笔管也。〔时珍曰〕羊桃茎大如指，似树而弱如蔓，春长嫩条柔软。叶大如掌，上绿下白，有毛，状似苎麻而团。其条浸水有涎滑。



羊桃

茎根

【气味】苦，寒，有毒。〔藏器曰〕甘，无毒。

【主治】熛热，身暴赤色，除小儿热，风

水积聚，恶疡（《本经》）。去五脏五水，大腹，利小便，益气，可作浴汤（《别录》）。煮汁，洗风痒及诸疮肿，极效（恭）。根：浸酒服，治风热羸老（藏器）。

【附方】旧一，新三。

伤寒变□四肢烦疼，不食多睡。羊桃十斤捣熟，浸热汤三斗，日正午时，入坐一炊久。不过三次愈（《千金》）。

伤寒毒攻手足肿痛。羊桃煮汁，入少盐豉渍之（《肘后》）。

水气鼓胀大小便涩。羊桃根、桑白皮、木通、大戟（炒）各半斤剉，水一斗，煮五升，熬如稀饧。每空心茶服一匙。二便利，食粥补之（《圣惠》）。

蜘蛛咬毒羊桃叶捣傅之，立愈（《备急方》）。

络石《本经·上品》

【释名】石鲮（〖《本经》〗。《吴普》作鲮石）、石龙藤（《别录》）、悬石（同）、耐冬（恭）、云花（普）、云英（普）、云丹（普）、石血（恭）、云珠（〖普〗。《别录》又名略石、领石、明石、石磋）。〔恭曰〕俗名耐冬。以其包络石木而生，故名络石。山南人谓之石血，疗产后血结，大良也。

络石

【集解】〔《别录》曰〕络石生太山川谷，或石山之阴，或高山岩石上，或生人间。正月采。〔弘景曰〕不识此药，方法无用者。或云是石类，既生人间，则非石，犹如石斛等系石为名耳。〔恭曰〕此物生阴湿处，冬夏常青，实黑而圆，其茎蔓延绕树石侧。若在石间者，叶细厚而圆短；绕树生者，叶大而薄。人家亦种之为饰。〔保昇曰〕所在有之，生木石间，凌冬不凋，叶似细橘叶。茎节着处，即生根须，包络石旁。花白子黑。六月、七月采茎叶，日干。〔藏器曰〕在石者良，在木者随木性有功，与薜荔相似。更有石血、地锦等十余种藤，并是其类。大略皆主风血，暖腰脚，变白不老。苏恭言石血即络石，殊误矣。络石叶圆正青。石血叶尖，一头赤色。〔时珍曰〕络石贴石而生。其蔓折之有白汁。其叶小于指头，厚实木强，面青背淡，涩而不光。有尖叶、圆叶二种，功用相同，盖一物也。苏恭所说不误，但欠详耳。

茎叶

【修治】〔雷曰〕凡采得，用粗布揩去毛了，以熟甘草水浸一伏时，切晒用。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微寒。

〔普曰〕神农：苦，小温。雷公：苦，平，无毒。扁鹊、桐君：甘，无毒。当之曰：大寒。药中君也。采无时。〔时珍曰〕味甘、微酸、不苦。〔之才曰〕杜仲、牡丹为之使。恶铁落，畏贝母、菖蒲。杀殷孽毒。

【主治】风热死肌痈伤，口干舌焦，痈肿不消，喉舌肿闭，水浆不下（《本经》）。大惊入腹，除邪气，养肾，主腰髋痛，坚筋骨，利关节。久服轻身明目，润泽好颜色，不老延年。通神（《别录》）。主一切风，变白宜老（藏器）。蝮蛇疮毒，心闷，服汁并洗之。刀斧伤疮，傅之立瘥（恭）。

【发明】〔时珍曰〕络石性质耐久，气味平和。神农列之上品，李当之称为药中之君。其功主筋骨关节风热痈肿，变白耐老。而医家鲜知用者，岂以其近贱而忽之耶？服之当浸酒耳。《仁存堂方》云：小便白浊，缘心肾不济，或由酒色，遂至已甚，谓之上淫。盖有虚热而肾不足，故土邪干水。史载之言：夏则土燥水浊，冬则土坚水清，即此理也。医者往往峻补，其疾反甚。惟服博金散，则水火既济，源洁而流清矣。用络石、人参、茯苓各二两，龙骨煅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日二服。

【附方】旧二，新二。

小便白浊方见上。

喉痹肿塞喘息不通，须臾欲绝，神验。方：用络石草一两，水一升，煎一大盏。细细呷之，少顷即通（《外台秘要》）。

痈疽焮痛止痛。灵宝散：用鬼系腰，生竹篱阴湿石岸间，络

石而生者好，络木者无用。其藤柔细，两叶相对，形生三角，用茎叶一两，洗晒，勿见火，皂荚刺一两，新瓦炒黄，甘草节半两，大瓜蒌一个，取仁炒香，乳香、没药各三钱。每服二钱，水一盏，酒半盏，慢火煎至一盏，温服（《外科精要》）。

木莲《拾遗》

【释名】薜荔（《拾遗》）、木馒头（《纲目》）、鬼馒头（〖《纲目》〗）。〔时珍曰〕木莲、馒头，象其实形也。薜荔音壁利，未详。《山海经》作草荔。

【集解】〔藏器曰〕薜荔夤缘树木，三五十年渐大，枝叶繁茂。叶圆，长二三寸，厚若石韦。生子似莲房，打破有白汁，停久如漆。中有细子，一年一熟，子亦入药，采无时。〔颂曰〕薜荔、络石极相类，茎叶粗大如藤状。木莲更大于络石，其实若莲房。〔时珍曰〕木莲延树木垣墙而生，四时不凋，厚叶坚强，大于络石。不花而实，实大如杯，微似莲蓬而稍长，正如无花果之生者。六七月，实内空而红。八月后，则满腹细子，大如稗子，一子一须。其味微涩，其壳虚轻，乌鸟童儿皆食之。

木莲

叶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背痈，干末服之，下利即愈（颂）。主风血，暖腰脚，变白不衰（藏器）。治血淋痛涩。藤叶一握，甘草炙一分，日煎服之（时珍）。

〔发明〕〔艾晟曰〕《图经》言薜荔治背疮。近见宜兴县一老举人，年七十余，患发背。村中无医药，急取薜荔叶烂研绞汁，和蜜饮数升，以滓傅之，后用他药傅贴遂愈。其功实在薜荔，乃知《图经》言不妄。

藤汁

〔主治〕白癜风，疬疡风，恶疮疥癣，涂之（大明）。

木莲

〔气味〕甘，平，涩，无毒。〔时珍曰〕岭南人言：食之发瘴。

〔主治〕壮阳道，尤胜（颂）。固精消肿，散毒止血，下乳，治久痢肠痔，心痛阴癫（时珍）。

〔附方〕新八。

惊悸遗精木馒头炒、白牵牛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用米饮调下（《乾坤秘韫》）。

阴□囊肿木莲即木馒头，烧研，酒服二钱。〇又方：木馒头子、小茴香等分，为末。每空心酒服二钱，取效（《集简》）。

酒痢肠风黑散子：治风入脏，或食毒积热，大便鲜血，疼痛肛出，或久患酒痢。木馒头烧存性、棕榈皮烧存性、乌梅去核、粉草炙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服（《惠民和剂局方》）。

肠风血下大便更涩。木馒头烧、枳壳炒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槐花酒下（杨倓《家藏方》）。

大肠脱下木馒头连皮子切炒、茯苓、猪苓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亦治梦遗，名锁阳丹（《普济方》）。

一切痈疽初起，不问发于何处。用木莲四十九个，揩去毛，研细，酒解开，温服。功与忍冬草相上下（陈自明《外科精要》）。

乳汁不通木莲二个，猪前蹄一个，烂煮食之，并饮汁尽，一日即通。无子妇人食之，亦有乳也（《集简方》）。

【附录】地锦（《拾遗》）〔藏器曰〕味甘，温，无毒。主破老血，产后血结，妇人瘦损，不能饮食，腹中有块，淋沥不尽，赤白带下，天行心闷。并煎服之，亦浸酒。生淮南林下，叶如鸭掌，藤蔓着地，节处有根，亦缘树石，冬月不死。山人产后用之。一名地噤。〔时珍曰〕别有地锦草，与此不同，见草之九。

扶芳藤《拾遗》

【释名】滂藤（〖《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吴郡。藤苗小时如络石，蔓延树木。山人取枫树上者用，亦如桑上寄生之意。忌采冢墓间者。隋朝稠禅师作青饮进炀帝止渴者，即此。

茎叶

【气味】苦，小温，无毒。

【主治】一切血，一切气，一切冷，大主风血腰脚，去百病。久服延年，变白不老。剉细，浸酒饮（藏器）。

常春藤《拾遗》

【释名】土鼓藤（《拾遗》）、龙鳞薜荔（《日华》）。〔藏器曰〕小儿取其藤，于地打作鼓声，故名土鼓。李邕改为常春藤。

【集解】〔藏器曰〕生林薄间，作蔓绕草木上。其叶头尖。结子正圆，熟时如珠，碧色。

【气味】茎叶：苦。子：甘，温，无毒。

【主治】风血羸老，腹内诸冷血闭，强腰脚，变白。煮服、浸酒皆宜（藏器）。凡一切痈疽肿毒初起，取茎叶一握，研汁和酒温服，利下恶物，去其根本（时珍。〇《外科精要》）。

【附方】新二。

丁疮黑凹用发绳札住。将尖叶薜荔捣汁，和蜜一盏服之。外以葱、蜜捣傅四围（《普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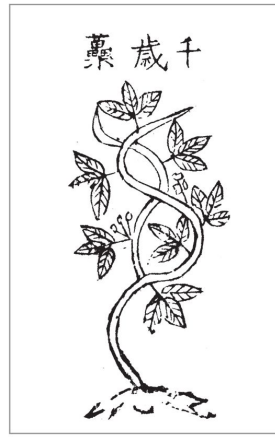
衄血不止龙鳞薜荔研水饮之（《圣济录》）。

千岁藁《别录·上品》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别录》）藁根。

【释名】藁芜（《别录》）、苣瓜（《拾遗》）。〔藏器曰〕此藤冬只凋叶，大者盘薄，故曰千岁藁。

【集解】〔《别录》曰〕千岁藁生太山川谷。〔弘景曰〕藤生如葡萄，叶似鬼桃，蔓延木上，汁白。今俗人方药都不识用，《仙经》数处须之。〔藏器曰〕蔓似葛，叶下白，其子赤，条中有白汁。陆玑《草木疏》云：一名苣瓜。连蔓而生，蔓白，子赤可食，酢而不美。幽州人谓之推藁。《毛诗》云葛藁，注云似葛之草。苏恭谓为蘡薁，深是妄言。〔颂曰〕处处有之。藤生，蔓延木上，叶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茎，汁白而味甘。五月开花。七月结实。八月采子，青黑微赤。冬惟凋叶。春夏间取汁用。陶、陈二氏所说得之。〇〔宗奭曰〕唐开元末，访隐民姜抚，年几百岁。召至集贤院，言服常春藤使白发还黑，长生可致。藤生太湖、终南。帝遣使多取，以赐老臣。诏天下使自求之。擢抚银青光禄大夫，号冲和先生。又言终南山有旱藕，饵之延年，状类葛粉。帝取之作汤饼，赐大臣。右骁骑将军甘守诚云：常春藤乃千岁藁也。旱藕乃牡蒙也。方家久不用，故抚易名以神之。民以酒渍藤饮之，多暴死，乃止。抚内惭，乃请求药牢山，遂逃去。今书此以备世疑。〔时珍曰〕按千岁藁，原无常春之名。惟陈藏器《本草》土鼓藤下言李邕名为常春藤，浸酒服，羸老变白。则抚所用乃土鼓藤也。其叶与千岁藁不同，或名同耳。



千岁蘪

【正误】见《果部》蘡薁下。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五脏，益气，续筋骨，长肌肉，去诸痹。久服，轻身不饥耐老，通神明（《别录》）。

蘪根

〔主治〕缓筋，令不痛（《别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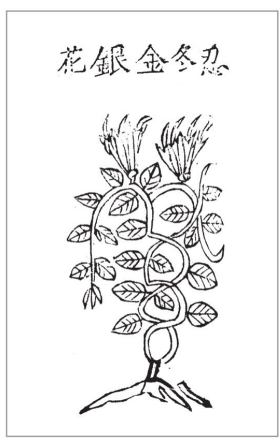
忍冬《别录·上品》

【释名】金银藤（《纲目》）、鸳鸯藤（《纲目》）、鹭鸶藤（《纲目》）、老翁须（《纲目》）、左缠藤（《纲目》）、金钗股（《纲目》）、通灵草（《土

宿》）、蜜桶藤（〖《土宿》〗）。〔弘景曰〕处处有之。藤生，凌冬不凋，故名忍冬。〔时珍曰〕其花长瓣垂须，黄白相半，而藤左缠，故有金银、鸳鸯以下诸名。金钗股，贵其功也。土宿真君云：蜜桶藤，阴草也。取汁能伏硫制汞，故有通灵之称。

【集解】〔《别录》曰〕忍冬，十二月采，阴干。〔恭曰〕藤生，绕覆草木上。茎苗紫赤色，宿蔓有薄皮膜之，其嫩蔓有毛。叶似胡豆，亦上下有毛。花白蕊紫。今人或以络石当之，非矣。〔时珍曰〕忍冬在处有之。附树延蔓，茎微紫色，对节生叶。叶似薜荔而青，有涩毛。三四月开花，长寸许，一蒂两花二瓣，一大一小，如半边状，长蕊。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气甚芬芳。四月采花，阴干；藤叶不拘时采，阴干。

【气味】甘，温，无毒。〔权曰〕辛。〔藏器曰〕小寒。云温者，非也。



忍冬

【主治】寒热身肿。久服轻身长年益寿（《别录》）。治腹胀满，能止气下澼（甄权）。热毒

血痢水痢，浓煎服（藏器）。治飞尸遁尸，风尸沉尸，尸注鬼击，一切风湿气，及诸肿毒。痈疽疥癣，杨梅诸恶疮，散热解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忍冬，煮汁酿酒饮，补虚疗风。此既长年益寿，可常采服，而《仙经》少用。凡易得之草，人多不肯为之，更求难得者，贵远贱近，庸人之情也。〔时珍曰〕忍冬，茎叶及花，功用皆同。昔人称其治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后世不复知用；后世称其消肿散毒治疮为要药，而昔人并未言及。乃知古今之理，万变不同，未可一辙论也。按陈自明《外科精要》云：忍冬酒，治痈疽发背，初发便当服此，其效甚奇，胜于红内消。洪内翰迈、沈内翰括诸方，所载甚详。如疡医丹阳僧、江西僧鉴清、金陵王琪、王尉子骏、海州刘秀才纯臣等，所载疗痈疽发背经效奇方，皆是此物。故张相公云，谁知至贱之中，乃有殊常之效，正此类也。

【附方】旧一，新十七。

忍冬酒治痈疽发背，不问发在何处，发眉发颐，或头或项，或背或腰，或胁或乳，或手足，皆有奇效。乡落之间，僻陋之所，贫乏之中，药材难得，但虔心服之，俟其疽破，仍以神异膏贴之，其效甚妙。用忍冬藤生取一把，以叶入砂盆研烂，入生饼子酒少许，稀稠得所，涂于四围，中留一口泄气。其藤只用五两，木槌槌损，不可犯铁，大甘草节生用一两，同入沙瓶内，以水二碗，文武火慢煎至一碗，入无灰好酒一大碗，再煎十数沸，去滓分为三服，一日一夜吃尽。病势重者，一日二剂。服至大小肠通利，则药力到。沈内翰云：如无生者，只用干者，然力终不及生者效速（陈自明《外科精要》）。

忍冬圆治消渴愈后，预防发痈疽，先宜服此。用忍冬草根茎花叶皆可，不拘多少。入瓶内，以无灰好酒浸，以糠火煨一宿，取出晒干，入甘草少许，碾为细末，以浸药酒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

十丸至百丸，汤酒任下。此药不特治痈疽，大能止渴（《外科精要》）。

五痔诸瘘方同上。

一切肿毒不问已溃未溃，或初起发热。用金银花（俗名甜藤），采花连茎叶自然汁半碗，煎八分，服之，以滓傅上。败毒托里，散气和血，其功独胜（万表《积善堂方》）。

丁疮便毒方同上。

喉痹乳蛾方同上。

敷肿拔毒金银藤大者烧存性、叶焙干为末各三钱，大黄焙为末四钱。凡肿毒初发，以水酒调搽四围，留心泄气（《杨诚经验方》）。

痈疽托里治痈疽发背，肠痈奶痈，无名肿毒，焮痛寒热，状类伤寒，不问老幼虚实服之，未成者内消，已成者即溃。忍冬叶、黄芪各五两，当归一两，甘草八钱，为细末。每服二钱，酒一盏半，煎一盏，随病上下服，日再服，以渣傅之（《和剂局方》）。

恶疮不愈左缠藤一把捣烂，入雄黄五分，水二升，瓦罐煎之。以纸封七重，穿一孔，待气出，以疮对孔熏之三时久，大出黄水后，用生肌药取效（《选奇方》）。

轻粉毒痈方同上。

疮久成漏忍冬草浸酒，日日常饮之（戴原礼《要诀》）。

热毒血痢忍冬藤浓煎饮（《圣惠方》）。

五种尸注飞尸者，游走皮肤，洞穿脏腑，每发刺痛，变动不常也。遁尸者，附骨入肉，攻凿血脉，每发不可见死尸，闻哀哭便作

也。风尸者，淫跃四末，不知痛之所在，每发恍惚，得风雪便作也。沉尸者，缠结脏腑，冲引心胁，每发绞切，遇寒冷便作也。尸注者，举身沉重，精神错杂，常觉昏废，每节气至则大作也。并是身中尸鬼，引接外邪。宜用忍冬茎叶剉数斛，煮取浓汁煎稠。每服鸡子大许，温酒化下，一日二三服（《肘后方》）。

鬼击身青作痛。用金银花一两，水煎饮之（李楼《怪病奇方》）。

脚气作痛筋骨引痛。鹭鸶藤即金银花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卫生易简方》）。

中野菌毒急采鸳鸯藤啖之，即今忍冬草也（洪迈《夷坚志》）。

口舌生疮赤梗蜜桶藤、高脚地铜盘、马蹄香等分，以酒捣汁，鸡毛刷上，取涎出即愈（《普济方》）。

忍冬膏治诸般肿痛，金刃伤疮恶疮。用金银藤四两，吸铁石三钱，香油一斤，熬枯去滓，入黄丹八两，待熬至滴水不散，如常摊用（《乾坤秘韫》）。

甘藤宋《嘉祐》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甜藤（《嘉祐》）、**感藤**（〖《嘉祐》〗）。〔时珍曰〕甘、感音相近也。又有甜藤、甘露藤，皆此类，并附之。忍冬一名甜藤，与此不同。

【集解】〔藏器曰〕生江南山谷。其藤大如鸡卵，状如木防己。斫断吹之，气出一头。其汁甘美如蜜。

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调中益气，通血气，解诸热，止渴（藏器）。除烦闷，利五脏，治肾钓气。其叶研傅蛇虫咬（大明）。解热痢及膝肿（时珍）。

【附录】甘露藤（《嘉祐》）〔藏器曰〕生岭南。藤蔓如箸。人服之得肥，一名肥藤。味甘，温，无毒。主风血气诸病。久服，调中温补，令人肥健，好颜色。〔大明曰〕止消渴，润五脏，除腹内诸冷。甜藤（《拾遗》）〔藏器曰〕生江南山林下，蔓如葛。味甘，寒，无毒。主去热烦，解毒，调中气，令人肥健。捣汁和米粉，作糗饵食，甜美，止泄。又治剥马血毒入肉，及狂犬牛马热黄。傅蛇咬疮。又有小叶尖长，气辛臭者，捣傅小儿腹，除痞满闪癖。

含水藤《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并入《拾遗》大瓠藤。

【释名】大瓠藤（〖《拾遗》〗）。

【集解】〔珣曰〕按刘欣期《交州记》云：含水藤生岭南及诸海边山谷。状若葛，叶似枸杞。多在路旁，行人乏水处便吃此藤，故以为名。〔藏器曰〕安南、朱崖、儋耳无水处，皆种大瓠藤，取汁用之。藤状如瓠，断之水出，饮之清美。〔时珍曰〕顾微《广州记》云：水藤去地一丈，断之更生，根至地水不绝。山行口渴，断取汁饮之。陈氏所谓大瓠藤，盖即此物也。

藤中水

【气味】甘，平，无毒。〔藏器曰〕寒。

【主治】解烦渴心燥，瘴疠丹石发动，亦宜服之（李珣）。止渴，润五脏，去湿痹，天行时气，利小便。其叶捣，傅中水烂疮皮皲（藏器）。治人体有损痛，沐发令长（时珍。〇《广州记》）。

【附录】鼠藤（《拾遗》）〔珣曰〕顾微《广州记》云：鼠爱食此藤，故名。其咬处人取为药。〔藏器曰〕生南海海畔山谷。作藤绕树，茎叶滑净似枸杞，花白，有节心虚，苗头有毛。彼人食之如甘蔗。味甘，温，无毒。主丈夫五劳七伤，阴痿，益阳道，小便数白，腰脚痛冷，除风气，壮筋骨，补衰老，好颜色。浓煮服之，取微汗。亦浸酒服。性温，稍令人闷，无苦也。

天仙藤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江淮及浙东山中。春生苗蔓，延作藤。叶似葛叶，圆而小，有白毛，四时不凋。根有须。夏月采取根苗。南人多用之。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解风劳。同麻黄，治伤寒，发汗。同大黄，堕胎气（苏颂）。流气活血，治心腹痛（时珍）。

【附方】新六。

疝气作痛天仙藤一两，好酒一碗，煮至半碗，服之神效（孙天仁《集效方》）。

天仙藤

痰注臂痛天仙藤、白术、羌活、白芷梢各三钱，片子姜黄六钱，半夏制五钱。每服五钱，姜五片，水煎服。仍间服千金五套丸（杨仁斋《直指方》）。

妊娠水肿始自两足，渐至喘闷，似水，足趾出水，谓之子气。乃妇人素有风气，或冲任有血风，不可作水妄投汤药，宜天仙藤散主之。天仙藤洗微炒、香附子（炒）、陈皮、甘草、乌药等分，为末。每服三钱，水一大盏，姜三片，木瓜三片，紫苏三叶，煎至七分，空心服，一日三服。小便利，气脉通，肿渐消，不须多服。此乃淮南名医陈景初秘方也，得于李伯时家（陈自明《妇人良方》）。

产后腹痛儿枕痛。天仙藤五两，炒焦为末。每服二钱，炒生姜汁、童子小便和细酒调服（《经验妇人方》）。

一切血气腹痛。即上方，用温酒调服。

肺热鼻齆桐油入黄连末，用天仙藤烧热油傅之（《摘玄

方》）。

紫金藤宋《图经》

【释名】山甘草（〖《永类钤方》〗）。

【集解】〔颂曰〕生福州山中。春初单生叶青色，至冬凋落。其藤似枯条，采皮晒干。

【气味】缺。

【主治】丈夫肾气（苏颂）。消损伤淤血。捣傅恶疮肿毒（时珍）。

【附方】新二。

紫金藤丸补肾脏，暖丹田，兴阳道，减小便，填精髓，驻颜色，润肌肉，治元气虚惫，面目黧黑，口干舌涩，梦想虚惊，耳鸣目泪，腰胯沉重，百节酸疼，项筋紧急，背胛劳倦，阴汗盗汗，及妇人子宫久冷，月水不调，或多或少，赤白带下，并宜服之。用紫金藤十六两、巴戟天去心三两，吴茱萸、高良姜、肉桂、青盐各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二十丸，日三服（《和剂方》）。

紫金藤

死胎不下紫金藤、葵根各七钱，土牛膝三两，土当归四钱，肉桂二钱，麝香三分，为末，米糊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十丸，乳香汤下，极验（《葛静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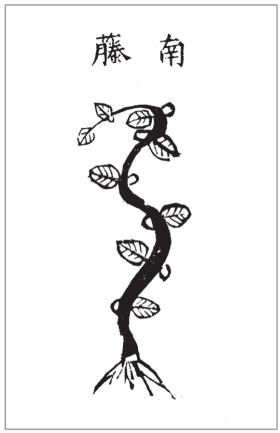
南藤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并入《有名未用》（《别录》）丁公寄、《图经》石南藤。

【**释名**】**石南藤**（《图经》）、**丁公藤**（《开宝》）、**丁公寄**（《别录》）、**丁父**（《别录》）、**风藤**（〖《纲目》〗）。〔志曰〕生依南树，故号南藤。〔藏器曰〕丁公寄，即丁公藤也。始因丁公用有效，因以得名。

【**集解**】〔《别录》曰〕丁公寄生石间，蔓延木上。叶细，大枝赤茎，母大如碛黄有汁。七月七日采。〔颂曰〕南藤，即丁公藤也。生南山山谷，今泉州、荣州有之。生依南木，茎如马鞭，有节紫褐色，叶如杏叶而尖。采无时。又曰：天台石南藤，四时不凋。土人采叶，治腰痛。〔时珍曰〕今江南、湖南诸大山有之。细藤圆腻，紫

绿色，一节一叶。叶深绿色，似杏叶而微短厚。其茎贴树处，有小紫瘤疣，中有小孔。四时不凋，茎叶皆臭而极辣。白花蛇食其叶。



南藤

【气味】辛，温，无毒。〔《别录》曰〕甘。

【主治】金疮痛。延年（《别录》）。主风血，补衰老，起阳，强腰脚，除痹，变白，逐冷气，排风邪。煮汁服，冬月浸酒服（藏器）。煮汁服，治上气咳嗽（时珍）。

【发明】〔志曰〕按《南史》云：解叔谦，雁门人。母有疾，夜祷，闻空中语云：得丁公藤治之即瘥。访医及《本草》皆无此药。至宜都山中，见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疗风。乃拜泣求。翁并示以渍酒法。受毕，失翁所在。母服之遂愈也。〔时珍曰〕近俗医治诸风，以南藤和诸药熬膏市之，号南藤膏。白花蛇喜食其叶，故治诸风尤捷。

【附录】烈节（宋《图经》）〔颂曰〕生荣州，多在林箐中。春生蔓苗，茎叶俱似丁公藤，而纤细无花实。九月采茎，晒干。

味辛，温，无毒。主肢节风冷，筋脉急痛。作汤浴之佳。〔时珍曰〕杨倓《家藏经验方》，有烈节酒，治历节风痛。用烈节、松节、牛膝、熟地黄、当归各一两，为粗末，绢袋盛之，以无灰酒二百盏，浸三日。每用一盏，入生酒一盏，温服。表弟武东叔，年二十余，患此痛不可忍。涪城马东之，以此治之而安。

清风藤宋《图经》

【释名】青藤（《纲目》）、寻风藤（《纲目》）。

【集解】〔颂曰〕生台州天台山中。其苗蔓延木上，四时常青。土人采茎用。

【气味】缺。

【主治】风疾（苏颂）。治风湿流注，历节鹤膝，麻痹瘙痒，损伤疮肿。入酒药中用（时珍）。

【附方】新二。

风湿痹痛青藤根三两，防己一两，□咀。入酒一瓶煮饮（《普济方》）。

一切诸风青藤膏：用青藤，出太平荻港上者，二三月采之，不拘多少，入釜内，微火熬七日夜成膏，收入瓷器内。用时先备梳三五把，量人虚实，以酒服一茶匙毕，将患人身上拍一掌，其后遍身发痒，不可当，急以梳梳之。要痒止，即饮冷水一口便解，风病皆愈也。避风数日良（《集简方》）。

百棱藤宋《图经》

【释名】百灵藤（《纲目》）。

【集解】〔颂曰〕生台州山中。春生苗蔓，延木上，无花叶。冬采皮入药，土人用。

清风藤

百棱藤

【气味】缺。

【主治】盗汗（苏颂）。治一切风痛风疮。以五斤剉，水三斗，煮汁五升，熬膏。每酒服一匙，日三服（时珍）。

【附方】新三。

头风脑痛百灵藤十斤，水一石，煎汁三斗，入糯米三斗作饭。候冷，拌神曲炒末九两，同入瓮中，如常酿酒。经三五日，看沫尽，更炊一斗糯米饭冷投之，待熟澄清。每温饮一小盏，服后浑身汗出为效（《圣惠方》）。

一切风痹不拘久近。百灵藤五斤，水三斗，煎一斗，滤汁再煎至三升。入牛膝、附子、仙灵脾、赤箭、何首乌、乳香、鹿角胶各二两为末同煎。别入白蜜五合，熬如饧状，瓷瓶收之。每服一匙，温酒下，一日二服。忌毒物、滑物（《圣惠方》）。

大风疮疾百灵藤四两，水一斗，煮三升，去滓，入粳米四合煮粥。于密室中浴毕乃食，暖卧取汗。汗后，皮肤起如麸片。每隔日一作，五六十日后渐愈，毛发即生（《圣惠方》）。

省藤《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赤藤（《纲目》）、红藤（《纲目》）。

【集解】〔藏器曰〕生南地深山。皮赤，大如指，堪缚物，片片自解也。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蛔虫，煮汁服之。齿痛，打碎含之。煮粥饲狗，去痼（藏器）。治诸风，通五淋，杀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赤藤，善杀虫，利小便。洪迈《夷坚志》云：赵子山苦寸白虫病。医令戒酒，而素性耽之。一日寓居邵武天王寺，夜半醉归，口渴甚。见庑间瓮水，映月莹然，即连酌饮之，其甘如饴。迨晓虫出盈席，心腹顿宽，宿疾遂愈。皆惊异之，视所饮水，乃寺仆织草履，浸红藤根水也。

【附方】新一。

五淋涩痛赤藤（即做草鞋者）、白茯苓、苎麻根等分，为末。百沸汤下，每服一钱，如神（《究原方》）。

紫藤宋《开宝》

【集解】〔藏器曰〕藤皮着树，从心重重有皮。四月生紫花可爱，长安人亦种之以饰庭池，江东呼为招豆藤。其子作角，角中仁，熬香着酒中，令酒不败。败酒中用之，亦正。其花挼碎，拭酒醋白腐坏。

【气味】甘，微温，有小毒。

【主治】作煎如糖服，下水。主水瘿病（藏器）。

落雁木《海药》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珣曰〕藤萝高丈余，雁过皆缀其中，或云雁衔至代州雁门而生，以此为名。

【集解】〔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落雁木生南海山野中。蔓生，四边如刀削。代州雁门亦有之，蜀中雅州亦有。〔颂曰〕雅州出者，苗作蔓缠绕大木，苗叶形色大都似茶，无花实。彼人四月采苗，入药用。

茎叶

落雁木

【气味】甘，平、温，无毒。

【主治】风痛伤折，脚气肿，腹满虚胀。以枌木皮同煮汁洗之，立效。又妇人阴疮浮泡，以椿木皮同煮汁洗之（李珣）。产后血气痛，并折伤内损诸疾，煮汁服（苏颂）。

【附录】折伤木（《唐本草》）〔恭曰〕生资州山谷。

藤绕树木上，叶似莽草叶而光厚。八月、九月采茎，日干。味甘、咸，平，无毒。主伤折，筋骨疼痛，散血补血，产后血闷，止痛。酒水各半，煮浓汁饮。

每始王木（《唐本草》）〔恭曰〕生资州山谷。藤绕树木上，叶似萝藦叶。二月、八月采茎，阴干。味苦，平，无毒。主伤折跌筋骨，生肌破血止痛。以酒水各半，煮浓汁饮之。

风延莓（《拾遗》）〔藏器曰〕生南海山野中，他处无有也。蔓绕草木上，细叶。《南都赋》云，风衍蔓延于衡皋是也。味苦，寒，无毒。主小儿发热发强，惊痫寒热，热淋，利小便，解烦明目，并煮服之。〔珣曰〕主三消五淋，下痰，小儿赤白毒痢，蛇毒瘴溪毒，一切疮肿，并宜煎服。

千里及《拾遗》

〔校正〕并入《图经》千里光。

【集解】〔藏器曰〕千里及，藤生道旁篱落间，叶细而厚。宣湖间有之。〔颂曰〕千里急，生天台山中。春生苗，秋有花。土人采花叶入眼药。又筠州有千里光，生浅山及路旁。叶似菊叶而长，背有毛。枝干圆而青。春生苗，秋有黄花，不结实。采茎叶入眼药，名黄花演。盖一物也。

千里及

【气味】苦，平，有小毒。〔颂曰〕苦、甘，寒，无毒。

【主治】天下疫气结黄，瘴疟蛊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捣傅蛇犬咬（藏器）。同甘草煮汁饮，退热明目，不入众药（苏颂）。同小青煎服，治赤痢腹痛（时珍）。

【附方】新一。

烂弦风眼千里光草，以笋壳叶包煨熟，捻汁滴入目中（《经验良方》）。

藤黄《海药》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树名海藤（〖《海药》〗）。〔珣曰〕按郭义

恭《广志》云：出岳、鄂等州诸山崖。树名海藤。花有蕊，散落石上，彼人收之，谓之沙黄。就树采者轻妙，谓之腊黄。今人讹为铜黄，铜、藤音谬也。此与石泪采之无异。画家及丹灶家时用之。〔时珍曰〕今画家所用藤黄，皆经煎炼成者，舐之麻人。按周达观《真腊记》云：国有画黄，乃树脂。番人以刀斫树枝滴下，次年收之。似与郭氏说微不同，不知即一物否也？

【气味】酸、涩，有毒。

【主治】蚺牙蛀齿，点之便落（李珣）。

附录诸藤一十九种

地龙藤（《拾遗》）〔藏器曰〕生天目山。绕树蟠屈如龙，故名。吴中亦有，而小异。味苦，无毒。主风血羸老，腹内腰脚诸冷，食不调，不作肌肤。浸酒服之。

龙手藤〔藏器曰〕出始安荔浦石上向阳者。叶如龙手。采无时。味甘。温，无毒。主偏风口㖞，手足瘫缓，补虚益阳，去冷气风痹。以醇酒浸，近火令温，空心服之，取微汗。

牛领藤〔藏器曰〕生岭南高山。形褊如牛领。取之阴干。味甘，温，无毒。主腹内冷，腰膝痛弱，小便白数，阳道乏。煮汁或浸酒服。

牛奶藤〔藏器曰〕生深山，大如树，牛好食之，其中有粉。味甘，温，无毒。主救荒，令人不饥。其根食之，令人发落。

鬼膊藤〔藏器曰〕生江南林涧边。叶如梨叶，子如楂子。藤：味苦，温，无毒。浸酒服，去风血。同叶捣，傅痈肿。

斑珠藤〔藏器曰〕生山谷中，不凋。子如珠而斑，冬月取

之。味甘，温，无毒。浸酒服，主风血羸瘦，妇人诸疾。

息王藤〔藏器曰〕生岭南山谷。冬月不凋。味苦，温，无毒。主产后腹痛，血露不尽。浓煮汁服。

万一藤〔藏器曰〕生岭南。蔓如小豆。一名万吉。主蛇咬，杵末，水和傅之。

曼游藤〔藏器曰〕生犍为牙门山谷。状如寄生，着大树。叶如柳，春花色紫。蜀人谓之沉花藤。味甘，温，无毒。久服长生延年，去久嗽，治癣。

百丈青〔藏器曰〕生江南林泽。藤蔓紧硬。叶如薯蓣，对生。味苦，平，无毒。解诸毒物，天行瘴疟疫毒。并煮汁服，亦生捣汁服。其根令人下痢。

温藤〔藏器曰〕生江南山谷。着树不凋。茎叶：味甘，温，无毒。浸酒服，主风血积冷。

蓝藤〔藏器曰〕生新罗国。根如细辛。味辛，温，无毒。主冷气咳嗽。煮汁服。

瓜藤（宋《图经》）。〔颂曰〕生施州。四时有叶无花。采皮无时。味甘，凉，无毒。主诸热毒恶疮。同刺猪苓洗，去粗皮，焙干，等分，捣罗，用甘草水调贴之。

金棱藤〔颂曰〕生施州。四时有叶无花。采无时。味辛，温，无毒。主筋骨疼痛。与续筋根、马接脚同洗，去粗皮，焙干，等分为末。酒服二钱。无所忌。

含春藤〔颂曰〕生台州。其苗延木，冬夏常青。采叶，治诸风有效。

独用藤〔颂曰〕生施州。四时有叶无花，叶上有倒刺。采皮

无时。味苦、辛，热，无毒。主心气痛。和小赤药头焙等分，研末。酒服一钱。

祁婆藤〔颂曰〕生天台山中。蔓延木上。四时常有。土人采叶，治诸风有效。

野猪尾〔颂曰〕生施州。藤缠大木，四时有叶无花。味苦、涩，凉，无毒。主心气痛，解热毒。同白药头等分，焙研为末。每酒服二钱。

石合草〔颂曰〕生施州。藤缠木上，四时有叶无花。土人采叶。味甘，凉，无毒。主一切恶疮，敛疮口。焙研，温水调贴。

瓜藤

金棱藤

独用藤

含春藤

祁婆藤

野猪尾

石合草

第十九卷　草部

目录

草之八水草类二十三种

泽泻《本经》　酸恶附

蘋草《唐本草》

羊蹄《本经》

酸模《日华》　牛舌实、麋舌、蛇舌附

龙舌草《纲目》

菖蒲《本经》

白昌《别录》

香蒲、蒲黄《本经》

菰《别录》

苦草《纲目》

水萍《本经》

蘋《吴普本草》

萍蓬草《拾遗》（即水粟）

荇菜《唐本草》

莼《别录》

水藻《纲目》

海藻《本经》

海蕴《拾遗》

海带《嘉祐》

昆布《别录》

越王余筭《拾遗》　沙箸附

石帆《日华》

水松《纲目》

右附方旧五十，新六十九。

草之八水草类二十三种

泽泻《本经·上品》

【释名】水泻（《本经》）、鹄泻（《本经》）、及泻（《别录》）、蕍（音俞。〖《尔雅》〗）、芒芋（《本经》）、禹孙（〖侯氏《药谱》〗）。〔时珍曰〕去水曰泻，如泽水之泻也。禹能治水，故曰禹孙。余未详。

【集解】〔《别录》曰〕泽泻生汝南池泽。五月采叶，八月采根，九月采实，阴干。〔弘景曰〕汝南郡属豫州。今近道亦有，不堪用。惟用汉中、南郑、青州、代州者。形大而长，尾间必有两歧为好。此物易朽蠹，常须密藏之。丛生浅水中，叶狭而长。〔恭曰〕今汝南不复采，惟以泾州、华州者为善。〔颂曰〕今山东、河、陕、江、淮亦有之，汉中者为佳。春生苗，多在浅水中。叶似牛舌，独茎而长。秋时开白花，作丛似谷精草。秋末采根暴干。

泽泻

根

〔修治〕〔敦曰〕不计多少，细剉，酒浸一宿，取出暴干，任用。

〔气味〕甘，寒，无毒。〔《别录》曰〕咸。〔权曰〕苦。〔元素曰〕甘，平。沉而降，阴也。〔杲曰〕甘、咸，寒，降，阴也。〔好古曰〕阴中微阳。入足太阳、少阴经。〔扁鹊曰〕多服，病人眼。〔之才曰〕畏海蛤、文蛤。

〔主治〕风寒湿痹，乳难，养五脏，益气力，肥健，消水。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本经》）。补虚损五劳，除五脏痞满，起阴气，止泄精消渴淋沥，逐膀胱三焦停水（《别录》）。主肾虚精自出，治五淋，利膀胱热，宣通水道（甄权）。主头旋耳虚鸣，筋骨挛缩，通小肠，止尿血，主

难产，补女人血海，令人有子（大明）。入肾经，去旧水，养新水，利小便，消肿胀，渗泄止渴（元素）。去脬中留垢，心下水痞（李杲）。渗湿热，行痰饮，止呕吐泻痢，疝痛脚气（时珍）。

〔发明〕〔颂曰〕《素问》治酒风身热汗出，用泽泻、术；《深师方》治支饮，亦用泽泻、术，但煮法小别尔。张仲景治杂病，心下有支饮苦冒，有泽泻汤，治伤寒有大小泽泻汤、五苓散辈，皆用泽泻，行利停水，为最要药。〔元素曰〕泽泻乃除湿之圣药，入肾经，治小便淋沥，去阴间汗。无此疾服之，令人目盲。〔宗奭曰〕泽泻之功，长于行水。张仲景治水蓄渴烦，小便不利，或吐或泻，五苓散主之，方用泽泻，故知其长于行水。《本草》引扁鹊云：多服病人眼。诚为行去其水也。凡服泽泻散人，未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既多，肾气焉得复实？今人止泄精，多不敢用之。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过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别无他意。〔好古曰〕《本经》云久服明目，扁鹊云多服昏目，何也？易老云：去脬中留垢，以其味咸能泻伏水故也。泻伏水，去留垢，故明目；小便利，肾气虚，故昏目。〔王履曰〕寇宗奭之说，王好古韪之。窃谓八味丸以地黄为君，余药佐之，非止补血，兼补气也，所谓阳旺则能生阴血也。地黄、山茱萸、茯苓、牡丹皮皆肾经之药，附子、官桂乃右肾命门之药，皆不待泽泻之接引而后至也。则八味丸之用此，盖取其泻肾邪，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五劳之功而已。虽能泻肾，从于诸补药群众之中，则亦不能泻矣。〔时珍曰〕泽泻气平，味甘而淡。淡能渗泄，气味俱薄，所以利水而泄下。脾胃有湿热，则头重而目昏耳鸣。泽泻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而土气得令，清气上行，天气明爽，故泽泻有养五脏、益气力、治头旋、聪明耳目之功。若久服，则降令太过，清气不升，真阴潜耗，安得不目昏耶？仲景地黄丸用茯苓、泽泻者，乃取其泻膀胱之邪气，非引接也。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久服必致

偏胜之害也。

〔正误〕〔弘景曰〕《仙经》服食断谷皆用之。亦云身轻，能步行水上。〔颂曰〕仙方亦单服泽泻一物，捣筛取末，水调，日分服六两，百日体轻而健行。〔时珍曰〕神农书列泽泻于《上品》，复云久服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典术》云：泽泻久服，令人身轻，日行五百里，走水上。一名泽芝。陶、苏皆以为信然。愚窃疑之。泽泻行水泻肾，久服且不可，又安有此神功耶？其谬可知。

〔附方〕旧一，新五。

酒风汗出方见麋衔下。

水湿肿胀白术、泽泻各一两，为末，或为丸。每服三钱，茯苓汤下（《保命集》）。

冒暑霍乱小便不利，头运引饮。三白散：用泽泻、白术、白茯苓各三钱，水一盏，姜五片，灯心十茎，煎八分，温服（《局方》）。

支饮苦冒仲景泽泻汤：用泽泻五两，白术二两，水二升，煮一升，分二服。〇《深师方》：先以水二升煮二物，取一升，又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合此二汁分再服。病甚欲眩者，服之必瘥。

肾脏风疮泽泻，皂荚水煮烂，焙研，炼蜜丸如梧子大。空心温酒下十五丸至二十丸（《经验方》）。

疟后怪症口鼻中气出，盘旋不散，凝如黑盖色，过十日渐至肩胸，与肉相连，坚胜金石，无由饮食。煎泽泻汤，日饮三盏，连服五日愈（夏子益《奇疾方》）。

叶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大风，乳汁不出，产难，强阴气。久服轻身（《别录》）。壮水脏，通血脉（大明）。

实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风痹消渴，益肾气，强阴，补不足，除邪湿。久服面生光，令人无子（《别录》）。

〔发明〕〔时珍曰〕《别录》言泽泻叶及实，强阴气，久服令人无子；而《日华子》言泽泻催生，补女人血海，令人有子，似有不同。既云强阴，何以令人无子？既能催生，何以令人有子？盖泽泻同补药，能逐下焦湿热邪垢，邪气既去，阴强海净，谓之有子可也；若久服则肾气大泄，血海反寒，谓之无子可也。所以读书不可执一。

【附录】酸恶〔《别录·有名未用》曰〕主恶疮，去白虫。生水旁，状如泽泻。

蘜草《唐本草》

【释名】蘜菜（恭）、蘜荣（〖恭〗）。

【集解】〔恭曰〕蘜菜所在有之，生水旁。叶圆，似泽泻而小。花青白色。亦堪蒸啖，江南人用蒸鱼食甚美。五六月采茎叶，暴干用。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暴热喘息，小儿丹肿（恭）。

羊蹄《本经·下品》

薢草

羊蹄

【释名】蓄（《别录》）、秃菜（弘景）、败毒菜（《纲目》）、牛舌菜（同）、羊蹄大黄（《庚辛玉

册》）、鬼目（《本经》）、东方宿（同）、连虫陆（同）、水黄芹（俗），子名金荞麦（〖《衍义》〗）。〔弘景曰〕今人呼为秃菜，即蓄字音讹也。〔时珍曰〕羊蹄以根名，牛舌以叶形，名秃菜以治秃疮名也。《诗·小雅》云："言采其蓫。"陆玑注云：蓫即蓄字，今之羊蹄也。幽州人谓之蓫。根似长芦菔而茎赤。亦可瀹为茹，滑美。郑樵《通志》指蓫为《尔雅》之菲及蒉者，误矣。金荞麦以相似名。

【集解】〔《别录》曰〕羊蹄生陈留川泽。〔保昇曰〕所在有之，生下湿地。春生苗，高者三四尺。叶狭长，颇似莴苣而色深。茎节间紫赤。开青白花成穗，结子三棱，夏中即枯。根似牛蒡而坚实。〔宗奭曰〕叶如菜中波棱，但无歧而色差青白，叶厚，花与子亦相似。叶可洁擦□石。子名金荞麦，烧炼家用以制铅、汞。〔时珍曰〕近水及湿地极多，叶长尺余，似牛舌之形，不似波棱。入夏起苔，开花结子，花叶一色，夏至即枯，秋深即生，凌冬不死。根长近尺，赤黄色，如大黄、胡萝卜形。

根

〔气味〕苦，寒，无毒。〔恭曰〕辛、苦，有小毒。〔时珍曰〕能制三黄、砒石、丹砂、水银。

〔主治〕头秃疥瘙，除热，女子阴蚀（《本经》）。浸淫疽痔，杀虫（《别录》）。疗蛊毒（恭）。治癣，杀一切虫。醋磨，贴肿毒（大明）。捣汁二三匙，入水半盏煎之，空腹温服，治产后风秘，殊验（宗奭）。

〔发明〕〔震亨曰〕羊蹄根属水，走血分。〔颂曰〕新采者，磨醋涂癣速效。亦煎作丸服。采根不限多少，捣绞汁一大升，白

蜜半升，同熬如稠饧，更用防风末六两，搜和令可丸，丸如梧子大。用栝楼、甘草煎酒下三二十丸，日二三服。

〔附方〕旧六，新七。

大便卒结羊蹄根一两，水一大盏，煎六分，温服（《圣惠方》）。

肠风下血败毒菜根洗切，用连皮老姜各半盏，同炒赤，以无灰酒淬之，碗盖少顷，去滓，任意饮（《永类方》）。

喉痹不语羊蹄独根者，勿见风日及妇人、鸡犬，以三年醋研如泥，生布拭喉外令赤，涂之（《千金方》）。

面上紫块如钱大，或满面俱有。野大黄四两取汁，穿山甲十片烧存性，川椒末五钱，生姜四两取汁和研，生绢包擦。如干，入醋润湿。数次如初，累效（陆氏《积德堂方》）。

疬疡风驳羊蹄草根，于生铁上磨好醋，旋旋刮涂。入硫黄少许，更妙。日日用之（《圣惠》）。

汗斑癜风羊蹄根二两，独科扫帚头一两，枯矾五钱，轻粉一钱，生姜半两，同杵如泥。以汤澡浴，用手抓患处起粗皮。以布包药，着力擦之。暖卧取汗，即愈也。乃盐山刘氏方，比用流黄者更妙（蔺氏《经验方》）。

头风白屑羊蹄草根曝干杵末，同羊胆汁涂之，永除（《圣惠方》）。

头上白秃独根羊蹄，勿见妇女、鸡犬、风日，以陈醋研如泥，生布擦赤傅之，日一次（《肘后方》）。

癣久不瘥《简要济众方》：用羊蹄根杵绞汁，入轻粉少许，和如膏，涂之。三五次即愈。〇《永类方》：治癣经年者。败毒菜根

独生者，即羊蹄根，捣三钱，入川百药煎二钱，白梅肉擂匀，以井华水一盏，滤汁澄清。天明空心服之。不宜食热物。其滓抓破擦之。三次即愈。〇《千金方》：治细癣。用羊蹄根五升，桑柴灰汁煮四五沸，取汁洗之。仍以羊蹄汁和矾末涂之。

漏瘤湿癣浸淫日广，痒不可忍，愈后复发，出黄水。羊蹄根捣，和大醋，洗净涂上，一时以冷水洗之，日一次（《千金翼》）。

疥疮有虫羊蹄根捣，和猪脂，入盐少许，日涂之（《外台秘要》）。

叶

〔气味〕甘，滑，寒，无毒。

〔主治〕小儿疳虫，杀胡夷鱼、鲑鱼、檀胡鱼毒，作菜。多食，滑大腑（大明）。〔时珍曰〕胡夷、鲑鱼皆河豚名。檀胡未详。作菜，止痒。不宜多食，令人下气（诜）。连根烂蒸一碗食，治肠痔泻血甚效（时珍）。

〔附方〕旧一。

悬壅舌肿咽生息肉。羊蹄草煮汁，热含，冷即吐之（《圣惠》）。

实

〔气味〕苦，涩，平，无毒。

〔主治〕赤白杂痢（恭）。妇人血气（时珍）。

酸模《日华》

【释名】山羊蹄（《纲目》）、山大黄（《拾遗》）、蕹芜（《尔雅》）、酸母（《纲目》）、蓚（同）、当药（〖《拾遗》〗）。〔时珍曰〕蕹芜乃酸模之音转，酸模又酸母之转，皆以味而名，与三叶酸母草同名。掌禹锡以蕹芜为蔓菁菜，误矣。

【集解】〔弘景曰〕一种极似羊蹄而味酸，呼为酸模，根亦疗疥也。〔大明曰〕所在有之，生山冈上。状似羊蹄叶而小黄。茎叶俱细。节间生子，若茺蔚子。〔藏器曰〕即是山大黄，一名当药。其叶酸美，人亦采食其英。《尔雅》：须，蕹芜。郭璞注云：似羊蹄而稍细，味酸可食。一名蓚也。〔时珍曰〕平地亦有。根叶花形并同羊蹄，但叶小味酸为异。其根赤黄色。连根叶取汁炼霜，可制雄、汞。

【气味】酸，寒，无毒。〔时珍曰〕叶酸，根微苦。

酸模

【主治】暴热腹胀，生捣汁服，当下利。杀皮肤小虫（藏器）。治疥（弘景）。疗痢乃佳（保昇）。去汗斑，同紫萍捣擦，数日即没（时珍）。

【附方】新一。

瘭疽毒疮肉中忽生黯子如粟豆，大者如梅李，或赤或黑，或青或白，其中有核，核有深根，应心。肿泡紫黑色，能烂筋骨，毒入脏腑杀人。宜灸黯上百壮。以酸模叶薄其四面，防其长也。内服葵根汁，其毒自愈（《千金方》）。

【附录】牛舌实〔《别录·有名未用》曰〕味咸，温，无毒。主轻身益气。生水中泽旁。实大，叶长尺。五月采实。一名豕首。〔器曰〕今东土人呼田水中大叶如牛耳者，为牛耳菜。〔时珍曰〕今人呼羊蹄为牛舌菜，恐羊蹄是根，此是其实。否则是羊蹄之生水中者也。麋舌〔《别录》曰〕味辛，微温，无毒。主霍乱腹痛，吐逆心烦。生水中。五月采之。〔弘景曰〕生小小水中。今人五月五日采干，以治霍乱甚良。蛇舌〔《别录·有名未用》曰〕味酸，平，无毒。主除留血、惊气、蛇痫。生大水之阳。四月采花，八月采根。

龙舌草《纲目》

【集解】〔时珍曰〕龙舌，生南方池泽湖泊中。叶如大叶菘菜及芣苢状。根生水底，抽茎出水，开白花。根似胡萝卜根而香，杵汁能耎鹅鸭卵，方家用煮丹砂，煅白矾，制三黄。

【气味】甘、咸，寒，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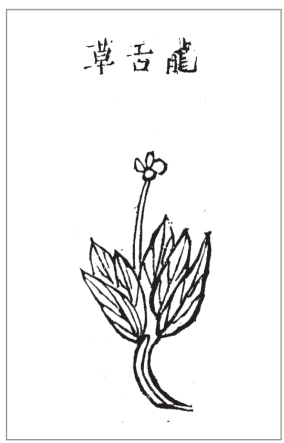
【主治】痈疽，汤火灼伤，捣涂之（时珍）。

【附方】新一。

乳痈肿毒龙舌草、忍冬藤研烂，蜜和傅之（《多能鄙事》）。

菖蒲《本经·上品》

【释名】昌阳（《本经》）、尧韭（普）、水剑草（〖《纲目》〗）。〔时珍曰〕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又《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十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于是始耕。则菖蒲、昌阳又取此义也。《典术》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方士隐为水剑，因叶形也。



龙舌草

石菖蒲

【集解】〔《别录》曰〕菖蒲生上洛池泽及蜀郡严道。一寸九节者良。露根不可用。五月、十二月采根，阴干。〔弘景曰〕上洛郡属梁州，严道县在蜀郡，今乃处处有。生石碛上，概节为好。在下湿地，大根者名昌阳，不堪服食。真菖蒲叶有脊，一如剑刃，四月、五月亦作小厘花也。东间溪泽又有名溪荪者，根形气色极似石上菖蒲，而叶正如蒲，无脊。俗人多呼此为石上菖蒲者，谬矣。此止主咳逆，断蚤虱，不入服食用。诗咏多云兰荪，正谓此也。〔大明曰〕菖蒲，石涧所生坚小，一寸九节者上。出宣州。二月、八月采。〔颂曰〕处处有之，而池州、戎州者佳。春生青叶，长一二尺许，其叶中心有脊，状如剑。无花实。今以五月五日收之。其根盘屈有节，状如马鞭大。一根旁引三四根，旁根节尤密，亦有一寸十二节者。采之初虚软，曝干方坚实。折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少滓。人多植于干燥砂石土中，腊月移之尤易活。黔蜀蛮人常将随行，以治卒患心痛。其生蛮谷中者尤佳。人家移种者亦堪用，但干后辛香坚实不及蛮人持来者。此皆医方所用石菖蒲也。又有水菖蒲，生溪涧水泽中，不堪入药。今药肆所货，多以二种相杂，尤难辨也。〔承曰〕今阳羡山中生水石间者，其叶逆水而生，根须络石，略无少泥土，根叶极紧细，一寸不啻九节，入药极佳。二浙人家，以瓦石器种之，旦暮易水则茂，水浊及有泥滓则萎。近方多用石菖蒲，必此类也。其池泽所生，肥大

节疏粗慢，恐不可入药。唯可作果盘，气味不烈而和淡尔。〔时珍曰〕菖蒲凡五种：生于池泽，蒲叶肥，根高二三尺者，泥菖蒲，白菖也；生于溪涧，蒲叶瘦，根高二三尺者，水菖蒲，溪荪也；生于水石之间，叶有剑脊，瘦根密节，高尺余者，石菖蒲也；人家以砂栽之一年，至春剪洗，愈剪愈细，高四五寸，叶如韭，根如匙柄粗者，亦石菖蒲也；甚则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谓之钱蒲是矣。服食入药须用二种石菖蒲，余皆不堪。此草新旧相代，四时常青。《罗浮山记》言：山中菖蒲一寸二十节。《抱朴子》言：服食以一寸九节紫花者尤善。苏颂言：无花实。然今菖蒲，二三月间抽茎开细黄花成穗，而昔人言菖蒲难得见花，非无花也。应劭《风俗通》云：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长年。是矣。

根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泥菖、夏菖二件，如竹根鞭，形黑、气秽味腥。惟石上生者，根条嫩黄，紧硬节稠，一寸九节者，是真也。采得以铜刀刮去黄黑硬节皮一重，以嫩桑枝条相拌蒸熟，暴干剉用。〔时珍曰〕服食须如上法制。若常用，但去毛微炒耳。

〔气味〕辛，温，无毒。〔权曰〕苦、辛，平。〔之才曰〕秦皮、秦艽为之使。恶地胆、麻黄。〔大明曰〕忌饴糖、羊肉。勿犯铁器，令人吐逆。

〔主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主耳聋痈疮，温肠胃，止小便利。久服轻身，不忘不迷惑，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本经》）。四肢湿痹，不得屈伸，小儿温疟，身积热不解，可作浴汤（《别录》）。治耳鸣头风泪下，鬼气，杀诸虫，恶疮疥瘙（甄权）。除风下气，丈夫水

脏，女人血海冷败，多忘，除烦闷，止心腹痛，霍乱转筋，及耳痛者，作末炒，乘热裹署甚验（大明）。心积伏梁（好古）。治中恶卒死，客忤癫痫，下血崩中，安胎漏，散痈肿。捣汁服，解巴豆、大戟毒（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有单服菖蒲法。蜀人治心腹冷气搦痛者，取一二寸捶碎，同吴茱萸煎汤饮之。亦将随行，卒患心痛，嚼一二寸，热汤或酒送下，亦效。〔时珍曰〕国初周颠仙对太祖高皇帝常嚼菖蒲饮水。问其故。云服之无腹痛之疾。高皇御制碑中载之。菖蒲气温味辛，乃手少阴、足厥阴之药。心气不足者用之，虚则补其母也。肝苦急以辛补之，是矣。《道藏经》有《菖蒲传》一卷，其语粗陋。今略节其要云：菖蒲者，水草之精英，神仙之灵药也。其法采紧小似鱼鳞者一斤，以水及米泔浸各一宿，刮去皮切，暴干捣筛，以糯米粥和匀，更入熟蜜搜和，丸如梧子大，稀葛袋盛，置当风处令干。每旦酒、饮任下三十丸，临卧更服三十丸。服至一月，消食；二月，痰除；服至五年，骨髓充，颜色泽，白发黑，落齿更生。其药以五德配五行：叶青，花赤，节白，心黄，根黑。能治一切诸风，手足顽痹，瘫缓不遂，五劳七伤，填血补脑，坚骨髓，长精神，润五脏，裨六腑，开胃口，和血脉，益口齿，明耳目，泽皮肤，去寒热，除三尸九虫，天行时疾，瘴疫瘦病，泻痢痔漏，妇人带下，产后血运。并以酒服。河内叶敬母中风，服之一年而百病愈。寇天师服之得道，至今庙前犹生菖蒲。郑鱼、曾原等，皆以服此得道也。又按葛洪《抱朴子》云：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上生毛，冬袒不寒，日记万言。商丘子不娶，惟食菖蒲根，不饥不老，不知所终。《神仙传》云：咸阳王典食菖蒲得长生。安期生采一寸九节菖蒲服，仙去。又按臞仙《神隐书》云：石菖蒲置一盆于几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无害目之患。或置星露之下，至旦取叶尖露水洗目，大能明视，久则白昼见星。端午日以酒服，尤妙。苏东坡云：凡草生石上，必须微土以附其根。惟石菖蒲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节叶坚瘦，根须连

络，苍然于几案间，久更可喜。其延年轻身之功，既非昌阳可比；至于忍寒淡泊，不待泥土而生，又岂昌阳所能仿佛哉？〔杨士瀛曰〕下痢禁口，虽是脾虚，亦热气闭隔心胸所致。俗用木香失之温，用山药失之闭。惟参苓白术散加石菖蒲，粳米饮调下。或用参、苓、石莲肉，少入菖蒲服。胸次一开，自然思食。

〔附方〕旧九，新一十八。

服食法甲子日，取菖蒲一寸九节者，阴干百日，为末。每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久服耳目聪明，益智不忘（《千金方》）。

健忘益智七月七日，取菖蒲为末，酒服方寸匕，饮酒不醉，好事者服而验之。久服聪明，忌铁器（《千金方》）。

三十六风有不治者，服之悉效。菖蒲薄切日干三斤，盛以绢袋，玄水一斛，即清酒也，悬浸之，密封一百日，视之如菜绿色，以一斗熟黍米纳中，封十四日，取出日饮（《夏禹神仙经》）。

癫痫风疾九节菖蒲不闻鸡犬声者，去毛，木臼捣末。以黑豶猪心一个批开，砂罐煮汤。调服三钱，日一服（《医学正传》）。

尸厥魇死尸厥之病，卒死脉犹动，听其耳中如微语声，股间暖者，是也。魇死之病，卧忽不寤。勿以火照，但痛啮其踵及足拇趾甲际，唾其面即苏。仍以菖蒲末吹鼻中，桂末纳舌下，并以菖蒲根汁灌之（《肘后方》）。

卒中客忤菖蒲生根捣汁灌之，立瘥（《肘后方》）。

除一切恶端午日，切菖蒲渍酒饮之。或加雄黄少许（《洞天保生录》）。

喉痹肿痛菖蒲根嚼汁，烧铁秤锤淬酒一杯，饮之（《圣济总录》）。

霍乱胀痛生菖蒲剉四两，水和捣汁，分温四服（《圣惠方》）。

诸积鼓胀食积、气积、血积之类。石菖蒲八两剉，斑蝥四两去翅足，同炒黄，去斑蝥不用。以布袋盛，拽去蝥末，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白汤下。治肿胀尤妙。或入香附末二钱（《奇效方》）。

肺损吐血九节菖蒲末、白面等分。每服三钱，新汲水下，一日一服（《圣济录》）。

解一切毒石菖蒲、白矾等分，为末，新汲水下（《事林广记》）。

赤白带下石菖蒲、破故纸等分，炒为末。每服二钱，更以菖蒲浸酒调服，日一（《妇人良方》）。

胎动半产卒动不安，或腰痛胎转抢心，下血不止，或日月未足而欲产。并以菖蒲根捣汁一二升服之（《千金方》）。

产后崩中下血不止。菖蒲一两半，酒二盏，煎取一盏，去滓分三服，食前温服（《千金方》）。

耳卒聋闭菖蒲根一寸，巴豆一粒去心，同捣作七丸。绵裹一丸，塞耳，日一换。一方不用巴豆，用蓖麻仁（《肘后方》）。

病后耳聋生菖蒲汁滴之（《圣惠方》）。

蚤虱入耳菖蒲末炒热，袋盛，枕之即愈（《圣济录》）。

诸般赤眼攀睛云翳。菖蒲擂自然汁，文武火熬作膏，日点之效（《圣济录》）。

眼睑挑针独生菖蒲根，同盐研傅（《寿域神方》）。

飞丝入目石菖蒲捶碎。左目塞右鼻，右目塞左鼻。百发百中（危氏《得效方》）。

头疮不瘥菖蒲末，油调傅之，日三、夜二次（《法天生意》）。

痈疽发背生菖蒲捣贴之。疮干者，为末，水调涂之（孙用和《秘宝方》）。

露㾮**便毒**生菖蒲根捣傅之（《证治要诀》）。

热毒湿疮〔宗奭曰〕有人遍身生疮，痛而不痒，手足尤甚，粘着衣被，晓夕不得睡。有人教以菖蒲三斗，日干为末，布席上卧之，仍以衣被覆之。既不粘衣，又复得睡，不五七日，其疮如失。后以治人，应手神验（《本草衍义》）。

风癣有虫菖蒲末五斤。以酒三升渍，釜中蒸之，使味出。先绝酒一日，每服一升或半升（《千金方》）。

阴汗湿痒石菖蒲、蛇床子等分为末，日搽二三次（《济急仙方》）。

叶

〔主治〕**洗疥、大风疮**（时珍）。

白昌《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水菖蒲**（《别录》）、**水宿**（《别录》）、**茎蒲**（《别录》）、**昌阳**（《拾遗》）、**溪荪**（《拾遗》）、

兰荪（弘景）。〔时珍曰〕此即今池泽所生菖蒲，叶无剑脊，根肥白而节疏慢，故谓之白昌。古人以根为菹食，谓之昌本，亦曰昌歜，文王好食之。其生溪涧者，名溪荪。

【集解】〔《别录》曰〕白昌十月采。〔藏器曰〕即今之溪荪也。一名昌阳。生水畔。人亦呼为菖蒲。与石上菖蒲都别。根大而臭，色正白。〔颂曰〕水菖蒲，生溪涧水泽中甚多，失水则枯。叶似石昌，但中心无脊。其根干后，轻虚多滓，不堪入药。〔时珍曰〕此有二种：一种根大而肥白节疏者，白昌也，俗谓之泥菖蒲；一种根瘦而赤节稍密者，溪荪也，俗谓之水菖蒲。叶俱无剑脊。溪荪气味胜似白昌，并可杀虫，不堪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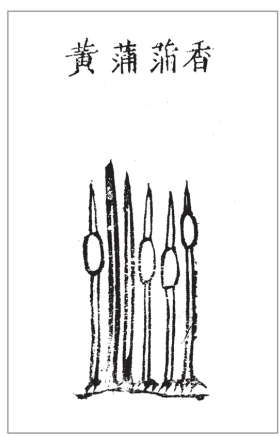
【气味】甘，无毒。〔《别录》曰〕甘、辛，温。汁制雄黄、雌黄、砒石。

【主治】食诸虫（《别录》）。主风湿咳逆，去虫，断蚤虱（弘景）。研末，油调，涂疥瘙（苏颂）。

香蒲《本经·上品》　蒲黄《本经·上品》

【释名】甘蒲（苏恭）、醮石（《吴普》），花上黄粉名蒲黄（〖《本经》〗）。〔恭曰〕香蒲即甘蒲，可作荐者。春初生，取白为菹，亦堪蒸食。山南人谓之香蒲，以菖蒲为臭蒲也。蒲黄即此蒲之花也。

白昌



香蒲、蒲黄

【集解】〔《别录》曰〕香蒲生南海池泽。蒲黄生河东池泽，四月采之。〔颂曰〕香蒲，蒲黄苗也。处处有之，以泰州者为良。春初生嫩叶，未出水时，红白色茸茸然。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啖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笋，大美。《周礼》谓之蒲菹，今人罕有食之者。至夏抽梗于丛叶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杵，故俚俗谓之蒲槌，亦曰蒲厘花。其蒲黄，即花中蕊屑也。细若金粉，当欲开时便取之。市廛以蜜搜作果食货卖。〔时珍曰〕蒲丛生水际，似莞而褊，有脊而柔，二三月苗。采其嫩根，瀹过作鲊，一宿可

食。亦可炸食、蒸食及晒干磨粉作饼食。《诗》云："其蔌伊何？惟笋及蒲。"是矣。八九月收叶以为席，亦可作扇，软滑而温。

【正误】〔弘景曰〕香蒲方药不复用，人无采者，南海人亦不复识。江南贡菁茅，一名香茅，以供宗庙缩酒。或云是薰草，又云是燕麦，此蒲亦相类耳。〇〔恭曰〕陶氏所引菁茅，乃三脊茅也。香茅、燕麦、薰草，野俗皆识，都非香蒲类也。

蒲蒻一名蒲笋《食物》、蒲儿根《野菜谱》。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寒。

〔主治〕五脏心下邪气，口中烂臭，坚齿明目聪耳。久服轻身耐老（《本经》）。去热燥，利小便（甯源）。生啖，止消渴（汪颖）。补中益气，和血脉（《正要》）。捣汁服，治妊妇劳热烦躁，胎动下血（时珍。〇出《产乳》）。

〔附方〕旧二。

妒乳乳痈蒲黄草根捣封之，并煎汁饮及食之（昝殷《产宝》）。

热毒下痢蒲根二两，粟米二合，水煎服，日二次（《圣济总录》）。

蒲黄《本经·上品》。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松黄并黄蒿。其二件全似，只是味跙及吐人。真蒲黄须隔三重纸焙令色黄，蒸半日，却再焙干用之妙。〔大明曰〕破血消肿者，生用之；补血止血者，须炒用。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心腹膀胱寒热，利小便，止血，消瘀血。久服轻身益气力，延年神仙（《本经》）。治痢血，鼻衄吐血，尿血泻血，利水道，通经脉，止女子崩中（甄权）。妇人带下，月候不匀，血气心腹痛，妊妇下血坠胎，血运血癥，儿枕急痛，颠扑血闷，排脓，疮疖游风肿毒，下乳汁，止泄精（大明）。凉血活血，止心腹诸痛（时珍）。

〔发明〕〔弘景曰〕蒲黄，即蒲厘花上黄粉也。甚疗血。《仙经》亦用之。〔宗奭曰〕汴人初得，罗去滓，以水调为膏，擘为块。人多食之，以解心脏虚热，小儿尤嗜之。过月则燥，色味皆淡，须蜜水和。不可多食，令人自利，极能虚人。〔时珍曰〕蒲黄，手足厥阴血分药也，故能治血治痛。生则能行，熟则能止。与五灵脂同用，能治一切心腹诸痛，详见《禽部》寒号虫下。按许叔微《本事方》云：有士人妻舌忽胀满口，不能出声。一老叟教以蒲黄频掺，比晓乃愈。又《芝隐方》云：宋度宗欲赏花，一夜忽舌肿满口。蔡御医用蒲黄、干姜末等分，干搽而愈。据此二说，则蒲黄之凉血活血可证矣。盖舌乃心之外候，而手厥阴相火乃心之臣使，得干姜是阴阳相济也。

〔附方〕旧十四，新十一。

舌胀满口方见上。

重舌生疮蒲黄末傅之。不过三上瘥（《千金方》）。

肺热衄血蒲黄、青黛各一钱，新汲水服之。或去青黛，入油发灰等分，生地黄汁调下（《简便单方》）。

吐血唾血蒲黄末二两，每日温酒或冷水服三钱妙（《简要济众方》）。

幼儿吐血蒲黄末，每服半钱，生地黄汁调下，量儿大小加减。或入发灰等分（同上）。

小便出血方同上。

小便转胞以布包蒲黄裹腰肾，令头致地，数次取通（《肘后方》）。

金疮出血闷绝。蒲黄半两，热酒灌下（危氏方）。

瘀血内漏蒲黄末二两，每服方寸匕，水调下，服尽止（《肘后方》）。

肠痔出血蒲黄末方寸匕，水服之，日三服（《肘后方》）。

鼠奶痔疮蒲黄末，空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塞上方》）。

脱肛不收蒲黄，和猪脂傅，日三五度（《子母秘录》）。

胎动欲产日月未足者。蒲黄二钱，井华水服（同上）。

产妇催生蒲黄、地龙洗焙、陈橘皮等分，为末，另收。临时各抄一钱，新汲水调服，立产。此常亲用甚妙（唐慎微方）。

胞衣不下蒲黄二钱，井水服之（《集验方》）。

产后下血羸瘦迨死。蒲黄二两，水二升，煎八合，顿服

（《产宝》方）。

产后血瘀蒲黄三两，水三升，煎一升，顿服（梅师方）。

儿枕血瘕蒲黄三钱，米饮服（《产宝》）。

产后烦闷蒲黄方寸匕，东流水服，极良（《产宝》）。

坠伤扑损瘀血在内，烦闷者。蒲黄末，空心温酒服三钱（《塞上方》）。

关节疼痛蒲黄八两，熟附子一两，为末。每服一钱，凉水下，日一（《肘后方》）。

阴下湿痒蒲黄末，傅三四度瘥（《千金方》）。

聤耳出脓蒲黄末掺之（《圣惠》）。

口耳大衄蒲黄、阿胶炙各半两。每用二钱，水一盏，生地黄汁一合，煎至六分，温服。急以帛系两乳，止乃已（《圣惠方》）。

耳中出血蒲黄炒黑研末，掺入（《简便方》）。

蒲黄滓〔大明曰〕蒲黄中筛出赤滓，名曰蒲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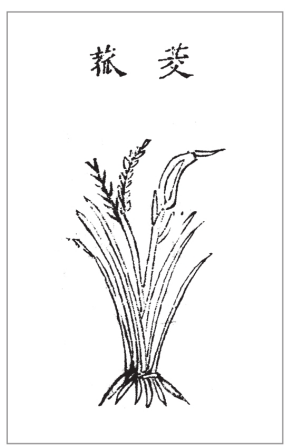
〔主治〕炒用涩肠，止泻血、血痢妙（大明）。

菰《别录·下品》

【释名】茭草（《说文》）、**蒋草**（〖《尔雅翼》〗）。〔时珍曰〕按许氏《说文》：菰本作苽，从瓜谐声也。有米谓之雕菰，已见《谷部》菰米下。江南人呼菰为茭，以其根交结

也。蒋义未详。

【集解】〔保昇曰〕菰根生水中，叶如蔗、荻，久则根盘而厚。夏月生菌堪啖，名菰菜。三年者，中心生白薹如藕状，似小儿臂而白软，中有黑脉，堪啖者，名菰首也。〔藏器曰〕菰首小者，擘之内有黑灰如墨者，名乌郁，人亦食之。晋张翰思吴中莼、菰，即此也。〔颂曰〕菰根，江湖陂泽中皆有之。生水中，叶如蒲、苇辈，刈以秣马甚肥。春末生白茅如笋，即菰菜也，又谓之茭白，生熟皆可啖，甜美。其中心如小儿臂者，名菰手。作菰首者，非矣。《尔雅》云：出隧，蘧蔬。注云：生菰草中，状似土菌，江东人啖之，甜滑。即此也。故南方人至今谓菌为菰，亦缘此义。其根亦如芦根，冷利更甚。二浙下泽处，菰草最多。其根相结而生，久则并土浮于水上，彼人谓之菰葑。刈去其叶，便可耕莳，又名葑田。其苗有茎梗者，谓之菰蒋草。至秋结实，乃雕胡米也。岁饥，人以当粮。〔宗奭曰〕菰乃蒲类。河朔边人，止以饲马作荐。八月开花如苇。结青子，合粟为粥食，甚济饥。杜甫所谓“波漂菰米沉云黑”者，是也。



茭菰

菰笋一名茭笋《日用》、茭白《图经》、菰菜同。

〔气味〕甘，冷，滑，无毒。〔诜曰〕滑中，不

可多食。〔颂曰〕菰之种类皆极冷，不可过食，甚不益人，惟服金石人相宜耳。

〔主治〕利五脏邪气，酒齄面赤，白癞疬疡，目赤。热毒风气，卒心痛，可盐、醋煮食之（孟诜）。去烦热，止渴，除目黄，利大小便，止热痢。杂鲫鱼为羹食，开胃口，解酒毒，压丹石毒发（藏器）。

菰手一名菰菜《日用》、茭白《通志》、茭粑俗名、蘧蔬音戳□。〖《尔雅》〗。

〔气味〕甘，冷，滑，无毒。〔大明曰〕微毒。〔诜曰〕性滑，发冷气，令人下焦寒，伤阳道。禁蜜食，发痼疾。服巴豆人不可食。

〔主治〕心胸中浮热风，滋人齿（孟诜）。煮食，止渴及小儿水痢（藏器）。

菰根

〔气味〕甘，大寒，无毒。〔颂曰〕菰根亦如芦根，冷利更甚。

〔主治〕肠胃痼热，消渴，止小便利。捣汁饮之（《别录》）。烧灰，和鸡子白，涂火烧疮（藏器）。

〔附方〕旧二。

小儿风疮久不愈者。用菰蒋节烧研，傅之（《子母秘录》）。

毒蛇伤啮菰蒋草根烧灰，傅之（《广济方》）。

叶

〔主治〕利五脏（大明）。

菰米见《谷部》。

苦草《纲目》

【集解】〔时珍曰〕生湖泽中，长二三尺，状如茅、蒲之类。

【气味】缺。

【主治】妇人白带，煎汤服。又主好嗜干茶不已，面黄无力，为末，和炒脂麻不时干嚼之（时珍）。

水萍《本经·中品》

【释名】水花（《本经》）、水白（《别录》）、水苏（《别录》）、水廉（《吴普》）。

【集解】〔《别录》曰〕水萍生雷泽池泽。三月采，暴干。〔弘景曰〕此是水中大萍，非今浮萍子。《药录》云：五月有花白色。即非今沟渠所生者。楚王渡江所得，乃斯实也。〔藏器曰〕水萍

有三种。大者曰蘋，叶圆，阔寸许。小萍子是沟渠间者。《本经》云水萍，应是小者。〔颂曰〕《尔雅》云：萍，萍。其大者蘋。苏恭言有三种：大者曰蘋，中者曰荇，小者即水上浮萍。今医家鲜用大蘋，惟用浮萍。〔时珍曰〕《本草》所用水萍，乃小浮萍，非大蘋也。陶、苏俱以大蘋注之，误矣。萍之与蘋，音虽相近，字却不同，形亦迥别，今厘正之，互见蘋下。浮萍处处池泽止水中甚多，季春始生。或云杨花所化。一叶经宿即生数叶。叶下有微须，即其根也。一种背面皆绿者。一种面青背紫赤若血者，谓之紫萍，入药为良，七月采之。《淮南万毕术》云：老血化为紫萍。恐自有此种，不尽然也。《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蘋”者，乃蒿属。陆佃指为此萍，误矣。

水萍

【修治】〔时珍曰〕紫背浮萍，七月采之，拣净，以竹筛摊晒，下置水一盆映之，即易干也。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酸。

【主治】暴热身痒，下水气，胜酒，长须发，止消渴。久服轻身（《本经》）。下气。以沐浴，生毛发（《别录》）。治热毒、风热、热狂，

熁肿毒、汤火伤、风疹（大明）。捣汁服，主水肿，利小便，为末，酒服方寸匕，治人中毒。为膏，傅面□（藏器）。主风湿麻痹，脚气，打扑伤损，目赤翳膜，口舌生疮，吐血衄血，癜风丹毒（时珍）。

【发明】〔震亨曰〕浮萍发汗，胜于麻黄。〔颂曰〕俗医用治时行热病，亦堪发汗，甚有功。其方用浮萍一两，四月十五日采之，麻黄去根节、桂心，附子炮裂去脐皮，各半两，四物捣细筛。每服一钱，以水一中盏，生姜半分，煎至六分，和滓热服，汗出乃瘥。又治恶疾疠疮遍身者，浓煮汁渍浴半日，多效，此方甚奇古也。〔时珍曰〕浮萍其性轻浮，入肺经，达皮肤，所以能发扬邪汗也。世传宋时东京开河，掘得石碑，梵书大篆一诗，无能晓者。真人林灵素逐字辨译，乃是治中风方，名去风丹也。诗云："天生灵草无根干，不在山间不在岸。始因飞絮逐东风，泛梗青青飘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时须在七月半。选甚瘫风与大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化服三丸，铁镤头上也出汗。"其法：以紫色浮萍晒干为细末，炼蜜和丸弹子大。每服一粒，以豆淋酒化下。治左瘫右痪，三十六种风，偏正头风，口眼㖞斜，大风癞风，一切无名风及脚气，并打扑伤折，及胎孕有伤。服过百粒，即为全人。此方，后人易名紫萍一粒丹。

【附方】旧七，新十八。

夹惊伤寒紫背浮萍一钱，犀角屑半钱，钓藤钩三七个，为末。每服半钱，蜜水调下，连进三服，出汗为度（《圣济录》）。

消渴饮水日至一石者。浮萍捣汁服之。〇又方：用干浮萍、栝楼根等分，为末，人乳汁和丸梧子大。空腹饮服二十丸。三年者，数日愈（《千金方》）。

小便不利膀胱水气流滞。浮萍日干为末。饮服方寸匕，日二服（《千金翼》）。

水气洪肿小便不利。浮萍日干为末。每服方寸匕，白汤下，日二服（《圣惠方》）。

霍乱心烦芦根炙一两半，水萍焙、人参、枇杷叶炙各一两。每服五钱，入薤白四寸，水煎温服（《圣惠方》）。

吐血不止紫背浮萍焙半两，黄芪炙二钱半，为末。每服一钱，姜、蜜水调下（《圣济总录》）。

鼻衄不止浮萍末，吹之（《圣惠方》）。

中水毒病手足指冷至膝肘，即是。以浮萍日干为末。饮服方寸匕良（《千金方》）。

大肠脱肛水圣散：用紫浮萍为末，干贴之（危氏《得效方》）。

身上虚痒浮萍末一钱，以黄芩一钱同四物汤煎汤调下（《丹溪纂要》）。

风热瘾疹浮萍蒸过焙干，牛蒡子酒煮晒干炒，各一两，为末。每薄荷汤服一二钱，日二次（《古今录验》）。

风热丹毒浮萍捣汁，遍涂之（《子母秘录》）。

汗斑癜风端午日收紫背浮萍晒干。每以四两煎水浴，并以萍擦之。或入汉防己二钱亦可（《袖珍方》）。

少年面疱《圣惠方》：用浮萍日挼盦之，并饮汁少许。○《普济方》：用紫背萍四两，防己一两，煎浓汁洗之。仍以萍于斑□

上热擦，日三五次。物虽微末，其功甚大，不可小看。

粉滓面□沟渠小萍为末，日傅之（《圣惠方》）。

大风疠疾浮萍草三月采，淘三五次，窨三五日，焙为末，不得见日。每服三钱，食前温酒下。常持观音圣号。忌猪、鱼、鸡、蒜。〇又方：七月七日，取紫背浮萍，日干为末。半升，入好消风散五两。每服五钱，水煎频饮，仍以煎汤洗浴之（《十便良方》）。

瘾疮入目浮萍阴干为末，以生羊子肝半个，同水半盏煮熟，捣烂绞汁，调末服。甚者，不过一服；已伤者，十服见效（危氏《得效方》）。

弩肉攀睛青萍少许，研烂，入片脑少许，贴眼上效（危氏《得效方》）。

毒肿初起水中萍子草，捣傅之（《肘后方》）。

发背初起肿焮赤热。浮萍捣和鸡子清贴之（《圣惠方》）。

杨梅疮癣水萍煎汁，浸洗半日。数日一作（《集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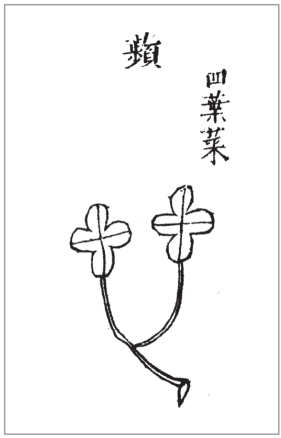
烧烟去蚊五月取浮萍阴干用之（孙真人方）。

蘋《吴普本草》

【释名】芣菜（《拾遗》）、**四叶菜**（《卮言》）、**田字草**（〖阎孝忠〗）。〔时珍曰〕蘋本作蘩。《左传》：蘋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则蘩有宾之之义，故字从宾。其草四叶相合，中折十字，故俗呼为四叶菜、田字草、破铜钱，皆象形也。诸家本草皆以蘋注水萍，盖由蘋、萍二字，音相近也。按《韵书》蘋在真韵，蒲真切；萍在庚韵，蒲经切。切脚不同，为物亦异。

今依《吴普本草》别出于此。

【集解】〔普曰〕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泽水上。叶圆小，一茎一叶，根入水底，五月花白。三月采，日干之。〔弘景曰〕水中大萍，五月有花白色，非沟渠所生之萍。楚王渡江所得，即斯实也。〔恭曰〕萍有三种：大者名蘋，中者名荇，叶皆相似而圆；其小者，即水上浮萍也。〔藏器曰〕蘋叶圆，阔寸许。叶下有一点，如水沫。一名芣菜。曝干可入药用。小萍是沟渠间者。〔禹锡曰〕按《尔雅》云：萍，萍也。其大者曰蘋。又《诗》云："于以采蘋，于涧之滨。"陆玑注云：其粗大者谓之蘋，小者为萍。季春始生。可糁蒸为茹，又可以苦酒淹之按酒。今医家少用此蘋，惟用小萍耳。〔时珍曰〕蘋乃四叶菜也。叶浮水面，根连水底。其茎细于莼、荇。其叶大如指顶，面青背紫，有细纹，颇似马蹄、决明之叶，四叶合成，中折十字。夏秋开小白花，故称白蘋。其叶攒簇如萍，故《尔雅》谓大者为蘋也。《吕氏春秋》云：菜之美者，有昆仑之蘋，即此。《韩诗外传》谓浮者为藻，沉者为蘋。臞仙谓：白花者为蘋，黄花者为荇，即金莲也。苏恭谓大者为蘋，小者为荇。杨慎《卮言》谓四叶菜为荇。陶弘景谓楚王所得者为蘋。皆无一定之言。盖未深加体审，惟据纸上猜度而已。时珍一一采视，颇得其真云。其叶径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圆如马蹄者，莼也。似莼而稍尖长者，荇也。其花并有黄白二色。叶径四五寸如小荷叶而黄花，结实如小角黍者，萍蓬草也。楚王所得萍实，乃此萍之实也。四叶合成一叶，如田字形者，蘋也。如此分别，自然明白。又项氏言：白蘋生水中，青蘋生陆地。按今之田字草，有水陆二种。陆生者多在稻田沮洳之处，其叶四片合一，与白蘋一样。但茎生地上，高三四寸，不可食。方士取以煅硫结砂煮汞，谓之水田翁。项氏所谓青蘋，盖即此也。或以青蘋为水草，误矣。



蘋

【气味】甘，寒，滑，无毒。

【主治】暴热，下水气，利小便（吴普）。捣涂热疮。捣汁饮，治蛇伤毒入腹内。曝干，栝楼等分为末，人乳和丸服，止消渴（藏器）。食之已劳（《山海经》）。

萍蓬草《拾遗》

【释名】水粟（《纲目》）、水栗子（〖《纲目》〗）。〔时珍曰〕陈藏器《拾遗》萍蓬草，即今水粟也。其子如粟，如蓬子也。俗人呼水粟包，又云水栗子，言其根味也。或作水笠。

萍蓬草

【集解】〔藏器曰〕萍蓬草生南方池泽。叶大似荇。花亦黄，未开时状如筭袋。其根如藕，饥年可以当谷。〔时珍曰〕水粟三月出水。茎大如指。叶似荇叶而大，径四五寸，初生如荷叶。六七月开黄花，结实状如角黍，长二寸许，内有细子一包，如罂粟。泽农采之，洗擦去皮，蒸曝，舂取米，作粥饭食之。其根大如栗，亦如鸡头子根，俭年人亦食之，作藕香，味如栗子。昔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食之甜如蜜者，盖此类也。若水萍，安得有实耶？三四月采茎叶取汁，煮硫黄能拒火。又段公路《北户录》有睡莲，亦此类也。其叶如荇而大。其花布叶数重，当夏昼开花，夜缩入水，昼复出也。

子

〔气味〕甘，涩，平，无毒。

〔主治〕助脾厚肠，令人不饥（时珍）。

根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煮食，补虚，益气力。久食，不饥，厚肠胃（藏器）。

荇（莕）菜《唐本草》

【释名】凫葵（《唐本》）、水葵（《马融传》）、水镜草（《土宿本草》）、鬲子菜（《野菜谱》）、金莲子（〖《尔雅翼》〗）、接余（〖《尔雅》〗）。〔时珍曰〕按《尔雅》云：莕，接余也。其叶苻。则凫葵当作苻葵，古文通用耳。或云凫喜食之，故称凫葵，亦通。其性滑如葵，其叶颇似杏，故曰葵，曰莕。《诗经》作荇，俗呼荇丝菜。池人谓之荇公须，淮人谓之鬲子菜，江东谓之金莲子。许氏《说文》谓之□，音恋。《楚辞》谓之屏风，云“紫茎屏风文绿波”。是矣。

【集解】〔恭曰〕凫葵即荇菜也。生水中。〔颂曰〕处处池泽有之。叶似莼而茎涩，根甚长，花黄色。郭璞注《尔雅》云：丛生水中。叶圆在茎端，长短随水深浅。江东人食之。陆玑《诗疏》云：荇茎白，而叶紫赤色，正圆，径寸余，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大如钗股，上青下白，可以按酒。用苦酒浸其白茎，肥美。今人不食，医方亦鲜用之。〔时珍曰〕荇与莼，一类二种也。并根连水底，叶浮水上。其叶似马蹄而圆者，莼也；叶似莼而微尖长者，莕也。夏月俱开黄花，亦有白花者。结实大如棠梨，中有细子。按宁献王《庚辛玉册》云：凫葵，黄花者是荇菜，白花者是白蘋（即水镜草），一种泡子名水鳖。虽有数种，其用一也。其茎叶根花，并可伏硫、煮砂、制矾。此以花色分别蘋、荇，似亦未稳，详见蘋下。

【正误】〔恭曰〕凫葵，南人名猪莼，堪食，《有名未用》条中载也。〔志曰〕凫葵即荇菜，叶似莼，根极长。江南人多食之。今云是猪莼，误矣。今以春夏细长肥滑者为丝莼，至冬粗短者为猪莼，亦呼为龟莼，与凫葵殊不相似也。而《有名未用》类，即无凫

葵、猪莼之名，盖后人删去也。〔时珍曰〕杨慎《卮言》以四叶菜为荇者，亦非也。四叶菜乃蘋也。

荇（莕）菜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消渴，去热淋，利小便（《唐本》）。捣汁服，疗寒热（《开宝》）。捣傅诸肿毒，火丹游肿（时珍）。

【附方】新四。

一切痈疽及疮疖。用荇丝菜或根，马蹄草茎或子（即莼也），各取半碗，同苎麻根五寸去皮，以石器捣烂，傅毒四围。春夏秋日换四五次，冬换二三次，换时以荠水洗之，甚效（《保生余录》）。

谷道生疮荇叶捣烂，绵裹纳之下部，日三次（范汪方）。

毒蛇螫伤牙入肉中，痛不可堪者。勿令人知，私以荇叶覆其上穿，以物包之，一时折牙自出也（《肘后方》）。

点眼去翳荇丝菜根一钱半，捣烂（即叶如马蹄开黄花者），川楝子十五个，胆矾七分，石决明五钱，皂荚一两，海螵蛸二钱，各为末，同菜根，以水一钟浸二宿，去滓。一日点数次，七日见效也（《孙氏集效方》）。

莼（蓴）《别录·下品》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茆（卯、柳二音。〖《诗经》〗）、**水葵**（《诗疏》）、**露葵**（《纲目》）、**马蹄草**（〖《纲目〗》）。〔时珍曰〕蓴字本作莼，从纯。纯乃丝名，其茎似之故也。《齐民要术》云：莼性纯而易生。种以浅深为候，水深则茎肥而叶少，水浅则茎瘦而叶多。其性逐水而滑，故谓之莼菜，并得葵名。颜之推《家训》云：蔡朗父讳纯，改莼为露葵。北人不知，以绿葵为之。《诗》云“薄采其茆”，即莼也。或讳其名，谓之锦带。

莼

【集解】〔保昇曰〕莼叶似凫葵，浮在水上。采茎堪啖。花

黄白色，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茎细如钗股，黄赤色，短长随水深浅，名为丝莼，味甜体软。九月至十月渐粗硬。十一月萌在泥中，粗短，名瑰莼，味苦体涩。人惟取汁作羹，犹胜杂菜。〔时珍曰〕莼生南方湖泽中，惟吴越人善食之。叶如荇菜而差圆，形似马蹄。其茎紫色，大如箸，柔滑可羹。夏月开黄花。结实青紫色，大如棠梨，中有细子。春夏嫩茎未叶者名稚莼，稚者小也。叶稍舒长者名丝莼，其茎如丝也。至秋老则名葵莼，或作猪莼，言可饲猪也。又讹为瑰莼、龟莼焉。余见凫葵下。

【气味】甘，寒，无毒。〔藏器曰〕莼虽水草，而性热拥。〔诜曰〕莼虽冷补，热食及多食亦拥气不下，甚损人胃及齿，令人颜色恶，损毛发。和醋食，令人骨痿。〔李鹏飞曰〕多食性滑发痔。七月有虫着上，食之令人霍乱。

【主治】消渴热痹（《别录》）。和鲫鱼作羹食，下气止呕。多食，压丹石。补大小肠虚气，不宜过多（孟诜）。治热疸，厚肠胃，安下焦，逐水，解百药毒并蛊气（大明）。

【发明】〔弘景曰〕莼性冷而补，下气。杂鳢鱼作羹食，亦逐水。而性滑，服食家不可多用。〔恭曰〕莼久食大宜人。合鲋鱼作羹食，主胃弱不下食者，至效。又宜老人，应入上品。故张翰《临秋风》思吴中之鲈鱼莼羹也。〔藏器曰〕莼体滑，常食发气，令关节急，嗜睡。《脚气论》中令人食之，此误极深也。温病后脾弱不能磨化，食者多死。予所居近湖，湖中有莼、藕。年中疫甚，饥人取莼食之，虽病瘥者亦死。至秋大旱，人多血痢，湖中水竭，掘藕食之，阖境无他。莼、藕之功，于斯见矣。

【附方】新三。

一切痈疽马蹄草即莼菜，春夏用茎，冬月用子，就于根侧寻

取，捣烂傅之。未成即消，已成即毒散。用叶亦可（《保生余录》）。

头上恶疮以黄泥包豆豉煨熟，取出为末，以莼菜油调傅之（《保幼大全》）。

数种疔疮马蹄草（又名缺盆草）、大青叶、臭紫草各等分，擂烂，以酒一碗浸之，去滓温服，三服立愈（《经验良方》）。

水藻《纲目》

【释名】〔时珍曰〕藻乃水草之有文者，洁净如澡浴，故谓之藻。

【集解】〔颂曰〕藻生水中，处处有之。《周南》诗云“于以采藻，于沼于沚，于彼行潦”，是也。陆玑注云：藻生水底，有二种：一种叶如鸡苏，茎如箸，长四五尺；一种叶如蓬蒿，茎如钗股，谓之聚藻。二藻皆可食，煮熟挼去腥气，米面糁蒸为茹，甚滑美。荆扬人饥荒以当谷食。〔藏器曰〕马藻生水中，如马齿相连。〔时珍曰〕藻有二种，水中甚多。水藻，叶长二三寸，两两对生，即马藻也；聚藻，叶细如丝及鱼鳃状，节节连生，即水蕴也，俗名鳃草，又名牛尾蕴，是矣。《尔雅》云：莙，牛藻也。郭璞注云：细叶蓬茸，如丝可爱，一节长数寸，长者二三十节，即蕴也。二藻皆可食，入药，以马藻为胜。《左传》云：蘋蘩蕴藻之菜，即此。

水藻、海藻

【气味】甘，大寒，滑，无毒。

【主治】去暴热热痢，止渴，捣汁服之。小儿赤白游疹，火焮热疮，捣烂封之（藏器）。

【发明】〔思邈曰〕凡天下极冷，无过藻菜。但有患热毒肿并丹毒者，取渠中藻菜切捣傅之，厚三分，干即易，其效无比。

海藻《本经·中品》

【释名】蕈（音单，出《尔雅》。《别录》作藫）、落首（《本经》）、海萝（《尔雅注》）。

【集解】〔《别录》曰〕海藻生东海池泽，七月七日采，暴干。〔弘景曰〕生海岛上，黑色如乱发而大少许，叶大都似藻叶。〔藏器曰〕此有二种：马尾藻生浅水中，如短马尾细，黑色，用之当浸去咸味；大叶藻生深海中及新罗，叶如水藻而大。海人以绳系腰，没水取之。五月以后，有大鱼伤人，不可取也。《尔雅》云，纶似

纶，组似组，东海有之，正为二藻也。〔颂曰〕此即水藻生于海中者，今登、莱诸州有之，陶隐居引《尔雅》纶、组注昆布，谓昆布似组，青苔、紫菜似纶；而陈藏器以纶、组为二藻。陶说似近之。〔时珍曰〕海藻近海诸地采取，亦作海菜，乃立名目，货之四方云。

【修治】〔敦曰〕凡使须用生乌豆，并紫背天葵，三件同蒸伏时，日干用。〔时珍曰〕近人但洗净咸味，焙干用。

【气味】苦、咸，寒，无毒。〔权曰〕咸，有小毒。〔之才曰〕反甘草。〔时珍曰〕按东垣李氏治瘰疬马刀，散肿溃坚汤，海藻、甘草两用之。盖以坚积之病，非平和之药所能取捷，必令反夺以成其功也。

【主治】瘿瘤结气，散颈下硬核痛，痈肿癥瘕坚气，腹中上下雷鸣，下十二水肿（《本经》）。**疗皮间积聚暴□，瘤气结热，利小便**（《别录》）。**辟百邪鬼魅，治气急心下满，疝气下坠，疼痛卵肿，去腹中幽幽作声**（甄权）。**治奔豚气脚气，水气浮肿，宿食不消，五膈痰壅**（李珣）。

【发明】〔元素曰〕海藻气味俱厚，纯阴，沉也。治瘿瘤马刀诸疮，坚而不溃者。《经》云：咸能软坚。营气不从，外为浮肿。随各引经药治之，肿无不消。〔成无己曰〕咸味涌泄。故海藻之咸，以泄水气也。〔诜曰〕海藻起男子阴，消男子□疾，宜常食之。南方人多食，北方人效之，倍生诸疾，更不宜矣。〔时珍曰〕海藻咸能润下，寒能泄热引水，故能消瘿瘤、结核阴□之坚聚，而除浮肿脚气留饮痰气之湿热，使邪气自小便出也。

【附方】旧二，新三。

海藻酒治瘿气。用海藻一斤，绢袋盛之，以清酒二升浸之，春夏二日，秋冬三日。每服两合，日三。酒尽再作。其滓曝干为末，每服方寸匕，日三服。不过两剂即瘥（范汪方）。

瘿气初起海藻一两，黄连二两，为末。时时舐咽。先断一切厚味（丹溪方）。

项下瘰疬如梅李状。宜连服前方海藻酒消之（《肘后方》）。

蛇盘瘰疬头项交接者。海藻菜以荞面炒过，白僵蚕炒，等分为末，以白梅泡汤和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米饮下，必泄出毒气（危氏《得效方》）。

海蕴温、缊、酝三音。〇《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时珍曰〕缊，乱丝也。其叶似之，故名。

【气味】咸，寒，无毒。

水蕴、海蕴

海带

【主治】瘿瘤结气在喉间，下水（藏器）。主水瘕（苏颂）。

海带宋《嘉祐》

【集解】〔禹锡曰〕海带，出东海水中石上，似海藻而粗，柔韧而长。今登州人干之以束器物。医家用以下水，胜于海藻、昆布。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催生，治妇人病，及疗风下水（《嘉祐》）。治水病瘿瘤，功同海藻（时珍）。

昆布《别录·中品》

【释名】纶布（〖《御览》〗）。〔时珍曰〕按《吴普本草》纶布一名昆布，则《尔雅》所谓纶似纶，东海有之者，即昆布也。纶音关，青丝绶也，讹而为昆耳。陶弘景以纶为青苔、紫菜辈，谓组为昆布；陈藏器又谓纶、组是二种藻。不同如此。

【集解】〔《别录》曰〕昆布生东海。〔弘景曰〕今惟出高丽。绳把索之如卷麻，作黄黑色，柔韧可食。《尔雅》云：纶似纶，组似组，东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纶，而昆布亦似组，恐即是也。〔藏器曰〕昆布生南海，叶如手，大似薄苇，紫赤色。其细叶者，海藻也。〔珣曰〕其草顺流而生。出新罗者叶细，黄黑色。胡人搓之为索，阴干，从舶上来中国。〔时珍曰〕昆布生登、莱者，搓如绳索之状。出闽、浙者，大叶似菜。盖海中诸菜性味相近，主疗一致。虽稍有不同，亦无大异也。

【修治】〔敦曰〕凡使昆布，每一斤，用甑箅大小十个，同剉细，以东流水煮之，从巳至亥，待咸味去，乃晒焙用。

昆布

【气味】咸，寒，滑，无毒。〔普曰〕酸、咸，寒，无毒。〔权曰〕温，有小毒。

【主治】十二种水肿，瘿瘤聚结气，瘘疮（《别录》）。破积聚（思邈）。治阴□肿，含之咽汁（藏器）。利水道，去面肿，治恶疮鼠瘘（甄权）。

【发明】〔杲曰〕咸能软坚，故瘿坚如石者非此不除，与海藻同功。〔诜曰〕昆布下气，久服瘦人，无此疾者不可食。海岛之人爱食之，为无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相习，病亦不生，遂传说其功于北人。北人食之皆生病，是水土不宜耳。凡是海中菜，皆损人，不可多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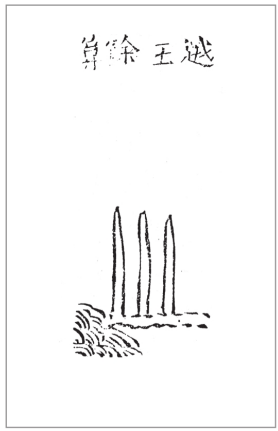
【附方】旧四。

昆布臛治膀胱结气，急宜下气。用高丽昆布一斤，白米泔浸一宿，洗去咸味。以水一斛，煮熟劈细。入葱白一握，寸断之。更煮极烂，乃下盐酢豉糁姜橘椒末调和食之。仍宜食粱米、粳米饭。极能下气。无所忌。海藻亦可依此法作之（《广济方》）。

瘿气结核□□肿硬。以昆布一两，洗去咸，晒干为散。每以一钱绵裹，好醋中浸过，含之咽津，味尽再易之（《圣惠方》）。

项下五瘿方同上（《千金翼》）。

项下卒肿其囊渐大，欲成瘿者。昆布、海藻等分，为末，蜜丸杏核大。时时含之，咽汁（《外台》）。



越王余筭

越王余筭《拾遗》

【释名、集解】〔珣曰〕越王余筭生南海水中，如竹算子，长尺许。刘敬叔《异苑》云：昔晋安越王渡南海，将黑角白骨作算筹，其有余者，弃于水中而生此。故叶白者似骨，黑者似角，遂以名之。相传可食。

【附录】沙箸〔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有沙箸，似是余筭之类，今附于此。云：海岸沙中生沙箸，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劲，可为酒筹。凡欲采者，须轻步向前拔之。不然，闻行声遽缩入沙中，不可得也。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水肿浮气结聚，宿滞不消，腹中虚鸣，并煮服之（李珣）。

石帆《日华》

【集解】〔弘景曰〕石帆状如柏，水松状如松。〔藏器曰〕石帆生海底，高尺余。根如漆色，至梢上渐软，作交罗纹。〔大明曰〕石帆紫色，梗大者如箸，见风渐硬，色如漆，人以饰作珊瑚装。〔颂曰〕左思《吴都赋》：草则石帆、水松。刘渊林注云：石帆生海屿石上，草类也。无叶，高尺许，其花离楼相贯连。若死则浮水中，人于海边得之，稀有见其生者。

【气味】甜、咸，平，无毒。

【主治】石淋（弘景）。煮汁服，主妇人血结月闭（藏器）。

水松《纲目》

【集解】〔弘景曰〕水松状如松。〔颂曰〕出南海及交阯，生海水中。

【气味】甘、咸，寒，无毒。

【主治】溪毒（弘景）。水肿，催生（藏器）。

《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九卷终

第二十卷　草部

目录

草之九石草类一十九种

石斛《本经》

骨碎补《开宝》

石韦《本经》

金星草《嘉祐》

石长生《本经》　红茂草附

石苋《图经》　石垂附

景天《本经》

佛甲草《图经》

虎耳草《纲目》

石胡荽《四声本草》

螺厣草《拾遗》（即镜面草）

酢浆草《唐本草》　酸草、三叶附

地锦《嘉祐》（即血见愁）　金疮小草附

离鬲草《拾遗》

仙人草《拾遗》

仙人掌草《图经》

崖棕《图经》　鸡翁藤、半天回、野兰根附

紫背金盘《图经》

白龙须《纲目》

右附方旧十，新四十七。

草之九石草类一十九种

石斛《本经·上品》

【释名】石蓬（《别录》）、金钗（《纲目》）、禁生（《别录》）、林兰（《本经》）、杜兰（《别录》）。

〔时珍曰〕石斛名义未详。其茎状如金钗之股，故古有金钗石斛之称。今蜀人栽之，呼为金钗花。盛弘之《荆州记》云：耒阳龙石山多石斛，精好如金钗，是矣。林兰、杜兰，与《木部》木兰同名，恐误。

石斛

【集解】〔《别录》曰〕石斛生六安山谷水旁石上。七月、八月采茎，阴干。〔弘景曰〕今用石斛，出始兴。生石上，细实，以桑灰汤沃之，色如金，形如蚱蜢髀者佳。近道亦有，次于宣城者。其生栎木上者，名木斛。其茎至虚，长大而色浅。不入丸散，惟可为酒渍煮之用。俗方最以补虚，疗脚膝。〔恭曰〕今荆襄及汉中、江左又有二种：一种似大麦，累累相连，头生一叶，而性冷，名麦斛；一种茎大如雀髀，叶在茎头，名雀髀斛。其他斛如竹，而节间生叶也。作干石斛法：以酒洗蒸暴成，不用灰汤。或言生者渍酒，胜于干者。〔颂曰〕今荆州、光州、寿州、庐州、江州、温州、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多在山谷中。五月生苗，茎似小竹节，节间出碎叶。七月开花，十月结实。其根细长，黄色。惟生石上者为胜。〔宗奭曰〕石斛细若小草，长三四寸，柔韧，折之如肉而实。今人多以木斛混之，亦不能明。木斛中虚如禾草，长尺余，但色深黄光泽耳。〔时珍曰〕石斛丛生石上。其根纠结甚繁，干则白软。其茎叶生皆青色，干则黄色。开红花。节上自生根须。人亦折下，以砂石栽之，或以物盛挂屋下，频浇以水，经年不死，俗称为千年润。石斛短而中实，木斛长而中虚，甚易分别。处处有之，以蜀中者为胜。

【修治】〔敦曰〕凡使，去根头，用酒浸一宿，暴干，以酥拌蒸之，从巳至酉，徐徐焙干，用入补药乃效。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神农：甘，平。扁鹊：酸。李当之：寒。〔时珍曰〕甘、淡、微咸。〔之才曰〕陆英为之使，恶凝水石、巴豆，畏雷丸、僵蚕。

【主治】伤中，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本经》）。补内绝不足，平胃气，长肌肉，逐皮肤邪热痱气，脚膝疼冷痹弱，定志除惊。轻身延年（《别录》）。益气除热，治男子腰脚软弱，健阳，逐

皮肌风痹，骨中久冷，补肾益力（权）。壮筋骨，暖水脏，益智清气（《日华》）。治发热自汗，痈疽排脓内塞（时珍）。

【发明】〔敦曰〕石斛镇涎，涩丈夫元气。酒浸酥蒸，服满一镒，永不骨痛也。〔宗奭曰〕石斛治胃中虚热有功。〔时珍曰〕石斛气平，味甘、淡、微咸，阴中之阳，降也。乃足太阴脾、足少阴右肾之药。深师云：囊湿精少，小便余沥者，宜加之。一法：每以二钱入生姜一片，水煎代茶饮，甚清肺补脾也。

【附方】新二。

睫毛倒入川石斛、川芎□等分，为末。口内含水，随左右□鼻，日二次（《袖珍方》）。

飞虫入耳石斛数条，去根如筒子，一边纩入耳中，四畔以蜡封闭，用火烧石斛，尽则止。熏右耳，则虫从左出。未出更作（《圣济》）。

骨碎补宋《开宝》

【释名】猴姜（《拾遗》）、胡孙姜（志）、石毛姜（苏颂）、石庵□（〖《开宝》〗）。〔藏器曰〕骨碎补本名猴姜。开元皇帝以其主伤折，补骨碎，故命此名。或作骨碎布，讹矣。江西人呼为胡孙姜，象形也。〔时珍曰〕庵□主折伤破血。此物功同，故有庵□之名。

【集解】〔志曰〕骨碎补生江南。根寄树石上，有毛。叶如庵□。〔藏器曰〕岭南、虔、吉州亦有之。叶似石韦而一根，余叶生于木。〔大明曰〕是树上寄生草，根似姜而细长。〔颂曰〕今淮、

浙、陕西、夔路州郡皆有之。生木或石上。多在背阴处，引根成条，上有黄赤毛及短叶附之。又抽大叶成枝。叶面青绿色，有青黄点；背青白色，有赤紫点。春生叶，至冬干黄。无花实。采根入药。〔宗奭曰〕此苗不似姜，亦不似庵□。每一大叶两旁，小叶叉牙，两两相对，叶长有尖瓣也。〔时珍曰〕其根扁长，略似姜形。其叶有桠缺，颇似贯众叶。谓叶如庵□者，殊谬；如石韦者，亦差。

骨碎补

根

【修治】〔敦曰〕凡采得，用铜刀刮去黄赤毛，细切，蜜拌润，甑蒸一日，晒干用。急用只焙干，不蒸亦得也。

【气味】苦，温，无毒。〔大明曰〕平。

【主治】破血止血，补伤折（《开宝》）。主骨中毒气，风血疼痛，五劳六极，足手不收，上热下冷（权）。恶疮，蚀烂肉，杀虫（大明）。研末，猪肾夹煨，空心食，治耳鸣，及肾虚久

泄，牙疼（时珍）。

【发明】〔颂曰〕骨碎补，入妇人血气药。蜀人治闪折筋骨伤损，取根捣筛，煮黄米粥，和裹伤处有效。〔时珍曰〕骨碎补，足少阴药也。故能入骨，治牙，及久泄痢。昔有魏刺史子久泄，诸医不效，垂殆。予用此药末入猪肾中煨熟与食，顿住。盖肾主大小便，久泄属肾虚，不可专从脾胃也。《雷公炮炙论》用此方治耳鸣，耳亦肾之窍也。按戴原礼《证治要诀》云：痢后下虚，不善调养，或远行，或房劳，或外感，致两足痿软，或痛或痹，遂成痢风。宜用独活寄生汤吞虎骨四斤丸，仍以骨碎补三分之一，同研取汁，酒解服之。外用杜仲、牛膝、杉木节、萆薢、白芷、南星煎汤，频频熏洗。此亦从肾虚骨痿而治也。

【附方】旧二，新三。

虚气攻牙齿痛血出，或痒痛。骨碎补二两，铜刀细剉，瓦锅慢火炒黑，为末。如常揩齿，良久吐之，咽下亦可。刘松石云：此法出《灵苑方》，不独治牙痛，极能坚骨固牙，益精髓，去骨中毒气疼痛。牙动将落者，数擦立住，再不复动，经用有神。

风虫牙痛骨碎补、乳香等分，为末糊丸，塞孔中。名金针丸（《圣济总录》）。

耳鸣耳闭骨碎补削作细条，火炮，乘热塞之（苏氏《图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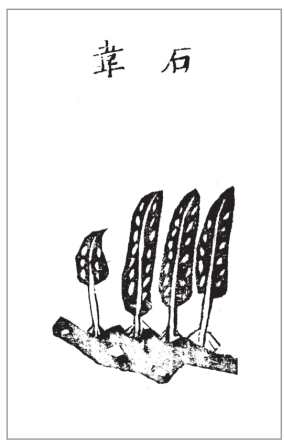
病后发落胡孙姜、野蔷薇嫩枝煎汁，刷之。

肠风失血胡孙姜烧存性五钱，酒或米饮服（《仁存方》）。

石韦《本经·中品》

【释名】石□（音蔗。〖《本经》〗）、石皮（《别录》）、石兰（〖《纲目》〗）。〔弘景曰〕蔓延石上，生叶如皮，故名石韦。〔时珍曰〕柔皮曰韦，□亦皮也。

【集解】〔《别录》曰〕石韦生华阴山谷石上，不闻水声及人声者良。二月采叶，阴干。〔弘景曰〕处处有之。出建平者，叶长大而厚。〔恭曰〕此物丛生石旁阴处，亦不作蔓。其生古瓦屋上者名瓦韦，疗淋亦好。〔颂曰〕今晋、绛、滁、海、福州、江宁皆有之。丛生石上，叶如柳，背有毛，而斑点如皮。福州别有一种石皮，三月有花，采叶作浴汤，治风。〔时珍曰〕多生阴崖险罅处。其叶长者近尺，阔寸余，柔韧如皮，背有黄毛。亦有金星者，名金星草。并凌冬不凋。又一种如杏叶者，亦生石上，其性相同。



石韦

【修治】〔《别录》曰〕凡用去黄毛。毛射人肺，令人咳，不可疗。〔大明曰〕入药去梗，须微炙用。一法：以羊脂炒干用。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权曰〕微寒。〔之才曰〕滑石、杏仁、射干为之使，得菖蒲良。制丹砂、矾石。

【主治】劳热邪气，五癃闭不通，利小便水道（《本经》）。止烦下气，通膀胱满，补五劳，安五脏，去恶风，益精气（《别录》）。治淋沥遗溺（《日华》）。炒末，冷酒调服，治发背（颂）。主崩漏金疮，清肺气（时珍）。

【附方】新五。

小便淋痛石韦、滑石等分，为末。每饮服刀圭，最驶（《圣惠》）。

小便转脬石韦去毛、车前子各二钱半，水二盏，煎一盏，食前服（《指迷方》）。

崩中漏下石韦为末。每服三钱，温酒服，甚效。

便前有血石皮为末。茄子枝煎汤下二钱（《普济方》）。

气热咳嗽石韦、槟榔等分，为末。姜汤服二钱（《圣济录》）。

金星草宋《嘉祐》

【释名】金钏草（《图经》）、凤尾草（《纲目》）、七星草（〖《图经》〗）。〔时珍曰〕即石韦之有金星者。《图经》重出七星草，并入。

【集解】〔禹锡曰〕金星草，西南州郡多有之，以戎州者为上。喜生背阴石上净处，及竹箐中少日色处，或生大木下，及背阴古

瓦屋上。初出深绿色，叶长一二尺，至深冬背生黄星点子，两两相对，色如金，因得金星之名。无花实，凌冬不凋。其根盘屈如竹根而细，折之有筋，如猪马鬃。五月和根采之，风干用。〔颂曰〕七星草生江州山谷石上。叶如柳而长，作蔓延，长二三尺。其叶坚硬，背上有黄点如七星。采无时。

金星草

【气味】苦，寒，无毒。〔颂曰〕微酸。〔崔昉曰〕制三黄、砂、汞、矾石。

【主治】发背痈疮结核，解硫黄丹石毒，连根半斤，酒五升，银器煎服，先服石药悉下。亦可作末，冷水服方寸匕。涂疮肿，殊效。根浸油涂头，大生毛发（《嘉祐》）。乌髭发（颂）。解热，通五淋，凉血（时珍）。

【发明】〔颂曰〕但是疮毒，皆可服之。然性至冷，服后下利，须补治乃平复。老年不可辄服。〔宗奭曰〕丹石毒发于背，及一切痈肿。以其根叶二钱半，酒一大盏，煎服，取下黑汁。不惟下所服

石药，兼毒去疮愈也。如不饮酒，则为末，以新汲水服，以知为度。〔时珍曰〕此药大抵治金石发毒者。若忧郁气血凝滞而发毒者，非所宜也。

【附方】旧一，新二。

五毒发背金星草和根净洗，慢火焙干。每四两入生甘草一钱，捣末，分作四服。每服用酒一升，煎二三沸，更以温酒三二升相和，入瓶器内封固，时时饮之。忌生冷油肥毒物（《经验方》）。

热毒下血金星草、陈干姜各三两，为末。每服一钱，新汲水下（《本事方》）。

脚膝烂疮金星草背上星，刮下傅之，即干（《集简方》）。

石长生《本经·下品》

【释名】丹草（《本经》）、丹沙草（〖《御览》〗）。〔时珍曰〕四时不凋，故曰长生。

【集解】〔《别录》曰〕石长生，生咸阳山谷。〔弘景曰〕俗中时有采者，方药不复用。近道亦有，是细细草叶，花紫色。南中多生石岩下，叶似蕨，而细如龙须，黑如光漆，高尺余，不与余草杂也。〔恭曰〕苗高尺许，五六月采茎叶用。今市人用鼹筋草为之，叶似青葙，茎细劲紫色，今太常用者是也。〔时珍曰〕宋祁《益部方物记》：长生草生山阴蕨地，修茎茸叶，色似桧而泽，经冬不凋。

【气味】咸，微寒，有毒。〔普曰〕神农：苦。雷公：辛。桐君：甘。〔权曰〕酸，有小毒。

【主治】寒热恶疮大热，辟鬼气不祥（《本经》）。下三虫（《别录》）。治疥癣，逐诸风，治

百邪魅（权）。

【附录】红茂草（《图经》）〔颂曰〕味苦，大凉，无毒。主痈疽疮肿。焙研为末，冷水调贴。一名地没药，一名长生草。生施州，四季枝叶繁，故有长生之名。春采根叶。〔时珍曰〕案《庚辛玉册》云：通泉草一名长生草，多生古道丘垄荒芜之地。叶似地丁，中心抽一茎，开黄白花如雪，又似麦饭，摘下经年不槁。根入地至泉，故名通泉。俗呼秃疮花。此草有长生之名，不知与石长生及红茂草亦一类否？故并附之。

石长生

石苋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筠州，多附河岸沙石上。春生苗，茎青，高一尺以来，叶如水柳而短。八九月土人采之。

【气味】辛、苦，有小毒。

【主治】同甘草煎服，主齁□，又吐风涎（颂）。

【附录】石垂〔颂曰〕生福州山中。三月花，四月采子，生捣为末，丸服，治蛊毒。

景天《本经·上品》

【释名】慎火（《本经》）、戒火（同）、救火（《别录》）、据火（同）、护火（《纲目》）、辟火（同）、火母（《别录》）。〔弘景曰〕众药之名，景天为丽。人皆盆盛，养于屋上，云可辟火，故曰慎火。方用亦希。

石垂

景天

【集解】〔《别录》曰〕景天生太山川谷。四月四日、七月七日采，阴干。〔颂曰〕今南北皆有之。人家种于中庭，或盆置屋上。春生苗，叶似马齿苋而大，作层而上，茎极脆弱。夏中开红紫碎花，秋后枯死。亦有宿根者。苗、叶、花并可用。〔宗奭曰〕极易种，折枝置土中，浇溉旬日便生也。〔时珍曰〕景天，人多栽于石山上。二月生苗，脆茎，微带赤黄色，高一二尺，折之有汁。叶淡绿色，光泽柔厚，状似长匙头及胡豆叶而不尖。夏开小白花，结实如连翘而小，中有黑子如粟粒。其叶味微甘苦，炸熟水淘可食。

【正误】〔弘景曰〕广州城外有一树，大三四围，名慎火树。〔志曰〕岭表人言，并无此说。盖录书者篡入谬言，非陶氏语也。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酸。〔大明曰〕寒，有小毒。可煅朱砂。

【主治】大热火疮，身热烦，邪恶气（《本经》）。诸蛊毒痂疕，寒热风痹，诸不足（《别录》）。疗金疮止血。煎水浴小儿，去烦热惊气（弘景）。风疹恶痒，小儿丹毒及发热（权）。热狂赤眼，头痛寒热游风，女人带下（《日华》）。

【附方】旧五，新二。

惊风烦热慎火草煎水浴之（《普济方》）。

小儿中风汗出中风，一日头颈腰背热，二日即腹热，手足不屈。用慎火草干者半两，麻黄、丹参、白术各二钱半，为末。每服半钱，浆水调服。三四岁服一钱（《圣济录》）。

婴孺风疹在皮肤不出，及疮毒。取慎火苗叶五大两，和盐三大两，同研绞汁。以热手摩涂，日再上之（《图经》）。

热毒丹疮《千金》：用慎火草捣汁拭之。日夜拭一二十遍。一方：入苦酒捣泥涂之。〇杨氏《产乳》：治烟火丹毒，从两股两胁起，赤如火。景天草、真珠末一两，捣如泥。涂之，干则易。

漆疮作痒挼慎火草涂之（《外台》）。

眼生花翳涩痛难开。景天捣汁，日点三五次（《圣惠》）。

产后阴脱慎火草一斤阴干，酒五升，煮汁一升，分四服（《子母秘录》）。

花

〔主治〕女人漏下赤白。轻身明目（《本经》）。

佛甲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佛甲草生筠州。多附石向阳而生，似马齿苋而细小且长，有花黄色，不结实，四季皆有。〔时珍曰〕二月生苗成丛，高四五寸，脆茎细叶，柔泽如马齿苋，尖长而小。夏开黄花，经霜则枯。人多栽于石山瓦墙上，呼为佛指甲。《救荒本草》言：高一二尺，叶甚大者，乃景天，非此也。

【气味】甘，寒，微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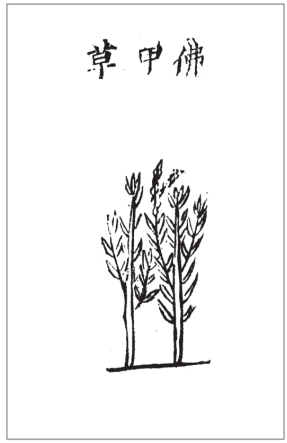
【主治】汤火灼疮，研贴之（颂）。

虎耳草《纲目》

【释名】石荷叶（见下）。

【集解】〔时珍曰〕虎耳生阴湿处，人亦栽于石山上。茎高五六寸，有细毛，一茎一叶，如荷盖状。人呼为石荷叶。叶大如钱，状似初生小葵叶，及虎之耳形。夏开小花，淡红色。

【气味】微苦、辛，寒，有小毒。〔独孤滔曰〕汁煮砂子。



佛甲草

虎耳草

【主治】瘟疫，擂酒服。生用吐利人，熟用则止吐利。又治聤耳，捣汁滴之。痔疮肿痛者，阴干，烧烟桶中熏之（时珍）。

石胡荽《四声本草》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

【释名】天胡荽（《纲目》）、野园荽（同）、鹅不食草（《食性》）、鸡肠草（详见下名）。

【集解】〔时珍曰〕石胡荽，生石缝及阴湿处小草也。高二三寸，冬月生苗，细茎小叶，形状宛如嫩胡荽。其气辛熏不堪食，鹅亦不食之。夏开细花，黄色，结细子。极易繁衍，僻地则铺满也。案孙思邈《千金方》云：一种小草，生近水渠中湿处，状类胡荽，名天胡荽，亦名鸡肠草。即此草也。与繁缕之鸡肠，名同物异。

石胡荽

【气味】辛，寒，无毒。〔时珍曰〕辛，温。汁制砒石、雄黄。

【主治】通鼻气，利九窍，吐风痰（炳）。去目翳，挼塞鼻中，翳膜自落（藏器）。疗痔病（诜）。解毒，明目，散目赤肿云翳，耳聋头痛脑酸，治痰疟齁□，鼻窒不通，塞鼻瘜自落，

又散疮肿（时珍）。

【发明】〔时珍曰〕鹅不食草，气温而升，味辛而散，阳也，能通于天。头与肺皆天也，故能上达头脑，而治顶痛目病，通鼻气而落瘜肉；内达肺经，而治齁□痰疟，散疮肿。其除翳之功，尤显神妙。人谓陈藏器《本草》惟务广博，鄙俚之言也。若此药之类，表出殊功，可谓务博已乎？案倪维德《原机启微集》云：治目翳□鼻碧云散：用鹅不食草解毒为君，青黛去热为佐，川芎大辛破留除邪为使，升透之药也。大抵如开锅盖法，常欲邪毒不闭，令有出路。然力小而锐，宜常□以聚其力。凡目中诸病，皆可用之。生挼更神。王玺《集要》诗云："赤眼之余翳忽生，草中鹅不食为名。塞于鼻内频频换，三日之间复旧明。"

【附方】新十。

寒痰齁喘野园荽研汁，和酒服，即住（《集简方》）。

□鼻去翳碧云散：治目赤肿胀，羞明昏暗，隐涩疼痛，眵泪风痒，鼻塞头痛脑酸，外翳扳睛诸病。鹅不食草晒干二钱，青黛、川芎各一钱，为细末。噙水一口，每以米许□入鼻内，泪出为度。一方：去青黛（倪氏《启微集》）。

贴目取翳鹅不食草捣汁熬膏一两，炉甘石火煅，童便淬三次三钱，上等瓷器末一钱半，熊胆二钱，硇砂少许，为极细末，和作膏。贴在翳上，一夜取下。用黄连、黄檗煎汤洗净，看如有，再贴（孙天仁《集效方》）。

塞鼻治翳诗见发明。

牙疼□鼻鹅不食草绵裹怀干为末。含水一口，随左右□之。亦可挼塞（《圣济录》）。

一切肿毒野园荽一把，穿山甲烧存性七分，当归尾三钱，擂

烂，入酒一碗，绞汁服。以渣傅之（《集简方》）。

湿毒胫疮砖缝中生出野园荽，夏月采取，晒收为末。每以五钱，汞粉五分，桐油调作隔纸膏，周围缝定。以茶洗净，缚上膏药，黄水出，五六日愈。此吴竹卿方也（《简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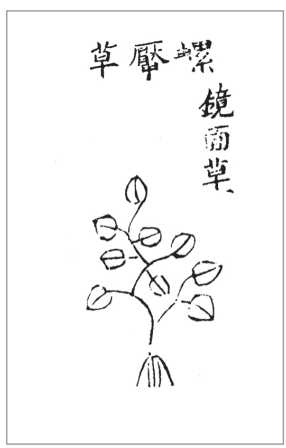
脾寒疟疾石胡荽一把。杵汁半碗，入酒半碗和服，甚效（《集简方》）。

痔疮肿痛石胡荽捣，贴之（同上）。

螺厣草《拾遗》

【释名】镜面草（〖《杨氏家藏方》〗）。〔时珍曰〕皆象形也。

【集解】〔藏器曰〕蔓生石上，叶状似螺厣，微带赤色，而光如镜，背有少毛，小草也。



螺厣草

【气味】辛。

【主治】痈肿风疹，脚气肿，捣烂傅之。亦煮汤洗肿处（藏器）。治小便出血，吐血衄血，龋齿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案陈日华《经验方》云：年二十六，忽病小便后出鲜血数点而不疼，如是一月，饮酒则甚。市医张康，以草药汁一器，入少蜜水进，两服而愈。求其方，乃镜面草也。

【附方】新七。

吐血衄血镜面草水洗，擂酒服（《朱氏集验方》）。

牙齿虫痛《乾坤生意》：用镜面草不拘多少，以水缸下泥同捣成膏，入香油二三点，研匀，贴于痛处腮上。〇《杨氏家藏方》：用镜面草半握，入麻油二点，盐半捻，挼碎。左疼塞右耳，右疼塞左耳。以薄泥饼贴耳门闭其气，仍仄卧。泥耳一二时，去泥取草放水中，看有虫浮出，久者黑，次者褐，新者白。须于午前用之。徐克安一乳婢，苦此不能食，用之，出数虫而安。

小儿头疮镜面草日干为末，和轻粉、麻油傅之，立效（《杨氏家藏方》）。

手指肿毒又指恶疮，消毒止痛。镜面草捣烂，傅之（《寿域神方》）。

蛇缠恶疮镜面草，入盐杵烂，傅之妙。

解鼠莽毒镜面草自然汁、清油各一杯和服，即下毒三五次。以肉粥补之，不可迟（张杲《医说》）。

酢浆草《唐本草》

〔校正〕并入《图经》赤孙施。

【释名】酸浆（《图经》）、三叶酸（《纲目》）、三角酸（《纲目》）、酸母（《纲目》）、醋母（苏恭）、酸箕（李当之）、鸠酸（苏恭）、雀儿酸（《纲目》）、雀林草（《纲目》）、小酸茅（苏恭）、赤孙施（《图经》）。〔时珍曰〕此小草三叶酸也，其味如醋。与灯笼草之酸浆，名同物异。唐慎微《本草》以此草之方收入彼下，误矣。闽人郑樵《通志》言，福人谓之孙施。则苏颂《图经》赤孙施生福州，叶如浮萍者，即此也。孙施亦酸箕之讹耳。今并为一。

酢浆草

【集解】〔恭曰〕酢浆生道旁阴湿处，丛生。茎头有三叶，叶如细萍。四月、五月采，阴干。〔保昇曰〕叶似水萍，两叶并大叶同枝，黄花黑实。〔颂曰〕南中下湿地及人家园圃中多有之，北地亦或有生者。初生嫩时，小儿喜食之。南人用揩输石器，令白如银。〔时珍曰〕苗高一二寸，丛生布地，极易繁衍。一枝三叶，一叶两片，至晚自合帖，整整如一。四月开小黄花，结小角，长一二分，内有细子。冬亦不凋。方士采制砂、汞、硇、矾、砒石。

【气味】酸，寒，无毒。

【主治】杀诸小虫。恶疮瘑瘘，捣傅之。食之，解热渴（《唐本》）。主小便诸淋，赤白带下。同地钱、地龙，治沙石淋。煎汤洗痔痛脱肛甚效。捣涂汤火蛇蝎伤（时珍）。赤孙施：治妇人血结，用一搦洗，细研，暖酒服之（苏颂）。

【附方】旧一，新七。

小便血淋酸草捣汁，煎五苓散服之。俗名醋啾啾是也（王璆《百一选方》）。

诸淋赤痛三叶酸浆草洗，研取自然汁一合，酒一合和匀。空心温服，立通（沈存中《灵苑方》）。

二便不通酸草一大把，车前草一握，捣汁，入砂糖一钱，调服一盏。不通再服（《摘玄方》）。

赤白带下三叶酸草，阴干为末。空心温酒服三钱匕（《千金方》）。

痔疮出血雀林草一大握，水二升，煮一升服。日三次，见效（《外台秘要》）。

癣疮作痒雀儿草即酸母草，擦之。数次愈（《永类方》）。

蛇虺螫伤酸草捣傅（崔氏方）。

牙齿肿痛酸浆草一把洗净，川椒四十九粒去目，同捣烂，绢

片裹定如箸大，切成豆粒大。每以一块塞痛处，即止（《节斋医论》）。

【附录】酸草〔《别录·有名未用》曰〕主轻身延年。生名山醴泉上阴崖。茎有五叶青泽，根赤黄。可以消玉。一名丑草。〔弘景曰〕李当之云：是今酸箕草，布地生者，处处有之。然恐非也。

三叶〔《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辛。主寒热，蛇蜂螫人。生田中，茎小黑白，高三尺，根黑。三月采，阴干。一名三石，一名当田，一名赴鱼。

地锦宋《嘉祐》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别录》）地朕。

【释名】地朕（《吴普》）、地噤（《拾遗》）、夜光（《吴普》）、承夜（《吴普》）、草血竭（《纲目》）、血见愁（《纲目》）、血风草（《纲目》）、马蚁草（《纲目》）、雀儿卧单（《纲目》）、酱瓣草（《玉册》）、猢狲头草（〖《纲目》〗）。〔《别录》曰〕地朕，三月采之。〔藏器曰〕地朕一名地锦，一名地噤。蔓延着地，叶光净，露下有光。〔时珍曰〕赤茎布地，故曰地锦。专治血病，故俗称为血竭、血见愁。马蚁、雀儿喜聚之，故有马蚁、雀单之名。酱瓣、猢狲头，象花叶形也。

地锦

【集解】〔禹锡曰〕地锦草生近道田野，出滁州者尤良。茎叶细弱，蔓延于地。茎赤，叶青紫色，夏中茂盛。六月开红花，结细实。取苗子用之。络石注有地锦，是藤蔓之类，与此同名异物。〔时珍曰〕田野、寺院及阶砌间皆有之小草也。就地而生，赤茎黄花黑实，状如蒺藜之朵，断茎有汁。方士秋月采，煮雌雄、丹砂、硫黄。

【气味】辛，平，无毒。〔《别录》曰〕地朕：苦，平，无毒。

【主治】地朕：主心气，女子阴疝血结（《别录》）。地锦：通流血脉，亦可治气（《嘉祐》）。主痈肿恶疮，金刃扑损出血，血痢下血崩中，能散血止血，利小便（时珍）。

【附方】旧一，新十一。

脏毒赤白地锦草洗，暴干为末。米饮服一钱，立止（《经验方》）。

血痢不止地锦草晒研。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乾坤生意》）。

大肠泻血血见愁少许，姜汁和捣，米饮服之（戴原礼《证治要诀》）。

妇人血崩草血竭嫩者蒸熟，以油、盐、姜淹食之，饮酒一二杯送下。或阴干为末，姜酒调服一二钱，一服即止。生于砖缝井砌间，少在地上也（危亦林《得效方》）。

小便血淋血风草，井水擂服，三度即愈（《刘长春经验方》）。

金疮出血不止。血见愁草研烂涂之（危氏《得效方》）。

恶疮见血方同上。

疮疡刺骨草血竭捣罨之，自出（《本草权度》）。

痈肿背疮血见愁一两，酸浆草半两焙，当归二钱半焙，乳香、没药各一钱二分半，为末。每服七钱，热酒调下。如有生者，擂酒热服，以渣傅之亦效。血见愁惟雄疮用之，雌疮不用（杨清叟《外科方》）。

风疮疥癞血见愁草同满江红草捣末，傅之（《乾坤秘韫》）。

趾间鸡眼割破出血。以血见愁草捣傅之妙（《乾坤秘韫》）。

脾劳黄疸如圣丸：用草血竭、羊膻草、桔梗、苍术各一两，甘草五钱，为末。先以陈醋二碗入锅，下皂矾四两煎熬，良久下药末，再入白面不拘多少，和成一块，丸如小豆大。每服三五十丸，空

腹醋汤下，一日二服。数日面色复旧也（《乾坤秘韫》）。

【附录】金疮小草（《拾遗》）〔藏器曰〕味甘，平，无毒。主金疮，止血长肌，断鼻中衄血，取叶挼傅。亦煮汁服，断血瘀及卒下血。又预和石灰杵为丸，日干，临时刮傅之。生江南村落田野间下湿地，高一二寸许，如荠而叶短。春夏间有浅紫花，长一粳米许。

离鬲草《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人家阶庭湿处，高三二寸，苗叶似冪䕫。江东有之，北土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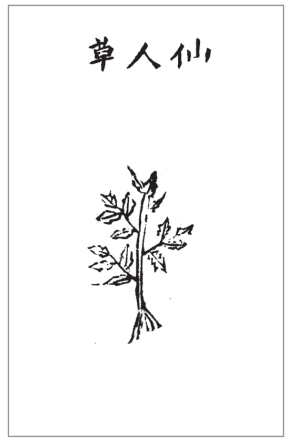
【气味】辛，寒，有小毒。

【主治】瘰疬丹毒，小儿无辜寒热，大腹痞满，痰饮膈上热。生研汁服一合，当吐出宿物。去疟为上（藏器）。

仙人草《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阶庭间，高二三寸，叶细有雁齿，似离鬲草。北地不生。

离鬲草



仙人草

【气味】缺。

【主治】小儿酢疮，头小而硬者，煮汤浴，并捣傅。丹毒入腹者必危，可饮冷药，及用此洗之。又挼汁滴目，明目去翳（藏器）。

仙人掌草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合州、筠州，多于石上贴壁而生。如人掌形，故以名之。叶细而长，春生，至冬犹有。四时采之。

【气味】苦，涩，寒，无毒。

【主治】肠痔泻血，与甘草浸酒服（苏颂）。焙末油调，掺小儿白秃疮（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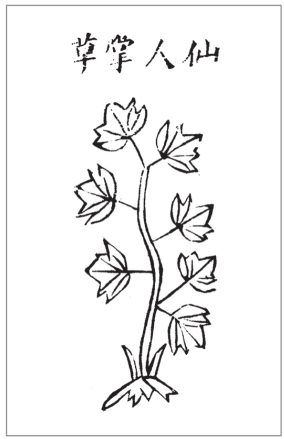
崖棕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施州石崖上。苗高一尺以来，其状如棕，四季有叶无花。土人采根去粗皮，入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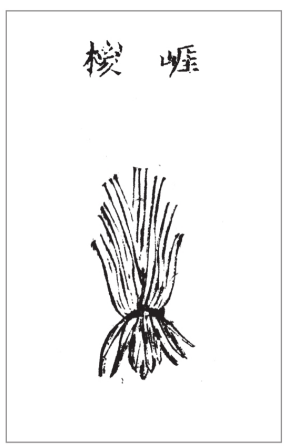
【气味】甘、辛，温，无毒。

【主治】妇人血气并五劳七伤。以根同半天回、鸡翁藤、野兰根，四味洗焙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丈夫无所忌，妇人忌鸡、鱼、湿面（苏颂）。

【附录】鸡翁藤〔颂曰〕生施州。蔓延大木上，有叶无花。味辛，性温，无毒。采无时。半天回〔颂曰〕生施州。春生苗，高二尺以来，赤斑色，至冬苗枯。土人夏月采根，味苦、涩，性温，无毒。野兰根〔颂曰〕生施州。丛生，高二尺以来，四时有叶无花。其根味微苦，性温，无毒。采无时。方并见上。



仙人掌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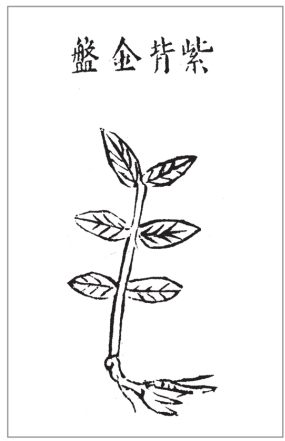
崖棕

紫背金盘宋《图经》

【集解】〔颂曰〕生施州。苗高一尺以来，叶背紫，无花。土人采根用。〔时珍曰〕湖湘水石处皆有之，名金盘藤。似醋筒草而叶小，背微紫。软茎引蔓似黄丝，搓之即断，无汁可见。方士用以制汞。他处少有。〇醋筒草：叶似木芙蓉而偏，茎空而脆，味酸，开白花。广人以盐醋淹食之。

【气味】辛，涩，热，无毒。

【主治】妇人血气痛，洗焙研末，酒服半钱。孕妇勿服，能消胎气。忌鸡、鱼、羊血、湿面（苏颂）。



紫背金盘

白龙须《纲目》

【集解】〔时珍曰〕刘松石《保寿堂方》云：白龙须生近水旁有石处，寄生搜风树节，乃树之余精也。细如棕丝，直起无枝叶，最难得真者。一种万缠草，生于白线树根，细丝相类，但有枝茎，稍粗为异。误用不效。愚案所云二树名皆隐语，无从考证。

【气味】缺。平，无毒。

【主治】男子妇人风湿腰腿疼痛，左瘫右痪，口目㖞斜，及产后气血流散，胫骨痛，头

目昏暗，腰腿痛不可忍，并宜之。惟虚劳瘫痿不可服。研末，每服一钱，气弱者七分，无灰酒下。密室随左右贴床卧，待汗出自干，勿多盖被，三日勿下床见风。一方：得疾浅者，用末三钱，瓷瓶煮酒一壶。每日先服桔梗汤，少顷饮酒二盏。早一服，晚一服（《保寿堂方》）。

【发明】〔时珍曰〕《保寿方》云：成化十二年，卢玄真道士六十七岁，六月偶得瘫痪，服白花蛇丸，牙齿尽落。三年扶病入山，得此方，服百日，复旧，寿至百岁乃卒。凡男妇风湿腰腿痛，先服小续命汤及渗湿汤，后乃服此。凡女人产后腰腿肿痛，先服四物汤二服，次日服此。若瘫痪年久，痰老气微者，服前药出汗，三日之后，则日服龙须末一分，好酒下。隔一日服二分，又隔一日服三分，又隔一日服四分，又隔一日服五分。又隔一日，复从一分起，如前法，周而复始。至月余，其病渐愈。谓之升阳降气，调髓蒸骨，追风逐邪，排血安神。忌房事鱼鹅鸡羊韭蒜虾蟹，及寒冷动风之物。又不可过饮酒及面食，只宜米粥蔬菜。

【附方】新一。

诸风瘫痪筋骨不收。用白龙须根皮一两，闹羊花即老虎花七分，好烧酒三斤，封固，煮一炷香，埋土中一夜。能饮者三杯，不能饮者一杯，卧时服。服至三五杯，见效。但知痛者可治（坦仙《皆效方》）。

第二十一卷　草部

目录

草之十苔类一十六种

陟厘《别录》

干苔《食疗》

井中苔及萍蓝《别录》

船底苔《食疗》

石蕊《拾遗》

地衣草《拾遗》（即仰天皮）

垣衣《别录》

屋游《别录》

昨叶何草《唐本草》（即瓦松）　紫衣附

乌韭《本经》　百蕊草附

土马鬃《嘉祐》

卷柏《本经》　地柏、含生草附

玉柏《别录》

石松《拾遗》

桑花《日华》　艾纳附

马勃《别录》

右附方旧三，新三十三。

草之十一杂草九种，《有名未用》一百五十三种

杂草《拾遗》四种，《嘉祐》二种，《纲目》三种

百草　百草花　井口边草　树孔中草

产死妇人冢上草　燕蓐草　鸡窠草

猪窠草　牛齝草

《神农本经》三种

屈草　别羁　姑活

《名医别录》七十七种

离楼草　神护草　黄护草　雀医草　木甘草

益决草　九熟草　兑草　异草　灌草

□草　莘草　英草华　封华　陨华

节华　让实　羊实　桑茎实　可聚实

满阴实　马颠　马逢　兔枣　鹿良

鸡涅　犀洛　雀梅　燕齿　土齿

金茎　白背　青雌　白辛　赤举

赤涅　赤赫　黄秫　黄辩　紫给

紫蓝　粪蓝　巴朱　柒紫　文石

路石　旷石　败石　石剧　石芸

竹付　秘恶　卢精　唐夷　知杖

河煎　区余　王明　师系　并苦

索千　良达　弋共　船虹　白女肠

白扇根　黄白支　父陛根　疥拍腹　五母麻

五色符　救赦人者　常吏之生　载　　庆

腜　　芥

《本草拾遗》一十三种

鸩鸟浆　七仙草　吉祥草　鸡脚草　兔肝草

断罐草　千金镉　土落草　倚待草　药王草

筋子根廅药　无风独摇草

唐《海药本草》一种

宜南草

宋《开宝本草》一种

陀得花

宋《图经·外类》二十种

建水草　百药祖　催风使　刺虎　石逍遥

黄寮郎　黄花了　百两金　地茄子　田母草

田麻　芥心草　苦芥子　布里草　茆质汗

胡堇草　小儿群　独脚仙　撮石合草　露筋草

《本草纲目》三十八种

九龙草　荔枝草　水银草　透骨草　蛇眼草

鹅项草　蛇鱼草　九里香草　白筵草　环肠草

札耳草　铜鼓草　蚕茧草　野芗草　纤霞草

牛脂芳　鸭脚青　天仙莲　双头莲　猪蓝子

天芥菜　佛掌花　郭公刺　笾箕柴　碎米柴

羊屎柴　山枇杷柴　三角风　叶下红　满江红

隔山消　石见穿　醒醉草　墓头回　羊茅

阿只儿　阿息儿　奴哥撒儿

草之十苔类一十六种

陟厘《别录·中品》

【释名】侧梨（恭）、水苔（《开宝》）、石发（同）、石衣（《广雅》）、水衣（《说文》）、水绵（《纲目》）、藫（音覃。〖《尔雅》〗）。〔恭曰〕《药对》云：河中侧梨。侧梨、陟厘，声相近也。王子年《拾遗记》：晋武帝赐张华侧理纸，乃水苔为之，后人讹陟厘为侧理耳。此乃水中粗苔，作纸青黄色，名苔纸，体涩。《范东阳方》云：水中石上生者，如毛，绿色。石发之名以此。〔时珍曰〕郭璞曰：藫，水苔也。一名石发。江东食之。案石发有二：生水中者为陟厘，生陆地者为乌韭。

陟厘

【集解】〔《别录》曰〕陟厘生江南池泽。〔弘景曰〕此即南人用作纸者，惟合断下药用之。〔志曰〕此即石发也。色类苔而粗

涩为异。水苔性冷，浮水中；陟厘性温，生水中石上。〔宗奭曰〕陟厘，今人干之，治为苔脯，堪啖，青苔亦可作脯食，皆利人。汴京市中甚多。〔颂曰〕石发干之作菜，以齑臛啖之尤美。苔之类有井中苔、垣衣、昔邪、屋游，大抵主疗略同。陆龟蒙《苔赋》云：高有瓦松，卑有泽葵。散岩窦者曰石发，补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药曰陟厘。是矣。泽葵，凫葵也。虽异类，而皆感瓦石之气而生，故推类而云耳。〔时珍曰〕陟厘有水中石上生者，蒙茸如发；有水污无石而自生者，缠牵如丝绵之状，俗名水绵。其性味皆同。《述异记》言：苔钱谓之泽葵，与凫葵同名异物。苏氏指为凫葵者，误矣。《苔赋》所述，犹未详尽。盖苔衣之类有五：在水曰陟厘，在石曰石濡，在瓦曰屋游，在墙曰垣衣，在地曰地衣。其蒙翠而长数寸者亦有五：在石曰乌韭，在屋曰瓦松，在墙曰土马鬃，在山曰卷柏，在水曰藫也。

【气味】甘，大温，无毒。

【主治】心腹大寒，温中消谷，强胃气，止泄痢（《别录》）。捣汁服，治天行病心闷（《日华》）。作脯食，止渴疾，禁食盐（宗奭）。捣涂丹毒赤游（时珍）。

干苔《食疗》

【集解】〔藏器曰〕干苔，海族之流也。〔时珍曰〕此海苔也。彼人干之为脯。海水咸，故与陟厘不同。张华《博物志》云：石发生海中者，长尺余，大小如韭叶，以肉杂蒸食极美。张勃《吴录》云：江蓠生海水中，正青似乱发，乃海苔之类也。苏恭以此为水苔者，不同。水苔不甚咸。

【气味】咸，寒，无毒。〔大明曰〕温。〔弘景

曰〕柔苔寒，干苔热。〔诜曰〕苔脯食多，发疮疥，令人痿黄少血色。〔瑞曰〕有饮嗽人不可食。

【主治】瘿瘤结气（弘景）。治痔杀虫，及霍乱呕吐不止，煮汁服（孟诜）。心腹烦闷者，冷水研如泥，饮之即止（藏器）。下一切丹石，杀诸药毒。纳木孔中，杀蠹（《日华》）。消茶积（瑞）。烧末吹鼻，止衄血。汤浸捣，傅手背肿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洪氏《夷坚志》云：河南一寺僧尽患瘿疾。有洛阳僧共寮，每食取苔脯同餐。经数月，僧项赘皆消。乃知海物皆能除是疾也。

井中苔及萍蓝《别录·中品》

【集解】〔弘景曰〕废井中多生苔萍，及砖土间多生杂草莱。蓝既解毒，在井中者尤佳，非别一物也。

【气味】甘，大寒，无毒。

【主治】漆疮热疮水肿。井中蓝：杀野葛、巴豆诸毒（《别录》）。疗汤火灼疮（弘景）。

船底苔《食疗》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鼻洪吐血淋疾，同炙甘草、豉汁，浓煎汤呷之（孟诜）。解天行热病伏热，头目不清，神志昏塞，及诸大毒。以五两，和酥饼末一两半，面糊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五十丸（时珍）。

【发明】〔时珍曰〕案方贤《奇效方》云：水之精气，渍船板木中，累见风日，久则变为青色，盖因太阳晒之，中感阴阳之气。故服之能分阴阳，去邪热，调脏腑。物之气味所宜也。

【附方】旧二。

小便五淋船底苔一团，鸡子大，水煮饮（陈藏器）。

乳石发动小便淋沥，心神闷乱。船底青苔半鸡子大，煎汁温服，日三四次（《圣惠方》）。

石蕊《拾遗》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别录》）石濡。

【释名】石濡（《别录》）、石芥（同）、云茶（《纲目》）、蒙顶茶（〖《大明一统志》〗）。〔时珍曰〕其状如花蕊，其味如茶，故名。石芥乃茶字之误。

【集解】〔藏器曰〕石蕊生太山石上，如花蕊，为丸散服之。今时无复有此也，王隐《晋书》：庾褒入林虑山，食木实，饵石蕊，遂得长年，即此也。又曰石濡生石之阴，如屋游、垣衣之类，得雨即展，故名石濡。早春青翠，端开四叶。山人名石芥。〔时珍曰〕《别录》石濡，具其功用，不言形状。陈藏器言是屋游之类，复出石

蕊一条，功同石濡。盖不知其即一物也。此物惟诸高山石上者为良。今人谓之蒙顶茶，生兖州蒙山石上，乃烟雾熏染，日久结成，盖苔衣类也，彼人春初刮取曝干馈人，谓之云茶。其状白色轻薄如花蕊，其气香如蕈，其味甘涩如茗。不可煎饮，止宜咀嚼及浸汤啜，清凉有味。庾褒入山饵此，以代茗而已。长年之道，未必尽缘此物也。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甘、涩，凉。

石蕊

【主治】石濡：明目益精气。令人不饥渴，轻身延年（《别录》）。石蕊：主长年不饥（藏器）。生津润咽，解热化痰（时珍）。

地衣草《拾遗》

〔校正〕并入《拾遗·土部》仰天皮。

【释名】仰天皮（《拾遗》）、掬天皮（《拾遗》）。

【集解】〔大明曰〕此乃阴湿地被日晒起苔藓也。〔藏器曰〕即湿地上苔衣如草状者耳。

【气味】苦，冷，微毒。〔藏器曰〕平，无毒。

【主治】卒心痛中恶，以人垢腻为丸，服七粒。又主马反花疮，生油调傅（大明）。明目（藏器）。研末，新汲水服之，治中暑（时珍）。

【附方】新三。

身面丹肿如蛇状者。以雨滴阶上苔痕水花，涂蛇头上，即愈（危氏《得效方》）。

雀目夜昏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取地衣草，阴干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一月愈（崔知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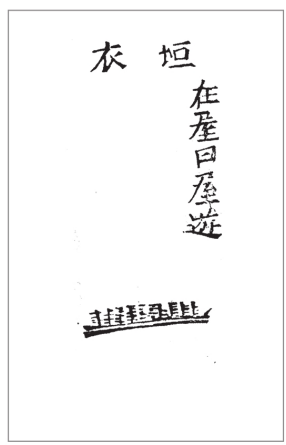
阴上粟疮取停水湿处干卷皮，为末。傅之，神效（《外台秘要》）。

垣衣《别录·中品》

【释名】垣蠃（《别录》）、天韭（《别录》）、鼠韭（《别录》）、昔邪（《别录》）。

【集解】〔《别录》曰〕垣衣生古垣墙阴或屋上。三月三日采，阴干。〔恭曰〕此即古墙北阴青苔衣也。其生石上者名昔邪，一名乌韭；生屋上者名屋游。形并相似，为疗略同。江南少墙，故陶弘景云：方不复用，俗中少见也。〔时珍曰〕此乃砖墙城垣上苔衣也。生屋瓦上者，即为屋游。

地衣草



垣衣

【气味】酸，冷，无毒。

【主治】黄疸心烦，咳逆血气，暴热在肠胃，暴风口噤，金疮内塞，酒渍服之。久服补中益气，长肌肉，好颜色（《别录》）。捣汁服，止衄血。烧灰油和，傅汤火伤（时珍）。

屋游《别录·下品》

【释名】瓦衣（《纲目》）、瓦苔（《嘉祐》）、瓦藓（《纲目》）、博邪（〖《杂俎》〗）。

【集解】〔《别录》曰〕屋游生屋上阴处。八月、九月采。〔弘景曰〕此古瓦屋上青苔衣也。剥取用之。〔时珍曰〕其长数寸者，即为瓦松也。

【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浮热在皮肤，往来寒热，利小肠膀胱气（《别录》）。止消渴（之才）。小儿痫热，时气烦闷（《开宝》）。煎水入盐漱口，治热毒牙龈宣露。研末，新汲水调服二钱，止鼻衄（时珍）。

【发明】〔时珍曰〕《别录》主治之证，与《本经》乌韭文相同，盖一类，性气不甚辽远也。

【附方】新一。

犬咬旧屋瓦上刮下青苔屑，按之即止（《经验方》）。

昨叶何草《唐本草》

【释名】瓦松（《唐本》）、瓦花（《纲目》）、向

天草（《纲目》），赤者名铁脚婆罗门草（《纲目》）、天王铁塔草（〖《纲目》〗）。〔时珍曰〕其名殊不可解。〔颂曰〕瓦松如松子作层，故名。

【集解】〔恭曰〕昨叶何草生上党屋上，如蓬。初生高尺余，远望如松栽。〔志曰〕处处有之。生年久瓦屋上。六月、七月采苗，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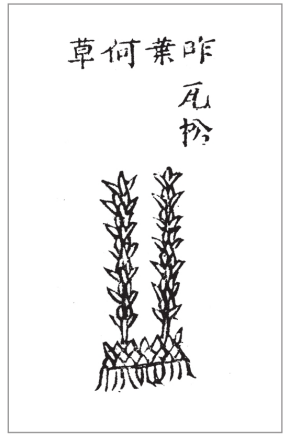
【气味】酸，平，无毒。〔时珍曰〕按《庚辛玉册》云：向天草即瓦松，阴草也。生屋瓦上及深山石缝中。茎如漆圆锐，叶背有白毛。有大毒。烧灰淋汁沐发，发即落。误入目，令人瞽。捣汁能结草砂，伏雌、雄、砂、汞、白矾。其说与《本草》无毒及生眉发之说相反，不可不知。

【主治】口中干痛，水谷血痢，止血（《唐本》）。生眉发膏为要药（马志）。行女子经络（苏颂）。大肠下血，烧灰，水服一钱。又涂诸疮不敛（时珍）。

【附方】旧一，新九。

小便沙淋瓦松即屋上无根草，煎浓汤乘热熏洗小腹，约两时即通（《经验良方》）。

通经破血旧屋阴处瓦花活者五两熬膏，当归须、干漆一两烧烟尽，当门子二钱，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红花汤下（《摘玄方》）。



昨叶何草

染乌髭发干瓦松一斤半，生麻油二斤，同煎令焦，为末。另以生麻油浸涂，甚妙（《圣济录》）。

头风白屑瓦松暴干，烧灰淋汁热洗，不过六七次（《圣惠方》）。

牙龈肿痛瓦花、白矾等分，水煎。漱之立效（《摘玄方》）。**唇裂生疮**瓦花、生姜，入盐少许，捣涂（《摘玄方》）。

汤火灼伤瓦松、生柏叶，同捣傅。干者为末（《医方摘要》）。

灸疮不敛瓦松，阴干为末。先以槐枝、葱白汤洗，后掺之。立效（《济生秘览》）。

恶疮不敛方同上。

风狗咬伤瓦松、雄黄，研贴，即不发（《生生编》）。

【附录】紫衣（《拾遗》）〔藏器曰〕味苦，无毒。主黄疸暴热，目黄沉重，下水瘾，亦止热痢，煮服之。作灰淋汁，沐头长发。此古木锦花也，石瓦皆有之，堪染褐。

乌韭《本经·下品》

〔校正〕移入《有名未用》（《别录》）鬼䶕。

【释名】石发（《唐本》）、石衣（《日华》）、石苔（《唐本》）、石花（《纲目》）、石马鬃（《纲目》）、鬼䶕（与丽同。〖《别录》〗）。〔弘景曰〕垣衣，亦名乌韭，而为疗异，非此种类也。〔时珍曰〕《别录》主疗之证，与垣衣相同，则其为一类，通名乌韭，亦无害也。但石发与陟厘同名，则有水陆之性，稍有不同耳。

【集解】〔《别录》曰〕乌韭生山谷石上。又曰：鬼䶕，生石上。挼之日干，为沐。〔恭曰〕石苔也。又名石发。生岩石之阴，不见日处，与卷柏相类。〔藏器曰〕生大石及木间阴处，青翠茸茸者，似苔而非苔也。〔大明曰〕此即石衣也。长者可四五寸。

【气味】甘，寒，无毒。〔大明曰〕冷，有毒。垣衣为之使。

【主治】皮肤往来寒热，利小肠膀胱气（《本经》）。疗黄疸，金疮内塞，补中益气（《别录》）。烧灰沐头，长发令黑（大明）。

【附方】新三。

腰脚风冷石花浸酒，饮之（《圣惠方》）。

妇人血崩石花、细茶焙为末、旧漆碟烧存性各一匙。以碗盛酒，放锅内煮一滚。乃入药末，露一宿。侵晨，连药再煮一滚。温服（董炳《避水方》）。

汤火伤灼石苔焙研，傅之（《海上方》）。

【附录】百蕊草（宋《图经》）〔颂曰〕生河中府、秦州、剑州。根黄白色，形如瓦松，茎叶俱青，有如松叶。无花。三月生苗，四月长及五六寸许。四时采根，晒用。下乳汁，顺血脉，调气甚佳。〔时珍曰〕乌韭，是瓦松之生于石上者；百蕊草，是瓦松之生于地下者也。

乌韭

百蕊草

土马鬃宋《嘉祐》

【集解】〔禹锡曰〕所在背阴古墙垣上有之。岁多雨则茂盛。或以为垣衣，非也。垣衣生垣墙之侧。此生垣墙之上，比垣衣更长，故谓之马鬃，苔之类也。〔时珍曰〕垣衣乃砖墙上苔衣，此乃土墙上乌韭也。

【气味】甘、酸，寒，无毒。

【主治】骨热败烦，热毒壅衄鼻（《嘉祐》）。沐发令长黑，通大小便（时珍）。

【附方】新五。

九窍出血墙头苔挼塞之（《海上方》）。

鼻衄不止寸金散：用墙上土马鬃二钱半，石州黄药子五钱，为末。新水服二钱，再服立止（《卫生宝鉴》）。

二便不通土马鬃，水淘净，瓦煳过，切。每服二钱，水一

盏，煎服（《普济方》）。

耳上湿疮土马鬃、井中苔等分，为末。灯盏内油和，涂之（《圣济录》）。

少年发白土马鬃、石马鬃、五倍子、半夏各一两，生姜二两，胡桃十个，胆矾半两为末，捣作一块。每以绢袋盛一弹子，用热酒入少许，浸汁洗发。一月神效（《圣济录》）。

卷柏《本经·上品》

【释名】万岁（《本经》）、**长生不死草**（《纲目》）、**豹足**（《吴普》）、**求股**（《别录》）、**交时**（《别录》）。〔时珍曰〕卷柏、豹足，象形也。万岁、长生，言其耐久也。

【集解】〔《别录》曰〕卷柏生常山山谷石间。五月、七月采，阴干。〔弘景曰〕今出近道。丛生石土上，细叶似柏，屈藏如鸡足，青黄色。用之，去下近沙石处。〔禹锡曰〕出建康。《范子计然》曰出三辅。〔颂曰〕今关陕及沂、兖诸州亦有之。宿根紫色多须。春生苗，似柏叶而细，拳挛如鸡足，高三五寸。无花、子，多生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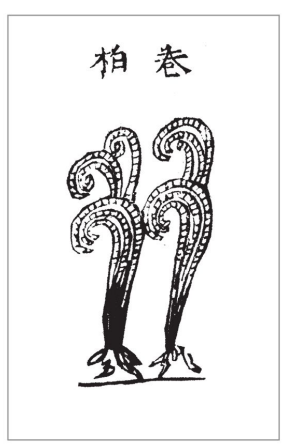
【修治】〔时珍曰〕凡用，以盐水煮半日，再以井水煮半日，晒干焙用。

【气味】辛，温，无毒。〔《别录》曰〕甘，平。〔普曰〕神农：辛，平。桐君、雷公：甘，微寒。

【主治】五脏邪气，女子阴中寒热痛，癥瘕血闭绝子。久服轻身和颜色（《本经》）。**止咳**

逆，治脱肛，散淋结，头中风眩，痿躄，强阴益精，令人好容颜（《别录》）。通月经，治尸疰鬼疰腹痛，百邪鬼魅啼泣（甄权）。镇心，除面皯头风，暖水脏。生用破血，炙用止血（大明）。

土马鬃



卷柏

【附方】新二。

大肠下血卷柏、侧柏、棕榈等分。烧存性为末。每服三钱，酒下。亦可饭丸服（《仁存方》）。

远年下血卷柏、地榆焙等分。每用一两，水一碗，煎数十沸，通口服（《百一选方》）。

【附录】地柏（宋《图经》）〔颂曰〕主脏毒下血。与黄芪等分为末，米饮每服二钱。蜀人甚神此方。其草生蜀中山谷，河中府亦有之。根黄，状如丝，茎细，上有黄点子，无花、叶。三月生，长四五寸许，四月采，暴干用。蜀中九月采，市多货之。〔时珍曰〕此亦卷柏之生于地上者耳。含生草（《拾遗》）〔藏器曰〕生靺鞨国。叶如卷柏而大。性平，无毒。主妇人难产，含之咽汁，即生。

玉柏《别录·有名未用》

【释名】玉遂（《别录》）。〔藏器曰〕旧作玉伯，乃传写之误。

【集解】〔《别录》曰〕生石上，如松。高五六寸，紫花。用茎叶。〔时珍曰〕此即石松之小者也。人皆采置盆中养，数年不死，呼为千年柏、万年松。

【气味】酸，温，无毒。

【主治】轻身，益气，止渴（《别录》）。

玉柏

石松

石松《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天台山石上。似松，高一二尺。山人取根茎用。〔时珍曰〕此即玉柏之长者也。名山皆有之。

【气味】苦、辛，温，无毒。

【主治】久患风痹，脚膝疼冷，皮肤不仁，气力衰弱。久服去风血风瘙，好颜色，变白不老。浸酒饮，良（藏器）。

桑花《日华》

【释名】桑蘚（《纲目》）、桑钱（〖《纲目》〗）。

【集解】〔大明曰〕生桑树上白蘚，如地钱花样。刀刮取炒用。不是桑椹花也。

【气味】苦，暖，无毒。

【主治】健脾涩肠，止鼻洪吐血，肠风，崩中带下（大明）。治热咳（时珍）。

【附方】新一。

大便后血桑树上白蘚花，水煎服，或末服。亦止吐血（《圣惠方》）。

【附录】艾纳〔时珍曰〕艾纳，生老松树上绿苔衣也。一名松衣。和合诸香烧之，烟清而聚不散。别有艾纳香，与此不同。又岭南海岛中，槟榔木上有苔，如松之艾纳。单爇极臭，用合泥香，则能发香，如甲香也。《霏雪录》云：金华山中多树衣，僧家以为蔬，味极美。

马勃《别录·下品》

【释名】马疕（音屁。〖《别录》〗）、马窊（窊，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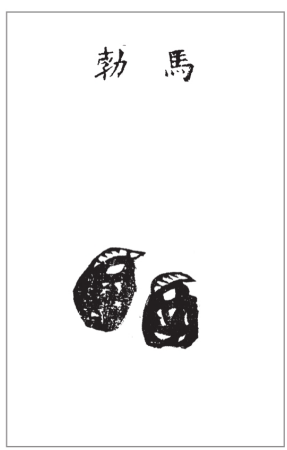
庀。〖《纲目》〗）、灰菰（《纲目》）、牛屎菰（〖《奇效良方》〗）。

【集解】〔《别录》曰〕马勃生园中久腐处。〔弘景曰〕俗呼马窲勃是也。紫色虚软，状如狗肺，弹之粉出。〔宗奭曰〕生湿地及腐木上，夏秋采之。有大如斗者，小亦如升杓。韩退之所谓牛溲、马勃，俱收并畜者是。

【修治】〔时珍曰〕凡用以生布张开，将马勃于上摩擦，下以盘承，取末用。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恶疮马疥（《别录》）。傅诸疮甚良（弘景）。去膜，以蜜拌揉，少以水调呷，治喉痹咽疼（宗奭）。清肺，散血，解热毒（时珍）。



马勃

【发明】〔时珍曰〕马勃轻虚，上焦肺经药也。故能清肺热、咳嗽、喉痹、衄血、失音诸病。李东垣治大头病，咽喉不利，普

济消毒饮亦用之。

【附方】新九。

咽喉肿痛咽物不得。马勃一分，蛇退皮一条烧，细研为末。绵裹一钱，含咽立瘥（《圣惠方》）。

走马喉痹马屁勃（即灰菰）、焰硝各一两，为末。每吹一字，吐涎血即愈（《经验良方》）。

声失不出马窲勃、马牙硝等分，研末，沙糖和丸芡子大。噙之（《摘玄方》）。

久嗽不止马勃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白汤下，即愈（《普济方》）。

鱼骨哽咽马勃末，蜜丸弹子大。噙咽（《圣济录》）。

积热吐血马勃为末，砂糖丸如弹子大。每服半丸，冷水化下（《袖珍方》）。

妊娠吐衄不止。马勃末，浓米饮服半钱（《圣惠方》）。

斑疮入眼马屁勃、蛇皮各五钱，皂角子十四个，为末，入罐内，盐泥固济，烧存性，研。每温酒服一钱（阎孝忠《集效方》）。

臁疮不敛葱盐汤洗净拭干，以马屁勃末傅之，即愈（仇远《稗史》）。

草之十一杂草九种，《有名未用》一百五十三种

〔时珍曰〕诸草尾琐。或无从考证，不可附属，并《本经》及《别录·有名未用》诸草难遗者，通汇于此以备考。

杂草九种

百草（《拾遗》）〔藏器曰〕五月五日采一百种草，阴干烧灰，和石灰为团，煅研，傅金疮止血，亦傅犬咬。又主腋臭，烧灰和井华水作团，煅白，以酽醋和作饼，腋下夹之，干即易，当抽一身尽痛闷，疮出即止，以小便洗之，不过三度愈。〔时珍曰〕按《千金方》治洞注下痢，以五月五日百草灰吹入下部。又治瘰疬已破，五月五日采一切杂草，煮汁洗之。

百草花（《拾遗》）〔藏器曰〕主治百病，长生神仙，亦煮汁酿酒服。按《异类》云：凤刚者，渔阳人。常采百花水渍，泥封埋百日，煎为丸。卒死者，纳口中即活也。刚服药百余岁，入地肺山。

井口边草（《拾遗》）〔藏器曰〕小儿夜啼，私着席下，勿令母知。〔思邈曰〕五月五日取井中倒生草，烧研水服，勿令知，即恶酒不饮，或饮亦不醉也。

树孔中草（《纲目》）〔时珍曰〕主小儿腹痛夜啼，暗着户上即止。出《圣惠方》。

产死妇人冢上草（《拾遗》）〔藏器曰〕小儿醋疮。取之勿回顾，作汤浴之，不过三度瘥。

燕蓐草（宋《嘉祐》）〔藏器曰〕即燕窠中草也。无毒。主眠中遗尿。烧黑研末，水进方寸匕。亦止哕呕。〔时珍曰〕《千金方》：治丈夫妇人无故尿血。用胡燕窠中草，烧末，酒服半钱匕。《圣惠方》：消渴饮水。燕窠中草烧灰一两，牡蛎煅二两，白羊肺一具。切晒研末。每于食后，新汲水调下三钱。又一切疮痕不灭。用燕蓐草烧灰、鹰屎白等分。人乳和涂，日三五次。又浸淫疮出黄水，烧灰傅之。

鸡窠草（宋《嘉祐》）〔大明曰〕小儿夜啼。安席下，勿令

母知。〔藏器曰〕小儿白秃疮。和白头翁花烧灰，腊月猪脂和傅之。疮先以酸泔洗净。〔时珍曰〕《千金方》：治产后遗尿。烧末，酒服一钱。又《不自秘方》：治天丝入目。烧灰淋汁，洗之。

猪窠草（〖《日华》〗）〔大明曰〕小儿夜啼。密安席下，勿令母知。

牛齮草（见《兽部》牛下）。

《神农本经》三种已下《有名未用》

屈草〔《本经》曰〕味苦，微寒，无毒。主胸胁下痛，邪气，肠间寒热，阴痹。久服轻身益气耐老。〔《别录》曰〕生汉中川泽。五月采。

别羁〔《本经》曰〕味苦，微温，无毒。主风寒湿痹身重，四肢疼酸，寒邪历节痛。〔《别录》曰〕一名别枝。生蓝田川谷。二月、八月采。〔弘景曰〕方家时有用处，今亦绝矣。

姑活〔《本经》曰〕味甘，温，无毒。主大风邪气，湿痹寒痛。久服，轻身益气耐老。一名冬葵子。生河东。〔弘景曰〕药无用者。乃有固活丸，即是野葛之名。冬葵亦非菜之冬葵子也。〔恭曰〕《别本》一名鸡精。

《名医别录》七十七种

离楼草〔《别录》曰〕味咸，平，无毒。主益气力，多子，轻身长年。生常山。七月、八月采实。

神护草〔《别录》曰〕生常山北。八月采。可使独守，叱咄人，寇盗不敢入门。〔时珍曰〕《物类志》谓之护门草，一名灵草。

彼人以置门上，人衣过，草必叱之。王筠诗云：“霜被守宫槐，风惊护门草。”即此也。而不著其形状，惜哉。

黄护草〔《别录》曰〕无毒。主痹，益气，令人嗜食。生陇西。

雀医草〔《别录》曰〕味苦，无毒。主轻身益气，洗烂疮，疗风水。一名白气。春生，秋花白，冬实黑。

木甘草〔《别录》曰〕主疗痈肿盛热，煮洗之。生木间，三月生，大叶如蛇状，四四相值。但折枝种之便生。五月花白，实核赤。三月三日采之。

益决草〔《别录》曰〕味辛，温，无毒。主咳逆肺伤。生山阴。根如细辛。

九熟草〔《别录》曰〕味甘，温，无毒。主出汗，止泄疗闷。一名乌粟，一名雀粟。生人家庭中，叶如枣，一岁九熟。七月采。

兑草〔《别录》曰〕味酸，平，无毒。主轻身益气长年。冬生蔓草木上，叶黄有毛。

异草〔《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痿痹寒热，去黑子。生篱木上，叶如葵，茎旁有角，汁白。

灌草〔《别录》曰〕一名鼠肝。叶滑青白。主痈肿。

□草〔《别录》曰〕味辛，无毒。主伤金疮。○□，音起。

莘草〔《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盛伤痹肿。生山泽，如蒲黄，叶如芥。

英草华〔《别录》曰〕味辛，平，无毒。主痹气，强阴，疗

女劳疸，解烦，坚筋骨。疗风头，可作沐药。生蔓木上。一名鹿英。九月采，阴干。

封华〔《别录》曰〕味甘，有毒。主疥疮，养肌去恶肉。夏至日采。

腆华（音腆）〔《别录》曰〕味甘，无毒。主上气，解烦，坚筋骨。

节华〔《别录》曰〕味苦，无毒。主伤中，痿痹，溢肿。皮：主脾中客热气。一名山节，一名达节，一名通漆。十月采，暴干。

让实〔《别录》曰〕味酸。主喉痹，止泄痢。十月采，阴干。

羊实〔《别录》曰〕味苦，寒。主头秃恶疮，疥瘙痂癣。生蜀郡。

桑茎实〔《别录》曰〕味酸，温，无毒。主乳孕余病。轻身益气。一名草王。叶如荏。方茎大叶。生园中。十月采。

可聚实〔《别录》曰〕味甘，温，无毒。主轻身益气，明目。一名长寿。生山野道中，穗如麦，叶如艾。五月采。

满阴实〔《别录》曰〕味酸，平，无毒。主益气，除热止渴，利小便，轻身长年。生深山及园中，茎如芥，叶小，实如樱桃。七月成。〔普曰〕蔓如瓜。

马颠〔《别录》曰〕味甘，有毒。疗浮肿。不可多食。

马逢〔《别录》曰〕味辛，无毒。主癣虫。

兔枣〔《别录》曰〕味酸，无毒。主轻身益气。生丹阳陵地，高尺许，实如枣。

鹿良〔《别录》曰〕味咸，臭。主小儿惊痫，贲豚，痢疯，大人痉。五月采。

鸡涅〔《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明目，目中寒风，诸不足，水肿邪气，补中，止泄痢，疗女子白沃。一名阴洛，生鸡山。采无时。

犀洛〔《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癃疾。一名星洛，一名泥洛。

雀梅〔《别录》曰〕味酸，寒，有毒。主蚀恶疮。一名千雀。生海水石谷间。〔弘景曰〕叶与实俱如麦李。

燕齿〔《别录》曰〕主小儿痫、寒热。五月五日采。

土齿〔《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轻身益气长年。生山陵地中，状如马牙。

金茎〔《别录》曰〕味苦，平，无毒。主金疮内漏。一名叶金草，生泽中高处。

白背〔《别录》曰〕味苦，平，无毒。主寒热，洗恶疮疥。生山陵，根似紫葳，叶如燕卢。采无时。

青雌〔《别录》曰〕味苦。主恶疮秃败疮火气，杀三虫。一名虫损，一名孟推。生方山山谷。

白辛〔《别录》曰〕味辛，有毒。主寒热。一名脱尾，一名羊草。生楚山。三月采根，白而香。

赤举〔《别录》曰〕味甘，无毒。主腹痛。一名羊饴，一名陵渴。生山阴，二月花锐蔓草上，五月实黑中有核。三月三日采叶，阴干。

赤涅〔《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疰崩中，止血益气。生蜀郡山石阴地湿处，采无时。

赤赫〔《别录》曰〕味苦，寒，有毒。主痂疡恶败疮，除三虫邪气。生益州川谷。二月、八月采。

黄秫〔《别录》曰〕味苦，无毒。主心烦，止汗出。生如桐根。

黄辩〔《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心腹疝瘕、口疮脐伤。一名经辩。

紫给〔《别录》曰〕味咸。主毒风头泄注。一名野葵。生高陵下地。三月三日采根，根如乌头。

紫蓝〔《别录》曰〕味咸，无毒。主食肉得毒，能消除之。

粪蓝〔《别录》曰〕味苦。主身痒疮、白秃、漆疮，洗之。生房陵。

巴朱〔《别录》曰〕味甘，无毒。主寒，止血、带下。生雒阳。

柒紫〔《别录》曰〕味苦。主小腹痛，利小腹，破积聚，长肌肉，久服轻身长年。生冤句。二月、七月采。

文石〔《别录》曰〕味甘。主寒热心烦。一名黍石。生东郡山泽中水下，五色，有汁润泽。

路石〔《别录》曰〕味甘、酸，无毒。主心腹，止汗，生肌、酒痂，益气耐寒，实骨髓。一名陵石。生草石上，天雨独干，日出独濡，花黄茎赤黑，三岁一实，赤如麻子。五月、十月采茎叶，阴干。

旷石〔《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益气养神，除热止渴。生江南，如石草。

败石〔《别录》曰〕味苦，无毒。主渴、痹。

石剧〔《别录》曰〕味甘，无毒。主渴、消中。

石芸〔《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目痛淋露，寒热溢血。一名螫烈，一名顾啄。三月、五月采茎叶，阴干。

竹付〔《别录》曰〕味甘，无毒。止痛除血。

秘恶〔《别录》曰〕味酸，无毒。主疗肝邪气。一名杜逢。

卢精〔《别录》曰〕味平。治蛊毒。生益州。

唐夷〔《别录》曰〕味苦，无毒。主疗踒折。

知杖〔《别录》曰〕味甘，无毒。疗疝。

河煎〔《别录》曰〕味酸。主结气痈在喉颈者。生海中。八月、九月采。

区余〔《别录》曰〕味辛，无毒。主心腹热癃。

王明〔《别录》曰〕味苦。主身热邪气，小儿身热，以浴之。生山谷。一名王草。

师系〔《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痈肿恶疮，煮洗之。一名臣尧，一名巨骨，一名鬼芭。生平泽。八月采。

并苦〔《别录》曰〕主咳逆上气，益肺气，安五脏。一名蜮熏，一名玉荆。三月采。阴干。〇蜮音或。

索千〔《别录》曰〕味苦，无毒。主易耳。一名马耳。

良达〔《别录》曰〕主齿痛，止渴轻身。生山阴，茎蔓延，大如葵，子滑小。

弋共〔《别录》曰〕味苦，寒，无毒。主惊气伤寒，腹痛羸瘦，皮中有邪气，手足寒无色。生益州山谷。恶玉札、蜚蠊。

船虹〔《别录》曰〕味酸，无毒。主下气，止烦满。可作浴汤，药色黄。生蜀郡。立秋取。

白女肠〔《别录》曰〕味辛，温，无毒。主泄痢肠澼，疗心痛，破疝瘕。生深山谷，叶如蓝，实赤，赤女肠同。

白扇根〔《别录》曰〕味苦，寒，无毒。主疟，皮肤寒热，出汗，令人变。

黄白支〔《别录》曰〕生山陵。三月、四月采根，暴干。

父陛根〔《别录》曰〕味辛，有毒。以熨痈肿肤胀。一名膏鱼，一名梓藻。

疥拍腹〔《别录》曰〕味辛，温，无毒。主轻身疗痹。五月采，阴干。

五母麻〔《别录》曰〕味苦，有毒。主痿痹不便，下痢。一名鹿麻，一名归泽麻，一名天麻，一名若草。生田野。五月采。〔时珍曰〕茺蔚之白花者，亦名天麻草。

五色符〔《别录》曰〕味苦，微温。主咳逆，五脏邪气，调中益气，明目杀虫。青符、白符、赤符、黑符、黄符，各随色补其脏。白符，一名女木，生巴郡山谷。

救赦人者〔《别录》曰〕味甘，有毒。主疝痹，通气，诸不足。生人家宫室。五月、十月采，暴干。

常吏之生（《蜀本》，吏作更）。〔《别录》曰〕味苦，平，无毒。主明目。实有刺，大如稻米。

载〔《别录》曰〕味酸，无毒。主诸恶气。

庆〔《别录》曰〕味苦，无毒。主咳嗽。

腲（音户瓦切）〔《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益气延年。生山谷中。白顺理，十月采。

芥〔《别录》曰〕味苦，寒，无毒。主消渴，止血，妇人疾，除痹。一名梨。叶如大青。

《本草拾遗》一十三种

鸩鸟浆〔藏器曰〕生江南林木下，高一二尺，叶阴紫色，冬不凋，有赤子如珠。味甘，温，无毒。能解诸毒，故名。山人浸酒服，主风血羸老。〔颂曰〕鸩鸟威生信州山野中，春生青叶，九月有花如蓬蒿菜，花淡黄色，不结实。疗痈肿疖毒。采无时。

七仙草〔藏器曰〕生山足。叶尖细长。主杖疮，捣枝叶傅之。

吉祥草〔藏器曰〕生西国，胡人将来也。味甘，温，无毒。主明目强记，补心力。〔时珍曰〕今人种一种草，叶如漳兰，四时青翠，夏开紫花成穗，易繁。亦名吉祥草。非此吉祥也。

鸡脚草〔藏器曰〕生泽畔，赤茎对叶，如百合苗。味苦，平，无毒。主赤白久痢成疳。

兔肝草〔藏器曰〕初生细叶，软似兔肝。一名鸡肝。味甘，平，无毒。主金疮，止血生肉，解丹石发热。

断罐草〔藏器曰〕主丁疮。合白牙堇菜、半夏、地骨皮、青苔、蜂窠、小儿发、绯帛等分，五月五日烧灰。每汤服一钱。拔根也。〇堇音畜，羊蹄根也。

千金镉〔藏器曰〕生江南，高二三尺。主蛇蝎虫咬毒，捣傅疮上，生肌止痛。

土落草〔藏器曰〕生岭南山谷，叶细长。味甘，温，无毒。主腹冷气痛痃癖。酒煎服，亦捣汁温服。

倚待草〔藏器曰〕生桂州始安山谷。叶圆，高二三尺。八月采。味甘，温，无毒。主血气虚劳，腰膝疼弱，风缓羸瘦，无颜色，绝伤无子，妇人老血。浸酒服，逐病极速，故名倚待。

药王草〔藏器曰〕苗茎青色，叶摘之有乳汁。味甘，平，无毒。解一切毒，止鼻衄吐血，祛烦躁。

筋子根〔藏器曰〕生四明山，苗高尺余，叶圆厚光润，冬不凋，根大如指。亦名根子。味苦，温，无毒。主心腹痛，不问冷热远近，恶鬼气注刺痛，霍乱蛊毒暴下血。酒饮磨服。〔颂曰〕根子生威州山中。味苦、辛，温。主心中结块，久积气攻脐下痛。

廑药〔藏器曰〕生胡国，似干茅，黄赤色。味咸，温，无毒。主折伤内损瘀血，生肤止痛，治五脏，除邪气，补虚损，产后血病。水煮服之，亦捣傅伤处。〔时珍曰〕《外台秘要》：治堕马内损，取廑药末一两，牛乳一盏，煎服。

无风独摇草（《拾遗》）〔珣曰〕生大秦国及岭南，五月五日采，诸山野亦往往有之。头若弹子，尾若鸟尾，两片开合，见人自动，故曰独摇。性温，平，无毒。主头面游风，遍身痒，煮汁淋

洗。〔藏器曰〕带之令夫妇相爱。〔时珍曰〕羌活、天麻、鬼臼、薇衔四者，皆名无风独摇草，而物不同也。段成式《酉阳杂俎》言：雅州出舞草，独茎三叶，叶如决明，一叶在茎端，两叶居茎之半相对。人近之歌讴及抵掌，则叶动如舞。按此即虞美人草，亦无风独摇之类也。又按《山海经》云：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化为□草。其叶相重，花黄，实如兔丝。服之媚人。郭璞注云：一名荒夫草。此说与陈藏器佩之相爱之语相似，岂即一物欤？

唐《海药本草》一种

宜南草〔珣曰〕生广南山谷。有荚长二尺许，内有薄片似纸，大小如蝉翼。主邪。小男女以绯绢袋盛，佩之臂上，辟恶止惊。此草生南方，故名。与萱草之宜男不同。

宋《开宝本草》一种

陀得花〔志曰〕味甘，温，无毒。主一切风血，浸酒服。生西国，胡人将来，胡人采此花以酿酒，呼为三勒浆。

宋《图经·外类》二十种

建水草〔颂曰〕生福州。枝叶似桑，四时常有。土人取叶焙干研末，温酒服，治走注风痛。

百药祖〔颂曰〕生天台山中，冬夏常青。土人冬采叶，治风有效。

催风使〔颂曰〕生天台山中，冬夏常青。土人秋采叶，治风有效。〔时珍曰〕五加皮，亦名催风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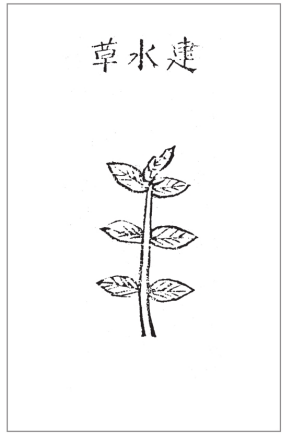
刺虎〔颂曰〕生睦州，凌冬不凋。采根、叶、枝入药。味甘。

主一切肿痛风疾，剉焙为末，酒服一钱。〔时珍曰〕《寿域方》：治丹瘤，用虎刺（即寿星草），捣汁涂之。又伏牛花，一名隔虎刺。

石逍遥〔颂曰〕生常州，冬夏常有，无花实。味苦，微寒，无毒。主瘫痪诸风，手足不遂，为末，炼蜜丸梧子大。酒服二十丸，日二服，百日瘥。久服，益气轻身。初服时微有头痛，无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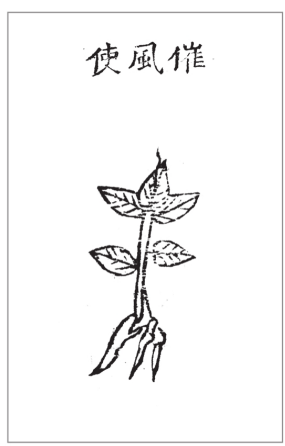
黄寮郎〔颂曰〕生天台山中，冬夏常青。土人采根，治风有效。〔时珍曰〕按《医学正传》云：黄寮郎，俗名倒摘刺。治喉痛，用根擂汁，入少酒，滴之即愈。又《医学集成》云：牙痛者，取倒摘刺刀上烧之，取烟煤，绵蘸塞痛处，即止。

黄花了〔颂曰〕生信州，春生青叶，三月开花，似辣菜花，黄色，秋中结实。采无时，治咽喉口齿病效。



建水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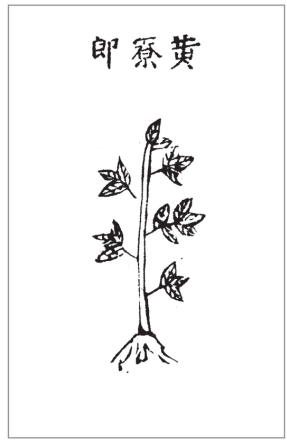
百药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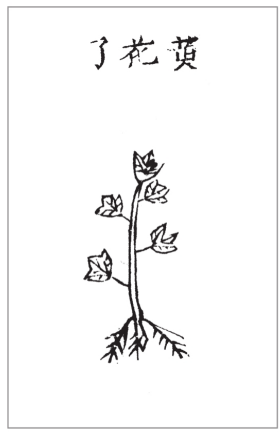
催风使

刺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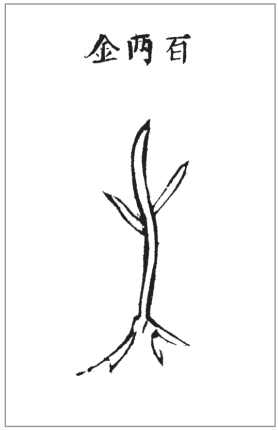
石逍遥



黄寮郎



黄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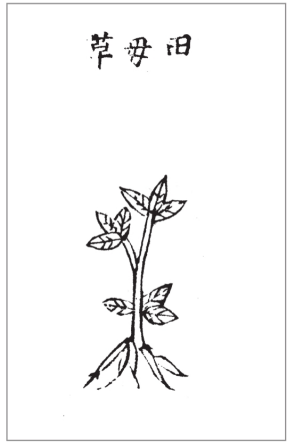
百两金

百两金〔颂曰〕生戎州、河中府、云安军。苗高二三尺，有干如木，凌冬不凋，叶似荔枝，初生背面俱青，秋后背紫面青；初秋开花青碧色。结实如豆大，生青熟赤。无时采根，去心用。味苦，性平，无毒。治壅热，咽喉肿痛，含一寸咽汁。其河中出者，根赤如蔓菁，茎细青色，四月开碎黄花，似星宿花。五月采根，长及一寸，晒干用。治风涎。

地茄子〔颂曰〕生商州，三月开花结子。五六月采，阴干。味微辛，温，有小毒。主中风痰涎麻痹，下热毒气，破坚积，利膈，消痈肿疮疖，散血堕胎。

田母草〔颂曰〕生临江军，无花实。三月采根。性凉。主烦热，及小儿风热，尤效。

田麻〔颂曰〕生信州田野及沟涧旁。春夏生青叶，七八月中生小荚。冬三月采叶。治痈疖肿毒。



田母草

田麻

芥心草〔颂曰〕生淄州，引蔓白色，根黄色。四月采苗叶。捣末，治疮疹，甚效。

苦芥子〔颂曰〕生秦州，苗长一尺余，茎青，叶如柳，开白花似榆荚，其子黑色。味苦，大寒，无毒。明目，治血风烦躁。

布里草〔颂曰〕生南恩州原野中，茎高三四尺，叶似李而大，至夏不花而实，食之泻人。采根皮，焙为末。味苦，寒，有小

毒。油和涂治疮疥、杀虫。

芥心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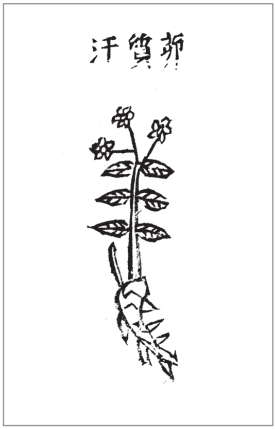
苦芥子

布里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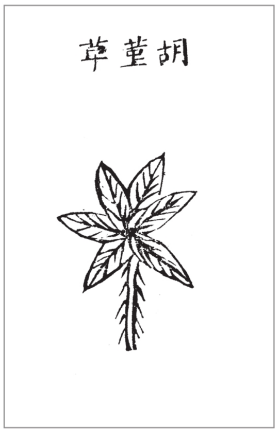
茆质汗〔颂曰〕生信州，叶青花白。七月采根。治风肿行血，有效。

胡堇草〔颂曰〕生密州东武山田中，科叶似小堇菜，花紫色，似翘轺花，一科七叶，花出两三茎。春采苗。味辛，滑，无毒。主五脏营卫肌肉皮肤中瘀血，止痛散血，捣汁涂金疮。凡打扑损伤筋骨，恶痈疖肿破。用同松枝、乳香、乱发灰、花桑柴炭同捣，丸弹子大。每酒服一丸，其痛立止。

小儿群〔颂曰〕生施州，丛高一尺以来，春夏生苗叶，无花，冬枯。其根味辛，性凉，无毒。同左缠草（即旋花根）焙干，等分为末。每酒服一钱。治淋疾，无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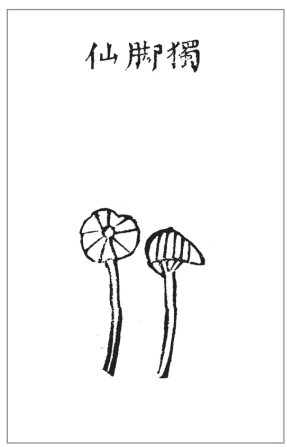


茆质汗



胡堇草

小儿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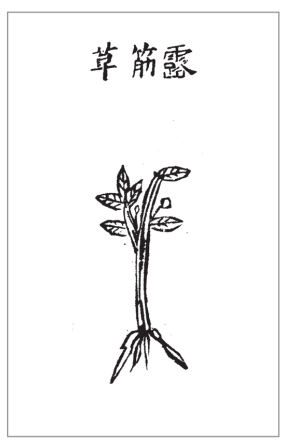
独脚仙

独脚仙〔颂曰〕生福州，山林旁阴泉处多有之。春生苗，叶圆，上青下紫，脚长三四寸，秋冬叶落。夏连根叶采，焙为末。酒煎半钱服。治妇人血块。

撮石合草〔颂曰〕生眉州平田中，茎高二尺以来，叶似谷叶，十二月萌芽，二月有花，不结实。其苗味甘，无毒。二月采，疗金疮。

露筋草〔颂曰〕生施州，株高三尺以来，春生苗，随即开花，结子碧绿色，四时不凋。其根味辛、涩，性凉，无毒。主蜘蛛、蜈蚣伤。焙研，以白矾水调贴之。

撮石合草



露筋草

《本草纲目》三十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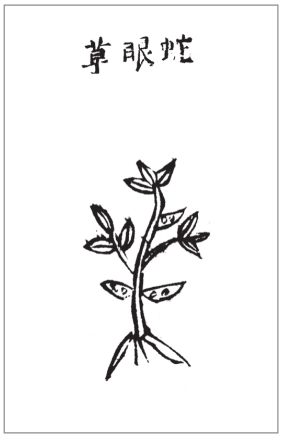
九龙草〔时珍曰〕生平泽，生红子，状如杨梅。其苗解诸

毒，治喉痛，捣汁灌之。折伤骨筋者，捣罨患处。蛇虺伤者，捣汁，入雄黄二钱服，其痛立止。又杨清叟《外科》云：喉风重舌，牙关紧闭者，取九龙草，一名金钗草，单枝上者为妙，只用根不用皮，打碎，绵裹箸上，擦牙关，即开。乃插深喉中，取出痰涎。乃以火炙热，带盐点之，即愈。

荔枝草〔时珍曰〕《卫生易简方》：治蛇咬犬伤及破伤风。取草一握，约三两，以酒二碗，煎一碗服，取汗出效。

水银草〔时珍曰〕《卫生易简方》：治眼昏。每服三钱，入木贼少许，水一盏，煎八分服。

透骨草〔时珍曰〕治筋骨一切风湿，疼痛挛缩，寒湿脚风。《孙氏集效方》：治疠风，遍身疮癣。用透骨草、苦参、大黄、雄黄各五钱。研末煎汤，于密室中席围，先熏至汗出如雨，淋洗之。《普济方》：治反胃吐食。透骨草、独科苍耳、生牡蛎各一钱，姜三片。水煎服。杨诚《经验方》：治一切肿毒初起。用透骨草、漏卢、防风、地榆等分。煎汤，绵蘸乘热不住荡之，二三日即消。



蛇眼草

蛇眼草〔时珍曰〕生古井及年久阴下处，形如淡竹叶，背后

皆是红圈，如蛇眼状。唐瑶《经验方》：治蛇咬，捣烂傅患处。

鹅项草〔时珍曰〕臞仙《寿域方》：治咽喉生疮。取花，同白芷、椒根皮研末，吹疮口，即效。

蛇鱼草〔时珍曰〕戴原礼《证治要诀》云：治金疮血出不止。捣傅之。

九里香草〔时珍曰〕傅滋《医学集成》：治肚痛。捣碎，浸酒服。

白筵草〔时珍曰〕香草也，虫最畏之。孙真人《千金方》：治诸虫疮疥癞。取根叶煎水，隔日一洗。

环肠草〔时珍曰〕张子和《儒门事亲》方：治蛊胀。晒干煎水，日服，以小便利为度。

札耳草〔时珍曰〕王执中《资生经》：治气聋方中用之。

铜鼓草〔时珍曰〕范成大《虞衡志》云：出广西，其实如瓜，治疡毒。

蚕茧草〔时珍曰〕《摘玄方》：治肿胀。用半斤，同冬瓜皮半斤，紫苏根叶半斤，生姜皮三两。煎汤熏洗，暖卧取汗。洗三次，小便清长，自然胀退。

野芗草〔时珍曰〕《摘玄方》：治痞满。用五斤，以一半安乌盆内，置鸡子十个在草上，以草一半盖之，米醋浸二宿，鸡子壳软，乃取于饭上蒸熟顿食之，块渐消也（《经验》）。

纤霞草〔时珍曰〕陈巽《经验方》：元脏虚冷，气攻脐腹痛。用硇砂一两，生乌头去皮二两，纤霞草二两，为末，以小沙罐固济，慢火烧赤，以此草拌硇入内，不盖口，顶火一秤煅之。炉冷取出，同乌头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三丸，醋汤下。

牛脂艿〔时珍曰〕《经验良方》：治七孔出血。为粗末，每服一勺，瓦器煎服。以纱盖头顶，并扎小指根。

鸭脚青〔时珍曰〕《普济方》：治疔疮如连珠者，同鱼苏研烂，糖水拌，刷之。

天仙莲〔时珍曰〕《卫生易简方》：治恶毒、疮疖，捣叶傅之。

双头莲〔时珍曰〕一名催生草。主妇人产难，左手把之，即生。又主肿胀，利小便。《卫生易简方》：治大人小儿牙疳，捣烂，贴之。

猪蓝子〔时珍曰〕《卫生易简方》：治耳内有脓，名通耳。用子为末，筒吹入，不过二三次愈。

天芥菜

天芥菜〔时珍曰〕生平野。小叶如芥状。味苦。一名鸡痾粘。主蛇伤，同金沸草，入盐捣傅之。王玺《医林集要》：治腋下生肿毒，以盐、醋同捣、傅之。散肿止痛，脓已成者亦安。亦治一切肿毒。

佛掌花〔时珍曰〕《普济方》：治疔疮如樱桃者。用根，同生姜、蜜，研汁服之。外以天茄叶贴之。

郭公刺〔时珍曰〕一名光骨刺，取叶捣细，油调傅天泡疮。虞抟《医学正传》：治哮喘，取根剉，水煎服，即止。

笾箕柴〔时珍曰〕生山中。王永辅《惠济方》：治疬疮，取皮煎汤服，须臾痒不可忍，以手爬破，出毒气即愈。

碎米柴〔时珍曰〕主痈疽发背，取叶，入傅药用。

羊屎柴〔时珍曰〕一名牛屎柴，生山野，叶类鹤虱，四月开白花，亦有红花者，结子如羊屎状，名铁草子。根可毒鱼。夏用苗叶，冬用根。主痈疽发背，捣烂傅之，能合疮口，散脓血。干者为末，浆水调傅。又治下血如倾水。取生根一斤，生白酒二斗，煮一斗，空心随量饮。

山枇杷柴〔时珍曰〕危亦林《得效方》：治汤火伤。取皮焙研末，蜜调傅之。

三角风〔时珍曰〕一名三角尖。取石上者尤良。主风湿流注疼痛，及痈疽肿毒。

叶下红〔时珍曰〕主飞丝入目，肿痛。同盐少许，绢包滴汁入目，仍以塞鼻，左塞右，右塞左。

满江红〔时珍曰〕主痈疽，入膏用。

隔山消〔时珍曰〕出太和山，白色。主腹胀积滞。孙天仁《集效方》：治气膈噎食转食。用隔山消二两，鸡肫皮一两，牛胆南星、朱砂各一两，急性子二钱，为末，炼蜜丸小豆大。每服一钱，淡姜汤下。

石见穿〔时珍曰〕主骨痛，大风痈肿。

羊屎柴

墓头回

醒醉草〔时珍曰〕《天宝遗事》云：玄宗于兴庆池边植之。丛生，叶紫而心殷，醉客摘草嗅之，立醒。故名。

墓头回〔时珍曰〕董炳《集验方》：治崩中，赤白带下。用一把，酒、水各半盏，童尿半盏，新红花一捻，煎七分，卧时温服。

日近者一服，久则三服愈，其效如神。一僧用此治蔡大尹内人，有效。

羊茅〔时珍曰〕羊喜食之，故名。《普济方》：治喉痹肿痛，捣汁咽之。

阿只儿〔时珍曰〕刘郁《西使记》云：出西域，状如苦参。主打扑伤损，妇人损胎。用豆许，咽之，自消。又治马鼠疮。

阿息儿〔时珍曰〕《西使记》云：出西域，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烂涂之，即出。

奴哥撒儿〔时珍曰〕《西使记》云：出西域，状如桔梗。治金疮，及肠与筋断者。嚼烂傅之，自续也。

第二十二卷　谷部

目录

李时珍曰：太古民无粒食，茹毛饮血。神农氏出，始尝草别谷，以教民耕蓺；又尝草别药，以救民疾夭。轩辕氏出，教以烹饪，制为方剂，而后民始得遂养生之道。《周官》有五谷、六谷、九谷之名，诗人有八谷、百谷之咏，谷之类可谓繁矣。《素问》云："五谷为养。"麻、麦、稷、黍、豆，以配肝、心、脾、肺、肾。职方氏辨九州之谷，地官辨土宜種稑之种，以教稼穑树蓺，皆所以重民天也。五方之气，九州之产，百谷各异其性，岂可终日食之而不知其气味损益乎？于是集草实之可粒食者为谷部，凡七十三种，分为四类：曰麻麦稻，曰稷粟，曰菽豆，曰造酿。旧本《米》《谷》部三品共五十九种。今并入九种，移一种入《菜部》，自《草部》移入一种。

《神农本草经》七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十九种陶弘景注

《唐本草》三种唐苏恭

《药性本草》一种唐甄权

《本草拾遗》十一种唐陈藏器

《海药本草》一种唐李珣

《食疗本草》三种唐孟诜

《开宝本草》二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三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二种宋苏颂

《日用本草》一种元吴瑞

《本草补遗》一种元朱震亨

《救荒本草》一种周定王

《食鉴本草》一种明甯源

《食物本草》三种明汪颖

《本草纲目》一十五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杨损之《删繁》

孙思邈《千金》

蜀韩保昇《重注》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汪机《会编》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萧炳《四声》

南唐陈士良《食性》

宋寇宗奭《衍义》

元李杲《法象》

明王纶《集要》

陈嘉谟《蒙筌》

谷之一麻麦稻类十二种

胡麻《别录》（即油麻）

亚麻《图经》（即壁虱胡麻）

大麻《本经》（即麻蕡）

小麦《别录》

大麦《别录》

穬麦《别录》

雀麦《唐本草》（即燕麦）

荞麦《嘉祐》

苦荞麦《纲目》

稻《别录》（即糯米）

粳《别录》

籼《纲目》

右附方旧七十三，新一百六十六。

谷之一麻麦稻类十二种

胡麻《别录·上品》

〔校正〕今据沈存中、寇宗奭二说，并入《本经》青蘘及《嘉祐》新立白油麻、胡麻油为一条。

【释名】巨胜（《本经》）、方茎（《吴普》）、狗虱（《别录》）、油麻（《食疗》）、脂麻（《衍义》。〇俗作芝麻，非）。叶名青蘘（音箱。〖《本经》〗）。茎名麻□（音皆，亦作秸。〖《说文》〗）。〇〔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胡麻即今油麻，更无他说。古者中国止有大麻，其实为蕡。汉使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种来，故名胡麻，以别中国大麻也。寇宗奭《衍义》，亦据此释胡麻，故今并入油麻焉。巨胜即胡麻之角巨如方胜者，非二物也。方茎以茎名，狗虱以形名，油麻、脂麻谓其多脂油也。按张揖《广雅》：胡麻一名藤弘，弘亦巨也。《别录》一名鸿藏者，乃藤弘之误也。又杜宝《拾遗记》云：隋大业四年，改胡麻曰交麻。

胡麻

巨胜

【集解】〔《别录》曰〕胡麻一名巨胜，生上党川泽，秋采之。青蘘，巨胜苗也，生中原川谷。〔弘景曰〕胡麻，八谷之中，惟此为良。纯黑者名巨胜。巨者，大也。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以茎方者为巨胜，圆者为胡麻。〔恭曰〕其角作八棱者为巨胜，四棱者为胡麻。都以乌者为良，白者为劣。〔诜曰〕沃地种者八棱，山田种者四棱。土地有异，功力则同。〔敦曰〕巨胜有七棱，色赤味酸涩者，乃真。其八棱者，两头尖者，色紫黑者，及乌油麻，并呼胡麻，误矣。〔颂曰〕胡麻处处种之，稀复野生。苗梗如麻，而叶圆锐光泽。嫩时可作蔬，道家多食之。《本经》谓胡麻一名巨胜。陶弘景以茎之方圆分别，苏恭以角棱多少分别，仙方有服胡麻、巨胜二法，功用小别，是皆以为二物矣。或云即今油麻，本生胡中，形体类麻，故名胡麻。八谷之中最为大胜，故名巨胜，乃一物二名。如此则是一物而有二种，如天雄、附子之类。故葛洪云：胡麻中有一叶两尖者为巨胜。《别录·序例》云：细麻即胡麻也，形扁扁尔。其茎方者名巨胜，是也。今人所用胡麻之叶，如荏而狭尖。茎高四五尺。黄花，生子成房，如胡麻角而小。嫩时可食，甚甘滑，利大肠。皮亦可作布，类大麻，色黄而脆，俗亦谓之黄麻。其实黑色，如韭子而粒细，味苦如胆，杵末略无膏油。其说各异。此乃服食家要药，乃尔差误，岂复得效也？〔宗奭曰〕胡麻诸说参差不一，止是今人脂麻，更无他义。以

其种来自大宛，故名胡麻。今胡地所出者皆肥大，其纹鹊，其色紫黑，取油亦多。《嘉祐本草》白油麻与此乃一物，但以色言之，比胡地之麻差淡，不全白尔。今人通呼脂麻，故二条治疗大同。如川大黄、上党人参之类，特以其地所宜立名，岂可与他土者为二物乎？〔时珍曰〕胡麻即脂麻也。有迟、早二种，黑、白、赤三色，其茎皆方。秋开白花，亦有带紫艳者。节节结角，长者寸许。有四棱、六棱者，房小而子少；七棱、八棱者，房大而子多，皆随土地肥瘠而然。苏恭以四棱为胡麻，八棱为巨胜，正谓其房胜巨大也。其茎高者三四尺，有一茎独上者，角缠而子少；有开枝四散者，角繁而子多，皆因苗之稀稠而然也。其叶有本团而末锐者。有本团而末分三丫如鸭掌形者，葛洪谓一叶两尖为巨胜者指此。盖不知乌麻、白麻，皆有二种叶也。按《本经》胡麻一名巨胜，《吴普本草》一名方茎，《抱朴子》及《五符经》并云巨胜一名胡麻，其说甚明。至陶弘景始分茎之方圆。雷敦又以赤麻为巨胜，谓乌麻非胡麻。《嘉祐本草》复出白油麻，以别胡麻。并不知巨胜即胡麻中丫叶巨胜而子肥者，故承误启疑如此。惟孟诜谓四棱、八棱为土地肥瘠。寇宗奭据沈存中之说，断然以脂麻为胡麻，足以证诸家之误矣。又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收胡麻法，即今种收脂麻之法，则其为一物尤为可据。今市肆间，因茎分方圆之说，遂以茺蔚子伪为巨胜，以黄麻子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茺蔚子长一分许，有三棱。黄麻子黑如细韭子，味苦。大藜子状如壁虱及酸枣核仁，味辛甘，并无脂油，不可不辨。梁简文帝《劝医文》有云：世误以灰涤菜子为胡麻。则胡麻之讹，其来久矣。〔慎微曰〕俗传胡麻须夫妇同种则茂盛。故《本事诗》云：“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

胡麻

〔修治〕〔弘景曰〕服食胡麻，取乌色者，当九蒸九暴，熬捣饵之。断谷，长生，充饥。虽易得，而学者未能常服，况余药耶？蒸不熟，令人发落。其性与茯苓相宜。俗方用之甚少，时以合汤丸尔。〔敦曰〕凡修事以水淘去浮者，晒干，以酒拌蒸，从巳至亥，出摊晒干。臼中舂去粗皮，留薄皮。以小豆对拌，同炒，豆熟，去豆用

之。

〔气味〕甘，平，无毒。〔士良曰〕初食利大小肠，久食即否，去陈留新。〇〔《镜源》曰〕巨胜可煮丹砂。

〔主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本经》）。坚筋骨，明耳目，耐饥渴，延年。疗金疮止痛，及伤寒温疟大吐后，虚热羸困（《别录》）。补中益气，润养五脏，补肺气，止心惊，利大小肠，耐寒暑，逐风湿气、游风、头风，治劳气，产后羸困，催生落胞。细研涂发令长。白蜜蒸饵，治百病（《日华》）。炒食，不生风。病风人久食，则步履端正，语言不謇（李鹏飞）。生嚼涂小儿头疮，煎汤浴恶疮、妇人阴疮，大效（苏恭）。

白油麻《嘉祐》。

〔气味〕甘，大寒，无毒。〔宗奭曰〕白脂麻，世用不可一日阙者，亦不至于大寒也。〔源曰〕生者性寒而治疾，炒者性热而发病，蒸者性温而补人。〇〔诜曰〕久食抽人肌肉。其汁停久者，饮之发霍乱。

〔主治〕治虚劳，滑肠胃，行风气，通血脉，去头上浮风，润肌肉。食后生啖一合，终身勿辍。又与乳母服之，孩子永不生病。客

热，可作饮汁服之。生嚼，傅小儿头上诸疮，良（孟诜）。仙方蒸以辟谷（苏颂）。

〔发明〕〔甄权曰〕巨胜乃《仙经》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静神丸。治肺气，润五脏，其功甚多。亦能休粮，填人精髓，有益于男。患人虚而吸吸者，加而用之。〔时珍曰〕胡麻取油以白者为胜。服食以黑者为良，胡地者尤妙。取其黑色入通于肾，而能润燥也。赤者状如老茄子，壳厚油少，但可食尔，不堪服食。唯钱乙治小儿痘疹变黑归肾，百祥丸，用赤脂麻煎汤送下，盖亦取其解毒耳。《五符经》有巨胜丸，云：即胡麻，本生大宛，五谷之长也。服之不息，可以知万物，通神明，与世常存。《参同契》亦云：巨胜可延年，还丹入口中。古以胡麻为仙药，而近世罕用，或者未必有此神验，但久服有益而已耶？刘、阮入天台，遇仙女，食胡麻饭。亦以胡麻同米作饭，为仙家食品焉尔。又按苏东坡《与程正辅书》云：凡痔疾，宜断酒肉与盐酪、酱菜、厚味及粳米饭，唯宜食淡面一味。及以九蒸胡麻（即黑脂麻），同去皮茯苓，入少白蜜为麨食之。日久气力不衰而百病自去，而痔渐退。此乃长生要诀，但易知而难行尔。据此说，则胡麻为脂麻尤可凭矣。其用茯苓，本陶氏注胡麻之说也。近人以脂麻擂烂去滓，入绿豆粉作腐食。其性平润，最益老人。

〔附方〕旧十五，新十六。

服食胡麻。《抱朴子》云：用上党胡麻三斗，淘净甑蒸，令气遍，日干，以水淘去沫再蒸，如此九度，以汤脱去皮，簸净，炒香为末，白蜜或枣膏丸弹子大。每温酒化下一丸，日三服。忌毒鱼、狗肉、生菜。服至百日，能除一切痼疾，一年身面光泽不饥，二年白发返黑，三年齿落更生，四年水火不能害，五年行及奔马，久服长生。若欲下之，饮葵菜汁。〇孙真人云：用胡麻三升，去黄褐者，蒸三十遍，微炒香为末。入白蜜三升，杵三百下，丸梧桐子大。每旦服五十丸。人过四十以上，久服明目洞视，肠柔如筋也。〇《神仙传》云：鲁女生服胡麻饵术，绝谷八十余年，甚少壮，日行三百里，走及獐

鹿。

服食巨胜治五脏虚损，益气力，坚筋骨。用巨胜，九蒸九暴，收贮。每服二合，汤浸布裹挼去皮再研，水滤汁煎饮，和粳米煮粥食之。〇〔时珍曰〕古有服食胡麻、巨胜二法。方不出于一人，故有二法，其实一物也。

白发返黑乌麻，九蒸九晒，研末，枣膏丸，服之（《千金方》）。

腰脚疼痛新胡麻一升，熬香杵末。日服一小升，服至一斗永瘥。温酒、蜜汤、姜汁皆可下（《千金》）。

手脚酸痛微肿。用脂麻五升熬研，酒一升，浸一宿。随意饮（《外台》）。

入水肢肿作痛。生胡麻捣涂之（《千金》）。

偶感风寒脂麻炒焦，乘热擂酒饮之，暖卧取微汗出良。

中暑毒死救生散：用新胡麻一升，微炒令黑，摊冷为末，新汲水调服三钱。或丸弹子大，水下（《经验后方》）。

呕啘不止白油麻一大合，清酒半升，煎取三合，去麻顿服（《近效方》）。

牙齿痛肿胡麻五升，水一斗，煮汁五升。含漱吐之，不过二剂，神良（《肘后》）。

热淋茎痛乌麻子、蔓菁子各五合，炒黄，绯袋盛，以井花水三升浸之。每食前服一钱（《圣惠方》）。

小儿下痢赤白。用油麻一合捣，和蜜汤服之（《外台》）。

解下胎毒小儿初生，嚼生脂麻，绵包，与儿咂之，其毒自下。

小儿急疳油麻嚼傅之（《外台》）。

小儿软疖油麻炒焦，乘热嚼烂傅之（谭氏《小儿方》）。

头面诸疮脂麻生嚼傅之（《普济》）。

小儿瘰疬脂麻、连翘等分，为末。频频食之（《简便方》）。

疔肿恶疮胡麻（烧灰）、针砂等分，为末。醋和傅之，日三（《普济方》）。

痔疮风肿作痛。胡麻子煎汤洗之，即消。

坐板疮疥生脂麻嚼傅之（笔峰《杂兴》）。

阴痒生疮胡麻嚼烂傅之，良（《肘后》）。

乳疮肿痛用脂麻炒焦，研末。以灯窝油调涂，即安。

妇人乳少脂麻炒研，入盐少许，食之（唐氏）。

汤火伤灼胡麻生研如泥，涂之（《外台》）。

蜘蛛咬疮油麻研烂傅之（《经验后方》）。

诸虫咬伤同上。

蚰蜒入耳胡麻炒研，作袋枕之（梅师）。

谷贼尸咽喉中痛痒，此因误吞谷芒，抢刺痒痛也。谷贼属

咽，马喉风属喉，不可不分。用脂麻炒研，白汤调下（《三因方》）。

痈疮不合乌麻炒黑，捣傅之（《千金》）。

小便尿血胡麻三升杵末，以东流水二升浸一宿，平旦绞汁，顿热服（《千金方》）。

胡麻油即香油〔弘景曰〕生榨者良。若蒸炒者，止可供食及然灯耳，不入药用。〔宗奭曰〕炒熟乘热压出油，谓之生油，但可点照；须再煎炼，乃为熟油，始可食，不中点照，亦一异也。如铁自火中出而谓之生铁，亦此义也。〔时珍曰〕入药以乌麻油为上，白麻油次之，须自榨乃良。若市肆者，不惟已经蒸炒，而又杂之以伪也。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利大肠，产妇胞衣不落。生油摩疮肿，生秃发（《别录》）。去头面游风（孙思邈）。主天行热闷，肠内结热。服一合，取利为度（藏器）。主喑哑，杀五黄，下三焦热毒气，通大小肠，治蛔心痛。傅一切恶疮疥癣，杀一切虫。取一合，和鸡子两颗，芒硝一两，搅服。少时，即泻下热毒，甚良（孟诜）。陈油：煎膏，生肌长肉止痛，消痈肿，补皮裂（《日华》）。治痈疽热病（苏颂）。解热毒、食毒、虫毒，杀诸虫蝼蚁（时珍）。

灯盏残油

〔主治〕能吐风痰食毒，涂痈肿热毒。又治猘犬咬伤，以灌疮口，甚良（时珍）。

〔发明〕〔藏器曰〕大寒，乃常食所用。而发冷疾，滑精髓，发脏腑渴，困脾脏。令人体重损声。〔士良曰〕有牙齿疾及脾胃疾人，切不可吃。治饮食物，须逐日熬熟用之。若经宿，即动气也。〔刘完素曰〕油生于麻，麻温而油寒，同质而异性也。〔震亨曰〕香油乃炒熟脂麻所出，食之美，且不致疾。若煎炼过，与火无异矣。〔时珍曰〕张华《博物志》言：积油满百石，则自能生火。陈霆《墨谈》言：衣绢有油，蒸热则出火星。是油与火同性矣。用以煎炼食物，尤能动火生痰。陈氏谓之大寒，珍意不然。但生用之，有润燥解毒、止痛消肿之功，似乎寒耳。且香油能杀虫，而病发癥者嗜油；炼油能自焚，而气尽则反冷。此又物之玄理也。

〔附方〕旧十，新二十六。

发癥饮油《外台》云：病发癥者，欲得饮油。用油一升，入香泽煎之。盛置病人头边，令气入口鼻，勿与饮之。疲极眠睡，虫当从口出。急以石灰粉手捉取抽尽，即是发也。初出，如不流水中浓菜形。〇又云：治胸喉间觉有癥虫上下，尝闻葱、豉食香，此乃发癥虫也。二日不食，开口而卧。以油煎葱、豉令香，置口边。虫当出，以物引去之，必愈。

发瘕腰痛《南史》云：宋明帝宫人腰痛牵心，发则气绝。徐文伯诊曰："发瘕也。"以油灌之。吐物如发，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摇，悬之滴尽，惟一发尔。

吐解蛊毒以清油多饮，取吐（《岭南方》）。

解河豚毒一时仓卒无药。急以清麻油多灌，取吐出毒物，即愈（《卫生易简方》）。

解砒石毒麻油一碗，灌之（《卫生方》）。

大风热疾《近效方》云：婆罗门僧疗大风疾，并热风手足不遂，压丹石热毒。用硝石一两，生乌麻油二大升，同纳铛中。以土墼盖口，纸泥固济，细火煎之。初煎气腥，药熟则香气发。更以生脂麻油二大升和合，微煎之。以意斟量得所，即内不津器中。凡大风人，用纸屋子坐病人，外面烧火发汗，日服一大合，壮者日二服。三七日，头面疱疮皆灭也（《图经》）。

伤寒发黄生乌麻油一盏，水半盏，鸡子白一枚，和搅服尽（《外台》）。

小儿发热不拘风寒饮食时行痘疹，并宜用之。以葱涎入香油内，手指蘸油摩擦小儿五心、头面、项背诸处，最能解毒凉肌（《直指》）。

预解痘毒《外台》云：时行暄暖，恐发痘疮。用生麻油一小盏，水一盏，旋旋倾下油内，柳枝搅稠如蜜。每服二三蚬壳，大人二合，卧时服之。三五服，大便快利，疮自不生矣。此扁鹊油剂法也。〇《直指》：用麻油、童便各半盏，如上法服。

小儿初生大小便不通。用真香油一两，皮硝少许，同煎滚。冷定，徐徐灌入口中，咽下即通（蔺氏《经验方》）。

卒热心痛生麻油一合，服之良（《肘后方》）。

鼻衄不止纸条蘸真麻油入鼻取嚏，即愈。有人一夕衄血盈盆，用此而效（《普济方》）。

胎死腹中清油和蜜等分，入汤顿服（《普济方》）。

漏胎难产因血干涩也。用清油半两，好蜜一两，同煎数十沸，温服，胎滑即下。他药无益，以此助血为效（《胎产须知》）。

产肠不收用油五斤，炼熟盆盛。令妇坐盆中，饭久。先用皂角炙，去皮研末。吹少许入鼻作嚏，立上（《斗门方》）。

痈疽发背初作即服此，使毒气不内攻。以麻油一斤，银器煎二十沸，和醇醋二碗。分五次，一日服尽（《直指》）。

肿毒初起麻油煎葱黑色，趁热通手旋涂，自消（《百一选方》）。

喉痹肿痛生油一合灌之，立愈（《总录》）。

丹石毒发发热者。不得食热物，不用火为使。但着厚衣暖卧，取油一匙，含咽。戒怒二七日也。〇《枕中记》云：服丹石人，先宜以麻油一升，薤白三升切，纳油中，微火煎黑，去滓。合酒每服三合，百日气血充盛也。

身面疮疥方同下。

梅花秃癣用清油一碗，以小竹子烧火入内煎沸，沥猪胆汁一个，和匀，剃头擦之，二三日即愈。勿令日晒（《普济方》）。

赤秃发落香油、水等分，以银钗搅和。日日擦之，发生乃止（《普济方》）。

发落不生生胡麻油涂之（《普济方》）。

令发长黑生麻油、桑叶煎过，去滓。沐发，令长数尺（《普济》）。

滴耳治聋生油日滴三五次。候耳中塞出，即愈（《总录》）。

蚰蜒入耳刘禹锡《传信方》：用油麻油作煎饼，枕卧，须臾

自出。李元淳尚书在河阳日，蚰蜒入耳，无计可为。脑闷有声，至以头击门柱。奏状危困，因发御药疗之，不验。忽有人献此方，乃愈（《图经》）。

蜘蛛咬毒香油和盐，掺之（《普济方》）。

冬月唇裂香油频频抹之（《相感志》）。

身面白癜以酒服生胡麻油一合，一日三服，至五斗瘥。忌生冷、猪、鸡、鱼、蒜等百日（《千金》）。

小儿丹毒生麻油涂之（《千金》）。

打扑伤肿熟麻油和酒饮之，以火烧热地卧之，觉即疼肿俱消。松阳民相殴，用此法，经官验之，了无痕迹（赵葵《行营杂录》）。

虎爪伤人先吃清油一碗，仍以油淋洗疮口（赵原阳《济急方》）。

毒蜂螫伤清油搽之妙（同上）。

毒蛇螫伤急饮好清油一二盏解毒，然后用药也（《济急良方》）。

麻枯饼〔时珍曰〕此乃笮去油麻滓也。亦名麻籽（音辛）。荒岁人亦食之。可以养鱼肥田，亦《周礼》草人强坚用蕡之义。

〔附方〕新二。

揩牙乌须麻枯八两，盐花三两，用生地黄十斤取汁，同入铛中熬干。以铁盖覆之，盐泥泥之，煅赤，取研末。日用三次，揩毕，饮姜茶。先从眉起，一月皆黑也（《养老书》）。

疽疮有虫生麻油滓贴之，绵裹，当有虫出（《千金方》）。

青蘘音穰。〇《本经·上品》。〇〔恭曰〕自《草部》移附此。

〔释名〕梦神，巨胜苗也。生中原山谷（《别录》）。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五脏邪气，风寒湿痹，益气，补脑髓，坚筋骨。久服，耳目聪明，不饥不老增寿（《本经》）。主伤暑热（思邈）。作汤沐头，去风润发，滑皮肤，益血色（《日华》）。治崩中血凝注者，生捣一升，热汤绞汁半升服，立愈（甄权）。祛风解毒润肠。又治飞丝入咽喉者，嚼之即愈（时珍）。

〔发明〕〔宗奭曰〕青蘘即油麻叶也。以汤浸，良久涎出，稠黄色，妇人用之梳发，与《日华》作汤沐发之说相符，则胡麻之为脂麻无疑。〔弘景曰〕胡麻叶甚肥滑，可沐头。但不知云何服之？仙方并无用此，亦当阴干为丸散尔。〔时珍曰〕按服食家有种青蘘作菜食法，云：秋间取巨胜子种畦中，如生菜之法。候苗出采食，滑美不减于葵。则《本草》所著者，亦茹蔬之功，非入丸散也。

胡麻花〔思邈曰〕七月采最上标头者，阴干用之。〔藏器曰〕阴干渍汁，溲面食，至韧滑。

〔主治〕生秃发（思邈）。润大肠。人身上生肉丁者，擦之即愈（时珍）。

〔附方〕新一。

眉毛不生乌麻花阴干为末，以乌麻油渍之，日涂（《外台秘要》）。

麻秸

〔主治〕烧灰，入点痣去恶肉方中用（时珍）。

〔附方〕新二。

小儿盐哮脂麻秸，瓦内烧存性，出火毒，研末。以淡豆腐蘸食之（《摘玄方》）。

聤耳出脓白麻秸刮取一合，花胭脂一枚，为末。绵裹塞耳中（《圣济总录》）。

亚麻宋《图经》

【释名】鸦麻（《图经》）、壁虱胡麻（《纲目》）。

【集解】〔颂曰〕亚麻子出兖州、威胜军。苗叶俱青，花白色。八月上旬采其实用。〔时珍曰〕今陕西人亦种之，即壁虱胡麻也。其实亦可榨油点灯，气恶不堪食。其茎穗颇似茺蔚，子不同。

子

【气味】甘，微温，无毒。

【主治】大风疮癣（苏颂）。

大麻《本经·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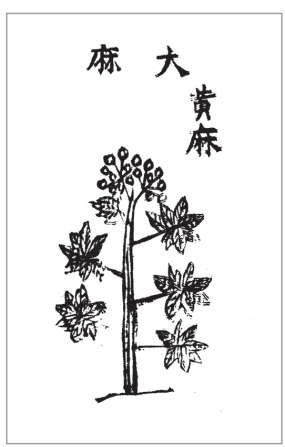
【释名】火麻（《日用》）、黄麻（俗名）、汉麻（《尔雅翼》）。雄者名枲麻（《诗疏》）、牡麻（同上），雌者名苴麻（同上）、苧麻（音字。〖《纲目》〗）。花名麻蕡（《本经》）、麻勃（〖《吴普》〗）。〔时珍曰〕麻从两㕣在广下，象屋下派麻之形也，㕣音派，广音俨。余见下注。云汉麻者，以别胡麻也。

【集解】（缺）

【正误】《本经》曰麻蕡一名麻勃，麻花上勃勃者。七月七日采之良。麻子九月采。入土者损人。生太山川谷。〔弘景曰〕麻蕡即牡麻，牡麻则无实。今人作布及履用之。〔恭曰〕蕡即麻实，非花也。《尔雅》云：蕡，枲实。《仪礼》云：苴，麻之有蕡者。注云：有子之麻为苴。皆谓子也。陶以蕡为麻勃，谓勃勃然如花者，复重出麻子，误矣。既以蕡为米谷上品，花岂堪食乎？〔藏器曰〕麻子，早春种为春麻子，小而有毒；晚春种为秋麻子，入药佳。压油可以油物。〔宗奭曰〕麻子，海东毛罗岛来者，大如莲实，最胜；其次出上郡、北地者，大如豆；南地者子小。〔颂曰〕麻子处处种之，绩其皮以为布者。农家择其子之有斑黑文者，谓之雌麻，种之则结子繁。他子则不然也。《本经》麻蕡、麻子所主相同，而麻花非所食之物，苏恭之论似当矣。然《本草》朱字云，麻蕡味辛，麻子味甘，又似二物。疑《本草》与《尔雅》《礼记》称谓有不同者。又《药性论》用麻花，云味苦，主诸风、女经不利。然则蕡也、子也、花也，其三物乎？〔时珍曰〕大麻即今火麻，亦曰黄麻。处处种之，剥麻收子。有雌有雄：雄者为枲，雌者为苴。大科如油麻。叶狭而长，状如益母草叶，一枝七叶或九叶。五六月开细黄花成穗，随即结实，大如胡荽子，可取油。剥其皮作麻。其秸白而有棱，轻虚可为烛心。《齐民要术》云：麻子放勃时，拔去雄者。若未放勃，先拔之，则不成子也。

其子黑而重，可捣治为烛。即此也。《本经》有麻蕡、麻子二条，谓蕡即麻勃，谓麻子入土者杀人。苏恭谓蕡是麻子，非花也。苏颂谓蕡、子、花为三物。疑而不决。谨按《吴普本草》云：麻勃一名麻花，味辛无毒。麻蓝一名麻蕡，一名青葛，味辛甘有毒。麻叶有毒，食之杀人。麻子中仁无毒，先藏地中者，食之杀人。据此说则麻勃是花，麻蕡是实，麻仁是实中仁也。普三国时人，去古未远，说甚分明。《神农本经》以花为蕡，以藏土入土杀人，其文皆传写脱误尔。陶氏及唐宋诸家，皆不考究而臆度疑似，可谓疏矣。今依吴氏改正于下。

亚麻



麻勃〔普曰〕一名麻花。〔时珍曰〕观《齐民要术》有放勃时拔去雄者之文，则勃为花明矣。

〔气味〕辛，温，无毒。〔甄权曰〕苦，微热，无毒。〇畏牡蛎。入行血药，以□虫为之使。

〔主治〕一百二十种恶风，黑色遍身苦痒，逐诸风恶血，治女人经候不通（《药性》）。**治健忘及金疮内漏**（时珍）。

〔发明〕〔弘景曰〕麻勃方药少用。术家合人参服之，逆知未来事。〔时珍曰〕按《范汪方》有治健忘方，七月七日收麻勃一升，人参二两，为末，蒸令气遍。每临卧服一刀圭，能尽知四方之事。此乃治健忘，服之能记四方事也。陶云逆知未来事，过言矣。又《外台》言生疔肿人，忌见麻勃，见之即死者，用胡麻、针砂、烛烬为末，醋和傅之。不知麻勃与疔何故相忌？亦如人有见漆即生疮者，此理皆不可晓。

〔附方〕旧一，新二。

瘰疬初起七月七日麻花，五月五日艾叶，等分，作炷，灸之百壮（《外台秘要》）。

金疮内漏麻勃一两，蒲黄二两，为末。酒服一钱匕，日三，夜一（同上）。

风病麻木麻花四两，草乌一两，炒存性为末，炼蜜调成膏。每服三分，白汤调下。

麻蕡〔普曰〕一名麻蓝，一名青葛。〔时珍曰〕此当是麻子连

壳者，故《周礼》朝事之笾供蕡。《月令》食麻，与大麻可食、蕡可供稍有分别，壳有毒而仁无毒也。

〔气味〕辛，平，有毒。〔普曰〕神农：辛。雷公：甘。岐伯：有毒。〇畏牡蛎、白微。

〔主治〕五劳七伤。多服，令人见鬼狂走（《本经》）。〇〔诜曰〕要见鬼者，取生麻子、菖蒲、鬼臼等分，杵丸弹子大。每朝向日服一丸。满百日即见鬼也。利五脏，下血寒气，破积止痹散脓。久服，通神明，轻身（《别录》）。

〔附方〕旧一。

风癫百病麻子四升，水六升，猛火煮令芽生，去滓煎取二升，空心服之。或发或不发，或多言语，勿怪之。但令人摩手足，顷定。进三剂愈（《千金》）。

麻仁

〔修治〕〔宗奭曰〕麻仁极难去壳。取帛包置沸汤中，浸至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次日日中曝干，就新瓦上挼去壳，簸扬取仁，粒粒皆完。张仲景麻仁丸，即此大麻子中仁也。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微寒。〔普曰〕先藏地中者，食之杀人。〔士良曰〕多食损血脉，滑精气，痿阳气。妇人多食即发带疾。〇畏牡蛎、白微，恶茯苓。

〔主治〕补中益气。久服，肥健不老，神仙（《本经》）。治中风汗出，逐水气，利小便，破积血，复血脉，乳妇产后余疾。沐发，长润

（《别录》）。下气，去风痹皮顽，令人心欢，炒香，浸小便，绞汁服之。妇人倒产，吞二、七枚即正（藏器）。润五脏，利大肠风热结燥及热淋（士良）。补虚劳，逐一切风气，长肌肉，益毛发，通乳汁，止消渴，催生难产（《日华》）。取汁煮粥，去五脏风，润肺，治关节不通，发落（孟诜）。利女人经脉，调大肠下痢。涂诸疮癞，杀虫。取汁煮粥食，止呕逆（时珍）。

〔发明〕〔弘景曰〕麻子中仁，合丸药并酿酒，大善。但性滑利。〔刘完素曰〕麻，木谷也而治风，同气相求也。〔好古曰〕麻仁，手阳明、足太阴药也。阳明病汗多、胃热、便难，三者皆燥也。故用之以通润也。〔成无己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麻仁之甘，以缓脾润燥。

〔附方〕旧二十，新十八。

服食法麻子仁一升，白羊脂七两，蜜蜡五两，白蜜一合，和杵蒸食之，不饥耐老（《食疗》）。

耐老益气久服不饥。麻子仁二升，大豆一升，熬香为末，蜜丸。日二服（《药性论》）。

大麻仁酒治骨髓风毒疼痛，不可运动。用大麻仁水浸，取沉者一大升曝干，于银器中旋旋慢炒香熟，入木臼中捣至万杵，待细如白粉即止，平分为十帖。每用一帖，取家酿无灰酒一大碗，同麻粉，用柳槌蘸入砂盆中擂之，滤去壳，煎至减半。空腹温服一帖。轻者四五帖见效，甚者不出十帖，必失所苦，效不可言（《箧中方》）。

麻子仁粥治风水腹大，腰脐重痛，不可转动。用冬麻子半斤，研碎，水滤取汁，入粳米二合，煮稀粥，下葱、椒、盐豉。空心食（《食医心镜》）。

老人风痹麻子煮粥，上法食之。

五淋涩痛麻子煮粥，如上法食之（同上）。

大便不通麻子煮粥，如上法服之（《肘后方》）。

麻子仁丸治脾约，大便秘而小便数。麻子仁二升，芍药半斤，厚朴一尺，大黄、枳实各一斤，杏仁一升，熬研，炼蜜丸梧桐子大。每以浆水下十丸，日三服。不知再加（张仲景方）。

产后秘塞许学士云：产后汗多则大便秘，难于用药，惟麻子苏子粥最稳。不惟产后可服，凡老人诸虚风秘，皆得力也。用大麻子仁、紫苏子各二合，洗净研细，再以水研，滤取汁一盏，分二次煮粥啜之（《本事方》）。

产后瘀血不尽。麻子仁五升，酒一升渍一夜，明旦去滓温服一升，先食服。不瘥，夜再服一升，不吐不下。不得与男子通一月，将养如初产法（《千金方》）。

胎损腹痛冬麻子一升，杵碎熬香，水二升煮汁，分服（《心镜》）。

妊娠心痛烦闷。麻子仁一合研，水二盏，煎六分，去滓服（《圣惠》）。

月经不通或两三月，或半年、一年者，用麻子仁二升，桃仁二两，研匀，熟酒一升，浸一夜。日服一升（《普济》）。

呕逆不止麻仁三合杵熬，水研取汁，着少盐吃立效。李谏议

常用，极妙（《外台》）。

虚劳内热下焦虚热，骨节烦疼，肌肉急，小便不利，大便数，少气吸吸，口燥热淋。用大麻仁五合研，水二升，煮减半，分服。四五剂瘥（《外台》）。

补下治渴麻子仁一升，水三升，煮四五沸去滓，冷服半升，日二（《药性论》）。

消渴饮水日至数斗，小便赤涩。用秋麻子仁一升，水三升，煮三四沸。饮汁，不过五升瘥（《肘后方》）。

乳石发渴大麻仁三合，水三升，煮二升，时时呷之（《外台》）。

饮酒咽烂口舌生疮。大麻仁一升，黄芩二两，为末，蜜丸。含之（《千金方》）。

脚气肿渴大麻仁熬香，水研取一升，再入水三升，煮一升入赤小豆一升煮熟，食豆饮汁（《外台秘要》）。

脚气腹痹大麻仁一升研碎。酒三升，渍三宿，温服大良（《外台》）。

血痢不止《必效方》：用麻子仁汁煮绿豆。空心食，极效（《外台》）。

小儿痢下赤白，体弱大困者。麻子仁三合，炒香研细末。每服一钱，浆水服，立效（《子母秘录》）。

截肠怪病大肠头出寸余，痛苦，干则自落，又出，名为截肠病，若肠尽即不治。但初觉截时，用器盛脂麻油坐浸之，饮大麻子汁数升，即愈也（夏子益《奇疾方》）。

金疮瘀血在腹中。用大麻仁三升，葱白十四枚，捣熟，水九升，煮一升半，顿服。血出不尽，更服（《千金》）。

腹中虫病大麻子仁三升，东行茱萸根八升，渍水。平旦服二升，至夜虫下（《食疗》）。

小儿疳疮嚼麻子傅之，日六七度（《子母秘录》）。

小儿头疮麻子五升。研细，水绞汁，和蜜傅之（《千金》）。

白秃无发麻子三升炒焦研末，猪脂和涂，发生为度（《普济方》）。

发落不生蕈麻子汁煮粥，频食之（《圣济总录》）。

聤耳出脓麻子一合，花胭脂一分。研匀，作梃子，绵裹塞之（《圣惠方》）。

大风癞疾大麻仁三升淘晒，以酒一斗浸一夜，研取白汁，滤入瓶中，重汤煮数沸收之。每饮一小盏，兼服茄根散、乳香丸，取效（《圣惠方》）。

卒被毒箭麻仁数升，杵汁饮（《肘后》）。

解射罔毒大麻子汁，饮之良（《千金》）。

辟禳温疫麻子仁、赤小豆各二七枚，除夜着井中。饮水良（《龙鱼河图》）。

赤游丹毒麻仁捣末，水和傅之（《千金方》）。

湿癣肥疮大麻淄傅之，五日瘥（《千金方》）。

瘭疽出汁生手足肩背，累累如赤豆状。剥净，以大麻子炒研末摩之（《千金方》）。

油

〔主治〕熬黑压油，傅头，治发落不生。煎熟，时时啜之，治硫黄毒发身热（时珍。〇出《千金方》《外台秘要》）。

〔附方〕新一。

尸咽痛痒麻子烧取脂，酒调一钱服之（《圣济总录》）。

叶

〔气味〕辛，有毒。

〔主治〕捣汁服五合，下蛔虫；捣烂傅蝎毒，俱效（苏恭）。浸汤沐发长润，令白发不生。〔甄权曰〕以叶一握，同子五升捣和，浸三日，去滓沐发。

〔发明〕〔时珍曰〕按郭文《疮科心要》，乌金散治痈疽疔肿，时毒恶疮。方中用火麻头，同麻黄诸药发汗，则叶之有毒攻毒可知矣。《普济方》用之截疟，尤可推焉。

〔附方〕新二。

治疟不止火麻叶，不问荣枯，锅内文武火慢炒香，连锅取下，以纸盖之，令出汗尽，为末。临发前用茶或酒下。移病人原睡处，其状如醉，醒即愈。〇又方：火麻叶如上法为末一两，加缩砂、丁香、陈皮、木香各半两，酒糊丸梧子大。每酒、茶任下五七丸。能治诸疟，壮元气（《普济方》）。

黄麻

〔主治〕破血，通小便（时珍）。

〔附方〕新二。

热淋胀痛麻皮一两，炙甘草三分，水二盏，煎一盏服，日二，取效（《圣惠方》）。

跌扑折伤疼痛。接骨方：黄麻烧灰、头发灰各一两，乳香五钱，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下，立效（王仲勉《经验方》）。

麻根

〔主治〕捣汁或煮汁服，主瘀血石淋（陶弘景）。治产难衣不出，破血壅胀，带下崩中不止者，以水煮服之，效（苏恭）。治热淋下血不止，取三、九枚，洗净，水五升，煮三升，分服，血止神验（《药性》）。根及叶捣汁服，治挝打瘀血，心腹满气短，及踠折骨痛不可忍者，皆效。无则以麻煮汁代之（苏颂。〇出韦宙《独行方》）。

沤麻汁

〔主治〕止消渴，治瘀血（苏恭）。

小麦《别录·中品》

〔校正〕《拾遗》麦苗并归为一。

【释名】来（〖《说文》〗）。〔时珍曰〕来亦作□。许氏《说文》云：天降瑞麦，一来二𢍰，象芒刺之形，天所来也。如足行来，故麦字从来从夂。夂音绥，足行也。《诗》云“贻我來牟”是矣。又云“來象其实”“夂象其根”。梵书名麦曰迦师错。

【集解】〔颂曰〕大小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地暖处亦可春种，至夏便收。然比秋种者，四气不足，故有毒。〔时珍曰〕北人种麦漫撒，南人种麦撮撒。北麦皮薄面多，南麦反此。或云：收麦以蚕沙和之，辟蠹。或云：立秋前以苍耳剉碎同晒收，亦不蛀。秋后则虫已生矣。盖麦性恶湿，故久雨水潦，即多不熟也。

小麦

〔气味〕甘，微寒，无毒。入少阴、太阳之经。〔甄权曰〕平，有小毒。〔恭曰〕小麦作汤，不许皮坼。坼则性温，不能消热止烦也。〔藏器曰〕小麦秋种夏熟，受四时气足，兼有寒热温凉。故麦凉、曲温、麸冷、面热，宜其然也。河渭之西，白麦面亦凉，以其春种，阙二气也。〔时珍曰〕新麦性热，陈麦平和。

〔主治〕除客热，止烦渴咽燥，利小便，养肝气，止漏血唾血。令女人易孕（《别录》）。养心气，心病宜食之（思邈）。煎汤饮，治暴淋（宗奭）。熬末服，杀肠中蛔虫（《药性》）。陈者煎汤饮，止虚汗。烧存性，油调，涂诸疮汤火伤灼（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素问》云：麦属火，心之谷也。郑玄云：麦有孚甲，属木。许慎云：麦属金，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三说各异。而《别录》云：麦养肝气，与郑说合。孙思邈云：麦养心气，与《素问》合。夷考其功，除烦、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之病也，当以《素问》为准。盖许以时，郑以形，而《素问》以功性，故立论不同尔。〔震亨曰〕饥年用小麦代谷，须晒燥，以少水润，舂去皮，煮为饭食，可免面热之患。

〔附方〕旧三，新四。

消渴心烦用小麦作饭及粥食（《心镜》）。

老人五淋身热腹满。小麦一升，通草二两，水三升，煮一升，饮之即愈（《奉亲书》）。

项下瘿气用小麦一升，醋一升，渍之，晒干为末。以海藻洗，研末三两，和匀。每以酒服方寸匕，日三（《小品》）。

眉炼头疮用小麦烧存性，为末。油调傅（《儒门事亲》）。

白癜风癣用小麦摊石上，烧铁物压出油，搽之甚效（《医学

正传》）。

汤火伤灼未成疮者。用小麦炒黑，研入腻粉，油调涂之。勿犯冷水，必致烂（《袖珍方》）。

金疮肠出用小麦五升，水九升，煮取四升，绵滤取汁，待极冷。令病人卧席上，含汁噀之，肠渐入，噀其背。并勿令病人知，及多人见，傍人语，即肠不入也。乃抬席四角轻摇，使肠自入。十日中，但略食羹物。慎勿惊动，即杀人（《刘涓子鬼遗方》）。

浮麦即水淘浮起者，焙用。

〔气味〕甘、咸，寒，无毒。

〔主治〕益气除热，止自汗盗汗，骨蒸虚热，妇人劳热（时珍）。

麦麸

〔主治〕时疾热疮，汤火疮烂，扑损伤折瘀血，醋炒罨贴之（《日华》）。和面作饼，止泄痢，调中去热健人。以醋拌蒸热，袋盛，包熨人马冷失腰脚伤折处，止痛散血（藏器）。醋蒸，熨手足风湿痹痛，寒湿脚气，互易至汗出，并良。末服，止虚汗（时珍）。

〔发明〕〔时珍曰〕麸乃麦皮也。与浮麦同性，而止汗之功次于浮麦，盖浮麦无肉也。凡人身体疼痛及疮疡肿烂沾渍，或小儿暑月出痘疮，溃烂不能着席睡卧者，并用夹褥盛麸缝合藉卧，性凉而软，诚妙法也。

〔附方〕新七。

虚汗盗汗《卫生宝鉴》：用浮小麦文武火炒，为末。每服二钱半，米饮下，日三服。或煎汤代茶饮。〇一方：以猪觜唇煮熟切片，蘸食亦良。

产后虚汗小麦麸、牡蛎等分，为末。以猪肉汁调服二钱，日二服（胡氏《妇人方》）。

走气作痛用酽醋拌麸皮炒热，袋盛熨之（《生生编》）。

灭诸瘢痕春夏用大麦麸，秋冬用小麦麸，筛粉和酥傅之（《总录》）。

小儿眉疮小麦麸炒黑，研末，酒调傅之。

小便尿血面麸炒香，以肥猪肉蘸食之（《集玄方》）。

面

〔气味〕甘，温，有微毒。不能消热止烦（《别录》）。〇〔大明曰〕性壅热，小动风气，发丹石毒。〔思邈曰〕多食，长宿癖，加客气。〇畏汉椒、萝卜。

〔主治〕补虚。久食，实人肤体，厚肠胃，强气力（藏器）。养气，补不足，助五脏（《日华》）。水调服，治人中暑，马病肺热（宗奭）。傅痈肿损伤，散血止痛。生食，利大肠。水调服，止鼻衄吐血（时珍）。

〔发明〕〔诜曰〕面有热毒者，多是陈黝之色，又为磨中石

末在内故也。但杵食之，即良。〔藏器曰〕面性热，惟第二磨者凉，为其近麸也。河渭以西，白麦面性凉，以其春种，阙二气也。〔颖曰〕东南卑湿，春多雨水，麦已受湿气，又不曾出汗，故食之作渴，动风气，助湿发热。西北高燥，春雨又少，麦不受湿，复入地窖出汗，北人禀厚少湿，故常食而不病也。〔时珍曰〕北面性温，食之不渴；南面性热，食之烦渴；西边面性凉，皆地气使然也。吞汉椒、食萝卜，皆能解其毒，见萝卜条。医方中往往用飞罗面，取其无石末而性平易尔。陈麦面，水煮食之，无毒。以糟发胀者，能发病发疮，惟作蒸饼和药，取其易消也。按李鹏飞《延寿书》云：北多霜雪，故面无毒；南方雪少，故面有毒。顾元庆《檐曝偶谈》云：江南麦花夜发，故发病；江北麦花昼发，故宜人。又曰鱼稻宜江淮，羊面宜京洛，亦五方有宜不宜也。面性虽热，而寒食日以纸袋盛悬风处，数十年亦不坏，则热性皆去而无毒矣，入药尤良。

〔附方〕旧七，新二十一。

热渴心闷温水一盏，调面一两，饮之（《圣济总录》）。

中暍卒死井水和面一大抄，服之（《千金》）。

夜出盗汗麦面作弹丸，空心、卧时煮食之。次早服妙香散一帖取效。

内损吐血飞罗面略炒，以京墨汁或藕节汁，调服二钱（《医学集成》）。

大衄血出口耳皆出者。用白面入盐少许，冷水调服三钱（《普济方》）。

中蛊吐血小麦面二合，水调服。半日当下出（《广记》）。

呕哕不止醋和面，作弹丸二三十枚，以沸汤煮熟，漉出投浆水中，待温吞三两枚。哕定，即不用再吞。未定，至晚再吞（《兵部

手集》）。

寒痢白色炒面，每以方寸匕入粥中食之。能疗日泻百行，师不救者（《外台》）。

泄痢不固白面一斤，炒焦黄。每日空心温水服一二匙（《正要》）。

诸疟久疟用三姓人家寒食面各一合，五月五日午时采青蒿，擂自然汁，和丸绿豆大。临发日早，无根水一丸。一方：加炒黄丹少许（《德生堂方》）。

头皮虚肿薄如蒸饼，状如裹水。以口嚼面傅之良（梅师方）。

咽喉肿痛卒不下食。白面和醋，涂喉外肿处（《普济方》）。

妇人吹奶水调面煮糊，欲熟，即投无灰酒一盏，搅匀热饮。令人徐徐按之，药行即瘳（《经验方》）。

乳痈不消白面半斤炒黄，醋煮为糊，涂之即消（《圣惠方》）。

破伤风病白面、烧盐各一撮。新水调，涂之（《普济方》）。

金疮血出不止。用生面干傅，五七日即愈（蔺氏《经验方》）。

远行脚趼成泡者。水调生面涂之，一夜即平（《海上》）。

折伤瘀损白面、栀子仁同捣，以水调，傅之即散。

火燎成疮炒面，入栀子仁末，和油傅之（《千金》）。

疮中恶肉寒食面二两，巴豆五分。水和作饼，烧末掺之（《仙传外科》）。

白秃头疮白面、豆豉和研，酢和傅之（《普济方》）。

小儿口疮寒食面五钱，硝石七钱，水调半钱，涂足心，男左女右（《普济方》）。

妇人断产白面一升，酒一升，煮沸去渣，分三服。经水至时前日夜、次日早及天明服之。

阴冷闷痛渐入腹肿满。醋和面熨之（《千金方》）。

一切漏疮盐、面和团，烧研傅之（《千金方》）。

瘭疽出汁生手足肩背，累累如赤豆。剥净，以酒和面傅之（《千金方》）。

一切疔肿面和腊猪脂封之良（梅师方）。

伤米食积白面一两，白酒曲二丸，炒为末。每服二匙，白汤调下。如伤肉食，山楂汤下（《简便方》）。

麦粉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脉，和五脏，调经络。又炒一合，汤服，断下痢（孟诜）。醋熬成膏，消一切痈肿、汤火伤（时珍）。

〔发明〕〔时珍曰〕麦粉乃是麸面、面洗筋澄出浆粉也。今人浆衣多用之，古方鲜用。按万表《积善堂方》云：乌龙膏：治一切痈肿发背，无名肿毒，初发焮热未破者，取效如神。用隔年小粉，愈久者愈佳，以锅炒之。初炒如饧，久炒则干，成黄黑色，冷定研末。陈米醋调成糊，熬如黑漆，瓷罐收之。用时摊纸上，剪孔贴之，即如冰冷，疼痛即止。少顷觉痒，干亦不能动。久则肿毒自消，药力亦尽而脱落，甚妙。此方苏州杜水庵所传，屡用有验。药易而功大，济生者宜收藏之。

面筋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解热和中，劳热人宜煮食之（时珍）。宽中益气（甯源）。

〔发明〕〔时珍曰〕面筋，以麸与面水中揉洗而成者。古人罕知，今为素食要物，煮食甚良。今人多以油炒，则性热矣。〔宗奭曰〕生嚼白面成筋，可粘禽、虫。

麦麨即糗也。以麦蒸，磨成屑。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消渴，止烦（《蜀本》）。

麦苗《拾遗》

〔气味〕辛，寒，无毒。

〔主治〕消酒毒暴热，酒疸目黄，并捣烂绞汁日饮之。又解蛊毒，煮汁滤服（藏器）。除

烦闷，解时疾狂热，退胸膈热，利小肠。作齑食，甚益颜色（《日华》）。

麦奴〔藏器曰〕麦穗将熟时，上有黑霉者也。

〔主治〕热烦，天行热毒。解丹石毒（藏器）。治阳毒温毒，热极发狂大渴，及温疟（时珍）。

〔发明〕〔时珍曰〕朱肱《南阳活人书》：治阳毒温毒热极发狂发斑大渴倍常者，用黑奴丸，水化服一丸，汗出或微利即愈。其方用小麦奴、梁上尘、釜底煤、灶突墨，同黄芩、麻黄、硝、黄等分为末，蜜丸弹子大。盖取火化者从治之义也。麦乃心之谷，属火，而奴则麦实将成，为湿热所蒸，上黑霉者，与釜煤、灶墨同一理也。其方出陈延之《小品方》，名麦奴丸，初虞世《古今录验》名高堂丸、水解丸，诚救急良药也。

秆

〔主治〕烧灰，入去疣痣、蚀恶肉膏中用（时珍）。

大麦《别录·中品》

【释名】牟麦（〖《诗笺》〗）。〔时珍曰〕麦之苗粒皆大于来，故得大名。牟亦大也。通作麰。

【集解】〔弘景曰〕今稞麦一名牟麦，似穬麦，惟皮薄尔。〔恭曰〕大麦出关中，即青稞麦，形似小麦而大，皮厚，故谓大麦，不似穬麦也。〔颂曰〕大麦今南北皆能种莳。穬麦有二种：一种类小麦而大，一种类大麦而大。〔藏器曰〕大、穬二麦，前后两出。盖穬

麦是连皮者，大麦是麦米，但分有壳、无壳也。苏以青稞为大麦，非矣。青稞似大麦，天生皮肉相离，秦陇巴西种之。今人将当大麦米粜之，不能分也。〔陈承曰〕小麦，今人以磨面日用者为之。大麦，今人以粒皮似稻者为之，作饭滑，饲马良。穬麦，今人以似小麦而大粒，色青黄，作面脆硬，食多胀人，汴洛、河北之间又呼为黄稞。关中一种青稞，比近道者粒微小，色微青，专以饲马，未见入药用。然大、穬二麦，其名差互。今之穬麦似小麦而大者，当谓之大麦；今之大麦不似小麦而矿脆者，当谓之穬麦。不可不审。〔时珍曰〕大、穬二麦，注者不一。按《吴普本草》：大麦一名穬麦，五谷之长也。王祯《农书》云：青稞有大小二种，似大小麦，而粒大皮薄，多面无麸，西人种之，不过与大、小麦异名而已。郭义恭《广志》云：大麦有黑穬麦。有稵麦，出凉州，似大麦。有赤麦，赤色而肥。据此则穬麦是大麦中一种皮厚而青色者也。大抵是一类异种，如粟、粳之种近百，总是一类，但方土有不同尔。故二麦主治不甚相远。大麦亦有粘者，名糯麦，可以酿酒。

大麦

【气味】咸，温、微寒，无毒。为五谷长，令人多热。〔诜曰〕暴食似脚弱，为下气故也。久服宜人。熟则有益，带生则冷而损人。〇石蜜为之使。

【主治】消渴除热，益气调中（《别录》）。补虚劣，壮血脉，益颜色，实五脏，化谷食，止泄，不动风气。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肤。为面，胜于小麦，无躁热（士良）。面：平胃止渴，消食疗胀满（苏恭）。久食，头发不白。和针砂、没石子等，染发黑色（孟诜）。宽胸下气，凉血，消积进食（时珍）。

【发明】〔宗奭曰〕大麦性平凉滑腻。有人患缠喉风，食不能下。用此面作稀糊，令咽以助胃气而平。三伏中，朝廷作麨，以赐臣下。〔震亨曰〕大麦初熟，人多炒食。此物有火，能生热病，人不知也。〔时珍曰〕大麦作饭食，响而有益。煮粥甚滑。磨面作酱甚甘美。

【附方】旧四，新五。

食饱烦胀但欲卧者。大麦面熬微香，每白汤服方寸匕，佳（《肘后方》）。

膜外水气大麦面、甘遂末各半两，水和作饼，炙熟食，取利（《总录》）。

小儿伤乳腹胀烦闷欲睡。大麦面生用，水调一钱服。白面微炒亦可（《保幼大全》）。

蠼螋尿疮大麦嚼傅之，日三上（《伤寒类要》）。

肿毒已破青大麦去须，炒暴花为末，傅之。成靥，揭去又傅。数次即愈。

麦芒入目大麦煮汁洗之，即出（孙真人方）。

汤火伤灼大麦炒黑，研末，油调搽之。

被伤肠出以大麦粥汁洗肠推入，但饮米糜，百日乃可（《千金》）。

卒患淋痛大麦三两煎汤，入姜汁、蜂蜜，代茶饮（《圣惠方》）。

麦蘖见蘖米下。

苗

〔主治〕诸黄，利小便，杵汁日日服（《类要》）。冬月面目手足皴瘃，煮汁洗之（时珍）。

〔附方〕新一。

小便不通陈大麦秸，煎浓汁，频服（《简便方》）。

大麦奴

〔主治〕解热疾，消药毒（藏器）。

穬麦音矿。〇《别录·中品》

【释名】〔时珍曰〕穬之壳厚而粗矿也。

【集解】〔弘景曰〕穬麦是马所食者。服食家并食大、穬二麦，令人轻健。〔炳曰〕穬麦西川人种食之。山东、河北人正月种之，名春穬。形状与大麦相似。〔时珍曰〕穬麦有二种：一类小麦而

大，一类大麦而大。〔颂曰〕穬麦，即大麦一种皮厚者。陈藏器谓即大麦之连壳者，非也。按《别录》自有穬麦功用，其皮岂可食乎？详大麦下。

【气味】甘，微寒，无毒。〔弘景曰〕此麦性热而云微寒，恐是作屑与合壳异也。〔恭曰〕穬麦性寒，陶云性热，非矣。江东少有故也。〔大明曰〕暴食似动冷气，久即益人。

【主治】轻身除热。久服，令人多力健行。作蘖，温中消食（《别录》）。补中，不动风气。作饼食，良（萧炳）。

【发明】〔时珍曰〕《别录》麦蘖附见穬麦下，而大麦下无之，则生蘖当以穬为良也。今人通用，不复分别矣。

雀麦《唐本草》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燕麦（《唐本》）、薾（音药。〖《唐本》〗）、杜姥草（《外台》）、牛星草（〖《外台》〗）〔时珍曰〕此野麦也。燕雀所食，故名。《日华本草》谓此为瞿麦者，非矣。

【集解】〔恭曰〕雀麦在处有之，生故墟野林下。苗叶似小麦而弱，其实似穬麦而细。〔宗奭曰〕苗与麦同，但穗细长而疏。唐刘梦得所谓“菟葵燕麦，动摇春风”者也。〔周定王曰〕燕麦穗极细，每穗又分小叉十数个，子亦细小。舂去皮，作面蒸食，及作饼食，皆可救荒。

雀麦

【附方】旧三。

胎死腹中、胞衣不下上抢心。用雀麦一把，水五升，煮二升，温服（《子母秘录》）。

齿□并虫积年不瘥，从少至老者。用雀麦，一名杜姥草，俗名牛星草。用苦瓠叶三十枚，洗净。取草剪长二寸，以瓠叶作五包包之，广一寸，厚五分。以三年酢渍之。至日中，以两包火中炮令热，纳口中，熨齿外边，冷更易之。取包置水中解视，即有虫长三分。老者黄色，少者白色。多即二三十枚，少即一二十枚。此方甚妙（《外台秘要》）。

米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充饥滑肠（时珍）。

苗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女人产不出，煮汁饮之（苏恭）。

荞麦宋《嘉祐》

【释名】莜麦（音翘。〖《金匮》〗）、乌麦（吴瑞）、花荞（〖《纲目》〗）。〔时珍曰〕荞麦之茎弱而翘然，易长易收，磨面如麦，故曰荞曰莜，而与麦同名也。俗亦呼为甜荞，以别苦荞。杨慎《丹铅录》，指乌麦为燕麦，盖未读《日用本草》也。

【集解】〔炳曰〕荞麦作饭，须蒸使气馏，烈日暴令开口，舂取米仁作之。〔时珍曰〕荞麦南北皆有。立秋前后下种，八九月收刈，性最畏霜。苗高一二尺，赤茎绿叶，如乌桕树叶。开小白花，繁密粲粲然。结实累累如羊蹄，实有三棱，老则乌黑色。王祯《农书》云：北方多种。磨而为面，作煎饼，配蒜食。或作汤饼，谓之河漏，以供常食，滑细如粉，亚于麦面。南方亦种，但作粉饵食，乃农家居冬谷也。

荞麦

【气味】甘，平，寒，无毒。〔思邈曰〕酸，微

寒。食之难消。久食动风，令人头眩。作面和猪、羊肉热食，不过八九顿，即患热风，须眉脱落，还生亦希。泾、邠以北，多此疾。又不可合黄鱼食。

【主治】实肠胃，益气力，续精神，能炼五脏滓秽（孟诜）。作饭食，压丹石毒，甚良（萧炳）。以醋调粉，涂小儿丹毒赤肿热疮（吴瑞）。降气宽肠，磨积滞，消热肿风痛，除白浊白带，脾积泄泻。以沙糖水调炒面二钱服，治痢疾。炒焦，热水冲服，治绞肠沙痛（时珍）。

【发明】〔颖曰〕《本草》言荞麦能炼五脏滓秽。俗言一年沉积在肠胃者，食之亦消去也。〔时珍曰〕荞麦最降气宽肠，故能炼肠胃滓滞，而治浊带泄痢腹痛上气之疾，气盛有湿热者宜之。若脾胃虚寒人食之，则大脱元气而落须眉，非所宜矣。孟诜云：益气力者，殆未然也。按杨起《简便方》云：肚腹微微作痛，出即泻，泻亦不多，日夜数行者。用荞麦面一味作饭，连食三四次即愈。予壮年患此两月，瘦怯尤甚。用消食化气药俱不效，一僧授此而愈，转用皆效，此可征其炼积滞之功矣。《普济》治小儿天吊及历节风方中亦用之。

【附方】新十六。

咳嗽上气荞麦粉四两，茶末二钱，生蜜二两，水一碗，顺手搅千下。饮之，良久下气不止。即愈（《儒门事亲》）。

十水肿喘生大戟一钱，荞麦面二钱，水和作饼，炙熟为末。空心茶服，以大小便利为度（《圣惠》）。

男子白浊魏元君济生丹：用荍麦炒焦为末，鸡子白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盐汤下，日三服。

赤白带下方同上。

禁口痢疾荞麦面每服二钱，砂糖水调下（坦仙方）。

痈疽发背一切肿毒。莜麦面、硫黄各二两，为末，井华水和作饼，晒收。每用一饼，磨水傅之。痛则令不痛，不痛则令痛，即愈（《直指》）。

疮头黑凹荞麦面煮食之，即发起（《直指》）。

痘疮溃烂用荞麦粉频频傅之（《痘疹方》）。

汤火伤灼用荞麦面炒黄研末，水和傅之，如神（《奇效方》）。

蛇盘瘰疬围接项上。用荞麦（炒去壳）、海藻、白僵蚕（炒去丝）等分，为末。白梅浸汤，取肉减半，和丸绿豆大。每服六七十丸，食后、临卧米饮下，日五服。其毒当从大便泄去。若与淡菜连服尤好。淡菜生于海藻上，亦治此也。忌豆腐、鸡、羊、酒、面（阮氏方）。

积聚败血通仙散：治男子败积，女人败血，不动真气。用莜麦面三钱，大黄二钱半，为末。卧时酒调服之（《多能鄙事》）。

头风畏冷李楼云：一人头风，首裹重绵，三十年不愈。予以荞麦粉二升，水调作二饼，更互合头上，微汗即愈（《怪证奇方》）。

头风风眼荞麦作钱大饼，贴眼四角，以米大艾炷灸之，即效如神。

染发令黑荞麦、针砂各二钱，醋和，先以浆水洗净涂之，荷叶包至一更，洗去。再以无食子、诃子皮各二两为末，每用二钱，大

麦面二钱，醋和浆水调涂之，荷叶包至天明，洗去即黑（《普济》）。

绞肠沙痛荞麦面一撮，炒黄，水烹服（《简便方》）。

小肠疝气荞麦仁炒去尖、胡卢巴酒浸，晒干各四两，小茴香炒一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盐酒下五十丸。两月大便出白脓，去根（孙天仁《集效方》）。

叶

〔主治〕作茹食，下气，利耳目。多食即微泄（士良）。〇〔孙思邈曰〕生食，动刺风，令人身痒。

秸

〔主治〕烧灰淋汁取碱熬干，同石灰等分，蜜收。能烂痈疽，蚀恶肉，去齻痣，最良。穰作荐，辟壁虱（时珍）。〇〔《日华》曰〕烧灰淋汁，洗六畜疮，并驴、马躁蹄。

〔附方〕新二。

噎食荞麦秸烧灰淋汁，入锅内煎取白霜一钱，入蓬砂一钱。研末。每酒服半钱（《海上方》）。

壁虱蜈蚣荞麦秸作荐，并烧烟熏之。

苦荞麦《纲目》

【集解】〔时珍曰〕苦荞出南方，春社前后种之。茎青多

枝，叶似荞麦而尖，开花带绿色，结实亦似荞麦，稍尖而棱角不峭。其味苦恶，农家磨捣为粉，蒸使气馏，滴去黄汁，乃可作为糕饵食之，色如猪肝。谷之下者，聊济荒尔。

【气味】甘、苦，温，有小毒。〔时珍曰〕多食伤胃，发风动气，能发诸病，有黄疾人尤当禁之。

【附方】新一。

明目枕苦荞皮、黑豆皮、绿豆皮、决明子、菊花，同作枕，至老明目（邓才《杂兴》方）。

稻《别录·下品》

【释名】稌（音杜。〖《说文》〗）、**糯**（〖《集韵》〗。亦作糑）。○〔时珍曰〕稻稌者，粳、糯之通称。《物理论》所谓“稻者溉种之总称”是矣。《本草》则专指糯以为稻也。稻从舀（音函），象人在臼上治稻之义。稌则方言稻音之转尔。其性粘软，故谓之糯。〔颖曰〕糯米缓筋，令人多睡，其性懦也。

苦荞

稻、粳、籼

【集解】〔弘景曰〕道家方药有稻米、粳米俱用者，此则两物也。稻米白如霜，江东无此，故通呼粳为稻耳，不知色类复云何也？〔恭曰〕稻者，穰谷之通名。《尔雅》云：稌，稻也。粳者不粘之称，一曰秫。氾胜之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即并稻也，陶谓为二，盖不可解也。〔志曰〕此稻米即糯米也。其粒大小似粳米，细糠白如雪。今通呼粳、糯二谷为稻，所以惑之。按李含光《音义》引字书解粳字云：稻也。粳字云：稻属也，不粘。粢字云：稻饼也。粢盖糯也。〔禹锡曰〕《尔雅》云：稌，稻。郭璞注云：别二名也。今沛国呼稌。《周颂》云：丰年多黍多稌。《礼记》云：牛宜稌。《豳风》云：十月获稻。皆是一物也。《说文》云：粳，稻属也。沛国谓稻为糯。《字林》云：糯，粘稻也。粳，不粘稻也。然粳、糯甚相类，以粘不粘为异尔。当依《说文》以稻为糯。颜师古《刊谬正俗》云：《本草》稻米，即今之糯米也。或通呼粳、糯为稻。孔子云：食夫稻。《周官》有稻人。汉有稻田使者。并通指粳、糯而言。所以后人混称，不知稻即糯也。〔宗奭曰〕稻米，今造酒糯稻也。其性温，故可为酒。酒为阳，故多热。《西域记》：天竺国土溽热，稻岁四熟，亦可验矣。〔时珍曰〕糯稻，南方水田多种之。其性粘，可以酿酒，可以为粢，可以蒸糕，可以熬饧，可以炒食。其类亦多，其谷壳有红、白二色，或有毛，或无毛。其米亦有赤、白二色，赤者酒多糟少，一种粒白如霜，长三四分者。《齐民要术》糯有九格、雉

木、大黄、马首、虎皮、火色等名是矣。古人酿酒多用秫，故诸说论糯稻，往往费辩也。秫乃糯粟，见本条。

稻米

〔气味〕苦，温，无毒。〔思邈曰〕味甘。〔宗奭曰〕性温。〔颂曰〕糯米性寒，作酒则热，糟乃温平，亦如大豆与豉、酱之性不同也。〔诜曰〕凉。发风动气，使人多睡，不可多食。〔藏器曰〕久食令人身软，缓人筋也。小猫、犬食之，亦脚屈不能行。马食之，足重。妊妇杂肉食之，令子不利。〔萧炳曰〕拥诸经络气，使四肢不收，发风昏昏。〔士良曰〕久食发心悸，及痈疽疮疖中痛。合酒食之，醉难醒。〔时珍曰〕糯性粘滞难化，小儿、病人最宜忌之。

〔主治〕作饭温中，令人多热，大便坚（《别录》）。能行营卫中血积，解芫青、斑蝥毒（士良）。益气止泄（思邈）。补中益气。止霍乱后吐逆不止，以一合研水服之（大明）。以骆驼脂作煎饼食，主痔疾（萧炳）。作糜一斗食，主消渴（藏器）。暖脾胃，止虚寒泄痢，缩小便，收自汗，发痘疮（时珍）。

〔发明〕〔思邈曰〕糯米味甘，脾之谷也，脾病宜食之。〔杨士瀛曰〕痘疹用糯米，取其解毒，能酿而发之也。〔时珍曰〕糯米性温，酿酒则热，熬饧尤甚，故脾肺虚寒者宜之。若素有痰热风病，及脾病不能转输，食之最能发病成积。孟诜、苏颂或言其性凉、性寒者，谬说也。《别录》已谓其温中坚大便，令人多热，是岂寒凉者乎？今人冷泄者，炒食即止。老人小便数者，作粢糕或丸子，夜食亦止。其温肺暖脾可验矣。痘证用之，亦取此义。

〔附方〕旧五，新十六。

霍乱烦渴不止。糯米三合，水五升，蜜一合，研汁分服，或煮汁服（杨氏《产乳》）。

消渴饮水方同上。

三消渴病梅花汤。用糯谷炒出白花、桑根白皮等分。每用一两，水二碗，煎汁饮之（《三因方》）。

下痢禁口糯谷一升炒出白花去壳，用姜汁拌湿再炒，为末。每服一匙，汤下，三服即止（《经验良方》）。

久泄食减糯米一升。水浸一宿沥干，慢炒熟，磨筛，入怀庆山药一两。每日清晨用半盏，入砂糖二匙，胡椒末少许，以极滚汤调食。其味极佳，大有滋补。久服令人精暖有子，秘方也（《松篁经验方》）。

鼻衄不止服药不应。独圣散：用糯米微炒黄，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调下。仍吹少许入鼻中（《简要济众方》）。

劳心吐血糯米半两，莲子心七枚，为末，酒服。孙仲盈云：曾用多效。或以墨汁作丸服之（澹寮方）。

自汗不止糯米、小麦麸同炒，为末。每服三钱，米饮下。或煮猪肉点食。

小便白浊白糯丸：治人夜小便脚停白浊，老人、虚人多此证，令人卒死，大能耗人精液，主头昏重。用糯米五升（炒赤黑），白芷一两，为末，糯粉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木馒头煎汤下。无此，用《局方》补肾汤下。若后生禀赋怯弱，房室太过，小便太多，水管蹇涩，小便如膏脂，入石菖蒲、牡蛎粉甚效（《经验良方》）。

女人白淫糙糯米、花椒等分。炒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醋汤下（杨起《简便方》）。

胎动不安下黄水。用糯米一合，黄芪、芎□各五钱，水一升，煎八合，分服（《产宝》）。

小儿头疮糯米饭烧灰，入轻粉，清油调傅（《普济方》）。

缠蛇丹毒糯米粉和盐，嚼涂之（《济急方》）。

打扑伤损诸疮。寒食日浸糯米，逐日易水，至小满取出，日干为末，用水调涂之（《便民图纂》）。

金疮痈肿及竹木签刺等毒。用糯米三升，于端午前四十九日，以冷水浸之，一日两换水，轻淘转，勿令搅碎。至端午日取出阴干，绢袋盛，挂通风处。每用旋取，炒黑为末，冷水调如膏药，随疮大小，裹定疮口，外以布包定勿动，直候疮瘥。〇若金疮犯生水作脓肿甚者，急裹一二食久，即不作脓肿也。若痈疽初发，才觉焮肿，急贴之，一夜便消（《灵苑方》）。

喉痹咤腮用前膏贴项下及肿处，一夜便消。干即换之，常令湿为妙。

竹木签刺用前膏贴之，一夜刺出在药内也。

颠犬咬伤糯米一合，斑蝥七枚同炒，蝥黄去之；再入七枚，再炒黄去之；又入七枚，待米出烟，去蝥为末。油调傅之，小便利下佳（《医方大成》）。

荒年代粮稻米一斗淘汰，百蒸百曝，捣末。日食一飧，以水调之。服至三十日止，可一年不食（《肘后》）。

虚劳不足糯米，入猪肚内蒸干，捣作丸子，日日服之。

腰痛虚寒糯米二升，炒熟，袋盛，拴靠痛处。内以八角茴香研酒服（谈野翁《试验方》）。

米泔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益气，止烦渴霍乱，解毒。食鸭肉不消者，顿饮一盏，即消（时珍）。

〔附方〕旧一。

烦渴不止糯米泔任意饮之，即定。研汁亦可（《外台》）。

糯稻花

〔主治〕阴干，入揩牙、乌须方用（时珍）。

稻穰即稻秆

〔气味〕辛、甘，热，无毒。

〔主治〕黄病如金色，煮汁浸之；仍以谷芒炒黄为末，酒服（藏器）。烧灰，治坠扑伤损（苏颂）。烧灰浸水饮，止消渴。淋汁，浸肠痔。挼穰藉靴鞋，暖足，去寒湿气（时珍）。

〔发明〕〔颂曰〕稻秆灰方，出刘禹锡《传信方》。云：湖南李从事坠马扑伤损，用稻秆烧灰，以新熟酒连糟入盐和，淋取汁，淋痛处，立瘥也。〔时珍曰〕稻穰煮治作纸，嫩心取以为鞋，皆大为民利。其纸不可贴疮，能烂肉。按：《江湖纪闻》云：有人壁虱入

耳，头痛不可忍，百药不效。用稻秆灰煎汁灌入，即死而出也。

〔附方〕旧一，新八。

消渴饮水取稻穰中心烧灰。每以汤浸一合，澄清饮之（危氏）。

喉痹肿痛稻草烧取墨烟，醋调吹鼻中，或灌入喉中，滚出痰，立愈（《普济》）。

热病余毒攻手足疼痛欲脱。用稻穰灰，煮汁渍之（《肘后方》）。

下血成痔稻藁烧灰淋汁，热渍三五度，瘥（崔氏《纂要》）。

汤火伤疮用稻草灰，冷水淘七遍，带湿摊上，干即易。若疮湿者，焙干油傅，二三次可愈（《卫生易简方》）。

恶虫入耳香油合稻秆灰汁，滴入之（《圣济总录》）。

噎食不下赤稻细梢，烧灰，滚汤一碗，隔绢淋汁三次，取汁，入丁香一枚，白豆蔻半枚，米一盏，煮粥食，神效（《摘玄妙方》）。

小便白浊糯稻草，煎浓汁，露一夜，服之（同上）。

解砒石毒稻草烧灰，淋汁，调青黛三钱服（《医方摘要》）。

谷颖谷芒也。作稳，非。

〔主治〕黄病，为末酒服（藏器）。又解蛊

毒，煎汁饮（《日华》）。

糯糠

〔主治〕齿黄，烧取白灰，旦旦擦之（时珍）。

粳音庚。〇《别录·中品》

【释名】秔（〖《说文》〗。与粳同）。〇〔时珍曰〕粳乃谷稻之总名也，有早、中、晚三收。诸本草独以晚稻为粳者，非矣。粘者为糯，不粘者为粳。糯者懦也，粳者硬也。但入解热药，以晚粳为良尔。

【集解】〔弘景曰〕粳米，即今人常食之米，但有白、赤、小、大异族四五种，犹同一类也。可作廪米。〔诜曰〕淮、泗之间最多。襄、洛土粳米，亦坚实而香。南方多收火稻，最补益人。诸处虽多粳米，但充饥耳。〔时珍曰〕粳有水、旱二稻。南方土下涂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泽土宜旱稻。西南夷亦有烧山地为畲田种旱稻者，谓之火米。古者惟下种成畦，故祭祀谓稻为嘉蔬，今人皆拔秧栽插矣。其种近百，各各不同，俱随土地所宜也。其谷之光、芒、长、短、大、细，百不同也。其米之赤、白、紫、乌、坚、松、香、否，不同也。其性之温、凉、寒、热，亦因土产形色而异也。真腊有水稻，高丈许，随水而长。南方有一岁再熟之稻。苏颂之香粳，长白如玉，可充御贡。皆粳之稍异者也。

粳米

〔气味〕甘、苦，平，无毒。〔思邈曰〕生者寒，燔者热。〔时珍曰〕北粳凉，南粳温。赤粳热，白粳凉，晚白粳寒。新粳热，陈粳凉。凡人嗜生米，久成米瘕，治之以鸡屎白。〇〔颖曰〕新米乍食，动风气。陈者下气，病人尤宜。〔诜曰〕常食干

粳饭，令人热中，唇口干。不可同马肉食，发痼疾。不可和苍耳食，令人卒心痛，急烧仓米灰和蜜浆服之，不尔即死。

〔主治〕益气，止烦止渴止泄（《别录》）。温中，和胃气，长肌肉（《蜀本》）。补中，壮筋骨，益肠胃（《日华》）。煮汁，主心痛，止渴，断热毒下痢（孟诜）。合芡实作粥食，益精强志，聪耳明目（好古）。通血脉，和五脏，好颜色（时珍。出《养生集要》）。常食干粳饭，令人不噎（孙思邈）。

〔发明〕〔诜曰〕粳米赤者粒大而香，水渍之有味益人。大抵新熟者动气，经再年者亦发病。惟江南人多收火稻贮仓，烧去毛，至春舂米食之，即不发病宜人，温中益气，补下元也。〔宗奭曰〕粳以白晚米为第一，早熟米不及也。平和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逮。然稍生则复不益脾，过熟乃佳。〔颖曰〕粳有早、中、晚三收，以晚白米为第一。各处所产，种类甚多，气味不能无少异，而亦不大相远也。天生五谷，所以养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惟此谷得天地中和之气，同造化生育之功，故非他物可比。入药之功在所略尔。〔好古曰〕《本草》言粳米益脾胃，而张仲景白虎汤用之入肺。以味甘为阳明之经，色白为西方之象，而气寒入手太阴也。少阴证桃花汤，用之以补正气。竹叶石膏汤，用之以益不足。〔时珍曰〕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止可充食），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北方气寒，粳性多凉，八九月收者即可入药。南方气热，粳性多温，惟十月晚稻气凉乃可入药。迟粳、晚粳得金气多，故色白者入肺而解热也。早粳得土气多，故赤者益脾而白者益胃。若滇、岭之粳则性热，惟彼土宜之耳。

〔附方〕旧二，新十。

霍乱吐泻烦渴欲绝。用粳米二合研粉，入水二盏研汁，和淡竹沥一合，顿服（《普济》）。

赤痢热躁粳米半升，水研取汁，入油瓷瓶中，蜡纸封口，沉井底一夜，平旦服之。吴内翰家乳母病此，服之有效（《普济方》）。

自汗不止粳米粉绢包，频频扑之。

五种尸病粳米二升，水六升，煮一沸服，日三（《肘后》）。

卒心气痛粳米二升。水六升，煮六七沸，服（《肘后方》）。

米癥嗜米有人好哑米，久则成癥，不得米则吐出清水，得米即止，米不消化，久亦毙人。用白米五合，鸡屎一升，同炒焦为末。水一升，顿服。少时吐出癥，如研米汁，或白沫淡水，乃愈也（《千金方》）。

小儿初生三日，应开肠胃、助谷神者。碎米浓作汁饮，如乳酪，频以豆许与儿饮之。二七日可与哺，慎不得与杂药也（《肘后方》）。

初生无皮色赤，但有红肉，乃受胎未足也。用早白米粉扑之，肌肤自生（《普济方》）。

小儿甜疮生于面耳。令母频嚼白米，卧时涂之。不过三五次，即愈。

荒年辟谷粳米一升，酒三升渍之，暴干，又渍酒浸取出稍食之，可辟三十日。足一斗三升，辟谷一年（《肘后方》）。

胎动腹痛急下黄汁。用粳米五升，黄芪六两，水七升，煎二升，分四服（《圣惠》）。

赤根丁肿白粉熬黑，和蜜傅之（《千金方》）。

淅二泔

〔释名〕米沈。〔时珍曰〕淅，音锡，洗米也。沈，汁也。泔，甘汁也。第二次者，清而可用，故曰淅二泔。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清热，止烦渴，利小便，凉血（时珍）。

〔发明〕〔戴原礼曰〕风热赤眼，以淅二泔睡时冷调洗肝散、菊花散之类，服之。

〔附方〕新四。

吐血不止陈红米泔水，温服一钟，日三次（《普济方》）。

鼻出衄血频饮淅二泔，仍以真麻油或萝卜汁滴入之（《证治要诀》）。

鼻上酒瘪以淅二泔食后冷饮。外以硫黄入大菜头内，煨碾涂之（《证治要诀》）。

服药过剂闷乱者。粳米沈饮之（《外台》）。

炒米汤

〔主治〕益胃除湿。不去火毒，令人作渴（时珍）。

粳谷奴谷穗煤黑者。

〔主治〕走马喉痹，烧研，酒服方寸匕，立效（时珍。〇出《千金》）。

禾秆

〔主治〕解砒毒，烧灰，新汲水淋汁滤清，冷服一碗，毒当下出（时珍。〇出《卫生易简方》）。

籼音仙。〇《纲目》

【释名】占稻（《纲目》）、早稻（〖《纲目》〗）。〔时珍曰〕籼亦粳属之先熟而鲜明之者，故谓之籼。种自占城国，故谓之占。俗作粘者，非矣。

【集解】〔时珍曰〕籼似粳而粒小，始自闽入，得种于占城国。宋真宗遣使就闽取三万斛，分给诸道为种，故今各处皆有之。高仰处俱可种，其熟最早，六七月可收。品类亦多，有赤、白二色，与粳大同小异。

籼米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温中益气，养胃和脾，除湿止泄（时珍）。

秆

〔主治〕反胃，烧灰淋汁温服，令吐。盖胃中有虫，能杀之也（《普济》）。

《本草纲目》第二十二卷终

第二十三卷　谷部

目录

谷之二稷粟类一十八种

稷《别录》

黍《别录》

蜀黍《食物》

玉蜀黍《纲目》

粱《别录》

粟《别录》

秫《别录》

□子《救荒》

稗《纲目》

狼尾草《拾遗》　蒯草附

东廧《拾遗》

菰米《纲目》

蓬草子《拾遗》

茭草《拾遗》

蒔草《拾遗》

薏苡《本经》

罂子粟《开宝》（即御米、丽春花）

阿芙蓉《纲目》

右附方旧二十九，新五十四。

谷之二稷粟类一十八种

稷《别录·下品》

【释名】穄（音祭。〖《说文》〗）、粢（音咨。〖《尔雅》〗）。〇〔时珍曰〕稷从禾从畟，畟音即，谐声也。又进力治稼也。《诗》云“畟畟良耜”是矣。种稷者必畟畟进力也。南人承北音，呼稷为穄，谓其米可供祭也。《礼记》：祭宗庙稷曰明粢。《尔雅》云：粢，稷也。罗愿云：稷、穄、粢皆一物，语音之轻重耳。赤者名糜，白者名芑，黑者名秬。注见黍下。

【集解】〔弘景曰〕稷米人亦不识，书记多云黍与稷相似。又注黍米云：穄米与黍米相似，而粒殊大，食之不宜人，言发宿病。《诗》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麦。此八谷也，俗犹莫能辨证，况芝英乎？〔苏恭曰〕《吕氏春秋》云：饭之美者，有阳山之穄。高诱注云：关西谓之糜（音糜），冀州谓之□（音牵去声）。《广雅》云：□，穄也。《礼记》云：稷曰明粢。《尔雅》云：粢，稷也。《说文》云：稷乃五谷长，田正也。此乃官名，非谷号也。先儒以稷为粟类，或言粟之上者，皆说其义，而不知其实也。按氾胜之《种植书》，有黍不言稷。《本草》有稷不载穄，穄即稷也。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呼其米为黄米。其苗与黍同类，故呼黍为籼秫。陶言与黍相似者，得之矣。〔藏器曰〕稷、穄一物也，塞北最多，如黍黑色。〔诜曰〕稷在八谷之中，最为下苗。黍乃作酒，此乃作饭，用之殊涂。〔颂曰〕稷米，出粟处皆能种之。今人不甚珍此，惟祠事用之。农家惟以备他谷之不熟，则为粮耳。〔宗奭曰〕稷米，今谓之穄米，先诸米熟，其香可爱，故取以供祭祀。然发故疾，只堪作饭，不

粘，其味淡。〔时珍曰〕稷与黍，一类二种也。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稷可作饭，黍可酿酒。犹稻之有粳与糯也。陈藏器独指黑黍为稷，亦偏矣。稷黍之苗似粟而低小有毛，结子成枝而殊散，其粒如粟而光滑。三月下种，五六月可收，亦有七八月收者。其色有赤、白、黄、黑数种，黑者禾稍高，今俗通呼为黍子，不复呼稷矣。北边地寒，种之有补。河西出者，颗粒尤硬。稷熟最早，作饭疏爽香美，为五谷之长而属土，故祠谷神者以稷配社。五谷不可遍祭，祭其长以该之也。上古以厉山氏之子为稷主，至成汤始易以后稷，皆有功于农事者云。

【正误】〔吴瑞曰〕稷苗似芦，粒亦大，南人呼为芦穄。孙炎《正义》云：稷即粟也。〇〔时珍曰〕稷黍之苗虽颇似粟，而结子不同。粟穗丛聚攒簇，稷黍之粒疏散成枝。孙氏谓稷为粟，误矣。芦穄即蜀黍也，其茎苗高大如芦。而今之祭祀者，不知稷即黍之不粘者，往往以芦穄为稷，故吴氏亦袭其误也。今并正之。

稷、黍

稷米

〔气味〕甘，寒，无毒。〔诜曰〕多食，发三十六种冷病气。不与瓠子同食，发冷病，但饮黍穰汁即瘥。又不可与附子

同服。

〔主治〕益气，补不足（《别录》）。治热，压丹石毒发热，解苦瓠毒（《日华》）。作饭食，安中利胃宜脾（《心镜》）。凉血解暑（时珍。〇《生生编》）。

〔发明〕〔时珍曰〕按孙真人云：稷，脾之谷也。脾病宜食之。氾胜之云：烧黍稷则瓠死，此物性相制也。稷米、黍穰，能解苦瓠之毒。《淮南万毕术》云：祠冢之黍，啖儿令不思母。此亦有所厌耶？

〔附方〕新四。

补中益气羊肉一脚，熬汤，入河西稷米、葱、盐，煮粥食之（《饮膳正要》）。

卒啘不止粢米粉，井华水服之良（《肘后》）。

痈疽发背粢米粉熬黑，以鸡子白和涂练上，剪孔贴之，干则易，神效（葛氏方）。

辟除瘟疫令不相染，以穄米为末，顿服之（《肘后方》）。

根

〔主治〕心气痛，产难（时珍）。

〔附方〕新二。

心气疼痛高粱根煎汤温服，甚效。

横生难产重阳日取高粱根（名爪龙）阴干，烧存性，研末。

酒服二钱，即下。

黍《别录·中品》

〔校正〕《别录·中品》丹黍米，今并为一。

【释名】赤黍曰虋（音门）、曰穈（音糜），白黍曰芑（音起），黑黍曰秬（音距），一稃二米曰秠（音疕。并《尔雅》）。〇〔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黍可为酒，从禾入水为意也。魏子才《六书精蕴》云：禾下从氽，象细粒散垂之形。氾胜之云：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后乃成也。《诗》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穈即虋音转也。郭璞以虋芑为粱粟，以秠即黑黍之二米者，罗愿以秠为来牟，皆非矣。

【集解】〔弘景曰〕黍，荆、郢州及江北皆种之。其苗如芦而异于粟，粒亦大。今人多呼秫粟为黍，非矣。北人作黍饭，方药酿黍米酒，皆用秫黍也。《别录》丹黍米，即赤黍米也。亦出北间，江东时有，而非土所宜，多入神药用。又有黑黍名秬，酿酒，供祭祀用。〔恭曰〕黍有数种。其苗亦不似芦，虽似粟而非粟也。〔颂曰〕今汴、洛、河、陕间皆种之。《尔雅》云：虋，赤苗。芑，白苗。秬，黑黍。是也。李巡云：秠是黑黍中一稃有二米者。古之定律者，以上党秬黍之中者累之，以生律度衡量。后人取此黍定之，终不能协律。或云：秬乃黍之中者，一稃二米之黍也。此黍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盖不常有。有则一穗皆同，二米粒并均匀无小大，故可定律。他黍则不然。地有肥瘠，岁有凶穰，故米有大小不常矣。今上党民间，或值丰岁，往往得二米者。但稀阔，故不以充贡尔。〔时珍曰〕黍乃稷之粘者。亦有赤、白、黄、黑数种，其苗色亦然。郭义恭《广志》有赤黍、白黍、黄黍、大黑黍、牛黍、燕颔、马革、驴皮、稻尾诸名。俱以三月种者为上时，五月即熟。四月种者为中时，七月即熟。五月种者为下时，八月乃熟。《诗》云"秬鬯一卣"，则黍之为酒尚也。白者亚于糯，赤者最粘，可蒸食，俱可作饧。古人以黍粘履，以

黍雪桃，皆取其粘也。菰叶裹成粽食，谓之角黍。《淮南万毕术》云：获黍置沟，即生蛴螬。

【正误】〔颂曰〕粘者为秫，可以酿酒，北人谓为黄米，亦曰黄糯；不粘者为黍，可食。如稻之有粳、糯也。〇〔时珍曰〕此误以黍为稷，以秫为黍也。盖稷之粘者为黍，粟之粘者为秫，粳之粘者为糯。《别录》本文著黍、秫、糯、稻之性味功用甚明，而注者不谙，往往谬误如此。今俗不知分别，通呼秫与黍为黄米矣。

黍米此通指诸黍米也。

〔气味〕甘，温，无毒。久食令人多热烦（《别录》）。〇〔诜曰〕性寒，有小毒，发故疾。久食昏五脏，令人好睡，缓人筋骨，绝血脉。小儿多食，令久不能行。小猫、犬食之，其脚跚屈。合葵菜食，成痼疾。合牛肉、白酒食，生寸白虫。〔李鹏飞曰〕五种黍米，多食闭气。

〔主治〕益气，补中（《别录》）。烧灰和油，涂杖疮，止痛，不作瘢（孟诜）。嚼浓汁，涂小儿鹅口疮，有效（时珍）。

〔发明〕〔思邈曰〕黍米，肺之谷也。肺病宜食之。主益气。〔时珍曰〕按罗愿云：黍者，暑也。以其象火，为南方之谷。盖黍最粘滞，与糯米同性，其气温暖，故功能补肺，而多食作烦热，缓筋骨也。孟氏谓其性寒，非矣。

〔附方〕旧二，新二。

男子阴易黍米二两，煮薄粥，和酒饮，发汗即愈（《圣济总录》）。

心痛不瘥四十年者。黍米淘汁，温服随意（《经验方》）。

汤火灼伤未成疮者。黍米、女曲等分，各炒焦研末，鸡子白调涂之。煮粥亦可（《肘后方》）。

闪肭脱臼赤黑肿痛：用黍米粉、铁浆粉各半斤，葱一斤，同炒存性，研末。以醋调服三次后，水调入少醋贴之（《集成》）。

丹黍米（《别录》中品）〇即赤黍也。《尔雅》谓之虋。
〔瑞曰〕浙人呼为红莲米。江南多白黍，间有红者，呼为赤虾米。
〔宗奭曰〕丹黍皮赤，其米黄。惟可为糜，不堪为饭，粘着难解。
〔源曰〕穗熟色赤，故属火。北人以之酿酒作糕。

〔气味〕甘，微寒，无毒。〔思邈曰〕微温。〔大明曰〕温，有小毒。不可合蜜及葵同食。〔宗奭曰〕动风性热，多食难消。〇余同黍米。

〔主治〕咳逆上气，霍乱，止泄利，除热，止烦渴（《别录》）。**下气，止咳嗽，退热**（大明）。**治鳖瘕，以新熟者淘泔汁，生服一升，不过三二度愈**（孟诜）。

〔附方〕旧二，新二。

男子阴易用丹黍米三两，煮薄饮，酒和饮之，令发汗即愈（《伤寒类要》）。

小儿鹅口不乳者。丹黍米嚼汁涂之（《子母秘录》）。

饮酒不醉取赤黍渍以狐血，阴干。酒饮时，取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万毕术方》）。

令妇不妒取虋（即赤黍也），同薏苡等分，为丸。常服之

（同上）。

穰茎并根

〔气味〕辛，热，有小毒。〔诜曰〕醉卧黍穰，令人生厉。人家取其茎穗作提拂扫地，用以煮汁入药，更佳。

〔主治〕煮汁饮之，解苦瓠毒。浴身，去浮肿。和小豆煮汁服，下小便（孟诜）。烧灰酒服方寸匕，治妊娠尿血。丹黍根茎：煮汁服，利小便，止上喘（时珍）。

〔附方〕旧一，新三。

通身水肿以黍茎扫帚煮汤浴之。

脚气冲心黍穰一石，煮汁，入椒目一升，更煎十沸，渍脚，三四度愈（《外台秘要》）。

天行豌疮不拘人畜。用黍穰浓煮汁洗之。一茎者是穄穰，不可用（《千金》）。

疮肿伤风中水痛剧者。黍穰烧烟，熏令汗出，愈（《千金方》）。

蜀黍《食物》

【释名】蜀秫（俗名）、芦穄（《食物》）、芦粟（并俗）、木稷（《广雅》）、荻粱（同上）、高粱（〖《纲目》〗）。〔时珍曰〕蜀黍不甚经见，而今北方最多。按《广雅》：荻粱，木稷也。盖此亦黍稷之类，而高大如芦荻者，故俗有诸名。种

始自蜀，故谓之蜀黍。

【集解】〔颖曰〕蜀黍北地种之，以备缺粮，余及牛马。谷之最长者。南人呼为芦穄。〔时珍曰〕蜀黍宜下地。春月布种，秋月收之。茎高丈许，状似芦荻而内实。叶亦似芦。穗大如帚。粒大如椒，红黑色。米性坚实，黄赤色。有二种：粘者可和糯秫酿酒作饵；不粘者可以作糕煮粥。可以济荒，可以养畜，梢可作帚，茎可织箔席、编篱、供爨，最有利于民者。今人祭祀用以代稷者，误矣。其谷壳浸水色红，可以红酒。《博物志》云：地种蜀黍，年久多蛇。

蜀黍

米

〔气味〕甘，涩，温，无毒。

〔主治〕温中，涩肠胃，止霍乱。粘者与黍米功同（时珍）。

根

〔主治〕煮汁服，利小便，止喘满。烧灰

酒服，治产难有效（时珍）。

〔附方〕新一。

小便不通止喘。红秫散：用红秫黍根二两，扁蓄一两半，灯心百茎，右捣罗。每服半两，流水煎服（张文叔方）。

玉蜀黍《纲目》

【释名】玉高粱（〖《纲目》〗）。

玉蜀黍

【集解】〔时珍曰〕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其苗叶俱似蜀黍而肥矮，亦似薏苡。苗高三四尺。六七月开花成穗如秕麦状。苗心别出一苞，如棕鱼形，苞上出白须垂垂。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子亦大如棕子，黄白色。可炸炒食之。炒拆白花，如炒拆糯谷之状。

米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调中开胃（时珍）。

根叶

〔气味〕原缺。

〔主治〕小便淋沥沙石，痛不可忍，煎汤频饮（时珍）。

粱《别录·中品》

〔校正〕《别录·中品》有青粱米、黄粱米、白粱米，今并为一。

【释名】〔时珍曰〕粱者，良也，谷之良者也。或云种出自梁州，或云粱米性凉，故得粱名，皆各执己见也。粱即粟也。考之《周礼》，九谷、六谷之名，有粱无粟可知矣。自汉以后，始以大而毛长者为粱，细而毛短者为粟。今则通呼为粟，而粱之名反隐矣。今世俗称粟中之大穗长芒，粗粒而有红毛、白毛、黄毛之品者，即粱也。黄、白、青、赤，亦随色命名耳。郭义恭《广志》有解粱、贝粱、辽东赤粱之名，乃因地命名也。

【集解】〔弘景曰〕凡云粱米，皆是粟类，惟其牙头色异为分别耳。氾胜之云：粱是秫粟，则不尔也。黄粱出青、冀州，东间不见有。白粱处处有之，襄阳竹根者为佳。青粱江东少有。又汉中一种枲粱，粒如粟而皮黑可食，酿酒甚消玉。〔恭曰〕粱虽粟类，细论则别。黄粱出蜀、汉、商、浙间，穗大毛长，谷米俱粗于白粱，而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胜于诸粱，人号竹根黄。陶以竹根为白粱，非矣。白粱穗大多毛且长，而谷粗扁长，不似粟圆也。米亦白而

大，食之香美，亚于黄粱。青粱谷穗有毛而粒青，米亦微青而细于黄、白粱，其粒似青稞而少粗，早熟而收薄。夏月食之，极为清凉。但味短色恶，不如黄、白粱，故人少种之。作饧清白，胜于余米。〔颂曰〕粱者，粟类也。粟虽粒细而功用则无别也。今汴、洛、河、陕间多种白粱，而青、黄稀有，因其损地力而收获少也。〔宗奭曰〕黄粱、白粱，西洛农家多种，为饭尤佳。余用不甚相宜。

梁、粟、秫

黄粱米《别录·中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和中，止泄（《别录》）。去客风顽痹（《日华》）。止霍乱下痢，利小便，除烦热（时珍）。

〔发明〕〔宗奭曰〕青粱、白粱，性皆微凉。独黄粱性味甘平，岂非得土之中和气多耶？〔颂曰〕诸粱比之他谷，最益脾胃。

〔附方〕旧四，新一。

霍乱烦躁黄粱米粉半升，水升半，和绞如白饮，顿服（《外台》）。

霍乱大渴不止，多饮则杀人。黄粱米五升。水一斗，煮清三升，稍稍饮之（《肘后》）。

小儿鼻干无涕，脑热也。用黄米粉、生矾末各一两。每以一钱，水调贴囟上，日二次（《普济》）。

小儿赤丹用土番黄米粉，和鸡子白涂之（《兵部手集》）。

小儿生疮满身面如火烧。以黄粱米一升研粉，和蜜水调之，以瘥为度（《外台》）。

白粱米《别录·中品》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除热，益气（《别录》）。除胸膈中客热，移五脏气，缓筋骨。凡患胃虚并呕吐食及水者，以米汁二合，生姜汁一合，和服之，佳（孟诜）。炊饭食之，和中，止烦渴（时珍）。

〔附方〕旧二。

霍乱不止白粱米粉五合。水一升，和煮粥食（《千金翼》）。

手足生疣取白粱米粉，铁铫炒赤研末。以众人唾和涂之，厚一寸，即消（《肘后》）。

青粱米《别录·中品》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胃痹，热中消渴，止泄痢，利小便，益气补中，轻身长年。煮粥食之（《别录》）。健脾，治泄精（大明）。

〔发明〕〔时珍曰〕今粟中有大而青黑色者是也。其谷芒多米少，禀受金水之气，其性最凉，而宜病人。〔诜曰〕青粱米可辟谷。以纯苦酒浸三日，百蒸百晒，藏之。远行，日一餐之，可度十日；若重餐之，四百九十日不饥也。又方：以米一斗，赤石脂三斤，水渍置暖处，一二日，上青白衣，捣为丸如李大。日服三丸，亦不饥也。〔掌禹锡曰〕按《灵宝五符经》中，白鲜米，九蒸九暴，作辟谷粮，而此用青粱米，未见出处。

〔附方〕新七。

补脾益胃羊肉汤入青粱米、葱、盐，煮粥食（《正要》）。

脾虚泄痢青粱米半升，神曲炙捣罗为末一合，日日煮粥食，即愈（《养老书》）。

冷气心痛桃仁二两去皮尖，水研绞汁，入青粱米四合，煮粥常食（《养老书》）。

五淋涩痛青粱米四合，入浆水二升煮粥，下土苏末三两，每日空心食之（同上）。

老人血淋车前五合，绵裹煮汁，入青粱米四合，煮粥饮汁。亦能明目，引热下行（同上）。

乳石发渴青粱米，煮汁饮之（《外台》）。

一切毒药及鸩毒，烦懑不止。用甘草三两、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入黍米粉一两，白蜜三两。煎如薄粥食之（《外台》）。

粟《别录·中品》

【释名】粘粟（〖《纲目》〗）。〔时珍曰〕粟古文作稟，象穗在禾上之形。而《春秋说题辞》云：西乃金所立，米为阳之精，故西字合米为粟。此凿说也。许慎云：粟之为言续也。续于谷也。古者以粟为黍、稷、粱、秫之总称，而今之粟，在古但呼为粱。后人乃专以粱之细者名粟，故唐孟诜《本草》言人不识粟，而近世皆不识粱也。大抵粘者为秫，不粘者为粟。故呼此为粘粟，以别秫而配粘。北人谓之小米也。

【集解】〔弘景曰〕粟，江南西间所种皆是。其粒细于粱，熟舂令白，亦当白粱，呼为白粱粟，或呼为粢米。〔恭曰〕粟类多种，而并细于诸粱。北土常食，与粱有别。粢乃稷米，陶注非矣。〔诜曰〕粟，颗粒小者是，今人多不识之。其粱米粒粗大，随色别之。南方多畲田，种之极易。舂粒细香美，少虚怯，只于灰中种之，又不锄治故也。北田所种多锄之，即难舂；不锄即草翳死。都由土地使然尔。〔时珍曰〕粟，即粱也。穗大而毛长粒粗者为粱，穗小而毛短粒细者为粟。苗俱似茅。种类凡数十，有青、赤、黄、白、黑诸色，或因姓氏地名，或因形似时令，随义赋名。故早则有赶麦黄、百日粮之类，中则有八月黄、老军头之类，晚则有雁头青、寒露粟之类。按贾思勰《齐民要术》云：粟之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息耗，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山泽有异宜。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性返道，劳而无获。大抵早粟皮薄米实，晚粟皮厚米少。

粟米即小米。

〔气味〕咸，微寒，无毒。〔时珍曰〕咸、淡。

〔宗奭曰〕生者难化，熟者滞气，隔食，生虫。〔藏器曰〕胃冷者不宜多食。粟浸水至败者，损人。〔瑞曰〕与杏仁同食，令人吐泻。雁食粟，翼重不能飞。

〔主治〕养肾气，去脾胃中热，益气。陈者：苦，寒。治胃热消渴，利小便（《别录》）。止痢，压丹石热（孟诜）。水煮服，治热腹痛及鼻衄。为粉，和水滤汁，解诸毒，治霍乱及转筋入腹，又治卒得鬼打（藏器）。解小麦毒，发热（士良）。治反胃热痢。煮粥食，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时珍。〇《生生编》）。

〔发明〕〔弘景曰〕陈粟乃三五年者，尤解烦闷，服食家亦将食之。〔宗奭曰〕粟米利小便，故能益脾胃。〔震亨曰〕粟属水与土。陈者最硬难化，得浆水乃化也。〔时珍曰〕粟之味咸淡，气寒下渗，肾之谷也，肾病宜食之。虚热消渴泄痢，皆肾病也。渗利小便，所以泄肾邪也。降胃火，故脾胃之病宜食之。

〔附方〕旧五，新四。

胃热消渴以陈粟米炊饭，食之，良（《食医心镜》）。

反胃吐食脾胃气弱，食不消化，汤饮不下。用粟米半升杵粉，水丸梧子大。七枚煮熟，入少盐，空心和汁吞下。或云：纳醋中吞之，得下便已（《心镜》）。

鼻衄不止粟米粉，水煮服之（《普济》）。

婴孩初生七日，助谷神以导达肠胃。研粟米煮粥如饴。每日哺少许（姚和众方）。

孩子赤丹嚼粟米傅之（《兵部手集》）。

小儿重舌嚼粟米哺之（《秘录》）。

杂物眯目不出。用生粟米七粒，嚼烂取汁，洗之即出（《总录》）。

汤火灼伤粟米炒焦投水，澄取汁，煎稠如糖。频傅之，能止痛，灭瘢痕。一方：半生半炒，研末，酒调傅之（崔行功《纂要》）。

熊虎爪伤嚼粟涂之（葛氏方）。

粟泔汁

〔主治〕霍乱卒热，心烦渴，饮数升立瘥。臭泔：止消渴，尤良（苏恭）。酸泔及淀：洗皮肤瘙疥，杀虫。饮之，主五痔。和臭樗皮煎服，治小儿疳痢（藏器）。

〔附方〕新一。

眼热赤肿粟米泔淀极酸者、生地黄等分，研匀摊绢上，方圆二寸，贴目上熨之。干即易（《总录》）。

疳疮月蚀寒食泔淀，傅之良（《千金》）。

粟糖

〔主治〕痔漏脱肛，和诸药薰之（时珍）。

粟奴

〔主治〕利小肠，除烦懑（时珍）。

〔发明〕〔时珍曰〕粟奴，即粟苗成穗时生黑煤者。古方不用。《圣惠》治小肠结涩不通，心烦闷乱，有粟奴汤：用粟奴、苦竹须、小豆叶、炙甘草各一两，灯心十寸，葱白五寸，铜钱七文，水煎分服。取效乃止。

粟廪米见后陈廪米下。

粟蘖米见后蘖米下。

粟糗见后麨下。

秫音术。〇《别录·中品》

〔释名〕众（音终。〇《尔雅》）、糯秫（《唐本》）、糯粟（《唐本》）、黄糯（〖《尔雅翼》〗）。〔时珍曰〕秫字篆文，象其禾体柔弱之形，俗呼糯粟是矣。北人呼为黄糯，亦曰黄米。酿酒劣于糯也。

〔集解〕〔恭曰〕秫是稻秫也。今人呼粟糯为秫。北土多以酿酒，而汁少于黍米。凡黍、稷、粟、秫、粳、糯，三谷皆有籼、糯也。〔禹锡曰〕秫米似黍米而粒小，可作酒。〔宗奭曰〕秫米，初捣出淡黄白色，亦如糯，不堪作饭，最粘，故宜作酒。〔时珍曰〕秫即粱米、粟米之粘者。有赤、白、黄三色，皆可酿酒、熬糖、作餈糕食之。苏颂《图经》谓秫为黍之粘者，许慎《说文》谓秫为稷之粘者，崔豹《古今注》谓秫为稻之粘者，皆误也。惟苏恭以粟、秫分籼、糯，孙炎注《尔雅》谓秫为粘粟者，得之。

秫米即黄米。

〔气味〕甘，微寒，无毒。〔诜曰〕性平。不可常食，拥五脏气，动风，迷闷人。〔时珍曰〕按《养生集》云：味酸性热，粘滞，易成黄积病，小儿不宜多食。

〔主治〕寒热，利大肠，疗漆疮（《别录》）。治筋骨挛急，杀疮疥毒热。生捣，和鸡子白，傅毒肿，良（孟诜）。主犬咬，冻疮，嚼傅之（《日华》）。治肺疟，及阳盛阴虚，夜不得眠，及食鹅鸭成癥，妊娠下黄汁（时珍）。

〔发明〕〔弘景曰〕北人以此米作酒煮糖，肥软易消。方药不正用，惟嚼以涂漆疮及酿诸药醪尔。〔时珍曰〕秫者，肺之谷也，肺病宜食之。故能去寒热，利大肠。大肠者肺之合，而肺病多作皮寒热也。《千金》治肺疟方用之，取此义也。《灵枢经》岐伯治阳盛阴虚，夜不得瞑，半夏汤中用之，取其益阴气而利大肠也。大肠利则阳不盛矣。方见半夏条。又《异苑》云：宋元嘉中，有人食鸭成癥瘕。医以秫米研粉调水服之。须臾烦躁，吐出一鸭雏而瘥也。《千金方》治食鸭肉成病，胸满面赤，不能食者，以秫米汤一盏饮之。

〔附方〕旧三，新三。

赤痢不止秫米一把，鲫鱼鲊二脔，薤白一虎口，煮粥食之（《普济方》）。

筋骨挛急〔诜曰〕用秫米一石，曲三斗，地黄一斤，茵陈蒿炙黄半斤。一依酿酒法服之，良。

肺疟寒热痰聚胸中，病至令人心寒，寒甚乃热，善惊如有所见。恒山三钱，甘草半钱，秫米三十五粒，水煎。未发时，分作三次服（《千金》）。

妊娠下水黄色如胶，或如小豆汁。秫米、黄芪各一两，水七升，煎三升，分三服（梅师）。

浸淫恶疮有汁，多发于心，不早治，周身则杀人。熬秫米令黄黑，杵末傅之（《肘后方》）。

久泄胃弱黄米炒为粉。每用数匙，沙糖拌食（《简便方》）。

根

〔主治〕煮汤，洗风（孟诜）。

□子衫、惨二音。○《救荒》

【释名】龙爪粟、鸭爪稗（〖《纲目》〗）。〔时珍曰〕□乃不粘之称也。又不实之貌也。龙爪、鸭爪，象其穗歧之形。

【集解】〔周定王曰〕□子生水田中及下湿地。叶似稻，但差短。梢头结穗，仿佛稗子穗。其子如黍粒大，茶褐色。捣米，煮粥、炊饭、磨面皆宜。〔时珍曰〕□子，山东、河南亦五月种之。苗如茭黍，八九月抽茎，有三棱，如水中蕉草之茎。开细花，簇簇结穗如粟穗，而分数歧，如鹰爪之状。内有细子如黍粒而细，赤色。其稃甚薄，其味粗涩。

【气味】甘，涩，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厚肠胃，济饥。

稗音败。○《纲目》

【释名】〔时珍曰〕稗乃禾之卑贱者也，故字从卑。

【集解】〔弘景曰〕稗子亦可食。又有乌禾，生野中如稗，荒年可代粮而杀虫，煮以沃地，蝼、蚓皆死。〔藏器曰〕稗有二种：一种黄白色，一种紫黑色。紫黑者似芑有毛，北人呼为乌禾。〔时珍曰〕稗处处野生，最能乱苗。其茎叶穗粒并如黍稷。一斗可得米三升。故曰五谷不熟，不如稊稗。稊苗似稗而穗如粟，有紫毛，即乌禾也。《尔雅》谓之莠（音迭）。〔周定王曰〕稗有水稗、旱稗。水稗生田中。旱稗苗叶似□子，色深绿，根下叶带紫色。梢头出扁穗，结子如黍粒，茶褐色，味微苦，性温。以煮粥、炊饭、磨面食之皆宜。

□子

稗

稗米

〔气味〕辛、甘、苦，微寒，无毒。〔颖曰〕辛、脆。

〔主治〕作饭食，益气宜脾，故曹植有芳菰精稗之称（时珍）。

苗根

〔主治〕金疮及伤损，血出不已。捣傅或研末掺之即止，甚验（时珍）。

狼尾草《拾遗》

【释名】稂（音郎。〖《诗经》〗）、董茛（〖《说文》〗。《尔雅》作童粱）、狼茅（《尔雅》）、孟（《尔雅》）、宿田翁（《诗疏》）、守田（《诗疏》）。〇〔时珍

曰〕狼尾，其穗象形也。秀而不成，嶷然在田，故有宿田、守田之称。

【集解】〔藏器曰〕狼尾生泽地，似茅作穗。《广志》云：子可作黍食。《尔雅》云：孟，狼尾。似茅，可以覆屋，是也。〔时珍曰〕狼尾茎、叶、穗、粒并如粟，而穗色紫黄，有毛。荒年亦可采食。许慎《说文》云：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谓之薑蔀。其秀而不实者，名狗尾草，见《草部》。

狼尾草

【附录】蒯草〔藏器曰〕蒯草苗似茅，可织席为索。子亦堪食，如粳米。

米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作饭食之，令人不饥（藏器）。

东廧音墙。○《拾遗》

【释名】（缺）

【集解】〔藏器曰〕东廧生河西。苗似蓬，子似葵。九月、十月熟，可为饭食。河西人语曰：贷我东廧，偿我田粱。《广志》云：东廧子粒似葵，青黑色。并、凉间有之。〔时珍曰〕相如赋“东廧雕胡”，即此。《魏书》云：乌丸地宜东廧，似穄，可作白酒。又《广志》云：粱禾，蔓生，其子如葵子，其米粉白如面，可作廧粥。六月种，九月收。牛食之尤肥。此亦一谷，似东廧者也。

子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轻身。久服，不饥，坚筋骨，能步行（藏器）。

菰米《纲目》

【释名】茭米（《文选》）、雕蓬（《尔雅》）、雕苽（《说文》。〇《唐韵》作蔠胡）、雕胡（〖弘景〗）。〔时珍曰〕菰本作苽，茭草也。其中生菌如瓜形，可食，故谓之苽。其米须霜雕时采之，故谓之雕苽。或讹为雕胡。枚乘《七发》谓之安胡。《尔雅》：啮，雕蓬；荐，黍蓬。孙炎注云：雕蓬即茭米。古人以为五饭之一者。郑樵《通志》云：雕蓬即米茭，可作饭食，故谓之啮。其黍蓬即茭之不结实者，惟堪作荐，故谓之荐。杨慎《卮言》云：蓬有水、陆二种：雕蓬乃水蓬，雕苽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结实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珍按：郑、杨二说不同，然皆有理，盖蓬类非一种故也。

【集解】〔弘景曰〕菰米一名雕胡，可作饼食。〔藏器曰〕雕胡，是菰蒋草米，古人所贵。故《内则》云：鱼宜苽。皆水物也。

曹子建《七启》云：芳菰精稗。谓二草之实，可以为饭也。〔颂曰〕菰生水中，叶如蒲苇。其苗有茎梗者，谓之菰蒋草。至秋结实，乃雕胡米也。古人以为美馔。今饥岁，人犹采以当粮。葛洪《西京杂记》云：汉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箨、绿节、蒲丛之类。盖菰之有米者，长安人谓之雕胡；菰之有首者，谓之绿节；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之紫箨也。〔宗奭曰〕菰蒋花如苇。结青子，细若青麻黄，长几寸。野人收之，合粟为粥食之，甚济饥也。〔时珍曰〕雕胡九月抽茎，开花如苇□。结实长寸许，霜后采之，大如茅针，皮黑褐色。其米甚白而滑腻，作饭香脆。杜甫诗“波漂菰米沉云黑”者，即此。《周礼》供御乃六谷、九谷之数，管子书谓之雁膳，故收米入此。其茭笋、菰根，别见《菜部》。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止渴（藏器）。解烦热，调肠胃（时珍）。

蓬草子《拾遗》

【释名】（缺）

【集解】〔时珍曰〕陈藏器《本草》载蓬草子，不具形状。珍按：蓬类不一：有雕蓬，即菰草也，见菰米下；有黍蓬，即青科也；又有黄蓬草、飞蓬草。不识陈氏所指果何蓬也？以理推之，非黄蓬即青科尔。黄蓬草生湖泽中，叶如菰蒲，秋月结实成穗，子细如雕胡米。饥年人采食之，须浸洗曝舂，乃不苦涩。青科西南夷人种之，叶如茭黍，秋月结实成穗，有子如赤黍而细，其稃甚薄，曝舂炊食。又粟类有七棱青科、八棱青科，麦类有青稞、黄稞，皆非此类，乃物异名同也。其飞蓬乃藜蒿之类，末大本小，风易拔之，故号飞蓬。子如灰藿菜子，亦可济荒。又《魏略》云：鲍出遇饥岁，采蓬实，日得数斗，为母作食。《西京杂记》云：宫中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祓邪气。此皆不知所采乃何蓬也？大抵三种蓬子，亦不甚相

远。

子

【气味】酸、涩，平，无毒。

【主治】作饭食之，益饥，无异粳米（藏器）。

茭草音网。〇《拾遗》

【释名】皇（《尔雅》）、守田（同上）、守气（同）。〔时珍曰〕皇、茭，音相近也。

【集解】〔藏器曰〕茭草生水田中，苗似小麦而小。四月熟，可作饭。〔时珍曰〕《尔雅》：皇，守田。郭璞云：一名守气，生废田中，似燕麦，子如雕胡，可食。

米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作饭，去热，利肠胃，益气力。久食，不饥（藏器）。

蓰草《拾遗》

【释名】自然谷（《海药》）、禹余粮（〖《博物志》〗）。

【集解】〔藏器曰〕《博物志》云：东海洲上有草名曰蓰。

有实，食之如大麦。七月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呼为自然谷，亦曰禹余粮。此非石之禹余粮也。〔珣曰〕蓢实如球子，八月收之。彼民常食，中国未曾见也。〔时珍曰〕按《方孝孺集》有《海米行》，盖亦蓢草之类也。其诗云："海边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荠。妇女携篮昼作群，采摘仍于海中洗。归来涤釜烧松枝，煮米为饭充朝饥。莫辞苦涩咽不下，性命聊假须臾时。"

子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不饥，轻身（藏器）。补虚羸损乏，温肠胃，止呕逆。久食健人（李珣）。

薏苡《本经·上品》

〔校正〕据《千金方》，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解蠡（音礼。《本经》）、芑实（音起。《别录》）、赣米（《别录》。音感。陶氏作薏珠，雷氏作𤉢米）、回回米（《救荒本草》）、薏珠子（《图经》）。〇〔时珍曰〕薏苡名义未详。其叶似蠡实叶而解散，又似芑黍之苗，故有解蠡、芑实之名。赣米乃其坚硬者，有赣强之意。苗名屋茨。《救荒本草》云：回回米又呼西番蜀秫。俗名草珠儿。

【集解】〔《别录》曰〕薏苡仁生真定平泽及田野。八月采实，采根无时。〔弘景曰〕真定县属常山郡。近道处处多有，人家种之。出交阯者，子最大，彼土呼为薏珠。故马援在交阯饵之，载还为种，人谗以为珍珠也。实重累者为良。取仁用。〔志云〕今多用梁汉者，气劣于真定。取青白色者良。藏器云：取子于甑中蒸使气馏，曝干挼之，得仁矣。亦可磨取之。〔颂曰〕薏苡所在有之。春生苗茎，

高三四尺。叶如黍叶。开红白花，作穗。五六月结实，青白色，形如珠子而稍长，故人呼为薏珠子。小儿多以线穿如贯珠为戏。九月、十月采其实。〔敦曰〕凡使勿用糯米，颗大无味，时人呼为粳糯是也。薏苡仁颗小、色青、味甘，咬着粘人齿也。〔时珍曰〕薏苡人多种之。二三月宿根自生。叶如初生芭茅。五六月抽茎开花结实。有二种：一种粘牙者，尖而壳薄，即薏苡也。其米白色如糯米，可作粥饭及磨面食，亦可同米酿酒。一种圆而壳厚坚硬者，即菩提子也。其米少，即粳糯也。但可穿作念经数珠，故人亦呼为念珠云。其根并白色，大如匙柄，纠结而味甘也。

薏苡

薏苡仁

〔修治〕〔敦曰〕凡使，每一两，以糯米一两同炒熟，去糯米用。亦有更以盐汤煮过者。

〔气味〕甘，微寒，无毒。〔诜曰〕平。

〔主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久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本经》）。除筋骨

中邪气不仁，利肠胃，消水肿，令人能食（《别录》）。炊饭作面食，主不饥，温气。煮饮，止消渴，杀蛔虫（藏器）。治肺痿肺气，积脓血，咳嗽涕唾，上气。煎服，破毒肿（甄权）。去干湿脚气，大验（孟诜）。健脾益胃，补肺清热，去风胜湿。炊饭食，治冷气。煎饮，利小便热淋（时珍）。

〔发明〕〔宗奭曰〕薏苡仁《本经》云微寒，主筋急拘挛。拘挛有两等：《素问》注中，大筋受热，则缩而短，故挛急不伸，此是因热而拘挛也，故可用薏苡；若《素问》言因寒则筋急者，不可更用此也。盖受寒使人筋急；寒热使人筋挛；若但受热不曾受寒，亦使人筋缓；受湿则又引长无力也。此药力势和缓，凡用须加倍即见效。〔震亨曰〕寒则筋急，热则筋缩。急因于坚强，缩因于短促。若受湿则弛，弛则引长。然寒与湿未尝不挟热。三者皆因于湿，然外湿非内湿启之不能成病。故湿之为病，因酒而鱼肉继之。甘滑、陈久、烧炙并辛香，皆致湿之因也。〔时珍曰〕薏苡仁属土，阳明药也，故能健脾益胃。虚则补其母，故肺痿、肺痈用之。筋骨之病，以治阳明为本，故拘挛筋急风痹者用之。土能胜水除湿，故泄痢水肿用之。按古方小续命汤注云：中风筋急拘挛，语迟脉弦者，加薏苡仁。亦扶脾抑肝之义。又《后汉书》云：马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云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也。又张师正《倦游录》云：辛稼轩忽患疝疾，重坠大如杯。一道人教以薏珠用东壁黄土炒过，水煮为膏服，数服即消。程沙随病此，稼轩授之亦效。《本草》薏苡乃上品养心药，故此有功。〔颂曰〕薏苡仁，心肺之药多用之。故范汪治肺痈，张仲景治风湿、胸痹，并有方法。《济生方》治肺损咯血，以熟猪肺切，蘸薏苡仁末，空心食之。薏苡补肺，猪肺引经也。赵君猷言屡用有效。

〔附方〕旧五，新九。

薏苡仁饭治冷气。用薏苡仁舂熟，炊为饭食。气味欲如麦饭乃佳。或煮粥亦好（《广济方》）。

薏苡仁粥治久风湿痹，补正气，利肠胃，消水肿，除胸中邪气，治筋脉拘挛。薏苡仁为末，同粳米煮粥，日日食之，良（《食医心镜》）。

风湿身疼日晡剧者，张仲景麻黄杏仁薏苡仁汤主之。麻黄三两，杏仁二十枚，甘草、薏苡仁各一两，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分再服（《金匮要略》）。

水肿喘急用郁李仁三两研，以水滤汁，煮薏苡仁饭，日二食之（《独行方》）。

沙石热淋痛不可忍。用玉秫，即薏苡仁也，子、叶、根皆可用，水煎热饮。夏月冷饮。以通为度（杨氏《经验方》）。

消渴饮水薏苡仁煮粥饮，并煮粥食之。

周痹缓急偏者。薏苡仁十五两，大附子十枚炮，为末。每服方寸匕，日三（张仲景方）。

肺痿咳唾脓血。薏苡仁十两杵破，水三升，煎一升，酒少许，服之（梅师）。

肺痈咳唾心胸甲错者。以淳苦酒煮薏苡仁令浓，微温顿服。肺有血，当吐出愈（范汪方）。

肺痈咯血薏苡仁三合捣烂，水二大盏，煎一盏，入酒少许，分二服（《济生》）。

喉卒痈肿吞薏苡仁二枚，良（《外台》）。

痈疽不溃薏苡仁一枚，吞之（姚僧垣方）。

孕中有痈薏苡仁煮汁，频频饮之（《妇人良方补遗》）。

牙齿□痛薏苡仁、桔梗生研末。点服。不拘大人、小儿（《永类方》）。

根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下三虫（《本经》）。煮汁糜食甚香，去蛔虫，大效（弘景）。煮服，堕胎（藏器）。治卒心腹烦满及胸胁痛者，剉煮浓汁，服三升乃定（苏颂。〇出《肘后方》）。捣汁和酒服，治黄疸有效（时珍）。

〔附方〕旧二，新二。

黄疸如金薏苡根煎汤频服。

蛔虫心痛薏苡根一斤切，水七升，煮三升服之，虫死尽出也（梅师）。

经水不通薏苡根一两，水煎服之。不过数服，效（《海上方》）。

牙齿风痛薏苡根四两，水煮含漱，冷即易之（《延年秘录》）。

叶

〔主治〕作饮气香，益中空膈（苏颂）。暑月煎饮，暖胃益气血。初生小儿浴之，无病（时珍。〇出《琐碎录》）。

罂子粟宋《开宝》

【释名】米囊子（《开宝》）、御米（同上）、象谷（〖同上〗）。〔时珍曰〕其实状如罂子，其米如粟，乃象乎谷，而可以供御，故有诸名。

【集解】〔藏器曰〕嵩阳子云：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髇箭头，中有细米。〔颂曰〕处处有之，人多莳以为饰。花有红、白二种，微腥气。其实形如瓶子，有米粒极细。圃人隔年粪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极繁茂。不尔则不生，生亦不茂。俟瓶焦黄，乃采之。〔宗奭曰〕其花亦有千叶者。一罂凡数千万粒，大小如葶苈子而色白。〔时珍曰〕罂粟秋种冬生，嫩苗作蔬食甚佳。叶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结青苞，花开则苞脱。花凡四瓣，大如仰盏，罂在花中，须蕊裹之。花开三日即谢，而罂在茎头，长一二寸，大如马兜铃，上有盖，下有蒂，宛然如酒罂。中有白米极细，可煮粥和饭食。水研滤浆，同绿豆粉作腐食尤佳。亦可取油。其壳入药甚多，而《本草》不载，乃知古人不用之也。江东人呼千叶者为丽春花。或谓是罂粟别种，盖亦不然。其花变态，本自不常。有白者、红者、紫者、粉红者、杏黄者、半红者、半紫者、半白者，艳丽可爱，故曰丽春，又曰赛牡丹，曰锦被花。详见游默斋《花谱》。

罂子粟

米

〔气味〕甘，平，无毒。〔颂曰〕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

〔主治〕丹石发动，不下饮食，和竹沥煮作粥食，极美（《开宝》）。〇〔寇曰〕服石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行风气，逐邪热，治反胃胸中痰滞（颂）。治泻痢，润燥（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反胃吐食罂粟粥：用白罂粟米三合，人参末三大钱，生山芋五寸细切研。三物以水一升二合，煮取六合，入生姜汁及盐花少许，和匀分服。不计早晚，亦不妨别服汤丸（《图经》）。

泄痢赤白罂粟子炒、罂粟壳炙，等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有人经验（《百一选方》）。

壳

〔修治〕〔时珍曰〕凡用以水洗润，去蒂及筋膜，取外薄皮，阴干细切，以米醋拌炒入药。亦有蜜炒、蜜炙者。

〔气味〕酸、涩，微寒，无毒。〔时珍曰〕得醋、乌梅、橘皮良。

〔主治〕止泻痢，固脱肛，治遗精久咳，敛肺涩肠，止心腹筋骨诸痛（时珍）。

〔发明〕〔杲曰〕收敛固气。能入肾，故治骨病尤宜。〔震亨曰〕今人虚劳咳嗽，多用粟壳止劫；及湿热泄痢者，用之止涩。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又曰治嗽多用粟壳，不必疑，但要先去病根，此乃收后药也。治痢亦同。凡痢须先散邪行滞，岂可遽投粟壳、龙骨之药，以闭塞肠胃。邪气得补而愈甚，所以变症作而淹延不已也。〔时珍曰〕酸主收涩，故初病不可用之。泄泻下痢既久，则气散不固，而肠滑肛脱。咳嗽诸痛既久，则气散不收，而肺胀痛剧。故俱宜此涩之固之，收之敛之。按：杨氏《直指方》云：粟壳治痢，人皆薄之，固矣。然下痢日久，腹中无积痛，当止涩者，岂容不涩？不有此剂，何以对治乎？但要有辅佐耳。又王硕《易简方》云：粟壳治痢如神。但性紧涩，多令呕逆，故人畏而不敢服。若用醋制，加以乌梅，则用得法矣。或同四君子药，尤不致闭胃妨食而获奇功也。

〔附方〕新八。

热痢便血粟壳醋炙一两，陈皮半两，为末。每服三钱，乌梅汤下（《普济方》）。

久痢不止罂粟壳醋炙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姜三片，煎八分，温服。〇又方：粟壳十两去膜，分作三分，一

分醋炒，一分蜜炒，一分生用。并为末，蜜丸芡子大。每服三十丸，米汤下。〇《集要》百中散：用粟壳蜜炙、厚朴姜制，各四两，为细末，每服一钱，米饮下。忌生冷。

小儿下痢神仙救苦散：治小儿赤白痢下，日夜百行不止。用罂粟壳半两，醋炒为末，再以铜器炒过，槟榔半两炒赤，研末，各收。每用等分，赤痢蜜汤服，白痢沙糖汤下。忌口味（《全幼心鉴》）。

水泄不止罂粟壳一枚去蒂膜，乌梅肉、大枣肉各十枚，水一盏，煎七分，温服（《经验》）。

久嗽不止谷气素壮人用之即效。粟壳去筋，蜜炙为末。每服五分，蜜汤下（危氏方）。

久咳虚嗽贾同知百劳散：治咳嗽多年，自汗。用罂粟壳二两半去蒂膜，醋炒取一两，乌梅半两，焙为末。每服二钱，卧时白汤下（《宣明方》）。

嫩苗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作蔬食，除热润燥，开胃厚肠（时珍）。

阿芙蓉《纲目》

【释名】阿片（〖《纲目》〗）。〔时珍曰〕俗作鸦片，名义未详。或云：阿，方音称我也。以其花色似芙蓉而得此名。

【集解】〔时珍曰〕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

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故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王氏《医林集要》言是天方国种红罂粟花，不令水淹头，七、八月花谢后，刺青皮取之者。案：此花五月实枯，安得七、八月后尚有青皮？或方土不同乎？

【气味】酸，涩，温，微毒。

【主治】泻痢脱肛不止，能涩丈夫精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俗人房中术用之。京师售一粒金丹，云通治百病，皆方伎家之术耳。

【附方】新四。

久痢阿芙蓉小豆许，空心温水化下，日一服。忌葱、蒜、浆水。若渴，饮蜜水解之（《集要》）。

赤白痢下鸦片、木香、黄连、白术各一分，研末，饭丸小豆大。壮者一分，老幼半分，空心米饮下。忌酸物、生冷、油腻、茶、酒、面，无不止者。口渴，略饮米汤。〇一方：罂粟花未开时，外有两片青叶包之，花开即落，收取为末。每米饮服一钱，神效。赤痢用红花者；白痢用白花者。

一粒金丹真阿芙蓉一分，粳米饭捣作三丸。每服一丸，未效再进一丸，不可多服。忌醋，令人肠断。风瘫，热酒下；口目㖞邪，羌活汤下；百节痛，独活汤下。正头风，羌活汤下。偏头风，川芎汤下。眩运，防风汤下。阴毒，豆淋酒下。疟疾，桃、柳枝汤下。痰喘，葶苈汤下。久嗽，干姜、阿胶汤下；劳嗽，款冬花汤下。吐泄，藿香汤下。赤痢，黄连汤下。白痢，干姜汤下。禁口痢，白术汤下。诸气痛，木香酒下。热痛，栀子汤下。脐下痛，灯心汤下。小肠气，川楝子汤下。膀胱气，小茴香汤下。血气痛，乳香汤下。胁痛，热酒下。噎食，生姜、丁香汤下。女人血崩，续断汤下。血不止，五灵脂

汤下。小儿慢脾风，砂仁汤下（龚云林《医鉴》）。

二十三卷终

第二十四卷　谷部

目录

谷之三菽豆类一十四种

大豆《本经》

大豆黄卷《本经》

黄大豆《食鉴》

赤小豆《本经》

腐婢《本经》

绿豆《开宝》

白豆《嘉祐》

稆豆《拾遗》

豌豆《拾遗》

蚕豆《食物》

豇豆《纲目》

藊豆《别录》

刀豆《纲目》

黎豆《拾遗》（即狸豆）

右附方旧五十一，新一百。

谷之三菽豆类一十四种

大豆《本经·中品》

〔校正〕〔禹锡曰〕原附大豆黄卷下，今分出。

【释名】**尗**（俗作菽。○〔时珍曰〕豆、尗皆荚谷之总称也。篆文尗，象荚生附茎下垂之形。豆象子在荚中之形。《广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角曰荚，叶曰藿，茎曰萁**（〖并《说文》〗）。

【集解】〔《别录》曰〕大豆生太山平泽，九月采之。〔颂曰〕今处处种之。有黑白二种，入药用黑者。紧小者为雄，用之尤佳。〔宗奭曰〕大豆有绿、褐、黑三种。有大、小两类：大者出江、浙、湖南、湖北；小者生他处，入药力更佳。又可硙为腐食。〔时珍曰〕大豆有黑、白、黄、褐、青、斑数色：黑者名乌豆，可入药及充食，作豉；黄者可作腐，榨油，造酱；余但可作腐及炒食而已。皆以夏至前后下种，苗高三四尺，叶团有尖，秋开小白花成丛，结荚长寸余，经霜乃枯。按《吕氏春秋》云：得时之豆，长茎短足，其荚二七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团。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又氾胜之《种植书》云：夏至种豆，不用深耕。豆花憎见日，见日则黄烂而根焦矣。知岁所宜，以囊盛豆子，平量埋阴地，冬至后十五日发取量之，最多者种焉。盖大豆保岁易得，可以备凶年，小豆不保岁而难得也。

大豆

黑大豆

〔气味〕甘，平，无毒。久服，令人身重。〔岐伯曰〕生温，熟寒。〔藏器曰〕大豆生平，炒食极热，煮食甚寒，作豉极冷，造酱及生黄卷则平。牛食之温，马食之冷。一体之中，用之数变。〇〔之才曰〕恶五参、龙胆，得前胡、乌喙、杏仁、牡蛎、诸胆汁良。〔诜曰〕大豆黄屑忌猪肉。小儿以炒豆、猪肉同食，必壅气致死，十有八九。十岁已上不畏也。〔时珍曰〕服蓖麻子者忌炒豆，犯之胀满致死。服厚朴者亦忌之，动气也。

〔主治〕生研，涂痈肿。煮汁饮，杀鬼毒，止痛（《本经》）。逐水胀，除胃中热痹，伤中淋露，下瘀血，散五脏结积内寒，杀乌头毒。炒为屑，主胃中热，除痹去肿，止腹胀消谷（《别录》）。煮食，治温毒水肿（《蜀本》）。调中下气，通关脉，制金石药毒，治牛马温毒

（《日华》）。煮汁，解礜石、砒石、甘遂、天雄、附子、射罔、巴豆、芫青、斑蝥、百药之毒及蛊毒。入药，治下痢脐痛。冲酒，治风痉及阴毒腹痛。牛胆贮之，止消渴（时珍）。炒黑，热投酒中饮之，治风痹瘫缓口噤，产后头风。食罢生吞半两，去心胸烦热，热风恍惚，明目镇心，温补。久服，好颜色，变白不老。煮食性寒，下热气肿，压丹石烦热。汁，消肿（藏器）。主中风脚弱，产后诸疾。同甘草煮汤饮，去一切热毒气，治风毒脚气。煮食，治心痛筋挛膝痛胀满。同桑柴灰汁煮食，下水鼓腹胀。和饭捣，涂一切毒肿。疗男女阴肿，以绵裹纳之（孟诜）。治肾病，利水下气，制诸风热，活血，解诸毒（时珍）。

〔发明〕〔颂曰〕仙方修治末服之，可以辟谷度饥。然多食令人体重，久则如故也。〔诜曰〕每食后磨拭吞三十粒，令人长生。初服时似身重，一年以后，便觉身轻，又益阳道也。〔颖曰〕陶华以黑豆入盐煮，常时食之，云能补肾。盖豆乃肾之谷，其形类肾，而又黑色通肾，引之以盐，所以妙也。〔时珍曰〕按《养老书》云：李守愚每晨水吞黑豆二七枚，谓之五脏谷，到老不衰。夫豆有五色，各治五脏。惟黑豆属水性寒，为肾之谷，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制风热而活血解毒，所谓同气相求也。又按：古方称大豆解百药毒，予每试之大不然；又加甘草，其验乃奇。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附方〕旧三十二，新三十四。

服食大豆令人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食，不过两剂。大豆五升，如作酱法，取黄捣末，以猪肪炼膏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至百丸，温酒下。神验秘方也。肥人不可服之（《延年秘录》）。

救荒济饥《博物志》云：左慈荒年法：用大豆粗细调匀者，生熟挼令光，暖彻豆内。先日不食，以冷水顿服讫。一切鱼肉菜果，不得复经口。渴即饮冷水。初小困，十数日后，体力壮健，不复思食也。〇黄山谷救荒法：黑豆、贯众各一升，煮熟去众，晒干。每日空心啖五七粒。食百木枝叶皆有味，可饱也。〇王氏《农书》云：辟谷之方，见于石刻。水旱虫荒，国有代有，甚则怀金立鹄，易子炊骸，为民父母者，不可不知此法也。昔晋惠帝永宁二年，黄门侍郎刘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隐士，传济饥辟谷仙方。臣家大小七十余口，更不食别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大豆五斗淘净，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斗浸一宿，亦蒸三遍，令口开取仁。各捣为末，和捣作团如拳大。入甑内蒸，从戌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晒干为末。干服之，以饱为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顿得七日不饥，第二顿得四十九日不饥，第三顿三百日不饥，第四顿得二千四百日不饥，更不必服，永不饥也。不问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强壮，容貌红白，永不憔悴。口渴，即研大麻子汤饮之，转更滋润脏腑。若要重吃物，用葵子三合研末，煎汤冷服，取下药如金色，任吃诸物，并无所损。前知随州朱颂教民用之有验，序其首尾，勒石于汉阳大别山太平兴国寺。〇又方：用黑豆五斗淘净，蒸三遍，晒干，去皮为末。秋麻子三升，浸去皮，晒研。糯米三斗作粥，和捣为剂如拳大，入甑中蒸一宿，取晒为末。用红小枣五斗，煮去皮核，和为剂如拳大，再蒸一夜。服之，至饱为度。如渴，饮麻子水，便滋润脏腑也。脂麻亦可。但不得食一切之物。

炒豆紫汤〔颂曰〕古方有紫汤，破血去风，除气防热，产后两日尤宜服之。用乌豆五升，清酒一斗，炒豆令烟绝，投酒中，待酒

紫赤色，去豆。量性服之，可日夜三盏，神验。中风口噤，加鸡屎白二升和炒，投之。

豆淋酒法〔宗爽曰〕治产后百病，或血热，觉有余血水气，或中风困笃，或背强口噤，或但烦热瘈疭口渴，或身头皆肿，或身痒呕逆直视，或手足顽痹，头旋眼眩，此皆虚热中风也。用大豆三升熬熟，至微烟出，入瓶中，以酒五升沃之，经一日以上。服酒一升，温覆令少汗出，身润即愈。口噤者，加独活半斤，微微捶破，同沃之。产后宜常服，以防风气，又消结血。

中风口㖞即上方，日服一升（《千金》）。

头风头痛即上方，密封七日，温服（《千金》）。

破伤中风口噤。《千金方》：用大豆一升，熬去腥气，勿使太熟，杵末，蒸令气遍，取下甑，以酒一升淋之。温服一升，取汗。傅膏疮上，即愈。〇《经验方》：用黑豆四十枚，朱砂二十文，同研末。以酒半盏，调一字服之。

颈项强硬不得顾视。大豆一升，蒸变色，囊裹枕之（《千金》）。

暴得风疾四肢挛缩不能行。取大豆三升，淘净湿蒸，以醋二升，倾入瓶中，铺于地上，设席豆上，令病人卧之。仍重盖五六层衣，豆冷渐渐却衣。仍令一人于被内引挽挛急处。更蒸豆再作，并饮荆沥汤。如此三日三夜即休（崔氏《纂要》）。

风入脏中治新久肿，风入脏中。以大豆一斗，水五斗，煮取一斗二升，去滓。入美酒斗半，煎取九升。旦服三升取汗，神验（《千金翼》）。

风毒攻心烦躁恍惚。大豆半升淘净，以水二升，煮取七合，食后服之（《心镜》）。

卒风不语大豆煮汁，煎稠如饴，含之，并饮汁（《肘后方》）。

喉痹不语同上法（《千金》）。

卒然失音〔诜曰〕用生大豆一升，青竹筭子四十九枚，长四寸，阔一分，水煮熟，日夜二服瘥。

热毒攻眼赤痛睑浮。用黑豆一升，分作十袋，沸汤中蒸过，更互熨之，三遍则愈（《普济方》）。

卒然中恶大豆二七枚，鸡子黄一个，酒半升，和匀顿服（《千金》）。

阴毒伤寒危笃者。用黑豆炒干，投酒，热饮或灌之。吐则复饮，汗出为度（《居家必用》）。

胁痛如打大豆半升熬焦，入酒一升煮沸，饮取醉（《肘后》）。

腰胁卒痛大豆炒二升，酒三升，煮二升，顿服（《肘后》）。

卒然腰痛大豆六升，水拌湿，炒热，布裹熨之，冷即易。乃张文仲所处方也（《延年秘录》）。

脚气冲心烦闷不识人。以大豆一升，水三升，浓煮汁服半升。未定，再服半升（《广利方》）。

身面浮肿《千金》：用乌豆一升，水五升，煮汁三升，入酒五升，更煮三升，分温三服。不瘥再合。〇王璆《百一选方》：用乌豆煮至皮干，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建炎初，吴内翰女孙忽发肿凸，吴检《外台》得此方，服之立效。

新久水肿大豆一斗，清水一斗，煮取八升，去豆，入薄酒八升，再煎取八升服之。再三服，水当从小便中出（范汪方）。

腹中痞硬夏秋之交，露坐夜久，腹中痞，如群石在腹。用大豆半升，生姜八分，水三升，煎一升已来，顿服瘥（《经验方》）。

霍乱胀痛大豆生研，水服方寸匕（《普济》）。

水痢不止大豆一升，炒白术半两，为末。每服三钱，米饮下（《指南方》）。

赤痢脐痛黑豆、茱萸子二件，搓摩，吞咽之，良（《经验》）。

赤白下痢方见猪胆。

男子便血黑豆一升，炒焦研末，热酒淋之，去豆饮酒，神效（《活人心统》）。

一切下血雄黑豆紧小者，以皂角汤微浸，炒熟去皮为末，炼猪脂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陈米饮下（华佗《中藏经》）。

小儿沙淋黑豆一百二十个，生甘草一寸，新水煮热，入滑石末，乘热饮之，良（《全幼心鉴》）。

肾虚消渴难治者。黑大豆（炒）、天花粉等分，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黑豆汤下七十丸，日二。名救活丸（《普济方》）。

消渴饮水乌豆置牛胆中，阴干百日，吞尽即瘥（《肘后方》）。

昼夜不眠以新布火炙熨目，并蒸大豆，更番囊盛枕之，冷即易，终夜常枕之，即愈（《肘后方》）。

疫疠发肿大黑豆二合炒熟，炙甘草一钱，水一盏煎汁，时时饮之。《夷坚志》云靖康二年春，京师大疫。有异人书此方于壁间，用之立验也。

乳石发热乌豆二升，水九升，铜器煮五升汁，熬稠一升，饮之（《外台秘要》）。

解礜砒毒大豆煮汁饮之，良（《肘后》）。

酒食诸毒大豆一升，煮汁服，得吐即愈（《广记》）。

解诸鱼毒大豆煮汁饮之（《卫生方》）。

解巴豆毒下利不止。大豆，煮汁一升，饮之（《肘后方》）。

恶刺疮痛大豆浓煮汁渍之，取瘥（《千金方》）。

汤火灼疮大豆煮汁涂之，易愈，无斑（《子母秘录》）。

打头青肿豆黄末水和傅之（《千金方》）。

折伤堕坠瘀血在腹，气短。大豆五升，水一斗，煮汁二升，顿服。剧者不过三作（《千金方》）。

豌疮烦躁大豆煮汁饮之，佳（《子母秘录》）。

痘疮湿烂黑大豆，研末傅之。

小儿头疮黑豆炒存性研，水调傅之（《普济方》）。

身面疣目七月七日，以大豆拭疣上三过。使本人种豆于南向屋东头第二溜中。豆生叶，以热汤沃杀，即愈（《外台秘要》）。

染发令乌醋煮黑大豆，去豆煎稠，染之（《千金》）。

牙齿不生不拘大人小儿，年多者。用黑豆三十粒，牛粪火内烧令烟尽，研入麝香少许。先以针挑破血出，以少许揩之。不得见风，忌酸咸物（《经验方》）。

牙齿疼痛黑豆煮酒，频频漱之，良（周密《浩然斋视听钞》）。

月经不断用前紫汤服之，佳。

妊娠腰痛大豆一升。酒三升，煮七合，空心饮之（《心镜》）。

子死腹中月数未足，母欲闷绝者。用大豆三升，以醋煮浓汁，顿服，立出（《产乳》）。

胞衣不下大豆半升，醇酒三升，煮一升半，分三服（《产书》）。

辟禳时气以新布盛大豆一斗，纳井中一宿取出。每服七粒，佳（《类要》）。

菜中蛇蛊蛇毒入菜果中，食之令人得病，名蛇蛊。大豆为末，酒渍绞汁，服半升。

身如虫行大豆水渍绞浆，旦旦洗之，或加少面，沐发亦良（《千金方》）。

小儿丹毒浓煮大豆汁，涂之甚良（《千金》）。

风疽疮疥凡脚腨及䏚□中痒，搔则黄汁出者，是也。以青竹筒三尺，着大豆一升在内，以马屎、糠米烧熏，以器承两头取汁，搽

之。先以泔清和盐热洗之。不过三度，极效（《千金》）。

肝虚目暗迎风下泪。用腊月牯牛胆，盛黑豆悬风处。取出，每夜吞三七粒，久久自明（《龙木论》）。

小儿胎热黑豆二钱，甘草一钱，入灯心七寸，淡竹叶一片，水煎，不拘时候服（《全幼心鉴》）。

天蛇头指痛臭甚者。黑豆生研末，入茧内，笼之（《济急方》）。

大豆皮

〔主治〕生用，疗痘疮目翳。嚼烂，傅小儿尿灰疮（时珍）。

豆叶

〔主治〕捣傅蛇咬，频易取瘥（时珍。〇出《广利方》）。

〔发明〕〔时珍曰〕按《抱朴子内篇》云：相国张文蔚庄内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坋土壅穴。俟蛇出头，度其回转不便，当腰咬断而劈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于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后人以豆叶治蛇咬，盖本于此。

〔附方〕新二。

止渴急方大豆苗嫩者三五十茎，涂酥炙黄为末。每服二钱，人参汤下（《圣济总录》）。

小便血淋大豆叶一把，水四升，煮二升，顿服（《千金方》）。

花

〔主治〕主目盲，翳膜（时珍）。

大豆黄卷《本经·中品》

【释名】豆蘖（〖《纲目》〗）。〔弘景曰〕黑大豆为蘖牙，生五寸长，便干之，名为黄卷，用之熬过，服食所须。〔时珍曰〕一法：壬癸日以井华水浸大豆，候生芽，取皮，阴干用。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得前胡、杏子、牡蛎、乌喙、天雄、鼠屎，共蜜和良。恶海藻、龙胆。

【主治】湿痹，筋挛膝痛（《本经》）。五脏不足，胃气结积，益气止痛，去黑皯，润肌肤皮毛（《别录》）。破妇人恶血（孟诜）。〇〔颂曰〕古方蓐妇药中多用之。宜肾（思邈）。除胃中积热，消水病胀满（时珍）。

【附方】新四。

大豆蘖散治周痹邪在血脉之中，木痹不痛，上下周身故名。此药注五脏留滞，胃中结聚。益气出毒，润皮毛，补肾气。用大豆蘖一斤炒香，为末。每服半钱，温酒调下，空心，加至一钱，日三服（《宣明方》）。

诸风湿痹筋挛膝痛，胃中积热口疮烦闷，大便秘涩。黄卷散：用大豆黄卷炒熟捣末一升，酥半两，研匀。食前温水服一匙，日二服（《普济方》）。

水病肿满喘急，大小便涩。大豆黄卷醋炒、大黄炒等分，为细末。葱、橘皮汤服二钱，平明以利为度（《圣济总录》）。

小儿撮口初生豆芽研烂，绞汁和乳，灌少许，良（《普济方》）。

黄大豆《食鉴》

【集解】〔时珍曰〕大豆有黑、青、黄、白、斑数色，惟黑者入药，而黄、白豆炒食作腐，造酱笮油，盛为时用，不可不知别其性味也。〔周定王曰〕黄豆苗高一二尺，叶似黑大豆叶而大，结角比黑豆角稍肥大，其荚、叶嫩时可食，甘美。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生温，炒热微毒。多食，壅气生痰动嗽，令人身重，发面黄疮疥。

【主治】宽中下气，利大肠，消水胀肿毒（甯源）。研末，熟水和，涂痘后痈（时珍）。

【附方】新一。

痘后生疮黄豆烧黑研末，香油调涂。

豆油

〔气味〕辛、甘，热，微毒。

〔主治〕涂疮疥，解发□（时珍）。

秸

〔主治〕烧灰，入点痣、去恶肉药（时珍）。

赤小豆《本经·中品》

〔校正〕自大豆分出。

【释名】赤豆（恭）、红豆（俗）、荅（《广雅》），叶名藿（〖《别录》〗）。〔时珍曰〕案《诗》云："黍稷稻粱，禾麻菽麦。"此即八谷也。董仲舒注云：菽是大豆，有两种。小豆名荅，有三四种。王祯云：今之赤豆、白豆、绿豆、□豆，皆小豆也。此则入药用赤小者也。

【集解】〔颂曰〕赤小豆，今江淮间多种之。〔宗奭曰〕关西、河北、汴洛多食之。〔时珍曰〕此豆以紧小而赤黯色者入药，其稍大而鲜红、淡红色者，并不治病。俱于夏至后下种，苗科高尺许，枝叶似豇豆，叶微圆峭而小。至秋开花，似豇豆花而小淡，银褐色，有腐气。结荚长二三寸，比绿豆荚稍大，皮色微白带红。三青二黄时即收之，可煮可炒，可作粥、饭、馄饨馅并良也。

小豆

【气味】甘、酸，平，无毒。〔思邈曰〕甘、咸，冷。合鱼鲊食成消渴，作酱同饭食成口疮。〔藏器曰〕驴食足

轻，人食身重。

【主治】下水肿，排痈肿脓血（《本经》）。疗寒热热中消渴，止泄痢，利小便，下腹胀满，吐逆卒澼（《别录》）。消热毒，散恶血，除烦满，通气，健脾胃，令人美食。捣末同鸡子白，涂一切热毒痈肿。煮汁，洗小儿黄烂疮，不过三度（权）。缩气行风，坚筋骨，抽肌肉。久食瘦人（士良）。散气，去关节烦热，令人心孔开。暴痢后，气满不能食者，煮食一顿即愈。和鲤鱼煮食，甚治脚气（诜）。解小麦热毒。煮汁解酒病。解油衣粘缀（《日华》）。辟瘟疫，治产难，下胞衣，通乳汁。和鲤鱼、蠡鱼、鲫鱼、黄雌鸡煮食，并能利水消肿（时珍）。

【发明】〔弘景曰〕小豆逐津液，利小便。久服令人肌肤枯燥。〔颂曰〕水气、脚气最为急用。有人患脚气，以袋盛此豆，朝夕展转践踏之，久久遂愈。〔好古曰〕治水者惟知治水，而不知补胃，则失之壅滞。赤小豆，消水通气而健脾胃，乃其药也。〔藏器曰〕赤小豆，和桑根白皮煮食，去湿气痹肿；和通草煮食，则下气无限，名脱气丸。〔时珍曰〕赤小豆，小而色赤，心之谷也。其性下行，通乎小肠，能入阴分，治有形之病。故行津液，利小便，消胀除肿止吐，而治下痢肠澼，解酒病，除寒热痈肿，排脓散血，而通乳汁，下胞衣产难，皆病之有形者。久服则降令太过，津血渗泄，所以令人肌瘦身重也。其吹鼻瓜蒂散以辟瘟疫用之，亦取其通气除湿散热耳。或言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死为疫鬼，而畏赤豆，故于是日作小豆粥厌

之，亦傅会之妄说也。又案陈自明《妇人良方》云：予妇食素，产后七日，乳脉不行，服药无效。偶得赤小豆一升，煮粥食之，当夜遂行。因阅《本草》载此，谩记之。又《朱氏集验方》云：宋仁宗在东宫时，患痄腮，命道士赞宁治之。取小豆七七粒为末，傅之而愈。中贵人任承亮后患恶疮近死，尚书郎傅永授以药立愈。叩其方，赤小豆也。予苦胁疽，既至五脏，医以药治之甚验。承亮曰：得非赤小豆耶？医谢曰：某用此活三十口，愿勿复言。有僧发背如烂瓜，邻家乳婢用此治之如神。此药治一切痈疽疮疥及赤肿，不拘善恶，但水调涂之，无不愈者。但其性粘，干则难揭，入苎根末即不粘，此法尤佳。

【附方】旧十八，新十九。

水气肿胀〔颂曰〕用赤小豆五合，大蒜一颗，生姜五钱，商陆根一条，并碎破，同水煮烂，去药，空心食豆，旋旋啜汁令尽，肿立消也。〇韦宙《独行方》：治水肿从脚起，入腹则杀人。赤小豆一斗，煮极烂，取汁五升，温渍足膝。若已入腹，但食小豆，勿杂食，亦愈。〇梅师：治水肿。以东行花桑枝烧灰一升，淋汁，煮赤小豆一升，以代饭，良。

水蛊腹大动摇有声，皮肤黑者。用赤小豆三升，白茅根一握，水煮食豆，以消为度（《肘后》）。

辟禳瘟疫《五行书》云：正月朔旦及十五日，以赤小豆二七枚，麻子七枚，投井中，辟瘟疫甚效。〇又正月七日，新布囊盛赤小豆置井中，三日取出，男吞七枚，女吞二七枚，竟年无病也（《肘后方》）。

辟厌疾病正月元旦，面东，以齑水吞赤小豆三七枚，一年无诸疾。〇又七月立秋日，面西，以井华水吞赤小豆七枚，一秋不犯痢疾。

伤寒狐惑〔张仲景曰〕狐惑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黄黑。若能食

者，脓已成也。赤豆当归散主之。赤小豆三升，水浸令芽出，当归三两，为末。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金匮要略》）。

下部卒痛如鸟啄之状。用小豆、大豆各一升，蒸熟，作二囊，更互坐之，即止（《肘后方》）。

水谷痢疾小豆一合，熔蜡三两，顿服取效（《必效方》）。

热毒下血或因食热物发动。赤小豆末，水服方寸匕（梅师方）。

肠痔有血小豆二升，苦酒五升，煮熟日干，再浸至酒尽乃止，为末。酒服一钱，日三服（《肘后方》）。

舌上出血如簪孔。小豆一升，杵碎，水三升和，绞汁服（《肘后方》）。

热淋血淋不拘男女。用赤小豆三合，慢火炒为末，煨葱一茎，擂酒热调二钱服（《修真秘旨》）。

重舌鹅口赤小豆末，醋和涂之（《普济方》）。

小儿不语四五岁不语者。赤小豆末，酒和，傅舌下（《千金》）。

牙齿疼痛红豆末，擦牙吐涎，及吹鼻中。一方入铜青少许。一方入花碱少许（《家宝方》）。

中酒呕逆赤小豆煮汁，徐徐饮之（《食鉴本草》）。

频致堕胎赤小豆末，酒服方寸匕，日二服（《千金》）。

妊娠行经方同上。

妇人难产《产宝》：用赤小豆生吞七枚，佳。〇《集验》：治难产日久气乏。用赤小豆一升，以水九升，煮取汁，入炙过黄明胶一两，同煎少时。一服五合，不过三四服，即产。

胞衣不下用赤小豆，男七枚，女二七枚，东流水吞服之（《救急方》）。

产后目闭心闷。赤小豆生研，东流水服方寸匕。不瘥更服（《肘后方》）。

产后闷满不能食。用小豆三七枚，烧研，冷水顿服，佳（《千金方》）。

乳汁不通赤小豆煮汁饮之（《产书》）。

妇人吹奶赤小豆酒研，温服，以滓傅之（熊氏）。

妇人乳肿小豆、莽草等分，为末。苦酒和傅，佳（梅师）。

痈疽初作赤小豆末，水和涂之，毒即消散，频用有效（《小品方》）。

石痈诸痈赤小豆五合，纳苦酒中五宿，炒研，以苦酒和涂即消。加栝楼根等分（范汪方）。

痘后痈毒赤小豆末，鸡子白调涂傅之。

腮颊热肿赤小豆末，和蜜涂之，一夜即消。或加芙蓉叶末尤妙。

丹毒如火赤小豆末，和鸡子白，时时涂之不已，逐手即消（《小品方》）。

风瘙瘾疹赤小豆、荆芥穗等分，为末，鸡子清调涂之。

金疮烦满赤小豆一升，苦酒浸一日，熬燥再浸，满三日，令黑色，为末。每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

六畜肉毒小豆一升，烧研。水服三方寸匕，神良（《千金方》）。

叶

〔主治〕去烦热，止小便数（《别录》）。煮食，明目（《日华》）。

〔发明〕〔时珍曰〕小豆利小便，而藿止小便，与麻黄发汗而根止汗同意，物理之异如此。

〔附方〕旧一，新一。

小便频数小豆叶一斤，入豉汁中煮，调和作羹食之（《心镜》）。

小儿遗尿小豆叶捣汁服之（《千金》）。

芽

〔主治〕妊娠数月，经水时来，名曰漏胎；或因房室，名曰伤胎。用此为末，温酒服方寸匕，日三，得效乃止（时珍。〇出《普济》）。

腐婢《本经·下品》

【集解】〔《别录》曰〕腐婢生汉中，小豆花也。七月采之，阴干四十日。〔弘景曰〕花与实异用，故不同品。方家不用。未解何故有腐婢之名？《本经》不言是小豆花，《别录》乃云，未审是否？今海边有小树，状如栀子，茎条多曲，气似腐臭。土人呼为腐婢，疗疟有效。以酒渍皮服，疗心腹疾。此当是真，此条应入《木部》也。〔恭曰〕腐婢相承以为葛花。葛花消酒大胜，而小豆全无此效，当以葛花为真。〔禹锡曰〕按《别本》云：小豆花亦有腐气。与葛花同服，饮酒不醉。与《本经》治酒病相合。陶、苏二说并非。〔甄权曰〕腐婢即赤小豆花也。〔颂曰〕海边小树、葛花、赤小豆花，三物皆有腐婢之名，名同物异也。〔宗奭曰〕腐婢既在《谷部》，豆花为是，不必多辩。〔时珍曰〕葛花已见本条。小豆能利小便，治热中，下气止渴，与腐婢主疗相同，其为豆花无疑。但小豆有数种，甄氏《药性论》独指为赤小豆，今姑从之。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痎疟，寒热邪气，泄痢，阴不起。止消渴。病酒头痛（《本经》）。〇《心镜》云：上证，用花同豉汁五味，煮羹食之。消酒毒，明目，下水气，治小儿丹毒热肿，散气满不能食，煮一顿食之（《药性》）。治热中积热，痔瘘下血（时珍）。〇《宣明》葛花丸中用之。

【附方】新二。

饮酒不醉小豆花、叶，阴干百日为末，水服方寸匕。或加葛花等分（《千金》）。

疔疮恶肿小豆花末，傅之（《普济方》）。

绿豆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绿以色名也。旧本作菉者，非矣。

【集解】〔志曰〕绿豆圆小者佳。粉作饵炙食之良。大者名植豆，苗、子相似，亦能下气治霍乱也。〔瑞曰〕有官绿、油绿，主疗则一。〔时珍曰〕绿豆，处处种之。三四月下种，苗高尺许，叶小而有毛，至秋开小花，荚如赤豆荚。粒粗而色鲜者为官绿；皮薄而粉多、粒小而色深者为油绿；皮厚而粉少早种者，呼为摘绿，可频摘也；迟种呼为拔绿，一拔而已。北人用之甚广，可作豆粥、豆饭、豆酒，炒食、麨食，磨而为面，澄滤取粉，可以作饵顿糕，荡皮搓索，为食中要物。以水浸湿生白芽，又为菜中佳品。牛马之食亦多赖之。真济世之良谷也。

【气味】甘，寒，无毒。〔藏器曰〕用之宜连皮，去皮则令人小壅气，盖皮寒而肉平也。〇反榧子壳，害人。合鲤鱼鲊食，久则令人肝黄成渴病。

【主治】煮食，消肿下气，压热解毒。生研绞汁服，治丹毒烦热风疹，药石发动，热气奔豚（《开宝》）。治寒热热中，止泄痢卒澼，利小便胀满（思邈）。厚肠胃。作枕，明目，治头风头痛。除吐逆（《日华》）。补益元气，和调五脏，安精神，行十二经脉，去浮风，润皮肤，宜常食之。煮汁，止消渴（孟诜）。解一切药草、牛马、金石诸毒（甯源）。治痘毒，利肿胀（时珍）。

【发明】〔时珍曰〕绿豆肉平皮寒，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宜连皮生研水服。按《夷坚志》云：有人服附子酒多，头肿如斗，唇裂血流。急求绿豆、黑豆各数合嚼食，并煎汤饮之，乃解也。

【附方】新十。

扁鹊三豆饮治天行痘疮。预服此饮，疏解热毒，纵出亦少。用绿豆、赤小豆、黑大豆各一升，甘草节二两，以水八升，煮极熟。任意食豆饮汁，七日乃止。〇一方：加黄大豆、白大豆，名五豆饮。

痘后痈毒初起，以三豆膏治之神效。绿豆、赤小豆、黑大豆等分，为末。醋调时时扫涂，即消（《医学正传》）。

防痘入眼用绿豆七粒，令儿自投井中，频视七遍，乃还。

小儿丹肿绿豆五钱，大黄二钱，为末。用生薄荷汁入蜜调涂（《全幼心鉴》）。

赤痢不止以大麻子，水研滤汁，煮绿豆食之，极效。粥食亦可（《必效方》）。

老人淋痛青豆二升，橘皮二两，煮豆粥，下麻子汁一升。空心渐食之，并饮其汁，甚验（《养老书》）。

消渴饮水绿豆煮汁，并作粥食（《普济方》）。

心气疼痛绿豆廿一粒，胡椒十四粒。同研，白汤调服即止。

多食易饥绿豆、黄麦、糯米各一升，炒熟磨粉。每以白汤服一杯，三五日见效。

十种水气用绿豆二合半，大附子一只去皮脐，切作两片。水三碗，煮熟，空心卧时食豆。次日将附子两片作四片，再以绿豆二合半，如前煮食。第三日别以绿豆、附子如前煮食。第四日如第二日法煮食。水从小便下，肿自消。未消再服。忌生冷、毒物、盐、酒六十日，无不效者（《朱氏集验方》）。

绿豆粉

〔气味〕甘，凉、平，无毒。〔源曰〕其胶粘者，脾胃虚人不可多食。〇〔瑞曰〕勿近杏仁，则烂不能作索。

〔主治〕解诸热，益气，解酒食诸毒，治发背痈疽疮肿，及汤火伤灼（吴瑞）。痘疮湿烂不结痂疕者，干扑之良（甯源）。新水调服，治霍乱转筋，解诸药毒死，心头尚温者（时珍）。解菰菌、砒毒（汪颖）。

〔发明〕〔时珍曰〕绿豆色绿，小豆之属木者也，通于厥阴、阳明。其性稍平，消肿治痘之功虽同赤豆，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且益气，厚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忌。但以作凉粉，造豆酒，或偏于冷，或偏于热，能致人病，皆人所为，非豆之咎也。豆粉须以绿色粘腻者为真。外科治痈疽有内托护心散，极言其神效，丹溪朱氏有论发挥。〔震亨曰〕《外科精要》谓内托散，一日至三日进十数服，可免毒气内攻脏腑。窃详绿豆解丹毒，治石毒，味甘，入阳明，性寒能补为君。以乳香去恶肿，入少阴，性温善窜为佐。甘草性缓，解五金、八石、百药毒为使。想此方专为服丹石发疽者设也。若夫年老者、病深者、证备者、体虚者，绿豆虽补，将有不胜其任之患。五香连翘汤亦非必用之剂。必当助气壮胃，使根本坚固，而行经活血为佐，参以经络时令，使毒气外发，此则内托之本意，治施之早，可以内消也。

〔附方〕新十二。

护心散又名内托散、乳香万全散。凡有疽疾，一日至三日之内，宜连进十余服，方免变证，使毒气出外。服之稍迟，毒气内攻，渐生呕吐，或鼻生疮菌，不食即危矣。四五日后，亦宜间服之。用真绿豆粉一两，乳香半两，灯心同研和匀，以生甘草浓煎汤调下一钱，时时呷之。若毒气冲心，有呕逆之证，大宜服此。盖绿豆压热下气，消肿解毒。乳香消诸痈肿毒。服至一两，则香彻疮孔中，真圣药也（李嗣立《外科方》）。

疮气呕吐绿豆粉三钱，干胭脂半钱，研匀。新汲水调下，一服立止（《普济》）。

霍乱吐利绿豆粉、白糖各二两，新汲水调服，即愈（《生生编》）。

解烧酒毒绿豆粉荡皮，多食之即解。

解鸩酒毒绿豆粉三合。水调服。

解砒石毒绿豆粉、寒水石等分，以蓝根汁调服三五钱（《卫生易简》）。

解诸药毒已死，但心头温者。用绿豆粉调水服（《卫生易简方》）。

打扑伤损用绿豆粉新铫炒紫，新汲井水调傅，以杉木皮缚定，其效如神。此汀人陈氏梦传之方（澹寮方）。

杖疮疼痛绿豆粉炒研，以鸡子白和涂之，妙（《生生编》）。

外肾生疮绿豆粉、蚯蚓粪等分。研涂之。

暑月痱疮绿豆粉二两，滑石一两。和匀扑之。一加蛤粉二两（《简易方》）。

一切肿毒初起。用绿豆粉炒黄黑色，猪牙皂荚一两，为末，用米醋调敷之。皮破者油调之（邵真人《经验方》）。

豆皮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解热毒，退目翳（时珍）。

〔附方〕新一。

通神散治瘾疹目生翳。绿豆皮、白菊花、谷精草等分，为末。每用一钱，以干柿饼一枚，粟米泔一盏，同煮干。食柿，日三服。浅者五七日见效，远者半月见效（《直指方》）。

豆荚

〔主治〕赤痢经年不愈，蒸熟，随意食之良（时珍。〇出《普济》）。

豆花

〔主治〕解酒毒（时珍）。

豆芽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解酒毒热毒，利三焦（时珍）。

〔发明〕〔时珍曰〕诸豆生芽皆腥韧不堪，惟此豆之芽白美独异。今人视为寻常，而古人未知者也。但受湿热郁浥之气，故颇发疮动气，与绿豆之性稍有不同。

豆叶

〔主治〕霍乱吐下，绞汁和醋少许，温服（《开宝》）。

白豆宋《嘉祐》

【释名】饭豆（〖《食鉴》〗）。

【集解】〔诜曰〕白豆苗，嫩者可作菜食，生食亦妙。〔颖曰〕浙东一种味甚胜，用以作酱、作腐极佳。北方水白豆，相似而不及也。〔源曰〕白豆即饭豆也，粥饭皆可拌食。〔时珍曰〕饭豆，小豆之白者也，亦有土黄色者。豆大如绿豆而长。四五月种之。苗叶似赤小豆而略大，可食，荚亦似小豆。一种蔠豆，叶如大豆，可作饭、作腐，亦其类也。

【气味】甘，平，无毒。〔源曰〕咸，平。

【主治】补五脏，调中，助十二经脉（孟诜）。暖肠胃（《日华》）。杀鬼气。肾之谷，肾病宜食之（思邈）。

叶

〔主治〕煮食，利五脏，下气（《日华》）。

稆豆《拾遗》。〇音吕

【释名】〔时珍曰〕稆乃自生稻名也。此豆原是野生，故名。今人亦种之于下地矣。

【集解】〔藏器曰〕稆豆生田野，小而黑，堪作酱。《尔雅》戎菽一名驴豆，古名□豆，是也。〔瑞曰〕稆豆，即黑豆中最细者。〔时珍曰〕此即黑小豆也。小科细粒，霜后乃熟。陈氏指为戎菽，误矣。《尔雅》亦无此文。戎菽乃胡豆。□豆乃鹿豆，见《菜部》。并四月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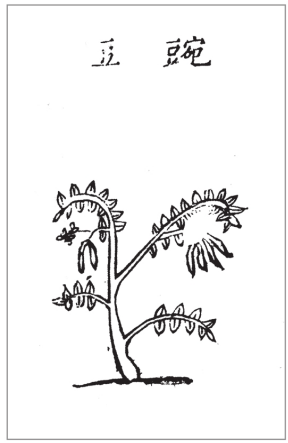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去贼风风痹，妇人产后冷血，炒令焦黑，及热投酒中，渐渐饮之（藏器）。

豌豆《拾遗》

【释名】胡豆（《拾遗》）、戎菽（《尔雅》）、回鹘豆（《辽志》。〇《饮膳正要》作回回豆。回回，即回鹘国也）、毕豆（《唐史》。〇崔寔《月令》作豍豆）、青小豆（《千金》）、青斑豆（《别录》）、麻累（〖《千金》〗）。〔时珍曰〕胡豆，豌豆也。其苗柔弱宛宛，故得豌名。种出胡戎，嫩时青色，老则斑麻，故有胡、戎、青斑、麻累诸名。陈藏器《拾遗》虽有胡豆，但云苗似豆，生田野间，米中往往有之。然豌豆、蚕豆皆有胡豆之名。陈氏所云，盖豌豆也。豌豆之粒小，故米中有之。《尔雅》：戎菽谓之荏菽。《管子》：山戎出荏菽，布之天下。并注云：即胡豆也。《唐史》：毕豆出自西戎回鹘地面。张揖《广雅》：毕豆、豌豆，留豆也。《别录·序例》云：丸药如胡豆大者，即青斑豆也。孙思邈《千金方》云：青小豆一名胡豆，一名麻累。《邺中记》云：石虎讳胡，改胡豆为国豆。此数说，皆指豌豆

也。盖古昔呼豌豆为胡豆，今则蜀人专呼蚕豆为胡豆，而豌豆名胡豆，人不知矣。又乡人亦呼豌豆大者为淮豆，盖回鹘音相近也。



豌豆

【集解】〔时珍曰〕豌豆种出西胡，今北土甚多。八九月下种，苗生柔弱如蔓，有须。叶似蒺藜叶，两两对生，嫩时可食。三四月开小花如蛾形，淡紫色。结荚长寸许，子圆如药丸，亦似甘草子。出胡地者大如杏仁。煮、炒皆佳，磨粉面甚白细腻。百谷之中，最为先登。又有野豌豆，粒小不堪，惟苗可茹，名翘摇，见《菜部》。

【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甘、咸，温、平，涩。〔瑞曰〕多食发气病。

【主治】消渴，淡煮食之，良（藏器）。治寒热热中，除吐逆，止泄痢澼下，利小便、腹胀满（思邈）。调营卫，益中平气。煮食，下乳汁。可作酱用（瑞）。煮饮，杀鬼毒心病，解乳石毒发。研末，涂痈肿痘疮。作澡豆，去□黯

，令人面光泽（时珍）。

【发明】〔时珍曰〕豌豆属土，故其所主病多系脾胃。元时饮膳，每用此豆捣去皮，同羊肉治食，云补中益气。今为日用之物，而唐、宋《本草》见遗，可谓缺典矣。《千金》《外台》洗面澡豆方，盛用毕豆面，亦取其白腻耳。

【附方】新三。

四圣丹治小儿痘中有疔，或紫黑而大，或黑坏而臭，或中有黑线，此症十死八九，惟牛都御史得秘传此方点之最妙。用豌豆四十九粒烧存性，头发灰三分，真珠十四粒炒研为末，以油燕脂同杵成膏。先以簪挑疔破，咂去恶血，以少许点之，即时变红活色。

服石毒发胡豆半升捣研，以水八合绞汁饮之，即愈（《外台》）。

霍乱吐利豌豆三合，香薷三两，为末，水三盏，煎一盏，分二服（《圣惠》）。

蚕豆《食物》

【释名】胡豆（〖《纲目》〗）。〔时珍曰〕豆荚状如老蚕，故名。王祯《农书》谓其蚕时始熟故名，亦通。吴瑞《本草》以此为豌豆，误矣。此豆种亦自西胡来，虽与豌豆同名、同时种，而形性迥别。《太平御览》云：张骞使外国，得胡豆种归。指此也。今蜀人呼此为胡豆，而豌豆不复名胡豆矣。

【集解】〔时珍曰〕蚕豆南土种之，蜀中尤多。八月下种，冬生嫩苗可茹。方茎中空。叶状如匙头，本圆末尖，面绿背白，柔厚，一枝三叶。二月开花如蛾状，紫白色，又如豇豆花。结角连缀如大豆，颇似蚕形。蜀人收其子以备荒歉。

【气味】甘、微辛，平，无毒。

【主治】快胃，和脏腑（汪颖）。

【发明】〔时珍曰〕蚕豆《本草》失载。万表《积善堂方》言：一女子误吞针入腹，诸医不能治。一人教令煮蚕豆同韭菜食之，针自大便同出。此亦可验其性之利脏腑也。

苗

〔气味〕苦、微甘，温。

〔主治〕酒醉不省，油盐炒熟，煮汤灌之，效（颖）。

豇豆《纲目》，江、绛二音

【释名】□□（音绛双。〖《玉篇》〗）。〔时珍曰〕此豆红色居多，荚必双生，故有豇、□□之名。《广雅》指为胡豆，误矣。

【集解】〔时珍曰〕豇豆处处三四月种之。一种蔓长丈余，一种蔓短。其叶俱本大末尖，嫩时可茹。其花有红、白二色。荚有白、红、紫、赤、斑驳数色，长者至二尺，嫩时充菜，老则收子。此豆可菜、可果、可谷，备用最多，乃豆中之上品，而《本草》失收，何哉？

蚕豆

豇豆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理中益气，补肾健胃，和五脏，调营卫，生精髓，止消渴、吐逆泄痢，小便数，解鼠莽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豇豆开花结荚，必两两并垂，有习坎之义。豆子微曲，如人肾形，所谓豆为肾谷者，宜以此当之。昔卢廉夫教人补肾气，每日空心煮豇豆，入少盐食之，盖得此理。与诸疾无禁，但水肿忌补肾，不宜多食耳。又《袖珍方》云：中鼠莽毒者，以豇豆煮汁饮即解。欲试者，先刈鼠莽苗，以汁泼之，便根烂不生。此则物理然也。

藊豆音扁。〇《别录·中品》

【释名】沿篱豆（俗）、蛾眉豆（〖《纲目》〗）。〔时珍曰〕藊本作扁，荚形扁也。沿篱，蔓延也。蛾眉，象豆脊白路之形也。

【集解】〔弘景曰〕藊豆人家种之于篱垣，其荚蒸食甚美。〔颂曰〕蔓延而上，大叶细花，花有紫、白二色，荚生花下。其实有黑、白二种，白者温而黑者小冷，入药用白者。黑者名鹊豆，盖以其黑间有白道，如鹊羽也。〔时珍曰〕扁豆二月下种，蔓生延缠。叶大如杯，团而有尖。其花状如小蛾，有翅尾形。其荚凡十余样，或长或团，或如龙爪、虎爪，或如猪耳、刀镰，种种不同，皆累累成枝。白露后实更繁衍，嫩时可充蔬食茶料，老则收子煮食。子有黑、白、赤、斑四色。一种荚硬不堪食。惟豆子粗圆而色白者可入药，《本草》不分别，亦缺文也。

藊豆

白扁豆

〔修治〕〔时珍曰〕凡用取硬壳扁豆子，连皮炒熟，入药。亦有水浸去皮及生用者，从本方。

〔气味〕甘，微温，无毒。〔诜曰〕微寒，患冷人勿食。〔弘景曰〕患寒热者不可食。

〔主治〕和中，下气（《别录》）。补五脏，主呕逆。久服头不白（孟诜）。疗霍乱吐利不止，研末和醋服之（同上）。行风气，治女子带下，解酒毒、河豚鱼毒（苏颂）。解一切草木毒，生嚼及煮汁饮，取效（甄权）。止泄痢，消暑，暖脾胃，除湿热，止消渴（时珍）。

〔发明〕〔时珍曰〕硬壳白扁豆，其子充实，白而微黄，其气腥香，其性温平，得乎中和，脾之谷也。入太阴气分，通利三焦，

能化清降浊，故专治中宫之病，消暑除湿而解毒也。其软壳及黑鹊色者，其性微凉，但可供食，亦调脾胃。

〔附方〕新九。

霍乱吐利扁豆、香薷各一升，水六升，煮二升，分服（《千金》）。

霍乱转筋白扁豆为末，醋和服（《普济方》）。

消渴饮水金豆丸：用白扁豆浸去皮，为末，以天花粉汁同蜜和丸梧子大，金箔为衣。每服二三十丸，天花粉汁下，日二服。忌炙煿酒色。次服滋肾药（《仁存堂方》）。

赤白带下白扁豆炒为末，用米饮，每服二钱。

毒药堕胎女人服草药堕胎腹痛者。生白扁豆去皮，为末，米饮服方寸匕，浓煎汁饮亦可。凡服药胎气已伤未堕者，或口噤手强，自汗头低，似乎中风，九死一生。医多不识，作风治，必死无疑。

中砒霜毒白扁豆生研，水绞汁饮（并《永类方》）。

六畜肉毒白扁豆烧存性研，冷水服之，良（《事林广记》）。

诸鸟肉毒生扁豆末，冷水服之（同上）。

恶疮痂痒作痛。以扁豆捣封，痂落即愈（《肘后》）。

花

〔主治〕女子赤白带下，干末，米饮服之（苏颂）。焙研服，治崩带。作馄饨食，治泄

痢。擂水饮，解中一切药毒垂死。功同扁豆（时珍）。

〔附方〕新二。

血崩不止白扁豆花焙干，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炒米煮饮，入盐少许，调下即效（《奇效良方》）。

一切泄痢白扁豆花正开者，择净勿洗，以滚汤瀹过，和小猪脊胭肉一条，葱一根，胡椒七粒，酱汁拌匀，就以瀹豆花汁和面，包作小馄饨，炙熟食之（《必用食治方》）。

叶

〔主治〕霍乱吐下不止（《别录》）。吐利后转筋，生捣一把，入少酢绞汁服，立瘥。醋炙研服，治瘕疾（孟诜）。杵傅蛇咬（大明）。

藤

〔主治〕霍乱，同芦葦、人参、仓米等分，煎服（时珍）。

刀豆《纲目》

【释名】挟剑豆（〖《杂俎》〗）。〔时珍曰〕以荚形命名也。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乐浪有挟剑豆，荚生横斜，如人挟剑。即此豆也。

【集解】〔颖曰〕刀豆长尺许，可入酱用。〔时珍曰〕刀豆人多种之。三月下种，蔓生引一二丈，叶如豇豆叶而稍长大，五、

六、七月开紫花如蛾形。结荚，长者近尺，微似皂荚，扁而剑脊，三棱宛然。嫩时煮食、酱食、蜜煎皆佳。老则收子，子大如拇指头，淡红色。同猪肉、鸡肉煮食，尤美。

刀豆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温中下气，利肠胃，止呃逆，益肾补元（时珍）。

【发明】〔时珍曰〕刀豆《本草》失载，惟近时小书载其暖而补元阳也。又有人病后呃逆不止，声闻邻家。或令取刀豆子烧存性，白汤调服二钱即止。此亦取其下气归元，而逆自止也。

黎豆《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狸豆（《纲目》）、虎豆（〖郭璞〗）。〔藏器曰〕豆子作狸首文，故名。〔时珍曰〕黎亦黑色也。此豆荚老则黑

色，有毛露筋，如虎、狸指爪，其子亦有点，如虎、狸之斑，煮之汁黑，故有诸名。

【集解】〔藏器曰〕黎豆生江南，蔓如葛，子如皂荚子，作狸首文。人炒食之，别无功用。陶氏注蚺蛇胆云如黎豆者，即此也。《尔雅》云：诸虑一名虎涉。又注纍根云：苗如豆。《尔雅》：摄，虎纍。郭璞注云：江东呼纍为藤，似葛而粗大。缠蔓林树，荚有毛刺。一名豆搜，今虎豆也，千岁纍是矣。〔时珍曰〕《尔雅》虎纍，即狸豆也。古人谓藤为纍，后人讹纍为狸矣。《尔雅》山纍、虎纍，原是二种。陈氏合而为一，谓诸虑一名虎涉，又以为千岁纍，并误矣。千岁纍见《草部》。狸豆野生，山人亦有种之者。三月下种生蔓。其叶如豇豆叶，但文理偏斜。六七月开花成簇，紫色，状如扁豆花。一枝结荚十余，长三四寸，大如拇指，有白茸毛。老则黑而露筋，宛如干熊指爪之状。其子大如刀豆子，淡紫色，有斑点如狸文。煮去黑汁，同猪、鸡肉再煮食，味乃佳。

黎豆

【气味】甘、微苦，温，有小毒。多食令人闷。

【主治】温中，益气（时珍）。

卷终

第二十五卷　谷部

目录

谷之四造酿类二十九种

大豆豉《别录》

豆黄《食疗》

豆腐《日用》

陈廪米《别录》

饭《拾遗》

青精干石□饭《图经》

粥《拾遗》　诸药粥附

麨《拾遗》

糕《纲目》

粽《纲目》

寒具《纲目》

蒸饼《纲目》

女曲《唐本草》

黄蒸《唐本草》

曲《嘉祐》

神曲《药性论》

红曲丹溪《补遗》

蘖米《别录》（即麦芽、谷芽）

饴糖《别录》

酱《别录》

榆仁酱《食疗》

芜荑酱《食疗》

醋《别录》

酒《别录》　附诸酒方

烧酒《纲目》

葡萄酒《纲目》

糟《纲目》

米秕《食物》

舂杵头细糠《别录》

右附方旧八十，新一百。

谷之四造酿类二十九种

大豆豉《别录·中品》

【释名】〔时珍曰〕按刘熙《释名》云：豉，嗜也。调和五味，可甘嗜也。许慎《说文》谓豉为配盐幽菽者，乃咸豉也。

【集解】〔弘景曰〕豉出襄阳、钱塘者香美而浓，入药取中

心者佳。〔藏器曰〕蒲州豉味咸，作法与诸豉不同，其味烈。陕州有豉汁，经年不败，入药并不如今之豉心，为其无盐故也。〔诜曰〕陕府豉汁，甚胜常豉。其法以大豆为黄蒸，每一斗，加盐四升，椒四两，春三日、夏二日、冬五日即成。半熟加生姜五两，既洁净且精也。〔时珍曰〕豉，诸大豆皆可为之，以黑豆者入药。有淡豉、咸豉，治病多用淡豉汁及咸者，当随方法。其豉心乃合豉时取其中心者，非剥皮取心也。此说见《外台秘要》。造淡豉法：用黑大豆二三斗，六月内淘净，水浸一宿沥干，蒸熟取出摊席上，候微温蒿覆。每三日一看，候黄衣上遍，不可太过。取晒簸净，以水拌干湿得所，以汁出指间为准。安瓮中，筑实，桑叶盖厚三寸，密封泥，于日中晒七日，取出，曝一时，又以水拌入瓮。如此七次，再蒸过，摊去火气，瓮收筑封即成矣。造咸豉法：用大豆一斗，水浸三日，淘蒸摊晋，候上黄取出簸净，水淘漉干。每四斤，入盐一斤，姜丝半斤，椒、橘、苏、茴、杏仁拌匀，入瓮。上面水浸过一寸，以叶盖封口，晒一月乃成也。造豉汁法：十月至正月，用好豉三斗，清麻油熬令烟断，以一升拌豉蒸过，摊冷晒干，拌再蒸，凡三遍。以白盐一斗捣和，以汤淋汁三四斗，入净釜。下椒、姜、葱、橘丝同煎，三分减一，贮于不津器中，香美绝胜也。有麸豉、瓜豉、酱豉诸品皆可为之，但充食品，不入药用也。

淡豉

〔气味〕苦，寒，无毒。〔思邈曰〕苦、甘，寒，涩。得醯良。〔杲曰〕阴中之阴也。

〔主治〕伤寒头痛寒热，瘴气恶毒，烦躁满闷，虚劳喘吸，两脚疼冷。杀六畜胎子诸毒（《别录》）。治时疾热病发汗。熬末，能止盗汗，除烦躁。生捣为丸服，治寒热风，胸中生疮。煮服，治血痢腹痛。研涂阴茎生疮（《药

性》）。治疟疾骨蒸，中毒药蛊气，犬咬（大明）。下气调中，治伤寒温毒发癍呕逆（时珍。〇《千金》治温毒黑膏用之）。

蒲州豉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解烦热热毒，寒热虚劳，调中发汗，通关节，杀腥气，伤寒鼻塞。陕州豉汁：亦除烦热（藏器）。

【发明】〔弘景曰〕豉，食中常用。春夏天气不和，蒸炒以酒渍服之至佳。依康伯法，先以醋、酒溲蒸曝燥，麻油和，再蒸曝之，凡三过，末椒、姜治和进食，大胜今时油豉也。患脚人，常将渍酒饮之，以滓傅脚，皆瘥。〔颂曰〕古今方书用豉治病最多，江南人善作豉，凡得时气，即先用葱豉汤服之取汗，往往便瘥也。〔时珍曰〕陶说康伯豉法，见《博物志》，云原出外国，中国谓之康伯，乃传此法之姓名耳。其豉调中下气最妙。黑豆性平，作豉则温。既经蒸晋，故能升能散。得葱则发汗，得盐则能吐，得酒则治风，得薤则治痢，得蒜则止血，炒熟则又能止汗，亦麻黄根节之义也。

【附方】旧三十一，新一十八。

伤寒发汗〔颂曰〕葛洪《肘后方》云：伤寒有数种，庸人卒不能分别者，今取一药兼疗之。凡初觉头痛身热，脉洪，一二日，便以葱豉汤治之。用葱白一虎口，豉一升，绵裹，水三升，煮一升，顿服。不汗更作，加葛根三两；再不汗，加麻黄三两。〇《肘后》又法：用葱汤煮米粥，入盐豉食之，取汗。〇又法：用豉一升，小男溺三升，煎一升，分服取汗。

伤寒不解伤寒汗出不解，已三四日，胸中闷恶者。用豉一升，盐一合，水四升，煮一升半，分服取吐，此秘法也（梅师方）。

辟除温疫豉和白术浸酒，常服之（梅师）。

伤寒懊㥜吐下后心中懊㥜，大下后身热不去，心中痛者，并用栀子豉汤吐之。肥栀子十四枚，水二盏，煮一盏，入豉半两，同煮至七分，去滓服。得吐，止后服（《伤寒论》）。

伤寒余毒伤寒后毒气攻手足，及身体虚肿。用豉五合微炒，以酒一升半，同煎五七沸，任性饮之（《简要济众》）。

伤寒目翳烧豉二七枚，研末吹之（《肘后》）。

伤寒暴痢〔《药性论》曰〕以豉一升，薤白一握，水三升，煮薤熟，纳豉更煮，色黑去豉，分为二服。

血痢不止用豉、大蒜等分。杵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下（王氏《博济》）。

血痢如刺〔《药性论》曰〕以豉一升，水渍相淹，煎两沸，绞汁顿服。不瘥再作。

赤白重下葛氏：用豆豉熬小焦，捣服一合，日三。或炒焦，以水浸汁服，亦验。〇《外台》：用豉心炒为末一升，分四服，酒下，入口即断也。

脏毒下血乌犀散：用淡豉十文，大蒜二枚煨。同捣丸梧子大。煎香菜汤服二十丸，日二服，安乃止，永绝根本，无所忌。〇庐州彭大祥云：此药甚妙，但大蒜九蒸乃佳，仍以冷齑水送下。昔朱元成言其侄及陆子楫提刑皆服此，数十年之疾，更不复作也（《究原方》）。

小便血条淡豆豉一撮。煎汤空腹饮。或入酒服（危氏《得效方》）。

疟疾寒热煮豉汤饮数升，得大吐即愈（《肘后方》）。

小儿寒热恶气中人。以湿豉研丸鸡子大，以摩腮上及手足心六七遍，又摩心、脐上，旋旋咒之了，破豉丸看有细毛，弃道中，即便瘥也（《食医心镜》）。

盗汗不止〔诜曰〕以豉一升微炒香，清酒三升渍三日，取汁冷暖任服。不瘥更作，三两剂即止。

齁喘痰积凡天雨便发，坐卧不得，饮食不进，乃肺窍久积冷痰，遇阴气触动则发也。用此一服即愈，服至七八次，即出恶痰数升，药性亦随而出，即断根矣。用江西淡豆豉一两，蒸捣如泥，入砒霜末一钱，枯白矾三钱，丸绿豆大。每用冷茶、冷水送下七丸，甚者九丸，小儿五丸，即高枕仰卧。忌食热物等（《皆效方》）。

风毒膝挛骨节痛。用豉心五升，九蒸九暴，以酒一斗浸经宿，空心随性温饮（《食医心镜》）。

手足不随豉三升，水九升，煮三升，分三服。又法：豉一升微熬，囊贮渍三升酒中三宿。温服，常令微醉为佳（《肘后》）。

头风疼痛豉汤洗头，避风取瘥（孙真人方）。

卒不得语煮豉汁，加入美酒服之（《肘后》）。

喉痹不语煮豉汁一升，服，覆取汗，仍着桂末于舌下，渐咽之（《千金》）。

咽生瘜肉盐豉和捣涂之。先刺破出血乃用，神效（《圣济总录》）。

口舌生疮胸膈疼痛者。用焦豉末，含一宿即瘥（《圣惠方》）。

舌上血出如针孔者。豉三升，水三升，煮沸。服一升，日三服（葛氏方）。

堕胎血下烦满。用豉一升，水三升，煮三沸，调鹿角末服方寸匕（《子母秘录》方）。

妊娠动胎豉汁服妙（华佗方也。同上）。

妇人难产乃儿枕破与败血裹其子也，以胜金散逐其败血，即顺矣。用盐豉一两，以旧青布裹了，烧赤乳细，入麝香一钱，为末。取秤锤烧红淬酒，调服一大盏（郭稽中方）。

小儿胎毒淡豉煎浓汁，与三五口，其毒自下。又能助脾气，消乳食（《圣惠》）。

小儿呪**乳**用咸豉七个去皮，腻粉一钱，同研，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藿香汤下（《全幼心鉴》）。

小儿丹毒作疮出水。豉炒烟尽为末，油调傅之（姚和众方）。

小儿头疮以黄泥裹豉，煨熟取研，以莼菜油调傅之（《胜金》）。

发背痈肿已溃未溃。用香豉三升，入少水捣成泥，照肿处大小作饼，厚三分。疮有孔，勿覆孔上。铺豉饼，以艾列于上灸之。但使温温，勿令破肉。如热痛，即急易之，患当减。快得安稳，一日二次灸之。如先有孔，以汁出为妙（《千金方》）。

一切恶疮熬豉为末傅之，不过三四次（出杨氏《产乳》）。

阴茎生疮痛烂者。以豉一分，蚯蚓湿泥二分，水研和涂上，干即易之。禁热食、酒、蒜、芥菜（《药性论》）。

蠼螋尿疮杵豉傅之良（《千金》）。

虫刺螫人豉心嚼敷，少顷见豉中有毛即瘥。不见再傅，昼夜勿绝，见毛为度（《外台》）。

蹉跌破伤筋骨。用豉三升，水三升，渍浓汁饮之，止心闷（《千金》）。

殴伤瘀聚腹中闷满。豉一升，水三升，煮三沸，分服。不瘥再作（《千金》）。

解蜀椒毒豉汁饮之（《千金方》）。

中牛马毒豉汁和人乳频服之，效（《卫生易简》）。

小虾蟆毒小虾蟆有毒，食之令人小便秘涩，脐下闷痛，有至死者。以生豉一合，投新汲水半碗，浸浓汁，顿饮之，即愈（《茅亭客话》）。

中酒成病豉、葱白各半升，水二升，煮一升，顿服（《千金方》）。

服药过剂闷乱者。豉汁饮之（《千金》）。

杂物眯目不出。用豉三七枚，浸水洗目，视之即出（《总录》方）。

刺在肉中嚼豉涂之（《千金方》）。

小儿病淋方见蒸饼发明下。

肿从脚起豉汁饮之，以滓傅之（《肘后方》）。

豆黄《食疗》

〔校正〕原附大豆下，今分出。

【释名】〔时珍曰〕造法：用黑豆一斗蒸熟，铺席上，以蒿覆之，如盦酱法，待上黄，取出晒干，捣末收用。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忌猪肉。

【主治】湿痹膝痛，五脏不足气，胃气结积，壮气力，润肌肤，益颜色，填骨髓，补虚损，能食，肥健人。以炼猪脂和丸，每服百丸，神验秘方也。肥人勿服（诜。〇出《延年秘录》方）。生嚼涂阴痒汗出（时珍）。

【附方】新二。

脾弱不食饵此当食。大豆黄二升，大麻子三升熬香，为末。每服一合，饮下，日四五服任意（《千金方》）。

打击青肿大豆黄为末，水和涂之（《外台秘要》）。

豆腐《日用》

【集解】〔时珍曰〕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凡黑豆、黄豆及白豆、泥豆、豌豆、绿豆之类，皆可为之。造法：水浸硙碎，滤去滓，煎成，以盐卤汁或山矾叶或酸浆、醋淀就釜收之。又有

入缸内，以石膏末收者。大抵得咸、苦、酸、辛之物，皆可收敛尔。其面上凝结者，揭取□干，名豆腐皮，入馔甚佳也。

【气味】甘、咸，寒，有小毒。〔源曰〕性平。〔颂曰〕寒而动气。〔瑞曰〕发肾气、疮疥、头风，杏仁可解。〔时珍曰〕按《延寿书》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医不能治。作腐家言：莱菔入汤中则腐不成。遂以莱菔汤下药而愈。大抵暑月恐有人汗，尤宜慎之。

【主治】宽中益气，和脾胃，消胀满，下大肠浊气（甯源）。清热散血（时珍）。

【附方】新四。

休息久痢白豆腐，醋煎食之，即愈（《普济方》）。

赤眼肿痛有数种，皆肝热血凝也。用消风热药服之。夜用盐收豆腐片贴之，酸浆者勿用（《证治要诀》）。

杖疮青肿豆腐切片贴之，频易。一法：以烧酒煮贴之，色红即易，不红乃已（《拔萃方》）。

烧酒醉死心头热者。用热豆腐细切片，遍身贴之，贴冷即换之，苏省乃止。

陈廪米《别录·下品》

【释名】陈仓米（古名）、老米（俗名）、火米（〖《纲目》〗）。〔时珍曰〕有屋曰廪，无屋曰仓，皆官积也。方曰仓，圆曰囷，皆私积也。老亦陈也。火米有三：有火蒸治成者，有火烧治成者，又有畲田火米，与此不同。

【集解】〔弘景曰〕陈廪米即粳米久入仓陈赤者。以廪军人，故曰廪尔。方中多用之。人以作醋，胜于新粳米也。〔藏器曰〕廪米，吴人以粟为良，汉地以粳为善。亦犹吴纻郑缟，贵远贱近之意。确论其功，粟当居前。〔宗奭曰〕诸家注说不言是粳是粟，然二米陈者性皆冷，煎煮亦无膏腻，频食令人自利，与《经》说稍戾。〔时珍曰〕廪米北人多用粟，南人多用粳及籼，并水浸蒸晒为之，亦有火烧过治成者。入仓陈久，皆气过色变，故古人谓之红粟红腐，陈陈相因也。

【气味】咸、酸，温，无毒。〔藏器曰〕廪米热食即热，冷食即冷，假以火气也，体自温平。同马肉飧，发痼疾。〔时珍曰〕廪米年久，其性多凉，但炒食则温尔，岂有热食即热者乎？

【主治】下气，除烦渴，调胃止泄（《别录》）。补五脏，涩肠胃（《日华》）。暖脾，去惫气，宜作汤食（士良）。炊饭食，止痢，补中益气，坚筋骨，通血脉，起阳道。以饭和酢捣封毒肿恶疮，立瘥。北人以饭置瓮中，水浸令酸，食之，暖五脏六腑之气。研取汁服，去卒心痛（孟诜）。宽中消食。多食易饥（甯源）。调肠胃，利小便，止渴除热（时珍）。

【发明】〔时珍曰〕陈仓米煮汁不浑，初时气味俱尽，故冲淡可以养胃。古人多以煮汁煎药，亦取其调肠胃、利小便、去湿热之功也。《千金方》治洞注下利，炒此米研末饮服者，亦取此义。《日华子》谓其涩肠胃，寇氏谓其冷利，皆非中论。

【附方】新五。

霍乱大渴能杀人。以黄仓米三升，水一斗，煮汁澄清饮，良（《永类钤方》）。

反胃膈气不下食者。太仓散：用仓米或白米，日西时以水微拌湿，自想日气如在米中。次日晒干，袋盛挂风处。每以一撮，水煎，和汁饮之，即时便下。〇又方：陈仓米炊饭焙研。每五两入沉香末半两，和匀。每米饮服二三钱（《普济方》）。

诸般积聚太仓丸：治脾胃饥饱不时生病，及诸般积聚，百物所伤。陈仓米四两，以巴豆二十一粒去皮同炒，至米香豆黑，勿令米焦，择去豆不用，入去白橘皮四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姜汤服五丸，日二服（《百一选方》）。

暑月吐泻陈仓米二升，麦芽四两，黄连四两切，同蒸熟焙研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白汤送下。

饭《拾遗》

【释名】（缺）

【集解】〔时珍曰〕饭食，诸谷皆可为之，各随米性，详见本条。然有入药诸饭，不可类从者，应当别出。大抵皆取粳、籼、粟米者尔。

新炊饭

〔主治〕人尿床，以热饭一盏，倾尿床处，拌与食之，勿令病者知。又乘热傅肿毒，良（时珍）。

寒食饭饆饭也。

〔主治〕灭瘢痕及杂疮，研末傅之（藏器）。烧灰酒服，治食本米饮成积，黄瘦腹痛者，甚效（孙思邈）。伤寒食复，用此饭烧研，米饮服二三钱，效（时珍）。

祀灶饭

〔主治〕卒噎，取一粒食之，即下。烧研，搽鼻中疮（时珍）。

盆边零饭

〔主治〕鼻中生疮，烧研傅之（时珍）。

齿中残饭

〔主治〕蝎咬毒痛，傅之即止（时珍）。

飧饭飧音孙，即水饭也。

〔主治〕热食，解渴除烦（时珍）。

荷叶烧饭

〔主治〕厚脾胃，通三焦，资助生发之气（时珍）。

〔发明〕〔李杲曰〕易水张洁古枳术丸，用荷叶裹烧饭为丸。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用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上升乎？更以烧饭和药，与白术协力，滋养谷气，令胃厚不致再伤，其利广矣

大矣。〔时珍曰〕按韩忞《医通》云：东南人不识北方炊饭无甑，类呼为烧，如烧菜之意，遂讹以荷叶包饭入灰火烧煨，虽丹溪亦未之辩。但以新荷叶煮汤，入粳米造饭，气味亦全也。凡粳米造饭，用荷叶汤者宽中，芥叶汤者豁痰，紫苏汤者行气解肌，薄荷汤者去热，淡竹叶汤者辟暑，皆可类推也。

青精干石□饭宋《图经》

【释名】乌饭（〖《拾遗》〗）。〔颂曰〕按陶隐居《登真隐诀》载：太极真人青精干石䭾饭法。䭾音信。䭾之为言飧也，谓以酒、蜜、药草辈溲而曝之也。亦作䭾。凡内外诸书并无此字，惟施于此饭之名耳。陈藏器《本草》名乌饭。

【集解】〔颂曰〕《登真隐诀》载南烛草木名状，注见《木部》本条下。其作饭法：以生白粳米一斛五斗舂治，淅取一斛二斗。用南烛木叶五斤，燥者三斤亦可，杂茎皮煮取汁，极令清冷，以溲米，米释炊之。从四月至八月末，用新生叶，色皆深；九月至三月，用宿叶，色皆浅，可随时进退其斤两。又采软枝茎皮，于石臼中捣碎。假令四五月中作，可用十许斤熟舂，以斛二斗汤浸染得一斛也。比来只以水渍一二宿，不必用汤，漉而炊之，初米正作绿色，蒸过便如绀色。若色不好，亦可淘去，更以新汁渍之。洒濩皆用此汁，惟令饭作正青色乃止。高格曝干，当三蒸曝，每蒸辄以叶汁溲令浥浥。每日可服二升，勿复血食。填胃补髓，消灭三虫。《上元宝经》云：子服草木之王，气与神通；子食青烛之津，命不复殒。此之谓也。今茅山道士亦作此饭，或以寄远。重蒸过食之，甚香甘也。〔藏器曰〕乌饭法：取南烛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九浸九蒸九曝，米粒紧小，黑如鑿珠，袋盛，可以适远方也。〔时珍曰〕此饭乃仙家服食之法，而今之释家多于四月八日造之，以供佛耳。造者又入柿叶、白杨叶数十枝以助色，或又加生铁一块者，止知取其上色，不知乃服食家所忌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日进一合，不饥，益颜色，坚筋骨，能行（藏器）。益肠胃，补髓，灭三虫，久服变白却老（苏颂。〇出《太极真人法》）。

粥《拾遗》

【释名】糜（〖《释名》〗）。〔时珍曰〕粥字象米在釜中相属之形。《释名》云：煮米为糜，使糜烂也。粥浊于糜，育育然也。厚曰饘，薄曰酏。

小麦粥

〔主治〕止消渴烦热（时珍）。

寒食粥用杏仁和诸花作之。

〔主治〕咳嗽，下热气，调中（藏器）。

糯米〇秫米〇黍米粥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益气，治脾胃虚寒，泄痢吐逆，小儿痘疮白色（时珍）。

粳米〇籼米〇粟米〇粱米粥

〔气味〕甘，温、平，无毒。

〔主治〕利小便，止烦渴，养脾胃（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罗天益《宝鉴》云：粳、粟米粥，气薄味淡，阳中之阴也。所以淡渗下行，能利小便。韩悉《医通》云：一人病淋，素不服药。予令专啖粟米粥，绝去他味。旬余减，月余痊。此五谷治病之理也。又张耒《粥记》云：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妙齐和尚说：山中僧，每将旦一粥，甚系利害。如不食，则终日觉脏腑燥涸。盖粥能畅胃气，生津液也。大抵养生求安乐，亦无深远难知之事，不过寝食之间尔。故作此劝人每日食粥，勿大笑也。又苏轼帖云：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也。此皆著粥之有益如此。诸谷作粥，详见本条。古方有用药物、粳、粟、粱米作粥，治病甚多。今略取其可常食者，集于下方，以备参考云。

赤小豆粥利小便，消水肿脚气，辟邪疠。

绿豆粥解热毒，止烦渴。

御米粥治反胃，利大肠。

薏苡仁粥除湿热，利肠胃。

莲子粉粥健脾胃，止泄痢。

芡实粉粥固精气，明耳目。

菱实粉粥益肠胃，解内热。

栗子粥补肾气，益腰脚。

薯蓣粥补肾精，固肠胃。

芋粥宽肠胃，令人不饥。

百合粉粥润肺调中。

萝卜粥消食利膈。

胡萝卜粥宽中下气。

马齿苋粥治痹消肿。

油菜粥调中下气。

莙荙菜粥健胃益脾。

波稜菜粥和中润燥。

荠菜粥明目利肝。

芹菜粥去伏热，利大小肠。

芥菜粥豁痰辟恶。

葵菜粥润燥宽肠。

韭菜粥温中暖下。

葱豉粥发汗解肌。

茯苓粉粥清上实下。

松子仁粥润心肺，调大肠。

酸枣仁粥治烦热，益胆气。

枸杞子粥补精血，益肾气。

薤白粥治老人冷利。

生姜粥温中辟恶。

花椒粥辟瘴御寒。

茴香粥和胃治疝。

胡椒粥、茱萸粥、辣米粥并治心腹疼痛。

麻子粥、胡麻粥、郁李仁粥并润肠治痹。

苏子粥下气利膈。

竹叶汤粥止渴清心。

猪肾粥、羊肾粥、鹿肾粥并补肾虚诸疾。

羊肝粥、鸡肝粥并补肝虚，明目。

羊汁粥、鸡汁粥并治劳损。

鸭汁粥、鲤鱼汁粥并消水肿。

牛乳粥补虚羸。

酥蜜粥养心肺。

鹿角胶入粥食，助元阳，治诸虚。

炒面入粥食，止白痢。

烧盐入粥食，止血痢。

麨尺沼切。〇《拾遗》

〔校正〕原附粟下，今分出。

【释名】糗（去九切。〖《释名》〗）。〇〔时珍曰〕麨以炒成，其臭香。故糗从臭，麨从炒省也。刘熙《释名》云：糗，齲也。饭而磨之，使齲碎也。

【集解】〔恭曰〕麨，蒸米、麦熬过，磨作之。〔藏器曰〕河东人以麦为之，北人以粟为之，东人以粳米为之，炒干饭磨成也。粗者为干糗粮。

米麦麨

【气味】甘、苦，微寒，无毒。〔藏器曰〕酸，寒。

【主治】寒中，除热渴，消石气（苏恭）。和水服，解烦热，止泄，实大肠（藏器）。炒米汤：止烦渴（时珍）。

糕《纲目》

【释名】粢（〖《方言》〗）。〔时珍曰〕糕以黍、糯合粳米粉蒸成，状如凝膏也。单糯粉作者曰粢。米粉合豆末、糖、蜜蒸成者曰饵。《释名》云：粢，慈软也。饵，而也，相粘而也。扬雄《方言》云：饵谓之糕，或谓之粢，或谓之饤（音令），或谓之餣（音浥）。然亦微有分别，不可不知之也。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粳米糕易消导。粢糕最难克化，损脾成积，小儿尤宜禁之。

【主治】粳糕：养脾胃，厚肠，益气和中。粢糕：益气暖中，缩小便，坚大便，效（时珍）。

【发明】〔时珍曰〕晚粳米糕，可代蒸饼，丸脾胃药，取其易化也。糯米粢，可代糯糊，丸丹药，取其相粘也。九日登高米糕，亦可入药。按《圣惠方》治山瘴疟有糕角饮：九月九日取米糕角阴干半两，寒食饭二百粒，豉一百粒，独蒜一枚，恒山一两，以水二盏，浸一夜，五更煎至一盏，顿服，当下利为度。

【附方】新一。

老人泄泻干糕一两，姜汤泡化，代饭（《简便方》）。

粽《纲目》

【释名】角黍（〖《风土记》〗）。〔时珍曰〕糉俗作粽。古人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尖角，如棕榈叶心之形，故曰粽，曰角黍。近世多用糯米矣。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相馈送。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五月五日取粽尖，和截疟药，良（时珍）。

寒具《纲目》

【释名】捻头（钱乙）、环饼（《要术》）、馓（〖《说文》〗）。〔时珍曰〕寒具冬春可留数月，及寒食禁烟用

之，故名寒具。捻头，捻其头也。环饼，象环钏形也。馓，易消散也。服虔《通俗文》谓之餲，张揖《广雅》谓之粹糊，《楚辞》谓之粔籹，《杂字解诂》谓之膏环。

【集解】〔时珍曰〕《钱乙方》中有捻头散，葛洪《肘后》有捻头汤，医书不载。按郑玄注《周礼》云：寒具，米食也。贾思勰《要术》云：环饼一名寒具，以水搜，入牛羊脂和作之，入口即碎。林洪《清供》云：寒具，捻头也。以糯粉和面，麻油煎成，以糖食之。可留月余，宜禁烟用。观此，则寒具即今馓子也。以糯粉和面，入少盐，牵索纽捻成环钏之形，油煎食之。苏东坡《寒具》诗云："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气味】甘、咸，温，无毒。

【主治】利大小便，润肠，温中益气（时珍）。

【附方】新二。

钱氏捻头散治小儿小便不通。用延胡索、苦楝子等分，为末。每服半钱或一钱，以捻头汤食前调下。如无捻头，滴油数点代之（钱氏《小儿方》）。

血痢不止地榆晒研为末。每服二钱，掺在羊血上，炙热食之，以捻头煎汤送下。或以地榆煮汁，熬如饴状，一服三合，捻头汤化下。

蒸饼《纲目》

【释名】〔时珍曰〕按刘熙《释名》云：饼者，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有蒸饼、汤饼、胡饼、索饼、酥饼之属，皆随形命名也。

【集解】〔时珍曰〕小麦面修治食品甚多，惟蒸饼其来最古，是酵糟发成单面所造，丸药所须，且能治疾，而《本草》不载，亦一缺也。惟腊月及寒食日蒸之，至皮裂，去皮悬之风干。临时以水浸胀，擂烂滤过，和脾胃及三焦药，甚易消化。且面已过性，不助湿热。其以果菜、油腻诸物为馅者，不堪入药。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消食，养脾胃，温中化滞，益气和血，止汗，利三焦，通水道（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爱竹谈薮》云：宋宁宗为郡王时，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国医罔措，或举孙琳治之。琳用蒸饼、大蒜、淡豆豉三物捣丸，令以温水下三十丸。曰：今日进三服，病当减三之一，明日亦然，三日病除。已而果然。赐以千缗。或问其说。琳曰：小儿何缘有淋，只是水道不利，三物皆能通利故尔。若琳者，其可与语医矣。

【附方】新六。

积年下血寒食蒸饼、乌龙尾各一两，皂角七挺去皮酥炙，为末，蜜丸。米饮每服二十丸（《圣惠方》）。

下痢赤白治营卫气虚，风邪袭入肠胃之间，便痢赤白，脐腹□痛，里急后重，烦渴胀满，不进饮食。用干蒸饼蜜拌炒二两，御米壳蜜炒四两，为末，炼蜜丸芡子大。每服一丸，水一盏，煎化热服（《传信适用妙方》）。

崩中下血陈年蒸饼，烧存性，米饮服二钱。

盗汗自汗每夜卧时，带饥吃蒸饼一枚，不过数日即止（《医林集要》）。

一切折伤寒食蒸饼为末。每服二钱，酒下，甚验（《肘后方》）。

汤火伤灼馒头饼烧存性，研末，油调涂傅之（《肘后方》）。

女曲《唐本草》

〔校正〕原附小麦下，今分出。

【释名】□子（音桓。〖苏恭〗）、黄子（〖《纲目》〗）。〔时珍曰〕此乃女人以完麦罨成黄子，故有诸名。

【集解】〔恭曰〕女曲，完小麦为饭，和成罨之，待上黄衣，取晒。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消食下气，止泄痢，下胎，破冷血（苏恭）。

黄蒸《唐本草》

〔校正〕原附小麦下，今分出。

【释名】黄衣（苏恭）、麦黄（〖《纲目》〗）。〔时珍曰〕此乃以米、麦粉和罨，待其薰蒸成黄，故有诸名。

【集解】〔恭曰〕黄蒸，磨小麦粉拌水和成饼，麻叶裹，待上黄衣，取晒。〔藏器曰〕黄蒸与□子不殊。北人以小麦，南人以粳米，六七月作之，生绿尘者佳。〔时珍曰〕女曲蒸麦饭罨成，黄蒸磨

米、麦粉罨成，稍有不同也。

【气味】（缺）

【主治】并同女曲（苏恭）。温补，能消诸生物（藏器）。温中下气，消食除烦（《日华》）。治食黄、黄汗（时珍）。

【附方】新一。

瘕黄疸疾或黄汗染衣，涕唾皆黄。用好黄蒸二升，每夜以水二升，浸微暖，于铜器中，平旦绞汁半升饮之，极效（《必效方》）。

曲宋《嘉祐》

【释名】酒母（〖《说文》〗）。〔时珍曰〕曲以米、麦包罨而成，故字从麦、从米、从包省文，会意也。酒非曲不生，故曰酒母。《书》云：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是矣。刘熙《释名》云：曲，朽也，郁使生衣败朽也。

【集解】〔藏器曰〕曲，六月作者良。入药须陈久者，炒香用。〔时珍曰〕曲有麦、面、米造者不一，皆酒醋所须，俱能消导，功不甚远。造大小麦曲法：用大麦米或小麦连皮，井水淘净，晒干。六月六日磨碎，以淘麦水和作块，楮叶包扎，悬风处，七十日可用矣。造面曲法：三伏时，用白面五斤，绿豆五升，以蓼汁煮烂。辣蓼末五两，杏仁泥十两，和踏成饼，楮叶裹悬风处，候生黄收之。造白曲法：用面五斤，糯米粉一斗，水拌微湿，筛过踏饼，楮叶包挂风处，五十日成矣。又米曲法：用糯米粉一斗，自然蓼汁和作圆丸，楮叶包挂风处，七七日晒收。此数种曲皆可入药。其各地有入诸药草及毒药者，皆有毒，惟可造酒，不可入药也。

小麦曲

〔气味〕甘，温，无毒。〔震亨曰〕麸皮曲：凉，入大肠经。

〔主治〕消谷止痢（《别录》）。平胃气，消食痔，治小儿食痫（苏恭）。调中下气，开胃，疗脏腑中风寒（藏器）。主霍乱、心膈气、痰逆，除烦，破癥结（孟诜）。补虚，去冷气，除肠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颜色（吴瑞）。落胎，并下鬼胎（《日华》）。止河鱼之腹疾（梁简文帝《劝医文》）。

大麦曲

〔气味〕同前。

〔主治〕消食和中，下生胎，破血。取五升，以水一斗煮三沸，分五服，其子如糜，令母肥盛（时珍）。

面曲、米曲

〔气味〕同前。

〔主治〕消食积、酒积、糯米积，研末酒服立愈。余功同小麦曲（时珍。〇出《千金》）。

【附方】旧五，新四。

米谷食积炒曲末，白汤调服二钱，日三服。

三焦滞气陈曲炒、莱菔子炒等分。每用三钱，水煎，入麝香少许服（《普济》）。

小腹坚大如盘，胸满，食不能消化。用曲末，汤服方寸匕，日三（《千金》）。

水痢百起六月六日曲炒黄、马蔺子等分，为末，米饮服方寸匕。无马蔺子，用牛骨灰代之（《普济方》）。

赤白痢下水谷不消。以曲熬粟米粥，服方寸匕，日四五服（《肘后方》）。

酒毒便血曲一块，湿纸包煨，为末。空心米饮服二钱，神效。

伤寒食复曲一饼，煮汁饮之，良（《类要》方）。

胎动不安或上抢心，下血者。生曲饼研末，水和绞汁，服三升（《肘后》）。

狐刺尿疮曲末和独头蒜，杵如麦粒，纳疮孔中，虫出愈（《古今录验》）。

神曲《药性论》

【释名】（缺）

【集解】〔时珍曰〕昔人用曲，多是造酒之曲。后医乃造神曲，专以供药，力更胜之。盖取诸神聚会之日造之，故得神名。贾思勰《齐民要术》虽有造神曲古法，繁琐不便。近时造法，更简易也。

叶氏《水云录》云：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或三伏日，用白面百斤，青蒿自然汁三升，赤小豆末、杏仁泥各三升，苍耳自然汁、野蓼自然汁各三升，以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勾陈、螣蛇六神，用汁和面、豆、杏仁作饼，麻叶或楮叶包置，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晒收之。

【气味】甘、辛，温，无毒。〔元素曰〕阳中之阳也，入足阳明经。凡用须火炒黄，以助土气。陈久者良。

【主治】化水谷宿食，癥结积滞，健脾暖胃（《药性》）。养胃气，治赤白痢（元素）。消食下气，除痰逆霍乱，泄痢胀满诸疾，其功与曲同。闪挫腰痛者，煅过淬酒温服有效。妇人产后欲回乳者，炒研，酒服二钱，日二即止，甚验（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倪维德《启微集》云：神曲治目病，生用能发其生气，熟用能敛其暴气也。

【附方】旧一，新六。

胃虚不克神曲半斤，麦芽五升，杏仁一升，各炒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食后嚼化一丸（《普济方》）。

壮脾进食疗痞满暑泄。曲术丸：用神曲炒、苍术泔制炒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五十丸。冷者加干姜或吴茱萸（《肘后百一方》）。

健胃思食消食丸：治脾胃俱虚，不能消化水谷，胸膈痞闷，腹胁膨胀，连年累月，食减嗜卧，口苦无味。神曲六两，麦蘖炒三两，干姜炮四两，乌梅肉焙四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五十

丸，日三服（《和剂局方》）。

虚寒反胃方同上。

暴泄不止神曲炒二两，茱萸汤泡炒半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百一选方》）。

产后运绝神曲炒为末，水服方寸匕（《千金方》）。

食积心痛陈神曲一块烧红，淬酒二大碗服之（《摘玄方》）。

红曲丹溪《补遗》

【集解】〔时珍曰〕红曲《本草》不载，法出近世，亦奇术也。其法：白粳米一石五斗，水淘浸一宿，作饭。分作十五处，入曲母三斤，搓揉令匀，并作一处，以帛密覆。热即去帛摊开，觉温急堆起，又密覆。次日日中又作三堆，过一时分作五堆，再一时合作一堆，又过一时分作十五堆，稍温又作一堆，如此数次。第三日，用大桶盛新汲水，以竹箩盛曲作五六分，蘸湿完又作一堆，如前法作一次。第四日，如前又蘸。若曲半沉半浮，再依前法作一次，又蘸。若尽浮则成矣，取出日干收之。其米过心者谓之生黄，入酒及鲊醢中，鲜红可爱。未过心者不甚佳。入药以陈久者良。

【气味】甘，温，无毒。〔瑞曰〕酿酒则辛热，有小毒，发肠风痔瘘、脚气、哮喘痰嗽诸疾。

【主治】消食活血，健脾燥胃，治赤白痢下水谷（震亨）。**酿酒，破血行药势，杀山岚瘴气，治打扑伤损**（吴瑞）。**治女人血气痛，及产后恶血不尽，擂酒饮之，良**（时珍）。

【发明】〔时珍曰〕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薰蒸，游溢精气，日化为红，散布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造红曲者，以白米饭受湿热郁蒸变而为红，即成真色，久亦不渝，此乃人窥造化之巧者也。故红曲有治脾胃营血之功，得同气相求之理。

【附方】新四。

湿热泄痢丹溪青六丸：用六一散，加炒红曲五钱，为末，蒸饼和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汤下，日三服（《丹溪心法》）。

小儿吐逆频并，不进乳食，手足心热。用红曲年久者三钱半，白术麸炒一钱半，甘草炙一钱，为末。每服半钱，煎枣子、米汤下（《经济》）。

小儿头疮因伤湿入水成毒，浓汁不止。用红曲嚼罨之，甚效（《百一选方》）。

心腹作痛赤曲、香附、乳香等分为末，酒服（《摘玄方》）。

蘖米《别录·中品》

【释名】〔弘景曰〕此是以米作蘖，非别米名也。〔恭曰〕蘖犹孽也，生不以理之名也。皆当以可生之物生之，取其蘖中之米入药。按《食经》用稻蘖，稻即穰谷之总名。陶谓以米作蘖，非矣。米岂能更生乎？

【集解】〔宗奭曰〕蘖米，粟蘖也。〔时珍曰〕《别录》止云蘖米，不云粟作也。苏恭言凡谷皆可生者，是矣。有粟、黍、谷、麦、豆诸蘖，皆水浸胀，候生芽曝干去须，取其中米，炒研面用。其功皆主消导。今并集于左方。《日华子》谓蘖米为作醋黄子者，亦误

矣。

粟蘖一名粟芽。

〔气味〕苦，温，无毒。〔宗奭曰〕今谷神散中用之，性温于麦蘖。

〔主治〕寒中，下气，除热（《别录》）。除烦，消宿食，开胃（《日华》）。为末和脂傅面，令皮肤悦泽（陶弘景）。

稻蘖一名谷芽。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快脾开胃，下气和中，消食化积（时珍）。

〔附方〕新一。

启脾进食谷神丸：用谷蘖四两为末，入姜汁、盐少许，和作饼，焙干，入炙甘草、砂仁、白术麸炒各一两，为末。白汤点服之，或丸服（澹寮方）。

穬麦蘖一名麦芽。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消食和中（《别录》）。破冷气，去心腹胀满（《药性》）。开胃，止霍乱，除烦闷，消痰饮，破癥结，能催生落胎（《日华》）。补脾胃

虚，宽肠下气，腹鸣者用之（元素）。消化一切米、面、诸果食积（时珍）。

〔发明〕〔好古曰〕麦芽、神曲二药，胃气虚人宜服之，以代戊己腐熟水谷。豆蔻、缩砂、乌梅、木瓜、芍药、五味子为之使。〔时珍曰〕麦蘖、谷芽、粟蘖，皆能消导米、面、诸果食积。观造饧者用之，可以类推矣。但有积者能消化，无积而久服，则消人元气也，不可不知。若久服者，须同白术诸药兼用，则无害也矣。

〔附方〕旧三，新五。

快膈进食麦蘖四两，神曲二两，白术、橘皮各一两，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人参汤下三五十丸，效。

谷劳嗜卧饱食便卧，得谷劳病，令人四肢烦重，嘿嘿欲卧，食毕辄甚。用大麦蘖一升，椒一两并炒，干姜三两，捣末。每服方寸匕，白汤下，日三（《肘后》）。

腹中虚冷食辄不消，羸瘦弱乏，因生百疾。大麦蘖五升，小麦面半斤，豉五合，杏仁二升，皆熬黄香，捣筛糊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白汤下（《肘后方》）。

产后腹胀不通，转气急，坐卧不安。以麦蘖一合，为末。和酒服，良久通转，神验。此乃供奉辅太初传与崔郎中方也（李绛《兵部手集》方）。

产后青肿乃血水积也。干漆、大麦蘖等分，为末。新瓦中铺漆一层，蘖一层，重重令满，盐泥固济，煅赤研末。热酒调服二钱。产后诸疾并宜（《妇人经验方》）。

产后秘塞五七日不通，不宜妄服药丸。宜用大麦芽炒黄为末，每服三钱，沸汤调下，与粥间服（《妇人良方》）。

妊娠去胎《外台》：治妊娠欲去胎。麦蘖一升，蜜一升，服之即下。〇《小品》：用大麦芽一升，水三升，煮二升，分三服，神效。

产后回乳产妇无子食乳，乳不消，令人发热恶寒。用大麦蘖二两，炒为末。每服五钱，白汤下，甚良（《丹溪纂要》方）。

饴糖《别录·上品》

【释名】饧（音徐盈切。〖《方言》〗）。〇〔时珍曰〕按刘熙《释名》云：糖之清者曰饴，形怡怡然也。稠者曰饧，强硬如钖也。如饧而浊者曰铺。《方言》谓之饹馈（音长皇）。《楚辞》云“粔籹蜜饵有饹馈”，是也。〔嘉谟曰〕因色紫类琥珀，方中谓之胶饴，干枯者名饧。

【集解】〔弘景曰〕方家用饴，乃云胶饴，是湿糖如厚蜜者。其凝强及牵白者饧糖，不入药用。〔韩保昇曰〕饴，即软糖也。北人谓之饧。糯米、粳米、秫粟米、蜀秫米、大麻子、枳椇子、黄精、白术并堪熬造。惟以糯米作者入药，粟米者次之，余但可食耳。〔时珍曰〕饴饧用麦蘖或谷芽同诸米熬煎而成，古人寒食多食饧，故医方亦收用之。

【气味】甘，大温，无毒。入太阴经。〔宗奭曰〕多食动脾风。〔震亨曰〕饴糖属土而成于火，大发湿中之热。寇氏谓其动脾风，言末而遗本矣。〔时珍曰〕凡中满吐逆、秘结牙□、赤目疳病者，切宜忌之，生痰动火最甚。甘属土，肾病毋多食甘，甘伤肾，骨痛而齿落，皆指此类也。

【主治】补虚乏，止渴去血（《别录》）。**补虚冷，益气力，止肠鸣咽痛，治唾血，消痰润肺**

止嗽（思邈）。健脾胃，补中，治吐血。打损瘀血者，熬焦酒服，能下恶血。又伤寒大毒嗽，于蔓菁、薤汁中煮一沸，顿服之，良（孟诜）。脾弱不思食人少用，能和胃气。亦用和药（寇宗奭）。解附子、草乌头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古方建中汤多用之。糖与酒皆用米蘖，而糖居上品，酒居中品。是糖以和润为优，酒以醺乱为劣也。〔成无己曰〕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胶饴之甘以缓中也。〔好古曰〕饴乃脾经气分药也。甘能补脾之不足。〔时珍曰〕《集异记》云：邢曹进，河朔健将也。为飞矢中目，拔矢而镞留于中，钳之不动，痛困俟死。忽梦胡僧令以米汁注之必愈。广询于人，无悟者。一日一僧丐食，肖所梦者。叩之。僧云：但以寒食饧点之。如法用之，应手清凉，顿减酸楚。至夜疮痒，用力一钳而出。旬日而瘥。

【附方】旧二，新九。

老人烦渴寒食大麦一升，水七升，煎五升，入赤饧二合，渴即饮之（《奉亲书》）。

蛟龙癥病凡人正二月食芹菜，误食蛟龙精者，为蛟龙病，发则似痫，面色青黄。每服寒食饧五合，日三服。吐出蛟龙，有两头可验。吐蛔者勿用（《金匮要略》）。

鱼脐疔疮寒食饧涂之，良。干者烧灰（《千金方》）。

瘭疽毒疮腊月饴糖，昼夜浸之，数日则愈（《千金方》）。

误吞稻芒白饧频食（《简便方》）。

鱼骨鲠咽不能出。用饴糖丸鸡子黄大吞之。不下再吞（《肘

后方》）。

误吞钱钗及竹木。取饴糖一斤，渐渐食尽，便出（《外台》）。

箭镞不出见发明。

服药过剂闷乱者。饴糖食之（《千金》）。

草乌头毒及天雄、附子毒。并食饴糖即解（《总录》）。

手足瘑疮炒腊月糖，薄之（《千金方》）。

火烧成疮白糖烧灰，粉之即燥，易瘥（《小品方》）。

酱《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按刘熙《释名》云：酱者，将也。能制食物之毒，如将之平暴恶也。

【集解】〔时珍曰〕面酱有大麦、小麦、甜酱、麸酱之属，豆酱有大豆、小豆、豌豆及豆油之属。豆油法：用大豆三斗，水煮糜，以面二十四斤，拌罨成黄。每十斤，入盐八斤，井水四十斤，搅晒成油收取之。大豆酱法：用豆炒磨成粉，一斗入面三斗和匀，切片罨黄，晒之。每十斤入盐五斤，井水淹过，晒成收之。小豆酱法：用豆磨净，和面罨黄，次年再磨。每十斤入盐五斤，以腊水淹过，晒成收之。豌豆酱法：用豆水浸，蒸软晒干去皮。每一斗入小麦一斗，磨面和切，蒸过盦黄，晒干。每十斤入盐五斤，水二十斤，晒成收之。麸酱法：用小麦麸蒸熟罨黄，晒干磨碎。每十斤入盐三斤，熟汤二十斤，晒成收之。甜面酱：用小麦面和剂，切片蒸熟，盦黄晒簸。每十斤入盐三斤，熟水二十斤，晒成收之。小麦面酱：用生面水和，布包踏饼，罨黄晒松。每十斤入盐五斤，水二十斤，晒成收之。大麦酱用

黑豆一斗炒熟，水浸半日，同煮烂，以大麦面二十斤拌匀，筛下面，用煮豆汁和剂，切片蒸熟，罨黄晒捣。每一斗入盐二斤，井水八斤，晒成黑甜而汁清。又有麻滓酱：用麻枯饼捣蒸，以面和匀罨黄如常，用盐水晒成，色味甘美也。

【气味】咸，冷利，无毒。〔时珍曰〕面酱：咸。豆酱、甜酱、豆油、大麦酱、麸酱：皆咸、甘。〔诜曰〕多食发小儿无辜，生痰动气。妊娠合雀肉食之，令儿面黑。〔颂曰〕麦酱和鲤鱼食，生口疮。

【主治】除热，止烦满，杀百药及热汤火毒（《别录》）。杀一切鱼、肉、菜蔬、蕈毒，并治蛇、虫、蜂、虿等毒（《日华》）。酱汁灌入下部，治大便不通。灌耳中，治飞蛾、虫、蚁入耳。涂猘犬咬及汤、火伤灼未成疮者，有效。又中砒毒，调水服即解（出时珍方）。

【发明】〔弘景曰〕酱多以豆作，纯麦者少。入药当以豆酱，陈久者弥好也。又有鱼酱、肉酱，皆呼为醯，不入药用。〔诜曰〕小麦酱杀药力，不如豆酱。又有獐、鹿、兔、雉及鳢鱼酱，皆不可久食也。〔宗奭曰〕圣人不得酱不食，意欲五味和，五脏悦而受之，此亦安乐之一端也。〔时珍曰〕不得酱不食，亦兼取其杀饮食百药之毒也。

【附方】旧六。

手指掣痛酱清和蜜，温热浸之，愈乃止（《千金》）。

疬疡风驳酱清和石硫黄细末，日日揩之（《外台秘要》）。

妊娠下血豆酱二升，去汁取豆，炒研。酒服方寸匕，日三

（《古今录验》）。

妊娠尿血豆酱一大盏熬干，生地黄二两，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普济方》）。

浸淫疮癣酱瓣和人尿，涂之（《千金翼》）。

解轻粉毒服轻粉口破者。以三年陈酱化水，频漱之（《濒湖集简方》）。

榆仁酱《食疗》

〔校正〕原附酱下，今分出。

【集解】〔时珍曰〕造法：取榆仁水浸一伏时，袋盛，揉洗去涎，以蓼汁拌晒，如此七次，同发过面曲，如造酱法下盐晒之。每一升，曲四斤，盐一斤，水五斤。崔寔《月令》谓之酱□，是也。音牟偷。

【气味】辛美，温，无毒。

【主治】利大小便、心腹恶气，杀诸虫。不宜多食（孟诜）。

芜荑酱《食疗》

〔校正〕原附酱下，今分出。

【集解】〔时珍曰〕造法与榆仁酱同。

【气味】辛美微臭，温，无毒。多食落发。

【主治】杀三虫，功力强于榆仁酱（孟诜）。

【发明】〔张从正曰〕北人亦多食乳酪酥脯甘美之物，皆生虫之萌也。而不生虫者，盖食中多胡荽、芜荑、卤汁，杀九虫之物也。

醋《别录·下品》

【释名】酢（音醋。〖《说文》〗）、醯（音兮。〖《说文》〗）、苦酒（〖《伤寒论》〗）。〔弘景曰〕醋酒为用，无所不入，愈久愈良，亦谓之醯。以有苦味，俗呼苦酒。丹家又加余物，谓为华池左味。〔时珍曰〕刘熙《释名》云：醋，措也。能措置食毒也。古方多用酢字也。

【集解】〔恭曰〕醋有数种：有米醋、麦醋、曲醋、糠醋、糟醋、饧醋、桃醋，葡萄、大枣、蘡薁等诸杂果醋，会意者亦极酸烈。惟米醋二三年者入药。余止可啖，不可入药也。〔诜曰〕北人多为糟醋，江外人多为米醋，小麦醋不及。糟醋为多妨忌也。大麦醋良。〔藏器曰〕苏言葡萄、大枣诸果堪作醋，缘渠是荆楚人，土地俭啬，果败则以酿酒也。糟醋犹不入药，况于果乎？〔时珍曰〕米醋：三伏时用仓米一斗，淘净蒸饭，摊冷盦黄，晒簸，水淋净。别以仓米二斗蒸饭，和匀入瓮，以水淹过，密封暖处，三七日成矣。糯米醋：秋社日，用糯米一斗淘蒸，用六月六日造成小麦大曲和匀，用水二斗，入瓮封酿，三七日成矣。粟米醋：用陈粟米一斗，淘浸七日，再蒸淘熟，入瓮密封，日夕搅之，七日成矣。小麦醋：用小麦水浸三日，蒸熟盦黄，入瓮水淹，七七日成矣。大麦醋：用大麦米一斗，水浸蒸饭，盦黄晒干，水淋过，再以麦饭二斗和匀，入水封闭，三七日成矣。饧醋：用饧一斤，水三升煎化，入白曲末二两，瓶封晒成。其余糟、糠等醋，皆不入药，不能尽纪也。

米醋

【气味】酸、苦，温，无毒。〔诜曰〕大麦醋：微寒。余醋并同。〔弘景曰〕多食损人肌脏。〔藏器曰〕多食损筋骨，亦损胃。不益男子，损人颜色。醋发诸药，不可同食。〔时珍曰〕酸属木，脾病毋多食酸。酸伤脾，肉□而唇揭。〇服茯苓、丹参人，不可食醋。《镜源》曰：米醋煮制四黄、丹砂、胆矾、常山诸药也。

【主治】消痈肿，散水气，杀邪毒（《别录》）。理诸药，消毒（扁鹊）。治产后血运，除癥块坚积，消食，杀恶毒，破结气、心中酸水痰饮（藏器）。下气除烦，治妇人心痛血气，并产后及伤损金疮出血昏运，杀一切鱼、肉、菜毒（《日华》）。醋磨青木香，止卒心痛、血气痛。浸黄檗含之，治口疮。调大黄末，涂肿毒。煎生大黄服，治痃癖甚良（孟诜）。散瘀血，治黄疸、黄汗。〔好古曰〕张仲景治黄汗，有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治黄疸，有麻黄醇酒汤，用苦酒、清酒（方见《金匮要略》）。

【发明】〔宗奭曰〕米醋比诸醋最酽，入药多用之，谷气全也，故胜糟醋。产妇房中，常以火炭沃醋气为佳，酸益血也。以磨雄黄，涂蜂虿毒，亦取其收而不散之义。今人食酸则齿软，谓其水生木，水气弱，木气强，故如是。造靴皮者，须得醋而纹皱，故知其性收敛，不负酸收之意。〔时珍曰〕按孙光宪《北梦琐言》云：一婢抱儿落炭火上烧灼，以醋泥傅之，旋愈无痕。又一少年，眼中常见一镜。赵卿谓之曰：来晨以鱼鲙奉候。及期延至，从容久之。少年饥甚，见台上一瓯芥醋，旋旋啜之，遂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卿云：君吃鱼鲙太多，鱼畏芥醋，故权诳而愈其疾也。观此二事，可证《别录》治痈肿、杀邪毒之验也。大抵醋治诸疮肿积块，心腹疼痛，痰水

血病，杀鱼、肉、菜及诸虫毒气，无非取其酸收之义，而又有散瘀解毒之功。李鹏飞云：醋能少饮，辟寒胜酒。王戩自幼不食醋，年逾八十，犹能传神也。

【附方】旧二十，新十三。

身体卒肿醋和蚯蚓屎傅之（《千金》）。

白虎风毒以三年酽醋五升，煎五沸，切葱白三升，煎一沸漉出，以布染乘热裹之，痛止乃已（《外台秘要》）。

霍乱吐利盐、醋煎服甚良（《如宜方》）。

霍乱烦胀未得吐下。以好苦酒三升饮之（《千金方》）。

足上转筋以故绵浸醋中，甑蒸热裹之，冷即易，勿停，取瘥止（《外台》）。

出汗不滴瘦却腰脚，并耳聋者。米醋浸荆三棱，夏四日，冬六日，为末。醋汤调下二钱，即瘥（《经验后方》）。

腋下胡臭三年酽酢，和石灰傅之（《外台》）。

疠疡风病酢和硫黄末傅之（《外台秘要》）。

痈疽不溃苦酒和雀屎如小豆大，傅疮头上，即穿也（《肘后方》）。

舌肿不消以酢和釜底墨，厚傅舌之上下，脱则更傅，须臾即消（《千金方》）。

木舌肿强糖醋时时含漱（《普济方》）。

牙齿疼痛大醋一升，煮枸杞白皮一升，取半升，含漱即瘥

（《肘后方》）。

鼻中出血酢和胡粉半枣许服。〇又法：用醋和土，涂阴囊，干即易之（《千金方》）。

塞耳治聋以醇酢微火炙附子，削尖塞之（《千金方》）。

面黯雀卵苦酒渍术，常常拭之（《肘后方》）。

中砒石毒饮酽醋，得吐即愈。不可饮水（《广记》）。

服硫发痈酢和豉，研膏傅之，燥则易（《千金方》）。

食鸡子毒饮醋少许即消（《广记》）。

浑身虱出方见《石部》食盐。

毒蜂伤螫清醋急饮一二碗，令毒气不散，然后用药（《济急方》）。

蝎刺螫人酢磨附子汁傅之（《食医心镜》）。

蜈蚣咬毒醋磨生铁傅之（《箧中方》）。

蜘蛛咬毒同上方。

蠼螋尿疮以醋和胡粉傅之（《千金方》）。

诸虫入耳凡百节、蚰蜒、蚁入耳，以苦酒注入，起行即出（钱相公《箧中方》）。

汤火伤灼即以酸醋淋洗，并以醋泥涂之甚妙，亦无瘢痕也。

狼烟入口以醋少许饮之（《秘方》）。

足上冻疮以醋洗足，研藕傅之。

胎死不下月未足者。大豆煮醋服三升，立便分解。未下再服（《子母秘录》）。

胞衣不下腹满则杀人。以水入醋少许，噀面，神效（《圣惠方》）。

鬼击卒死吹醋少许入鼻中（《千金》）。

乳痈坚硬以罐盛醋，烧热石投之二次，温渍之。冷则更烧石投之，不过三次即愈（《千金》）。

疔肿初起用面围住，以针乱刺疮上，铜器煎醋沸，倾入围中，令容一盏。冷即易，三度根即出也。

酒《别录·中品》

〔校正〕《拾遗》糟笋酒、社酒，今并为一。

【释名】〔时珍曰〕按许氏《说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之善恶也。一说：酒字篆文，象酒在卣中之状。《饮膳》标题云：酒之清者曰酿，浊者曰盎；厚曰醇，薄曰醨；重酿曰酎，一宿曰醴；美曰醑，未榨曰醅；红曰醍，绿曰醽，白曰醝。

【集解】〔恭曰〕酒有秫、黍、粳、糯、粟、曲、蜜、葡萄等色。凡作酒醴须曲，而葡萄、蜜等酒独不用曲。诸酒醇醨不同，惟米酒入药用。〔藏器曰〕凡好酒欲熟时，皆能候风潮而转，此是合阴阳也。〔诜曰〕酒有紫酒、姜酒、桑椹酒、葱豉酒、葡萄酒、蜜酒，及地黄、牛膝、虎骨、牛蒡、大豆、枸杞、通草、仙灵脾、狗肉汁等，皆可和酿作酒，俱各有方。〔宗奭曰〕《战国策》云：帝女仪狄造酒，进之于禹。《说文》云：少康造酒，即杜康也。然《本草》已

著酒名，《素问》亦有酒浆，则酒自黄帝始，非仪狄矣。古方用酒，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美酒、糟下酒、粳酒、秫黍酒、葡萄酒、地黄酒、蜜酒、有灰酒、新熟无灰酒、社坛余胙酒。今人所用，有糯酒、煮酒、小豆曲酒、香药曲酒、鹿头酒、羔儿等酒。江浙、湖南北又以糯粉入众药，和为曲，曰饼子酒。至于官务中，亦有四夷酒，中国不可取以为法。今医家所用，正宜斟酌。但饮家惟取其味，不顾入药何如尔，然久之未见不作疾者。盖此物损益兼行，可不慎欤？汉赐丞相上尊酒，糯为上，稷为中，粟为下。今入药佐使，专用糯米，以清水白面曲所造为正。古人造曲未见入诸药，所以功力和厚，皆胜余酒。今人又以蘖造者，盖止是醴，非酒也。《书》云："若作酒醴，尔惟曲蘖。"酒则用曲，醴则用蘖，气味甚相辽，治疗岂不殊也？〔颖曰〕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古擅名。《事林广记》所载酿法，其曲亦用药。今则绝无，惟用麸面、蓼汁拌造，假其辛辣之力，蓼亦解毒，清香远达，色复金黄，饮之至醉，不头痛，不口干，不作泻。其水秤之重于他水，邻邑所造俱不然，皆水土之美也。处州金盆露，水和姜汁造曲，以浮饭造酿，醇美可尚，而色香劣于东阳，以其水不及也。江西麻姑酒，以泉得名，而曲有群药。金陵瓶酒，曲米无嫌，而水有碱，且用灰，味太甘，多能聚痰。山东秋露白，色纯味烈。苏州小瓶酒，曲有葱及红豆、川乌之类，饮之头痛口渴。淮南绿豆酒，曲有绿豆，能解毒，然亦有灰不美。〔时珍曰〕东阳酒即金华酒，古兰陵也，李太白诗所谓"兰陵美酒郁金香"即此，常饮入药俱良。山西襄陵酒、蓟州薏苡酒皆清烈，但曲中亦有药物。黄酒有灰。秦、蜀有咂嘛酒，用稻、麦、黍、秫、药曲，小罂封酿而成，以筒吸饮。谷气既杂，酒不清美，并不可入药。

米酒

〔气味〕苦、甘、辛，大热，有毒。〔诜曰〕久饮伤神损寿，软筋骨，动气痢。醉卧当风，则成癞风。醉浴冷水成痛痹。服丹砂人饮之，头痛吐热。〔士良曰〕凡服丹砂、北庭、石亭脂、钟乳、诸礜石、生姜，并不可长用酒下，能引石药气入四肢，滞血化为痈疽。〔藏器曰〕凡酒，忌诸甜物。酒浆照人无影，不可饮。

祭酒自耗，不可饮。酒合乳饮，令人气结。同牛肉食，令人生虫。酒后卧黍穰，食猪肉，患大风。〔时珍曰〕酒后食芥及辣物，缓人筋骨。酒后饮茶，伤肾脏，腰脚重坠，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消渴挛痛之疾。一切毒药，因酒得者难治。又酒得咸而解者，水制火也，酒性上而咸润下也。又畏枳椇、葛花、赤豆花、绿豆粉者，寒胜热也。

〔主治〕行药势，杀百邪恶毒气（《别录》）。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藏器）。养脾气，扶肝，除风下气（孟诜）。解马肉、桐油毒，丹石发动诸病，热饮之甚良（时珍）。

糟底酒三年腊糟下取之。开胃下食，暖水脏，温肠胃，消宿食，御风寒，杀一切蔬菜毒（《日华》）。止呕哕，摩风瘙、腰膝疼痛（孙思邈）。

老酒腊月酿造者，可经数十年不坏。和血养气，暖胃辟寒，发痰动火（时珍）。

春酒清明酿造者亦可经久。常服令人肥白（孟诜）。蠼螋尿疮，饮之至醉，须臾虫出如米也（李绛《兵部手集》）。

社坛余胙酒（《拾遗》）治小儿语迟，纳口中佳。又以喷屋四角，辟蚊子（藏器）。饮之治聋。〔时珍曰〕按《海录碎事》云：俗传社酒治聋，故李涛有“社翁今日没心情，为寄治聋酒一瓶”之句。

糟笋节中酒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饮之，主哕气呕逆，或加小儿乳及牛乳同服。又摩疬疡风（藏器）。

东阳酒

〔气味〕甘、辛，无毒。

〔主治〕用制诸药良。

【发明】〔弘景曰〕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药家多用以行其势，人饮多则体弊神昏，是其有毒故也。《博物志》云：王肃、张衡、马均三人，冒雾晨行。一人饮酒，一人饱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饱食者病，饮酒者健。此酒势辟恶，胜于作食之效也。〔好古曰〕酒能行诸经不止，与附子相同。味之辛者能散，苦者能下，甘者居中而缓。用为导引，可以通行一身之表，至极高之分。味淡者则利小便而速下也。古人惟以麦造曲酿黍，已为辛热有毒。今之酝者加以乌头、巴豆、砒霜、姜、桂、石灰、灶灰之类大毒大热之药，以增其气味。岂不伤冲和，损精神，涸荣卫，竭天癸，而夭夫人寿耶？〔震亨曰〕《本草》止言酒热而有毒，不言其湿中发热，近于相火，醉后振寒战栗可见矣。又性喜升，气必随之，痰郁于上，溺涩于下，恣饮寒凉，其热内郁，肺气大伤。其始也病浅，或呕吐，或自汗，或疮疥，或鼻齆，或泄利，或心脾痛，尚可散而去之。其久也病深，或消渴，或内疽，或肺痿，或鼓胀，或失明，或哮喘，或劳瘵，或癫痫，或痔漏，为难名之病，非具眼未易处也。夫醇酒性大热，饮者适口，不自觉也。理宜冷饮，有三益焉。过于肺，入于胃，然后微温。肺先得温中之寒，可以补气。次得寒中之温，可以养胃。冷酒行迟，传化以渐，人不得恣饮也。今则不然，图取快喉舌焉尔。〔颖曰〕人知戒早饮，而不知夜饮更甚。既醉既饱，睡而就枕，

热拥伤心伤目。夜气收敛，酒以发之，乱其清明，劳其脾胃，停湿生疮，动火助欲，因而致病者多矣。朱子云：以醉为节可也。〔机曰〕按扁鹊云：过饮腐肠烂胃，溃髓蒸筋，伤神损寿。昔有客访周颉，出美酒二石。颉饮一石二斗，客饮八斗。次明，颉无所苦，客已胁穿而死矣。岂非犯扁鹊之戒乎？〔时珍曰〕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痛饮则伤神耗血，损胃亡精，生痰动火。邵尧夫诗云："美酒饮教微醉后。"此得饮酒之妙，所谓醉中趣、壶中天者也。若夫沉湎无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邦亡家而陨躯命，其害可胜言哉？此大禹所以疏仪狄，周公所以著《酒诰》，为世范戒也。

【附方】旧十一，新六。

惊怖卒死温酒灌之即醒。

鬼击诸病卒然着人，如刀刺状，胸胁腹内切痛，不可抑按，或吐血、鼻血、下血，一名鬼排。以醇酒吹两鼻内，良（《肘后》）。

马气入疮或马汗、马毛入疮，皆致肿痛烦热，入腹则杀人。多饮醇酒，至醉即愈，妙（《肘后方》）。

虎伤人疮但饮酒，常令大醉，当吐毛出（梅师）。

蛇咬成疮暖酒淋洗疮上，日三次（《广利方》）。

蜘蛛疮毒同上方。

毒蜂螫人方同上。

咽伤声破酒一合，酥一匕，干姜末二匕，和服，日二次（《十便良方》）。

卅年耳聋酒三升，渍牡荆子一升，七日去滓，任性饮之

（《千金方》）。

天行余毒手足肿痛欲断。作坑深三尺，烧热灌酒，着屐踞坑上，以衣壅之，勿令泄气（《类要》方）。

下部痔□掘地作小坑，烧赤，以酒沃之，纳吴茱萸在内坐之。不过三度良（《外台》）。

产后血闷清酒一升，和生地黄汁煎服（梅师）。

身面疣目盗酸酒酹，洗而咒之曰：疣疣，不知羞。酸酒酹，洗你头。急急如律令。咒七遍，自愈（《外台》）。

断酒不饮酒七升，朱砂半两，瓶浸紧封，安猪圈内，任猪摇动，七日取出，顿饮〇又方：正月一日酒五升，淋碓头杵下，取饮之（《千金方》）。

丈夫脚冷不随，不能行者。用淳酒三斗，水三斗，入瓮中，灰火温之，渍脚至膝。常着灰火，勿令冷，三日止（《千金方》）。

海水伤裂凡人为海水咸物所伤，及风吹裂，痛不可忍。用蜜半斤，水酒三十斤，防风、当归、羌活、荆芥各二两，为末。煎汤浴之。一夕即愈（《使琉球录》）。

【附诸酒方】〔时珍曰〕《本草》及诸书，并有治病酿酒诸方。今辑其简要者，以备参考。药品多者，不能尽录。

愈疟酒治诸疟疾，频频温饮之。四月八日，水一石，曲一斤为末，俱酘水中。待酢煎之，一石取七斗。待冷，入曲四斤。一宿，上生白沫起，炊秫一石次酘，三日酒成（贾思勰《齐民要术》）。

屠苏酒陈延之《小品方》云：此华佗方也。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造法：用赤术、桂心七钱五分，防风一两，菝葜五钱，蜀椒、桔梗、大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豆十四枚，以

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出置酒中，煎数沸。举家东向，从少至长，次第饮之。药滓还投井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〇〔时珍曰〕苏魈，鬼名。此药屠割鬼爽，故名。或云，草庵名也。

逡巡酒补虚益气，去一切风痹湿气。久服益寿耐老，好颜色。造法：三月三日收桃花三两三钱，五月五日收马蔺花五两五钱，六月六日收脂麻花六两六钱，九月九日收黄甘菊花九两九钱，阴干。十二月八日取腊水三斗。待春分，取桃仁四十九枚好者，去皮尖，白面十斤正，同前花和作曲，纸包四十九日。用时白水一瓶，曲一丸，面一块，封良久成矣。如淡，再加一丸。

五加皮酒去一切风湿痿痹，壮筋骨，填精髓。用五加皮洗刮去骨煎汁，和曲、米酿成，饮之。或切碎袋盛，浸酒煮饮。或加当归、牛膝、地榆诸药。

白杨皮酒治风毒脚气，腹中痰癖如石。以白杨皮切片，浸酒起饮。

女贞皮酒治风虚，补腰膝。女贞皮切片，浸酒煮饮之。

仙灵脾酒治偏风不遂，强筋坚骨。仙灵脾一斤，袋盛，浸无灰酒二斗，密封三日，饮之（《圣惠方》）。

薏苡仁酒去风湿，强筋骨，健脾胃。用绝好薏苡仁粉，同曲、米酿酒，或袋盛煮酒饮。

天门冬酒润五脏，和血脉。久服除五劳七伤，癫痫恶疾。常令酒气相接，勿令大醉，忌生冷。十日当出风疹毒气，三十日乃已，五十日不知风吹也。冬月用天门冬去心煮汁，同曲、米酿成。初熟微酸，久乃味佳（《千金》）。

百灵藤酒治诸风。百灵藤十斤，水一石，煎汁三斗，入糯米三斗，神曲九两，如常酿成。三五日，更炊一斗糯饭候冷投之，即

熟。澄清日饮，以汗出为效（《圣惠方》）。

白石英酒治风湿周痹，肢节中痛，及肾虚耳聋。用白石英、磁石煅醋淬七次各五两，绢袋盛，浸酒一升中，五六日，温饮。酒少更添之（《圣济总录》）。

地黄酒补虚弱，壮筋骨，通血脉，治腹痛，变白发。用生肥地黄绞汁，同曲、米封密器中。春夏三七日，秋冬五七日启之，中有绿汁，真精英也，宜先饮之，乃滤汁藏贮。加牛膝汁效更速，亦有加群药者。

牛膝酒壮筋骨，治痿痹，补虚损，除久疟。用牛膝煎汁，和曲、米酿酒。或切碎，袋盛浸酒，煮饮。

当归酒和血脉，坚筋骨，止诸痛，调经水。当归煎汁，或酿或浸，并如上法。

菖蒲酒治三十六风，一十二痹，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石菖蒲煎汁，或酿或浸，并如上法。

枸杞酒补虚弱，益精气，去冷风，壮阳道，止目泪，健腰脚。用甘州枸杞子煮烂捣汁，和曲、米酿酒。或以子同生地黄袋盛，浸酒煮饮。

人参酒补中益气，通治诸虚。用人参末，同曲、米酿酒。或袋盛浸酒煮饮。

薯蓣酒治诸风眩运，益精髓，壮脾胃。用薯蓣粉，同曲、米酿酒。或同山茱萸、五味子、人参诸药，浸酒煮饮。

茯苓酒治头风虚眩，暖腰膝，主五劳七伤。用茯苓粉同曲、米酿酒，饮之。

菊花酒治头风，明耳目，去痿痹，消百病。用甘菊花煎汁，

同曲、米酿酒。或加地黄、当归、枸杞诸药亦佳。

黄精酒壮筋骨，益精髓，变白发，治百病。用黄精、苍术各四斤，枸杞根、柏叶各五斤，天门冬三斤，煮汁一石，同曲十斤，糯米一石，如常酿酒饮。

桑椹酒补五脏，明耳目。治水肿，不下则满，下之则虚，入腹则十无一活。用桑椹捣汁煎过，同曲、米如常酿酒饮。

术酒治一切风湿筋骨诸病，驻颜色，耐寒暑。用术三十斤，去皮捣，以东流水三石，渍三十日，取汁，露一夜，浸曲、米酿成饮。

蜜酒〔孙真人曰〕治风疹风癣。用沙蜜一斤，糯饭一升，面曲五两，熟水五升，同入瓶内，封七日成酒。寻常以蜜入酒代之，亦良。

蓼酒久服聪明耳目，脾胃健壮。以蓼煎汁，和曲、米酿酒饮。

姜酒〔诜曰〕治偏风，中恶疰忤，心腹冷痛。以姜浸酒，暖服一碗即止。〇一法：用姜汁和曲，造酒如常，服之佳。

葱豉酒〔诜曰〕解烦热，补虚劳，治伤寒头痛寒热，及冷痢肠痛，解肌发汗。并以葱根、豆豉浸酒煮饮。

茴香酒治卒肾气痛，偏坠牵引，及心腹痛。茴香浸酒煮饮之。舶茴尤妙。

缩砂酒消食和中，下气，止心腹痛。砂仁炒研，袋盛浸酒，煮饮。

莎根酒治心中客热，膀胱胁下气郁，常忧不乐。以莎根一斤切，熬香，袋盛浸酒。日夜服之，常令酒气相续。

茵陈酒治风疾，筋骨挛急。用茵陈蒿炙黄一斤，秫米一石，

曲三斤，如常酿酒饮。

青蒿酒治虚劳久疟。青蒿捣汁，煎过，如常酿酒饮。

百部酒治一切久近咳嗽。百部根切炒，袋盛浸酒，频频饮之。

海藻酒治瘿气。海藻一斤，洗净浸酒，日夜细饮。

黄药酒治诸瘿气。万州黄药切片，袋盛浸酒，煮饮。

仙茆酒治精气虚寒，阳痿膝弱，腰痛痹缓，诸虚之病。用仙茆九蒸九晒，浸酒饮。

通草酒续五脏气，通十二经脉，利三焦。通草子煎汁，同曲、米酿酒饮。

南藤酒治风虚，逐冷气，除痹痛，强腰脚。石南藤煎汁，同曲、米酿酒饮。

松液酒治一切风痹脚气。于大松下掘坑，置瓮承取其津液，一斤酿糯米五斗，取酒饮之。

松节酒治冷风虚弱，筋骨挛痛，脚气缓痹。松节煮汁，同曲、米酿酒饮。松叶煎汁亦可。

柏叶酒治风痹历节作痛。东向侧柏叶煮汁，同曲、米酿酒饮。

椒柏酒元旦饮之，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除夕以椒三七粒，东向侧柏叶七枝，浸酒一瓶饮。

竹叶酒治诸风热病，清心畅意。淡竹叶煎汁，如常酿酒饮。

槐枝酒治大麻痿痹。槐枝煮汁，如常酿酒饮。

枳茹酒治中风身直，口僻眼急。用枳壳刮茹，浸酒饮之。

牛蒡酒治诸风毒，利腰脚。用牛蒡根切片，浸酒饮之。

巨胜酒治风虚痹弱，腰膝疼痛。用巨胜子二升炒香，薏苡仁二升，生地黄半斤，袋盛浸酒饮。

麻仁酒治骨髓风毒痛，不能动者。取大麻子中仁炒香，袋盛浸酒饮之。

桃皮酒治水肿，利小便。桃皮煎汁，同秫米酿酒饮。

红曲酒治腹中及产后瘀血。红曲浸酒煮饮。

神曲酒治闪肭腰痛。神曲烧赤，淬酒饮之。

柘根酒治耳聋。方具柘根下。

磁石酒治肾虚耳聋。用磁石、木通、菖蒲等分，袋盛酒浸日饮。

蚕沙酒治风缓顽痹，诸节不随，腹内宿痛。用原蚕沙炒黄，袋盛浸酒饮。

花蛇酒治诸风，顽痹瘫缓，挛急疼痛，恶疮疥癞。用白花蛇肉一条，袋盛，同曲置于缸底，糯饭盖之，三七日，取酒饮。又有群药煮酒方甚多。

乌蛇酒治疗、酿法同上。

蚺蛇酒治诸风痛痹，杀虫辟瘴，治癞风疥癣恶疮。用蚺蛇肉一斤，羌活一两，袋盛，同曲置于缸底，糯饭盖之，酿成酒饮。亦可

浸酒。详见本条。〇〔颖曰〕广西蛇酒：坛上安蛇数寸，其曲则采山中草药，不能无毒也。

蝮蛇酒治恶疮诸瘘，恶风顽痹癫疾。取活蝮蛇一条，同醇酒一斗，封埋马溺处，周年取出，蛇已消化。每服数杯，当身体习习而愈也。

紫酒治卒风，口偏不语，及角弓反张，烦乱欲死，及鼓胀不消。以鸡屎白一升炒焦，投酒中待紫色，去滓频饮。

豆淋酒破血去风，治男子中风口㖞，阴毒腹痛，及小便尿血，妇人产后一切中风诸病。用黑豆炒焦，以酒淋之，温饮。

霹雳酒治疝气偏坠，妇人崩中下血，胎产不下。以铁器烧赤，浸酒饮之。

龟肉酒治十年咳嗽。酿法详见龟条。

虎骨酒治臂胫疼痛，历节风，肾虚，膀胱寒痛。虎胫骨一具，炙黄捶碎，同曲、米如常酿酒饮。亦可浸酒。详见虎条。

麋骨酒治阴虚肾弱，久服令人肥白。麋骨煮汁，同曲、米如常酿酒饮之。

鹿头酒治虚劳不足，消渴，夜梦鬼物，补益精气。鹿头煮烂捣泥，连汁和曲、米酿酒饮。少入葱、椒。

鹿茸酒治阳虚痿弱，小便频数，劳损诸虚。用鹿茸、山药浸酒服。详见鹿茸下。

戊戌酒〔诜曰〕大补元阳。〔颖曰〕其性大热，阴虚人及无冷病人不宜饮之。用黄狗肉一只煮糜，连汁和曲、米酿酒饮之。

羊羔酒大补元气，健脾胃，益腰肾。宣和化成殿真方：用米

一石，如常浸浆，嫩肥羊肉七斤，曲十四两，杏仁一斤，同煮烂，连汁拌末，入木香一两同酿，勿犯水，十日熟，极甘滑。〇一法：羊肉五斤蒸烂，酒浸一宿，入消梨七个，同捣取汁，和曲、米酿酒饮之。

腽肭脐酒助阳气，益精髓，破癥结冷气，大补益人。腽肭脐酒浸擂烂，同曲、米如常酿酒饮之。

烧酒《纲目》

【释名】火酒（《纲目》）、**阿剌吉酒**（《饮膳正要》）。

【集解】〔时珍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甑，蒸令气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蒸熟，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甑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盖酒露也。〔颖曰〕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宝异香。其坛每个以檀香十数斤烧烟薰令如漆，然后入酒蜡封，埋土中二三年，绝去烧气，取出用之。曾有人携至舶，能饮三四杯即醉，价直数倍也。有积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予亲见二人饮此，打下活虫长二寸许，谓之鱼蛊云。

【气味】辛、甘，大热，有大毒。〔时珍曰〕过饮败胃伤胆，丧心损寿，甚则黑肠腐胃而死。与姜、蒜同食，令人生痔。〇盐、冷水、绿豆粉解其毒。

【主治】消冷积寒气、燥湿痰，开郁结，止水泄，治霍乱疟疾噎膈，心腹冷痛，阴毒欲死，杀虫辟瘴，利小便，坚大便，洗赤目肿痛，有效（时珍）。

【发明】〔时珍曰〕烧酒，纯阳毒物也。面有细花者为真。

与火同性，得火即燃，同乎焰消。北人四时饮之，南人止暑月饮之。其味辛甘，升扬发散；其气燥热，胜湿祛寒。故能开怫郁而消沉积，通膈噎而散痰饮，治泄疟而止冷痛也。辛先入肺，和水饮之，则抑使下行，通调水道，而小便长白。热能燥金耗血，大肠受刑，故令大便燥结，与姜、蒜同饮即生痔也。若夫暑月饮之，汗出而膈快身凉；赤目洗之，泪出而肿消赤散，此乃从治之方焉。过饮不节，杀人顷刻。近之市沽，又加以砒石、草乌、辣灰、香药，助而引之，是假盗以方矣。善摄生者宜戒之。按刘克用《病机赋》云：有人病赤目，以烧酒入盐饮之，而痛止肿消。盖烧酒性走，引盐通行经络，使郁结开而邪热散，此亦反治劫剂也。

【附方】新七。

冷气心痛烧酒入飞盐饮，即止。

阴毒腹痛烧酒温饮，汗出即止。

呕逆不止真火酒一杯，新汲井水一杯，和服甚妙（濒湖）。

寒湿泄泻小便清者。以头烧酒饮之，即止。

耳中有核如枣核大，痛不可动者。以火酒滴入，仰之半时，即可钳出（李楼《奇方》）。

风虫牙痛烧酒浸花椒，频频漱之。

寒痰咳嗽烧酒四两，猪脂、蜜、香油、茶末各四两，同浸酒内，煮成一处。每日挑食，以茶下之，取效。

葡萄酒《纲目》

【集解】〔诜曰〕葡萄可酿酒，藤汁亦佳。〔时珍曰〕葡萄酒有二样：酿成者味佳，有如烧酒法者有大毒。酿者，取汁同曲，如

常酿糯米饭法。无汁，用干葡萄末亦可。魏文帝所谓葡萄酿酒，甘于曲米，醉而易醒者也。烧者，取葡萄数十斤，同大曲酿酢，取入甑蒸之，以器承其滴露，红色可爱。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按《梁四公记》云：高昌献蒲桃干冻酒。杰公曰：蒲桃皮薄者味美，皮厚者味苦。八风谷冻成之酒，终年不坏。叶子奇《草木子》云：元朝于冀宁等路造蒲桃酒，八月至太行山辨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久藏者，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独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饮之令人透腋而死。酒至二三年，亦有大毒。《饮膳正要》云：酒有数等，出哈喇火者最烈，西番者次之，平阳、太原者又次之。或云：葡萄久贮，亦自成酒，芳甘酷烈，此真葡萄酒也。

酿酒

〔气味〕甘、辛，热，微毒。〔时珍曰〕有热疾、齿疾、疮疹人，不可饮之。

〔主治〕暖腰肾，驻颜色，耐寒（时珍）。

烧酒

〔气味〕辛、甘，大热，有大毒。〔时珍曰〕大热大毒，甚于烧酒。北人习而不觉，南人切不可轻生饮之。

〔主治〕益气调中，耐饥强志（《正要》）。消痰破癖（汪颖）。

糟《纲目》

【释名】粕（《纲目》）。

【集解】〔时珍曰〕糯、秫、黍、麦，皆可蒸酿酒、醋，熬

煎饧、饴，化成糟粕。酒糟须用腊月及清明、重阳造者，沥干，入少盐收之。藏物不败，揉物能软。若榨干者，无味矣。醋糟用三伏造者良。

酒糟

〔气味〕甘、辛，无毒。

〔主治〕温中消食，除冷气，杀腥，去草、菜毒，润皮肤，调脏腑（藏器）。罨扑损瘀血，浸水洗冻疮，捣傅蛇咬、蜂叮毒（《日华》）。

〔发明〕〔时珍曰〕酒糟有曲蘖之性，能活血行经止痛，故治伤损有功。按许叔微《本事方》云：治踠折，伤筋骨，痛不可忍者。用生地黄一斤，藏瓜姜糟一斤，生姜四两，都炒热，布裹罨伤处，冷即易之。曾有人伤折，医令捕一生龟，将杀用之。夜梦龟传此方，用之而愈也。又《类编》所载，只用藏瓜姜糟一物，入赤小豆末和匀，罨于断伤处，以杉片或白桐片夹之，云不过三日即痊可也。

〔附方〕新四。

手足皲裂红糟、腊猪脂、姜汁、盐等分，研烂，炒热擦之，裂内甚痛，少顷即合，再擦数次即安（《袖珍方》）。

鹤膝风病酒醅糟四两，肥皂一个（去子），芒硝一两，五味子一两，砂糖一两，姜汁半瓯。研匀，日日涂之。加入烧酒尤妙也。

暴发红肿痛不可忍者。腊糟糟之（谈野翁《试验方》）。

杖疮青肿用湿绵纸铺伤处，以烧过酒糟捣烂，厚铺纸上。良久，痛处如蚁行，热气上升即散（《简便方》）。

大麦醋糟

〔气味〕酸，微寒，无毒。

〔主治〕气滞风壅，手臂脚膝痛，炒热布裹熨之，三两换当愈（孟诜）。

干饧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反胃吐食，暖脾胃，化饮食，益气缓中（时珍）。

〔发明〕〔时珍曰〕饧以蘖成，暖而消导，故其糟能化滞缓中，养脾止吐也。按继洪《澹寮方》云：甘露汤：治反胃呕吐不止，服此利胸膈，养脾胃，进饮食。用干饧糟六两，生姜四两，二味同捣作饼，或焙或晒，入炙甘草末二两，盐少许，点汤服之。常熟一富人病反胃，往京口甘露寺设水陆，泊舟岸下。梦一僧持汤一杯与之，饮罢，便觉胸快。次早入寺，供汤者乃梦中所见僧，常以此汤待宾，故易名曰甘露汤。予在临汀疗一小吏旋愈，切勿忽之。

〔附方〕新一。

脾胃虚弱平胃散（等分）末一斤，入干糖糟（炒）二斤半，生姜一斤半，红枣三百个（煮，取肉焙干），通为末。逐日点汤服（《摘玄》）。

米秕《食物》

【释名】米皮糠（〖《纲目》〗）。〔时珍曰〕秕，亦

纰薄之义也。

【集解】〔颖曰〕米秕，即精米上细糠也。昔陈平食糠核而肥也。〔时珍曰〕糠，诸粟谷之壳也。其近米之细者为米秕，味极甜。俭年人多以豆屑或草木花实可食者，和剂蒸煮，以救饥云。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通肠开胃，下气，磨积块。作糗食不饥，充滑肤体，可以颐养（汪颖）。

舂杵头细糠《别录·中品》

〔校正〕〔禹锡曰〕自《草部》移入此。

【集解】〔时珍曰〕凡谷皆有糠，此当用粳、稻、粟、秫之糠也。北方多用杵，南方多用碓，入药并同。丹家言糠火炼物，力倍于常也。

【气味】辛、甘，热。〔震亨曰〕谷壳属金，糠之性则热也。

【主治】卒噎，刮取含之（《别录》）。〇亦可煎汤呷之。烧研，水服方寸匕，令妇人易产（时珍。〇出《子母秘录》）。

【发明】〔弘景曰〕治噎用此，亦是舂捣义尔。天下事理，多相影响如此。

【附方】旧一，新一。

膈气噎塞饮食不下。用碓觜上细糠，蜜丸弹子大，时时含咽

津液（《圣惠》）。

咽喉妨碍如有物吞吐不利。杵头糠、人参各一钱，石莲肉炒一钱，水煎服，日三次（《圣济总录》）。

第二十六卷　菜部

目录

李时珍曰：凡草木之可茹者谓之菜。韭、薤、葵、葱、藿，五菜也。《素问》云：五谷为养，五菜为充。所以辅佐谷气，疏通壅滞也。古者三农生九谷，场圃蓺草木，以备饥馑，菜固不止于五而已。我国初周定王图草木之可济生者四百余种，为《救荒本草》，厥有旨哉。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谨和五味，脏腑以通，气血以流，骨正筋柔，腠理以密，可以长久。是以《内则》有训，食医有方，菜之于人，补非小也。但五气之良毒各不同，五味之所入有偏胜，民生日用而不知。乃搜可茹之草，凡一百五种为《菜部》。分为五类：曰薰辛，曰柔滑，曰蔬，曰水，曰芝栭。旧本《菜部》三品，共六十五种。今并入五种，移十三种入《草部》，六种入《果部》。自《草部》移入及并二十三种，自《谷部》移入一种，《果部》移入一种，外类《有名未用》移入三种。

《神农本草经》一十三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十七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七种唐苏恭

《千金·食治》二种唐孙思邈

《本草拾遗》一十三种唐陈藏器

《食疗本草》三种唐孟诜、张鼎

《食性本草》一种南唐陈士良

《蜀本草》二种蜀韩保昇

《日华本草》二种宋人大明

《开宝本草》六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九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四种宋苏颂

《证类本草》一种宋唐慎微

《日用本草》三种元吴瑞

《食物本草》二种明汪颖

《食鉴本草》一种明甯源

《救荒本草》二种明周王

《本草纲目》一十七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甄权《药性》

唐李珣《海药》

宋寇宗奭《衍义》

元李杲《法象》

元朱震亨《补遗》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萧炳《四声》

杨损之《删繁》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明汪机《会编》

明陈嘉谟《蒙筌》

菜之一荤辛类三十二种

韭《别录》

山韭《千金》　孝文韭附

葱《别录》

茖葱《千金》

胡葱《开宝》

薤《别录》（即藠子）　蓼荞附

蒜《别录》

山蒜《拾遗》

葫《别录》（即大蒜）

五辛菜《拾遗》

芸薹《唐本草》（即油菜）

菘《别录》（即白菜）

芥《别录》

白芥《开宝》

芜菁《别录》（即蔓菁）

莱菔《唐本草》（即萝卜）

生姜《别录》

干姜《本经》　天竺干姜附

同蒿《嘉祐》

邪蒿《嘉祐》

胡荽《嘉祐》

胡萝卜《纲目》

水蘄《本经》（即芹菜）

堇《唐本草》（即旱芹）

紫堇《图经》

马蕲《唐本草》

蘹香《唐本草》（即茴香）

莳萝《开宝》　蜀胡烂、数低、池德勒、马思荅吉附

罗勒《嘉祐》（即兰香）

白花菜《食物》

蔊菜《纲目》

草豉《拾遗》

右附方旧一百五十，新二百九十二。

菜之一荤辛类三十二种

韭《别录·中品》

【释名】草钟乳（《拾遗》）、**起阳草**（侯氏《药谱》）。〇〔颂曰〕案许慎《说文》：韭字象叶出地上形。一种而久生，故谓之韭。一岁三四割，其根不伤，至冬壅培之，先春复生，信乎久生者也。〔藏器曰〕俗谓韭是草钟乳，言其温补也。〔时珍曰〕韭之茎名韭白，根名韭黄，花名韭菁。《礼记》谓韭为丰本，言其美在根也。薤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黄，黄乃未出土者。

【集解】〔时珍曰〕韭丛生丰本，长叶青翠。可以根分，可以子种。其性内生，不得外长。叶高三寸便剪，剪忌日中。一岁不过五剪，收子者只可一剪。八月开花成丛，收取腌藏供馔，谓之长生韭，言剪而复生，久而不乏也。九月收子，其子黑色而扁，须风处阴干，勿令浥郁。北人至冬移根于土窖中，培以马屎，暖则即长，高可尺许，不见风日，其叶黄嫩，谓之韭黄，豪贵皆珍之。韭之为菜，可生可熟，可菹可久，乃菜中最有益者也。罗愿《尔雅翼》云：物久必变，故老韭为苋。〔颂曰〕郑玄言：政道得则阴物变为阳，故葱变为韭，可验葱冷而韭温也。

韭

【气味】辛、微酸，温，涩，无毒。〔时珍曰〕生：辛、涩；熟：甘、酸。〔大明曰〕热。〔宗奭曰〕春食则香，夏食则臭，多食则能昏神暗目，酒后尤忌。〔诜曰〕热病后十日食之，即发困。五月多食，乏气力。冬月多食，动宿饮，吐水。不可与蜜及牛肉同食。

【主治】归心，安五脏，除胃中热，利病人，可久食（《别录》）。〔时珍曰〕案《千金方》作可久食，不利病人。叶：煮鲫鱼鲊食，断卒下痢。根：入生发膏用（弘景）。根、叶：煮食，温中下气，补虚益阳，调和脏腑，令人能食，止泄血脓，腹中冷痛。生捣汁服，主胸痹骨痛不可触者，又解药毒，疗狂狗咬人数发者，亦涂诸蛇虺、蝎虿、恶虫毒（藏器）。煮食，充肺气，除心腹痼冷痃癖。捣汁服，治肥白人中风失音（《日华》）。煮食，归肾壮阳，止泄精，暖腰膝（甯源）。炸熟，以盐、醋空心吃十顿，治胸膈噎气。捣汁服，治胸痹刺痛如锥，即吐出胸中恶血甚验。又灌初生小儿，吐去恶水恶血，永无诸病（诜）。主吐血唾血，衄血尿血，妇人经脉逆行，打扑伤损及膈噎病。捣汁澄清，和童尿饮之，能消散胃脘瘀血，甚效（震亨）。饮生汁，主上气喘息欲绝，解肉脯毒。煮汁饮，止

消渴盗汗。熏产妇血运，洗肠痔脱肛（时珍）。

【发明】〔弘景曰〕此菜殊辛臭，虽煮食之，便出犹熏灼，不如葱、薤熟即无气，最是养生所忌。〔颂曰〕菜中此物最温而益人，宜常食之。昔人正月节食五辛以辟疠气，谓韭、薤、葱、蒜、姜也。〔宗奭曰〕韭黄未出粪土，最不益人，食之滞气，盖含抑郁未申之气故也。孔子曰“不时不食”，正谓此辈。花食之亦动风。〔思邈曰〕韭味酸，肝病宜食之，大益人心。〔时珍曰〕韭，叶热根温，功用相同。生则辛而散血，熟则甘而补中。入足厥阴经，乃肝之菜也。《素问》言心病宜食韭，《食鉴本草》言归肾，文虽异而理则相贯。盖心乃肝之子，肾乃肝之母，母能令子实，虚则补其母也。道家目为五荤之一，谓其能昏人神而动虚阳也。有一贫叟病噎膈，食入即吐，胸中刺痛。或令取韭汁，入盐、梅、卤汁少许，细呷，得入渐加，忽吐稠涎数升而愈。此亦仲景治胸痹用薤白，皆取其辛温能散胃脘痰饮恶血之义也。〔震亨曰〕心痛有食热物及怒郁，致死血留于胃口作痛者，宜用韭汁、桔梗加入药中，开提气血。有肾气上攻以致心痛者，宜用韭汁和五苓散为丸，空心茴香汤下。盖韭性急，能散胃口血滞也。又反胃宜用韭汁二杯，入姜汁、牛乳各一杯，细细温服。盖韭汁消血，姜汁下气消痰和胃，牛乳能解热润燥补虚也。一人腊月饮刮剁酒三杯，自后食必屈曲下膈，硬涩微痛，右脉甚涩，关脉沉。此污血在胃脘之口，气因郁而成痰，隘塞食道也。遂以韭汁半盏，细细冷呷，尽半斤而愈。

【附方】旧十一，新廿一。

胸痹急痛〔诜曰〕胸痹痛如锥刺，不得俯仰，白汗出，或痛彻背上，不治或至死。可取生韭或根五斤，洗捣汁，服之（《食疗本草》）。

阴阳易病男子阴肿，小腹绞痛，头重眼花，宜貑鼠屎汤煮之。用貑鼠屎十四枚，韭根一大把，水二盏，煮七分，去滓再煎二沸，温服，得汗愈。未汗再服（《南阳活人书》）。

伤寒劳复方同上。

卒然中恶捣韭汁，灌鼻中，便苏（《食医心镜》）。

卧忽不寤勿以火照之，但痛啮拇指甲际而唾其面则活。取韭捣汁吹入鼻中。冬月则用韭根（《肘后方》）。

风忤邪恶韭根一把，乌梅十四个，吴茱萸炒半升，水一斗煮之。仍以病人栉内入，煮三沸。栉浮者生，沉者死。煮至三升，分三服（《金匮要略》）。

喘息欲绝韭汁饮一升，效（《肘后》）。

夜出盗汗韭根四十九根。水二升，煮一升，顿服（《千金方》）

消渴引饮韭苗日用三五两，或炒或作羹，勿入盐，入酱无妨。吃至十斤即住，极效。过清明勿吃。有人病此，引饮无度，得此方而愈（秦宪副方）。

喉肿难食韭一把，捣熬傅之。冷即易（《千金方》）。

水谷痢疾韭叶作羹、粥、炸、炒，任食之，良（《食医心镜》）。

脱肛不收生韭一斤切，以酥拌炒熟，绵裹作二包，更互熨之，以入为度（《圣惠》）。

痔疮作痛用盆盛沸汤，以器盖之，留一孔。用洗净韭菜一把，泡汤中。乘热坐孔上，先熏后洗，数次自然脱体也（《袖珍方》）。

小儿胎毒初生时，以韭汁少许灌之，即吐出恶水恶血，永无

诸疾（《四声本草》）。

小儿腹胀韭根捣汁，和猪肪煎服一合。间日一服，取愈（《秘录》）。

小儿患黄韭根捣汁，日滴鼻中，取黄水取效（同上）。

痘疮不发韭根煎汤服之（《海上方》）。

产后呕水产后因怒哭伤肝，呕青绿水。用韭叶一斤取汁，入姜汁少许，和饮，遂愈（《摘玄方》）。

产后血运韭菜切，安瓶中，沃以热醋，令气入鼻中，即省（《丹溪心法》）。

赤白带下韭根捣汁，和童尿露一夜，空心温服取效（《海上仙方》）。

鼻衄不止韭根、葱根同捣枣大，塞入鼻中，频易，两三度即止（《千金方》）。

五般疮癣韭根炒存性，捣末，以猪脂和涂之。数度愈（《经验方》）。

金疮出血韭汁和风化石灰日干。每用为末傅之效（《濒湖集简方》）。

刺伤中水肿痛。煮韭热拓之（《千金》）。

漆疮作痒韭叶杵傅（《斗门方》）。

猘狗咬伤七日辄一发。三七日不发，乃脱也。急于无风处，以冷水洗净，即服韭汁一碗。隔七日又一碗，四十九日共服七碗。须百日忌食酸、咸，一年忌食鱼腥，终身忌食狗肉，方得保安。否则十

有九死。徐本斋云：此法出《肘后方》。有风犬一日咬三人，止一人用此得活，亲见有效（《简便》）。

百虫入耳韭汁灌之即出（《千金方》）。

聤耳出汁韭汁日滴三次（《圣惠方》）。

牙齿虫□韭菜连根洗捣，同人家地板上泥和，傅痛处腮上，以纸盖住。一时取下，有细虫在泥上，可除根。〇又方：韭根十个，川椒二十粒，香油少许，以水桶上泥同捣，傅病牙颊上。良久有虫出，数次即愈也。

解肉脯毒凡肉密器盖过夜者为郁肉，屋漏沾着者为漏脯，皆有毒。捣韭汁饮之（张文仲《备急方》）。

食物中毒生韭汁服数升良（《千金》）。

韭子

〔修治〕〔大明曰〕入药拣净，蒸熟暴干，簸去黑皮，炒黄用。

〔气味〕辛、甘，温，无毒。〔时珍曰〕阳也。伏石钟乳、乳香。

〔主治〕梦中泄精，溺白（《别录》）。**暖腰膝，治鬼交，甚效**（《日华》）。**补肝及命门，治小便频数、遗尿，女人白淫、白带**（时珍）。

〔发明〕〔颂曰〕韭子得龙骨、桑螵蛸，主漏精补中。葛洪、孙思邈诸方多用之。〔弘景曰〕韭子入棘刺诸丸，主漏精。〔时珍曰〕棘刺丸方见《外台秘要》，治诸劳泄，小便数，药多不录。案《梅师方》：治遗精。用韭子五合，白龙骨一两，为末，空心酒服方

寸匕。《千金方》：治梦遗，小便数。用韭子二两，桑螵蛸一两，微炒研末，每旦酒服二钱。《三因方》：治下元虚冷，小便不禁，或成白浊，有家韭子丸。盖韭乃肝之菜，入足厥阴经。肾主闭藏，肝主疏泄。《素问》曰：足厥阴病则遗尿。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发为筋痿，及为白淫。男随溲而下，女子绵绵而下。韭子之治遗精漏泄、小便频数、女人带下者，能入厥阴，补下焦肝及命门之不足。命门者藏精之府，故同治云。

〔附方〕旧三，新四。

梦遗溺白〔藏器曰〕韭子，每日空心生吞一二十粒，盐汤下。〇《圣惠》：治虚劳伤肾，梦中泄精。用韭子二两，微炒为末。食前温酒服二钱匕。

虚劳溺精用新韭子二升，十月霜后采之，好酒八合渍一宿。以晴明日，童子向南捣一万杵。平旦温酒服方寸匕，日再服之（《外台秘要》）。

梦泄遗尿韭子二升，稻米三升，水一斗七升，煮粥取汁六升，分三服（《千金方》）。

玉茎强中玉茎强硬不痿，精流不住，时时如针刺，捏之则脆碎，病名强中，乃肾满漏疾也。用韭子、破故纸各一两，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服。日三即住（《经验方》）。

腰脚无力韭子一升拣净，蒸两炊久，暴干，簸去黑皮，炒黄捣粉。安息香二大两，水煮一二百沸，慢火炒赤色，和捣为丸梧子大。如干，入少蜜。每日空腹酒下三十丸。以饭三五匙压之，大佳（崔元亮《海上方》）。

女人带下及男子肾虚冷，梦遗。用韭子七升，醋煮千沸，焙研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下（《千金方》）。

烟熏虫牙用瓦片煅红，安韭子数粒，清油数点，待烟起，以筒吸引至痛处。良久以温水漱，吐有小虫出为效。未尽再熏（《救急易方》）。

山韭《千金》

【释名】藿（音育。〖《尔雅》〗）、**籤**（音纤。〖《说文》〗）。并未详。

【集解】〔颂曰〕藿，山韭也。山中往往有之，而人多不识。形性亦与家韭相类，但根白，叶如灯心苗耳。《韩诗》云“六月食郁及藿”，谓此也。〔时珍曰〕案《尔雅》云：“藿，山韭也。”许慎《说文》云：“籤，山韭也。”金幼孜《北征录》云：“北边云台戍地，多野韭、沙葱，人皆采而食之。”即此也。苏氏以《诗》之郁即此，未知是否？又吕忱《字林》云：莶（音严），水韭也。野生水涯，叶如韭而细长，可食。观此，则知野韭又有山、水二种，气味或不相远也。

【气味】咸，寒，涩，无毒。

【主治】宜肾，主大小便数，去烦热，治毛发（《千金》）。

【发明】〔时珍曰〕藿，肾之菜也，肾病宜食之。诸家本草不载，而孙思邈《千金方》收之。他书藿字多讹作藿字，藿乃豆叶也。陈直《奉亲养老书》有藿菜羹，即此也。其方治老人脾胃气弱，饮食不强。用藿菜四两，鲫鱼肉五两，煮羹，下五味并少面食。每三五日一作之。云极补益。

【附录】孝文韭（《拾遗》）〔藏器曰〕辛，温，无毒。主腹内冷胀满，泄痢肠澼，温中补虚，令人能行。生塞北山谷，

状如韭，人多食之，云是后魏孝文帝所种。又有诸葛韭，孔明所种，此韭更长，彼人食之。〔时珍曰〕此亦山韭也，但因人命名耳。

葱《别录·中品》

【释名】芤（《纲目》）、菜伯（同）、和事草（同）、鹿胎（〖同〗）。〔时珍曰〕葱从忽。外直中空，有忽通之象也。芤者，草中有孔也，故字从孔，芤脉象之。葱初生曰葱针，叶曰葱青，衣曰葱袍，茎曰葱白，叶中涕曰葱苒。诸物皆宜，故云菜伯、和事。

【集解】〔恭曰〕葱有数种，山葱曰茖葱，疗病似胡葱。其人间食葱有二种：一种冻葱，经冬不死，分茎栽莳而无子；一种汉葱，冬即叶枯。食用入药，冻葱最善，气味亦佳也。〔保昇曰〕葱凡四种：冬葱即冻葱也，夏衰冬盛，茎叶俱软美，山南、江左有之；汉葱茎实硬而味薄，冬即叶枯；胡葱茎叶粗短，根若金灯；茖葱生于山谷，不入药用。〔颂曰〕入药用山葱、胡葱，食品用冬葱、汉葱。又有一种楼葱，亦冬葱类，江南人呼为龙角葱，淮楚间多种之，其皮赤，每茎上出歧如八角，故云。〔瑞曰〕龙角即龙爪葱，又名羊角葱。茎上生根，移下莳之。〔时珍曰〕冬葱即慈葱，或名太官葱。谓其茎柔细而香，可以经冬，太官上供宜之，故有数名。汉葱一名木葱，其茎粗硬，故有木名。冬葱无子。汉葱春末开花成丛，青白色。其子味辛色黑，有皱纹，作三瓣状。收取阴干，勿令浥郁，可种可栽。

葱

葱茎白

〔气味〕辛，平。叶：温。根须：平。并无毒。〔弘景曰〕葱有寒热，白冷青热，伤寒汤中不得用青也。〔宗奭曰〕葱主发散，多食昏人神。〔诜曰〕葱宜冬月食。不可过多，损须发，发人虚气上冲，五脏闭绝，为其开骨节出汗之故也。〔思邈曰〕正月食生葱，令人面上起游风。生葱同蜜食，作下利。烧葱同蜜食，壅气杀人。〔张仲景曰〕生葱合枣食，令人病；合犬、雉肉食，多令人病血。〔时珍曰〕服地黄、常山人，忌食葱。

〔主治〕作汤，治伤寒寒热，中风面目浮肿，能出汗（《本经》）。伤寒骨肉碎痛，喉痹不通，安胎，归目益目睛，除肝中邪气，安中利五脏，杀百药毒。根：治伤寒头痛（《别录》）。主天行时疾，头痛热狂，霍乱转筋，及奔豚气、脚气，心腹痛，目眩，止心迷闷（大明）。

通关节，止衄血，利大小便（孟诜）。治阳明下痢、下血（李杲）。达表和里，止血（甯源）。除风湿，身痛麻痹，虫积心痛，止大人阳脱，阴毒腹痛，小儿盘肠内钓，妇人妊娠溺血，通乳汁，散乳痈，利耳鸣，涂猘犬伤，制蚯蚓毒（时珍）。杀一切鱼、肉毒（士良）。

〔发明〕〔元素曰〕葱茎白，味辛而甘平，气厚味薄，升也，阳也。入手太阴、足阳明经，专主发散，以通上下阳气。故《活人书》治伤寒头痛如破，用连须葱白汤主之。张仲景治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厥逆脉微者，白通汤主之，内用葱白。若面色赤者，四逆汤加葱白。腹中痛者，去葱白。成无己解之云：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葱白辛温以通阳气也。〔时珍曰〕葱乃释家五荤之一。生辛散，熟甘温，外实中空，肺之菜也，肺病宜食之。肺主气，外应皮毛，其合阳明。故所治之症多属太阴、阳明，皆取其发散通气之功，通气故能解毒及理血病。气者血之帅也，气通则血活矣。金疮磕损，折伤血出，疼痛不止者，王璆《百一选方》用葱白、沙糖等分研封之。云痛立止，更无痕瘢也。葱叶亦可用。又葱管吹盐入玉茎内，治小便不通及转脬危急者，极有捷效。余常用治数人得验。

〔附方〕旧十二，新卅二。

感冒风寒初起。即用葱白一握，淡豆豉半合，泡汤服之，取汗（《濒湖集简方》）。

伤寒头痛如破者。连须葱白半斤，生姜二两，水煮温服（《活人书》）。

时疾头痛发热者。以连根葱白二十根，和米煮粥，入醋少许，热食取汗即解（《济生秘览》）。

数种伤寒初起一二日，不能分别者。用上法取汗。

伤寒劳复因交接者，腹痛卵肿。用葱白捣烂，苦酒一盏，和服之（《千金方》）。

风湿身痛生葱擂烂，入香油数点，水煎，调川芎□、郁金末一钱服，取吐（《丹溪心法》）。

妊娠伤寒赤斑变为黑斑，尿血者。以葱白一把，水三升，煮热服汁，食葱令尽，取汗（《伤寒类要》）。

六月孕动困笃难救者。葱白一大握，水三升，煎一升，去滓顿服（杨氏《产乳》）。

胎动下血腰痛抢心。杨氏《产乳方》：用葱白煮浓汁饮之。未死即安，已死即出。未效再服。一方：加川芎。一方：用银器同米煮粥及羹食（梅师方）。

卒中恶死或先病，或平居寝卧，奄忽而死，皆是中恶。《肘后方》：急取葱心黄刺入鼻孔中，男左女右，入七八寸，鼻、目血出即苏。〇又法：用葱刺入耳中五寸，以鼻中血出即活也。如无血出，即不可治矣。相传此扁鹊秘方也（崔氏《纂要》）。

小儿卒死无故者。取葱白纳入下部，及两鼻孔中，气通或嚏即活（陈氏《经验方》）。

小儿盘肠内钓腹痛。用葱汤洗儿腹，仍以炒葱捣贴脐上。良久，尿出痛止（汤氏《婴孩宝书》）。

阴毒腹痛厥逆唇青卵缩，六脉欲绝者。用葱一束，去根及青，留白二寸，烘热安脐上，以熨斗火熨之，葱坏则易。良久热气透入，手足温有汗即瘥，乃服四逆汤。若熨而手足不温，不可治（朱肱《南阳活人书》）。

脱阳危症凡人大吐大泄之后，四肢厥冷，不省人事，或与女子交后，小腹肾痛，外肾搐缩，冷汗出厥逆，须臾不救。先以葱白炒热熨脐，后以葱白三七茎擂烂，用酒煮灌之，阳气即回。此华佗救卒病方也。

卒心急痛牙关紧闭欲绝。以老葱白五茎去皮须，捣膏，以匙送入咽中，灌以麻油四两，但得下咽即苏。少顷，虫积皆化黄水而下，永不再发。累得救人（《瑞竹堂方》）。

霍乱烦躁坐卧不安。葱白二十茎，大枣二十枚，水三升，煎二升，分服（梅师方）。

蛔虫心痛用葱茎白二寸，铅粉二钱，捣丸服之，即止。葱能通气，粉能杀虫也（杨氏《经验方》）。

腹皮麻痹不仁者。多煮葱白食之，即自愈（危氏方）。

小便闭胀不治杀人。葱白三斤，剉炒帕盛，二个更互熨小腹，气透即通也（许学士《本事方》）。

大小便闭捣葱白和酢，封小腹上。仍灸七壮（《外台秘要》）。

大肠虚闭匀气散：用连须葱一根，姜一块，盐一捻，淡豉三七粒，捣作饼，烘掩脐中，扎定。良久，气通即通。不通再作（杨氏《直指方》）。

小儿虚闭葱白三根煎汤，调生蜜、阿胶末服。仍以葱头染蜜，插入肛门，少顷即通（《全幼心鉴》）。

急淋阴肿泥葱半斤，煨热杵烂，贴脐上（《外台》）。

小便淋涩或有血者。以赤根楼葱近根截一寸许，安脐中，以

艾灸七壮（《经验方》）。

小儿不尿乃胎热也。用大葱白切四片，用乳汁半盏，同煎片时，分作四服即通。不饮乳者，服之即饮乳。若脐四旁有青黑色及口撮者，不可救也（《全幼心鉴》）。

肿毒尿闭因肿毒未溃，小便不通。用葱切，入麻油煎至黑色，去葱取油，时涂肿处，即通（《普济》）。

水瘀病肿葱根白皮煮汁，服一盏，当下水出。病已困者，取根捣烂，坐之取气，水自下（《圣济录》）。

阴囊肿痛葱白、乳香捣涂，即时痛止肿消。又方：用煨葱入盐，杵如泥，涂之。

小便溺血葱白一握，郁金一两，水一升，煎二合，温服。一日三次（《普济方》）。

肠痔有血葱白三斤，煮汤熏洗立效（《外台》）。

赤白下痢葱白一握细切，和米煮粥，日日食之（《食医心镜》）。

便毒初起葱白炒热，布包熨数次，乃用傅药，即消。〇《永类方》：用葱根和蜜捣傅，以纸密护之。外服通气药，即愈。

痈疽肿硬乌金散：治痈疖肿硬无头，不变色者。米粉四两，葱白一两，同炒黑，研末，醋调贴。一伏时又换，以消为度（《外科精义》）。

一切肿毒葱汁渍之，日四五度。

乳痈初起葱汁一升，顿服即散（并《千金》）。

疔疮恶肿刺破，以老葱、生蜜杵贴。两时疔出，以醋汤洗之，神效（《圣济录》）。

小儿秃疮冷泔洗净，以羊角葱捣泥，入蜜和涂之，神效（杨氏）。

刺疮金疮百治不效。葱煎浓汁渍之，甚良。

金疮瘀血在腹者。大葱白二十枚，麻子三升，杵碎，水九升，煮一升半，顿服。当吐出脓血而愈。未尽再服（并《千金方》）。

血壅怪病人遍身忽然肉出如锥，既痒且痛，不能饮食，名血壅。不速治，必溃脓血。以赤皮葱烧灰淋洗，饮豉汤数盏自安（夏子益《怪病奇方》）。

解金银毒葱白煮汁饮之（《外台秘要》）。

脑破骨折蜜和葱白捣匀，厚封立效（《肘后方》）。

自缢垂死葱心刺耳，鼻中有血出，即苏（《肘后方》）。

叶

〔主治〕煨研，傅金疮水入𩠐肿。盐研，傅蛇、虫伤及中射工、溪毒（《日华》）。主水病足肿（苏颂）。利五脏，益目精，发黄疸（思邈）。

〔发明〕〔颂曰〕煨葱治打扑损，见刘禹锡《传信方》，云得于崔给事。取葱新折者，煻火煨热剥皮，其间有涕，便将罨损处。仍多煨，续续易热者。崔云：顷在泽潞，与李抱真作判官。李相方以球杖按球子。其军将以杖相格，因伤李相拇指并爪甲劈裂。遽索金创

药裹之，强索酒饮，而面色愈青，忍痛不止。有军吏言此方，遂用之。三易面色却赤，斯须云已不痛。凡十数度，用热葱并涕缠裹其指，遂毕席笑语。〔时珍曰〕按张氏《经验方》云：金创折伤血出，用葱白连叶煨热，或锅烙炒热，捣烂傅之，冷即再易。石城尉戴尧臣，试马损大指，血出淋漓。余用此方，再易而痛止。翌日洗面，不见痕迹。宋推官、鲍县尹皆得此方，每有杀伤气未绝者，亟令用此，活人甚众。又凡人头目重闷疼痛，时珍每用葱叶插入鼻内二三寸并耳内，气通即便清爽也。

〔附方〕旧三，新二。

水病足肿葱茎叶煮汤渍之，日三五次妙（韦宙《独行方》）。

小便不通葱白连叶捣烂，入蜜，合外肾上，即通（《永类钤方》）。

疮伤风水肿疼。取葱青叶和干姜、黄檗等分，煮汤浸洗，立愈（《食疗》）。

蜘蛛咬疮遍身生疮。青葱叶一茎去尖，入蚯蚓一条在内，待化成水，取点咬处即愈（李绛《兵部手集》）。

代指毒痛取萎黄葱叶煮汁，热渍之（《千金方》）。

汁

〔气味〕辛，温，滑，无毒。

〔主治〕溺血，饮之。解藜芦及桂毒（《别录》）。散瘀血，止衄止痛，治头痛耳聋，消痔漏，解众药毒（时珍）。能消桂为水，化五石，

仙方所用（弘景）。

〔发明〕〔时珍曰〕葱汁即葱涕，功同葱白。古方多用葱涎丸药，亦取其通散上焦风气也。《胜金方》：取汁入酒少许滴鼻中，治衄血不止，云即觉血从脑散下也。又唐瑶《经验方》以葱汁和蜜少许服之，亦佳。云邻媪用此甚效，老仆试之亦验。二物同食害人，何以能治此疾？恐人脾胃不同，非甚急不可轻试也。〔慎微曰〕《三洞要录》云：葱者，菜之伯也，能消金、锡、玉、石。神仙消金玉浆法：于冬至日，以壶卢盛葱汁及根茎，埋庭中。次年夏至发出，尽化为水。以法渍金、玉、银青石各三分，自消矣。暴干如饴，食之可休粮，亦曰金浆也。

〔附方〕旧四，新一。

衄血不止方见上。

金疮出血不止。取葱炙热，挼汁涂之即止（梅师方）。

火焰丹毒从头起者。生葱汁涂之。

痔瘘作痛葱涎、白蜜和涂之，先以木鳖子煎汤熏洗，其冷如冰即效。一人苦此，早间用之，午刻即安也（唐仲举方）。

解钩吻毒面青口噤欲死。以葱涕啖之，即解（《千金》）。

须

〔主治〕通气（孟诜）。疗饱食房劳，血渗入大肠，便血肠澼成痔，日干，研末，每服二钱，温酒下（时珍）。

〔附方〕旧一。

喉中肿塞气不通者。葱须阴干为末，每用二钱，入蒲州胆矾末一钱，和匀。每用一字，吹之（杜壬方）。

花

〔主治〕心脾痛如锥刀刺，腹胀。用一升，同吴茱萸一升，水一大升八合，煎七合，去滓，分三服，立效（颂。〇出崔元亮方）。

实

〔气味〕辛，大温，无毒。

〔主治〕明目，补中气不足（《本经》）。温中益精（《日华》）。宜肺，归头（思邈）。

〔附方〕旧一。

眼暗补中葱子半斤为末，每取一匙，水二升，煎汤一升半，去滓，入米煮粥食之。亦可为末，蜜丸梧子大，食后米汤服一二十丸，日三服（《食医心镜》）。

茖葱音格。〇《千金》

【释名】山葱（〖《尔雅》〗）。

【集解】〔保昇曰〕茖葱生山谷，不入药用。〔颂曰〕《尔雅》云：茖，山葱也。郭注云：茖葱生山中，细茎大叶。食之香美于常葱，宜入药用。〔时珍曰〕茖葱，野葱也，山原平地皆有之。生沙地者名沙葱，生水泽者名水葱，野人皆食之。开白花，结子如小葱头。世俗不察胡葱即蒜葱，误指此为胡葱，详见胡葱下。保昇言不入

药用，苏颂言入药宜用山葱、胡葱。今考孙思邈《千金·食性》，自有荟葱功用，而诸本失收，今采补之。

【气味】辛，微温，无毒。〔时珍曰〕佛家以荟葱为五荤之一。见蒜下。

【主治】除瘴气恶毒。久食，强志益胆气（思邈）。主诸恶蛾、狐尿刺毒，山溪中沙虱、射工等毒。煮汁浸，或捣傅，大效。亦兼小蒜、茱萸辈，不独用也（苏恭）。

子

〔气味〕同葱。

〔主治〕泄精（思邈）。

胡葱宋《开宝》

【释名】蒜葱（《纲目》）、回回葱（〖《正要》〗）。〔时珍曰〕按：《孙真人食忌》作葫葱，因其根似葫蒜故也。俗称蒜葱，正合此义。元人《饮膳正要》作回回葱，似言其来自胡地，故曰胡葱耳。

【集解】〔志曰〕胡葱生蜀郡山谷。状似大蒜而小，形圆皮赤，梢长而锐。五月、六月采。〔保昇曰〕葱凡四种：冬葱夏枯；汉葱冬枯；胡葱茎叶粗短，根若金灯；荟葱生于山谷。〔颂曰〕胡葱类食葱，而根茎皆细白。或云：茎叶微短如金灯。或云：似大蒜而小，形圆皮赤，梢长而锐。〔时珍曰〕胡葱即蒜葱也，马志、韩保昇所说是矣，非野葱也。野葱名荟葱，似葱而小。胡葱乃人种莳，八月下种，五月收取，叶似葱而根似蒜，其味如薤，不甚臭。江西有水晶

葱，蒜根葱叶，盖其类也。李鹏飞《延寿书》言胡葱即藠子，盖因相似而误尔。今俗皆以野葱为胡葱，因不识蒜葱，故指茖葱为之，谬矣。

【修治】〔敦曰〕凡采得依纹擘碎，用绿梅子相对拌蒸一伏时，去梅子，砂盆中研如膏，瓦器晒干用。

胡葱

【气味】辛，温，无毒。〔时珍曰〕生则辛平，熟则甘温。〔诜曰〕亦是薰物。久食，伤神损性，令人多忘，损目明，绝血脉，发痼疾。患胡臭、□齿人，食之转甚。〔思邈曰〕四月勿食胡葱，令人气喘多惊。

【主治】温中下气，消谷能食，杀虫，利五脏不足气（孟诜）。**疗肿毒**（保昇）。

【发明】〔时珍曰〕方术煮溪涧白石为粮，及煮牛、马、驴骨令软，皆用胡葱，则亦软坚之物也。陶弘景言葱能化五石，消桂为水，则是诸葱皆能软石。故今人采茖葱煮石，谓之胡葱也。

【附方】新一。

身面浮肿小便不利，喘急。用胡葱十茎，赤小豆三合，消石一两，以水五升，煮葱、豆至熟，候水干，入消石，同擂成膏。每空心温酒服半匙（《圣惠方》）。

子

〔主治〕中诸肉毒，吐血不止，萎黄悴者，以一升，水煮，冷服半升，日一夜一，血定乃止（孟诜）。

薤音械。○《别录·中品》

【释名】藠子（音叫，或作荞者非。〖《纲目》〗）、莜子（音钓。〖《图经》〗）、火葱（《纲目》）、菜芝（《别录》）、鸿荟（音会。〖《尔雅》〗）。〔时珍曰〕薤本文作□，韭类也。故字从韭，从□（音概），谐声也。今人因其根白，呼为藠子，江南人讹为莜子。其叶类葱而根如蒜，收种宜火熏，故俗人称为火葱。罗愿云：物莫美于芝，故薤为菜芝。苏颂复附莜子于蒜条，误矣。

【集解】〔《别录》曰〕薤生鲁山平泽。〔恭曰〕薤是韭类。叶似韭而阔，多白而无实。有赤、白二种：白者补而美，赤者苦而无味。〔颂曰〕薤处处有之。春秋分莳，至冬叶枯。《尔雅》云：葝，山薤也。生山中，茎叶与家薤相类，而根差长，叶差大，仅若鹿葱，体性亦与家薤同。今人少用。〔宗奭曰〕薤叶如金灯叶，差狭而更光。故古人言薤露者，以其光滑难伫之义。〔时珍曰〕薤八月栽根，正月分莳，宜肥壤。数枝一本，则茂而根大。叶状似韭。韭叶中实而扁，有剑脊。薤叶中空，似细葱叶而有棱，气亦如葱。二月开细花，紫白色。根如小蒜，一本数颗，相依而生。五月叶青则掘之，否

则肉不满也。其根煮食、荖酒、糟藏、醋浸皆宜。故《内则》云：切葱、薤实诸醯以柔之。白乐天诗云“酥暖薤白酒”，谓以酥炒薤白投酒中也。一种水晶葱，葱叶蒜根，与薤相似，不臭，亦其类也。按王祯《农书》云：野薤俗名天薤。生麦原中，叶似薤而小，味益辛，亦可供食，但不多有。即《尔雅》山薤是也。

薤

薤白

【气味】辛、苦，温，滑，无毒。〔好古曰〕入手阳明经。〔颂曰〕薤宜去青留白，白冷而青热也。〔诜曰〕发热病，不宜多食。三四月勿食生者。〔大明曰〕生食引涕唾。不可与牛肉同食，令人作癥瘕。

【主治】金疮疮败。轻身，不饥耐老（《本经》）。归骨，除寒热，去水气，温中散结气。作羹食，利病人。诸疮中风寒水气肿痛，捣涂之（《别录》）。煮食，耐寒，调中补不足，止久痢冷泻，肥健人（《日华》）。治泄痢下重，能泄

下焦阳明气滞（李杲）。〔好古曰〕下重者，气滞也。四逆散加此以泄气滞。治少阴病厥逆泄痢，及胸痹刺痛，下气散血，安胎（时珍）。心病宜食之。利产妇（思邈）。治女人带下赤白，作羹食之。骨哽在咽不去者，食之即下（孟诜）。补虚解毒（苏颂）。白者补益，赤者疗金疮及风，生肌肉（苏恭）。与蜜同捣，涂汤火伤，甚速（宗奭）。温补，助阳道（时珍）。

【发明】〔弘景曰〕薤性温补，仙方及服食家皆须之，偏入诸膏用。不可生啖，荤辛为忌。〔诜曰〕薤，白色者最好，虽有辛，不荤五脏。学道人长服之，可通神安魂魄，益气续筋力。〔颂曰〕白薤之白，性冷而补。又曰：莜子，煮与蓐妇饮，易产。亦主脚气。〔时珍曰〕薤味辛气温。诸家言其温补，而苏颂《图经》独谓其冷补。按杜甫《薤》诗云："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衰年关膈冷，味暖并无忧。"亦言其温补，与经文相合。则冷补之说，盖不然也。又按王祯云：薤生则气辛，熟则甘美。种之不蠹，食之有益。故学道人资之，老人宜之。然道家以薤为五荤之一，而诸氏言其不荤何耶？薛用弱《齐谐记》云：安陆郭坦兄，得天行病后，遂能大餐，每日食至一斛。五年，家贫行乞。一日大饥，至一园，食薤一畦，大蒜一畦。便闷极卧地，吐一物如笼，渐渐缩小。有人撮饭于上，即消成水，而病寻瘳也。按：此亦薤散结、蒜消癥之验也。〔宗奭曰〕薤叶光滑，露亦难伫。《千金》治肺气喘急方中用之，亦取其滑泄之义。

【附方】旧十五，新八。

胸痹刺痛张仲景栝楼薤白汤：治胸痹，痛彻心背，喘息咳唾短气，喉中燥痒，寸脉沉迟，关脉弦数，不治杀人。用栝楼实一枚，

薤白半升，白酒七升，煮二升，分二服。〇《千金》：治胸痹，半夏薤白汤：用薤白四两，半夏一合，枳实半两，生姜一两，栝楼实半枚，□咀，以白酢浆三升，煮一升，温服，日三。〇《肘后》：治胸痹，瘥而复发。薤根五升，捣汁饮之，立瘥。〇酢音在，酢浆也。

卒中恶死卒死，或先病，或平居寝卧奄忽而死，皆是中恶。以薤汁灌入鼻中，便省（《肘后》）。

霍乱干呕不止者。取薤一虎口，以水三升，煮取一半，顿服。不过三作即已（韦宙《独行方》）。

奔豚气痛薤白捣汁饮之（《肘后方》）。

赤痢不止薤同黄檗煮汁服之（陈藏器）。

赤白痢下薤白一握，同米煮粥，日食之（《食医心镜》）。

小儿疳痢薤白生捣如泥，以粳米粉和蜜作饼，炙熟与食。不过三两服（杨氏《产乳》）。

产后诸痢多煮薤白食，仍以羊肾脂同炒食之（范汪方）。

妊娠胎动腹内冷痛。薤白一升，当归四两。水五升，煮二升，分三服（《古今录验》）。

郁肉脯毒杵薤汁，服二三升良（葛洪方）。

疮犯恶露甚者杀人。薤白捣烂，以帛裹煨极热，去帛傅之，冷即易换。亦可捣作饼，以艾灸之，热气入疮，水出即瘥也（梅师方）。

手指赤色随月生死。以生薤一把，苦酒煮熟，捣烂涂之，愈乃止（《肘后方》）。

疥疮痛痒煮薤叶，捣烂涂之（同上）。

灸疮肿痛薤白一升，猪脂一斤。切，以苦酒浸一宿，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涂之（梅师方）。

手足瘑疮生薤一把，以热醋投入，以封疮上取效（《千金》）。

毒蛇螫伤薤白捣傅（徐王方）。

虎犬咬伤薤白捣汁一升饮之，并涂之。日三服，瘥乃止（葛洪方）。

诸鱼骨哽薤白嚼柔，以绳系中，吞到哽处，引之即出（同上）。

误吞钗镮取薤白曝萎，煮熟切，食一大束，钗即随出（葛洪方）。

目中风翳作痛。取薤白截断，安膜上令遍。痛作复为之（范汪方）。

咽喉肿痛薤根醋捣傅肿处。冷即易之（《圣济》）。

【附录】蓼莽（《拾遗》）〔藏器曰〕味辛，温，无毒。主霍乱腹冷胀满，冷气攻击，腹满不调，产后血攻胸膈刺痛，煮服之。生平泽，其苗如葱、韭。〔时珍曰〕此亦山薤之类，方名不同耳。

蒜《别录·下品》

【释名】小蒜（《别录》）、茆蒜（音卯。〖《古今

注》〗）、荤菜（〖《说文》〗）。〔时珍曰〕蒜字从祘（音蒜），谐声也。又象蒜根之形。中国初惟有此，后因汉人得葫蒜于西域，遂呼此为小蒜以别之。故崔豹《古今注》云：蒜，茆蒜也，俗谓之小蒜。胡国有蒜，十子一株，名曰胡蒜，俗谓之大蒜是矣。蒜乃五荤之一，故许氏《说文》谓之荤菜。五荤即五辛，谓其辛臭昏神伐性也。练形家以小蒜、大蒜、韭、芸薹、胡荽为五荤，道家以韭、薤、蒜、芸薹、胡荽为五荤，佛家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葱、茖葱为五荤。兴渠，即阿魏也。虽各不同，然皆辛熏之物，生食增恚，熟食发淫，有损性灵，故绝之也。

【集解】〔《别录》曰〕蒜，小蒜也。五月五日采之。〔弘景曰〕小蒜生叶时，可煮和食。至五月叶枯，取根名蘭子，正尔啖之，亦甚熏臭。〔保昇曰〕小蒜野生，处处有之。小者一名蘭（音乱），一名蒿（音力）。苗、叶、根、子皆似葫，而细数倍也。《尔雅》云：蒿，山蒜也。《说文》云：蒜，荤菜也。菜之美者，云梦之荤菜。生山中者，名蒿。〔颂曰〕《本草》谓大蒜为葫，小蒜为蒜，而《说文》所谓荤菜者，乃大蒜也，蒿即小蒜也。书传载物之别名不同如此，用药不可不审。〔宗奭曰〕小蒜即蒿也。苗如葱针，根白，大者如乌芋子。兼根煮食，谓之宅蒜。〔时珍曰〕家蒜有二种：根茎俱小而瓣少，辣甚者，蒜也，小蒜也；根茎俱大而瓣多，辛而带甘者，葫也，大蒜也。按孙炎《尔雅正义》云：帝登蒿山，遭莸芋毒，将死，得蒜啮食乃解，遂收植之，能杀腥膻虫鱼之毒。又孙愐《唐韵》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种归。据此则小蒜之种，自蒿移栽，从古已有。故《尔雅》以蒿为山蒜，所以别家蒜也。大蒜之种，自胡地移来，至汉始有。故《别录》以葫为大蒜，所以见中国之蒜小也。又王祯《农书》云：一种泽蒜，最易滋蔓，随□随合。熟时采子，漫散种之。吴人调鼎多用此根作菹，更胜葱、韭也。按此正《别录》所谓小蒜是也。其始自野泽移来，故有泽名，而寇氏误作宅字矣。诸家皆以野生山蒜、泽蒜解家莳之小蒜，皆失于详考。小蒜虽出于蒿，既经人力栽培，则性气不能不移。故不得不辨。

葫蒜

蒜小蒜根也。

〔气味〕辛，温，有小毒。〔弘景曰〕味辛性热。损人，不可长食。〔思邈曰〕无毒。三月勿久食，伤人志性。《黄帝书》云：同生鱼食，令人夺气，阴核疼。〔瑞曰〕脚气风病人，及时病后，忌食之。

〔主治〕归脾肾，主霍乱，腹中不安，消谷，理胃温中，除邪痹毒气（《别录》）。主溪毒（弘景）。下气，治蛊毒，傅蛇、虫、沙虱疮（《日华》）。〔恭曰〕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蛾毒、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时用之。涂丁肿甚良（孟诜）。

叶

〔主治〕心烦痛，解诸毒，小儿丹疹（思邈）。

【发明】〔颂曰〕古方多用小蒜治中冷霍乱，煮汁饮之。南

齐褚澄治李道念鸡瘕，便瘥。〔宗奭曰〕华佗用蒜齑，即此蒜也。〔时珍曰〕按李延寿《南史》云：李道念病已五年。吴郡太守褚澄诊之。曰：非冷非热，当是食白瀹鸡子过多也。取蒜一升煮食，吐出一物涎裹，视之乃鸡雏，翅足俱全。澄曰：未尽也。更吐之，凡十二枚而愈。或以“蒜”字作“苏”字者，误矣。范晔《后汉书》云：华佗见一人病噎，食不得下，令取饼店家蒜齑大酢二升饮之，立吐一蛇。病者悬蛇于车，造佗家，见壁北悬蛇数十，乃知其奇。又夏子益《奇疾方》云：人头面上有光，他人手近之如火炽者，此中蛊也。用蒜汁半两，和酒服之，当吐出如蛇状。观三书所载，则蒜乃吐蛊要药，而后人鲜有知者。

【附方】旧七，新七。

时气温病初得头痛，壮热脉大。即以小蒜一升，杵汁三合，顿服。不过再作便愈（《肘后方》）。

霍乱胀满不得吐下，名干霍乱。小蒜一升，水三升，煮一升，顿服（《肘后方》）。

霍乱转筋入腹杀人。以小蒜、盐各一两，捣傅脐中，灸七壮，立止（《圣济录》）。

积年心痛不可忍，不拘十年、五年者，随手见效。浓醋煮小蒜食饱，勿着盐。曾用之有效，再不发也（《兵部手集》）。

水毒中人一名中溪，一名中湿，一名水病，似射工而无物。初得恶寒，头目微疼，旦醒暮剧，手足逆冷。三日则生虫，食人下部，肛中有疮，不痒不痛。过六七日虫食五脏，注下不禁。以小蒜三升，煮微热（大热即无力）以浴身。若身发赤斑文者，毋以他病治之也（《肘后方》）。

射工中人成疮者。取蒜切片，贴疮上，灸七壮（《千金》）。

止截疟疾小蒜不拘多少，研泥，入黄丹少许，丸如芡子大。每服一丸，面东新汲水下，至妙（唐慎微）。

阴肿如刺汗出者。小蒜一升，韭根一升，杨柳根二斤，酒三升，煎沸乘热熏之（《永类方》）。

恶核肿结小蒜、吴茱萸等分，捣傅即散（《肘后》）。

丹毒五色无常，及发足踝者。杵蒜厚傅，频易（葛氏）。

小儿白秃头上团团白色。以蒜切口揩之（《子母秘录》）。

蛇蝎螫人小蒜捣汁服，以滓傅之（《肘后》）。

蜈蚣咬疮嚼小蒜涂之，良（《肘后方》）。

蚰蜒入耳小蒜洗净，捣汁滴之。未出再滴（李绛《兵部手集》）。

山蒜《拾遗》

【释名】蒚（音历。〖《尔雅》〗）、**泽蒜**（〖《拾遗》〗）。

【集解】〔颂曰〕江南一种山蒜，似大蒜而臭。〔藏器曰〕泽蒜根如小蒜，叶如韭。又生石间者名石蒜，与蒜无异。〔时珍曰〕山蒜、泽蒜、石蒜，同一物也，但分生于山、泽、石间不同耳。人间栽莳小蒜，始自三种移成，故犹有泽蒜之称。《尔雅》云：蒚，山蒜也。今京口有蒜山，产蒜是也。处处有之，不独江南。又吕忱《字林》云：苓，水中蒜也。则蒜不但产于山，而又产于水也。别有山慈姑、水仙花、老鸦蒜、石蒜之类，根叶皆似蒜而不可食，其花亦异。并见《草部》。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山蒜：治积块，及妇人血瘕，用苦醋磨服多效（苏颂）。泽蒜、石蒜：并温补下气，滑水源（藏器）。

葫《别录·下品》

【释名】大蒜（弘景）、荤菜（〖《尔雅翼》〗）。〔弘景曰〕今人谓葫为大蒜，蒜为小蒜，以其气类相似也。〔时珍曰〕按孙愐《唐韵》云：张骞使西域，始得大蒜、胡荽。则小蒜乃中土旧有，而大蒜出胡地，故有胡名。二蒜皆属五荤，故通可称荤。详见蒜下。

【集解】〔《别录》曰〕葫，大蒜也。五月五日采，独子者入药尤佳。〔保昇曰〕葫出梁州者，大径二寸，最美少辛；泾阳者，皮赤甚辣。〔颂曰〕今处处园圃种之。每颗六七瓣，初种一瓣，当年便成独子葫，至明年则复其本矣。其花中有实，亦作葫瓣状而极小，亦可种之。〔时珍曰〕大、小二蒜皆八月种。春食苗，夏初食薹，五月食根，秋月收种。北人不可一日无者也。

【气味】辛，温，有毒。久食损人目。〔弘景曰〕性最熏臭，不可食。俗人作齑以啖鲙肉，损性伐命，莫此之甚。惟可生食，不中煮也。〔恭曰〕此物煮羹臛为馔中之俊，而陶云不中煮，当是未经试耳。〔藏器曰〕初食不利目，多食却明。久食令人血清，使毛发白。〔时珍曰〕久食伤肝损眼。故嵇康《养生论》云：荤辛害目，此为甚耳。今北人嗜蒜宿炕，故盲瞽最多。陈氏乃云多食明目，与《别录》相左，何耶？〔震亨曰〕大蒜属火，性热喜散，快膈，善化肉，暑月人多食之。伤气之祸，积久自见，养生者忌之。化肉之功，不足论也。〔瑞曰〕多食伤肺、伤脾、伤肝胆，生痰

助火昏神。〔思邈曰〕四月、八月食葫，伤神，令人喘悸，胁肋气急，口味多爽。多食生葫行房，伤肝气，令人面无色。生葫合青鱼鲊食，令人腹内生疮，肠中肿，又成疝瘕，发黄疾。合蜜食，杀人。凡服一切补药，不可食之。

【主治】归五脏，散痈肿□疮，除风邪，杀毒气（《别录》）。下气，消谷，化肉（苏恭）。去水恶瘴气，除风湿，破冷气，烂痃癖，伏邪恶，宣通温补，疗疮癣，杀鬼去痛（藏器）。健脾胃，治肾气，止霍乱转筋腹痛，除邪祟，解温疫，去蛊毒，疗劳疟冷风，傅风损冷痛，恶疮、蛇虫、溪毒、沙虱，并捣贴之。熟醋浸，经年者良（《日华》）。温水捣烂服，治中暑不醒。捣贴足心，止鼻衄不止。和豆豉丸服，治暴下血，通水道（宗奭）。捣汁饮，治吐血心痛。煮汁饮，治角弓反张。同鲫鱼丸，治膈气。同蛤粉丸，治水肿。同黄丹丸，治痢疟、孕痢。同乳香丸，治腹痛。捣膏敷脐，能达下焦，消水，利大小便。贴足心，能引热下行，治泄泻暴痢及干湿霍乱，止衄血。纳肛中，能通幽门，治关格不通（时珍）。

【发明】〔宗奭曰〕葫气极荤，置臭肉中反能掩臭。凡中暑毒人，烂嚼三两瓣，温水送之，下咽即知，但禁饮冷水。又鼻衄不止者，捣贴足心，衄止即拭去。〔时珍曰〕葫蒜入太阴、阳明，其气薰

烈，能通五脏，达诸窍，去寒湿，辟邪恶，消痈肿，化癥积肉食，此其功也。故王祯称之云：味久不变，可以资生，可以致远，化臭腐为神奇，调鼎俎，代醯酱。携之旅涂，则炎风瘴雨不能加，食餲腊毒不能害。夏月食之解暑气。北方食肉面尤不可无。乃食经之上品，日用之多助者也。盖不知其辛能散气，热能助火，伤肺损目，昏神伐性之害，荏苒受之而不悟也。尝有一妇，衄血一昼夜不止，诸治不效。时珍令以蒜傅足心，即时血止，真奇方也。又叶石林《避暑录话》云：一仆暑月驰马，忽仆地欲绝。同舍王相教用大蒜及道上热土各一握研烂，以新汲水一盏和取汁，抉齿灌之，少顷即苏。相传徐州市门，忽有版书此方，咸以为神仙救人云。〔藏器曰〕昔有患痃癖者，梦人教每日食大蒜三颗。初服遂至瞑眩吐逆，下部如火。后有人教取数片，合皮截却两头吞之，名曰内灸，果获大效也。〔颂曰〕《经》言葫散痈肿。按李绛《兵部手集》方云：毒疮肿毒，号叫卧眠不得，人不能别者。取独头蒜两颗捣烂，麻油和，厚傅疮上，干即易之。屡用救人，无不神效。卢坦侍郎肩上疮作，连心痛闷，用此便瘥。又李仆射患脑痈久不瘥，卢与此方亦瘥。又葛洪《肘后方》云：凡背肿，取独颗蒜横截一分，安肿头上，炷艾如梧子大，灸蒜百壮，不觉渐消，多灸为善。勿令大热，若觉痛即擎起蒜。蒜焦更换新者，勿令损皮肉。洪尝苦小腹下患一大肿，灸之亦瘥。数用灸人，无不应效。又江宁府紫极宫刻石记其事云：但是发背及痈疽恶疮肿核初起有异，皆可灸之，不计壮数。惟要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极而止。疣赘之类灸之，亦便成痂自脱，其效如神。乃知方书无空言者。但人不能以意详审，则不得尽应耳。〔时珍曰〕按李迅《论蒜钱灸法》云：治疽之法，着灸胜于用药。缘热毒中鬲，上下不通。必得毒气发泄，然后解散。凡初发一日之内，便用大独头蒜切如小钱厚，贴顶上灸之。三壮一易，大概以百壮为率。一使疮不开大，二使内肉不坏，三疮口易合，一举而三得之。但头及项以上，切不可用此，恐引气上，更生大祸也。又史源记蒜灸之功云：母氏背胛作痒，有赤晕半寸，白粒如黍。灸二七壮，其赤随消。信宿，有赤流下长二寸。举家归咎于灸。外医用膏护之，日增一晕，二十二日，横斜约六七寸，痛楚不胜。或言一尼病此，得灸而愈。予奔问之。尼云：剧时昏不知人，但闻范奉议坐守灸八百余壮方苏，约艾一筛。予亟归，以炷如银杏大，灸十

数，殊不觉；乃灸四旁赤处，皆痛。每一壮烬则赤随缩入，三十余壮，赤晕收退。盖灸迟则初发处肉已坏，故不痛，直待灸到好肉方痛也。至夜则火焮满背，疮高阜而热，夜得安寝矣。至晓如覆一瓯，高三四寸，上有百数小窍，色正黑，调理而安。盖高阜者，毒外出也。小窍多，毒不聚也。色正黑，皮肉坏也。非艾火出其毒于坏肉之里，则内逼五脏而危矣。庸医敷贴凉冷消散之说，何可信哉？

【附方】旧十六，新三十一。

背疮灸法凡觉背上肿硬疼痛，用湿纸贴寻疮头。用大蒜十颗，淡豉半合，乳香一钱，细研。随疮头大小，用竹片作圈围定，填药于内，二分厚，着艾灸之。痛灸至痒，痒灸至痛，以百壮为率。与蒜钱灸法同功（《外科精要》）。

疔肿恶毒用门臼灰一撮罗细，以独蒜或新蒜薹染灰擦疮口，候疮自然出少汁，再擦，少顷即消散也。虽发背痈肿，亦可擦之。

五色丹毒无常色，及发足踝者。捣蒜厚傅，干即易之（《肘后方》）。

关格胀满大小便不通。独头蒜烧熟去皮，绵裹纳下部，气立通也（《外台秘要》）。

干湿霍乱转筋。用大蒜捣涂足心，立愈（《永类钤方》）。

水气肿满大蒜、田螺、车前子等分，熬膏。摊贴脐中，水从便漩而下，数日即愈。象山民人患水肿，一卜者传此，用之有效（仇远《稗史》）。

山岚瘴气生、熟大蒜各七片，共食之。少顷腹鸣，或吐血，或大便泄，即愈（《摄生众妙方》）。

疟疾寒热《肘后》：用独头蒜炭上烧之，酒服方寸匕。〇

《简便》：用桃仁半片，放内关穴上，将独蒜捣烂罨之，缚住（男左女右），即止。邻妪用此治人屡效。〇《普济方》：端午日，取独头蒜煨熟，入矾红等分，捣丸芡子大，每白汤嚼下一丸。

寒疟冷痢端午日，以独头蒜十个，黄丹二钱，捣丸梧子大。每服九丸，长流水下，甚妙（《普济方》）。

泄泻暴痢大蒜捣贴两足心亦可贴脐中（《千金方》）。

下痢禁口及小儿泄痢。方并同上。

肠毒下血蒜连丸：用独蒜煨捣，和黄连末为丸，日日米汤服之（《济生方》）。

暴下血病用葫五七枚，去皮研膏，入豆豉捣，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五六十丸，无不愈者（寇宗奭《本草衍义》）。

鼻血不止服药不应。用蒜一枚，去皮，研如泥，作钱大饼子，厚一豆许。左鼻血出，贴左足心；右鼻血出，贴右足心；两鼻俱出，俱贴之，立瘥（《简要济众方》）。

血逆心痛生蒜捣汁，服二升即愈（《千金》）。

鬼疰腹痛不可忍者。独头蒜一枚，香墨如枣大，捣和酱汁一合，顿服（《永类钤方》）。

心腹冷痛法醋浸至二三年蒜，食至数颗，其效如神（李时珍《濒湖集简方》）。

夜啼腹痛面青，冷证也。用大蒜一枚煨研，日干，乳香五分，捣丸芥子大。每服七丸，乳汁下（危氏《得效方》）。

寒湿气痛端午日收独蒜，同辰粉捣，涂之（唐瑶《经验方》）。

鬼毒风气独头蒜一枚，和雄黄、杏仁研为丸，空腹饮下三丸。静坐少时，当下毛出即安（孟诜《食疗本草》）。

狗咽气塞喘息不通，须臾欲绝。用独头蒜一枚，削去两头，塞鼻中。左患塞右，右患塞左。候口中脓血出，立效（《圣济》）。

喉痹肿痛大蒜塞耳、鼻中，日二易之（《肘后方》）。

鱼骨哽咽独头蒜塞鼻中，自出（《十便良方》）。

牙齿疼痛独头蒜煨，乘热切熨痛处，转易之。亦主虫痛（《外台秘要》）。

眉毛动摇目不能交睫，唤之不应，但能饮食。用蒜三两杵汁，调酒饮，即愈（夏子益《奇疾方》）。

脑泻鼻渊大蒜切片贴足心，取效止（《摘玄方》）。

头风苦痛《易简方》：用大蒜研汁□鼻中。〇《圣济录》：用大蒜七个去皮，先烧红地，以蒜逐个于地上磨成膏子。却以僵蚕一两，去头足，安蒜上，碗覆一夜，勿令透气。只取蚕研末，□入鼻内，口中含水，甚效。

小儿惊风《总录》：方同上。

小儿脐风独头蒜切片，安脐上，以艾灸之。口中有蒜气，即止（黎居士《简易方论》）。

小儿气淋宋宁宗为郡王时病淋，日夜凡三百起。国医罔措。或举孙琳治之。琳用大蒜、淡豆豉、蒸饼三物捣丸，令以温水下三十丸。曰：今日进三服，病当减三之一，明日亦然，三日病除。已而果然，赐以千缗。或问其说。琳曰：小儿何缘有淋？只是水道不利，三物皆能通利故也（爱竹翁《谈薮》）。

产后中风角弓反张，不语。用大蒜三十瓣，以水三升，煮一升，灌之即苏（张杰《子母秘录》）。

金疮中风角弓反张。取蒜一升去心，无灰酒四升煮极烂，并滓服之。须臾得汗即瘥（《外台秘要》）。

妇人阴肿作痒。蒜汤洗之，效乃止（《永类钤方》）。

阴汗作痒大蒜、淡豉。捣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空腹灯心汤下三十丸。

小便淋沥或有或无。用大蒜一个，纸包煨熟，露一夜，空心新水送下（《朱氏集验方》）。

小儿白秃团团然。切蒜日日揩之（《秘录》）。

闭口椒毒气闭欲绝者。煮蒜食之（张仲景方）。

射工溪毒独头蒜切三分厚，贴上灸之，令蒜气射入即瘥（梅师方）。

蜈蝎螫伤独头蒜摩之，即止（梅师）。

蛇虺螫伤孟诜曰：即时嚼蒜封之，六七易。仍以蒜一升去皮，以乳二升煮熟，空心顿服。明日又进。外以去皮蒜一升捣细，小便一升煮三四沸，浸损处。〇梅师：用独头蒜、酸草捣绞傅咬处。

脚肚转筋大蒜擦足心令热，即安。仍以冷水食一瓣（《摄生方》）。

食蟹中毒干蒜煮汁饮之（《集验方》）。

蛇瘕面光发热，如火炙人。饮蒜汁一碗，吐出如蛇状，即安

（危氏方）。

五辛菜《拾遗》

【集解】〔时珍曰〕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杜甫诗所谓“春日春盘细生菜”是矣。

【气味】辛，温，无毒。〔藏器曰〕热病后食，多损目。

【主治】岁朝食之，助发五脏气。常食，温中去恶气，消食下气（藏器）。

芸薹《唐本草》

【释名】寒菜（胡居士方）、胡菜（同上）、薹菜（《埤雅》）、薹芥（《沛志》）、油菜（《纲目》）。〇〔时珍曰〕此菜易起薹，须采其薹食，则分枝必多，故名芸薹，而淮人谓之薹芥，即今油菜，为其子可榨油也。羌、陇、氐、胡，其地苦寒，冬月多种此菜，能历霜雪，种自胡来，故服虔《通俗文》谓之胡菜，而胡洽居士《百病方》谓之寒菜，皆取此义也。或云塞外有地名云台戍，始种此菜，故名，亦通。

芸薹

【集解】〔恭曰〕《别录》云：芸薹乃人间所啖菜也。〔宗奭曰〕芸薹不甚香，经冬根不死，辟蠹，于诸菜中亦不甚佳。〔时珍曰〕芸薹方药多用，诸家注亦不明，今人不识为何菜？珍访考之，乃今油菜也。九月、十月下种，生叶形色微似白菜。冬、春采薹心为茹，三月则老不可食。开小黄花，四瓣，如芥花。结荚收子，亦如芥子，灰赤色。炒过榨油黄色，燃灯甚明，食之不及麻油。近人因有油利，种者亦广云。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大明曰〕凉。〔《别录》曰〕春月食之，能发膝痼疾。〔诜曰〕先患腰脚者，不可多食，食之加剧。又损阳气，发疮及口齿病。胡臭人不可食。又能生腹中诸虫。道家特忌，以为五荤之一。

〔主治〕风游丹肿，乳痈（《唐本草》）。破癥瘕结血（《开宝》）。治产后血风及瘀血（《日华》）。煮食，治腰脚痹。捣叶，傅女人吹奶（藏

器）。治瘭疽、豌豆疮，散血消肿。伏蓬砂（时珍）。

〔发明〕〔藏器曰〕芸薹破血，故产妇宜食之。〔马志曰〕今俗方言病人得吃芸薹，是宜血病也。〔思邈曰〕贞观七年三月，予在内江县饮多，至夜觉四体骨肉疼痛。至晓头痛，额角有丹如弹丸，肿痛。至午通肿，目不能开。经日几毙。予思《本草》芸薹治风游丹肿，遂取叶捣傅，随手即消，其验如神也。亦可捣汁服之。

〔附方〕新八。

赤火丹毒方见上。

天火热疮初起似痱，渐如水泡，似火烧疮，赤色，急速能杀人。芸薹叶捣汁，调大黄、芒硝、生铁衣等分，涂之（《近效方》）。

风热肿毒芸薹苗叶根、蔓菁根各三两，为末，以鸡子清和贴之，即消。无蔓菁，即以商陆根代之，甚效也（《近效方》）。

手足瘭疽此疽喜着手足肩背，累累如赤豆，剥之汁出。用芸薹叶煮汁服一升，并食干熟菜数顿，少与盐、酱。冬月用子研水服（《千金方》）。

异疽似痈而小有异，脓如小豆汁，今日去，明日满。用芸薹捣熟，湿布袋盛，于热灰中煨熟，更互熨之，不过三二度。无叶用干者（《千金》）。

豌豆斑疮芸薹叶煎汤洗之（《外台秘要》）。

血痢腹痛日夜不止。以芸薹叶捣汁二合，入蜜一合，温服（《圣惠方》）。

肠风下血。

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梦中泄精，与鬼交（思邈）。取油傅头，令发长黑（藏器）。行滞血，破冷气，消肿散结，治产难、产后心腹诸疾，赤丹热肿，金疮血痔（时珍）。

〔发明〕〔时珍曰〕芸薹菜子、叶同功。其味辛气温，能温能散。其用长于行血滞，破结气。故古方消肿散结，治产后一切心腹气血痛，诸游风丹毒热肿疮痔诸药咸用之。经水行后，加入四物汤服之，云能断产。又治小儿惊风，贴其顶囟，则引气上出也。《妇人方·治产难歌》云："黄金花结粟米实，细研酒下十五粒。灵丹功效妙如神，难产之时能救急。"

〔附方〕新十二。

芸薹散治产后恶露不下，血结冲心刺痛。将来才遇冒寒踏冷，其血必往来心腹间，刺痛不可忍，谓之血母。并治产后心腹诸疾。产后三日，不可无此。用芸薹子炒、当归、桂心、赤芍药等分。每酒服二钱，赶下恶物（杨氏《产乳》）。

产后血运芸薹子、生地黄等分，为末。每服三钱，姜七片，酒、水各半盏，童便半盏，煎七分，温服即苏（温隐居《海上仙方》）。

补血破气追气丸：治妇人血刺，小腹痛不可忍。亦可常服，补血虚、破气块甚效。用芸薹子微炒、桂心各一两，高良姜半两，为

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淡醋汤下五丸（沈存中《灵苑方》）。

肠风脏毒下血。芸薹子生用，甘草炙，为末。每服二钱，水煎服之（《圣惠方》）。

头风作痛芸薹子一分，大黄三分，为末，□鼻。

风热牙痛芸薹子、白芥子、角茴香等分，为末。□鼻，左□右，右□左（《圣惠方》）。

小儿天钓芸薹子、生乌头去皮、尖，各二钱，为末。每用一钱，水调涂顶上。名涂顶散（《圣济总录》）。

风疮不愈陈菜子油，同穿山甲末熬成膏，涂之即愈（《摄生众妙方》）。

热疖肿毒芸薹子、狗头骨等分，为末，醋和傅之（《千金方》）。

伤损接骨芸薹子一两，小黄米炒二合，龙骨少许，为末，醋调成膏，摊纸上贴之（《乾坤秘韫》）。

汤火伤灼菜子油调蚯蚓屎，搽之（杨起《简便单方》）。

蜈蚣螫伤菜子油倾地上，擦地上油掺之即好。勿令四眼人见（陆氏《积德堂方》）。

菘《别录·上品》

【释名】白菜（〖《正要》〗）。〔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今俗谓之白菜，其色青白也。

【集解】〔弘景曰〕菘有数种，犹是一类，止论其美与不美，菜中最为常食。〔宗奭曰〕菘叶如芜菁，绿色差淡，其味微苦，叶嫩稍阔。〔颂曰〕扬州一种菘，叶圆而大，或若箑，啖之无渣，绝胜他土者，疑即牛肚菘也。〔时珍曰〕菘即今人呼为白菜者，有二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其叶皆淡青白色。燕、赵、辽阳、扬州所种者，最肥大而厚，一本有重十余斤者。南方之菘畦内过冬，北方者多入窖内。燕京圃人又以马粪入窖壅培，不见风日，长出苗叶皆嫩黄色，脆美无滓，谓之黄芽菜，豪贵以为嘉品，盖亦仿韭黄之法也。菘子如芸薹子而色灰黑，八月以后种之。二月开黄花，如芥花，四瓣。三月结角，亦如芥。其菜作菹食尤良，不宜蒸晒。

白菘

【正误】〔恭曰〕菘有三种：牛肚菘叶最大厚，味甘；紫菘叶薄细，味少苦；白菘似蔓菁也。菘菜不生北土。有人将子北种，初一年即半为芜菁，二年菘种都绝；将芜菁子南种，亦二年都变。土地所宜如此。〔颂曰〕菘，今南北皆有之。与蔓菁相类，梗长叶不光者为芜菁，梗短叶阔厚而肥腴者为菘。旧说北土无菘，今京洛种菘都类南种，但肥厚差不及尔。〔机曰〕蔓菁、菘菜恐是一种。但在南土，叶高而大者为菘，秋冬有之；在北土，叶短而小者为蔓菁，春夏有之。〇〔时珍曰〕白菘即白菜也。牛肚菘，即最肥大者。紫菘即芦菔

也，开紫花，故曰紫菘。苏恭谓白菘似蔓菁者，误矣。根叶俱不同，而白菘根坚小，不可食。又言南北变种者，盖指蔓菁、紫菘而言。紫菘根似蔓菁而叶不同，种类亦别。又言北土无菘者，自唐以前或然，近则白菘、紫菘南北通有。惟南土不种蔓菁，种之亦易生也。苏颂漫为两可之言，汪机妄起臆断之辨，俱属谬误，今悉正之。

茎叶

〔气味〕甘，温，无毒。〔大明曰〕凉，微毒。多食发皮肤风瘙痒。〔诜曰〕发风冷内虚人不可食，有热人食亦不发病，性冷可知。《本草》言性温，未解其意。〔弘景曰〕性和利人，多食似小冷。张仲景言药中有甘草，食菘即令病不除也。〔颂曰〕有小毒不可食多，多则以生姜解之。〔瑞曰〕夏至前食，发气动疾。有足疾者忌之。〔时珍曰〕气虚胃冷人多食，恶心吐沫，气壮人则相宜。

〔主治〕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别录》）。消食下气，治瘴气，止热气嗽。冬汁尤佳（萧炳）。和中，利大小便（甯源）。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赤游行于上下，至心即死。菘菜捣傅之，即止（张杰《子母秘录》）。

漆毒生疮白菘菜捣烂涂之。

飞丝入目白菜揉烂帕包，滴汁三二点入目，即出（《普济方》）。

子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作油，涂头长发，涂刀剑不锈（音秀。〇弘景）。

〔附方〕旧一。

酒醉不醒菘菜子二合细研，井华水一盏调，为二服（《圣惠方》）。

芥《别录·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王安石《字说》云：芥者，界也。发汗散气，界我者也。王祯《农书》云：其气味辛烈，菜中之介然者，食之有刚介之象，故字从介。

【集解】〔弘景曰〕芥似菘而有毛，味辣，可生食及作菹。其子可以藏冬瓜。又有莨（音郎），作菹甚辣。〔恭曰〕芥有三种：叶大子粗者，叶可食，子入药用；叶小子细者，叶不堪食，子但作齑；又有白芥子，粗大白色，如白粱米，甚辛美，从西戎来。〔颂曰〕芥处处有之。有青芥，似菘，有毛，味极辣。紫芥，茎叶纯紫可爱，作齑最美。有白芥，见本条。其余南芥、旋芥、花芥、石芥之类，皆菜茹之美者，不能悉录。大抵南土多芥。相传岭南无芜菁，有人携种至彼种之，皆变作芥，地气使然耳。〔时珍曰〕芥有数种：青芥，又名刺芥，似白菘，有柔毛。有大芥，亦名皱叶芥，大叶皱纹，色尤深绿，味更辛辣。二芥宜入药用。有马芥，叶如青芥。有花芥，叶多缺刻，如萝卜英。有紫芥，茎叶皆紫如苏。有石芥，低小。皆以八九月下种。冬月食者，俗呼腊菜；春月食者，俗呼春菜；四月食者，谓之夏芥。芥心嫩薹，谓之芥蓝，瀹食脆美。其花三月开，黄色四出。结荚一二寸。子大如苏子，而色紫味辛，研末泡过为芥酱，以侑肉食，辛香可爱。《岭南异物志》云：南土芥高五六尺，子大如鸡

子。此又芥之异者也。

芥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诜曰〕煮食动气与风，生食发丹石，不可多食。大叶者良，细叶有毛者害人。〔甯源曰〕有疮疡、痔疾、便血者忌之。〔思邈曰〕同兔肉食，成恶邪病。同鲫鱼食，发水肿。

〔主治〕归鼻，除肾经邪气，利九窍，明耳目，安中。久食温中（《别录》）。止咳嗽上气，除冷气（《日华》）。主咳逆下气，去头面风（孟诜）。通肺豁痰，利膈开胃（时珍）。

〔发明〕〔时珍曰〕芥性辛热而散，故能通肺开胃，利气豁痰。久食则积温成热，辛散太盛，耗人真元，肝木受病，昏人眼目，发人疮痔，而《别录》谓其能明耳目者，盖知暂时之快，而不知积久之害也。《素问》云：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此类是矣。陆佃云：望梅生津，食芥堕泪，五液之自外至也。慕

而涎垂，愧而汗出，五液之自内生也。

〔附方〕新四。

牙龈肿烂出臭水者。芥菜秆烧存性，研末，频傅之，即愈。

飞丝入目青菜汁点之如神（《摘玄方》）。

漆疮搔痒芥菜煎汤，洗之（《千金方》）。

痔疮肿痛芥叶捣饼，频坐之（谈野翁《经效方》）。

子

〔气味〕辛，热，无毒。〔时珍曰〕多食昏目动火，泄气伤精。

〔主治〕归鼻，去一切邪恶疰气，喉痹（弘景）。疰气发无常处，及射工毒，丸服之，或捣末醋和涂之，随手有验（苏恭）。治风毒肿及麻痹，醋研傅之。扑损瘀血，腰痛肾冷，和生姜研涂贴之。又治心痛，酒调服之（《日华》）。研末作酱食，香美，通利五脏（孟诜）。研末水调，涂顶囟，止衄血（吴瑞）。温中散寒，豁痰利窍，治胃寒吐食，肺寒咳嗽，风冷气痛，口噤唇紧，消散痈肿瘀血（时珍）。

〔发明〕〔时珍曰〕芥子功与菜同。其味辛，其气散，故能利九窍，通经络，治口噤、耳聋、鼻衄之证，消瘀血、痈肿、痛痹之

邪。其性热而温中，故又能利气豁痰，治嗽止吐，主心腹诸痛。白芥子辛烈更甚，治病尤良。见后本条。

〔附方〕旧五，新十八。

感寒无汗水调芥子末填脐内，以热物隔衣熨之，取汗出妙（杨起《简便单方》）。

身体麻木芥菜子末，醋调涂之（《济生秘览》）。

中风口噤舌本缩者。用芥菜子一升研，入醋二升，煎一升，傅颔颊下，效（《圣惠方》）。

小儿唇紧用马芥子捣汁曝浓，揩破，频涂之（崔氏《纂要方》）。

喉痹肿痛芥子末，水和傅喉下，干即易之。〇又用辣芥子研末，醋调取汁，点入喉内。待喉内鸣，却用陈麻骨烧烟吸入，立愈（并《圣惠方》）。

耳卒聋闭芥子末，人乳汁和，以绵裹塞之（《外台秘要》）。

雀目不见真紫芥菜子，炒黑为末，用羊肝一具，分作八服。每用芥末三钱，捻肝上，笋箨裹定，煮熟冷食，以汁送下（《圣济总录》）。

目中翳膜芥子一粒，轻手挼入眼中。少顷，以井华水、鸡子清洗之（《总录》）。

眉毛不生芥菜子、半夏等分，为末，生姜自然汁调搽，数次即生（《孙氏集效方》）。

鬼疰劳气芥子三升研末，绢袋盛，入三斗酒中七日，温服，

一日三次（《广济方》）。

热痰烦运方见白芥。

霍乱吐泻芥子捣细，水和傅脐上（《圣济总录》）。

反胃吐食芥子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上气呕吐芥子末，蜜丸梧子大，井华水寅时下七丸，申时再服（《千金方》）。

脐下绞痛方同上。

腰脊胀痛芥子末调酒，贴之立效（《摘玄方》）。

走注风毒作痛。用小芥子末，和鸡子白涂之（《圣惠》）。

一切痈肿猪胆汁和芥子末贴之，日三上。猪脂亦可（《千金翼》）。

痈肿热毒家芥子末同柏叶捣涂，无不愈者，大验。得山芥更妙（《千金翼》）。

热毒瘰疬小芥子末，醋和贴之。看消即止，恐损肉（《肘后》）。

五种瘘疾芥子末，以水、蜜和傅，干即易之（《广济方》）。

射工中人有疮。用芥子末和苦酒厚涂之。半日痛即止（《千金方》）。

妇人经闭不行，至一年者，脐腹痛，腰腿沉重，寒热往来。用芥子二两，为末。每服二钱，热酒食前服（《仁存方》）。

阴证伤寒腹痛厥逆。芥菜子研末，水调贴脐上（《生生编》）。

白芥宋《开宝》附

【释名】胡芥（《蜀本草》）、**蜀芥**（〖《纲目》〗）。〔时珍曰〕其种来自胡戎而盛于蜀，故名。

【集解】〔恭曰〕白芥子粗大白色，如白粱米，甚辛美，从戎中来。〔藏器曰〕白芥生太原、河东。叶如芥而白，为茹食之甚美。〔保昇曰〕胡芥近道亦有之，叶大子白且粗，入药及啖最佳，而人间未多用之。〔时珍曰〕白芥处处可种，但人知莳之者少尔。以八九月下种，冬生可食。至春深茎高二三尺，其叶花而有丫，如花芥叶，青白色。茎易起而中空，性脆，最畏狂风大雪，须谨护之，乃免折损。三月开黄花，香郁。结角如芥角，其子大如粱米，黄白色。又有一种茎大而中实者尤高，其子亦大。此菜虽是芥类，迥然别种也，然入药胜于芥子。

白芥

茎叶

〔气味〕辛，温，无毒。〔时珍曰〕《肘后方》言热病人不可食胡芥，为其性暖也。

〔主治〕冷气（藏器）。安五脏，功与芥同（《日华》）。

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发汗，主胸膈痰冷，上气，面目黄赤（藏器）。又醋研，傅射工毒（《别录》）。御恶气遁尸飞尸，及暴风毒肿流四肢疼痛（弘景）。烧烟及服，辟邪魅（《日华》）。〔藏器曰〕入镇宅方用。咳嗽，胸胁支满，上气多唾者，每用温酒吞下七粒（思邈）。利气豁痰，除寒暖中，散肿止痛，治喘嗽反胃，痹木脚气，筋骨腰节诸痛（时珍）。

〔发明〕〔震亨曰〕痰在胁下及皮里膜外，非白芥子莫能达。古方控涎丹用白芥子，正此义也。〔时珍曰〕白芥子辛能入肺，温能发散，故有利气豁痰、温中开胃、散痛消肿辟恶之功。按韩悉《医通》云：凡老人苦于痰气喘嗽，胸满懒食，不可妄投燥利之药，反耗真气。悉因人求治其亲，静中处三子养亲汤治之，随试随效。盖白芥子白色主痰，下气宽中。紫苏子紫色主气，定喘止嗽。萝卜子白种者主食，开痞降气。各微炒研破，看所主为君。每剂不过三四钱，用生绢袋盛入，煮汤饮之。勿煎太过，则味苦辣。若大便素实者，入蜜一匙。冬月加姜一片尤良。南陵末斋子有辞赞之。

〔附方〕旧一，新八。

反胃上气白芥子末，酒服一二钱（《普济方》）。

热痰烦运白芥子、黑芥子、大戟、甘遂、芒硝、朱砂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姜汤下。名白芥丸（《普济方》）。

冷痰痞满黑芥子、白芥子、大戟、甘遂、胡椒、桂心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姜汤下。名黑芥丸（《普济方》）。

腹冷气起白芥子一升。微炒研末，汤浸蒸饼丸小豆大。每姜汤吞十丸，甚妙（《续传信方》）。

脚气作痛方见白芷。

小儿乳癖白芥子研末，水调摊膏贴之，以平为期（《本草权度》）。

防痘入目白芥子末，水调涂足心，引毒归下，令疮疹不入目（《全幼心鉴》）。

肿毒初起白芥子末，醋调涂之（《濒湖集简方》）。

胸胁痰饮白芥子五钱，白术一两，为末，枣肉和捣，丸梧子大，每白汤服五十丸（《摘玄方》）。

芜菁《别录·上品》

【释名】蔓菁（《唐本》）、**九英菘**（《食疗》）、**诸葛菜**（〖《嘉话录》〗）。〔藏器曰〕芜菁北人名蔓菁。今并汾、河朔间烧食其根，呼为芜根，犹是芜菁之号。芜菁，南北之通称也。塞北、河西种者，名九英蔓菁，亦曰九英菘。根叶长大而味不

美，人以为军粮。〔禹锡曰〕《尔雅》云：须，蕵芜。《诗·谷风》云：采葑采菲。毛苌注云：葑，须也。孙炎云：须，一名葑苁。《礼·坊记》注云：葑，蔓菁也。陈、宋之间谓之葑。陆玑云：葑，芜菁也。幽州人谓之芥。郭璞云：蕵芜似羊蹄，叶细，味酢可食。扬雄《方言》云：蘴、蕘，蔓菁也。陈、楚谓之蘴，齐、鲁谓之蕘，关西谓之芜菁，赵、魏之部谓之大芥。然则葑也，须也，芜菁也，蔓菁也，蕵芜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时珍曰〕按孙愐云：蘴，蔓菁苗也。其说甚通。掌禹锡以蕵芜释蔓菁，陈藏器谓蕵芜是酸模，当以陈说为优。详见《草部》酸模下。《刘禹锡嘉话录》云：诸葛亮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叶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则随以滋长，三也；弃不令惜，四也；回则易寻而采，五也；冬有根可食，六也。比诸蔬其利甚博。至今蜀人呼为诸葛菜，江陵亦然。又朱辅《溪蛮丛笑》云：苗、僚、瑶、佬地方产马王菜，味涩多刺，即诸葛菜也。相传马殷所遗，故名。又蒙古人呼其根为沙吉木儿。

【集解】〔弘景曰〕《别录》芜菁、芦菔同条。芦菔是今温菘，其根可食，叶不中啖。芜菁根细于温菘而叶似菘，好食，西川惟种此。其子与温菘甚相似，而俗方无用，惟服食家炼饵之，而不言芦菔子，恐不用也。俗人蒸其根及作菹食，但小薰臭尔。〔恭曰〕芜菁，北人名蔓菁，根、叶及子皆是菘类，与芦菔全别，体用亦殊。陶言芜菁似芦菔，芦菔叶不堪食，是江表不产二物，理丧其真也。菘子黑色，蔓菁子紫赤色，大小相似。芦菔子黄赤色，而大数倍，且不圆也。〔大明曰〕蔓菁比芦菔梗短而细，叶大，连地上生，厚阔短肥，其色红。〔颂曰〕芜菁南北皆有，北土尤多。四时常有，春食苗，夏食心，亦谓之薹子，秋食茎，冬食根。河朔多种，以备饥岁。菜中之最有益者惟此尔。其子夏秋熟时采之。〔宗奭曰〕蔓青夏月则枯。当此之时，蔬圃复种，谓之鸡毛菜。食心，正在春时。诸菜之中，有益无损，于世有功。采擷之余，收子为油，然灯甚明，西人食之。河东、太原所出，其根极大，他处不及也。又出西番吐谷浑地。〔玑曰〕叶是蔓菁，根是芦菔。〔时珍曰〕《别录》以芜菁、芦菔同条，遂致诸说猜度。或以二物为一种，或谓二物全别，或谓在南为莱菔，

在北为蔓菁，殊无定见。今按二物根、叶、花、子都别，非一类也。蔓菁是芥属，根长而白，其味辛苦而短，茎粗叶大而厚阔；夏初起薹，开黄花，四出如芥，结角亦如芥，其子均圆，似芥子而紫赤色。芦菔是菘属，根圆，亦有长者，有红白二色；其味辛甘而永；叶不甚大而糙，亦有花叶者；夏初起薹，开淡紫花；结角如虫状，腹大尾尖；子似胡卢巴，不均不圆，黄赤色。如此分之，自明白矣。其蔓菁六月种者，根大而叶蠹；八月种者，叶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种者，根叶俱良。拟卖者纯种九英，九英根大而味短，削净为菹甚佳。今燕京人以瓶腌藏，谓之闭瓮菜。

芜菁

根叶

〔气味〕苦，温，无毒。〔时珍曰〕辛、甘、苦。〔宗奭曰〕多食动气。

〔主治〕利五脏，轻身益气，可长食之（《别录》）。常食通中，令人肥健（苏颂）。消食，下气治嗽，止消渴，去心腹冷痛，及热毒风

肿，乳痈妒乳寒热（孟诜）。

〔发明〕〔诜曰〕九英菘出河西，叶大根亦粗长。和羊肉食甚美，常食都不见发病。冬日作菹煮羹食，消宿食，下气治嗽。诸家商略其性冷，而《本草》云温，恐误也。

〔附方〕旧八，新四。

预禳时疾立春后遇庚子日，温蔓菁汁，合家大小并服之，不限多少，一年可免时疾（《神仙教子法》）。

鼻中衄血诸葛菜，生捣汁饮（《十便良方》）。

大醉不堪连日病困者。蔓菁菜入少米煮熟，去滓，冷饮之良（《肘后方》）。

饮酒辟气干蔓菁根二七枚，蒸三遍，碾末。酒后水服二钱，即无酒气也（《千金》）。

一切肿毒《孙真人食忌》：生蔓菁根一握，入盐花少许，同捣封之，日三易之。〇《肘后方》：用蔓菁叶不中水者，烧灰和腊猪脂封之。

丁肿有根用大针刺作孔，削蔓菁根如针大，染铁生衣刺入孔中。再以蔓菁根、铁生衣等分，捣涂于上。有脓出即易，须臾根出立瘥。忌油腻、生冷、五辛、粘滑、陈臭（《肘后》）。

乳痈寒热蔓菁根并叶，去土，不用水洗，以盐和捣涂之。热即换，不过三五次即瘥。冬月只用根。此方已救十数人。须避风（李绛《兵部手集》）。

女子妒乳生蔓菁根捣，和盐、醋、浆水煮汁洗之，五六度良。又捣和鸡子白封之亦妙（《食疗》）。

阴肿如斗生蔓菁根捣封之，治人所不能治者（《集疗方》）。

豌豆斑疮蔓菁根捣汁，挑疮破涂之。三食顷，根出矣（《肘后方》）。

犬咬伤疮重发者。用蔓菁根捣汁服之，佳（《肘后》）。

小儿头秃芜菁叶烧灰，和脂傅之（《千金》）。

飞丝入眼蔓菁菜揉烂帕包，滴汁三两点，即出也（《普济方》）。

子

〔气味〕苦、辛，平，无毒。

〔主治〕明目（《别录》）。疗黄疸，利小便。水煮汁服，主癥瘕积聚。少少饮汁，治霍乱心腹胀。末服之，主目暗。为油入面膏，去黑□皱文（苏恭）。和油傅蜘蛛咬（藏器）。压油涂头，能变蒜发（孟诜）。入丸药服，令人肥健，尤宜妇人（萧炳）。

〔发明〕〔藏器曰〕《仙经》言：蔓菁子，九蒸九曝，捣末长服，可断谷长生。蜘蛛咬者，恐毒入内，捣末酒服，亦以油和傅之。蔓菁园中无蜘蛛，是其相畏也。〔时珍曰〕蔓菁子可升可降，能汗能吐，能下能利小便，又能明目解毒，其功甚伟，而世罕知用之何哉？夏初采子，炒过榨油，同麻油炼熟一色无异，西人多食之。点灯甚明，但烟亦损目。北魏祖珽囚地窖中，因芜菁子油灯伤明，即此

也。

〔附方〕旧四，新十八。

明目益气芜菁子一升，水九升，煮汁尽，日干。如此三度，研细。水服方寸匕，日三。亦可研水和米煮粥食（《外台秘要》）。

常服明目使人洞视、充肥。用芜菁子三升，以苦酒三升，煮熟日干，研筛末。以井华水服方寸匕，日三，无所忌。《抱朴子》云：服尽一斗，能夜视有所见物（《千金方》）。

青盲眼障但瞳子不坏者，十得九愈。用蔓菁子六升，蒸之气遍，合甑取下，以釜中热汤淋之，乃曝干，还淋，如是三遍，即收杵为末。食上清酒服方寸匕，日再服（崔元亮《海上方》）。**虚劳目暗**方同上法（《普济方》）。

补肝明目芜菁子淘过一斤，黄精二斤同和，九蒸九晒为末。每空心米饮服二钱，日再服。〇又方：蔓菁子二升，决明子一升和匀，以酒五升煮干，曝为末。每服二钱，温水调下，日二（并《圣惠》）。

风邪攻目视物不明，肝气虚者。用蔓菁子四两，入瓷瓶中烧黑，无声取出，入蛇蜕二两，又烧成灰，为末。每服半钱，食后酒下，日三服（《圣济总录》）。

服食辟谷芜菁子熟时采之，水煮三过，令苦味尽，曝捣为末。每服二钱，温水下，日三次。久可辟谷（苏颂《图经本草》）。

黄汗染衣涕唾皆黄。用蔓菁子捣末，平旦以井华水服一匙，日再服。加至两匙，以知为度。每夜以帛浸小便，逐日看之，渐白则瘥，不过服五升已来也（《外台秘要》）。

黄疸如金睛黄，小便赤。用生蔓菁子末，熟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孙真人《食忌》）。

急黄黄疸及内黄，腹结不通。用蔓菁子捣末，水绞汁服。当得嚏，鼻中出黄水，及下利则愈。以子压油，每服一盏更佳（陈藏器《本草拾遗》）。

热黄便结用芜菁子捣末，水和绞汁服。少顷当泻一切恶物，沙、石、草、发并出（孟诜《食疗本草》）。

二便关格胀闷欲绝。蔓菁子油一合，空腹服之即通。通后汗出勿怪（《圣惠方》）。

心腹作胀蔓菁子一大合，拣净捣烂，水一升和研，滤汁一盏，顿服。少顷自利，或自吐，或得汗，即愈（《外台秘要》）。

霍乱胀痛芜菁子，水煮汁，饮之（《濒湖集简方》）。

妊娠溺涩芜菁子末，水服方寸匕，日二服（《子母秘录》）。

风疹入腹身体强，舌干硬。用蔓菁子三两，为末。每温酒服一钱（《圣惠方》）。

瘭疽发热疽着手、足、肩、背，累累如米起，色白，刮之汁出，复发热。用芜菁子熟捣帛裹，展转其上，日夜勿止（《肘后方》）。

骨疽不愈愈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芜菁子捣傅之，用帛裹定，日一易之（《千金方》）。

小儿头秃蔓菁子末，和酢傅之。一日三上（《千金方》）。

眉毛脱落蔓菁子四两炒研，醋和涂之（《圣惠》）。

面黧痣点蔓菁子研末，入面脂中，夜夜涂之。亦去面皱（《圣惠方》）。

花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虚劳眼暗。久服长生，可夜读书。三月三日采花，阴干为末，每服二钱，空心井华水下（慎微）。

莱菔音来北。〇《唐本草》

【释名】芦葩（〖《尔雅》〗。郭璞云：芦音罗。葩音北，与菔同）、萝卜（音罗北。〖《尔雅注疏》〗）、雹突（《尔雅注》）、紫花菘（同上）、温菘（同上）、土酥（〖《农书》〗）。〔保昇曰〕莱菔俗名萝卜。按《尔雅》云：突，芦葩。孙炎注云：紫花菘也，俗呼温菘。似芜菁，大根。俗名雹突，一名芦菔是矣。〔颂曰〕紫花菘、温菘，皆南人所呼。吴人呼楚菘。广南人呼秦菘。〔时珍曰〕按孙愐《广韵》言：鲁人名菈蓮（音拉答）。秦人名萝卜。王祯《农书》言：北人萝卜，一种四名：春曰破地锥，夏曰夏生，秋曰萝卜，冬曰土酥，谓其洁白如酥也。珍按：菘乃菜名，因其耐冬如松、柏也。莱菔乃根名，上古谓之芦葩，中古转为莱菔，后世讹为萝卜，南人呼为萝卟，卟与雹同，见晋灼《汉书注》中。陆佃乃言莱菔能制面毒，是来舜之所服，以菔音服，盖亦就文起义耳。王氏《博济方》称干萝卜为仙人骨，亦方士谬名也。

【集解】〔弘景曰〕芦菔是今温菘，其根可食。俗人蒸其根

及作菹食，但小薰臭尔。叶不中啖。又有突，根细而过辛，不宜服之。〔恭曰〕莱菔即芦菔也。嫩叶为生菜食，大叶可熟啖。陶氏言不中食，理丧其真也。江北、河北、秦、晋最多，登、莱亦好。〔颂曰〕莱菔南北通有，北土尤多。有大小二种：大者肉坚，宜蒸食；小者白而脆，宜生啖。河朔极有大者，而江南、安州、洪州、信阳者甚大，重至五六斤，或近一秤，亦一时种莳之力也。〔瑞曰〕夏月复种者，名夏萝卜。形小而长者，名蔓菁萝卜。〔时珍曰〕莱菔今天下通有之。昔人以芜菁、莱菔二物混注，已见蔓菁条下。圃人种莱菔，六月下种，秋采苗，冬掘根。春末抽高薹，开小花紫碧色。夏初结角。其子大如大麻子，圆长不等，黄赤色。五月亦可再种。其叶有大者如芜菁，细者如花芥，皆有细柔毛。其根有红、白二色，其状有长、圆二类。大抵生沙壤者脆而甘，生瘠地者坚而辣。根、叶皆可生可熟，可菹可酱，可豉可醋，可糖可腊，可饭，乃蔬中之最有利益者，而古人不深详之，岂因其贱而忽之耶？抑未谙其利耶？

莱菔

【气味】根辛、甘，叶辛、苦，温，无毒。

〔诜曰〕性冷。〔思邈曰〕平。不可与地黄同食，令人发白，为其涩营卫也。〔时珍曰〕多食莱菔动气，惟生姜能制其毒。又伏硇砂。

【主治】散服及炮煮服食，大下气，消谷和中，去痰癖，肥健人；生捣汁服，止消渴，试大有验（《唐本》）。利关节，理颜色，练五脏恶气，制面毒，行风气，去邪热气（萧炳）。利五脏，轻身，令人白净肌细（孟诜）。消痰止咳，治肺痿吐血，温中补不足。同羊肉、银鱼煮食，治劳瘦咳嗽（《日华》）。同猪肉食，益人。生捣服，治禁口痢（汪颖）。捣汁服，治吐血衄血（吴瑞）。宽胸膈，利大小便。生食，止渴宽中；煮食，化痰消导（甯源）。杀鱼腥气，治豆腐积（汪机）。主吞酸，化积滞，解酒毒，散瘀血，甚效。末服，治五淋。丸服，治白浊。煎汤，洗脚气。饮汁，治下痢及失音，并烟熏欲死。生捣，涂打扑、汤火伤（时珍）。

【发明】〔颂曰〕莱菔功同芜菁，然力猛更出其右。断下方亦用其根，烧熟入药。尤能制面毒。昔有婆罗门僧东来，见食麦面者，惊云：此大热，何以食之？又见食中有芦菔，乃云：赖有此以解其性。自此相传，食面必啖芦菔。〔炳曰〕捣烂制面，作馎饦食之最佳，饱食亦不发热。酥煎食之，下气。凡人饮食过度，生嚼咽之便消。〔慎微曰〕按杨亿《谈苑》云：江东居民言种芋三十亩，计省米三十斛；种萝卜三十亩，计益米三十斛。则知萝卜果能消食也。〔宗奭曰〕服地黄、何首乌人食莱菔，则令人髭发白。世皆以为此物味辛、下气速也。然生姜、芥子更辛，何止能散而已。盖莱菔辛而又甘，故能散缓，而又下气速也。所以散气用生姜，下气用莱菔。〔震

亨曰〕莱菔根属土，有金与水。寇氏言其下气速。人往往煮食过多，停滞成溢饮，岂非甘多而辛少乎？〔时珍曰〕莱菔根、叶同功，生食升气，熟食降气。苏、寇二氏止言其下气速，孙真人言久食涩营卫，亦不知其生则噫气，熟则泄气，升降之不同也。大抵入太阴、阳明、少阳气分，故所主皆肺、脾、肠、胃、三焦之病。李九华云：莱菔多食渗人血。则其白人髭发，盖亦由此，非独因其下气、涩营卫也。按《洞微志》云：齐州有人病狂，云梦中见红裳女子引入宫殿中，小姑令歌，每日遂歌云："五灵楼阁晓玲珑，天府由来是此中。惆怅闷怀言不尽，一丸萝卜火吾宫。"有一道士云：此犯大麦毒也。少女心神，小姑脾神。《医经》言萝卜制面毒，故曰火吾宫。火者，毁也。遂以药并萝卜治之果愈。又按张杲《医说》云：饶民李七病鼻衄甚危，医以萝卜自然汁和无灰酒饮之即止。盖血随气运，气滞故血妄行，萝卜下气而酒导之故也。又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医治不效。忽见卖豆腐人言其妻误以萝卜汤入锅中，遂致不成。其人心悟，乃以萝卜汤饮之而瘳。物理之妙如此。又《延寿书》载李师逃难入石窟中，贼以烟熏之垂死，摸得萝卜菜一束，嚼汁咽下即苏。此法备急，不可不知。

【

附方】旧二，新二十一。

食物作酸萝卜生嚼数片，或生菜嚼之亦佳，绝妙。干者、熟者、盐腌者，及人胃冷者，皆不效（《濒湖集简方》）。

反胃噎疾萝卜蜜煎浸，细细嚼咽良（《普济方》）。

消渴饮水独胜散：用出了子萝卜三枚，净洗切片，日干为末。每服二钱，煎猪肉汤澄清调下，日三服，渐增至三钱。生者捣汁亦可，或以汁煮粥食之（《图经本草》）。

肺痿咳血萝卜和羊肉或鲫鱼，煮熟频食（《普济方》）。

鼻衄不止萝卜捣汁半盏，入酒少许热服，并以汁注鼻中皆良。或以酒煎沸，入萝卜再煎，饮之（《卫生易简方》）。

下痢禁口萝卜捣汁一小盏，蜜一盏。水一盏，同煎。早一服，午一服。日晡米饮吞阿胶丸百粒。如无萝卜，以子擂汁亦可。一方：加枯矾七分，同煎。一方：只用萝卜菜煎汤，日日饮之。〇《普济方》：用萝卜片，不拘新旧，染蜜噙之，咽汁。味淡再换。觉思食，以肉煮粥与食，不可过多。

痢后肠痛方同上。

大肠便血大萝卜皮烧存性，荷叶烧存性，蒲黄生用，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普济》）。

肠风下血蜜炙萝卜，任意食之。昔一妇人服此有效（《百一选方》）。

酒疾下血连旬不止。用大萝卜二十枚，留青叶寸余，以井水入罐中，煮十分烂，入淡醋，空心任食（《寿亲养老》方）。

大肠脱肛生莱菔捣，实脐中束之。觉有疮，即除（《摘玄方》）。

小便白浊生萝卜剜空留盖，入吴茱萸填满，盖定签住，糯米饭上蒸熟，取去茱萸，以萝卜焙研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盐汤下，日三服（《普济》）。

沙石诸淋疼不可忍。用萝卜切片，蜜浸少时，炙干数次，不可过焦。细嚼盐汤下，日三服。名瞑眩膏（《普济》）。

遍身浮肿出了子萝卜、浮麦等分。浸汤饮之（《圣济总录》）。

脚气走痛萝卜煎汤洗之。仍以萝卜晒干为末，铺袜内（《圣济总录》）。

偏正头痛生萝卜汁一蚬壳，仰卧，随左右注鼻中，神效。王荆公病头痛，有道人传此方，移时遂愈也。以此治人，不可胜数（《如宜方》）。

失音不语萝卜生捣汁，入姜汁同服（《普济方》）。

喉痹肿痛萝卜汁和皂荚浆服，取吐（同上）。

满口烂疮萝卜自然汁，频漱去涎妙（《濒湖集简方》）。

烟熏欲死方见发明下。

汤火伤灼生萝卜捣涂之。子亦可（《圣济总录》）。

花火伤肌方同上。

打扑血聚皮不破者。用萝卜或叶捣封之（邵氏方）。

子

〔气味〕辛、甘，平，无毒。

〔主治〕研汁服，吐风痰。同醋研，消肿毒（《日华》）。下气定喘治痰，消食除胀，利大小便，止气痛，下痢后重，发疮疹（时珍）。

〔发明〕〔震亨曰〕莱菔子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时珍曰〕莱菔子之功，长于利气。生能升，熟能降。升则吐风痰，散风寒，发疮疹；降则定痰喘咳嗽，调下痢后重，止内痛，皆是利气之

效。予曾用，果有殊绩。

〔附方〕旧二，新十四。

上气痰嗽喘促唾脓血。以莱菔子一合，研细煎汤，食上服之（《食医心镜》）。

肺痰咳嗽莱菔子半升淘净焙干，炒黄为末，以糖和丸芡子大。绵裹含之，咽汁甚妙（《胜金方》）。

齁喘痰促遇厚味即发者。萝卜子淘净，蒸熟晒研，姜汁浸蒸饼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以口津咽下，日三服。名清金丸（《医学集成》）。

痰气喘息萝卜子炒，皂荚烧存性，等分为末，姜汁和，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汤下（《简便单方》）。

久嗽痰喘萝卜子炒，杏仁去皮尖炒，等分，蒸饼丸麻子大。每服三五丸，时时津咽（《医学集成》）。

高年气喘萝卜子炒，研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济生秘览》）。

宣吐风痰《胜金方》：用萝卜子末，温水调服三钱。良久吐出涎沫。如是摊缓风者，以此吐后用紧疏药，疏后服和气散取瘥。〇丹溪吐法：用萝卜子半升擂细，浆水一碗滤取汁，入香油及蜜些须，温服。后以桐油浸过晒干鹅翎探吐。

中风口禁萝卜子、牙皂荚各二钱，以水煎服，取吐（丹溪方）。

小儿风寒萝卜子生研末一钱，温葱酒服之，取微汗大效（《卫生易简方》）。

风秘气秘萝卜子炒一合擂水，和皂荚末二钱服，立通（《寿域神方》）。

气胀气蛊莱菔子研，以水滤汁，浸缩砂一两一夜，炒干又浸又炒，凡七次，为末。每米饮服一钱，如神（《朱氏集验方》）。

小儿盘肠气痛。用萝卜子炒黄研末，乳香汤服半钱（杨仁斋《直指方》）。

年久头风莱菔子、生姜等分，捣取汁，入麝香少许，搐入鼻中，立止（《普济方》）。

牙齿疼痛萝卜子十四粒生研，以人乳和之。左疼点右鼻，右疼点左鼻。

疮疹不出萝卜子生研末，米饮服二钱，良（《卫生易简方》）。

花

〔主治〕用糟下酒藏，食之甚美，明目（士良）。

生姜《别录·中品》

〔校正〕原附干姜下，今分出。今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时珍曰〕按许慎《说文》：姜作□，云御湿之菜也。王安石《字说》云：姜能强御百邪，故谓之姜。初生嫩者，其尖微紫，名紫姜，或作子姜；宿根谓之母姜也。

【集解】〔《别录》曰〕生姜，干姜生犍为川谷及荆州、扬

州。九月采之。〔颂曰〕处处有之，以汉、温、池州者为良。苗高二三尺。叶似箭竹叶而长，两两相对。苗青根黄。无花实。秋时采根。〔时珍曰〕姜宜原隰沙地。四月取母姜种之。五月生苗如初生嫩芦，而叶稍阔似竹叶，对生，叶亦辛香。秋社前后新芽顿长，如列指状，采食无筋，谓之子姜。秋分后者次之，霜后则老矣。性恶湿洳而畏日，故秋热则无姜。《吕氏春秋》云：和之美者，有杨朴之姜。杨朴地名，在西蜀。《春秋运斗枢》云：璇星散而为姜。

生姜

【气味】辛，微温，无毒。〔藏器曰〕生姜温，要热则去皮，要冷则留皮。〔元素曰〕辛而甘温，气味俱厚，浮而升，阳也。〇〔之才曰〕秦椒为之使。杀半夏、莨菪毒。恶黄芩、黄连、天鼠粪。〔弘景曰〕久服少志少智，伤心气。今人啖辛辣物，惟此最常。故《论语》云：每食不撤姜。言可常食，但不可多尔。有病者是所宜矣。〔恭曰〕《本经》言姜久服通神明，主痰气，即可常啖。陶氏谬为此说，检无所据。〔思邈曰〕八九月多食姜，至春多患眼，损寿减筋力。孕妇食之，令儿盈指。〔杲曰〕古人言：秋不食姜，令人泻气。盖夏月火旺，宜汗散之，故食姜不禁。辛走气泻肺，故秋月则禁之。《晦庵语录》亦有秋姜夭人天年之语。〔时珍曰〕食姜久，积热患目，珍屡试有准。凡病痔人多食兼酒，立发甚速。痈疮人多食，

则生恶肉。此皆昔人所未言者也。《相感志》云：糟姜瓶内入蝉蜕，虽老姜无筋，亦物性有所伏耶？

【主治】久服去臭气，通神明（《本经》）。归五脏，除风邪寒热，伤寒头痛鼻塞，咳逆上气，止呕吐，去痰下气（《别录》）。去水气满，疗咳嗽时疾。和半夏，主心下急痛。又汁和杏仁作煎，下一切结气实，心胸拥隔冷热气，神效。捣汁和蜜服，治中热呕逆不能下食（甄权）。散烦闷，开胃气。汁作煎服，下一切结实，冲胸膈恶气，神验（孟诜）。破血调中，去冷气。汁，解药毒（藏器）。除壮热，治痰喘胀满，冷痢腹痛，转筋心满，去胸中臭气、狐臭，杀腹内长虫（张鼎）。益脾胃，散风寒（元素）。解菌蕈诸物毒（吴瑞）。生用发散，熟用和中。解食野禽中毒成喉痹。浸汁，点赤眼。捣汁和黄明胶熬，贴风湿痛甚妙（时珍）。

干生姜

〔主治〕治嗽温中，治胀满，霍乱不止，腹痛，冷痢，血闭。病人虚而冷，宜加之（甄权）。姜屑，和酒服，治偏风（孟诜）。肺经气分之药，能益肺（好古）。

【发明】〔成无己曰〕姜、枣味辛、甘，专行脾之津液而和营卫。药中用之，不独专于发散也。〔杲曰〕生姜之用有四：制半夏、厚朴之毒，一也；发散风寒，二也；与枣同用，辛温益脾胃元气，温中去湿，三也；与芍药同用，温经散寒，四也。孙真人云：姜为呕家圣药，盖辛以散之。呕乃气逆不散，此药行阳而散气也。或问：生姜辛温入肺，何以云入胃口？曰：俗以心下为胃口者，非矣。咽门之下，受有形之物，乃胃之系，便是胃口，与肺系同行，故能入肺而开胃口也。曰：人云夜间勿食生姜，令人闭气，何也？曰：生姜辛温主开发。夜则气本收敛，反开发之，则违天道矣。若有病人，则不然也。生姜屑，比之干姜则不热，比之生姜则不湿。以干生姜代干姜者，以其不僭故也。俗言上床萝卜下床姜。姜能开胃，萝卜消食也。〔时珍曰〕姜辛而不荤，去邪辟恶，生啖熟食，醋、酱、糟、盐、蜜煎调和，无不宜之。可蔬可和，可果可药，其利博矣。凡早行山行，宜含一块，不犯雾露清湿之气，及山岚不正之邪。案方广《心法附余》云：凡中风、中暑、中气、中毒、中恶、干霍乱、一切卒暴之病，用姜汁与童尿服，立可解散。盖姜能开痰下气，童尿降火也。〔颂曰〕崔元亮《集验方》载：敕赐姜茶治痢方：以生姜切细，和好茶一两碗，任意呷之，便瘥。若是热痢，留姜皮；冷痢，去皮，大妙。〔杨士瀛曰〕姜能助阳，茶能助阴，二物皆消散恶气，调和阴阳，且解湿热及酒食暑气之毒，不问赤、白通宜用之。苏东坡治文潞公有效。

【附方】旧二十，新三十。

痰澼卒风生姜二两，附子生用一两，水五升，煮取二升，分再服。忌猪肉、冷水（《千金》）。

胃虚风热不能食。用姜汁半杯，生地黄汁少许，蜜一匙，水三合，和服之（《食疗本草》）。

疟疾寒热脾胃聚痰，发为寒热。生姜四两，捣自然汁一酒杯，露一夜。于发日五更面北立，饮即止。未止再服（《易简》）。

寒热痰嗽初起者。烧姜一块，含咽之（《本草衍义》）。

咳嗽不止生姜五两，饧半升。微火煎熟，食尽愈。段侍御用之有效（孟诜《必效方》）。

久患咳噫生姜汁半合，蜜一匙，煎熟，温呷三服愈（《外台秘要》）。

小儿咳嗽生姜四两，煎汤浴之（《千金方》）。

暴逆气上嚼姜两三片，屡效（寇氏《衍义》）。

干呕厥逆频嚼生姜，呕家圣药也（《千金》）。

呕吐不止生姜一两，醋浆七合。银器中煎取四合，连滓呷之。又杀腹内长虫（《食医心镜》）。

心痞呕哕心下痞坚。生姜八两，水三升，煮一升。半夏五合洗，水五升，煮一升。二味同煮一升半，分再服（《千金》）。

反胃羸弱《兵部手集》：用母姜二斤。捣汁作粥食。〇《传信适用方》用生姜切片，麻油煎过为末，软柿蘸末嚼咽。

霍乱欲死生姜五两，牛儿屎一升。水四升，煎二升，分再服，即止（梅师方）。

霍乱转筋入腹欲死。生姜三两捣，酒一升，煮三两沸服。仍以姜捣贴痛处（《外台秘要》）。

霍乱腹胀不得吐下。用生姜一斤，水七升，煮二升，分三服（《肘后方》）。

腹中胀满不能服药。绵裹煨姜，内下部。冷即易之（梅

师）。

胸胁满痛凡心胸胁下有邪气结实，硬痛胀满者。生姜一斤，捣渣留汁，慢炒待润，以绢包于患处，款款熨之。冷再以汁炒再熨，良久豁然宽快也（陶华《伤寒槌法》）。

大便不通生姜削如小指，长二寸，涂盐内下部，立通（《外台》）。

冷痢不止生姜煨研为末，共干姜末等分，以醋和面作馄饨，先以水煮，又以清饮煮过，停冷，吞二七枚，以粥送下，日一度（《食疗》）。

消渴饮水干生姜末一两，以鲫鱼胆汁和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米饮下（《圣惠》）。

湿热发黄生姜时时周身擦之，其黄自退也。一方：加茵陈蒿，尤妙（《伤寒槌法》）。

暴赤眼肿〔宗奭曰〕用古铜钱刮姜取汁，于钱唇点之，泪出。今日点，明日愈，勿疑。〇一治暴风客热，目赤睛痛肿者。腊月取生姜捣绞汁，阴干取粉，入铜青末等分。每以少许沸汤泡，澄清温洗，泪出妙。

舌上生胎诸病舌胎，以布染井水抹，后用姜片时时擦之，自去（陶华方）。

满口烂疮生姜自然汁，频频漱吐。亦可为末擦之，甚效。

牙齿疼痛老生姜瓦焙，入枯矾末同擦之。有人日夜呻吟，用之即愈（《普济方》）。

喉痹毒气生姜二斤捣汁，蜜五合，煎匀。每服一合，日五服（《千金》）。

食鸠中毒、食竹鸡毒、食鹧鸪毒方并见《禽部》本条。

中莴苣毒、中诸药毒、猘犬伤人并饮生姜汁即解（《小品》）。

虎伤人疮内服生姜汁。外以汁洗之，用白矾末傅上（《秘览》）。

蝮蛇螫人姜末傅之，干即易（《千金》）。

蜘蛛咬人炮姜切片贴之，良（《千金》）。

刀斧金疮生姜嚼傅，勿动。次日即生肉，甚妙（《扶寿方》）。

闪拗手足生姜、葱白捣烂，和面炒热，盦之。

跌扑伤损姜汁和酒调生面贴之。

百虫入耳姜汁少许滴之。

腋下狐臭姜汁频涂，绝根（《经验方》）。

赤白癜风生姜频擦之，良（《易简》）。

两耳冻疮生姜自然汁熬膏涂（《暇日记》）。

发背初起生姜一块，炭火炙一层，刮一层，为末，以猪胆汁调涂（《海上方》）。

疔疮肿毒方见白芷下。

诸疮痔漏久不结痂。用生姜连皮切大片，涂白矾末，炙焦研

细，贴之勿动，良（《普济》）。

产后血滞冲心不下。生姜五两，水八升，煮三升，分三服（杨氏《产乳》）。

产后肉线一妇产后用力，垂出肉线长三四尺，触之痛引心腹欲绝。一道人令买老姜连皮三斤捣烂，入麻油二斤拌匀炒干。先以熟绢五尺，折作方结。令人轻轻盛起肉线，使之屈曲作三团，纳入产户。乃以绢袋盛姜，就近熏之，冷则更换。熏一日夜缩入大半，二日尽入也。云此乃魏夫人秘传怪病方也。但不可使线断，断则不可治之矣。

脉溢怪症有人毛窍节次血出不止，皮胀如鼓，须臾目、鼻、口被气胀合，此名脉溢。生姜自然汁和水各半盏服，即安（夏子益《奇疾方》）。

姜皮

〔气味〕辛，凉，无毒。

〔主治〕消浮肿腹胀痞满，和脾胃，去翳（时珍）。

〔附方〕旧一。

拔白换黑刮老生姜皮一大升，于久用油腻锅内，不须洗刷，固济勿令通气。令精细人守之，文武火煎之，不得火急，自旦至夕即成矣，研为末。拔白后，先以小物点麻子大入孔中。或先点须下，然后拔之，以指捻入。三日后当生黑者，神效。李卿用之有验（苏颂《图经本草》）。

叶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食鲙成癥，捣汁饮，即消（张机）。

〔附方〕新一。

打伤瘀血姜叶一升，当归三两，为末。温酒服方寸匕，日三（范汪《东阳方》）。

干姜《本经·中品》

〔校正〕自《草部》移附此。

【释名】白姜（见下）。

【集解】〔弘景曰〕干姜今惟出临海、章安，数村解作之。蜀汉姜旧美，荆州有好姜，而并不能作干者。凡作干姜法：水淹三日，去皮置流水中六日，更刮去皮，然后晒干，置瓷缸中酿三日，乃成。〔颂曰〕造法：采根于长流水洗过，日晒为干姜。以汉、温、池州者为良。陶说乃汉州干姜法也。〔时珍曰〕干姜以母姜造之。今江西、襄、均皆造，以白净结实者为良，故人呼为白姜，又曰均姜。凡入药并宜炮用。

【气味】辛，温，无毒。〔褚曰〕苦、辛。〔好古曰〕大热。〔恭曰〕久服令人目暗。余同生姜。〔时珍曰〕《太清外术》言：孕妇不可食干姜，令胎内消。盖其性热而辛散故也。

【主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澼下痢。生者尤良（《本经》）。寒冷腹痛，中恶霍乱胀满，风邪诸毒，皮肤间结气，止唾血（《别录》）。治腰肾中疼冷、冷气，破血去风，通四肢关节，开五脏六

腑，宣诸络脉，去风毒冷痹，夜多小便（甄权）。消痰下气，治转筋吐泻，腹脏冷，反胃干呕，瘀血扑损，止鼻洪，解冷热毒，开胃，消宿食（大明）。主心下寒痞，目睛久赤（好古）。

【发明】〔元素曰〕干姜气薄味厚，半沉半浮，可升可降，阳中之阴也。又曰：大辛大热，阳中之阳。其用有四：通心助阳，一也；去脏腑沉寒痼冷，二也；发诸经之寒气，三也；治感寒腹痛，四也。肾中无阳，脉气欲绝，黑附子为引，水煎服之，名姜附汤。亦治中焦寒邪，寒淫所胜，以辛散之也。又能补下焦，故四逆汤用之。干姜本辛，炮之稍苦，故止而不移，所以能治里寒，非若附子行而不止也。理中汤用之者，以其回阳也。〔李杲曰〕干姜生辛炮苦，阳也。生则逐寒邪而发表，炮则除胃冷而守中。多用则耗散元气，辛以散之，是壮火食气故也，须以生甘草缓之。辛热以散里寒，同五味子用以温肺，同人参用以温胃也。〔好古曰〕干姜，心、脾二经气分药也，故补心气不足。或言：干姜辛热而言补脾。今理中汤用之，言泄不言补，何也？盖辛热燥湿，泄脾中寒湿邪气，非泄正气也。又云：服干姜以治中者，必僭上，不可不知。〔震亨曰〕干姜入肺中利肺气，入肾中燥下湿，入肝经引血药生血，同补阴药亦能引血药入气分生血，故血虚发热、产后大热者用之。止唾血、痢血，须炒黑用之。有血脱色白而夭不泽脉濡者，此大寒也。宜干姜之辛温以益血，甘热以温经。〔时珍曰〕干姜能引血药入血分，气药入气分，又能去恶养新，有阳生阴长之意，故血虚者用之；而人吐血、衄血、下血，有阴无阳者，亦宜用之。乃热因热用，从治之法也。

【附方】旧十六，新十二。

脾胃虚冷不下食，积久羸弱成瘵者。用温州白干姜，浆水煮透，取出焙干捣末，陈廪米煮粥饮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白汤下。其效如神（苏颂《图经》）。

脾胃虚弱饮食减少，易伤难化，无力肌瘦。用干姜频研四两，以白饧切块，水浴过，入铁铫溶化，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三十丸（《十便方》）。

头运吐逆胃冷生痰也。用川干姜炮二钱半，甘草炒一钱二分，水一钟半，煎减半服。累用有效（《传信适用方》）。

心脾冷痛暖胃消痰。二姜丸：用干姜、高良姜等分，炮研末，糊丸梧子大。每食后，猪皮汤下三十丸（《和剂局方》）。

心气卒痛干姜末，米饮服一钱（《外台秘要》）。

阴阳易病伤寒后，妇人得病虽瘥，未满百日，不可与男合。为病拘急，手足拳，腹痛欲死，丈夫名阴易，妇人名阳易，速宜汗之即愈。满四日，不可治也。用干姜四两，为末。每用半两，白汤调服。覆衣被出汗后，手足伸即愈（《伤寒类要》方）。

中寒水泻干姜炮研末，粥饮服二钱，即效（《千金方》）。

寒痢青色干姜切大豆大。每米饮服六七枚，日三夜一。累用得效（《肘后方》）。

血痢不止干姜烧黑存性，放冷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神妙（姚氏《集验》）。

脾寒疟疾《外台》：用干姜、高良姜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至七分服。〇王氏《博济方》：干姜炒黑为末，临发时以温酒服三钱匕。

冷气咳嗽结胀者。干姜末，热酒调服半钱。或饧糖丸噙（姚僧垣方）。

咳嗽上气用合州干姜（炮），皂荚（炮，去皮子及蛀者），

桂心（紫色者，去皮），并捣筛等分。炼白蜜和捣一二千杵，丸梧子大。每饮服三丸，嗽发即服，日三五服。禁食葱、面、油腻。其效如神。禹锡在淮南与李亚同幕府，李每治人而不出方，或诮其吝。李曰：凡人患嗽，多进冷药。若见此方用药热燥，必不肯服，故但出药即多效也。试之信然（刘禹锡《传信方》）。

虚劳不眠干姜为末，汤服三钱，取微汗出（《千金方》）。

吐血不止干姜为末，童子小便调服一钱良。

鼻衄不止干姜削尖煨，塞鼻中即止（《广利方》）。

齆鼻不通干姜末，蜜调塞鼻中（《千金方》）。

冷泪目昏干姜粉一字炮，汤点洗之（《圣济录》）。

赤眼涩痛白姜末，水调贴足心，甚妙（《普济方》）。

目忽不见令人嚼母姜，以舌日舐六七次，以明为度（《圣济录》）。

目中卒痛干姜削圆滑，内眦中，有汁出拭之。味尽更易（《千金》）。

牙痛不止川姜炮、川椒等分为末。掺之（《御药院方》）。

斑豆厥逆斑豆服凉药多，手足厥冷，脉微。用干姜炮二钱半，粉甘草炙一钱半。水二钟，煎一钟服（庞安常《伤寒论》）。

痈疽初起干姜一两，炒紫研末，醋调傅四围，留头，自愈。此乃东昌申一斋奇方也（《诸症辨疑》）。

瘰疬不敛干姜为末，姜汁打糊和作剂，以黄丹为衣。每日随疮大小，入药在内，追脓尽，生肉口合为度。如不合，以葱白汁调大

黄末擦之，即愈（《救急方》）。

虎狼伤人干姜末傅之（《肘后》）。

猘犬伤人干姜末，水服二匕（生姜汁服亦良），并以姜炙热熨之。

蛇蝎螫人干姜、雄黄等分为末，袋盛佩之，蛇闻药气逆避人。遇螫即以傅之，便定（《广利方》）。

【附录】天竺干姜（《拾遗》）〔藏器曰〕味辛，温，无毒。主冷气寒中，宿食不消，腹胀下痢，腰背痛，痃癖气块，恶血积聚。生婆罗门国，一名胡干姜，状似姜，小黄色也。

同蒿宋《嘉祐》

【释名】蓬蒿（〖《正要》〗）。〔时珍曰〕形气同乎蓬蒿，故名。

【集解】〔机曰〕《本草》不著形状，后人莫识。〔时珍曰〕茼蒿八九月下种，冬春采食肥茎。花、叶微似白蒿，其味辛甘，作蒿气。四月起薹，高二尺余。开深黄色花，状如单瓣菊花。一花结子近百成球，如地菘及苦荬子，最易繁茂。此菜自古已有，孙思邈载在《千金方·菜类》，至宋嘉祐中始补入《本草》，今人常食者。而汪机乃不能识，辄敢擅自修纂，诚可笑嘅。

【气味】甘、辛，平，无毒。〔禹锡曰〕多食动风气，薰人心，令人气满。

【主治】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肠胃（思邈）。

邪蒿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此蒿叶纹皆邪，故名。

【集解】〔藏器曰〕邪蒿根、茎似青蒿而细软。〔时珍曰〕三四月生苗，叶似青蒿，而色浅不臭。根、叶皆可茹。

同蒿

邪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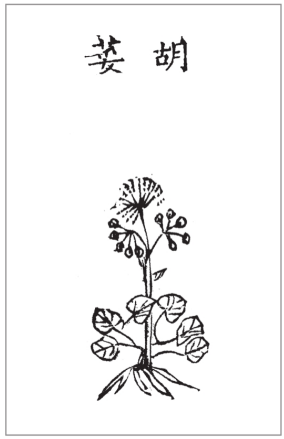
【气味】辛，温、平，无毒。〔诜曰〕生食微动风，作羹食良。不与胡荽同食，令人汗臭气。

【主治】胸膈中臭烂恶邪气，利肠胃，通血脉，续不足气（孟诜）。煮熟和酱、醋食，治五脏恶邪气厌谷者，治脾胃肠澼，大渴热中，暴疾恶疮（《食医心镜》）。

胡荽宋《嘉祐》

【释名】香荽（《拾遗》）、胡菜（《外台》）、蒝荽（〖唐小说〗）。〔时珍曰〕荽，许氏《说文》作葵，云姜属，可以香口也。其茎柔叶细而根多须，绥绥然也。张骞使西域始得种归，故名胡荽。今俗呼为蒝荽，蒝乃茎叶布散之貌。俗作芫花之芫，非矣。〔藏器曰〕石勒讳胡，故并、汾人呼胡荽为香荽。

【集解】〔时珍曰〕胡荽处处种之。八月下种，晦日尤良。初生柔茎圆叶，叶有花歧，根软而白。冬春采之，香美可食，亦可作菹。道家五荤之一。立夏后开细花成簇，如芹菜花，淡紫色。五月收子，子如大麻子，亦辛香。按贾思勰《齐民要术》云：六七月布种者，可竟冬食。春月掇子沃水生芽种者，小小供食而已。王祯《农书》云：胡荽于蔬菜中，子、叶皆可用，生、熟俱可食，甚有益于世者。宜肥地种之。



胡荽

【正误】〔李鹏飞曰〕胡荽，荠子也。〔吴瑞曰〕胡荽俗呼藿子，根、苗如蒜。〔时珍曰〕荠子即藿子，乃薤也。李、吴二氏并作胡荽，误矣。

根叶

〔气味〕辛，温，微毒。〔诜曰〕平、微寒，无毒。可和生菜食。此是荤菜，损人精神。华佗云：胡臭、口臭、□齿及脚气、金疮人，皆不可食，病更加甚。〔藏器曰〕久食令人多忘。根，发痼疾。不可同邪蒿食，令人汗臭难瘥。〔时珍曰〕凡服一切补药及药中有白术、牡丹者，不可食此。伏石钟乳。

〔主治〕消谷，治五脏，补不足，利大小肠，通小腹气，拔四肢热，止头痛，疗沙疹、豌豆疮不出，作酒喷之，立出。通心窍（《嘉祐》）。补筋脉，令人能食。治肠风，用热饼裹食，甚良（孟诜）。合诸菜食，气香，令人口

爽，辟飞尸、鬼疰、蛊毒（吴瑞）。辟鱼、肉毒（甯源）。

〔发明〕〔时珍曰〕胡荽辛温香窜，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故痘疮出不爽快者，能发之。诸疮皆属心火，营血内摄于脾，心脾之气，得芳香则运行，得臭恶则壅滞故尔。按杨士瀛《直指方》云：痘疹不快，宜用胡荽酒喷之，以辟恶气。床帐上下左右皆宜挂之，以御汗气、胡臭、天癸、淫佚之气。一应秽恶，所不可无。若儿虚弱，及天时阴寒，用此最妙。如儿壮实，及春夏晴暖、阳气发越之时，加以酒曲助虐，以火益火，胃中热炽，毒血聚畜，则变成黑陷矣，不可不慎。

〔附方〕旧五，新四。

疹痘不快用胡荽二两切，以酒二大盏煎沸沃之，以物盖定，勿令泄气。候冷去滓，微微含喷，从项背至足令遍。勿噀头面（《经验后方》）。

热气结滞经年数发者。胡荽半斤，五月五日采，阴干，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服。未瘥更服。春夏叶、秋冬根茎并可用（《必效方》）。

孩子赤丹胡荽汁涂之（谭氏方）。

面上黑子蕈荽煎汤，日日洗之（《小说》）。

产后无乳干胡荽煎汤饮之效（《经验方》）。

小便不通胡荽二两，葵根一握。水二升，煎一升，入滑石末一两，分三四服（《圣济总录》）。

肛门脱出胡荽切一升，烧烟熏之，即入（《子母秘录》）。

解中蛊毒胡荽根捣汁半升，和酒服，立下神验（《必效方》）。

蛇虺螫伤胡荽苗、合口椒等分，捣涂之（《千金方》）。

子

〔气味〕辛、酸，平，无毒。炒用。

〔主治〕消谷能食（思邈）。蛊毒五痔，及食肉中毒，吐下血，煮汁冷服。又以油煎，涂小儿秃疮（藏器）。发痘疹，杀鱼腥（时珍）。

〔附方〕旧三，新四。

食诸肉毒吐下血不止，痿黄者。胡荽子一升煮令发裂，取汁冷服半升，日、夜各一服，即止（《食疗本草》）。

肠风下血胡荽子和生菜，以热饼裹食之（同上）。

痢及泻血胡荽子一合，炒捣末。每服二钱，赤痢砂糖水下，白痢姜汤下，泻血白汤下，日二（《普济方》）。

五痔作痛胡荽子炒，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下。数服见效（《海上仙方》）。

痔漏脱肛胡荽子一升，粟糠一升，乳香少许，以小口瓶烧烟熏之（《儒门事亲》）。

肠头挺出秋冬捣胡荽子，醋煮熨之，甚效（孟诜《食疗本草》）。

牙齿疼痛胡菜子（即胡荽子）五升，以水五升，煮取一升，含漱（《外台秘要》）。

胡萝卜《纲目》

【释名】〔时珍曰〕元时始自胡地来，气味微似萝卜，故名。

【集解】〔时珍曰〕胡萝卜今北土、山东多莳之，淮、楚亦有种者。八月下种，生苗如邪蒿，肥茎有白毛，辛臭如蒿，不可食。冬月掘根，生、熟皆可啖，兼果、蔬之用。根有黄、赤二种，微带蒿气，长五六寸，大者盈握，状似鲜掘地黄及羊蹄根。三四月茎高二三尺，开碎白花，攒簇如伞状，似蛇床花。子亦如蛇床子，稍长而有毛，褐色，又如莳萝子，亦可调和食料。按周定王《救荒本草》云：野胡萝卜苗、叶、花、实，皆同家胡萝卜，但根细小，味甘，生食、蒸食皆宜。花、子皆大于蛇床。又金幼孜《北征录》云：交河北有沙萝卜，根长二尺许，大者径寸，下支生小者如箸。其色黄白，气味辛而微苦，亦似萝卜气。此皆胡萝卜之类也。

胡萝卜

根

〔气味〕甘、辛，微温，无毒。

〔主治〕下气补中，利胸膈肠胃，安五脏，令人健食，有益无损（时珍）。

子

〔主治〕久痢（时珍）。

水蕲音芹。〇《本经·下品》

【释名】芹菜（《别录》）、水英（《本经》）、楚葵（〖《尔雅》〗）。〔弘景曰〕蕲字，俗作芹字。论其主治，合在上品，未解何意乃在下品？二月、三月作英时，可作菹及熟瀹食。故名水英。〔时珍曰〕蕲当作蕲，从艹，蕲谐声也。后省作芹，从斤，亦谐声也。其性冷滑如葵，故《尔雅》谓之楚葵。《吕氏春秋》：菜之美者，有云梦之芹。云梦，楚地也。楚有蕲州、蕲县，俱音淇。罗愿《尔雅翼》云：地多产芹，故字从芹。蕲亦音芹。徐锴注《说文》（蕲字，从艹，斯）：诸书无斯字，惟《说文》别出□字（音银），疑相承误出也。据此，则蕲字亦当从蕲，作蕲字也。

水蘄

【集解】〔《别录》曰〕水蘄生南海池泽。〔恭曰〕水蘄即芹菜也。有两种：荻芹白色取根，赤芹取茎、叶。并堪作菹及生菜。〔保昇曰〕芹生水中，叶似芎□，其花白色而无实，根亦白色。〔诜曰〕水芹生黑滑地，食之不如高田者宜人，置酒酱中香美。高田者名白芹。余田者皆有虫子在叶间，视之不见，食之令人为患。〔弘景曰〕又有渣芹，可为生菜，亦可生啖。〔时珍曰〕芹有水芹、旱芹。水芹生江湖陂泽之涯；旱芹生平地，有赤、白二种。二月生苗，其叶对节而生，似芎□。其茎有节棱而中空，其气芬芳。五月开细白花，如蛇床花。楚人采以济饥，其利不小。《诗》云："鬻沸槛泉，言采其芹。"杜甫诗云："饭煮青泥坊底芹。"又云："香芹碧涧羹。"皆美芹之功。而《列子》言"乡豪尝芹，蜇口惨腹"，盖未得食芹之法耳。

茎

〔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苦、酸，冷，涩，无毒。〔诜曰〕和醋食，损齿。鳖瘕不可食。〔李鹏飞曰〕赤芹害人，不可食。

〔主治〕女子赤沃，止血养精，保血脉，

益气，令人肥健嗜食（《本经》）。去伏热，杀石药毒，捣汁服（孟诜）。饮汁，去小儿暴热，大人酒后热，鼻塞身热，去头中风热，利口齿，利大小肠（藏器）。治烦渴，崩中带下，五种黄病（大明）。

〔发明〕〔张仲景曰〕春秋二时，龙带精入芹菜中。人误食之为病，面青手青，腹满如妊，痛不可忍，作蛟龙病。宜服硬饧三二升，日三度。吐出如蜥蜴便瘥。〔时珍曰〕芹菜生水涯。蛟龙虽云变化莫测，其精那得入此？大抵是蜥蜴、虺蛇之类，春夏之交，遗精于此故尔。且蛇喜嗜芹，尤为可证。别有马芹见后。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吐泻芹菜切细，煮汁饮之，不拘多少（《子母秘录》）。

小便淋痛水芹菜白根者，去叶捣汁，井水和服（《圣惠方》）。

小便出血水芹捣汁，日服六七合（《圣惠方》）。

花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脉溢（苏恭）。

堇音勤。〇《唐本草》

【释名】苦堇（《尔雅》）、堇葵（《唐本》）、旱芹（《纲目》）。〔禹锡曰〕《尔雅》云：啮，苦堇也。郭璞云：即堇葵。《本草》言味甘，而此云苦堇，古人语倒，犹甘草谓之大苦也。〔时珍曰〕其性滑如葵，故得葵名。

【集解】〔恭曰〕堇菜野生，非人所种。叶似蕺菜，花紫色。〔禹锡曰〕《说文》云：堇，根如荠，叶如细柳，子如米，蒸汋食之，甘滑。《内则》云：堇、荁、枌、榆。是矣。〔时珍曰〕此旱芹也。其性滑利。故洪舜俞赋云：烈有椒、桂，滑有堇、榆。一种黄花者，有毒杀人，即毛芹也。见《草部》毛茛。又乌头苗亦名堇，有毒。各见本条下。

菜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捣汁，洗马毒疮，并服之。又涂蛇蝎毒及痈肿（《唐本》）。久食，除心下烦热，主寒热鼠瘘，瘰疬生疮，结核聚气，下瘀血，止霍乱。又生捣汁半升服，能杀鬼毒，即吐出（孟诜）。

【发明】〔诜曰〕堇叶止霍乱，与香荽同功。香荽即香薷也。

【附方】旧二，新一。

结核气堇菜日干为末，油煎成膏。摩之，日三五度，便瘥（孟诜《食疗》）。

湿热气旱芹菜日干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空心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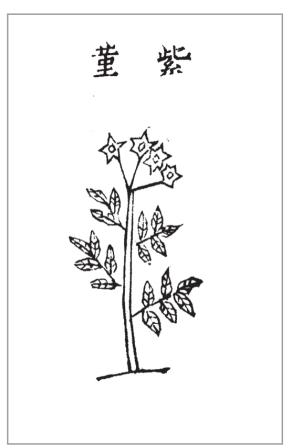
酒下。大杀百虫毒（《寿域神方》）。

蛇咬疮生杵堇汁涂之（《万毕术》）。

紫堇音芹。〇宋《图经》

【释名】赤芹（《纲目》）、**蜀芹**（《图经》）、**楚葵**（同上）、**苔菜**（同上）、**水卜菜**（〖同上〗）。〔时珍曰〕堇、蕲、芹、□，四字一义也。详下。

【集解】〔颂曰〕紫堇生江南吴兴郡。淮南名楚葵，宜春郡名蜀芹，豫章郡名苔菜，晋陵郡名水卜菜也。〔时珍曰〕苏颂之说，出于唐玄宗《天宝单方》中，不具紫堇形状。今按轩辕述《宝藏论》云：赤芹即紫芹也，生水滨。叶形如赤芍药，青色，长三寸许，叶上黄斑，味苦涩。其汁可以煮雌、制汞、伏朱砂、擒三黄，号为起贫草。又《土宿真君本草》云：赤芹生阴崖陂泽近水石间，状类赤芍药。其叶深绿而背甚赤，茎叶似荞麦，花红可爱，结实亦如秕荞麦。其根似蜘蛛，嚼之极酸苦涩。江淮人三四月采苗，当蔬食之。南方颇少，太行、王屋诸山最多也。



紫堇

苗

〔气味〕酸，平，微毒。

花

〔气味〕酸，微温，无毒。

〔主治〕大人、小儿脱肛（苏颂）。

〔附方〕旧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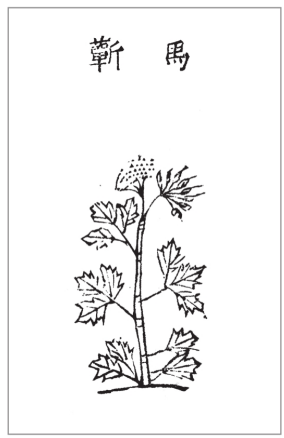
脱肛凡大人、小儿脱肛，每天冷及吃冷食，即暴痢不止，肛则下脱，久疗不瘥者。春间收紫堇花二斤，曝干为散，加磁毛末七两，相和研细。涂肛上纳入，即使人噀冷水于面上，即吸入肠中。每日一涂药噀面，不过六七度即瘥矣。又以热酒半升，和散一方寸匕，空腹服之，日再服。渐加至二方寸匕，以瘥为度。若五岁以下小儿，即以半杏子许，和酒服之。忌生冷、陈仓米等物（《天宝单方》）。

马蕲音芹。〇《唐本草》

【释名】牛蕲（《尔雅》）、胡芹（《通志》）、野茴香（《纲目》）。〔时珍曰〕凡物大者多以马名，此草似芹而大故也。俗称野茴香，以其气味子形微似也。《金光明经》三十二品香药，谓之叶婆你。

【集解】〔恭曰〕马蕲生水泽旁。苗似鬼针、荽菜等，嫩时可食。花青白色。子黄黑色，似防风子，调食味用之，香似橘皮而无苦味。〔保昇曰〕花若芹花，子如防风子而扁大。《尔雅》云：茭，牛蕲也。孙炎释云：似芹而叶细锐，可食菜也。一名茭，一名马蕲，子入药用。〔时珍曰〕马蕲与芹同类而异种，处处卑湿地有之。三四

月生苗，一本丛出如蒿，白毛蒙茸，嫩时可茹。叶似水芹而微小，似芎□叶而色深。五六月开碎花，攒簇如蛇床及莳萝花，青白色。结实亦似莳萝子，但色黑而重尔。其根白色，长者尺许，气亦香而坚硬，不可食。苏恭所谓鬼针，即鬼钗草也。方茎桠叶，子似钗脚，着人衣如针。与此稍异。



马蘄

苗

〔气味〕甘、辛，温，无毒。

〔主治〕益脾胃，利胸膈，去冷气，作茹食（时珍）。

子

〔气味〕甘、辛，温，无毒。

〔主治〕心腹胀满，开胃下气消食，调味用之（《唐本》）。炒研醋服，治卒心痛，令人得

睡（孟诜）。温中暖脾，治反胃（时珍）。

〔附方〕新一。

慢脾惊风马芹子、丁香、白僵蚕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炙橘皮煎汤下。名醒脾散（《普济方》）。

蘹香《唐本草》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茴香（〖《图经》〗）、八月珠（〖侯氏《药谱》〗）。〔颂曰〕蘹香，北人呼为茴香，声相近也。〔思邈曰〕煮臭肉，下少许，即无臭气，臭酱入末亦香，故曰回香。〔时珍曰〕俚俗多怀之衿衽咀嚼，恐蘹香之名，或以此也。

【集解】〔颂曰〕今交、广诸番及近郡皆有之。入药多用番舶者，或云不及近处者有力。三月生叶似老胡荽，极疏细，作丛。至五月茎粗，高三四尺。七月生花，头如伞盖，黄色。结实如麦而小，青色。北人呼为土茴香。八九月采实阴干。今近道人家园圃种之甚多。川人多煮食其茎叶。〔宗奭曰〕云似老胡荽者误矣，胡荽叶如蛇床。蘹香虽有叶之名，但散如丝发，特异诸草也。〔时珍曰〕茴香宿根，深冬生苗作丛，肥茎丝叶。五六月开花，如蛇床花而色黄。结子大如麦粒，轻而有细棱，俗呼为大茴香，今惟以宁夏出者第一。其他处小者，谓之小茴香。自番舶来者，实大如柏实，裂成八瓣，一瓣一核，大如豆，黄褐色，有仁，味更甜，俗呼舶茴香，又曰八角茴香，广西左右江峒中亦有之，形色与中国茴香迥别，但气味同尔。北人得之，咀嚼荐酒。

蘼香

子

〔气味〕辛，平，无毒。〔思邈曰〕苦、辛，微寒，涩。〔权曰〕苦、辛。得酒良。炒黄用。〔好古曰〕阳也，浮也。入手、足少阴、太阳经。

〔主治〕诸瘘、霍乱及蛇伤（《唐本》）。膀胱胃间冷气及育肠气，调中，止痛、呕吐（马志）。治干湿脚气，肾劳癫疝阴疼，开胃下食（大明）。补命门不足（李杲）。暖丹田（吴绶）。

〔发明〕〔诜曰〕茴香国人重之，云有助阳道，未得其方法也。〔好古曰〕茴香本治膀胱药，以其先丙，故曰小肠也，能润丙燥；以其先戊，故从丙至壬，又手、足少阴二药，以开上下经之通道，所以壬与丙交也。〔时珍曰〕小茴香性平，理气开胃，夏月祛蝇辟臭，食料宜之。大茴香性热，多食伤目发疮，食料不宜过用。古方有去铃丸：用茴香二两，连皮生姜四两，同入坩器内腌一伏时，慢火炒之，入盐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盐酒下。

此方本治脾胃虚弱病。茴香得盐则引入肾经，发出邪气。肾不受邪，病自不生也。亦治小肠疝气有效。

〔附方〕旧四，新十六。

开胃进食茴香二两，生姜四两，同捣匀，入净器内，湿纸盖一宿。次以银、石器中，文武火炒黄焦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五丸，温酒下（《经验后方》）。

瘴疟发热连背项者。茴香子捣汁服之（孙真人方）。

大小便闭鼓胀气促。八角茴香七个，大麻仁半两，为末。生葱白三七根，同研煎汤，调五苓散末服之，日一服（《普济》）。

小便频数茴香不以多少，淘净，入盐少许，炒研为末，炙糯米糕蘸食之。

伤寒脱阳小便不通。用茴香末，以生姜自然汁调傅腹上。外用茴香末，入益元散服之（《摘玄方》）。

肾消饮水小便如膏油。用茴香炒，苦楝子炒，等分为末。每食前酒服二钱（《保命集》）。

肾邪冷气力弱者。用大茴香六两，分作三分；用生附子一个去皮，分作三分。第一度：用附子一分，茴香一分，同炒黄，出火毒一夜，去附子，研茴香为末，空心盐酒下一钱。第二度：用二味各一分，同炒存性，出火毒，以附子去一半，留一半，同茴香为末，如前服。第三度：各一分，同炒存性，出火毒，全研为末，如前服之（《朱氏集验方》）。

肾虚腰痛茴香炒研，以猪腰子批开，掺末入内，湿纸裹煨熟。空心食之，盐酒送下（戴原礼《要诀》）。

腰痛如刺《简便方》：用八角茴香炒研，每服二钱，食前盐

汤下。外以糯米一二升，炒热袋盛，拴于痛处。〇《活人心统》思仙散：用八角茴香、杜仲各炒研三钱，木香一钱，水一钟，酒半钟，煎服。

腰重刺胀八角茴香炒为末，食前酒服二钱（《直指方》）。

疝气入肾茴香炒作二包，更换熨之（《简便方》）。

小肠气坠《直指》：用八角茴香、小茴香各三钱，乳香少许，水服取汗。〇《孙氏集效方》：治小肠疝气，痛不可忍。用大茴香、荔枝核炒黑各等分。研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〇《濒湖集简方》：用大茴香一两，花椒五钱。炒研。每酒服一钱。

膀胱疝痛《本事方》：用舶茴香、杏仁各一两，葱白焙干五钱，为末。每酒服二钱，嚼胡桃送下。〇《集要》：治疝气膀胱小肠痛。用茴香盐炒，晚蚕沙盐炒，等分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温酒嚼下。

疝气偏坠大茴香末一两，小茴香末一两，用牙猪尿胞一个，连尿入二末于内系定，罐内以酒煮烂，连胞捣，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仙方也（邓才《笔峰杂兴》）。

胁下刺痛小茴香一两炒，枳壳五钱麸炒，为末。每服二钱，盐酒调服，神效（《袖珍方》）。

辟除口臭茴香煮羹及生食，并得（昝殷《食医心镜》）。

蛇咬久溃小茴香捣末，傅之（《千金》）。

茎叶

〔气味〕与子同。

〔主治〕煮食，治卒恶心，腹中不安（甄

权）。治小肠气，卒肾气冲胁，如刀刺痛，喘息不得。生捣汁一合，投热酒一合，和服（孟诜）。

〔发明〕〔颂曰〕《范汪方》：疗恶毒痈肿，或连阴卵髀间疼痛挛急，牵入小腹不可忍，一宿即杀人者。用茴香苗叶，捣汁一升服之，日三四服。其滓以贴肿上。冬月用根。此是外国神方，永嘉以来用之，起死回生神验。

莳萝宋《开宝》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慈谋勒（《开宝》）、小茴香（〖《纲目》〗）。〔时珍曰〕莳萝、慈谋勒，皆番言也。

【集解】〔藏器曰〕莳萝生佛誓国，实如马芹子，辛香。〔珣曰〕按《广州记》云：生波斯国。马芹子色黑而重，莳萝子色褐而轻，以此为别。善滋食味，多食无损。且不可与阿魏同食，夺其味也。〔颂曰〕今岭南及近道皆有之。三月、四月生苗，花实大类蛇床而簇生，辛香，六七月采实。今人多用和五味，不闻入药用。〔时珍曰〕其子簇生，状如蛇床子而短，微黑，气辛臭，不及茴香。〔嘉谟曰〕俗呼莳萝椒。内有黑子，但皮薄色褐不红耳。

莳萝

苗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下气利膈（时珍）。

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小儿气胀，霍乱呕逆，腹冷不下食，两肋痞满（藏器）。健脾，开胃气，温肠，杀鱼肉毒，补水脏，治肾气，壮筋骨（《日华》）。主膈气，消食，滋食味（李珣）。

〔附方〕新二。

闪挫腰痛莳萝作末，酒服二钱匕（《永类钤方》）。

牙齿疼痛舶上莳萝、芸薹子、白芥子等分。研末。口中含水，随左右□鼻，神效（《圣惠方》）。

【附录】蜀胡烂（《拾遗》）〔藏器曰〕子：味辛，平，无毒。主冷气心腹胀满，补肾，除妇人血气，下痢，杀牙齿虫。生安南，似蘹香子，可和食。**数低**（《拾遗》）〔藏器曰〕子：味甘，温，无毒。主冷风冷气，下宿食不消，胀满。生西番、北土，兼似蘹香，胡人以作羹食之。**池德勒**（《拾遗》）〔藏器曰〕根：辛，温，无毒。破冷气，消食。生西国，草根也，胡人食之。**马思荅吉**〔时珍曰〕味苦，温，无毒。去邪恶气，温中利膈，顺气止痛，生津解渴，令人口香。元时饮膳用之，云极香料也，不知何状？故附之。

罗勒宋《嘉祐》附

【释名】兰香（《嘉祐》）、**香菜**（《纲目》）、**翳子草**（〖《纲目》〗）。〔禹锡曰〕北人避石勒讳，呼罗勒为兰香。〔时珍曰〕按《邺中记》云：石虎讳言勒，改罗勒为香菜。今俗人呼为翳子草，以其子治翳也。

罗勒

【集解】〔禹锡曰〕罗勒处处有之。有三种：一种似紫苏叶；一种叶大，二十步内即闻香；一种堪作生菜。冬月用干者。子可安入目中去翳，少顷湿胀，与物俱出也。〔时珍曰〕香菜，须三月枣叶生时种之乃生，否则不生。常以鱼腥水、米泔水、泥沟水浇之，则香而茂。不宜粪水。臞仙《神隐书》言：园旁水侧宜广种之，饥年亦可济用。其子大如蚤，褐色而不光，七月收之。〇〔弘景曰〕术家取羊角、马蹄烧作灰，撒湿地遍踏之，即生罗勒。俗呼为西王母菜，食之益人。

【气味】辛，温，微毒。〔禹锡曰〕不可多食，壅关节，涩营卫，令人血脉不行，又动风，发脚气。

【主治】调中消食，去恶气，消水气，宜生食。疗齿根烂疮，为灰用之甚良。患呕呕者，取汁服半合，冬月用干者煮汁。其根烧灰，傅小儿黄烂疮（禹锡）。主辟飞尸、鬼疰、蛊毒（吴瑞）。

【发明】〔时珍曰〕按罗天益云：兰香味辛气温，能和血润燥，而掌禹锡言：多食涩营卫，血脉不行，何耶？又东垣李氏治牙疼口臭，神功丸中用兰香，云无则以藿香代之，此但取其去恶气而已。故《饮膳正要》云：与诸菜同食，味辛香能辟腥气，皆此意也。

【附方】新二。

鼻疳赤烂兰香叶烧灰二钱，铜青五分，轻粉二字，为末，日傅三次（钱乙《小儿方》）。

反胃咳噫生姜四两捣烂，入兰香叶一两，椒末一钱，盐和面四两，裹作烧饼，煨熟，空心吃，不过两三度效。反胃，入甘蔗汁和之（《普济方》）。

子

〔主治〕目翳及尘物入目，以三五颗安目中，少顷当湿胀，与物俱出。又主风赤眵泪（《嘉祐》）。

〔发明〕〔时珍曰〕按《普济方》云：昔庐州知录彭大辨在临安，暴得赤眼后生翳。一医用兰香子洗晒，每纳一粒入眦内，闭目少顷，连膜而出也。一方：为末点之。时珍常取子试之水中，亦胀大。盖此子得湿即胀，故能染惹眵泪浮膜尔。然目中不可着一尘，而此子可纳三五颗亦不妨碍，盖一异也。

〔附方〕新二。

目昏浮翳兰香子每用七个，睡时水煎服之，久久有效也（《海上名方》）。

走马牙疳小儿食肥甘，肾受虚热，口作臭息，次第齿黑，名

曰崩砂；渐至龈烂，名曰溃槽；又或血出，名曰宣露；重则齿落，名曰腐根。用兰香子末、轻粉各一钱，密陀僧醋淬研末半两，和匀。每以少许傅齿及龈上，立效。内服甘露饮（《活幼口议》）。

白花菜《食物》

【释名】羊角菜（〖《纲目》〗）。

【集解】〔时珍曰〕白花菜三月种之。柔茎延蔓，一枝五叶，叶大如拇指。秋间开小白花，长蕊。结小角，长二三寸。其子黑色而细，状如初眠蚕沙，不光泽。菜气膻臭，惟宜盐菹食之。〔颖曰〕一种黄花者，名黄花菜，形状相同，但花黄也。

【气味】苦，辛，微毒。〔颖曰〕多食，动风气，滞脏腑，令人胃中闷满，伤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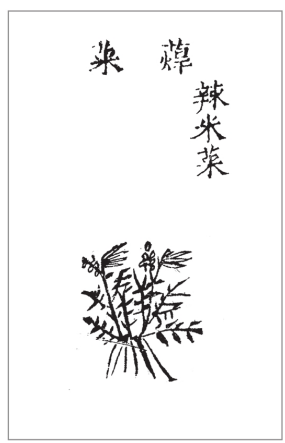
【主治】下气（汪颖）。**煎水洗痔，捣烂敷风湿痹痛，擂酒饮止疟**（时珍）。

蔊菜音罕。〇《纲目》

〔校正〕并入《草部》（《拾遗》）蔊菜。

【释名】蔊菜（音罕。〖《拾遗》〗）、**辣米菜**（〖《纲目》〗）。〔时珍曰〕蔊味辛辣，如火焊人，故名。亦作蓒。陈藏器《本草》有蔊菜，云辛菜也，南人食之。不著形状。今考《唐韵》《玉篇》并无蔊字，止有蔊字，云辛菜也。则蔊乃蔊字之讹尔。

白花菜



蔊菜

【集解】〔时珍曰〕蔊菜生南地，田园间小草也。冬月布地丛生，长二三寸，柔梗细叶。三月开细花，黄色。结细角长一二分，角内有细子。野人连根、叶拔而食之，味极辛辣，呼为辣米菜。沙地生者尤伶仃。故洪舜俞《老圃赋》云：蔊有拂士之风。林洪《山家清供》云：朱文公饮后，辄以蔊茎供蔬品。盖盱江、建阳、严陵人皆喜食之也。

【气味】辛，温，无毒。〔李鹏飞曰〕蔊菜细切，

以生蜜洗伴或略汋食之，爽口消食。多食，发痼疾，生热。

【主治】去冷气，腹内久寒，饮食不消，令人能食（藏器）。利胸膈，豁冷痰，心腹痛（时珍）。

草豉《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生巴西诸国。草似韭状，豉出花中，彼人食之。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恶气，调中，益五脏，开胃，令人能食（藏器）。

《本草纲目》第二十六卷终

第二十七卷　菜部

目录

菜之二柔滑类四十一种

菠薐《嘉祐》（即赤根）

蕹菜《嘉祐》

蒜菜《别录》（即萑苋）

东风菜《开宝》

荠《别录》

菥蓂《本经》（即大荠）

繁缕《别录》

鸡肠草《别录》

苜蓿《别录》

苋《本经》

马齿苋《蜀本草》

苦菜《本经》（即苦荬）

白苣《嘉祐》（即生菜）

莴苣《食疗》

水苦荬《图经》（即半边山）

翻白草《救荒》

仙人杖草《拾遗》

蒲公英《唐本草》（即黄花地丁）

黄瓜菜《食物》

生瓜菜《图经》

落葵《别录》（即藤菜）

蕺《别录》（即鱼腥草）

蕨《拾遗》

水蕨《纲目》

薇《拾遗》

翘摇《拾遗》（即小巢菜）

鹿藿《本经》（即野绿豆）

灰藿《嘉祐》

藜《纲目》

秦荻藜《唐本草》

醍醐菜《证类》　茅膏菜、鸡侯菜、孟娘菜、优殿附

芋《别录》　野芋附

土芋《拾遗》（即土卵）

薯蓣《本经》（即山药）

零余子《拾遗》

甘薯《纲目》

百合《本经》

山丹《日华》（即红花菜）

草石蚕《拾遗》（即甘露子）

竹笋《蜀本草》

酸笋《纲目》

右附方旧三十四，新一百一十。

菜之二柔滑类四十一种

菠薐宋《嘉祐》

【释名】菠菜（《纲目》）、波斯草（《纲目》）、赤根菜（〖《纲目》〗）。〔慎微曰〕按《刘禹锡嘉话录》云：菠薐种出自西国。有僧将其子来，云本是颇陵国之种。语讹为波棱耳。〔时珍曰〕按《唐会要》云：太宗时尼波罗国献波棱菜，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即此也。方士隐名为波斯草云。

【集解】〔时珍曰〕波棱八月、九月种者，可备冬食；正月、二月种者，可备春蔬。其茎柔脆中空。其叶绿腻柔厚，直出一尖，旁出两尖，似鼓子花叶之状而长大。其根长数寸，大如桔梗而色赤，味更甘美。四月起薹尺许。有雄雌。就茎开碎红花，丛簇不显。雌者结实，有刺，状如蒺藜子。种时须研开，易浸胀。必过月朔乃生，亦一异也。

菜及根

【气味】甘，冷，滑，无毒。〔士良曰〕微毒。多食令人脚弱，发腰痛，动冷气。先患腹冷者，必破腹。不与鳝鱼同

食，发霍乱。取汁炼霜，制砒、汞，伏雌黄、硫黄。

【主治】利五脏，通肠胃热，解酒毒。服丹石人食之佳（孟诜）。通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根尤良（时珍）。

【发明】〔诜曰〕北人食肉、面，食之即平；南人食鱼、鳖、水米，食之即冷。故多食冷大小肠也。〔时珍曰〕按张从正《儒门事亲》云：凡人久病，大便涩滞不通，及痔漏之人，宜常食菠薐、葵菜之类，滑以养窍，自然通利。

【附方】新一。

消渴引饮日至一石者。菠薐根、鸡内金等分，为末。米饮服一钱，日三（《经验方》）。

蕹菜蕹，去声。〇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蕹与壅同。此菜惟以壅成，故谓之壅。

菠薐

蕹菜

【集解】〔藏器曰〕蕹菜岭南种之。蔓生，开白花，堪茹。〔时珍曰〕蕹菜今金陵及江夏人多莳之。性宜湿地，畏霜雪。九月藏入土窖中，三四月取出，壅以粪土，即节节生芽，一本可成一畦也。干柔如蔓而中空，叶似菠薐及蜑头形。味短，须同猪肉煮，令肉色紫乃佳。段公路《北户录》言其叶如柳者，误矣。按嵇含《草木状》云：蕹菜叶如落葵而小。南人编苇为筏，作小孔，浮水上。种子于水中，则如萍根浮水面。及长成茎叶，皆出于苇筏孔中，随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则此菜，水、陆皆可生之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解胡蔓草毒（即野葛毒），煮食之。亦生捣服（藏器）。捣汁和酒服，治产难（时珍。〇出《唐瑶方》）。

【发明】〔藏器曰〕南人先食蕹菜，后食野葛，二物相伏，自然无苦。取汁滴野葛苗，当时萎死，相杀如此。张华《博物志》云：魏武帝啖野葛至一尺。应是先食此菜也。

恭菜恭，音甜。〇《别录·中品》

〔校正〕并入《嘉祐》菪苾菜。

【释名】菪苾菜（〖《嘉祐》〗）。〔时珍曰〕恭菜，即菪苾也。恭与甜通，因其味也。菪苾之义未详。

【集解】〔弘景曰〕恭菜，即今以作鲊蒸者。〔恭曰〕恭菜叶似升麻苗，南人蒸炮食之，大香美。〔保昇曰〕苗高三四尺，茎若蒴藋，有细棱，夏盛冬枯。其茎烧灰淋汁洗衣，白如玉色。〔士良曰〕叶似紫菊而大，花白。〔时珍曰〕恭菜正二月下种，宿根亦自生。其叶青白色，似白菘菜叶而短，茎亦相类，但差小耳。生、熟皆可食，微作土气。四月开细白花。结实状如茱萸梂而轻虚，土黄色，内有细子。根白色。

【气味】甘、苦，大寒，滑，无毒。〔禹锡曰〕平，微毒。冷气人不可多食，动气。先患腹冷人食之，必破腹。

【主治】时行壮热，解风热毒，捣汁饮之便瘥（《别录》）。夏月以菜作粥食，解热，止热毒痢。捣烂，傅灸疮，止痛易瘥（苏恭）。捣汁服，主冷热痢。又止血生肌，及诸禽兽伤，傅之立愈（藏器）。煎汤饮，开胃，通心膈，宜妇人（大明）。补中下气，理脾气，去头风，利五脏（《嘉祐》）。

恭菜

根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通经脉，下气，开胸膈（《正要》）。

子

〔主治〕煮半生，捣汁服，治小儿热（孟诜）。醋浸揩面，去粉滓，润泽有光（藏器）。

〔附方〕新一。

痔瘘下血蓍茳子、芸薹子、荆芥子、芫荽子、莴苣子、蔓菁子、萝卜子、葱子等分，以大鲫鱼一个去鳞、肠，装药在内，缝合，入银、石器内，上下用火炼熟，放冷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日二服。

东风菜宋《开宝》

【释名】冬风（〖《纲目》〗）。〔志曰〕此菜先春而生，故有东风之号。一作冬风，言得冬气也。

【集解】〔志曰〕东风菜生岭南平泽。茎高二三尺，叶似杏叶而长，极厚软，上有细毛，煮食甚美。〔时珍曰〕按裴渊《广州记》云：东风菜，花、叶似落妊娠，茎紫。宜肥肉作羹食，香气似马兰，味如酪。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风毒壅热，头痛目眩，肝热眼赤，堪入羹臛食（《开宝》）。

荠《别录·上品》

【释名】护生草（〖《纲目》〗）。〔时珍曰〕荠生济济，故谓之荠。释家取其茎作挑灯杖，可辟蚁、蛾，谓之护生草，云能护众生也。

【集解】〔普曰〕荠生野中。〔弘景曰〕荠类甚多，此是今人所食者。叶作菹、羹亦佳。《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也。〔时珍曰〕荠有大、小数种。小荠叶花茎扁，味美。其最细小者，名沙荠也。大荠科、叶皆大，而味不及。其茎硬有毛者，名菥蓂，味不甚佳。并以冬至后生苗，二三月起茎五六寸。开细白花，整整如一。结荚如小萍，而有三角。荚内细子，如葶苈子。其子名蒫（音嵯），四月收之。师旷云：岁欲甘，甘草先生，荠是也。菥蓂、葶苈皆是荠类。葶苈见《草部》隰草类。

荠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利肝和中（《别录》）。利五脏。根：治目痛（大明）。明目益胃（时珍）。根、叶：烧灰，治赤白痢极效（甄权）。

【附方】旧一，新二。

暴赤眼痛胀碜涩。荠菜根杵汁滴之（《圣惠》）。

眼生翳膜荠菜和根、茎、叶洗净，焙干为细末。每夜卧时先洗眼，挑末米许，安两大眦头。涩痛忍之，久久膜自落也（《圣济总录》）。

肿满腹大四肢枯瘦，尿涩。用甜葶苈炒、荠菜根等分，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陈皮汤下。只二三丸，小便清；十余丸，腹如故（《三因》）。

蒫实〔普曰〕五月五日采，阴干。〔士良曰〕亦名菥蓂子。四

月八日收之，良。〔周王曰〕饥岁采子，水调成块，煮粥、作饼甚粘滑。

〔气味〕甘，平，无毒。〔权曰〕患气人食之，动冷疾。〔诜曰〕不与面同食，令人背闷。服丹石人不可食。

〔主治〕明目，目痛（《别录》）。青盲不见物，补五脏不足（甄权）。治腹胀（吴普）。去风毒邪气，治壅去翳，解热毒。久服，视物鲜明（士良）。

花

〔主治〕布席下，辟虫。又辟蚊、蛾（士良）。阴干研末，枣汤日服二钱，治久痢（大明）。

菥蓂音锡觅。〇《本经·上品》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大荠（《别录》）、大蕺（《本经》）、马辛（〖《本经》〗）。〔时珍曰〕诸名不可解。《吴普本草》又云：一名析目，一名荣目，一名马驹。

【集解】〔《别录》曰〕菥蓂生咸阳川泽及道旁。四月、五月采，暴干。〔弘景曰〕今处处有之。是大荠子也。方用甚希少。〔保昇曰〕似荠叶而细，俗呼为老荠。〔恭曰〕《尔雅》云：菥蓂，大荠也。注云：似荠，俗呼为老荠。然其味甘而不辛也。〔藏器曰〕《本经》菥蓂一名大荠。苏氏引《尔雅》为注。案：大荠即葶苈，非

菥蓂也。菥蓂大而扁，葶苈细而圆，二物殊别也。〔颂曰〕《尔雅》：葶苈谓之蕳（音典），子、叶皆似芥，一名狗荠。菥蓂即大荠。大抵二物皆荠类，故人多不能细分，乃尔致疑也。古今眼目方多用之。〔时珍曰〕荠与菥蓂一物也，但分大、小二种耳。小者为荠，大者为菥蓂，菥蓂有毛。故其子功用相同，而陈士良之《本草》，亦谓荠实一名菥蓂也。葶苈与菥蓂同类，但菥蓂味甘花白，葶苈味苦花黄为异耳。或言菥蓂即甜葶苈，亦通。

苗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和中益气，利肝明目（时珍）。

菥蓂子

〔气味〕辛，微温，无毒。〔恭曰〕甘而不辛。〔普曰〕神农、雷公：辛。李当之：小温。〇〔之才曰〕得蔓荆实、细辛良。恶干姜、苦参。一云：苦参为之使。

〔主治〕明目，目痛泪出，除痹，补五脏，益精光。久服轻身不老（《本经》）。疗心腹腰痛（《别录》）。治肝家积聚，眼目赤肿（甄权）。

〔附方〕旧一，新一。

眼目热痛泪出不止。菥蓂子捣筛为末。卧时铜箸点少许入目，当有热泪及恶物出，甚佳。

眼中弩肉方同上，夜夜点之（崔元亮《海上方》）。

繁缕《别录·下品》

【释名】□缕（《尔雅》）、蔹（音敖。〖《尔雅》〗）、蔘缕（郭璞）、滋草（《千金》）、鹅肠菜（〖《饮食须知》〗）。〔时珍曰〕此草茎蔓甚繁，中有一缕，故名。俗呼鹅儿肠菜，象形也。易于滋长，故曰滋草。《古乐府》云：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滋。滋乃草名，即此也。

【集解】〔《别录》曰〕繁缕五月五日日中采，干用。〔恭曰〕此即是鸡肠也。多生湿地坑渠之侧。流俗通谓鸡肠，雅士总名繁缕。〔诜曰〕繁缕即藤也。又恐白软草是。〔保昇曰〕叶青花白，采苗入药。〔颂曰〕即鸡肠也。南中多有之，生于田野间。近汴下湿地亦或有之。叶似荇菜而小。夏秋间生小白黄花。其茎梗作蔓，断之有丝缕。又细而中空，似鸡肠，因得此名。《本草》繁缕、鸡肠作两条，苏恭以为一物。谨案郭璞注《尔雅》云：□缕一名鸡肠草，实一物也。今南北所生，或肥瘠不同，故人疑为二物。而葛洪《肘后方》治卒淋云：用鸡肠及繁缕。如此又似是二物。其用大概主血，故人宜食之。〔时珍曰〕繁缕即鹅肠，非鸡肠也。下湿地极多。正月生苗，叶大如指头。细茎引蔓，断之中空，有一缕如丝。作蔬甘脆。三月以后渐老。开细瓣白花。结小实大如稗粒，中有细子如葶苈子。吴瑞《本草》谓黄花者为繁缕，白花者为鸡肠，亦不然。二物盖相似。但鹅肠味甘，茎空有缕，花白色；鸡肠味微苦，咀之涎滑，茎中无缕，色微紫，花亦紫色，以此为别。

繁缕

【气味】酸，平，无毒。〔权曰〕苦。〔时珍曰〕甘，微咸。〔诜曰〕温。〔思邈曰〕黄帝云：合鳝鲊食，发消渴，令人多忘。

【主治】积年恶疮、痔不愈（《别录》）。破血，下乳汁，产妇宜食之。产后腹有块痛，以酒炒绞汁温服。又暴干为末，醋糊和丸，空腹服五十丸，取下恶血（藏器）。

【发明】〔弘景曰〕此菜五月五日采，暴干，烧作屑，疗杂疮有效。亦杂百草服之，不止此一种也。〔诜曰〕治恶疮有神效之功，捣汁涂之。作菜食，益人。须五月五日者乃验。〔又曰〕能去恶血。不可久食，恐血尽也。

【附方】旧一，新三。

食治乌髭繁缕为齑，久久食之，能乌髭发（《圣惠方》）。

小便卒淋繁缕草满两手，水煮，常常饮之（范汪《东阳

方》）。

产妇有块作痛。繁缕方见上。

丈夫阴疮茎及头溃烂，痛不可忍，久不瘥者。以五月五日繁缕烧焦五分，入新出蚯蚓屎二分，入少水，和研作饼，贴之。干即易。禁酒、面、五辛及热食等物。甚效（扁鹊方）。

鸡肠草《别录·下品》

〔校正〕原在《草部》，《唐本》移入此。

【集解】〔弘景曰〕人家园庭亦有此草。小儿取挼汁以捋蜘蛛网，至粘，可掇蝉。〔恭曰〕此即繁缕也，剩出此条。〔时珍曰〕鸡肠生下湿地。二月生苗，叶似鹅肠而色微深。茎带紫，中不空，无缕。四月有小茎开五出小紫花。结小实，中有细子。其苗作蔬，不如鹅肠。故《别录》列繁缕于《菜部》，而列此于《草部》，以此故也。苏恭不识，疑为一物，误矣。生嚼涎滑，故可掇蝉。鹅肠生嚼无涎，亦自可辨。郑樵《通志》谓鸡肠似蓼而小，其味小辛，非繁缕者，得之。又石胡荽亦名鸡肠草，与此不同。

鸡肠草

【气味】微辛、苦，平，无毒。〔权曰〕苦。〔之才曰〕微寒。

【主治】毒肿，止小便利（《别录》）。疗蠼螋溺疮（弘景）。主遗溺，洗手足伤水烂（甄权）。五月五日作灰和盐，疗一切疮及风丹遍身痒痛；亦可捣封，日五六易之。作菜食，益人，去脂膏毒气。又烧傅疳□。取汁和蜜服，疗小儿赤白痢，甚良（孟诜）。研末或烧灰，揩齿，去宣露（苏颂）。

【附方】旧二，新七。

止小便利鸡肠草一斤，于豆豉汁中煮，和米作羹及粥，频食之（《食医心镜》）。

小儿下痢赤白。鸡肠草捣汁一合，和蜜服，甚良（孟诜《食疗》）。

气淋胀痛鸡肠草三两，石韦去毛一两。每用三钱，水一盏，煎服（《圣济总录》）。

风热牙痛浮肿发歇，元脏气虚，小儿疳蚀。鸡肠草、旱莲草、细辛等分，为末。每日擦三次。名祛痛散（《普济方》）。

发背欲死鸡肠草捣傅之（《肘后方》）。

反花恶疮鸡肠草研汁拂之。或为末，猪脂调搽，极效（《医林正宗》）。

一切头疮鸡肠草烧灰，和盐傅之（孟诜《食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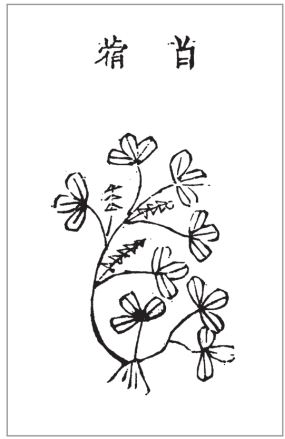
漆疮瘙痒鸡肠草捣涂之（《肘后方》）。

射工中人成疮者。以鸡肠草捣涂之，经日即愈（《卢氏方》）。

苜蓿《别录·上品》

【释名】木粟（《纲目》）、**光风草**（〖《纲目》〗）。〔时珍曰〕苜蓿，郭璞作牧宿。谓其宿根自生，可饲牧牛马也。又罗愿《尔雅翼》作木粟，言其米可炊饭也。葛洪《西京杂记》云：乐游苑多苜蓿。风在其间，常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怀风，又名光风。茂陵人谓之连枝草。《金光明经》谓之塞鼻力迦。

【集解】〔弘景曰〕长安中乃有苜蓿园。北人甚重之。江南不甚食之，以无味故也。外国复有苜蓿草，以疗目，非此类也。〔诜曰〕彼处人采其根作土黄芪也。〔宗奭曰〕陕西甚多，用饲牛马，嫩时人兼食之。有宿根，刈讫复生。〔时珍曰〕《杂记》言：苜蓿原出大宛，汉使张骞带归中国。然今处处田野有之（陕、陇人亦有种者），年年自生。刈苗作蔬，一年可三刈。二月生苗，一科数十茎，茎颇似灰藿。一枝三叶，叶似决明叶，而小如指顶，绿色碧艳。入夏及秋，开细黄花。结小荚圆扁，旋转有刺，数荚累累，老则黑色。内有米如穄米，可为饭，亦可酿酒。罗愿以此为鹤顶草，误矣。鹤顶，乃红心灰藿也。



苜蓿

【气味】苦，平，涩，无毒。〔宗奭曰〕微甘、淡。〔诜曰〕凉。少食好。多食令冷气入筋中，即瘦人。〔李鹏飞曰〕同蜜食，令人下利。

【主治】安中利人，可久食（《别录》）。利五脏，轻身健人，洗去脾胃间邪热气，通小肠诸恶热毒，煮和酱食，亦可作羹（孟诜）。利大小肠（宗奭）。干食益人（苏颂）。

根

〔气味〕寒，无毒。

〔主治〕热病烦满，目黄赤，小便黄，酒疸，捣取汁服一升，令人吐利即愈（苏恭）。捣汁煎饮，治沙石淋痛（时珍）。

苋《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苋之茎叶，皆高大而易见，故其字从见，指事也。

【集解】〔《别录》曰〕苋实一名莫实，细苋亦同。生淮阳川泽及田中。叶如蓝。十一月采。〔李当之曰〕苋实即苋菜也。〔弘景曰〕苋实当是白苋。所以云细苋亦同，叶如蓝也。细苋即是糠苋，食之乃胜，而并冷利。被霜乃熟，故云十一月采。又有赤苋，茎纯紫，不堪食。马苋别一种，布地生，实至微细，俗呼马齿苋，恐非苋实也。〔恭曰〕赤苋，一名蕡（音匮）。《经》言苋实一名莫实，疑莫字误矣。〔保昇曰〕苋凡六种：赤苋、白苋、人苋、紫苋、五色苋、马苋也。惟人、白二苋，实可入药用。赤苋味辛，别有功用。〔颂曰〕人苋、白苋俱大寒，亦谓之糠苋，又谓之胡苋，或谓之细苋，其实一也。但大者为白苋，小者为人苋耳。其子霜后方熟，细而色黑。紫苋茎叶通紫，吴人用染爪者，诸苋中惟此无毒，不寒。赤苋亦谓之花苋，茎叶深赤，根茎亦可糟藏，食之甚美，味辛。五色苋今亦稀有。细苋俗谓之野苋，猪好食之，又名猪苋。〔时珍曰〕苋并三月撒种。六月以后不堪食。老则抽茎如人长，开细花成穗。穗中细子，扁而光黑，与青葙子、鸡冠子无别，九月收之。细苋即野苋也，北人呼为糠苋，柔茎细叶，生即结子，味比家苋更胜。俗呼青葙苗为鸡冠苋，亦可食。见《草部》。

苋

野苋

菜

〔气味〕甘，冷利，无毒。〔恭曰〕赤苋：辛，寒。〔鼎曰〕苋动气，令人烦闷，冷中损腹。不可与鳖同食，生鳖瘕。又取鳖肉如豆大，以苋菜封裹置土坑内，以土盖之，一宿尽变成小鳖也。〔机曰〕此说屡试不验。

〔主治〕白苋：补气除热，通九窍（孟诜）。

赤苋：主赤痢，射工、沙虱（苏恭）。紫苋：杀虫毒，治气痢（藏器）。六苋：并利大小肠，治初痢，滑胎（时珍）。

〔发明〕〔弘景曰〕人苋、细苋并冷利。赤苋疗赤下而不堪食。方用苋菜甚稀，断谷方中时用之。〔颂曰〕赤苋微寒，故主血痢；紫苋不寒，比诸苋无毒，故主气痢。〔诜曰〕五月五日收苋菜，和马齿苋为细末，等分，与妊娠人常服，令易产也。〔震亨曰〕红苋入血分善走，故与马苋同服，能下胎。或煮食之，令人易产。

〔附方〕旧三，新四。

产后下痢赤白者。用紫苋菜一握切煮汁，入粳米三合，煮粥，食之立瘥也（《寿亲养老书》）。

小儿紧唇赤苋捣汁洗之，良（《圣惠》）。

漆疮搔痒苋菜煎汤洗之。

蜈蚣螫伤取灰苋叶擦之即止（谈野翁方）。

蜂虿螫伤野苋挼擦之。

诸蛇螫人紫苋捣汁饮一升，以滓涂之（《集验方》）。

射工中人状如伤寒，寒热，发疮偏在一处，有异于常者。取赤苋合茎、叶捣汁饮一升，日再服之（《集验方》）。

苋实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青盲，明目除邪，利大小便，去寒热。久服益气力，不饥轻身（《本经》）。治白翳，杀蛔虫（《别录》）。益精（大明）。肝风客热，翳目黑花（时珍）。

〔发明〕〔时珍曰〕苋实与青葙子同类异种，故其治目之功亦仿佛也。

〔附方〕新一。

利大小便苋实为末半两，分二服，新汲水下（《圣惠》）。

根

〔主治〕阴下冷痛，入腹则肿满杀人，捣烂傅之（时珍）。

〔附方〕新一。

牙痛苋根晒干，烧存性为末，揩之。再以红灯笼草根煎汤漱之（《孙氏集效方》）。

马齿苋《蜀本草》

【释名】马苋（《别录》）、五行草（《图经》）、五方草（《纲目》）、长命菜（同上）、九头狮子草（〖同上〗）。〔时珍曰〕其叶比并如马齿，而性滑利似苋，故名。俗呼大叶者为□耳草，小叶者为鼠齿苋，又名九头狮子草。其性耐久难燥，故有长命之称。《宝藏论》及《八草灵变篇》并名马齿龙芽，

又名五方草，亦五行之义。〔颂曰〕马齿苋虽名苋类，而苗、叶与苋都不相似。一名五行草，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也。〔藏器曰〕《别录》以马齿与苋同类。二物既殊，今从别品。

【集解】〔弘景曰〕马苋与苋别是一种，布地生，实至微细，俗呼马齿苋，亦可食，小酸。〔保昇曰〕此有二种：叶大者不堪用；叶小者节叶间有水银，每十斤有八两至十两已来。然至难燥，当以槐木捶碎，向日东作架晒之，三两日即干如隔年矣。入药须去茎，其茎无效。〔敦曰〕凡使勿用大叶者，不是马齿苋，亦无水银。〔时珍曰〕马齿苋，处处园野生之。柔茎布地，细叶对生。六七月开细花，结小尖实，实中细子如葶苈子状。人多采苗煮晒为蔬。方士采取，伏砒结汞，煮丹砂，伏硫黄，死雄制雌，别有法度。一种水马齿，生水中，形状相类，亦可汋食。见王西楼《野菜谱》。

马齿苋

菜

〔气味〕酸，寒，无毒。〔恭曰〕辛，温。〔宗奭曰〕人多食之，然性寒滑。

〔主治〕诸肿瘘疣目，捣揩之。破痃癖，

止消渴（藏器）。能肥肠，令人不思食。治女人赤白下（苏颂）。饮汁，治反胃诸淋，金疮流血，破血癖癥瘕，小儿尤良。用汁治紧唇面疱，解马汗、射工毒，涂之瘥（苏恭）。治自尸脚阴肿（保昇）。作膏，涂湿癣、白秃、杖疮。又主三十六种风。煮粥，止痢及疳痢，治腹痛（孟诜）。服之长年不白。治痈疮，杀诸虫。生捣汁服，当利下恶物，去白虫。和梳垢，封丁肿。又烧灰和陈醋滓，先灸后封之，即根出（《开宝》）。散血消肿，利肠滑胎，解毒通淋，治产后虚汗（时珍）。

〔发明〕〔时珍曰〕马齿苋所主诸病，皆只取其散血消肿之功也。〔颂曰〕多年恶疮，百方不瘥，或痛焮不已者。并捣烂马齿傅上，不过三两遍。此方出于武元衡相国。武在西川，自苦胫疮焮痒不可堪，百医无效。及到京，有厅吏上此方，用之便瘥也。李绛记其事于《兵部手集》。

〔附方〕旧十五，新二十三。

三十六风结疮。马齿苋一石。水二石，煮取汁，入蜜蜡三两，重煎成膏，涂之（《食疗》）。

诸气不调马齿苋煮粥，食之（《食医心镜》）。

禳解疫气六月六日，采马齿苋晒干。元旦煮熟，同盐、醋食之，可解疫疠气（唐瑶《经验方》）。

筋骨疼痛不拘风湿气、杨梅疮及女人月家病，先用此药止疼，然后调理。干马齿苋一斤（湿马齿苋二斤），五加皮半斤，苍术四两，舂碎，以水煎汤洗澡。急用葱、姜擂烂，冲热汤三碗，服之。暖处取汗，立时痛止也（《海上名方》）。

脚气浮肿心腹胀满，小便涩少。马齿草和少粳米，酱汁煮食之（《食医心镜》）。

男女疟疾马齿苋捣，扎手寸口，男左女右。

产后虚汗马齿苋研汁三合服。如无，以干者煮汁（《妇人良方》）。

产后血痢小便不通，脐腹痛。生马齿苋菜杵汁三合，煎沸入蜜一合，和服（《产宝》）。

小儿血痢方同上（《心镜》）。

肛门肿痛马齿苋叶、三叶酸草等分，煎汤熏洗，一日二次，有效（《濒湖方》）。

痔疮初起马齿苋不拘鲜干，煮熟急食之。以汤熏洗。一月内外，其孔闭，即愈矣（杨氏《经验方》）。

赤白带下不问老、稚、孕妇悉可服。取马齿苋捣绞汁三大合，和鸡子白二枚。先温令热，乃下苋汁，微温顿饮之。不过再作即愈（崔云亮《海上方》）。

小便热淋马齿苋汁服之（《圣惠方》）。

阴肿痛极马齿苋捣傅之，良（《永类钤方》）。

中蛊欲死马齿苋捣汁一升饮，并傅之。日四五次（《寿

域》）。

腹中白虫马齿苋水煮一碗，和盐、醋空腹食之。少顷白虫尽出也（孟诜《食疗》）。

紧唇面疱马齿苋煎汤日洗之（《圣惠方》）。

目中瘜肉淫肤、赤白膜。马齿苋一大握洗净，和芒硝末少许，绵裹安上。频易之（《龙木论》）。

风齿肿痛马齿苋一把，嚼汁渍之。即日肿消（《本事方》）。

漏耳诸疮治耳内外恶疮，及头疮、肥疮、瘑疮。黄马散：用黄檗半两，干马齿苋一两，为末。傅之（《圣惠》）。

项上疬疮《外台》：用马苋阴干烧研，腊猪脂和，以暖泔洗拭，傅之。〇《简便》：治瘰疬未破。马齿苋同靛花捣掺，日三次。

腋下胡臭马齿苋杵，以蜜和作团，纸裹泥固半寸厚，日干，烧过研末。每以少许和蜜作饼，先以生布揩之，以药夹胁下，令极痛，久忍，然后以手巾勒两臂。日用一次，以瘥为度（《千金方》）。

小儿火丹热如火，绕脐即损人。马苋捣涂，日二（《广利方》）。

小儿脐疮久不瘥者。马齿菜烧研傅之（《千金》）。

豌豆瘢疮马齿苋烧研傅之，须臾根逐药出。不出更傅（《肘后》）。

丁疮肿毒马齿菜二分，石灰三分，为末，鸡子白和，傅之。

反花恶疮马齿苋一斤烧研，猪脂和傅（《圣惠》）。

蛀脚臁疮干马齿苋研末，蜜调傅上。一宿其虫自出，神效（《海上方》）。

足趾甲疽肿烂者。屋上马齿苋、昆仑青木香、印成盐，等分和匀，烧存性，入光明朱砂少许，傅之（《外台秘要》）。

疮久不瘥积年者。马齿苋捣烂封之。取汁煎稠傅亦可（《千金》）。

马咬人疮毒入心者。马齿苋煮，并汤食之（《圣惠》）。

射工溪毒马齿苋捣汁一升服，以滓傅之，日四五次良（崔元亮《海上方》）。

毛虫螫人赤痛不止。马齿苋捣熟封之，妙（《灵苑方》）。

蜂虿螫人方同上（张文仲方）。

蜈蚣咬伤马苋汁涂之（《肘后》）。

小儿白秃马齿苋煎膏涂之。或烧灰，猪脂和涂（《圣惠方》）。

身面瘢痕马齿苋汤日洗二次（《圣惠方》）。

杂物眯目不出。用东墙上马齿苋烧灰研细，点少许于眦头，即出也（《圣惠方》）。

子

〔主治〕明目，《仙经》用之（《开宝》）。延

年益寿（孟诜）。青盲白翳，除邪气，利大小肠，去寒热。以一升捣末，每以一匙用葱、豉煮粥食。或著米糁、五味作羹食（《心镜》）。

〔附方〕新一。

目中出泪或出脓。用马齿苋子、人苋子各半两为末，绵裹铜器中蒸熟，熨大眦头脓水出处。每熨以五十度为率，久久自绝（《圣惠》）。

苦菜《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嘉祐》苦苣、苦荬。

【释名】荼草（音途。《本经》）、苦苣（《嘉祐》）、苦荬（《纲目》）、游冬（《别录》）、褊苣（《日用》）、老鸛菜（《救荒》）、天香菜（〖《纲目》〗）。〔时珍曰〕苦荼以味名也。经历冬春，故曰游冬。许氏《说文》苣作藖。吴人呼为苦荬，其义未详。《嘉祐本草》言岭南、吴人植苣供馔名苦苣，而又重出苦苣及苦荬条。今并并之。

【集解】〔《别录》曰〕苦菜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阴干。〔《桐君药录》曰〕苦菜三月生，扶疏。六月花从叶出，茎直花黄。八月实黑，实落根复生，冬不枯。〔恭曰〕《尔雅》云：荼，苦菜也。《易通卦验玄图》云：苦菜生于寒秋，经冬历春，得夏乃成。一名游冬。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所在有之。其说与桐君略同。苦藖俗亦名苦菜，非此荼也。〔保昇曰〕春花夏实，至秋复生花而不实，经冬不凋。〔宗奭曰〕此《月令》四月小满节后苦菜秀者是也。四方皆有，在北道者则

冬方凋，生南方者冬夏常青。叶如苦苣而狭，绿色差淡。折之白乳汁出，味苦。花似野菊，春夏秋皆旋开。〔时珍曰〕苦菜即苦荬也，家栽者呼为苦苣，实一物也。春初生苗，有赤茎、白茎二种。其茎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胼叶似花萝卜菜叶而色绿带碧，上叶抱茎，梢叶似鹳嘴，每叶分叉，撺挺如穿叶状。开黄花，如初绽野菊。一花结子一丛，如同蒿子及鹤虱子，花罢则收敛，子上有白毛茸茸，随风飘扬，落处即生。〔士良曰〕蚕蛾出时不可折取，令蛾子青烂。蚕妇亦忌食之。然野苣若五六回拗后，味反甘滑，胜于家苦荬也。

苦菜

【正误】〔弘景曰〕苦菜疑即茗也。茗一名荼，凌冬不凋，作饮能令人不眠。〔恭曰〕《诗》云“谁谓荼苦”，即苦菜异名也。陶氏谓荼为茗，茗乃木类。按《尔雅·释草》云：荼，苦菜也。音途。《释木》云：槚，苦荼也。音迟遐切。二物全别，不得比例，陶说误矣。

菜

〔气味〕苦，寒，无毒。〔张机曰〕野苣不可共蜜食，令人作内痔。〔时珍曰〕脾胃虚寒人，不可食。

〔主治〕五脏邪气，厌（延叶反，伏也）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本经》）。肠澼渴热，中疾恶疮。久服耐饥寒，高气不老（《别录》）。调十二经脉，霍乱后胃气烦逆。久服强力，虽冷甚益人（《嘉祐》）。捣汁饮，除面目及舌下黄。其白汁，涂丁肿，拔根。滴痈上，立溃（藏器）。点瘊子，自落（《衍义》）。傅蛇咬（大明）。明目，主诸痢（汪机）。血淋痔瘘（时珍）。

〔发明〕〔宗奭曰〕苦苣捣汁傅丁疮，殊验。青苗阴干，以备冬月为末，水调傅之。〔时珍曰〕案《洞天保生录》云：夏三月宜食苦荬，能益心和血通气也。又陆文量《菽园杂记》云：凡病痔者，宜用苦苣菜，或鲜或干，煮至熟烂，连汤置器中，横安一板坐之，先熏后洗，冷即止。日洗数次，屡用有效。

〔附方〕新六。

血淋尿血苦荬菜一把，酒、水各半，煎服（《资生经》）。

血脉不调苦荬菜晒干，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卫生易简方》）。

喉痹肿痛野苦荬捣汁半盏，灯心以汤浸，捻汁半盏，和匀服（《普济方》）。

对口恶疮野苦荬擂汁一钟，入姜汁一匙，和酒服，以渣傅，一二次即愈（唐瑶《经验方》）。

中沙虱毒沙虱在水中，人澡浴则着人身，钻入皮里。初得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粟，摩之痛如刺，三日后寒热发疮毒，若入骨杀人，岭南多此。即以茅叶刮去，以苦菜汁涂之，佳（《肘后方》）。

壶蜂叮螫苦荬汁涂之，良（《摘玄方》）。

根

〔主治〕赤白痢及骨蒸，并煮服之（《嘉祐》）。治血淋，利小便（时珍）。

花、子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去中热，安心神（宗奭）。黄疸疾，连花、子研细二钱，水煎服，日二次，良（汪颖）。

白苣宋《嘉祐》

【释名】石苣（《纲目》）、生菜（〖《纲目》〗）。〔时珍曰〕白苣、苦苣、莴苣俱不可煮烹，皆宜生挼去汁，盐、醋拌食，通可曰生菜，而白苣稍美，故独得专称也。王氏《农书》谓之石苣。陆玑《诗疏》云："青州谓之芑。"可生食，亦可蒸为茹。

【集解】〔藏器曰〕白苣似莴苣，叶有白毛。〔时珍曰〕处处有之。似莴苣而叶色白，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种。四月开黄花如苦荬，结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种。故谚云：生菜不离园。按《事类合璧》云：苣有数种：色白者为白苣，色紫者为紫苣，味苦者为苦

苣。

菜

【气味】苦，寒，无毒。〔炳曰〕平。患冷气人食之即腹冷，亦不至苦损人。产后不可食，令人寒中，小肠痛。〔思邈曰〕不可共酪食，生虫□。

【主治】补筋骨，利五脏，开胸膈拥气，通经脉，止脾气，令人齿白，聪明少睡，可煮食之（孟诜）。解热毒、酒毒，止消渴，利大小肠（甯源）。

【附方】旧一。

鱼脐疮其头白似肿，痛不可忍。先以针刺破头及四畔，以白苣取汁滴孔中，良（《外台秘要》）。

莴苣《食疗》

【释名】莴菜（〖《墨客挥犀》〗）、千金菜（〖《清异录》〗）。〔时珍曰〕按彭乘《墨客挥犀》云：莴菜自吴国来，故名。

【集解】〔藏器曰〕莴苣有白者、紫者。紫者入烧炼药用。〔时珍曰〕莴苣正二月下种，最宜肥地。叶似白苣而尖，色稍青，折之有白汁粘手。四月抽薹，高三四尺。剥皮生食，味如胡瓜。糟食亦良。江东人盐晒压实，以备方物，谓之莴笋也。花、子并与白苣同。

菜

〔气味〕苦，冷，微毒。〔李鹏飞曰〕久食昏人目。患冷人不宜食。〔时珍曰〕按彭乘云：莴苣有毒，百虫不敢近。蛇虺触之，则目瞑不见物。人中其毒，以姜汁解之。〇〔藏器曰〕紫莴苣有毒，入烧炼药用。〔《丹房镜源》曰〕莴苣用硫黄种，结砂子，制朱砂。又曰：紫色莴苣和土作器，火煅如铜也。

莴苣

〔主治〕利五脏，通经脉，开胸膈，功同白苣（藏器）。利气，坚筋骨，去口气，白齿牙，明眼目（甯源）。通乳汁，利小便，杀虫、蛇毒（时珍）。

〔附方〕旧一，新五。

乳汁不通莴苣菜煎酒服（《海上方》）。

小便不通莴苣菜捣傅脐上即通（《卫生易简方》）。

小便尿血同上方，甚效（杨氏方）。

沙虱水毒莴苣菜捣汁涂之，良（《肘后方》）。

蚰蜒入耳莴苣叶干者一分，雄黄一分，为末，糊丸枣核大。蘸生油塞耳中，引出（《圣惠方》）。

百虫入耳莴苣捣汁滴入，自出也（《圣济总录》）。

子入药炒用。

〔主治〕下乳汁，通小便，治阴肿、痔漏下血、伤损作痛（时珍）。

〔附方〕旧一，新五。

乳汁不行莴苣子三十枚，研细酒服。〇又方：莴苣子一合，生甘草三钱，糯米、粳米各半合，煮粥频食之。

小便不通莴苣子捣饼，贴脐中，即通（《海上仙方》）。

肾黄如金莴苣子一合细研。水一盏，煎五分服（《外台秘要》）。

阴囊癫肿莴苣子一合捣末，水一盏，煎五沸，温服。

闪损腰痛趁痛丸：用白莴苣子炒三两，白粟米炒一撮，乳香、没药、乌梅肉各半两，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嚼一丸，热酒下（《玉机微义》）。

髭发不生疖疮疤上不生髭发。先以竹刀刮损，以莴苣子拗猢狲姜末，频频擦之（《摘玄方》）。

水苦荬宋《图经》

〔校正〕自外类移入此。

【释名】谢婆菜（《图经》）、半边山（〖《图经》〗）。

【集解】〔颂曰〕水苦荬生宜州溪涧侧。叶似苦荬，厚而光泽。其根似白术而软。二、八、九月采其根食之。

根

【气味】微苦、辛，寒，无毒。

【主治】风热上壅，咽喉肿痛，及项上风疬，以酒磨服（苏颂）。

翻白草《救荒》

【释名】鸡腿根（《救荒》）、天藕（《野菜谱》）。〔时珍曰〕翻白以叶之形名，鸡腿、天藕以根之味名也。楚人谓之湖鸡腿，淮人谓之天藕。

翻白草

【集解】〔周定王曰〕翻白草高七八寸。叶硬而厚，有锯齿，背白，似地榆而细长。开黄花。根如指大，长三寸许，皮赤肉白，两头尖峭。生食、煮熟皆宜。〔时珍曰〕鸡腿儿生近泽田地，高不盈尺。春生弱茎，一茎三叶，尖长而厚，有皱纹锯齿，面青背白。四月开小黄花。结子如胡荽子，中有细子。其根状如小白术头，剥去赤皮，其内白色如鸡肉，食之有粉。小儿生食之，荒年人掘以和饭食。

根

【气味】甘、微苦，平，无毒。

【主治】吐血下血崩中，疟疾痈疮（时珍）。

【附方】新七。

崩中下血用湖鸡腿根一两捣碎，酒二盏，煎一盏服（《濒湖集简方》）。

吐血不止翻白草，每用五七科□咀，水二钟，煎一钟，空心服。

疟疾寒热翻白草根五七个，煎酒服之。

无名肿毒方同上。

疔毒初起不拘已成未成。用翻白草十科，酒煎服，出汗即愈。

浑身疥癞端午日午时采翻白草，每用一握，煎水洗之。

臁疮溃烂端午日午时采翻白草，洗收。每用一握，煎汤盆盛，围住熏洗，极效（刘松石《保寿堂方》）。

仙人杖草（《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仙人杖生剑南平泽。叶似苦苣，丛生。陈子昂《观玉篇·序》云：予从补阙乔公北征，夏四月次于张掖。河洲草木无他异者，惟有仙人杖往往丛生。予家世代服食者，昔常饵之。因为乔公言其功，同族王仲烈甘心食之。人或谓乔公曰此白棘也。公乃讥予。因作《观玉篇》焉。〔颂曰〕仙人杖有三物同名：一种是菜类，一种是枯死竹笋之色黑者，枸杞一名仙人杖是也。此仙人杖乃作菜茹者，白棘木类，何因相似？或曰：乔公所谓白棘乃枸棘，是枸杞之有针者。《本经》枸棘无白棘之名，又其味苦，此菜味甘。乃知草木之类，多而难识，使人惑疑似之言，以真为伪，宜乎子昂论著之详也。〔时珍曰〕别有仙人草，生阶除间，高二三寸。又有仙人掌草，生于石壁上。皆与此名同物异，不可不审。并见石草类。

【气味】甘，小温，无毒。

【主治】作茹食，去痰癖，除风冷（大明）。久服长生，坚筋骨，令人不老（藏器）。

蒲公英《唐本草》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耩耨草（音构擩。《唐本》）、金簪草（《纲目》）、黄花地丁（〖《纲目》〗）。〔时珍曰〕名义未详。孙思邈《千金方》作凫公英，苏颂《图经》作仆公罂，《庚辛玉册》作鹁鸪英。俗呼蒲公丁，又呼黄花地丁。淮人谓之白鼓钉，蜀人谓之耳瘢草，关中谓之狗乳草。按《土宿本草》云：金簪草一名地丁，花如金簪头，独脚如丁，故以名之。

【集解】〔保昇曰〕蒲公英草生平泽田园中。茎、叶似苦苣，断之有白汁。堪生啖。花如单菊而大。四月、五月采之。〔颂曰〕处处有之。春初生苗，叶如苦苣，有细刺。中心抽一茎，茎端出一花，色黄如金钱。俗讹为仆公罂是也。〔宗奭曰〕即今地丁也。四时常有花，花罢飞絮，絮中有子，落处即生。所以庭院间皆有者，因风而来。〔时珍曰〕地丁江之南北颇多，他处亦有之，岭南绝无。小科布地，四散而生，茎、叶、花、絮并似苦苣，但小耳。嫩苗可食，《庚辛玉册》云：地丁叶似小莴苣，花似大旋菖，一茎耸上三四寸，断之有白汁。二月采花，三月采根。可制汞，伏三黄。有紫花者，名大丁草，出太行、王屋诸山。陈州亦有，名烧金草。能煅朱砂。一种相类而无花者，名地胆草，亦可伏三黄、砒霜。

蒲公英

苗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妇人乳痈肿，水煮汁饮及封之，立消（恭）。解食毒，散滞气，化热毒，消恶肿、结核、丁肿（震亨）。掺牙，乌须发，壮筋骨（时珍）。白汁：涂恶刺、狐尿刺疮，即愈（颂）。

【发明】〔杲曰〕蒲公英苦寒，足少阴肾经君药也，本经必用之。〔震亨曰〕此草属土，开黄花，味甘。解食毒，散滞气，可入阳明、太阴经。化热毒，消肿核，有奇功。同忍冬藤煎汤。入少酒佐服，治乳痈，服罢欲睡，是其功也。睡觉微汗，病即安矣。〔颂曰〕治恶刺方，出孙思邈《千金方》。其《序》云：邈以贞观五年七月十五日夜，以左手中指背触着庭木，至晓遂患痛不可忍。经十日，痛日深，疮日高大，色如熟小豆色。常闻长者论有此方，遂用治之。手下则愈，痛亦除，疮亦即瘥，未十日而平复如故。杨炎《南行方》亦著

其效云。〔时珍曰〕萨谦斋《瑞竹堂方》，有擦牙乌须发还少丹，甚言此草之功，盖取其能通肾也。故东垣李氏言其为少阴本经必用之药，而著本草者不知此义。

【附方】新五。

还少丹昔日越王曾遇异人得此方，极能固齿牙，壮筋骨，生肾水。凡年未及八十者，服之须发返黑，齿落更生。年少服之，至老不衰。得遇此者，宿有仙缘，当珍重之，不可轻泄。用蒲公英一斤，一名耩耨草，又名蒲公罂，生平泽中，三四月甚有之，秋后亦有放花者，连根带叶取一斤洗净，勿令见天日，晾干，入斗子。解盐一两，香附子五钱，二味为细末，入蒲公草内淹一宿，分为二十团，用皮纸三四层裹扎定，用六一泥（即蚯蚓粪）如法固济，入灶内焙干，乃以武火煅通红为度，冷定取出，去泥为末。早晚擦牙漱之，吐、咽任便，久久方效（《瑞竹堂方》）。

乳痈红肿蒲公英一两，忍冬藤二两。捣烂，水二钟，煎一钟，食前服。睡觉病即去矣（《积德堂方》）。

疳疮疔毒蒲公英捣烂覆之，即黄花地丁也。别更捣汁，和酒煎服，取汗（唐氏方）。

多年恶疮蒲公英捣烂贴（《救急方》）。

蛇螫肿痛方同上。

黄瓜菜《食物》

【释名】黄花菜（〖《纲目》〗）。〔时珍曰〕其花黄，其气如瓜，故名。

【集解】〔颖曰〕黄瓜菜野生田泽。形似油菜，但味少苦。

取为羹茹，甚香美。〔时珍曰〕此菜二月生苗，田野遍有，小科如荠。三、四、五月开黄花，花与茎、叶并同地丁，但差小耳。一科数花，结细子，不似地丁之花成絮也。野人茹之，亦采以饲鹅儿。

【气味】甘、微苦，微寒，无毒。

【主治】通结气，利肠胃（汪颖）。

生瓜菜宋《图经》

【释名】其味作生瓜气，故以为名。

【集解】〔颂曰〕生瓜菜生资州平田阴畦间。春生苗，长三四寸，作丛生。叶青而圆，似白苋菜。夏开紫白花，结细实，黑色。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走注攻头面四肢，及阳毒伤寒，壮热头痛，心神烦躁，利胸膈，捣汁饮之。又生捣贴肿（苏颂）。

生瓜菜

落葵《别录·下品》

【释名】蔠葵（《尔雅》）、**藤葵**（《食鉴》）、**藤菜**（《纲目》）、**天葵**（《别录》）、**繁露**（同）、**御菜**（俗）、**燕脂菜**（〖《纲目》〗）。〔志曰〕落葵一名藤葵，俗呼为胡燕脂。〔时珍曰〕落葵叶冷滑如葵，故得葵名。释家呼为御菜，亦曰藤儿菜。《尔雅》云：蔠葵，繁露也。一名承露。其叶最能承露，其子垂垂亦如缀露，故得露名。而蔠、落二字相似，疑落字乃蔠字之讹也。案《考工记》云：大圭，终葵首也。注云：齐人谓椎曰终葵。圭首六寸为椎。然则此菜亦以其叶似椎头而名之乎？

【集解】〔弘景曰〕落葵又名承露。人家多种之。叶惟可鮝鲊食，冷滑。其子紫色，女人以渍粉傅面为假色，少入药用。〔保昇曰〕蔓生，叶圆厚如杏叶。子似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时珍曰〕落葵三月种之，嫩苗可食。五月蔓延，其叶似杏叶而肥厚软滑，作蔬、和肉皆宜。八九月开细紫花，累累结实，大如五味子，熟则紫黑色。揉取汁，红如燕脂，女人饰面、点唇及染布物，谓之胡燕

脂，亦曰染绛子，但久则色易变耳。

落葵

叶

〔气味〕酸，寒，滑，无毒。〔时珍曰〕甘、微酸，冷滑。脾冷人不可食。〔弘景曰〕曾为狗啮者，食之终身不瘥。

〔主治〕滑中，散热（《别录》）。利大小肠（时珍）。

子

〔主治〕悦泽人面（《别录》）。可作面脂（苏颂）。〇〔诜曰〕取子蒸过，烈日中暴干，挼去皮，取仁细研，和白蜜涂面，鲜华立见。

蕺音戢。〇《别录·下品》

【释名】菹菜（恭）、鱼腥草（〖《饮食须知》〗）。〔时珍曰〕蕺字，段公路《北户录》作蕊，音戢。秦人谓

之菹子。菹、蕺音相近也。其叶腥气，故俗呼为鱼腥草。

【集解】〔恭曰〕蕺菜生湿地山谷阴处，亦能蔓生。叶似荞麦而肥，茎紫赤色。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关中谓之菹菜。〔保昇曰〕茎、叶俱紫，赤英，有臭气。〔时珍曰〕案赵叔文《医方》云：鱼腥草即紫蕺。叶似荇，其状三角，一边红，一边青。可以养猪。又有五蕺（即五毒草），花、叶相似，但根似狗脊。见《草部》。

蕺

叶

【气味】辛，微温，有小毒。〔《别录》曰〕多食，令人气喘。〔弘景曰〕俗传食蕺不利人脚，恐由闭气故也。今小儿食之，便觉脚痛。〔诜曰〕小儿食之，三岁不行。久食，发虚弱，损阳气，消精髓。〔思邈曰〕素有脚气人食之，一世不愈。

【主治】蝼蝼尿疮（《别录》）。淡竹筒内煨熟，捣傅恶疮、白秃（大明）。散热毒痈肿，疮痔脱肛，断疠疾，解硇毒（时珍）。

【附方】旧一，新六。

背疮热肿蕺菜捣汁涂之，留孔以泄热毒，冷即易之（《经验方》）。

痔疮肿痛鱼腥草一握，煎汤熏洗，仍以草挹痔即愈。一方：洗后以枯矾入片脑少许，傅之（《救急方》）。

疔毒作痛鱼腥草捣烂傅之。痛一二时，不可去草，痛后一二日即愈。徽人所传方也（陆氏《积德堂方》）。

小儿脱肛鱼腥草擂如泥，先以朴硝水洗过，用芭蕉叶托住药坐之，自入也（《永类方》）。

虫牙作痛鱼腥草、花椒、菜子油等分，捣匀，入泥少许，和作小丸如豆大。随牙左右塞耳内，两边轮换，不可一齐用，恐闭耳气。塞一日夜，取看有细虫为效（《简便方》）。

断截疟疾紫蕺一握，捣烂绢包，周身摩擦，得睡有汗即愈。临发前一时作之（《救急易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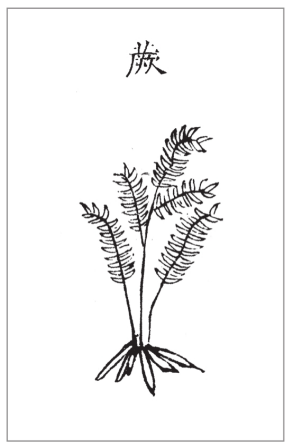
恶蛇虫伤鱼腥草、皱面草、槐树叶、草决明，一处杵烂，傅之甚效（同上）。

蕨《拾遗》

【释名】**鳖**（〖《尔雅》〗）。〔时珍曰〕《尔雅》云：蕨，鳖也。菜名。陆佃《埤雅》云：蕨初生无叶，状如雀足之拳，又如人足之蹶，故谓之蕨。周秦曰蕨，齐鲁曰鳖，初生亦类鳖脚故也。其苗谓之蕨萁。

【集解】〔藏器曰〕蕨生山间。根如紫草。人采茹食之。

〔时珍曰〕蕨处处山中有之。二三月生芽，拳曲状如小儿拳。长则展开如凤尾，高三四尺。其茎嫩时采取，以灰汤煮去涎滑，晒干作蔬，味甘滑，亦可醋食。其根紫色，皮内有白粉，捣烂再三洗澄。取粉作粔籹，荡皮作线食之，色淡紫，而甚滑美也。野人饥年掘取，治造不精，聊以救荒，味即不佳耳。《诗》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陆玑谓其可以供祭，故采之。然则蕨之为用，不独救荒而已。一种紫萁，似蕨有花而味苦，谓之迷蕨，初生亦可食，《尔雅》谓之月尔，《三苍》谓之紫蕨。郭璞云：花繁曰尔。紫蕨拳曲繁盛，故有月尔之名。



蕨

萁及根

【气味】甘，寒，滑，无毒。〔诜曰〕久食，令人目暗、鼻塞、发落。又冷气人食之，多腹胀。小儿食之，脚弱不能行。〔思邈曰〕久食成瘕。

【主治】去暴热，利水道，令人睡（藏器）。**补五脏不足，气壅经络筋骨间，毒气**（孟诜）。**根烧灰油调，傅蛇、□伤**（时珍）。○□音萧，虫名。

【发明】〔藏器曰〕多食消阳气，故令人睡、弱人脚。四皓食芝而寿，夷齐食蕨而夭，固非良物。干宝《搜神记》云：郗鉴镇丹徒，二月出猎。有甲士折蕨一枝，食之，觉心中淡淡成疾。后吐一小蛇，悬屋前，渐干成蕨。遂明此物不可生食也。〔时珍曰〕蕨之无益，为其性冷而滑，能利水道，泄阳气，降而不升，耗人真元也。四皓采芝而心逸，夷齐采蕨而心忧，其寿其夭，于蕨何与焉？陈公之言，可谓迂哉。然饥人濒死，赖蕨延活，又不无济世之功。

【附方】新一。

肠风热毒蕨菜花，焙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圣惠》）。

水蕨《纲目》

【集解】〔时珍曰〕水蕨似蕨，生水中。《吕氏春秋》云：菜之美者，有云梦之□。即此菜也。□音岂。

【气味】甘、苦，寒，无毒。

【主治】腹中痞积，淡煮食，一二日即下恶物。忌杂食一月余乃佳（时珍。○《卫生方》）。

薇《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垂水（《尔雅》）、野豌豆（《纲目》）、大巢菜（〖《纲目》〗）。〔时珍曰〕案许慎《说文》云：薇，似藿。乃菜之微者也。王安石《字说》云：微贱所食，因谓之薇。故

《诗》以采薇赋戍役。孙炎注《尔雅》云：薇草生水旁而枝叶垂于水，故名垂水也。巢菜见翘摇下。

【集解】〔藏器曰〕薇生水旁，叶似萍，蒸食利人。《三秦记》云：夷、齐食之三年，颜色不异。武王诫之，不食而死。〔李珣曰〕薇生海、池、泽中，水菜也。〔时珍曰〕薇生麦田中，原泽亦有，故《诗》云“山有蕨薇”，非水草也。即今野豌豆，蜀人谓之巢菜。蔓生，茎叶气味皆似豌豆，其藿作蔬、入羹皆宜。《诗》云：“采薇采薇，薇亦柔止。”《礼记》云：“芼豕以薇。”皆此物也。《诗疏》以为迷蕨，郑氏《通志》以为金樱芽，皆谬矣。项氏云：巢菜有大、小二种：大者即薇，乃野豌豆之不实者，小者即苏东坡所谓元修菜也。此说得之。

薇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久食不饥，调中，利大小肠（藏器）。利水道，下浮肿，润大肠（珣）。

翘摇《拾遗》

【释名】摇车（《尔雅》）、野蚕豆（《纲目》）、小巢菜（〖《纲目》〗）。〔藏器曰〕翘摇，幽州人谓之翘饶。《尔雅》云“柱夫，摇车（俗呼翘摇车）”是矣。蔓生细叶，紫花可食。〔时珍曰〕翘摇言其茎叶柔婉，有翘然飘摇之状，故名。苏东坡云：菜之美者，蜀乡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因谓之元修菜。陆放翁诗序云：蜀蔬有两巢：大巢即豌豆之不实者；小巢生稻田中，吴地亦多，一名漂摇草，一名野蚕豆。以油炸之，缀以米糁，名草花，食之佳，作羹尤美。

【集解】〔藏器曰〕翘摇生平泽。蔓生如□豆，紫花。〔时珍曰〕处处皆有。蜀人秋种春采，老时耕转壅田。故薛田诗云：“剩种豌巢沃晚田。”蔓似□豆而细，叶似初生槐芽及蒺藜，而色青黄。欲花未萼之际，采而蒸食，点酒下盐，芼羹作馅，味如小豆藿。至三月开小花，紫白色。结角，子似豌豆而小。

翘摇

【气味】辛，平，无毒。〔诜曰〕煮食佳，生食令人吐水。

【主治】破血，止血生肌。捣汁服之，疗

五种黄病，以瘥为度（藏器）。利五脏，明耳目，去热风，令人轻健，长食不厌，甚益人（孟诜）。止热疟，活血平胃（时珍）。

【附方】新二。

活血明目漂摇豆为末，甘草汤服二钱，日二服（《卫生易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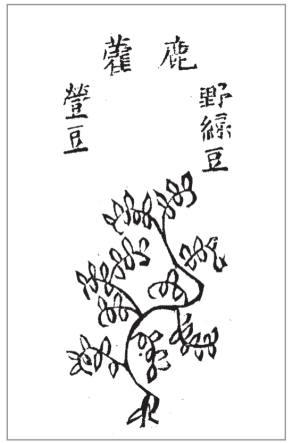
热疟不止翘摇杵汁服之（《广利方》）。

鹿藿《本经·下品》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鹿豆（郭璞）、□豆（音劳，亦作蓼。〖《魏略》〗）、野绿豆（〖《野菜谱》〗）。〔时珍曰〕豆叶曰藿，鹿喜食之，故名。俗呼□豆，□、鹿音相近也。王磐《野菜谱》作野绿豆。《尔雅》云：藘（音卷），鹿藿也。其实莥（音纽）。即此。

【集解】〔《别录》曰〕鹿藿生汶山山谷。〔弘景曰〕方药不用，人亦无识者。但葛苗一名鹿藿。〔恭曰〕此草所在有之。苗似豌豆，而引蔓长粗。人采为菜，亦微有豆气，山人名为鹿豆也。〔保昇曰〕鹿豆可生啖。五月、六月采苗，日干之。郭璞注《尔雅》云：鹿豆叶似大豆，蔓延生，根黄而香。是矣。〔时珍曰〕鹿豆即野绿豆，又名□豆，多生麦地田野中。苗叶似绿豆而小，引蔓生，生、熟皆可食。三月开淡粉紫花，结小荚。其子大如椒子，黑色。可煮食，或磨面作饼蒸食。



鹿藿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蛊毒，女子腰腹痛不乐，肠痈瘰疬，疬疡气（《本经》）。止头痛（梁简文《劝医文》）。

灰藿音狄。〇宋《嘉祐》

〔校正〕原自《草部》移入《谷部》，今复移入此。

【释名】灰涤菜（《纲目》）、金锁夭（〖《炮炙论》〗）。〔时珍曰〕此菜茎叶上有细灰如沙，而枝叶翘趯，故名。梁简文帝《劝医文》作灰涤菜，俗讹为灰条菜。《雷公炮炙论》谓之金锁夭。

【集解】〔藏器曰〕灰藿生于熟地。叶心有白粉，似藜。但藜心赤茎大，堪为杖，入药不如白藿也。其子炊为饭，香滑。〔时珍曰〕灰藿处处原野有之。四月生苗，茎有紫红线棱。叶尖有刻，面青背白。茎心、嫩叶背面皆有白灰。为蔬亦佳。五月渐老，高者数尺。七八月开细白花。结实簇簇如球，中有细子，蒸暴取仁，可炊饭及磨

粉食。《救荒本草》云：结子成穗者味甘，散穗者微苦，生墙下、树下者不可用。

【修治】〔敦曰〕灰藿即金锁夭叶，扑蔓翠上，往往有金星，堪用。若白青色者，是忌女茎，不中用也。若使金锁夭，茎高二尺五六寸为妙。若长若短，皆不中使。凡用勿令犯水，去根日干，以布拭去肉毛令尽，细剉，焙干用之。〔时珍曰〕妓女茎即地肤子苗，与灰藿茎相似而叶不同，亦可为蔬。详见本条。

灰藿

茎叶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恶疮，虫、蚕、蜘蛛等咬，捣烂和油傅之。亦可煮食。作汤，浴疥癣风瘙。烧灰纳齿孔中，杀虫□。含漱，去甘疮。以灰淋汁，蚀瘜肉，除白癜风、黑子、面□，着肉作疮（藏器）。

〔附方〕新一。

疔疮恶肿野灰藿菜叶烧灰，拨破疮皮，唾调少许点之，血出为度（《普济方》）。

子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炊饭磨面食，杀三虫（藏器）。

藜《纲目》

【释名】莱（《诗疏》）、红心灰藿（《玉册》）、鹤顶草（《土宿本草》）、胭脂菜（详下文）。

【集解】〔时珍曰〕藜处处有之。即灰藿之红心者，茎、叶稍大。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胭脂菜，亦曰鹤顶草，皆因形色名也。嫩时亦可食，故昔人谓藜藿与膏粱不同。老则茎可为杖。《诗》云："南山有台，北山有莱。"陆玑注云：莱即藜也。初生可食。谯、沛人以鸡苏为莱，《三苍》以茱萸为莱，皆名同物异也。《韵府》谓藜为落帚，亦误矣。《宝藏论》云：鹤顶龙芽，其顶如鹤，八九月和子收之，入外丹用。

叶

〔气味〕甘，平，微毒。〔时珍曰〕按《庚辛玉册》云：鹤顶，阴草也。捣汁煮粉霜，烧灰淋汁煎粉霜，伏矾石，结草砂，制硫，伏汞及雌黄、砒石。

〔主治〕杀虫（藏器）。煎汤，洗虫疮，漱齿

□。捣烂，涂诸虫伤，去癜风（时珍）。

〔附方〕新一。

白癜风红灰藿五斤，茄子根、茎三斤，苍耳根、茎五斤，并晒干烧灰，以水一斗煎汤淋汁熬成膏，别以好乳香半两，铅霜一分，腻粉一分，炼成牛脂二两，和匀，每日涂三次（《圣惠方》）。

茎

〔主治〕烧灰，和荻灰、蒿灰等分，水和蒸，取汁煎膏。点疣赘、黑子，蚀恶肉（时珍）。

秦荻藜《唐本草》附

【释名】〔时珍曰〕按《山海经》云：秦山有草，名曰藜，如荻，可以为菹。此即秦荻藜也。盖亦藜类，其名亦由此得之。

【集解】〔恭曰〕秦荻藜生下湿地，所在有之。人所啖者。〔诜曰〕此物于生菜中最香美。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心腹冷胀，下气消食，和酱、醋食之（《唐本》）。破气甚良。又末之和酒服，疗卒心痛，悒悒，塞满气（孟诜）。

子

〔主治〕肿毒，捣末和醋封之，日三易（孟

诜）。

醍醐菜《证类》

【集解】〔时珍曰〕唐慎微《证类本草》收此，而形状莫考。惟雷敦《炮炙论》云：形似牛皮蔓，掐之有乳汁出，香甜入顶。采得以苦竹刀细切，入砂盆中研如膏，用生绢挼汁出，暖饮。然亦不云治何病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月水不利，捣叶绞汁，和酒煎服一盏（《千金》）。

【附方】旧一。

伤中崩赤醍醐杵汁，拌酒煎沸，空心服一盏（《千金方》）。

【附录】茅膏菜（《拾遗》）〔藏器曰〕味甘，平，无毒。煮服，主赤白久痢。生茅中，高一尺，有毛如油腻，粘人手，子作角生。鸡侯菜〔又曰〕味辛，温，无毒。久食，温中益气。顾微《广州记》云：生岭南，似艾，二月生苗，宜鸡羹食之，故名。孟娘菜〔又曰〕味苦，小温，无毒。主妇人腹中血结羸瘦，男子阴囊湿痒，强阳道，令人健行不睡，补虚，去痔瘘、瘰疬、瘿瘤。生四明诸山，冬夏常有叶，似升麻，方茎。山人采茹之。优殿〔又曰〕味辛，温，无毒。温中，去恶气，消食。生安南，人种为茹。《南方草木状》云：合浦有优殿，人种之，以豆酱食之，芳香好味。

芋《别录·中品》

〔校正〕自《果部》移入此。

【释名】土芝（《别录》）、蹲鸱（〖《史记》〗）。〔时珍曰〕按徐铉注《说文》云：芋犹吁也。大叶实根，骇吁人也。吁音芋，疑怪貌。又《史记》：卓氏云：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注云：芋也。盖芋魁之状，若鸱之蹲坐故也。芋魁，《东汉书》作芋渠。渠、魁义同。

【集解】〔弘景曰〕芋，钱塘最多。生则有毒，味苦不可食。种芋三年，不采则成梠芋。又别有野芋，名老芋，形叶相似如一，根并杀人。〔恭曰〕芋有六种：青芋、紫芋、真芋、白芋、连禅芋、野芋也。其类虽多，苗并相似。茎高尺余，叶大如扇，似荷叶而长，根类薯蓣而圆。其青芋多子，细长而毒多，初煮须灰汁，更易水煮熟，乃堪食尔。白芋、真芋、连禅、紫芋，并毒少，正可煮啖之，兼肉作羹甚佳。蹲鸱之饶，盖谓此也。野芋大毒，不可啖之。关陕诸芋遍有，山南、江左惟有青、白、紫三芋而已。〔颂曰〕今处处有之，闽、蜀、淮、楚尤多植之。种类虽多，大抵性效相近。蜀川出者，形圆而大，状若蹲鸱，谓之芋魁。彼人种以当粮食而度饥年。江西、闽中出者，形长而大。其细者如卵，生于魁旁，食之尤美。凡食芋并须栽莳者。其野芋有大毒，不可食。〔宗奭曰〕江浙、二川者最大而长。京洛者差圆小，然味佳，他处不及也。当心出苗者为芋头，四边附之而生者为芋子，八九月已后掘食之。〔时珍曰〕芋属虽多，有水、旱二种：旱芋山地可种，水芋水田莳之。叶皆相似，但水芋味胜。茎亦可食。芋不开花，时或七八月间有开者，抽茎生花黄色，旁有一长萼护之，如半边莲花之状也。按郭义恭《广志》云：芋凡十四种：君子芋，魁大如斗；赤鹳芋，即连禅芋，魁大子少；百果芋，魁大子繁，亩收百斛；青边芋、旁巨芋、车毂芋三种，并魁大子少，叶长丈余；长味芋，味美，茎亦可食；鸡子芋，色黄；九面芋，大而不美；青芋、曹芋、象芋，皆不可食，惟茎可作菹；旱芋，九月熟；蔓芋，缘枝生，大者如二三升也。

芋

芋子

〔气味〕辛，平，滑，有小毒。〔大明曰〕冷。〔弘景曰〕生则有毒，味苦不可食。性滑下石，服饵家所忌。〔恭曰〕多食动宿冷。〔宗奭曰〕多食难克化，滞气困脾。

〔主治〕宽肠胃，充肌肤，滑中（《别录》）。冷啖，疗烦热，止渴（苏恭）。令人肥白，开胃通肠闭。产妇食之，破血；饮汁，止血渴（藏器）。破宿血，去死肌。和鱼煮食，甚下气，调中补虚（大明）。

〔发明〕〔诜曰〕芋，白色者无味，紫色者破气。煮汁啖之，止渴。十月后晒干收之，冬月食不发病，他时月不可食。又和鲫鱼、鳢鱼作臛良。久食，令人虚劳无力。又煮汁洗腻衣，白如玉也。〔大明曰〕芋以姜同煮过，换水再煮，方可食之。

〔附方〕旧二，新二。

腹中癖气生芋子一斤压破，酒五斤渍二七日。空腹每饮一升，神良（韦宙《独行方》）。

身上浮风芋煮汁浴之。慎风半日（孟诜《食疗》）。

疮冒风邪肿痛。用白芋烧灰傅之。干即易（《千金方》）。

头上软疖用大芋捣傅之，即干（《简便方》）。

叶、茎

〔气味〕辛，冷，滑，无毒。

〔主治〕除烦止泻，疗妊妇心烦迷闷，胎动不安。又盐研，傅蛇虫咬，并痈肿毒痛，及署毒箭（大明）。梗：擦蜂螫尤良（宗奭）。汁：涂蜘蛛伤（时珍）。

〔发明〕〔慎微曰〕沈括《笔谈》云：处士刘易隐居王屋山，见一蜘蛛为蜂所螫，坠地，腹鼓欲裂，徐行入草，啮破芋梗，以疮就啮处磨之，良久腹消如故。自后用治蜂螫有验，由此。

〔附方〕新一。

黄水疮芋苗晒干，烧存性研搽（邵真人《经验方》）。

【附录】野芋〔弘景曰〕野芋形叶与芋相似，芋种三年不采成梠芋（音吕），并能杀人。误食之烦闷垂死者，惟以土浆及粪汁、大豆汁饮之，则活矣。〔藏器曰〕野芋生溪涧侧，非人所种者，根、叶相似。又有天荷，亦相似而大。〔时珍曰〕小者为野芋，大者为天荷，俗名海芋。详见《草部》毒草类。野芋根辛冷，有大毒。醋摩傅虫疮恶癣。其叶捣涂毒肿。初起无名者即消，亦治蜂、虿螫，涂

之良。

土芋《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土卵（《拾遗》）、黄独（《纲目》）、土豆（〖《纲目》〗）。

【集解】〔藏器曰〕土芋蔓生，叶如豆，其根圆如卵。鹈鴂食后弥吐，人不可食。又云：土卵蔓生，如芋，人以灰汁煮食之。〔恭曰〕土卵似小芋，肉白皮黄。梁、汉人名为黄独。可蒸食之。

根

【气味】甘、辛，寒，有小毒。

【主治】解诸药毒，生研水服，当吐出恶物便止。煮熟食之，甘美不饥，厚人肠胃，去热嗽（藏器）。

薯蓣《本经·上品》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諸薁（音诸预。〖《山海经》〗）、土藷（音除。〖《别录》〗）、山藷（《图经》）、山芋（《吴普》）、山药（《衍义》）、玉延（〖《吴普》〗）。〔吴普曰〕薯蓣一名藷薯，一名儿草，一名修脆。齐、鲁名山芋，郑、越名土藷，秦、

楚名玉延。〔颂曰〕江、闽人单呼为藷（音若殊及韶），亦曰山藷。《山海经》云：景山北望少泽，其草多藷薁（音同薯蓣）。则是一种，但字（或音殊，或音诸）不一，或语有轻重，或相传之讹耳。〔宗奭曰〕薯蓣因唐代宗名预，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尽失当日本名。恐岁久以山药为别物，故详著之。

土芋

薯蓣

【集解】〔《别录》曰〕薯蓣生嵩高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暴干。〔普曰〕亦生临朐钟山。始生赤茎细蔓。五月开白花。七月结

实青黄，八月熟落。其根内白外黄，类芋。〔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东山、南江皆多。掘取食之以充粮。南康间最大而美，服食亦用之。〔恭曰〕此有两种：一者白而且佳，日干捣粉食大美，且愈疾而补；一者青黑，味殊不美。蜀道者尤良。〔颂曰〕处处有，以北都、四明者为佳。春生苗，蔓延篱援。茎紫，叶青，有三尖，似白牵牛叶，更厚而光泽。夏开细白花，大类枣花。秋生实于叶间，状如铃。今人冬春采根，刮之白色者为上，青黑者不堪。近汴洛人种之极有息。春取宿根头，以黄沙和牛粪作畦种之。苗生以竹梢作援，高一二尺。夏月频溉之。当年可食，极肥美。南中一种生山中，根细如指，极紧实，刮磨入汤煮之，作块不散，味更珍美，云食之尤益人，过于家园种者。又江湖、闽中一种，根如姜、芋之类而皮紫。极有大者，一枚可重数斤。削去皮，煎、煮食俱美，但性冷于北地者耳。彼土人呼为藷。南北之产或有不同，故形类差别也。〔甄权曰〕按刘敬叔《异苑》云：薯蓣，野人谓之土藷。根既入药，又复可食。人植之者，随所种之物而像之也。〔时珍曰〕薯蓣入药，野生者为胜；若供馔，则家种者为良。四月生苗延蔓，紫茎绿叶。叶有三尖，似白牵牛叶而更光润。五六月开花成穗，淡红色。结荚成簇，荚凡三棱合成，坚而无仁。其子别结于一旁，状似雷丸，大小不一，皮色土黄而肉白，煮食甘滑，与其根同。王旻《山居录》云：曾得山芋子如荆棘子者，食之更愈于根。即此也。霜后收子留种，或春月采根截种，皆生。

【修治】〔颂曰〕采白根刮去黄皮，以水浸之，糁白矾末少许入水中，经宿净洗去涎，焙干用。〔宗奭曰〕入药贵生干之，故古方皆用干山药。盖生则性滑，不可入药；熟则滞气，只堪啖耳。其法：冬月以布裹手，用竹刀剐去皮，竹筛盛，置檐风处，不得见日，一夕干五分，候全干收之。或置焙笼中，微火烘干亦佳。〔敦曰〕凡使勿用平田生二三纪者，须要山中生经十纪者。皮赤，四面有须者妙。采得以铜刀刮去赤皮，洗去涎，蒸过暴干用。

根

【气味】甘，温、平，无毒。〔普曰〕神农：甘，小温。桐君、雷公：甘，凉，无毒。〇〔之才曰〕紫芝为之使。恶甘遂。

【主治】伤中，补虚羸，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强阴。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本经》）。主头面游风，头风眼眩，下气，止腰痛，治虚劳羸瘦，充五脏，除烦热（《别录》）。补五劳七伤，去冷风，镇心神，安魂魄，补心气不足，开达心孔，多记事（甄权）。强筋骨，主泄精健忘（大明）。益肾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毛（时珍）。生捣贴肿硬毒，能消散（震亨）。

【发明】〔权曰〕凡患人体虚羸者，宜加而用之。〔诜曰〕利丈夫，助阴力。熟煮和蜜，或为汤煎，或为粉，并佳。干之入药更妙。惟和面作馎饦则动气，为不能制面毒也。〔李杲曰〕山药入手太阴。张仲景八味丸用干山药，以其凉而能补也。亦治皮肤干燥，以此润之。〔时珍曰〕按吴绶云：山药入手、足太阴二经，补其不足，清其虚热。又按王履《溯洄集》云：山药虽入手太阴，然肺为肾之上源，源既有滋，流岂无益，此八味丸所以用其强阴也。又按曹毗《杜兰香传》云：食薯蓣可以辟雾露。

【附方】旧一，新十。

补益虚损益颜色，补下焦虚冷，小便频数，瘦损无力。用薯蓣于沙盆中研细，入铫中，以酥一大匙熬令香，旋添酒一盏煎搅令匀，空心饮之。每旦一服（《圣惠方》）。

心腹虚胀手足厥逆，或饮苦寒之剂多，未食先呕，不思饮食。山药半生半炒，为末。米饮服二钱，一日二服，大有功效。忌铁器、生冷（《普济方》）。

小便数多山药以矾水煮过、白茯苓等分，为末。每水饮服二钱（《儒门事亲》）。

下痢禁口山药半生半炒，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卫生易简方》）。

痰气喘急生山药捣烂半碗，入甘蔗汁半碗，和匀。顿热饮之，立止（《简便单方》）。

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山芋、白术各一两，人参七钱半，为末，水糊丸小豆大，每米饮下四五十丸（《普济方》）。

湿热虚泄山药、苍术等分。饭丸。米饮服。大人小儿皆宜（《濒湖经验方》）。

肿毒初起带泥山药、蓖麻子、糯米等分，水浸研，傅之即散也（《普济方》）。

胯眼臀疡山药、沙糖同捣，涂上即消。先以面涂四围，乃上此（《简便单方》）。

项后结核或赤肿硬痛。以生山药一挺去皮，蓖麻子二个同研，贴之如神（《救急易方》）。

手足冻疮山药一截磨泥，傅之（《儒门事亲》）。

零余子《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零余子，大者如鸡子，小者如弹丸，在叶下生。晒干功用强于薯蓣。薯蓣有数种，此其一也。〔时珍曰〕此即山药藤上所结子也。长圆不一，皮黄肉白。煮熟去皮食之，胜于山药，美于芋子。霜后收之。坠落在地者，亦易生根。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虚损，强腰脚，益肾，食之不饥（藏器）。

甘薯《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陈祈畅《异物志》云：甘薯出交广南方。民家以二月种，十月收之。其根似芋，亦有巨魁。大者如鹅卵，小者如鸡、鸭卵。剥去紫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用当米谷、果食，蒸炙皆香美。初时甚甜，经久得风稍淡也。又按嵇含《草木状》云：甘薯、薯蓣之类，或云芋类也。根、叶亦如芋。根大如拳、瓯，蒸煮食之，味同薯蓣，性不甚冷。珠崖之不业耕者惟种此，蒸切晒收，以充粮糗，名薯粮。海中之人多寿，亦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薯故也。

【气味】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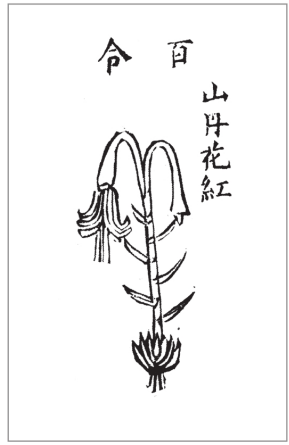
【主治】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功同薯蓣（时珍）。

百合《本经·中品》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雗（音藩。〖《玉篇》〗）、强瞿（《别录》）、蒜脑薯（〖侯氏《药谱》〗）。〔《别录》曰〕一名摩罗，一名重箱，一名中逢花。〔吴普曰〕一名重迈，一名中庭。〔弘景曰〕百合，俗人呼为强仇，仇即瞿也，声之讹耳。〔时珍曰〕百合之根，以众瓣合成也。或云专治百合病故名，亦通。其根如大蒜，其味如山薯，故俗称蒜脑藷。顾野王《玉篇》亦云：雗乃百合蒜也。此物花、叶、根皆四向，故曰强瞿。凡物旁生谓之瞿，义出《韩诗外传》。

【集解】〔《别录》曰〕百合生荆州山谷。二月、八月采根，阴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根如葫蒜，数十斤相累。人亦蒸煮食之，乃云是蚯蚓相缠结变作之。亦堪服食。〔恭曰〕此有二种：一种叶大茎长，根粗花白者，宜入药；一种细叶，花红色。〔颂曰〕百合三月生苗，高二三尺。簳粗如箭，四面有叶如鸡距，又似柳叶，青色，近茎处微紫，茎端碧白。四五月开红白花，如石榴嘴而大。根如葫蒜，重叠生二三十瓣。又一种花红黄，有黑斑点，细叶，叶间有黑子者，不堪入药。按徐锴《岁时广记》：二月种百合，法宜鸡粪。或云百合是蚯蚓化成，而反好鸡粪，理不可知也。〔时珍曰〕百合一茎直上，四向生叶。叶似短竹叶，不似柳叶。五六月茎端开大白花，长五寸，六出，红蕊四垂向下，色亦不红。红者叶似柳，乃山丹也。百合结实略似马兜铃，其内子亦似之。其瓣种之，如种蒜法。山中者，宿根年年自生。未必尽是蚯蚓化成也。蚯蚓多处，不闻尽有百合，其说恐亦浪传耳。



百合

【正误】〔宗奭曰〕百合茎高三尺许。叶如大柳叶，四向攒枝而上。其颠即开淡黄白花，四垂向下覆长蕊，花心有檀色。每一枝颠，须五六花。子紫色，圆如梧子，生于枝叶间。每叶一子，不在花中，亦一异也。根即百合，白色，其形如松子壳，四向攒生，中间出苗。〇〔时珍曰〕寇氏所说，乃卷丹，非百合也，苏颂所传不堪入药者，今正其误。叶短而阔，微似竹叶，白花四垂者，百合也。叶长而狭，尖如柳叶，红花，不四垂者，山丹也。茎叶似山丹而高，红花带黄而四垂，上有黑斑点，其子先结在枝叶间者，卷丹也。卷丹以四月结子，秋时开花，根似百合。其山丹四月开花，根小少瓣。盖一类三种也。吴瑞《本草》言：白花者名百合，红花者名强仇，不知何所据也？

根

〔气味〕甘，平，无毒。〔权曰〕有小毒。

〔主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本经》）。除浮肿胪胀，痞满寒热，通身疼痛，及乳难喉痹，止涕泪（《别录》）。百邪鬼

魅，涕泣不止，除心下急满痛，治脚气热咳（甄权）。安心定胆益志，养五脏，治颠邪狂叫惊悸，产后血狂运，杀蛊毒气，胁痈乳痈发背诸疮肿（大明）。心急黄，宜蜜蒸食之（孟诜）。治百合病（宗奭）。温肺止嗽（元素）。

〔发明〕〔颂曰〕张仲景治百合病，有百合知母汤、百合滑石代赭汤、百合鸡子汤、百合地黄汤，凡四方。病名百合而用百合治之，不识其义。〔颖曰〕百合新者，可蒸可煮、和肉更佳；干者作粉食，最益人。〔时珍曰〕案王维诗云："冥搜到百合，真使当重肉。果堪止泪无，欲纵望江目。"盖取《本草》百合止涕泪之说。

〔附方〕旧三，新十三。

百合病百合知母汤：治伤寒后百合病，行住坐卧不定，如有鬼神状，已发汗者。用百合七枚，以泉水浸一宿，明旦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却以知母三两，用泉水二升煮一升，同百合汁再煮取一升半，分服。〇百合鸡子汤：治百合病已经吐后者。用百合七枚，泉水浸一宿，明旦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入鸡子黄一个，分再服。〇百合代赭汤：治百合病已经下后者。用百合七枚，泉水浸一宿，明旦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却以代赭石一两，滑石三两，水二升，煮取一升，同百合汁再煮取一升半，分再服。〇百合地黄汤：治百合病未经汗吐下者。用百合七枚，泉水浸一宿，明旦更以泉水二升，煮取一升，入生地黄汁一升，同煎取一升半，分再服（并仲景《金匮要略》方）。

百合变渴病已经月，变成消渴者。百合一升，水一斗，渍一宿，取汁温浴病人。浴毕食白汤饼（陈延之《小品方》）。

百合变热者。用百合一两，滑石三两，为末。饮服方寸匕。

微利乃良（《小品方》）。

百合腹满作痛者。用百合炒为末，每饮服方寸匕，日二（《小品》）。

阴毒伤寒百合煮浓汁，服一升良（孙真人《食忌》）。

肺脏壅热烦闷咳嗽者。新百合四两，蜜和蒸软，时时含一片，吞津（《圣惠方》）。

肺病吐血新百合捣汁，和水饮之。亦可煮食（《卫生易简》）。

耳聋耳痛干百合为末，温水服二钱，日二服（《胜金方》）。

拔白换黑七月七日，取百合熟捣，用新瓷瓶盛之，密封挂门上，阴干百日。每拔去白者掺之，即生黑者也（《便民图纂》）。

游风隐疹以楮叶掺动，用盐泥二两，百合半两，黄丹二钱，醋一分，唾四分，捣和贴之（《摘玄方》）。

疮肿不穿野百合同盐捣泥，傅之良（《应验方》）。

天泡湿疮生百合捣涂，一二日即安（《濒湖集简方》）。

鱼骨哽咽百合五两研末。蜜水调围颈项包住，不过三五次即下（《圣济录》）。

花

〔主治〕小儿天泡湿疮，暴干研末，菜子油涂，良（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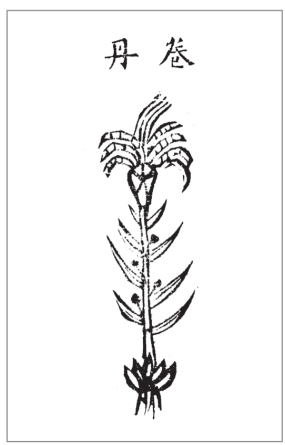
子

〔主治〕酒炒微赤，研末汤服，治肠风下血（思邈）。

山丹《日华》

【释名】红百合（《日华》）、连珠（同）、川强瞿（《通志》）、红花菜（〖《纲目》〗）。

【集解】〔诜曰〕百合红花者名山丹。其根食之不甚良，不及白花者。〔时珍曰〕山丹根似百合，小而瓣少，茎亦短小。其叶狭长而尖，颇似柳叶，与百合迥别。四月开红花，六瓣不四垂，亦结小子。燕、齐人采其花跗未开者，干而货之，名红花菜。卷丹茎叶虽同而稍长大。其花六瓣四垂，大于山丹。四月结子在枝叶间，入秋开花在颠顶，诚一异也。其根有瓣似百合，不堪食，别一种也。



卷丹

根

〔气味〕甘，凉，无毒。《正要》云：平。

〔主治〕疮肿、惊邪（大明）。女人崩中（时珍）。

花

〔气味〕同根。

〔主治〕活血。其蕊，傅丁疮恶肿（时珍）。

草石蚕《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地蚕（《日用》）、土蛹（《余冬录》）、甘露子（《食物》）、滴露（《纲目》）、地瓜儿（〖《救荒》〗）。〔时珍曰〕蚕、蛹皆以根形而名，甘露以根味而名。或言叶上滴露则生，珍常莳之，无此说也。其根长大者，《救荒本草》谓之地瓜儿。

【集解】〔藏器曰〕陶氏注《虫部》石蚕云：今俗用草根黑色。案草石蚕生高山石上，根如箸，上有毛，节如蚕，叶似卷柏。山人取食之。〔颂曰〕草根之似蚕者，亦名石蚕。出福州及信州山石上，四时常有。其苗青，亦有节。三月采根用。〔机曰〕草石蚕徽州甚多，土人呼为地蚕。肥白而促节，大如三眠蚕。生下湿地及沙碛间。秋时耕犁，遍地皆是。收取以醋淹作菹食。冬月亦掘取之。〔颖曰〕地蚕生郊野麦地中。叶如薄荷，少狭而尖，文微皱，欠光泽。根白色，状如蚕。四月采根，水瀹和盐为菜茹之。〔时珍曰〕草石蚕即今甘露子也。荆湘、江淮以南野中有之，人亦栽莳。二月生苗，长者近尺，方茎对节，狭叶有齿，并如鸡苏，但叶皱有毛耳。四月开小花

成穗，一如紫苏花穗。结子如荆芥子。其根连珠，状如老蚕。五月掘根蒸煮食之，味如百合。或以萝卜卤及盐菹水收之，则不黑。亦可酱渍、蜜藏。既可为菜，又可充果。陈藏器言石蚕叶似卷柏者，若与此不同也。

草石蚕

根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不宜生食及多食，生寸白虫。与诸鱼同食，令人吐。

【主治】浸酒，除风破血。煮食，治溪毒（藏器）。焙干，主走注风，散血止痛。其节亦可捣末酒服（苏颂）。和五脏，下气清神（《正要》）。

竹笋《蜀本草》

〔校正〕并入《木部》（《拾遗》）桃竹笋。

【释名】竹萌（《尔雅》）、竹芽（《笋谱》）、竹胎（《说文》）、竹子（《神异经》）。〔时珍曰〕笋从竹、旬，谐声也。陆佃云：旬内为笋，旬外为竹，故字从旬。今谓竹为妒母草，谓笋生旬有六日而齐母也。僧赞宁《笋谱》云：笋一名萌，一名蒻，一名藿，一名茁，一名初篁。皆会意也。俗作笋者，非。

【集解】〔弘景曰〕竹类甚多。笋以实中竹、篁竹者为佳。于药无用。〔颂曰〕竹笋，诸家惟以苦竹笋为最贵。然苦竹有二种：一种出江西及闽中者，本极粗大，笋味殊苦，不可啖；一种出江浙及近道者，肉厚而叶长阔，笋味微苦，俗呼甜苦笋，食品所宜，亦不闻入药用也。〔时珍曰〕晋武昌戴凯之、宋僧赞宁皆著《竹谱》，凡六十余种。其所产之地，发笋之时，各各不同。详见《木部》竹下。其笋亦有可食、不可食者。大抵北土鲜竹，惟秦、蜀、吴、楚以南则多有之。竹有雌雄，但看根上第一枝双生者，必雌也，乃有笋。土人于竹根行鞭时掘取嫩者，谓之鞭笋。江南、湖南人冬月掘大竹根下未出土者为冬笋，《东观汉记》谓之苞笋，并可鲜食，为珍品。其他则南人淡干者为玉版笋、明笋、火笋，盐曝者为盐笋，并可为蔬食也。按赞宁云：凡食笋者譬如治药，得法则益人，反是则有损。采之宜避风日，见风则本坚，入水则肉硬，脱壳煮则失味，生着刃则失柔。煮之宜久，生必损人。苦笋宜久煮，干笋宜取汁为羹茹。蒸之最美，煨之亦佳。味莶者戟人咽，先以灰汤煮过，再煮乃良。或以薄荷数片同煮，亦去莶味。《诗》云："其蔌伊何，惟笋及蒲。"《礼》云："加豆之实，笋菹鱼醢。"则笋之为蔬，尚之久矣。

诸竹笋

〔气味〕甘，微寒，无毒。〔藏器曰〕诸笋皆发冷血及气。〔瑞曰〕笋同羊肝食，令人目盲。

〔主治〕消渴，利水道，益气，可久食（《别录》）。利膈下气，化热消痰爽胃（甯源）。

苦竹笋

〔气味〕苦、甘，寒。

〔主治〕不睡，去面目并舌上热黄，消渴，明目，解酒毒，除热气，健人（藏器）。理心烦闷，益气力，利水道，下气化痰，理风热脚气，并蒸煮食之（《心镜》）。治出汗中风失音（汪颖）。干者烧研入盐，擦牙疳（时珍）。

〔发明〕〔时珍曰〕四川叙州宜宾、长宁所出苦笋，彼人重之。宋黄山谷有《苦笋赋》云：僰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愜当，小苦而成味；温润缜密，多啖而不□。食肴以之启迪，酒客为之流涎。其许之也如此。

□竹笋

〔主治〕消渴风热，益气力，发气胀，蒸、煮、炒食皆宜（甯源）。

淡竹笋

〔气味〕甘，寒。

〔主治〕消痰，除热狂壮热，头痛头风，并妊妇头旋，颠仆惊悸，温疫迷闷，小儿惊痫天吊（汪颖）。

冬笋、筀笋

〔气味〕甘，寒。

〔主治〕小儿痘疹不出，煮粥食之，解毒，有发生之义（汪颖）。

〔发明〕〔诜曰〕淡竹笋及中母笋虽美，然发背闷脚气。箭竹笋新者可食，陈者不宜。诸竹笋多食皆动气发冷癥，惟苦竹笋主逆气，不发疾。〔颖曰〕笋与竹沥功近。有人素患痰病，食笋而愈也。〔瑞曰〕淡笋、甘笋、苦笋、冬笋、鞭笋皆可久食。其他杂竹笋性味不一，不宜多食。〔宗奭曰〕笋难化，不益人，脾病不宜食之。一小儿食干笋三寸许，噎于喉中，壮热喘粗如惊。服惊药不效，后吐出笋。诸证乃定。其难化也如此。〔时珍曰〕赞宁《笋谱》云：笋虽甘美，而滑利大肠，无益于脾，俗谓之刮肠篦。惟生姜及麻油能杀其毒。人以麻滓沃竹丛，则次年凋疏，可验矣。其蕲州丛竹、毛斑竹、匡庐扁竹、沣州方竹、岭南篻竹、篣竹、月竹诸笋，皆苦韧不堪食也。时珍常见俗医治痘，往往劝饮笋汤，云能发痘。盖不知痘疮不宜大肠滑利，而笋有刮肠之名，则暗受其害者，不知若干人也。戒之哉，戒之哉。

桃竹笋（《拾遗》）〔藏器曰〕南人谓之黄笋。灰汁煮之可食，不尔戟人喉。其竹丛生，丑类非一。〔时珍曰〕桃枝竹出川、广中。皮滑而黄，犀纹瘦骨，四寸有节，可以为席。

〔气味〕苦，有小毒。

〔主治〕六畜疮中蛆，捣碎纳之，蛆尽出（藏器）。

刺竹笋〔时珍曰〕生交广中。丛生，大者围二尺，枝节皆有刺。夷人种以为城，伐竹为弓。根大如车辐。一名芭竹。

〔气味〕甘、苦，有小毒。食之落人发

（《竹谱》）。

酸笋《纲目》

【集解】〔时珍曰〕酸笋出粤南。顾岕《海槎录》云：笋大如臂。摘至用沸汤泡去苦水，投冷井水中，浸二三日取出，缕如丝绳，醋煮可食。好事者携入中州，成罕物云。

【气味】酸，凉，无毒。

【主治】作汤食，止渴解酲，利膈（时珍）。

第二十八卷　菜部

目录

菜之三蔬菜类一十一种

茄《开宝》

苦茄《拾遗》

壶卢《日华》

苦瓠《本经》

败瓢《纲目》

冬瓜《本经》

南瓜《纲目》

越瓜《开宝》（即梢瓜）

胡瓜《嘉祐》（即黄瓜）

丝瓜《纲目》　天罗勒附

苦瓜《救荒》

右附方旧二十五，新一百零八。

菜之四水菜类六种

紫菜《食疗》

石莼《拾遗》

石花菜《食鉴》

鹿角菜《食性》

龙须菜《纲目》

睡菜《纲目》

菜之五芝栭类一十五种

芝《本经》

木耳《本经》

杉菌《图经》

皂荚蕈《纲目》

香蕈《日用》

葛花菜《纲目》

天花蕈《日用》

蘑菰蕈《纲目》

鸡□《纲目》

舵菜《纲目》

土菌《拾遗》　鬼盖、地芩、鬼笔附

竹蓐《食疗》

藿菌《本经》　蜀格附

地耳《别录》

石耳《日用》

右附方旧七，新二十六。

互考诸菜

香薷　紫苏　紫菀　鏨菜　牛膝苗　防风苗

薄荷　荏苏　马兰　蒌蒿　泽兰根　地黄苗

地菘　诸葵　蘸菜　酸模　菖蒲　牛蒡苗

青葙苗　蘘荷　龙葵　决明　甘蓝　萝藦

红花苗　车前苗　蓼芽　萱草　芦笋　茭笋

蘋　海苔菜　独帚苗　蒻头　羊蹄　蒲笋

莼菜　莙　齐头蒿　昆布苗　昆布　海藻

王瓜　百部　藕丝　芡茎　菱茎　豆藿

豆芽　豆荚　豆腐　罂粟苗　椿芽　槐芽

芜荑　枸杞　皂荚苗　榆芽　槿芽　棕笋

五加

菜之三蔬菜类一十一种

茄音伽。〇宋《开宝》

【释名】落苏（《拾遗》）、**昆仑瓜**（《御览》）、**草鳖甲**（〖《养生主论》〗）。〔颂曰〕按段成式云：茄（音加）乃莲茎之名。今呼茄菜，其音若伽，未知所自也。〔时珍曰〕陈藏器《本草》云：茄一名落苏。名义未详。按五代《贻子录》作酪酥，盖以其味如酥酪也，于义似通。杜宝《拾遗录》云：隋炀帝改茄曰昆仑紫瓜。又王隐君《养生主论》治疟方用干茄，讳名草鳖甲。盖以鳖甲能治寒热，茄亦能治寒热故尔。

茄

【集解】〔颂曰〕茄子处处有之。其类有数种：紫茄、黄茄，南北通有；白茄、青水茄，惟北土有之。入药多用黄茄，其余惟可作菜茹尔。江南有一种藤茄，作蔓生，皮薄似壶芦，亦不闻中药。〔宗奭曰〕新罗国出一种茄，形如鸡子，淡光微紫色，蒂长味甘。今中国已遍有之。〔时珍曰〕茄种宜于九月黄熟时收取，洗净曝干，至二月下种移栽。株高二三尺，叶大如掌。自夏至秋，开紫花，五瓣相连，五棱如缕，黄蕊绿蒂，蒂包其茄。茄中有瓤，瓤中有子，子如脂麻。其茄有团如栝蒌者，长四五寸者。有青茄、紫茄、白茄。白茄亦名银茄，更胜青者。诸茄至老皆黄，苏颂以黄茄为一种，似未深究也。王祯《农书》云：一种渤海茄，白色而坚实；一种番茄，白而扁，甘脆不涩，生熟可食；一种紫茄，色紫，蒂长味甘；一种水茄，形长味甘，可以止渴。洪容斋《随笔》云：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白者为水茄；江西常茄皆皮白，其紫者为水茄。亦一异也。刘恂《岭表录》云：交岭茄树，经冬不凋，有二三年渐成大树者，其实如瓜也。茄叶摘布路上，以灰围之，则子必繁，谓之嫁茄。

茄子

〔气味〕甘，寒，无毒。〔志曰〕凡久冷人不可多食，损人动气，发疮及痼疾。〔李鹏飞曰〕秋后食，多损目。〔时珍

曰〕按《生生编》云：茄性寒利，多食必腹痛下利，女人能伤子宫也。

〔主治〕寒热，五脏劳（孟诜）。治温疾传尸劳气。醋摩，傅肿毒（大明）。老裂者烧灰，治乳裂（震亨）。散血止痛，消肿宽肠（时珍）。

〔发明〕〔宗爽曰〕蔬圃中惟此无益。《开宝本草》并无主治，止说损人。后人虽有处治之法，终与正文相失。圃人又下于暖处，厚加粪壤，遂于小满前后求贵价以售。既不以时，损人益多。不时不食，乌可忽也。〔震亨曰〕茄属土，故甘而喜降，大肠易动者忌之。老实治乳头裂，茄根煮汤渍冻疮，折蒂烧灰治口疮，俱获奇效，皆甘以缓火之意也。〔时珍曰〕段成式《酉阳杂俎》言茄厚肠胃，动气发疾。盖不知茄之性滑，不厚肠胃也。

〔附方〕旧五，新十。

妇人血黄黄茄子竹刀切，阴干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摘玄方》）。

肠风下血经霜茄连蒂烧存性为末。每日空心温酒服二钱匕（《灵苑方》）。

久患下血大茄种三枚，每用一枚，湿纸包煨熟，安瓶内，以无灰酒一升半沃之，蜡纸封闭三日，去茄暖饮（《普济方》）。

腹内鳖瘕陈酱茄儿烧存性，入麝香、轻粉少许，脂调贴之（《寿域方》）。

卵□偏坠用双蒂茄子悬于房门上，出入用眼视之。茄蔫所患亦蔫，茄干亦干矣。又法：用双茄悬门上，每日抱儿视之二三次，钉针于上，十余日消矣（刘松石《保寿堂方》）。

大风热痰用黄老茄子大者不计多少，以新瓶盛，埋土中，经一年尽化为水，取出入苦参末，同丸梧子大。食已及卧时酒下三十丸，甚效。此方出江南人传（苏颂《图经本草》）。

腰脚拘挛腰脚风血积冷，筋急拘挛疼痛者。取茄子五十斤切洗，以水五斗煮取浓汁，滤去滓，更入小铛中，煎至一斗以来，即入生粟粉同煎，令稀稠得所，取出搜和，更入麝香、朱砂末，同丸如梧子大。每旦用秫米酒送下三十丸，近暮再服，一月乃瘥。男子、女人通用皆验（《图经本草》）。

磕扑青肿老黄茄极大者，切片如一指厚，新瓦焙研为末。欲卧时温酒调服二钱匕，一夜消尽，无痕迹也（《胜金》）。

坠损跌扑散血止痛。重阳日收老茄子百枚，去蒂四破切之，消石十二两捣碎。以不津器先铺茄子一重，乃下消石一重，如此间铺令尽，以纸数层密封，安置净处，上下以新砖承覆，勿犯地气。至正月后取出，去纸两重，日中曝之。逐日如此，至二三月，度茄已烂，开瓶倾出，滤去滓，别入新器中，以薄绵盖头，又曝，至成膏乃可用。每以酒调半匙，空腹饮之，日再，恶血散则痛止而愈矣。若膏久干硬，即以饭饮化动用之（《图经本草》）。

发背恶疮用上方以酒服半匙，更以膏涂疮口四围，觉冷如冰雪，疮干便瘥。其有根本在肤腠者，亦可内消（同上）。

热毒疮肿生茄子一枚，割去二分，去瓤二分，似罐子形，合于疮上即消也。如已出脓，再用取瘥（《圣济总录》）。

牙齿肿痛隔年糟茄，烧灰频频干擦，立效（《海上名方》）。

虫牙疼痛黄茄种烧灰擦之，效（《摘玄方》）。

喉痹肿痛糟茄或酱茄，细嚼咽汁（《德生堂方》）。

妇人乳裂秋月冷茄子裂开者，阴干烧存性研末，水调涂（《补遗》方）。

蒂

〔主治〕烧灰，米饮服二钱，治肠风下血不止及血痔（吴瑞）。烧灰，治口齿疮□。生切，擦癜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治癜风，用茄蒂蘸硫、附末掺之，取其散血也。白癜用白茄蒂，紫癜用紫茄蒂，亦各从其类耳。

〔附方〕新一。

风蛀牙痛茄蒂烧灰掺之。或加细辛末等分，日用之（《仁存方》）。

花

〔主治〕金疮牙痛（时珍）。

〔附方〕新一。

牙痛秋茄花干之，旋烧研涂痛处，立止（《海上名方》）。

根及枯茎叶

〔主治〕冻疮皴裂，煮汤渍之，良（《开宝》）。散血消肿，治血淋下血，血痢阴挺，齿□口蕈（时珍）。

〔附方〕新八。

血淋疼痛茄叶熏干为末，每服二钱，温酒或盐汤下。隔年者尤佳（《经验良方》）。

肠风下血方同上，米饮下。

久痢不止茄根（烧灰）、石榴皮等分为末。以沙糖水服之（《简便单方》）。

女阴挺出茄根烧存性，为末。油调在纸上，卷筒安入内，一日一上（《乾坤生意》）。

口中生蕈用醋漱口，以茄母（烧灰）、飞盐等分，米醋调稀，时时擦之（《摘玄方》）。

牙齿□痛茄根捣汁，频涂之。〇陈茄树烧灰傅之。先以露蜂房煎汤漱过（《海上名方》）。

牙痛取牙茄科以马尿浸三日，晒炒为末。每用点牙即落，真妙（鲍氏方）。

夏月趾肿不能行走者。九月收茄根悬檐下，逐日煎汤洗之（《简便》）。

苦茄《拾遗》

【集解】〔藏器曰〕苦茄野生岭南。树小有刺。

子

【主治】醋摩，涂痈肿。根，亦可作汤

浴。又主瘴气（藏器）。

壶卢《日华》

【释名】瓠瓜（《说文》）、匏瓜（《论语》）。〔时珍曰〕壶，酒器也。卢，饮器也。此物各象其形，又可为酒饭之器，因以名之。俗作葫芦者，非矣。葫乃蒜名，芦乃苇属也。其圆者曰匏，亦曰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漂也。凡瓠属皆得称瓜，故曰瓠瓜、匏瓜。古人壶、瓠、匏三名皆可通称，初无分别。故孙愐《唐韵》云：瓠音壶，又音护。瓠𤍠，瓢也。陶隐居《本草》作瓠瓠，云是瓠类也。许慎《说文》云：瓠，匏也。又云：瓢，瓠也。匏，大腹瓠也。陆玑《诗疏》云：壶，瓠也。又云：匏，瓠也。《庄子》云：有五石之瓠。诸书所言，其字皆当与壶同音。而后世以长如越瓜首尾如一者为瓠（音护），瓠之一头有腹长柄者为悬瓠，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匏之有短柄大腹者为壶，壶之细腰者为蒲芦，各分名色，迥异于古。以今参详，其形状虽各不同，而苗、叶、皮、子性味则一，故兹不复分条焉。悬瓠，今人所谓茶酒瓢者是也。蒲芦，今之药壶卢是也。郭义恭《广志》谓之约腹壶，以其腹有约束也。亦有大、小二种也。

壶卢

【集解】〔弘景曰〕瓠与冬瓜气类同辈。又有瓠瓠，亦是瓠类。小者名瓢，食之乃胜瓠。此等皆利水道，所以在夏月食之，大理不及冬瓜也。〔恭曰〕瓠与瓠瓠、冬瓜全非类例。三物苗、叶相似，而实形则异。瓠形似越瓜，长尺余，头尾相似，夏中便熟，秋末便枯。瓠瓠形状大小非一，夏末始实，秋中方熟，取其为器，经霜乃堪。瓠与甜瓠瓠体性相类，啖之俱胜冬瓜，陶言不及，乃是未悉。此等原种各别也。〔时珍曰〕长瓠、悬瓠、壶卢、匏瓜、蒲卢，名状不一，其实一类各色也，处处有之，但有迟早之殊。陶氏言瓠与冬瓜气类同辈，苏氏言瓠与瓠瓠全非类例，皆未可凭。数种并以正二月下种，生苗引蔓延缘。其叶似冬瓜叶而稍团，有柔毛，嫩时可食。故《诗》云："幡幡瓠叶，采之烹之。"五六月开白花，结实白色，大小长短，各有种色。瓤中之子，齿列而长，谓之瓠犀。窃谓壶匏之属，既可烹晒，又可为器，大者可为瓮盎，小者可为瓢樽，为腰舟可以浮水，为笙可以奏乐，肤瓤可以养豕，犀瓣可以浇烛，其利博矣。

诸壶

壶瓠

〔气味〕甘，平，滑，无毒。〔恭曰〕甘，冷。多食令人吐利。〔扁鹊曰〕患脚气虚胀冷气者食之，永不除也。

〔主治〕消渴恶疮，鼻口中肉烂痛（思邈）。利水道（弘景）。消热，服丹石人宜之（孟诜）。除烦，治心热，利小肠，润心肺，治石淋（大明）。

〔发明〕〔时珍曰〕按《名医录》云：浙人食匏瓜，多吐泻，谓之发暴。盖此物以暑月壅成故也。惟与香薷同食则可免。

〔附方〕新一。

腹胀黄肿用亚腰壶卢连子烧存性，每服一个，食前温酒下。不饮酒者，白汤下。十余日见效（《简便方》）。

叶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为茹耐饥（思邈）。

蔓、须、花

〔主治〕解毒（时珍）。

〔附方〕新一。

预解胎毒七八月，或三伏日，或中秋日，剪壶卢须如环子脚者，阴干，于除夜煎汤浴小儿，则可免出痘（唐瑶《经验方》）。

子

〔主治〕齿龈或肿或露，齿摇疼痛，用八两同牛膝四两，每服五钱，煎水含漱，日三四

次（《御药院方》）。

苦瓠《本经·下品》

【释名】苦匏（《国语》）、苦壶卢（〖《纲目》〗）。

【集解】〔《别录》曰〕苦瓠生晋地。〔弘景曰〕今瓠忽有苦者，如胆不可食，非别生一种也。又有瓠瓢，亦是瓠类。〔恭曰〕《本经》所论，都是苦瓠瓢尔。陶谓瓠中苦者，大误矣。瓠中时有苦者，不入药用，无所主疗，亦不堪啖。瓠与瓠瓢，原种各别，非甘者变为苦也。〔保昇曰〕瓠即匏也。有甘、苦二种：甘者大，苦者小。〔机曰〕瓠壶有原种是甘，忽变为苦者。俗谓以鸡粪壅之，或牛马踏践则变为苦。陶说亦有所见，未可尽非也。〔时珍曰〕《诗》云：匏有苦叶。《国语》云：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皆指苦壶而言，即苦瓠也。瓠、壶同音，陶氏以瓠作护音释之，所以不稳也。应劭《风俗通》云：烧穰可以杀瓠。或云畜瓠之家不烧穰，种瓜之家不焚漆。物性相畏也。苏恭言服苦瓠过分，吐利不止者，以黍穰灰汁解之，盖取乎此。凡用苦瓠，须细理莹净无黶翳者乃佳，不尔有毒。

瓢及子

〔气味〕苦，寒，有毒。

〔主治〕大水，面目四肢浮肿，下水，令人吐（《本经》）。利石淋，吐呀嗽囊结，疰蛊痰饮。又煮汁渍阴，疗小便不通（苏恭）。煎汁滴鼻中，出黄水，去伤冷鼻塞，黄疸（藏器）。吐蛔虫（大明）。治痈疽恶疮，疥癣龋齿有虫□者。

又可制汞（时珍）。

〔附方〕旧八，新十七。

急黄病苦瓠一枚，开孔，以水煮之，搅取汁，滴入鼻中。去黄水（陈藏器）。

黄疸肿满苦壶卢瓢如大枣许，以童子小便二合，浸之一时，取两酸枣大，纳两鼻中，深吸气，待黄水出，良。〇又方：用瓠瓢熬黄为末。每服半钱，日一服，十日愈。然有吐者当详之（《伤寒类要》）。

大水胀满头面洪大。《外台》：用莹净好苦瓠白瓢，捻如豆粒，以面裹煮一沸，空心服七枚。至午当出水一斗。二日水自出不止，大瘦乃瘥。二年内忌咸物。〇《圣惠》：用苦壶卢瓢一两，微炒为末，每日粥饮服一钱。

通身水肿苦瓠膜炒二两，苦葶苈五分，捣合丸小豆大。每服五丸，日三，水下止。〇又，用苦瓠膜五分，大枣七枚。捣丸。一服三丸，如人行十里许，又服三丸，水出更服一丸，即止（并《千金方》）。

石水腹肿四肢皆瘦削。用苦瓠膜炒一两，杏仁半两炒去皮、尖，为末，糊丸小豆大。每饮下十丸，日三，水下止（《圣济总录》）。

水蛊洪肿苦瓠瓢一枚，水二升，煮至一升，煎至可丸，如小豆大。每米饮下十丸。待小便利，作小豆羹食。勿饮水。

小便不通胀急者。用苦瓠子三十枚炒，蝼蛄三个，焙为末。每冷水服一钱（并《圣济总录》）。

小儿闪癖取苦瓠未破者，煮令热，解开熨之（陈藏器《本

草》）。

风痰头痛苦瓠膜取汁，以苇管灌入鼻中，其气上冲脑门，须臾恶涎流下，其病立愈除根，勿以昏运为疑。干者浸汁亦效，其子为末吹入亦效。年久头风皆愈（《普济方》）。

鼻窒气塞苦壶卢子为末，醇酒浸之，夏一日，冬七日。日日少少点之（《圣惠方》）。

眼目昏暗七月七日，取苦瓠白瓤绞汁一合，以酢二升，古钱七文，同以微火煎减半。每日取沫纳眦中，神效（《千金》）。

弩肉血翳秋间取小柄壶卢，或小药壶卢，阴干，于紧小处锯断，内挖一小孔如眼孔大。遇有此病，将眼皮上下用手挣开，将壶卢孔合定。初虽甚痛苦，然瘀肉、血翳皆渐下，不伤睛也（刘松石《经验方》）。

齿□口臭苦瓠子为末，蜜丸半枣大。每旦漱口了，含一丸，仍涂齿龈上，涎出吐去，妙（《圣惠方》）。

风虫牙痛壶卢子半升。水五升，煎三升，含漱之。茎叶亦可。不过三度（《圣惠方》）。

恶疮癣癞十年不瘥者。苦瓠一枚，煮汁搽之，日三度（《肘后方》）。

九瘘有孔苦瓠四枚，大如盏者，各穿一孔如指大，汤煮十数沸，取一竹筒长一尺，一头插瓠孔中，一头注疮孔上，冷则易之，用遍乃止（《千金方》）。

痔疮肿痛苦壶卢、苦荬菜煎汤，先熏后洗，乃贴熊胆、密陀僧、胆矾、片脑末，良（《摘玄方》）。

下部悬痈择人神不在日，空心用井华水调百药煎末一碗服

之。微利后，却用秋壶卢（一名苦不老，生在架上而苦者）切片置疮上，灸二七壮。萧端式病此连年，一灸遂愈（《永类钤方》）。

卒中蛊毒或吐血，或下血，皆如烂肝者。苦瓠一枚，水二升，煮一升服，立吐即愈。又方，用苦酒一升煮令消，服之取吐，神验（《肘后方》）。

死胎不下苦壶卢烧存性，研末。每服一钱，空心热酒下（《海上名方》）。

聤耳出脓干瓠子一分，黄连半钱，为末。以绵先缴净，吹入半字，日二次（《圣惠方》）。

鼻中瘜肉苦壶卢子、苦丁香等分，入麝香少许，为末。纸捻点之（《圣惠方》）。

花

〔主治〕一切瘘疮，霜后收曝，研末傅之（时珍）。

蔓

〔主治〕麻疮，煎汤浴之即愈（时珍。〇出仇远《稗史》）。

〔附方〕新一。

小儿白秃瓠藤同裹盐，荷叶煎浓汁洗，三五次愈（《总录》）。

败瓢《纲目》

【集解】〔时珍曰〕瓢乃匏壶破开为之者，近世方药亦时用之，当以苦瓠者为佳，年久者尤妙。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消胀杀虫，治痔漏下血，崩中带下赤白（时珍）。

【附方】新六。

中满鼓胀用三五年陈壶卢瓢一个，以糯米一斗作酒，待熟，以瓢于炭火上炙热，入酒浸之，如此三五次，将瓢烧存性，研末。每服三钱，酒下，神效（余居士《选奇方》）。

大便下血败瓢（烧存性）、黄连等分研末。每空心温酒服二钱（《简便方》）。

赤白崩中旧壶卢瓢（炒存性）、莲房（煅存性）等分研末。每服二钱，热水调服。三服，有汗为度，即止。甚者五服止，最妙。忌房事、发物、生冷（《海上方》）。

脑漏流脓破瓢、白鸡冠花、白螺蛳壳各烧存性等分，血竭、麝香各五分，为末。以好酒洒湿熟艾，连药揉成饼，贴在顶门上，以熨斗熨之，以愈为度（《孙氏集效方》）。

腋下瘤瘿用长柄茶壶卢烧存性，研末搽之，以消为度。一府校老妪右腋生一瘤，渐长至尺许，其状如长瓠子，久而溃烂。一方士教以此法，用之遂出水，消尽而愈（《濒湖集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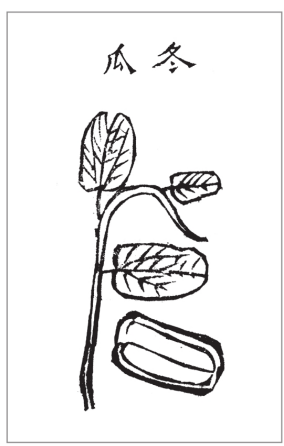
汤火伤灼旧壶卢瓢，烧灰傅之（同上）。

冬瓜《本经·上品》

〔校正〕今并入白瓜子。

【释名】白瓜（《本经》）、水芝（同上）、地芝（《广雅》）。〔志曰〕冬瓜经霜后，皮上白如粉涂，其子亦白，故名白冬瓜，而子云白瓜子也。〔时珍曰〕冬瓜，以其冬熟也。又贾思勰云：冬瓜正、二、三月种之。若十月种者，结瓜肥好，乃胜春种。则冬瓜之名或又以此也。《别录》白冬瓜原附于《本经》瓜子之下。宋《开宝本草》加作白瓜子，复分白冬瓜为《别录》一种。遂致诸注辩说纷纷，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白瓜子生嵩高平泽，冬瓜仁也。八月采之。〔颂曰〕今处处园圃莳之。其实生苗蔓下，大者如斗而更长，皮厚而有毛，初生正青绿，经霜则白粉。人家多藏蓄弥年，作菜果。入药须霜后取，置之经年，破出核洗，燥乃擂取仁用之。亦堪单作服饵。〔时珍曰〕冬瓜三月生苗引蔓，大叶团而有尖，茎叶皆有刺毛。六七月开黄花，结实大者径尺余，长三四尺，嫩时绿色有毛，老则苍色有粉，其皮坚厚，其肉肥白。其瓤谓之瓜练，白虚如絮，可以浣练衣服。其子谓之瓜犀，在瓤中成列。霜后取之，其肉可煮为茹，可蜜为果。其子仁亦可食。盖兼蔬、果之用。凡收瓜忌酒、漆、麝香及糯米，触之必烂。



冬瓜

白冬瓜

〔气味〕甘，微寒，无毒。〔弘景曰〕冷利。

〔主治〕小腹水胀，利小便，止渴（《别录》）。捣汁服，止消渴烦闷，解毒（弘景）。益气耐老，除心胸满，去头面热（孟诜）。消热毒痈肿。切片摩痱子，甚良（大明）。利大小肠，压丹石毒（苏颂）。

〔发明〕〔诜曰〕热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煮食练五脏，为其下气故也。欲得体瘦轻健者，则可长食之；若要肥，则勿食也。〔宗奭曰〕凡患发背及一切痈疽者，削一大块置疮上，热则易之，分散热毒气甚良。〔震亨曰〕冬瓜性走而急。寇氏谓其分散热毒气，盖亦取其走而性急也。久病者、阴虚者忌之。孙真人言：九月勿食，令人反胃。须被霜食之乃佳。〔诜曰〕取瓜一颗和桐叶与猪食之，一冬更不要与诸物食，自然不饥，长三四倍也。

〔附方〕旧八，新六。

积热消渴白瓜去皮，每食后吃三二两，五七度，良（孟诜《食疗》）。

消渴不止冬瓜一枚削皮，埋湿地中，一月取出，破开取清水日饮之。或烧熟绞汁饮之（《圣济总录》）。

消渴骨蒸大冬瓜一枚去瓤，入黄连末填满，安瓮内，待瓜消尽，同研，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煎冬瓜汤下（《经验》）。

产后痢渴久病津液枯竭，四肢浮肿，口舌干燥。用冬瓜一枚，黄土泥厚五寸，煨熟绞汁饮。亦治伤寒痢渴（《古今录验》）。

小儿渴利冬瓜汁饮之（《千金》）。

小儿魃病寒热如疟。用冬瓜、萹蓄各四两，水二升，煎汤浴之（《千金方》）。

婴孩寒热冬瓜炮熟，绞汁饮（《子母秘录》）。

水病危急冬瓜不拘多少，任意吃之，神效无比（《兵部手集》）。

十种水气浮肿喘满。用大冬瓜一枚，切盖去瓤，以赤小豆填满，盖合签定，以纸筋泥固济，日干，用糯糠两大箩，入瓜在内，煨至火尽，取出切片，同豆焙干为末，水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煎冬瓜子汤下，日三服，小便利为度（《杨氏家藏方》）。

发背欲死冬瓜截去头，合疮上。瓜烂，截去更合之。瓜未尽，疮已小敛矣。乃用膏贴之（《肘后方》）。

痔疮肿痛冬瓜煎汤洗之（《袖珍方》）。

马汗入疮干冬瓜烧研，洗净傅之。

食鱼中毒冬瓜汁饮之，良（《小品方》）。

面黑令白冬瓜一个，竹刀去皮切片，酒一升半，水一升，煮烂滤去滓，熬成膏，瓶收。每夜涂之（《圣济总录》）。

瓜练瓤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绞汁服，止烦躁热渴，利小肠，治五淋，压丹石毒（甄权）。洗面澡身，去□黯，

令人悦泽白皙（时珍）。

〔附方〕新二。

消渴烦乱冬瓜瓤干者一两，水煎饮（《圣惠方》）。

水肿烦渴小便少者。冬瓜白瓤，水煎汁，淡饮之（《普济方》）。

白瓜子〔《别录》曰〕冬瓜仁也。八月采之。

〔正误〕〔恭曰〕此甘瓜也。甘字似白字，后人误写耳。当改从甘字。〔志曰〕《本草》注：白瓜子，冬瓜仁也。苏氏所言，殊为孟浪。且甘瓜即甜瓜，亦有青、白二种。其子色黄，主疗与冬瓜全异。但冬瓜经霜有白衣，其子亦白，白瓜之号因斯而得。况诸方惟用冬瓜子，不见用甘瓜子者。苏说不可凭也。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寒。久服寒中。

〔主治〕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不饥。久服轻身耐老（《本经》）。除烦满不乐。可作面脂（《别录》）。去皮肤风及黑□，润肌肤（大明）。治肠痈（时珍）。

〔发明〕〔颂曰〕冬瓜仁，亦堪单作服饵。又研末作汤饮，及作面脂药，并令人颜色光泽。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七月，采瓜犀以为面脂。即瓜瓣也。亦堪作澡豆。〔宗奭曰〕服食方亦稀用之。

〔附方〕旧二，新五。

服食法取冬瓜仁七升，以绢袋盛，投三沸汤中，须臾取曝

干，如此三度，又与清苦酒渍之一宿，曝干为末，日服方寸匕。令人肥悦明目，延年不老。又法：取子三五升，去皮为丸，空心日服三十丸。令人白净如玉（孟诜《食疗》）。

补肝明目治男子五劳七伤，明目。用冬瓜仁，方同上（《外台秘要》）。

悦泽面容白瓜仁五两，桃花四两，白杨皮二两，为末。食后饮服方寸匕，日三服。欲白加瓜仁，欲红加桃花。三十日面白，五十日手足俱白。一方有橘皮，无杨皮（《肘后方》）。

多年损伤不瘥者。瓜子末，温酒服之（孙真人方）。

消渴不止小便多。用干冬瓜子、麦门冬、黄连各二两，水煎饮之。冬瓜苗叶俱治消渴，不拘新干（《摘玄方》）。

男子白浊陈冬瓜仁炒为末，每空心米饮服五钱（《救急易方》）。

女子白带方同上。

瓜皮

〔主治〕可作丸服，亦入面脂（苏颂）。主驴马汗入疮肿痛，阴干为末涂之。又主折伤损痛（时珍）。

〔附方〕新二。

跌扑伤损用干冬瓜皮一两，真牛皮胶一两，剉入锅内炒存性，研末。每服五钱，好酒热服。仍饮酒一瓯，厚盖取微汗，其痛即止，一宿如初，极效（《摘玄方》）。

损伤腰痛冬瓜皮烧研，酒服一钱（《生生编》）。

叶

〔主治〕治肿毒，杀蜂，疗蜂叮（大明）。主消渴，疟疾寒热。又焙研，傅多年恶疮（时珍）。

〔附方〕新一。

积热泻痢冬瓜叶嫩心，拖面煎饼食之（《海上名方》）。

藤

〔主治〕烧灰，可出绣黥。煎汤，洗黑□并疮疥（大明）。捣汁服，解木耳毒。煎水，洗脱肛。烧灰，可淬铜、铁，伏砒石（时珍）。

南瓜《纲目》

【集解】〔时珍曰〕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三月下种，宜沙沃地。四月生苗，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余丈，节节有根，近地即着。其茎中空。其叶状如蜀葵而大如荷叶。八九月开黄花，如西瓜花。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瓤瀹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蜜煎。按：王祯《农书》云：浙中一种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疑此即南瓜也。

南瓜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

【主治】补中益气（时珍）。

越瓜宋《开宝》

【释名】稍瓜（《食物》）、**菜瓜**（〖《正要》〗）。〔时珍曰〕越瓜以地名也，俗名稍瓜，南人呼为菜瓜。

【集解】〔藏器曰〕越瓜生越中。大者色正白。越人当果食之，亦可糟藏。〔时珍曰〕越瓜南北皆有。二三月下种生苗，就地引蔓，青叶黄花，并如冬瓜花叶而小。夏秋之间结瓜，有青、白二色，大如瓠子。一种长者至二尺许，俗呼羊角瓜。其子状如胡瓜子，大如麦粒。其瓜生食，可充果、蔬，酱、豉、糖、醋藏浸皆宜，亦可作菹。

【气味】甘，寒，无毒。〔诜曰〕生食多冷中动气，令人心痛，脐下癥结，发诸疮。又令人虚弱不能行，不益小儿。

天行病后不可食。又不得与牛乳酪及鲊同食。〔时珍曰〕按萧了真云：菜瓜能暗人耳目。观驴马食之即眼烂，可知矣。

越瓜

【主治】利肠胃，止烦渴（《开宝》）。利小便，去烦热，解酒毒，宣泄热气。烧灰，傅口吻疮及阴茎热疮（藏器）。和饭作鲊，久食益肠胃（《心镜》）。

胡瓜宋《嘉祐》

【释名】黄瓜（〖《拾遗》〗）。〔藏器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至今因之。〔时珍曰〕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与陈氏之说微异。今俗以《月令》王瓜生即此，误矣。王瓜，土瓜也。见《草部》。

【集解】〔时珍曰〕胡瓜处处有之。正二月下种，三月生苗引蔓。叶如冬瓜叶，亦有毛。四五月开黄花，结瓜围二三寸，长者至

尺许，青色，皮上有□□如疣子，至老则黄赤色。其子与菜瓜子同。一种五月种者，霜时结瓜，白色而短，并生熟可食，兼蔬蔬之用，糟酱不及菜瓜也。

胡瓜

【气味】甘，寒，有小毒。〔诜曰〕不可多食，动寒热，多疟病，积瘀热，发疰气，令人虚热上逆少气，损阴血，发疮疥脚气，虚肿百病。天行病后，不可食之。小儿切忌，滑中生疳虫。不可多用醋。

【主治】清热解渴，利水道（甯源）。

【附方】旧二，新五。

小儿热痢嫩黄瓜同蜜食十余枚，良（《海上名方》）。

水病肚胀四肢浮肿。用胡瓜一个破开，连子以醋煮一半、水煮一半至烂，空心俱食之，须臾下水也（《千金髓》）。

小儿出汗香瓜丸：用黄连、胡黄连、黄檗、川大黄（煨熟）、鳖甲（醋炙）、柴胡、卢会、青皮等分为末。用大黄瓜黄色者一个，割下头，填药至满，盖定签住，慢火煨熟，同捣烂，入面糊丸

绿豆大。每服二三丸，大者五七丸至十丸，食后新水下（钱乙《小儿方》）。

咽喉肿痛老黄瓜一枚去子，入硝填满，阴干为末。每以少许吹之（《医林集要》）。

杖疮焮肿六月六日，取黄瓜入瓷瓶中，水浸之。每以水扫于疮上，立效（《医林集要》）。

火眼赤痛五月取老黄瓜一条，上开小孔，去瓤，入芒硝令满，悬阴处，待硝透出刮下，留点眼甚效（《寿域神方》）。

汤火伤灼五月五日，掐黄瓜入瓶内封，挂檐下，取水刷之，良（《医方摘要》）。

叶

〔气味〕苦，平，有小毒。

〔主治〕小儿闪癖，一岁用一叶，生挼搅汁服，得吐、下，良（藏器）。

根

〔主治〕捣傅狐刺毒肿（大明）。

丝瓜《纲目》

【释名】天丝瓜（《本事》）、天罗（《事类合璧》）、布瓜（同上）、蛮瓜（《本事》）、鱼鲻（〖《经验良方》〗）。〔时珍曰〕此瓜老则筋丝罗织，故有丝罗之名。昔人谓之鱼鲻，或云虞刺。始自南方来，故曰蛮瓜。

【集解】〔时珍曰〕丝瓜，唐宋以前无闻，今南北皆有之，以为常蔬。二月下种，生苗引蔓，延树竹，或作棚架。其叶大于蜀葵而多丫尖，有细毛刺，取汁可染绿。其茎有棱。六七月开黄花，五出，微似胡瓜花，蕊瓣俱黄。其瓜大寸许，长一二尺，甚则三四尺，深绿色，有皱点，瓜头如鳖首。嫩时去皮，可烹可曝，点茶充蔬。老则大如杵，筋络缠纽如织成，经霜乃枯，惟可藉靴履，涤釜器，故村人呼为洗锅罗瓜。内有隔，子在隔中，状如栝楼子，黑色而扁。其花苞及嫩叶、卷须，皆可食也。

丝瓜

瓜

〔气味〕甘，平，无毒。入药用老者。

〔主治〕痘疮不快，枯者烧存性，入朱砂研末，蜜水调服，甚妙（震亨）。煮食，除热利肠。老者烧存性服，去风化痰，凉血解毒，杀虫，通经络，行血脉，下乳汁，治大小便下

血，痔漏崩中，黄积，疝痛卵肿，血气作痛，痈疽疮肿，齿□，痘疹胎毒（时珍）。暖胃补阳，固气和胎（《生生编》）。

〔发明〕〔颖曰〕丝瓜本草诸书无考，惟痘疮及脚痈方中烧灰用之，亦取其性冷解毒耳。〔时珍曰〕丝瓜老者，筋络贯串，房隔联属，故能通人脉络脏腑，而去风解毒，消肿化痰，祛痛杀虫，及治诸血病也。

〔附方〕新二十八。

痘疮不快初出或未出，多者令少，少者令稀。老丝瓜（近蒂三寸）连皮烧存性，研末，砂糖水服（《直指》）。

痈疽不敛疮口太深。用丝瓜捣汁频抹之（《直指方》）。

风热腮肿丝瓜烧存性，研末，水调搽之（严月轩方）。

肺热面疮苦丝瓜、牙皂荚并烧灰，等分，油调搽（《摘玄方》）。

玉茎疮溃丝瓜连子捣汁，和五倍子末，频搽之（丹溪方）。

坐板疮疥丝瓜皮焙干为末，烧酒调搽之（《摄生众妙方》）。

天泡湿疮丝瓜汁调辰粉，频搽之。

手足冻疮老丝瓜烧存性，和腊猪脂涂之（《海上方》）。

肛门酒痔丝瓜烧存性，研末，酒服二钱（严月轩方）。

痔漏脱肛丝瓜（烧灰）、多年石灰、雄黄各五钱为末，以猪胆、鸡子清及香油和调，贴之，收上乃止（《孙氏集效方》）。

肠风下血霜后干丝瓜烧存性，为末，空心酒服二钱。一名蛮瓜，一名天罗，一名天丝瓜是矣（许叔微《本事方》）。

下血危笃不可救者。丝瓜（即天罗）一个烧存性，槐花减半，为末。每空心米饮服二钱（《普济方》）。

酒痢便血腹痛，或如鱼脑五色者。干丝瓜一枚，连皮烧研，空心酒服二钱。一方煨食之。俗名鱼鰦是也（《经验良方》）。

血崩不止老丝瓜（烧灰）、棕榈（烧灰）等分，盐酒或盐汤服（《奇效良方》）。

经脉不通干丝瓜一个为末，用白鸽血调成饼，日干研末。每服二钱，空心酒下。先服四物汤三服（《海上名方》）。

乳汁不通丝瓜连子烧存性研。酒服一二钱，被覆取汗即通（《简便单方》）。

干血气痛妇人血气不行，上冲心膈，变为干血气者。用丝瓜一枚烧存性，空心温酒服（《寿域神方》）。

小肠气痛绕脐冲心。连蒂老丝瓜烧存性，研末。每服三钱，热酒调下。甚者不过二三服即消。

卵肿偏坠丝瓜架上初结者，留下，待瓜结尽叶落取下，烧存性为末，炼蜜调成膏，每晚好酒服一匙。如在左左睡，在右右睡（刘松石《保寿堂方》）。

腰痛不止天罗（布瓜）子仁炒焦，擂酒热服，以渣炒热傅之（熊氏《补遗》）。

喉闭肿痛天罗瓜研汁灌之（《普济》）。

卒然中风防风、荆芥一两，升麻半两，姜三片，水一盏，煎半盏，以丝瓜子研，取浆半盏，和匀灌之。如手足麻痒，以羌活煎汤洗之（唐瑶《经验方》）。

化痰止嗽天罗（即丝瓜），烧存性为末。枣肉和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温酒化下（《摄生众妙方》）。

风虫牙痛经霜干丝瓜烧存性为末，擦之（《直指方》）。

风气牙痛百药不效者用此，大能去风，惟蛀牙不效。天罗（即生丝瓜）一个，擦盐火烧存性，研末频擦，涎尽即愈。腮肿，以水调贴之。马敏叔云：此乃严月轩家传屡效之方，一试即便可睡也。

食积黄疸丝瓜连子烧存性，为末。每服二钱，因面得病面汤下，因酒得病温酒下，连进数服愈（《卫生易简方》）。

小儿浮肿天罗、灯草、葱白等分，煎浓汁服，并洗之（《普济方》）。

水蛊腹胀老丝瓜去皮一枚剪碎，巴豆十四粒同炒，豆黄去豆，以瓜同陈仓米再炒熟，去瓜，研米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白汤下。盖米收胃气，巴豆逐水，丝瓜象人脉络，借其气以引之也。此乃元时杭州名医宋会之之方（鲜于枢《钩玄》）。

叶

〔主治〕癣疮，频挼掺之。疗痈疽丁肿卵癞（时珍）。

〔附方〕新六。

虫癣清晨采露水丝瓜叶七片，逐片擦七下，如神。忌鸡、鱼、发物（《摄生众妙方》）。

阴子偏坠丝瓜叶烧存性三钱，鸡子壳烧灰二钱，温酒调服（余居士《选奇方》）。

头疮生蛆头皮内时有蛆出。以刀切破，挤丝瓜叶汁搽之。蛆出尽，绝根（《小山怪证方》）。

汤火伤灼丝瓜叶焙研，入辰粉一钱，蜜调搽之。生者捣傅。一日即好也（《海上名方》）。

鱼脐丁疮丝瓜叶（即虞刺叶也）、连须葱白、韭菜等分，同入石钵内，研烂取汁，以热酒和服。以渣贴腋下，病在左手贴左腋，右手贴右腋；病在左脚贴左胯，右脚贴右胯；在中贴心、脐。用帛缚住，候肉下红线处皆白则散矣。如有潮热，亦用此法。却令人抱住，恐其颤倒则难救矣（危氏《得效方》）。

刀疮神药古石灰、新石灰、丝瓜根叶（初种放两叶者）、韭菜根各等分，捣一千下作饼，阴干为末，擦之。止血定痛生肌，如神效。侍御苏海峰所传（董炳《集验方》）。

藤根

〔气味〕同叶。

〔主治〕齿□脑漏，杀虫解毒（时珍）。

〔附方〕新七。

预解痘毒五六月取丝瓜蔓上卷须阴干，至正月初一日子时，用二两半煎汤（父母只令一人知），温浴小儿身面上下，以去胎毒，永不出痘，纵出亦少也（《体仁汇编》）。

诸疮久溃丝瓜老根熬水扫之，大凉即愈（《应验方》）。

喉风肿痛丝瓜根，以瓦瓶盛水浸，饮之（《海上名方》）。

脑崩流汁鼻中时时流臭黄水，脑痛，名控脑砂，有虫食脑中也。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烧存性。每服一钱，温酒下，以愈为度（《医学正传》）。

牙宣露痛《海上妙方》：用丝瓜藤阴干，临时火煅存性，研搽即止，最妙。〇《德生堂方》：用丝瓜藤一握，川椒一撮，灯心一小把，水煎浓汁，漱吐，其痛立住如神也。

咽喉骨鲠七月七日，取丝瓜根阴干，烧存性。每服二钱，以原鲠物煮汤服之（笔峰《杂兴》）。

腰痛不止丝瓜根烧存性，为末。每温酒服二钱，神效甚捷（邓笔峰《杂兴》）。

【附录】天罗勒（《拾遗》）〔藏器曰〕生江南平地。主溪毒，挼碎傅之。〔时珍曰〕陈氏注此不详。又江南呼丝瓜为天罗，疑即此物，然无的据，姑附之。

苦瓜《救荒》

【释名】锦荔枝（《救荒》）、**癞葡萄**（〖《救荒》〗）。〔时珍曰〕苦以味名。瓜及荔枝、葡萄，皆以实及茎、叶相似得名。

【集解】〔周定王曰〕锦荔枝即癞葡萄，蔓延草木。茎长七八尺，茎有毛涩。叶似野葡萄，而花又开黄花。实大如鸡子，有皱纹，似荔枝。〔时珍曰〕苦瓜原出南番，今闽、广皆种之。五月下子，生苗引蔓，茎叶卷须，并如葡萄而小。七八月开小黄花，五瓣如

碗形。结瓜长者四五寸，短者二三寸，青色，皮上痱□如癞及荔枝壳状，熟则黄色自裂，内有红瓤裹子。瓤味甘可食。其子形扁如瓜子，亦有痱□。南人以青皮煮肉及盐酱充蔬，苦涩有青气。按费信《星槎胜览》云：苏门答剌国一等瓜，皮若荔枝，未剖时甚臭如烂蒜，剖开如囊，味如酥，香甜可口。疑此即苦瓜也。

苦瓜

瓜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时珍。○《生生编》）。

子

〔气味〕苦、甘，无毒。

〔主治〕益气壮阳（时珍）。

菜之四水菜类六种

紫菜《食疗》

【释名】紫□（音软。〖《江赋》〗）。

【集解】〔诜曰〕紫菜生南海中，附石。正青色，取而干之则紫色。〔时珍曰〕闽、越海边悉有之。大叶而薄。彼人挼成饼状，晒干货之，其色正紫，亦石衣之属也。

【气味】甘，寒，无毒。〔藏器曰〕多食令人腹痛发气，吐白沫。饮热醋少许，即消。

【主治】热气烦塞咽喉，煮汁饮之（孟诜）。病瘿瘤脚气者，宜食之（时珍）。

【发明】〔震亨曰〕凡瘿结积块之疾，宜常食紫菜，乃咸能软坚之义。

石莼《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石莼生南海，附石而生。似紫菜，色青。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下水，利小便（藏器）。主风秘不通，五膈气，并脐下结气，煮汁饮之。胡人用治疳疾（李珣）。

紫菜

石蕓

石花菜《食鉴》

【释名】琼枝（〖《纲目》〗）。〔时珍曰〕并以形名也。

【集解】〔时珍曰〕石花菜生南海沙石间。高二三寸，状如珊瑚，有红、白二色，枝上有细齿。以沸汤泡去砂屑，沃以姜、醋，

食之甚脆。其根埋沙中，可再生枝也。一种稍粗而似鸡爪者，谓之鸡脚菜，味更佳。二物久浸皆化成胶冻也。郭璞《海赋》所谓水物则玉珧海月，土肉石华，即此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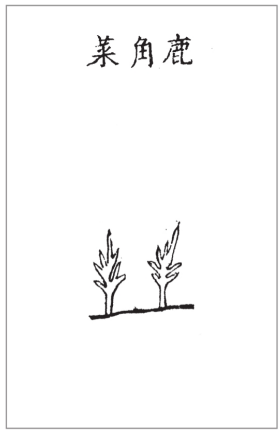
【气味】甘、咸，大寒，滑，无毒。

【主治】去上焦浮热，发下部虚寒（甯源）。

鹿角菜《食性》

【释名】猴葵（〖《南越志》〗）。〔时珍曰〕按沈怀远《南越志》云：猴葵一名鹿角。盖鹿角以形名，猴葵因其性滑也。

石花菜



鹿角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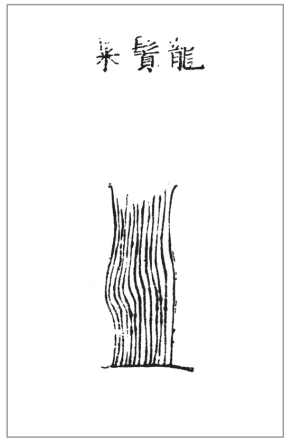
【集解】〔士良曰〕鹿角菜生海州、登、莱、沂、密诸处海中。〔时珍曰〕鹿角菜生东南海中石崖间。长三四寸，大如铁线，分丫如鹿角状，紫黄色。土人采曝，货为海错。以水洗醋拌，则胀起如新，味极滑美。若久浸则化如胶状，女人用以梳发，粘而不乱。

【气味】甘，大寒，滑，无毒。〔诜曰〕微毒。丈夫不可久食，发痼疾，损腰肾、经络、血气，令人脚冷痹，少颜色。

【主治】下热风气，疗小儿骨蒸热劳。服丹石人食之，能下石力（士良）。解面热（大明）。

龙须菜《纲目》

【集解】〔时珍曰〕龙须菜生东南海边石上。丛生无枝，叶状如柳，根须长者尺余，白色。以醋浸食之，和肉蒸食亦佳。《博物志》一种石发似指此物，与石衣之石发同名也。



龙须菜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瘿结热气，利小便（时珍）。

睡菜《纲目》

【释名】瞑菜（瞑音眠）、绰菜（〖并《南方草木状》〗）、醉草（〖《记事珠》〗）、懒妇蒇（《记事珠》）。

【集解】〔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绰菜夏生池沼间。叶类慈菇，根如藕条。南海人食之，令人思睡，呼为瞑菜。段公路《北户录》云：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土人采根为盐菹，食之好睡。郭宪《洞冥记》有却睡草，食之令人不睡，与此相反也。珍按：苦菜、龙葵皆能使人不睡。却睡之草，其此类乎？

【气味】甘、微苦，寒，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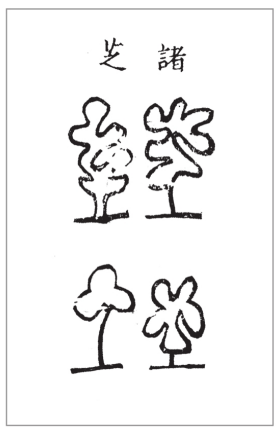
【主治】心膈邪热不得眠（时珍）。

菜之五芝栭类一十五种

芝《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本经》青、赤、黄、白、黑、紫六芝。

【释名】芝（音囚。〖《尔雅》〗）。〔时珍曰〕芝本作“之”，篆文象草生地上之形。后人借“之”字为语辞，遂加草以别之也。《尔雅》云：芝，芝也。注云：一岁三华瑞草。或曰生于刚处曰菌，生于柔处曰芝。昔四皓采芝，群仙服食，则芝亦菌属可食者，故移入《菜部》。



芝

【集解】〔《别录》曰〕青芝生泰山，赤芝生霍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华山，黑芝生常山，紫芝生高夏山谷。六芝皆六月、八月采。〔弘景曰〕南岳本是衡山，汉武帝始以小霍山代之，此赤芝当生衡山也。郡县无高夏名，恐是山名也。此六芝皆仙草之类，俗所稀见，族类甚多，形色瑰异，并载《芝草图》中。今俗所用紫芝，乃是朽木株上所生，状如木檽，名为紫芝，止疗痔，不宜合诸补丸药也。凡得芝草，便正尔食之，无余节度，故皆不云服法也。〔恭曰〕《五

芝经》云：皆以五色生于五岳。诸方所献，白芝未必华山，黑芝又非常岳。且多黄、白，稀有黑、青者。然紫芝最多，非五芝类。但芝自难得，纵获一二，岂得终久服耶？〔禹锡曰〕王充《论衡》云：芝生于土。土气和，故芝草生。《瑞命记》云：王者仁慈，则芝草生。是也。〔时珍曰〕芝类甚多，亦有花实者。《本草》惟以六芝标名，然其种属不可不识。《神农经》云：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为圣王休祥。《瑞应图》云：芝草常以六月生，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葛洪《抱朴子》云：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凡数百种也。石芝石象，生于海隅石山岛屿之涯。肉芝状如肉，附于大石，头尾具有，乃生物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大者十余斤，小者三四斤。凡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乃山开出神药之月。必以天辅时，出三奇吉门，到山须六阴之日，明堂之时。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包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着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把入山，山神喜，必得见芝。须禹步往采。以王相专和、支干相生之日，刻以骨刀，阴干为末服，乃有功效。若人不至精久斋，行秽德薄，又不晓入山之术，虽得其图，鬼神不以与，人终不可得见也。曰菌芝，生深山之中，大木之下，泉水之侧。其状或如宫室，如龙虎，如车马，如飞鸟，五色无常。凡百二十种，自有图也。曰木威喜芝，乃松脂沦地，千年化为茯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之辟兵，服之神仙。曰飞节芝，三千岁老松上，皮中有脂，状如龙形，服之长生。曰木渠芝，寄生大木上，状如莲花，九茎一丛，味甘而辛。曰黄檗芝，生于千岁黄檗根下，有细根如缕，服之地仙。曰建木芝，生于都广，其皮如缨蛇，其实如鸾鸟。曰参成芝，赤色有光，扣其枝叶，如金石之音。曰樊桃芝，其木如升龙，其花叶如丹萝，其实如翠鸟，并可服食。曰千岁芝，生枯木下，根如坐人，刻之有血，血涂二足，可行水隐形，又可治病。已上皆木芝也。曰独摇芝，无风自动，其茎大如手指，叶似苋，根有大魁如斗，周绕有细子十二枚绕之，相去丈许，生高山深谷，服之神仙。曰牛角芝，生虎寿山及吴陵上，状似葱而特出如牛角，长三四尺，青色。曰龙仙芝，似升龙相负之形。曰紫珠芝，茎黄叶赤，实如李而紫色。曰白符芝，似梅，大雪而花，季冬而实。

曰朱草芝，九曲三叶，叶有实也，其茎如针。曰五德芝，状似楼殿，五色各具，方茎紫气。已上皆草芝也，有百二十种，人得服之神仙。曰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状似鸟兽，色无常彩，多似山水苍玉，亦如鲜明水晶。曰七明九光芝，生于临水石崖之间，状如盘碗，有茎蒂连缀之，此芝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夜见其光，食至七枚，七孔洞彻，一名萤火芝。曰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石上，终难得。曰石桂芝，生石穴中，似桂树，乃石也，光明味辛。曰石脑芝、石中黄，皆石芝类也。千岁燕、千岁蝙蝠、千岁龟、万岁蟾蜍、山中见小人，皆肉芝类也，凡百二十种。又按《采芝图》云：凤凰芝，生名山金玉间，服食一年，与凤凰俱也。曰燕胎芝，形如葵，紫色，有燕象。曰黑云芝，生山谷之阴，黑盖赤理黑茎，味咸苦。又有五色龙芝、五方芝、天芝、地芝、人芝、山芝、土芝、石芝、金芝、水芝、火芝、雷芝、甘露芝、青云芝、云气芝、白虎芝、车马芝、太一芝等，名状不一。张华《博物志》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上芝为车马，中芝人形，下芝六畜形。又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屋柱无故生芝者，白主丧，赤主血，黑主贼，黄主喜；形如人面者亡财，如牛马者远役，如龟蛇者蚕耗。时珍尝疑：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近读成式之言，始知先得我所欲言，其揆一也。又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嘉靖中王金尝生以献世宗。此昔人所未言者，不可不知。

青芝一名龙芝《本经》

〔气味〕酸，平，无毒。〔时珍曰〕五色之芝，配以五行之味，盖亦据理而已，未必其味便随五色也。即如五畜以羊属火，五果以杏配心，皆云味苦之义。〔之才曰〕青、赤、黄、白、黑、紫六芝，并以薯蓣为之使，得发良，得麻子仁、白瓜子、牡桂甚益人，恶常山，畏扁青、茵陈蒿。

〔主治〕明目，补肝气，安精魂，仁恕。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经》）。不忘强志

（《唐本》）。

赤芝一名丹芝《本经》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经》）。

黄芝一名金芝《本经》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心腹五邪，益脾气，安神，忠信和乐。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经》）。

白芝一名玉芝《本经》、素芝。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咳逆上气，益肺气，通利口鼻，强志意，勇悍，安魄。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经》）。

黑芝一名玄芝《本经》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癃，利水道，益肾气，通九窍，聪察。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本经》）。

紫芝一名木芝《本经》

〔气味〕甘，温，无毒。〔甄权曰〕平。

〔主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气，坚筋骨，好颜色。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本经》）。疗虚劳，治痔（时珍）。

〔附方〕新一。

紫芝丸治虚劳短气，胸胁苦伤，手足逆冷，或时烦躁口干，目视□□，腹内时痛，不思饮食，此药安神保精也。紫芝一两半，山芋（焙）、天雄（炮去皮）、柏子仁（炒）、巴戟天（去心）、白茯苓（去皮）、枳实（去瓤麸炒）各三钱五分，生地黄（焙）、麦门冬（去心焙）、五味子（炒）、半夏（制炒）、附子（炒去皮）、牡丹皮、人参各七钱五分，远志（去心）、蓼实各二钱五分，瓜子仁（炒）、泽泻各五钱，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渐至三十丸，温酒下，日三服（《圣济总录》）。

木耳《本经·中品》

〔校正〕自桑根白皮条分出。

【释名】木檽（而、软二音。〖弘景〗）、木菌（窘、卷二音。〖《纲目》〗）、木□（音纵。〖《纲目》〗）、树鸡（韩文）、木蛾（〖《纲目》〗）。〔时珍曰〕木耳生于朽木之上，无枝叶，乃湿热余气所生。曰耳曰蛾，象形也。曰檽，以软湿者佳也。曰鸡曰□，因味似也。南楚人谓鸡为□。曰菌，犹蜠也，亦象形也。蜠乃贝子之名。或曰：地生为菌，木生为蛾。北人曰蛾，南人曰蕈。

木耳

【集解】〔《别录》曰〕五木耳生犍为山谷。六月多雨时采，即暴干。〔弘景曰〕此云五木耳，而不显言是何木。惟老桑树生桑耳，有青、黄、赤、白者。软湿者人采以作菹，无复药用。〔恭曰〕桑、槐、楮、榆、柳，此为五木耳。软者并堪啖。楮耳人常食，槐耳疗痔。煮浆粥安诸木上，以草覆之，即生蕈尔。〔时珍曰〕木耳各木皆生，其良毒亦必随木性，不可不审。然今货者，亦多杂木，惟桑、柳、楮、榆之耳为多云。

【气味】甘，平，有小毒。〔权曰〕蕈耳，古槐、桑树上者良，柘木者次之。其余树上，多动风气，发痼疾，令人肋下急，损经络背膊，闷人。〔藏器曰〕木耳，恶蛇、虫从下过者，有毒。枫木上生者，令人笑不止。采归色变者有毒，夜视有光者、欲烂不生虫者并有毒，并生捣冬瓜蔓汁解之。〔时珍曰〕按张仲景云：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并不可食。

【主治】益气不饥，轻身强志（《本经》）。**断谷治痔**（时珍）。

【发明】〔颖曰〕一人患痔，诸药不效，用木耳煮羹食之而

愈，极验。〔时珍曰〕按《生生编》云：柳蛾补胃，木耳衰精。言老柳之蛾能补胃理气。木耳乃朽木所生，得一阴之气，故有衰精冷肾之害也。

【附方】新六。

眼流冷泪木耳一两（烧存性），木贼一两，为末。每服二钱，以清米泔煎服（《惠济方》）。

血注脚疮桑耳、楮耳、牛屎菰各五钱，胎发灰（男用女，女用男）三钱，研末，油和涂之，或干涂之（《奇效良方》）。

崩中漏下木耳半斤，炒见烟，为末，每服二钱一分，头发灰三分，共二钱四分，以应二十四气。好酒调服，出汗（《孙氏集效方》）。

新久泄痢干木耳一两（炒），鹿角胶二钱半（炒），为末。每服三钱，温酒调下，日二（《御药院方》）。

血痢下血木耳炒研五钱，酒服即可。亦用井花水服。或以水煮盐、醋食之，以汁送下（《普济方》）。

一切牙痛木耳、荆芥等分，煎汤频漱（《普济方》）。

桑耳

〔释名〕桑檽（《唐本》）、**桑蛾**（《宋本》）、**桑鸡**（《纲目》）、**桑黄**（《药性》）、**桑臣**（《药性》）、**桑上寄生**（〖弘景〗）。〔弘景曰〕断谷方：桑檽又呼为桑上寄生，名同物异也。〔时珍曰〕桑檽以下皆软耳之名，桑黄以下皆硬菰之名，其功性则一也。

〔气味〕甘，平，有毒。〔诜曰〕寒，无毒。〔大

明曰〕温，微毒。〔权曰〕桑、槐耳。甘、辛，平，无毒。

〔主治〕黑者，主女子漏下赤白汁，血病癥瘕积聚，阴痛，阴阳寒热，无子（《本经》）。疗月水不调。其黄熟陈白者，止久泄，益气不饥。其金色者，治癖饮积聚，腹痛金疮（《别录》）。治女子崩中带下，月闭血凝，产后血凝，男子痃癖（甄权）。止血衄，肠风泻血，妇人心腹痛（大明）。利五脏，宣肠胃气，排毒气。压丹石人发热，和葱、豉作羹食（孟诜）。

〔附方〕旧四，新十。

少小鼻衄小劳辄出。桑耳熬焦捣末，每发时，以杏仁大塞鼻中，数度即可断（《肘后方》）。

五痔下血桑耳作羹，空心饱食，三日一作。待孔卒痛如鸟啄状，取大、小豆各一升合捣，作两囊蒸之，及热，更互坐之即瘥（《外台》）。

脱肛泻血不止。用桑黄一两，熟附子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二十丸（《圣惠》）。

血淋疼痛桑黄、槲白皮各二钱，水煎服，日一次（《圣惠方》）。

月水不断肉色黄瘦，血竭暂止，数日复发，小劳辄剧，久疾失治者，皆可服之。桑黄焙研，每服二钱，食前热酒下，日二服（《普济方》）。

崩中漏下桑耳炒黑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取效（《千金方》）。

赤白带下桑耳切碎，酒煎服（苏颂《图经》）。

遗尿且涩桑耳为末，每酒下方寸匕，日三服（《圣济总录》）。

留饮宿食桑耳二两，巴豆一两去皮，五升米下蒸过，和枣膏捣丸麻子大。每服一二丸，取利止（范汪方）。

心下急痛桑耳烧存性，热酒服二钱（《集简方》）。

瘰疬溃烂桑黄菰五钱，水红豆一两，百草霜三钱，青苔二钱，片脑一分，为末，鸡子白调傅，以车前、艾叶、桑皮煎汤洗之（《纂要奇方》）。

咽喉痹痛五月五日，收桑上木耳，白如鱼鳞者，临时捣碎，绵包弹子大，蜜汤浸，含之立效（《便民方》）。

面上黑斑桑耳焙研，每食后热汤服一钱，一月愈（《摘玄方》）。

足趾肉刺先以汤浸，刮去一层，用黑木耳贴之，自消烂不痛（《近效方》）。

槐耳〖《唐本》〗

〔释名〕**槐**槅（《唐本》）、**槐菌**（《唐本》）、**槐鸡**（《蜀本》）、**赤鸡**（《纲目》）、**槐蛾**（〖《纲目》〗）。〔恭曰〕此槐树上菌也。当取坚如桑耳者。〔权曰〕煮浆粥安槐木上，草覆之，即生蕈耳。

〔气味〕苦、辛，平，无毒。

〔主治〕五痔脱肛，下血心痛，妇人阴中疮痛（苏恭）。治风破血，益力（甄权）。

〔附方〕旧二，新四。

肠痔下血槐树上木耳，为末。饮服方寸匕，日三服（《肘后方》）。

崩中下血不问年月远近。用槐耳烧存性，为末。每服方寸匕，温酒下（《产宝》方）。

产后血疼欲死者。槐鸡半两为末，酒浓煎饮服，立愈（《妇人良方》）。

蛔虫心痛槐木耳烧存性，为末，水服枣许。若不止，饮热水一升，蛔虫立出（张文仲《备急方》）。

月水不断劳损黄瘦，暂止复发，小劳辄剧者。槐蛾（炒黄）、赤石脂各一两，为末，食前热酒服二钱。桑黄亦可（《圣惠方》）。

脏毒下血槐耳烧二两，干漆烧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温酒下（《圣济总录》）。

榆耳〖《唐本》〗。八月采之。

〔主治〕令人不饥（时珍）。

〔附方〕新一。

服食方《淮南万毕术》云：八月榆檽，以美酒渍曝，同青粱

米、紫苋实蒸熟为末。每服三指撮，酒下，令人辟谷不饥。

柳耳〖《唐本》〗

〔主治〕补胃理气（时珍）。

〔附方〕新一。

反胃吐痰柳树蕈五七个，煎汤服即愈（《活人心统》）。

柘耳〖《纲目》〗

〔释名〕柘黄（《纲目》）。

〔主治〕肺痈咳唾脓血腥臭，不问脓成未成。用一两研末，同百齿霜二钱，糊丸梧子大。米饮下三十丸，效甚捷（时珍）。

杨栌耳〖《拾遗》〗。〔藏器曰〕出南山。

〔气味〕平，无毒。

〔主治〕老血结块，破血止血，煮服之（藏器）。

杉菌宋《图经》

【集解】〔颂曰〕杉菌出宜州。生积年杉木上，状若菌。采无时。

【气味】甘、辛，微温，无毒。

【主治】心脾气疼，及暴心痛（苏颂）。

皂荚蕈《纲目》

【集解】〔时珍曰〕生皂荚树上木耳也。不可食。采得烘干备用。

【气味】辛，有毒。

【主治】积垢作痛，泡汤饮之，微泄效。未已再服。又治肿毒初起，磨醋涂之，良（时珍）。

【附方】新一。

肠风泻血皂角树上蕈，瓦焙为末。每服一钱，温酒下（许学士《本事方》）。

香蕈《日用》

【释名】〔时珍曰〕蕈从覃。覃，延也。蕈味隽永，有覃延之意。

香蕈

【集解】〔瑞曰〕蕈生桐、柳、枳椇木上。紫色者名香蕈，白色者名肉蕈，皆因湿气熏蒸而成。生山僻处者，有毒杀人。〔颖曰〕香蕈生深山烂枫木上。小于菌而薄，黄黑色，味甚香美，最为佳品。〔时珍曰〕蕈品不一。宋人陈仁玉著《菌谱》甚详。今录其略于此云：芝、菌，皆气茁也。自商山茹芝，而五台天花，亦甲群汇。仙居介乎天台、括苍之间，丛山入天，仙灵所宫，爰产异菌。林居岩栖者，左右芼之，乃藜苋之至腴。近或以羞王公，登玉食矣。一曰合蕈，又名台蕈，生台之韦羌山。寒极雪收，春气欲动，土松芽活，此菌候也。其质外褐色，肌理玉洁，芳香韵味，一发釜鬲，闻于百步。山人曝干以售，香味减于生者。他山虽产，其柄高而香劣，不及矣。二曰稠膏蕈，生孟溪诸山。秋中雨零露浸，酿山膏木腴，发为菌花。生绝顶树杪，初如蕊珠，圆莹类轻酥滴乳，浅黄白色，味尤甘。已乃张伞大若掌，味顿渝矣。春时亦生而膏液少。食之之法，下鼎似沸，漉起参和众味，而特全于酒。切勿搅动，则涎腥不可食矣。亦可蒸熟致远。三曰松蕈，生松阴，采无时。凡物松出，无不可爱者。四曰麦蕈，生溪边沙壤中。味殊美，绝类蘑菰。五曰玉蕈，初寒时生，洁皙可爱。作羹微韧。俗名寒蒲蕈。六曰黄蕈，丛生山中。黄色，俗名黄缵蕈，又名黄豚。七曰紫蕈，赭紫色，产山中，为下品。八曰四季蕈，生林木中，味甘而肌理粗峭。九曰鹅膏蕈，生高山中，状类鹅

子，久而伞开。味殊甘滑，不减稠膏。然与杜蕈相乱，不可不慎。杜蕈，土菌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不饥，治风破血（吴瑞）。松蕈：治溲浊不禁，食之有效（《菌谱》）。

葛花菜《纲目》

【释名】葛乳（〖《太和山志》〗）。〔时珍曰〕诸名山皆有之，惟太和山采取，云乃葛之精华也。秋霜浮空，如芝、菌涌生地上，其色赤脆，盖蕈类也。

【气味】苦、甘，无毒。

【主治】醒神，治酒积（时珍。〇《太和山志》）。

天花蕈《日用》

【释名】天花菜（〖《纲目》〗）。

【集解】〔瑞曰〕天花菜出山西五台山。形如松花而大，香气如蕈，白色，食之甚美。〔时珍曰〕五台多蛇，蕈感其气而生，故味美而无益，其价颇珍。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代北有树鸡，如杯棬，俗呼胡孙眼。其此类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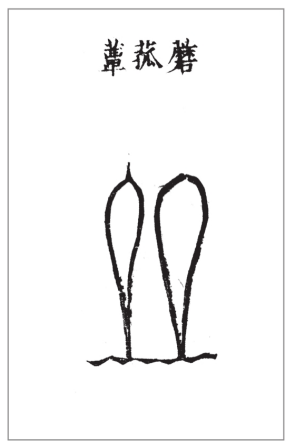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按《正要》云：有毒。

【主治】益气，杀虫（吴瑞）。

蘑菰蕈《纲目》

【释名】肉蕈（〖《纲目》〗）。

【集解】〔时珍曰〕蘑菰出山东、淮北诸处。埋桑、楮诸木于土中，浇以米泔，待菰生采之。长二三寸，本小末大，白色柔软，其中空虚，状如未开玉簪花。俗名鸡腿蘑菰，谓其味如鸡也。一种状如羊肚，有蜂窠眼者，名羊肚菜。



蘑菰蕈

【气味】甘，寒，无毒。〔《正要》曰〕有毒。动气发病，不可多食。

【主治】益肠胃，化痰理气（时珍。○出《生生编》）。

鸡□《纲目》

【释名】鸡菌（〖《纲目》〗）。〔时珍曰〕南人谓为鸡□，皆言其味似之也。

【集解】〔时珍曰〕鸡□出云南，生沙地间丁蕈也。高脚伞头。土人采烘寄远，以充方物。点茶、烹肉皆宜。气味皆似香蕈，而不及其风韵也。又广西横州出雷菌，遇雷过即生，须疾采之，稍迟则腐或老，故名。作羹甚美，亦如鸡□之属。此数种其价并珍。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胃清神，治痔（时珍）。

舵菜《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即海舶舵上所生菌也。亦不多得。

【气味】咸、甘，寒，无毒。

【主治】瘿结气，痰饮（时珍）。

土菌《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杜蕈（《菌谱》）、地蕈（《拾遗》）、菰子（《食物》）、地鸡（《拾遗》）、獐头（《拾遗》）。〔藏器曰〕地生者为菌，木生者为檽。江东人呼为蕈。《尔雅》云：中馗，菌也。孙炎注云：地蕈子也。或云地鸡，亦云獐头。郭璞注云：地蕈似钉盖，江东名为土菌，可啖。凡菌从地中出者，皆主疮疥，牛粪上黑菌尤佳。若烧灰地上经秋雨，生菌重台者，名仙人帽，大主血病。〔时珍曰〕中馗神名，又槌名也。此菌钉上若伞，其状如槌及中馗之帽，故以名之。

【气味】甘，寒，有毒。〔诜曰〕菌子有数般，槐

树上者良。野田中者有毒杀人，又多发冷气，令人腹中微微痛，发五脏风，拥经脉，动痔病，令人昏昏多睡，背膊四肢无力。〔藏器曰〕菌，冬春无毒，夏秋有毒，有蛇、虫从下过也。夜中有光者，欲烂无虫者，煮之不熟者，煮讫照人无影者，上有毛下无纹者，仰卷赤色者，并有毒杀人。中其毒者，地浆及粪汁解之。〔颖曰〕凡煮菌，投以姜屑、饭粒，若色黑者杀人，否则无毒。〔时珍曰〕按《菌谱》云：杜蕈生土中，与山中鹅膏蕈相乱。俗言毒蠢之气所成，食之杀人。甚美有恶，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凡中其毒者，必笑不止。解之以苦茗、白矾，酌新水并咽之，无不立愈。又按杨士瀛《直指方》云：广南人杀毒蛇，覆之以草，以水洒之，数日菌生。采干为末，入酒毒人。遇再饮酒，毒发立死。又陈氏《拾遗》云：南夷以胡蔓草毒人至死，悬尸于树，汁滴地上，生菌子收之，名菌药，毒人至烈。此皆不可不知，故并记之。〇马勃亦菌类，见《草部》。

【主治】烧灰，傅疮疥（藏器）。

【附方】新一。

疔肿黑牯牛撒粪石上，待生菌子，焙干，豨莶草等分为末。以竹筒去两头，紧缚，合住疔上。用水和末一钱，入筒内。少顷沸起，则根拔出。未出，再作二三次（《医学正传》）。

【附录】鬼盖〔《别录·有名未用》曰〕味甘，平，无毒。主小儿寒热痫。丛生垣墙下，赤色，旦生暮死。一名地盖。〔弘景曰〕一名朝生，即今鬼伞也。〔藏器曰〕一名鬼屋。生阴湿处，如菌，其盖黑而茎赤。和醋，傅肿毒、恶疮、马脊肿。〔杜正伦曰〕鬼伞有小毒。夏日得雨，聚生粪堆，见日即消黑。〔时珍曰〕此亦土菌之类，朝生夕死者。烧灰治疔肿，以针刺破四边，纳灰入内，经宿出根。**地芩**〔《别录》曰〕味苦，无毒。主小儿痫，除邪养胎，风痹洗洗寒热，目中青翳，女子带下。生腐木积草处。天雨生盖，如朝生，黄白色。四月采之。〔时珍曰〕此即鬼盖之色黄白者，其功亦相近。**鬼笔**（《拾遗》）〔藏器曰〕鬼笔生粪秽处。头如笔，紫色。

朝生暮死，名朝生暮落花。小儿呼为狗溺薹。主治疮疽□疥痈瘘。并日干研末，和油涂之。凡菌从地出者，皆主疮疥，牛粪上黑菌尤佳。〔时珍曰〕此亦鬼盖之类而无伞者。红紫松虚，如花之状，故得花名。研末，傅下疳疮。

竹蓐《食疗》

〔校正〕并入《拾遗》竹肉。

【释名】竹肉（《拾遗》）、竹菰（《纲目》）、竹蕈（〖《纲目》〗）。〔时珍曰〕草更生曰蓐，得溽湿之气而成也。陈藏器《本草》作竹肉，因其味也。

【集解】〔诜曰〕慈竹林夏月逢雨，滴汁着地生蓐。似鹿角，白色，可食。〔藏器曰〕竹肉生苦竹枝上。如鸡子，似肉脔，有大毒。以灰汁煮三度炼讫，然后依常菜茹食之。炼不熟者，戟人喉出血，手爪尽脱。应别有功，人未尽识之。〔时珍曰〕此即竹菰也。生朽竹根节上。状如木耳，红色。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江淮有竹肉，大如弹丸，味如白树鸡。即此物也。惟苦竹生者有毒耳。

竹蓐

【气味】甘、咸，寒，无毒。〔藏器曰〕苦竹肉：有大毒。

【主治】一切赤白痢，和姜、酱食之（孟诜）。苦竹肉：灰汁炼过食，杀三虫毒邪气，破老血（藏器）。

藿菌音桓郡。〇《本经·下品》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藿芦（《本经》）。〔时珍曰〕藿当作萑，乃芦苇之属，此菌生于其下，故名也。若藿音观，乃鸟名，与萑芦无关。

【集解】〔《别录》曰〕藿菌生东海池泽及渤海章武。八月采，阴干。〔弘景曰〕出北来，此亦无有。形状似菌，云鹳屎所化生，一名鹳菌。单末之，猪肉臛和食，可以遣蛔虫。〔恭曰〕藿菌今出渤海芦苇泽中碱卤地，自然有此菌尔，非鹳屎所化生也。其菌色白轻虚，表里相似，与众菌不同。疗蛔有效。〔保昇曰〕今出沧州。秋雨以时即有，天旱久霖即稀。日干者良。

【气味】咸，平，有小毒。〔《别录》曰〕甘，微温。〔权曰〕苦。得酒良，畏鸡子。

【主治】心痛，温中，去长虫白□蛲虫，蛇螫毒，癥瘕诸虫（《本经》）。疽蜗，去蛔虫、寸白，恶疮（《别录》）。除腹内冷痛，治白秃（甄权）。

【附方】旧一。

蛔虫攻心如刺，吐清汁者。萑菌一两杵末，羊肉臛和食之，日一顿，大效（《外台秘要》）。

【附录】蜀格〔《别录》曰〕味苦，平，无毒。主寒热痿痹，女子带下痈肿。生山阳，如萑菌而有刺。

地耳《别录》

〔校正〕自《有名未用》移入此。

【释名】地踏菰（《纲目》）。

【集解】〔《别录》曰〕地耳生丘陵，如碧石青也。〔时珍曰〕地耳亦石耳之属，生于地者也。状如木耳。春夏生雨中，雨后即早采之，见日即不堪。俗名地踏菰是也。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明目益气，令人有子（《别录》）。

石耳《日用》

【释名】灵芝（《灵苑方》）。

【集解】〔瑞曰〕石耳生天台、四明、河南、宣州、黄山、巴西边徼诸山石崖上，远望如烟。〔时珍曰〕卢山亦多，状如地耳。山僧采曝馈远。洗去沙土，作茹胜于木耳，佳品也。

竹蓐

【气味】甘，平，无毒。〔颖曰〕冷。〔段成式曰〕热。

【主治】久食益色，至老不改，令人不饥，大小便少（吴瑞）。明目益精（时珍）。

【附方】新一。

泻血脱肛石耳五两（炒），白枯矾一两，密陀僧半两，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二十丸（《普济方》）。

《本草纲目》卷之二十八终

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著
赵尚华　赵怀舟　点校

第四册

中華書局

第四册目录

第二十九卷　果部

果之一

李

杏

巴旦杏

梅

棚梅

桃

栗

天师栗

枣

仲思枣

苦枣

第三十卷　果部

果之二

梨

鹿梨

棠梨

海红

木瓜

楂子

榠楂

榲桲

山楂

庵罗果

柰

林檎

柿

椑柿

君迁子

安石榴

橘

柑

橙

柚

枸橼

金橘

枇杷

杨梅

樱桃

山樱桃

银杏

胡桃

榛

阿月浑子

槠子

钩栗
橡实
槲实
第三十一卷　果部
果之三
荔枝
龙眼
龙荔
橄榄
木威子
庵摩勒
毗梨勒
没离梨
五敛子
五子实
榧实
海松子
槟榔
大腹子
椰子
无漏子
桄榔子
□木面
波罗蜜

无花果
阿勒勃
沙棠果
槔子
麂目
都桷子
都念子
都咸子
摩厨子
韶子
马槟榔
枳椇
第三十二卷　果部
果之四
秦椒
蜀椒
崖椒
蔓椒
地椒
胡椒
毕澄茄
吴茱萸
食茱萸
盐麸子

醋林子
茗
皋芦
第三十三卷　果部
果之五
甜瓜
西瓜
葡萄
蘡薁
猕猴桃
甘蔗
沙糖
石蜜
刺蜜
果之六
莲藕
红白莲花
芰实
芡实
乌芋
慈姑
附录
诸果
诸果有毒

第三十四卷　木部

木之一

柏
松
杉
桂　牡桂
箘桂
天竺桂
月桂
木兰
辛夷
沉香
蜜香
丁香
檀香
降真香
楠
樟
钓樟
乌药
檖香
必栗香
枫香脂
熏陆香（乳香）

没药
骐麟竭
质汗
安息香
苏合香
詹糖香
笃耨香
龙脑香
樟脑
阿魏
卢会
胡桐泪
返魂香
第三十五卷　木部
木之二
檗木
檀桓
小檗
黄栌
厚朴
杜仲
椿、樗
漆
梓

楸

桐

梧桐

罂子桐

海桐

楝

槐

檀

荚蓬

秦皮

合欢

皂荚

肥皂荚

无患子

栾华

无食子

诃黎勒

婆罗得

榉

柳

柽柳

水杨

白杨

扶移

松杨
榆
棚榆
芜荑
苏方木
乌木
桦木
綟木
榈木
棕榈
橉木
柯树
乌桕木
巴豆
大风子
海红豆
相思子
猪腰子
石瓜
第三十六卷　木部
木之三
桑
柘
奴柘

楮

枳

枸橘

栀子

酸枣

白棘

蕤核

山茱萸

胡颓子

金樱子

郁李

鼠李

女贞

冬青

枸骨

卫矛

山矾

棂木

南烛

五加

枸杞、地骨皮

溲疏

杨栌

石南

牡荆

蔓荆

栾荆

石荆

紫荆

木槿

扶桑

木芙蓉

山茶

蜡梅

伏牛花

密蒙花

木绵

柞木

黄杨木

不凋木

卖子木

木天蓼

放杖木

接骨木

灵寿木

檵木

木麻

大空

第三十七卷　木部

木之四

茯苓

琥珀

璧

猪苓

雷丸

桑上寄生

松萝

枫柳

桃寄生

柳寄生

占斯

石刺木

木之五

竹

竹黄

仙人杖

鬼齿

木之六

淮木

城东腐木

东家鸡栖木

古厕木

古榇板
震烧木
河边木
附录诸木一十九种
第三十八卷　服器部
服器之一
锦
绢
帛
布
绵
裈裆
汗衫
孝子衫
病人衣
衣带
头巾
幞头
皮巾子
皮腰袋
缴脚布
败天公
故蓑衣
毡屉

皮靴

麻鞋

草鞋

屐屉鼻绳

自经死绳

灵床下鞋

死人枕席

服器之二

纸

青纸

印纸

桐油伞纸

历日

锺馗

桃符

桃橛

救月杖

拨火杖

吹火筒

凿柄木

铁椎柄

铳楔

刀鞘

马鞭

箭笴及镞

弓弩弦

纺车弦

梭头

连枷关

樔担尖

梳篦

针线袋

蒲扇

蒲席

簟

帘箔

漆器

研朱石锤

灯盏

灯盏油

车脂

败船茹

故木砧

杓

箸

甑

锅盖

饭箩

蒸笼
炊单布
故炊帚
弊帚
簸箕舌
竹篮
鱼笱
鱼网
草麻绳索
马绊绳
缚猪绳
牛鼻拳
厕筹
尿桶
第三十九卷　虫部
虫之一
蜂蜜
蜜蜡
蜜蜂
土蜂
大黄蜂
露蜂房
竹蜂
赤翅蜂

独脚蜂
蠮螉
虫白蜡
紫钟
五倍子
螳螂、桑螵蛸
雀瓮
蚕
原蚕
石蚕
九香虫
海蚕
雪蚕
枸杞虫
蘹香虫
第四十卷　虫部
虫之二
青蚨
蛱蝶
蜻蛉
樗鸡
枣猫
斑蝥
芫青

葛上亭长

地胆

蜘蛛

草蜘蛛

壁钱

螳螂

蝎

水蛭

蚁

青腰虫

蛆

蝇

狗蝇

牛虱

人虱

第四十一卷　虫部

虫之三

蛴螬

乳虫

木蠹虫

桑蠹虫

柳蠹虫

桃蠹虫

桂蠹虫

柘蠹虫

枣蠹虫

竹蠹虫

芦蠹虫

苍耳蠹虫

青蒿蠹虫

皂荚蠹虫

茶蛀虫

蚱蝉

蝉花

蜣螂

天牛

蝼蛄

萤火

衣鱼

鼠妇

□虫

蜚蠊

行夜

灶马

蛋螽

木虻

蜚虻

竹虱

第四十二卷　虫部

虫之四

蟾蜍
虾蟆
蛙
蝌斗
溪狗
山蛤
田父
蜈蚣
马陆
山蛩虫
蚯蚓
蜗牛
蛞蝓
缘桑蠃
溪鬼虫
沙虱
水黾
豉虫
砂挼子
蛔虫
风驴肚内虫
蛊虫

金蚕
附录诸虫
第四十三卷　鳞部
鳞之一
龙
吊
蛟龙
鼋龙
鲮鲤
石龙子
守宫
蛤蚧
盐龙
鳞之二
蛇蜕
蚺蛇
鳞蛇
白花蛇
乌蛇
金蛇　附银蛇
水蛇
蛇婆
黄颔蛇　附赤楝蛇
蝮蛇

蚖

蓝蛇

两头蛇

天蛇

苟印

蛇角

诸蛇

第二十九卷　果部

目录

李时珍曰：木实曰果，草实曰蓏。熟则可食，干则可脯。丰俭可以济时，疾苦可以备药。辅助粒食，以养民生。故《素问》云：五果为助。五果者，以五味、五色应五脏，李、杏、桃、栗、枣是矣。占书欲知五谷之收否，但看五果之盛衰李主小豆，杏主大麦，桃主小麦，栗主稻，枣主禾。《礼记·内则》列果品菱、椇、榛、瓜之类。《周官》职方氏辨五地之物，山林宜皂物柞、栗之属，川泽宜膏物菱、芡之属，丘陵宜核物梅、李之属。甸师掌野果蓏。场人树果蓏珍异之物，以时藏之。观此，则果蓏之土产常异，性味良毒，岂可纵嗜欲而不知物理乎？于是集草木之实号为果蓏者为《果部》，凡一百二十七种。分为六类：曰五果，曰山，曰夷，曰味，曰蓏，曰水。旧本《果部》三品共五十三种。今移一种入《菜部》，四种入《草部》。自《木部》移入并附三十一种，《草部》移入四种，《菜部》移入一种，《外类》移入四种。

《神农本草经》一十一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十七种同上

《唐本草》一十一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二十种唐陈藏器

《海药本草》一种唐李珣

《食性本草》一种唐陈士良

《食疗本草》一种唐孟诜

《开宝本草》一十九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二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五种宋苏颂

《日华本草》二种宋人大明

《食物本草》一种明汪颖

《日用本草》一种元吴瑞

《本草会编》一种明汪机

《本草纲目》三十三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吴普本草》

宋雷敦《炮炙论》

唐甄权《药性》

唐萧炳《四声》

蜀韩保昇《重注》

唐慎微《证类》

元李杲《法象》

朱震亨《补遗》

周定王《救荒》

李当之《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孙思邈《千金》

杨损之《删繁》

宋寇宗奭《衍义》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明甯源《食鉴》

陈嘉谟《蒙筌》

果之一五果类一十一种

李《别录》　徐李附

杏《别录》

巴旦杏《纲目》

梅《本经》

棚梅《纲目》

桃《本经》

栗《别录》

天师栗《纲目》

枣《本经》

仲思枣《开宝》

苦枣《食性》

右附方旧一百一十三，新一百零八。

果之一五果类一十一种

李《别录·下品》

【释名】嘉庆子（〖《两京记》〗）。〔时珍曰〕按罗愿《尔雅翼》云：李乃木之多子者，故字从木、子。窃谓木之多子者多矣，何独李称木子耶？按《素问》言李味酸属肝，东方之果也。则李于五果属木，故得专称尔。今人呼干李为嘉庆子。按韦述《两京记》云：东都嘉庆坊有美李，人称为嘉庆子。久之称谓既熟，不复知其所自矣。梵书名李曰居陵迦。

李

【集解】〔弘景曰〕李类甚多。京口有麦李，麦秀时熟，小而肥甜，核不入药。姑熟有南居李，解核如杏子形者，入药为佳。〔志曰〕李有绿李、黄李、紫李、牛李、水李，并甘美堪食，核不中用。有野李，味苦，核仁入药。〔颂曰〕李处处有之。郭璞注《尔雅》：休，乃无实李也。一名赵李。痤（音磋），乃接虑李也。一名麦李。细熟有沟道，与麦同熟。驳，乃赤李也。陶氏所谓南居李，今不复识。医家但用核若杏核者。〔宗奭曰〕李树大者高丈许。一种御李子，大如樱桃，红黄色，先诸李熟，医家用者亦少。〔时珍曰〕李，绿叶白花，树能耐久，其种近百。其子大者如杯如卵，小者如弹如樱。其味有甘、酸、苦、涩数种。其色有青、绿、紫、朱、黄、

赤、缥绮、胭脂、青皮、紫灰之殊。其形有牛心、马肝、柰李、杏李、水李、离核、合核、无核、匾缝之异。其产有武陵、房陵诸李。早则麦李、御李，四月熟。迟则晚李、冬李，十月、十一月熟。又有季春李，冬花春实也。按王祯《农书》云：北方一种御黄李，形大而肉厚核小，甘香而美。江南建宁一种均亭李，紫而肥大，味甘如蜜。有擘李，熟则自裂。有糕李，肥粘如糕。皆李之嘉美者也。今人用盐曝、糖藏、蜜煎为果，惟曝干白李有益。其法：夏李色黄时摘之，以盐挼去汁，合盐晒萎，去核复晒干，荐酒、作饤皆佳。

实

〔气味〕苦、酸，微温，无毒。〔时珍曰〕李味甘酸，其苦涩者不可食。不沉水者有毒，不可食。〔大明曰〕多食令人胪胀，发虚热。〔诜曰〕临水食之，令发痰疟。不可合雀肉食。合蜜食，损五脏。〔宗奭曰〕不可合浆水食，发霍乱，涩气而然。服术人忌之。

〔主治〕曝食，去痼热，调中（《别录》）。去骨节间劳热（孟诜）。肝病宜食之（思邈）。

核仁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僵仆踒折，瘀血骨痛（《别录》）。令人好颜色（吴普）。治女子少腹肿满。利小肠，下水气，除浮肿（甄权）。治面□黑子（苏颂）。

〔附方〕旧一，新一。

女人面□用李核仁去皮细研，以鸡子白和如稀饧涂之。至旦以浆水洗去，后涂胡粉。不过五六日效。忌见风（崔元亮《海上

方》）。

蝎虿螫痛苦李仁嚼涂之，良（《古今录验》）。

根白皮

〔修治〕〔时珍曰〕李根皮取东行者，刮去皱皮，炙黄入药用。《别录》不言用何等李根，亦不言其味。但《药性论》云：入药用苦李根皮，味咸。而张仲景治奔豚气，奔豚汤中用甘李根白皮。则甘、苦二种皆可用欤？

〔气味〕大寒，无毒。〔大明曰〕凉，无毒。

〔主治〕消渴，止心烦逆奔豚气（《别录》）。治疮（吴普）。煎水含漱，治齿痛（弘景）。煎汁饮，主赤白痢（大明）。炙黄煎汤，日再饮之，治女人卒赤白下，有验（孟诜）。治小儿暴热，解丹毒（时珍）。苦李根皮：味咸，治脚下气，主热毒烦躁。煮汁服，止消渴（甄权）。

〔附方〕新二。

小儿丹毒从两股走及阴头。用李根烧为末，以田中流水和涂之（《千金》）。

咽喉卒塞无药处，以皂角末吹鼻取嚏。仍以李树近根皮，磨水涂喉外，良验（《菽园杂记》）。

花

〔气味〕苦，香，无毒。

〔主治〕令人面泽，去粉滓□（时珍）。

〔附方〕新一。

面黑粉滓用李花、梨花、樱桃花、白蜀葵花、白莲花、红莲花、旋复花、秦椒各六两，桃花、木瓜花、丁香、沉香、青木香、钟乳粉各三两，珍珠、玉屑各二两，蜀水花一两，大豆末七合，为细末瓶收。每日盥，用洗手面，百日光洁如玉也（《普济方》）。

叶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小儿壮热，痞疾惊痫，煎汤浴之，良（大明）。

〔附方〕新一。

恶刺疮痛李叶、枣叶捣汁点之，效（《千金》）。

树胶

〔气味〕苦，寒，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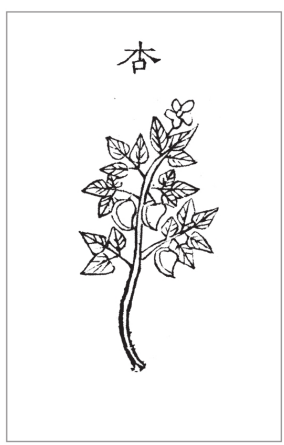
〔主治〕目翳，定痛消肿（时珍）。

【附录】徐李〔《别录·有名未用》曰〕生太山之阴。树如李而小。其实青色，无核。熟则采食之，轻身益气延年。〔时珍曰〕此即无核李也。唐崔奉国家有之，乃异种也。谬言龙耳血堕地所生。

杏《别录·下品》

【释名】甜梅（〖《江南录》〗）。〔时珍曰〕杏字篆文象子在木枝之形。或云从口及从可者，并非也。《江南录》云：杨行密改杏名甜梅。

【集解】〔《别录》曰〕杏生晋山川谷。五月采之。〔颂曰〕今处处有之。有数种：黄而圆者名金杏，相传种出自济南郡之分流山，彼人谓之汉帝杏，言汉武帝上苑之种也。今近汴洛皆种之，熟最早。其扁而青黄者名木杏，味酢不及之。山杏不堪入药。杏仁今以从东来人家种者为胜。〔宗奭曰〕金杏深赭色，核大而扁，乃接成者，其味最胜。又有白杏，熟时色青白或微黄，味甘淡而不酢。生杏可晒脯作干果食之。山杏辈只可收仁用耳。〔时珍曰〕诸杏，叶皆圆而有尖，二月开红花，亦有千叶者，不结实。甘而有沙者为沙杏，黄而带酢者为梅杏，青而带黄者为柰杏。其金杏大如梨，黄如橘。《西京杂记》载蓬莱杏花五色，盖异种也。按王祯《农书》云：北方肉杏甚佳，赤大而扁，谓之金刚拳。凡杏熟时，榨浓汁，涂盘中晒干，以手摩刮收之，可和水调麨食，亦五果为助之义也。



杏

实

〔气味〕酸，热，有小毒。生食多，伤筋

骨（《别录》）。〔颂曰〕杏之类梅者味酢，类桃者味甘。〔宗奭曰〕凡杏性皆热。小儿多食，致疮痈膈热。〔扁鹊曰〕多食动宿疾，令人目盲、须眉落。〔源曰〕多食，生痰热，昏精神。产妇尤忌之。

〔主治〕曝脯食，止渴，去冷热毒。心之果，心病宜食之（思邈）。

核仁

〔修治〕〔《别录》曰〕五月采之。〔弘景曰〕凡用杏仁，以汤浸去皮、尖，炒黄。或用面麸炒过。〔敦曰〕凡用，以汤浸去皮、尖。每斤入白火石一斤，乌豆三合，以东流水同煮，从巳至午，取出晒干用。〔时珍曰〕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

〔气味〕甘（苦），温（冷利），有小毒。两仁者杀人，可以毒狗。〔震亨曰〕杏仁性热，因寒者可用。〔思邈曰〕杏仁作汤如白沫不解者，食之令气壅身热。汤经宿者动冷气。〔时珍曰〕凡杏、桃诸花皆五出。若六出必双仁，为其反常，故有毒也。〔徐之才曰〕得火良。恶黄芩、黄芪、葛根，畏蘘草。

〔主治〕咳逆上气雷鸣，喉痹，下气，产乳金疮，寒心贲豚（《本经》）。惊痫，心下烦热，风气往来，时行头痛，解肌，消心下急满痛，杀狗毒（《别录》）。解锡毒（之才）。治腹痹不通，发汗，主温病脚气，咳嗽上气喘促。入天门冬煎，润心肺。和酪作汤，润声气（甄权）。

除肺热，治上焦风燥，利胸膈气逆，润大肠气秘（元素）。杀虫，治诸疮疥，消肿，去头面诸风气□疱（时珍）。

〔发明〕〔元素曰〕杏仁气薄味厚，浊而沉坠，降也、阴也。入手太阴经。其用有三：润肺也，消食积也，散滞气也。〔杲曰〕杏仁散结润燥，除肺中风热咳嗽。杏仁下喘，治气也；桃仁疗狂，治血也。俱治大便秘，当分气、血。昼则便难，行阳气也；夜则便难，行阴血也。故虚人便闭，不可过泄。脉浮者属气，用杏仁、陈皮；脉沉者属血，用桃仁、陈皮。手阳明与手太阴为表里，贲门主往来，魄门主收闭，为气之通道，故并用陈皮佐之。〔好古曰〕张仲景麻黄汤，及王朝奉治伤寒气上喘逆，并用杏仁者，为其利气、泻肺、解肌也。〔时珍曰〕杏仁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治疮杀虫，用其毒也。按《医余》云：凡索面、豆粉近杏仁则烂。顷一兵官食粉成积，医师以积气丸、杏仁相半研为丸，熟水下，数服愈。又《野人闲话》云：翰林学士辛士逊，在青城山道院中，梦皇姑谓曰可服杏仁，令汝聪明，老而健壮，心力不倦。求其方，则用杏仁一味，每盥漱毕，以七枚纳口中，良久脱去皮，细嚼和津液顿咽。日日食之，一年必换血，令人轻健。此申天师方也。又杨士瀛《直指方》云：凡人以水浸杏仁五枚，五更端坐，逐粒细嚼至尽，和津吞下。久则能润五脏，去尘滓，驱风明目，治肝肾风虚，瞳人带青，眼翳风痒之病。珍按：杏仁性热降气，亦非久服之药。此特其咀嚼吞纳津液，以消积秽则可耳。古有服杏丹法，云是左慈之方。唐慎微收入《本草》，云久服寿至千万。其说妄诞可鄙，今删其纰谬之辞，存之于下，使读者毋信其诳也。

〔附方〕旧三十五，新十八。

杏金丹《左慈秘诀》云：亦名草金丹。方出浑皇子，服之长年不死。夏姬服之，寿年七百，乃仙去也。世人不信，皆由不肯精心修治故也。其法：须人罕到处。寅月镢□杏树地下，通阳气。二月除

树下草。三月离树五步作畦垄，以通水。亢旱则引泉灌溉。有霜雪则烧火树下，以救花苞。至五月杏熟自落，收仁六斗，以汤浸去皮及双仁者，用南流水三石和研，取汁两石八斗，去滓。以新铁釜用酥三斤，以糠火及炭然釜，少少磨酥至尽，乃内汁入釜。釜上安盆，盆上钻孔，用弦悬车辖至釜底，以纸塞孔，勿令泄气。初着糠火，一日三动车辖，以衮其汁。五日有露液生，十日白霜起，又二日白霜尽，即金花出，丹乃成也。开盆炙干，以翎扫下，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三丸，空心暖酒下。至七日宿疾皆除，喑盲挛跛、疝痔瘿痫疮肿，万病皆愈。久服通灵不死云云。衍文不录。〔颂曰〕古方用杏仁修治如法，自朝蒸至午，便以慢火微烘，至七日乃收之。每旦空腹啖之，久久不止，驻颜延年，云是夏姬之法。然杏仁能使人血溢，少误必出血不已，或至委顿，故近人少有服者。或云服至二三年，往往或泻，或脐中出物，皆不可治也。

杏酥法〔颂曰〕去风虚，除百病。捣烂杏仁一石，以好酒二石，研滤取汁一石五斗，入白蜜一斗五升搅匀，封于新瓮中，勿泄气。三十日看酒上酥出，即掠取纳瓷器中贮之。取其酒滓团如梨大，置空屋中，作格安之。候成饴脯状，旦服一枚，以前酒下。〔藏器曰〕杏酪服之，润五脏，去痰嗽。生、熟吃俱可，若半生半熟服之杀人。

又法〔宗奭曰〕治肺燥喘热，大肠秘，润五脏。用杏仁去皮研细，每一升，入水一升半，捣稠汁。入生蜜四两，甘草一寸，银、石器中慢火熬成稀膏，入酥二两同收。每夜沸汤，点服一匙（《衍义》）。

万病丸治男妇五劳七伤，一切诸疾。杏仁一斗二升，童子小便煮七次，以蜜四两拌匀，再以童便五升于碗内重蒸，取出日晒夜露数日。任意嚼食，即愈。

补肺丸治咳嗽。用杏仁二大升（山中者不用，去双仁者），以童子小便二斗浸之，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连皮、尖于砂盆中研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软如面糊即成。以粗布摊曝之，可丸即丸服

之。食前后总须服三五十丸，茶、酒任下。忌白水粥（刘禹锡《传信方》）。

咳嗽寒热旦夕加重，少喜多嗔，面色不润，忽进忽退，积渐少食，脉弦紧者。杏仁半斤去皮、尖，童子小便二斗浸七日，漉出温水淘洗，砂盆内研如泥，以小便三升煎如膏。每服一钱，熟水下。妇人室女服之，尤妙（《千金方》）。

久患肺气喘急至效。甚者不过二剂，永瘥。杏仁去皮、尖二两，童子小便浸，一日一换，夏月三四换，满半月取出，焙干研细。每服一枣大，薄荷一叶，蜜一鸡头大，水一钟，煎七分，食后温服。忌腥物（《胜金方》）。

咳逆上气不拘大人小儿。以杏仁三升去皮、尖，炒黄研膏，入蜜一升，杵熟。每食前含之，咽汁（《千金》）。

上气喘急杏仁、桃仁各半两，去皮、尖炒研，用水调生面，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丸，姜、蜜汤下，微利为度（《圣济总录》）。

喘促浮肿小便淋沥。用杏仁一两，去皮、尖熬研，和米煮粥，空心吃二合妙（《心镜》）。

头面风肿杏仁捣膏，鸡子黄和杵，涂帛上，厚裹之。干则又涂，不过七八次愈也（《千金方》）。

风虚头痛欲破者。杏仁去皮、尖，晒干研末，水九升研滤汁，煎如麻腐状，取和羹粥食。七日后大汗出，诸风渐减。此法神妙，可深秘之。慎风、冷、猪、鸡、鱼、蒜、醋（《千金方》）。

头面诸风眼瞤鼻塞，眼出冷泪。用杏仁三升研细，水煮四五沸，洗头。待冷汗尽，三度愈（《千金》）。

偏风不遂失音不语。生吞杏仁七枚，不去皮、尖，逐日加至

七七枚，周而复始。食后仍饮竹沥，以瘥为度（《外台秘要》）。

破伤风肿杏仁杵膏厚涂上，然烛遥炙之（《千金方》）。

金疮中风角弓反张。用杏仁杵碎，蒸令气溜，绞脂服一小升，兼摩疮上良（《必效方》）。

温病食劳杏仁五两，酢二升，煎取一升，服之取汗瘥（《类要》）。

心腹结气杏仁、桂枝、橘皮、诃黎勒皮等分，为丸。每服三十丸，白汤下。无忌（孟诜《食疗》）。

喉痹痰嗽杏仁去皮熬黄三分，和桂末一分，研泥，裹含之，咽汁（陈藏器《本草》）。

喉热生疮方同上。

卒失音声方同上（文潞公《药准》）。

肺病咯血杏仁四十个，以黄蜡炒黄，研入青黛一钱，作饼。用柿饼一个，破开包药，湿纸裹煨熟食之，取效（丹溪方）。

卒不小便杏仁二七枚，去皮、尖，炒黄研末，米饮服之（《古今录验方》）。

血崩不止诸药不效，服此立止。用甜杏仁上黄皮，烧存性，为末。每服三钱，空心热酒服（《保寿堂方》）。

五痔下血杏仁去皮、尖及双仁者，水三升，研滤汁，煎减半，同米煮粥食之（《食医心镜》）。

谷道□痛肿痒。杏仁杵膏，频频傅之（《肘后方》）。

阴疮烂痛杏仁烧黑研成膏，时时傅之（《钤方》）。

产门虫疽痛痒不可忍。用杏仁去皮烧存性，杵烂绵裹，纳入阴中，取效（孟诜《食疗本草》）。

身面疣目杏仁烧黑研膏，擦破，日日涂之（《千金方》）。

面上皯疱杏仁去皮，捣和鸡子白。夜涂之，旦以暖酒洗去（孟诜《食疗》）。

两颊赤痒其状如痱，名头面风。以杏仁频频揩之。内服消风散（《证治要诀》）。

耳卒聋闭杏仁七枚，去皮拍碎，分作三分，以绵裹之，着盐如小豆许，以器盛于饭上蒸熟。令病人侧卧，以一裹捻油滴耳中。良久又以一裹滴之，取效（《外台》）。

耳出脓汁杏仁炒黑，捣膏绵裹纳入，日三四易之，妙（梅师方）。

鼻中生疮杏仁研末，乳汁和傅（《千金方》）。

疳疮蚀鼻杏仁烧，压取油傅之（《千金方》）。

牙齿虫□杏仁烧存性，研膏发裹，纳虫孔中。杀虫去风，其痛便止。重者不过再上（《本草拾遗》）。

牙龈痒痛杏仁一百枚，去皮尖、两仁，以盐方寸匕，水一升，煮令沫出，含漱吐之。三度愈（《千金方》）。

风虫牙痛杏仁针刺于灯上烧烟，乘热搭病牙上。又复烧搭七次。绝不疼，病牙逐时断落也（《普济方》）。

目中赤脉痒痛，时见黑花。用初生杏子仁一升，古五铢钱七文，入瓶内密封，埋门限下，一百日化为水，每夕点之（《圣济总录》）。

胎赤眼疾杏仁压油半鸡子壳，食盐一钱，入石器中，以柳枝一握紧束，研至色黑，以熟艾一团安碗内烧烘之，令气透火尽即成。每点少许入两眦，甚效（《圣济总录》）。

目中翳遮但瞳子不破者。用杏仁三升去皮，面裹作三包，煻火煨熟，去面研烂，压去油。每用一钱，入铜绿一钱，研匀点之（同上）。

目生弩肉或痒或痛，渐覆瞳人。用杏仁去皮二钱半，腻粉半钱，研匀，绵裹箸头点之（同上）。

伤目生弩《广利方》：用生杏仁七枚，去皮细嚼，吐于掌中，乘热以绵裹箸头点弩肉上。不过四五度愈。〇《总录》：用杏仁研膏，人乳化开，日点三次。

小儿血眼儿初生艰难，血瘀眦睚，遂溅渗其睛，不见瞳人。轻则外胞赤肿，上下弦烂。用杏仁二枚去皮、尖，嚼，乳汁三五匙，入腻粉少许，蒸熟，绢包频点。重者加黄连、朴硝最良（《全幼心鉴》）。

小儿脐烂成风。杏仁去皮研傅（《子母秘录》）。

小儿咽肿杏仁炒黑，研烂含咽（《普济方》）。

针入肉内不出者。双杏仁捣烂，以车脂调贴。其针自出（《瑞竹堂方》）。

箭镝在咽或刀刃在咽膈诸隐处。杵杏仁傅之（《肘后方》）。

狐尿疮痛杏仁研烂，煮一两沸，及热浸之。冷即易（《必效方》）。

狗咬伤疮烂嚼杏仁涂之（寇氏）。

食狗不消心下坚胀，口干发热妄语。杏仁一升去皮、尖，水三升煎沸，去渣取汁分三服，下肉为度（梅师方）。

解狼毒毒杏仁捣烂，水和服之（《千金方》）。

一切食停气满膨胀。用红杏仁三百粒，巴豆二十粒同炒，色变去豆不用，研杏为末，橘皮汤调下（《杨氏家藏方》）。

白癜风斑杏仁连皮、尖，每早嚼二七粒，揩令赤色。夜卧再用（《圣济总录》）。

诸疮肿痛杏仁去皮，研滤取膏，入轻粉、麻油调搽神效。不拘大人、小儿（鲍氏）。

小儿头疮杏仁烧研傅之（《事林广记》）。

蛆虫入耳杏仁捣泥，取油滴入。非出则死（《扶寿精方》）。

花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补不足，女子伤中，寒热痹厥逆（《别录》）。

〔附方〕新二。

妇人无子二月丁亥日，取杏花、桃花阴干为末。戊子日和井

华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卫生易简方》）。

粉滓面□杏花、桃花各一升，东流水浸七日。洗面三七遍，极妙（《圣济总录》）。

叶

〔主治〕人卒肿满，身面洪大，煮浓汁热渍，亦少少服之（《肘后》）。

枝

〔主治〕堕伤，取一握，水一升煮减半，入酒三合和匀，分再服，大效（苏颂）。

〔附方〕旧一。

坠扑瘀血在内，烦闷者。用东引杏树枝三两，细剉微熬，好酒二升煎十余沸，分二服（《塞上方》）。

根

〔主治〕食杏仁多，致迷乱将死，切碎煎汤服，即解（时珍）。

巴旦杏《纲目》

【释名】八担杏（《正要》）、忽鹿麻（〖《一统志》〗）。

【集解】〔时珍曰〕巴旦杏，出回回旧地，今关西诸土亦

有。树如杏而叶差小，实亦尖小而肉薄。其核如梅核，壳薄而仁甘美。点茶食之，味如榛子。西人以充方物。

【气味】甘，平、温，无毒。

【主治】止咳下气，消心腹逆闷（时珍。出《饮膳正要》）。

梅《本经·中品》

【释名】〔时珍曰〕梅古文作梬，象子在木上之形。梅乃杏类，故反杏为梬。书家讹为甘木。后作梅，从每谐声也。或云：梅者媒也，媒合众味。故《书》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而梅字亦从某也。陆佃《埤雅》言梅入北方变为杏，郭璞注《尔雅》以柟为梅，皆误矣。柟即柟木，荆人呼为梅，见陆玑《草木疏》。

【集解】〔《别录》曰〕梅实生汉中山谷。五月采实，火干。〔颂曰〕今襄汉、川蜀、江湖、淮岭皆有之。〔时珍曰〕按陆玑《诗疏》云：梅，杏类也。树、叶皆略似杏，叶有长尖，先众木而花。其实酢，曝干为脯，入羹臛齑中，又含之可以香口。子赤者材坚，子白者材脆。范成大《梅谱》云：江梅，野生者，不经栽接，花小而香，子小而硬。消梅，实圆松脆，多液无滓，惟可生啖，不入煎造。绿萼梅，枝跗皆绿。重叶梅，花叶重叠，结实多双。红梅，花色如杏。杏梅，色淡红，实扁而斑，味全似杏。鸳鸯梅，即多叶红梅也，一蒂双实。一云：苦楝接梅，则花带黑色。谭子《化书》云：李接桃而本强者其实毛，梅接杏而本强者其实甘。梅实采半黄者，以烟熏之为乌梅；青者盐淹曝干为白梅。亦可蜜煎、糖藏，以充果饤。熟者笮汁晒收为梅酱。惟乌梅、白梅可入药。梅酱，夏月可调渴水饮之。

巴旦杏

梅

实

〔气味〕酸，平，无毒。〔大明曰〕多食损齿伤筋，蚀脾胃，令人发膈上痰热。服黄精人忌食之。食梅齿齵者，嚼胡桃肉解之。〇《物类相感志》云：梅子同韶粉食，则不酸，不软牙。

〔发明〕〔宗奭曰〕食梅则津液泄者，水生木也。津液泄则伤肾，肾属水，外为齿故也。〔时珍曰〕梅，花开于冬而实熟于夏，

得木之全气，故其味最酸，所谓曲直作酸也。肝为乙木，胆为甲木。人之舌下有四窍，两窍通胆液，故食梅则津生者，类相感应也。故《素问》云：味过于酸，肝气以津。又云：酸走筋，筋病无多食酸。不然，物之味酸者多矣，何独梅能生津耶？

乌梅〖弘景〗

〔修治〕〔弘景曰〕用须去核，微炒之。〔时珍曰〕造法：取青梅篮盛，于突上熏黑。若以稻灰淋汁润湿蒸过，则肥泽不蠹。

〔气味〕酸，温、平，涩，无毒。〔杲曰〕寒。忌猪肉。

〔主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志，蚀恶肉（《本经》）。去痹，利筋脉，止下痢，好唾口干（《别录》）。水渍汁饮，治伤寒烦热（弘景）。止渴调中，去痰治疟瘴，止吐逆霍乱，除冷热痢（藏器）。治虚劳骨蒸，消酒毒，令人得睡。和建茶、干姜为丸服，止休息痢，大验（大明）。敛肺涩肠，止久嗽泻痢，反胃噎膈，蛔厥吐利，消肿涌痰，杀虫，解鱼毒、马汗毒、硫黄毒（时珍）。

白梅〖弘景〗

〔释名〕盐梅〖《尚书》〗、霜梅〖《世医得效方》〗。

〔修治〕取大青梅以盐汁渍之，日晒夜渍，十日成矣。久乃上霜。

〔气味〕酸、咸，平，无毒。

〔主治〕和药点志，蚀恶肉（弘景）。刺在肉中者，嚼傅之即出（孟诜）。治刀箭伤，止血，研烂傅之（大明）。乳痈肿毒，杵烂贴之，佳（汪颖）。除痰（苏颂）。治中风惊痫，喉痹痰厥僵仆，牙关紧闭者，取梅肉揩擦牙龈，涎出即开。又治泻痢烦渴，霍乱吐下，下血血崩，功同乌梅（时珍）。

〔发明〕〔弘景曰〕生梅、乌梅、白梅，功应相似。〔好古曰〕乌梅，脾、肺二经血分药也。能收肺气，治燥嗽。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时珍曰〕乌梅、白梅所主诸病，皆取其酸收之义。惟张仲景治蛔厥乌梅丸及虫□方中用者，取虫得酸即止之义，稍有不同耳。《医说》载：曾鲁公痢血百余日，国医不能疗。陈应之用盐水梅肉一枚研烂，合腊茶，入醋服之，一啜而安。大丞梁庄肃公亦痢血，应之用乌梅、胡黄连、灶下土等分为末，茶调服，亦效。盖血得酸则敛，得寒则止，得苦则涩故也。其蚀恶疮弩肉，虽是酸收，却有物理之妙。说出《本经》。其法载于《刘涓子鬼遗方》：用乌梅肉烧存性研，傅恶肉上，一夜立尽。《圣惠》用乌梅和蜜作饼贴者，其力缓。按杨起《简便方》云：起臂生一疽，脓溃百日方愈，中有恶肉突起，如蚕豆大，月余不消，医治不效。因阅本草得此方，试之，一日夜去其大半，再上一日而平。乃知世有奇方如此，遂留心搜刻诸方，始基于此方也。

〔附方〕旧十三，新二十。

诸疮弩肉方见上。

痈疽疮肿已溃未溃皆可用。盐白梅烧存性为末，入轻粉少许，香油调，涂四围（王氏《易简方》）。

喉痹乳蛾冰梅丸：用青梅二十枚，盐十二两，淹五日，取梅汁，入明矾三两，桔梗、白芷、防风各二两，猪牙皂角三十条，俱为细末，拌汁和梅入瓶收之。每用一枚，噙咽津液。凡中风痰厥，牙关不开，用此擦之尤佳。〇《总录》：用白梅包生矾末作丸含咽，或纳吞之。

消渴烦闷乌梅肉二两，微炒为末。每服二钱，水二盏，煎一盏，去滓，入豉二百粒，煎至半盏，温服（《简要济众方》）。

泄痢口渴乌梅煎汤，日饮代茶（《扶寿精方》）。

产后痢渴乌梅肉二十个，麦门冬十二分，以水一升，煮七合，细呷之（《必效方》）。

赤痢腹痛《直指》：用陈白梅同真茶、蜜水各半，煎饮之。〇《圣惠》：用乌梅肉（炒）、黄连各四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二十丸，日三服。

便痢脓血乌梅一两去核，烧过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立止（《圣济总录》）。

久痢不止肠垢已出。《肘后》：用乌梅肉二十个，水一盏，煎六分，食前分二服。〇《袖珍》：用乌梅肉、白梅肉各七个捣烂，入乳香末少许，杵丸梧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丸，茶汤下，日三。

大便下血及酒痢、久痢不止。用乌梅三两，烧存性为末，醋煮米糊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服二十丸，日三（《济生方》）。

小便尿血乌梅烧存性研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酒下。

血崩不止乌梅肉七枚，烧存性研末。米饮服之，日二。

大便不通气奔欲死者。乌梅十颗，汤浸去核，丸枣大。纳入下部，少时即通（《食疗本草》）。

霍乱吐利盐梅煎汤，细细饮之（《如宜方》）。

蛔虫上行出于口鼻。乌梅煎汤频饮，并含之，即安（《食鉴本草》）。

水气满急乌梅、大枣各三枚。水四升，煮二升，纳蜜和匀，含咽之（《圣济总录》）。

梅核膈气取半青半黄梅子，每个用盐一两淹一日夜，晒干，又浸又晒至水尽乃止。用青钱三个，夹二梅，麻线缚定，通装磁罐内封埋地下，百日取出。每用一枚，含之咽汁，入喉即消。收一年者治一人，二年者治二人，其妙绝伦（龚氏《经验方》）。

心腹胀痛短气欲绝者。乌梅二七枚，水五升，煮一沸，纳大钱二七枚，煮二升半，顿服之（《肘后》）。

劳疟劣弱乌梅十四枚，豆豉二合，桃、柳枝各一虎口，甘草三寸，生姜一块，以童子小便二升，煎一半，温服即止（《图经本草》）。

久咳不已乌梅肉微炒、罂粟壳去筋膜蜜炒，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睡时蜜汤调下。

痰厥头痛如破者。乌梅肉三十个，盐三撮，酒三升，煮一升，顿服，取吐即愈（《肘后方》）。

伤寒头痛壮热，胸中烦痛，四五日不解。乌梅十四枚，盐五合，水一升，煎半升，温服取吐。吐后避风，良（梅师方）。

折伤金疮干梅烧存性，傅之，一宿瘥（《千金方》）。

马汗入疮作痛。用乌梅连核捣烂，以头醋和傅。仍先刺疮，出去紫血，乃傅之系定（《经验方》）。

猘犬伤毒乌梅末，酒服二钱（《千金》）。

指头肿毒痛甚者。乌梅肉和鱼鲊捣，封之，妙（李楼《奇方》）。

伤寒□疮生下部者。乌梅肉三两炒为末，炼蜜丸梧子大。以石榴根皮煎汤，食前下三十丸（《圣惠方》）。

小儿头疮乌梅烧末，生油调涂（《圣济录》）。

香口去臭曝干梅脯，常时含之（《毛诗疏》）。

硫黄毒发令人背膊疼闷，目暗漠漠。乌梅肉（焙）一两，沙糖半两，浆水一大盏，煎七分，呷之（《总录》）。

核仁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明目，益气，不饥（吴普）。除烦热（甄权）。治代指忽然肿痛，捣烂，和醋浸之（时珍。〇《肘后方》）。

花

〔气味〕微酸、涩，无毒。

〔发明〕〔时珍曰〕白梅花古方未见用者。近时有梅花汤：用半开花，溶蜡封花口，投蜜罐中，过时以一两朵同蜜一匙点沸汤服。又有蜜渍梅花法：用白梅肉少许，浸雪水，润花，露一宿，蜜浸荐酒。又梅花粥法：用落英入熟米粥再煮食之。故杨诚斋有“蜜点梅花带露餐”及“脱蕊收将熬粥吃”之句，皆取其助雅致、清神思而已。

叶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休息痢及霍乱，煮浓汁饮之（大明）。〔藏器曰〕嵩阳子言：清水揉梅叶，洗蕉葛衣，经夏不脆。有验。〔时珍曰〕夏衣生霉点，梅叶煎汤洗之即去，甚妙。

〔附方〕旧一，新二。

中水毒病初起头痛恶寒，心烦拘急，旦醒暮剧。梅叶捣汁三升饮之，良（《肘后》）。

下部虫□梅叶、桃叶一斛，杵烂蒸极热，纳小器中，隔布坐蒸之，虫尽死也（《外台秘要》）。

月水不止梅叶（焙）、棕榈皮灰各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酒调下（《圣济总录》）。

根

〔主治〕风痹（《别录》）。〇出土者杀人。初生小儿，取根同桃、李根煮汤浴之，无疮热之患（崔氏《纂要》）。煎汤饮，治霍乱，止休息痢（大

明）。

棚梅《纲目》

【集解】〔时珍曰〕棚梅出均州太和山。相传真武折梅枝插于棚树。誓曰吾道若成，花开果结。后果如其言。今树尚在五龙宫北，棚木梅实，杏形桃核。道士每岁采而蜜煎，以充贡献焉。棚乃榆树也。

棚梅

实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生津止渴，清神下气，消酒（时珍）。

桃《本经·下品》

〔校正〕《木部》有《拾遗》桃橛，今并入此。

【释名】〔时珍曰〕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或云从兆谐声也。

【集解】〔《别录》曰〕桃生太山川谷。〔弘景曰〕今处处有之。核仁入药，当取解核者种之为佳，山桃仁不堪用。〔颂曰〕汴东、陕西者尤大而美。大抵佳果肥美者，皆圃人以他木接成，殊失本性。入药当用本生者为佳。今市肆卖者，多杂接核之仁，为不堪也。〔宗奭曰〕山中一种桃，正合《月令》桃始华者，花多子少，不堪啖，惟堪取仁入药。汴中有油桃，小于众桃，光如涂油，不益脾胃。太原有金桃，色深黄。洛中有昆仑桃，肉深红紫色。又有饼子桃，状如香饼子。其味皆甘。〔时珍曰〕桃品甚多，易于栽种，且早结实。五年宜以刀劖其皮，出其脂液，则多延数年。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其实有红桃、绯桃、碧桃、缃桃、白桃、乌桃、金桃、银桃、胭脂桃，皆以色名者也。有绵桃、油桃、御桃、方桃、匾桃、偏核桃，皆以形名者也。有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皆以时名者也。并可供食。惟山中毛桃，即《尔雅》所谓榹桃者，小而多毛，核粘味恶。其仁充满多脂，可入药用，盖外不足者内有余也。冬桃一名西王母桃，一名仙人桃，即昆仑桃，形如栝楼，表里彻赤，得霜始熟。方桃形微方。匾桃出南番，形匾肉涩，核状如盒，其仁甘美。番人珍之，名波淡树，树甚高大。偏核桃出波斯，形薄而尖，头偏，状如半月，其仁酷似新罗松子，可食，性热。又杨维桢、宋濂集中并载元朝御库蟠桃，核大如碗，以为神异。按王子年《拾遗记》载：汉明帝时，常山献巨核桃，霜下始花，隆暑方熟。《玄中记》载：积石之桃，大如斗斛器。《酉阳杂俎》载：九疑有桃核，半扇可容米一升；及蜀后主有桃核杯，半扇容水五升，良久如酒味可饮。此皆桃之极大者。昔人谓桃为仙果，殆此类欤？生桃切片瀹过，曝干为脯，可充果食。又桃酢法：取烂熟桃纳瓮中，盖口七日，漉去皮核，密封二七日酢成，香美可食。《种树书》云：柿接桃则为金桃，李接桃则为李桃，梅接桃则脆。桃树生虫，煮猪头汁浇之即止。皆物性之微妙也。

桃

实

〔气味〕辛、酸、甘，热，微毒。多食令人有热。〔诜曰〕能发丹石毒，生者尤损人。〔思邈曰〕《黄帝书》云：食桃饱，入水浴，令人成淋及寒热病。〔时珍曰〕生桃多食，令人膨胀及生痈疖，有损无益。五果列桃为下以此。〔瑞曰〕桃与鳖同食，患心痛。服术人忌食之。

〔主治〕作脯食，益颜色（大明）。肺之果，肺病宜食之（思邈）。

冬桃，食之解劳热（时珍。〇出《尔雅注》）。

核仁

〔修治〕〔《别录》曰〕七月采，取仁阴干。〔敦曰〕凡使须去皮，用白术、乌豆二味，同于坩锅中煮二伏时，漉出劈开，心黄如金色乃用。〔时珍曰〕桃仁行血，宜连皮、尖生用。润燥活血，宜汤浸去皮、尖炒黄用。或麦麸同炒，或烧存性，各随本方。双仁者有

毒，不可食，说见杏仁下。

〔气味〕苦、甘，平，无毒。〔思邈曰〕苦、甘、辛，平。〔诜曰〕温。〔弘景曰〕桃仁作酪，性冷。〇香附为之使。

〔主治〕瘀血血闭，癥瘕邪气，杀小虫（《本经》）。止咳逆上气，消心下坚硬，除卒暴击血，通月水，止心腹痛（《别录》）。治血结、血秘、血燥，通润大便，破畜血（元素）。杀三虫。又每夜嚼一枚和蜜涂手、面，良（孟诜）。主血滞风痹骨蒸，肝疟寒热，鬼注疼痛，产后血病（时珍）。

〔发明〕〔杲曰〕桃仁苦重于甘，气薄味厚，沉而降，阴中之阳，手、足厥阴经血分药也。苦以泄滞血，甘以生新血，故破凝血者用之。其功有四：治热入血室，一也；泄腹中滞血，二也；除皮肤血热燥痒，三也；行皮肤凝聚之血，四也。〔成无己曰〕肝者血之源，血聚则肝气燥。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桃仁之甘以缓肝散血，故张仲景抵当汤用之，以治伤寒八九日，内有畜血，发热如狂，小腹满痛，小便自利者。又有当汗失汗，热毒深入，吐血及血结胸，烦躁谵语者，亦以此汤主之。与虻虫、水蛭、大黄同用。

〔附方〕旧十九，新十二。

延年去风令人光润。用桃仁五合去皮，用粳米饭浆同研，绞汁令尽，温温洗面，极妙（《千金翼》）。

偏风不遂及癖疾。用桃仁二千七百枚，去皮、尖、双仁，以好酒一斗三升，浸二十一日，取出晒干杵细，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

十丸，以原酒吞之（《外台秘要》）。

风劳毒肿挛痛，或牵引小腹及腰痛。桃仁一升去皮、尖，熬令黑烟出，热研如脂膏，以酒三升搅和服，暖卧取汗。不过三度瘥（《食医心镜》）。

疟疾寒热桃仁一百枚去皮、尖，乳钵内研成膏，不得犯生水，入黄丹三钱，丸梧子大。每服三丸，当发日面北温酒吞下。五月五日午时合之，忌鸡、犬、妇人见（唐慎微《本草》）。

骨蒸作热桃仁一百二十枚，留尖去皮及双仁，杵为丸，平旦井花水顿服之。令尽量饮酒至醉，仍须任意吃水。隔日一剂。百日不得食肉（《外台秘要》）。

上气喘急方见杏仁。

上气咳嗽胸满气喘。桃仁三两去皮、尖，以水一大升研汁，和粳米二合煮粥食之（《心镜》）。

卒得咳嗽桃仁三升去皮杵，着器中密封，蒸熟日干，绢袋盛，浸二斗酒中，七日可饮，日饮四五合。

尸疰鬼疰乃五尸之一，又挟鬼邪为祟。其病变动，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淋沥，沉沉默默，不知所苦而无处不恶。累年积月，以至于死，死后复传傍人。急以桃仁五十枚研泥，水煮取四升，服之取吐。吐不尽，三四日再吐（《肘后方》）。

传尸鬼气咳嗽痃癖注气，血气不通，日渐消瘦。桃仁一两去皮、尖杵碎，水一升半煮汁，入米作粥，空心食之（《心镜》）。

鬼疰心痛桃仁一合烂研，煎汤服之（《备急方》）。

卒然心痛桃仁七枚，去皮、尖研烂，水一合服之（《肘后方》）。

人好魇寐桃仁（熬去皮、尖）三七枚，以小便服之（《千金方》）。

下部虫□病人齿龈无色，舌上白，喜睡愦愦不知痛痒处，或下痢，乃下部生虫食肛也。桃仁十五枚，苦酒二升，盐一合，煮六合服之（《肘后方》）。

崩中漏下不止者。桃核烧存性研细，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

妇人难产数日不出。桃仁一个劈开，一片书“可”字，一片书“出”字，还合吞之即生（《删繁方》）。

产后百病《千金》桃仁煎：治妇人产后百病诸气。取桃仁一千二百枚，去皮、尖、双仁，熬捣极细，以清酒一斗半，研如麦粥法，纳小项瓷瓶中，面封，入汤中煮一伏时。每服一匙，温酒和服，日再（《图经本草》）。

产后身热如火，皮如粟粒者。桃仁研泥，同腊猪脂傅之，日日易之（《千金方》）。

产后血闭桃仁二十枚去皮、尖，藕一块，水煎服之，良（唐瑶《经验方》）。

产后阴肿桃仁，烧研傅之。

妇人阴痒桃仁杵烂，绵裹塞之（《肘后方》）。

男子阴肿作痒。用桃仁炒香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二。仍捣傅之（《外台》）。

小儿卵癞方同上。

小儿烂疮初起肿浆似火疮，桃仁研烂傅之（《秘录》）。

小儿聤耳桃仁炒研绵裹，日日塞之（《千金方》）。

风虫牙痛针刺桃仁，灯上烧烟出吹灭，安痛齿上咬之。不过五六次愈（《卫生家宝方》）。

唇干裂痛桃仁捣和猪脂傅（《海上》）。

大便不快里急后重。用桃仁三两去皮，吴茱萸二两，食盐一两，同炒熟，去盐、茱，每嚼桃仁五、七粒（《总录》）。

急劳咳嗽烦热。用桃仁三两去皮、尖，猪肝一枚，童子小便五升。同煮干，于木臼内捣烂，入蒸饼和丸梧子大。每温水下三十丸（《圣惠方》）。

冷劳减食渐至黑瘦。用桃仁五百颗，吴茱萸三两，同入铁铛中，微火炒一炊久，将桃仁去皮，看似微黄色即渐加火，待微烟出，即乘热收入新瓶内，厚纸封住，勿令泄气。每日空心取桃仁二十粒去皮嚼之，以温酒下。至重者服五百粒愈（《圣惠方》）。

预辟瘴疠桃仁一斤，吴茱萸、青盐各四两，同炒熟，以新瓶密封一七，取出拣去茱、盐，将桃仁去皮、尖，每嚼一二十枚。山居尤宜之（余居士《选奇方》）。

桃毛毛桃实上毛也。刮取用之。

〔气味〕辛，平，微毒。

〔主治〕破血闭，下血瘕，寒热积聚，无子，带下诸疾（《别录》）。疗崩中，破癖气（大明）。治恶鬼邪气（孟诜）。

桃枭

〔释名〕桃奴（《别录》）、枭景（同上）、神桃（〖《家宝方》〗）。〔《别录》曰〕此是桃实着树经冬不落者，正月采之，中实者良。〔时珍曰〕桃子干悬如枭首磔木之状，故名。奴者，言其不能成实也。《家宝方》谓之神桃，言其辟恶也。千叶桃花结子在树不落者，名鬼髑髅。雷敦《炮炙论》有修治之法，而方书未见用者。〔敦曰〕鬼髑髅十一月采得，以酒拌蒸之，从巳至未，焙干，以铜刀切，焙取肉用。

〔气味〕苦，微温，有小毒。

〔主治〕杀百鬼精物（《本经》）。杀精魅五毒不祥，疗中恶腹痛（《别录》）。〔颂曰〕胡洽治中恶毒气蛊疰有桃枭汤。治肺气腰痛，破血，疗心痛，酒磨暖服之（大明）。主吐血诸药不效，烧存性，研末，米汤调服，有验（汪颖）。治小儿虚汗，妇人妊娠下血，破伏梁结气，止邪疟。烧烟熏痔疮。烧黑油调，傅小儿头上肥疮软疖（时珍）。

〔附方〕旧三，新五。

伏梁结气在心下不散。桃奴三两为末，空心温酒，每服二钱（《圣惠》）。

鬼疟寒热树上自干桃子二七枚为末，滴水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一丸，侵晨面东井华水下，良（《圣济总录》）。

五种疟疾《家宝》通神丸：用神桃（即桃奴）十四枚，巴豆七粒，黑豆一两。研匀，以冷水和丸梧子大，朱砂为衣。发日五更念

药王菩萨七遍，井华水下一丸，立瘥。不过二次，妙不可言（王隐君《养生主论》）。

娠下血不止。用桃枭烧存性，研，水服取瘥（葛洪方）。

盗汗不止树上干桃子一个，霜梅二个，葱根七个，灯心二茎，陈皮一钱，稻根、大麦芽各一撮。水二钟，煎服（《经验方》）。

白秃头疮干桃一两，黑豆一合，为末，腊猪脂调搽（《圣惠》）。

小儿头疮树上干桃烧研，入腻粉、麻油调搽（《圣惠》）。

食桃成病桃枭烧灰二钱，水服取吐即愈。陆光禄说有人食桃不消化作病时，于林间得槁桃烧服，登时吐出即愈，此以类相攻也（张文仲《备急方》）。

花

〔修治〕〔《别录》曰〕三月三日采，阴干之。〔敦曰〕桃花勿用千叶者，令人鼻衄不止，目黄。收花拣净，以绢袋盛，悬檐下令干用。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杀疰恶鬼，令人好颜色（《本经》）。悦泽人面，除水气，破石淋，利大小便，下三虫（《别录》）。消肿满，下恶气（苏恭）。治心腹痛及秃疮（孟诜）。利宿水痰饮积滞，治风狂。研末，傅头上肥疮，手足瘑疮（时珍）。

〔发明〕〔弘景曰〕《肘后方》言：服三树桃花尽，则面色红润悦泽如桃花也。〔颂曰〕《太清草木方》言：酒渍桃花饮之，除百疾，益颜色。〔时珍曰〕按：欧阳询《初学记》载：北齐崔氏以桃花、白雪与儿𩞁面，云令面妍华光悦，盖得《本草》令人好颜色、悦泽人面之义，而陶、苏二氏乃引服桃花法，则因《本草》之言而谬用者也。桃花性走泄下降，利大肠甚快，用以治气实人病水饮肿满积滞、大小便闭塞者，则有功无害。若久服，即耗人阴血，损元气，岂能悦泽颜色耶？按张从正《儒门事亲》载：一妇滑泻数年，百治不效。或言：此伤饮有积也。桃花落时，以棘针刺取数十萼，勿犯人手。以面和作饼，煨熟食之，米饮送下。不一二时，泻下如倾。六七日，行至数百行，昏困，惟饮凉水而平。观此，则桃花之峻利可征矣。又苏鹗《杜阳编》载：范纯佑女丧夫发狂，闭之室中，夜断窗棂，登桃树上食桃花几尽。及旦，家人接下，自是遂愈也。珍按：此亦惊怒伤肝，痰夹败血，遂致发狂。偶得桃花利痰饮、散滞血之功，与张仲景治积热发狂用承气汤，畜血发狂用桃仁承气汤之意相同；而陈藏器乃言桃花食之患淋，何耶？

〔附方〕旧三，新十三。

大便艰难桃花为末，水服方寸匕，即通（《千金》）。

产后秘塞大小便不通。用桃花、葵子、滑石、槟榔等分，为末。每空心葱白汤服二钱，即利（《集验方》）。

心腹积痛三月三日采桃花晒干杵末，以水服二钱匕，良（孟诜《食疗本草》）。

疟疾不已桃花为末，酒服方寸匕，良（梅师方）。

痰饮宿水桃花散：收桃花阴干为末，温酒服一合，取利。觉虚，食少粥。不似转下药也（崔行功《纂要方》）。

脚气肿痛桃花一升，阴干为末。每温酒细呷之，一宿即消

（《外台秘要》）。

腰脊作痛三月三日取桃花一斗一升，井华水三斗，曲六升，米六斗，炊熟，如常酿酒。每服一升，日三服，神良（《千金》）。

脓瘘不止桃花为末，猪脂和傅之，日二（《千金》）。

头上秃疮三月三日收未开桃花阴干，与桑椹赤者等分作末，以猪脂和。先取灰汁洗去痂，即涂之（《食疗》）。

头上肥疮一百五日寒食节，收桃花为末。食后以水半盏调服方寸匕，日三，甚良（崔元亮《海上方》）。

黄水面疮方同上。

足上瘑疮桃花、食盐等分杵匀，醋和傅之（《肘后方》）。

雀卵面疱桃花、冬瓜仁研末等分，蜜调傅之（《圣惠》）。

干粪塞肠胀痛不通。用毛桃花湿者一两，和面三两，作馄饨煮熟，空心食之。日午腹鸣如雷，当下恶物也（《圣惠方》）。

面上粉刺□子如米粉。用桃花、丹砂各三两，为末。每服一钱，空心井水下，日三服。十日知，二十日小便当出黑汁，面色莹白也（《圣惠方》）。

令面光华三月三日收桃花，七月七日收鸡血，和涂面上。三二日后脱下，则光华颜色也（《圣济总录》）。

叶〔颂曰〕采嫩者名桃心，入药尤胜。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除尸虫，出疮中小虫（《别录》）。**治**

恶气，小儿寒热客忤（大明）。疗伤寒、时气、风痹无汗，治头风，通大小便，止霍乱腹痛（时珍）。

〔发明〕〔颂曰〕桃叶蒸汗法：张文仲《备急方》治天行病，有支太医桃叶汤熏法：用水一石煮桃叶，取七斗，安床簟下，厚被盖卧床上，乘热熏之。少时当雨汗，汗遍去汤，速粉之，并灸大椎穴，则愈。又陈廪丘《小品方》，有阮河南桃叶蒸法云：连发汗，汗不出者死，可蒸之，如中风法。烧地令热，去火，以少水洒之，布干桃叶于上厚二三寸，安席叶上卧之，温覆得大汗，被中傅粉极燥，便瘥也。凡柏叶、麦麸、蚕沙皆可如此法用。张苗言：曾有人疲极汗出，卧簟受冷，但苦寒倦。四日凡八发汗，汗不出，用此法而瘥也。〔时珍曰〕按：许叔微《本事方》云：伤寒病，医者须顾表里，循次第。昔范云为梁武帝属官，得时疫热疾，召徐文伯诊之。是时武帝有九锡之命，期在旦夕。云恐不预，求速愈。文伯曰："此甚易，政恐二年后不复起尔。"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煅地，布桃、柏叶于上，令云卧之。少顷汗出粉之，翌日遂愈。后二年云果卒。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

〔附方〕旧十，新一。

风袭项强不得顾视。穿地作坑，煅赤，以水洒之令冷，铺生桃叶于内。卧席上，以项着坑上，蒸至汗出，良久即瘥（《千金方》）。

小儿伤寒时气。用桃叶三两，水五升，煮十沸取汁，日五六遍淋之。后烧雄鼠粪二枚服之，妙（《伤寒类要》）。

二便不通桃叶杵汁半升服。冬用桃皮（孙真人方）。

霍乱腹痛吐利。桃叶三升（切），水五升，煮一升三合，分

二服（《外台》）。

除三尸虫桃叶杵汁，服一升（《外台秘要》）。

肠痔出血桃叶一斛杵，蒸之，纳小口器中坐，有虫自出（《肘后方》）。

女人阴疮如虫咬痒痛者。生捣桃叶，绵裹纳之，日三四易（《食疗本草》）。

足上瘑疮桃叶捣，和苦酒傅之（《肘后方》）。

鼻内生疮桃叶嫩心杵烂塞之。无叶用枝（《简便方》）。

身面癣疮日午捣桃叶，取汁搽之（《千金》）。

诸虫入耳桃叶挼熟塞之。或捣汁滴之。或作枕枕之，一夕自出（梅师）。

茎及白皮

〔修治〕〔时珍曰〕树皮、根皮皆可，用根皮尤良。并取东行者，刮去粗皮，取白皮入药。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除邪鬼中恶腹痛，去胃中热（《别录》）。治疰忤心腹痛，解蛊毒，辟疫疠，疗黄疸身目如金，杀诸疮虫（时珍）。

〔附方〕旧十四，新五。

天行疫疠常以东行桃枝煎熬汤浴之，佳（《类要》）。

黄疸如金晴明时，清晨勿令鸡、犬、妇人见，取东引桃根细如箸、若钗股者一握，切细，以水一大升，煎一小升，空腹顿服。后三五日，其黄离离如薄云散开，百日方平复也。黄散后，可时时饮清酒一杯，则眼中易散，否则散迟。忌食热面、猪、鱼等物。此是徐之才家秘方也（《伤寒类要》）。

肺热喘急《集验》：治肺热闷喘急，客热往来，欲死，不堪服药者。用桃皮、芫花各一升，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五合。以故布纳汁中，取薄胸口，温四肢，不盈数刻即止（《图经》）。

喉痹塞痛桃皮煮汁三升服（《千金方》）。

心虚健忘《圣惠》，令耳目聪明。用戊子日，取东引桃枝二七寸枕之。〇又方：五月五日日未出时，取东引桃枝刻作三寸木人，着衣领带中佩之（《千金方》）。

卒得心痛东引桃枝一把切，以酒一升，煎半升，顿服大效（《肘后方》）。

鬼疰心痛东引桃枝一握，去粗皮切，水二升，煎半升，频服（崔氏）。

解中蛊毒用东引桃白皮（烘干）、大戟、斑蝥（去足、翅熬），三物等分，为末。以冷水服半方寸匕，即出。不出更服。或因酒得以酒服，因食得以食服。《必效方》云：此乃李饶州法也。亦可以米泔丸服（苏颂《图经》）。

卒得恶疮人不识者。取桃皮作屑纳之（孙真人方）。

卒患瘰疬不痛者。取桃树白皮贴疮上，灸二七壮，良（孙真人方）。

热病口疮成□。桃枝煎浓汁含之。下部有疮，纳入之（《类

要》）。

下部□疮桃白皮煮取浓汁如稀饧，入熊胆少许，以绵蘸药纳入下部疮上（梅师）。

五痔作痛桃根，水煎汁浸洗之，当有虫出。

小儿湿癣桃树青皮为末和醋频傅之（《子母秘录》）。

狂狗咬伤桃白皮一握，水三升，煎一升服（梅师方）。

水肿尿短桃皮三斤去内外皮，秫米一斗，女曲一升，以水二斗煮桃皮，取汁一斗，以一半渍曲，一半渍秫饭，如常酿成酒。每服一合，日三次，以体中有热为候。小便多是病去。忌生冷、一切毒物（《圣济总录》）。

妇人经闭数年不通，面色萎黄，唇口青白，腹内成块，肚上筋起，腿胫或肿，桃根煎主之。用桃树根、牛蒡根、马鞭草根、牛膝、蓬蘖各一斤剉，以水三斗，煎一斗去滓，更以慢火煎如饧状收之。每以热酒调服一匙（《圣惠》）。

牙疼颊肿桃白皮、柳白皮、槐白皮等分，煎酒热漱。冷则吐之（《圣惠方》）。

小儿白秃桃皮五两煎汁，入白面沐之，并服（同上）。

桃胶

〔修治〕〔时珍曰〕桃茂盛时，以刀割树皮，久则胶溢出，采收，以桑灰汤浸过，曝干用。如服食，当依本方修炼。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炼服，保中不饥，忍风寒（《别

录》）。下石淋，破血，治中恶疰忤（苏恭）。主恶鬼邪气（孟诜）。和血益气，治下痢，止痛（时珍）。

〔发明〕〔颂曰〕《本草》言桃胶炼服，保中不饥。按仙方服胶法：取胶二十斤，绢袋盛，于栎木灰汁一石中，煮三五沸，取挂高处，候干再煮，如此三度，曝干研筛，蜜和丸梧子大，每空腹酒服二十丸。久服身轻不老。〔时珍曰〕按《抱朴子》云：桃胶以桑灰汁渍过服之，除百病，数月断谷，久则晦夜有光如月。又《列仙传》云：高丘公服桃胶得仙。古方以桃胶为仙药，而后人不复用之，岂其功亦未必如是之殊耶？

〔附方〕旧二，新三。

虚热作渴桃胶如弹丸大，含之佳（《外台》）。

石淋作痛桃木胶如枣大，夏以冷水三合，冬以汤三合，和服，日三服。当下石，石尽即止（《古今录验》）。

血淋作痛桃胶（炒）、木通、石膏各一钱，水一盏，煎七分，食后服（《杨氏家藏方》）。

产后下痢赤白，里急后重，□痛。用桃胶（焙干）、沉香、蒲黄（炒）各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食前米饮下（《妇人良方》）。

痘黶发搐黑陷者。用桃胶煎汤饮之。或水熬成膏，酒化服之，大效（《总微论》）。

桃符

〔主治〕中恶，精魅邪气，水煮汁服之（孟

诜）。

〔发明〕〔时珍曰〕《典术》云：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味辛气恶，故能厌伏邪气，制百鬼。今人门上用桃符以此。《玉烛宝典》云：户上着桃板辟邪，取《山海经》神荼、郁垒居东海蟠桃树下，主领众鬼之义。许慎云：羿死于桃棓。棓，杖也。故鬼畏桃，而今人用桃梗作杙橛以辟鬼也。《礼记》云：王吊则巫祝以桃茢前引，以辟不祥。茢者，桃枝作帚也。《博物志》云：桃根为印，可以召鬼。《甄异传》云：鬼但畏东南枝尔。据此诸说，则《本草》桃之枝、叶、根、核、桃枭、桃橛，皆辟鬼祟产忤，盖有由来矣。钱乙《小儿方》疏取积热及结胸，用巴豆、硇、汞之药，以桃符煎汤下，亦是厌之之义也。

桃橛《拾遗》。〔时珍曰〕橛音掘，即杙也。人多钉于地上，以镇家宅，三载者良。

〔主治〕卒心腹痛，鬼疰，破血，辟邪恶气胀满，煮汁服之，与桃符同功（藏器）。

〔附方〕新一。

风虫牙痛门下桃橛烧取汁，少少纳孔中，以蜡固之（《圣惠方》）。

桃寄生见《木部》。

桃蠹虫移入《虫部》。

栗《别录·上品》

【释名】〔时珍曰〕栗，《说文》作□，从卤（音条），象花实下垂之状也。梵书名笃迦。

【集解】〔《别录》曰〕栗生山阴，九月采。〔弘景曰〕今会稽诸暨栗，形大皮厚，不美；剡及始丰栗，皮薄而甜，乃佳。〔颂曰〕栗处处有之，而兖州、宣州者最胜。木高二三丈，叶极类栎。四月开花青黄色，长条似胡桃花。实有房猬，大者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将熟则罅拆子出。栗类亦多。按陆玑《诗疏》云：栗，五方皆有之，周、秦、吴、扬特饶。惟濮阳及范阳栗甜美味长，他方者不及也。倭、韩国诸岛上栗大如鸡子，味短不美。桂阳有莘栗，丛生，实大如杏仁，皮、子形色与栗无异，但小耳。又有奥栗，皆与栗同，子圆而细，惟江湖有之，或云即莘也。莘音榛，《诗》云“树之莘栗”是矣。〔保昇曰〕板栗、锥栗二树皆大。茅栗似板栗而细如橡子，其树虽小，叶亦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实冬枯为异耳。〔宗奭曰〕湖北一种旋栗，顶圆末尖，即榛栗，象榛子形也。栗欲干收，莫如曝之；欲生收，莫如润沙藏之，至夏初尚如新也。〔时珍曰〕栗但可种成，不可移栽。按《事类合璧》云：栗木高二三丈，苞生多刺如猬毛，每枝不下四五个苞，有青、黄、赤三色。中子或单或双，或三或四。其壳生黄熟紫，壳内有膜裹仁，九月霜降乃熟。其苞自裂而子坠者，乃可久藏，苞未裂者易腐也。其花作条，大如箸头，长四五寸，可以点灯。栗之大者为板栗，中心扁子为栗楔。稍小者为山栗。山栗之圆而末尖者为锥栗。圆小如橡子者为莘栗。小如指顶者为茅栗，即《尔雅》所谓栭栗也，一名栵栗，可炒食之。刘恂《岭表录异》云：广中无栗。惟勤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圆如弹子，皮厚而味如胡桃。得非栗乃水果，不宜于炎方耶？

栗

实

〔气味〕咸，温，无毒。〔诜曰〕吴栗虽大味短，不如北栗。凡栗日中暴干食，即下气补益；不尔犹有木气，不补益也。火煨去汗，亦杀木气。生食则发气，蒸炒热食则壅气。凡患风水人不宜食，味咸生水也。〔恭曰〕栗作粉食，胜于菱、芡；但以饲孩儿，令齿不生。〔宗奭曰〕小儿不可多食。生则难化，熟则滞气，膈食生虫，往往致病。

〔主治〕益气，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别录》）。生食，治腰脚不遂（思邈）。疗筋骨断碎，肿痛瘀血，生嚼涂之，有效（苏恭）。

栗楔（音屑）。〔时珍曰〕一球三颗，其中扁者栗楔也。

〔主治〕筋骨风痛（士良）。活血尤效。〔颂曰〕今衡山合活血丹用之。每日生食七枚，破冷痃癖。又生嚼，罨恶刺，出箭头，傅瘰疬肿毒痛（大

明）。

〔发明〕〔思邈曰〕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食之。〔弘景曰〕相传有人患腰脚弱，往栗树下食数升，便能起行。此是补肾之义，然应生啖。若服饵则宜蒸曝之。〔宗奭曰〕栗之补肾，为其味咸，又滞其气也。〔时珍曰〕栗于五果属水。水潦之年则栗不熟，类相应也。有人内寒，暴泄如注，令食煨栗二三十枚，顿愈。肾主大便，栗能通肾，于此可验。《经验后方》治肾虚腰脚无力，以袋盛生栗悬干，每旦吃十余颗，次吃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盖风干之栗，胜于日曝，而火煨油炒，胜于煮蒸。仍须细嚼，连液吞咽，则有益。若顿食至饱，反致伤脾矣。按苏子由诗云："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此得食栗之诀也。王祯《农书》云：《史记》载秦饥，应侯请发五苑枣、栗。则《本草》栗厚肠胃、补肾气、令人耐饥之说，殆非虚语矣。

〔附方〕旧三，新五。

小儿疳疮生嚼栗子傅之（《外台》）。

苇刺入肉方同上。

马汗入肉成疮者。方同上（《胜金方》）。

马咬成疮独颗栗子烧研傅之（《医说》）。

熊虎爪伤嚼栗傅之（《肘后》）。

小儿口疮大栗煮熟，日日与食之，甚效（《普济》）。

衄血不止宣州大栗七枚刺破，连皮烧存性，出火毒，入麝香少许研匀。每服二钱，温水下（《圣济总录》）。

金刃斧伤用独壳大栗研傅，或仓卒嚼傅亦可（《集简方》）。

栗荴音孚。〔恭曰〕栗内薄皮也。

〔气味〕甘，平，涩，无毒。

〔主治〕捣散，和蜜涂面，令光急去皱纹（苏恭）。

〔附方〕新一。

骨鲠在咽栗子内薄皮烧存性，研末，吹入咽中即下。〇《圣济总录》：用栗子肉上皮半两为末，鲇鱼肝一个，乳香二钱半，同捣，丸梧子大。看鲠远近，以线系绵裹一丸，水润吞之，提线钓出也。

栗壳栗之黑壳也。

〔气味〕同荴。

〔主治〕反胃消渴，煮汁饮之（孟诜）。煮汁饮，止泻血（大明）。

〔附方〕新一。

鼻衄不止累医不效。栗壳烧存性，研末，粥饮服二钱（《圣惠方》）

毛球栗外刺包也。

〔主治〕煮汁，洗火丹毒肿（苏恭）。

花

〔主治〕瘰疬（吴瑞）。

树皮

〔主治〕煮汁，洗沙虱、溪毒（苏恭）。疗疮毒（苏颂）。治丹毒五色无常。剥皮有刺者，煎水洗之（孟诜。〇出《肘后方》）。

根

〔主治〕偏肾气，酒煎服之（汪颖）。

天师栗《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宋祁《益州方物记》云：天师栗，惟西蜀青城山中有之，他处无有也。云张天师学道于此所遗，故名。似栗而味美，惟独房若橡为异耳。今武当山所卖娑罗子，恐即此物也。

天师栗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久食，已风挛（时珍。〇出《益州记》）。

枣《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大曰枣，小曰棘。棘，酸枣也。枣性高，故重束；棘性低，故并束。束音次。枣、棘皆有刺针，会意也。

【集解】〔《别录》曰〕枣生河东平泽。〔弘景曰〕世传河东猗氏县枣特异。今青州出者形大而核细，多膏甚甜。郁州互市者亦好，小不及耳。江东临沂金城枣形大而虚，少脂，好者亦可用之。南枣大恶，不堪啖。〔颂曰〕近北州郡皆出枣，惟青州之种特佳。晋州、绛州者虽大，而不及青州肉厚也。江南出者，坚燥少脂。今园圃种莳者，其种甚多。美者有水菱枣、御枣之类，皆不堪入药，盖肌肉轻虚故也。南郡人煮而曝干，皮薄而皱，味更甘于他枣，谓之天蒸枣，亦不入药。按郭璞注《尔雅》云：壶枣大而锐，壶犹瓠也。边，腰枣也，细腰，今谓之辘轳枣。榟，白枣也，子白乃熟。洗，大枣也，出河东猗氏县，大如鸡卵。遵，羊枣也，实小紫黑，俗名羊矢枣。樲，酸枣也，木小而实酢。还味，棯枣也，其味短。蹶泄，苦枣也，其味苦。晰，无实枣也。〔宗奭曰〕大枣先青州，次晋州，皆可晒曝入药，益脾胃。余者止可充食用耳。青州人以枣去皮核，焙干为枣圈，以为奇果。有御枣，甘美轻脆，后众枣熟而易生虫，今人所谓扑落酥者是也。又有牙枣，先众枣熟，亦甘美，微酸而尖长。二枣皆可啖，不堪收曝。〔时珍曰〕枣木赤心有刺。四月生小叶，尖觥光泽。五月开小花，白色微青。南北皆有，惟青、晋所出者肥大甘美，入药为良。其类甚繁，《尔雅》所载之外，郭义恭《广志》有狗牙、鸡心、牛头、羊矢、猕猴、细腰、赤心、三星、骈白之名，又有木枣、氐枣、桂枣、夕枣、灌枣、墟枣、蒸枣、白枣、丹枣、棠枣，及安邑、信都诸枣。谷城紫枣长二寸，羊角枣长三寸。密云所出小枣，脆润核细，味亦甘美，皆可充果食，不堪入药。入药须用青州及晋地晒干大枣为良。按贾思勰《齐民要术》云：凡枣全赤时，日日撼而收

曝，则红皱。若半赤收者，肉未充满，干即色黄而皮皱；将赤收者，味亦不佳。《食经》作干枣法：须治净地，铺菰箔之类承枣，日晒夜露，择去胖烂，曝干收之。切而晒干者为枣脯。煮熟榨出者为枣膏，亦曰枣瓤。蒸熟者为胶枣，加以糖、蜜拌蒸则更甜；以麻油叶同蒸，则色更润泽。捣胶枣晒干者为枣油，其法取红软干枣入釜，以水仅淹平，煮沸漉出，砂盆研细，生布绞取汁，涂盘上晒干，其形如油，以手摩刮为末收之。每以一匙，投汤碗中，酸甜味足，即成美浆，用和米麨，最止饥渴、益脾胃也。卢谌《祭法》云：春祀用枣油。即此。

枣

生枣

〔气味〕甘、辛，热，无毒。多食令人寒热。凡羸瘦者不可食。〔思邈曰〕多食令人热渴膨胀，动脏腑，损脾元，助湿热。

大枣

〔释名〕干枣（《别录》）、美枣（《别录》）、良枣（〖《别录》〗）。〔《别录》曰〕八月采，曝干。〔瑞曰〕此

即晒干大枣也。味最良美，故宜入药。今人亦有用胶枣之肥大者。

〔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甘、辛，热，滑，无毒。〔杲曰〕温。〔大明曰〕有齿病、疳病、虫□人不宜啖枣，小儿尤不宜食。又忌与葱同食，令人五脏不和；与鱼同食，令人腰腹痛。〔时珍曰〕今人蒸枣多用糖、蜜拌过，久食最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故嵇康《养生论》云：齿处晋而黄，虱处头而黑。

〔主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气，平胃气，通九窍，助十二经，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和百药。久服轻身延年（《本经》）。〔宗奭曰〕煮取肉，和脾胃药甚佳。补中益气，坚志强力，除烦闷，疗心下悬，除肠澼。久服不饥神仙（《别录》）。润心肺，止嗽，补五脏，治虚损，除肠胃癖气。和光粉烧，治疳痢（大明）。小儿患秋痢，与蛀枣食之良（孟诜）。杀乌头、附子、天雄毒（之才）。和阴阳，调荣卫，生津液（李杲）。

〔发明〕〔弘景曰〕道家方药，以枣为佳饵。其皮利，肉补虚，所以合汤皆擘之也。〔杲曰〕大枣气味俱厚，阳也。温以补不足，甘以缓阴血。〔成无己曰〕邪在荣卫者，辛甘以解之。故用姜、枣以和营卫，生发脾胃升腾之气。张仲景治奔豚，用大枣滋脾土以平肾气也。治水饮胁痛有十枣汤，益土而胜水也。〔震亨曰〕枣属土而有火，味甘性缓。甘先入脾，补脾者未尝用甘。故今人食甘多者，脾必受病也。〔时珍曰〕《素问》言枣为脾之果，脾病宜食之。谓治病和药，枣为脾经血分药也。若无故频食，则生虫损齿，贻害多矣。按

王好古云：中满者勿食甘，甘令人满。故张仲景建中汤心下痞者，减饴、枣，与甘草同例，此得用枣之方矣。又按许叔微《本事方》云：一妇病脏燥悲泣不止，祈祷备至。予忆古方治此证用大枣汤，遂治，与服尽剂而愈。古人识病治方，妙绝如此。又陈自明《妇人良方》云：程虎卿内人妊娠四五个月，遇昼则惨戚悲伤，泪下数欠，如有所凭，医巫兼治皆无益。管伯周说：先人曾语此，治须大枣汤乃愈。虎卿借方治药，一投而愈。方见下条。又《摘玄方》治此证，用红枣烧存性，酒服三钱，亦大枣汤变法也。

〔附方〕旧七，新十二。

调和胃气以干枣去核，缓火逼燥为末。量多少入少生姜末，白汤点服。调和胃气甚良（《衍义》）。

反胃吐食大枣一枚去核，用斑蝥一枚去头翅，入在内，煨熟去蝥，空心食之，白汤下，良。

小肠气痛大枣一枚去核，用斑蝥一枚去头、足、翅，入枣内，纸包煨熟，去蝥食枣，以桂心、毕澄茄汤下（《直指》）。

伤寒热病后，口干咽痛，喜唾。大枣二十枚，乌梅十枚，捣入蜜丸。含如杏核大，咽汁甚效（《千金方》）。

妇人脏燥悲伤欲哭，象若神灵，数欠者，大枣汤主之。大枣十枚，小麦一升，甘草二两，每服一两，水煎服之。亦补脾气（《金匮》）。

娠腹痛大红枣十四枚，烧焦为末，以小便服之（梅师）。

大便燥塞大枣一枚去核，入轻粉半钱缚定，煨熟食之，仍以枣汤送下（《直指》）。

咒枣治疟执枣一枚，咒曰：“吾有枣一枚，一心归大道。优

他或优降，或劈火烧之。”念七遍，吹枣上，与病人食之，即愈（《岣嵝神书》）。

烦闷不眠大枣十四枚，葱白七茎，水三升，煮一升，顿服（《千金》）。

上气咳嗽治伤中筋脉急，上气咳嗽者。用枣二十枚去核，以酥四两微火煎，入枣肉中泣尽酥，取收之。常含一枚，微微咽之取瘥（《圣惠方》）。

肺疽吐血因啖辛辣、热物致伤者。用红枣连核烧存性，百药煎煅过，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三因》）。

耳聋鼻塞不闻音声、香臭者。取大枣十五枚去皮核，蓖麻子三百枚去皮，和捣。绵裹塞耳、鼻，日一度。三十余日，闻声及香臭也。先治耳，后治鼻，不可并塞（孟诜《食疗》）。

久服香身用大枣肉和桂心、白瓜仁、松树皮为丸，久服之（《食疗本草》）。

走马牙疳新枣肉一枚，同黄檗烧焦为末。油和傅之。若加砒少许更妙（王氏《博济》）。

诸疮久坏不愈者。枣膏三升，煎水频洗，取愈（《千金》）。

痔疮疼痛大肥枣一枚剥去皮，取水银掌中，以唾研令极熟，傅枣瓤上，纳入下部，良（《外台》）。

下部虫痒蒸大枣取膏，以水银和捻，长三寸，以绵裹，夜纳下部中，明日虫皆出也（《肘后》）。

卒急心疼《海上方》诀云：“一个乌梅二个枣，七个杏仁一处捣。男酒女醋送下之，不害心疼直到老。”

食椒闭气京枣食之即解也（《百一选方》）。

三岁陈枣核中仁

〔气味〕燔之，苦，平，无毒。

〔主治〕腹痛邪气（《别录》）。恶气卒疰忤（孟诜）。核烧研，掺胫疮良（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刘根别传》云：道士陈孜如痴人，江夏袁仲阳敬事之。孜曰："今春当有疾，可服枣核中仁二十七枚。"后果大病，服之而愈。又云："常服枣仁，百邪不复干也。"仲阳服之有效，则枣果有治邪之说矣。又道书云：常含枣核治气，令口行津液，咽之佳。谢承《后汉书》亦云：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十年也。此皆藉枣以生津受气，而咽之又能达黄宫，以交离坎之义耳。

叶

〔气味〕甘，温，微毒。〔《别录》曰〕散服使人瘦，久即呕吐。

〔主治〕覆麻黄，能令出汗（《本经》）。和葛粉，揩热痱疮，良（《别录》）。治小儿壮热，煎汤浴之（大明）。

〔附方〕新二。

小儿伤寒五日已后热不退。用枣叶半握，麻黄半两，葱白、豆豉各一合，童子小便二钟，煎一钟，分二服，取汗（《总录》）。

反胃呕哕干枣叶一两，藿香半两，丁香二钱半，每服二钱，姜三片，水一盏煎服（《圣惠方》）。

木心

〔气味〕甘、涩，温，有小毒。

〔主治〕中蛊腹痛，面目青黄，淋露骨立。剉取一斛，水淹二寸，煮至二斗澄清，煎五升。旦服五合，取吐即愈。又煎红水服之，能通经脉（时珍。〇出《小品方》）。

根

〔主治〕小儿赤丹从脚趺起，煎汤频浴之（时珍。〇出《千金》）。

〔附方〕旧一。

令发易长取东行枣根三尺，横安甑上蒸之，两头汗出，收取傅发，即易长（《圣惠方》）。

皮

〔主治〕同老桑树皮，并取北向者，等分，烧研。每用一合，井水煎，澄取清，洗目。一月三洗，昏者复明。忌荤、酒、房事（时珍）。

仲思枣宋《开宝》

【释名】仙枣（〖杜宝〗）。〔志曰〕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因以为名。

【集解】〔志曰〕仲思枣形如大枣，长一二寸，正紫色，细文小核，味甘。今亦少有。〔时珍曰〕按杜宝《大业拾遗记》云：隋时信都郡献仲思枣，长四寸，围五寸，肉肥核小有味，胜于青州枣，亦名仙枣。观此，则《广志》之西王母枣、谷城紫枣，皆此类也。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虚益气，润五脏，去痰嗽冷气。久服令人肥健，好颜色，神仙不饥（《开宝》）。

苦枣《食性》

【释名】蹶泄（《尔雅》）。〇名义未详。

【集解】〔士良曰〕苦枣处处有之。色青而小，味苦不堪，人多不食。

实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伤寒热伏在脏腑，狂荡烦满，大小便闭涩。取肉煮研，和蜜丸服（士良）。

《本草纲目》第二十九卷终

第三十卷　果部

目录

果之二山果类三十四种

梨《别录》

鹿梨《图经》

棠梨《纲目》

海红《纲目》

木瓜《别录》

楂子《食疗》

榠楂《图经》

榅桲《开宝》

山楂《唐本草》（即山查）

庵罗果《开宝》

柰《别录》

林檎《开宝》

柿《别录》

椑柿《开宝》

君迁子《拾遗》（即牛奶柿）

安石榴《别录》

橘《本经》

柑《开宝》

橙《开宝》

柚《日华》

枸橼《图经》（即香橼）

金橘《纲目》

枇杷《别录》

杨梅《开宝》

樱桃《别录》

山婴桃《别录》

银杏《日用》（即白果）

胡桃《开宝》

榛《开宝》

阿月浑子《拾遗》

槠子《拾遗》

钩栗《拾遗》

橡实《唐本草》（即栎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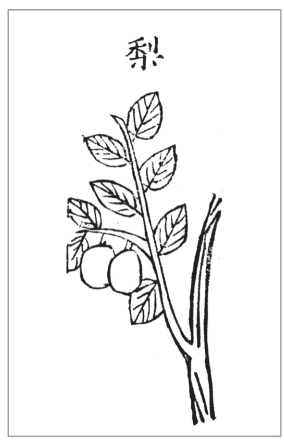
槲实《唐本草》（即槲若）

右附方旧五十二，新一百七十四。

果之二山果类三十四种

梨《别录·下品》

【释名】快果（〖弘景〗）、**果宗**（〖《纲目》〗）、**玉乳**（〖《纲目》〗）、**蜜父**（〖《清异录》〗）。〔震亨曰〕梨者，利也。其性下行流利也。〔弘景曰〕梨种殊多，并皆冷利，多食损人，故俗人谓之快果，不入药用。



梨

【集解】〔颂曰〕梨处处皆有，而种类殊别。医方相承，用乳梨、鹅梨。乳梨出宣城，皮厚而肉实，其味极长。鹅梨河之南北州郡皆有之，皮薄而浆多，味差短，其香则过之。其余水梨、消梨、紫糜梨、赤梨、青梨、茅梨、甘棠梨、御儿梨之类甚多，俱不入药也。一种桑梨，惟堪蜜煮食之，止口干，生食不益人，冷中。又有紫花梨，疗心热。唐武宗有此疾，百药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此梨绞汁进之，帝疾遂愈。复求之，不可得。常山郡忽有一株，因缄封以进。帝多食之，解烦燥殊效。岁久木枯，不复有种，今人不得而用之矣。〔时珍曰〕梨树高二三丈，尖叶光腻有细齿，二月开白花如雪六出。上巳无风则结实必佳。故古语云："上巳有风梨有蠹，中秋无月蚌无

胎。”贾思勰言梨核每颗有十余子，种之惟一二子生梨，余皆生杜，此亦一异也。杜，即棠梨也。梨品甚多，必须棠梨、桑树接过者，则结子早而佳。梨有青、黄、红、紫四色。乳梨即雪梨，鹅梨即绵梨，消梨即香水梨也。俱为上品，可以治病。御儿梨，即玉乳梨之讹。或云御儿一作语儿，地名也，在苏州嘉兴县，见《汉书注》。其他青皮、早谷、半斤、沙糜诸梨，皆粗涩不堪，止可蒸煮及切烘为脯尔。一种醋梨，易水煮熟，则甜美不损人也。昔人言梨，皆以常山真定、山阳钜野、梁国睢阳、齐国临淄、巨鹿、弘农、京兆、邺都、洛阳为称。盖好梨多产于北土，南方惟宣城者为胜。故司马迁《史记》云：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株梨，其人与千户侯等也。又魏文帝诏云：真定御梨大如拳，甘如蜜，脆如菱，可以解烦释悁。辛氏《三秦记》云：含消梨大如五升器，坠地则破，须以囊承取之。汉武帝尝种于上苑。此又梨之奇品也。《物类相感志》言：梨与萝卜相间收藏，或削梨蒂插于萝卜上藏之，皆可经年不烂。今北人每于树上包裹，过冬乃摘，亦妙。

实

〔气味〕甘、微酸，寒，无毒。多食令人寒中萎困。金疮、乳妇、血虚者，尤不可食。〔志曰〕《别本》云：梨，甘寒，多食成冷痢。桑梨：生食冷中，不益人。

〔主治〕热嗽，止渴。切片贴汤火伤，止痛不烂（苏恭）。治客热，中风不语，治伤寒热发，解丹石热气、惊邪，利大小便（《开宝》）。除贼风，止心烦气喘热狂。作浆，吐风痰（大明）。卒暗风不语者，生捣汁频服。胸中痞塞热结者，宜多食之（孟诜）。润肺凉心，消痰降

火，解疮毒、酒毒（时珍）。

〔发明〕〔宗奭曰〕梨多食动脾，少则不及病，用梨者当斟酌之。惟病酒烦渴人食之甚佳，终不能却疾。〔慎微曰〕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有一朝士见奉御梁新，诊之曰：风疾已深，请速归去。复见鄜州马医赵鄂诊之，言与梁同，但请多吃消梨，咀齕不及，绞汁而饮。到家旬日，唯吃消梨，顿爽也。〔时珍曰〕《别录》著梨止言其害，不著其功。陶隐居言梨不入药。盖古人论病多主风寒，用药皆是桂、附，故不知梨有治风热、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毒之功也。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六七。梨之有益，盖不为少，但不宜过食尔。按《类编》云：一士人状若有疾，厌厌无聊，往谒杨吉老诊之。杨曰：君热证已极，气血消铄，此去三年，当以疽死。士人不乐而去。闻茅山有道士医术通神，而不欲自鸣。乃衣仆衣，诣山拜之，愿执薪水之役。道士留置弟子中。久之以实白道士。道士诊之，笑曰：汝便下山，但日日吃好梨一颗。如生梨已尽，则取干者泡汤，食滓饮汁，疾自当平。士人如其戒，经一岁复见吉老。见其颜貌腴泽，脉息和平，惊曰：君必遇异人，不然岂有痊理？士人备告吉老。吉老具衣冠望茅山设拜，自咎其学之未至。此与《琐言》之说仿佛。观夫二条，则梨之功岂小补哉？然惟乳梨、鹅梨、消梨可食，余梨则亦不能去病也。

〔附方〕旧六，新三。

消渴饮水用香水梨、或鹅梨、或江南雪梨皆可，取汁以蜜汤熬成瓶收。无时以热水或冷水调服，愈乃止（《普济方》）。

卒得咳嗽〔颂曰〕崔元亮《海上方》：用好梨去核，捣汁一碗，入椒四十粒，煎一沸去滓，纳黑饧一大两，消讫，细细含咽立定。〔诜曰〕用梨一颗，刺五十孔，每孔纳椒一粒，面裹灰火煨熟，停冷去椒食之。又方：去核纳酥、蜜，面裹烧熟，冷食。又方：切片，酥煎食之。又方：捣汁一升，入酥、蜜各一两，地黄汁一升，煎成含咽。凡治嗽须喘急定时冷食之。若热食反伤肺，令嗽更剧，不可

救也。若反，可作羊肉汤饼饱食之，便卧少时，即佳。

痰喘气急梨剜空，纳小黑豆令满，留盖合住扎定，糠火煨熟，捣作饼。每日食之，至效（《摘玄》）。

暗风失音生梨捣汁一盏饮之，日再服（《食疗本草》）。

小儿风热昏懵躁闷，不能食。用消梨三枚切破，以水二升，煮取汁一升，入粳米一合，煮粥食之（《圣惠方》）。

赤目弩肉日夜痛者。取好梨一颗捣绞汁，以绵裹黄连片一钱浸汁。仰卧点之（《图经》）。

赤眼肿痛鹅梨一枚捣汁，黄连末半两，腻粉一字，和匀绵裹浸梨汁中，日日点之（《圣惠》）。

反胃转食药物不下。用大雪梨一个，以丁香十五粒刺入梨内，湿纸包四五重，煨熟食之（《总录》）。

花

〔主治〕**去面黑粉滓**（时珍。方见李花下）。

叶

〔主治〕**霍乱吐利不止，煮汁服。作煎，治风**（苏恭）。**治小儿寒疝**（苏颂）。**捣汁服，解中菌毒**（吴瑞）。

〔附方〕旧三，新一。

小儿寒疝腹痛大汗出。用梨叶浓煎七合，分作数服，饮之大良。此徐王经验方也（《图经本草》）。

中水毒病初起，头痛恶寒，拘急心烦。用梨叶一把捣烂，以酒一盏搅饮（《箧中方》）。

蠼螋尿疮出黄水。用梨叶汁涂之，干即易（《箧中方》）。

食梨过伤梨叶煎汁解之（黄记）。

木皮

〔主治〕**解伤寒时气**（时珍）。

〔附方〕新四。

伤寒温疫已发未发。用梨木皮、大甘草各一两，黄秫谷一合为末，锅底煤一钱。每服三钱，白汤下，日二服，取愈。此蔡医博方也（黎居士《简易方》）。

霍乱吐利梨枝煮汁饮（《圣惠》）。

气积郁冒人有气从脐左右起上冲，胸满气促，郁冒厥者。用梨木灰、伏出鸡卵壳中白皮、紫菀、麻黄去节，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酒下。亦可为末服方寸匕，或煮汤服（《总录》）。

结气咳逆三十年者服之亦瘥。方同上。

鹿梨《图经》

〔校正〕原附梨下，今分出。

【释名】**鼠梨**（《诗疏》）、**山梨**（《毛诗》）、**杨檖**（《尔雅》）、**罗**（〖《尔雅》〗）。〔时珍曰〕《尔雅》云：檖，罗也。其木有纹如罗，故名。《诗》云："隰有树檖。"毛苌注

云：檖一名赤罗，一名山梨，一名树梨。今人谓之杨檖。陆玑《诗疏》云：檖即鹿梨也，一名鼠梨。

【集解】〔颂曰〕江宁府信州一种小梨名鹿梨，叶如茶，根如小拇指。彼人取皮治疮，八月采之。近处亦有，但采实作干，不知入药也。〔时珍曰〕山梨，野梨也，处处有之。梨大如杏，可食。其木文细密，赤者文急，白者文缓。按陆玑云：鹿梨，齐郡尧山、鲁国、河内皆有，人亦种之。实似梨而酢，亦有美脆者。

实

〔气味〕酸、涩，寒，无毒。

〔主治〕煨食治痢（苏颂）。

根皮

〔气味〕同实。

〔主治〕疮疥，煎汁洗之（苏颂）。

〔附方〕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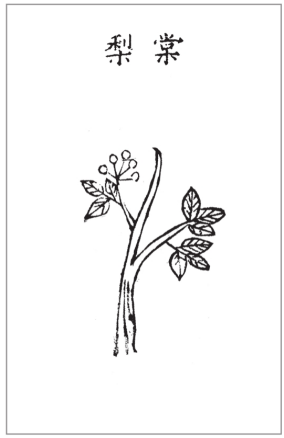
一切疮鹿梨散：用鹿梨根、蛇床子各半斤，真剪草四两，硫黄三钱，轻粉一钱，为末。麻油调傅之。小儿涂于绢衣上着之，七日不解，自愈（《仁存方》）。

一切癣鹿梨根刮皮捣烂，醋和麻布包擦之。干者为末，以水和捣（唐瑶《经验方》）。

棠梨《纲目》

【释名】甘棠（〖《尔雅》〗）。〔时珍曰〕《尔雅》

云：杜，甘棠也。赤者杜，白者棠。或云：牝曰杜，牡曰棠。或云：涩者杜，甘者棠。杜者涩也，棠者糖也。三说俱通，末说近是。



棠梨

【集解】〔时珍曰〕棠梨，野梨也。处处山林有之。树似梨而小。叶似苍术叶，亦有团者，三叉者，叶边皆有锯齿，色颇黪白。二月开白花，结实如小楝子大，霜后可食。其树接梨甚嘉。有甘、酢，赤、白二种。按陆玑《诗疏》云：白棠，甘棠也，子多酸美而滑。赤棠子涩而酢，木理亦赤，可作弓材。《救荒本草》云：其叶味微苦，嫩时炸熟，水浸淘净，油、盐调食，或蒸晒代茶。其花亦可炸食，或晒干磨面作烧饼食以济饥。又杨慎《丹铅录》言：尹伯奇采棹花以济饥。注者言：棹即山梨，乃今棠梨也。未知是否？

实

〔气味〕酸、甘、涩，寒，无毒。

〔主治〕烧食，止滑痢（时珍）。

枝叶

〔气味〕同实。

〔主治〕霍乱吐泻不止，转筋腹痛，取一握，同木瓜二两煎汁，细呷之（时珍。〇《圣惠方》）。

〔附方〕新一。

反胃吐食棠梨叶油炒去刺，为末。每旦酒服一钱（《山居四要》）。

海红《纲目》

【释名】海棠梨（〖温庭筠〗）。〔时珍曰〕按李德裕《草木记》云：凡花木名海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又李白诗注云：海红乃花名，出新罗国甚多。则海棠之自海外有据矣。

【集解】〔时珍曰〕《饮膳正要》果类有海红，不知出处，此即海棠梨之实也。状如木瓜而小，二月开红花，实至八月乃熟。郑樵《通志》云：海棠子名海红，即《尔雅》赤棠也。沈立《海棠记》云：棠有甘棠、沙棠、棠梨，皆非海棠也。海棠盛于蜀中。其出江南者名南海棠，大抵相类，而花差小。棠性多类梨。其核生者长慢，十数年乃花。以枝接梨及木瓜者易茂，其根色黄而盘劲，其木坚而多节，外白中赤。其枝叶密而条畅。其叶类杜，大者缥绿色，小者浅紫色。二月开花五出，初如胭脂点点然，开则渐成缬晕，落则有若宿妆淡粉。其蒂长寸余，淡紫色，或三萼、五萼成丛。其蕊如金粟，中有紫须。其实状如梨，大如樱桃，至秋可食，味甘酸。大抵海棠花以紫绵色者为正，余皆棠梨耳。海棠花不香，惟蜀之嘉州者有香而木大。有黄海棠，花黄。贴榦海棠，花小而鲜。垂丝海棠，花粉红向下。皆无子，非真海棠也。

子

【气味】酸、甘，平，无毒。

【主治】泄痢（时珍。〇出《正要》）。

木瓜《别录·中品》

【释名】楙（音茂。〖《尔雅》〗）。〔时珍曰〕按《尔雅》云：楙，木瓜。郭璞注云：木实如小瓜，酢而可食。则木瓜之名取此义也。或云：木瓜味酸，得木之正气故名。亦通。楙从林、矛，谐声也。

海红

木瓜

【集解】〔弘景曰〕木瓜，山阴兰亭尤多，彼人以为良果。又有榠楂，大而黄。有楂子，小而涩。《礼》云：楂、梨钻之。古亦以楂为果，今则不也。〔保昇曰〕其树枝状如柰，花作房生子，形似栝楼，火干甚香。楂子似梨而酢，江外常为果食。〔颂曰〕木瓜处处有之，而宣城者为佳。木状如柰，春末开花，深红色。其实大者如瓜，小者如拳，上黄似着粉。宣人种莳尤谨，遍满山谷。始实成则镞纸花粘于上，夜露日烘，渐变红，花文如生。本州以充土贡，故有宣城花木瓜之称。榠楂酷类木瓜，但看蒂间别有重蒂如乳者为木瓜，无者为榠楂也。〔敦曰〕真木瓜皮薄，色赤黄，香而甘酸不涩，其向里子头尖，一面方，食之益人。有和圆子，色微黄，蒂粗，其子小圆，味涩微咸，能伤人气。有蔓子，颗小，味绝涩，不堪用。有土伏子，味绝苦涩不堪，子如大样油麻，饵之令人目涩、多赤筋痛也。〔宗奭曰〕西洛大木瓜，其味和美，至熟止青白色，入药绝有功，胜宣州者，味淡。〔时珍曰〕木瓜可种可接，可以枝压。其叶光而厚，其实如小瓜而有鼻，津润味不木者为木瓜；圆小于木瓜，味木而酢涩者为木桃；似木瓜而无鼻，大于木桃，味涩者为木李，亦曰木梨，即榠楂及和圆子也。鼻乃花脱处，非脐蒂也。木瓜性脆，可蜜渍之为果。去子蒸烂，捣泥入蜜与姜作煎，冬月饮尤佳。木桃、木李性坚，可蜜煎及作糕食之。木瓜烧灰散池中，可以毒鱼，说出《淮南万毕术》。又

《广志》云：木瓜枝，一尺有百二十节，可为杖。

实

〔修治〕〔敦曰〕凡使木瓜，勿犯铁器，以铜刀削去硬皮并子，切片晒干，以黄牛乳汁拌蒸，从巳至未，待如膏煎，乃晒用也。〔时珍曰〕今人但切片晒干入药尔。按《大明会典》：宣州岁贡乌烂虫蛀木瓜入御药局。亦取其陈久无木气，如栗子去木气之义尔。

〔气味〕酸，温，无毒。〔思邈曰〕酸、咸，温，涩。〔诜曰〕不可多食，损齿及骨。

〔主治〕湿痹邪气，霍乱大吐下，转筋不止（《别录》）。治脚气冲心，取嫩者一颗，去子煎服佳。强筋骨，下冷气，止呕逆，心膈痰唾，消食，止水利后渴不止，作饮服之（藏器）。止吐泻奔豚，及水肿冷热痢，心腹痛（大明）。调营卫，助谷气（雷敦）。去湿和胃，滋脾益肺，治腹胀善噫，心下烦痞（好古）。

〔发明〕〔杲曰〕木瓜入手、足太阴血分，气脱能收，气滞能和。〔弘景曰〕木瓜最疗转筋。如转筋时，但呼其名及书土作木瓜字皆愈。此理亦不可解。俗人拄木瓜杖，云利筋脉也。〔宗奭曰〕木瓜得木之正，酸能入肝，故益筋与血。病腰肾脚膝无力，皆不可缺也。人以铅霜或胡粉涂之，则失酢味，且无渣，盖受金之制也。〔时珍曰〕木瓜所主霍乱、吐利、转筋、脚气，皆脾胃病，非肝病也。肝虽主筋，而转筋则由湿热、寒湿之邪袭伤脾胃所致，故筋转必起于足腓。腓及宗筋皆属阳明。木瓜治转筋，非益筋也，理脾而伐肝也。土病则金衰而木盛，故用酸温以收脾肺之耗散，而藉其走筋以平肝邪，乃土中泻木以助金也。木平则土得令而金受荫矣。《素问》云：酸走

筋。筋病无多食酸。孟诜云：多食木瓜，损齿及骨。皆伐肝之明验。而木瓜入手、足太阴为脾、肺药，非肝药，益可征矣。又《针经》云：多食酸，令人癃。酸入于胃，其气涩以收，上之两焦，不能出入，流入胃中，下注膀胱，胞薄以软，得酸则缩卷，约而不通，故水道不利而癃涩也。罗天益《宝鉴》云：太保刘仲海日食蜜煎木瓜三五枚，同伴数人皆病淋疾，以问天益。天益曰：此食酸所致也，但夺食则已。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所营，伤在五味。五味太过，皆能伤人，不独酸也。又陆佃《埤雅》云：俗言梨百损一益，楙百益一损。故《诗》云："投我以木瓜。"取其有益也。

〔附方〕旧二，新十。

项强筋急不可转侧，肝、肾二脏受风也。用宣州木瓜二个取盖去瓤，没药二两，乳香二钱半。二味入木瓜内缚定，饭上蒸三四次，烂研成膏。每用三钱，入生地黄汁半盏，无灰酒二盏，暖化温服。许叔微云：有人患此，自午后发，黄昏时定。予谓此必先从足起。足少阴之筋自足至项。筋者肝之合。今日中至黄昏，阳中之阴，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云：离至乾，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脏受邪，故发于此时。予授此及都梁丸服之而愈（《本事方》）。

脚气肿急用木瓜切片，囊盛踏之。广德顾安中，患脚气筋急腿肿。因附舟以足阁一袋上，渐觉不痛。乃问舟子：袋中何物？曰：宣州木瓜也。及归，制木瓜袋用之，顿愈（《名医录》）。

脚筋挛痛用木瓜数枚，以酒、水各半，煮烂捣膏，乘热贴于痛处，以帛裹之。冷即换，日三五度（《食疗本草》）。

脐下绞痛木瓜三片，桑叶七片，大枣三枚。水三升，煮半升，顿服即愈（《食疗》）。

小儿洞痢木瓜捣汁服之（《千金方》）。

霍乱转筋木瓜一两，酒一升，煎服。不饮酒者，煎汤服。仍煎汤浸青布裹其足（《圣惠》）。

霍乱腹痛木瓜五钱，桑叶三片，枣肉一枚。水煎服（《圣惠方》）。

四蒸木瓜圆治肝、肾、脾三经气虚，为风寒暑湿相搏，流注经络。凡遇六气更变，七情不和，必至发动，或肿满，或顽痹，憎寒壮热，呕吐自汗，霍乱吐利。用宣州大木瓜四个，切盖剜空听用：一个入黄芪、续断末各半两于内，一个入苍术、橘皮末各半两于内，一个入乌药、黄松节末各半两于内（黄松节即茯神中心木也），一个入威灵仙、苦葶苈末各半两于内。以原盖簪定，用酒浸透，入甑内蒸熟、晒，三浸、三蒸、三晒，捣末，以榆皮末，水和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盐汤任下（《御药院方》）。

肾脏虚冷气攻腹胁，胀满疼痛。用大木瓜三十枚，去皮、核，剜空，以甘菊花末、青盐末各一斤填满，置笼内蒸熟，捣成膏，入新艾茸二斤搜和，丸如梧子大。每米饮下三十丸，日二（《圣济总录》）。

发槁不泽木瓜浸油梳头（《圣惠方》）。

反花痔疮木瓜为末，以鳝鱼身上涎调，贴之，以纸护住（《医林集要》）。

辟除壁虱以木瓜切片，铺于席下（《臞仙神隐》）。

木瓜核

〔主治〕霍乱烦躁气急，每嚼七粒，温水咽之（时珍。〇出《圣惠》）。

枝、叶、皮、根

〔气味〕并酸、涩，温，无毒。

〔主治〕煮汁饮，并止霍乱吐下转筋，疗脚气（《别录》）。枝作杖，利筋脉。根、叶煮汤淋足胫，可以已蹶。木材作桶濯足，甚益人（苏颂）。枝、叶煮汁饮，治热痢（时珍。〇出《千金》）。

花

〔主治〕面黑粉滓（方见李花）。

楂子音渣。〇《食疗》

〔校正〕原附木瓜下，今分出。

【释名】木桃（《埤雅》）、和圆子（〖《炮炙论》〗）。〔时珍曰〕木瓜酸香而性脆。木桃酢涩而多渣，故谓之楂，《雷公炮炙论》和圆子即此也。

【集解】〔藏器曰〕楂子生中都，似榲桲而小，江外常为果食，北土无之。〔颂曰〕处处有之，孟州特多。〔弘景曰〕《礼》云：楂、梨钻之。谓钻去核也。郑玄不识，以为梨之不臧者。郭璞以为似梨而酢涩。古以为果，今不入例矣。〔时珍曰〕楂子乃木瓜之酢涩者，小于木瓜，色微黄，蒂、核皆粗，核中之子小圆也。按王祯《农书》云：楂似小梨，西川、唐、邓间多种之。味劣于梨与木瓜，而入蜜煮汤，则香美过之。《庄子》云：楂、梨、橘、柚皆可于口。《淮南子》云：树楂、梨、橘，食之则美，嗅之则香。皆指此也。

榠楂

【气味】酸、涩，平，无毒。〔诜曰〕多食伤气，损齿及筋。

【主治】断痢（弘景）。去恶心咽酸，止酒痰黄水（藏器）。煮汁饮，治霍乱转筋，功与木瓜相近（孟诜）。

榠楂音冥渣。〇宋《图经》

〔校正〕原附木瓜下，今分出。

【释名】蛮楂（《通志》）、瘙楂（《拾遗》）、木李（《诗经》）、木梨（《埤雅》）。〔时珍曰〕木李生于吴越，故郑樵《通志》谓之蛮楂。云俗呼为木梨，则榠楂盖蛮楂之讹也。

【集解】〔颂曰〕榠楂木、叶、花、实酷类木瓜，但比木瓜大而黄色。辨之惟看蒂间别有重蒂如乳者为木瓜，无此则榠楂也。可

以进酒去痰。道家生压取汁，和甘松、玄参末作湿香，云甚爽神也。〔藏器曰〕榠楂气辛香，致衣箱中杀蠹虫。〔时珍曰〕榠楂乃木瓜之大而黄色无重蒂者也。楂子乃木瓜之短小而味酢涩者也。榅桲则楂类之生于北土者也。三物与木瓜皆是一类各种，故其形状功用不甚相远，但木瓜得木之正气为可贵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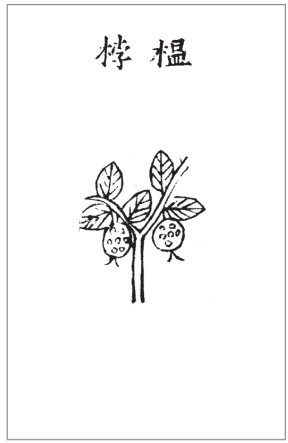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解酒去痰（弘景）。食之去恶心，止心中酸水（藏器）。煨食，止痢。浸油梳头，治发白、发赤（大明）。煮汁服，治霍乱转筋（吴瑞）。

榅桲音温孛。〇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榅桲性温而气酵，故名。酵（音孛），香气也。

【集解】〔志曰〕榅桲生北土，似楂子而小。〔颂曰〕今关陕有之，沙苑出者更佳。其实大抵类楂，但肤慢而多毛，味尤甘。其气芬馥，置衣笥中亦香。〔藏器曰〕树如林檎，花白绿色。〔宗奭曰〕食之须净去浮毛，不尔损人肺。花白色，亦香。最多生虫，少有不蛀者。〔时珍曰〕榅桲盖榠楂之类生于北土者，故其形状功用皆相仿佛。李珣《南海药录》言：关中谓林檎为榅桲。按《述征记》云：林檎佳美。榅桲微大而状丑有毛，其味香，关辅乃有，江南甚希。观此则林檎、榅桲，盖相似而二物也。李氏误矣。



榅榇

【气味】酸、甘，微温，无毒。〔士良曰〕发毒热，秘大小肠，聚胸中痰，壅涩血脉，不宜多食。〔瑞曰〕同车螯食，发疝气。

【主治】温中，下气消食，除心间酸水，去臭，辟衣鱼（《开宝》）。去胸膈积食，止渴除烦。将卧时，啖一两枚，生、熟皆宜（苏颂）。〔宗奭曰〕卧时啖此太多，亦痞塞胃脘也。主水泻肠虚烦热，散酒气，并宜生食（李珣）。

木皮

〔主治〕捣末，傅疮（苏颂）。

山楂（樝）音渣。○《唐本草》

〔校正〕《唐本草·木部》赤爪木，宋《图经·外类》棠梂

子，丹溪《补遗》山楂，皆一物也。今并于一，但以山楂标题。

【释名】赤爪子（侧巧切。〇《唐本》）、**鼠楂**（《唐本》）、**猴楂**（危氏）、**茅楂**（《日用》）、**朹子**（音求）、**檕梅**（音计。〇并《尔雅》）、**羊梂**（《唐本》）、**棠梂子**（《图经》）、**山里果**（《食鉴》）。〔时珍曰〕山櫨味似櫨子，故亦名櫨。世俗皆作查字，误矣。查（音槎）乃水中浮木，与櫨何关？郭璞注《尔雅》云：朹（音求）树如梅。其子大如指头，赤色似小柰，可食，此即山楂也。世俗作梂字亦误矣。梂乃栎实，于朹何关？楂、朹之名，见于《尔雅》。自晋、宋以来，不知其原，但用查、梂耳。此物生于山原茅林中，猴、鼠喜食之，故又有诸名也。《唐本草》赤爪木当作赤枣，盖枣、爪音讹也，楂状似赤枣故尔。范成大《虞衡志》有赤枣子。王璆《百一选方》云：山里红果，俗名酸枣，又名鼻涕团。正合此义矣。

山楂

【集解】〔恭曰〕赤爪木，赤楂也。出山南、申、安、随诸州。小树高五六尺，叶似香蒽。子似虎掌，大如小林檎，赤色。〔藏器曰〕赤爪草，即鼠楂梂也。生高原。梂似小楂而赤，人食之。〔颂

曰〕棠梂子生滁州。三月开白花，随便结实，采无时。彼人用治下痢及腰疼有效。他处亦有，不入药用。〔时珍曰〕赤爪、棠梂、山楂，一物也。古方罕用，故《唐本》虽有赤爪，后人不知即此也。自丹溪朱氏始著山楂之功，而后遂为要药。其类有二种，皆生山中。一种小者，山人呼为棠朹子、茅楂、猴楂，可入药用。树高数尺，叶有五尖。桠间有刺。三月开五出小白花。实有赤、黄二色，肥者如小林檎，小者如指头，九月乃熟，小儿采而卖之。闽人取熟者去皮核，捣和糖、蜜，作为楂糕，以充果物。其核状如牵牛子，黑色甚坚。一种大者，山人呼为羊朹子。树高丈余，花叶皆同，但实稍大而色黄绿，皮涩肉虚为异尔。初甚酸涩，经霜乃可食。功应相同，而采药者不收。

实

〔修治〕〔时珍曰〕九月霜后取带熟者，去核曝干，或蒸熟去皮核，捣作饼子，日干用。

〔气味〕酸，冷，无毒。〔时珍曰〕酸、甘，微温。生食多，令人嘈烦易饥，损齿，齿龋人尤不宜也。

〔主治〕煮汁服，止水痢。沐头洗身，治疮痒（《唐本》）。煮汁洗漆疮，多瘥（弘景）。治腰痛有效（苏颂）。消食积，补脾，治小肠疝气，发小儿疮疹（吴瑞）。健胃，行结气。治妇人产后儿枕痛，恶露不尽，煎汁入沙糖服之，立效（震亨）。化饮食，消肉积癥瘕，痰饮痞满吞酸，滞血痛胀（时珍）。化血块气块，活血（甯源）。

〔发明〕〔震亨曰〕山楂大能克化饮食。若胃中无食积，脾

虚不能运化，不思食者，多服之，则反克伐脾胃生发之气也。〔时珍曰〕凡脾弱食物不克化，胸腹酸刺胀闷者，于每食后嚼二三枚，绝佳。但不可多用，恐反克伐也。按《物类相感志》言：煮老鸡、硬肉，入山楂数颗即易烂。则其消肉积之功，益可推矣。珍邻家一小儿，因食积黄肿，腹胀如鼓。偶往羊朹树下，取食之至饱。归而大吐痰水，其病遂愈。羊朹乃山楂同类，医家不用而有此效，则其功应相同矣。

〔附方〕新七。

偏坠疝气山棠梂肉、茴香（炒）各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白汤下（《卫生易简方》）。

老人腰痛及腿痛。用棠梂子、鹿茸（炙）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日二服。

肠风下血用寒药、热药及脾弱药俱不效者。独用山里果（俗名酸枣，又名鼻涕团）干者为末，艾汤调下，应手即愈（《百一选方》）。

痘疹不快干山楂为末，汤点服之，立出红活。又法：猴楂五个，酒煎入水，温服即出（危氏《得效方》）。

痘疮干黑危困者。用棠梂子为末，紫草煎酒调服一钱（《全幼心鉴》）。

食肉不消山楂肉四两，水煮食之，并饮其汁（《简便方》）。

核

〔主治〕吞之，化食磨积，治癞疝（时珍）。

〔附方〕新二。

难产山楂核七七粒，百草霜为衣，酒吞下（《海上方》）。

阴肾癞**肿**方见橄榄。

赤爪木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水痢，头风身痒（《唐本》）。

根

〔主治〕消积，治反胃（时珍）。

茎、叶

〔主治〕煮汁，洗漆疮（时珍。〇出《肘后》）。

庵罗果宋《开宝》

【释名】庵摩罗迦果（出佛书）、香盖（〖《一统志》〗）。〔时珍曰〕庵罗，梵音二合者也。庵摩罗，梵音三合者也。华言清净是也。

【集解】〔志曰〕庵罗果树生，若林檎而极大。〔宗奭曰〕西洛甚多，梨之类也。其状亦梨，先诸梨熟，七夕前后已堪啖。色黄如鹅梨，才熟便松软，入药亦希。〔时珍曰〕按《一统志》云：庵罗果俗名香盖，乃果中极品。种出西域，亦柰类也。叶似茶叶，实似北梨，五六月熟，多食亦无害。今安南诸番亦有之。

庵罗果

【气味】甘，温，无毒。〔士良曰〕酸，微寒。〔志曰〕动风疾。凡天行病及食饱后，俱不可食。同大蒜、辛物食，令人患黄病。

【主治】食之止渴（《开宝》）。主妇人经脉不通，丈夫营卫中血脉不行。久食，令人不饥（士良）。

叶

〔主治〕渴疾，煎汤饮（士良）。

柰《别录·下品》

【释名】频婆（音波。〖《金光明经》〗）。〔时珍曰〕篆文柰字，象子缀于木之形。梵言谓之频婆，今北人亦呼之，犹云端好也。

【集解】〔弘景曰〕柰，江南虽有，而北国最丰。作脯食

之，不宜人。林檎相似而小，俱不益人。〔士良曰〕此有三种：大而长者为柰，圆者为林檎，皆夏熟；小者味涩为梣，秋熟，一名楸子。〔时珍曰〕柰与林檎，一类二种也。树、实皆似林檎而大，西土最多，可栽可压。有白、赤、青三色。白者为素柰，赤者为丹柰，亦曰朱柰，青者为绿柰，皆夏熟。凉州有冬柰，冬熟，子带碧色。《孔氏六帖》言：凉州白柰，大如兔头。《西京杂记》言：上林苑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其汁如漆，着衣不可浣，名脂衣柰。此皆异种也。郭义恭《广志》云：西方例多柰，家家收切，曝干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谓之频婆粮。亦取柰汁为豉用。其法：取熟柰内瓮中，勿令蝇入；六七日待烂，以酒腌，痛拌令如粥状，下水更拌，滤去皮子。良久，去清汁，倾布上，以灰在下引汁尽，划开日干为末，调物甘酸得所也。刘熙《释名》载：柰油，以柰捣汁涂缯上，暴燥取下，色如油也。今关西人以赤柰、楸子取汁涂器中，暴干名果单是矣。味甘酸，可以馈远。杜恕《笃论》云：日给之花似柰，柰实而日给零落，虚伪与真实相似也。则日给乃柰之不实者。而王羲之帖云：来禽、日给，皆囊盛为佳果。则又似指柰为日给矣。木槿花亦名日及，或同名耳。

柰、林檎

实

【气味】苦，寒，有小毒。多食令人肺壅胪胀，有病人尤甚（《别录》）。〔思邈曰〕酸、苦，寒，涩，无毒。〔时珍曰〕案《正要》云：频婆：甘，无毒。

【主治】补中焦诸不足气，和脾。治卒食饱气壅不通者，捣汁服（孟诜）。益心气，耐饥（《千金》）。生津止渴（《正要》）。

林檎宋《开宝》

〔校正〕并入《拾遗》文林郎果。

【释名】来禽（法帖）、文林郎果（〖《拾遗》〗）。〔藏器曰〕文林郎生渤海间。云其树从河中浮来，有文林郎拾得种之，因以为名。〔珣曰〕文林郎，南人呼为楹桲是矣。〔时珍曰〕案洪玉父云：此果味甘，能来众禽于林，故有林禽、来禽之名。又唐高宗时，纪王李谨得五色林檎似朱柰以贡。帝大悦，赐谨为文林郎。人因呼林檎为文林郎果。又《述征记》云：林檎实佳美。其楹桲微大而状丑，有毛而香，关辅乃有，江南甚希。据此，则林檎是文林郎，非楹桲也。

【集解】〔志曰〕林檎在处有之。树似柰，皆二月开粉红花。子亦如柰而差圆，六月、七月熟。〔颂曰〕亦有甘、酢二种：甘者早熟而味脆美；酢者差晚，须烂熟乃堪啖。今医家干之入治伤寒药，谓之林檎散。〔时珍曰〕林檎即柰之小而圆者。其味酢者，即楸子也。其类有金林檎、红林檎、水林檎、蜜林檎、黑林檎，皆以色味立名。黑者色似紫柰。有冬月再实者。林檎熟时，晒干研末点汤服甚美，谓之林檎麧。僧赞宁《物类相感志》云：林檎树生毛虫，埋蚕蛾于下，或以洗鱼水浇之即止。皆物性之妙也。

【气味】酸、甘，温，无毒。〔思邈曰〕酸、苦，平，涩，无毒。多食令人百脉弱。〔志曰〕多食发热及冷痰涩气，令人好唾，或生疮疖，闭百脉。其子食之，令人烦心。

【主治】下气消痰，治霍乱肚痛（大明）。消渴者，宜食之（苏颂）。疗水谷痢、泄精（孟诜）。小儿闪癖（时珍）。

【附方】旧三。

水痢不止林檎半熟者十枚。水二升，煎一升，并林檎食之（《食医心镜》）。

小儿下痢林檎、枸子同杵汁，任意服之（《子母秘录》）。

小儿闪癖头发竖黄，瘰疬瘦弱者。干林檎脯研末，和醋傅之（同上）。

东行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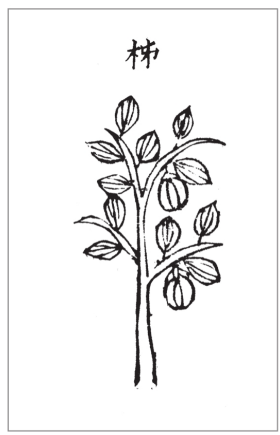
〔主治〕白虫、蛔虫，消渴好唾（孟诜）。

柿（柹）音士。○《别录·中品》

【释名】〔时珍曰〕柹从市（音滓），谐声也。俗作柿非矣。柿（音肺），削木片也。胡名镇头迦。

【集解】〔颂曰〕柿南北皆有之，其种亦多。红柿所在皆有。黄柿生汴、洛诸州。朱柿出华山，似红柿而圆小，皮薄可爱，味更甘珍。椑柿色青，可生啖。诸柿食之皆美而益人。又有一种小柿，谓之软枣，俗呼为牛奶柿。世传柿有七绝：一多寿，二多阴，三无鸟

巢，四无虫蠹，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滑，可以临书也。〔宗奭曰〕柿有数种：著盖柿，于蒂下别有一重。又有牛心柿，状如牛心。蒸饼柿，状如市卖蒸饼。华州朱柿，小而深红。塔柿，大于诸柿，去皮挂木上，风日干之佳，火干者味不甚佳，其生者可以温水养去涩味也。〔时珍曰〕柿高树大叶，圆而光泽。四月开小花，黄白色。结实青绿色，八九月乃熟。生柿置器中自红者谓之烘柿，日干者谓之白柿，火干者谓之乌柿，水浸藏者谓之醂柿。其核形扁，状如木鳖子仁而硬坚。其根甚固，谓之柿盘。案《事类合璧》云：柿，朱果也。大者如碟，八棱稍扁；其次如拳；小或如鸡子、鸭子、牛心、鹿心之状。一种小而如拆二钱者，谓之猴枣。皆以核少者为佳。



柿

烘柿〔时珍曰〕烘柿，非谓火烘也。即青绿之柿，收置器中，自然红熟如烘成，涩味尽去，其甘如蜜。欧阳修《归田录》言：襄、邓人以榠楂或榅桲或橘叶于中则熟，亦不必。

〔气味〕甘，寒，涩，无毒。〔弘景曰〕生柿性冷，鹿心柿尤不可食，令人腹痛。〔宗奭曰〕凡柿皆凉，不至大寒。食之引痰，为其味甘也。日干者食多动风。〔颂曰〕凡柿同蟹食，令人腹痛作泻，二物俱寒也。〔时珍曰〕按王璆《百一选方》云：一人食蟹，多食红柿，至夜大吐，继之以血，昏不省人。一道者云：惟木

香可解。乃磨汁灌之，即渐苏醒而愈也。

〔主治〕通耳鼻气，治肠澼不足。解酒毒，压胃间热，止口干（《别录》）。续经脉气（诜）。

〔发明〕〔藏器曰〕饮酒食红柿，令人易醉或心痛欲死。《别录》言解酒毒，失之矣。

白柿、柿霜

〔修治〕〔时珍曰〕白柿即干柿生霜者。其法用大柿去皮捻扁，日晒夜露至干，内瓮中，待生白霜乃取出。今人谓之柿饼，亦曰柿花。其霜谓之柿霜。

〔气味〕甘，平，涩，无毒。〔弘景曰〕日干者性冷，生柿弥冷。火熏者性热。

〔主治〕补虚劳不足，消腹中宿血，涩中厚肠，健脾胃气（诜）。开胃涩肠，消痰止渴，治吐血，润心肺，疗肺痿心热咳嗽，润声喉，杀虫（大明）。温补。多食，去面□（藏器）。治反胃咯血，血淋肠澼，痔漏下血（时珍）。霜：清上焦心肺热，生津止渴，化痰宁嗽，治咽喉口舌疮痛（时珍）。

〔发明〕〔震亨曰〕干柿属金而有土，属阴而有收意。故止血治咳，亦可为助也。〔时珍曰〕柿乃脾、肺血分之果也。其味甘而气平，性涩而能收，故有健脾涩肠、治嗽止血之功。盖大肠者，肺之合而胃之子也。真正柿霜，乃其精液，入肺病上焦药尤佳。按方勺

《泊宅编》云：外兄刘掾云：病脏毒下血，凡半月，自分必死。得一方，只以干柿烧灰，饮服二钱，遂愈。又王璆《百一方》云：曾通判子病下血十年，亦用此方一服而愈。为散、为丸皆可，与本草治肠澼、消宿血、解热毒之义相合。则柿为太阴血分之药，益可证矣。又《经验方》云：有人三世死于反胃病，至孙得一方：用干柿饼同干饭日日食之，绝不用水饮，如法食之，其病遂愈。此又一征也。

〔附方〕旧四，新十。

肠风脏毒方说见上。

小便血淋叶氏：用干柿三枚烧存性，研末。陈米饮服。○《经验方》：用白柿、乌豆、盐花煎汤，入墨汁服之。

热淋涩痛干柿、灯心等分。水煎日饮（朱氏方）。

小儿秋痢以粳米煮粥，熟时入干柿末，再煮三两沸食之，奶母亦食之（《食疗》）。

反胃吐食干柿三枚，连蒂捣烂，酒服甚效。切勿以他药杂之。

腹薄食减凡男女脾虚腹薄，食不消化，面上黑点者。用干柿三斤，酥一斤，蜜半斤，以酥、蜜煎匀，下柿煮十余沸，用不津器贮之。每日空腹食三五枚，甚良（孟诜《食疗》）。

痰嗽带血青州大柿饼，饭上蒸熟批开。每用一枚，掺真青黛一钱，卧时食之，薄荷汤下（《丹溪纂要》）。

产后咳逆气乱心烦。用干柿切碎，水煮汁呷（《产宝》）。

妇人蒜发干柿五枚，以茅香煮熟，枸杞子酒浸焙研，各等分，捣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茅香汤下，日三（《普济》）。

面生□黯干柿日日食之（《普济方》）。

鼻窒不通干柿同粳米煮粥，日食（《圣济》）。

耳聋鼻塞干柿三枚细切，以粳米三合，豆豉少许煮粥，日日空心食之（《圣惠》）。

痘疮入目白柿日日食之，良。

臁胫烂疮用柿霜、柿蒂等分烧研，傅之甚效（笔峰《杂兴》）。

解桐油毒干柿饼食之（《普济》）。

乌柿火熏干者。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杀虫，疗金疮、火疮，生肉止痛（《别录》）。治狗啮疮，断下痢（弘景）。服药口苦及呕逆者，食少许即止（藏器）。

酬柿音览。

〔修治〕〔瑞曰〕水藏者性冷，盐藏者有毒。〔时珍曰〕酬，藏柿也。水收、盐浸之外，又有以熟柿用灰汁澡三四度，令汁尽着器中，经十余日即可食，治病非宜。

〔主治〕涩下焦，健脾胃，消宿血（诜）。

柿糕

〔修治〕〔时珍曰〕案李氏《食经》云：用糯米（洗净）一

斗，大干柿五十个，同捣粉蒸食，如干，入煮枣泥和拌之。

〔主治〕作饼及糕与小儿食，治秋痢（诜）。黄柿和米粉作糗蒸，与小儿食，止下痢、下血有效（藏器）。

柿蒂

〔气味〕涩，平，无毒。

〔主治〕咳逆哕气，煮汁服（诜）。

〔发明〕〔震亨曰〕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土伤则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作咳逆。古人以为胃寒，既用丁香、柿蒂，不知其孰为补虚，孰为降火？不能清气利痰，惟有助火而已。〔时珍曰〕咳逆者，气自脐下冲脉直上至咽膈，作呃忒蹇逆之声也。朱肱《南阳书》以哕为咳逆，王履《溯洄集》以咳嗽为咳逆，皆误矣。哕者干呕有声也。咳逆有伤寒吐下后，及久病产后，老人虚人，阴气大亏，阳气暴逆，自下焦逆至上焦而不能出者；有伤寒失下，及平人痰气抑遏而然者。当视其虚实阴阳，或温或补，或泄热，或降气，或吐或下可也。古方单用柿蒂煮汁饮之，取其苦温能降逆气也。《济生》柿蒂散，加以丁香、生姜之辛热，以开痰散郁，盖从治之法，而昔人亦常用之收效矣。至易水张氏又益以人参，治病后虚人咳逆，亦有功绩。丹溪朱氏但执以寒治热之理，而不及从治之法，矫枉之过矣。若陈氏《三因》又加以良姜之类，是真以为胃寒而助其邪火者也。

〔附方〕新一。

咳逆不止《济生》柿蒂散：治咳逆胸满。用柿蒂、丁香各二钱，生姜五片，水煎服。或为末，白汤点服。〇洁古加人参一钱，治虚人咳逆。〇《三因》加良姜、甘草等分。〇《卫生宝鉴》加青皮、陈皮。〇王氏《易简》加半夏、生姜。

木皮

〔主治〕下血。晒焙研末，米饮服二钱，两服可止（颂）。汤火疮，烧灰，油调傅（时珍）。

根

〔主治〕血崩，血痢，下血（时珍）。

椑柿音卑士。〇宋《开宝》

【释名】漆柿（《日华》）、绿柿（《日用》）、青椑（《广志》）、乌椑（《开宝》）、花椑（《日用》）、赤棠椑（〖《齐民要术》〗）。〔时珍曰〕椑乃柿之小而卑者，故谓之椑。他柿至熟则黄赤，惟此虽熟亦青黑色。捣碎浸汁谓之柿漆，可以染罾、扇诸物，故有漆柿之名。

椑柿

【集解】〔志曰〕椑柿生江淮以南，似柿而青黑。潘岳《闲居赋》所谓“梁侯乌椑之柿”是也。〔颂曰〕椑柿出宣歙、荆襄、闽广诸州。柿大如杏，惟堪生啖，不可为干也。

【气味】甘，寒，涩，无毒。〔弘景曰〕椑生啖性冷，服石家宜之，不入药用。不可与蟹同食。

【主治】压丹石药发热，利水，解酒毒，去胃中热。久食令人寒中（《开宝》）。止烦渴，润心肺，除腹脏冷热（《日华》）。

君迁子《拾遗》

【释名】□枣（《千金》作软枣）、樗枣（《广志》。音逞）、牛奶柿（《名苑》）、丁香柿（《日用》）、红蓝枣（《齐民要术》）。〔时珍曰〕君迁之名，始见于左思《吴都赋》，而著其状于刘欣期《交州记》，名义莫详。□枣，其形似枣而软也。司马光《名苑》云：君迁子似马奶，即今牛奶柿也，以形得名。崔豹《古今注》云：牛奶柿即□枣，叶如柿，子亦如柿而小。唐宋诸家，不知君迁、□枣、牛奶柿皆一物，故详证之。

【集解】〔藏器曰〕君迁子生海南，树高丈余，子中有汁，如乳汁甜美。《吴都赋》“平仲君迁”是也。〔时珍曰〕君迁即□枣，其木类柿而叶长，但结实小而长，状如牛奶，干熟则紫黑色。一种小圆如指顶大者，名丁香柿，味尤美。《救荒本草》以为羊矢枣，误矣。其树接大柿最佳。《广志》云：□枣，小柿也。肌细而厚，少核，可以供御。即此。

君迁子

【气味】甘、涩，平，无毒。

【主治】止消渴，去烦热，令人润泽（藏器）。镇心。久服，悦人颜色，令人轻健（珣）。

安石榴《别录·下品》

【释名】若榴（《广雅》）、丹若（《古今注》）、金罂（〖《笔衡》〗）。〔时珍曰〕榴者瘤也，丹实垂垂如赘瘤也。《博物志》云：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又案《齐民要术》云：凡植榴者须安僵石枯骨于根下，即花实繁茂。则安石之名义或取此也。若木乃扶桑之名，榴花丹赪似之，故亦有丹若之称。傅玄《榴赋》所谓“灼若旭日栖扶桑”者是矣。《笔衡》云：五代吴越王钱镠改榴为金罂。《酉阳杂俎》言：榴甜者名天浆。道家书谓榴为三尸酒，言三尸虫得此果则醉也。故范成大诗云：“玉池咽清肥，三彭迹如扫。”

安石榴

【集解】〔弘景曰〕石榴花赤可爱，故人多植之，尤为外国所重。有甜、酢二种，医家惟用酢者之根、壳。榴子乃服食者所忌。〔颂曰〕安石榴本生西域，今处处有之。木不甚高大，枝柯附干，自地便生作丛。种极易息，折其条盘土中便生也。花有黄、赤二色。实有甘、酢二种，甘者可食，酢者入药。又一种山石榴，形颇相类而绝小，不作房生，青齐间甚多，不入药，但蜜渍以当果甚美。〔宗奭曰〕石榴有酸、淡二种。旋开单叶花，旋结实，实中子红，孙枝甚多，秋后经霜则自坼裂。一种子白，莹澈如水晶者，味亦甘，谓之水晶石榴。惟酸石榴入药，须老木所结，收留陈久者乃佳。〔时珍曰〕榴五月开花，有红、黄、白三色。单叶者结实。千叶者不结实，或结亦无子也。实有甜、酸、苦三种。《抱朴子》言：苦者出积石山。或云即山石榴也。《酉阳杂俎》言：南诏石榴皮薄如纸。《琐碎录》言：河阴石榴名三十八者，其中只有三十八子也。又南中有四季榴，四时开花，秋月结实，实方绽，随复开花。有火石榴赤色如火。海石榴高一二尺即结实。皆异种也。案《事类合璧》云：榴大如杯，赤色有黑斑点，皮中如蜂窠，有黄膜隔之，子形如人齿，淡红色，亦有洁白如雪者。又潘岳赋云：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酲止醉。

甘石榴

〔气味〕甘、酸，温，涩，无毒。多食损人肺（《别录》）。〔诜曰〕多食损齿令黑。凡服食药物人忌食之。〔震亨曰〕榴者留也。其汁酸性滞，恋膈成痰。

〔主治〕咽喉燥渴（《别录》）。能理乳石毒（段成式）。制三尸虫（时珍）。

酸石榴

〔气味〕酸，温，涩，无毒。

〔主治〕赤白痢腹痛，连子捣汁，顿服一枚（孟诜）。止泻痢崩中带下（时珍）。

〔发明〕〔时珍曰〕榴受少阳之气，而荣于四月，盛于五月，实于盛夏，熟于深秋。丹花赤实，其味甘酸，其气温涩，具木火之象。故多食损肺、齿而生痰涎。酸者则兼收敛之气，故入断下、崩中之药。或云白榴皮治白痢，红榴皮治红痢，亦通。

〔附方〕新五。

肠滑久痢黑神散：用酸石榴一个煅烟尽，出火毒一夜，研末。仍以酸榴一块煎汤服，神效无比。

久泻不止方同上（并《普济方》）。

痢血五色或脓或水，冷热不调。酸石榴五枚，连子捣汁二升。每服五合，神妙（《圣济》）。

小便不禁酸石榴烧存性（无则用枝烧灰代之），每服二钱，用柏白皮切焙四钱，煎汤一盏，入榴灰再煎至八分，空心温服，晚再服（《圣惠》）。

撚须令黑酸石榴结成时，就东南枝上拣大者一个，顶上开一孔，内水银半两于中，原皮封之，麻扎定，牛屎封护。待经霜摘下，倾出壳内水，以鱼鳔笼指蘸水撚须，久久自黑也（《普济》）。

酸榴皮

〔修治〕〔敦曰〕凡使榴皮、叶、根，勿犯铁，并不计干湿，皆以浆水浸一夜，取出用，其水如墨汁也。

〔气味〕同实。

〔主治〕止下痢漏精（《别录》）。治筋骨风，腰脚不遂，行步挛急疼痛，涩肠。取汁点目，止泪下（权）。煎服，下蛔虫（藏器）。止泻痢，下血脱肛，崩中带下（时珍）。

〔附方〕旧六，新四。

赤白痢下腹痛，食不消化者。《食疗本草》：用醋榴皮，炙黄为末，枣肉或粟米饭和丸梧子大。每空腹米饮服三十丸，日三服，以知为度。如寒滑，加附子、赤石脂各一倍。〇《肘后方》：用皮烧存性，为末。每米饮服方寸匕，日三服，效乃止。

粪前有血令人面黄。用酢石榴皮（炙），研末。每服二钱，用茄子枝煎汤服（孙真人方）。

肠滑久痢神妙无比方也。用石榴一个劈破，炭火簇烧存性，出火毒，为末。每服一钱，别以酸石榴一瓣，水一盏，煎汤调服（《经验方》）。

久痢久泻陈石榴皮酢者，焙研细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患

二三年或二三月百方不效者，服之便止，不可轻忽之也（《普济方》）。

小儿风痫大生石榴一枚，割去顶剜空，入全蝎五枚，黄泥固济，煅存性为末。每服半钱，乳汁调下。或防风汤下亦可（《圣济录》）。

卒病耳聋八九月间，取石榴一个，上作孔如球子大，内米醋令满，以原皮盖之，水和面裹煨熟，取起去盖，入少黑李子、仙沼子末，取水滴耳中勿动。脑中若痛，勿惊。如此三夜，再作必通。〇案唐慎微《本草》收采此方，云出孙真人。而黑李子不知为何物也，其仙沼子即预知子。

食榴损齿石榴黑皮炙黄研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日空腹三丸，白汤下，日二服（《普济》）。

丁肿恶毒以针刺四畔，用榴皮着疮上，以面围四畔灸之，以痛为度。仍内榴末傅上急裹，经宿连根自出也（《肘后百一方》）。

脚肚生疮初起如粟，搔之渐开，黄水浸淫，痒痛溃烂，遂致绕胫而成痼疾。用酸榴皮煎汤冷定，日日扫之，取愈乃止（《医学正宗》）。

酸榴东行根

〔气味〕同皮。

〔主治〕蛔虫、寸白（《别录》）。青者，入染须用（权）。治口齿病（颂）。止涩泻痢、带下，功与皮同（时珍）。

〔附方〕旧三，新二。

金蚕蛊毒吮白矾味甘，嚼黑豆不腥者，即是中蛊也。石榴根皮，煎浓汁服，即吐出活蛊，无不愈者（丹溪《摘玄方》）。

寸白蛔虫酢石榴东引根一握洗剉，用水三升，煎取半碗，五更温服尽，至明取下虫一大团，永绝根本，食粥补之。崔元亮《海上方》：用榴皮煎水，煮米作粥食之，亦良。

女子经闭不通。用酢榴根东生者一握炙干。水二大盏，浓煎一盏，空心服之。未通再服（《斗门》）。

赤白下痢方同上。

榴花

〔主治〕阴干为末，和铁丹服，一年变白发如漆（藏器）。〇铁丹，飞铁为丹也，亦铁粉之属。千叶者，治心热吐血。又研末吹鼻，止衄血立效。亦傅金疮出血（苏颂）。

〔附方〕旧一，新二。

金疮出血榴花半斤，石灰一升。捣和阴干。每用少许傅之，立止（崔元亮方）。

鼻出衄血酢榴花二钱半，黄蜀葵花一钱，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服，效乃止（《圣济录》）。

九窍出血石榴花揉塞之取效。叶亦可。

橘《本经·上品》

〔校正〕〔志曰〕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时珍曰〕橘从矞（音鹬），谐声也。又云五色为庆，二色为矞。矞云外赤内黄、非烟非雾、郁郁纷纷之象；橘实外赤内黄，剖之香雾纷郁，有似乎矞云。橘之从矞，又取此意也。

【集解】〔《别录》曰〕橘柚生江南及南山山谷，十月采。〔恭曰〕柚之皮厚味甘，不似橘皮味辛苦。其肉亦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名胡柑。今俗谓橙为柚，非矣。案郭璞云：柚似橙而实酢，大于橘。孔安国云：小曰橘，大曰柚，皆为柑也。〔颂曰〕橘柚今江浙、荆襄、湖岭皆有之。木高一二丈，叶与枳无辨，刺出茎间。夏初生白花，六七月成实，至冬黄熟。旧说小为橘，大为柚。今医家乃用黄橘、青橘，不言柚。岂青橘是柚之类乎？〔宗奭曰〕橘、柚自是两种。《本草》云：一名橘皮。后人误加柚字，妄生分别。且青橘、黄橘治疗尚殊，况柚为别种乎？惟郭璞所言，乃真识橘、柚者。若不如此分别，误以柚皮为橘皮，是贻无穷之患矣。〔时珍曰〕橘、柚，苏恭所说甚是。苏颂不知青橘即橘之未黄者，乃以为柚，误矣。夫橘、柚、柑三者相类而不同。橘实小，其瓣味微酢，其皮薄而红，味辛而苦。柑大于橘，其瓣味甘，其皮稍厚而黄，味辛而甘。柚大小皆如橙，其瓣味酢，其皮最厚而黄，味甘而不甚辛。如此分之，即不误矣。按《事类合璧》云：橘树高丈许，枝多生刺。其叶两头尖，绿色光面，大寸余，长二寸许。四月着小白花，甚香。结实至冬黄熟，大者如杯，包中有瓣，瓣中有核也。宋韩彦直著《橘谱》三卷甚详，其略云：柑橘出苏州、台州，西出荆州，南出闽、广、抚州，皆不如温州者为上也。柑品有八，橘品十有四，多是接成。惟种成者，气味尤胜。黄橘，扁小而多香雾，乃橘之上品也；朱橘，小而色赤如火；绿橘，绀碧可爱，不待霜后，色味已佳，隆冬采之，生意如新；乳橘，状似乳柑，皮坚瓤多，味绝酸芳；塌橘，状大而扁，外绿心红，瓣巨多液，经春乃甘美；包橘，外薄内盈，其脉瓣隔皮可数；绵橘，微小，极软美可爱，而不多结；沙橘，细小甘美；油橘，皮似油饰，中坚外黑，乃橘之下品也；早黄橘，秋半已丹；冻橘，八月开花，冬结春采；穿心橘，实大皮光，而心虚可穿；荔枝橘，出横阳，肤理皱密

如荔子也。俗传橘下埋鼠，则结实加倍。故《物类相感志》云：橘见尸而实繁。《涅槃经》云：如橘见鼠，其果实多。《周礼》言：橘逾淮而北变为枳，地气然也。余见柑下。

橘

橘实

〔气味〕甘、酸，温，无毒。〔弘景曰〕食之多痰，恐非益也。〔源曰〕多食恋膈生痰，滞肺气。〔瑞曰〕同螃蟹食，令人患软痈。

〔主治〕甘者润肺，酸者聚痰（藏器）。止消渴，开胃，除胸中膈气（大明）。

〔发明〕〔时珍曰〕橘皮下气消痰，其肉生痰聚饮，表里之异如此，凡物皆然。今人以蜜煎橘充果食甚佳，亦可酱菹也。

黄橘皮

〔释名〕红皮（《汤液》）、陈皮（《食疗》）。〔弘景曰〕橘皮疗气大胜。以东橘为好，西江者不如。须陈久者为

良。〔好古曰〕橘皮以色红日久者为佳，故曰红皮、陈皮。去白者曰橘红也。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柚皮、皱子皮，二件用不得。凡修事，须去白膜一重，剉细，以鲤鱼皮裹一宿，至明取用。〔宗奭曰〕《本草》橘、柚作一条，盖传误也。后世不知，以柚皮为橘皮，是贻无穷之患矣。此乃六陈之一，天下日用所须。今人又多以乳柑皮乱之，不可不择也。柑皮不甚苦，橘皮极苦，至熟亦苦。或以皮之紧慢分别，又因方土不同，亦互有紧慢也。〔时珍曰〕橘皮，纹细色红而薄，内多筋脉，其味苦辛；柑皮，纹粗色黄而厚，内多白膜，其味辛甘；柚皮，最厚而虚，纹更粗，色黄，内多膜无筋，其味甘多辛少。但以此别之，即不差矣。橘皮性温，柑、柚皮性冷，不可不知。今天下多以广中来者为胜，江西者次之。然亦多以柑皮杂之。柑皮犹可用，柚皮则悬绝矣。凡橘皮入和中理胃药则留白，入下气消痰药则去白，其说出于《圣济经》。去白者，以白汤入盐洗润透，刮去筋膜，晒干用。亦有煮焙者，各随本方。

〔气味〕苦、辛，温，无毒。

〔主治〕胸中瘕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臭，下气通神（《本经》）。下气，止呕咳，治气冲胸中，吐逆霍乱，疗脾不能消谷，止泄，除膀胱留热停水，五淋，利小便，去寸白虫（《别录》）。清痰涎，治上气咳嗽，开胃，主气痢，破癥瘕痃癖（甄权）。疗呕哕反胃嘈杂，时吐清水，痰痞痎疟，大肠闷塞，妇人乳痈。入食料，解鱼腥毒（时珍）。

〔发明〕〔杲曰〕橘皮气薄味厚，阳中之阴也。可升可降，

为脾、肺二经气分药。留白则补脾胃，去白则理肺气。同白术则补脾胃，同甘草则补肺。独用则泻肺损脾。其体轻浮，一能导胸中寒邪，二破滞气，三益脾胃。加青皮减半用之去滞气，推陈致新。但多用久服，能损元气也。〔源曰〕橘皮，能散、能泻、能温、能补、能和，化痰治嗽，顺气理中，调脾快膈，通五淋，疗酒病，其功当在诸药之上。〔时珍曰〕橘皮，苦能泄、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籥，故橘皮为二经气分之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洁古张氏云陈皮、枳壳利其气而痰自下，盖此义也。同杏仁治大肠气闊，同桃仁治大肠血闊，皆取其通滞也。详见杏仁下。按方勺《泊宅编》云：橘皮宽膈降气，消痰饮，极有殊功。他药贵新，惟此贵陈。外舅莫强中令丰城时得疾，凡食已辄胸满不下，百方不效。偶家人合橘红汤，因取尝之，似相宜，连日饮之。一日忽觉胸中有物坠下，大惊目瞪，自汗如雨。须臾腹痛，下数块如铁弹子，臭不可闻。自此胸次廓然，其疾顿愈，盖脾之冷积也。其方：用橘皮去穰一斤，甘草、盐花各四两。水五碗，慢火煮干，焙研为末，白汤点服。名二贤散，治一切痰气特验。世医徒知半夏、南星之属，何足以语此哉？珍按：二贤散，丹溪变之为润下丸，用治痰气有效。惟气实人服之相宜，气不足者不宜用之也。

〔附方〕旧七，新廿一。

润下丸治湿痰，因火泛上，停滞胸膈，咳唾稠粘。陈橘皮半斤，入砂锅内，下盐五钱，化水淹过煮干，粉甘草二两，去皮蜜炙。各取净末，蒸饼和丸梧桐子大。每服百丸，白汤下（丹溪方）。

宽中丸治脾气不和，冷气客于中，壅遏不通，是为胀满。用橘皮四两，白术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食前木香汤下三十丸，日三服（《全生指迷方》）。

橘皮汤治男女伤寒并一切杂病呕哕，手足逆冷者。用橘皮四两，生姜一两，水二升，煎一升，徐徐呷之即止（仲景方）。

嘈杂吐水真橘皮去白为末，五更安五分于掌心舐之，即睡，三日必效。皮不真则不验（《怪证奇方》）。

霍乱吐泻不拘男女，但有一点胃气存者，服之再生。广陈皮去白五钱，真藿香五钱。水二盏，煎一盏，时时温服。出《百一选方》。〇《圣惠》：用陈橘皮末二钱，汤点服。不省者灌之。仍烧砖沃醋，布裹砖，安心下熨之，便活。

反胃吐食真橘皮，以日照西壁土炒香，为末。每服二钱，生姜三片，枣肉一枚，水二钟，煎一钟，温服（《直指方》）。

卒然食噎橘皮一两，汤浸去穰，焙为末。以水一大盏，煎半盏，热服（《食医心镜》）。

诸气呃噫橘皮二两去瓤，水一升，煎五合，顿服。或加枳壳尤良（孙尚药方）。

痰膈气胀陈皮三钱。水煎热服（杨氏《简便方》）。

卒然失声橘皮半两，水煎徐呷（《肘后方》）。

经年气嗽橘皮、神曲、生姜焙干等分，为末，蒸饼和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后、夜卧各一服。有人患此服之，兼旧患膀胱气皆愈也（寇氏《衍义》）。

化食消痰胸中热气。用橘皮半两微熬，为末。水煎代茶，细呷（《心镜》）。

下焦冷气干陈橘皮一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食前温酒下三十丸（《食疗本草》）。

脚气冲心或心下结硬，腹中虚冷。陈皮一斤和杏仁五两去皮、尖熬，少加蜜捣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食前米饮下三十丸

（《食疗》）。

老人气闷方同上（《济生》）。

大肠闷塞陈皮连白，酒煮焙研末，每温酒服二钱，一方米饮下（《普济》）。

途中心痛橘皮去白，煎汤饮之，甚良（谈野翁方）。

食鱼蟹毒方同上（《肘后》）。

风痰麻木凡手及十指麻木，大风麻木，皆是湿痰死血。用橘红一斤，逆流水五碗，煮烂去渣，再煮至一碗，顿服取吐，乃吐痰圣药也。不吐，加瓜蒂末（《摘玄方》）。

脾寒诸疟不拘老少孕妇，只两服便止。真橘皮去白切，生姜自然汁浸过一指，银器内重汤煮干，焙研末。每服三钱，用隔年青州枣十个，水一盏，煎半盏，发前服，以枣下之（《适用方》）。

小儿疳瘦久服消食和气，长肌肉。用陈橘皮一两，黄连以米泔水浸一日，一两半，研末，入麝三分，用猪胆盛药，以浆水煮熟取出，用粟米饭和丸绿豆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饮下（钱氏《小儿方》）。

产后尿闷不通者。陈皮一两去白为末。每空心温酒服二钱，一服即通。此张不愚方也（《妇人良方》）。

产后吹奶陈皮一两，甘草一钱。水煎服，即散。

妇人乳痈未成者即散，已成者即溃，痛不可忍者即不疼，神验不可云喻也。用真陈橘皮汤浸去白晒，面炒微黄，为末。每服二钱，麝香调酒下。初发者一服见效。名橘香散（张氏方）。

聤耳出汁陈皮烧研一钱，麝香少许，为末日掺。名立效散。

鱼骨鲠咽橘皮常含，咽汁即下（《圣惠方》）。

嵌甲作痛不能行履者。浓煎陈皮汤浸良久，甲肉自离，轻手剪去，以虎骨末傅之即安（《医林集要》）。

青橘皮

〔修治〕〔时珍曰〕青橘皮乃橘之未黄而青色者，薄而光，其气芳烈。今人多以小柑、小柚、小橙伪为之，不可不慎辨之。入药以汤浸去瓤，切片醋拌，瓦炒过用。

〔气味〕苦、辛，温，无毒。

〔主治〕气滞，下食，破积结及膈气（颂）。**破坚癖，散滞气，去下焦诸湿，治左胁肝经积气**（元素）。**治胸膈气逆，胁痛，小腹疝痛，消乳肿，疏肝胆，泻肺气**（时珍）。

〔发明〕〔元素曰〕青橘皮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入厥阴、少阳经，治肝胆之病。〔杲曰〕青皮乃足厥阴引经之药，能引食入太阴之仓，破滞削坚，皆治在下之病。有滞气则破滞气，无滞气则损真气。〔好古曰〕陈皮治高，青皮治低，与枳壳治胸膈、枳实治心下同意。〔震亨曰〕青皮乃肝胆二经气分药。故人多怒有滞气，胁下有郁积，或小腹疝疼，用之以疏通二经，行其气也。若二经实者，当先补而后用之。又云：疏肝气加青皮，炒黑则入血分也。〔时珍曰〕青橘皮古无用者，至宋时医家始用之。其色青气烈，味苦而辛，治之以醋，所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酸泄之，以苦降之也。陈皮浮而升，入脾、肺气分。青皮沉而降，入肝、胆气分。一体二用，物理自然也。小儿消积多用青皮，最能发汗，有汗者不可用。此说出杨仁斋《直指方》，人罕知之。〔嘉谟曰〕久疟热甚，必结癖块，宜多服清脾汤。内有青皮疏利肝邪，则癖自不结也。

〔附方〕旧二，新七。

快膈汤治冷膈气及酒食后饱满。用青橘皮一斤作四分：四两用盐汤浸，四两用百沸汤浸，四两用醋浸，四两用酒浸。各三日取出，去白切丝，以盐一两炒微焦，研末。每用二钱，以茶末五分，水煎温服。亦可点服（《经验后方》）。

理脾快气青橘皮一斤日干焙研末，甘草末一两，檀香末半两。和匀收之。每用一二钱，入盐少许，白汤点服。

法制青皮常服安神调气，消食解酒益胃，不拘老人小儿。宋仁宗每食后咀数片，乃邢和璞真人所献，名万年草，刘跂改名延年草，仁宗以赐吕丞相。用青皮一斤浸去苦味，去瓤炼净，白盐花五两，炙甘草六两，舶茴香四两。甜水一斗煮之。不住搅，勿令着底，候水尽慢火焙干，勿令焦，去甘草、茴香，只取青皮密收用（王氏《易简方》）。

疟疾寒热青皮一两烧存性，研末。发前温酒服一钱，临时再服（《圣惠方》）。

伤寒呃逆声闻四邻。四花青皮全者，研末。每服二钱，白汤下（《医林集要》）。

产后气逆青橘皮为末。葱白、童子小便煎二钱服（《经验后方》）。

妇人乳岩因久积忧郁，乳房内有核如指头，不痛不痒，五七年成痈，名乳岩，不可治也。用青皮四钱，水一盏半，煎一盏，徐徐服之，日一服。或用酒服（丹溪方）。

聤耳出汁青皮烧研末，绵包塞之。

唇燥生疮青皮烧研，猪脂调涂。

橘瓤上筋膜

〔主治〕口渴、吐酒。炒熟，煎汤饮，甚效（大明）。

橘核

〔修治〕〔时珍曰〕凡用须以新瓦焙香，去壳取仁，研碎入药。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肾疰腰痛，膀胱气痛，肾冷。炒研，每温酒服一钱，或酒煎服之（大明）。治酒齄风鼻赤。炒研，每服一钱，胡桃肉一个，擂酒服，以知为度（宗奭）。小肠疝气及阴核肿痛。炒研五钱，老酒煎服，或酒糊丸服，甚效（时珍）。

〔发明〕〔时珍曰〕橘核入足厥阴，与青皮同功，故治腰痛□疝在下之病，不独取象于核也。《和剂局方》治诸疝痛及内□，卵肿偏坠，或硬如石，或肿至溃，有橘核丸，用之有效。品味颇多，详见本方。

〔附方〕新一。

腰痛橘核、杜仲各二两炒。研末。每服二钱，盐酒下（《简便方》）。

叶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导胸膈逆气，入厥阴，行肝气，消肿散毒，乳痈胁痛，用之行经（震亨）。

〔附方〕新一。

肺痈绿橘叶洗，捣绞汁一盏服之。吐出脓血即愈（《经验良方》）。

柑宋《开宝》

【释名】木奴（〖《吴志》〗）。〔志曰〕柑未经霜时犹酸，霜后甚甜，故名柑子。〔时珍曰〕汉李衡种柑于武陵洲上，号为木奴焉。

柑

【集解】〔炳曰〕乳柑出西戎者佳。〔志曰〕柑生岭南及江南，树似橘，实亦似橘而圆大，皮色生青熟黄赤。惟乳柑皮入药，山柑皮疗咽痛，余皆不堪用。又有沙柑、青柑，体性相类。〔藏器曰〕

柑有朱柑、黄柑、乳柑、石柑、沙柑。橘有朱橘、乳橘、塌橘、山橘、黄淡子。此辈皮皆去气调中，实俱堪食，就中以乳柑为上也。〔时珍曰〕柑，南方果也，而闽、广、温、台、苏、抚、荆州为盛，川蜀虽有不及之。其树无异于橘，但刺少耳。柑皮比橘色黄而稍厚，理稍粗而味不苦。橘可久留，柑易腐败。柑树畏冰雪，橘树略可。此柑、橘之异也。柑、橘皮今人多混用，不可不辨，详见橘下。案韩彦直《橘谱》云：乳柑，出温州诸邑，惟泥山者为最，以其味似乳酪故名。彼人呼为真柑，似以它柑为假矣。其木婆娑，其叶纤长，其花香韵，其实圆正，肤理如泽蜡，其大六七寸，其皮薄而味珍，脉不粘瓣，食不留滓，一颗仅二三核，亦有全无者，擘之香雾噀人，为柑中绝品也。生枝柑，形不圆，色青肤粗，味带微酸，留之枝间，可耐久也，俟味变甘，乃带叶折，故名。海红柑，树小而颗极大，有围及尺者，皮厚色红，可久藏，今狮头柑亦是其类也。洞庭柑，种出洞庭山，皮细味美，其熟最早也。甜柑，类洞庭而大，每颗必八瓣，不待霜而黄也。木柑，类洞庭，肤粗顽，瓣大而少液，故谓之木也。朱柑，类洞庭而大，色绝嫣红，其味酸，人不重之。馒头柑，近蒂起如馒头尖，味香美也。

【气味】甘，大寒，无毒。〔颂曰〕冷。〔志曰〕多食令人肺冷生痰，脾冷发痼癖，大肠泻利，发阴汗。

【主治】利肠胃中热毒，解丹石，止暴渴，利小便（《开宝》）。

【附方】新一。

难产柑橘瓤阴干，烧存性，研末。温酒服二钱（《集效》）。

皮

〔气味〕辛、甘，寒，无毒。〔时珍曰〕橘皮苦辛温，柑皮辛甘寒。外形虽似，而气味不同。〔诜曰〕多食令肺燥。

〔主治〕下气调中（藏器）。解酒毒及酒渴，去白焙研末，点汤入盐饮之（大明）。治产后肌浮，为末酒服（藏器）。伤寒饮食劳复者，浓煎汁服（时珍）。山柑皮：治咽喉痛效（《开宝》）。

核

〔主治〕作涂面药（苏颂）。

叶

〔主治〕聤耳流水或脓血。取嫩头七个，入水数滴，杵取汁滴之，即愈（蔺氏）。

橙宋《开宝》

【释名】金球（〖《事类合璧》〗）、鹄壳（〖《城南联句》〗）。〔时珍曰〕案陆佃《埤雅》云：橙，柚属也。可登而成之，故字从登。又谐声也。

【集解】〔志曰〕橙，树似橘而叶大，其形圆，大于橘而香，皮厚而皱，八月熟。〔时珍曰〕橙产南土，其实似柚而香，叶有两刻缺如两段，亦有一种气臭者。柚乃柑属之大者，早黄难留；橙乃橘属之大者，晚熟耐久，皆有大小二种。案《事类合璧》云：橙树高枝，叶不甚类橘，亦有刺。其实大者如碗，颇似朱栾，经霜早熟，色黄皮厚，蹙衄如沸，香气馥郁。其皮可以熏衣，可以芼鲜，可以和菹醢，可以为酱齑，可以蜜煎，可以糖制为橙丁，可以蜜制为橙膏。嗅之则香，食之则美，诚佳果也。〔宗奭曰〕橙皮，今止以为果，或合汤待宾，未见入药。宿酒未解者，食之速醒。

橙

【气味】酸，寒，无毒。〔士良曰〕暖。多食伤肝气，发虚热。与□肉同食，发头旋恶心。〔时珍曰〕□乃水獭之属也。诸家本草皆作槟榔，误矣。

【主治】洗去酸汁，切和盐、蜜，煎成贮食，止恶心，能去胃中浮风恶气（《开宝》）。行风气，疗瘿气，发瘰疬，杀鱼、蟹毒（士良）。

皮

〔气味〕苦、辛，温，无毒。

〔主治〕作酱、醋香美，散肠胃恶气，消食下气，去胃中浮风气（《开宝》）。和盐贮食，止恶心，解酒病（孟诜）。糖作橙丁，甘美，消痰下气，利膈宽中，解酒（时珍）。

〔附方〕新二。

香橙汤宽中快气，消酒。用橙皮二斤（切片），生姜五两（切，焙，擂烂），入炙甘草末一两，檀香末半两，和作小饼。每嚼一饼，沸汤入盐送下（《奇效良方》）。

痔疮肿痛隔年风干橙子，桶内烧烟熏之，神效（《医方摘要》）。

核

〔主治〕面□粉刺，湿研，夜夜涂之（时珍）。

〔附方〕新一。

闪挫腰痛橙子核炒研，酒服三钱即愈（《摄生方》）。

柚音又。〇《日华》

【释名】櫞（与柚同。〖《山海经》〗）、**条**（《尔雅》）、**壶柑**（《唐本》）、**臭橙**（《食性》）、**朱栾**（〖《橘谱》〗）。〔时珍曰〕柚色油然，其状如卣，故名。壶亦象形。今人呼其黄而小者为蜜筒，正此意也。其大者谓之朱栾，亦取团栾之象。最大者谓之香栾。《尔雅》谓之椴（音废），又曰椵（音贾）。《广雅》谓之镭柚，镭亦壶也。《桂海志》谓之臭柚。皆一物，但以大小、古今方言称呼不同耳。

【集解】〔恭曰〕柚皮厚味甘，不似橘皮薄味辛而苦。其肉亦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名壶柑。今俗人谓橙为柚，非矣。案《吕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郭璞云：柚出江南，似橙而实酢，大如橘。《禹贡》云：扬州厥包橘、柚。孔安国云：小曰橘，大曰柚，皆为柑也。〔颂曰〕闽中、岭外、江南皆有柚，比橘

黄，白色而大。襄、唐间柚，色青黄而实小。其味皆酢，皮厚，不堪入药。〔时珍曰〕柚，树、叶皆似橙。其实有大、小二种：小者如柑、如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围及尺余者，亦橙之类也。今人呼为朱栾，形色圆正，都类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气臭，其瓣坚而酸恶不可食，其花甚香。南人种其核，长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盖橙乃橘属，故其皮皱厚而香，味苦而辛；柚乃柑属，故其皮粗厚而臭，味甘而辛。如此分，柚与橙、橘自明矣。郭璞云：榹，大柚也。实大如盂，皮厚二三寸，子似枳，食之少味。范成大云：广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毡刷，且不损纸也。《列子》云：吴越之间有木焉，其名为櫞。碧树而冬青，实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愤厥之疾。渡淮而北，化而为枳。此言地气之不同如此。

柚

【气味】酸，寒，无毒。

【主治】消食，解酒毒，治饮酒人口气，去肠胃中恶气，疗妊妇不思食、口淡（大明）。

皮

〔气味〕甘、辛，平，无毒。

〔正误〕〔时珍曰〕案沈括《笔谈》云：《本草》言橘皮苦，柚皮甘，误矣。柚皮极苦，不可入口，甘者乃橙也。此说似于今柚不同，乃沈氏自误也，不可为据。

〔主治〕下气。宜食，不入药（弘景）。消食快膈，散愤懑之气，化痰（时珍）。

〔附方〕新一。

痰气咳嗽用香栾去核切，砂瓶内浸酒，封固一夜，煮烂，蜜拌匀，时时含咽。

叶

〔主治〕头风痛，同葱白捣，贴太阳穴（时珍）。

花

〔主治〕蒸麻油作香泽面脂，长发润燥（时珍）。

枸橼音矩员。〇宋《图经》

〔校正〕原附豆蔻下，今分出。

【释名】香橼（俗作圆。〖《图经》〗）、佛手柑（〖《纲目》〗）。〔时珍曰〕义未详。佛手，取象也。

【集解】〔藏器曰〕枸橼生岭南，柑、橘之属也。其叶大，

其实大如盏，味辛酸。〔颂曰〕今闽广、江西皆有之，彼人呼为香橼子。形长如小瓜状，其皮若橙而光泽可爱，肉甚厚，白如萝卜而松虚。虽味短而香芬大胜，置衣笥中，则数日香不歇。寄至北方，人甚贵重。古作五和糁用之。〔时珍曰〕枸橼产闽广间。木似朱栾而叶尖长，枝间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实状如人手，有指，俗呼为佛手柑。有长一尺四五寸者。皮如橙柚而厚，皱而光泽。其色如瓜，生绿熟黄。其核细。其味不甚佳而清香袭人。南人雕镂花鸟，作蜜煎果食。置之几案，可供玩赏。若安芋片于蒂而以湿纸围护，经久不瘪。或捣蒜罨其蒂上，则香更充溢。《异物志》云：浸汁浣葛纻，胜似酸浆也。

枸橼

皮瓤

〔气味〕辛、酸，无毒。〔弘景曰〕性温。〔恭曰〕性冷。陶说误矣。〔藏器曰〕性温不冷。

〔主治〕下气，除心头痰水（藏器）。煮酒饮，治痰气咳嗽。煎汤，治心下气痛（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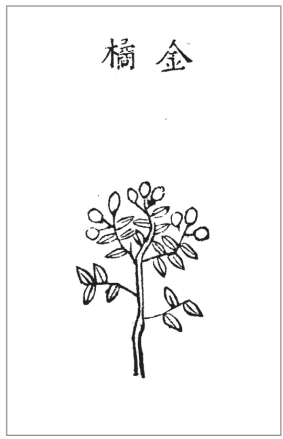
根、叶

〔主治〕同皮（《橘谱》）。

金橘《纲目》

【释名】金柑（《橘谱》）、卢橘（《汉书》）、夏橘（《广州记》）、山橘（《北户录》）、给客橙（《魏王花木志》）。〔时珍曰〕此橘生时青卢色，黄熟则如金，故有金橘、卢橘之名。卢，黑色也。或云卢，酒器之名，其形肖之故也。注《文选》者以枇杷为卢橘，误矣。案司马相如《上林赋》云：卢橘夏熟，枇杷橪柿。以二物并列，则非一物明矣。此橘夏冬相继，故云夏熟，而裴渊《广州记》谓之夏橘。给客橙者，其芳香如橙，可供给客也。

【集解】〔时珍曰〕金橘生吴粤、江浙、川广间。或言出营道者为冠，而江浙者皮甘肉酸，次之。其树似橘，不甚高大。五月开白花结实，秋冬黄熟，大者径寸，小者如指头，形长而皮坚，肌理细莹，生则深绿色，熟乃黄如金。其味酸甘，而芳香可爱，糖造、蜜煎皆佳。案《魏王花木志》云：蜀之成都、临邛、江源诸处，有给客橙，一名卢橘。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夏冬花实常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樱桃，通岁食之。又刘恂《岭表录》云：山橘子大如土瓜，次如弹丸，小树绿叶，夏结冬熟，金色薄皮而味酸，偏能破气。容、广人连枝藏之，入脍醋尤加香美。韩彦直《橘谱》云：金柑出江西，北人不识。景祐中始至汴都，因温成皇后嗜之，价遂贵重。藏绿豆中可经时不变，盖橘性热、豆性凉也。又有山金柑，一名山金橘，俗名金豆。木高尺许，实如樱桃，内止一核。俱可蜜渍，香味清美。已上诸说，皆指今之金橘，但有一类数种之异耳。



金橘

【气味】酸、甘，温，无毒。

【主治】下气快膈，止渴解酲，辟臭。皮尤佳（时珍）。

枇杷《别录·中品》

【释名】〔宗奭曰〕其叶形似琵琶，故名。

【集解】〔颂曰〕枇杷旧不著所出州土，今襄、汉、吴、蜀、闽、岭、江西南、湖南北皆有之。木高丈余，肥枝长叶，大如驴耳，背有黄毛，阴密婆娑可爱，四时不凋。盛冬开白花，至三四月成实作梂，生大如弹丸，熟时色如黄杏，微有毛，皮肉甚薄，核大如茅栗，黄褐色。四月采叶，暴干用。〔时珍曰〕案郭义恭《广志》云：枇杷易种，叶微似栗，冬花春实。其子簇结有毛，四月熟，大者如鸡子，小者如龙眼，白者为上，黄者次之。无核者名焦子，出广州。又杨万里诗云："大叶耸长耳，一枝堪满盘。荔支分与核，金橘却无酸。"颇尽其状。注《文选》者以枇杷为卢橘，误矣。详金橘。

金橘

实

〔气味〕甘、酸，平，无毒。〔志曰〕寒。〔诜曰〕温。多食发痰热，伤脾。同炙肉及热面食，令人患热毒黄疾。

〔主治〕止渴下气，利肺气，止吐逆，主上焦热，润五脏（大明）。

叶

〔修治〕〔恭曰〕凡用须火炙，以布拭去毛。不尔射人肺，令咳不已。或以粟秆作刷刷之，尤易洁净。〔敦曰〕凡采得秤，湿叶重一两，干者三叶重一两，乃为气足，堪用。粗布拭去毛，以甘草汤洗一遍，用绵再拭干。每一两以酥二钱半涂上，炙过用。〔时珍曰〕治胃病以姜汁涂炙，治肺病以蜜水涂炙，乃良。

〔气味〕苦，平，无毒。〔权曰〕甘、微辛。〔弘景曰〕煮汁饮之，则小冷。

〔主治〕卒呕不止，下气，煮汁服（《别

录》）。〔弘景曰〕若不暇煮，但嚼汁咽，亦瘥。**治呕哕不止，妇人产后口干**（大明）。**煮汁饮，主渴疾，治肺气热嗽，及肺风疮，胸面上疮**（诜）。**和胃降气，清热解暑毒，疗脚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枇杷叶，气薄味厚，阳中之阴。治肺胃之病，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气下则火降痰顺，而逆者不逆，呕者不呕，渴者不渴，咳者不咳矣。〔宗奭曰〕治肺热嗽甚有功。一妇人患肺热久嗽，身如火炙，肌瘦将成劳。以枇杷叶、木通、款冬花、紫菀、杏仁、桑白皮各等分，大黄减半，如常治讫，为末，蜜丸樱桃大。食后、夜卧各含化一丸，未终剂而愈矣。

〔附方〕新七。

温病发哕因饮水多者。枇杷叶（去毛，炙香）、茅根各半斤，水四升，煎二升，稍稍饮之（庞安常方）。

反胃呕哕枇杷叶（去毛，炙）、丁香各一两，人参二两，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煎服（《圣惠》）。

衄血不止枇杷叶去毛，焙研末。茶服一二钱，日三（《普济》）。

酒齄赤鼻枇杷叶、栀子仁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日三服（《本事》）。

面上风疮方同上。

痔疮肿痛枇杷叶（蜜炙），乌梅肉（焙），为末。先以乌梅汤洗，贴之（《集要》）。

痘疮溃烂枇杷叶煎汤洗之（《摘玄》）。

花

〔主治〕头风，鼻流清涕。辛夷等分，研末，酒服二钱，日二服（时珍）。

木白皮

〔主治〕生嚼咽汁，止吐逆不下食，煮汁冷服尤佳（思邈）。

杨梅宋《开宝》

【释名】朹子（音求。〖《北户录》〗）。〔时珍曰〕其形如水杨子而味似梅，故名。段氏《北户录》名朹子。扬州人呼白杨梅为圣僧。

【集解】〔志曰〕杨梅生江南、岭南山谷。树若荔枝树，而叶细阴青。子形似水杨子，而生青熟红，肉在核上，无皮壳。四月、五月采之。南人腌藏为果，寄至北方。〔时珍曰〕杨梅树叶如龙眼及紫瑞香，冬月不凋。二月开花结实，形如楮实子，五月熟，有红、白、紫三种，红胜于白，紫胜于红，颗大而核细，盐藏、蜜渍、糖收皆佳。东方朔《林邑记》云：邑有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熟则如蜜。用以酿酒，号为梅香酎，甚珍重之。赞宁《物类相感志》云：桑上接杨梅则不酸。杨梅树生癞，以甘草钉钉之则无。皆物理之妙也。〔藏器曰〕张华《博物志》言地瘴处多生杨梅，验之信然。

杨梅

实

〔气味〕酸、甘，温，无毒。〔诜曰〕热，微毒。久食令人发热，损齿及筋。忌生葱同食。〔瑞曰〕发疮致痰。

〔主治〕盐藏食，去痰止呕哕，消食下酒。干作屑，临饮酒时服方寸匕，止吐酒（《开宝》）。止渴，和五脏，能涤肠胃，除烦愦恶气。烧灰服，断下痢，甚验。盐者常含一枚，咽汁，利五脏下气（诜）。

〔附方〕旧一，新三。

下痢不止杨梅烧研，每米饮服二钱，日二服（《普济》）。

头痛不止杨梅为末，以少许□鼻取嚏，妙。

头风作痛杨梅为末，每食后薄荷茶服二钱。或以消风散同煎服。或同捣末，以白梅肉和丸弹子大，每食后葱茶嚼下一丸（《朱氏

集验》）。

一切损伤止血生肌，令无瘢痕。用盐藏杨梅和核捣如泥，做成挺子，以竹筒收之。凡遇破伤，研末傅之，神圣绝妙（《经验后方》）。

核仁

〔主治〕脚气。〔时珍曰〕案王明清《挥麈录》云：会稽杨梅为天下冠。童贯苦脚气，或云杨梅仁可治之。郡守王嶷馈五十石，贯用之而愈。取仁法：以柿漆拌核暴之，则自裂出也。

树皮及根

〔主治〕煎汤，洗恶疮疥癣（大明）。煎水，漱牙痛。服之，解砒毒。烧灰油调，涂汤火伤（时珍）。

〔附方〕新二。

中砒毒心腹绞痛，欲吐不吐，面青肢冷。用杨梅树皮煎汤二三碗，服之即愈（王硕《易简方》）。

风虫牙痛《普济方》：用杨梅根（皮厚者，焙）一两，川芎□五钱，麝香少许。研末。每用半钱，鼻内□之，口中含水，涎出痛止。〇《摘要方》：用杨梅根皮、韭菜根、厨案上油泥，等分捣匀，贴于两腮上，半时辰，其虫从眼角出也。屡用有效之方。

樱桃《别录·上品》

【释名】莺桃（《礼》注）、含桃（《月令》）、荆桃（〖《尔雅》〗）。〔宗奭曰〕孟诜《本草》言：此乃樱，非桃

也。虽非桃类，以其形肖桃，故曰樱桃，又何疑焉？如沐猴梨、胡桃之类，皆取其形相似耳。《礼记》：仲春，天子以含桃荐宗庙即此。故王维诗云："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干御苑鸟衔残。"药中不甚用。〔时珍曰〕其颗如瓔珠，故谓之樱。而许慎作莺桃，云莺所含食，故又曰含桃，亦通。案《尔雅》云：楔（音戛），荆桃也。孙炎注云：即今樱桃。最大而甘者，谓之崖蜜。

樱桃

【集解】〔颂曰〕樱桃，处处有之，而洛中者最胜。其木多阴，先百果熟，故古人多贵之。其实熟时深红色者，谓之朱樱。紫色，皮里有细黄点者，谓之紫樱，味最珍重。又有正黄明者，谓之蜡樱。小而红者，谓之樱珠，味皆不及。极大者，有若弹丸，核细而肉厚，尤难得。〔时珍曰〕樱桃树不甚高。春初开白花，繁英如雪。叶团，有尖及细齿。结子一枝数十颗，三月熟时须守护，否则鸟食无遗也。盐藏、蜜煎皆可，或同蜜捣作糕食，唐人以酪荐食之。林洪《山家清供》云：樱桃经雨则虫自内生，人莫之见。用水浸良久，则虫皆出，乃可食也。试之果然。

【气味】甘，热，涩，无毒。〔大明曰〕平，微毒。多食令人吐。〔诜曰〕食多无损，但发虚热耳。有暗风人不可食，食之立发。〔李鹏飞曰〕伤筋骨，败血气。有寒热病人不可食。

【主治】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志（《别录》）。止泄精、水谷痢（孟诜）。

【发明】〔宗奭曰〕小儿食之过多，无不作热。此果三月末、四月初熟，得正阳之气，先诸果熟，故性热也。〔震亨曰〕樱桃属火而有土，性大热而发湿。旧有热病及喘嗽者，得之立病，且有死者也。〔时珍曰〕案张子和《儒门事亲》云：舞水一富家有二子，好食紫樱，每日啖一二升。半月后，长者发肺痿，幼者发肺痈，相继而死。呜呼！百果之生，所以养人，非欲害人。富贵之家，纵其嗜欲，取死是何？天耶命耶？邵尧夫诗云“爽口物多终作疾”，真格言哉。观此，则寇、朱二氏之言，益可证矣。王维诗云：“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盖谓寒物同食，犹可解其热也。

叶

〔气味〕甘，平，无毒。煮老鹅，易软熟。

〔主治〕蛇咬，捣汁饮，并傅之（颂）。

东行根

〔主治〕煮汁服，立下寸白蛔虫（颂）。

枝

〔主治〕雀卵斑□，同紫萍、牙皂、白梅肉研和，日用洗面（时珍）。

花

〔主治〕面黑粉滓（方见李花）。

山婴桃《别录·上品》

〔校正〕《唐本》退入《有名未用》，今移入此。

【释名】朱桃（《别录》）、麦樱（《吴普》）、英豆（《别录》）、李桃（〖《食疗》〗）。〔诜曰〕此婴桃俗名李桃，又名柰桃。前樱桃名樱，非桃也。

【集解】〔《别录》曰〕婴桃实大如麦，多毛。四月采，阴干。〔弘景曰〕樱桃即今朱樱，可煮食者。婴桃形相似而实乖异，山间时有之，方药不用。〔时珍曰〕树如朱婴，但叶长尖不团。子小而尖，生青熟黄赤，亦不光泽，而味恶不堪食。

实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止泄、肠澼，除热，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志（《别录》）。止泄精（孟诜）。

银杏《日用》

【释名】白果（《日用》）、鸭脚子（〖《日用》〗）。〔时珍曰〕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核色白也。今名白果。梅尧臣诗："鸭脚类绿李，其名因叶高。"欧阳修诗："绛囊初入贡，银杏贵中州。"是矣。

【集解】〔时珍曰〕银杏生江南，以宣城者为胜。树高二三丈。叶薄纵理，俨如鸭掌形，有刻缺，面绿背淡。二月开花成簇，青

白色，二更开花，随即卸落，人罕见之。一枝结子百十，状如楝子，经霜乃熟烂。去肉取核为果，其核两头尖，三棱为雄，二棱为雌。其仁嫩时绿色，久则黄。须雌雄同种，其树相望，乃结实；或雌树临水亦可；或凿一孔，内雄木一块，泥之，亦结。阴阳相感之妙如此。其树耐久，肌理白腻。术家取刻符印，云能召使也。《文选·吴都赋》注："平仲果，其实如银。"未知即此果否？

银杏

核仁

【气味】甘、苦，平，涩，无毒。〔时珍曰〕熟食，小苦微甘，性温有小毒。多食令人胪胀。〔瑞曰〕多食壅气动风。小儿食多昏霍，发惊引疳。同鳗鲡鱼食，患软风。

【主治】生食引疳解酒，熟食益人（李鹏飞）。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嚼浆涂鼻面手足，去齄疱□黯皴皱，及疥癣疳□阴虱（时珍）。

【发明】〔时珍曰〕银杏，宋初始著名，而修本草者不收。

近时方药亦时用之。其气薄味厚，性涩而收，色白属金。故能入肺经，益肺气，定喘嗽，缩小便。生捣能浣油腻，则其去痰浊之功，可类推矣。其花夜开，人不得见，盖阴毒之物，故又能杀虫消毒。然食多则收令太过，令人气壅胪胀昏顿。故《物类相感志》言：银杏能醉人。而《三元延寿书》言：白果食满千个者死。又云：昔有饥者，同以白果代饭食饱，次日皆死也。

【附方】新十七。

寒嗽痰喘白果七个煨熟，以熟艾作七丸，每果入艾一丸，纸包再煨香，去艾吃（《秘韫方》）。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〇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并《摄生方》）。

咳嗽失声白果仁四两，白茯苓、桑白皮二两，乌豆半升，沙蜜半斤，煮熟日干为末，以乳汁半碗拌湿，九蒸九晒，丸如绿豆大。每服三五十丸，白汤下，神效（余居士方）。

小便频数白果十四枚，七生七煨，食之，取效止。

小便白浊生白果仁十枚，擂水饮，日一服，取效止。

赤白带下下元虚惫。白果、莲肉、江米各五钱，胡椒一钱半，为末。用乌骨鸡一只，去肠盛药，瓦器煮烂，空心食之（《集简方》）。

肠风下血银杏煨熟，出火气，食之，米饮下。

肠风脏毒银杏四十九枚，去壳生研，入百药煎末和丸弹子大。每服二三丸，空心细嚼，米饮送下（戴原礼《证治要诀》）。

牙齿虫□生银杏，每食后嚼一二个，良（《永类钤方》）。

手足皴裂生白果嚼烂，夜夜涂之。

鼻面酒齄银杏、酒浮糟同嚼烂，夜涂旦洗（《医林集要》）。

头面癣疮生白果仁切断，频擦取效（邵氏《经验方》）。

下部疳疮生白果杵，涂之（赵原阳）。

阴虱作痒阴毛际肉中生虫如虱，或红或白，痒不可忍者。白果仁嚼细，频擦之，取效（刘长春方）。

狗咬成疮白果仁，嚼细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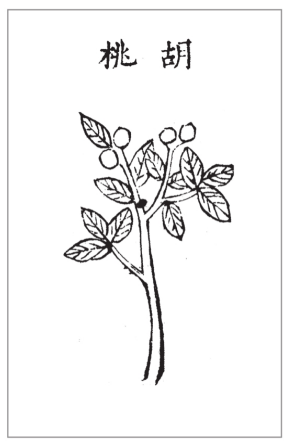
乳痈溃烂银杏半斤，以四两研酒服之，以四两研傅之（《救急易方》）。

水疔暗疔水疔色黄，麻木不痛；暗疔疮凸色红，使人昏狂。并先刺四畔，后用银杏去壳浸油中年久者，捣盦之（《普济方》）。

胡桃宋《开宝》

【释名】羌桃（《名物志》）、**核桃**（〖《明一统志》〗）。〔颂曰〕此果本出羌胡，汉时张骞使西域始得种还，植之秦中，渐及东土，故名之。〔时珍曰〕此果外有青皮肉包之，其形如桃，胡桃乃其核也。北音呼核如胡，名或以此。或作𣏟。梵书名播罗师。

【集解】〔颂曰〕胡桃生北土，今陕、洛间甚多。大株厚叶多阴，实亦有房，秋冬熟时采之。出陈仓者，薄皮多肌；出阴平者，大而皮脆，急捉则碎。汴州虽有而实不佳，江表亦时有之，南方则无。〔时珍曰〕胡桃树高丈许，春初生叶，长四五寸，微似大青叶，两两相对，颇作恶气。三月开花如栗花，穗苍黄色。结实至秋如青桃状，熟时沤烂皮肉，取核为果。人多以榉柳接之。案刘恂《岭表录》云：南方有山胡桃，底平如槟榔，皮厚而大坚，多肉少穰。其壳甚厚，须椎之方破。然则南方亦有，但不佳耳。



胡桃

核仁

〔气味〕甘，平、温，无毒。〔颂曰〕性热，不可多食。〔思邈曰〕甘冷滑。多食动痰饮，令人恶心、吐水、吐食物。〔志曰〕多食动风，脱人眉。同酒食，多令人咯血。〔颖曰〕多食生痰、动肾火。

〔发明〕〔震亨曰〕胡桃属土而有火，性热。本草云甘平，是无热矣。然又云动风脱人眉，非热何以伤肺耶？〔时珍曰〕胡桃仁味甘气热，皮涩肉润。孙真人言其冷滑，误矣。近世医方用治痰气喘嗽、醋心及疠风诸病，而酒家往往醉后嗜之。则食多吐水、吐食、脱

眉，及酒同食咯血之说，亦未必尽然也。但胡桃性热，能入肾肺，惟虚寒者宜之。而痰火积热者，不宜多食耳。

〔主治〕食之令人肥健、润肌、黑须发。多食利小便，去五痔。捣和胡粉，拔白须发，内孔中，则生黑毛。烧存性，和松脂研，傅瘰疬疮（《开宝》）。食之令人能食，通润血脉，骨肉细腻（诜）。〇方见下。治损伤、石淋。同破故纸蜜丸服，补下焦（颂）。补气养血，润燥化痰，益命门，利三焦，温肺润肠，治虚寒喘嗽，腰脚重痛，心腹疝痛，血痢肠风，散肿毒，发痘疮，制铜毒（时珍）。

油胡桃

〔气味〕辛，热，有毒。

〔主治〕杀虫攻毒，治痈肿、疠风、疥癣、杨梅、白秃诸疮，润须发（时珍）。

【发明】〔韩懋曰〕破故纸属火，能使心包与命门之火相通。胡桃属木，主润血养血。血属阴，阴恶燥，故油以润之。佐破故纸，有木火相生之妙。故古有云：黄檗无知母，破故纸无胡桃，犹水母之无虾也。〔时珍曰〕三焦者，元气之别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盖一以体名，一以用名。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系着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

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灵枢·本脏论》已著其厚薄缓急直结之状。而扁鹊《难经》不知原委体用之分，以右肾为命门，谓三焦有名无状。而高阳生伪撰《脉诀》，承其谬说，以误后人。至朱肱《南阳活人书》、陈言《三因方论》、戴起宗《脉诀刊误》，始著说辟之，而知之者尚鲜。胡桃仁颇类其状，而外皮水汁皆青黑。故能入北方，通命门，利三焦，益气养血，与破故纸同为补下焦肾命之药。夫命门气与肾通，藏精血而恶燥。若肾、命不燥，精气内充，则饮食自健，肌肤光泽，肠腑润而血脉通。此胡桃佐补药，有令人肥健能食，润肌黑发固精，治燥调血之功也。命门既通则三焦利，故上通于肺而虚寒喘嗽者宜之，下通于肾而腰脚虚痛者宜之。内而心腹诸痛可止，外而疮肿之毒可散矣。洪氏《夷坚志》止言胡桃治痰嗽能敛肺，盖不知其为命门三焦之药也。油胡桃有毒，伤人咽肺，而疮科取之，用其毒也。胡桃制铜，此又物理之不可晓者。洪迈云：迈有痰疾，因晚对，上遣使谕令以胡桃肉三颗，生姜三片，卧时嚼服，即饮汤两三呷，又再嚼桃、姜如前数，即静卧，必愈。迈还玉堂，如旨服之，及旦而痰消嗽止。又溧阳洪辑幼子，病痰喘，凡五昼夜不乳食。医以危告。其妻夜梦观音授方，令服人参胡桃汤。辑急取新罗人参寸许，胡桃肉一枚，煎汤一蚬壳许，灌之，喘即定。明日以汤剥去胡桃皮用之，喘复作。仍连皮用，信宿而瘳。此方不载书册，盖人参定喘，胡桃连皮能敛肺故也。

【附方】旧五，新二十八。

服胡桃法〔诜曰〕凡服胡桃不得并食，须渐渐食之。初日服一颗，每五日加一颗，至二十颗止，周而复始。常服令人能食，骨肉细腻光滑，须发黑泽，血脉通润，养一切老痔。

青娥丸方见《草部》补骨脂。

胡桃丸益血补髓，强筋壮骨，延年明目，悦心润肌，能除百病。用胡桃仁四两捣膏，入破故纸、杜仲、萆薢末各四两杵匀，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盐汤任下五十丸（《御药院方》）。

消肾溢精胡桃丸：治消肾病，因房欲无节，及服丹石，或失志伤肾，遂致水弱火强，口舌干，精自溢出，或小便赤黄，大便燥实，或小便大利而不甚渴。用胡桃肉、白茯苓各四两，附子一枚（去皮，切片），姜汁、蛤粉同焙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普济方》）。

小便频数胡桃煨熟，卧时嚼之，温酒下。

石淋痛楚便中有石子者。胡桃肉一升，细米煮浆粥一升，相和顿服，即瘥（崔元亮《海上方》）。

风寒无汗发热头痛。核桃肉、葱白、细茶、生姜等分。捣烂，水一钟，煎七分，热服。覆衣取汗（谈野翁方）。

痰喘咳嗽方见发明。

老人喘嗽气促，睡卧不得，服此立定。胡桃肉（去皮）、杏仁（去皮、尖）、生姜各一两。研膏，入炼蜜少许和丸弹子大。每卧时嚼一丸，姜汤下（《普济方》）。

产后气喘胡桃肉、人参各二钱，水一盏，煎七分，顿服。

久嗽不止核桃仁五十个（煮熟，去皮），人参五两，杏仁三百五十个（麸炒，汤浸，去皮），研匀，入炼蜜，丸梧子大。每空心细嚼一丸，人参汤下。临卧再服（萧大尹方）。

食物醋心胡桃烂嚼，以生姜汤下，立止（《传信适用方》）。

食酸齿[齿楚齿定]细嚼胡桃即解（《日华子本草》）。

误吞铜钱多食胡桃，自化出也。胡桃与铜钱共食，即成粉，可证矣（李楼方）。

揩齿乌须胡桃仁（烧过）、贝母各等分，为散，日用之（《圣惠》）。

眼目暗昏四月内取风落小胡桃，每日午时食饱，以无根水吞下，偃卧，觉鼻孔中有泥腥气为度（《卫生易简方》）。

赤痢不止胡桃仁、枳壳各七个，皂角（不蛀者）一挺，新瓦上烧存性，研为细末，分作八服。每临卧时一服，二更一服，五更一服，荆芥茶下（《总录》）。

血崩不止胡桃肉十五枚。灯上烧存性，研作一服，空心温酒调下，神效。

急心气痛核桃一个，枣子一枚。去核夹桃，纸裹煨熟，以生姜汤一钟，细嚼送下。永久不发，名盏落汤（赵氏《经验》）。

小肠气痛胡桃一枚，烧炭研末，热酒服之（《奇效良方》）。

便毒初起子和《儒门事亲》：用胡桃七个，烧研酒服，不过三服，见效。〇杨氏《经验》：用胡桃三枚，夹铜钱一个，食之即愈。

鱼口毒疮端午日午时，取树上青胡桃，筐内阴干，临时全烧为末，黄酒服。少行一二次，有脓自大便出，无脓即消，二三服平（杨诚《经验》）。

一切痈肿背痈、附骨疽，未成脓者。胡桃十个（煨熟去壳），槐花一两，研末，杵匀，热酒调服（《古今录验》）。

疔疮恶肿胡桃一个平破，取仁嚼烂，安壳内，合在疮上，频换，甚效（《普济》）。

痘疮倒陷胡桃肉一枚（烧存性），干胭脂半钱，研匀，胡荽煎酒调服（《儒门事亲》）。

小儿头疮久不愈。胡桃和皮，灯上烧存性，碗盖出火毒，入轻粉少许，生油调涂，一二次愈（《保幼大全》）。

酒齄鼻赤方见橘核。

聤耳出汁胡桃仁烧研，狗胆汁和作挺子，绵裹塞之（《普济方》）。

伤耳成疮出汁者。用胡桃杵取油内入（同上）。

火烧成疮胡桃仁烧黑，研傅（梅师方）。

压扑伤损胡桃仁捣，和温酒顿服，便瘥（《图经本草》）。

疥疮瘙痒油核桃一个，雄黄一钱，艾叶（杵熟）一钱，捣匀绵包，夜卧裹阴囊，历效。勿洗（《集简方》）。

胡桃青皮

〔气味〕苦、涩，无毒。

〔主治〕染髭及帛，皆黑。〔志曰〕仙方取青皮压油，和詹糖香，涂毛发，色如漆也。

〔附方〕新四。

乌髭发胡桃皮、科蚪等分，捣泥涂之，一染即黑。〇《总录》：用青胡桃三枚，和皮捣细，人乳汁三盏，于银、石器内调匀，搽须发三五次，每日用胡桃油润之，良。

疬疡风青胡桃皮捣泥，入酱清少许、硇砂少许令匀。先以泔

洗，后傅之（《外台》）。

白癜风青胡桃皮一个，硫黄一皂子大，研匀。日日掺之，取效。

嵌甲胡桃皮烧灰贴。

树皮

〔主治〕止水痢。春月斫皮汁，沐头至黑。煎水，可染褐（《开宝》）。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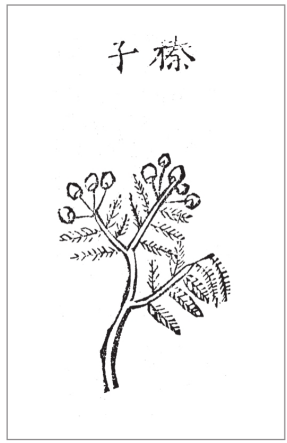
染须发胡桃根皮一秤，莲子草十斤，切，以瓮盛之，入水五斗，浸一月去滓，熬至五升，入芸薹子油一斗，慢火煎取五升收之。凡用，先以炭灰汁洗，用油涂之，外以牛蒡叶包住，绢裹一夜洗去，用七日即黑也（《圣惠方》）。

壳

〔主治〕烧存性，入下血、崩中药（时珍）。

榛宋《开宝》

【释名】𣏟（古榛字。〖《广韵》〗）。〔时珍曰〕案罗氏《尔雅翼》云：《礼记》郑玄注云：关中甚多此果。关中，秦地也。榛之从秦，盖取此意。《左传》云：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则榛有臻至之义，以其名告己之虔也。古作𣏟，从辛，从木。俗作莘，误矣。莘，音诜。



榛

【集解】〔志曰〕榛生辽东山谷。树高丈许。子如小栗，军行食之当粮。中土亦有。郑玄云：关中鄜、坊甚多。〔颂曰〕桂阳有荋而丛生，实大如杏子中仁，皮子形色与栗无异，但小耳。〔大明曰〕新罗榛子肥白，最良。〔时珍曰〕榛树低小如荆，丛生。冬末开花如栎花，成条下垂，长二三寸。二月生叶如初生樱桃叶，多皱文而有细齿及尖。其实作苞，三五相粘，一苞一实。实如栎实，下壮上锐，生青熟褐，其壳厚而坚，其仁白而圆，大如杏仁，亦有皮尖，然多空者，故谚云十榛九空。案陆玑《诗疏》云：榛有两种：一种大小、枝叶、皮树皆如栗，而子小，形如橡子，味亦如栗，枝茎可以为烛，《诗》所谓“树之榛栗”者也；一种高丈余，枝叶如木蓼，子作胡桃味，辽、代、上党甚多，久留亦易油坏者也。

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力，实肠胃，令人不饥、健行（《开宝》）。止饥，调中开胃，甚验（大明）。

阿月浑子《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并入《海药》无名木皮。

【释名】胡榛子（《拾遗》）、无名子（《海药》）。

【集解】〔藏器曰〕阿月浑子生西国诸番，与胡榛子同树，一岁胡榛子，二岁阿月浑子也。〔珣曰〕案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若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

仁

〔气味〕辛，温，涩，无毒。

〔主治〕诸痢，去冷气，令人肥健（藏器）。治腰冷，阴肾虚弱，房中术多用之，得木香、山茱萸良（李珣）。

无名木皮《海药》

〔气味〕辛，大温，无毒。

〔主治〕阴肾萎弱，囊下湿痒，并煎汁小浴，极妙（珣）。

槠子《拾遗》

〔校正〕原附钩栗，今析出。

【集解】〔藏器曰〕槠子生江南。皮、树如栗，冬月不凋，

子小于橡子。〔颖曰〕槠子有苦、甜二种，治作粉食、糕食，褐色甚佳。〔时珍曰〕槠子，处处山谷有之。其木大者数抱，高二三丈。叶长大如栗，叶稍尖而厚坚光泽，锯齿峭利，凌冬不凋。三四月开白花成穗，如栗花。结实大如槲子，外有小苞，霜后苞裂子坠。子圆褐而有尖，大如菩提子。内仁如杏仁，生食苦涩，煮、炒乃带甘，亦可磨粉。甜槠子粒小，木文细白，俗名面槠。苦槠子粒大，木纹粗赤，俗名血槠。其色黑者名铁槠。案《山海经》云：前山有木，其名曰槠。郭璞注曰：槠子似柞子，可食，冬月采之。木作屋柱、棺材，难腐也。

仁

〔气味〕苦、涩，平，无毒。〔时珍曰〕案《正要》云：酸、甘，微寒。不可多食。

〔主治〕食之不饥，令人健行，止泄痢，破恶血，止渴（藏器）。

皮、叶

〔主治〕煮汁饮，止产妇血（藏器）。嫩叶：贴臁疮，一日三换，良（吴瑞）。

楮子

钩栗《拾遗》

【释名】巢钩子（《拾遗》）、甜楮子（〖《日用》〗）。〔瑞曰〕钩栗即甜楮子。〔时珍曰〕钩、楮二字，方音相近。其状如栎，当作钩栎。

【集解】〔藏器曰〕钩栗生江南山谷。木大数围，冬月不凋，其子似栗而圆小。又有雀子，相似而圆黑，久食不饥。详楮子下。

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食之不饥，厚肠胃，令人肥健（藏器）。

橡实音象。〇《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

【释名】橡斗（《说文》）、皂斗（同）、栎梂（音历求。〖《纲目》〗）、柞子（音作。〖郭璞〗）、茅（杼同。序、暑二音。〖《庄子》〗）、栩（音许。〖《尔雅》〗）。〔禹锡曰〕案《尔雅》云：栩，杼也。又曰：栎，其实梂。孙炎注云：栩，一名杼也。栎，似樗之木也。梂，盛实之房也。其实名橡，有梂彙自裹之。《诗·唐风》云：集于苞栩。《秦风》云：山有苞栎。陆玑注云：即柞栎也。秦人谓之栎，徐人谓之杼，或谓之栩。其子谓之皂，亦曰皂斗。其壳煮汁可染皂也。今京洛、河内亦谓之杼。盖五方通语，皆一物也。〔时珍曰〕栎，柞木也。实名橡斗、皂斗，谓其斗刓剜象斗，可以染皂也。南人呼皂如柞，音相近也。

【集解】〔颂曰〕橡实，栎木子也。所在山谷皆有。木高二三丈。三四月开花黄色，八九月结实。其实为皂斗，槲、栎皆有斗，而以栎为胜。〔宗奭曰〕栎叶如栗叶，所在有之。木坚而不堪充材，亦木之性也。为炭则他木皆不及。其壳虽可染皂，若曾经雨水者，其色淡。槲亦有壳，但小而不及栎也。〔时珍曰〕栎有二种：一种不结实者，其名曰棫，其木心赤，《诗》云“瑟彼柞棫”是也；一种结实者，其名曰栩，其实为橡。二者树小则耸枝，大则偃蹇。其叶如槠叶，而文理皆斜勾。四五月开花如栗花，黄色。结实如荔枝核而有尖。其蒂有斗，包其半截。其仁如老莲肉，山人俭岁采以为饭，或捣浸取粉食，丰年可以肥猪。北人亦种之。其木高二三丈，坚实而重，有斑文点点。大者可作柱栋，小者可为薪炭。《周礼》职方氏“山林宜皂物，柞、栗之属”即此也。其嫩叶可煎饮代茶。

钩栗

橡实

实

〔修治〕〔雷曰〕霜后收采，去壳蒸之，从巳至未，剉作五片，日干用。〔周定王曰〕取子换水浸十五次，淘去涩味，蒸极熟食之，可以济饥。

〔气味〕苦，微温，无毒。

〔主治〕下痢，厚肠胃，肥健人（苏恭）。涩

肠止泻。煮食，止饥，御歉岁（大明）。

〔发明〕〔思邈曰〕橡子，非果非谷而最益人，服食未能断谷，啖之尤佳。无气而受气，无味而受味，消食止痢，令人强健不极。〔时珍曰〕木实为果，橡盖果也。俭岁，人皆取以御饥。晋挚虞入南山，饥甚，拾橡实而食；唐杜甫客秦州，采橡、栗自给，是矣。

〔附方〕新五。

水谷下痢日夜百余行者。橡实二两，楮叶（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食前乌梅汤调下（《圣惠方》）。

血痢不止上方加缩砂仁半两。

下痢脱肛橡斗子烧存性，研末，猪脂和傅（《直指方》）。

痔疮出血橡子粉、糯米粉各一升，炒黄，滚水调作果子，饭上蒸熟食之。不过四五次，效（李楼《奇方》）。

石痈坚硬如石，不作脓。用橡子一枚，以醋于青石上磨汁涂之。干则易。不过十度即平（《千金方》）。

斗壳

〔修治〕〔大明曰〕入药并宜捣细，炒焦或烧存性，研用。

〔气味〕涩，温，无毒。

〔主治〕为散及煮汁服，止下痢。并可染皂（恭）。止肠风、崩中、带下、冷热泻痢。并染须发（大明）。

〔附方〕新四。

下痢脱肛橡斗壳烧存性，研末。猪脂和搽，并煎汁洗之（《直指方》）。

肠风下血橡斗子壳，用白梅肉填满，两个合定，铁线札住，煅存性，研末。每服二钱，米饮下。一方：用硫黄填满，煅研酒服（余居士《选奇方》）。

走马牙疳橡斗壳，入盐填满，合定烧透，出火毒，研末，入麝香少许。先以米泔漱过，搽之（《全幼心鉴》）。

风虫牙痛橡斗五个（入盐在内），皂荚一条（入盐在内）。同煅过，研末。日擦三五次，荆芥汤漱之，良（《经验良方》）。

木皮、根皮《拾遗》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恶疮，因风犯露致肿者，煎汁日洗，令脓血尽乃止。亦治痢（藏器）。止水痢，消瘰疬（大明）。

〔附方〕新一。

蚀烂痈肿及疣赘瘤痣。柞栎木灰四斗，桑柴灰四斗，石灰一斗五升。以沸汤调湿，甑中蒸一日，取釜中沸汤七斗，合甑灰淋之取汁，再熬至一升，投乱头发一鸡子大消尽，又剪五色彩投入消尽，瓶盛密收。每以少许，挑破点之。煎时勿令鸡、犬、妇人、小儿见（《普济方》）。

槲实音斛。〇《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附此。

【释名】槲檄（音速）、朴檄（并《尔雅》）、大叶栎（俗）、栎橿子（〖《纲目》〗）。〔时珍曰〕槲檄犹觳觫也。栗子绽悬，有颤栗之象，故谓之栗；槲叶摇动，有觳觫之态，故曰槲檄也。朴檄者，婆娑、蓬然之貌。其树偃蹇，其叶芃芃故也。俗称衣物不整者为朴檄，本此。其实木强，故俗谓之栎橿子。史言：武后挂赦书于槲树，人遂呼为金鸡树云。

【集解】〔颂曰〕槲，处处山林有之。木高丈余，与栎相类。亦有斗，但小不中用耳。不拘时采。其皮、叶入药。〔宗奭曰〕槲亦有斗，木虽坚而不堪充材，止宜作柴，为炭不及栎木。〔时珍曰〕槲有二种：一种丛生小者名枹（音孚），见《尔雅》。一种高者名大叶栎。树、叶俱似栗，长大粗厚，冬月凋落。三四月开花亦如栗，八九月结实似橡子而稍短小，其蒂亦有斗。其实僵涩味恶，荒岁人亦食之。其木理粗不及橡木，所谓樗栎之材者指此。

槲实

仁

〔气味〕苦、涩，平，无毒。

〔主治〕蒸煮作粉，涩肠止痢，功同橡子（时珍）。

槲若

〔修治〕〔颂曰〕若即叶之名也。入药须微炙令焦。

〔气味〕甘、苦，平，无毒。

〔主治〕疗痔，止血及血痢，止渴（恭）。活血，利小便，除面上齄赤（时珍）。

〔附方〕旧五，新三。

卒然吐血槲叶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七分，和滓服（《简要济众》）。

鼻衄不止槲叶捣汁一小盏，顿服即止（《圣惠方》）。

肠风血痔热多者尤佳。槲叶微炙，研末一钱，槐花炒，研末一钱，米饮调服。未止再服（寇氏《衍义》）。

冷淋茎痛槲叶研末，每服三钱，水一盏，葱白七寸，煎六分，去滓，食前温服，日二（《圣惠方》）。

孩子淋疾槲叶三片，煎汤服一鸡子壳，小便即时下也（孙真人方）。

蝼蛄漏疾槲叶烧存性研，以米泔别浸槲叶，取汁洗疮后，乃纳灰少许于疮中（《圣惠方》）。

鼻上齆疱出脓血者。以泔水煮槲叶，取汁洗之，拭干，纳槲叶灰少许于中，良（《圣惠》）。

腋下胡臭槲若三升，切，水煮浓汁，洗毕，即以甘苦瓠壳烟熏之。后用辛夷、细辛、杜衡末，醋浸一夜，傅之（《千金方》）。

木皮俗名赤龙皮。

〔气味〕苦、涩，无毒。

〔主治〕煎服，除蛊及漏，甚效（恭）。**煎汤，洗恶疮，良**（权）。**能吐瘰疬，涩五脏**（大明）。**止赤白痢，肠风下血**（时珍）。

〔附方〕旧四，新六。

赤龙皮汤治诸败烂疮、乳疮。用槲皮（切）三升，水一斗，煮五升，春夏冷用，秋冬温用，洗之。洗毕乃傅诸膏（《肘后》）。

附骨疽疮槲皮烧研，米饮每服方寸匕（《千金方》）。

下部生疮槲皮、榉皮煮汁，熬如饴糖，以导下部（《肘后方》）。

一切瘘疾《千金》：用槲树北阴白皮三十斤，剉，以水一石，煮一斗，去滓煎如饴，又取通都厕上雄鼠屎、雌鼠屎各十四枚，烧汁尽研和之，纳温酒一升和匀。瘦人服五合，当有虫出也。〇崔氏《纂要》：用槲白皮（切）五升，水八升，煮令泣尽，去滓，再煎成膏。日服枣许，并涂疮上。宜食苜蓿、盐、饭以助之。以瘥为度。

小儿瘰疬槲树皮去粗皮切，煎汤频洗之（《圣惠方》）。

蛊毒下血槲木北阴白皮一大握，长五寸，以水三升，煮取一升，空腹分服，即吐毒出也（《千金及翼》）。

赤白久痢不拘大人、小儿。用新槲皮一斤，去黑皮切，以水一斗，煎取五升，去滓煎膏，和酒服（《子母秘录》）。

久痢不止槲白皮（姜汁炙五度）一两，干姜（炮）半两，为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圣济总录》）。

久疮不已槲木皮一尺，阔六寸，切，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入白沙糖十挺，煎取一升，分三服，即吐而愈（《肘后方》）。

《本草纲目·果部》三十卷终

第三十一卷　果部

目录

果之三夷果类三十一种

荔枝《开宝》

龙眼《本经》

龙荔《纲目》

橄榄《开宝》

木威子《拾遗》

庵摩勒《唐本草》

毗梨勒《唐本草》

没离梨《拾遗》

五敛子《纲目》（即阳桃）

五子实《纲目》

榧实《别录》

海松子《开宝》

槟榔《别录》

大腹子《开宝》

椰子《开宝》　青田核、树头酒、严树酒附

无漏子《拾遗》（即波斯枣）

桄榔子《开宝》

□木面《海药》

波罗蜜《纲目》

无花果《食物》　文光果、天仙果、古度子附

阿勒勃《拾遗》　罗望子附

沙棠果《纲目》

㮈子《拾遗》

麂目《拾遗》

都桷子《拾遗》

都念子《拾遗》

都咸子《拾遗》

摩厨子《拾遗》　齐墩果、德庆果附

韶子《拾遗》

马槟榔《会编》

枳椇《唐本草》

右附方旧二十一，新四十一。

果之三夷果类三十一种

荔枝宋《开宝》

【释名】离枝（《纲目》）、丹荔（〖唐诗〗）。〔颂

曰〕按朱应《扶南记》云：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劚取其枝，故以为名。劚（音利）与劮同。〔时珍曰〕司马相如《上林赋》作离支。按白居易云：若离本枝，一日色变，三日味变。则离支之名，又或取此义也。

荔枝

【集解】〔颂曰〕荔枝生岭南及巴中。今闽之泉、福、漳州、兴化军，蜀之嘉、蜀、渝、涪州，及二广州郡皆有之。其品以闽中为第一，蜀川次之，岭南为下。其木高二三丈，自径尺至于合抱，类桂木、冬青之属。绿叶蓬蓬然，四时荣茂不雕。其木性至坚劲，土人取其根，作阮咸槽及弹棋局。其花青白，状若冠之蕤绥。其子喜双实，状如初生松球。壳有皱纹如罗，初青渐红。肉色淡白如肪玉，味甘而多汁。夏至将中，则子翕然俱赤，乃可食也。大树下子至百斛，五六月盛熟时，彼方皆燕会其下以赏之，极量取啖，虽多亦不伤人，少过则饮蜜浆便解。荔枝始传于汉世，初惟出岭南，后出蜀中。故左思《蜀都赋》云：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唐白居易《图序》论之详矣。今闽中四郡所出特奇，蔡襄谱其种类至三十余品，肌肉甚厚，甘香莹白，非广、蜀之比也。福唐岁贡白曝荔枝、蜜煎荔枝肉，俱为上方珍果。白曝须嘉实乃堪，其市货者，多用杂色荔枝入盐、梅曝成，皮色深红，味亦少酸，殊失本真。经曝则可经岁，商贩流布，遍及华夏，味犹不歇，百果之盛，皆不及此。又有焦核荔枝，核如鸡舌香，

味更甜美。或云是木生背阳，结实不完就者。又有绿色、蜡色，皆其品之奇者，本土亦自难得。其蜀、岭荔枝，初生小酢，肉薄核大，不堪白曝。花及根亦入药。〔藏器曰〕顾微《广州记》云：荔枝冬夏常青，其实大如鸡卵，壳朱肉白，核黄黑色，似半熟莲子，精者核如鸡舌香，甘美多汁，极益人也。〔时珍曰〕荔枝炎方之果，性最畏寒，易种而根浮。其木甚耐久，有经数百年犹结实者。其实生时肉白，干时肉红。日晒火烘，卤浸蜜煎，皆可致远。成朵晒干者谓之荔锦。按白居易《荔枝图序》云：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冬青。花如橘而春荣，实如丹而夏熟。朵如蒲桃，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洁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又蔡襄《荔枝谱》云：广、蜀所出，早熟而肉薄，味甘酸，不及闽中下等者。闽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兴化最奇，泉、漳次之。福州延亘原野，一家甚至万株。兴化上品，大径寸余，香气清远，色紫壳薄，瓤厚膜红，核如丁香母。剥之如水精，食之如绛雪。荔枝以甘为味，虽百千树莫有同者，过甘与淡，皆失于中。若夫厚皮尖刺，肌理黄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渣，食已而涩，虽无酢味，亦自下等矣。最忌麝香，触之花、实尽落也。又洪迈《夷坚志》云：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亦失本体，形状百出，不可以理求也。沈括《笔谈》谓焦核荔子，乃土人去其大根，燔焦种成者，大不然也。〔珣曰〕荔枝树似青木香。熟时人未采，则百虫不敢近。人才采之，乌鸟、蝙蝠之类，无不伤残之也。故采荔枝者，必日中而众采之。一日色变，二日味变，三日色味俱变。故古诗云“色味不逾三日变”也。

实

〔气味〕甘，平，无毒。〔珣曰〕甘、酸，热。多食令人发虚热。〔李鹏飞曰〕生荔枝多食，发热烦渴，口干衄血。〔颂曰〕多食不伤人。如少过度，饮蜜浆一杯便解也。〔时珍曰〕荔枝气味纯阳，其性畏热。鲜者食多，即龈肿口痛，或衄血也。病齿□及火病人尤忌之。《开宝本草》言其性平，苏氏谓多食无伤，皆谬说

也。按《物类相感志》云：食荔枝多则醉，以壳浸水饮之即解。此即食物不消，还以本物消之之意。

〔主治〕止渴，益人颜色（《开宝》）。食之止烦渴，头重心躁，背膊劳闷（李珣）。通神，益智，健气（孟诜）。治瘰疬瘤赘，赤肿疔肿，发小儿痘疮（时珍）。

〔发明〕〔震亨曰〕荔枝属阳，主散无形质之滞气，故消瘤赘赤肿者用之。苟不明此，虽用之无应。

〔附方〕新六。

痘疮不发荔枝肉浸酒饮，并食之。忌生冷（闻人规《痘疹论》）。

疔疮恶肿《普济方》：用荔枝五个或三个，不用双数，以狗粪中米淘净为末，与糯米粥同研成膏，摊纸上贴之。留一孔出毒气。〇《济生秘览》：用荔枝肉、白梅各三个。捣作饼子。贴于疮上，根即出也。

风牙疼痛《普济》：用荔枝连壳烧存性，研末，擦牙即止。乃治诸药不效仙方也。〇《孙氏集效方》：用大荔枝一个，剔开填盐满壳，煅研，搽之即愈。

呃逆不止荔枝七个，连皮核烧存性，为末。白汤调下，立止（杨拱《医方摘要》）。

核

〔气味〕甘，温，涩，无毒。

〔主治〕心痛、小肠气痛，以一枚煨存性，研末，新酒调服（宗奭）。治癫疝气痛，妇人血气刺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荔枝核入厥阴，行散滞气，其实双结而核肖睾丸，故其治癫疝卵肿，有述类象形之义。

〔附方〕新六。

脾痛不止荔枝核为末，醋服二钱。数服即愈（《卫生易简方》）。

妇人血气刺痛。用荔枝核烧存性半两，香附子炒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盐汤、米饮任下。名蠲痛散（《妇人良方》）。

疝气癫肿孙氏：用荔枝核（炒黑色）、大茴香（炒）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温酒下。〇《皆效方》：玉环来笑丹：用荔枝核四十九个，陈皮连白九钱，硫黄四钱，为末，盐水打面糊丸绿豆大。遇痛时，空心酒服九丸，良久再服。不过三服，甚效如神。亦治诸气痛。

阴肾肿痛荔枝核烧研，酒服二钱。

肾肿如斗荔枝核、青橘皮、茴香等分，各炒研。酒服二钱，日三。

壳

〔主治〕痘疮出不爽快，煎汤饮之。又解荔枝热，浸水饮（时珍）。

〔附方〕新一。

赤白痢荔枝壳、橡斗壳（炒）、石榴皮（炒）、甘草（炙），各等分。每以半两，水一盏半，煎七分，温服，日二服（《普济方》）。

花及皮根

〔主治〕喉痹肿痛，用水煮汁，细细含咽，取瘥止（苏颂。〇出崔元亮《海上方》）。

龙眼《本经·中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宗奭曰〕龙眼专为果，未见入药。《本草》编入《木部》，非矣。

【释名】龙目（《吴普》）、圆眼（俗名）、益智（《本经》）、亚荔枝（《开宝》）、荔枝奴（〖《南方草木状》〗）、骊珠、燕卵、蜜脾、鲛泪、川弹子（并《纲目》）。〔时珍曰〕龙眼、龙目，象形也。《吴普本草》谓之龙目，又曰比目。曹宪《博雅》谓之益智。〔弘景曰〕广州有龙眼，非益智也，恐彼人别名耳。〔志曰〕甘味归脾，能益人智，故名益智，非今之益智子也。〔颂曰〕荔枝才过，龙眼即熟，故南人目为荔枝奴。又名木弹。晒干寄远，北人以为佳果，目为亚荔枝。

【集解】〔《别录》曰〕龙眼生南海山谷。一名益智。其大者似槟榔。〔恭曰〕龙眼树似荔枝，叶若林檎，花白色。子如槟榔，有鳞甲，大如雀卵。〔颂曰〕今闽、广、蜀道出荔枝处皆有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木高一二丈，似荔枝而枝叶微小，凌冬不凋。春末夏初，开细白花。七月实熟，壳青黄色，文作鳞甲，形圆，大如弹丸，核若木梡子而不坚，肉薄于荔枝，白而有浆，其甘如蜜。实极繁，每枝三二十颗，作穗如蒲桃。汉时南海常贡之，大为民害。临武

长唐羌上书言状。和帝感其言，下诏止之。〔时珍曰〕龙眼正圆，《别录》、苏恭比之槟榔，殊不类也。其木性畏寒，白露后方可采摘，晒焙令干，成朵干者名龙眼锦。按范成大《桂海志》有山龙眼，出广中，色青，肉如龙眼，夏月实熟可啖，此亦龙眼之野生者与？

龙眼

实

〔气味〕甘，平，无毒。〔恭曰〕甘、酸，温。〔李鹏飞曰〕生者沸汤瀹过食，不动脾。

〔主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本经》）。除蛊毒，去三虫（《蜀本》）。开胃益脾，补虚长智（时珍）。

〔发明〕〔时珍曰〕食品以荔枝为贵，而资益则龙眼为良。盖荔枝性热，而龙眼性和平也。严用和《济生方》，治思虑劳伤心脾有归脾汤，取甘味归脾，能益人智之义。

〔附方〕新一。

归脾汤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虚烦不眠，自汗惊悸。用龙眼肉、酸枣仁（炒）、黄芪（炙）、白术（焙）、茯神各一两，木香、人参各半两，炙甘草二钱半，□咀。每服五钱，姜三片，枣一枚，水二钟，煎一钟，温服（《济生方》）。

核

〔主治〕胡臭。六枚，同胡椒二七枚研，遇汗出即擦之（时珍）。

龙荔《纲目》

【释名】见下。

【集解】〔时珍曰〕按范成大《桂海志》云：龙荔出岭南。状如小荔枝，而肉味如龙眼，其木之身、叶亦似二果，故名曰龙荔。三月开小白花，与荔枝同时熟，不可生啖，但可蒸食。

龙荔

实

【主治】甘，热，有小毒。生食令人发痫，或见鬼物（时珍。〇出《桂海志》）。

橄榄宋《开宝》

【释名】青果（《梅圣俞集》）、忠果（《记事珠》）、谏果（出《农书》）。〔时珍曰〕橄榄名义未详。此果虽熟，其色亦青，故俗呼青果。其有色黄者不堪，病物也。王祯云：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王元之作诗，比之忠言逆耳，世乱乃思之，故人名为谏果。

【集解】〔志曰〕橄榄生岭南。树似木槵子树而高，端直可爱。结子形如生诃子，无棱瓣，八月、九月采之。又有一种波斯橄榄，生邕州。色类相似，但核作两瓣，蜜渍食之。〔诜曰〕其树大数围。实长寸许，先生者向下，后生者渐高。熟时生食味酢，蜜渍极甜。〔珣曰〕按《南州异物志》云：闽、广诸郡及缘海浦屿间皆有之。树高丈余，叶似榉柳。二月开花，八月成实，状如长枣，两头尖，青色。核亦两头尖而有棱，核内有三窍，窍中有仁，可食。〔颂曰〕按刘恂《岭表录异》云：橄榄树枝皆高耸。其子深秋方熟，南人重之，生咀嚼之，味虽苦涩，而芬香胜于含鸡舌香也。有野生者，子繁而树峻不可梯缘，但刻根下方寸许，纳盐入内，一夕子皆自落，木亦无损。其枝节间有脂膏如桃胶，南人采取和皮、叶煎汁，熬如黑饧，谓之榄糖，用泥船隙，牢如胶漆，着水益干也。〔时珍曰〕橄榄树高，将熟时以木钉钉之，或纳盐少许于皮内，其实一夕自落，亦物理之妙也。其子生食甚佳，蜜渍、盐藏皆可致远。其木脂状如黑胶者，土人采取，爇之清烈，谓之榄香。杂以牛皮胶者，即不佳矣。又有绿榄，色绿。乌榄，色青黑，肉烂而甘。取肉捶碎干放，自有霜如白盐，谓之榄酱。青榄核内仁干小。惟乌榄仁最肥大，有文层叠如海螵蛸状而味甘美，谓之榄仁。又有一种方榄，出广西两江峒中，似橄榄而有三角或四角，即是波斯橄榄之类也。

橄榄

实

〔气味〕酸、甘，温，无毒。〔宗奭曰〕味涩，良久乃甘。〔震亨曰〕味涩而甘，醉饱宜之。然性热，多食能致上壅。〔时珍曰〕橄榄盐过则不苦涩，同栗子食甚香。按《延寿书》云：凡食橄榄必去两头，其性热也。过白露摘食，庶不病痞。

〔主治〕生食、煮饮，并消酒毒，解鲎鲐鱼毒（《开宝》）。嚼汁咽之，治鱼鲠（宗奭）。生啖、煮汁，能解诸毒（苏颂）。开胃下气，止泻（大明）。生津液，止烦渴，治咽喉痛。咀嚼咽汁，能解一切鱼、鳖毒（时珍）。

〔发明〕〔志曰〕鲎鲐鱼，即河豚也。人误食其肝及子，必迷闷至死，惟橄榄及木煮汁能解之。其木作舟楫，拨着鱼皆浮出，故知物有相畏如此者。〔时珍曰〕按《名医录》云：吴江一富人，食鳜鱼被鲠，横在胸中，不上不下，痛声动邻里，半月余几死。忽遇渔人张九，令取橄榄与食。时无此果，以核研末，急流水调服，骨遂下而

愈。张九云：我父老相传，橄榄木作取鱼棹篦，鱼触着即浮出，所以知鱼畏橄榄也。今人煮河豚、团鱼，皆用橄榄，乃知橄榄能治一切鱼、鳖之毒也。

〔附方〕新四。

初生胎毒小儿落地时，用橄榄一个烧研，朱砂末五分和匀，嚼生脂麻一口，吐唾和药，绢包如枣核大，安儿口中，待咂一个时顷，方可与乳。此药取下肠胃秽毒，令儿少疾，及出痘稀少也（《孙氏集效方》）。

唇裂生疮橄榄炒研，猪脂和涂之。

牙齿风疳脓血有虫。用橄榄烧研，入麝香少许，贴之（《圣惠方》）。

下部疳疮橄榄烧存性，研末，油调敷之。或加孩儿茶等分（《乾坤生意》）。

榄仁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唇吻燥痛，研烂傅之（《开宝》）。

核

〔气味〕甘、涩，温，无毒。

〔主治〕磨汁服，治诸鱼骨鲠，及食鲙成积，又治小儿痘疮倒靥。烧研服之，治下血（时珍）。

〔附方〕新三。

肠风下血橄榄核，灯上烧存性，研末。每服二钱，陈米饮调下（《仁斋直指方》）。

阴肾癞肿橄榄核、荔枝核、山楂核等分，烧存性，研末。每服二钱，空心茴香汤调下。

耳足冻疮橄榄核烧研，油调涂之（《乾坤生意》）。

木威子《拾遗》

【释名】未详。

【集解】〔藏器曰〕木威生岭南山谷。树高丈余，叶似楝叶。子如橄榄而坚，亦似枣，削去皮可为粽食。〔时珍曰〕木威子，橄榄之类也。陈氏说出顾微《广州记》中。而梁元帝《金楼子》云：橄榄树之南向者为橄榄，东向者为木威。此亦传闻谬说也。

实

【气味】酸、辛，无毒。〔时珍曰〕按《广州记》云：苦、涩。

【主治】心中恶水，水气（藏器）。

庵摩勒《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余甘子（《唐本》）、庵摩落迦果（〖梵

书〗）。〔藏器曰〕梵书名庵摩勒，又名摩勒落迦果。其味初食苦涩，良久更甘，故曰余甘。

【集解】〔恭曰〕庵摩勒生岭南交、广、爱等州。树叶细似合昏。其花黄。实似李、柰，青黄色，核圆有棱，或六或七，其中仁亦入药用。〔珣曰〕生西国者，大小如枳橘子状。〔颂曰〕余甘子，今二广诸郡及西川、戎、泸、蛮界山谷皆有之。木高一二丈，枝条甚软。叶青细密，朝开暮敛如夜合，而叶微小，春生冬凋。三月有花，着条而生，如粟粒，微黄。随即结实作莛，每条三两子，至冬而熟，如李子状，青白色，连核作五六瓣，干即并核皆裂，俗作果子啖之。〔时珍曰〕余甘，泉州山中亦有之。状如川楝子，味类橄榄，亦可蜜渍、盐藏。其木可制器物。按陈祈畅《异物志》云：余甘树叶如夜合及槐叶，其枝如柘，其花黄。其子圆，大如弹丸，色微黄，有文理如定陶瓜，核有五六棱，初入口苦涩，良久饮水更甘，盐而蒸之尤美。其说与两苏所言相合。而《临海异物志》云：余甘子如梭形，大如梅子，其核两头锐，与橄榄一物异名也。然橄榄形长尖，余甘形圆，稍有不同，叶形亦异，盖二物也。又苏恭言其仁可入药，而未见主治何病，岂亦与果同功耶？

庵摩勒

实

【气味】甘，寒，无毒。〔珣曰〕苦、酸、甘，微寒，涩。

【主治】风虚热气（《唐本》）。补益强气。合铁粉一斤用，变白不老。取子压汁，和油涂头，生发去风痒，令发生如漆黑也（藏器）。主丹石伤肺，上气咳嗽。久服，轻身延年长生。服乳石人，宜常食之（李珣）。为末点汤服，解金石毒（宗奭）。解硫黄毒（时珍。〇出《益部方物图》）。

【发明】〔宗奭曰〕黄金得余甘则体柔，亦物类相感相伏也，故能解金石之毒云。

仁

毗梨勒《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三果（〖《唐本》〗）。〔珣曰〕木似诃梨勒，而子亦相似，但圆而毗，故以名之。毗即脐也。

【集解】〔恭曰〕毗梨勒出西域及南海诸国，岭南交、爱等州，戎人谓之三果。树似胡桃，子形亦似胡桃。核似诃梨勒，而圆短无棱，用亦同法。番人以此作浆甚热。

毗梨勒

实

【气味】苦，寒，无毒。〔珣曰〕味苦带涩，微温无毒。作浆性热。

【主治】风虚热气，功同庵摩勒（《唐本》）。暖肠腹，去一切冷气。作浆染须发，变黑色（甄权）。下气，止泻痢（大明）。烧灰，干血有效（李珣）。

【发明】〔时珍曰〕毗梨勒古方罕用，惟《千金方》补肾鹿角丸用三果浆吞之，云无则以酒代之。则此果亦余甘之类，而性稍温涩也。

【附方】新一。

大风发脱毗梨勒烧灰，频擦有效（《圣惠方》）。

没离梨《拾遗》

【集解】〔藏器曰〕没离梨生西南诸国。似毗梨勒，上有毛少许也。

五歛子

实

【气味】辛，平，无毒。〔珣曰〕微温。

【主治】上气，下食（藏器）。主消食涩肠下气，及上气咳嗽。并宜入面药（李珣）。

五歛子《纲目》

【释名】五棱子（《桂海志》）、阳桃（〖《海槎录》〗）。〔时珍曰〕按嵇含《草木状》云：南人呼棱为歛，故以为名。

【集解】〔时珍曰〕五歛子出岭南及闽中，闽人呼为阳桃。其大如拳，其色青黄润绿，形甚诡异，状如田家碌碡，上有五棱如刻起，作剑脊形。皮肉脆软，其味初酸久甘，其核如柰。五月熟，一树

可得数石，十月再熟。以蜜渍之，甘酢而美，俗亦晒干以充果食。又有三廉子，盖亦此类也。陈祈畅《异物志》云：三廉出熙安诸郡。南人呼棱为廉，虽名三廉，或有五六棱者。食之多汁，味甘且酸，尤宜与众果参食。

实

【气味】酸、甘、涩，平，无毒。

【主治】风热，生津止渴（时珍）。

五子实《纲目》

【集解】〔时珍曰〕五子树今潮州有之。按裴渊《广州记》云：五子实，大如梨而内有五核，故名。

实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霍乱金疮，宜食之（时珍。〇《潮州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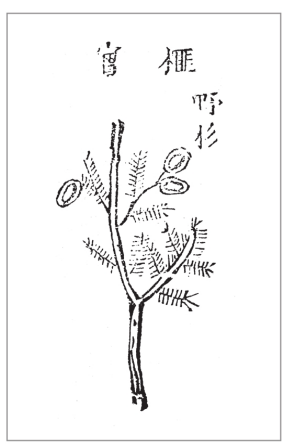
榧实《别录·下品》

〔校正〕〔时珍曰〕《别录·木部》有榧实，又有榧华。《神农本草·鱼虫部》有彼子，宋《开宝本草》退彼子入《有名未用》。今据苏恭之说，合并于下。

【释名】柀子（音彼。《神农》）、赤果（《日用》）、玉榧（《日用》）、玉山果（〖《东坡诗集》〗）。

〔时珍曰〕榧亦作榧，其木名文木，斐然章采，故谓之榧。信州玉山县者为佳。故苏东坡诗云："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柀子见下。〔瑞曰〕土人呼为赤果，亦曰玉榧。

【集解】〔《别录》曰〕榧实生永昌。彼子生永昌山谷。〔弘景曰〕彼子亦名罴子，从来无用者，古今诸医不复识之。榧实出东阳诸郡。〔恭曰〕彼子当从木作柀子，误入《虫部》也。《尔雅》柀亦名䵼。其叶似杉，木如柏而微软。子名榧子，宜入《果部》。又注榧实云：即《虫部》彼子也。其木大连抱，高数仞，其叶似杉，其木如柏，其理似松，肌细软，堪为器用。〔宗奭曰〕榧实大如橄榄，壳色紫褐而脆，其中子有一重黑粗衣，其仁黄白色，嚼久渐甘美也。〔藏器曰〕榧华即榧子之华也。榧与榧同。榧树似杉，子如长槟榔，食之肥美。《本经·虫部》有彼子，陶氏复于《木部》出榧实、榧华，皆一物也。〔颖曰〕榧有一种粗榧。其木与榧相似，但理粗色赤耳。其子稍肥大，仅圆不尖。《神农本草》彼子即粗榧也。〔时珍曰〕榧生深山中，人呼为野杉。按罗愿《尔雅翼》云：柀似杉而异于杉。彼有美实而木有文采，其木似桐而叶似杉，绝难长。木有牝牡，牡者华而牝者实。冬月开黄圆花，结实大小如枣。其核长如橄榄核，有尖者、不尖者，无棱而壳薄，黄白色。其仁可生啖，亦可焙收。以小而心实者为佳，一树不下数十斛。陶氏不识柀子，惟苏恭能辨为一物也。



榧实《别录》

〔气味〕甘，平，涩，无毒。〔瑞曰〕性热，同鹅肉食，生断节风，又上壅人，忌火气。〔时珍曰〕按《物类相感志》云：榧煮素羹，味更甜美。猪脂炒榧，黑皮自脱。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软。又云：榧子皮反绿豆，能杀人也。

〔主治〕常食，治五痔，去三虫蛊毒，鬼疰恶毒（《别录》）。食之，疗寸白虫（弘景）。消谷，助筋骨，行营卫，明目轻身，令人能食。多食一二升，亦不发病（孟诜）。多食滑肠，五痔人宜之（宗奭）。治咳嗽白浊，助阳道（《生生编》）。

柀子《本经》。〇旧作彼。

〔气味〕甘，温，有毒。

〔主治〕腹中邪气，去三虫，蛇螫蛊毒，鬼疰伏尸（《本经》）。

〔发明〕〔震亨曰〕榧子，肺家果也。火炒食之，香酥甘美。但多食则引火入肺，大肠受伤尔。〔原曰〕榧子杀腹间大小虫，小儿黄瘦有虫积者宜食之。苏东坡诗云："驱除三彭虫，已我心腹疾。"是矣。〔时珍曰〕榧实、柀子治疗相同，当为一物无疑。但《本经》柀子有毒，似有不同，亦因其能杀虫蛊尔。汪颖以粗榧为柀子，终是一类，不甚相远也。

〔附方〕旧一，新五。

寸白虫〔诜曰〕日食榧子七颗，满七日，虫皆化为水也。〇《外台秘要》：用榧子一百枚，去皮火燃，啖之，经宿虫消下也。胃弱者啖五十枚。

好食茶叶面黄者。每日食榧子七枚，以愈为度（杨起《简便方》）。

令发不落榧子三个，胡桃二个，侧柏叶一两，捣浸雪水梳头，发永不落且润也（《圣惠方》）。

卒吐血出先食蒸饼两三个，以榧子为末，白汤服三钱，日三服（《圣济总录》）。

尸咽痛痒语言不出。榧实半两，芜荑一两，杏仁、桂各半两，为末，蜜丸弹子大，含咽（《圣济总录》）。

棑华《别录》。〇春月生采之。〔藏器曰〕即榧子华也。

〔气味〕苦。

〔主治〕水气，去赤虫，令人好色，不可久服（《别录》）。

海松子宋《开宝》

【释名】新罗松子（〖《岭表录异》〗）。

【集解】〔志曰〕海松子，状如小栗，三角。其中仁香美，东夷当果食之，亦代麻腐食之，与中国松子不同。〔炳曰〕五粒松一丛五叶如钗，道家服食绝粒，子如巴豆，新罗往往进之。〔颂曰〕五粒字当作五鬣，音传讹也。五鬣为一丛，或有两鬣、七鬣者。松岁久则实繁。中原虽有，小而不及塞上者佳好也。〔瑞曰〕松子有南松、

北松。华阴松形小壳薄，有斑极香；新罗者肉甚香美。〔时珍曰〕海松子出辽东及云南，其树与中国松树同，惟五叶一丛者，球内结子，大如巴豆而有三棱，一头尖尔，久收亦油。马志谓似小栗，殊失本体。中国松子大如柏子，亦可入药，不堪果食，详见《木部》松下。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予种五鬣松二株，根大如碗，结实与新罗、南诏者无别。其三鬣者，俗呼孔雀松。亦有七鬣者。或云：三针者为栝子松，五针者为松子松。

海松子

仁

【气味】甘，小温，无毒。〔珣曰〕新罗松子甘美大温，去皮食之甚香，与云南松子不同（云南松子似巴豆，其味不及），与卑占国偏桃仁相似。多食发热毒。〔时珍曰〕按《医说》云：食胡羊肉不可食松子；而《物类相感志》云：凡杂色羊肉入松子则无毒。其说不同，何哉？

【主治】骨节风，头眩，去死肌，变白，散水气，润五脏，不饥（《开宝》）。**逐风痹寒气，虚羸少气，补不足，润皮肤，肥五脏**（大

明）。主诸风，温肠胃。久服，轻身延年不老（李珣）。润肺，治燥结咳嗽（时珍）。同柏子仁，治虚秘（宗奭）。

【发明】〔时珍曰〕服食家用松子皆海松子。曰：中国松子，肌细力薄，只可入药耳。按《列仙传》云：偓佺好食松实，体毛数寸，走及奔马。又犊子少在黑山食松子、茯苓，寿数百岁。又赤松子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齿落更生，发落更出，莫知所终。皆指此松子也。

【附方】旧一，新三。

服松子法七月取松实（过时即落难收也），去木皮，捣如膏收之。每服鸡子大，酒调下，日三服。百日身轻，三百日行五百里、绝谷，久服神仙。渴即饮水。亦可以炼过松脂同服之（《圣惠方》）。

肺燥咳嗽苏游凤髓汤：用松子仁一两，胡桃仁二两，研膏，和熟蜜半两收之。每服二钱，食后沸汤点服（《外台秘要》）。

小儿寒嗽或作壅喘。用松子仁五个，百部（炒）、麻黄各三分，杏仁四十个（去皮、尖，以少水略煮三五沸），化白砂糖丸芡子大。每食后含化十丸，大妙（钱乙《小儿方》）。

大便虚秘松子仁、柏子仁、麻子仁等分，研泥，溶白蜡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黄芪汤下（寇宗奭）。

槟榔《别录·中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宾门（《李当之药对》）、仁频（音宾。〖《上林赋》〗）、洗瘴丹（〖侯氏《药谱》〗）。〔时珍曰〕宾与郎皆贵客之称。嵇含《南方草木状》言：交广人凡贵胜族客，必先呈此果。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则槟榔名义，盖取于此。雷敦《炮炙论》谓尖者为槟，圆者为榔，亦似强说。又颜师古注《上林赋》云：仁频即槟榔也。〔诜曰〕闽中呼为橄榄子。

槟榔

【集解】〔《别录》曰〕槟榔生南海。〔弘景曰〕此有三四种。出交州者，形小味甘。广州以南者，形大味涩。又有大者名猪槟榔。皆可作药。小者名蒳子，俗呼为槟榔孙，亦可食。〔恭曰〕生交州、爱州及昆仑。〔颂曰〕今岭外州郡皆有之。木大如桄榔，而高五七丈，正直无枝，皮似青桐，节似桂枝。叶生木颠，大如楯头，又似芭蕉叶。其实作房，从叶中出，旁有刺若棘针，重叠其下。一房数百实，如鸡子状，皆有皮壳。其实春生，至夏乃熟，肉满壳中，色正白。苏恭言其肉极易烂，不经数日。今入北者，皆先以灰煮熟，焙熏令干，始可留久也。小而味甘者，名山槟榔。大而味涩核亦大者，名猪槟榔。最小者名蒳子。雷氏言尖长而有紫文者名槟，圆大而矮者名榔，榔力大而槟力小。今医家亦不细分，但以作鸡心状、正稳、心不虚、破之作锦文者为佳尔。岭南人啖之以当果食，言南方地湿，不食

此无以祛瘴疠也。生食其味苦涩，得扶留藤与瓦屋子灰同咀嚼之，则柔滑甘美也。刘恂《岭表录》云：真槟榔来自舶上，今交广生者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为槟榔。或云：槟榔难得真者，今贾人所货者，皆是大腹槟榔也，与槟榔相似，但茎、叶、干小异尔，连皮收之。〔时珍曰〕槟榔树初生若笋竿积硬，引茎直上。茎干颇似桄榔、椰子而有节，旁无枝柯，条从心生。端顶有叶如甘蕉，条派开破，风至则如羽扇扫天之状。三月叶中肿起一房，因自拆裂，出穗凡数百颗，大如桃李。又生刺重累于下，以护卫其实。五月成熟，剥去其皮，煮其肉而干之。皮皆筋丝，与大腹皮同也。按汉喻益期与韩康伯笺云：槟榔，子既非常，木亦特异。大者三围，高者九丈。叶聚树端，房构叶下。华秀房中，子结房外。其擢穗似禾，其缀实似谷。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而穊。其内空，其外劲。其屈如伏虹，其申如缒绳。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倾，下不斜。调直亭亭，千百如一。步其林则寥朗，庇其阴则萧条。信可长吟远想。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弗遇长者之目，令人恨深也。又竺法真《罗山疏》云：山槟榔一名蒳子，生日南，树似栟榈而小，与槟榔同状。一丛十余干，一干十余房，一房数百子。子长寸余，五月采之，味近苦甘。观此，则山槟榔即蒳子，猪槟榔即大腹子也。苏颂以味甘者为山槟榔，涩者为猪槟榔，似欠分明。

槟榔子

【修治】〔敦曰〕头圆矮毗者为榔，形尖紫文者为槟。槟力小，榔力大。凡使用白槟及存坐稳正、心坚有锦文者为妙。半白半黑并心虚者，不入药用。以刀刮去底，细切之。勿令经火，恐无力。若熟使，不如不用。〔时珍曰〕近时方药亦有以火煨焙用者。然初生白槟榔，须本境可得。若他处者，必经煮熏，安得生者耶？又槟榔生食，必以扶留藤、古贲灰为使，相合嚼之，吐去红水一口，乃滑美不涩，下气消食。此三物相去甚远，为物各异，而相成相合如此，亦为异矣。俗谓“槟榔为命赖扶留”以此。古贲灰即蛎蚌灰也。贲乃蚌字之讹。瓦屋子灰亦可用。

【气味】苦、辛，温，涩，无毒。〔甄权曰〕味甘，大寒。〔大明曰〕味涩。〔弘景曰〕交州者味甘，广州者味涩。〔珣曰〕白者味甘，赤者味苦。〔元素曰〕味辛而苦，纯阳也。无毒。〔诜曰〕多食亦发热。

【主治】消谷逐水，除痰澼，杀三虫，伏尸，疗寸白（《别录》）。治腹胀，生捣末服，利水谷道。傅疮，生肌肉止痛。烧灰，傅口吻白疮（苏恭）。宣利五脏六腑壅滞，破胸中气，下水肿，治心痛积聚（甄权）。除一切风，下一切气，通关节，利九窍，补五劳七伤，健脾调中，除烦，破癥结（大明）。主贲豚膀胱诸气，五膈气，风冷气，脚气，宿食不消（李珣）。治冲脉为病，气逆里急（好古）。治泻痢后重，心腹诸痛，大小便气秘，痰气喘急，疗诸疟，御瘴疠（时珍）。

【发明】〔元素曰〕槟榔味厚气轻，沉而降，阴中阳也。苦以破滞，辛以散邪，泄胸中至高之气，使之下行，性如铁石之沉重，能坠诸药至于下极，故治诸气、后重如神也。〔时珍曰〕按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岭南人以槟榔代茶御瘴，其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盖食之久，则熏然颊赤，若饮酒然，苏东坡所谓“红潮登颊醉槟榔”也；二曰醉能使之醒，盖酒后嚼之，则宽气下痰，余酲顿解，朱晦庵所谓“槟榔收得为祛痰”也；三曰饥能使之饱；四曰饱能使之饥。盖空腹食之，则充然气盛如饱；饱后食之，则饮食快然易消。又且赋性疏通而不泄气，禀味严正而更有余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又按吴兴章杰《瘴说》云：岭表之俗，多食槟榔，日至十数。夫瘴疠之作，

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积结，而槟榔最能下气消食去痰，故人狃于近利，而暗于远患也。夫峤南地热，四时出汗，人多黄瘠，食之则脏器疏泄，一旦病瘴，不敢发散攻下，岂尽气候所致，槟榔盖亦为患，殆未思尔。又东阳卢和云：闽广人常服槟榔，云能祛瘴。有瘴服之可也，无瘴而服之，宁不损正气而有开门延寇之祸乎？南人喜食此果，故备考诸说以见其功过焉。又朱晦庵《槟榔诗》云："忆昔南游日，初尝面发红。药囊知有用，茗碗讵能同？蠲疾收殊效，修真录异功。三彭如不避，糜烂七非中。"亦与其治疾杀虫之功，而不满其代茶之俗也。

【附方】旧十三，新十四。

痰涎为害槟榔为末，白汤每服一钱（《御药院方》）。

呕吐痰水白槟榔一颗煨热，橘皮二钱半炙，为末。水一盏，煎半盏，温服（《千金》）。

醋心吐水槟榔四两，橘皮一两，为末。每服方寸匕，空心生蜜汤调下（梅师方）。

伤寒痞满阴病下早成痞，按之虚软而不痛。槟榔、枳实等分，为末。每服二钱，黄连煎汤下（《宣明方》）。

伤寒结胸已经汗、下后者。槟榔二两，酒二盏，煎一盏，分二服（庞安时《伤寒论》）。

蛔厥腹痛方同上。

心脾作痛鸡心槟榔、高良姜各一钱半，陈米百粒，同以水煎服之（《直指》）。

膀胱诸气槟榔二枚，一生一熟，为末。酒煎服之，良。此太医秦鸣鹤方也（《海药本草》）。

本脏气痛鸡心槟榔，以小便磨半个服。或用热酒调末一钱服之（《斗门方》）。

腰重作痛槟榔为末，酒服一钱（《斗门方》）。

脚气壅痛以沙牛尿一盏，磨槟榔一枚，空心暖服（梅师《脚气论》）。

脚气冲心闷乱不识人。用白槟榔十二分，为末，分二服，空心暖小便五合调下，日二服。或入姜汁、温酒同服（《广利》）。

脚气胀满非冷非热，或老人、弱人病此。用槟榔仁为末，以槟榔壳煎汁或茶饮、苏汤或豉汁调服二钱，甚利（《外台秘要》）。

干霍乱病心腹胀痛，不吐不利，烦闷欲死。用槟榔末五钱，童子小便半盏，水一盏，煎服（《圣济总录》）。

大肠湿闷肠胃有湿，大便秘塞。大槟榔一枚，麦门冬煎汤磨汁温服。或以蜜汤调末二钱服，亦可（《普济》）。

大小便闷槟榔为末。蜜汤调服二钱。或以童子小便、葱白同煎，服之亦良（《普济方》）。

小便淋痛面煨槟榔、赤芍药各半两，为末。每服三钱，入灯心，水煎，空心服，日二服（《十便良方》）。

血淋作痛槟榔一枚，以麦门冬煎汤，细磨浓汁一盏，顿热，空心服，日二服。

虫痔里急槟榔为末，每日空心以白汤调服二钱。

寸白虫病槟榔二七枚，为末。先以水二升半，煮槟榔皮，取一升，空心调末方寸匕服之，经日虫尽出。未尽再服，以尽为度

（《千金方》）。

诸虫在脏久不瘥者。槟榔半两炮，为末。每服二钱，以葱、蜜煎汤调服一钱（《圣惠方》）。

金疮恶心白槟榔四两，橘皮一两，为末。每空心生蜜汤服二钱（《圣惠方》）。

丹从脐起槟榔末，醋调傅之（《本事方》）。

小儿头疮水磨槟榔，晒取粉，和生油涂之（《圣惠方》）。

口吻生疮槟榔烧研，入轻粉末，傅之良（《圣惠方》）。

聤耳出脓槟榔末吹之（鲍氏方）。

大腹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大腹槟榔（《图经》）、**猪槟榔**（〖弘景〗）。〔时珍曰〕大腹以形名，所以别鸡心槟榔也。

【集解】〔志曰〕大腹生南海诸国，所出与槟榔相似，茎、叶、根、干小异耳。〔弘景曰〕向阳者为槟榔，向阴者为大腹。〔时珍曰〕大腹子出岭表、滇南，即槟榔中一种腹大形扁而味涩者，不似槟榔尖长味良耳，所谓猪槟榔者是矣。盖亦土产之异，今人不甚分别。陶氏分阴阳之说，亦是臆见。按刘恂《岭表录》云：交广生者，非舶上槟榔，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为槟榔。自嫩及老，采实啖之。以扶留藤、瓦屋灰同食之，以祛瘴疠。收其皮入药，皮外黑色，皮内皆筋丝如椰子皮。又《云南记》云：大腹槟榔每枝有三二百颗，青时剖之，以一片蒌叶及蛤粉卷和食之，即减涩味。观此二说，则大腹子与槟榔皆可通用，但力比槟榔稍劣耳。

大腹子

〔气味〕辛、涩，温，无毒。

〔主治〕与槟榔同功（时珍）。

大腹皮

〔修治〕〔思邈曰〕鸩鸟多集槟榔树上。凡用槟榔皮，宜先以酒洗，后以大豆汁再洗过，晒干入灰火烧煨，切用。

〔气味〕辛，微温，无毒。

〔主治〕冷热气攻心腹、大肠壅毒，痰膈醋心。并以姜、盐同煎，入疏气药用之，良（《开宝》）。下一切气，止霍乱，通大小肠，健脾开胃调中（大明）。降逆气，消肌肤中水气浮肿，脚气壅逆，瘴疟痞满，胎气恶阻胀闷（时珍）。

【附方】新二。

漏疮恶秽大腹皮煎汤洗之（《直指》）。

乌癞风疮大腹子生者或干者，连全皮勿伤动，以酒一升浸之，慢火熬干为末，腊猪脂和傅（《圣济总录》）。

椰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越王头（《纲目》）、胥余（〖《上林赋》〗）。〔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相传林邑王与越王有怨，使刺客乘其醉，取其首，悬于树，化为椰子，其核犹有两眼，故俗谓之越王头，而其浆犹如酒也。此说虽谬，而俗传以为口实。南人称其君长为爷，则椰名盖取于爷义也。相如《上林赋》作胥余，或作胥耶。

【集解】〔志曰〕椰子生安南，树如棕榈，子中有浆，饮之得醉。〔颂曰〕椰子，岭南州郡皆有之。郭义恭《广志》云：木似桄榔无枝条，高数丈。叶在木末如束蒲。其实大如瓠，垂于枝间，如挂物然。实外有粗皮，如棕包。皮内有坚壳，圆而微长。壳内有肤，白如猪肪，厚半寸许，味如胡桃。肤内裹浆四五合如乳，饮之冷而动气醺人。壳可为器。肉可糖煎寄远，作果甚佳。〔珣曰〕按刘欣期《交州记》云：椰树状若海棕。实大如碗，外有粗皮，如大腹子、豆寇之类。内有浆似酒，饮之不醉。生云南者亦好。〔宗奭曰〕椰子开之，有汁白色如乳，如酒极香，别是一种气味，强名为酒。中有白瓤，形圆如栝楼，上起细垅，亦白色而微虚，其纹若妇人裙褶，味亦如汁。与着壳一重白肉，皆可糖煎为果。其壳可为酒器，如酒中有毒，则酒沸起或裂破。今人漆其里，即失用椰子之意。〔时珍曰〕椰子乃果中之大者。其树初栽时，用盐置根下则易发。木至斗大方结实，大者三四围，高五六丈，木似桄榔、槟榔之属，通身无枝。其叶在木顶，长四五尺，直耸指天，状如棕榈，势如凤尾。二月着花成穗，出于叶间，长二三尺，大如五斗器。仍连着实，一穗数枚，小者如栝楼，大者如寒瓜，长七八寸，径四五寸，悬着树端。六七月熟，有粗皮包之。皮内有核，圆而黑润，甚坚硬，厚二三分。壳内有白肉瓤如凝雪，味甘美如牛乳。瓤肉空处，有浆数合，钻蒂倾出，清美如酒。若久者，则混浊不佳矣。其壳磨光，有斑缬点纹，横破之可作壶爵，纵破之可作瓢杓也。又《唐史》言番人以其花造酒，饮之亦醉也。类书有青田壳、树头酒、严树酒，皆椰酒、椰花之类，并附于左。

椰子

【附录】青田核崔豹《古今注》云：乌孙国有青田核，状如桃核，不知其树。核大如数斗，剖之盛水，则变酒味，甚醇美。饮尽随即注水，随尽随成。但不可久，久则苦涩尔。谓之青田酒。汉末蜀王刘璋曾得之。树头酒《一统志》云：缅甸在滇南，有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如椰子。土人以罐盛曲，悬于实下，划其实，汁流于罐中以成酒，名树头酒。或不用曲，惟取汁熬为白糖。其树即贝树也，缅人取其叶写书。严树酒《一统志》云：琼州有严树，捣其皮叶，浸以清水，和以粳酿（或入石榴花叶），数日成酒，能醉人。又《梁书》云：顿逊国有酒树，似安石榴，取花汁贮杯中，数日成酒。盖此类也。又有文章草，可以成酒。

椰子瓤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益气（《开宝》）。治风（汪颖）。食之不饥，令人面泽（时珍。〇出《异物志》）。

椰子浆

〔气味〕甘，温，无毒。〔珣曰〕多食，冷而动气。〔时珍曰〕其性热，故饮之者多昏如醉状。《异物志》云：食其肉则不饥，饮其浆则增渴。

〔主治〕止消渴。涂头，益发令黑（《开宝》）。治吐血水肿，去风热（李珣）。

〔发明〕〔震亨曰〕椰子生海南极热之地，土人赖此解夏月毒渴，天之生物，各因其材也。

椰子皮

〔修治〕〔颂曰〕不拘时月采其根皮，入药炙用。一云：其实皮亦可用。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止血，疗鼻衄，吐逆霍乱，煮汁饮之（《开宝》）。治卒心痛，烧存性，研，以新汲水服一钱，极验（时珍。〇出《龚氏方》）。

壳

〔主治〕杨梅疮筋骨痛。烧存性，临时炒热，以滚酒泡服二三钱，暖覆取汗，其痛即止，神验（时珍）。

无漏子《拾遗》

【释名】千年枣（《开宝》）、万年枣（《一统

志》）、海枣（《草木状》）、波斯枣（《拾遗》）、番枣（《岭表录异》）、金果（《辍耕录》）。木名海棕（《岭表录异》）、凤尾蕉（〖《辍耕录》〗）。〔时珍曰〕无漏名义未详。千年、万岁，言其树性耐久也。曰海、曰波斯、曰番，言其种自外国来也。金果，贵之也。曰棕、曰蕉，象其干、叶之形也。番人名其木曰窟莽，名其实曰苦鲁麻枣。苦麻、窟莽，皆番音相近也。

【集解】〔藏器曰〕无漏子即波斯枣，生波斯国，状如枣。〔珣曰〕树若栗木。其实若橡子，有三角。〔颂曰〕按刘恂《岭表录》云：广州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至巅四向，共生十余枝，叶如棕榈，彼土人呼为海棕木。三五年一着子，每朵约三二十颗，都类北方青枣，但小尔。舶商亦有携本国者至中国，色类沙糖，皮肉软烂，味极甘，似北地天蒸枣，而其核全别，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种之不生，盖蒸熟者也。〔时珍曰〕千年枣虽有枣名，别是一物，南番诸国皆有之，即杜甫所赋海棕也。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波斯枣生波斯国，彼人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状如楝子，有核。六七月熟则紫黑，状类干枣，食之味甘如饴也。又陶九成《辍耕录》云：四川成都有金果树六株，相传汉时物也。高五六十丈，围三四寻，挺直如矢，木无枝柯。顶上有叶如棕榈，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大。每岁仲冬，有司具祭收采，令医工以刀剥去青皮，石灰汤瀹过，入冷熟蜜浸换四次，瓶封进献。不如此法，则生涩不可食。番人名为苦鲁麻枣，盖凤尾蕉也。一名万岁枣，泉州有万年枣，即此物也。又嵇含《草木状》云，海枣大如杯碗，以比安期海上如瓜之枣，似未得其详也。巴旦杏亦名忽鹿麻，另是一物也。

无漏子

实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除痰嗽，补虚损，好颜色，令人肥健（藏器）。消食止咳，治虚羸，悦人。久服无损（李珣）。

桄榔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木名姑榔木（《临海异物志》）、面木（《伽蓝记》）、董棕（杨慎《卮言》）、铁木（〖《纲目》〗）。〔时珍曰〕其木似槟榔而光利，故名桄榔。姑榔，其音讹也。面言其粉也，铁言其坚也。

【集解】〔颂曰〕桄榔木，岭南、二广州郡皆有之，人家亦

植之庭院间。其木似栟榈而坚硬，斫其内取面，大者至数石，食之不饥。其皮至柔，坚韧可以作绠。其子作穗生木端，不拘时月采之。按刘恂《岭表录》云：桄榔木枝叶并蕃茂，与槟榔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采之以织巾子；得咸水浸，即粗胀而韧，彼人以缚海舶，不用钉线。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坚，工人解之，以制博弈局。其树皮中有屑如面，可作饼食。〔藏器曰〕按《临海异物志》云：姑榔木生牂牁山谷。外皮有毛如棕榈而散生。其木刚利如铁，可作钐锄，中湿更利，惟中焦则易败尔，物之相伏如此。皮中有白粉，似稻米粃及麦面，可作饼饵食，名桄榔面。彼土少谷，常以牛酪食之。〔时珍曰〕桄榔，二广、交、蜀皆有之。按郭义恭《广志》云：木大者四五围，高五六丈，拱直无旁枝。巅顶生叶数十，破似棕叶，其木肌坚，斫入数寸，得粉赤黄色，可食。又顾岑《海槎录》云：桄榔木身直如杉，又如棕榈、椰子、槟榔、波斯枣、古散诸树而稍异，有节似大竹。树杪挺出数枝，开花成穗，绿色。结子如青珠，每条不下百颗，一树近百余条，团团悬挂若伞，极可爱。其木最重，色类花梨而多纹，番舶用代铁枪，锋铦甚利。〇古散亦木名，可为杖，又名虎散。

桄榔子

子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破宿血（《开宝》）。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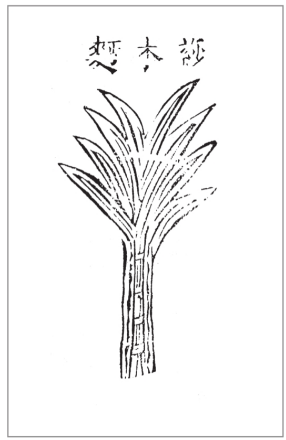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作饼炙食腴美，令人不饥，补益虚羸损乏，腰脚无力。久服轻身辟谷（李珣）。□

木面□音梭。○《海药》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欀木（音襄。〖《吴录》〗）。〔时珍曰〕□字韵书不载，惟孙愐《唐韵》莎字注云：树似桄榔。则□字当作莎衣之莎。其叶离披如莎衣之状，故谓之莎也。张勃《吴录·地理志》言，交阯欀木，皮中有白粉如米屑，干之捣末，以水淋过似面，可作饼食者，即此木也。后人讹欀为莎，音相近尔。杨慎《卮言》乃谓欀木即桄榔，误矣。按左思《吴都赋》云“面有桄榔”，又曰“文、欀、桢、檀”，既是一物，不应两用矣。



□木面

【集解】〔珣曰〕按《蜀记》云：□木生南中八郡。树高十许丈，阔四五围。峰头生叶，两边行列如飞鸟翼。皮中有白面石许，捣筛作饼，或磨屑作饭食之，彼人呼为□面，轻滑美好，胜于桄榔面也。〔藏器曰〕□木生岭南山谷。大者木皮内出面数斛，色黄白。〔时珍曰〕按刘欣期《交州记》云：都勾树似棕榈，木中出屑如桄榔面，可作饼饵。恐此即欀木也。

□面

【气味】甘，平、温，无毒。

【主治】补益虚冷，消食（李珣）。温补。久食不饥，长生（藏器）。

波罗蜜《纲目》

【释名】曩伽结（〖《一统志》〗）。〔时珍曰〕波罗蜜，梵语也。因此果味甘，故借名之。安南人名曩伽结，波斯人名婆那娑，拂林人名阿萨弭，皆一物也。

【集解】〔时珍曰〕波罗蜜生交阯、南番诸国，今岭南、滇南亦有之。树高五六丈，树类冬青而黑润倍之。叶极光净，冬夏不凋。树至斗大方结实，不花而实，出于枝间，多者十数枚，少者五六枚，大如冬瓜，外有厚皮裹之，若栗球，上有软刺礧砢。五六月熟时，颗重五六斤，剥去外皮壳，内肉层叠如橘囊，食之味至甜美如蜜，香气满室。一实凡数百核，核大如枣。其中仁如栗黄，煮炒食之甚佳。果中之大者，惟此与椰子而已。

瓤

〔气味〕甘、香、微酸，平，无毒。

〔主治〕止渴解烦，醒酒益气，令人悦泽（时珍）。

核中仁

〔气味〕同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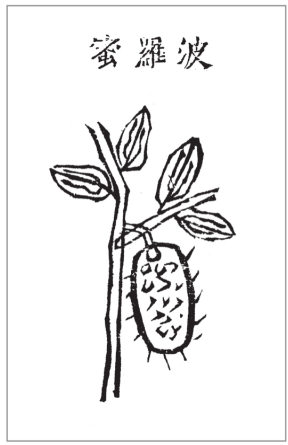
〔主治〕补中益气，令人不饥轻健（时珍）。

无花果《食物》

【释名】映日果（《便民图纂》）、优昙钵（《广州志》）、阿驵（音楚。〖《杂俎》〗）。〔时珍曰〕无花果凡数种，此乃映日果也。即广中所谓优昙钵，及波斯所谓阿驵也。

【集解】〔时珍曰〕无花果出扬州及云南，今吴、楚、闽、越人家，亦或折枝插成。枝柯如枇杷树，三月发叶如花构叶。五月内不花而实，实出枝间，状如木馒头，其内虚软。采以盐渍，压实令扁，日干充果食。熟则紫色，软烂甘味如柿而无核也。按《方舆志》

云：广西优昙钵不花而实，状如枇杷。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阿驵出波斯，拂林人呼为底珍树。长丈余，枝叶繁茂，叶有五丫如蓖麻，无花而实，色赤类椑柿，一月而熟，味亦如柿。二书所说，皆即此果也。又有文光果、天仙果、古度子，皆无花之果，并附于左。



波罗蜜

无花果

【附录】**文光果**出景州。形如无花果，肉味如栗，五月成熟。**天仙果**出四川。树高八九尺，叶似荔枝而小，无花而实，

子如樱桃，累累缀枝间，六七月熟，其味至甘。宋祁《方物赞》云：有子孙枝，不花而实。薄言采之，味埒蜂蜜。古度子出交广诸州。树叶如栗，不花而实，枝柯间生子，大如石榴及楂子而色赤，味醋，煮以为粽食之。若数日不煮，则化作飞蚁，穿皮飞去也。

实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开胃，止泄痢（汪颖）。治五痔，咽喉痛（时珍）。

叶

〔气味〕甘、微辛，平，有小毒。

〔主治〕五痔肿痛，煎汤频熏洗之，取效（震亨）。

阿勒勃《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婆罗门皂荚（《拾遗》）、波斯皂荚（〖《酉阳杂俎》〗）。〔时珍曰〕婆罗门，西域国名；波斯，西南夷国名也。

【集解】〔藏器曰〕阿勒勃生拂林国。状似皂荚而圆长，味甘好吃。〔时珍曰〕此即波斯皂荚也。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波斯皂荚，彼人呼为忽野檐，拂林人呼为阿梨去伐。树长三四丈，围四五尺。叶似枸橼而短小，经寒不凋。不花而实，荚长二尺，中有隔。隔内各有一子，大如指头，赤色至坚硬，中黑如墨，味甘如饴可食，

亦入药也。

【附录】罗望子〔时珍曰〕按《桂海志》云：出广西。壳长数寸，如肥皂及刀豆，色正丹，内有二三子，煨食甘美。

子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心膈间热风，心黄，骨蒸寒热，杀三虫（藏器）。炙黄入药，治热病，下痰，通经络，疗小儿疳气（李珣）。

沙棠果《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吕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沙棠之实。今岭外宁乡、泷水、罗浮山中皆有之。木状如棠，黄花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

沙棠果

实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食之，却水病（时珍。〇《山海经》）。

棎子音蟾。〇《拾遗》

【集解】〔藏器曰〕棎子似梨，生江南，左思《吴都赋》“棎留御霜”是也。〔时珍曰〕棎、留，二果名。按薛莹《荆扬异物志》云：棎子树，南越、丹阳诸郡山中皆有之。其实如梨，冬熟味酢。刘子树生交广、武平、兴古诸郡山中。三月着花，结实如梨，七八月熟，色黄，味甘、酢，而核甚坚。

实

【气味】甘、涩，平，无毒。

【主治】生食之，止水痢。熟和蜜食之，去嗽（藏器）。

麂目《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鬼目（〖《交州记》〗）。〔藏器曰〕此出岭南，状如麂目，故名。陶氏注豆蔻引麂目小冷，即此也。后人讹为鬼目。

【集解】〔时珍曰〕鬼目有草木三种：此乃木生者，其草鬼目别见《草部》白英下，又羊蹄菜亦名鬼目，并物异名同也。按刘欣

期《交州记》云：鬼目出交阯、九真、武平、兴古诸处。树高大似棠梨，叶似楮而皮白，二月生花，仍连着子，大者如木瓜，小者如梅李，而小斜不周正。七八月熟，色黄味酸，以蜜浸食之佳。

【气味】酸、甘，小冷，无毒。多食，发冷痰（藏器）。

都桷子《拾遗》

【释名】构子（〖《异物志》〗）。〔时珍曰〕桷音角。《太平御览》作桶子（音同上声），盖传写之讹也。亦与楮构之构，名同实异。陈祈畅《异物志》赞云：构子之树，枝叶四布。名同种异，实味甜酢。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赂。

【解集】〔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都桷子生广南山谷。树高丈余，二月开花，连着实，大如鸡卵，七月熟。〔时珍曰〕按《魏王花木志》云：都桷树出九真、交阯，野生。二三月开花，赤色。子似木瓜，八九月熟，里民取食之，味酢，以盐、酸沤食，或蜜藏皆可。一云状如青梅。

实

【气味】酸、涩，平，无毒。

【主治】久食，益气止泄（藏器）。安神温肠，治痔。久服无损（李珣）。解酒，止烦渴（时珍）。

都念子《拾遗》

【释名】倒捻子。详下文。

【集解】〔藏器曰〕杜宝《拾遗录》云：都念子生岭南。隋炀帝时进百株，植于西苑。树高丈余，叶如白杨，枝柯长细。花心金色，花赤如蜀葵而大。子如小枣，蜜渍食之，甘美益人。〔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云：倒捻子窠丛不大，叶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妇女多用染色。子如软柿，外紫内赤，无核，头上有四叶如柿蒂。食之必捻其蒂。故谓之倒捻子，讹而为都念子也。味甚甘软。

都念子

实

【气味】甘、酸，小温，无毒。

【主治】痰嗽哕气（藏器）。暖腹脏，益肌肉（时珍。〇《岭表录》）。

都咸子《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都咸子生广南山谷。按徐表《南州记》云：其树如李，子大如指。取子及皮、叶曝干，作饮极香美也。〔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都咸树出日南。三月生花，仍连着实，大如指，长三寸，七八月熟，其色正黑。

子及皮、叶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火干作饮，止渴润肺，去烦除痰（藏器）。去伤寒清涕，咳逆上气，宜煎服之（李珣）。

摩厨子《拾遗》

【集解】〔藏器曰〕摩厨子生西域及南海并斯调国。子如瓜，可为茹。其汁香美，如中国用油。陈祈畅《异物志》赞云：木有摩厨，生自斯调。厥汁肥润，其泽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彼州之人，以为嘉殽。〔珣曰〕摩厨二月开花，四五月结实，如瓜状。〔时珍曰〕又有齐墩果、德庆果，亦其类也。今附于左。

【附录】齐墩果《酉阳杂俎》云：齐墩树生波斯及拂林国。高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煎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德庆果《一统志》云：广之德庆州出之。其树冬荣，子大如杯，炙而食之，味如猪肉也。

实

【气味】甘、香，平，无毒。

【主治】益气，润五脏。久服令人肥健（藏器）。安神养血生肌，久服轻健（李珣）。

韶子《拾遗》

【集解】〔藏器曰〕韶子生岭南。按裴渊《广州记》云：韶叶如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刺。破其皮，内有肉如猪肪，着核不离，味甘酢，核如荔枝。〔时珍曰〕按范成大《虞衡志》云：广南有山韶子，夏熟，色红，肉如荔枝。又有藤韶子，秋熟，大如凫卵柿也。

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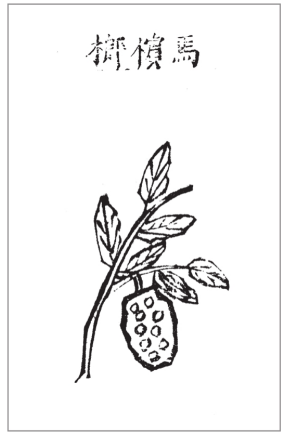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暴痢，心腹冷气（藏器）。

马槟榔《会编》

【释名】马金囊（《云南志》）、马金南（《记事珠》）、紫槟榔（《纲目》）。

【集解】〔时珍曰〕马槟榔生滇南金齿、沅江诸夷地，蔓生。结实大如葡萄，紫色味甘。内有核，颇似大风子而壳稍薄，团长斜扁不等。核内有仁，亦甜。



马槟榔

实

〔气味〕甘，寒，无毒。

核仁

〔气味〕苦、甘，寒，无毒。〔机曰〕凡嚼之者，以冷水一口送下，其甜如蜜，亦不伤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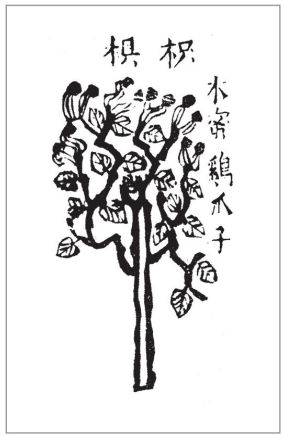
〔主治〕产难，临时细嚼数枚，井华水送下，须臾立产。再以四枚去壳，两手各握二枚，恶水自下也。欲断产者，常嚼二枚，水下。久则子宫冷，自不孕矣（汪机）。伤寒热病，食数枚，冷水下。又治恶疮肿毒，内食一枚，冷水下；外嚼涂之，即无所伤（时珍）。

枳椇音止矩。○《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并入《拾遗》木蜜。

【释名】蜜㮚橄（音止矩。〖《炮炙论》〗）、蜜屈律（《广记》）、木蜜（《拾遗》）、木饧（同上）、木珊瑚（《广志》）、鸡距子（苏文）、鸡爪子（俗名），木名白石木（唐注）、金钩木（《地志》）、枅栱（音鸡拱。〖《埤雅》）〗、交加枝（〖《炮炙论》〗）。〔时珍曰〕枳椇，徐锴注《说文》作㮚橄，又作枳枸，皆屈曲不伸之意。此树多枝而曲，其子亦卷曲，故以名之。曰蜜、曰饧，因其味也。曰珊瑚、曰鸡距、曰鸡爪，象其形也。曰交加、曰枅栱，言其实之纽屈也。枅栱，枋梁之名。按《雷公炮炙·序》云：弊箪淡卤，如酒沾交。注云：交加枝，即蜜㮚橄也。又诗话云：子生枝端，横折歧出，状若枅栱，故土人谓之枅栱也。珍谓枅栱及俗称鸡矩，蜀人之称桔枸、棘枸，滇人之称鸡橘子，巴人之称金钩，广人之称结留子，散见书记者，皆枳椇、鸡距之字，方音转异尔。俗又讹鸡爪为曹公爪，或谓之梨枣树，或谓之癞汉指头，崔豹《古今注》一名树蜜，一名木石，皆一物也。

【集解】〔恭曰〕枳椇子其树径尺，木名白石，叶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皆食之。〔颂曰〕此《诗·小雅》所谓“南山有枸”也。陆玑《疏义》云：㮚枸树高大如白杨，所在皆有，枝柯不直。子着枝端，啖之甘美如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之，谓之木蜜。能败酒味，若以其木为柱，则屋中之酒皆薄也。〔诜曰〕昔有南人修舍用此木，误落一片入酒瓮中，酒化为水也。〔藏器曰〕木蜜树生南方，人呼白石木，枝、叶俱甜。嫩叶可生啖，味如蜜。老枝细破，煎汁成蜜，倍甜，止渴解烦也。〔时珍曰〕枳椇木高三四丈，叶圆大如桑柘，夏月开花。枝头结实，如鸡爪形，长寸许，纽曲，开作二三歧，俨若鸡之足距。嫩时青色，经霜乃黄，嚼之味甘如蜜。每开歧尽处，结一二小子，状如蔓荆子，内有扁核赤色，如酸枣仁形。飞鸟喜巢其上，故宋玉赋云“枳枸来巢”。《曲礼》云：“妇人之贽，椇、榛、脯脩。”即此也。盐藏荷裹，可以备冬储。



枳椇

实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多食发蛔虫。

〔主治〕头风，小腹拘急（《唐本》）。止渴除烦，去膈上热，润五脏，利大小便，功用同蜂蜜。枝、叶煎膏亦同（藏器）。止呕逆，解酒毒，辟虫毒（时珍）。

〔发明〕〔震亨曰〕一男子年三十余，因饮酒发热，又兼房劳虚乏。乃服补气血之药，加葛根以解酒毒。微汗出，人反懈怠，热如故。此乃气血虚，不禁葛根之散也。必须鸡距子解其毒，遂煎药中加而服之，乃愈。〔时珍曰〕枳椇，本草止言木能败酒，而丹溪朱氏治酒病往往用其实，其功当亦同也。按《苏东坡集》云：眉山揭颖臣病消渴，日饮水数斗，饭亦倍常，小便频数。服消渴药逾年，疾日甚，自度必死。予令延蜀医张肱诊之。笑曰：君几误死。乃取麝香当门子以酒濡湿，作十许丸，用棘枸子煎汤吞之，遂愈。问其故。肱曰：消渴消中皆脾弱肾败，土不制水而成疾。今颖臣脾脉极热而肾气

不衰，当由果实、酒物过度，积热在脾，所以食多而饮水。水饮既多，溺不得不多，非消非渴也。麝香能制酒果花木，棘枸亦胜酒，屋外有此木，屋内酿酒多不佳。故以此二物为药，以去其酒果之毒也。棘枸实如鸡距，故俗谓之鸡距，亦曰癞汉指头。食之如牛乳，《本草》名枳椇，小儿喜食之。吁！古人重格物，若肱盖得此理矣，医云乎哉。

木汁

〔气味〕同枳椇。

〔附方〕新一。

腋下狐气用桔枸树凿孔，取汁一二碗，用青木香、东桃、西柳、七姓妇人乳，一处煎一二沸。就热，于五月五日鸡叫时洗了，将水放在十字路口，速回勿顾，即愈。只是他人先遇者，必带去也。桔枸树即梨枣树也（胡濒《卫生易简方》）。

木皮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五痔，和五脏（《唐本》）。

《本草纲目·果部》三十一卷终

第三十二卷　果部

目录

果之四味类一十三种

秦椒《本经》

蜀椒《本经》

崖椒《图经》

蔓椒《本经》

地椒《嘉祐》

胡椒《唐本草》

毕澄茄《开宝》　山胡椒附

吴茱萸《本经》

食茱萸《唐本草》（即辣子）

盐麸子《开宝》　咸平树、酸角、咸草附

醋林子《图经》

茗《唐本草》（即茶）

皋芦《拾遗》

右附方旧五十四，新九十六。

果之四味类一十三种

秦椒《本经·中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大椒（《尔雅》）、**椴**（毁。〖《尔雅》〗）、**花椒**（〖《食鉴》〗）。

秦椒

【集解】〔《别录》曰〕秦椒生泰山山谷及秦岭上，或琅琊。八月、九月采实。〔弘景曰〕今从西来。形似椒而大，色黄黑，味亦颇有椒气。或云即今樛树子。樛乃猪椒，恐谬。〔恭曰〕秦椒树、叶及茎、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实细尔。蓝田、秦岭间大有之。〔颂曰〕今秦、凤、明、越、金、商州皆有之。初秋生花，秋末结实，九月、十月采之。《尔雅》云：椴，大椒。郭璞注云：椒丛生，实大者为椴也。《诗·唐风》云："椒聊之实，繁衍盈升。"陆玑《疏义》云：椒树似茱萸，有针刺。茎叶坚而滑泽，味亦辛香。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以其叶合煮为香。今成皋诸山有竹叶椒，其木亦如蜀椒，小毒热，不中合药也，可入饮食中及蒸鸡、豚用。东海诸岛上亦有椒，枝、叶皆相似。子长而不圆，甚香，其味似橘皮。岛上獐、鹿食其叶，其肉自然作椒、橘香。今南北所生一种椒，其实大于蜀

椒，与陶氏及郭、陆之说正相合，当以实大者为秦椒也。〔宗奭曰〕此秦地所产者，故言秦椒。大率椒株皆相似，但秦椒叶差大，粒亦大而纹低，不若蜀椒皱纹高为异也。然秦地亦有蜀椒种。〔时珍曰〕秦椒，花椒也。始产于秦，今处处可种，最易蕃衍。其叶对生，尖而有刺。四月生细花。五月结实，生青熟红，大于蜀椒，其目亦不及蜀椒目光黑也。《范子计然》云：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陇西天水，粒细者善。苏颂谓其秋初生花，盖不然也。

【修治】同蜀椒。

椒红

【气味】辛，温，有毒。〔《别录》曰〕生温、熟寒，有毒。〔权曰〕苦、辛。〔之才曰〕恶栝楼、防葵，畏雌黄。

【主治】除风邪气，温中，去寒痹，坚齿发，明目。久服，轻身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本经》）。疗喉痹吐逆疝瘕，去老血，产后余疾腹痛，出汗，利五脏（《别录》）。上气咳嗽，久风湿痹（孟诜）。治恶风遍身，四肢痹痹，口齿浮肿摇动，女人月闭不通，产后恶血痢，多年痢，疗腹中冷痛，生毛发，灭瘢（甄权）。能下肿湿气（震亨）。

【附方】旧六。

膏瘅尿多其人饮少。用秦椒一分出汗，瓜蒂二分，为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伤寒类要》）。

手足心肿乃风也。椒、盐末等分，醋和傅之，良（《肘后方》）。

损疮中风以面作馄饨，包秦椒，于灰中烧之令热，断使开口，封于疮上，冷即易之（孟诜《食疗》）。

久患口疮大椒去闭口者，水洗面拌，煮作粥，空腹吞之，以饭压下。重者可再服，以瘥为度（《食疗本草》）。

牙齿风痛秦椒煎醋含漱（孟诜《食疗》）。

百虫入耳椒末一钱，醋半盏浸良久，少少滴入，自出（《续十全方》）。

蜀椒《本经·下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巴椒**（《别录》）、**汉椒**（《日华》）、**川椒**（《纲目》）、**南椒**（《炮炙论》）、**蓎蔱**（唐毅。〖《别录》〗）、**点椒**（〖《纲目》〗）。〔时珍曰〕蜀，古国名。汉，水名。今川西成都、广汉、潼川诸处是矣。巴亦国名，又水名。今川东重庆、夔州、顺庆、阆中诸处是矣。川则巴蜀之总称，因岷、沱、黑、白四大水，分东、西、南、北为四川也。

【**集解**】〔《别录》曰〕蜀椒生武都山谷及巴郡。八月采实，阴干。〔弘景曰〕蜀郡北部人家种之。皮肉厚，腹里白，气味浓。江阳、晋康及建平间亦有而细赤，辛而不香，力势不如巴郡者。〔恭曰〕今出金州西域者最佳。〔颂曰〕今归、峡及蜀、川、陕、洛间人家多作园圃种之。木高四五尺，似茱萸而小，有针刺。叶坚而滑，可煮饮食。四月结子无花，但生于枝叶间，颗如小豆而圆，皮紫

赤色，八月采实，焙干。江淮、北土亦有之，茎叶都相类，但不及蜀中者良而皮厚、里白、味烈也。〔时珍曰〕蜀椒肉厚皮皱，其子光黑，如人之瞳人，故谓之椒目。他椒子虽光黑，亦不似之。若土椒，则子无光彩矣。

【修治】〔敦曰〕凡使南椒须去目及闭口者，以酒拌湿蒸，从巳至午，放冷密盖，无气后取出，便入瓷器中，勿令伤风也。〔宗奭曰〕凡用秦椒、蜀椒，并微炒使出汗，乘热入竹筒中，以梗捣去里面黄壳，取红用，未尽再捣。或只炒热，隔纸铺地上，以碗覆，待冷碾取红用。

椒红

〔气味〕辛，温，有毒。〔《别录》曰〕大热。多食，令人乏气喘促。口闭者杀人。〔诜曰〕十月食椒，损气伤心，令人多忘。〔李鹏飞曰〕久食令人失明，伤血脉。〔之才曰〕杏仁为之使，得盐味佳，畏款冬花、防风、附子、雄黄。可收水银。中其毒者，凉水、麻仁浆解之。

〔主治〕邪气咳逆，温中，逐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头不白，轻身增年（《本经》）。除六腑寒冷，伤寒温疟，大风汗不出，心腹留饮宿食，肠澼下痢，泄精，女子字乳余疾，散风邪瘕结，水肿黄疸，鬼疰蛊毒，杀虫、鱼毒。久服开腠理，通血脉，坚齿发，明目，调关节，耐寒暑，可作膏药（《别录》）。治头风下泪，腰脚不遂，虚损留结，破血，下诸石水，治咳嗽，腹内冷痛，除齿痛

（甄权）。破癥结开胸，治天行时气，产后宿血，壮阳，疗阴汗，暖腰膝，缩小便，止呕逆（大明）。通神去老，益血，利五脏，下乳汁，灭瘢，生毛发（孟诜）。散寒除湿，解郁结，消宿食，通三焦，温脾胃，补右肾命门，杀蛔虫，止泄泻（时珍）。

〔发明〕〔颂曰〕服食方，单服椒红补下，宜用蜀椒乃佳。段成式言椒气下达，饵之益下，不上冲也。〔时珍曰〕椒纯阳之物，乃手足太阴、右肾命门气分之药。其味辛而麻，其气温以热。禀南方之阳，受西方之阴。故能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溲数，足弱久痢诸证。一妇年七十余，病泻五年，百药不效。予以感应丸五十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掺加椒红、茴香，枣肉为丸与服，遂瘳。每因怒食举发，服之即止。此除湿消食，温脾补肾之验也。按《岁时记》言：岁旦饮椒柏酒以辟疫疠。椒乃玉衡星精，服之令人体健耐老；柏乃百木之精，为仙药，能伏邪鬼故也。吴猛真人《服椒诀》云：椒禀五行之气而生，叶青、皮红、花黄、膜白、子黑。其气馨香，其性下行，能使火热下达，不致上薰，芳草之中，功皆不及（其方见下）。时珍窃谓椒红丸虽云补肾，不分水火，未免误人。大抵此方惟脾胃及命门虚寒有湿郁者相宜。若肺胃素热者，大宜远之。故丹溪朱氏云：椒属火，有下达之能。服之既久，则火自水中生。故世人服椒者，无不被其毒也。又《上清诀》云：凡人吃饭伤饱，觉气上冲，心胸痞闷者，以水吞生椒一二十颗即散。取其能通三焦，引正气，下恶气，消宿食也。又戴原礼云：凡人呕吐，服药不纳者，必有蛔在膈间。蛔闻药则动，动则药出而蛔不出。但于呕吐药中，加炒川椒十粒，良。盖蛔见椒则头伏也。观此，则张仲景治蛔厥乌梅丸中用蜀椒，亦此义也。许叔微云：大凡肾气上逆，须以川椒引之归经则安。

〔附方〕旧十二，新二十三。

椒红丸治元脏伤惫，目暗耳聋。服此百日，觉身轻少睡，足有力，是其效也。服及三年，心智爽悟，目明倍常，面色红悦，髭发光黑。用蜀椒去目及合口者，炒出汗，曝干，捣取红一斤。以生地黄捣自然汁，入铜器中煎至一升，候稀稠得所，和椒末丸梧子大。每空心暖酒下三十丸。合药时勿令妇人、鸡、犬见。诗云："其椒应五行，其仁通六义。欲知先有功，夜见无梦寐。四时去烦劳，五脏调元气。明目腰不痛，身轻心健记。别更有异能，三年精自秘。回老返婴童，康强不思睡。九虫顿消亡，三尸自逃避。若能久饵之，神仙应可冀。"

补益心肾仙方椒苓丸：补益心肾，明目驻颜，顺气祛风延年。真川椒一斤炒去汗，白茯苓十两去皮，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下。忌铁器（邵真人《经验方》）。

虚冷短气川椒三两，去目并合口者，以生绢袋盛，浸无灰酒五升中三日，随性饮之。

腹内虚冷用生椒择去不拆者，用四十粒，以浆水浸一宿，令合口，空心新汲水吞下。久服暖脏腑，驻颜黑发明目，令人思饮食（《斗门方》）。

心腹冷痛以布裹椒安痛处，用熨斗熨令椒出汗，即止（孙真人方）。

冷虫心痛川椒四两，炒出汗，酒一碗淋之，服酒（《寿域神方》）。

阴冷入腹有人阴冷，渐渐冷气入阴囊肿满，日夜疼闷欲死。以布裹椒包囊下，热气大通，日再易之，以消为度（《千金》）。

呃噫不止川椒四两炒研，面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醋汤

下，神效（邵以正《经验方》）。

传尸劳疰最杀劳虫。用真川椒红色者，去子及合口，以黄草纸二重隔之，炒出汗，取放地上，以砂盆盖定，以火灰密遮四旁，约一时许，为细末，去壳，以老酒浸白糕，和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食前盐汤下。服至二斤，其疾自愈。此药兼治诸痹，用肉桂煎汤下；腰痛，用茴香汤下；肾冷，用盐汤下。昔有一人病此，遇异人授是方，服至二斤，吐出一虫如蛇而安，遂名神授丸（陈言《三因方》）。

历节风痛白虎历节风痛甚，肉理枯虚，生虫游走痒痛，兼治痹疾，半身不遂。即上治劳疰神授丸方（《世医得效方》）。

寒湿脚气川椒二三升，疏布囊盛之，日以踏脚。贵人所用（《大全良方》）。

诸疮中风生蜀椒一升，以少面和溲裹椒，勿令漏气，分作两裹，于煻灰火中烧熟，刺头作孔，当疮上罨之，使椒气射入疮中，冷即易之。须臾疮中出水，及遍体出冷汗，即瘥也（韦宙《独行方》）。

疮肿作痛生椒末、釜下土、荞麦粉等分研，醋和傅之（《外台秘要》）。

囊疮痛痒红椒七粒，葱头七个，煮水洗之。一人途中苦此，湘山寺僧授此方，数日愈。名驱风散（《经验方》）。

手足皴裂椒四合，以水煮之，去渣渍之，半食顷，出令燥，须臾再浸，候干，涂猪羊脑髓，极妙（《深师方》）。

漆疮作痒谭氏方：用汉椒煎汤洗之。〇《相感志》云：凡至漆所，嚼川椒涂鼻上，不生漆疮。

夏月湿泻川椒炒取红、肉豆蔻煨各一两，为末，粳米饭丸梧子大。每量人米饮服百丸。

飧泻不化及久痢。小椒一两炒，苍术二两土炒，碾末，醋糊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五十丸（《普济》）。

久冷下痢或不痢，腰腹苦冷。用蜀椒三升，酢渍一宿，曲三升，同椒一升，拌作粥食，不过三升瘥（《千金方》）。

老小泄泻小儿水泻，及人年五十以上患泻。用椒二两，醋二升，煮醋尽，慢火焙干碾末，瓷器贮之。每服二钱匕，酒或米饮下（谭氏）。

水泻奶疳椒一分，去目碾末，酥调，少少涂脑上，日三度（姚和众《延龄方》）。

食茶面黄川椒红，炒碾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茶汤下（《胜金方》）。

伤寒齿衄伤寒呕血，继而齿缝出血不止。用开口川椒四十九粒，入醋一盏，同煎熟，入白矾少许服之（《直指方》）。

风虫牙痛《总录》：用川椒红末，水和白面丸皂子大，烧热咬之，数度愈。〇一方：花椒四钱，牙皂七七个，醋一碗煎，漱之。

头上白秃花椒末，猪脂调傅，三五度便愈（《普济方》）。

妇人秃鬓汉椒四两，酒浸，密室内日日搽之，自然长也（《圣惠方》）。

蝎螫作痛川椒嚼细涂之，微麻即止（《杏林摘要》）。

百虫入耳川椒碾细，浸醋灌之，自出（危氏方）。

毒蛇咬螫以闭口椒及叶捣，封之，良（《肘后方》）。

蛇入人口因热取凉，卧地下，有蛇入口，不得出者。用刀破蛇尾，纳生椒二三粒，裹定，须臾即自退出也（《圣惠方》）。

小儿暴惊啼哭绝死。蜀椒、左顾牡蛎各六铢，以酢浆水一升，煮五合。每灌一合（《千金方》）。

舌蹇语吃川椒，以生面包丸。每服十粒，醋汤送下（《救急方》）。

痔漏脱肛每日空心嚼川椒一钱，凉水送下，三五次即收（同上）。

肾风囊痒川椒、杏仁研膏，涂掌心，合阴囊而卧，甚效（《直指方》）。

椒目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苦、辛，有小毒。

〔主治〕水腹胀满，利小便（苏恭）。治十二种水气，及肾虚耳卒鸣聋，膀胱急（甄权）。止气喘（震亨）。

〔发明〕〔权曰〕椒气下达，故椒目能治肾虚耳鸣。用巴豆、菖蒲同碾细，以松脂、黄蜡溶和为挺，纳耳中抽之。治肾气虚，耳中如风水鸣，或如打钟磬之声，卒暴聋者。一日一易，神验。〔宗奭曰〕椒目治盗汗有功。将目微炒碾细，用半钱，以生猪上唇煎汤一合，睡时调服，无不效。盖椒目能行水，又治水蛊也。〔震亨曰〕诸喘不止，用椒目炒碾二钱，白汤调服二三服以上劫之，后乃随痰、火用药。〔时珍曰〕椒目下达，能行渗道，不行谷道，所以能下水燥

湿、定喘消蛊也。

〔附方〕新五。

水气肿满椒目炒，捣如膏，每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留饮腹痛椒目二两，巴豆一两去皮心，熬捣，以枣膏和丸麻子大。每服二丸，吞下其痛即止。〇又方：椒目十四枚，巴豆一枚，豉十六枚，合捣为二丸。服之，取吐利（《肘后方》）。

痔漏肿痛椒目一撮，碾细。空心水服三钱，如神（《海上方》）。

崩中带下椒目炒碾细，每温酒服一勺（《金匮钩玄》）。

眼生黑花年久不可治者。椒目炒一两，苍术炒一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醋汤下（《本事方》）。

叶

〔气味〕辛，热，无毒。

〔主治〕奔豚、伏梁气，及内外肾钓，并霍乱转筋，和艾及葱碾，以醋拌罨之（大明）。杀虫，洗脚气及漆疮（时珍）。

根

〔气味〕辛，热，微毒。

〔主治〕肾与膀胱虚冷，血淋色瘀者，煎汤细饮。色鲜者勿服（时珍。〇出《证治要诀》）。

崖椒宋《图经》

【释名】野椒（〖《纲目》〗）。

【集解】〔颂曰〕施州一种崖椒，叶大于蜀椒，彼土人四季采皮入药。〔时珍曰〕此即俗名野椒也。不甚香，而子灰色不黑，无光。野人用炒鸡、鸭食。

崖椒

椒红

【气味】辛，热，无毒。忌盐。〔时珍曰〕有毒。

【主治】肺气上喘，兼咳嗽。并野姜为末，酒服一钱匕（苏颂）。

蔓椒《本经·下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猪椒（《别录》）、豕椒（《本经》）、彘椒（《别录》）、豨椒（弘景）、狗椒（《别录》）、金椒（《图经》）。〔时珍曰〕此椒蔓生，气臭如狗、彘，故得诸名。

【集解】〔《别录》曰〕蔓椒生云中川谷及丘冢间。采茎根，煮酿酒。〔弘景曰〕山野处处有之，俗呼为樛子。似椒、榄而小不香，一名豨椒，可以蒸病出汗。〔时珍曰〕蔓椒野生林箐间，枝软如蔓，子、叶皆似椒，山人亦食之。《尔雅》云：椒、樧丑椶，谓其子丛生也。陶氏所谓樛子，当作椶子，诸椒之通称，非独蔓椒也。

实、根、茎

【气味】苦，温，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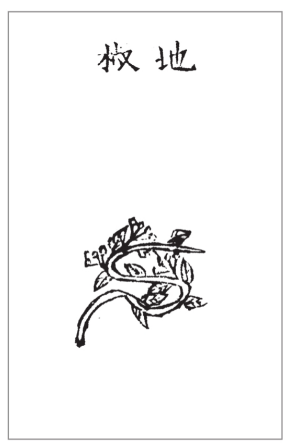
【主治】风寒湿痹，历节疼，除四肢厥气，膝痛，煎汤蒸浴，取汗（《本经》）。根主痔，烧末服，并煮汁浸之（藏器）。贼风挛急（孟诜）。通身水肿，用枝叶煎汁，熬如饧状，每空心服一匙，日三服（时珍。〇出《千金》）。

地椒宋《嘉祐》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集解】〔禹锡曰〕地椒出上党郡。其苗覆地蔓生，茎、叶甚细，花作小朵，色紫白，因旧茎而生。〔时珍曰〕地椒出北地，即蔓椒之小者。贴地生叶，形小，味微辛。土人以煮羊肉食，香美。

蔓椒



地椒

实

【气味】辛，温，有小毒。

【主治】淋渫肿痛。可作杀蛀蛊药（《嘉祐》）。

【附方】新一。

牙痛地花椒、川芎□尖等分，为末，擦之（《海上名方》）。

胡椒《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昧履支（〖《酉阳杂俎》〗）。〔时珍曰〕胡椒，因其辛辣似椒，故得椒名，实非椒也。

【集解】〔恭曰〕胡椒生西戎。形如鼠李子，调食用之，味甚辛辣。〔慎微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胡椒出摩伽陁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条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食料用之。〔时珍曰〕胡椒，今南番诸国及交阯、滇南、海南诸地皆有之。蔓生附树及作棚引之。叶如扁豆、山药辈。正月开黄白花，结椒累累，缠藤而生，状如梧桐子，亦无核，生青熟红，青者更辣。四月熟，五月采收，曝干乃皱。今遍中国食品，为日用之物也。

胡椒

实

【气味】辛，大温，无毒。〔时珍曰〕辛热纯阳，走气助火，昏目发疮。〔珣曰〕多食损肺，令人吐血。

【主治】下气温中去痰，除脏腑中风冷（《唐本》）。去胃口虚冷气，宿食不消，霍乱气逆，心腹卒痛，冷气上冲（李珣）。调五脏，壮肾气，治冷痢，杀一切鱼、肉、鳖、蕈毒（大明）。去胃寒吐水，大肠寒滑（宗奭）。暖肠胃，除寒湿，反胃虚胀，冷积阴毒，牙齿浮热作痛（时珍）。

【发明】〔宗奭曰〕胡椒去胃中寒痰，食已则吐水，甚验。大肠寒滑亦可用，须以他药佐之，过剂则走气也。〔震亨曰〕胡椒属火而性燥，食之快膈，喜之者众，积久则脾胃肺气大伤。凡病气疾人，益大其祸也。牙齿痛必用胡椒、荜茇者，散其中浮热也。〔时珍曰〕胡椒大辛热，纯阳之物，肠胃寒湿者宜之。热病人食之，动火伤气，阴受其害。时珍自少嗜之，岁岁病目而不疑及也。后渐知其弊，遂痛绝之，目病亦止。才食一二粒，即便昏涩。此乃昔人所未试者。盖辛走气，热助火，此物气味俱厚故也。病咽喉口齿者，亦宜忌之。近医每以绿豆同用，治病有效。盖豆寒椒热，阴阳配合得宜，且以豆制椒毒也。按张从正《儒门事亲》云：噎膈之病，或因酒得，或因气得，或因胃火。医氏不察，火里烧姜，汤中煮桂；丁香未已，豆蔻继之；荜茇未已，胡椒继之。虽曰和胃，胃本不寒；虽曰补胃，胃本不虚。况三阳既结，食必上潮，止宜汤丸小小润之可也。时珍窃谓此说虽是，然亦有食入反出、无火之证，又有痰气郁结、得辛热暂开之证，不可执一也。

【附方】旧二，新二十一。

心腹冷痛胡椒三七枚，清酒吞之。或云一岁一粒（孟诜《食疗》）。

心下大痛《寿域方》：用椒四十九粒，乳香一钱，研匀。男用生姜、女用当归酒下。〇又方：用椒五分，没药三钱，研细。分二服，温酒下。〇又方：胡椒、绿豆各四十九粒研烂，酒下，神效。

霍乱吐利孙真人：用胡椒三十粒，以饮吞之。〇《直指方》：用胡椒四十九粒，绿豆一百四十九粒。研匀，木瓜汤服一钱。

反胃吐食戴原礼方：用胡椒醋浸，日干，如此七次，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醋汤下。〇《圣惠方》：用胡椒七钱半，煨姜一两，水煎，分二服。〇《是斋百一方》：用胡椒、半夏（汤泡）等分，为末，姜汁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三十丸。

夏月冷泻及霍乱。用胡椒碾末，饭丸梧子大。每米饮下四十丸（《卫生易简方》）。

赤白下痢胡椒、绿豆各一岁一粒，为末，糊丸梧子大。红用生姜、白用米汤下（《集简方》）。

大小便闭关格不通，胀闷二三日则杀人。胡椒二十一粒，打碎，水一盏，煎六分，去滓，入芒消半两，煎化服（《总录》）。

小儿虚胀塌气丸：用胡椒一两，蝎尾半两，为末，面糊丸粟米大。每服五七丸，陈米饮下。一加莱菔子半两（钱乙方）。

虚寒积癖在背膜之外，流于两胁，气逆喘急，久则营卫凝滞，溃为痈疽，多致不救。用胡椒二百五十粒，蝎尾四个，生木香二钱半，为末，粟米饭丸绿豆大。每服二十丸，橘皮汤下。名磨积丸（《济生》）。

房劳阴毒胡椒七粒，葱心二寸半，麝香一分，捣烂，以黄蜡

溶和，做成条子，插入阴内，少顷汗出即愈（《孙氏集效方》）。

惊风内钓胡椒、木鳖子仁等分，为末，醋调黑豆末，和杵，丸绿豆大。每服三四十丸，荆芥汤下（《圣惠》）。

发散寒邪胡椒、丁香各七粒，碾碎，以葱白捣膏和，涂两手心，合掌握定，夹于大腿内侧，温覆取汗则愈（《伤寒蕴要》）。

伤寒咳逆日夜不止，寒气攻胃也。胡椒三十粒打碎，麝香半钱，酒一钟，煎半钟，热服（《圣惠方》）。

风虫牙痛《卫生易简方》：用胡椒、荜茇等分，为末，蜡丸麻子大。每用一丸，塞蛀孔中。〇《韩氏医通》：治风、虫、客寒，三般牙痛，呻吟不止。用胡椒九粒，绿豆十一粒，布裹捶碎，以丝绵包作一粒，患处咬定，涎出吐去，立愈。〇《普济方》：用胡椒一钱半，以羊脂拌打四十丸，擦之追涎。

阿伽陁丸治妇人血崩。用胡椒、紫檀香、郁金、茜根、小檗皮等分，为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阿胶汤下。〇〔时珍曰〕按《酉阳杂俎》：胡椒出摩伽陁国。此方之名，因此而讹者也。

沙石淋痛胡椒、朴消等分，为末。每服用二钱，白汤下，日二。名二拗散（《普济方》）。

蜈蚣咬伤胡椒嚼封之，即不痛（《多能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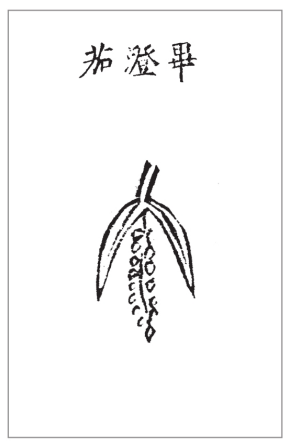
毕澄茄宋《开宝》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毗陵茄子（〖《开宝》〗）。〔时珍曰〕皆番语也。

【集解】〔藏器曰〕毕澄茄生佛誓国。状似梧桐子及蔓荆子而微大。〔珣曰〕胡椒生南海诸国。向阴者为澄茄，向阳者为胡椒。按顾微《广州志》云：澄茄生诸海国，乃嫩胡椒也。青时就树采摘，柄粗而蒂圆。〔颂曰〕今广州亦有之。春夏生叶，青滑可爱。结实似梧桐子，微大。八月、九月采之。〔时珍曰〕海南诸番皆有之。蔓生，春开白花，夏结黑实，与胡椒一类二种，正如大腹之与槟榔相近耳。

【修治】〔敦曰〕凡采得，去柄及皱皮了，用酒浸蒸之，从巳至酉，杵细晒干，入药用。



毕澄茄

实

【气味】辛，温，无毒。〔珣曰〕辛、苦，微温。

【主治】下气消食，去皮肤风，心腹间气胀，令人能食，疗鬼气。能染发及香身（藏器）。治一切冷气痰澼，并霍乱吐泻，肚腹痛，

肾气膀胱冷（大明）。暖脾胃，止呕吐哕逆（时珍）。

【附方】旧一，新五。

脾胃虚弱胸膈不快，不进饮食。用毕澄茄为末，姜汁打神曲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七十丸，日二服（《济生方》）。

噎食不纳毕澄茄、白豆蔻等分，为末。干舐之（《寿域神方》）。

反胃吐食吐出黑汁，治不愈者。用毕澄茄为末，米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三四十丸，日一服。愈后服平胃散三百帖（《永类钤方》）。

伤寒咳逆呃噫，日夜不定者。用毕澄茄、高良姜各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水六分，煎十沸，入酢少许，服之（苏颂《图经》）。

痘疮入目羞明生翳。毕澄茄末，吹少许入鼻中，三五次效（《飞鸿集》）。

鼻塞不通肺气上攻而致者。毕澄茄丸：用毕澄茄半两，薄荷叶三钱，荆芥穗一钱半，为末，蜜丸芡子大。时时含咽（《御药院方》）。

【附录】山胡椒（《唐本草》）〔恭曰〕所在有之。似胡椒，色黑，颗粒大如黑豆。味辛，大热，无毒。主心腹冷痛，破滞气，俗用有效。

吴茱萸《本经·中品》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藏器曰〕茱萸南北总有，入药以吴地者为好，所以有吴之名也。〔时珍曰〕茱萸二字义未详。萸有俞、由二音。

【集解】〔《别录》曰〕吴茱萸生上谷川谷及冤句。九月九日采，阴干。陈久者良。〔颂曰〕今处处有之，江浙、蜀汉尤多。木高丈余，皮青绿色。叶似椿而阔厚，紫色。三月开红紫细花。七月、八月结实似椒子，嫩时微黄，至熟则深紫。或云：颗粒紧小，经久色青绿者，是吴茱萸；颗粒大，经久色黄黑者，是食茱萸。恐亦不然。按周处《风土记》云：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又《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学道。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宜令急去，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高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代之矣。"故人至此日登高饮酒，戴茱萸囊，由此尔。〔时珍曰〕茱萸枝柔而肥，叶长而皱，其实结于梢头，累累成簇而无核，与椒不同。一种粒大，一种粒小，小者入药为胜。《淮南万毕术》云：井上宜种茱萸，叶落井中，人饮其水，无瘟疫。悬其子于屋，辟鬼魅。《五行志》云：舍东种白杨、茱萸，增年除害。

吴茱萸

【修治】〔敦曰〕凡使去叶梗，每十两以盐二两投东流水四斗中，分作一百度洗之，自然无涎，日干入丸散用之。若用醋煮者，每十两用醋一镒，煮三十沸后，入茱萸熬干用。〔宗奭曰〕凡用吴茱萸，须深汤中浸去苦烈汁七次，始可焙用。

【气味】辛，温，有小毒。〔权曰〕辛、苦，大热，有毒。〔好古曰〕辛、苦，热。气味俱厚，阳中阴也。半浮半沉，入足太阴经血分，少阴、厥阴经气分。〔思邈曰〕陈久者良，闭口者有毒。多食伤神，令人起伏气，咽喉不通。〔时珍曰〕辛，热。走气动火，昏目发疮。〔之才曰〕蓼实为之使。恶丹参、消石、白垩，畏紫石英。

【主治】温中下气，止痛，除湿血痹，逐风邪，开腠理，咳逆寒热（《本经》）。利五脏，去痰冷逆气，饮食不消，心腹诸冷绞痛，中恶心腹痛（《别录》）。霍乱转筋，胃冷吐泻腹痛，产后心痛，治遍身瘴痹刺痛，腰脚软弱，利大肠壅气，肠风痔疾，杀三虫（甄权）。杀恶虫毒，牙齿虫□，鬼魅疰气（藏器）。下产后余血，治肾气、脚气水肿，通关节，起阳健脾（大明）。主痢，止泻，厚肠胃，肥健人（孟诜）。治痞满塞胸，咽膈不通，润肝燥脾（好古）。开郁化滞，治吞酸，厥阴痰涎头痛，阴毒腹痛，疝气血痢，喉舌口疮（时珍）。

【发明】〔颂曰〕段成式言椒气好下，茱萸气好上。言其冲

膈，不可为服食之药，故多食冲眼又脱发也。〔宗奭曰〕此物下气最速，肠虚人服之愈甚。〔元素曰〕气味俱厚，浮而降，阳中阴也。其用有三：去胸中逆气满塞，止心腹感寒□痛，消宿酒，为白豆蔻之使也。〔杲曰〕浊阴不降，厥气上逆，咽膈不通，食则令人口开目瞪，阴寒隔塞，气不得上下。此病不已，令人寒中，腹满膨胀下利。宜以吴茱萸之苦热，泄其逆气，用之如神，诸药不可代也。不宜多用，恐损元气。〔好古曰〕冲脉为病，逆气里急，宜此主之。震、坤合见，其色绿。故仲景吴茱萸汤、当归四逆汤方，治厥阴病及温脾胃，皆用此也。〔时珍曰〕茱萸辛热，能散能温；苦热，能燥能坚。故其所治之症，皆取其散寒温中、燥湿解郁之功而已。案《朱氏集验方》云：中丞常子正苦痰饮，每食饱或阴晴节变率同，十日一发，头疼背寒，呕吐酸汁，即数日伏枕不食，服药罔效。宣和初为顺昌司禄，于太守蔡达道席上，得吴仙丹方服之，遂不再作。每遇饮食过多腹满，服五七十丸便已。少顷小便作茱萸气，酒饮皆随小水而去。前后痰药甚众，无及此者。用吴茱萸（汤泡七次）、茯苓等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熟水下五十丸。梅杨卿方：只用茱萸酒浸三宿，以茯苓末拌之，日干。每吞百粒，温酒下。又咽喉口舌生疮者，以茱萸末醋调贴两足心，移夜便愈。其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盖亦从治之义；而谓茱萸之性上行不下者，似不然也。有人治小儿痘疮口噤者，啮茱萸一二粒，抹之即开，亦取其辛散耳。

【附方】旧二十五，新二十一。

风瘴痒痹茱萸一升，酒五升，煮取一升半，温洗之，立止（孟诜《食疗》）。

贼风口偏不能语者。茱萸一升，姜豉三升，清酒五升，和煎五沸，待冷服半升，一日三服，得少汗即瘥（同上）。

冬月感寒吴茱萸五钱，煎汤服之，取汗。

头风作痛茱萸煎浓汤，以绵染，频拭发根，良（《千金翼方》）。

呕涎头痛吴茱萸汤：用茱萸一升，枣二十枚，生姜一大两，人参一两，以水五升，煎取三升，每服七合，日三服（仲景方）。

呕而胸满方同上。

脚气冲心吴茱萸、生姜擂汁饮，甚良（孟诜方）。

肾气上哕肾气自腹中起，上筑于咽喉，逆气连属而不能出，或至数十声，上下不得喘息。此由寒伤胃脘，肾虚气逆，上乘于胃，与气相并。《难经》谓之哕。《素问》云：病深者，其声哕。宜服此方。如不止，灸期门、关元、肾俞穴。用吴茱萸（醋炒热）、橘皮、附子（去皮）各一两，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七十丸（孙氏《仁存方》）。

阴毒伤寒四肢逆冷。用茱萸一升，酒拌湿，绢袋二个，包蒸极热，更互熨足心。候气透，痛亦即止，累有效（《圣惠方》）。

中恶心痛吴茱萸五合，酒三升，煮沸，分三服（杨氏《产乳》）。

心腹冷痛方同上（《千金》）。

冷气腹痛吴茱萸二钱擂烂，以酒一钟调之。用香油一杯，入锅煎热，倾茱酒入锅，煎一滚，取服，立止（唐瑶《经验方》）。

脾元气痛发歇不可忍。用茱萸一两，桃仁一两，和炒茱萸焦，去茱，取桃仁去皮尖研细，葱白三茎，煨熟，酒浸温服（《经验方》）。

寒疝往来吴茱萸一两，生姜半两，清酒一升，煎温分服（《肘后方》）。

小肠疝气夺命丹：治远年近日，小肠疝气，偏坠掣疼，脐下

撮痛，以致闷乱，及外肾肿硬，日渐滋长，及阴间湿痒成疮。用吴茱萸去梗一斤，分作四分：四两酒浸，四两醋浸，四两汤浸，四两童子小便浸一宿，同焙干，泽泻二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汤或酒吞下。《如宜方》名星斗丸（《和剂局方》）。

小儿肾缩乃初生受寒所致。用吴茱萸、硫黄各半两，同大蒜研，涂其腹。仍以蛇床子烟熏之（《圣惠方》）。

妇人阴寒十年无子者。用吴茱萸、川椒各一升，为末，炼蜜丸弹子大。绵裹纳阴中，日再易之。但子宫开，即有子也（《经心录》）。

子肠脱出茱萸三升，酒五升，煎二升，分三服（《兵部手集》）。

醋心上攻如浓醋。用茱萸一合，水三盏，煎七分，顿服。近有人心如蜇破，服此，二十年不发也。累用有效（同上）。

食已吞酸胃气虚冷者。吴茱萸（汤泡七次焙）、干姜（炮）等分，为末，汤服一钱（《圣惠方》）。

转筋入腹茱萸炒二两，酒二盏，煎一盏，分二服。得下即安（《圣济录》）。

霍乱干呕不止。吴茱萸（泡炒）、干姜（炮）等分，水煎服之（同上）。

多年脾泄老人多此，谓之水土同化。吴茱萸三钱泡过，入水煎汁，入盐少许，通口服。盖茱萸能暖膀胱，水道既清，大肠自固。他药虽热，不能分解清浊也（孙氏《仁存方》）。

脏寒泄泻倦怠减食。吴茱萸汤泡过炒，猪脏半条，去脂洗净，装满扎定，文火煮熟，捣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日二

服（《普济》）。

滑痢不止方同上。

下痢水泄吴茱萸（泡炒）、黄连（炒）各二钱，水煎服。未止再服（《圣惠方》）。

赤白下痢《和剂局方》戊己丸：治脾胃受湿，下痢腹痛，米谷不化。用吴茱萸、黄连、白芍药各一两，同炒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饮下。〇《百一选方》变通丸：治赤白痢日夜无度，及肠风下血。用川黄连二两，吴茱萸二两汤泡七次，同炒香，拣出各自为末，粟米饭丸梧子大，另收。每服三十丸。赤痢，甘草汤下黄连丸；白痢，干姜汤下茱萸丸；赤白痢，各用十五丸，米汤下。此乃浙西河山纯老以传苏韬光者，救人甚效。〇邓笔峰《杂兴》方二色丸：治痢及水泄肠风。用吴茱萸二两，黄连二两，同炒香，各自为末。以百草霜末二两，同黄连作丸；以白芍药末二两，同茱萸作丸。各用饭丸梧子大，各收。每服五十丸：赤痢，乌梅汤下连霜；白痢，米饮下茱芍丸；赤白痢，各半服之。

赤痢脐痛茱萸合黑豆汤吞之（《千金方》）。

肠痔常血下部痒痛如虫咬者。掘地作坑烧赤，以酒沃之，捣茱萸二升入坑，乘热坐有孔板熏之，冷乃下。不过三四度愈（《肘后方》）。

腹中癥块茱萸三升捣，和酒煮熟，布裹熨癥上。冷更炒热，更番熨之。癥移走，逐熨之，消乃止（姚僧垣《集验方》）。

产后盗汗啬啬恶寒。茱萸一鸡子大，酒三升，渍半日，煮服（《千金翼》）。

口疮口疳茱萸末，醋调涂足心，一夕愈（《集简方》）。

咽喉作痛方同上。

牙齿疼痛茱萸煎酒，含漱之（孟诜《本草》）。

小儿头疮吴茱萸炒焦为末，入汞粉少许，猪脂、醋调涂之（《圣惠方》）。

小儿瘭疮一名火灼疮，一名火烂疮。茱萸煎酒，拭之，良（《兵部手集》）。

老小风疹方同上（《千金》）。

痈疽发背及发乳诸毒。用吴茱萸一升，捣为末，用苦酒调涂帛上，贴之（《外台秘要》）。

阴下湿痒吴茱萸煎汤，频洗取效（同上）。

骨在肉中不出者。咀茱萸封之，骨当腐出（孟诜《食疗》）。

鱼骨入腹刺痛不得出者。吴茱萸水煮一盏，温服，其骨必软出。未出再服（同上）。

蛇咬毒疮用吴茱萸一两为末，冷水和，作三服，立安（《胜金方》）。

肩疽白秃并用吴茱萸盐淹过，炒研，醋和涂之（《活幼口议》）。

寒热怪病寒热不止，数日四肢坚如石，击之似钟磬声，日渐瘦恶。用茱萸、木香等分，煎汤饮之愈（夏子益方）。

叶

〔气味〕辛、苦，热，无毒。

〔主治〕霍乱下气，止心腹痛冷气。内外肾钓痛，盐碾罨之，神验，干即易。转筋者同艾捣，以醋和罨之（大明）。治大寒犯脑，头痛，以酒拌叶，袋盛蒸熟，更互枕熨之，痛止为度（时珍）。

枝

〔主治〕大小便卒关格不通，取南行枝，如手第二指中节，含之立下（苏颂。〇出姚僧垣《集验方》）。

根及白皮

〔气味〕同叶。

〔主治〕杀三虫（《本经》）。蛲虫。治喉痹咳逆，止泄注，食不消，女子经产余血，疗白癣（《别录》）。杀牙齿虫，止痛（藏器）。治中恶腹中刺痛，下痢不禁，疗漆疮（甄权）。

〔附方〕旧二，新二。

寸白虫茱萸东北阴细根（大如指者勿用），洗去土，四两切，以水、酒各一升渍一宿，平旦分再服，当取虫下（《千金方》）。

肝劳生虫眼中赤脉。吴茱萸根为末一两半，粳米半合，鸡子白三个，化蜡一两半，和丸小豆大。每米汤下三十丸，当取虫下。

脾劳发热有虫在脾中为病，令人好呕者。取东行茱萸根大者一尺，大麻子八升，橘皮二两，三物□咀，以酒一斗，浸一宿，微火薄暖之，绞去滓，平旦空腹服一升，取虫下，或死或半烂，或下黄汁。凡作药时，切忌言语（《删繁方》）。

肾热肢肿拘急。茱萸根一合半，桑白皮三合，酒二升，煮一升，日二服（《普济方》）。

食茱萸《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并入《拾遗》榄子。

【**释名**】**椴**（音杀。〖《尔雅》〗）、**藙**（音毅。〖《礼记》〗）、**艾子**（《图经》）、**越椒**（《博雅》）、榄**子**（《拾遗》）、**辣子**（〖《纲目》〗）。〔弘景曰〕《礼记》名藙，而俗中呼为椴子，当是不识藙字也。〔恭曰〕《尔雅》云：椒椴丑棫。陆玑《诗疏》云：椒，椴属也。并有椴名，陶说误矣。〔时珍曰〕此即榄子也。蜀人呼为艾子，楚人呼为辣子，古人谓之藙及椴子。因其辛辣，蜇口惨腹，使人有杀毅党然之状，故有诸名。苏恭谓茱萸之开口者为食茱萸。孟诜谓茱萸之闭口者为榄子。马志谓粒大、色黄黑者为食茱萸，粒紧小、色青绿者为吴茱萸。陈藏器谓吴、食二茱萸是一物，入药以吴地者为良，不当重出此条，只可言汉与吴，不可言食与不食。时珍窃谓数说皆因茱萸二字相混致误耳。不知吴茱、食茱乃一类二种。茱萸取吴地者入药，故名吴茱萸。榄子则形味似茱萸，惟可食用，故名食茱萸也。陈藏器不知食茱萸即榄子，重出榄子一条，正自误矣。按曹宪《博雅》云：榄子、越椒，茱萸也。郑樵《通志》云：榄子一名食茱萸，以别吴茱萸。《礼记》三牲用藙，是

食茱萸也。二说足正诸人之谬。

【集解】〔颂曰〕榄子出闽中、江东。其木高大似樗，茎间有刺。其子辛辣如椒，南人淹藏作果品，或以寄远。《吴越春秋》云，越以甘蜜丸榄报吴增封之礼，则榄之相赠尚矣。〔又曰〕食茱萸南北皆有之。其木亦甚高大，有长及百尺者。枝茎青黄，上有小白点。叶类油麻，其花黄色。蜀人呼为艾子，《礼记》所谓藙者是也。藙、艾，声相近也。宜入食羹中，能发辛香。〔时珍曰〕食茱萸、榄子、辣子，一物也。高木长叶，黄花绿子，丛簇枝上。味辛而苦，土人八月采，捣滤取汁，入石灰搅成，名曰艾油，亦曰辣米油，始辛辣蜇口，入食物中用。周处《风土记》以椒、榄、姜为三香，则自古尚之矣，而今贵人罕用之。

食茱萸

实

【气味】辛、苦，大热，无毒。〔时珍曰〕有小毒，动脾火，病目者忌之。〔颖曰〕发疮痔、浮肿、虚恚。〔之才曰〕畏紫石英。

【主治】功同吴茱萸，力少劣尔。疗水气

用之佳（苏恭）。心腹冷气痛，中恶，除咳逆，去脏腑冷，温中，甚良（孟诜）。疗蛊毒飞尸着喉口者，刺破，以子揩之，令血出，当下涎沫。煮汁服之，去暴冷腹痛，食不消，杀腥物（藏器）。治冷痢带下，暖胃燥湿（时珍）。

【附方】新二。

赤白带下榄子、石菖蒲等分，为末。每旦盐酒温服二钱（《经验方》）。

久泻虚痢腹痛者，榄子丸治之。榄子、肉豆蔻各一两，陈米一两半。以米一分同二味炒黄为末，一分生碾为末，粟米粥丸梧子大。每陈米饮下五十丸，日三服（《普济方》）。

盐麸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五棓（音倍。〖《纲目》〗）、盐肤子（《纲目》）、盐梅子（同）、盐梂子（同）、木盐（《通志》）、天盐（《灵草篇》）、叛奴盐（《拾遗》）、酸桶（《拾遗》）。〔藏器曰〕蜀人谓之酸桶，亦曰酢桶。吴人谓之盐麸。戎人谓之木盐。〔时珍曰〕其味酸、咸，故有诸名。《山海经》云：橐山多棓木。郭璞注云：棓木出蜀中，七八月吐穗，成时如有盐粉，可以酢羹。即此也。后人讹为五倍矣。

【集解】〔藏器曰〕盐麸子生吴、蜀山谷。树状如椿。七月子成穗，粒如小豆。上有盐似雪，可为羹用。岭南人取子为末食之，

酸咸止渴，将以防瘴。〔时珍曰〕肤木即楠木，东南山原甚多。木状如椿。其叶两两对生，长而有齿，面青背白，有细毛，味酸。正叶之下，节节两边，有直叶贴茎，如箭羽状。五六月开花，青黄色成穗，一枝累累。七月结子，大如细豆而扁，生青，熟微紫色。其核淡绿，状如肾形。核外薄皮上有薄盐，小儿食之，滇、蜀人采为木盐。叶上有虫，结成五倍子，八月取之。详见《虫部》。《后魏书》云：勿吉国，水气咸凝，盐生树上。即此物也。别有咸平树、咸草、酸角，皆其类也。附见于左。

【附录】咸平树真腊国人不能为酸，但用咸平树叶及荚与子为之。酸角云南临安诸处有之。状如猪牙皂荚，浸水和羹，酸美如醋。咸草扶桑东有女国，产咸草。叶似邪蒿，而气香味咸，彼人食之。

盐麸子

子

〔气味〕酸、咸，微寒，无毒。盐霜制汞、硫。

〔主治〕除痰饮瘴疟，喉中热结喉痹，止

渴，解酒毒黄疸，飞尸蛊毒，天行寒热，痰嗽，变白，生毛发，去头上白屑，捣末服之（藏器）。生津，降火化痰，润肺滋肾，消毒止痢收汗，治风湿眼病（时珍）。

〔发明〕〔时珍曰〕盐麸子气寒味酸而咸，阴中之阴也。咸能软而润，故降火化痰消毒；酸能收而涩，故生津润肺止痢。肾主五液：入肺为痰，入脾为涎，入心为汗，入肝为泪，自入为唾，其本皆水也。盐麸、五倍先走肾、肝，有救水之功。所以痰涎、盗汗、风湿、下泪、涕唾之证，皆宜用之。

树白皮

〔主治〕破血止血，蛊毒血痢，杀蛔虫，并煎服之（《开宝》）。

根白皮

〔主治〕酒疸，捣碎，米泔浸一宿，平旦空腹温服一二升（《开宝》）。诸骨鲠，以醋煎浓汁，时呷之（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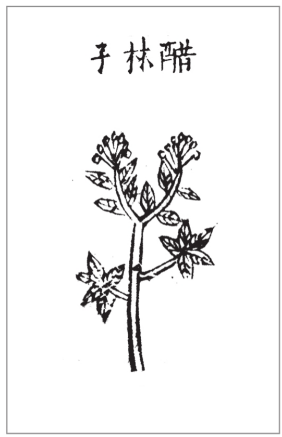
〔发明〕〔时珍曰〕按《本草集议》云：盐麸子根能软鸡骨。岑公云：有人被鸡骨鲠，项肿可畏。用此根煎醋，啜至三碗，便吐出也。又彭医官治骨哽，以此根捣烂，入盐少许，绵裹，以线系定吞之，牵引上下，亦钓出骨也。

醋林子《图经》

〔校正〕自《外类》移入此。

【释名】〔时珍曰〕以味得名。

【集解】〔颂曰〕醋林子，生四川邛州山野林箐中。木高丈余，枝叶繁茂。三月开白花，四出。九月、十月子熟，累累数十枚成朵，生青熟赤，略类樱桃而蒂短。熟时采之阴干，连核用。土人以盐、醋收藏充果食。其叶味酸，夷獠人采得，入盐和鱼脍食，云胜用醋也。



醋林子

实

【气味】酸，温，无毒。

【主治】久痢不瘥，及痔漏下血，蛔咬心痛，小儿疳蛔，心腹胀满黄瘦，下寸白虫，单捣为末，酒调一钱匕服之甚效。盐、醋藏者，食之生津液，醒酒止渴。多食令人口舌粗拆也

（苏颂）。

茗《唐本草》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苦槎（搽、途二音。《唐本》）、槚（《尔雅》）、蔎（音设。〖《茶经》〗）、荈（音舛。〖郭璞〗）。〔颂曰〕郭璞云：早采为茶，晚采为茗，一名荈，蜀人谓之苦荼。陆羽云：其名有五：一茶，二槚，三蔎，四茗，五荈。〔时珍曰〕杨慎《丹铅录》云：茶即古荼字（音途），《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也。颜师古云：汉时荼陵，始转途音为宅加切，或言六经无茶字，未深考耳。

【集解】〔《神农食经》曰〕荼茗生益州及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干。〔恭曰〕茗生山南、汉中山谷。《尔雅》云：槚，苦荼。郭璞注云：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饮。〔颂曰〕今闽浙、蜀荆、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通谓之荼。春中始生嫩叶，蒸焙去苦水，末之乃可饮。与古所食，殊不同也。陆羽《茶经》云：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数十尺，其巴川峡山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木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艺法如种瓜，三岁可采。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者上，舒者次。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于烂石之间，长四五寸，若蕨之始抽，凌露采之。茶之芽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于枝颠采之。采得蒸焙封干，有千类万状也。略而言之：如胡人靴者蹙缩然，如犁牛臆者廉襜然，浮云出山者轮囷然，飙风拂水者涵澹然，皆茶之精好者也。如竹箨，如霜荷，皆茶之瘠老者也。其别者，有石南芽、枸杞芽、枇杷芽，皆治风疾。又有皂荚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南人输官茶，往往杂以众叶。惟茅芦竹箬之类不可入，自余山中草木芽叶，皆可和合，

椿、柿尤奇。真茶性冷，惟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疾。毛文锡《茶谱》云：蒙山有五顶，上有茶园，其中顶曰上清峰。昔有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谓曰：蒙之中顶茶，当以春分之先后，多构人力，俟雷发声，并手采择，三日而止。若获一两，以本处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两当眼前无疾，三两能固肌骨，四两即为地仙矣。其僧如说，获一两余服之，未尽而疾瘳。其四顶茶园，采摘不废。惟中峰草木繁密，云雾蔽亓，鸷兽时出，故人迹不到矣。近岁稍贵此品，制作亦精于他处。〔陈承曰〕近世蔡襄述闽茶极备。惟建州北苑数处产者，性味与诸方略不同。今亦独名蜡茶，上供御用。碾治作饼，日晒得火愈良。其他者或为芽，或为末收贮，若微见火便硬，不可久收，色味俱败。惟鼎州一种芽茶，性味略类建茶，今汴中及河北、京西等处磨为末，亦冒腊茶者，是也。〔宗奭曰〕苦荼即今茶也。陆羽有《茶经》，丁谓有《北苑茶录》，毛文锡有《茶谱》，蔡宗颜有《茶对》，皆甚详。然古人谓茶为雀舌、麦颗，言其至嫩也。又有新芽一发，便长寸余，其粗如针，最为上品，其根干、水土力皆有余故也。雀舌、麦颗又在下品，前人未知尔。〔时珍曰〕茶有野生、种生，种者用子。其子大如指顶，正圆黑色。其仁入口，初甘后苦，最戟人喉，而闽人以榨油食用。二月下种，一坎须百颗乃生一株，盖空壳者多故也。畏水与日，最宜坡地荫处。清明前采者上，谷雨前者次之，此后皆老茗尔。采、蒸、揉、焙、修造皆有法，详见《茶谱》。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昔贤所称，大约谓唐人尚茶，茶品益众。有雅州之蒙顶、石花、露芽、谷芽为第一，建宁之北苑龙凤团为上供。蜀之茶，则有东川之神泉兽目，硖州之碧涧明月，夔州之真香，邛州之火井，思安黔阳之都濡，嘉定之峨眉，泸州之纳溪，玉垒之沙坪。楚之茶，则有荆州之仙人掌，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蕲州蕲门之团面，寿州霍山之黄芽，庐州之六安英山，武昌之樊山，岳州之巴陵，辰州之溆浦，湖南之宝庆、茶陵。吴越之茶，则有湖州顾渚之紫笋，福州方山之生芽，洪州之白露，双井之白毛，庐山之云雾，常州之阳羡，池州之九华，丫山之阳坡，袁州之界桥，睦州之鸠坑，宣州之阳坑，金华之举岩，会稽之日铸。皆产茶有名者。其他犹多，而猥杂更甚。按陶隐居注苦菜云，酉阳、武昌、庐

江、晋陵皆有好茗，饮之宜人。凡所饮物，有茗及木叶、天门冬苗、菝葜叶，皆益人。余物并冷利。又巴东县有真茶，火煽作卷结为饮，亦令人不眠。俗中多煮檀叶及大皂李叶作茶饮，并冷利。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也。今人采楮、栎、山矾、南烛、乌药诸叶，皆可为饮，以乱茶云。

茗

叶

〔气味〕苦、甘，微寒，无毒。〔藏器曰〕苦寒，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使人不睡。饮之宜热，冷则聚痰。〔胡洽曰〕与榧同食，令人身重。〔李鹏飞曰〕大渴及酒后饮茶，水入肾经，令人腰、脚、膀胱冷痛，兼患水肿、挛痹诸疾。大抵饮茶宜热宜少，不饮尤佳，空腹最忌之。〔时珍曰〕服威灵仙、土茯苓者，忌饮茶。

〔主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神农食经》）。下气消食。作饮，加茱萸、葱、姜良（苏恭）。破热气，除瘴气，利大小肠（藏器）。清头目，治中风昏

愦，多睡不醒（好古）。治伤暑。合醋，治泄痢，甚效（陈承）。炒煎饮，治热毒赤白痢。同芎□、葱白煎饮，止头痛（吴瑞）。浓煎，吐风热痰涎（时珍）。

〔发明〕〔好古曰〕茗茶气寒味苦，入手、足厥阴经。治阴证汤药内入此，去格拒之寒，及治伏阳，大意相似。经云：苦以泄之。其体下行，所以能清头目。〔机曰〕头目不清，热熏上也。以苦泄其热，则上清矣。且茶体轻浮，采摘之时，芽蘖初萌，正得春升之气，味虽苦而气则薄，乃阴中之阳，可升可降。利头目，盖本诸此。〔汪颖曰〕一人好烧鹅炙煿，日常不缺。人咸防其生痈疽，后卒不病。访知其人每夜必啜凉茶一碗，乃知茶能解炙煿之毒也。〔杨士瀛曰〕姜茶治痢。姜助阳，茶助阴，并能消暑、解酒食毒。且一寒一热，调平阴阳，不问赤、白、冷、热，用之皆良。生姜细切，与真茶等分，新水浓煎服之。苏东坡以此治文潞公有效。〔时珍曰〕茶苦而寒，阴中之阴，沉也降也，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然火有五，火有虚实。若少壮胃健之人，心肺脾胃之火多盛，故与茶相宜。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若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土不制水，精血潜虚；成痰饮、成痞胀、成痿痹、成黄瘦、成呕逆、成洞泻、成腹痛、成疝瘕，种种内伤，此茶之害也。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而妇妪受害更多，习俗移人，自不觉尔。况真茶既少，杂茶更多，其为患也，又可胜言哉？人有嗜茶成癖者，时时咀啜不止，久而伤营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抱病不悔，尤可叹惋。晋干宝《搜神记》载：武官因时病后，啜茗一斛二升乃止。才减升合，便为不足。有客令更进五升，忽吐一物，状如牛脾而有口。浇之以茗，尽一斛二升。再浇五升，即溢出矣。人遂谓之斛茗瘕。嗜茶者观此可以戒矣。陶隐居《杂录》言丹丘子、黄山君服茶轻身换骨，壶公《食忌》言苦茶久食羽化者，皆方士谬言误世者也。按唐右补阙母炅《茶序》云：释滞消拥，

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功归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乎？又宋学士苏轼《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胃不知，且苦能坚齿消蠹，深得饮茶之妙。古人呼茗为酪奴，亦贱之也。时珍早年气盛，每饮新茗必至数碗，轻汗发而肌骨清，颇觉痛快。中年胃气稍损，饮之即觉为害，不痞闷呕恶，即腹冷洞泄。故备述诸说，以警同好焉。又浓茶能令人吐，乃酸苦涌泄为阴之义，非其性能升也。

〔附方〕旧六，新十三。

气虚头痛用上春茶末调成膏，置瓦盏内覆转，以巴豆四十粒，作二次烧烟熏之，晒干乳细。每服一字，别入好茶末，食后煎服，立效（《医方大成》）。

热毒下痢《食医心镜》：赤白下痢。以好茶一斤，炙捣末，浓煎一二盏服。久患痢者，亦宜服之。〇《直指》：用蜡茶，赤痢以蜜水煎服，白痢以连皮自然姜汁同水煎服。二三服即愈。〇《经验良方》：用蜡茶二钱，汤点七分，入麻油一蚬壳和服，须臾腹痛大下即止。一少年用之有效。〇一方：蜡茶末，以白梅肉和丸。赤痢甘草汤下，白痢乌梅汤下，各百丸。〇一方：建茶合醋煎，热服，即止。

大便下血荣卫气虚，或受风邪，或食生冷，或啖炙煿，或饮食过度，积热肠间，使脾胃受伤，糟粕不聚，大便下利清血，脐腹作痛，里急后重，及酒毒一切下血，并皆治之。用细茶半斤碾末，川百药煎五个烧存性。每服二钱，米饮下，日二服（《普济方》）。

产后秘塞以葱涎调蜡茶末，丸百丸，茶服自通。不可用大黄利药，利者百无一生（郭稽中《妇人方》）。

久年心痛十年、五年者。煎湖茶，以头醋和匀，服之良（《兵部手集》）。

腰痛难转煎茶五合，投醋二合，顿服（《食医心镜》）。

嗜茶成癖一人病此。一方士令以新鞋盛茶令满，任意食尽，再盛一鞋，如此三度，自不吃也。男用女鞋，女用男鞋，用之果愈也（《集简方》）。

解诸中毒芽茶、白矾等分，碾末，冷水调下（《简便方》）。

痘疮作痒房中宜烧茶烟恒熏之。

阴囊生疮用蜡面茶为末。先以甘草汤洗，后贴之，妙（《经验方》）。

脚桠湿烂茶叶嚼烂傅之，有效（《摄生方》）。

蠼螋尿疮初如糁粟，渐大如豆，更大如火烙浆疱，疼痛至甚者。速以草茶并蜡茶俱可，以生油调傅。药至，痛立止（《胜金方》）。

风痰颠疾茶芽、栀子各一两。煎浓汁一碗服。良久探吐（《摘玄方》）。

霍乱烦闷茶末一钱煎水，调干姜末一钱，服之即安（《圣济总录》）。

月水不通茶清一瓶，入沙糖少许，露一夜服。虽三个月胎亦通，不可轻视（鲍氏）。

痰喘咳嗽不能睡卧。好末茶一两，白僵蚕一两，为末，放碗内盖定，倾沸汤一小盏。临卧，再添汤点服（《瑞竹堂方》）。

茶子

〔气味〕苦，寒，有毒。

〔主治〕喘急咳嗽，去痰垢。捣仁洗衣，除油腻（时珍）。

〔附方〕新三。

上气喘急时有咳嗽。茶子、百合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七丸，新汲水下（《圣惠方》）。

喘嗽齁□不拘大人、小儿。用糯米泔少许磨茶子，滴入鼻中，令吸入口服之。口咬竹筒，少顷涎出如线。不过二三次绝根，屡验（《经验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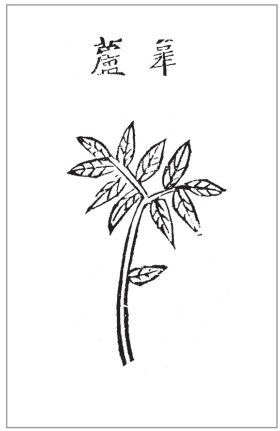
头脑鸣响状如虫蛀，名大白蚁。以茶子为末，吹入鼻中，取效（杨拱《医方摘要》）。

皋芦《拾遗》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瓜芦（弘景）、苦□（〖《宋史》〗）。〔藏器曰〕《南越志》云：龙川县有皋芦，一名瓜芦，叶似茗。土人谓之过罗，或曰物罗，皆夷语也。

【集解】〔弘景苦菜注曰〕南方有瓜芦，亦似茗。若摘取其叶，作屑煮饮，即通夜不睡。煮盐人惟资此饮，而交、广最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芼之物。〔李珣曰〕按此木即皋芦也。生南海诸山中，叶似茗而大，味苦涩，出新平县。南人取作茗饮，极重之，如蜀人饮茶也。〔时珍曰〕皋芦叶状如茗，而大如手掌。挼碎泡饮，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矣。今广人用之，名曰苦□。



皋芦

叶

【气味】苦，平，无毒。〔时珍曰〕寒。胃冷者不可用。

【主治】煮饮，止渴明目除烦，令人不睡，消痰利水（藏器）。通小肠，治淋，止头痛烦热（李珣）。噙咽，清上膈，利咽喉（时珍）。

第三十三卷　果部

目录

果之五蓏类九种

甜瓜《嘉祐》瓜蒂

西瓜《日用》

葡萄《本经》

蘡薁《纲目》（即野葡萄）

猕猴桃《开宝》（即藤梨）

甘蔗《别录》

沙糖《唐本草》

石蜜《唐本草》

刺蜜《拾遗》　□齐附

右附方旧十二，新四十。

果之六水果类六种，附录二十三种

莲藕《本经》

红白莲花《拾遗》

芰实《别录》（即菱）

芡实《本经》（即鸡头）

乌芋《别录》（即荸荠）

慈姑《日华》

附录

诸果《纲目》二十一种，《拾遗》一种

津符子　必思荅　甘剑子　杨摇子

海梧子　木竹子　橹罟子　罗晃子

□子　夫编子　白缘子　系弥子

人面子　黄皮果　四味果　千岁子

侯骚子　酒杯藤子　蔺子　山枣

隈支　灵床上果子

诸果有毒（《拾遗》）

右附方旧十五，新六十三。

互考

楮实　梧桐子　枸杞子　金樱子　山茱萸　桑椹

木半夏　胡颓子　松花　桂花　栎实（已上《果部》）

黄精　葳蕤　蒲黄　菰首　蒟酱　豆蔻

益智子　使君子　燕覆子　蓬蘽　覆盆子（已上《草部》）

果之五蓏类九种

甜瓜宋《嘉祐》

〔校正〕自《菜部》移入此。并入《本经》瓜蒂。

【释名】甘瓜（《唐本》）、果瓜（〖《农书》〗）。〔时珍曰〕瓜字篆文，象瓜在须蔓间之形。甜瓜之味甜于诸瓜，故独得甘、甜之称。旧列《菜部》，误矣。按王祯云：瓜类不同，其用有二：供果者为果瓜，甜瓜、西瓜是也；供菜者为菜瓜，胡瓜、越瓜是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大曰瓜，小曰瓞。其子曰瓣，其肉曰瓤。其跗曰环，谓脱花处也；其蒂曰蔕，谓系蔓处也。《礼记》为天子削瓜及瓜祭，皆指果瓜也。《本草》瓜蒂，亦此瓜之蒂也。

甜瓜

【集解】〔《别录》曰〕瓜蒂生嵩高平泽，七月七日采，阴干。〔颂曰〕瓜蒂即甜瓜蒂也，处处有之。园圃所莳，有青、白二种，子色皆黄。入药当用早青瓜蒂为良。〔时珍曰〕甜瓜，北土、中州种莳甚多。二三月下种，延蔓而生，叶大数寸，五六月花开黄色，六七月瓜熟。其类最繁：有团有长，有尖有扁；大或径尺，小或一捻。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或黄斑、糁斑，或白路、黄路。其瓤或白或红，其子或黄或赤，或白或黑。按王祯《农书》云：瓜品甚多，不可枚举。以状得名，则有龙肝、虎掌、兔头、狸首、羊髓、蜜筒之称；以色得名，则有乌瓜、白团、黄□、白□、小青、大斑之别。然其味，不出乎甘香而已。《广志》惟以辽东、敦煌、庐江之瓜为胜。然瓜州之大瓜、阳城之御瓜、西蜀之温瓜、永嘉之寒瓜，未可

以优劣论也。甘肃甜瓜，皮、瓤皆甘胜糖蜜，其皮暴干犹美。浙中一种阴瓜，种于阴处，熟则色黄如金，肤皮稍厚，藏之至春，食之如新。此皆种艺之功，不必拘以土地也。甜瓜子曝裂取仁，可充果食。凡瓜最畏麝气，触之甚至一蒂不收。

瓜瓤

〔气味〕甘，寒，滑，有小毒。〔大明曰〕无毒。〔思邈曰〕多食，发黄疸，令人虚羸多忘，解药力。病后食多，或反胃。脚气人食之，患永不除也。〔诜曰〕多食令人阴下湿痒生疮，动宿冷癥癖病，破腹，发虚热，令人惙惙气弱，脚手无力。少食则可。《龙鱼河图》云：凡瓜有两鼻、两蒂者，杀人。五月瓜沉水者，食之得冷病，终身不瘥。九月被霜者，食之冬病寒热。与油饼同食，发病。〇多食瓜作胀者，食盐花即化。〔弘景曰〕食瓜多，即入水自渍，便消。〔时珍曰〕张华《博物志》言：人以冷水渍至膝，可顿啖瓜至数十枚；渍至项，其啖转多，水皆作瓜气也。则水浸消瓜，亦物性也。瓜最忌麝与酒，凡食瓜过多，但饮酒及水服麝香，尤胜于食盐、渍水也。

〔主治〕止渴，除烦热，利小便，通三焦间壅塞气，治口鼻疮（《嘉祐》）。暑月食之，永不中暑（宗奭）。

〔发明〕〔宗奭曰〕甜瓜虽解暑气，而性冷，消损阳气，多食未有不下利者。贫下多食，深秋作痢，最为难治。惟以皮蜜浸收之良，皮亦可作羹食。〔弘景曰〕凡瓜皆冷利，早青者尤甚。熟瓜除瓤食之，不害人。〔时珍曰〕瓜性最寒，曝而食之尤冷。故《稽圣赋》云：瓜寒于曝，油冷于煎，此物性之异也。王冀《洛都赋》云：瓜则消暑荡悁，解渴疗饥。又《奇效良方》云：昔有男子病脓血恶痢，痛不可忍。以水浸甜瓜食数枚，即愈。此亦消暑之验也。

瓜子仁

〔修治〕〔敦曰〕凡收得曝干杵细，马尾筛筛过成粉，以纸三重裹压去油用。不去油，其力短也。西瓜子仁同。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腹内结聚，破溃脓血，最为肠胃脾内壅要药（《别录》）。止月经太过，研末去油，水调服（藏器）。〇《炮炙论·序》曰：血泛经过，饮调瓜子。炒食，补中宜人（孟诜）。清肺润肠，和中止渴（时珍）。

〔附方〕旧一，新二。

口臭用甜瓜子杵末，蜜和为丸。每旦漱口后含一丸。亦可贴齿（《千金》）。

腰腿疼痛甜瓜子三两，酒浸十日，为末。每服三钱，空心酒下，日三（《寿域神方》）。

肠痈已成小腹肿痛，小便似淋，或大便难涩下脓。用甜瓜子一合，当归炒一两，蛇退皮一条，□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煎一盏，食前服，利下恶物为妙（《圣惠》）。

瓜蒂《本经·上品》

〔释名〕瓜丁（《千金》）、苦丁香（象形）。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白瓜蒂，要取青绿色瓜，气足时，其蒂自然落在蔓上。采得，系屋东有风处，吹干用。〔宗奭曰〕此甜瓜蒂也。去瓜皮用蒂，约半寸许，曝极干，临时研用。〔时珍曰〕按唐瑶云：甜瓜蒂以团而短瓜、团瓜者良。若香甜瓜及长如瓠子

者，皆供菜之瓜，其蒂不可用也。

〔气味〕苦，寒，有毒。〔大明曰〕无毒。

〔主治〕大水，身面四肢浮肿，下水杀蛊毒，咳逆上气，及食诸果，病在胸腹中，皆吐下之（《本经》）。去鼻中瘜肉，疗黄疸（《别录》）。治脑塞热鼈，眼昏吐痰（大明）。吐风热痰涎，治风眩头痛，癫痫喉痹，头目有湿气（时珍）。得麝香、细辛，治鼻不闻香臭（好古）。

〔发明〕〔张机曰〕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当吐之；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也，宜吐之；少阳病，头痛发寒热，脉紧不大，是膈上有痰也，宜吐之；病胸上诸实，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人按之，而反有浊唾，下利日十余行，寸口脉微弦者，当吐之；懊憹烦躁不得眠，未经汗下者，谓之实烦，当吐之；宿食在上管者，当吐之；并宜以瓜蒂散主之。惟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也。〔成无己曰〕高者越之，在上者涌之。故越以瓜蒂、香豉之苦，涌以赤小豆之酸，酸苦涌泄为阴也。〔杲曰〕《难经》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此饮食内伤，填塞胸中，食伤太阴，风木生发之气伏于下，宜瓜蒂散吐之，《素问》所谓木郁则达之也。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木得舒畅，天地交而万物通矣。若尺脉绝者，不宜用此，恐损真元，令人胃气不复也。〔宗奭曰〕此物吐涎，甚不损人，全胜石绿、硇砂辈也。〔震亨曰〕瓜蒂性急，能损胃气，胃弱者宜以他药代之。病后、产后，尤宜深戒。〔时珍曰〕瓜蒂乃阳明经除湿热之药，故能引去胸脘痰涎，头目湿气，皮肤水气，黄疸湿热诸证，凡胃弱人及病后、产后用吐药，皆宜加慎，何独瓜蒂为然哉？

〔附方〕旧七，新十四。

瓜蒂散治证见上。其方用瓜蒂二钱半（熬黄），赤小豆二钱半，为末。每用一钱，以香豉一合，热汤七合，煮糜去滓，和服。少少加之，快吐乃止（仲景《伤寒论》）。

太阳中暍身热头痛而脉微弱，此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瓜蒂二七个，水一升，煮五合，顿服取吐（《金匮要略》）。

风涎暴作气塞倒仆。用瓜蒂为末。每用一二钱，腻粉一钱匕，以水半合调灌，良久涎自出。不出，含沙糖一块，下咽即涎出也（寇氏《衍义》）。

诸风诸痫诸风膈痰，诸痫涎涌。用瓜蒂炒黄为末，量人以酸齑水一盏，调下取吐。风痫，加蝎稍半钱。湿气肿满，加赤小豆末一钱。有虫，加狗油五七点，雄黄一钱；甚则加芫花半钱，立吐虫出（东垣《活法机要》）。

风痫喉风咳嗽，及遍身风疹，急中涎潮等证，不拘大人、小儿。此药不大吐逆，只出涎水。瓜蒂为末，壮年服一字，老少半字，早辰井华水下。一食顷，含沙糖一块。良久涎如水出，年深者出墨涎，有块布水上也。涎尽食粥一两日。如吐多，人困甚，即以麝香泡汤一盏饮之，即止（《经验后方》）。

急黄喘息心上坚硬，欲得水吃者。瓜蒂二小合，赤小豆一合，研末。暖浆水五合，服方寸匕。一炊久当吐，不吐再服。吹鼻取水亦可（《伤寒类要》）。

遍身如金瓜蒂四十九枚，丁香四十九枚，甘锅内烧存性，为末。每用一字，吹鼻取出黄水。亦可揩牙追涎（《经验方》）。

热病发黄瓜丁为末，以大豆许吹鼻中。轻则半日，重则一日，流取黄水乃愈（《千金翼》）。

黄疸瘕黄并取瓜蒂、丁香、赤小豆各七枚，为末。吹豆许入鼻，少时黄水流出。隔日一用，瘥乃止（孟诜《食疗》）。

身面浮肿方同上。

十种蛊气苦丁香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枣汤下，甚效（《瑞竹堂方》）。

湿家头痛瓜蒂末一字，□入鼻中，口含冷水，取出黄水愈（《活人书》）。

疟疾寒热瓜丁二枚，水半盏，浸一宿，顿服，取吐愈（《千金》）。

发狂欲走瓜蒂末，井水服一钱，取吐即愈（《圣惠方》）。

大便不通瓜蒂七枚，研末，绵裹，塞入下部即通（《必效方》）。

鼻中瘜肉《圣惠》：用陈瓜蒂末，吹之，日三次，瘥乃已。〇又方：瓜蒂末、白矾末各半钱，绵裹塞之，或以猪脂和挺子塞之。日一换。〇又方：青甜瓜蒂二枚，雄黄、麝香半分，为末。先抓破，后贴之，日三次。〇《汤液》：用瓜蒂十四个，丁香一个，黍米四十九粒，研末。口中含水，□鼻，取下乃止。

风热牙痛瓜蒂七枚炒研，麝香少许和之，绵裹咬定，流涎（《圣济总录》）。

鸡屎白秃甜瓜蔓连蒂不拘多少，以水浸一夜，砂锅熬取苦汁，去滓再熬如饧盛收。每剃去痂疕洗净，以膏一盏，加半夏末二钱，姜汁一匙，狗胆汁一枚，和匀涂之，不过三上。忌食动风之物（《儒门事亲》）。

齁喘痰气苦丁香三个，为末。水调服，吐痰即止（《朱氏集验方》）。

蔓阴干。

〔主治〕女人月经断绝，同使君子各半两，甘草六钱，为末，每酒服二钱。

花

〔主治〕心痛咳逆（《别录》）。

叶

〔主治〕人无发，捣汁涂之即生（《嘉祐》）。补中，治小儿疳，及打伤损折，为末酒服，去瘀血（孟诜）。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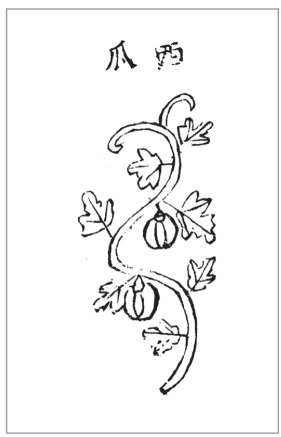
面上黧子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逐枚拭靥，即灭去也（《淮南万毕术》）。

西瓜《日用》

【释名】寒瓜（见下）。

【集解】〔瑞曰〕契丹破回纥，始得此种，以牛粪覆而种之。结实如斗大，而圆如匏，色如青玉，子如金色，或黑麻色。北地多有之。〔时珍曰〕按胡峤《陷虏记》言：峤征回纥，得此种归，名曰西瓜。则西瓜自五代时始入中国，今则南北皆有，而南方者味稍不

及，亦甜瓜之类也。二月下种，蔓生，花、叶皆如甜瓜。七八月实熟，有围及径尺者，长至二尺者。其棱或有或无，其色或青或绿，其瓤或白或红，红者味尤胜。其子或黄或红，或黑或白，白者味更劣。其味有甘、有淡、有酸，酸者为下。陶弘景注瓜蒂言，永嘉有寒瓜甚大，可藏至春者，即此也。盖五代之先，瓜种已入浙东，但无西瓜之名，未遍中国尔。其瓜子曝裂取仁，生食、炒熟俱佳。皮不堪啖，亦可蜜煎、酱藏。〔颂曰〕一种杨溪瓜，秋生冬熟，形略长扁而大，瓤色如胭脂，味胜，可留至次年。云是异人所遗之种也。



西瓜

瓜瓤

〔气味〕甘、淡，寒，无毒。〔瑞曰〕有小毒。多食作吐利，胃弱者不可食。同油饼食，损脾。〔时珍曰〕按《延寿书》云：北人禀厚，食之犹惯；南人禀薄，多食易至霍乱，冷病终身也。〇又按《相感志》云：食西瓜后食其子，即不噫瓜气。以瓜划破，曝日中，少顷食，即冷如水也。得酒气，近糯米，即易烂。猫踏之，即易沙。

〔主治〕消烦止渴，解暑热（吴瑞）。疗喉痹（汪颖）。宽中下气，利小水，治血痢，解酒毒

（甯源）。含汁，治口疮（震亨）。

〔发明〕〔颖曰〕西瓜性寒解热，有天生白虎汤之号。然亦不宜多食。〔时珍曰〕西瓜、甜瓜皆属生冷。世俗以为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取其一时之快，不知其伤脾助湿之害也。《真西山卫生歌》云："瓜桃生冷宜少飧，免致秋来成疟痢。"是矣。又李鹏飞《延寿书》云：防州太守陈逢原，避暑食瓜过多，至秋忽腰腿痛，不能举动。遇商助教疗之，乃愈。此皆食瓜之患也，故集书于此，以为鉴戒云。又洪忠宣《松漠纪闻》言：有人苦目病。或令以西瓜切片暴干，日日服之，遂愈。由其性冷降火故也。

皮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口、舌、唇内生疮，烧研噙之（震亨）。

〔附方〕新二。

闪挫腰痛西瓜青皮，阴干为末，盐酒调服三钱（《摄生众妙方》）。

食瓜过伤瓜皮煎汤解之。诸瓜皆同（《事林广记》）。

瓜子仁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与甜瓜仁同（时珍）。

葡萄《本经·上品》

【释名】蒲桃（古字）、草龙珠（〖《酉阳杂俎》〗）。〔时珍曰〕葡萄《汉书》作蒲桃，可以造酒，人酺饮之，则酶然而醉，故有是名。其圆者名草龙珠，长者名马乳葡萄，白者名水晶葡萄，黑者名紫葡萄。《汉书》言：张骞使西域还，始得此种，而《神农本草》已有葡萄，则汉前陇西旧有，但未入关耳。

【集解】〔《别录》曰〕葡萄生陇西、五原、敦煌山谷。〔弘景曰〕魏国使人多赍来南方。状如五味子而甘美，可作酒，云用藤汁殊美。北人多肥健耐寒，盖食斯乎？不植淮南，亦如橘之变于河北也。人说即是此间蘡薁，恐亦如枳之与橘耶？〔恭曰〕蘡薁即山葡萄，苗、叶相似，亦堪作酒。葡萄取子汁酿酒，陶云用藤汁，谬矣。〔颂曰〕今河东及近汴州郡皆有之。苗作藤蔓而极长，太盛者一二本绵被山谷间。花极细而黄白色。其实有紫、白二色，有圆如珠者，有长似马乳者，有无核者，皆七月、八月熟，取汁可酿酒。按《史记》云：大宛以葡萄酿酒，富人藏酒万余石，久者十数年不败。张骞使西域，得其种还，中国始有。盖北果之最珍者，今太原尚作此酒寄远也。其根、茎中空相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以利小肠。江东出一种，实细而酸者，名蘡薁子。〔宗奭曰〕段成式言：葡萄有黄、白、黑三种。《唐书》言：波斯所出者，大如鸡卵。此物最难干，不干不可收。不问土地，但收皆可酿酒。〔时珍曰〕葡萄，折藤压之最易生。春月萌苞生叶，颇似栝蒌叶而有五尖。生须延蔓，引数十丈。三月开小花成穗，黄白色。仍连着实，星编珠聚，七八月熟，有紫、白二色。西人及太原、平阳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蜀中有绿葡萄，熟时色绿。云南所出者，大如枣，味尤长。西边有琐琐葡萄，大如五味子而无核。按《物类相感志》云：甘草作钉，针葡萄，立死。以麝香入葡萄皮内，则葡萄尽作香气。其爱憎异于他草如此。又言：其藤穿过枣树，则实味更美也。《三元延寿书》言：葡萄架下不可饮酒，恐虫屎伤人。

葡萄

实

〔气味〕甘，平，涩，无毒。〔诜曰〕甘、酸，温。多食令人卒烦闷、眼暗。

〔主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本经》）。逐水，利小便（《别录》）。除肠间水，调中治淋（甄权）。时气痘疮不出，食之，或研酒饮，甚效（苏颂）。

〔发明〕〔颂曰〕按魏文帝诏群臣曰：蒲桃当夏末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酲，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酢，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悁。又酿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乎？〔震亨曰〕葡萄属土，有水与木火。东南人食之多病热，西北人食之无恙。盖能下走渗道，西北人禀气厚故耳。

〔附方〕新三。

除烦止渴生葡萄捣滤取汁，以瓦器熬稠，入熟蜜少许同收。点汤饮甚良（《居家必用》）。

热淋涩痛葡萄捣取自然汁、生藕捣取自然汁、生地黄捣取自然汁、白沙蜜各五合。每服一盏，石器温服（《圣惠方》）。

胎上冲心葡萄煎汤饮之，即下（《圣惠方》）。

根及藤、叶

〔气味〕同实。

〔主治〕煮浓汁细饮，止呕哕及霍乱后恶心，孕妇子上冲心，饮之即下，胎安（孟诜）。治腰脚肢腿痛，煎汤淋洗之良。又饮其汁，利小便，通小肠，消肿满（时珍）。

〔附方〕新一。

水肿葡萄嫩心十四个，蝼蛄七个（去头尾），同研，露七日，曝干为末。每服半钱，淡酒调下。暑月尤佳（洁古《保命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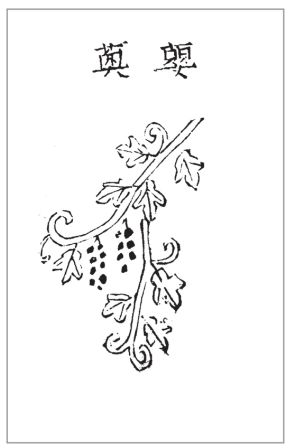
蘡薁音婴郁。〇《纲目》

〔校正〕原附葡萄下，今分出。

【释名】燕薁（《毛诗》）、婴舌（《广雅》）、山葡萄（《唐注》）、野葡萄（俗名），藤名木龙（〖《百一选方》〗）。〔时珍曰〕名义未详。

【集解】〔恭曰〕蘡薁蔓生。苗、叶与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茎大如碗者。冬月惟叶凋而藤不死。藤汁味甘，子味甘酸，即千岁蘩也。〔颂曰〕蘡薁子生江东，实似葡萄，细而味酸，亦堪为酒。〔时珍曰〕蘡薁野生林墅间，亦可插植。蔓、叶、花、实，与葡萄无异。其实小而圆，色不甚紫也。《诗》云“六月食薁”即此。其茎吹之，气出有汁，如通草也。

【正误】〔藏器曰〕苏恭注千岁蘩即是蘡薁，妄言也。千岁蘩藤如葛，而叶背白，子赤可食。蘡薁藤斫断通气，更无甘汁。详见《草部》千岁蘩下。〔时珍曰〕苏恭所说蘡薁形状甚是，但以为千岁蘩则非矣。



蘡薁

实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止渴，悦色益气（苏恭）。

藤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哕逆，伤寒后呕哕，捣汁饮之良（苏恭）。止渴，利小便（时珍）。

〔附方〕新三。

呕啘厥逆蘡薁藤煎汁，呷之（《肘后方》）。

目中障翳蘡薁藤，以水浸过，吹气取汁，滴入目中，去热翳，赤、白障（《拾遗本草》）。

五淋血淋木龙汤：用木龙（即野葡萄藤也）、竹园荽、淡竹叶、麦门冬（连根苗）、红枣肉、灯心草、乌梅、当归各等分，煎汤代茶饮（《百一选方》）。

根

〔气味〕同藤。

〔主治〕下焦热痛淋閟，消肿毒（时珍）。

〔附方〕新四。

男妇热淋野葡萄根七钱，葛根三钱，水一钟，煎七分，入童子小便三分，空心温服（《乾坤秘韫》）。

女人腹痛方同上。

一切肿毒赤龙散：用野葡萄根，晒研为末，水调涂之，即消也（《儒门事亲》方）。

赤游风肿忽然肿痒，不治则杀人。用野葡萄根捣如泥，涂之

即消（《通变要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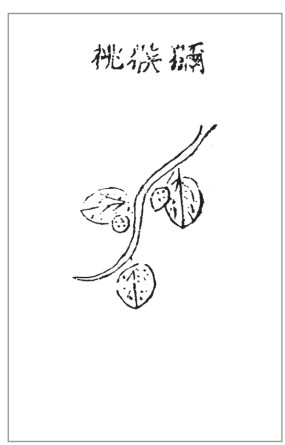
猕猴桃宋《开宝》

【释名】猕猴梨（《开宝》）、藤梨（同上）、阳桃（《日用》）、木子（〖《开宝》〗）。〔时珍曰〕其形如梨，其色如桃，而猕猴喜食，故有诸名。闽人呼为阳桃。

【集解】〔志曰〕生山谷中。藤着树生，叶圆有毛。其实形似鸡卵大，其皮褐色，经霜始甘美可食。皮堪作纸。〔宗奭曰〕今陕西永兴军南山甚多。枝条柔弱，高二三丈，多附木而生。其子十月烂熟，色淡绿，生则极酸。子繁细，其色如芥子。浅山傍道则有存者，深山则多为猴所食矣。

实

〔气味〕酸、甘，寒，无毒。〔藏器曰〕咸、酸，无毒。多食冷脾胃，动泄澼。〔宗奭曰〕有实热者宜食之。太过，则令人脏寒作泄。



猕猴桃

〔主治〕止暴渴，解烦热，压丹石，下石淋热壅（《开宝》）。〔诜曰〕并宜取瓤和蜜作煎食。调中下气，主骨节风，瘫缓不随，长年白发，野鸡内痔病（藏器）。

藤中汁

〔气味〕甘，滑，寒，无毒。

〔主治〕反胃，和生姜汁服之。又下石淋（藏器）。

枝、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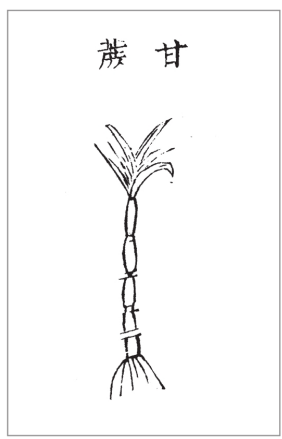
〔主治〕杀虫。煮汁饲狗，疗瘑疥（《开宝》）。

甘蔗音柘。〇《别录·中品》

【释名】竿蔗（《草木状》）、藷（音遮。〖《说文》〗）。〔时珍曰〕按野史云：吕惠卿言：凡草皆正生嫡出，惟蔗侧种，根上庶出，故字从庶也。嵇含作竿蔗，谓其茎如竹竿也。《离骚》《汉书》皆作柘，字通用也。藷字出许慎《说文》，盖蔗音之转也。

【集解】〔弘景曰〕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亦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又有荻蔗，节疏而细，亦可啖也。〔颂曰〕今江浙、闽广、湖南、蜀川所生，大者亦高丈许。有二种：荻蔗，其叶似荻，茎细短而节疏，但堪生啖，亦可煎稀糖；竹蔗，茎粗而长，可笮汁为沙糖，泉、福、吉、广诸州多

作之。炼沙糖和牛乳为乳糖，惟蜀川作之。南人贩至北地者，荻蔗多而竹蔗少也。〔诜曰〕蔗有赤色者名昆仑蔗，白色者名荻蔗。竹蔗以蜀及岭南者为胜，江东虽有而劣于蜀产。会稽所作乳糖，殆胜于蜀。〔时珍曰〕蔗皆畦种，丛生，最困地力。茎似竹而内实，大者围数寸，长六七尺，根下节密，以渐而疏。抽叶如芦叶而大，长三四尺，扶疏四垂。八九月收茎，可留过春充果食。按王灼《糖霜谱》云：蔗有四色：曰杜蔗，即竹蔗也，绿嫩薄皮，味极醇厚，专用作霜；曰西蔗，作霜色浅；曰芀蔗，亦名蜡蔗，即荻蔗也，亦可作沙糖；曰红蔗，亦名紫蔗，即昆仑蔗也，止可生啖，不堪作糖。凡蔗榨浆饮固佳，又不若咀嚼之，味隽永也。



甘蔗

蔗

〔气味〕甘，平，涩，无毒。〔大明曰〕冷。〔诜曰〕共酒食，发痰。〔瑞曰〕多食，发虚热，动衄血。〇《相感志》云：同榧子食，则渣软。

〔主治〕下气和中，助脾气，利大肠（《别录》）。利大小肠，消痰止渴，除心胸烦热，解

酒毒（大明）。止呕哕反胃，宽胸膈（时珍）。

〔发明〕〔时珍曰〕蔗，脾之果也。其浆甘寒，能泻火热，《素问》所谓甘温除大热之意。煎炼成糖，则甘温而助湿热，所谓积温成热也。蔗浆消渴解酒，自古称之。故《汉书·郊祀歌》云："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唐王维樱桃诗云："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是矣。而孟诜乃谓共酒食发痰者，岂不知其有解酒除热之功耶？日华子大明又谓沙糖能解酒毒，则不知既经煎炼，便能助酒为热，与生浆之性异矣。按晁氏《客话》云：甘草遇火则热，麻油遇火则冷，甘蔗煎饴则热，水成汤则冷。此物性之异，医者可不知乎？又野史云：卢绛中病痁疾疲瘵，忽梦白衣妇人云：食蔗可愈。及旦买蔗数挺食之，翌日疾愈。此亦助脾和中之验欤？

〔附方〕旧三，新五。

发热口干小便赤涩。取甘蔗去皮，嚼汁咽之。饮浆亦可（《外台秘要》）。

痰喘气急方见山药。

反胃吐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旋旋吐者。用甘蔗汁七升，生姜汁一升，和匀，日日细呷之（梅师方）。

干呕不息蔗汁温服半升，日三次。入姜汁更佳（《肘后方》）。

痁疟疲瘵见前。

眼暴赤肿碜涩疼痛。甘蔗汁二合，黄连半两，入铜器内慢火养浓，去滓，点之（《普济》）。

虚热咳嗽口干涕唾。用甘蔗汁一升半，青粱米四合，煮粥。日食二次，极润心肺（董氏方）。

小儿口疳蔗皮烧研，掺之（《简便方》）。

滓

〔主治〕烧存性，研末，乌桕油调，涂小儿头疮白秃，频涂取瘥。烧烟勿令入人目，能使暗明（时珍）。

沙糖《唐本草》

【集解】〔恭曰〕沙糖，出蜀地，西戎、江东并有之。笮甘蔗汁煎成，紫色。〔瑞曰〕稀者为蔗糖，干者为沙糖，球者为球糖，饼者为糖饼。沙糖中凝结如石，破之如沙，透明白者，为糖霜。〔时珍曰〕此紫沙糖也。法出西域，唐太宗始遣人传其法入中国。以蔗汁过樟木槽，取而煎成。清者为蔗饧，凝结有沙者为沙糖。漆瓮造成，如石、如霜、如冰者，为石蜜、为糖霜、为冰糖也。紫糖亦可煎化，印成鸟兽果物之状，以充席献。今之货者，又多杂以米饧诸物，不可不知。

【气味】甘，寒，无毒。〔恭曰〕冷利过于石蜜。〔诜曰〕性温不冷。多食令人心痛，生长虫，消肌肉，损齿，发疳□。与鲫鱼同食，成疳虫；与葵同食，生流澼；与笋同食，不消成癥，身重不能行。

【主治】心腹热胀，口干渴（《唐本》）。润心肺大小肠热，解酒毒。腊月瓶封窖粪坑中，患天行热狂者，绞汁服，甚良（大明）。和中助脾，缓肝气（时珍）。

【发明】〔宗奭曰〕蔗汁清，故费煎炼致紫黑色。今医家治暴热，多用为先导；兼啖驼、马，解热。小儿多食则损齿生虫者，土制水，倮虫属土，得甘即生也。〔震亨曰〕糖生胃火，乃湿土生热，故能损齿生虫，与食枣病齵同意，非土制水也。〔时珍曰〕沙糖性温，殊于蔗浆，故不宜多食。与鱼、笋之类同食，皆不益人。今人每用为调和，徒取其适口，而不知阴受其害也。但其性能和脾缓肝，故治脾胃及泻肝药用为先导。《本草》言其性寒，苏恭谓其冷利，皆昧此理。

【附方】旧一，新五。

下痢噤口沙糖半斤，乌梅一个，水二碗，煎一碗，时时饮之（《摘玄方》）。

腹中紧胀白糖以酒三升，煮服之。不过再服（《子母秘录》）。

痘不落痂沙糖，调新汲水一杯服之（白汤调亦可），日二服（刘提点方）。

虎伤人疮水化沙糖一碗服，并涂之（《摘玄方》）。

上气喘嗽烦热，食即吐逆。用沙糖、姜汁等分，相和，慢煎二十沸，每咽半匙，取效。

食韭口臭沙糖解之（《摘要方》）。

石蜜《唐本草》

【释名】白沙糖（〖《纲目》〗）。〔恭曰〕石蜜即乳糖也，与《虫部》石蜜同名。〔时珍曰〕按万震《凉州异物志》云：石蜜非石类，假石之名也。实乃甘蔗汁煎而曝之，则凝如石而体甚

轻，故谓之石蜜也。

【集解】〔志约曰〕石蜜出益州及西戎，煎炼沙糖为之，可作饼块，黄白色。〔恭曰〕石蜜用水、牛乳、米粉和煎成块，作饼坚重。西戎来者佳，江左亦有，殆胜于蜀。〔诜曰〕自蜀中、波斯来者良。东吴亦有，不及两处者。皆煎蔗汁、牛乳，则易细白耳。〔宗奭曰〕石蜜，川、浙者最佳，其味厚，他处皆次之，煎炼以铟象物，达京师。至夏月及久阴雨，多自消化。土人先以竹叶及纸裹包，外用石夹埋之，不得见风，遂可免。今人谓之乳糖。其作饼黄白色者，谓之捻糖，易消化，入药至少。〔时珍曰〕石蜜，即白沙糖也。凝结作饼块如石者为石蜜，轻白如霜者为糖霜，坚白如冰者为冰糖，皆一物有精粗之异也。以白糖煎化，模印成人物狮象之形者为飨糖，《后汉书》注所谓猊糖是也。以石蜜和诸果仁，及橙橘皮、缩砂、薄荷之类，作成饼块者，为糖缠。以石蜜和牛乳、酥酪作成饼块者，为乳糖。皆一物数变也。《唐本草》明言石蜜煎沙糖为之，而诸注皆以乳糖即为石蜜，殊欠分明。按王灼《糖霜谱》云：古者惟饮蔗浆，其后煎为蔗饧，又曝为石蜜，唐初以蔗为酒。而糖霜则自大历间有邹和尚者，来住蜀之遂宁伞山，始传造法。故甘蔗所在植之，独有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冰糖，他处皆颗碎、色浅、味薄。惟竹蔗绿嫩味厚，作霜最佳，西蔗次之。凡霜一瓮，其中品色亦自不同。惟叠如假山者为上，团枝次之，瓮鉴次之，小颗块又次之，沙脚为下；紫色及如水晶色者为上，深琥珀色次之，浅黄又次之，浅白为下。

【气味】甘，寒，冷利，无毒。

【主治】心腹热胀，口干渴（《唐本》）。治目中热膜，明目。和枣肉、巨胜末为丸噙之，润肺气，助五脏，生津（孟诜）。润心肺燥热，治嗽消痰，解酒和中，助脾气，缓肝气（时珍）。

【发明】〔震亨曰〕石蜜甘喜入脾，食多则害必生于脾。西

北地高多燥，得之有益；东北地下多湿，得之未有不病者，亦兼气之厚薄不同耳。〔时珍曰〕石蜜、糖霜、冰糖，比之紫沙糖性稍平，功用相同，入药胜之。然不冷利，若久食则助热、损齿、生虫之害同也。

刺蜜《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草蜜（《拾遗》）、给□罗（〖《拾遗》〗）。

【集解】〔藏器曰〕交河沙中有草，头上有毛，毛中生蜜。胡人名为给□罗。〔时珍曰〕按李延寿《北史》云：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甘美。又《梁四公记》云：高昌贡刺蜜。杰公云：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也。高昌即交河，在西番，今为火州。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北天竺国有蜜草，蔓生大叶，秋冬不死，因受霜露，遂成蜜也。又《大明一统志》云：西番撒马儿罕地，有小草丛生，叶细如蓝，秋露凝其上，味甘如蜜，可熬为饧，土人呼为达即古宾，盖甘露也。按此二说，皆草蜜也，但不知其草即羊刺否也。又有□齐树，亦出蜜，云可入药而不得其详，今附于左。

【附录】□齐（音别）○按段成式云：□齐出波斯国，拂林国亦有之，名𩜁勃梨佗（𩜁音夺）。树长丈余，皮色青薄光净。叶似阿魏，生于枝端，一枝三叶。八月伐之，蜡月更抽新条。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如蜜，微香，可以入药疗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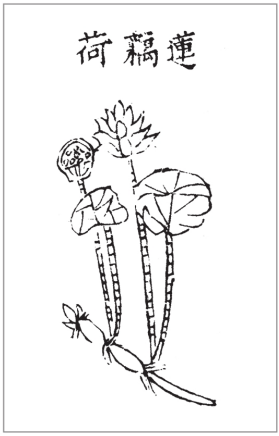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骨蒸发热痰嗽，暴痢下血，开胃止渴除烦（藏器）。

果之六水果类六种

莲藕《本经·上品》

【释名】其根藕（《尔雅》），其实莲（同上），其茎叶荷（〖《说文》〗）。〔韩保昇曰〕藕生水中，其叶名荷。按《尔雅》云：荷，芙蕖。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菂，菂中薏。邢昺注云：芙蕖，总名也，别名芙蓉，江东人呼为荷。菡萏，莲花也。菂，莲实也。薏，菂中青心也。郭璞注云：蔤乃茎下白蒻在泥中者。莲乃房也。菂乃子也。薏乃中心苦薏也。江东人呼荷花为芙蓉，北人以藕为荷，亦以莲为荷，蜀人以藕为茄，此皆习俗传误也。陆玑《诗疏》云：其茎为荷。其花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蕖。其实莲，莲之皮青里白。其子菂，菂之壳青肉白。菂内青心二三分，为苦薏也。〔时珍曰〕《尔雅》以荷为根名，韩氏以荷为叶名，陆玑以荷为茎名。按茎乃负叶者也，有负荷之义，当从陆说。蔤乃嫩蒻，如竹之行鞭者。节生二茎，一为叶，一为花，尽处乃生藕，为花、叶、根、实之本。显仁藏用，功成不居，可谓退藏于密矣，故谓之蔤。花叶常偶生，不偶不生，故根曰藕。或云藕善耕泥，故字从耦，耦者耕也。茄音加，加于蔤上也。蕸音遐，远于密也。菡萏，函合未发之意。芙蓉，敷布容艳之意。莲者连也，花实相连而出也。菂者的也，子在房中点点如的也。的乃凡物点注之名。薏犹意也，含苦在内也。古诗云：“食子心无弃，苦心生意存。”是矣。



莲藕、荷

【集解】〔《别录》曰〕藕实茎生汝南池泽。八月采。〔当之曰〕所在池泽皆有，豫章、汝南者良。苗高五六尺，叶团青大如扇，其花赤，子黑如羊矢。〔时珍曰〕莲藕，荆、扬、豫、益诸处湖泽陂池皆有之。以莲子种者生迟，藕芽种者最易发。其芽穿泥成白蒻，即蔤也。长者至丈余，五六月嫩时，没水取之，可作蔬茹，俗呼藕丝菜。节生二茎：一为藕荷，其叶贴水，其下旁行生藕也；一为芰荷，其叶出水，其旁茎生花也。其叶清明后生。六七月开花，花有红、白、粉红三色。花心有黄须，蕊长寸余，须内即莲也。花褪连房成菂，菂在房如蜂子在窠之状。六七月采嫩者，生食脆美。至秋房枯子黑，其坚如石，谓之石莲子。八九月收之，斫去黑壳，货之四方，谓之莲肉。冬月至春掘藕食之，藕白有孔有丝，大者如肱臂，长六七尺，凡五六节。大抵野生及红花者，莲多藕劣；种植及白花者，莲少藕佳也。其花白者香，红者艳，千叶者不结实。别有合欢（并头者），有夜舒荷（夜布昼卷）、睡莲（花夜入水）、金莲（花黄）、碧莲（花碧）、绣莲（花如绣），皆是异种，故不述。《相感志》云：荷梗塞穴鼠自去，煎汤洗镴垢自新。物性然也。

莲实

〔释名〕藕实（《本经》）、菂（《尔雅》）、薂（音

吸。同上）、石莲子（《别录》）、水芝（《本经》）、泽芝（《古今注》）。

〔修治〕〔弘景曰〕藕实即莲子，八九月采黑坚如石者，干捣破之。〔颂曰〕其药至秋黑而沉水，为石莲子，可磨为饭食。〔时珍曰〕石莲剁去黑壳，谓之莲肉。以水浸去赤皮、青心，生食甚佳。入药须蒸熟去心，或晒或焙干用。亦有每一斤，用豶猪肚一个盛贮，煮熟捣焙用者。今药肆一种石莲子，状如土石而味苦，不知何物也。

〔气味〕甘，平，涩，无毒。〔《别录》曰〕寒。〔大明曰〕莲子、石莲性俱温。〔时珍曰〕嫩菂性平，石莲性温。得茯苓、山药、白术、枸杞子良。〔诜曰〕生食过多，微动冷气胀人。蒸食甚良。大便燥涩者，不可食。

〔主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饥延年（《本经》）。主五脏不足，伤中气绝，益十二经脉血气（孟诜）。止渴去热，安心止痢，治腰痛及泄精。多食令人欢喜（大明）。交心肾，厚肠胃，固精气，强筋骨，补虚损，利耳目，除寒湿，止脾泄久痢，赤白浊，女人带下崩中诸血病（时珍）。捣碎和米作粥饭食，轻身益气，令人强健（苏颂。〇出《诗疏》）。安靖上下君相火邪（嘉谟）。

〔发明〕〔时珍曰〕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实，凡品难同；清净济用，群美兼得。自蒻蔤而节节生茎、生叶、生花、生藕；由菡萏而生蕊、生莲、生菂、生薏。其莲菂则始而黄，黄而青，青而绿，绿而黑，中含白肉，内隐青心。

石莲坚刚，可历永久。薏藏生意，藕复萌芽，展转生生，造化不息。故释氏用为引譬，妙理具存；医家取为服食，百病可却。盖莲之味甘气温而性啬，禀清芳之气，得稼穑之味，乃脾之果也。脾者黄宫，所以交媾水、火，会合木、金者也。土为元气之母，母气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视耐老，此其权舆也。昔人治心肾不交，劳伤白浊，有清心莲子饮；补心肾，益精血，有瑞莲丸，皆得此理。〔藏器曰〕经秋正黑，名石莲子，入水必沉，惟煎盐卤能浮之。此物居山海间，经百年不坏，人得食之，令发黑不老。〔诜曰〕诸鸟、猿猴取得不食，藏之石室内，人得三百年者，食之永不老也。又雁食之，粪于田野山岩之中，不逢阴雨，经久不坏。人得之，每旦空腹食十枚，身轻能登高涉远也。

〔附方〕旧四，新十。

服食不饥〔诜曰〕石莲肉蒸熟去心，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日服三十丸。此仙家方也。

清心宁神〔宗奭曰〕用莲蓬中干石莲子肉，于砂盆中擦去赤皮，留心，同为末，入龙脑，点汤服之。

补中强志益耳目聪明。用莲实半两去皮心，研末，水煮熟，以粳米三合作粥，入末搅匀食（《圣惠方》）。

补虚益损水芝丹：用莲实半升，酒浸二宿，以牙猪肚一个洗净，入莲在内，缝定煮熟，取出晒干为末，酒煮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温酒送下（《医学发明》）。

小便频数下焦真气虚弱者。用上方，醋糊丸，服。

白浊遗精石莲肉、龙骨、益智仁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〇《普济》：用莲肉、白茯苓等分，为末。白汤调服。

心虚赤浊莲子六一汤：用石莲肉六两，炙甘草一两，为末。

每服一钱，灯心汤下（《直指方》）。

久痢噤口石莲肉炒，为末。每服二钱，陈仓米汤调下，便觉思食，甚妙。加入香连丸，尤妙（《丹溪心法》）。

脾泄肠滑方同上。

哕逆不止石莲肉六枚，炒赤黄色，研末。冷熟水半盏和服，便止（苏颂《图经》）。

产后咳逆呕吐，心忡目运。用石莲子两半，白茯苓一两，丁香五钱，为末。每米饮服二钱（《良方补遗》）。

眼赤作痛莲实去皮研末一盏，粳米半升，以水煮粥，常食（《普济方》）。

小儿热渴莲实二十枚炒，浮萍二钱半，生姜少许，水煎，分三服（《圣济总录》）。

反胃吐食石莲肉为末，入少肉豆蔻末，米汤调服之（《直指方》）。

藕

〔气味〕甘，平，无毒。〔大明曰〕温。〔时珍曰〕《相感志》云：藕以盐水共食，则不损口；同油炸面米果食，则无渣。煮忌铁器。

〔主治〕热渴，散留血，生肌。久服令人心欢（《别录》）。**止怒止泄，消食解酒毒，及病后干渴**（藏器）。**捣汁服，止闷除烦开胃，治霍乱，破产后血闷，捣膏，署金疮并伤折，止暴**

痛。蒸煮食之，大能开胃（大明）。生食，治霍乱后虚渴。蒸食，甚补五脏，实下焦。同蜜食，令人腹脏肥，不生诸虫，亦可休粮（孟诜）。汁：解射罔毒、蟹毒（徐之才）。捣浸澄粉服食，轻身益年（臞仙）。

〔发明〕〔弘景曰〕根入神仙家。宋时太官作血□（音勘），庖人削藕皮误落血中，遂散涣不凝。故医家用以破血多效也。□者，血羹也。〔诜曰〕产后忌生冷物，独藕不同生冷者，为能破血也。〔时珍曰〕白花藕大而孔扁者，生食味甘，煮食不美；红花及野藕，生食味涩，煮蒸则佳。夫藕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内隐。生于嫩蒻，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以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故其所主者，皆心脾血分之疾，与莲之功稍不同云。

〔附方〕旧四，新六。

时气烦渴生藕汁一盏，生蜜一合，和匀，细服（《圣惠》）。

伤寒口干生藕汁、生地黄汁、童子小便各半盏，煎温，服之（庞安时《伤寒论》）。

霍乱烦渴藕汁一钟，姜汁半钟。和匀饮（《圣济总录》）。

霍乱吐利生藕捣汁服（《圣惠》）。

上焦痰热藕汁、梨汁各半盏。和服（《简便》）。

产后闷乱血气上冲，口干腹痛。《梅师方》：用生藕汁三升，饮之。〇庞安时：用藕汁、生地黄汁、童子小便等分，煎服。

小便热淋生藕汁、生地黄汁、葡萄汁各等分。每服一盏，入蜜温服。

坠马血瘀积在胸腹，唾血无数者。干藕根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二次（《千金方》）。

食蟹中毒生藕汁饮之（《圣惠》）。

冻脚裂坼蒸熟藕捣烂涂之。

尘芒入目大藕洗捣，绵裹，滴汁入目中，即出也（《普济方》）。

藕蕊

〔释名〕藕丝菜〖《纲目》〗。五六月嫩时，采为蔬茹，老则为藕梢，味不堪矣。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生食，主霍乱后虚渴烦闷不能食，解酒食毒（苏颂）。功与藕同（时珍）。解烦毒，下瘀血（汪颖）。

藕节

〔气味〕涩，平，无毒。〔大明曰〕冷。伏硫黄。

〔主治〕捣汁饮，主吐血不止，及口鼻出血（甄权）。消瘀血，解热毒。产后血闷，和地黄研汁，入热酒、小便饮（大明）。能止咳血唾

血，血淋溺血，下血血痢血崩（时珍）。

〔发明〕〔时珍曰〕一男子病血淋，痛胀祈死。予以藕汁调发灰，每服二钱，服三日而血止痛除。按赵溍《养疴漫笔》云：宋孝宗患痢，众医不效。高宗偶见一小药肆，召而问之。其人问得病之由，乃食湖蟹所致。遂诊脉，曰：此冷痢也。乃用新采藕节捣烂，热酒调下，数服即愈。高宗大喜，就以捣药金杵臼赐之，人遂称为金杵臼严防御家，可谓不世之遇也。大抵藕能消瘀血，解热开胃，而又解蟹毒故也。

〔附方〕新五。

鼻衄不止藕节捣汁饮，并滴鼻中。

卒暴吐血双荷散：用藕节、荷蒂各七个，以蜜少许擂烂，用水二钟，煎八分，去滓，温服。或为末丸服亦可（《圣惠》）。

大便下血藕节晒干研末，人参、白蜜煎汤，调服二钱，日二服（《全幼心鉴》）。

遗精白浊心虚不宁。金锁玉关丸：用藕节、莲花须、莲子肉、芡实肉、山药、白茯苓、白茯神各二两，为末。用金樱子二斤捶碎，以水一斗，熬八分，去滓，再熬成膏，入少面和药，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饮下。

鼻渊脑泻藕节、芎□焙研，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普济》）。

莲薏即莲子中青心也。

〔释名〕苦薏（〖《诗疏》〗）。

〔气味〕苦，寒，无毒。〔藏器曰〕食莲子不去

心，令人作吐。

〔主治〕血渴，产后渴，生研末，米饮服二钱，立愈（士良）。止霍乱（大明）。清心去热（时珍。〇出《统旨》）。

〔附方〕新二。

劳心吐血莲子心七个，糯米二十一粒，为末，酒服。此临安张上舍方也（《是斋百一方》）。

小便遗精莲子心一撮，为末，入辰砂一分。每服一钱，白汤下，日二（《医林集要》）。

莲蕊须

〔释名〕佛座须（〖《纲目》〗）。花开时采取，阴干，亦可充果食。

〔气味〕甘、涩，温，无毒。〔大明曰〕忌地黄、葱、蒜。

〔主治〕清心通肾，固精气，乌须发，悦颜色，益血，止血崩、吐血（时珍）。

〔发明〕〔时珍曰〕莲须《本草》不收，而《三因》诸方、固真丸、巨胜子丸各补益方中，往往用之。其功大抵与莲子同也。

〔附方〕新一。

久近痔漏三十年者，三服除根。用莲花蕊、黑牵牛头末各一两半，当归五钱，为末。每空心酒服二钱。忌热物。五日见效（《孙氏集效方》）。

莲花

〔释名〕芙蓉（《古今注》）、芙蕖（同上）、水华（〖同上〗）。

〔气味〕苦、甘，温，无毒。忌地黄、葱、蒜。

〔主治〕镇心益色，驻颜身轻（大明）。〔弘景曰〕花入神仙家用，入香尤妙。

〔附方〕旧二，新二。

服食驻颜七月七日采莲花七分，八月八日采根八分，九月九日采实九分，阴干捣筛。每服方寸匕，温酒调服（《太清草木方》）。

天泡湿疮荷花贴之（《简便方》）。

难产催生莲花一叶，书人字，吞之，即易产（《肘后方》）。

坠损呕血坠跌积血心胃，呕血不止。用干荷花为末，每酒服方寸匕，其效如神（杨拱《医方摘要》）。

莲房

〔释名〕莲蓬壳陈久者良（〖《纲目》〗）。

〔气味〕苦、涩，温，无毒。

〔主治〕破血（孟诜）。治血胀腹痛，及产后胎衣不下，酒煮服之。水煮服之，解野菌毒

（藏器）。止血崩、下血、溺血（时珍）。

〔发明〕〔时珍曰〕莲房入厥阴血分，消瘀散血，与荷叶同功，亦急则治标之意也。

〔附方〕新六。

经血不止瑞莲散：用陈莲蓬壳烧存性，研末。每服二钱，热酒下（《妇人经验方》）。

血崩不止不拘冷热。用莲蓬壳、荆芥穗各烧存性，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圣惠方》）。

产后血崩莲蓬壳五个，香附二两，各烧存性，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日二（《妇人良方》）。

漏胎下血莲房烧研，面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汤、酒任下，日二（《朱氏集验方》）。

小便血淋莲房烧存性，为末，入麝香少许。每服二钱半，米饮调下，日二（《经验方》）。

天泡湿疮莲蓬壳烧存性，研末，井泥调涂，神效（《海上方》）。

荷叶

〔释名〕嫩者荷钱（象形。〖《诚斋集》〗），贴水者藕荷（生藕者。〖《埤雅》〗），出水者芰荷（生花者。〖《埤雅》〗）。蒂名荷鼻（〖《拾遗》〗）。

〔修治〕〔大明曰〕入药并炙用。

〔气味〕苦，平，无毒。〔时珍曰〕畏桐油。伏白银，伏硫黄。

〔主治〕止渴，落胞破血，治产后口干，心肺躁烦（大明）。治血胀腹痛，产后胎衣不下，酒煮服之。荷鼻：安胎，去恶血，留好血，止血痢，杀菌蕈毒，并煮水服（藏器）。生发元气，裨助脾胃，涩精滑，散瘀血，消水肿痈肿，发痘疮，治吐血、咯血、衄血，下血、溺血、血淋，崩中，产后恶血，损伤败血（时珍）。

〔发明〕〔杲曰〕洁古张先生口授枳术丸方，用荷叶烧饭为丸。当时未悟其理，老年味之始得。夫震者动也，人感之生足少阳甲胆，是属风木，为生化万物之根蒂。人之饮食入胃，营气上行，即少阳甲胆之气，与手少阳三焦元气，同为生发之气。《素问》云：履端于始，序则不愆。荷叶生于水土之下，污秽之中，挺然独立。其色青，其形仰，其中空，象震卦之体。食药感此气之化，胃气何由不升乎？用此为引，可谓远识合道矣。更以烧饭和药，与白术协力滋养，补令胃厚，不致内伤，其利广矣大矣。世之用巴豆、牵牛者，岂足语此？〔时珍曰〕烧饭见《谷部》饭下。按《东垣试效方》云：雷头风证，头面疙瘩肿痛，憎寒发热，状如伤寒，病在三阳，不可过用寒药重剂，诛伐无过。一人病此，诸药不效，余处清震汤治之而愈。用荷叶一枚，升麻五钱，苍术五钱，水煎温服。盖震为雷，而荷叶之形象震体，其色又青，乃涉类象形之义也。又案闻人规《痘疹八十一论》云：痘疮已出，复为风寒外袭，则窍闭血凝，其点不长，或变黑色，此为倒黡，必身痛，四肢微厥。但温肌散邪，则热气复行，而斑自出也。宜紫背荷叶散治之。盖荷叶能升发阳气，散瘀血，留好血，僵蚕能解结滞之气故也。此药易得，而活人甚多，胜于人牙、龙脑也。又

戴原礼《证治要诀》云：荷叶服之，令人瘦劣，故单服可以消阳水浮肿之气。

〔附方〕旧四，新二十二。

阳水浮肿败荷叶烧存性，研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日三服（《证治要诀》）。

脚膝浮肿荷叶心、藁本等分，煎汤，淋洗之（《永类方》）。

痘疮倒靥紫背荷叶散，又名南金散：治风寒外袭倒靥势危者，万无一失。用霜后荷叶贴水紫背者炙干，白僵蚕直者炒去丝，等分为末。每服半钱，用胡荽汤或温酒调下（闻人规《痘疹论》）。

诸般痈肿拔毒止痛。荷叶中心蒂如钱者，不拘多少，煎汤淋洗，拭干，以飞过寒水石，同腊猪脂涂之。又治痈肿，柞木饮方中亦用之（《本事方》）。

打扑损伤恶血攻心，闷乱疼痛者。以干荷叶五片烧存性，为末。每服三钱，童子热尿一盏，食前调下，日三服，利下恶物为度（《圣惠方》）。

产后心痛恶血不尽也。荷叶炒香为末。每服方寸匕，沸汤或童子小便调下。或烧灰、或煎汁皆可（《救急方》）。

胎衣不下方同上。

伤寒产后血运欲死。用荷叶、红花、姜黄等分，炒研末。童子小便调服二钱（庞安常《伤寒论》）。

孕妇伤寒大热烦渴，恐伤胎气。用嫩卷荷叶焙半两，蚌粉二钱半，为末。每服三钱，新汲水入蜜调服，并涂腹上。名罩胎散（郑氏方）。

娠胎动已见黄水者。干荷蒂一枚炙，研为末。糯米淘汁一钟，调服即安（唐氏《经验方》）。

吐血不止嫩荷叶七个，擂水服之，甚佳。〇又方：干荷叶、生蒲黄等分，为末。每服三钱，桑白皮煎汤调下。〇《肘后方》：用经霜败荷烧存性，研末。新水服二钱。

吐血咯血《经验后方》：荷叶焙干，为末。米汤调服二钱，一日二服，以知为度。〇《圣济总录》：用败荷叶、蒲黄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麦门冬汤下。

吐血衄血阳乘于阴，血热妄行，宜服四生丸。陈日华云：屡用得效。用生荷叶、生艾叶、生柏叶、生地黄等分，捣烂，丸鸡子大。每服一丸，水三盏，煎一盏，去滓服（《济生方》）。

崩中下血荷叶烧研半两，蒲黄、黄芩各一两，为末。每空心酒服三钱。

血痢不止荷叶蒂，水煮汁，服之（《普济方》）。

下痢赤白荷叶烧研。每服二钱，红痢蜜、白痢沙糖汤下。

脱肛不收贴水荷叶焙研，酒服二钱，仍以荷叶盛末坐之（《经验良方》）。

牙齿疼痛青荷叶剪取钱蒂七个，以浓米醋一盏，煎半盏，去滓，熬成膏，时时抹之，妙（唐氏《经验方》）。

赤游火丹新生荷叶捣烂，入盐涂之（《摘玄方》）。

漆疮作痒干荷叶煎汤，洗之良（《集验方》）。

遍身风疠荷叶三十枚，石灰一斗。淋汁合煮，渍之，半日乃

出。数日一作，良（《圣惠方》）。

偏头风痛升麻、苍术各一两，荷叶一个，水二钟，煎一钟，食后温服。或烧荷叶一个，为末，以煎汁调服（《简便方》）。

刀斧伤疮荷叶烧研，搽之（《集简方》）。

阴肿痛痒荷叶、浮萍、蛇床等分煎水，日洗之（《医垒元戎》）。

红白莲花《拾遗》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红莲花、白莲花，生西国，胡人将来也。〔时珍曰〕此不知即莲花否。而功与莲同，以类相从，姑移入此。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久服，令人好颜色，变白却老（藏器）。

芰实音妓。〇《别录·上品》

【**释名**】菱（《别录》）、水栗（《风俗通》）、沙角（〖《咸淳临安志》〗）。〔时珍曰〕其叶支散，故字从支。其角棱峭，故谓之菱，而俗呼为菱角也。昔人多不分别，惟伍安贫《武陵记》，以三角、四角者为芰，两角者为菱。《左传》屈到嗜芰，即此物也。《尔雅》谓之厥攈（音眉）。又许慎《说文》云：菱，楚谓之芰，秦谓之薢茩。杨氏《丹铅录》以芰为鸡头，引《离骚》缉芰荷

以为衣，言菱叶不可缉衣，皆误矣。案《尔雅》薢茩乃决明之名，非厥攈也。又《埤雅》芰荷乃藕上出水生花之茎，非鸡头也。与菱同名异物。许、杨二氏失于详考，故正之。

芰实

【集解】〔弘景曰〕芰实，庐、江间最多，皆取火燔以为米充粮，今多蒸暴食之。〔颂曰〕菱，处处有之。叶浮水上，花黄白色，花落而实生，渐向水中乃熟。实有二种：一种四角，一种两角。两角中又有嫩皮而紫色者，谓之浮菱，食之尤美。江淮及山东人暴其实以为米，代粮。〔时珍曰〕芰菱有湖泺处则有之。菱落泥中，最易生发。有野菱、家菱，皆三月生蔓延引。叶浮水上，扁而有尖，光面如镜。叶下之茎有股如虾股，一茎一叶，两两相差，如蝶翅状。五六月开小白花，背日而生，昼合宵炕，随月转移。其实有数种：或三角、四角，或两角、无角。野菱自生湖中，叶、实俱小。其角硬直刺人，其色嫩青老黑。嫩时剥食甘美，老则蒸煮食之。野人暴干，剁米为饭为粥，为糕为果，皆可代粮。其茎亦可暴收，和米作饭，以度荒歉，盖泽农有利之物也。家菱种于陂塘，叶、实俱大，角软而脆，亦有两角弯卷如弓形者，其色有青、有红、有紫，嫩时剥食，皮脆肉美，盖佳果也。老则壳黑而硬，坠入江中，谓之乌菱。冬月取之，风干为果，生、熟皆佳。夏月以粪水浇其叶，则实更肥美。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苏州折腰菱，多两角。荆州郢城菱，三角无刺，可

以接莎。汉武帝昆明池有浮根菱，亦曰青水菱，叶没水下，根出水上。或云：玄都有鸡翔菱，碧色，状如鸡飞，仙人凫伯子常食之。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生食，性冷利。多食，伤人脏腑，损阳气，痿茎，生蛲虫。水族中此物最不治病。若过食腹胀者，可暖姜酒服之即消，亦可含吴茱萸咽津。〔时珍曰〕《仇池笔记》言：菱花开背日，芡花开向日，故菱寒而芡暖。《别录》言芰实性平，岂生者性冷，而干者则性平欤？

【主治】安中补五脏，不饥轻身（《别录》）。蒸暴，和蜜饵之，断谷长生（弘景）。解丹石毒（苏颂）。鲜者，解伤寒积热，止消渴，解酒毒、射罔毒（时珍）。捣烂澄粉食，补中延年（臞仙）。

芰花

〔气味〕涩。

〔主治〕入染须发方（时珍）。

乌菱壳

〔主治〕入染须发方，亦止泄痢（时珍）。

芡实音俭。〇《本经·上品》

【释名】鸡头（《本经》）、雁喙（同）、雁头（《古今注》）、鸿头（韩退之）、鸡雍（《庄子》）、卯菱（《管子》）、芳子（音唯。〖弘景〗）、水流黄（〖《谈

圃》』）。〔弘景曰〕此即今芀子也。茎上花似鸡冠，故名鸡头。〔颂曰〕其苞形类鸡、雁头，故有诸名。〔时珍曰〕芡可济俭歉，故谓之芡。鸡雍见《庄子·徐无鬼篇》。卯菱见《管子·五行篇》。扬雄《方言》云：南楚谓之鸡头，幽、燕谓之雁头，徐、青、淮、泗谓之芡子。其茎谓之芀，亦曰□。郑樵《通志》以钩芙为芡，误矣。钩芙，陆生草也，其茎可食。水流黄见下。

【集解】〔《别录》曰〕鸡头实生雷泽池泽。八月采之。〔保昇曰〕苗生水中，叶大如荷，皱而有刺。花子若拳大，形似鸡头。实若石榴，其皮青黑，肉白如菱米也。〔颂曰〕处处有之，生水泽中。其叶俗名鸡头盘，花下结实。其茎嫩者名芀蕻，亦名□菜，人采为蔬茹。〔宗奭曰〕天下皆有之。临水居人，采子去皮，捣仁为粉，蒸炸作饼，可以代粮。〔时珍曰〕芡茎三月生叶贴水，大于荷叶，皱文如縠，蹙衄如沸，面青背紫，茎、叶皆有刺。其茎长至丈余，中亦有孔有丝，嫩者剥皮可食。五六月生紫花，花开向日结苞，外有青刺，如猬刺及栗球之形。花在苞顶，亦如鸡喙及猬喙。剥开内有斑驳软肉裹子，累累如珠玑。壳内白米，状如鱼目。深秋老时，泽农广收，烂取芡子，藏至囷石，以备歉荒。其根状如三棱，煮食如芋。

芡实

【修治】〔诜曰〕凡用蒸熟，烈日晒裂取仁，亦可舂取粉用。〔时珍曰〕新者煮食良。入涩精药，连壳用亦可。案刘跂《暇日记》云：芡实一斗，以防风四两煎汤浸过用，且经久不坏。

【气味】甘，平，涩，无毒。〔弘景曰〕小儿多食，令不长。〔诜曰〕生食多，动风冷气。〔宗奭曰〕食多，不益脾胃，兼难消化。

【主治】湿痹，腰脊膝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久服，轻身不饥，耐老神仙（《本经》）。开胃助气（《日华》）。止渴益肾，治小便不禁，遗精白浊带下（时珍）。

【发明】〔弘景曰〕仙方取此合莲实饵之，甚益人。〔恭曰〕作粉食，益人胜于菱也。〔颂曰〕取其实及中子，捣烂暴干，再捣筛末，熬金樱子煎和丸服之，云补下益人，谓之水陆丹。〔时珍曰〕案孙升《谈圃》云：芡本不益人，而俗谓之水流黄何也？盖人之食芡，必咀嚼之，终日嗫嗫。而芡味甘平，腴而不腻。食之者能使华液流通，转相灌溉，其功胜于乳石也。《淮南子》云：狸头愈瘿，鸡头已瘘。注者云：即芡实也。

【附方】旧一，新三。

鸡头粥益精气，强志意，利耳目。鸡头实三合，煮熟去壳，粳米一合煮粥，日日空心食（《经验后方》）。

玉锁丹治精气虚滑。用芡实、莲茎。方见藕节下。

四精丸治思虑、色欲过度，损伤心气，小便数，遗精。用秋石、白茯苓、芡实、莲肉各二两，为末，蒸枣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

丸，空心盐汤送下（《永类方》）。

分清丸治浊病。用芡实粉、白茯苓粉，黄蜡化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百丸，盐汤下（《摘玄方》）。

鸡头菜即□菜芡茎也。

〔气味〕咸、甘，平，无毒。

〔主治〕止烦渴，除虚热，生熟皆宜（时珍）。

根

〔气味〕同茎。

〔主治〕小腹结气痛，煮食之（士良）。

〔附方〕新一。

偏坠气块鸡头根切片煮熟，盐、醋食之（《法天生意》）。

乌芋《别录·中品》

【释名】**凫茈**（音庇。〖《尔雅》〗）、**凫茨**（音瓷。〖《尔雅翼》〗）、**葧脐**（《衍义》）、**黑三棱**（《博济方》）、**芍**（音晓。〖《尔雅》〗）、**地栗**（郑樵《通志》）。〔时珍曰〕乌芋其根如芋而色乌也。凫喜食之，故《尔雅》名凫茈，后遂讹为凫茨，又讹为葧脐。盖《切韵》凫、葧同一字母，音相近也。三棱、地栗，皆形似也。〔瑞曰〕小者名凫茈，大者名地栗。

【集解】〔颂曰〕乌芋，今凫茨也。苗似龙须而细，色正

青。根如指头大，黑色，皮厚有毛。又有一种皮薄无毛者亦同。田中人并食之。〔宗奭曰〕皮厚色黑，肉硬而白者，谓之猪葧脐。皮薄泽，色淡紫，肉软而脆者，谓之羊葧脐。正二月，人采食之。此二等药中罕用，荒岁人多采以充粮。〔时珍曰〕凫茈生浅水田中。其苗三四月出土，一茎直上，无枝叶，状如龙须。肥田栽者，粗近葱、蒲，高二三尺。其根白蒻，秋后结颗，大如山楂、栗子，而脐有聚毛，累累下生入泥底。野生者，黑而小，食之多滓。种出者，紫而大，食之多毛。吴人以沃田种之，三月下种，霜后苗枯，冬春掘收为果，生食、煮食皆良。

【正误】〔《别录》曰〕乌芋，一名藉姑。二月生叶如芋。三月三日采根，暴干。〔弘景曰〕藉姑生水田中。叶有椏，状如泽泻，不正似芋。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疑有乌者，根极相似，细而美。叶状如苋，草呼为凫茨，恐即此也。〔恭曰〕乌芋一名槎丫，一名茨菰。〔时珍曰〕乌芋、慈姑原是二物。慈姑有叶，其根散生。乌芋有茎无叶，其根下生。气味不同，主治亦异。而《别录》误以藉菇为乌芋，谓其叶如芋。陶、苏二氏因凫茨、慈姑字音相近，遂致混注，而诸家说者因之不明。今正其误。

乌芋

根

【气味】甘，微寒，滑，无毒。〔诜曰〕性冷。先有冷气人不可食，令人腹胀气满。小儿秋月食多，脐下结痛也。

慈姑

【主治】消渴痹热，温中益气（《别录》）。下丹石，消风毒，除胸中实热气。可作粉食，明耳目，消黄疸（孟诜）。开胃下食（大明）。作粉食，厚人肠胃，不饥，能解毒，服金石人宜之（苏颂）。疗五种膈气，消宿食，饭后宜食之。治误吞铜物（汪机）。主血痢下血血崩，辟蛊毒（时珍）。

【发明】〔机曰〕乌芋善毁铜，合铜钱嚼之，则钱化，可见其为消坚削积之物。故能化五种膈疾，而消宿食，治误吞铜也。〔时珍曰〕按王氏《博济方》治五积、冷气攻心、变为五膈诸病，金锁丸中用黑三棱。注云：即凫茈干者。则汪氏所谓消坚之说，盖本于此。又董炳《集验方》云：地栗晒干为末，白汤每服二钱，能辟蛊毒。传闻下蛊之家，知有此物，便不敢下。此亦前人所未知者。

【附方】新五。

大便下血葝脐捣汁大半钟，好酒半钟，空心温服。三日见效（《神秘方》）。

下痢赤白午日午时取完好葝脐，洗净拭干，勿令损破，放瓶内入好烧酒浸之，黄泥密封收贮。遇有患者，取二枚细嚼，空心用原酒送下（唐瑶《经验方》）。

妇人血崩凫茈一岁一个，烧存性，研末，酒服之（李氏方）。

小儿口疮用葝脐烧存性，研末，掺之（杨起《简便方》）。

误吞铜钱生凫茈研汁，细细呷之，自然消化成水（王璆《百一选方》）。

慈姑《日华》

〔校正〕原混乌芋下，今分出。仍并入《图经·外类》剪刀草。

【释名】藉姑（《别录》）、水萍（《别录》）、河凫茈（《图经》）、白地栗（同上），苗名剪刀草（《图经》）、箭搭草（《救荒》）、槎丫草（苏恭）、燕尾草（大明）。〔时珍曰〕慈姑一根岁生十二子，如慈姑之乳诸子，故以名之。作茨菰者非矣。河凫茈、白地栗，所以别乌芋之凫茈、地栗也。剪刀、箭搭、槎丫、燕尾，并象叶形也。

【集解】〔《别录》曰〕藉姑，三月三日采根，暴干。〔弘景曰〕藉姑生水田中。叶有椏，状如泽泻。其根黄，似芋子而小，煮

之可啖。〔恭曰〕慈姑生水中。叶似鈚箭之镞，泽泻之类也。〔颂曰〕剪刀草，生江湖及汴洛近水河沟沙碛中。叶如剪刀形。茎干似嫩蒲，又似三棱。苗甚软，其色深青绿。每丛十余茎，内抽出一两茎，上分枝，开小白花，四瓣，蕊深黄色。根大者如杏，小者如栗，色白而莹滑。五、六、七月采叶，正、二月采根，即慈姑也。煮熟味甘甜，时人以作果子。福州别有一种，小异，三月开花，四时采根，功亦相似。〔时珍曰〕慈姑生浅水中，人亦种之。三月生苗，青茎中空，其外有棱。叶如燕尾，前尖后歧。霜后叶枯，根乃练结，冬及春初，掘以为果，须灰汤煮熟，去皮食，乃不麻涩戟人咽也。嫩茎亦可炸食。又取汁，可制粉霜、雌黄。又有山慈姑，名同实异，见《草部》。

根

〔气味〕苦、甘，微寒，无毒。〔大明曰〕冷，有毒。多食，发虚热，及肠风痔漏，崩中带下，疮疖。以生姜同煮佳。怀孕人不可食。〔诜曰〕吴人常食之，令人发脚气瘫缓风，损齿失颜色，皮肉干燥。卒食之，使人干呕也。

〔主治〕百毒，产后血闷，攻心欲死，产难胞衣不出，捣汁服一升。又下石淋（苏恭）。

叶

〔主治〕诸恶疮肿，小儿游瘤丹毒，捣烂涂之，即便消退，甚佳（苏颂）。治蛇、虫咬，捣烂封之（大明）。调蚌粉，涂瘙痱（时珍）。

附录

诸果《纲目》二十一种，《拾遗》一种

〔时珍曰〕方册所记诸果，名品甚多，不能详其性、味、状。既列于果，则养生者不可不知，因略采附以俟。

津符子〔时珍曰〕孙真人《千金方》云：味苦，平，滑。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

必思荅〔又曰〕忽思慧《饮膳正要》云：味甘，无毒。调中顺气。出回回田地。

甘剑子〔又曰〕范成大《桂海志》云：状似巴榄子，仁附肉，有白靥，不可食，发人病。北人呼为海胡桃是也。

杨摇子〔又曰〕沈莹《临海异物志》云：生闽越。其子生树皮中，其体有脊，形甚异而味甘无奇，色青黄，长四五寸。

海梧子〔又曰〕嵇含《南方草木状》云：出林邑。树似梧桐，色白。叶似青桐。其子如大栗，肥甘可食。

木竹子〔又曰〕《桂海志》云：皮色形状全似大枇杷，肉味甘美，秋冬实熟。出广西。

橹罟子〔又曰〕《桂海志》云：大如半升碗，数十房攒聚成球，每房有缝。冬生青，至夏红。破其瓣食之，微甘。出广西。

罗晃子〔又曰〕《桂海志》云：状如橄榄，其皮七重。出广西。顾岕《海槎录》云：横州出九层皮果，至九层方见肉也。夏熟，味如栗。

□子〔又曰〕徐表《南州记》云：出九真、交阯。树生子如桃实，长寸余。二月开花，连着子，五月熟，色黄。盐藏食之，味酸似梅。

夫编子〔又曰〕《南州记》云：树生交阯山谷。三月开花，仍连着子，五六月熟。入鸡、鱼、猪、鸭羹中，味美，亦可盐藏。

白缘子〔又曰〕刘欣期《交州记》云：出交阯。树高丈余，实味甘美如胡桃。

系弥子〔又曰〕郭义恭《广志》云：状圆而细，赤如软枣。其味初苦后甘，可食。

人面子〔又曰〕《草木状》云：出南海。树似含桃。子如桃实，无味，以蜜渍之可食。其核正如人面，可玩。祝穆《方舆胜览》云：出广中。大如梅李。春花、夏实、秋熟，蜜煎甘酸可食。其核两边似人面，口、目、鼻皆具。

黄皮果〔又曰〕《海槎录》云：出广西横州。状如楝子及小枣而味酸。

四味果〔又曰〕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出祁连山。木生如枣。剖以竹刀则甘，铁刀则苦，木刀则酸，芦刀则辛。行旅得之，能止饥渴。

千岁子〔又曰〕《草木状》云：出交阯。蔓生。子在根下，须绿色，交加如织。一苞恒二百余颗，皮壳青黄色。壳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干则壳肉相离，撼之有声。《桂海志》云：状似青黄李，味甘。

侯骚子〔又曰〕《酉阳杂俎》云：蔓生。子大如鸡卵，既甘且冷，消酒轻身。王太仆曾献之。

酒杯藤子〔又曰〕崔豹《古今注》云：出西域。藤大如臂。花坚硬，可以酌酒，文章映澈。实大如指，味如豆蔻，食之消酒。张骞得其种于大宛。

蒟（音间）子〔又曰〕贾思勰《齐民要术》云：藤，生交阯、合浦。缘树木，正二月花，四五月熟，实如梨，赤如鸡冠，核如鱼鳞。生食，味淡泊。

山枣〔又曰〕《寰宇志》云：出广西肇庆府。叶似梅，果似荔枝，九月熟，可食。

隈支〔又曰〕宋祁《益州方物图》云：生邛州山谷中。树高丈余，枝修而弱。开白花。实大若雀卵，状似荔枝，肉黄肤甘。

灵床上果子（《拾遗》）藏器云：人夜谵语，食之即止。

诸果有毒《拾遗》

凡果未成核者，食之令人发痈疖及寒热。

凡果落地有恶虫缘过者，食之令人患九漏。

凡果双仁者，有毒杀人。

凡瓜双蒂者，有毒杀人。沉水者，杀人。

凡果忽有异常者，根下必有毒蛇，食之杀人。

第三十四卷　木部

目录

李时珍曰：木乃植物，五行之一。性有土宜，山谷原隰。肇由气化，爰受形质。乔条苞灌，根叶华实。坚脆美恶，各具太极。色香气味，区辨品类。食备果蔬，材充药器。寒温毒良，宜有考汇。多识其名，奚止读《诗》。埤以本草，益启其知。乃肆搜猎，萃而类之。是为《木部》，凡一百八十种，分为六类：曰香，曰乔，曰灌，曰寓，曰苞，曰杂。旧本《木部》三品，共二百六十三种。今并入二十五种，移一十四种入《草部》，二十九种入蔓草，三十一种入《果部》，三种入《菜部》，一十六种入《器用部》，二种入《虫部》。自《草部》移入二种，《外类》《有名未用》移入十一种。

《神农本草经》四十四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二十三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二十二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三十九种唐陈藏器

《海药本草》五种唐李珣

《蜀本草》一种蜀韩保昇

《开宝本草》一十五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六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一种宋苏颂

《日华本草》一种宋人大明

《证类本草》一种宋唐慎微

《本草补遗》一种元朱震亨

《本草纲目》二十一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甄权《药性》

唐孟诜《食疗》

萧炳《四声》

宋陈承《别说》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明汪颖《食物》

周定王《救荒》

甯源《食鉴》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孙思邈《千金》

杨损之《删繁》

南唐陈士良《食性》

寇宗奭《衍义》

元李杲《法象》

元吴瑞《日用》

汪机《会编》

王纶《集要》

陈嘉谟《蒙筌》

木之一香木类三十五种

柏《本经》

松《别录》

杉《别录》　丹桎木皮附

桂《别录》　牡桂《本经》

箘桂《本经》

天竺桂《海药》

月桂《拾遗》

木兰《本经》

辛夷《本经》

沉香《别录》

蜜香《拾遗》

丁香《开宝》（即鸡舌香）

檀香《别录》

降真香《证类》

楠《别录》

樟《拾遗》

钓樟《别录》

乌药《开宝》　研药附

檵香《纲目》（即兜娄婆香）

必栗香《拾遗》

枫香脂《唐本草》（即白胶香）

熏陆香（乳香）《别录》

没药《开宝》

骐麟竭《唐本草》（即血竭）

质汗《开宝》

安息香《唐本草》

苏合香《别录》

詹糖香《别录》　结杀附

笃耨香《纲目》　胆八香附

龙脑香《唐本草》　元慈勒附

樟脑《纲目》

阿魏《唐本草》

卢会《开宝》

胡桐泪《唐本草》

返魂香《海药》　兜木香附

右附方旧五十七，新一百九十八。

木之一香木类三十五种

柏《本经·上品》

【释名】椈（音菊。〖《尔雅》〗）、侧柏（〖《尔雅翼》〗）。〔李时珍曰〕按魏子才《六书精蕴》云：万木皆向阳，而柏独西指，盖阴木而有贞德者，故字从白。白者，西方也。陆佃《埤雅》云：柏之指西，犹针之指南也。柏有数种，入药惟取叶扁而侧生者，故曰侧柏。〔寇宗奭曰〕予官陕西，登高望柏，千万株皆一一西指。盖此木至坚，不畏霜雪，得木之正气，他木不及。所以受金之正气所制，一一西指也。

柏

【集解】〔《别录》曰〕柏实生太山山谷，柏叶尤良。四时各依方面采，阴干。〔陶弘景曰〕处处有柏，当以太山为佳尔。并忌取冢墓上者。其叶以秋夏采者良。〔苏恭曰〕今太山无复采子，惟出陕州、宜州为胜。八月采之。〔苏颂曰〕柏实以乾州者为最。三月开花，九月结子成熟，取采蒸曝，舂礌取仁用。其叶名侧柏，密州出者尤佳。虽与他柏相类，而其叶皆侧向而生，功效殊别。古柏叶尤奇，益州诸葛孔明庙中有大柏木，相传是蜀世所植，故人多采以作药，其

味甘香于常柏也。〔雷敦曰〕柏叶有花柏叶、丛柏叶及有子圆叶。其有子圆叶成片，如大片云母，叶皆侧，叶上有微赤毛者，宜入药用。花柏叶，其树浓叶成朵，无子；丛柏叶，其树绿色，并不入药。〔陈承曰〕陶隐居说柏忌冢墓上者，而今乾州者皆是乾陵所出，他处皆无大者，但取其州土所宜，子实气味丰美可也。其柏异于他处，木之文理，大者多为菩萨云气、人物鸟兽，状极分明可观。有盗得一株径尺者，值万钱，宜其子实为贵也。〔时珍曰〕《史记》言：松柏为百木之长。其树耸直，其皮薄，其肌腻。其花细琐，其实成梂，状如小铃，霜后四裂，中有数子，大如麦粒，芬香可爱。柏叶松身者，桧也。其叶尖硬，亦谓之栝。今人名圆柏，以别侧柏。松叶柏身者，枞也。松桧相半者，桧柏也。峨眉山中一种竹叶柏身者，谓之竹柏。

柏实

〔修治〕〔敦曰〕凡使先以酒浸一宿，至明漉出，晒干，用黄精自然汁于日中煎之，缓火煮成煎为度。每煎柏子仁三两，用酒五两浸。〔时珍曰〕此法是服食家用者。寻常用，只蒸熟曝烈舂簸取仁，炒研入药。

〔气味〕甘，平，无毒。〔甄权曰〕甘、辛。畏菊花、羊蹄草。〔徐之才曰〕见叶下。

〔主治〕惊悸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本经》）。疗恍惚，虚损吸吸，历节腰中重痛，益血止汗（《别录》）。治头风，腰肾中冷，膀胱冷脓宿水，兴阳道，益寿，去百邪鬼魅，小儿惊痫（甄权）。润肝（好古）。养心气，润肾燥，安魂定魄，益智宁神。烧沥，泽头发，

治疥癣（时珍）。

〔发明〕〔王好古曰〕柏子仁，肝经气分药也。又润肾，古方十精丸用之。〔时珍曰〕柏子仁性平而不寒不燥，味甘而补，辛而能润，其气清香，能透心肾，益脾胃，盖仙家上品药也，宜乎滋养之剂用之。《列仙传》云：赤松子食柏实，齿落更生，行及奔马。谅非虚语也。

〔附方〕旧二，新四。

服柏实法八月连房取实暴收，去壳研末。每服二钱，温酒下，一日三服。渴即饮水，令人悦泽。一方：加松子仁等分，以松脂和丸。一方：加菊花等分，蜜丸服。〇《奇效方》：用柏子仁二斤为末，酒浸为膏，枣肉三斤，白蜜、白术末、地黄末各一斤，捣匀，丸弹子大。每嚼一丸，一日三服。百日，百病愈；久服，延年壮神。

老人虚秘柏子仁、松子仁、大麻仁等分。同研，溶蜜蜡丸梧子大。以少黄丹汤，食前调服二三十丸，日二服（寇宗奭）。

肠风下血柏子十四个捶碎，囊贮浸好酒三盏，煎八分服，立止（《普济方》）。

小儿軀啼惊痫腹满，大便青白色。用柏子仁末，温水调服一钱（《圣惠方》）。

黄水湿疮真柏油二两，香油二两。熬稠搽之，如神（陆氏《积德堂方》）。

柏叶

〔修治〕〔敦曰〕凡用挼去两畔并心枝了，用糯泔浸七日，以酒拌蒸一伏时。每一斤用黄精自然汁十二两浸焙，又浸又焙，待汁干用之。〔时珍曰〕此服食治法也。常用或生或炒，各从本方。

〔气味〕苦，微温，无毒。〔权曰〕苦、辛，性涩。与酒相宜。〔颂曰〕性寒。〔之才曰〕瓜子、牡蛎、桂为之使。畏菊花、羊蹄、诸石及面曲。伏砒、硝。〔弘景曰〕柏之叶、实，服饵所重。此云恶曲，而人以酿酒无妨。恐酒米相和，异单用也。

〔主治〕吐血衄血，痢血崩中赤白，轻身益气，令人耐寒暑，去湿痹，止饥（《别录》）。治冷风历节疼痛，止尿血（甄权）。炙，罨冻疮。烧取汁涂头，黑润鬓发（大明）。傅汤火伤，止痛灭瘢。服之，疗蛊痢。作汤常服，杀五脏虫，益人（苏颂）。

〔发明〕〔震亨曰〕柏属阴与金，善守。故采其叶，随月建方，取其多得月令之气。此补阴之要药，其性多燥，久得之大益脾土，以滋其肺。〔时珍曰〕柏性后凋而耐久，禀坚凝之质，乃多寿之木，所以可入服食。道家以之点汤常饮，元旦以之浸酒辟邪，皆有取于此。麝食之而体香，毛女食之而体轻，亦其证验矣。毛女者，秦王宫人。关东贼至，惊走入山，饥无所食。有一老公教吃松柏叶，初时苦涩，久乃相宜，遂不复饥，冬不寒，夏不热。至汉成帝时，猎者于终南山见一人，无衣服，身生黑毛，跳坑越涧如飞，乃密围获之，去秦时二百余载矣。事出葛洪《抱朴子》书中。

〔附方〕旧十，新九。

服松柏法孙真人《枕中记》云：尝以三月、四月采新生松叶，长三四寸许，并花蕊阴干；又于深山岩谷中，采当年新生柏叶，长二三寸者，阴干，为末，白蜜丸如小豆大。常以日未出时，烧香东向，手持八十一丸，以酒下。服一年，延十年命；服二年，延二十年命。欲得长肌肉，加大麻、巨胜；欲心力壮健者，加茯苓、人参。此药除百病，益元气，滋五脏六腑，清明耳目，强壮不衰老，延年益

寿，神验。用七月七日露水丸之，更佳。服时仍祝曰："神仙真药，体合自然。服药入腹，天地同年。"祝毕服药。断诸杂肉、五辛。

神仙服饵五月五日，采五方侧柏叶三斤，远志（去心）二斤，白茯苓（去皮）一斤，为末，炼蜜和丸梧子大。每以仙灵脾酒下三十丸，日再服。并无所忌。勿示非人。

中风不省涎潮口禁，语言不出，手足弛曳。得病之日，便进此药，可使风退气和，不成废人。柏叶一握去枝，葱白一握连根研如泥，无灰酒一升，煎一二十沸，温服。如不饮酒，分作四五服，方进他药（《杨氏家藏方》）。

时气瘴疫社中西南柏树东南枝，取暴干研末。每服一钱，新水调下，日三四服（《圣惠方》）。

霍乱转筋柏叶捣烂，裹脚上，及煎汁淋之（《圣惠方》）。

吐血不止张仲景柏叶汤：用青柏叶一把，干姜二片，阿胶一挺炙，三味，以水二升，煮一升，去滓，别绞马通汁一升，合煎取一升，绵滤，一服尽之。〇《圣惠方》：用柏叶，米饮服二钱。或蜜丸、或水煎服，并良。

忧恚呕血烦满少气，胸中疼痛。柏叶为散，米饮调服二方寸匕（《圣惠方》）。

衄血不止柏叶、榴花研末，吹之（《普济方》）。

小便尿血柏叶、黄连焙研，酒服三钱（《济急方》）。

大肠下血随四时方向，采侧柏叶烧研。每米饮服二钱。王涣之舒州病此，陈宜父大夫传方，二服愈（《百一选方》）。

酒毒下血或下痢。嫩柏叶（九蒸九晒）二两，陈槐花（炒焦）一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四十丸（《普济

方》）。

蛊痢下血男子、妇人、小儿大腹，下黑血荼脚色，或脓血如淀色。柏叶焙干为末，与黄连同煎为汁，服之（《本草图经》）。

小儿洞痢柏叶煮汁，代茶饮之（《经验后方》）。

月水不断侧柏叶（炙）、芍药等分。每用三钱，水、酒各半，煎服。〇室女用侧柏叶、木贼（炒微焦）等分，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圣济总录》）。

汤火烧灼柏叶生捣涂之，系定二三日，止痛灭瘢（《本草图经》）。

鼠瘘核痛未成脓，以柏叶捣涂，熬盐熨之，令热气下即消（姚僧垣《集验方》）。

大风疠疾眉发不生。侧柏叶九蒸九晒，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丸至十丸，日三、夜一服。百日即生（《圣惠方》）。

头发不生侧柏叶阴干，作末。和麻油涂之（孙真人《食忌》）。

头发黄赤生柏叶末一升，猪膏一斤，和丸弹子大。每以布裹一丸，纳泔汁中化开，沐之。一月，色黑而润矣（《圣惠方》）。

枝节

〔主治〕煮汁酿酒，去风痹、历节风。烧取㵎**油，疗瘑疥及虫癞良**（苏恭）。

〔附方〕旧二，新一。

霍乱转筋以暖物裹脚，后以柏木片煮汤淋之（《经验后方》）。

齿□肿痛柏枝烧热，拄孔中。须臾虫缘枝出（《圣惠》）。

恶疮有虫久不愈者。以柏枝节烧沥取油傅之。三五次无不愈。亦治牛马疥（陈承《本草别说》）。

脂

〔主治〕身面疣目，同松脂研匀涂之，数夕自失（《圣惠》）。

根白皮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火灼烂疮，长毛发（《别录》）。

〔附方〕旧一。

热油灼伤柏白皮，以腊猪脂煎油，涂疮上（《肘后方》）。

松《别录·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王安石《字说》云：松柏为百木之长。松犹公也，柏犹伯也。故松从公，柏从白。

【集解】〔《别录》曰〕松脂生太山山谷。六月采。〔颂曰〕松处处有之。其叶有两鬣、五鬣、七鬣。岁久则实繁。中原虽有，不及塞上者佳好也。松脂以通明如熏陆香颗者为胜。〔宗奭曰〕松黄一如蒲黄，但味差淡。松子多海东来，今关右亦有，但细小味薄

也。〔时珍曰〕松树磥砢修耸多节，其皮粗厚有鳞形，其叶后凋。二三月抽蕤生花，长四五寸，采其花蕊为松黄。结实状如猪心，叠成鳞砌，秋老则子长鳞裂。然叶有二针、三针、五针之别。三针者为栝子松，五针者为松子松。其子大如柏子，惟辽海及云南者，子大如巴豆可食，谓之海松子，详见《果部》。孙思邈云：松脂以衡山者为良。衡山东五百里，满谷所出者，与天下不同。苏轼云：镇定松脂亦良。《抱朴子》云：凡老松皮内自然聚脂为第一，胜于凿取及煮成者。其根下有伤处，不见日月者为阴脂，尤佳。老松余气结为茯苓。千年松脂化为琥珀。《玉策记》云：千年松树四边枝起，上杪不长如偃盖。其精化为青牛、青羊、青犬、青人、伏龟，其寿皆千岁。

松

松脂

〔别名〕松膏（《本经》）、松肪（同）、松胶（《纲目》）、松香（同）、沥青（〖《卫生宝鉴》〗）。

〔修治〕〔弘景曰〕采炼松脂法，并在服食方中。以桑灰汁或酒煮软，挼纳寒水中数十过，白滑则可用。〔颂曰〕凡用松脂，先须炼治。用大釜加水置甑，用白茅藉甑底，又加黄砂于茅上，厚寸许。然后布松脂于上，炊以桑薪，汤减频添热水。候松脂尽入釜中，

乃出之，投于冷水，既凝又蒸，如此三过，其白如玉，然后入用。

〔气味〕苦、甘，温，无毒。〔权曰〕甘，平。〔震亨曰〕松脂属阳金，伏汞。

〔主治〕痈疽恶疮，头疡白秃，疥瘙风气，安五脏，除热。久服，轻身不老延年（《本经》）。除胃中伏热，咽干消渴，风痹死肌。炼之令白。其赤者，主恶痹（《别录》）。煎膏，生肌止痛，排脓抽风。贴诸疮脓血瘘烂。塞牙孔，杀虫（甄权）。除邪下气，润心肺，治耳聋。古方多用辟谷（大明）。强筋骨，利耳目，治崩带（时珍）。

〔发明〕〔弘景曰〕松、柏皆有脂润，凌冬不凋，理为佳物，服食多用，但人多轻忽之尔。〔颂曰〕道人服饵，或合茯苓、松柏实、菊花作丸，亦可单服。〔时珍曰〕松叶、松实，服饵所须；松节、松心，耐久不朽。松脂则又树之津液精华也。在土不朽，流脂日久，变为琥珀，宜其可以辟谷延龄。葛洪《抱朴子》云：上党赵瞿病癞历年，垂死，其家弃之，送置山穴中。瞿怨泣经月，有仙人见而哀之，以一囊药与之。瞿服百余日，其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再过之，瞿谢活命之恩，乞求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山中便多。此物汝炼服之，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长服，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涉险，终日不困。年百余岁，齿不坠，发不白。夜卧忽见屋间有光，大如镜，久而一室尽明如昼。又见面上有采女一人，戏于口鼻之间。后入抱犊山成地仙。于时人闻瞿服此脂，皆竞服之，车运驴负，积之盈室。不过一月，未觉大益，皆辄止焉。志之不坚如此。张杲《医说》有服松丹之法。

〔附方〕旧七，新十七。

服食辟谷《千金方》：用松脂十斤，以桑薪灰汁一石，煮五七沸，漉出，冷水中凝，复煮之，凡十遍乃白，细研为散。每服一二钱，粥饮调下，日三服。服至十两以上，不饥，饥再服之。一年以后，夜视目明。久服，延年益寿。〇又法：百炼松脂治下筛，蜜和纳筒中，勿见风日。每服一团，一日三服。服至百日，耐寒暑；二百日，五脏补益；五年，即见西王母。〇伏虎禅师服法：用松脂十斤，炼之五度，令苦味尽。每一斤，入茯苓末四两。每旦水服一刀圭，能令不食，而复延龄，身轻清爽。

强筋补益四圣不老丹：用明松脂一斤，以无灰酒沙锅内桑柴火煮数沸，竹枝搅稠，乃住火，倾入水内结块，复以酒煮九遍，其脂如玉，不苦不涩乃止，为细末。用十二两，入白茯苓末半斤，黄菊花末半斤，柏子仁去油取霜半斤，炼蜜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好酒送下七十二丸。须择吉日修合，勿令妇人、鸡、犬见之。〇松梅丸：用松脂以长流水桑柴煮拔三次，再以桑灰滴汁煮七次扯拔，更以好酒煮二次，仍以长流水煮二次，色白不苦为度。每一斤，入九蒸地黄末十两，乌梅末六两，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米汤下。健阳补中，强筋润肌，大能益人（白飞霞《方外奇方》）。

揩齿固牙松脂（出镇定者佳），稀布盛，入沸汤煮，取浮水面者投冷水中（不出者不用），研末，入白茯苓末和匀。日用揩齿漱口，亦可咽之，固牙驻颜（苏东坡《仇池笔记》）。

历节诸风百节酸痛不可忍。松脂三十斤，炼五十遍。以炼酥三升，和松脂三升，搅令极稠。每旦空心酒服方寸匕，日三服。数食面粥为佳，慎血腥、生冷、酢物、果子，一百日瘥（《外台秘要》）。

肝虚目泪炼成松脂一斤，酿米二斗，水七斗，曲二斗，造酒。频饮之。

妇人白带松香五两，酒二升煮干，木臼杵细，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百丸，温酒下（《摘玄方》）。

小儿秃疮《简便方》：用松香五钱，猪油一两熬，搽，一日数次，数日即愈。〇《卫生宝鉴》：用沥青二两，黄蜡一两半，铜绿一钱半，麻油一两半，文武熬收。每摊贴之，神效。

小儿紧唇松脂炙化，贴之（《圣惠方》）。

风虫牙痛刮松上脂，滚水泡化，一漱即止，已试验（《集简方》）。

齲齿有孔松脂纪塞，须臾虫从脂出也（梅师方）。

久聋不听炼松脂三两，巴豆一两，和捣成丸。薄绵裹塞，一日二度（梅师方）。

一切瘘疮炼成松脂末，填令满，日三四度（《圣惠方》）。

一切肿毒松香八两，铜青二钱，蓖麻仁五钱。同捣作膏，摊贴甚妙（李楼《奇方》）。

软疖频发翠玉膏：用通明沥青八两，铜绿二两，麻油三钱，雄猪胆汁三个。先溶沥青，乃下油、胆，倾入水中扯拔，器盛。每用绯帛摊贴，不须再换。

小金丝膏治一切疮疖肿毒。沥青、白胶香各二两，乳香二钱，没药一两，黄蜡三钱，又以香油三钱，同熬至滴下不散，倾入水中，扯千遍收贮。每捻作饼，贴之。

疥癣湿疮松胶香研细，少入轻粉。先以油涂疮，糁末在上，一日便干。顽者三二度愈（《刘涓子鬼遗方》）。

阴囊湿痒欲溃者。用板儿松香为末，纸卷作筒。每根入花椒三粒，浸灯盏内三宿，取出点烧，淋下油搽之。先以米泔洗过（《简便方》）。

金疮出血沥青末，少加生铜屑末，糁之，立愈（唐瑶《经验方》）。

猪啮成疮松脂炼作饼，贴之（《千金》）。

刺入肉中百理不瘥。松脂流出如乳头香者，傅上以帛裹。三五日当有根出，不痛不痒，不觉自安（《兵部手集》）。

松节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百节久风，风虚脚痹疼痛（《别录》）。**酿酒，主脚弱，骨节风**（弘景）。**炒焦，治筋骨间病，能燥血中之湿**（震亨）。**治风蛀牙痛，煎水含漱，或烧灰日揩，有效**（时珍）。

〔发明〕〔时珍曰〕松节，松之骨也。质坚气劲，久亦不朽，故筋骨间风湿诸病宜之。

〔附方〕旧三，新四。

历节风痛四肢如解脱。松节酒：用二十斤，酒五斗，浸三七日。每服一合，日五六服（《外台》）。

转筋挛急松节一两剉如米大，乳香一钱，银、石器慢火炒焦，存一二分性，出火毒，研末。每服一二钱，热木瓜酒调下。一应筋病皆治之（孙用和《秘宝方》）。

风热牙痛《圣惠方》：用油松节如枣大一块碎切，胡椒七颗，入烧酒，须二三盏，乘热入飞过白矾少许。噙漱三五口，立瘥。〇又用松节二两，槐白皮、地骨皮各一两，浆水煎汤。热漱冷吐，瘥乃止。

反胃吐食松节煎酒，细饮之（《百一方》）。

阴毒腹痛油松木七块炒焦，冲酒二钟，热服（《集简方》）。

颠扑伤损松节煎酒服（谈野翁方）。

松瀹音诣，火烧松枝取液也。

〔主治〕疮疥及马牛疮（苏恭）。

松叶

〔别名〕松毛。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风湿疮，生毛发，安五脏，守中，不饥延年（《别录》）。细切，以水及面饮服之，或捣屑丸服，可断谷及治恶疾（弘景）。炙署冻疮风湿疮，佳（大明）。去风痛脚痹，杀米虫（时珍）。

〔附方〕旧六，新三。

服食松叶松叶细切更研，每日食前以酒调下二钱，亦可煮汁

作粥食。初服稍难，久则自便矣。令人不老，身生绿毛，轻身益气。久服不已，绝谷不饥不渴（《圣惠方》）。

天行温疫松叶细切，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能辟五年瘟（《伤寒类要》）。

中风口㖞青松叶一斤捣汁，清酒一斗，浸二宿，近火一宿。初服半升，渐至一升，头面汗出即止（《千金方》）。

三年中风松叶一斤细切，以酒一斗，煮取三升。顿服，汗出立瘥（《千金方》）。

历节风痛松叶捣汁一升，以酒三升，浸七日。服一合，日三服（《千金方》）。

脚气风痹松叶酒：治十二风痹不能行，服更生散四剂，及众疗不得力，服此一剂，便能行远，不过两剂。松叶六十斤细剉，以水四石，煮取四斗九升，以米五斗，酿如常法。别煮松叶汁以渍米并饙饭，泥酿封头，七日发，澄饮之取醉。得此酒力者甚众（《千金方》）。

风牙肿痛松叶一握，盐一合，酒二升煎，漱（《圣惠方》）。

大风恶疮猪鬃松叶二斤，麻黄（去节）五两。剉，以生绢袋盛，清酒二斗浸之，春夏五日，秋冬七日。每温服一小盏，常令醺醺，以效为度（《圣惠方》）。

阴囊湿痒松毛煎汤，频洗（《简便方》）。

松花

〔别名〕松黄（〖《唐本》〗）。

〔气味〕甘，温，无毒。〔震亨曰〕多食，发上焦热病。

〔主治〕润心肺，益气，除风止血。亦可酿酒（时珍）。

〔发明〕〔恭曰〕松花即松黄，拂取正似蒲黄，酒服令轻身，疗病胜似皮、叶及脂也。〔颂曰〕花上黄粉，山人及时拂取，作汤点之甚佳。但不堪停久，故鲜用寄远。〔时珍曰〕今人收黄和白沙糖印为饼膏，充果饼食之，且难久收，恐轻身疗病之功，未必胜脂、叶也。

〔附方〕旧一，新一。

头旋脑肿三月收松花并薹五六寸如鼠尾者，蒸切一升，以生绢囊贮，浸三升酒中五日。空心暖饮五合（《普济方》）。

产后壮热头痛颊赤，口干唇焦，烦渴昏闷。用松花、蒲黄、川芎、当归、石膏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水二合，红花二捻，同煎七分，细呷（《本草衍义》）。

根白皮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辟谷不饥（《别录》）。补五劳，益气（大明）。

木皮

〔别名〕赤龙皮（〖《纲目》〗）。

〔主治〕痈疽疮口不合，生肌止血，治白

秃、杖疮、汤火疮（时珍）。

〔附方〕新四。

肠风下血松木皮，去粗皮，取里白者，切晒焙研为末。每服一钱，腊茶汤下（《杨氏家藏方》）。

三十年痢赤松上苍皮一斗，为末。面粥和服一升，日三。不过一斗，救人（《圣惠方》）。

金疮杖疮赤龙鳞（即古松皮）煅存性，研末。搽之，最止痛（《永类钤方》）。

小儿头疮浸烂，名胎风疮。古松上自脱薄皮，入豆豉少许，瓦上炒存性，研末，入轻粉，香油调，涂之（《经验良方》）。

松实见《果部》。

艾纳见《草部》苔类桑花下。

松蕈见《菜部》香蕈下。

杉《别录·下品》

【释名】㮕（音杉。〖《尔雅》〗）、沙木（《纲目》）、□木（音敬。〖《纲目》〗）。

【集解】〔颂曰〕杉材旧不著所出州土，今南中深山多有之。木类松而劲直，叶附枝生，若刺针。郭璞注《尔雅》云：㮕似松，生江南。可以为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又人家常用作桶板，甚耐水。〔宗奭曰〕杉干端直，大抵如松，冬不凋，但叶阔成枝也。今处处有之，入药须用油杉及臭者良。〔时珍曰〕杉木叶硬，微扁如

刺，结实如枫实。江南人以惊蛰前后取枝插种，出倭国者谓之倭木，并不及蜀、黔诸峒所产者（尤良）。其木有赤、白二种：赤杉实而多油，白杉虚而干燥。有斑纹如雉者，谓之野鸡斑，作棺尤贵。其木不生白蚁，烧灰最发火药。

杉

杉材

〔气味〕辛，微温，无毒。

〔主治〕漆疮，煮汤洗之，无不瘥（《别录》）。煮水浸捋脚气肿满。服之，治心腹胀痛，去恶气（苏恭）。治风毒奔豚，霍乱上气，并煎汤服（大明）。

〔发明〕〔震亨曰〕杉屑属金有火。其节煮汁浸捋脚气肿满，尤效。〔颂曰〕唐柳柳州纂《救三死方》云：元和十二年二月得脚气，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困不知人，搐搦上视，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洵美传杉木汤，服半食顷大下，三行气通块散。方用杉木节一大升，橘叶（切）一大升（无叶则以皮代之），大

腹槟榔七枚（连子碎之），童子小便三大升，共煮取一大升半，分为两服。若一服得快，即停后服。此乃死病，会有教者，乃得不死。恐人不幸病此，故传之云。

〔附方〕新四。

肺壅痰滞上焦不利，卒然咳嗽。杉木屑一两，皂角（去皮酥炙）三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米饮下十丸，一日四服（《圣惠方》）。

小儿阴肿赤痛，日夜啼叫，数日退皮，愈而复作。用老杉木烧灰，入腻粉，清油调傅，效（危氏《得效方》）。

肺壅失音杉木烧炭入碗中，以小碗覆之，用汤淋下，去碗饮水。不愈再作，音出乃止（《集简方》）。

臁疮黑烂多年老杉木节烧灰，麻油调，隔箬叶贴之，绢帛包定，数贴而愈（《救急方》）。

皮

〔主治〕金疮血出，及汤火伤灼，取老树皮烧存性，研傅之。或入鸡子清调傅。一二日愈（时珍）。

叶

〔主治〕风虫牙痛，同芎□、细辛煎酒含漱（时珍）。

子

〔主治〕疝气痛，一岁一粒，烧研酒服（时

珍）。

杉菌见《菜部》。

【附录】丹桎木皮（桎音直）〔藏器曰〕生江南深山。似杉木。皮，主疬疡风。取一握，去上黑，打碎，煎如糖状，日日涂之。

桂《别录·上品》　牡桂《本经·上品》

【释名】梫（音寝。〖《尔雅》〗）。〔时珍曰〕按范成大《桂海志》云：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故字从圭。陆佃《埤雅》云：桂犹圭也。宣导百药，为之先聘通使，如执圭之使也。《尔雅》谓之梫者，能侵害他木也。故《吕氏春秋》云：桂枝之下无杂木。雷公《炮炙论》云：桂钉木根，其木即死，是也。桂即牡桂之厚而辛烈者，牡桂即桂之薄而味淡者，《别录》不当重出。今并为一，而分目于下。

牡桂

桂

【集解】〔《别录》曰〕桂生桂阳，牡桂生南海山谷。二月、八月、十月采皮，阴干。〔弘景曰〕南海即是广州。《神农本经》惟有牡桂、箘桂。俗用牡桂，扁广殊薄，皮黄，脂肉甚少，气如木兰，味亦类桂，不知是别树，是桂之老宿者。箘桂正圆如竹，三重者良，俗中不见，惟以嫩枝破卷成圆者用之，非真箘桂也，并宜研访。今俗又以半卷多脂者，单名为桂，入药最多，是桂有三种矣。此桂广州出者好；交州、桂州者，形段小而多脂肉，亦好；湘州、始兴、桂阳县者，即是小桂，不如广州者。《经》云：桂，叶如柏叶泽黑，皮黄心赤。齐武帝时，湘州送树，植芳林苑中。今东山有桂皮，气粗相类，而叶乖异，亦能凌冬，恐是牡桂。人多呼为丹桂，正谓皮赤尔。北方重此，每食辄须之，盖《礼》所云姜桂以为芬芳也。〔恭曰〕桂惟有二种。陶氏引《经》云似柏叶，不知此言从何所出？又于《别录》剩出桂条，为深误也。单名桂者，即是牡桂，乃《尔雅》所谓“梫，木桂”也。叶长尺许，花、子皆与箘桂同。大小枝皮俱名牡桂。但大枝皮，肉理粗虚如木而肉少味薄，名曰木桂，亦云大桂；不及小嫩枝皮，肉多而半卷，中必皱起，其味辛美，一名肉桂，亦名桂枝，一名桂心，出融州、桂州、交州甚良。其箘桂，叶似柿叶，中有纵文三道，表里无毛而光泽。肌理紧薄如竹，大枝、小枝皮俱是筒。其大枝无肉，老皮坚板，不能重卷，味极淡薄，不入药用；小枝薄而

卷及二三重者良。或名筒桂，陶云小桂是也。今惟出韶州。〔保昇曰〕桂有三种：箘桂，叶似柿叶而尖狭光净。花白蕊黄，四月开。五月结实。树皮青黄，薄卷若筒，亦名筒桂。其厚硬味薄者，名板桂，不入药用。牡桂，叶似枇杷叶，狭长于箘桂叶一二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而肉中皱起，肌理虚软，谓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名曰桂心。其厚者名曰木桂。药中以此为善。陶氏言半卷多脂者为桂。又引《仙经》云：叶似柏叶。此则桂有三种明矣。陶虽是梁武帝时人，实生于宋孝武建元三年，历齐为诸王侍读，曾见芳林苑所植之树。苏恭只知有二种，指陶为误，何臆断之甚也。〔藏器曰〕箘桂、牡桂、桂心三色，同是一物。桂林桂岭，因桂得名，今之所生，不离此郡。从岭以南际海尽有桂树，惟柳、象州最多。味既辛烈，皮又厚坚。厚者必嫩，薄者必老。采者以老薄为一色，嫩厚为一色。嫩既辛烈，兼又筒卷。老必味淡，自然板薄。薄者即牡桂，卷者即箘桂也。桂心即是削除皮上甲错，取其近里而有味者。〔承曰〕诸家所说，几不可考。今广、交商人所贩，及医家见用，惟陈藏器一说最近之。〔颂曰〕《尔雅》但言“梫，木桂”一种，《本草》载桂及牡桂、箘桂三种。今岭表所出，则有筒桂、肉桂、桂心、官桂、板桂之名，而医家用之罕有分别。旧说箘桂正圆如竹，有二三重者，则今之筒桂也。牡桂皮薄色黄少脂肉者，则今之官桂也。桂是半卷多脂者，则今之板桂也。而今观宾、宜、韶、钦诸州所图上者，种类亦各不同，然总谓之桂，无复别名。参考旧注，谓箘桂，叶似柿，中有三道文，肌理紧薄如竹，大小皆成筒，与今宾州所出者相类。牡桂，叶狭于箘桂而长数倍，其嫩枝皮半卷多紫，与今宜州、韶州所出者相类。彼土人谓其皮为木兰皮，肉为桂心。此又有黄、紫两色，益可验也。桂，叶如柏叶而泽黑，皮黄心赤；今钦州所出者，叶密而细，恐是其类，但不作柏叶形为异尔。苏恭以单桂、牡桂为一物，亦未可据。其木俱高三四丈，多生深山蛮洞中，人家园圃亦有种者。移植于岭北，则气味殊少辛辣，不堪入药也。三月、四月生花，全类茱萸。九月结实，今人多以装缀花果作筵具。其叶甚香，可用作饮尤佳。二月、八月采皮，九月采花，并阴干，不可近火。〔时珍曰〕桂有数种，以今参访：牡桂，叶长如枇杷叶，坚硬有毛及锯齿，其花白色，其皮多脂。箘桂，叶如柿叶，而尖狭光净，有三纵文而无锯齿，其花有黄有白，其皮薄

而卷。今商人所货，皆此二桂。但以卷者为箘桂，半卷及板者为牡桂，即自明白。苏恭所说，正合医家见今用者。陈藏器、陈承断菌、牡为一物者，非矣。陶弘景复以单字桂为叶似柏者，亦非也。柏叶之桂，乃服食家所云，非此治病之桂也。苏颂所说稍明，亦不当以钦州者为单字之桂也。按《尸子》云：春花秋英曰桂。嵇含《南方草木状》云：桂生合浦、交阯，生必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更无杂树。有三种：皮赤者为丹桂，叶似柿叶者为箘桂，叶似枇杷叶者为牡桂。其说甚明，足破诸家之辩矣。又有岩桂，乃箘桂之类，详箘桂下。韩众《采药诗》云："闇河之桂，实大如枣。得而食之，后天而老。"此又一种也。闇河不知在何处。

【正误】〔好古曰〕寇氏《衍义》言：官桂不知缘何立名。予考《图经》，"今观、宾、宜诸州出者佳"。世人以"观"字画多，故写作"官"也。〔时珍曰〕此误矣。《图经》"今观"乃"今视"之意。岭南无观州。曰官桂者，乃上等供官之桂也。

桂《别录》。〔时珍曰〕此即肉桂也。厚而辛烈，去粗皮用。其去内外皮者，即为桂心。

〔气味〕甘、辛，大热，有小毒。〔权曰〕桂心：苦、辛，无毒。〔元素曰〕肉桂：气热，味大辛，纯阳也。〔杲曰〕桂：辛，热，有毒。阳中之阳，浮也。气之薄者，桂枝也；气之厚者，桂肉也。气薄则发泄，桂枝上行而发表；气厚则发热，桂肉下行而补肾。此天地亲上亲下之道也。〔好古曰〕桂枝入足太阳经，桂心入手少阴经血分，桂肉入足少阴、太阴经血分。细薄者为枝为嫩，厚脂者为肉为老。去其皮与里，当其中者为桂心。《别录》言有小毒，又云久服神仙不老。虽有小毒，亦从类化。与黄芩、黄连为使，小毒何施？与乌头、附子为使，全取其热性而已。与巴豆、硇砂、干漆、穿山甲、水蛭等同用，则小毒化为大毒。与人参、麦门冬、甘草同用，则调中益气，便可久服也。〔之才曰〕桂得人参、甘草、麦门冬、大黄、黄芩，调中益气。得柴胡、紫石英、干地黄，疗吐逆。忌生葱、石脂。

〔主治〕利肝肺气，心腹寒热冷疾，霍乱转筋，头痛腰痛出汗，止烦止唾，咳嗽鼻齆，堕胎，温中，坚筋骨，通血脉，理疏不足，宣导百药，无所畏。久服神仙不老（《别录》）。补下焦不足，治沉寒痼冷之病，渗泄止渴，去营卫中风寒，表虚自汗。春夏为禁药，秋冬下部腹痛，非此不能止（元素）。补命门不足，益火消阴（好古）。治寒痹风喑，阴盛失血，泻痢惊痫（时珍）。

桂心《药性论》。〔敦曰〕用紫色厚者，去上粗皮并内薄皮，取心中味辛者用。中土只有桂草，以煮丹阳木皮，伪充桂心也。〔时珍曰〕按《酉阳杂俎》云：丹阳山中有山桂，叶如麻，开细黄花。此即雷氏所谓丹阳木皮也。

〔气味〕苦、辛，无毒。详前桂下。

〔主治〕九种心痛，腹内冷气痛不可忍，咳逆结气壅痹，脚痹不仁，止下痢，杀三虫，治鼻中瘜肉，破血，通利月闭，胞衣不下（甄权）。治一切风气，补五劳七伤，通九窍，利关节，益精明目，暖腰膝，治风痹骨节挛缩，续筋骨，生肌肉，消瘀血，破痃癖癥瘕，杀草木毒（大明）。治风僻失音喉痹，阳虚失血，内托

痈疽痘疮，能引血化汗化脓，解蛇蝮毒（时珍）。

牡桂《本经》。〔时珍曰〕此即木桂也。薄而味淡，去粗皮用。其最薄者为桂枝，枝之嫩小者为柳桂。

〔气味〕辛，温，无毒。〔权曰〕甘、辛。〔元素曰〕桂枝味辛、甘，气微热，气味俱薄，体轻而上行，浮而升，阳也。余见前单桂下。

〔主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本经》）。心痛胁痛胁风，温筋通脉，止烦出汗（《别录》）。去冷风疼痛（甄权）。去伤风头痛，开腠理，解表发汗，去皮肤风湿（元素）。泄奔豚，散下焦蓄血，利肺气（成无己）。横行手臂，治痛风（震亨）。

【发明】〔宗奭曰〕桂甘、辛，大热。《素问》云：辛甘发散为阳。故汉张仲景桂枝汤治伤寒表虚，皆须此药，正合辛甘发散之意。《本草》三种之桂，不用牡桂、箘桂者，此二种性止于温，不可以治风寒之病也。然《本经》止言桂，仲景又言桂枝者，取枝上皮也。〔好古曰〕或问：《本草》言桂能止烦出汗，而张仲景治伤寒有“当发汗”凡数处，皆用桂枝汤。又云无汗不得服桂枝。汗家不得重发汗，若用桂枝是重发其汗。汗多者用桂枝甘草汤，此又用桂枝闭汗也。一药二用，与《本草》之义相通否乎？曰：《本草》言桂辛甘大热，能宣导百药，通血脉，止烦出汗，是调其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太阳中风，阴弱者，汗自出。卫实营虚，故发热汗出。又云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阴虚阳必凑之，故皆用桂枝发其汗。

此乃调其营气，则卫气自和，风邪无所容，遂自汗而解。非桂枝能开腠理，发出其汗也。汗多用桂枝者，以之调和营卫，则邪从汗出而汗自止，非桂枝能闭汗孔也。昧者不知出汗、闭汗之意，遇伤寒无汗者亦用桂枝，误之甚矣。桂枝汤下发汗字，当认作出字，汗自然发出，非若麻黄能开腠理，发出其汗也。其治虚汗，亦当逆察其意可也。〔成无己曰〕桂枝本为解肌。若太阳中风，腠理致密，营卫邪实，津液禁固，其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此必也。皮肤疏泄，自汗，脉浮缓，风邪干于卫气者，乃可投之。发散以辛甘为主，桂枝辛热，故以为君。而以芍药为臣、甘草为佐者，风淫所胜，平以辛苦，以甘缓之，以酸收之也。以姜、枣为使者，辛甘能发散，而又用其行脾胃之津液而和营卫，不专于发散也。故麻黄汤不用姜、枣，专于发汗，不待行其津液也。〔承曰〕凡桂之厚实气味重者，宜入治水脏及下焦药；轻薄气味淡者，宜入治头目发散药。故《本经》以箘桂养精神，牡桂利关节。仲景发汗用桂枝，乃枝条，非身干也，取其轻薄能发散。又有一种柳桂，乃桂之嫩小枝条，尤宜入上焦药用。〔时珍曰〕麻黄遍彻皮毛，故专于发汗而寒邪散，肺主皮毛，辛走肺也。桂枝透达营卫，故能解肌而风邪去，脾主营，肺主卫，甘走脾，辛走肺也。肉桂下行，益火之原，此东垣所谓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开腠理，致津液，通其气者也。《圣惠方》言：桂心入心，引血化汗化脓。盖手少阴君火、厥阴相火，与命门同气者也。《别录》云“桂通血脉”是矣。曾世荣言：小儿惊风及泄泻，并宜用五苓散以泻丙火，渗土湿。内有桂，能抑肝风而扶脾土。又《医余录》云：有人患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弱。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治脾则肝愈盛。但于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故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此皆与《别录》桂利肝肺气，牡桂治胁痛胁风之义相符。人所不知者，今为拈出。又桂性辛散，能通子宫而破血，故《别录》言其堕胎，庞安时乃云炒过则不损胎也。又丁香、官桂治痘疮灰塌，能温托化脓，详见丁香下。

【附方】旧二十，新十二。

阴痹熨法寒痹者，留而不去，时痛而皮不仁。刺布衣者，以

火淬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熨法：用醇酒二十斤，蜀椒一斤，干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物，□咀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白布四丈，并纳酒中，置马矢熅中，封涂勿使泄气。五日五夜，出布、絮暴干，复渍以尽其汁；每渍必晬其日，乃出干之。并用滓与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每用一巾，生桑炭火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处，令热入至病所。寒则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内中，无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灵枢经》）。

足蹙筋急桂末，白酒和涂之，一日一上（皇甫谧《甲乙经》）。

中风口㖞面目相引，偏僻颊急，舌不可转。桂心酒煮取汁，故布蘸搧病上，正即止。左㖞搧右，右㖞搧左。常用大效（《千金方》）。

中风逆冷吐清水，宛转啼呼。桂一两，水一升半，煎半升，冷服（《肘后方》）。

中风失音桂着舌下，咽汁。〇又方：桂末三钱，水二盏，煎一盏服，取汗（《千金方》）。

喉痹不语方同上。

偏正头风天阴风雨即发。桂心末一两，酒调如膏，涂傅额角及顶上（《圣惠方》）。

暑月解毒桂苓丸：用肉桂（去粗皮，不见火）、茯苓（去皮）等分，为细末，炼蜜丸龙眼大。每新汲水化服一丸（《和剂方》）。

桂浆渴水夏月饮之，解烦渴，益气消痰。桂末一大两，白蜜一升，以水二斗，先煎取一斗，待冷，入新瓷瓶中，乃下二物，搅二

三百转。先以油纸一重覆上，加七重封之。每日去纸一重，七日开之，气香味美，格韵绝高，今人多作之（《图经本草》）。

九种心痛《圣惠方》：用桂心二钱半，为末。酒一盏半，煎半盏饮，立效。〇《外台秘要》：桂末，酒服方寸匕，须臾六七次。

心腹胀痛气短欲绝。桂二两。水一升二合，煮八合，顿服之（《肘后方》）。

中恶心痛方同上（《千金》）。

寒疝心痛四肢逆冷，全不饮食。桂心研末一钱，热酒调下取效（《圣惠方》）。

产后心痛恶血冲心，气闷欲绝。桂心三两为末，狗胆汁丸芡子大。每热酒服一丸（《圣惠》）。

产后瘕痛桂末，酒服方寸匕，取效（《肘后》）。

死胎不下桂末二钱，待痛紧时，童子小便温热调下。名观音救生散，亦治产难横生。加麝香少许，酒下，比之水银等药，不损人（何氏方）。

血崩不止桂心不以多少，坩锅内煅存性，为末。每米饮空腹服一二钱。名神应散（《妇人良方》）。

反腰血痛桂末和苦酒涂之，干再上（《肘后方》）。

吐血下血《肘后》：用桂心为末，水服方寸匕。〇王璆曰：此阴乘阳之症也，不可服凉药。南阳赵宣德暴吐血，服二次而止。其甥亦以二服而安。

小儿久痢赤白。用桂（去皮，以姜汁炙紫）、黄连（以茱萸炒过）等分，为末。紫苏、木瓜煎汤服之。名金锁散（《全幼心

鉴》）。

小儿遗尿桂末、雄鸡肝等分。捣丸小豆大。温水调下，日二服（《外台》）。

婴儿脐肿多因伤湿。桂心炙热熨之，日四五次（姚和众方）。

外肾偏肿桂末，水调方寸匕，涂之（梅师方）。

食果腹胀不拘老小。用桂末，饭和丸绿豆大。吞五六丸，白汤下。未消再服（《经验方》）。

打扑伤损瘀血溷闷，身体疼痛。辣桂为末，酒服二钱（《直指方》）。

乳痈肿痛桂心、甘草各二分，乌头一分炮，为末，和苦酒涂之，纸覆住。脓化为水，神效（《肘后方》）。

重舌鹅口桂末，和姜汁涂之（汤氏《宝书》）。

诸蛇伤毒桂心、栝蒌等分，为末，竹筒密塞。遇毒蛇伤，即傅之。塞不密，即不中用也。

闭口椒毒气欲绝，或出白沫，身体冷。急煎桂汁服之，多饮新汲水一二升（梅师方）。

中钩吻毒、解芫青毒并煮桂枝服。

叶

〔主治〕捣碎浸水，洗发，去垢除风（时珍）。

箘桂音窘。〇《本经·上品》

【释名】筒桂（《唐本》）、小桂（〖弘景〗）。〔恭曰〕箘者竹名。此桂嫩而易卷如筒，即古所用筒桂也。筒似箘字，后人误书为箘，习而成俗，亦复因循也。〔时珍曰〕今《本草》又作从草之菌，愈误矣。牡桂为大桂，故此称小桂。

箘桂

【集解】〔《别录》曰〕箘桂生交阯、桂林山谷岩崖间。无骨，正圆如竹，立秋采之。〔弘景曰〕交阯属交州，桂林属广州。《蜀都赋》云“箘桂临岩”是矣。俗中不见正圆如竹者，惟嫩枝破卷成圆，犹依桂用，非真箘桂也。《仙经》用箘桂，云三重者良，则明非今桂矣。别是一物，应更研访。〔时珍曰〕箘桂，叶似柿叶者是。详前桂下。《别录》所谓正圆如竹者，谓皮卷如竹筒。陶氏误疑是木形如竹，反谓卷成圆者非真也。今人所栽岩桂，亦是箘桂之类而稍异。其叶不似柿叶，亦有锯齿如枇杷叶而粗涩者，有无锯齿如栀子叶而光洁者。丛生岩岭间，谓之岩桂，俗呼为木犀。其花有白者名银桂，黄者名金桂，红者名丹桂。有秋花者，春花者，四季花者，逐月花者。其皮薄而不辣，不堪入药。惟花可收茗、浸酒、盐渍，及作香茶、发泽之类耳。

皮三月、七月采。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本经》）。

【发明】见前桂下。〔时珍曰〕箘桂主治，与桂心、牡桂迥然不同。昔人所服食者，盖此类耳。

【正误】〔弘景曰〕《仙经》服食桂，以葱涕合和云母蒸化为水服之。〔慎微曰〕《抱朴子》云：桂可合竹沥饵之，亦可以龟脑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赵佗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举千斤。《列仙传》云：范蠡好食桂，饮水卖药，世人见之。又桂父，象林人，常服桂皮叶，以龟脑和之。〔时珍曰〕方士谬言，类多如此，唐氏收入《本草》，恐误后人，故详记。

木犀花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同百药煎、孩儿茶作膏饼噙，生津辟臭化痰，治风虫牙痛。同麻油蒸熟，润发，及作面脂（时珍）。

天竺桂《海药》

【集解】〔珣曰〕天竺桂生南海山谷，功用似桂。其皮薄，不甚辛烈。〔宗奭曰〕皮与牡桂相同，但薄耳。〔时珍曰〕此即今

闽、粤、浙中山桂也，而台州天竺最多，故名。大树繁花，结实如莲子状。天竺僧人称为月桂是矣。详月桂下。

皮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腹内诸冷，血气胀痛（藏器）。破产后恶血，治血痢肠风，补暖腰脚，功与桂心同，方家少用（珣）。

月桂《拾遗》

【集解】〔藏器曰〕今江东诸处，每至四五月后晦，多于衢路间得月桂子，大于狸豆，破之辛香，古老相传是月中下也。余杭灵隐寺僧种得一株，近代诗人多所论述。《洞冥记》云：有远飞鸡，朝往夕还，常衔桂实归于南土。南土月路也，故北方无之。山桂犹堪为药，况月桂乎？〔时珍曰〕吴刚伐月桂之说，起于隋唐小说。月桂落子之说，起于武后之时。相传有梵僧自天竺鹫岭飞来，故八月常有桂子落于天竺。《唐书》亦云：垂拱四年三月，有月桂子降于台州，十余日乃止。宋仁宗天圣丁卯八月十五夜，月明天净，杭州灵隐寺月桂子降，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圆如珠，其色有白者、黄者、黑者，壳如芡实，味辛。拾以进呈，寺僧种之，得二十五株。慈云式公有序记之。张君房宿钱塘月轮寺，亦见桂子纷如烟雾，回旋成穗，坠如牵牛子，黄白相间，咀之无味。据此，则月中真若有树矣。窃谓月乃阴魄，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月既无桂，则空中所坠者何物耶？泛观群史，有雨尘沙土石，雨金铅钱汞，雨絮帛谷粟，雨草木花药，雨毛血鱼肉之类甚众。则桂子之雨，亦妖怪所致，非月中有桂也。桂生南方，故惟南方有之。《宋史》云：元丰三年六月，饶州雨木子数亩，状类山芋子，味辛而香，即此类也。道经月桂谓之不时花，不可供献。

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小儿耳后月蚀疮，研碎傅之（藏器）。

木兰《本经·上品》

【释名】杜兰（《别录》）、林兰（《本经》）、木莲（《纲目》）、黄心（〖《纲目》〗）。〔时珍曰〕其香如兰，其花如莲，故名。其木心黄，故曰黄心。

木兰

【集解】〔《别录》曰〕木兰生零陵山谷及太山。皮似桂而香。十二月采皮，阴干。〔弘景曰〕零陵诸处皆有之。状如楠树，皮甚薄而味辛香。今益州者皮厚，状如厚朴，而气味为胜。今东人皆以山桂皮当之，亦相类。道家用合香亦好。〔保昇曰〕所在皆有。树高数仞。叶似箘桂叶，有三道纵文，其叶辛香不及桂也。皮如板桂，有

纵横文。三月、四月采皮，阴干。〔颂曰〕今湖、岭、蜀川诸州皆有之。此与桂全别，而韶州所上，乃云与桂同是一种。取外皮为木兰，中肉为桂心。盖是桂中之一种尔。十一月、十二月采，阴干。任昉《述异记》云：木兰川，在浔阳江中，多木兰。又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舟，至今在洲中。今诗家云木兰舟，出于此。〔时珍曰〕木兰枝叶俱疏。其花内白外紫，亦有四季开者。深山生者尤大，可以为舟。按《白乐天集》云：木莲生巴峡山谷间，民呼为黄心树。大者高五六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纹。叶如桂而厚大，无脊。花如莲花，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二十日即谢，不结实。此说乃真木兰也。其花有红、黄、白数色。其木肌细而心黄，梓人所重。苏颂所言韶州者，是牡桂，非木兰也。或云木兰树虽去皮，亦不死。罗愿言其冬花、实如小柿甘美者，恐不然也。

皮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身大热在皮肤中，去面热赤疱酒齄，恶风癫疾，阴下痒湿，明耳目（《本经》）。疗中风伤寒，及痈疽水肿，去臭气（《别录》）。治酒疸，利小便，疗重舌（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小儿重舌木兰皮一尺，广四寸，削去粗皮，入醋一升，渍汁噙之（《子母秘录》）。

面上齄疱□鼾。用木兰皮一斤细切，以三年酢浆渍之百日，晒干捣末。每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肘后》：用酒渍之，栀子仁一斤（《古今录验方》）。

酒疸发斑赤黑黄色，心下燠痛，足胫肿满，小便黄，由大醉

当风，入水所致。用木兰皮一两，黄芪二两，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肘后方》）。

花

〔主治〕鱼哽骨哽，化铁丹用之（时珍）。

辛夷《本经·上品》

【释名】辛雉（《本经》）、侯桃（同）、房木（同）、木笔（《拾遗》）、迎春（〖《拾遗》〗）。〔时珍曰〕夷者荑也。其苞初生如荑而味辛也。扬雄《甘泉赋》云：列辛雉于林薄。服虔注云：即辛夷。雉、夷声相近也。今《本草》作辛矧，传写之误矣。〔藏器曰〕辛夷花未发时，苞如小桃子，有毛，故名侯桃。初发如笔头，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

【集解】〔《别录》曰〕辛夷生汉中、魏兴、梁州川谷。其树似杜仲，高丈余。子似冬桃而小。九月采实，暴干，去心及外毛。毛射人肺，令人咳。〔弘景曰〕今出丹阳近道。形如桃子，小时气味辛香。〔恭曰〕此是树花未开时收之。正月、二月好采。云九月采实者，恐误也。〔保昇曰〕其树大连合抱，高数仞。叶似柿叶而狭长。正月、二月花，似有毛小桃，色白而带紫。花落而无子。夏杪复着花，如小笔。又有一种，花、叶皆同，但三月花开，四月花落，子赤似相思子。二种所在山谷皆有。〔禹锡曰〕今苑中有树，高三四丈，其枝繁茂。正二月花开，紫白色。花落乃生叶，夏初复生花。经秋历冬，叶花渐大，如有毛小桃，至来年正二月始开。初是兴元府进来，树才三四尺，有花无子，经二十余年方结实。盖年浅者无子，非有二种也。其花开早晚，各随方土节气尔。〔宗奭曰〕辛夷处处有之，人家园亭亦多种植。先花后叶，即木笔花也。其花未开时，苞上有毛，光长如笔，故取象而名。花有桃红、紫色二种，入药当用紫者，须未开时收之，已开者不佳。〔时珍曰〕辛夷花初出枝头，苞长半寸，而

尖锐俨如笔头，重重有青黄茸毛顺铺，长半分许。及开则似莲花而小如盏，紫苞红焰，作莲及兰花香。亦有白色者，人呼为玉兰。又有千叶者。诸家言苞似小桃者，比类欠当。

辛夷

苞

【修治】〔敦曰〕凡用辛夷，拭去赤肉毛了，以芭蕉水浸一宿，用浆水煮之，从巳至未，取出焙干用。若治眼目中患，即一时去皮，用向里实者。〔大明曰〕入药微炙。

【气味】辛，温，无毒。〔时珍曰〕气味俱薄，浮而散，阳也。入手太阴、足阳明经。〔之才曰〕芎□为之使。恶五石脂，畏菖蒲、蒲黄、黄连、石膏、黄环。

【主治】五脏身体寒热，风头脑痛面□。久服下气，轻身明目，增年耐老（《本经》）。温中解肌，利九窍，通鼻塞涕出，治面肿引齿痛，眩冒身兀兀如在车船之上者，生须发，去白虫

（《别录》）。通关脉，治头痛憎寒，体噤瘙痒。入面脂，生光泽（大明）。鼻渊鼻鼽，鼻窒鼻疮，及痘后鼻疮，并用研末，入麝香少许，葱白蘸入数次，甚良（时珍）。

【发明】〔时珍曰〕鼻气通于天。天者头也、肺也。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脉环鼻而上行。脑为元神之府，而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其体轻浮，能助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病。轩岐之后，能达此理者，东垣李杲一人而已。

沉香《别录·上品》

【释名】沉水香（《纲目》）、蜜香（〖《南越志》〗）。〔时珍曰〕木之心节置水则沉，故名沉水，亦曰水沉。半沉者为栈香，不沉者为黄熟香。《南越志》言：交州人称为蜜香，谓其气如蜜脾也。梵书名阿迦[卢]香。

【集解】〔恭曰〕沉香、青桂、鸡骨、马蹄、煎香，同是一树，出天竺诸国。木似榉柳，树皮青色。叶似橘叶，经冬不凋。夏生花，白而圆。秋结实似槟榔，大如桑椹，紫而味辛。〔藏器曰〕沉香枝、叶并似椿。云似橘者，恐未是也。其枝节不朽，沉水者为沉香；其肌理有黑脉，浮者为煎香。鸡骨、马蹄皆是煎香，并无别功，止可熏衣去臭。〔颂曰〕沉香、青桂等香，出海南诸国及交、广、崖州。沈怀远《南越志》云：交阯蜜香树，彼人取之，先断其积年老木根，经年其外皮干俱朽烂，木心与枝节不坏，坚黑沉水者，即沉香也。半浮半沉与水面平者，为鸡骨香。细枝紧实未烂者，为青桂香。其干为栈香。其根为黄熟香。其根节轻而大者，为马蹄香。此六物同出一树，有精粗之异尔，并采无时。刘恂《岭表录异》云：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其皮堪作纸，名香皮纸，

灰白色，有纹如鱼子，沾水即烂，不及楮纸，亦无香气。沉香、鸡骨、黄熟、栈香虽是一树，而根、干、枝、节，各有分别也。又丁谓《天香传》云：此香奇品最多。四香凡四名十二状，出于一本。木体如白杨，叶如冬青而小。海北窦、化、高、雷皆出香之地，比海南者优劣不侔。既所禀不同，复售者多而取者速，其香不待稍成，乃趋利戕贼之深也。非同琼管黎人，非时不妄剪伐，故木无夭札之患，得必异香焉。〔宗奭曰〕岭南诸郡悉有，傍海处尤多。交干连枝，冈岭相接，千里不绝。叶如冬青，大者数抱，木性虚柔。山民以构茅庐，或为桥梁，为饭甑，为狗槽，有香者百无一二。盖木得水方结，多在折枝枯干中，或为沉，或为煎，或为黄熟。自枯死者，谓之水盘香。南恩、高、窦等州，惟产生结香。盖山民入山，以刀斫曲干斜枝成坎，经年得雨水浸渍，遂结成香。乃锯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结为斑点，名鹧鸪斑，燔之极清烈。香之良者，惟在琼、崖等州，俗谓之角沉、黄沉，乃枯木得者，宜入药用。依木皮而结者，谓之青桂，气尤清。在土中岁久，不待刓剔而成薄片者，谓之龙鳞。削之自卷，咀之柔韧者，谓之黄蜡沉，尤难得也。〔承曰〕诸品之外，又有龙鳞、麻叶、竹叶之类，不止一二十品。要之入药惟取中实沉水者。或沉水而有中心空者，则是鸡骨。谓中有朽路，如鸡骨中血眼也。〔时珍曰〕沉香品类，诸说颇详。今考杨亿《谈苑》、蔡絛《丛谈》、范成大《桂海志》、张师正《倦游录》、洪驹父《香谱》、叶廷珪《香录》诸书，撮其未尽者补之云。香之等凡三：曰沉，曰栈，曰黄熟是也。沉香入水即沉，其品凡四：曰熟结，乃膏脉凝结自朽出者；曰生结，乃刀斧伐仆，膏脉结聚者；曰脱落，乃因水朽而结者；曰虫漏，乃因蠹隙而结者。生结为上，熟脱次之。坚黑为上，黄色次之。角沉黑润，黄沉黄润，蜡沉柔韧，革沉纹横，皆上品也。海岛所出，有如石杵，如肘如拳，如凤雀龟蛇，云气人物。及海南马蹄、牛头、燕口、茧栗、竹叶、芝菌、梭子、附子等香，皆因形命名尔。其栈香入水半浮半沉，即沉香之半结连木者，或作煎香，番名婆木香，亦曰弄水香。其类有猬刺香、鸡骨香、叶子香，皆因形而名。有大如笠者，为蓬莱香。有如山石枯槎者，为光香。入药皆次于沉香。其黄熟香，即香之轻虚者，俗讹为速香是矣。有生速，斫伐而取者。有熟速，腐朽而取者。其大而可雕刻者，谓之水盘头。并不堪入药，但可焚爇。叶廷珪云：

出渤泥、占城、真腊者，谓之番沉，亦曰舶沉，曰药沉，医家多用之，以真腊为上。蔡絛云：占城不若真腊，真腊不若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海北高、化诸州者，皆栈香尔。范成大云：黎峒出者名土沉香，或曰崖香。虽薄如纸者，入水亦沉。万安在岛东，钟朝阳之气，故香尤酝藉，土人亦自难得。舶沉香多腥烈，尾烟必焦。交阯海北之香，聚于钦州，谓之钦香，气尤酷烈。南人不甚重之，惟以入药。

沉香

【正误】〔时珍曰〕按李珣《海药本草》谓沉者为沉香，浮者为檀香。梁元帝《金楼子》谓一木五香：根为檀，节为沉，花为鸡舌，胶为熏陆，叶为藿香。并误也。五香各是一种。所谓五香一本者，即前苏恭所言，沉、栈、青桂、马蹄、鸡骨者是矣。

【修治】〔敦曰〕凡使沉香，须要不枯，如觜角硬重沉于水下者为上，半沉者次之。不可见火。〔时珍曰〕欲入丸散，以纸裹置怀中，待燥研之。或入乳钵以水磨粉，晒干亦可。若入煎剂，惟磨汁临时入之。

【气味】辛，微温，无毒。〔珣曰〕苦，温。〔大明曰〕辛，热。〔元素曰〕阳也。有升有降。〔时珍曰〕咀嚼香甜者

性平，辛辣者性热。

【主治】风水毒肿，去恶气（《别录》）。主心腹痛，霍乱中恶，邪鬼疰气，清人神，并宜酒煮服之。诸疮肿，宜入膏中（李珣）。调中，补五脏，益精壮阳，暖腰膝，止转筋、吐泻冷气，破癥癖，冷风麻痹，骨节不任，风湿皮肤瘙痒，气痢（大明）。补右肾命门（元素）。补脾胃，及痰涎、血出于脾（李杲）。益气和神（刘完素）。治上热下寒，气逆喘急，大肠虚闭，小便气淋，男子精冷（时珍）。

【附方】新七。

诸虚寒热冷痰虚热。冷香汤：用沉香、附子（炮）等分，水一盏，煎七分，露一夜，空心温服（王好古《医垒元戎》）。

胃冷久呃沉香、紫苏、白豆蔻仁各一钱，为末。每柿蒂汤服五七分（吴球《活人心统》）。

心神不足火不降，水不升，健忘惊悸。朱雀丸：用沉香五钱，茯神二两，为末，炼蜜和丸小豆大。每食后人参汤服三十丸，日二服（王璆《百一选方》）。

肾虚目黑暖水脏。用沉香一两，蜀椒去目，炒出汗，四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汤下（《普济方》）。

胞转不通非小肠、膀胱、厥阴受病，乃强忍房事，或过忍小便所致，当治其气则愈，非利药可通也。沉香、木香各二钱，为末。

白汤空腹服之，以通为度（《医垒元戎》）。

大肠虚闭因汗多，津液耗涸者。沉香一两，肉苁蓉酒浸焙二两，各研末，以麻仁研汁作糊，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蜜汤下（严子礼《济生方》）。

痘疮黑陷沉香、檀香、乳香等分，爇于盆内。抱儿于上熏之，即起（鲜于枢《钩玄》）。

蜜香《拾遗》

【释名】木蜜（《内典》）、**没香**（《纲目》）、**多香木**（同）、**阿**𨱎（音矬。〖《酉阳杂俎》〗）。

【集解】〔藏器曰〕蜜香生交州。大树，节如沉香。《法华经》注云：木蜜，香蜜也。树形似槐而香，伐之五六年，乃取其香。《异物志》云：其叶如椿。树生千岁，斫仆之，四五岁乃往看，已腐败，惟中节坚贞者是香。〔珣曰〕生南海诸山中。种之五六年便有香。《交州记》云：树似沉香无异也。〔时珍曰〕按：《魏王花木志》云：木蜜号千岁树，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岁，取不腐者为香。观此，则陈藏器所谓生千岁乃斫者，盖误讹也。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没树出波斯国，拂林国人呼为阿𨱎。树长丈余，皮青白色，叶似槐而长，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酸甜可食。《广州志》云：肇庆新兴县出多香木，俗名蜜香。辟恶气，杀鬼精。《晋书》云：太康五年，大秦国献蜜香树皮纸，微褐色，有纹如鱼子，极香而坚韧。观此数说，则蜜香亦沉香之类，故形状功用两相仿佛。《南越志》谓：交人称沉香为蜜香。《交州志》谓：蜜香似沉香。《岭表录》言：栈香皮纸似鱼子。尤可互证。杨慎《丹铅录》言蜜树是蜜蒙花树者，谬也。又枳椇木亦名木蜜，不知亦同类否。详见《果部》。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去臭，除鬼气（藏器）。辟恶，去邪鬼尸注心气（李珣）。

丁香宋《开宝》

〔校正〕并入《别录》鸡舌香。

【释名】丁子香（《嘉祐》）、鸡舌香（〖《别录》〗）。〔藏器曰〕鸡舌香与丁香同种，花实丛生，其中心最大者为鸡舌（击破有顺理而解为两向，如鸡舌，故名），乃是母丁香也。〔禹锡曰〕按《齐民要术》云：鸡舌香，俗人以其似丁子，故呼为丁子香。〔时珍曰〕宋《嘉祐本草》重出鸡舌，今并为一。

丁香

【集解】〔恭曰〕鸡舌香树叶及皮并似栗，花如梅花，子似枣核，此雌树也，不入香用。其雄树虽花不实，采花酿之以成香。出昆仑及交州、爱州以南。〔珣曰〕丁香生东海及昆仑国。二月、三月

花开，紫白色。至七月方始成实，小者为丁香，大者（如巴豆）为母丁香。〔志曰〕丁香生交、广、南番。按《广州图》上丁香，树高丈余，木类桂，叶似栎叶。花圆细，黄色，凌冬不凋。其子出枝蕊上如钉，长三四分，紫色。其中有粗大如山茱萸者，俗呼为母丁香。二月、八月采子及根。一云：盛冬生花、子，至次年春采之。〔颂曰〕鸡舌香《唐本草》言其木似栗；《南越志》言是沉香花；《广志》言是草花蔓生，实熟贯之，可以香口。其说不定。今人皆以乳香中拣出木实似枣核者为之，坚顽枯燥，绝无气味，烧亦无香，用疗气与口臭则甚乖疏，不知缘何以为鸡舌也。京下老医言：鸡舌与丁香同种，其中最大者为鸡舌，即母丁香，疗口臭最良，治气亦效。葛稚川《百一方》：治暴气刺心痛，用鸡舌香酒服。又《抱朴子》书：以鸡舌、黄连，乳汁煎之，注目，治百疹之在目者皆愈，更加精明。古方治疮痈五香连翘汤用鸡舌香，而孙真人《千金方》无鸡舌，用丁香，似为一物也。其采花酿成香之说，绝无知者。〔慎微曰〕沈存中《笔谈》云：予集《灵苑方》，据陈藏器《拾遗》，以鸡舌为丁香母。今考之尚不然，鸡舌即丁香也。《齐民要术》言鸡舌俗名丁子香。《日华子》言丁香治口气，与《三省故事》载汉时郎官日含鸡舌香，欲其奏事芬芳之说相合。及《千金方》五香汤用丁香无鸡舌，最为明验。《开宝本草》重出丁香，谬矣。今世以乳香中大如山茱萸者为鸡舌，略无气味，治疾殊乖。〔承曰〕《嘉祐补注》及苏颂《图经》引诸书，以鸡舌为丁香。《抱朴子》言可注眼。但丁香恐不宜入眼，含之口中热臭不可近。乳香中所拣者，虽无气味，却无臭气，有淡利九窍之理。诸方用治小儿惊痫，亦欲其达九窍也。〔敦曰〕丁香有雌、雄。雄者颗小；雌者大如山萸，更名母丁香，入药最胜。〔时珍曰〕雄为丁香，雌为鸡舌，诸说甚明，独陈承所言甚为谬妄。不知乳香中所拣者，乃番枣核也，即无漏子之核，见《果部》。前人不知丁香即鸡舌，误以此物充之尔。干姜、焰硝尚可点眼，草果、阿魏番人以作食料，则丁香之点眼、噙口，又何害哉？

鸡舌香《别录》

〔气味〕辛，微温，无毒。〔时珍曰〕辛，温。

〔主治〕风水毒肿，霍乱心痛，去恶气（《别录》）。吹鼻，杀脑疳。入诸香中，令人身香（甄权）。同姜汁，涂拔去白须孔中，即生异常黑者（藏器）。

丁香《开宝》

〔气味〕辛，温，无毒。〔时珍曰〕辛，热。〔好古曰〕纯阳。入手太阴、足少阴、阳明经。〔敦曰〕方中多用雌者，力大。膏煎中若用雄，须去丁，盖乳子发人背痈也。不可见火。畏郁金。

〔主治〕温脾胃，止霍乱拥胀，风毒诸肿，齿疳□。能发诸香（《开宝》）。风疳□骨槽劳臭，杀虫辟恶去邪，治奶头花，止五色毒痢，疗五痔（李珣）。治口气冷气，冷劳反胃，鬼疰蛊毒，杀酒毒，消痃癖，疗肾气奔豚气，阴痛腹痛，壮阳，暖腰膝（大明）。疗呕逆，甚验（保昇）。去胃寒，理元气。气血盛者勿服（元素）。治虚哕，小儿吐泻，痘疮胃虚，灰白不发（时珍）。

【发明】〔好古曰〕丁香与五味子、广茂同用，治奔豚之气。亦能泄肺，能补胃，大能疗肾。〔宗奭曰〕《日华子》言丁香治口气，此正是御史所含之香也。治脾胃冷气不和甚良。母丁香气味尤佳。〔震亨曰〕口居上，地气出焉。脾有郁火，溢入肺中，失其清和之意，而浊气上行，发为口气。若以丁香治之，是扬汤止沸尔。惟香

薷治之甚捷。〔时珍曰〕宋末太医陈文中，治小儿痘疮不光泽，不起发，或胀或泻，或渴或气促，表里俱虚之证。并用木香散、异攻散，倍加丁香、官桂。甚者丁香三五十枚，官桂一二钱。亦有服之而愈者。此丹溪朱氏所谓立方之时，必运气在寒水司天之际，又值严冬郁遏阳气，故用大辛热之剂发之者也。若不分气血虚实寒热经络，一概骤用，其杀人也必矣。葛洪《抱朴子》云：凡百病在目者，以鸡舌香、黄连，乳汁煎，注之皆愈。此得辛散苦降养阴之妙。陈承言不可点眼者，盖不知此理也。

【附方】旧八，新十八。

暴心气痛鸡舌香末，酒服一钱（《肘后方》）。

干霍乱痛不吐不下。丁香十四枚，研末，以沸汤一升和之，顿服。不瘥更作（孙思邈《千金方》）。

小儿吐泻丁香、橘红等分，炼蜜丸黄豆大。米汤化下（刘氏《小儿方》）。

小儿呕吐不止。丁香、生半夏各一钱，姜汁浸一夜，晒干为末，姜汁打面糊丸黍米大。量大小，用姜汤下（《全幼心鉴》）。

婴儿吐乳小儿百日晬内吐乳，或粪青色。用年少妇人乳汁一盏，入丁香十枚，陈皮去白一钱，石器煎一二十沸，细细与服（陈文中《小儿方》）。

小儿冷疳面黄腹大，食即吐者。母丁香七枚，为末，乳汁和蒸三次，姜汤服之（《卫生易简方》）。

胃冷呕逆气厥不通。母丁香三个，陈橘皮一块（去白焙），水煎，热服（《十便良方》）。

反胃吐食《袖珍方》：用母丁香一两为末，以盐梅入捣，和

丸芡子大。每噙一丸。〇《圣惠方》：用母丁香、神曲（炒）等分，为末。米饮服一钱。

朝食暮吐丁香十五个研末，甘蔗汁、姜汁，和丸莲子大。噙咽之（《摘玄方》）。

反胃关格气噎不通。丁香、木香各一两。每服四钱，水一盏半，煎一盏。先以黄泥做成碗，滤药汁于内，食前服。此方乃掾史吴安之传于都事盖耘夫有效，试之果然。土碗取其助脾也（《德生堂经验方》）。

伤寒呃逆及哕逆不定。丁香一两，干柿蒂（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煎人参汤下（《简要济众方》）。

毒肿入腹鸡舌香、青木香、熏陆香、麝香各一两，水四升，煮二升，分二服（《肘后方》）。

食蟹致伤丁香末，姜汤服五分（《证治要诀》）。

妇人崩中昼夜不止。丁香二两。酒二升，煎一升，分服（梅师方）。

妇人产难母丁香三十六粒，滴乳香三钱六分，为末，同活兔胆和杵千下，丸作三十六丸。每服一丸，好酒化下，立验。名如意丹（《颐真堂经验方》）。

妇人阴冷母丁香末，纱囊盛如指大，纳入阴中，病即已（《本草衍义》）。

鼻中瘜肉丁香绵裹纳之（《圣惠方》）。

风牙宣露发歇口气。鸡舌香、射干各一两，麝香一分，为末，日揩（《圣济总录》）。

齲齿黑臭鸡舌香煮汁，含之（《外台秘要》）。

唇舌生疮鸡舌香末，绵裹含之（《外台》）。

乳头裂破丁香末，傅之（梅师方）。

妒乳乳痈丁香末，水服方寸匕（梅师方）。

痈疽恶肉丁香末傅之，外以膏药护之（《怪证奇方》）。

桑蝎螫人丁香末，蜜调涂（《圣惠方》）。

香衣辟汗丁香一两为末，川椒六十粒和之。绢袋盛佩，绝无汗气（《多能鄙事》）。

丁皮〔时珍曰〕即树皮也。似桂皮而厚。

〔气味〕同香。

〔主治〕齿痛（李珣）。心腹冷气诸病。方家用代丁香（时珍）。

枝

〔主治〕一切冷气，心腹胀满，恶心，泄泻虚滑，水谷不消。用枝杖七斤，肉豆蔻（面煨）八斤，白面（炒）六斤，甘草（炒）十一斤，炒盐中三斤，为末。日日点服。出《御药院方》。

根

〔气味〕辛，热，有毒。

〔主治〕风热毒肿。不入心腹之用（《开宝》）。

檀香《别录·下品》

【释名】旃檀（《纲目》）、真檀（〖杜宝〗）。〔时珍曰〕檀，善木也，故字从亶。亶，善也。释氏呼为旃檀，以为汤沐，犹言离垢也。番人讹为真檀。云南人呼紫檀为胜沉香，即赤檀也。

【集解】〔藏器曰〕白檀出海南。树如檀。〔恭曰〕紫真檀出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颂曰〕檀香有数种，黄、白、紫之异，今人盛用之。江淮、河朔所生檀木，即其类，但不香尔。〔时珍曰〕按《大明一统志》云：檀香出广东、云南，及占城、真腊、爪哇、渤泥、暹罗、三佛齐、回回等国，今岭南诸地亦皆有之。树、叶皆似荔枝，皮青色而滑泽。叶廷珪《香谱》云：皮实而色黄者为黄檀，皮洁而色白者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为紫檀。其木并坚重清香，而白檀尤良。宜以纸封收，则不泄气。王佐《格古论》云：紫檀诸溪峒出之。性坚。新者色红，旧者色紫，有蟹爪文。新者以水浸之，可染物。真者揩壁上色紫，故有紫檀名。黄檀最香。俱可作带骻、扇骨等物。

檀香

白旃檀

〔气味〕辛，温，无毒。〔大明曰〕热。〔元素曰〕阳中微阴。入手太阴、足少阴，通行阳明经。

〔主治〕消风热肿毒（弘景）。治中恶鬼气，杀虫（藏器）。煎服，止心腹痛，霍乱肾气痛。水磨，涂外肾并腰肾痛处（大明）。散冷气，引胃气上升，进饮食（元素）。噎膈吐食。又面生黑子，每夜以浆水洗拭令赤，磨汁涂之，甚良（时珍）。

〔发明〕〔杲曰〕白檀调气，引芳香之物，上至极高之分。最宜橙、橘之属，佐以姜、枣，辅以葛根、缩砂、益智、豆蔻，通行阳明之经，在胸膈之上，处咽嗌之间，为理气要药。〔时珍曰〕《楞严经》云：白旃檀涂身，能除一切热恼。今西南诸番酋，皆用诸香涂身，取此义也。杜宝《大业录》云：隋有寿禅师妙医术，作五香饮济人。沉香饮、檀香饮、丁香饮、泽兰饮、甘松饮，皆以香为主，更加

别药，有味而止渴，兼补益人也。道书檀香谓之浴香，不可烧供上真。

紫檀

〔气味〕咸，微寒，无毒。

〔主治〕摩涂恶毒风毒（《别录》）。刮末傅金疮，止血止痛。疗淋（弘景）。醋磨，傅一切卒肿（《千金》）。

〔发明〕〔时珍曰〕白檀辛温，气分之药也。故能理卫气而调脾肺，利胸膈。紫檀咸寒，血分之药也。故能和营气而消肿毒，治金疮。

降真香《证类》

【释名】紫藤香（《纲目》）、鸡骨香（〖朱辅〗）。〔珣曰〕仙传：拌和诸香，烧烟直上，感引鹤降。醮星辰，烧此香为第一，度箓功力极验。降真之名以此。〔时珍曰〕俗呼舶上来者为番降，亦名鸡骨，与沉香同名。

【集解】〔慎微曰〕降真香出黔南。〔珣曰〕生南海山中及大秦国。其香似苏方木，烧之初不甚香，得诸香和之则特美。入药以番降紫而润者为良。〔时珍曰〕今广东、广西、云南、安南、汉中、施州、永顺、保靖，及占城、暹罗、渤泥、琉球诸番皆有之。朱辅《溪蛮丛笑》云：鸡骨香即降香，本出海南。今溪峒僻处所出者，似是而非，劲瘦不甚香。周达观《真腊记》云：降香生丛林中，番人颇费砍斫之功，乃树心也。其外白皮，厚八九寸，或五六寸。焚之气劲而远。又嵇含《草木状》云：紫藤香，长茎细叶，根极坚实，重重有皮，花白子黑。其茎截置烟炱中，经久成紫香，可降神。按嵇氏所

说，与前说稍异，岂即朱氏所谓似是而非者乎？抑中国者与番降不同乎？

降真香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烧之，辟天行时气，宅舍怪异。小儿带之，辟邪恶气（李珣）。疗折伤金疮，止血定痛，消肿生肌（时珍）。

【发明】〔时珍曰〕降香，唐、宋本草失收。唐慎微始增入之，而不著其功用。今折伤金疮家多用其节，云可代没药、血竭。按《名医录》云：周密被海寇刃伤，血出不止，筋如断，骨如折，用花蕊石散不效。军士李高用紫金散掩之，血止痛定。明日结痂如铁，遂愈，且无瘢痕。叩其方，则用紫藤香瓷瓦刮下研末尔。云即降之最佳者，曾救万人。罗天益《卫生宝鉴》亦取此方，云甚效也。

【附方】新二。

金疮出血降真香、五倍子、铜花等分为末，傅之（《医林集

要》）。

痈疽恶毒番降末，枫、乳香，等分为丸，熏之，去恶气甚妙（《集简方》）。

楠《别录·下品》

〔校正〕并入《海药》栅木皮，《拾遗》柟木枝叶。

【释名】柟（与楠字同。〖《墨子》〗）。〔时珍曰〕南方之木，故字从南。《海药本草》栅木皮，即柟字之误，今正之。

楠

【集解】〔藏器曰〕柟木高大，叶如桑，出南方山中。〔宗奭曰〕楠材，今江南造船皆用之，其木性坚而善居水。久则当中空，为白蚁所穴。〔时珍曰〕楠木生南方，而黔、蜀诸山尤多。其树直上，童童若幢盖之状，枝叶不相碍。叶似豫章，而大如牛耳，一头尖，经岁不凋，新陈相换。其花赤黄色。实似丁香，色青，不可食。干甚端伟，高者十余丈，巨者数十围，气甚芬芳，为梁栋器物皆佳，盖良材也。色赤者坚，白者脆。其近根年深向阳者，结成草木山水之

状，俗呼为骰柏楠，宜作器。

楠材

〔气味〕辛，微温，无毒。〔藏器曰〕苦，温，无毒。〔大明曰〕热，微毒。

〔主治〕霍乱吐下不止，煮汁服（《别录》）。煎汤洗转筋及足肿。枝叶同功（大明）。

〔附方〕新三。

水肿自足起削楠木、桐木煮汁渍足，并饮少许，日日为之（《肘后方》）。

心胀腹痛未得吐下。取楠木削三四两，水三升，煮三沸，饮之（《肘后方》）。

聤耳出脓楠木烧研，以绵杖缴入（《圣惠方》）。

皮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霍乱吐泻，小儿吐乳，暖胃正气，并宜煎服（李珣）。

樟《拾遗》

【释名】〔时珍曰〕其木理多文章，故谓之樟。

【集解】〔藏器曰〕江东㲉船多用樟木。县名豫章，因木得

名。〔时珍曰〕西南处处山谷有之。木高丈余。小叶似楠而尖长，背有黄赤茸毛，四时不凋。夏开细花，结小子。木大者数抱，肌理细而错纵有文，宜于雕刻，气甚芬烈。豫、章乃二木名，一类二种也。豫即钓樟，见下条。

樟

樟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恶气中恶，心腹痛鬼疰，霍乱腹胀，宿食不消，常吐酸臭水，酒煮服，无药处用之。煎汤，浴脚气、疥癣风痒。作履，除脚气（藏器）。

〔发明〕〔时珍曰〕霍乱及干霍乱须吐者。以樟木屑煎浓汁吐之，甚良。又中恶、鬼气卒死者，以樟木烧烟熏之，待苏乃用药。此物辛烈香窜，能去湿气、辟邪恶故也。

〔附方〕新一。

手足痛风冷痛如虎咬者。用樟木屑一斗，急流水一石，煎极滚泡之，乘热安足于桶上熏之。以草荐围住，勿令汤气入目。其功甚捷，此家传经验方也（虞抟《医学正传》）。

瘿节

〔主治〕**风疰鬼邪**（时珍）。

〔附方〕新一。

三木节散治风劳，面色青白，肢节沉重，膂间痛，或寒或热，或躁或嗔，思食不能食，被虫侵蚀，证状多端。天灵盖（酥炙，研）二两，牛黄、人中白（焙）各半两，麝香二钱，为末。别以樟木瘤节、皂荚木瘤节、槐木瘤节各为末五两，每以三钱，水一盏，煎半盏，去滓，调前末一钱，五更顿服，取下虫物为妙（《圣惠方》）。

钓樟《别录·下品》

〔校正〕并入《拾遗》枕材。

【释名】乌樟（弘景）、**棆**（音纶。〖《尔雅》〗）、**枕**（音沈。〖《纲目》〗）、**豫**（《纲目》）。〔时珍曰〕樟有大、小二种，紫、淡二色。此即樟之小者。按郑樵《通志》云：钓樟亦樟之类，即《尔雅》所谓“棆，无疵”是也。又相如赋云：“楩楠豫章。”颜师古注云：“豫即枕木，章即樟木。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别。”观此，则豫即《别录》所谓钓樟者也。根似乌药香，故又名乌樟。

【集解】〔弘景曰〕钓樟出桂阳、邵陵诸处，亦呼作乌樟，方家少用，而俗人多识。〔恭曰〕生郴州山谷。树高丈余。叶似楠叶而尖长，背有赤毛，若枇杷叶上毛。八月、九月采根皮，日干。〔炳

曰〕根似乌药香。〔藏器曰〕枕生南海山谷。作舸船，次于樟木。

根皮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金疮止血，刮屑傅之，甚验（《别录》）。磨服，治霍乱（萧炳）。治奔豚脚气水肿，煎汤服。亦可浴疮痍疥癣风瘙，并研末傅之（大明）。

茎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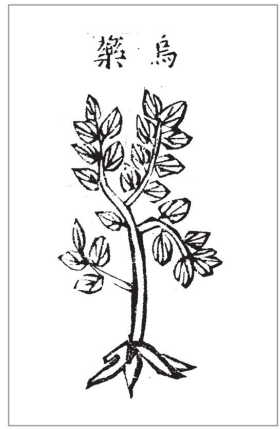
〔主治〕置门上，辟天行时气（萧炳）。

乌药宋《开宝》

【释名】旁其（《拾遗》）、鳑鲏（《纲目》）、矮樟（〖《纲目》〗）。〔时珍曰〕乌以色名。其叶状似鳑鲏鲫鱼，故俗呼为鳑鲏树。《拾遗》作旁其，方音讹也。南人亦呼为矮樟，其气似樟也。

【集解】〔藏器曰〕乌药生岭南邕州、容州及江南。树生似茶，高丈余。一叶三桠，叶青阴白。根状似山芍药及乌樟，根色黑褐，作车毂纹，横生。八月采根。其直根者不堪用。〔颂曰〕今台州、雷州、衡州皆有之，以天台者为胜。木似茶樗，高五七尺。叶微圆而尖，面青背白，有纹。四五月开细花，黄白色。六月结实。根有极大者，又似钓樟根。然根有二种：岭南者黑褐色而坚硬，天台者白而虚软，并以八月采。根如车毂纹、形如连珠者佳。或云：天台者香白可爱，而不及海南者力大。〔承曰〕世称天台者为胜。今比之洪州、衡州者，天台香味为劣，入药功效亦不及。但肉色颇赤，而差细

小尔。〔时珍曰〕吴、楚山中极多，人以为薪。根、叶皆有香气，但根不甚大，才如芍药尔。嫩者肉白，老者肉褐色。其子如冬青子，生青熟紫，核壳极薄。其仁亦香而苦。



乌药

根

〔气味〕辛，温，无毒。〔好古曰〕气厚于味，阳也。入足阳明、少阴经。

〔主治〕中恶心腹痛，蛊毒疰忤鬼气，宿食不消，天行疫瘴，膀胱肾间冷气攻冲背膂，妇人血气，小儿腹中诸虫（藏器）。治一切气，除一切冷，霍乱，反胃吐食泻痢，痈疖疥疠，并解冷热，其功不可悉载。猫、犬百病，并可磨服（大明）。理元气（好古）。中气脚气疝气，气厥头痛，肿胀喘急，止小便频数及白浊（时珍）。

〔发明〕〔宗奭曰〕乌药性和，来气少，走泄多，但不甚刚猛。同沉香同磨作汤点服，治胸腹冷气甚稳当。〔时珍曰〕乌药辛温香窜，能散诸气。故《惠民和剂局方》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疏其气，气顺则风散也。严用和《济生方》治七情郁结，上气喘急，用四磨汤者，降中兼升，泻中带补也。其方以人参、乌药、沉香、槟榔各磨浓汁七分，合煎，细细咽之。《朱氏集验方》治虚寒小便频数，缩泉丸，用同益智子等分为丸服者，取其通阳明、少阴经也。方见《草部》益智子下。

〔附方〕新十一。

乌沉汤治一切气，一切冷，补五脏，调中壮阳，暖腰膝，去邪气，冷风麻痹，膀胱、肾间冷气，攻冲背膂，俯仰不利，风水毒肿，吐泻转筋，癥癖刺痛，中恶心腹痛，鬼气疰忤，天行瘴疫，妇人血气痛。用天台乌药一百两，沉香五十两，人参三两，甘草（爁）四两，为末。每服半钱，姜盐汤空心点服（《和剂局方》）。

一切气痛不拘男女，冷气、血气、肥气、息贲气、伏梁气、奔豚气，抢心切痛，冷汗，喘息欲绝。天台乌药（小者，酒浸一夜，炒）、茴香（炒）、青橘皮（去白，炒）、良姜（炒）等分，为末。温酒、童便调下（《卫生家宝方》）。

男妇诸病香乌散：用香附、乌药等分，为末。每服一二钱。饮食不进，姜、枣汤下；疟疾，干姜、白盐汤下；腹中有虫，槟榔汤下；头风虚肿，茶汤下；妇人冷气，米饮下；产后血攻心脾痛，童便下；妇人血海痛、男子疝气，茴香汤下（《乾坤秘韫》）。

小肠疝气乌药一两，升麻八钱，水二钟，煎一钟，露一宿，空心热服（孙天仁《集效方》）。

脚气掣痛乡村无药。初发时即取土乌药，不犯铁器，布揩去土，瓷瓦刮屑，好酒浸一宿。次早空心温服，溏泄即愈。入麝少许尤

佳。痛入腹者，以乌药同鸡子瓦罐中水煮一日，取鸡子，切片蘸食，以汤送下，甚效（《永类钤方》）。

血痢泻血乌药烧存性研，陈米饭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三十丸（《普济方》）。

小儿慢惊昏沉或搐。乌药磨水，灌之（《济急方》）。

气厥头痛不拘多少，及产后头痛。天台乌药、川芎□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腊茶清调下。产后，铁锤烧红淬酒调下（《济生方》）。

咽喉闭痛生乌药（即矮樟根），以酸醋二盏，煎一盏，先噙后咽，吐出痰涎为愈（《经验方》）。

孕中有痈洪州乌药（软白香辣者）五钱，水一盏，牛皮胶一片，同煎至七分，温服。乃龚彦德方也（《妇人良方》）。

心腹气痛乌药水磨浓汁一盏，入橘皮一片，苏一叶，煎服（《集简方》）。

嫩叶

〔主治〕炙碾煎饮代茗，补中益气，止小便滑数（藏器）。

〔发明〕〔时珍曰〕乌药，下通少阴肾经，上理脾胃元气。故丹溪朱氏补阴丸药中，往往加乌药叶也。

子

〔主治〕阴毒伤寒，腹痛欲死。取一合炒起黑烟，投水中，煎三五沸，服一大盏，汗出

阳回即瘥（《斗门方》）。

【附录】研药〔珣曰〕生南海诸州，小树，叶如椒，根如乌药而圆小。根味苦，温，无毒。主霍乱，下利赤白，中恶蛊毒，腹内不调者。剉，水煎服。

檴香音怀。〇《纲目》

【释名】兜娄婆香（〖《楞严经》〗）。

【集解】〔时珍曰〕檴香，江淮、湖岭山中有之。木大者近丈许，小者多被樵采。叶青而长，有锯齿，状如小蓟叶而香，对节生。其根状如枸杞根而大，煨之甚香。《楞严经》云：坛前安一小炉，以兜娄婆香煎取香水，沐浴其炭。即此香也。

根

【气味】苦、涩，平，无毒。

【主治】头疖肿毒。碾末，麻脂调涂，七日腐落（时珍）。

必栗香《拾遗》

【释名】花木香、詹香（〖《拾遗》〗）。

【集解】〔藏器曰〕必栗香生高山中。叶如老椿，捣置上流，鱼悉暴腮而死。木为书轴，白鱼不损书也。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鬼疰心气，断一切恶气，煮汁服之。烧为香，杀虫、鱼（藏器）。

枫香脂《唐本草》

【释名】白胶香（〖《唐本》〗）。〔时珍曰〕枫树枝弱善摇，故字从风。俗呼香枫。《金光明经》谓其香为须萨折罗婆香。〔颂曰〕《尔雅》谓枫为欃欃，言风至则欃欃而鸣也。梵书谓之萨阇罗婆香。

欃香

枫香脂

【集解】〔恭曰〕枫香脂，所在大山中皆有之。〔颂曰〕今南方及关陕甚多。树甚高大，似白杨。叶圆而作歧，有三角而香。二月有花，白色。乃连着实，大如鸭卵。八月、九月熟时，暴干可烧。《南方草木状》云：枫实惟九真有之。用之有神，乃难得之物。其脂为白胶香，五月斫为坎，十一月采之。《说文解字》云：枫木，厚叶弱枝善摇。汉宫殿中多植之，至霜后叶丹可爱，故称枫宸。任昉《述异记》云：南中有枫子鬼。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盖瘤瘿也。至今越巫有得之者，以雕刻鬼神，可致灵异。〔保昇曰〕王瓘《轩辕本纪》云：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其械于大荒之中，化为枫木之林。《尔雅注》云：其脂入地，千年为琥珀。〔时珍曰〕枫木枝干修耸，大者连数围。其木甚坚，有赤有白，白者细腻。其实成球，有柔刺。嵇含言枫实惟出九真者，不知即此枫否。孙炎《尔雅正义》云：枫子鬼乃㩦木上寄生枝，高三四尺，天旱以泥涂之，即雨也。荀伯子《临川记》云：岭南枫木，岁久生瘤如人形，遇暴雷骤雨则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宋齐丘《化书》云：老枫化为羽人。数说不同，大抵瘿瘤之说，犹有理也。

香脂

〔修治〕〔时珍曰〕凡用以齑水煮二十沸，入冷水中，揉扯

数十次，晒干用。

〔气味〕辛、苦，平，无毒。

〔主治〕瘾疹风痒浮肿，煮水浴之。又主齿痛（《唐本》）。一切痈疽疮疥，金疮吐衄咯血，活血生肌，止痛解毒。烧过揩牙，永无牙疾（时珍）。

〔发明〕〔震亨曰〕枫香属金，有水与火。其性疏通（故木易有虫穴），为外科要药。近世不知，误以松脂之清莹者为之，甚谬。〔宗奭曰〕枫香、松脂皆可乱乳香。但枫香微白黄色，烧之可见真伪。〔时珍曰〕枫香、松脂皆可乱乳香，其功虽次于乳香，而亦仿佛不远。

〔附方〕旧一，新十五。

吐血不止白胶香为散。每服二钱，新汲水调下（《简要济众》）。

吐血衄血白胶香、蛤粉等分，为末。姜汁调服（王璆《百一选方》）。

吐血咯血澹寮方：用白胶香、铜青各一钱，为末。入干柿内，纸包煨熟，食之。〇《圣惠方》：用白胶香切片炙黄一两，新绵一两，烧灰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

金疮断筋枫香末傅之（危氏方）。

便痈脓血白胶香一两，为末。入麝香、轻粉少许，掺之（《袖珍方》）。

小儿奶疽生面上。用枫香为膏，摊贴之（《活幼全书》）。

瘰疬软疖白胶香一两化开，以蓖麻子六十四粒研入，待成膏，摊贴（《儒门事亲》）。

诸疮不合白胶香、轻粉各二钱，猪脂和涂（《直指方》）。

一切恶疮水沉金丝膏：用白胶香、沥青各一两，以麻油、黄蜡各二钱半，同溶化，入冷水中扯千遍，摊贴之（《儒门事亲》）。

恶疮疼痛枫香、腻粉等分，为末。浆水洗净，贴之（《寿亲养老书》）。

久近胫疮白胶香为末，以酒瓶上箬叶夹末，贴之（《袖珍方》）。

小儿疥癣白胶香、黄檗、轻粉等分，为末。羊骨髓和，傅之（《儒门事亲》）。

大便不通白胶香半枣大，鼠粪二枚，研匀，水和作挺。纳入肛内，良久自通（《普济方》）。

年久牙疼枫香脂为末，以香炉内灰和匀。每旦揩擦（危氏《得效方》）。

鱼骨哽咽白胶香细细吞之（《圣惠方》）。

木皮

〔气味〕辛，平，有小毒（苏恭）。

〔主治〕水肿，下水气，煮汁用之（苏恭）。煎饮，止水痢为最（藏器）。止霍乱刺风冷风，

煎汤浴之（大明）。

〔正误〕〔藏器曰〕枫皮性涩，能止水痢。苏云下水肿，水肿非涩药所疗，又云有毒，明见其谬。

〔附方〕新一。

大风疮枫子木（烧存性，研）、轻粉等分，麻油调搽，极妙。章贡有鼓角匠病此，一道人传方，遂愈（《经验良方》）。

根叶

〔主治〕痈疽已成，擂酒饮，以滓贴之（时珍）。

菌

〔气味〕有毒，食之令人笑不止，地浆解之（弘景）。

熏陆香（乳香）《别录·上品》

【释名】马尾香（《海药》）、天泽香（内典）、摩勒香（《纲目》）、多伽罗香（〖《纲目》〗）。〔宗奭曰〕熏陆即乳香，为其垂滴如乳头也。熔塌在地者为塌香，皆一也。〔时珍曰〕佛书谓之天泽香，言其润泽也。又谓之多伽罗香，又曰杜噜香。李珣言熏陆是树皮，乳是树脂。陈藏器言乳是熏陆之类。寇宗奭言是一物。陈承言熏陆是总名，乳是熏陆之乳头也。今考《香谱》言乳有十余品，则乳乃熏陆中似乳头之一品尔。陈承之说为近理。二物原附沉香下，宋《嘉祐本草》分出二条，今据诸说，合并为一。

【集解】〔恭曰〕熏陆香形似白胶香，出天竺者色白，出单于者夹绿色，香亦不甚。〔珣曰〕按《广志》云：熏陆香是树皮鳞甲，采之复生。乳头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树脂也，紫赤如樱桃，透明者为上。〔藏器曰〕乳香即熏陆之类也。〔禹锡曰〕按《南方异物志》云：熏陆出大秦国。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宗奭曰〕熏陆，木叶类棠梨，南印度界阿叱厘国出之，谓之西香，南番者更佳，即乳香也。〔承曰〕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国。西者色黄白，南者色紫赤。日久重叠者，不成乳头，杂以沙石。其成乳者，乃新出未杂沙石者也。熏陆是总名，乳是熏陆之乳头也。今松脂、枫脂中，亦有此状者甚多。〔时珍曰〕乳香今人多以枫香杂之，惟烧之可辨。南番诸国皆有。《宋史》言乳香有一十三等。按叶廷珪《香录》云：乳香一名熏陆香，出大食国南，其树类松。以斤斫树，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上品为拣香，圆大如乳头，透明，俗呼滴乳。次曰明乳，其色亚于拣香。又次为瓶香，以瓶收者。又次曰袋香，言收时只置袋中。次为乳塌，杂沙石者。次为黑塌，色黑。次为水湿塌，水渍色败气变者。次为斫削，杂碎不堪。次为缠末，播扬为尘者。观此则乳有自流出者，有斫树溢出者。诸说皆言其树类松。寇氏言类棠梨，恐亦传闻，当从前说。道书乳香、檀香谓之浴香，不可烧祀上真。

【修治】〔颂曰〕乳性至粘难碾。用时以缯袋挂于窗隙间，良久取研，乃不粘也。〔大明曰〕入丸散，微炒杀毒，则不粘。〔时珍曰〕或言乳香入丸药，以少酒研如泥，以水飞过，晒干用。或言以灯心同研则易细。或言以糯米数粒同研，或言以人指甲二三片同研，或言以乳钵坐热水中乳之，皆易细。《外丹本草》云：乳香以韭实、葱、蒜煅伏成汁，最柔五金。《丹房镜源》云：乳香哑铜。

薰陆香（乳香）

【气味】微温，无毒。〔大明曰〕乳香：辛，热，微毒。〔元素曰〕苦、辛，纯阳。〔震亨曰〕善窜，入手少阴经。

【主治】薰陆：主风水毒肿，去恶气伏尸，瘾疹痒毒。乳香同功（《别录》）。乳香：治耳聋，中风口噤不语，妇人血气，止大肠泄澼，疗诸疮，令内消，能发酒，理风冷（藏器）。下气益精，补腰膝，治肾气，止霍乱，冲恶中邪气，心腹痛疰气。煎膏，止痛长肉（大明）。治不眠（之才）。补肾，定诸经之痛（元素）。仙方用以辟谷（李珣）。消痈疽诸毒，托里护心，活血定痛伸筋，治妇人产难折伤（时珍）。

【发明】〔时珍曰〕乳香香窜，能入心经，活血定痛，故为痈疽疮疡、心腹痛要药。《素问》云“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是矣。产科诸方多用之，亦取其活血之功尔。陈自明《妇人良方》云：知蕲州

施少卿，得神寝丸方于蕲州徐太丞，云妇人临产月服之，令胎滑易生，极有效验。用通明乳香半两，枳壳一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空心酒服三十丸。李嗣立治痈疽初起，内托护心散，云：香彻疮孔中，能使毒气外出，不致内攻也。方见《谷部》绿豆下。按葛洪《抱朴子》云：浮炎洲在南海中，出熏陆香，乃树有伤穿，木胶流堕。夷人采之，恒患猞猁兽啖之。此兽斫刺不死，以杖打之皮不伤，而骨碎乃死。观此，则乳香之治折伤，虽能活血止痛，亦其性然也。杨清叟云：凡人筋不伸者，敷药宜加乳香，其性能伸筋。

【附方】旧五，新二十六。

口目㖞斜乳香烧烟熏之，以顺其血脉（《证治要诀》）。

祛风益颜真乳香二斤，白蜜三斤，瓷器合煎如饧，每旦服二匙（《奇效方》）。

急慢惊风乳香半两，甘遂半两，同研末。每服半钱，用乳香汤下，小便亦可（王氏《博济方》）。

小儿内钓腹痛。用乳香、没药、木香等分，水煎服之（阮氏《小儿方》）。

小儿夜啼乳香一钱，灯花七枚，为末。每服半字，乳汁下（《圣惠方》）。

心气疼痛不可忍。用乳香三两，真茶四两，为末，以腊月鹿血和丸弹子大。每温醋化一丸，服之（《瑞竹堂经验方》）。

冷心气痛乳香一粒，胡椒四十九粒，研，入姜汁，热酒调服（潘氏《经验方》）。

阴证呃逆乳香同硫黄烧烟，嗅之（《伤寒蕴要》）。

辟禳瘟疫每腊月二十四日五更，取第一汲井水浸乳香。至元

旦五更温热，从小至大，每人以乳一块，饮水三呷，则一年无时灾。孔平仲云：此乃宣圣之方，孔氏七十余代用之也。

梦寐遗精乳香一块，拇指大，卧时细嚼，含至三更咽下，三五服即效（《医林集要》）。

淋癃溺血取乳香中夹石者，研细，米饮服一钱（危氏《得效方》）。

难产催生《简要济众方》：用黄明乳香五钱，为末，母猪血和丸梧子大。每酒服五丸。〇《经验方》：用乳香，以五月五日午时，令一人在壁内奉乳钵，一童子在壁外，以笔管自壁缝中逐粒递过，放钵内研细，水丸芡子大。每服一丸，无灰酒下。〇《圣惠方》：用明乳香一豆大，为末，新汲水一盏，入醋少许。令产妇两手捉石燕，念虑药三遍乃饮之。略行数步即下。〇《海上方》：用乳香、朱砂等分，为末。麝香酒服一钱，良久自下。

咽喉骨哽乳香一钱，水研服之（《卫生易简方》）。

香口辟臭滴乳噙之（《摘玄方》）。

风虫牙痛不可忍者。《梅师方》：用熏陆香嚼，咽其汁，立瘥。〇《朱氏集验方》：用乳香豆许安孔中，烧烟箸烙化立止。〇又方：乳香、川椒末各一钱，为末，化蜡和作丸，塞孔中。〇《直指方》：用乳香、巴豆等分，研和蜡丸，塞之。〇《圣惠方》：用乳香、枯矾等分，蜡丸，塞之。

大风疠疾摩勒香一斤（即乳头内光明者）细研，入牛乳五升，甘草末四两，瓷盒盛之，安桌子上，置中庭，安剑一口。夜于北极下祝祷，去盒子盖，露一夜。次日入甑中蒸，炊三斗米熟即止。夜间依前祝露又蒸，如此三次乃止。每服一茶匙，空心及晚食前温酒调服。服后当有恶物出，至三日三夜乃愈也（《圣惠方》）。

漏疮脓血白乳香二钱，牡蛎粉一钱，为末，雪糕丸麻子大。每姜汤服三十丸（《直指方》）。

斑痘不快乳香研细，猪心血和丸芡子大。每温水化服一丸（闻人规《痘疹论》）。

痈疽寒颤乳香半两，熟水研服。颤发于脾，乳香能入脾故也（《仁斋直指方》）。

甲疽弩肉脓血疼痛不愈。用乳香（为末）、胆矾（烧研）等分，傅之，内消即愈（《灵苑方》）。

玉茎作肿乳香、葱白等分，捣傅（《山居四要》）。

野火丹毒自两足起。乳香末，羊脂调涂（《幼幼新书》）。

疠疡风驳熏陆香、白蔹同研，日日揩之。并作末，水服（《千金方》）。

杖疮溃烂乳香煎油，搽疮口（《永类钤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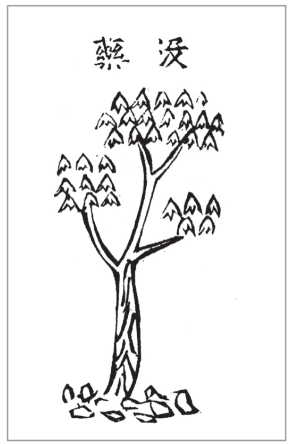
没药宋《开宝》

【释名】末药（〖《纲目》〗）。〔时珍曰〕没、末皆梵言。

【集解】〔志曰〕没药生波斯国。其块大小不定，黑色，似安息香。〔颂曰〕今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木之根株皆如橄榄，叶青而密。岁久者，则有脂液流滴在地下，凝结成块，或大或小，亦类安息香。采无时。〔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是波斯松脂也。状如神香，赤黑色。〔时珍曰〕按《一统志》云：没药树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采时掘树下为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余方取之。

李珣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此又言没药亦是松脂，盖出传闻之误尔。所谓神香者，不知何物也。

【修治】同乳香。



没药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破血止痛，疗金疮杖疮，诸恶疮痔漏，卒下血，目中翳晕痛肤赤（《开宝》）。破癥瘕宿血，损伤瘀血，消肿痛（大明）。心胆虚，肝血不足（好古）。堕胎，及产后心腹血气痛，并入丸散服（李珣）。散血消肿，定痛生肌（时珍）。

【发明】〔权曰〕凡金刃所伤，打损踠跌坠马，筋骨疼痛，心腹血瘀者，并宜研烂热酒调服。推陈致新，能生好血。〔宗奭曰〕没药大概通滞血。血滞则气壅瘀，气壅瘀则经络满急，经络满急故痛且肿。凡打扑踠跌，皆伤经络，气血不行，瘀壅作肿痛也。〔时珍

曰〕乳香活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故二药每每相兼而用。

【附方】旧二，新七。

历节诸风骨节疼痛，昼夜不止。没药末半两，虎胫骨酥炙为末三两。每服二钱，温酒调下（《图经本草》）。

筋骨损伤米粉四两炒黄，入没药、乳香末各半两，酒调成膏，摊贴之（《御药院方》）。

金刃所伤未透膜者。乳香、没药各一钱，以童子小便半盏，酒半盏，温化服之，为末亦可（《奇效良方》）。

小儿盘肠气痛。没药、乳香等分，为末。以木香磨水煎沸，调一钱服，立效（汤氏《婴孩宝书》）。

妇人腹痛内伤□刺。没药末一钱，酒服便止（《图经本草》）。

妇人血运方同上。

血气心痛没药末二钱，水一盏，酒一盏，煎服（《医林集要》）。

产后恶血没药、血竭末各一钱，童子小便、温酒各半盏，煎沸服，良久再服。恶血自下，更不生痛（《妇人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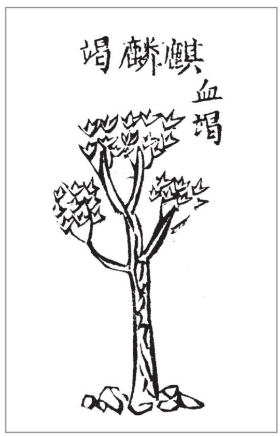
女人异疾女人月事退出，皆作禽兽之形，欲来伤人。先将绵塞阴户，乃顿服没药末一两，白汤调下，即愈（危氏方）。

骐驎竭《唐本草》

【释名】血竭（〖《圣济总录》〗）。〔时珍曰〕骐驎亦马名也。此物如干血，故谓之血竭。曰骐驎者，隐之也。旧与紫钿同条，紫钿乃此树上虫所造成，今分入《虫部》。

【集解】〔恭曰〕骐驎竭树名渴留，紫钿树名渴廪，二物大同小异。〔志曰〕二物同条，功效全别。紫钿色赤而黑，其叶大如盘，钿从叶上出。骐驎竭色黄而赤，从木中出，如松脂。〔珣曰〕按《南越志》云：骐驎竭，是紫钿树之脂也。欲验真伪，但嚼之不烂如蜡者为上。〔颂曰〕今南番诸国及广州皆出之。木高数丈，婆娑可爱。叶似樱桃而有三角。其脂液从木中流出，滴下如胶饴状，久而坚凝，乃成竭，赤作血色。采无时。旧说与紫钿大都相类，而别是一物，功力亦殊。〔敦曰〕凡使勿用海母血，真相似，只是味咸并腥气。骐驎竭味微咸、甘，似栀子气也。〔时珍曰〕骐驎竭是树脂，紫钿是虫造。按《一统志》云：血竭树略如没药树，其肌赤色。采法亦于树下掘坎，斧伐其树，脂流于坎，旬日取之。多出大食诸国。今人试之，以透指甲者为真。独孤滔《丹房鉴源》云：此物出于西胡，禀荧惑之气而结。以火烧之，有赤汁涌出，久而灰不变本色者，为真也。

【修治】〔敦曰〕凡使先研作粉，筛过入丸散中用。若同众药捣，则化作尘飞也。



【气味】甘、咸，平，无毒。〔大明曰〕得密陀僧良。

【主治】心腹卒痛，金疮血出，破积血，止痛生肉，去五脏邪气（《唐本》）。打伤折损，一切疼痛，血气搅刺，内伤血聚，补虚，并宜酒服（李珣）。补心包络、肝血不足（好古）。益阳精，消阴滞气（《太清修炼法》）。傅一切恶疮疥癣久不合。性急，不可多使，却引脓（大明）。散滞血诸痛，妇人血气，小儿瘈疭（时珍）。

【发明】〔时珍曰〕骐驎竭，木之脂液，如人之膏血，其味甘咸而走血，盖手、足厥阴药也。肝与心包皆主血故尔。河间刘氏云“血竭除血痛，为和血之圣药”是矣。乳香、没药虽主血病，而兼入气分，此则专于血分者也。

【附方】旧一，新十一。

白虎风痛走注，两膝热肿。用骐驎竭、硫黄末各一两，每温酒服一钱（《圣惠方》）。

新久脚气血竭、乳香等分同研，以木瓜一个，剜孔入药在内，以面厚裹，砂锅煮烂，连面捣，丸梧子大。每温酒服三十丸。忌生冷（《奇效方》）。

慢惊瘈疭定魄安魂，益气。用血竭半两，乳香二钱半，同捣成剂，火炙溶丸梧子大。每服一丸，薄荷煎汤化下。夏月用人参汤（《御药院方》）。

鼻出衄血血竭、蒲黄等分为末，吹之（《医林集要》）。

血痔肠风血竭末，傅之（《直指方》）。

金疮出血骐驎竭末，傅之立止（《广利方》）。

产后血冲心胸满喘，命在须臾。用血竭、没药各一钱，研细，童便和酒调服（《医林集要》）。

产后血运不知人及狂语。用骐驎竭一两，研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太平圣惠方》）。

收敛疮口血竭末一字，麝香少许，大枣烧灰半钱，同研。津调涂之（《究原方》）。

臁疮不合血竭末傅之，以干为度（《济急仙方》）。

嵌甲疼痛血竭末，傅之（《医林集要》）。

腹中血块血竭、没药各一两，滑石（牡丹皮同煮过）一两，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服之（《摘玄方》）。

质汗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汗音寒，番语也。

【集解】〔藏器曰〕质汗出西番，煎柽乳、松泪、甘草、地黄并热血成之。番人试药，以小儿断一足，以药纳口中，将足踏之，当时能走者良。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金疮伤折，瘀血内损，补筋肉，

消恶血，下血气，妇人产后诸血结，腹痛内冷不下食。并以酒消服之，亦傅病处（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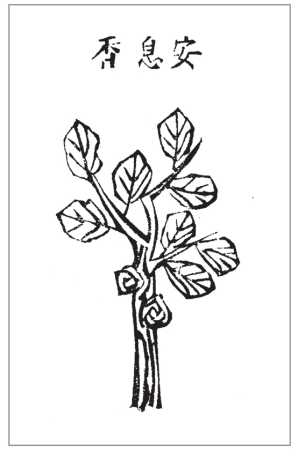
【附方】新一。

室女经闭血结成块，心腹攻痛。质汗、姜黄、川大黄（炒）各半两，为末。每服一钱，温水下（《圣济总录》）。

安息香《唐本草》

【释名】〔时珍曰〕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或云：安息，国名也。梵书谓之拙贝罗香。

【集解】〔恭曰〕安息香出西戎。状如松脂，黄黑色，为块。新者亦柔韧。〔珣曰〕生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状若桃胶，秋月采之。〔禹锡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呼为辟邪树。长二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黄色，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时珍曰〕今安南、三佛齐诸番皆有之。《一统志》云：树如苦楝，大而且直。叶似羊桃而长。木心有脂作香。叶廷珪《香录》云：此乃树脂，形色类胡桃穰。不宜于烧，而能发众香，故人取以和香。今人和香有如饧者，谓之安息油。机曰：或言烧之能集鼠者为真。



安息香

【气味】辛、苦，平，无毒。

【主治】心腹恶气，鬼疰（《唐本》）。邪气魍魉，鬼胎血邪，辟蛊毒，霍乱风痛，男子遗精，暖肾气，妇人血噤，并产后血运（大明）。妇人夜梦鬼交，同臭黄合为丸，烧熏丹穴，永断（李珣）。烧之，去鬼来神（萧炳）。治中恶魇寐，劳瘵传尸（时珍）。

【附方】新四。

卒然心痛或经年频发。安息香研末，沸汤服半钱（危氏《得效方》）。

小儿肚痛曲脚而啼。安息香丸：用安息香酒蒸成膏。沉香、木香、丁香、霍香、八角茴香各三钱，香附子、缩砂仁、炙甘草各五钱，为末。以膏和，炼蜜丸芡子大。每服一丸，紫苏汤化下（《全幼

心鉴》）。

小儿惊邪安息香一豆许，烧之自除（《奇效良方》）。

历节风痛用精猪肉四两切片，裹安息香二两，以瓶盛灰，大火上着一铜版片隔之，安香于上烧之，以瓶口对痛处熏之，勿令透气（《圣惠方》）。

苏合香《别录·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郭义恭《广志》云：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梵书谓之咄鲁瑟剑。

【集解】〔《别录》曰〕苏合香出中台川谷。〔恭曰〕今从西域及昆仑来。紫赤色，与紫真檀相似，坚实极芳香，惟重如石，烧之灰白者好。〔颂曰〕今广州虽有苏合香，但类苏木，无香气。药中只用如膏油者，极芬烈。陶隐居以为狮子矢者，亦是指此膏油者言之尔。《梁书》云：中天竺国出苏合香，是诸香汁煎成，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国人采得苏合香，先煎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者，不大香也。然则广南货者，其经煎煮之余乎？今用如膏油者，乃合治成者尔。〔时珍曰〕按《寰宇志》云：苏合油出安南、三佛齐诸番国。树生膏，可为药，以浓而无滓者为上。叶廷珪《香谱》云：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皆类笃耨香。沈括《笔谈》云：今之苏合香赤色如坚木，又有苏合油如黐胶，人多用之。而刘梦得《传信方》言苏合香多薄叶，子如金色，按之即少，放之即起，良久不定，如虫动，气烈者佳。如此则全非今所用者，宜精考之。窃按沈氏所说，亦是油也，不必致疑。

【正误】〔弘景曰〕苏合香俗传是狮子屎，外国说不尔。今皆从西域来，亦不复入药，惟供合好香尔。〔恭曰〕此是胡人诳言，陶不悟也。〔藏器曰〕苏合香色黄白，狮子屎色赤黑，二物相似而不同。狮子屎极臭。或云：狮子屎是西国草木皮汁所为，胡人将来，欲

贵重之，故饰其名尔。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辟恶，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痢痓，去三虫，除邪，令人无梦魇。久服，通神明，轻身长年（《别录》）。

【发明】〔时珍曰〕苏合香气窜，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按：沈括《笔谈》云：太尉王文正公气羸多病。宋真宗面赐药酒一瓶，令空腹饮之，可以和气血，辟外邪。公饮之，大觉安健。次日称谢。上曰：此苏合香酒也。每酒一斗，入苏合香丸一两同煮。极能调和五脏，却腹中诸疾。每冒寒夙兴，则宜饮一杯。自此臣庶之家皆仿为之，此方盛行于时。其方本出唐玄宗《开元广济方》，谓之白术丸。后人亦编入《千金》《外台》，治疾有殊效。

【附方】新二。

苏合香丸治传尸骨蒸，殗殫肺痿，疰忤鬼气，卒心痛，霍乱吐利，时气鬼魅瘴疟，赤白暴痢，瘀血月闭，痃癖疔肿，小儿惊痫客忤，大人中风、中气、狐狸等病。用苏合油一两，安息香末二两，以无灰酒熬成膏，入苏合油内。白术、香附子、青木香、白檀香、沉香、丁香、麝香、荜茇、诃梨勒（煨，去核）、朱砂、乌犀角（镑）各二两，龙脑、熏陆香各一两，为末，以香膏加炼蜜和成剂，蜡纸包收。每服旋丸梧子大，早朝取井华水，温冷任意，化服四丸。老人、小儿一丸（《惠民和剂局方》）。

水气浮肿苏合香、白粉、水银等分，捣匀，蜜丸小豆大。每服二丸，白水下。当下水出（《肘后方》）。

詹糖香《别录·上品》

【释名】〔时珍曰〕詹言其粘，糖言其状也。

【集解】〔弘景曰〕出晋安、岑州。上真淳者难得，多以其皮及蠹虫屎杂之，惟软者为佳。皆合香家要用，不正入药。〔恭曰〕詹糖树似橘。煎枝叶为香，似沙糖而黑。出交广以南，生晋安。近方多用之。〔时珍曰〕其花亦香，如末利花香气。

【气味】苦，微温，无毒。

【主治】风水毒肿，去恶气伏尸（《别录》）。治恶核恶疮（弘景）。和胡桃青皮捣，涂发令黑如漆（时珍）。

【附录】结杀〔藏器曰〕结杀生西国，树之花也，极香。同胡桃仁入膏，和香油涂头，却头风白屑，生发。

笃耨香《纲目》

【释名】（缺）

【集解】〔时珍曰〕笃耨香出真腊国，树之脂也。树如松形，其香老则溢出，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笃耨，盛夏不融，香气清远。土人取后，夏月以火炙树，令脂液再溢，至冬乃凝，复收之。其香夏融冬结，以瓠瓢盛，置阴凉处，乃得不融。杂以树皮者则色黑，名黑笃耨，为下品。

【附录】胆八香〔时珍曰〕胆八树生交阯、南番诸国。树如稚木犀。叶鲜红，色类霜枫。其实压油和诸香爇之，辟恶气。

【气味】缺。

【主治】面黧□黯。同白附子、冬瓜子、白及、石榴皮等分为末，酒浸三日，洗面后傅之。久则面莹如玉（时珍）。

龙脑香《唐本草》

【释名】片脑（《纲目》）、羯婆罗香（《衍义》），膏名婆律香（〖《南史》〗）。〔时珍曰〕龙脑者，因其状而贵重之称也。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为良，故俗呼为冰片脑，或云梅花脑。番中又有米脑、速脑、金脚脑、苍龙脑等称，皆因形色命名，不及冰片、梅花者也。清者名脑油，《金光明经》谓之羯婆罗香。〔恭曰〕龙脑是树根中干脂。婆律香是根下清脂。旧出婆律国，因以为名也。

【集解】〔恭曰〕龙脑香及膏香出婆律国。树形似杉木。脑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气，明净者善。久经风日或如雀屎者不佳。或云：子似豆蔻，皮有错甲，即杉脂也。今江南有杉木，未经试。或方土无脂，犹甘蔗之无实也。〔颂曰〕今惟南海番舶贾客货之。南海山中亦有之。相传云：其木高七八丈，大可六七围，如积年杉木状，旁生枝，其叶正圆而背白，结实如豆蔻，皮有甲错，香即木中脂也。膏即根下清液，谓之婆律膏。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龙脑香树名固不婆律，无花实。其树有肥有瘦：瘦者出龙脑，肥者出婆律膏。香在木心中。波斯国亦出之。断其树剪取之，其膏于树端流出，斫树作坎而承之。两说大同小异。唐天宝中交阯贡龙脑，皆如蝉、蚕之形。彼人云：老树根节方有之，然极难得。禁中呼为瑞龙脑，带之衣衿，香闻十余步外，后不复有此。今海南龙脑，多用火煿成片，其中亦容杂伪。入药惟贵生者，状若梅花片，甚佳也。〔珣曰〕是西海波律国波律树中脂也，状如白胶香。其龙脑油本出佛誓国，从树取之。〔宗奭曰〕《西域记》云：西方秣罗矩叱国，在南印度境。有羯布罗香树，

干如松株而叶异，花果亦异。湿时无香，木干之后，循理析之，中有香，状类云母，色如冰雪，即龙脑香也。〔时珍曰〕龙脑香，南番诸国皆有之。叶廷珪《香录》云：乃深山穷谷中千年老杉树，其枝干不曾损动者，则有香。若损动，则气泄无脑矣。土人解作板，板缝有脑出，乃劈取之。大者成片如花瓣，清者名脑油。《江南异闻录》云：南唐保大中贡龙脑浆，云以缣囊贮龙脑，悬于琉璃瓶中，少顷滴沥成水，香气馥烈，大补益元气。按此浆与脑油稍异，盖亦其类尔。《宋史》熙宁九年，英州雷震，一山梓树尽枯，中皆化为龙脑。此虽怪异，可见龙脑亦有变成者也。

龙脑香

【修治】〔恭曰〕龙脑香合糯米炭、相思子贮之，则不耗。〔时珍曰〕或言以鸡毛、相思子，同入小瓷罐密收之佳。《相感志》言以杉木炭养之更良，不耗也。今人多以樟脑升打乱之，不可不辨也。相思子见本条。

【气味】辛、苦，微寒，无毒。〔珣曰〕苦、辛，温，无毒。〔元素曰〕热。阳中之阳。

【主治】妇人难产，研末少许，新汲水服，立下（《别录》）。**心腹邪气，风湿积聚，耳**

聋，明目，去目赤肤翳（《唐本》）。内外障眼，镇心秘精，治三虫五痔（李珣）。散心盛有热（好古）。入骨，治骨痛（李杲）。治大肠脱（元素）。疗喉痹脑痛，鼻瘜齿痛，伤寒舌出，小儿痘陷，通诸窍，散郁火（时珍）。

苍龙脑

〔主治〕风疮□黯，入膏煎良。不可点眼，伤人（李珣）。

婆律香膏

〔主治〕耳聋，摩一切风（苏恭）。

【发明】〔宗奭曰〕此物大通利关隔热塞，大人、小儿风涎闭塞，及暴得惊热，甚为济用。然非常服之药，独行则势弱，佐使则有功。于茶亦相宜，多则掩茶气。味甚清香，为百药之先，万物中香无出其右者。〔震亨曰〕龙脑属火。世知其寒而通利，然未达其热而轻浮飞越，喜其香而贵细，动辄与麝同用为桂、附之助。然人之阳易动，阴易亏，不可不思。〔杲曰〕龙脑入骨，风病在骨髓者宜用之。若风在血脉肌肉，辄用脑、麝，反引风入骨髓，如油入面，莫之能出也。〔王纶曰〕龙脑大辛善走，故能散热，通利结气。目痛、喉痹、下疳诸方多用之者，取其辛散也。人欲死者吞之，为气散尽也。世人误以为寒，不知其辛散之性似乎凉尔。诸香皆属阳，岂有香之至者而性反寒乎？〔时珍曰〕古方眼科、小儿科皆言龙脑辛凉，能入心经，故治目病、惊风方多用之。痘疮心热血瘀倒靥者，用引猪血直入心窍，使毒气宣散于外，则血活痘发。其说皆似是而实未当也。目病、惊病、痘病，皆火病也。火郁则发之，从治之法，辛主发散故尔。其气先入肺，传于心脾，能走能散，使壅塞通利，则经络条达，而惊热

自平，疮毒能出。用猪心血能引龙脑入心经，非龙脑能入心也。沈存中《良方》云：痘疮稠密，盛则变黑者。用生豶猪血一橡斗，龙脑半分，温酒和服。潘氏云：一女病发热腹痛，手足厥逆，渐加昏闷，形证极恶，疑是痘候。时暑月，急取屠家败血，倍用龙脑和服。得睡，须臾一身疮出而安。若非此方，则横夭矣。又宋文天祥、贾似道皆服脑子求死不得，惟廖莹中以热酒服数握，九窍流血而死。此非脑子有毒，乃热酒引其辛香，散溢经络，气血沸乱而然尔。

【附方】旧二，新十二。

目生肤翳龙脑末一两，日点三五度（《圣济总录》）。

目赤目膜龙脑、雄雀屎各八分，为末，以人乳汁一合调成膏。日日点之，无有不验（《圣惠方》）。

头目风热上攻。用龙脑末半两，南蓬砂末一两，频□两鼻（《御药院方》）。

头脑疼痛片脑一钱，纸卷作撚，烧烟熏鼻，吐出痰涎即愈（《寿域方》）。

风热喉痹灯心一钱，黄檗五分，并烧存性，白矾七分煅过，冰片脑三分，为末。每以一二分吹患处。此陆一峰家传绝妙方也（《濒湖集简方》）。

鼻中瘜肉垂下者。用片脑点之，自入（《集简方》）。

伤寒舌出过寸者。梅花片脑半分，为末。掺之，随手即愈（洪迈《夷坚志》）。

中风牙噤无门下药者，开关散揩之。五月五日午时，用龙脑、天南星等分，为末。每以一字揩齿二三十遍，其口自开。

牙齿疼痛梅花脑、朱砂末各少许，揩之立止（《集简

方》）。

痘疮狂躁心烦气喘，妄语或见鬼神，疮色赤未透者。《经验后方》：用龙脑一钱细研，旋以猪心血丸芡子大。每服一丸，紫草汤下。少时心神便定，得睡疮发。〇《总微论》：用豶猪第二番血清半杯，酒半杯，和匀，入龙脑一分，温服。良久利下瘀血一二行，疮即红活。此治痘疮黑黶候恶，医所不治者，百发百中。

内外痔疮片脑一二分，葱汁化，搽之（《简便方》）。

酒齄鼻赤脑子、真酥，频搽（《普济方》）。

梦漏口疮经络中火邪，梦漏恍惚，口疮咽燥。龙脑三钱，黄檗三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麦门冬汤下十丸（《摘玄方》）。

子

〔气味〕辛，温。气似龙脑。

〔主治〕下恶气，消食，散胀满，香人口（苏恭）。

【附录】元慈勒〔藏器曰〕出波斯国。状似龙脑香，乃树中脂也。味甘，平，无毒。主心病流血，合金疮，去腹内恶血，血痢下血，妇人带下，明目，去翳障、风泪、弩肉。

樟脑《纲目》

【释名】韶脑（〖《陈氏香谱》〗）。

【集解】〔时珍曰〕樟脑出韶州、漳州。状似龙脑，白色如雪，樟树脂膏也。胡演《升炼方》云：煎樟脑法：用樟木新者切片，以井水浸三日三夜，入锅煎之，柳木频搅。待汁减半，柳上有白霜，

即滤去滓，倾汁入瓦盆内。经宿，自然结成块也。他处虽有樟木，不解取脑。又炼樟脑法：用铜盆，以陈壁土为粉糁之，却糁樟脑一重，又糁壁土，如此四五重。以薄荷安土上，再用一盆覆之，黄泥封固，于火上款款炙之。须以意度之，不可太过、不及。勿令走气。候冷取出，则脑皆升于上盆，如此升两三次，可充片脑也。

【修治】〔时珍曰〕凡用，每一两以二碗合住，湿纸糊口，文武火熁之。半时许取出，冷定用。又法：每一两，用黄连、薄荷六钱，白芷、细辛四钱，荆芥、密蒙花二钱，当归、槐花一钱。以新土碗铺杉木片于底，安药在上，入水半盏，洒脑于上，再以一碗合住，糊口，安火煨之。待水干取开，其脑自升于上。以翎扫下，形似松脂，可入风热眼药。人亦多以乱片脑，不可不辨。

【气味】辛，热，无毒。

【主治】通关窍，利滞气，治中恶邪气，霍乱心腹痛，寒湿脚气，疥癣风瘙，龋齿，杀虫辟蠹。着鞋中，去脚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樟脑纯阳，与焰硝同性，水中生火，其焰益炽。今丹炉及烟火家多用之。辛热香窜，禀龙火之气，去湿杀虫，此其所长。故烧烟熏衣筐席簟，能辟壁虱、虫蛀。李石《续博物志》云：脚弱病人，用杉木为桶濯足，排樟脑于两股间，用帛绷定，月余甚妙。王玺《医林集要》方治脚气肿痛，用樟脑二两，乌头三两，为末，醋糊丸弹子大。每置一丸于足心踏之，下以微火烘之，衣被围覆，汗出如涎为效。

【附方】新二。

小儿秃疮韶脑一钱，花椒二钱，脂麻二两，为末。以退猪汤洗后，搽之（《简便方》）。

牙齿虫痛《普济方》：用韶脑、朱砂等分，擦之神效。〇余居士《选奇方》：用樟脑、黄丹、肥皂（去皮核）等分，研匀蜜丸。塞孔中。

阿魏《唐本草》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阿虞（《纲目》）、**熏渠**（《唐本》）、**哈昔泥**（〖《正要》〗）。〔时珍曰〕夷人自称曰阿，此物极臭，阿之所畏也。波斯国呼为阿虞，天竺国呼为形虞，《涅槃经》谓之央匮。蒙古人谓之哈昔泥，元时食用以和料。其根名稳展，云淹羊肉甚香美，功同阿魏。见《饮膳正要》。

【集解】〔恭曰〕阿魏生西番及昆仑。苗、叶、根、茎酷似白芷，捣根汁，日煎作饼者为上。截根穿暴干者为次。体性极臭而能止臭，亦为奇物也。又婆罗门云：熏渠即是阿魏，取根汁暴之如胶，或截根日干，并极臭。西国持咒人禁食之。常食用之，云去臭气。戎人重此，犹俗中贵胡椒，巴人重负蠜也。〔珣曰〕按《广志》云：生昆仑国。是木津液，如桃胶状。其色黑者不堪，其状黄散者为上。云南长河中亦有，与舶上来者滋味相似一般，只无黄色。〔颂曰〕今惟广州有之，云是木膏液滴酿结成，与苏恭所说不同。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阿魏木，生波斯国及伽阇那国（即北天竺也）。木长八九尺，皮色青黄。三月生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摩伽陀僧言：取其汁和米、豆屑合酿而成。其说与广州所生者相近。〔承曰〕阿魏合在《木部》。今二浙人家亦种之，枝叶香气皆同而差淡薄，但无汁膏尔。〔时珍曰〕阿魏有草、木二种。草者出西域，可晒可煎，苏恭所说是也。木者出南番，取其脂汁，李珣、苏颂、陈承所说是也。按《一统志》所载有此二种。云出火州及沙鹿、海牙国者，草高尺许，根株独立，枝叶如盖，臭气逼人，生取其汁熬作膏，名阿魏。出三佛齐及暹罗国者，树不甚高，土

人纳竹筒于树内，脂满其中，冬月破筒取之。或云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时，以羊系于树下，自远射之。脂之毒着羊，羊毙即为阿魏。观此，则其有二种明矣。盖其树低小如枸杞、牡荆之类，西南风土不同，故或如草如木也。系羊射脂之说，俗亦相传，但无实据。谚云："黄芩无假，阿魏无真。"以其多伪也。刘纯诗云：阿魏无真却有真，臭而止臭乃为珍。〔炳曰〕人多言煎蒜白为假者。〔敦曰〕验法有三：第一，以半铢安熟铜器中一宿，至明沾阿魏处白如银，永无赤色；第二，将一铢置于五斗草自然汁中一夜，至明如鲜血色；第三，将一铢安于柚树上，树立干，便是真者。凡用，乳钵研细，热酒器上裛过，入药。

阿魏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杀诸小虫，去臭气，破癥积，下恶气，除邪鬼蛊毒（《唐本》）。治风邪鬼疰，心腹中冷（李珣）。传尸冷气，辟瘟治疟，主霍乱心腹痛，肾气瘟瘴，御一切蕈、菜毒（大明）。解自死牛、羊、马肉诸毒（汪机）。消肉积（震

亨）。

【发明】〔炳曰〕阿魏下细虫，极效。〔时珍曰〕阿魏消肉积，杀小虫，故能解毒辟邪，治疟、痢、疳、劳、尸注、冷痛诸证。按王璆《百一选方》云：夔州谭逵病疟半年。故人窦藏叟授方：用真阿魏、好丹砂各一两，研匀，米糊和丸皂子大。每空心人参汤化服一丸，即愈。世人治疟，惟用常山、砒霜毒物，多有所损，此方平易，人所不知。草窗周密云：此方治疟以无根水下，治痢以黄连、木香汤下，疟、痢亦多起于积滞故尔。

【附方】新十。

辟鬼除邪阿魏枣许为末，以牛乳或肉汁煎五六沸服之。至暮，以乳服安息香枣许。久者不过十日。忌一切菜。孙侍郎用之有效（唐崔行功《纂要》）。

恶疰腹痛不可忍者。阿魏末，热酒服一二钱，立止（《永类钤方》）。

尸疰中恶近死尸，恶气入腹，终身不愈。用阿魏三两。每用二钱，拌面裹作馄饨十余枚，煮熟食之，日三。服至三七日，永除。忌五辛、油物（《圣惠方》）。

癫疝疼痛败精恶血，结在阴囊所致。用阿魏二两，醋和荞麦面作饼裹之煨熟，大槟榔二枚钻孔，溶乳香填满，亦以荞面裹之煨熟，入硇砂末一钱，赤芍药末一两，糊丸梧子大。每食前，酒下三十丸（危氏《得效方》）。

小儿盘肠内吊，腹痛不止。用阿魏为末，大蒜半瓣炮熟研烂，和丸麻子大。每艾汤服五丸（《总微论》）。

脾积结块鸡子五个，阿魏五分，黄蜡一两，同煎化，分作十服。每空心细嚼，温水送下。诸物不忌，腹痛无妨。十日后大便下

血，乃积化也（《保寿堂经验方》）。

痞块有积阿魏五钱，五灵脂（炒烟尽）五钱，为末，以黄雄狗胆汁，和丸黍米大。空心唾津送下三十丸。忌羊肉、醋、面（《扶寿精方》）。

五噎膈气方同上。

痎疟寒热阿魏、胭脂各一豆大，研匀，以蒜膏和，覆虎口上，男左女右（《圣济总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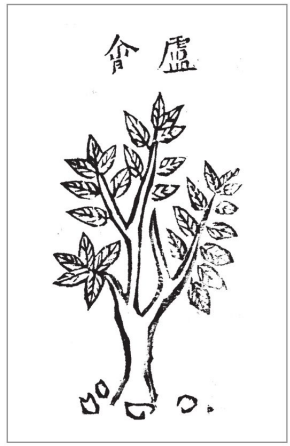
牙齿虫痛阿魏、臭黄等分，为末，糊丸绿豆大。每绵裹一丸，随左右插入耳中，立效（《圣惠方》）。

卢会宋《开宝》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奴会（《开宝》）、**讷会**（《拾遗》）、**象胆**（〖《拾遗》〗）。〔时珍曰〕名义未详。〔藏器曰〕俗呼为象胆，以其味苦如胆也。

【集解】〔珣曰〕卢会生波斯国。状似黑饧，乃树脂也。〔颂曰〕今惟广州有来者。其木生山野中，滴脂泪而成。采之不拘时月。〔时珍曰〕卢会原在《草部》。《药谱》及《图经》所状，皆言是木脂。而《一统志》云：爪哇、三佛齐诸国所出者，乃草属，状如鲎尾，采之以玉器捣成膏。与前说不同，何哉？岂亦木质草形乎？



卢会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热风烦闷，胸膈间热气，明目镇心，小儿癫痫惊风，疗五疳，杀三虫及痔病疮瘘，解巴豆毒（《开宝》）。主小儿诸疳热（李珣）。单用，杀疳蛔。吹鼻，杀脑疳，除鼻痒（甄权）。研末，傅□齿甚妙。治湿癣出黄汁（苏颂）。

【发明】〔时珍曰〕卢会，乃厥阴经药也。其功专于杀虫清热。已上诸病，皆热与虫所生故也。〔颂曰〕唐刘禹锡《传信方》云：予少年曾患癣，初在颈项间，后延上左耳，遂成湿疮浸淫。用斑蝥、狗胆、桃根诸药，徒令蜇蠚，其疮转盛。偶于楚州，卖药人教用卢会一两，炙甘草半两，研末，先以温浆水洗癣，拭净傅之，立干便瘥。真神奇也。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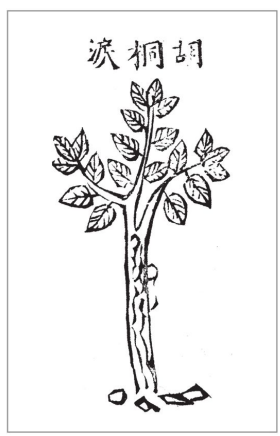
小儿脾疳卢会、使君子等分，为末。每米饮服一二钱（《卫

生易简方》）。

胡桐泪《唐本草》

〔校正〕自《草部》移入此。

【释名】胡桐碱（《纲目》）、胡桐律（〖《唐本》〗）。〔珣曰〕胡桐泪，是胡桐树脂也，故名泪。作律字者非也，律、泪声讹尔。〔时珍曰〕《西域传》云：车师国多胡桐。颜师古注云：胡桐似桐，不似桑，故名胡桐。虫食其树而汁出下流者，俗名胡桐泪，言似眼泪也。其入土石成块如卤碱者，为胡桐碱（音减）。或云：律当作沥，非讹也，犹松脂名沥青之义。亦通。



胡桐泪

【集解】〔恭曰〕胡桐泪，出肃州以西平泽及山谷中。形似黄矾而坚实。有夹烂木者，云是胡桐树脂沦入土石碱卤地者。其树高大，皮叶似白杨、青桐、桑辈，故名胡桐木，堪器用。〔保昇曰〕凉州以西有之。初生似柳，大则似桑、桐。其津下入地，与土石相染，状如姜石，极咸苦，得水便消，若矾石、消石之类。冬月采之。〔大明曰〕此有二般：木律不中入药；惟用石律，石上采之，形如小石片

子，黄土色者为上。〔颂曰〕今西番亦有商人货之。〔时珍曰〕木泪乃树脂流出者，其状如膏油。石泪乃脂入土石间者，其状成块，以其得卤斥之气，故入药为胜。

【气味】咸、苦，大寒，无毒。〔恭曰〕伏砒石。可为金银焊药。

【主治】大毒热，心腹烦满，水和服之，取吐。牛马急黄黑汗，水研三二两灌之，立瘥（《唐本》）。主风虫牙齿痛，杀火毒、面毒（大明）。风疳□齿，骨槽风劳。能软一切物。多服令人吐（李珣）。瘰疬非此不能除（元素）。咽喉热痛，水磨扫之，取涎（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稀用。今治口齿家多用，为最要之物。〔时珍曰〕石泪入地受卤气，故其性寒能除热，其味咸能入骨软坚。

【附方】新六。

湿热牙疼喜吸风。胡桐泪，入麝香掺之。

牙疼出血胡桐泪半两研末，夜夜贴之。或入麝香少许（《圣惠方》）。

走马牙疳胡桐碱、黄丹等分为末，掺之（《医林集要》）。

牙疳宣露脓血臭气者。胡桐泪一两，枸杞根一升。每用五钱，煎水热漱。〇又方：胡桐泪、葶苈等分。研掺（《圣惠方》）。

牙齿蠹黑乃肾虚也。胡桐泪一两，丹砂半两，麝香一分，为

末，掺之（《圣济总录》）。

返魂香《海药》

【集解】〔珣曰〕按《汉书》云：武帝时，西国进返魂香。《内传》云：西海聚窟州有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如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曰返魂。〔时珍曰〕张华《博物志》云：武帝时，西域月氏国，度弱水贡此香三枚，大如燕卵，黑如桑椹。值长安大疫，西使请烧一枚辟之，宫中病者闻之即起，香闻百里，数日不歇。疫死未三日者，熏之皆活，乃返生神药也。此说虽涉诡怪，然理外之事，容或有之，未可便指为谬也。

【附录】兜木香〔藏器曰〕《汉武故事》云：西王母降，烧兜木香末，乃兜渠国所进，如大豆。涂宫门，香闻百里。关中大疫，死者相枕，闻此香，疫皆止，死者皆起。此乃灵香，非常物也。

第三十五卷　木部

目录

木之二乔木类五十二种

檗木《本经》（即黄檗）

檀桓《拾遗》

小檗《唐本草》

黄栌《嘉祐》

厚朴《本经》　浮烂罗勒附

杜仲《本经》

椿、樗《唐本草》

漆《本经》

梓《本经》

楸《拾遗》

桐《本经》

梧桐《纲目》

罂子桐《拾遗》　椰桐附

海桐《开宝》　鸡桐附

楝《本经》

槐《本经》

檀《拾遗》

荚蓬《唐本草》

秦皮《本经》

合欢《本经》

皂荚《本经》　鬼皂荚附

肥皂荚《纲目》

无患子《开宝》

栾华《本经》

无食子《唐本草》（即没食子）

诃黎勒《唐本草》

婆罗得《开宝》

榉《别录》

柳《本经》

柽柳《开宝》

水杨《唐本草》

白杨《唐本草》

杈栘《拾遗》

松杨《拾遗》

榆《本经》

槲榆《拾遗》

芜荑《本经》

苏方木《唐本草》

乌木《纲目》

桦木《开宝》

綟木《拾遗》

榈木《拾遗》（即花榈）

棕榈《嘉祐》

橉木《拾遗》

柯树《拾遗》

乌桕木《唐本草》

巴豆《本经》

大风子《补遗》

海红豆《海药》

相思子《纲目》

猪腰子《纲目》

石瓜《纲目》

右附方旧一百三十五，新三百三十二。

木之二乔木类五十二种

檗木《本经·上品》

【释名】黄檗（《别录》）、根名檀桓（〖《本经》〗）。〔时珍曰〕檗木名义未详。《本经》言檗木及根，不言檗皮，岂古时木与皮通用乎？俗作黄柏者，省写之谬也。

【集解】〔《别录》曰〕檗木生汉中山谷及永昌。〔弘景曰〕今出邵陵者，轻薄色深为胜。出东山者，厚而色浅。其根于道家入木芝品，今人不知取服。又有一种小树，状如石榴，其皮黄而苦，俗呼为子檗，亦主口疮。又一种小树，多刺，皮亦黄色，亦主口疮。〔恭曰〕子檗亦名山石榴，子似女贞，皮白不黄，亦名小檗，所在有之。今云皮黄，谬矣。按今俗用子檗皆多刺小树，名刺檗，非小檗也。〔禹锡曰〕按《蜀本图经》云：黄檗树高数丈，叶似吴茱萸，亦如紫椿，经冬不凋。皮外白，里深黄色。其根结块，如松下茯苓。今所在有，本出房、商、合等州山谷中。皮紧、厚二三分、鲜黄者上。二月、五月采皮，日干。〔机曰〕房、商者，治里、治下用之；邵陵者，治表、治上用之。各适其宜尔。〔颂曰〕处处有之，以蜀中出者肉厚色深为佳。

檗木

【修治】〔敦曰〕凡使檗皮，削去粗皮，用生蜜水浸半日，漉出晒干，用蜜涂，文武火炙，令蜜尽为度。每五两，用蜜三两。

〔元素曰〕二制治上焦，单制治中焦，不制治下焦也。〔时珍曰〕黄檗性寒而沉，生用则降实火，熟用则不伤胃，酒制则治上，盐制则治下，蜜制则治中。

【气味】苦，寒，无毒。〔元素曰〕性寒味苦，气味俱厚，沉而降，阴也。又云：苦厚微辛，阴中之阳，入足少阴经，为足太阳引经药。〔好古曰〕黄芩、栀子入肺，黄连入心，黄檗入肾，燥湿所归，各从其类也。故《活人书》四味解毒汤，乃上下内外通治之药。〔之才曰〕恶干漆，伏硫黄。

【主治】五脏肠胃中结热，黄疸肠痔，止泄痢，女子漏下赤白，阴伤蚀疮（《本经》）。疗惊气在皮间，肌肤热赤起，目热赤痛，口疮。久服通神（《别录》）。热疮疱起，虫疮血痢，止消渴，杀蛀虫（藏器）。男子阴痿，及傅茎上疮，治下血如鸡鸭肝片（甄权）。安心除劳，治骨蒸，洗肝明目，多泪，口干心热，杀疳虫，治蛔心痛，鼻衄，肠风下血，后分急热肿痛（大明）。泻膀胱相火，补肾水不足，坚肾壮骨髓，疗下焦虚，诸痿瘫痪，利下窍，除热（元素）。泻伏火，救肾水，治冲脉气逆，不渴而小便不通，诸疮痛不可忍（李杲）。得知母，滋阴降火。得苍术，除湿清热，为治痿要药。得细辛，泻膀胱火，治口舌生疮（震亨）。傅小儿头疮（时珍）。

【发明】〔元素曰〕黄檗之用有六：泻膀胱龙火，一也；利小便结，二也；除下焦湿肿，三也；痢疾先见血，四也；脐中痛，五也；补肾不足，壮骨髓，六也。凡肾水膀胱不足，诸痿厥，腰无力，于黄芪汤中加用，使两足膝中气力涌出，痿软即便去也，乃瘫痪必用之药。蜜炒研末，治口疮如神。故雷公《炮炙论》云：口疮舌坼，立愈黄酥。谓以酥炙根黄，含之也。〔杲曰〕黄檗、苍术，乃治痿要药。凡去下焦湿热作肿及痛，并膀胱有火邪，并小便不利及黄涩者。并用酒洗黄檗、知母为君，茯苓、泽泻为佐。凡小便不通而口渴者，邪热在气分，肺中伏热不能生水，是绝小便之源也。法当用气味俱薄、淡渗之药，猪苓、泽泻之类，泻肺火而清肺金，滋水之化源。若邪热在下焦血分，不渴而小便不通者，乃《素问》所谓无阴则阳无以生、无阳则阴无以化。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法当用气味俱厚、阴中之阴药治之，黄檗、知母是也。长安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渐成中满，腹坚如石，脚腿裂破出水，双睛凸出，饮食不下，痛苦不可名状。治满、利小便、渗泄之药服遍矣。予诊之曰：此乃奉养太过，膏粱积热，损伤肾水，致膀胱久而干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为呕哕。《难经》所谓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者。洁古老人言：热在下焦，但治下焦，其病必愈。遂处以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药，黄檗、知母各一两，酒洗焙碾，入桂一钱为引，熟水丸如芡子大。每服二百丸，沸汤下。少时如刀刺前阴火烧之状，溺如瀑泉涌出，床下成流，顾盼之间，肿胀消散。《内经》云：热者寒之。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以黄檗之苦寒泻热、补水润燥为君，知母之苦寒泻肾火为佐，肉桂辛热为使，寒因热用也。〔震亨曰〕黄檗走至阴，有泻火补阴之功，非阴中之火，不可用也。火有二：君火者，人火也，心火也，可以湿伏，可以水灭，可以直折，黄连之属可以制之；相火者，天火也，龙雷之火也，阴火也，不可以水湿折之，当从其性而伏之，惟黄檗之属可以降之。〔时珍曰〕古书言知母佐黄檗，滋阴降火，有金水相生之义。黄檗无知母，犹水母之无虾也。盖黄檗能制膀胱、命门阴中之火，知母能清肺金，滋肾水之化源。故洁古、东垣、丹溪皆以为滋阴降火要药，上古所未言也。盖气为阳，血为阴。邪火煎熬，则阴血渐涸，故阴虚火动之病须之。然必少壮气盛能食

者，用之相宜。若中气不足而邪火炽甚者，久服则有寒中之变。近时虚损，及纵欲求嗣之人，用补阴药，往往以此二味为君，日日服饵。降令太过，脾胃受伤，真阳暗损，精气不暖，致生他病。盖不知此物苦寒而滑渗，且苦味久服，有反从火化之害。故叶氏《医学统旨》有“四物加知母、黄檗，久服伤胃，不能生阴”之戒。

【附方】旧十二，新三十一。

阴火为病大补丸：用黄檗去皮，盐、酒炒褐为末，水丸梧子大。血虚，四物汤下；气虚，四君子汤下（丹溪方）。

男女诸虚《孙氏集效方》：坎离丸：治男子、妇人诸虚百损，小便淋漓，遗精白浊等证。黄檗（去皮，切）二斤，熟糯米一升，童子小便浸之，九浸九晒，蒸过晒研为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温酒送下。

上盛下虚水火偏盛，消中等证。黄檗一斤，分作四分，用醇酒、蜜汤、盐水、童尿浸洗，晒炒为末，以知母一斤，去毛切捣熬膏，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白汤下（《活人心统》）。

四治坎离诸丸方见《草部》苍术下。

脏毒痔漏下血不止。孙探玄《集效方》檗皮丸：用川黄檗皮（刮净）一斤，分作四分，三分用酒、醋、童尿各浸七日，洗晒焙，一分生炒黑色，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五十丸。久服除根。〇杨诚《经验方》百补丸：专治诸虚赤白浊。用川檗皮（刮净）一斤，分作四分，用酒、蜜、人乳、糯米泔各浸透，炙干切研，廪米饭丸。如上法服。〇又陆一峰檗皮丸：黄檗一斤，分作四分，三分用醇酒、盐汤、童尿各浸二日焙研，一分用酥炙研末，以猪脏一条去膜，入药在内扎，煮熟捣丸。如上法服之。

下血数升黄檗一两去皮，鸡子白涂炙，为末，水丸绿豆大。每服七丸，温水下。名金虎丸（《普济方》）。

小儿下血或血痢。黄檗半两，赤芍药四钱，为末，饭丸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食前米饮下（阎孝忠《集效方》）。

娠下痢白色，昼夜三五十行。根黄（厚者）蜜炒令焦为末，大蒜煨熟，去皮捣烂作膏，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三五十丸，日三服。神妙不可述（《妇人良方》）。

小儿热泻黄檗削皮，焙为末，用米汤和丸粟米大。每服一二十丸，米汤下（《十全博救方》）。

赤白浊淫及梦泄精滑。真珠粉丸：黄檗（炒）、真蛤粉各一斤，为末，滴水丸桐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温酒下。黄檗苦而降火，蛤粉咸而补肾也。又方：加知母（炒）、牡蛎粉（煅）、山药（炒）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丸，盐汤下（《洁古家珍》）。

积热梦遗心忪恍惚，膈中有热，宜清心丸主之。黄檗末一两，片脑一钱，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麦门冬汤下。此大智禅师方也（许学士《本事方》）。

消渴尿多能食。黄檗一斤，水一升，煮三五沸，渴即饮之，恣饮，数日即止（韦宙《独行方》）。

呕血热极黄檗蜜涂，炙干为末。麦门冬汤调服二钱，立瘥（《经验方》）。

时行赤目黄檗去粗皮为末，湿纸包裹，黄泥固，煨干。每用一弹子大，纱帕包之，浸水一盏，饭上蒸熟，乘热熏洗，极效。此方有金木水火土，故名五行汤。一丸可用三二次（《龙木论》）。

婴儿赤目在蓐内者。人乳浸黄檗汁点之（《小品方》）。

眼目昏暗每旦含黄檗一片，吐津洗之。终身行之，永无目疾

（《普济方》）。

卒喉痹痛黄檗片含之。又以一斤，酒一斗，煮二沸，恣饮便愈（《肘后方》）。

咽喉卒肿食饮不通。苦酒和黄檗末傅之，冷即易（《肘后方》）。

小儿重舌黄檗浸苦竹沥点之（《千金方》）。

口舌生疮《外台》：用黄檗含之良。〇《深师》：用蜜渍取汁，含之吐涎。〇寇氏《衍义》：治心脾有热，舌颊生疮。蜜炙黄檗、青黛各一分，为末，入生龙脑一字。掺之吐涎。〇赴筵散：用黄檗、细辛等分为末，掺。或用黄檗、干姜等分，亦良。

口疳臭烂绿云散：用黄檗五钱，铜绿二钱，为末。掺之，漱去涎（《三因方》）。

鼻疳有虫黄檗二两，冷水浸一宿，绞汁温服（《圣惠方》）。

鼻中生疮黄檗、槟榔末，猪脂和傅（《普济方》）。

唇疮痛痒黄檗末，以蔷薇根汁调涂，立效（《圣济录》）。

鬏毛毒疮生头中，初生如蒲桃，痛甚。黄檗一两，乳香二钱半，为末，槐花煎水调作饼，贴于疮口（《普济方》）。

小儿囟肿生下即肿者。黄檗末水调，贴足心（《普济方》）。

伤寒遗毒手足肿痛欲断。黄檗五斤，水三升煮，渍之（《肘后方》）。

痈疽乳发初起者。黄檗末和鸡子白涂之，干即易（梅师方）。

痈疽肿毒黄檗皮（炒）、川乌头（炮）等分，为末。唾调涂之，留头，频以米泔水润湿（《集简方》）。

小儿脐疮不合者。黄檗末涂之（《子母秘录》）。

小儿脓疮遍身不干。用黄檗末，入枯矾少许，掺之即愈（杨起《简便方》）。

男子阴疮有二种：一者阴蚀作臼，脓出；一者只生热疮。热疮用黄檗、黄芩等分煎汤，洗之。仍以黄檗、黄连作末，傅之。〇又法：黄檗煎汤洗之，涂以白蜜（《肘后方》）。

臁疮热疮黄檗末一两，轻粉三钱，猪胆汁调，搽之。或只用蜜炙黄檗一味。

火毒生疮凡人冬月向火，火气入内，两股生疮，其汁淋漓。用黄檗末掺之，立愈。一妇病此，人无识者，用此而愈（张杲《医说》）。

冻疮裂痛乳汁调黄檗末，涂之（《儒门事亲》）。

自死肉毒自死六畜有毒。以黄檗末，水服方寸匕（《肘后方》）。

敛疮生肌黄檗末，面糊调涂，效（《宣明方》）。

檀桓《拾遗》

【集解】〔藏器曰〕檀桓乃百岁檗之根，如天门冬，长三四

尺，别在一旁，以小根缀之。一名檀桓芝。出《灵宝方》。〔时珍曰〕《本经》但言黄檗根名檀桓。陈氏所说乃檗旁所生檀桓芝也，与陶弘景所说同。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心腹百病，安魂魄，不饥渴。久服轻身延年通神（《别录》）。长生神仙，去万病。为散，饮服方寸匕，尽一枚有验（藏器）。

小檗《唐本草》

【释名】子檗（弘景）、山石榴（〖《唐本》〗）。〔时珍曰〕此与金樱子、杜鹃花并名山石榴，非一物也。

【集解】〔弘景曰〕子檗树小，状如石榴，其皮黄而苦。又一种多刺，皮亦黄。并主口疮。〔恭曰〕小檗生山石间，所在皆有，襄阳岘山东者为良。一名山石榴，其树枝叶与石榴无别，但花异，子细黑圆如牛李子及女贞子尔。其树皮白，陶云皮黄，恐谬矣。今太常所贮，乃小树多刺而叶细者，名刺檗，非小檗也。〔藏器曰〕凡是檗木皆皮黄。今既不黄，非檗也。小檗如石榴，皮黄，子赤如枸杞子，两头尖。人剉枝以染黄。若云子黑而圆，恐是别物，非小檗也。〔时珍曰〕小檗山间时有之，小树也。其皮外白里黄，状如檗皮而薄小。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口疮疳□，杀诸虫，去心腹中热气（《唐本》）。治血崩（时珍）。○《妇人良方》治血崩，阿茄陀丸方中用之。

黄栌宋《嘉祐》

【集解】〔藏器曰〕黄栌生商洛山谷，四川界甚有之。叶圆木黄，可染黄色。

木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除烦热，解酒疸目黄，水煮服之（藏器）。洗赤眼及汤火、漆疮（时珍）。

【附方】新一。

大风癞疾黄栌木五两（剉，用新汲水一斗浸二七日，焙研），苏方木五两，乌麻子一斗（九蒸九暴），天麻二两，丁香、乳香各一两，为末。以赤黍米一升淘净，用浸黄栌水煮米粥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食后浆水下，日二、夜一（《圣济总录》）。

厚朴《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逐折。

【释名】烈朴（《日华》）、赤朴（《别录》）、厚皮（同）、重皮（《广雅》）。树名榛（《别录》），子名逐折（《别录》）。〔时珍曰〕其木质朴而皮厚，味辛烈而色紫赤，故有厚朴、烈、赤诸名。〔颂曰〕《广雅》谓之重皮，方书或作厚皮也。

【集解】〔《别录》曰〕厚朴生交阯、冤句。三月、九月、

十月采皮，阴干。〔弘景曰〕今出建平、宜都。极厚、肉紫色为好，壳薄而白者不佳。俗方多用，道家不须也。〔颂曰〕今洛阳、陕西、江淮、湖南、蜀川山谷中往往有之，而以梓州、龙州者为上。木高三四丈，径一二尺。春生叶如槲叶，四季不凋。红花而青实。皮极鳞皱而厚，紫色多润者佳，薄而白者不堪。〔宗奭曰〕今伊阳县及商州亦有，但薄而色淡，不如梓州者厚而紫色有油。〔时珍曰〕朴树肤白肉紫，叶如□□。五六月开细花，结实如冬青子，生青熟赤，有核。七八月采之，味甘美。

黄栌

厚朴

皮

〔修治〕〔敦曰〕凡使要紫色味辛者为好，刮去粗皮。入丸散，每一斤用酥四两炙熟用。若入汤饮，用自然姜汁八两炙尽为度。〔大明曰〕凡入药去粗皮，用姜汁炙，或浸炒用。〔宗奭曰〕味苦。不以姜制，则棘人喉舌。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曰〕大温。〔吴普曰〕神农、岐伯、雷公：苦，无毒。李当之：小温。〔权曰〕苦、辛，大热。〔元素曰〕气温，味苦、辛。气味俱厚，体重浊而微降，阴中阳也。〔杲曰〕可升可降。〔之才曰〕干姜为之使。恶泽泻、消石、寒水石。忌豆，食之动气。

〔主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惊悸，气血痹，死肌，去三虫（《本经》）。温中益气，消痰下气，疗霍乱及腹痛胀满，胃中冷逆，胸中呕不止，泄痢淋露，除惊，去留热心烦满，厚肠胃（《别录》）。健脾，治反胃，霍乱转筋，冷热气，泻膀胱及五脏一切气，妇人产前产后腹脏不安，杀肠中虫，明耳目，调关节（大明）。治积年冷气，腹内雷鸣虚吼，宿食不消，去结水，破宿血，化水谷，止吐酸水，大温胃气，治冷痛，主病人虚而尿白（甄权）。主肺气胀满，膨而喘咳（好古）。

〔发明〕〔宗奭曰〕厚朴，平胃散中用，最调中。至今此药盛行，既能温脾胃，又能走冷气，为世所须也。〔元素曰〕厚朴之用

有三：平胃，一也；去腹胀，二也；孕妇忌之，三也。虽除腹胀，若虚弱人，宜斟酌用之，误服脱人元气。惟寒胀大热药中兼用。乃结者散之之神药也。〔震亨曰〕厚朴属土，有火。其气温，能泻胃中之实也，平胃散用之。佐以苍术，正为泻胃中之湿，平胃土之太过，以致于中和而已，非谓温补脾胃也。习以成俗，皆谓之补，哀哉！其治腹胀者，因其味辛以提其滞气，滞行则宜去之。若气实人，误服参、芪药多补气，胀闷或作喘，宜此泻之。〔好古曰〕《本草》言厚朴治中风伤寒，头痛，温中益气，消痰下气，厚肠胃，去腹满，果泄气乎？果益气乎？盖与枳实、大黄同用，则能泄实满，所谓消痰下气是也。若与橘皮、苍术同用，则能除湿满，所谓温中益气是也。与解利药同用，则治伤寒头痛；与泻痢药同用，则厚肠胃。大抵其性味苦温，用苦则泄，用温则补也。故成无己云：厚朴之苦，以泄腹满。〔杲曰〕苦能下气，故泄实满；温能益气，故散湿满。

〔附方〕旧七，新七。

厚朴煎丸孙兆尝云：补肾不如补脾。脾胃气壮，则能饮食。饮食既进，则益营卫，养精血，滋骨髓。是以《素问》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形不足者补之以气。此药大补脾胃虚损，温中降气，化痰进食，去冷饮、呕吐、泄泻等证。用厚朴去皮剉片，用生姜二斤连皮切片，以水五升同煮干，去姜，焙朴。以干姜四两，甘草二两，再同厚朴以水五升煮干，去草，焙姜、朴为末。用枣肉、生姜同煮熟，去姜，捣枣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一方加熟附子（王璆《百一选方》）。

痰壅呕逆心胸满闷，不下饮食。厚朴一两，姜汁炙黄为末。非时米饮调下二钱匕（《圣惠方》）。

腹胀脉数厚朴三物汤：用厚朴半斤，枳实五枚，以水一斗二升，煎取五升，入大黄四两，再煎三升。温服一升，转动更服，不动勿服（张仲景《金匮要略》）。

腹痛胀满厚朴七物汤：用厚朴半斤制，甘草、大黄各三两，

枣十枚，大枳实五枚，桂二两，生姜五两，以水一斗，煎取四升。温服八合，日三。呕者，加半夏五合（《金匮要略》）。

男女气胀心闷，饮食不下，冷热相攻，久患不愈。厚朴（姜汁炙焦黑）为末。以陈米饮调服二钱匕，日三服（《斗门方》）。

反胃止泻方同上。

中满洞泻厚朴、干姜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鲍氏方）。

小儿吐泻胃虚及有痰惊。梓朴散：用梓州厚朴一两，半夏（汤泡七次，姜汁浸半日，晒干）一钱，以米泔三升同浸一百刻，水尽为度。如未尽，少加火熬干。去厚朴，只研半夏。每服半钱或一字，薄荷汤调下（钱乙《小儿直诀》）。

霍乱腹痛厚朴汤：用厚朴（炙）四两，桂心二两，枳实五枚，生姜二两，水六升，煎取二升，分三服。此陶隐居方也。唐石泉公王方庆《广南方》云：此方不惟治霍乱，凡诸病皆治。〇《圣惠方》：用厚朴姜汁炙，研末。新汲水服二钱，如神。

下痢水谷久不瘥者。厚朴三两，黄连三两，水三升，煎一升，空心细服（梅师方）。

大肠干结厚朴生研，猪脏（煮）捣，和丸梧子大。每姜水下三十丸（《十便良方》）。

尿浑白浊心脾不调，肾气浑浊。用厚朴（姜汁炙）一两，白茯苓一钱，水、酒各一碗，煎一碗，温服（《经验良方》）。

月水不通厚朴三两炙切，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空心饮。不过三四剂，神验。一加桃仁、红花（《子母秘录》）。

逐折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疗鼠瘘，明目益气（《别录》）。

〔正误〕〔《别录·有名未用》曰〕逐折杀鼠，益气明目。一名百合，一名厚实，生木间，茎黄，七月实，黑如大豆。〔弘景曰〕杜仲子，亦名逐折。〔时珍曰〕《别录》厚朴条下，已言子名逐折；而《有名未用》中复出逐折，主治相同，惟鼠瘘、杀鼠字误，未知孰是尔。所云厚实，乃厚朴实也，故皮谓之厚皮。陶氏不知，援引杜仲为注，皆误矣。今正之。

【附录】浮烂罗勒〔藏器曰〕生康国。皮似厚朴，味酸，平，无毒。主一切风气，开胃补心，除冷痹，调脏腑。

杜仲《本经·上品》

【释名】思仲（《别录》）、思仙（《本经》）、木绵（《吴普》）、檺（〖《图经》〗）。〔时珍曰〕昔有杜仲服此得道，因以名之。思仲、思仙，皆由此义。其皮中有银丝如绵，故曰木绵。其子名逐折，与厚朴子同名。

【集解】〔《别录》曰〕杜仲生上虞山谷及上党、汉中。二月、五月、六月、九月采皮。〔弘景曰〕上虞在豫州，虞、虢之虞，非会稽上虞县也。今用出建平、宜都者。状如厚朴，折之多白丝者为佳。〔保昇曰〕生深山大谷，所在有之。树高数丈，叶似辛夷。〔颂曰〕今出商州、成州、峡州近处大山中，叶亦类柘，其皮折之白丝相连。江南谓之檺。初生嫩叶可食，谓之檺芽。花、实苦涩，亦堪入药。木可作屐，益脚。

杜仲

皮

〔修治〕〔敦曰〕凡使削去粗皮。每一斤，用酥一两，蜜三两，和涂火炙，以尽为度。细剉用。

〔气味〕辛，平，无毒。〔《别录》曰〕甘，温。〔权曰〕苦，暖。〔元素曰〕性温，味辛、甘。气味俱薄，沉而降，阴也。〔杲曰〕阳也，降也。〔好古曰〕肝经气分药也。〔之才曰〕恶玄参、蛇蜕皮。

〔主治〕腰膝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强志，除阴下痒湿，小便余沥。久服轻身耐老（《本经》）。脚中酸疼，不欲践地（《别录》）。治肾劳，腰脊挛（大明）。肾冷，□腰痛。人虚而身强直，风也。腰不利，加而用之（甄权）。能使筋骨相着（李杲）。润肝燥，补肝经风虚（好古）。

〔发明〕〔时珍曰〕杜仲古方只知滋肾，惟王好古言是肝经气分药，润肝燥，补肝虚，发昔人所未发也。盖肝主筋，肾主骨。肾充则骨强，肝充则筋健。屈申利用，皆属于筋。杜仲色紫而润，味甘微辛，其气温平。甘温能补，微辛能润。故能入肝而补肾，子能令母实也。按庞元英《谈薮》云：一少年新娶，后得脚软病，且疼甚。医作脚气治不效。路钤孙琳诊之。用杜仲一味，寸断片拆。每以一两，用半酒、半水一大盏煎服。三日能行，又三日全愈。琳曰：此乃肾虚，非脚气也。杜仲能治腰膝痛，以酒行之，则为效容易矣。

〔附方〕旧三，新三。

青娥丸方见补骨脂下。

肾虚腰痛崔元亮《海上集验方》：用杜仲去皮炙黄一大斤，分作十剂。每夜取一剂，以水一大升，浸至五更，煎三分减一，取汁，以羊肾三四枚切下，再煮三五沸，如作羹法，和以椒、盐，空腹顿服。〇《圣惠方》：入薤白七茎。〇《箧中方》：加五味子半斤。

风冷伤肾腰背虚痛。杜仲一斤切炒，酒二升，渍十日，日服三合。此陶隐居《得效方》也。〇《三因方》：为末，每旦以温酒服二钱。

病后虚汗及眠中流汗。杜仲、牡蛎等分，为末。卧时水服五匕，不止更服（《肘后方》）。

频惯堕胎或三四月即堕者。于两月前，以杜仲八两（糯米煎汤浸透，炒去丝），续断二两（酒浸焙干）为末，以山药五六两，为末作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肘后方》：用杜仲焙研，枣肉为丸。糯米饮下（杨起《简便方》）。

产后诸疾及胎脏不安。杜仲去皮，瓦上焙干，木臼捣末，煮枣肉和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糯米饮下，日二服（《胜金方》）。

櫐芽

〔气味〕缺。

〔主治〕作蔬，去风毒脚气，久积风冷，肠痔下血。亦可煎汤（苏颂）。

椿、樗《唐本草》

〔校正〕并入《嘉祐》椿荚。

【释名】香者名椿（〖《玉篇》〗。《集韵》作檽，《夏书》作杶，《左传》作樗），臭者名樗（〖《诗经》〗。音丑居切，亦作□。〖《说文》〗），山樗名栲（音考。〖《尔雅》〗）、虎目树（《拾遗》）、大眼桐（〖《仁存方》〗）。〔时珍曰〕椿、樗易长而多寿考，故有椿、栲之称。《庄子》言“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是矣。椿香而樗臭，故椿字又作檽，其气熏也。□字从虖，其气臭，人呵嘑之也。樗亦椿音之转尔。〔藏器曰〕俗呼椿为猪椿，北人呼樗为山椿，江东呼为虎目树，亦名虎眼。谓叶脱处有痕，如虎之眼目。又如樗蒲子，故得此名。

【集解】〔恭曰〕椿、樗二树形相似，但樗木疏、椿木实为别也。〔颂曰〕二木南北皆有之。形干大抵相类，但椿木实而叶香可啖，樗木疏而气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气，并采无时。樗木最为无用，《庄子》所谓“吾有大木，人谓之樗，其本拥肿不中绳墨，小枝曲拳不中规矩”者。《尔雅》云：栲，山樗。郭璞注云：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亦类漆树。俗语云：檽、樗、栲、漆，相似如一。陆玑《诗疏》云：山栲与田樗无异，叶差狭尔。吴人以叶为茗。〔宗奭曰〕椿、樗皆臭，但一种有花结子，一种无花不实。世以无花

而木身大，其干端直者为椿，椿木用叶。其有花、荚而木身小，干多迂矮者为樗，樗用根及荚、叶。又虫部有樗鸡，不言椿鸡，以显有鸡者为樗，无鸡者为椿。古人命名其义甚明。〔禹锡曰〕樗之有花者无荚，有荚者无花。其荚夏月常生臭樗上，未见椿上有荚者。然世俗不辨椿、樗之异，故呼樗荚为椿荚尔。〔时珍曰〕椿、樗、栲，乃一木三种也。椿木皮细肌实而赤，嫩叶香甘可茹。樗木皮粗肌虚而白，其叶臭恶，歉年人或采食。栲木即樗之生山中者，木亦虚大，梓人亦或用之。然爪之如腐朽，故古人以为不材之木，不似椿木坚实，可入栋梁也。

椿、樗

叶

〔气味〕苦，温，有小毒。〔诜曰〕椿芽多食动风，熏十二经脉、五藏六腑，令人神昏血气微。若和猪肉、热面频食则中满，盖拥经络也。〔时珍曰〕椿叶无毒，樗叶有小毒。

〔主治〕煮水，洗疮疥风疽。樗木根、叶尤良（《唐本》）。白秃不生发，取椿、桃、楸叶心捣汁，频涂之（时珍）。嫩芽瀹食，消风祛毒

（《生生编》）。

白皮及根皮

〔修治〕〔敦曰〕凡使椿根，不近西头者为上。采出拌生葱蒸半日，剉细，以袋盛挂屋南畔，阴干用。〔时珍曰〕椿、樗木皮、根皮，并刮去粗皮，阴干，临时切焙入用。

〔气味〕苦，温，无毒。〔权曰〕微热。〔震亨曰〕凉而燥。〔藏器曰〕樗根有小毒。〔时珍曰〕樗根制硫黄、砒石、黄金。

〔主治〕疳□。樗根尤良（《唐本》）。去口鼻疳虫，杀蛔虫疥□，鬼注传尸，蛊毒下血，及赤白久痢（藏器）。得地榆，止疳痢（萧炳）。止女子血崩，产后血不止，赤带，肠风泻血不住，肠滑泻，缩小便。蜜炙用（大明）。利溺涩（雷敦）。治赤白浊，赤白带，湿气下痢，精滑梦遗，燥下湿，去肺胃陈积之痰（震亨）。

〔发明〕〔诜曰〕女子血崩，及产后血不止，月信来多，并赤带下。宜取东引细椿根一大握洗净，以水一大升煮汁，分服便断。小儿疳痢，亦宜多服。仍取白皮一握，粳米五十粒，葱白一握，炙甘草三寸，豉两合，水一升，煮半升，以意服之。枝叶功用皆同。〔震亨曰〕椿根白皮，性凉而能涩血。凡湿热为病，泻痢浊带，精滑梦遗诸证，无不用之，有燥下湿及去肺胃陈痰之功。治泄泻，有除湿实肠之力。但痢疾滞气未尽者，不可遽用。宜入丸散，亦可煎服，不见有害。予每用炒研糊丸，看病作汤使，名固肠丸也。〔时珍曰〕椿皮色赤而香，樗皮色白而臭，多服微利人。盖椿皮入血分而性涩，樗皮入气分而性利，不可不辨。其主治之功虽同，而涩利之效则异，正如茯

苓、芍药，赤、白颇殊也。凡血分受病不足者，宜用椿皮；气分受病有郁者，宜用樗皮，此心得之微也。《乾坤生意》治疮肿下药，用樗皮以无根水研汁，服二三碗，取利数行，是其验矣。故陈藏器言樗皮有小毒，盖有所试也。〔宗奭曰〕洛阳一女子，年四十六七，耽饮无度，多食鱼蟹，畜毒在脏，日夜二三十泻，大便与脓血杂下，大肠连肛门痛不堪任。医以止血痢药不效，又以肠风药则益甚，盖肠风则有血无脓。如此半年余，气血渐弱，食减肌瘦。服热药则腹愈痛，血愈下；服冷药即注泄食减，服温平药则病不知。如此期年，垂命待尽。或人教服人参散，一服知，二服减，三服脓血皆定，遂常服之而愈。其方治大肠风虚，饮酒过度，挟热下痢脓血痛甚，多日不瘥。用樗根白皮一两，人参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调服，米饮亦可。忌油腻、湿面、青菜、果子、甜物、鸡、猪、鱼、羊、蒜、薤等。

〔附方〕旧六，新十。

去鬼气樗根皮一握细切，以童儿小便二升，豉一合，浸一宿，绞汁煎一沸。三五日一度，服之（陈藏器《本草》）。

小儿疳疾椿白皮（日干）二两为末，以粟米淘净研浓汁，和丸梧子大。十岁三四丸，米饮下，量人加减。仍以一丸纳竹筒中，吹入鼻内，三度良（《子母秘录》）。

小儿疳痢困重者。用樗白皮捣粉，以水和作枣大馄饨子。日晒少时，又捣，如此三遍，以水煮熟，空肚吞七枚。重者不过七服。忌油腻、热面、毒物。〇又方：用樗根浓汁一蚬壳，和粟米泔等分，灌下部。再度即瘥，其验如神。大人亦宜（《外台秘要》）。

休息痢疾日夜无度，腥臭不可近，脐腹撮痛。东垣《脾胃论》：用椿根白皮、诃黎勒各半两，母丁香三十个，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〇唐瑶《经验方》：用椿根白皮东南行者，长流水内漂三日，去黄皮，焙为末。每一两加木香二钱，粳米饭为丸。每服一钱二分，空腹米饮下。

水谷下利及每至立秋前后即患痢，兼腰痛。取樗根一大两捣筛，以好面捻作馄饨（如皂子大），水煮熟。每日空心服十枚。并无禁忌，神良（刘禹锡《传信方》）。

下利清血腹中刺痛。椿根白皮洗刮晒研，醋糊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三四十丸。一加苍术、枳壳减半（《经验方》）。

脏毒下痢赤白。用香椿洗刮取皮，日干为末。饮下一钱，立效（《经验方》）。

脏毒下血温白丸：用椿根白皮去粗皮，酒浸晒研，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淡酒服五十丸，或酒糊丸亦可（《儒门事亲》）。

下血经年樗根三钱，水一盏，煎七分，入酒半盏服。或作丸服。虚者加人参等分。即虎眼树（《仁存方》）。

血痢下血腊月，日未出时，取背阴地北引樗根皮，东流水洗净，挂风处阴干为末。每二两入寒食面一两，新汲水丸梧子大，阴干。每服三十丸，水煮滚，倾出，温水送下。忌见日，则无效。名如神丸（《普济方》）。

脾毒肠风因营卫虚弱，风气袭之，热气乘之，血渗肠间，故大便下血。用臭椿根（刮去粗皮，焙干）四两，苍术（米泔浸焙）、枳壳（麸炒）各一两，为末，醋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日三服（《本事方》）。

产后肠脱不能收拾者。樗枝（取皮焙干）一握，水五升，连根葱五茎，汉椒一撮，同煎至三升，去滓倾盆内。乘热熏洗（冷则再热，一服可作五次用），洗后睡少时。忌盐鲊、酱面、发风毒物，及用心劳力等事。年深者亦治之（《妇人良方》）。

女人白带椿根白皮、滑石等分，为末，粥丸梧子大。每空腹白汤下一百丸。〇又方：椿根白皮一两半，干姜（炒黑）、白芍药

（炒黑）、黄檗（炒黑）各二钱，为末。如上法丸服（丹溪方）。

男子白浊方同上。

荚

〔释名〕凤眼草（象形）。

〔主治〕大便下血（《嘉祐》）。

〔附方〕新三。

肠风泻血椿荚半生半烧，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普济方》）。

误吞鱼刺《生生编》：用椿树子烧研，酒服二钱。〇《保寿堂方》：用香椿树子（阴干）半碗，擂碎，热酒冲服，良久连骨吐出。

洗头明目用凤眼草（即椿树上丛生荚也）烧灰淋水洗头，经一年眼如童子。加椿皮灰尤佳。正月七日、二月八日、三月四日、四月五日、五月二日、六月四日、七月七日、八月三日、九月二十日、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十四日洗之（《卫生易简》）。

漆《本经·上品》

【释名】桼（〖《说文》〗）。〔时珍曰〕许慎《说文》云：漆本作桼，木汁可以□物，其字象水滴而下之形也。

【集解】〔《别录》曰〕干漆生汉中山谷。夏至后采，干之。〔弘景曰〕今梁州漆最甚，益州亦有。广州漆性急易燥。其诸处漆桶中自然干者，状如蜂房孔孔隔者为佳。〔保昇曰〕漆树高二三丈

余，皮白，叶似椿，花似槐，其子似牛李子，木心黄。六月、七月刻取滋汁。金州者最善。漆性并急，凡取时须荏油解破，故淳者难得，可重重别制拭之。上等清漆，色黑如鏧，若铁石者好。黄嫩若蜂窠者不佳。〔颂曰〕今蜀、汉、金、峡、襄、歙州皆有之。以竹筒钉入木中，取汁。崔豹《古今注》云：以刚斧斫其皮开，以竹管承之，滴汁则成漆也。〔宗奭曰〕湿漆药中未见用，凡用者皆干漆尔。其湿者，在燥热及霜冷时则难干；得阴湿，虽寒月亦易干，亦物之性也。若沾渍人，以油治之。凡验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细而不断，断而急收起；又涂于干竹上，荫之速干者，并佳。〔时珍曰〕漆树人多种之，春分前移栽易成，有利。其身如柿，其叶如椿。以金州者为佳，故世称金漆。人多以物乱之。《试诀》有云："微扇光如镜，悬丝急似钩。撼成琥珀色，打着有浮沤。"今广浙中出一种漆树，似小榎而大。六月取汁漆物，黄泽如金，即《唐书》所谓黄漆者也。入药仍当用黑漆。广南漆作饴糖气，沾沾无力。

漆

干漆

〔修治〕〔大明曰〕干漆入药，须捣碎炒熟。不尔，损人肠胃。若是湿漆，煎干更好。亦有烧存性者。

〔气味〕辛，温，无毒。〔权曰〕辛、咸。〔宗奭曰〕苦。〔元素曰〕辛，平，有毒。降也，阳中阴也。〔之才曰〕半夏为之使。畏鸡子，忌油脂。〔弘景曰〕生漆毒烈，人以鸡子和服之去虫，犹自啮肠胃也。畏漆人乃致死者。外气亦能使身肉疮肿，自有疗法。〔大明曰〕毒发，饮铁浆并黄栌汁、甘豆汤、吃蟹，并可制之。〔时珍曰〕今人货漆多杂桐油，故多毒。《淮南子》云：蟹见漆而不干。《相感志》云：漆得蟹而成水。盖物性相制也。凡人畏漆者，嚼蜀椒涂口鼻则可免。生漆疮者，杉木汤、紫苏汤、漆姑草汤、蟹汤浴之，皆良。

〔主治〕绝伤，补中，续筋骨，填髓脑，安五脏，五缓六急，风寒湿痹。生漆：去长虫。久服轻身耐老（《本经》）。干漆：疗咳嗽，消瘀血痞结腰痛，女子疝瘕，利小肠，去蛔虫（《别录》）。杀三虫，主女人经脉不通（甄权）。治传尸劳，除风（大明）。削年深坚结之积滞，破日久凝结之瘀血（元素）。

〔发明〕〔弘景曰〕仙方用蟹消漆为水，炼服长生。《抱朴子》云：淳漆不粘者，服之通神长生。或以大蟹投其中，或以云母水，或以玉水合之服，九虫悉下，恶血从鼻出。服至一年，六甲、行厨至也。〔震亨曰〕漆属金，有水与火，性急而飞补。用为去积滞之药，中节则积滞去后，补性内行，人不知也。〔时珍曰〕漆性毒而杀虫，降而行血。所主诸证虽繁，其功只在二者而已。

〔附方〕旧四，新七。

小儿虫病胃寒危恶证，与痫相似者。干漆（捣烧烟尽）、白芜荑等分，为末。米饮服一字至一钱（杜壬方）。

九种心痛及腹胁积聚滞气。筒内干漆一两，捣炒烟尽，研末，醋煮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丸至九丸，热酒下（《简要济众》）。

女人血气妇人不曾生长，血气疼痛不可忍，及治丈夫疝气，小肠气撮痛者，并宜服二圣丸。湿漆一两，熬一食顷，入干漆末一两，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四丸，温酒下。怕漆人不可服（《经验方》）。

女人经闭《指南方》：万应丸：治女人月经瘀闭不来，绕脐寒疝痛彻，及产后血气不调，诸癥瘕等病。用干漆一两（打碎，炒烟尽），牛膝末一两，以生地黄汁一升，入银、石器中慢熬，俟可丸，丸如梧子大。每服一丸，加至三五丸，酒、饮任下，以通为度。〇《产宝》方：治女人月经不利，血气上攻，欲呕，不得睡。用当归四钱，干漆三钱（炒烟尽），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温酒下。〇《千金》：治女人月水不通，脐下坚如杯，时发热往来，下痢羸瘦，此为血瘕。若生肉癥，不可治也。干漆一斤烧研，生地黄二十斤取汁和，煎至可丸，丸梧子大。每服三丸，空心酒下。

产后青肿疼痛，及血气水疾。干漆、大麦芽等分，为末，新瓦罐相间铺满，盐泥固济，锻赤，放冷研散。每服一二钱，热酒下。但是产后诸疾皆可服（《妇人经验方》）。

五劳七伤补益方：用干漆、柏子仁、山茱萸、酸枣仁各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七丸，温酒下，日二服（《千金方》）。

喉痹欲绝不可针药者。干漆烧烟，以筒吸之（《圣济总录》）。

解中蛊毒平胃散末，以生漆和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七十丸至百丸（《直指方》）。

下部生疮生漆涂之良（《肘后方》）。

漆叶

〔气味〕缺。

〔主治〕五尸劳疾，杀虫。暴干研末，日用酒服一钱匕（时珍）。

〔发明〕〔颂曰〕《华佗传》载：彭城樊阿，少师事佗。佗授以漆叶青黏散方，云服之去三虫，利五脏，轻身益气，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年五百余岁。漆叶所在有之。青黏生丰、沛、彭城及朝歌。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脏，益精气。本出于迷人入山，见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为佳，语阿。阿秘之。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问之。因醉误说，人服多验。后无复有人识青黏，或云即黄精之正叶者也。〔时珍曰〕按葛洪《抱朴子》云：漆叶、青黏，凡薮之草也。樊阿服之，得寿二百岁，而耳目聪明，犹能持针治病。此近代之实事，良史所记注者也。洪说犹近于理，前言阿年五百岁者，误也。或云青黏即葳蕤。

漆子

〔主治〕下血（时珍）。

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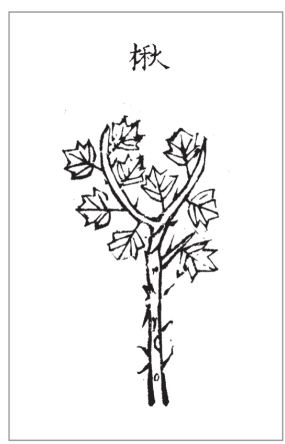
〔主治〕小儿解颅、腹胀、交胫不行方中用之（时珍）。

梓《本经·下品》

【释名】木王（〖《埤雅》〗）。〔时珍曰〕梓或作杍，其义未详。按陆佃《埤雅》云：梓为百木长，故呼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故《书》以《梓材》名篇，《礼》以梓人名匠，朝廷以梓宫名棺也。罗愿云：屋室有此木，则余材皆不震。其为木王可知。

【集解】〔《别录》曰〕梓白皮生河内山谷。〔弘景曰〕此即梓树之皮。梓有三种，当用朴素不腐者。〔颂曰〕今近道皆有之，宫寺人家园亭亦多植之。木似桐而叶小，花紫。《尔雅》云：椅，梓。郭璞注云：即楸也。《诗·鄘风》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陆玑注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为椅，大同而小异也。入药当用有子者。又一种鼠梓，一名楰，亦楸属也。枝叶木理皆如楸。今人谓之苦楸，江东人谓之虎梓。《诗·小雅》云"北山有楰"是也。鼠李一名鼠梓，或云即此。然花实都不相类，恐别一物而名同尔。〔藏器曰〕楸生山谷间，与梓树本同末异，或以为一物者误矣。〔大明曰〕梓有数般，惟楸梓皮入药佳，余皆不堪。〔机曰〕按《尔雅翼》云：《说文》言：椅，梓也。梓，楸也。槚亦楸也。然则椅、梓、槚、楸，一物四名。而陆玑《诗疏》以楸之疏理白色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者为椅。贾思勰《齐民要术》又以白色有角者为梓，即角楸也，又名子楸。黄色无子者为椅楸，又名荆黄楸。但以子之有无为别。其角细长如箸，其长近尺，冬后叶落而角犹在树。其实亦名豫章。〔时珍曰〕梓木处处有之。有三种：木理白者为梓，赤者为楸，梓之美文者为椅，楸之小者为榎。诸家疏注，殊欠分明。桐亦名椅，与此不同。此椅即《尸子》所谓"荆有长松、文椅"者也。

梓



楸

梓白皮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热毒，去三虫（《本经》）。疗目中疾，主吐逆胃反。小儿热疮，身头热烦，蚀疮，煎汤浴之，并捣傅（《别录》）。煎汤洗小儿

壮热，一切疮疥，皮肤瘙痒（大明）。治温病复感寒邪，变为胃碗，煮汁饮之（时珍）。

〔附方〕新一。

时气温病头痛壮热，初得一日。用生杼木削去黑皮，取里白者切一升，水二升五合煎汁。每服八合，取瘥（《肘后方》）。

叶

〔主治〕捣傅猪疮。饲猪，肥大三倍（《本经》）。疗手脚火烂疮（《别录》）。〔弘景曰〕桐叶、梓叶肥猪之法未见，应在商丘子《养猪经》中。〔恭曰〕二树花叶饲猪，并能肥大且易养，见《李当之本草》及《博物志》，然不云傅猪疮也。

〔附方〕新一。

风癣疙瘩梓叶、木绵子、羯羊屎、鼠屎等分，入瓶中合定，烧取汁涂之（《试效录验方》）。

楸《拾遗》

【释名】榎（〖《尔雅》〗）。〔时珍曰〕楸叶大而早脱，故谓之楸；榎叶小而早秀，故谓之榎。唐时立秋日，京师卖楸叶，妇女、儿童剪花戴之，取秋意也。《尔雅》云：叶小而皯，榎。叶大而皯，楸。皯音鹊，皮粗也。

【集解】见梓下。〔周定王曰〕楸有二种。一种刺楸，其树高大，皮色苍白，上有黄白斑点，枝梗间多大刺。叶似楸而薄，味甘，嫩时炸熟，水淘过拌食。〔时珍曰〕楸有行列，茎干直耸可爱。

至秋垂条如线，谓之楸线，其木湿时脆，燥则坚，故谓之良材，宜作棋枰，即梓之赤者也。

木白皮

〔气味〕苦，小寒，无毒。〔珣曰〕微温。

〔主治〕吐逆，杀三虫及皮肤虫。煎膏，粘傅恶疮疽瘘，痈肿疳痔。除脓血，生肌肤，长筋骨（藏器）。消食涩肠下气，治上气咳嗽。亦入面药（李珣）。口吻生疮，贴之，频易取效（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瘘疮楸枝作煎，频洗取效（《肘后方》）。

白癜风疮楸白皮五斤，水五斗，煎五升，去滓，煎如稠膏。日三摩之（《圣济总录》）。

叶

〔气味〕同皮。

〔主治〕捣傅疮肿。煮汤，洗脓血。冬取干叶用之。诸痈肿溃及内有刺不出者，取叶十重贴之（藏器。〇出《范汪方》）。

〔发明〕〔时珍曰〕楸乃外科要药，而近人少知。葛常之《韵语阳秋》云：有人患发背溃坏，肠胃可窥，百方不瘥。一医用立秋日太阳未升时采楸树叶，熬之为膏，傅其外；内以云母膏作小丸

服，尽四两，不累日而愈也。东晋范汪，名医也，亦称楸叶治疮肿之功。则楸有拔毒排脓之力可知。

〔附方〕旧一，新七。

上气咳嗽腹满羸瘦者。楸叶三斗，水三斗，煮三十沸，去滓，煎至可，丸如枣大。以筒纳入下部中，立愈（崔元亮《海上集验方》）。

一切毒肿不问硬软。取楸叶十重傅肿上，旧帛裹之，日三易之。当重重有毒气为水，流在叶上。冬月取干叶，盐水浸软，或取根皮捣烂，傅之皆效。止痛消肿，食脓血，胜于众药（范汪《东阳方》）。

瘰疬瘘疮楸煎神方：秋分前后早晚，令人持袋摘楸叶，纳袋中。秤取十五斤，以水一石，净釜中煎取三斗，又换锅煎取七八升，又换锅煎取二升，乃纳不津器中。用时先取麻油半合，蜡一分，酥一栗子许，同消化。又取杏仁七粒，生姜少许，同研。米粉二钱，同入膏中搅匀。先涂疮上，经二日来乃拭却，即以篦子匀涂楸煎满疮上，仍以软帛裹之。且日一拭，更上新药。不过五六上，已破者即便生肌，未破者即内消。瘥后须将慎半年。采药及煎时，并禁孝子、妇人、僧道、鸡犬见之（《箧中方》）。

灸疮不瘥痒痛不瘥。楸叶及根皮为末，傅之（《圣惠方》）。

头痒生疮楸叶捣汁，频涂（《圣惠方》）。

儿发不生楸叶中心，捣汁频涂（《千金翼》）。

小儿目翳嫩楸叶三两烂捣，纸包泥裹，烧干去泥，入水少许，绞汁，铜器慢熬如稀饧，瓷合收之。每旦点之（《普济方》）。

小儿秃疮楸叶捣汁，涂之（《子母秘录》）。

桐《本经·下品》

【释名】白桐（弘景）、黄桐（《图经》）、泡桐（《纲目》）、椅桐（弘景）、荣桐（〖《尔雅》〗）。〔时珍曰〕《本经》桐叶，即白桐也。桐华成筒，故谓之桐。其材轻虚，色白而有绮文，故俗谓之白桐、泡桐，古谓之椅桐也。先花后叶，故《尔雅》谓之荣桐。或言其花而不实者，未之察也。陆玑以椅为梧桐，郭璞以荣为梧桐，并误矣。

【集解】〔《别录》曰〕桐叶生桐柏山谷。〔弘景曰〕桐树有四种：青桐，叶、皮青，似梧而无子；梧桐，皮白，叶似青桐而有子，子肥可食；白桐，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与岗桐无异，但有花、子，二月开花，黄紫色，《礼》云“三月桐始华”者也，堪作琴瑟；岗桐无子，是作琴瑟者。《本草》用桐华，应是白桐。〔颂曰〕桐处处有之。陆玑《草木疏》言白桐宜为琴瑟。云南牂牁人，取花中白毳淹渍，绩以为布，似毛布，谓之华布。椅，即梧桐也。今江南人作油者，即冈桐也，有子大于梧子。江南有赪桐，秋开红花，无实。有紫桐，花如百合，实堪糖煮以啖。岭南有刺桐，花色深红。〔宗奭曰〕《本经》桐叶不指定是何桐，致难执用。但四种各有治疗。白桐，叶三杈，开白花，不结子。无花者为冈桐，不中作琴，体重。荏桐，子可作桐油。梧桐，结子可食。〔时珍曰〕陶注桐有四种，以无子者为青桐、冈桐，有子者为梧桐、白桐。寇注言白桐、冈桐皆无子。苏注以冈桐为油桐。而贾思勰《齐民要术》言：实而皮青者为梧桐，华而不实者为白桐。白桐冬结似子者，乃是明年之华房，非子也。冈桐即油桐也，子大有油。其说与陶氏相反。以今咨访，互有是否。盖白桐即泡桐也。叶大径尺，最易生长。皮色粗白，其木轻虚，不生虫蛀，作器物、屋柱甚良。二月开花，如牵牛花而白色。结实大如巨枣，长寸余，壳内有子片，轻虚如榆荚、葵实之状，老则壳裂，

随风飘扬。其花紫色者名冈桐。荏桐即油桐也。青桐即梧桐之无实者。按陈翥《桐谱》，分别白桐、冈桐甚明。云：白花桐，文理粗而体性慢，喜生朝阳之地。因子而出者，一年可起三四尺；由根而出者，可五七尺。其叶圆大而尖长有角，光滑而毳。先花后叶。花白色，花心微红。其实大二三寸，内为两房，房内有肉，肉上有薄片，即其子也。紫花桐，文理细而体性坚，亦生朝阳之地，不如白桐易长。其叶三角而圆，大如白桐，色青多毛而不光，且硬，微赤。亦先花后叶，花色紫。其实亦同白桐而微尖，状如诃子而粘，房中肉黄色。二桐皮色皆一，但花、叶小异，体性坚、慢不同尔。亦有冬月复花者。

桐

桐叶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恶蚀疮着阴（《本经》）。消肿毒，生发（时珍）。

〔附方〕新四。

手足肿浮桐叶煮汁渍之，并饮少许。或加小豆，尤妙（《圣惠方》）。

痈疽发背大如盘，臭腐不可近。桐叶醋蒸贴上。退热止痛，渐渐生肉收口，极验秘方也（《医林正宗》）。

发落不生桐叶一把，麻子仁三升，米泔煮五六沸，去滓。日日洗之则长（《肘后方》）。

发白染黑经霜桐叶及子，多收捣碎，以甑蒸之，生布绞汁，沐头（《普济方》）。

木皮

〔主治〕五痔，杀三虫（《本经》）。疗奔豚气病（《别录》）。五淋。沐发，去头风，生发滋润（甄权）。治恶疮，小儿丹毒，煎汁涂之（时珍）。

〔附方〕新三。

肿从脚起削桐木煮汁，渍之，并饮少许（《肘后方》）。

伤寒发狂六七日热极狂言，见鬼欲走。取桐皮（削去黑，擘断四寸）一束，以酒五合，水一升，煮半升，去滓顿服。当吐下青黄汁数升，即瘥（《肘后方》）。

跌扑伤损水桐树皮，去青留白，醋炒捣傅（《集简方》）。

花

〔主治〕傅猪疮。饲猪，肥大三倍（《本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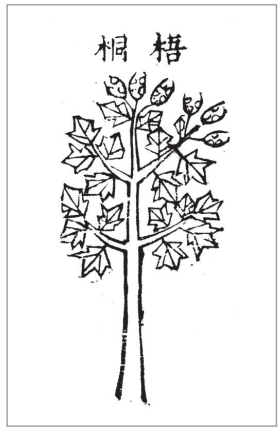
〔附方〕新一。

眼见诸物禽虫飞走，乃肝胆之疾。青桐子花、酸枣仁、玄明粉、羌活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水煎和滓，日三服（《经验良方》）。

梧桐《纲目》

【释名】榇（〖《尔雅》〗）。〔时珍曰〕梧桐名义未详。《尔雅》谓之榇，因其可为棺，《左传》所谓“桐棺三寸”是矣。旧附桐下，今别出条。

【集解】〔弘景曰〕梧桐皮白，叶似青桐，而子肥可食。〔颂曰〕陶氏谓白桐一名椅桐。陆玑谓梓实桐皮为椅，即今梧桐。是二种俱有椅名也。《遁甲书》云：梧桐可知日月正闰。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从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有闰十三叶，小余者，视之则知闰何月也。故曰梧桐不生则九州异。〔宗奭曰〕梧桐四月开嫩黄小花，一如枣花。枝头出丝，堕地成油，沾渍衣履。五六月结子，人收炒食，味如菱、芡。此是《月令》“清明桐始华”者。〔时珍曰〕梧桐处处有之。树似桐而皮青不皲，其木无节直生，理细而性紧。叶似桐而稍小，光滑有尖。其花细蕊，坠下如醭。其荚长三寸许，五片合成，老则裂开如箕，谓之囊鄂。其子缀于囊鄂上，多者五六，少或二三。子大如胡椒，其皮皱。罗愿《尔雅翼》云：梧桐多阴，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其木易生，鸟衔子堕辄生。但晚春生叶，早秋即凋。古称凤凰非梧桐不栖，岂亦食其实乎？《诗》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阳。”《齐民要术》云：“梧桐生山石间者，为乐器更鸣响也。”



梧桐

木白皮

〔气味〕缺。

〔主治〕烧研，和乳汁涂须发，变黄赤（时珍）。治肠痔（苏颂）。〇《删繁方》治痔，青龙五生膏中用之。

叶

〔主治〕发背，炙焦研末，蜜调傅，干即易（《肘后》）。

子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捣汁涂，拔去白发，根下必生黑者。又治小儿口疮，和鸡子烧存性，研掺（时

珍）。

罂子桐《拾遗》

【释名】虎子桐（《拾遗》）、荏桐（《衍义》）、油桐（〖《纲目》〗）。〔时珍曰〕罂子，因实状似罂也。虎子，以其毒也。荏者，言其油似荏油也。

【集解】〔藏器曰〕罂子桐生山中。树似梧桐。〔颂曰〕南人作油者，乃冈桐也。有子大于梧子。〔宗奭曰〕荏桐，早春先开淡红花，状如鼓子花，成筒子。子可作桐油。〔时珍曰〕冈桐即白桐之紫花者。油桐枝、干、花、叶并类冈桐而小，树长亦迟，花亦微红。但其实大而圆，每实中有二子或四子，大如大风子。其肉白色，味甘而吐人。亦或谓之紫花桐。人多种莳收子，货之为油，入漆家及艌船用，为时所须。人多伪之，惟以篾圈蘸起如鼓面者为真。

罂子桐

桐子油

【气味】甘、微辛，寒，有大毒。〔大明曰〕

冷，微毒。〔时珍曰〕桐油吐人，得酒即解。

【主治】摩疥癣虫疮毒肿。毒鼠至死（藏器）。傅恶疮，及宣水肿，涂鼠咬处。能辟鼠（大明）。涂胫疮、汤火伤疮。吐风痰喉痹，及一切诸疾，以水和油，扫入喉中探吐；或以子研末，吹入喉中取吐。又点灯烧铜箸头，烙风热烂眼，亦妙（时珍）。

【附方】新七。

痈肿初起桐油点灯，入竹筒内熏之，得出黄水即消（《医林正宗》）。

血风臁疮胡粉煅过研，桐油调作隔纸膏，贴之。〇又方：用船上陈桐油石灰煅过，又以人发拌桐油炙干为末，仍以桐油调作膏，涂纸上，刺孔贴之（杨起《简便方》）。

脚肚风疮如癞。桐油、人乳等分，扫之。数次即愈（《集简方》）。

酒齄赤鼻桐油入黄丹、雄黄，傅之（《摘玄方》）。

冻疮皲裂桐油一碗，发一握，熬化瓶收。每以温水洗令软，傅之即安（《救急方》）。

解砒石毒桐油二升，灌之。吐即毒解（华佗《危病方》）。

【附录】榔桐（音而郢切）〔藏器曰〕生山谷间。状似青桐，叶有桠。人取皮以沤丝。木皮：味甘，温，无毒。治蚕咬毒气入腹，为末服之。鸡犬食蚕欲死者，煎汁灌之，丝烂即愈。叶：主蛇、

虫、蜘蛛咬毒，捣烂封之。

海桐宋《开宝》

【释名】刺桐（〖《草木状》〗）。〔珣曰〕生南海山谷中，树似桐而皮黄白色，有刺，故以名之。

【集解】〔颂曰〕海桐生南海及雷州，近海州郡亦有之。叶大如手，作三花尖。皮若梓白皮，而坚韧可作绳，入水不烂。不拘时月采之。又云：岭南有刺桐，叶如梧桐。其花附干而生，侧敷如掌，形若金凤，枝干有刺，花色深红。江南有赪桐，红花无实。〔时珍曰〕海桐皮有巨刺，如鼋甲之刺，或云即刺桐皮也。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九真有刺桐，布叶繁密。三月开花，赤色照映，三五房凋，则三五复发。陈翥《桐谱》云：刺桐生山谷中。文理细紧，而性喜拆裂。体有巨刺，如榄树。其叶如枫。赪桐身青，叶圆大而长。高三四尺，便有花成朵而繁，红色如火，为夏秋荣观。

海桐

木皮

〔气味〕苦，平，无毒。〔大明曰〕温。

〔主治〕霍乱中恶，赤白久痢，除疳□疥癣，牙齿虫痛，并煮服及含之。水浸洗目，除肤赤（《开宝》）。主腰脚不遂，血脉顽痹，腿膝疼痛，赤白泻痢（李珣）。去风杀虫。煎汤，洗赤目（时珍）。

〔发明〕〔颂曰〕古方多用浸酒治风蹶。南唐筠州刺史王绍颜撰《续传信方》云：顷年予在姑孰，得腰膝痛不可忍。医以肾脏风毒攻刺诸药莫疗。因览刘禹锡《传信方》备有此验。修服一剂，便减五分。其方用海桐皮二两，牛膝、芎□、羌活、地骨皮、五加皮各一两，甘草半两，薏苡仁二两，生地黄十两，并净洗焙干细剉，以绵包裹，入无灰酒二斗浸之，冬二七，夏一七。空心饮一盏，每日早、午、晚各一次，长令醺醺。此方不得添减，禁毒食。〔时珍曰〕海桐皮能行经络，达病所。又入血分，及去风杀虫。

〔附方〕新三。

风癣有虫海桐皮、蛇床子等分，为末。以腊猪脂调，搽之（艾元英《如宜方》）。

风虫牙痛海桐皮煎水，漱之（《圣惠方》）。

中恶霍乱海桐皮煮汁，服之（《圣济总录》）。

刺桐花

〔主治〕止金疮血，殊效（苏颂）。

【附录】鸡桐〔时珍曰〕生岭南山间。其叶如楝。用叶煮

汤，洗渫足膝风湿痹气。

楝《本经·下品》

【释名】苦楝（《图经》），实名金铃子（〖侯氏《药谱》〗）。〔时珍曰〕按罗愿《尔雅翼》云：楝叶可以练物，故谓之楝。其子如小铃，熟则黄色。名金铃，象形也。

【集解】〔《别录》曰〕楝实生荆山山谷。〔弘景曰〕处处有之。俗人五月五日取叶佩之，云辟恶也。〔恭曰〕此有雌雄两种：雄者无子，根赤有毒，服之使人吐，不能止，时有至死者；雌者有子，根白微毒。入药当用雌者。〔颂曰〕楝实以蜀川者为佳。木高丈余，叶密如槐而长。三四月开花，红紫色，芬香满庭。实如弹丸，生青熟黄，十二月采之。根采无时。〔时珍曰〕楝长甚速，三五年即可作椽。其子正如圆枣，以川中者为良。王祯《农书》言鹅鶵食其实。应劭《风俗通》言獬豸食其叶。宗懔《岁时记》言蛟龙畏楝，故端午以叶包粽，投江中祭屈原。

楝

实

〔修治〕〔敦曰〕凡采得晒干，酒拌令透，蒸待皮软，刮去皮，取肉去核用。凡使肉不使核，使核不使肉。如使核，捶碎，用浆水煮一伏时，晒干。其花落子，谓之石茱萸，不入药用。〔嘉谟曰〕石茱萸亦入外科用。

〔气味〕苦，寒，有小毒。〔元素曰〕酸、苦，平。阴中之阳。〔时珍曰〕得酒煮，乃寒因热用也。茴香为之使。

〔主治〕温疾伤寒，大热烦狂，杀三虫，疥疡，利小便水道（《本经》）。主中大热狂，失心躁闷，作汤浴，不入汤使（甄权）。入心及小肠，止上下部腹痛（李杲）。泻膀胱（好古）。治诸疝虫痔（时珍）。

〔发明〕〔元素曰〕热厥暴痛，非此不能除。〔时珍曰〕楝实导小肠、膀胱之热，因引心包相火下行，故心腹痛及疝气为要药。甄权乃言不入汤使，则《本经》何以有治热狂、利小便之文耶？近方治疝，有四治、五治、七治诸法，盖亦配合之巧耳。

〔附方〕旧三，新八。

热厥心痛或发或止，身热足寒，久不愈者。先灸太溪、昆仑，引热下行。内服金铃散：用金铃子、玄胡索各一两，为末。每服三钱，温酒调下（洁古《活法机要》）。

小儿冷疝气痛，肤囊浮肿。金铃子（去核）五钱，吴茱萸二钱半，为末，酒糊丸黍米大。每盐汤下二三十丸（《全幼心鉴》）。

丈夫疝气本脏气伤，膀胱连小肠等气。金铃子一百个，温汤浸过去皮，巴豆二百个，微打破，以面二升，同于铜铛内炒至金铃子赤为度。放冷取出，去核为末，巴、面不用。每服三钱，热酒或醋汤

调服。一方入盐炒茴香半两（《经验方》）。

癞疝肿痛《澹寮方》楝实丸：治钓肾偏坠，痛不可忍。用川楝子肉五两，分作五分：一两用破故纸二钱炒黄，一两用小茴香三钱、食盐半钱同炒，一两用莱菔子一钱同炒，一两用牵牛子三钱同炒，一两用斑蝥七枚（去头、足）同炒。拣去食盐、莱菔、牵牛、斑蝥，只留故纸、茴香，同研为末，以酒打面糊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五十丸。〇《得效方》楝实丸：治一切疝气肿痛，大有神效。用川楝子酒润取肉一斤，分作四分：四两用小麦一合，斑蝥四十九个，同炒熟，去蝥；四两用小麦一合，巴豆四十九枚，同炒熟，去豆；四两用小麦一合，巴戟肉一两，同炒熟，去戟；四两用小茴香一合，食盐一两，同炒熟，去盐。加破故纸（酒炒）一两，广木香（不见火）一两，为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盐汤空心下，日三服。〇《直指方》楝实丸：治外肾胀大，麻木痛破，及奔豚疝气。用川楝子四十九个，分七处切取肉：七个用小茴香五钱同炒，七个用破故纸二钱半同炒，七个用黑牵牛二钱半同炒，七个用食盐二钱同炒，七个用萝卜子二钱半同炒，七个用巴豆十四个同炒，七个用斑蝥十四个（去头、足）同炒。拣去萝卜子、巴豆、斑蝥三味不用。入青木香五钱，南木香、官桂各二钱半，为末，酒煮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用盐汤下，一日三服。

脏毒下血苦楝子炒黄为末，蜜丸梧子大。米饮每吞十丸至二十丸（《经验方》）。

腹中长虫楝实以淳苦酒渍一宿，绵裹，塞入谷道中三寸许，日二易之（《外台秘要》）。

耳卒热肿楝实五合捣烂，绵裹塞之，频换（《圣惠方》）。

肾消膏淋病在下焦。苦楝子、茴香等分，炒为末，每温酒服一钱（《圣惠方》）。

小儿五疳川楝子肉、川芎□等分，为末，猪胆汁丸。米饮下

（《摘玄方》）。

根及木皮

〔气味〕苦，微寒，微毒。〔大明曰〕雄者根赤有毒，吐泻杀人，不可误服。雌者入服食，每一两可入糯米五十粒同煎，杀毒。若泻者，以冷粥止之。不泻者，以热葱粥发之。

〔主治〕蛔虫，利大肠（《别录》）。苦酒和，涂疥癣甚良（弘景）。治游风热毒，风疹恶疮疥癞，小儿壮热，并煎汤浸洗（大明）。

〔附方〕旧二，新八。

消渴有虫苦楝根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许，水二碗，煎至一碗，空心饮之，虽困顿不妨。下虫如蛔而红色，其渴自止。消渴有虫，人所不知（洪迈《夷坚志》）。

小儿蛔虫楝木皮削去苍皮，水煮汁，量大小饮之。〇《斗门方》：用为末，米饮服二钱。〇《集简方》：用根皮同鸡卵煮熟，空心食之。次日虫下。〇《经验方》：抵圣散：用苦楝皮二两，白芜荑半两，为末。每以一二钱，水煎服之。〇《简便方》：用楝根白皮（去粗）二斤切，水一斗，煮取汁三升，沙锅熬成膏。五更初，温酒服一匙，以虫下为度。

小儿诸疮恶疮、秃疮、蠼螋疮、浸淫疮，并宜楝树皮或枝烧灰傅之。干者猪脂调（《千金方》）。

口中瘘疮东行楝根细剉，水煮浓汁，日日含漱，吐去勿咽（《肘后方》）。

蜈蚣蜂伤楝树枝、叶汁，涂之良（杨起《简便方》）。

疥疮风虫楝根皮、皂角（去皮、子）等分，为末。猪脂调涂（《奇效方》）。

花

〔主治〕热痱，焙末掺之。铺席下，杀蚤、虱（时珍）。

叶

〔主治〕疝入囊痛，临发时煎酒饮（时珍）。

槐《本经·上品》

〔校正〕并入《嘉祐》槐花、槐胶。

【释名】櫰（音怀。〖《尔雅》〗）。〔时珍曰〕按《周礼》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吴澄注云：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也。王安石释云：槐华黄，中怀其美，故三公位之。《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归也。古者树槐，听讼其下，使情归实也。

【集解】〔《别录》曰〕槐实生河南平泽。可作神烛。〔颂曰〕今处处有之。其木有极高大者。按《尔雅》槐有数种：叶大而黑者名櫰槐，昼合夜开者名守宫槐，叶细而青绿者但谓之槐，其功用不言有别。四月、五月开黄花，六月、七月结实。七月七日采嫩实，捣汁作煎。十月采老实入药。皮、根采无时。医家用之最多。〔时珍曰〕槐之生也，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二旬而叶成。初生嫩芽可炸熟，水淘过食，亦可作饮代茶。或采槐子种畦中，采苗食之亦良。其木材坚重，有青、黄、白、黑色。其花未开时，状如米粒，炒过煎水染黄甚鲜。其实作荚连珠，中有黑子，以子连多者为好。《周礼》：秋取槐、檀之火。《淮南子》：老槐生火。

《天玄主物簿》云：老槐生丹。槐之神异如此。〔藏器曰〕子上房，七月收之，堪染皂。

槐

槐实

〔修治〕〔敦曰〕凡采得，去单子并五子者，只取两子、三子者，以铜锤锤破，用乌牛乳浸一宿，蒸过用。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酸、咸。〔之才曰〕景天为之使。

〔主治〕五内邪气热，止涎唾，补绝伤，火疮，妇人乳瘕，子藏急痛（《本经》）。久服明目益气，头不白，延年。治五痔疮瘘，以七月七日取之，捣汁铜器盛之，日煎令可丸如鼠屎，纳窍中，日三易乃愈。又堕胎（《别录》）。治大热难产（甄权）。杀虫去风。合房阴干煮

饮，明目，除热泪，头脑心胸间热风烦闷，风眩欲倒，心头吐涎如醉，瀁瀁如舡车上者（藏器）。治丈夫、女人阴疮湿痒。催生，吞七粒（大明）。疏导风热（宗奭）。治口齿风，凉大肠，润肝燥（李杲）。

〔发明〕〔好古曰〕槐实纯阴，肝经气分药也。治证与桃仁同。〔弘景曰〕槐子以十月巳日采相连多者，新盆盛，合泥百日，皮烂为水，核如大豆。服之令脑满，发不白而长生。〔颂曰〕折嫩房角作汤代茗，主头风，明目补脑。水吞黑子，以变白发。扁鹊明目使发不落法：十月上巳日，取槐子去皮，纳新瓶中，封口二七日。初服一枚，再服二枚，日加一枚。至十日，又从一枚起，终而复始。令人可夜读书，延年益气力，大良。〔时珍曰〕按《太清草木方》云：槐者虚星之精。十月上巳日采子服之，去百病，长生通神。《梁书》言庾肩吾常服槐实，年七十余，发鬓皆黑，目看细字，亦其验也。古方以子入冬月牛胆中渍之，阴干百日，每食后吞一枚。云久服明目通神，白发还黑。有痔及下血者，尤宜服之。

〔附方〕旧一，新四。

槐角丸治五种肠风泻血。粪前有血名外痔，粪后有血名内痔，大肠不收名脱肛，谷道四面弩肉如奶名举痔，头上有孔名瘘疮，内有虫名虫痔，并皆治之。槐角（去梗，炒）一两，地榆、当归（酒焙）、防风、黄芩、枳壳（麸炒）各半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和剂局方》）。

大肠脱肛槐角、槐花各等分，炒为末，用羊血蘸药，炙熟食之，以酒送下。猪腰子（去皮）蘸炙亦可（《百一选方》）。

内痔外痔许仁则方：用槐角子一斗，捣汁晒稠，取地胆为

末，同煎，丸梧子大。每饮服十丸。兼作挺子，纳下部。或以苦参末代地胆亦可（《外台秘要》）。

目热昏暗槐子、黄连（去须）各二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浆水下二十丸，日二服（《圣济总录》）。

大热心闷槐子烧末，酒服方寸匕（《伤寒类要》）。

槐花

〔修治〕〔宗奭曰〕未开时采收，陈久者良，入药炒用。染家以水煮一沸出之，其稠滓为饼，染色更鲜也。

〔气味〕苦，平，无毒。〔元素曰〕味厚气薄，纯阴也。

〔主治〕五痔，心痛眼赤，杀腹脏虫，及皮肤风热，肠风泻血，赤白痢，并炒研服（大明）。**凉大肠**（元素）。**炒香频嚼，治失音及喉痹，又疗吐血衄血，崩中漏下**（时珍）。

〔发明〕〔时珍曰〕槐花味苦，色黄，气凉，阳明、厥阴血分药也。故所主之病，多属二经。

〔附方〕旧一，新二十。

衄血不止槐花、乌贼鱼骨等分，半生半炒为末，吹之（《普济方》）。

舌衄出血槐花末，傅之即止（《朱氏集验》）。

吐血不止槐花烧存性，入麝香少许研匀，糯米饮下三钱

（《普济方》）。

咯血唾血槐花炒研。每服三钱，糯米饮下，仰卧一时取效（朱氏）。

小便尿血槐花（炒）、郁金（煨）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淡豉汤下，立效（《箧中秘宝方》）。

大肠下血《经验方》：用槐花、荆芥穗等分，为末。酒服一钱匕。〇《集简方》：用柏叶三钱，槐花六钱，煎汤日服。〇《袖珍》：用槐花、枳壳等分，炒存性为末。新汲水服二钱。

暴热下血生猪脏一条，洗净控干，以炒槐花末填满扎定，米醋砂锅内煮烂，擂丸弹子大，日干。每服一丸，空心当归煎酒化下（《永类钤方》）。

酒毒下血槐花（半生半炒）一两，山栀子（焙）五钱，为末。新汲水服二服（《经验良方》）。

脏毒下血新槐花炒研，酒服三钱，日三服。或用槐白皮煎汤服（《普济方》）。

妇人漏血不止。槐花烧存性，研。每服二三钱，食前温酒下（《圣惠方》）。

血崩不止槐花三两，黄芩二两，为末。每服半两，酒一碗，铜秤锤一枚，桑柴火烧红，浸入酒内，调服。忌口（《乾坤秘韫》）。

中风失音炒槐花，三更后仰卧嚼咽（危氏《得效方》）。

痈疽发背凡人中热毒，眼花头运，口干舌苦，心惊背热，四肢麻木，觉有红晕在背后者。即取槐花子一大抄，铁杓炒褐色，以好酒一碗汗之。乘热饮酒，一汗即愈。如未退，再炒一服，极效。纵成

脓者，亦无不愈。彭幸庵云：此方三十年屡效者（刘松石《保寿堂方》）。

杨梅毒疮乃阳明积热所生。槐花四两略炒，入酒二盏，煎十余沸，热服。胃虚寒者勿用（《集简方》）。

外痔长寸用槐花煎汤，频洗并服之。数日自缩（《集简方》）。

疔疮肿毒一切痈疽发背，不问已成未成，但焮痛者皆治。槐花（微炒）、核桃仁二两，无灰酒一钟，煎十余沸，热服。未成者二三服，已成者一二服见效（《医方摘要》）。

发背散血槐花、绿豆粉各一升，同炒作象牙色，研末。用细茶一两，煎一碗，露一夜，调末三钱傅之，留头。勿犯妇女手（《摄生众妙方》）。

下血血崩槐花一两，棕灰五钱，盐一钱，水三钟，煎减半服（《摘玄方》）。

白带不止槐花（炒）、牡蛎（煅）等分，为末。每酒服三钱，取效（同上）。

叶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煎汤，治小儿惊痫壮热，疥癣及丁肿。皮、茎同用（大明）。邪气产难绝伤，及瘾疹牙齿诸风，采嫩叶食（孟诜）。

〔附方〕旧二，新一。

霍乱烦闷槐叶、桑叶各一钱，炙甘草三分，水煎服之（《圣惠方》）。

肠风痔疾用槐叶一斤，蒸熟晒干研末，煎饮代茶。久服明目（《食医心镜》）。

鼻气窒塞以水五升煮槐叶，取三升，下葱、豉调和再煎，饮（《千金方》）。

枝

〔气味〕同叶。

〔主治〕洗疮及阴囊下湿痒。八月断大枝，候生嫩蘖，煮汁酿酒，疗大风痿痹甚效（《别录》）。炮热，熨蝎毒（恭）。青枝烧沥，涂癣。煅黑，揩牙去虫。煎汤，洗痔核（颂）。烧灰，沐头长发（藏器）。治赤目、崩漏（时珍）。

〔发明〕〔颂曰〕刘禹锡《传信方》著硖州王及郎中槐汤灸痔法甚详。以槐枝浓煎汤先洗痔，便以艾灸其上七壮，以知为度。王及素有痔疾，充西川安抚使判官，乘骡入骆谷，其痔大作，状如胡瓜，热气如火，至驿僵仆。邮吏用此法灸至三五壮，忽觉热气一道入肠中，因大转泻，先血后秽，其痛甚楚。泻后遂失胡瓜所在，登骡而驰矣。

〔附方〕旧五，新一。

风热牙痛槐枝烧热烙之（《圣惠方》）。

胎赤风眼槐木枝如马鞭大，长二尺，作二段齐头。麻油一

匙，置铜钵中。晨使童子一人，以其木研之，至暝乃止。令仰卧，以涂目，日三度瘥。

九种心痛当太岁上取新生槐枝一握，去两头，用水三大升，煎取一升，顿服（《千金》）。

崩中赤白不问远近。取槐枝烧灰，食前酒下方寸匕，日二服（梅师方）。

胎动欲产日月未足者。取槐树东引枝，令孕妇手把之，即易生（《子母秘录》）。

阴疮湿痒槐树北面不见日枝，煎水洗三五遍。冷再暖之（孟诜《必效方》）。

木皮、根白皮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烂疮，喉痹寒热（《别录》）。煮汁，淋阴囊坠肿气痛。煮浆水，漱口齿风疳□血（甄权）。治中风皮肤不仁，浴男子阴疝卵肿，浸洗五痔，一切恶疮，妇人产门痒痛，及汤火疮。煎膏，止痛长肉，消痈肿（大明）。煮汁服，治下血（苏颂）。

〔附方〕旧四，新二。

中风身直不得屈申反复者。取槐皮黄白者切之，以酒或水六升，煮取二升，稍稍服之（《肘后方》）。

破伤中风避阴槐枝上皮，旋刻一片，安伤处，用艾灸皮上百壮。不痛者灸至痛，痛者灸至不痛，用手摩之（《普济》）。

风虫牙痛槐树白皮一握切，以酪一升煮，去滓，入盐少许，含漱（《广济方》）。

阴下湿痒槐白皮炒，煎水日洗（《生生方》）。

痔疮有虫作痒，或下脓血。多取槐白皮浓煮汁，先熏后洗。良久欲大便，当有虫出，不过三度即愈。仍以皮为末，绵裹纳下部中（梅师方）。

蠼螋恶疮槐白皮醋浸半日，洗之（孙真人《千金翼》）。

槐胶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一切风，化涎，肝脏风，筋脉抽掣，及急风口噤，或四肢不收顽痹，或毒风周身如虫行，或破伤风，口眼偏斜，腰脊强硬。任作汤、散、丸、煎，杂诸药用之。亦可水煮和药为丸（《嘉祐》）。煨热，绵裹塞耳，治风热聋闭（时珍）。

槐耳见《菜部》木耳。

檀《拾遗》

【释名】〔时珍曰〕朱子云：檀，善木也。其字从亶以此。

亶者善也。

【集解】〔藏器曰〕按苏恭言：檀似秦皮。其叶堪为饮。树体细，堪作斧柯。至夏有不生者，忽然叶开，当有大水。农人候之以占水旱，号为水檀。又有一种叶如檀，高五六尺，生高原，四月开花正紫，亦名檀树，其根如葛。〔颂曰〕江淮、河朔山中皆有之。亦檀香类，但不香尔。〔时珍曰〕檀有黄、白二种，叶皆如槐，皮青而泽，肌细而腻，体重而坚，状与梓榆、荚蓬相似。故俚语云："斫檀不谛得荚蓬，荚蓬尚可得驳马。"驳马，梓榆也。又名六驳，皮色青白，多癖驳也。檀木宜杵、槌镟器之用。

檀

皮及根皮

〔气味〕辛，平，有小毒。

【主治】皮和榆皮为粉食，可断谷救荒。根皮：涂疮疥，杀虫（藏器）。

荚蓬《唐本草》

【释名】繫迷（《诗疏》）、羿先（同上）。

【集解】〔恭曰〕荚蓫叶似木槿及榆，作小树，其子如溲疏，两两相并，四四相对，而色赤味甘。陆玑《诗疏》云：檀、榆之类也。所在山谷有之。〔藏器曰〕生北土山林中。皮堪为索。

枝叶

【气味】甘、苦，平，无毒。

【主治】三虫，下气消谷。煮汁和米作粥，饲小儿甚美（《唐本》）。作粥，灌六畜疮中生蛆，立出（藏器）。

秦皮《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拾遗》梫木。

【释名】梣皮（音岑。〖《别录》〗）、梫木（音寻。〖《拾遗》〗）、石檀（《别录》）、樊槐（弘景）、盆桂（《日华》）、苦树（苏恭）、苦枥（〖《纲目》〗）。〔时珍曰〕秦皮，本作梣皮。其木小而岑高，故以为名。人讹为梫，又讹为秦。或云本出秦地，故得秦名也。高诱注《淮南子》云：梣，苦枥木也。〔恭曰〕树叶似檀，故名石檀。俗因味苦，呼为苦树。

【集解】〔《别录》曰〕秦皮生庐江川谷及冤句水边。二月、八月采皮，阴干。〔弘景曰〕俗云是樊槐皮，而水渍以和墨书，色不脱，微青。〔恭曰〕此树似檀，叶细，皮有白点而不粗错，取皮渍水便碧色，书纸看之皆青色者，是真。〔颂曰〕今陕西州郡及河阳亦有之。其木大都似檀，枝干皆青绿色。叶如匙头许大而不光。并无

花实，根似槐根。俗呼为白桋木。

荚蓬

秦皮

皮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大寒。〔普曰〕神农、雷公、黄帝、岐伯：酸，无毒；李当之：小寒。〔权曰〕平。恶苦瓠、防葵。〔之才曰〕恶吴茱萸。大戟为之使。

【主治】风寒湿痹洗洗寒气，除热，目中青翳白膜。久服头不白，轻身（《本经》）。疗男子少精，妇人带下，小儿痫，身热。可作洗目汤。久服皮肤光泽，肥大有子（《别录》）。明目，去目中久热，两目赤肿疼痛，风泪不止。作汤，浴小儿身热。煎水澄清，洗赤目极效（甄权）。主热痢下重，下焦虚（好古）。同叶煮汤洗蛇咬，并研末傅之（藏器）。

【发明】〔弘景曰〕秦皮俗方惟以疗目，道家亦有用处。〔大明曰〕秦皮之功，洗肝益精，明目退热。〔元素曰〕秦皮沉也，阴也。其用有四：治风寒湿邪成痹，青白幻翳遮睛，女子崩中带下，小儿风热惊痫。〔好古曰〕痢则下焦虚，故张仲景白头翁汤，以黄檗、黄连、秦皮同用，皆苦以坚之也。秦皮浸水青蓝色，与紫草同用，治目病以增光晕，尤佳。〔时珍曰〕梣皮，色青气寒，味苦性涩，乃是厥阴肝、少阳胆经药也。故治目病、惊痫，取其平木也。治下痢、崩带，取其收涩也。又能治男子少精，益精有子，皆取其涩而补也。故《老子》云：天道贵涩。此药乃服食及惊痫崩痢所宜，而人止知其治目一节，几于废弃，良为可惋。《淮南子》云：梣皮色青，治目之要药也。又《万毕术》云“梣皮止水”，谓其能收泪也。高诱解作致水，言能使水沸者，谬也。

【附方】旧三，新三。

赤眼生翳秦皮一两，水一升半，煮七合，澄清。日日温洗。一方加滑石、黄连等分（《外台秘要》）。

眼暴肿痛秦皮、黄连各一两，苦竹叶半升，水二升半，煮取八合，食后温服。此乃谢道人方也（《外台秘要》）。

赤眼睛疮秦皮一两，清水一升，白碗中浸，春夏一食顷以上，看碧色出，即以箸头缠绵，仰卧点令满眼，微痛勿畏，良久沥去热汁。日点十度以上，不过两日瘥也（《外台秘要》）。

眼弦挑针乃肝脾积热。剉秦皮，夹沙糖，水煎，调大黄末一钱，微利佳（《仁斋直指方》）。

血痢连年秦皮、鼠尾草、蔷薇根等分，以水煎取汁，铜器重釜煎成，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六丸，日二服。稍增，以知为度。亦可煎饮（《千金方》）。

天蛇毒疮似癞非癞。天蛇，乃草间黄花蜘蛛也。人被其螫，为露水所濡，乃成此疾。以秦皮煮汁一斗，饮之即瘥（沈存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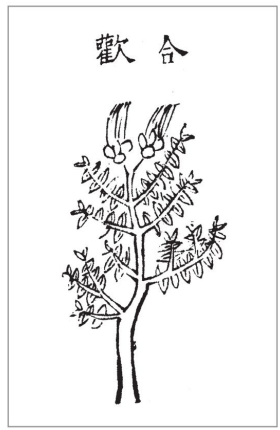
合欢《本经·中品》

【释名】合昏（《唐本》）、**夜合**（《日华》）、**青裳**（《图经》）、**萌葛**（《纲目》）、**乌赖树**（〖《纲目》〗）。〔颂曰〕崔豹《古今注》云：欲蠲人之忿，则赠以青裳。青裳，合欢也。植之庭除，使人不忿。故嵇康《养生论》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藏器曰〕其叶至暮即合，故云合昏。〔时珍曰〕按王璆《百一选方》云：夜合俗名萌葛，越人谓之乌赖树。又《金光明经》谓之尸利洒树。

【集解】〔《本经》曰〕合欢生豫州河内山谷。树如狗骨树。〔《别录》曰〕生益州山谷。〔弘景曰〕俗间少识，当以其非疗病之功也。〔恭曰〕此树叶似皂荚及槐，极细。五月花发，红白色，上有丝茸。秋实作荚，子极薄细。所在山谷有之，今东西京第宅山池间亦有种者，名曰合昏。〔颂曰〕今汴洛间皆有之，人家多植于庭除间。木似梧桐，枝甚柔弱。叶似皂角，极细而繁密，互相交结。每一风来，辄自相解了，不相牵缀。采皮及叶用，不拘时月。〔宗奭曰〕

合欢花，其色如今之醮晕线，上半白，下半肉红，散垂如丝，为花之异。其绿叶至夜则合也。嫩时炸熟水淘，亦可食。

木皮去粗皮炒用。



合欢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久服轻身明目，得所欲（《本经》）。煎膏，消痈肿，续筋骨（大明）。杀虫。捣末，和铛下墨，生油调，涂蜘蛛咬疮。用叶，洗衣垢（藏器）。折伤疼痛，花研末，酒服二钱匕（宗奭）。和血消肿止痛（时珍）。

【发明】〔震亨曰〕合欢属土，补阴之功甚捷。长肌肉，续筋骨，概可见矣。与白蜡同入膏用神效，而外科家未曾录用何也？

【附方】旧二，新三。

肺痈唾浊心胸甲错。取夜合皮一掌大，水三升，煮取一半，分二服（韦宙《独行方》）。

扑损折骨夜合树皮（即合欢皮，去粗皮，炒黑色）四两，芥菜子（炒）一两，为末。每服二钱，温酒卧时服，以滓傅之，接骨甚妙（王璆《百一选方》）。

发落不生合欢木灰二合，墙衣五合，铁精一合，水萍末二合，研匀，生油调涂，一夜一次（《普济方》）。

小儿撮口夜合花枝浓煮汁，拭口中，并洗之（《子母秘录》）。

中风挛缩夜合枝酒：夜合枝、柏枝、槐枝、桑枝、石榴枝各五两，并生剉。糯米五升，黑豆五升，羌活二两，防风五钱，细曲七斤半。先以水五斗煎五枝，取二斗五升，浸米、豆蒸熟，入曲与防风、羌活如常酿酒法，封三七日，压汁。每饮五合，勿过醉致吐，常令有酒气也（《奇效良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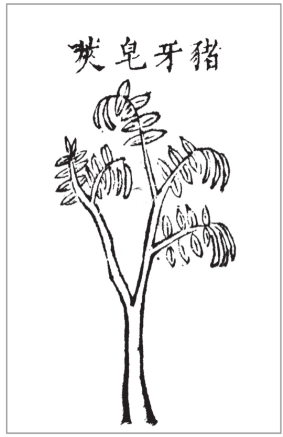
皂荚《本经·下品》

【释名】皂角（《纲目》）、**鸡栖子**（《纲目》）、**乌犀**（《纲目》）、**悬刀**（〖《纲目》〗）。〔时珍曰〕荚之树皂，故名。《广志》谓之鸡栖子，《曾氏方》谓之乌犀，《外丹本草》谓之悬刀。

【集解】〔《别录》曰〕皂荚生雍州山谷及鲁邹县，如猪牙者良。九月、十月采荚，阴干。〔弘景曰〕处处有之，长尺二者良。俗人见其有虫孔而未尝见虫形，皆言不可近，令人恶病，殊不尔也。其虫状如草叶上青虫，荚微黑便出，所以难见。〔恭曰〕此物有三种：猪牙皂荚最下，其形曲戾薄恶，全无滋润，洗垢不去；其尺二

者，粗大长虚而无润；若长六七寸，圆厚节促直者，皮薄多肉，味浓大好。〔颂曰〕所在有之，以怀、孟州者为胜。木极有高大者。《本经》用如猪牙者，陶用尺二者，苏用六寸圆厚者。今医家作疏风气丸、煎多用长皂荚，治齿及取积药多用牙皂荚，所用虽殊，性味不甚相远。其初生嫩芽，以为蔬茹，更益人。〔时珍曰〕皂树高大。叶如槐叶，瘦长而尖。枝间多刺。夏开细黄花。结实有三种：一种小如猪牙；一种长而肥厚，多脂而粘；一种长而瘦薄，枯燥不粘。以多脂者为佳。其树多刺难上，采时以蔑箍其树，一夜自落，亦一异也。有不结实者，树凿一孔，入生铁三五斤，泥封之，即结荚。人以铁砧捶皂荚，即自损。铁碾碾之，久则成孔。铁锅爨之，多爆片落。岂皂荚与铁有感召之情耶？

皂荚



猪牙皂莢

皂莢

〔修治〕〔敦曰〕凡使，要赤肥并不蛀者，以新汲水浸一宿，用铜刀削去粗皮，以酥反复炙透，捶去子、弦用。每莢一两，用酥五钱。〔好古曰〕凡用有蜜炙、酥炙、绞汁、烧灰之异，各依方法。

〔气味〕辛、咸，温，有小毒。〔好古曰〕入厥阴经气分。〔时珍曰〕入手太阴、阳明经气分。〔之才曰〕柏实为之使。恶麦门冬，畏空青、人参、苦参。〔机曰〕伏丹砂、粉霜、硫黄、硇砂。

〔主治〕风痹死肌邪气，风头泪出，利九窍，杀精物（《本经》）。疗腹胀满，消谷，除咳嗽囊结，妇人胞不落，明目益精。可为沐药，不入汤（《别录》）。通关节，除头风，消痰杀虫，治骨蒸，开胃，中风口噤（大明）。破坚

癥，腹中痛，能堕胎。又将浸酒中，取尽其精，煎成膏涂帛，贴一切肿痛（甄权）。溽暑久雨时，合苍术烧烟，辟瘟疫邪湿气（宗奭）。烧烟，熏久痢脱肛（汪机）。搜肝风，泻肝气（好古）。通肺及大肠气，治咽喉痹塞，痰气喘咳，风疠疥癣（时珍）。

〔发明〕〔好古曰〕皂荚厥阴之药。《活人书》治阴毒正阳散内用皂荚，引入厥阴也。〔时珍曰〕皂荚属金，入手太阴、阳明之经。金胜木，燥胜风，故兼入足厥阴，治风木之病。其味辛而性燥，气浮而散。吹之导之，则通上下诸窍；服之则治风湿痰喘肿满，杀虫；涂之则散肿消毒，搜风治疮。按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云：元祐五年，自春至秋，蕲、黄二郡人患急喉痹，十死八九，速者半日、一日而死。黄州推官潘昌言得黑龙膏方，救活数十人也。其方治九种喉痹：急喉痹、缠喉风、结喉、烂喉、遁虫、虫喋、重舌、木舌、飞丝入口。用大皂荚四十挺切，水三斗，浸一夜，煎至一斗半。入人参末半两，甘草末一两，煎至五升，去滓。入无灰酒一升，釜煤二匕，煎如饧，入瓶封，埋地中一夜。每温酒化下一匙，或扫入喉内，取恶涎尽为度。后含甘草片。又孙用和《家传秘宝方》云：凡人卒中风，昏昏如醉，形体不收，或倒或不倒，或口角流涎出，斯须不治，便成大病。此证风涎潮于上，胸痹气不通，宜用急救稀涎散吐之。用大皂荚（肥实不蛀者）四挺（去黑皮），白矾（光明者）一两，为末。每用半钱，重者三字，温水调灌。不大呕吐，只是微微稀冷涎或出一升、二升。当待惺惺，乃用药调治。不可便大吐之，恐过剂伤人。累效不能尽述。〔宗奭曰〕此法用皂荚末一两，生矾末半两，腻粉半两，水调一二钱，过咽即吐涎。用矾者，分膈下涎也。

〔附方〕旧二十，新三十六。

中风口噤不开，涎潮壅上。皂角一挺去皮，猪脂涂炙黄色，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气壮者二钱，以吐出风涎为度（《简要济众方》）。

中风口㖞皂角五两，去皮为末，三年大醋和之，左㖞涂右，右㖞涂左，干更上之（《外台秘要》）。

中暑不省皂荚一两烧存性，甘草一两微炒，为末。温水调一钱，灌之（澹寮方）。

鬼魇不寤皂荚末刀圭吹鼻中，能起死人（《千金方》）。

自缢将绝皂角末吹鼻中（《外台》方）。

水溺卒死一宿者，尚可活。纸裹皂荚末纳下部，须臾出水即活（《外台秘要》）。

急喉痹塞逡巡不救。《灵苑方》：皂荚生研末。每以少许点患处，外以醋调厚封项下。须臾便破，出血即愈。或挼水灌之，亦良。〇《直指方》：用皂角肉半截剉细，米醋一大盏，煎七分，破出脓血即愈。

咽喉肿痛牙皂一挺去皮，米醋浸炙七次，勿令太焦，为末。每吹少许入咽，吐涎即止（《圣济总录》）。

风痫诸痰五痫膏：治诸风，取痰如神。大皂角半斤去皮、子，以蜜四两涂上，慢火炙透捶碎，以热水浸一时，挼取汁，慢火熬成膏。入麝香少许，摊在夹绵纸上，晒干，剪作纸花。每用三四片，入淡浆水一小盏中洗淋下，以筒吹汁入鼻内。待痰涎流尽，吃脂麻饼一个，涎尽即愈，立效（《普济方》）。

风邪痫疾皂荚（烧存性）四两，苍耳根、茎、叶（日干）四两，密陀僧一两，为末，成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四十丸，枣

汤下，日二服。稍退，只服二十丸。名抵住丸（《永类方》）。

一切痰气皂荚（烧存性）、萝卜子（炒）等分，姜汁入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汤下（《简便方》）。

胸中痰结皂荚三十挺去皮切，水五升浸一夜，挼取汁，慢熬至可丸，丸如梧子大。每食后，盐浆水下十丸。〇又钓痰膏：用半夏醋煮过，以皂角膏和匀，入明矾少许，以柿饼捣膏，丸如弹子，噙之（《圣惠方》）。

咳逆上气唾浊不得卧。皂荚丸：用皂荚炙，去皮、子，研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一丸，枣膏汤下，日三、夜一服（张仲景方）。

痰喘咳嗽长皂荚三条（去皮、子）：一荚入巴豆十粒，一荚入半夏十粒，一荚入杏仁十粒。用姜汁制半夏，麻油制巴豆，蜜制杏仁，一处火炙黄色为末。每用一字安手心，临卧以姜汁调之，吃下神效（余居士《选奇方》）。

卒寒咳嗽皂荚烧研，豉汤服二钱（《千金方》）。

疳病喘息喉中水鸡鸣。用肥皂荚两挺酥炙，取肉为末，蜜丸豆大。每服一丸，取微利为度。不利更服，一日一服（《必效方》）。

肿满入腹胀急。皂荚去皮、子，炙黄为末，酒一斗，石器煮沸。服一升，日三服（《肘后方》）。

二便关格《千金方》：用皂荚烧研，粥饮下三钱，立通。〇《宣明方》铁脚丸：用皂荚炙，去皮、子，为末，酒面糊丸。每服五十丸，酒下。〇《圣惠方》：用皂荚烧烟于桶内，坐上熏之，即通。

食气黄肿气喘胸满。用不蛀皂角（去皮、子，醋涂炙焦为

末）一钱，巴豆七枚（去油、膜），以淡醋研好墨，和丸麻子大。每服三丸，食后陈橘皮汤下，日三服。隔一日增一丸，以愈为度（《经验方》）。

胸腹胀满欲令瘦者。猪牙皂角相续量长一尺，微火煨，去皮、子，捣筛，蜜丸大如梧子。服时先吃羊肉两脔，汁三两口，后以肉汁吞药十丸，以快利为度。觉得力，更服，以利清水即止药。瘥后一月，不得食肉及诸油腻（崔元亮《海上集验方》）。

身面卒肿洪满。用皂荚去皮炙黄，剉三升，酒一斗，渍透煮沸。每服一升，一日三服（《肘后方》）。

卒热劳疾皂荚续成一尺以上，酥一大两微涂缓炙，酥尽捣筛，蜜丸梧子大。每日空腹饮下十五丸，渐增至二十丸。重者不过两剂愈（崔元亮《海上方》）。

急劳烦热体瘦。三皂丸：用皂荚、皂荚树皮、皂荚刺各一斤，同烧灰，以水三斗，淋汁再淋，如此三五度，煎之候少凝，入麝香末一分，以童子小便浸蒸饼，丸小豆大。每空心温水下七丸（《圣惠方》）。

脚气肿痛皂角、赤小豆为末，酒、醋调，贴肿处（《永类方》）。

伤寒初得不问阴阳。以皂角一挺（肥者），烧赤为末，以水五合和，顿服之。阴病极效（《千金方》）。

时气头痛烦热。用皂角烧研，新汲水一中盏，姜汁、蜜各少许，和二钱服之。先以暖水淋浴后服药，取汗即愈（《圣惠》）。

卒病头痛皂角末吹鼻取嚏（《斗门方》）。

脑宣不止不蛀皂角去皮、子，蜜炙捶碎，入水挼取浓汁，熬

成膏。□鼻，口内咬箸，良久涎出为度（张子和《儒门事亲》）。

齆鼻不通皂角末吹之（《千金方》）。

风热牙痛皂角一挺去子，入盐满壳，仍加白矾少许，黄泥固济，煅研。日擦之（杨诚《经验方》）。

风虫牙痛《外台秘要》方：用皂荚末涂齿上，有涎吐之。〇《十全方》：用猪牙皂角、食盐等分，为末。日揩之。

揩牙乌须大皂角二十挺，以姜汁、地黄汁蘸炙十遍，为末。日用揩牙甚妙（《普济方》）。

霍乱转筋皂角末，吹豆许入鼻，取嚏即安（梅师方）。

肠风下血用长尺皂角五挺，去皮、子，酥炙三次，研末，精羊肉十两，细切捣烂，和丸梧子大。每温水下二十丸（《圣惠》）。

大肠脱肛不蛀皂角五挺捶碎，水挼取汁二升。浸之，自收上。收后以汤荡其腰肚上下，令皂角气行，则不再作。仍以皂角去皮，酥炙为末，枣肉和丸，米饮下三十丸（《圣惠方》）。

下部□疮皂荚烧研，绵裹导之（《肘后方》）。

外肾偏疼皂角和皮为末，水调傅之良（梅师方）。

便毒肿痛皂角（炒焦）、水粉（炒）等分，研末，以热醋调，摊贴患处，频以水润之，即效。〇又方：用猪牙皂角七片煨黄，去皮、弦，出火毒，为末。空心温酒服五钱（《袖珍方》）。

便毒痈疽皂角一条，醋熬膏，傅之。屡效（《直指方》）。

妇人吹乳《袖珍方》：用猪牙皂角去皮，蜜炙为末。酒服一钱。〇又诗云："妇人吹奶法如何？皂角烧灰蛤粉和。热酒一杯调八

字，管教时刻笑呵呵。”

丁肿恶疮皂角去皮，酥炙焦为末，入麝香少许，人粪少许，和涂。五日后根出（《普济方》）。

小儿头疮粘肥及白秃。用皂角烧黑为末，去痂傅之，不过三次即愈（邓笔峰《卫生杂兴》）。

小儿恶疮先以皂荚水洗，拭干。以少油麻捣烂，涂之（《肘后方》）。

足上风疮作痒甚者。皂角炙热，烙之（潘氏方）。

大风诸癞长皂角二十条炙，去皮、子，以酒煎稠，滤过候冷，入雪糕，丸梧子大。每酒下五十丸（《直指方》）。

积年疥疮猪肚内放皂角煮熟，去皂角，食之（《袖珍方》）。

射工水毒生疮。皂荚长尺二者，苦酒一升煎汁，熬如饴，涂之（《肘后方》）。

咽喉骨哽猪牙皂角二条切碎，生绢袋盛缝满，线缚项中，立消（《简便方》）。

鱼骨哽咽皂角末吹鼻取嚏（《圣惠方》）。

九里蜂毒皂荚钻孔，贴叮处，艾灸孔上三五壮即安（《救急方》）。

肾风阴痒以稻草烧皂角，烟熏十余次即止（《济急仙方》）。

子

〔修治〕〔敦曰〕拣取圆满坚硬不蛀者，以瓶煮熟，剥去硬皮一重，取向里白肉两片，去黄，以铜刀切，晒用。其黄消人肾气。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炒，舂去赤皮，以水浸软，煮熟，糖渍食之，疏导五脏风热壅（宗奭）。核中白肉，入治肺药。核中黄心，嚼食，治膈痰吞酸（苏颂）。仁，和血润肠（李杲）。治风热大肠虚秘，瘰疬肿毒疮癣（时珍）。

〔发明〕〔机曰〕皂角核烧存性，治大便燥结。其性得湿则滑，滑则燥结自通也。〔时珍曰〕皂荚味辛属金，能通大肠阳明燥金，乃辛以润之之义，非得湿则滑也。

〔附方〕旧三，新十一。

腰脚风痛不能履地。皂角子一千二百个洗净，以少酥熬香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空心以蒺藜子、酸枣仁汤下三十丸（《千金方》）。

大肠虚秘风人、虚人、脚气人，大肠或秘或利。用上方服至百丸，以通为度。

下痢不止诸药不效。服此三服，宿垢去尽，即变黄色，屡验。皂角子，瓦焙为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陈茶下（《医方摘要》）。

肠风下血皂荚子、槐实各一两，用占谷糠炒香，去糠为末。陈粟米饮下一钱。名神效散（《普济方》）。

里急后重不蛀皂角子（米糠炒过）、枳壳（炒）等分，为末，饭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三十丸（《普济方》）。

小儿流涎脾热有痰。皂荚子仁半两，半夏（姜汤泡七次）一钱二分，为末，姜汁丸麻子大。每温水下五丸（《圣济总录》）。

恶水入口及皂荚水入口，热痛不止。以皂荚子（烧存性）一分，沙糖半两，和膏，含之（《博济方》）。

妇人难产皂角子二枚，吞之（《千金方》）。

风虫牙痛皂角子末，绵裹弹子大两颗，醋煮热，更互熨之，日三五度（《圣惠方》）。

粉滓面□皂角子、杏仁等分，研匀。夜以津和，涂之（《圣惠方》）。

预免疮疖凡小儿每年六月六日，照年岁吞皂荚子，可免疮疖之患。大人亦可吞七枚，或二十一枚。林静斋所传方也（吴旻《扶寿方》）。

便痈初起皂角子七个研末，水服效。一方照年岁吞之（《儒门事亲》方）。

一切丁肿皂角子仁作末，傅之。五日愈（《千金方》）。

年久瘰疬阮氏《经验方》：用不蛀皂角子一百粒，米醋一升，硇砂二钱，同煮干，炒令酥。看疬子多少，如一个服一粒，十个服十粒，细嚼米汤下。酒浸煮服亦可。〇《圣济总录》言：虚人不可用硇砂也。

刺一名天丁。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米醋熬嫩刺作煎，涂疮癣有奇效（苏颂）。治痈肿妒乳，风疠恶疮，胎衣不下，杀虫（时珍）。

〔发明〕〔杨士瀛曰〕皂荚刺能引诸药性上行，治上焦病。〔震亨曰〕能引至痈疽溃处，甚验。〔时珍曰〕皂荚刺治风杀虫，功与荚同，但其锐利直达病所为异耳。《神仙传》云：左亲骑军崔言，一旦得大风恶疾，双目昏盲，眉发自落，鼻梁崩倒，势不可救。遇异人传方：用皂角刺一、二斤烧灰，蒸一时久，日干为末。食后浓煎大黄汤调一匕，饮之。一旬眉发再生，肌润目明。后入山修道，不知所终。又刘守真《保命集》云：疠风乃营气热，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宜先用桦皮散服五七日，后灸承浆穴七壮。三灸后，每旦早服桦皮散，午以升麻葛根汤下钱氏泻青丸。晚服二圣散：用大黄末半两煎汤，调皂角刺灰三钱。乃缓疏泄血中之风热也。仍戒房室三年。桦皮散见桦皮下。又追风再造散，即二圣散，云服之便出黑虫为验。数日再服，直候虫尽为绝根也。新虫嘴赤，老虫嘴黑。

〔附方〕新十二。

小儿重舌皂角刺灰，入朴硝或脑子少许，漱口，掺入舌下，涎出自消（《普济方》）。

小便淋闭皂角刺（烧存性）、破故纸等分，为末。无灰酒服（《圣济总录》）。

肠风下血便前近肾肝，便后近心肺。皂角刺灰二两，胡桃仁、破故纸（炒）、槐花（炒）各一两，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普济方》）。

伤风下痢风伤久不已，而下痢脓血，日数十度。用皂角刺、

枳实（麸炒）、槐花（生用）各半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汤下，日二服（《袖珍方》）。

胎衣不下皂角棘烧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熊氏《补遗》）。

妇人乳痈皂角刺（烧存性）一两，蚌粉一钱，和研。每服一钱，温酒下（《直指方》）。

乳汁结毒产后乳汁不泄，结毒者。皂角刺、蔓荆子各烧存性，等分为末。每温酒服二钱（《袖珍方》）。

腹内生疮在肠脏不可药治者。取皂角刺不拘多少，好酒一碗，煎至七分，温服。其脓血悉从小便中出，极效。不饮酒者，水煎亦可（蔺氏《经验方》）。

疮肿无头皂角刺烧灰，酒服三钱。嚼葵子三五粒。其处如针刺为效（《儒门事亲》）。

癌瘭恶疮皂角刺烧存性研，白及少许，为末，傅之（《直指方》）。

大风疠疮《选奇方》：用黄檗末、皂角刺灰各三钱，研匀，空心酒服。取下虫物，并不损人。食白粥两三日，服补气药数剂。名神效散。如四肢肿，用针刺出水再服。忌一切鱼、肉、发风之物。取下虫大小长短其色不一，约一二升，其病乃愈也（《仁存方》）。

发背不溃皂角刺（麦麸炒黄）一两，绵黄芪（焙）一两，甘草半两，为末。每服一大钱，酒一盏，乳香一块，煎七分，去滓温服（《普济本事方》）。

木皮、根皮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风热痰气，杀虫（时珍）。

〔附方〕新二。

肺风恶疮瘙痒。用木乳（即皂荚根皮，秋冬采如罗纹者，阴干炙黄）、白蒺藜（炒）、黄芪、人参、枳壳（炒）、甘草（炙）等分为末。沸汤每服一钱（《普济方》）。

产后肠脱不收。用皂角树皮半斤，皂角核一合，川楝树皮半斤，石莲子（炒，去心）一合，为粗末，以水煎汤，乘热以物围定，坐熏洗之。挹干，便吃补气丸药一服，仰睡（《妇人良方》）。

叶

〔主治〕入洗风疮渫用（时珍）。

【附录】鬼皂荚（〖《拾遗》〗）〔藏器曰〕生江南泽畔。状如皂荚，高一二尺。作汤浴，去风疮疥癣。挼叶，去衣垢，沐发令长。

肥皂荚《纲目》

【集解】〔时珍曰〕肥皂荚生高山中。其树高大，叶如檀及皂荚叶。五六月开白花，结荚长三四寸，状如云实之荚，而肥厚多肉。内有黑子数颗，大如指头，不正圆，其色如漆而甚坚。中有白仁如栗，煨熟可食。亦可种之。十月采荚煮熟，捣烂和白面及诸香作丸，澡身面，去垢而腻润，胜于皂荚也。《相感志》言：肥皂荚水，死金鱼，辟马蚁，麸见之则不就。亦物性然耳。

荚

〔气味〕辛，温，微毒。

〔主治〕去风湿下痢便血，疮癣肿毒（时珍）。

〔附方〕新九。

肠风下血独子肥皂烧存性，一片为末，糕糊丸成，米饮下（《普济方》）。

肥皂荚

下痢噤口肥皂荚一枚，以盐实其内，烧存性，为末。以少许入白米粥内，食之即效（《乾坤生意》）。

风虚牙肿老人肾虚，或因凉药擦牙致痛。用独子肥皂，以青盐实之，烧存性，研末掺之。或入生樟脑十五文（《卫生家宝方》）。

头耳诸疮眉癣、燕窝疮。并用肥皂（煅存性）一钱，枯矾一分。研匀，香油调，涂之（《摘玄方》）。

小儿头疮因伤汤水成脓，出水不止。用肥皂烧存性，入腻粉，麻油调搽（《海上方》）。

腊梨头疮不拘大人、小儿。用独核肥皂去核，填入沙糖，入巴豆二枚扎定，盐泥包，煅存性，入槟榔、轻粉五七分，研匀，香油调搽。先以灰汁洗过，温水再洗，拭干乃搽。一宿见效，不须再洗（《普济方》）。

癣疮不愈以川槿皮煎汤，用肥皂（去核及内膜）浸汤时时搽之（杨起《简便方》）。

便毒初起肥皂捣烂傅之，甚效（《简便方》）。

玉茎湿痒肥皂一个，烧存性，香油调搽即愈（《摄生方》）。

核

〔气味〕甘、腥，温，无毒。

〔主治〕除风气（时珍）。

无患子宋《开宝》

【释名】桓（《拾遗》）、木患子（《纲目》）、噤娄（《拾遗》）、肥珠子（《纲目》）、油珠子（《纲目》）、菩提子（《纲目》）、鬼见愁（〖《纲目》〗）。〔藏器曰〕桓，患字声讹也。崔豹《古今注》云：昔有神巫曰瑶□能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木为棒，棒杀之。世人相传以此木为器用，以厌鬼魅，故号曰无患。人又讹为木患也。〔时珍曰〕俗名为鬼见愁。道家禳解方中用之，缘此义也。释家取为数珠，故谓之菩提子，与薏苡同名。《纂文》言其木名卢鬼木。山人呼为肥珠子、油珠子，因其实如肥油而子圆如珠也。

【集解】〔藏器曰〕无患子，深山大树也。子黑如漆珠。《博物志》云：桓叶似榉柳，子核坚，正黑如璧，可作香缨及浣垢。〔宗奭曰〕今释子取为念珠，以紫红色、小者佳。入药亦少。西洛亦有之。〔时珍曰〕生高山中。树甚高大，枝叶皆如椿，特其叶对生。五六月开白花。结实大如弹丸，状如银杏及苦楝子，生青熟黄，老则文皱。黄时肥如油炸之形，味辛气□且硬。其蒂下有二小子，相粘承之。实中一核，坚黑似肥皂荚之核，而正圆如珠。壳中有仁如榛子仁，亦辛□，可炒食。十月采实，煮熟去核，捣和麦面或豆面作澡药，去垢同于肥皂，用洗真珠甚妙。《山海经》云：祆周之山，其木多桓。郭璞注云：叶似柳，皮黄不错。子似楝，着酒中饮之，辟恶气，浣衣去垢，核坚正黑。即此也。今武当山中所出鬼见愁，亦是树荚之子，其形正如刀豆子而色褐，彼人亦以穿数珠。别又是一物，非无患也。

子皮即核外肉也。

无患子

〔气味〕微苦，平，有小毒。

〔主治〕浣垢，去面□。喉痹，研纳喉中，

立开。又主飞尸（藏器）。

〔附方〕新二。

洗头去风明目。用榾子皮、皂角、胡饼、菖蒲同捶碎，浆水调作弹子大。每用泡汤洗头良（《多能鄙事》）。

洗面去□榾子肉皮捣烂，入白面和，丸大丸。每日用洗面，去垢及□甚良（《集简方》）。

子中仁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烧之，辟邪恶气（藏器）。煨食，辟恶，去口臭（时珍）。

〔附方〕新一。

牙齿肿痛肥珠子一两，大黄、香附各一两，青盐半两，泥固煅研。日用擦牙（《普济方》）。

栾华《本经·下品》

【集解】〔《别录》曰〕栾华生汉中川谷。五月采。〔恭曰〕此树叶似木槿而薄细。花黄似槐而稍长大。子壳似酸浆，其中有实如熟豌豆，圆黑坚硬，堪为数珠者，是也。五月、六月花可收，南人以染黄甚鲜明，又以疗目赤烂。〔颂曰〕今南方及汴中园圃间或有之。〔宗奭曰〕长安山中亦有之。其子谓之木栾子，携至京都为数珠，未见入药。

栾华

华

【气味】苦，寒，无毒。〔之才曰〕决明为之使。

【主治】目痛泪出伤眦，消目肿（《本经》）。合黄连作煎，疗目赤烂（苏恭）。

无食子《唐本草》

【释名】没石子（《开宝》）、墨石子（《炮炙论》）、麻荼泽（〖《方舆志》〗）。〔珣曰〕波斯人每食以代果，故番胡呼为没食子。梵书无与没同音。今人呼为墨石、没石，转传讹矣。

【集解】〔恭曰〕无食子生西戎沙碛间。树似柽。〔禹锡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无食子出波斯国，呼为摩泽树。高六七丈，围八九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蚀成孔者入药用。其树一年生无食子。一年

生拔屡子，大如指，长三寸，上有壳，中仁如栗黄可啖。〔时珍曰〕按《方舆志》云：大食国有树，一年生如栗子而长，名曰蒲卢子，可食。次年则生麻荼泽，即没石子也。间岁互生，一根异产如此。《一统志》云：没石子出大食诸番。树如樟，实如中国茅栗。

无食子

子

【修治】〔敦曰〕凡使勿犯铜铁，并被火惊。用颗小、无杈米者妙。用浆水于砂盆中研令尽，焙干再研，如乌犀色入药。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赤白痢，肠滑，生肌肉（《唐本》）。肠虚冷痢，益血生精，和气安神，乌髭发，治阴毒痿，烧灰用（李珣）。温中，治阴疮阴汗，小儿疳□，冷滑不禁（马志）。

【发明】〔宗奭曰〕没石子，合他药染须，造墨家亦用之。〔珣曰〕张仲景用治阴汗，烧灰，先以汤浴了，布裹灰扑之，甚良。

【附方】旧三，新五。

血痢不止没石子一两为末，饮丸小豆大。每食前米饮下五十丸（《普济方》）。

小儿久痢没石子二个，熬黄研末，作馄饨食之（《宫气方》）。

产后下痢没石子一个，烧存性，研末。冷即酒服，热即用饮下，日二（《子母秘录》）。

牙齿疼痛绵裹无食子末一钱咬之，涎出吐去（《圣济总录》）。

鼻面酒齄南方没石子有孔者，水磨成膏。夜夜涂之，甚妙（危氏《得效方》）。

口鼻急疳没石子末，吹下部，即瘥（《千金方》）。

大小口疮没石子（炮）三分，甘草一分，研末掺之。月内小儿生者，少许置乳上吮之，入口即啼，不过三次（《圣惠方》）。

足趾肉刺无食子三枚，肥皂荚一挺，烧存性，为末。醋和傅之，立效（《奇效方》）。

诃黎勒《唐本草》

【释名】诃子（〖《图经》〗）。〔时珍曰〕诃黎勒，梵言天主持来也。

【集解】〔恭曰〕诃黎勒生交州、爱州。〔颂曰〕今岭南皆有而广州最盛。树似木槲，花白。子形似栀子、橄榄，青黄色，皮肉

相着。七月、八月实熟时采，六路者佳。《岭南异物志》云：广州法性寺有四五十株，子极小而味不涩，皆是六路。每岁州贡，只以此寺者。寺有古井，木根蘸水，水味不咸。每子熟时，有佳客至，则院僧煎汤以延之。其法用新摘诃子五枚，甘草一寸，破之，汲井水同煎，色若新茶。今其寺谓之乾明古寺，尚在，旧木犹有六七株。南海风俗尚贵此汤，然煎之不必尽如昔时之法也。诃子未熟时，风飘堕者，谓之随风子，暴干收之，益小者佳，彼人尤珍贵之。〔萧炳曰〕波斯舶上来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六路即六棱也。〔敦曰〕凡使勿用毗黎勒，个个毗头也。若诃黎勒文只有六路。或多或少，并是杂路勒，皆圆而露，文或八路至十三路，号曰榔精勒，涩不堪用。

【修治】〔敦曰〕凡用诃黎勒，酒浸后蒸一伏时，刀削去路，取肉剉焙用。用核则去肉。

【气味】苦，温，无毒。〔权曰〕苦、甘。〔炳曰〕苦、酸。〔珣曰〕酸、涩，温。〔好古曰〕苦、酸，平。苦重酸轻，味厚，阴也，降也。

诃黎勒

【主治】冷气，心腹胀满，下食（《唐本》）。

破胸膈结气，通利津液，止水道，黑髭发（甄权）。下宿物，止肠澼久泄，赤白痢（萧炳）。消痰下气，化食开胃，除烦治水，调中，止呕吐霍乱，心腹虚痛，奔豚肾气，肺气喘急，五膈气，肠风泻血，崩中带下，怀孕漏胎，及胎动欲生，胀闷气喘。并患痢人肛门急痛，产妇阴痛，和蜡烧烟熏之，及煎汤熏洗（大明）。治痰嗽咽喉不利，含三数枚殊胜（苏颂）。实大肠，敛肺降火（震亨）。

【发明】〔宗奭曰〕诃黎勒，气虚人亦宜缓缓煨熟少服。此物虽涩肠而又泄气，其味苦涩故尔。〔杲曰〕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以酸补之。诃子苦重泻气，酸轻不能补肺，故嗽药中不用。〔震亨曰〕诃子下气，以其味苦而性急。肺苦急，急食苦以泻之，谓降而下走也，气实者宜之。若气虚者，似难轻服。又治肺气，因火伤极，遂郁遏胀满。其味酸苦，有收敛降火之功也。〔时珍曰〕诃子同乌梅、五倍子用则收敛，同橘皮、厚朴用则下气，同人参用则能补肺治咳嗽。东垣言嗽药不用者，非矣。但咳嗽未久者，不可骤用尔。嵇含《草木状》言作饮久服，令髭发白者变黑，亦取其涩也。〔珣曰〕诃黎皮主嗽，肉主眼涩痛。波斯人将诃黎勒、大腹等在舶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鱼放涎滑水中数里，船不能通，乃煮此洗其涎滑，寻化为水，则其治气消痰功力可知矣。〔慎微曰〕《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子除病品》云：热病下药，服诃黎勒。又《广异记》云：高仙芝在大食国得诃黎勒，长五寸，置抹肚中，便觉腹中痛，因大利十余行，疑诃黎勒为祟。后问大食长老。云：此物人带一切病消，利者乃出恶物尔。仙芝宝之，后被诛，失所在。〔颂曰〕诃黎主痢，《唐本草》不载。张仲景治气痢有方。唐刘禹锡《传信方》云：予曾苦赤白下，诸药服遍久不瘥，转为白脓。令狐将军传此方：用诃黎勒三枚，两炮一生，

并取皮末之，以沸浆水一合服之。若只水痢，加一钱匕甘草末；若微有脓血，加二匕；血多，加三匕。

【附方】旧九，新六。

下气消食诃黎一枚为末，瓦器中水一大升，煎三两沸，下药更煎三五沸，如曲尘色，入少盐，饮之（《食医心镜》）。

一切气疾宿食不消。诃黎一枚，入夜含之，至明嚼咽。〇又方：诃黎三枚，湿纸包，煨熟去核，细嚼，以牛乳下（《千金方》）。

气嗽日久生诃黎一枚，含之咽汁。瘥后口爽，不知食味，却煎槟榔汤一碗服，立便有味。此知连州成密方也（《经验方》）。

呕逆不食诃黎勒皮二两，炒研，糊丸梧子大。空心汤服二十丸，日三服（《广济方》）。

风痰霍乱食不消，大便涩。诃黎三枚，取皮为末。和酒顿服，三五次妙（《外台秘要》）。

小儿霍乱诃黎一枚，为末。沸汤服一半，未止再服（《子母秘要》）。

小儿风痰壅闭，语音不出，气促喘闷，手足动摇。诃子（半生半炮，去核）、大腹皮等分，水煎服。名二圣散（《全幼心鉴》）。

风热冲顶热闷。诃黎二枚（为末），芒硝一钱，同入醋中，搅令消，摩涂热处（《外台秘要》）。

气痢水泻诃黎勒十枚面裹，煻火煨熟，去核研末，粥饮顿服。亦可饭丸服。一加木香。〇又长服方：诃黎勒、陈橘皮、厚朴各三两，捣筛，蜜丸大如梧子。每服二三十丸，白汤下（《图经本

草》）。

水泻下痢诃黎勒（炮）二分，肉豆蔻一分，为末。米饮每服三钱（《圣惠方》）。

下痢转白诃子三个，二炮一生，为末，沸汤调服。水痢，加甘草末一钱（《普济方》）。

赤白下痢诃子十二个，六生六煨，去核，焙为末。赤痢，生甘草汤下；白痢，炙甘草汤下。不过再服（赵原阳《济急方》）。

妒精下疳大诃子烧灰，入麝香少许，先以米泔水洗，后搽之。或以荆芥、黄檗、甘草、马鞭草、葱白煎汤洗亦可。昔方士周守真医唐靖烂茎一二寸，用此取效也（洪迈《夷坚志》）。

核

〔主治〕磨白蜜注目，去风赤涩痛，神良（苏颂）。**止咳及痢**（时珍）。

叶

〔主治〕下气消痰，止渴及泄痢，煎饮服，功同诃黎（时珍）。〇唐包佶有《病中谢李吏部惠诃黎勒叶》诗。

婆罗得宋《开宝》

【释名】婆罗勒（〖《外台》〗）。〔时珍曰〕婆罗得，梵言重生果也。

【集解】〔珣曰〕婆罗得生西海波斯国。树似中华柳树，子

如蓖麻子，方家多用之。〔时珍曰〕按王焘《外台秘要》：婆罗勒似蓖麻子，但以指甲爪之，即有汁出。即此物也。

子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冷气块，温中，补腰肾，破痃癖，可染髭发令黑（藏器）。

【附方】新一。

拔白生黑婆罗勒十颗去皮取汁，熊脂二两，白马鬐膏（炼过）一两，生姜（炒）一两，母丁香半两，二味为末，和匀。每拔白点之，揩令入肉，即生黑者。此严中丞所用方也（孟诜《近效方》）。

榉《别录·下品》

【释名】榉柳（《衍义》）、鬼柳（〖《纲目》〗）。〔时珍曰〕其树高举，其木如柳，故名。山人讹为鬼柳。郭璞注《尔雅》作柜柳，云似柳，皮可煮饮也。

【集解】〔弘景曰〕榉树山中处处有之。皮似檀、槐，叶如栎、槲。人多识之。〔恭曰〕所在皆有，多生溪涧水侧。叶似樗而狭长。树大者连抱，高数仞，皮极粗厚，殊不似檀。〔宗奭曰〕榉木今人呼为榉柳。其叶谓柳非柳，谓槐非槐。最大者，木高五六丈，合二三人抱。湖南北甚多，然亦不材也，不堪为器，嫩皮取以缘栲栳及箕唇。〔时珍曰〕榉材红紫，作箱、案之类甚佳。郑樵《通志》云：榉乃榆类而枨烈，其实亦如榆钱之状。乡人采其叶为甜茶。

榉

木皮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三四年者，无力；用二十年以来者，心空，其树只有半边，向西生者，良。剥下去粗皮，细剉蒸之，从巳至未，出焙干用。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时行头痛，热结在肠胃（《别录》）。夏日煎饮，去热（弘景）。俗用煮汁服，疗水气，断痢（苏恭）。安胎，止妊妇腹痛。山榉皮：性平，治热毒风熵肿毒（大明）。

〔附方〕旧一，新四。

通身水肿榉树皮煮汁，日饮（《圣惠方》）。

毒气攻腹手足肿痛。榉树皮和槲皮煮汁，煎如饴糖，以桦皮煮浓汁化饮（《肘后方》）。

蛊毒下血榉皮一尺，芦根五寸，水二升，煮一升，顿服。当下蛊出（《千金方》）。

小儿痢血梁州榉皮二十分（炙），犀角十二分，水三升，煮取一升，分三服取瘥（《古今录验方》）。

飞血赤眼榉皮（去粗皮，切）二两，古钱七文，水一升半，煎七合，去滓热洗，日二次（《圣济总录》）。

叶

〔气味〕苦，冷，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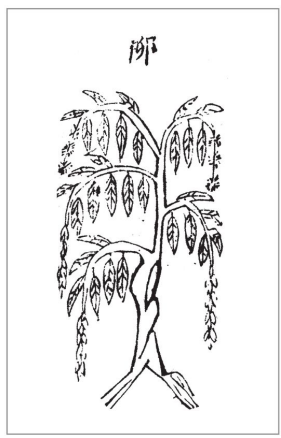
〔主治〕挼贴火烂疮，有效（苏恭）。**治肿烂恶疮，盐捣署之**（大明）。

柳《本经·下品》

【释名】小杨（《说文》）、**杨柳**（〖《拾遗》〗）。〔弘景曰〕柳即今水杨柳也。〔恭曰〕柳与水杨全不相似。水杨叶圆阔而尖，枝条短硬。柳叶狭长而青绿，枝条长软。陶以柳为水杨，非也。〔藏器曰〕江东人通名杨柳，北人都不言杨。杨树枝叶短，柳树枝叶长。〔时珍曰〕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杨；柳枝弱而垂流，故谓之柳，盖一类二种也。苏恭所说为是。按《说文》云：杨，蒲柳也。从木，昜声。柳，小杨也。从木，卯声。昜音阳，卯音酉。又《尔雅》云：杨，蒲柳也。旄，泽柳也。柽，河柳也。观此，则杨可称柳，柳亦可称杨，故今南人犹并称杨柳。俞宗本《种树书》言：顺插为柳，倒插为杨。其说牵强，且失扬起之意。〔宗奭曰〕释家谓柳为尼俱律陀木。

【集解】〔《别录》曰〕柳华生琅邪川泽。〔颂曰〕今处处

有之，俗所谓杨柳者也。其类非一：蒲柳即水杨也，枝劲韧可为箭笴，多生河北。杞柳生水旁，叶粗而白，木理微赤，可为车毂。今人取其细条，火逼令柔，屈作箱箧，《孟子》所谓杞柳为桮棬者，鲁地及河朔尤多。柽柳见本条。〔时珍曰〕杨柳，纵横倒顺插之皆生。春初生柔荑，即开黄蕊花。至春晚叶长成后，花中结细黑子，蕊落而絮出，如白绒，因风而飞。子着衣物能生虫，入池沼即化为浮萍。古者春取榆、柳之火。陶朱公言种柳千树，可足柴炭。其嫩芽可作饮汤。



柳

柳华

〔释名〕柳絮（《本经》）。

〔正误〕见下。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风水黄疸，面热黑（《本经》）。痂疥恶疮金疮（《别录》）。柳实：主溃痈，逐脓血（《本经》）。子汁：疗渴（《别录》）。华：主止

血，治湿痹，四肢挛急，膝痛（甄权）。

〔发明〕〔弘景曰〕柳华熟时，随风状如飞雪，当用其未舒时者。子亦随花飞止，应水渍汁尔。〔藏器曰〕《本经》以柳絮为花，其误甚矣。花即初发时黄蕊，其子乃飞絮也。〔承曰〕柳絮可以捍毡，代羊毛为茵褥，柔软性凉，宜与小儿卧尤佳。〔宗奭曰〕柳花黄蕊干时絮方出，收之贴灸疮良。絮之下连小黑子，因风而起，得水湿便生，如苦荬、地丁之花落结子成絮。古人以絮为花，谓花如雪者，皆误矣。藏器之说为是。又有实及子汁之文，诸家不解，今人亦不见用。〔时珍曰〕《本经》主治风水黄疸者，柳花也。《别录》主治恶疮金疮、溃痈逐脓血，《药性论》止血疗痹者，柳絮及实也。花乃嫩蕊，可捣汁服。子与絮连，难以分析，惟可贴疮止血裹痹之用。所谓子汁疗渴者，则连絮浸渍，研汁服之尔。又崔寔《四民月令》言：三月三日及上除日，采絮愈疾。则入药多用絮也。

〔附方〕新六。

吐血咯血柳絮焙研，米饮服一钱（《经验方》）。

金疮血出柳絮封之，即止（《外台秘要》）。

面上脓疮柳絮、腻粉等分。以灯盏油调涂（《普济方》）。

走马牙疳杨花烧存性，入麝香少许，搽（《保幼大全》）。

大风疠疮杨花（四两，捣成饼，贴壁上，待干取下，米泔水浸一时取起，瓦焙研末）二两，白花蛇、乌蛇各一条（去头尾，酒浸取肉），全蝎、蜈蚣、蟾酥、雄黄各五钱，苦参、天麻各一两，为末。水煎麻黄取汁熬膏，和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十丸，温酒下。一日三服，以愈为度（《孙氏集效良方》）。

脚多汗湿杨花着鞋及袜内穿之（《摘玄方》）。

叶

〔气味〕同华。

〔主治〕恶疥痂疮马疥（《本经》）。煎煮洗之，立愈。又疗心腹内血，止痛（《别录》）。煎水，洗漆疮（弘景）。天行热病，传尸骨蒸劳，下水气。煎膏，续筋骨，长肉止痛。主服金石人发大热闷，汤火疮毒入腹热闷，及丁疮（《日华》）。疗白浊，解丹毒（时珍）。

〔附方〕旧一，新五。

小便白浊清明柳叶煎汤代茶，以愈为度（《集简方》）。

小儿丹烦柳叶一斤，水一斗，煮取汁三升。搨洗赤处，日七八度（《子母秘录》）。

眉毛脱落垂柳叶阴干为末，每姜汁于铁器中调，夜夜摩之（《圣惠方》）。

卒得恶疮不可名识者。柳叶或皮，水煮汁，入少盐，频洗之（《肘后方》）。

面上恶疮方同上。

痘烂生蛆嫩柳叶铺席上卧之，蛆尽出而愈也（李楼《奇方》）。

枝及根白皮

〔气味〕同华。

〔主治〕痰热淋疾。可为浴汤，洗风肿瘙痒。煮酒，漱齿痛（苏恭）。小儿一日、五日寒热，煎枝浴之（藏器）。煎服，治黄疸白浊。酒煮，熨诸痛肿，去风止痛消肿（时珍）。

〔发明〕〔颂曰〕柳枝皮及根亦入药。葛洪《肘后方》：治痈疽、肿毒、妒乳等多用之。韦宙《独行方》，主疔疮及反花疮，并煎柳枝叶作膏涂之。今人作浴汤、膏药、牙齿药，亦用其枝为最要之药。〔时珍曰〕柳枝去风消肿止痛。其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妙。

〔附方〕旧十，新八。

黄疸初起柳枝煮浓汁半升，顿服（《外台秘要》）。

脾胃虚弱不思饮食，食下不化，病似翻胃噎膈。清明日取柳枝一大把熬汤，煮小米作饭，洒面滚成珠子，晒干，袋悬风处。每用烧滚水随意下米，米沉住火，少时米浮，取看无硬心则熟，可顿食之。久则面散不粘矣，名曰络索米（杨起《简便方》）。

走注气痛气痛之病，忽有一处如打扑之状，不可忍，走注不定，静时，其处冷如霜雪，此皆暴寒伤之也。以白酒煮杨柳白皮，暖熨之。有赤点处，镴去血妙。凡诸卒肿急痛，熨之皆即止（姚僧垣《集验方》）。

风毒卒肿方同上。

阴卒肿痛柳枝（三尺长）二十枚，细剉，水煮极热，以故帛裹包肿处，仍以热汤洗之（《集验方》）。

项下瘿气水涯露出柳根三十斤，水一斛，煮取五升，以糯米三斗，如常酿酒，日饮（范汪方）。

齿龈肿痛垂柳枝、槐白皮、桑白皮、白杨皮等分，煎水，热含冷吐。〇又方：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芎□末，每用擦牙（《圣惠方》）。

风虫牙痛杨柳白皮卷如指大，含咀，以汁渍齿根，数过即愈。〇又方：柳枝一握剉，入少盐花，浆水煎含，甚验。〇又方：柳枝剉一升，大豆一升，合炒，豆熟，瓷器盛之，清酒三升，渍三日。频含漱涎，三日愈（《古今录验》）。

耳痛有脓柳根细切，熟捣封之，燥即易之（《斗门方》）。

漏疮肿痛柳根红须，煎水日洗。〇《摘玄方》：用杨柳条罐内烧烟熏之，出水即效。

乳痈妒乳初起坚紫，众疗不瘥。柳根皮熟捣火温，帛裹熨之。冷更易，一宿消（《肘后方》）。

反花恶疮肉出如饭粒，根深脓溃。柳枝叶三斤，水五升，煎汁二升，熬如饧。日三涂之（《圣惠方》）。

天灶丹毒赤从背起。柳木灰，水调涂之（《外台秘要》）。

汤火灼疮柳皮烧灰涂之。亦可以根白皮煎猪脂，频傅之（《肘后方》）。

痔疮如瓜肿痛如火。柳枝煎浓汤洗之，艾灸三五壮。王及郎中病此，驿吏用此方灸之，觉热气入肠，大下血秽至痛，一顷遂消，驰马而去（《本事方》）。

柳胶

〔主治〕恶疮。及结砂子（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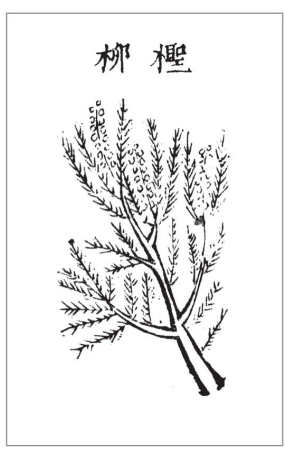
柳寄生见后寓木类。

柳耳见《菜部》木耳。

柳蠹见《虫部》。

柽柳音侦。〇宋《开宝》

【释名】赤柽（《日华》）、赤杨（《古今注》）、河柳（《尔雅》）、雨师（《诗疏》）、垂丝柳（《纲目》）、人柳（《纲目》）、三眠柳（《衍义》）、观音柳（〖《易简方》〗）。〔时珍曰〕按罗愿《尔雅翼》云：天之将雨，柽先知之，起气以应，又负霜雪不凋，乃木之圣者也。故字从圣，又名雨师。或曰：得雨则垂垂如丝，当作雨丝。又《三辅故事》云：汉武帝苑中有柳，状如人，号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则柽柳之圣，又不独知雨、负雪而已。今俗称长寿仙人柳，亦曰观音柳，谓观音用此洒水也。〔宗奭曰〕今人谓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故名。



【集解】〔志曰〕赤柽木生河西沙地。皮赤色，细叶。〔禹锡曰〕《尔雅》：柽，河柳也。郭璞注云：今河旁赤茎小杨也。陆玑《诗疏》云：生水旁，皮赤如绛，枝叶如松。〔时珍曰〕柽柳小干弱枝，插之易生。赤皮，细叶如丝，婀娜可爱。一年三次作花，花穗长三四寸，水红色如蓼花色。南齐时，益州献蜀柳，条长，状若丝缕者，即此柳也。段成式《酉阳杂俎》言：凉州有赤白柽，大者为炭，其灰汁可以煮铜为银。故沈炯赋云：柽似柏而香。王祯《农书》云：山柳赤而脆，河柳白而明。则柽又有白色者也。〔宗奭曰〕汴京甚多。河西戎人取滑枝为鞭。

木

〔气味〕甘、咸，温，无毒。

〔主治〕剥驴马血入肉毒，取木片火炙熨之，并煮汁浸之（《开宝》）。枝叶：消痞，解酒毒，利小便（时珍）。

〔附方〕新三。

腹中痞积观音柳煎汤，露一夜，五更空心饮数次，痞自消（《卫生易简方》）。

一切诸风不问远近。柽叶半斤（切，枝亦可），荆芥半斤，水五升，煮二升，澄清，入白蜜五合，竹沥五合，新瓶盛之，油纸封，入重汤煮一伏时。每服一小盏，日三服（《普济方》）。

酒多致病长寿仙人柳，晒干为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卫生易简方》）。

柽乳即脂汁。

〔主治〕合质汗药，治金疮（《开宝》）。

水杨《唐本草》

【释名】青杨（《纲目》）、蒲柳（《尔雅》）、蒲杨（《古今注》）、蒲栘（音移。〖《古今注》〗）、栘柳（《古今注》）、萑苻（音丸蒲。〖《左传》〗）。〔时珍曰〕杨枝硬而扬起，故谓之杨。多宜水涘蒲萑之地，故有水杨、蒲柳、萑苻之名。

【集解】〔恭曰〕水杨叶圆阔而尖，枝条短硬，与柳全别。柳叶狭长，枝条长软。〔颂曰〕《尔雅》：杨，蒲柳也。其枝劲韧，可为箭笴。《左传》所谓董泽之蒲，又谓之萑苻。今河北沙地多生之。杨柳之类亦多。崔豹《古今注》云：白杨叶圆，青杨叶长，柳叶长而细，栘杨叶圆而弱。水杨即蒲柳，亦曰蒲杨，叶似青杨，茎可作矢。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然今人鲜能分别。〔机曰〕苏恭说水杨叶圆阔，崔豹说蒲杨似青杨，青杨叶长似不相类。〔时珍曰〕按陆玑《诗疏》云：蒲柳有二种：一种皮正青，一种皮正白。可为矢，北土尤多，花与柳同。

水杨

枝叶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久痢赤白，捣汁一升服，日二，大效（《唐本》）。主痈肿痘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水杨根治痈肿，故近人用枝叶治痘疮。魏直《博爱心鉴》云：痘疮数日陷顶，浆滞不行，或风寒所阻者。宜用水杨枝叶（无叶用枝）五斤，流水一大釜，煎汤温浴之。如冷添汤，良久照见累起有晕丝者，浆行也。如不满，再浴之。力弱者，只洗头、面、手、足。如屡浴不起者，气血败矣，不可再浴。始出及痒塌者，皆不可浴。痘不行浆，乃气涩血滞，腠理固密，或风寒外阻而然。浴令暖气透达，和畅郁蒸，气血通彻，每随暖气而发，行浆贯满，功非浅也。若内服助气血药，藉此升之，其效更速，风寒亦不得而阻之矣。直见一妪在村中用此有验，叩得其方，行之百发百中，慎勿易之，诚有燮理之妙也。盖黄钟一动而蛰虫启户，东风一吹而坚冰解释，同一春也。群书皆无此法，故详著之。

木白皮及根

〔气味〕同华。

〔主治〕金疮痛楚，乳痈诸肿，痘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李仲南《永类钤方》云：有人治乳痈，持药一根，生擂贴疮，其热如火，再贴遂平。求其方，乃水杨柳根也。葛洪《肘后方》，治乳痈用柳根。则杨与柳性气不远，可通用也。

〔附方〕新一。

金疮苦痛杨木白皮熬燥碾末，水服方寸匕，仍傅之，日三次（《千金方》）。

白杨《唐本草》

【释名】独摇（〖《通志》〗）。〔宗奭曰〕木身似杨微白，故曰白杨，非如粉之白也。〔时珍曰〕郑樵《通志》言，白杨一名高飞，与栘杨同名。今俗通呼栘杨为白杨，且白杨亦因风独摇，故得同名也。

【集解】〔恭曰〕白杨取叶圆大，蒂小，无风自动者。〔藏器曰〕白杨北土极多，人种墟墓间，树大皮白。其无风自动者，乃栘杨，非白杨也。〔颂曰〕今处处有之，北土尤多。株甚高大，叶圆如梨叶，皮白色，木似杨，采无时。崔豹《古今注》云："白杨叶圆，青杨叶长。"是也。〔宗奭曰〕陕西甚多，永、耀间居人修盖，多此木也。其根易生，斫木时碎札入土即生根，故易繁植，土地所宜尔。风才至，叶如大雨声。谓无风自动，则无此事。但风微时，其叶孤绝处，则往往独摇，以其蒂细长，叶重大，势使然也。〔时珍曰〕白杨

木高大。叶圆似梨而肥大有尖，面青而光，背甚白色，有锯齿。木肌细白，性坚直，用为梁栱，终不挠曲。与栘杨乃一类二种也，治病之功，大抵仿佛。嫩叶亦可救荒，老叶可作酒曲料。

白杨

木皮

〔修治〕〔敦曰〕凡使，铜刀刮去粗皮蒸之，从巳至未。以布袋盛，挂屋东角，待干用。

〔气味〕苦，寒，无毒。〔大明曰〕酸，冷。

〔主治〕毒风脚气肿，四肢缓弱不随，毒气游易在皮肤中，痰癖等，酒渍服之（《唐本》）。去风痹宿血，折伤，血沥在骨肉间，痛不可忍，及皮肤风瘙肿，杂五木为汤，浸损处（藏器）。治扑损瘀血，并煎酒服。煎膏，可续筋骨（大明）。煎汤日饮，止孕痢。煎醋含漱，

止牙痛。煎浆水入盐含漱，治口疮。煎水酿酒，消瘿气（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娠下痢白杨皮一斤，水一斗，煮取二升，分三服（《千金方》）。

项下瘿气秫米三斗炊熟，取圆叶白杨皮十两，勿令见风，切，水五升，煮取二升，渍曲末五两，如常酿酒。每旦一盏，日再服（崔氏方）。

枝

〔主治〕消腹痛，治吻疮（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口吻烂疮白杨嫩枝，铁上烧灰，和脂傅之（《外台秘要》）。

腹满癖坚如石，积年不损者。《必效方》：用白杨木东南枝去粗皮，辟风细剉五升，熬黄，以酒五升淋讫，用绢袋盛滓，还纳酒中，密封再宿。每服一合，日三服（《外台秘要》）。

面色不白白杨皮十八两，桃花一两，白瓜子仁三两，为末。每服方寸匕，日三服。五十日，面及手足皆白（《圣济总录》）。

叶

〔主治〕龋齿，煎水含漱。又治骨疽久发，骨从中出，频捣傅之（时珍）。

扶移音夫移。〇《拾遗》

【释名】移杨（《古今注》）、唐棣（《尔雅》）、高飞（崔豹）、独摇（〖崔豹〗）。〔时珍曰〕移乃白杨同类，故得杨名。按《尔雅》：唐棣，移也。崔豹曰：移杨，江东呼为夫移。圆叶弱蒂，微风则大摇，故名高飞，又曰独摇。陆玑以唐棣为郁李者，误矣。郁李乃常棣，非唐棣也。

【集解】〔藏器曰〕扶移木生江南山谷。树大十数围，无风叶动，花反而后合，《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是也。〔时珍曰〕移杨与白杨是同类二种，今南人通呼为白杨，故俚人有"白杨叶，有风掣，无风掣"之语。其入药之功大抵相近。

扶移

木皮

【气味】苦，平，有小毒。

【主治】去风血脚气疼痹，跪损瘀血，痛

不可忍，取白皮火炙，酒浸服之。和五木皮煮汤，捋脚气，杀瘃虫风瘙。烧作灰，置酒中，令味正，经时不败（藏器）。

【发明】〔时珍曰〕白杨、栘杨皮，并杂五木皮煮汤，浸捋损痹诸痛肿。所谓五木者，桑、槐、桃、楮、柳也。并去风和血。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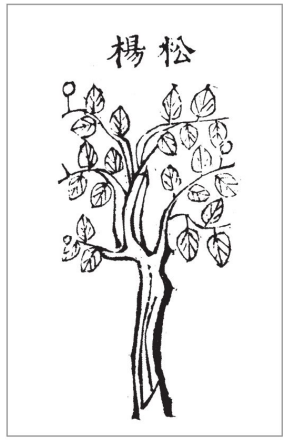
妇人白崩 杅杨皮半斤，牡丹皮四两，升麻、牡蛎（煅）各一两。每用一两，酒二钟，煎一钟，食前服（《集简方》）。

松杨《拾遗》

〔校正〕并入《唐本草》椋子木。

【释名】椋子木（音凉。〖《唐本》〗）。〔时珍曰〕其材如松，其身如杨，故名松杨。《尔雅》云：椋，即来也。其阴可荫凉，故曰椋木。〔藏器曰〕江西人呼为凉木。松杨县以此得名。

【集解】〔藏器曰〕松杨生江南林落间。大树，叶如梨。〔志曰〕椋子木，叶似柿，两叶相当。子细圆如牛李，生青熟黑。其木坚重，煮汁色赤。郭璞云：椋材中车辋。八月、九月采木，日干用。



松杨

木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折伤，破恶血，养好血，安胎止痛生肉（《唐本》）。

木皮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水痢不问冷热，浓煎令黑，服一升（藏器）。

榆俞、由二音。〇《本经·上品》

【释名】零榆（《本经》），白者名枌（〖《诗经》〗）。〔时珍曰〕按王安石《字说》云：榆沈俞柔，故谓之榆。其枌则有分之之道，故谓之枌。其荚飘零，故曰零榆。

【集解】〔《别录》曰〕榆皮生颍川山谷。二月采皮，取白曝干。八月采实。并勿令中湿，湿则伤人。〔弘景曰〕此即今之榆树，取皮刮去上赤皮，亦可临时用之，性至滑利。初生荚仁，以作糜羹，令人多睡，嵇康所谓“榆令人瞑”也。〔恭曰〕榆三月实熟，寻即落矣。今云八月采实，恐误也。〔藏器曰〕江东无大榆。有刺榆，秋实。故《经》云“八月采”者，误也。刺榆，皮不滑利。〔颂曰〕榆处处有之。三月生荚，古人采仁以为糜羹，今无复食者，惟用陈老实作酱耳。按《尔雅疏》云：榆类有数十种，叶皆相似，但皮及木理有异耳。刺榆有针刺如柘，其叶如榆，瀹为蔬羹，滑于白榆，即《尔雅》所谓“枢、荎”，《诗经》所谓“山有枢”是也。白榆先生叶，却着荚，皮白色，二月剥皮，刮去粗皽，中极滑白，即《尔雅》所谓“榆，白枌”是也。荒岁农人取皮为粉，食之当粮，不损人。四月采实。〔宗奭曰〕榆皮，初春先生荚者是也。嫩时收贮为羹茹。嘉祐中，丰沛人缺食多用之。〔时珍曰〕邢昺《尔雅疏》云：榆有数十种，今人不能尽别，惟知荚榆、白榆、刺榆、楜榆数者而已。荚榆、白榆皆大榆也。有赤、白二种。白者名枌，其木甚高大。未生叶时，枝条间先生榆荚，形状似钱而小，色白成串，俗呼榆钱。后方生叶，似山茱萸叶而长，尖鮹润泽。嫩叶炸，浸淘过可食。故《内则》云：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三月采榆钱可作羹，亦可收至冬酿酒。瀹过晒干可为酱，即榆仁酱也。崔寔《月令》谓之酇□（音牟偷）者，是也。山榆之荚名芜荑，与此相近，但味稍苦耳。诸榆性皆扇地，故其下五谷不植。古人春取榆火。今人采其白皮为榆面，水调和香剂，粘滑胜于胶漆。〔承曰〕榆皮湿捣如糊，用粘瓦石极有力。汴洛人以石为碓嘴，用此胶之。

白皮

〔气味〕甘，平，滑利，无毒。

〔主治〕大小便不通，利水道，除邪气。久服断谷轻身不饥。其实尤良（《本经》）。疗肠

胃邪热气，消肿，治小儿头疮痂疕（《别录》）。通经脉。捣涎，傅癣疮（大明）。滑胎，利五淋，治齁喘，疗不眠（甄权）。生皮捣，和三年醋滓，封暴患赤肿，女人妒乳肿，日六七易，效（孟诜）。利窍，渗湿热，行津液，消痈肿（时珍）。

〔发明〕〔诜曰〕高昌人多捣白皮为末，和菜菹食甚美，令人能食。仙家长服，服丹石人亦服之，取利关节故也。〔时珍曰〕榆皮、榆叶，性皆滑利下降，手足太阳、手阳明经药也。故大小便不通，五淋肿满，喘嗽不眠，经脉胎产诸证宜之。《本草·十剂》云：滑可去著，冬葵子、榆白皮之属。盖亦取其利窍渗湿热，消留著有形之物尔。气盛而壅者宜之。若胃寒而虚者，久服渗利，恐泄真气。《本经》所谓“久服轻身不饥”，苏颂所谓“榆粉多食不损人”者，恐非确论也。

〔附方〕旧九，新九。

断谷不饥榆皮、檀皮为末，日服数合（《救荒本草》）。

齁喘不止榆白皮阴干焙为末。每日旦夜用水五合，末二钱，煎如胶，服（《药性论》）。

久嗽欲死许明《有效方》：用厚榆皮削如指大，去黑，刻令如锯，长尺余，纳喉中频出入，当吐脓血而愈（《古今录验》）。

虚劳白浊榆白皮二升，水二斗，煮取五升，分五服（《千金方》）。

小便气淋榆枝、石燕子煎水，日服（《普济方》）。

五淋涩痛榆白皮阴干焙研。每以二钱，水五合，煎如胶，日二服（《普济方》）。

渴而尿多非淋也。用榆皮二斤去黑皮，以水一斗，煮取五升，一服三合，日三服（《外台秘要》）。

身体暴肿榆皮捣末，同米作粥食之，小便利即消（《备急方》）。

临月易产榆皮焙为末。临月，日三服方寸匕，令产极易（陈承《本草别说》）。

堕胎下血不止。榆白皮、当归（焙）各半两，入生姜，水煎服之（《普济方》）。

胎死腹中或母病欲下胎。榆白皮煮汁，服二升（《子母秘录》）。

身首生疮榆白皮末，油和涂之，虫当出（杨氏《产乳》）。

火灼烂疮榆白皮嚼涂之（《千金髓》）。

五色丹毒俗名游肿，犯者多死，不可轻视。以榆白皮末，鸡子白和，涂之（《千金方》）。

小儿虫疮榆皮末和猪脂涂绵上，覆之。虫出立瘥（《千金方》）。

痈疽发背榆根白皮切，清水洗，捣极烂，和香油傅之，留头出气。燥则以苦茶频润，不粘更换新者。将愈，以桑叶嚼烂，随大小贴之，口合乃止。神效（《救急方》）。

小儿瘰疬榆白皮生捣如泥，封之。频易（《必效方》）。

小儿秃疮醋和榆白皮末涂之，虫当出（《子母秘录》）。

叶

〔气味〕同上。

〔主治〕嫩叶作羹及炸食，消水肿，利小便，下石淋，压丹石（藏器）。〔时珍曰〕曝干为末，淡盐水拌，或炙或晒干，拌菜食之，亦辛滑下水气。煎汁，洗酒齄鼻。同酸枣仁等分蜜丸，日服，治胆热虚劳不眠（时珍）。

花

〔主治〕小儿痫，小便不利，伤热（《别录》）。

荚仁

〔气味〕微辛，平，无毒。

〔主治〕作糜羹食，令人多睡（弘景）。主妇人带下，和牛肉作羹食（藏器）。子酱：似芜荑，能助肺，杀诸虫，下气，令人能食，消心腹间恶气，卒心痛，涂诸疮癣，以陈者良（孟诜）。

榆耳见木耳。

榆《拾遗》

【集解】〔藏器曰〕榆生山中。状如榆，其皮有滑汁，秋生荚，如北榆。〔时珍曰〕大榆二月生荚，榆八月生荚，可分别。

皮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下热淋，利水道，令人睡（藏器）。治小儿解颅（时珍）。

芜荑《本经·中品》

【释名】莢荑（《尔雅》）、无姑（《本经》）、蕨□（音殿唐。〖《本经》〗）、木名楩（音偏。〖《说文》〗）。〔时珍曰〕按《说文》云：楩，山枌榆也。有刺，实为芜荑。《尔雅》云：无姑，其实荑。又云：莢荑，蕨蘠。则此物乃莢树之荑，故名也。〔恭曰〕蕨□乃蕨蘠二字之误。

【集解】〔《别录》曰〕芜荑生晋山川谷。三月采实，阴干。〔弘景曰〕今惟出高丽，状如榆荚，气臭如狐，彼人皆以作酱食之。性杀虫，置物中亦辟蛀，但患其臭。〔恭曰〕今延州、同州者甚好。〔志曰〕河东、河西处处有之。〔颂曰〕近道亦有之，以太原者良。大抵榆类而差小，其实亦早成，比榆乃大，气臭。郭璞《尔雅注》云：无姑，姑榆也。生山中，叶圆而厚，剥取皮合渍之，其味辛香，所谓芜荑也。采实阴干用。今人又多取作屑，以芼五味，惟陈者良。人收藏之多以盐渍，则失气味，但宜食品，不堪入药。〔珣曰〕按《广州记》云：生大秦国，是波斯芜荑也。〔藏器曰〕芜荑气膻者良，乃山榆仁也。〔时珍曰〕芜荑有大小两种：小者即榆荚也，揉取仁，酝为酱，味尤辛。人多以外物相和，不可不择去之。入药皆用大芜荑，别有种。

【气味】辛，平，无毒。〔权曰〕苦，平。〔珣曰〕辛，温。〔诜曰〕作酱甚香美，功尤胜于榆仁。可少食之，过多发热，为辛故也。秋月食之，尤宜人。

【主治】五内邪气，散皮肤骨节中淫淫温行毒，去三虫，化食（《本经》）。逐寸白，散肠中嗢嗢喘息（《别录》）。主积冷气，心腹癥痛，除肌肤节中风淫淫如虫行（甄权）。五脏皮肤肢节邪气。长食，治五痔，杀中恶虫毒，诸病不生（孟诜）。治肠风痔瘘，恶疮疥癣（大明）。杀虫止痛，治妇人子宫风虚，孩子疳泻冷痢。得诃子、豆蔻良（李珣）。和猪脂捣，涂热疮。和蜜，治湿癣。和沙牛酪或马酪，治一切疮（孟

诜）。

【附方】旧三，新七。

脾胃有虫食即作痛，面黄无色。以石州芜荑仁二两，和面炒黄色为末。非时米饮服二钱匕（《千金方》）。

制杀诸虫生芜荑、生槟榔各四两，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白汤下（《本事方》）。

疳热有虫瘦悴，久服充肥。用榆仁一两，黄连一两，为末，猪胆汁七枚和，入碗内，饭上蒸之，一日蒸一次，九蒸乃入麝香半钱，汤浸蒸饼和丸绿豆大。每服五七丸至一二十丸，米饮下（钱氏《小儿直诀》）。

小儿虫痫胃寒虫上诸证，危恶与痫相似。用白芜荑、干漆（烧存性）等分，为末。米饮调服一字至一钱（杜壬方）。

结阴下血芜荑一两捣烂，纸压去油，为末，以雄猪胆汁丸梧子大。每服九丸，甘草汤下，日五服。三日断根（《普济方》）。

脾胃气泄久患不止。芜荑五两捣末，饭丸梧子大。每日空心、午饭前，陈米饮下三十丸。久服，去三尸，益神驻颜。此方得之章镣，曾用得力（王绍颜《续传信方》）。

膀胱气急宜下气。用芜荑捣和食盐末等分，以绵裹如枣大，纳下部，或下恶汁，并下气，佳（《外台秘要》）。

婴孩惊喑风后失音不能言。肥儿丸：用芜荑（炒）、神曲（炒）、麦蘖（炒）、黄连（炒）各一钱，为末，猪胆汁打糊丸黍米大。每服十丸，木通汤下。黄连能去心窍恶血（《全幼心鉴》）。

虫牙作痛以芜荑仁安蛀孔中及缝中，甚效（危氏《得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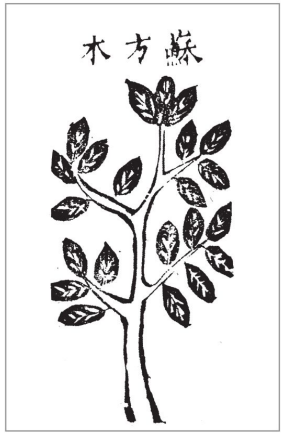
腹中鳖瘕平时嗜酒，血入于酒则为酒鳖；平时多气，血凝于气则为气鳖；虚劳痼冷，败血杂痰，则为血鳖。摇头掉尾，如虫之行，上侵人咽，下蚀人肛，或附胁背，或隐胸腹，大则如鳖，小或如钱。治法惟用芜荑（炒）煎服之，兼用暖胃益血理中之类，乃可杀之。若徒事雷丸、锡灰之类，无益也（《仁斋直指方》）。

苏方木《唐本草》

【释名】苏木（〖张文仲方〗）。〔时珍曰〕海岛有苏方国，其地产此木，故名。今人省呼为苏木尔。

【集解】〔恭曰〕苏方木自南海、昆仑来，而交州、爰州亦有之。树似庵罗，叶若榆叶而无涩，抽条长丈许，花黄，子生青熟黑。其木，人用染绛色。〔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生海畔。叶似绛，木若女贞。〔时珍曰〕按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苏方树类槐，黄花黑子，出九真。煎汁忌铁器，则色黯。其木蠹之粪名曰紫纳，亦可用。暹罗国人贱用如薪。

【修治】〔敦曰〕凡使去上粗皮并节。若得中心文横如紫角者，号曰木中尊，其力倍常百等。须细剉重捣，拌细梅树枝蒸之，从巳至申，阴干用。



苏方木

【气味】甘、咸，平，无毒。〔杲曰〕甘、咸，凉。可升可降，阳中阴也。〔好古曰〕味甘而微酸、辛，其性平。

【主治】破血。产后血胀闷欲死者，水煮五两，取浓汁服（《唐本》）。妇人血气心腹痛，月候不调及蓐劳，排脓止痛，消痈肿扑损淤血，女人失音血噤，赤白痢，并后分急痛（大明）。虚劳血癖气壅滞，产后恶露不安，心腹搅痛，及经络不通，男女中风，口噤不语。并宜细研乳头香末方寸匕，以酒煎苏方木，调服，立吐恶物瘥（《海药》）。霍乱呕逆，及人常呕吐，用水煎服（藏器）。破疮疡死血，产后败血（李杲）。

【发明】〔元素曰〕苏木性凉，味微辛。发散表里风气，宜与防风同用。又能破死血，产后血肿胀满欲死者宜之。〔时珍曰〕苏

方木乃三阴经血分药。少用则和血，多用则破血。

【附方】旧一，新五。

产后血运苏方木三两，水五升，煎取二升，分再服（《肘后方》）。

产后气喘面黑欲死，乃血入肺也。用苏木二两，水两碗，煮一碗，入人参末一两服。随时加减，神效不可言（胡氏方）。

破伤风病苏方木为散三钱，酒服立效。名独圣散（《普济方》）。

脚气肿痛苏方木、鹭鸶藤等分，细剉，入淀粉少许，水二斗，煎一斗五升，先熏后洗（《普济方》）。

偏坠肿痛苏方木二两，好酒一壶煮熟，频饮立好（《集简方》）。

金疮接指凡指断及刀斧伤。用真苏木末敷之，外以蚕茧包缚完固，数日如故（《摄生方》）。

乌木

乌木《纲目》

【释名】乌槾木（槾音漫。〖《太平寰宇记》〗）、乌文木（〖崔豹〗）。〔时珍曰〕木名文木，南人呼文如槾，故也。

【集解】〔时珍曰〕乌木出海南、云南、南番。叶似棕榈。其木漆黑，体重坚致，可为箸及器物。有间道者，嫩木也。南人多以檕木染色伪之。《南方草物状》云：文木树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作马鞭，日南有之。《古今注》云：乌文木出波斯，舶上将来，乌文阗然。温、括、婺等州亦出之，皆此物也。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解毒，又主霍乱吐利，取屑研末，温酒服（时珍）。

桦木宋《开宝》

【释名】樺（〖王珉〗）。〔藏器曰〕晋中书令王珉《伤寒身验方》中作樺字。〔时珍曰〕画工以皮烧烟熏纸，作古画字，故名樺。俗省作桦字也。

【集解】〔藏器曰〕桦木似山桃，皮堪为烛。〔宗奭曰〕皮上有紫黑花匀者，裹鞍、弓、鞮。〔时珍曰〕桦木生辽东及临洮、河州、西北诸地。其木色黄，有小斑点红色，能收肥腻。其皮厚而轻虚软柔，皮匠家用衬靴里，及为刀靶之类，谓之暖皮。胡人尤重之。以皮卷蜡，可作烛点。

桦木

木皮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诸黄疸，浓煮汁饮之良（《开宝》）。煮汁冷饮，主伤寒时行热毒疮，特良。即今豌豆疮也（藏器）。烧灰合他药，治肺风毒（宗奭）。治乳痈（时珍）。

〔附方〕旧一，新四。

乳痈初发肿痛结硬欲破，一服即瘥。以北来真桦皮烧存性研，无灰酒服方寸匕，即卧，觉即瘥也（沈存中《灵苑方》）。

乳痈腐烂靴内年久桦皮，烧灰。酒服一钱，日一服（唐瑶《经验方》）。

肺风毒疮遍身疮疥如疠，及瘾疹瘙痒，面上风刺，妇人粉刺，并用桦皮散主之。桦皮（烧灰）四两，枳壳（去穰，烧）四两，

荆芥穗二两，炙甘草半两，各为末，杏仁（水煮过，去皮、尖）二两（研泥），同研匀。每服二钱，食后温酒调下。疮疥甚者，日三服（《和剂方》）。

小便热短桦皮浓煮汁，饮（《集简方》）。

染黑须发桦皮一片，包侧柏一枝，烧烟熏香油碗内成烟，以手抹在须鬓上，即黑也（《多能鄙事》）。

脂

〔主治〕烧之，辟鬼邪（藏器）。

綟木《拾遗》

【释名】（缺）

【集解】〔藏器曰〕生林泽山谷。木文侧戾，故曰綟木。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风血羸瘦，补腰脚，益阳道，宜浸酒饮（藏器）。

榈木《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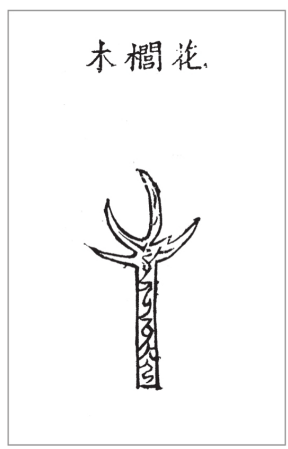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出安南及南海。用作床几，似紫檀而色赤，性坚好。〔时珍曰〕木性坚，紫红色。亦有花纹者，谓之花榈木，可作器皿、扇骨诸物。俗作花梨，误矣。

【气味】辛，温，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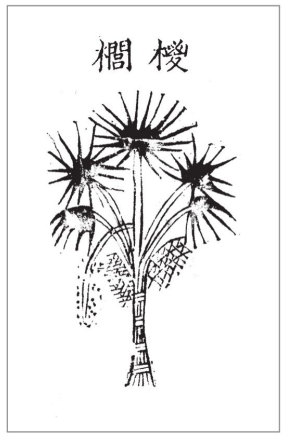
【主治】产后恶露冲心，癥瘕结气，赤白漏下，并剉煎服（李珣）。破血块，冷嗽，煮汁热服。为枕令人头痛，性热故也（藏器）。

棕（椶）榈宋《嘉祐》

【释名】栟榈（〖《说文》〗）。〔时珍曰〕皮中毛缕如马之鬃□，故名。椶俗作棕。□音闾，鬣也。栟音并。



榈木



棕榈

【集解】〔颂曰〕棕榈出岭南、西川，今江南亦有之。木高一二丈，无枝条。叶大而圆，有如车轮，萃于树杪。其下有皮重叠裹之，每皮一匝，为一节。二旬一采，皮转复生上。六七月生黄白花。八九月结实，作房如鱼子，黑色。九月、十月采其皮用。《山海经》云：石翠之山，其木多棕是也。〔藏器曰〕其皮作绳，入土千岁不烂。昔有人开冢得之，索已生根。岭南有桄榔、槟榔、椰子、冬叶、虎散、多罗等木，叶皆与栟榈相类。〔时珍曰〕棕榈，川、广甚多，今江南亦种之，最难长。初生叶如白及叶，高二三尺则木端数叶大如扇，上耸，四散歧裂，其茎三棱，四时不凋。其干正直无枝，近叶处有皮裹之，每长一层即为一节。干身赤黑，皆筋络，宜为钟杵，亦可旋为器物。其皮有丝毛，错纵如织，剥取缕解，可织衣、帽、褥、椅之属，大为时利。每岁必两三剥之，否则树死，或不长也。三月于木端茎中出数黄苞，苞中有细子成列，乃花之孕也，状如鱼腹孕子，谓之棕鱼，亦曰棕笋。渐长出苞，则成花穗，黄白色。结实累累，大如豆，生黄熟黑，甚坚实。或云：南方此木有两种：一种有皮丝，可作绳；一种小而无丝，惟叶可作帚。郑樵《通志》以为王彗者，非也。王彗乃落帚之名，即地肤子。别有蒲葵，叶与此相似而柔薄，可为扇、笠，许慎《说文》以为棕榈亦误矣。

笋及子、花

〔气味〕苦、涩，平，无毒。〔藏器曰〕有小毒，戟人喉，未可轻服。〔珣曰〕温，有大毒，不堪食。〔时珍曰〕棕鱼皆言有毒不可食，而广、蜀人蜜煮、醋浸，以供佛、寄远，苏东坡亦有食棕笋诗，乃制去其毒尔。

〔主治〕涩肠，止泻痢肠风，崩中带下，及养血（藏器）。

〔附方〕新一。

大肠下血棕笋煮熟，切片晒干为末，蜜汤或酒服一二钱（《集简方》）。

皮

〔气味〕同子。

〔主治〕止鼻衄吐血，破癥，治肠风赤白痢，崩中带下，烧存性用（大明）。主金疮疥癣，生肌止血（李珣）。

〔发明〕〔宗奭曰〕棕皮烧黑，治妇人血露及吐血，须佐以他药。〔时珍曰〕棕灰性涩，若失血去多，淤滞已尽者，用之切当，所谓涩可去脱也。与乱发同用更良。年久败棕入药尤妙。

〔附方〕新六。

鼻血不止棕榈灰，随左右吹之（黎居士方）。

血崩不止棕榈皮烧存性，空心淡酒服三钱。一方加煅白矾等分（《妇人良方》）。

血淋不止棕榈皮半烧半炒为末，每服二钱，甚效（《卫生家宝方》）。

下血不止棕榈皮半斤，栝蒌一个，烧灰。每服二钱，米饮调下（《百一选方》）。

水谷痢下棕榈皮烧研，水服方寸匕（《近效方》）。

小便不通棕皮毛烧存性，以水、酒服二钱即通利，累试甚验（《摄生方》）。

橉木橉，良刃切。〇《拾遗》

【释名】檀木（音潭。〖《纲目》〗）。

【集解】〔藏器曰〕橉木生江南深山大树。树有数种，取叶厚大白花者入药，自余灰入染家用。〔时珍曰〕此木最硬，梓人谓之橉筋木是也。木入染绛用，叶亦可酿酒。

木灰

【气味】甘，温，小毒。

【主治】卒心腹癥瘕，坚满痃癖。淋汁八升，酿米一斗，待酒熟，每温饮半合，渐增至一二盏，即愈（藏器。〇出《肘后》）。

柯树《拾遗》

【释名】

【集解】木奴（〖《拾遗》〗）。〔珣曰〕按《广志》云：生广南山谷。波斯家用木为船舫者也。

白皮

【气味】辛，平，有小毒。

【主治】大腹水病。采皮煮汁去滓，煎令可丸如梧子大。平旦空心饮下三丸，须臾又一丸，气、水并从小便出也（藏器）。

乌桕木《唐本草》

【释名】鸦臼（〖《纲目》〗）。〔时珍曰〕乌桕，乌喜食其子，因以名之。陆龟蒙诗云“行歇每依鸦舅影，挑频时见鼠姑心”是矣。鼠姑，牡丹也。或云：其木老则根下黑烂成臼，故得此名。郑樵《通志》言“乌桕即柜柳”者，非矣。

【集解】〔恭曰〕生山南平泽。树高数仞，叶似梨、杏。五月开细花，黄白色。子黑色。〔藏器曰〕叶可染皂。子可压油，燃灯极明。〔宗奭曰〕叶如小杏叶，但微薄而绿色差淡。子八九月熟，初青后黑，分为三瓣。〔时珍曰〕南方平泽甚多。今江西人种植，采子蒸煮，取脂浇烛货之。子上皮脂，胜于仁也。

乌桕木

根白皮

〔气味〕苦，微温，有毒。〔大明曰〕性凉，慢火炙干黄乃用。

〔主治〕暴水，癥结积聚（《唐本》）。疗头风，通大小便（大明）。解蛇毒（震亨）。

〔发明〕〔时珍曰〕乌桕根性沉而降，阴中之阴，利水通肠，功胜大戟。一野人病肿满气壮，令掘此根捣烂，水煎服一碗，连行数行而病平。气虚人不可用之。此方出《太平圣惠方》，言其功神圣，但不可多服尔。诚然。

〔附方〕旧一，新九。

小便不通乌桕根皮煎汤，饮之（《肘后方》）。

大便不通乌桕木根方长一寸，劈破，水煎半盏，服之立通。不用多吃。其功神圣，兼能取水（《斗门方》）。

二便关格二三日则杀人。乌桕东南根白皮，干为末，热水服二钱。先以芒硝二两，煎汤服，取吐甚效（《肘后方》）。

水气虚肿小便涩。乌桕皮二两，槟榔、木通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圣惠方》）。

脚气湿疮极痒有虫。乌桕根为末傅之，少时有涎出，良（《摘玄方》）。

尸注中恶心腹痛刺，沉默错乱。用乌桕根皮煎浓汁一合，调朱砂末一钱，服之。《肘后方》无朱砂（《永类方》）。

暗疔昏狂疮头凸红。桕树根经行路者，取二尺许，去皮捣烂，井华水调一盏服。待泻过，以三角银杏仁浸油，捣敷患处（《圣济总录》）。

婴儿胎疮满头。用水边乌桕树根晒研，入雄黄末少许，生油调搽（《经验良方》）。

鼠莽砒毒乌桕根半两，擂水服之（《医方大成》）。

盐齁痰喘桕树皮去粗捣汁，和飞面作饼烙熟。早辰与儿吃三四个，待吐下盐涎乃佳。如不行，热茶催之（《摘玄方》）。

叶

〔气味〕同根。

〔主治〕食牛马六畜肉，生疔肿欲死者。捣自然汁一二碗，顿服得大利，去毒即愈。未利再服。冬用根（时珍）。

柏油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涂头，变白为黑。服一合，令人下利，去阴下水气。炒子作汤亦可（藏器）。涂一切肿毒疮疥（时珍）。

〔附方〕新二。

脓泡疥疮柏油二两，水银二钱，樟脑五钱，同研，频入唾津，不见星乃止。以温汤洗净疮，以药填入（唐瑶《经验方》）。

小儿虫疮用旧绢作衣，化柏油涂之，与儿穿着。次日虫皆出油上，取下爁之有声是也。别以油衣与穿，以虫尽为度（《濒湖集简方》）。

巴豆《本经·下品》

【释名】巴菽（《本经》）、刚子（《炮炙》）、老阳子（〖《纲目》〗）。〔时珍曰〕此物出巴蜀，而形如菽豆，故以名之。《宋本草》一名巴椒，乃菽字传讹也。雷敦《炮炙论》又分紧小色黄者为巴，有三棱色黑者为豆，小而两头尖者为刚子。云巴与豆可用，刚子不可用（杀人）。其说殊乖。盖紧小者是雌，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

【集解】〔《别录》曰〕巴豆生巴郡川谷。八月采，阴干用之，去心、皮。〔颂曰〕今嘉州、眉州、戎州皆有之。木高一二丈。叶如樱桃而厚大，初生青色，后渐黄赤，至十二月叶渐凋，二月复渐

生，四月旧叶落尽，新叶齐生，即花发成穗，微黄色。五六月结实作房，生青，至八月熟而黄，类白豆蔻，渐渐自落，乃收之。一房有三瓣，一瓣一子，共三子。子仍有壳，用之去壳。戎州出者，壳上有纵文，隐起如线，一道至两三道。彼土人呼为金线巴豆，最为上等，他处亦稀有。〔时珍曰〕巴豆房似大风子壳而脆薄，子及仁皆似海松子。所云似白豆蔻者，殊不类。

巴豆

【修治】〔弘景曰〕巴豆最能泻人，新者佳，用之去心、皮，熬令黄黑，捣如膏，乃和丸散。〔敦曰〕凡用巴与豆敲碎，以麻油并酒等煮干研膏用。每一两，用油、酒各七合。〔大明曰〕凡入丸散，炒用不如去心、膜，换水煮五度（各一沸）也。〔时珍曰〕巴豆有用仁者，用壳者，用油者，有生用者，麸炒者，醋煮者，烧存性者，有研烂以纸包压去油者（谓之巴豆霜）。

【气味】辛，温，有毒。〔《别录》曰〕生温熟寒，有大毒。〔普曰〕神农、岐伯、桐君：辛，有毒。黄帝：甘，有毒。李当之：热。〔元素曰〕性热味苦，气薄味厚，体重而沉降，阴也。〔杲曰〕性热味辛，有大毒，浮也，阳中阳也。〔时珍曰〕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是可升可降药也。《别录》言其熟则性寒，张氏言其降，李氏言其浮，皆泥于一偏矣。盖此

物不去膜则伤胃，不去心则作呕，以沉香水浸则能升能降，与大黄同用泻人反缓，为其性相畏也。王充《论衡》云：万物含太阳火气而生者，皆有毒。故巴豆辛热有毒。〔之才曰〕芫花为之使。畏大黄、黄连、芦笋、菰笋、藜芦、酱、豉、冷水，得火良，恶蘘草，与牵牛相反。中其毒者，用冷水、黄连汁、大豆汁解之。

【主治】伤寒温疟寒热，破癥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水胀，荡练五脏六腑，开通闭塞，利水谷道，去恶肉，除鬼毒蛊疰邪物，杀虫鱼（《本经》）。疗女子月闭烂胎，金疮脓血，不利丈夫阴，杀斑蝥蛇虺毒。可炼饵之，益血脉，令人色好，变化与鬼神通（《别录》）。治十种水肿，痿痹，落胎（《药性》）。通宣一切病，泄壅滞，除风补劳，健脾开胃，消痰破血，排脓消肿毒，杀腹脏虫，治恶疮瘜肉，及疥癞丁肿（《日华》）。导气消积，去脏腑停寒，治生冷硬物所伤（元素）。治泻痢惊痫，心腹痛疝气，风㖞耳聋，喉痹牙痛，通利关窍（时珍）。

【发明】〔元素曰〕巴豆乃斩关夺门之将，不可轻用。〔震亨曰〕巴豆去胃中寒积。无寒积者勿用。〔元素曰〕世以巴豆热药治酒病膈气，以其辛热能开肠胃郁结也。但郁结虽开，而亡血液，损其真阴。〔从正曰〕伤寒风湿，小儿疮痘，妇人产后，用之下膈，不死亦危。奈何庸人畏大黄而不畏巴豆，以其性热而剂小耳。岂知以蜡匮之，犹能下后使人津液枯竭，胸热口燥，耗却天真，留毒不去，他病转生。故下药宜以为禁。〔藏器曰〕巴豆主癥癖痃气，痞满积聚，冷

气血块，宿食不消，痰饮吐水。取青黑大者，每日空腹服一枚，去壳勿令白膜破，乃作两片（并四边不得有损缺）吞之，以饮压令下。少顷腹内热如火，利出恶物。虽利而不虚，若久服亦不利。白膜破者不用。〔好古曰〕若急治为水谷道路之剂，去皮、心、膜、油，生用。若缓治为消坚磨积之剂，炒去烟令紫黑用，可以通肠，可以止泻，世所不知也。张仲景治百病客忤备急丸用之。〔时珍曰〕巴豆峻用则有戡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萧、曹、绛、灌，乃勇猛武夫，而用之为相，亦能辅治太平。王海藏言其可以通肠，可以止泻，此发千古之秘也。一老妇年六十余，病溏泄已五年，肉食、油物、生冷犯之即作。遍服调脾、升提、止涩诸药，入腹则泄反甚。延余诊之，脉沉而滑，此乃脾胃久伤，冷积凝滞所致。王太仆所谓大寒凝内，久利溏泄，愈而复发，绵历岁年者。法当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遂用蜡匮巴豆丸药五十丸与服，二日大便不通亦不利，其泄遂愈。自是每用治泄痢积滞诸病，皆不泻而病愈者近百人。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耳。苟用所不当用，则犯轻用损阴之戒矣。

【正误】〔弘景曰〕道家亦有炼饵法，服之云可神仙。人吞一枚便死，而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物性乃有相耐如此。〔时珍曰〕汉时方士言巴豆炼饵，令人色好神仙，《名医别录》采入本草。张华《博物志》言鼠食巴豆重三十斤。一谬一诬，陶氏信为实语，误矣。又言人吞一枚即死，亦近过情，今并正之。

【附方】旧十三，新二十六。

一切积滞巴豆一两，蛤粉二两，黄檗三两，为末，水丸绿豆大。每水下五丸（《医学切问》）。

寒澼宿食久饮不消，大便闭塞。巴豆仁一升，清酒五升，煮三日三夜，研熟，合酒微火煎令可，丸如豌豆大。每服一丸，水下。欲吐者，二丸（《千金方》）。

水蛊大腹动摇水声，皮肤色黑。巴豆九十枚（去心、皮，熬黄），杏仁六十枚（去皮、尖，熬黄），捣丸小豆大。水下一丸，以

利为度。勿饮酒（张文仲《备急方》）。

飞尸鬼击中恶，心痛腹胀，大便不通。走马汤：用巴豆二枚（去皮、心，熬黄），杏仁二枚，以绵包椎碎，热汤一合，捻取白汁服之，当下而愈。量老小用之（《外台》）。

食疟积疟巴豆（去皮、心）二钱，皂荚（去皮、子）六钱，捣丸绿豆大。一服一丸，冷汤下（《肘后方》）。

积滞泄痢腹痛里急。杏仁（去皮、尖）、巴豆（去皮、心）各四十九个，同烧存性，研泥，熔蜡和丸绿豆大。每服二三丸，煎大黄汤下，间日一服。一加百草霜三钱（刘守真《宣明方》）。

气痢赤白巴豆一两去皮、心，熬研，以熟猪肝丸绿豆大。空心米饮下三四丸，量人用。此乃郑獬侍御所传方也（《经验方》）。

泻血不止巴豆一个去皮，以鸡子开一孔纳入，纸封煨熟，去豆食之，其病即止。虚人分作二服，决效（《普济方》）。

小儿下痢赤白。用巴豆（煨熟，去油）一钱，百草霜二钱，研末，飞罗面煮糊，丸黍米大，量人用之。赤用甘草汤，白用米汤，赤白用姜汤下（《全幼心鉴》）。

夏月水泻不止。巴豆一粒，针头烧存性，化蜡和作一丸。倒流水下（危氏《得效方》）。

小儿吐泻巴豆一个，针穿灯上烧过，黄蜡一豆大，灯上烧，滴入水中，同杵丸黍米大。每用五七丸，莲子、灯心汤下（同上）。

伏暑霍乱伤冷，吐利烦渴。水浸丹：用巴豆二十五个（去皮、心及油），黄丹（炒，研）一两二钱半，化黄蜡和丸绿豆大。每服五七丸，水浸少顷，别以新汲水吞下（《和剂方》）。

干霍乱病心腹胀痛，不吐不利，欲死。巴豆一枚（去皮、

心），热水研服，得吐、利即定也。

二便不通巴豆（连油）、黄连各半两，捣作饼子。先滴葱、盐汁在脐内，安饼于上，灸二七壮，取利为度（《杨氏家藏》）。

寒痰气喘青橘皮一片，展开入刚子一个，麻扎定，火上烧存性，研末。姜汁和酒一钟，呷服。天台李翰林用此治莫秀才，到口便止，神方也（张杲《医说》）。

风湿痰病人坐密室中，左用滚水一盆，右用炭火一盆，前置一桌，书一册。先将无油新巴豆四十九粒研如泥，纸压去油，分作三饼。如病在左，令病人将右手仰置书上，安药于掌心，以碗安药上，倾热水入碗内。水凉即换，良久汗出，立见神效。病在右安左掌心。一云随左右安之（《保寿堂经验方》）。

阴毒伤寒心结，按之极痛，大小便闭，但出气稍暖者。急取巴豆十粒研，入面一钱，捻作饼，安脐内，以小艾炷灸五壮，气达即通。此太师陈北山方也（《仁斋直指方》）。

解中药毒巴豆（去皮，不去油）、马牙消等分，研丸。冷水服一弹丸（初虞世方）。

喉痹垂死止有余气者。巴豆去皮，线穿，内入喉中，牵出即苏（《千金》）。

缠喉风痹巴豆两粒，纸卷作角，切断两头，以针穿作孔子，入鼻中，气透即通（《胜金方》）。

伤寒舌出巴豆一粒，去油取霜，以纸捻卷，内入鼻中。舌即收上（《普济方》）。

舌上出血如簪孔。巴豆一枚，乱发鸡子大，烧研，酒服（《圣惠》）。

中风口㖞巴豆七枚去皮研，左㖞涂右手心，右㖞涂左手心，仍以暖水一盏安药上。须臾即正，洗去（《圣惠方》）。

小儿口疮不能食乳。刚子一枚连油研，入黄丹少许，剃去囟上发，贴之。四边起粟泡，便用温水洗去，乃以菖蒲汤再洗，即不成疮，神效（《瑞竹堂方》）。

风虫牙痛《圣惠》：用巴豆一粒，煨黄去壳，蒜一瓣，切一头，剜去中心，入豆在内盖定，绵裹，随左右塞耳中。〇《经验方》：用巴豆一粒研，绵裹咬之。〇又方：针刺巴豆，灯上烧令烟出。熏痛处。三五次神效。

天丝入咽凡露地饮食，有飞丝入上，食之令人咽喉生疮。急以白矾、巴豆烧灰，吹入即愈（《琐碎录》）。

耳卒聋闭巴豆一粒蜡裹，针刺孔通气，塞之取效（《经验》）。

风瘙隐疹心下迷闷。巴豆五十粒去心、皮，水七升，煮三升，以帛染拭之，随手愈（《千金翼》）。

疥疮搔痒巴豆十粒，炮黄去皮、心，右顺手研，入酥少许，腻粉少许，抓破点上，不得近目并外肾上。如熏目著肾，则以黄丹涂之，甚妙（《十全方》）。

荷钱癣疮巴豆仁三个，连油杵泥，以生绢包擦，日一二次，三日痊好（邵以正《经验方》）。

一切恶疮巴豆三十粒，麻油煎黑，去豆，以油调硫黄、轻粉末，频涂取效（《普济》）。

痈疽恶肉乌金膏：解一切疮毒，及腐化瘀肉，最能推陈致新。巴豆仁炒焦，研膏，点痛处则解毒，涂瘀肉上则自化。加乳香少

许亦可。若毒深不能收敛者，宜作撚纪之，不致成疮（《外科理例》）。

疣痣黑子巴豆一钱（石灰炒过），人言一钱，糯米五分（炒），研点之（《怪症方》）。

箭镞入肉不可拔出者。用新巴豆仁（略熬）与蜣螂同研涂之，斯须痛定，微痒忍之，待极痒不可忍，便撼拔动之，取出，速以生肌膏傅之而痊。亦治疮肿。夏侯郸在润州得此方，后至洪州，旅舍主人妻病背疮，呻吟不已，郸用此方试之，即痛止也（《经验方》）。

小儿痰喘巴豆一粒杵烂，绵裹塞鼻，男左女右，痰即自下（龚氏《医鉴》）。

牛疫动头巴豆二粒研，生麻油三两，浆水半升，和灌之（贾相公《牛经》）。

油

〔主治〕中风痰厥气厥，中恶喉痹，一切急病，咽喉不通，牙关紧闭。以研烂巴豆绵纸包，压取油作撚点灯，吹灭熏鼻中，或用热烟刺入喉内，即时出涎或恶血便苏。又舌上无故出血，以熏舌之上下，自止（时珍）。

壳

〔主治〕消积滞，治泻痢（时珍）。

〔附方〕新二。

一切泻痢脉浮洪者，多日难已；脉微小者，服之立止。名胜金膏。巴豆皮、楮叶同烧存性研，化蜡丸绿豆大。每甘草汤下五丸（刘河间《宣明方》）。

痢频脱肛黑色坚硬。用巴豆壳烧灰，芭蕉自然汁煮，入朴硝少许，洗软，用真麻油点火滴于上，以枯矾、龙骨少许为末，掺肛头上，以芭蕉叶托入（危氏《得效方》）。

树根

〔主治〕痈疽发背，脑疽鬓疽大患。掘取洗捣，敷患处，留头，妙不可言。收根阴干，临时水捣亦可（时珍。〇出杨诚《经验方》）。

大风子《补遗》

【释名】〔时珍曰〕能治大风疾，故名。

【集解】〔时珍曰〕大风子，今海南诸番国皆有之。按周达观《真腊记》云：大风乃大树之子，状如椰子而圆。其中有核数十枚，大如雷丸子。中有仁白色，久则黄而油，不堪入药。

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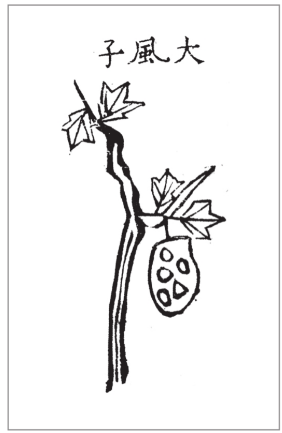
【修治】〔时珍曰〕取大风子油法：用子三斤（去壳及黄油者），研极烂，瓷器盛之，封口入滚汤中，盖锅密封，勿令透气，文武火煎至黑色如膏，名大风油，可以和药。

【气味】辛，热，有毒。

【主治】风癞疥癞，杨梅诸疮，攻毒杀虫

（时珍）。

【发明】〔震亨曰〕粗工治大风病，佐以大风油。殊不知此物性热，有燥痰之功而伤血，至有病将愈而先失明者。〔时珍曰〕大风油治疮，有杀虫劫毒之功，盖不可多服。用之外涂，其功不可没也。



大风子

【附方】新五。

大风诸癞大风子油一两，苦参末三两，入少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下。仍以苦参汤洗之（《普济方》）。

大风疮裂大风子烧存性，和麻油、轻粉研涂。仍以壳煎汤洗之（《岭南卫生方》）。

杨梅恶疮方同上。

风刺赤鼻大风子仁、木鳖子仁、轻粉、硫黄为末，夜夜唾调涂之。

手背皴裂大风子捣泥，涂之（《寿域》）。

海红豆《海药》

【释名】

【集解】〔珣曰〕按徐表《南州记》云：生南海人家园圃中。大树而生，叶圆有荚。近时蜀中种之亦成。〔时珍曰〕树高二三丈，叶似梨叶而圆。按宋祁《益部方物图》云：红豆叶如冬青而圆泽，春开花白色，结荚枝间。其子累累如缀珠，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以似得名，蜀人用为果饤。

豆

【气味】微寒，有小毒。

【主治】人黑皮□黯花癖，头面游风。宜入面药及澡豆（李珣）。

相思子《纲目》

【释名】红豆（〖王维〗）。〔时珍曰〕按《古今诗话》云：相思子圆而红。故老言：昔有人殁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此与韩凭冢上相思树不同，彼乃连理梓木也。或云即海红豆之类，未审的否。

海红豆

相思子

【集解】〔时珍曰〕相思子生岭南。树高丈余，白色。其叶似槐，其花似皂荚，其荚似扁豆。其子大如小豆，半截红色，半截黑色，彼人以嵌首饰。段公路《北户录》言有蔓生者，用子收龙脑香相宜，令香不耗也。

【气味】苦，平，有小毒，吐人。

【主治】通九窍，去心腹邪气，止热闷头

痛，风痰瘴疟，杀腹脏及皮肤内一切虫，除蛊毒。取二七枚研服，即当吐出（时珍）。

【附方】新三。

瘴疟寒热相思子十四枚，水研服，取吐立瘥（《千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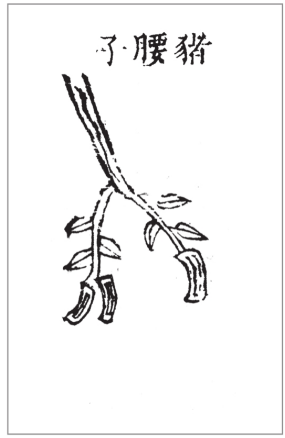
猫鬼野道眼见猫狸，及耳有所闻。用相思子、蓖麻子、巴豆各一枚，朱砂末、蜡各四铢，合捣，丸如麻子大，含之。即以灰围患人，面前着一斗灰火，吐药入火中，沸即画十字于火上，其猫鬼者死也（《千金方》）。

解中蛊毒《必效方》：用未钻相思子十四枚，杵碎为末。温水半盏，和服。欲吐抑之勿吐，少顷当大吐。轻者但服七枚。非常神效（《外台秘要》）。

猪腰子《纲目》

【集解】〔时珍曰〕猪腰子生柳州。蔓生结荚，内子大若猪之内肾，状酷似之，长三四寸，色紫而肉坚。彼人以充土宜，馈送中土。

【气味】甘、微辛，无毒。



猪腰子

石瓜

【主治】一切疮毒及毒箭伤，研细，酒服一二钱，并涂之（时珍）。

石瓜《纲目》

【集解】〔时珍曰〕石瓜出四川峨眉山中及芒部地方。其树

修干，树端挺叶，肥滑如冬青，状似桑。其花浅黄色。结实如缀，长而不圆，壳裂则子见，其形似瓜，其坚如石，煮液黄色。

【气味】苦，平，微毒。

【主治】心痛。煎汁，洗风痹（时珍）。

《本草纲目》三十五卷终

第三十六卷　木部

目录

木之三灌木类五十一种

桑《本经》

柘《嘉祐》

奴柘《拾遗》

楮《别录》

枳《本经》（即枳实、枳壳）

枸橘《纲目》

栀子《本经》　木戟附

酸枣《本经》

白棘《本经》

蕤核《本经》

山茱萸《本经》

胡颓子《拾遗》（即卢都子）

金樱子《蜀本草》

郁李《本经》

鼠李《本经》（即牛李子）

女贞《本经》

冬青《纲目》

枸骨《纲目》

卫矛《本经》

山矾《纲目》

梫木《拾遗》

南烛《开宝》

五加《本经》

枸杞、地骨皮《本经》

溲疏《本经》

杨栌《唐本草》

石南《本经》

牡荆《别录》

蔓荆《本经》

栾荆《唐本草》

石荆《拾遗》

紫荆《开宝》

木槿《日华》

扶桑《纲目》

木芙蓉《纲目》

山茶《纲目》

蜡梅《纲目》

伏牛花《开宝》

密蒙花《开宝》

木绵《纲目》

柞木《嘉祐》

黄杨木《纲目》

不凋木《拾遗》

卖子木《唐本草》

木天蓼《唐本草》

放杖木《拾遗》

接骨木《唐本草》

灵寿木《拾遗》

檌木《拾遗》

木麻《拾遗》

大空《唐本草》

右附方旧八十七，新二百零七。

木之三灌木类五十一种

桑《本经·中品》

【释名】子名椹（〖《集韵》〗）。〔时珍曰〕徐锴

《说文解字》云：桑（音若），东方自然神木之名，其字象形。桑乃蚕所食，异于东方自然之神木，故加木于桑下而别之。《典术》云：桑乃箕星之精。

【集解】〔颂曰〕方书称桑之功最神，在人资用尤多。《尔雅》云：桑辨有葚者栀。又云：女桑，桋桑。檿桑，山桑。郭璞云：辨，半也。葚与椹同。一半有椹，一半无椹，名栀。俗间呼桑之小而条长者，皆为女桑。其山桑似桑，材中弓弩，檿桑丝中琴瑟，皆材之美者也，他木鲜及之。〔时珍曰〕桑有数种：有白桑，叶大如掌而厚；鸡桑，叶花而薄；子桑，先椹而后叶；山桑，叶尖而长。以子种者，不若压条而分者。桑生黄衣，谓之金桑，其木必将槁矣。《种树书》云：桑以构接则桑大。桑根下埋龟甲，则茂盛不蛀。

桑

桑根白皮

〔修治〕〔《别录》曰〕采无时。出土上者杀人。〔弘景曰〕东行桑根乃易得，而江边多出土，不可轻信。〔时珍曰〕古本草言桑根见地上者名马领，有毒杀人。旁行出土者名伏蛇，亦有毒而治心痛。故吴淑《事类赋》云：伏蛇疗疾，马领杀人。〔敦曰〕凡使，采十年以上向东畔嫩根，铜刀刮去青黄薄皮一重，取里白皮切，焙干

用。其皮中涎勿去之，药力俱在其上也。忌铁及铅。或云：木之白皮亦可用。煮汁染褐色，久不落。

〔气味〕甘，寒，无毒。〔权曰〕平。〔大明曰〕温。〔元素曰〕苦、酸。〔杲曰〕甘、辛，寒。可升可降，阳中阴也。〔好古曰〕甘厚而辛薄，入手太阴经。〔之才曰〕续断、桂心、麻子为之使。

〔主治〕伤中，五劳六极，羸瘦，崩中绝脉，补虚益气（《本经》）。去肺中水气。唾血热渴，水肿腹满胪胀，利水道，去寸白，可以缝金疮（《别录》）。治肺气喘满，虚劳客热头痛，内补不足（甄权）。煮汁饮，利五脏。入散用，下一切风气水气（孟诜）。调中下气，消痰止渴，开胃下食，杀腹脏虫，止霍乱吐泻。研汁，治小儿天吊惊痫客忤，及傅鹅口疮，大验（大明）。泻肺，利大小肠，降气散血（时珍）。

〔发明〕〔杲曰〕桑白皮，甘以固元气之不足而补虚，辛以泻肺气之有余而止嗽。又云：桑白皮泻肺，然性不纯良，不宜多用。〔时珍曰〕桑白皮长于利小水，乃实则泻其子也，故肺中有水气及肺火有余者宜之。《十剂》云：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矣。宋医钱乙治肺气热盛，咳嗽而后喘，面肿身热，泻白散：用桑白皮（炒）一两，地骨皮（焙）一两，甘草（炒）半两。每服一二钱，入粳米百粒，水煎，食后温服。桑白皮、地骨皮皆能泻火从小便去，甘草泻火而缓中，粳米清肺而养血，此乃泻肺诸方之准绳也。元医罗天益言其泻肺中伏火而补正气，泻邪所以补正也。若肺虚而小便利者，不宜用之。〔颂曰〕桑白皮作线缝金疮肠出，更以热鸡血涂之。唐安

金藏剖腹，用此法而愈。

〔附方〕旧八，新六。

咳嗽吐血甚者殷鲜。桑根白皮一斤，米泔浸三宿，刮去黄皮，剉细，入糯米四两，焙干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经验方》）。

消渴尿多入地三尺桑根，剥取白皮炙黄黑，剉，以水煮浓汁，随意饮之。亦可入少米，勿用盐（《肘后方》）。

产后下血炙桑白皮，煮水饮之（《肘后方》）。

血露不绝锯截桑根，取屑五指撮，以醇酒服之，日三服（《肘后方》）。

坠马拗损桑根白皮五斤为末，水一升煎膏，傅之便止。已后亦无宿血，终不发动（《经验后方》）。

金刃伤疮新桑白皮烧灰，和马粪涂疮上，数易之。亦可煮汁服之（《广利方》）。

杂物眯眼新桑根白皮洗净，捶烂入眼，拨之自出（《圣惠方》）。

发鬓堕落桑白皮（剉）二升。以水淹浸，煮五六沸，去滓，频频洗沐，自不落也（《千金方》）。

发槁不泽桑根白皮、柏叶各一斤，煎汁沐之即润（《圣惠方》）。

小儿重舌桑根白皮煮汁，涂乳上饮之（《子母秘录》）。

小儿流涎脾热也，胸膈有痰。新桑根白皮捣自然汁涂之，甚

效。干者煎水（《圣惠方》）。

小儿天吊惊痫客忤。家桑东行根取研汁服（《圣惠方》）。

小儿火丹桑根白皮煮汁浴之。或为末，羊膏和涂之（《千金方》）。

石痈坚硬不作脓者。蜀桑白皮阴干为末，烊胶和酒调傅，以软为度（《千金方》）。

皮中白汁

〔主治〕小儿口疮白漫漫，拭净涂之便愈。又涂金刃所伤燥痛，须臾血止，仍以白皮裹之，甚良（苏颂）。涂蛇、蜈蚣、蜘蛛伤，有验。取枝烧沥，治大风疮疥，生眉、发（时珍）。

〔附方〕旧一，新三。

小儿鹅口桑白皮汁，和胡粉涂之（《子母秘录》）。

小儿唇肿桑木汁涂之，即愈（《圣惠方》）。

解百毒气桑白汁一合服之，须臾吐利自出（《肘后方》）。

破伤中风桑沥、好酒，对和温服，以醉为度。醒服消风散（《摘玄方》）。

桑椹一名文武实。

〔主治〕单食，止消渴（苏恭）。利五脏关

节，通血气。久服不饥，安魂镇神，令人聪明，变白不老。多收暴干为末，蜜丸日服（藏器）。捣汁饮，解中酒毒。酿酒服，利水气消肿（时珍）。

〔发明〕〔宗奭曰〕《本经》言桑葚详，然独遗乌椹，桑之精英尽在于此。采摘微研，以布滤汁，石器熬成稀膏，量多少入蜜熬稠，贮瓷器中。每抄一二钱，食后、夜卧，以沸汤点服。治服金石发热口渴（生精神）及小肠热，其性微凉故也。仙方日干为末，蜜和为丸，酒服亦良。〔时珍曰〕椹有乌、白二种。杨氏《产乳》云：孩子不得与桑椹，令儿心寒，而陆玑《诗疏》云：鸠食桑椹多则醉伤其性，何耶？《四民月令》云：四月宜饮桑椹酒，能理百种风热。其法用椹汁三斗，重汤煮至一斗半，入白蜜二合，酥油一两，生姜一合，煮令得所，瓶收。每服一合，和酒饮之。亦可以汁熬烧酒，藏之经年，味力愈佳。史言魏武帝军乏食，得干椹以济饥。金末大荒，民皆食椹，获活者不可胜计。则椹之干湿皆可救荒，平时不可不收采也。

〔附方〕旧一，新六。

水肿胀满水不下则满溢，水下则虚竭还胀，十无一活，宜用桑椹酒治之。桑心皮切，以水二斗，煮汁一斗，入桑椹再煮，取五升，以糯饭五升，酿酒饮（《普济方》）。

瘰疬结核文武膏：用文武实（即桑葚子）二斗（黑熟者），以布取汁，银、石器熬成薄膏。每白汤调服一匙，日三服（《保命集》）。

诸骨哽咽红椹子细嚼，先咽汁，后咽滓，新水送下。干者亦可（《圣惠方》）。

小儿赤秃桑椹取汁，频服（《千金方》）。

小儿白秃黑葚入罂中曝三七日，化为水，洗之，三七日神效（《圣济录》）。

拔白变黑黑葚一斤，蝌蚪一斤，瓶盛封闭，悬屋东头一百日，尽化为黑泥，以染白发如漆（陈藏器《本草》）。

发白不生黑熟桑椹，水浸日晒，搽涂，令黑而复生也（《千金方》）。

阴证腹痛桑椹绢包风干，过伏天，为末。每服三钱，热酒下，取汗（《集简方》）。

叶

〔气味〕苦、甘，寒，有小毒。〔大明曰〕家桑叶：暖，无毒。

〔主治〕除寒热，出汗（《本经》）。汁，解蜈蚣毒（《别录》）。煎浓汁服，能除脚气水肿，利大小肠（苏恭）。炙熟煎饮，代茶止渴（孟诜）。煎饮，利五脏，通关节，下气。嫩叶煎酒服，治一切风。蒸熟（捣），罨风痛出汗，并扑损瘀血。挼烂，涂蛇、虫伤（大明）。研汁，治金疮及小儿吻疮。煎汁服，止霍乱腹痛吐下，亦可以干叶煮之。鸡桑叶，煮汁熬膏服，去老风及宿血（藏器）。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时珍）。

〔发明〕〔颂曰〕桑叶可常服。神仙服食方：以四月桑茂盛时采叶。又十月霜后三分，二分已落时，一分在者，名神仙叶，即采

取，与前叶同阴干捣末，丸散任服，或煎水代茶饮之。又霜后叶煮汤，淋渫手足，去风痹殊胜。又微炙和桑衣煎服，治痢及金疮诸损伤，止血。〔震亨曰〕经霜桑叶研末，米饮服，止盗汗。〔时珍曰〕桑叶乃手、足阳明之药，汁煎代茗，能止消渴。

〔附方〕旧二，新十一。

青盲洗法昔武胜军宋仲孚患此二十年，用此法，二年目明如故。新采青桑叶阴干，逐月按日就地上烧存性。每以一合，于瓷器内煎减二分，倾出澄清，温热洗目，至百度，屡试有验。正月初八，二月初八，三月初六，四月初四，五月初五，六月初二，七月初七，八月二十，九月十二，十月十七，十一月初二，十二月三十（《普济方》）。

风眼下泪腊月不落桑叶煎汤，日日温洗。或入芒硝（《集简方》）。

赤眼涩痛桑叶为末，纸卷烧烟熏鼻取效，《海上方》也（《普济方》）。

头发不长桑叶、麻叶煮泔水沐之，七次可长数尺（《千金方》）。

吐血不止晚桑叶焙研，凉茶服三钱。只一服止，后用补肝肺药（《圣济总录》）。

小儿渴疾桑叶不拘多少，逐片染生蜜，线系蒂上，绷，阴干细切，煎汁日饮代茶（《胜金方》）。

霍乱转筋入腹烦闷。桑叶一握，煎饮，一二服立定（《圣惠方》）。

大肠脱肛黄皮桑树叶三升，水煎过，带温罨纳之（《仁斋直

指方》）。

肺毒风疮状如大风。绿云散：用好桑叶净洗，蒸熟一宿后日干为末。水调二钱匕服（《经验后方》）。

痈口不敛经霜黄桑叶为末，傅之（《直指方》）。

穿掌肿毒新桑叶研烂，盦之即愈（《通玄论》）。

汤火伤疮经霜桑叶烧存性，为末，油和傅之。三日愈（《医学正传》）。

手足麻木不知痛痒。霜降后桑叶煎汤，频洗（《救急方》）。

枝

〔气味〕苦，平。

〔主治〕遍体风痒干燥，水气脚气风气，四肢拘挛，上气眼运，肺气咳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轻身，聪明耳目，令人光泽。疗口干及痈疽后渴，用嫩条细切一升，熬香煎饮，亦无禁忌。久服，终身不患偏风（苏颂）。〇出《近效方》，名桑枝煎。一法：用花桑枝寸剉，炒香，瓦器煮减一半，再入银器，重汤熬减一半。或入少蜜亦可。

〔发明〕〔颂曰〕桑枝不冷不热，可以常服。《抱朴子》言：《仙经》云：一切仙药，不得桑煎不服。〔时珍曰〕煎药用桑者，取其能利关节，除风寒湿痹诸痛也。观《灵枢经》治寒痹内热，用桂酒法，以桑炭炙布巾，熨痹处；治口僻用马膏法，以桑钩钩其

口，及坐桑灰上，皆取此意也。又痈疽发背不起发，或瘀肉不腐溃，及阴疮、瘰疬、流注、臁疮、顽疮、恶疮久不愈者，用桑木炙法，未溃则拔毒止痛，已溃则补接阳气，亦取桑通关节，去风寒，火性畅达，出郁毒之意。其法以干桑木劈成细片，扎作小把，然火吹息，炙患处。每吹炙片时，以瘀肉腐动为度，内服补托药，诚良方也。又按赵溍《养疴漫笔》云：越州一学录少年苦嗽，百药不效。或令用南向柔桑条一束，每条寸折纳锅中，以水五碗，煎至一碗，盛瓦器中，渴即饮之，服一月而愈。此亦桑枝煎变法尔。

〔附方〕旧一，新五。

服食变白久服通血气，利五脏。鸡桑嫩枝，阴干为末，蜜和作丸。每日酒服六十丸（《圣惠方》）。

水气脚气桑条二两炒香，以水一升，煎二合。每日空心服之，亦无禁忌（《圣济总录》）。

风热臂痛桑枝一小升切炒，水三升，煎二升，一日服尽。许叔微云：尝病臂痛，诸药不效，服此数剂寻愈。观《本草切用》及《图经》言其不冷不热，可以常服；《抱朴子》言一切仙药，不得桑枝煎不服，可知矣（《本事方》）。

解中蛊毒令人腹内坚痛，面黄青色，淋露骨立，病变不常。桑木心剉一斛，着釜中，以水淹令上有三寸，煮取二斗澄清，微火煎得五升。空心服五合，则吐蛊毒出也（《肘后方》）。

刺伤手足犯露水肿痛，多杀人。以桑枝三条，煻火炮热断之，以头柱疮上令热，冷即易之，尽三条则疮自烂。仍取韭白或薤白傅上，急以帛裹之。有肿更作（《千金方》）。

紫白癜风桑枝十斤，益母草三斤，水五斗，慢火煮至五斤，去滓再煎成膏。每卧时温酒调服半合，以愈为度（《圣惠方》）。

桑柴灰

〔气味〕辛，寒，有小毒。〔诜曰〕淋汁入炼五金家用，可结汞，伏硫、硇。

〔主治〕蒸淋取汁为煎，与冬灰等分，同灭痣疵黑子，蚀恶肉。煮小豆食，大下水胀。傅金疮，止血生肌（苏恭）。桑霜：治噎食积块（时珍）。

〔附方〕旧六，新六。

目赤肿痛桑灰一两。黄连半两，为末。每以一钱泡汤，澄清洗之（《圣济总录》）。

洗青盲眼正月八，二月八，三月六，四月四，五月五，六月二，七月七，八月二十，九月十二，十月十七，十一月二十六，十二月三十日。每遇上件神日，用桑柴灰一合，煎汤沃之，于瓷器中，澄取极清，稍热洗之。如冷即重汤顿温，不住手洗。久久视物如鹰鹘也。一法以桑灰、童子小便和作丸。每用一丸，泡汤澄洗（《经验方》）。

尸注鬼注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使人寒热淋沥，恍惚默默，不的知所苦，累年积月，以至于死，复传亲人，宜急治之。用桑树白皮曝干，烧灰二斗，着甑中蒸透，以釜中汤三四斗，淋之又淋，凡三度极浓，澄清止取二斗，以渍赤小豆二斗一宿，曝干复渍，灰汁尽乃止，以豆蒸熟。以羊肉或鹿肉作羹，进此豆饭，初食一升至二升，取饱。微者三四斗愈，极者七八斗愈。病去时，体中自觉疼痒淫淫。若根本不尽，再为之。神效方也（《肘后方》）。

腹中癥瘕方见《介部》鳖下。

身面水肿坐卧不得。取东引花桑枝，烧灰淋汁，煮赤小豆。每饥即饱食之，不得吃汤饮（梅师方）。

面上痣疵寒食前后，取桑条烧灰淋汁，入石灰熬膏，以自己唾调点之，自落也（《皆效方》）。

白癜驳风桑柴灰二斗，甑内蒸之，取釜内热汤洗。不过五六度瘥（《圣惠方》）。

大风恶疾眉发脱落。以桑柴灰热汤淋取汁，洗头面（以大豆水研浆，解释灰味，弥佳）。次用熟水，入绿豆面濯之。三日一洗头，一日一洗面，不过十度良（《圣惠方》）。

狐尿刺人肿痛欲死。热桑灰汁渍之，冷即易（《肘后方》）。

金疮作痛桑柴灰筛细，傅之（梅师方）。

疮伤风水肿痛入腹则杀人。以桑灰淋汁渍之，冷复易（梅师方）。

头风白屑桑灰淋汁沐之，神良（《圣惠方》）。

桑耳、桑黄见《菜部》木耳。

桑花见《草部》苔类。

桑寄生见后寓木类。

桑柴火见《火部》。

桑螵蛸见《虫部》。

桑蠹见《虫部》。

柘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柘宜山石，柞宜山阜。柘之从石，其取此义欤？

【集解】〔宗奭曰〕柘木里有纹，亦可旋为器。其叶可饲蚕，曰柘蚕，然叶硬，不及桑叶。入药以无刺者良。〔时珍曰〕处处山中有之。喜丛生。干疏而直。叶丰而厚，团而有尖。其叶饲蚕，取丝作琴瑟，清响胜常。《尔雅》所谓棘茧，即此蚕也。《考工记》云：弓人取材以柘为上。其实状如桑子，而圆粒如椒，名隹子（隹音锥）。其木染黄赤色，谓之柘黄，天子所服。《相感志》云：柘木以酒醋调矿灰涂之，一宿则作间道乌木文。物性相伏也。

木白皮、东行根白皮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妇人崩中血结，疟疾（大明）。煮汁酿酒服，主风虚耳聋，补劳损虚羸，腰肾冷，梦与人交接泄精者（藏器）。

【发明】〔时珍曰〕柘能通肾气，故《圣惠方》治耳鸣耳聋一二十年者，有柘根酒。用柘根二十斤，菖蒲五斗，各以水一石，煮取汁五斗。故铁二十斤煅赤，以水五斗浸取清。合水一石五斗，用米二石，曲二斗，如常酿酒成。用真磁石三斤为末，浸酒中三宿。日夜饮之，取小醉而眠。闻人声乃止。

【附方】新三。

飞丝入目柘浆点之，以绵蘸水拭去（《医学纲目》）。

洗目令明柘木煎汤，按日温洗，自寅至亥乃止，无不效者。

正月初二，二月初二，三月不洗，四月初五，五月十五，六月十一，七月初七，八月初二，九月初二，十月十九，十一月不洗，十二月十四日。徐神翁方也（《海上方》）。

柘

小儿鹅口重舌。柘根五斤（剉），水五升，煮二升，去滓，煎取五合，频涂之。无根，弓材亦可（《千金方》）。

柘黄见《菜部》木耳。

奴柘《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江南山野。似柘，节有刺，冬不凋。〔时珍曰〕此树似柘而小，有刺。叶亦如柞叶而小，可饲蚕。

刺

【气味】苦，小温，无毒。

【主治】老妇血瘕，男子痃癖闷痞。取刺

和三棱草、马鞭草作煎，如稠糖。病在心，食后；在脐，空心服。当下恶物（藏器）。

楮《别录·上品》

【释名】穀（音媾。〖《诗经》〗。亦作构。〖《杂俎》〗）、**穀桑**（〖《诗疏》〗）。〔颂曰〕陆玑《诗疏》云：构，幽州谓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扬、交、广谓之穀。〔时珍曰〕楮本作㮚，其皮可绩为纯故也。楚人呼乳为穀，其木中白汁如乳，故以名之。陆佃《埤雅》作谷米之谷，训为善者，误矣。或以楮、构为二物者，亦误矣。详下文。

【集解】〔《别录》曰〕楮实生少室山，所在有之。八月、九月采实日干，四十日成。〔弘景曰〕此即今构树也。南人呼穀纸亦为楮纸。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坚好。〔颂曰〕此有二种：一种皮有斑花文，谓之斑穀，今人用皮为冠者；一种皮白无花，枝叶大相类。但取其叶似葡萄叶作瓣而有子者为佳。其实初夏生，大如弹丸，青绿色，至六七月渐深红色，乃成熟。八九月采，水浸去皮、穰，取中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谷田久废必生构。叶有瓣曰楮，无曰构。陆氏《诗疏》云：江南人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长数丈，光泽甚好。又食其嫩芽，以当菜茹。今楮纸用之最博，楮布不见有之。医方但贵楮实，余亦稀用。〔大明曰〕皮斑者是楮，皮白者是穀。〔时珍曰〕按许慎《说文》言楮穀乃一种也，不必分别，惟辨雌雄耳。雄者皮斑而叶无桠叉，三月开花成长穗，如柳花状，不结实，歉年人采花食之。雌者皮白而叶有桠叉，亦开碎花，结实如杨梅，半熟时水澡去子，蜜煎作果食。二种树并易生，叶多涩毛。南人剥皮捣煮造纸，亦缉练为布，不坚易朽。裴渊《广州记》言：蛮夷取穀皮熟捶为揭里罽布，以拟毡，甚暖也。其木腐后生菌耳，味甚佳好。

楮

楮实亦名穀实《别录》、楮桃《纲目》

〔修治〕〔敦曰〕采得后，水浸三日，搅旋投水，浮者去之。晒干，以酒浸一伏时了，蒸之，从巳至亥，焙干用。〇《经验后方》煎法：六月六日，采取穀子五升，以水一斗，煮取五升，去滓，微火煎如饧用。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阴痿水肿，益气充肌明目。久服不饥不老，轻身（《别录》）。壮筋骨，助阳气，补虚劳，健腰膝，益颜色（大明）。

〔发明〕〔弘景曰〕仙方采捣取汁和丹用，亦干服，使人通神见鬼。〔颂曰〕仙方单服，其实正赤时，收子阴干，筛末，水服二钱匕，益久乃佳。《抱朴子》云：柰木实赤者服之，老者成少，令人彻视见鬼神。道士梁须年七十，服之更少壮，到百四十岁，能行及走马。〔时珍曰〕《别录》载楮实功用大补益，而《修真秘旨书》言久服令人成骨软之痿。《济生秘览》治骨哽，用楮实煎汤服之，岂非软

骨之征乎？按《南唐书》云：烈祖食饴喉中噎，国医莫能愈。吴廷绍独请进楮实汤，一服疾失去。群医他日取用皆不验，扣廷绍。答云：噎因甘起，故以此治之。愚谓此乃治骨鲠软坚之义尔，群医用治他噎，故不验也。

〔附方〕新六。

水气蛊胀楮实子丸，以洁净府。用楮实子一斗，水二斗，熬成膏。茯苓三两，白丁香一两半，为末，以膏和丸梧子大。从少至多，服至小便清利，胀减为度。后服治中汤养之。忌甘苦峻补及发动之物（洁古《活法机要》）。

肝热生翳楮实子研细，食后蜜汤服一钱，日再服（《直指方》）。

喉痹喉风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七月七日）采楮桃阴干。每用一个为末，井华水服之。重者以两个（《集简方》）。

身面石疽状如痤疖而皮厚。穀子捣，傅之（《外台秘要》）。

金疮出血穀子捣，傅之（《外台秘要》）。

目昏难视楮桃、荆芥穗各五百枚，为末，炼蜜丸弹子大。食后嚼一丸，薄荷汤送下，一日三服（《卫生易简方》）。

叶

〔气味〕甘，凉，无毒。

〔主治〕小儿身热，食不生肌。可作浴汤。又主恶疮生肉（《别录》）。治刺风身痒（大明）。治鼻衄数升不断者，捣汁三升，再三服

之，良久即止。嫩芽茹之，去四肢风痹，赤白下痢（苏颂）。炒研搜面作馎饦食之，主水痢（甄权）。利小便，去风湿肿胀，白浊疝气癣疮（时珍）。

〔附方〕旧五，新十二。

水谷下痢见《果部》橡实下。

老少瘴痢日夜百余度者。取干楮叶三两（熬），捣为末。每服方寸匕，乌梅汤下，日再服。取羊肉裹末，纳肛中，利出即止（杨炎《南行方》）。

小儿下痢赤白，作渴，得水又呕逆者。构叶炙香，以饮浆半升浸至水绿，去叶。以木瓜一个切，纳汁中，煮二三沸，去木瓜，细细饮之（《子母秘录》）。

脱肛不收五花构叶阴干为末。每服二钱，米饮调下。兼涂肠头（《圣惠方》）。

小便白浊构叶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经验良方》）。

通身水肿楮枝叶煎汁如饧。空腹服一匕，日三服（《圣惠方》）。

虚肥面肿积年气上如水病，但脚不肿。用穀楮叶八两，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纳米煮粥，常食勿绝（《外台秘要》）。

卒风不语穀枝叶剉细，酒煮沫出，随多少，日匕饮之（《肘后方》）。

人耽睡卧花穀叶晒，研末。汤服一二钱，取瘥止（《杨尧辅方》）。

吐血鼻血楮叶捣汁一二升，旋旋温饮之（《圣惠方》）。

一切眼翳三月收穀木软叶，晒干为末，入麝香少许。每以黍米大注眦内，其翳自落（《圣惠方》）。

木肾疝气楮叶、雄黄等分，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盐酒下五十丸（《医学集成》）。

疝气入囊五月五日采穀树叶，阴干为末。每服一二匙，空心温酒下（《简便方》）。

癣疮湿痒楮叶捣傅（《圣惠方》）。

痔瘘肿痛楮叶半斤，捣烂封之（《集简方》）。

蝮蛇螫伤楮叶、麻叶合捣，取汁渍之（《千金方》）。

鱼骨哽咽楮叶捣汁啜之（《十便良方》）。

枝茎

〔主治〕瘾疹痒，煮汤洗浴（《别录》）。捣浓汁饮半升，治小便不通（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头风白屑楮木作枕，六十日一易新者（《外台秘要》）。

暴赤眼痛碜涩者。嫩楮枝（去叶）放地，火烧，以碗覆之一日，取灰泡汤，澄清温洗（《圣惠方》）。

树白皮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逐水，利小便（《别录》）。治水肿气满（甄权）。喉痹（吴普）。煮汁酿酒饮，治水肿入腹，短气咳嗽。为散服，治下血血崩（时珍）。

〔附方〕旧一，新六。

肠风下血秋采楮皮阴干为末。酒服三钱（或入麝香少许），日二（《普济方》）。

血痢血崩楮树皮、荆芥等分，为末。冷醋调服一钱，血崩以煎匕服，神效不可具述（危氏《得效方》）。

男妇肿疾不拘久近，暴风入腹，妇人新产上圊，风入脏内，腹中如马鞭，短气。楮皮枝叶一大束（切）煮汁酿酒，不断饮之。不过三四日即退，可常服之（《千金方》）。

风水肿浮一身尽浮。楮皮散：用楮白皮、猪苓、木通各二钱，桑白皮三钱，陈橘皮一钱，生姜三片，水二钟煎服。日一剂（《圣济总录》）。

膀胱石水四肢瘦削，小腹胀满。构根白皮、桑根白皮各二升，白术四两，黑大豆五升，流水一斗，煮四升，入清酒二升，再煮至三升，日二、夜一服之（《集验方》）。

目中翳膜楮白皮暴干，作一绳子如钗股大，烧灰细研。每点少许，日三五次，瘥乃止（崔氏方）。

鱼骨哽咽楮树嫩皮捣烂为丸。水下二三十丸（《卫生易简

方》）。

皮间白汁

〔释名〕构胶（《纲目》）、五金胶漆（〖《日华》〗）。〔大明曰〕能合朱砂为团，故名五金胶膝。〔时珍曰〕构汁最粘。今人用粘金薄。古法粘经书，以楮树汁和白及、飞面调糊，接纸永不脱解，过于胶漆。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疗癣（《别录》）。傅蛇、虫、蜂、蝎、犬咬（大明）。

〔附方〕旧一。

天行病后胀满两胁刺胀，脐下如水肿。以构树枝汁，随意服之。小便利即消（《外台秘要》）。

楮皮纸见《服器部》纸。

楮耳见《菜部》木耳。

枳《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开宝》枳壳。

【释名】子名枳实（《本经》）、枳壳（宋《开宝》）。〔宗奭曰〕枳实、枳壳一物也。小则其性酷而速，大则其性详而缓。故张仲景治伤寒仓卒之病，承气汤中用枳实，皆取其疏通、决泄、破结实之义。他方但导败风壅之气，可常服者，故用枳壳，其义如此。〔恭曰〕既称枳实，须合核穰，今殊不然。〔时珍曰〕枳乃

木名，从只，谐声也。实乃其子，故曰枳实。后人因小者性速，又呼老者为枳壳。生则皮厚而实，熟则壳薄而虚，正如青橘皮、陈橘皮之义。宋人复出枳壳一条，非矣。寇氏以为破结实而名，亦未必然。

【集解】〔《别录》曰〕枳实生河内川泽。九月、十月采，阴干。〔志曰〕枳壳生商州川谷。九月、十月采，阴干。〔藏器曰〕《本经》采实用九月、十月，不如七月、八月，既厚且辛。旧云江南为橘，江北为枳。《周礼》亦云：橘逾淮而北，为枳。今江南枳、橘俱有，江北有枳无橘。此自别种，非关变易也。〔颂曰〕今洛西、江湖州郡皆有之，以商州者为佳。木如橘而小，高五七尺。叶如橙，多刺。春生白花，至秋成实。七月、八月采者为实，九月、十月采者为壳。今医家以皮厚而小者为枳实，完大者为枳壳，皆以翻肚如盆口状、陈久者为胜。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

枳

【修治】〔弘景曰〕枳实采，破令干，除核，微炙令香用。以陈者为良。俗方多用，道家不须。〔敦曰〕枳实、枳壳性效不同。若使枳壳，取辛苦腥并有隙油者，要尘久年深者为佳。并去穰核，以小麦麸炒至麸焦，去麸用。

枳实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酸，微寒。〔普曰〕神农：苦。雷公：酸，无毒。李当之：大寒。〔权曰〕辛、苦。〔元素曰〕性寒味苦，气厚味薄，浮而升（微降），阴中阳也。〔杲曰〕沉也，阴也。

〔主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本经》）。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胁风痛，安胃气，止溏泄，明目（《别录》）。解伤寒结胸，主上气喘咳，肾内伤冷，阴痿而有气，加而用之（甄权）。消食，散败血，破积坚，去胃中湿热（元素）。

〔发明〕〔震亨曰〕枳实泻痰，能冲墙倒壁，滑窍破气之药也。〔元素曰〕心下痞及宿食不消，并宜枳实、黄连。〔杲曰〕以蜜炙用，则破水积以泄气，除内热。洁古用去脾经积血。脾无积血，则心下不痞也。〔好古曰〕益气则佐之以人参、白术、干姜，破气则佐之以大黄、牵牛、芒硝，此《本经》所以言益气而复言消痞也。非白术不能去湿，非枳实不能除痞。故洁古制枳术丸方，以调胃脾；张仲景治心下坚大如盘，水饮所作，枳实白术汤，用枳实七枚，术三两，水一斗，煎三升，分三服，腹中软，即消也。余见枳壳下。

〔附方〕旧九，新四。

卒胸痹痛枳实捣末。汤服方寸匕，日三夜一（《肘后方》）。

胸痹结胸胸痹，心中痞坚，留气结胸，胸满，胁下逆气抢

心，枳实薤白汤主之。陈枳实四枚，厚朴四两，薤白半斤，栝蒌一枚，桂一两，以水五升，先煎枳、朴，取二升去滓，纳余药，煎三两沸，分温三服，当愈（张仲景《金匮要略》）。

伤寒胸痛伤寒后，卒胸膈闭痛。枳实麸炒为末。米饮服二钱，日二服（《济众方》）。

产后腹痛枳实（麸炒）、芍药（酒炒）各二钱，水一盏煎服。亦可为末服（《圣惠方》）。

奔豚气痛枳实炙为末。饮下方寸匕，日三、夜一（《外台秘要》）。

妇人阴肿坚痛。枳实半斤碎炒，帛裹熨之，冷即易（《子母秘录》）。

大便不通枳实、皂荚等分，为末，饭丸，米饮下（危氏《得效方》）。

积痢脱肛枳实石上磨平，蜜炙暖，更互熨之，缩乃止（《千金方》）。

小儿久痢水谷不调。枳实捣末，饮服一二钱（《广利方》）。

肠风下血枳实半斤（麸炒），黄芪半斤，为末。米饮，非时服二钱匕。糊丸亦可（《经验方》）。

小儿五痔不以年月。枳实为末，炼蜜丸梧子大。空心饮下三十丸（《集验方》）。

小儿头疮枳实烧灰，猪脂调涂（《圣惠方》）。

皮肤风疹枳实醋浸，火炙熨之即消（《外台秘要》）。

枳壳

〔气味〕苦、酸，微寒，无毒。〔权曰〕苦、辛。〔元素曰〕气味升降，与枳实同。〔杲曰〕沉也，阴也。

〔主治〕风痒麻痹，通利关节，劳气咳嗽，背膊闷倦，散留结胸膈痰滞，逐水，消胀满大肠风，安胃，止风痛（《开宝》）。遍身风疹，肌中如麻豆恶痒，肠风痔疾，心腹结气，两胁胀虚，关膈壅塞（甄权）。健脾开胃，调五脏，下气，止呕逆，消痰，治反胃霍乱泻痢，消食，破癥结痃癖五膈气，及肺气水肿，利大小肠，除风明目。炙热，熨痔肿（大明）。泄肺气，除胸痞（元素）。治里急后重（时珍）。

〔发明〕〔元素曰〕枳壳破气，胜湿化痰，泄肺走大肠，多用损胸中至高之气，止可二三服而已。禀受素壮而气刺痛者，看在何部经分，以别经药导之。〔杲曰〕气血弱者不可服，以其损气也。〔好古曰〕枳壳主高，枳实主下；高者主气，下者主血。故壳主胸膈皮毛之病，实主心腹脾胃之病，大同小异。朱肱《活人书》言，治痞宜先用桔梗枳壳汤，非用此治心下痞也。果知误下，气将陷而成痞，故先用此，使不致于痞也。若已成痞而用此，则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反损胸中之气，先之一字有谓也。〔时珍曰〕枳实、枳壳气味功用俱同，上世亦无分别。魏、晋以来，始分实、壳之用。洁古张氏、东垣李氏又分治高治下之说。大抵其功皆能利气。气下则痰喘止，气行则痞胀消，气通则痛刺止，气利则后重除。故以枳壳利胸膈，枳实利肠胃。然张仲景治胸痹痞满，以枳实为要药；诸方治下血痔痢、大肠秘塞、里急后重，又以枳壳为通用。则枳实不独治下，而

壳不独治高也。盖自飞门至魄门，皆肺主之，三焦相通，一气而已。则二物分之可也，不分亦无伤。《杜壬方》载湖阳公主苦难产，有方士进瘦胎散方。用枳壳四两，甘草二两，为末。每服一钱，白汤点服。自五月后一日一服，至临月，不惟易产，仍无胎中恶病也。张洁古《活法机要》改以枳术丸日服，令胎瘦易生，谓之束胎丸。而寇宗奭《衍义》言：胎壮则子有力易生，令服枳壳药反致无力，兼子亦气弱难养，所谓缩胎易产者，大不然也。以理思之，寇氏之说似觉为优。或胎前气盛壅滞者宜用之，所谓八九月胎必用枳壳、苏梗以顺气，胎前无滞，则产后无虚也。若气禀弱者，即大非所宜矣。〔震享曰〕难产多见于郁闷安逸之人，富贵奉养之家。古方瘦胎饮，为湖阳公主作也。予妹苦于难产，其形肥而好坐，予思此与公主正相反也。彼奉养之人，其气必实，故耗其气使平则易产。今形肥则气虚，久坐则气不运，当补其母之气。以紫苏饮加补气药，与十数贴服之，遂快产。

〔附方〕旧三，新十五。

伤寒呃噫枳壳半两，木香一钱，为末。每白汤服一钱，未知再服（《本事方》）。

老幼腹胀血气凝滞，用此宽肠顺气，名四炒丸。商州枳壳（厚而绿背者，去穰）四两，分作四分：一两用苍术一两同炒，一两用萝卜子一两同炒，一两用干漆一两同炒，一两用茴香一两同炒黄。去四味，只取枳壳为末。以四味煎汁煮面糊，和丸梧子大。每食后，米饮下五十丸（王氏《易简方》）。

消积顺气治五积六聚，不拘男妇老小，但是气积，并皆治之，乃仙传方也。枳壳三斤去穰，每个入巴豆仁一个，合定扎煮，慢火水煮一日。汤减再加热汤，勿用冷水。待时足汁尽，去巴豆，切片晒干（勿炒）为末，醋煮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随病汤使（邵真人《经验方》）。

顺气止痢枳壳（炒）二两四钱，甘草六钱，为末。每沸汤服

二钱（《婴童百问》）。

疏导脚气即上方，用木瓜汤服（《直指方》）。

小儿秘涩枳壳（煨，去穰）、甘草各一钱，以水煎服（《全幼心鉴》）。

肠风下血不拘远年近日。《博济方》：用枳壳（烧黑存性）五钱，羊胫炭（为末）三钱，和令匀，五更空心米饮服。如人行五里，再一服，当日见效。〇《简便方》：用枳壳一两，黄连五钱，水一钟，煎半钟，空心服。

痔疮肿痛《必效方》：用枳壳煨熟熨之，七枚立定。〇《本事方》：用枳壳末入瓶中，水煎百沸，先熏后洗。

怀胎腹痛枳壳三两（麸炒），黄芩一两，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一盏半，煎一盏服。若胀满身重，加白术一两（《活法机要》）。

产后肠出不收。枳壳煎汤浸之，良久即入也（《袖珍方》）。

小儿惊风不惊丸：治小儿因惊气吐逆作搐，痰涎壅塞，手足掣疭，眼睛斜视。枳壳（去穰，麸炒）、淡豆豉等分，为末。每服一字，甚者半钱，急惊薄荷自然汁下，慢惊荆芥汤入酒三五点下，日三服（陈文中《小儿方》）。

牙齿疼痛枳壳浸酒含漱（《圣惠方》）。

风疹作痒枳壳三两，麸炒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六分，去滓温服。仍以汁涂（《经验后方》）。

小儿软疖大枳壳一个去白，磨口平，以面糊抹边合疖上。自出脓血尽，更无痕也（危氏《得效方》）。

利气明目枳壳麸炒一两为末，点汤代茶（《普济方》）。

下早成痞伤寒阴证，下早成痞，心下满而不痛，按之虚软。枳壳、槟榔等分，为末。每服三钱，黄连汤调下（《宣明方》）。

胁骨疼痛因惊伤肝者。枳壳一两（麸炒），桂枝（生）半两，为细末。每服二钱，姜枣汤下（《本事方》）。

枳茹树皮也（〖《图经》〗）。或云：枳壳上刮下皮也。

〔主治〕中风身直，不得屈申反复，及口僻眼斜。刮皮一升，酒三升，渍一宿，每温服五合，酒尽再作（苏颂）。树茎及皮：主水胀暴风，骨节疼急（弘景）。

根皮

〔主治〕浸酒，漱齿痛（甄权）。煮汁服，治大便下血。末服，治野鸡病有血（藏器）。

嫩叶

〔主治〕煎汤代茶，去风（时珍。〇出《茶谱》）。

枸橘《纲目》

【释名】臭橘（〖《图经》〗）。

【集解】〔时珍曰〕枸橘处处有之。树、叶并与橘同，但干

多刺。三月开白花，青蕊不香。结实大如弹丸，形如枳实而壳薄，不香。人家多收种为藩篱，亦或收小实，伪充枳实及青橘皮售之，不可不辨。

枸橘

叶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下痢脓血后重，同萆薢等分炒存性研，每茶调二钱服。又治喉痿，消肿导毒（时珍）。

〔附方〕新一。

咽喉怪证咽喉生疮，层层如叠，不痛，日久有窍出臭气，废饮食。用臭橘叶煎汤连服，必愈（夏子益《奇病方》）。

刺

〔主治〕风虫牙痛，每以一合煎汁含之（时

珍）。

橘核

〔主治〕肠风下血不止。同樗根白皮等分炒研，每服一钱，皂荚子煎汤调服（时珍）。

〔附方〕新一。

白疹瘙痒遍身者。小枸橘细切，麦麸炒黄为末。每服二钱，酒浸少时，饮酒。初以枸橘煎汤洗患处（《救急方》）。

树皮

〔主治〕中风强直，不得屈申。细切一升，酒二升，浸一宿。每日温服半升。酒尽再作（时珍）。

栀（卮）子《本经·中品》

【释名】木丹（《本经》）、越桃（《别录》）、鲜支（《纲目》），花名薝蔔（〖《酉阳杂俎》〗）。〔时珍曰〕卮，酒器也。栀子象之，故名。俗作栀。司马相如《赋》云：鲜支黄砾。注云：鲜支即支子也。佛书称其花为薝蔔，谢灵运谓之林兰，曾端伯呼为禅友。或曰：薝蔔金色，非栀子也。

【集解】〔《别录》曰〕栀子生南阳川谷。九月采实，暴干。〔弘景曰〕处处有之。亦两三种小异，以七棱者为良。经霜乃取，入染家用，于药甚稀。〔颂曰〕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有之。木高七八尺。叶似李而厚硬，又似樗蒲子。二三月生白花，花皆六出，甚

芬香，俗说即西域薝蔔也。夏秋结实如诃子状，生青熟黄，中仁深红。南人竞种以售利。《史记·货殖传》云：栀、茜千石，与千户侯等。言获利博也。入药用山栀子，方书所谓越桃也，皮薄而圆小，刻房七棱至九棱者为佳。其大而长者，雷敦《炮炙论》谓之伏尸栀子，入药无力。〔时珍曰〕栀子叶如兔耳，厚而深绿，春荣秋瘁。入夏开花，大如酒杯，白瓣黄蕊。随即结实，薄皮细子有须，霜后收之。蜀中有红栀子，花烂红色，其实染物则赭红色。

栀子

【修治】〔敦曰〕凡使须要如雀脑，并须长有九路赤色者为上。先去皮、须取仁，以甘草水浸一宿，漉出焙干，捣筛为末用。〔震亨曰〕治上焦、中焦连壳用，下焦去壳，洗去黄浆，炒用。治血病，炒黑用。〔好古曰〕去心胸中热，用仁；去肌表热，用皮。

【气味】苦，寒，无毒。〔《别录》曰〕大寒。〔元素曰〕气薄味厚，轻清上行，气浮而味降，阳中阴也。〔杲曰〕沉也，阴也。入手太阴肺经血分。《丹书》：栀子柔金。

【主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面赤酒疱齄鼻，白癞赤癞疮疡（《本经》）。**疗目赤热痛，**

胸心大小肠大热，心中烦闷（《别录》）。去热毒风，除时疾热，解五种黄病，利五淋，通小便，解消渴，明目，主中恶，杀□虫毒（甄权）。解玉支毒（弘景）。〇羊踯躅也。主喑哑，紫癜风（孟诜）。治心烦懊侬不得眠，脐下血滞而小便不利（元素）。泻三焦火，清胃脘血，治热厥心痛，解热郁，行结气（震亨）。治吐血衄血，血痢下血血淋，损伤瘀血，及伤寒劳复，热厥头痛，疝气，烫火伤（时珍）。

【发明】〔元素曰〕栀子轻飘而象肺，色赤而象火，故能泻肺中之火。其用有四：心经客热一也，除烦躁二也，去上焦虚热三也，治风四也。〔震亨曰〕栀子泻三焦之火，及痞块中火邪，最清胃脘之血。其性屈曲下行，能降火从小便中泄去。凡心痛稍久，不宜温散，反助火邪。故古方多用栀子以导热药，则邪易伏而病易退。〔好古曰〕本草不言栀子能吐，仲景用为吐药。栀子本非吐药，为邪气在上，拒而不纳，食令上吐，则邪因以出，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也。或用为利小便药，实非利小便，乃清肺也。肺清则化行，而膀胱津液之府，得此气化而出也。本草言治大小肠热，乃辛与庚合，又与丙合，又能泄戊，先入中州故也。仲景治烦躁用栀子豉汤，烦者气也，躁者血也。气主肺，血主肾。故用栀子以治肺烦，香豉以治肾躁。〔杲曰〕仲景以栀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烦；香豉色黑味咸，入肾而治躁。〔宗奭曰〕仲景治伤寒发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侬，栀子豉汤治之。因其虚，故不用大黄，有寒毒故也。栀子虽寒而无毒，治胃中热气，既亡血亡津液，腑脏无润养，内生虚热，非此物不可去也。又治心经留热，小便赤涩，用去皮栀子（火煨）、大黄、连翘、炙甘草等分末之，水煎三钱服，无不利也。〔颂曰〕张仲景及古今名医治发黄，皆用栀子、茵陈、甘草、香豉四

物作汤饮。又治大病后劳复，皆用栀子、鼠矢等汤，利小便而愈。其方极多，不可悉载。

【附方】旧十，新十七。

鼻中衄血山栀子烧灰吹之。屡用有效（黎居士《简易方》）。

小便不通栀子仁十四个，独头蒜一个，沧盐少许，捣贴脐及囊，良久即通（《普济方》）。

血淋涩痛生山栀子末、滑石等分，葱汤下（《经验良方》）。

下利鲜血栀子仁烧灰，水服一钱匕（《食疗本草》）。

酒毒下血老山栀子仁焙研。每新汲水服一钱匕（《圣惠方》）。

热毒血痢栀子十四枚，去皮捣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丸，日三服，大效。亦可水煎服（《肘后方》）。

临产下痢栀子烧研，空心热酒服一匙。甚者不过五服（《胜金方》）。

妇人胎肿属湿热。山栀子一合炒研。每服二三钱，米饮下。丸服亦可（丹溪方）。

热水肿疾山栀子仁炒研，米饮服三钱。若上焦热者，连壳用（《丹溪纂要》）。

霍乱转筋心腹胀满，未得吐下。栀子二七枚烧研，熟酒服之立愈（《肘后方》）。

冷热腹痛□刺，不思饮食。山栀子、川乌头等分，生研为末，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生姜汤下。小腹痛，茴香汤下（《博济方》）。

胃脘火痛大山栀子七枚或九枚炒焦，水一盏，煎七分，入生姜汁饮之，立止。复发者，必不效。用玄明粉一钱服，立止（《丹溪纂要》）。

五脏诸气益少阴血。用栀子炒黑研末，生姜同煎，饮之甚捷（《丹溪纂要》）。

五尸注病冲发心胁刺痛，缠绵无时。栀子三七枚烧末，水服（《肘后方》）。

热病食复及交接后发动欲死，不能语。栀子三十枚，水三升，煎一升服，令微汗（梅师方）。

小儿狂躁蓄热在下，身热狂躁，昏迷不食。栀子仁七枚，豆豉五钱，水一盏，煎七分，服之。或吐或不吐，立效（阎孝忠《集效方》）。

盘肠钓气越桃仁半两，草乌头少许，同炒过，去草乌，入白芷一钱，为末。每服半钱，茴香葱白酒下（《普济方》）。

赤眼肠秘山栀子七个，钻孔煨熟，水一升，煎半升，去滓，入大黄末三钱，温服（《普济方》）。

吃饭直出栀子二十个，微炒去皮，水煎服（《怪证奇方》）。

风痰头痛不可忍。栀子末和蜜，浓傅舌上，吐即止（《兵部手集》）。

鼻上酒齄栀子炒研，黄蜡和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嚼细茶下，日二服。忌酒、麸、煎、炙（许学士《本事方》）。

火焰丹毒栀子捣，和水涂之（梅师方）。

火疮未起栀子仁烧研，麻油和，封之。已成疮，烧白糖灰粉之（《千金方》）。

眉中练癣栀子烧研，和油傅之（《保幼大全》）。

折伤肿痛栀子、白面同捣，涂之甚效（《集简方》）。

猘犬咬伤栀子皮（烧研）、石硫黄等分，为末。傅之，日三（梅师方）。

汤荡火烧栀子末和鸡子清，浓扫之（《救急方》）。

花

〔主治〕悦颜色，《千金翼》面膏用之（时珍）。

【附录】木戟〔藏器曰〕生山中。叶如栀子。味辛，温，无毒。主痃癖气在脏腑。

酸枣《本经·上品》

【释名】樲（《尔雅》）、山枣（〖弘景〗）。

【集解】〔《别录》曰〕酸枣生河东川泽。八月采实，阴干，四十日成。〔弘景曰〕今出东山间，云即山枣树。子似武昌枣而味极酸，东人啖之以醒睡，与经文疗不得眠正相反。〔恭曰〕此即樲

枣也。树大如大枣，实无常形，但大枣中味酸者是。今医以棘实为酸枣，大误矣。〔藏器曰〕酸枣既是大枣中之酸，此即是真枣，何复名酸？既名酸，又云小。今枣中，酸者未必即小，小者未必即酸。惟嵩阳子云：余家于滑台。今酸枣县，即滑之属邑也。其树高数丈，径围一二尺，木理极细，坚而且重，可为车轴及匙、箸等。其树皮亦细而硬，文似蛇鳞。其枣圆小而味酸，其核微圆而仁稍长，色赤如丹。此医之所重，居人不易得。今市人卖者，皆棘子也。又云：山枣树如棘，其子如生枣，其核如骨，其肉酸滑好食，山人以当果。〔颂曰〕今近汴洛及西北州郡皆有之，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垒间。似枣木而皮细，其木心赤色，茎叶俱青，花似枣花。八月结实，紫红色，似枣而圆小味酸。当月采实，取核中仁，《孟子》曰“养其樲棘”是也。嵩阳子言酸枣县所出为真，今之货者皆是棘实，用者尤宜详辨。〔志曰〕酸枣即棘实，更非他物。若云是大枣味酸者，全非也。酸枣小而圆，其核中仁微扁。其大枣仁大而长，不相类也。〔宗奭曰〕天下皆有之，但以土产宜与不宜尔。嵩阳子言酸枣木高大，今货者皆棘子，此说未尽。盖不知小则为棘，大则为酸枣。平地则易长，居崖堑则难生。故棘多生崖堑上，久不樵则成干，人方呼为酸枣，更不言棘，其实一本也。此物才及三尺，便开花结子。但科小者气味薄，木大者气味厚。今陕西临潼山野所出亦好，乃土地所宜也。后有白棘条，乃酸枣未长大时枝上刺也。及至长成，其实大，其刺亦少。故枣取大木，刺取小科，不必强分别焉。

酸枣

【气味】酸，平，无毒。〔宗奭曰〕微热。〔时珍曰〕仁：味甘，气平。〔敦曰〕用仁，以叶拌蒸半日，去皮、尖。〔之才曰〕恶防己。

【主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本经》）。烦心不得眠，脐上下痛，血转久泄，虚汗烦渴，补中，益肝气，坚筋骨，助阴气，能令人肥健（《别录》）。筋骨风，炒仁研汤服（甄权）。

【发明】〔恭曰〕《本经》用实疗不得眠，不言用仁。今方皆用仁。补中益肝，坚筋骨，助阴气，皆酸枣仁之功也。〔宗奭曰〕酸枣经不言用仁，而今天下皆用之。〔志曰〕按《五代史·后唐》刊石药验云：酸枣仁，睡多生使，不得睡炒熟。陶云食之醒睡，而经云疗不得眠。盖其子肉味酸，食之使不思睡；核中仁服之，疗不得眠。正如麻黄发汗，根节止汗也。〔时珍曰〕酸枣实味酸性收，故主肝病，寒热结气，酸痹久泄，脐下满痛之证。其仁甘而润，故熟用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证，生用疗胆热好眠，皆足厥阴、少阳药也。今人专以为心家药，殊昧此理。

【附方】旧五，新二。

胆风沉睡胆风毒气，虚实不调，昏沉多睡。用酸枣仁一两（生用），金挺蜡茶二两（以生姜汁涂，炙微焦），为散。每服二钱，水七分，煎六分，温服（《简要济众方》）。

胆虚不眠心多惊悸。《圣惠方》：用酸枣仁一两炒香，捣为

散。每服二钱，竹叶汤调下。〇《和剂局方》：加人参一两，辰砂半两，乳香二钱半，炼蜜丸服。

振悸不眠《胡洽方》酸枣仁汤：用酸枣仁二升，茯苓、白术、人参、甘草各二两，生姜六两，水八升，煮三升，分服（《图经》）。

虚烦不眠《深师方》酸枣仁汤：用酸枣仁二升、蝭母、干姜、茯苓、芎□各二两，甘草（炙）一两，以水一斗，先煮枣仁，减三升，乃同煮取三升，分服（《图经本草》）。

骨蒸不眠心烦。用酸枣仁二两，水二盏研绞取汁，下粳米二合煮粥，候熟，下地黄汁一合再煮，匀食（《太平圣惠方》）。

睡中汗出酸枣仁、人参、茯苓等分，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简便方》）。

刺入肉中酸枣核烧末，水服，立出（《外台秘要》）。

白棘《本经·中品》。

〔**校正**〕并入《别录》棘刺花。

【**释名**】**棘刺**（《别录》）、**棘针**（《别录》）、**赤龙爪**（《纲目》），**花名刺原**（《别录》）、**菥蓂**（《别录》）、**马朐**（音劬。〖《别录》〗）。〔时珍曰〕独生而高者为枣，列生而低者为棘。故重束为枣，平束为棘，二物观名即可辨矣。束即刺字。菥蓂与大荠同名，非一物也。

【**集解**】〔《别录》曰〕白棘生雍州川谷，棘刺花生道旁，冬至后一百二十日采之，四月采实。〔当之曰〕白棘是酸枣树针。今

人用天门冬苗代之，非真也。〔恭曰〕棘有赤、白二种。白棘茎白如粉，子、叶与赤棘同，棘中时复有之，亦为难得。其刺当用白者为佳。然刺有钩、直二种：直者宜入补益，钩者宜疗疮肿。花即其花，更无别物。天门冬一名颠棘，南人以代棘针，非矣。〔保昇曰〕棘有赤、白二种。《切韵》云：棘，小枣也。田野间皆有之，丛高三二尺，花、叶、茎、实俱似枣也。〔宗奭曰〕本文白棘一名棘针、棘刺，如此分明，诸家强生疑惑，今不取之。白棘乃是肥盛紫色，枝上自有皱薄白膜先剥起者，故白棘取白之义，不过如此尔。

白棘

〔气味〕辛，寒，无毒。

〔主治〕心腹痛，痈肿溃脓，止痛（《本经》）。决刺结，疗丈夫虚损，阴痿精自出，补肾气，益精髓。枣针：疗腰痛，喉痹不通（《别录》）。

〔附方〕旧五，新七。

小便尿血棘刺三升，水五升，煮二升，分三服（《外台秘要》）。

脐腹疼痛因肾脏虚冷，拘撮甚者。棘针钩子一合（焙），槟榔二钱半，水一盏，煎五分，入好酒半盏，更煎三五沸，分二服（《圣惠方》）。

头风疼痛倒钩棘针四十九个（烧存性），丁香一个，麝香一皂子，为末。随左右□鼻（《圣惠方》）。

眼睫拳毛赤龙爪（倒钩棘也）一百二十个，地龙二条，木贼一百二十节，木鳖子仁二个（炒），为末。摘去睫毛，每日以此□鼻

三五次（《普济方》）。

龋齿虫食腐烂棘针二百枚（即枣树刺朽落地者），水三升，煮一升，含漱。〇或烧沥，日涂之，后傅雄黄末，即愈（《外台秘要》）。

小儿喉痹棘针烧灰，水服半钱（《圣惠方》）。

小儿口噤惊风不乳。白棘烧末，水服一钱（《圣惠方》）。

小儿丹毒水煮棘根汁，洗之（《千金方》）。

痈疽痔漏方同上。

丁疮恶肿棘针（倒钩烂者）三枚，丁香七枚，同入瓶烧存性，以月内孩子粪和涂，日三上之。〇又方：曲头棘刺三百枚，陈橘皮二两，水五升，煎一升半，分服（《圣惠方》）。

诸肿有脓棘针烧灰，水服一钱，一夜头出（《千金方》）。

小儿诸疳棘针、瓜蒂等分，为末。吹入鼻中，日三次（《圣惠方》）。

枝

〔主治〕烧油涂发，解垢□（宗奭）。

棘刺花《别录》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金疮内漏（《别录》）。

实

〔主治〕心腹痿痹，除热，利小便（《别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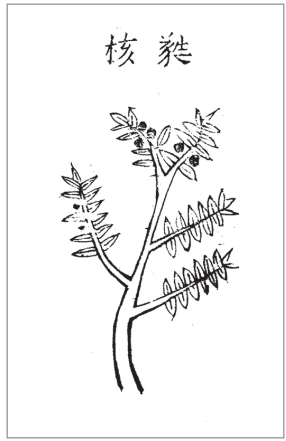
叶

〔主治〕胫臁疮，捣傅之。亦可晒研，麻油调傅（时珍）。

蕤核蕤，儒谁切。〇《本经·上品》

【释名】白桵（音蕤。〖《尔雅》〗）。〔时珍曰〕《尔雅》“棫，白桵”即此也。其花实蕤蕤下垂，故谓之桵，后人作蕤。柞木亦名棫而物异。

【集解】〔《别录》曰〕蕤核生函谷川谷及巴西。〔弘景曰〕今出彭城。大如乌豆，形圆而扁，有文理，状似胡桃核。今人皆合壳用，此应破取仁秤之。〔保昇曰〕今出雍州。树生，叶细似枸杞而狭长，花白。子附茎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茎多细刺。五月、六月熟，采实日干。〔颂曰〕今河东并州亦有之。木高五七尺，茎间有刺。〔时珍曰〕郭璞云：白桵，小木也。丛生有刺，实如耳珰，紫赤可食。即此也。



蕤核

仁

【修治】〔敦曰〕凡使蕤核仁以汤浸去皮、尖，擘作两片。每四两用芒硝一两，木通草七两，同水煮一伏时，取仁研膏入药。

【气味】甘，温，无毒。〔《别录》曰〕微寒。〔普曰〕神农、雷公：甘，无毒。生平地，八月采之。

【主治】心腹邪结气，明目，目赤痛伤泪出，目肿眦烂。久服轻身益气不饥（《本经》）。**强志，明耳目**（吴普）。**破心下结痰痞气，齆鼻**（《别录》）。**治鼻衄**（甄权）。**生治足睡，熟治不眠**（藏器）。

【发明】〔弘景曰〕医方惟以疗眼，《仙经》以合守中丸也。〔颂曰〕按刘禹锡《传信方》所著治眼法最奇。云：眼风泪痒，或生翳，或赤眦，一切皆主之。宣州黄连（末）、蕤核仁（去皮，研膏）等分和匀，取无蚀干枣二枚，割下头，去核，以二物填满，却以

割下头合定，用少薄绵裹之，以大茶碗量水半碗，于银器中，文武火煎取一鸡子大，以绵滤罐收，点眼万万不失。前后试验数十人皆应，今医家亦多用得效也。

【附方】新七。

春雪膏治肝虚，风热上攻，眼目昏暗，痒痛隐涩，赤肿羞明，不能远视，迎风有泪，多见黑花。用蕤仁（去皮，压去油）二两，脑子二钱半，研匀，生蜜六钱和收，点眼（《和剂局方》）。

百点膏治一切眼疾。蕤仁（去油）三钱，甘草、防风各六钱，黄连五钱，以三味熬取浓汁，次下蕤仁膏，日点（《孙氏集效方》）。

拨云膏取下翳膜。蕤仁（去油）五分，青盐一分，猪胰子五钱，共捣二千下如泥，罐收。点之。〇又方：蕤仁一两去油，入白蓬砂一钱，麝香二分，研匀收之。去翳妙不可言。

飞血眼蕤仁一两（去皮），细辛半两，苦竹叶三握（洗），水二升，煎一升，滤汁，频微温洗之（《圣济总录》）。

赤烂眼《近效方》：用蕤仁四十九个去皮，胡粉煅如金色一鸡子大，研匀，入酥一杏仁许，龙脑三豆许，研匀，油纸裹收。每以麻子许，涂大小眦上，频用取效。〇《经验良方》：用蕤仁、杏仁各一两，去皮研匀，入腻粉少许，为丸。每用热汤化洗。

山茱萸《本经·中品》

【释名】**蜀酸枣**（《本经》）、**肉枣**（《纲目》）、**魃实**（《别录》）、**鸡足**（《吴普》）、**鼠矢**（《吴普》）。〔宗奭曰〕山茱萸与吴茱萸甚不相类，治疗大不同，未审何缘命此名也。〔时珍曰〕《本经》一名蜀酸枣，今人呼为肉枣，皆象形也。

【集解】〔《别录》曰〕山茱萸生汉中山谷及琅琊、冤句、东海承县。九月、十月采实，阴干。〔颂曰〕叶如梅，有刺毛。二月开花如杏。四月实如酸枣，赤色。五月采实。〔弘景曰〕出近道诸山中。大树。子初熟未干，赤色，如胡颓子，亦可啖；既干，皮甚薄，当合核用也。〔颂曰〕今海州、兖州亦有之。木高丈余，叶似榆，花白色。雷敦《炮炙论》言一种雀儿苏，真相似，只是核八棱，不入药用。〔时珍曰〕雀儿苏，即胡颓子也。

山茱萸

实

【修治】〔敦曰〕凡使以酒润，去核取皮，一斤只取四两已来，缓火熬干方用。能壮元气，秘精。其核能滑精，不可服。

【气味】酸，平，无毒。〔《别录》曰〕微温。〔普曰〕神农、黄帝、雷公、扁鹊：酸，无毒。岐伯：辛。〔权曰〕咸、辛，大热。〔好古曰〕阳中之阴。入足厥阴、少阴经气分。〔之才曰〕蓼实为之使。恶桔梗、防风、防己。

【主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

痹，去三虫。久服轻身（《本经》）。肠胃风邪，寒热疝瘕，头风风气去来，鼻塞目黄，耳聋面疱，下气出汗，强阴益精，安五脏，通九窍，止小便利。久服明目强力长年（《别录》）。治脑骨痛，疗耳鸣，补肾气，兴阳道，坚阴茎，添精髓，止老人尿不节，治面上疮，能发汗，止月水不定（甄权）。暖腰膝，助水脏，除一切风，逐一切气，破癥结，治酒齄（大明）。温肝（元素）。

【发明】〔好古曰〕滑则气脱，涩剂所以收之。山茱萸止小便利，秘精气，取其味酸涩以收滑也。仲景八味丸用之为君，其性味可知矣。

【附方】新一。

草还丹益元阳，补元气，固元精，壮元神，乃延年续嗣之至药也。山茱萸酒浸取肉一斤，破故纸酒浸焙干半斤，当归四两，麝香一钱，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八十一丸，临卧盐酒下（吴旻《扶寿方》）。

胡颓子《拾遗》

〔校正〕原附山茱萸下，今分出。

【释名】蒲颓子（《纲目》）、卢都子（《纲目》）、雀儿酥（《炮炙》）、半含春（《纲目》）、黄婆

奶（〖《苏沈良方》〗）。〔时珍曰〕陶弘景注山茱萸及樱桃，皆言似胡颓子（凌冬不凋，亦应益人），陈藏器又于山茱萸下详著之，别无识者。今考访之，即雷敦《炮炙论》所谓雀儿酥也，雀儿喜食之。越人呼为蒲颓子。南人呼为卢都子。吴人呼为半含春，言早熟也。襄汉人呼为黄婆奶，象乳头也。刘绩《霏雪录》言安南有小果，红色，名卢都子，则卢都乃蛮语也。

【集解】〔藏器曰〕胡颓子生平林间，树高丈余，冬不凋，叶阴白，冬花，春熟最早，小儿食之当果。又有一种大相似，冬凋春实夏熟，人呼为木半夏，无别功效。〔时珍曰〕胡颓即卢都子也。其树高六七尺，其枝柔软如蔓。其叶微似棠梨，长狭而尖，面青背白，俱有细点如星，老则星起如麸，经冬不凋。春前生花朵如丁香，蒂极细，倒垂，正月乃敷白花。结实小长，俨如山茱萸，上亦有细星斑点，生青熟红，立夏前采食，酸涩。核亦如山茱萸，但有八棱，软而不坚。核内白绵如丝，中有小仁。其木半夏，树、叶、花、实及星斑气味，并与卢都同。但枝强硬，叶微团而有尖，其实圆如樱桃而不长为异耳。立夏后始熟，故吴楚人呼为四月子，亦曰野樱桃。其核亦八棱，大抵是一类二种也。

胡颓子

木半夏

子

〔气味〕酸，平，无毒。〔弘景曰〕寒热病不可用。

〔主治〕止水痢（藏器）。

根

〔气味〕同子。

〔主治〕煎汤，洗恶疮疥并犬马瘑疮（藏器）。吐血不止，煎水饮之；喉痹痛塞，煎酒灌之，皆效（时珍）。

叶

〔气味〕同子。

〔主治〕肺虚短气喘咳剧者，取叶焙研，

米饮服二钱（时珍）。

〔发明〕〔时珍曰〕蒲颓叶治喘咳方，出《中藏经》，云甚者亦效如神。云有人患喘三十年，服之顿愈。甚者服药后，胸上生小瘾疹作痒，则瘥也。虚甚，加人参等分，名清肺散。大抵皆取其酸涩，收敛肺气耗散之功耳。

金樱子《蜀本草》

【释名】刺梨子（《开宝》）、山石榴（《纲目》）、山鸡头子（〖《纲目》〗）。〔时珍曰〕金樱当作金罂，谓其子形如黄罂也。石榴、鸡头皆象形。又杜鹃花、小檗并名山石榴，非一物也。〔敦曰〕林檎、向里子亦曰金樱子，与此同名而异物。

【集解】〔韩保昇曰〕金樱子在处有之。花白。子形似榲桲而小，色黄有刺。方术多用之。〔颂曰〕今南中州郡多有，而以江西、剑南、岭外者为胜。丛生郊野中，大类蔷薇，有刺。四月开白花。夏秋结实，亦有刺，黄赤色，形似小石榴，十一月、十二月采。江南、蜀中人熬作煎，酒服，云补治有殊效。宜州所供，云本草谓之营实。今校之，与营实殊别也。〔时珍曰〕山林间甚多。花最白腻。其实大如指头，状如石榴而长。其核细碎而有白毛，如营实之核而味甚涩。

金櫻子

子

〔气味〕酸、涩，平，无毒。

〔主治〕脾泄下痢，止小便利，涩精气。久服令人耐寒轻身（《蜀本》）。

〔发明〕〔颂曰〕洪州、昌州皆煮其子作煎，寄馈人。服食家用煎和鸡头实粉为丸服，名水陆丹，益气补真最佳。〔慎微曰〕沈存中《笔谈》云：金櫻子止遗泄，取其温且涩也。世人待红熟时取汁熬膏，味甘，全断涩味，都全失本性，大误也。惟当取半黄者，干捣末用之。〔宗奭曰〕九月、十月霜熟时采用。不尔，反令人利。〔震亨曰〕经络隧道，以通畅为平和。而昧者取涩性为快，熬金櫻为煎食之。自不作靖，咎将谁执？〔时珍曰〕无故而服之，以取快欲则不可。若精气不固者服之，何咎之有？

〔附方〕旧一，新二。

金櫻子煎霜后用竹夹子摘取，入木臼中杵去刺，擘去核。以水淘洗过，捣烂。入大锅，水煎，不得绝火。煎减半，滤过，仍煎似

稀饧。每服一匙，用暖酒一盏调服。活血驻颜，其功不可备述（孙真人《食忌》）。

补血益精金樱子（即山石榴，去刺及子，焙）四两，缩砂二两，为末，炼蜜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温酒服（《奇效良方》）。

久痢不止严紧绝妙。方：罂粟壳（醋炒）、金樱（花、叶及子）等分，为末，蜜丸芡子大。每服五七丸，陈皮煎汤化下（《普济方》）。

花

〔气味〕同子。

〔主治〕止冷热痢，杀寸白、蛔虫等。和铁粉研匀，拔白发涂之，即生黑者。亦可染须（大明）。

叶

〔主治〕痈肿，嫩叶研烂，入少盐涂之，留头泄气。又金疮出血，五月五日采，同桑叶、苎叶等分，阴干研末傅之，血止口合，名军中一捻金（时珍）。

东行根

〔气味〕同子。

〔主治〕寸白虫，剉二两，入糯米三十

粒，水二升，煎五合，空心服，须臾泻下，神验。其皮炒用，止泻血及崩中带下（大明）。止滑痢，煎醋服，化骨鲠（时珍）。

郁李《本经·下品》

【释名】薁李（《诗疏》）、鬱李（〖《纲目》〗）、车下李（《别录》）、爵李（《本经》）、雀梅（《诗疏》）、常棣（〖《尔雅》〗）。〔时珍曰〕郁，《山海经》作栯，馥郁也。花、实俱香，故以名之。陆玑《诗疏》作薁字，非也。《尔雅》常棣即此。或以为唐棣，误矣。唐棣乃杕杬，白杨之类也。

【集解】〔《别录》曰〕郁李生高山川谷及丘陵上。五月、六月采根。〔弘景曰〕山野处处有之。子熟赤色，亦可啖。〔保昇曰〕树高五六尺，叶、花及树并似大李；惟子小若樱桃，甘酸而香，有少涩味也。〔禹锡曰〕按郭璞云，棣树生山中，子如樱桃，可食。《诗·小雅》云："常棣之华，鄂不韡韡。"陆玑注云：白棣树也，如李而小，正白，今官园种之，一名薁李。又有赤棣树，亦似白棣，叶如刺榆叶而微圆，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关西、天水、陇西多有之。〔宗奭曰〕郁李子如御李子，红熟堪啖，微涩，亦可蜜煎，陕西甚多。〔时珍曰〕其花粉红色，实如小李。〔颂曰〕今汴洛人家园圃植一种，枝茎作长条，花极繁密而多叶者，亦谓之郁李，不堪入药。

郁李

核仁

〔修治〕〔敦曰〕先以汤浸，去皮、尖，用生蜜浸一宿，漉出阴干，研如膏用之。

〔气味〕酸，平，无毒。〔权曰〕苦、辛。〔元素曰〕辛、苦，阴中之阳，脾经气分药也。

〔主治〕大腹水肿，面目四肢浮肿，利小便水道（《本经》）。肠中结气，关格不通（甄权）。通泄五脏膀胱急痛，宣腰胯冷脓，消宿食下气（大明）。破癖气，下四肢水。酒服四十九粒，能泻结气（孟诜）。破血润燥（元素）。专治大肠气滞，燥涩不通（李杲）。研和龙脑，点赤眼（宗奭）。

〔发明〕〔时珍曰〕郁李仁甘苦而润，其性降，故能下气利水。按《宋史·钱乙传》云：一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乙

曰：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横不下。郁李能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则目能瞑矣。此盖得肯綮之妙者也。〔颂曰〕《必效方》：疗癖。取车下李仁，汤润去皮及并仁者，与干面相拌，捣如饼。若干，入水少许，作面饼，大小一如病人掌。为二饼，微炙使黄，勿令至熟。空腹食一饼，当快利。如不利，更食一饼，或饮热米汤，以利为度。利不止，以醋饭止之。利后当虚。若病未尽，一二日量力更进一服，以病尽为限。不得食酪及牛、马肉等。累试神验，但须量病轻重，以意加减，小儿亦可用。

〔附方〕旧四，新二。

小儿多热熟汤研郁李仁如杏酪，一日服二合（姚和众《至宝方》）。

小儿闭结襁褓小儿，大小便不通，并惊热痰实，欲得溏动者。大黄（酒浸，炒）、郁李仁（去皮，研）各一钱，滑石末一两，捣和丸黍米大。二岁小儿三丸，量人加减，白汤下（钱乙《直诀》）。

肿满气急不得卧。用郁李仁一大合捣末，和面作饼。吃入口即大便通，泄气便愈（杨氏《产乳》）。

脚气浮肿心腹满，大小便不通，气急喘息者。郁李仁十二分捣烂，水研绞汁，薏苡（捣如粟大）三合，同煮粥食之（韦宙《独行方》）。

卒心痛刺郁李仁三七枚嚼烂，以新汲水或温汤下。须臾痛止，却热呷薄盐汤（姚和众《至宝方》）。

皮肤血汗郁李仁（去皮，研）一钱，鹅梨捣汁调下（《圣济总录》）。

根

〔气味〕酸，凉，无毒。

〔主治〕齿龈肿，龋齿，坚齿（《本经》）。去白虫（《别录》）。治风虫牙痛，浓煎含漱。治小儿身热，作汤浴之（大明）。宣结气，破积聚（甄权）。

鼠李《本经·下品》

【释名】楮李（钱氏）、鼠梓（《别录》）、山李子（《图经》）、牛李（《别录》）、皂李（苏恭）、赵李（苏恭）、牛皂子（《纲目》）、乌槎子（《纲目》）、乌巢子（《图经》）、椑（音卑。〖《别录》〗）。〔时珍曰〕鼠李方音亦作楮李，未详名义。可以染绿，故俗称皂李及乌巢。巢、槎、赵，皆皂子之音讹也。一种苦楸，亦名鼠梓，与此不同。见梓下。

【集解】〔《别录》曰〕鼠李生田野，采无时。〔颂曰〕即乌巢子也。今蜀川多有之。枝叶如李。其实若五味子，色黑（其汁紫色），熟时采，日干用。皮采无时。〔宗奭曰〕即牛李也。木高七八尺。叶如李，但狭而不泽。子于条上四边生，生时青，熟则紫黑色。至秋叶落，子尚在枝。是处皆有，今关陕及湖南、江南北甚多。〔时珍曰〕生道路边。其实附枝如穗。人采其嫩者，取汁刷染绿色。

鼠李

子

〔气味〕苦，凉，微毒。

〔主治〕寒热瘰疬疮（《本经》）。水肿腹胀满（大明）。下血及碎肉，除疝瘕积冷，九蒸酒渍，服三合，日再服。又捣傅牛马六畜疮中生虫（苏恭）。痘疮黑陷及疥癣有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牛李治痘疮黑陷及出不快，或触秽气黑陷。古昔无知之者，惟钱乙《小儿直诀》必胜膏用之。云牛李子即鼠李子，九月后采黑熟者，入砂盆擂烂，生绢捩汁，用银、石器熬成膏，瓷瓶收贮，常令透风。每服一皂子大，煎桃胶汤化下。如人行二十里，再进一服，其疮自然红活。入麝香少许尤妙。如无生者，以干者为末，水熬成膏。又《九龠卫生方》亦云：痘疮黑陷者，用牛李子一两（炒研），桃胶半两。每服一钱，水七分，煎四分，温服。

〔附方〕新二。

诸疮寒热毒痹，及六畜虫疮。鼠李生捣傅之（《圣惠方》）。

齿□肿痛牛李煮汁，空腹饮一盏，仍频含漱（《圣济录》）。

皮

〔气味〕苦，微寒，无毒。〔恭曰〕皮、子俱有小毒。〇忌铁。

〔主治〕身皮热毒（《别录》）。**风痹**（大明）。**诸疮寒热毒痹**（苏恭）。**口疳龋齿，及疳虫蚀人脊骨者，煮浓汁灌之，神良**（孟诜）。

〔发明〕〔颂曰〕刘禹锡《传信方》：治大人口中疳疮、发背，万不失一。用山李子根（一名牛李子）、蔷薇根（野外者）各（细切）五升，水五大斗，煎半日，汁浓，即于银、铜器中盛之，重汤煎至一二升，待稠，瓷瓶收贮。每少少含咽，必瘥。忌酱、醋、油腻、热面及肉。如发背，以帛涂贴之，神效。襄州军事柳岸妻窦氏，患口疳十五年，齿尽落，龈亦断坏不可近，用此而愈。

女贞《本经·上品》

【释名】贞木（《山海经》）、**冬青**（《纲目》）、**蜡树**（〖《纲目》〗）。〔时珍曰〕此木凌冬青翠，有贞守之操，故以贞女状之。《琴操》载鲁有处女见女贞木而作歌者，即此也。晋苏彦《女贞颂序》云："女贞之木，一名冬青。负霜葱翠，振柯凌风。故清士钦其质，而贞女慕其名。"是矣。别有冬青与此同名。今方书所用冬青，皆此女贞也。近时以放蜡虫，故俗呼为蜡树。

【集解】〔《别录》曰〕女贞实生武陵川谷。立冬采。〔弘景曰〕诸处时有。叶茂盛，凌冬不凋，皮青肉白，与秦皮为表里。其树以冬生可爱，仙方亦服食之。俗方不复用，人无识者。〔恭曰〕女贞叶似冬青树及枸骨。其实九月熟，黑似牛李子。陶言与秦皮为表里，误矣。秦皮叶细冬枯，女贞叶大冬茂，殊非类也。〔颂曰〕女贞处处有之。《山海经》云“泰山多贞木”是也。其叶似枸骨及冬青木，凌冬不凋。五月开细花，青白色。九月实成，似牛李子。或云即今冬青树也。而冬青木理肌白，文如象齿，实亦治病。岭南一种女贞，花极繁茂而深红色，与此殊异，不闻入药。〔时珍曰〕女贞、冬青、枸骨，三树也。女贞即今俗呼蜡树者，冬青即今俗呼冻青树者，枸骨即今俗呼猫儿刺者。东人因女贞茂盛，亦呼为冬青，与冬青同名异物，盖一类二种尔。二种皆因子自生，最易长。其叶厚而柔长，绿色，面青背淡。女贞叶长者四五寸，子黑色；冻青叶微团，子红色，为异。其花皆繁，子并累累满树，冬月鸜鹆喜食之，木肌皆白腻。今人不知女贞，但呼为蜡树。立夏前后取蜡虫之种子，裹置枝上。半月其虫化出，延缘枝上，造成白蜡，民间大获其利。详见《虫部》白蜡下。枸骨详本条。

女贞

实

〔气味〕苦，平，无毒。〔时珍曰〕温。

〔主治〕补中，安五脏，养精神，除百病。久服肥健轻身不老（《本经》）。强阴，健腰膝，变白发，明目（时珍）。

〔发明〕〔时珍曰〕女贞实乃上品无毒妙药，而古方罕知用者，何哉？《典术》云：女贞木乃少阴之精，故冬不落叶。观此，则其益肾之功，尤可推矣。世传女贞丹方云：女贞实（即冬青树子）去梗叶，酒浸一日夜，布袋擦去皮，晒干为末。待旱莲草出多，取数石捣汁熬浓，和丸梧子大。每夜酒送百丸。不旬日间，膂力加倍，老者即不夜起。又能变白发为黑色，强腰膝，起阴气。

〔附方〕新二。

虚损百病久服发白再黑，返老还童。用女贞实（十月上巳日收，阴干，用时以酒浸一日，蒸透晒干）一斤四两，旱莲草（五月收，阴干）十两，为末；桑椹子（三月收，阴干）十两，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淡盐汤下。若四月收桑椹捣汁和药，七月收旱莲捣汁和药，即不用蜜矣（《简便方》）。

风热赤眼冬青子不以多少，捣汁熬膏，净瓶收固，埋地中七日。每用点眼（《济急仙方》）。

叶

〔气味〕微苦，平，无毒。

〔主治〕除风散血，消肿定痛，治头目昏痛。诸恶疮肿，胻疮溃烂久者，以水煮乘热贴之，频频换易，米醋煮亦可。口舌生疮，舌肿

胀出，捣汁含浸吐涎（时珍）。

〔附方〕新三。

风热赤眼《普济方》：用冬青叶五斗捣汁，浸新砖数片，五日掘坑，架砖于内盖之，日久生霜，刮下，入脑子少许，点之。〇《简便方》：用雅州黄连二两，冬青叶四两，水浸三日夜，熬成膏收，点眼。

一切眼疾冬青叶研烂，入朴硝贴之。《海上方》也（《普济方》）。

冬青《纲目》

〔校正〕原附女贞下，今分出。

【释名】冻青（〖《拾遗》〗）。〔藏器曰〕冬月青翠，故名冬青。江东人呼为冻青。

【集解】〔藏器曰〕冬青木肌白，有文作象齿笏。其叶堪染绯。李邕云：冬青出五台山，叶似椿，子赤如郁李，微酸性热。与此小异，当是两种冬青。〔时珍曰〕冻青亦女贞别种也，山中时有之。但以叶微团而子赤者为冻青，叶长而子黑者为女贞。按《救荒本草》云：冻青树高丈许，树似枸骨子树而极茂盛。又叶似楂子树叶而小，亦似椿叶微窄而头颇圆，不尖。五月开细白花，结子如豆大，红色。其嫩芽炸熟，水浸去苦味，淘洗，五味调之可食。

冬青

子及木皮

〔气味〕甘、苦，凉，无毒。

〔主治〕浸酒，去风虚，补益肌肤。皮之功同（藏器）。

〔附方〕新一。

痔疮冬至日取冻青树子，盐酒浸一夜，九蒸九晒，瓶收。每日空心酒吞七十粒，卧时再服（《集简方》）。

叶

〔主治〕烧灰，入面膏，治皲瘃，灭瘢痕，殊效（苏颂）。

枸骨《纲目》

〔校正〕原附女贞下，今分出。

【释名】猫儿刺（〖《纲目》〗）。〔藏器曰〕此木肌白，如狗之骨。〔时珍曰〕叶有五刺，如猫之形，故名。又卫矛亦名枸骨，与此同名。

【集解】〔藏器曰〕枸骨树如杜仲。《诗》云“南山有枸”是也。陆玑《诗疏》云：山木也。其状如栌，木理白滑，可为函板。有木□在叶中，卷之如子，羽化为□。〔颂曰〕多生江浙间。南人取以旋盒器甚佳。〔时珍曰〕狗骨树如女贞，肌理甚白。叶长二三寸，青翠而厚硬，有五刺角，四时不凋。五月开细白花。结实如女贞及菝葜子，九月熟时，绯红色，皮薄味甘，核有四瓣。人采其木皮煎膏，以粘鸟雀，谓之粘黐。

枸骨

木皮

〔气味〕微苦，凉，无毒。

〔主治〕浸酒，补腰脚令健（藏器）。

枝叶

〔气味〕同皮。

〔主治〕烧灰淋汁或煎膏，涂白癜风（藏器）。

卫矛《本经·中品》

【释名】鬼箭（《别录》）、神箭（〖《广雅》〗）。〔时珍曰〕刘熙《释名》言齐人谓箭羽为卫。此物干有直羽，如箭羽、矛刃自卫之状，故名。张揖《广雅》谓之神箭，寇宗奭《衍义》言人家多燔之遣祟，则三名又或取此义也。

【集解】〔《别录》曰〕卫矛生霍山山谷。八月采，阴干。〔普曰〕叶如桃，箭如羽，正月、二月、七月采，阴干。或生田野。〔弘景曰〕山野处处有之。削取皮、羽入药，为用甚稀。〔颂曰〕今江淮州郡亦或有之。三月以后生茎，茎长四五尺许。其干有三羽，状如箭翎羽。叶似山茶，青色。八月、十一月、十二月采条茎，阴干。其木亦名狗骨。〔宗奭曰〕所在山谷皆有，平陆未尝见也。叶绝少。其茎黄褐色，若檗皮，三面如锋刃。人家多燔之遣祟，方药少用。〔时珍曰〕鬼箭生山石间，小株成丛。春长嫩条，条上四面有羽如箭羽，视之若三羽尔。青叶状似野茶，对生，味酸涩。三四月开碎花，黄绿色。结实大如冬青子。山人不识，惟樵采之。〔敦曰〕凡使勿用石茆，根头真相似，只是上叶不同，味各别耳。

卫矛

【修治】〔敦曰〕采得只使箭头用，拭去赤毛，以酥拌缓炒。每一两，用酥二钱半。

【气味】苦，寒，无毒。〔普曰〕神农、黄帝、桐君：苦，无毒。〔大明曰〕甘、涩。〔权曰〕有小毒。

【主治】女子崩中下血，腹满汗出，除邪，杀鬼毒蛊疰（《本经》）。中恶腹痛，去白虫，消皮肤风毒肿，令阴中解（《别录》）。疗妇人血气，大效（马志）。破陈血，能落胎，主百邪鬼魅（甄权）。通月经，破癥结，止血崩带下，杀腹脏虫及产后血咬腹痛（大明）。

【发明】〔颂曰〕古方崔氏疗恶疰在心，痛不可忍，有鬼箭羽汤；姚僧垣《集验方》，疗卒暴心痛，或中恶气毒痛，大黄汤亦用之，并大方也。见《外台秘要》《千金》诸书中。〔时珍曰〕凡妇人产后血运血结，血聚于胸中，或偏于少腹，或连于胁肋者。四物汤四

两，倍当归，加鬼箭、红花、玄胡索各一两，为末，煎服。

【附方】新二。

产后败血儿枕块硬，疼痛发歇，及新产乘虚，风寒内搏，恶露不快，脐腹坚胀。当归散：用当归（炒）、鬼箭（去中心木）、红蓝花各一两。每服三钱，酒一大盏，煎七分，食前温服（《和剂局方》）。

鬼疟日发鬼箭羽、鲮鲤甲（烧灰）各二钱半，为末。每以一字，发时□鼻。〇又法：鬼箭羽末一分，砒霜一钱，五灵脂一两，为末。发时冷水服一钱（并《圣济总录》）。

山矾《纲目》

【释名】**芸香**（音云。〖《纲目》〗）、**椗花**（音定。〖《事类合璧》〗）、**柘花**（柘音郑。〖《文忠集》〗）、**□花**（音畅。〖《文忠集》〗）、**春桂**（俗）、**七里香**（〖《事类合璧》〗）。〔时珍曰〕芸，盛多也。老子曰“夫物芸芸”是也。此物山野丛生甚多，而花繁香馥，故名。按周必大云：柘音阵，出《南史》。荆俗讹柘为郑，呼为郑矾，而江南又讹郑为□也。黄庭坚云：江南野中椗花极多。野人采叶烧灰，以染紫为黝，不借矾而成。予因以易其名为山矾。

【集解】〔时珍曰〕山矾生江、淮、湖、蜀野中。树之大者，株高丈许。其叶似栀子，叶生不对节，光泽坚强，略有齿，凌冬不凋。三月开花繁白，如雪六出，黄蕊甚芬香。结子大如椒，青黑色，熟则黄色，可食。其叶味涩，人取以染黄及收豆腐，或杂入茗中。按沈括《笔谈》云：古人藏书辟蠹用芸香，谓之芸草，即今之七里香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啜嗅之极芬香。秋间叶上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又按《苍颉解诂》云：芸香似邪蒿，可食，辟纸蠹。

许慎《说文》云：芸，似苜蓿。成公绥《芸香赋》云：茎类秋竹，枝象青松。郭义恭《广志》有芸香胶。《杜阳编》云：芸香，草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元载造芸晖堂，以此为屑涂壁也。据此数说，则芸香非一种。沈氏指为七里香者，不知何据。所云叶类豌豆，啜嗅芬香，秋间有粉者，亦与今之七里香不相类，状颇似乌药叶，恐沈氏亦自臆度尔。曾端伯以七里香为玉蕊花，未知的否。

山矾

叶

【气味】酸、涩、微甘，无毒。

【主治】久痢，止渴，杀蚤、蠹。用三十片，同老姜三片，浸水蒸热，洗烂弦风眼（时珍）。

梫木《拾遗》

【集解】〔藏器曰〕梫木生江东林筤间。树如石榴，叶细，高丈余。四月开花，白如雪。〔时珍曰〕此木今无识者，其状颇近山

矾，恐古今称谓不同尔，姑附其后。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破产后血，煮汁服之。其叶煎汁洗疮癣，捣研封蛇伤（藏器）。

南烛宋《开宝》

【释名】南天烛（《图经》）、南烛草木（《隐诀》）、男续（同上）、染菽（同上）、猴菽草（同上）、草木之王（同上）、惟那木（同上）、牛筋（《拾遗》）、乌饭草（《日华》）、墨饭草（《纲目》）、杨桐（《纲目》），赤者名文烛（〖《通志》〗）。〔时珍曰〕南烛诸名，多不可解。〔藏器曰〕取汁渍米作乌饭，食之健如牛筋，故曰牛筋。

【集解】〔藏器曰〕南烛生高山，经冬不凋。〔颂曰〕今惟江东州郡有之。株高三五尺，叶类苦楝而小，凌冬不凋。冬生红子作穗。人家多植庭除间，俗谓之南天烛。不拘时采枝叶用。陶隐居《登真隐诀》载太极真人青精干石饙饭法云：其种是木而似草，故号南烛草木。一名男续，一名猴药，一名后卓，一名惟那木，一名草木之王，凡有八名，各从其邦域所称，而正号是南烛也。生嵩高少室、抱犊、鸡头山，江左吴越至多。土人名曰猴菽，或曰染菽，粗与真名相仿佛也。此木至难长，初生三四年，状若菘菜之属，亦颇似栀子，二三十年乃成大株，故曰木而似草也。其子如茱萸，九月熟，酸美可食。叶不相对，似茗而圆厚，味小酢，冬夏常青。枝茎微紫，大者亦高四五丈，而甚肥脆，易摧折也。作饭之法，见《谷部》青精干石饙饭下。〔时珍曰〕南烛，吴楚山中甚多。叶似山矾，光滑而味酸涩。

□月开小白花，结实如朴树子成簇，生青，九月熟则紫色，内有细子，其味甘酸，小儿食之。按《古今诗话》云：即杨桐也。叶似冬青而小，临水生者尤茂。寒食采其叶，渍水染饭，色青而光，能资阳气。又沈括《笔谈》云：南烛草木，本草及传记所说多端，人少识者。北人多误以乌桕为之，全非矣。今人所谓南天烛是矣。茎如蒴藋有节，高三四尺，庐山有盈丈者。南方至多。叶微似楝而小，秋则实赤如丹。

南烛

枝叶

〔气味〕苦，平，无毒。〔时珍曰〕酸、涩。

〔主治〕止泄除睡，强筋益气力。久服轻身长年，令人不饥，变白却老（藏器）。

〔发明〕〔颂曰〕孙思邈《千金月令方》：南烛煎：益髭发及容颜，兼补暖。三月三日采叶并蕊子，入大净瓶中，干盛，以童子小便浸满瓶，固济其口，置闲处，经一周年取开。每用一匙温酒调服，一日二次，极有效验。《上元宝经》曰："子服草木之王，气与神通；子食青烛之精，命不复殒。"

〔附方〕旧二。

一切风疾久服轻身明目，黑发驻颜。用南烛树（春夏取枝叶，秋冬取根皮，细剉）五斤，水五斗，慢火煎取二斗，去滓，净锅慢火煎如稀饴，瓷瓶盛之。每温酒服一匙，日三服。一方入童子小便同煎（《圣惠方》）。

误吞铜铁不下。用南烛根烧研，熟水调服一钱，即下（《圣惠方》）。

子

〔气味〕酸、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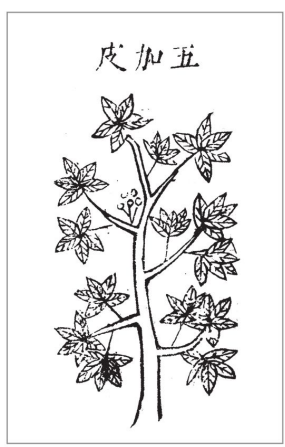
〔主治〕强筋骨，益气力，固精驻颜（时珍）。

青精饭见《谷部》。

五加《本经·上品》

【释名】五佳（《纲目》）、五花（《炮炙论》）、文章草（《纲目》）、白刺（《纲目》）、追风使（《图经》）、木骨（《图经》）、金盐（《仙经》）、豺漆（《本经》）、豺节（《别录》）。〔时珍曰〕此药以五叶交加者良，故名五加，又名五花。杨慎《丹铅录》作五佳，云一枝五叶者佳故也。蜀人呼为白刺。谯周《巴蜀异物志》名文章草。有赞云："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买草，不言其贵。"是矣。本草豺漆、豺节之名，不知取何义也？〔颂曰〕蕲州人呼为木骨，吴中俗名追风使。

【集解】〔《别录》曰〕五加皮五叶者良，生汉中及冤句。五月、七月采茎，十月采根，阴干。〔弘景曰〕近道处处有之，东间弥多。四叶者亦好。〔颂曰〕今江淮、湖南州郡皆有之。春生苗，茎、叶俱青，作丛。赤茎又似藤蔓，高三五尺，上有黑刺。叶生五杈作簇者良。四叶、三叶者最多，为次。每一叶下生一刺。三四月开白花，结细青子，至六月渐黑色。根若荆根，皮黄黑，肉白色，骨坚硬。一说今有数种：汴京、北地者，大片类秦皮、黄檗辈，平直如板而色白，绝无气味，疗风痛颇效，余无所用。吴中乃剥野椿根皮为五加，柔韧而无味，殊为乖失。今江淮所生者，根类地骨皮，轻脆芬香。其苗茎有刺类蔷薇，长者至丈余。叶五出，香气如橄榄。春时结实，如豆粒而扁，青色，得霜乃紫黑。俗但名为追风使，以渍酒疗风，乃不知其为真五加皮也。今江淮、吴中往往以为藩篱，正似蔷薇、金樱辈，而北间多不知用此种。〔敦曰〕五加皮树本是白楸树。其上有叶如蒲叶，三花者是雄，五花者是雌。阳人使阴，阴人使阳，剥皮阴干。〔机曰〕生南地者类草，故小；生北地者类木，故大。〔时珍曰〕春月于旧枝上抽条蕻，山人采为蔬茹。正如枸杞生北方沙地者皆木类，南方坚地者如草类也。唐时惟取峡州者充贡。雷氏言叶如蒲者，非也。



五加

根皮同茎。

【气味】辛，温，无毒。〔之才曰〕远志为之使。恶玄参、蛇皮。

【主治】心腹疝气腹痛，益气疗躄，小儿三岁不能行，疽疮阴蚀（《本经》）。男子阴痿，囊下湿，小便余沥，女人阴痒及腰脊痛，两脚疼痹风弱，五缓虚羸，补中益精，坚筋骨，强志意。久服轻身耐老（《别录》）。破逐恶风血，四肢不遂，贼风伤人，软脚□腰，主多年瘀血在皮肌，治痹湿内不足（甄权）。明目下气，治中风骨节挛急，补五劳七伤（大明）。酿酒饮，治风痹四肢挛急（苏颂）。作末浸酒饮，治目僻眼瞤（雷敦）。〇叶：作蔬食，去皮肤风湿（大明）。

【发明】〔弘景曰〕煮根茎酿酒饮，益人。道家用此作灰煮石，与地榆并有秘法。〔慎微曰〕《东华真人煮石经》云：昔有西域真人王屋山人王常云：何以得长久？何不食石蓄金盐，母何以得长寿？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地榆也。金盐，五加也。皆是煮石而饵得长生之药也。昔孟绰子、董士固相与言云：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又昔鲁定公母服五加酒，以致不死，尸解而去。张子声、杨建始、王叔才、于世彦等，皆服此酒而房室不绝，得寿三百年。亦可为散以代汤茶。王君云：五加者，五车星之精也。水应五湖，人应五德，位应五方，物应五车。故青精入茎，则有东方之液；白气入节，则有西方之津；赤气入华，则有南方

之光；玄精入根，则有北方之饴；黄烟入皮，则有戊己之灵。五神镇生，相转育成。饵之者真仙，服之者反婴。〔时珍曰〕五加治风湿痿痹，壮筋骨，其功良深。仙家所述，虽若过情，盖奖辞多溢，亦常理尔。造酒之方：用五加根皮洗净，去骨、茎、叶，亦可以水煎汁，和曲酿米酒成，时时饮之。亦可煮酒饮。加远志为使更良。一方：加木瓜煮酒服。谈野翁《试验方》云：神仙煮酒法：用五加皮、地榆（刮去粗皮）各一斤，袋盛，入无灰好酒二斗中，大坛封固，安大锅内，文武火煮之。坛上安米一合，米熟为度。取出火毒，以渣晒干为丸。每旦服五十丸，药酒送下，临卧再服。能去风湿，壮筋骨，顺气化痰，添精补髓。久服延年益老，功难尽述。王纶《医论》云：风病饮酒能生痰火，惟五加一味浸酒，日饮数杯，最有益。诸浸酒药，惟五加与酒相合，且味美也。

【附方】旧二，新六。

虚劳不足五加皮、枸杞根白皮各一斗，水一石五斗，煮汁七斗，分取四斗，浸曲一斗，以三斗拌饭，如常酿酒法，待熟任饮（《千金方》）。

男妇脚气骨节皮肤肿湿疼痛，服此进饮食，健气力，不忘事，名五加皮丸。五加皮四两（酒浸），远志（去心）四两（酒浸，并春秋三日，夏二日，冬四日），日干为末，以浸酒为糊，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温酒下。药酒坏，别用酒为糊（萨谦斋《瑞竹堂方》）。

小儿行迟三岁不能行者，用此便走。五加皮五钱，牛膝、木瓜二钱半，为末。每服五分，米饮入酒二三点调服（《全幼心鉴》）。

妇人血劳憔悴困倦，喘满虚烦，嗡嗡少气，发热多汗，口干舌涩，不思饮食，名血风劳。油煎散：用五加皮、牡丹皮、赤芍药、当归各一两，为末。每用一钱，水一盏，用青钱一文，蘸油入药，煎七分，温服。常服能肥妇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五劳七伤五月五日采五加茎，七月七日采叶，九月九日取根，治下筛。每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久服去风劳（《千金》）。

目中息肉五加皮（不闻水声者，捣末）一升，和酒二升，浸七日，一日服二次，禁醋。二七日遍身生疮，是毒出。不出，以生熟汤浴之，取疮愈（《千金方》）。

服石毒发或热不禁，多向冷地卧。五加皮二两，水四升，煮二升半，发时便服（《外台秘要》）。

火灶丹毒从两脚起，赤如火烧。五加根、叶烧灰五两，取煅铁家槽中水和，涂之（杨氏《产乳》）。

枸杞、地骨皮《本经·上品》

【释名】枸檵（《尔雅》。音计。《本经》作枸忌）、**枸棘**（《衍义》）、**苦杞**（《诗疏》）、**甜菜**（《图经》）、**天精**（《抱朴》）、**地骨**（《本经》）、**地节**（《本经》）、**地仙**（《日华》）、**却老**（《别录》）、**羊乳**（《别录》）、**仙人仗**（《别录》）、**西王母杖**（〖《别录》〗）。〔时珍曰〕枸、杞二树名。此物棘如枸之刺，茎如枸之条，故兼名之。道书言千载枸杞，其形如犬，故得枸名，未审然否。〔颂曰〕仙人杖有三种：一是枸杞；一是菜类，叶似苦苣；一是枯死竹竿之色黑者也。

【集解】〔《别录》曰〕枸杞生常山平泽，及诸丘陵阪岸。〔颂曰〕今处处有之。春生苗，叶如石榴叶而软薄堪食，俗呼为甜菜。其茎干高三五尺，作丛。六月、七月生小红紫花。随便结红实，形微长如枣核。其根名地骨。《诗·小雅》云："集于苞杞。"陆玑《诗疏》云：一名苦杞。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茎似莓，其子秋熟，正

赤。茎、叶及子服之，轻身益气。今人相传谓枸杞与枸棘二种相类。其实形长而枝无刺者，真枸杞也。圆而有刺者，枸棘也，不堪入药。马志注溲疏条云：溲疏有刺，枸杞无刺，以此为别。溲疏亦有巨骨之名，如枸杞之名地骨，当亦相类，用之宜辨。或云：溲疏以高大者为别，是不然也。今枸杞极有高大者，入药尤神良。〔宗奭曰〕枸杞、枸棘，徒劳分别。凡杞未有无刺者。虽大至于成架，尚亦有棘。但此物小则刺多，大则刺少，正如酸枣与棘，其实一物也。〔时珍曰〕古者枸杞、地骨取常山者为上，其他丘陵阪岸者皆可用。后世惟取陕西者良，而又以甘州者为绝品。今陕之兰州、灵州、九原以西枸杞，并是大树，其叶厚根粗。河西及甘州者，其子圆如樱桃，暴干紧小少核，干亦红润甘美，味如葡萄，可作果食，异于他处者。沈存中《笔谈》亦言：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则入药大抵以河西者为上也。《种树书》言：收子及掘根种于肥壤中，待苗生，剪为蔬食，甚佳。

枸杞、地骨皮

【气味】枸杞：苦，寒，无毒。〔《别录》曰〕根：大寒。子：微寒，无毒。冬采根，春、夏采叶，秋采茎、实。〔权曰〕枸杞：甘，平。子、叶同。〔宗奭曰〕枸杞当用梗皮，地骨当用根皮，子当用红实。其皮寒，根大寒，子微寒。今人多用其子为补肾药，是未曾考竟经意，当量其虚实冷热用之。〔时珍曰〕今考

《本经》止云枸杞，不指是根、茎、叶、子。《别录》乃增根大寒、子微寒字，似以枸杞为苗；而甄氏《药性论》乃云枸杞甘、平，子、叶皆同，似以枸杞为根；寇氏《衍义》又以枸杞为梗皮，皆是臆说。按陶弘景言枸杞根、实为服食家用。西河女子服枸杞法，根、茎、叶、花、实俱采用。则《本经》所列气味主治，盖通根、苗、花、实而言，初无分别也。后世以枸杞子为滋补药，地骨皮为退热药，始歧而二之。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甘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者也。

【主治】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本经》）。下胸胁气，客热头痛，补内伤大劳嘘吸，强阴，利大小肠（《别录》）。补精气诸不足，易颜色，变白，明目安神，令人长寿（甄权）。

【发明】〔时珍曰〕此乃通指枸杞根、苗、花、实并用之功也。其单用之功，今列于左：

苗

〔气味〕苦，寒。〔权曰〕甘，平。〔时珍曰〕甘，凉。伏砒、砂。

〔主治〕除烦益志，补五劳七伤，壮心气，去皮肤骨节间风，消热毒，散疮肿（大明）。和羊肉作羹，益人，除风明目。作饮代茶，止渴，消热烦，益阳事，解面毒，与乳酪相恶。汁注目中，去风障赤膜昏痛（甄权）。去

上焦心肺客热（时珍）。

地骨皮

〔修治〕〔敦曰〕凡使根，掘得以东流水浸，刷去土，捶去心，以熟甘草汤浸一宿，焙干用。

〔气味〕苦，寒。〔《别录》曰〕大寒。〔权曰〕甘，平。〔时珍曰〕甘、淡，寒。〔杲曰〕苦，平、寒。升也，阴也。〔好古曰〕入足少阴、手少阳经。制硫黄、丹砂。

〔主治〕细剉，拌面煮熟，吞之，去肾家风，益精气（甄权）。去骨热消渴（孟诜）。解骨蒸肌热消渴，风湿痹，坚筋骨，凉血（元素）。治在表无定之风邪，传尸有汗之骨蒸（李杲）。泻肾火，降肺中伏火，去胞中火，退热，补正气（好古）。治上膈吐血。煎汤嗽口，止齿血，治骨槽风（吴瑞）。治金疮神验（陈承）。去下焦肝肾虚热（时珍）。

枸杞子

〔修治〕〔时珍曰〕凡用拣净枝梗，取鲜明者洗净，酒润一夜，捣烂入药。

〔气味〕苦，寒。〔权曰〕甘，平。

〔主治〕坚筋骨，耐老，除风，去虚劳，补精气（孟诜）。主心病嗌干心痛，渴而引饮，

肾病消中（好古）。滋肾润肺。榨油点灯，明目（时珍）。

【发明】〔弘景曰〕枸杞叶作羹，小苦。俗谚云："去家千里，勿食萝摩、枸杞。"此言二物补益精气，强盛阴道也。枸杞根、实为服食家用，其说甚美，名为仙人之杖，远有旨乎？〔颂曰〕茎、叶及子，服之轻身益气。《淮南枕中记》载西河女子服枸杞法：正月上寅采根，二月上卯治服之；三月上辰采茎，四月上巳治服之；五月上午采其叶，六月上未治服之；七月上申采花，八月上酉治服之；九月上戌采子，十月上亥治服之；十一月上子采根。十二月上丑治服之。又有花、实、根、茎、叶作煎，或单榨子汁煎膏服之者，其功并同。世传蓬莱县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盘结甚固。其乡人多寿考，亦饮食其水土之气使然。又润州开元寺大井旁生枸杞，岁久。土人目为枸杞井，云饮其水甚益人也。〔敦曰〕其根似物形状者为上。〔时珍曰〕按刘禹锡枸杞井诗云："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清泉药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能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又《续仙传》云：朱孺子见溪侧二花犬，逐入于枸杞丛下。掘之得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觉身轻。周密《浩然斋日钞》云：宋徽宗时，顺州筑城，得枸杞于土中，其形如獒状，驰献阙下，乃仙家所谓千岁枸杞，其形如犬者。据前数说，则枸杞之滋益不独子，而根亦不止于退热而已。但根、苗、子之气味稍殊，而主治亦未必无别。盖其苗乃天精，苦甘而凉，上焦心肺客热者宜之；根乃地骨，甘淡而寒，下焦肝肾虚热者宜之。此皆三焦气分之药，所谓热淫于内，泻以甘寒也。至于子则甘平而润，性滋而补，不能退热，止能补肾润肺，生精益气。此乃平补之药，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分而用之，则各有所主；兼而用之，则一举两得。世人但知用黄芩、黄连，苦寒以治上焦之火；黄檗、知母，苦寒以治下焦阴火。谓之补阴降火，久服致伤元气。而不知枸杞、地骨甘寒平补，使精气充而邪火自退之妙，惜哉！予尝以青蒿佐地骨退热，屡有殊功，人所未喻者。兵部尚书刘松石，讳天和，麻城人。所集《保寿堂方》载地仙丹云：昔有异人赤脚张，传此方于猗氏县一老人，服之寿百余，行走如飞，发白反黑，齿落更生，

阳事强健。此药性平，常服能除邪热，明目轻身。春采枸杞叶（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并阴干，用无灰酒浸一夜，晒露四十九昼夜，取日精月华气，待干为末，炼蜜丸如弹子大。每早晚各用一丸细嚼，以隔夜百沸汤下。此药采无刺味甜者，其有刺者服之无益。

【附方】旧十，新十九。

枸杞煎治虚劳，退虚热，轻身益气，令一切痈疽永不发。用枸杞三十斤（春夏用茎、叶，秋冬用根、实），以水一石，煮取五斗，以滓再煮取五斗，澄清去滓。再煎取二斗，入锅煎如饧收之。每早酒服一合（《千金方》）。

金髓煎枸杞子逐日摘红熟者，不拘多少，以无灰酒浸之，蜡纸封固，勿令泄气。两月足，取入沙盆中擂烂，滤取汁，同浸酒入银锅内，慢火熬之。不住手搅，恐粘住不匀。候成膏如饧，净瓶密收。每早温酒服二大匙，夜卧再服。百日身轻气壮，积年不辍，可以羽化也（《经验》）。

枸杞酒《外台秘要》云：补虚，去劳热，长肌肉，益颜色，肥健人，治肝虚冲感下泪。用生枸杞子五升捣破，绢袋盛，浸好酒二斗中，密封勿泄气，二七日。服之任性，勿醉。〇《经验后方》枸杞酒：变白，耐老轻身。用枸杞子二升（十月壬癸日，面东采之），以好酒二升，瓷瓶内浸三七日。乃添生地黄汁三升，搅匀密封。至立春前三十日，开瓶。每空心暖饮一盏，至立春后髭发却黑。勿食芜荑、葱、蒜。

四神丸治肾经虚损，眼目昏花，或云翳遮睛。甘州枸杞子一斤，好酒润透，分作四分：四两用蜀椒一两炒，四两用小茴香一两炒，四两用脂麻一两炒，四两用川楝肉一两炒。拣出枸杞，加熟地黄、白术、白茯苓各一两，为末，炼蜜丸，日服（《瑞竹堂方》）。

肝虚下泪枸杞子二升，绢袋盛，浸一斗酒中（密封）三七

日，饮之（《千金方》）。

目赤生翳枸杞子捣汁，日点三五次，神验（《肘后方》）。

面黯皯疱枸杞子十斤，生地黄三斤，为末。每服方寸匕，温酒下，日三服。久则童颜（《圣惠方》）。

注夏虚病枸杞子、五味子研细，滚水泡，封三日，代茶饮效（《摄生方》）。

地骨酒壮筋骨，补精髓，延年耐老。枸杞根、生地黄、甘菊花各一斤，捣碎，以水一石，煮取汁五斗，炊糯米五斗，细曲拌匀，入瓮如常封酿。待熟澄清，日饮三盏（《圣济总录》）。

虚劳客热枸杞根为末，白汤调服。有痼疾人勿服（《千金方》）。

骨蒸烦热及一切虚劳烦热，大病后烦热，并用地仙散：地骨皮二两，防风一两，甘草（炙）半两。每用五钱，生姜五片，水煎服（《济生方》）。

热劳如燎地骨皮二两，柴胡一两，为末。每服二钱，麦门冬汤下（《圣济总录》）。

虚劳苦渴骨节烦热，或寒。用枸杞根白皮（切）五升，麦门冬三升，小麦二升，水二斗，煮至麦熟，去滓。每服一升，口渴即饮（《千金方》）。

肾虚腰痛枸杞根、杜仲、萆薢各一斤，好酒三斗渍之，罂中密封，锅中煮一日。饮之任意（《千金方》）。

吐血不止枸杞根、子、皮为散，水煎。日日饮之（《圣济总录》）。

小便出血新地骨皮洗净，捣自然汁（无汁则以水煎汁）。每服一盏，入酒少许，食前温服（《简便方》）。

带下脉数枸杞根一斤，生地黄五斤，酒一斗，煮五升。日日服之（《千金方》）。

天行赤目暴肿。地骨皮三斤，水三斗，煮三升，去滓，入盐一两，取二升。频频洗点（陇上谢道人《天竺经》）。

风虫牙痛枸杞根白皮，煎醋漱之，虫即出。亦可煎水饮（《肘后方》）。

口舌糜烂地骨皮汤：治膀胱移热于小肠，上为口糜，生疮溃烂，心胃壅热，水谷不下。用柴胡、地骨皮各三钱，水煎服之（东垣《兰室秘藏》）。

小儿耳疳生于耳后，肾疳也。地骨皮一味，煎汤洗之。仍以香油调末搽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

气瘘疳疮多年不愈者。应效散（又名托里散）：用地骨皮（冬月者）为末。每用纸撚蘸入疮内。频用自然生肉。更以米饮服二钱，一日三服（《外科精义》）。

男子下疳先以浆水洗之，后搽地骨皮末。生肌止痛（《卫生宝鉴》）。

妇人阴肿或生疮。枸杞根煎水，频洗（《永类方》）。

十三种疔春三月上建日采叶（名天精），夏三月上建日采枝（名枸杞），秋三月上建日采子（名却老），冬三月上建日采根（名地骨），并暴干为末（如不得依法采，但得一种亦可）。用绯缯一片裹药。牛黄一梧子大，反钩棘针三七枚，赤小豆七粒，为末。先于缯上铺乱发一鸡子大，乃铺牛黄等末，卷作团，以发束定，熨斗中炒令

沸，沸定，刮捣为末。以一方寸匕，合前枸杞末二匕，空心酒服二钱半，日再服（《千金方》）。

痈疽恶疮脓血不止。地骨皮不拘多少，洗净，刮去粗皮，取细白穰。以粗皮同骨煎汤洗，令脓血尽。以细穰贴之，立效。有一朝士，腹胁间病疽经岁。或以地骨皮煎汤淋洗，出血一二升。家人惧，欲止之。病者曰：疽似少快。更淋之，用五升许，血渐淡乃止。以细穰贴之，次日结痂愈（唐慎微《本草》）。

瘭疽出汁着手、足、肩、背，累累如赤豆。用枸杞根、葵根叶煮汁，煎如饴，随意服之（《千金方》）。

足趾鸡眼作痛作疮。地骨皮同红花研细傅之，次日即愈（《闺阁事宜》）。

火赫毒疮此患急防毒气入心腹。枸杞叶捣汁服，立瘥（《肘后方》）。

目涩有翳枸杞叶二两，车前叶一两，挼汁，以桑叶裹，悬阴地一夜。取汁点之，不过三五度（《十便良方》）。

五劳七伤庶事衰弱。枸杞叶半斤（切），粳米二合，豉汁和，煮作粥，日日食之，良（《经验后方》）。

澡浴除病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四月四日，以至十二月十二日，皆用枸杞叶煎汤洗澡。令人光泽，百病不生（《洞天保生录》）。

溲疏《本经·下品》

【释名】巨骨（《别录》）。

【集解】〔《别录》曰〕溲疏生熊耳川谷，及田野故丘墟

地。四月采。〔当之曰〕溲疏一名杨栌，一名牡荆，一名空疏。皮白中空，时时有节。子似枸杞子，冬月熟，赤色，味甘苦。末代乃无识者。此非人篱垣之杨栌也。〔恭曰〕溲疏形似空疏，树高丈许，白皮。其子八九月熟，赤色，似枸杞，必两两相对，味苦，与空疏不同。空疏即杨栌，其子为荚，不似溲疏。〔志曰〕溲疏、枸杞虽则相似，然溲疏有刺，枸杞无刺，以此为别。〔颂曰〕溲疏亦有巨骨之名，如枸杞之名地骨，当亦相类。方书鲜用，宜细辨之。〔机曰〕按李当之但言溲疏子似枸杞子，不曾言树相似。马志因其子相似，遂谓树亦相似，以有刺、无刺为别。苏颂又因巨骨、地骨之名，疑其相类。殊不知枸杞未尝无刺，但小则刺多，大则刺少耳。本草中异物同名甚多，况一骨字之同耶？以此为言，尤见穿凿。〔时珍曰〕汪机所断似矣，而自亦不能的指为何物也。

【气味】辛，寒，无毒。〔《别录》曰〕苦，微寒。〔之才曰〕漏芦为之使。

【主治】皮肤中热，除邪气，止遗溺，利水道（《本经》）。**除胃中热，下气。可作浴汤**（《别录》）。〔时珍曰〕按孙真人《千金方》，治妇人下焦三十六疾，承泽丸中用之。

杨栌《唐本草》

【集解】〔恭曰〕杨栌一名空疏，所在皆有，生篱垣间。其子为荚。

叶

【气味】苦，寒，有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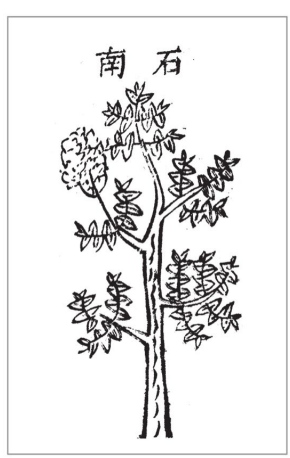
【主治】疽瘘恶疮，水煮汁洗之，立瘥（《唐本》）。

木耳见《菜部》。

石南《本经·下品》

【释名】风药（〖《纲目》〗）。〔时珍曰〕生于石间向阳之处，故名石南。桂阳呼为风药，充茗及浸酒饮能愈头风，故名。按《范石湖集》云：修江出栾茶，治头风。今南人无所谓栾茶者，岂即此物耶？

杨栌



【集解】〔《别录》曰〕石南生华阴山谷。三月、四月采叶，八月采实，阴干。〔弘景曰〕今东间皆有之。叶如枇杷叶。方用亦稀。〔恭曰〕叶似□草，凌冬不凋。关中者叶细为好。江山以南者，叶长大如枇杷叶，无气味，殊不任用。〔保昇曰〕终南斜谷有石处甚饶。今市人以石韦为之，误矣。〔颂曰〕今南北皆有之。生于石上，株极有高大者。江湖间出者，叶如枇杷，上有小刺，凌冬不凋。春生白花成簇。秋结细红实。关陇间出者，叶似莽草，青黄色，背有紫点，雨多则并生，长及二三寸。根横，细紫色。无花实，叶至茂密。南北人多移植亭院间，阴翳可爱，不透日气。入药以关中叶细者为良。《魏王花木志》云：南方石南树野生。二月开花，连着实。实如燕覆子，八月熟。民采取核，和鱼羹尤美。今无用者。〔宗奭曰〕石南叶似枇杷叶之小者，而背无毛，光而不皱。正二月间开花。冬有二叶为花苞，苞既开，中有十五余花，大小如椿花，甚细碎。每一苞约弹许大，成一球。一花六叶，一朵有七八球，淡白绿色，叶末微淡赤色。花既开，蕊满花，但见蕊不见花。花才罢，去年绿叶尽脱落，渐生新叶。京洛、河北、河东、山东颇少，人故少用。湖南北、江东西、二浙甚多，故人多用。

叶

〔气味〕辛、苦，平，有毒。〔之才曰〕五加皮为使。恶小蓟。

〔主治〕养肾气，内伤阴衰，利筋骨皮毛（《本经》）。疗脚弱五脏邪气，除热。女子不可久服，令思男（《别录》）。能添肾气，治软脚烦闷疼，杀虫，逐诸风（甄权）。浸酒饮，治头风（时珍）。

〔发明〕〔恭曰〕石南叶为疗风邪丸散之要，今医家不复用其实矣。〔权曰〕虽能养肾，亦令人阴痿。〔时珍曰〕古方为治风痹肾弱要药。今人绝不知用，识者亦少，盖由甄氏《药性论》有令阴痿之说也。殊不知服此药者，能令肾强，嗜欲之人藉此放恣，以致痿弱，归咎于药，良可慨也。毛文锡《茶谱》云：湘人四月采杨桐草，捣汁浸米蒸，作乌饭食；必采石南芽为茶饮，乃去风也。暑月尤宜。杨桐即南烛也。

〔附方〕新三。

鼠瘘不合石南、生地黄、茯苓、黄连、雌黄等分，为散。日再傅之（《肘后方》）。

小儿通睛小儿误跌，或打着头脑受惊，肝系受风，致瞳人不正，观东则见西，观西则见东。宜石南散，吹鼻通顶。石南一两，藜芦三分，瓜丁五七个，为末。每吹少许入鼻，一日三度。内服牛黄平肝药（《普济方》）。

乳石发动烦热。石南叶为末。新汲水服一钱（《圣惠方》）。

实一名鬼目。

〔主治〕杀蛊毒，破积聚，逐风痹（《本经》）。

牡荆《别录·上品》。

〔校正〕并入《别录·有名未用》荆茎。

【释名】黄荆（《图经》）、小荆（《本经》）、楚（〖《诗经》〗）。〔弘景曰〕既是牡荆，不应有子。小荆应是牡

荆。牡荆子大于蔓荆子，而反呼小荆，恐以树形为言。不知蔓荆树亦高大也。〔恭曰〕牡荆作树，不为蔓生，故称为牡，非无实之谓也。蔓荆子大，牡荆子小，故呼小荆。〔时珍曰〕古者刑杖以荆，故字从刑。其生成丛而疏爽，故又谓之楚（从林，从疋，疋即疏字也），济楚之义取此。荆楚之地，因多产此而名也。

【集解】〔《别录》曰〕牡荆实生河间、南阳、冤句山谷，或平寿、都乡高岸上及田野中。八月、九月采实，阴干。〔弘景曰〕论蔓荆即应是今作杖棰之荆。其子殊细，正如小麻子，色青黄。牡荆乃出北方，如乌豆大，正圆黑。仙术多用牡荆，今人都无识者。《李当之药录》言：溲疏一名杨栌，一名牡荆，理白中虚，断植即生。按今溲疏主疗与牡荆都不同，形类乖异。而仙方用牡荆，云能通神见鬼，非惟其实，枝叶并好。又云：荆树必枝叶相对者是牡荆，不对者即非牡荆也。并莫详虚实，更须博访。〔恭曰〕牡荆即作棰杖者，所在皆有之。实细黄色，茎劲作树生。《汉书·郊祀志》以牡荆茎为幡竿，则明知非蔓荆也。有青、赤二种，以青者为佳。今人相承多以牡荆为蔓荆，此极误也。〔颂曰〕牡荆，今眉州、蜀州及近汴京亦有之，俗名黄荆是也。枝茎坚劲，作科不作蔓。叶如蓖麻，更疏瘦。花红作穗。实细而黄，如麻子大。或云即小荆也。按陶隐居《登真隐诀》云：荆木之叶、华，通神见鬼精。注云：荆有三种。荆木即今作棰杖者，叶香，亦有花、子，子不入药。方术则用牡荆，其子入药，北人无识其木者。天监三年，天子将合神仙饭。奉敕论牡荆曰：荆，花白多子，子粗大。历历疏生，不过三两茎，多不能圆，或扁或异，或多似竹节。叶与余荆不殊。蜂多采牡荆，牡荆汁冷而甜。余荆被烧，则烟火气苦。牡荆体慢汁实，烟火不入其中，主治心风第一。于时远近寻觅，遂不值也。〔保昇曰〕陶氏不惟不别蔓荆，亦不识牡荆。蔓荆蔓生，牡荆树生，理自明矣。〔时珍曰〕牡荆处处山野多有，樵采为薪。年久不樵者，其树大如碗也。其木心方，其枝对生，一枝五叶或七叶。叶如榆叶，长而尖，有锯齿。五月杪间开花成穗，红紫色。其子大如胡荽子，而有白膜皮裹之。苏颂云叶似蓖麻者，误矣。有青、赤二种：青者为荆，赤者为楛。嫩条皆可为笪[illegible]。古者贫妇以荆为钗，即此二木也。按裴渊《广州记》云：荆有三种：金荆可

作枕，紫荆可作床，白荆可作履。与他处牡荆、蔓荆全异。宁浦有牡荆，指病自愈。节不相当者，月晕时刻之，与病人身齐等，置床下，病虽危亦无害也。杜宝《拾遗录》云：南方林邑诸地，在海中。山中多金荆，大者十围，盘屈瘤蹙，文如美锦，色如真金。工人用之，贵如沉、檀。此皆荆之别类也。《春秋运斗枢》云：玉衡星散而为荆。

牡荆

实

〔气味〕苦，温，无毒。〔时珍曰〕辛，温。〔之才曰〕防风为之使，恶石膏。

〔主治〕除骨间寒热，通利胃气，止咳逆，下气（《别录》）。得柏实、青葙、术，疗风（之才）。炒焦为末，饮服，治心痛及妇人白带（震亨）。用半升炒熟，入酒一盏，煎一沸，热服，治小肠疝气甚效。浸酒饮，治耳聋（时珍）。

〔附方〕新一。

湿痰白浊牡荆子炒为末。每酒服二钱（《集简方》）。

叶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久痢霍乱转筋，血淋，下部疮，湿□薄脚，主脚气肿满（《别录》）。

〔发明〕崔元亮《海上集验方》：治腰脚风湿痛蒸法：用荆叶不限多少，蒸令熟热，置大瓮中，其下着火温之。以病人置叶中，须臾当汗出。蒸时旋旋吃饭，稍倦即止。便以被盖避风，仍进葱豉酒及豆酒并得，以瘥为度。〔时珍曰〕蒸法虽妙，止宜施之野人。李仲南《永类方》云：治脚气诸病，用荆茎于坛中烧烟，熏涌泉穴及痛处，使汗出则愈。此法贵贱皆可用者。又谈野翁《试验方》：治毒蛇、望板归螫伤，满身洪肿发泡。用黄荆嫩头捣汁涂泡上，渣盦咬处，即消。此法乃出于葛洪《肘后方》（治诸蛇，以荆叶捣烂袋盛，薄于肿上）者也。《物类相感志》云：荆叶逼蚊。

〔附方〕旧一，新一。

九窍出血荆叶捣汁，酒和，服二合（《千金方》）。

小便尿血荆叶汁，酒服二合（《千金方》）。

根

〔气味〕甘、苦，平，无毒。〔时珍曰〕苦、微辛。

〔主治〕水煮服，治心风头风，肢体诸

风，解肌发汗（《别录》）。

〔发明〕〔时珍曰〕牡荆苦能降，辛温能散；降则化痰，散则祛风，故风痰之病宜之。其解肌发汗之功，世无知者。按王氏《奇方》云：一人病风数年。予以七叶黄荆根皮、五加根皮、接骨草等分，煎汤日服，遂愈。盖得此意也。

荆茎〔《别录·有名未用》云〕八月、十月采，阴干。〔藏器曰〕即今荆杖也。煮汁堪染。

〔主治〕灼烂（《别录》）。洗灼疮及热焮疮，有效（藏器）。同荆芥、荜拨煎水，漱风牙痛（时珍）。

〔附方〕新一。

青盲内障春初取黄荆嫩头（九蒸九暴）半斤，用乌鸡一只，以米饲五日，安净板上，饲以大麻子，二三日，收粪曝干，入瓶内熬黄，和荆头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陈米饮下，日二（《圣济总录》）。

荆沥

〔修治〕〔时珍曰〕取法：用新采荆茎，截尺五长，架于两砖上，中间烧火炙之，两头以器承取，热服，或入药中。又法：截三四寸长，束入瓶中，仍以一瓶合住固，外以糠火煨烧，其汁沥入下瓶中，亦妙。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饮之，去心闷烦热，头风旋运目眩，心头瀁瀁欲吐，卒失音，小儿心热惊痫，

止消渴，除痰唾，令人不睡（藏器）。除风热，开经络，导痰涎，行血气，解热痢（时珍）。

〔发明〕〔时珍曰〕荆沥气平味甘，化痰去风为妙药。故孙思邈《千金翼》云：凡患风人多热，常宜以竹沥、荆沥、姜汁各五合，和匀热服，以瘥为度。陶弘景亦云：牡荆汁治心风为第一。《延年秘录》云：热多用竹沥，寒多用荆沥。〔震亨曰〕二汁同功，并以姜汁助送，则不凝滞。但气虚不能食者，用竹沥；气实能食者，用荆沥。

〔附方〕旧六，新一。

中风口噤荆沥，每服一升（范汪方）。

头风头痛荆沥，日日服之（《集验方》）。

喉痹疮肿荆沥细细咽之。或以荆一握，水煎服之（《千金翼》）。

目中卒痛烧荆木，取黄汁点之（《肘后方》）。

心虚惊悸羸瘦者。荆沥二升火，煎至一升六合，分作四服，日三夜一（《小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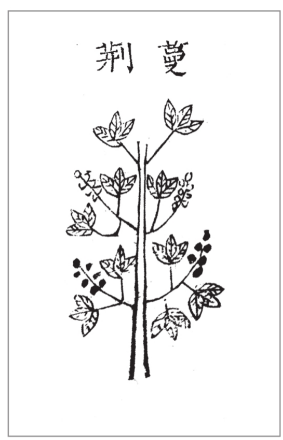
赤白下痢五六年者。荆沥，每日服五合（《外台秘要》）。

湿痾疮癣荆木烧取汁，日涂之（《深师方》）。

蔓荆《本经·上品》

【释名】〔恭曰〕蔓荆苗蔓生，故名。

【集解】〔恭曰〕蔓荆生水滨。苗茎蔓延长丈余。春因旧枝而生小叶，五月叶成，似杏叶。六月有花，红白色，黄蕊。九月有实，黑斑，大如梧子而虚轻。冬则叶凋。今人误以小荆为蔓荆，遂将蔓荆为牡荆也。〔大明曰〕海盐亦有之。大如豌豆，蒂有轻软小盖子，六、七、八月采之。〔颂曰〕近汴京及秦、陇、明、越州多有之。苗茎高四五尺，对节生枝。叶类小楝，至夏盛茂。有花作穗淡红色，蕊黄白色，花下有青萼，至秋结子。旧说蔓生，而今所有并非蔓也。〔宗奭曰〕诸家所解，蔓荆、牡荆纷纠不一。经既言蔓荆明是蔓生，即非高木也；既言牡荆，则自木上生，又何疑焉？〔时珍曰〕其枝小弱如蔓，故名蔓生。



蔓荆

实

【修治】〔敦曰〕凡使，去蒂子下白膜一重，用酒浸一伏时，蒸之从巳至未，晒干用。〔时珍曰〕寻常只去膜打碎用之。

【气味】苦，微寒，无毒。〔《别录》曰〕辛，平、温。〔元素曰〕味辛温，气清。阳中之阴。入太阳经。胃虚人不可服，恐生痰疾。〔之才曰〕恶乌头、石膏。

【主治】筋骨间寒热，湿痹拘挛，明目坚齿，利九窍，去白虫。久服轻身耐老。小荆实亦等（《本经》）。风头痛，脑鸣，目泪出，益气。令人光泽脂致（《别录》）。治贼风，长髭发（甄权）。利关节，治痫疾、赤眼（大明）。太阳头痛，头沉昏闷，除目暗，散风邪，凉诸经血，止目睛内痛（元素）。搜肝风（好古）。

【发明】〔恭曰〕小荆实即牡荆子，其功与蔓荆同，故曰亦等也。〔时珍曰〕蔓荆气清味辛，体轻而浮，上行而散。故所主者，皆头面风虚之证。

【附方】新三。

令发长黑蔓荆子、熊脂等分，醋调涂之（《圣惠方》）。

头风作痛蔓荆子一升为末，绢袋盛，浸一斗酒中七日。温饮三合，日三次（《千金方》）。

乳痈初起蔓荆子炒，为末。酒服方寸匕，渣傅之（危氏《得效方》）。

栾荆《唐本草》

【释名】顽荆（《图经》）。

【集解】〔恭曰〕栾荆茎、叶都似石南，干亦反卷，经冬不死，叶上有细黑点者，真也，今雍州所用者是。而洛州乃用石荆当之，非也。俗方大用，而本草不载，亦无别名。但有栾华，功用又

别，非此物花也。〔颂曰〕栾荆今生东海及淄州、汾州。所上者皆枝茎白，叶小圆而青色，颇似榆叶而长，冬夏不凋。六月开花，花有紫、白二种。子似大麻。四月采苗叶，八月采子。〔宗奭曰〕栾荆即牡荆也，子青色如茱萸，不合更立此条。苏恭又称石荆当之，转见穿凿。〔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栾，似木兰。木兰叶似桂，与苏恭所说叶似石南者相近。苏颂所图者即今牡荆，与《唐本草》者不合。栾荆是苏恭收入本草，不应自误。盖后人不识，遂以牡荆充之，寇氏亦指为牡荆耳。

栾荆

子

【气味】辛、苦，温，有小毒。〔权曰〕甘、辛，微热，无毒。决明为之使。恶石膏。

【主治】大风，头面手足诸风，癫痫狂痉，湿痹寒冷疼痛（《唐本》）。四肢不遂，通血脉，明目，益精光（甄权）。合柏油同熬，涂人畜疮疥（苏颂）。

石荆《拾遗》

【集解】〔藏器曰〕石荆似荆而小，生水旁，《广济方》一名水荆是也。苏颂言洛人以当栾荆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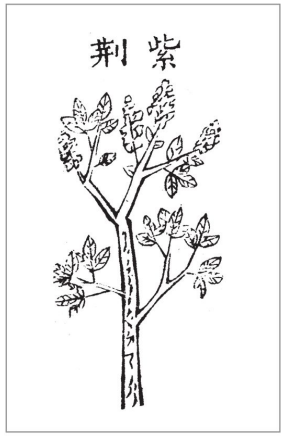
【主治】烧灰淋汁浴头，生发令长（藏器）。

紫荆宋《开宝》

〔校正〕并入（《拾遗》）紫珠。

【释名】紫珠（《拾遗》），皮名肉红（《纲目》）、内消（〖《纲目》〗）。〔时珍曰〕其木似黄荆而色紫，故名。其皮色红而消肿，故疡科呼为肉红，又曰内消，与何首乌同名。

【集解】〔颂曰〕紫荆处处有之，人多种于庭院间。木似黄荆，叶小无桠，花深紫可爱。〔藏器曰〕即田氏之荆也。至秋子熟，正紫，圆如小珠，名紫珠。江东林泽间尤多。〔宗奭曰〕春开紫花甚细碎，共作朵生，出无常处，或生于木身之上，或附根上枝下，直出花。花罢叶出，光紧微圆。园圃多植之。〔时珍曰〕高树柔条，其花甚繁，岁二三次。其皮入药，以川中厚而紫色味苦如胆者为胜。



紫荆

木并皮

【气味】苦，平，无毒。〔藏器曰〕苦，寒。〔大明曰〕皮、梗及花，气味功用并同。

【主治】破宿血，下五淋，浓煮汁服（《开宝》）。通小肠（大明）。解诸毒物，痈疽喉痹，飞尸蛊毒，肿下瘘，蛇、虺、虫、蚕、狂犬毒，并煮汁服。亦以汁洗疮肿，除血长肤（藏器）。活血行气，消肿解毒，治妇人血气疼痛，经水凝涩（时珍）。

【发明】〔时珍曰〕紫荆气寒味苦，色紫性降，入手、足厥阴血分。寒胜热，苦走骨，紫入营，故能活血消肿，利小便而解毒。杨清叟《仙传方》有冲和膏，以紫荆为君，盖亦得此意也。其方治一切痈疽发背流注诸肿毒，冷热不明者。紫荆皮（炒）三两，独活（去节，炒）三两，赤芍药（炒）二两，生白芷一两，木蜡（炒）一两，

为末。用葱汤调，热敷。血得热则行，葱能散气也。疮不甚热者，酒调之。痛甚者，加乳香。筋不伸者，亦加乳香。大抵痈疽流注，皆是气血凝滞所成。遇温则散，遇凉则凝。此方温平，紫荆皮乃木之精，破血消肿。独活乃土之精，止风动血，引拔骨中毒，去痹湿气。芍药乃火之精，生血止痛。木蜡乃水之精，消肿散血，同独活能破石肿坚硬。白芷乃金之精，去风生肌止痛。盖血生则不死，血动则流通，肌生则不烂，痛止则不焮，风去则血自散，气破则硬可消，毒自除。五者交治，病安有不愈者乎？

【附方】新九。

妇人血气紫荆皮为末，醋糊丸樱桃大。每酒化服一丸（熊氏《补遗》）。

鹤膝风挛紫荆皮三钱，老酒煎服，日二次（《直指方》）。

伤眼青肿紫荆皮，小便浸七日，晒研，用生地黄汁、姜汁调傅。不肿用葱汁（《永类方》）。

猘犬咬伤紫荆皮末，沙糖调涂，留口退肿。口中仍嚼咽杏仁去毒（《仙传外科》）。

鼻中疳疮紫荆花阴干为末，贴之（《卫生易简方》）。

发背初生一切痈疽皆治。单用紫荆皮为末，酒调箍住，自然撮小不开。内服柞木饮子。乃救贫良剂也（《仙传外科》）。

痈疽未成用白芷、紫荆皮等分为末，酒调服。外用紫荆皮、木蜡、赤芍药等分为末，酒调作箍药（同上）。

痔疮肿痛紫荆皮五钱，新水食前煎服（《直指方》）。

产后诸淋紫荆皮五钱，半酒半水煎，温服（熊氏《补遗》）。

木槿《日华》

【释名】椴（音徒乱切。〖《尔雅》〗）、榇（音衬。〖《尔雅》〗）、蕣（音舜。〖《诗经》〗）、日及（《纲目》）、朝开暮落花（《纲目》）、藩篱草（《纲目》）、花奴（〖《纲目》〗）、王蒸（〖郭璞〗）。〔时珍曰〕此花朝开暮落，故名日及。曰槿曰蕣，犹仅荣一瞬之义也。《尔雅》云：椴，木槿。榇，木槿。郭璞注云：别二名也。或云：白曰椴，赤曰榇。齐鲁谓之王蒸，言其美而多也。《诗》云“颜如舜华”即此。

【集解】〔宗奭曰〕木槿花如小葵，淡红色，五叶成一花，朝开暮敛。湖南北人家多种植为篱障。花与枝两用。〔时珍曰〕槿，小木也。可种可插，其木如李。其叶末尖而有桠齿。其花小而艳，或白或粉红，有单叶、千叶者。五月始开，故《逸书月令》云“仲夏之月木槿荣”是也。结实轻虚，大如指头，秋深自裂，其中子如榆荚、泡桐、马兜铃之仁。种之易生。嫩叶可茹，作饮代茶。今疡医用皮治疮癣，多取川中来者，厚而色红。

皮并根

〔气味〕甘，平，滑，无毒。〔大明曰〕凉。

〔主治〕止肠风泻血，痢后热渴，作饮服之，令人得睡，并炒用（藏器）。治赤白带下，肿痛疥癣，洗目令明，润燥活血（时珍）。

木槿

〔发明〕〔时珍曰〕木槿皮及花，并滑如葵花，故能润燥。色如紫荆，故能活血。川中来者，气厚力优，故尤有效。

〔附方〕新六。

赤白带下槿根皮二两（切），以白酒一碗半，煎一碗，空心服之。白带用红酒甚妙（《纂要奇方》）。

头面钱癣槿树皮为末，醋调，重汤顿如胶，内傅之（王仲勉《经效方》）。

牛皮风癣川槿皮一两，大风子仁十五个，半夏五钱，剉，河水、井水各一碗，浸露七宿，入轻粉一钱，入水中，秃笔扫涂，覆以青衣，数日有臭涎出，妙。忌浴澡。夏月用尤妙（《扶寿方》）。

癣疮有虫川槿皮煎，入肥皂浸水，频频擦之。或以槿皮浸汁磨雄黄，尤妙（《简便方》）。

痔疮肿痛藩篱草根煎汤，先熏后洗（《直指方》）。

大肠脱肛槿皮或叶煎汤熏洗，后以白矾、五倍末傅之（《救

急方》）。

花

〔气味〕同皮。

〔主治〕肠风泻血，赤白痢，并焙入药。作汤代茶，治风（大明）。消疮肿，利小便，除湿热（时珍）。

〔附方〕新三。

下痢噤口红木槿花去蒂，阴干为末。先煎面饼二个，蘸末食之（赵宜真《济急方》）。

风痰拥逆木槿花晒干焙研。每服一二匙，空心沸汤下。白花尤良（《简便方》）。

反胃吐食千叶白槿花，阴干为末。陈糯米汤调送三五口。不转再服（《袖珍方》）。

子

〔气味〕同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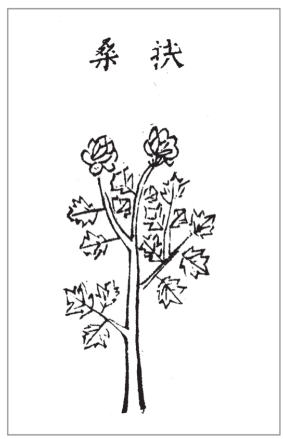
〔主治〕偏正头风，烧烟熏患处。又治黄水脓疮，烧存性，猪骨髓调涂之（时珍）。

扶桑《纲目》

【释名】佛桑（《霏雪录》）、朱槿（《草木状》）、

赤槿（同）、日及（〖同〗）。〔时珍曰〕东海日出处有扶桑树。此花光艳照日，其叶似桑，因以比之。后人讹为佛桑，乃木槿别种，故日及诸名亦与之同。

【集解】〔时珍曰〕扶桑产南方，乃木槿别种。其枝柯柔弱，叶深绿，微涩如桑。其花有红、黄、白三色，红者尤贵，呼为朱槿。嵇含《草木状》云：朱槿一名赤槿，一名日及，出高凉郡。花、茎、叶皆如桑。其叶光而厚。木高四五尺，而枝叶婆娑。其花深红色，五出，大如蜀葵，重敷柔泽。有蕊一条，长于花叶，上缀金屑，日光所烁，疑若焰生。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自二月始，至中冬乃歇。插枝即活。



扶桑

叶及花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痈疽腮肿，取叶（或花），同白芙蓉叶、牛蒡叶、白蜜研膏傅之，即散（时珍）。

木芙蓉《纲目》

〔校正〕并入《图经》地芙蓉。

【释名】地芙蓉（《图经》）、木莲（《纲目》）、华木（《纲目》）、桄木（音化。〖《集韵》〗）、拒霜（〖《纲目》〗）。〔时珍曰〕此花艳如荷花，故有芙蓉、木莲之名。八九月始开，故名拒霜。俗呼为桄皮树。相如赋谓之华木。注云：皮可为索也。苏东坡诗云："唤作拒霜犹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苏颂《图经本草》有地芙蓉，云出鼎州，九月采叶，治疮肿，盖即此物也。

【集解】〔时珍曰〕木芙蓉处处有之，插条即生，小木也。其干丛生如荆，高者丈许。其叶大如桐，有五尖及七尖者，冬凋夏茂。秋半始着花，花类牡丹、芍药，有红者、白者、黄者、千叶者，最耐寒而不落。不结实。山人取其皮为索。川、广有添色拒霜花，初开白色，次日稍红，又明日则深红，先后相间如数色。霜时采花，霜后采叶，阴干入药。

木芙蓉

叶并花

【气味】微辛，平，无毒。

【主治】清肺凉血，散热解毒，治一切大小痈疽肿毒恶疮，消肿排脓止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芙蓉花并叶，气平而不寒不热，味微辛而性滑涎粘，其治痈肿之功，殊有神效。近时疡医秘其名为清凉膏、清露散、铁箍散，皆此物也。其方治一切痈疽发背，乳痈恶疮，不拘已成未成，已穿未穿。并用芙蓉叶，或根皮，或花，或生研，或干研末，以蜜调涂于肿处四围，中间留头，干则频换。初起者，即觉清凉，痛止肿消。已成者，即脓聚毒出。已穿者，即脓出易敛。妙不可言。或加生赤小豆末，尤妙。

【附方】新十。

久咳羸弱九尖拒霜叶为末，以鱼鲊蘸食，屡效（危氏《得效方》）。

赤眼肿痛芙蓉叶末，水和，贴太阳穴。名清凉膏（《鸿飞集》）。

经血不止拒霜花、莲蓬壳等分，为末。每用米饮下二钱（《妇人良方》）。

偏坠作痛芙蓉叶、黄檗各三钱，为末。以木鳖子仁一个磨醋，调涂阴囊，其痛自止（《简便方》）。

杖疮肿痛芙蓉花叶研末，入皂角末少许，鸡子清调，涂之（方广《附余》）。

痈疽肿毒重阳前取芙蓉叶研末，端午前取苍耳烧存性研末，

等分，蜜水调，涂四围，其毒自不走散。名铁井阑（《简便方》）。

疔疮恶肿九月九日采芙蓉叶阴干为末，每以井水调贴。次日用蚰蜒螺一个，捣涂之（《普济方》）。

头上癞疮芙蓉根皮为末。香油调傅。先以松毛、柳枝煎汤洗之（傅滋《医学集成》）。

汤火灼疮油调芙蓉末，傅之（《奇效方》）。

灸疮不愈芙蓉花研末，傅之（《奇效方》）。

一切疮肿木芙蓉叶、菊花叶同煎水，频熏洗之（《多能鄙事》）。

山茶《纲目》

【释名】〔时珍曰〕其叶类茗，又可作饮，故得茶名。

【集解】〔时珍曰〕山茶产南方。树生，高者丈许，枝干交加。叶颇似茶叶，而厚硬有棱，中阔头尖，面绿背淡。深冬开花，红瓣黄蕊。《格古论》云：花有数种：宝珠者，花簇如珠，最胜。海榴茶花蒂青，石榴茶中有碎花，踯躅茶花如杜鹃花，宫粉茶、串珠茶皆粉红色。又有一捻红、千叶红、千叶白等名，不可胜数，叶各小异。或云亦有黄色者。《虞衡志》云：广中有南山茶，花大倍中州者，色微淡，叶薄有毛。结实如梨，大如拳，中有数核，如肥皂子大。周定王《救荒本草》云：山茶嫩叶炸熟水淘可食，亦可蒸晒作饮。

花

〔气味〕缺。

〔主治〕吐血衄血，肠风下血，并用红者

为末，入童溺、姜汁及酒调服，可代郁金（震亨）。汤火伤灼，研末，麻油调涂（时珍）。

子

〔主治〕妇人发□，研末掺之（时珍。○《摘玄方》）。

蜡梅《纲目》

【释名】黄梅花（〖王安国诗〗）。〔时珍曰〕此物本非梅类，因其与梅同时，香又相近，色似蜜蜡，故得此名。

【集解】〔时珍曰〕蜡梅小树，丛枝尖叶。种凡三种：以子种出不经接者，腊月开小花而香淡，名狗蝇梅；经接而花疏，开时含口者，名磬口梅；花密而香浓，色深黄如紫檀者，名檀香梅，最佳。结实如垂铃，尖长寸余，子在其中。其树皮浸水磨墨，有光采。

山茶

蜡梅

花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解暑生津（时珍）。

伏牛花宋《开宝》

〔校正〕并入《图经》虎刺。

【释名】隔虎刺花（〖《开宝》〗）未详。

【集解】〔颂曰〕伏牛花生蜀地，所在皆有，今惟益州蜀地有之，多生川泽中。叶青细，似黄檗叶而不光。茎赤有刺。开花淡黄色作穗，似杏花而小，三月采，阴干。又睦州所生虎刺，云凌冬不凋，彼人无时采根、叶，治风肿疾。

花

〔气味〕苦、甘，平，无毒。

〔主治〕久风湿痹，四肢拘挛，骨肉疼痛。作汤，治风眩头痛，五痔下血（《开宝》）。

〔发明〕〔时珍曰〕伏牛花治风湿有名，而用者颇少。杨子建《护命方》有伏牛花散，治男女一切头风，发作有时，甚则大腑热秘。用伏牛花、山茵陈、桑寄生、白牵牛、川芎□、白僵蚕、蝎梢各二钱，荆芥穗四钱，为末。每服二钱，水煎一沸，连滓服。

根、叶、枝

〔主治〕一切肿痛风疾，细剉焙研，每服一钱匕，用温酒调下（颂）。

密蒙花宋《开宝》

〔校正〕慎微曰：自《草部》移入《木部》。

【释名】水锦花（《炮炙论》）。〔时珍曰〕其花繁密蒙茸如簇锦，故名。

【集解】〔颂曰〕密蒙花，蜀中州郡皆有之。树高丈余。叶似冬青叶而厚，背白有细毛，又似橘叶。花微紫色。二月、三月采花，暴干用。〔宗奭曰〕利州甚多。叶冬不凋，亦不似冬青，柔而不光洁，不深绿。其花细碎，数十房成一朵，冬生春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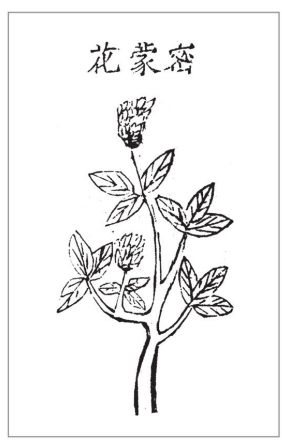
花

【修治】〔敦曰〕凡使拣净，酒浸一宿，漉出候干，拌蜜令润，蒸之从卯至酉，日干再拌蒸，如此三度，日干用。每一两用酒八两，蜜半两。

【气味】甘，平、微寒，无毒。

【主治】青盲肤翳，赤涩多眵泪，消目中赤脉，小儿麸豆及疳气攻眼（《开宝》）。羞明怕日（刘守真）。入肝经气、血分，润肝燥（好古）。

伏牛花



密蒙花

【附方】新一。

目中障翳密蒙花、黄檗根各一两，为末，水丸梧子大。每卧时汤服十丸至十五丸（《圣济录》）。

木绵《纲目》

【释名】古贝（《纲目》）、**古终**（〖《纲目》〗）。〔时珍曰〕木绵有二种：似木者名古贝，似草者名古终。或作吉贝者，乃古贝之讹也。梵书谓之睒婆，又曰迦罗婆劫。

【集解】〔时珍曰〕木绵有草、木二种。交广木绵，树大如抱。其枝似桐。其叶大，如胡桃叶。入秋开花，红如山茶花，黄蕊，花片极厚，为房甚繁，逼侧相比。结实大如拳，实中有白绵，绵中有子。今人谓之斑枝花，讹为攀枝花。李延寿《南史》所谓林邑诸国出古贝花，中如鹅毳，抽其绪，纺为布；张勃《吴录》所谓交州、永昌木绵树高过屋，有十余年不换者，实大如杯，花中绵软白，可为缊絮及毛布者，皆指似木之木绵也。江南、淮北所种木绵，四月下种，茎弱如蔓，高者四五尺，叶有三尖如枫叶，入秋开花黄色，如葵花而小，亦有红紫者，结实大如桃，中有白绵，绵中有子，大如梧子，亦有紫绵者，八月采梂，谓之绵花；李延寿《南史》所谓高昌国有草，实如茧，中丝为细纑，名曰白叠，取以为帛，甚软白；沈怀远《南越志》所谓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珣，治出其核，纺如丝绵，染为斑布者，皆指似草之木绵也。此种出南番，宋末始入江南，今则遍及江北与中州矣。不蚕而绵，不麻而布，利被天下，其益大哉。又《南越志》言：南诏诸蛮不养蚕，惟收娑罗木子中白絮，纫为丝，织为幅，名娑罗笼段。祝穆《方舆志》言：平缅出娑罗树，大者高三五丈，结子有绵，纫绵织为白毡兜罗绵。此亦斑枝花之类，各方称呼不同耳。

木绵

白绵及布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血崩金疮，烧灰用（时珍）。

子油用两瓶合烧取沥。

〔气味〕辛，热，微毒。

〔主治〕恶疮疥癣。然灯，损目（时珍）。

柞木宋《嘉祐》

【释名】凿子木（〖《纲目》〗）。〔时珍曰〕此木坚忍，可为凿柄，故俗名凿子木。方书皆作柞木，盖昧此义也。柞乃橡栎之名，非此木也。

【集解】〔藏器曰〕柞木生南方，细叶，今之作梳者是也。〔时珍曰〕此木处处山中有之，高者丈余。叶小而有细齿，光滑而

韧。其木及叶丫皆有针刺，经冬不凋。五月开碎白花，不结子。其木心理皆白色。

柞木

木皮

〔气味〕苦，平，无毒。〔时珍曰〕酸、涩。

〔主治〕黄疸病，烧末，水服方寸匕，日三（藏器）。治鼠瘘难产，催生利窍（时珍）。

〔附方〕新二。

鼠瘘柞木皮五升，水一斗，煮汁二升服，当有宿肉出而愈。乃张子仁方也（《外台秘要》）。

妇人难产催生柞木饮：不拘横生倒产，胎死腹中，用此屡效，乃上蔡张不愚方也。用大柞木枝一大握（长一尺，洗净），大甘草五寸，并寸折。以新汲水三升半，同入新沙瓶内，以纸三重紧封，文武火煎至一升半。待腰腹重痛，欲坐草时，温饮一小盏，便觉心下开豁。如渴，又饮一盏，至三四盏，觉下重便生，更无诸苦。切不可

坐草太早，及坐婆乱为也（《妇人良方》）。

叶

〔主治〕肿毒痈疽（时珍）。

〔附方〕新一。

柞木饮治诸般痈肿发背。用干柞木叶四两，干荷叶中心蒂、干萱草根、甘草节、地榆各一两，细剉。每用半两，水二碗，煎一碗，早晚各一服。已成者其脓血自渐干涸，未成者其毒自消散也。忌一切饮食毒物（许学士《普济本事方》）。

黄杨木《纲目》

【集解】〔时珍曰〕黄杨生诸山野中，人家多栽插之。枝叶攒簇上耸，叶似初生槐芽而青厚，不花不实，四时不凋。其性难长，俗说岁长一寸，遇闰则退。今试之，但闰年不长耳。其木坚腻，作梳剜印最良。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世重黄杨，以其无火也。用水试之，沉则无火。凡取此木，必以阴晦，夜无一星，伐之则不裂。

叶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妇人难产，入达生散中用。又主暑月生疖，捣烂涂之（时珍）。

不凋木《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太白山岩谷。树高二三尺，叶似槐，

茎赤有毛如棠梨，四时不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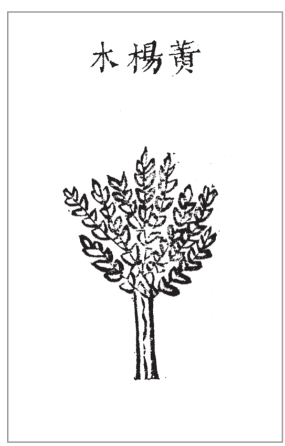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调中补衰，治腰脚，去风气，却老变白（藏器）。

卖子木《唐本草》

【释名】买子木（〖《宋史》〗）。

【集解】〔恭曰〕卖子木出岭南、邛州山谷中。其叶似柿。〔颂曰〕今惟川西、渠州岁贡，作买子木。木高五七尺，径寸许。春生嫩枝条，叶尖，长一二寸，俱青绿色，枝梢淡紫色。四五月开碎花，百十枝围攒作大朵，焦红色。随花便生子如椒目，在花瓣中黑而光洁，每株花裁三五大朵尔。五月采其枝叶用。〔时珍曰〕《宋史》渠州贡买子木并子，则子亦当与枝叶同功，而本草缺载，无从考访。



黄杨木

卖子木

木

【修治】〔敦曰〕凡采得粗捣，每一两用酥五钱，同炒干入药。

【气味】甘、微咸，平，无毒。

【主治】折伤血内溜，续绝补骨髓，止痛安胎（《唐本》）。

木天蓼《唐本草》

〔校正〕并入《拾遗》小天蓼。

【释名】〔时珍曰〕其树高而味辛如蓼，故名。又马蓼亦名天蓼而物异。

【集解】〔恭曰〕木天蓼所在皆有，生山谷中。今安州、申州作藤蔓，叶似柘，花白，子如枣许，无定形，中瓤似茄子，味辛，

啖之以当姜、蓼。〔藏器曰〕木蓼，今时所用出山南凤州。树高如冬青，不凋。不当以藤天蓼为注，既云木蓼，岂是藤生？自有藤蓼耳。藤蓼生江南、淮南山中，藤着树生，叶如梨，光而薄，子如枣，即苏恭以为木天蓼者。又有小天蓼，生天目山、四明山，树如栀子，冬月不凋，野兽食之。是有三天蓼，俱能逐风，而小者为胜。〔颂曰〕木天蓼今出信阳。木高二三丈。三月、四月开花似柘花。五月采子，子作球形似糁麻，子可藏作果食。苏恭所说自是藤天蓼也。〔时珍曰〕天蓼虽有三种，而功用仿佛，盖一类也。其子可为烛，其芽可食。故陆玑云：木蓼为烛，明如胡麻。薛田咏蜀诗有“地丁叶嫩和岚采，天蓼芽新入粉煎”之句。

木天蓼

枝叶

〔气味〕辛，温，有小毒。

〔主治〕癥结积聚，风劳虚冷，细切酿酒饮（《唐本》）。

〔附方〕旧一，新二。

天蓼酒治风，立有奇效。木天蓼一斤，去皮细剉，以生绢盛，入好酒三斗浸之，春夏一七，秋冬二七日。每空心、日午、下晚各温一盏饮。若常服，只饮一次。老幼临时加减（《圣惠方》）。

气痢不止寒食一百五日，采木蓼暴干。用时为末，粥饮服一钱（《圣惠方》）。

大风白癞天蓼（刮去粗皮，剉）四两，水一斗，煎汁一升，煮糯米作粥，空心食之。病在上吐出，在中汗出，在下泄出。避风。〇又方：天蓼三斤，天麻一斤半。生剉，以水三斗五升，煎一斗，去滓，石器慢煎如饧。每服半匙，荆芥、薄荷酒下，日二夜一，一月见效（《圣惠方》）。

小天蓼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一切风虚羸冷，手足疼痹，无论老幼轻重，浸酒及煮汁服之。十许日，觉皮肤间风出如虫行（藏器）。

〔发明〕〔藏器曰〕木天蓼出深山中，人云久服损寿，以其逐风损气故也。藤天蓼、小天蓼三者，俱能逐风。其中优劣，小者为胜。

子

〔气味〕苦、辛，微热，无毒。

〔主治〕贼风口面㖞斜，冷痃癖气块，女子虚劳（甄权）。

根

〔主治〕风虫牙痛，捣丸塞之，连易四五次，除根。勿咽汁（时珍。〇出《普济》）。

放杖木《拾遗》

【释名】（缺）

【集解】〔藏器曰〕生温、括、睦、婺诸州山中。树如木天蓼。老人服之，一月放杖，故以为名。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一切风血，理腰脚，轻身变白不老，浸酒服之（藏器）。

接骨木《唐本草》

【释名】续骨木（《纲目》）、木蒴藋（〖《唐本》〗）。〔颂曰〕接骨以功而名。花、叶都类蒴藋、陆英、水芹辈，故一名木蒴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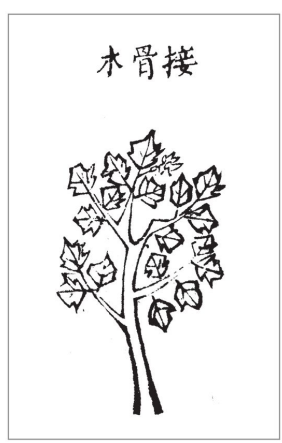
【集解】〔恭曰〕所在皆有之。叶如陆英，花亦相似。但作树高一二丈许，木体轻虚无心。斫枝插之便生，人家亦种之。

【气味】甘、苦，平，无毒。〔藏器曰〕捣汁亦吐人，有小毒。

【主治】折伤，续筋骨，除风痒龋齿，可

作浴汤（《唐本》）。根皮：主痰饮，下水肿及痰疟，煮汁服之，当利下及吐出。不可多服（藏器）。打伤淤血及产妇恶血，一切血不行，或不止，并煮汁服（时珍。〇出《千金》）。

放杖木



接骨木

【附方】旧一，新一。

折伤筋骨接骨木半两，乳香半钱，芍药、当归、芎□、自然铜各一两，为末。化黄蜡四两，投药搅匀，众手丸如芡子大。若止伤损，酒化一丸。若碎折筋骨，先用此傅贴，乃服（《卫生易简》）。

产后血运五心烦热，气力欲绝，及寒热不禁。以接骨木破如筭子一握，用水一升，煎取半升，分服。或小便频数，恶血不止，服之即瘥。此木煮之三次，其力一般。乃起死妙方也（《产书》）。

叶

〔主治〕痰疟，大人七叶，小儿三叶，生捣汁服，取吐（藏器）。

灵寿木《拾遗》

【释名】扶老杖（孟康）、椐（〖陆玑〗）。

【集解】〔藏器曰〕生剑南山谷。圆长皮紫。《汉书》：孔光年老，赐灵寿杖。颜师古注云：木似竹有节，长不过八九尺，围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须削理。作杖，令人延年益寿。〔时珍曰〕陆氏《诗疏》云：椐即樻也。节中肿，似扶老，即今灵寿也。人以作杖及马鞭。弘农郡共北山有之。

根皮

【气味】苦，平。

【主治】止水（藏器）。

樒木音匆。○《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江南山谷。高丈余，直上无枝，茎上有刺。山人折取头茹食，谓之吻头。〔时珍曰〕今山中亦有之。树顶丛生叶，山人采食，谓之鹊不踏，以其多刺而无枝故也。

白皮

【气味】辛，平，有小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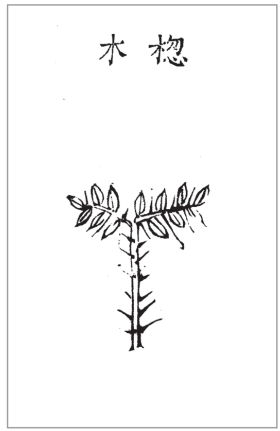
【主治】水瘿，煮汁服一盏，当下水。如病已困，取根捣碎，坐之取气，水自下。又能烂人牙齿，有虫者取片许内孔中，当自烂落（藏器）。

木麻《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江南山谷林泽。叶似胡麻相对，山人取以酿酒饮。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老血，妇人月闭，风气羸瘦癥瘕。久服，令人有子（藏器）。



楤木

大空

大空《唐本草》

【集解】〔恭曰〕大空生襄州，所在山谷中亦有之，秦陇人名独空。作小树，抽条高六七尺。叶似楮，小圆厚。根皮赤色。〔时珍曰〕小树大叶，似桐叶而不尖，深绿而皱文。根皮虚软，山人采杀虱极妙。捣叶筛蔬圃中，杀虫。

根皮

【气味】辛、苦，平，有小毒。

【主治】杀三虫。作末和油涂发，虮虱皆死（苏恭）。

《本草纲目·木部》三十六卷

第三十七卷　木部

目录

木之四寓木类一十二种

茯苓《本经》

琥珀《别录》

鑿《嘉祐》

猪苓《本经》

雷丸《本经》

桑上寄生《本经》

松萝《本经》

枫柳《唐本草》

桃寄生《纲目》

柳寄生《纲目》

占斯《别录》

石刺木《拾遗》

右附方旧十五，新四十。

木之五苞木类四种

竹《本经》

竹黄《开宝》

仙人杖《嘉祐》

鬼齿《拾遗》

右附方旧十七，新二十。

木之六杂木类七种，附录一十九种

淮木《本经》

城东腐木《别录》

东家鸡栖木《拾遗》

古厕木《拾遗》　厕筹附

古榇板《拾遗》

震烧木《拾遗》

河边木《拾遗》

右附方新一。

附录《别录》八种　《海药》二种　《拾遗》九种

新雉木　合新木　俳蒲木　遂阳木　学木核　栒核

木核　荻皮　栅木皮　乾陀木　马疡木　角落木

芙树　白马骨　慈母　黄屑　那耆悉　帝休

大木皮

木之四寓木类一十二种

茯苓《本经·上品》

【释名】伏灵（《纲目》）、伏菟（《本经》）、松腴（〖《记事珠》〗）、不死面（《记事珠》），抱根者名茯神（《别录》）。〔宗奭曰〕多年樵斫之松根之气味，抑郁未绝，精英未沦。其精气盛者，发泄于外，结为茯苓，故不抱根，离其本体，有零之义也。津气不盛，止能附结本根，既不离本，故曰茯神。〔时珍曰〕茯苓，《史记·龟策传》作伏灵。盖松之神灵之气，伏结而成，故谓之伏灵、茯神也。《仙经》言：伏灵大如拳者，佩之令百鬼消灭，则神灵之气，亦可征矣。俗作苓者，传写之讹尔。下有伏灵，上有菟丝，故又名伏兔。或云“其形如兔，故名”，亦通。

【集解】〔《别录》曰〕茯苓、茯神生太山山谷大松下。二月、八月采，阴干。〔弘景曰〕今出郁州。大者如三四升器，外皮黑而细皱，内坚白，形如鸟、兽、龟、鳖者良。虚赤者不佳。性无朽蛀，埋地中三十年，犹色理无异也。〔恭曰〕今太山亦有茯苓，白实而块小，不复采用。第一出华山，形极粗大。雍州南山亦有，不如华山。〔保昇曰〕所在大松处皆有，惟华山最多。生枯松树下，形块无定，以似龟、鸟形者为佳。〔禹锡曰〕《范子计然》言：茯苓出嵩山及三辅。《淮南子》言：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丝。《典术》言：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望松树赤者下有之。《广志》言：茯神乃松汁所作，胜于茯苓。或云即茯苓贯着松根者。生朱提、濮阳县。〔颂曰〕今太、华、嵩山皆有之。出大松下，附根而生，无苗、叶、花、实，作块如拳在土底，大者至数斤，有赤、白二种。或云松脂变成，或云假松气而生。今东人见山中古松久为人斩伐，其枯折槎枿，枝叶不复上生者，谓之茯苓拨。即于四面丈余地内，以铁头锥刺地。如有茯苓，则锥固不可拔，乃掘取之。其拨大者，茯苓亦大。皆自作块，不附着根。其包根而轻虚者为茯神。则假气生者，其说胜矣。《龟策传》云：茯苓在菟丝之下，状如飞鸟之形。新雨已霁，天静无风，以火夜烧菟丝去之，即篝烛此地罩之，火灭即记其处。明乃掘取，入地四尺或七尺得矣。此类今不闻有之。〔宗奭曰〕上有菟丝之说，甚为轻信。〔时珍曰〕下有茯苓，则上有灵气如丝之状，山人亦时见之，非菟丝子之菟丝也。注《淮南子》者，以菟丝子及女萝为

说，误矣。茯苓有大如斗者，有坚如石者，绝胜。其轻虚者不佳，盖年浅未坚故尔。刘宋王微《茯苓赞》云："皓苓下居，彤丝上荟。中状鸡凫，其容龟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终志不移，柔红可佩。"观此彤丝，即菟丝之证矣。寇氏未解此义。

茯苓

【修治】〔敦曰〕凡用，去皮、心，捣细，于水盆中搅浊，浮者滤去之。此是茯苓赤筋，若误服饵，令人瞳子并黑睛点小，兼盲目。〔弘景曰〕作丸散者，先煮二三沸乃切，暴干用。

【气味】甘，平，无毒。〔元素曰〕性温，味甘而淡，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之才曰〕马间为之使。得甘草、防风、芍药、紫石英、麦门冬，共疗五脏。恶白蔹，畏牡蒙、地榆、雄黄、秦艽、龟甲，忌米醋及酸物。〔弘景曰〕药无马间，或是马茎也。〔恭曰〕李氏《本草》：马刀为茯苓使。间字草书似刀字，传讹尔。〔志曰〕二注恐皆非也。当是马藺字。

【主治】胸胁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本经》）。**止消渴好**

睡，大腹淋沥，膈中痰水，水肿淋结，开胸腑，调脏气，伐肾邪，长阴，益气力，保神守中（《别录》）。开胃止呕逆，善安心神，主肺痿痰壅，心腹胀满，小儿惊痫，女人热淋（甄权）。补五劳七伤，开心益志，止健忘，暖腰膝，安胎（大明）。止渴，利小便，除湿益燥，和中益气，利腰脐间血（元素）。逐水缓脾，生津导气，平火止泄，除虚热，开腠理（李杲）。泻膀胱，益脾胃，治肾积奔豚（好古）。

赤茯苓

〔主治〕破结气（甄权）。泻心、小肠、膀胱湿热，利窍行水（时珍）。

茯苓皮

〔主治〕水肿肤胀，开水道，开腠理（时珍）。

【发明】〔弘景曰〕茯苓白色者补，赤色者利。俗用甚多，仙方服食亦为至要。云其通神而致灵，和魂而炼魄，利窍而益肌，厚肠而开心，调营而理卫，上品仙药也。善能断谷不饥。〔宗奭曰〕茯苓行水之功多，益心脾不可缺也。〔元素曰〕茯苓赤泻白补，上古无此说。气味俱薄，性浮而升。其用有五：利小便也，开腠理也，生津液也，除虚热也，止泻也。如小便利或数者，多服则损人目。汗多人服之，亦损元气，夭人寿，为其淡而渗也。又云：淡为天之阳，阳当上行，何以利水而泻下？气薄者阳中之阴，所以茯苓利水泻下。不离

阳之体，故入手太阳。〔杲曰〕白者入壬癸，赤者入丙丁。味甘而淡，降也，阳中阴也。其用有六：利窍而除湿，益气而和中，治惊悸，生津液，小便多者能止，小便结者能通。又云：湿淫所胜，小便不利。淡以利窍，甘以助阳。甘平能益脾逐水，乃除湿之圣药也。〔好古曰〕白者入手太阴、足太阳、少阳经气分，赤者入足太阴、手少阴、太阳气分。伐肾邪。小便多，能止之；小便涩，能利之。与车前子相似，虽利小便而不走气。酒浸与光明朱砂同用，能秘真元。味甘而平，如何是利小便耶？〔震亨曰〕茯苓得松之余气而成，属金，仲景利小便多用之，此暴新病之要药也。若阴虚者，恐未为宜。此物有行水之功，久服损人。八味丸用之者，亦不过接引他药归就肾经，去胞中久陈积垢，为搬运之功尔。〔时珍曰〕茯苓本草又言利小便，伐肾邪；至李东垣、王海藏乃言小便多者能止，涩者能通，同朱砂能秘真元；而朱丹溪又言阴虚者不宜用，义似相反，何哉？茯苓气味淡而渗，其性上行，生津液，开腠理，滋水之源而下降，利小便。故张洁古谓其属阳，浮而升，言其性也；东垣谓其为阳中之阴，降而下，言其功也。《素问》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观此，则知淡渗之药，俱皆上行而后下降，非直下行也。小便多，其源亦异。《素问》云：肺气盛则小便数而欠；虚则欠□，小便遗数。心虚则少气遗溺。下焦虚则遗溺。胞移热于膀胱则遗溺。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厥阴病则遗溺闭癃。所谓肺气盛者，实热也。其人必气壮脉强，宜用茯苓甘淡以渗其热，故曰小便多者能止也。若夫肺虚、心虚、胞热、厥阴病者，皆虚热也。其人必上热下寒，脉虚而弱。法当用升阳之药，以升水降火。膀胱不约、下焦虚者，乃火投于水，水泉不藏，脱阳之证。其人必肢冷脉迟。法当用温热之药，峻补其下，交济坎离。二证皆非茯苓辈淡渗之药所可治，故曰阴虚者不宜用也。仙家虽有服食之法，亦当因人而用焉。

茯神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辟不祥，疗风眩风虚，五劳口

干，止惊悸、多恚怒、善忘，开心益智，安魂魄，养精神（《别录》）。补劳乏，主心下急痛坚满。人虚而小肠不利者，加而用之（甄权）。

神木即茯神心内木也，又名黄松节。

〔主治〕偏风，口面㖞斜，毒风，筋挛不语，心神惊掣，虚而健忘（甄权）。治脚气痹痛，诸筋牵缩（时珍）。

〔发明〕〔弘景曰〕仙方止云茯苓而无茯神，为疗既同，用应无嫌。〔时珍曰〕《神农本草》止言茯苓，《名医别录》始添茯神，而主治皆同。后人治心病必用茯神。故洁古张氏云：风眩心虚，非茯神不能除。然茯苓亦未尝不治心病也。陶弘景始言茯苓赤泻白补。李杲复分赤入丙丁、白入壬癸。此其发前人之秘者。时珍则谓茯苓、茯神，只当云赤入血分，白入气分，各从其类，如牡丹、芍药之义，不当以丙丁、壬癸分也。若以丙丁、壬癸分，则白茯神不能治心病，赤茯苓不能入膀胱矣。张元素不分赤白之说，于理欠通。《圣济录》松节散：用茯神心中木一两，乳香一钱，石器炒，研为末。每服二钱，木瓜酒下。治风寒冷湿搏于筋骨，足筋挛痛，行步艰难，但是诸筋挛缩疼痛并主之。

【附方】旧五，新二十六。

服茯苓法〔颂曰〕《集仙方》多单饵茯苓。其法：取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捣筛，以熟绢囊盛，于二斗米下蒸之，米熟即止，暴干又蒸，如此三遍。乃取牛乳二斗和合，着铜器中，微火煮如膏，收之。每食以竹刀割，随性饱食，辟谷不饥也。如欲食谷，先煮葵汁饮之。〇又茯苓酥法：白茯苓三十斤（山之阳者甘美，山之阴者味苦），去皮薄切，暴干蒸之。以汤淋去苦味，淋之不止，其汁当甜。

乃暴干筛末，用酒三石、蜜三升相和，置大瓮中，搅之百匝，密封勿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酥自浮出酒上。掠取，其味极甘美。作掌大块，空室中阴干，色赤如枣。饥时食一枚，酒送之，终日不食，名神仙度世之法。〇又服食法：以茯苓合白菊花（或合桂心，或合术）为散、丸自任。皆可常服，补益殊胜。〇《儒门事亲》方：用茯苓四两，头白面二两，水调作饼，以黄蜡三两煎熟。饱食一顿，便绝食辟谷。至三日觉难受，以后气力渐生也。〇《经验后方》服法：用华山挺子茯苓，削如枣大方块，安新瓮内，好酒浸之，纸封三重，百日乃开，其色当如饧糖。可日食一块，至百日肌体润泽，一年可夜视物，久久肠化为筋，延年耐老，面若童颜。〇《嵩高记》：用茯苓、松脂各二斤，淳酒浸之，和以白蜜。日三服之，久久通灵。〇又法：白茯苓去皮，酒浸十五日，漉出为散。每服三钱，水调下，日三服。〇孙真人《枕中记》云：茯苓久服，百日病除，二百日昼夜不眠，二年役使鬼神，四年后玉女来侍。〇葛洪《抱朴子》云：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玉女从之，能隐能彰，不食谷，灸瘢灭，面体玉泽。又黄初起服茯苓五万日，能坐在立亡，日中无影。

交感丸方见《草部》莎根下。

吴仙丹方见《果部》吴茱萸下。

胸胁气逆胀满。茯苓一两，人参半两。每服三钱，水煎服，日三（《圣济总录》）。

养心安神朱雀丸：治心神不定，恍惚健忘不乐，火不下降，水不上升，时复振跳。常服，消阴养火，全心气。茯神二两（去皮），沉香半两，为末，炼蜜丸小豆大。每服三十丸，食后人参汤下（《百一选方》）。

血虚心汗别处无汗，独心孔有汗，思虑多则汗亦多，宜养心血。以艾汤调茯苓末，日服一钱（《证治要诀》）。

心虚梦泄或白浊。白茯苓末二钱，米汤调下，日二服。苏东

坡方也（《直指方》）。

虚滑遗精白茯苓二两，缩砂仁一两，为末，入盐二钱。精羊肉批片，掺药炙食，以酒送下（《普济方》）。

漏精白浊方见《菜部》薯蓣下。

浊遗带下威喜丸：治丈夫元阳虚惫，精气不固，小便白浊，余沥常流，梦寐多惊，频频遗泄，妇人白淫白带并治之。白茯苓（去皮）四两作匮，以猪苓四钱半，入内煮二十余沸，取出日干，择去猪苓，为末，化黄蜡搜和，丸弹子大。每嚼一丸，空心津下，以小便清为度。忌米醋。〔李时珍曰〕《抱朴子》言茯苓千万岁，其上生小木，状似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烧之不焦，带之辟兵，服之长生。《和剂局方》威喜丸之名，盖取诸此。

小便频多白茯苓（去皮）、干山药（去皮，以白矾水瀹过，焙）等分，为末。每米饮服二钱（《儒门事亲》方）。

小便不禁茯苓丸：治心肾俱虚，神志不守，小便不禁。用白茯苓、赤茯苓等分，为末。以新汲水挼洗去筋，控干，以酒煮地黄汁捣膏搜和，丸弹子大。每嚼一丸，空心盐酒下（《三因方》）。

小便淋浊由心肾气虚，神志不守，小便淋沥或梦遗白浊。赤、白茯苓等分，为末。新汲水飞去沫，控干。以地黄汁同捣，酒熬作膏，和丸弹子大。空心盐汤嚼下一丸（《三因方》）。

下虚消渴上盛下虚，心火炎烁，肾水枯涸，不能交济而成渴证。白茯苓一斤，黄连一斤，为末，熬天花粉作糊，丸梧子大。每温汤下五十丸（《德生堂经验方》）。

下部诸疾龙液膏：用坚实白茯苓去皮焙研，取清溪流水浸去筋膜，复焙，入瓷罐内，以好蜜和匀，入铜釜内，重汤桑柴灰煮一日，取出收之。每空心白汤下二三匙，解烦郁燥渴。一切下部疾，皆

可除（《积善堂方》）。

飧泄滑痢不止。白茯苓一两，木香（煨）半两，为末。紫苏木瓜汤下二钱（《百一选方》）。

娠水肿小便不利，恶寒。赤茯苓（去皮）、葵子各半两，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下（禹讲师方）。

卒然耳聋黄蜡不拘多少，和茯苓末细嚼，茶汤下（《普济方》）。

面□雀斑白茯苓末，蜜和，夜夜傅之，二七日愈（姚僧垣《集验方》）。

猪鸡骨哽五月五日，取楮子（晒干）、白茯苓等分，为末，每服二钱，乳香汤下。一方不用楮子，以所哽骨煎汤下（《经验良方》）。

痔漏神方赤、白茯苓（去皮）、没药各二两，破故纸四两，石臼捣成一块。春、秋酒浸三日，夏二日，冬五日；取出木笼蒸熟，晒干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酒服二十丸，渐加至五十丸（董炳《集验方》）。

血余怪病手十指节断坏，惟有筋连，无节肉，虫出如灯心，长数尺，遍身绿毛卷，名曰血余。以茯苓、胡黄连煎汤，饮之愈（夏子益《奇疾方》）。

水肿尿涩茯苓皮、椒目等分，煎汤，日饮取效（《普济方》）。

琥珀《别录·上品》

【释名】江珠（〖《博物志》〗）。〔时珍曰〕虎死则精

魄入地化为石，此物状似之，故谓之虎魄。俗文从玉，以其类玉也。梵书谓之阿湿摩揭婆。

【集解】〔《别录》曰〕琥珀生永昌。〔弘景曰〕旧说松脂沦入地千年所化。今烧之亦作松气。亦有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博物志》乃云烧蜂巢所作，恐非实也。此或蜂为松脂所沾，因坠地沦没尔。亦有煮瓣鸡子及青鱼鮅作者，并非真。惟以手心摩热拾芥为真。今并从外国来，而出茯苓处并无，不知出琥珀处复有茯苓否也？〔珣曰〕琥珀是海松木中津液，初若桃胶，后乃凝结。复有南珀，不及舶上来者。〔保昇曰〕枫脂入地千年变为琥柏，不独松脂变也。大抵木脂入地千年皆化，但不及枫、松有脂而多经年岁尔。蜂巢既烧，安有蜂形尚在其间？〔宗奭曰〕今西戎亦有，其色差淡而明澈。南方者色深而重浊，彼土人多碾为物形。若谓千年茯苓所化，则其沾着蜂、蚁宛然具在，极不然也。《地理志》云：海南林邑多出琥珀，松脂沦入地所化。有琥珀则旁无草木。入土浅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皮乃成。此说为胜。但土地有所宜、不宜，故有能化、不化。烧蜂之说，不知何据。〔承曰〕诸家所说茯苓、琥珀，虽有小异同，皆云松脂所化。但茯苓、茯神，乃大松摧折或斫伐，而根瘢不朽，津液下流而结成，故治心肾，通津液也。若琥珀乃是松树枝节荣盛时，为炎日所灼，流脂出树身外，日渐厚大，因堕土中，津润岁久，为土所渗泄，而光莹之体独存。今可拾芥，尚有粘性。故其虫蚁之类，乃未入土时所粘者。二物皆自松出，而所禀各异。茯苓生于阴而成于阳，琥珀生于阳而成于阴，故皆治营安心而利水也。〔敦曰〕凡用须分红松脂、石珀、水珀、花珀、物象珀、瑿珀、琥珀。其红松脂如琥珀，只是浊，太脆，文横。水珀多无红，色如浅黄，多皱文。石珀如石重，色黄不堪用。花珀文似新马尾松心文，一路赤，一路黄。物象珀其内自有物命，入用神妙。瑿珀是众珀之长。琥珀如血色，以布拭热，吸得芥子者，真也。〔时珍曰〕琥珀拾芥，乃草芥，即禾草也。雷氏言拾芥子，误矣。《唐书》载西域康干河松木，入水一二年化为石，正与松、枫诸木沈入土化珀，同一理也。今金齿、丽江亦有之。其茯苓千年化琥珀之说，亦误传也。按曹昭《格古论》云：琥珀出西番、南番，乃枫木津液多年所化。色黄而明莹者名蜡

珀，色若松香红而且黄者名明珀，有香者名香珀，出高丽、倭国者色深红。有蜂、蚁、松枝者尤好。

【修治】〔敦曰〕入药，用水调侧柏子末，安瓷锅中，置琥珀于内煮之，从巳至申，当有异光，捣粉筛用。

琥珀、鑒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安五脏，定魂魄，杀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别录》）。壮心，明目磨翳，止心痛癫邪，疗蛊毒，破结瘕，治产后血枕痛（大明）。止血生肌，合金疮（藏器）。清肺，利小肠（元素）。

【发明】〔震亨曰〕古方用为利小便，以燥脾土有功，脾能运化，肺气下降，故小便可通。若血少不利者，反致其燥急之苦。〔弘景曰〕俗中多带之辟恶。刮屑服，疗瘀血至验。《仙经》无正用。〔藏器曰〕和大黄、鳖甲作散，酒下方寸匕，下恶血、妇人腹内

血，尽即止。宋高祖时，宁州贡琥珀枕，碎以赐军士，傅金疮。

【附方】旧四，新五。

琥珀散止血生肌，镇心明目，破癥瘕气块，产后血运闷绝，儿枕痛，并宜饵此方。琥珀一两，鳖甲一两，京三棱一两，延胡索半两，没药半两，大黄六铢，熬捣为散。空心酒服三钱匕，日再服。神验莫及。产后即减大黄（《海药本草》）。

小儿胎惊琥珀、防风各一钱，朱砂半钱，为末。猪乳调一字，入口中，最妙（《直指方》）。

小儿胎痫琥珀、朱砂各少许，全蝎一枚，为末。麦门冬汤调一字服（《直指方》）。

小便转胞真琥珀一两，为末。用水四升，葱白十茎，煮汁三升，入珀末二钱，温服。沙石诸淋，三服皆效（《圣惠方》）。

小便淋沥琥珀为末二钱，麝香少许。白汤服之，或萱草煎汤服。老人、虚人以人参汤下。亦可蜜丸，以赤茯苓汤下（《普济方》）。

小便尿血琥珀为末。每服二钱，灯心汤下（《直指方》）。

从高坠下有瘀血在内。刮琥珀屑，酒服方寸匕。或入蒲黄三二匕，日服四五次（《外台秘要》）。

金疮闷绝不识人。琥珀研粉，童子小便调一钱。三服瘥（《鬼遗方》）。

鱼骨哽咽六七日不出。用琥珀珠一串，推入哽所，牵引之即出（《外台秘要》）。

鏧音黟。〇宋《嘉祐》

【释名】鏧珀（〖《炮炙论》〗）。〔敦曰〕鏧是众珀之长，故号鏧珀。〔时珍曰〕亦作□。其色黧黑，故名。

【集解】〔恭曰〕古来相传松脂千年为茯苓，又千年为琥珀，又千年为鏧。二物烧之皆有松气。状似玄玉而轻。出西戎，而有茯苓处无此物。今西州南三百里碛中得者，大则方尺，黑润而轻，烧之腥臭。高昌人名为木鏧，谓玄玉为石鏧。洪州土石间得者，烧作松气，功同琥珀，见风拆破，不堪为器。恐此二种及琥珀，或非松脂所为也。〔慎微曰〕《梁四公记》：杰公云：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一丈，下有鏧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服，攻妇人小肠癥瘕诸疾。〔时珍曰〕鏧即琥珀之黑色者，或因土色熏染，或是一种木沈结成，未必是千年琥珀复化也。《玉策经》言：松脂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胆，石胆千年作威喜。大抵皆是神异之说，未可深凭。雷敦琥珀下所说诸珀可据。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心安神，破血生肌，治妇人癥瘕（《唐本》）。**小儿带之辟恶，磨滴目翳赤障**（藏器）。

猪苓《本经·中品》

【释名】豭猪屎（《本经》）、**豕橐**（《庄子》）、**地乌桃**（《图经》）。〔弘景曰〕其块黑似猪屎，故以名之。司马彪注《庄子》云："豕橐一名苓，其根似猪矢。"是也。〔时珍曰〕马屎曰通，猪屎曰零（即苓字），其块零落而下故也。

【集解】〔《别录》曰〕猪苓生衡山山谷，及济阴冤句。二月、八月采，阴干。〔弘景曰〕是枫树苓，其皮黑色，肉白而实者佳，削去皮用。〔颂曰〕今蜀州、眉州亦有之。生土底，不必枫根下始有也。〔时珍曰〕猪苓亦是木之余气所结，如松之余气结茯苓之义。他木皆有，枫木为多耳。

【修治】〔敦曰〕采得，铜刀削去粗皮，薄切，以东流水浸一夜。至明漉出，细切，以升麻叶对蒸一日，去叶，晒干用。〔时珍曰〕猪苓取其行湿，生用更佳。

猪苓

【气味】甘，平，无毒。〔普曰〕神农：甘。雷公：苦，无毒。〔权曰〕微热。〔元素曰〕气平味甘，气味俱薄，升而微降，与茯苓同。〔杲曰〕淡、甘，平，降也，阳中阴也。〔好古曰〕甘重于苦，阳也。入足太阳、足少阴经。

【主治】痎疟，解毒蛊疰不祥，利水道。久服，轻身耐老（《本经》）。解伤寒温疫大热，发汗，主肿胀满腹急痛（甄权）。治渴除湿，去

心中懊侬（元素）。泻膀胱（好古）。开腠理，治淋肿脚气，白浊带下，娠子淋胎肿，小便不利（时珍）。

【发明】〔颂曰〕张仲景治消渴脉浮、小便不利、微热者，猪苓散发其汗。病欲饮水而复吐，名为水逆，冬时寒嗽如疟状者，亦与猪苓散，此即五苓散也。猪苓、茯苓、术各三分，泽泻五分，桂二分，细捣筛，水服方寸匕，日三。多饮暖水，汗出即愈。利水道诸汤剂，无若此驶，今人皆用之。〔杲曰〕苦以泄滞，甘以助阳，淡以利窍，故能除湿利小便。〔宗奭曰〕猪苓行水之功多，久服必损肾气，昏人目。久服者宜详审之。〔元素曰〕猪苓淡渗，大燥亡津液，无湿证者勿服之。〔时珍曰〕猪苓淡渗，气升而又能降。故能开腠理，利小便，与茯苓同功。但入补药不如茯苓也。

【附方】旧五，新二。

伤寒口渴邪在脏也，猪苓汤主之。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胶各一两。以水四升，煮取二升。每服七合，日三服。呕而思水者，亦主之（张仲景方）。

小儿秘结猪苓一两，以水少许，煮鸡屎白一钱，调服，立通（《外台秘要》）。

通身肿满小便不利。猪苓五两，为末。熟水服方寸匕，日三服（杨氏《产乳》）。

娠肿渴从脚至腹，小便不利，微渴引饮。方同上法（《子母秘录》）。

娠子淋方同上法，日三夜二，以通为度（《小品方》）。

壮年梦遗方见《草部》半夏下。

消渴白浊方见半夏。

雷丸《本经·下品》

【释名】雷实（《别录》）、雷矢（同上）、竹苓（〖《纲目》〗）。〔时珍曰〕雷斧、雷楔，皆霹雳击物精气所化。此物生土中，无苗叶而杀虫逐邪，犹雷之丸也。竹之余气所结，故曰竹苓。苓亦屎也，古者屎、矢字通用。

【集解】〔《别录》曰〕雷丸生石城山谷及汉中土中。八月采根，暴干。〔弘景曰〕今出建平、宜都间。累累相连如丸。〔恭曰〕雷丸，竹之苓也。无有苗蔓，皆零，无相连者。今出房州、金州。〔时珍曰〕雷丸大小如栗，状如猪苓而圆，皮黑肉白，甚坚实。

【修治】〔敦曰〕凡使，用甘草水浸一夜，铜刀刮去黑皮，破作四五片。以甘草水再浸一宿，蒸之，从巳至未，日干。酒拌再蒸，日干用。〔大明曰〕入药炮用。

雷丸

【气味】苦，寒，有小毒。〔《别录》曰〕咸，微

寒，有小毒。赤者杀人，白者善。〔普曰〕神农：苦。黄帝、岐伯、桐君：甘，有毒。扁鹊：甘，无毒。李当之：大寒。〔权曰〕苦，有小毒。〔时珍曰〕甘、微苦，平。〔之才曰〕荔实、厚朴、芫花为之使，恶蓄根、葛根。

【主治】杀三虫，逐毒气胃中热。利丈夫，不利女子（《本经》）。作摩膏，除小儿百病，逐邪气恶风汗出，除皮中热结积蛊毒，白虫寸白自出不止。久服，令人阴痿（《别录》）。逐风，主癫痫狂走（甄权）。

【发明】〔弘景曰〕《本经》云利丈夫，《别录》曰久服阴痿，于事相反。〔志曰〕《经》言利丈夫不利女子，乃疏利男子元气，不疏利女子脏气，故曰久服令人阴痿也。〔时珍曰〕按陈正敏《遁斋闲览》云：杨勔中年得异疾，每发语，腹中有小声应之，久渐声大。有道士见之，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出汗有热。雷丸四两，粉半斤，为末扑之（《千金方》）。

下寸白虫雷丸，水浸去皮，切焙为末。五更初，食炙肉少许，以稀粥饮服一钱匕。须上半月服，虫乃下（《经验前方》）。

筋肉化虫方见《石部》雄黄下。

桑上寄生《本经·上品》

【释名】寄屑（《本经》）、寓木（《本经》）、宛童（《本经》）、茑（鸟、吊二音。〖《诗经》〗）。〔时珍曰〕此物寄寓他木而生，如鸟立于上，故曰寄生、寓木、茑木。俗呼为寄生草。《东方朔传》云：在树为寄生，在地为窭薮。

桑上寄生

【集解】〔《别录》曰〕桑上寄生，生弘农川谷桑树上。三月三日采茎叶，阴干。〔弘景曰〕寄生松上、杨上、枫上皆有，形类是一般，但根津所因处为异，则各随其树名之。生树枝间，根在枝节之内。叶圆青赤，厚泽易折。旁自生枝节。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实赤，大如小豆。处处皆有，以出彭城者为胜。俗呼为续断用之，而《本经》续断别在上品，主疗不同，市人混杂无识者。〔恭曰〕此多生枫、槲、榉柳、水杨等树上。叶无阴阳，如细柳叶而厚脆。茎粗短。子黄色，大如小枣。惟虢州有桑上者，子汁甚黏，核大似小豆，九月始熟，黄色。陶言五月实赤，大如小豆，盖未见也。江南人相承用其茎为续断，殊不相关。〔保昇曰〕诸树多有寄生，茎、叶并相似，云是乌鸟食一物子，粪落树上，感气而生。叶如橘而厚软，茎如槐而肥脆。处处虽有，须桑上者佳。然非自采，即难以别。可断茎视之，色深黄者为验。又《图经》云：叶似龙胆而厚阔。茎短似鸡脚，作树形。三月、四月花，黄白色。六月、七月结子，黄绿色，如小

豆，以汁稠粘者良也。〔大明曰〕人多收榉树上者为桑寄生。桑上极少，纵有，形与榉上者亦不同。次即枫树上者，力与榉树上者相同，黄色。七月、八月采。〔宗奭曰〕桑寄生皆言处处有之。从官南北，处处难得。岂岁岁斫践之，苦不能生耶？抑方宜不同耶？若以为鸟食物子落枝节间感气而生，则麦当生麦，谷当生谷，不当生此一物也。自是感造化之气，别是一物。古人惟取桑上者，是假其气尔。第以难得真者，真者下咽，必验如神。向有求此于吴中诸邑者。予遍搜不可得，遂以实告之。邻邑以他木寄生送上，服之逾月而死，可不慎哉？〔震亨曰〕桑寄生药之要品，而人不谙其的，惜哉。近海州邑及海外之境，其地暖而不蚕，桑无采捋之苦，气厚意浓，自然生出也。何尝节间可容他子耶？〔时珍曰〕寄生，高者二三尺。其叶圆而微尖，厚而柔，面青而光泽，背淡紫而有茸。人言川蜀桑多，时有生者。他处鲜得。须自采或连桑采者乃可用。世俗多以杂树上者充之，气性不同，恐反有害也。按郑樵《通志》云：寄生有两种：一种大者，叶如石榴叶；一种小者，叶如麻黄叶。其子皆相似。大者曰茑，小者曰女萝。今观《蜀本》韩氏所说亦是两种，与郑说同。

【修治】〔敦曰〕采得，铜刀和根、枝、茎、叶细剉，阴干用。勿见火。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甘，无毒。

【主治】腰痛，小儿背强，痈肿，充肌肤，坚发齿，长须眉，安胎（《本经》）。去女子崩中内伤不足，产后余疾，下乳汁，主金疮，去痹（《别录》）。助筋骨，益血脉（大明）。主怀妊漏血不止，令胎牢固（甄权）。

实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明目，轻身，通神（《本经》）。

【附方】新四。

膈气生桑寄生捣汁一盏，服之（《集简方》）。

胎动腹痛桑寄生一两半，阿胶（炒）半两，艾叶半两，水一盏半，煎一盏，去滓温服。或去艾叶（《圣惠方》）。

毒痢脓血六脉微小，并无寒热。宜以桑寄生二两，防风、大芎二钱半，炙甘草三铢，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八分，和滓服（杨子建《护命方》）。

下血后虚下血止后，但觉丹田元气虚乏，腰膝沉重少力。桑寄生为末。每服一钱，非时白汤点服（杨子建《护命方》）。

松萝《本经·中品》

【释名】女萝（《别录》）、松上寄生（〖《纲目》〗）。〔时珍曰〕名义未详。

【集解】〔《别录》曰〕松萝生熊耳山谷松树上。五月采，阴干。〔弘景曰〕东山甚多。生杂树上，而以松上者为真。《诗》云："莵与女萝，施于松上。"莵是寄生，以桑上者为真，不用松上者，互有异同尔。〔时珍曰〕按毛苌《诗注》云：女萝，菟丝也。《吴普本草》：菟丝一名松萝。陶弘景谓莵是桑上寄生，松萝是松上寄生。陆佃《埤雅》言：莵是松、柏上寄生，女萝是松上浮蔓。又言：在木为女萝，在草为菟丝。郑樵《通志》言：寄生有二种：大曰莵，小曰女萝。陆玑《诗疏》言：菟丝蔓生草上，黄赤如金，非松萝也。松萝蔓延松上生枝正青，与菟丝殊异。罗愿《尔雅翼》云：女萝

色青而细长，无杂蔓。故《山鬼》云“被薜荔兮带女萝”，谓青长如带也。菟丝黄赤不相类。然二者皆附木而生，有时相结。故《古乐府》云：“南山冪冪菟丝花，北陵青青女萝树。由来花叶同一根，今日枝条分两处。”《唐乐府》云：“菟丝故无情，随风任颠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据此诸说，则女萝之为松上蔓，当以二陆、罗氏之说为的。其曰菟丝者，误矣。

【气味】苦、甘，平，无毒。

【主治】瞋怒邪气，止虚汗头风，女子阴寒肿痛（《本经》）。疗痰热温疟，可为吐汤，利水道（《别录》）。治寒热，吐胸中客痰涎，去头疮、项上瘤瘿，令人得眠（甄权）。

【发明】〔时珍曰〕松萝能平肝邪，去寒热。同瓜蒂诸药则能吐痰，非松萝能吐人也。葛洪《肘后方》：治胸中有痰，头痛不欲食，气壮者。用松萝、杜蘅各三两，瓜蒂三十枚，酒一升二合渍再宿。旦饮一合，取吐。不吐，晚再服一合。孙思邈《千金方》：治胸膈痰澼积热，断膈汤：用松萝、甘草各一两，恒山三两，瓜蒂二十一枚，水、酒各一升半，煮取一升半。分三服，取吐。

枫柳《唐本草》

【集解】〔恭曰〕枫柳出原州。叶似槐，茎赤根黄。子六月熟，绿色而细。剥取茎皮用。〔时珍曰〕苏恭言枫柳有毒，出原州。陈藏器驳之，以为枫柳皮即今枫树皮，性涩能止水痢。按《斗门方》言即今枫树上寄生，其叶亦可制粉霜，此说是也。若是枫树，则处处甚多，何必专出原州耶？陈说误矣。枫皮见前枫香脂下。

皮

【气味】辛，大热，有毒。

【主治】风，龋齿痛（《唐本》）。积年痛风不可忍，久治无效者。细剉焙，不限多少，入脑、麝浸酒常服，以醉为度（《斗门方》）。

桃寄生《纲目》

【气味】苦，辛，无毒。

【主治】小儿中蛊毒，腹内坚痛，面目青黄，淋露骨立。取二两为末，如茶点服，日四五服（时珍。〇《圣惠方》）。

柳寄生《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即寄生之生柳上者。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膈气刺痛，捣汁服一杯（时珍）。

占斯《别录·下品》

【释名】炭皮（《别录》）、良无极（《纲目》）。〔时珍曰〕占斯，《范汪方》谓之良无极，《刘涓子鬼遗方》谓之木占斯，盛称其功，而《别录》一名炭皮，殊不可晓。

【集解】〔《别录》曰〕占斯生太山山谷。采无时。〔弘景曰〕李当之云：是樟树上寄生，树大衔枝在肌肉。今人皆以胡桃皮为之，非是真也。按《桐君采药录》云：生上洛。是木皮，状如厚朴，色似桂白，其理一纵一横。今市人皆削，乃似厚朴，而无正纵横理。不知此复是何物，莫测真假也。

【气味】苦，温，无毒。〔权曰〕辛，平，无毒。茱萸为之使。

【主治】邪气湿痹，寒热疽疮，除水坚积血癥，月闭无子，小儿躄不能行，诸恶疮痈肿，止腹痛，令女人有子（《别录》）。主脾热，洗手足水烂伤（甄权）。解狼毒毒（藏器）。

【附方】新一。

木占斯散治发背肠痈疽痔，妇人乳痈，诸产癥瘕，无有不疗。服之肿去痛止脓消，已溃者便早愈也。木占斯、甘草（炙）、厚朴（炙）、细辛、栝蒌、防风、干姜、人参、桔梗、败酱各一两。为散。酒服方寸匕，昼七夜四，以多为善。此药入咽，当觉流入疮中，令化为水也。痈疽灸不发败坏者，尤可服之。内痈在上者，当吐脓血；在下者，当下脓血。其疮未坏及长服者，去败酱。一方加桂心（《刘涓子鬼遗方》）。

石刺木《拾遗》

【集解】〔藏器曰〕石刺木乃木上寄生也。生南方林筤间。其树江西人呼为靳刺，亦种为篱院，树似棘而大，枝上有逆钩。

根皮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破血，产后余血结瘕。煮汁服，神验不可言（藏器）。

木之五苞木类四种

竹《本经·中品》

【释名】〔时珍曰〕竹字象形。许慎《说文》云："竹，冬生艸也。"故字从倒艸。戴凯之《竹谱》云：植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小异实虚，大同节目。

【集解】〔弘景曰〕竹类甚多，入药用□竹，次用淡、苦竹。又一种薄壳者，名甘竹，叶最胜。又有实中竹、篁竹，并以笋为佳，于药无用。〔颂曰〕竹处处有之。其类甚多，而入药惟用□竹、淡竹、苦竹三种，人多不能尽别。按《竹谱》：□竹坚而促节，体圆而质劲，皮白如霜，大者宜刺船，细者可为笛。苦竹有白有紫。甘竹似篁而茂，即淡竹也。然今之刺船者多用桂竹。作笛自有一种，亦不名□竹。苦竹亦有二种：一出江西、闽中，本极粗大，笋味殊苦，不可啖；一出江浙，肉厚而叶长阔，笋微有苦味，俗呼甜苦笋是也。今南人入药烧沥，惟用淡竹一品，肉薄，节间有粉者。〔时珍曰〕竹惟江河之南甚多，故曰九河鲜有，五岭寔繁。大抵皆土中苞笋，各以时而出，旬日落箨而成竹也。茎有节，节有枝；枝有节，节有叶。叶必三之，枝必两之。根下之枝，一为雄，二为雌，雌者生笋。其根鞭喜行东南，而宜死猫，畏皂刺、油麻。以五月十三日为醉日。六十年一花，花结实，其竹则枯。竹枯曰□，竹实曰篊，小曰篠，大曰簜。其中皆虚，而有实心竹出滇广；其外皆圆，而有方竹出川蜀。其节或暴或无，或促或疏。暴节竹出蜀中，高节磥砢，即筇竹也。无节竹出溱州，空心直上，即通竹也。箭竹一尺数节，出荆南。笛竹一节尺余，

出吴楚。篔筜竹一节近丈，出南广。其干或长或短，或巨或细。交广由吾竹长三四丈，其肉薄，可作屋柱。□竹大至数围，其肉厚，可为梁栋。永昌汉竹可为桶斛，等竹可为舟船。严州越王竹高止尺余。辰州龙孙竹细仅如针，高不盈尺。其叶或细或大。凤尾竹叶细三分，龙公竹叶若芭蕉，百叶竹一枝百叶。其性或柔或劲，或滑或涩。涩者可以错甲，谓之篻篣。滑者可以为席，谓之桃枝。劲者可以为戈刀箭矢，谓之矛竹、箭竹、筋竹、石麻。柔者可为绳索，谓之蔓竹、弓竹、苦竹、把发。其色有青有黄，有白有赤，有乌有紫。有斑斑者驳文点染，紫者黯色黝然，乌者黑而害母，赤者厚而直，白者薄而曲，黄者如金，青者如玉。其别种有棘竹，一名笋竹，芒棘森然，大者围二尺，可御盗贼。棕竹一名实竹，其叶似棕，可为柱杖。慈竹一名义竹，丛生不散，人栽为玩。广人以筋竹丝为竹布，甚脆。

竹

□竹叶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大寒。

〔主治〕咳逆上气，溢筋，急恶疡，杀小虫（《本经》）。除烦热风痉，喉痹呕吐（《别

录》）。煎汤，熨霍乱转筋（时珍）。

淡竹叶

〔气味〕辛，平、大寒，无毒。〔权曰〕甘，寒。

〔主治〕胸中痰热，咳逆上气（《别录》）。吐血，热毒风，止消渴，压丹石毒（甄权）。消痰，治热狂烦闷，中风失音不语，壮热头痛头风，止惊悸，温疫迷闷，妇头旋倒地，小儿惊痫天吊（大明）。喉痹，鬼疰恶气，烦热，杀小虫（孟诜）。凉心经，益元气，除热缓脾（元素）。煎浓汁，漱齿中出血，洗脱肛不收（时珍）。

苦竹叶

〔气味〕苦，冷，无毒。

〔主治〕口疮目痛，明目利九窍（《别录》）。治不睡，止消渴，解酒毒，除烦热，发汗，疗中风喑哑（大明）。杀虫。烧末，和猪胆，涂小儿头疮耳疮疥癣；和鸡子白，涂一切恶疮，频用取效（时珍）。

〔发明〕〔弘景曰〕甘竹叶最胜。〔诜曰〕竹叶，□、苦、淡、甘之外，余皆不堪入药，不宜人。淡竹为上，甘竹次之。〔宗奭曰〕诸竹笋性皆微寒，故知其叶一致也。张仲景竹叶汤，惟用淡竹。

〔元素曰〕竹叶苦平，阴中微阳。〔杲曰〕竹叶辛苦寒，可升可降，阳中阴也。其用有二：除新久风邪之烦热，止喘促气胜之上冲。

〔附方〕新二。

上气发热因奔趁走马后，饮冷水所致者。竹叶三斤，橘皮三两，水一斗，煮五升，细服。三日一剂（《肘后方》）。

时行发黄竹叶五升（切），小麦七升，石膏三两，水一斗半，煮取七升，细服，尽剂愈（《肘后方》）。

□竹根

〔主治〕作汤，益气止渴，补虚下气（《本经》）。消毒（《别录》）。

淡竹根

〔主治〕除烦热，解丹石发热渴，煮汁服（藏器）。消痰去风热，惊悸迷闷，小儿惊痫（大明）。同叶煎汤，洗妇人子宫下脱（时珍）。

甘竹根

〔主治〕煮汁服，安胎，止产后烦热（时珍）。

苦竹根

〔主治〕下心肺五脏热毒气。剉一斤，水五升，煮汁一升，分三服（孟诜）。

〔附方〕新一。

产后烦热逆气。用甘竹根（切）一斗五升，煮取七升，去滓，入小麦二升，大枣二十枚，复煮麦熟三四沸，入甘草一两，麦门冬一升，再煎至二升。每服五合（《妇人良方》）。

淡竹茹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呕哕，温气寒热，吐血崩中，溢筋（《别录》）。止肺痿唾血鼻衄，治五痔（甄权）。噎膈（孟诜）。伤寒劳复，小儿热痫，妇人胎动（时珍）。

苦竹茹

〔主治〕下热壅（孟诜）。水煎服，止尿血（时珍）。

筀竹茹

〔主治〕劳热（大明）。

〔附方〕旧五，新五。

伤寒劳复伤寒后交接劳复，卵肿腹痛。竹皮一升，水三升，煮五沸，服汁（朱肱《南阳活人书》）。

妇人劳复病初愈，有所劳动，致热气冲胸，手足搐搦拘急，如中风状。淡竹青茹半斤，栝蒌二两，水二升，煎一升，分二服（《活人书》）。

产后烦热内虚短气。甘竹茹汤：用甘竹茹一升，人参、茯苓、甘草各二两，黄芩二两。水六升，煎二升，分服，日三服（《妇人良方》）。

妇人损胎孕八九月，或坠伤，牛马惊伤，心痛。用青竹茹五两，酒一升，煎五合服（《子母秘录》）。

月水不断青竹茹微炙，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煎服（《普济方》）。

小儿热痛口噤体热。竹青茹三两，醋三升，煎一升，服一合（《子母秘录》）。

齿血不止生竹皮，醋浸，令人含之，噀其背上三过。以茗汁漱之（《千金方》）。

牙齿宣露黄竹叶、当归尾，研末，煎汤，入盐含漱（《永类方》）。

饮酒头痛竹茹二两，水五升，煮三升，纳鸡子三枚，煮三沸，食之（《千金方》）。

伤损内痛兵杖所加，木石所迮，血在胸背，胁下刺痛。用青竹茹、乱发各一团，炭火炙焦为末。酒一升，煮三沸，服之。三服愈（《千金方》）。

淡竹沥

〔修治〕〔机曰〕将竹截作二尺长，劈开。以砖两片对立，架竹于上。以火炙出其沥，以盘承取。〔时珍曰〕一法：以竹截长五六寸，以瓶盛，倒悬，下用一器承之，周围以炭火逼之，其油沥于器下也。

〔气味〕甘，大寒，无毒。〔时珍曰〕姜汁为之使。

〔主治〕暴中风风痹，胸中大热，止烦闷，消渴，劳复（《别录》）。中风失音不语，养血清痰，风痰虚痰在胸膈，使人癫狂，痰在经络四肢及皮里膜外，非此不达不行（震亨）。治子冒风痉，解射罔毒（时珍）。

□竹沥

〔主治〕风痉（《别录》）。

苦竹沥

〔主治〕口疮目痛，明目，利九窍（《别录》）。功同淡竹（大明）。治齿疼（时珍）。

慈竹沥

〔主治〕疗热风，和粥饮服（孟诜）。

〔发明〕〔弘景曰〕凡取竹沥，惟用淡、苦、□竹者。〔雷曰〕久渴心烦，宜投竹沥。〔震亨曰〕竹沥滑痰，非助以姜汁不能行。诸方治胎产金疮口噤，与血虚自汗，消渴小便多，皆是阴虚之病，无不用之。产后不碍虚，胎前不损子。本草言其大寒，似与石膏、黄芩同类。而世俗因大寒二字，弃而不用。《经》云：阴虚则发热。竹沥味甘性缓，能除阴虚之有大热者。寒而能补，与薯蓣寒补义同。大寒言其功，非独言其气也。世人食笋，自幼至老，未有因其寒而病者。沥即笋之液也，又假于火而成，何寒如此之甚耶？但能食者

用荆沥，不能食者用竹沥。〔时珍曰〕竹沥性寒而滑，大抵因风火燥热而有痰者宜之。若寒湿胃虚肠滑之人服之，则反伤肠胃。笋性滑利，多食泻人，僧家谓之刮肠篦，即此义也。丹溪朱氏谓大寒言其功不言其气，殊悖于理。谓大寒为气，何害于功？《淮南子》云：槁竹有火，不钻不然。今苗僚人以干竹片相戛取火，则竹性虽寒，亦未必大寒也。《神仙传》云：离娄公服竹汁饵桂，得长生。盖竹汁性寒，以桂济之，亦与用姜汁佐竹沥之意相同。淡竹今人呼为水竹，有大小二种，此竹汁多而甘。沈存中言苦竹之外皆为淡竹，误矣。

〔附方〕旧十二，新九。

中风口噤竹沥、姜汁等分，日日饮之（《千金方》）。

小儿口噤体热。用竹沥二合。暖饮，分三四服（《兵部手集》）。

产后中风口噤，身直面青，手足反张。竹沥饮一二升，即苏（梅师方）。

破伤中风凡闪脱折骨诸疮，慎不可当风用扇，中风则发痉，口噤项急，杀人。急饮竹沥二三升。忌冷饮食及酒。竹沥卒难得，可合十许束并烧取之（《外台秘要》）。

金疮中风口噤欲死。竹沥半升，微微暖服（《广利方》）。

大人喉风笙竹油频饮之（《集简方》）。

小儿重舌竹沥渍黄檗，时时点之（《简便方》）。

小儿伤寒淡竹沥、葛根汁各六合。细细与服（《千金方》）。

小儿狂语夜后便发。竹沥夜服二合（姚和众《至宝方》）。

妇人胎动娠因夫所动，困绝。以竹沥饮一升，立愈（《产宝》）。

孕妇子烦杨氏《产乳》：竹沥，频频饮之。〇《梅师方》：茯苓二两，竹沥一升，水四升，煎二升，分三服。不瘥，更作之。

时气烦躁五六日不解。青竹沥半盏，新水半盏，相和令匀，非时服（《千金方》）。

消渴尿多竹沥恣饮，数日愈（《肘后方》）。

咳嗽肺痿大人小儿咳逆短气，胸中吸吸，咳出涕唾，嗽出臭脓。用淡竹沥一合，服之，日三五次，以愈为度（李绛《兵部手集》）。

产后虚汗淡竹沥三合，暖服，须臾再服（昝殷《产宝》）。

小儿吻疮竹沥和黄连、黄檗、黄丹傅之（《全幼心鉴》）。

小儿赤目淡竹沥点之。或入人乳（《古今录验》）。

赤目眦痛不得开者，肝经实热所致，或生障翳。用苦竹沥五合，黄连二分。绵裹浸一宿，频点之，令热泪出（梅师方）。

卒牙齿痛苦竹烧一头，其一头汁出，热揩之（姚僧垣《集验方》）。

丹石毒发头眩耳鸣，恐惧不安。淡竹沥，频服二三升（《古今录验》）。

竹笋见《菜部》。

慈竹箨

〔主治〕小儿头身恶疮，烧散和油涂之。或入轻粉少许（时珍）。

竹实

〔主治〕通神明，轻身益气（《本经》）。

〔发明〕〔《别录》曰〕竹实出益州。〔弘景曰〕竹实出蓝田。江东乃有花而无实，顷来斑斑有实，状如小麦，可为饭食。〔承曰〕旧有竹实，鸾凤所食。今近道竹间，时见开花小白如枣花，亦结实如小麦子，无气味而涩。江浙人号为竹米，以为荒年之兆，其竹即死，必非鸾凤所食者。近有余干人言：竹实大如鸡子，竹叶层层包裹，味甘胜蜜，食之令人心膈清凉，生深竹林茂盛蒙密处。顷因得之，但日久汁枯干而味尚存尔。乃知鸾凤所食，非常物也。〔时珍曰〕按陈藏器《本草》云：竹肉一名竹实，生苦竹枝上，大如鸡子，似肉脔，有大毒。须以灰汁煮二度，炼讫，乃依常菜茹食。炼不熟，则戟人喉出血，手爪尽脱也。此说与陈承所说竹实相似，恐即一物，但苦竹上者有毒尔。与竹米之竹实不同。

山白竹即山间小白竹也。

〔主治〕烧灰，入腐烂痈疽药（时珍）。

爆竹

〔主治〕辟妖气山魈。〔慎微曰〕李畋《该闻集》云：仲叟者，家为山魈所祟，掷石开户。畋令旦夜于庭中爆竹数十竿，若除夕然，其祟遂止。

竹黄宋《开宝》

【释名】竹膏（〖《开宝》〗）。〔志曰〕天竺黄生天竺国。今诸竹内往往得之。人多烧诸骨及葛粉等杂之。〔大明曰〕此是南海边竹内尘沙结成者。〔宗奭曰〕此是竹内所生，如黄土着竹成片者。〔时珍曰〕按吴僧赞宁云：竹黄生南海镛竹中。此竹极大，又名天竹。其内有黄，可以疗疾。《本草》作天竺者，非矣。等竹亦有黄。此说得之。

【气味】甘，寒，无毒。〔大明曰〕平。伏粉霜。

【主治】小儿惊风天吊，去诸风热，镇心明目，疗金疮止血，滋养五脏（《开宝》）。治中风痰壅，卒失音不语，小儿客忤痫疾（大明）。制石药毒发热（保昇）。

【发明】〔宗奭曰〕天竹黄凉心经，去风热。作小儿药尤宜，和缓故也。〔时珍曰〕竹黄出于大竹之津气结成，其气味功用与竹沥同，而无寒滑之害。

竹黄

【附方】新一。

小儿惊热天竹黄二钱，雄黄、牵牛末各一钱，研匀，面糊丸粟米大。每服三五丸，薄荷汤下（钱乙方）。

仙人杖宋《嘉祐》

【集解】〔藏器曰〕此是笋欲成竹时立死者，色黑如漆，五六月收之。苦竹、桂竹多生此。别有仙人杖草，见《草部》。又枸杞亦名仙人杖，与此同名。

仙人杖

【气味】咸，平，无毒。〔大明曰〕冷。

【主治】哕气呕逆，小儿吐乳，大人吐食反胃，辟痞，并水煮服之（藏器）。小儿惊痫及夜啼，置身伴睡良。又烧为末，水服方寸匕，主痔病。忌牛肉（大明）。煮汁服，下鱼骨鲠（时珍）。

鬼齿《拾遗》

【释名】鬼针（〖《拾遗》〗）。〔藏器曰〕此腐竹根先入地者。为其贼恶，故隐其名。《草部》亦有鬼针。

【气味】苦，平，无毒。

【主治】中恶注忤，心腹痛，煮汁服之（藏器）。煮汁服，下骨鲠。烧存性，入轻粉少许，油调，涂小儿头疮（时珍）。

【附方】新二。

鱼骨鲠咽篱脚朽竹，去泥研末，蜜丸芡子大。绵裹含之，其骨自消也（王璆《百一选方》）。

小便尿血篱下竹根，入土多年者，不拘多少，洗净煎汤，并服数碗，立止（《救急良方》）。

木之六杂木类七种，附录一十九种

淮木《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别录·有名未用》城里赤柱。

【释名】百岁城中木（《本经》）、城里赤柱（〖《别录》〗）。〔《别录》曰〕淮木生晋阳平泽。又云：城里赤柱生晋平阳。〔时珍曰〕按《吴普本草》，淮木生晋平阳、河东平泽，与《别录》城里赤柱出处及主治相同，乃一物也。即古城中之木，晋人用之，故云生晋平阳及河东。今并为一，但淮木字恐有差讹

耳。

【气味】苦，平，无毒。〔《别录》曰〕辛。〔普曰〕神农、雷公：无毒。

【主治】久咳上气，伤中虚羸（《本经》）。女子阴蚀漏下，赤白沃。〇城里赤柱：疗妇人漏血，白沃阴蚀，湿痹邪气，补中益气（并《别录》）。煮汤服，主难产（杜正伦）。

城东腐木《别录·有名未用》

〔校正〕并入《拾遗》腐木、地主二条。

【释名】地主（〖《拾遗》〗）。〔藏器曰〕城东腐木，即城东古木在土中腐烂者，一名地主。城东者，犹东墙土之义也。杜正伦方：用古城柱木煮汤服，治难产。即其类也。

【气味】咸，温，无毒。〔藏器曰〕平。

【主治】心腹痛，止泄、便脓血（《别录》）。主鬼气心痛，酒煮一合服。蜈蚣咬者，取腐木渍汁涂之，亦可研末和醋傅之（藏器）。凡手足掣痛，不仁不随者，朽木煮汤，热渍痛处，甚良（时珍）。

东家鸡栖木《拾遗》

【释名】〔时珍曰〕《酉阳杂俎》作东门鸡栖木。

【主治】无毒。主失音不语，烧灰，水服，尽一升效（藏器）。

古厕木《拾遗》。〇厕筹附

【主治】鬼魅传尸温疫，魍魉神祟，以太岁所在日时，当户烧熏。又熏杖疮，令冷风不入（藏器）。

【附录】厕筹。主难产，及霍乱身冷转筋，中恶鬼气。并于床下烧取热气彻上。此物虽微，其功可录（藏器）。

古榇板《拾遗》

【集解】〔藏器曰〕此古冢中棺木也。弥古者佳，杉材最良。千岁者通神，宜作琴底。《尔雅注》云：杉木作棺，埋之不腐。

【主治】无毒。主鬼气注忤中恶，心腹痛，背急气喘，恶梦悸，常为鬼神所祟挠者。水及酒和东引桃枝煎服，当得吐下（藏器）。

【附方】新一。

小儿夜啼死人朽棺木，烧明照之，即止（《圣济方》）。

震烧木《拾遗》

【释名】霹雳木（〖《拾遗》〗）。〔时珍曰〕此雷所击之木也。方士取刻符印，以召鬼神。周日用注《博物志》云：用击鸟影，其鸟必自堕也。

【主治】火惊失心，煮汁服之。又挂门户，大厌火灾（藏器）。

河边木《拾遗》

【主治】令人饮酒不醉。五月五日，取七寸投酒中二遍，饮之，必能饮也（藏器）。

附录诸木一十九种

新雉木〔《别录》曰〕味苦，香，温，无毒。主风眩痛，可作沐药。七月采，阴干。实如桃。

合新木〔《别录》曰〕味辛，平，无毒。解心烦，止疮痛。生辽东。

俳蒲木〔《别录》曰〕味甘，平，无毒。主少气，止烦。生陵谷。叶如柰。实赤，三核。

遂阳木〔《别录》曰〕味甘，无毒。主益气。生山中。如白杨叶。三月实，十月熟赤可食。

学木核〔《别录》曰〕味甘，寒，无毒。主胁下留饮，胃气不平，除热。如蕤核。五月采，阴干。

栒（音荀）**核**〔《别录》曰〕味苦。疗水，身面痈肿。五月采。

木核〔《别录》曰〕疗肠澼。花：疗不足。子：疗伤中。根：疗心腹逆气，止渴。十月采。

荻皮〔《别录》曰〕味苦。止消渴白虫，益气。生江南。如松叶，有别刺。实赤黄。十月采。

栅木皮〔珣曰〕味苦，温，无毒。主霍乱吐泻，小儿吐乳，暖胃正气，并宜水煎服。按《广志》云：生广南山野。其树如桑。

乾陀木皮〔珣曰〕按《西域记》云：生西国。彼人用染僧褐，故名。乾陀，褐色也。树大皮厚，叶如樱桃。安南亦有。温，平，无毒。主癥瘕气块，温腹暖胃，止呕逆，并良。破宿血，妇人血闭，腹内血块，酒煎服之。

马疡木根皮〔藏器曰〕有小毒。主恶疮，疥癣有虫，为末，和油涂之。出江南山谷。树如枥也。

角落木皮〔藏器曰〕味苦，温，无毒。主赤白痢，煮汁服之。生江西山谷。似茱萸独茎也。

芙树〔藏器曰〕有大毒。主风痹偏枯，筋骨挛缩瘫缓，皮肤不仁疼冷等。取枝叶捣碎，大甑蒸热，铺床上卧之，冷更易。骨节间风尽出，当得大汗。用补药及羹粥食之。慎风冷劳复。生江南深山。叶长厚，冬月不凋。山人识之。

白马骨〔藏器曰〕无毒。主恶疮。和黄连、细辛、白调、牛膝、鸡桑皮、黄荆等，烧末淋汁。取治瘰疬恶疮，蚀瘜肉，白癜风，揩破涂之。又单取茎叶煮汁服，止水痢。生江东。似石榴而短小，对节。

慈母枝叶〔藏器曰〕炙香作饭，下气止渴，令人不睡。主小儿痰痞。生山林间。叶如樱桃而小，树高丈余。山人并识之。

黄屑〔藏器曰〕味苦，寒，无毒。主心腹痛，霍乱破血，酒煎服之。酒疸目黄，及野鸡病，热痢下血，并水煮服之。从西南来者，并作屑，染黄用之。树如檀。

那耆悉〔藏器曰〕味苦，寒，无毒。主结热热黄，大小便涩赤，丹毒诸热，明目。取汁洗目，主赤烂热障。生西南诸国。一名龙花。

帝休〔藏器曰〕主不愁，带之愁自销。生少室山、嵩高山。《山海经》云：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黄花黑实，服之不愁。今嵩山应有此木，人未识，固宜求之，亦如萱草之忘忧也。

大木皮〔颂曰〕生施州。四时有叶无花，树之高下大小不定。其皮味苦、涩，性温，无毒。采无时。土人与苦桃皮、樱桃皮，三皮刮洗净，焙干，等分捣罗，酒服一钱，治一切热毒气。服食无忌。

第三十八卷　服器部

目录

李时珍曰：敝帷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无弃物也。中流之壶拯溺，雪窖之毡救危，无微贱也。服帛器物，虽属尾琐，而仓猝值用，亦奏奇功，岂可藐视而漫不经神耶？旧本散见草、木、玉石、虫鱼、人部。今集其可备医用者，凡七十九种，为《服器部》。分为二部：曰服帛，曰器物。《草部》十六种，《木部》十九种，《玉石部》二种，《虫鱼部》五种，《人部》一种，共四十三种。

《名医别录》四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三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三十五种唐陈藏器

《药性本草》一种唐甄权

《开宝本草》一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一种宋掌禹锡

《本草纲目》三十五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吴普本草》

蜀韩保昇《重注》

宋唐慎微《证类》

元朱震亨《补遗》

唐李珣《海药》

宋苏颂《图经》

寇宗奭《衍义》

服器之一服帛类二十五种

锦《拾遗》

绢《纲目》

帛《拾遗》

布《拾遗》

绵《拾遗》

裈裆《拾遗》　月经衣附

汗衫《纲目》

孝子衫《拾遗》

病人衣《纲目》

衣带《拾遗》

头巾《纲目》

幞头《纲目》

皮巾子《纲目》

皮腰带《纲目》

缴脚布《拾遗》

败天公《别录》（即笠）

故蓑衣《拾遗》

毡屉《纲目》

皮靴《纲目》

麻鞋《唐本草》

草鞋《拾遗》

屐屉鼻绳《唐本草》

自经死绳《拾遗》

灵床下鞋《拾遗》

死人枕席《拾遗》

右附方旧七，新六十三。

服器之二器物类五十四种

纸《纲目》

青纸《纲目》

印纸《拾遗》

桐油伞纸《纲目》

历日《纲目》

锺馗《纲目》

桃符《药性》

桃橛《拾遗》

救月杖《拾遗》

拨火杖《拾遗》

吹火筒《纲目》

凿柄木《拾遗》

铁椎柄《拾遗》

铳楔《纲目》

刀鞘《拾遗》

马鞭《纲目》

箭笴及镞《拾遗》

弓弩弦《别录》

纺车弦《纲目》

梭头《拾遗》

连枷关《纲目》

檐担尖《纲目》

梳篦《拾遗》

针线袋《拾遗》

蒲扇《拾遗》

蒲席《别录》

簟《纲目》

帘箔《嘉祐》

漆器《纲目》

研朱石锤《拾遗》

灯盏《纲目》

灯盏油《纲目》

车脂《开宝》

败船茹《别录》

故木砧《拾遗》

杓《拾遗》

箸《拾遗》

甑《唐本草》

锅盖《纲目》

饭箩《拾遗》

蒸笼《纲目》

炊单布《纲目》

故炊帚《拾遗》

弊帚《纲目》

簸箕舌《纲目》

竹篮《拾遗》

鱼笱《纲目》

鱼网《拾遗》

草麻绳索《纲目》

马绊绳《纲目》

缚猪绳《纲目》

牛鼻牵《纲目》

厕筹《拾遗》

尿桶《纲目》

右附方旧十六，新六十六。

服器之一服帛类二十五种

锦《拾遗》

【释名】〔时珍曰〕锦以五色丝织成文章，故字从帛，从金，谐声，且贵之也。《禹贡·兖州》“厥篚织文”是也。

【主治】故锦：煮汁服，疗蛊毒。烧灰，傅小儿口中热疮（藏器）。烧灰，主失血、下血、血崩、金疮出血，小儿脐疮湿肿（时珍）。

【附方】新二。

吐血不止红锦三寸烧灰，水服（《圣惠方》）。

上气喘急故锦一寸烧灰，茶服神效（《普济方》）。

绢《纲目》

【释名】〔时珍曰〕绢，疏帛也。生曰绢，熟曰练。入药用

黄丝绢，乃蚕吐黄丝所织，非染色也。

【主治】黄丝绢：煮汁服，止消渴，产妇脬损，洗痘疮溃烂。烧灰，止血痢、下血、吐血、血崩（时珍）。

绯绢：烧灰，入疟药（时珍）。

【附方】新二。

妇人血崩黄绢灰五分，棕榈灰一钱，贯众灰、京墨灰、荷叶灰各五分，水、酒调服，即止（《集简方》）。

产妇脬损小便淋沥不断。黄丝绢三尺，以炭灰淋汁，煮至极烂，清水洗净。入黄蜡半两，蜜一两，茅根二钱，马勃末二钱。水一升，煎一盏，空心顿服。服时勿作声，作声即不效，名固脬散。〇又方：产时伤脬，终日不小便，只淋湿不断。用生丝黄绢一尺，白牡丹根皮末、白及末各一钱，水二碗，煮至绢烂如饧，服之。不宜作声（《妇人良方》）。

帛《拾遗》

【释名】〔时珍曰〕素丝所织，长狭如巾，故字从白巾。厚者曰缯，双丝者曰缣。后人以染丝造之，有五色帛。

【主治】绯帛：烧研，傅初生儿脐未落时肿痛，又疗恶疮疔肿，诸疮有根者，入膏用为上。仍以掌大一片，同露蜂房、棘刺钩、烂草节、乱发等分烧研，空腹服，饮下方寸匕（藏

器）。主坠马及一切筋骨损（好古）。烧研，疗血崩，金疮出血，白驳风（时珍）。

五色帛：主盗汗，拭干讫，弃道头（藏器）。

【附方】新一。

肥脉瘾疹曹姓帛拭之愈（《千金方》）。

布《拾遗》

【释名】〔时珍曰〕布有麻布、丝布、木绵布。字从手，从巾，会意也。

【主治】新麻布：能逐瘀血，妇人血闭腹痛、产后血痛。以数重包白盐一合，煅研，温酒服之。〇旧麻布：同旱莲草等分，瓶内泥固煅研。日用揩齿，能固牙乌须（时珍）。

白布：治口唇紧小，不能开合饮食。不治杀人。作大炷安刀斧上，烧令汗出，拭涂之，日三五度。仍以青布烧灰，酒服（时珍）。

青布：解诸物毒，天行烦毒，小儿寒热丹毒，并水渍取汁饮之。浸汁和生姜汁服，止霍乱。烧灰，傅恶疮经年不瘥者，及灸疮止血，令不伤风、水。烧烟，熏嗽，杀虫，熏虎狼咬

疮，能出水毒。入诸膏药，疗丁肿、狐尿等恶疮（藏器）。烧灰酒服，主唇裂生疮口臭。仍和脂涂之，与蓝靛同功（时珍）。

【附方】旧二，新六。

恶疮防水青布和蜡烧烟筒中熏之，入水不烂（陈藏器《本草》）。

疮伤风水青布烧烟于器中，以器口熏疮，得恶汁出，知痛痒，瘥（陈藏器《本草》）。

臁疮溃烂陈艾五钱，雄黄二钱，青布卷作大炷，点火熏之。热水流数次愈（邓笔峰《杂兴》方）。

交接违礼女人血出不止。青布同发烧灰，纳之（僧垣《集验方》）。

霍乱转筋入腹，无可奈何者。以酢煮青布，搨之。冷则易（《千金方》）。

伤寒阳毒狂乱甚者。青布一尺，浸冷水，贴其胸前（《活人书》）。

目痛碜涩不得瞑。用青布炙热，以时熨之，仍蒸大豆作枕（《千金方》）。

病后目赤有方同上。〇《千金方》：用冷水渍青布掩之，数易。

绵《拾遗》

【集解】〔时珍曰〕古之绵絮，乃茧丝缠延，不可纺织者。今之绵絮，则多木绵也。入药仍用丝绵。

【主治】新绵：烧灰，治五野鸡病，每服酒二钱。〇衣中故绵絮：主下血，及金疮出血不止，以一握煮汁服（藏器）。绵灰：主吐血衄血，下血崩中，赤白带下，疳疮脐疮，聤耳（时珍）。

【附方】新十。

霍乱转筋腹痛。以苦酒煮絮裹之（《圣惠方》）。

吐血咯血新绵一两（烧灰），白胶（切片，炙黄）一两。每服一钱，米饮下（《普济方》）。

吐血衄血好绵烧灰，打面糊，入清酒调服之（《普济方》）。

肠风泻血破絮（烧灰）、枳壳（麸炒）等分，麝香少许，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圣惠方》）。

血崩不止好绵及妇人头发共烧存性，百草霜等分，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下。或加棕灰。〇东垣方：用白绵子、莲花心、当归、茅花、红花各一两，以白纸裹定，黄泥固济，烧存性，为末。每服一钱，入麝香少许，食前好酒服。〇《乾坤秘韫》：用旧绵絮（去灰土）一斤，新蚕丝一斤，陈莲房十个，旧炊箅一枚，各烧存性。各取一钱，空心热酒下，日三服。不过五日愈。

气结淋病不通。用好绵四两（烧灰），麝香半分。每服二钱，温葱酒连进三服（《圣惠方》）。

脐疮不干绵子烧灰，傅之（傅氏《活婴方》）。

聤耳出汁故绵烧灰，绵裹塞之（《圣惠方》）。

裈裆《拾遗》

【释名】袴（《纲目》）、犊鼻（《纲目》）、触衣（《纲目》）、小衣（〖《释名》〗）。〔时珍曰〕裈亦作裈，亵衣也。以浑复为之，故曰裈。其当隐处者为裆，缝合者为袴，短者为犊鼻。犊鼻，穴名也，在膝下。

【主治】洗裈汁：解毒箭并女劳复（《别录》）。阴阳易病，烧灰服之。并取所交女人衣裳覆之（藏器）。主女劳疸，及中恶鬼忤（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张仲景云：阴阳易病，身体重，少气，少腹里急，或引阴中拘急，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裈散主之。取中裈近隐处烧灰，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男用女，女用男。成无己解云：此以导阴气也。童女者尤良。

【附方】新四。

金疮伤重被惊者。以女人中衣旧者，炙裆熨之（李筌《太白阴经》）。

胞衣不下以本妇裈覆井上。或以所着衣笼灶上（《千金方》）。

房劳黄病体重不眠，眼赤如朱，心下块起若瘕，十死一生。

宜先烙上脘及心俞，次烙舌下，灸关元，下廉百壮。以妇人内衣烧灰，酒服二钱（《三十六黄方》）。

中鬼昏厥四肢拳冷，口鼻出血。用久污溺衣烧灰。每服二钱，沸汤下。男用女，女用男（赵原阳《真人济急方》）。

【附录】月经衣见《人部》天癸下。

汗衫《纲目》

【释名】中单（《纲目》）、裲裆、羞袒（〖并《释名》〗）。〔时珍曰〕古者短襦为衫，今谓长衣亦曰衫矣。王睿《炙毂子》云：汉王与项羽战，汗透中单，改名汗衫。刘熙《释名》云：汗衣《诗》谓之泽，受汗泽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用六尺裁，足覆胸背。言羞鄙于袒，故衣此尔。又前当胸，后当背，故曰裲裆。

【主治】卒中忤恶鬼气，卒倒不知人，逆冷，口鼻出清血，或胸胁腹内绞急切痛，如鬼击之状，不可按摩，或吐血衄血。用久垢汗衫烧灰，百沸汤或酒服二钱。男用女，女用男。中衬衣亦可（时珍）。

【附方】新一。

小儿夜啼用本儿初穿毛衫儿，放瓶内，自不哭也（《生生编》）。

孝子衫《拾遗》

【释名】〔时珍曰〕枲麻布所为者。

【主治】面□，烧灰傅之（藏器）。

帽：主鼻上生疮，私窃拭之，勿令人知（时珍）。

病人衣《纲目》

【主治】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时珍）。

衣带《拾遗》

【主治】妇人难产及日月未至而产。临时取夫衣带五寸，烧为末，酒服之。裈带最佳（藏器）。疗小儿下痢客忤，娠下痢难产（时珍）。

【附方】新五。

小儿客忤卒中者。烧母衣带三寸，并发灰少许，乳汁灌之（《外台秘要》）。

小儿下痢腹大且坚。用多垢故衣带切一升，水五升，煮一升，分三服（《千金方》）。

娠下痢中衣带三寸烧研，水服（《千金方》）。

金疮犯内血出不止。取所交妇人中衣带三寸烧末，水服（《千金方》）。

令病不复取女中下裳带一尺烧研，米饮服，即免劳复（《肘后方》）。

头巾《纲目》

【释名】〔时珍曰〕古以尺布裹头为巾。后世以纱、罗、布、葛缝合，方者曰巾，圆者曰帽，加以漆制曰冠。又束发之帛曰䌷，覆发之巾曰帻，罩发之络曰网巾，近制也。

【主治】故头巾：治天行劳复后渴。取多腻者浸汁，暖服一升（时珍。〇《千金方》）。

【附方】新四。

霍乱吐利偷本人头缯，以百沸汤泡汁，服一呷，勿令知之（《集玄方》）。

卒忽心痛三年头䌷，沸汤淋汁饮之。以碗覆䌷于闲地。周时即愈（《圣惠方》）。

恶气心痛破网巾烧灰一钱，猫屎烧灰五分，温酒服（马氏方）。

下蚀疳疮破丝网（烧存性）、孩儿茶各五分，研末。以浓茶洗净，掀之，三五次效。忌生酒、房事、发物（《集简方》）。

幞头《纲目》

【释名】〔时珍曰〕幞头，朝服也。北周武帝始用漆纱制之，至唐又有纱帽之制，逮今用之。

【主治】烧烟，熏产后血运。烧灰水服，治血崩及妇人交肠病（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陈总领方，治暴崩下血琥珀散用漆纱帽灰，云取阳气冲上之义。又夏子益《奇疾方》云：妇人因生产，阴阳易位，前阴出粪，名曰交肠病。取旧幞头烧灰，酒服。仍间服五苓散分利之。如无幞头，凡旧漆纱帽皆可代之。此皆取漆能行败血之义耳。

皮巾子《纲目》

【主治】下血及大风疠疮。烧灰入药（时珍）。

【附方】新一。

积年肠风泻血，百药不瘥。败皮巾子（烧灰）、白矾（烧）各一两，人指甲（烧焦）、麝香各一分，干姜（炮）三两，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圣惠方》）。

皮腰袋《纲目》

【主治】大风疠疮，烧灰入药（时珍）。

缴脚布《拾遗》

【释名】〔时珍曰〕即裹脚布也。李斯书云“天下之士裹足不入秦”，是矣。古名行縢。

【主治】无毒。主天行劳复，马骏风黑汗

出者，洗汁服之。多垢者佳（藏器）。妇人欲回乳，用男子裹足布勒住，经宿即止（时珍）。

败天公《别录·下品》

【释名】笠（〖《说文》〗）。〔弘景曰〕此乃人所戴竹笠之败者。取竹烧灰用。〔时珍曰〕笠乃贱者御雨之具。以竹为胎，以箬叶夹之。《穹天论》云：天形如笠，而冒地之表。则天公之名，盖取于此。近代又以牛马尾、棕毛、皂罗漆制以蔽日者，亦名笠子，乃古所谓褦襶子者也。

【主治】平。主鬼疰精魅。烧灰酒服（《别录》）。

故蓑衣《拾遗》

【释名】袚襫（音泼适。〖《管子》〗）。〔时珍曰〕蓑草结衣，御雨之具。《管子》云：农夫首戴茅蒲，身服袚襫。即此也。

【主治】蠼螋溺疮，取故蓑衣结烧灰，油和傅之（藏器）。

毡屉音替。○《纲目》

【释名】屐（音替。〖《玉篇》〗）、屧（音燮。〖《说文》〗）。〔时珍曰〕凡履中荐，袜下毡，皆曰屉，可以代替也。

【主治】瘰疬。烧灰五匕，酒一升和，平

旦向日服，取吐良（思邈）。

【附方】新三。

痔疮初起痒痛不止。用毡袜烘热熨之。冷又易（《集玄方》）。

一切心痛毡袜后跟一对，烧灰酒服。男用女，女用男（《寿域方》）。

断酒不饮以酒渍毡屉一宿，平旦饮，得吐即止也（《千金方》）。

皮靴（鞾）《纲目》

【释名】靴（〖《广韵》〗）。〔时珍曰〕鞾，皮履也，所以华足，故字从革、华。刘熙《释名》云：鞾，跨也。便于跨马也。本胡服。赵武灵王好着短靿靴，后世乃作长靿靴。入药当用牛皮者。

【主治】癣疮，取旧靴底烧灰，同皂矾末掺之。先以葱椒汤洗净（时珍）。

【附方】新五。

牛皮癣疮旧皮鞋底烧灰，入轻粉少许，麻油调抹（《直指方》）。

小儿头疮《圣惠方》：用皮鞋底洗净煮烂，洗讫傅之。〇又方：旧皮鞋面烧灰，入轻粉少许，生油调傅。

瘰疬已溃牛皮油靴底烧灰，麻油调傅之（《集玄方》）。

身项粉瘤旧皮鞋底洗净，煮烂成冻子，常食之。瘤自破如豆腐，极臭（《直指方》）。

肠风下血皮鞋底、蚕茧蜕、核桃壳、红鸡冠花等分，烧灰。每酒服一钱（《圣惠方》）。

麻鞋《唐本草》

【释名】履（《纲目》）、**屝**（音费。〖《说文》〗）、**鞈**（音先立切。〖《说文》〗）。〔时珍曰〕鞋，古作鞵，即履也。古者以草为屦，以帛为履。周人以麻为鞋。刘熙《释名》云：鞋者解也，缩其上，易舒解也。履者礼也，饰足为礼也。鞈者袭也，履头深袭覆足也。皮底曰屝，屝者皮也。木底曰舄，干腊不畏湿也。入药当用黄麻、苎麻结者。

【主治】旧底洗净煮汁服，止霍乱吐下不止，及食牛马肉毒，腹胀吐利不止，又解紫石英发毒（苏恭）。**煮汁服，止消渴**（藏器）。

【附方】旧五，新七。

霍乱转筋故麻鞋底烧赤，投酒中，煮取汁服（陈藏器《本草》）。

疟疾不止故鞋底去两头烧灰，井华水服之（《千金方》）。

鼻塞不通麻鞋烧灰吹之，立通（《经验方》）。

鼻中衄血鞋鞾烧灰吹之，立效（《贞元广利方》）。

小便遗床麻鞋尖头二七枚，烧灰，岁朝井华水服之（《近效

方》）。

大肠脱肛炙麻鞋底，频按入。仍以故麻鞋底、鳖头各一枚，烧鳖头，研傅之，将履底按入，即不出也（《千金方》）。

子死腹中取本妇鞋底炙热，熨腹上下，二七次即下（《集玄方》）。

胎衣不下方同上。

夜卧禁魇凡卧时，以鞋一仰一覆，则无魇及恶梦（《起居杂忌》）。

折伤接骨市上乞儿破鞋底一只（烧灰）、白面等分，好醋调成糊，敷患处，以绢束之，杉片夹定。须臾痛止，骨节有声，为效（杨诚《经验方》）。

白驳癜风麻鞋底烧灰，擦之（《圣惠》）。

蜈蚣伤螫麻履底炙热揩之，即安（《外台秘要》）。

草鞋《拾遗》

【释名】草屦（《纲目》）、屣（音跷。〖《说文》〗）、**不借**（《纲目》）、**千里马**（〖《百一选方》〗）。〔时珍曰〕《世本》言黄帝之臣始作屦，即今草鞋也。刘熙《释名》云：屦者拘也，所以拘足也。屣者跷也，着之跷跷轻便也。不借者，贱而易得，不假借人也。

【主治】破草鞋，和人乱发烧灰，醋调，傅小儿热毒游肿（藏器）。**催生，治霍乱**（时珍）。

【附方】新五。

产妇催生路旁破草鞋一支，洗净烧灰，酒服二钱。如得左足生男，右足生女，覆者儿死，侧者有惊，自然之理也（《胎产方》）。

霍乱吐泻出路在家应急方：用路旁破草鞋，去两头，洗三四次，水煎汤一碗，滚服之，即愈（《事海文山》）。

浑身骨痛破草鞋烧灰，香油和，贴痛处，即止（《救急方》）。

行路足肿被石垫伤者。草鞋浸尿缸内半日，以砖一块烧红，置鞋于上，将足踏之，令热气入皮里即消（《救急方》）。

臁疮溃烂《海上方》诗云："左脚草鞋将棒挑，水中洗净火中烧。细研为末加轻粉，洗以盐汤傅即消。"

屐屉鼻绳《唐本草》

【释名】木屐（〖《风俗通》〗）。〔时珍曰〕屐乃木履之下有齿者，其施铁者曰僿（音局）。刘熙《释名》云：屐者支也，支以踏泥也。〔志曰〕《别本》注云：屐屉，江南以桐木为底，用蒲为鞋，麻穿其鼻，江北不识也。久着断烂者，乃堪入药。

【主治】哽咽，心痛，胸满，烧灰水服（《唐本》）。

【附方】新七。

妇人难产路旁破草鞋鼻子，烧灰，酒服（《集玄方》）。

睡中尿床麻鞋纲带及鼻根等（惟不用底）七两，以水七升，煮二升，分再服（《外台秘要》）。

尸咽痛痒声音不出。履鼻绳烧灰，水服之（葛洪《肘后方》）。

燕口吻疮木履尾，煻火中煨热，取拄两吻，各二七遍（《千金方》）。

小儿头疮草鞋鼻子烧灰，香油调，傅之（《圣济录》）。

手足瘑疮故履系烧灰，傅之（《千金方》）。

狐尿刺疮麻鞋纲绳如枣大，妇人内衣（有血者）手大一片，钩头棘针二七枚，并烧研。以猪脂调傅，当有虫出（陈藏器《本草》）。

自经死绳《拾遗》

【主治】卒发颠狂，烧末，水服三指撮。陈蒲煮汁服亦佳（藏器）。

【发明】〔时珍曰〕按张耒《明道杂志》云：蕲水一富家子，游倡宅，惊走仆于刑人尸上，大骇发狂。明医庞安常取绞死囚绳烧灰，和药与服，遂愈。观此则古书所载冷僻之物，无不可用者，在遇圆机之士耳。

灵床下鞋《拾遗》

【主治】脚气（藏器）。

死人枕席《拾遗》

【主治】尸疰、石蛔。又治疣目，以枕及席拭之二七遍令烂，去疣（藏器）。疗自汗盗汗，死人席缘烧灰，煮汁浴身，自愈（时珍。○《圣惠方》）。

【发明】〔藏器曰〕有妪人患冷滞，积年不瘥。宋徐嗣伯诊之，曰：此尸疰也。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边腐缺。妪服之，即瘥。张景声十五岁，患腹胀面黄，众药不能治，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尔，极难疗，当取死人枕煮服之。得大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病即瘥。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见鬼物。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问曰：三病不同，皆用死人枕而俱瘥，何也？答曰：尸疰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治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疰自瘥。石蛔者，医疗既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须以鬼物驱之，然后乃散，故用死人枕煮服之。邪气入肝，则使人眼痛而见魍魉，须邪物以钩之，故用死人枕之气。因不去之，故令埋于故处也。〔时珍曰〕按谢士泰《删繁方》：治尸疰，或见尸，或闻哭声者。取死人席（斩棺内余，弃路上者）一虎口（长三寸），水三升，煮一升服，立效。此即用死人枕之意也，故附之。

服器之二器物类五十四种

纸《纲目》

【释名】〔时珍曰〕古者编竹炙青书字，谓之汗青，故简策字皆从竹。至秦汉间以缯帛书事，谓之幡纸，故纸字从纟，或从巾也。从氏，谐声也。刘熙《释名》云：纸者砥也，其平如砥也。东汉

和帝时，耒阳蔡伦始采树皮、故帛、鱼网、麻缯，煮烂造纸，天下乃通用之。苏易简《纸谱》云：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䅟、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又云：凡烧药，以墨涂纸裹药，最能拒火。药品中有闪刀纸，乃折纸之际，一角叠在纸中，匠人不知漏裁者，医人取入药用。今方中未见用此，何欤？

【气味】诸纸：甘，平，无毒。

【主治】楮纸：烧灰，止吐血、衄血、血崩，金疮出血（时珍）。

竹纸：包犬毛烧末，酒服，止疟（《圣惠》）。

藤纸：烧灰，傅破伤出血，及大人小儿内热，衄血不止。用故藤纸（瓶中烧存性）二钱，入麝香少许，酒服。仍以纸撚包麝香，烧烟熏鼻（时珍）。

草纸：作撚，纪痈疽，最拔脓。蘸油燃灯，照诸恶疮浸淫湿烂者，出黄水，数次取效（时珍）。

麻纸：止诸失血，烧灰用（时珍）。

纸钱：主痈疽将溃，以筒烧之，乘热吸患处。其灰止血。其烟久嗅，损人肺气（时珍）。

【附方】旧二，新六。

吐血不止白薄纸五张烧灰，水服。效不可言（《普济方》）。

衄血不止屏风上故纸烧灰，酒服一钱，即止（《普济方》）。

皮肤血溅出者。以煮酒坛上纸，扯碎如杨花，摊在出血处，按之即止（王璆《百一选方》）。

血痢不止白纸三张，裹盐一匙，烧赤研末。分三服，米饮下（《圣惠方》）。

月经不绝来无时者。案纸三十张烧灰，清酒半升和服，顿定。冬月用暖酒服之（刘禹锡《传信方》）。

产后血运上方服之立验。已毙经一日者，去板齿灌之，亦活。

诸虫入耳以纸塞耳鼻，留虫入之耳不塞，闭口勿言，少顷虫当出也（《集玄方》）。

老小尿床白纸一张铺席下，待遗于上，取纸晒烧，酒服（《集简方》）。

青纸《纲目》

【主治】妒精疮，以唾粘贴，数日即愈，且护痛也。弥久者良。上有青黛，杀虫解毒（时珍）。

印纸《拾遗》

【主治】令妇人断产无子，剪有印处烧灰，水服一钱匕效（藏器）。

桐油伞纸《纲目》

【主治】蛀干阴疮。烧灰，出火毒一夜，傅之，便结痂（《袖珍》）。

【附方】新一。

疔疮发汗千年石灰（炒）十分，旧黑伞纸烧灰一分。每用一小匙，先以齑水些少，次倾香油些少，入末搅匀。沸汤一盏，调下。厚被盖之，一时大汗出也（《医方捷径》）。

历日《纲目》

【集解】〔时珍曰〕太昊始作历日，是有书。《礼记》：十二月天子颁朔于诸侯。

【主治】邪疟。用隔年全历，端午午时烧灰，糊丸梧子大。发日早用无根水，下五十丸（《卫生易简方》）。

锺馗《纲目》

【集解】〔时珍曰〕《逸史》云：唐高祖时，锺馗应举不第，触阶而死。后明皇梦有小鬼盗玉笛，一大鬼破帽蓝袍，捉鬼啖之。上问之。对曰：臣终南山进士锺馗也。蒙赐袍带之葬，誓除天下虚耗之鬼。乃命吴道子图象，传之天下。时珍谨按《尔雅》云：中

馗，菌名也。《考工记注》云：终葵，椎名也。菌似椎形，椎似菌形，故得同称。俗画神执一椎击鬼，故亦名中馗。好事者因作《锺馗传》，言是未第进士，能啖鬼。遂成故事，不知其讹矣。

【主治】辟邪止疟（时珍）。

【附方】新二。

妇人难产锺馗左脚烧灰，水服（杨起《简便方》）。

鬼疟来去画锺馗纸烧灰二钱，阿魏、砒霜、丹砂各一皂子大，为末。寒食面和丸小豆大。每服一丸，发时冷水下。正月十五日、五月初五日修合（《圣济录》）。

桃符《药性》

【集解】〔时珍曰〕《汉旧仪》云：东海度朔山有大桃，蟠屈千里。其北有鬼门，二神守之，曰神荼、郁垒，主领众鬼。黄帝因立桃板于门，画二神以御凶鬼。《典术》云：桃乃西方之木，五木之精，仙木也。味辛气恶，故能厌伏邪气，制百鬼。今人门上用桃符辟邪，以此也。

【主治】中恶，精魅邪气，煮汁服（甄权）。

【发明】〔时珍曰〕钱乙《小儿方》有桃符圆，疏取积热及结胸。用巴豆霜、黄檗、大黄各一钱一字，轻粉、硇砂各半钱，为末，面糊丸粟米大。量大小，用桃符汤下。无则以桃枝代之。盖桃性快利大肠，兼取厌伏邪恶之义耳。

桃橛《拾遗》

【释名】桃杙（〖《纲目》〗）。〔时珍曰〕橛音厥，即

杙也。人多削桃木钉于地上，以镇家宅。三载者尤良。许慎云：羿死于桃棓。棓，杖也。故鬼畏桃，而今人以桃梗作杙橛，以辟鬼也。《礼记》云：王吊则巫祝以桃茢前引，以辟不祥。茢者，桃枝作帚也。《博物志》云：桃根为印，可以召鬼。《甄异传》云：鬼但畏东南桃枝尔。观诸说，则桃之辟鬼祟疰忤，其来有由矣。

【主治】卒心腹痛，鬼疰，破血，辟邪恶气，胀满，煮汁服之，与桃符同功（藏器）。风虫牙痛，烧取汁，少少纳孔中，以蜡锢之（时珍）。

救月杖《拾遗》

【集解】〔藏器曰〕即月食时，救月，击物木也。

【主治】月蚀疮及月割耳，烧为灰，油和傅之（藏器）。乃治□之神药（思邈）。

拨火杖《拾遗》

【释名】火槽头（《拾遗》）、火柴头（〖《岣嵝神书》〗）。〔时珍曰〕拨火之杖，烧残之柴，同一理。

【主治】蝎螫，以横井上立愈。其上立炭，刮傅金疮，止血生肉。带之，辟邪恶鬼。带火纳水底，取得水银着出（藏器）。止小儿惊忤夜啼（时珍）。

【附方】新一。

客忤夜啼用本家厨下烧残火柴头一个，削平焦处。向上朱砂书云："拨火杖！拨火杖！天上五雷公，差来作神将。捉住夜啼鬼，打杀不要放。急急如律令。"书毕，勿令人知，安立床前脚下，男左女右（《岣嵝神书》）。

吹火筒《纲目》

【主治】小儿阴被蚯蚓呵肿，令妇人以筒吹其肿处，即消（时珍）。

凿柄木《拾遗》

【释名】千椎草（《纲目》）。

【主治】难产。取入铁孔中木，烧末酒服（藏器）。刺在肉中，烧末，酒服二方寸匕（思邈）。

【发明】〔时珍曰〕女科有千锥草散：用凿柄承斧处打卷者，烧灰，淋汁饮。李魁甫言其有验，此亦取下往之义耳。

【附方】新一。

反胃吐食千槌花一枚烧研，酒服（《卫生易简方》）。

铁椎柄《拾遗》

【主治】鬼打，及强鬼排突人中恶者，和桃奴、鬼箭等，作丸服之（藏器）。〔时珍曰〕务成子治瘟疾鬼病，萤火丸中亦用之。

铳楔《纲目》

【主治】难产，烧灰酒服。又辟忤恶邪气（时珍）。

刀鞘《拾遗》

【主治】鬼打卒得，取二三寸烧末，水服。腰刀者弥佳（藏器）。

马鞭《纲目》

【释名】马策（〖《玉篇》〗）。〔时珍曰〕竹柄编革为之。故鞭从革便，策从竹束，会意。

【主治】马汗气入疮或马毛入疮，肿痛烦热，入腹杀人，烧鞭皮末，和膏傅之。又治狐尿刺疮肿痛，取鞭稍二寸，鼠屎二七枚，烧研，和膏傅之（时珍）。

箭笴及镞《拾遗》

【释名】〔时珍曰〕扬雄《方言》云：自关而东谓之矢，自

关而西谓之箭，江淮之间谓之镞。刘熙《释名》云：矢又谓之镝。本曰足，末曰栝，体曰干，旁曰羽。

【主治】妇人产后腹中痒，密安所卧席下，勿令妇知（藏器）。刺伤风水，刮箭下漆涂之。又主疔疮恶肿，刮箭笴茹作炷，炙二七壮（时珍）。

【附方】新一。

妇人难产《外台秘要》：用箭干三寸，弓弦三寸，烧末，酒服（方出崔氏）。〇《小品方》治难产，飞生丸用故箭羽。方见《禽部》鼯鼠下。

弓弩弦《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黄帝时始作弓（有臂者曰弩），以木为干，以丝为弦。

【气味】平，无毒。〔权曰〕微寒。

【主治】难产，胞衣不出（《别录》）。鼻衄及口鼻大衄不止，取折弓弦烧灰，同枯矾等分吹之，即止（时珍）。

【发明】〔弘景曰〕产难，取弓弩弦以缚腰，及烧弩牙纳酒中饮之，皆取发放快速之义。〔时珍曰〕弓弩弦催生，取其速离也。折弓弦止血，取其断绝也。《礼》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男子之事也。巢元方《论胎教》云：娠三月，欲生男，宜操弓矢，乘牡马。孙思邈《千金方》云：妇人始觉有孕，取弓弩弦一

枚，缝袋盛，带左臂上，则转女为男。《房室经》云：凡觉有娠，取弓弩弦缚妇人腰下，满百日解却。此乃紫宫玉女秘传方也。

【附方】新四。

胎动上逼弩弦系带之立下（《医林集要》）。

胎滑易产弓弩弦烧末，酒服二钱（《续十全方》）。

胞衣不出水煮弓弩弦，饮汁五合。或烧灰酒服（《千金方》）。

耳中有物不出。用弓弩弦长三寸，打散一头，涂好胶，拄着耳中，徐徐粘引出（《圣惠方》）。

纺车弦《纲目》

【主治】坐马痈，烧灰傅之（时珍）。凡人逃走，取其发于纬车上逆转之，则迷乱不知所适（藏器）。

梭头《拾遗》

【主治】失音不语，病吃者，刺手心令痛即语。男左女右（藏器）。

连枷关《纲目》

【主治】转胞，小便不通，烧灰水服（时珍。〇《千金方》）。

檑担尖《纲目》

【主治】肠痈已成，取少许烧灰，酒服，当作孔出脓血愈（思邈）。

梳篦《拾遗》

【释名】栉（〖《说文》〗）。〔时珍曰〕刘熙《释名》云：梳，其齿疏通也。篦，其齿细密相比也。栉，其齿连节也。赫连氏始作之。

【主治】虱病，煮汁服之。虱病是活虱入腹为病如癥瘕者（藏器）。主小便淋沥，乳汁不通，霍乱转筋，噎塞（时珍）。

【附方】新八。

啮虱成癥山野人好啮虱，在腹生长为虱癥。用败梳、败篦各一枚，各破作两分。以一分烧研，以一分用水五升，煮取一升，调服，即下出（《千金方》）。

霍乱转筋入腹痛。用败木梳一枚烧灰，酒服，永瘥（《千金方》）。

噎塞不通寡妇木梳一枚烧灰，煎钥匙汤调下二钱（《生生编》）。

小便淋痛多年木梳烧存性，空心冷水服。男用女，女用男（《救急方》）。

发哽咽中旧木梳烧灰，酒服之（《集玄方》）。

乳汁不行内服通乳药。外用木梳梳乳，周回百余遍，即通（《儒门事亲》方）。

猘犬咬伤故梳一枚剉，韭根一两切，水二升，煮一升，顿服（《外台秘要》）。

蜂虿叮螫油木梳炙热，熨之（《救急方》）。

针线袋《拾遗》

【主治】痔疮，用二十年者，取袋口烧灰，水服。又妇人产后肠中痒不可忍，密安所卧褥下，勿令知之。〇凡人在牢狱日，经赦得出，就于囚枷上，取线为囚缝衣，令人犯罪经恩也（藏器）。

蒲扇《拾遗》

【释名】箑（〖《方言》〗）。〔时珍曰〕上古以羽为扇，故字从羽。后人以竹及纸为箑，故字从竹。扬雄《方言》云：自关而东谓之箑，自关而西谓之扇。东人多以蒲为之，岭南以蒲葵为之。

【主治】败蒲扇灰和粉，粉身止汗，弥败者佳。新造屋柱下四隅埋之，蚊永不入（藏器）。烧灰酒服一钱，止盗汗，及妇人血崩，月

水不断（时珍）。

蒲席《别录·下品》

【释名】荐（〖《说文》〗）。〔弘景曰〕蒲席惟船家用之，状如蒲帆。人家所用席，皆是菅草，而荐多是蒲也。方家烧用。〔恭曰〕席、荐皆人所卧，以得人气为佳，不论荐、席也。青齐间人谓蒲荐为蒲席，亦曰蒲簅（音合），谓藁作者为荐。山南、江左机上织者为席，席下重厚者为荐。〔时珍曰〕席、荐皆以蒲及稻藁为之，有精粗之异。吴人以龙须草为席。

【主治】败蒲席：平。主筋溢恶疮（《别录》）。单用破血。从高坠下，损瘀在腹刺痛，取久卧者烧灰，酒服二钱。或以蒲黄、当归、大黄、赤芍药、朴硝，煎汤调服，血当下（甄权）。

编荐索：烧研，酒服二指撮，治霍乱转筋入腹（藏器）。

寡妇荐：治小儿吐利霍乱，取二七茎煮汁服（藏器）。

【附方】旧三，新三。

霍乱转筋垂死者。败蒲席一握切，浆水一盏煮汁，温服（《圣惠方》）。

小便不利蒲席灰七分，滑石三分，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

（《金匮要略》）。

妇人血奔旧败蒲席烧灰，酒服二钱（《胜金方》）。

五色丹游多致杀人。蒲席烧灰，和鸡子白，涂之，良（《千金翼》）。

痈疽不合破蒲席烧灰，腊月猪脂和，纳孔中（《千金方》）。

夜卧尿床本人荐草烧灰，水服，立瘥（《千金方》）。

簟《纲目》

【释名】籧篨（〖《方言》〗）、**笴笪**（〖《纲目》〗）、**笋席**（〖《尚书》〗）。〔时珍曰〕簟可延展，故字从竹、覃。覃，延长也。

【主治】蜘蛛尿、蠼螋尿疮，取旧者烧灰傅之（时珍）。

【附方】新一。

小儿初生吐不止者。用籧篨少许，同人乳二合，盐二粟许，煎沸，入牛黄粟许，与服。此刘五娘方也（《外台秘要》）。

帘箔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其形方廉而薄，故曰帘、曰箔，以竹及苇芒编成，其帛幕曰帟。〔藏器曰〕今东人多以芒草为箔，入药用弥久着烟者佳。

败芒箔

〔主治〕无毒。主产妇血满腹胀痛，血渴，恶露不尽，月闭，下恶血，止好血，去鬼气疰痛癥结，酒煮服之。亦烧末，酒服（藏器）。

箔经绳

〔主治〕痈疽有脓不溃，烧研，和腊猪脂傅下畔，即溃。不须针灸（时珍。〇《千金方》）。

厕屋户帘

〔主治〕小儿霍乱，烧灰，饮服一钱（时珍。〇《外台秘要》）。

漆器《纲目》

【主治】产后血运，烧烟熏之即苏。又杀诸虫（时珍）。

【附方】新三。

血崩不止漆器灰、棕灰各一钱，柏叶煎汤下（《集简方》）。

白秃头疮破朱红漆器，剥取漆朱烧灰，油调傅之（《救急方》）。

蝎虿螫伤以木碗合螫处，神验不传（《古今录验方》）。

研朱石锤《拾遗》

【主治】妒乳，煮热熨乳上，以二锤更互用之，数十遍，热彻取瘥（藏器）。

灯盏《纲目》

【释名】缸（〖梁元帝〗）。

【主治】上元盗取富家灯盏，置床下，令人有子（时珍。〇《韵府》）。

灯盏油《纲目》

【释名】灯窝油（《纲目》）。

【气味】辛、苦，有毒。

【主治】一切急病，中风、喉痹、痰厥，用鹅翎扫入喉内，取吐即效。又涂一切恶疮疥癣（时珍）。

【附方】新二。

乳上生痈脂麻炒焦捣烂，以灯盏内油脚调傅，即散（《集玄方》）。

走马喉痹诗云："急喉肿痹最堪忧，急取盛灯盏内油。甚者不过三五呷，此方原是至人留。"

车脂宋《开宝》

〔校正〕并入缸中膏。

【释名】车毂脂（《纲目》）、轴脂（《纲目》）、辖脂（《纲目》）、缸膏（音公。〖《纲目》〗）。〔时珍曰〕毂即轴也。辖即缸也。乃裹轴头之铁也，频涂以油，则滑而不涩。《史记》"齐人嘲淳于髡为炙毂輮"即此，今云油滑是矣。

【气味】辛，无毒。

【主治】卒心痛，中恶气，以热酒服之。中风发狂，取膏如鸡子大，热醋搅消服。又主妇人妒乳、乳痈，取脂熬热涂之，并和热酒服（《开宝》）。去鬼气，温酒烊热服（藏器）。治霍乱、中蛊、娠诸腹痛，催生，定惊，除疟，消肿毒诸疮（时珍）。

【附方】旧七，新十。

中恶蛊毒车缸脂如鸡子大，酒化服（《千金方》）。

虾蟆蛊病及蝌蚪蛊，心腹胀满，口干思水，不能食，闷乱大喘。用车辖脂半斤，渐渐服之，其蛊即出（《圣惠方》）。

霍乱转筋入腹痛。车毂中脂涂足心（《千金方》）。

少小腹胀车毂中脂和轮下土，如弹丸，吞之立愈（《千金方》）。

妇腹痛烧车缸脂末，纳酒中，随意饮（《千金方》）。

妇热病车辖脂随意酒服，大良（《千金方》）。

妇人难产三日不出。车轴脂吞大豆许二丸（《千金方》）。

妇人逆产车缸膏画儿脚底，即正（《开宝本草》）。

产后阴脱烧车缸头脂，纳酒中服（《子母秘录》）。

小儿惊啼车轴脂小豆许，纳口中及脐中良（《千金方》）。

儿脐不合车辖脂烧灰，傅之（《外台秘要》）。

疟疾不止不拘久近。车轴垢，水洗，下面和丸弹子大，作烧饼。未发时食一枚，发时又食一枚（《圣惠方》）。

瘭疽已溃车缸脂和梁上尘，傅之（《外台秘要》）。

灸疮不瘥车缸脂涂之，良（《千金方》）。

聤耳脓血绵裹车辖脂塞之（《外台秘要》）。

诸虫入耳车缸脂涂孔中，自出（梅师方）。

针刺入肉车脂摊纸上如钱大，贴上。二日一易，三五次即出（《集玄方》）。

败船茹音如。〇《别录·下品》

【集解】〔弘景曰〕此是大艑艑刮竹茹以补漏处者。〔时珍曰〕古人以竹茹。今人只以麻筋和油石灰为之。

【主治】平。疗妇人崩中，吐血、痢血不止（《别录》）。治金疮，刮败船茹灰傅之，功同牛胆石灰（苏颂）。

【附方】旧一，新二。

妇人遗尿船故茹为末，酒服三钱（《千金方》）。

月水不断船茹一斤净洗，河水四升半，煮二升半，分二服（《千金方》）。

妇人尿血方同上。

故木砧《拾遗》

【释名】百味（《拾遗》）、□几（〖《拾遗》〗）。

几上屑

〔主治〕吻上馋疮，烧末傅之（藏器）。

砧上垢

〔主治〕卒心腹痛。又凡人病后食、劳复，取当时来参病人行止脚下土一钱许（男左女右），和垢及鼠头一（或鼠屎三七）枚煮服，神效（藏器）。干霍乱，不吐不利，烦胀欲

死，或转筋入腹，取屠儿几垢一鸡子大，温酒调服，得吐即愈。又主唇疮、耳疮、虫牙（时珍）。

【附方】新二。

唇紧疮裂屠几垢烧存性，傅之（《千金方》）。

小儿耳疮屠几上垢，傅之（《千金方》）。

杓音妁。〇《拾遗》

【释名】〔时珍曰〕木曰杓，瓠曰瓢。杓者勺也；瓢者漂也。

【主治】人身上结筋，打之三下，自散（藏器）。

瓠瓢见《菜部》。

箸（筯）《拾遗》

【释名】箸（〖《说文》〗）。〔时珍曰〕古箸以竹，故字从竹。近人兼用诸木及象牙为之矣。

【主治】吻上燕口疮，取箸头烧灰傅之。又狂狗咬者，乞取百家箸，煎汁饮（藏器）。咽喉痹塞，取漆箸烧烟，含咽烟气入腹，发咳即破（时珍）。

甑《唐本草》

〔校正〕并入《拾遗》瓦甑、故甑蔽。

【集解】〔时珍曰〕黄帝始作甑、釜。北人用瓦甑，南人用木甑，夷人用竹甑。术家云：凡甑鸣、釜鸣者，不得惊怖。但男作女拜，女作男拜，即止，亦无殃咎。《感应类从志》云：瓦甑之契，投枭自止。注云：取故甑书“契”字，置墙上，有枭鸣时投之，自止也。

瓦甑

〔主治〕魇寐不寤，取覆人面，疾打破之（藏器）。

甑垢一名阴胶。〖《炮炙论》〗

〔主治〕口舌生疮，刮傅之（时珍）。

〔发明〕〔时珍曰〕《雷氏炮炙论·序》云：知疮所在，口点阴胶。注云：取甑中气垢少许于口中，即知脏腑所起，直彻至患处，知痛所在，可医也。

甑带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煮汁服，除腹胀痛，脱肛，胃反，小便失禁、不通及淋，中恶尸注。烧灰，封金疮，止血，止痛，出刃（苏恭）。主大小便不通，疟疾，妇人带下，小儿脐疮、重舌、夜啼，癜风白驳（时珍）。

〔发明〕〔志曰〕江南以蒲为甑带，取久用败烂者用之。取其久被蒸气，故能散气也。

〔附方〕旧五，新六。

小便不通以水四升，洗甑带取汁，煮葵子二升半，分三服（《圣惠方》）。

大小便闭甑带煮汁，和蒲黄方寸匕服，日三次（《千金方》）。

五色带下甑带煮汁，温服一盏，日二服（《千金方》）。

小儿下血甑带灰涂乳上，饮之（《外台秘要》）。

小儿夜啼甑带悬户上，即止（《子母秘录》）。

小儿重舌甑带烧灰，傅舌下（《圣惠方》）。

小儿鹅口方同上。

小儿脐疮甑带烧灰傅之（《子母秘录》）。

五色丹毒甑带烧灰，鸡子白和，涂之（《卫生易简方》）。

沙芒眯目甑带灰，水服一钱（《外台秘要》）。

草石在咽不出。方同上。

故甑蔽《拾遗》。或作闭。

〔主治〕无毒。主石淋，烧研，水服三指撮。又主盗汗（藏器）。烧灰，水服三撮，治喉

闭咽痛及食复，下死胎（时珍）。

〔发明〕〔时珍曰〕甑蔽通气，理似优于甑带。《雷氏炮炙论·序》云：弊箪淡卤。注云：常使旧甑中箪，能淡盐味。此物理之相感也。

〔附方〕新二。

胎死腹中及衣不下者。取炊蔽，户前烧末，水服即下（《千金方》）。

骨疽出骨愈而复发，骨从孔中出，宜疮上灸之。以乌雌鸡一只，去肉取骨，烧成炭，以三家甑蔽、三家砧木（刮屑）各一两，皆烧存性，和导疮中，碎骨当出尽而愈（《千金方》）。

锅盖《纲目》

【主治】牙疳、阴疳，取黑垢，同鸡□脛黄皮灰、蚕茧灰、枯矾等分为末，米泔洗后频傅之（时珍）。

饭箩《拾遗》

【释名】筐（〖《说文》〗）。〔藏器曰〕以竹为之，南方人谓之筐。

【主治】时行病后食、劳复，烧取方寸匕，水服（藏器）。

蒸笼《纲目》

【主治】取年久竹片，同弊帚扎缚草、旧麻鞋底系及蛇蜕皮，烧灰，擦白癜风（时珍。〇《圣惠方》）。

炊单布《纲目》

【主治】坠马，及一切筋骨伤损，张仲景方中用之（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王璆《百一选方》云：一人因开甑，热气蒸面，即浮肿眼闭。一医以意取久用炊布烧灰存性为末，随傅随消。盖此物受汤上之气多，故用此引出汤毒。亦犹盐水取咸味，以类相感也。

故炊帚《拾遗》

【主治】人面生白驳，以月食夜，和诸药烧灰，苦酒调傅之（藏器）。

弊帚《纲目》

【释名】篲（〖《说文》〗）。〔时珍曰〕许慎《说文》云：帚从手持巾，以扫除也。竹帚曰彗。凡竹枝、荆苕、黍秫、茭蒲、芒草、落帚之类，皆可为帚也。

【主治】白驳癞风，烧灰入药（时珍）。

【附方】新二。

白驳风弊帚、弊帛、履底、甑带、脯腊、蝉颈、蛇皮等分，以月食时合烧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仍以醇醋和涂之。忌食发风物。此乃徐王方也（《古今录验》）。

身面疣目每月望子时，以秃帚扫疣目上，三七遍（《圣惠方》）。

簸箕舌《纲目》

【释名】〔时珍曰〕簸扬之箕也。南人用竹，北人用杞柳为之。

【主治】重舌出涎，烧研，酒服一钱。又主月水不断（时珍。〇《千金》《圣惠》）。

【附方】新一。

催生簸箕淋水一盏，饮数口（《集玄方》）。

竹篮《拾遗》

【释名】〔藏器曰〕竹器也。

【主治】取耳烧灰，傅狗咬疮（藏器）。

鱼笱《纲目》

【释名】〔时珍曰〕徐坚《初学记》云：取鱼之器曰笱（音

苟），曰笛（音留），曰罘（音孤），曰篚（音罩），曰罺（音抄）也。

【主治】旧笱须：疗鱼骨哽，烧灰，粥饮服方寸匕（时珍。〇《肘后方》）。

鱼网《拾遗》

【释名】罟（〖《周易》〗）。〔时珍曰〕《易》云：庖牺氏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

【主治】鱼骨哽者，以网覆颈，或煮汁饮之，当自下（藏器）。亦可烧灰，水服，或乳香汤服。甚者并进三服（时珍）。

草麻绳索《纲目》

【释名】〔时珍曰〕小曰索，大曰绳。

【主治】大腹水病，取三十枚去皮，研水三合，旦服，日中当吐下水汁。结囊若不尽，三日后再作。未尽更作。瘥后，禁水饮、咸物（时珍）。

【附方】新二。

断瘟不染以绳度所住户中壁，屈绳结之，即不染也（《肘后方》）。

消渴烦躁取七家井索，近瓶口结处，烧灰。新汲水服二钱，不过三五服效（《圣惠方》）。

马绊绳《纲目》

【主治】煎水，洗小儿痫（苏恭）。烧灰，掺鼻中疮（时珍）。

缚猪绳《纲目》

【主治】小儿惊啼，发歇不定，用腊月者烧灰，水服少许（藏器）。

牛鼻拳音卷。〇《纲目》

【释名】〔时珍曰〕穿牛鼻绳木也。

【主治】木拳：主小儿痫。草拳：烧研，傅小儿鼻下疮（《别录》）。草拳灰：吹喉风有效。木拳：煮汁或烧灰酒服，治消渴（时珍）。

【附方】新二。

消渴饮水牛鼻木二个（男用牝牛，女用牡牛者，洗剉），人参、甘草各半两，大白梅十个，水四碗，煎三碗，热服甚妙（《普济方》）。

冬月皲裂牛鼻绳末，和五倍子末，填入薄纸，贴之（《救急

方》）。

厕筹《拾遗》

【主治】难产，及霍乱身冷转筋，于床下烧取热气彻上。亦主中恶鬼气。此物最微，其功可录（藏器）。

【附方】新二。

小儿惊窜两眼看地不上者。皂角烧灰，以童尿浸刮屎柴竹用火烘干为末，贴其囟门，即苏（王氏《小儿方》）。

小儿齿迟正旦，取尿坑中竹木刮涂之，即生（《圣惠方》）。

尿桶《纲目》

旧板

〔主治〕霍乱吐利，煎水服。山村宜之（时珍。〇《如宜方》）。

旧箍

〔主治〕脚缝搔痒，或疮有窍，出血不止，烧灰傅之。年久者佳（时珍）。

《本草纲目》三十八卷终

第三十九卷　虫部

目录

李时珍曰：虫乃生物之微者，其类甚繁，故字从三虫会意。按《考工记》云：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注（咮同）鸣、旁鸣、翼鸣、腹鸣、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其物虽微，不可与麟、凤、龟、龙为伍；然有羽、毛、鳞、介、倮之形，胎、卵、风、湿、化生之异，蠢动含灵，各具性气。录其功，明其毒，故圣人辨之。况蜩、蜚、蚁、蚳，可供馈食者，见于《礼记》；蜈、蚕、蟾、蝎，可供匕剂者，载在方书。《周官》有庶氏除毒蛊，剪氏除蠹物，蝈氏去蛙黾，赤发氏除墙壁狸虫（蠼螋之属），壶涿氏除水虫（狐蜮之属）。则圣人之于微琐，罔不致慎。学者可不究夫物理而察其良毒乎？于是集小虫之有功、有害者为《虫部》，凡一百零六种。分为三类：曰卵生，曰化生，曰湿生。旧本《虫鱼》部三品，共二百三十六种。今析出《鳞》《介》二部，并入六种，移八种入《禽》《兽》《服器》部，自《有名未用》移入六种，《木部》移入二种。

《神农本草经》二十九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十七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一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二十四种唐陈藏器

《海药本草》一种唐李珣

《开宝本草》二种宋马志

《图经本草》二种宋苏颂

《日华本草》一种宋人大明

《证类本草》二种宋唐慎微

《本草会编》一种明汪机

《本草纲目》二十六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甄权《药性》

唐杨损之《删繁》

南唐陈士良《食性》

宋掌禹锡《补注》

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吴瑞《日用》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唐孙思邈《千金》

孟诜《食疗》

蜀韩保昇《重注》

寇宗奭《衍义》

元李杲《法象》

朱震亨《补遗》

明汪颖《食物》

虫之一卵生类上二十三种

蜂蜜《本经》　灵雀附

蜜蜡《本经》

蜜蜂《本经》

土蜂《别录》

大黄蜂《别录》

露蜂房《本经》

竹蜂《拾遗》

赤翅蜂《拾遗》

独脚蜂《拾遗》

蠮螉《本经》（即果蠃）　雄黄虫附

虫白蜡《会编》

紫钿《唐本草》（即紫梗）

五倍子《开宝》百药煎

螳螂、桑螵蛸《本经》

雀瓮《本经》（即天浆子）

蚕《本经》

原蚕《别录》（即晚蚕）

石蚕《本经》　云师、雨虎附

九香虫《纲目》

海蚕《海药》

雪蚕《纲目》

枸杞虫《拾遗》

蘹香虫《纲目》

右附方旧六十四，新二百零五。

虫之一卵生类上二十三种

蜂蜜《本经·上品》

【释名】蜂糖（俗名），生岩石者名石蜜（《本经》）、石饴（同上）、岩蜜（〖《拾遗》〗）。〔时珍曰〕蜜以密成，故谓之蜜。《本经》原作石蜜，盖以生岩石者为良耳，而诸家反致疑辩。今直题曰蜂蜜，正名也。

【正误】〔恭曰〕上蜜出氐、羌中最胜。今关中白蜜，甘美耐久，全胜江南者。陶以未见，故以南土为胜耳。今以水牛乳煎沙糖作者，亦名石蜜。此蜜既蜂作，宜去石字。〔宗奭曰〕《嘉祐本草》石蜜有二：一见《虫鱼》，一见《果部》。乳糖既曰石蜜，则《虫部》石蜜，不当言石矣，石字乃白字误耳，故今人尚言白沙蜜。盖新蜜稀而黄，陈蜜白而沙也。〔藏器曰〕岩蜜出南方岩岭间，入药最胜，石蜜宜改为岩字。苏恭是荆襄间人，地无崖险，不知石蜜之胜故也。〔时珍曰〕按：《别录》云：石蜜生诸山石中，色白如膏者良。则是蜜取山石者为胜矣。苏恭不考山石字，因乳糖同名而欲去石字；寇氏不知真蜜有白沙而伪蜜稀黄，但以新久立说，并误矣。凡试蜜以

烧红火箸插入，提出起气是真，起烟是伪。

【集解】〔《别录》曰〕石蜜生武都山谷、河源山谷及诸山石间。色白如膏者良。〔弘景曰〕石蜜即崖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小酸，食之心烦，其蜂黑色似□。其木蜜悬树枝作之，色青白。土蜜在土中作之，色亦青白，味酸。人家及树空作者亦白，而浓厚味美。今出晋安檀崖者多土蜜，云最胜。出东阳临海诸处，及江南向西者多木蜜。出於潜、怀安诸县者多崖蜜。亦有树木及人家养者。诸蜜例多添杂及煎煮，不可入药。必须亲自看取，乃无杂耳。凡蜂作蜜，皆须人小便以酿诸花，乃得和熟，状似作饴须蘖也。〔藏器曰〕寻常蜜亦有木中作者、土中作者。北方地燥，多在土中，南方地湿，多在木中。各随土地所宜，其蜜一也。崖蜜别是一蜂，如陶所说出南方崖岭间，房悬崖上，或土窟中。人不可到，但以长竿刺令蜜出，以物承取，多者至三四石，味酸色绿，入药胜于凡蜜。张华《博物志》云：南方诸山，幽僻处出蜜蜡。蜜蜡所着，皆绝岩石壁，非攀缘所及。惟于山顶以篮舆悬下，遂得采取。蜂去余蜡在石，有鸟如雀，群来啄之殆尽，名曰灵雀。至春蜂归如旧，人亦占护其处，谓之蜜塞。此即石蜜也。〔颂曰〕食蜜亦有两种：一在山林木上作房，一在人家作窠槛收养之，蜜皆浓厚味美。近世宣州有黄连蜜，色黄，味小苦，主目热。雍、洛间有梨花蜜，白如凝脂。亳州太清宫有桧花蜜，色小赤。柘城县有何首乌蜜，色更赤。并蜂采其花作之，各随花性之温凉也。〔宗奭曰〕山蜜多在石中木上，有经一二年者，气味醇厚。人家者，一岁二取，气味不足，故不及，且久收易酸也。〔时珍曰〕陈藏器所谓灵雀者，小鸟也。一名蜜母，黑色。正月则至岩石间寻求安处，群蜂随之也。南方有之。

【修治】〔敦曰〕凡炼蜜一斤，只得十二两半是数。若火少、火过，并用不得。〔时珍曰〕凡炼沙蜜，每斤入水四两，银、石器内，以桑柴火慢炼，掠去浮沫，至滴水成珠不散乃用，谓之水火炼法。又法：以器盛，置重汤中煮一日，候滴水不散，取用亦佳，且不伤火也。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微温。〔颖曰〕诸蜜气味，当以花为主。冬、夏为上，秋次之，春则易变而酸。闽、广蜜极热，以南方少霜雪，诸花多热也。川蜜温，西蜜则凉矣。〔刘完素曰〕蜜成于蜂，蜂寒而蜜温，同质异性也。〔时珍曰〕蜂蜜生凉熟温，不冷不燥，得中和之气，故十二脏腑之病，罔不宜之。但多食亦生湿热虫□，小儿尤当戒之。王充《论衡》云：蜂虿禀太阳火气而生，故毒在尾。蜜为蜂液，食多则令人毒，不可不知。炼过则无毒矣。〔宗奭曰〕蜜虽无毒，多食亦生诸风也。〔朱震亨曰〕蜜喜入脾。西北高燥，故人食之有益。东南卑湿，多食则害生于脾也。〔思邈曰〕七月勿食生蜜，令人暴下霍乱。青赤酸㖞者，食之心烦。不可与生葱、莴苣同食，令人利下。食蜜饱后，不可食鲊，令人暴亡。

【主治】心腹邪气，诸惊痫痉，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众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延年神仙（《本经》）。养脾气，除心烦，饮食不下，止肠澼，肌中疼痛，口疮，明耳目（《别录》）。牙齿疳□，唇口疮，目肤赤障，杀虫（藏器）。治卒心痛及赤白痢，水作蜜浆，顿服一碗止；或以姜汁同蜜各一合，水和顿服。常服，面如花红（甄权）。治心腹血刺痛，及赤白痢，同生地黄汁各一匙服，即下（孟诜）。同薤白捣，涂汤火伤，即时痛止（宗奭）。〇《肘后》：用白蜜涂上，竹膜贴之，日三。和营卫，润脏腑，通三焦，调脾胃（时珍）。

【发明】〔弘景曰〕石蜜道家丸饵，莫不须之。仙方亦单炼服食，云致长生不老也。〔时珍曰〕蜂采无毒之花，酿以小便而成蜜，所谓臭腐生神奇也。其入药之功有五：清热也，补中也，解毒也，润燥也，止痛也。生则性凉，故能清热；熟则性温，故能补中。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濡泽，故能润燥；缓可以去急，故能止心腹、肌肉、疮疡之痛；和可以致中，故能调和百药，而与甘草同功。张仲景治阳明结燥，大便不通，蜜煎导法，诚千古神方也。〔诜曰〕但凡觉有热，四肢不和，即服蜜浆一碗，甚良。又点目中热膜，以家养白蜜为上，木蜜次之，崖蜜更次之也。与姜汁熬炼，治癞甚效。

【附方】旧十三，新六。

大便不通张仲景《伤寒论》云：阳明病，自汗，小便反利，大便硬者，津液内竭也，蜜煎导之。用蜜二合，铜器中微火煎之，候凝如饴状，至可丸，乘热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寸半许。候冷即硬，纳便道中，少顷即通也。〇一法，加皂角、细辛（为末）少许，尤速。

噫不下食取崖蜜含，微微咽下（《广利方》）。

产后口渴用炼过蜜，不计多少，熟水调服，即止（《产书》）。

难产横生蜂蜜、真麻油各半碗，煎减半服，立下（《海上方》）。

天行虏疮比岁有病天行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疗，数日必死。瘥后疮瘢黯色，一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世人云：建武中，南阳击虏所得，仍呼为虏疮。诸医参详疗之，取好蜜通摩疮上，以蜜煎升麻，数数拭之（《肘后方》）。

痘疹作痒难忍，抓成疮及疱，欲落不落。百花膏：用上等石

蜜，不拘多少，汤和，时时以翎刷之。其疮易落，自无瘢痕（《全幼心鉴》）。

瘾疹瘙痒白蜜不以多少，好酒调下，有效（《圣惠方》）。

五色丹毒蜜和干姜末傅之（《肘后》）。

口中生疮蜜浸大青叶含之（《药性论》）。

阴头生疮以蜜煎甘草涂之瘥（《外台》）。

肛门生疮肛门主肺，肺热即肛塞肿缩生疮。白蜜一升，猪胆汁一枚相和。微火煎令可丸，丸三寸长作挺，涂油纳下部，卧令后重，须臾通泄（梅师）。

热油烧痛以白蜜涂之（梅师）。

疔肿恶毒用生蜜与隔年葱研膏，先刺破涂之。如人行五里许，则疔出，后以热醋汤洗去（《济急仙方》）。

大风癞疮取白蜜一斤，生姜二斤捣取汁。先秤铜铛斤两，下姜汁于蜜中消之，又秤之，令知斤两。即下蜜于铛中，微火煎令姜汁尽，秤蜜斤两在，即药已成矣。患三十年癞者，平旦服枣许大一丸，一日三服，温酒下。忌生冷醋滑臭物。功用甚多，不能一一具之（《食疗》方）。

面上□点取白蜜和茯苓末涂之，七日便瘥也（孙真人《食忌》）。

目生珠管以生蜜涂目，仰卧半日，乃可洗之。日一次（《肘后方》）。

误吞铜钱炼蜜服二升，可出矣（葛氏方）。

诸鱼骨鲠以好蜜稍稍服之令下（葛氏）。

拔白生黑治年少发白。拔去白发，以白蜜涂毛孔中，即生黑发。不生，取梧桐子捣汁涂上，必生黑者（梅师方）。

蜜蜡《本经·上品》

【释名】〔弘景曰〕生于蜜中，故谓蜜蜡。〔时珍曰〕蜡犹鬣也。蜂造蜜蜡而皆成鬣也。

【集解】〔《别录》曰〕蜡生武都山谷蜜房木石间。〔弘景曰〕蜂先以此为蜜跖，煎蜜亦得之。初时极香软。人更煮炼，或少加醋酒，便黄赤，以作烛色为好。今医家皆用白蜡，但取削之，于夏月暴百日许，自然白也。卒用之，烊内水中十余遍，亦白。〔宗奭曰〕新蜡色白，随久则黄。白蜡乃蜡之精英者也。〔时珍曰〕蜡乃蜜脾底也。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黄者俗名黄蜡，煎炼极净色白者为白蜡，非新则白而久则黄也。与今时所用虫造白蜡不同。

【气味】甘，微温，无毒。〔之才曰〕恶芫花、齐蛤。

【主治】蜜蜡：主下痢脓血，补中，续绝伤金疮，益气，不饥，耐老（《本经》）。〔权曰〕和松脂、杏仁、枣肉、茯苓等分合成，食后服五十丸，便不饥。〔颂曰〕古人荒岁多食蜡以度饥，但合大枣咀嚼，即易烂也。**白蜡：疗久泄澼后重见白脓，补绝伤，利小儿。久服轻身不饥**（《别录》）。**孕妇胎动，下血不绝，欲死。以鸡子大，煎三五沸，投美酒半升服，立**

瘥。又主白发，镊去，消蜡点孔中，即生黑者（甄权）。

【发明】〔时珍曰〕蜜成于蜡，而万物之至味，莫甘于蜜，莫淡于蜡，得非厚于此必薄于彼耶？蜜之气味俱厚，属乎阴也，故养脾；蜡之气味俱薄，属乎阳也，故养胃。厚者味甘，而性缓质柔，故润脏腑；薄者味淡，而性啬质坚，故止泄痢。张仲景治痢有调气饮，《千金方》治痢有胶蜡汤，其效甚捷，盖有见于此欤？又华佗治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白蜡方寸匕，鸡子黄一个，石蜜、苦酒、发灰、黄连末，各半鸡子壳。先煎蜜、蜡、苦酒、鸡子四味令匀，乃纳连、发，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尽，神效无比也。此方用之，屡经效验，乃知《本经》主下痢脓血之言，深当膺服也。

【附方】旧六，新十五。

仲景调气饮治赤白痢，小腹□痛不可忍，下重，或面青手足俱变者。用黄蜡三钱，阿胶三钱，同溶化，入黄连末五钱，搅匀，分三次热服，神妙（《金匮》）。

《千金》胶蜡汤治热痢，及妇人产后下痢。用蜡二棋子大，阿胶二钱，当归二钱半，黄连三钱，黄檗一钱，陈廪米半升，水三升，煮米至一升，去米入药，煎至一钟，温服神效（《千金方》）。

急心疼痛用黄蜡灯上烧化，丸芡子大，百草霜为衣。井水下三丸。

肺虚咳嗽立效丸：治肺虚膈热，咳嗽气急烦满，咽干燥渴，欲饮冷水，体倦肌瘦，发热减食，喉音嘶不出。黄蜡（溶滤令净，浆水煮过）八两，再化作一百二十丸，以蛤粉四两为衣养药。每服一丸，胡桃半个，细嚼温水下，即卧，闭口不语，日二（《普济方》）。

肝虚雀目黄蜡不以多少，溶汁取出，入蛤粉相和得所。每用刀子切下二钱，以猪肝二两批开，掺药在内，麻绳扎定。水一碗，同入铫子内煮熟，取出乘热蒸眼。至温，并肝食之，日二，以平安为度，其效如神（《集验方》）。

头风掣疼湖南押衙颜思退传方：用蜡二斤，盐半斤相和，于鐩罗中溶令相入，捏作一兜鍪，势可合脑大小。搭头至额，其痛立止也（《经验方》）。

脚上转筋刘禹锡《传信方》：用蜡半斤销之，涂旧绢帛上，随患大小阔狭，乘热缠脚，须当脚心，便着袜裹之，冷即易。仍贴两手心（《图经》）。

暴风身冷暴风，通身冰冷如瘫缓者。用上方法，随所患大小阔狭摊贴，并裹手足心。

风毒惊悸同上方法。

破伤风湿如疟者。以黄蜡一块，热酒化开服，立效。与玉真散对用，尤妙（《瑞竹堂方》）。

代指疼痛以蜡、松胶相和，火炙笼指，即瘥（《千金翼》）。

脚上冻疮浓煎黄蜡涂之（姚和众）。

狐尿刺人肿痛。用热蜡着疮，并烟熏之，令汁出即愈（《肘后方》）。

犬咬疮发以蜡炙溶，灌入疮中（葛氏方）。

蛇毒螫伤以竹筒合疮上，溶蜡灌之，效（徐王方）。

汤火伤疮焮赤疼痛，毒腐成脓。用此拔热毒，止疼痛，敛疮口。用麻油四两，当归一两，煎焦去滓。入黄蜡一两，搅化放冷，摊帛贴之，神效（《医林集要》）。

臁胫烂疮用桃、柳、槐、椿、楝五枝，同荆芥煎汤，洗拭净。以生黄蜡摊油纸上，随疮大小贴十层，以帛拴定。三日一洗，除去一层不用，一月痊愈（《医林集要》）。

娠胎漏黄蜡一两，老酒一碗，溶化热服，顷刻即止（《药性论》）。

呃逆不止黄蜡烧烟熏，二三次即止（《医方摘要》）。

霍乱吐利蜡一弹丸，热酒一升化服，即止（《肘后方》）。

诸般疮毒臁疮、金疮、汤火等疮。用黄蜡一两，香油三两，黄丹半两，同化开，顿冷，瓶收。摊贴（王仲勉《经验方》）。

蜜蜂《本经·上品》

【释名】蜡蜂（《纲目》）、蜯（〖《玉篇》〗）。〔时珍曰〕蜂尾垂锋，故谓之蜂。蜂有礼范，故谓之蜯。《礼记》云：范则冠而蝉有緌。《化书》云：蜂有君臣之礼。是矣。

【集解】〔《别录》曰〕蜂子生武都山谷。〔颂曰〕今处处有之，即蜜蜂子也。在蜜脾中，如蚕蛹而白色。岭南人取头足未成者，油炒食之。〔时珍曰〕蜂子，即蜜蜂子未成时白蛹也。《礼记》有雀、鷃、蜩、范，皆以供食，则自古食之矣。其蜂有三种：一种在林木或土穴中作房，为野蜂；一种人家以器收养者，为家蜂，并小而微黄，蜜皆浓美；一种在山岩高峻处作房，即石蜜也，其蜂黑色似牛虻。三者皆群居有王。王大于众蜂，而色青苍。皆一日两衙，应潮上下。凡蜂之雄者尾锐，雌者尾歧，相交则黄退。嗅花则以须代鼻，采

花则以股抱之。按王元之《蜂记》云：蜂王无毒。窠之始营，必造一台，大如桃李。王居台上，生子于中。王之子尽复为王，岁分其族而去。其分也，或铺如扇，或圆如罂，拥其王而去。王之所在，蜂不敢螫。若失其王，则众溃而死。其酿蜜如脾，谓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惰而不作。呜呼！王之无毒，似君德也。营巢如台，似建国也。子复为王，似分定也。拥王而行，似卫主也。王所不螫，似遵法也。王失则溃，守义节也。取惟得中，似什一而税也。山人贪其利，恐其分而刺其子，不仁甚矣！

蜜蜂

蜂子

【气味】甘，平、微寒，无毒。〔大明曰〕凉，有毒。食之者须以冬瓜、苦荬、生姜、紫苏制其毒。〔之才曰〕畏黄芩、芍药、牡蛎、白前。

【主治】风头，除蛊毒，补虚羸伤中。久服令人光泽，好颜色，不老（《本经》）。〔弘景曰〕酒渍傅面，令人悦白。轻身益气，治心腹痛，面目黄，大人小儿腹中五虫从口吐出者（《别录》）。

主丹毒风疹，腹内留热，利大小便涩，去浮血，下乳汁，妇人带下病（藏器）。大风疠疾（时珍）。

【发明】〔时珍曰〕蜂子古人以充馔品，故《本经》《别录》著其功效，而《圣济总录》治大风疾，兼用诸蜂子，盖亦足阳明、太阴之药也。

【附方】新一。

大风疠疾须眉堕落，皮肉已烂成疮者。用蜜蜂子、胡蜂子、黄蜂子（并炒）各一分，白花蛇、乌蛇（并酒浸，去皮、骨，炙干）、全蝎（去土，炒）、白僵蚕（炒）各一两，地龙（去土，炒）半两，蝎虎（全者，炒）、赤足蜈蚣（全者，炒）各十五枚，丹砂一两，雄黄（醋熬）一分，龙脑半钱，右为末。每服一钱匕，温蜜汤调下，日三五服（《总录》）。

土蜂《别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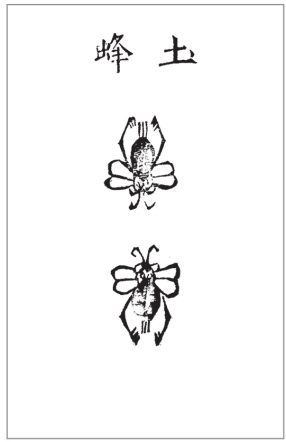
〔校正〕旧与蜜蜂子同条，今分出。

【释名】蜚零（《本经》）、蟺蜂（音惮。〖郭璞〗）、马蜂（〖郭璞〗）。〔颂曰〕郭璞注《尔雅》云：今江东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为土蜂，即马蜂也。荆、巴间呼为蟺蜂。

【集解】〔《别录》曰〕土蜂生武都山谷。〔藏器曰〕土蜂穴居作房，赤黑色，最大，螫人至死，亦能酿蜜，其子亦大而白。〔颂曰〕土蜂子，江东人亦啖之。又有木蜂似土蜂，人亦食其子。然则蜜蜂、土蜂、木蜂、黄蜂子俱可食。大抵蜂类同科，其性效不相远矣。

蜂

〔主治〕烧末，油和，傅蜘蛛咬疮。〔藏器曰〕此物能食蜘蛛，取其相伏也。



土蜂

蜂子

〔气味〕甘，平，有毒。〔大明曰〕同蜜蜂。〇畏亦同也。

〔主治〕痈肿（《本经》）。嗌痛（《别录》）。利大小便，治妇人带下（《日华》）。功同蜜蜂子（藏器）。酒浸傅面，令人悦白（时珍）。

〔附方〕新一。

面黑令白土蜂子未成头翅者，炒食，并以酒浸傅面（《圣惠方》）。

房

〔主治〕痈肿不消。为末，醋调涂之，干更易之。不入服食（《药性》）。疗疔肿疮毒（时珍）。

〔附方〕新一。

疔肿疮毒已笃者，二服即愈，轻者一服立效。用土蜂房一个，蛇蜕一条，黄泥固济，煅存性，为末。每服一钱，空心好酒下。少顷腹中大痛，痛止，其疮已化为黄水矣（《普济》）。

大黄蜂《别录》

〔校正〕旧与蜜蜂同条，今分出。

【释名】黑色者名胡蜂（《广雅》）、壶蜂（《方言》）、𧊒𧊒蜂（音钩娄。〖弘景〗）、玄瓠蜂（〖《衍义》〗）。〔时珍曰〕凡物黑色者，谓之胡。其壶、瓠、𧊒𧊒，皆象形命名也。𧊒𧊒，苦瓠之名。《楚辞》云“玄蜂若壶”，是矣。大黄蜂色黄，𧊒𧊒蜂色黑，乃一类二种也。陶说为是。苏颂以为一种，非矣。然蜂蛹、蜂房，功用则一。故不必分条。

【集解】〔弘景曰〕大黄蜂子，乃人家屋上者及𧊒𧊒蜂也。〔颂曰〕大黄蜂子，在人家屋上作房及大木间𧊒𧊒蜂之子也。岭南人取其子作馔食之。其蜂黄色，比蜜蜂更大。按《岭表录异》云：宣、歙人好食蜂儿。山林间大蜂结房，大者如巨钟，其房数百层。土人采时，着草衣蔽身，以捍其毒螫。复以烟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缘崖木断其蒂。一房蜂儿五六斗至一石。拣状如蚕蛹莹白者，以盐炒暴干，寄入京洛，以为方物。然房中蜂儿三分之一翅足已成，则不堪用。据此，则木上作房，盖𧊒𧊒之类。然今宣城蜂子，乃掘地取之，似土蜂

也。郭璞注《尔雅》云：土蜂乃大蜂，在地中作房；木蜂似土蜂而小，江东人并食其子。然则二蜂皆可食久矣。大抵性味亦不相远也。

蜂子

【气味】甘，凉，有小毒。〔大明曰〕见蜜蜂下。

【主治】心腹胀满痛，干呕，轻身益气（《别录》）。治雀卵斑，面疱。余功同蜜蜂子（时珍）。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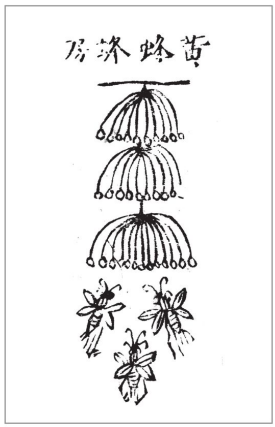
雀斑面疱七月七日取露蜂子，于漆碗中水酒浸过，滤汁，调胡粉傅之（《普济方》）。

露蜂房《本经·中品》

【释名】蜂肠（《本经》）、蜂勦（勦与窠同）、百穿（并《别录》）、紫金沙（〖《圣济总录》〗）。

【集解】〔《别录》曰〕露蜂房生牂牁山谷。七月七日采，阴干。〔弘景曰〕此蜂房多在树腹中及地中。今曰露蜂房，当用人家屋间及树枝间苞裹者。乃远举牂牁，未解所以。〔恭曰〕此房悬在树上得风露者。其蜂黄黑色，长寸许，螫马、牛及人，乃至欲死。非人家屋下小小蜂房也。〔韩保昇曰〕此树上大黄蜂窠也。所在皆有，大者如瓮，小者如桶。十一月、十二月采之。〔宗奭曰〕露蜂房有二种：一种小而色淡黄，窠长六七寸至一尺，阔二三寸，如蜜脾下垂一边，多在丛木深林之中，谓之牛舌蜂；一种多在高木之上，或屋之下，外面围如三四斗许，或一二斗，中有窠如瓠状，由此得名玄瓠蜂，其色赤黄，大于诸蜂。今人皆兼用之。〔敦曰〕蜂房有四件：一

名革蜂窠，大者一二丈围，在树上、内窠小隔六百二十个，大者至一千二百四十个，其裹粘木蒂是七姑木汁，其盖是牛粪沫，其隔是叶蕊也；二名石蜂窠，只在人家屋上，大小如拳，色苍黑，内有青色蜂二十一个，或只十四个，其盖是石垢，其粘处是七姑木汁，其隔是竹蛀也；三名独蜂窠，大小如鹅卵大，皮厚苍黄色，是小蜂肉并蜂翅，盛向里只有一个蜂，大如小石燕子许，人马被螫着立亡也。四名是草蜂窠也。入药以革蜂窠为胜。〔时珍曰〕革蜂，乃山中大黄蜂也，其房有重重如楼台者。石蜂、草蜂，寻常所见蜂也。独蜂，俗名七里蜂者是矣，其毒最猛。



大黄蜂、露蜂房

【修治】〔敦曰〕凡使革蜂窠，先以鸦豆枕等同拌蒸，从巳至未时，出鸦豆枕了，晒干用。〔大明曰〕入药并炙用。

【气味】苦，平，有毒。〔《别录》曰〕咸。〔之才曰〕恶干姜、丹参、黄芩、芍药、牡蛎。

【主治】惊痫瘈疭，寒热邪气，癫疾，鬼精蛊毒，肠痔。火熬之良（《本经》）。**疗蜂毒、毒肿。合乱发、蛇皮烧灰，以酒日服二方寸**

匕，治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瘥（《别录》）。疗上气赤白痢，遗尿失禁。烧灰酒服，主阴痿。水煮，洗狐尿刺疮。服汁，下乳石毒（苏恭）。煎水，洗热病后毒气冲目。炙研，和猪脂，涂瘰疬成瘘（苏颂）。煎水漱牙齿，止风虫疼痛。又洗乳痈、蜂疔、恶疮（大明）。

【发明】〔时珍曰〕露蜂房，阳明药也。外科、齿科及他病用之者，亦皆取其以毒攻毒，兼杀虫之功焉耳。

【附方】旧十五，新十八。

小儿卒痫大蜂房一枚，水三升，煮浓汁浴之，日三四次佳（《千金方》）。

脐风湿肿久不瘥者。蜂房烧末，傅之效（《子母秘录》）。

手足风痹黄蜂窠大者一个（小者三四个），烧灰，独头蒜一碗，百草霜一钱半，同捣傅上。一时取下，埋在阴处。忌生冷、荤腥（《乾坤秘韫》）。

风气瘙痒及瘾疹。《集验方》：蜂房（炙）、蝉蜕等分，为末。酒服一钱，日三服。〇《梅师方》：用露蜂房煎汁二升，入芒硝傅之，日五次。

风热牙肿连及头面。用露蜂房，烧存性，研末，以酒少许调，噙漱之（《十便良方》）。

风虫牙痛露蜂房煎醋，热漱之。〇《袖珍方》：用草蜂房一

枚，盐实孔内烧过，研末擦之，盐汤漱去。或取一块咬之。秘方也。〇《普济方》：用露蜂房一个，乳香三块，煎水漱之。〇又同细辛煎水漱之。〇又露蜂房、全蝎同研，擦之。〇《圣惠》：用蜂房蒂，绵包咬之，效。

喉痹肿痛《普济方》：露蜂房灰、白僵蚕等分，为末。每乳香汤服半钱。〇《食医心镜》：用蜂房烧灰。每以一钱吹入喉内。不拘大人、小儿。

重舌肿痛蜂房炙研，酒和傅之，日三四次（《圣惠方》）。

舌上出血窍如针孔。用紫金沙（即露蜂房顶上实处）一两，贝母四钱，卢会三钱，为末，蜜和丸雷丸大。每用一丸，水一小盏，煎至五分，温服。吐血，温酒调服（《云台方》）。

吐血衄血方同上。

崩中漏下五色，使人无子。蜂房末三指撮，温酒服之，大神效（张文仲方）。

小儿下痢赤白者。蜂房烧末，饮服五分（张杰《子母秘录》）。

小儿咳嗽蜂房二两，洗净烧研。每服一字，米饮下（《胜金方》）。

二便不通蜂房烧末，酒服二三钱，日二服。不拘大人、小儿（《子母秘录》）。

阴痿不兴蜂窠烧研，新汲井水服二钱，可御十女（《岣嵝神书》）。

阴寒痿弱蜂房灰，夜傅阴上，即热起（《千金方》）。

阴毒腹痛露蜂房三钱（烧存性），葱白五寸，同研为丸。男左女右，着手中，握阴卧之，汗出即愈。

寸白蛔虫蜂窠烧存性，酒服一匙。虫即死出（《生生编》）。

乳石热毒壅闷，头痛口干，便漩赤少者。用蜂房煮汁五合服，乳石末从小便中下，大效。〇《图经》云：用十二分炙，以水二升，煮八合，分服。

药毒上攻如圣散：用蜂房、甘草等分。麸炒黄色，去麸为末。水二碗，煎八分，临卧顿服。明日取下恶物（《经验方》）。

鼻外□瘤脓水血出。蜂房炙研，酒服方寸匕，日三服（《肘后方》）。

头上疮癣蜂房研末，腊猪脂和，涂之效（《圣惠方》）。

软疖频作露蜂房二枚，烧存性。以巴豆二十一粒，煎清油二三沸，去豆。用油调傅，甚效（唐氏《得效方》）。

女人妒乳乳痈汁不出，内结成脓肿，名妒乳。用蜂房烧灰，研。每服二钱，水一小盏，煎六分，去渣温服（《济众方》）。

风瘘不合露蜂房一枚，炙黄研末。每以一钱，腊猪脂和涂（《肘后方》）。

下部漏痔大露蜂房烧存性研，掺之。干则以真菜子油调（唐氏《经验方》）。

蜂螫肿疼蜂房为末，猪膏和傅。或煎水洗（《千金方》）。

竹蜂《拾遗》

【释名】留师（〖《拾遗》〗。郭璞作笛师）。

【集解】〔藏器曰〕《方言》云：竹蜂，留师也。蜂如小指大，正黑色，啮竹为窠，蜜如稠糖，酸甜好食。〔时珍曰〕《六帖》云：竹蜜蜂出蜀中。于野竹上结窠，绀色，大如鸡子，长寸许，有蒂。窠有蜜，甘倍常蜜。即此也。按今人家一种黑蜂，大如指头，能穴竹木而居，腹中有蜜，小儿扑杀取食，亦此类也。又《杜阳编》言：外国鸾蜂大十余斤，其蜜碧色，服之成仙。此亦不经之言，未足深信。又有刺蜜、木蜜，生草木上，俱见《果部》本条。木蜜即枳椇。

留师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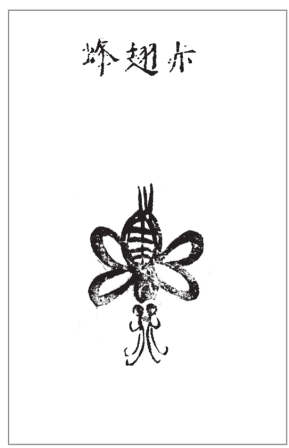
【气味】甘、酸，寒，无毒。

【主治】牙齿□痛及口疮，并含之良（藏器）。

赤翅蜂《拾遗》

【集解】〔藏器曰〕出岭南。状如土蜂，翅赤头黑，大如螃蟹，穿土为窠，食蜘蛛。蜘蛛遥知蜂来，皆狼狈藏隐。蜂以预知其处，食之无遗。〔时珍曰〕此毒蜂穿土作窠者。一种独蜂作窠于木，亦此类也。其窠大如鹅卵，皮厚苍黄色。只有一个蜂，大如小石燕子，人马被螫立亡也。又一种蛤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内。其毒倍常，中人手足辄断，中心胸即圮裂，非方药可疗，惟禁术可制。故元稹诗云："巴蛇蟠窟穴，穴下有巢蜂。近树禽垂翅，依原兽绝踪。微遭断手足，厚毒破心胸。昔甚招魂句，那知眼自逢。"此蜂之毒如此，附见于此。养生远害者，不可不知。

竹蜂



赤翅蜂

【主治】有毒。疗蜘蛛咬，及疔肿疽病，烧黑和油涂之。或取蜂窠土，以酢和涂之，蜘蛛咬处，当得丝出（藏器）。

独脚蜂《拾遗》

【集解】〔藏器曰〕出岭南。似小蜂黑色，一足连树根不得去，不能动摇，五月采之。又有独脚蚁，亦连树根下，能动摇，功用与蜂同。〔时珍曰〕岭南有树小儿、树蛱蝶。及此蜂、蚁，皆生于树，是亦气化，乃无情而生有情也。《酉阳杂俎》云：岭南毒菌，夜有光，经雨则腐化为巨蜂，黑色，其喙若锯，长三分余，啮人甚毒。物类之变化不一有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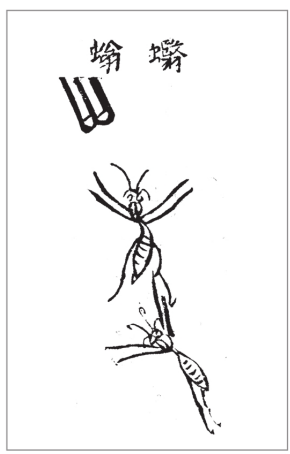
【主治】疔肿痈疽，烧研和油涂之（藏器）。

蠮螉音噎翁。〇《本经·下品》

【释名】土蜂（《别录》）、细腰蜂（《庄子》）、蜾蠃（《诗经》）、蒲芦（《尔雅》）。〔弘景曰〕此类甚多。虽名土蜂，不就土中作窟，谓揵土作房尔。〔时珍曰〕蠮螉，象其声也。

【集解】〔《别录》曰〕蠮螉生熊耳川谷及牂牁，或人屋间。〔弘景曰〕今一种蜂，黑色，腰甚细，衔泥于人屋及器物边作房，如并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余枚，满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为粮也。其一种入芦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虫。《诗》云："螟蛉有子，果蠃负之。"言细腰之物无雌，皆取青虫教祝，便变成己子，斯为谬矣。造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耶？圣人有缺，多皆类此。〔韩保昇曰〕按《诗疏》云：螟蛉，桑虫也。果蠃，蒲芦也。言蒲芦负桑虫以成其子也。亦负他虫封之，数日则成蜂飞去。今有人候其封穴，坏而看之，见有卵如粟，在死虫之上，果如陶说。盖诗人知其大而不知其细也。此蜂所在有之，随处作窠，或只或双，不拘土石竹木间也。

独脚蜂



蠮螉

【正误】〔李含光曰〕祝变成子，近有数见者，非虚言也。〔颂曰〕《诗》言："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扬雄《法言》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之变为蜂。陶氏、蜀本皆以为生子如粟，捕诸虫为粮。段成式亦云：书斋多蠮螉窠，祝声可听，开而视之，悉是小蜘蛛，以泥隔之，乃知不独负桑虫也。数说不同。然物类变化，固不可度。蚱蝉生于转丸，衣鱼生于瓜子之类非一。桑虫、蜘蛛之变为蜂，不为异也。如陶所说卵如粟者，未必非祝

虫而成之也。宋齐丘所谓蠮螉之虫，孕螟蛉之子，传其情，交其精，混其气，和其神，随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动无定情，万物无定形。斯言得之矣。〔宗奭曰〕诸家之说，终不敢舍《诗》之义。尝拆窠视之，果有子如半粟米大，色白而微黄。所负青菜虫，却在子下，不与虫相着。陶说近之。〔时珍曰〕蠮螉之说各异。今通考诸说，并视验其卵，及蜂之双双往来，必是雌雄。当以陶氏、寇氏之说为正，李氏、苏氏之说为误。按《解颐新语》云：果蠃自有卵如粟，寄在虫身。其虫不死不生，久则渐枯，子大食之而出。正如蝇卵寄附于蚕身，久则卵化，穴茧而出也。《列子》言纯雄无雌，其名稚蜂，《庄子》言细腰者化，则自古已失之矣。罗愿《尔雅翼》云：陶说实当物理。但以此疑圣人，则不知《诗》之本旨矣。《诗》云："螟蛉有子，果蠃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盖言国君之民，为他人所取尔。说者不知似字，乃似续之似，误以为如似之似，遂附会其说尔。尤云"鸱鸮鸱鸮，既取我子"，亦可谓鸮以众鸟为子乎？今屡破其房，见子与他虫同处，或子已去而虫存空壳，或虫成蛹而子尚小。盖虫终不坏，至其成蛹，子乃食之而出也。近时王浚川著《雅述》，亦云：年年验之，皆如陶氏之说焉。

【气味】辛，平，无毒。〔大明曰〕有毒。入药炒用。

【主治】久聋，咳逆毒气，出刺出汗（《本经》）。**疗鼻窒**（《别录》）。**治呕逆。生研，能罢竹木刺**（大明）。〇《岣嵝书》云：五月五日，取蠮螉阴干为末，用兵死人血丸，置衣领中，云令人畏伏。

土蜂窠见《土部》。

【附录】雄黄虫〔《别录·有名未用》曰〕明目，辟兵不祥，益气力。状如蠮螉。

虫白蜡《会编》

【集解】〔机曰〕虫白蜡与蜜蜡之白者不同，乃小虫所作也。其虫食冬青树汁，久而化为白脂，粘敷树枝。人谓虫屎着树而然，非也。至秋刮取，以水煮溶，滤置冷水中，则凝聚成块矣。碎之，文理如白石膏而莹澈。人以和油浇烛，大胜蜜蜡也。〔时珍曰〕唐宋以前，浇烛、入药所用白蜡，皆蜜蜡也。此虫白蜡，则自元以来，人始知之，今则为日用物矣。四川、湖广、滇南、闽岭、吴越东南诸郡皆有之。以川、滇、衡、永产者为胜。蜡树枝叶状类冬青，四时不凋。五月开白花成丛，结实累累，大如蔓荆子，生青熟紫。冬青树子，则红色也。其虫大如虮虱，芒种后则延缘树枝，食汁吐涎，粘于嫩茎，化为白脂，乃结成蜡，状如凝霜。处暑后则剥取，谓之蜡渣。若过白露，即粘住难刮矣。其渣炼化滤净，或甑中蒸化，沥下器中，待凝成块，即为蜡也。其虫嫩时白色作蜡，及老则赤黑色，乃结苞于树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渐长，大如鸡头子，紫赤色，累累抱枝，宛若树之结实也。盖虫将遗卵作房，正如雀瓮、螵蛸之类尔。俗呼为蜡种，亦曰蜡子。子内皆白卵，如细虮，一包数百。次年立夏日摘下，以箬叶包之，分系各树。芒种后苞拆卵化，虫乃延出叶底，复上树作蜡也。树下要洁净，防蚁食其虫。又有水蜡树，叶微似榆，亦可放虫生蜡。甜槠树亦可产蜡。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生肌止血定痛，补虚续筋接骨（震亨）。入丸散服，杀瘵虫（时珍）。

【发明】〔震亨曰〕白蜡属金，禀受收敛坚强之气，为外科要药。与合欢皮同入长肌肉膏中，用之神效，但未试其可服否也。〔时珍曰〕蜡树叶亦治疮肿，故白蜡为外科要药，正如桑螵蛸与桑木之气相通也。

【附方】新一。

头上秃疮蜡烛频涂，勿令日晒，久则自然生发（《集玄方》）。

紫钟音矿。〇《唐本草》

〔校正〕原与骐驎竭同条，今自《木部》分入此。

【释名】赤胶（苏恭）、紫梗（〖《真腊记》〗）。〔时珍曰〕钟与矿同。此物色紫，状如矿石，破开乃红，故名。今南番连枝折取，谓之紫梗是矣。

【集解】〔恭曰〕紫钟，紫色如胶。作赤麋皮及宝钿，用为假色，亦以胶宝物。云蚁于海畔树藤皮中为之。紫钟树名渴廪，骐驎竭树名渴留，正如蜂造蜜也。研取用之。《吴录》所谓赤胶是也。〔珣曰〕《广州记》云：紫钟生南海山谷。其树紫赤色，是木中津液结成，可作胡胭脂，余滓则玉作家用之。骐驎竭乃紫钟树之脂也。〔志曰〕按《别本》注言：紫钟、骐驎竭二物同条，功效全别。紫钟色赤而黑，其叶大如盘，钟从叶上出。骐驎竭色黄而赤，从木中出，

如松脂也。〔颂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紫钟树出真腊国，彼人呼为勒佉。亦出波斯国。木高丈许，枝叶郁茂，叶似橘柚，经冬不凋。三月开花，白色，不结子。天有雾露及雨沾濡，其枝条即出紫钟。波斯使者所说如此。而真腊使者言：是蚁运土上于树端作窠，蚁壤得雨露凝结而成紫钟。昆仑出者善，波斯次之。又《交州地志》亦云：本州岁贡紫钟，出于蚁壤。乃知与血竭俱出于木而非一物，明矣。今医家亦罕用，惟染家须之。〔宗奭曰〕紫钟状如糖霜，结于细枝上，累累然，紫黑色，研破则红。今人用造绵䌷菽，迩来亦难得。〔时珍曰〕紫钟出南番。乃细虫如蚁、虱，缘树枝造成，正如今之冬青树上小虫造白蜡一般，故人多插枝造之。今吴人用造胭脂。按张勃《吴录》云：九真移风县，有土赤色如胶。人视土知其有蚁，因垦发。以木枝插其上，则蚁缘而上，生漆凝结，如螳螂、螵蛸子之状。人折漆以染絮物，其色正赤，谓之蚁漆赤絮。此即紫钟也。血竭乃其树之脂膏，别见《木部》。

紫钟

【气味】甘、咸，平，有小毒。〔大明曰〕无毒。

【主治】五脏邪气，金疮带下，破积血，生肌止痛，与骐驎竭大同小异（苏恭）。湿痒疮

疥，宜入膏用（李珣）。益阳精，去阴滞气（《太清伏炼法》）。

【附方】新三。

齿缝出血紫矿、乳香、麝香、白矾等分，为末，掺之。水漱（《卫生易简方》）。

产后血运狂言失志。用紫钟一两，为末。酒服二钱匕（徐氏《家传方》）。

经水不止日渐黄瘦。紫矿末，每服二钱，空心白汤下（《杨氏家藏方》）。

五倍子宋《开宝》

〔校正〕自《木部》移入此。

【释名】文蛤（《开宝》）、百虫仓（《拾遗》），法酿过名百药煎（〖《蒙筌》〗）。〔时珍曰〕五倍当作五構，见《山海经》。其形似海中文蛤，故亦同名。百虫仓，会意也。百药煎，隐名也。

【集解】〔志曰〕五倍子在处有之。其子色青，大者如拳，而内多虫。〔颂曰〕以蜀中者为胜。生于肤木叶上，七月结实，无花。其木青黄色。其实青，至熟而黄。九月采子，曝干，染家用之。〔时珍曰〕五倍子，宋《开宝本草》收入《草部》，《嘉祐本草》移入《木部》。虽知生于肤木之上，而不知其乃虫所造也。肤木，即盐肤子木也（详见《果部》盐麸子下）。此木生丛林处者，五六月有小虫如蚁，食其汁，老则遗种，结小球于叶间，正如蛄蟖之作雀瓮，蜡虫之作蜡子也。初起甚小，渐渐长坚，其大如拳。或小如菱，形状圆

长不等。初时青绿，久则细黄，缀于枝叶，宛若结成。其壳坚脆，其中空虚，有细虫如蠛蠓。山人霜降前采取，蒸杀货之。否则虫必穿坏，而壳薄且腐矣。皮工造为百药煎，以染皂色，大为时用。他树亦有此虫球，不入药用，木性殊也。

五倍子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齿宣疳□，肺脏风毒流溢皮肤，作风湿癣疮，瘙痒脓水，五痔下血不止，小儿面鼻疳疮（《开宝》）。肠虚泄痢，为末，熟汤服之（藏器）。生津液，消酒毒，治中蛊毒、毒药（《日华》）。口疮掺之，便可饮食（宗奭）。敛肺降火，化痰饮，止咳嗽、消渴、盗汗、呕吐、失血、久痢、黄病、心腹痛、小儿夜啼，乌须发，治眼赤湿烂，消肿毒、喉痹，敛溃疮、金疮，收脱肛、子肠坠下（时珍）。

【发明】〔震亨曰〕五倍子属金与水，噙之善收顽痰，解热毒，佐他药尤良。黄昏咳嗽，乃火气浮入肺中，不宜用凉药，宜五倍、五味敛而降之。〔时珍曰〕盐麸子及木叶，皆酸咸寒凉，能除痰饮咳嗽，生津止渴，解热毒酒毒，治喉痹下血血痢诸病。五倍子乃虫食其津液结成者，故所主治与之同功。其味酸咸，能敛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其气寒，能散热毒疮肿；其性收，能除泄痢湿烂。

【附方】旧二，新六十九。

虚劳遗浊玉锁丹：治肾经虚损，心气不足，思虑太过，真阳不固，漩有余沥，小便白浊如膏，梦中频遗，骨节拘痛，面黧肌瘦，盗汗虚烦，食减乏力。此方性温不热，极有神效。用五倍子一斤，白茯苓四两，龙骨二两，为末，水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食前用盐汤送下，日三服（《和剂方》）。

寐中盗汗五倍子末、荞麦面等分，水和作饼，煨熟。夜卧待饥时，干吃二三个，勿饮茶水，甚妙（《集灵》）。

自汗盗汗常出为自汗，睡中出为盗汗。用五倍子研末，津调填脐中，缚定，一夜即止也（同上）。

心疼腹痛五倍子生研末。每服一钱，铁杓内炒，起烟黑色者为度。以好酒一钟，倾入杓内，服之立止（邵真人《经验方》）。

消渴饮水五倍子为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危氏《得效》）。

小儿呕吐不定。用五倍子二个（一生一熟），甘草一握（湿纸裹，煨过），同研为末。每服半钱，米泔调下，立瘥（《经验后方》）。

小儿夜啼五倍子末，津调，填于脐内（杨起《简便方》）。

暑月水泄五倍子末，饭丸黄豆大。每服二十丸，荷叶煎水下，即时见效（余居士《选奇方》）。

热泻下痢五倍子一两，枯矾五钱，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汤送下（邓笔峰《杂兴》方）。

泻痢不止五倍子一两，半生半烧，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红痢烧酒下；白痢水酒下；水泄米汤下。〇《集灵》：用五倍子末，每米饮服一钱。

滑痢不止用五倍子醋炒七次，为末。米汤送下。

脾泄久痢五倍子（炒）半斤，仓米（炒）一升，白丁香、细辛、木香各三钱，花椒五钱，为末。每服一钱，蜜汤下，日二服。忌生冷、鱼肉（《集灵方》）。

赤痢不止文蛤炒研末，水浸乌梅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乌梅汤下。

肠风下血五倍子、白矾各半两，为末，顺流水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米饮下。忌酒（《本事方》）。

脏毒下血五倍子不拘多少，为末，大鲫鱼一枚，去肠胃鳞腮，填药令满，入瓶内煅存性，为末。每服一钱，温酒下（王璆《百一选方》）。

粪后下血不拘大人、小儿。五倍子末，艾汤服一钱（《全幼心鉴》）。

肠风脏毒下血不止。五倍子半生半烧，为末，陈米饭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粥饮送下，日三服（《圣惠》）。

酒痢肠风下血。见百药煎。

小儿下血肠风脏毒。五倍子末，炼蜜丸小豆大。每米饮服二十丸（郑氏）。

大肠痔疾五倍子煎汤熏洗，或烧烟熏之，自然收缩（《直指方》）。

脱肛不收《三因方》：用五倍子末三钱，入白矾一块，水一碗煎汤，洗之立效。〇《简便》：用五倍子半斤，水煮极烂，盛坐桶上熏之。待温，以手轻托上。内服参、芪、升麻药。〇《普济方》：用五倍子、百草霜等分，为末，醋熬成膏。鹅翎扫傅上。即入。

产后肠脱五倍子末，掺之。或以五倍子、白矾煎汤，熏洗（《妇人良方》）。

女人阴血因交接伤动者：五倍子末掺之，良（熊氏）。

孕妇漏胎五倍子末，酒服二钱，神效（《朱氏集验方》）。

风毒攻眼肿痒涩痛不可忍者，或上下睑、眦赤烂，或浮翳、瘀肉侵睛。神效驱风散：用五倍子一两，蔓荆子一两半，为末。每服二钱，水二盏，铜、石器内煎汁去滓，乘热洗。留滓再煎用。大能明目去涩（《博济方》）。

小便尿血五倍子末，盐梅捣和，丸梧子大。每空心酒服五十丸（《集简方》）。

风眼赤烂《集灵方》：用五倍子煅存性，为末。入飞过黄丹少许，傅之。日三上，甚良。〇《普济方》：用五倍子研末傅之。名拜堂散。

烂弦风眼五倍子、铜青、白墡土等分，为末。热汤泡开，闭目淋洗。冷即再热洗之。眼弦不可入汤（《济急方》）。

眼中弩肉方同上。

耳疮肿痛五倍子末，冷水调涂。湿则干掺之（《海上名方》）。

聤耳出脓《普济方》：用五倍子末吹之。〇《经验》用五倍子（焙干）一两，全蝎（烧存性）三钱，为末。掺耳中。

鼻出衄血五倍子末，吹之。仍以末同新绵灰等分，米饮服二钱。

牙缝出血不止者。五倍子烧存性，研末，傅之即止（《卫生易简方》）。

牙齿动摇及外物伤动欲落者。五倍子、干地龙（炒）等分，为末。先以姜揩过，然后傅之（《御药院方》）。

牙龈肿痛五倍子一两，瓦焙研末。每以半钱傅痛处，片时吐去涎。内服去风热药（杨子建《护命方》）。

风牙肿痛五倍子一钱，黄丹、花椒各五分，为末，掺之即止也。〇五倍末，冷水调，涂颊外，甚效。

唇紧作痛五倍子、诃子等分，为末，傅之（《端效方》）。

天行口疮五倍子末掺之，吐涎即愈（庞氏《伤寒论》）。

咽中悬痈舌肿塞痛。五倍子末、白僵蚕末、甘草末等分，白梅肉捣和，丸弹子大。噙咽，其痈自破也（朱氏《经验方》）。

口舌生疮《儒门事亲》：赴筵散：用五倍子、密陀僧等分，为末。浆水漱过，干贴之。《院方》加晚蚕蛾。〇澹寮方：用五倍子一两，滑石半两，黄檗（蜜炙）半两，为末，漱净掺之，便可饮食。

白口恶疮状似木耳。不拘大人、小儿，并用五倍子、青黛等分，为末，以筒吹之（《端效方》）。

走马牙疳五倍子、青黛、枯矾、黄檗等分，为末。先以盐汤漱净，掺之，立效（《便览》）。

牙龈疳臭五倍子（炒焦）一两，枯矾、铜青各一钱，为末。先以米泔漱净，掺之。绝效方也（《集简方》）。

疳蚀口鼻五倍子烧存性研末，掺之（《普济方》）。

小儿口疳白矾装入五倍子内，烧过同研，掺之（《简便方》）。

下部疳疮《全幼心鉴》：用五倍子、枯矾等分。研末。先以齑水洗过，搽之。〇《杏林摘要》：用五倍子、花椒（去子，炒）各一钱，细辛（焙）三分，为末。先以葱汤洗净，搽之。一二日生肉也。

阴囊湿疮出水不瘥。用五倍子、腊茶各五钱，腻粉少许，研末。先以葱椒汤洗过，香油调搽，以瘥为度（《太平圣惠方》）。

鱼口疮毒初起，未成脓者：用南五倍子，炒黄研末，入百草霜等分，以腊醋调，涂于患处。一日一夜即消（《杏林摘要》）。

一切诸疮五倍子、黄檗等分，为末。傅之（《普济方》）。

一切肿毒五倍子，炒紫黑色，蜜调，涂之。〇《简便》：治一切肿毒，初起无头者。五倍子、大黄、黄檗等分，为末。新汲水调涂四围，日三五次。

一切癣疮五倍子（去虫）、白矾（烧过）各等分，为末，搽之。干则油调（《简便方》）。

癞头软疖及诸热疮。用五倍子七个，研末，香油四两，熬至一半，布绞去渣，搽之。三四遍即可。勿以水洗之（《普济方》）。

风癞湿烂五倍子末，津调涂之（同上）。

头疮热疮风湿诸毒。用五倍子、白芷等分，研末。掺之，脓水即干。如干者，以清油调涂（《卫生易简方》）。

疮口不收五倍焙，研末。以腊醋脚调，涂四围，效。

一切金疮五倍子、降真香等分，炒，研末。傅之，皮肉自痊。名啄合山（《拔萃方》）。

金疮出血不止者。五倍子末贴之。若闭气者，以五倍子末二钱，入龙骨末少许，汤服，立效（谈野翁方）。

杖疮肿痛五倍子去穰，米醋浸一日，慢火炒黄，研末，干掺之。不破者，醋调涂之（《卫生易简方》）。

手足皲裂五倍子末，同牛骨髓，填纳缝中，即安也（《医方大成》）。

鸡骨哽咽五倍子末，掺入喉中，即化下（《海上名方》）。

小儿脱肛五倍子为末。先以艾绒卷倍子末成筒，放便桶内，以瓦盛之。令病者坐于桶上，以火点着，使药烟熏入肛门，其肛自上。随后将白矾为末，复搽肛门，其肛自紧，再不复脱。

鱼口便毒五倍子不拘多少，以净瓦器盛之，用陈醋熬成膏，用绵布摊贴之。如干即换，三五次即愈。

偏坠气痛用五倍子一个，放食盐少许在内，以火纸包定，用水浸湿，放文武火灰内，煨存性，为末，酒调服。

染乌须发《圣济总录》：用针砂八两，米醋浸五日，炒略红色，研末。五倍子、百药煎、没石子各二两，诃黎勒皮三两，研末各包。先以皂荚水洗髭须，用米醋打荞麦面糊，和针砂末傅上，荷叶包，过一夜，次日取去。以荞麦糊四味傅之一日，洗去即黑。〇《杏林摘要》：用五倍子一斤研末，铜锅炒之，勿令成块。如有烟起，即提下搅之。从容上火慢炒，直等色黑为度。以湿青布包扎，足踏成饼，收贮听用。每用时，以皂角水洗净须发。用五倍子一两，红铜末（酒炒）一钱六分，生白矾六分，诃子肉四分，没石子四分，硇砂一分，为末。乌梅、酸榴皮煎汤。调匀碗盛，重汤煮四五十沸，待如饴状。以眉掠刷于须发上，一时洗去，再上包住。次日洗去，以核桃油润之。半月一染，甚妙。

中河豚毒五倍子、白矾末等分，以水调下（出《事林广记》）。

百药煎

〔修治〕〔时珍曰〕用五倍子为粗末。每一斤，以真茶一两煎浓汁，入酵糟四两，擂烂拌和，器盛置糠缸中罨之，待发起如发面状即成矣。捏作饼丸，晒干用。〔嘉谟曰〕入药者，五倍子（鲜者）十斤舂细，用瓷缸盛，稻草盖，盦七日夜。取出再捣，入桔梗、甘草末各二两，又盦一七。仍捣仍盦，满七次，取出捏饼，晒干用。如无鲜者，用干者水渍为之。**又方**五倍子一斤，生糯米一两（滚水浸过），细茶一两，上右共研末，入罐内封固，六月要一七，取开配合用。**又方**五倍子一斤（研末），酒曲半斤，细茶一把（研末）。右用小蓼汁调匀，入钵中按紧，上以长稻草封固。另用箩一个，多着稻草，将药钵坐草中，上以稻草盖，置净处。过一七后，看药上长起长霜，药则已成矣。或捏作丸，或作饼，晒干才可收用。

〔气味〕酸、咸、微甘，无毒。

〔主治〕清肺化痰定嗽，解热生津止渴，收湿消酒，乌须发，止下血，久痢脱肛，牙齿宣□，面鼻疳蚀，口舌糜烂，风湿诸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百药煎，功与五倍子不异。但经酿造，其体轻虚，其性浮收，且味带余甘，治上焦心肺、咳嗽痰饮、热渴诸病，含噙尤为相宜。

〔附方〕新二十二。

敛肺劫嗽百药煎、诃黎勒、荆芥穗等分为末，姜汁入蜜和丸芡子大。时时噙之（《丹溪心法》）。

定嗽化痰百药煎、片黄芩、橘红、甘草各等分，共为细末，蒸饼丸绿豆大。时时干咽数丸，佳（《濒湖医案》）。

清气化痰百药煎、细茶各一两，荆芥穗五钱，海螵蛸一钱，蜜丸芡子大。每服噙一丸，妙（笔峰《杂兴》）。

染乌须发川百药煎一两，针砂（醋炒）、荞麦面各半两。先洗须发，以荷叶熬醋调刷，荷叶包一夜，洗去即黑，妙（《普济方》）。

沐发除□百药煎末，干搽发上，一夜，篦之（同上）。

揩牙乌须川百药煎半两，玄胡索三钱，雄黄三钱，为末。先以烂研生姜擦牙去涎，用此揩牙，以津洗目。日日用之，甚佳（《普济》）。

牙痛引头方同上。

风热牙痛百药煎泡汤噙嗽（《圣济总录》）。

牙龈疳蚀百药煎、五倍子、青盐（煅）各一钱半，铜绿一钱，为末。日掺二三次，神效（《普济方》）。

炼眉疮癣小儿面湮疮，又名炼银疮，乃母受胎时，食酸辣邪物所致。用百药煎五钱，生白矾二钱，为末，油调搽之（《外科精义》）。

脚肚生疮初起如粟米大，搔之不已，成片包脚相交，黄水出，痒不可忍，久成痼疾。用百药煎末唾调，逐疮四围涂之，自外入内（先以贯众煎汤洗之），日一次（《医林集要》）。

乳结硬痛百药煎末。每服三钱，酒一盏，煎数沸，服之取效（《经验方》）。

肠痈内痛大枣（连核烧存性）、百药煎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温酒服，日一，取效（《直指方》）。

大肠便血百药煎、荆芥穗（烧存性）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圣惠方》）。

肠风下血百药煎二两，半生用，半炒存性，为末，饭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名圣金丸（王璆《百一选方》）。

大肠气痔作痛下血。百药煎末，每服三钱，稀粥调服，日二次（《集简》）。

肠风脏毒下血者。用百药煎（烧存性）、乌梅（连核烧过）、白芷（不见火），为末，水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米饮下（《济生》）。

酒痢下血百药煎、五倍子、陈槐花等分，焙研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送下（《本事方》）。

下痢脱肛百药煎一块，陈白梅三个，木瓜一握，以水一碗，煎半碗。日二服（《圣济总录》）。

男妇血淋用真百药煎、车前子（炒）、黄连各三钱半，木香二钱，滑石一钱，为末。空心灯草汤服二钱，日二服（《普济方》）。

消暑止渴百药煎、腊茶等分为末，乌梅肉捣和，丸芡子大。每含一丸。名水瓢丸（《事林广记》）。

五倍子内虫

〔主治〕赤眼烂弦，同炉甘石末乳细，点之（时珍）。

螳螂、桑螵蛸《本经·上品》

【释名】螳螂（音当郎。〖《尔雅》〗）、刀螂（《纲目》）、拒斧（《说文》）、不过（《尔雅》）、蚀疣（音尤。〖《本经》〗）。其子房名螵蛸（音飘绡。〖《广雅》〗）、蜱蛸（音皮。〖《尔雅》〗）、□蟭（音煳焦。〖郭璞〗）、致神（《别录》）、野狐鼻涕（〖《酉阳杂俎》〗）。〔颂曰〕《尔雅》云：莫貂、螳蠰、不过，螳螂也。其子蜱蛸。郭璞云：江东呼为石螂。〔时珍曰〕螳螂，两臂如斧，当辙不避，故得当郎之名。俗呼为刀螂，兖人谓之拒斧，又呼不过也。代人谓之天马，因其首如骧马也。燕赵之间谓之蚀疣。疣即疣子，小肉赘也。今人病疣者，往往捕此食之，其来有自矣。其子房名螵蛸者，其状轻飘如绡也。村人每炙焦饲小儿，云止夜尿，则□蟭、致神之名，盖取诸此。《酉阳杂俎》谓之野狐鼻涕，象形也。又扬雄《方言》

云：螳螂或谓之髦，或谓之蜱蜱。齐兖以东谓之敷常。螵蛸亦名夷冒。

螳螂、桑螵蛸

【集解】〔弘景曰〕螳螂俗呼石螂，逢树便产，以桑上者为好，是兼得桑皮之津气也。惟连枝断取者为真，伪者亦以胶着桑枝之上也。〔保昇曰〕螵蛸在处有之，螳螂卵也。多在小桑树上，丛荆棘间。三四月中，一枝出小螳螂数百枚。〔时珍曰〕螳螂，骧首奋臂，修颈大腹，二手四足，善缘而捷，以须代鼻，喜食人发，能翳叶捕蝉。或云术家取翳作法，可以引形。深秋乳子作房，粘着枝上，即螵蛸也。房长寸许，大如拇指，其内重重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蛆卵，至芒种节后一齐出。故《月令》有云“仲夏螳螂生”也。

【修治】〔《别录》曰〕桑螵蛸生桑枝上，螳螂子也。二月、三月采，蒸过火炙用。不尔令人泄。〔敦曰〕凡使勿用杂树上生者，名螺螺。须觅桑树东畔枝上者。采得去核子，用沸浆水浸淘七次，锅中熬干用。别作修事无效也。〔韩保昇曰〕三四月采得，以热浆水浸一伏时，焙干，于柳木灰中炮黄用。

螳螂

〔主治〕小儿急惊风搐搦，又出箭镞。生者能食疣目（时珍）。

〔发明〕〔时珍曰〕螳螂，古方不见用者，惟《普济方》治惊风，吹鼻定搐法中用之，盖亦蚕、蝎定搐之义。古方风药多用螵蛸，则螳螂治风，同一理也。又《医林集要》出箭镞亦用之。

〔附方〕新二。

惊风定搐中分散：用螳螂一个，蜥蜴一条，赤足蜈蚣一条，各中分之，随左右研末。记定男用左，女用右。每以一字吹鼻内，搐之。吹左即左定，吹右即右定也（《普济》）。

箭镞入肉不可拔者。用螳螂一个，巴豆半个，同研，傅伤处。微痒且忍，极痒乃撼拔之。以黄连、贯众汤洗拭，石灰傅之。

桑螵蛸

〔气味〕咸、甘，平，无毒。〔之才曰〕得龙骨，疗泄精。畏旋覆花（戴椹）。

〔主治〕伤中疝瘕阴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闭腰痛，通五淋，利小便水道（《本经》）。疗男子虚损，五脏气微，梦寐失精遗溺。久服益气养神（《别录》）。炮熟空心食之，止小便利（甄权）。

〔发明〕〔时珍曰〕桑螵蛸，肝、肾、命门药也，古方盛用之。〔权曰〕男子肾衰精自出，及虚而小便利者，加而用之。〔颂曰〕古今方漏精及风药中，多用之。〔宗奭曰〕男女虚损，肾衰阴痿，梦中失精遗溺，白浊疝瘕，不可阙也。邻家一男子，小便日数十

次。如稠米泔，心神恍惚，瘦瘁食减，得之女劳。令服桑螵蛸散药，未终一剂而愈。其药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补心气，止小便数。用桑螵蛸、远志、龙骨、菖蒲、人参、茯神、当归、龟甲（醋炙）各一两，为末。卧时，人参汤调下二钱。如无桑上者，即用他树者，以炙桑白皮佐之。桑白皮行水，以接螵蛸就肾经也。

〔附方〕旧三，新七。

遗精白浊盗汗虚劳。桑螵蛸（炙）、白龙骨等分，为细末。每服二钱，空心用盐汤送下（《外台》）。

小便不通桑螵蛸（炙黄）三十枚，黄芩二两，水煎。分二服（《圣惠》）。

妇人胞转小便不通。用桑螵蛸炙为末，饮服方寸匕，日三（《产书》）。

妇人遗尿桑螵蛸酒炒为末，姜汤服二钱（《千金翼》）。

娠遗尿不禁。桑螵蛸十二枚，为末。分二服，米饮下（《产乳书》）。

产后遗尿或尿数。桑螵蛸（炙）半两，龙骨一两，为末。每米饮服二钱（徐氏《胎产方》）。

咽喉肿塞桑上螳螂窠一两（烧灰），马屁勃半两，研匀，蜜丸梧子大。煎犀角汤，每服三五丸（《总病论》）。

咽喉骨哽桑螵蛸醋煎，呷之（《经验良方》）。

底耳疼痛桑螵蛸一个（烧存性），麝香一字，研末。每用半字，掺入神效。有脓先缴净（《经验方》）。

小儿软疖桑螵蛸烧存性，研末，油调傅之（危氏方）。

雀瓮《本经·下品》

【释名】雀儿饭瓮（《蜀本》）、**蛅蜥房**（《别录》音髯斯）、**蚝虫窠**（音刺。〖《纲目》〗）、**躁舍**（《本经》）、**天浆子**（《图经》）、**棘刚子**（《衍义》）、**红姑娘**（《纲目》）、**毛虫**（〖《说文》〗）。〔藏器曰〕毛虫作茧，形如瓮，故名雀瓮。俗呼雀痈，声相近也。〔保昇曰〕雀好食其瓮中子，故俗呼雀儿饭瓮。〔弘景曰〕蛅蜥背毛螫人，故名蚝（音刺），与蛓同。〔时珍曰〕俗呼毛虫，又名杨痴子，因有螫毒也。此虫多生石榴树上，故名天浆。天浆乃甜榴之名也。〔宗奭曰〕多在棘枝上，故曰棘刚子。

螳螂、桑螵蛸

【集解】〔《别录》曰〕雀瓮出汉中。生树枝间，蛅蜥房也。八月采，蒸之。〔弘景曰〕蛅蜥，蚝虫也。在石榴树上。其背毛螫人。生卵形如鸡子，大如巴豆。〔藏器曰〕蚝虫好在果树上，大小如蚕，身面背上有五色斑毛，有毒能刺螫人。欲老者，口中吐白汁，凝聚渐硬，正如雀卵。其虫以瓮为茧，在中成蛹，如蚕之在茧也。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子于叶间如蚕子。陶言其生卵如鸡子，误矣。

〔恭曰〕雀瓮在树间，似螵蛸虫。此物紫白裥斑，状似砗磲文可爱也。〔时珍曰〕蛅蠥处处树上有之，牡丹上尤多。入药惟取榴棘上、房内有蛹者，正如螵蛸取桑上者。

【气味】甘，平，无毒。〔《日华》曰〕有毒。

【主治】寒热结气，蛊毒鬼疰，小儿惊痫（《本经》）。〔颂曰〕今医家治小儿慢惊。用天浆子（有虫者）、白僵蚕、干蝎三物各三枚，微炒捣末。煎麻黄汤，调服一字，日三服。随儿大小加减，大有效也。〔藏器曰〕雀瓮打破取汁，与小儿饮，令无疾。小儿病撮口者，渐渐口撮不得饮乳。但先㪷口傍见血，以瓮研汁涂之。或同鼠妇生捣涂之。今人产子时，凡诸物皆令开口不令闭者，盖厌禳之也。

【附方】新五。

撮口噤风用棘科上雀儿饭瓮子未开口者，取内物和乳汁研，灌之。〇又方：棘刚子五枚，赤足蜈蚣一条，烧存性，研匀，饭丸麻子大。每服三五丸，乳汁下。亦可末服一字（并《圣惠》）。

小儿脐风白龙散：用天浆子（有虫者）一枚，真僵蚕（炒）一枚，腻粉少许，研匀。以薄荷自然汁调，灌之。取下毒物神效（《普济方》）。

急慢惊风口眼㖞斜，搐搦痰盛。用天浆子房（去皮，生用）三枚，干蝎（生用）七枚，朱砂一钱，研匀，饭丸粟大。每服二丸，荆芥汤送下（《圣惠方》）。

乳蛾喉痹用天浆子（即红姑娘），徐徐嚼咽。

小儿痫疾棘枝上雀瓮，研，其间虫出，取汁灌之（《圣惠方》）。

蚕《本经·中品》

〔校正〕《拾遗》乌烂蚕及茧卤汁，《嘉祐》蚕退，今并为一。

【释名】自死者名白僵蚕（〖《本经》〗）。〔时珍曰〕蠶从朁，象其头身之形；从□，以其繁也。俗作蚕字者，非矣。蚕音腆，蚯蚓之名也。蚕病风死，其色自白，故曰白僵（死而不朽曰僵）。再养者曰原蚕。蚕之屎曰沙，皮曰蜕，瓮曰茧，蛹曰蜚（音龟），蛾曰罗，卵曰蚖（音允），蚕初出曰□（音苗），蚕纸曰连也。

【集解】〔时珍曰〕蚕，孕丝虫也。种类甚多，有大、小、白、乌、斑色之异。其虫属阳，喜燥恶湿。食而不饮，三眠三起，二十七日而老。自卵出而为□，自□蜕而为蚕，蚕而茧，茧而蛹，蛹而蛾，蛾而卵，卵而复□，亦有胎生者，与母同老，盖神虫也。南粤有三眠、四眠、两生、七出、八出者。其茧有黄、白二色。《尔雅》云：蟓，桑茧也。雠由，樗茧、棘茧、栾茧也。蚢，萧茧也。皆各因所食之叶命名，而蟓即今桑上野蚕也。今之柘蚕与桑蚕并育，即棘茧是也。南海横州有枫茧，丝作钓缗。凡诸草木皆有蚅蠋之类，食叶吐丝，不如蚕丝可以衣被天下，故莫得并称。凡蚕类入药，俱用食桑者。

蚕

白僵蚕

〔修治〕〔《别录》曰〕生颍川平泽。四月取自死者。勿令中湿，有毒不可用。〔弘景曰〕人家养蚕时，有合箔皆僵者，即暴燥都不坏。今见小白似有盐度者为好。〔恭曰〕蚕自僵死，其色自白。陶云似有盐度，误矣。〔颂曰〕所在养蚕处有之。不拘早晚，但用白色而条直、食桑叶者佳。用时去丝绵及子，炒过。〔宗奭曰〕蚕有两三番，惟头番僵蚕最佳，大而无蛆。〔敦曰〕凡使，先以糯米泔浸一日，待蚕桑涎出，如蜗涎浮水上，然后漉出，微火焙干，以布拭净黄肉、毛，并黑口甲了，捣筛如粉，入药。

〔气味〕咸、辛，平，无毒。〔甄权曰〕微温，有小毒。〇恶桑螵蛸、桔梗、茯苓、茯神、萆薢。

〔主治〕小儿惊痫夜啼，去三虫，灭黑黯，令人面色好，男子阴痒病（《本经》）。女子崩中赤白，产后余痛，灭诸疮瘢痕，为末，封疔肿，拔根极效（《别录》）。治口噤发汗。同衣

中白鱼、鹰屎白等分，治疮灭痕（《药性》）。以七枚为末，酒服，治中风失音，并一切风疾，小儿客忤，男子阴痒痛，女子带下（《日华》）。焙研姜汁调灌，治中风、急喉痹欲绝，下喉立愈（苏颂）。散风痰结核瘰疬，头风，风虫齿痛，皮肤风疹，丹毒作痒，痰疟癥结，妇人乳汁不通，崩中下血，小儿疳蚀鳞体，一切金疮，疔肿风痔（时珍）。

〔发明〕〔元素曰〕僵蚕性微温，味微辛，气味俱薄，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去皮肤诸风如虫行。〔震亨曰〕僵蚕属火，兼土与金、木。老得金气，僵而不化。治喉痹者，取其清化之气，从治相火，散浊逆结滞之痰也。〔王贶曰〕凡咽喉肿痛及喉痹，用此下咽立愈，无不效也。大能救人。吴开内翰云：屡用得效。〔时珍曰〕僵蚕，蚕之病风者也。治风化痰，散结行经，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又人指甲软薄者，用此烧烟熏之则厚，亦是此义。盖厥阴、阳明之药，故又治诸血病、疟病、疳病也。

〔附方〕旧十五，新十九。

一切风痰白僵蚕七个（直者），细研，姜汁一茶脚，温水调灌之（《胜金方》）。

小儿惊风白僵蚕、蝎梢等分，天雄尖、附子尖共一钱。微炮为末。每服一字，或半钱，以姜汤调灌之，甚效（寇氏《衍义》）。

风痰喘嗽夜不能卧。白僵蚕（炒研）、好茶末各一两，为末。每用五钱，卧时泡沸汤服（《瑞竹堂方》）。

酒后咳嗽白僵蚕焙研末，每茶服一钱（《怪证奇方》）。

喉风喉痹《仁存》开关散：用白僵蚕（炒）、白矾（半生半烧）等分，为末。每以一钱，用自然姜汁调灌，得吐顽痰，立效。小儿加薄荷、生姜少许，同调。一方用白梅肉和丸，绵裹含之，咽汁也。〇《朱氏集验》：用白僵蚕（炒）半两，生甘草一钱，为末。姜汁调服，涎出立愈。〇《圣惠》：用白僵蚕三七枚，乳香一分，为末。每以一钱烧烟，熏入喉中，涎出即愈。

急喉风痹王氏《博济》如圣散：用白僵蚕、天南星（刮皮）等分，生研为末。每服一字，姜汁调灌，涎出即愈。后以生姜炙过，含之。〇《百一选方》无南星。

撮口噤风面黄赤，气喘，啼声不出。由胎气挟热，流毒心脾，故令舌强唇青，聚口发噤。用直僵蚕二枚去嘴，略炒为末。蜜调傅唇中，甚效（《小儿宫气方》）。

大头风、小儿惊风并用大蒜七个，先烧红地，以蒜逐个于地上磨成膏。却以僵蚕一两（去头、足）安蒜上，碗覆一夜，勿令泄气，只取蚕研末。每用□鼻，口内含水，有效（《普济方》）。

偏正头风并夹脑风，连两太阳穴痛。《圣惠方》：用白僵蚕为末，葱茶调服方寸匕。〇叶椿治头风：用白僵蚕、高良姜等分，为末。每服一钱，临卧时茶服，日二服。

卒然头痛白僵蚕为末（去丝）。每用熟水下二钱，立瘥（《斗门方》）。

牙齿疼痛白僵蚕（直者）、生姜同炒赤黄色，去姜为末。以皂角水调擦之，即止（《普济》）。

风虫牙痛白直僵蚕（炒）、蚕蜕纸（烧）等分，为末。擦之。良久，以盐汤漱口（《直指方》）。

疟疾不止白僵蚕（直者）一个。切作七段，绵裹为丸，朱砂为衣，作一服。日未出时，面向东，用桃、李枝七寸煎汤，吞下（《院方》）。

腹内龟病《普济方》诗云："人间龟病不堪言，肚里生成硬似砖。自死僵蚕白马尿，不过时刻软如绵。"神效。

面上黑黯白僵蚕末，水和搽之（《圣惠方》）。

粉滓面□令人面色好。用白僵蚕、黑牵牛、细辛等分为末。如澡豆，日用之（《斗门方》）。

瘾疹风疮疼痛。白僵蚕焙研，酒服一钱，立瘥（《圣惠》）。

野火丹毒从背上两胁起者。僵蚕二七枚，和慎火草捣涂（杨氏《产乳》）。

小儿鳞体皮肤如蛇皮鳞甲之状，由气血否涩，亦曰胎垢，又曰蛇体。白僵蚕去嘴为末，煎汤浴之。一加蛇蜕（《保幼大全》）。

小儿久疳体虚不食。诸病后天柱骨倒，医者不识，谓之五软者。用白僵蚕（直者），炒研。每服半钱，薄荷酒下。名金灵散（郑氏方）。

小儿口疮通白者。白僵蚕炒黄。拭去黄肉、毛，研末，蜜和傅之，立效（《小儿宫气方》）。

风疳蚀疮同上方。

项上瘰疬白僵蚕为末。水服五分，日三服。十日瘥（《外台》）。

风痔肿痛发、歇不定者，是也。白僵蚕二两。洗剉，炒黄为末，乌梅肉和丸梧桐子大。每姜蜜汤空心下五丸，妙（《胜金方》）。

一切金疮及刀斧伤。白僵蚕炒黄研末，傅之立愈（《斗门》）。

乳汁不通白僵蚕末二钱，酒服。少顷，以脂麻茶一盏热投之，梳头数十遍，奶汁如泉也（《经验后方》）。

崩中下血不止。用白僵蚕、衣中白鱼等分，为末。井华水服之，日三（《千金》）。

重舌木舌僵蚕，为末，吹之，吐痰甚妙。〇一方：僵蚕一钱，黄连（蜜炒）二钱，为末。掺之，涎出为妙（陆氏《积德方》）。

肠风下血僵蚕（炒，去嘴、足）、乌梅肉（焙）各一两，为末，米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食前白汤下，一日三服（笔峰《杂兴》方）。

乌烂死蚕《拾遗》

〔气味〕有小毒。〔藏器曰〕此在簇上乌臭者。

〔主治〕蚀疮有根者，及外野鸡病，并傅之。白死者主白游疹，赤死者主赤游疹（藏器）。

蚕蛹〔瑞曰〕缲丝后蛹子。今人食之，呼小蜂儿。〔思邈曰〕猘犬啮者，终身忌食，发则难免。

〔主治〕炒食，治风及劳瘦。研傅瘑疮恶

疮（大明），为末饮服，治小儿疳瘦，长肌退热，除蛔虫。煎汁饮，止消渴（时珍）。

〔附方〕新一。

消渴烦乱蚕蛹二两，以无灰酒一中盏，水一大盏，同煮取一中盏，澄清，去蚕蛹，温服（《圣惠方》）。

茧卤汁〔藏器曰〕此是茧中蛹汁，非碱卤也。于盐茧瓮下收之。

〔主治〕百虫入肉，□蚀瘙疥，及牛马虫疮。为汤浴小儿，去疮疥，杀虫。以竹筒盛之，浸山蜍、山蛭入肉，蚊子诸虫咬毒。亦可预带一筒，取一蛭入中，并持干海苔一片，亦辟诸蛭（藏器）。

〔发明〕〔藏器曰〕苏恭注蛭云：山人自有疗法，盖此法也。〔时珍曰〕山蛭见蛭条。山蜍（音余），蜘蛛也。啮人甚毒。

蚕茧已出蛾者。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烧灰酒服，治痈肿无头，次日即破。又疗诸疳疮，及下血、血淋、血崩。煮汁饮，止消渴反胃，除蛔虫（时珍）。〔弘景曰〕茧瓮入术用。

〔发明〕〔时珍曰〕蚕茧方书多用，而诸家本草并不言及，诚缺文也。近世用治痈疽代针，用一枚即出一头，二枚即出二头，神效无比。煮汤治消渴，古方甚称之。丹溪朱氏言此物属火，有阴之用，能泻膀胱中相火，引清气上朝于口，故能止渴也。缲丝汤及丝绵煮汁，功并相同。又黄丝绢能补脬，锦灰止血，并见《服器部》。

〔附方〕新五。

痘疮疳蚀脓水不绝。用出了蚕蛾茧，以生白矾末填满，煅枯为末，擦之甚效（陈文中《小儿方》）。

口舌生疮蚕茧五个，包蓬砂，瓦上焙焦为末，抹之。

大小便血茧黄散：治肠风，大小便血，淋沥疼痛。用茧黄、蚕蜕纸（并烧存性）、晚蚕沙、白僵蚕（并炒）等分为末，入麝香少许。每服二钱，用米饮送下，日三服，甚效（《圣惠方》）。

妇人血崩方法同上。

反胃吐食蚕茧十个煮汁，烹鸡子三枚食之，以无灰酒下，日二服，神效。或以缲丝汤煮粟米粥食之（《普济方》）。

蚕蜕

〔释名〕马明退（《嘉祐》）、佛退（〖《百一选方》〗）。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血风病，益妇人（《嘉祐》）。妇人血风（宗奭）。治目中翳障及疳疮（时珍）。

蚕连

〔主治〕吐血鼻洪，肠风泻血，崩中带下，赤白痢。傅疔肿疮（日华）。治妇人血露（宗奭）。牙宣牙痛，牙痈牙疳，头疮喉痹，风癫狂祟。蛊毒药毒，沙证腹痛，小便淋闷，妇人难产及吹乳疼痛（时珍）。

〔发明〕〔禹锡曰〕蚕蜕，今医家多用初出蚕子壳在纸上者，东方诸医用老蚕眠起所蜕皮，功用相近，当以蜕皮为正。入药微炒用。〔宗奭曰〕蚕蜕，当用眠起时所蜕皮。蚕连烧灰亦可用。〔时珍曰〕马明退、蚕连纸，功用相同，亦如蝉蜕、蛇蜕之义。但古方多用蚕纸者，因其易得耳。

〔附方〕旧四，新十五。

吐血不止蚕蜕纸烧存性，蜜和，丸如芡实大。含化咽津（《集验》）。

牙宣牙痈及口疮。并用蚕蜕纸烧灰，干傅之（《集验》）。

风虫牙痛蚕纸烧灰擦之。良久，盐汤漱口（《直指方》）。

走马牙疳《集验》：用蚕蜕纸灰，入麝香少许，贴之。〇《直指》：加白僵蚕等分。

一切疳疮马明退（烧灰）三钱，轻粉、乳香少许。先以温浆水洗净，傅之（《儒门事亲》）。

小儿头疮蚕蜕纸烧存性，入轻粉少许，麻油调傅（《圣惠》）。

缠喉风疾用蚕蜕纸烧存性，炼蜜和丸如芡实大。含化咽津

（《集验》）。

熏耳治聋蚕蜕纸作撚，入麝香二钱，入笔筒烧烟熏之。三次即开。

癫狂邪祟凡狂发欲走，或自高贵称神，或悲泣呻吟，此为邪祟。以蚕纸烧灰，酒、水任下方寸匕。亦治风癫（《肘后方》）。

沙证壮热江南有沙证，状如伤寒，头痛壮热呕恶，手足指末微厥。或腹痛闷乱，须臾杀人。先用蚕蜕纸剪碎，安于瓶中，以碟盖之，滚汤沃之，封固良久。乘热服，暖卧取汗（《活人书》）。

中蛊药毒虽面青脉绝，腹胀吐血者，服之即活。用蚕蜕纸烧存性，为末。新汲水服一钱（《岭南卫生方》）。

中诸药毒用蚕纸数张，烧灰，冷水服（《卫生易简方》）。

小便涩痛不通。用蚕蜕纸烧存性，入麝香少许，米饮每服二钱（王氏《博济方》）。

热淋如血蚕种烧灰，入麝香少许，水服二钱，极效方也（《卫生家宝》）。

崩中不止蚕故纸一张（剪碎炒焦）、槐子（炒黄）各等分，为末。酒服立愈（《卫生易简方》）。

吹奶疼痛马明退烧灰一钱五分，轻粉五分，麝香少许。酒服（《儒门事亲》）。

妇人难产蚕布袋一张，蛇蜕一条，入新瓦中，以盐泥固，煅为末。以榆白皮汤调服（《集成》方）。

妇人断产蚕子故纸一尺，烧为末，酒服。终身不产（《千金》）。

痔漏下血蚕纸半张，碗内烧灰，酒服自除（《奚囊备急》）。

缫丝汤

〔主治〕止消渴，大验（时珍）。

原蚕《别录·中品》

【释名】晚蚕（《日华》）、魏蚕（《方言》）、夏蚕（《广志》）、热蚕（〖《埤雅》〗）。〔弘景曰〕原蚕是重养者，俗呼为魏蚕。〔宗奭曰〕原者有原复敏速之义，此是第二番蚕也。〔时珍曰〕按郑玄注《周礼》云：原，再也。谓再养者。郭璞注《方言》云：魏，细也。秦晋人所呼。今转为二蚕是矣。《永嘉记》云：郡蚕自三月至十月有八辈。谓蚕种为蚖，再养为珍，珍子为爱。

【集解】〔颂曰〕原蚕东南州郡多养之。此是重养者，俗呼为晚蚕。北人不甚养之。《周礼》禁原蚕。郑康成注云：蚕生于火而藏于秋，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原蚕为其害马也。然害马亦一事耳。《淮南子》云：原蚕一岁再收，非不利也。而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是也。人既稀养，货者多是早蛾，不可用也。〔弘景曰〕僵蚕为末涂马齿，即不能食草。以桑叶拭去，乃还食。此见蚕即马类也。〔时珍曰〕马与龙同气，故有龙马，而蚕又与马同气，故蚕有龙头、马头者。蜀人谓蚕之先为马头娘者以此。好事者因附会其说，以为马皮卷女，入桑化蚕，谬矣。北人重马，故禁之。南方无马，则有一岁至再、至三，及七出、八出者矣。然先王仁爱及物，盖不忍其一岁再致汤镬，且妨农事，亦不独专为害马、残桑而已。

雄原蚕蛾

〔气味〕咸，温，有小毒。〔时珍曰〕按徐之才

《药对》云：热，无毒。入药炒，去翅、足用。

〔主治〕益精气，强阴道，交精不倦，亦止精（《别录》）。壮阳事，止泄精、尿血，暖水脏，治暴风、金疮、冻疮、汤火疮，灭瘢痕（时珍）。

〔发明〕〔宗奭曰〕蚕蛾用第二番，取其敏于生育也。〔时珍曰〕蚕蛾性淫，出茧即媾，至于枯槁乃已，故强阴益精用之。

〔正误〕〔颂曰〕今治小儿撮口及发噤者，用晚蚕蛾二枚，炙黄研末，蜜和涂唇内，便瘥。〔时珍曰〕此方出《圣惠》，乃是白僵蚕。苏氏引作蚕蛾，误矣。蚕蛾原无治惊之文，今正之。

〔附方〕旧二，新八。

丈夫阴痿未连蚕蛾二升，去头、翅、足，炒为末，蜜丸梧子大。每夜服一丸，可御十室。以菖蒲酒止之（《千金方》）。

遗精白浊晚蚕蛾焙干，去翅、足，为末，饭丸绿豆大。每服四十丸，淡盐汤下。此丸常以火烘，否则易糜湿也（唐氏方）。

血淋疼痛晚蚕蛾为末，热酒服二钱（《圣惠方》）。

小儿口疮及风疳疮。《宫气方》：用晚蚕蛾为末，贴之，妙。〇《普济方》：治小儿口疮，及百日内口疮。入麝香少许，掺之。

止血生肌蚕蛾散：治刀斧伤创，血出如箭。用晚蚕蛾炒为末，傅之即止，甚效（《胜金方》）。

刀斧金疮端午午时，取晚蚕蛾、石灰、茅花，捣成团，草盖令发热过，收贮。每用，刮下末掺之。

竹刺入肉五月五日，取晚蚕蛾生投竹筒中，令自干死，为末。取少许，津和涂之（《便民图纂》）。

蛇虺咬伤生蚕蛾研，傅之（《必效方》）。

玉枕生疮生枕骨上如痈，破后如箸头。用原蚕蛾（炒）、石韦等分，为末。干贴取瘥（《圣济总录》）。

原蚕沙〔颂曰〕蚕沙、蚕蛾，皆用晚出者，良。〔时珍曰〕蚕沙用晒干，淘净再晒，可久收不坏。

〔气味〕甘、辛，温，无毒。〔时珍曰〕伏硇砂、焰硝、粉霜。

〔主治〕肠鸣，热中消渴，风痹瘾疹（《别录》）。炒黄，袋盛浸酒，去风缓，诸节不随，皮肤顽痹，腹内宿冷，冷血瘀血，腰脚冷疼。炒热袋盛，熨偏风，筋骨瘫缓，手足不随，腰脚软，皮肤顽痹（藏器）。治消渴癥结，及妇人血崩，头风、风赤眼，去风除湿（时珍）。

〔发明〕〔弘景曰〕蚕沙多入诸方，不但熨风而已。〔宗奭曰〕蚕屎饲牛，可以代谷。用三升醇酒，拌蚕沙五斗，甑蒸，于暖室中，铺油单上。令患风冷气痹及近感瘫风人，就以患处一边卧沙上，厚盖取汗。若虚人须防大热昏闷，令露头面。若未全愈，间日再作。〔时珍曰〕蚕属火，其性燥，燥能胜风去湿，故蚕沙主疗风湿之病。有人病风痹，用此熨法得效。按陈氏《经验方》：一抹膏：治烂弦风眼。以真麻油浸蚕沙二三宿，研细，以篦子涂患处。不问新旧，隔宿即愈。表兄卢少樊患此，用之而愈，亲笔于册也。时珍家一婢，病此十余年，试用之，二三次顿瘳，其功亦在去风收湿也。又同桑柴灰淋

汁，煮鳖肉作丸，治腹中癥结，见鳖条。李九华云：蚕沙煮酒，色味清美，又能疗疾。

〔附方〕旧四，新六。

半身不遂蚕沙二硕，以二袋盛之，蒸熟，更互熨患处。仍以羊肚、粳米煮粥，日食一枚，十日即止（《千金方》）。

风瘙瘾疹作痒成疮。用蚕沙一升，水二斗，煮取一斗二升，去滓，洗浴。避风（《圣惠方》）。

头风白屑作痒。蚕沙烧灰淋汁，洗之（《圣惠方》）。

眯目不出蚕沙拣净，空心以新汲水吞下十枚。勿嚼破（《圣惠》）。

消渴饮水晚蚕沙焙干为末。每用冷水下二钱，不过数服（《斗门方》）。

妇人血崩蚕沙为末，酒服三五钱（《儒门事亲》）。

月经久闭蚕沙四两，砂锅炒半黄色，入无灰酒一壶，煮沸，澄去沙。每温服一盏，即通。

转女为男妇人始觉有孕，用原蚕屎一枚，井华水服之，日三（《千金》）。

跌扑伤损扭闪出骨窍等证。蚕沙四两炒黄，绿豆粉四两炒黄，枯矾二两四钱，为末。醋调傅之，绢包缚定。换三四次即愈。忌产妇近之（邵真人《经验良方》）。

男妇心痛不可忍者。晚蚕沙一两，滚汤泡过，滤净，取清水服，即止（《瑞竹堂方》）。

石蚕《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有名未用》石蠹虫。

【释名】沙虱（《本经》）、石蠹虫（《别录》）、石下新妇（《拾遗》）。〔弘景曰〕沙虱乃东间水中细虫。人入水浴，着身略不可见，痛如针刺，挑亦得之。今此或名同而物异耳。〔时珍曰〕按《吴普本草》沙虱作沙蜂。

【集解】〔《别录》曰〕石蚕生江汉池泽。〔宗奭曰〕石蚕在处山河中多有之。附生水中石上，作丝茧如钗股，长寸许，以蔽其身。其色如泥，蚕在其中，故谓之石蚕，亦水中虫耳。方家用者绝稀。〔《别录》曰〕石蠹虫生石中。〔藏器曰〕石蠹虫一名石下新妇，今伊洛间水底石下有之。状如蚕，解放丝连缀小石如茧。春夏羽化作小蛾，水上飞。〔时珍曰〕《本经》石蚕，《别录》石蠹，今观陈、寇二说及主治功用，盖是一物无疑矣。又石类亦有石蚕，与此不同。

【正误】〔弘景曰〕李当之云：石蚕江左不识，谓为草根。其实类虫，形如老蚕，生附石上。伧人得而食之，味咸微辛。所言有理，但江汉非伧地。大都是生气物，如海中蛤、蛎辈，附石生不动，皆活物也。今俗用草根，黑色，多角节，亦似蚕。恐未是实，方家不用。〔恭曰〕石蚕形似蚕，细小有角节，青黑色，生江汉侧石穴中。岐、陇间亦有，北人多不用，采者遂绝耳。〔韩保昇曰〕李谓是草根，陶谓是生气物。苏恭之说，半似草，半似虫，皆妄矣。此虫所在水石间有之，取为钩饵。马湖石间最多，彼人啖之，云咸、微辛。〔颂曰〕石蚕，陶、苏都无定论，《蜀本》之说为是。今川、广中多有之。其草根之似蚕者，亦名石蚕，出福州，今信州山石上，四时常有之，亦采入药。详见《菜部》草石蚕下。

【附录】云师、雨虎〔时珍曰〕按《遁甲开山图》

云：霍山有云师、雨虎。荣氏注云：云师如蚕，长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蚕，长七八寸，似蛭。云雨则出在石上。肉甘，可炙食之。此亦石蚕之类也。

【气味】咸，寒，有毒。〔保昇曰〕咸、微辛。〔吴普曰〕雷公：咸，无毒。

【主治】五癃，破石淋堕胎。其肉：解结气，利水道，除热（《本经》）。石蠹虫：主石癃，小便不利（《别录》）。

【发明】〔宗奭曰〕石蚕谓之草者，谬也。《经》言肉解结气，注中更不辨定，何耶？〔时珍曰〕石蚕连皮壳用也，肉则去皮壳也。

九香虫《纲目》

【释名】黑兜虫（〖《纲目》〗）。

石蚕

九香虫

【集解】〔时珍曰〕九香虫，产于贵州永宁卫赤水河中。大如小指头，状如水黾，身青黑色。至冬伏于石下，土人多取之，以充人事。至惊蛰后即飞出，不可用矣。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膈脘滞气，脾肾亏损，壮元阳（时珍）。

【发明】〔时珍曰〕《摄生方》：乌龙丸：治上证，久服益人，四川何卿总兵常服有效。其方：用九香虫一两（半生、焙），车前子（微炒）、陈橘皮各四钱，白术（焙）五钱，杜仲（酥炙）八钱。右为末，炼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一钱五分，以盐白汤或盐酒服，早晚各一服，此方妙在此虫。

海蚕《海药》

【集解】〔李珣曰〕按《南州记》云：海蚕生南海山石间。状如蚕，大如拇指。其沙甚白，如玉粉状。每有节，难得真者，彼人

以水搜葛粉、石灰，以梳齿印成伪充之。纵服无益，反能损人，宜慎之。

沙

【气味】咸，大温，无毒。

【主治】虚劳冷气，诸风不遂。久服补虚羸，令人光泽，轻身延年不老（李珣）。

雪蚕《纲目》

【释名】雪蛆（〖《江邻幾杂志》〗）。

【集解】〔时珍曰〕按叶子奇《草木子》云：雪蚕生阴山以北，及峨眉山北，人谓之雪蛆。二山积雪，历世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极甘美。又王子年《拾遗记》云：员峤之山有冰蚕，长六七寸，黑色有鳞角。以霜雪覆之，则作茧，长一尺。抽五色丝，织为文绵，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尧时海人献之，其质轻暖柔滑。按此亦雪蚕之类也。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解内热渴疾（时珍）。

枸杞虫《拾遗》

【释名】蠋（《尔雅》）。

【集解】〔藏器曰〕此虫生枸杞上，食枸杞叶，状如蚕，作茧。为蛹时取之，曝干收用。〔时珍曰〕此《尔雅》所谓“蚅，乌

蠋”也。其状如蚕，亦有五色者。老则作茧，化蛾孚子。诸草木上皆有之，亦各随所食草本之性。故《广志》云：藿蠋香，槐蠋臭。

枸杞虫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益阳道，令人悦泽有子。炙黄和地黄末为丸，服之大起阳益精（藏器）。治肾家风虚（时珍。〇《普济方》）。

蘹香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生蘹香枝叶中。状如尺蠖，青色。

【主治】小肠疝气（时珍）。

卷终

第四十卷　虫部

目录

虫之二卵生类下二十二种

青蚨《拾遗》　庞降附

蛺蝶《纲目》

蜻蛉《别录》（即蜻蜓）

樗鸡《本经》（即红娘子）

枣猫《纲目》

斑蝥《本经》

芫青《别录》

葛上亭长《别录》

地胆《本经》

蜘蛛《别录》

草蜘蛛《拾遗》

壁钱《拾遗》

蟶蟷《拾遗》（即土蜘蛛）

蝎《开宝》

水蛭《本经》

蚁《纲目》　白蚁附

青腰虫《拾遗》

蛆《纲目》

蝇《纲目》

狗蝇《纲目》　壁虱附

牛虱《纲目》

人虱《拾遗》

右附方旧二十，新八十一。

虫之二卵生类下二十二种

青蚨《拾遗》

【释名】蚨蝉（〖《纲目》〗）、**蠦蜗**（音谋瓜。〖《拾遗》〗）、蝺蝺（音敦隅。〖《搜神记》〗）、**蒲□**（音萌。〖《岣嵝神书》〗）、**鱼父、鱼伯**（〖高诱〗）。

【集解】〔藏器曰〕青蚨生南海。状如蝉，其子着木。取以涂钱，皆归本处。《搜神记》云：南方有虫名蝺蝺，形大如蝉，辛美可食。子着草叶上如蚕种。取其子，则母飞来。虽潜取之，亦知其处。杀其母涂钱，以子涂贯，用钱去则自还。《淮南子万毕术》云：青蚨还钱。高诱注云：青蚨一名鱼父、鱼伯。以其子母各等置瓮中，埋东行阴垣下。三日开之，即相从。以母血涂八十一钱，子血涂八十一钱。留子用母，留母用子，皆自还也。〔李珣曰〕按《异物志》言：蝺蝺生南海诸山。雄雌常处，不相舍。青金色。人采得以法末之，用涂钱，以货易于人，昼用夜归。又能秘精、缩小便，亦人间难得之物也。〔时珍曰〕按《异物志》云：青蚨形如蝉而长。其子如虾

子，着草叶上。得其子则母飞来。煎食甚辛而美。《岣嵝神书》云：青蚨一名蒲□，似小蝉，又如□，青色有光。生于池泽，多集蒲叶上。春生子于蒲上，八八为行，或九九为行。如大蚕子而圆。取其母血及火炙子血涂钱，市物仍自还归，用之无穷，诚仙术也。其说俱仿佛。但藏器云子着木上，稍有不同。而许氏《说文》亦曰：青蚨，水虫也。盖水虫而产子于草木尔。

青蚨

【附录】庞降〔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异》云：庞降生于岭南，多在橄榄树上。形如蜩蝉，腹青而薄。其名自呼，但闻其声而鲜能得之。人以善价求为媚药。按此形状似蝉，可为媚药，与李珣《海药》青蚨雌雄不舍，秘精之说相符。恐亦青蚨之类，在木上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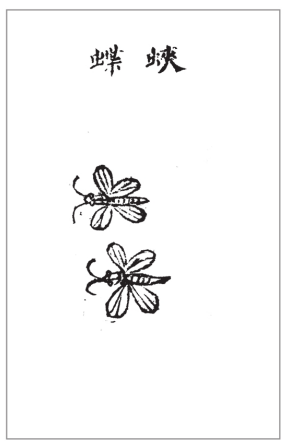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补中，益阳道，去冷气，令人悦泽（藏器）。秘精，缩小便（《海药》）。

蛺蝶《纲目》

【释名】蝻蝶（蝻，音叶。〖《搜神记》〗）、蝴蝶（〖《列子》〗）。〔时珍曰〕蛺蝶轻薄，夹翅而飞，栖栖然也。蝶美于须，蛾美于眉，故又名蝴蝶，俗谓须为胡也。

【集解】〔时珍曰〕蝶，蛾类也。大曰蝶，小曰蛾。其种甚繁，皆四翅有粉，好嗅花香，以须代鼻，其交以鼻，交则粉退。《古今注》谓橘蠹化蝶，《尔雅翼》谓菜虫化蝶，《列子》谓乌足之叶化蝶，《埤雅》谓蔬菜化蝶，《酉阳杂俎》谓百合花化蝶，《北户录》谓树叶化蝶如丹青，野史谓彩裙化蝶，皆各据其所见者而言尔。盖不知蠹蠋诸虫，至老俱各蜕而为蝶、为蛾，如蚕之必羽化也。朽衣物亦必生虫而化。草木花叶之化者，乃气化、风化也。其色亦各随其虫所食花叶，及所化之物色而然。杨慎《丹铅录》云：有草蝶、水蝶在水中。《岭南异物志》载：有人浮南海，见蛺蝶大如蒲帆，称肉得八十斤，啖之极肥美。



蛺蝶

【气味】阙。

【主治】小儿脱肛。阴干为末，唾调半钱涂手心，以瘥为度（时珍）。

【发明】〔时珍曰〕胡蝶古方无用者，惟《普济方》载此方治脱肛，亦不知用何等蝶也。

蜻蛉《别录·下品》

【释名】蜻虰（音丁。〖《纲目》〗）、蜻蝏（亦作蜓。〖《埤雅》〗）、虰蛵（音馨。〖《尔雅》〗）、负劳（《尔雅》）、□（音匆。〖《淮南子》〗）、诸乘（弘景）、纱羊（《纲目》）。赤者名赤卒（〖《古今注》〗）。〔时珍曰〕蜻、□，言其色青葱也。蛉、虰，言其状伶仃也，或云其尾如丁也。或云其尾好亭而挺，故曰蝏、曰蜓。俗名纱羊，言其翅如纱也。按崔豹《古今注》云：大而色青者曰蜻蜓；小而黄者，江东名胡黎，淮南名□蛜，鄱阳名江鸡；小而赤者，名曰赤卒、曰绛驺、曰赤衣使者、曰赤弁丈人；大而玄绀者，辽海名绀蠜，亦曰天鸡。陶氏谓胡黎为蜻蛉，未考此耳。

【集解】〔弘景曰〕蜻蛉有五六种，惟青色大眼（一名诸乘，俗呼为胡黎）者入药。道家云：眼可化为青珠。其余黄细及黑者，不入药。〔保昇曰〕所在有之。好飞水际，六足四翼。〔宗奭曰〕蜻蜓中一种最大（汴人呼为马大头）者，是也。身绿色。其雌者腰间有碧色一遭。入药用雄者。此物生于水中，故多飞水上。其类眼皆大，陶氏独言蜻蜓眼大何也？〔时珍曰〕蜻蛉大头露目，短颈长腰觯尾，翼薄如纱。食蚊□，饮露水。《造化权舆》云：水虿化□。罗愿云：水虿化蜻蛉，蜻蛉仍交于水上，附物散卵，复为水虿也。张华《博物志》亦言：五月五日，埋蜻蛉头于户内，可化青珠，未知然否？古方惟用大而青者，近时房中术，亦有用红色者。崔豹云：辽海间有绀蠜虫，如蜻蛉而玄绀色，六七月群飞暗天。夷人食之，云海中青虾所化也。《云南志》云：澜沧蒲蛮诸地，凡土蜂、蜻蛉、蚱蜢之类，无不食之也。

蜻蛉

【气味】微寒，无毒。

【主治】强阴，止精（《别录》）。壮阳，暖水脏（《日华》）。

樗鸡《本经·中品》

【释名】红娘子（《纲目》）、灰花蛾（〖《纲目》〗）。〔时珍曰〕其鸣以时，故得鸡名。《广雅》作樗鸠，《广志》作犨鸡，皆讹矣。其羽文彩，故俗呼红娘子、灰花蛾云。

樗鸡

【集解】〔《别录》曰〕生河内川谷樗树上。七月采，暴干。〔弘景曰〕今出梁州。形似寒蝉而小。樗树似漆而臭，亦犹芫青、亭长在芫、葛上也。〔恭曰〕河内无此，今出岐州。此有二种：以五色具者为雄，入药良。其青黑质、白斑者是雌，不入药。〔宗奭曰〕汴洛诸界尤多。形类蚕蛾，但腹大，头足微黑，翅两重，外一重灰色，内一重深红，五色皆具。〔颂曰〕《尔雅》云：蝓，天鸡。郭璞注云：小虫也，黑身赤头。一名莎鸡，又曰樗鸡。然今之莎鸡生樗木上，六月中出飞，而振羽索索作声，人或蓄之樊中。但头方腹大，翅羽外青内红，而身不黑，头不赤，此殊不类郭说。樗上一种头翅皆赤者，乃如旧说，人呼为红娘子。然不名樗鸡，疑即是此，盖古今之称不同尔。〔时珍曰〕樗即臭椿也。此物初生，头方而扁，尖喙向下，六足重翼，黑色。及长则能飞，外翼灰黄有斑点，内翅五色相间。其居树上，布置成行。秋深生子在樗皮上。苏恭、寇宗奭之说得之。苏颂引郭璞以为莎鸡者，误矣。莎鸡居莎草间，蟋蟀之类，似蝗而斑，有翅数重，下翅正赤，六月飞而振羽有声。详见陆玑《毛诗疏义》。而罗愿《尔雅翼》以莎鸡为络纬，即俗名纺丝者。

【修治】〔时珍曰〕凡使去翅、足，以糯米或用面炒黄色，去米、面用。

【气味】苦，平，有小毒，不可近目（《别录》）。

【主治】心腹邪气，阴痿，益精强志，生子好色，补中轻身（《本经》）。腰痛下气，强阴多精（《别录》）。通血闭，行瘀血（宗奭）。主瘰疬，散目中结翳，辟邪气，疗猘犬伤（时珍）。

【发明】〔弘景曰〕方药稀用，为大麝香丸用之。〔时珍曰〕古方辟瘟杀鬼丸中用之，近世方中多用，盖厥阴经药，能行血活血也。《普济方》治目翳拨云膏中，与芫青、斑蝥同用，亦是活血散结之义也。

【附方】新四。

子宫虚寒《杏林摘要》云：妇人无子，由子宫虚寒，下元虚，月水不调，或闭或漏，或崩中带下，或产后败血未尽，内结不散。用红娘子六十枚，大黄、皂荚、葶苈各一两，巴豆一百二十枚，为末，枣肉为丸，如弹子大。以绵裹留系，用竹筒送入阴户。一时许发热渴，用熟汤一二盏解之。后发寒，静睡要安，三日方取出。每日空心以鸡子三枚，胡椒末二分，炒食，酒下以补之，久则子宫暖矣。

瘰疬结核用红娘子十四枚，乳香、砒霜各一钱，硇砂一钱半，黄丹五分，为末，糯米粥和作饼，贴之。不过一月，其核自然脱下矣（《卫生易简方》）。

风狗咬伤不治即死。用红娘子二个，斑蝥五个（并去翅、足，若四十岁各加一个，五十岁各加二个），青娘子三个（去翅、足，四十岁加一个，五六十岁加二个），海马半个，续随子一分，乳香、沉香、桔梗各半分，酥油少许，为末。十岁者作四服，十五岁作三服，二十岁作二服，三十岁作一服（谈野翁方）。

横痃便毒鸡子一个开孔，入红娘子六个，纸包煨熟。去红娘子，食鸡子，以酒下。小便淋沥出浓血即愈（陆氏《积德堂方》）。

枣猫《纲目》

【集解】〔时珍曰〕枣猫，古方无考，近世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治小儿方用之。注云：生枣树上飞虫也。大如枣子，青灰色，两角。采得，阴干用之。

【气味】缺。

【主治】小儿脐风〔时珍曰〕按方广云：小儿初生，以绵裹脐带，离脐五六寸扎定，咬断。以鹅翎筒送药一二分，入脐大孔，轻轻揉散。以艾炷灸脐头三壮。结住勿打动，候其自落，永无脐风之患，万不失一。脐硬者用之，软者无病，不必用也。其法用阴干枣猫儿（研末）三个，珍珠（槌研）四十九粒，炒黄丹、白枯矾、蛤粉、血竭各五分，研匀，如上法用。脐有三孔，一大二小也。

斑蝥《本经·下品》

〔校正〕陈藏器蟹蝥虫系重出，今并为一。

【释名】斑猫（《本经》）、**龙尾**（同上）、**蟹蝥虫**（《拾遗》）、**龙蚝**（音刺。〖《吴普》〗）、**斑蚝**（〖同上〗）。〔时珍曰〕斑言其色，蝥刺言其毒，如矛刺也。亦作蟹蝥，俗讹为斑猫，又讹斑蚝为斑尾也。《吴普本草》又名斑菌，曰腃发，曰晏青。

【集解】〔《别录》曰〕斑猫生河东川谷。八月取，阴干。〔普吴曰〕生河内川谷，亦生水石。〔保昇曰〕斑猫所在有之，七八

月大豆叶上甲虫也。长五六分，黄黑斑文，乌腹尖喙。就叶上采取，阴干用。〔弘景曰〕此一虫五变，主疗皆相似。二三月在芫花上，即呼为芫青；四五月在王不留行草上，即呼为王不留行虫；六七月在葛花上，即呼为葛上亭长；八九月在豆花上，即呼为斑蝥；九月、十月复还地蛰，即呼为地胆，此是伪地胆耳，为疗犹同也。其斑蝥大如巴豆，甲上有黄黑斑点；芫青，青黑色；亭长，身黑头赤。〔敦曰〕芫青、斑蝥、亭长、赤头四件，样各不同，所居、所食、所效亦不同。芫青觜尖，背上有一画黄，在芫花上食汁；斑蝥背上一画黄，一画黑，觜尖处有一小赤点，在豆叶上食汁；亭长形黄黑，在葛叶上食汁；赤头身黑，额上有大红一点也。〔颂曰〕四虫皆是一类，但随时变耳。《深师方》云：四月、五月、六月为葛上亭长，七月为斑猫，九月、十月为地胆。今医家知用芫青、斑蝥，而地胆、亭长少使，故不得详也。〔恭曰〕本草、古今诸方，并无王不留行虫。若陶氏所言，则四虫专在一处。今地胆出豳州，芫青出宁州，亭长出雍州，斑蝥所在皆有。四虫出四处，可一岁周游四州乎？芫青、斑蝥，形段相似，亭长、地胆，状貌大殊。且豳州地胆三月至十月采自草莱上，非地中取，陶盖浪言尔。〔时珍曰〕按《本经》《别录》，四虫采取时月，正与陶说相合。《深师方》用亭长，所注亦同。自是一类，随其所居、所出之时而命名尔。苏恭强辟，陶说亦自欠明。按《太平御览》引《神农本草经》云：春食芫花为芫青，夏食葛花为亭长，秋食豆花为斑蝥，冬入地中为地胆（黑头赤尾）。其说甚明，而唐、宋校正者反失收取，更致纷纭，何哉？陶氏之王不留行虫，雷氏之赤头，方药未有用者。要皆此类，固可理推。余见地胆。

斑蝥

【修治】〔敦曰〕凡斑蝥、芫青、亭长、地胆修事，并用糯米、小麻子相拌炒，至米黄黑色取出，去头、足、两翅，以血余裹，悬东墙角上一夜，至明用之，则毒去也。〔大明曰〕入药须去翅、足，糯米炒熟，不可生用，即吐泻人。〔时珍曰〕一法用麸炒过，醋煮用之也。

【气味】辛，寒，有毒。〔普曰〕神农：辛。岐伯：咸。扁鹊：甘，有大毒。〇马刀为之使，畏巴豆、丹参、空青。恶肤青、甘草、豆花。〔时珍曰〕斑猫、芫青、亭长、地胆之毒，靛汁、黄连、黑豆、葱、茶，皆能解之。

【主治】寒热，鬼疰蛊毒，鼠瘘，恶疮疽，蚀死肌，破石癃（《本经》）。血积，伤人肌。治疥癣，堕胎（《别录》）。治瘰疬，通利水道（甄权）。疗淋疾，傅恶疮瘘烂（《日华》）。治疝瘕，解疔毒、猘犬毒、沙虱毒、蛊毒、轻粉毒（时珍）。

【发明】〔宗奭曰〕娠人不可服之，为溃人肉。治淋方多用，极苦人，须斟酌之。〔时珍曰〕斑蝥，人获得之，尾后恶气射出，臭不可闻。故其入药亦专主走下窍，直至精溺之处，蚀下败物，痛不可当。葛氏云：凡用斑蝥，取其利小便，引药行气，以毒攻毒是矣。杨登甫云：瘰疬之毒，莫不有根，大抵以斑蝥、地胆为主。制度如法，能使其根从小便中出，或如粉片，或如血块，或如烂肉，皆其验也。但毒之行，小便必涩痛不可当，以木通、滑石、灯心辈导之。又葛洪《肘后方》云：《席辩刺史传》云：凡中蛊毒，用斑蝥虫四枚，去翅、足炙熟。桃皮五月初五日采取，去黑皮阴干。大戟去骨，各为末。如斑蝥一分，二味各用二分，合和枣核大，以米清饮服之，必吐出蛊。一服不瘥，十日更服。此蛊洪州最多，有老妪解疗之，一人获缣二十匹，秘方不传。后有子孙犯法，黄华公若于则时为都督，因而得之也。

【附方】旧六，新九。

内消瘰疬不拘大人小儿。《经验方》：用斑蝥一两（去翅、足），以粟一升同炒，米焦去米不用，入干薄荷四两为末，乌鸡子清丸如绿豆大。空心腊茶下一丸，加至五丸，却每日减一丸，减至一丸后，每日五丸，以消为度。〇《广利》：治瘰疬经久不瘥。用斑蝥一枚，去翅、足，微炙，以浆水一盏，空腹吞之。用蜜水亦可。重者不过七枚瘥也。

瘘疮有虫八月中多取斑蝥，以苦酒浸半日，晒干。每用五个，铜器炒熟为末，巴豆一粒，黄犬背上毛二七根炒研，朱砂五分，同和苦酒顿服，其虫当尽出也。

痈疽拔脓痈疽不破，或破而肿硬无脓。斑蝥为末，以蒜捣膏，和水一豆许，贴之。少顷脓出，即去药（《直指》）。

疔肿拔根斑蝥一枚捻破，以针划疮上，作米字形样，封之，即出根也（《外台》）。

血疝便毒不拘已成、未成，随即消散。斑蝥三个（去翅、足，炒），滑石三钱，同研，分作三服。空心白汤下，日一服，毒从小便出。如痛，以车前、木通、泽泻、猪苓煎饮，名破毒饮，甚效（东垣方）。

积年癣疮《外台》：用斑蝥半两，微炒为末，蜜调傅之。〇《永类》：用斑蝥七个，醋浸，露一夜，搽之。

面上□□大风，面上有紫□□未消。用干斑蝥末，以生油调傅。约半日，□□胀起。以软帛拭去药，以棘针挑破，近下，令水出干。不得剥其疮皮，及不可以药近口、眼。若是尖□□子，即勿用此，别用胆矾、熟艾药以治之（《圣济总录》）。

疣痣黑子

斑蝥三个，人言少许。以糯米五钱，炒黄，去米，入蒜一个，捣烂点之。

风狗咬伤《卫生易简方》云：此乃九死一生之病。急用斑蝥七枚，以糯米炒黄，去米为末，酒一盏，煎半盏。空心温服，取下小肉狗三四十枚为尽。如数少，数日再服。七次无狗形，永不再发也，累试累验。〇《医方大成》：用大斑蝥三七枚，去头、翅、足，用糯米一勺，略炒过，去斑蝥。别以七枚如前炒，色变，复去之。别以七枚如前，至青烟为度，去蝥，只以米为粉。用冷水入清油少许，空心调服。须臾再进一服，以小便利下毒物为度。如不利，再进。利后肚疼，急用冷水调青靛服之，以解其毒，否则有伤。黄连水亦可解之。但不宜服一切热物也。

中沙虱毒斑蝥二枚：一枚末服；一枚烧至烟尽，研末，傅疮中，立瘥（《肘后方》）。

塞耳治聋斑蝥（炒）二枚，生巴豆（去皮、心）二枚，杵丸枣核大，绵裹塞之（《圣惠方》）。

娠胎死斑蝥一枚，烧研水服，即下（《广利方》）。

芫青《别录·下品》

【释名】青娘子（〖《纲目》〗）。〔时珍曰〕居芫花上而色青，故名芫青。世俗讳之，呼为青娘子，以配红娘子也。

【集解】〔《别录》曰〕三月取，暴干。〔弘景曰〕二月、三月在芫花上，花时取之，青黑色。〔恭曰〕出宁州。〔颂曰〕处处有之。形似斑蝥，但色纯青绿，背上一道黄文，尖喙。三四月芫花发时乃生，多就芫花上采之，暴干。〔时珍曰〕但连芫花茎叶采置地上，一夕尽自出也。余见斑蝥。

【修治】见斑蝥。

【气味】辛，微温，有毒。〔时珍曰〕芫青之功同斑蝥，而毒尤猛，盖芫花有毒故也。畏、恶同斑蝥。

芫青

【主治】蛊毒、风疰、鬼疰，堕胎（《别

录》）。治鼠瘘（弘景）。主疝气，利小水，消瘰疬，下痰结，治耳聋目翳，猘犬伤毒。余功同斑蝥（时珍）。

【附方】新三。

偏坠疼痛青娘子、红娘子各十枚，白面拌炒黄色，去前二物，熟汤调服，立效也（谈野翁方）。

目中顽翳发背膏：用青娘子、红娘子、斑蝥各二个（去头、足，面炒黄色），硼砂一钱，蕤仁（去油）五个，为末。每点少许，日五六次，仍同春雪膏点之。膏见黄连下（《普济方》）。

塞耳治聋芫青、巴豆仁、蓖麻人各一枚研，丸枣核大。绵包塞之（《圣惠方》）。

葛上亭长《别录·下品》

【释名】〔弘景曰〕此虫黑身赤头，如亭长之着玄衣赤帻，故名也。

【集解】〔《别录》曰〕七月取，暴干。〔弘景曰〕葛花开时取之。身黑头赤，腹中有卵，白如米粒。〔恭曰〕出雍州。〔保昇曰〕处处有之。五六月葛叶上采之。形似芫青而苍黑色。〔敦曰〕亭长形黑黄，在葛上食蔓胶汁。又有赤头，身黑色，额上有大红一点，各有用处。〔时珍曰〕陶言黑身赤头，故名亭长。而雷氏别出赤头，不言出处，似谬。

葛上亭长

【修治】同斑蝥。

【气味】辛，微温，有毒。恶、畏同斑蝥。

【主治】蛊毒鬼疰，破淋结积聚，堕胎（《别录》）。通血闭癥块鬼胎。余功同斑蝥（时珍）。

【发明】〔颂曰〕《深师》疗淋用亭长，说之最详。云：取葛上亭长折断腹，腹中有白子，如小米，三二分。安白板上，阴干燥，二三日收之。若有人患十年淋，服三枚；八九年以还，服二枚。服时以水如枣许着小杯中，爪甲研之，当扁扁见于水中。仰面吞之，勿令近牙齿间。药虽微小，下喉自觉，当至下焦淋所。有顷，药大作。烦急不可堪者，饮干麦饭汁，则药势止也。若无干麦饭，但水亦可耳。老、小服三分之一，当下淋疾如脓血连连尔。石去者，或如指头，或青或黄，不拘男女皆愈。若药不快，淋不下，以意节度，更增服之。此虫四月、五月、六月为亭长（头赤身黑），七月为斑蝥，九月、十月为地胆，随时变耳。

【附方】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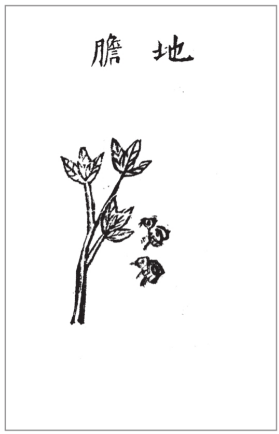
经脉不通妇人经脉不通，癥块胀满，腹有鬼胎。用葛上亭长五枚，以糙米和炒，去翅、足，研末。分三服，空心甘草汤下。须臾觉脐腹急痛，以黑豆煎汤服之，当通（《圣惠方》）。

肺风白癞葛上亭长四七枚（去翅、足，与糯米同炒，米熟为度，不用米），干蝮蛇一枚（头尾全者，炙黄，去鳞及腹中物），共捣罗，生绢袋贮。以酒五升，瓷瓶中慢火煅煮。酒及一升以下，将绵囊蘸药汁，摩涂癞上，日二夜一。如不急痛，日夜可五七次涂之（《圣济总录》）。

地胆《本经·下品》

【释名】蚖青（《本经》）、**青蠵**（携。〖《广雅》〗）。〔弘景曰〕地胆是芫青所化，故亦名蚖青。用蚖字者，亦承误尔。〔时珍曰〕地胆者，居地中，其色如胆也。按《太平御览》引《广雅》云：地胆、地要，青蠵也。又引《吴普本草》云：地胆一名杜龙，一名青虹。陶弘景以蠵字为蛙字，音乌娲切者，误矣。宋本因之，今俱厘政也。

【集解】〔《别录》曰〕生汶山川谷。八月取之。〔弘景曰〕真地胆出梁州，状如大马蚁，有翼。伪者是斑蝥所化，状如大豆。大抵疗体略同，亦难得真耳。〔恭曰〕形如大马蚁者，今出邠州，三月至十月，草莱上采之，非地中也。状如大豆者，未见之，陶亦浪证尔。〔保昇曰〕二月、三月、八月、九月，草莱上取之，形倍黑色，芫青所化也。〔时珍曰〕今处处有之，在地中或墙石内，盖芫青、亭长之类，冬月入蛰者，状如斑蝥。苏恭未见，反非陶说，非也。《本经》别名芫青，尤为可证。既曰地胆，不应复在草莱上矣。盖芫青，青绿色；斑蝥，黄斑色；亭长，黑身赤头；地胆，黑头赤尾。色虽不同，功亦相近。



地胆

【修治】同斑蝥。

【气味】辛，寒，有毒。

【主治】鬼疰寒热，鼠瘘恶疮死肌，破癥瘕，堕胎（《本经》）。蚀疮中恶肉，鼻中瘜肉，散结气石淋。去子，服一刀圭即下（《别录》）。宣拔瘰疬根，从小便中出，上亦吐出。又治鼻齆（《药性》）。治疝积疼痛。余功同斑蝥（时珍）。

【发明】〔颂曰〕今医家多用斑蝥、芫青，而稀用亭长、地胆，盖功亦相类耳。〔时珍曰〕按杨氏《直指方》云：有癌疮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由是簇头各露一舌，毒深穿孔，男则多发于腹，女则多发于乳，或项或肩，令人昏迷。急宜用地胆为君，佐以白牵牛、滑石、木通，利小便以宣其毒。更服童尿灌涤余邪，乃可得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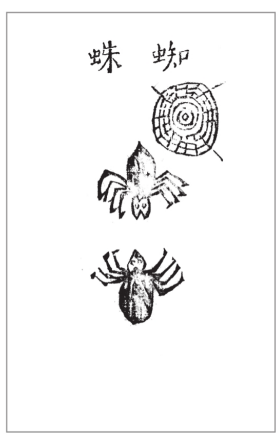
【附方】新二。

小肠气痛地胆（去翅、足、头，微炒）、朱砂各半两，滑石一两，为末。每苦杖酒食前调服二钱，即愈（《宣明》）。

鼻中瘜肉地胆生研汁，灌之。干者酒煮取汁。〇又方：细辛、白芷等分为末，以生地胆汁和成膏。每用少许点之，取消为度（并《圣惠》）。

蜘蛛《别录·下品》

【释名】次蜚（秋。〇《尔雅》）、蠮螉（属俞。〇《方言》）、□蟊（〖弘景〗。亦作蝃蝀，音拙谋。〖郭璞〗）。〔时珍曰〕按王安石《字说》云：设一面之网，物触而后诛之。知乎诛义者，故曰蜘蛛。《尔雅》作鼅鼀，从黾，黾者大腹也。扬雄《方言》云：自关而东呼为蠮螉，侏儒语转也。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蝳蜍。齐人又呼为社公。□蟊见下。



蜘蛛

【集解】〔弘景曰〕蜘蛛数十种，今入药惟用悬网如鱼罾者，亦名□蟊。赤斑者俗名络新妇，亦入方术家用。其余并不入药。〔颂曰〕蜘蛛处处有之，其类极多。《尔雅》云：次蜚、鼅鼀，蝃蝀

也。土鼀鼊。草鼀鼊。蠨蛸，长踦。郭璞注云：今江东呼鼀鼊为蝃蝀。长脚者俗呼为蟢子。则陶云□蠦者，即蝃蝀也。〔藏器曰〕□蠦在孔穴中及草木上，陶言即蜘蛛，非矣。〔敦曰〕凡五色者，及大身有刺毛生者，并薄小者，并不入药。惟身小尻大，腹内有苍黄腋者为真。取屋西结网者，去头、足，研膏用。〔宗奭曰〕蜘蛛品多，皆有毒。今人多用人家檐角、篱头、陋巷之间，空中作圆网，大腹深灰色者耳。遗尿着人，令人生疮癣。〔恭曰〕剑南、山东，为此虫所啮，疮中出丝，屡有死者。〔时珍曰〕蜘蛛布网，其丝右绕。其类甚多，大小颜色不一，《尔雅》但分蜘蛛、草、土及蠨蛸四种而已。蜘蛛啮人甚毒，往往见于典籍。按刘禹锡《传信方》云：判官张延赏，为斑蜘蛛咬颈上，一宿有二赤脉绕项下至心前，头面肿如数斗，几至不救。一人以大蓝汁入麝香、雄黄，取一蛛投入，随化为水。遂以点咬处，两日悉愈。又云：贞元十年，崔从质员外言：有人被蜘蛛咬，腹大如孕妇。有僧教饮羊乳，数日而平。又李绛《兵部手集》云：蜘蛛咬人遍身成疮者，饮好酒至醉，则虫于肉中似小米自出也。刘郁《西使记》云：赤木儿城有虫如蛛，毒中人则烦渴，饮水立死，惟饮葡萄酒至醉吐则解。此与李绛所言蜘蛛毒人，饮酒至醉则愈之意同，盖亦蜘蛛也。郑晓《吾学编》云：西域赛蓝地方，夏秋间草生小黑蜘蛛，甚毒，啮人痛声彻地。土人诵咒以薄荷枝拂之，又以羊肝遍擦其体，经一日夜痛方止，愈后皮脱如蜕。牛马被伤辄死也。元稹《长庆集》云：巴中蜘蛛大而毒，甚者身边数寸，踦长数倍其身，竹木被网皆死。中人，疮痏痛痒倍常，惟以苦酒调雄黄涂之，仍用鼠负虫食其丝尽则愈。不急救之，毒及心能死人也。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深山蜘蛛有大如车轮者，能食人物。若此数说，皆不可不知。《淮南万毕术》言：赤斑蜘蛛食猪肪百日，杀以涂布，雨不能濡；杀以涂足，可履水上。《抱朴子》言：蜘蛛、水马，合冯夷水仙丸服，可居水中。皆方士幻诞之谈，不足信也。

【气味】微寒，有小毒。〔大明曰〕无毒。畏蔓青、雄黄。〔时珍曰〕蛛入饮食不可食。

【主治】大人、小儿□，及小儿大腹丁奚，

三年不能行者（《别录》）。蜈蚣、蜂、虿螫人，取置咬处，吸其毒（弘景）。主蛇毒温疟，止呕逆霍乱（苏恭）。取汁，涂蛇伤。烧啖，治小儿腹疳（苏颂）。主口㖞、脱肛、疮肿、胡臭、齿□（时珍）。斑者，治疟疾疔肿（《日华》）。

【发明】〔颂曰〕《别录》言蜘蛛治□。张仲景治阴狐疝气，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者，蜘蛛散主之。蜘蛛十四枚（炒焦），桂半两，为散。每服八分一匕，日再。或以蜜丸亦通。〔恭曰〕蜘蛛能制蛇，故治蛇毒，而本条无此。〔时珍曰〕《鹤林玉露》载：蜘蛛能制蜈蚣，以溺射之，节节断烂。则陶氏言蜘蛛治蜈蚣伤，亦相伏尔。沈括《笔谈》载：蛛为蜂螫，能啮芋梗，磨创而愈。今蛛又能治蜂、蝎螫，何哉？又刘义庆《幽明录》云：张甲与司徒蔡谟有亲。谟昼寝梦甲曰：忽暴病，心腹痛，胀满不得吐下。名干霍乱，惟用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但人不知，甲某时死矣。谟觉，使人验之，甲果死矣。后用此治干霍乱辄验也。按此说虽怪，正合《唐注》治呕逆霍乱之文，当亦不谬。盖蜘蛛服之，能令人利也。

【附方】旧七，新十四。

中风口㖞向火取蜘蛛摩偏急颊车上，候正即止（《千金方》）。

小儿口噤《直指》立圣散：用干蜘蛛一枚（去足，竹沥浸一宿，炙焦），蝎梢七个，腻粉少许，为末。每用一字，乳汁调，时时灌入口中。〇《圣惠》：治小儿十日内，口噤不能吮乳。蜘蛛一枚，去足，炙焦研末。入猪乳一合，和匀。分作三服，徐徐灌之，神效无比。

止截疟疾葛洪方：用蜘蛛一枚，同饭捣丸，吞之。〇《杨氏

家藏》：用蜘蛛一枚，着芦管中，密塞，绾项上。勿令患人知之。〇《海上》：用蜘蛛三五枚，绵包，系寸口上。〇《宣明方》：用大蜘蛛三枚，信砒一钱，雄黑豆四十九粒，为末，滴水为丸豌豆大。先夜以一丸献于北斗下，次早纸裹插耳内，立见神圣。一丸可医二人。

泄痢脱肛疼痛已久者，黑圣散主之。大蜘蛛一个，瓠叶两重包扎定，合子内烧存性，入黄丹少许，为末。先以白矾、葱、椒煎汤洗，拭干，以前药末置软帛上，托入收之，甚是有效也（《乘闲方》）。

走马牙疳出血作臭。用蜘蛛一枚，铜绿半钱，麝香少许，杵匀擦之。无蛛用壳（《直指》）。

齿□断烂用大蜘蛛一个，以湿纸重裹，荷叶包之，灰火煨焦为末，入麝香少许，研傅（《永类钤方》）。

聤耳出脓蜘蛛一个，胭脂坯子半钱，麝香一字，为末。用鹅翎吹之。

吹奶疼痛蜘蛛一枚，面裹烧存性，为末。酒服即止，神效。

颏下结核大蜘蛛不计多少，好酒浸过，同研烂，澄去滓。临卧时服之，最效（《医林集要》）。

瘰疬结核无问有头、无头。用大蜘蛛五枚，日干，去足细研，酥调涂之，日再上（《圣惠方》）。

鼠瘘肿核已破出脓水者。蜘蛛二七枚，烧研傅之（《千金》）。

便毒初起大黑蜘蛛一枚研烂，热酒一碗搅服，随左右侧卧取利。不退再服，必效（《寿域》）。

疔肿拔根取户边蜘蛛杵烂，醋和。先挑四畔血出，根稍露，

傅之，干即易。一日夜根拔出，大有神效（《千金》）。

腋下胡臭大蜘蛛一枚，以黄泥入少赤石脂末，及盐少许，和匀裹蛛，煅之为末，入轻粉一字，醋调成膏。临卧傅腋下，明早登厕，必泄下黑汁也（《三因方》）。

蜂蝎螫伤蜘蛛研汁涂之，并以生者安咬处吸其毒（《广利方》）。

蜈蚣咬伤同上（孙真人）。

蛇虺咬伤蜘蛛捣烂傅之，甚效。

一切恶疮蜘蛛晒，研末，入轻粉，麻油涂之（《直指方》）。

蜕壳

〔主治〕虫牙、牙疳（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虫牙有孔蜘蛛壳一枚，绵裹塞之（《备急》）。

牙疳出血蜘蛛壳为末，入胭脂、麝香少许，傅之（《直指方》）。

网

〔主治〕喜忘，七月七日取置衣领中，勿令人知（《别录》）。以缠疣赘，七日消落，有验（苏恭）。疗疮毒，止金疮血出。炒黄研末，酒

服，治吐血（时珍。〇出《圣惠方》）。

〔发明〕〔时珍曰〕按侯延庆《退斋雅闻录》云：凡人卒暴吐血者，用大蜘蛛网搓成小团，米饮吞之，一服立止。此乃孙绍先所传方也。又《酉阳杂俎》云：裴旻山行，见山蜘蛛垂丝如匹布。引弓射杀，断其丝数尺收之。部下有金疮者，剪方寸贴之，血立止也。观此，则蛛网盖止血之物也。

〔附方〕新四。

积年诸疮蜘蛛膜贴之，数易（《千金方》）。

反花疮疾同上。

肛门鼠痔蜘蛛丝缠之，即落。

疣瘤初起柳树上花蜘蛛丝缠之，久则自消（《简便方》）。

草蜘蛛

草蜘蛛《拾遗》

〔正误〕旧标作□蟊，今据《尔雅》改作草蜘蛛。见下。

【集解】〔藏器曰〕□蟊在孔穴中，及草木稠密处，作网如蚕丝为幕络者，就中开一门出入，形段微似蜘蛛而斑小。陶言□蟊即蜘蛛，误矣。〔时珍曰〕《尔雅》：鼅鼀，蝃螫也。草鼅鼀，在草上络幕者。据此则陶氏所谓□蟊，正与《尔雅》相合；而陈氏所谓□蟊，即《尔雅》之草蜘蛛也。今改正之。然草上亦有数种，入药亦取其大者尔。有甚毒者，不可不知。李氏《三元书》云：草上花蜘蛛丝最毒，能缠断牛尾。有人遗尿，丝缠其阴至断烂也。又沈存中《笔谈》言：草上花蜘蛛咬人，为天蛇毒，则误矣。详见《鳞部》天蛇下。

【气味】缺。

【主治】出疔肿根，捣膏涂之（藏器）。

丝

〔主治〕去瘤赘疣子，禳疟疾（时珍）。

〔附方〕新二。

瘤疣用稻上花蜘蛛十余，安桃枝上，待丝垂下，取东边者撚为线系之，七日一换，自消落也（《总微论》）。

截疟五月五日取花蜘蛛晒干，绛囊盛之。临期男左女右系臂上，勿令知之（《普济方》）。

壁钱《拾遗》

【释名】壁镜（〖《酉阳杂俎》〗）。〔时珍曰〕皆以窠形命名也。

【集解】〔藏器曰〕壁钱虫似蜘蛛，作白幕如钱，贴墙壁间，北人呼为壁茧。〔时珍曰〕大如蜘蛛，而形扁斑色，八足而长。亦时蜕壳，其膜色光白如茧。或云：其虫有毒，咬人至死。惟以桑柴灰煎取汁，调白矾末傅之，妙。

【气味】无毒。

【主治】鼻衄，及金疮出血不止，捺取虫汁，注鼻中及点疮上。亦疗外野鸡病下血（藏器）。治大人、小儿急疳，牙蚀腐臭，以壁虫同人中白等分出烧研贴之。又主喉痹（时珍。〇出《圣惠》等方）。

【附方】新一。

喉痹乳蛾已死者复活。用墙上壁钱七个，内要活蛛二枚，撚作一处，以白矾七分一块化开，以壁钱惹矾烧存性，出火毒为末。竹管吹入，立时就好。忌热肉、硬物。

壁钱

窠幕

〔主治〕小儿呕逆，取二七枚煮汁饮之（藏器）。产后咳逆，三五日不止欲死者，取三五个煎汁呷之，良。又止金疮、诸疮出血不止，及治疮口不敛，取茧频贴之。止虫牙痛（时珍）。

〔附方〕新一。

虫牙疼痛《普济》：以壁上白蟢窠四五个（剥去黑者），以铁刀烧出汗，将窠惹汗丸之，纳入牙中甚效。又以乳香入窠内烧存性，纳之亦效。〇一方：用墙上白蛛窠，包胡椒末塞耳，左痛塞右，右痛塞左，手掩住，侧卧，待额上有微汗，即愈。

螲蟷《拾遗》

【释名】蛈蝪（《尔雅》）、**颠当虫**（《拾遗》）、**蛈母**（《纲目》）、**土蜘蛛**（〖《尔雅》〗）。〔藏器曰〕螲蟷（音窒当）《尔雅》作蛈蝪（音迭汤），今转为颠当虫，河北人呼为蛈蟷（音侄唐）。鬼谷子谓之蛈母。

【集解】〔藏器曰〕螲蟷是处有之。形似蜘蛛，穴土为窠，穴上有盖覆穴口。〔时珍曰〕蛈蝪，即《尔雅》土蜘蛛也，土中布网。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斋前雨后多颠当窠，深如蚓穴，网丝其中，土盖与地平，大如榆荚。常仰捍其盖，伺蝇、蠖过，辄翻盖捕之。才入复闭，与地一色，无隙可寻，而蜂复食之。秦中儿谣云：“颠当颠当牢守门，蠮螉寇汝无处奔。”

【气味】有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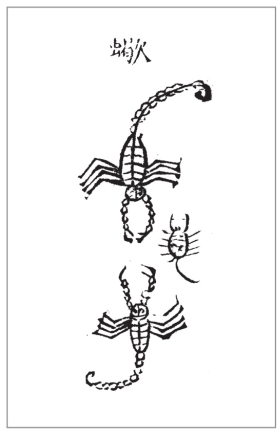
【主治】–切疔肿、附骨疽蚀等疮，宿肉赘瘤，烧为末，和腊月猪脂傅之。亦可同诸药傅疔肿，出根为上（藏器）。

蝎宋《开宝》

【释名】蛜蜍（音伊祁。〖《蜀本》〗）、主簿虫（《开宝》）、杜伯（《广雅》）、虿尾虫（〖《东坡诗集》〗）。〔志曰〕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江南旧无蝎。开元初有主簿，以竹筒盛过江，至今往往有之，故俗称为主簿虫。〔时珍曰〕按《唐史》云：剑南本无蝎，有主簿将至，遂呼为主簿虫。又张揖《广雅》云：杜伯，蝎也。陆玑《诗疏》云：虿一名杜伯，幽州人谓之蝎。观此，则主簿乃杜伯之讹，而后人遂傅会其说。许慎云：蝎，虿尾虫也，长尾为虿，短尾为蝎。葛洪云：蝎前为螫，后为虿。古语云："蜂、虿垂芒，其毒在尾。"今入药有全用者，谓之全蝎；有用尾者，谓之蝎梢，其力尤紧。

【集解】〔志曰〕蝎出青州。形紧小者良。段成式云：鼠负虫巨者，多化为蝎。蝎子多负于背，子色白，才如稻粒。陈州古仓有蝎，形如钱，螫人必死。蜗能食之，先以迹规之，不复去也。〔宗奭曰〕今青州山中石下捕得，慢火逼之，或烈日中晒，至蝎渴时，食以青泥；既饱，以火逼杀之，故其色多赤。欲其体重而售之也。用者当去其土。〔颂曰〕今汴洛、河陕州郡皆有之。采无时，以火逼干死收之。陶隐居《集验方》言：蝎有雄雌：雄者螫人痛止在一处，用井泥傅之；雌者痛牵诸处，用瓦屋沟下泥傅之。皆可画地作十字取土，水服方寸匕，或在手足以冷水渍之，微暖即易；在身以水浸布搨之，皆验。又有咒禁法，亦验。〔时珍曰〕蝎形如水黾，八足而长尾，有节色青。今捕者多以盐泥食之，入药去足焙用。《古今录验》云：被蝎螫者，但以木碗合之，神验不传之方也。

螲蟷



蝎

【气味】甘、辛，平，有毒。

【主治】诸风瘾疹，及中风半身不遂，口眼㖞斜，语涩，手足抽掣（《开宝》）。小儿惊痫风搐，大人痎疟，耳聋疝气，诸风疮，女人带下阴脱（时珍）。

【发明】〔宗奭曰〕大人、小儿通用，惊风尤不可阙。〔颂曰〕古今治中风抽掣，及小儿惊搐方多用之。《箧中方》，治小儿风痫有方。〔时珍曰〕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足厥阴经药也，故治厥阴诸病。诸风掉眩搐掣，疟疾寒热，耳聋无闻，皆属厥阴风木。故东垣李杲云：凡疝气、带下，皆属于风。蝎乃治风要药，俱宜加而用之。

【附方】旧三，新二十。

小儿脐风宣风散：治初生断脐后伤风湿，唇青口撮，出白沫，不乳。用全蝎二十一个，无灰酒涂炙为末，入麝香少许。每用金、银煎汤，调半字服之（《全幼心鉴》）。

小儿风痫取蝎五枚，以一大石榴割头剜空，纳蝎于中，以头盖之。纸筋和黄泥封裹，微火炙干，渐加火煅赤。候冷去泥，取中焦黑者细研。乳汁调半钱，灌之便定。儿稍大，以防风汤调服（《箧中方》）。

慢脾惊风小儿久病后，或吐泻后生惊，转成慢脾。用蝎梢一两为末，以石榴一枚剜空，用无灰酒调末，填入盖定。坐文武火上，时时搅动，熬膏，取出放冷。每服一字，金、银薄荷汤调下。〇《本事方》：治吐利后虚困昏睡，欲生风痫，慢脾风症。全蝎、白术、麻黄（去节）等分为末。二岁以下一字，三岁以上半钱。薄荷汤下。

天钓惊风翻眼向上。用干蝎（全者）一个（瓦炒好），朱砂三绿豆大，为末，饭丸绿豆大。外以朱砂少许，同酒化下一丸，顿愈（《圣惠方》）。

小儿胎惊蝎一枚，薄荷叶包，炙为末，入朱砂、麝香少许。麦门冬煎汤，调下一字，效（汤氏《宝书》）。

小儿惊风用蝎一个（头尾全者），以薄荷四叶裹定，火上炙焦，同研为末。分四服，白汤下（《经验方》）。

大人风涎即上方，作一服。

风淫湿痹手足不举，筋节挛疼。先与通关，次以全蝎七个瓦炒，入麝香一字研匀，酒三盏，空心调服。如觉已透则止，未透再服。如病未尽除，自后专以婆蒿根洗净，酒煎，日二服（《直指方》）。

破伤中风《普济》：用干蝎、麝香各一分，为末。傅患处，令风速愈。〇《圣惠》：用干蝎（酒炒）、天麻各半两为末，以蟾酥二钱，汤化为糊和捣，丸绿豆大。每服一丸至二丸，豆淋酒下（甚者加至三丸），取汗。

肾气冷痛《圣惠》定痛丸：治肾脏虚，冷气攻脐腹，疼痛不可忍，及两胁疼痛。用干蝎七钱半，焙为末。以酒及童便各三升，煎如稠膏，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二十丸。〇又蛜蜍散：用蛜蜍三十六枚，头足全者。掘一地坑，深、阔各五寸，用炭火五斤，烧赤，去火，淋醋一升入内。待渗干，匀排蛜蜍于坑底，瓷碗盖一夜，取出。木香、萝卜子（炒）各一分，胡椒三十粒，槟榔、肉豆蔻各一个，为末。每服一钱，热酒下。

小肠疝气用紧小全蝎焙为末。每发时服一钱，入麝香半字，温酒调服。少顷再进，神效。

肾虚耳聋十年者，二服可愈。小蝎四十九个，生姜（如蝎大）四十九片，同炒，姜干为度，研末，温酒服之。至一二更时，更进一服，至醉不妨。次日耳中如笙簧声，即效（杜壬方）。

耳暴聋闭全蝎去毒为末，酒服一钱，以耳中闻水声即效（周密《志雅堂杂钞》）。

脓耳疼痛蝎梢七枚，去毒焙，入麝香半钱为末。挑少许入耳中，日夜三四次，以愈为度（《杨氏家藏》）。

偏正头风气上攻不可忍。用全蝎二十一个，地龙六条，土狗三个，五倍子五钱，为末。酒调，摊贴太阳穴上（《德生堂经验方》）。

风牙疼痛全蝎三个，蜂房二钱，炒研，擦之（《直指方》）。

肠风下血干蝎（炒）、白矾（烧）各二两，为末。每服半钱，米饮下（《圣惠方》）。

子肠不收全蝎炒，研末。口噙水，鼻中□之，立效（《卫生宝鉴》）。

诸痔发痒用全蝎不以多少，烧烟熏之，即效，秘法也（《袖珍方》）。

诸疮毒肿全蝎七枚，栀子七个，麻油煎黑，去滓，入黄蜡，化成膏，傅之（澹寮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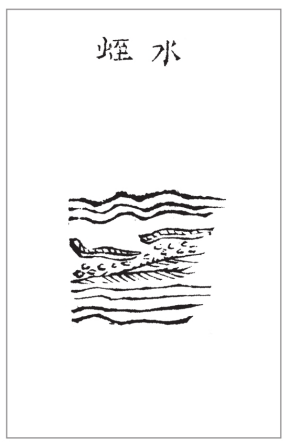
水蛭《本经·下品》

【释名】蚑（〖《别录》〗。与蜞同，〖《图经》〗。《尔雅》作虮）、**至掌**（《别录》）。**大者名马蜞**（《唐本》）、**马蛭**（《唐本》）、**马蟥**（《衍义》）、**马鳖**（《衍义》）。〔时珍曰〕方音讹蛭为痴，故俗有水痴、草痴之称。〔宗奭曰〕汴人谓大者为马鳖，腹黄者为马蟥。

【集解】〔《别录》曰〕水蛭生雷泽池泽。五月、六月采，暴干。〔弘景曰〕处处河池有之。蚑有数种，以水中马蜞得啮人、腹中有血者，干之为佳。山蚑及诸小者，皆不堪用。〔恭曰〕有水蛭、草蛭，大者长尺许，并能咂牛、马、人血。今俗多取水中小者，用之

大效，不必食人血满腹者。其草蛭在深山草上，人行即着胫股，不觉入于肉中，产育为害，山人自有疗法。〔保昇曰〕惟采水中小者用之。别有石蛭生石上，泥蛭生泥中，二蛭头尖腰粗色赤。误食之，令人眼中如生烟，渐致枯损。〔时珍曰〕李石《续博物志》云：南方水痴似鼻涕，闻人气闪闪而动，就人体成疮，惟以麝香、朱砂涂之即愈。此即草蛭也。

【修治】〔保昇曰〕采得，以□竹筒盛，待干，用米泔浸一夜，暴干，以冬猪脂煎令焦黄，然后用之。〔藏器曰〕收干蛭，当展其身令长，腹中有子者去之。性最难死，虽以火炙，亦如鱼子烟熏经年，得水犹活也。〔大明曰〕此物极难修治，须细剉，以微火炒，色黄乃熟。不尔，入腹生子为害。〔时珍曰〕昔有途行饮水，及食水菜，误吞水蛭入腹，生子为害，啖咂脏血，肠痛黄瘦者，惟以田泥或擂黄土水饮数升，则必尽下出也。盖蛭在人腹，忽得土气而下尔。或以牛、羊热血一二升，同猪脂饮之，亦下也。



水蛭

【气味】咸、苦，平，有毒。〔《别录》曰〕微寒。〇畏石灰、食盐。

【主治】逐恶血瘀血月闭，破血癥积聚，

无子，利水道（《本经》）。堕胎（《别录》）。治女子月闭，欲成血劳（《药性》）。咂赤白游疹，及痈肿毒肿（藏器）。治折伤坠扑畜血有功（寇宗奭）。

【发明】〔成无己曰〕咸走血，苦胜血。水蛭之咸苦，以除畜血，乃肝经血分药，故能通肝经聚血。〔弘景曰〕楚王食寒菹，见蛭吞之，果能去结积。虽曰阴佑，亦是物性兼然。〔藏器曰〕此物难死，故为楚王之病也。〔时珍曰〕按贾谊《新书》云：楚惠王食寒菹得蛭，恐监食当死，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曰：天道无亲，惟德是辅。王有仁德，病不为伤。王果病愈。此楚王吞蛭之事也。王充《论衡》亦云：蛭乃食血之虫，楚王殆有积血之病，故食蛭而病愈也。与陶说相符。

【附方】旧四，新六。

漏血不止水蛭炒为末，酒服一钱，日二服，恶血消即愈（《千金》）。

产后血运血结聚于胸中，或偏于少腹，或连于胁肋。用水蛭（炒）、虻虫（去翅、足，炒）、没药、麝香各一钱，为末，以四物汤调下。血下痛止，仍服四物汤（《保命集》）。

折伤疼痛水蛭，新瓦焙为细末，酒服一钱。食顷作痛，可更一服。痛止，便将折骨药封，以物夹定，调理（《经验方》）。

跌扑损伤瘀血凝滞，心腹胀痛，大小便不通，气绝欲死。用红蛭（石灰炒黄）半两，大黄、牵牛头末各二两，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当下恶血，以尽为度。名夺命散（《济生》）。

坠跌打击内伤神效方：水蛭、麝香各一两剉碎，烧令烟出，为末。酒服一钱，当下畜血。未止再服，其效如神（《古今录验

方》）。

杖疮肿痛水蛭炒研，同朴硝等分，研末，水调傅之（周密《志雅堂抄》）。

赤白丹肿〔藏器曰〕以水蛭十余枚，令咂病处，取皮皱肉白为效。冬月无蛭，地中掘取，暖水养之令动。先净人皮肤，以竹筒盛蛭合之，须臾咬咂，血满自脱，更用饥者。

痈肿初起同上方法。

纫染白须谈野翁方：用水蛭为极细末，以龟尿调，撚须稍，自行入根也。〇一用白乌骨鸡一只，杀血入瓶中，纳活水蛭数十于内，待化成水，以猪胆皮包指，蘸撚须稍，自黑入根也。〇《普济》：用大水蛭七枚为末，汞一两，以银三两作小盒盛之。用蚯蚓泥固济半指厚，深埋马粪中。四十九日取出，化为黑油。以鱼脬笼指，每蘸少许撚须上，其油自然倒行至根，变为黑色也。〇又黑须倒卷帘方：用大马蜞二三十条，竹筒装之，夜置露处受气。饿过七日，以鸡冠血磨京墨与食，过四五次，复阴干。将猪胫骨打断，放蜞入内，仍合定，铁线缠住，盐泥涂之。干时放地上，火煅五寸香；二次，退开三寸火，又五寸香；三次，再退远火，又五寸香，取出为末。将猪胆皮包指，承末搽须稍，即倒上也。

蚁《纲目》

【释名】玄驹（〖《夏小正》〗。亦作蚼。〖《方言》〗）、**蚍蜉**（〖《方言》〗）。〔时珍曰〕蚁有君臣之义，故字从义。亦作螘。大者为蚍蜉，亦曰马蚁。赤者名䗪，飞者名蜚。扬雄《方言》云：齐鲁之间谓之蚼蟓，梁益之间谓之玄蚼，幽燕谓之蛾蛘。《夏小正》云："十二月，玄蚼奔。"谓蚁入蛰也。大蚁喜酣战，故有马蚼之称；而崔豹《古今注》遂以蚁妖附会其说，谬矣。今不

取。

【集解】〔时珍曰〕蚁处处有之。有大、小、黑、白、黄、赤数种，穴居卵生。其居有等，其行有队。能知雨候，春出冬蛰。壅土成封，曰蚁封，以及蚁垤、蚁㽔、蚁冢，状其如封、垤、㽔、冢也。其卵名蚳（音迟），山人掘之，有至斗石者。古人食之，故《内则》《周官》馈食之豆有蚳醢也。今惟南夷食之。刘恂《岭表录异》云：交广溪峒间酋长，多取蚁卵，淘净为酱，云味似肉酱，非尊贵不可得也。又云：岭南多蚁，其窠如薄絮囊。连带枝叶，彼人以布袋贮之，卖与养柑子者，以辟蠹虫。《古今五行记》云：后魏时，兖州有赤蚁与黑蚁斗，长六七步，广四寸，赤蚁断头死。则《楚辞·招魂》所谓西方“赤蚁若象，玄蜂若壶”者，非寓言也。又按陈藏器言：岭南有独脚蚁，一足连树根下，止能动摇，不能脱去。亦一异者也。

【附录】白蚁〔时珍曰〕白蚁，即蚁之白者，一名蜃，一名飞蚁。穴地而居，蠹木而食，因湿营土，大为物害。初生为蚁蝝，至夏遗卵，生翼而飞，则变黑色，寻亦隕死。性畏烀炭、桐油、竹鸡云。〇蝝音铅。

蚁垤土、白蚁泥并见《土部》。

独脚蚁

〔主治〕丁肿疽毒，捣涂之（藏器）。

青腰虫《拾遗》

【集解】〔藏器曰〕虫大如中蚁，赤色，腰中青黑，似狗猲，一尾而尖，有短翅能飞，春夏有之也。

【主治】有大毒。着人皮肉，肿起。剥人面皮，除印字至骨者亦尽。食恶疮息肉，杀癣

虫（藏器）。

蛆《纲目》

【释名】〔时珍曰〕蛆行趑趄，故谓之蛆。或云沮洳则生，亦通。

【集解】〔时珍曰〕蛆，蝇之子也。凡物败臭则生之。古法治酱生蛆，以草乌切片投之。张子和治痈疽疮疡生蛆，以木香槟榔散末傅之。李楼治烂痘生蛆，以嫩柳叶铺卧引出之。高武用猪肉片引出，以藜芦、贯众、白蔹为末，用真香油调傅之也。

【气味】寒，无毒。

【主治】粪中蛆：治小儿诸疳积疳疮，热病谵妄，毒痢作吐。

泥中蛆：治目赤，洗净晒研贴之。

马肉蛆：治针、箭入肉中，及取虫牙。

虾蟆肉蛆：治小儿诸疳（并时珍）。

【附方】新十。

一切疳疾《圣济总录》：六月取粪坑中蛆淘净，入竹筒中封之，待干研末。每服一二钱，入麝香，米饮服之。〇又方：用蛆蜕，米泔逐日换浸五日，再以清水换浸三日，晒焙为末，入黄连末等分，每半两入麝香五分，以猬猪胆汁和丸黍米大。每服三四十丸，米饮下，神效。

小儿热疳尿如米泔，大便不调。粪蛆烧灰，杂物与食之。

小儿痹积用粪中蛆洗浸，晒干为末，入甘草末少许，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丸，米饮下，甚妙（《总微论》）。

小儿诸疳疳积及无辜疳：一服退热，二服烦渴止，三服泻痢住。用端午午时取虾蟆（金眼大腹，不跳不鸣）者，槌死，置尿桶中，候生蛆食尽，取蛆入新布袋，悬长流水中三日，新瓦焙干，入麝香少许，为末。每空心以砂糖汤调服一钱。或粳米糊为丸，每米饮服二三十丸（《直指》）。

齿鼻疳疮粪蛆（有尾者）烧灰一钱，褐衣灰五分。和匀，频吹，神效无比。

热痢吐食因服热药而致者。用粪中蛆，流水洗净，晒干为末。每服一钱，米饮下。

眼目赤瞎青泥中蛆淘净，日干为末。令患人仰卧合目，每次用一钱散目上，须臾药行，待少时去药，赤瞎亦无（《保命集》）。

利骨取牙《普济》如神散：取牙，用肥赤马肉一斤，入硇砂二两，拌和，候生蛆，取日干为末。每一两入粉霜半钱，研匀。先以针拔动牙根，四畔空虚；次以灯心蘸末少许点之，良久自落。〇《秘韫》利骨散：用白马脑上肉一二斤，待生蛆，与乌骨白鸡一只食之，取粪阴干。每一钱，入硇砂一钱研匀，用少许擦疼处，片时取之即落。

蝇《纲目》

【释名】〔时珍曰〕蝇飞营营，其声自呼，故名。

【集解】〔时珍曰〕蝇处处有之。夏出冬蛰，喜暖恶寒。苍者声雄壮，负金者声清括，青者粪能败物，巨者首如火，麻者茅根所化。蝇声在鼻，而足喜交。其蛆胎生。蛆入灰中蜕化为蝇，如蚕、蝎

之化蛾也。蝇溺水死，得灰复活。故《淮南子》云：烂灰生蝇。古人憎之，多有辟法。一种小蟢蛛，专捕食之，谓之蝇虎者是也。

【主治】拳毛倒睫，以腊月蛰蝇干研为末，以鼻频嗅之，即愈（时珍）。

【发明】〔时珍曰〕蝇古方未见用者，近时《普济方》载此法，云出《海上名方》也。

狗蝇《纲目》

【集解】〔时珍曰〕狗蝇生狗身上，状如蝇，黄色能飞，坚皮利喙，啖咂狗血，冬月则藏狗耳中。

【气味】缺。

【主治】痰疟不止，活取一枚，去翅、足，面裹为丸，衣以黄丹。发日早，米饮吞之，得吐即止。或以蜡丸酒服亦可。又擂酒服，治痘疮倒靥（时珍）。

【发明】〔时珍曰〕狗蝇古方未见用者，近世《医方大成》载治疟方，《齐东野语》载托痘方，盖亦鼠负、牛虱之类耳。周密云：同僚括苍陈坡，老儒也，言其孙三岁时，发热七日痘出而倒靥，色黑，唇口冰冷，危证也。遍试诸药不效，因求卜。遇一士，告以故。士曰：恰有药可起此疾，甚奇。因为经营少许，持归服之，移时即红润也。常恳求其方，乃用狗蝇七枚擂细，和醋酒少许调服尔。夫痘疮固是危事，然不可扰。大要在固脏气之外，任其自然尔。然或有变证，则不得不资于药也。

【附录】壁虱〔时珍曰〕即臭虫也。状如酸枣仁，咂人血食，与蚤皆为床榻之害。古人多于席下置麝香、雄黄，或菖蒲末，或蒴藋末，或楝花末，或蓼末，或烧木瓜烟、黄檗烟、牛角烟、马蹄烟，以辟之也。

牛虱《纲目》

【释名】牛蜌（音卑。〖《纲目》〗）。〔时珍曰〕蜌亦作蜱。按吕忱《字林》云：蜌，啮牛虱也。

【集解】〔时珍曰〕牛虱生牛身上，状如蓖麻子，有白、黑二色。啮血满腹时，自坠落也。入药用白色者。

【气味】缺。

【主治】预解小儿痘疹毒，焙研服之（时珍）。

【发明】〔时珍曰〕牛虱古方未见用者，近世预解痘毒方时或用之。按高武《痘疹管见》云：世俗用牛虱治痘，考之《本草》不载。窃恐牛虱啖血，例比□虫。终非痘家所宜，而毒亦未必能解也。

【附方】新二。

预解痘毒谈野翁方：用白水牛虱一岁一枚，和米粉作饼，与儿空腹食之，取下恶粪，终身可免痘疮之患。〇一方：用白牛虱四十九枚（焙），绿豆四十九粒，朱砂四分九厘，研末，炼蜜丸小豆大，以绿豆汤下。

人虱《拾遗》

【释名】虱（〖《韩非》〗）。〔时珍曰〕蝨从卂，从□。卂音迅，□音昆，虱行迅疾而昆繁故也。俗作虱。

【集解】〔慎微曰〕按《酉阳杂俎》云：人将死，虱离身。或云取病人虱于床前，可卜病。如将差虱行向病者，背则必死也。荆州张典兵曾扪得两头虱也。〔时珍曰〕人物皆有虱，但形各不同。始由气化，而后乃遗卵出虮也。《草木子》言其六足，行必向北。《抱朴子》云：头虱黑，着身变白。身虱白，着头变黑，所渐然也。又有虱癥、虱瘤诸方法，可见虱之为害非小也。《千金方》云：有人啮虱在腹中，生长为癥，能毙人。用败篦败梳，各以一半烧末，一半煮汤调服，即从下部出也。徐铉《稽神录》云：浮梁李生背起如盂，惟痒不可忍。人皆不识。医士李德立云：此虱瘤也。以药傅之，一夕瘤破，出虱斗余，即日体轻。但小窍不合，时时虱出无数，竟死。予记唐小说载滑台一人病此。贾魏公言：惟千年木梳烧灰，及黄龙浴水，乃能治之也。洪迈《夷坚志》云：临川有人颊生瘤，痒不可忍，惟以火炙。一医剖之，出虱无数，最后出二大虱，一白一黑，顿愈，亦无瘢痕。此虱瘤也。又今人阴毛中多生阴虱，痒不可当，肉中挑出，皆八足而扁，或白或红。古方不载。医以银杏擦之，或银朱熏之皆愈也。

【气味】咸，平，微毒。畏水银、银朱、百部、菖蒲、虱建草、水中竹叶、赤龙水、大空。

【主治】人大发头热者，令脑缝裂开，取黑虱三五百捣傅之。又治疔肿，以十枚置疮上，用荻箔绳作炷，灸虱上，即根出也。又治脚指间肉刺疮，以黑虱傅之，根亦出也（藏器）。眼毛倒睫者拔去毛，以虱血点上，数次即愈（时珍）。

【附方】新一。

脚指鸡眼先挑破，取黑、白虱各一枚置于上缚之，数用自愈也（《便民图纂》）。

卷终

第四十一卷　虫部

目录

虫之三化生类三十一种

蛴螬《本经》

乳虫《纲目》

木蠹虫《拾遗》

桑蠹虫《别录》

柳蠹虫《纲目》

桃蠹虫《本经》

桂蠹虫《纲目》

柘蠹虫《拾遗》

枣蠹虫《纲目》

竹蠹虫《纲目》

芦蠹虫《拾遗》

苍耳蠹虫《纲目》

青蒿蠹虫《纲目》

皂荚蠹虫《纲目》

茶蛀虫《纲目》

蚱蝉《本经》

蝉花《证类》

蜣螂《本经》　蜉蝣、天社虫附

天牛《纲目》　飞生虫附

蝼蛄《本经》

萤火《本经》

衣鱼《本经》

鼠妇《本经》　丹戬附

□虫《本经》

蜚蠊《本经》

行夜《别录》

灶马《纲目》　促织附

蛗螽《拾遗》　吉丁虫、金龟子、腆颗虫、叩头虫、媚蝶附

木虻《本经》

蜚虻《本经》（即虻虫）　扁前、蚊子、蚋子附

竹虱《纲目》

右附方旧二十四，新一百零四。

虫之三化生类三十一种

蛴螬《本经·中品》

【释名】蟦蛴（音坟。《本经》）、蜰蛴（音肥。《别

录》）、乳齐（弘景）、地蚕（郭璞）、应条（《吴普》）。〔时珍曰〕蛴螬，《方言》作蟥螬，象其蠹物之声。或谓是齐人曹氏之子所化，盖谬说也。蟦、蜚，言其状肥也。乳齐，言其通乳也。《别录》作□齐，误矣。

【集解】〔《别录》曰〕蛴螬生河内平泽，及人家积粪草中。取无时。反行者良。〔弘景曰〕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滚行，乃驮于脚。杂猪蹄作羹于乳母，不能别之。〔时珍曰〕其状如蚕而大，身短节促，足长有毛。生树根及粪土中者，外黄内黑。生旧茅屋上者，外白内黯。皆湿热之气熏蒸而化，宋齐丘所谓“燥湿相育，不母而生”是矣。久则羽化而去。

【正误】〔弘景曰〕《诗》云：“领如蝤蛴。”今以蛴字在上，恐倒尔。〔恭曰〕此虫一名蝤蛴，有在粪聚中，或在腐木中。其在腐柳中者，内外洁白；粪土中者，皮黄内黑黯。形色既异，土木又殊，当以木中者为胜。宜冬月采之。〔宗奭曰〕诸腐木根下多有之。构木津甘，故根下尤多。亦有生于粪土中者，虽肥大而腹中黑；不若木中者，虽瘦而稍白，研汁可用。〔敦曰〕蛴螬须使桑树、柏树中者妙。〔韩保昇曰〕按《尔雅注》云：蟦，蛴螬，在粪土中。蝤蛴，蝎。蝎，蛣蝎。又云：蝎，桑蠹。并木中蠹也。正与《本经》蟦蛴生积粪草中相合。苏恭言当以木中者为胜，则此外恐非也。切谓不然。今诸朽树中蠹虫，通谓之蝎，莫知其主疗；惟桑树中者，近方用之。而《有名未用》《曾用未识》类中，有桑蠹一条，即此也。盖生产既殊，主疗亦别。虽有毒、无毒易见，而相使、相恶难知。且蝎不号蛴螬，蟦不名蛣蝎，自当审之。〔藏器曰〕蛴螬居粪土中，身短足长，背有毛筋。但从夏入秋，蜕而为蝉，飞空饮露，能鸣高洁。蝤蛴一名蝎，一名蠹，在朽木中食木心，穿木如锥刀。身长足短，口黑无毛，节慢。至春雨后化为天牛，两角如水牛，色黑，背有白点，上下缘木，飞腾不遥。出处既殊，形质又别，陶、苏乃混注之，盖千虑一失也。惟郭璞注《尔雅》，谓蛴螬在粪土中，蝤蛴（桑蠹）在木中，啮桑，似蜗牛长角，喜啮桑树者，为是也。〔颂曰〕今医家与蓐妇下乳药用粪土中者，其效殊速，乃知苏恭之说不可据也。

蛴螬

【修治】〔敦曰〕凡收得后阴干，与糯米同炒，至米焦黑取出，去米及身上、口畔肉毛并黑尘了，作三四截，研粉用之。〔时珍曰〕诸方有干研及生取汁者，又不拘此例也。

【气味】咸，微温，有毒。〔《别录》曰〕微寒。〔之才曰〕蜚蠊为之使，恶附子。

【主治】恶血血瘀，痹气破折，血在胁下坚满痛，月闭，目中淫肤、青翳、白膜（《本经》）。疗吐血在胸腹不去，及破骨踒折血结，金疮内塞，产后中寒，下乳汁（《别录》）。取汁滴目，去翳障。主血止痛（《药性》）。傅恶疮（《日华》）。汁主赤白游疹，疹擦破涂之（藏器）。取汁点喉痹，得下即开（苏颂）。主唇紧口疮、丹疹、破伤风疮、竹木入肉、芒物眯目（时珍）。

【发明】〔弘景曰〕同猪蹄作羹食，甚下乳汁。〔颂曰〕张仲景治杂病，大□虫丸方中用之，取其去胁下坚满也。〔时珍曰〕许学士《本事方》，治筋急养血，地黄丸中用之，取其治血瘀痹也。按陈氏《经验方》云：《晋书》吴中书郎盛冲母王氏失明，婢取蛴螬蒸熟与食，王以为美。冲还知之，抱之恸哭，母目即开。与《本草》治目中青翳白膜、《药性论》汁滴目中去翳障之说相合。予尝以此治人得验，因录以传人。又按鲁伯嗣《婴童百问》云：张太尹传，治破伤风神效方：用蛴螬将驼脊背捏住，待口中吐水，就取抹疮上，觉身麻汗出，无有不活者。子弟额上跌破，七日成风，依此治之，时间就愈。此又符疗踒折、傅恶疮、金疮内塞、主血止痛之说也。盖此药能行血分，散结滞，故能治已上诸病。

【附方】旧五，新四。

小儿脐疮蛴螬研末傅之，不过数次（《千金方》）。

小儿唇紧蛴螬研末，猪脂和，傅之（《千金方》）。

赤白口疮蛴螬研汁，频搽取效（《大观》）。

丹毒浸淫走串皮中，名火丹。以蛴螬捣烂，涂之（《删繁方》）。

痈疽痔漏蛴螬研末傅之，日一上（《子母秘录》）。

虎伤人疮蛴螬捣烂，涂之，日上（唐瑶《经验方》）。

竹木入肉蛴螬捣涂之，立出（《肘后》）。

麦芒入眼以新布覆目上，持生蛴螬从布上摩之，芒着布上出也（《千金方》）。

断酒不饮蛴螬研末，酒服，永不饮（《千金方》）。

乳虫《纲目》

【释名】土蛹（〖《广雅》〗）。

【集解】〔时珍曰〕按《白獭髓》云：广中韶阳属邑乡中，有乳田。其法：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铺入窖中，盖之以草，壅之以粪。候雨过气蒸则发开，而米粉皆化成蛹，如蛴螬状。取蛹作汁，和粳粉蒸成乳食，味甚甘美也。此亦蛴螬之类，出自人为者。《淮南万毕术》所谓“置黍沟中，即生蛴螬”，《广雅》所谓“土蛹，蠁虫”者，皆此物也。服食用此代蛴螬，更觉有功无毒。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虚羸，益胃气，温中明目（时珍）。

木蠹虫《拾遗》

【释名】蝎（音曷）、蝤蛴（音囚齐）、蛣蜈（音乞屈。〖并《尔雅》〗）、蛀虫（〖《广韵》〗）。〔时珍曰〕蠹，古又作蠹，食木虫也，会意。《尔雅》云：蝤蛴，蝎也。蝎，蛣蜈也。郭璞云：凡木中蠹虫，通名为蝎。但所居各异耳。

【集解】〔藏器曰〕木蠹一如蛴螬，节长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锥刀，至春雨化为天牛。苏恭以为蛴螬，深误矣。详蛴螬下。〔时珍曰〕似蚕而在木中食木者，为蝎；似蚕而在树上食叶者，为蠋；似蠋而小，行则首尾相就，屈而后伸者，为尺蠖；似尺蠖而青小者，为螟蛉。三虫皆不能穴木，至夏俱羽化为蛾。惟穴木之蠹，宜入药用。

【气味】辛，平，有小毒。

【主治】血瘀劳损，月闭不调，腰脊痛，有损血，及心腹间疾（藏器）。

【发明】〔时珍曰〕各木性味，良毒不同。而蠹亦随所居、所食而异，未可一概用也。古方用蠹，多取桑、柳、构木者，亦各有义焉。

桑蠹虫《别录》

〔校正〕自《有名未用》移入此。

【释名】桑蝎（音曷。〖《千金》〗）。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心暴痛，金疮肉生不足（《别录》）。胸下坚满，障翳瘀肿，治风疹（《日华》）。治眼得效（《蜀本》）。去气，补不足，治小儿乳霍（藏器）。小儿惊风，口疮风疳，妇人崩中，漏下赤白，堕胎下血，产后下痢（时珍）。

【附方】新二。

崩中漏下赤白。用桑蝎烧灰，温酒服方寸匕，日二（《千金》）。

堕胎下血不止。桑木中蝎虫，烧末，酒服方寸匕，日二。虫屎亦可（《普济方》）。

粪

〔主治〕肠风下血，妇人崩中产痢，小儿惊风胎癣，咽喉骨鲠（时珍）。

〔附方〕新四。

肠风下血枯桑树下虫矢，烧存性，酒服一钱（《圣惠》）。

产后下痢日五十行。用桑木里蠹虫粪，炒黄，急以水沃之，稀稠得所，服之，以瘥为度。此独孤讷祭酒方也（《必效方》）。

小儿胎癣小儿头生疮，手爬处即延生，谓之胎癣。先以葱盐汤洗净，用桑木蛀屑烧存性，入轻粉等分，油和敷之（《圣惠》）。

咽喉骨鲠桑木上虫粪，米醋煎呷（《永类钤方》）。

柳蠹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柳蠹生柳木中甚多，内外洁白，至春夏化为天牛。诸家注蛴螬多取之，亦误矣。

【气味】甘、辛，平，有小毒。

【主治】瘀血，腰脊沥血痛，心腹血痛，风疹风毒，目中肤翳，功同桑蠹（时珍）。

粪

〔主治〕肠风下血，产后下痢，口疮耳肿，齿龈风毒（时珍）。

〔附方〕新三。

口疮风疳小儿病此，用柳木蛀虫矢，烧存性为末，入麝香少许搽之。杂木亦可（《幼幼新书》）。

齿龈风肿用柳蠹末半合，赤小豆炒、黑豆炒各一合，柳枝一握，地骨皮一两。每用三钱，煎水热漱（《御药院方》）。

耳肿风毒肿起出血。取柳虫粪化水，取清汁，调白矾末少许，滴之（《肘后》）。

桃蠹虫《本经》

〔校正〕《本经》原附桃核仁下，今分入此。

【集解】〔《别录》曰〕食桃树虫也。〔藏器曰〕桑蠹去气，桃蠹辟鬼，皆随所出而各有功也。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杀鬼，邪恶不祥（《本经》）。食之肥人，悦颜色（《日华》）。

粪

〔主治〕辟温疫，令不相染，为末，水服方寸匕（《伤寒类要》）。

桂蠹虫《纲目》

【集解】〔藏器曰〕此桂树中虫，辛美可啖。〔时珍曰〕按《汉书·南粤王传》：南越尉佗献桂蠹一器。又《大业拾遗录》云：隋

时始安献桂蠹四瓶，以蜜渍之，紫色，辛香有味，啖之去痰饮之疾。则此物自汉、隋以来，用充珍味矣。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去冷气（藏器）。除寒痰澼饮冷痛（时珍）。

粪

〔主治〕兽骨哽，煎醋漱咽（时珍）。

柘蠹虫《拾遗》

【集解】〔藏器曰〕陶注詹糖云：伪者以柘虫屎为之。此即柘蠹在木间食木之屎也。詹糖烧之香，而此屎不香。既不相似，亦难为之。

屎

【主治】破血（藏器）。

枣蠹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即蝤蛴之在枣树中者。

屎

【主治】聤耳出脓水。研末，同麝香少许吹之（时珍。〇《普济》）。

竹蠹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竹蠹生诸竹中，状如小蚕。老则羽化为硬翅之蛾。

【气味】缺。

【主治】小儿蜡梨头疮。取慈竹内者，捣和牛溺涂之（时珍）。

【发明】〔时珍曰〕竹蠹虫，古方未见用者，惟《袖珍方》治小儿蜡梨用之。按《淮南万毕术》云：竹虫饮人，自言其诚。高诱注云：以竹虫三枚，竹黄十枚，和匀。每用一大豆许，烧入酒中，令人饮之，勿至大醉。叩问其事，必得其诚也。此法传自古典，未试其果验否，姑载之。

蛀末

〔主治〕聤耳出脓水，汤火伤疮（时珍）。

〔附方〕新六。

聤耳出水苦竹蛀屑、狼牙、白蔹等分，为末和匀，频掺之（《圣惠》）。

耳出臭脓用竹蛀虫末、胭脂坯子等分，麝香少许，为末吹之（《朱氏集验》）。

耳脓作痛因水入耳内者。如圣散：用箭杆内蛀末一钱，腻粉一钱，麝香半钱，为末。以绵杖缴尽，送药入耳，以绵塞定，有恶物放令流出，甚者三度必愈（《普济》）。

汤火伤疮竹蠹蛀末傅之（《外台秘要》）。

湿毒臁疮枯竹蛀屑、黄檗末等分。先以葱、椒、茶汤洗净，搽之，日一上。

牙齿疼痛蛀竹屑、陈皮各一两，为末，乌梅肉同研如泥，傅之（《救急方》）。

芦蠹虫《拾遗》

【集解】〔藏器曰〕出芦节中，状如小蚕。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小儿饮乳后，吐逆不入腹，取虫二枚煮汁饮之。呕逆与呪乳不同，乳饱后呪出者，为呪乳也（藏器）。

苍耳蠹虫《纲目》

【释名】麻虫（〖《普济方》〗）。

【集解】〔时珍曰〕苍耳蠹虫，生苍耳梗中，状如小蚕。取之但看梗有大蛀眼者，以刀截去两头不蛀梗，多收。线缚挂檐下，其虫在内经年不死。用时取出，细者以三条当一用之。

【气味】缺。

【主治】疔肿恶毒，烧存性研末，油调涂之，即效。或以麻油浸死收贮，每用一二枚捣

傅，即时毒散，大有神效（时珍）。

【发明】〔时珍曰〕苍耳治疔肿肿毒，故虫亦与之同功。古方不见用，近时方法每用之。

【附方】新三。

一切疔肿及无名肿毒恶疮。刘松石《经验方》：用苍耳草梗中虫一条，白梅肉三四分，同捣如泥，贴之立愈。〇《圣济总录》：用麻虫（即苍耳草内虫，炒黄色）、白僵蚕、江茶，各等分为末，蜜调涂之。〇又用苍耳节内虫四十九条捶碎，入人言少许，捶成块。刺疮令破，傅之。少顷以手撮出根，即愈。

青蒿蠹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

【气味】缺。

【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汞粉各五分，丸粟粒大。一岁一丸，乳汁服（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不见用者。《保婴集》用治惊风，云十不失一。其诗云：一半砂一半雪，其功只在青蒿节。任教死去也还魂，服时须用生人血。

皂荚蠹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缺）

【气味】辛。

【主治】蝇入人耳害人。研烂，同鳝鱼血点之（危氏）。

茶蛀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装茶笼内蛀虫也。取其屎用。

蛀屑

【主治】聤耳出汁。研末，日日缴净掺之（时珍。〇出《圣惠》）。

蚱蝉《本经·中品》

【释名】蜩（音调。〖《诗经》〗）、齐女（〖《古今注》〗）。〔时珍曰〕按王充《论衡》云：蛴螬化腹蛸，腹蛸拆背出而为蝉。则是腹蛸者，育于腹也。蝉者，变化相禅也。蚱音窄，蝉声也。蜩，其音调也。崔豹《古今注》言：齐王后怨王而死，化为蝉，故蝉名齐女。此谬说也。按诗人美庄姜为齐侯之子，螓首蛾眉。螓亦蝉名，人隐其名，呼为齐女，义盖取此。其品甚多，详辨见下。

蚱蝉

【集解】〔《别录》曰〕蚱蝉生杨柳上。五月采，蒸干之，勿令蠹。〔弘景曰〕蚱蝉，哑蝉，雌蝉也。不能鸣。蝉类甚多，此云柳上，乃《诗》云“鸣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鸣。俗云：五月不鸣，婴儿多灾。故其治疗亦专主小儿。昔人啖之，故《礼》有雀、鶢、蜩、蜀，而伛偻丈人掇之也。其四五月鸣而小紫青色者，蟪蛄也。《庄子》云“蟪蛄不知春秋”是矣。《离骚》误以蟪蛄为寒蝉尔。寒蝉九月、十月中鸣，声甚凄急。七八月鸣而色青者，名蛁蟟。二月中便鸣者，名蛴母，似寒蝉而小。〔恭曰〕蚱蝉，鸣蝉也。诸虫皆以雄为良，陶云雌蝉非矣。〔颂曰〕按《玉篇》云：蚱，蝉声也。《别录》云五月采，正与《月令》“仲夏蝉始鸣”相合，恭说得之。《尔雅》云：“蛹，马蜩。”乃蝉之最大者，即此也。蝉类虽众，独此一种入药。医方多用蝉壳，亦此壳也。本生土中，云是蜣螂所转丸，久而化成此虫，至夏登木而蜕。〔宗奭曰〕蚱蝉，夏月身与声俱大，始终一般声。乘昏夜，出土中，升高处，拆背壳而出。日出则畏人，且畏日炙，干其壳，不能蜕也。至时寒则坠地，小儿畜之，虽数日亦不饮食。古人言其饮风露，观其不粪而溺，亦可见矣。〔时珍曰〕蝉，诸蜩总名也。皆自蛴螬、腹蛸变而为蝉，亦有转丸化成者，皆三十日而死。俱方首广额，两翼六足，以胁而鸣，吸风饮露，溺而不粪。古人食之，夜以火取，谓之耀蝉。《尔雅》《淮南子》、扬雄《方言》、

陆玑《草木疏》、陈藏器《本草》诸书所载，往往混乱不一。今考定于左，庶不误用也。夏月始鸣，大而色黑者，蚱蝉也，又曰蝒（音绵），曰马蜩，《豳诗》“五月鸣蜩”者是也。头上有花冠，曰螗蜩，曰蝘，曰胡蝉，《荡》诗“如蜩如螗”者是也。具五色者，曰螂蜩，见《夏小正》。并可入药用。小而有文者，曰蟪，曰麦蚻。小而色青绿者，曰茅蜩，曰茅蟫。秋月鸣而色青紫者，曰蟪蛄，曰蛁蟟，曰蜓蚞，曰蠂蟧，曰蛫蚗（音舌决）。小而色青赤者，曰寒蝉，曰寒蜩，曰寒蜇，曰蜺；未得秋风，则喑不能鸣，谓之哑蝉，亦曰喑蝉；二三月鸣，而小于寒蜇者，曰蛃母。并不入药。

蚱蝉

〔气味〕咸、甘，寒，无毒。〔甄权曰〕酸。

〔主治〕小儿惊痫夜啼，癫病寒热（《本经》）。惊悸，妇人乳难，胞衣不出，能堕胎（《别录》）。小儿痫绝不能言（苏恭）。小儿惊哭不止，杀疳虫，去壮热，治肠中幽幽作声（《药性》）。

〔发明〕〔藏器曰〕本功外其脑煮汁服之，主产后胞衣不下，自有正传。〔时珍曰〕蝉主产难、下胞衣，亦取其能退蜕之义也。《圣惠》治小儿发痫，有蚱蝉汤、蚱蝉散、蚱蝉丸等方。今人只知用蜕，而不知用蝉也。

〔附方〕新三。

百日发惊蚱蝉（去翅、足，炙）三分，赤芍药三分，黄芩二分，水二盏，煎一盏，温服（《圣惠方》）。

破伤风病无问表里，角弓反张。秋蝉一个，地肤子（炒）八分，麝香少许，为末。酒服二钱（同上）。

头风疼痛蚱蝉二枚生研，入乳香、朱砂各半分，丸小豆大。每用一丸，随左右纳鼻中，出黄水为效（《圣济总录》）。

蝉蜕

〔释名〕蝉壳、枯蝉、腹蝻（并《别录》）、金牛儿（〖《卫生易简方》〗）。

〔修治〕〔时珍曰〕凡用蜕壳，沸汤洗去泥土、翅、足，浆水煮过，晒干用。

〔气味〕咸、甘，寒，无毒。

〔主治〕小儿惊痫，妇人生子不下。烧灰水服，治久痢（《别录》）。小儿壮热惊痫，止渴（《药性》）。研末一钱，井华水服，治哑病（藏器）。除目昏障翳。以水煎汁服，治小儿疮疹出不快，甚良（宗奭）。治头风眩运，皮肤风热，痘疹作痒，破伤风及丁肿毒疮，大人失音，小儿噤风天吊，惊哭夜啼，阴肿（时珍）。

〔发明〕〔好古曰〕蝉蜕去翳膜，取其蜕义也。蝉性蜕而退翳，蛇性窜而祛风，因其性而为用也。〔时珍曰〕蝉乃土木余气所化，饮风吸露，其气清虚。故其主疗，皆一切风热之证。古人用身，后人用蜕。大抵治脏腑经络，当用蝉身。治皮肤疮疡风热，当用蝉蜕，各从其类也。又主哑病、夜啼者，取其昼鸣而夜息也。

〔附方〕旧二，新十四。

小儿夜啼《心鉴》：治小儿一百二十日内夜啼。用蝉蜕四十九个，去前截，用后截，为末，分四服。钓藤汤调灌之。〇《普济》蝉花散：治小儿夜啼不止，状若鬼祟。用蝉蜕下半截，为末。一字，薄荷汤入酒少许调下。或者不信，将上半截为末，煎汤调下，即复啼也。古人立方，莫知其妙。

小儿惊啼啼而不哭，烦也；哭而不啼，躁也。用蝉蜕二七枚，去翅、足为末，入朱砂末一字，蜜调与吮之（《活幼口议》）。

小儿天吊头目仰视，痰塞内热。用金牛儿（即蝉蜕）以浆水煮一日，晒干为末。每服一字，冷水调下（《卫生易简方》）。

小儿噤风初生口噤不乳。用蝉蜕二七枚，全蝎（去毒）二七枚，为末。入轻粉末少许，乳汁调灌（《全幼心鉴》）。

破伤风病发热。《医学正传》：用蝉蜕炒研，酒服一钱，神效。《普济方》：用蝉蜕为末，葱涎调，涂破处。即时取去恶水，立效。名追风散。

头风旋运蝉壳一两，微炒为末。非时酒下一钱，白汤亦可（《圣惠》）。

皮肤风痒蝉蜕、薄荷叶等分，为末。酒服一钱，日三（《集验》）。

痘疮作痒蝉蜕三七枚，甘草（炙）一钱，水煎服之（《心鉴》）。

痘后目翳蝉蜕为末。每服一钱，羊肝煎汤下，日二（钱氏）。

聤耳出脓蝉蜕半两烧存性，麝香半钱炒，右为末，绵裹塞之。追出恶物，效（《海上》）。

小儿阴肿多因坐地风袭，及虫蚁所吹。用蝉蜕半两，煎水洗。仍服五苓散，即肿消痛止（危氏）。

胃热吐食清膈散：用蝉蜕五十个（去泥）滑石一两，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入蜜调服（《卫生家宝方》）。

丁疮毒肿不破则毒入腹。《青囊杂纂》：用蝉蜕炒为末。蜜水调服一钱，外以津和，涂之。《医方大成》：用蝉蜕、僵蚕等分，为末。醋调，涂疮四周。候根出，拔去再涂。

蝉花《证类》

【释名】冠蝉（《礼注》）、**胡蝉**（《毛诗》）、**螗蜩**（同上）、**蝘**（〖同上〗）。〔时珍曰〕花、冠，以象名也。胡，其状如胡也。唐，黑色也。古俗谓之胡蝉，江南谓之螗，蜀人谓之蝉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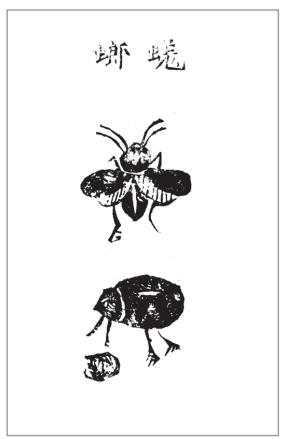
【集解】〔慎微曰〕蝉花所在有之，生苦竹林者良。花出头上，七月采。〔颂曰〕出蜀中。其蝉头上有一角，如花冠状，谓之蝉花。彼人赍蜕至都下。医工云：入药最奇。〔宗奭曰〕乃是蝉在壳中不出而化为花，自顶中出也。〔时珍曰〕蝉花，即冠蝉也，《礼记》所谓“蕈则冠而蝉有緌”者是矣。緌音蕤，冠缨也。陆云《寒蝉赋》云：蝉有五德：头上有帻，文也；含气饮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处不巢居，俭也；应候守常，信也。陆佃《埤雅》云：螗首方广有冠，似蝉而小，鸣声清亮。宋祁《方物赞》云：蝉之不蜕者，至秋则花。其头长一二寸，黄碧色。并指此也。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小儿天吊，惊痫瘈疭，夜啼心悸（慎微）。**功同蝉蜕，又止疟**（时珍）。

蜣螂《本经·下品》

【释名】蛣蜣（音诘羌。〖《尔雅》〗）、推丸（弘景）、推车客（《纲目》）、黑牛儿（同上）、铁甲将军（同上）、夜游将军（〖《普济方》〗）。〔弘景曰〕《庄子》云：蛣蜣之智，在于转丸。喜入粪土中取屎丸而推却之，故俗名推丸。〔时珍曰〕崔豹《古今注》谓之转丸、弄丸，俗呼推车客，皆取此义也。其虫深目高鼻，状如羌胡，背负黑甲，状如武士，故有蜣螂、将军之称。



蜣螂

【集解】〔《别录》曰〕蜣螂生长沙池泽。〔弘景曰〕其类有三四种，以大而鼻头扁者为真。〔韩保昇曰〕此类多种，所在有之。以鼻高目深者入药，名胡蜣螂。〔宗奭曰〕蜣螂有大、小二种，大者名胡蜣螂，身黑而光，腹翼下有小黄，子附母而飞，昼伏夜出，见灯光则来，宜入药用。小者身黑而暗，昼飞夜伏。狐并喜食之。小者不堪用，惟牛马胀结，以三十枚研水灌之，绝佳。〔时珍曰〕蜣螂以土包粪，转而成丸，雄曳雌推，置于坎中，覆之而去。数日有小蜣螂出，盖孚乳于中也。

【附录】蜉蝣〔时珍曰〕蜉蝣一名渠略，似蛣蜣而小，大如指头，身狭而长，有角，黄黑色，甲下有翅，能飞。夏月雨后丛生粪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人取炙食，云美于蝉也。盖蜣螂、蜉蝣、腹蛸、天牛，皆蛴螬、蠹、蝎所化。此亦蜣螂之一种，不可不知也。或曰：蜉蝣，水虫也。状似蚕蛾，朝生暮死。

蜣螂

【修治】〔《别录》曰〕五月五日采取蒸藏之，临用去足火炙。勿置水中，令人吐。

【气味】咸，寒，有毒。〔好古曰〕酸。〔之才曰〕畏羊角、羊肉、石膏。

【主治】小儿惊痫瘈疭，腹胀寒热，大人癫疾狂易（《本经》）。手足端寒，肢满贲豚。捣丸塞下部，引痔虫出尽，永瘥（《别录》）。治小儿疳蚀（《药性》）。能堕胎，治疰忤。和干姜傅恶疮，出箭头（《日华》）。烧末，和醋傅蜂漏（藏器）。去大肠风热（《权度》）。治大小便不通，下痢赤白，脱肛，一切痔瘘丁肿，附骨疽疮，疬疡风，灸疮出血不止，鼻中息肉，小儿重舌（时珍）。

【发明】〔时珍曰〕蜣螂乃手足阳明、足厥阴之药，故所主皆三经之病。《总微论》言：古方治小儿惊痫，蜣螂为第一。而后医未见用之，盖不知此义耳。〔颂曰〕箭镞入骨不可移者，用巴豆微炒，同蜣螂捣涂。斯须痛定，必微痒，忍之。待极痒不可忍，乃撼动拔之立出。此方传于夏侯郓。郓初为阆州录事参军，有人额有箭痕，

问之。云：从马侍中征田悦中箭，侍中与此药立出，后以生肌膏傅之乃愈。因以方付郓，云：凡诸疮皆可疗也。郓至洪州逆旅，主人妻患疮呻吟，用此立愈。〇《翰苑丛纪》云：李定言：石藏用，近世良医也。有人承檐溜浣手，觉物入爪甲内，初若丝发，数日如线，伸缩不能，始悟其为龙伏藏也。乃叩藏用求治。藏用曰：方书无此，以意治之耳。末蜣螂涂指，庶不深入胸膜，冀它日免震厄。其人如其言，后因雷火绕身，急针挑之，果见一物跃出，亦不为灾。《医说》亦载此事。

【附方】旧七，新十六。

小儿惊风不拘急慢。用蜣螂一枚杵烂，以水一小盏，于百沸汤中荡热，去滓饮之。

小儿疳疾土裹蜣螂煨熟，与食之（《韩氏医通》）。

小儿重舌蜣螂烧末，唾和，傅舌上（《子母秘录》）。

膈气吐食用地牛儿二个，推屎虫一公一母，同入罐中，待虫食尽牛儿，以泥裹煨存性；用去白陈皮二钱，以巴豆同炒过，去豆，将陈皮及虫为末。每用一二分，吹入咽中。吐痰三四次，即愈（《孙氏集效方》）。

赤白下痢黑牛散。治赤白痢、噤口痢及泄泻。用黑牛儿（即蜣螂，一名铁甲将军）烧研。每服半钱，或一钱，烧酒调服，小儿以黄酒服，立效（李延寿方）。

大肠脱肛蜣螂，烧存性，为末，入冰片研匀。掺肛上，托之即入（《医学集成》）。

大小便闭经月欲死者。《本事》推车散：用推车客七个（男用头，女用身），土狗七个（男用身，女用头），新瓦焙，研末。用虎目树南向皮，煎汁调服。只一服即通。〇杨氏《经验方》：治大小

便不通。六七月寻牛粪中大蜣螂十余枚，线穿阴干收之。临时取一个全者，放净砖上，四面以灰火烘干，当腰切断，如大便不通用上截，小便不通用下截，各为细末，取井华水服之，二便不通，全用，即解。

大肠秘塞蜣螂炒，去翅、足，为末，热酒服一钱（《圣惠》）。

小便转胞不通。用死蜣螂二枚，烧末，井华水一盏调服（《千金》）。

小便血淋蜣螂研水服（鲍氏）。

痔漏出水唐氏方：用蜣螂一枚阴干，入冰片少许为细末，纸捻蘸末入孔内。渐渐生肉，药自退出，即愈。〇《袖珍方》：用蜣螂焙干研末。先以矾汤洗过，贴之。

一切漏疮不拘蜂瘘、鼠瘘。蜣螂烧末，醋和傅（《千金》）。

附骨疽漏蜣螂七枚，同大麦捣傅（刘涓子方）。

一切恶疮及沙虱、水弩、恶疽。五月五日取蜣螂蒸过，阴干为末，油和傅之（《圣惠》）。

丁肿恶疮杨柳上大乌壳硬虫或地上新粪内及泥堆中者，生取，以蜜汤浸死，新瓦焙焦，为末。先以烧过针拨开，好醋调，傅之（《普济方》）。

无名恶疮忽得不识者。用死蜣螂杵汁涂之（《子母秘录》）。

灸疮血出不止。用死蜣螂，烧研，猪脂和涂（《千金方》）。

大赫疮疾急防毒气入心，先灸，后用干蜣螂为末，和盐水傅四围，如韭叶阔，日一上之（《肘后》）。

疬疡风病取涂中死蜣螂杵烂，揩疮令热，封之。一宿差（《外台秘要》）。

鼻中息肉蜣螂十枚，纳青竹筒中，油纸密封，置厕坑内，四十九日取出晒干，入麝香少许，为末涂之。当化为水也（《圣惠》）。

沙尘入目取生蜣螂一枚，手持其背，于眼上影之，自出（《图经本草》）。

下部□虫痛痒脓血，旁生孔窍。蜣螂七枚（五月五日收者），新牛粪半两，肥羊肉一两（炒黄），同捣成膏，丸莲子大，炙热，绵裹纳肛中。半日即大便中虫出，三四度永瘥（《董炳集验方》）。

心

〔主治〕丁疮。〔颂曰〕按刘禹锡纂《柳州救三死方》云：元和十一年得丁疮，凡十四日益笃，善药傅之莫效。长乐贾方伯教用蜣螂心，一夕百苦皆已。明年正月食羊肉，又大作，再用亦如神验。其法：用蜣螂心，在腹下度取之，其肉稍白是也。贴疮半日许，再易，血尽根出即愈。蜣螂畏羊肉，故食之即发。其法盖出葛洪《肘后方》。

转丸见《土部》。

【附录】天社虫〔《别录·有名未用》曰〕味甘，无毒。主绝孕，益气。虫状如蜂，大腰，食草木叶，三月采。〔时珍曰〕按张揖《广雅》云：天社，蜣螂也。与此不知是一类否？

天牛《纲目》

【释名】天水牛（《纲目》）、八角儿（同上），一角者名独角仙（〖《圣惠》〗）。〔时珍曰〕此虫有黑角如八字，似水牛角，故名。亦有一角者。

【集解】藏器注蛴螬云：蝎一名蠹，在朽木中，食木心，穿如锥刀，口黑，身长足短，节慢无毛。至春雨后化为天牛，两角状如水牛，亦有一角者。色黑，背有白点，上下缘木，飞腾不远。〔时珍曰〕天牛处处有之。大如蝉，黑甲光如漆，甲上有黄白点，甲下有翅能飞。目前有二黑角甚长，前向如水牛角，能动。其喙黑而扁，如钳甚利，亦似蜈蚣喙。六足在腹，乃诸树蠹虫所化也。夏月有之，出则主雨。按《尔雅》：蠰，啮桑也。郭璞注云：状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善啮桑树，作孔藏之，江东呼为啮发。此以天牛、啮桑为二物也。而苏东坡《天水牛》诗云：两角徒自长，空飞不服箱。为牛竟何益，利吻穴枯桑。此则谓天牛即啮桑也。大抵在桑树者，即为啮桑尔。一角者，名独角仙。入药，并去甲、翅、角、足用。

天牛

【气味】有毒。

【主治】疟疾寒热，小儿急惊风，及疔肿箭镞入肉，去痣赤（时珍）。

【发明】〔时珍曰〕天牛、独角仙，本草不载。宋、金以来，方家时用之。《圣惠》治小儿急惊风吹鼻定命丹，《宣明方》点身面痣赤芙蓉膏中。俱用独角仙，盖亦毒物也。药多不录。蝎化天牛有毒，蛴螬化蝉无毒，又可见蛴螬与蝎之性味良恶也。

【附方】新三。

疔肿恶毒透骨膏：用八角儿（杨柳上者，阴干去壳）四个，如冬月无此，用其窠代之，蟾酥半钱，巴豆仁一个，粉霜、雄黄、麝香少许。先以八角儿研如泥，入熔化黄蜡少许，同众药末和作膏子，密收。每以针刺疮头破出血，用榆条送膏子（麦粒大）入疮中，以雀粪二个放疮口。疮回即止，不必再用也。忌冷水。如针破无血，系是着骨疔。即男左女右中指甲末，刺出血糊药。又无血，即刺足大拇血糊药。如都无血，必难医也。

箭镞入肉用天水牛（取一角者），小瓶盛之，入硇砂一钱，同水数滴在内。待自然化水，取滴伤处，即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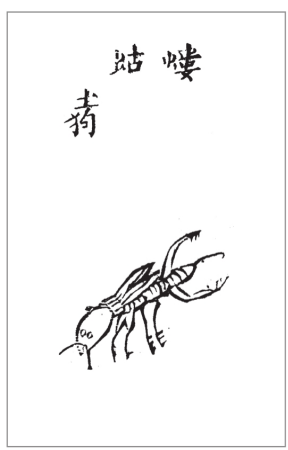
寒热疟疾猪膏丸：治疟疾发渴，往来不定。腊猪膏二两，独角仙一枚，独头蒜一个，楼葱一握，五月五日三家粽尖。于五月五日五更时，净处露头赤脚，舌拄上腭，回面向北，捣一千杵，丸皂子大。每以新绵裹一丸，系臂上，男左女右（《圣惠》）。

【附录】飞生虫（《拾遗》）〔藏器曰〕状如啮发，头上有角。其角无毒，主难产，烧末，水服少许，亦可执之。〔时珍曰〕此亦天牛别类也。与䶄鼠同功，故亦名飞生。

蝼蛄《本经·下品》

【释名】蟪蛄（《本经》）、天蝼（《本经》）、螜（音斛。〇《本经》）、蝼蝈（《月令》）、仙姑（《古今注》）、石鼠（《古今注》）、梧鼠（《荀子》）、土狗（俗名）。〔时珍曰〕《周礼注》云：蝼，臭也。此虫气臭，故得蝼名。曰姑，曰婆，曰娘子，皆称虫之名。蟪蛄同蝉名，蝼蝈同蛙名，石鼠同硕鼠名，梧鼠同飞生名，皆名同物异也。

【集解】〔《别录》曰〕蝼蛄生东城平泽。夜出者良。夏至取，曝干。〔弘景曰〕此物颇协鬼神。昔人狱中得其力，今人夜见多打杀之，言为鬼所使也。〔颂曰〕今处处有之。穴地粪壤中而生，夜则出外求食。《荀子》所谓梧鼠五技而穷，蔡邕所谓硕鼠五能不成一技者，皆指此也。《魏诗》硕鼠乃大鼠，与此同名而技不穷，固不同耳。五技者：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免人。〔宗奭曰〕此虫立夏后至夜则鸣，声如蚯蚓，《月令》“蝼蝈鸣”者是矣。〔时珍曰〕蝼蛄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鸣而飞，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飞翔。吸风食土，喜就灯光。入药用雄。或云用火烧地赤，置蝼于上，任其跳死，覆者雄，仰者雌也。《类从》云：磨铁致蛄，汗鞯引兔。物相感也。



蝼蛄

【气味】咸，寒，无毒。〔《日华》曰〕凉，有毒。去翅、足，炒用。

【主治】产难，出肉中刺，溃痈肿，下哽噎，解毒，除恶疮（《本经》）。水肿，头面肿（《日华》）。利大小便，通石淋，治瘰疬骨哽（时珍）。治口疮甚效（震亨）。

【发明】〔弘景曰〕自腰以前甚涩，能止大小便；自腰以后甚利，能下大小便。〔朱震亨曰〕蝼蛄治水甚效，但其性急，虚人戒之。〔颂曰〕今方家治石淋导水，用蝼蛄七枚，盐二两，新瓦上铺盖焙干，研末。每温酒服一钱匕，即愈也。

【附方】旧一，新廿。

十种水病肿满喘促不得卧。《圣惠方》：以蝼蛄五枚，焙干为末。食前白汤服一钱，小便利为效。杨氏：加甘遂末一钱，商陆汁一匙，取下水为效。忌盐一百日。〇小便秘者。《圣惠》：用蝼蛄下截焙研，水服半钱，立通。〇《保命集》：用蝼蛄一个，葡萄心七个，同研，露一夜，日干研末，酒服。〇《乾坤秘韫》：用端午日取蝼蛄阴干，分头、尾焙收。治上身用头末七个，治中用腹末七个，治下用尾末七个，食前酒服。

大腹水病《肘后》：用蝼蛄炙熟，日食十个。〇《普济》半边散：治水病。用大戟、芫花、甘遂、大黄各三钱，为末。以土狗七枚（五月能飞者），捣葱铺新瓦上焙之，待干去翅、足。每个剪作两半边，分左右记收。欲退左即以左边七片焙研，入前末二钱，以淡竹叶、天门冬煎汤，五更调服。候左退三日后，服右边如前法。

□鼻消水面浮甚者。用土狗一个，轻粉二分半，为末。每□少许入鼻内，黄水出尽为妙（《杨氏家藏方》）。

石淋作痛方见发明下。

小便不通葛洪方：用大蝼蛄二枚，取下体，以水一升渍饮，须臾即通。〇《寿域方》：用土狗下截焙研，调服半钱。生研亦可。〇谈野翁方：加车前草，同捣汁服。〇唐氏《经验方》：用土狗后截，和麝捣，纳脐中，缚定，即通。〇《医方摘要》：用土狗一个炙研，入冰片、麝香少许，翎管吹入茎内。

大小便闭经月欲死。《普济方》：用土狗、推车客各七枚，并男用头，女用身，瓦焙焦为末。以向南樗皮煎汁饮，一服神效。

胞衣不下困极腹胀则杀人。蝼蛄一枚，水一升，煮三沸，灌入，下喉即出也（《延年方》）。

脐风出汁蝼蛄、甘草等分，并炙为末，傅之（《总录》）。

牙齿疼痛土狗一个，旧糟裹定，湿纸包，煨焦，去糟研末，傅之立止（《本事》）。

紧唇裂痛蝼蛄烧灰，傅之（《千金方》）。

塞耳治聋蝼蛄五钱，穿山甲（炮）五钱，麝香少许，为末，葱汁和丸，塞之。外用□鼻药，即通（《普济》）。

颈项瘰疬用带壳蝼蛄七枚生取肉，入丁香七粒于壳内，烧过，与肉同研，用纸花贴之（《救急方》）。

箭镞入肉以蝼蛄杵汁滴上，三五度，自出（《千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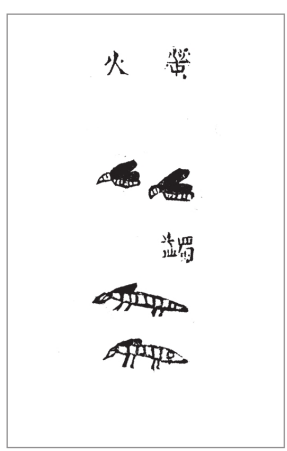
针刺不出同上。

误吞钩线蝼蛄去身，吞其头数枚。勿令本人知（《圣惠方》）。

萤火《本经·下品》

【释名】夜光（《本经》）、熠耀（音煜跃）、即炤（音照。〖并《别录》〗）、夜照、景天、救火、据火、挟火（并《吴普》）、宵烛（《古今注》）、丹鸟（〖《夏小正》〗）。〔宗奭曰〕萤常在大暑前后飞出，是得大火之气而化，故明照如此。〔时珍曰〕萤从荧省。荧，小火也，会意。《豳风》：熠耀宵行。宵行乃虫名，熠耀其光也。《诗》注及《本草》，皆误以熠耀为萤名矣。

【集解】〔《别录》曰〕萤火生阶地池泽。七月七日取，阴干。〔弘景曰〕此是腐草及烂竹根所化，初时如蛹，腹下已有光，数日变而能飞。方术家捕置酒中令死，乃干之。俗用亦稀。〔时珍曰〕萤有三种：一种小而宵飞，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吕氏《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萤”者是也；一种长如蛆蠋，尾后有光，无翼不飞，乃竹根所化也，一名蠲，俗名萤蛆，《明堂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蠲”者是也，其名宵行，茅竹之根，夜视有光，复感湿热之气，遂变化成形尔；一种水萤，居水中，唐李子卿《水萤赋》所谓“彼何为而化草，此何为而居泉”是也。入药用飞萤。



【气味】辛，微温，无毒。

【主治】明目（《本经》）。疗青盲（甄权）。小儿火疮伤，热气蛊毒鬼疰，通神精（《本经》）。

【发明】〔时珍曰〕萤火能辟邪明目，盖取其照幽夜明之义耳。《神仙感应篇》载务成萤火丸事迹甚详；而庞安常《总病论》，亦极言其效验。云：曾试用之，一家五十余口俱染疫病，惟四人带此者不病也。许叔微《伤寒歌》亦称之。予亦恒欲试之，因循未暇耳。庞翁为苏、黄器重友，想不虚言。〇《神仙感应篇》云：务成子萤火丸，主辟疾病、恶气百鬼、虎狼蛇虺、蜂虿诸毒、五兵白刃、盗贼凶害。昔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刘子南，从道士尹公受得此方。永平十二年，于北界与虏战败绩，士卒略尽。子南被围，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马数尺，矢辄坠地。虏以为神，乃解去。子南以方教子弟，为将皆未尝被伤也。汉末青牛道士得之，以传安定皇甫隆，隆以传魏武帝，乃稍有人得之。故一名冠军丸，又名武威丸。用萤火、鬼箭（削去皮羽）、蒺藜各一两，雄黄、雌黄各二两，羖羊角、锻灶灰各一两半，矾石（火烧）二两，铁锤柄入铁处烧焦一两半，俱为末。以鸡子黄、丹雄鸡冠一具和捣千下，丸如杏仁。作三角绛囊盛五丸，带于左臂上（从军系腰中，居家挂户上），甚辟盗贼也。

【附方】新二。

黑发七月七日夜，取萤火虫二七枚，撚发自黑也（《便民图纂》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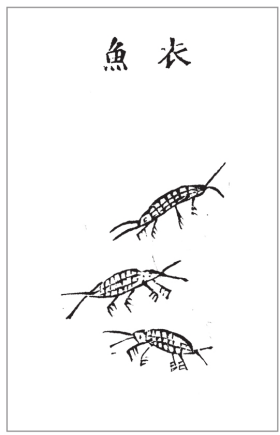
明目劳伤肝气目暗方：用萤火二七枚，纳大鲤鱼胆中，阴干百日为末。每点少许，极妙。一方用白犬胆（《圣惠》）。

衣鱼《本经·下品》

【释名】白鱼（《本经》）、蟫鱼（覃、淫、寻三音。〖《事类赋》〗）、蛃鱼（郭璞）、壁鱼（《图经》）、蠹鱼（〖《酉阳杂俎》〗）。〔宗奭曰〕衣鱼生久藏衣帛中，及书纸中。其形稍似鱼，其尾又分二岐，故得鱼名。〔时珍曰〕白，其色也；壁，其居也；蟫，其状态也；丙，其尾形也。

【集解】〔《别录》曰〕衣鱼生咸阳平泽。〔颂曰〕今处处有之，衣中乃少，而书卷中甚多。身白有厚粉，以手触之则落。段成式云：补阙张周封见壁上瓜子化为壁鱼，因知《列子》“朽瓜化鱼”之言不虚也。俗传壁鱼入道经中，食神仙字，则身有五色。人得吞之，可致神仙。唐张裼之少子，乃多书神仙字，碎剪置瓶中，取壁鱼投之，冀其蠹食而不能得，遂致心疾。书此以解俗说之惑。〔时珍曰〕衣鱼，其蠹衣帛书画，始则黄色，老则有白粉，碎之如银，可打纸笺。按段成式言：何讽于书中得一发长四寸，卷之无端，用力绝之，两端滴水。一方士云：此名脉望，乃衣鱼三食神仙字，则化为此。夜持向天，可以坠星，求丹。又异于吞鱼致仙之说。大抵谬妄，宜辩正之。

【气味】咸，温，无毒。〔甄权曰〕有毒。〔大明曰〕畏芸草、莽草、莴苣。



【主治】妇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儿中风项强，背起摩之（《本经》）。疗淋涂疮，灭瘢堕胎（《别录》）。小儿淋闭，以摩脐及小腹即通（陶弘景）。合鹰屎、僵蚕，同傅疮瘢即灭（苏颂）。主小儿脐风撮口，客忤天吊，风痫，口㖞重舌，目翳目眯，尿血转胞，小便不通（时珍）。

【发明】〔时珍曰〕衣鱼乃太阳经药，故所主中风项强，惊痫天吊，目翳口㖞，淋闭，皆手、足太阳经病也。范汪方治小便不利，取二七枚捣，分作数丸，顿服即通。《齐书》云：明帝病笃，敕台省求白鱼为药。此乃神农药，古方盛用，而今人罕知矣。

【附方】旧五，新七。

小儿胎寒腹痛汗出。用衣中白鱼二七枚，绢包，于儿腹上回转摩之，以愈为度（《圣惠方》）。

小儿撮口壁鱼儿研末。每以少许涂乳，令儿吮之（《圣惠》）。

小儿客忤项强欲死。衣鱼十枚，研傅乳上，吮之入咽，立愈。或以二枚涂母手中，掩儿脐，得吐下愈。外仍以摩儿顶及项强处（《食医心镜》）。

小儿天吊目睛上视，并口手掣动。用壁鱼儿干者十个，湿者五个，用乳汁和研，灌之（《圣惠方》）。

小儿痫疾白鱼酒：用衣中白鱼七枚，竹茹一握，酒一升，煎

二合，温服之（《外台》）。

偏风口㖞取白鱼摩耳下，左㖞摩右，右㖞摩左，正乃已（孙真人）。

小儿重舌衣鱼烧灰，敷舌上（《千金翼》）。

目中浮翳书中白鱼末，注少许于翳上，日二（《外台》）。

沙尘入目不出者。杵白鱼，以乳汁和，滴目中，即出。或为末，点之（《千金》）。

小便不通滑石白鱼散：用白鱼、滑石、乱发（烧）等分，为散。饮服半钱匕，日三（《金匮要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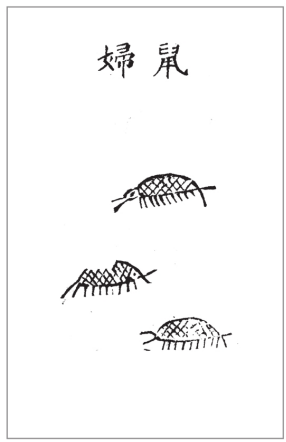
小便转胞不出。纳衣鱼一枚于茎中（《千金方》）。

妇人尿血衣中白鱼三十枚，纳入阴中（《子母秘录》）。

鼠妇《本经·下品》

【释名】鼠负（弘景）、**负蟠**（烦。〇《尔雅》）、**鼠姑**（弘景）、**鼠粘**（《蜀本》）、**蝼**蝼（《别录》）、**蛜蝛**（伊威。《本经》）、**湿生虫**（《图经》）、**地鸡**（《纲目》）、**地虱**（〖《纲目》〗）。〔弘景曰〕鼠妇，《尔雅》作鼠负，言鼠多在坎中，背粘负之，故曰鼠负。今作妇字，殊似乖理。〔韩保昇曰〕多在瓮器底及土坎中，常惹着鼠背，故名。俗亦谓之鼠粘，犹枭耳名羊负来也。〔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鼠负，食之令人善淫，故有妇名。又名鼠姑，犹鼠妇也。鼠粘，犹鼠负也。然则妇、负二义俱通矣。因湿化生，故俗名湿生虫。曰地鸡、地虱者，象形也。

【集解】〔《别录》曰〕鼠妇生魏郡平谷，及人家地上。五月五日采。〔颂曰〕今处处有之，多在下湿处、瓮器底及土坎中。《诗》云：蜉蝣在室。郑玄言家无人则生故也。〔宗奭曰〕湿生虫多足，大者长三四分，其色如蚓，背有横纹蹙起，用处绝少。〔时珍曰〕形似衣鱼稍大，灰色。



鼠妇

【气味】酸，温，无毒。〔大明曰〕有毒。

【主治】气癃不得小便，妇人月闭血瘕，痫痉寒热，利水道（《本经》）。堕胎（《日华》）。治久疟寒热，风虫牙齿疼痛，小儿撮口惊风，鹅口疮，痘疮倒靥，解射工毒、蜘蛛毒，蚰蜒入耳（时珍）。

【发明】〔颂曰〕张仲景治久疟，大鳖甲丸中用之，以其主寒热也。〔时珍曰〕古方治惊、疟、血病多用之，盖厥阴经药也。《太平御览》载葛洪治疟方：用鼠负虫十四枚，各以糟酿之，丸十四丸，临发时水吞下七丸便愈。而葛洪《肘后方》治疟疾寒热，用鼠妇

四枚，糖裹为丸，水下便断。又用鼠负、豆豉各十四枚，捣丸芡子大，未发前日汤服二丸，将发时再服二丸便止也。又蜘蛛毒人成疮，取此虫食其丝即愈。详蜘蛛下。

【附方】旧一，新八。

产妇尿秘鼠妇七枚熬，研末，酒服（《千金翼》）。

撮口脐风《圣惠》：用鼠妇虫杵，绞汁少许，灌之。〇陈氏：生杵鼠妇及雀瓮汁服之。

鹅口白疮地鸡研水涂之，即愈（《寿域方》）。

风虫牙痛湿生虫一枚，绵裹咬之。勿令人知（《圣惠》）。

风牙疼痛湿生虫、巴豆仁、胡椒各一枚，研匀，饭丸绿豆大。绵裹一丸咬之，良久涎出吐去，效不可言（《经效济世方》）。

痘疮倒靥湿生虫为末，酒服一字，即起（《痘疹论》）。

蚰蜒入耳湿生虫，研烂，涂耳边自出。或摊纸上作捻，安入耳中亦出（《卫生宝鉴》）。

射工溪毒鼠妇、豆豉各七合，巴豆（去心）三枚，脂和，涂之（《肘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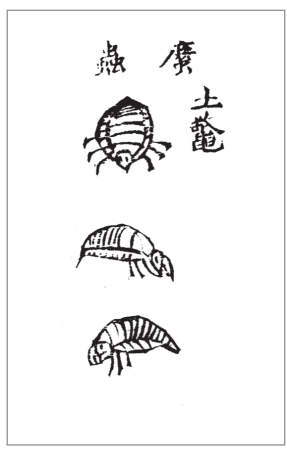
【附录】**丹戩**〔《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辛，有毒。主心腹积血。生蜀郡。状如鼠负，青股赤头。七月七日采。一名飞龙。

□虫音蔗。《本经·中品》

【释名】**地鳖**（《本经》）、**土鳖**（《别录》）、**地**

蜱虫（《纲目》）、簸箕虫（《衍义》）、蚵蛂虫（《纲目》）、过街（〖《埤雅》〗）。〔弘景曰〕形扁扁如鳖，故名土鳖。〔宗奭曰〕今人呼为簸箕虫，亦象形也。〔时珍曰〕按陆农师云：□逢申日则过街，故名过街。《袖珍方》名蚵蛂虫。鲍氏方名地蜱虫。

【集解】〔《别录》曰〕生河东川泽及沙中，人家墙壁下土中湿处。十月采，曝干。〔弘景曰〕形扁如鳖，有甲不能飞，小有臭气。〔恭曰〕此物好生鼠壤土中，及屋壁下。状似鼠妇，而大者寸余，形小似鳖，无甲而有鳞。小儿多捕以负物为戏。〔时珍曰〕处处有之，与灯蛾相牝牡。



□虫

【气味】咸，寒，有毒。〔甄权曰〕咸、苦。〔之才曰〕畏皂荚、菖蒲、屋游。

【主治】心腹寒热洗洗（音洒），血积癥瘕，破坚，下血闭，生子大良（《本经》）。月水不通，破留血积聚（《药性》）。通乳脉，用一枚，

擂水半合，滤服。勿令知之（宗奭）。行产后血积，折伤瘀血，治重舌木舌口疮，小儿腹痛夜啼（时珍）。

【发明】〔颂曰〕张仲景治杂病方及久瘕积结，有大黄□虫丸，又有大鳖甲丸，及妇人药并用之，以其有破坚下血之功也。

【附方】新七。

下瘀血汤治产妇腹痛有干血。用□虫二十枚（熬，去足），桃仁二十枚，大黄二两，为末，炼蜜杵和，分为四丸。每以一丸，酒一升，煮取八合，温服，当下血也（张仲景方）。

木舌肿强塞口，不治杀人。□虫（炙）五枚，食盐半两，为末。水二盏，煎十沸，时时热含吐涎。瘥乃止（《圣惠方》）。

重舌塞痛地鳖虫和生薄荷研汁，帛包捻舌下肿处。一名地蜱虫也（鲍氏方）。

腹痛夜啼□虫（炙）、芍药、芎□各二钱，为末。每用一字，乳汁调下（《圣惠方》）。

折伤接骨杨拱《摘要方》：用土鳖焙存性，为末。每服二三钱，接骨神效。一方：生者擂汁酒服。《袖珍方》：用蚵蛂（即土鳖）六钱（隔纸砂锅内焙干），自然铜二两（用火煅，醋淬七次），为末。每服二钱，温酒调下（病在上食后，病在下食前），神效。〇《董炳集验方》：用土鳖（阴干）一个，临时旋研入药。乳香、没药、龙骨、自然铜（火煅醋淬）各等分，麝香少许为末。每服三分，入土鳖末，以酒调下。须先整定骨，乃服药，否则接挫也。此乃家传秘方，慎之。又可代杖。

蜚蠊费廉。《本经·中品》

【释名】石姜（《唐本》）、卢蟹（音肥。〖《尔雅》〗）、负盘（《唐本》）、滑虫（《唐本》）、茶婆虫（《纲目》）、香娘子（〖《尔雅翼》〗）。〔弘景曰〕此有两三种，以作廉姜气者为真，南人啖之，故名。〔恭曰〕此虫辛臭，汉中人食之，名石姜。亦名卢蟹，一名负盘。南人谓之滑虫。〔时珍曰〕蜚蠊、行夜、蛗螽三种，西南夷皆食之，混呼为负盘。俗又讹盘为婆，而讳称为香娘子也。

【集解】〔《别录》曰〕生晋阳川泽，及人家屋间。形似蚕蛾，腹下赤。二月、八月及立秋采。〔弘景曰〕形似□虫，而轻小能飞。本生草中，八九月知寒，多入人家屋里逃尔。〔保昇曰〕金州、房州等处有之。多在林树间，百十为聚。山人啖之，谓之石姜。郭璞注《尔雅》所谓“蟹即负盘、臭虫”也。〔藏器曰〕状如蝗，蜀人食之。《左传》“蜚不为灾”者，即此。〔时珍曰〕今人家壁间、灶下极多，甚者聚至千百。身似蚕蛾，腹背俱赤，两翅能飞，喜灯火光，其气甚臭，其屎尤甚。罗愿云：此物好以清旦食稻花，日出则散也。水中一种酷似之。

蜚蠊

【气味】咸，寒，有毒。〔恭曰〕辛辣而臭。

【主治】瘀血癥坚寒热，破积聚、喉咽闭，内寒无子（《本经》）。通利血脉（《别录》）。食之下气（苏恭）。

【发明】〔时珍曰〕按，徐之才《药对》云："立夏之日，蜚蠊先生，为人参、茯苓使，主腹中七节，保神守中。"则西南夷食之亦有谓也。又《吴普本草》载神农云"主妇人癥坚寒热"，尤为有理。此物乃血药，故宜于妇人。

行夜《别录》

〔校正〕并入《拾遗》负盘。

【释名】负盘（《别录》）、屁盘虫（弘景）、气

蠜（〖《纲目》〗）。〔弘景曰〕行夜，今小儿呼屁盘虫，或曰屁蟹，即此也。〔藏器曰〕屁盘有短翅，飞不远，好夜中行，人触之即气出。虽与蜚蠊同名相似，终非一物，戎人食之，味极辛辣。苏恭所谓“巴人重负蠜”是也。〔时珍曰〕负盘有三：行夜、蜚蠊、蛗蟊。皆同名而异类。夷人俱食之，故致混称也。行夜与蜚蠊形状相类，但以有廉姜气味者为蜚蠊，触之气出者为屁盘，作分别尔。张杲《医说》载：鲜于叔明好食负盘臭虫。每散，令人采取三五升，浮温水上，泄尽臭气，用酥及五味熬作饼食，云味甚佳。即此物也。

【气味】辛，温，有小毒。

【主治】腹痛寒热，利血（《别录》）。

灶马《纲目》

【释名】灶鸡（俗）。

【集解】〔时珍曰〕灶马处处有之，穴灶而居。按《酉阳杂俎》云：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灶旁。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

【附录】促织〔时珍曰〕促织，蟋蟀也。一名蛬，一名蜻蛚。陆玑《诗义疏》云：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泽如漆，有翅及角，善跳好斗，立秋后则夜鸣。《豳风》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矣。古方未用，附此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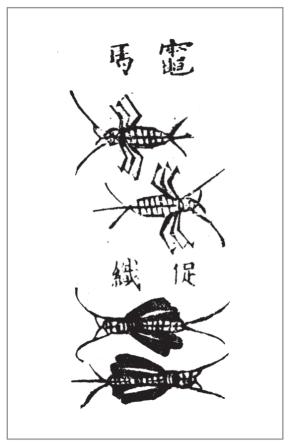
【气味】缺。

【主治】竹刺入肉，取一枚捣傅（时珍）。

蛗蟊音负终。〇《拾遗》

〔校正〕并入《拾遗》蚱蜢。

【释名】负蠜（音烦。〖《尔雅》〗）、蚱蜢（〖《拾遗》〗）。〔时珍曰〕此有数种，蝗蝽总名也。江东呼为蚱蜢，谓其瘦长善跳，窄而猛也。蝽亦作蝽。



灶马、促织

蝗蝽

【集解】〔藏器曰〕蝗蝽状如蝗虫。有黑斑者，与蚯蚓异类

同穴为雌雄，得之可入媚药。〔时珍曰〕蛗螽，在草上者曰草螽，在土中者曰土螽，似草螽而大者曰螽斯；似螽斯而细长者曰蟿螽。《尔雅》云蛗螽，蠜也。草螽，负蠜也，斯螽，蜙蝑也；蟿螽，蜤蚱也；土螽，蠰蜤也。数种皆类蝗，而大小不一。长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数色，亦能害稼。五月动股作声，至冬入土穴中。芒部夷人食之。蔡邕《月令》云：其类乳于土中，深埋其卵，至夏始出。陆佃云：草虫鸣于上风，蚯蚓鸣于下风，因风而化。性不忌而一母百子。故《诗》云："喓喓草虫，趯趯蛗螽。"蝗亦螽类，大而方首，首有王字，沴气所生，蔽天而飞，性畏金声。北人炒食之。一生八十一子。冬有大雪，则入土而死。

【气味】辛，有毒。

【主治】五月五日候交时收取，夫妇佩之，令相爱媚（藏器）。

【附录】吉丁虫（《拾遗》）。〔藏器曰〕甲虫也。背正绿，有翅在甲下。出岭南宾、澄诸州。人取带之，令人喜好相爱，媚药也。金龟子〔时珍曰〕此亦吉丁之类，媚药也。大如刀豆，头面似鬼，其甲黑硬如龟状，四足二角，身首皆如泥金装成，盖亦蠹虫所化者。段公路《北户录》云：金龟子，甲虫也。出岭南。五六月生草蔓上，大如榆荚，背如金贴，行则成双，死则金色随灭，故以养粉，令人有媚也。竺法真《罗浮山疏》云：山有金花虫，大如斑蝥，文采如金，形似龟，可养玩数日。宋祁《益部记》云：利州山中有金虫，其体如蜂，绿色，光若泥金，俚人取作妇女钗镮之饰。郑樵《通志》云：《尔雅》蛂，蟥蛢也。甲虫，大如虎豆，绿色似金。四书所载皆一物也。南土诸山中亦时有之。腆颗虫（《拾遗》）〔藏器曰〕出岭南。状似屁盘，褐色身扁。带之令人相爱也，彼人重之。

叩头虫〔时珍曰〕虫大如斑蝥而黑色，按其后则叩头有声。能入人耳，灌以生油则出。按，刘敬叔《异苑》云：叩头虫，形色如大

豆，咒令叩头，又令吐血，皆从所教。杀之不祥，佩之令人媚爱。晋傅咸有赋。**媚蝶**〔时珍曰〕《北户录》云：岭表有鹤子草，蔓花也。当夏开，形如飞鹤，翅、羽、觜、距皆全。云是媚草，采曝以代面靥。蔓上春生双虫，食叶。收入粉奁，以叶饲之，老则蜕而为蝶，赤黄色。女子收而佩之，如细鸟皮，令人媚悦，号为媚蝶。《洞冥记》云：汉武时勒毕国献细鸟，大如蝇，状如鹦鹉，可候日晷，后皆自死。宫人佩其皮者，辄蒙爱幸也。

木虻音萌。〇《本经·中品》

【释名】魂常（《本经》）。〔时珍曰〕虻以翼鸣，其声虻虻，故名。陆佃云：蟲害民，故曰蟲；虻害甿，故曰虻。亦通。

【集解】〔《别录》曰〕木虻生汉中川泽，五月取之。〔颂曰〕今处处有之，而襄、汉近地尤多。〔弘景曰〕此虻状似虻而小，不啖血。近道草中不见有之，市人亦少卖者，方家惟用蜚虻耳。〔恭曰〕虻有数种，并能啖血，商淅以南江岭间大有。木虻，长大绿色，殆如蜩蝉，咂牛马或至颠仆。蜚虻，状如蜜蜂，黄黑色，今俗多用之。又一种小者名鹿虻，亦名牛虻，大如蝇，啮牛马亦猛。市人采卖之，三种同体，以疗血为本；虽小有异同，用之不为嫌。木虻倍大，而陶云似虻而小，不啖血，盖未之识耳。〔藏器曰〕木虻从木叶中出，卷叶如子，形圆，着叶上。破之初出如白蛆，渐大羽化，拆破便飞，即能啮物。塞北亦有，岭南极多，如古度化蚁耳。木虻是叶内者，蜚虻是已飞者，正如蚕蛹与蛾，总是一物，不合重出。应功用不同，后人异注耳。〔时珍曰〕金幼孜《北征录》云：北虏长乐镇草间有虻，大者如蜻蜓，拂人面噪嚼。元稹《长庆集》云：巴蜀山谷间，春秋常雨，五六月至八九月则多虻，道路群飞，咂牛马血流，啮人毒剧。而毒不留肌，故无治术。据此，则藏器之说似亦近是。又段成式云：南方溪涧中多水蛆，长寸余，色黑。夏末变为虻，螫人甚毒。观此，则虻之变化，有木有水，非一端也。

木虻

【气味】苦，平，有毒。

【主治】目赤痛，眦伤泪出，瘀血血闭，寒热酸澌，无子（《本经》）。

蜚虻《本经·中品》

【释名】虻虫（〖弘景〗。蜚与飞同）。

【集解】〔《别录》曰〕蜚虻生江夏川谷。五月取。腹有血者良。〔弘景曰〕此即方家所用虻虫，啖牛马血者。伺其腹满，掩取干之。〔恭曰〕木虻、蜚虻、鹿虻，俱食牛马血，非独此也。但得即堪用之，何假血充，应如养鹰，饥即为用。若伺其饱，何能除疾？〔宗奭曰〕蜚虻今人多用之。大如蜜蜂，腹凹褊，微黄绿色。雄、霸州、顺安军，沿塘泺界河甚多。以其惟食牛马等血，故治瘀血血闭也。〔时珍曰〕采用须从陶说。苏恭以饥鹰为喻，比拟殊乖。

蜚虻

【修治】〔大明曰〕入丸、散，去翅、足，炒熟用。

【气味】苦，微寒，有毒。〔之才曰〕恶麻黄。

【主治】逐瘀血，破血积坚痞，癥瘕寒热，通利血脉及九窍（《本经》）。女子月水不通，积聚，除贼血在胸腹五脏者，及喉痹结塞（《别录》）。破癥结，消积脓，堕胎（《日华》）。

【发明】〔颂曰〕《淮南子》云：虻散积血，斫木愈龋。此以类推也。〔时珍曰〕按刘河间云：虻食血而治血，因其性而为用也。成无己云：苦走血。血结不行者，以苦攻之。故治蓄血用虻虫，乃肝经血分药也。古方多用，今人稀使。

【附方】旧二，新一。

蛇螫血出九窍皆有者。取虻虫初食牛马血腹满者三七枚，烧

研汤服（《肘后》）。

病笃去胎虻虫十枚炙，捣为末。酒服，胎即下（《产乳》）。

扑坠瘀血虻虫二十枚，牡丹皮一两，为末。酒服方寸匕，血化为水也。若久宿血在骨节中者，二味等分（《备急方》）。

【附录】扁前〔《别录·有名未用》曰〕味甘，有毒。主鼠瘘、癃闭，利水道。生山陵中。状如牛虻，赤翼。五月、八月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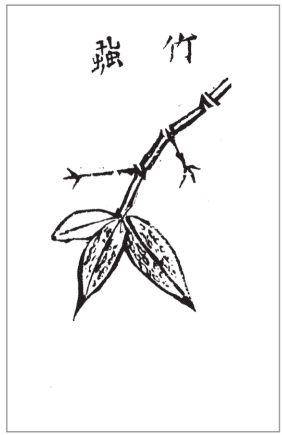
蚊子〔时珍曰〕蚊处处有之。冬蛰夏出，昼伏夜飞，细身利喙，咂人肤血，大为人害。一名白鸟，一名暑蝨。或作黍民，谬矣。化生于木叶及烂灰中。产子于水中，为孑孓虫，仍变为蚊也。龟、鳖畏之，荧火、蝙蝠食之。故煮鳖入数枚，即易烂也。〔藏器曰〕岭南有蚊子木，叶如冬青，实如枇杷，熟则蚊出。塞北有蚊母草，叶中有血虫，化而为蚊。江东有蚊母鸟，一名鷦，每吐蚊一二升也。**蚋子**〔时珍曰〕按元稹《长庆集》云：蜀中小蚊名蚋子，又小而黑者为蟆子。微不可见与尘相浮上下者为浮尘子，皆巢于巴蛇鳞中，能透衣入人肌肤，啮成疮毒，人极苦之。惟捣楸叶傅之则瘥。又祝穆《方舆胜览》云：云南乌蒙峡中多毒蛇，鳞中有虫名黄蝇，有毒，啮人成疮。但勿搔，以冷水沃之，擦盐少许，即愈。此亦蚋、蟆之类也。

竹虱《纲目》

【释名】竹佛子（《纲目》）、**天厌子**（〖《纲目》〗）。

【集解】〔时珍曰〕竹虱生诸竹，及草木上皆有之。初生如粉点，久便能动，百十成簇。形大如虱，苍灰色。或云湿热气化，或云虫卵所化。古方未有用者。惟南宫从《岣嵝神书》云：江南、巴

邛、吴越、荆楚之间，春秋竹内有虫似虱而苍，取之阴干，可治中风。即此也。



竹虱

【气味】有毒。

【主治】中风，半身不遂，能透经络，追涎（时珍）。

【附方】新一。

中风偏痹半身不遂者。用麻黄以汤熬成糊，摊纸上，贴不病一边，上下令遍，但除七孔，其病处不糊。以竹虱焙为末三钱，老人加麝香一钱，研匀，热酒调服，就卧。须臾药行如风声，口吐出恶水，身出臭汗如胶。乃急去糊纸，别温麻黄汤浴之。暖卧将息，淡食十日，手足如故也（《岣嵝神书》）。

《虫部》卷之四十一终

第四十二卷　虫部

目录

虫之四湿生类二十三种，附录七种

蟾蜍《别录》

虾蟆《本经》

蛙《别录》

蝌斗《拾遗》

溪狗《拾遗》

山蛤《图经》

田父《图经》

蜈蚣《本经》

马陆《本经》

山蛩虫《拾遗》　蚰蜒、蠼螋附

蚯蚓《本经》

蜗牛《别录》

蛞蝓《本经》

缘桑蠃《证类》（即桑牛）

溪鬼虫《拾遗》　水虎、鬼弹附

沙虱《纲目》　沙虫附

水黾《拾遗》

豉虫《拾遗》

砂挼子《拾遗》

蛔虫《拾遗》

风驴肚内虫《纲目》

蛊虫《拾遗》

金蚕《纲目》

附录诸虫《纲目》一种，《拾遗》一种，《别录》五种

唼腊虫　灰药　黄虫　地防　梗鸡　益符　蜚厉

右附方旧二十九，新一百零六。

虫之四湿生类二十三种，附录七种

蟾蜍《别录·下品》

【释名】鼀䖟（音蹙秋。〖《尔雅》〗）、䖟鼋（音施。〖《诗经》〗）、□鼀（踘蹴。〖《说文》〗）、苦蠪（音笼。〖《别录》〗）、蚵蚾（何皮。〖《尔雅翼》〗）、癞虾蟆（〖《永类钤方》〗）。〔时珍曰〕蟾蜍，《说文》作詹诸。云：其声詹诸，其皮鼀鼀，其行鼋鼋。《诗》云：“得此䖟鼋。”《韩诗》注云：戚施，蟾蜍也。戚音蹴。后世名苦蠪，其声也。蚵蚾，其皮礧砢也。

【集解】〔《别录》曰〕蟾蜍生江湖池泽。五月五日取东行者，阴干用。〔弘景曰〕此是腹大、皮上多痱磊者。其皮汁甚有毒，

犬啮之，口皆肿。五月五日取东行者五枚，反缚着密室中闭之。明旦视自解者，取为术用，能使人缚亦自解。〔萧炳曰〕腹下有丹书八字，以足画地者，真蟾蜍也。〔颂曰〕今处处有之。《别录》谓虾蟆一名蟾蜍，以为一物，非也。按《尔雅》：鼀䵷，蟾蠩也。郭璞云：似虾蟆居陆地。则非一物明矣。蟾蜍多在人家下湿处。形大，背上多痱磊，行极迟缓，不能跳跃，亦不解鸣。虾蟆多在陂泽间。形小，皮上多黑斑点。能跳接百虫，举动极急。二物虽一类，而功用少别，亦当分而用之。蟾蜍屎，谓之土槟榔，下湿处往往有之，亦能主疾。〔宗奭曰〕世传三足者为蟾，人遂为三足枯蟾以罔众。但以水沃半日，其伪自见，盖无三足者也。〔时珍曰〕蟾蜍锐头皤腹，促眉浊声，土形，有大如盘者。《自然论》云：蟾蜍吐生，掷粪自其口出也。《抱朴子》云：蟾蜍千岁，头上有角，腹下丹书，名曰肉芝，能食山精。人得食之可仙。术家取用以起雾祈雨，辟兵解缚。今有技者，聚蟾为戏，能听指使。物性有灵，于此可推。许氏《说文》谓三足者为蟾，而寇氏非之，固是。但龟、鳖皆有三足，则蟾之三足非怪也。若谓入药必用三足，则谬矣。《岣嵝神书》载蟾宝之法：用大蟾一枚，以长尺铁钉四个钉脚，以炭火自早炙至午，去火，放水一盏于前，当吐物如皂荚子大，有金光。人吞之，可越江湖也。愚谓纵有此术，谁敢吞之？方技诳说，未足深信。漫记于此，以备祛疑。

【修治】〔《蜀图经》曰〕五月五日取得，日干或烘干用。一法：去皮、爪，酒浸一宿，又用黄精自然汁浸一宿，涂酥，炙干用。〔时珍曰〕今人皆于端午日捕取，风干，黄泥固济，煅存性用之。《永类钤方》云：蟾目赤，腹无八字者不可用。崔寔《四民月令》云：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恶疮。即此也。亦有酒浸取肉者。钱仲阳治小儿冷热疳泻，如圣丸，用干者，酒煮成膏丸药，亦一法也。

蟾蜍

【气味】辛，凉，微毒。

【主治】阴蚀，疽疠恶疮，猘犬伤疮，能合玉石（《别录》）。烧灰傅疮，立验。又治温病发斑困笃者。去肠，生捣食一二枚，无不差者（弘景）。〔藏器曰〕捣烂绞汁饮，或烧末服。杀疳虫，治鼠漏恶疮。烧灰，傅一切有虫恶痒滋胤疮（《药性》）。治疳气，小儿面黄癖气，破癥结。烧灰油调，傅恶疮（《日华》）。主小儿劳瘦疳疾，最良（苏颂）。治一切五疳八痢，肿毒，破伤风病，脱肛（时珍）。

【发明】〔时珍曰〕蟾蜍，土之精也。上应月魄而性灵异，穴土食虫，又伏山精，制蜈蚣；故能入阳明经，退虚热，行湿气，杀虫□，而为疳病痈疽诸疮要药也。《别录》云“治猘犬伤”，《肘后》亦有方法。按沈约《宋书》云：张牧为猘犬所伤，人云宜啖虾蟆脍，

食之遂愈。此亦治痈疽疔肿之意，大抵是物能攻毒拔毒耳。古今诸方所用虾蟆，不甚分别，多是蟾蜍。读者当审用之，不可因名迷实也。

【附方】旧八，新十七。

腹中冷癖水谷癥结，心下停痰，两胁痞满，按之鸣转，逆害饮食。大蟾蜍一枚，去皮、肠，支解之。芒硝强人一升，中人七合，弱人五合，水七升，煮四升，顿服，得下为度（《肘后方》）。

小儿疳积治小儿疳积腹大，黄瘦骨立，头生疮结如麦穗。用立秋后大虾蟆去首、足、肠，以清油涂之，阴阳瓦炙熟食之，积秽自下。连服五六枚，一月之后，形容改变，妙不可言。

五疳八痢面黄肌瘦，好食泥土，不思乳食。用大干蟾蜍一枚（烧存性），皂角（去皮、弦）一钱（烧存性），蛤粉（水飞）三钱，麝香一钱，为末，糊丸粟米大。每空心米饮下三四十丸，日二服。名五疳保童丸（《全婴方》）。

小儿疳泄下痢。用虾蟆烧存性研，饮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走马牙疳侵蚀口鼻。干蚵蚾（黄泥裹固，煅过）、黄连各二钱半，青黛一钱，为末，入麝香少许和研，傅之（郑氏《小儿方》）。

疳蚀腮穿金鞭散：治疳疮，腮穿牙落。以抱退鸡子软白皮，包活土狗一个，放入大虾蟆口内，草缚泥固煅过，取出研末，贴之，以愈为度（《普济方》）。

小儿口疮五月五日虾蟆炙研末，傅之即瘥（《秘录》）。

一切疳□无问去处，皆能治之。虾蟆烧灰，醋和傅，一日三五度（《梅师方》）。

阴蚀欲尽虾蟆灰、兔屎等分为末，傅之（《肘后》）。

月蚀耳疮五月五日虾蟆烧末，猪膏和傅（《外台》方）。

小儿蓐疮五月五日取蟾蜍炙研末，傅之即瘥（《秘录》）。

小儿脐疮出汁，久不瘥。虾蟆烧末傅之，日三，甚验。一加牡蛎等分（《外台》）。

一切湿疮蟾蜍烧灰，猪脂和傅（《千金方》）。

小儿癣疮蟾蜍烧灰，猪脂和傅（《外台》方）。

癞风虫疮干虾蟆一两（炙），长肥皂一条（炙，去皮、子，蘸酒再炙）为末，以竹管引入羊肠内，系定，以麸铺甑内，置药麸上蒸熟，入麝香半钱，去麸同捣，为丸如梧子大。每温服酒服二十一丸（《直指》）。

附骨坏疮久不瘥，脓汁不已，或骨从疮孔中出。用大虾蟆一个，乱头发一鸡子大，猪油四两，煎枯去滓，待凝如膏。先以桑根皮、乌头煎汤洗，拭干，煅龙骨末糁四边，以前膏贴之（《锦囊秘览》）。

发背肿毒未成者。用活蟾一个，系放疮上，半日蟾必昏愦，置水中救其命。再易一个，如前法，其蟾必踉跄。再易一个，其蟾如旧，则毒散矣。累验极效。若势重者，以活蟾一个（或二三个）破开，连肚乘热合疮上，不久必臭不可闻，再易二三次即愈。慎勿以物微见轻也（《医林集要》）。

肿毒初起大虾蟆一个剁碎，同炒石灰研如泥，傅之，频易（余居士方）。

破伤风病用蟾二两半，切剁如泥，入花椒一两，同酒炒熟，

再入酒二盏半，温热服之。少顷通身汗出，神效。

猘犬咬伤《肘后》：治猘犬伤，每七日一发。生食虾蟆脍，绝良。亦可烧炙食之。勿令本人知之。自后再不发也。《袖珍》：治疯犬伤。即用虾蟆后足捣烂，水调服之。先于顶心拔去血发三两根，则小便内见沫也。

肠头挺出蟾蜍皮一片，瓶内烧烟熏之，并傅之（孙真人）。

佩禳疟疾五月五日收大虾蟆晒干。纸封，绛囊贮之，男左女右系臂上，勿令知之（《杨氏家藏方》）。

折伤接骨大虾蟆生研如泥，劈竹裹缚其骨，自痊（《奚囊备急方》）。

大肠痔疾蟾蜍一个，以砖砌四方，安于内，泥住，火煅存性为末。以猪广肠一截，扎定两头，煮熟切碎，蘸蟾末食之。如此三四次，其痔自落也。

头

〔主治〕功同蟾蜍。

蟾酥

〔采治〕〔宗奭曰〕眉间白汁，谓之蟾酥。以油单纸裹眉裂之，酥出纸上，阴干用。〔时珍曰〕取蟾酥不一：或以手捏眉棱，取白汁于油纸上及桑叶上，插背阴处，一宿即自干白，安置竹筒内盛之，真者轻浮，入口味甜也；或以蒜及胡椒等辣物纳口中，则蟾身白汁出，以竹篦刮下，面和成块，干之。其汁不可入人目，令人赤、肿、盲。或以紫草汁洗点，即消。

〔气味〕甘、辛，温，有毒。

〔主治〕小儿疳疾、脑疳。〔甄权曰〕端午日取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如麻子大，治小孩子疳瘦，空心服一丸。如脑疳，以奶汁调，滴鼻中，甚妙。酥同牛酥，或吴茱萸苗汁调，摩腰眼、阴囊，治腰肾冷，并助阳气。又疗虫牙（《日华》）。治齿缝出血及牙疼，以纸纤少许按之，立止（宗奭）。发背、疔疮，一切恶肿（时珍）。

〔附方〕新九。

拔取疔黄蟾酥，以面丸梧子大。每用一丸安舌下，即黄出也（《青囊杂纂》）。

拔取疔毒蟾酥，以白面、黄丹搜作剂，每丸麦粒大。以指爬动疮上插入。重者挑破纳之。仍以水澄膏贴之（危氏方）。

疔疮恶肿蟾酥一钱，巴豆四个（捣烂），饭丸锭子如绿豆大。每服一丸，姜汤下。良久，以萹蓄根、黄荆子研酒半碗服，取行四五次，以粥补之（《乾坤秘韫》）。

诸疮肿硬针头散：用蟾酥、麝香各一钱研匀，乳汁调和，入罐待干。每用少许，津调傅之。外以膏药护住，毒气自出，不能为害也（《保命集》）。

一切疮毒蟾酥一钱，白面二钱，朱砂少许，井华水调成小锭子如麦大。每用一锭，井华水服。如疮势紧急，五七锭。葱汤亦可，汗出即愈。

喉痹乳蛾等证。用癞虾蟆眉酥，和草乌尖末、猪牙皂角末等分。丸小豆大。每研一丸，点患处，神效（《活人心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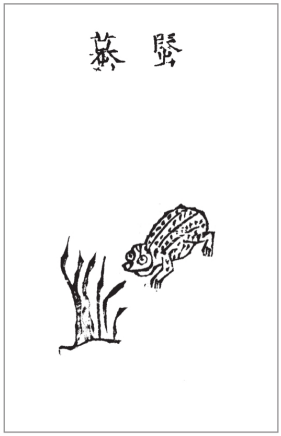
一切齿痛疳蚀、龋齿、瘀肿。用蚵蚾一枚，鞭其头背，以竹篦刮眉间，即有汁出。取少许点之，即止也（《类编》）。

风虫牙痛不可忍。《圣惠》：用蟾蜍一片，水浸软，入麝香少许研匀。以粟米大，绵裹咬定，吐涎愈。一方：用胡椒代麝香。一方：用蟾酥染丝绵上，剪一分，纤入齿缝根里。忌热物，半日效。干者，以热汤化开。

破伤风病蟾酥二钱，汤化为糊；干蝎（酒炒）、天麻各半两，为末，合捣，丸绿豆大。每服一丸至二丸，豆淋酒下（《普济方》）。

虾蟆《本经·下品》

【释名】蟼蟆（蟼音惊，又音加。〖《尔雅》〗）。〔时珍曰〕按王荆公《字说》云：俗言虾蟆怀土，取置远处，一夕复还其所。虽或遐之，常慕而返，故名虾蟆。或作虾□，虾言其声，□言其斑也。《尔雅》作蟼蟆。



虾蟆

【集解】〔藏器曰〕《别录》虾蟆一名蟾蜍，误矣。虾蟆、蟾蜍，二物各别。陶氏以蟾蜍注虾蟆，遂致混然无别，今药家亦以蟾蜍当虾蟆矣。虾蟆在陂泽中，背有黑点，身小能跳接百虫，解作呷呷声，举动极急。蟾蜍在人家湿处，身大，背黑无点，多痱□，不能跳，不解作声，行动迟缓。又有蛙蛤、蝼蝈、长肱、石榜、蠼子之类，或在水田中，或在沟渠侧，未见别功。《周礼》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牡菊乃无花菊也。〔敦曰〕虾蟆有多般，勿误用。有黑虎，身小黑，嘴脚小斑。有□黄，前脚大，后腿小，斑色，有尾子一条。有黄蜦，遍身黄色，腹下有脐带长五七分，住立处，带下有自然汁出。有蝼蝈，即夜鸣，腰细口大，皮苍黑色者。有蟾，即黄斑，头上有肉角。其虾蟆，皮上腹下有斑点，脚短，即不鸣叫者是也。〔时珍曰〕虾蟆亦能化鹑，出《淮南子》。虾蟆、青蛙畏蛇，而制蜈蚣。三物相值，彼此皆不能动。故《关尹子》云："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或云《月令》蝼蝈鸣、反舌无声，皆谓虾蟆也。〔吴瑞曰〕长肱，石鸡也，一名锦袄子，六七月山谷间有之，性味同水鸡。

【修治】〔敦曰〕凡使虾蟆，先去皮并肠及爪子，阴干。每个用真牛酥一分涂，炙干。若使黑虎，即连头、尾、皮、爪并阴干，酒浸三日，漉出焙用。

【气味】辛，寒，有毒。〔大明曰〕冷，无毒。

【主治】邪气，破癥坚血，痈肿阴疮。服之不患热病（《本经》）。主辟百邪鬼魅，涂痈肿及热结肿（《药性》）。治热狂，贴恶疮，解烦热，治犬咬（《日华》）。

【发明】〔颂曰〕虾蟆、蟾蜍，二物虽同一类，而功用小别，亦当分而用之。〔时珍曰〕古方多用虾蟆，近方多用蟾蜍，盖古人通称蟾为虾蟆耳。今考二物功用亦不甚远，则古人所用多是蟾蜍，

且今人亦只用蟾蜍有效，而虾蟆不复入药矣。按张杲《医说》载《摭青杂说》云：有人患脚疮，冬月顿然无事，夏月臭烂，痛不可言。遇一道士云：尔因行草上，惹蛇交遗沥，疮中有蛇儿，冬伏夏出故也。以生虾蟆捣傅之，日三四换。凡三日，一小蛇自疮中出，以铁钳取之。其病遂愈。〔朱震亨曰〕虾蟆属土与水，味甘性寒，南人喜食之。《本草》言服之不患热病，由是病人亦煮食之。《本草》之意，或炙、或干、或烧，入药用之。非若世人煮羹入椒盐而啜其汤也。此物本湿化，大能发湿，久则湿化热。此乃土气厚，自然生火也。

【附方】旧三，新三。

风邪为病虾蟆（烧灰）、朱砂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调下，日三四服，甚有神验（《圣惠方》）。

狂言鬼语猝死。用虾蟆烧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外台秘要》）。

噎膈吐食用蛇含虾蟆，泥包，煅存性，研末。每服一钱，酒下（《寿域方》）。

瘰疬溃烂用黑色虾蟆一枚，去肠焙研，油调傅之。忌铁器。

头上软疖虾蟆剥皮贴之，收毒即愈（《活幼全书》）。

蝮蛇螫伤生虾蟆一枚，捣烂傅之（《圣惠方》）。

肝

〔主治〕蛇螫人，牙入肉中，痛不可堪，捣傅之，立出（时珍。〇出《肘后》）。

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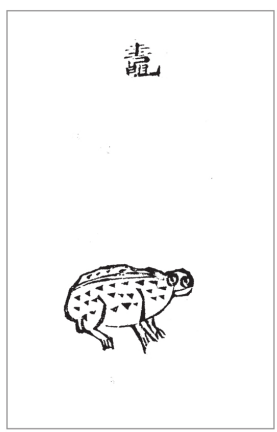
〔主治〕小儿失音不语，取汁点舌上，立愈（时珍。〇出《孙氏集效方》）。

脑

〔主治〕青盲，明目（《别录》）。

蛙《别录·下品》

【释名】长股（《别录》）、田鸡（《纲目》）、青鸡（同上）、坐鱼（同上）、蛤鱼（〖《南齐书》〗）。〔宗奭曰〕蛙后脚长，故善跃。大其声则曰蛙，小其声则曰蛤。〔时珍曰〕蛙好鸣，其声自呼。南人食之，呼为田鸡，云肉味如鸡也。又曰坐鱼，其性好坐也。按《尔雅》蟾、黽俱列鱼类，而《东方朔传》云：长安水多蛙鱼，得以家给人足。则古昔关中已常食之如鱼，不独南人也。蛙亦作鼃字。



蛙

【集解】〔《别录》曰〕蛙生水中，取无时。〔弘景曰〕凡

蜂、蚁、蛙、蝉，其类最多。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鸭，其鸣甚壮。一种黑色者，南人名蛤子，食之至美。一种小形善鸣者，名蛙子，即此也。〔保昇曰〕蛙，虾蟆之属，居陆地，青脊善鸣，声作蛙者，是也。〔颂曰〕今处处有之。似虾蟆而背青绿色，尖觜细腹，俗谓之青蛙。亦有背作黄路者，谓之金线蛙。陶氏所谓土鸭，即《尔雅》所谓“在水曰黾”者，是也，俗名石鸭。所谓蛤子，即今水鸡是也，闽、蜀、浙东人以为佳馔。〔时珍曰〕田鸡、水鸡、土鸭，形称虽异，功用则一也。四月食之最美，五月渐老，可采入药。《考工记》云：以脰鸣者，蛙黾之属。农人占其声之早晚大小，以卜丰歉。故唐人章孝标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蛙亦能化为鴽，见《列子》。

【气味】甘，寒，无毒。〔宗奭曰〕平。〔时珍曰〕按《延寿书》云：蛙骨热，食之小便苦淋。娠食蛙，令子寿夭。小蛙食多，令人尿闭。脐下酸痛，有至死者。擂车前水饮可解。〔吴瑞曰〕正月出者名黄蛤，不可食。

【主治】小儿赤气，肌疮脐伤，止痛，气不足（《别录》）。**小儿热疮，杀尸疰病虫，去劳劣，解热毒**（《日华》）。**食之解劳热**（宗奭）。**利水消肿。烧灰，涂月蚀疮**（时珍）。**馔食，调疳瘦，补虚损，尤宜产妇。捣汁服，治虾蟆瘟病**（嘉谟）。

【发明】〔颂曰〕南人食蛙蛤，云补虚损，尤宜产妇。〔时珍曰〕蛙产于水，与螺、蚌同性，故能解热毒，利水气。但系湿化之物，其骨性复热，而今人食者，每同辛辣及脂油煎炸，是抱薪救火矣，安能求其益哉？按戴原礼《证治要诀》云：凡浑身水肿，或单腹胀者，以青蛙一二枚，去皮炙食之，则自消也。〔嘉谟曰〕时行面赤项肿，名虾蟆瘟。以金线蛙捣汁，水调，空腹顿饮，极效，曾活数人。

【附方】新六。

蛤馔治水肿。用活蛙三个，每个口内安铜钱一个，上着胡黄连末少许。以雄猪肚一个，茶油洗净，包蛙札定，煮一宿，取出，去皮、肠，食肉并猪肚，以酒送下。忌酸、咸、鱼、面、鸡、鹅、羊肉，宜食猪、鸭（《寿域神方》）。

水蛊腹大动摇有水声，皮肤黑色。用干青蛙二枚（以酥炒），干蝼蛄七枚（炒），苦壶芦半两（炒）。右为末。每空心温酒服二钱，不过三服（《圣惠方》）。

毒痢噤口水蛙一个，并肠肚捣碎，瓦烘热，入麝香五分，作饼，贴脐上，气通即能进食也。

诸痔疼痛青蛙丸：用青色蛙长脚者一个，烧存性，为末，雪糕和，丸如梧子大。每空心先吃饭二匙，次以枳壳汤下十五丸（《直指方》）。

虫蚀肛门虫蚀肾府，肛尽肠穿。用青蛙一枚，鸡骨一分，烧灰吹入，数用大效（《外台》）。

癌疮如眼上高下深，颗颗累垂，裂如瞽眼，其中带青，头上各露一舌，毒孔透里者，是也。用生井蛙皮，烧存性为末掺，或蜜水调傅之（《直指方》）。

蝌斗《拾遗》

【释名】**活师**（《山海经》）、**活东**（《尔雅》）、**玄鱼**（《古今注》）、**悬针**（同上）、**水仙子**（俗名。〖《总微论》〗）、**虾蟆台**（〖《尔雅翼》〗）。〔时珍曰〕蝌斗，一作蛞斗（音阔）。按罗愿《尔雅翼》云：其状如鱼，其尾如

针，又并其头、尾观之，有似斗形。故有诸名。玄鱼言其色，悬针状其尾也。

【集解】〔藏器曰〕活师即虾蟆儿，生水中，有尾如鲦鱼，渐大则脚生尾脱。〔时珍曰〕蝌斗生水中，虾蟆、青蛙之子也。二三月蛙、蟆曳肠于水际草上，缠缴如索，日见黑点渐深，至春水时，鸣以聒之，则蝌斗皆出，谓之聒子，所谓“虾蟆声抱”是矣。蝌斗状如河豚，头圆，身上青黑色，始出有尾无足，稍大则足生尾脱。崔豹云“闻雷尾脱”，亦未必然。陆农师云：“月大尽则先生前两足，小尽则先生后两足。”

【主治】火飙热疮及疥疮，并捣碎傅之。又染髭发，取青胡桃子上皮，和捣为泥染之，一染不变也（藏器）。

【发明】〔时珍曰〕俚俗三月三日，皆取小蝌斗以水吞之，云不生疮，亦解毒治疮之意也。按危氏《得效方》：染髭发，用蝌斗、黑桑椹各半斤，瓶密封，悬屋东百日化泥，取涂须发，永黑如漆也。又《岣嵝神书》云：三月三日，取蝌斗一合阴干，候椹熟时取汁一升浸，埋东壁下，百日取出，其色如漆。以涂髭发，永不白也。

卵

〔主治〕明目（藏器）。

溪狗《拾遗》

【集解】〔藏器曰〕溪狗生南方溪涧中。状似虾蟆，尾长三四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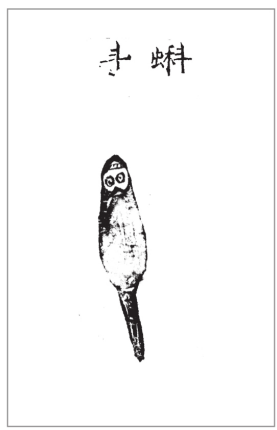
【气味】有小毒。

【主治】溪毒及游蛊，烧末，水服一二钱匕（藏器）。

山蛤宋《图经》

〔校正〕原附虾蟆下，今分出。

【集解】〔颂曰〕山蛤在山石中藏蛰，似虾蟆而大，黄色。能吞气，饮风露，不食杂虫。山人亦食之。



蝌斗

山蛤

【主治】小儿劳瘦，及疳疾，最良（苏颂）。

田父宋《图经》

〔校正〕原附虾蟆下，今分出。

【释名】蜦（音论。〖《文字集略》〗）。

【集解】〔颂曰〕按《洽闻记》云：虾蟆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被逐，殆不能去。因衔其尾，久之蛇死，尾后数寸皮不损，肉已尽矣。世传蛇啖蛙，今此乃食蛇。其说颇怪，当别是一种也。〔时珍曰〕按《文字集略》云：蜦，虾蟆也，大如屦，能食蛇。此即田父也。窃谓蛇吞鼠，而有食蛇之鼠；蛇制豹，而有啖蛇之貘。则田父伏蛇，亦此类耳，非怪也。

【主治】蚕咬，取脊背上白汁，和蚁子灰，涂之（苏颂。〇出韦宙《独行方》）。

蜈蚣《本经·下品》

【释名】蒺藜（《尔雅》）、蝍蛆（《尔雅》）、天龙（〖《纲目》〗）。〔弘景曰〕《庄子》：蝍蛆甘带。《淮南子》云：螣蛇游雾而殆于蝍蛆。蝍蛆，蜈蚣也，性能制蛇。见大蛇，便缘上啖其脑。〔恭曰〕山东人呼蜘蛛一名蝍蛆，亦能制蛇，而蜘蛛条无制蛇之说。《庄子》《淮南》并谓蜈蚣也。〔颂曰〕按：《尔雅》：蒺藜，蝍蛆也。郭注云：似蝗而大腹长角，能食蛇脑。乃别似一物。〔时珍曰〕按：张揖《广雅》及《淮南子注》，皆谓蝍蛆为蜈蚣，与郭说异。许慎以蝍蛆为蟋蟀，能制蛇；又以蝍蛆为马蚿，因马蚿有蛆蝝之名，并误矣。

【集解】〔《别录》曰〕蜈蚣生大吴川谷及江南。头、足赤者良。〔弘景曰〕今赤足者，多出京口、长山、高丽山、茅山，于腐烂积草处得之，勿令伤，暴干。黄足者甚多而不堪用，人以火炙令赤当之。非真也。蜈蚣啮人，以桑汁、白盐涂之即愈。〔《蜀图》曰〕生山南川谷，及出安、襄、邓、随、唐等州土石间，人家屋壁中亦有。形似马陆，身扁而长。黑头赤足者良。七八月采之。〔宗奭曰〕蜈蚣背光，黑绿色，足赤腹黄。有被毒者，以乌鸡屎，或大蒜涂之，效。性畏蛞蝓，不敢过所行之路，触其身即死，故蛞蝓能治蜈蚣毒。〔时珍曰〕蜈蚣西南处处有之。春出冬蛰，节节有足，双须歧尾。性畏蜘蛛，以溺射之，即断烂也。南方有极大者，而本草失载。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绥定县蜈蚣，大者能以气吸蛇及蜴蜥，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沈怀远《南越志》云：南方晋安有山出蜈蚣。大者长丈余，能啖牛。俚人然炬遂得，以皮鞔鼓，肉曝为脯，美于牛肉。葛洪《遐观赋》云：南方蜈蚣大者长百步，头如车箱，肉白如瓠，越人争买为羹炙。张耒《明道杂志》云：黄州岐亭有拘罗山，出大蜈蚣，袤丈尺。土人捕得熏干，商人贩入北方货之，有致富者。蔡絛《丛谈》云：峤南蜈蚣大者二三尺，螫人至死。惟见托胎虫，则局缩不敢行。虫乃登首，陷其脑而食之。故被蜈蚣伤者，捣虫涂之，痛立止也。珍按：托胎虫即蛞蝓也。蜈蚣能制龙、蛇、蜴蜥，而畏虾蟆、蛞蝓、蜘蛛，亦《庄子》所谓物畏其天，《阴符经》所谓禽之制在气也。

蜈蚣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千足虫，真相似，只是头上有白肉，面并嘴尖。若误用，并把着，腥臭气入顶，能致死也。凡治蜈蚣，先以蜈蚣木末（或柳蛀末）于土器中炒。令木末焦黑，去木末，以竹刀刮去足、甲用。〔时珍曰〕蜈蚣木不知是何木也。今人惟以火炙去头、足用，或去尾、足，以薄荷叶火煨用之。

【气味】辛，温，有毒。〔时珍曰〕畏蛞蝓、蜘蛛、鸡屎、桑皮、白盐。

【主治】鬼疰蛊毒，啖诸蛇、虫、鱼毒，杀鬼物老精温疟，去三虫（《本经》）。**疗心腹寒热积聚，堕胎，去恶血**（《别录》）。**治癥癖**（《日华》）。**小儿惊痫风搐，脐风口噤，丹毒秃疮瘰疬，便毒痔漏，蛇瘕蛇瘴蛇伤**（时珍）。

【发明】〔颂曰〕《本经》云“疗鬼疰”，故《胡洽方》治尸疰、恶气、痰嗽诸方多用之。今医家治小儿口噤不开、不能乳者，以赤足蜈蚣去足炙研，用猪乳二合调半钱，分三四服，温灌之，有效。

〔时珍曰〕盖行而疾者，惟风与蛇。蜈蚣能制蛇，故亦能截风，盖厥阴经药也。故所主诸证，多属厥阴。按杨士瀛《直指方》云：蜈蚣有毒，惟风气暴烈者可以当之。风气暴烈，非蜈蚣能截能擒亦不易止，但贵药病相当耳。设或过剂，以蚯蚓、桑皮解之。又云：瘭疮一名蛇瘴，蛮烟瘴雨之乡，多毒蛇气。人有不伏水土风气而感触之者，数月以还，必发蛇瘴。惟赤足蜈蚣最能伏蛇为上药，白芷次之。又《圣济总录》云：岭南朴蛇瘴，一名锁喉瘴。项大肿痛连喉。用赤足蜈蚣一二节研细，水下即愈。据此，则蜈蚣之治蛇虫、蛇毒、蛇瘕、蛇伤诸病，皆此意也。然蜈蚣又治痔漏、便毒、丹毒等病，并陆羽《茶经》载《枕中方》治瘰疬一法，则蜈蚣自能除风攻毒，不独治蛇毒而已也。

【附方】旧五，新十三。

小儿撮口但看舌上及上下颚有疮如粟米大是也。指甲刮破，以蜈蚣研汁，傅两头肉，即愈。如无生者，干者亦可（《子母秘录》）。

小儿急惊万金散：蜈蚣一条全者，去足，炙为末，丹砂、轻粉等分研匀，阴阳乳汁和丸绿豆大。每岁一丸，乳汁下（《圣惠方》）。

天吊惊风目久不下，眼见白睛，及角弓反张，声不出者，双金散主之。用大蜈蚣一条去头足，酥炙，用竹刀批开，记定左右；又以麝香一钱，亦分左右各记明，研末包定。每用左边者吹左鼻，右边者吹右鼻，各少许，不可过多。若眼未下，再吹些须，眼下乃止（《直指》）。

破伤中风欲死。《圣惠》：用蜈蚣研末擦牙，追去涎沫，立瘥。〇《儒门事亲》：用蜈蚣头、乌头尖、附子底、蝎梢等分为末。每用一字或半字，热酒灌之，乃贴疮上，取汗愈。

口眼㖞斜口内麻木者。用蜈蚣三条，一蜜炙，一酒浸，一纸

裹煨，并去头足；天南星一个，切作四片，一蜜炙，一酒浸，一纸裹煨，一生用；半夏、白芷各五钱，通为末，入麝少许。每服一钱，热调下，日一服（《通变要法》）。

腹内蛇癥误食菜中蛇精，成蛇瘕，或食蛇肉成瘕，腹内常饥，食物即吐。以赤足蜈蚣一条炙，研末，酒服（《卫生易简方》）。

蝮蛇螫伤蜈蚣烧末傅之（《抱朴子》）。

射工毒疮大蜈蚣一枚，炙研，和酢傅之（《千金方》）。

天蛇头疮生手指头上。用蜈蚣一条，烧烟熏一二次即愈。或为末，猪胆汁调，涂之（《奇效》）。

丹毒瘤肿用蜈蚣一条（干者），白矾一皂子大，雷丸一个，百部二钱，研末，醋调傅之（《本草衍义》）。

瘰疬溃疮荼、蜈蚣二味，炙至香熟，等分捣筛为末。先以甘草汤洗净，傅之（《枕中方》）。

聤耳出脓蜈蚣末，吹之（鲍氏）。

小儿秃疮大蜈蚣一条，盐一分，入油内浸七日。取油搽之，极效（《海上方》）。

便毒初起黄脚蜈蚣一条，瓦焙存性，为末。酒调服，取汗即散（《济生秘览》）。

痔疮疼痛《直指》：用赤足蜈蚣焙为末，入片脑少许，唾调傅之。〇《孙氏集效》：用蜈蚣三四条，香油煮一二沸，浸之，再入五倍子末二三钱，瓶收密封。如遇痛不可忍，点上油，即时痛止，大效。

腹大如箕用蜈蚣三五条，酒炙研末。每服一钱，以鸡子二个，打开入末在内，搅匀纸糊，沸汤煮熟食之。日一服，连进三服瘳（《活人心统》）。

脚肚转筋蜈蚣烧，猪脂和傅（《肘后》）。

女人趾疮甲内恶肉突出不愈。蜈蚣一条，焙研傅之。外以南星末，醋和傅四围（《医方摘要》）。

马陆《本经·下品》

【释名】百足（《本经》）、**百节**（《衍义》）、**千足**（《炮炙论》）、**马蚿**（音弦。〖《方言》〗）、**马蠸**（音拳。〖《御览》〗）、**马蠲**（郭璞）、**马轴**（《别录》）、**马□**（《尔雅》）、**飞蚿虫**（李当之）、**刀环虫**（苏恭）、**蛩**（〖《集韵》〗）。〔弘景曰〕此虫足甚多，寸寸断之，亦便寸行。故鲁连子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庄子》“蚿怜蛇”是矣。

【集解】〔《别录》曰〕马陆生玄菟川谷。〔弘景曰〕李当之云：此虫长五六寸，状如大蛩，夏月登树鸣，冬则入蛰，今人呼为飞蚿虫。今有一种细黄虫，状如蜈蚣而甚长，俗名土虫。鸡食之，醉闷至死。方家既不复用，市人亦无取者，未详何者的是？〔恭曰〕此虫大如细笔管，长三四寸，斑色，一如蚰蜒。襄阳人名为马蚿，亦呼马轴，又名刀环虫，以其死侧卧，状如刀环也。有人自毒，服一枚便死也。〔敦曰〕千足虫头上有白肉，面并嘴尖。把着，腥臭气入人顶，能致死也。〔宗奭曰〕百节，身如槎，节节有细蹙文起，紫黑色，光润，百足，死则侧卧如环，长二三寸，大者如小指。古墙壁中甚多，入药至鲜。〔时珍曰〕马蚿处处有之。形大如蚯蚓，紫黑色，其足比比至百，而皮极硬，节节有横纹如金线，首尾一般大。触之即侧卧局缩如环，不必死也。能毒鸡犬。陶氏所谓土虫，乃蚰蜒也，死

亦侧蜷如环，鸡喜食之。当以李当之之说为准。

马陆

【正误】〔藏器曰〕案：土虫无足，如一条衣带，长四五寸，身扁似韭叶，背上有黄黑裥，头如铲子，行处有白涎，生湿地，鸡吃即死。陶云“土虫似蜈蚣”者，乃蚰蜒，非土虫，亦非马陆也。苏云“马陆如蚰蜒”，亦误矣。按：蚰蜒色黄不斑，其足无数。〔时珍曰〕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度古俗呼土蛊，身形似衣带，色类蚯蚓，长一尺余，首如铲，背上有黄黑裥，稍触即断。常趁蚓掩之，则蚓化为水。有毒，鸡食之辄死。据此，则陈藏器所谓土虫者，盖土蛊也。陶氏误以蚰蜒为马陆，陈氏亦误以土蛊为土虫矣。

【修治】〔雷曰〕凡收得马陆，以糠头炒，至糠焦黑，取出去糠。竹刀刮去头、足，研末用。

【气味】辛，温，有毒。

【主治】腹中大坚癥，破积聚息肉，恶疮白秃（《本经》）。疗寒热痞结，胁下满（《别录》）。辟邪疟（时珍）。

【发明】〔时珍曰〕马陆系神农药，雷氏备载炮炙之法，而古方鲜见用者，惟《圣惠》逐邪丸用之。其方：治久疟发歇无时。用百节虫四十九枚，湿生虫四十九枚，砒霜三钱，粽子角七枚。五月五日日未出时，于东南上寻取两般虫，至午时向南研匀，丸小豆大。每发日早，男左女右，手把一丸，嗅之七遍，立效。修时忌孝子、妇人、师、尼、鸡、犬见之。亦合《别录》疗寒热之说。大抵毒物止可外用，不敢轻入丸、散中也。

山蛩虫《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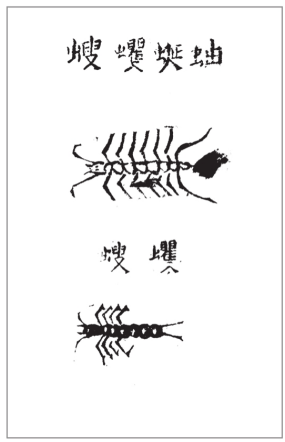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生山林间。状如百足而大，乌斑色，长二三寸。更有大如指者，名马陆，能登木群吟，已见《本经》。〔时珍曰〕案《本经》，马陆一名百足，状如大蛩，而此云状如百足而大，更大者为马陆，则似又指百足为一物矣。盖此即马陆之在山而大者耳，故曰山蛩。鸡、犬皆不敢食之。

【气味】有大毒。

【主治】人嗜酒不已，取一节烧灰，水服，便不喜闻酒气。过一节则毒人至死。又烧黑傅恶疮，亦治蚕病白僵，烧灰粉之（藏器）。

【附录】蚰蜒（《拾遗》）〔藏器曰〕状如蜈蚣而甚长，色正黄不斑，大者如钗股，其足无数，好脂油香，故入人耳及诸窍中。以驴乳灌之，即化为水。〔时珍曰〕处处有之，墙屋烂草中尤多。状如小蜈蚣，而身圆不扁，尾后秃而无歧，多足，大者长寸余，死亦蜷屈如环，故陶弘景误以为马陆也。其入人耳，用龙脑、地龙、硇砂，单吹之皆效。或以香物引之。《淮南子》云“菖蒲去蚤虱而来蛉蛩”，即此虫也。扬雄《方言》云：一名入耳，一名蚨虾，一名□蜺，一名蜻蚳。又一种草鞋虫，形亦相似而身扁，亦能入人耳中。

蠼螋（《拾遗》。音瞿搜）〔藏器曰〕状如小蜈蚣，色青黑，长足。能溺人影，令人发疮，如热痱而大，若绕腰匝不可疗，山中者溺毒更猛。惟扁豆叶傅之即瘥，诸方大有治法。〔时珍曰〕蠼螋喜伏氍□之下，故得此名。或作蛷螋，按《周礼》赤茇氏，凡隙屋，除其狸虫蛷螋之属，乃求而搜之也。其虫隐居墙壁及器物下，长不及寸，状如小蜈蚣，青黑色。二须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叉歧，能夹人物，俗名搜夹子。其溺射人影，令人生疮，身作寒热。古方用犀角汁、鸡肠草汁、马鞭草汁、梨叶汁、茶叶末、紫草末、羊髭灰、鹿角末、燕窠土，但得一品涂之皆效。孙真人《千金方》云：予曾六月中得此疮，经五六日治不愈。有人教画地作蠼螋形，以刀细取腹中土，以唾和涂之，再涂即愈。方知万物相感，莫晓其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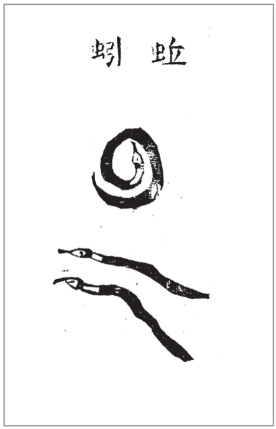
蚰蜒、蠼螋

蚯蚓《本经·下品》

【释名】蠥螾（音顷引。〖《尔雅》〗）、**朐□**（音蠢闰。〖刘禹锡〗）、**蜸蚕**（音遣忝。〖《尔雅》〗）、**□蟺**（音阮善。〖郭璞〗）、**曲蟺**（〖《古今注》〗）、**土蟺**（《纲

目》）、**土龙**（《别录》）、**地龙子**（《药性》）、**寒□**（〖《玉篇》〗）、**寒蚓**（〖郭璞〗）、**附蚓**（《吴普》）、**歌女**（〖《古今注》〗）。〔时珍曰〕蚓之行也，引而后申，其塿如丘，故名蚯蚓。《尔雅》谓之蠦螾，巴人谓之朐□，皆方音之转也。□蟺、曲蟺，象其状也。东方虬赋云：乍逶迤而鳝曲，或宛转而蛇行。任性行止，物击便曲。是矣。术家言蚓可兴云，又知阴晴，故有土龙、龙子之名。其鸣长吟，故曰歌女。〔大明曰〕路上踏杀者，名千人踏，入药更良。

【集解】〔《别录》曰〕白颈蚯蚓，生平土。三月取，暴干。〔弘景曰〕入药用白颈，是其老者。取得去土盐之，日曝须臾成水，道术多用。其屎呼为蚓塿（亦曰六一泥），以其食细泥，无沙石，入合丹泥釜用。〔时珍曰〕今处处平泽膏壤地中有之。孟夏始出，仲冬蛰结。雨则先出，晴则夜鸣。或云结时能化为百合也。与蛗螽同穴为雌雄。故郭璞赞云：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交不以分，淫于蛗螽。是矣。今小儿阴肿，多以为此物所吹。《经验方》云：蚯蚓咬人，形如大风，眉须皆落，惟以石灰水浸之良。昔浙江将军张韶病此，每夕蚯蚓鸣于体中。有僧教以盐汤浸之，数遍遂瘥。〔宗奭曰〕此物有毒。崇宁末年，陇州兵士暑月跣足，为蚯蚓所中，遂不救。后数日，又有人被其毒。或教以盐汤浸之，并饮一杯，乃愈也。



【修治】〔弘景曰〕若服干蚓，须熬作屑。〔敦曰〕凡收得，用糯米泔浸一夜，漉出，以无灰酒浸一日，焙干切。每一两，以蜀椒、糯米各二钱半同熬，至米熟，拣出用。〔时珍曰〕入药有为末，或化水，或烧灰者，各随方法。

白颈蚯蚓

【气味】咸，寒，无毒。〔权曰〕有小毒。〔之才曰〕畏葱、盐。

【主治】蛇瘕，去三虫伏尸，鬼疰蛊毒，杀长虫（《本经》）。化为水，疗伤寒，伏热狂谬，大腹黄疸（《别录》）。温病，大热狂言，饮汁皆瘥。炒作屑，去蛔虫（弘景）。去泥，盐化为水，主天行诸热，小儿热病癫痫，涂丹毒，傅漆疮（藏器）。葱化为汁，疗耳聋（苏恭）。治中风、痫疾、喉痹（《日华》）。解射罔毒（《蜀本》）。干者炒为末，主蛇伤毒（《药性》）。治脚风（苏颂）。主伤寒疟疾，大热狂烦，及大人、小儿小便不通，急慢惊风、历节风痛，肾脏风注，头风齿痛，风热赤眼，木舌喉痹，鼻瘜聤耳，秃疮瘰疬，卵肿脱肛，解蜘蛛毒，疗蚰蜒入耳（时珍）。

【发明】〔弘景曰〕干蚓熬作屑，去蛔虫甚有效。〔宗奭曰〕肾脏风下注病，不可阙也。〔颂曰〕脚风药必须此物为使，然亦有毒。有人因脚病药中用此，果得奇效，病愈服之不辍，至二十余日，觉躁愦，但欲饮水不已，遂致委顿。大抵攻病用毒药，中病即当止也。〔震亨曰〕蚯蚓属土，有水与木，性寒，大解热毒，行湿病。〔时珍曰〕蚓在物应土德，在星禽为轸水。上食槁壤，下饮黄泉，故其性寒而下行。性寒故能解诸热疾，下行故能利小便、治足疾而通经络也。术家云“蚓血能柔弓弩”，恐亦诳言尔。诸家言服之多毒，而郭义恭《广志》云“闽越山蛮啖蚯蚓为羞”，岂地与人有不同欤？

【附方】旧九，新三十四。

伤寒热结六七日狂乱，见鬼欲走。以大蚓半斤去泥，用人溺煮汁饮。或生绞汁亦可（《肘后方》）。

阳毒结胸按之极痛，或通而复结，喘促，大躁狂乱。取生地龙四条洗净，研如泥，入生姜汁少许，蜜一匙，薄荷汁少许，新汲水调服。若热炽者，加片脑少许。即与揉心下，片时自然汗出而解。不应，再服一次，神效（《伤寒蕴要》）。

诸疟烦热太躁。用上方服之甚效。亦治瘴疟（《直指》）。

小便不通蚯蚓捣烂浸水，滤取浓汁半碗服，立通（《斗门》）。

老人尿闭白颈蚯蚓、茴香等分杵汁，饮之即愈（《朱氏集验方》）。

小儿尿闭乃热结也。用大地龙数条（去泥），入蜜少许，研傅茎卵。仍烧蚕蜕纸、朱砂、龙脑、麝香同研少许，以麦门冬、灯心煎汤调服（《全幼》）。

小儿急惊五福丸：用生蚯蚓一条，研烂，入五福化毒丹一丸

同研，以薄荷汤少许化下。〇《普济方》云：梁国材言：扬州进士李彦直家，专货此药，一服千金，以糊十口。梁传其方，亲试屡验，不可不笔于册，以救婴儿。

惊风闷乱乳香丸：治小儿慢惊风，心神闷乱，烦懊不安，筋脉拘急，胃虚虫动，反折啼叫。用乳香半钱，胡粉一钱，研匀，以白颈蚯蚓（生，捏去土）捣烂，和丸麻子大。每服七丸至十五丸，葱白煎汤下（《普济方》）。

慢惊虚风用平正附子去皮脐，生研为末，以白颈蚯蚓于末内滚之，候定，刮蚓上附末，丸黄米大。每服十丸，米饮下（《百一方》）。

急慢惊风五月五日取蚯蚓，竹刀截作两段，急跳者作一处，慢跳者作一处，各研烂，入朱砂末和作丸，记明急惊用急跳者，慢惊用慢跳者。每服五七丸，薄荷汤下（《应验方》）。

小儿卵肿用地龙连土为末，津调傅之（钱氏方）。

劳复卵肿或缩入腹，腹中绞痛，身体重，头不能举，小腹里急，热上冲胸，四支拘急欲死。用蚯蚓二十四枚，水一斗，煮取三升，顿服取汗。或以蚯蚓数升绞汁服之，并良（《肘后方》）。

手足肿痛欲断。取蚓三升，以水五升，绞汁二升半，服之（《肘后》）。

代指疼痛蚯蚓杵，傅之（《圣惠》）。

风热头痛地龙（炒研）、姜汁半夏饼、赤茯苓等分为末。每服一字至半钱，生姜、荆芥汤下（《普济》）。

头风疼痛龙珠丸：用五月五日取蚯蚓，和脑、麝杵，丸麻子大。每以一丸纳鼻中，随左右。先涂姜汁在鼻，立愈（《总录》）。

偏正头痛不可忍者。《普济》：龙香散：用地龙（去土，焙）、乳香等分为末。每以一字作纸撚，灯上烧烟，以鼻嗅之。〇澹寮方：加人指甲等分，云徐介翁方也。每用一捻，香炉内慢火烧之，以纸筒引烟入鼻熏之。口噙冷水，有涎吐去。仍以好茶一盏点呷，即愈。

风赤眼痛地龙十条炙为末，茶服三钱（《圣惠》）。

风虫牙痛盐化地龙水，和面纳齿上，又以皂荚去皮，研末涂上，虫即出。又同玄胡索、荜茇末塞耳（《普济》）。

牙齿裂痛死曲蟺为末，傅之即止（《千金翼》）。

齿缝出血不止。用地龙末、枯矾各一钱，麝香少许，研匀，擦之（《圣惠方》）。

牙齿动摇及外物伤动欲落，诸药不效者。干地龙（炒）、五倍子（炒）等分为末。先以生姜揩牙，后傅擦之（《御药院方》）。

木舌肿满不治杀人。蚯蚓一条，以盐化水涂之，良久渐消（《普济方》）。

咽喉卒肿不下食。地龙十四条，捣涂喉外；又以一条，着盐化水，入蜜少许，服之（《圣惠方》）。

喉痹塞口《普济》：用韭地红小蚯蚓数条，醋擂取汁食之，并噙在喉内，即吐出痰血二三碗，饮食即进，神效。〇《圣惠》：用地龙一条研烂，以鸡子白搅和，灌入即通。

鼻中瘜肉地龙（炒）一分，牙皂一挺，为末。蜜调涂之，清水滴尽即除（《圣惠》）。

耳卒聋闭蚯蚓入盐，安葱内，化水点之，立效（《胜

金》）。

聤耳出脓生地龙、釜上墨、生猪脂等分，研匀，葱汁和，捻作挺子，绵裹塞之。〇《圣惠方》：用地龙为末，吹之。

耳中耵聍干结不出。用白蚯蚓入葱叶中化为水，滴耳令满。不过数度，即易挑出。

蚰蜒入耳地龙为末，入葱叶内，化水点入，则蚰蜒亦化为水（《圣惠方》）。

白秃头疮干地龙为末，入轻粉，麻油调搽（《普济方》）。

瘰疬溃烂流串者。用荆芥根下段，煎汤温洗，良久着疮破紫黑处，以针刺去血，再洗三四次。用韭菜地上蚯蚓一把，五更时收取，炭火上烧红为末。每一匙，入乳香、没药、轻粉各半钱，穿山甲九片，炙为末，油调傅之，如神。此武进朱守仁所传有验方（《保命集》）。

龙缠疮毒水缸底蚯蚓一条，连泥捣敷，即愈。

蜘蛛咬疮遍身皆有。以葱一枚去尖头，将蚯蚓入叶中，紧捏两头，勿令泄气，频摇动，即化为水，以点咬处，甚效（谭氏《小儿方》）。

阳证脱肛以荆芥、生姜煎汤洗之，用地龙（蟠如钱样者，去土）一两，朴硝二钱，为末，油调敷之（《全幼心鉴》）。

中蛊下血如烂肝者。以蚯蚓十四枚，苦酒三升渍至蚓死，服水。已死者皆可活（《肘后方》）。

疠风痛痒白颈蚯蚓去土，以枣肉同捣，丸梧子大。每美酒下六十丸。忌姜、蒜（《活人心统》）。

对口毒疮已溃出脓。取韭地蚯蚓捣细，凉水调傅，日换三四次（《扶寿精方》）。

耳聋气闭蚯蚓、川芎□各两半，为末。每服二钱，麦门冬汤下。服后低头伏睡。一夜一服，三夜立效（《圣济总录》）。

口舌糜疮地龙、吴茱萸研末，醋调生面和，涂足心，立效（《摘玄方》）。

蚯蚓泥见《土部》。

蜗牛瓜、娲、涡三音。〇《别录·中品》

【释名】蠡牛（蠡音螺。〇《药性》）、**蚹蠃**（《尔雅》音附螺）、**蜫蝓**（《尔雅》音移俞）、**山蜗**（弘景）、**蜗蠃**（〖《说文》〗。《山海经》作倮累）、**蜒蚰蠃**（俗名。〖《尔雅翼》〗）、**土牛儿**（〖《普济方》〗）。〔弘景曰〕蜗牛，山蜗也。形似瓜字，有角如牛，故名。《庄子》所谓“战于蜗角”是矣。〔时珍曰〕其头偏戾如㖞，其形盘旋如涡。故有娲、涡二者，不独如瓜字而已。其行延引，故曰蜒蚰。《尔雅》谓之蚹蠃。孙炎注云：以其负蠃壳而行，故名蚹蠃。

【集解】〔弘景曰〕蜗牛生山中及人家。头形如蛞蝓，但背负壳耳。〔大明曰〕此即负壳蜒蚰也。〔保昇曰〕蜗牛生池泽草树间。形似小螺，白色。头有四黑角，行则头出，惊则首尾俱缩入壳中。〔颂曰〕凡用蜗牛，以形圆而大者为胜。久雨乍晴，竹林池沼间多有之。其城墙阴处，一种扁而小者，无力，不堪用。〔时珍曰〕蜗身有涎，能制蜈、蝎。夏热则自悬叶下，往往升高，涎枯则自死也。

蜗牛、蛞蝓

蜗牛

【气味】咸，寒，有小毒。畏盐。

【主治】贼风㖞僻，踠跌，大肠下脱肛，筋急及惊痫（《别录》）。生研汁饮，止消渴（甄权）。治小儿脐风撮口，利小便，消喉痹，止鼻衄，通耳聋，治诸肿毒痔漏，制蜈蚣、蝎虿毒，研烂涂之（时珍）。

【发明】〔颂曰〕入婴孩药最胜。〔时珍曰〕蜗牛所主诸病，大抵取其解热消毒之功耳。

【附方】旧三，新二十。

小便不通蜗牛捣贴脐下，以手摩之。加麝香少许更妙（《简易》）。

大肠脱肛《圣惠》：治大肠久积虚冷，每因大便脱肛。用蜗牛一两（烧灰），猪脂和傅，立缩。〇又治上证及痢后脱肛。用干蜗牛一百枚，炒研。每用一钱，以（飞过赤汁）磁石末五钱，水一盏，煎半盏调服。日三。

痔疮肿痛丹溪：用蜗牛浸油涂之，或烧研傅之。〇《济生》：用蜗牛一枚，入麝香少许在内，碗盛，次日取水涂之。

发背初起活蜗牛两百个，以新汲水一盏，汤瓶中封一夜，取涎水，入真蛤粉旋调，扫傅疮上。日十余度，热痛止则疮便愈（《集验方》）。

瘰疬未溃连壳蜗牛七个，丁香七粒，同烧研，纸花贴之（危氏）。

瘰疬已溃蜗牛烧研，轻粉少许，用猪脊髓调，傅之（危氏方）。

喉痹肿塞用蜗牛绵裹，水浸含咽，须臾立通。〇又用蜗牛七枚，白梅肉三枚，研烂，绵裹含咽，立效（《圣惠方》）。

喉风肿痛端午日午时，取蜒蚰十余条，同盐三四个，小瓶内封固，俟化成水，收水点之（唐氏）。

喉塞口噤蜒蚰（炙）二七枚，白梅肉（炒）二七枚，白矾（半生半烧）二钱，研为末。每水调半钱服，得吐立通（《圣济总录》）。

耳腮痄肿及喉下诸肿。用蜗牛同面研，傅之。

面上毒疮初起者。急寻水蜒蚰一二条，用酱少许共捣，涂纸上贴之，即退。纸上留一小孔出气。此乃凌汉章秘传极效方也（谈野翁《试验方》）。

赤白翳膜生蜗牛一枚，捣丹砂末于内，火上炙沸，以绵染汁傅眦中，日二（《圣惠方》）。

鼻血不止蜗牛煳干一枚，乌贼骨半钱，研末吹之（《圣济总录》）。

撮口脐风乃胎热也。用蜗牛五枚去壳，研汁涂口，取效乃止。〇又方：用蜗牛十枚，去壳研烂，入莳萝末半分研匀，涂之，取效甚良。

滴耳聋闭蜗牛膏：用蜗牛一两，石胆、钟乳粉各二钱半，为末，瓷盒盛之，火锻赤，研末，入片脑一字。每以油调一字，滴入耳中。无不愈者（并《圣惠方》）。

蚰蜒入耳蜗牛椎烂，置于耳边，即出也（《瑞竹堂方》）。

染须方用蜒蚰四十九条，以京墨水养之三日，埋马矢中一月取出，以白丝头试之，如即黑到尾，再入马矢中埋七日，再取试之，性缓乃以撚须，庶不致黑皮肤也（《普济方》）。

消渴引饮不止。崔元亮《海上方》：用蜗牛十四枚（形圆而大者），以水三合，密器浸一宿。取水饮之，不过三剂愈。〇《圣济总录》：用蜗牛（焙）半两，蛤粉、龙胆草、桑根白皮（炒）各二钱半，研末。每服一钱，楮叶汤下。

蜗壳

〔主治〕一切疳疾（颂）。牙□，面上赤疮，鼻上酒齄，久利下脱肛（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一切疳疾用自死蜗壳七枚（皮薄，色黄白者）洗净，不得少

有尘滓，日干，内酥蜜于壳中。以瓷盏盛之，纸糊盏面，置炊饭上蒸之。下饋时，即坐甑中，仍装饭又蒸，饭熟取出，研如水淀。渐渐与吃，一日令尽，取效止（韦丹方）。

牙□作痛蜗牛壳三十枚，烧研。日日揩之，良（《圣惠》）。

大肠脱肛蜗牛壳去土研末，羊脂溶化调涂，送入即愈（李延寿方）。

蛞蝓音阔俞。〇《本经·中品》

【释名】陵蠡（音螺。《本经》）、**附蜗**（《别录》）、**土蜗**（同）、**托胎虫**（俗。〖《铁围山丛谈》〗）、**鼻涕虫**（俗。〖《大全良方》〗）、**蜒蚰螺**（详下文）。

【集解】〔《别录》曰〕蛞蝓生太山池泽及阴地沙石垣下。八月取之。〔弘景曰〕蛞蝓无壳，不应有蜗名。附蜗，即蜗牛也。岂以其头形似蜗牛，故亦名蜗欤？〔保昇曰〕蛞蝓即蜗牛也，而《别录》复有蜗牛一条。虽数字不同，而主疗无别，是后人误出。正如《草部》有鸡肠，而复出蘩缕也。按《尔雅》云：蚹蠃，蠕蝓。郭注云：蜗牛也。《玉篇》亦云：蠕蝓，蜗牛也。此则一物明矣。形似小螺，白色，生池泽草树间。头有四角，行则角出，惊之则缩，首尾俱能藏入壳中。苏恭以蛞蝓为无壳蜗牛，非矣。今《本经》一名陵蠡，《别录》又有土蜗之名。蜗蠡皆螺壳之属，不应无壳也。今下湿处有一种虫，大于蜗牛，无壳而有角者，云是蜗牛之老者也。〔宗奭曰〕蛞蝓、蜗牛，二物也。蛞蝓二角，身肉止一段。蜗牛四角，背上别有肉，以负壳行。若为一物，经中焉得分为二条？《蜀本》又谓蛞蝓为蜗牛之老者，甚无谓也。〔时珍曰〕案《尔雅》无蛞蝓，止云：蚹蠃，蠕蝓。郭注云：蜗牛也。《别录》无蠕蝓，止云：蛞蝓，一名蚹蜗。据此，则蠕蝓是蚹蠃，蛞蝓是蚹蜗。盖一类二种，如虾蟆与蛙。

故其主治功用相似，而皆制蜈、蝎；名谓称呼相通，而俱曰蜗与蜒蚰螺也。或以为一物，或以为二物者，皆失深考。惟许慎《说文》云：蚹蠃背负壳者曰蜗牛，无壳者曰蛞蝓。一言决矣。

【正误】〔弘景曰〕蛞蝓入三十六禽限，又是四种角虫之类，营室星之精。方家无复用者。〔恭曰〕陶说误矣。三十六禽亥上有壁水□，乃豪猪，毛如猬簪。《山海经》云：□，彘身人面，音如婴儿，《尔雅》云：□□类□，迅走食人。三者并非蛞蝓。蛞蝓乃无壳蜗蠡也。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贼风㖞僻，轶筋及脱肛，惊痫挛缩（《本经》。〇㖞，苦乖切，口戾也。轶音跌，车转也）。蜈蚣、蝎毒（《衍义》）。肿毒焮热，热疮肿痛（时珍）。

【发明】〔宗奭曰〕蜈蚣畏蛞蝓，不敢过所行之路，触其身即死，故人取以治蜈蚣毒。〔时珍曰〕案：蔡絛《铁围山丛谈》云：峤南地多蜈蚣，大者二三尺，螫人觅死不得，惟见托胎虫则局促不行。虫乃登其首，陷其脑而死。故人以此虫生捣涂蜈蚣伤，立时疼痛止也。又《大全良方》云：痔热肿痛者，用大蛞蝓一个研泥，入龙脑一字，燕脂坯子半钱，同傅之。先以石薜煮水熏洗尤妙。五羊大帅赵尚书母夫人病此，止以蛞蝓京墨研涂亦妙。大抵与蜗牛同功。

【附方】新一。

脚胫烂疮臭秽不可近。用蜒蚰十条，瓦焙研末，油调傅之，立效（《救急方》）。

缘桑蠃《证类》

【释名】桑牛、天螺（《纲目》）。

【集解】〔慎微曰〕此蠃全似蜗牛，黄色而小，雨后好缘桑叶。〔时珍曰〕此蠃诸木上皆有，独取桑上者，正如桑螵蛸之意。

【气味】缺。

【主治】大肠脱肛，烧研和猪脂涂之，立缩（慎微。〇出范汪方）。治小儿惊风，用七枚焙研，米饮服（时珍。〇出《宫气方》）。

【发明】〔震亨曰〕小儿惊风，以蜜丸通圣散服之，间以桑树上牛儿阴干，焙研为末服之，以平其风。〔时珍曰〕桑牛、蜗牛、蛞蝓三物，皆一类而形略殊，故其性味功用皆相仿佛。而桑牛治惊，又与僵蚕、螵蛸同功。皆食桑者，其气能入肝平风也。

溪鬼虫《拾遗》

【释名】射工（《拾遗》）、射影（《诗疏》）、水弩（同）、抱枪（《杂俎》）、含沙（《诗注》）、短狐（《广雅》）、水狐（《玄中记》）、蜮（音或。〖《诗经》〗）。〔时珍曰〕此虫足角如弩，以气为矢，因水势含沙以射人影成病，故有射弩诸名。《酉阳杂俎》谓之抱枪。云：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刺似枪，螫人有毒也。《玄中记》云：水狐者，视其形，虫也；见其气，鬼也。其头、喙，如狐也。《五行传》云：南方淫惑之气所生，故谓之蜮。《诗》云：为鬼为蜮，则不可得。即此物也。

溪鬼虫

【集解】〔藏器曰〕射工出南方有溪毒处山林间。大如鸡子，形似蛣蜣，头有一角长寸余，角上有四歧，黑甲下有翅能飞。六七月取之。沙气多，短狐则生。鸀鴗、□鶒之属治之。〔慎微曰〕《玄中记》云：水狐虫长三四寸，其色黑，广寸许，背上有甲，厚三分。其口有角，向前如弩，以气射人，去二三步即中人，十死六七也。《博物志》云：射工，江南山溪水中甲虫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以气射人影，令人发疮，不治杀人。《周礼》：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即此物也。〔时珍曰〕射工长二三寸，广寸许，形扁，前阔后狭，颇似蝉状，故《抱朴子》言其状如鸣蜩也。腹软背硬，如鳖负甲，黑色，故陆玑言其形如鳖也。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飞，作铋铋声。阔头尖喙，有二骨眼。其头目丑黑如狐如鬼，喙头有尖角如爪，长一二分。有六足如蟹足：二足在喙下，大而一爪；四足在腹下，小而歧爪。或时双屈前足，抱拱其喙，正如横弩上矢之状。冬则蛰于谷间，所居之处，大雪不积，气起如蒸。掘下一尺可得，阴干留用。蟾蜍、鸳鸯能食之，鹅、鸭能辟之。故《禽经》云：鹅飞则蜮沉。又有水虎，亦水狐之类；有鬼弹，乃溪毒之类。葛洪所谓“溪毒似射工而无物”者，皆此属也。并附之。

【附录】水虎〔时珍曰〕《襄沔记》云：中庐县有涑水，

注沔。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甲如鲮鲤，射不能入。秋曝沙上，膝头似虎，掌爪常没水，出膝示人。小儿弄之，便咬人。人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鬼弹**又按《南中志》云：永昌郡有禁水，惟十一二月可渡，余月则杀人。其气有恶物作声，不见其形，中人则青烂，名曰鬼弹。

角

【主治】带之辟溪毒（藏器）。**阴干为末佩之，亦辟射工毒**（时珍。〇出《抱朴子》）。

【发明】〔时珍曰〕按葛洪《肘后方》云：溪毒中人，一名中水，一名中溪，一名水病，似射工而无物。春月多病之，头痛恶寒，状如伤寒。二三日则腹中生虫，食人下部，渐蚀五脏，注下不禁，虽良医不能疗也。初得则下部若有疮，正赤如截肉，为阳毒，最急；若疮如虫啮，为阴毒，小缓。皆杀人，不过二十日。方家用药，与伤寒、温病相似。或以小蒜煮汤浴之，及诸药方。又云：江南射工毒虫，在山间水中。人行或浴，则此虫含沙射人形影则病。有四种（初得皆如伤寒，或似中恶）：一种遍身有黑黧子，四边悉赤，犯之如刺；一种作疮，久即穿陷；一种突起如石；一种如火灼熛疮也。疗之并有方法。王充《论衡》云：短狐含太阳毒气而生，故有弓矢射人，中人如火灼也。

沙虱《纲目》

【释名】蝏□（音梗旋。〇《广雅》）、**蓬活**（《万毕术》）、**地脾**（〖同上〗）。

【集解】〔时珍曰〕按郭义恭《广志》云：沙虱在水中，色赤，大不过虮，入人皮中杀人。葛洪《抱朴子》云：沙虱，水陆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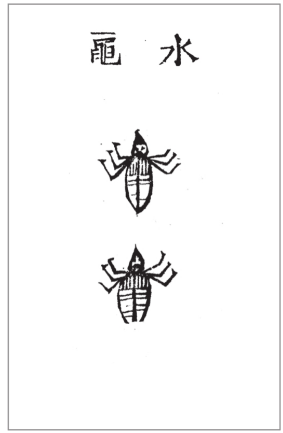
之。雨后及晨暮践沙，必着人，如毛发刺人，便入皮里。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不挑，入肉能杀人。凡遇有此虫处，行还，以火炙身，则虫随火去也。又《肘后方》云：山水间多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中，及阴雨日行草中，此虫多着人，钻入皮里，令人皮上如芒针刺，赤如黍豆。刺三日之后，寒热发疮。虫渐入骨，则杀人。岭南人初有此，以茅叶或竹叶挑刮去之，仍涂苦苣汁；已深者，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也。愚按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者相近，俱似伤寒，故有挑沙、刮沙之法。今俗病风寒者，皆以麻及桃柳枝刮其遍身，亦曰刮沙，盖始于刮沙病也。沙病亦曰水沙、水伤寒，初起如伤寒，头痛、壮热、呕恶，手足指末微厥。或腹痛闷乱，须臾杀人者，谓之搅肠沙也。

【附录】沙虫〔时珍曰〕按《录异记》云：潭、袁、处、吉等州有沙虫，即毒蛇鳞甲中虫。蛇被苦，每入急水中碾出。人中其毒，三日即死。此亦沙虱之类也。

水黾《拾遗》

【释名】水马（《拾遗》）。

【集解】〔藏器曰〕水黾群游水上，水涸即飞。长寸许，四脚。亦名水马，非海中主产难（海马）之水马也。〔时珍曰〕水虫甚多，此类亦有数种。今有一种水爬虫，扁身大腹而背硬者，即此也。水爬，水马之讹耳。一种水虿，长身如蝎，能变蜻蜓。



水黿

【气味】有毒。

【主治】令人不渴，杀鸡犬（藏器）。

豉虫《拾遗》

【释名】豉母虫（〖《肘后方》〗）。

【集解】〔时珍曰〕陈藏器《拾遗》有豉虫，而不言出处形状。按葛洪《肘后方》云：江南有射工虫，在溪涧中射人影成病，或如伤寒，或似中恶，或口不能语，或恶寒热，四肢拘急，身体有疮。取水上浮走豉母虫一枚，口中含之便瘥，已死亦活。此虫正黑，如大豆，浮游水上也。今有水虫，大如豆而光黑，即此矣。名豉母者，亦象豆形也。

【气味】有毒。

【主治】杀禽兽，蚀瘜肉，傅恶疮（藏器）。白梅裹含之，除射工毒（时珍）。

砂挼子《拾遗》

【释名】倒行狗子（《拾遗》）、睡虫（同上）。

【集解】〔藏器曰〕是处有之。生砂石中，作旋孔。大如大豆，背有刺，能倒行。性好睡，亦呼为睡虫。

【气味】有毒。

【主治】生取置枕中，令夫妇相好。合射罔用，能杀飞禽走兽（藏器）。

蛔（蚘）虫《拾遗》

【释名】蛔（音回。〖《说文》〗。俗作蛔，并与蚘同）、人龙（《纲目》）。

【集解】〔时珍曰〕蛔，人腹中长虫也。按巢元方《病源》云：人腹有九虫：伏虫长四分，群虫之主也；蛔虫长五六寸至一尺，发则心腹作痛，去来上下，口喜吐涎及清水，贯伤心则死；白虫长一寸，色白头小，生育转多，令人精气损弱，腰脚疼，长一尺，亦能杀人；肉虫状如烂杏，令人烦闷。肺虫状如蚕，令人咳嗽，成劳杀人；胃虫状如虾蟆，令人呕逆喜哕；弱虫又名鬲虫，状如瓜瓣，令人多唾；赤虫状如生肉，令人肠鸣；蟯虫至微，形如菜虫，居胴肠中，令人生痈疽、疥癣、瘑疠、痔瘘、疳□、齲齿诸病。诸虫皆依肠胃之间，若人脏腑气实，则不为害；虚则侵蚀，变生诸疾也。又有尸虫与人俱生，为人大害。其状如犬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三寸许，有头尾。凡服补药，必须先去此虫，否则不得药力。凡一切癥瘕，久皆成虫。紫庭真人云：九虫之中，六虫传变为劳瘵，而胃、蛔、寸白三虫不传。其虫传变，或如婴儿，如鬼形，如虾蟆，如守宫，如蜈

蚣，如蝼蚁，如蛇如鳖，如猬如鼠，如蝠如虾，如猪肝，如血汁，如乱发、乱丝等状。凡虫在腹，上旬头向上，中旬向中，下旬向下。服药须于月初四五日五更时，则易效也。张子和云：巢氏之衍九虫详矣，然虫之变不可胜穷，要之皆以湿热为主。虫得木气乃生，得雨气乃化，岂非风木主热，雨泽主湿耶？故五行之中皆有虫。诸木有蠹，诸果有蠐，诸菽有蚨，五谷有螟、螣、螯、蟹，麦朽蛾飞，栗破虫出，草腐萤化，皆木之虫也。烈火有鼠，烂灰生蝇，皆火之虫也。穴蚁、墙蝎、田蝼、石蜴，皆土之虫也。科斗、马蛭、鱼、鳖、蛟、龙，皆水之虫也。昔有冶工破一釜，见其断处臼中，有一虫如米虫，色正赤，此则金中亦有虫也。

【气味】大寒。

【主治】目中肤赤热痛，取大者洗净断之，令汁滴目中，三十年肤赤亦瘥（藏器）。治一切眼疾，及生肤翳赤白膜，小儿胎赤、风赤眼，烧末傅之。或以小儿吐出者阴干为末，入汞粉少许，唾津调涂之。又治一切冷瘘（时珍）。

【附方】新三。

玉箸煎治小儿胎赤眼、风赤眼。用小儿吐出蛔虫二条，磁盒盛之，纸封埋湿地，五日取出，化为水，磁瓶收。每日以铜箸点之（《普济方》）。

远年风眼赤暗。用蛔虫五条（日干为末），腻粉一钱，石胆半钱，为末。点之，日二三度（《普济方》）。

一切冷瘘人吐蛔虫烧灰（先以甘草汤洗净）涂之，无不瘥者。慎口味（《千金方》）。

风驴肚内虫《纲目》

【集解】〔时珍曰〕凡人、畜有风病、疮病，肠肚内必有虫也。《圣惠方》治目翳用此物，云以乌驴者为良也。

【主治】目中肤翳。取三七枚曝干，入石胆半钱同研，瓷盒收盛，勿令见风。每日点三五次，其翳自消（《圣惠》）。

蛊虫《拾遗》

【释名】〔时珍曰〕造蛊者，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其存者为蛊。故字从虫，从皿。皿，器也。

【集解】〔藏器曰〕古人愚质，造蛊图富，皆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名为蛊，能隐形似鬼神，与人作祸，然终是虫鬼。咬人至死者，或从人诸窍中出，信候取之，曝干。有患蛊人，烧灰服之，亦是其类自相伏耳。又云：凡蛊虫疗蛊，是知蛊名即可治之。如蛇蛊用蜈蚣蛊虫，蜈蚣蛊用虾蟆蛊虫，虾蟆蛊用蛇蛊虫之类，是相伏者，乃可治之。〔时珍曰〕按蛊毒不一，皆是变乱元气，多因饮食行之。与人为患。则蛊主吉利，所以小人因而造之。南方又有蜥蜴蛊、蜣螂蛊、马蝗蛊、金蚕蛊、草蛊、挑生蛊等毒，诸方大有主治之法，不能悉纪。

【主治】蛊毒，烧灰服少许，立愈（藏器）。

金蚕《纲目》

【释名】食锦虫（〖《拾遗》〗）。

【集解】〔时珍曰〕按陈藏器云：故锦灰疗食锦虫蛊毒。注云：虫屈如指环，食故绯帛锦，如蚕之食叶也。今考之，此虫即金蚕也。蔡絛《丛谈》云：金蚕始于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状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食中以毒人，人即死也。蚕得所欲，日置他财，使人暴富。然遣之极难，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倍其所致金银锦物，置蚕于中，投之路旁。人偶收之，蚕随以往，谓之嫁金蚕。不然能入人腹。残啮肠胃，完然而出，如尸虫也。有人守福清，民讼金蚕毒，治求不得。或令取两刺猬，入其家捕之必获，猬果于榻下墙隙擒出。夫金蚕甚毒，若有鬼神，而猬能制之何耶？又《幕府燕闲录》云：池州进士邹阆家贫，一日启户，获一小笼，内有银器，持归。觉股上有物，蠕蠕如蚕，金色烂然，遂拨去之，仍复在旧处。践之斫之，投之水火，皆即如故。阆以问友人。友人曰：此金蚕也。备告其故。阆归告妻云：吾事之不可，送之家贫，何以生为？遂吞之。家人谓其必死。寂无所苦，竟以寿终。岂至诚之盛，妖不胜正耶？时珍窃谓金蚕之蛊，为害甚大。故备书二事，一见此蛊畏猬，一见至诚胜邪也。《夷坚志》言：中此蛊者，吮白矾味甘，嚼黑豆不腥，以石榴根皮煎汁吐之。《医学正传》用樟木屑煎汁吐之，亦一法也。愚意不若以猬皮治之，为胜其天。

附录诸虫《纲目》一种，《拾遗》一种，《别录》五种。

唼腊虫〔时珍曰〕按裴渊《广州记》云：林任县有甲虫，嗜臭肉。人死，食之都尽，纷纷满屋，不可驱杀。张华《博物志》云：广州西南数郡，人将死，便有飞虫，状如麦，集入舍中，人死便食，不可断遣，惟残骨在乃去。惟以梓板作器，则不来。《林邑国记》云：广西南界有唼腊虫，食死人。惟豹皮覆尸，则不来。此三说皆一物也。其虫虽不入药，而为人害，不可不知。

灰药（《拾遗》）〔藏器云〕出岭南陶家。状如青灰，以竹筒盛之，云是蛔所作。凡以拭物，令人喜好相爱。置家中，损小儿、鸡、犬也。

黄虫〔《别录·有名未用》曰〕味苦。主寒热。生地上，赤头长足有角，群居。七月七日采之。

地防〔又曰〕令人不饥不渴。生黄陵。状如蠕，居土中。

梗鸡〔又曰〕味甘，无毒。主治痹。

益符〔又曰〕主闭。一名无舌。

蜚厉〔又曰〕主妇人寒热。

《本草纲目·虫部》卷之四十二终

第四十三卷　鳞部

目录

李时珍曰：鳞虫有水、陆二类，类虽不同，同为鳞也。是故龙蛇灵物，鱼乃水畜，种族虽别，变化相通，是盖质异而感同也。鳞属皆卵生，而蝮蛇胎产。水族皆不瞑，而河豚目眨音劄，蓝蛇之尾，解其头毒。沙鱼之皮，还消鲙积。苟非知者，孰能察之？唐宋本草，虫鱼不分。今析为《鳞部》，凡九十四种，分为四类：曰龙，曰蛇，曰鱼，曰无鳞鱼。旧凡五十八种。

《神农本草经》七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九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二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二十八种唐陈藏器

《食疗本草》六种唐孟诜、张鼎

《开宝本草》一十一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一种宋掌禹锡

《日华本草》一种宋人大明

《食鉴本草》一种明甯源

《本草纲目》二十八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吴普《本草》

宋雷敦《炮炙论》

李当之《药录》

齐徐之才《药对》

唐甄权《药性》

唐李珣《海药》

南唐陈士良《食性》

宋苏颂《图经》

宋寇宗奭《衍义》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元朱震亨《补遗》

汪机《会编》

孙思邈《千金·食治》

杨损之《删繁》

蜀韩保昇《重注》

唐慎微《证类》

陈承《别说》

元李杲《法象》

吴瑞《日用》

明汪颖《食物》

明陈嘉谟《蒙筌》

鳞之一龙类九种

龙《本经》

吊《拾遗》（精即紫梢花）

蛟龙《纲目》　蜃附

鼍龙《本经》

鲮鲤《别录》（即穿山甲）

石龙子《本经》（即蜥蜴）

守宫《纲目》　十二时虫附

蛤蚧《开宝》

盐龙《纲目》

右附方旧十九，新四十五。

鳞之二蛇类一十七种

蛇蜕《本经》

蚺蛇《别录》

鳞蛇《纲目》

白花蛇《开宝》

乌蛇《开宝》

金蛇《开宝》　附银蛇

水蛇《纲目》

蛇婆《拾遗》

黄颔蛇《纲目》　附赤楝蛇

蝮蛇《别录》　千岁蝮附

蚖《别录》

蓝蛇《拾遗》

两头蛇《拾遗》

天蛇《纲目》

苟印《拾遗》

蛇角《纲目》（即骨咄犀）

诸蛇《纲目》

右附方旧十六，新六十。

鳞之一龙类九种

龙《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按许慎《说文》，龙字篆文象形。《生肖论》云：龙耳亏聪，故谓之龙。梵书名那伽。

【集解】〔时珍曰〕按罗愿《尔雅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陆佃《埤雅》云：龙火得湿则焰，得水则燔，以人火逐之即息。故人之相火似之。龙，卵生思抱，雄鸣上风，雌鸣下风，因风而化。《释典》云：龙交则变为二小蛇。又《小说》载龙性粗猛，而爱美玉、空青，喜嗜燕肉，畏铁及菡草、蜈蚣、楝叶、五色丝。故食燕者

忌渡水，祈雨者用燕，镇水患者用铁，激龙者用菵草，祭屈原者用楝叶、色丝裹粽投江。医家用龙骨者，亦当知其性之爰恶如此。

龙骨〔《别录》曰〕生晋地川谷，及太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采无时。〔弘景曰〕今多出梁、益、巴中。骨欲得脊脑，作白地锦文，舐之着舌者良。齿小强，犹有齿形。角强而实。皆是龙蜕，非实死也。〔敦曰〕剡州、沧州、太原者为上。其骨细文广者是雌，骨粗纹狭者是雄。五色具者上；白色、黄色者中，黑色者下。凡经落不净，及妇人采者，不用。〔普曰〕色青白者良。〔恭曰〕今并出晋地。生硬者不好，五色具者良。其青、黄、赤、白、黑，亦应随色与脏腑相合，如五芝、五石英、五石脂，而《本经》不论及。〔颂曰〕今河东州郡多有之。李肇《国史补》云：春水时至，鱼登龙门，蜕骨甚多。人采为药，有五色者。龙门是晋地，与《本经》合，岂龙骨即此鱼之骨乎？又孙光宪《北梦琐言》云：五代时镇州斗杀一龙，乡豪曹宽取其双角。角前一物如蓝色，文如乱锦，人莫之识。则龙亦有死者矣。〔宗奭曰〕诸说不一，终是臆度。曾有崖中崩出一副，肢体头角皆备，不知蜕耶？毙耶？谓之蜕毙，则有形之物，不得生见，死方可见；谓之化，则其形独不可化欤？〔机曰〕经文言死龙之骨，若以为蜕，终是臆说。〔时珍曰〕龙骨，《本经》以为死龙，陶氏以为蜕骨，苏、寇诸说皆两疑之。窃谓龙，神物也，似无自死之理。然观苏氏所引斗死之龙，及《左传》云：豢龙氏醢龙以食；《述异记》云：汉和帝时大雨，龙堕宫中，帝命作羹赐群臣；《博物志》云：张华得龙肉鲊，言得醋则生五色光等说，是龙固有自死者矣，当以《本经》为正。

〔修治〕〔敦曰〕凡用龙骨，先煎香草汤浴两度，捣粉，绢袋盛之。用燕子一只，去肠肚，安袋于内，悬井面上，一宿取出，研粉。入补肾药中，其效如神。〔时珍曰〕近世方法，但煅赤为粉。亦有生用者。《事林广记》云：用酒浸一宿，焙干研粉，水飞三度用。如急用，以酒煮焙干。或云：凡入药，须水飞过晒干。每斤用黑豆一斗，蒸一伏时，晒干用。否则着人肠胃，晚年作热也。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微寒。〔权曰〕有小毒。忌鱼及铁器。〔之才曰〕得人参、牛黄良，畏石膏。〔时珍曰〕许洪云：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良，有以制伏也。其气收阳中之阴，入手、足少阴、厥阴经。

〔主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咳逆，泄痢脓血，女子漏下，癥瘕坚结，小儿热气惊痫（《本经》）。心腹烦满，恚怒气伏在心下，不得喘息，肠痛内疽阴蚀，四肢萎枯，夜卧自惊，汗出止汗，缩小便溺血，养精神，定魂魄，安五脏。白龙骨：主多寐泄精，小便泄精（《别录》）。逐邪气，安心神，止夜梦鬼交，虚而多梦纷纭，止冷痢，下脓血，女子崩中带下（甄权）。怀孕漏胎，止肠风下血，鼻洪吐血，止泻痢渴疾，健脾，涩肠胃（《日华》）。益肾镇惊，止阴疟，收湿气脱肛，生肌敛疮（时珍）。

〔发明〕〔敦曰〕气入丈夫肾脏中，故益肾药宜用之。〔时珍曰〕涩可去脱。故成氏云：龙骨能收敛浮越之正气，固大肠而镇惊。又主带脉为病。

〔附方〕旧十一，新七。

健忘久服聪明，益智慧。用白龙骨、虎骨、远志等分，为末。食后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劳心梦泄龙骨、远志等分，为末，炼蜜丸如梧子大，朱砂为

衣。每服三十丸，莲子汤下（《心统》）。

暖精益阳前方去朱砂。每冷水空心下三十丸（《经验》）。

睡即泄精白龙骨四分，韭子五合。为散。空心酒服方寸匕（《梅师方》）。

遗尿淋沥白龙骨、桑螵蛸等分，为末。每盐汤服二钱（《梅师方》）。

老疟不止龙骨末方寸匕，先发一时，酒一升半，煮三沸，及热服尽。温覆取汗，即效（《肘后》）。

泄泻不止白龙骨、白石脂等分为末，水丸梧子大。紫苏、木瓜汤下，量大人、小儿用（《心鉴》）。

伤寒毒痢伤寒八九日至十余日，大烦渴作热，三焦有疮□，下痢，或张口吐舌，目烂，口鼻生疮，不识人，用此除热毒止痢。龙骨半斤，水一斗，煮四升，沉之井底。冷服五合，渐渐进之（《外台》方）。

热病下痢欲死者。龙骨半斤研，水一斗，煮取五升，候极冷，稍饮，得汗即愈，效（《肘后方》）。

久痢休息不止者。龙骨四两打碎，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分五服，冷饮。仍以米饮和丸，每服十丸（《肘后方》）。

久痢脱肛白龙骨粉，扑之（姚和众方）。

鼻衄眩冒欲死者。龙骨末吹之（《梅师方》）。

吐血衄血、九窍出血并用龙骨末，吹入鼻中。昔有人衄血一斛，众方不止，用此即断（《三因方》）。

耳中出血龙骨末吹入之（《三因方》）。

男妇溺血龙骨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小儿脐疮龙骨煅研，傅之（《圣惠方》）。

阴囊汗痒龙骨、牡蛎粉，扑之（《医宗三法》）。

龙齿

〔修治〕同龙骨。或云以酥炙。

〔气味〕涩，凉，无毒。〔当之曰〕大寒。〔之才曰〕平。得人参、牛黄良。畏石膏、铁器。

〔主治〕杀精物。大人惊痫诸痉，癫疾狂走，心下结气，不能喘息。小儿五惊、十二痫（《本经》）。小儿身热不可近，大人骨间寒热，杀蛊毒（《别录》）。镇心，安魂魄（甄权）。治烦闷、热狂、鬼魅（《日华》）。

〔发明〕〔时珍曰〕龙者东方之神，故其骨与角、齿皆主肝病。许叔微云：肝藏魂，能变化，故魂游不定者，治之以龙齿。即此义也。

龙角

〔修治〕同骨。

〔气味〕甘，平，无毒。〔之才曰〕畏干漆、蜀椒、理石。

〔主治〕惊痫瘈疭，身热如火，腹中坚及热泄。久服轻身，通神明，延年（《别录》）。小儿大热（甄权）。心热风痫，以烂角磨浓汁二合，食上服，日二次（苏颂。〇出韦丹方）。

〔发明〕〔颂曰〕骨、齿医家常用，角则稀使，惟深师五邪丸用之，云无角用齿，而《千金》治心病有角、齿同用者。

龙脑

〔主治〕其形肥软，能断痢（陶弘景）。

龙胎

〔主治〕产后余疾，女人经闭。〔弘景曰〕比来巴中数得龙胞，形体具存。云治产后余疾，正当末服。〔颂曰〕许孝宗《箧中方》言：龙胎出蜀中山涧，大类干鱼鳞，煎时甚腥臊。治女经积年不通。同瓦松、景天各少许，以水两盏，煎一盏，去滓。分温二服。少顷，腹中转动便下。按此物方家罕知，而昔人曾用，世当有识者。〔时珍曰〕胞胎俱出巴蜀，皆主血疾，盖一物也。

龙涎

〔机曰〕龙吐涎沫，可制香。〔时珍曰〕龙涎，方药鲜用，惟入诸香，云能收脑、麝数十年不散。又言焚之则翠烟浮空。出西南海洋中。云是春间群龙所吐涎沫浮出。番人采得货之，每两千钱。亦有大鱼腹中剖得者。其状初若脂胶，黄白色；干则成块，黄黑色，如百药煎而腻理；久则紫黑，如五灵脂而光泽。其体轻飘，似浮石而腥臊。

吊《拾遗》

【释名】吉吊（〖《北梦琐言》〗）。〔时珍曰〕吊，旧无正条。惟苏颂《图经》载吉吊脂，云龙所生也。陈藏器《拾遗》有予脂一条，引《广州记》云：予，蛇头鳖身，膏主蛭刺云云。今考《广州记》及《太平御览》止云：吊，蛇头鼍身，膏至轻利等语。并无所谓蛇头鼍身、予膏主蛭刺之说。盖吊字似予，鼍字似鳖，至轻利三字似主蛭刺，传写讹误，陈氏遂承其误耳。吊既龙种，岂有鳖身？病中亦无蛭刺之证，其误可知，今改正之。精名紫稍花（〖《图经》〗）。

【集解】〔藏器曰〕裴渊《广州记》云：吊生岭南，蛇头鼍身，亦水宿，亦木栖。其膏至轻利，以铜及瓦器盛之浸出，惟鸡卵壳盛之不漏，其透物甚于醍醐。摩理毒肿大验。〔颂曰〕姚和众《延龄至宝方》云：吉吊脂出福、建州，甚难得。须以琉璃瓶盛之，更以樟木盒重贮之，不尔则透气失去也。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海上人言：龙每生二卵，一为吉吊。吉吊多与鹿游，或于水边遗沥，值流槎则粘着木枝，如蒲槌状。其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梢花，坐汤多用之。〔时珍曰〕按裴、姚二说相同，则吊脂即吉吊脂无疑矣。又陈自明《妇人良方》云：紫梢花生湖泽中，乃鱼虾生卵于竹木之上，状如糖馓，去木用之。此说与孙说不同。近时房中诸术，多用紫梢花，皆得于湖泽，其色灰白而轻松，恐非真者。当以孙说为正。或云紫梢花与龙涎相类，未知是否？

吊脂一名吊膏。

〔气味〕有毒。

〔主治〕风肿痈毒，瘾疹赤瘙，瘑疥痔瘘，皮肤顽痹，踠跌折伤，内损瘀血。以脂涂上，炙手热摩之，即透（藏器）。治聋耳，不问年月。每日点入半杏仁许，便差（苏颂。〇出《延龄

方》）。

紫梢花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益阳秘精，疗真元虚惫，阴痿遗精，余沥白浊如脂，小便不禁，囊下湿痒，女人阴寒冷带，入丸散及坐汤用（时珍。〇又《和剂》玉霜丸注云：如无紫梢花，以木贼代之）。

〔附方〕新二。

阳事痿弱紫梢花、生龙骨各二钱，麝香少许，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烧酒下。欲解，饮生姜甘草汤（《集简方》）。

阴痒生疮紫梢花一两，胡椒半两，煎汤温洗，数次即愈（《总微论》）。

蛟龙《纲目》

【释名】〔时珍曰〕按任昉《述异记》云：蛟乃龙属，其眉交生，故谓之蛟。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也。梵书名宫毗罗。

【集解】〔时珍曰〕按裴渊《广州记》云：蛟长丈余，似蛇而四足，形广如楯。小头细颈，颈有白婴。胸前赭色，背上青斑，胁边若锦，尾有肉环。大者数围，其卵亦大。能率鱼飞，得鳖可免。王子年《拾遗录》云：汉昭帝钓于渭水，得白蛟若蛇，无鳞甲，头有软角，牙出唇外。命大官作食甚美，骨青而肉紫。据此，则蛟亦可食也。

【附录】蜃（之刃切）。〔时珍曰〕蛟之属有蜃，其状亦似蛇而大，有角如龙状。红鬣，腰以下鳞尽逆。食燕子。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将雨即见，名蜃楼，亦曰海市。其脂和蜡作烛，香凡百步，烟中亦有楼阁之形。《月令》云：雉入大水为蜃。陆佃云：蛇交龟则生龟，交雉则生蜃，物异而感同也。类书云：蛇与雉交而生子曰蟂，似蛇四足，能害人。陆禋云：蟂（音枭）即蛟也，或曰蜃也。又鲁至刚云：正月蛇与雉交生卵遇雷即入土数丈为蛇形，经二三百年，乃能升腾。卵不入土，但为雉尔。观此数说，则蛟、蜃皆是一类，有生有化也。一种海蛤与此同名，罗愿以为雉化之蜃，未知然否？详《介部》车螯下。

精

〔气味〕缺。有毒。〔时珍曰〕按张仲景《金匮要略》云：春夏二时，蛟龙带精入芹菜中。人食之，则病蛟龙癥，痛不可忍。治以硬糖，日服二三升，当吐出如蜥蜴状也。唐医周顾治此，用雄黄、朴硝煮服下之。

髓

〔主治〕傅面，令人好颜色。又主易产（时珍。〇出《东方朔别传》）。

鼉龙《本经·中品》

【释名】鲐鱼（《本经》）、土龙（〖《博物志》〗）。〔藏器曰〕《本经》鲐鱼，合改作鼉。鼉形如龙，声甚可畏。长一丈者，能吐气成云致雨。既是龙类，宜去其鱼。〔时珍曰〕鼉字象其头、腹、足、尾之形，故名。《博物志》谓之土龙。鲐乃鱼名，非此物也。今依陈氏改正之。

【集解】〔《别录》曰〕鲐鱼甲生南海池泽，取无时。〔弘

景曰〕即鼍甲也，皮可冒鼓。性至难死，沸汤沃口，入腹良久乃剥之。〔藏器曰〕鼍性嗜睡，恒闭目。力至猛，能攻江岸。人于穴中掘之，百人掘，须百人牵之；一人掘，亦一人牵之。不然，终不可出。〔颂曰〕今江湖极多。形似守宫、鲮鲤辈，而长一二丈，背尾俱有鳞甲。夜则鸣吼，舟人畏之。〔时珍曰〕鼍穴极深，渔人以篾缆系饵探之，候其吞钩，徐徐引出。性能横飞，不能上腾。其声如鼓，夜鸣应更。谓之鼍鼓，亦曰鼍更，俚人听之以占雨。其枕莹净，胜于鱼枕。生卵甚多至百，亦自食之。南人珍其肉，以为嫁娶之敬。陆佃云：鼍身具十二生肖肉，惟蛇肉在尾最毒也。

鼍甲

〔修治〕酥炙，或酒炙用。

〔气味〕酸，微温，有毒。〔权曰〕甘，平，有小毒。〔《日华》曰〕无毒。蜀漆为之使。畏芫花、甘遂、狗胆。

〔主治〕心腹癥瘕，伏坚积聚，寒热，女子小腹阴中相引痛，崩中下血五色，及疮疥死肌（《本经》）。五邪涕泣时惊，腰中重痛，小儿气癃眦溃（《别录》）。小腹气疼及惊恐（孟诜）。除腹内血积，妇人带下，百邪魍魉（甄权）。疗牙齿疳□宣露（《日华》）。杀虫，治瘰疬瘘疮，风顽瘙疥恶疮。炙烧，酒浸服之，功同鳖甲（藏器）。治阴疟（时珍）。

〔发明〕〔时珍曰〕鼍甲所主诸证，多属厥阴，其功只在平肝木，治血杀虫也。《千金方》治风癫，有鼍甲汤。今药肆多悬之，云能辟蠹，亦杀虫之意。

〔附方〕旧一。

肠风痔疾〔颂曰〕用皮及骨烧灰，米饮空心服二钱。甚者，入红鸡冠花、白矾为末和之。

肉

〔气味〕甘，有小毒。〔颂曰〕肉色似鸡，而发冷气痼疾。〔藏器曰〕梁周兴嗣嗜此肉，后为鼍所喷，便生恶疮。此物有灵，不食更佳，其涎最毒。〔陶曰〕肉至补益，亦不必食。

〔主治〕少气吸吸，足不立地（《别录》）。湿气邪气，诸蛊，腹内癥瘕，恶疮（藏器）。

脂

〔主治〕摩风及恶疮（张鼎）。

肝

〔主治〕五尸病。用一具炙熟，同蒜齑食（《肘后》）。

鲮鲤《别录·下品》

【释名】龙鲤（郭璞）、穿山甲（《图经》）、石鲮鱼（〖《纲目》〗）。〔时珍曰〕其形肖鲤，穴陵而居，故曰鲮鲤，而俗称为穿山甲，郭璞赋谓之龙鲤。《临海记》云：尾刺如三角菱。故谓石鲮。

【集解】〔颂曰〕鲮鲤即今穿山甲也。生湖广、岭南，及

金、商、均、房诸州，深山大谷中皆有之。〔弘景曰〕形似鼍而短小，又似鲤而有四足，黑色，能陆能水。日中出岸，张开鳞甲如死状，诱蚁入甲，即闭而入水，开甲蚁皆浮出，因接而食之。〔时珍曰〕鲮鲤状如鼍而小，背如鲤而阔，首如鼠而无牙，腹无鳞而有毛，长舌尖喙，尾与身等。尾鳞尖厚，有三角，腹内脏腑俱全，而胃独大，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胃，约蚁升许也。

甲

〔修治〕〔时珍曰〕方用或炮、或烧，或酥炙、醋炙、童便炙，或油煎、土炒、蛤粉炒，当各随本方，未有生用者。仍以尾甲乃力胜。

〔气味〕咸，微寒，有毒。

〔主治〕五邪，惊啼悲伤，烧灰，酒服方寸匕。疗蚁瘘（《别录》）。小儿惊邪，妇人鬼魅悲泣，及疥癣痔漏（大明）。疗疮癞，及诸疰疾（弘景）。烧灰傅恶疮。又治山岚瘴疟（甄权）。除痰疟寒热，风痹强直疼痛，通经脉，下乳汁，消痈肿，排脓血，通窍杀虫（时珍）。

〔发明〕〔弘景曰〕此物食蚁，故治蚁瘘。〔时珍曰〕穿山甲入厥阴、阳明经。古方鲜用，近世风疟、疮科、通经、下乳，用为要药。盖此物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阴入阳，能窜经络，达于病所故也。按刘伯温《多能鄙事》云：凡油笼渗漏，剥穿山甲里面肉靥投入，自至漏处补住。又《永州记》云：此物不可于堤岸上杀之，恐血入土，则堤岸渗漏。观此二说，是山可使穿，堤可使漏，而又能至渗处，其性之走窜可知矣。谚曰：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亦言其迅速也。李仲南言其性专行散，中病即止，不可过服。又按

《德生堂经验方》云：凡风湿冷痹之证，因水湿所致，浑身上下，强直不能屈申，痛不可忍者。于五积散加穿山甲七片，看病在左右手足，或臂胁疼痛处，即于鲮鲤身上取甲炮熟，同全蝎（炒）十一个，葱、姜同水煎，入无灰酒一匙，热服，取汗避风甚良。

〔附方〕旧五，新十八。

中风瘫痪手足不举。用穿山甲（左瘫用右甲，右痪用左甲，炮熟）、大川乌头（炮熟）、红海蛤（如棋子大者）各二两，为末。每用半两，捣葱白汁和成厚饼，径寸半，随左右贴脚心，缚定。密室安坐，以贴药脚浸热汤盆中，待身麻汗出，急去药。宜谨避风，自然手足可举。半月再行一次，除根。忌口，远色，调养。亦治诸风疾（《卫生宝鉴》）。

热疟不寒穿山甲一两，干枣十个，同烧存性，为末。每服二钱，发日，五更井花水服（《杨氏家藏》）。

下痢里急穿山甲、蛤粉等分，同炒研末。每服一钱，空心温酒下（《普济方》）。

肠痔气痔出脓血。用穿山甲（烧存性）一两，肉豆蔻三枚，为末。每米饮服二钱。甚者加猬皮灰一两，中病即止（《衍义》）。

鼠痔成疮肿痛。用穿山甲尾尖处一两（炙存性），鳖甲（酒炙酥）一两，麝香半钱，为末。每服一钱半，真茶汤服取效（《直指方》）。

蚁瘘不愈鲮鲤甲二七枚烧灰，猪脂调傅（《千金方》）。

妇人阴癞硬如卵状。随病之左右，取穿山甲之左右边五钱，以沙炒焦黄，为末。每服二钱，酒下（《摘玄方》）。

乳汁不通涌泉散：用穿山甲炮研末，酒服方寸匕，日二服。

外以油梳梳乳，即通（《单骧方》）。

乳癌乳痈方同上。

吹奶疼痛穿山甲（炙焦）、木通各一两，自然铜（生用）半两，为末。每服二钱，酒下取效（《图经》）。

痘疮变黑穿山甲、蛤粉炒为末。每服五分，入麝香少许，温酒服。即发红色，如神（《直指方》）。

肿毒初起穿山甲（插入谷芒热灰中，炮焦为末）二两，入麝香少许。每服二钱半，温酒下（《仁斋直指方》）。

马疔肿毒穿山甲（烧存性）、贝母等分为末。酒调服，三四次。乃用下药，利去恶物即愈（鲍氏方）。

便毒便痈穿山甲半两，猪苓三钱，并以醋炙研末，酒服二钱。外穿山甲末和麻油、轻粉涂之。或只以末涂之（《直指》）。

瘰疬溃坏《集验方》：用鲮鲤甲二十一片烧研，傅之。〇《寿域方》：用穿山甲（土炒）、斑蝥、熟艾等分，为末，傅之。外以乌桕叶贴上，灸四壮，效。

眉炼癣疮生眉中者。穿山甲前膊鳞，炙焦为末，清油和轻粉调傅（《直指方》）。

蚁入耳内鲮鲤甲烧研，水调，灌入即出（《肘后》）。

聤耳出脓穿山甲烧存性，入麝香少许，吹之。三日水干即愈（鲍氏《小儿方》）。

耳内疼痛穿山甲二个，夹土狗二个，同炒焦黄，为末。每吹一字入耳内。亦治耳聋（《普济方》）。

耳鸣耳聋卒聋，及肾虚，耳内如风、水、钟、鼓声。用穿山甲一大片（以蛤粉炒赤，去粉），蝎梢七个，麝香少许，为末，以麻油一滴化蜡，和作梃子，绵裹塞之（《摄生众妙方》）。

火眼赤痛穿山甲一片为末，铺白纸上，卷作绳，烧烟熏之（《寿域方》）。

倒睫拳毛穿山甲，竹刀刮去肉，将羊肾脂抹甲上，炙黄，如此七次，为末。随左右眼，用一字□鼻内，口中噙水。日用三次，二月取效（《儒门事亲》）。

肉

〔气味〕甘、涩，温，有毒。〔时珍曰〕按张杲《医说》云：鲮鲤肉最动风。风疾人才食数脔，其疾一发，四肢顿废。时珍窃谓此物性窜而行血，风人多血虚故也。然其气味俱恶，亦不中用。

石龙子《本经·中品》

【释名】山龙子（《别录》）、**泉龙**（《繁露注》）、**石蜴**（音易。〖《别录》〗）、**蜥蜴**（《别录》）、**猪婆蛇**（《纲目》）、**守宫**（〖《别录》〗）。〔时珍曰〕此物生山石间，能吐雹，可祈雨，故得龙子之名。蜥蜴本作析易。许慎云：易字篆文象形。陆佃云：蜴善变易吐雹，有阴阳析易之义。《周易》之名，盖取乎此。今俗呼为猪婆蛇是矣。〔弘景曰〕守宫，蝘蜓也。而此亦名守宫，殊难分别。详见守宫条。

【集解】〔《别录》曰〕石龙子生平阳川谷，及荆州山石间。五月取，着石上令干。〔保昇曰〕山南襄州、安州、申州处处有之。三、四、八、九月采，去腹中物，熏干。〔弘景曰〕其类有四

种：形大纯黄者为蛇医母，亦名蛇舅母，不入药用。似蛇医而形小尾长，见人不动者，为龙子；形小而五色，尾青碧可爱者，为蜥蜴，并不螫人；一种缘篱壁，形小色黑者，为蝘蜓，言螫人必死，亦未闻中之者。〔恭曰〕龙子，即蜥蜴，形细而长，尾与身类，似蛇有四足，去足便是蛇形。以五色者为雄，入药良；色不备者为雌，力劣也。蛇师生山谷，头大尾小而短，色青黄或白斑也。蝘蜓生人家屋壁间，似蛇师，即守宫也，一名蝾螈。《尔雅》互言之，并非真说。〔颂曰〕《尔雅》以蝾螈、蜥蜴、蝘蜓、守宫为一物。《方言》以在草为蜥蜴、蛇医，在壁为守宫、蝘蜓。《字林》以蝾螈为蛇医。据诸说，当以在草泽者为蝾螈、蜥蜴，在屋壁者为蝘蜓、守宫也。入药以草泽者为良。〔时珍曰〕诸说不定。大抵是水、旱二种，有山石、草泽、屋壁三者之异。《本经》惟用石龙，后人但称蜥蜴，实一物也。且生山石间，正与石龙、山龙之名相合，自与草泽之蛇师、屋壁之蝘蜓不同。苏恭言蛇师生山谷，以守宫为蝾螈，苏颂以草泽者入药，皆与《本经》相戾。术家祈雨以守宫为蜥蜴，谬误尤甚。今将三者考正于左，其义自明矣。生山石间者曰石龙，即蜥蜴，俗呼猪婆蛇；似蛇有四足，头扁尾长，形细，长七八寸，大者一二尺，有细鳞金碧色；其五色全者为雄，入药尤胜。生草泽间者曰蛇医，又名蛇师、蛇舅母、水蜥蜴、蝾螈，俗亦呼猪婆蛇；蛇有伤，则衔草以敷之，又能入水与鱼合，故得诸名；状同石龙而头大尾短，形粗，其色青黄，亦有白斑者，不入药用。生屋壁间者曰蝘蜓，即守宫也；似蛇医而短小，灰褐色，并不螫人，详本条。又按《夷坚志》云：刘居中见山中大蜥蜴百枚，长三四尺，光腻如脂。吐雹如弹丸，俄顷风雷作而雨雹也。〔宗奭曰〕有人见蜥蜴从石罅中出，饮水数十次，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数里，雨雹大作。今人用之祈雨，盖取此义。

石龙子

【修治】〔时珍曰〕古方用酥炙或酒炙。惟治传尸劳瘵天灵盖丸，以石蜥蜴连肠肚，以醋炙四十九遍用之，亦一异也。

【气味】咸，寒，有小毒。〔之才曰〕恶硫黄、芜荑、斑蝥。

【主治】五癃邪结气，利小便水道，破石淋下血（《本经》）。消水饮阴□，滑窍破血。娠妇忌用（时珍）。

【发明】〔宗奭曰〕蜥蜴能吐雹祈雨，故能治癃淋，利水道。〔时珍曰〕其功长于利水，故《千金》治癥结水肿，尸疰留饮，有蜥蜴丸。《外台》治小儿阴□用之，皆取其利水也。刘涓子用同斑蝥、地胆治瘘疾，取其利小便、解二物之毒也。

【附方】新二。

小儿阴□用蜥蜴一枚烧灰，酒服（《外台秘要》）。

诸瘘不愈用蜥蜴（炙）三枚，地胆（炒）三十枚，斑蝥

（炒）四十枚，为末，蜜丸小豆大。每服二丸，白汤下。治诸法不效者（《刘涓子鬼遗方》）。

肝

〔主治〕缺。

〔附方〕新一。

去生胎蜥蜴肝、蛇脱皮等分，以苦酒和匀，摩妊妇脐上及左右令温，胎即下也（《圣惠》）。

守宫《纲目》

【释名】**壁宫**（苏恭）、**壁虎**（时珍）、**蝎虎**（苏恭）、**蝘蜓**（音偃殄。〖《尔雅》〗）。〔弘景曰〕蝘蜓喜缘篱壁间。以朱饲之，满三斤杀，干末以涂女人身，有交接事便脱，不尔如赤志，故名守宫。而蜥蜴亦名守宫，殊难分别。按东方朔云“若非守宫则蜥蜴”是矣。〔恭曰〕蝘蜓又名蝎虎，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亦名壁宫。饲朱点妇人，谬说也。〔时珍曰〕守宫善捕蝎、蝇，故得虎名。《春秋考异邮》云：守宫食虹，土胜水也。点臂之说，《淮南万毕术》、张华《博物志》、彭乘《墨客挥犀》，皆有其法，大抵不真。恐别有术，今不传矣。扬雄《方言》云：秦、晋、西夏谓之守宫，亦曰蚜蠦，南阳人呼为蝘蜓，在泽中者谓之蜥蜴，楚人谓之蜾蠃。

守宫

【集解】〔时珍曰〕守宫，处处人家墙壁有之。状如蛇医，而灰黑色，扁首长颈，细鳞四足，长者六七寸，亦不闻噬人。南人有十二时虫，即守宫之五色者，附见于下。

【附录】十二时虫〔时珍曰〕十二时虫，一名避役，出容州、交州诸处，生人家篱壁、树木间，守宫之类也。大小如指，状同守宫，而脑上连背有肉鬣如冠帻，长颈长足，身青色，大者长尺许，尾与身等，啮人不可疗。《岭南异物志》言：其首随十二时变色，见者主有喜庆。《博物志》言：在阴多缃绿，日中变易，或青或绿，或丹或黄，或红或赤。《北户录》言不能变十二色，但黄、褐、青、赤四色而已。窃按陶弘景言：石龙五色者为蜥蜴。陆佃言：蜥蜴能十二时变易，故得易名。若然，则此虫亦蜥蜴矣而生篱壁间，盖五色守宫尔。陶氏所谓守宫螫人必死，及点臂成志者，恐是此物。若寻常守宫，既不堪点臂，亦未有螫人至死者也。

【气味】咸，寒，有小毒。

【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历节风痛，及风痉惊痫，小儿疳痢，血积成痞，疠风

瘰疬，疗蝎螫（时珍）。

【发明】〔时珍曰〕守宫，旧附见于石龙下，云不入药用。近时方术多用之。杨仁斋言：惊痫皆心血不足，其血与心血相类，故治惊痫。取其血以补心。其说近似，而实不然。盖守宫食蝎虿，蝎虿乃治风要药。故守宫所治风痉惊痫诸病，亦犹蜈、蝎之性能透经络也。且入血分，故又治血病疮疡。守宫祛风，石龙利水，功用自别，不可不知。

【附方】新十四。

小儿脐风用壁虎后半截焙为末，男用女乳，女用男乳，调匀，入稀鸡矢少许，掺舌根及牙关。仍以手蘸摩儿，取汗出，甚妙（笔峰《杂兴》方）。

久年惊痫守宫膏：用守宫一个，剪去四足，连血研烂，入珍珠、麝香、龙脑香各一字，研匀，以薄荷汤调服。仍先或吐或下去痰涎，而后用此，大有神效（《奇效方》）。

小儿撮口用朱砂末安小瓶内，捕活蝎虎一个入瓶中，食砂末月余，待体赤，阴干为末。每薄荷汤服三四分（方广《附余》）。

心虚惊痫用褐色壁虎一枚，连血研烂，入朱砂、麝香末少许，薄荷汤调服。继服二陈汤，神效（《仁斋直指》）。

瘫痪走痛用蝎虎（即蝘蜓）一枚（炙黄），陈皮五分，罂粟壳（蜜炒）一钱，甘草、乳香、没药各二钱半，为末。每服三钱，水煎服（《医学正传》）。

历节风痛不可忍者。壁虎丸。用壁虎三枚（生研），蛴螬三枚（湿纸包，煨研），地龙五条（生研），草乌头三枚（生研），木香五钱，乳香末二钱半，麝香一钱，龙脑五分，合研成膏。入酒糊捣，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乳香酒服三十丸，取效（《总录》）。

破伤中风身如角弓反张，筋急口噤者，用守宫丸治之。守宫（炙干去足）七枚，天南星（酒浸三日晒干）一两，腻粉半钱，为末，以薄面糊丸绿豆大。每以七丸，酒灌下，少顷汗出得解，更与一服，再汗即差。或加白附子一两，以蜜丸（《圣惠方》）。

疠风成癞祛风散：用东行蝎虎一条（焙干），大蚕沙五升（水淘炒）。各为末，以小麦面四升，拌作络索，曝干研末。每服一二合，煎柏叶汤下，日三服，取效（《卫生宝鉴》）。

瘰疬初起用壁虎一枚（焙研）。每日服半分，酒服（《青囊》）。

血积成块用壁虎一枚，白面和一鸭子大，包裹研烂，作饼烙熟食之，当下血块。不过三五次即愈，甚验（《青囊》）。

小儿疳疾蝎虎丹：治一切疳瘦、下痢，证候全备，及无辜疳毒，如邪病者。用干雄蝎虎一个（微炙），蜗牛壳、兰香根、靛花、雄黄、麝香各一分，龙脑半分，各研为末，米醋煮糊丸黍米大。每脂麻汤下十丸，日二服，取效（《奇效良方》）。

虿蝎螫伤端午日午时收壁虎一枚，以鸡胆开一窍盛之，阴干。每以一星敷上即止，神效（《青囊》）。

反胃膈气地塘虫（即壁虎也）七个（砂锅炒焦），木香、人参、朱砂各一钱半，乳香一钱，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七丸，木香汤下，早晚各一服（《丹溪摘玄》）。

痈疮大痛壁虎焙干研末，油调傅之，即止（《医方摘要》）。

粪

〔主治〕烂赤眼（时珍）。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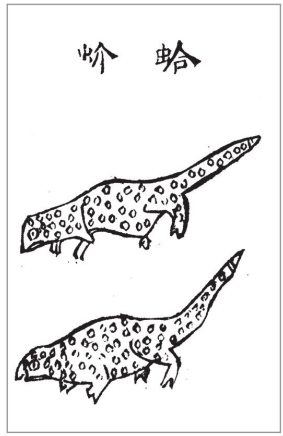
胎赤烂眼昏暗。用蝎虎数枚，以罐盛黄土按实，入蝎虎在内，勿令损伤。以纸封口，穿数孔出气。候有粪数粒，去粪上一点黑者，只取一头白者，唾津研成膏，涂眼睫周回，不得揩拭。来早以温浆水洗三次，甚效（《圣济总录》）。

蛤蚧宋《开宝》

【释名】蛤蟹（《日华》）、仙蟾（〖《纲目》〗）。〔志曰〕一雌一雄，常自呼其名。〔时珍曰〕蛤蚧，因声而名，仙蟾，因形而名；岭南人呼蛙为蛤，又因其首如蛙、蟾也。雷敦以雄为蛤，以雌为蚧，亦通。

【集解】〔志曰〕蛤蚧生岭南山谷，及城墙或大树间。形如大守宫，身长四五寸，尾与身等。最惜其尾，见人取之，多自啮断其尾而去。药力在尾，尾不全者不效。扬雄《方言》云：桂林之中，守宫能鸣者，俗谓之蛤蚧。盖相似也。〔禹锡曰〕按《岭表录异》云：蛤蚧首如虾蟆，背有细鳞，如蚕子，土黄色，身短尾长。多巢于榕木及城楼间，雌雄相随，旦暮则鸣。或云鸣一声是一年者。俚人采鬻，云治肺疾。〔珣曰〕生广南水中，夜即居于榕树上。雌雄相随，投一获二。近日西路亦有之，其状虽小，滋力一般。俚人采之割腹，以竹张开，曝干鬻之。〔颂曰〕人欲得首尾全者，以两股长柄铁叉，如黏䴷竿状，伺于榕木间，以叉刺之，一股中脑，一股着尾，故不能啮也。入药须雌雄两用。或云阳人用雌，阴人用雄。〔敦曰〕雄为蛤，皮粗口大，身小尾粗；雌为蚧，皮细口尖，身大尾小。〔时珍曰〕按段公路《北户录》云：其首如蟾蜍，背浅绿色，上有土黄斑点，如古锦纹，长尺许，尾短，其声最大，多居古木窍间，亦守宫、蜥蜴之类也。又顾玠《海槎录》云：广西横州甚多蛤蚧，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两相抱负，自堕于地。人往捕之，亦不之觉，以手分劈，虽死不开，乃用熟稿草细缠，蒸过曝干售之，炼为房中之药甚

效。寻常捕者，不论牝牡，但可为杂药及兽医方中之用耳。



蛤蚧

【修治】〔敦曰〕其毒在眼。须去眼及甲上、尾上、腹上肉毛，以酒浸透，隔两重纸缓焙令干，以瓷器盛，悬屋东角上一夜用之，力可十倍，勿伤尾也。〔《日华》曰〕凡用去头、足，洗去鳞鬣内不净，以酥炙用（或用蜜炙）。〔李珣曰〕凡用须炙令黄色，熟捣。口含少许，奔走不喘息者，为真也。宜丸散中用。

【气味】咸，平，有小毒。〔《日华》曰〕无毒。

【主治】久咳嗽，肺劳传尸，杀鬼物邪气，下淋沥，通水道（《开宝》）。下石淋，通月经，治肺气，疗咳血（《日华》）。肺痿咯血，咳嗽上气，治折伤（《海药》）。补肺气，益精血，定喘止嗽，疗肺痈消渴，助阳道（时珍）。

【发明】〔宗奭曰〕补肺虚劳嗽有功。〔时珍曰〕昔人言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蛤蚧补肺气，定喘止渴，功同人参；益阴

血，助精扶羸，功同羊肉。近世治劳损痿弱，许叔微治消渴，皆用之，俱取其滋补也。刘纯云：气液衰、阴血竭者，宜用之。何大英云：定喘止嗽，莫佳于此。

【附方】旧二。

久嗽肺痈〔宗奭曰〕久嗽不愈，肺积虚热成痈，咳出脓血，晓夕不止，喉中气塞，胸隔噎痛。用蛤蚧、阿胶、鹿角胶、生犀角、羚羊角各二钱半，用河水三升，银石器内文火熬至半升，滤汁。时时仰卧细呷。日一服。张刑部子皋病此，田枢密况授方，服之遂愈。

喘嗽面浮并四肢浮者。蛤蚧一雌一雄，头尾全者，法酒和蜜涂之，炙熟，紫团人参似人形者，半两为末，化蜡四两，和作六饼。每煮糯米薄粥一盏，投入一饼搅化，细细热呷之（《普济》）。

盐龙《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何蓮《春渚纪闻》云：宋徽宗时，将军萧注破南蛮，得其所养盐龙，长尺余，籍以银盘，中置玉盂，以玉箸摭海盐饲之。每鳞中出盐则收取，云能兴阳事，每以温酒服一钱匕。后龙为蔡京所得，及死，以盐封，数日取用亦有力。愚按此物生于殊方，古所不载，而有此功，亦希物也。因附于此以俟。

鳞之二蛇类一十七种

蛇蜕《本经·下品》

【释名】**蛇皮**（甄权）、**蛇壳**（俗名）、**龙退**（《纲目》）、**龙子衣**（《本经》）、**龙子皮**（《别录》）、**弓皮**（《本经》）、**蛇符**（《本经》）、**蛇筋**（《吴普》）。〇

〔时珍曰〕蛇字，古文象其宛转有盘曲之形。蜕音脱，又音退，退脱之义也。龙、弓、符、筋，并后世廋隐之名耳。

【集解】〔《别录》曰〕生荆州川谷及田野。五月五日、十五日取之，良。〔弘景曰〕草中少见虺蝮蜕，惟有长者，多是赤蝤、黄颔辈，其皮不可辨，但取石上完全者为佳。〔颂曰〕南中木石上，及人家墙屋间多有之。蛇蜕无时，但着不净即脱，或大饱亦脱。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青、黄、苍色者，只用白色如银者。先于地下掘坑，深一尺二寸，安蜕于中，一宿取出，醋浸炙干用。〔时珍曰〕今人用蛇蜕，先以皂荚水洗净缠竹上，或酒、或醋、或蜜浸，炙黄用。或烧存性，或盐泥固，各随方法。

【气味】咸、甘，平，无毒。火熬之良。〔权曰〕有毒。〇畏磁石及酒。〇孕妇忌用。

【主治】小儿百二十种惊痫蛇痫，癫疾瘈疭，弄舌摇头，寒热肠痔，蛊毒（《本经》）。大人五邪，言语僻越，止呕逆，明目。烧之疗诸恶疮（《别录》）。喉痹，百鬼魅（甄权）。炙用辟恶，止小儿惊悸客忤。煎汁傅疠疡、白癜风。催生（《日华》）。安胎（孟诜）。止疟（〔藏器曰〕正发日取塞两耳，又以手持少许，并服盐醋汁令吐）。辟恶去风杀虫。烧末服，治妇人吹奶，大人喉风，退目翳，消木舌。傅小儿重舌重颚，唇紧解颅，面疮月蚀，天泡疮，大人丁肿，漏疮肿毒。煮汤，洗诸恶虫伤（时珍）。

【

发明】〔宗奭曰〕蛇蜕，从口退出，眼睛亦退。今眼药及去翳膜用之，取此义也。〔时珍曰〕入药有四义：一能辟恶，取其变化性灵也，故治邪僻、鬼魅、蛊疟诸疾；二能去风，取其属巽性窜也，故治惊痫、瘛瘲、喉舌诸疾；三能杀虫，故治恶疮、痔漏、疥癣诸疾，用其毒也；四有蜕义，故治翳膜、胎产、皮肤诸疾，会意从类也。

【附方】旧十一，新二十一。

喉痹《心镜》：治小儿喉痹肿痛。烧末，以乳汁服一钱。

缠喉风疾气闭者。《杜壬方》：用蛇蜕（炙）、当归等分，为末。温酒服一钱，取吐。〇一方：用蛇皮揉碎烧烟，竹筒吸入即破。〇一方：蛇皮裹白梅一枚，噙咽。

大小口疮蛇蜕皮水浸软，拭口内，一二遍，即愈。仍以药贴足心（《婴孩宝鉴》）。

小儿木舌蛇蜕烧灰，乳和服少许（《千金方》）。

小儿重舌（《千金》）。

小儿重颚并用蛇蜕灰，醋调傅之（《圣惠方》）。

小儿口紧不能开合饮食，不语即死。蛇蜕烧灰，拭净傅之（《千金方》）。

小儿解颅蛇蜕熬末，以猪颊车髓和，涂之，日三四易（《千金方》）。

小儿头疮（《子母秘录》）。

小儿面疮（同上）。

小儿月蚀。并用蛇蜕烧灰，腊猪脂和，傅之（《肘后方》）。

小儿吐血蛇蜕灰，乳汁调，服半钱（《子母秘录》）。

痘后目翳周密《齐东野语》云：小儿痘后障翳。用蛇蜕一条（洗焙），天花粉五分，为末。以羊肝破开，夹药缚定，米泔水煮食。予女及甥，皆用此得效，真奇方也。

卒生翳膜蛇蜕皮一条，洗晒细剪，以白面和作饼，炙焦黑色，为末。食后温水服一钱，日二次（《圣惠方》）。

小便不通全蛇蜕一条，烧存性研，温酒服之。

胎痛欲产日月未足者。以全蜕一条，绢袋盛，绕腰系之（《千金方》）。

横生逆生、胞衣不下《千金》：用蛇蜕炒焦为末，向东酒服一刀圭，即顺。〇《十全博救方》：用蛇皮一条，瓶子内盐泥固，煅研二钱，榆白皮汤服。〇《济生秘览》：治逆生须臾不救。用蛇蜕一具，蝉蜕十四个，头发一握，并烧存性，分二服，酒下。仍以小针刺儿足心三七下，擦盐少许，即生。

妇人产难蛇蜕泡水浴产门，自易（《宝鉴》）。

妇人吹乳蛇皮一尺七寸，烧末，温酒一盏服（《产乳》）。

肿毒无头蛇蜕灰，猪脂和涂（《肘后》）。

石痈无脓坚硬如石。用蛇蜕皮贴之，经宿便愈（《千金》）。

诸肿有脓蛇蜕灰，水和，傅上，即孔出（《千金翼》）。

丁肿鱼脐《外台》：用蛇蜕鸡子大，水四升，煮三四沸，服汁立瘥。〇《直指》：治鱼脐疮出水，四畔浮浆。用蛇蜕烧存性研，鸡子清和傅。

恶疮似癞十年不瘥者。全蜕一条烧灰，猪脂和傅。仍烧一条，温酒服（《千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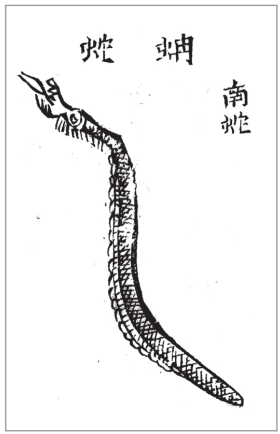
癜风白驳《圣惠》：用蛇皮烧灰，醋调涂。〇《外台》：用蛇蜕摩数百遍，令热，弃草中，勿回顾。

陷甲入肉常有血痛苦。用蛇皮一具烧灰，雄黄一弹丸，同研末。先以温浆洗疮，针破贴之（初虞世方）。

耳忽大痛如有虫在内奔走，或血水流出，或干痛不可忍者：蛇退皮烧存性研，鹅翎吹之立愈。经验秘方也（杨拱《医方摘要》）。

蚺蛇蚺音髯。〇《别录·下品》

【释名】南蛇（《纲目》）、**埋头蛇**（〖《纲目》〗）。〔时珍曰〕蛇属纡行，此蛇身大而行更纡徐，冉冉然也，故名蚺蛇。或云鳞中有毛如髯也。产于岭南，以不举首者为真，故世称为南蛇、埋头蛇。



蚺蛇

【集解】〔颂曰〕蚺蛇，陶弘景言出晋安，苏恭言出桂、广以南高、贺等州，今岭南诸郡皆有之。〔弘景曰〕大者二三围。在地行不举头者是真，举头者非真。其膏、胆能相乱。〔韩保昇曰〕大者径尺，长丈许，若蛇而粗短。〔恭曰〕其形似鳢，头似鼍，尾圆无鳞，性难死。土人截其肉作脍，谓为珍味。〔藏器曰〕其脍着醋，能卷人箸，终不可脱，惟以芒草作箸乃可。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蚺蛇长十丈。尝吞鹿，鹿消尽，乃绕树，则腹中之骨穿鳞而出，养创时肪腴甚美。或以妇人衣投之，则蟠而不起。〔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异》云：蚺蛇，大者五六丈，围四五尺；小者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有斑纹，如故锦缬。春夏于山林中伺鹿吞之，蛇遂羸瘦，待鹿消乃肥壮也。或言一年食一鹿也。又顾玠《海槎录》云：蚺蛇吞鹿及山马，从后脚入，毒气呵及，角自解脱。其胆以小者为佳。《王济手记》云：横州山中多蚺蛇，大者十余丈，食獐鹿，鹿角随腐。土人采葛藤塞入穴中，蛇嗅之即靡，乃发穴取之，肉极腴美，皮可冒鼓，及饰刀剑乐器。范成大《虞衡志》云：寨兵捕蚺蛇，满头插花，蛇即注视不动，乃逼而断其首，待其腾掷力竭乃毙，舁归食之。又按《山海经》云：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郭璞注云：今蚺蛇即其类也。《南裔志·蚺蛇赞》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骇映，其文锦章。食灰吞鹿，腴成养创。宾飨嘉食，是豆是觞。

胆〔段成式曰〕其胆上旬近头，中旬近心，下旬近尾。〔颂曰〕《岭表录》云：雷州有养蛇户，每岁五月五日即舁蛇入官，取胆曝干，以充土贡。每蛇以软草藉于篮中，盘屈之。将取，则出于地上，用杈枴十数，翻转蛇腹，按定，约分寸，于腹间剖出肝胆。胆状若鸭子大，取讫，内肝于腹，以线缝合，舁归放之。或言蛇被取胆者，他日捕之，则远远露腹疮，以明无胆。又言取后能活三年，未知的否？〔时珍曰〕南人嗜蛇，至于发穴搜取，能容蚺之再活露腹乎？〔弘景曰〕真胆狭长通黑，皮膜极薄，舐之甜苦，摩以注水，即沉而不散。〔恭曰〕试法：剔取粟许着净水中，浮游水上回旋行走者为真；其径沉者，诸胆血也。勿多着，亦沉散也。陶未得法耳。〔诜曰〕人多以猪胆、虎胆伪之，虽水中走，但迟耳。

〔气味〕甘、苦，寒，有小毒。

〔主治〕目肿痛，心腹□痛，下部□疮（《别录》）。小儿八痫（李珣）。杀五疳。水化灌鼻中，除小儿脑热，疳疮□漏。灌下部，治小儿疳痢。同麝香，傅齿疳宣露（孟诜）。破血，止血痢，虫蛊下血（藏器）。明目，去翳膜，疗大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蚺禀己土之气，其胆受甲乙风木，故其味苦中有甘。所主皆厥阴、太阴之病，能明目凉血，除疳杀虫。〔慎微曰〕顾含养嫂失明，须用蚺蛇胆，含求不得。有一童子以一合授含。含视之，蚺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而去。含用之，嫂目遂明。

〔附方〕旧二，新二。

小儿急疳疮水调蚺蛇胆，傅之（《圣惠》）。

小儿疳痢羸瘦多睡，坐则闭目，食不下。用蚺蛇胆豆许二枚，煮通草汁研化，随意饮之。并涂五心、下部（杨氏《产乳》）。

齿□宣露出脓血。用蚺蛇胆三钱，枯白矾一钱，杏仁四十七枚，研匀。以布揩龈，嚼令血尽。日三掺之，愈乃止（《圣惠》）。

痔疮肿痛蚺蛇胆研，香油调涂，立效（《医方摘要》）。

肉

〔气味〕甘，温，有小毒。四月勿食。

〔主治〕飞尸游蛊，喉中有物，吞吐不出（藏器）。除疳疮，辟瘟疫瘴气（孟诜）。除手足风痛，杀三虫，去死肌，皮肤风毒疠风，疥癣恶疮（时珍）。

〔发明〕〔权曰〕度岭南，食蚺蛇，瘴毒不侵。〔时珍曰〕按柳子厚《捕蛇者说》云：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又张鷟《朝野佥载》云：泉州卢元钦患疠风，惟鼻根未倒。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进贡。或言肉可治风，遂取食之。三五日顿可，百日平复。

〔附方〕新三。

蚺蛇酒治诸风瘫缓，筋挛骨痛，痹木瘙痒，杀虫辟瘴，及疠风疥癣恶疮。用蚺蛇肉一斤，羌活一两，绢袋盛之，用糯米二斗蒸熟，安曲于缸底，置蛇于曲上，乃下饭密盖，待熟取酒。以蛇焙研和药。其酒每随量温饮数杯。忌风及欲事。亦可袋盛浸酒饮（《集简方》）。

急疳蚀烂蚺蛇肉作脍食之（《圣惠方》）。

狂犬啮人蛇脯为末，水服五分，日三服。无蚺蛇，他蛇亦可（《外台秘要》）。

膏〔弘景曰〕真膏累累如梨豆子相着，他蛇膏皆大如梅、李子也。

〔气味〕甘，平，有小毒。

〔主治〕皮肤风毒，妇人产后腹痛余疾（《别录》）。多入药用，亦疗伯牛疾（弘景。〇癞也）。绵裹塞耳聋（时珍。〇出《外台》）。

牙长六七寸。

〔主治〕佩之，辟不祥，利远行（时珍。〇《异物志》）。

鳞蛇《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方舆胜览》云：鳞蛇出安南、云南镇康州、临安、沅江、孟养诸处，巨蟒也。长丈余，有四足，有黄鳞、黑鳞二色，能食麋鹿。春冬居山，夏秋居水，能伤人。土人杀而食之，取胆治疾，以黄鳞者为上，甚贵重之。珍按此亦蚺蛇之类，但多足耳。陶氏注蚺蛇分真假，其亦此类欤？

胆

【气味】苦，寒，有小毒。

【主治】解药毒，治恶疮及牙疼（时珍。〇出《胜览》及《一统志》）。

白花蛇宋《开宝》

【释名】蕲蛇（《纲目》）、褰鼻蛇（〖《开宝》〗）。〔宗奭曰〕诸蛇鼻向下，独此鼻向上，背有方胜花纹，以此得名。

鱗蛇

【集解】〔志曰〕白花蛇生南地，及蜀郡诸山中。九月、十月采捕，火干。白花者良。〔颂曰〕今黔中及蕲州、邓州皆有之。其文作方胜白花，喜螫人足。黔人有被螫者，立断之。续以木脚。此蛇入人室屋中作烂瓜气者，不可向之，须速辟除之。〔时珍曰〕花蛇，湖、蜀皆有，今惟以蕲蛇擅名。然蕲地亦不多得，市肆所货、官司所取者，皆自江南兴国州诸山中来。其蛇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劖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故罗愿《尔雅翼》云：蛇死目皆闭，惟蕲州花蛇目开。如生舒、蕲两界间者，则一开一闭。故人以此验之。又按元稹《长庆集》云：巴蛇凡百类，惟褰鼻白花蛇，人常不见之。毒人则毛发竖立，饮于溪涧则泥沙尽沸。鸇鸟能食其小者。巴人亦用禁术制之，熏以雄黄烟则脑裂也。此说与苏颂所说黔蛇相合。然今蕲蛇亦不甚毒，则黔、蜀之蛇虽同有白花，而类性不同。故入药独取蕲产者也。

【修治】〔颂曰〕头尾各一尺，有大毒，不可用。只用中段干者，以酒浸，去皮、骨，炙过收之则不蛀。其骨刺须远弃之，伤人，毒与生者同也。〔宗奭曰〕凡用去头尾，换酒浸三日，火炙，去尽皮、骨。此物甚毒，不可不防。〔时珍曰〕黔蛇长大，故头尾可去一尺。蕲蛇止可头尾各去三寸。亦有单用头尾者。大蛇一条，只得净肉四两而已。久留易蛀，惟取肉密封藏之，十年亦不坏也。按《圣济总录》云：凡用花蛇，春秋酒浸三宿，夏一宿，冬五宿，取出炭火焙干，如此三次。以砂瓶盛，埋地中一宿，出火气。去皮、骨，取肉用。

肉

〔气味〕甘、咸，温，有毒。〔时珍曰〕得酒良。

〔主治〕中风湿痹不仁，筋脉拘急，口面㖞斜，半身不遂，骨节疼痛，脚弱不能久立，暴风瘙痒，大风疥癞（《开宝》。〔颂曰〕花蛇治风，速于诸蛇。黔人治疥癞遍体，诸药不效者。生取此蛇中剂，以砖烧红，沃醋令气蒸，置蛇于上，以盆覆一夜。如此三次，去骨取肉，芼以五味令烂，顿食之。瞑眩一昼夜乃醒，疮疕随皮便退，其疾便愈）。治肺风鼻塞，浮风瘾疹，身生白癜风，疬疡斑点（甄权）。通治诸风，破伤风，小儿风热，急慢惊风搐搦，瘰疬漏疾，杨梅疮，痘疮倒陷（时珍）。

〔发明〕〔敦曰〕蛇性窜，能引药至于有风疾处，故能治风。〔时珍曰〕风善行数变，蛇亦善行数蜕，而花蛇又食石南，所以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癞癣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凡服蛇酒、药，切忌见风。

〔附方〕新十三。

驱风膏治风瘫疠风，遍身疥癣。用白花蛇肉四两（酒炙），天麻七钱半，薄荷、荆芥各二钱半，为末。好酒二升，蜜四两，石器熬成膏。每服一盏，温汤服，日三服。急于暖处出汗，十日效（《医垒元戎》）。

世传白花蛇酒治诸风无新久，手足缓弱，口眼㖞斜，语言蹇涩，或筋脉挛急，肌肉顽痹，皮肤燥痒，骨节疼痛，或生恶疮、疥癞等疾。用白花蛇一条，温水洗净，头尾各去三寸，酒浸，去骨刺，

取净肉一两。入全蝎（炒）、当归、防风、羌活各一钱，独活、白芷、天麻、赤芍药、甘草、升麻各五钱，剉碎，以绢袋盛贮。用糯米二斗蒸熟。如常造酒，以袋置缸中，待成，取酒同袋密封，煮熟，置阴地七日出毒。每温饮数杯，常令相续。此方乃蕲人板印，以侑蛇馈送者，不知所始也（《濒湖集简方》）。

《瑞竹》白花蛇酒治诸风疠癣。用白花蛇一条，酒润，去皮骨，取肉绢袋盛之。蒸糯米一斗，安曲于缸底，置蛇于曲上，以饭安蛇上，用物密盖。三七日取酒，以蛇晒干为末。每服三五分，温酒下，仍以浊酒并糟作饼食之，尤佳（《瑞竹堂经验方》）。

濒湖白花蛇酒治中风伤湿，半身不遂，口目㖞斜，肤肉瘴痹，骨节疼痛，及年久疥癣、恶疮、风癞诸证。用白花蛇一条，取龙头虎口，黑质白花，尾有佛指甲，目光不陷者为真。以酒洗润透，去骨刺，取肉四两，真羌活二两，当归身二两，真天麻二两，真秦艽二两，五加皮二两，防风一两，各剉匀，以生绢袋盛之，入金华酒坛内，悬胎安置。入糯米生酒醅五壶浸袋，箬叶密封。安坛于大锅内，水煮一日，取起，埋阴地七日取出。每饮一二杯。仍以滓日干碾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用煮酒吞下。切忌见风犯欲，及鱼、羊、鹅、面发风之物。

《鸡峰》白花蛇膏治营卫不和，阳少阴多，手足举动不快。用白花蛇酒煮，去皮、骨，瓦焙，取肉一两，天麻、狗脊各二两，为细末。以银盂盛无灰酒一升浸之，重汤煮稠如膏，银匙搅之，入生姜汁半杯，同熬匀，瓶收。每服半匙头，用好酒或白汤化服，日二次神效极佳（《备急方》）。

治癞白花蛇膏白花蛇五寸（酒浸，去皮、骨，炙干），雄黄一两（水飞研匀），以白沙蜜一斤，杏仁一斤，去皮研烂，同炼为膏。每服一钱，温酒化下，日三。须先服通天再造散，下去虫物，乃服此，除根（《三因》）。

《总录》白花蛇散治脑风头痛，时作时止，及偏头风。

用白花蛇（酒浸，炙去皮骨）、天南星（浆水煮软切，炒）各一两，石膏、荆芥各二两，地骨皮二钱半，为末。每服一钱，茶下，日三服（《圣济总录》）。

洁古白花蛇散治大风病。白花蛇、乌梢蛇各取净肉二钱（酒炙），雄黄二钱，大黄五钱，为末。每服二钱，白汤下，三日一服（《家珍》）。

三蛇愈风丹治疠风，手足麻木，眉毛脱落，皮肤瘙痒，及一切风疮。白花蛇、乌稍蛇、土蝮蛇各一条（并酒浸，取肉晒干），苦参（头末）四两，为末。以皂角一斤切，酒浸，去酒，以水一碗，挼取浓汁，石器熬膏，和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煎通圣散下，以粥饭压之，日三服。三日一浴，取汗避风。〇《治例》无蝮蛇，有大枫子肉三两。

三因白花蛇散治九漏瘰疬，发项腋之间，痒痛，憎寒发热。白花蛇（酒浸，取肉）二两（焙），生犀角一两二钱五分（镑研），黑牵牛五钱（半生半炒），青皮五钱，为末。每服二钱，入腻粉五分，五更时，糯米饮调下，利下恶毒为度。十日一服，可绝病根，忌发物。

俗传白花蛇丸治杨梅疮。先服发散药，后服此。用花蛇肉（酒炙）、龟板（酥炙）、穿山甲（炙）、蜂房（炙）、滇粉、朱砂各一钱，为末，红枣肉捣，丸梧子大。每服七丸，冷茶下，日三。忌鱼肉，服尽即愈，后服土茯苓药调之。〇方广《心法附余》：治杨梅疮。用花蛇肉一钱，银朱二钱，铅二钱，汞二钱，为末，作纸撚九条。每用一条，于灯盏内香油浸，点灯安烘炉里，放被中，盖卧熏之，勿透风。一日三次。

托痘花蛇散治痘疮黑陷。白花蛇（连骨炙，勿令焦）三钱，大丁香七枚，为末。每服五分，以水和淡酒下，神效。移时身上发热，其疮顿出红活也（王氏《手集》）。

头

〔气味〕有毒。

〔主治〕癜风毒癞（时珍）。

〔附方〕新一。

紫癜风除风散：以白花蛇头二枚（酒浸，炙），蝎梢一两（炒），防风一两，右为末。每服一钱，温酒下，日一服（《圣济总录》）。

目睛

〔主治〕小儿夜啼。以一只为末，竹沥调少许灌之（《普济》）。

乌蛇宋《开宝》附

【释名】乌梢蛇（《纲目》）、黑花蛇（《纲目》）。

【集解】〔志曰〕乌蛇生商洛山。背有三棱，色黑如漆。性善，不噬物。江东有黑梢蛇，能缠物至死，亦此类也。〔颂曰〕蕲州、黄州山中有之。《乾宁记》云：此蛇不食生命，亦不害人，多在芦丛中吸南风及其花气。最难采捕，多于芦枝上得之。其身乌而光，头圆尾尖，眼有赤光。至枯死眼不陷如活者，称之重七钱至一两者为上，十两至一镒者为中，粗大者力弥减也。作伪者用他蛇熏黑，亦能乱真，但眼不光耳。〔宗奭曰〕乌蛇脊高，世称剑脊乌梢。尾细长，能穿小铜钱一百文者佳。有身长丈余者。其性畏鼠狼。蛇类中惟此入药最多。〔敦曰〕凡一切蛇，须辨雌雄、州土。蕲州乌蛇，头上有逆

毛二寸一路，可长半分已来，头尾相对，使之入药如神。只重一两以下，彼处得此多留进供。蛇腹下有白带子一条，长一寸者，雄也，宜入药用。采得，去头及皮鳞、带子，剉断，苦酒浸一宿，漉出，柳木炭火炙干，再以酥炙。于屋下巳地上掘坑，埋一夜，再炙干用。或以酒煮干用亦可。〔时珍曰〕乌蛇有二种：一种剑脊细尾者为上。一种长大无剑脊而尾稍粗者，名风梢蛇，亦可治风，而力不及。

乌蛇

肉

〔气味〕甘，平，无毒。〔《药性论》曰〕有小毒。

〔主治〕诸风顽痹，皮肤不仁，风瘙瘾疹，疥癣（《开宝》）。热毒风，皮肌生癞，眉髭脱落，瘑疥等疮（甄权）。功与白花蛇同，而性善无毒（时珍）。

〔附方〕旧二，新五。

大风《朝野佥载》云：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屋。有乌蛇堕酒罂中，病人不知，饮酒渐瘥。罂底见有蛇骨，始知其由。〇《治例》：治大风。用乌蛇三条蒸熟，取肉焙研末，蒸饼丸米粒大，以喂乌鸡。待尽杀鸡烹熟，取肉焙研末，酒服一钱。或蒸饼丸服。不过三五鸡即愈。〇《秘韫》：用大乌蛇一条，打死盛之。待烂，以水二碗浸七日，去皮骨，入糙米一升，浸一日晒干。用白鸡一只，饿一日，以米饲之。待毛羽脱去，杀鸡煮熟食，以酒下之。吃尽，以热汤一盆，浸洗大半日，其病自愈。

紫白癜风乌蛇肉（酒炙）六两，枳壳（麸炒）、羌活、牛膝、天麻各三两，熟地黄四两，白蒺藜（炒）、五加皮、防风、桂心各二两，剉片。以绢袋盛，于无灰酒二斗中浸之，密封七日。每日三度，温服一小盏。忌鸡、鹅、鱼肉、发物（《圣惠》）。

面疮□疱乌蛇肉二两，烧灰，腊猪脂调傅（《圣惠》）。

婴儿撮口不能乳者。乌蛇（酒浸，去皮骨，炙）半两，麝香一分，为末。每用半分，荆芥煎汤调灌之（《圣惠》）。

破伤中风项强身直，定命散主之。用白花蛇、乌蛇（并取项后二寸，酒洗润取肉）、蜈蚣一条（全者，并酒炙）。右为末。每服三钱，温酒调服（《普济方》）。

膏

〔主治〕耳聋。绵裹豆许塞之，神效（时珍。〇出《普济方》）。

胆

〔主治〕大风疠疾，木舌胀塞（时珍）。

〔附方〕新二。

大风龙胆膏治大风疾神效。用冬瓜一个，截去五寸长，去瓤，掘地坑深三尺，令净，安瓜于内。以乌蛇胆一个，消梨一个，置于瓜上，以土隔盖之。至三七日，看一度，瓜未甚坏。候七七日，三物俱化为水，在瓜皮内，取出。每用一茶脚，以酒和服之，三两次立愈。小可风疾，每服一匙头（王氏《博济方》）。

木舌塞胀不治杀人。用蛇胆一枚，焙干为末，傅舌上，有涎吐去（《圣济总录》）。

皮

〔主治〕风毒气，眼生翳，唇紧唇疮（时珍）。

〔附方〕新一。

小儿紧唇脾热唇疮。并用乌蛇皮烧灰，酥和傅之（《圣惠》）。

卵

〔主治〕大风癞疾。〔时珍曰〕《圣济总录》治癞风，用乌蛇卵和诸药为丸服，云与蛇肉同功。

金蛇宋《开宝》附　附银蛇

【释名】金星地鳝（《图经》），**银蛇亦名锡蛇**（〖《岭表录异》〗）。〔时珍曰〕金、银、锡，以色与功命名也。金星地鳝，以形命名也。

【集解】〔颂曰〕金蛇生宾州、澄州。大如中指，长尺许，常登木饮露，体作金色，照日有光。白者名银蛇。近皆少捕。信州上

饶县灵山乡，出一种金星地鳝，酷似此蛇。冬月收捕，亦能解毒。〔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异》云：金蛇一名地鳝，白者名锡蛇，出黔州。出桂州者次之。大如拇指，长尺许，鳞甲上分金银，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据此，则地鳝即金蛇，非二种矣。

金蛇

肉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解中金药毒，令人肉作鸡脚裂，夜含银，至晓变为金色者，是也。取蛇四寸炙黄，煮汁频饮，以差为度。银蛇解银药毒（《开宝》）。解众毒，止泄泻，除邪热（苏颂）。疗久痢（时珍）。

【发明】〔藏器曰〕岭南多毒，足解毒之药，金蛇、白药是矣。〔时珍曰〕《圣济总录》治久痢不止，有金星地鳝散：用金星地鳝（醋炙）、铅丹、白矾（烧）各五钱，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日二。

水蛇《纲目》

【释名】公蛎蛇（〖弘景〗）。

【集解】〔时珍曰〕水蛇所在有之，生水中。大如鳝，黄黑色，有缬纹，啮人不甚毒。陶弘景言公蛎蛇能化鳢者，即此也。水中又有一种泥蛇，黑色，穴居成群。啮人有毒，与水蛇不同。张文仲《备急方》，言山中一种蛇，与公蛎相似，亦不啮人也。

水蛇

肉

〔气味〕甘、咸，寒，无毒。

〔主治〕消渴，烦热，毒痢（时珍）。

〔附方〕新一。

圣惠水蛇丸治消渴，四肢烦热，口干心躁。水蛇一条活者，剥皮炙黄为末，蜗牛五十个，水浸五日取涎，入天花粉末煎稠，入麝香一分，用粟饭和丸绿豆大。每服十丸，姜汤下。

皮

〔主治〕烧灰油调，傅小儿骨疽脓血不止。又治手指天蛇毒疮（时珍）。

〔附方〕新二。

小儿骨疮《海上方》诗云：小儿骨痛不堪言，出血流脓实可怜。寻取水蛇皮一个，烧灰油抹傅疼边。

天蛇毒刘松篁《经验方》云：会水湾陈玉田妻，病天蛇毒疮。一老翁用水蛇一条，去头尾，取中截如手指长，剖去骨肉。勿令病者见，以蛇皮包手指，自然束紧，以纸外裹之。顿觉遍身皆凉，其病即愈。数日后解视，手指有一沟如小绳，蛇皮内宛然有一小蛇，头目俱全也。

蛇婆《拾遗》

【集解】〔藏器曰〕蛇婆生东海水中。一如蛇，常自浮游。采取无时。〔时珍曰〕按此所言形状功用，似是水蛇；然无考证，姑各列条。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赤白毒痢，蛊毒下血，五野鸡病，恶疮。炙食，或烧末，米饮服二钱（藏器）。

黄颔蛇《纲目》　附赤楝蛇

【释名】黄喉蛇（俗名），赤楝蛇一名桑根蛇（〖《纲目》〗）。〔时珍曰〕颔，喉下也。以色名赤楝，桑根象形，陶氏作赤蝤。

【集解】〔时珍曰〕按《肘后》《千金》《外台》诸方，多用自死蛇，及蛇吞蛙、鼠，并不云是某蛇。惟《本草》有蝮蛇腹中鼠。陶氏注云：术家所用赤蝤、黄颔，多在人家屋间，吞鼠子、雀雏。见腹中大者，破取干之。又蛇蜕注云：草间不甚见虺、蝮蜕，多是赤蝤、黄颔辈。据此，则古方所用自死蛇，及蛇吞蛙、鼠，当是二蛇，虽蛇蜕亦多用之。赤楝红黑，节节相间，俨如赤楝、桑根之状。黄颔黄黑相间，喉下色黄，大者近丈。皆不甚毒，丐儿多养为戏弄，死即食之。又有竹根蛇，《肘后》谓之青蝰蛇，不入药用，最毒。喜缘竹木，与竹同色。大者长四五尺，其尾三四寸有异点者，名熇尾蛇，毒尤猛烈。中之者，急灸三五壮。毒即不行，仍以药傅之。又有菜花蛇，亦长大，黄绿色，方家亦有用之者。

黄颔蛇、赤楝蛇

肉

〔气味〕甘，温，有小毒。

〔主治〕酿酒，或入丸散，主风癞顽癣恶疮。自死蛇渍汁，涂大疥。煮汁，浸臂腕作痛。烧灰，同猪脂，涂风癣漏疮，妇人妒乳，猘犬咬伤（时珍。〇出《肘后》《梅师》《千金》诸方）。

〔附方〕新三。

猘犬啮伤自死蛇一枚，烧焦为末，纳入疮孔中（《千金方》）。

猫鬼野道歌哭不自由。五月五日自死赤蛇，烧灰。井华水服方寸匕，日一服（《千金方》）。

恶疮似癞及马疥大如钱者。自死蛇一条，水渍至烂，去骨取汁涂之，随手瘥（《千金》）。

蛇头

〔主治〕烧灰，主久疟及小肠痛，入丸散用（时珍）。

〔附方〕新二。

发背肿毒蛇头烧灰，醋和傅之，日三易（《千金》）。

虾蟆瘘疮五月五日蛇头，及野猪脂同水衣封之，佳（《千金方》）。

骨

〔主治〕久疟劳疟，炙，入丸散用（时珍）。

〔附方〕新一。

一切冷漏自死蛇，取骨为末封之。大痛，以杏仁膏摩之，即止（《千金方》）。

涎

〔气味〕有大毒。〔思邈曰〕江南山间人有一种蛊毒，以蛇涎合药着饮食中，使人病瘕，积年乃死。但以雄黄、蜈蚣之药治之乃佳。

蛇吞鼠

〔主治〕鼠瘘、蚁瘘有细孔如针者。以腊月猪脂煎焦，去滓涂之（时珍。〇出《千金》）。

蛇吞蛙

〔主治〕噎膈，劳嗽，蛇瘘（时珍）。

〔附方〕新三。

噎膈用蛇含虾蟆，泥包烧存性，研末。米饮服。

久劳咳嗽吐臭痰者。寻水边蛇吞青蛙未咽者，连蛇打死，黄泥固济，煅研。空心酒服一二钱，至效。忌生冷五七日，永不发也（《秘韫》）。

蛙瘘不愈蛇腹蛙，烧灰封之（《千金》）。

蝮蛇《别录·下品》

【释名】反鼻蛇（〖《尔雅音义》〗）。〔时珍曰〕按王介甫《字说》云：蝮，触之则复；其害人也，人亦复之，故谓之蝮。

【集解】〔弘景曰〕蝮蛇，黄黑色如土，白斑，黄颔尖口，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与蚖同。蛇类甚众，惟此二种及青蝰为猛，不即疗多死。〔恭曰〕蝮蛇作地色，鼻反、口长、身短，头尾相似，山南汉、沔间多有之。一名蚖蛇，无二种也。〔颂曰〕蝮蛇形不长，头扁口尖，头斑，身赤纹斑，亦有青黑色者。人犯之，头足贴着。东间诸山甚多，草行不可不慎。〔藏器曰〕蝮蛇锦纹，亦有与地同色者。众蛇之中，此独胎产。着足断足，着手断手，不尔合身糜烂。七、八月毒盛时，啮树以泄其毒，树便死。又吐涎沫于草木上，着人成疮身肿，名曰蛇漠疮，卒难治疗，方与蛇螫同。〔时珍曰〕蝮与虺陶氏言是二种，苏恭言是一种。今按《尔雅》云：蝮虺身博三寸，首大如擘。是以蝮虺为一种也。郭璞云：蝮蛇惟南方有之，一名反鼻。细颈，大头，焦尾，鼻上有针，锦纹如绶，纹间有毛如猪鬣，大者长七八尺。虺则所在有之，俗呼土虺，与地同色。颜师古云：以俗名证之，郭说为是。又《北史》：高道穆谓（尔朱）荣云：今若还师，令（元）颢重完守具，乃养虺成蛇。是皆以蝮、虺为二种矣。盖蝮长大，虺短小，自不难辨，陶说为是。柳子厚《宥蝮蛇文》云：目兼蜂虿，色混泥涂。其颈蹙恧，其腹次且。褰鼻钩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衔毒而趋。亦颇尽其状也。《抱朴子》曰：蛇类最多，惟蝮中人甚急。但即时以刀割去疮肉投于地，其肉沸如火炙，须臾焦尽，人乃得活也。王充《论衡》云：蝮蛇含太阳火气而生，故利牙有毒。

蝮蛇

【附录】千岁蝮〔颂曰〕东间一种千岁蝮，状如蝮而短，有四脚，能跳来啮人。人或中之，必死。其啮已，即跳上木作声。云“斫木、斫木”者，不可救也。若云“博叔、博叔”者，犹可急治之。用细辛、雄黄等分为末，内疮中，日三四易之。又以栝楼根、桂末着管中，密塞勿令走气，佩之。中毒急敷之，缓即不救。〔时珍曰〕按《字林》云：□听，形如蜥蜴，出魏兴。居树上，见人则跳来啮之。啮已还树，垂头听，闻哭声乃去。即此也。其状头尾一般，大如捣衣杵，俗名合木蛇，长一二尺。谈野翁方名斫木蛇，又名望板归。救之，用嫩黄荆叶捣烂敷之。

胆

〔气味〕苦，微寒，有毒。

〔主治〕□疮（《别录》）。杀下部虫（甄权）。疗诸漏，研傅之。若作痛，杵杏仁摩之（时珍。○出《外台》）。

肉

〔气味〕甘，温，有毒。

〔主治〕酿作酒，疗癞疾诸瘘，心腹痛，下结气，除蛊毒（《别录》）。五痔，肠风泻血（甄权）。大风，诸恶风，恶疮瘰疬，皮肤顽痹，半身枯死，手足脏腑间重疾。〔藏器曰〕取活蛇一枚着器中，投以醇酒一斗，封定，埋马溺处。周年取开，蛇已消化，酒味犹存。有患诸证者，不过服一升以来，当觉举身习习而愈。然有小毒，不可顿服。若服他药，不复得力。又曰：生癞者，取一枚。或他蛇亦可。烧热坐上，当有赤虫如马尾出。仍取蛇肉塞鼻中。

〔发明〕〔时珍曰〕癞疾感天地肃杀之气而成，恶疾也。蝮蛇禀天地阴阳毒烈之气而生，恶物也。以毒物而攻毒病，盖从其类也。

〔附方〕旧一。

白癞大蝮蛇一条，勿令伤，以酒一斗渍之，糠火温令稍热。取蛇一寸，和腊月猪脂捣傅（《肘后》）。

脂〔藏器曰〕摩着物皆透也。

〔主治〕绵裹，塞耳聋。亦傅肿毒（时珍）。

皮

〔主治〕烧灰，疗丁肿、恶疮、骨疽（苏恭）。

蜕

〔主治〕身痒、疥癣、瘑疮（苏恭）。

骨

〔主治〕赤痢。烧灰，饮服三钱。杂蛇亦可（藏器）。

屎器中养取之。

〔主治〕痔瘘（苏恭）。

腹中死鼠　有小毒。

〔主治〕鼠瘘（《别录》）。〇《千金》云：烧末，酒服方寸匕，日二，不过三日大验。

蚖《别录》

【集解】〔《别录》曰〕蚖类，一名蚖，短身土色而无文。〔时珍曰〕蚖与蝮同类，即虺也。长尺余，蝮大而虻小，其毒则一。《食经》所谓“虺色如土，小如蝮蛇”者是也。详见蝮下。旧本作“蚖类一名蚖”，误矣。当作“蚖，蝮类，一名虻”。虻，即虺字。蚖、虻字象相近，传写脱误尔。陶氏注蝮即蚖，亦误矣。蚖既是蝮，《别录》不应两出。今并改正。

【气味】缺。

【主治】疗痹内漏（《别录》）。治破伤中风，大风恶疾（时珍）。

【附方】新一。

破伤风牙关紧急，口噤不开，口面㖞斜，肢体弛缓。用土虺

蛇一条（去头、尾、肠、皮、骨，醋炙），地龙五条（去泥，醋炙），天南星（八钱重）一枚（炮），右为末，醋煮面糊丸如绿豆大。每服三丸至五丸，生姜酒下，仍食稀葱白粥，取汗即差。昔宫使明光祖，向任统制官，被重伤，服此得效（《普济方》）。

蓝蛇《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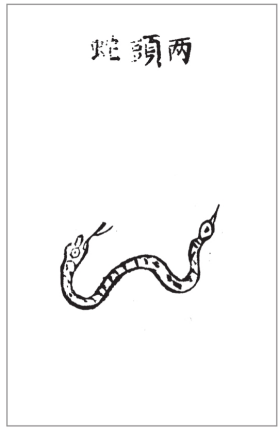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出苍梧诸县。状如蝮有约，从约断之，头毒尾良。岭南人呼为蓝药。

【主治】用头合毒药，毒人至死。以尾作脯，食之即解（藏器）。

两头蛇《拾遗》

【释名】枳首蛇（《尔雅》）、**越王蛇**（〖《尔雅翼》〗）。〔时珍曰〕枳，两也。郭璞云：会稽人言是越王弩弦所化，故名越王蛇。江东人名越王约发。《续博物志》云：马鳖食牛血所化。然亦自有种类，非尽化生也。

【集解】〔藏器曰〕两头蛇大如指，一头无口目，两头俱能行。云见之不吉，故孙叔敖埋之，恐后人见之必死也。〔时珍曰〕按《尔雅》中央有枳首蛇，中国之异气也。刘恂《岭表录》云：岭外极多。长尺余，大如小指，背有锦纹，腹下鳞红。人视为常，不以为异。罗愿《尔雅翼》云：宁国甚多，数十同穴，黑鳞白章。又一种夏月雨后出，如蚯蚓大，有鳞，其尾如首，亦名两头蛇。又张耒《杂志》云：黄州两头蛇，一名山蚓。云是老蚓所化，行不类蛇，宛转甚钝。此即罗氏所云者也。



两头蛇

肉

【气味】〔时珍曰〕按《南越志》云：无毒。夷人饵之。

【主治】疟疾。山人收取干之，佩于项上（时珍）。

天蛇《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天蛇生幽阴之地，遇雨后则出，越人深畏之。其大如箸而匾，长三四尺，色黄赤。浇之以醋则消，或以石灰糁之亦死。又云：天蛇不知何物？人遭其螫，仍为露水所濡，则遍身溃烂。或云草间黄花蜘蛛者，非矣。广西一吏为虫所毒，举身溃烂。一医视云：天蛇所螫，不可为矣。仍以药傅其一有肿处，以钳拔出如蛇十余。而疾终不起。又钱塘一田夫忽病癞，通身溃烂，号呼欲绝。西溪寺僧视之，曰：此天蛇毒，非癞也。以秦皮煮汁一斗，令其恣饮。初日减半，三日顿愈。〇又水蛇治天蛇毒，见前。

苟印《拾遗》

【集解】〔藏器曰〕苟印，一名苟斗，出潮州。如蛇有四足。

膏

【主治】滴耳中，治聋，令左右耳彻（藏器）。

蛇角《纲目》

【释名】骨咄犀（亦作骨笃。〖《辍耕录》〗）、碧犀（〖《格古论》〗）。〔时珍曰〕按陶九成《辍耕录》云：骨咄犀，大蛇之角也。当作蛊毒，谓其解蛊毒如犀角也。《唐书》有古都国亦产此，则骨咄又似古都之讹也。

【集解】〔时珍曰〕按《大明会典》云：蛇角出哈密卫。刘郁《西使记》云：骨笃犀即大蛇角，出西番。曹昭《格古论》云：骨笃犀，碧犀也。色如淡碧玉，稍有黄色，其文理似角。扣之声清越如玉，磨刮嗅之有香，烧之不臭。最贵重，能消肿解毒。洪迈《松漠纪闻》云：骨咄犀，犀不甚大。纹如象牙，带黄色。作刀靶者，已为无价之宝也。

【气味】有毒。

【主治】消肿毒，解诸毒蛊毒，以毒攻毒也（时珍）。

诸蛇《纲目》

【释名】〔时珍曰〕蛇字古作它，俗作虵，有畲、移、佗三音。篆文象其宛转屈曲之形。其行委佗，故名。岭南人食之，或呼为讹，或呼为茅鳝。按《山海经》云：海外西南人以虫为蛇，号蛇为鱼。则自古已然矣。

【集解】〔时珍曰〕蛇类琐语，不可类从者，萃族于左，以便考阅。**蛇在禽为翼火，**天文象形，居南方。**在卦为巽风，**巳为蛇。**在神为玄武，**北方之神，玄龟、缠蛇相合也。**在物为毒虫。**出《说文》。**有水、火、草、木、土五种，**出《北户录》。**青、黄、赤、白、黑、金、翠、斑、花诸色**见各条。**毒虫也，而有无毒者；**金蛇、水蛇无毒。**鳞虫也，而有生毛者；**蝮蛇文间有毛。《山海经》云：长蛇毛如彘毫也。**卵生也，而有胎产者；**蝮蛇胎生。**腹行也，而有四足者。**鳞蛇、千岁蝮、苟印、蜥蜴皆有足。**又有冠者，**鸡冠蛇，头上有冠，最毒。**角者，**三角蛇，有角。**翼者，**《西山经》云：太华山有蛇，六足四翼，名曰肥蠖。**飞者；**《山海经》云：柴桑多飞蛇。《荀子》云：螣蛇无足而飞。**兽首者，**《大荒经》云：肃慎国有琴蛇，兽首蛇身。**人面者；**《江湖纪闻》云：岭表有人面蛇，能呼人姓名，害人。惟畏蜈蚣。**两首者，**枳首蛇。**两身者；**《北山经》云：浑夕之山，有蛇曰肥遗，一首两身，见则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状如蛇，一首两身，长八尺。呼其名可取鱼鳖。**歧尾者，**《广志》云：出云南。**钩尾者，**张文仲云：钩蛇，尾如

钩，能钩人兽入水后而食之。**熇尾者；**葛洪云：熇尾蛇似青蝰，其尾三四寸有异色，最毒。**舵形者，**张文仲云：舵蛇，形似舵，长七八尺，中人必死。削船柂，煮汁浸之。**杵形者。**即合木蛇。**又有青蝰、**即竹根蛇。**白蝰、苍虺、文蝮、白颈、黑甲、赤目、黄口之类。**张文仲云：恶蛇甚多，四五月青蝰、苍虺、白颈、大蜴，六七月竹狩、白蝰、文蝮、黑甲、赤目、黄口、反钩、三角之类，皆毒之猛烈者。又南方有呴蛇，人若伤之不死，终身伺其主。虽百众人中，亦来取之。惟百里外乃免耳。**蛇出以春，出则食物；**蛇以春夏为昼，秋冬为夜。**其蛰以冬，蛰则含土。**至春吐出，即蛇黄石。**其舌双，**《物理论》云：舌者心苗，火旺于巳，巳为蛇，故蛇双舌。**其耳聋。**《埤雅》云：蛇聋虎鼈。**其听以目，**《埤雅》。**其蟠向壬。**《淮南子》。**其毒在涎，**弄蛇洗净涎，则无毒也。蛇涎着人，生蛇漠疮。吐涎成丝，能害人目。段成式云：蛇怒时，毒在头尾。**其珠在口。**陆佃云：龙珠在颔，蛇珠在口。怀珠之蛇，多喜投暗。见人张口，吐气如烬。**其行也纡，**《淮南子》云：蛇属纡行。**其食也吞。**有牙无齿。**皮数解蜕，**《变化论》云：龙易骨，蛇易皮。**性晓方药。**出《稽圣赋》。又《异苑》云：田父见蛇被伤，一蛇衔草傅之，遂去。其人采草治疮，名曰蛇衔。**蛇交蛇，则雄入雌腹；**交已即退出也。段成式云：人见蛇交，三年死。李鹏飞云：人见蛇交，主有喜。**蛇交雉，则生蜃及蜎。**详见蛟龙。鲁至刚云：蛇交雉生卵，遇雷入土，久则成蛟。不入土，但为雉耳。《述异记》云：江淮中有兽名能，乃蛇精

所化也。冬则为雉，春复为蛇。蛇以龟、鳖为雌，《埤雅》云：大腰纯雌，以蛇为雄。蛇求于龟鳖，则生龟鳖；蛇求于雉，则生蜃蛟。物异而感同也。又与鳢、鳝通气。见本条。入水，交石斑鱼；见本条。入山，与孔雀匹。《禽经》云：鹊见蛇则噪而奔，孔见蛇则喜而跃。竹化蛇，蛇化雉。《异苑》云：大元中，汝南人伐木，见一竹，中央已成蛇形，而枝叶如故。又桐庐民伐竹，见蛇化雉，头项已就，身犹蛇也。乃知竹化蛇，蛇化雉。蚿怜蛇，蛇怜风。出《庄子》。水蛇化鳝，名蛇鳝，有毒。螣蛇化龙。神蛇能乘云雾，而飞游千里。螣蛇听孕，出《变化论》。又《抱朴子》云：螣蛇不交。蟒蛇目圆。出《述异记》。大蛇曰蟒。巴蛇吞象《山海经》云：巴蛇食象，三年而出其骨。蚺蛇吞鹿，详本条。玄蛇吞麈。大鹿也。出《山海经》。活褥蛇，能捕鼠；《唐书》云：贞观中，波斯国献之。状同鼠，色正青，能捕鼠。食蛇鼠，能捕蛇。《唐书》云：罽宾国有食蛇鼠，尖喙赤尾，能食蛇。被蛇螫者，以鼠嗅而尿之，立愈。蛇吞鼠，而有啮蛇之鼠狼；寇曰：尝见一乌蛇，长丈余。有鼠狼啮蛇头，曳之而去，亦相畏伏耳。蛇吞蛙，而有制蛇之田父。《洽闻记》云：虾蟆大者名田父，见蛇则衔其尾。良久蛇死，尾后数寸，皮不损而肉已尽矣。蛇令豹止，而有食蛇之貘；《淮南子》云：蛇令豹止，物相制也。貘乃白豹，食蛇及铁。龟蛇同气，而有呷蛇之龟。见摄龟。玄龟食蟒，王起云：以

小制大，禽之制在气也。**螂蛆甘带。** 出《庄子》。螂蛆，蜈蚣也。带，蛇也。陆佃云：蜈蚣见大蛇，能以气禁之，啖其脑、眼。蟾蜍食螂蛆，螂蛆食蛇，蛇食蟾蜍，物畏其天也。《墨客挥犀》云：蜈蚣逐蛇，蛇即张口，乃入其腹食之。**鸩步则蛇出，□鸣则蛇结。** 出《禽经》。鸩鸟能禹步禁咒，使大石自转，取蛇食之，蛇入口即糜也。鸛亦然。□，伯劳也。**鸛、鹤、鹰、鹘、鹭，皆鸟之食蛇者也；** 蛇鹰、蛇鹘。余见本条。**虎、猴、麂、麝、牛，皆兽之食蛇者也。** 玃猴食蛇。牛食蛇，则独肝有毒。**蛇所食之虫，则蛙、鼠、燕、雀、蝙蝠、鸟雏；所食之草，则芹、茄、石南、茱萸、蛇粟。** 噇子也。**所憎之物，则蘘荷、庵□、蛇□草、鹅粪；所畏之药，则雄黄、雌黄、羖羊角、蜈蚣。** 《千金》云：入山佩武都雄黄、雌黄，或烧羖羊角烟，或筒盛蜈蚣，则蛇不敢近。**误触莴菜，则目不见物；** 出《续墨客挥犀》。**炙以桑薪，则足可立出。** 〔藏器曰〕蛇有足，见之不佳。以桑薪火炙之则见，不足怪也。〔陶弘景曰〕五月五日烧地令热，以酒沃之，置蛇于上则足见。**蛇蟠人足，淋以热尿，或沃以热汤，则自解；蛇入人窍，灸以艾炷，或辣以椒末，则自出。** 以艾炷灸蛇尾，或割破蛇尾，塞以椒末，即出。**内解蛇毒之药，则雄黄、贝母、大蒜、薤白、苍耳；外治蛇蠚之药，则大青、鹤虱、苦苣、堇菜、射**

罔、姜黄、干姜、白矾、黑豆叶、黄荆叶、蛇含草、犬粪、鹅粪、蔡苴机粪。

本草纲目

[明] 李时珍著

赵尚华　赵怀舟　点校

第五册

中華書局

第五册目录

第四十四卷　鱗部

鱗之三

鯉鱼

鱮鱼

鱐鱼

鱒鱼

鯇鱼

青鱼

竹鱼

鯔鱼

白鱼

鰻鱼

鱵鱼

石首鱼

勒鱼

鯄鱼

鮒鱼

嘉鱼

鯧鱼

鯽鱼

魴鱼

鱸鱼

鰥鱼

鯊鱼

杜父鱼

石斑鱼

石鮅鱼

黄鯃鱼

鯀鱼

鲩残鱼

鱵鱼

鱊鱼

金鱼

鱗之四

鱧鱼

鰻鰤鱼

海鰻鰤

鱔鱼

鰍鱼

鱣鱼

鯔鱼

牛鱼

鮠鱼

鯠鱼

□鱼

鯢鱼

黄颡鱼

河豚

海豚鱼

比目鱼

鲚鱼

鲛鱼

乌贼鱼

章鱼

海鹞鱼

文鳐鱼

鱼虎

鱼师

海□

虾

海虾

海马

鲍鱼

鲩鳆

鱼鲩

鱼鲊

鱼脂

鱼魷

鱼鳞

鱼子

诸鱼有毒
第四十五卷　介部
介之一
水龟
秦龟
蠵龟
玳瑁
绿毛龟
疟龟
鹗龟
摄龟
贲龟
鳖
纳鳖
能鳖
朱鳖
珠鳖
黿
蟹
蛩鱼
第四十六卷　介部
介之二
牡蛎
蚌

马刀

蜮

蚬

真珠

石决明

海蛤

文蛤

蛤蜊

蛏

担罗

车螯

魁蛤

车渠

贝子

紫贝

珂

石蜐

淡菜

海蠃

甲煎

田蠃

蜗蠃

蓼螺

寄居虫

海月

海燕

郎君子

第四十七卷　禽部

禽之一

鹤

鹳

鸲鸡

阳乌

鵚鹜

鹳鹳

鹅鹕

鹅

雁

鹄

鸨

鹜

凫

鸍□

鸳鸯

□鶒

□□

鹭

鸥

鸀鳿
鸬鹚
鱼狗
蚊母鸟
第四十八卷　禽部
禽之二
鸡
雉
鸐雉
鷩雉
鹖鸡
白鹇
鹧鸪
竹鸡
英鸡
秧鸡
鹑
鷃
鹬
鸽
突厥雀
雀
蒿雀
巧妇鸟

燕

石燕

伏翼

鸲鼠

寒号虫

第四十九卷　禽部

禽之三

斑鸠

青□

鸲鸠

桑鳶

伯劳

鸜鵒

百舌

练鹊

鸎

啄木鸟

慈乌

乌鸦

鹊

山鹊

鹘嘲

杜鹃

鸚□

禽之四
凤凰
孔雀
驼鸟
鹰
雕
鹗
鸱
鸱鸺
鸮
鸩
姑获鸟
治鸟
鬼车鸟
诸鸟有毒
第五十卷　兽部
兽之一
豕
狗
羊
黄羊
牛
马
驴

骡
驼
酪
酥
醍醐
乳腐
阿胶
黄明胶
牛黄
鲊答
狗宝
底野迦
诸血
诸朽骨
震肉
败鼓皮
毡
六畜毛蹄甲
六畜心
诸肉有毒
解诸肉毒
第五十一卷　兽部
兽之二
狮

虎

豹

貘

象

犀

犛牛

牦牛

野马

野猪

豪猪

熊

麤羊

山羊

鹿

麋

双头鹿

麂

獐

麝

灵猫

猫

狸

风狸

狐

貉

貒

獾

木狗

豺

狼

兔

败笔

山獭

水獭

海獭

腽肭兽

猾

兽之三

鼠

鼹鼠

隐鼠

鼫鼠

竹□

土拨鼠

貂鼠

黄鼠

鼬鼠

鼷鼠

食蛇鼠
猬
兽之四
猕猴
狨
果然
猩猩
狒狒
罔两
彭侯
封
第五十二卷　人部
人之一
发髮
乱发
头垢
耳塞
膝头垢
爪甲
牙齿
人屎　附人中黄
小儿胎屎
人尿
溺白垩

秋石

淋石

癖石

乳汁

妇人月水　附月经衣

人血

人精

口津唾

齿垢

人汗

眼泪

人气

人魄

髭须

阴毛

人骨

天灵盖

人胞

胞衣水

初生脐带

人势

人胆

人肉

木乃伊

方民
人傀
《本草纲目》附方名称笔画索引
《本草纲目》药物名称笔画索引

第四十四卷　鳞部

目录

鳞之三鱼类三十一种

鲤鱼《本经》

鱮鱼《纲目》（即鲢鱼）

鳙鱼《拾遗》

鳟鱼《纲目》（即赤眼鱼）

鲩鱼《拾遗》（即草鱼）

青鱼《开宝》

竹鱼《纲目》

鲻鱼《开宝》

白鱼《开宝》

鳜鱼《食疗》

鳡鱼《纲目》

石首鱼《开宝》　墨头鱼附

勒鱼《纲目》

鲚鱼《食疗》

鲥鱼《食疗》

嘉鱼《开宝》

鲳鱼《拾遗》

鲫鱼《唐本草》　□鱼附

鲂鱼《食疗》（即鳊鱼）

鲈鱼《嘉祐》

鳜鱼《开宝》　□鱼附

鲨鱼《纲目》

杜父鱼《拾遗》

石斑鱼《纲目》

石鮅鱼《拾遗》

黄鲴鱼《纲目》

鲦鱼《纲目》

鲩残鱼《食鉴》（即银鱼）

鱵鱼《纲目》

鱊鱼《纲目》

金鱼《纲目》　丹鱼附

右附方旧十三，新六十。

鳞之四无鳞鱼二十八种，附录九种

鳢鱼《本经》

鳗鲡鱼《别录》

海鳗鲡《日华》

鳝鱼《别录》

鳅鱼《纲目》

鳣鱼《拾遗》（即黄鱼）

鲟鱼《拾遗》

牛鱼《拾遗》

鮠鱼《拾遗》（即鮰鱼）

鳈鱼《别录》（即鲇鱼）

□鱼《纲目》（即孩儿鱼）

鲵鱼《拾遗》

黄颡鱼《食疗》

河豚《开宝》

海豚鱼《拾遗》

比目鱼《食疗》

鲚鱼《拾遗》

鲛鱼《唐本草》（即沙鱼）

乌贼鱼《本经》　柔鱼附

章鱼《纲目》

海鹞鱼《拾遗》（即邵阳鱼）

文鳐鱼《拾遗》

鱼虎《拾遗》

鱼师《纲目》

海□《拾遗》

虾《别录》

海虾《拾遗》

海马《拾遗》

附录

鲍鱼《别录》（即蒺鱼）

鰓鲥《拾遗》（即鳔胶）

鱼鲙《拾遗》

鱼鲊《拾遗》

鱼脂《拾遗》

鱼鮅《纲目》

鱼鳞《纲目》

鱼子《纲目》

诸鱼有毒《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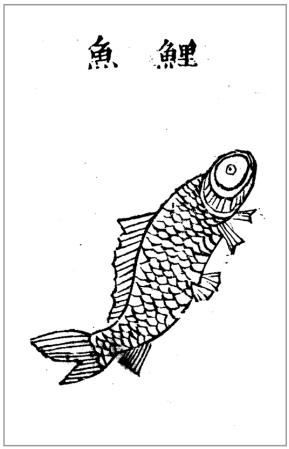
右附方旧九，新六十。

鳞之三鱼类三十一种

鲤鱼《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鲤鳞有十字文理，故名鲤。虽困死，鳞不反白。〔颂曰〕崔豹云：兖州人呼赤鲤为玄驹，白鲤为白骥，黄鲤为黄骓。

【集解】〔《别录》曰〕生九江池泽。取无时。〔颂曰〕处处有之。其脊中鳞一道，从头至尾，无大小，皆三十六鳞，每鳞有小黑点。诸鱼惟此最佳，故为食品上味。〔弘景曰〕鲤为诸鱼之长，形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江湖，所以仙人琴高乘之也。山上水中有此，不可食。



鲤鱼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日华》曰〕凉，有小毒。〔宗奭曰〕鲤，至阴之物，其鳞故三十六。阴极则阳复，故《素问》言鱼热中。王叔和言热则生风，食之多能发风热。《日华》言凉，非也。风家食之，贻祸无穷。〔时珍曰〕按丹溪朱氏言：诸鱼在水，无一息之停，皆能动风动火，不独鲤也。〔诜曰〕鲤脊上两筋及黑血有毒，溪涧中者毒在脑，俱不可食。凡炙鲤鱼不可使烟入目，损目光，三日内必验也。天行病后、下痢及宿癥，俱不可食。服天门

冬、朱砂人不可食。不可合犬肉及葵菜食。

〔主治〕煮食，治咳逆上气，黄疸，止渴。生者，治水肿脚满，下气（《别录》）。治怀妊身肿，及胎气不安（《日华》）。煮食，下水气，利小便（时珍）。作鲙，温补，去冷气，痃癖气块，横关伏梁，结在心腹（藏器）。治上气，咳嗽喘促（《心镜》）。烧末，能发汗，定气喘咳嗽，下乳汁，消肿。米饮调服，治大人小儿暴痢。用童便浸煨，止反胃及恶风入腹（时珍）。

〔发明〕〔时珍曰〕鲤乃阴中之阳，其功长于利小便。故能消肿胀黄疸，脚气喘嗽，湿热之病。作鲙则性温，故能去痃结冷气之病。烧之则从火化，故能发散风寒，平肺通乳，解肠胃及肿毒之邪。按刘河间云：鲤之治水，鹭之利水，所谓因其气相感也。

〔附方〕旧五，新八。

水肿范汪：用大鲤鱼一头，醋三升，煮干食。一日一作。〇《外台》：用大鲤一尾，赤小豆一升，水二斗，煮食饮汁，一顿服尽，当下利尽即差。

妊娠水肿方同上。

水肿胀满赤尾鲤鱼（一斤）破开，不见水及盐，以生矾五钱研末，入腹内，火纸包裹，外以黄土泥包，放灶内煨熟取出，去纸、泥，送粥。食头者上消，食身、尾者下消，一日用尽。屡试经验（杨拱《医方摘要》）。

妊娠感寒用鲤鱼一头烧末，酒服方寸匕，令汗出（《秘录》）。

胎气不长用鲤鱼肉同盐、枣煮汁，饮之（《集验》）。

胎动不安及妇人数伤胎，下血不止。鲤鱼一个（治净），阿胶（炒）一两，糯米二合，水二升，入葱、姜、橘皮、盐各少许，煮臛食。五七日效（《圣惠方》）。

乳汁不通用鲤鱼一头烧末。每服一钱，酒调下（《产宝》）。

咳嗽气喘用鲤鱼一头去鳞，纸裹炮熟，去刺研末，同糯米煮粥，空心食（《心镜》）。

恶风入腹久肿恶风入腹，及女人新产，风入产户内，如马鞭，嘘吸短气咳嗽者。用鲤鱼长一尺五寸，以尿浸一宿，平旦以木篦从头贯至尾，文火炙熟，去皮，空心顿食。勿用盐、醋（《外台》）。

反胃吐食用鲤鱼一头，童便浸一夜，炮焦研末，同米煮粥食之（《寿域》）。

一切肿毒已溃未溃者。用鲤鱼烧灰，醋和涂之，以愈为度（《外台》）。

积年骨疽一捏一汁出者。熬饴糖勃疮上，仍破生鲤鱼□之。顷时刮视，虫出。更洗傅药，虫尽则愈（《肘后》）。

小儿木舌长大满口。鲤鱼肉切片贴之，以帛系定（《圣惠》）。

鲊

〔气味〕咸，平，无毒。〔弘景曰〕不可合豆藿食，乃成消渴。

〔主治〕杀虫（藏器）。

〔附方〕新一。

聤耳有虫脓血日夜不止。用鲤鱼鲊三斤，鲤鱼脑一枚，鲤鱼肠一具（洗切），乌麻子（炒研）一升，同捣，入器中，微火炙暖，布裹贴耳。两食顷，有白虫出，尽则愈。慎风寒（《千金》）。

胆

〔气味〕苦，寒，无毒。〔甄权曰〕蜀漆为使。

〔主治〕目热赤痛，青盲，明目。久服强悍，益志气（《本经》）。点眼，治赤肿翳痛。涂小儿热肿（甄权）。点雀目，燥痛即明（《肘后》）。滴耳，治聋（藏器）。

〔附方〕旧一，新三。

小儿咽肿喉痹者。用鲤鱼胆二七枚，和灶底土，以涂咽外，立效（《千金方》）。

大人阴痿鲤鱼胆、雄鸡肝各一枚为末，雀卵和丸小豆大。每吞一丸（《千金方》）。

睛上生晕不问久新。鲤鱼长一尺二寸者，取胆滴铜镜上，阴干。竹刀刮下。每点少许（《总录》）。

赤眼肿痛《圣济总录》：用鲤鱼胆十枚，腻粉一钱，和匀瓶

收，日点。〇《十便良方》：用鲤胆五枚，黄连末半两，和匀，入蜂蜜少许，瓶盛，安饭上蒸熟。每用贴目眦，日五七度。亦治飞血赤脉。

脂

〔主治〕食之，治小儿惊忤诸痫（大明）。

脑髓

〔主治〕诸痫（苏恭）。煮粥食，治暴聋（大明）。和胆等分，频点目眦，治青盲（时珍）。

〔附方〕新二。

耳卒聋竹筒盛鲤鱼脑，于饭上蒸过，注入耳中（《千金》）。

耳脓有虫鲤鱼脑和桂末捣匀，绵裹塞之（《千金方》）。

血

〔主治〕小儿火疮，丹肿疮毒，涂之立差（苏恭）。

肠

〔主治〕小儿肌疮（苏恭）。聤耳有虫，同酢捣烂，帛裹塞之。痔瘘有虫，切断炙熟，帛裹坐之。俱以虫尽为度（时珍）。

子〔弘景曰〕合猪肝食，害人。

目

〔主治〕刺疮伤风、伤水作肿。烧灰傅之，汁出即愈（藏器）。

齿

〔主治〕石淋（《别录》）。〔颂曰〕《古今录验》：治石淋。用齿一升研末，以三岁醋和。分三服，一日服尽。《外台》：治卒淋，用酒服。〔时珍曰〕古方治石淋多用之，未详其义。

骨

〔主治〕女子赤白带下（《别录》）。阴疮，鱼鲠不出（苏恭）。

皮

〔主治〕瘾疹（苏恭）。烧灰水服，治鱼鲠六七日不出者。日二服（《录验》）。

鳞

〔主治〕产妇滞血腹痛，烧灰酒服。亦治血气（苏颂）。烧灰，治吐血，崩中漏下，带下痔瘘，鱼鲠（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多以皮、鳞烧灰，入崩漏、痔瘘药中，盖取其行滞血耳。治鱼鲠者，从其类也。

〔附方〕新三。

痔漏疼痛鲤鱼鳞二三片，绵裹如枣形，纳入坐之，其痛即止（《儒门事亲》）。

诸鱼骨鲠鲤脊三十六鳞，焙研，凉水服之，其刺自跳出，神妙（笔峰《杂兴》）。

鼻衄不止鲤鱼鳞炒成灰。每冷水服二钱（《普济方》）。

鱮鱼音序。〇《纲目》

【释名】鲢鱼（〖《纲目》〗）。〔时珍曰〕酒之美者曰酌，鱼之美者曰鲊；陆佃云：鲊，好群行相与也，故曰鲊；相连也，故曰鲢。《传》云“鱼属连行”，是矣。

【集解】〔时珍曰〕鲊鱼，处处有之。状如鳙，而头小形扁，细鳞肥腹。其色最白，故《西征赋》云：华鲂跃鳞，素鲊扬鬐。失水易死，盖弱鱼也。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温中益气。多食，令人热中发渴，又发疮疥（时珍）。

鳙鱼音庸。〇《拾遗》

【释名】鳙鱼（音秋。《山海经》）。〔时珍曰〕此鱼中之下品，盖鱼之庸常以供馐食者，故曰鳙、曰鳙。郑玄作鳒鱼。

【集解】〔藏器曰〕陶注鲍鱼云：今以鳙鱼长尺许者，完作

淡干鱼，都无臭气。其鱼目旁，有骨名乙，《礼记》云“食鱼去乙”是矣。然刘元绍言：海上鳙鱼，其臭如尸，海人食之。当别一种也。〔时珍曰〕处处江湖有之，状似鲢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四五十斤者。味亚于鲢。鲢之美在腹，鳙之美在头。或以鲢、鳙为一物，误矣。首之大小，色之黑白，大不相侔。《山海经》云“鰼鱼似鲤，大首，食之已疣”，是也。

肉

【气味】甘，温，无毒。〔藏器曰〕只可供食，别无功用。

鱅鱼

鳙鱼

【主治】暖胃益人（汪颖）。食之已疣。多食，动风热，发疮疥（时珍）。

鳟鱼《纲目》

【释名】鲅鱼（必）、赤眼鱼（〖《纲目》〗）。〔时珍曰〕《说文》云：鳟（鲅），赤目鱼也。孙炎云：鳟好独行。尊而必者，故字从尊，从必。

【集解】〔时珍曰〕处处有之。状似鲲而小，赤脉贯瞳，身圆而长，鳞细于鲲，青质赤章。好食螺、蚌，善于遁网。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暖胃和中。多食，动风热，发疥癣（时珍）。

鲩鱼音患。〇《拾遗》

【释名】鰀鱼（音缓）、草鱼（〖《纲目》〗）。〔时珍曰〕鲩又音混，郭璞作鲲。其性舒缓，故曰鲩，曰鰀，俗名草鱼，因其食草也。江、闽畜鱼者，以草饲之焉。

【集解】〔藏器曰〕鲩生江湖中，似鲤。〔时珍曰〕郭璞云“今鲲子，似鳟而大”是矣。其形长身圆，肉厚而松，状类青鱼。有青鲩、白鲩二色。白者味胜，商人多□之。

肉

〔气味〕甘，温，无毒。〔时珍曰〕李鹏飞云：能发诸疮。

〔主治〕暖胃和中（时珍）。

胆腊月收取阴干。

〔气味〕苦，寒，无毒。

鳟鱼

鲩鱼

〔主治〕喉痹飞尸，暖水和搅服（藏器）。

一切骨鲠、竹木刺在喉中，以酒化二枚，温呷取吐（时珍）。

青鱼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青亦作鲭，以色名也。大者名□鱼。

【集解】〔颂曰〕青鱼生江湖间，南方多有。北地时或有之，取无时。似鲤、鲩而背正青色。南方多以作鲊，古人所谓五侯鲭鲊即此。其头中枕骨蒸令气通，曝干状如琥珀。荆楚人煮拍作酒器、梳、篦，甚佳。旧注言可代琥珀者，非也。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日华》曰〕微毒。服术人忌之。

〔主治〕脚气湿痹（《开宝》）。同韭白煮食治脚气脚弱烦闷，益气力（张鼎）。

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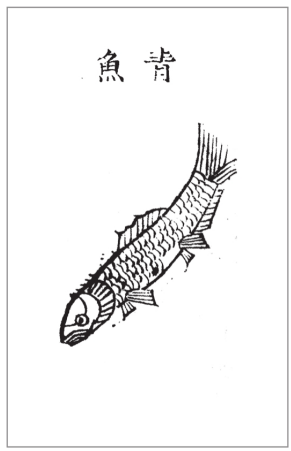
〔气味〕与服石人相反（《开宝》）。〔弘景曰〕不可合生胡荽、生葵菜、豆藿、麦酱同食。

头中枕

〔主治〕水磨服，主心腹卒气痛（《开宝》）。治血气心痛，平水气（《日华》）。作饮器，解蛊毒（时珍）。

眼睛汁

〔主治〕注目，能夜视（《开宝》）。



青鱼

胆腊月收取阴干。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点暗目，涂热疮（《开宝》）。消赤目肿痛，吐喉痹痰涎及鱼骨鲠，疗恶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东方青色，入通肝胆，开窍于目。用青鱼胆以治目疾，盖取此义。其治喉痹骨鲠，则取漏泄系乎酸苦之义也。

〔附方〕新三。

乳蛾喉痹青鱼胆含咽。〇一方：用汁灌鼻中，取吐。〇万氏：用胆矾盛青鱼胆中，阴干。每用少许，吹喉取吐。〇一方：用朴硝代胆矾。

赤目障翳青鱼胆频频点之。〇一方：加黄连、海螵蛸末等分。〇龚氏《易简》：用黄连切片，井水熬浓，去滓待成膏，入大青鱼胆汁和就，入片脑少许，瓶收密封。每日点之，甚妙。

一切障翳鱼胆丸：用青鱼胆、鲤鱼胆、青羊胆各七个、牛胆半两，熊胆二钱半，麝香少许，石决明一两，为末，糊丸梧子大。每空心茶下十丸（《龙木论》）。

竹鱼《纲目》

【集解】〔时珍曰〕出桂林湘、漓诸江中。状如青鱼，大而少骨刺。色如竹色，青翠可爱，鳞下间以朱点。味如鳜鱼肉，为广南珍品。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和中益气，除湿气（时珍）。

竹鱼

鲻鱼

鲻鱼宋《开宝》

【释名】子鱼（〖《纲目》〗）。〔时珍曰〕鲻，色缁

黑，故名。粤人讹为子鱼。

【集解】〔志曰〕鲻鱼生江河浅水中。似鲤，身圆头扁，骨软，性喜食泥。〔时珍曰〕生东海。状如青鱼，长者尺余。其子满腹，有黄脂味美，獭喜食之。吴越人以为佳品，腌为鲞腊。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开胃，通利五脏。久食，令人肥健。与百药无忌（《开宝》）。

白鱼宋《开宝》

【释名】鳍鱼（音乔，去声。〖《纲目》〗）。〔时珍曰〕白亦作鲌。白者，色也。鳍者，头尾向上也。

【集解】〔刘翰曰〕生江湖中。色白头昂，大者长六七尺。〔时珍曰〕鲌形窄，腹扁，鳞细，头尾俱向上，肉中有细刺。武王白鱼入舟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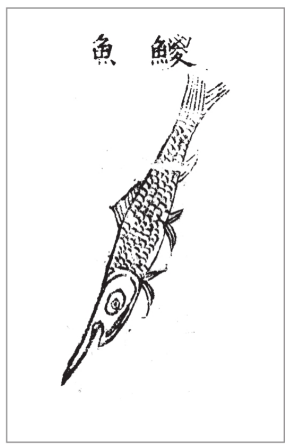
肉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鲜者宜和豉作羹，虽不发病，多食亦泥人。经宿者勿食，令人腹冷。炙食，亦少动气。或腌，或糟藏，皆可食。〔瑞曰〕多食生痰。与枣同食，患腰痛。

【主治】开胃下食，去水气，令人肥健（《开宝》）。助脾气，调五脏，理十二经络，舒

展不相及气（《食疗》）。治肝气不足，补肝明目，助血脉。灸疮不发者，作鲙食之，良。患疮疖人食之，发脓（《日华》）。

白鱼



鳗鱼

【发明】〔时珍曰〕白鱼比他鱼似可食，亦能热中发疮。所谓补肝明目，调五脏，理十二经络者，恐亦溢美之词，未足多信。当

以《开宝》注为正。

鳗鱼《食疗》

【释名】〔时珍曰〕鳗性啖鱼，其目□视，故谓之鳗。《异物志》以为石首鱼，非也。《食疗》作鲧，古无此字。

【集解】〔时珍曰〕鳗生江湖中。体圆厚而长，似鳜鱼而腹稍起，扁额长喙，口在颔下，细鳞腹白，背微黄色。亦能啖鱼。大者二三十斤。

肉

【气味】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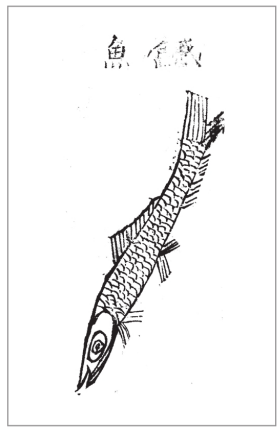
【主治】补五脏，益筋骨，和脾胃。多食宜人，作鲊尤宜，曝干香美，亦不发病（孟诜）。

鳜鱼音感。○《纲目》

【释名】□鱼（音绀。〖《异苑》〗）、鳜鱼（〖《御览》〗）、黄颊鱼（〖《食鉴》〗）。〔时珍曰〕鳜，敢也。□，□也。□（音陷），食而无厌也。健而难取，吞啖同类，力敢而□物者也。其性独行，故曰鳜。《诗》云“其鱼魴鳜”是矣。

【集解】〔时珍曰〕鳜生江湖中。体似鳗而腹平，头似鲩而口大，颊似鲇而色黄，鳞似鳟而稍细。大者三四十斤，啖鱼最毒，池中有此，不能畜鱼。《东山经》云“姑儿之水多鳜鱼”，是也。《异苑》云：诸鱼欲产，□辄以头冲其腹，世谓之众鱼生母。然诸鱼生

子，必雄鱼冲其腹。仍尿白以盖其子，不必尽是□鱼也。



鳡鱼

石首鱼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食之已呕，暖中益胃（时珍）。

石首鱼宋《开宝》

【释名】石头鱼（《岭表录》）、鲩鱼（音免。〇《拾遗录》）、江鱼（《浙志》）、黄花鱼（《临海志》），干者名鲞鱼（音想。〖《圣惠》〗。亦作鱶。〖《集韵》〗）。〔时珍曰〕鲞能养人，人恒想之，故字从养。罗愿云：诸鱼薨干皆为鲞，其美不及石首，故独得专称。以白者为佳，故呼白鲞。若露风则变红色，失味也。

【集解】〔志曰〕石首鱼，出水能鸣，夜视有光，头中有石如棋子。一种野鸭，头中有石，云是此鱼所化。〔时珍曰〕生东南海中。其形如白鱼，扁身弱骨，细鳞黄色如金。首有白石二枚，莹洁如玉。至秋化为冠凫，即野鸭有冠者也。腹中白鳔可作胶。《临海异物志》云：小者名□水，其次名春来。田九成《游览志》云：每岁四月，来自海洋，绵亘数里，其声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闻其声乃下网，截流取之。泼以淡水，皆圉圉无力。初水来者甚佳，二水、三水来者，鱼渐小而味渐减矣。

【附录】墨头鱼〔时珍曰〕四川嘉州出之。状类鲲子，长者及尺。其头黑如墨，头上有白子二枚。又名北斗鱼。常以二三月出，渔人以火夜照叉之。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合莼菜作羹，开胃益气（《开宝》）。

鲞

〔主治〕炙食，能消瓜成水，治暴下痢，

及卒腹胀，食不消（《开宝》）。消宿食，主中恶。鲜者不及（张鼎）。

〔发明〕〔时珍曰〕陆文量《菽园杂记》云：痢疾最忌油腻、生冷，惟白鲞宜食。此说与《本草》主下痢相合。盖鲞饮咸水而性不热，且无脂不腻。故无热中之患，而消食理肠胃也。

〔附方〕新一。

蜈蚣咬伤白鲞皮贴之（《集成》）。

头中石鮅

〔主治〕下石淋，水磨服，亦烧灰饮服，日三（《开宝》）。研末或烧研水服，主淋沥，小便不通。煮汁服，解砒霜毒、野菌毒、蛊毒（时珍）。

〔附方〕新二。

石淋诸淋石首鱼头石十四个，当归等分，为末。水二升，煮一升，顿服立愈（《外台秘要》）。

聤耳出脓石首鱼鮅研末，或烧存性研，掺耳（《集简方》）。

勒鱼《纲目》

【释名】〔时珍曰〕鱼腹有硬刺勒人，故名。

【集解】〔时珍曰〕勒鱼出东南海中，以四月至。渔人设网

候之，听水中有声，则鱼至矣。有一次、二次、三次乃止。状如鲥鱼，小首细鳞。腹下有硬刺，如鲥腹之刺，头上有骨，合之如鹤喙形。干者谓之勒鲞，吴人嗜之。甜瓜生者，用勒鲞骨插蒂上，一夜便熟。石首鲞骨亦然。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开胃暖中。作鲞尤良（时珍）。

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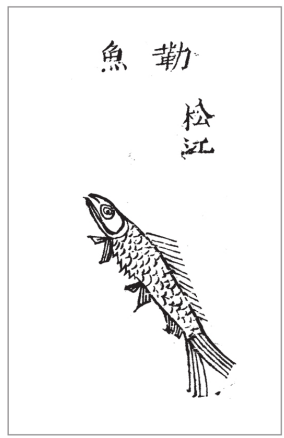
〔主治〕疟疾。以一寸入七宝饮，酒、水各半煎，露一夜服（时珍○《摘玄方》）。

鲚鱼音剂。○《食疗》

【释名】鲨鱼（音剂。〖《山海经》〗）、䱷鱼（音列。〖《尔雅翼》〗）、鱿刀（音篾。〖《尔雅》〗）、魛鱼（音刀。〖郭璞〗）、鳙鱼（〖《异物志》〗。《广韵》音遒，亦作鲰）、望鱼（〖《魏武食制》〗）。〔时珍曰〕鱼形如剂物裂篾之刀，故有诸名。《魏武食制》谓之望鱼。

【集解】〔时珍曰〕鲚生江湖中，常以三月始出。状狭而长薄，如削木片，亦如长薄尖刀形。细鳞白色。吻上有二硬须，腮下有长鬣如麦芒。腹下有硬角刺，快利若刀。腹后近尾有短鬣，肉中多细刺。煎、炙或作鲊、鱐食皆美，烹煮不如。《淮南子》云：鲨鱼饮而不食，鳣鲔食而不饮。又《异物志》云：鳙鱼仲夏从海中溯流而上。长尺余，腹下如刀，肉中细骨如鸟毛。云是鳙鸟所化，故腹内尚有鸟

肾二枚。其鸟白色，如鹭群飞。至仲夏，鸟藏鱼出，变化无疑。然今鲚鱼亦自生子，未必尽鸟化也。



勒鱼

鲚鱼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发疥，不可多食。〔源曰〕助火，动痰，发疾。

鲊

〔主治〕贴痔瘘（时珍）。

〔附方〕新一。

瘘有数孔用耕垡土烧赤，以苦酒浸之，合壁土令热，以大鲜鲊展转染土贴之。每日一次（《千金方》）。

鲥鱼《食疗》

【释名】〔甯源曰〕初夏时有，余月则无，故名。

【出产】〔时珍曰〕按孙愐云：鲥出江东。今江中皆有，而江东独盛。故应天府以充御贡。每四月鲚鱼出后即出，云从海中溯上，人甚珍之。惟蜀人呼为瘟鱼，畏而不食。

【集解】〔时珍曰〕鲥，形秀而扁，微似鲂而长，白色如银，肉中多细刺如毛，其子甚细腻。故何景明称其银鳞细骨，彭渊材恨其美而多刺也。大者不过三尺，腹下有三角硬鳞如甲，其肪亦在鳞甲中，自甚惜之。其性浮游，渔人以丝网沉水数寸取之，一丝挂鳞，即不复动。才出水即死，最易馁败。故袁达《禽虫述》云：鲥鱼挂网而不动，护其鳞也。不宜烹煮，惟以笋、苋、芹、荻之属，连鳞蒸食乃佳。亦可糟藏之。其鳞与他鱼不同，石灰水浸过，晒干层层起之，以作女人花钿甚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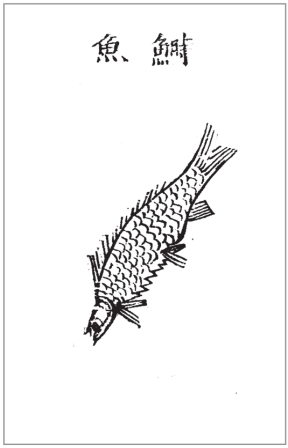
肉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稍发疳痼。

【主治】补虚劳（孟诜）。蒸下油，以瓶盛埋土中，取涂汤火伤，甚效（甯源）。

嘉鱼宋《开宝》

【释名】鲧鱼（音味。〖郭璞〗）、拙鱼（《纲目》）、丙穴鱼（〖《杂俎》〗）。〔藏器曰〕左思《蜀都赋》云：嘉鱼出于丙穴。李善注云：鱼以丙日出穴。或云：穴向丙耳，鱼岂能择日出入耶？按《抱朴子》云：燕避戊己，鹤知夜半。鱼岂不知丙日乎？〔时珍曰〕嘉，美也。杜甫诗云“鱼知丙穴由来美”，是矣。河阳呼为鲧鱼，言味美也；蜀人呼为拙鱼，言性钝也。丙穴之说不一。按《文选注》云：丙穴在汉中沔县北，有二所，常以三、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水经》云：丙水出丙穴。穴口向丙，故名。嘉鱼常以三月出穴，十月入穴。黄鹤云：蜀中丙穴甚多，不独汉中也。嘉州、雅州、梁山、大邑、顺政诸县，皆有丙穴。嘉鱼常以春末出游，冬月入穴。



鲥鱼

嘉鱼

【集解】〔志曰〕嘉鱼，乃乳穴中小鱼也。常食乳水，所以益人。〔时珍曰〕按任豫《益州记》云：嘉鱼，蜀郡处处有之。状似鲤，而鳞细如鳟，肉肥而美，大者五六斤。食乳泉，出丙穴。二三月随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夔州志》云：嘉鱼，春社前出，秋社后归。首有黑点，长身细鳞，肉白如玉。味颇咸，食盐泉故也。范成大《虞衡志》云：嘉鱼，状如鲥而多脂，味极美，梧州人以为鲊饷远。刘恂《岭表录》云：苍梧戎城县江水口出嘉鱼，似鳟而肥美，众鱼莫及。每炙食以芭蕉叶隔火，恐脂滴火灭也。又可为脡。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微有毒，而味多珍美。

【主治】食之，令人肥健悦泽（《开宝》）。煮食，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藏器）。

【发明】〔志曰〕此鱼食乳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有似英鸡。〔诜曰〕常于崖石下孔中，食乳石沫，故补益也。

鲳鱼《拾遗》

【释名】□鱼（《录异》）、鲳鲡鱼（《拾遗》）、昌鼠（藏器）。〔时珍曰〕昌，美也，以味名。或云：鱼游于水，群鱼随之，食其涎沫，有类于娼，故名。闽人讹为□鱼。广人连骨煮食，呼为狗瞌睡鱼。

【集解】〔藏器曰〕鲳鱼生南海。状如鲫，身正圆，无硬骨，作炙食至美。〔时珍曰〕闽、浙、广南海中，四五月出之。《岭表录》云：□鱼形似鳊鱼，脑上突起，连背身圆肉厚，白如鳜肉，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葱、姜，炙之以粳米，其骨亦软而可食。

肉

〔气味〕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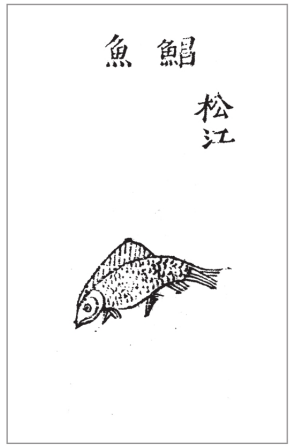
〔主治〕令人肥健，益气力（藏器）。

腹中子

〔气味〕有毒。令人痢下（藏器）。

鲫鱼《唐本草》

【释名】鲋鱼（音附。〖《唐本》〗）。〔时珍曰〕按陆佃《埤雅》云：鲫鱼旅行，以相即也，故谓之鲫；以相附也，故谓之鲋。



鲳鱼

鲫鱼

【集解】〔保昇曰〕鲫，所在池泽有之。形似小鲤，色黑而体促，肚大而脊隆。大者至三四斤。〔时珍曰〕鲫喜偎泥，不食杂物，故能补胃。冬月肉厚子多，其味尤美。郦道元《水经注》云：蕲州广济青林湖鲫鱼，大二尺，食之肥美，辟寒暑。东方朔《神异经》云：南方湖中多鲫鱼，长数尺，食之宜暑而辟风寒。《吕氏春秋》云：鱼之美者，有洞庭之。观此，则鲫为佳品，自古尚矣。

【附录】□鱼（〖《食疗》〗）。〔诜曰〕一种□鱼，与鲫

颇同而味不同，功亦不及。云□是栉化；鲫是稷米所化，故腹尚有米色。宽大者是鲫，背高腹狭小者是□也。〔时珍曰〕孟氏言鲫、□皆栉、稷化成者，殊为谬说。惟鼢鼠化□，□化鼢鼠，刘绩《霏雪录》中尝书之，时珍亦尝见之，此亦生生化化之理。鲫、□多子，不尽然尔。□鱼即《尔雅》所谓鳜鯞，郭璞所谓妾鱼、婢鱼，崔豹所谓青衣鱼，世俗所谓鳑鲏鲫也。似鲫而小，且薄黑而扬赤。其行以三为率，一前二后，若婢妾然，故名。〔颂曰〕黔中一种重唇石鲫鱼，味美，亦鲫之类也。

肉

〔气味〕甘，温，无毒。〔鼎曰〕和蒜食，少热；同沙糖食，生疳虫；同芥菜食，成肿疾；同猪肝、鸡肉、雉肉、鹿肉、猴肉食，生痈疽；同麦门冬食，害人。

〔主治〕合五味煮食，主虚羸（藏器）。温中下气（大明）。止下痢肠痔（保昇。〇夏月热痢有益，冬月不宜）。合莼作羹，主胃弱不下食，调中益五脏。合茭首作羹，主丹石发热（孟诜）。生捣，涂恶核肿毒不散及瘑疮。同小豆捣，涂丹毒。烧灰，和酱汁，涂诸疮十年不瘥者。以猪脂煎灰服，治肠痈（苏恭）。合小豆煮汁服，消水肿。炙油，涂妇人阴疳诸疮，杀虫止痛。酿白矾烧研饮服，治肠风血痢。酿硫黄煅研，酿五倍子煅研，酒服，并治下血。酿茗叶煨服，治消渴。酿胡蒜煨研饮服，治膈气。酿绿矾煅研饮服，治反胃。酿盐花烧研，掺齿疼。酿当归

烧研，揩牙乌髭止血。酿砒烧研，治急疳疮。酿白盐煨研，搽骨疽。酿附子炙焦，同油涂头疮白秃（时珍）。

〔发明〕〔震亨曰〕诸鱼属火，独鲫属土，有调胃实肠之功。若多食，亦能动火。

〔附方〕旧五，新三十二。

鹘突羹治脾胃虚冷不下食。以鲫鱼半斤切碎，用沸豉汁投之，入胡椒、莳萝、干姜、橘皮等末，空心食之（《心镜》）。

卒病水肿用鲫鱼三尾，去肠留鳞，以商陆、赤小豆等分，填满扎定，水三升，煮糜去鱼，食豆饮汁。二日一作，不过三次，小便利，愈（《肘后方》）。

消渴饮水用鲫鱼一枚，去肠留鳞，以茶叶填满，纸包煨熟食之。不过数枚即愈（《吴氏心统》）。

肠风下血《百一方》：用活鲫一大尾，去肠留鳞，入五倍子末填满，泥固煅存性，为末。酒服一钱（或饭丸），日三服。〇又用硫黄一两，如上法服，亦效。

酒积下血酒煮鲫鱼，常食最效（《便民食疗》方）。

肠痔滴血常以鲫鱼作羹食（《外台》）。

肠风血痔用活鲫鱼，翅侧穿孔，去肠留鳞，入白矾末二钱，以棕包纸裹煨存性，研末。每服二钱，米饮下，每日二服（《直指方》）。

血痢噤口方同上。

反胃吐食用大鲫鱼一尾，去肠留鳞，入绿矾末令满，泥固煅存性，研末。每米饮服一钱，日二（《本事》）。

膈气吐食用大鲫鱼去肠留鳞，切大蒜片填满，纸包十重，泥封，晒半干，炭火煨熟，取肉和平胃散末一两杵，丸梧子大，密收。每服三十丸，米饮下（《经验》）。

小肠疝气每顿用鲫鱼十个，同茴香煮食。久食自愈（《生生编》）。

妊娠感寒时行者。用大鲫一头烧灰，酒服方寸匕（无汗腹中缓痛者，以醋服），取汗（《产乳》）。

热病目暗因差后食五辛而致。用鲫鱼作臛食之（《集验方》）。

目生弩肉鲜鲫鱼，取肉一片，中央开窍，贴于眶上。日三五度（《圣济总录》）。

妇人血崩鲫鱼一个（长五寸者）去肠，入血竭、乳香在内，绵包烧存性，研末。每服三钱，热酒调下（叶氏《摘玄方》）。

小儿齁喘活鲫鱼七个，以器盛，令儿自便尿养之。待红，煨熟食，甚效。一女年十岁用此，永不发也（《集简方》）。

小儿舌肿鲜鲫鱼切片贴之，频换（《总微论》）。

小儿丹毒从髀起，若热流下，令阴头赤肿出血。用鲫鱼肉（切）五合，赤小豆末二合，捣匀，入水和，傅之（《千金方》）。

小儿秃疮《千金》：用鲫鱼烧灰，酱汁和涂。〇一用鲫鱼去肠，入皂矾烧研搽。〇危氏：用大鲫去肠，入乱发填满，烧研，入雄黄末二钱。先以齑水洗拭，生油调搽。

小儿头疮昼开出脓，夜即复合。用鲫鱼（长四寸）一枚，去肠，大附子一枚，去皮研末填入。炙焦研傅，捣蒜封之，效（《圣惠》）。

走马牙疳用鲫鱼一个去肠，入砒一分，生地黄一两，纸包烧存性，入枯白矾、麝香少许，为末掺之。

牙疳出血大鲫鱼一尾，去肠留鳞，入当归末，泥固烧存性，入煅过盐和匀，日用（《圣惠方》）。

揩牙乌须方同上。

刮骨取牙用鲫鱼一个去肠，入砒在内。露于阴地，待有霜刮下，瓶收。以针搜开牙根，点少许，咳嗽自落。〇又方：用硇砂入鲫鱼肉，煨过瓶收，待有霜刮取，如上法用。

诸疮肿毒鲫鱼（一斤者）去肠，柏叶填满，纸裹泥包煅存性，入轻粉二钱，为末。麻油调搽（《普济方》）。

恶疮似癞十余年者，鲫鱼烧研，和酱清傅之（《千金方》）。

浸淫毒疮凡卒得毒气攻身，或肿痛，或赤痒，上下周匝，烦毒欲死，此浸淫毒疮也。生鲫鱼切片，和盐捣贴，频易之（《圣惠方》）。

骻上便毒鲫鱼一枚，山药五钱，同捣敷之，即消（《医林集要》）。

骨疽脓出黑色鲫鱼一个去肠，入白盐令满扎定，以水一盏，石器内煮至干焦为末。猪油调搽，少痛勿怪（危氏方）。

手足瘭疽累累如赤豆，剥之汁出。大鲫鱼长三四寸者，乱发

一鸡子大，猪脂一升，同煎膏，涂之（《千金方》）。

臁胫生疮用中鲫鱼三尾洗净，穿山甲二钱，以长皂荚一挺，劈开两片夹住扎之。煨存性，研末。先以井水洗净脓水，用白竹叶刺孔贴之，候水出尽，以麻油、轻粉调药傅之，日一次（《直指方》）。

小儿撮口出白沫。以艾灸口之上下四壮。鲫鱼烧研，酒调少许灌之。仍掐手足。儿一岁半，则以鱼网洗水灌之（《小儿方》）。

妇人阴疮方见主治。

鲙

〔主治〕久痢赤白，肠澼痔疾，大人小儿丹毒风眩（藏器）。治脚风及上气（思邈）。温脾胃，去寒结气（时珍）。

鲊

〔主治〕瘑疮。批片贴之，或同桃叶捣傅，杀其虫（时珍）。

〔附方〕新一。

赤痢不止鲫鱼二脔（切），秫米一把，薤白一虎口（切）。合煮粥，食之（《普济方》）。

头

〔主治〕小儿头疮口疮，重舌目翳（苏恭）。烧研饮服，疗咳嗽（藏器）。烧研饮服，治下

痢。酒服，治脱肛及女人阴脱，仍以油调搽之。酱汁和，涂小儿面上黄水疮（时珍）。

子忌猪肝。

〔主治〕调中，益肝气（张鼎）。

骨

〔主治〕□疮。烧灰傅，数次即愈（张鼎）。

胆

〔主治〕取汁，涂疳疮、阴蚀疮，杀虫止痛。点喉中，治骨鲠竹刺不出（时珍）。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脑疳鼻痒，毛发作穗，黄瘦。用鲫鱼胆滴鼻中，三五日甚效（《圣惠》）。

消渴饮水用浮石、蛤蚧、蝉蜕等分，为末。以鲫鱼胆七枚，调服三钱，神效（《本事》）。

滴耳治聋鲫鱼胆一枚，乌驴脂少许，生麻油半两，和匀，纳入楼葱管中，七日取滴耳中，日二次（《圣惠方》）。

脑

〔主治〕耳聋。以竹筒蒸过，滴之（《圣惠》）。

鲂鱼音房。〇《食疗》

【释名】鳊鱼（音编。〖《尔雅翼》〗）。〔时珍曰〕鲂，方也。鳊，扁也。其状方，其身扁也。

【集解】〔时珍曰〕鲂鱼处处有之，汉沔尤多。小头缩项，穹脊阔腹，扁身细鳞，其色青白。腹内有肪，味最腴美。其性宜活水。故《诗》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鲂。"俚语云：伊洛鲤鲂，美如牛羊。又有一种火烧鳊，头尾俱似鲂，而脊骨更隆。上有赤鬣连尾，如蝙蝠之翼，黑质赤章，色如烟熏，故名。其大有至二三十斤者。

鲂鱼

鲈鱼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调胃气，利五脏。和芥食之，能助肺气，去胃风，消谷。作鲙食之，助脾气，令人能食。作羹臛食，宜人，功与鲫同。患疳痢人勿食（孟诜）。

鲈鱼宋《嘉祐》

【释名】四鳃鱼（〖《纲目》〗）。〔时珍曰〕黑色曰卢。此鱼白质黑章，故名。淞人名四鳃鱼。

【集解】〔时珍曰〕鲈出吴中，淞江尤盛，四五月方出。长仅数寸，状微似鳜而色白，有黑点，巨口细鳞，有四鳃。杨诚斋诗颇尽其状，云：鲈出鲈乡芦叶前，垂虹亭下不论钱。买来玉尺如何短，铸出银梭直是圆。白质黑章三四点，细鳞巨口一双鲜。春风已有真风

味，想得秋风更迥然。《南郡记》云：吴人献淞江鲈鲙于隋炀帝。帝曰：金齑玉鲙，东南佳味也。

肉

【气味】甘，平，有小毒。〔宗奭曰〕虽有小毒，不甚发病。〔禹锡曰〕多食，发痃癖疮肿，不可同奶酪食。李鹏飞云：肝不可食，剥人面皮。〔诜曰〕中鲈鱼毒者，芦根汁解之。

【主治】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多食宜人，作鲊尤良。曝干甚香美（嘉祐）。益肝肾（宗奭）。安胎补中。作鲙尤佳（孟诜）。

鳜鱼居卫切。〇《开宝》

【释名】罽鱼（音蓟。〖《纲目》〗）、石桂鱼（《开宝》）、水豚（〖《日华》〗）。〔时珍曰〕鳜，蹶也，其体不能屈曲如僵蹶也。罽，缛也，其纹斑如织缛也。〔大明曰〕其味如豚，故名水豚，又名鳜豚。〔志曰〕昔有仙人刘凭，常食石桂鱼。桂、鳜同音，当即是此。

鳜鱼

【集解】〔时珍曰〕鳜生江湖中。扁形阔腹，大口细鳞。有黑斑，其斑纹尤鲜明者为雄，稍晦者为雌，皆有鬐鬣刺人。厚皮紧肉，肉中无细刺。有肚能嚼，亦啖小鱼。夏月居石穴，冬月偎泥罧，鱼之沉下者也。小者味佳，至三五斤者不美。李鹏飞《延寿书》云：鳜，鬐刺凡十二，以应十二月。误鲠害人，惟橄榄核磨水可解，盖鱼畏橄榄故也。

【附录】□鱼〔时珍曰〕按《山海经》云：合水多□鱼。状如鳜，居于逵，苍文赤尾。食之不痈，可以治瘿。郭注云：□，音滕。逵乃水中穴道交通者。愚按□之形状、居止、功用，俱与鳜同，亦鳜之类也。《日华子》谓鳜为水豚者，岂此□与？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日华》曰〕微毒。

〔主治〕腹内恶血，去腹内小虫，益气力，令人肥健（《开宝》）。补虚劳，益脾胃（孟诜）。治肠风泻血（《日华》）。

〔发明〕〔时珍曰〕按张杲《医说》云：越州邵氏女年十八，病劳瘵累年，偶食鳜鱼羹遂愈。观此，正与补劳、益胃、杀虫之说相符，则仙人刘凭、隐士张志和之嗜此鱼，非无谓也。

尾

〔主治〕小儿软疖，贴之良（时珍）。

胆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骨鲠，不拘久近（时珍）。

〔附方〕旧一。

骨鲠竹木刺入咽喉，不拘大人小儿，日久或入脏腑，痛刺黄瘦甚者，服之皆出。腊月收鳜鱼胆，悬北檐下令干。每用一皂子许，煎酒温呷。得吐，则鲠随涎出；未吐再服，以吐为度。酒随量饮，无不出者。蠡、鲩、鲫胆皆可（《胜金方》）。

鲨鱼《纲目》

【释名】鲐鱼（《尔雅》）、吹沙（郭璞）、沙沟鱼（俗名）、沙鳙（音问。〖《纲目》〗）。〔时珍曰〕此非海中沙鱼，乃南方溪涧中小鱼也。居沙沟中，吹沙而游，咂沙而食。鲐者，肉多形圆，陀陀然也。

【集解】〔时珍曰〕鲨鱼，大者长四五寸，其头尾一般大。头状似鳟，体圆似鳝，厚肉重唇。细鳞，黄白色，有黑斑点文。背有鬐刺甚硬。其尾不歧。小时即有子。味颇美。俗呼为阿浪鱼。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暖中益气（时珍）。

杜父鱼《拾遗》

【释名】渡父鱼（《纲目》）、黄□鱼（音么。〖《纲目》〗）、船碇鱼（《纲目》）、伏念鱼（《临海志》）。〔时珍曰〕杜父当作渡父。溪涧小鱼，渡父所食也。见人则以喙插入泥中，如船碇也。

鲨鱼

杜父鱼

【集解】〔藏器曰〕杜父鱼生溪涧中。长二三寸，状如吹沙而短，其尾歧，大头阔口，其色黄黑有斑。脊背上有鬐刺，螫人。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小儿差颓。用此鱼擘开，口咬之，七下即消（藏器。〇差颓，阴核大小也）。

石斑鱼《纲目》

【释名】石矾鱼（《延寿书》）、高鱼（〖《异物志》〗）。

【集解】〔时珍曰〕石斑生南方溪涧水石处。长数寸，白鳞黑斑。浮游水面，闻人声则划然深入。《临海水土记》云：长者尺余，其斑如虎文，而性淫，春月与蛇医交牝，故其子有毒。《南方异物志》云：高鱼似鳟，有雌无雄，二、三月与蜥蜴合于水上，其胎毒人。《酉阳杂俎》云：石斑与蛇交。南方有土蜂，土人杀此鱼标树上，引鸟食之，蜂窠皆尽也。

子及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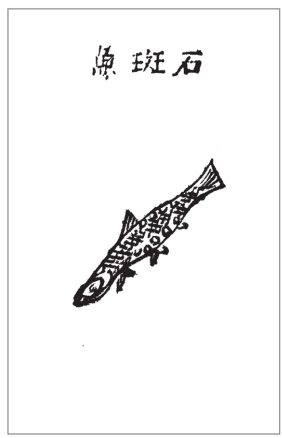
【气味】有毒，令人吐泻。《医说》云：用鱼尾草研汁，服少许解之。

石鮅鱼《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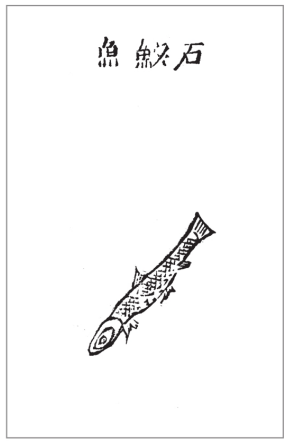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生南方溪涧中。长一寸，背黑腹下赤。南人以作鲊，云甚美。

【气味】甘，平，有小毒。

【主治】疮疥癣（藏器）。



石斑鱼



石鮅鱼

黄鲴鱼音固。〇《纲目》

【释名】黄骨鱼（〖《纲目》〗）。〔时珍曰〕鱼肠肥曰鲴。此鱼肠腹多脂，渔人炼取黄油然灯，甚腥也。南人讹为黄姑，北人讹为黄骨鱼。

【集解】〔时珍曰〕生江湖中小鱼也。状似白鱼，而头尾不昂，扁身细鳞，白色。阔不逾寸，长不近尺。可作鲊菹，煎炙甚美。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白煮汁饮，止胃寒泄泻（时珍）。

油

〔主治〕疮癣有虫，燃灯，昏人目（时珍）。

黄鯛鱼

鯀鱼

鯀鱼《纲目》

【释名】白鯀（音条。〖《尔雅翼》〗）、**□鱼**（音餐。〖《埤雅》〗）、**鮂鱼**（音囚。〖《六书故》〗）。〔时珍曰〕鯀，条也。□，粲也。鮂，囚也。条，其状也。粲，其色也。囚，其性也。

【集解】〔时珍曰〕鲦，生江湖中小鱼也。长仅数寸，形狭而扁，状如柳叶，鳞细而整，洁白可爱，性好群游。〔《荀子》曰〕鲦，浮阳之鱼也。最宜鲊菹。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煮食，已忧暖胃，止冷泻（时珍）。

鲩残鱼《食鉴》

【释名】王余鱼（《纲目》）、银鱼（〖《尔雅翼》〗）。〔时珍曰〕按《博物志》云：吴王阖闾江行，食鱼鲩，弃其残余于水，化为此鱼，故名。或又作越王及僧宝志者，益出傅会，不足致辩。

【集解】〔时珍曰〕鲩残出苏、淞、浙江。大者长四五寸，身圆如箸，洁白如银，无鳞。若已鲩之鱼，但目有两黑点尔。彼人尤重小者，曝干以货四方。清明前有子，食之甚美。清明后子出而瘦，但可作鲊腊耳。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作羹食，宽中健胃（甯源）。

鱵鱼音针。〇《纲目》

【释名】姜公鱼（俗名）、铜唲鱼（音税。《临海志》）。〔时珍曰〕此鱼喙有一针，故有诸名。俗云姜太公钓针，亦傅会也。

鲩残鱼

鱵鱼

【集解】〔时珍曰〕生江湖中。大小形状，并同鲩残，但喙尖有一细黑骨如针为异耳。《东山经》云：泯水北注于湖，中多箴鱼，状如鲦，其喙如针。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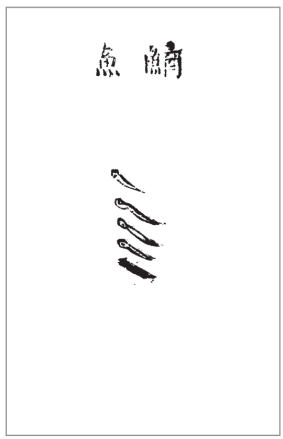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食之无疫（时珍）。

鱊鱼音聿。〇《纲目》

【释名】春鱼（俗名）、作腊，名鹅毛脡（〖《北户录》〗）。〔时珍曰〕《尔雅》云：鱊鯞，小鱼也。名义未详。春，以时名也。脡，以干腊名也。

【集解】〔时珍曰〕按段公路《北户录》云：广之恩州出鹅毛脡，用盐藏之，其细如毛，其味绝美。郭义恭所谓武阳小鱼大如针，一斤千头，蜀人以为酱者也。又《一统志》云：广东阳江县出之，即鱊鱼儿也。然今兴国州诸处亦有之，彼人呼为春鱼。云春月自岩穴中随水流出，状似初化鱼苗。土人取收，曝干为脡，以充苞苴。食以姜、醋，味同虾米。或云即鳢鱼苗也。



鱊鱼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和中益气，令人喜悦（时珍）。

金鱼《纲目》

【集解】〔时珍曰〕金鱼有鲤、鲫、鳅、□数种，鳅、□尤难得，独金鲫耐久，前古罕知。惟《北户录》云：出邛婆塞江，脑中有金，盖亦讹传。《述异记》载：晋桓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春末生子于草上，好自吞啖，亦易化生。初出黑色，久乃变红。又或变白者，名银鱼。亦有红、白、黑、斑相间无常者。其肉味短而韧。《物类相感志》云：金鱼食橄榄渣、肥皂水即死。得白杨皮不生虱。又有丹鱼，不审即此类否？今附于下。

【附录】丹鱼按《抱朴子》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入于均水。中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必有赤光上照，赫然若火。割血涂足，可以履水。

肉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久痢（时珍）。

【附方】新一。

久痢噤口病势欲绝。用金丝鲤鱼一尾，重一二斤者，如常治净，用盐、酱、葱，必入胡椒末三四钱，煮熟，置病人前嗅之，欲吃随意。连汤食一饱，病即除根，屡治有效（杨拱《医方摘要》）。

鳞之四无鳞鱼二十八种，附录九种

鳢鱼《本经·上品》

【释名】蠡鱼（《本经》）、黑鳢（《图经》）、玄鳢（《埤雅》）、乌鳢（《纲目》）、鲖鱼（音同。《本

经》）、文鱼（〖《埤雅》〗）。〔时珍曰〕鳢首有七星，夜朝北斗，有自然之礼，故谓之鳢。又与蛇通气，色黑，北方之鱼也，故有玄、黑诸名。俗呼火柴头鱼，即此也。其小者名鲷鱼。苏颂《图经》引《毛诗》诸注，谓鳢即鲩鱼者，误矣。今直削去，不烦辩正。

【集解】〔《别录》曰〕生九江池泽。取无时。〔弘景曰〕处处有之。言是公蛎蛇所化，然亦有相生者。性至难死，犹有蛇性也。〔时珍曰〕形长体圆，头尾相等，细鳞玄色，有斑点花文，颇类蝮蛇，有舌有齿有肚，背腹有鬣连尾，尾无歧。形状可憎，气息鲜恶，食品所卑。南人有珍之者，北人尤绝之。道家指为水厌，斋箓所忌。

鳢鱼

肉

〔气味〕甘，寒，无毒。有疮者不可食，令人瘢白（《别录》）。〔源曰〕有小毒，无益，不宜食之。〔宗奭曰〕能发痼疾。疗病亦取其一端耳。

〔主治〕疗五痔，治湿痹，面目浮肿，下

大水（《本经》。〔弘景曰〕合小豆白煮，疗肿满甚效）。下大小便，壅塞气。作鲙，与脚气、风气人食，良（孟诜）。主妊娠有水气（苏颂）。

〔附方〕旧三，新二。

十种水气垂死鳢鱼（一斤重者）煮汁，和冬瓜、葱白作羹食（《心镜》）。

下一切气〔诜曰〕用大鳢一头开肚，入胡椒末半两，大蒜三两颗，缝合，同小豆一升煮熟，下萝卜三五颗，葱一握，俱切碎，煮熟，空腹食之至饱，并饮汁。至夜，泄恶气无限也。三五日更一作。

肠痔下血鳢鱼作鲙，以蒜齑食之。忌冷、毒物（《外台》）。

一切风疮顽癣疥癞，年久不愈者，不过二三服必愈。用黑火柴头鱼一个（即乌鳢也），去肠肚，以苍耳叶填满。外以苍耳安锅底，置鱼于上，少少着水，慢火焐熟，去皮骨淡食。勿入盐酱，功效甚大（《医林集要》）。

浴儿免痘除夕黄昏时，用大乌鱼一尾，小者二三尾，煮汤浴儿，遍身七窍俱到。不可嫌腥，以清水洗去也。若不信，但留一手或一足不洗，遇出痘时，则未洗处偏多也。此乃异人所传，不可轻易（杨拱《医方摘要》）。

肠及肝

〔主治〕冷败疮中生虫（《别录》）。肠以五味炙香，贴痔瘘及蛀骨疮，引虫尽为度（《日华》）。

胆

〔气味〕甘，平。〔《日华》曰〕诸鱼胆苦，惟此胆甘可食为异也。腊月收取，阴干。

〔主治〕喉痹将死者，点入少许即差，病深者水调灌之（《灵苑方》）。

鳗鲡鱼《别录·中品》

【释名】白鳝（《纲目》）、蛇鱼（《纲目》），干者名风鳗（〖《赤城志》〗）。〔时珍曰〕鳗鲡旧注音漫黎。按许慎《说文》，鲡与鳢同。赵辟公《杂录》亦云：此鱼有雄无雌，以影漫于鳢鱼，则其子皆附于鳢鬐而生，故谓之鳗鲡。与许说合，当以鳢音为正。曰蛇，曰鳝，象形也。

【集解】〔颂曰〕所在有之。似鳝而腹大，青黄色。云是蛟蜃之属，善攻江岸，人酷畏之。〔诜曰〕歙州溪潭中出一种背有五色文者，头似蝮蛇。入药最胜。江河中难得五色者。〔时珍曰〕鳗鲡，其状如蛇，背有肉鬣连尾，无鳞有舌，腹白。大者长数尺，脂膏最多。背有黄脉者，名金丝鳗鲡。此鱼善穿深穴，非若蛟蜃之攻岸也。或云鲇亦产鳗，或云鳗与蛇通。

【正误】〔弘景曰〕鳗鲡能缘树食藤花。〔恭曰〕鲵鱼能上树。鳗无足，安能上树耶？谬说也。

鰻鱺鱼

肉

〔气味〕甘，平，有毒。〔思邈曰〕大温。〔士良曰〕寒。〔宗奭曰〕动风。〔吴瑞曰〕腹下有黑斑者，毒甚。与银杏同食，患软风。〔机曰〕小者可食。重四五斤及水行昂头者，不可食。尝见舟人食之，七口皆死。〔时珍曰〕按《夷坚续志》云：四目者杀人。背有白点无鳃者，不可食。妊娠食之，令胎有疾。

〔主治〕五痔疮瘘，杀诸虫（《别录》。〔诜曰〕痔瘘熏之虫即死。杀诸虫，烧炙为末，空腹食，三五度即差）。治恶疮，女人阴疮虫痒，治传尸疰气劳损，暖腰膝，起阳（《日华》）。疗湿脚气，腰肾间湿风痹，常如水洗。以五味煮食，甚补益。患诸疮瘘疬疡风人，宜长食之（孟诜）。治小儿疳劳，及虫心痛（时珍）。妇人带下，疗一切风瘙如虫行，又压诸草石药毒，不能为害（张鼎）。

〔发明〕〔颂曰〕鱼虽有毒，以五味煮羹，能补虚损，及久病劳瘵。〔时珍曰〕鳗鲡所主诸病，其功专在杀虫去风耳。与蛇同类，故主治近之。《稽神录》云：有人病瘵，相传染死者数人。取病者置棺中，弃于江以绝害。流至金山，渔人引起开视，乃一女子，犹活。取置渔舍，每以鳗鲡食之，遂愈。因为渔人之妻。张鼎云：烧烟熏蚊，令化为水。熏毡及屋舍竹木，断蛀虫。置骨于衣箱，断诸蠹。观此，则《别录》所谓能杀诸虫之说，益可证矣。

〔附方〕旧三。

诸虫心痛多吐清水。鳗鲡淡煮，饱食三五度，即差（《外台》）。

骨蒸劳瘦用鳗鲡二斤治净，酒二盏煮熟，入盐、醋食之（《圣惠》）。

肠风下虫同上。

膏

〔主治〕诸瘘疮（陶弘景）。耳中虫痛（苏恭）。曝干微炙取油，涂白驳风，即时色转，五七度便差（宗奭）。〇《集验方》云：白驳生头面上，浸淫渐长似癣者。刮令燥痛，炙热脂搽之，不过三度即差。

骨及头

〔主治〕炙研入药，治疳痢肠风崩带。烧灰敷恶疮。烧熏痔瘘，杀诸虫（时珍）。

〔附方〕旧一。

一切恶疮用蛇鱼骨炙为末，入诸色膏药中贴之，外以纸护之（《经验》）。

血

〔主治〕疮疹入眼生翳，以少许点之（时珍）。

海鳗鲡《日华》

【释名】慈鳗鲡（《日华》）、猧狗鱼（《日华》）。

【集解】〔《日华》曰〕生东海中。类鳗鲡而大，功用相同。

【气味】同鳗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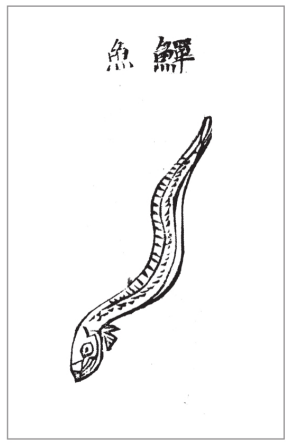
【主治】治皮肤恶疮疥、疳□、痔瘘（《日华》）。〔时珍曰〕按李九华云：狗鱼暖而不补。即此。

鳝善鱼《别录·上品》

【释名】黄□（音旦。〖《异苑》〗）。〔宗奭曰〕鳝腹黄，故世称黄鳝。〔时珍曰〕《异苑》作黄□。云黄疸之名，取乎此也。藏器言当作鳣鱼，误矣。鳣字平声，黄鱼也。

【集解】〔韩保昇曰〕鳝鱼生水岸泥窟中。似鳗鲡而细长，亦似蛇而无鳞，有青、黄二色。〔时珍曰〕黄质黑章，体多涎沫，大者长二三尺，夏出冬蛰。一种蛇变者名蛇鳝，有毒害人。南人鬻鳝肆中，以缸贮水，畜数百头。夜以灯照之，其蛇化者，必项下有白点。

通身浮水上，即弃之。或以蒜瓣投于缸中，则群鳝跳掷不已，亦物性相制也。〔藏器曰〕作臛，当重煮之，不可用桑柴，亦蛇类也。〔弘景曰〕鳝是荇芩根所化，又云死人发所化。今其腹中自有子，不必尽是变化也。



鳝鱼

肉

〔气味〕甘，大温，无毒。〔思邈曰〕黑者有毒。〔弘景曰〕性热能补。时行病后食之，多复。〔宗奭曰〕动风气。多食，令人霍乱。曾见一郎官食此，吐利几死也。〔时珍曰〕按《延寿书》云：多食，发诸疮，亦损人寿。大者，有毒杀人。不可合犬肉、犬血食之。

〔主治〕补中益血，疗沈唇（《别录》）。补虚损，妇人产后恶露淋沥，血气不调，羸瘦，止血，除腹中冷气肠鸣，及湿痹气（藏器）。善补气，妇人产后宜食（震亨）。补五脏，逐十二风邪。患湿风、恶气人，作臛空腹饱食，暖卧取

汗出如胶，从腰脚中出，候汗干，暖五枝汤浴之，避风。三五日一作，甚妙（孟诜）。专贴一切冷漏、痔瘘、臁疮引虫（时珍）。

〔附方〕新二。

臁疮蛀烂用黄鳝鱼数条打死，香油抹腹，蟠疮上系定，顷则痛不可忍，然后取下看，腹有针眼皆虫也。未尽更作，后以人胫骨灰，油调搽之（《奇效》）。

肉痔出血鳝鱼煮食，其性凉也（《便民食疗》）。

血尾上取之。

〔主治〕涂癣及瘘（藏器）。疗口眼㖞斜，同麝香少许，左㖞涂右，右㖞涂左，正即洗去。治耳痛，滴数点入耳。治鼻衄，滴数点入鼻。治疹后生翳，点少许入目。治赤疵，同蒜汁、墨汁频涂之。又涂赤游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鳝善穿穴，无足而窜，与蛇同性，故能走经脉疗十二风邪，及口㖞、耳目诸窍之病。风中血脉，则口眼㖞斜，用血主之，从其类也。

头五月五日收。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烧服，止痢，主消渴，去冷气，

除痞癥，食不消（《别录》）。同蛇头、地龙头烧灰酒服，治小肠痛有效（《集成》）。百虫入耳，烧研，绵裹塞之，立出（时珍）。

皮

〔主治〕妇人乳核硬疼，烧灰空心温酒服（《圣惠》）。

鳅（□）鱼音酋。○《纲目》

【释名】泥鳅（俗名）、鰼鱼（《尔雅》）。〔时珍曰〕按陆佃云：□性酋健，好动善扰，故名。小者名鳆鱼。孙炎云：鰼者，寻习其泥也。

【集解】〔时珍曰〕海鳅生海中，极大。江鳅生江中，长七八寸。泥鳅生湖池，最小，长三四寸，沉于泥中。状微似鳝而小，锐首圆身，青黑色，无鳞。以涎自染，滑疾难握。与他鱼牝牡，故《庄子》云“鳅与鱼游”。生沙中者微有文采。闽、广人劖去脊骨，作臛食甚美。《相感志》云：灯心煮鳅甚妙。

【气味】甘，平，无毒。〔弘景曰〕不可合白犬血食。一云凉。

【主治】暖中益气，醒酒，解消渴（时珍）。同米粉煮羹食，调中收痔（吴球）。

【附方】新五。

消渴饮水用泥鳅鱼（十头阴干，去头尾，烧灰）、干荷叶等

分为末。每服二钱，新汲水调下，日三。名沃焦散（《普济方》）。

喉中物哽用生鳅鱼，线牢缚其头，以尾先入喉中，牵拽出之（《普济方》）。

揩牙乌髭泥鳅鱼一枚，槐蕊、狼把草各一两，雄燕子一个，酸石榴皮半两，捣成团，入瓦罐内，盐泥固济，先文后武，烧炭十斤，取研，日用。一月以来，白者皆黑（《普济》）。

阳事不起泥鳅煮食之（《集简方》）。

牛狗羸瘦取鳅鱼一二枚，从口鼻送入，立肥也（陈藏器）。

鳣鱼音邅。〇《拾遗》

〔校正〕〔时珍曰〕《食疗》黄鱼系重出，今并为一。

鳅鱼

鳣鱼

【释名】黄鱼（《食疗》）、蜡鱼（《御览》）、玉版鱼（〖《六书故》〗）。〔时珍曰〕鳣肥而不善游，有邅如之象。曰黄曰蜡，言其脂色也。玉版，言其肉色也。《异物志》名含光，言其脂肉夜有光也。《饮膳正要》云：辽人名阿八儿忽鱼。

【集解】〔藏器曰〕鳣长二三丈，纯灰色，体有三行甲。逆上龙门，能化为龙也。〔时珍曰〕鳣出江淮、黄河、辽海深水处，无鳞大鱼也。其状似鲟，其色灰白，其背有骨甲三行，其鼻长有须，其口近颔下，其尾歧。其出也，以三月逆水而上。其居也，在矶石湍流之间。其食也，张口接物听其自入，食而不饮，蟹鱼多误入之。昔人所谓“鳣鲔岫居”，世俗所谓“鲟鳡鱼吃自来食”是矣。其行也，在水底，去地数寸。渔人以小钩近千斤沉而取之，一钩着身，动而护痛，诸钩皆着。船游数日，待其困惫，方敢掣取。其小者近百斤。其大者长二三丈，至一二千斤。其气甚腥。其脂与肉层层相间，肉色白，脂色黄如蜡。其脊骨及鼻，并鬐与鳃，皆脆软可食。其肚及子盐藏亦佳，其鳔亦可作胶。其肉骨煮炙及作鲊皆美。《翰墨大全》云：江淮人以鲟鳡鱼作鲊名片酱，亦名玉版鲊也。

肉

〔气味〕甘，平，有小毒。〔诜曰〕发气动风，发疮疥。和荞麦食，令人失音。〔甯源曰〕味极肥美，楚人尤重之。多食，生热痰。作鲊奇绝，亦不益人。〔时珍曰〕服荆芥药，不可食。

〔主治〕利五脏，肥美人。多食，难克化（时珍）。

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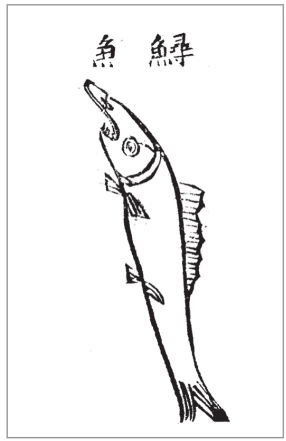
〔气味〕无毒。

〔主治〕恶疮疥癣。勿以盐炙食（藏器）。

鲟鱼《拾遗》

【释名】鳟鱼（寻、淫二音。〖《说文》〗）、鲔鱼（音洧。〖陆玑〗）、王鲔（《尔雅》）、碧鱼（〖《纲目》〗）。〔时珍曰〕此鱼延长，故从寻从覃，皆延长之义。《月令》云：季春，天子荐鲔于寝庙。故有王鲔之称。郭璞云：大者名王鲔，小者名叔鲔，更小者名鮥子（音洛）。李奇《汉书注》云：周洛曰鲔，蜀曰□□（音亘懵）。《毛诗义疏》云：辽东、登、莱人名尉鱼，言乐浪尉仲明溺海死，化为此鱼。盖尉亦鲔字之讹耳。《饮膳正要》云：今辽人名乞里麻鱼。

【集解】〔藏器曰〕鲟生江中。背如龙，长一二丈。〔时珍曰〕出江淮、黄河、辽海深水处，亦鳣属也。岫居，长者丈余。至春始出而浮阳，见日则目眩。其状如鳣，而背上无甲。其色青碧，腹下色白。其鼻长与身等，口在颔下，食而不饮。颊下有青斑纹，如梅花状。尾歧如丙。肉色纯白，味亚于鳣，鬐骨不脆。罗愿云：鲟状如鬻鼎，上大下小，大头哆口，似铁兜鍪。其鳔亦可作胶，如鱁鮥也。亦能化龙。



鲟鱼

肉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有毒。味虽美而发诸药毒，动风气，发一切疮疥。久食，令人心痛腰痛。服丹石人忌之。勿与干笋同食，发瘫痪风。小儿食之，成咳嗽及癥瘕。作鲊虽珍，亦不益人。

〔主治〕补虚益气，令人肥健（藏器）。煮汁饮，治血淋（孟诜）。

鼻肉作脯名鹿头，亦名鹿肉，言美也。

〔主治〕补虚下气（藏器）。

子状如小豆。

〔主治〕食之肥美，杀腹内小虫（藏器）。

牛鱼《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东海，其头似牛。〔时珍曰〕按《一统志》云：牛鱼出女直混同江。大者长丈余，重三百斤。无鳞骨，其肉脂相间，食之味长。又《异物志》云：南海有牛鱼，一名引鱼，重三四百斤，状如鳢，无鳞骨，背有斑纹，腹下青色。知海潮，肉味颇长。观二说，则此亦鳢属也。鳢、引声亦相近。

肉

【气味】阙。无毒。

【主治】六畜疫疾。作干脯为末，以水和灌鼻，即出黄涕。亦可置病牛处，令气相熏（藏器）。

鮠鱼音桅。○《拾遗》

【释名】鲐鱼（音回。〖《六书故》〗）、鳠鱼（化、获二音。〖郭璞〗）、鲝鱼（化上声。〖《六书故》〗）、□鱼（癞。〖《图经》〗）。〔时珍曰〕北人呼鳠，南人呼鮠，并与鲐音相近。迩来通称鲐鱼，而鳠、鮠之名不彰矣。鲝，又鳠者之转也。秦人谓其发癞，呼为□鱼。余见鲇鱼。

【集解】〔时珍曰〕鮠，生江淮间无鳞鱼，亦鲟属也。头尾身鬐俱似鲟状，惟鼻短尔。口亦在颔下，骨不柔脆，腹似鲇鱼，背有肉鬐。郭璞云“鳠鱼似鲇而大，白色”者，是矣。

【正误】〔藏器曰〕鮠生海中，大如石首。不腥，作鲙如雪。隋朝吴都进鮠鱼鲙，取快日曝干瓶盛。临食以布裹水浸用，与初鲙无异。〔时珍曰〕藏器所说，出杜宝《拾遗录》。其说云：隋大业六年，吴郡献海鮠干鲙。其法：五、六月取大鮠四五尺者，鳞细而紫，无细骨，不腥。取肉切晒极干，以新瓶盛之，泥封固。用时以布

裹水浸，少顷去水，则皎白如新也。珍按此乃海鲩，即石首之大者，有鳞不腥。若江河鲍鱼，则无鳞极腥矣。陈氏盖因鲩、鲍二字相类，不加考究，遂致谬误耳。今正之。

肉

【气味】甘，平，无毒。〔颂曰〕能动痼疾。不可合野猪、野鸡肉食，令人生癞。

【主治】开胃，下膀胱水（藏器）。

鳠鱼音夷。〇《别录·上品》

【释名】鲲鱼（音题）、鳆**鱼**（音偃）、**鲇鱼**（〖并《尔雅翼》〗）。〔时珍曰〕鱼额平夷低偃，其涎粘滑。鳠，夷也。鳆，偃也。鲇，粘也。古曰鳆，今曰鲇；北人曰鳆，南人曰鲇。

【集解】〔弘景曰〕鲲，即鲇也。又有鳠，似鲲而大。鲍，似鲲而色黄。人鱼，似鲇而有四足。〔保昇曰〕口腹俱大者，名鳠；背青口小者，名鲇；口小背黄腹白者，名鲍。〔时珍曰〕二说俱欠详核。鲇乃无鳞之鱼，大首偃额，大口大腹，鲍身鳢尾，有齿有胃有须。生流水者，色青白；生止水者，色青黄。大者亦至三四十斤，俱是大口大腹，并无口小者。鳠即今之鲴鱼，似鲇而口在颔下，尾有歧，南人方音转为鲍也。今厘正之。凡食鲇、鲍，先割翅下悬之，则涎自流尽，不粘滑也。

鮠鱼

鰬鱼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无鳞，有毒，勿多食。〔颂曰〕寒而有毒，非佳品也。赤目、赤须、无腮者，并杀人。不可合牛肝食，令人患风多噎。不可合野猪肉食，令人吐泻。〔弘景曰〕不可合鹿肉食，令人筋甲缩。〔时珍曰〕反荆芥。

〔主治〕百病（《别录》）。作臛，补人（弘

景）。疗水肿，利小便（苏恭）。治口眼㖞斜，活鲇切尾尖，朝吻贴之即正。又五痔下血肛痛，同葱煮食之（时珍）。

〔附方〕新一。

身面白驳鲇鱼（半斤）一头，去肠，以粳饭、盐、椒如常作鲊，以荷叶作三包系之。更以荷叶重包，令臭烂。先以布拭赤，乃炙鲊包，乘热熨，令汗出。以绵衣包之，勿令见风，以瘥为度（《总录》）。

涎

〔主治〕三消渴疾，和黄连末为丸，乌梅汤每服五七丸，日三服，效（苏颂）。

目

〔主治〕刺伤中水作痛，烧灰涂之（思邈）。

肝

〔主治〕骨鲠（时珍）。

〔附方〕新一。

骨鲠在喉栗子肉上皮半两（研末），乳香、鲇鱼肝各一分，同捣，丸梧子大。以绵裹一丸，水润，外留绵线吞下，钓出（《总录》）。

□鱼音啼。○《纲目》

〔校正〕〔时珍曰〕旧注见鲥鱼，今分出。

□鱼

【释名】人鱼（弘景）、孩儿鱼（〖刘辰翁〗）。〔时珍曰〕□声如孩儿，故有诸名。作鲲、鲥者，并非。

【集解】〔弘景曰〕人鱼，荆州临沮青溪多有之。似鲲而有四足，声如小儿。其膏然之不消耗，秦始皇骊山冢中所用人鱼膏是也。〔宗爽曰〕□鱼形微似獭，四足，腹重坠如囊，身微紫色，无鳞，与鲇、鲐相类。尝剖视之，中有小蟹、小鱼、小石数枚也。〔时珍曰〕孩儿鱼有二种：生江湖中，形色皆如鲇、鲐，腹下翅形似足，其腮颊轧轧，音如儿啼，即□鱼也；一种生溪涧中，形声皆同，但能上树，乃鲵鱼也。《北山经》云：决水多人鱼。状如□，四足，音如婴儿。食之无瘕疾。又云：休水北注于洛，中多□鱼。状如盩蜼而长距，足白而对，食之无蛊疾，可以御兵。按此二说，前与陶合，后与寇合，盖一物也。今渔人网得，以为不利，即惊异而弃之，盖不知其可食如此也。〇徐铉《稽神录》云：谢仲玉者，曾见妇人出没水中，腰以下皆鱼。乃人鱼也。又《甄异记》云：查道奉使高丽，见海沙中一妇人，肘后有红鬣。问之。曰：人鱼也。此二者，乃名同物异，非□、鲵也。

【气味】甘，有毒。

【主治】食之，疗瘕疾（弘景）。无蛊疾（时珍）。

鲵鱼音倪。〇《拾遗》

【释名】人鱼（《山海经》）、鮒鱼（音纳。〖《蜀志》〗）、鳎鱼（音塔。〖《唐韵》〗），大者名鰕（音霞。〖《尔雅》〗）。〔时珍曰〕鲵，声如小儿，故名。即□鱼之能上树者。俗云鲇鱼上竿，乃此也。与海中鲸，同名异物。蜀人名鮒，秦人名鳎。《尔雅》云：大者曰鰕。《异物志》云：有鱼之体，以足行如虾，故名鰕。陈藏器以此为鳆鱼，欠考矣。又云一名王鲔，误矣，王鲔乃鲟鱼也。

【集解】〔藏器曰〕鲵生山溪中。似鲇有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则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因吸食之。声如小儿啼。〔时珍曰〕案郭璞云：鲵鱼似鲇，四脚，前脚似猴，后脚似狗，声如儿啼，大者长八九尺。《山海经》云：决水有人鱼，状如□，食之无痴疾。《蜀志》云：雅州西山溪谷出鮒鱼。似鲇有足，能缘木，声如婴儿，可食。《酉阳杂俎》云：峡中人食鲵鱼，缚树上，鞭至白汁出如构汁，方可治食。不尔，有毒也。

【气味】甘，有毒。

【主治】食之无痴疾（《山海经》）。

黄颡鱼《食疗》

【释名】黄鲿鱼（古名）、黄颊鱼（《诗疏》）、鲉

□（央轧。〖《食疗》〗）、黄□（〖罗愿〗）。〔时珍曰〕颡、颊以形，鳡以味，鲛□以声也。今人析而呼为黄鲛、黄□。陆玑作黄扬，讹矣。

【集解】〔时珍曰〕黄颡，无鳞鱼也。身尾俱似小鲇，腹下黄，背上青黄，腮下有二横骨，两须，有胃。群游作声如轧轧。性最难死。陆玑云：鱼身燕头，颊骨正黄。鱼之有力能飞跃者。陆佃云：其胆春夏近下，秋冬近上。亦一异也。

黄颡鱼

【气味】甘，平，微毒。〔诜曰〕无鳞之鱼不益人，发疮疥。〔时珍曰〕反荆芥，害人。

【主治】肉，至能醒酒（弘景）。祛风（吴瑞）。煮食，消水肿，利小便。烧灰，治瘰疬久溃不收敛，及诸恶疮（时珍）。

【附方】新三。

水气浮肿用黄颡三尾，绿豆一合，大蒜三瓣，水煮烂，去鱼

食豆，以汁调商陆末一钱服。其水化为清气而消。诗云：一头黄颡八须鱼，绿豆同煎一合余。白煮作羹成顿服，管教水肿自消除（《集要》）。

瘰疬溃坏用黄□鱼破开，入蓖麻子二十粒，扎定，安厕坑中，冬三日，春秋一日，夏半日，取出洗净，黄泥固济，煅存性研，香油调傅。

臁疮浸淫方同上（并《普济》）。

涎翅下取之。

〔主治〕**消渴**（吴瑞）。

〔附方〕新一。

生津丸治消渴饮水无度。以黄颡鱼涎和青蛤粉、滑石末等分，丸梧子大。每陈粟米汤下三十丸（《圣济总录》）。

颊骨

〔主治〕**喉痹肿痛，烧研，茶服三钱**（时珍。〇并出《普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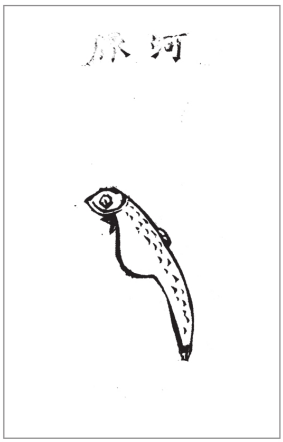
河豚宋《开宝》

〔校正〕并入《食疗》鯸鯕、《拾遗》鲰鱼。

【释名】**鯸鯕**（〖《食疗》〗。一作鯸鮐。〖《吴都赋》〗）、**鰗鯕**（《日华》）、鲰**鱼**（〖《拾遗》〗。一作鲑。〖《论衡》〗）、**嗔鱼**（《拾遗》）、**吹肚鱼**（俗）、**气包**

鱼（〖《纲目》〗）。〔时珍曰〕豚，言其味美也。侯夷，状其形丑也。鳜，谓其体圆也。吹肚、气包，象其嗔胀也。《北山经》名□鱼。音沛。

【集解】〔志曰〕河豚，江、淮、河、海皆有之。〔藏器曰〕腹白，背有赤道如印，目能开阖。触物即嗔怒，腹胀如气球浮起，故人以物撩而取之。〔时珍曰〕今吴越最多。状如蝌蚪，大者尺余，背色青黑。有黄缕文，无鳞无腮无胆，腹下白而不光。率以三头相从为一部。彼人春月甚珍贵之，尤重其腹腴，呼为西施乳。严有翼《艺苑雌黄》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传其杀人。余守丹阳宣城，见土人户户食之。但用菘菜、蒌蒿、荻芽三物煮之，亦未见死者。南人言鱼之无鳞无腮，无胆有声，目能眨者，皆有毒。河豚备此数者，故人畏之。然有二种，其色淡黑有文点者，名斑鱼，毒最甚。或云三月后则为斑鱼，不可食也。又案雷公《炮炙论》云：鲑鱼插树，立便干枯；狗胆涂之，复当荣盛。《御览》云：河豚鱼虽小，而獭及大鱼不敢啖之。则不惟毒人，又能毒物也。王充《论衡》云：万物含太阳火气而生者，皆有毒。在鱼则鲑与鲂□。故鲑肝死人，鲂□螫人。



河豚

【气味】甘，温，无毒。〔宗奭曰〕河豚有大毒，

而云无毒何也？味虽珍美，修治失法，食之杀人，厚生者宜远之。〔藏器曰〕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煮之不可近铛，当以物悬之。〔时珍曰〕煮忌煤炱落中。与荆芥、菊花、桔梗、甘草、附子、乌头相反。宜荻笋、蒌蒿、秃菜。畏橄榄、甘蔗、芦根、粪汁。案：陶九成《辍耕录》：凡食河豚，一日内不可服汤药，恐犯荆芥，二物大相反。亦恶乌头、附子之属。余在江阴，亲见一儒者，因此丧命。河豚子尤不可食，曾以水浸之，一夜大如芡实也。世传中其毒者，以至宝丹或橄榄及龙脑浸水皆可解。复得一方，惟以槐花微炒，与干燕脂等分同捣粉，水调灌之，大妙。又案：《物类相感志》言：凡煮河豚，用荆芥同煮五七沸，换水则无毒。二说似相反，得非河豚之毒入于荆芥耶？宁从陶说，庶不致悔也。

【主治】补虚，去湿气，理腰脚，去痔疾，杀虫（《开宝》）。伏硇砂（《土宿本草》）。

肝及子

〔气味〕有大毒。〔藏器曰〕入口烂舌，入腹烂肠，无药可解。惟橄榄木、鱼茗木、芦根、乌蓝草根煮汁可解。〔时珍曰〕吴人言其血有毒，脂令舌麻，子令腹胀，眼令目花，有“油麻子胀眼睛花”之语。而江阴人盐其子，糟其白，埋过治食，此俚言所谓“舍命吃河豚”者耶？

〔主治〕疥癣虫疮。用子同蜈蚣烧研，香油调，搽之（时珍）。

海豚鱼《拾遗》

【释名】海豨（《文选》），生江中者名江豚（《拾遗》）。江猪（《纲目》）、水猪（《异物志》）、䲢

鱼（音忌。〖《尔雅疏》〗）、馋鱼（音谗。〖《纲目》〗）、□□（音敷沛。〖《魏武食制》〗）。〔时珍曰〕海豚、江豚，皆因形命名。郭璞赋“海豨、江豚”是也。《魏武食制》谓之□□。《南方异物志》谓之水猪。又名馋鱼，谓其多涎也。

【集解】〔藏器曰〕海豚生海中，候风潮出没。形如豚，鼻在脑上作声，喷水直上，百数为群。其子如蠡鱼子，数万随母而行。人取子系水中，其母自来就而取之。江豚生江中，状如海豚而小，出没水上，舟人候之占风。其中有油脂，点灯照樗蒲即明，照读书工作即暗，俗言懒妇所化也。〔时珍曰〕其状大如数百斤猪，形色青黑如鲇鱼，有两乳，有雌雄，类人。数枚同行，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其骨硬，其肉肥，不中食。其膏最多，和石灰艌船良。

肉

〔气味〕咸，腥，味如水牛肉，无毒。

〔主治〕飞尸、蛊毒、瘴疟，作脯食之（藏器）。

肪

〔主治〕摩恶疮、疥癣、痔瘘，犬马瘑疥，杀虫（藏器）。

比目鱼《食疗》

【释名】鲽（音蝶。〖《尔雅》〗）、鞋底鱼（〖《尔雅翼》〗）。〔时珍曰〕比，并也。鱼各一目，相并而行也。《尔雅》所谓“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其名曰鲽”，是也。段氏《北户录》谓之鳒（音兼），《吴都赋》谓之鮆（音介），《上林赋》谓之

魼（音墟）。鰈，犹屧也；鰜，兼也；魽，相介也；魼，相胠也。俗名鞋底鱼，《临海志》名婢屣鱼，《临海水土记》名奴屣鱼，《南越志》名版鱼，《南方异物志》名箬叶鱼，皆因形也。

海豚鱼

比目鱼

【集解】〔时珍曰〕案郭璞云：今所在水中有之。状如牛脾及女人鞋底，细鳞紫黑色，两片相合乃得行。其合处半边平而无鳞，口近腹下。刘渊林以为王余鱼，盖不然。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虚益气力。多食动气（孟诜）。

鲹鱼音梢。○《拾遗》

【集解】〔藏器曰〕出江湖。形似马鞭，尾有两歧，如鞭鞘，故名。

【气味】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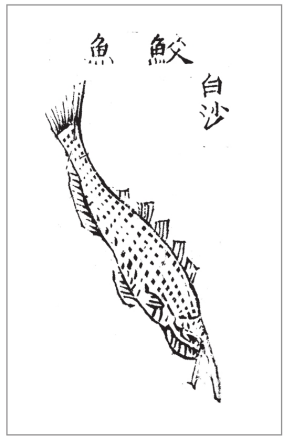
【主治】五痔下血，瘀血在腹（藏器）。

鲛鱼《唐本草》

【释名】沙鱼（《拾遗》）、□鱼（鹊、错二音。〖《南越志》〗）、鳆鱼（音剥。〖《拾遗》〗）、溜鱼（〖《纲目》〗）。〔时珍曰〕鲛皮有沙，其文交错鹊驳，故有诸名。古曰鲛，今曰沙，其实一也。或曰：本名鲛，讹为鲛。段成式曰：其力健强，称为河伯健儿。〔藏器曰〕鲛与石决明，同名而异类也。

【集解】〔恭曰〕鲛出南海。形似鳖，无脚有尾。〔保昇曰〕圆广尺余，尾亦长尺许，背皮粗错。〔颂曰〕有二种，皆不类鳖，南人通谓之沙鱼。大而长喙如锯者曰胡沙，性善而肉美。小而皮粗者曰白沙，肉强而有小毒。彼人皆盐作修脯。其皮刮治去沙，剪作鲛，为食品美味，食之益人。其皮可饰刀靶。〔宗奭曰〕鲛鱼、沙鱼形稍异，而皮一等。〔时珍曰〕古曰鲛，今曰沙，是一类而有数种也，东南近海诸郡皆有之。形并似鱼，青目赤颊，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并肥美，南人珍之。大者尾长数尺，能伤人。皮皆有沙，如真

珠斑。其背有珠文如鹿而坚强者，曰鹿沙，亦曰白沙，云能变鹿也。背有斑文如虎而坚强者，曰虎沙，亦曰胡沙，云虎鱼所化也。鼻前有骨如斧斤，能击物坏舟者，曰锯沙，又曰挺额鱼，亦曰镰□，谓鼻骨如镰斧也（音蕃）。沈怀远《南越志》云：环雷鱼，□鱼也。长丈许。腹内有两洞，腹贮水养子。一腹容二子。子朝从口中出，暮还入腹。鳞皮有珠，可饰刀剑，治骨角。〔藏器曰〕其鱼状貌非一，皆皮上有沙，堪揩木，如木贼也。小者子随母行，惊即从口入母腹中。



鲛鱼

沙鱼（胡沙）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作鲙，补五脏，功亚于鲫，亦可作鱐、鲊（诜）。甚益人（颂）。

皮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心气鬼疰，蛊毒吐血（《别录》）。蛊气蛊疰（恭）。烧灰水服，主食鱼中毒（藏器）。烧研水服，解鲮鲮鱼毒，治食鱼鲙成积不消（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治疰鲛鱼皮散〔颂曰〕胡洽治五尸鬼疰，百毒恶气。鲛鱼皮（炙）、朱砂、雄黄、金牙、蜀椒、细辛、鬼臼、干姜、莽草、天雄、麝香、鸡舌香、桂心各一两，贝母半两，蜈蚣、蜥蜴各（炙）二枚，为末。每服半钱，温酒服，日二。亦可佩之。〔时珍曰〕《千金》鲛鱼皮散：治鬼疰。用鲛鱼皮（炙）、龙骨、鹿角、犀角、麝香、蜈蚣、雄黄、朱砂、干姜、蜀椒、蘘荷根、丁香等各一分，贝子十枚，为末。酒服方寸匕，加至二匕，日三服。亦可佩。

胆腊月收之。

〔主治〕喉痹，和白矾灰为丸，绵裹纳喉中，吐去恶涎即愈（诜）。

乌贼鱼《本经·中品》

【释名】乌鲗（《素问》）、**墨鱼**（《纲目》）、**缆鱼**（《日华》），**干者名鲞**（《日用》），**骨名海螵蛸**（〖《尔雅翼》〗）。〔颂曰〕陶隐居言此是鷇乌所化。今其口脚具存，犹颇相似。腹中有墨可用，故名乌鲗。能吸波噀墨，令水溷黑，自卫以防人害。又《南越志》云：其性嗜乌，每自浮水上，飞乌见之，以为死而啄之，乃卷取入水而食之，因名乌贼，言为乌之贼害也。〔时珍曰〕案罗愿《尔雅翼》云：九月寒乌入水，化为此鱼。有文墨可为法则，故名乌鲗。鲗者，则也。骨名海螵蛸，象形也。〔大明曰〕鱼有两须，遇风波即以须下碇，或粘石如缆，故名缆鱼。〔瑞曰〕盐干者名明鲞，淡干者名脯鲞。

乌贼鱼

【集解】〔《别录》曰〕乌贼鱼生东海池泽。取无时。〔颂曰〕近海州郡皆有之。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于口旁。其背上只有一骨，厚三四分，状如小舟，形轻虚而白。又有两须如带，甚长。腹中血及胆正如墨，可以书字。但逾年则迹灭，惟存空纸尔。世言乌贼怀墨而知礼，故俗谓是海若白事小吏也。〔时珍曰〕乌鲗无鳞有须，黑皮白肉，大者如蒲扇。炸熟以姜、醋食之，脆美。背骨名海

螵蛸，形似樗蒲子而长，两头尖，色白，脆如通草，重重有纹，以指甲可刮为末，人亦镂之为钿饰。又《相感志》云：乌鲗过小满则形小也。〔藏器曰〕海人云：昔秦王东游，弃算袋于海，化为此鱼。故形犹似之，墨尚在腹也。〔禹锡曰〕陶弘景及《蜀本图经》皆言是鸀乌所化。鸀乃水鸟，似鶂短项，腹翅紫白，背上绿色。唐苏恭乃言无鸀乌，误矣。

【附录】柔鱼〔颂曰〕一种柔鱼，与乌贼相似，但无骨尔。越人重之。

肉

〔气味〕酸，平，无毒。〔瑞曰〕味珍美。动风气。

〔主治〕益气强志（《别录》）。益人，通月经（大明）。

骨一名海螵蛸

〔修治〕〔弘景曰〕炙黄用。〔敦曰〕凡使勿用沙鱼骨，其形真似。但以上文顺者是真，横者是假。以血卤作水浸，并煮一伏时漉出。掘一坑烧红，入鱼骨在内，经宿取出入药，其效加倍也。

〔气味〕咸，微温，无毒。〔普曰〕冷。〔权曰〕有小毒。〔之才曰〕恶白及、白蔹、附子。能淡盐，伏硇，缩银。

〔主治〕女子赤白漏下，经汁血闭，阴蚀肿痛，寒热癥瘕，无子（《本经》）。惊气入腹，腹痛环脐，丈夫阴中寒肿，令人有子，又止疮多脓汁不燥（《别录》）。疗血崩，杀虫（《日

华》）。炙研饮服，治妇人血瘕，大人小儿下痢，杀小虫（藏器）。〔又曰〕投骨于井，水虫皆死。治眼中热泪，及一切浮翳，研末和蜜点之。久服益精（孟诜）。〔恭曰〕亦治牛马障翳。主女子血枯病，伤肝唾血下血，治疟消瘿。研末，敷小儿疳疮，痘疮臭烂，丈夫阴疮，汤火伤，跌伤出血。烧存性，酒服，治妇人小户嫁痛。同鸡子黄，涂小儿重舌鹅口。同蒲黄末，敷舌肿，血出如泉。同槐花末吹鼻，止衄血。同银朱吹鼻，治喉痹。同白矾末吹鼻，治蝎螫疼痛。同麝香吹耳，治聤耳有脓及耳聋（时珍）。

〔发明〕〔时珍曰〕乌鲗骨，厥阴血分药也，其味咸而走血也。故血枯血瘕，经闭崩带，下痢疳疾，厥阴本病也。寒热疟疾，聋、瘿，少腹痛，阴痛，厥阴经病也。目翳流泪，厥阴窍病也。厥阴属肝，肝主血，故诸血病皆治之。按《素问》云：有病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曰血枯。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或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治之以四乌鲗骨，一藘茹为末，丸以雀卵，大如小豆。每服五丸，饮以鲍鱼汁，所以利肠中及伤肝也。观此，则其入厥阴血分无疑矣。

〔正误〕〔鼎曰〕久服，绝嗣无子。〔时珍曰〕按《本经》云：主癥瘕，无子。《别录》云：令人有子。孟诜亦云久服益精，而张鼎此说独相背戾，亦误矣。若云血病无多食咸，乌鲗亦主血闭，故有此说。然经闭有有余、不足二证。有余者血滞，不足者肝伤。乌鲗所主者，肝伤血闭不足之病，正与《素问》相合，岂有令人绝嗣之

理？当以《本经》《别录》为正。恐人承误，故辨正之。

〔附方〕旧三，新二十。

女子血枯见上。

赤白目翳《圣惠》：治伤寒热毒攻眼，生赤白翳。用乌鲗鱼骨一两，去皮为末，入龙脑少许点之，日三。〇治诸目翳，用乌鲗骨、五灵脂等分为细末，熟猪肝切片，蘸食，日二。

赤翳攀睛照水丹：治眼翳（惟浓者尤效）及赤翳攀睛贯瞳人。用海螵蛸一钱，辰砂半钱，乳细水飞澄取，以黄蜡少许，化和成剂收之。临卧时，火上旋丸黍米大，揉入眦中。睡至天明，温水洗下。未退，更用一次，即效（《海上方》）。

雀目夜眼乌贼骨半斤为末，化黄蜡三两和，捏作钱大饼子。每服一饼，以猪肝二两，竹刀批开，掺药扎定，米泔水半碗，煮熟食之，以汁送下（《杨氏家藏》）。

血风赤眼女人多之。用乌贼鱼骨二钱，铜青一钱，为末。每用一钱，热汤泡洗（《杨氏家藏》）。

疳眼流泪乌贼鱼骨、牡蛎等分，为末，糊丸皂子大。每用一丸，同猪子肝一具，米泔煮熟食（《经验》）。

底耳出脓海螵蛸半钱，麝香一字，为末。以绵杖缴净，吹入耳中（澹寮方）。

鼻疮疳□乌贼鱼骨、白及各一钱，轻粉二字，为末，搽之（钱乙《小儿方）》。

小儿脐疮出血及脓。海螵蛸、胭脂为末，油调搽之（《圣惠方》）。

头上生疮海螵蛸、白胶香各二钱，轻粉五分，为末。先以油润净乃搽末，二三次即愈（《卫生易简方》）。

疬疡白驳先以布拭赤，用乌贼骨磨三年酢，涂之（《外台秘要》）。

疔疮恶肿先刺出血，以海螵蛸末掺之，其疔即出（《普济方》）。

蝎螫痛楚乌贼骨一钱，白矾二分，为末□鼻。在左壁者□左鼻，在右壁者□右鼻（《卫生宝鉴》）。

灸疮不瘥乌贼骨、白矾等分为末。日日涂之（《千金》）。

小儿痰齁多年。海螵蛸末，米饮服一钱（叶氏《摘玄方》）。

小便血淋海螵蛸末一钱，生地黄汁调服。〇又方：海螵蛸、生地黄、赤茯苓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柏叶、车前汤下（《经验良方》）。

大肠下血不拘大人小儿，脏毒肠风及内痔，下血日久，多食易饥。先用海螵蛸炙黄，去皮研末。每服一钱，木贼汤下。三日后，服猪脏黄连丸（《直指方》）。

卒然吐血乌贼骨末，米饮服二钱（《圣惠方》）。

骨鲠在喉象牙屑、乌贼鱼骨、陈橘红（焙）等分为末，寒食面和饧，丸芡子大。每用一丸，含化咽汁（《圣济总录》）。

舌肿出血如泉。乌贼骨、蒲黄各等分，炒为细末。每用涂之（《简便单方》）。

跌破出血乌贼鱼骨末，傅之（《直指方》）。

阴囊湿痒乌贼骨、蒲黄，扑之（《医宗三法》）。

血

〔主治〕耳聋（甄权）。

腹中墨

〔主治〕血刺心痛，醋磨服之（藏器。炒、研，醋服亦可）。

章鱼《纲目》

【释名】章举（韩文）、鳶鱼（音佶。《临海志》）。

【集解】〔颂曰〕章鱼、石距二物，似乌贼而差大，味更珍好。食品所重，不入药用。〔时珍曰〕章鱼生南海。形如乌贼而大，八足，身上有肉。闽、粤人多采鲜者，姜、醋食之，味如水母。韩退之所谓“章举马甲柱，斗以怪自呈”者也。石距亦其类，身小而足长，入盐烧食极美。

【气味】甘、咸，寒，无毒。〔时珍曰〕按李九华云：章鱼冷而不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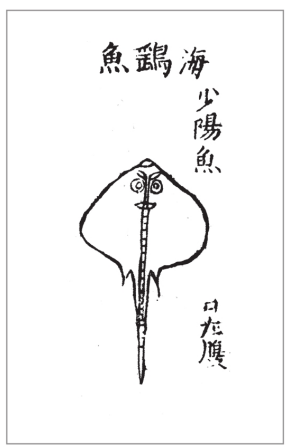
【主治】养血益气（时珍）。

海鹞鱼《拾遗》

【释名】邵阳鱼（〖《拾遗》〗。《食鉴》作少阳）、

荷鱼（〖《纲目》〗。《广韵》作鲐）、鲼鱼（音忿。〖《广韵》〗）、鯆魾鱼（音铺毗。〖《千金方》〗）、蕃踏鱼（番沓。〖《魏武食制》〗）、石砺（〖《拾遗》〗）。〔时珍曰〕海鹞，象形。少阳、荷，并言形色也。余义莫详。

【集解】〔藏器曰〕生东海。形似鹞，有肉翅，能飞上石头。齿如石版。尾有大毒，逢物以尾拨而食之。其尾刺人，甚者至死。候人尿处钉之，令人阴肿痛，拔去乃愈。海人被刺毒者，以鱼簏竹及海獭皮解之。又有鼠尾鱼、地青鱼，并生南海，总有肉翅，刺在尾中。食肉去刺。〔时珍曰〕海中颇多，江湖亦时有之。状如盘及荷叶，大者围七八尺。无足无鳞，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额上。尾长有节，螫人甚毒。皮色肉味，俱同鲇鱼。肉内皆骨，节节联比，脆软可食，吴人腊之。《魏武食制》云：蕃踏鱼，大者如箕，尾长数尺。是矣。《岭表录异》云：鸡子鱼，嘴形如鹞，肉翅无鳞，色类鲇鱼，尾尖而长，有风涛即乘风飞于海上，此亦海鹞之类也。



海鹞鱼

肉

〔气味〕甘、咸，平，无毒。〔时珍曰〕有小毒。

〔主治〕不益人（弘景）。男子白浊膏淋，玉茎涩痛（甯源）。

齿，无毒。

〔主治〕瘴疟，烧黑研末，酒服二钱匕（藏器）。

尾，有毒。

〔主治〕齿痛（陶弘景）。

文鳐鱼《拾遗》

【释名】飞鱼（〖《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海南。大者长尺许，有翅与尾齐。群飞海上。海人候之，当有大风。《吴都赋》云“文鳐夜飞而触纶”，是矣。〔时珍曰〕按《西山经》云：观水西注于流沙，多文鳐鱼。状如鲤，鸟翼鱼身，苍文白首赤喙。常以夜飞，从西海游于东海。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大穰。《林邑记》云：飞鱼身圆，大者丈余，翅如胡蝉。出入群飞，游翔翳荟，沉则泳于海底。又《一统志》云：陕西鄠县涝水出飞鱼，状如鲋，食之已痔疾也。

肉

【气味】甘、酸，无毒。

【主治】妇人难产，烧黑研末，酒服一

钱。临月带之，令人易产（藏器）。已狂已痔（时珍）。

鱼虎《拾遗》

【释名】土奴鱼（《临海记》）。

【集解】〔藏器曰〕生南海。头如虎，背皮如猬有刺，着人如蛇咬。亦有变为虎者。〔时珍曰〕按《倦游录》云：海中泡鱼大如斗，身有刺如猬，能化为豪猪。此即鱼虎也。《述异记》云：老则变为鲛鱼。

【气味】有毒。

鱼师《纲目》

【集解】〔时珍曰〕陈藏器诸鱼注云：鱼师大者有毒杀人。今无识者。但《唐韵》云：鯔，老鱼也。《山海经》云：历虢之水，有师鱼，食之杀人。其即此欤？

海□《拾遗》

【释名】水母（《拾遗》）、樗蒲鱼（《拾遗》）、石镜（〖《兼名苑》〗）。〔时珍曰〕□，作、宅二音。南人讹为海折，或作蜡、鲊者，并非。刘恂云：闽人曰□，广人曰水母。《兼名苑》名石镜也。

鱼虎

海□

【集解】〔藏器曰〕□生东海。状如血□，大者如床，小者如斗。无眼目腹胃，以虾为目，虾动□沉，故曰水母目虾。亦犹蛩蛩之与駏驉也。炸出以姜、醋进之，海人以为常味。〔时珍曰〕水母形浑然凝结，其色红紫，无口眼腹。下有物如悬絮，群虾附之，咂其涎沫，浮泛如飞。为潮所拥，则虾去而□不得归。人因割取之，浸以石灰、矾水，去其血汁，其色遂白。其最厚者，谓之□头，味更胜。生、熟皆可食。茄柴灰和盐水淹之良。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妇人劳损，积血带下，小儿风疾丹毒，汤火伤（藏器）。疗河鱼之疾（时珍。〇出《异苑》）。

虾《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鰕，音霞（俗作虾），入汤则红色如霞也。

【集解】〔时珍曰〕江湖出者大而色白，溪池出者小而色青。皆磔须钺鼻，背有断节，尾有硬鳞，多足而好跃，其肠属脑，其子在腹外。凡有数种：米虾、糠虾，以精粗名也，青虾、白虾，以色名也。梅虾，以梅雨时有也。泥虾、海虾，以出产名也。岭南有天虾，其虫大如蚁，秋社后，群堕水中化为虾，人以作鲊食。凡虾之大者，蒸曝去壳，谓之虾米，食以姜、醋，馔品所珍。

【气味】甘，温，有小毒。〔诜曰〕生水田及沟渠者有毒，鲊内者尤有毒。〔藏器曰〕以热饭盛密器中作鲊食，毒人至死。〔孟诜曰〕无须及腹下通黑，并煮之色白者，并不可食。小儿及鸡、狗食之，脚屈弱。〔鼎曰〕动风，发疮疥冷积。〔源曰〕动风热，有病人勿食。

【主治】五野鸡病，小儿赤白游肿，捣碎傅之（孟诜）。作羹，治鳖瘕，托痘疮，下乳汁。法制，壮阳道；煮汁，吐风痰；捣膏，傅虫疽（时珍）。

【附方】新五。

鳖癥疼痛《类编》云：景陈弟长子拱病鳖癥，隐隐见皮内，痛不可忍。外医洪氏曰：可以鲜虾作羹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鳖癥也。吾求其所好，以尝试之尔。乃合一药如疗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钱投之，数服而消。明年又作，再如前治而愈，遂绝根本。

补肾兴阳用虾米一斤，蛤蚧二枚，茴香、蜀椒各四两。并以青盐化酒炙炒，以木香粗末一两和匀，乘热收新瓶中密封。每服一匙，空心盐酒嚼下，甚妙。

宣吐风痰用连壳虾半斤，入葱、姜、酱煮汁。先吃虾，后吃汁，紧束肚腹，以翎探引取吐。

臁疮生虫用小虾三十尾，去头、足、壳，同糯米饭研烂，隔纱贴疮上，别以纱罩之。一夜解下，挂看皆是小赤虫。即以葱、椒汤洗净，用旧茶笼内白竹叶，随大小剪贴，一日二换。待汁出尽，逐日煎苦楝根汤洗之，以好膏贴之。将生肉，勿换膏药。忌发物（《直指方》）。

血风臁疮生虾、黄丹捣和贴之，日一换（《集简方》）。

海虾《拾遗》

【释名】红虾（藏器）、**鳎**（浩。〇《尔雅》）。

【集解】〔藏器曰〕海中红虾长一尺，须可为簪。崔豹《古今注》云：辽海间有飞虫如蜻蛉，名绀翻。七月群飞暗天。夷人食之，云虾所化也。〔时珍曰〕按段公路《北户录》云：海中大红虾长二尺余，头可作杯，须可作簪、杖。其肉可为鲙，甚美。又刘恂《岭表录》云：海虾皮壳嫩红色，就中脑壳与前双足有钳者，其色如朱，最大者长七八尺至一丈也。闽中有五色虾，亦长尺余。彼人两两干之，谓之对虾，以充上馔。

【气味】甘，平，有小毒。〔时珍曰〕同猪肉食，令人多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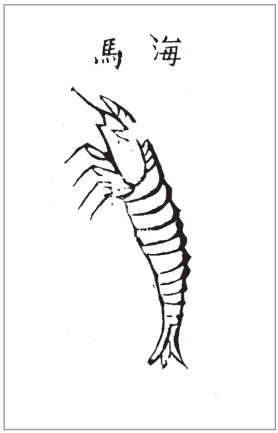
鲊

〔主治〕飞尸蛔虫，口中疳□，龋齿头疮，去疥癣风瘙身痒，治山蚊子入人肉，初食疮发则愈（藏器）。

海马《拾遗》

【释名】水马〖弘景〗。〔弘景曰〕是鱼虾类也。状如马形，故名。

海虾



海马

【集解】〔藏器曰〕海马出南海。形如马，长五六寸，虾类也。《南州异物志》云：大小如守宫，其色黄褐。妇人难产割裂而出者，手持此虫，即如羊之易产也。〔宗奭曰〕其首如马，其身如虾，其背伛偻，有竹节纹，长二三寸。〔颂曰〕《异鱼图》云：渔人布网罟，此鱼多挂网上，收取曝干，以雌雄为对。〔时珍曰〕按《圣济总录》云：海马，雌者黄色，雄者青色。又徐表《南方异物志》云：海中有鱼，状如马头，其喙垂下，或黄或黑。海人捕得，不以啖食，曝干熇之，以备产患。即此也。又《抱朴子》云：水马合赤斑蜘蛛，同冯夷水仙丸服之，可居水中。今水仙丸无所考矣。

【气味】甘，温、平，无毒。

【主治】妇人难产，带之于身，甚验。临时烧末饮服，并手握之，即易产（藏器）。主难产及血气痛（苏颂）。暖水脏，壮阳道，消瘕块，治疔疮肿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海马雌雄成对，其性温暖，有交感之义，故难产及阳虚房中方术多用之，如蛤蚧、郎君子之功也。虾亦壮

阳，性应同之。

【附方】新二。

海马汤治远年虚实积聚癥块。用海马雌雄各一枚，木香一两，大黄（炒）、白牵牛（炒）各二两，巴豆四十九粒，青皮二两（童子小便浸软，包巴豆扎定，入小便内再浸七日，取出麸炒黄色，去豆不用），取皮同众药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三五沸，临卧温服（《圣济录》）。

海马拔毒散治疔疮发背恶疮有奇效。用海马（炙黄）一对，穿山甲（黄土炒）、朱砂、水银各一钱，雄黄三钱，龙脑、麝香各少许为末，入水银研不见星。每以少许点之，一日一点，毒自出也（《秘传外科》）。

鲍鱼《别录·上品》

【释名】**薨鱼**（《礼记》。音考）、**萧折鱼**（《魏武食制》）、**干鱼**（〖《周礼注疏》〗）。〔时珍曰〕鲍，即今之干鱼也。鱼之可包者，故字从包。《礼记》谓之薨，《魏武食制》谓之萧折，皆以萧蒿承曝而成故也。其淡压为腊者，曰淡鱼，曰鱐鱼（音搜）。以物穿风干者，曰法鱼，曰鲅鱼（音怯）。其以盐渍成者，曰腌鱼，曰咸鱼，曰□鱼（音叶），曰鰎鱼（音蹇）。今俗通呼曰干鱼。旧注混淆不明，令并削正于下。

【集解】〔《别录》曰〕鲍鱼辛臭，勿令中咸。〔弘景曰〕俗人以盐□成，名□鱼，□字似鲍也。今鲍乃鳙鱼淡干者，都无臭气。不知入药者，正何种鱼也？方家亦少用之。〔恭曰〕李当之言：以绳穿贯而胸中湿者良。盖以鱼去肠绳穿，淡暴使干，则味辛不咸；鱼肥则中湿而弥臭似尸气，无盐故也。若鰎鱼则沔州、复州作之，以盐□成，味咸不辛，臭亦与鲍不同，湿亦非独胸中，以有盐故也。二者，

杂鱼皆可为之。〔颂曰〕今汉、沔所作淡干鱼，味辛而臭者是也。或言海中自有一种鲍鱼，形似小鳙，气最臭，秦始皇车中乱臭者是此。然无的据。〔时珍曰〕《别录》既云勿令中咸，即是淡鱼无疑矣。诸注反自多事。按《周礼》注云：鲍鱼，以鱼置䊵室中用糗干之而成。䊵室，土室也。张耒《明道志》云：汉阳、武昌多鱼，土人剖之，不用盐，暴干作淡鱼，载至江西卖之。饶、信人饮食祭享，无此则非盛礼。虽臭腐可恶，而更以为奇。据此则鲍即淡鱼，益可证矣。但古今治法不同耳。又苏氏所谓海中一种鲍鱼，岂顾野王所载海中鲇鱼似鲍者耶？不然，即今之白鲞也。鲞亦干鱼之总称也。又今淮人以鲫作淡法鱼颇佳。入药亦当以石首鲫鱼者为胜。若汉、沔所造者，鱼性不一，恐非所宜。其咸鱼近时亦有用者，因附之。

【正误】〔保昇曰〕鳆鱼口小背黄者，名鲍鱼。〔时珍曰〕按鳆鱼注所引，是鲍鱼，非鲍鱼也，盖鲍、鲍字误耳。

肉

〔气味〕辛、臭，温，无毒。〔时珍曰〕李九华云：妊妇食之，令子多疾。

〔主治〕坠堕骰（与腿同）蹶（厥）踠折，瘀血、血痹在四肢不散者，女子崩中血不止（《别录》）。煮汁，治女子血枯病伤肝，利肠。同麻仁、葱、豉煮羹，通乳汁（时珍）。

〔附方〕旧一。

妊娠感寒腹痛。干鱼一枚烧灰，酒服方寸匕，取汗瘥（《子母秘录》）。

头

〔主治〕煮汁，治眯目。烧灰，疗疔肿瘟气（时珍）。

〔附方〕新三。

杂物眯目鲍鱼头二枚，地肤子半合，水煮烂，取汁注目中，即出（《圣惠》）。

鱼脐疔疮似新火针疮，四边赤，中央黑。可针刺之，若不大痛，即杀人也。用腊月鱼头灰、发灰等分，以鸡溏屎和，涂之（《千金方》）。

预辟瘟疫鲍鱼头烧灰方寸匕，合小豆七枚末，米饮服之，令瘟疫气不相染也（《肘后方》）。

□鱼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小儿头疮出脓水。以麻油煎熟，取油频涂（时珍）。

穿鲍绳

〔主治〕眯目去刺，煮汁洗之，大良（苏恭）。

鰧鯸《拾遗》

【释名】鰾（匹少切。〖《拾遗》〗），作胶名鰾胶（〖《宋史》〗）。〔藏器曰〕鰧鯸（音逐题），乃鱼白也。〔时珍

曰〕鱁鱋音逐夷。其音题者，鲇鱼也。按贾思勰《齐民要术》云：汉武逐夷至海上，见渔人造鱼肠于坑中，取而食之。遂命此名，言因逐夷而得是矣。沈括《笔谈》云：鱁鱋，乌贼鱼肠也。孙愐《唐韵》云：盐藏鱼肠也。《南史》云：齐明帝嗜鱁鱋，以蜜渍之，一食数升。观此则鳔与肠皆得称鱁鱋矣。今人以鳔煮冻作膏，切片以姜、醋食之，呼为鱼膏者是也。故宋齐丘《化书》云：鱁鱋与足垢无殊。鳔即诸鱼之白脬，其中空如泡，故曰鳔。可治为胶，亦名縼胶。诸鳔皆可为胶，而海渔多以石首鳔作之，名江鳔，谓江鱼之鳔也。粘物甚固。此乃工匠日用之物，而记籍多略之。

鳔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竹木入肉，经久不出者。取白傅疮上四边，肉烂即出（藏器）。止折伤血出不止（时珍）。烧灰，傅阴疮、瘘疮、月蚀疮（李珣）。

〔附方〕新一。

折伤出血但不透膜者。以海味中咸白鳔，大片色白有红丝者，成片铺在伤处，以帛缚之，血即止（《普济方》）。

鳔胶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烧存性，治妇人产难，产后风搐，破伤风痉，止呕血，散瘀血，消肿毒。伏硇砂（时珍）。

〔附方〕新十。

产难鱼胶五寸，烧存性为末。温酒服（《皆效方》）。

产后搐搦强直者，不可便作风中，乃风入子脏，与破伤风同。用鳔胶一两，以螺粉炒焦，去粉为末。分三服，煎蝉蜕汤下（《产宝》）。

产后血运鳔胶烧存性，酒和童子小便调服三五钱，良（《事林广记》）。

经血逆行鱼胶切炒，新绵烧灰。每服二钱，米饮调下，即愈（《多能鄙事》）。

破伤风搐口噤强直者。危氏香胶散：用鱼胶（烧存性）一两，麝香少许，为末。每服二钱，苏木煎酒调下。仍煮一钱封疮口。〇《保命集》：治破伤风，有表证未解者。用江鳔半两（炒焦），蜈蚣一对（炙研），为末。以防风、羌活、独活、川芎等分煎汤，调服一钱。

呕血不止鳔胶长八寸，广二寸，炙黄，刮二钱，以甘蔗节三十五个，取汁调下（《经验》）。

便毒肿痛已大而软者。《直指方》：用鱼鳔胶，热汤或醋煮软，乘热研烂贴之。〇戴氏：治露㽲（即羊核）。用石首胶一两，烧存性，研末酒服。外以石菖蒲生研盦之，效。

八般头风鱼鳔烧存性为末。临卧以葱酒服二钱。

赤白崩中鱼縼胶三尺，焙黄研末，同鸡子煎饼，好酒食之。

鱼鲒音桧。〇《拾遗》

【释名】鱼生（〖《纲目》〗）。〔时珍曰〕刽切而成，故谓之鲙。凡诸鱼之鲜活者，薄切洗净血腥，沃以蒜齑、姜醋、五味食之。

【气味】甘，温，无毒。〔藏器曰〕近夜勿食，不消成积。勿饮冷水，生虫。时行病后食之，胃弱。勿同奶酪食，令人霍乱。不可同瓜食。〔时珍曰〕按《食治》云：凡杀物命，既亏仁爱，且肉未停冷，动性犹存，旋烹不熟，食犹害人。况鱼鲙肉生，损人尤甚，为癥瘕，为痼疾，为奇病，不可不知。昔有食鱼生而生病者，用药下出，已变虫形，鲙缕尚存；有食鳖肉而成积者，用药下出，已成动物而能行，皆可验也。

【主治】温补，去冷气湿痹，除膀胱水，腹内伏梁气块，冷痃结癖疝气，喉中气结，心下酸水，开胃口，利大小肠，补腰脚，起阳道（藏器）。宜脚气风气人，治上气喘咳（思邈）。鲫鲙：主久痢肠澼痔疾，大人小儿丹毒风眩（孟诜）。

【发明】〔汪颖曰〕鱼鲙辛辣，有劫病之功。予在苍梧见一妇人病吞酸，诸药不效。偶食鱼鲙，其疾遂愈。盖此意也。

鱼鲊《拾遗》

【释名】〔时珍曰〕按刘熙《释名》云：鲊，酝也。以盐糁酝酿而成也。诸鱼皆可为之。大者曰鲊，小者曰鳄。一云：南人曰鳄，北人曰鲊。

【气味】甘、咸，平，无毒。〔藏器曰〕凡鲊皆

发疮疥。鲊内有发，害人。〔瑞曰〕鲊不熟者，损人脾胃，反致疾也。〔时珍曰〕诸鲊皆不可合生胡荽、葵、菜、豆、藿、麦、酱、蜂蜜食，令人消渴及霍乱。凡诸无鳞鱼鲊，食之尤不益人。

【主治】癣疮，和柳叶捣碎炙热傅之。取酸臭者，连糁和屋上尘，傅虫疮及马瘑疮（藏器）。治聤耳痔瘘，诸疮有虫，疗白驳、代指病，主下痢脓血（时珍）。

【附方】新二。

白驳风以荷叶裹鲊令臭，拭热，频频擦之，取效乃止（《千金方》）。

代指痛先刺去脓血，炙鲊皮裹之（《千金方》）。

鱼脂《拾遗》

【释名】鱼油（〖《纲目》〗）。〔时珍曰〕脂，旨也。其味甘旨也。

【气味】甘，温，有小毒。〔时珍曰〕鱼脂点灯，盲人目。

【主治】癥疾，用和石灰泥船鱼脂腥臭者二斤，安铜器内，燃火炷令暖，隔纸熨癥上，昼夜勿息火。又涂牛狗疥，立愈（藏器）。〔时珍曰〕南番用鱼油和石灰艌船。亦用江豚油。

鱼鮅枕。○《纲目》

【释名】〔时珍曰〕诸鱼脑骨曰鮅，曰丁。鱼尾曰魦（音抹），曰丙。鱼肠曰鯛，曰乙。鱼骨曰鲠，曰刺。鱼脬曰鳔，曰白。鱼翅曰鳍，曰鬣。鱼子曰□，曰□。

【主治】能销毒（藏器）。解蛊毒。作器盛饮食，遇蛊辄裂破也（时珍。〇《延寿书》）。

鱼鳞《纲目》

【释名】〔时珍曰〕鳞者，粼也。鱼产于水，故鳞似粼。鸟产于林，故羽似叶。兽产于山，故毛似草。鱼行上水，鸟飞上风，恐乱鳞、羽也。

【主治】食鱼中毒，烦乱或成癥积，烧灰水服二钱（时珍）。诸鱼鳞烧灰，主鱼骨鲠（《别录》）。

鱼子《纲目》

【释名】□（音米。〖《广韵》〗）、□（音蚁。〖《集韵》〗）。

【集解】〔孟诜曰〕凡鱼生子，皆粘在草上及土中。冬月寒水过后，亦不腐坏。到五月三伏日，雨中，便化为鱼。〔时珍曰〕凡鱼皆冬月孕子，至春末夏初则于湍水草际生子。有牡鱼随之，洒白盖其子。数日即化出，谓之鱼苗，最易长大。孟氏之说，盖出谬传也。

【气味】缺。

【主治】目中障翳（时珍）。

【发明】〔时珍曰〕鱼子古方未见用。惟《圣济总录》治目决明散中用之，亦不言是何鱼之子。大抵当取青鱼、鲤、鲫之属尔。

【附方】新一。

决明散治一切远年障翳，眦生弩肉，赤肿疼痛。用鱼子（活水中生下者）半两（以硫黄水温温洗净），石决明、草决明、青葙子、谷精草、枸杞子、黄连、炙甘草、枳实（麸炒）、牡蛎粉、蛇蜕（烧灰）、白芷、龙骨、黄檗各一两，白附子（炮）、白蒺藜（炒）、蝉蜕、黄芩（炒）、羌活各半两，虎睛一只（切作七片，文武火炙干，每一料用一片），右通为末。每服三钱，五更时茶服，午、夜再服。赤白翳膜，七日减去。弩肉赤肿痛不可忍者，三五日见效。忌猪、鱼、酒、面、辛辣、色欲。凡遇恼怒酒色风热即疼者，是活眼，尚可医治；如不疼，是死眼，不必医也（《总录》）。

诸鱼有毒《拾遗》

鱼目有睫，杀人。目得开合，杀人。逆腮，杀人。脑中白连珠，杀人。无鳃，杀人。二目不同，杀人。连鳞者，杀人。白鬐，杀人。腹中丹字，杀人。鱼师大者有毒，食之杀人。

第四十五卷　介部

目录

李时珍曰：介虫三百六十，而龟为之长。龟盖介虫之灵长者也。《周官·鳖人》取互物以时籍昌角切，春献鳖蜃，秋献龟鱼。祭祀供蠯排蠃螺蚳池以授醢人。则介物亦圣世供馔之所不废者，而况又可充药品乎？唐宋《本草》皆混入虫鱼，今析为《介部》。凡四十六种，分为二类：曰龟鳖，曰蚌蛤。

《神农本草经》八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五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二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一十种唐陈藏器

《海药本草》二种唐李珣

《蜀本草》一种蜀韩保昇

《开宝本草》二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八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一种宋苏颂

《本草纲目》六种明李时珍

《本草蒙筌》一种明陈嘉谟

〔附注〕

魏吴普《本草》

宋雷敦《炮炙论》

李当之《药录》

齐徐之才《药对》

唐甄权《药性》

唐孟诜、张鼎《食疗》

萧炳《四声》

宋寇宗奭《衍义》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吴瑞《日用》

明甯源《食鉴》

孙思邈《千金》

杨损之《删繁》

南唐陈士良《食性》

大明《日华》

元李杲《法象》

朱震亨《补遗》

明汪颖《食物》

明汪机《会编》

介之一龟鳖类一十七种

水龟《本经》

秦龟《别录》

蠵龟《纲目》鼋鼈、鼋附

玳瑁《开宝》　撒八儿附

绿毛龟《蒙筌》

疟龟《拾遗》

鹗龟《拾遗》　旋龟附

摄龟《蜀本草》

贲龟《纲目》

鳖《本经》

纳鳖《图经》

能鳖《纲目》

朱鳖《拾遗》

珠鳖《纲目》

鼋《拾遗》

蟹《本经》

鲎鱼《嘉祐》

右附方旧一十九，新四十六。

介之一龟鳖类一十七种

水龟《本经·上品》

【释名】玄衣督邮（〖《古今注》〗）。〔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龟（龜）头与蛇头同。故字上从它，其下象甲、足、尾之形。它即古蛇字也。又《尔雅》龟有十种，郭璞随文傅会，殊欠分明。盖山、泽、水、火四种，乃因常龟所生之地而名也。其大至一尺已上者，在水曰宝龟，亦曰蔡龟，在山曰灵龟，皆国之守宝而未能变化者也。年至百千，则具五色，而或大或小，变化无常。在水曰神龟。在山曰筮龟，皆龟之圣者也。火龟则生炎地，如火鼠也。摄龟则呷蛇龟也。文龟则蠵蠵、玳瑁也。后世不分山、泽、水、火之异，通以小者为神龟，年久者为灵龟，误矣。《本经》龟甲止言水中者，而诸注始用神龟。然神龟难得，今人惟取水中常龟入药。故今总标水龟，而诸龟可该矣。

龟

【集解】〔时珍曰〕甲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龟形象离，其神在坎。上隆而文以法天，下平而理以法地。背阴向阳，蛇头龙颈。外骨内肉，肠属于首，能运任脉。广肩大腰，卵生思抱，其息以耳。雌雄尾交，亦与蛇匹。或云大腰无雄者，谬也。今人视其底甲，以辨雌雄。龟以春夏出蛰脱甲，秋冬藏穴导引，故灵而多寿。

《南越志》云：神龟，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两边如锯齿，爪至利，能缘树食蝉。《抱朴子》云：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如玉如石。变化莫测，或大或小。或游于莲叶之上，或伏于从蓍丛之下。张世南《质龟论》云：龟老则神，年至八百，反大如钱。夏则游于香荷，冬则藏于藕节。其息有黑气如煤烟，在荷心，状甚分明。人见此气，勿辄惊动，但潜含油管噀之，即不能遁形矣。或云：龟闻铁声则伏，被蚊叮则死。香油抹眼，则入水不沉。老桑煮之则易烂。皆物理制伏之妙也。

龟甲

〔释名〕神屋（《本经》）、败龟版（《日华》）、败将（《日华》）、漏天机（《图经》）。〔时珍曰〕并隐名也。

〔集解〕《别录》曰龟甲生南海池泽及湖水中。采无时。勿令中湿，湿即有毒。〔陶弘景曰〕此用水中神龟，长一尺二寸者为善。屑可供卜，壳可入药，亦入仙方。当以生龟炙取。〔韩保昇曰〕湖州、江州、交州者，骨白而厚，其色分明，供卜、入药最良。〔大明曰〕卜龟小而腹下曾钻十遍者，名败龟版，入药良。〔苏颂曰〕今江湖间皆有之。入药须用神龟。神龟版当心前一处，四方透明，如琥珀色者最佳。其头方脚短，壳圆版白者，阳龟也。头尖脚长，壳长版黄者，阴龟也。阴人用阳，阳人用阴。今医家亦不知如此分别。〔时珍曰〕古者取龟用秋，攻龟用春。今之采龟者，聚至百十，生锯取甲，而食其肉。彼有龟王、龟相、龟将等名，皆视其腹背左右之文以别之。龟之直中文，名曰千里。其首之横文第一级左右有斜理皆接乎千里者，即龟王也。他龟即无此矣。言占事帝王用王，文用相，武用将，各依等级。其说与《逸礼》所载天子一尺二寸、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庶四寸之说相合，亦甚有理。若天神龟、宝龟，世所难得，则入药亦当依此用之可也。《日华》用卜龟小甲，盖取便耳。又按《经》云：龟甲勿令中湿。一名神屋。陶言屑可供卜，壳可入药。则古者上下甲皆用之。至《日华》始用龟版，而后人遂主之矣。

〔正误〕〔吴球曰〕先贤用败龟版补阴，借其气也。今人用钻过及煮过者，性气不存矣。惟灵山诸谷，因风坠自败者最佳，田池自败者次之，人打坏者又次之。〔时珍曰〕按陶氏用生龟炙取，《日华》用灼多者，皆以其有生性神灵也。曰败者，谓钻灼陈久如败也。吴氏不达此理，而反用自死枯败之版，复谓灼者失性，谬矣。纵有风坠自死者，亦山龟耳。浅学立异误世，鄙人据以为谈，故正之。

〔修治〕以龟甲锯去四边，石上磨净，灰火炮过，涂酥炙黄用。亦有酒炙、醋炙、猪脂炙、烧灰用者。

〔气味〕甘，平，有毒。〔甄权曰〕无毒。〔时珍曰〕按《经》云：中湿者有毒，则不中湿者无毒矣。〔之才曰〕恶沙参、蜚蠊，畏狗胆。瘦银。

〔主治〕甲：治漏下赤白，破癥瘕痎疟，五痔阴蚀，湿痹四肢重弱，小儿囟不合。久服，轻身不饥（《本经》）。惊恚气，心腹痛，不可久立，骨中寒热，伤寒劳复，或饥体寒热欲死，以作汤，良。久服，益气资智，使人能食。烧灰，治小儿头疮难燥，女子阴疮（《别录》）。溺：主久嗽，断疟（弘景）。壳：炙末酒服，主风脚弱（萧炳）。版：治血麻痹（《日华》）。烧灰，治脱肛（甄权）。下甲：补阴，主阴血不足，去瘀血，止血痢，续筋骨，治劳倦，四肢无力（震亨）。治腰脚酸痛，补心肾，益大肠，止久痢久泄，主难产，消痈肿。烧

灰，傅臁疮（时珍）。

〔发明〕〔震亨曰〕败龟板属金、水，大有补阴之功，而本草不言，惜哉！盖龟乃阴中至阴之物，禀北方之气而生，故能补阴、治血、治劳也。〔时珍曰〕龟、鹿皆灵而有寿。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其甲以补心、补肾、补血，皆以养阴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补精、补气，皆以养阳也。乃物理之玄微，神工之能事。观龟甲所主诸病，皆属阴虚血弱，自可心解矣。又见鳖甲。

〔附方〕旧二，新十二。

补阴丸丹溪方：用龟下甲（酒炙）、熟地黄（九蒸九晒）各六两，黄柏（盐水浸炒）、知母（酒炒）各四两，石器为末，以猪脊髓和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空心温酒下。一方：去地黄，加五味子（炒）一两。

疟疾不止龟版烧存性，研末。酒服方寸匕（《海上名方》）。

抑结不散用龟下甲（酒炙）五两，侧柏叶（炒）一两半，香附（童便浸，炒）三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服一百丸。

胎产下痢用龟甲一枚，醋炙为末。米饮服一钱，日二（《经验方》）。

难产催生《秘录》：用龟甲烧末，酒服方寸匕。〇《摘玄》：治产三五日不下，垂死，及矮小女子交骨不开者。用干龟壳一个（酥炙），妇人头发一握（烧灰），川芎、当归各一两。每服秤七钱，水煎服。如人行五里许，再一服。生胎、死胎俱下。

肿毒初起败龟版一枚，烧研，酒服四钱（《小山》）。

妇人乳毒同上方。

小儿头疮龟甲烧灰敷之（《圣惠方》）。

月蚀耳疮同上。

口吻生疮同上。

臁疮朽臭生龟一枚取壳，醋炙黄，更煅存性，出火气，入轻粉、麝香。葱汤洗净，搽敷之（《急救方》）。

人咬伤疮龟版骨、鳖肚骨各一片，烧研，油调搽之（叶氏《摘玄》）。

猪咬成疮龟版烧研，香油调搽之（叶氏《摘玄》）。

肉

〔气味〕甘、酸，温，无毒。〔弘景曰〕作羹臛大补，而多神灵，不可轻杀。书家所载甚多，此不具说。〔思邈曰〕六甲日、十二月俱不可食，损人神气。不可合猪肉、菰米、瓜、苋食，害人。

〔主治〕酿酒，治大风缓急，四肢拘挛。或久瘫缓不收，皆瘥（苏恭）。煮食，除湿痹风痹，身肿踒折（孟诜）。治筋骨疼痛及一二十年寒嗽，止泻血、血痢（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周处《风土记》云：江南五月五日煮肥龟，入盐、豉、蒜、蓼食之，名曰葅龟。取阴内阳外之义也。

〔附方〕旧一，新六。

热气湿痹腹内激热。用龟肉同五味煮食之。微泄为效（《普济方》）。

筋骨疼痛用乌龟一个，分作四脚。每用一脚，入天花粉、枸杞子各一钱二分，雄黄五分，麝香五分，槐花三钱，水一碗煎服（《纂要奇方》）。

十年咳嗽或二十年医不效者。生龟三枚，治如食法，去肠，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浸曲，酿秫米四升如常法熟，饮之令尽，永不发。〇又方：用生龟一枚着坎中，令人溺之，浸至三日，烧研。以醇酒一升，和屑如干饭，顿服。须臾大吐，嗽囊出则愈。小儿减半（《肘后方》）。

痢及泻血乌龟肉，以沙糖水拌，椒和，炙煮食之。多度即愈（《普济方》）。

劳瘵失血田龟煮取肉，和葱、椒、酱、油煮食。补阴降火，治虚劳失血咯血，咳嗽寒热，累用经验（吴球《便民食疗》）。

年久痔漏田龟二三个，煮取肉，入茴香、葱、酱，常常食，累验。此疾大忌糟、醋等热物（《便民食疗》）。

血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涂脱肛（甄权）。治打扑伤损，和酒饮之，仍捣生龟肉涂之（时珍）。

胆汁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痘后目肿，经月不开，取点之，良（时珍）。

溺

〔采取〕〔颂曰〕按孙光宪《北梦琐言》云：龟性妒而与蛇交。惟取龟置瓦盆中，以鉴照之。龟见其影，则淫发失尿。急以物收取之。又法：以纸炷火上爊热，以点其尻，亦致失尿，但差缓耳。〔时珍曰〕今人惟以猪鬃或松叶刺其鼻，即尿出。似更简捷也。

〔主治〕滴耳，治聋（藏器）。点舌下，治大人中风舌喑，小儿惊风不语。摩胸、背，治龟胸、龟背（时珍）。

〔发明〕〔时珍曰〕龟尿走窍透骨，故能治喑、聋及龟背，染髭发也。按《岣嵝神书》言：龟尿磨瓷器，能令软；磨墨书石，能入数分。即此可推矣。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龟背以龟尿摩其胸背，久久即差（孙真人）。

中风不语乌龟尿点少许于舌下，神妙（《寿域》）。

须发早白以龟尿调水蛭细末，日日捻之，自黑。末忌粗（谈野翁方）。

秦龟《别录·上品》

【释名】山龟（〖《尔雅》〗）。〔宗奭曰〕龟则四方皆有。但秦地山中多老龟，极大而寿，故取为用，以地别名。

【集解】〔《别录》曰〕秦龟生山之阴土中。二月、八月采。〔保昇曰〕今江南、岭南处处有之。冬月藏土中，春夏秋即出游溪谷。古人独取秦地者耳。〔弘景曰〕此即山中龟不入水者。其形大小无定，方药稀用。〔恭曰〕秦龟即蠮螉，更无别也。〔士良曰〕秦人呼蠮螉为山龟，是矣。〔藏器曰〕蠮螉生海水中。秦龟生山阴，是深山中大龟，如碑下趺者。食草根竹萌，冬蛰春出。卜人亦取以占山泽，揭甲亦可饰器物。〔颂曰〕蠮螉生岭南，别是一种山龟，非秦龟也。龟类甚多，罕能遍识。盖近世货币不用，知卜者稀，故尔弗贵也。〔时珍曰〕山中常龟，鹿喜食之。其大而可卜者，曰灵龟，年至百岁能变化者，曰筮龟。或伏于蓍草之下，或游于卷耳、芩叶之上。《抱朴子》所谓山中巳日称时君者为龟，即此也。其蠮螉或以为山龟，或云生海水中，其说不定。按《山海经》螉龟生深泽中。应劭注《汉书》云：灵螉，大龟也。雌曰蠮螉，雄曰玳瑁。观此则秦龟是山龟，蠮螉是泽龟，与《尔雅》山龟、泽龟、水龟相合。盖一种两类，故其占卜、入药、饰器，功用尤同耳。

甲

〔修治〕〔李珣曰〕经卜者更妙。以酥或酒炙黄用。

〔气味〕苦，温，无毒。

〔主治〕除湿痹气，身重，四肢关节不可动摇（《别录》）。顽风冷痹，关节气壅，妇人赤白带下，破积癥（李珣）。补心（宗奭）。治鼠瘘（时珍）。

〔发明〕〔宗奭曰〕大龟灵于物，故方家用以补心，然甚有验。〔时珍曰〕见龟甲。

〔附方〕新一。

鼠瘘刘涓子用山龟壳（炙）、狸骨（炙）、甘草（炙）、雄黄、桂心、干姜等分为末，饮服方寸匕，日三。仍以艾灸疮上，用蜜和少许，入疮中，良。

头

〔主治〕阴干炙研服，令人长远入山不迷（孟诜）。〔弘景曰〕前臑骨佩之亦然耳。

蠵龟《纲目》

【释名】蠵蠵（音兹夷。〖弘景〗）、灵蠵（《汉书》）、灵龟（郭璞注）、鼋鼊（音拘璧。〖《吴都赋》〗。一作蚼蟹。〖《交州记》〗）、𩰫屃（音备戏。〖《吴都赋》〗。《杂俎》作系臂者非）。皮名龟筒（〖《岭表录异》〗）。〔时珍曰〕蠵蠵鸣声如兹夷，故名。鼋鼊者，南人呼龟皮之音也。𩰫屃者，有力貌，今碑趺象之。或云大者为蠵蠵、𩰫屃，小者为鼋鼊。甚通。

【集解】〔弘景曰〕蠵蠵生广州。〔恭曰〕即秦龟也。〔藏器曰〕蠵蠵生海边。甲有文，堪为物饰。非山龟也。〔保昇曰〕苏恭之说，非通论也。按郭璞《尔雅注》云：蠵蠵出涪陵郡，大龟也。其缘甲文似玳瑁，能鸣。甲亦可卜，俗呼灵龟是矣。〔颂曰〕蠵蠵别是一种山龟之大者，非秦龟也。《岭表录异》云：潮、循间甚多。人立背上，可负而行。乡人取壳，以生得全者为贵。初用木换出其肉。龟被楚毒，鸣吼如牛，声振山谷。古人谓生龟脱筒，指此。工人以其甲通明黄色者，煮拍陷玳瑁为器，谓之龟筒。入药亦以生脱为上。〔《日华》曰〕蠵蠵即鼋鼊也。皮可宝装饰物。〔时珍曰〕蠵蠵诸说不一。按《山海经》云：蠵龟生深泽中。注云：大龟也。甲有文采，似玳瑁而薄。应劭注《汉书》云：灵蠵，大龟也。雄曰玳瑁，雌曰蠵

蠵。据此二说，皆出古典。质以众论，则蠵蠵即鼋鼈之大者，当以藏器、《日华》为准也。生于海边，山居水食，玳瑁之属。非若山龟不能入水也。故功用专于解毒，与玳瑁相同，自可意会。刘欣期《交州记》云：蚼蟹似玳瑁，大如笠，四足缦胡无指爪。其甲有黑珠文采，斑似锦文。但薄而色浅，不任作器，惟堪贴饰。今人谓之鼈皮。《临海水土记》云：其形如龟鳖身，其甲黄点有光。广七八寸，长二三尺。彼人以乱玳瑁。肉味如鼋可食。卵大如鸭卵，正圆，生食美于鸟卵。《酉阳杂俎》云：系臂状如龟，生南海。捕者必先祭后取之。

蠵龟

【附录】鼉麾（音迷麻）鼉（音朝）〔时珍曰〕按《临海水土记》云：鼉麾，状似鼋鼈而甲薄，形大如龟，味极美，一枚有膏三斛。又有鼉，亦如鼋鼈，腹如羊胃可啖。并生海边沙中。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去风热，利肠胃（时珍）。

血

〔气味〕咸，平，微毒。

〔主治〕疗俚人毒箭伤（弘景）。中刀箭闷绝者，刺饮便安（《日华》）。〔藏器曰〕南人用燋铜及蛇汁毒，亦多养此用。

龟筒

〔释名〕鼈皮（〖《日华》〗）。

〔气味〕甘、咸，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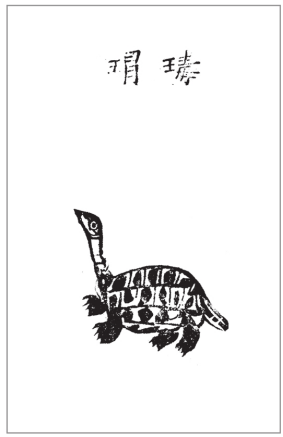
〔主治〕血疾，及中刀箭毒，煎汁饮（大明）。解药毒、蛊毒（时珍）。

玳瑁宋《开宝》

【释名】玳瑁（音代昧，又音毒目。〖《海槎录》〗）。〔时珍曰〕其功解毒，毒物之所媢嫉者，故名。

【集解】〔藏器曰〕玳瑁生岭南海畔山水间。大如扇，似龟，甲中有文。〔士良曰〕其身似龟，首、嘴如鹦鹉。〔颂曰〕今广南皆有，龟类也。大者如盘，其腹、背甲皆有红点斑文。入药须用生者乃灵。凡遇饮食有毒，则必自摇动，死者则不能，神矣。今人多用杂龟筒作器皿，皆杀取之，又经煮拍，故生者殊难得。〔时珍曰〕按范成大《虞衡志》云：玳瑁生海洋深处。状如龟鼋，而壳稍长，背有甲十三片，黑白斑文，相错而成。其裙边有花，缺如锯齿。无足而有四鬣，前长后短，皆有鳞，斑文如甲。海人养以盐水，饲以小鱼。又顾屿《海槎余录》云：大者难得，小者时时有之。但老者甲厚而色明，小者甲薄而色暗。世言鞭血成斑，谬矣。取时必倒悬其身，用滚醋泼之，则甲逐片应手落下。《南方异物志》云：大者如簠簋，背上

有鳞大如扇，取下乃见其文。煮柔作器，治以鲛鱼皮，莹以枯木叶，即光辉矣。陆佃云：玳瑁不再交，望卵影抱，谓之护卵。



玳瑁

【附录】撒八儿〔时珍曰〕按刘郁《西使记》云：出西海中。乃玳瑁遗精，蛟鱼吞食吐出，年深结成者，其价如金。伪作者，乃犀牛粪也。窃谓此物贵重如此，必有功用，亦不知果是玳瑁遗精否？亦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俟博识。

甲

〔气味〕甘，寒，无毒。〔宗奭曰〕入药用生者，性味全也。既经汤火，即不堪用，与生、熟犀义同。

〔主治〕解岭南百药毒（藏器）。破癥结，消痈毒，止惊痫（《日华》）。疗心风，解烦热，行气血，利大小肠，功与肉同（士良）。磨汁服，解蛊毒。生佩之，辟蛊毒（苏颂）。解痘毒，镇心神，急惊客忤，伤寒热结狂言（时珍）。

〔发明〕〔时珍曰〕玳瑁解毒清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至宋时至宝丹始用之也。又见鳖甲。

〔附方〕旧一，新三。

解蛊毒生玳瑁磨浓汁，水服一盏即消（杨氏《产乳》）。

预解痘毒遇行时服此，未发内消，已发稀少。用生玳瑁、生犀角各磨汁一合，和匀，温服半合，日三服，最良（《灵苑方》）。

痘疮黑陷乃心热血凝也。用生玳瑁、生犀角同磨汁一合，入猪心血少许，紫草汤五匙，和匀，温服（闻人规《痘疹论》）。

迎风目泪乃心肾虚热也。用生玳瑁、羚羊角各一两，石燕子一双，为末。每服一钱，薄荷汤下，日一服（《鸿飞集》）。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诸风毒，逐邪热，去胸膈风痰，行气血，镇心神，利大小肠，通妇人经脉（士良）。

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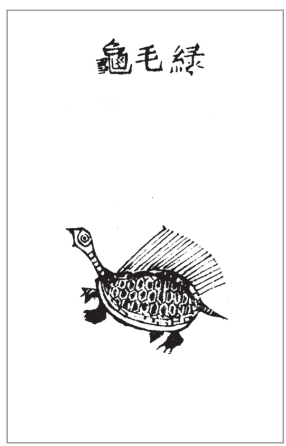
〔主治〕解诸药毒，刺血饮之（《开宝》）。

绿毛龟《蒙筌》

【释名】绿衣使者（《纲目》）。

【集解】〔时珍曰〕绿毛龟出南阳之内乡及唐县，今惟蕲州以充方物。养鬻者取自溪涧，畜水缸中，饲以鱼虾，冬则除水。久久生毛，长四五寸。毛中有金线，脊骨有三棱，底甲如象牙色，其大如五铢钱者，为真。他龟久养亦生毛，但大而无金线，底色黄黑为异尔。《南齐书》载永明中有献青毛神龟者，即此也。又《录异记》云：唐玄宗时，方士献径寸小龟，金色可爱。云置碗中，能辟蛇虺之毒。此亦龟之异也。

【修治】〔时珍曰〕此龟古方无用者。近世滋补方往往用之，大抵与龟甲同功。刘氏先天丸用之，其法用龟九枚，以活鲤二尾安釜中，入水，覆以米筛，安龟在筛上蒸熟，取肉晒干。其甲仍以酥炙黄，入药用。又有连甲、肉、头、颈俱用者。



绿毛龟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通任脉，助阳道，补阴血，益精气，治痿弱（时珍）。缚置额端，能禁邪疟；收藏书笥，可辟蠹虫（嘉谟）。

疟龟《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高山石下。身偏头大。

【气味】无毒。

【主治】老疟发作无时，名□疟，俚人呼为妖疟。用此烧灰，顿服二钱，当微利。用头弥佳。或发时煮汤坐于中，或悬于病人卧处（藏器）。

鹗龟《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南海。状如龟，长二三尺，两目在侧如鹗。亦呼水龟，非前水龟也。

【附录】旋龟〔时珍曰〕按《山海经》云：杻阳之山，怪水出焉。中多旋龟，鸟首虺尾，声如破木，佩之已聋。亦此类也。

【气味】无毒。

【主治】妇人难产，临月佩之，临时烧末酒服（藏器）。

摄龟《蜀本草》

【释名】呷蛇龟（〖《唐本》〗。《日华》作夹蛇）、陵龟（郭璞）、鸯龟（陶弘景）、蠳龟（《抱朴子》）。〔恭曰〕鸯龟腹折，见蛇则呷而食之，故楚人呼呷蛇龟。江东呼陵龟，居

丘陵也。〔时珍曰〕既以呷蛇得名，则摄亦蛇音之转，而蠳亦鸯音之转也。

【集解】〔弘景曰〕鸯、小龟也，处处有之。狭小而长尾。用卜吉凶，正与龟相反。〔保昇曰〕摄龟腹小，中心横折，能自开阖，好食蛇也。

肉

〔气味〕甘、寒，有毒。〔诜曰〕此物啖蛇，肉不可食，壳亦不堪用。

〔主治〕生研，涂扑损筋脉伤（士良）。生捣，罨蛇伤，以其食蛇也（陶弘景）。

尾

〔主治〕佩之辟蛇。蛇咬，则刮末傅之，便愈（《抱朴子》）。

摄龟

甲

〔主治〕人咬疮溃烂，烧灰傅之（时珍。〇出《摘玄》）。

贲龟音奔。〇《纲目》

【释名】三足龟（《尔雅》）。

【集解】〔时珍曰〕按《山海经》云：狂水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龟。食之无大疾，可以已肿。《唐书》云：江州献六眼龟。《大明会典》云：暹罗国献六足龟。《宋史》云：赵霆献两头龟。此又前人所未知者也。

肉

【气味】

【主治】食之，辟时疾，消肿（《山海经》）。

鳖《本经·中品》

【释名】团鱼（俗名。〖《赤城志》〗）、神守（〖《埤雅》〗〔时珍曰〕鳖行蹩躄，故谓之鳖。《淮南子》曰：鳖无耳而守神。神守之名以此。陆佃云：鱼满三千六百，则蛟龙引之而飞，纳鳖守之则免。故鳖名神守）、河伯从事（《古今注》）。

鼈

【集解】〔时珍曰〕鼈，甲虫也。水居陆生，穹脊连胁，与龟同类。四缘有肉裙，故曰龟，甲里肉；鼈，肉里甲。无耳，以目为听。纯雌无雄，以蛇及黿为匹。故《万毕术》云：烧黿脂可以致鼈也。夏月孚乳，其抱以影。《埤雅》云：卵生思抱。其伏随日影而转。在水中，上必有浮沫，名鼈津。人以此取之。今有呼鼈者，作声抚掌，望津而取，百十不失。《管子》云：涸水之精名曰蠉。以名呼之，可取鱼鼈。正此类也。《类从》云：鼉一鸣而鼈伏。性相制也。又畏蚊。生鼈遇蚊叮则死，死鼈得蚊煮则烂，而熏蚊者复用鼈甲。物相报复如此，异哉！《淮南子》曰：膏之杀鼈，类之不可推也。

鼈甲

〔修治〕〔《别录》曰〕鼈甲生丹阳池泽。采无时。〔颂曰〕今处处有之，以岳州沅江所出甲有九肋者为胜。入药以醋炙黄用。〔弘景曰〕采得，生取甲，剔去肉者，为好。凡有连厌及干岩者便真。若肋骨出者是煮熟，不可用。〔敦曰〕凡使，要绿色、九肋、多裙、重七两者为上。用六一泥固瓶子底，待干，安甲于中，以物搘起。若治癥块定心药，用头醋入瓶内，大火煎，尽三升，乃去裙、肋骨，炙干入用。若治劳去热药，不用醋，用童子小便煎，尽一斗二升，乃去裙留骨，石臼捣粉，以鸡□皮裹之，取东流水三斗盆盛，阁

于盆上，一宿取用，力有万倍也。〔时珍曰〕按《卫生宝鉴》云：凡鳖甲，以煅灶灰一斗，酒五升，浸一夜，煮令烂如胶漆用，更佳。桑柴灰尤妙。

〔气味〕咸，平，无毒。〔之才曰〕恶矾石、理石。

〔主治〕心腹癥瘕，坚积寒热，去痞疾息肉，阴蚀痔核恶肉（《本经》）。疗温疟，血瘕腰痛，小儿胁下坚（《别录》）。宿食，癥块痃癖，冷瘕劳瘦，除骨热，骨节间劳热，结实壅塞，下气，妇人漏下五色，下瘀血（甄权）。去血气，破癥结恶血，堕胎，消疮肿肠痈，并扑损瘀血（《日华》）。补阴补气（震亨）。除老疟疟母，阴毒腹痛，劳复食复，斑痘烦喘，小儿惊痫。妇人经脉不通，难产，产后阴脱，丈夫阴疮石淋，敛溃痈（时珍）。

〔发明〕〔宗奭曰〕《经》中不言治劳，惟《药性论》言治劳瘦骨热，故虚劳多用之。然甚有据，但不可过剂耳。〔时珍曰〕鳖甲乃厥阴肝经血分之药，肝主血也。试常思之，龟、鳖之属，功各有所主。鳖色青入肝，故所主者，疟劳寒热，痃瘕惊痫，经水痈肿阴疮，皆厥阴血分之病也。玳瑁色赤入心，故所主者，心风惊热，伤寒狂乱，痘毒肿毒，皆少阴血分之病也。秦龟色黄入脾，故所主者，顽风湿痹，身重蛊毒，皆太阴血分之病也。水龟色黑入肾，故所主者，阴虚精弱，腰脚酸痿，阴疟泄痢，皆少阴血分之病也。介虫阴类，故并主阴经血分之病，从其类也。

〔附方〕旧十三，新六。

老疟劳疟用鳖甲醋炙研末，酒服方寸匕。隔夜一服，清早一服，临时一服，无不断者。入雄黄少许，更佳（《肘后》）。

奔豚气痛上冲心腹。鳖甲（醋炙）三两，京三棱（煨）二两，捣二味为末。桃仁（去皮尖）四两，汤浸研汁三升，煎二升，入末不住手搅，煎良久，下醋一升，煎如饧，以瓶收之。每空心温酒服半匙（《圣济录》）。

血瘕癥癖〔甄权曰〕用鳖甲、琥珀、大黄等分作散，酒服二钱，少时恶血即下。若妇人小肠中血下尽，即休服也。

痃癖癥积〔甄权曰〕用鳖甲醋炙黄研末，牛乳一合，每调一匙，朝朝服之。

妇人漏下〔甄权曰〕鳖甲醋炙研末，清酒服方寸匕，日二。〇又用干姜、鳖甲、诃黎勒皮等分为末，糊丸。空心下三十丸，日再。

妇人难产鳖甲烧存性，研末。酒服方寸匕，立出（梅师）。

劳复食复笃病初起，受劳伤食，致复欲死者。鳖甲烧研，水服方寸匕（《肘后方》）。

小儿痫疾用鳖甲炙研，乳服一钱，日二。亦可蜜丸服（《子母录》）。

卒得腰痛不可俛仰。用鳖甲炙研末，酒服方寸匕，日二（《肘后方》）。

沙石淋痛用九肋鳖甲醋炙研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石出瘥（《肘后方》）。

阴虚梦泄九肋鳖甲烧研。每用一字，以酒半盏，童尿半盏，葱白七寸同煎。去葱，日晡时服之，出臭汗为度（《医垒元戎》）。

吐血不止鳖甲、蛤粉各一两（同炒色黄），熟地黄一两半（晒干），为末。每服二钱，食后茶下（《圣济录》）。

癍痘烦喘小便不利者。用鳖甲二两，灯心一把，水一升半，煎六合，分二服。凡患此，小便有血者，中坏也。黑厌无脓者，十死不治（庞安时《伤寒论》）。

痈疽不敛不拘发背一切疮。用鳖甲烧存性，研掺甚妙（李楼《怪症奇方》）。

肠痈内痛鳖甲烧存性研，水服一钱，日三（《传信方》）。

阴头生疮人不能治者，鳖甲一枚烧研，鸡子白和傅（《千金翼》）。

沈唇紧裂用鳖甲及头，烧研傅之（《类要》）。

人咬指烂久欲脱者。鳖甲烧灰傅之（叶氏《摘玄方》）。

肉

〔气味〕甘，平，无毒。〔颂曰〕久食，性冷损人。〔藏器曰〕《礼记》食鳖去丑，谓颈下有软骨如龟形者也。食之令人患水病。凡鳖之三足者，赤足者，独目者，头足不缩者，其目四陷者，腹下有王字、卜字文者，腹有蛇文者（是蛇化也），在山上者（名旱鳖），并有毒杀人，不可食。〔弘景曰〕不可合鸡子食，苋菜食。昔有人剉鳖，以赤苋同包置湿地，经旬皆成生鳖。又有裹鳖甲屑，经五月皆成鳖者。〔思邈曰〕不可合猪、兔、鸭肉食，损人。不可合芥子食，生恶疮。妊妇食之，令子短项。〔时珍曰〕案《三元参赞书》言：鳖性冷，发水病。有冷劳气、癥瘕人不宜食之。《生生

编》言：鳖性热。戴原礼言：鳖之阳聚于上甲，久食令人生发背。似与性冷之说相反。盖鳖性本不热，食之者和以椒、姜热物太多，失其本性耳。鳖性畏葱及桑灰。凡食鳖者，宜取沙河小鳖斩头去血，以桑灰汤煮熟，去骨甲换水再煮。入葱、酱作羹膳食乃良。其胆味辣，破入汤中，可代椒而辟腥气。李九华云：鳖肉主聚，鳖甲主散。食鳖，剉甲少许入之，庶几稍平。又言：薄荷煮鳖能害人。此皆人之所不知者也。

〔主治〕伤中益气，补不足（《别录》）。热气湿痹，腹中激热，五味煮食，当微泄（藏器）。妇人漏下五色，羸瘦，宜常食之（孟诜）。妇人带下，血瘕腰痛（《日华》）。去血热，补虚。久食，性冷（苏颂）。补阴（震亨）。作臛食，治久痢，长髭须。作丸服，治虚劳痃癖脚气（时珍）。

〔附方〕新三。

痃癖气块用大鳖一枚，以蚕沙一斗，桑柴灰一斗，淋汁五度，同煮如泥，去骨再煮成膏，捣丸梧子大。每服十丸，日三（《圣惠方》）。

寒湿脚气疼不可忍。用团鱼二个，水二斗，煮一斗，去鱼取汁，加苍耳、苍术、寻风藤各半斤，煎至七升，去渣，以盆盛熏蒸，待温浸洗，神效（《乾坤生意》）。

骨蒸咳嗽潮热。团鱼丸：用团鱼一个，柴胡、前胡、贝母、知母、杏仁各五钱，同煮，待熟去骨、甲、裙，再煮。食肉饮汁，将药焙研为末，仍以骨、甲、裙煮汁，和丸梧子大。每空心黄芪汤下三十丸，日二服。服尽，仍治参、芪药调之（《奇效方》）。

脂

〔主治〕除日拔白发，取脂涂孔中，即不生。欲再生者，白犬乳汁涂之（藏器）。

头阴干。

〔主治〕烧灰，疗小儿诸疾，妇人产后阴脱下坠，尸疰心腹痛（恭）。傅历年脱肛不愈（《日华》）。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尸疰劳瘦，或时寒热。用鳖头一枚烧灰，新汲水服半钱，日一服（《圣惠方》）。

产后阴脱《千金》：用鳖头五枚烧研，井华水服方寸匕，日三。《录验》加葛根二两，酒服。

大肠肛脱久积虚冷。以鳖头炙研，米饮服方寸匕，日二服。仍以末涂肠头上（《千金》）。

头血

〔主治〕涂脱肛（出甄权）。风中血脉，口眼㖞僻，小儿疳劳潮热（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千金方》云：目瞤唇动口㖞，皆风入血脉，急以小续命汤服之。外用鳖血或鸡冠血，调伏龙肝散涂之，干则再上，甚妙。盖鳖血之性，急缩走血，故治口㖞、脱肛之病。

〔附方〕新二。

中风口㖞鳖血调乌头末涂之。待正，则即揭去（《肘后方》）。

小儿疳劳治潮热往来，五心烦躁，盗汗咳嗽，用鳖血丸主之。以黄连、胡黄连各称二两，以鳖血一盏，吴茱萸一两，同入内浸过一夜，炒干，去茱、血研末。入柴胡、川芎、芜荑各一两，人参半两，使君子仁二十一个，为末，煮粟米粉糊和，为丸如黍米大。每用熟水，量大小，日服三（《全幼心鉴》）。

卵

〔主治〕盐藏煨食，止小儿下痢（时珍）。

爪

〔主治〕五月五日收藏衣领中，令人不忘（《肘后》）。

纳鳖宋《图经》

【集解】〔颂曰〕鳖之无裙，而头足不缩者，名曰纳。亦作鮤。

肉

〔气味〕有毒。〔颂曰〕食之令人昏塞。以黄芪、吴蓝煎汤服之，立解。

甲

〔气味〕有小毒。

〔主治〕传尸劳，及女子经闭（苏颂）。

能奴来切鳖《纲目》

【释名】三足鳖（〖《山海经》〗）。

【集解】〔时珍曰〕《尔雅》云：鳖三足为能。郭璞云：今吴兴阳羡县君山池中出之。或以“鲧化黄熊”即此者，非也。

肉

【气味】大寒，有毒。〔颂曰〕食之杀人。〔时珍曰〕按陆粲《庚己编》云：太仓民家得三足鳖，命妇烹，食毕入卧，少顷形化为血水，止存发耳。邻人疑其妇谋害，讼之官。时知县黄廷宣鞫问不决，乃别取三足鳖，令妇如前烹治，取死囚食之，入狱亦化如前人。遂辨其狱。窃谓能之有毒，不应如此。然理外之事，亦未可以臆断也。而《山海经》云：从水多三足鳖，食之无蛊疫。近亦有人误食而无恙者，何哉？盖有毒害人，亦未必至于骨肉顿化也。

【主治】折伤，止痛化血，生捣涂之。道家辟诸厌秽死气，或画像止之（苏颂）。

朱鳖《拾遗》

【集解】〔藏器曰〕生南海。大如钱，腹赤如血。云在水中着水马脚，皆令仆倒也。〔时珍曰〕按《淮南子》云：朱鳖浮波，必有大雨。

【主治】丈夫佩之，刀剑不能伤。妇女佩之，有媚色（藏器）。

珠鳖《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山海经》云：葛山澧水有珠鳖。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一统志》云：生高州海中。状如肺，四目六足而吐珠。《吕氏春秋》云：澧水鱼之美者，名曰珠鳖，六足有珠。《淮南子》云：蛤、蟹、珠鳖，与月盛衰。《埤雅》云：鳖珠在足，蚌珠在腹。皆指此也。

【气味】甘、酸，无毒。

【主治】食之，辟疫疠（时珍）。

鼋《拾遗》

【释名】〔时珍曰〕按《说文》云：鼋，大鳖也。甲虫惟鼋最大，故字从元。元者，大也。

【集解】〔颂曰〕鼋生南方江湖中。大者围一二丈。南人捕食之。肉有五色而白者多。其卵圆大如鸡、鸭子，一产一二百枚。人亦掘取以盐淹食，煮之白不凝。〔藏器曰〕性至难死，剔其肉尽，口犹咬物。可张乌鸢。〔弘景曰〕此物老者，能变为魅，非急弗食之。〔时珍曰〕鼋如鳖而大，背有䰟䰟，青黄色，大头黄颈，肠属于首。以鳖为雌，卵生思化，故曰鼋鸣鳖应。《淮南万毕术》云：烧鼋脂以致鳖。皆气类相感也。张鼎云：其脂摩铁则明。或云：此物在水食鱼，与人共体，具十二生肖肉，裂而悬之，一夜便觉垂长也。

甲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炙黄酒浸，治瘰疬，杀虫逐风，

恶疮痔瘘，风顽疥瘙，功同鳖甲（藏器）。五脏邪气，杀百虫毒、百药毒，续筋骨（《日华》）。妇人血热（苏颂）。

肉

〔气味〕甘，平，微毒。

〔主治〕湿气、邪气、诸虫（藏器）。食之补益（陶弘景）。

脂

〔主治〕摩风及恶疮（孟诜）。

胆

〔气味〕苦，寒，有毒。

〔主治〕喉痹，以生姜、薄荷汁化少许服，取吐（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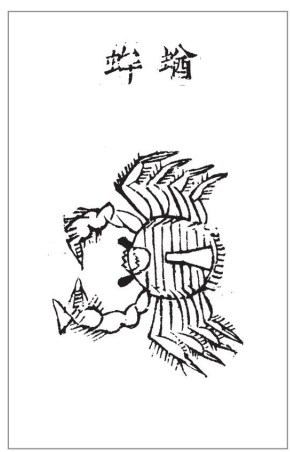
蟹《本经·中品》

【释名】螃蟹（《蟹谱》）、郭索（扬雄《方言》）、横行介士（《蟹谱》）、无肠公子（《抱朴子》）。雄曰螂蚁，雌曰博带（《广雅》）。〔宗奭曰〕此物每至夏末秋初，如蝉蜕解。名蟹之意，必取此义。〔时珍曰〕按傅肱《蟹谱》云：蟹，水虫也，故字从虫。亦鱼属也，故古文从鱼。以其横行，则

曰螃蟹。以其行声，则曰郭索。以其外骨，则曰介士。以其内空，则曰无肠。

【集解】〔《别录》曰〕蟹生伊洛池泽诸水中。取无时。〔弘景曰〕蟹类甚多，蝤蛑、拥剑、蟛蝟皆是，并不入药。海边又有蟛蜞，似蟛蝟而大，似蟹而小，不可食。蔡谟初渡江，不识蟛蜞，啖之几死。叹曰：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者所误也。〔颂曰〕今淮海、汴东、河北陂泽中多有之，伊洛乃反难得也。今人以为食品佳味。俗传八月一日取稻芒两枝，长一二寸许，东行输送其长。故今南方捕蟹，差早则有衔芒。须霜后输芒方可食之，否则毒尤猛也。其类甚多：六足者名蛫（音跪），四足者名北，皆有大毒，不可食。其壳阔而多黄者名蠟，生南海中，其螯最锐，断物如芟刈也，食之行风气。其扁而最大，后足阔者，名蝤蛑，南人谓之拨棹子，以其后脚如棹也。一名蝛。随潮退壳，一退一长。其大者如升，小者如盏碟。两螯如手，所以异于众蟹也。其力至强，八月能与虎斗，虎不如也。一螯大、一螯小者，名拥剑，一名桀步。常以大螯斗，小螯食物。又名执火，以其螯赤也。其最小无毛者，名蟛蝟（音越），吴人讹为彭越。《尔雅》云：蝟蠌，小者螃。郭璞注云：即蟛蝟也。〔时珍曰〕蟹，横行甲虫也。外刚内柔，于卦象离。骨眼蜩腹，□脑鲎足。二螯八跪，利钳尖爪，壳脆而坚，有十二星点。雄者脐长，雌者脐团。腹中之黄，应月盈亏。其性多躁，引声噀沫，至死乃已。生于流水者，色黄而腥；生于止水者，色绀而馨。《佛书》言：其散子后即自枯死。霜前食物故有毒，霜后将蛰故味美。所谓入海输芒者，亦谬谈也。蟛蜞大于蟛蝟，生于陂池田港中，故有毒，令人吐下。似蟛蜞而生于沙穴中，见人便走者，沙狗也，不可食。似蟛蜞而生海中，潮至出穴而望者，望潮也，可食。两螯极小如石者，蚌江也，不可食。生溪间石穴中，小而壳坚赤者，石蟹也，野人食之。又海中有红蟹，大而色红。飞蟹能飞。善苑国有百足之蟹。海中蟹大如钱，而腹下又有小蟹如榆荚者，蟹奴也。居蚌腹者，蛎奴也，又名寄居蟹。并不可食。蟹腹中有虫，如小木鳖子而白者，不可食，大能发风也。〔宗奭曰〕取蟹以八九月蟹浪之时，伺其出水而拾之，夜则以火照捕之，时黄与白满壳也。

蟹



蝤蛑

【修治】〔时珍曰〕凡蟹生烹，盐藏糟收，酒浸酱汁浸，皆为佳品。但久留易沙，见灯亦沙，得椒易□。得皂荚或蒜及韶粉可免沙□。得白芷则黄不散。得葱及五味子同煮则色不变。藏蟹名曰蝤蟹（音泻）。

蟹

【气味】咸，寒，有小毒。〔弘景曰〕未被霜，甚

有毒，云食水莨所致。人中之，不疗多死也。独螯独目，两目相向、六足四足，腹下有毛，腹中有骨，头背有星点，足斑目赤者，并不可食，有毒害人。冬瓜汁、紫苏汁、蒜汁、豉汁、芦根汁，皆可解之。〔杨归厚曰〕娠妇食之，令子横生。〔宗奭曰〕此物极动风，风疾人不可食，屡见其事。〔时珍曰〕不可同柿及荆芥食，发霍乱动风，木香汁可解。详柿下。

【主治】胸中邪气，热结痛，㖞僻面肿。能败漆。烧之致鼠（《本经》）。〔弘景曰〕仙方用之，化漆为水，服之长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烧之，诸鼠毕至。〔颂曰〕其黄能化漆为水，故涂漆疮用之。其螯烧烟，可集鼠于庭也。解结散血，愈漆疮，养筋益气（《别录》）。散诸热，治胃气，理经脉，消食。以醋食之，利肢节，去五脏中烦闷气，益人（孟诜）。产后肚痛血不下者，以酒食之。筋骨折伤者，生捣炒罨之（《日华》）。能续断绝筋骨。去壳同黄捣烂，微炒，纳入疮中，筋即连也（藏器）。小儿解颅不合。以螯同白及末捣涂，以合为度（宗奭）。杀莨菪毒，解鳝鱼毒、漆毒，治疟及黄疸。捣膏涂疥疮、癣疮。捣汁，滴耳聋（时珍）。

蝤蛑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解热气，治小儿痞气，煮食（《日华》）。

蟛蜞

〔气味〕咸，冷，有毒。

〔主治〕取膏，涂湿癣、疽疮（藏器）。

石蟹

〔主治〕捣傅久疽疮，无不瘥者（藏器）。

【发明】〔慎微曰〕蟹非蛇鳝之穴无所寄。故食鳝中毒者，食蟹即解，性相畏也。沈括《笔谈》云：关中无蟹，土人怪其形状，收干者悬门上辟疟。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时珍曰〕诸蟹性皆冷，亦无甚毒，为蝤最良。鲜蟹和以姜、醋，侑以醇酒，咀黄持螯，略赏风味，何毒之有？饕嗜者乃顿食十许枚，兼以荤膻杂进，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腹痛吐利，亦所必致，而归咎于蟹，蟹亦何咎哉？洪迈《夷坚志》云：襄阳一盗，被生漆涂两目，发配不能睹物。有村叟令寻石蟹，捣碎滤汁点之，则漆随汁出而疮愈也。用之果明如初。漆之畏蟹，莫究其义。

【附方】新三。

湿热黄疸蟹烧存性研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日服二次（《集简方》）。

骨节离脱生蟹捣烂，以热酒倾入，连饮数碗，其渣涂之。半日内，骨内谷谷有声即好。干蟹烧灰，酒服亦好（唐瑶《经验方》）。

中鳝鱼毒食蟹即解（董炳《验方》）。

蟹爪

〔主治〕破胞堕胎（《别录》）。破宿血，止产后血闭，酒及醋汤煎服良（《日华》）。能安胎（鼎）。〔颂曰〕胡洽方，治孕妇僵仆，胎上抢心，有蟹爪汤。堕生胎，下死胎，辟邪魅（时珍）。

〔附方〕新二。

《千金》神造汤治子死腹中，并双胎一死一生，服之令死者出，生者安，神验方也。用蟹爪一升，甘草二尺，东流水一斗，以苇薪煮至二升，滤去滓，入真阿胶三两令烊，顿服或分二服。若人困不能服者，灌入即活。

下胎蟹爪散治妊妇有病欲去胎。用蟹爪二合，桂心、瞿麦各一两，牛膝二两，为末。空心温酒服一钱（《千金》）。

壳

〔主治〕烧存性，蜜调，涂冻疮及蜂虿伤。酒服，治妇人儿枕痛及血崩腹痛，消积（时珍）。

〔附方〕新三。

崩中腹痛毛蟹壳烧存性，米饮服一钱（《证治要诀》）。

蜂虿螫伤蟹壳烧存性，研末。蜜调涂之（同上）。

熏辟壁虱蟹壳烧烟熏之（《摘玄》）。

盐蟹汁

〔主治〕喉风肿痛，满含细咽即消（时珍）。

鲎鱼音后。〇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按罗愿《尔雅翼》云：鲎者，候也。鲎善候风，故谓之鲎。

【集解】〔藏器曰〕鲎生南海。大小皆牝牡相随。牝无目，得牡始行。牡去则牝死。〔时珍曰〕鲎状如惠文冠及熨斗之形，广尺余。其甲莹滑青黑色。鏊背骨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头如蜣螂。十二足，似蟹，在腹两旁，足长五六寸。尾长一二尺，有三棱如棕茎。背上有骨如角，高七八寸，如石珊瑚状。每过海，相负于背，乘风而游，俗呼鲎帆，亦曰鲎簰。其血碧色。腹有子如黍米，可为醯酱。尾有珠如粟。其行也雌常负雄，失其雌则雄即不动。渔人取之，必得其双。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浮雌沉，故闽人婚礼用之。其藏伏沙上，亦自飞跃。皮壳甚坚，可为冠，亦屈为杓，入香中能发香气。尾可为小如意。脂烧之可集鼠。其性畏蚊，螫之即死。又畏隙光，射之亦死，而日中暴之，往往无恙也。南人以其肉作鲊酱。小者名鬼鲎，食之害人。

鲎鱼

肉

〔气味〕辛、咸，平，微毒。〔藏器曰〕无毒。〔诜曰〕多食发嗽及疮癣。

〔主治〕治痔杀虫（孟诜）。

尾

〔主治〕烧焦，治肠风泻血，崩中带下，及产后痢（《日华》）。

〔发明〕〔藏器曰〕骨及尾烧灰，米饮服，大主产后痢；但须先服生地黄、蜜煎等讫，然后服此，无不断也。

胆

〔主治〕大风癞疾，杀虫（时珍）。

〔附方〕新一。

鲎胆散治大风癞疾。用鲎鱼胆、生白矾、生绿矾、腻粉、水银、麝香各半两，研不见星。每服一钱，井华水下。取下五色涎为妙（《圣济总录》）。

壳

〔主治〕积年呷嗽（时珍）。

〔附方〕新一。

积年咳嗽呀呷作声，用鲎鱼壳半两，贝母（煨）一两，桔梗一分，牙皂一分（去皮酥炙），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含一丸，咽

汁。服三丸，即吐出恶涎而瘥（《圣惠》）。

第四十六卷　介部

目录

介之二蚌蛤类二十九种

牡蛎《本经》

蚌《嘉祐》

马刀《本经》

蜬□《嘉祐》

蚬《嘉祐》

真珠《开宝》

石决明《别录》

海蛤《本经》

文蛤《本经》

蛤蜊《嘉祐》（即蛤蜊粉）

蛏《嘉祐》

担罗《拾遗》

车螯《嘉祐》

魁蛤《别录》（即瓦垄子）

车渠《海药》

贝子《本经》

紫贝《唐本草》

珂《唐本草》

石蜐《纲目》（即龟脚）

淡菜《嘉祐》

海蠃《拾遗》（即甲香）

甲煎《拾遗》

田螺《别录》

蜗蠃《别录》

蓼螺《拾遗》

寄居虫《拾遗》

海月《拾遗》　海镜附

海燕《纲目》

郎君子《海药》

右附方旧二十二，新九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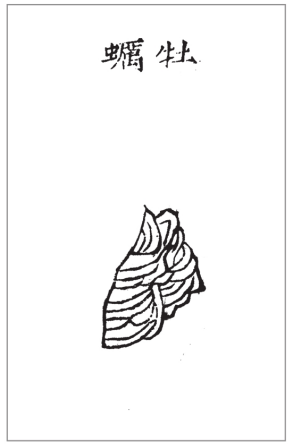
介之二蛤蚌类二十九种

牡蛎《本经·上品》

【释名】牡蛤（《别录》）、蛎蛤（《本经》）、古贲（《异物志》）、蚝（〖《韵会》〗）。〔弘景曰〕道家方以左顾是雄，故名牡蛎，右顾则牝蛎也。或以尖头为左顾，未详孰是。

〔藏器曰〕天生万物皆有牝牡。惟蛎是咸水结成，块然不动，阴阳之道，何从而生？《经》言牡者，应是雄耳。〔宗奭曰〕《本经》不言左顾，止从陶说。而段成式亦云：牡蛎言牡，非谓雄也。且如牡丹，岂有牝丹乎？此物无目，更何顾盻？〔时珍曰〕蛤蚌之属，皆有胎生、卵生。独此化生，纯雄无雌，故得牡名。曰蛎曰蚝，言其粗大也。

【集解】〔《别录》曰〕牡蛎生东海池泽。采无时。〔弘景曰〕今出东海、永嘉、晋安。云是百岁雕所化。十一月采，以大者为好。其生着石，皆以口在上。举以腹向南视之，口斜向东，则是左顾。出广州南海者亦同，但多右顾，不堪用也。丹方及煮盐者，皆以泥釜，云耐水火，不破漏。皆除其甲口，止取朏朏如粉耳。〔颂曰〕今海旁皆有之，而通、泰及南海、闽中尤多。皆附石而生，磈礧相连如房，呼为蛎房。晋安人呼为蚝莆。初生止如拳石，四面渐长，有至一二丈者，崭岩如山，俗呼蚝山，每一房内有肉一块，大房如马蹄，小者如人指面。每潮来，诸房皆开，有小虫入，则合之以充腹。海人取者，皆凿房以烈火逼之，挑取其肉当食品，其味美好，更有益也。海族为最贵。〔时珍曰〕南海人以其蛎房砌墙，烧灰粉壁，食其肉谓之蛎黄。〔保昇曰〕又有蟹蛎，形短，不入药用。〔敦曰〕有石牡蛎，头边皆大，小夹沙石，真似牡蛎，只是园如龟壳。海牡蛎可用，只丈夫服之，令人无髭也。其真牡蛎，用火煅过，以鑿试之，随手走起者是也。鑿乃千年琥珀。



牡蛎

【修治】〔宗奭曰〕凡用，须泥固烧为粉。亦有生用者。〔敦曰〕凡用牡蛎，先用二十个，以东流水入盐一两，煮一伏时，再入火中煅赤，研粉用。〔时珍曰〕按温隐居云：牡蛎将童尿浸四十九日（五日一换），取出，以硫黄末和米醋涂上，黄泥固济，煅过用。

【气味】咸，平、微寒，无毒。〔之才曰〕贝母为之使。得甘草、牛膝、远志、蛇床子良。恶麻黄、辛夷、吴茱萸。伏硇砂。

【主治】伤寒寒热，温疟洒洒，惊恚怒气，除拘缓鼠瘘，女子带下赤白。久服，强骨节，杀邪鬼，延年（《本经》）。除留热在关节营卫，虚热去来不定，烦满心痛气结，止汗止渴，除老血，疗泄精，涩大小肠，止大小便，治喉痹咳嗽，心胁下痞热（《别录》）。粉身，止大人、小儿盗汗。同麻黄根、蛇床子、干姜为

粉，去阴汗（藏器）。治女子崩中，止痛，除风热温疟，鬼交精出（甄权）。男子虚劳，补肾安神，去烦热，小儿惊痫（李珣）。去胁下坚满，瘰疬，一切疮肿（好古）。化痰软坚，清热除湿，止心脾气痛，痢下赤白浊，消疝瘕积块，瘿疾结核（时珍）。

【发明】〔权曰〕病虚而多热者，宜同地黄、小草用之。〔好古曰〕牡蛎入足少阴，为软坚之剂。以柴胡引之，能去胁下硬；以茶引之，能消项上结核；以大黄引之，能消股间肿；以地黄为使，能益精收涩，止小便，本肾经血分之药也。〔成无己曰〕牡蛎之咸，以消胸膈之满，以泄水气，使痞者消、硬者软也。〔元素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则渴饮不思。故蛤蛎之类，能止渴也。

【附方】旧七，新十四。

心脾气痛气实有痰者。牡蛎煅粉，酒服二钱（《丹溪心法》）。

疟疾寒热牡蛎粉、杜仲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水下（《普济方》）。

气虚盗汗上方为末。每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虚劳盗汗牡蛎粉、麻黄根、黄芪等分为末。每服二钱，水一盏，煎七分，温服，日一（《本事方》）。

产后盗汗牡蛎粉、麦麸（炒黄）等分。每服一钱，用猪肉汁调下（《经验》）。

消渴饮水腊日或端午日，用黄泥固济牡蛎，煅赤研末。每服一钱，用活鲫鱼煎汤调下。只二三服愈（《经验方》）。

百合变渴伤寒传成百合病，如寒无寒，如热无热，欲卧不卧，欲行不行，欲食不食，口苦，小便赤色，得药则吐利，变成渴疾，久不瘥者。用牡蛎（熬）二两，栝蒌根二两，为细末。每服方寸匕，用米饮调下，日三服取效（张仲景《金匮玉函方》）。

病后常衄小劳即作。牡蛎十分，石膏五分，为末，酒服方寸匕（亦可蜜丸），日三服（《肘后方》）。

小便淋闷服血药不效者。用牡蛎粉、黄檗（炒）等分为末。每服一钱，小茴香汤下，取效（《医学集成》）。

小便数多牡蛎五两烧灰，小便三升，煎二升，分三服。神效（《乾坤生意》）。

梦遗便溏牡蛎粉，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日二服（丹溪方）。

水病囊肿牡蛎（煅粉）二两，干姜（炮）一两，研末，冷水调糊扫上。须臾囊热如火，干则再上。小便利即愈。〇一方，用葱汁、白面同调。小儿不用干姜（初虞世《古今录验方》）。

月水不止牡蛎煅研，米醋搜成团，再煅研末，以米醋调艾叶末熬膏，丸梧子大。每醋艾汤下四五十丸（《普济方》）。

金疮出血牡蛎粉傅之（《肘后》）。

破伤湿气口噤强直。用牡蛎粉，酒服二钱，仍外傅之，取效（《三因方》）。

发背初起古贲粉灰，以鸡子白和，涂四围，频上取效（《千

金方》）。

痈肿未成用此拔毒。水调牡蛎粉末涂之。干更上（姚僧垣《集验方论》）。

男女瘰疬《经验》：用牡蛎（煅研）末四两，玄参末三两，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酒下，日三服。服尽除根。〇初虞世云：瘰疬不拘已破未破。用牡蛎四两，甘草一两，为末。每食后，用腊茶汤调服一钱。其效如神。

甲疽溃痛弩肉裹趾甲，脓血不瘥者。用牡蛎头厚处，生研为末。每服二钱，红花煎酒调下，日三服。仍用敷之，取效（《胜金方》）。

面色黧黑牡蛎粉研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白汤下，日一服。并炙其肉食之（《普济方》）。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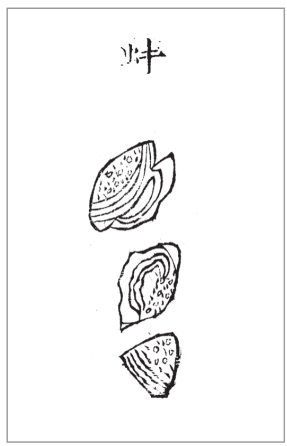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煮食，治虚损，调中，解丹毒，妇人血气。以姜、醋生食，治丹毒，酒后烦热，止渴（藏器）。炙食甚美，令人细肌肤，美颜色（苏颂）。

蚌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蚌与蛤同类而异形。长者通曰蚌，圆者通曰蛤。故蚌从丰，蛤从合，皆象形也。后世混称蛤蚌者，非也。

【集解】〔弘景曰〕雉入大水为蜃。蜃即蚌也。〔藏器曰〕生江汉渠渎间，老蚌含珠，壳堪为粉。非大蛤也。〔时珍曰〕蚌类甚繁，今处处江湖中有之，惟洞庭、汉沔独多。大者长七寸，状如牡蛎辈；小者长三四寸，状如石决明辈。其肉可食，其壳可为粉。湖沔人皆印成锭市之，谓之蚌粉，亦曰蛤粉。古人谓之蜃灰，以饰墙壁，闉墓圹，如今用石灰也。



蚌

肉

〔气味〕甘、咸，冷，无毒。〔宗奭曰〕性微冷。多食，发风动冷气。〔震亨曰〕马刀、蚌、蛤、蛳、蚬，大同小异。寇氏止言冷，而不言湿。湿生热，热久则气上升而生痰生风，何冷之有？

〔主治〕止渴除热，解酒毒，去眼赤（孟诜）。明目除湿，主妇人劳损下血（藏器）。除烦，解热毒，血崩带下，痔瘘，压丹石药毒。以黄连末纳入取汁，点赤眼、眼暗（《日华》）。

蚌粉

〔气味〕咸，寒，无毒。〔《日华》曰〕能制石亭脂。〔《镜源》曰〕能制硫黄。

〔主治〕诸疳，止痢并呕逆。醋调，涂痈肿（《日华》）。烂壳粉：治反胃，心胸痰饮，用米饮服（藏器）。解热燥湿，化痰消积，止白浊带下痢疾，除湿肿水嗽，明目，搽阴疮湿疮痱痒（时珍）。

〔发明〕〔时珍曰〕蚌粉与海蛤粉同功，皆水产也。治病之要，只在清热行湿而已。《日华》言其治疳。近有一儿病疳，专食此粉，不复他食，亦一异也。

〔附方〕新六。

反胃吐食用真正蚌粉，每服称过二钱，捣生姜汁一盏，再入米醋同调送下（《急救良方》）。

痰饮咳嗽用真蚌粉新瓦炒红，入青黛少许，用淡齑水滴麻油数点，调服二钱。〇《类编》云：徽宗时，李防御为入内医官时，有宠妃病痰嗽，终夕不寐，面浮如盘。徽宗呼李治之，诏令供状，三日不效当诛。李忧惶技穷，与妻泣别。忽闻外叫卖：咳嗽药一文一帖，吃了即得睡。李市十帖视之，其色浅碧。恐药性犷悍，并三服自试之，无他。乃取三帖为一，入内授妃服之。是夕嗽止，比晓面消。内侍走报，天颜大喜，赐金帛直万缗。李恐索方，乃寻访前卖药人，饮以酒，厚价求之，则此方也。云自少时从军，见主帅有此方，剽得以度余生耳。

痈疽赤肿用米醋和蚌蛤灰涂之，待其干，即易之（《千

金》）。

雀目夜盲遇夜不能视物。用建昌军螺儿蚌粉三钱，为末，水飞过，雄猪肝一叶，披开纳粉扎定，以第二米泔煮七分熟，仍别以蚌粉蘸食，以汁送下。一日一作。与夜明砂同功（《直指方》）。

脚指湿烂用蚌蛤粉干搽之（《寿域》）。

积聚痰涎结于胸膈之间，心腹疼痛，日夜不止，或干呕哕食者，炒粉丸主之。用蚌粉一两，以巴豆七粒同炒赤，去豆不用，醋和粉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姜酒下。丈夫脐腹痛，茴香汤下。女人血气痛，童便和酒下（孙氏《仁存方》）。

马刀《本经·下品》

〔**校正**〕并入《拾遗》齐蛤。

【**释名**】**马蛤**（《别录》）、**齐蛤**（《吴普》）、**蜌**（《尔雅》。音陛）、**蠯**（品、脾、排三音。出《周礼》）、**蝏蛢**（音亭蠯。〖弘景〗）、**单姥**（音善母。〖李当之〗）、**烳岸**（烳音掣。〖《衍义》〗）。〔时珍曰〕俗称大为马，其形象刀，故名。曰蛤、曰蠯，皆蚌字之音转也，古今方言不同也。《说文》云：园者曰蛎，长者曰蠯。江汉人呼为单姥，汴人呼为烳岸。《吴普本草》言：马刀即齐蛤，而唐、宋本草失收，陈藏器重出齐蛤，今并为一。

【**集解**】〔《别录》曰〕马刀生江湖池泽及东海。取无时。〔弘景曰〕李当之言：生江汉，长六七寸，食其肉似蚌。今人多不识，大抵似今蝏蛢而未见方用。〔韩保昇曰〕生江湖中细长小蚌也。长三四寸，阔五六分。〔颂曰〕今处处有之，多在沙泥中。头小锐。人亦谓之蚌。〔藏器曰〕齐蛤生海中。状如蛤，两头尖小。海人食

之，别无功用。〔时珍曰〕马刀似蚌而小，形狭而长。其类甚多，长短大小，厚薄斜正，虽有不同，而性味功用，大抵则一。

壳炼粉用。

马刀

【气味】辛，微寒，有毒。得水，烂人肠。又云得水良。〔恭曰〕得火良。〔时珍曰〕按吴普云：神农、岐伯、桐君：咸，有毒。扁鹊：小寒，大毒。〔藏器曰〕远志、蜡，皆畏齐蛤。

【主治】妇人漏下赤白，寒热，破石淋。杀禽兽，贼鼠（《本经》）。**能除五脏间热，肌中鼠鼷，止烦满，补中，去厥痹，利机关**（《别录》）。**消水瘿、气瘿、痰饮**（时珍）。

肉同蚌。

蜮□音咸进。○宋《嘉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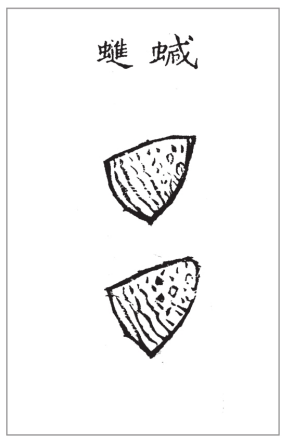
【释名】生□（《嘉祐》）、蜮蛤（《水土记》）。

【集解】〔藏器曰〕蜮□生东海。似蛤而扁，有毛。〔颂曰〕似蛤而长，身扁。〔宗奭曰〕顺安军界河中亦有之。与马刀相似。肉颇冷，人以作鲊食，不堪致远。

壳

【主治】烧末服，治痔病（藏器）。

肉〔宗奭曰〕多食发风。



蜮□

蚬

蚬宋《嘉祐》

【释名】扁螺（〖《隋书》〗）。〔时珍曰〕蚬，晛也。壳内光耀，如初出日采也。《隋书》云：刘臻父显嗜蚬，呼蚬为扁螺。

【集解】〔藏器曰〕处处有之。小如蚌，黑色。能候风雨，以壳飞。〔时珍曰〕溪湖中多有之。其类亦多，大小厚薄不一。渔家多食之耳。

肉

〔气味〕甘、咸，冷，无毒。〔藏器曰〕微毒。多食发嗽，及冷气消肾。

〔主治〕治时气，开胃，压丹石药毒及疔疮，下湿气，通乳，糟煮食良。生浸取汁，洗丁疮（苏恭）。去暴热，明目，利小便，下热气

脚气湿毒，解酒毒目黄。浸汁服，治消渴（《日华》）。生蚬浸水，洗痘痈，无瘢痕（时珍）。

烂壳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止痢（弘景）。治阴疮（苏恭）。疗失精反胃（《日华》）。烧灰饮服，治反胃吐食，除心胸痰水（藏器）。化痰止呕，治吞酸心痛及暴嗽。烧灰，涂一切湿疮，与蚌粉同功（时珍）。

〔附方〕旧一，新二。

卒嗽不止用白蚬壳捣为细末。以熟米饮调，每服一钱，日三服，甚效（出《圣惠方》）。

痰喘咳嗽用白蚬壳（多年陈者）烧过存性，为极细末。以米饮调服一钱，日三服（《急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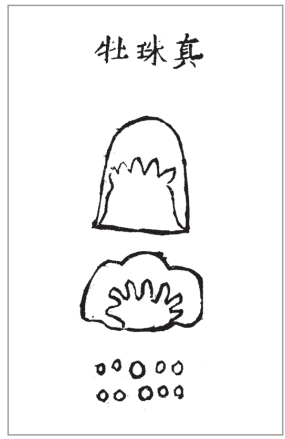
反胃吐食用黄蚬壳并田螺壳（并取久在泥中者）各炒成白灰。每田螺壳灰二两，黄蚬壳灰一两，入白梅肉四个，同搜拌令匀作团。再入砂盒子内，盖定泥固。煅存性，研细末。每服二钱，用人参、缩砂汤调下。不然，用陈米饮调服亦可。凡觉心腹胀痛，将发反胃，即以此药治之（《是斋百一选方》）。

真珠宋《开宝》

【释名】珍珠（《开宝》）、蚌珠（《南方志》）、蠙

珠（《禹贡》）。

【集解】〔李珣曰〕真珠出南海，石决明产也。蜀中西路女瓜出者是蚌蛤产，光白甚好，不及舶上者采耀。欲穿须得金刚钻也。〔颂曰〕今出廉州，北海亦有之。生于珠牡（亦曰珠母），蚌类也。按《岭表录异》云：廉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之珠池。每岁刺史亲监珠户，入池采老蚌，剖取珠以充贡。池虽在海上，而人疑其底与海通，池水乃淡，此不可测也。土人采小蚌肉作脯食，亦往往得细珠如米。乃知此池之蚌，大小皆有珠也。而今之取珠牡者，云得之海旁，不必是池中也。其北海珠蚌种类小别。人取其肉，或有得珠者，不甚光莹，亦不常有，不堪入药。又蚌中一种似江珧者，腹亦有珠，皆不及南海者奇而且多。〔宗奭曰〕河北溏泺中，亦有围及寸者，色多微红，珠母与廉州者不相类。但清水急流处，其色光白；浊水及不流处，其色暗也。〔时珍曰〕按《廉州志》云：合浦县海中有梅、青、婴三池。蜑人每以长绳系腰，携篮入水，拾蚌入篮即振绳，令舟人急取之。若有一线之血浮水，则葬鱼腹矣。又熊太古《冀越集》云：《禹贡》言淮夷蠙珠，后世乃出岭南。今南珠色红，西洋珠色白，北海珠色微青，各随方色也。予尝见蜑人入海，取得珠子树数担。其树状如柳枝，蚌生于树，不可上下。树生于石，蜑人凿石得树以求蚌，甚可异也。又《南越志》云：珠有九品：以五分至一寸八九分者为大品，有光彩；一边小平似覆釜者，名珰珠；次则走珠、滑珠等品也。《格古论》云：南番珠色白圆耀者为上，广西者次之。北海珠色微青者为上，粉白、油黄者下也。西番马价珠为上，色青如翠，其老色、夹石粉青、有油烟者下也。凡蚌闻雷则□瘦。其孕珠如怀孕，故谓之珠胎。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左思赋云：蚌蛤珠胎，与月亏全，是矣。陆佃云：蚌蛤无阴阳牝牡，须雀蛤化成，故能生珠，专一与阴精也。龙珠在颔，蛇珠在口，鱼珠在眼，鲛珠在皮，鳖珠在足，蚌珠在腹。皆不及蚌珠也。



真珠

【修治】〔李珣曰〕凡用，以新完未经钻缀者研如粉，方堪服食。不细则伤人脏腑。〔敦曰〕凡用以新净者绢袋盛之。置牡蛎约重四五斤已来于平底铛中，以物四向支稳，然后着珠于上。乃下地榆、五花皮、五方草各（剉）四两，笼住，以浆水不住火煮三日夜。取出，用甘草汤淘净，于臼中捣细重筛，更研二万下，方可服食。〔慎微曰〕《抱朴子》云：真珠径寸以上，服食令人长生。以酪浆渍之，皆化如水银，以浮石、蜂巢、蛇黄等物合之，可引长三四尺，为丸服之。〔时珍曰〕凡入药，不用首饰及见尸气者。以人乳浸三日，煮过如上捣研。一法：以绢袋盛，入豆腐腹中，煮一炷香，云不伤珠也。

【气味】咸、甘，寒，无毒。

【主治】镇心。点目，去肤翳障膜。涂面，令人润泽好颜色。涂手足，去皮肤逆胪。绵裹塞耳，主聋（《开宝》）。磨翳坠痰（甄权）。除面□，止泄。合知母，疗烦热消渴。合左缠根，治小儿麸豆疮入眼（李珣）。除小儿惊热（宗

爽）。安魂魄，止遗精白浊，解痘疔毒，主难产，下死胎胞衣（时珍）。

【发明】〔时珍曰〕真珠入厥阴肝经，故能安魂定魄，明目治聋。

【附方】旧三，新九。

安魂定魄真珠末豆大一粒，蜜一蚬壳，和服，日三。尤宜小儿（《肘后》）。

卒忤不言真珠末，用鸡冠血和丸小豆大。以三四粒纳口中（《肘后》）。

灰尘迷目用大珠拭之则明也（《格古论》）。

妇人难产真珠末一两，酒服，立出（《千金》）。

胞衣不下真珠一两研末，苦酒服（《千金》）。

子死腹中真珠末二两，酒服，立出（《外台》）。

瘢痘不发珠子七枚为末，新汲水调服（《儒门事亲》）。

痘疮疔毒方见《谷部》豌豆下。

肝虚目暗茫茫不见。真珠末一两，白蜜二合，鲤鱼胆二枚，和合，铜器煎至一半，新绵滤过瓶盛。频点取瘥（《圣惠方》）。

青盲不见方同上。

小儿中风手足拘急。真珠末（水飞）一两，石膏末一钱。每服一钱，水七分，煎四分，温服，日三（《圣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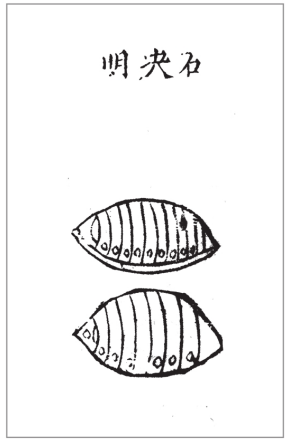
目生顽翳真珠一两，地榆二两，水二大碗煮干，取真珠以醋浸五日，热水淘去醋气，研细末用。每点少许，以愈为度。

石决明《别录·上品》

【释名】九孔螺（《日华》）、壳名千里光（〖《纲目》〗）。〔时珍曰〕决明、千里光，以功名也。九孔螺，以形名也。

【集解】〔弘景曰〕俗云是紫贝。人皆水渍，熨眼颇明。又云是鳆鱼甲。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内亦含珠。〔恭曰〕此是鳆鱼甲也。附石生，状如蛤，唯一片无对，七孔者良。今俗用紫贝，全非。〔颂曰〕今岭南州郡及莱州海边皆有之，采无时，旧注或以为紫贝，或以为鳆鱼甲。按紫贝即今砑螺，殊非此类。鳆鱼乃王莽所嗜者，一边着石，光明可爱，自是一种，与决明相近也。决明壳大如手，小者如三两指大，可以浸水洗眼，七孔、九孔者良，十孔者不佳。海人亦啖其肉。〔宗奭曰〕登、莱海边甚多。人采肉供馔，及干充苞苴。肉与壳两可用。〔时珍曰〕石决明形长如小蚌而扁，外皮甚粗，细孔杂杂，内则光耀，背侧一行有孔如穿成者。生于石崖之上，海人泅水，乘其不意，即易得之。否则紧粘难脱也。陶氏以为紫贝，雷氏以为真珠母，杨倞注《荀子》以为龟脚，皆非矣。惟鳆鱼是一种二类，故功用相同。吴越人以糟决明、酒蛤蜊为美品者，即此。

【修治】〔珣曰〕凡用以面裹煨熟，磨去粗皮，烂捣，再乳细如面，方堪入药。〔敦曰〕每五两用盐半分，同东流水入瓷器内煮一伏时，捣末研粉。再用五花皮、地榆、阿胶各十两，以东流水淘三度，日干，再研一万下，入药。服至十两，永不得食山桃，令人丧目。〔时珍曰〕今方家只以盐同东流水煮一伏时，研末水飞用。



石决明

壳

【气味】咸，平，无毒。〔保昇曰〕寒。〔宗奭曰〕肉与壳功同。

【主治】目障翳痛，青盲。久服，益精轻身（《别录》）。明目磨障（《日华》）。肝肺风热，青盲内障，骨蒸劳极（李珣）。水飞，点外障翳（寇宗奭）。通五淋（时珍）。

【附方】旧一，新四。

羞明怕日用千里光、黄菊花、甘草各一钱，水煎。冷服（《明目集验方》）。

痘后目翳用石决明（火煅，研）、谷精草各等分，共为细末。以猪肝蘸食（《鸿飞集》）。

小便五淋用石决明去粗皮，研为末，飞过。熟水服二钱，每

日二服。如淋中有软硬物，即加朽木末五分（《胜金方》）。

肝虚目翳凡气虚、血虚、肝虚，眼白俱赤，夜如鸡啄，生浮翳者。用海蚌壳（烧过成灰）、木贼（焙）各等分为末。每服三钱，用姜、枣同水煎，和渣通口服。每日服两次（《经验方》）。

青盲雀目用石决明一两（烧过存性），外用苍术三两（去皮），为末。每服三钱，以猪肝批开，入药末在内扎定，砂罐煮熟，以气熏目。待冷，食肝饮汁（《龙木论》）。

解白酒酸用石决明（不拘多少）数个，以火炼过，研为细末。将酒荡热，以决明末搅入酒内，盖住。一时取饮之，其味即不酸。

海蛤《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海蛤者，海中诸蛤烂壳之总称，不专指一蛤也。旧本云一名魁蛤，则又指是一物矣。系是误书，今削之。

【集解】〔《别录》曰〕海蛤生东海。〔保昇曰〕今登、莱、沧州海沙湍处皆有，四五月淘沙取之。南海亦有之。〔恭曰〕海蛤细如巨胜子，光净莹滑者好。其粗如半杏人者为□耳蛤，不堪入药。〔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海蛤即海边沙泥中得之。大者如棋子，小者如油麻粒，黄白色，或黄赤相杂。盖非一类，乃诸蛤之壳，为海水砻砺，日久光莹，都非旧质。蛤类至多，不能分别其为何蛤，故通谓之海蛤也。余见下条。

【正误】〔吴普曰〕海蛤头有文，文如磨齿。〔时珍曰〕此乃魁蛤，非海蛤也，盖误矣，今正之。〔弘景曰〕海蛤至滑泽，云从雁屎中得之，二三十过方为良。今人多取相类者磨荡之。〔《日华》曰〕此是雁食鲜蛤粪出者，有文彩为文蛤，无文彩为海蛤。乡人又以海边烂蛤壳，风涛打磨莹净者，伪作之。〔藏器曰〕二说皆非也。海

蛤是海中烂壳，久在沙泥，风波淘洗，自然圆净无文，有大有小，以小者为佳，非一一从雁腹中出也。文蛤是未烂时壳犹有文者。二物本同一类。正如烂蚬、蚌壳，所主亦与生者不同也。假如雁食蛤壳，岂择文与不文耶？〔宗奭曰〕海蛤、文蛤，陈说极是。今海中无雁，岂有粪耶？蛤有肉时，犹可食也；肉既无矣，安得更粪过二三十次耶？陶说谬矣。〔时珍曰〕海蛤是诸蛤烂壳，文蛤自是一种。陈氏言文蛤是未烂时壳，则亦泛指诸蛤未烂者矣，其说未稳。但海中蛤蚌名色虽殊，性味相类，功用亦同，无甚分别也。

【修治】〔敦曰〕凡使海蛤，勿用游波虫骨。真相似，只是面上无光。误饵之，令人狂走欲投水，如鬼祟，惟醋解之立愈。其海蛤用浆水煮一伏时，每一两入地骨皮、柏叶各二两，同煮一伏时，东流水淘三次，捣粉用。〔保昇曰〕取得，以半天河煮五十刻，以枸杞汁拌匀，入□竹筒内蒸一伏时，捣用。

海蛤

【气味】苦、咸，平，无毒。〔吴普曰〕神农：苦。岐伯：甘。扁鹊：咸。〔权曰〕有小毒。〔之才曰〕蜀漆为之使。畏狗胆、甘遂、芫花。

【主治】咳逆上气，喘息烦满，胸痛寒热

（《本经》）。疗阴痿（《别录》）。主十二水满急痛，利膀胱大小肠（《唐注》）。治水气浮肿，下小便，治嗽逆上气，项下瘤瘿（甄权）。疗呕逆，胸胁胀急，腰痛五痔，妇人崩中带下（《日华》）。止消渴，润五脏，治服丹石人有疮（萧炳）。清热利湿，化痰饮，消积聚，除血痢，妇人血结胸，伤寒反汗搐搦，中风瘫痪（时珍）。

【附方】旧二，新七。

水瘕肿满〔藏器曰〕用海蛤、杏仁、汉防己、枣肉各二两，葶苈六两，为末研，丸梧子大。一服十丸，服至利下水为妙。

水肿发热小便不通者，海蛤汤主之。海蛤、木通、猪苓、泽泻、滑石、黄葵子、桑白皮各一钱，灯心三分，水煎服，日二（《圣惠方》）。

石水肢瘦其腹独大者，海蛤丸主之。海蛤（煅粉）、防己各七钱半，葶苈、赤茯苓、桑白皮各一两，陈橘皮、郁李仁各半两，为末，蜜丸如梧子大。每米饮下五十丸，日二次（《圣济总录》）。

气肿湿肿用海蛤、海带、海藻、海螵蛸、海昆布、凫茨、荔枝壳等分，流水煎服，日二次（何氏）。

血痢内热海蛤末，蜜水调服二钱，日二（《传信》）。

伤寒血结胸膈痛不可近，仲景无方，宜海蛤散主之，并刺期门穴。用海蛤、滑石、甘草各一两，芒硝半两，为末。每服二钱，鸡子清调服。更服桂枝红花汤，发其汗则愈。盖膻中血聚则小肠壅，小肠壅则血不行。服此则小肠通，血流行而胸膈利矣（朱肱《活人

书》）。

伤寒搐搦〔寇宗奭曰〕伤寒出汗不彻，手脚搐者。用海蛤、川乌头各一两，穿山甲二两，为末，酒丸如弹子大，捏扁，置所患足心下。别擘葱白盖药，以帛缠定。于暖室中热水浸脚至膝上，水冷又添，候遍身汗出为度。凡一二日一作，以知为度。

中风瘫痪方同上。又具鲮鲤甲下。

衄血不止蛤粉一两（罗七遍），槐花半两（炒焦），研匀。每服一钱，新汲水调下（《杨氏家藏方》）。

文蛤《本经·上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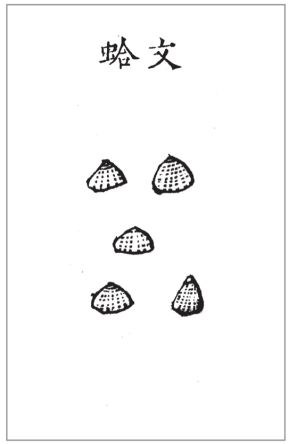
【释名】花蛤（〖《笔谈》〗）。〔时珍曰〕皆以形名也。

【集解】〔《别录》曰〕文蛤生东海。表有文。取无时。〔弘景曰〕小大皆有紫斑。〔保昇曰〕今出莱州海中。三月中旬采。背上有斑文。〔恭曰〕大者圆三寸，小者圆五六分。〔时珍曰〕按沈存中《笔谈》云：文蛤即今吴人所食花蛤也。其形一头小，一头大，壳有花斑的便是。

【修治】同海蛤。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恶疮，蚀五痔（《本经》）。**咳逆胸痹，腰痛胁急，鼠瘘大孔出血，女人崩中漏下**（《别录》）。**能止烦渴，利小便，化痰软坚，治口鼻中蚀疳**（时珍）。



文蛤

【发明】〔时珍曰〕按成无己云：文蛤之咸走肾，可以胜水气。

【附方】旧一，新一。

伤寒文蛤散张仲景云：病在阳，当以汗解，反以冷水噀之，或灌之，更益烦热，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此散主之。文蛤五两为末，每服方寸匕，沸汤下，甚效。

疳蚀口鼻数日欲尽。文蛤烧灰，以腊猪脂和，涂之（《千金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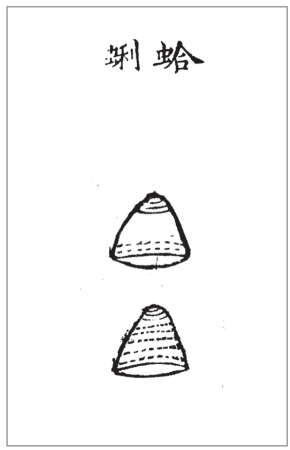
蛤蜊梨。〇宋《嘉祐》

【释名】〔时珍曰〕蛤类之利于人者，故名。

【集解】〔机曰〕蛤蜊，生东南海中，白壳紫唇，大二三寸者。闽、浙人以其肉充海错，亦作为酱醢。其壳火煅作粉，名曰蛤蜊粉也。

肉

〔气味〕咸，冷，无毒。〔藏器曰〕此物性虽冷，乃与丹石相反，服丹石人食之，令腹结痛。



蛤蜊

〔主治〕润五脏，止消渴，开胃，治老癖为寒热，妇人血块，宜煮食之（禹锡）。煮食醒酒（弘景）。

〔发明〕〔时珍曰〕按高武《痘疹正宗》云：俗言蛤蜊海错能发疹，多致伤损脾胃，生痰作呕作泻，此皆嘻笑作罪也。又言痘毒入目者，以蛤蜊汁点之可代空青。夫空青得铜之精气而生，性寒可治赤目。若痘毒是脏腑毒气上冲，非空青可治。蛤蜊虽寒，而湿中有火，亦不可不知矣。

蛤蜊粉

〔释名〕海蛤粉（〖《金匮钩玄》〗）。〔时珍曰〕海蛤粉者，海中诸蛤之粉，以别江湖之蛤粉、蚌粉也。今人指称，但曰

海粉、蛤粉，寇氏所谓“众蛤之灰”是矣。近世独取蛤蜊粉入药，然货者亦多众蛤也。大抵海中蚌、蛤、蚶、蛎，性味咸寒，不甚相远，功能软散，小异大同；非若江湖蚌蛤，无咸水浸渍，但能清热利湿而已。今药肆有一种状如线粉者，谓之海粉，得水则易烂，盖后人因名售物也。然出海中沙石间，故功亦能化痰软坚。

〔修治〕〔震亨曰〕蛤粉，用蛤蜊烧煅成粉，不入煎剂。〔时珍曰〕按吴球云：凡用蛤粉，取紫口蛤蜊壳，炭火煅成，以熟栝蒌连子同捣，和成团，风干用，最妙。

〔正误〕〔机曰〕丹溪有言：蛤粉即是海石，寇氏以海石注蛤粉，则二物可通用矣。海石即海蛤，蛤粉即蛤蜊壳烧成也。〔时珍曰〕海石乃海中浮石也，详见《石部》。汪氏诬引朱、寇之说为证，陈嘉谟《本草》又引为据。今考二公本书，并无前说，今正其误。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热痰湿痰，老痰顽痰，疝气白浊带下。同香附末，姜汁调服，主心痛（震亨）。清热利湿，化痰饮，定喘嗽，止呕逆，消浮肿，利小便，止遗精白浊，心脾疼痛，化积块，解结气，消瘿核，散肿毒，治妇人血病。油调，涂汤火伤（时珍）。

〔发明〕〔震亨曰〕蛤粉能降能消，能软能燥。〔时珍曰〕寒制火而咸润下，故能降焉；寒散热而咸走血，故能消焉。坚者软之以咸，取其属水而性润也；湿者燥之以渗，取其经火化而利小便也。〔好古曰〕蛤粉乃肾经血分之药，故主湿嗽肾滑之疾。

〔附方〕旧一，新三。

气虚水肿昔滁州酒库攒司陈通，患水肿垂死，诸医不治。一妪令以大蒜十个捣如泥，入蛤粉，丸梧子大。每食前，白汤下二十丸。服尽，小便下数桶而愈（《普济方》）。

心气疼痛真蛤粉炒过白，佐以香附末等分，白汤淬服（《圣惠方》）。

白浊遗精洁古云：阳盛阴虚，故精泄也，真珠粉丸主之。用蛤粉（煅）一斤，黄柏（新瓦炒过）一斤，为细末，白水丸如梧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用温酒下，日二次。蛤粉味咸而且能补肾阴，黄柏苦而降心火也。

雀目夜盲真蛤粉炒黄为末，以油蜡化和，丸皂子大，内于猪腰子中，麻扎定，蒸食之。一日一服（《儒门事亲》）。

蛏丑真切。〇宋《嘉祐》

【释名】

【集解】〔藏器曰〕蛏生海泥中。长二三寸，大如指，两头开。〔时珍曰〕蛏乃海中小蚌也。其形长短大小不一，与江湖中马刀、蜬、蚬相似，其类甚多。闽、粤人以田种之，候潮泥壅沃，谓之蛏田。呼其肉为蛏肠。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天行病后不可食。

【主治】补虚，主冷痢，煮食之。去胸中邪热烦闷，饭后食之，与服丹石人相宜。治妇

人产后虚损（《嘉祐》）。

担罗《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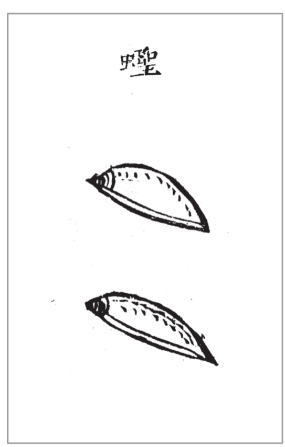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蛤类也。生新罗国，彼人食之。

【气味】甘，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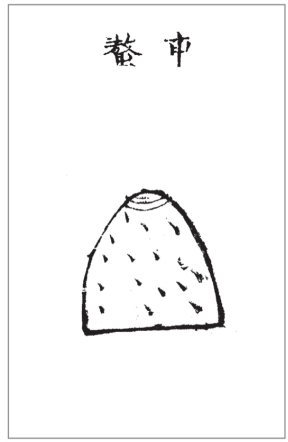
【主治】热气消食。杂昆布作羹，主结气（藏器）。

车螯宋《嘉祐》

【释名】蜃（音肾。〖《尔雅》〗）。〔时珍曰〕车螯俗讹为昌娥。蜃与蛟蜃之蜃，同名异物。《周礼》：鳖人掌互物，春献鳖蜃，秋献龟鱼。则蜃似为大蛤之通偁，亦不专指车螯也。



蛏



车螯

【集解】〔藏器曰〕车螯生海中，是大蛤，即蜃也。能吐气为楼台。春夏依约岛溆，常有此气。〔颂曰〕南海、北海皆有之，采无时。其肉，食之似蛤蜊，而坚硬不及。近世痈疽多用其壳，北中者不堪用。背紫色者，海人亦名紫贝，非矣。〔时珍曰〕其壳色紫，璀粲如玉，斑点如花。海人以火炙之则壳开，取肉食之。钟岏云：车螯、蚶、蛎，眉目内缺，犷壳外缄。无香无臭，瓦砾何殊？宜充庖厨，永为口食。罗愿云：雀入淮为蛤，雉入海为蜃。比雀所化为大，故称大蛤也。肉可以食，壳可饰器物，灰可[illegible]塞墙壁。又可为粉饰面，俗呼蛤粉，亦或生珠，其为用多矣。又《临海水土记》云：似车螯而角移不正者曰移角。似车螯而壳薄者曰姑劳。似车螯而小者曰羊蹄，出罗江。昔人皆谓雉化者，乃蛟蜃之蜃，而陈氏、罗氏以为蛤蜃之蜃，似误。详《鳞部》蛟龙下。

肉

〔气味〕甘、咸，冷，无毒。〔诜曰〕不可多食。

〔主治〕解酒毒消渴，并痈肿（藏器）。

壳

〔气味〕同肉。

〔主治〕疮疖肿毒。烧赤，醋淬二度为末，同甘草等分酒服。并以醋调傅之（《日华》）。消积块，解酒毒，治痈疽发背焮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车螯味咸，气寒而降，阴中之阴也。入血分，故宋人用治痈疽，取恶物下，云有奇功。亦须审其气血虚实老少如何可也。今外科鲜知用者。

【附方】新二。

车螯转毒散治发背痈疽，不问浅深大小，利去病根，则免传变。用车螯（即昌娥，紫背光厚者，以盐泥固济，煅赤出火毒）一两，生甘草末二钱半，轻粉五分，为末。每服四钱，用栝蒌一个，酒一碗，煎一盏，调服。五更转下恶物为度，未下再服。甚者不过二服（《外科精要》）。

六味车螯散治症同上。用车螯四个，黄泥固济，煅赤出毒，研末。灯心三十茎，栝蒌一个（取仁炒香），甘草节（炒）二钱，通作一服。将三味入酒二碗，煎半碗，去滓，入蜂蜜一匙，调车螯末二钱，腻粉少许，空心温服。下恶涎毒为度（《本事》）。

魁蛤《别录·上品》

〔校正〕〔时珍曰〕宋《嘉祐》别出蚶条，今据郭璞说合并为一。

【释名】魁陆（《别录》）、蚶（〖郭璞〗。一作鲋。〖《玉篇》〗）、瓦屋子（《岭表录》）、瓦垄子（〖《海物异名》〗。〔时珍曰〕魁者羹斗之名，蛤形肖之故也。蚶味甘，故从甘。案《岭表录异》云：南人名空慈子。尚书卢钧以其壳似瓦屋之垄，改为瓦屋、瓦垄也。广人重其肉，炙以荐酒，呼为天脔。广人谓之蜜丁。《名医别录》云：一名活东，误矣。活东，蝌斗也。见《尔雅》）、伏老（〖《图经》〗。〔颂曰〕《说文》云：老伏翼化为魁蛤，故名伏老）。

【集解】〔《别录》曰〕魁蛤生东海。正圆，两头空，表有文。采无时。〔弘景曰〕形似纺甎，小狭长，外有纵横文理，云是老蝠所化，方用至少。〔保昇曰〕今出莱州。形圆长，似大腹槟榔，两头有孔。〔藏器曰〕蚶生海中。壳如瓦屋。〔时珍曰〕按郭璞《尔雅注》云：魁陆即今之蚶也。状如小蛤而圆厚。《临海异物志》云：蚶之大者径四寸。背上沟文似瓦屋之垄，肉味极佳。今浙东以近海田种之，谓之蚶田。

魁蛤

肉

〔气味〕甘，平，无毒。〔鼎曰〕寒。〔炳曰〕温。凡食讫，以饭压之。否则令人口干。〔时珍曰〕按刘恂曰：炙食益人。过多即壅气。

〔主治〕痿痹，泄痢便脓血（《别录》）。润五脏，止消渴，利关节。服丹石人宜食之，免生疮肿热毒（鼎）。心腹冷气，腰脊冷风，利五脏，健胃，令人能食（藏器）。温中消食起阳（萧炳）。益血色（《日华》）。

壳

〔修治〕〔《日华》曰〕凡用，取陈久者炭火煅赤，米醋淬三度，出火毒，研粉。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烧过，醋淬，醋丸服，治一切血气、冷气、癥癖（《日华》）。消血块，化痰积（震亨）。连肉烧存性研，傅小儿走马牙疳有效（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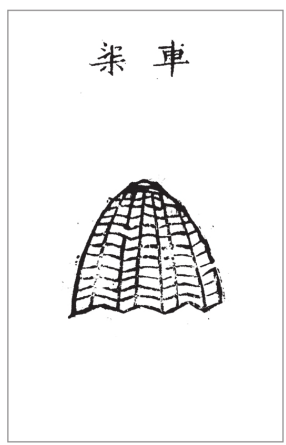
〔发明〕〔时珍曰〕咸走血而软坚，故瓦垄子能消血块，散痰积。

车渠《海药》

〔校正〕自《玉石部》移入此。

【释名】海扇（〖《霏雪录》〗）。〔时珍曰〕案《韵会》云：车渠，海中大贝也。背上垄文如车轮之渠，故名。车沟曰渠。刘绩《霏雪录》云：海扇，海中甲物也。其形如扇，背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尽乃出。梵书谓之牟婆洛揭拉婆。

【集解】〔李珣曰〕车渠，云是玉石之类。生西国，形如蚌蛤，有文理。西域七宝，此其一也。〔时珍曰〕车渠，大蛤也。大者长二三尺，阔尺许，厚二三寸。壳外沟垄如蚶壳而深大，皆纵文如瓦沟，无横文也。壳内白皙如玉。亦不甚贵，番人以饰器物，谬言为玉石之类。或云玉中亦有车渠，而此蛤似之故也。沈存中《笔谈》云：车渠大者如箕，背有渠垄如蚶壳，以作器，致如白玉。杨慎《丹铅录》云：车渠作杯，注酒满过一分不溢。试之果然。



车渠

壳

【气味】甘、咸，大寒，无毒。

【主治】安神镇宅，解诸毒药及虫螫。同玳瑁等分，磨人乳服之，极验（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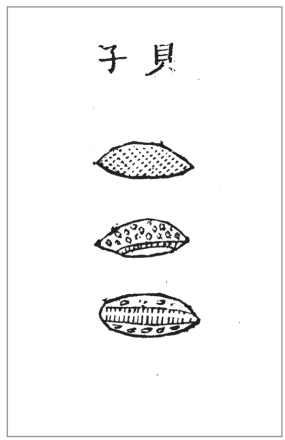
【发明】〔时珍曰〕车渠盖瓦垄之大者，故其功用亦相仿佛。

贝子《本经·下品》

【释名】贝齿（《别录》）、白贝（《日华》）、海𧊒（〖《明会典》〗。俗作𧊒，音巴）。〔时珍曰〕贝（貝）字象形。其中二点，象其齿刻；其下二点，象其垂尾。古者货贝而宝龟，用为交易，以二为朋。今独云南用之，呼为海𧊒。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颂曰〕贝腹下洁白，有刻如鱼齿，故曰贝齿。

【集解】〔《别录》曰〕贝子生东海池泽。采无时。〔弘景曰〕出南海。此是小小白贝子，人以饰军容服物者。〔珣曰〕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颂曰〕贝子，贝类之最小者。亦若蜗状，长寸许。色微白，亦有深紫黑者。今多穿与小儿戏弄，北人用缀衣及毡帽为饰，髻头家用以饰鉴，画家用以研物。〔时珍曰〕贝子，小白贝也。大如拇指顶，长寸许，背腹皆白。诸贝皆背隆如龟背，腹下两开相向，有齿刻如鱼齿，其中肉如蝌蚪，而有首尾。故魏子才《六书精蕴》云：贝，介虫也。背穹而浑，以象天之阳；腹平而拆，以象地之阴。贝类不一。按《尔雅》云：贝在陆曰䗪（音标），在水曰蜬（音函），大曰魧（音杭），小曰鰿（音脊），黑曰玄，赤曰贻，黄质白文曰余貥（音池），白质黄文曰余泉，博而頯曰蚆（音巴），大而险曰蜠（音困），小而椭曰蠀（音责）。又古有《相贝经》甚详。其文云：朱仲受之于琴高，以遗会稽太守严助曰：径尺之贝，三代之贞瑞，灵奇之秘宝。其次则盈尺，状如赤电黑云者，谓之紫贝。素质红章，谓之珠贝。青地绿文，谓之绶贝。黑文黄画，谓之霞贝。紫贝愈疾，珠贝明目，绶贝消气障，霞贝伏蛆虫。虽不能延龄增寿，其御害一也。复有下此者，鹰喙蝉脊，但逐湿去水，无奇功也。贝之大者如轮，可以明目。南海贝如珠砾白驳，性寒味甘，可止水毒。浮贝使人

寡，勿近妇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贝使人善惊，勿近童子，黄唇点齿有赤驳是也。虽贝使人病疟，黑鼻无皮是也。皭贝使人胎消，勿示孕妇，赤带通脊是也。慧贝使人善忘，赤炽内壳有赤络是也。酇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贝使人盗，脊上有缕勾唇，雨则重，霁则轻是也。委贝使人志强，夜行能伏鬼魅百兽，赤而中圆，雨则轻，霁则重，是也。



贝子

【修治】〔珣曰〕凡入药，烧过用。〔敦曰〕凡使，勿用花虫壳，真相似，只是无效。贝子以蜜、醋相对浸之，蒸过取出，以清酒淘，研。

【气味】咸，平，有毒。

【主治】目翳，五癃，利水道，鬼疰蛊毒，腹痛下血（《本经》）。温疰寒热，解肌，散结热（《别录》）。烧研，点目去翳（弘景）。伤寒狂热（甄权）。下水气浮肿，小儿疳蚀吐乳（李珣）。治鼻渊出脓血，下痢，男子阴疮，解漏脯、面

臛诸毒，射罔毒，药箭毒（时珍）。

【附方】旧四，新四。

目花翳痛贝子一两，烧研如面，入龙脑少许点之。若有瘜肉，加真珠末等分（《千金方》）。

鼻渊脓血贝子烧研。每生酒服二钱，日三服。

二便关格不通闷胀，二三日则杀人。以贝齿三枚，甘遂二铢，为末，浆水和服，须臾即通也（《肘后方》）。

小便不通白海𧊒一对，生一个，烧一个，为末，温酒服（田氏方）。

下疳阴疮白海𧊒三个，煅红研末，搽之（《简便单方》）。

食物中毒孙真人：贝子一枚，含之自吐。〇《圣惠》：治漏脯毒，面臛毒，及射罔在诸肉中有毒。并用贝子烧研，水调半钱服。

中射罔毒方同上。

药箭镞毒贝齿烧研，水服三钱，日三服（《千金方》）。

紫贝《唐本草》

【释名】文贝（《纲目》）、**砑螺**（〖《图经》〗）。〔时珍曰〕《南州异物志》云：文贝甚大，质白文紫，天姿自然，不假外饰而光彩焕烂。故名。〔颂曰〕画家用以砑物。故名曰砑螺也。

【集解】〔恭曰〕紫贝出东、南海中。形似贝子而大二三寸，背有紫斑而骨白。南夷采以为货市。〔宗奭曰〕紫贝背上深紫有

黑点。〔颂曰〕贝类极多，古人以为宝货，而紫贝尤贵。后世以多见贱，而药中亦希使之。〔时珍曰〕按陆玑《诗疏》云：紫贝，质白如玉，紫点为文，皆行列相当。大者径一尺七八寸。交阯、九真以为杯盘。

【修治】同贝子。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明目，去热毒（《唐本》）。小儿瘾疹目翳（时珍）。

【附方】新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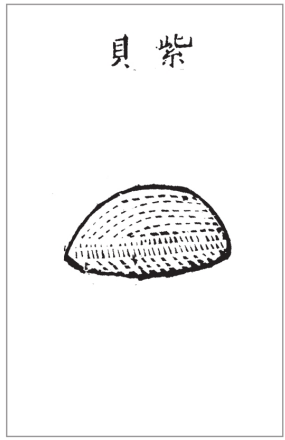
瘾疹入目紫贝一个（即砑螺也），生研细末，用羊肝切片，掺上扎定，米泔煮熟，瓶盛露一夜，空心嚼食之（《婴童百问》）。

珂《唐本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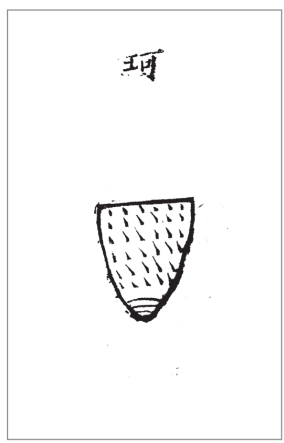
【释名】马轲螺（《纲目》）、珫（恤。〖《吴都赋》〗）。〔时珍曰〕珂，马勒饰也。此贝似之，故名。徐表作马轲。《通典》云：老雕入海为珫。即珂也。

【集解】〔《别录》曰〕珂生南海。采无时。白如蚌。〔恭曰〕珂，贝类也。大如鳆，皮黄黑而骨白，堪以为饰。〔时珍曰〕按：徐表《异物志》云：马轲螺，大者围九寸，细者围七八寸，长三四寸。

【修治】〔敦曰〕珂，要冬采得色白腻者，并有白旋水文。勿令见火，即无用也。凡用以铜刀刮末研细，重罗再研千下，不入妇人药也。



紫贝



珂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目翳，断血生肌（《唐本》）。消翳膜，及筋弩肉，刮点之（李珣）。去面黑（时珍）。

【附方】新二。

目生浮翳马珂三分，白龙脑半钱，枯过白矾一分，研匀点之（《圣惠方》）。

面黑令白马珂、白附子、珊瑚、鹰矢白等分，为末。每夜人乳调傅，旦以温浆水洗之。同上。

石蜐音劫。〇《纲目》

【释名】紫蛣（音劫，与蜐同。〖《荀子》〗）、**紫**□（音枵。〖江淹〗）、**龟脚**（俗名）。

【集解】〔时珍曰〕石蜐生东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属。形如龟脚，亦有爪状，壳如蟹螯，其色紫，可食。《真腊记》云：有长八九寸者。江淹《石蜐赋》云：亦有足翼，得春雨则生花。故郭璞赋云：石蜐应节而扬葩。《荀子》云：东海有紫蛣、鱼、盐是矣，或指为紫贝及石决明者，皆非矣。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利小便（时珍）。

淡菜宋《嘉祐》

【释名】壳菜（浙人所呼）、**海蛭**（音陛。〖《纲目》〗）、**东海夫人**（〖《拾遗》〗）。〔时珍曰〕淡以味，壳以形，夫人以似名也。

石蝴

淡菜

【集解】〔藏器曰〕东海夫人，生东南海中。似珠母，一头尖，中衔少毛。味甘美，南人好食之。〔诜曰〕常时烧食即苦，不宜人。与少米先煮熟，后除去毛，再入萝卜，或紫苏，或冬瓜同煮，即更妙。〔《日华》曰〕虽形状不典，而甚益人。〔时珍曰〕按阮氏云：淡菜生海藻上，故治瘿与海藻同功。

【气味】甘，温，无毒。〔《日华》曰〕不宜多食。多食令人头闷目暗，得微利即止。〔藏器曰〕多食发丹石，令人

肠结。久食脱人发。

【主治】虚劳伤惫，精血衰少，及吐血，久痢肠鸣，腰痛疝瘕，妇人带下，产后瘦瘠（藏器）。产后血结，腹内冷痛，治癥瘕，润毛发，治崩中带下，烧食一顿令饱（孟诜）。煮熟食之，能补五脏，益阳事，理腰脚气，能消宿食，除腹中冷气痃癖。亦可烧汁沸出食之（《日华》）。消瘿气（时珍）。

海蠃《拾遗》

〔校正〕〔时珍曰〕《唐本》甲香，今并为一。

【释名】流螺（《图经》）、假猪螺（《交州记》），厣名甲香（〖《唐本》〗）。〔时珍曰〕蠃与螺同，亦作蠡。蠃从虫，蠃省文，盖虫之蠃形者也。厣音掩，闭藏之貌。

【集解】〔颂曰〕海螺即流螺，厣曰甲香，生南海。今岭外、闽中近海州郡及明州皆有之，或只以台州小者为佳。其螺大如小拳，青黄色，长四五寸。诸螺之中，此肉味最厚，南人食之。《南州异物志》云：甲香大者如瓯面，前一边直搀长数寸，围壳岨峿有刺。其厣，杂众香烧之益芳，独烧则臭。今医家稀用，惟合香者用之。又有小甲香，状若螺子，取其蒂修合成也。海中螺类绝有大者。珠螺莹洁如珠，鹦鹉螺形如鹦鹉头，并可作杯。梭尾螺形如梭，今释子所吹者。皆不入药。〔时珍曰〕螺，蚌属也。大者如斗，出日南涨海中。香螺厣可杂甲香，老钿螺光彩可饰镜背者，红螺色微红，青螺色如翡翠，蓼螺味辛如蓼，紫贝螺即紫贝也。鹦鹉螺质白而紫，头如鸟形，

其肉常离壳出食，出则寄居虫入居，螺还则虫出也。肉为鱼所食，则壳浮出，人因取之作杯。

肉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目痛累年，或三四十年。生蠃，取汁洗之；或入黄连末在内，取汁点之（藏器）。合菜煮食，治心痛（孙思邈）。

甲香

海蠃

甲香

〔修治〕〔敦曰〕凡使，用生茅香、皂角同煮半日，石臼捣筛用之。〔《经验方》曰〕凡使，用黄泥同水煮一日，温水浴过。再以米泔或灰汁煮一日，再浴过；以蜜、酒煮一日，浴过煿干用。〔颂曰〕《传信方》载其法，云：每甲香一斤，以泔斗半，微火煮一复时，换泔再煮。凡三换漉出，众手刮去香上涎物。以白蜜三合，水一斗，微火煮干。又以蜜三合，水一斗，再煮。都三复时，以香烂止。乃以炭火烧地令热，洒酒令润，铺香于上，以新瓦盖上一伏时。待冷硬，石臼木杵捣烂。入沉香末三两，麝一分，和捣印成，以瓶贮之，埋过经久方烧。凡烧此香，须用大火炉，多着热灰、刚炭猛烧令尽，去之。炉旁着火暖水，即香不散。此法出于刘兖奉礼也。〔宗奭曰〕甲香善能管香烟，与沉、檀、龙、麝香用之，尤佳。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心腹满痛，气急，止痢下淋（《唐本》）。和气清神，主肠风痔瘘（李珣）。瘘疮疥癣，头疮馋疮甲疽，蛇、蝎、蜂螫（藏器）。

甲煎《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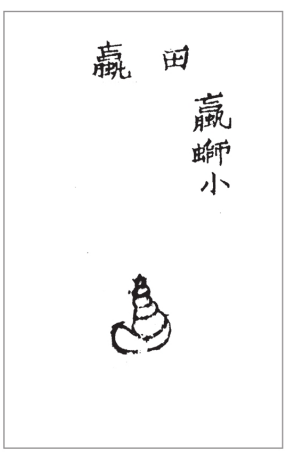
【集解】〔藏器曰〕甲煎，以诸药及美果、花烧灰和蜡成口脂。所主与甲香略同，三年者良。〔时珍曰〕甲煎，以甲香同沉、麝诸药花物治成，可作口脂及焚爇也。唐李义山诗所谓“沉香甲煎为廷燎”者，即此。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甲疽，小儿头疮吻疮，口旁馋疮，耳后月蚀疮，虫蜂蛇蝎所螫之疮，并傅之（藏器）。

田蠃《别录·下品》

【集解】〔弘景曰〕田螺生水田中，及湖渎岸侧。形圆，大如梨、橘，小者如桃、李，人煮食之。〔保昇曰〕状类蜗牛而尖长，青黄色，春夏采之。〔时珍曰〕螺，蚌属也。其壳旋文。其肉视月盈亏，故王充云：月毁于天，螺消于渊。《说卦》云：离为蠃，为蚌，为龟，为鳖，为蟹。皆以其外刚而内柔也。



田蠃

肉

〔气味〕甘，大寒，无毒。

〔主治〕目热赤痛，止渴（《别录》）。煮汁，疗热醒酒。用真珠、黄连末内入，良久，取汁注目中，止目痛（弘景）。煮食，利大小便，去腹中结热，目下黄，脚气冲上，小腹急硬，小便赤涩，手足浮肿。生浸取汁饮之，止消渴。捣肉，傅热疮（藏器）。压丹石毒（孟诜）。利湿热，治黄疸。捣烂贴脐，引热下行，止噤口痢，下水气淋闭。取水，搽痔疮胡臭。烧研，治瘰疬癣疮（时珍）。

〔附方〕旧二，新廿一。

消渴饮水日夜不止，小便数者。《心镜》：用田螺五升，水一斗，浸一夜，渴即饮之。每日一换水及螺。或煮食饮汁亦妙。〇《圣惠》：用糯米二升，煮稀粥一斗，冷定。入田中活螺三升在内，待螺食粥尽，吐沫出，乃收任性饮之，立效。

肝热目赤《药性论》：用大田螺七枚洗净，新汲水养去泥秽，换水一升浸洗取起。于净器中，着少盐花于甲内，承取自然汁点目。逐个用了，放去之。

烂弦风眼方法同上，但以铜绿代盐花。

饮酒口糜螺、蚌煮汁饮（《圣惠》）。

酒醉不醒用水中螺、蚌，葱、豉煮食饮汁，即解（《肘后》）。

小便不通腹胀如鼓。用田螺一枚，盐半匕，生捣，傅脐下一寸三分，即通。熊彦诚曾得此疾，异人授此方果愈（《类编》）。

噤口痢疾用大田螺二枚捣烂，入麝香三分作饼，烘热贴脐间。半日，热气下行，即思食矣。甚效（丹溪）。

肠风下血因酒毒者。大田螺五个，烧至壳白肉干，研末，作一服，热酒下（《百一》）。

大肠脱肛脱下三五寸者。用大田螺二三枚，将井水养三四日，去泥。用鸡爪黄连研细末，入屙内，待化成水。以浓茶洗净肛门，将鸡翎蘸扫之。以软帛托上，自然不再复发也（《德生堂经验方》）。

反胃呕噎田螺洗净水养，待吐出泥，澄取晒半干，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藿香汤下。烂壳研服亦可（《经验方》）。

水气浮肿用大田螺、大蒜、车前子等分，捣膏摊贴脐上，水从便旋而下。象山县民病此，得是方而愈（仇远《稗史》）。

酒疸诸疸用田螺将水养数日，去泥，取出生捣烂，入好酒内，用布帛滤过，将汁饮之，日三服，日效（《寿域》）。

脚气攻注用生大田螺捣烂，傅两股上，便觉冷趋至足而安。又可傅丹田，利小便。董守约曾用有效（《稗史》）。

痔漏疼痛《乾坤生意》：用田螺一个，入片脑一分在内，取水搽之。仍先以冬瓜汤洗净。〇孙氏：用田螺二枚，用针刺破，入白矾末同埋一夜，取螺内水扫疮上，又善能止痛也，甚妙。〇《袖珍》：用马齿苋汤洗净，捣活螺蛳敷上，其病即愈。

腋气胡臭《乾坤生意》：用田螺一个，水养，俟屙开，挑巴豆仁一个在内，取置杯内，夏一夜，冬七夜，自然成水。常取搽之，久久绝根。〇又方：大田螺一个，入麝香三分在内，埋露地下七日，取出。看患洗拭，以墨涂上，再洗，看有墨处是患窍，以螺汁点之，三五次即瘥。

瘰疬溃破用田螺连肉烧存性，香油调搽（《集要方》）。

疔疮恶肿用田螺入冰片，化水点疮上（《普济》）。

风虫癣疮用螺蛳十个，槿树皮末一两，同入碗内蒸熟，捣烂，入矾红三钱，以盐水调搽（孙氏）。

绕指毒疮生手足指上。以活田螺一枚，生用捣碎缚之，即瘥（《多能鄙事》）。

妒精阴疮大田螺二个，和壳烧存性，入轻粉同研，傅之，效（《医林集要》）。

壳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烧研，主尸疰心腹痛，失精。水渍饮汁，止泻（《别录》）。烂者烧研水服，止反胃，去卒心痛（藏器）。烂壳研细末服之，止下血，小儿惊风有痰，疮疡脓水（时珍）。

〔附方〕新三。

心脾痛不止者，水甲散主之。用田螺壳（溪间者亦可），以松柴片层层叠上，烧过火，吹去松灰，取壳研末。以乌沉汤、宽中散

之类，调服二钱，不传之妙（《集要》）。

小儿头疮田螺壳烧存性，清油调，掺之（《圣惠》）。

小儿急惊远年白田螺壳烧灰，入麝香少许，水调灌之（《普济》）。

蜗蠃《别录》

【释名】螺蛳（〖《纲目》〗）。〔时珍曰〕师，众多也。其形似蜗牛，其类众多，故有二名。烂壳名鬼眼睛（〖《纲目》〗）。

【集解】〔《别录》曰〕蜗螺生江夏溪水中。小于田螺，上有棱。〔时珍曰〕处处湖溪有之，江夏、汉沔尤多。大如指头，而壳厚于田螺，惟食泥水。春月，人采置锅中蒸之，其肉自出，酒烹糟煮食之。清明后其中有虫，不堪用矣。〔藏器曰〕此物难死，误泥入壁中，数年犹活也。

肉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烛馆，明目下水（《别录》）。止渴（藏器）。醒酒解热，利大小便，消黄疸水肿，治反胃痢疾，脱肛痔漏（时珍）。〇又曰：烛馆二字疑讹误。

〔附方〕新七。

黄疸酒疸小螺蛳养去泥土，日日煮食饮汁，有效（《永

类》）。

黄疸吐血病后身面俱黄，吐血成盆，诸药不效。用螺十个，水漂去泥，捣烂露一夜，五更取清服。二三次，血止即愈。一人病此，用之经验（《小山怪证方》）。

五淋白浊螺蛳一碗，连壳炒热，入白酒三碗，煮至一碗，挑肉食之，以此酒下，数次即效（《扶寿精方》）。

小儿脱肛螺蛳二三升，铺在桶内坐之，少顷即愈（《简便》）。

痘疹目翳水煮螺蛳，常食佳（《济急仙方》）。

白游风肿螺蛳肉，入盐少许，捣泥贴之，神效（叶氏《摘玄方》）。

烂壳〔时珍曰〕泥中及墙壁上年久者良。火煅过用。

〔气味〕同。

〔主治〕痰饮积及胃脘痛（震亨）。**反胃膈气，痰嗽鼻渊，脱肛痔疾，疮疖下疳，汤火伤**（时珍）。

〔发明〕〔时珍曰〕螺乃蚌蛤之属，其壳大抵与蚌粉、蛤粉、蚶、蚬之类同功。合而观之，自可神悟。

〔附方〕新十。

卒得咳嗽屋上白螺（或白蚬）壳，捣为末，酒服方寸匕（《肘后方》）。

湿痰心痛白螺蛳壳洗净，烧存性，研末。酒服方寸匕，立止（《正传》）。

膈气疼痛白玉散：用壁上陈白螺蛳烧研。每服一钱，酒下，甚效（孙氏）。

小儿软疖用鬼眼睛（即墙上白螺蛳壳）烧灰，入倒挂尘等分，油调涂之（《寿域》）。

阴头生疮用溪港年久螺蛳烧灰，傅之（《奇效》）。

汤火伤疮用多年干白螺蛳壳煅研，油调傅（澹寮）。

杨梅疮烂古墙上螺蛳壳、辰砂等分，片脑少许，为末，搽之。

小儿哮疾向南墙上年久螺蛳为末，日晡时以水调成，日落时举手合掌皈依，吞之即效（叶氏《摘玄方》）。

瘰疬已破土墙上白螺蛳壳为末，日日傅之（谈野翁方）。

痘疮不收墙上白螺蛳壳，洗净煅研，掺之（《医方摘要》）。

蓼螺《拾遗》

【集解】〔藏器曰〕蓼螺生永嘉海中。味辛辣如蓼。〔时珍曰〕按《韵会》云：蓼螺，紫色有斑文。今宁波出泥螺，状如蚕豆，可代充海错。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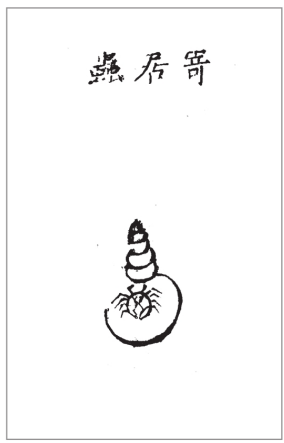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飞尸游蛊，生食之。浸以姜、醋，弥佳（藏器）。

寄居虫《拾遗》

【释名】寄生虫（〖《纲目》〗）。

【集解】〔藏器曰〕陶注蜗牛云：海边大有，似蜗牛，火炙壳便走出，食之益人。按寄居在螺壳间，非螺也。候螺蛤开，即自出食；螺蛤欲合，已还壳中。海族多被其寄。又南海一种似蜘蛛，入螺壳中，负壳而走。触之即缩如螺，火炙乃出。一名辟。无别功用。〔时珍曰〕按孙愐云：寄居在龟壳中者名曰蝞。则寄居亦非一种也。



寄居虫

【气味】缺。

【主治】益颜色，美心志（弘景）。

海月《拾遗》

【释名】玉珧（音姚。〖《杂俎》〗）、江珧（〖周必大〗）、马颊（〖苏辙〗）、马甲（〖韩愈〗）。〔藏器曰〕海月，蛤类也。似半月，故名。水沫所化，煮时犹变为水。〔时珍曰〕马甲、玉珧皆以形色名。万震赞云“厥甲美如珧玉”，是矣。

【集解】〔时珍曰〕刘恂《岭表录异》云：海月大如镜，白色正圆，常死海旁。其柱如搔头尖，其甲美如玉。段成式《杂俎》云：玉珧形似蚌，长二三寸，广五寸，上大下小。壳中柱炙食，味如牛头胘项。王氏《宛委录》云：奉化县四月南风起，江珧一上，可得数百。如蚌稍大，肉腥韧不堪。惟四肉柱长寸许，白如珂雪，以鸡汁瀹食肥美。过火则味尽也。

【附录】海镜〔时珍曰〕一名镜鱼，一名琐蛣，一名膏药盘，生南海。两片相合成形，壳圆如镜，中甚莹滑，映日光如云母。内有少肉如蚌胎。腹有寄居虫，大如豆，状如蟹。海镜饥则出食，入则镜亦饱矣。郭璞赋云“琐蛣腹蟹，水母目虾”，即此。

【气味】甘、辛，平，无毒。

【主治】消渴下气，调中利五脏，止小便。消腹中宿物，令人易饥能食。生姜、酱同食之（藏器）。

海燕《纲目》

【集解】〔时珍曰〕海燕出东海。大二寸，状扁而圆，背上青黑，腹下白脆，似海螵蛸，有纹如蕈茵。口在腹下，食细沙。口旁有五路正勾，即其足也。《临海水土记》云：阳遂足，生海中。背青

黑，腹白，有五足，长短大小皆等不知头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即干脆。即此物也。《临海异物志》载“燕鱼长五寸，阴雨则飞起丈余”，此或同名者也。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阴雨发损痛，煮汁服，取汗即解。亦入滋阳药（时珍）。

郎君子《海药》

【集解】〔珣曰〕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状似杏仁，青碧色。欲验真假，口内含热放醋中，雌雄相逐，逡巡便合，即下卵如粟状者，真也。亦难得之物。〔时珍曰〕顾玠《海槎录》云：相思子状如螺，中实如石，大如豆。藏箧笥积岁不坏。若置醋中，即盘旋不已。按此即郎君子也。

【气味】缺。

【主治】妇人难产，手把之便生，极验。

《本草纲目》四十六卷终

第四十七卷　禽部

目录

李时珍曰：二足而羽曰禽。师旷《禽经》云：羽虫三百六十，毛协四时，色合五方，山禽岩栖，原鸟地处。林鸟朝嘲，水鸟夜□。山禽咮短而尾修，水禽咮长而尾促。其交也，或以尾臀，或以睛睨，或以声音，或合异类。雉、孔与蛇交之类。其生也，或以翼孚卵，或以同气变，鹰化鸠之类。或以异类化，田鼠化鴽之类。或变入无情。雀入水为蛤之类。噫！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五鸠九扈，少皞取以名官；雄雉鸲鹆，诗人得之观感。厥旨微矣。不妖夭，不覆巢，不殈卵，而庖人供六禽，翼音翅。氏攻猛鸟，晢蔟覆夭鸟之巢。圣人之于物也，用舍仁杀之意，夫岂徒然哉？《记》曰：天产作阳。羽类则阳中之阳，大抵多养阳。于是集其可供庖药及毒恶当知者，为《禽部》，凡七十七种。分为四类：曰水，曰原，曰林，曰山。旧本《禽部》三品，共五十六种。今并入一种，自《兽部》移入一种，《虫部》移入一种，《有名未用》移入一种。

《神农本草经》四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十二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二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二十六种唐陈藏器

《食疗本草》二种唐孟诜、张鼎

《开宝本草》一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一十三种宋掌禹锡

《日华本草》一种宋人大明

《图经本草》一种宋苏颂

《食物本草》十种明汪颖

《本草纲目》五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甄权《药性》

唐李珣《海药》

杨损之《删繁》

蜀韩保昇《重注》

唐慎微《证类》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朱震亨《补遗》

甯源《食鉴》

陈嘉谟《蒙筌》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萧炳《四声》

孙思邈《千金》

南唐陈士良《食性》

宋寇宗奭《衍义》

陈承《别说》

元李杲《法象》

吴瑞《日用》

明徐用诚《发挥》

汪机《会编》

禽之一水禽类二十三种

鹤《嘉祐》

鹳《别录》

鸽鸡《食物》　鹣鹣附

阳乌《拾遗》

鵚鹜《食物》

鹡鹑《纲目》

鹅鹕《嘉祐》（即淘鹅）

鹅《别录》

雁《本经》

鹄《食物》（即天鹅）

鸨《纲目》

鹜《别录》（即鸭）

凫《食疗》（即野鸭）

鸍□《拾遗》

鴛鴦《嘉祐》

□鶒《嘉祐》

□□《拾遗》　旋目、方目附

鷺《食物》

鸥《食物》

鸀鳿《拾遗》

鸬鹚《别录》

鱼狗《拾遗》　翡翠附

蚊母鸟《拾遗》

右附方旧七，新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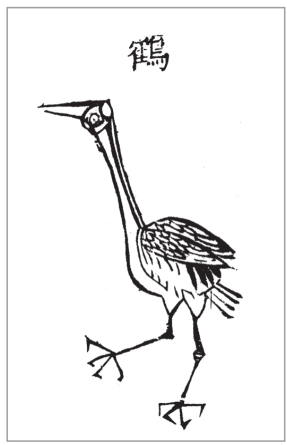
禽之一水禽类二十三种

鹤宋《嘉祐》

【释名】仙禽（《纲目》）、胎禽（〖《瘗鹤铭》〗）。〔时珍曰〕鹤字，篆文象翘首短尾之形。一云白色□□，故名。八公《相鹤经》云：鹤乃羽族之宗，仙人之骥，千六百年乃胎产。则胎、仙之称以此。世谓鹤不卵生者，误矣。

【集解】〔禹锡曰〕鹤有玄有黄，有白有苍。入药用白者，他色次之。〔时珍曰〕鹤大于鹄，长三尺，高三尺余，喙长四寸。丹顶赤目，赤颊青脚、修颈凋尾，粗膝纤指。白羽黑翎，亦有灰色、苍

色者。尝以夜半鸣，声唳云霄。雄鸣上风，雌鸣下风，声交而孕。亦啖蛇虺，闻降真香烟则降，其粪能化石，皆物类相感也。按：《相鹤经》云：鹤，阳鸟也，而游于阴。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又七年羽翮具；又七年飞薄云汉；又七年舞应节；又七年鸣中律；又七年大毛落，氄毛生，或白如雪，或黑如漆；百六十年雌雄相视而孕；千六百年形始定，饮而不食，乃胎化也。又按俞琰云：龟鹤能运任脉，故多寿。无死气于中也。鹤骨为笛，甚清越。



鹤

白鹤血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益气力，补虚乏，去风益肺（《嘉祐》）。

〔发明〕〔禹锡曰〕按《穆天子传》云：天子至巨蒐氏，巨蒐之人献白鹤之血饮之。云益人气力也。

脑

〔主治〕和天雄、葱实服之，令人目明，夜能书字（《抱朴子》）。

卵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预解痘毒，多者令少，少者令不出。每用一枚煮，与小儿食之（时珍。〇出《活幼全书》）。

骨

〔主治〕酥炙，入滋补药（时珍）。

肫中砂石子

〔主治〕磨水服，解蛊毒邪（《嘉祐》）。

鸛《别录·下品》

【释名】皂君（《诗疏》）、负釜（同）、黑尻（〖同〗）。〔时珍曰〕鸛字，篆文象形。其背、尾色黑，故陆玑《诗疏》有皂君诸名。

【集解】〔弘景曰〕鸛有两种：似鹄而巢树者为白鸛，黑色曲颈者为乌鸛。今宜用白者。〔宗奭曰〕鸛身如鹤，但头无丹，项无乌带，兼不善唳，止以喙相击而鸣。多在楼殿吻上作窠。尝日夕观之，并无作池养鱼之说。〔时珍曰〕鸛似鹤而顶不丹，长颈赤喙，色灰白，翅尾俱黑。多巢于高木。其飞也，奋于层霄，旋绕如阵，仰天号鸣，必主有雨。其抱卵以影，或云以声聒之。《禽经》云：鸛生三

子，一为鹤。巽极成震，极阴变阳也。震为鹤，巽为鹳也。

【正误】〔藏器曰〕人探巢取鹳子，六十里旱，能群飞激散雨也。其巢中以泥为池，含水满中，养鱼、蛇以哺子。鹳之伏卵恐冷，取礜石围之，以助暖气。〔时珍曰〕寥郭之大，阴阳升降，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区区微鸟，岂能以私忿使天壤赤旱耶？况鹳乃水鸟，可以候雨乎？作池、取石之说，俱出自陆玑《诗疏》、张华《博物志》，可谓愚矣。

鹳

骨

〔气味〕甘，大寒，无毒。〔藏器曰〕有小毒。入沐汤浴头，令发尽脱，更不生也。又杀树木。

〔主治〕鬼蛊诸疰毒，五尸心腹痛（《别录》）。〔甄权曰〕亦可单炙黄研，空心暖酒服方寸匕。〔时珍曰〕《千金》治尸疰，有鹳骨丸。

脚骨及嘴

〔主治〕喉痹飞尸，蛇虺咬，及小儿闪癖，大腹痞满，并煮汁服之，亦烧灰饮服（藏器）。

卵

〔主治〕预解痘毒，水煮一枚，与小儿啖之，令不出痘，或出亦稀（时珍。〇出《活幼全书》）。

屎

〔主治〕小儿天钓惊风，发歇不定。炒研半钱，入牛黄、麝香各半钱，炒蝎五枚，为末。每服半钱，新汲水服（时珍）。

鸽鸡《食物》

【释名】鸽鹄（《尔雅》）、麋鹄（《尔雅》）、鹄鹿（《尔雅翼》）、麦鸡（〖《纲目》〗）。〔时珍曰〕按罗愿云：鸽麋，其色苍，如麋也。鹄鹿，其声也。关西呼曰鹄鹿，山东呼曰鸽鹄（讹为错落），南人呼为鸽鸡，江人呼为麦鸡。

【集解】〔颖曰〕鸽鸡状如鹤大，而顶无丹，两颊红。〔时珍曰〕鸽，水鸟也，食于田泽洲渚之间。大如鹤，青苍色，亦有灰色者。长颈高脚，群飞，可以候霜。或以为即古之鹈鹕，其皮可为裘，与凤同名者也。

【附录】鹈鹕〔时珍曰〕按：罗愿《尔雅翼》云：鹈鹕水

鸟，雁属也。似雁而长颈，绿色，皮可为裘，霜时乃来就暖。故《禽经》云：鸂飞则霜，鸂飞则雨。鸂即商羊也。又西方之凤，亦名鹣鹣。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杀虫，解蛊毒（汪颖）。

【发明】〔时珍曰〕鸽，古人多食之。故宋玉《小招》云：鹄酸臇凫煎鸿鸽。景差《大招》云：炙鸹蒸凫煔鹑陈。今惟俚人捕食，不复充馔品矣。

鸽鸡

阳乌

阳乌《拾遗》

【释名】阳鸦（《拾遗》）。

【集解】〔藏器曰〕阳乌出建州。似鸛而殊小，身黑，颈长而白。

嘴

【主治】烧灰酒服，治恶虫咬成疮（藏器）。

鵚鶩《食物》

【释名】扶老（《古今注》）、鶖□（俗作鷁□。〖《饮膳正要》〗）。〔时珍曰〕凡鸟至秋毛脱秃。此鸟头秃如秋毬，又如老人头童及扶杖之状，故得诸名。《说文》作秃鶖。

【集解】〔时珍曰〕秃鶩，水鸟之大者也。出南方有大湖泊处。其状如鹤而大，青苍色，张翼广五六尺，举头高六七尺，长颈赤

目，头项皆无毛。其顶皮方二寸许，红色如鹤顶。其喙深黄色而扁直，长尺余。其嗉下亦有胡袋，如鹈鹕状。其足爪如鸡，黑色。性极贪恶，能与人斗，好啖鱼、蛇及鸟雏。《诗》云“有鹜在梁”，即此。自元入我朝，常赋犹有鹜□之供献。按：《饮膳正要》云：鹜□有三种：有白者、黑者，花者名为胡鹜□，其肉色亦不同也。又案景焕《闲谈》云：海鸟鷃鶞，即今之秃鹜。其说与环氏《吴纪》所谓“乌之大者秃鹜，小者鹪鹩”，相合。今潦年鹜或飞来近市，人或怪骇，此又同鲁人怪鷃鶞之意，皆由不常见耳。

肉

〔气味〕咸，微寒，无毒。《正要》曰：甘，温。

〔主治〕中虫、鱼毒（汪颖）。补中益气，甚益人，炙食尤美。作脯馐食，强气力，令人走及奔马（时珍。〇出《饮膳正要》，及《古今注》《禽经》）。

髓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精髓（《正要》）。

喙

〔主治〕鱼骨哽（汪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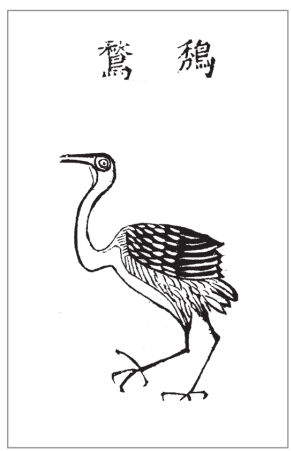
毛

〔主治〕解水虫毒（时珍。〇出《埤雅》）。

鹝鷃音蒙童。〇《纲目》

【释名】越王鸟（《纲目》）、鹤顶（同）、□雕（同）。

【集解】〔时珍曰〕案刘欣期《交州志》云：鹬鹳即越王鸟，水鸟也。出九真、交阯。大如孔雀，喙长尺余，黄白黑色，光莹如漆，南人以为饮器。《罗山疏》云：越王鸟状如乌鸢，而足长口勾，末如冠，可受二升许，以为酒器，极坚致。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啖百草，不食虫鱼，惟啖木叶。粪似熏陆香，山人得之以为香，可入药用。杨慎《丹铅录》云：鹬鹳，即今鹤顶也。



鵚鹭

粪

【主治】水和，涂杂疮（竺真《罗山疏》）。

鹈鹕宋《嘉祐》

【释名】犁鹕（〖《山海经》〗）、鹁鸅（音户泽。〖《尔雅》〗）、逃河（〖《嘉祐》〗。一作淘。〖郭璞〗）、淘鹅（〖《纲目》〗）。〔禹锡曰〕昔有人窃肉入河，化为此鸟，今犹有肉，因名逃河。〔时珍曰〕此俚言也。案：《山海经》云：沙水多犁鹕，其名自呼。后人转为鹈鹕耳。又吴谚云：夏至前来，谓之犁鹕，言主水也；夏至后来，谓之犁涂，言主旱也。陆玑云：遇小泽即以胡盛水，戽涸取鱼食，故曰鹁鸅，曰淘河。俗名淘鹅，因形也。又讹而为驼鹤。

【集解】〔禹锡曰〕鹈鹕，大如苍鹅。颐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缩由之，袋中盛水以养鱼。云身是水沫，惟胸前有两块肉，列如拳。《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咮。"咮，喙也，言爱其嘴也。〔时珍曰〕鹈鹕处处有之，水鸟也。似鹗而甚大，灰色如苍鹅。喙长尺余，直而且广，口中正赤，颔下胡大如数升囊。好群飞，沉水食鱼，亦能竭小水取鱼。俚人食其肉，取其脂入药。用翅骨、□骨作筒，吹喉、鼻药甚妙。其盛水养鱼、身是水沫之说，盖妄谈也。〇又案晁以道云：鹈之属有曰漫画者，以嘴画水求鱼，无一息之停；有曰信天缘者，终日凝立，不易其处，俟鱼过乃取之。所谓信天缘者，即俗名青翰者也，又名青庄。此可喻人之贪廉。

脂油〔时珍曰〕剥取其脂，熬化掠取，就以其嗉盛之，则不渗漏。他物即透走也。

〔气味〕咸，温，滑，无毒。

〔主治〕涂痈肿，治风痹，透经络，通耳聋（时珍）。

〔发明〕〔时珍曰〕淘鹅油性走，能引诸药透入病所拔毒，故能治聋、痹、肿毒诸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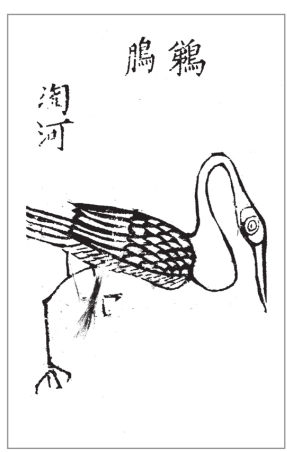
〔附方〕新一。

耳聋用淘鹅油半匙，磁石一小豆，麝香少许，和匀，以绵裹成挺子，塞耳中，口含生铁少许。用三五次即有效（《青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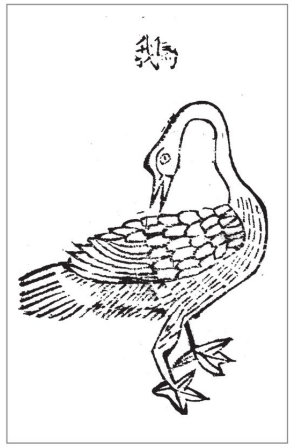
嘴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赤白久痢成疳，烧存性研末，水服一方寸匕（《嘉祐》）。



鹅鹕



鹅

舌

〔主治〕疔疮（时珍）。

毛皮

〔主治〕反胃吐食，烧存性，每酒服二钱（时珍。〇出《普济》）。

鹅《别录·上品》

【释名】家雁（《纲目》）、舒雁（〖《尔雅》〗）。〔时珍曰〕鹅鸣自呼。江东谓之舒雁，似雁而舒迟也。

【集解】〔时珍曰〕江淮以南多畜之。有苍、白二色，及大而垂胡者。并绿眼黄喙红掌，善斗，其夜鸣应更。师旷《禽经》云“脚近臀者能步”，鹅、鹜是也。又云“鹅伏卵则逆月”，谓向月取气助卵也。性能啖蛇及蚓，制射工，故养之能辟虫虺，或言鹅性不食生虫者，不然。

白鹅膏腊月炼收。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灌耳，治卒聋（《别录》）。润皮肤，可合面脂（《日华》）。涂面急，令人悦白。唇沈，手足皴裂，消痈肿，解礜石毒（时珍）。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日华》曰〕白鹅：辛，凉，无毒。苍鹅：冷，有毒，发疮肿。〔诜曰〕鹅肉性冷，多食令人易霍乱，发痼疾。〔李鹏飞曰〕嫩鹅毒，老鹅良。

〔主治〕利五脏（《别录》）。解五脏热，服丹石人宜之（孟诜）。煮汁，止消渴（藏器）。

〔发明〕〔藏器曰〕苍鹅食虫，主射工毒为良；白鹅不食虫，止渴为胜。〔时珍曰〕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火熏者尤毒。曾目击其害，而本草谓其性凉利五脏，韩忠《医通》谓其疏风，岂其然哉？又葛洪《肘后方》云：人家养白鹅、白鸭，可辟、食射工。则谓白鹅不食虫、不发病之说，亦非矣。但比苍鹅薄乎云耳。若夫止渴，凡发胃气者皆能生津，岂独止渴者便曰性凉乎？参苓白术散乃治渴要药，何尝寒凉耶？

膬一名尾罂，尾肉也。〔时珍曰〕《内则》“舒雁膬不可食”，为气臊可厌耳，而俗夫嗜之。

〔主治〕涂手足皴裂。纳耳中，治聋及聤耳（《日华》）。

血

〔气味〕咸，平，微毒。

〔主治〕中射工毒者，饮之，并涂其身（陶弘景）。解药毒。〔时珍曰〕祈祷家多用之。

胆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解热毒及痔疮初起。频涂抹之，自消（时珍）。

〔附方〕新一。

痔疮有核白鹅胆二三枚，取汁，入熊胆二分，片脑半分，研匀，瓷器密封，勿令泄气。用则手指涂之，立效（刘氏《保寿堂方》）。

卵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多食发痼疾（孟诜）。

涎

〔主治〕咽喉谷贼（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洪迈《夷坚志》云：小儿误吞稻芒，着咽喉中不能出者，名曰谷贼。惟以鹅涎灌之即愈。盖鹅涎化谷相制耳。

毛

〔主治〕射工水毒（《别录》）。小儿惊痫。又烧灰酒服，治噎疾（苏恭）。

〔发明〕〔弘景曰〕东川多溪毒，养鹅以辟之，毛羽亦佳，并饮其血。鹅未必食射工，盖以威相制耳。〔时珍曰〕《禽经》云：鹅飞则蜮沉。蜮即射工也。又《岭南异物志》云：邕州蛮人选鹅腹毳毛为衣、被絮，柔暖而性冷。婴儿尤宜之，能辟惊痫。柳子厚诗云：鹅毛御腊缝山罽，即此。盖毛与肉性不同也。

〔附方〕新二。

通气散治误吞铜钱及钩绳。鹅毛一钱（烧灰），磁石皂子大（煅），象牙一钱（烧存性），为末。每服半钱，新汲水下（《医方妙选》）。

噎食病白鹅尾毛烧灰，米汤每服一钱。

掌上黄皮

〔主治〕烧研，搽脚趾缝湿烂。焙研，油调，涂冻疮良（时珍。〇出谈野翁诸方）。

屎

〔主治〕绞汁服，治小儿鹅口疮（时珍。〇出《秘录》）。苍鹅屎：傅虫、蛇咬毒（《日华》）。

〔附方〕新一。

鹅口疮自内生出可治，自外生入不可治。用食草白鹅下清粪

滤汁，入沙糖少许搽之。或用雄鹅粪眠倒者烧灰，入麝香少许搽之，并效（《永类钤方》）。

雁《本经·上品》

【释名】鸿（〖《诗经》〗）。〔时珍曰〕按《禽经》云：鴈以水言，自北而南。鴈以山言，自南而北。张华注云：鴈鴈并音雁。冬则适南，集于水干，故字从干；春则向北，集于山岸，故字从厂。小者曰雁，大者曰鸿。鸿，大也。多集江渚，故从江。梵书谓之僧娑。

【集解】〔《别录》曰〕雁生江南池泽，取无时。〔弘景曰〕《诗疏》云：大曰鸿，小曰雁。今雁类亦有大小，皆同一形。又有野鹅大于雁，似人家苍鹅，谓之驾鹅。雁在江湖，夏当产伏，故皆往北，恐雁门北人不食之也。虽采无时，以冬月为好。〔恭曰〕雁为阳鸟，与燕往来相反，冬南翔，夏北徂，孳育于北也，岂因北人不食之乎？〔宗奭曰〕雁热则即北，寒则即南，以就和气。所以为礼币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也。〔时珍曰〕雁状似鹅，亦有苍、白二色。今人以白而小者为雁，大者为鸿，苍者为野鹅，亦曰鸣鹅，《尔雅》谓之鵠鸡也。雁有四德：寒则自北而南，止于衡阳，热则自南而北，归于雁门，其信也；飞则有序而前鸣后和，其礼也；失偶不再配，其节也；夜则群宿而一奴巡警，昼则衔芦以避缯缴，其智也。而捕者豢之为媒，以诱其类，是则一愚矣。南来时瘠瘦不可食，北向时乃肥，故宜取之。又《汉》、《唐书》，并载有五色雁云。

雁

雁肪

〔正误〕一名鹜肪（〖《本经》〗）。〔弘景曰〕鹜是野鸭，《本经》雁肪亦名鹜肪，是雁鹜相类而误耳。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风挛拘急偏枯，血气不通利。久服益气不饥，轻身耐老（《本经》）。〇《心镜》云：上证，用肪四两炼净。每日空心暖酒一杯服一匙。长毛发须眉（《别录》）。〔诜曰〕合生发膏用之。杀诸石药毒（吴普）。治耳聋。和豆黄作丸，补劳瘦，肥白人（《日华》）。涂痈肿耳疳，又治结热胸痞呕吐。〔时珍曰〕《外台》治此证有雁肪汤。

〔附方〕新一。

生发雁肪日日涂之（《千金方》）。

肉

〔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七月勿食雁，伤人神。《礼》云“食雁去肾”，不利人也。

〔主治〕风麻痹。久食助气，壮筋骨（《日华》）。利脏腑，解丹石毒（时珍）。

〔发明〕〔弘景曰〕雁肪人不多食，其肉亦应好。〔宗奭曰〕人不食雁，谓其知阴阳之升降，分少长之行序也。道家谓之天厌，亦一说耳。食之则治诸风。

骨

〔主治〕烧灰和米泔沐头，长发（孟诜）。

毛

〔主治〕喉下白毛，疗小儿痫有效（苏恭）。自落翎毛，小儿佩之，辟惊痫（《日华》）。

〔发明〕〔时珍曰〕案：《酉阳杂俎》云：临邑人，春夏罗取鸿雁毛以御暑。又《淮南万毕术》云：鸿毛作囊，可以渡江。此亦中流一壶之意，水行者不可不知。

屎白

〔主治〕灸疮肿痛，和人精涂之（梅师）。

鹄《食物》

【释名】天鹅（〖《正要》〗）。〔时珍曰〕案师旷《禽经》云“鹄鸣皓皓”，故谓之鹄。吴僧赞宁云：凡物大者，皆以天名。天者，大也。则天鹅名义，盖亦同此。罗氏谓鹄即鹤，亦不然。

【集解】〔时珍曰〕鹄大于雁，羽毛白泽，其翔极高而善步，所谓鹄不浴而白，一举千里，是也。亦有黄鹄、丹鹄，湖、海、江、汉之间皆有之，出辽东者尤甚，而畏海青鹘。其皮毛可为服饰，谓之天鹅绒。案《饮膳正要》云：天鹅有四等：大金头鹅，似雁而长项，入食为上，美于雁；小金头鹅，形差小；花鹅，色花；一种不能鸣鹅，飞则翔响，其肉微腥。并不及大金头鹅，各有所产之地。

鹄

肉

〔气味〕甘，平，无毒。〔颖曰〕冷。〔忽氏曰〕热。

〔主治〕腌炙食之，益人气力，利脏腑（时珍）。

油冬月取肪炼收。

〔气味〕缺。

〔主治〕涂痈肿，治小儿疳耳（时珍）。

〔附方〕新一。

疳耳出脓用天鹅油调草乌末，入龙脑少许，和傅立效。无则以雁油代之（《通玄论》）。

绒毛

〔主治〕刀杖金疮，贴之立愈（汪颖）。

鸨音保。《纲目》

【释名】独豹（〖《尔雅翼》〗）。〔时珍曰〕案罗愿云：鸨有豹文，故名独豹，而讹为鸨也。陆佃云：鸨性群居，如雁有行列，故字从㐆。㐆（音保），相次也。《诗》云“鸨行”是矣。

【集解】〔时珍曰〕鸨，水鸟也。似雁而斑文，无后趾。性不木止，其飞也肃肃，其食也齝。肥腯多脂，肉粗味美。闽语曰：鸨无舌，兔无脾。或云：纯雌无雄，与他鸟合。或云：鸨见鸷鸟，激粪射之，其毛自脱也。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礼记》：“不食鸨奥。”奥者，腛胵也，深奥之处也。

〔主治〕补益虚人，去风痹气（《正要》）。

肪

〔主治〕长毛发，泽肌肤，涂痈肿（时珍）。

鹜音木。○《别录·上品》

【释名】鸭（《说文》）、舒凫（《尔雅》）、家凫（《纲目》）、鴨鴄（音末匹。〖《广雅》〗）。〔时珍曰〕鹜通作木。鹜性质木，而无他心，故庶人以为贽。《曲礼》云：庶人执匹。匹，双鹜也。匹夫卑末，故《广雅》谓鸭为鴨鴄。《禽经》云：鸭鸣呷呷，其名自呼。凫能高飞，而鸭舒缓不能飞，故曰舒凫。

鸨

鶩

【正误】〔弘景曰〕鶩即鸭。有家鸭、野鸭。〔藏器曰〕《尸子》云：野鸭为凫，家鸭为鹜，不能飞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保昇曰〕《尔雅》云：野凫，鹜。而本草鹜肪，乃家鸭也。〔宗奭曰〕据数说，则凫、鹜皆鸭也。王勃《滕王阁序》云“落霞与孤鹜齐飞”，则鹜为野鸭明矣。勃乃名儒，必有所据。〔时珍曰〕四家惟藏器为是。陶以凫、鹜混称，寇以鹜为野鸭，韩引《尔雅》错舒凫为野凫，并误矣，今正之。盖鹜有舒凫之名，而凫有野鹜之称，故王勃可以通用，而其义自明。案：《周礼》“庶人执鹜”，岂野鸭乎？《国风》弋凫与雁，岂家鸭乎？屈原《离骚》云：宁与骐骥抗轭乎？将与鸡鹜争食乎？宁昂昂若千里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此以凫、鹜对言，则家也、野也，益自明矣。

【集解】〔时珍曰〕案《格物论》云：鸭，雄者绿头文翅，雌者黄斑色。但有纯黑、纯白者。又有白而乌骨者，药食更佳。鸭皆雄喑雌鸣。重阳后乃肥腯味美。清明后生卵，则内陷不满。伏卵闻砻磨之声，则瓣而不成。无雌抱伏，则以牛屎妪而出之。此皆物理之不可晓者也。

鹜肪白鸭者良，炼过用。

〔气味〕甘，大寒，无毒。〔思邈曰〕甘，平。

〔主治〕风虚寒热，水肿（《别录》）。

〔附方〕新一。

瘰疬汁出不止。用鸭脂调半夏末敷之（《永类方》）。

肉

〔气味〕甘，冷，微毒。〔弘景曰〕黄雌鸭为补最胜。〔诜曰〕白鸭肉最良。黑鸭肉有毒，滑中，发冷利、脚气，不可食。目白者，杀人。〔瑞曰〕肠风下血人不可食。〔时珍曰〕嫩者毒，老者良。尾臀不可食，见《礼记》。昔有人食鸭肉成癥，用秫米治之而愈。见秫米下。

〔主治〕补虚除客热，和脏腑，利水道，疗小儿惊痫（《别录》）。解丹毒，止热痢（《日华》）。头生疮肿。和葱、豉煮汁饮之，去卒然烦热（孟诜。〇并用白鸭）。

〔发明〕〔刘完素曰〕鹜之利水，因其气相感而为使也。〔时珍曰〕鸭，水禽也。治水利小便，宜用青头雄鸭，取水木生发之象；治虚劳热毒，宜用乌骨白鸭，取金水寒肃之象也。

〔附方〕旧三，新一。

白凤膏葛可久云：治久虚发热，咳嗽吐痰，咳血，火乘金位者。用黑嘴白鸭一只，取血入温酒量饮，使直入肺经以润补之。将鸭干捋去毛，胁下开窍去肠拭净，入大枣肉二升，参苓平胃散末一升，缚定。用沙瓮一个，置鸭在内，以炭火慢煨。将陈酒一瓶，作三次入

之。酒干为度，取起，食鸭及枣。频作取愈（《十药神书》）。

大腹水病小便短少。《百一方》：用青头雄鸭煮汁饮，厚盖取汗。〇《心镜》：治十种水病垂死。用青头鸭一只，如常治切，和米并五味煮作粥食。〇又方：用白鸭一只治净，以饋饭半升，同姜、椒入鸭腹中缝定，蒸熟食之。

头雄鸭者良。

〔主治〕煮服，治水肿，通利小便。〔恭曰〕古方有鸭头丸。

〔附方〕新一。

鸭头丸治阳水暴肿，面赤，烦躁喘急，小便涩，其效如神，此裴河东方也。用甜葶苈（炒）二两（熬膏），汉防己末二两，以绿头鸭血同头全捣三千杵，丸梧子大。每木通汤下七十丸，日三服。一加猪苓一两（《外台秘要》）。

脑

〔主治〕冻疮，取涂之良（时珍）。

血白鸭者良。

〔气味〕咸，冷，无毒。

〔主治〕解诸毒（《别录》）。**热饮，解野葛毒。已死者，入咽即活**（孟诜）。**热血，解中生金、生银、丹石、砒霜诸毒，射工毒。又治中恶及溺水死者，灌之即活。蚯蚓咬疮，涂之即愈**（时珍）。

〔附方〕新三。

卒中恶死或先病痛，或卧而忽绝。并取雄鸭，向死人口断其头，沥血入口。外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通即活也（《肘后》）。

解百蛊毒白鸭血热饮之（《广记》）。

小儿白痢似鱼冻者。白鸭杀取血，滚酒泡服，即止也（《摘玄方》）。

舌

〔主治〕痔疮杀虫，取相制也（时珍）。

涎

〔主治〕小儿痉风，头及四肢皆往后，以鸭涎滴之。又治蚯蚓吹小儿阴肿，取雄鸭抹之即消（时珍。〇出《海上》）。

胆

〔气味〕苦、辛，寒，无毒。

〔主治〕涂痔核，良。又点赤目初起，亦效（时珍）。

肫衣即腛胵内皮也。

〔主治〕诸骨哽，炙研，水服一钱即愈，

取其消导也（时珍）。

卵

〔气味〕甘、咸，微寒，无毒。〔诜曰〕多食发冷气，令人气短背闷。小儿多食，脚软。盐藏食之，即宜人。〔士良曰〕生疮毒者食之，令恶肉突出。〔弘景曰〕不可合鳖肉、李子食，害人。合椹食，令人生子不顺。

〔主治〕心腹胸膈热（《日华》）。

〔发明〕〔时珍曰〕今人盐藏鸭子，其法多端。俗传小儿泄痢，炙咸卵食之，亦间有愈者。盖鸭肉能治痢，而炒盐亦治血痢故耳。

白鸭通即鸭屎也。与马通同义。

〔气味〕冷，无毒。

〔主治〕杀石药毒，解结缚，散畜热（《别录》）。主热毒、毒痢。又和鸡子白，涂热疮肿毒，即消。涂蚯蚓咬，亦效（孟诜）。绞汁服，解金、银、铜、铁毒（时珍）。

〔附方〕旧一，新二。

石药过剂白鸭屎为末，水服二钱，效（《百一方》）。

乳石发动烦热。用白鸭通一合，汤一盏渍之，澄清冷饮（《圣惠方》）。

热疮肿痛不可忍。用家鸭粪同鸡子清调傅，即消（《圣

惠》）。

凫《食疗》

【释名】野鸭（《诗疏》）、**野鹜**（同上）、**鸍**（音施。〖《尔雅》〗）、**沉凫**（〖同上〗）。〔时珍曰〕凫从几（音殊），短羽高飞貌，凫义取此。《尔雅》云：鸍，沉凫也。凫性好没故也。俗作晨凫，云凫常以晨飞，亦通。

【集解】〔时珍曰〕凫，东南江海湖泊中皆有之。数百为群，晨夜蔽天，而飞声如风雨，所至稻粱一空。陆玑《诗疏》云：状似鸭而小，杂青白色，背上有文，短喙长尾，卑脚红掌，水鸟之谨愿者，肥而耐寒。或云食用绿头者为上，尾尖者次之。海中一种冠凫，头上有冠，乃石首鱼所化也。并宜冬月取之。

凫

肉

〔气味〕甘，凉，无毒。〔诜曰〕九月以后，立春以前，即中食，大益病人，全胜家者，虽寒不动气。〔《日华》曰〕

不可合胡桃、木耳、豆豉同食。

〔主治〕补中益气，平胃消食，除十二种虫。身上有诸小热疮，年久不愈者，但多食之，即瘥（孟诜）。治热毒风及恶疮疖，杀腹脏一切虫，治水肿（《日华》）。

血

〔主治〕解挑生蛊毒，热饮探吐（时珍。〇出《摘玄》）。

鹳□音甓梯。〇《拾遗》

【释名】须赢（《尔雅》）、水鸹（音札。〇《正要》）、□鸟（《日用》）、刁鸭（《蜀本注》）、油鸭（俗）。〔时珍曰〕鹳□、须赢，并未详。鸹、刁、零丁，皆状其小也。油，言其肥也。

【集解】〔藏器曰〕鹳□，水鸟也。大如鸠，鸭脚连尾，不能陆行，常在水中。人至即沉，或击之便起。其膏涂刀剑不锈。《续英华诗》云：马衔苜蓿叶，剑莹鹳□膏，是也。〔韩保昇曰〕野鸭有与家鸭相似者，有全别者。其甚小者名刁鸭，味最佳。〔时珍曰〕鹳□，南方湖溪多有之。似野鸭而小，苍白文，多脂味美。冬月取之，其类甚多。扬雄《方言》所谓“野凫，甚小而好没水中者，南楚之外谓之鹳□，大者谓之鹘□”，是也。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五味炙食，甚美（时珍。〇出《正要》）。

膏

〔主治〕滴耳，治聋（藏器）。

鸳鸯宋《嘉祐》

【释名】黄鸭（《纲目》）、匹鸟（〖《禽经》〗）。〔时珍曰〕鸳鸯终日并游，有宛在水中央之意也。或曰：雄鸣曰鸳，雌鸣曰鸯。崔豹《古今注》云：鸳鸯雄雌不相离，人获其一，则一相思而死，故谓之匹鸟。《涅槃经》谓之婆罗迦邻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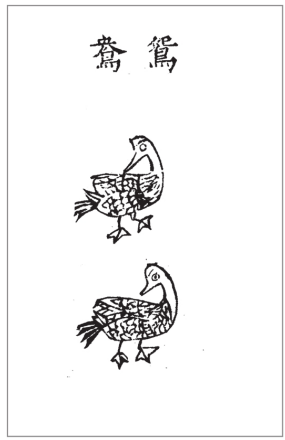
【集解】〔时珍曰〕鸳鸯，凫类也，南方湖溪中有之。栖于土穴中，大如小鸭。其质杏黄色，有文采，红头翠鬣，黑翅黑尾，红掌，头有白长毛垂之至尾。交颈而卧，其交不再。

肉

【气味】咸，平，有小毒。〔孙曰〕苦，微温，无毒。〔瑞曰〕酸，无毒。〔禹锡曰〕多食，令人患大风。

【主治】诸瘘疥癣，以酒浸。炙令热，傅贴疮上，冷即易（《嘉祐》）。清酒炙食，治瘘疮。作羹臛食之，令人肥丽。夫妇不和者，私与食之，即相爱怜（孟诜）。炙食，治梦寐思慕者（孙思邈）。

鸲□



鸳鸯

【附方】旧一，新一。

五痔瘘疮鸳鸯一只，治如常法，炙熟细切，以五味、醋食之。作羹亦妙（《食医心镜》）。

血痔不止鸳鸯一只，治净切片，以五味、椒、盐腌炙，空心食之（《奉亲养老》方）。

□鶒音溪敕。○宋《嘉祐》

【释名】溪鸭（《异物志》）、紫鸳鸯（〖《尔雅翼》〗）。〔时珍曰〕按：杜台卿《淮赋》云：□鶒寻邪而逐害。此鸟专食短狐，乃溪中敕逐害物者。其游于溪也，左雄右雌，群伍不乱，似有式度者，故《说文》又作溪鸡。其形大于鸳鸯，而色多紫，亦好并游，故谓之紫鸳鸯也。

【集解】〔禹锡曰〕□鶒，南方有短狐处多有之。性食短狐也，所居处无复毒气，人家宜畜之。形小如鸭，毛有五采，首有缨，尾有毛如船柁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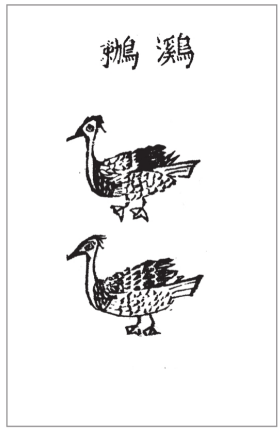
肉

【气味】甘，平，无毒。冬月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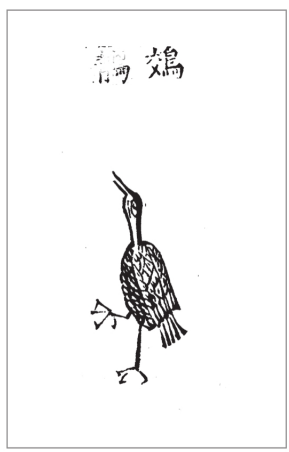
【主治】食之，去惊邪及短狐毒（《嘉祐》）。

□□音交睛。○《拾遗》

【释名】交眼（《说文》）、茭鸡（俗）、鴈（音坚。出《尔雅》）。〔时珍曰〕按：《禽经》云：白鹚相睨而孕，□□睛交而孕。又曰：旋目其名鹳，方目其名鳩，交目其名鴈。观其眸子，而命名之义备矣。《说文》谓之交眼，眼亦目瞳子也。俗呼茭鸡，云多居茭菰中，而脚高似鸡。其说亦通。



□鵧



□□

【集解】〔藏器曰〕□□，水鸟也，出南方池泽。似鸭绿衣。人家养之，驯扰不去。可厌火灾。《异物志》云：□□巢于高树颠，生子穴中，衔其母翼，飞下饮食。〔时珍曰〕□□大如凫、鹜，而高似鸡，长喙好啄，其顶有红毛如冠，翠鬣碧斑，丹嘴青胫。养之可玩。

【附录】旋目水鸟也，生荆郢间。大如鹭而短尾，红白

色，深目，目旁毛皆长而旋。《上林赋》云“交睛旋目”是矣。方目一名鳩（音纺），一名泽虞，俗名护田鸟，西人谓之虾蟆护，水鸟也。常在田泽中，形似鸥、鹭，苍黑色，头有白肉冠，赤足。见人辄鸣唤不去。渔人呼为乌鸡，闽人讹为姑鸡。

肉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炙食，解诸鱼、虾毒（时珍）。

鹭《食物》

【释名】鹭鸶（《禽经》）、丝禽（陆龟蒙）、雪客（李昉所命）、舂锄（《尔雅》）、白鸟（〖《诗疏》〗）。〔时珍曰〕《禽经》云：鸬飞则霜，鹭飞则露。其名以此。步于浅水，好自低昂，如舂如锄之状，故曰舂锄。陆玑《诗疏》云：青齐之间谓之舂锄，辽东、吴扬皆云白鹭。

【集解】〔时珍曰〕鹭，水鸟也。林栖水食，群飞成序。洁白如雪，颈细而长，脚青善翘，高尺余，解指短尾，喙长三寸。顶有长毛十数茎，毵毵然如丝，欲取鱼则弭之。郭景纯云：其毛可为睫□。《变化论》云：鹭以目盼而受胎。〔颖曰〕似鹭而头无丝、脚黄色者，俗名白鹤子。又有红鹤，相类色红，《禽经》所谓朱鹭是也。

肉

〔气味〕咸，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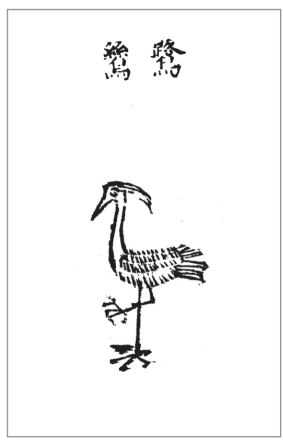
〔主治〕虚瘦，益脾补气，炙熟食之（汪颖）。

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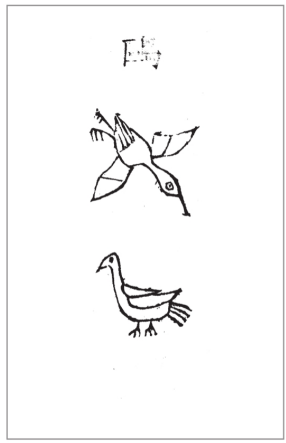
〔主治〕破伤风，肢强口紧，连尾烧研，以腊猪脂调傅疮口（《救急方》）。

鸥《食物》

【释名】鷖（音医。〖《诗经》〗）、水鸦（〖《说文》〗）。〔时珍曰〕鸥者浮水上，轻漾如沤也。鷖者，鸣声也。鸦者，形似也。在海者名海鸥，在江者名江鸥，江夏人讹为江鹅也。海中一种随潮往来，谓之信凫。



鷖



鸥

【集解】〔时珍曰〕鸥生南方江海湖溪间。形色如白鸽及小白鸡，长喙长脚，群飞耀日，三月生卵。罗氏谓青黑色，误矣。

肉

【气味】缺。

鸀鴗音烛玉。〇《拾遗》

【释名】鹫鹔（〖《说文》〗）。〔时珍曰〕鸀鴗名义未详。案：许慎《说文》云："鹫鹔，凤属也。又江中有鹫鹔，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则鸀鴗，乃鹫鹔声转。盖此鸟有文彩如凤毛，故得同名耳。

【集解】〔藏器曰〕鸀鴗，山溪有水毒处即有之，因为食毒虫所致也。其状如鸭而大，长项，赤目斑嘴，毛紫绀色，如□□色也。〔时珍曰〕案：《三辅黄图》及《事类合璧》，并以今人所呼白鹤子者为鸀鴗，谓其鸟洁白如玉也。与陈氏似鸭紫绀之说不同。白鹤子状白如鹭，长喙高脚，但头无丝耳。姿标如鹤，故得鹤名。林栖水

食，近水处极多。人捕食之，味不甚佳。

鸅鵶

毛及屎

【主治】烧灰水服，治溪毒、砂虱、水弩、射工、蜮、短狐、虾须等病。亦可将鸟近病人，即能唼人身，讫，以物承之，当有沙出，其沙即含沙射人之箭也。又可笼鸟近人，令鸟气相吸（藏器）。

【发明】〔藏器曰〕以上数病大略相似，俱是山水间虫含沙射影所致。亦有无水处患者。或如疟，或如天行寒热，或有疮无疮。但夜卧时以手摩身体，有辣痛处，熟视当有赤点如针头，急捻之。以芋叶入内，刮出细沙，以蒜封之则愈，否则寒热渐深也。惟虾须疮最毒，十活一二，桂岭独多。但早觉时，以芋及甘蔗叶，屈角入肉，勾出其根如虾须状则愈。迟则根入至骨，有如疔肿，最恶，好着人隐处。〔时珍曰〕水弩、短狐、射工、蜮，一物也。陈氏分为四，非矣。溪毒，有气无形。砂虱，沙中细虫也。

鸬鹚《别录·下品》

【释名】鹚（音意。《尔雅》）、水老鸦（《衍义》）。〔时珍曰〕案韵书，卢与兹并黑也。此鸟色深黑，故名。鹚者，其声自呼也。

【集解】〔时珍曰〕鸬鹚，处处水乡有之。似鶂而小，色黑。亦如鸦，而长喙微曲，善没水取鱼。日集洲渚，夜巢林木，久则粪毒多令木枯也。南方渔舟往往縻畜数十，令其捕鱼。杜甫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或谓即此。又一种似鸬鹚，而蛇头长项，冬月羽毛落尽，栖息溪岸，见人不能行，即没入水者，此即《尔雅》所谓鸬头、鱼□者，不入药用。鸬音拗。〔藏器曰〕一种头细身长项上白者，名鱼□。不入药用。

鸬鹚

【正误】〔弘景曰〕此鸟不卵生，口吐其雏，亦一异也。〔藏器曰〕此鸟胎生，从口出，如兔吐儿，故产妇执之易生。〔宗奭曰〕人言孕妇忌食鸬鹚，为其口吐雏。尝官于澧州，公廨后有一大木，上有三四十窠。日夕视之，既能交合，又有碧色卵壳布地。则陶、陈之说，误听人言也。〔时珍曰〕一种鶂鸟（或作鹚）似鸬鹚而

色白，人误以为白鸬鹚是也。雌雄相视，雄鸣上风，雌鸣下风而孕，口吐其子，庄周所谓白鹇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者也。昔人误以吐雏为鸬鹚，盖鹇、鹊音相近耳。鹇善高飞，能风能水，故舟首画之。又有似鹇而短项，背上绿色，腹背紫白色者，名青鹇。一名乌𪃍。陶氏谓乌贼鱼乃此鸟所化。或云即鸭，非也。

肉

〔气味〕酸、咸，冷，微毒。

〔主治〕大腹鼓胀，利水道（时珍）。

〔发明〕〔时珍曰〕鸬鹚，《别录》不见功用。惟雷氏《炮炙论序》云：体寒腹大，全赖鸬鹚。注云：治腹大如鼓体寒者，以鸬鹚烧存性为末，米饮服之立愈。窃谓诸腹鼓大，皆属于热，卫气并循于血脉则体寒。此乃水鸟，其气寒冷而利水。寒能胜热，利水能去湿故也。又《外台》云：凡鱼骨哽者，但密念鸬鹚不已即下。此乃厌伏之意耳。

头

〔气味〕微寒。

〔主治〕哽及噎，烧研，酒服（《别录》）。

骨

〔主治〕烧灰水服，下鱼骨哽（弘景）。

〔附方〕新一。

雀卵面斑鸬鹚骨烧研，入白芷末，猪脂和，夜涂旦洗（《摘玄方》）。

喙

〔主治〕噎病，发即衔之，便安（范汪）。

嗉

〔主治〕鱼哽，吞之最效（时珍）。

翅羽

〔主治〕烧灰，水服半钱，治鱼哽噎即愈（时珍。〇出《太平御览》）。

蜀水花〔《别录》曰〕鸬鹚屎也。〔弘景曰〕溪谷间甚多，当自取之，择用白处。市卖者不可信。〔颂曰〕屎多在山石上，色紫如花，就石刮取。《别录》谓屎即蜀水花，而唐面膏方中，二物并用，未知其的。〔时珍曰〕当以《别录》为正。唐方盖传写之讹误也。

〔气味〕冷，微毒。

〔主治〕去面上黑□黧痣（《别录》）。疗面瘢疵，及汤火疮痕。和脂油，傅疔疮（大明）。南人治小儿疳蛔，干研为末，炙猪肉蘸食，云有奇效（苏颂）。杀虫（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鼻面酒齄鸬鹚屎一合研末，以腊月猪脂和之。每夜涂旦洗（《千金》）。

鱼骨哽咽鸬鹚屎研，水服方寸匕，并以水和涂喉外（范汪

方）。

断酒鸬鹚屎烧研，水服方寸匕，日一服（《外台》）。

鱼狗《拾遗》

【释名】鸲（《尔雅》）、**天狗**（同）、**水狗**（同）、**鱼虎**（《禽经》）、**鱼师**（同）、**翠碧鸟**（〖《尔雅翼》〗）。〔时珍曰〕狗、虎、师，皆兽之噬物者。此鸟害鱼，故得此类命名。

【集解】〔藏器曰〕此即翠鸟也。穴土为窠。大者名翠鸟，小者名鱼狗。青色似翠，其尾可为饰。亦有斑白者，俱能水上取鱼。〔时珍曰〕鱼狗，处处水涯有之。大如燕，喙尖而长，足红而短，背毛翠色带碧，翅毛黑色扬青，可饰女人首物，亦翡翠之类。

鱼狗

肉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鱼哽，及鱼骨入肉不出，痛甚者，烧研饮服。或煮汁饮，亦佳（藏器）。

【发明】〔时珍曰〕今人治鱼骨哽，取得去肠，用阴阳瓦泥固煅存性，入药用。盖亦取其相制之意。

【附录】翡翠〔时珍曰〕《尔雅》谓之鹬，出交广南越诸地。饮啄水侧，穴居生子，亦巢于木，似鱼狗稍大。或云：前身翡，后身翠，如鹅翠、雁翠之义。或云：雄为翡，其色多赤；雌为翠，其色多青。彼人亦以肉作腊食之。方书不见用，功应与鱼狗相同。

蚊母鸟《拾遗》

【释名】吐蚊鸟（〖《岭表录异》〗）、鷏（《尔雅》音田）。

【集解】〔藏器曰〕此鸟大如鸡，黑色。生南方池泽茹蘆中，江东亦多。其声如人呕吐，每吐出蚊一二升。夫蚊乃恶水中虫，羽化所生。而江东有蚊母鸟，塞北有蚊母草，岭南有虻母草，此三物异类而同功也。〔时珍曰〕郭璞言：蚊母似乌鶬而大，黄白杂文，鸣如鸽声。《岭南异物志》言：吐蚊鸟，大如青鹚，大觜食鱼。岂各地之产差异耶？

翅羽

【主治】作扇辟蚊（藏器）。

第四十八卷　禽部

目录

禽之二原禽类二十三种

鸡《本经》

雉《别录》

鸐雉《食疗》（即山鸡）

鷩雉《拾遗》（即锦鸡）　吐绶鸡附

鶡鸡《拾遗》

白鹇《图经》

鹧鸪《唐本草》

竹鸡《拾遗》　杉鸡附

英鸡《拾遗》

秧鸡《食物》

鹑《嘉祐》

鷃《拾遗》

鹬《拾遗》

鸽《嘉祐》

突厥雀《拾遗》

雀《别录》

蒿雀《拾遗》

巧妇鸟《拾遗》（即鹪鹩）

燕《本经》

石燕《日华》

伏翼《本经》（即蝙蝠）

鸲鼠《本经》（即飞生）

寒号虫《开宝》屎名五灵脂

右附方旧八十二，新二百三十七。

禽之二原禽类二十三种

鸡《本经·上品》

【释名】烛夜（〖《古今注》〗）。〔时珍曰〕按徐铉云：鸡者稽也，能稽时也。《广志》云：大者曰蜀，小者曰荆。其雏曰鷇。梵书名鸡曰鸠七咤。

【集解】〔《别录》曰〕鸡生朝鲜平泽。〔弘景曰〕鸡属甚多。朝鲜乃在玄菟、乐浪，不应总是鸡所出也。〔马志曰〕入药取朝鲜者，良尔。〔颂曰〕今处处人家畜养，不闻自朝鲜来。〔时珍曰〕鸡类甚多，五方所产，大小形色往往亦异。朝鲜一种长尾鸡，尾长三四尺。辽阳一种食鸡，一种角鸡，味俱肥美，大胜诸鸡。南越一种长鸣鸡，昼夜啼叫。南海一种石鸡，潮至即鸣。蜀中一种鹍鸡，楚中一种伧鸡，并高三四尺。江南一种矮鸡，脚才二寸许也。鸡在卦属巽，在星应昴，无外肾而亏小肠。凡人家无故群鸡夜鸣者，谓之荒鸡，主不祥。若黄昏独啼者，主有天恩，谓之盗啼。老鸡能人言者，牝鸡雄鸣者，雄鸡生卵者，并杀之即已。俚人畜鸡无雄，即以鸡卵告灶而伏

出之。南人以鸡卵画墨，煮熟验其黄，以卜凶吉。又以鸡骨占年。其鸣也知时刻，其栖也知阴晴。《太清外术》言：蓄蛊之家，鸡辄飞去。《万毕术》言：其羽焚之，可以致风。《五行志》言：雄鸡毛烧着酒中饮之，所求必得。古人言鸡能辟邪，则鸡亦灵禽也，不独充庖而已。

鸡

诸鸡肉

〔气味〕食忌〔诜曰〕鸡有五色者，玄鸡白首者，六指者，四距者，鸡死足不伸者，并不可食，害人。〔时珍曰〕《延寿书》云：阉鸡能啼者有毒。四月勿食抱鸡肉，令人作痈成漏，男女虚乏。〔弘景曰〕小儿（五岁以下）食鸡生蛔虫。鸡肉不可合葫蒜、芥、李食，不可合犬肝、犬肾食，并令人泄痢。同兔食成痢，同鱼汁食成心瘕，同鲤鱼食成痈疖，同獭肉食成遁尸，同生葱食成虫痔，同糯米食生蛔虫。

〔发明〕〔宗奭曰〕巽为风为鸡。鸡鸣于五更者，日将至巽位，感动其气而然也。今有风病人食之，无不发作。巽为鸡，信可验矣。〔震亨曰〕鸡属土而有金、木、火，又属巽，能助肝火。寇言动风者，习俗所移也。鸡性补，能助湿中之火。病邪得之，为有助也。

若鱼肉之类皆然。且西北多寒，中风者诚有之。东南气温多湿，有风病者非风也，皆湿生痰，痰生热，热生风耳。〔时珍曰〕《礼记》云：天产作阳，地产作阴。鸡卵生而地产，羽不能飞，虽为阳精，实属风木，是阳中之阴也。故能生热动风，风火相扇，乃成中风。朱驳寇说为非，亦非矣。〔颂曰〕鸡肉虽有小毒，而补虚羸是要，故食治方多用之。

丹雄鸡肉

〔气味〕甘，微温，无毒。〔扁鹊曰〕辛。

〔主治〕女人崩中漏下赤白沃。通神，杀恶毒，辟不祥。补虚温中止血（《本经》）。能愈久伤乏疮不瘥者（《别录》）。补肺（孙思邈）。

〔发明〕〔普曰〕丹雄鸡一名载丹。〔宗奭曰〕即赤鸡也。〔时珍曰〕鸡虽属木，分而配之，则丹雄鸡得离火阳明之象，白雄鸡得庚金太白之象，故辟邪恶者宜之；乌雄鸡属木，乌雌鸡属水，故胎产宜之；黄雌鸡属土，故脾胃宜之；而乌骨者，又得水木之精气，故虚热者宜之，各从其类也。吴球云：三年羰鸡，常食治虚损，养血补气。

〔附方〕新二。

辟禳瘟疫冬至日取赤雄鸡作腊，至立春日煮食至尽，勿分他人（《肘后方》）。

百虫入耳鸡肉炙香，塞耳中引出（《总录》）。

白雄鸡肉

〔气味〕酸，微温，无毒。〔藏器曰〕甘，寒。

〔主治〕下气，疗狂邪，安五脏，伤中消渴（《别录》）。调中除邪，利小便，去丹毒（《日华》）。

〔发明〕〔藏器曰〕白雄鸡养三年，能为鬼神所使。〔时珍曰〕按陶弘景《真诰》云：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可以辟邪。今术家祈禳皆用白鸡，其原本此。是乃异端一说耳，鸡亦何神何妖哉？

〔附方〕旧三，新四。

癫邪狂妄自贤自圣，行走不休。白雄鸡一只煮，以五味和作羹粥食（《心镜》）。

惊愤邪僻治因惊忧怖迫，或激愤惆怅，致志气错越，心行违僻者。白雄鸡一头（治如食法），真珠四两，薤白四两，水三升，煮二升，尽食之，饮汁令尽（《肘后》）。

卒然心痛白鸡一头，治如食法，水三升，煮二升，去鸡，煎取六合，入苦酒六合，真珠一钱，复煎取六合，纳麝香二豆许，顿服之（《肘后》）。

赤白痢下白雄鸡一只，如常作臛及馄饨，空心食（《心镜》）。

卒得咳嗽白鸡一只，苦酒一斗，煮取三升，分三服，并淡食鸡（《肘后》）。

水气浮肿小豆一升，白雄鸡一只，治如食法，以水三斗煮熟食之，饮汁令尽（《肘后方》）。

肉坏怪病凡口鼻出腥臭水，以碗盛之，状如铁色虾鱼走跃，

捉之即化为水，此肉坏也。但多食鸡馔即愈（夏子益《奇疾方》）。

乌雄鸡肉

〔气味〕甘，微温，无毒。

〔主治〕补中止痛（《别录》）。止肚痛，心腹恶气，除风湿麻痹，补虚羸，安胎，治折伤并痈疽。生捣，涂竹木刺入肉（《日华》）。

〔发明〕〔时珍曰〕按李鹏飞云：黄鸡宜老人。乌鸡宜产妇，暖血。马益卿云：妊妇宜食牡鸡肉，取阳精之全于天产者。此亦胎教宜见虎豹之意耳。又唐崔行功《纂要》云：妇人产死，多是富贵家，旁人扰攘，致妇惊悸气乱故耳。惟宜屏除一切人，令其独产，更烂煮牡鸡取汁，作粳米粥与食，自然无恙，乃和气之效也。盖牡鸡汁性滑而濡。不食其肉，恐难消也。今俗产家，每产后即食鸡啖卵，气壮者幸而无恙，气弱者因而成疾，皆由不解此意也。

〔附方〕旧四，新六。

补益虚弱〔诜曰〕虚弱人用乌雄鸡一只治净，五味煮极烂，空腹饱食之。食生即反损人。或五味淹炙食，亦良。

反胃吐食用乌雄鸡一只，治如食法，入胡荽子半斤在腹内，烹食二只愈。

老人中风烦热语涩。每用乌雄鸡一只（切），葱白一握，煮臛，下麻子汁、五味，空心食之（《养老书》）。

脚气烦懑用乌雄鸡一只，治如食法，入米作羹食（《养老书》）。

寒疝绞痛用乌雄鸡一头（治如食法），生地黄七斤，同剉，

着甑中蒸之，以器盛取汁。清旦温服，至晚令尽，当下诸寒癖，讫，以白粥食之。久疝不过三服（《肘后》）。

卒得咳嗽乌雄鸡一只，治如食法，酒渍半日饮之（《肘后》）。

肾虚耳聋乌雄鸡一只治净，以无灰酒三升煮熟，乘热食，三五只效。

狐尿刺疮棘人，肿痛欲死。破乌鸡搨之，良（《肘后方》）。

猫眼睛疮身面上疮，似猫儿眼，有光采，无脓血，但痛痒不常，饮食减少，名曰寒疮。多吃鸡、鱼、葱、韭自愈（夏子益《奇疾方》）。

打伤攧扑及牛马触动，胸腹破陷，四肢摧折。以乌鸡一只，连毛杵一千二百下，苦酒一升和匀。以新布搨病处，将膏涂布上。觉寒振欲吐，徐徐取下，须臾再上。一鸡少，则再作，以愈为度（《肘后方》）。

黑雌鸡肉

〔气味〕甘、酸，温、平，无毒。

〔主治〕作羹食，治风寒湿痹，五缓六急，安胎（《别录》）。安心定志，除邪辟恶气，治血邪，破心中宿血，治痈疽，排脓补新血，及产后虚羸，益色助气（《日华》）。治反胃及腹痛，踒折骨痛，乳痈。又新产妇以一只治净，和五味炒香，投二升酒中，封一宿取饮，令人

肥白。又和乌油麻二升熬香末之，入酒中，极效（孟诜）。

〔发明〕〔时珍曰〕乌色属水，牝象属阴，故乌雌所治皆血分之病，各从其类也。

〔附方〕新三。

中风舌强不语，目睛不转，烦热。乌雌鸡一只治净，以酒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作三次，连服之。食葱姜粥，暖卧，取小汗（《饮膳正要》）。

死胎不下乌鸡一只去毛，以水三升，煮二升去鸡。用帛蘸汁摩脐下，自出（《妇人良方》）。

虚损积劳治男女因积虚或大病后，虚损沉困，酸疼盗汗，少气喘惙，或小腹拘急，心悸胃弱，多卧少起，渐至瘦削。若年深，五脏气竭，则难治也。用乌雌鸡一头，治如食法，以生地黄一斤（切），饴糖一升，纳腹内缚定，铜器贮，于瓶中蒸五升米熟，取出，食肉饮汁，勿用盐。一月一作，神效（姚僧垣方）。

黄雌鸡肉

〔气味〕甘、酸、咸，平，无毒。〔《日华》曰〕性温。患骨热人勿食。

〔主治〕伤中消渴，小便数而不禁，肠澼泄痢，补益五脏，续绝伤，疗五劳，益气力（《别录》）。治劳劣，添髓补精，助阳气，暖小肠，止泄精，补水气（《日华》）。补丈夫阳气，

治冷气瘦着床者，渐渐食之，良。以光粉、诸石末和饭饲鸡，煮食甚补益（孟诜）。治产后虚羸，煮汁煎药服，佳（时珍）。

〔发明〕〔时珍曰〕黄者土色，雌者坤象，味甘归脾，气温益胃，故所治皆脾胃之病也。丹溪朱氏谓鸡属土者，当指此鸡而发，他鸡不得侔此。

〔附方〕旧三，新六。

水癖水肿〔诜曰〕腹中水癖水肿。以黄雌鸡一只，如常治净，和赤小豆一升同煮，候豆烂，即出食之。其汁饮，日二夜一，每服四合。

时行黄疾时行发黄。用金色脚黄雌鸡治如食法，煮熟食之，并饮汁令尽，不过再作。亦可少下盐豉（《肘后方》）。

消渴饮水小便数。以黄雌鸡煮汁冷饮，并作羹食肉（《心镜》）。

下痢噤口黄肥雌鸡一只，如常为臛，作湿馄饨，空心食之（《心镜》）。

脾虚滑痢用黄雌鸡一只炙，以盐、醋涂，煮熟干燥，空心食之（《心镜》）。

脾胃弱乏人瘘黄瘦。黄雌鸡肉五两，白面七两，切肉作馄饨，下五味煮熟，空心食之。日一作，益颜色，补脏腑（《寿亲》）。

产后虚羸黄雌鸡一只，去毛及肠肚，背上开破，入生百合三枚，白粳米半升，缝合，入五味汁中煮熟，开腹取百合并饭，和汁作

羹食之，并食肉（《圣济》）。

病后虚汗伤寒后虚弱，日夜汗出不止，口干心躁。用黄雌鸡一只（去肠胃，治净），麻黄根一两，水七大盏，煮汁三大盏，去滓及鸡，入肉苁蓉（酒浸一宿，刮净）一两，牡蛎（煅）粉二两，煎取一盏半，分为三服一日服尽（《圣惠》）。

老人噎食不通。黄雌鸡肉四两（切），茯苓末二两，白面六两，作馄饨，入豉汁煮食，三五服效（《养老书》）。

乌骨鸡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虚劳羸弱，治消渴，中恶鬼击心腹痛，益产妇，治女人崩中带下，一切虚损诸病，大人小儿下痢噤口，并煮食饮汁，亦可捣和丸药（时珍）。

〔发明〕〔时珍曰〕乌骨鸡，有白毛乌骨者、黑毛乌骨者、斑毛乌骨者，有骨肉俱乌者、肉白骨乌者，但观鸡舌黑者，则肉骨俱乌，入药更良。鸡属木，而骨反乌者，巽变坎也，受水木之精气，故肝肾血分之病宜用之。男用雌，女用雄。妇人方科有乌鸡丸，治妇人百病，煮鸡至烂和药，或并骨研用之。按《太平御览》云：夏侯弘行江陵，逢一大鬼引小鬼数百行。弘潜捉末后一小鬼问之。曰：此广州大杀也，持弓戟往荆、扬二州杀人。若中心腹者死，余处犹可救。弘曰：治之有方乎？曰：但杀白乌骨鸡薄心即瘥。时荆、扬病心腹者甚众，弘用此治之，十愈八九。中恶用乌鸡，自弘始也。此说虽涉迂怪，然其方则神妙，谓非神传不可也。鬼击卒死，用其血涂心下，亦效。

〔附方〕新三。

赤白带下白果、莲肉、江米各五钱，胡椒一钱，为末。乌骨鸡一只，如常治净，装末入腹煮熟，空心食之（《集简方》）。

遗精白浊下元虚惫者，用前方食之良（《集简方》）。

脾虚滑泄乌骨母鸡一只治净，用豆蔻一两，草果二枚，烧存性，掺入鸡腹内，扎定煮熟，空心食之。

反毛鸡

〔主治〕反胃。以一只煮烂，去骨，入人参、当归、食盐各半两，再同煮烂，食之至尽（时珍。〇出《乾坤生意》）。

〔发明〕〔时珍曰〕反毛鸡，即翻翅鸡也，毛翮皆反生向前。治反胃者，述类之义耳。

泰和老鸡

〔气味〕甘、辛，热，无毒。

〔主治〕内托小儿痘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江西泰和、吉水诸县，俗传老鸡能发痘疮，家家畜之，近则五六年，远则一二十年。待痘疮发时，以五味煮烂，与儿食之，甚则加胡椒及桂、附之属。此亦陈文中治痘用木香、异功散之意，取其能助湿热发脓也。风土有宜不宜，不可以为法。

鸡头丹、白雄鸡者良。

〔主治〕杀鬼，东门上者尤良（《本经》）。治蛊，禳恶，辟瘟（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者正旦，磔雄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盖鸡乃阳精，雄者阳之体，头者阳之会，东门者阳之方，以纯阳胜纯阴之义也。《千金》转女成男方中用之，亦取此义也。按应劭《风俗通》云：俗以鸡祀祭门户。鸡乃东方之牲，东方既作，万物触户而出也。《山海经》祠鬼神皆用雄鸡，而今治贼风有鸡头散，治蛊用东门鸡头，治鬼疰用雄鸡血，皆以御死辟恶也。又崔寔《月令》云：十二月，东门磔白鸡头，可以合药。《周礼·鸡人》：凡祭祀禳衅，供其鸡牲。注云：禳郊及疆，却灾变也。作宫室器物，取血涂衅隙。《淮南子》曰：鸡头已瘘，此类之推也。

〔附方〕新一。

卒魇死昏东门上鸡头为末，酒服之（《千金方》）。

鸡冠血三年雄鸡者良。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乌鸡者，主乳难（《别录》）。治目泪不止，日点三次，良（孟诜）。亦点暴赤目（时珍）。〇丹鸡者，治白癜风（《日华》）。并疗经络间风热。涂颊，治口㖞不正；涂面，治中恶；卒饮之，治缢死欲绝，及小儿卒惊客忤。涂诸疮癣，蜈蚣、蜘蛛毒，马啮疮，百虫入耳（时珍）。

〔发明〕〔时珍曰〕鸡冠血，用三年老雄者，取其阳气充溢也。风中血脉则口僻㖞，冠血咸而走血透肌，鸡之精华所聚，本乎天者亲上也。丹者阳中之阳，能辟邪，故治中恶、惊忤诸病。乌者阳形阴色，阳中之阴，故治产乳、目泪诸病。其治蜈蚣、蜘蛛诸毒者，鸡

食百虫，制之以所畏也。高武《痘疹正宗》云：鸡冠血和酒服，发痘最佳。鸡属巽属风，顶血至清至高，故也。

〔附方〕旧八，新十一。

益助阳气〔诜曰〕丹雄鸡冠血，和天雄、太阳粉各四分，桂心二分，丸服之。

鬼击卒死乌鸡冠血，沥口中令咽；仍破此鸡搨心下，冷乃弃之道边，妙（《肘后》）。

卒死寝死治卒死，或寝卧奄忽而绝，皆是中恶。用雄鸡冠血涂面上，干则再上，仍吹入鼻中，并以灰营死人一周（《肘后》）。

卒然忤死不能言。用鸡冠血，和真珠，丸小豆大。纳三四丸入口中，效（《肘后方》）。

卒缢垂死心下犹温者，勿断绳。刺鸡冠血滴口中，以安心神。或云：男用雌，女用雄（《肘后》）。

小儿卒惊似有痛处，不知疾状。用雄鸡冠血少许，滴口中，妙（谭氏《小儿》）。

小儿解颅丹雄鸡冠上血滴之，以赤芍药末粉之，甚良（《普济》）。

阴毒卒痛用雄鸡冠血，入热酒中饮之，暖卧取汗（《伤寒蕴要》）。

女人阴血女人交接违理，血出。用雄鸡冠血涂之（《集验》）。

烂弦风眼鸡冠血点之，日三五度（《圣惠》）。

对口毒疮热鸡血频涂之，取散（《皆效方》）。

发背痈疽用雄鸡冠血滴疽上，血尽再换，不过五六鸡，痛止毒散，数日自愈（《保寿堂方》）。

浸淫疮毒不早治，周身杀人。以鸡冠血涂之，日四五度（《肘后》）。

燥癣作痒雄鸡冠血，频频涂之（范汪方）。

马咬成疮肿痛。用鸡冠血涂之。□马用雌鸡，牝马用雄鸡（《肘后方》）。

蜈蚣咬疮鸡冠血涂之（钱相公《箧中方》）。

蜘蛛咬疮同上。

中蜈蚣毒舌胀出口是也。雄鸡冠血浸舌，并咽之（《青囊杂纂》）。

诸虫入耳鸡冠血滴入即出（《胜金》）。

鸡血乌鸡、白鸡者良。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踒折骨痛及痿痹，中恶腹痛，乳难（《别录》）。治剥驴马被伤，及马咬人，以热血浸之。白癜风、疬疡风，以雄鸡翅下血涂之（藏器）。热血服之，主小儿下血及惊风，解丹毒蛊毒，鬼排阴毒，安神定志（〔时珍曰〕《肘后》

治惊邪恍惚大方中亦用之）。

〔附方〕新十。

阴毒鸡血冲热酒饮。

鬼疰卒死用乌雄鸡血涂心下，即苏（《风俗通》）。

解百蛊毒白鸡血，热饮之（《广记》）。

惊风不醒白乌骨雄鸡血，抹唇上即醒（《集成》）。

缢死未绝鸡血涂喉下（《千金》）。

黄疸困笃用半斤大雄鸡，背上破开，不去毛，带热血合患人胸前，冷则换之。日换数鸡，拔去积毒即愈。此鸡有毒，人不可食，犬亦不食也（唐瑶《经验方》）。

筋骨折伤急取雄鸡一只刺血，量患人酒量，或一碗，或半碗，和饮，痛立止，神验（《青囊》）。

杂物眯目不出。以鸡肝血滴少许，即出（《圣惠》）。

蚰蜒入耳生油调鸡心血，滴入即出（《总录》）。

金疮肠出以干人屎末抹入，桑皮线缝合，热鸡血涂之（《生生编》）。

肪乌雄鸡者良。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耳聋（《别录》）。头秃发落（时珍）。

〔附方〕新一。

年久耳聋用炼成鸡肪五两，桂心十八铢，野葛六铢，同以文火煎三沸，去滓。每用枣许，以苇筒炙熔，倾入耳中。如此十日，耵聍自出，长寸许也（《千金翼》）。

脑白雄鸡者良。

〔主治〕小儿惊痫。烧灰酒服，治难产（苏恭）。

心乌雄鸡者良。

〔主治〕五邪（《别录》）。

肝雄鸡者良。

〔气味〕甘、苦，温，无毒。〔时珍曰〕微毒。《内则》云“食鸡去肝”，为不利人也。

〔主治〕起阴（《别录》）。补肾。治心腹痛，安漏胎下血，以一具切，和酒五合服之（孟诜）。疗风虚目暗。治女人阴蚀疮，切片纳入，引虫出尽，良（时珍）。

〔附方〕新三。

阴痿不起用雄鸡肝三具，菟丝子一升，为末，雀卵和丸小豆大。每服一百丸，酒下，日二（《千金》）。

肝虚目暗老人肝虚目暗。乌雄鸡肝一具（切），以豉和米作羹成粥食之（《养老书》）。

睡中遗尿雄鸡肝、桂心等分，捣丸小豆大。每服一丸，米饮下，日三服。遗精，加白龙骨。

胆乌雄鸡者良。

〔气味〕苦，微寒，无毒。

〔主治〕目不明，肌疮（《别录》）。月蚀疮，绕耳根，日三涂之（孟诜）。灯心蘸点胎赤眼，甚良。水化搽痔疮，亦效（时珍）。

〔附方〕新四。

沙石淋沥用雄鸡胆（干者）半两，鸡屎白（炒）一两，研匀。温酒服一钱，以利为度（《十便良方》）。

耳痛疣目黑雌鸡胆汁涂之，日三（《圣惠》）。

眼热流泪五倍子、蔓荆子煎汤洗，后用雄鸡胆点之（《摘玄方》）。

尘沙眯目鸡胆汁点之（《医说》）。

肾雄鸡者良。

〔主治〕齆鼻作臭，用一对与脖前肉等分，入豉七粒，新瓦焙研，以鸡子清和作饼，安鼻前，引虫出。忌阴人、鸡、犬见（《十便良方》）。

嗉

〔主治〕小便不禁，及气噎食不消（时珍）。

〔附方〕新三。

气噎不通鸡嗉两枚连食，以湿纸包，黄泥固，煅存性为末，入木香、沉香、丁香末各一钱，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汁下三丸。

小便不禁雄鸡喉咙，及膍胵，并屎白，等分为末。麦粥清服之（《卫生易简方》）。

发背肿毒鸡嗉及肫内黄皮，焙研。湿则干掺，干则油调搽之（《医林正宗》）。

膍胵里黄皮，一名鸡内金膍胵，音脾鸱，鸡肫也。近人讳之，呼肫内黄皮为鸡内金。男用雌，女用雄。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泄痢（《本经》）。小便频遗，除热止烦（《别录》）。止泄精并尿血，崩中带下，肠风泻血（《日华》）。治小儿食疟，疗大人淋漓反胃，消酒积，主喉闭乳蛾，一切口疮，牙疳诸疮（时珍）。

〔附方〕旧二，新十八。

小便遗失用鸡膍胵一具，并肠烧存性，酒服。男用雌，女用雄（《集验》）。

小便淋沥痛不可忍。鸡肫内黄皮五钱，阴干烧存性，作一服，白汤下，立愈（《医林集要》）。

膈消饮水鸡内金（洗，晒干）、栝楼根（炒）各五两，为末，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水下，日三（《总录》）。

反胃吐食鸡膍胵一具，烧存性，酒调服。男用雌，女用雄（《千金》）。

消导酒积鸡膍胵、干葛为末，等分，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酒下（《袖珍方》）。

噤口痢疾鸡内金焙研，乳汁服之。

小儿疟疾用鸡膍胵黄皮烧存性，乳服。男用雌，女用雄（《千金》）。

喉闭乳蛾鸡肫黄皮勿洗，阴干烧末，用竹管吹之即破，愈（《青囊方》）。

一切口疮鸡内金烧灰傅之，立效（《活幼心书》）。

鹅口白疮烧鸡肫黄皮为末，乳服半钱（《子母秘录》）。

走马牙疳《经验》：用鸡肫黄皮，不落水者，五枚，枯矾五钱，研搽立愈。〇《心鉴》：用鸡肫黄皮，灯上烧存性，入枯矾、黄柏末等分，麝香少许。先以米泔洗漱，后贴之。

阴头疳蚀鸡内金（不落水）拭净，新瓦焙脆，出火毒，为细末。先以米泔水洗疮，乃搽之。亦治口疳（《经验方》）。

谷道生疮久不愈。用鸡膍胵烧存性为末，干贴之，如神（《总录》）。

脚胫生疮雄鸡肫内皮，洗净贴之。一日一易，十日愈（《小山奇方》）。

疮口不合鸡膍胵皮，日贴之。

发背初起用鸡肫黄皮（不落水者）阴干，临时温水润开贴之，随干随润，不过三五个，即消（杨氏《经验方》）。

发背已溃用鸡肫黄皮，同绵絮焙末搽之，即愈。

金腮疮蚀初生如米豆，久则穿蚀。用鸡内金（焙）、郁金等分，为末。盐浆漱了贴之。忌米食（《总录》）。

小儿疣目鸡肫黄皮擦之，自落（《集要》）。

鸡骨哽咽活鸡一只打死，取出鸡内金洗净，灯草裹，于火上烧存性。竹筒吹入咽内，即消，不可见肉（《摄生方》）。

肠男用雌，女用雄。

〔主治〕遗溺，小便数不禁。烧存性，每服三指，酒下（《别录》）。止遗精、白浊、消渴（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小便频遗《心镜》：用雄鸡肠一具作臛，和酒服。〇《普济》：用雄鸡肠，水煎汁服，日三次。

肋骨乌骨鸡者良。

〔主治〕小儿羸瘦，食不生肌（《别录》）。

〔附方〕新二。

小儿囟陷因脏腑壅热，气血不荣。用乌鸡骨一两（酥炙

黄），生干地黄（焙）二两，为末。每服半钱，粥饮调下（《圣惠方》）。

疮中朽骨久疽久漏，中有朽骨。以乌骨鸡胫骨，实以砒石，盐泥固济，煅红出毒，以骨研末，饭丸粟米大。每以白纸捻送一粒入窍中，外以拔毒膏药封之，其骨自出（《医学正传》）。

距白雄鸡者良。

〔主治〕产难，烧研酒服（苏恭）。**下骨哽，以鸡足一双，烧灰水服**（时珍。〇出《外台》）。

翮翎白雄鸡者良。

〔主治〕下血闭。左翅毛，能起阴（《别录》）。**治妇人小便不禁，消阴**癞**，疗骨哽，蚀痈疽。止小儿夜啼，安席下，勿令母知**（时珍）。

〔发明〕〔时珍曰〕翅翮形锐而飞扬，乃其致力之处。故能破血消肿，溃痈下哽。按葛洪云：凡古井及五月井中有毒，不可辄入，即杀人。宜先以鸡毛试之，毛直下者无毒，回旋者有毒也。又《感应志》云：五酉日，以白鸡左翅烧灰扬之，风立至；以黑犬皮毛烧灰扬之，风立止也。巽为风，鸡属巽，于此可见。

〔附方〕旧二，新七。

阴肿如斗取鸡翅毛（一孔生两茎者）烧灰饮服。左肿取左翅，右肿取右翅，双肿并取（《古今录验》）。

阴卒肿痛鸡翮六枝烧存性，蛇床子末等分，随左右傅之（《肘后方》）。

妇人遗尿雄鸡翎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三（《普济方》）。

咽喉骨哽白雄鸡左右翮大毛各一枚，烧灰水服（《外台》）。

肠内生痈雄鸡顶上毛并屎烧末，空心酒服（《千金》）。

决痈代针白鸡翅下两边第一毛各一茎，烧灰水服，即破（《经验后方》）。

解蜀椒毒鸡毛烧烟吸之，并水调一钱服之（《千金方》）。

马汗入疮鸡毛烧灰，酒服方寸匕（《集验方》）。

蠼螋尿疮乌鸡翅毛烧灰，油调傅之，虫畏鸡故也（《琐碎录》）。

尾毛

〔主治〕刺入肉中，以二七枚烧作灰，和男子乳汁封之，当出（孟诜）。解蜀椒毒，烧烟吸之，并以水调灰服。又治小儿痘疮后生痈，烧灰和水傅之（时珍）。

〔附方〕新一。

小便不禁雄鸡尾烧研，酒服方寸匕（《外台秘要》）。

屎白雄鸡屎乃有白，腊月收之，白鸡乌骨者更良。《素问》作鸡矢。

〔气味〕微寒，无毒。

〔主治〕消渴，伤寒寒热（《本经》）。破石淋及转筋，利小便，止遗尿，灭瘢痕（《别录》）。治中风失音痰迷。炒服，治小儿客忤蛊毒。治白虎风，贴风痛（《日华》）。治贼风、风痹，破血，和黑豆炒，浸酒服之。炒服之，亦治虫咬毒（藏器）。下气，通利大小便，治心腹鼓胀，消癥瘕，疗破伤中风，小儿惊啼。以水淋汁服，解金银毒。以醋和，涂蜈蚣、蚯蚓咬毒（时珍）。

〔发明〕〔颂曰〕按《素问》云：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名为鼓胀。治之以鸡屎醴，一剂知，二剂已。王冰注云：本草鸡屎利小便，并不治鼓胀。今方法当用汤渍服之耳。〔时珍曰〕鼓胀生于湿热，亦有积滞成者。鸡屎能下气消积，通利大小便，故治鼓胀有殊功，此岐伯神方也。醴者，一宿初来之酒醅也。又按：范汪方云：宋青龙中，司徒吏颜奋女苦风疾，一髀偏痛。一人令穿地作坑，取鸡屎、荆叶然之，安胫入坑中熏之，有长虫出，遂愈也。

〔附方〕旧十四，新三十一。

鸡矢醴《普济方》云：治鼓胀，旦食不能暮食。由脾虚不能制水，水反胜土，水谷不运，气不宣流，故令中满。其脉沉实而滑。宜鸡矢醴主之。何大英云：诸腹胀大，皆属于热。精气不得渗入膀胱，别走于腑，溢于皮里膜外，故成胀满，小便短涩。鸡矢性寒利小便，诚万金不传之宝也。用腊月干鸡矢白半斤，袋盛，以酒醅一斗，渍七日。温服三杯，日三。或为末，服二钱亦可。〇《宣明》：用鸡矢（干者）、桃仁、大黄各等分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生姜三片，煎汤调下，食后、临卧服。〇《正传》：用鸡矢炒研，沸汤淋

汁，调木香、槟榔末二钱服。〇一方：用鸡矢、川芎□等分为末，酒糊丸服。

牵牛酒治一切肚腹、四肢肿胀，不拘鼓胀、气胀、湿胀、水胀等。有峨眉一僧，用此治人得效，其人牵牛来谢，故名。用干鸡矢一升炒黄，以好酒醅三碗，煮一碗，滤汁饮之。少顷，腹中气大转动，利下，即自脚下皮皱消也。未尽，隔日再作。仍以田螺二枚，滚酒瀹食，后用白粥调理（《积善堂经验方》）。

小儿腹胀黄瘦。用干鸡矢一两，丁香一钱，为末，蒸饼丸小豆大。每米汤下十丸，日三服（《活幼全书》）。

心腹鳖癥及宿癥，并卒得癥。以饭饲白雄鸡取粪，同小便于瓦器中熬黄为末。每服方寸匕，温酒服之，日四五服，以消为度。或以膏熬饭饲之，弥佳（《集验方》）。

食米成瘕好食生米，缺之则口中出清水。以鸡矢同白米各半合，炒为末，以水一钟调服。良久，吐出如米形，即瘥。昔慎道恭病此，饥瘦如劳，蜀僧道广处此方而愈（《医说》）。

反胃吐食以乌骨鸡一只，与水饮四五日，勿与食。将五蒲蛇二条，竹刀切与食。待鸡下粪，取阴干为末，水丸粟米大。每服一分，桃仁汤下。五七服即愈（《证治发明》）。

中诸菜毒发狂，吐下欲死。用鸡矢烧末，水服方寸匕（葛氏方）。

石淋疼痛鸡矢白，日中半干，炒香为末。以酸浆饮服方寸匕，日二，当下石出（《古今录验》）。

小儿血淋鸡矢尖白如粉者，炒研，糊丸绿豆大。每服三五丸，酒下。四五服效。

产后遗溺不禁。鸡矢烧灰，酒服方寸匕（《产宝》）。

转筋入腹其人臂脚直，其脉上下行，微弦。用鸡矢为末，水六合，和方寸匕，温服（张仲景方）。

中风寒痉口噤，不知人。以鸡矢白一升炒黄，入酒三升搅，澄清饮（葛氏）。

白虎风痛〔诜曰〕铺饭于患处，以丹雄鸡食之。良久，取热粪封之。取讫，使伏于患人床下。

破伤中风腰脊反张，牙紧口噤，四肢强直。用鸡矢白一升，大豆五升，和炒黄，乘热以酒沃之，微烹令豆澄下。随量饮，取汗避风（《经验后方》）。

产后中风口噤瘛疭，角弓反张。黑豆二升半，同鸡矢白一升炒熟，入清酒一升半，浸取一升，入竹沥服，取汗（《产宝》）。

角弓反张四肢不随，烦乱欲死。鸡矢白一升，清酒五升，捣筛，合扬千遍，乃饮。大人服一升，少小五合，日二服（《肘后》）。

小儿口噤面赤者属心，白者属肺。用鸡矢白如枣大，绵裹，以水一合煮二沸，分二服。一方：酒研服之（《千金方》）。

小儿唇疮烧鸡矢白，研末傅之。有涎易之（《圣惠》）。

小儿惊啼鸡矢白烧灰，米饮服二字（《千金方》）。

头风痹木用腊月乌鸡矢一升，炒黄为末，绢袋盛，渍三升酒中。频频温服令醉（《千金方》）。

喉痹肿痛鸡矢白含之咽汁（《千金》）。

牙齿疼痛鸡矢白烧末、绵裹咬痛处，立瘥（《经验后方》）。

鼻血不止鸡矢取有白色半截者，烧灰吹之（唐氏《经验方》）。

牙齿不生《普济》：不拘大人、小儿。用雄鸡矢、雌鸡矢各十四颗（焙研），入麝香少许，先以针挑破出血，傅之。年高者不过二十日，年少者十日必生。〇又方：但用乌鸡雌雄粪，入旧麻鞋底烧存性，等分，入麝香少许，三日夜不住擦，令热为佳。李察院亮卿尝用，有效。

耳聋不听鸡矢白（炒）半升，乌豆（炒）一升，以无灰酒二升，乘热投入服，取汗。耳如鼓鼙勿讶（《外台》）。

面目黄疸鸡矢白、小豆、秫米各二分，为末，分作三服，水下，当有黄汁出也（《肘后方》）。

子死腹中雄鸡粪二十一枚，水二升，煎取五合，下米作粥食，胎即出（《产宝》）。

乳妒乳痈鸡矢白炒研，酒服方寸匕，须臾三服愈（《产宝》）。

乳头破裂方同上（梅师）。

内痈未成取伏鸡屎，水和服，即瘥（《千金》）。

头疮白秃雄鸡屎末，和陈酱、苦酒洗之（《千金》）。

消灭瘢痕以猪脂三斤，饲乌鸡一只，三日后取白矢，同白芷、当归各一两，煎十沸，去滓，入鹰矢白半两，调傅（《外台》）。

耳中恶疮鸡矢白炒研，傅之（《圣惠》）。

瘰疬瘘疮雄鸡矢烧灰，腊猪脂和，傅之（《千金》）。

食金中毒已死。取鸡矢半升，水淋取汁一升，饮之，日三（《肘后方》）。

缢死未绝鸡矢白如枣大，酒半盏和，灌口鼻（《肘后》）。

尸脚坼裂无冬夏者。鸡屎煮汤，渍半日，取瘥乃止（《千金》）。

射工溪毒白鸡矢（白者）二枚，以饧和，涂疮上（《肘后》）。

骨疽不合骨从孔中出。掘地作坑，口小里大，深三尺。以干鸡屎二升，同艾及荆叶捣碎，入坑内，烧令烟出。以疽口就熏，用衣拥之，勿令泄气。半日当有虫出，甚效（《千金方》）。

阴毒腹痛鸡粪、乌豆、地肤子各一把，乱发一团，同炒，烟起，倾入好酒一碗浸之，去滓，热服即止（《生生编》）。

小儿心痛白乌鸡屎五钱（晒研），松脂五钱，为末，葱头汁和丸梧子大，黄丹为衣。每醋汤服五丸。忌生冷、硬物，三四日立效（《婴童百问》）。

鸡子（即鸡卵也）黄雌者为上，乌雌者次之。

〔气味〕甘，平，无毒。〔思邈曰〕微寒。畏醇醋。〔鼎曰〕不宜多食，令人腹中有声，动风气。和葱、蒜食之，气短；同韭子食，成风痛；共鳖肉食，损人；共獭肉食，成遁尸注，药不能治；同兔肉食，成泄痢。〔归厚曰〕妊妇以鸡子、鲤鱼同食，令儿生疮；同糯米食，令儿生虫。〔时珍曰〕小儿患痘疹，忌食鸡子，

及闻煎食之气，令生翳膜。

〔主治〕除热火灼烂疮、痫痉。可作虎魄神物（《本经》。〔弘景曰〕用欲瓣子（黄白混杂者）煮作之，极相似，惟不拾芥尔。又煮白，合银口含，须臾色如金也。镇心，安五脏，止惊安胎，治妊娠天行热疾狂走，男子阴囊湿痒，及开喉声失音。醋煮食之，治赤白久痢，及产后虚痢。光粉同炒干，止疳痢，及妇人阴疮。和豆淋酒服，治贼风麻痹。醋浸令坏，傅疵□。作酒，止产后血运，暖水脏，缩小便，止耳鸣。和蜡炒，治耳鸣、聋，及疳痢（《日华》）。益气。以浊水煮一枚，连水服之，主产后痢。和蜡煎，止小儿痢（藏器）。大人及小儿发热，以白蜜一合，和三颗搅服，立瘥（孟诜）。〇《太平御览》云：正旦吞乌鸡子一枚，可以练形。《岣嵝神书》云：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乌鸡子一枚，有事可隐形。

〔发明〕〔时珍曰〕卵白象天，其气清，其性微寒；卵黄象地，其气浑，其性温；卵则兼黄白而用之，其性平。精不足者补之以气，故卵白能清气，治伏热、目赤、咽痛诸疾；形不足者补之以味，故卵黄能补血，治下痢、胎产诸疾；卵则兼理气血，故治上列诸疾也。

〔附方〕旧八，新二十三。

天行不解已汗者。用新生鸡子五枚，倾盏中，入水（一鸡子）搅浑，别以水一升煮沸，投入鸡子微搅，才似熟则泻置碗中，纳

少酱清，似变腥气，带热啜之，覆令汗出愈（许仁则方）。

天行呕逆食入即吐。鸡子一枚，水煮三五沸，冷水浸少顷，吞之（《外台》）。

伤寒发狂烦躁热极。吞生鸡子一枚，效（《食鉴》）。

三十六黄救急方：用鸡子一颗，连壳烧灰，研酢一合温之，顿服，鼻中虫出为效。身体极黄者，不过三枚，神效（《外台秘要》）。

白虎风病〔藏器曰〕取鸡子揩病处，咒愿，送粪堆头上，不过三次瘥。白虎是粪神，爱吃鸡子也。

身面肿满鸡子黄白相和，涂肿处。干再上（《肘后方》）。

年深哮喘鸡子略敲损，浸尿缸中三四日，煮食，能去风痰（《集成》）。

心气作痛鸡子一枚打破，醋二合调匀，暖过顿服（《肘后》）。

小儿疳痢肚胀。用鸡子一个开孔，入巴豆一粒（去皮），轻粉一钱，用纸五十重裹，于饭甑上蒸三度，放冷去壳研，入麝香少许，糊和丸米粒大。食后温汤下二丸至三丸（《经验方》）。

预解痘毒保和方：用鸡卵一枚，活地龙一条入卵内，饭上蒸熟，去地龙，与儿食。每岁立春日食一枚，终身不出痘也。〇李氏：用鸡卵一枚，童便浸七日，水煮食之，永不出痘。〇李捷：用头生鸡子三五枚，浸厕坑内五七日，取出煮熟与食，数日再食一枚，永不出痘（徐都司得于浙人之方）。

痘疮赤瘢鸡子一个，酒醅浸七日，白僵蚕二七枚捣末，和匀，揩赤涂之，甚效（《圣惠》）。

雀卵面疱鸡卵醋浸令坏，取出傅之（《普济》）。

妊娠时疾令胎不伤。以鸡子七枚，纳井中令冷，取出打破吞之（《子母秘录》）。

病欲去胎鸡子一枚，入盐三指撮，服（张文仲方）。

胎动下血〔藏器曰〕鸡子二枚打破，以白粉和如稀粥，顿食之。

子死腹中用三家鸡卵各一枚，三家盐各一撮，三家水各一升，同煮。令妇东向饮之，立出（《千金方》）。

产后血多不止。乌鸡子三枚，醋半升，酒二升，和搅，煮取二升，分四服（《拾遗》）。

产后心痛鸡子煮酒，食即安（《备急方》）。

产后口干舌缩。用鸡子一枚打破，水一盏搅服（《经验后方》）。

妇人白带用酒及艾叶煮鸡卵，日日食之（《袖珍方》）。

头风白屑新下乌鸡子三枚，沸汤五升搅，作三度沐之，甚良（《集验》）。

腋下胡臭鸡子两枚，煮熟去壳，热夹，待冷，弃之三叉路口，勿回顾。如此三次效（《肘后方》）。

乳石发渴水浸鸡子，取清生服，甚良（《普济》）。

解野葛毒已死者。以物开口后，灌鸡子三枚。须臾吐出野葛，乃苏（《肘后方》）。

胡蔓草毒即断肠草。一叶入口，百窍流血。惟急取凤凰胎（即鸡卵抱未成雏者，已成者不用）研烂，和麻油灌之。吐出毒物乃生，少迟即死（《岭南卫生方》）。

痈疽发背初作，及经十日以上，肿赤焮热，日夜疼痛，百药不效者。用瓣鸡子一枚，新狗屎如鸡子大，搅匀，微火熬令稀稠得所，捻作饼子，于肿头上贴之，以帛包抹。时时看视，觉饼热即易，勿令转动及歇气，经一宿定。如日多者，三日贴之，一日一易，至瘥乃止。此方秽恶，不可施之贵人。一切诸方皆不能及，但可备择而已（《千金方》）。

蛛蝎蛇伤鸡子一个，轻敲小孔合之，立瘥（《兵部手集》）。

蠼螋尿疮同上法。

身体发热不拘大人、小儿。用鸡卵三枚，白蜜一合和服，立瘥（《普济》）。

卵白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目热赤痛，除心下伏热，止烦满咳逆，小儿下泄，妇人产难，胞衣不出，并生吞之。醋浸一宿，疗黄疸，破大烦热（《别录》）。产后血闭不下，取白一枚，入醋一半搅服（藏器）。和赤小豆末，涂一切热毒、丹肿、腮痛神效。冬月以新生者酒渍之，密封七日取出，每夜涂面，去□黯齄疱，令人悦色（时珍）。

〔发明〕〔宗奭曰〕产后血运，身痉直，口、目向上牵急，不知人。取鸡子一枚，去壳分清，以荆芥末二钱调服即安，甚敏捷。乌鸡子尤善。

〔附方〕旧四，新六。

时行发黄醋酒浸鸡子一宿，吞其白数枚（《肘后方》）。

下痢赤白生鸡子一个，取白摊连纸上日干，折作四重，包肥乌梅十个，安熨斗中，以白炭烧存性，取出碗覆，冷定研末，入水银粉少许和匀。大人分二服，小儿三服，空心井华水调下。如觉微利，不须再服（《证类》）。

蛔虫攻心口吐清水。以鸡子一枚去黄，纳好漆入鸡子壳中和合。仰头吞之，虫即出也（《古今录验》）。

五种遁尸其状腹胀，气急冲心，或磥磈踊起，或牵腰脊。以鸡卵白一枚，顿吞之良（《千金》）。

咽塞鼻疮及干呕头痛，食不下。用鸡子一枚，开一窍，去黄留白，着米酢，煻火顿沸，取下更顿，如此三次。乘热饮之，不过一二度即愈（《广济方》）。

面生疱疮鸡子，以三岁苦酒浸之三宿，待软，取白涂之（《肘后》）。

汤火烧灼鸡子清和酒调洗，勤洗即易生肌。忌发物。或生傅之亦可（《经验秘方》）。

头发垢□鸡子白涂之，少顷洗去，光泽不燥（濒湖）。

面黑令白鸡子三枚，酒浸，密封四七日。每夜以白傅面，如雪白也（《普济》）。

涂面驻颜鸡子一枚，开孔去黄留白，入金华胭脂及硇砂少许，纸封，与鸡抱之，俟别卵抱出，干以涂面。洗之不落，半年尚红也（《普济》）。

卵黄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醋煮，治产后虚及痢，小儿发热。煎食，除烦热。炼过，治呕逆。和常山末为丸，竹叶汤服，治久疟（《药性》）。炒取油，和粉，傅头疮（《日华》）。卒干呕者，生吞数枚，良。小便不通者，亦生吞之，数次效。补阴血，解热毒，治下痢，甚验（时珍）。

〔发明〕〔时珍曰〕鸡子黄，气味俱厚，阴中之阴，故能补形。昔人谓其与阿胶同功，正此意也。其治呕逆诸疮，则取其除热引虫而已。〔颂曰〕鸡子入药最多，而发煎方特奇。刘禹锡《传信方》云：乱发鸡子膏，治孩子热疮。用鸡子五枚，去白取黄，乱发如鸡子大，相和，于铁铫中炭火熬之。初甚干，少顷即发焦，乃有液出。旋取置碗中，以液尽为度。取涂疮上，即以苦参末粉之。顷在武陵生子，蓐内便有热疮，涂诸药无益，而日益剧，蔓延半身，昼夜号啼，不乳不睡。因阅本草发髮条云：合鸡子黄煎之，消为水，疗小儿惊热、下痢。注云：俗中妪母为小儿作鸡子煎，用发杂熬之，良久得汁，与小儿服，去痰热，主百病。又鸡子条云：疗火疮。因是用之，果如神效也。

〔附方〕旧三，新十一。

赤白下痢鸡卵一枚，取黄去白，入胡粉满壳，烧存性。以酒

服一钱匕（葛氏方）。

妊娠下痢绞痛。用乌鸡子一枚，开孔去白留黄，入黄丹一钱在内，厚纸裹定，泥固煨干为末。每服三钱，米饮下。一服愈者是男，两服愈者是女（《三因方》）。

子死腹中鸡子黄一枚，姜汁一合，和匀顿服，当下（《普济》）。

小肠疝气鸡子黄搅，温水服之。三服效。

小儿痫疾鸡子黄和乳汁搅服。不过三两枚，自定（《普济》）。

小儿头疮煮熟鸡子黄，炒令油出，以麻油、腻粉搽之（《事林广记》）。

鼠瘘已溃鸡卵一枚，米下蒸半日，取黄熬令黑。先拭疮令干，以药纳孔中，三度即愈（《千金方》）。

脚上臭疮熟鸡子黄一个，黄蜡一钱，煎油涂之。

汤火伤疮熟鸡子十个，取黄炒取油，入腻粉十文搅匀，用鸡翎扫上，三五日永除瘢痕（《集验方》）。

杖疮已破鸡子黄熬油搽之，甚效（唐瑶《经验方》）。

天泡水疮方同上。

消灭瘢痕鸡子五七枚煮熟，取黄炒黑，拭涂，日三。久久自灭（《圣惠方》）。

妊娠胎漏血下不止，血尽则子死。用鸡子黄十四枚，以好酒二升，煮如饧服之。未瘥再作，以瘥为度（《普济方》）。

耳疳出汁鸡子黄炒油涂之，甚妙（谈野翁方）。

抱出卵壳〔时珍曰〕俗名混沌池、凤凰蜕。用抱出者，取其蜕脱之义也。〇李石《续博物志》云：踏鸡子壳，令人生白癜风。

〔主治〕研末，磨障翳（《日华》）。伤寒劳复，熬令黄黑为末，热汤和一合服，取汗出即愈（苏颂。〇出《深师方》）。烧灰油调，涂癣及小儿头身诸疮。酒服二钱，治反胃（时珍）。

〔附方〕旧二，新七。

小便不通鸡子壳、海蛤、滑石，等分为末。每服半钱，米饮下，日三（《普济方》）。

小儿烦满欲死。鸡子壳烧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瘢痘入目鸡子壳烧研，入片脑少许，点之（《鸿飞集》）。

头疮白秃鸡子壳七个，炒研油和，傅之（《秘录》）。

头上软疖用抱出鸡卵壳，烧存性研末，入轻粉少许，清油调傅（危氏方）。

耳疳出脓用抱出鸡卵壳，炒黄为末，油调灌之，疼即止（《杏林摘要》）。

玉茎下疳鸡卵壳炒研，油调敷之（同上）。

外肾痈疮抱出鸡卵壳、黄连、轻粉等分，为细末。用炼过香油调涂（《医林正宗》）。

痘疮恶证癍痘倒陷，毒气壅遏于里，则为便血、昏睡不醒，其证甚恶。用抱出鸡子壳（去膜），新瓦焙研。每服半钱，热汤调下。婴儿以酒调，抹唇、舌上，并涂风池、胸、背，神效。

卵壳中白皮

〔主治〕久咳气结，得麻黄、紫菀服，立效（《别录》）。

〔发明〕〔时珍曰〕按《仙传外科》云：有人偶含刀在口，割舌，已垂未断。一人用鸡子白皮袋之，掺止血药于舌根。血止，以蜡化蜜调冲和膏，敷鸡子皮上。三日接住，乃去皮，只用蜜蜡勤敷，七日全安。若无速效，以金枪药参治之。此用鸡子白皮无他，但取其柔软而薄，护舌而透药也。

〔附方〕新二。

咳嗽日久鸡子白皮（炒）十四枚，麻黄三两（焙），为末。每服方寸匕，食后饮下，日二（《必效方》）。

风眼肿痛鸡子白皮、枸杞白皮，等分为末。吹鼻中，一日三次（《圣济总录》）。

鸡白蠹肥脂《本经》。〔弘景曰〕不知是何物？恐别一种耳。〔藏器曰〕今鸡亦有白台，如卵而硬，有白无黄，云是牡鸡所生，名父公台（臺）。臺字似橐字，疑传误也。〔机曰〕此《本经》文，列于黑雌鸡条下，似指雌鸡之肥脂，如蠹虫之肥白，因其似而名之也。〔时珍曰〕蠹音妒，而藏器以为橐何耶？今牡鸡生子，亦时或有之，然不当有肥脂字，当以机说为近。否则，必雌鸡之生肠也。《本经》有其名，不具其功，盖脱简之文。

窠中草

〔主治〕头疮白秃，和白头翁草烧灰，猪脂调傅（《日华》）。天丝入眼，烧灰淋清汁洗之，良（时珍。〇出《不自秘方》）。

〔附方〕旧一，新一。

小儿夜啼鸡窠草安席下，勿令母知（《日华本草》）。

产后遗尿鸡窠草烧末，酒服一钱匕（《普济方》）。

焞鸡汤

〔主治〕消渴，饮水无度，用焞雄鸡水，滤澄服之。不过二鸡之水愈，神效（《经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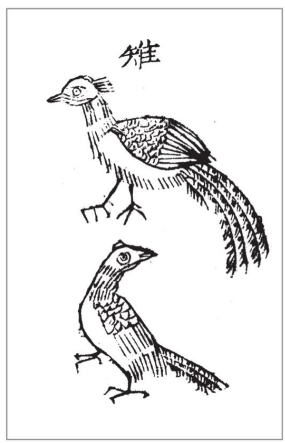
〔附方〕新一。

鸡眼作痛剥去皮，以焞鸡汤洗之（《简便方》）。

雉《别录·中品》

【释名】野鸡（〖《广雅》〗）。〔宗奭曰〕雉飞若矢，一往而堕，故字从矢。今人取其尾置舟车上，欲其快速也。汉吕太后名雉，高祖改雉为野鸡。其实鸡类也。〔时珍曰〕黄氏《韵会》云：雉，理也。雉有文理也。故《尚书》谓之华虫，《曲礼》谓之疏趾。雉类甚多，亦各以形色为辨耳。《禽经》云：雉，介鸟也。素质五采备曰翚雉，青质五采备曰鹞雉，朱黄曰鹩雉，白曰鹑雉（音罩），玄曰海雉。《尔雅》云：鹞雉，青质五采。鳪雉，黄色自呼。翟雉，山雉也，长尾。鷮雉，长尾，走且鸣。秩秩，海雉也。梵书谓雉曰迦频阇罗。

【集解】〔时珍曰〕雉，南北皆有之。形大如鸡，而斑色绣翼。雄者文采而尾长，雌者文暗而尾短。其性好斗，其鸣曰鷷（鷷音杳），其交不再，其卵褐色。将卵时，雌避其雄而潜伏之，否则雄食其卵也。《月令》季冬雉始雊，谓阳动则雉鸣而勾其颈也。孟冬，雉入大水为蜃。蜃，大蛤也。陆佃《埤雅》云：蛇交雉则生蜃。蜃，蛟类也。类书云：蛇与雉交而生子，曰蟜。蟜，水虫也。陆禋《续水经》云：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为蛟龙之属，似蛇四足，能害人。鲁至刚《俊灵机要》云：正月蛇与雉交生卵，遇雷入土数丈为蛇形，经二三百年成蛟飞腾。若卵不入土，仍为雉耳。又任昉《述异记》云：江淮中有兽名能（音耐），乃蛇精所化也。冬则为雉，春复为蛇。晋时武库有雉。张华曰：必蛇化也。视之果得蛇蜕。此皆异类同情，造化之变易，不可臆测者也。



雉

肉

〔气味〕酸，微寒，无毒。〔恭曰〕温。〔《日华》曰〕平，微毒。秋冬益，春夏毒。有痢人不可食。〔颂曰〕《周礼·庖人》供六禽，雉是其一，亦食品之贵。然有小毒，不可常食，损多益少。〔诜曰〕久食令人瘦。九月至十二月稍有补，他月则发五

痔、诸疮疥。不与胡桃同食，发头风眩运及心痛。与菌蕈、木耳同食，发五痔，立下血。同荞麦面食，生肥虫。卵，同葱食，生寸白虫。自死爪甲不伸者，杀人。

〔正误〕〔思邈曰〕黄帝书云：丙午日勿食鸡、雉肉，丈夫烧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见。野鸡肉同家鸡子食，成遁尸，尸鬼缠身。〔弘景曰〕雉非辰属，正是离禽。丙午不可食，明王于火也。〔时珍曰〕雉属离火，鸡属巽木。故鸡煮则冠变，雉煮则冠红，明其属火也。春夏不可食者，为其食虫蚁，及与蛇交，变化有毒也。能发痔及疮疥，令人瘦病者，为其能生虫，与鸡肉同也。有鄙人者，假黄帝为书，谓丙午日不可食，及成遁尸之说，乃不经谬谈；而陶氏和之，孙氏取之，皆误矣。今正其误。

〔主治〕补中，益气力，止泄痢，除蚁瘘（《别录》）。

〔发明〕〔时珍曰〕雉肉，诸家言其发痔，下痢人不可食，而《别录》用治痢、瘘何邪？盖雉在禽上应胃土，故能补中；而又食虫蚁，故能治蚁瘘，取其制伏耳。若久食及食非其时，则生虫有毒，故不宜也。

〔附方〕旧三，新一。

脾虚下痢日夜不止。野鸡一只，如食法，入橘皮、葱、椒、五味，和作馄饨熟煮，空心食之（《食医心镜》）。

产后下痢用野鸡一只，作馄饨食之（同上）。

消渴饮水小便数。用野鸡一只、五味煮取（三升已来）汁饮之。肉亦可食，甚效（同上）。

心腹胀满野鸡一只（不拘雄雌），茴香（炒）、马芹子（炒）、川椒（炒）、陈皮、生姜等分，用醋以一夜蒸饼和雉肉作馅

料，外以面皮包作馄饨，煮熟食。仍早服嘉禾散，辰服此，午服导气枳壳丸（《朱氏集验方》）。

脑

〔主治〕涂冻疮（时珍）。

嘴

〔主治〕蚁瘘（孙思邈）。

尾

〔主治〕烧灰和麻油，傅天火丹毒（时珍）。

屎

〔主治〕久疟（时珍）。

〔附方〕新一。

久疟不止雄野鸡屎、熊胆、五灵脂、恒山，等分为末，醋糊丸黑豆大。正发时，冷水下一丸（《圣惠》）。

鸐雉音狄。〇《食疗》

【释名】鸐鸡（《禽经》）、山鸡（同上）、山雉（〖《尔雅》〗）。〔时珍曰〕翟，美羽貌。雉居原野，鸐居山林，故得山名。大者为鷂。

【集解】〔颂曰〕伊洛、江淮间一种雉，小而尾长者，为山鸡，人多畜之樊中，即《尔雅》所谓“鸐，山雉”也。〔时珍曰〕山鸡有四种，名同物异。似雉而尾长三四尺者，鸐雉也。似鸐而尾长五六

尺，能走且鸣者，鷸雉也，俗通呼为鸐矣。其二则鷩雉、锦鸡也。鷸、鸐皆勇健自爱其尾，不入丛林。雨雪则岩伏木栖，不敢下食，往往饿死。故师旷云：雪封枯原，文禽多死。南方隶人，多插其尾于冠。其肉皆美于雉。《传》云：四足之美有麃，两足之美有鷸。

鸐雉

肉

【气味】甘，平，有小毒。〔诜曰〕发五痔，久食瘦人。和荞麦面食，生肥虫。同豉食，害人。卵同葱食，生寸白虫。余并同雉。

【主治】五脏气喘不得息者，作羹臛食（孟诜）。炙食，补中益气（时珍）。

鷩雉敝、鳖二音。〇《拾遗》

【释名】山鸡（《禽经》）、锦鸡（同上）、金鸡（《纲目》）、采鸡（《周书》）、鵕鸃（音峻仪。〖《楚

辞》〗）。〔时珍曰〕鹜性憋急耿介，故名。鵕鸃，仪容俊秀也。周有鹜冕，汉有鵕鸃冠，皆取其文明俊秀之义。鹜与鸐同名山鸡，鸐大而鹜小；鹜与鹖同名锦鸡，鹖文在绶而鹜文在身，以此为异，大抵皆雉属也。按《禽经》云：首有采毛曰山鸡，腹有采色曰锦鸡，项有采囊曰避株。是山鸡、锦鸡又稍有分别，而俗通呼为一矣。盖是一类，不甚相远也。

鹜雉

【集解】〔藏器曰〕鹜似雉五色。《山海经》云“小华之山多赤鹜，养之禳火灾”，是也。〔时珍曰〕山鸡出南越诸山中，湖南、湖北亦有之。状如小鸡，其冠亦小，背有黄赤文，绿项红腹红嘴。利距善斗，以家鸡斗之，即可获。此乃《尔雅》所谓“鹜，山鸡”者也。《逸周书》谓之采鸡。锦鸡则小于鹜，而背文扬赤，膺前五色炫耀如孔雀羽。此乃《尔雅》所谓“鶾，天鸡”者也。《逸周书》谓之文鶾（音汗）。二种大抵同类，而锦鸡文尤灿烂如锦。或云锦鸡乃其雄者，亦通。刘敬叔《异苑》云：山鸡爱其羽毛，照水即舞，目眩多死，照镜亦然。与鸐鸡爱尾饿死，皆以文累其身者也。

【附录】吐绶鸡〔时珍曰〕出巴峡及闽广山中，人多畜玩。大者如家鸡，小者如鸐鹆。头颊似雉，羽色多黑，杂以黄白圆点，如真珠斑。项有嗉囊，内藏肉绶，常时不见，每春夏晴明，则向

日摆之。顶上先出两翠角，二寸许，乃徐舒其颔下之绶，长阔近尺，红碧相间，采色焕烂，逾时悉敛不见。或剖而视之，一无所睹。此鸟生亦反哺。行则避草木，故《禽经》谓之避株。《食物本草》谓之吐锦鸡，《古今注》谓之锦囊，《蔡氏诗话》谓之真珠鸡，《倦游录》谓之孝鸟。《诗经》谓之鹖（音厄），“邛有旨鹖”是矣。

肉

【气味】甘，温，微毒。

【主治】食之令人聪慧（汪颖）。养之禳火灾（藏器）。

鹖鸡曷、渴二音。〇《拾遗》

【释名】〔时珍曰〕其羽色黑黄而褐，故曰鹖。青黑色者名曰□（音介），性耿介也。青凤亦名鹖，取象于此也。

【集解】〔藏器曰〕鹖鸡出上党。魏武帝赋云：鹖鸡猛气，其斗期于必死。今人以鹖为冠，象此也。〔时珍曰〕鹖状类雉而大，黄黑色，首有毛角如冠。性爱其党，有被侵者，直往赴斗，虽死犹不置。故古者虎贲戴鹖冠。《禽经》云“鹖，毅鸟也，毅不知死”，是矣。性复粗暴，每有所攫，应手摧碎。上党即今潞州。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炙食，令人勇健（藏器）。炙食，令人肥润（汪颖）。

白鹇《图经》

〔校正〕原附雉条，今分出。

【释名】白鹖（音寒。〖《山海经》〗）、闲客（〖李昉〗）。〔时珍曰〕按张华云：行止闲暇，故曰鹇。李昉命为闲客，薛氏以为雉类，汪氏以为白雉。按《尔雅》白雉名鹖，南人呼闲字如寒，则鹇即鹖音之转也。当作白鹖，如锦鸡谓之文鹖也。鹖者，羽美之貌。又《西京杂记》云：南粤王献白鹇、黑鹇各一。盖雉亦有黑色者，名鸬雉，彼通呼为鹖矣。

鶾鸡

白鹇

【集解】〔颂曰〕白鹇出江南，雉类也。白色，而背有细黑文，可畜，彼人亦食之。〔颖曰〕即白雉也。〔时珍曰〕鹇似山鸡而色白，有黑文如涟漪，尾长三四尺，体备冠距，红颊赤嘴丹爪，其性耿介。李太白言其卵可以鸡伏。亦有黑鹇。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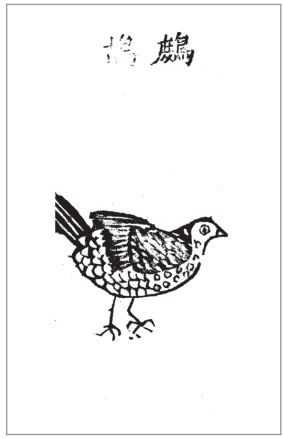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中解毒（汪颖）。

鹧鸪《唐本草》

【释名】越雉（〖《禽经》〗）。〔时珍曰〕按《禽经》云：随阳，越雉也。飞必南翥。晋安曰怀南，江左曰逐影。张华注云：鹧鸪其名自呼，飞必南向。虽东西回翔，开翅之始，必先南翥。其志怀南，不徂北也。

【集解】〔孔志约曰〕鹧鸪生江南。形似母鸡，鸣云“钩辀格磔”者是。有鸟相似，不作此鸣者，则非矣。〔颂曰〕今江西、闽广、蜀夔州郡皆有之。形似母鸡，头如鹑，臆前有白圆点如真珠，背毛有紫赤浪文。〔时珍曰〕鹧鸪性畏霜露，早晚稀出，夜栖以木叶蔽身。多对啼，今俗谓其鸣曰“行不得哥”也。其性好洁，猎人因以糯竿粘之，或用媒诱取。南人专以炙食充庖，云肉白而脆，味胜鸡、雉。



鹧鸪

肉

〔气味〕甘，温，无毒。〔《日华》曰〕微毒。〔诜曰〕不可与竹笋同食，令人小腹胀。自死者不可食。或言此鸟，天地之神每月取一只飨至尊，所以自死者不可食。

〔主治〕岭南野葛、菌子毒，生金毒，及温瘴久，欲死不可瘥者，合毛熬酒渍服之。或生捣取汁服，最良（《唐本》）。酒服，主蛊气欲死（《日华》）。能补五脏，益心力聪明（孟诜）。

〔发明〕〔时珍曰〕按《南唐书》云：丞相冯延巳，苦脑痛不已。太医吴廷绍曰：公多食山鸡、鹧鸪，其毒发也。投以甘豆汤而愈。此物多食乌头、半夏苗，故以此解其毒尔。又《类说》云：杨立之通判广州，归楚州。因多食鹧鸪，遂病咽喉间生痈，溃而脓血不止，寝食俱废。医者束手。适杨吉老赴郡，邀诊之，曰：但先啖生姜片一斤，乃可投药。初食觉甘香，至半斤觉稍宽，尽一斤始觉辛辣，粥食入口，了无滞碍。此鸟好啖半夏，久而毒发耳，故以姜制之也。

观此二说，则鹧鸪多食，亦有微毒矣；而其功用又能解毒解蛊，功过不相掩也。凡鸟兽自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为其受厉气也，何独鹧鸪即神取飨帝乎？鄙哉其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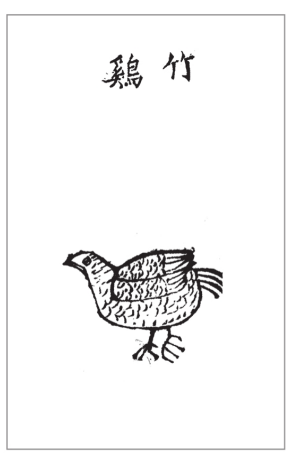
脂膏

〔主治〕涂手皲瘃，令不龟裂（苏颂）。

竹鸡《拾遗》

【释名】山菌子（藏器）、鸡头鹘（《苏东坡集》）、泥滑滑（〖《宛陵集》〗）。〔颖曰〕山菌子即竹鸡也。〔时珍曰〕菌子，言味美如菌也。蜀人呼为鸡头鹘。南人呼为泥滑滑，因其声也。

【集解】〔藏器曰〕山菌子生江东山林间。状如小鸡，无尾。〔时珍曰〕竹鸡今江南、川、广处处有之，多居竹林。形比鹧鸪差小，褐色多斑，赤文。其性好啼，见其俦必斗。捕者以媒诱其斗，因而网之。谚云：家有竹鸡啼，白蚁化为泥。盖好食蚁也。亦辟壁虱。



【附录】杉鸡〔时珍曰〕按《临海异物志》云：闽越有杉鸡，常居杉树下。头上有长黄毛，冠颊正青色，如垂緌。亦可食，如竹鸡。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按唐小说云：崔魏公暴亡。太医梁新诊之，曰：中食毒也。仆曰：好食竹鸡。新曰：竹鸡多食半夏苗，盖其毒也。命捣生姜汁折齿灌之，遂苏。则吴廷绍、杨吉老之治鹧毒，盖祖乎此。

【主治】野鸡病，杀虫，煮炙食之（藏器）。

英鸡《拾遗》

【集解】〔藏器曰〕英鸡出泽州有石英处，常食碎石英。状如雉而短尾，体热无毛，腹下毛赤，飞翔不远，肠中常有石英。人食之，取英之功也。今人以石英末饲鸡，取卵食，终不及此。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益阳道，补虚损，令人肥健悦泽，能食，不患冷，常有实气而不发也（藏器）。

秧鸡《食物》

【集解】〔时珍曰〕秧鸡大如小鸡，白颊，长觜短尾，背有白斑。多居田泽畔，夏至后夜鸣达旦，秋后即止。一种□（音邓）鸡，亦秧鸡之类也。大如鸡而长脚红冠。雄者大而色褐，雌者稍小而色斑。秋月即无，其声甚大，人并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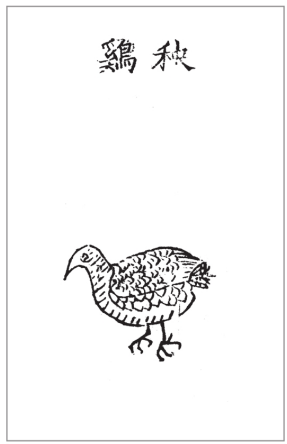
肉

【气味】甘，温，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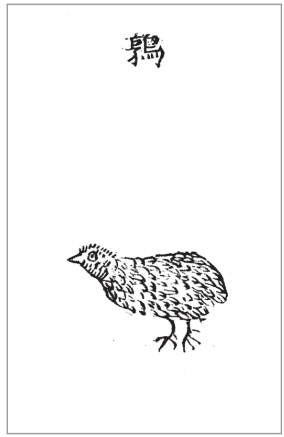
【主治】蚁瘘（汪颖）。

鹑《嘉祐》

【释名】〔时珍曰〕鹑性醇，窜伏浅草，无常居而有常匹，随地而安，庄子所谓圣人鹑居是矣。其行遇小草即旋避之，亦可谓醇矣。其子曰鸡。〔宗奭曰〕其卵初生谓之罗鹑，至秋初谓之早秋，中秋已后谓之白唐，一物四名也。



秧鸡



鹑

【集解】〔禹锡曰〕鹑，虾蟆所化也。〔慎微曰〕杨亿《谈苑》云：至道二年夏秋间，汴人鬻鹑者，车载积市，皆蛙所化，犹有未全变者，《列子》所谓蛙变为鹑也。〔宗奭曰〕鹑有雌雄，常于田野屡得其卵，何得言化也？〔时珍曰〕鹑大如鸡雏，头细而无尾，毛有斑点，甚肥。雄者足高，雌者足卑。其性畏寒，其在田野，夜则群飞，昼则草伏。人能以声呼取之，畜令斗搏。《万毕术》云：虾蟆得瓜化为鹑。《交州记》云：南海有黄鱼，九月变为鹑。以盐炙食甚肥美。盖鹑始化成，终以卵生，故四时常有之。鸮则始由鼠化，终复为鼠，故夏有冬无。

肉

【气味】甘，平，无毒。〔禹锡曰〕四月以前未堪食。不可合猪肝食，令人生黑子；合菌子食，令人发痔。

【主治】补五脏，益中续气，实筋骨，耐寒暑，消结热。和小豆、生姜煮食，止泄痢。酥煎食，令人下焦肥（《嘉祐》）。小儿患疳，及下痢五色，旦旦食之，有效（寇宗奭）。

【发明】〔时珍曰〕按《董炳集验方》云：魏秀才妻，病腹大如鼓，四肢骨立，不能贴席，惟衣被悬卧，谷食不下者数日矣。忽思鹑食，如法进之，遂运剧。少顷雨汗，莫能言，但有更衣状。扶而圊，小便突出白液，凝如鹅脂。如此数次，下尽遂起。此盖中焦湿热积久所致也。详《本草》鹑解热结，疗小儿疳，亦理固然也。董氏所说如此。时珍谨按：鹑乃蛙化，气性相同。蛙与虾蟆皆解热治疳，利水消肿；则鹑之消鼓胀，盖亦同功云。

鶡《拾遗》

【释名】鹖（〖郭璞〗。一作鸋）、鸋（音宁）、鸳（音如）、鳶（〖并《尔雅》〗）。〔时珍曰〕鶡不木处，可谓安宁自如矣。庄子所谓腾跃不过数仞，下翔蓬蒿之间者也。张华注《禽经》谓之篱鶡，即此。鹖则鶡音之转也。青州谓之鴾母，亦曰鶡雀。又鳶有九种，此其一也。

鶡

【集解】〔藏器曰〕鶡是小鸟，鹑类也。一名鸳。郑玄注《礼记》“雉、兔、鹑、鶡”，以鶡为鸳。人多食之。〔时珍曰〕鶡，

候鸟也。常晨鸣如鸡，趋民收麦，行者以为候。《易通卦验》云“立春、雨水鹑鹌鸣”是矣。鹌与鹑两物也，形状相似，俱黑色，但无斑者为鹌也。今人总以鹌鹑名之。按《夏小正》云：三月田鼠化为鴽。八月鴽化为田鼠。注云：鹌也。《尔雅》云：鹑子，鶉；鴽子，鶉。注云：鹌，鹑属也。鴽，鹌也。《礼记》云：鹑羹，鴽酿之以蓼。注云：鴽小，不可为羹，以酒蓼酿之，蒸煮食也。据数说，则鹑与鹌为两物明矣。因其俱在田野，而形状仿佛，故不知别之。则夫鹑也，始由虾蟆、海鱼所化，终即自卵生，故有斑而四时常有焉；鶢也，始由鼠化，终复为鼠，故无斑而夏有冬无焉。本原既殊，性疗当别，何可混邪？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诸疮阴□。煮食去热（时珍）。

鷸音述。〇《拾遗》

【集解】〔藏器曰〕鷸如鹑，色苍嘴长，在泥涂间作鷸鷸声，村民云田鸡所化，亦鹌鹑类也。苏秦所谓鷸蚌相持者，即此。〔时珍曰〕《说文》云：鷸知天将雨则鸣，故知天文者冠鷸。今田野间有小鸟，未雨则啼者是矣。与翡翠同名而物异。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虚，甚暖人（藏器）。

鸽宋《嘉祐》

【释名】鹁鸽（《食疗》）、飞奴（〖张九龄〗）。〔时珍曰〕鸽性淫而易合，故名。鹁者，其声也。张九龄以鸽传书，目为飞奴。梵书名迦布德迦。

鷸

鸽

【集解】〔宗奭曰〕鸽之毛色，于禽中品第最多，惟白鸽入药。凡鸟皆雄乘雌，此独雌乘雄，故其性最淫。〔时珍曰〕处处人家畜之，亦有野鸽。名品虽多，大要毛羽不过青、白、皂、绿、鹊斑数

色。眼目有大小，黄、赤、绿色而已。亦与鸠为匹偶。

白鸽肉

〔气味〕咸，平，无毒。〔诜曰〕暖。

〔主治〕解诸药毒，及人、马久患疥，食之立愈（《嘉祐》）。调精益气，治恶疮疥癣，风瘙白癜，疬疡风，炒熟酒服。虽益人，食多恐减药力（孟诜）。

〔附方〕旧一，新一。

消渴饮水不知足。用白花鸽一只，切作小片，以土苏煎，含咽（《心镜》）。

预解痘毒每至除夜，以白鸽煮炙饲儿，仍以毛煎汤浴之，则出痘稀少。

血

〔主治〕解诸药、百蛊毒（时珍。〇出《事林广记》）。

卵

〔主治〕解疮毒、痘毒（时珍）。

〔附方〕新一。

预解痘毒小儿食之，永不出痘，或出亦稀。用白鸽卵一对，入竹筒封，置厕中，半月取出，以卵白和辰砂三钱，丸绿豆大。每服

三十丸，三豆饮下，毒从大小便出也（《灊江方》）。

屎名左盘龙〔时珍曰〕野鸽者尤良。其屎皆左盘，故《宣明方》谓之左盘龙也。

〔气味〕辛，温，微毒。

〔主治〕人、马疥疮，炒研傅之。驴、马，和草饲之（《嘉祐》）。**消肿及腹中痞块**（汪颖）。**消瘰疬诸疮，疗破伤风及阴毒垂死者，杀虫**（时珍）。

〔附方〕旧四，新六。

带下排脓〔宗奭曰〕野鸽粪一两（炒微焦），白术、麝香各一分，赤芍药、青木香各半两，延胡索（炒赤）一两，柴胡三分，为末。温无灰酒空心调服一钱。候脓尽即止，后服补子脏药。

破伤中风病传入里。用左蟠龙（即野鸽粪）、江鳔、白僵蚕各（炒）半钱，雄黄一钱，为末，蒸饼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温酒下，取效（《保命集》）。

阴症腹痛面青甚者。鸽子粪一大抄，研末，极热酒一钟，和匀澄清，顿服即愈（刘氏）。

蛊毒腹痛白鸽屎烧研，饮和服之（《外台》）。

冷气心痛鸽屎烧存性，酒服一钱，即止。

项上瘰疬左盘龙，炒研末，陈米饭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陈米饮下（张子和方）。

头痒生疮白鸽屎五合，醋煮三沸，杵傅之，日三上（《圣惠》）。

头疮白秃鸽粪研末傅之，先以醋、米泔洗净。亦可烧研掺之（同上）。

反花疮毒初生恶肉如米粒，破之血出，肉随生，反出于外。用鹁鸽屎三两，炒黄为末。先以温浆水洗，后傅之（《圣惠方》）。

鹅掌风鸽屎白、雄鸡屎，炒研，煎水日洗。

突厥雀《拾遗》

【释名】鹬鸠（音夺）、**寇雉**（〖并《尔雅》〗）。〔藏器曰〕雀从北来，当有贼下，边人候之，故名。〔时珍曰〕案《唐书》云：高宗时，突厥犯塞。始虏未叛，有鸣鹬群飞入塞。边人惊曰：此鸟一名突厥雀，南飞则突厥必入寇。已而果然。案此即《尔雅》“鹬鸠，寇雉”也。然则夺寇之义，亦由此矣。

【集解】〔藏器曰〕突厥雀，生塞北，状如雀而身赤。〔时珍曰〕案郭璞云：鹬鸠生北方沙漠地。大如鸽，形似雌雉，鼠脚无后趾，歧尾。为鸟憨急群飞。张华云：鹬生关西。飞则雌前雄后，随其行止。庄周云：青鹬，爱其子而忘其母。

肉

【气味】甘，热，无毒。

【主治】补虚暖中（藏器）。

雀《别录·中品》

【释名】瓦雀（〖叶采〗）、宾雀（〖《尔雅翼》〗）。〔时珍曰〕雀，短尾小鸟也。故字从小，从隹。隹（音锥），鸟之短尾也。栖宿檐瓦之间，驯近阶除之际，如宾客然，故曰瓦雀、宾雀，又谓之嘉宾也。俗呼老而斑者为麻雀，小而黄口者为黄雀。

【集解】〔时珍曰〕雀，处处有之。羽毛斑褐，颔觜皆黑。头如颗蒜，目如擘椒。尾长二寸许，爪距黄白色，跃而不步。其视惊瞿，其目夜盲，其卵有斑，其性最淫。小者名黄雀。八九月群飞田间。体绝肥，背有脂如披绵。性味皆同，可以炙食，作鲊甚美。案《逸周书》云：季秋雀入大水为蛤。雀不入水，国多淫泆。又《临海异物志》云：南海有黄雀鱼。常以六月化为黄雀，十月入海为鱼。则所谓雀化蛤者盖此类。若家雀则未常变化也。又有白雀，纬书以为瑞应所感。

雀

肉

〔气味〕甘，温，无毒。〔弘景曰〕雀肉不可合李食，不可合酱食。妊妇食雀肉、饮酒，令子多淫；食雀肉、豆酱，令子面□。凡服白术人忌之。

〔主治〕冬三月食之，起阳道，令人有子（藏器）。壮阳益气，暖腰膝，缩小便，治血崩带下（《日华》）。益精髓，续五脏不足气。宜常食之，不可停辍（诜）。

〔发明〕〔宗奭曰〕正月以前、十月以后，宜食之，取其阴阳静定未泄也。故卵亦取第一番者。〔颂曰〕今人取雀肉和蛇床子熬膏，和药丸服，补下有效，谓之驿马丸。此法起于唐世，云明皇服之有验。〔时珍曰〕《圣济总录》治虚寒雀附丸，用肥雀肉三四十枚，同附子熬膏丸药，亦祖此意也。

〔附方〕新八。

补益老人治老人脏腑虚损羸瘦，阳气乏弱。雀儿五只（如常治），粟米一合，葱白三茎，先炒雀熟，入酒一合，煮少时，入水二盏半，下葱、米作粥食（《食治方》）。

心气劳伤朱雀汤：治心气劳伤，因变诸疾。用雄雀一只（取肉炙），赤小豆一合，人参、赤茯苓、大枣肉、紫石英、小麦各一两，紫菀、远志肉、丹参各半两，甘草（炙）二钱半，细剉拌匀。每服三钱，用水一盏，煎六分，去滓，食远温服（《奇效方》）。

肾冷偏坠疝气。用生雀三枚，燎毛去肠，勿洗，以舶上茴香三钱，胡椒一钱，缩砂、桂肉各二钱，入肚内，湿纸裹，煨熟，空心食之，酒下，良（《直指方》）。

小肠疝气用带毛雀儿一枚去肠，入金丝矾末五钱缝合，以桑柴火煨成炭，为末。空心无灰酒服。年深者，二服愈（《瑞竹堂方》）。

赤白痢下腊月取雀儿，去肠肚皮毛，以巴豆仁一枚入肚内，

瓶固济，煅存性，研末。以好酒煮黄蜡百沸，取蜡和丸梧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红痢，甘草汤下；白痢，干姜汤下（《普济方》）。

内外目障治目昏生翳，远视似有黑花，及内障不见物。用雀儿十个（去毛翅足嘴，连肠胃骨肉研烂），磁石（煅，醋淬七次，水飞）、神曲（炒）、青盐、肉苁蓉（酒浸炙）各一两，菟丝子（酒浸三日，晒）三两，为末。以酒二升，少入炼蜜，同雀、盐研膏，和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二十丸，日二服（《圣惠方》）。

雀卵

〔气味〕酸，温，无毒。五月取之。

〔主治〕下气，男子阴痿不起，强之令热，多精有子（《别录》）。和天雄、菟丝子末为丸，空心酒下五丸，治男子阴痿不起，女子带下，便溺不利，除疝瘕（孟诜）。

〔发明〕〔弘景曰〕雀利阴阳，故卵亦然。术云：雀卵和天雄服之，令茎不衰。〔颂曰〕按《素问》云：胸胁支满者，妨于食，病至则先闻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后血。病名血枯，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治之以乌鲗鱼骨、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后饭，饮鲍鱼汁，以利肠中及伤肝也。饭后药先为后饭。《本草》三药并不治血枯，而经法用之，是攻其所生所起耳。〔时珍曰〕今人知雀卵能益男子阳虚，不知能治女子血枯，盖雀卵益精血耳。

肝

〔主治〕肾虚阳弱（《圣惠》四雄丸用之）。

头血

〔主治〕雀盲（《别录》）。〔弘景曰〕雀盲，乃人患黄昏时无所见，如雀目夜盲也。日二，取血点之。

脑

〔气味〕平。

〔主治〕绵裹塞耳，治聋。又涂冻疮（孟诜）。〔时珍曰〕按张子和方：腊月雀脑烧灰，油调涂之。亦可。

喙及脚胫骨

〔主治〕小儿乳癖，每用一具煮汁服。或烧灰，米饮调服（时珍）。

雄雀屎，一名白丁香（俗名）、青丹（《拾遗》）、雀苏（《炮炙论》）

〔修治〕〔《日华》曰〕凡鸟右翼掩左者是雄。其屎头尖挺直。〔敦曰〕凡使，勿用雀儿粪。雀儿口黄，未经淫者也。其雀苏底坐尖在上是雄，两头圆者是雌。阴人使雄，阳人使雌。腊月采得，去两畔附着者，钵中研细，以甘草水浸一夜，去水焙干用。〔时珍曰〕《别录》止用雄雀屎。雌雄分用，则出自雷氏也。

〔气味〕苦，温，微毒。

〔主治〕疗目痛，决痈疖，女子带下，溺不利，除疝瘕（《别录》）。疗龋齿（陶弘景）。和首生男子乳点目中，弩肉、赤脉贯瞳子者即消，

神效。和蜜丸服，治癥瘕久痼冷病。和少干姜服之，大肥悦人（苏恭）。痈苦不溃者，点涂即溃。急黄欲死者，汤化服之立苏。腹中痃癖、诸块、伏梁者，和干姜、桂心、艾叶为丸服之，能令消烂（藏器）。和天雄、干姜丸服，能强阴（孟诜）。消积除胀，通咽塞口噤，女人乳肿，疮疡中风，风虫牙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雀食诸谷，易致消化。故所治疝瘕积胀痃癖，及目翳弩肉，痈疽疮疖，咽噤齿龋诸症，皆取其能消烂之义也。

〔附方〕旧六，新八。

霍乱不通胀闷欲死，因伤饱取凉者。用雄雀粪二十一粒（炒，研末），温酒半盏调服。未效，再服（《总录》）。

目中翳膜治目热生赤白膜。以雄雀屎和人乳点上，自烂（《肘后方》）。

风虫牙痛雄雀屎，绵裹塞孔中，日二易之，效（《外台》）。

咽喉噤塞雄雀屎末，温水灌半钱（《外台》）。

小儿口噤中风。用雀屎，水丸麻子大。饮下二丸，即愈（《千金方》）。

小儿不乳用雀屎四枚末之，着乳上与吮（《总微》）。

小儿痘靥白丁香末，入麝少许，米饮服一钱（《保幼大全》）。

妇人吹乳独胜散：白丁香半两，为末。以温酒服一钱（《简要济众》）。

破伤风疮作白痂无血者，杀人最急。以雄雀粪（直者）研末，热酒服半钱（《普济》）。

破决痈疖诸痈已成脓，惧针者。取雀屎涂疮头，即易决（《梅师方》）。

瘭疮作痛用雀屎、燕窠土研，傅之（《直指》）。

浸淫疮癣洗净，以雀屎、酱瓣和研，日涂之（《千金翼》）。

喉痹乳蛾白丁香二十个，以沙糖和作三丸。每以一丸绵裹含咽，即时遂愈。甚者不过两丸，极有奇效（《普济方》）。

面疮酒刺白丁香十粒，蜜一两浸，早夜点，久久自去（《普济方》）。

蒿雀《拾遗》

【集解】〔藏器曰〕蒿雀似雀，青黑色，在蒿间，塞外弥多。食之，美于诸雀。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食之，益阳道，补精髓（藏器）。

脑

〔主治〕涂冻疮，手足不皲（藏器）。

巧妇鸟《拾遗》

【释名】鹪鹩（《诗疏》）、桃虫（《诗经》）、蒙鸠（《荀子》）、女匠（《方言》）、黄脰雀（俗）。〔时珍曰〕按《尔雅》云：桃虫，鹪。其雌曰鶪。扬雄《方言》云：桑飞，自关而东谓之巧雀，或谓之女匠。自关而西谓之袜雀，或谓之巧女。燕人谓之巧妇。江东谓之桃雀，亦曰布母。鸠性拙，鹪性巧，故得诸名。

【集解】〔藏器曰〕巧妇小于雀，在林薮间为窠。窠如小袋。〔时珍曰〕鹪鹩处处有之。生蒿木之间，居藩篱之上。状似黄雀而小，灰色有斑，声如吹嘘，喙如利锥。取茅苇毛毳为窠，大如鸡卵，而系之以麻发，至为精密。悬于树上，或一房、二房。故曰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小人畜驯，教其作戏也。又一种鹩鹩，《尔雅》谓之剖苇。似雀而青灰斑色，长尾，好食苇蠹，亦鹪类也。

巧妇鸟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炙食甚美，令人聪明（汪颖）。

窠

〔主治〕烧烟熏手，令妇人巧蚕（藏器）。治膈气噎疾。以一枚烧灰酒服，或一服三钱，神验（时珍。〇出《卫生易简方》）。

燕《本经·中品》

【释名】乙鸟（《说文》）、玄鸟（《礼记》）、鸷鸟（《古今注》）、鷾鸹（《庄子》）、游波（《炮炙论》）、天女（《易占》）。〔时珍曰〕燕字篆文象形。乙者，其鸣自呼也。玄，其色也。鹰鹞食之则死，能制海东青鹘，故有鸷鸟之

称。能兴波祈雨，故有游波之号。雷敦云“海竭江枯，投游波而立泛”，是矣。京房云：人见白燕，主生贵女，故燕名天女。

【集解】〔《别录》曰〕燕生高山平谷。〔弘景曰〕燕有两种：紫胸轻小者是越燕，不入药用；胸斑黑而声大者，是胡燕，可入药用。胡燕作窠喜长，能容一匹绢者，令人家富也。若窠户北向而尾屈色白者，是数百岁燕，《仙经》谓之肉芝，食之延年。〔时珍曰〕燕大如雀而身长，籥口丰颔，布翅歧尾。背飞向宿，营巢避戊己日。春社来，秋社去。其来也，衔泥巢于屋宇之下；其去也，伏气蛰于窟穴之中。或谓其渡海者，谬谈也。玄鸟至时祈高禖，可以求嗣。或以为吞燕卵而生子者，怪说也。或云燕蛰于井底，燕不入屋，井虚也。燕巢有艾则不居。凡狐貉皮毛，见燕则毛脱。物理使然。

燕

肉

〔气味〕酸，平，有毒。〔弘景曰〕燕肉不可食，损人神气，入水为蛟龙所吞。亦不宜杀之。〔时珍曰〕《淮南子》言燕入水为蜃蛤，故高诱注谓蛟龙嗜燕，人食燕者不可入水，而祈祷家用燕召龙。窃谓燕乃蛰而不化者，化蛤之说未审然否？但燕肉既有毒，自不必食之。

〔主治〕出痔虫、疮虫（《别录》）。

胡燕卵黄

〔主治〕卒水浮肿，每吞十枚（《别录》）。

秦燕毛

〔主治〕解诸药毒。取二七枚烧灰，水服（时珍）。

屎

〔气味〕辛，平，有毒。

〔主治〕蛊毒鬼疰，逐不祥邪气，破五癃，利小便（《本经》）。熬香用之（思邈）。〔颂曰〕胡洽治疰病，青羊脂丸中用之。疗痔，杀虫，去目翳（苏恭）。治口疮、疟疾（孙思邈）。作汤，浴小儿惊痫（弘景）。

〔附方〕旧三，新三。

解蛊毒〔藏器曰〕取燕屎三合（炒），独蒜（去皮）十枚和捣，丸梧子大。每服三丸，蛊当随利而出。

厌疟疾〔藏器曰〕燕屎方寸匕，发日平旦和酒一升，令病人两手捧住吸气。慎勿入口，害人。

下石淋用燕屎末，以冷水服五钱。旦服，至食时，当尿石水下（葛氏方）。

通小便用燕屎、豆豉各一合，糊丸梧子大。每白汤下三丸，日三服（《千金》）。

止牙痛用燕子屎，丸梧桐子大。于疼处咬之，丸化即疼止（《袖珍》）。

小儿卒惊似有痛处而不知。用燕窠中粪，煎汤洗浴之（《救急方》）。

窠中土见《土部》。

燕蓐草即窠草。见《草部》之九。

石燕《日华》

【释名】土燕（《纲目》）。

【集解】〔诜曰〕石燕在乳穴石洞中者。冬月采之，堪食。余月，止可治病。〔炳曰〕石燕似蝙蝠，口方，食石乳汁。〔时珍曰〕此非《石部》之石燕也。《广志》云：燕有三种，此则土燕乳于岩穴者是矣。

肉

【气味】甘，暖，无毒。

【主治】壮阳，暖腰膝，添精补髓，益气，润皮肤，缩小便，御风寒、岚瘴、温疫气（《日华》）。〔诜曰〕治法：取石燕二七枚，和五味炒熟，以酒一斗浸三日。每夜卧时饮一二盏，甚能补益，令人健力能食。

伏翼《本经·中品》

〔校正〕〔时珍曰〕《本经·中品》有伏翼条，又有天鼠屎，今依《李当之本草》合而为一。

【释名】蝙蝠（音编福。〖《本经》〗）、天鼠（《本经》）、仙鼠（《唐本》）、飞鼠（《宋本》）、夜燕（〖《纲目》〗）。〔恭曰〕伏翼者，以其昼伏有翼也。〔时珍曰〕伏翼，《尔雅》作服翼，齐人呼为仙鼠，《仙经》列为肉芝。

【集解】〔《别录》曰〕伏翼生太山川谷，及人家屋间。立夏后采，阴干。天鼠屎生合浦山谷。十一月、十二月采。〔弘景曰〕伏翼非白色倒悬者，不可服。〔恭曰〕伏翼即仙鼠也，在山孔中食诸乳石精汁，皆千岁，纯白如雪，头上有冠，大如鸠、鹊。阴干服之，令人肥健长生，寿千岁；其大如鹑，未白者已百岁，而并倒悬，其脑重也。其屎皆白色，入药当用此屎。〔颂曰〕恭说乃《仙经》所谓肉芝者。然今蝙蝠多生古屋中，白而大者盖稀。其屎亦有白色，料其出乳石孔者，当应如此耳。〔宗奭曰〕伏翼白日亦能飞，但畏鸷鸟不敢出耳。此物善服气，故能寿。冬月不食，可知矣。〔时珍曰〕伏翼形似鼠，灰黑色。有薄肉翅，连合四足及尾如一。夏出冬蛰，日伏夜飞，食蚊蚋。自能生育，或云鼍虱化蝠，鼠亦化蝠，蝠又化魁蛤，恐不尽然。生乳穴者甚大。或云燕避戊己，蝠伏庚申，此理之不可晓者也。若夫白色者，自有此种尔。《仙经》以为千百岁，服之令人不死者，乃方士诳言也。陶氏、苏氏从而信之，迂矣。按李石《续博物志》云：唐陈子真得白蝙蝠大如鸦，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刘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呜呼！书此足以破惑矣。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又《唐书》云：吐番有天鼠，状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为裘。此则别是一种鼠，非此天鼠也。

伏翼

伏翼

〔修治〕〔敦曰〕凡使要重一斤者。先拭去肉上毛，及去爪、肠，留肉、翅并觜、脚。以好酒浸一宿，取出以黄精自然汁五两，涂炙至尽，炙干用。〔时珍曰〕近世用者，多煅存性耳。

〔气味〕咸，平，无毒。〔甄权曰〕微热，有毒。〔之才曰〕苋实、云实为之使。

〔主治〕目瞑痒痛，明目，夜视有精光。久服令人喜乐媚好无忧（《本经》）。〔《日华》曰〕久服解愁。疗五淋，利水道（《别录》）。主女人生子余疾，带下病，无子（苏恭）。治久咳上气，久疟瘰疬，金疮内漏，小儿魃病惊风（时珍）。〔藏器曰〕五月五日，取倒悬者晒干，和桂心、熏陆香烧烟，辟蚊子。夜明砂、鳖甲为末，烧烟，亦辟蚊。

〔发明〕〔时珍曰〕蝙蝠性能泻人，故陈子真等服之皆致

死。观后治金疮方，皆致下利，其毒可知。《本经》谓其无毒，久服喜乐无忧，《日华》云久服解愁者，皆误后世之言。适足以增忧益愁而已。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附方〕旧三，新八。

仙乳丸治上焦热，昼常好瞑。用伏翼（五两重）一枚（连肠胃炙燥），云实（微炒）五两，威灵仙三两，牵牛（炒）、苋实各二两，丹砂、雌黄、铅丹各一两，腻粉半两，为末，蜜丸绿豆大。每服七丸，食后木通汤下，以知为度（《普济》）。

久咳上气十年、二十年，诸药不效。用蝙蝠除翅、足，烧焦研末。米饮服之（《百一方》）。

久疟不止范汪方：用蝙蝠七个，去头、翅、足，捣千下，丸梧子大。每服一丸，清汤下。鸡鸣时一丸，禺中一丸。

久疟不止伏翼丸：用蝙蝠一枚（炙），蛇蜕皮一条（烧），蜘蛛五枚（去足，研如膏），鳖甲一枚（醋炙），麝香半两，为末。五月五日午时研匀，以蜘蛛膏入炼蜜和丸麻子大。每温酒下五丸（《圣惠方》）。

小儿惊痫用入蛰蝙蝠一个，入成块朱砂三钱在腹内，以新瓦合，煅存性，候冷为末。空心分四服（儿小，分五服），白汤下（《医学集成》）。

小儿慢惊返魂丹：治小儿慢惊，及天吊夜啼。用蝙蝠一枚（去肠、翅，炙黄焦），人中白、干蝎（焙）、麝香各一分，为末，炼蜜丸绿豆大。每服乳汁下三丸（《圣惠方》）。

多年瘰疬不愈，神效方：用蝙蝠一个，猫头一个，俱撒上黑豆，烧至骨化，为末掺之（干即油调傅），内服连翘汤（《集要》）。

金疮出血不止，成内漏。用蝙蝠二枚，烧末。水服方寸匕，当下水而血消也（《鬼遗方》）。

腋下胡臭用蝙蝠一个，以赤石脂末半两涂遍，黄泥包固，晒干煅存性。以田螺水调涂腋下，待毒气上冲，急服下药，行一二次妙（《乾坤秘韫》）。

干血气痛蝙蝠一个，烧存性。每酒服一钱，即愈（《生生编》）。

妇人断产蝙蝠一个烧研，以五朝酒酹调下（《摘玄方》）。

脑

〔主治〕**涂面，去女子面疱。服之，令人不忘**（苏恭）。

血及胆

〔主治〕**滴目，令人不睡，夜中见物**（藏器）。〔弘景曰〕伏翼目及胆，术家用为洞视法。

天鼠屎《本经》

〔释名〕**鼠法**（《本经》）、**石肝**（同上）、**夜明砂**（《日华》）、**黑砂星**（〖《纲目》〗）。〔弘景曰〕方家不用，俗不识也。〔李当之曰〕即伏翼屎也，《方言》名天鼠尔。

〔修治〕〔时珍曰〕凡采得，以水淘去灰土恶气，取细砂晒干焙用。其砂乃蚊蚋眼也。

〔气味〕**辛，寒，无毒。**〔之才曰〕恶白蔹、白

薇。

〔主治〕面痈肿，皮肤洗洗时痛，腹中血气，破寒热积聚，除惊悸（《本经》）。去面上黑皯（《别录》）。烧灰，酒服方寸匕，下死胎（苏恭）。炒服，治瘰疬（《日华》）。治马扑损痛，以三枚投热酒一升，取清服立止，数服便瘥（苏颂。〇出《续传信方》）。熬捣为末，拌饭与一岁至两岁小儿食之，治无辜病，甚验（慎微）。治疳有效（宗奭）。治目盲障翳，明目除疟（时珍）。

〔发明〕〔时珍曰〕夜明砂及蝙蝠，皆厥阴肝经血分药也，能活血消积。故所治目翳盲障，疟魃疳惊，淋带，瘰疬痈肿，皆厥阴之病也。按《类说》云：定海徐道亨患赤眼，食蟹遂成内障。五年忽梦一僧，以药水洗之，令服羊肝丸。求其方。僧曰：用洗净夜明砂、当归、蝉蜕、木贼（去节）各一两，为末。黑羊肝四两，水煮烂，和丸梧子大。食后熟水下五十丸。如法服之，遂复明也。

〔附方〕旧一，新十一。

内外障翳夜明砂末，化入猪肝内，煮食饮汁，效（《直指方》）。

青盲不见夜明砂（糯米炒黄）一两，柏叶（微炙）一两，为末，牛胆汁和丸梧子大。每夜卧时，竹叶汤下二十丸；至五更，米饮下二十丸，瘥乃止（《圣惠》）。

小儿雀目夜明砂一两，微炒细研，猪胆汁和丸绿豆大。每米饮下五丸。一方：加黄芩等分为末。米泔煮猪肝，取汁调服半钱（并

《圣惠》）。

五疟不止《简要济众》：用夜明砂末，每冷茶服一钱，立效。〇《圣惠》：治疟发作无时，经久不瘥。用蝙蝠粪五十粒，朱砂半两，麝香一钱，为末，糯米饭丸小豆大。未发时，白汤下十丸。

胎前疟疾夜明砂末三钱，空心温酒服（《经验秘方》）。

咳嗽不止蝙蝠去翅足，烧焦为末。一钱，食后白汤下（《寿域神方》）。

小儿魃病以红纱袋盛夜明砂，佩之（《直指方》）。

一切疳毒夜明砂五钱，入瓦瓶内，以精猪肉三两薄切，入瓶内，水煮熟。午前以肉与儿食，饮其汁，取下腹中胎毒。次用生姜四两，和皮切炒，同黄连末一两，煮面糊丸黍米大。食前米饮服，日三次（《全幼心鉴》）。

聤耳出汁夜明砂二钱，麝香一字，为末。拭净掺之（《圣济》）。

溃肿排脓夜明砂一两，桂半两，乳香一分，为末，入干砂糖半两。井水调傅（《直指方》）。

腋下胡臭夜明砂末，豉汁调傅（同上）。

风蚀牙痛夜明砂（炒）、吴茱萸（汤泡，炒）等分为末，蟾酥和丸麻子大。绵裹二丸含之，吐涎（《普济方》）。

鸓鼠累、垒二音。〇《本经·下品》

〔校正〕鸓鼠原在《兽部》，今据《尔雅》《说文》移入《禽部》。

【释名】鼺鼠（《本经》）、鼯鼠（《尔雅》）、耳鼠（《山海经》）、夷由（《尔雅》）、鹅（《禽经》）、飞生鸟（弘景）。〔时珍曰〕案许慎《说文》云：鼺，鼠形、飞走且乳之鸟也。故字从鸟，又名飞生。《本经》从鼠，以形似也。此物肉翅连尾，飞不能上，易至礧坠，故谓之鼺。俗谓痴物为鼺，义取乎此。亦名鼯鼠，与蝼蛄同名。

【集解】〔《别录》曰〕鼺鼠生山都平谷。〔弘景曰〕此鼠即鼯鼠（飞生鸟）也。状如蝙蝠，大如鸱鸢，毛紫色暗，夜行飞生。人取其皮毛与产妇持之，令儿易生。〔颂曰〕今湖岭山中多有之。南人见之，多以为怪。〔宗奭曰〕关西山中甚有。毛极密，但向下飞，不能致远。人捕取皮为暖帽。〔时珍曰〕案郭氏注《尔雅》云：鼯鼠状如小狐，似蝙蝠肉翅四足。翅、尾、项、胁毛皆紫赤色，背上苍艾色，腹下黄色，喙、颔杂白色。脚短爪长，尾长三尺许。飞而乳子，子即随母后。声如人呼，食火烟。能从高赴下，不能从下上高。性喜夜鸣。《山海经》云：耳鼠状如鼠，兔首麋身，以其尾飞。食之不□，可御百毒。即此也。其形，翅联四足及尾，与蝠同，故曰以尾飞。生岭南者，好食龙眼。

鼺鼠

【气味】微温，有毒。

【主治】堕胎，令易产（《本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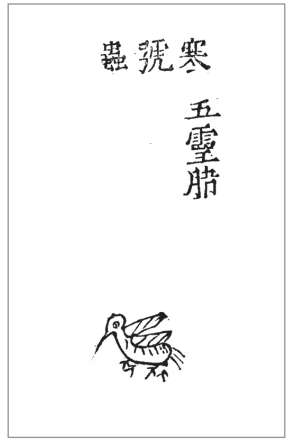
【发明】〔颂曰〕人取其皮毛与产妇，临蓐时持之，令儿易生。而《小品方》乃入服药，用飞生一枚，槐子、故弩箭羽各十四枚合捣，丸梧子大，以酒服二丸，即易产也。〔时珍曰〕鸊能飞而且产，故寝其皮，怀其爪，皆能催生，其性相感也。《济生方》治难产，金液丸，用其腹下毛为丸服之。

寒号虫宋《开宝》

〔校正〕自《虫部》移入此。

【释名】鹖鸣、独舂（〖并《方言》〗），屎名五灵脂（〖《开宝》〗）。〔时珍曰〕杨氏《丹铅录》，谓寒号虫即鹖鸣，今从之。鹖鸣，《诗》作盍旦，《礼》作曷旦，《说文》作□鸣，《广志》作侃旦，唐诗作渴旦，皆随义借名耳。扬雄《方言》云：□鸣，自关而西谓之鹖鸣。自关而东谓之城旦，亦曰倒悬。周、魏、宋、楚谓之独舂。郭璞云：鹖鸣，夜鸣求旦之鸟。夏月毛盛，冬月裸体，昼夜鸣叫，故曰寒号，曰鹖旦。古刑有城旦舂，谓昼夜舂米也。故又有城旦、独舂之名。《月令》云：仲冬，曷旦不鸣。盖冬至阳生渐暖故也。其屎名五灵脂者，谓状如凝脂而受五行之灵气也。

【集解】〔志曰〕五灵脂出北地，寒号虫粪也。〔禹锡曰〕寒号虫四足，有肉翅不能远飞。〔颂曰〕今惟河东州郡有之。五灵脂色黑如铁，采无时。〔时珍曰〕曷旦乃候时之鸟也，五台诸山甚多。其状如小鸡，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鸣若曰：凤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鸟雏，忍寒而号曰：得过且过。其屎恒集一处，气甚臊恶，粒大如豆。采之有如糊者，有粘块如糖者。人亦以沙石杂而货之。凡用以糖心润泽者为真。



寒号虫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食之，补益人（汪颖）。

五灵脂

〔修治〕〔颂曰〕此物多夹沙石，绝难修治。凡用研为细末，以酒飞去沙石，晒干收用。

〔气味〕甘，温，无毒。恶人参，损人。

〔主治〕心腹冷气，小儿五疳，辟疫，治肠风，通利气脉，女子血闭（《开宝》）。疗伤冷积聚（苏颂）。凡血崩过多者，半炒半生为末，酒服，能行血止血。治血气刺痛甚效（震亨）。止妇人经水过多，赤带不绝，胎前产后血气诸

痛，男女一切心腹、胁肋、少腹诸痛，疝痛，血痢肠风腹痛，身体血痹刺痛，肝疟发寒热，反胃消渴，及痰涎挟血成窠，血贯瞳子，血凝齿痛，重舌，小儿惊风，五痫癫疾，杀虫，解药毒，及蛇、蝎、蜈蚣伤（时珍）。

〔发明〕〔宗奭曰〕五灵脂引经有功，不能生血，此物入肝最速也。尝有人病目中翳。往来不定，此乃血所病也。肝受血则能视，目病不治血，为背理也。用五灵脂之药而愈。又有人被毒蛇所伤，良久昏愦。一老僧以酒调药二钱灌之，遂苏。仍以滓傅咬处，少顷复灌二钱，其苦皆去。问之，乃五灵脂一两，雄黄半两，同为末耳。其后有中蛇毒者，用之咸效。〔时珍曰〕五灵脂，足厥阴肝经药也。气味俱厚，阴中之阴，故入血分。肝主血，诸痛皆属于木，诸虫皆生于风；故此药能治血病，散血和血而止诸痛。治惊痫，除疟痢，消积化痰，疗疳杀虫，治血痹、血眼诸症，皆属肝经也。失笑散，不独治妇人心痛血痛；凡男女老幼，一切心腹、胁肋、少腹痛，疝气，并胎前产后，血气作痛，及血崩经溢，百药不效者，俱能奏功。屡用屡验，真近世神方也。又案李仲南云：五灵脂治崩中，非止治血之药，乃去风之剂。风，动物也，冲任经虚，被风伤袭营血，以致崩中暴下，与荆芥、防风治崩义同。方悟古人识见，深奥如此。此亦一说，但未及肝血虚滞，亦自生风之意。

〔附方〕旧六，新三十一。

失笑散治男女老少，心痛腹痛，少腹痛，小肠疝气，诸药不效者，能行能止；妇人妊娠心痛，及产后心痛、少腹痛、血气痛尤妙。用五灵脂、蒲黄等分，研末。先以醋二杯调末熬成膏，入水一盏，煎至七分，连药热服。未止再服。一方以酒代醋。一方以醋糊和丸，童尿、酒服（《和剂局方》）。

紫金丸治产后恶露不快，腰痛，小腹如刺，时作寒热，头痛不思饮食；又治久有瘀血，月水不调，黄瘦不食；亦疗心痛，功与失笑散同。以五灵脂水淘净炒末一两，以好米醋调稀，慢火熬膏，入真蒲黄末和丸龙眼大。每服一丸，以水与童子小便各半盏，煎至七分，温服，少顷再服，恶露即下。血块经闭者，酒磨服之（杨氏《产乳》）。

灵脂散治丈夫脾积气痛，妇人血崩诸痛。飞过五灵脂炒烟尽，研末。每服一钱，温酒调下。此药气恶难吃，烧存性乃妙也。或以酒、水、童尿煎服，名抽刀散，治产后心腹、胁肋、腰胯痛。能散恶血。如心烦口渴者，加炒蒲黄减半，霹雳酒下。肠风下血者，煎乌梅、柏叶汤下。中风麻痹痛者，加草乌半钱，同童尿、水、酒煎服（《永类钤方》）。

产后血运治产妇血运，不知人事。用五灵脂二两（半生半炒）为末。每服一钱，白水调下。如口噤者，斡开灌之，入喉即愈（《图经》）。

产后腹痛五灵脂、香附、桃仁等分研末，醋糊丸，服一百丸。或用五灵脂（末），神曲糊丸，白术、陈皮汤下（丹溪方）。

儿枕作痛五灵脂慢火炒，研末。酒服二钱（危氏）。

血气刺痛五灵脂（生研）三钱，酒一盏煎沸，热服（《灵苑方》）。

卒暴心痛五灵脂（炒）一钱半，干姜（炮）三分，为末。热酒服，立愈（《事林广记》）。

心脾虫痛不拘男女。用五灵脂、槟榔等分为末，水煎石菖蒲调服三钱。先嚼猪肉一二片（《海上仙方》）。

小儿蛔痛五灵脂（末）二钱，白矾（火飞）半钱。每服一

钱，水一盏，煎五分，温服。当吐虫出，愈（阎孝忠《集效方》）。

经血不止五灵脂炒烟尽，研。每服二钱，当归两片，酒一盏，煎六分，热服。三五度取效（《经效方》）。

血崩不止〔颂曰〕用五灵脂十两，研末，水五碗，煎三碗，去滓澄清，再煎为膏，入神曲末二两，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温酒下，便止，极效。〇《集要》：用五灵脂烧研，以铁秤锤烧红淬酒，调服。以效为度。

胎衣不下恶血冲心。用五灵脂（半生半炒）研末。每服二钱，温酒下（《产宝》）。

子肠脱出五灵脂烧烟熏之。先以盐汤洗净（危氏）。

吐血呕血《总录》：五灵脂一两，芦荟二钱，研末，滴水丸芡子大，捏作饼子。每龙脑浆水化服二饼。〇又治血妄行入胃，吐血不止。五灵脂一两，黄耆半两，为末。新汲水服二钱。

吐逆不止不拘男女，连日粥饮汤药不能下者，即效。五灵脂治净为末，狗胆汁和丸芡子大。每服一丸，煎生姜酒磨化，猛口热吞，不得漱口，急将温粥少许压之（《经验》）。

化食消气五灵脂一两，木香半两，巴豆四十枚（煨熟去油），为末，糊丸绿豆大。每白汤下五丸（《普济方》）。

久疟不止或一日一发，或一日二三发，或二三日一发。用五灵脂、头垢各一钱，古城石灰二钱。研末，饭丸皂子大。每服一丸，五更无根水下即止，神效方也（《海上》）。

消渴饮水竹笼散：用五灵脂、黑豆（去皮、脐）等分为末。每服三钱，冬瓜皮汤下（无皮用叶亦可），日二服。不可更服热药，宜八味丸去附子，加五味子。若小渴者，二三服即止（《保命

集》）。

中风瘫缓追魂散：用五灵脂三两杵碎，以水飞去上面黑浊、下面沙石，挹干研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日一服。继服小续命汤（《奇效方》）。

手足冷麻〔寇曰〕风冷，气血闭，手足身体疼痛冷麻。五灵脂二两，没药一两，乳香半两，川乌头一两半（炮去皮），为末，滴水丸如弹子大。每用一丸，生姜温酒磨服（《本草衍义》）。

骨折肿痛五灵脂、白及各一两，乳香、没药各三钱，为末，熟水同香油调，涂患处（《乾坤秘韫》）。

损伤接骨五灵脂一两，茴香一钱，为末。先以乳香末于极痛处傅上，以小黄米粥涂之，乃掺二末于粥上，帛裹，木片子夹定，三五日效（《儒门事亲》）。

五疳潮热肚胀发焦，不可用大黄、黄芩，损伤胃气，恐生别症。五灵脂（水飞）一两，胡黄连五钱，为末，雄猪胆汁丸黍米大。每服一二十丸，米饮下（《全幼心鉴》）。

咳嗽肺胀皱肺丸：用五灵脂二两，胡桃仁八个，柏子仁半两，研匀，滴水和丸小豆大。每服二十丸，甘草汤下（《普济》）。

痰血凝结紫芝丸：用五灵脂（水飞）、半夏（汤泡）等分为末，姜汁浸蒸饼丸梧子大。每饮下二十丸（《百一选方》）。

酒积黄肿五灵脂末一两，入麝香少许，饭丸小豆大。每米饮下一丸（《普济方》）。

目生浮翳五灵脂、海螵蛸各等分，为细末。熟猪肝日蘸食（《明目经验方》）。

重舌胀痛五灵脂一两，淘净为末，煎米醋漱（《经验良

方》）。

恶血齿痛五灵脂末，米醋煎汁含咽（《直指方》）。

血痣溃血一人旧有一痣，偶抓破，血出一线，七日不止，欲死。或用五灵脂末掺上，即止也（杨拱《医方摘要》）。

血溃怪病凡人目中白珠浑黑，视物如常，毛发坚直如铁条，能饮食而不语如醉，名曰血溃。以五灵脂为末，汤服二钱，即愈（夏子益《奇疾方》）。

大风疮癞油调五灵脂末，涂之（《摘玄方》）。

虫虺螫蠚凡蜈蚣、蛇、蝎毒虫伤，以五灵脂末涂之，立愈（《金匮钩玄》）。

毒蛇伤螫五灵脂为末，酒调二钱服。仍以少末掺疮口，妙（《普济》）。

第四十九卷　禽部

目录

禽之三林禽类一十七种

斑鸠《嘉祐》

青□《拾遗》（即黄褐侯）

鸤鸠《拾遗》（即布谷）

桑鳳《食物》（即蜡觜雀）

伯劳《嘉祐》　鴂鸠附

鸜鵒《唐本草》

百舌《拾遗》

练鹊《嘉祐》

莺《食物》

啄木鸟《嘉祐》

慈乌《嘉祐》

乌鸦《嘉祐》

鹊《别录》

山鹊《食物》

鹘嘲《嘉祐》

杜鹃《拾遗》

鹦□《食物》　秦吉了、鸟凤附

右附方旧五，新九。

禽之四山禽类一十一种，附一种

凤凰《拾遗》

孔雀《别录》

驼鸟《拾遗》

鹰《别录》

雕《纲目》

鹗《纲目》（即鱼鹰）

鸱《别录》

鸱鸺《拾遗》

鸮《拾遗》

鸩《别录》

姑获鸟《拾遗》

治鸟《纲目》　木客鸟、独足鸟附

鬼车鸟《拾遗》

诸鸟有毒《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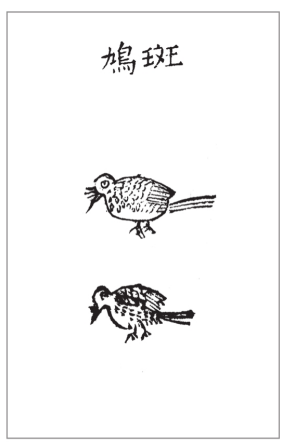
右附方旧四，新九。

禽之三林禽类一十七种

斑鸠宋《嘉祐》

【释名】斑隹（音锥。〖《事类合璧》〗）、**锦鸠**（范汪方）、**鹁鸠**（《左传》注）、**祝鸠**（〖《说文》〗）。〔时珍曰〕鸠也，鹁也，其声也。斑也，锦也，其色也。隹者，尾短之名也。古者庖人以尸祝登尊俎，谓之祝鸠。此皆鸠之大而有斑者。其小而无斑者，曰隹，曰鹊（音葵），曰荆鸠，曰楚鸠也。鸠之子曰□鸠，曰役鸠，曰糠鸠，曰郎皋，曰辟皋。扬雄《方言》混列诸鸠，不足据。

【集解】〔禹锡曰〕斑鸠是处有之。春分化为黄褐侯，秋分化为斑□。黄褐侯，青□也。〔宗奭曰〕斑鸠有有斑者，有无斑者，有灰色者，有大者，有小者。虽有此数色，其用则一也。尝养之数年，并不见春秋分变化。〔时珍曰〕鸣鸠能化鹰，而斑鸠化黄褐侯之说，不知所出处。今鸠小而灰色，及大而斑如梨花点者，并不善鸣。惟项下斑如真珠者，声大能鸣，可以作媒引鸠，入药尤良。鸠性悫孝，而拙于为巢，才架数茎，往往堕卵。天将雨即逐其雌，霁则呼而反之。故曰□巧而危，鸠拙而安。或云雄呼晴，雌呼雨。



斑鸠

鸠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嘉祐》）。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宗奭）。食之，令人不噎（时珍）。

〔发明〕〔时珍曰〕范汪方治目有斑□丸，《总录》治目有锦鸠丸，倪惟德氏谓斑鸠补肾，故能明目。窃谓鸠能益气，则能明目矣，不独补肾已尔。古者仲春罗氏献鸠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

血

〔主治〕热饮，解蛊毒，良（时珍）。

屎

〔主治〕治聤耳出脓疼痛，及耳中生耵聍，同夜明沙末等分，吹之（时珍）。

青□音锥。○《拾遗》

【释名】黄褐侯（《拾遗》）。

【集解】〔藏器曰〕黄褐侯，状如鸠而绿褐色，声如小儿吹竽。〔时珍曰〕鸠有白鸠、绿鸠。今夏月出一种糠鸠，微带红色，小而成群，掌禹锡所谓黄褐侯秋化斑隹，恐即此也。好食桑椹及半夏苗。昔有人食之过多，患喉痹，医用生姜解之愈。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蚁瘘恶疮。五味淹炙食之，极美（藏器）。安五脏，助气补虚损，排脓活血，并一切疮疖痈瘘（《嘉祐》）。

鸤鸠《拾遗》

【释名】布谷（《列子》）、鵠鵴（音戛匊。〖《尔雅》〗）、获谷（《尔雅注》）、郭公（〖《拾遗》〗）。〔藏器曰〕布谷，鸤鸠也。江东呼为获谷，亦曰郭公。北人名拨谷。〔时珍曰〕布谷名多，皆各因其声似而呼之。如俗呼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脱却破裤之类，皆因其鸣时可为农候故耳。或云：鸤鸠即《月令》鸣鸠也，鸤乃鸣字之讹，亦通。《禽经》及《方言》，并谓鸤鸠即戴胜，郭璞云非也。

【集解】〔藏器曰〕布谷似鹞长尾，牝牡飞鸣，以翼相拂击。〔时珍曰〕案《毛诗义疏》云：鸣鸠大如鸠而带黄色，啼鸣相呼、而不相集。不能为巢，多居树穴及空鹊巢中。哺子朝自上下，暮自下上也。二月谷雨后始鸣，夏至后乃止。张华《禽经注》云：仲春鹰化为鸠，仲秋鸠复化为鹰。故鸠之目，犹如鹰之目。《列子》云：鹞之为鹑，鹑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鹞。是矣。《禽经》又云：鸠生三子，一为鹗。

鳲鸠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安神定志，令人少睡（汪颖）。

脚胫骨

〔主治〕令人夫妻相爱。五月五日收带之，各一，男左女右。云置水中，自能相随也（藏器）。

桑鳶《食物》

【释名】窃脂（《尔雅》）、青雀（郭璞）、蜡觜雀（〖《纲目》〗）。〔时珍曰〕鳶意同扈，止也。《左传》少皞氏以鸟名官，九鳶为九农正，所以止民无淫也。桑鳶乃鳶之在桑间者，其觜或淡白如脂，或凝黄如蜡，故古名窃脂，俗名蜡觜。浅色曰

窃。陆玑谓其好盗食脂肉，殆不然也。

【集解】〔时珍曰〕鳶鸟处处山林有之。大如鸜鹆，苍褐色，有黄斑点，好食粟稻。《诗》云“交交桑鳶，有莺其羽”是矣。其觜喙微曲，而厚壮光莹，或浅黄浅白，或浅青浅黑，或浅玄浅丹。鳶类有九种，皆以喙色及声音别之，非谓毛色也。《尔雅》云“春鳶鴶鶞，夏鳶窃玄，秋鳶窃蓝，冬鳶窃黄，桑鳶窃脂，棘鳶窃丹，行鳶喈喈，宵鳶啧啧，老鳶鷃鷃”是矣。今俗多畜其雏，教作戏舞。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肌肉虚羸，益皮肤（汪颖）。

伯劳宋《嘉祐》

【释名】伯鹩（《夏小正注》）、博劳（《诗疏》）、伯赵（《左传》）、鵙（《豳诗》音昊）、鴆（《孟子》音决）。〔时珍曰〕案曹植《恶鸟论》云：鵙声嗅嗅，故以名之。感阴气而动，残害之鸟也。谓其为恶声者，愚人信之，通士略之。世传尹吉甫信后妻之谗，杀子伯奇，后化为此鸟。故所鸣之家以为凶者，好事傅会之言也。伯劳，象其声也。伯赵，其色皂也，赵乃皂讹。

桑鳷

伯劳

【集解】〔时珍曰〕伯劳即□也。夏鸣冬止，乃月令候时之鸟。本草不著形状，而后人无识之者。郭璞注《尔雅》云：鵙似鵲鶡而大。服虔云：鵲鶡（音辖轧），白项鸦也。张华注《禽经》云：伯劳形似鸜鵒。鸜鵒喙黄，伯劳喙黑。许慎《说文》云：鸜鵒似鵙而有帻。颜师古注《汉书》，谓鴂为子规。王逸注《楚辞》，谓鴂为巧妇。扬雄《方言》，谓鵙为鶪鴟。陈正敏《遁斋闲览》，谓鵙为枭。李肇《国史补》，谓鴂为布谷。杨慎《丹铅录》，谓鵙为驾犁。九说

各异。窃谓鴂既可以候时，必非稀见之鸟。今通考其得失：王说已谬，不必致辩。据郭说，则似今苦鸟。据张、许二说，则似今之百舌，似鸜鹆而有帻者。然鵙好单栖，鸣则蛇结；而百舌不能制蛇，为不同也。据颜说则子规名鶪鴂（音弟桂），伯劳名鴂（音决）。且月令起于北方，子规非北鸟也。据扬说鹖鴠乃寒号虫，惟晋地有之。据陈说则谓其目击，断然以为枭矣，而不具其形似，与陈藏器鹑即枭之说不合。而《尔雅》鸱鸮一名鸱鴂，与此不同。据李说则布谷一名鵠鵴，字音相近，又与《月令》鸣鸠拂其羽相犯。据杨说则驾犁乃鷃鸠，小如鸜鹆，三月即鸣，与《礼记》五月鵙始鸣、《豳风》七月鸣鵙之义不合。八说不同如此，要之当以郭说为准。案《尔雅》谓“鹊、鵙之丑，其飞也翪”，敛足竦翅也。既以鹊、鵙并称，而今之苦鸟，大如鸠，黑色，以四月鸣，其鸣曰苦苦，又名姑恶，人多恶之。俗以为妇被其姑苦死所化，颇与伯奇之说相近，但不知其能制蛇否？《淮南万毕术》云：伯劳之血涂金，人不敢取。

【附录】鷃鸠〔时珍曰〕鷃鸠，《尔雅》名鵧鷃（音批及）。又曰鵖鸡（音匹汲），戴胜也。一曰鹎鹈，讹作批鹈鸟。罗愿曰：即祝鸠也。江东谓之乌臼（音匊），又曰鸦□。小于乌，能逐乌。三月即鸣，今俗谓之驾犁，农人以为候。五更辄鸣，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故滇人呼为榨油郎，亦曰铁鹦鹉。能啄鹰鹘乌鹊，乃隼属也。南人呼为凤凰皂隶，汴人呼为夏鸡。古有催明之鸟，名唤起者，盖即此也。其鸟大如燕，黑色，长尾有歧，头上戴胜。所巢之处，其类不得再巢，必相斗不已。杨氏指此为伯劳，乃谓批颊为□鸡，俱误矣。《月令》：三月戴胜降于桑。

毛

〔气味〕平，有毒。

〔主治〕小儿继病，取毛带之。继病者，母有娠乳儿，儿病如疟痢，他日相继腹大，或瘥或发。他人有娠，相近亦能相继也。北人未

识此病（《嘉祐》）。

〔发明〕〔时珍曰〕案《淮南子》云："男子种兰，美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与往来也。"盖情在腹中之子故也。继病亦作魃病，魃乃小鬼之名，谓儿羸瘦如魃鬼也，大抵亦丁奚疳病。

踏枝

〔主治〕小儿语迟，鞭之即速语（《嘉祐》）。

〔发明〕〔时珍曰〕案罗氏《尔雅翼》云：本草言伯劳所踏树枝鞭小儿令速语者，以其当万物不能鸣时而独能鸣之故，以类求之也。

鸜鹆音劬欲。〇《唐本草》

【释名】鸜鹆（《周礼》）、唎唎鸟（《广韵》）、八哥（俗名）、寒皋（《万毕术》）。〔时珍曰〕此鸟好浴水，其睛瞿瞿然，故名。王氏《字说》以为（其行欲也）尾而足勾，故曰鸜鹆，从勾、从欲省，亦通。唎唎，其声也。天寒欲雪，则群飞如告，故曰寒皋。皋者，告也。

【集解】〔恭曰〕鸜鹆，似鵕而有帻者是也。〔藏器曰〕五月五日取雏，剪去舌端，即能效人言，又可使取火也。〔时珍曰〕鸜鹆巢于鹊巢、树穴，及人家屋脊中。身首俱黑，两翼下各有白点。其舌如人舌，剪剔能作人言。嫩则口黄，老则口白。头上有帻者，亦有无帻者。《周礼》"鸜鹆不逾济"，地气使然也。

鸜鹆

肉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寒。

〔主治〕五痔止血。炙食，或为散饮服（《唐本》）。炙食一枚，治吃噫下气，通灵（《日华》）。治老嗽。腊月腊日取得，五味腌炙食，或作羹食，或捣散蜜丸服之。非腊日者不可用（孟诜）。

〔附方〕原缺。

目睛

〔主治〕和乳汁研，滴目中，令人目明，能见霄外之物（藏器）。

百舌《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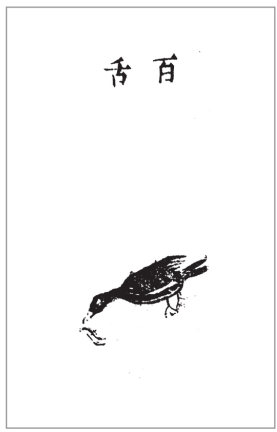
【释名】反舌（〖《易通》〗）、〇鶷鶷（音辖轧。〖《尔雅注》〗）。〔时珍曰〕按《易通卦验》云“能反复其舌如百鸟之音”，故名。鶷鶷，亦象声。今俗呼为牛屎唎哥，为其形似鸜鵒而气臭也。梵书名舍罗。

【集解】〔藏器曰〕肖百舌，今之莺也。〔时珍曰〕百舌处处有之，居树孔、窟穴中。状如鸜鵒而小，身略长，灰黑色，微有斑点，喙亦尖黑，行则头俯，好食蚯蚓。立春后则鸣啭不已，夏至后则无声，十月后则藏蛰。人或畜之，冬月则死。《月令》“仲夏反舌无声”即此。蔡邕以为虾蟆者，非矣。陈氏谓即莺，服虔《通俗文》以鶷鶷为白脰乌者，亦非矣。音虽相似，而毛色不同。

肉

〔气味〕缺。

〔主治〕炙食，治小儿久不语，及杀虫（藏器）。



百舌

练鹊

窠及粪

〔主治〕诸虫咬，研末涂之（藏器）。

练鹊宋《嘉祐》

【集解】〔禹锡曰〕练鹊似鸜鹆而小，黑褐色。食槐子者佳。冬春间采之。〔时珍曰〕其尾有长白毛如练带者是也。《禽经》云：冠鸟性勇，缨鸟性乐，带鸟性仁。张华云：带鸟，练鹊之类是也。今俗呼为拖白练。

【气味】甘，温、平，无毒。

【主治】益气，治风疾。细剉炒香，袋盛浸酒中，每日取酒温服之（《嘉祐》）。

鸋《食物》

【释名】黄鸟（《诗经》）、黄鹂（《说文》）、黧黄（《尔雅》）、仓庚（《月令》〇《尔雅》作商庚）、青鸟（《左传》）、黄伯劳（〖《纲目》〗）。〔时珍曰〕《禽经》云“鸎鸣嘤嘤”，故名。或云鸎项有文，故从賏。賏，项饰也。或作莺，鸟羽有文也。《诗》云“有莺其羽”是矣。其色黄而带黧，故有黄鹂诸名。陆玑云：齐人谓之抟黍，周人谓之楚雀，幽州谓之黄莺，秦人谓之黄鹂鹛（淮人谓之黄伯劳，唐玄宗呼为金衣公子），或谓之黄袍。

【集解】〔时珍曰〕鸎处处有之。大于鸜鹆，雌雄双飞，体毛黄色，羽及尾有黑色相间，黑眉尖觜，青脚。立春后即鸣，麦黄椹熟时尤甚，其音圆滑，如织机声，乃应节趋时之鸟也。《月令》云：仲春仓庚鸣。《说文》云：仓庚鸣则蚕生。冬月则藏蛰。入田塘中，以泥自裹如卵，至春始出。

肉

【气味】甘，温，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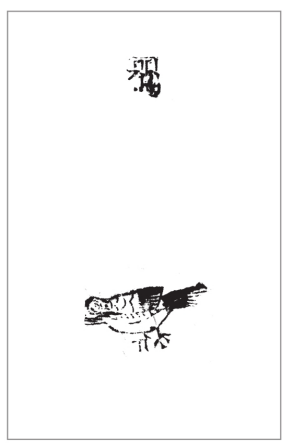
【主治】补益阳气，助脾（汪颖）。食之不妒（时珍）。

【发明】〔颖曰〕此鸟感春阳先鸣，所以补人。〔时珍曰〕按《山海经》云：黄鸟食之不妒。杨夔《止妒论》云：梁武帝郗后性妒。或言仓庚为膳疗忌。遂令茹之，妒果减半。

啄木鸟宋《嘉祐》

【释名】斫木（《尔雅》）、□（〖《尔雅》〗）。〔时珍曰〕此鸟斫裂树木取蠹食，故名。《禽经》云：□志在木，鹅志在水。

【集解】〔禹锡曰〕《异物志》云：啄木有大有小，有褐有斑，褐者是雌，斑者是雄，穿木食蠹，俗云雷公采药吏所化也。山中一种大如鹊，青黑色，头上有红毛者，土人呼为山啄木。〔时珍曰〕啄木小者如雀，大者如鸦，面如桃花，喙、足皆青色，刚爪利觜。觜如锥，长数寸。舌长于咮，其端有针刺，啄得蠹，以舌钩出食之。《博物志》云：此鸟能以觜画字，令虫自出。鲁至刚云：今闽、广、蜀人、巫家收其符字，以收惊、疗疮毒也。其山啄木头上有赤毛，野人呼为火老鸦，能食火炭。王元之诗云："淮南啄木大如鸦，顶似仙鹤堆丹砂。"即此也。亦入药用，其功相同。



鷽

肉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痔瘘，及牙齿疳□虫牙。烧存性，研末，纳孔中，不过三次（《嘉祐》）。追劳虫，治风痫（时珍）。

〔发明〕〔禹锡曰〕《淮南子》云：啄木愈齵，以类相摄也。《荆楚岁时记》云：野人以五月五日取啄木，主齿痛。〔时珍曰〕追劳、治痫、治瘘，皆取制虫之义也。

〔附方〕旧一，新二。

瘘疮脓水不止，不合。用啄木一只（或火老鸦亦可），盐泥固济，煅存性研末，酒下二钱匕（姚大夫方）。

追劳取虫用啄木禽一只，朱砂四两，精猪肉四两。饿令一昼夜，将二味和匀，喂之至尽。以盐泥固济，煅一夜。五更取出，勿打破，连泥埋入土中二尺。次日取出破开，入银、石器内研末。以无灰酒入麝香少许，作一服。须谨候安排，待虫出，速钳入油锅煎之。后服《局方》嘉禾散一剂（胡云翱《劳瘵方》）。

多年痫病取腊月啄木鸟一个，无灰酒三升。先以瓦罐铺荆芥穗一寸厚，安鸟于上，再以穗盖一寸，倾酒入内，盐泥固济，炭火煅之，酒干为度。放冷取出为末，入石膏二两，铁粉一两，炮附子一两，朱砂、麝香各一分，龙脑一钱，共研匀。每服一钱，先服温水三两口，以温酒一盏调服即卧。发时又一服，间日再服，不过十服即愈（《保幼大全》）。

舌

〔主治〕龋齿作痛，以绵裹尖，咬之（梅师）。

〔附方〕新一。

啄木散治虫牙。啄木舌一枚，巴豆一枚，研匀。每以猪鬃一茎，点少许于牙根上，立瘥（《圣惠》）。

血

〔主治〕庚日向西热饮，令人面色如朱，光彩射人（时珍。〇出《岣嵝神书》）。

脑

〔主治〕鲁至刚《俊灵机要》云：三月三日取啄木，以丹砂、大青拌肉饵之，一年取脑，和雄黄半钱，作十丸。每日向东水服一丸。久能变形，怒则如神鬼，喜则常人也。

慈乌宋《嘉祐》

【释名】慈鸦（《嘉祐》）、孝乌（《说文》）、寒鸦（〖《嘉祐》〗）。〔时珍曰〕乌字篆文，象形。鸦亦作鸱，《禽经》“鸱鸣哑哑”，故谓之鸱。此鸟初生，母哺六十日；长则反哺六十日，可谓慈孝矣。北人谓之寒鸦，冬月尤甚也。

【集解】〔禹锡曰〕慈乌北土极多，似乌鸦而小，多群飞作鸦鸦声，不膻臭可食。〔时珍曰〕乌有四种：小而纯黑，小觜反哺者，慈乌也；似慈乌而大觜，腹下白，不反哺者，雅乌也；似雅乌而

大，白项者，燕乌也；似鸦乌而小，赤觜穴居者，山乌也。山乌一名鸀，出西方。燕乌一名白脰，一名鬼雀，一名鵲鶞（音辖轧）。《禽经》云：慈乌反哺，白脰不祥，大觜善警，玄乌吟夜。又云：乌鸟背飞而向啼也。又蜀徼有火鸦，能衔火。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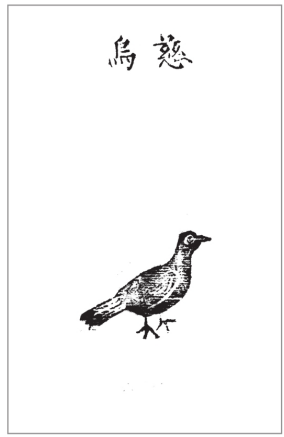
【气味】酸、咸，平，无毒。

【主治】补劳治瘦，助气止咳嗽。骨蒸羸弱者，和五味淹炙食之，良（《嘉祐》）。〔诜曰〕《北帝摄鬼录》中亦用慈鸦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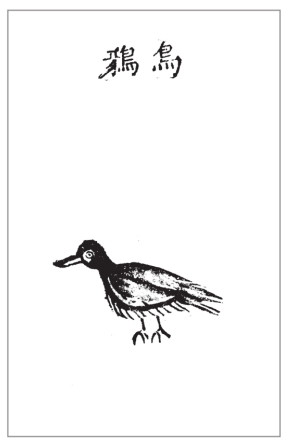
乌鸦宋《嘉祐》

【释名】鸦乌（《小尔雅》）、老雅（雅与鸦同。〖《宛陵集》〗）、鸎（音预。〖《诗经》〗）、鹎鶋（音匹居。〖《尔雅》〗）、楚乌（《诗义问》）、大觜乌（《禽经》）。

【集解】〔时珍曰〕乌鸦大觜而性贪鸷，好鸣，善避缯缴，古有《鸦经》以占吉凶。然北人喜鸦恶鹊，南人喜鹊恶鸦，惟师旷以白项者为不祥，近之。



慈乌



乌鸦

肉

〔气味〕酸、涩，平，无毒。〔诜曰〕肉涩臭不可食，止可治病。〔藏器曰〕肉及卵食之，令人昏忘，把其毛亦然。盖未必昏，为其膻臭耳。

〔主治〕瘦病咳嗽，骨蒸劳疾。腊月以瓦瓶泥固烧存性，为末，每饮服一钱。又治小儿

痫疾及鬼魅（《嘉祐》）。治暗风痫疾，及五劳七伤，吐血咳嗽，杀虫（时珍）。

〔发明〕〔颂曰〕乌鸦今人多用治急风，而《本经》不著。宜于腊月捕，取翅羽、觜、足全者，泥固煅过，入药治诸风，乌犀丸中用之（见《和剂局方》）。〔时珍曰〕《圣济总录》治破伤中风，牙关紧急，四肢强直，有金乌散，煅过入药，品多不录。

〔附方〕新五。

五劳七伤吐血咳嗽。乌鸦一枚，栝蒌瓤一枚，白矾少许，入鸦肚中，缝扎煮熟，作四服（《寿域神方》）。

暗风痫疾用腊月乌鸦一个，盐泥固济，于瓶中煅过，放冷取出为末，入朱砂末半两。每服一钱，酒下，日三服，不过十日愈。〇又方：用浑乌鸦一个（瓶固煅研），胡桃七枚，苍耳心子七枚，为末。每服一钱，空心热酒下（并《保幼大全》）。

疝气偏坠即前胡桃苍耳方，加入新生儿胎衣一副，煅研入之（同上）。

经脉不通积血不散，用乌鸦散主之。乌鸦（去皮毛，炙）三分，当归（焙）、好墨各三分，延胡索（炒）、蒲黄（炒）、水蛭（以糯米炒过）各半两，芫青（糯米炒过）一分，为末。每服一钱，酒下（《总录》）。

虚劳瘵疾乌鸦一只，绞死去毛肠，入人参片、花椒各五钱，缝合。水煮熟食，以汤下。鸦骨、参、椒焙研，枣肉丸服（吴球《便民食疗》）。

乌目

〔气味〕无毒。

〔主治〕吞之，令人见诸魅。或研汁注目中，夜能见鬼（藏器）。

头

〔主治〕土蜂瘘，烧灰傅之（《圣惠》）。

心

〔主治〕卒得咳嗽，炙熟食之（《肘后》）。

胆

〔主治〕点风眼红烂（时珍）。

翅羽

〔主治〕从高坠下，瘀血抢心，面青气短者，取右翅七枚，烧研酒服，当吐血便愈（苏颂。〇出《肘后》）。治针刺入肉，以三五枚，炙焦研末，醋调傅之，数次即出，甚效。又治小儿痘疮不出复入（时珍）。

〔附方〕新一。

痘疮复陷十二月取老鸦左翅，辰日烧灰，用豶猪血和丸芡子大。每服一丸，以豶猪尾血同温水化服，当出也（闻人规《痘疹论》）。

鹊《别录·下品》

【释名】飞驳乌（陶弘景）、喜鹊（《禽经》）、干鹊（《新语》）。〔时珍曰〕鹊古文作舄，象形。鹊鸣喈喈，故谓之鹊。鹊色驳杂，故谓之驳。灵能报喜，故谓之喜。性最恶湿，故谓之干。佛经谓之刍尼，《小说》谓之神女。

【集解】〔时珍曰〕鹊，乌属也。大如鸦而长尾，尖觜黑爪，绿背白腹，尾翮黑白驳杂。上下飞鸣，以音感而孕，以视而抱。季冬始巢，开户背太岁向太乙。知来岁风多，巢必卑下。故曰干鹊知来，猩猩知往。段成式云：鹊有隐巢木如梁，令鸷鸟不见。人若见之，主富贵也。鹊至秋则毛毡头秃。《淮南子》云“鹊矢中猬”，猬即反而受啄，火胜金也。

乌鸦

雄鹊肉

〔气味〕甘，寒，无毒。〔《日华》曰〕凉。

〔主治〕石淋，消结热。可烧作灰，以石

投中解散者，是雄也（《别录》。〔藏器曰〕烧灰淋汁饮之，令淋石自下）。治消渴疾、去风及大小肠涩，并四肢烦热，胸膈痰结。妇人不可食（苏颂）。冬至埋鹊于圊前，辟时疾温气（时珍。〇出《肘后》）。

〔发明〕〔弘景曰〕凡鸟之雌雄难别者，其翼左覆右者是雄，右覆左者是雌。又烧毛作屑纳水中，沉者是雌，浮者是雄。今云投石，恐止是鹊，余鸟未必尔。

脑

〔主治〕〔弘景曰〕五月五日取鹊脑，入术家用。〔时珍曰〕按《淮南万毕术》云：丙寅鹊脑令人相思。高诱注云：取鹊脑雌雄各一，道中烧之，丙寅日入酒中饮，令人相思。又媚药方中亦有用之者。则陶氏所谓术家者，亦此类耳。

巢

〔主治〕多年者，烧之水服，疗颠狂鬼魅及蛊毒，仍呼祟物名号。亦傅瘘疮，良（《日华》）。正旦烧灰撒门内，辟盗。其重巢柴烧研，饮服方寸匕，一日三服，治积年漏下不断困笃者，一月取效（时珍。〇出《洞天录》及《千金方》。重巢者，连年重产之巢也）。

〔附方〕新一。

小便不禁重鹊巢中草一个，烧灰。每服二钱匕，以蔷薇根皮二钱，煎汤服之，日二（《圣惠》）。

山鹊《食物》

【释名】鸎（渥、学二音。〇《尔雅》）、雗（音汗。《同上》）、山鹛（俗名）、赤嘴乌（《酉阳杂俎》）。

【集解】〔时珍曰〕山鹊，处处山林有之。状如鹊而乌色，有文采，赤觜赤足，尾长不能远飞，亦能食鸡、雀。谚云：朝鸎叫晴，暮鸎叫雨。《说文》以此为知来事之鸟。《字说》云“能效鹰鹯之声而性恶，其类相值则搏”者，皆指此也。郑樵以为喜鹊，误矣。有文采如戴花胜，人名戴鵀、戴鳩。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食之解诸果毒（汪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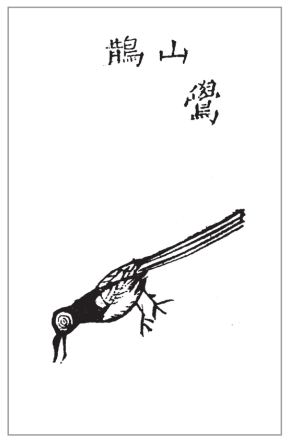
鹘嘲宋《嘉祐》。〇鹘，骨、猾二音

【释名】鹘鹘（《尔雅》）、鹘鸠（《左传》）、鶌鸠（《尔雅》）、鸎鸠（渥、学二音。〖《庄子》〗）、阿鵴（《杂俎》）、䴗鷃（音蓝吕。〖《嘉祐》〗）。〔时珍曰〕其目似鹘，其形似鸎（鸎，山鹊也），其声啁嘲，其尾屈促，其羽如□缕，故有诸名。阿鵴乃鸎鸠之讹也。陆佃云：凡鸟朝鸣曰嘲，夜鸣曰□。此鸟喜朝鸣故也。《禽经》云“林鸟朝嘲，水鸟夜□”，是矣。

【集解】〔禹锡曰〕鹘嘲，南北总有。似山鹊而小，短尾，有青毛冠，多声，青黑色，在深林间，飞翔不远。北人呼为䴗鷃鸟。《东都赋》云“鹘嘲春鸣”是也。〔时珍曰〕此鸟春来秋去，好食桑椹，易醉而性淫。或云鹘嘲即戴胜，未审是否？郑樵以为鸜鹆，非矣。

肉

【气味】咸，平，无毒。



山鵲

鵲嘲

【主治】助气益脾胃，主头风目眩。煮炙食之，顿尽一枚，至验（《嘉祐》）。〇今江东俚人呼头风为瘨头。先从两项边筋起，直上入头，头闷目眩者是也。

杜鹃《拾遗》

【释名】杜宇（《禽经》）、子雋（音携。〖《说文》〗）、子规（〖《蜀都赋》注〗。亦作秭归。〖《六书故》〗）、鶗鴂（音弟桂。〖张衡〗。亦作鶪□。〖扬雄〗）、催归（〖《记事珠》〗。亦作思归。〖白居易〗）、怨鸟（〖《禽经》〗）、周燕（《说文》）、阳雀（〖《丹铅录》〗）。〔时珍曰〕蜀人见鹃而思杜宇，故呼杜鹃。说者遂谓杜宇化鹃，讹矣。鹃与子雋、子规、鶗鴂、催归诸名，皆因其声似，各随方音呼之而已。其鸣若曰不如归去。谚云“阳雀叫，鶗鴂央”，是矣。《禽经》云：江左曰子规，蜀右曰杜宇，瓯越曰怨鸟。服虔注《汉书》，以鶪鴂为伯劳，误矣，名同物异也。伯劳一名鴂，音决，不音桂。

【集解】〔藏器曰〕杜鹃小如鹞，鸣呼不已。《蜀王本纪》云：杜宇为望帝，淫其臣鳖灵妻，乃禅位亡去。时子规鸟鸣，故蜀人见鹃鸣而悲望帝。《荆楚岁时记》云：杜鹃初鸣，先闻者主离别，学其声令人吐血，登厕闻之不祥。厌法，但作狗声应之。《异苑》云：有人山行，见一群，聊学之，呕血便殒。人言此鸟啼至血出乃止，故有呕血之事。〔时珍曰〕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状如雀、鹞而色惨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候之，以兴农事。惟食虫蠹，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

杜鵑

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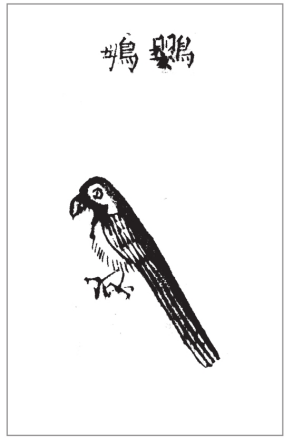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疮瘘有虫，薄切炙热贴之，虫尽乃已（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鳶燕之翠。则昔人亦尝食之矣。

鸚□《食物》

【释名】鸚哥（俗名）、干皋（〖《禽经》〗）。〔时珍曰〕按《字说》云“鸚□如婴儿之学母语”，故字从婴母。亦作鸚鵡。熊太古云：大者为鸚□，小者为鸚哥。则□义又取乎此。师旷谓之干皋，李昉呼为陇客，梵书谓之臊陀。



鸚□

【集解】〔时珍曰〕鸚□有数种：绿鸚□出陇蜀，而滇南、交广近海诸地尤多，大如乌鹊，数百群飞，南人以为鲊食：红鸚□紫赤色，大亦如之；白鸚□出西洋、南番，大如母鸡；五色鸚□出海外诸国，大于绿而小于白者，性尤慧利。俱丹咮钩吻，长尾赤足，金睛深目，上下目睑皆能眨动，舌如婴儿。其趾前后各二，异于众鸟。其性畏寒，即发颤如瘴而死，饲以余甘子可解。或云：摩其背则喑。或云：雄者喙变丹，雌者喙黑不变。张思正《倦游录》云“海中有黄鱼能化鸚□”，此必又一种也。有秦吉了、鸟凤，皆能人言，并附于左。

【附录】秦吉了〔时珍曰〕即了哥也，《唐书》作结辽鸟，番音也。出岭南容、管、廉、邕诸州峒中。大如鸜鹆，绀黑色。夹脑有黄肉冠，如人耳。丹咮黄距，人舌人目，目下连颈有深黄文，顶尾有分缝。能效人言，音颇雄重。用熟鸡子和饭饲之。亦有白色者。鸟凤按范成大《虞衡志》云：鸟凤出桂海左右两江峒中。大如喜鹊，绀碧色。项毛似雄鸡，头上有冠。尾垂二弱骨，长一尺四五寸，至秒始有毛。其形略似凤。音声清越如笙箫，能度小曲合宫商，又能为百鸟之音。彼处亦自难得。

鸚□肉

【气味】甘、咸，温，无毒。

【主治】食之，已虚嗽（汪颖）。

禽之四山禽类一十三种，附一种

凤凰《拾遗》

【释名】瑞鹨（〖《禽经》〗）。〔时珍曰〕《禽经》云：雄凤雌凰，亦曰瑞鹨。鹨者，百鸟偃伏也。羽虫三百六十，凤（鳳）为之长，故从鸟从凡。凡，总也。古作朋字，象形。凰者，美也，大也。

【集解】〔时珍曰〕凤，南方朱鸟也。按《韩诗外传》云：凤之象，鸿前麟后，燕颔鸡喙，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羽备五采，高四五尺。翱翔四海，天下有道则见。其翼若干，其声若箫。不啄生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侣行。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山海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状如鸡，五采而文，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蔡衡云：象凤有五：赤多者凤，青多者鸾，黄多者鹓鶵，紫多者鸑鷟，白多者鹄。又群书立名各异，文繁不录。按罗存斋《尔雅翼》云：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猿狖不能至。凤凰巢其上，惟食虫鱼。遇大风雨飘堕其雏，小者犹如鹤，而足差短。

凤凰

凤凰台

【气味】辛，平，无毒。

【主治】劳损积血，利血脉，安神。治惊邪，癫痫鸡痫，发热狂走，水磨服之（藏器）。

【发明】〔藏器曰〕凤凰脚下白物如石者，名凤凰台。凤虽灵鸟，时或来仪。候其栖止处，掘土二三尺取之，状如圆石、白似卵者，是也。然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那复近地而有台入土乎？正物有自然之理，不可晓也。今有凤处未必有竹，有竹处未必有凤，恐是麟凤洲有之。如汉时所贡续弦胶，煎凤髓造成者，曷足怪哉？〔时珍曰〕按《吕氏春秋》云：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鸟之卵，沃民所食。则所产之地不以为异也。续弦胶，《洞冥记》以为鸾血作成。故《雷公炮炙论》云：断弦折剑，遇鸾血而如初。陈氏以为凤髓所作，要皆诳言，不必深辩。

孔雀《别录·下品》

【释名】越鸟（〖《记事珠》〗）。〔时珍曰〕孔，大也。李昉呼为南客。梵书谓之摩由逻。

【集解】〔弘景曰〕出广、益诸州。方家罕用。〔恭曰〕交广多有，剑南元无。〔时珍曰〕按《南方异物志》云：孔雀，交阯、雷、罗诸州甚多，生高山乔木之上。大如雁，高三四尺，不减于鹤。细颈隆背，头戴三毛长寸许。数十群飞，栖游冈陵。晨则鸣声相和，其声曰都护。雌者尾短无金翠。雄者三年尾尚小，五年乃长二三尺。夏则脱毛，至春复生。自背至尾有圆文，五色金翠，相绕如钱。自爱其尾，山栖必先择置尾之地。雨则尾重不能高飞，南人因往捕之。或暗伺其过，生断其尾，以为方物。若回顾，则金翠顿减矣。山人养其雏为媒。或探其卵，鸡伏出之，饲以猪肠、生菜之属。闻人拍手歌舞，则舞。其性妒，见采服者必啄之。《北户录》云：孔雀不匹，以音影相接而孕。或雌鸣下风，雄鸣上风，亦孕。《冀越集》云：孔雀虽有雌雄，将乳时登木哀鸣，蛇至即交，故其血、胆犹伤人。《禽经》云“孔见蛇则宛而跃”者是矣。

孔雀

肉

〔气味〕咸，凉，微毒。〔藏器曰〕无毒。

〔主治〕解药毒、蛊毒（《日华》）。

〔发明〕〔时珍曰〕按《纪闻》云：山谷夷人多食之，或以为脯腊，味如鸡、鹜，能解百毒。人食其肉者，自后服药必不效，为其解毒也。又《续博物志》云，李卫公言：鹅惊鬼，孔雀辟恶，□□厌火。

血

〔主治〕生饮，解蛊毒，良（《日华》）。

〔发明〕〔时珍曰〕熊太古言，孔雀与蛇交，故血、胆皆伤人；而《日华》及《异物志》言，其血与首，能解大毒，似不相合。按孔雀之肉既能解毒，何血独伤人耶？盖亦犹雉与蛇交时即有毒，而蛇伏蛰时即无毒之意耳。

屎

〔气味〕微寒。

〔主治〕女子带下，小便不利（《别录》）。治崩中带下，可傅恶疮（《日华》）。

尾

〔气味〕有毒。〔宗奭曰〕不可入目，令人昏翳。

驼鸟《拾遗》

【释名】驼蹄鸡（《纲目》）、食火鸡（同上）、

骨托禽（〖同上〗）。〔时珍曰〕驼，象形。托亦驼字之讹。

【集解】〔藏器曰〕驼鸟如驼，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罗献之。高七尺，足如橐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铜铁也。〔时珍曰〕此亦是鸟也，能食物所不能食者。按李延寿《后魏书》云：波斯国有鸟，形如驼，能飞不高，食草与肉，亦啖火，日行七百里。郭义恭《广志》云：安息国贡大雀，雁身驼蹄，苍色，举头高七八尺，张翅丈余，食大麦，其卵如瓮，其名驼鸟。刘郁《西使记》云：富浪有大鸟，驼蹄，高丈余，食火炭，卵大如升。费信《星槎胜览》云：竹步国、阿丹国俱出驼蹄鸡，高者六七尺，其蹄如驼。彭乘《墨客挥犀》云：骨托禽出河州，状如雕，高三尺余，其名自呼，能食铁石。宋祁《唐书》云：开元初，康国贡驼鸟卵。郑晓《吾学编》云：洪武初，三佛齐国贡火鸡，大于鹤，长三四尺，颈、足亦似鹤，锐嘴软红冠，毛色如青羊，足二指，利爪，能伤人腹致死，食火炭。诸书所记稍有不同，实皆一物也。

驼鸟

屎

【气味】无毒。

【主治】人误吞铁石入腹，食之立消（藏器）。

鹰《别录·中品》

【释名】角鹰（《纲目》）、鹅鸠（〖《左传》〗）。〔时珍曰〕鹰以膺击，故谓之鹰。其顶有毛角，故曰角鹰。其性爽猛，故曰鹅鸠。昔少皞氏以鸟名官，有祝鸠、鸤鸠、鹘鸠、雎鸠、鹅鸠五氏。盖鹰与鸠同气禅化，故得称鸠也。《禽经》云：小而鸷者皆曰隼，大而鸷者皆曰鸠。是矣。《尔雅翼》云：在北为鹰，在南为鹞。一云大为鹰，小为鹞。梵书谓之嘶那夜。

【集解】〔时珍曰〕鹰出辽海者上，北地及东北胡者次之。北人多取雏养之，南人八九月以媒取之。乃鸟之疏暴者。有雉鹰、兔鹰，其类以季夏之月习击，孟秋之月祭鸟。隋魏彦深《鹰赋》颇详，其略云：资金方之猛气，擅火德之炎精。指重十字，尾贵合卢。觜同钩利，脚等荆枯。或白如散花，或黑如点漆。大文若锦，细斑似缬。身重若金，爪刚如铁。毛衣屡改，厥色无常。寅生酉就，总号为黄。二周作鴘，三岁成苍。雌则体大，雄则形小。察之为易，调之实难。姜以取热，酒以排寒。生于窟者好眠，巢于木者常立。双骸长者起迟，六翮短者飞急。

鷹

肉

〔气味〕缺。

〔主治〕食之治野狐邪魅（藏器）。

头

〔主治〕五痔，烧灰饮服（《药性》）。治痔瘘，烧灰，入麝香少许，酥酒服之。治头风眩运，一枚烧灰，酒服（时珍。〇出王右军法帖，及温隐居《海上方》）。

〔附方〕新一。

头目虚运车风一个（即鹰头也，去毛，焙），川芎一两，为末。酒服三钱（《选奇方》）。

觜及爪

〔主治〕五痔狐魅，烧灰水服（藏器）。

睛

〔主治〕和乳汁研之，日三注眼中，三日见碧霄中物，忌烟熏（《药性》）。

骨

〔主治〕伤损接骨。烧灰，每服二钱，酒服。随病上、下，食前、食后（时珍）。

毛

〔主治〕断酒。水煮汁饮，即止酒也（《千金》）。

屎白

〔气味〕微寒，有小毒。

〔主治〕伤挞灭痕（《别录》）。烧灰酒服，治中恶（《药性》）。烧灰，酒服方寸匕，主恶酒，勿令饮人知（苏恭）。消虚积，杀劳虫，去面疱□黯（时珍）。

〔发明〕〔弘景曰〕单用不能灭瘢。须合僵蚕、衣鱼之属为膏，乃效。

〔附方〕旧二，新四。

奶癖〔寇曰〕凡小儿胁下硬如有物，乃俗名奶癖者也。只服温脾化积丸药，不可转泻。用黄鹰屎白一钱，密陀僧一两，舶上硫黄一分，丁香二十一个，为末。每服一字，三岁已上半钱，用乳汁或白面汤调下。并不转泄，一复时取下青黑物。后服补药：以醋石榴皮（炙黑）半两，蛜螂一分，木香一分，麝香半钱，为末。每服一字，薄酒调下，连吃二服。

面疱鹰屎白二分，胡粉一分，蜜和傅之（《外台》）。

灭痕《千金》：用鹰屎白和人精傅，日三。〇《圣惠》：用鹰屎二两，僵蚕一两半，为末，蜜和傅。〇《总录》：用鹰屎白、白附子各一两，为末，醋和傅，日三五次，痕灭止。

食哽鹰粪烧灰，水服方寸匕（《外台》）。

雕音凋。〇《纲目》

【释名】鹫（音就。〇《山海经》）、鹗（《说文》。音团）。〔时珍曰〕《禽经》云：鹰以膺之，鹘以猾之，隼以尹之，雕以周之，鹫以就之，鹗以搏之。皆言其击搏之异也。梵书谓之揭罗阇。

【集解】〔时珍曰〕雕似鹰而大，尾长翅短，土黄色，鸷悍多力，盘旋空中，无细不睹。皂雕即鹫也，出北地，色皂。青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羌鹫出西南夷，黄头赤目，五色皆备。雕类能搏鸿鹄、獐鹿、犬豕。又有虎鹰，翼广丈余，能搏虎也。鹰、雕虽鸷而畏燕子，物无大小也。其翮可为箭羽。刘郁《西使记》云：皂雕一产三卵者，内有一卵化犬。短毛灰色，与犬无异，但尾背有羽毛数茎耳。随母影而走，所逐无不获者，谓之鹰背狗。

骨

〔气味〕缺。

〔主治〕折伤断骨。烧灰，每服二钱，酒下，在上食后，在下食前，骨即接如初（时珍。〇出《接骨方》）。

〔发明〕〔时珍曰〕鹰、鹗、雕骨，皆能接骨。盖鸷鸟之力在骨，故以骨治骨，从其类也。

屎

〔主治〕诸鸟兽骨哽。烧灰，酒服方寸匕（时珍。〇出《外台秘要》）。

鹗《纲目》

雕

鶚

【释名】鱼鷹（《禽经》）、雕鸡（《诗疏》）、雎鸠（《周南》）、王雎（音疽。〖《禽经》〗）、沸波（《淮南子》）、下窟乌（〖蔺道人〗）。〔时珍曰〕鶚状可愕，故谓之鶚。其视雎健，故谓之雎。能入穴取食，故谓之下窟乌。翱翔水上，扇鱼令出，故曰沸波。《禽经》云："王雎，鱼鷹也。尾上白者名白鷹。"

【集解】〔时珍曰〕鶚，雕类也。似鷹而土黄色，深目好峙。雄雌相得，鸷而有别，交则双翔，别则异处。能翱翔水上捕鱼食，江表人呼为食鱼鷹。亦啖蛇。《诗》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即此。其肉腥恶，不可食。陆玑以为鹫，扬雄以为白鷹，黄氏以为杜鹃，皆误矣。《禽经》云："鸠生三子，一为鶚。鸠，尸鸠也。"杜预以王雎为尸鸠，或以此也。

骨

〔主治〕接骨（时珍）。

〔附方〕新一。

接骨用下窟乌（即鹗也），取骨烧存性，以古铜钱一个，煅红醋淬七次，为末等分。酒服一钱，不可过多。病在下空心，在上食后服，极有效验。须先夹缚定，乃服此（唐《藺道人方》）。

觜

〔主治〕蛇咬。烧存性研末，一半酒服，一半涂之（时珍）。

鸱《别录·下品》

【释名】雀鹰（《诗疏》）、鸢（《诗经》）、鹞（音淫。〖《尔雅》〗）、隼（〖《易经》〗。本作鵻。〖《广韵》〗。音笋）、鹗（〖《说文》〗）。〔时珍曰〕鸱、鸢二字，篆文象形。一云：鸱，其声也。鸢，攫物如射也。隼，击物准也。鹗，目击遥也。《诗疏》云：隼有数种，通称为鹗。雀鹰，春化布谷。《尔雅》谓之茅鸱，齐人谓之击正，或谓之题肩。《尔雅》云：鹞，负雀也。梵书谓之阿黎耶。

【集解】〔弘景曰〕鸱，即俗呼老鸱者。又有雕、鹗，并相似而大。〔时珍曰〕鸱似鹰而稍小，其尾如舵，极善高翔，专捉鸡、雀。鸱类有数种。按《禽经》云：善抟者曰鹗，窃玄者曰雕，鴘曰鵁，骨曰鹘，瞭曰鹞，展曰鹲，夺曰鹬。又云：鹘生三子，一为鸱。鹘，小于鸱而最猛捷，能击鸠、鸽，亦名鹘子，一名笼脱。鹲，色青，向风展翅迅摇，搏捕鸟雀，鸣则大风，一名晨风。鹬，小于鹲，其脰上下，亦取鸟雀如攘掇也，一名鹬子。又《月令》：二月鹰化为鸠，七月鸠化为鹰。《列子》云：鹞为鹲，鹲为布谷，布谷复为鹞。皆指此属也。隼鹘虽鸷而有义，故曰鹰不击伏，隼不击胎。鹘握鸠而自暖，乃至旦而见释，此皆杀中有仁也。

鸱

鸱头

〔修治〕〔弘景曰〕虽不限雌雄，雄者当胜。用须微炙，不用蠹者。古方治头面方有鸱头酒。

〔气味〕咸，平，无毒。〔时珍曰〕按段成式云：唐肃宗张后专权，每进酒置鸱脑于内，云令人久醉健忘。则鸱头亦有微毒矣。

〔主治〕头风目眩颠倒，痫疾（《别录》）。

〔附方〕旧一，新一。

癫痫瘈疭飞鸱头三枚，铅丹一斤，为末，蜜丸梧子大。每酒服三丸，日三次（《千金方》）。

旋风眩冒鸱头丸：用鸱头一枚（炒黄），真茼茹、白术各一两，川椒半两（微炒去汗），为末，蜜和丸梧子大，每酒下二十丸（《圣惠》）。

肉

〔气味〕缺。

〔主治〕食之，治癫痫（孟诜）。食之，消鸡肉、鹌鹑成积（时珍）。

骨

〔主治〕鼻衄不止。取老鸱翅关大骨，微炙研末，吹之（时珍。〇出《圣济总录》）。

鸱鸺《拾遗》

【释名】角鸱（《说文》）、怪鸱（《尔雅》）、雚（音丸。〖《尔雅》〗）、老兔（《尔雅》）、钩鵅（音格。〖《拾遗》〗）、鵋鶇（音忌欺。〖《尔雅》〗）、穀辘鷹（蜀人所呼）、呼唔鷹（楚人所呼）、夜食鷹（吴人所呼）。〔时珍曰〕其状似鸱而有毛角，故曰鸱，曰角。曰雚，雚字象鸟头目有角形也。老兔，象头目形。鸺、怪，皆不祥也。钩鵅、穀辘、呼唔，皆其声似也。蜀人又讹钩鵅为鬼各哥。

【集解】〔藏器曰〕钩鵅，即《尔雅》鵋鶇也，江东呼为钩鵅。其状似鸱有角，怪鸟也。夜飞昼伏，入城城空，入室室空。常在一处则无害。若闻其声如笑者，宜速去之。北土有训狐，二物相似，各有其类。训狐声呼其名，两目如猫儿，大于鸜鹆，作笑声，当有人死。又有鸺鹠，亦是其类，微小而黄，夜能入人家，拾人手爪，知人吉凶。有人获之，嗉中犹有爪甲。故除爪甲者，埋之户内，为此也。〔时珍曰〕此物有二种：鸱鸺大如鸱鹰，黄黑斑色，头目如猫，有毛角两耳。昼伏夜出，鸣则雌雄相唤，其声如老人，初若呼，后若笑，所至多不祥。《庄子》云：鸱鸺夜拾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

山。何承天《纂文》云：鸱鸺白日不见人，夜能拾蚤虱。俗讹蚤为人爪，妄矣。一种鸺鹠，大如鸲鹆，毛色如鹞，头目亦如猫。鸣则后窍应之，其声连嗻，如云休留休留，故名曰鸺鹠。江东呼为车载板，楚人呼为快扛鸟，蜀人呼为春哥儿，皆言其鸣主有人死也，试之亦验。《说文》谓之□（音爵），言其小也。藏器所谓训狐者，乃鸮也；所谓鸺鹠者，乃鸱鸺之小者也。并误矣。《周礼》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十二支之号，十二月之号，十二岁之号，二十有八宿之号，悬其巢则去。《续博物志》云：鸺鹠、鹳、鹊，其抱以聒。

鸱鸺

肉

〔气味〕缺。

〔主治〕疟疾。用一只，去毛肠，油炸食之（时珍。〇出《阴宪副方》）。

〔附方〕新一。

风虚眩运大头鹰闭杀去毛，煮食；以骨烧存性，酒服（《便

民食疗》）。

肝

〔主治〕入法术家用（时珍）。

鸮《拾遗》

【释名】枭鸱（音娇。〖《尔雅》〗）、土枭（《尔雅》）、山鸮（晋灼）、鸡鸮（《十六国史》）、鵬（《汉书》）、训狐（《拾遗》）、流离（《诗经》）、魈魂（〖《拾遗》〗）。〔时珍曰〕鸮、枭、训狐，其声也。鵬，其色如服色也。俚人讹训狐为幸胡者，是也。鸱与鸮，二物也。周公合而咏之，后人遂以鸱鸮为一鸟，误矣。魈字韵书无考，当作匈拥切。魈魂，流离，言其不祥也。吴球方作逐魂。枭长则食母，故古人夏至磔之，而其字从鸟首在木上。

鸮

【集解】〔藏器曰〕鸮即枭也，一名鵬，吴人呼为魈魂，恶

声鸟也。贾谊云，鵩似鸮，其实一物也，入室主人当去。此鸟盛午不见物，夜则飞行，常入人家捕鼠食。《周礼》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注云：恶鸣之鸟，若鸮、鵩、鬼车之属。〔时珍曰〕鸮、鵩、鸺鹠、枭，皆恶鸟也，说者往往混注。贾谊谓鵩似鸮，藏器谓鸮与训狐为二物，许慎、张华谓鸮鵩、鸺鹠为一物，王逸谓鵩即训狐，陈正敏谓枭为伯劳，宗懔谓土枭为鸜鹆，各执一说。今通考据，并咨询野人，则鸮、枭、鵩、训狐，一物也。鸺鹠，一物也。藏器所谓训狐之状者，鸺鹠也。鸮，即今俗所呼幸胡者是也，处处山林时有之。少美好而长丑恶，状如母鸡，有斑文，头如鸜鹆，目如猫目，其名自呼，好食桑椹。古人多食之，故《礼》云，不食鸮胖，谓胁侧薄弱也。《庄子》云：见弹而求鸮炙。《前凉录》云：张天锡言，北方美物，桑椹甘香，鸡鸮革飨。皆指此物也。按《巴蜀异物志》云：鵩如小鸡，体有文色，土俗因名之。不能远飞，行不出域。盛弘之《荆州记》云：巫县有鸟如雌鸡，其名为鸮。楚人谓之鵩。陆玑《诗疏》云：鸮大如鸠，绿色，入人家凶，贾谊所赋鵩是也。其肉甚美，可为羹臛、炙食。刘恂《岭表录》云：北方枭鸣，人以为怪。南中昼夜飞鸣，与乌、鹊无异。桂林人家家罗取，使捕鼠，以为胜狸也。合诸说观之，则鸮、鵩、训狐之为一物明矣。又按郭义恭《广志》云：鸮，楚鸠所生也，不能滋乳，如骡、駏驉焉。然枭长则食母，是自能孳乳矣，抑所食者即鸠耶？《淮南万毕术》云：甑瓦投之，能止枭鸣。性相胜也。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鼠瘘，炙食之（藏器）。风痫，噎食病（时珍）。

〔附方〕新二。

风痫风痫，考《宝鉴》第九卷名神应丹。惺神散，《医方大

成》下册。

噎食取鵬鸟未生毛者一对，用黄泥固济，煅存性为末。每服一匙，以温酒服（《寿域神方》）。

头

〔主治〕痘疮黑陷。用腊月者一二枚，烧灰，酒服之，当起（时珍。〇出云岐子《保命集》）。

目

〔主治〕吞之，令人夜见鬼物（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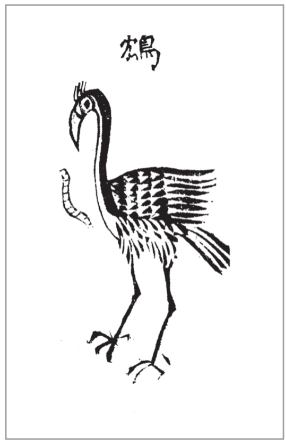
鸩音沉去声。〇《别录·下品》

〔校正〕自《有名未用》移入此。

【释名】鸡日（与运日同。〇《别录》）、同力鸟（陶弘景）。

【集解】〔《别录》曰〕鸩生南海。〔弘景曰〕鸩与鸡日是两种。鸩鸟，状如孔雀，五色杂斑，高大，黑颈赤喙，出广之深山中。鸡日，状如黑伧鸡，作声似云同力，故江东人呼为同力鸟。并啖蛇，人误食其肉立死，并疗蛇毒。昔人用鸩毛为毒酒，故名鸩酒，顷不复尔。又海中有物赤色，状如龙，名海姜，亦有大毒，甚于鸩羽。〔恭曰〕鸩鸟商州以南江岭间大有，人皆谙识，其肉腥有毒不堪啖。云羽画酒杀人，亦是浪证。郭璞云：鸩大如雕，长颈赤喙，食蛇。《说文》《广雅》《淮南子》，皆以鸩为鸡日。交广人亦云鸡日即鸩，一名同力鸟，更无如孔雀者。陶为人所诳也。〔时珍曰〕按《尔雅翼》云：鸩似鹰而大，状如鸮，紫黑色，赤喙黑目，颈长七八寸。雄名运日，雌名阴谐。运日鸣则晴，阴谐鸣则雨。食蛇及橡实。知木

石有蛇，即为禹步以禁之，须臾木倒石崩而蛇出也。蛇入口即烂。其屎溺着石，石皆黄烂。饮水处，百虫吸之皆死。惟得犀角即解其毒。又杨廉夫《铁崖集》云：鸩出蕲州黄梅山中，状类训狐，声如击腰鼓。巢于大木之颠，巢下数十步皆草不生也。



鸩

毛

〔气味〕有大毒。入五脏，烂杀人（《别录》）。

喙

〔主治〕带之，杀蝮蛇毒（《别录》。〔时珍曰〕蛇中人，刮末涂之，登时愈也）。

姑获鸟《拾遗》

【释名】乳母鸟（《玄中记》）、夜行游女（同）、天帝少女（同）、无辜鸟（同）、隐飞（《玄中

记》）、鬼鸟（《拾遗》）、噫嘻（杜预《左传注》）、钩星（《岁时记》）。〔时珍曰〕昔人言此鸟产妇所化，阴慝为妖，故有诸名。

【集解】〔藏器曰〕姑获能收人魂魄。《玄中记》云：姑获鸟，鬼神类也。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云是产妇死后化作，故胸前有两乳，喜取人子养为己子。凡有小儿家，不可夜露衣物。此鸟夜飞，以血点之为志。儿辄病惊痫及疳疾，谓之无辜疳也。荆州多有之。亦谓之鬼鸟。《周礼·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夭鸟”，即此也。〔时珍曰〕此鸟纯雌无雄，七八月夜飞，害人尤毒也。

治鸟《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干宝《搜神记》云：越地深山有治鸟，大如鸠，青色。穿树作窠，大如五六升器，口径数寸，饰以土垩，赤白相间，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犯之则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白日见之，鸟形也；夜闻其鸣，鸟声也；时或作人形，长三尺，入涧中取蟹，就人间火炙食，山人谓之越祝之祖。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俗说昔有人遇洪水，食都树皮，饿死化为此物。居树根者为猪都，居树中者为人都，居树尾者为鸟都。鸟都左胁下有镜印，阔二寸一分。南人食其窠，味如木芝也。窃谓兽有山都、山𤞷、木客，而鸟亦有治鸟、山萧、木客鸟。此皆戾气所赋，同受而异形者欤？今附于左。

【附录】木客鸟〔时珍曰〕按《异物志》云：木客鸟，大如鹊，千百为群，飞集有度。俗呼黄白色，有翼有绶，飞独高者为君、长，居前正赤者为五伯，正黑者为铃下，缃色杂赤者为功曹，左胁有白带者为主簿，各有章色。庐陵郡东有之。独足鸟一名山萧鸟。《广州志》云：独足鸟，闽广有之。大如鹄，其色苍，其声自呼。《临海异物志》云：独足，文身赤口，昼伏夜飞，或时昼出，群鸟噪之。惟食虫豸，不食稻粱。声如人啸，将雨转鸣。即孔子所谓一

足之鸟，商羊者也。《山海经》云：羭次之山，有鸟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蜚（音肥），冬则蛰，服之不畏雷。孙愐《唐韵》云：鹩，土精也，似雁，一足黄色，毁之杀人。

窠表

【主治】作履屦，治脚气（时珍。〇出《杂俎》）。

鬼车鸟《拾遗》

【释名】鬼鸟（《拾遗》）、**九头鸟**（同上）、**苍鸆**（《白泽图》）、**奇鸽（〖《江赋》〗）。**〔时珍曰〕鬼车，妖鸟也，取《周易》载鬼一车之义。似鸽而异，故曰奇鸽。

【集解】〔藏器曰〕鬼车，晦暝则飞鸣，能入人家，收人魂气。相传此鸟昔有十首，犬啮其一，犹余九首。其一常滴血，血着人家则凶。荆楚人夜闻其飞鸣，但灭灯、打门、捩狗耳以厌之，言其畏狗也。《白泽图》苍鸆有九首，及孔子与子夏见奇鸽九首，皆此物也。《荆楚岁时记》以为姑获者，非矣。二鸟相似，故同名鬼鸟。〔时珍曰〕鬼车状如鸺鹠，而大者翼广丈许，昼盲夜瞭，见火光辄堕。按刘恂《岭表录》云：鬼车出秦中，而岭外尤多。春夏之交，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声如刀车鸣。爰入人家，铄人魂气。血滴之家，必有凶咎。《便民图纂》云：冬月鬼车夜飞，鸣声自北而南，谓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谓之归巢，主晴。周密《齐东野语》云：宋李寿翁守长沙，曾捕得此鸟。状类野凫，赤色，身圆如箕。十颈环簇，有九头，其一独无而滴鲜血。每颈两翼，飞则霍霍并进。又周汉公主病，此鸟飞至砧石即薨。呜呼！怪气所钟，妖异如此，不可不知。

诸鸟有毒《拾遗》

凡鸟自死目不闭，自死足不伸，白鸟玄首，玄鸟白首，三足，四距，六指，四翼，异形异色，并不可食，食之杀人。

《本草纲目·禽部》第四十九卷终

第五十卷　兽部

目录

李时珍曰：兽者四足而毛之总称，地产也。豢养者谓之畜，《素问》曰“五畜为益”是矣。周制庖人供六畜马、牛、鸡、羊、犬、豕。六兽麋、鹿、狼、麋、兔、野豕也。辨其死生鲜薨之物。兽人辨其名物。凡祭祀宾客，供其死兽生兽。皮毛筋骨，入于玉府。冥氏攻猛兽，穴氏攻蛰兽。呜呼！圣人之于养生事死、辨物用物之道，可谓慎且备矣。后世如黄羊黄鼠，今为御供；犏尾貂皮，盛为时用。山獭之异，狗宝之功，皆服食所须，而典籍失载。羵羊之问，宣父独知；鼷鼠之对，终军能究。地生之羊，彭侯之肉，非博雅君子，孰能别之？况物之性理万殊，人之用舍宜慎，盖不但多识其名而已也。于是集诸兽之可供膳食、药物、服器者为兽类，凡八十六种，分为五类：曰畜，曰兽，曰鼠，曰寓。《尔雅·释兽》有鼠属、寓属。邢昺注曰：猴类渐肖于人，寄寓山林，故曰寓属，曰怪。旧本《兽部》三品，共五十八种。今并入五种，移一种入《鳞部》，一种入《禽部》，自《虫部》移入三种。

《神农本草经》一十五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一十一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八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一十六种唐陈藏器

《炮炙论》一种宋雷敩

《蜀本草》一种蜀韩保昇

《开宝本草》四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一种宋掌禹锡

《图经本草》一种宋苏颂

《证类本草》一种宋唐慎微

《本草衍义》一种宋寇宗奭

《日用本草》一种元吴瑞

《食物本草》一种明汪颖

《食鉴本草》一种明甯源

《本草纲目》二十三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李当之《药录》

宋雷敦《炮炙》

唐甄权《药性》

唐李珣《海药》

萧炳《四声》

南唐陈士良《食性》

金张元素《珍珠囊》

王好古《汤液》

明汪机《会编》

陈嘉谟《蒙筌》

吴普《本草》

齐徐之才《药对》

孙思邈《千金》

杨损之《删繁》

唐孟诜《食疗》

宋人大明《日华》

李杲《法象》

元朱震亨《补遗》

王纶《集要》

兽之一畜类二十八种

豕《本经》

狗《本经》

羊《本经》　大尾羊、胡羊、洮羊、𦍒羊、封羊、地生羊、羵羊附

黄羊《纲目》

牛《本经》

马《本经》

驴《唐本草》

骡《食鉴》

驼《开宝》

酪《唐本草》

酥《别录》

醍醐《唐本草》

乳腐《嘉祐》

阿胶《本经》

黄明胶《纲目》

牛黄《本经》

鲊答《纲目》

狗宝《纲目》

底野迦《唐本草》

诸血《拾遗》

诸朽骨《拾遗》

震肉《拾遗》

败鼓皮《别录》

毡《拾遗》

六畜毛蹄甲《本经》

六畜心《纲目》

诸肉有毒《拾遗》

解诸肉毒《纲目》

右附方旧一百五十六，新五百三十七。

兽之一畜类二十八种

豕《本经·下品》

【释名】猪（《本经》）、豚（同上）、豭（音加）、彘（音滞。〖并《方言》〗）、豶（音坟。〖《尔雅》〗）。〔时珍曰〕按许氏《说文》云：豕字象毛足而后有尾形。林氏《小说》云：豕食不洁，故谓之豕。坎为豕，水畜而性趋下喜秽也。牡曰豭，曰牙；牝曰彘，曰豝（音巴），曰□（音娄）。牡去势曰豶。四蹄白曰豥。猪高五尺曰□（音厄）。豕之子，曰猪，曰豚，曰豳（音斛）。一子曰特，二子曰师，三子曰豵。末子曰么。生三月曰豨，六月曰□。何承天《纂文》云：梁州曰□（音摄），河南曰彘，吴楚曰豨（音喜）。渔阳以大猪为豝，齐徐以小猪为□（音锄）。〔颂曰〕按扬雄《方言》曰：燕、朝鲜之间谓猪为豭，关东西谓之彘，或曰豕，南楚曰豨，吴扬曰猪，其实一种也。《礼记》谓之刚鬣。崔豹《古今注》谓之参军。

豕

【集解】〔颂曰〕凡猪骨细，少筋多膏，大者有重百余斤。食物至寡，故人畜养之，甚易生息。〔时珍曰〕猪天下畜之，而各有不同。生青兖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辽东者头白，生豫州者咮短，生江南者耳小（谓之江猪），生岭南者白而极

肥。猪孕四月而生，在畜属水，在卦属坎，在禽应室星。

豭猪肉

〔气味〕酸，冷，无毒。〇凡猪肉：苦，微寒，有小毒。〇江猪肉：酸，平，有小毒。〇豚肉：辛，平，有小毒。〔《别录》曰〕豭猪肉治狂病。凡猪肉能闭血脉，弱筋骨，虚人肌，不可久食，病人金疮者尤甚。〔思邈曰〕凡猪肉久食，令人少子精，发宿病。豚肉久食，令人遍体筋肉碎痛乏气。〔鼎曰〕江猪多食，令人体重；作脯，少有腥气。〔诜曰〕久食杀药，动风发疾。伤寒疟痢痰痼痔漏诸疾，食之必再发。〔时珍曰〕北猪味薄，煮之汁清；南猪味厚，煮之汁浓，毒尤甚。入药用纯黑豭猪。凡白猪、花猪、豕猪、牝猪、病猪、黄膘猪、米猪，并不可食。黄膘煮之汁黄，米猪肉中有米。《说文》“豕食于星下则生息米”，《周礼》“豕盲视而交睫者星”，皆指此也。〇反乌梅、桔梗、黄连、胡黄连（犯之令人泻利）及苍耳（令人动风）。合生姜食，生面□发风；合荞麦食，落毛发，患风病；合葵菜食，少气；合百花菜、吴茱萸食，发痔疾；合胡荽食，烂人脐；合牛肉食，生虫；合羊肝、鸡子、鲫鱼、豆黄食，滞气；合龟、鳖肉食，伤人。凡煮猪肉，得皂荚子、桑白皮、高良姜、黄蜡，不发风气；得旧篱篾，易熟也。

〔主治〕疗狂病久不愈（《别录》）。压丹石，解热毒，宜肥热人食之（《拾遗》）。补肾气虚竭（《千金》）。疗水银风，并中土坑恶气（《日华》）。

〔发明〕〔时珍曰〕按钱乙治小儿疳病麝香丸，以猪胆和丸，猪肝汤服。疳渴者，以猪肉汤或㽲猪汤服。其意盖以猪属水而气寒，能去火热耶？〔弘景曰〕猪为用最多，惟肉不宜多食，令人暴肥，盖虚肌所致也。〔震亨曰〕猪肉补气，世俗以为补阴，误矣，惟

补阳尔。今之虚损者，不在阳而在阴。以肉补阴，是以火济水。盖肉性入胃便作湿热，热生痰，痰生则气不降而诸证作矣。谚云：猪不姜，食之发大风，中年气血衰，面发黑□也。〔韩悉曰〕凡肉有补，惟猪肉无补，人习之化也。

〔附方〕旧五，新十五。

噤口痢疾腊肉脯，煨熟食之，妙（李楼《奇方》）。

小儿刮肠痢疾，禁口闭目至重者，精猪肉一两，薄切炙香，以腻粉末半钱，铺上令食，或置鼻头闻香，自然要食也（《活幼口议》）。

上气咳嗽烦满气喘。用猪肉切作馎子，猪脂煎熟食之（《心镜》）。

浮肿胀满不食心闷。用猪脊肉一双，切作生，以蒜、薤食之（《心镜》）。

身肿攻心用生猪肉以浆水洗，压干切脍，蒜、薤啖之，一日二次，下气去风，乃外国方也（张文仲方）。

破伤风肿新杀猪肉，乘热割片，贴患处。连换三片，其肿立消（《简便》）。

白虎风病用猪肉三串，以大麻子一合，酒半盏相和，口含噀上。将肉擘向病处，咒曰："相州张如意、张得兴，是汝白虎本师，急出。"乃安肉于床下，瘥则送于路，神验（《近效》）。

风狂歌笑行走不休。用豭猪肉一斤，煮熟切脍，和酱、醋食。或羹粥炒，任服之（《食医心镜》）。

解丹石毒发热困笃。用肥猪肉五斤，葱、薤各半斤，煮食或作臛食。必腹鸣毒下，以水淘之得石，沙石尽则愈（《千金方》）。

解钟乳毒下利不止。食猪肉则愈（《千金翼》）。

服石英法白石英一大两，袋盛，水三斗，煎四升，去石，以猪肉一斤细切，椒葱盐豉煮食。十日一作（《外台》）。

伤损不食凡打扑伤损，三五日水食不入口者，用生猪肉二大钱，打烂，温水洗去血水，再擂烂，以阴阳汤打和。以半钱用鸡毛送入咽内，却以阴阳汤灌下之。其食虫闻香宾开瘀血而上，胸中自然开解。此乃损血凝聚心间，虫食血饱，他物虫不来探故也。谓之骗通之法（邵氏）。

打伤青肿炙猪肉热搨之（《千金》）。

小儿重舌取三家屠肉，切指大，摩舌上，儿立啼（《千金方》）。

小儿痘疮猪肉煮汁洗之（谭氏方）。

小儿火丹猪肉切片贴之。

漆疮作痒宜啖猪肉，嚼穄谷涂之（《千金》）。

男女阴蚀肥猪肉煮汁洗，不过三十斤瘥（《千金方》）。

山行辟蛭山中草木，上有石蛭，着人足，则穿肌入肉中，害人。但以腊猪膏和盐涂足胫趾，即不着人也（《千金方》）。

竹刺入肉多年熏肉，切片包裹之，即出（《救急方》）。

豭猪头肉已下并用豭猪者良，豶猪亦可。

〔气味〕有毒。〔时珍曰〕按《生生编》云：猪肉毒惟在首，故有病者食之，生风发疾。

〔主治〕寒热五癃鬼毒（《千金》）。同五味煮食，补虚乏气力，去惊痫五痔，下丹石，亦发风气（《食疗》）。

腊猪头：烧灰，治鱼脐疮。

〔发明〕〔时珍曰〕按《名医录》云：学究任道病体疮肿黑，状狭而长。北医王通曰：此鱼脐疮也。一因风毒蕴结，二因气血凝滞，三因误食人汗而然。乃以一异散傅之，日数易而愈。恳求其方。曰：但雪玄一味耳。任遍访四方无知之者。有名医郝允曰：《圣惠方》治此，用腊猪头烧灰，鸡卵白调敷，即此也。又《图纂》云：五月戊辰日，以猪头祀灶，所求如意；以腊猪耳悬梁上，令人丰足，此亦厌禳之物也。

项肉俗名槽头肉，肥脆，能动风。

〔主治〕酒积，面黄腹胀。以一两切如泥，合甘遂末一钱作丸，纸裹煨香食之，酒下。当利出酒布袋也（时珍。〇出《普济》）。

脂膏

〔修治〕〔时珍曰〕凡凝者为肪为脂，释者为膏为油，腊月炼净收用。〔恭曰〕十二月上亥日，取入新瓶，埋亥地百日用之，名軀脂。每升入鸡子白十四枚，更良。〔弘景曰〕勿令中水。腊月者历年不坏。项下膏谓之负革肪，入道家炼五金用。

〔气味〕甘，微寒，无毒。反乌梅、梅子。

〔主治〕煎膏药，解斑蝥、芫青毒（《别

录》）。解地胆、亭长、野葛、硫黄毒，诸肝毒，利肠胃，通小便，除五疸水肿，生毛发（时珍）。破冷结，散宿血（孙思邈）。利血脉，散风热，润肺。入膏药，主诸疮（苏颂）。杀虫，治皮肤风，涂恶疮（《日华》）。治痈疽（苏恭）。悦皮肤。作手膏，不皲裂（陶弘景）。胎产衣不下，以酒多服，佳（徐之才）。〇鬐膏：生发悦面（《别录》）。

〔附方〕旧五，新二十八。

伤寒时气猪膏如弹丸，温水化服，日三次（《肘后方》）。

五种疸疾黄疸、谷疸、酒疸、黑疸、女劳疸。黄汗如黄檗汁。用猪脂一斤，温热服，日三，当利乃愈（《肘后方》）。

赤白带下炼猪脂三合，酒五合，煎沸顿服（《千金方》）。

小便不通猪脂一斤，水二升，煎三沸，饮之立通（《千金方》）。

关格闭塞猪脂、姜汁各二升，微火煎至二升，下酒五合，和煎分服（《千金》）。

痘疮便秘四五日。用肥猪膘一块，水煮熟，切如豆大，与食。自然藏府滋润，痂疕易落，无损于儿（陈文中方）。

卒中五尸仲景用猪脂一鸡子，苦酒一升，煮沸灌之（《肘后方》）。

中诸肝毒猪膏顿服一升（《千金方》）。

食发成癥心腹作痛，咽间如有虫上下，嗜食与油者是也。用猪脂二升，酒三升，煮三沸服，日三次（同上）。

上气咳嗽猪肪四两，煮百沸以来，切，和酱、醋食之（《心镜》）。

肺热暴喑猪脂油一斤炼过，入白蜜一斤，再炼少顷，滤净冷定。不时挑服一匙，即愈。无疾常服，亦润肺（万氏方）。

小儿噤风小儿百日内风噤，口中有物如蜗牛，或如黄头白虫者。薄猪肪擦之即消（《圣惠方》）。

小儿蛔病羸瘦。猪膏服之（《千金方》）。

产后虚汗猪膏、姜汁、白蜜各一升，酒五合，煎五上五下。每服方寸匕（《千金翼》）。

胞衣不下猪脂一两，水一盏，煎五七沸，服之当下（《圣惠方》）。

吹奶寒热用猪肪冷水浸搨，热即易之，立效（《子母秘录》）。

发落不生以酢泔洗净，布揩令热。以腊猪脂，入细研铁上生衣，煮三沸，涂之，遍生（《千金翼》）。

冬月唇裂炼过猪脂，日日涂之（《十便良方》）。

热毒攻手肿痛欲脱。猪膏和羊屎涂之（《外台》）。

手足皴破猪脂着热酒中洗之（《千金方》）。

代指疼痛猪膏和白墐土傅之（《肘后方》）。

口疮塞咽用猪膏、白蜜各一斤，黄连末一两，合煎取汁熬稠。每含如半枣许，日四五，夜二（《千金》）。

疥疮有虫猪膏煎芫花，涂之（《肘后》）。

鼠瘘瘰疬用猪膏淹生地黄，煎六七沸，涂之（《千金》）。

漏疮不合以纸纪粘腊猪脂纳疮中，日五夜三（《千金翼》）。

漆疮作痒猪膏频涂之（《千金》）。

咽喉骨哽吞脂膏一团。不瘥更吞之（《千金方》）。

身面疣目以猪脂揩之，令血出少许，神验不可加（《千金》）。

误吞针钉猪脂多食令饱，自然裹出（《普济方》）。

杂物入目猪脂煮取水面如油者，仰卧去枕点鼻中。不过数度，与物俱出（《圣惠方》）。

蜈蚣入耳炙猪肪肉令香，掩耳自出（梅师）。

虫蚁入耳方法同上。

发背发乳猪脂切片，冷水浸贴。日易四五十片，甚妙（《急救方》）。

脑

〔气味〕甘，寒，有毒。〔时珍曰〕《礼记》云：

食豚去脑。孙真人《食忌》云：猪脑损男子阳道，临房不能行事。酒后尤不可食。《延寿书》云：今人以盐酒食猪脑，是自引贼也。

〔主治〕风眩脑鸣，冻疮（《别录》）。主痈肿，涂纸上贴之，干则易。治手足皲裂出血，以酒化洗，并涂之（时珍）。

〔附方〕新一。

喉痹已破疮口痛者。猪脑髓蒸熟，入姜、醋吃之，即愈（《普济方》）。

髓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扑损恶疮（颂）。涂小儿解颅、头疮，及脐肿、眉疮、瘑疥。服之，补骨髓，益虚劳（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丹溪治虚损补阴丸，多用猪脊髓和丸。取其通肾命，以骨入骨，以髓补髓也。

〔附方〕新七。

骨蒸劳伤猪脊髓一条，猪胆汁一枚，童便一盏，柴胡、前胡、胡黄连、乌梅各一钱，韭白七根，同煎七分，温服。不过三服，其效如神（《瑞竹堂方》）。

小儿颅解猪牙车骨煎取髓傅，日三（《千金方》）。

小儿脐肿猪颊车髓十八铢，杏仁半两，研傅（《千金》）。

小儿眉疮猪颈骨髓六七枚，白胶香二钱，同入铜器熬稠，待冷为末，麻油调涂。

小儿瘑疮猪牙车骨年久者捶碎，炙令髓出，热取涂之（《小品》）。

小儿头疮猪䯒骨中髓，和腻粉成剂，复纳骨中，火中煨香，取出研末。先温盐水洗净，敷之。亦治肥疮出汁（《普济方》）。

小儿疳疮方同上。

血

〔气味〕咸，平，无毒。〔思邈曰〕涩，平。〔时珍曰〕服地黄、何首乌诸补药者忌之，云能损阳也。同黄豆食，滞气。

〔主治〕生血：疗贲豚暴气，及海外瘴气（《日华》）。中风绝伤，头风眩运，及淋沥（苏恭）。卒下血不止，清酒和炒食之（思邈）。清油炒食，治嘈杂有虫（时珍）。压丹石，解诸毒（吴瑞）。

〔发明〕〔时珍曰〕按陈自明云：妇人嘈杂，皆血液泪汗变而为痰，或言是血嘈，多以猪血炒食而愈，盖以血导血归原之意尔。此固一说，然亦有蛔虫作嘈杂者，虫得血腥则饱而伏也。

〔附方〕新五。

交接阴毒腹痛欲死。猳猪血乘热和酒饮之（《肘后》）。

中满腹胀旦食不能暮食。用不着盐水猪血，漉去水，晒干为

末。酒服取泄，甚效（李楼《奇方》）。

杖疮血出猪血一升，石灰七升，和剂烧灰，再以水和丸，又烧，凡三次，为末敷之，效（《外台》）。

中射罔毒猪血饮之即解（《肘后》）。

蜈蚣入腹猪血灌之。或饱食，少顷饮桐油，当吐出。

心血

〔主治〕调朱砂末服，治惊痫癫疾（吴瑞）。**治卒恶死，及痘疮倒靥**（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治惊风癫痫痘疾，多用猪心血，盖以心归心，以血导血之意。用尾血者，取其动而不息也。猪为水畜，其血性寒而能解毒制阳故也。韩飞霞云："猪心血能引药入本经，实非其补。"沈存中云"猪血得龙脑直入心经"，是矣。

〔附方〕新三。

心病邪热蕊珠丸：用猪心一个取血，靛花末一匙，朱砂末一两，同研，丸梧子大。每酒服二十丸（《奇效》）。

痘疮黑陷腊月收猪心血，瓶盛挂风处干之。每用一钱，入龙脑少许，研匀，温酒调服。须臾红活，神效。无干血，用生血（沈存中方）。

妇人催生开骨膏：用猪心血和乳香末，丸梧子大，朱砂为衣。面东酒吞一丸。未下再服（《妇人良方》）。

尾血

〔主治〕痘疮倒靥，用一匙，调龙脑少许，新汲水服。又治卒中恶死（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卒中恶死断猪尾取血饮，并缚豚枕之，即活。此乃长桑君授扁鹊法也。出《魏夫人传》（《肘后方》）。

蛇入七孔割母猪尾血，滴入即出也（《千金方》）。

心

〔气味〕甘、咸，平，无毒。〔颂曰〕多食，耗心气。不可合吴茱萸食。

〔主治〕惊邪忧恚（《别录》）。虚悸气逆，妇人产后中风，血气惊恐（思邈）。补血不足，虚劣（苏颂）。〇五脏：主小儿惊痫，出汗（苏恭）。

〔发明〕〔刘完素曰〕猪，水畜也，故心可以镇恍惚。

〔附方〕旧一，新三。

心虚自汗不睡者。用猪心一个，带血破开，入人参、当归各二两，煮熟去药食之。不过数服，即愈（《证治要诀》）。

心虚嗽血沉香末一钱，半夏七枚，入猪心中，以小便湿纸包煨熟，去半夏食之（《证治要诀》）。

产后风邪心虚惊悸。用猪心一枚，五味，豉汁煮食之（《心镜》）。

急心疼痛猪心一枚，每岁入胡椒一粒，同盐、酒煮食。

肝入药用子肝。

〔气味〕苦，温，无毒。〔时珍曰〕饵药人，不可食之。合鱼鲙食，生痈疽；合鲤鱼肠、鱼子食，伤人神；合鹌鹑食，生面□。《延寿书》云：猪临杀，惊气入心，绝气归肝，俱不可多食，必伤人。

〔主治〕小儿惊痫（苏恭）。**切作生，以姜、醋食，主脚气，当微泄。若先利，即勿服**（藏器）。**治冷劳脏虚，冷泄久滑赤白，乳妇赤白带下，以一叶薄批，搵着诃子末炙之，再搵再炙，尽末半两，空腹细嚼，陈米饮送下**（苏颂）。**补肝明目，疗肝虚浮肿**（时珍）。

〔发明〕〔时珍曰〕肝主藏血，故诸血病用为向导入肝。《千金翼》治痢疾有猪肝丸，治脱肛有猪肝散，诸眼目方多有猪肝散，皆此意也。

〔附方〕旧六，新八。

休息痢疾赍猪肝一具（切片），杏仁（炒）一两，于净锅内，一重肝，一重杏仁，入童子小便二升，文火煎干。取食，日一次（《千金》）。

浮肿胀满不下食，心闷。猪肝一具洗切，着葱、豉、姜、椒炙食之。或单煮羹亦可（《心镜》）。

身面卒肿生猪肝一具细切，醋洗，入蒜、醋食之。勿用盐

（《肘后方》）。

肿自足起方法同上（《心镜》）。

风毒脚气猪肝作生脍，食之取利（《千金翼》）。

水肿溲涩猪肝尖三块，绿豆四撮，陈仓米一合，同水煮粥食，毒从小便出也。

中蛊腹痛支太医秘方：以猪肝一具，蜜一升，共煎，分二十服。或为丸服（《肘后》）。

食即汗出乃脾胃气虚也。猪肝一斤薄切，瓦上曝干为末，煮白粥，布绞汁和，众手丸梧子大。空心饮下五十丸，日五（《心镜》）。

目难远视肝虚也。猪肝一具（细切去皮膜），葱白一握，用豉汁作羹，待熟下鸡子三个，食之（《普济方》）。

肝热目赤碜痛。用猪肝一具薄切，水洗净，以五味食之（《食医心镜》）。

牙疳危急猪肝一具煮熟，蘸赤芍药末，任意食之。后服平胃散二三贴，即效（《节要》）。

女人阴痒炙猪肝纳入，当有虫出（《肘后》）。

打击青肿炙猪肝贴之（《千金》）。

急劳瘦悴日晚即寒热，惊悸烦渴。用猪肝一具（切丝），生甘草（末）十五两，于铛中布肝一重，掺甘草末一重，以尽为度，取童便五升，文武火煮干，捣烂，众手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二十丸，渐加至三十丸（《圣济总录》）。

脾俗名联贴。

〔气味〕涩，平，无毒。〔时珍曰〕诸兽脾味如泥，其属土也可验。〔思邈曰〕凡六畜脾，人一生莫食之。

〔主治〕脾胃虚热，同陈橘红、人参、生姜、葱白、陈米煮羹食之（苏颂）。

〔附方〕新二。

脾积痞块猪脾七个，每个用新针一个刺烂，以皮消一钱擦之，七个并同。以瓷器盛七日，铁器焙干。又用水红花子七钱，同捣为末。以无灰酒空心调下。一年以下者，一服可愈，五年以下者，二服；十年以下者，三服（《保寿堂方》）。

疟发无时胡椒、吴茱萸、高良姜各二钱，为末。以猪脾一条，作脍炒熟，一半滚药，一半不滚，以墨记定，并作馄饨煮熟。有药者吞之，无药者嚼下。一服效（《卫生家宝方》）。

肺

〔气味〕甘，微寒，无毒。〔颂曰〕得大麻仁良。不与白花菜合食，令人气滞发霍乱。〔思邈曰〕八月和饴食，至冬发疽。

〔主治〕补肺（苏颂）。疗肺虚咳嗽，以一具，竹刀切片，麻油炒熟，同粥食。又治肺虚嗽血，煮蘸薏苡仁末食之（时珍。〇出《要诀》诸方）。

肾俗名腰子。

〔气味〕咸，冷，无毒。〔思邈曰〕平。〔《日华》曰〕虽补肾，而久食令人少子。〔诜曰〕久食，令人伤肾。〔颂曰〕冬月不可食，损人真气，兼发虚壅。

〔主治〕理肾气，通膀胱（《别录》）。补膀胱水脏，暖腰膝，治耳聋（《日华》）。补虚壮气，消积滞（苏颂）。除冷利（孙思邈）。止消渴，治产劳虚汗，下痢崩中（时珍）。

〔发明〕〔时珍曰〕猪肾，《别录》谓其理肾气，通膀胱。《日华》亦曰补水脏膀胱，暖腰膝；而又曰，虽补肾，久食令人少子。孟诜亦曰：久食令人肾虚。两相矛盾如此，何哉？盖猪肾性寒，不能补命门精气。方药所用，借其引导而已。《别录》理字、通字，最为有理；《日华》暖腰膝、补膀胱水脏之说为非矣。肾有虚热者，宜食之；若肾气虚寒者，非所宜矣。今人不达此意，往往食猪肾为补，不可不审。又《千金》治消渴有猪肾荠苨汤，补肾虚劳损诸病有肾沥汤，方甚多，皆用猪、羊肾煮汤煎药，俱是引导之意。

〔附方〕旧四，新十九。

肾虚遗精盗汗，夜梦鬼交。用猪肾一枚，切开去膜，入附子末一钱，湿纸裹煨熟，空心食之，饮酒一杯。不过三五服，效（《经验方》）。

肾虚阴痿羸瘦，精衰少力。用豶猪肾一对（去脂膜切片），枸杞叶半斤，以豉汁二盏半相和，同椒、盐、葱煮羹，空腹食（《经验后方》）。

肾虚腰痛用猪腰子一枚切片，以椒、盐淹去腥水，入杜仲末三钱在内，荷叶包煨食之，酒下（《本草权度》）。

闪肭腰痛用豶猪肾一枚批片，盐、椒淹过，入甘遂末三钱，荷叶包煨熟食，酒送下（《儒门事亲》）。

老人耳聋猪肾一对去膜切，以粳米二合，葱白二根，薤白七根，人参二分，防风一分，为末，同煮粥食（《奉亲养老》方）。

老人脚气呕逆者。用猪肾一对，以醋、蒜、五味治食之，日作一服。或以葱白、粳米同煮粥食亦可（《奉亲养老》方）。

卒然肿满用猪肾批开，入甘遂末一钱，纸裹煨熟食。以小便利为效，否则再服（《肘后方》）。

肺伤冷痛猪肾一对，桂心二两，水八升，煮三升，分三服（《肘后》）。

卒得咳嗽猪肾二枚（细切），干姜三两（末），水七升，煮二升，稍服取汗（《肘后方》）。

久嗽不瘥猪肾二枚（去脂膜），入椒四七粒（开口者），水煮啖之（张文仲方）。

心气虚损猪腰子一枚，水二碗，煮至一碗半，切碎，入人参、当归各半两，煮至八分。吃腰子，以汁送下。未尽者，同滓作丸服（《百一选方》）。

酒积面黄腹胀不消。猪腰子一个，批开七刀，葛根粉一钱，掺上合定，每边炙三遍半，手扯作六块，空心吃之，米汤送下（《普济方》）。

久泄不止猪肾一个批开，掺骨碎补末，煨熟食之，神效（《濒湖集简方》）。

赤白下痢腰痛。用猪肾二枚研烂，入陈皮、椒、酱，作馄

饨，空心食之（《食医心镜》）。

赤白带下常炙猪肾食之（张文仲方）。

崩中漏下方同上。

产后蓐劳寒热。用猪肾一对，切细片，以盐、酒拌之。先用粳米一合，葱、椒煮粥，盐、醋调和。将腰子铺于盆底，以热粥倾于上盖之，如作盦生粥食之（《济生》）。

产后虚汗发热，肢体疼痛，亦名蓐劳。《永类钤方》：用猪肾一对切，水三升，粳米半合，椒、盐、葱白煮粥食。〇梅师：用猪肾同葱、豉、米和成，作稀臛食之。

小儿軀啼小儿五十日以来，胎寒腹痛，軀啼上视，聚唾弄舌，微热而惊，此痫候也。猪肾一具，当归一两（焙），以清酒一升，煮七合。每以杏仁大与咽之，日三夜一（《圣惠方》）。

小儿头疮猪腰子一个，批开去心、膜，入五倍子、轻粉末等分在内，以沙糖和面固济，炭火炙焦为末。清油调涂（《经验良方》）。

传尸劳瘵猪腰子一对，童子小便二盏，无灰酒一盏，新瓷瓶盛之，泥封，炭火温养，自戌至子时止。待五更初温熟，取开饮酒，食腰子。病笃者，只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亦可用之。盖以血养血，绝胜金石草木之药也（邵真人《经验方》）。

痈疽发背初起者。用猪腰子一双，同飞面捣如泥，涂之即愈。

胰音夷。亦作胭。〔时珍曰〕一名肾脂。生两肾中间，似脂非脂，似肉非肉，乃人物之命门，三焦发原处也。肥则多，瘦则少。盖颐养赖之，故谓之胰（胭）。

〔气味〕甘，平，微毒。〔颂曰〕男子多食损阳。

〔主治〕肺痿咳嗽，和枣肉浸酒服。亦治痃癖羸瘦（藏器。〇又合膏，练缯帛）。疗肺气干胀喘急，润五脏，去皴疱□黯，杀斑蝥、地胆、亭长等毒，治冷痢成虚（苏颂）。一切肺病咳嗽，脓血不止。以薄竹筒盛，于煻火中煨熟，食上啖之，良（《心镜》）。通乳汁（之才）。

〔附方〕旧二，新九。

猪胰酒治冷痢久不瘥。此是脾气不足，暴冷入脾，舌上生疮，饮食无味，或食下还吐，小腹雷鸣，时时心闷，干皮细起，膝胫酸痛，羸瘦，渐成鬼气，及妇人血气不通，逆饭忧烦，四肢无力，丈夫痃癖，两肋虚胀，变为水气，服之皆效。此法出于《传尸方》。取猪胰一具细切，与青蒿叶相和。以无灰酒一大升，微火温之，乘热纳胰中，暖使消尽。又取桂心末一小两，内酒中。每旦温服一小盏，午、夜各再一服，甚验。忌热面、油腻等食（崔元亮《海上方》）。

膜内气块猪胰一具炙，蘸玄胡索末食之（《卫生易简方》）。

肺气咳嗽猪胰一具薄切，苦酒煮食，不过二服（《肘后方》）。

二十年嗽猪胰三具，大枣百枚。酒五升渍之，秋冬七日，春夏五日，绞去滓。七日服尽，忌盐（同上）。

远年肺气猪胰一具（去脂细切），腻粉一两，瓷瓶固济，上留小窍，煅烟尽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浆水下（《圣济总录》）。

服石发热猪肾脂一具，勿中水，以火炙取汁，每服三合，日夜五六服，石随大便下（《总录》）。

拨云去翳用猪胰子一枚（五钱），蕤仁五分，青盐一钱，共捣千下，令如泥。每点少许，取下膜翳为效（《孙氏集效方》）。

赤白癜风猪胰一具，酒浸一时，饭上蒸熟食。不过十具（《寿域方》）。

面粗丑黑皮厚□黯者。猪胰五具，芜青子二两，杏仁一两，土瓜根一两，淳酒浸之。夜涂旦洗，老者少，黑者白，神验（《肘后》）。

手足皴裂以酒挼猪胰，洗并傅之（《肘后》）。

唇燥紧裂猪胰浸酒搽之（叶氏《摘玄方》）。

肚

〔气味〕甘，微温，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止渴，断暴痢虚弱（《别录》）。补虚损，杀劳虫。酿黄糯米蒸捣为丸，治劳气，并小儿疳蛔黄瘦病（《日华》）。主骨蒸热劳，血脉不行，补羸助气，四季宜食（苏颂）。消积聚癥瘕，治恶疮（吴普）。

〔发明〕〔时珍曰〕猪水畜而胃属土，故方药用之补虚，以胃治胃也。

〔附方〕旧二，新九。

补益虚羸用猪肚一具，入人参五两，蜀椒一两，干姜一两半，葱白七个，粳米半升在内，密缝，煮熟食（《千金翼》）。

水泻不止用豶猪肚一枚，入蒜煮烂捣膏，丸梧子大。每盐汤或米饮服三十丸。丁必卿云：予每日五更必水泻一次，百药不效。用此方，入平胃散末三两，丸服，遂安（《普济》）。

消渴饮水日夜饮水数斗者。《心镜》：用雄猪肚一枚，煮取汁，入少豉，渴即饮之，肚亦可食。煮粥亦可。〇仲景猪肚黄连丸：治消渴。用雄猪肚一枚，入黄连末五两，栝蒌根、白粱米各四两，知母三两，麦门冬二两，缝定蒸熟，捣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饮下。

老人脚气猪肚一枚，洗净切作生，以水洗，布绞干，和蒜、椒、酱、醋五味，常食。亦治热劳（《养老》方）。

温养胎气胎至九月消息。用猪肚一枚，如常着葱、五味，煮食至尽（《千金髓》）。

赤白癜风白煮猪肚一枚，食之顿尽。忌房事（《外台》）。

疥疮痒痛猪肚一枚，同皂荚煮熟，去荚食之（《救急》）。

头疮白秃《普济》：用新破猪肚勿洗。及热搨之。须臾虫出。不尽再作。〇孙氏方：用猪肚一个，入砒一两，扎定，以黄泥固济，煅存性为末，油和傅。以椒汤洗。

虫牙疼痛用新杀猪肚尖上涎，绢包咬之。数次虫尽即愈。唐氏用枳壳末拌之。

肠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虚渴，小便数，补下焦虚竭（孟诜）。止小便（《日华》）。去大小肠风热，宜食之（苏颂）。润肠治燥，调血痢脏毒（时珍）。〇洞肠：治人洞肠挺出，血多（孙思邈。〇洞肠，广肠也）。

〔附方〕新三。

肠风脏毒《救急》：用猪大肠一条，入芫荽在内，煮食。〇《奇效》：用猪脏，入黄连末在内，煮烂，捣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三十丸。〇又方：猪脏入槐花末令满，缚定，以醋煮烂，捣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下。

胁热血痢方法同上。

脏寒泄泻体倦食减。用猪大脏一条，去脂膜洗净，以吴茱萸末填满，缚定蒸熟，捣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米饮下（《奇效良方》）。

脬亦作胞。

〔气味〕甘、咸，寒，无毒。

〔主治〕梦中遗溺，疝气坠痛，阴囊湿痒，玉茎生疮。

〔发明〕〔时珍曰〕猪胞所主，皆下焦病，亦以类从尔。蕲有一妓，病转脬，小便不通，腹胀如鼓，数月垂死。一医用猪脬吹胀，以翎管安上，插入廷孔，捻脬气吹入，即大尿而愈。此法载在罗天益《卫生宝鉴》中，知者颇少，亦机巧妙术也。

〔附方〕新八。

梦中遗溺用猪脬洗炙食之（《千金》）。

产后遗尿猪胞、猪肚各一个，糯米半升，入脬内，更以脬入肚内，同五味煮食（《医林集要》）。

产后尿床方法同上。

疝气坠痛用猪脬一枚洗，入小茴香、大茴香、破故纸、川楝子等分填满，入青盐一块缚定，酒煮熟食之，酒下。其药焙捣为丸，服之。

消渴无度干猪胞十个，剪破去蒂，烧存性为末。每温酒服一钱（《圣济总录》）。

肾风囊痒用猪尿胞火炙，以盐酒吃之（《救急》）。

玉茎生疮臭腐。用猪胞一枚（连尿，去一半，留一半），以煅红新砖焙干为末，入黄丹一钱。掺之，三五次瘥。先须以葱、椒汤洗（《奇效方》）。

白秃癞疮洗刮令净，以猪胞乘热裹之，当引虫出。

胆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伤寒热渴（《别录》）。骨热劳极，消渴，小儿五疳，杀虫（苏颂）。敷小儿头疮。治大便不通，以苇筒纳入下部三寸灌之，立下（藏器）。通小便，敷恶疮，杀疳□，治目赤目

翳，明目，清心脏，凉肝脾。入汤沐发，去腻光泽（时珍）。

〔发明〕〔成无己曰〕仲景以猪胆汁和醋少许，灌谷道中，通大便神效。盖酸苦益阴润燥而泻便也。又治少阴下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以白通汤加猪胆汁主之。若调寒热之逆者，冷热必行，则热物冷服，下嗌之后，冷体既消，热性便发，故病气自愈。此所以和人尿、猪胆咸苦之物，于白通热剂之中，使其气相从，而无拒格之患也。又云霍乱病吐下已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汤加猪胆汁主之。盖阳气太虚，阴气独胜。纯与阳药，恐阴气格拒不得入。故加猪胆汁，苦入心而通脉，寒补肝而和阴，不致格拒也。〔汪机曰〕朱奉议治伤寒五六日癍出，有猪胆鸡子汤。〔时珍曰〕方家用猪胆，取其寒能胜热，滑能润燥，苦能入心，又能去肝胆之火也。

〔附方〕旧六，新十四。

少阴下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烦者，以白通汤加猪胆汁主之。葱白四茎，干姜一两，生附子一枚，水三升，煮一升，入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分温再服（仲景《伤寒论》）。

或泻或止久而不愈。二圣丸：用黄连、黄檗末各一两，以猪胆煮熟和，丸如绿豆大。量儿大小，每米饮服之（《总微论》）。

赤白下痢十二月猪胆百枚，俱盛雄黑豆入内，着麝香少许，阴干。每用五七粒为末，如红痢，甘草汤下；如白痢，生姜汤调服（《奇效方》）。

湿□下痢不止，干呕羸瘦，多睡面黄。以胆汁和姜汁、酽醋同灌下部，手急捻，令醋气上至咽喉乃止，当下五色恶物及虫而愈也（《拾遗》）。

热病有□上下蚀人。用猪胆一枚，醋一合，煎沸服，虫立死也（梅师）。

瘦病咳嗽猪胆和人溺、姜汁、橘皮、诃黎勒、桃皮同煮汁，饮之（《拾遗》方）。

小便不通《肘后》：猪胆一枚，热酒和服。〇又用猪胆连汁，笼住阴头。一二时汁入自通。

消渴无度雄猪胆五个，定粉一两，同煎成，丸芡子大。每含化二丸咽下，日二（《圣济总录》）。

伤寒瘾出猪胆鸡子汤：用猪胆汁、苦酒各三合，鸡子一个，合煎三沸，分服，汗出即愈（张文仲方）。

疔疮恶肿十二月猪胆风干，和生葱捣傅（《普济方》）。

目翳目盲猪胆一枚，文火煎稠，丸黍米大。每纳一粒目中，良（《外台》）。

目赤肿痛猪胆汁一枚，和盐绿五分，点之（《广济方》）。

火眼赤痛猪胆一个，铜钱三文，同置盏内蒸干，取胆丸粟米大，安眼中（《圣惠方》）。

拔白换黑猪胆涂孔中，即生黑者（《圣惠方》）。

小儿初生猪胆入汤浴之，不生疮疥（姚和众）。

产妇风疮因出风早。用猪胆一枚，柏子油一两，和傅（《杏林摘要》）。

汤火伤疮猪胆调黄檗末，涂之（《外台》）。

瘭疽出汁生手足肩背，累累如赤豆。剥净，以猪胆涂之（《千金》）。

喉风闭塞腊月初一日，取猪胆（不拘大小）五六枚，用黄连、青黛、薄荷、僵蚕、白矾、朴硝各五钱，装入胆内，青纸包了。将地掘一孔，方深各一尺。以竹横悬此胆在内，以物盖定。候至立春日取出，待风吹，去胆皮、青纸，研末密收。每吹少许神验，乃万金不传之方（邵真人《经验方》）。

胆皮

〔主治〕目翳如重者，取皮曝干，作两股绳如箸大，烧灰出火毒，点之，不过三五度瘥（时珍。〇出《外台秘要》）。

肤〔汪机曰〕猪肤，王好古以为猪皮，吴绶以为焊猪时刮下黑肤，二说不同。今考《礼运疏》云：革，肤内厚皮也；肤，革外厚皮也。则吴说为是（浅肤之义）。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少阴下痢，咽痛（时珍）。

〔发明〕〔张仲景曰〕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用猪肤一斤，水一斗，煮五升，取汁，入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分六服。〔成无己曰〕猪，水畜也。其气先入肾，解少阴客热。加白蜜以润燥除烦，白粉以益气断利也。

耳垢

〔主治〕蛇伤狗咬，涂之（《别录》）。

鼻唇

〔气味〕甘、咸，微寒，无毒。多食动风。

〔主治〕上唇：治冻疮痛痒（思邈）。煎汤，调蜀椒目末半钱，夜服治盗汗（宗奭）。鼻：治目中风翳，烧灰水服方寸匕，日二服（时珍。〇出《千金》）。

舌

〔主治〕健脾补不足，令人能食，和五味煮汁食（孟诜）。

㕮（音掩）俗名咽舌是矣。又名猪气子。王玺曰：在猪喉系下，肉团一枚，大如枣，微扁色红。

〔主治〕项下瘿气，瓦焙研末，每夜酒服一钱（时珍）。

〔发明〕见羊㕮下。

〔附方〕新二。

瘿气《杏林摘要》：用猪㕮七枚，酒曲三钱，入水瓶中露一夜，取出炙食。二服效。〇《医林集要》：开结散：猪㕮（焙）四十九枚，沉香二钱，真珠（砂罐煅）四十九粒，沉香二钱，橘红四钱，为末。临卧冷酒徐徐服二钱。五服见效，重者一料愈。以除日合之。忌酸、咸、油腻、涩气之物。

齿

〔气味〕甘，平。

〔主治〕小儿惊痫，五月五日取，烧灰服（《别录》）。又治蛇咬（《日华》）。中牛肉毒者，烧灰水服一钱。又治痘疮倒陷（时珍）。

骨

〔主治〕中马肝、漏脯、果、菜诸毒，烧灰，水服方寸匕，日三服。颊骨：烧灰，治痘陷；煎汁服，解丹药毒（时珍）。

〔附方〕新三。

三消渴疾猪脊汤：用猪脊骨一尺二寸，大枣四十九枚，新莲肉四十九粒，炙甘草二两，西木香一钱半，水五碗，同煎取汁一碗，渴则饮之（《三因方》）。

浸淫诸疮猪牙车骨（年久者）椎破，烧令脂出，乘热涂之（《普济方》）。

下痢红白腊猪骨烧存性，研末，温酒调服三钱。

豚卵

〔释名〕豚颠（《本经》）、猪石子（〖《博济方》〗）。〔《别录》曰〕阴干藏之，勿令败。〔颂曰〕豚卵，当是猪子也。〔时珍曰〕豚卵，即牡猪外肾也。牡猪小者多犗去卵，故曰豚卵，《济生方》谓之猪石子者是也。《三因》治消渴方中有石子荠苨汤，治产后蓐劳有石子汤，并用猪肾为石子，误矣。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惊痫癫疾，鬼疰蛊毒，除寒热，贲豚五癃，邪气挛缩（《本经》）。除阴茎中痛（孙思邈）。治阴阳易病，少腹急痛，用热酒吞二枚，即瘥（时珍）。〇又《古今录验》治五痫，莨菪子散中用之。

〔附方〕新一。

惊痫中风壮热掣疯，吐舌出沫。用豚卵一双（细切），当归二分，以醇酒三升，煮一升，分服（《普济》）。

母猪乳〔时珍曰〕取法：须驯猪，待儿饮乳时提后脚，急以手捋而承之。非此法不得也。

〔气味〕甘、咸，寒，无毒。

〔主治〕小儿惊痫，及鬼毒去来，寒热五癃，绵蘸吮之（苏恭）。小儿天吊，大人猪、鸡痫病（《日华》）。

〔发明〕〔时珍曰〕小儿体属纯阳，其惊痫亦生于风热。猪乳气寒，以寒治热，谓之正治。故钱乙云：初生小儿至满月，以猪乳频滴之，最佳。张焕云：小儿初生无乳，以猪乳代之，出月可免惊痫痘疹之患。杨士瀛云：小儿口噤不开，猪乳饮之甚良。月内胎惊，同朱砂、牛乳少许，抹口中甚妙。此法诸家方书未知用，予传之。东宫吴观察子病此，用之有效。

〔附方〕旧一。

断酒白猪乳一升饮之（《千金》）。

蹄已下并用母猪者。

〔气味〕甘、咸，小寒，无毒。

〔主治〕煮汁服，下乳汁，解百药毒，洗伤挞诸败疮（《别录》）。滑肌肤，去寒热（苏颂）。煮羹，通乳脉，托痈疽，压丹石。煮清汁，洗痈疽，渍热毒，消毒气，去恶肉，有效（时珍）。〇《外科精要》洗痈疽有猪蹄汤数方，用猪蹄煮汁去油，煎众药蘸洗也。

〔附方〕旧五，新二。

妇人无乳《外台》：用母猪蹄一具，水二斗，煮五六升，饮之。或加通草六分。〇《广济》：用母猪蹄四枚，水二斗，煮一斗，去蹄，入土瓜根、通草、漏芦各三两，再煮六升，去滓，纳葱、豉作粥或羹食之。或身体微热，有少汗出佳。未通再作。

痈疽发背母猪蹄一双，通草六分，绵裹煮羹食之（梅师）。

乳发初起方同上。

天行热毒攻手足肿痛欲断。用母猪蹄一具去毛，以水一斗，葱白一握，煮汁去滓，入少盐渍之（《肘后》）。

老人面药令面光泽。用母猪蹄一具，煮浆如胶。夜以涂面，晓则洗去（《千金翼》）。

硇砂损阴猪蹄一具，浮萍三两，水三升，煮汁半升，渍之。冷即出，以粉傅之（《外台》）。

悬蹄甲一名猪退。〔思邈曰〕酒浸半日，炙焦用。〔时珍

曰〕按古方有用左蹄甲者，又有用后蹄甲者，未详其义也。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五痔，伏热在腹中，肠痈内蚀（《本经》）。同赤术烧烟熏，辟一切恶疮（仲景）。

〔附方〕旧二，新五。

肺气齁喘猪爪甲二枚烧灰研，入麝香当门子一枚同研，茶服（《普济》）。

定喘化痰用猪蹄甲四十九个，洗净控干，每甲纳半夏、白矾各一字，罐盛固济，煅赤为末，入麝香一钱匕。每用糯米饮下半钱（《经验后方》）。

久咳喘急猪蹄甲四十九枚，以瓶子盛之。上以天南星（一枚大者）剉匀盖之，盐泥固济，煅烟出为度。取出，入款冬花末半两，麝香一分，龙脑少许，研匀。每服一钱，食后煎桑根白皮汤下。名黑金散（《总录》）。

小儿寒热及热气中人。用猪后蹄甲烧灰末，乳汁调服一撮，日二服（《伤寒类要》）。

痘疮入目猪蹄爪甲烧灰，浸汤滤净，洗之甚妙（《普济方》）。

癍痘生翳半年已上者，一月取效；一年者不治。用猪悬蹄甲二两（瓦瓶固济，煅），蝉蜕一两，羚羊角一分，为末。每服一字，三岁已上三钱，温水调服，一日三服（钱氏《小儿方》）。

小儿白秃猪蹄甲七个，每个入白矾一块，枣儿一个，烧存性研末，入轻粉，麻油调搽，不过五上愈。

尾

〔主治〕腊月者，烧灰水服，治喉痹。和猪脂，涂赤秃发落（时珍。〇出《千金》）。

毛

〔主治〕烧灰，麻油调，涂汤火伤，留窍出毒则无痕（时珍。〇出《袖珍》）。

〔附方〕新一。

赤白崩中猪毛烧灰三钱，以黑豆一碗，好酒一碗半，煮一碗，调服。

屎一名猪零。〔《日华》曰〕取东行牡猪者为良。〔颂曰〕今人又取南行猪零，合太乙丹。〔时珍曰〕古方亦有用豭猪屎者，各随本方。猪零者，其形累累零落而下也。

〔气味〕寒，无毒。

〔主治〕寒热黄疸湿痹（《别录》）。主蛊毒，天行热病。并取一升浸汁，顿服（《日华》）。烧灰，发痘疮，治惊痫，除热解毒，治疮（时珍）。血溜出血不止，取新屎压之（吴瑞）。

〔发明〕〔时珍曰〕《御药院方》治痘疮黑陷无价散、钱仲阳治急惊风痫惺惺丸皆用之，取其除热解毒也。

〔附方〕旧一，新十六。

小儿客忤偃啼面青，猳猪屎二升，水绞汁，温浴之。

小儿夜啼猪屎烧灰，淋汁浴儿，并以少许服之（《圣惠方》）。

小儿阴肿猪屎五升，煮热袋盛，安肿上（《千金方》）。

雾露瘴毒心烦少气，头痛项强，颤掉欲吐。用新猪屎二升半，酒一升，绞汁暖服，取汗瘥（《千金方》）。

中猪肉毒猪屎烧灰，水服方寸匕（《千金》）。

妇人血崩老母猪粪烧灰，酒服三钱（李楼方）。

解一切毒母猪屎，水和服之（《千金》）。

搅肠沙痛用母猪生儿时抛下粪，日干为末，以白汤调服。

口唇生核猪屎绞汁温服（《千金方》）。

白秃发落腊月猪屎烧灰敷（《肘后》）。

疔疮入腹牝猪屎和水绞汁，服三合，立瘥（《圣惠方》）。

十年恶疮母猪粪烧存性，傅之（《外台》方）。

消蚀恶肉腊月豶猪粪烧存性一两，雄黄、槟榔各一钱，为末。湿者渗，干者麻油、轻粉调抹（《直指方》）。

胻疽青烂生于腨胫间，恶水淋漓，经年疮冷，败为深疽，深烂青黑，好肉虚肿，百药不瘥，或瘥而复发。先以药蚀去恶肉，后用猳猪屎散，甚效。以猪屎烧研为末，纳疮孔令满，白汁出，吮去更傅。有恶肉，再蚀去乃傅，以平为期，有验（《千金方》）。

男女下疳母猪粪，黄泥包，煅存性为末。以米泔洗净，搽立效（《简便单方》）。

雀瘘有虫母猪屎烧灰，以腊月猪膏和敷，当有虫出（《千金方》）。

赤游火丹母猪屎，水绞汁，服并傅之（《外台》）。

㾓猪汤

〔主治〕解诸毒虫魇（苏颂）。产后血痢，心痛欲死，温饮一盏（汪机）。治消渴，滤净饮一碗，勿令病人知。又洗诸疮，良（时珍）。

猪窠中草

〔主治〕小儿夜啼，密安席下，勿令母知（《日华》）。

缚猪绳

〔主治〕小儿惊啼，发歇不定，用腊月者烧灰，水服少许（藏器）。

狗《本经·中品》

【释名】犬（《说文》）、地羊（〖《中华古今注》〗）。〔时珍曰〕狗，叩也。吠声有节，如叩物也。或云为物苟且，故谓之狗，《韩非》云“蝇营狗苟”是矣。卷尾有悬蹄者为犬，犬字象形，故孔子曰：视犬字如画狗。齐人名地羊。俗又讳之以龙，称狗有乌龙、白龙之号。许氏《说文》云：多毛曰尨，长喙曰猃（音

敛），短喙曰猲（音歇），去势曰猗，高四尺曰獒，狂犬曰猘（音折）。生一子曰獡、曰獑（音其），二子曰狮，三子曰㹠。

狗

【集解】〔时珍曰〕狗类甚多，其用有三：田犬长喙善猎，吠犬短喙善守，食犬体肥供馔。凡本草所用，皆食犬也。犬以三月而生，在畜属木，在卦属艮，在禽应娄星。豺见之跪，虎食之醉，犬食番木鳖则死，物性制伏如此。又辽东有鹰背狗，乃鹰产三卵，一鹰一雕一犬也。以禽乳兽，古所未闻。详见雕条。又有老木之精，状如黑狗而无尾，名曰彭侯，可以烹食。无情化有情，精灵之变也。

肉黄犬为上，黑犬、白犬次之。

〔气味〕咸、酸，温，无毒。反商陆，畏杏仁。同蒜食，损人。同菱食，生癫。〔思邈曰〕白犬合海鲰食，必得恶病。〔时珍曰〕鲰，小鱼也。道家以犬为地厌，不食之。凡犬不可炙食，令人消渴。妊妇食之，令子无声。热病后食之，杀人。服食人忌食。〇九月勿食犬，伤神。〇瘦犬有病，猘犬发狂，自死犬有毒，悬蹄犬伤人，赤股而躁者气臊，犬目赤者，并不可食。

〔主治〕安五脏，补绝伤，轻身益气（《别

录》）。宜肾（思邈）。补胃气，壮阳道，暖腰膝，益气力（《日华》）。补五劳七伤，益阳事，补血脉，厚肠胃，实下焦，填精髓，和五味煮，空心食之。凡食犬若去血，则力少不益人（孟诜）。

〔发明〕〔弘景曰〕白狗、乌狗入药用。黄狗肉大补虚劳，牡者尤胜。〔大明曰〕黄犬大补益人，余色微补。古言薯蓣凉而能补，犬肉暖而不补。虽有此言，服终有益。但因食秽，不食者众。〔震亨曰〕世言犬能治劳损阳虚之疾，然人病多是阴虚。若阳果虚，其死甚易，亦安能措手哉？〔时珍曰〕脾胃属土，喜暖恶寒。犬性温暖，能治脾胃虚寒之疾。脾胃温和，而腰肾受荫矣。若素常气壮多火之人，则宜忌之。丹溪独指阴虚立说，矫枉过正矣。《济生》治真阳虚惫诸虚证，有黄犬肉丸，药多不载。

〔附方〕旧三，新五。

戊戌酒大补元气。用黄犬肉一只，煮一伏时，捣如泥，和汁拌炊糯米三斗，入曲如常酿酒。候熟，每旦空心饮之（《养老》方）。

戊戌丸治男子、妇人一应诸虚不足，骨蒸潮热等证。用黄童子狗一只，去皮毛肠肚同外肾，于砂锅内用酒醋八分，水二升，入地骨皮一斤，前胡、黄芪、肉苁蓉各四两，同煮一日。去药，再煮一夜。去骨，再煮肉如泥，擂滤。入当归末四两，莲肉、苍术末各一斤，厚朴、橘皮末十两，甘草末八两，和杵千下，丸梧子大。每空心盐酒下五七十丸（《乾坤秘韫》）。

脾胃虚冷腹满刺痛。肥狗肉半斤。以米同盐、豉煮粥，频食一两顿（《心镜》）。

虚寒疟疾黄狗肉煮臛，入五味，食之。

气水鼓胀狗肉一斤切，和米煮粥，空腹食之（《心镜》）。

浮肿屎涩肥狗肉五斤熟蒸，空腹食之（《心镜》）。

卒中恶死破白狗搨心上，即活（《肘后方》）。

痔瘘有虫《钤方》：用狗肉煮汁，空腹服，能引虫也。〇危氏：用熟犬肉蘸浓蓝汁，空心食，七日效。

蹄肉

〔气味〕酸，平。

〔主治〕煮汁饮之，能下乳汁（《别录》）。

血白狗者良。

〔气味〕咸，温，无毒。〔弘景曰〕白狗血和白鸡肉、乌鸡肉、白鹅肝、白羊肉、蒲子羹等食，皆病人。〔时珍曰〕黑犬血灌蟹烧之，集鼠。

〔主治〕白狗血：治癫疾发作。乌狗血：治产难横生，血上抢心，和酒服之（《别录》）。补安五脏（《日华》）。热饮，治虚劳吐血，又解射罔毒。点眼，治痘疮入目。又治伤寒热病发狂见鬼及鬼击病，辟诸邪魅（时珍）。

〔发明〕〔时珍曰〕术家以犬为地厌，能禳辟一切邪魅妖术。按《史记》云：秦时杀狗磔四门以御灾，《风俗通义》云：今人

杀白犬血题门以辟不祥，则自古已然矣。又《华佗别传》云：琅琊有女子，右股病疮，痒而不痛，愈而复作。陀取稻糠色犬一只系马，马走五十里，乃断头向痒处合之。须臾一蛇在皮中动，以钩引出，长三尺许，七日而愈。此亦怪证，取狗之血腥，以引其虫耳。

〔附方〕旧二，新四。

热病发狂伤寒、时气、温病六七日，热极发狂，见鬼欲走。取白狗从背破取血，乘热摊胸上，冷乃去之。此治垂死者亦活。无白犬，但纯色者亦可（《肘后方》）。

鬼击之病胁腹绞痛，或即吐血、衄血、下血，一名鬼排。白犬头取热血一升，饮之（《百一方》）。

小儿卒痫刺白犬血一升，含之。并涂身上（葛氏方）。

卒得瘑疮常时生两脚间。用白犬血涂之，立愈（《肘后方》）。

两脚癣疮白犬血涂之，立瘥（《奇效》）。

疔疮恶肿取白犬血频涂之，有效（《肘后》）。

心血

〔主治〕心痹心痛。取和蜀椒末，丸梧子大。每服五丸，日五服（时珍。〇出《肘后》）。

乳汁白犬者良。

〔主治〕十年青盲。取白犬生子目未开时乳，频点之。狗子目开即瘥（藏器）。赤秃发

落，频涂甚妙（时珍）。

〔附方〕新二。

拔白白犬乳涂之（《千金》）。

断酒白犬乳，酒服（《千金》）。

脂并胰白犬者良。

〔主治〕手足皴皱。入面脂，去□黯。柔五金（时珍）。

脑

〔主治〕头风痹，鼻中瘜肉，下部□疮（《别录》）。猘犬咬伤，取本犬脑敷之，后不复发（时珍。〇出《肘后》）。

〔附方〕新一。

眉发火瘢不生者。蒲灰，以正月狗脑和敷，日三，则生（《圣惠方》）。

涎

〔主治〕诸骨哽、脱肛，及误吞水蛭（时珍）。

〔附方〕新三。

诸骨哽咽狗涎频滴骨上，自下（仇远《稗史》）。

大肠脱肛狗涎抹之，自上也（《扶寿精方》）。

误吞水蛭以蒸饼半个，绞出狗涎，吃之。连食二三，其物自散（《德生堂方》）。

心

〔主治〕忧恚气，除邪（《别录》）。治风痹鼻衄，及下部疮，狂犬咬（《日华》）。

肾

〔气味〕平，微毒。〔时珍曰〕《内则》“食犬去肾”，为不利人也。

〔主治〕妇人产后肾劳如疟者。妇人体热用猪肾，体冷用犬肾（藏器）。

肝〔时珍曰〕按沈周《杂记》云：狗肝色如泥土，臭味亦然。故人夜行土上则肝气动，盖相感也。又张华《物类志》云：以狗肝和土泥灶，令妇妾孝顺。则狗肝应土之说相符矣。

〔主治〕肝同心捣，涂狂犬咬。又治脚气攻心，切生，以姜、醋进之，取泄。先泄者勿用（藏器）。

〔附方〕旧一，新一。

下痢腹痛狗肝一具切，入米一升煮粥，合五味食（《心镜》）。

心风发狂黄石散：用狗肝一具批开，以黄丹、硝石各一钱半，研匀擦在肝内，用麻缚定，水一升煮熟。细嚼，以本汁送下（《杨氏家藏》）。

胆青犬、白犬者良。

〔气味〕苦，平，有小毒。〔敦曰〕鲑鱼插树，立便干枯；狗胆涂之，却还荣胜。

〔主治〕明目（《本经》）。〔鼎曰〕上伏日采胆，酒服之。敷痂疡恶疮（《别录》）。疗鼻齆，鼻中瘜肉（甄权）。主鼻衄聤耳，止消渴，杀虫除积，能破血。凡血气痛及伤损者，热酒服半个，瘀血尽下（时珍）。治刀箭疮（《日华》）。去肠中脓水。又和通草、桂为丸服，令人隐形（孟诜）。

〔发明〕〔慎微曰〕按《魏志》云：河内太守刘勋女病左膝疮痒。华佗视之，用绳系犬后足不得行，断犬腹取胆向疮口，须臾有虫若蛇着疮上出，长三尺，病愈也。

〔附方〕旧二，新七。

眼赤涩痒犬胆汁注目中，效（《圣惠》）。

肝虚目暗白犬胆一枚，萤火虫二七枚，阴干为末，点之（《圣惠》）。

目中脓水上伏日采犬胆，酒服之（《圣济总录》）。

聤耳出脓用狗胆一枚，枯矾一钱，调匀。绵裹塞耳内，三四

次即瘥（《奇效良方》）。

拔白换黑狗胆汁涂之（《千金》）。

血气撮痛不可忍者。用黑狗胆一个（半干半湿）剜开，以篦子排丸绿豆大，蛤粉滚过。每服五丸，以烧生铁淬酒送下，痛立止（《经验方》）。

反胃吐食不拘丈夫、妇人、老少，远年、近日。用五灵脂末，黄狗胆汁和丸龙眼大。每服一丸，好酒半盏磨化服。不过三服，即效（《本事》）。

痞块疳积五灵脂（炒烟尽）、真阿魏（去砂研）等分，用黄雄狗胆汁和丸黍米大。空心津咽三十丸。忌羊肉、醋、面（《简便》）。

赤白下痢腊月狗胆一百枚，每枚入黑豆充满，麝香少许。每服一枚，赤以甘草、白以干姜汤送下（《奇效良方》）。

牡狗阴茎

〔释名〕狗精（〖《本经》〗）。六月上伏日取，阴干百日（《别录》）。

〔气味〕咸，平，无毒。〔思邈曰〕酸。

〔主治〕伤中，阴痿不起，令强热大，生子，除女子带下十二疾（《本经》）。治绝阳及妇人阴痿（《日华》）。补精髓（孟诜）。

阴卵

〔主治〕妇人十二疾，烧灰服（苏恭）。

皮

〔主治〕腰痛，炙热黄狗皮裹之，频用取瘥。烧灰，治诸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淮南万毕术》云：黑犬皮毛烧灰扬之，止天风。则治风之义，有取乎此也。

毛

〔主治〕产难（苏恭）。颈下毛：主小儿夜啼，绛囊盛，系儿两手（藏器）。烧灰汤服一钱，治邪疟。尾：烧灰，敷犬伤（时珍）。

〔附方〕旧一。

汤火伤疮狗毛细翦，以烊胶和毛敷之。痂落即瘥（梅师）。

齿

〔气味〕平，微毒。

〔主治〕癫痫寒热，卒风痱，伏日取之（《别录》）。磨汁，治犬痫。烧研醋和，敷发背及马鞍疮。同人齿烧灰汤服，治痘疮倒陷，有效（时珍）。

头骨黄狗者良。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金疮止血（《别录》）。烧灰，治久痢、劳痢。和干姜、莨菪炒见烟，为丸，空心白饮服十丸，极效（甄权）。烧灰，壮阳止疟（《日华》）。治痈疽恶疮，解颅，女人崩中带下（时珍）。颔骨：主小儿诸痫、诸痿，烧灰酒服（苏恭）。

〔附方〕旧三，新十。

小儿久痢狗头烧灰，白汤服（《千金》）。

小儿解颅黄狗头骨炙为末，鸡子白和，涂之（《直指》）。

赤白久痢腊月狗头骨一两半（烧灰），紫笋茶（末）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圣惠方》）。

赤白带下不止者。狗头烧灰，为末。每酒服一钱，日三服（《圣惠》）。

产后血乱奔入四肢，并违堕。以狗头骨灰，酒服二钱，甚效（《经验后方》）。

打损接骨狗头一个，烧存性为末。热醋调涂，暖卧（《卫生易简》）。

附骨疽疮狗头骨烧烟，日熏之（《圣惠》）。

痈疽疖毒狗头骨灰、芸薹子等分，为末，醋和敷之（《千金》）。

恶疮不愈狗头骨灰同黄丹末等分，敷之（《寿域方》）。

长肉生肌老狗头脑骨（瓦炒）二两，桑白皮一两，当归二钱半，为末。麻油调敷（《直指》）。

鼻中瘜肉狗头灰方寸匕，苦丁香半钱，研末吹之，即化为水。或同硇砂少许，尤妙（《朱氏集验》）。

梦中泄精狗头鼻梁骨烧研，卧时酒服一钱。

头风白屑作痒。狗头骨烧灰，淋汁沐之（《圣惠方》）。

骨白狗者良。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烧灰，疗下痢生肌，敷马疮（《别录》）。烧灰，疗诸疮瘘，及妒乳痈肿（弘景）。烧灰，补虚，理小儿惊痫客忤（《蜀本》）。煎汁，同米煮粥，补妇人，令有子（藏器）。烧灰，米饮日服，治休息久痢。猪脂调，敷鼻中疮（时珍）。

〔附方〕旧二。

产后烦懑不食者。白犬骨烧研，水服方寸匕（《千金翼》）。

桃李哽咽狗骨煮汤，摩头上（《子母秘录》）。

屎白狗者良。

〔气味〕热，有小毒。《丹房镜源》云：白狗粪煮铜。

〔主治〕疔疮。水绞汁服，治诸毒不可入口者（苏恭）。瘭疽彻骨痒者，烧灰涂疮，勿令病者知。又和腊猪脂，敷瘘疮肿毒，疔肿出根（藏器）。烧灰服，发痘疮倒靥，治霍乱癥积，止心腹痛，解一切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狗屎所治诸病，皆取其解毒之功耳。

〔附方〕旧三，新五。

小儿霍乱卒起者。用白狗屎一丸，绞汁服之。

心痛欲死狗屎炒研，酒服二钱，神效。

劳疟瘴疟久不愈。用白狗粪烧灰，发前冷水服二钱（《圣惠方》）。

月水不调妇人产后，月水往来，乍多乍少。白狗粪烧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

鱼肉成癥并治诸毒。用狗粪五升烧末，绵裹，于五升酒中浸二宿，取清分十服，日三服，三日使尽，癥即便出也（《外台》）。

漏脯中毒犬屎烧末，酒服方寸匕（梅师）。

发背痈肿用白犬屎半升，水绞取汁服，以滓敷之，日再（《外台》）。

疔疮恶肿牡狗屎（五月五日取）烧灰涂敷，数易之。又治马鞍疮，神验（《圣惠》）。

屎中粟白狗者良。一名白龙沙。

〔主治〕噎膈风病，痘疮倒陷，能解毒也（时珍）。

〔附方〕新二。

噎膈不食黄犬干饿数日，用生粟或米干饲之。俟其下粪，淘洗米粟令净，煮粥，入薤白一握，泡熟去薤，入沉香末二钱食之（《永类钤方》）。

痘疮倒靥用（白狗或）黑狗一只，喂以生粟米。候下屎，取未化米为末，入麝香少许，新汲水服二钱（《保幼大全》）。

屎中骨

〔主治〕寒热，小儿惊痫（《别录》）。

羊《本经·中品》

〔校正〕《别录》另出羊乳，今并为一。

【释名】羖（〖《尔雅》〗。一作羝。〖《广韵》〗）、羝（音低）、羯（〖并《说文》〗）。〔时珍曰〕《说文》云：羊字象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似也。《董子》云：羊，祥也。故吉礼用之。牡羊曰羖，曰羝；牝羊曰羜，曰牂（音臧）。白曰羒，黑曰羭。多毛曰羖羬，胡羊曰□羺，无角曰羱，曰□。去势曰羯。羊子曰羔，羔五月曰羜（音宁），六月曰羳（音务），七月曰羍（音达），未卒岁曰□（音兆）。《内则》谓之柔毛，又曰少

牢。《古今注》谓之长髯主簿云。

【集解】〔《别录》曰〕羖羊生河西。〔弘景曰〕羊有三四种。入药以青色羖羊为胜，次则乌羊。其□羺羊及虏中无角羊，止可啖食，为药不及都下者，然其乳、髓则肥好也。〔颂曰〕羊之种类甚多，而羖羊亦有褐色、黑色、白色者。毛长尺余，亦谓之羖羝羊，北人引大羊以此为群首，又谓之羊头。〔诜曰〕河西羊最佳，河东羊亦好。若驱至南方，则筋力自劳损，安能补益人？今南方羊多食野草、毒草，故江浙羊少味而发疾。南人食之，即不忧也。惟淮南州郡或有佳者，可亚北羊。北羊至南方一二年，亦不中食，何况于南羊，盖土地使然也。〔宗奭曰〕羖羝羊出陕西、河东，尤狠健，毛最长而厚，入药最佳。如供食，则不如北地无角白大羊也。又同、华之间有小羊，供馔在诸羊之上。〔时珍曰〕生江南者为吴羊，头身相等而毛短。生秦晋者为夏羊，头小身大而毛长。土人二岁而剪其毛，以为毡物，谓之绵羊。广南英州一种乳羊，食仙茅，极肥，无复血肉之分，食之甚补人。诸羊皆孕四月而生。其目无神，其肠薄而萦曲。在畜属火，故易繁而性热也。在卦属兑，故外柔而内刚也。其性恶湿喜燥，食钩吻而肥，食仙茅而肪，食仙灵脾而淫，食踯躅而死。物理之宜忌，不可测也。契丹以其骨占灼，谓之羊卜，亦有一灵耶？其皮极薄，南番以书字，吴人以画采为灯。

羊

【附录】大尾羊〔时珍曰〕羊尾皆短，而哈密及大食诸番有大尾羊。细毛薄皮，尾上旁广，重一二十斤，行则以车载之。《唐书》谓之灵羊，云可疗毒。胡羊方国志云：大食国出胡羊。高三尺余，其尾如扇。每岁春月割取脂，再缝合之，不取则胀死。叶盛《水东日记》云：庄浪卫近雪山，有饕羊。土人岁取其脂，不久复满。洮羊出临洮诸地，大者重百斤。郭义恭《广志》云：西域驴羊，大如驴。即此类也。犖羊（此思切）。〇出西北地，其皮蹄可以割漆。封羊其背有肉封如驼，出凉州郡县，亦呼为驼羊。地生羊出西域。刘郁《出使西域记》：以羊脐种于土中，溉以水，闻雷而生，脐与地连。及长，惊以木声，脐乃断，便能行啮草。至秋可食，脐内复有种，名垄种羊。段公路《北户录》云：大秦国有地生羊，其羔生土中，国人筑墙围之。脐与地连，割之则死。但走马击鼓以骇之，惊鸣脐绝，便逐水草。吴策《渊颖集》云：西域地生羊，以胫骨种土中，闻雷声，则羊子从骨中生。走马惊之，则脐脱也。其皮可为褥。一云：漠北人种羊角而生，大如兔而肥美。三说稍异，未知果种何物也？当以刘说为是，然亦神矣。造化之妙，微哉！羶羊土之精也，其肝土也，有雌雄，不食，季桓子曾掘土得之。又千岁树精，亦为青羊。

羊肉

〔气味〕苦、甘，大热，无毒。〔诜曰〕温。〔颂曰〕《本经》云甘，《素问》云苦。盖《经》以味言，《素问》以理言。羊性热属火，故配于苦。羊之齿、骨、五脏皆温平，惟肉性大热也。〔时珍曰〕热病及天行病、疟疾病后食之，必发热致危。妊妇食之，令子多热。白羊黑头、黑羊白头、独角者，并有毒，食之生痈。《礼》曰：羊毳毛而毳者膻。又云：煮羊以杏仁或瓦片则易糜，以胡桃则不臊，以竹□则助味。中羊毒者，饮甘草汤则解。铜器煮之，男子损阳，女子绝阴。物性之异如此，不可不知。〔汪机曰〕反

半夏、菖蒲。同荞面、豆酱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

〔主治〕缓中，字乳余疾，及头脑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安心止惊（《别录》）。止痛，利产妇（思邈）。治风眩瘦病，丈夫五劳七伤，小儿惊痫（孟诜）。开胃健力（《日华》）。

〔发明〕〔颂曰〕肉多入汤剂。《胡洽方》有大羊肉汤，治妇人产后大虚，心腹绞痛厥逆，医家通用大方也。〔宗奭曰〕仲景治寒疝当归生姜羊肉汤，服之无不验者。一妇冬月生产，寒入子户，腹下痛不可按，此寒疝也。医欲投抵当汤。予曰：非其治也。以仲景羊肉汤减水，二服即愈。〔李杲曰〕羊肉有形之物，能补有形肌肉之气。故曰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人参补气，羊肉补形。凡味同羊肉者，皆补血虚，盖阳生则阴长也。〔时珍曰〕按《开河记》云：隋大总管麻叔谋病风逆，起坐不得。炀帝命太医令巢元方视之。曰：风入腠理，病在胸臆。须用嫩肥羊蒸熟，掺药食之，则瘥。如其言，未尽剂而痊。自后每杀羊羔，同杏酪、五味日食数枚。观此则羊肉补虚之功，益可证矣。

〔附方〕旧八，新十六。

羊肉汤张仲景治寒劳虚羸，及产后心腹疝痛。用肥羊肉一斤，水一斗，煮汁八升，入当归五两，黄芪八两，生姜六两，煮取二升，分四服。《胡洽方》无黄芪，《千金方》有芍药（《金匮要略》）。

产后厥痛胡洽大羊肉汤，治妇人产后大虚，心腹绞痛，厥逆。用羊肉一斤，当归、芍药、甘草各七钱半，用水一斗煮肉，取七升，入诸药，煮二升服。

产后虚羸腹痛，冷气不调，及脑中风汗自出。白羊肉一斤，切治如常，调和食之（《心镜》）。

产后带下产后中风，绝孕，带下赤白。用羊肉二斤，香豉、大蒜各三升，水一斗三升，煮五升，纳酥一升，更煮三升，分温三服（《千金方》）。

崩中垂死肥羊肉三斤，水二斗，煮一斗三升，入生地黄汁二升，干姜、当归各三两，煮三升，分四服（《千金》）。

补益虚寒用精羊肉一斤，碎白石英三两，以肉包之，外用荷叶裹定，于一石米下蒸熟，取出去石英，和葱、姜作小馄饨子。每日空腹，以冷浆水吞一百枚，甚补益（《外台》）。

壮阳益肾用白羊肉半斤切生，以蒜、薤食之。三日一度，甚妙（《心镜》）。

五劳七伤虚冷。用肥羊肉一腿，密盖煮烂，绞取汁服，并食肉。

骨蒸久冷羊肉一斤，山药一斤，各烂煮研如泥，下米煮粥食之（《饮膳正要》）。

骨蒸传尸用羊肉一拳大（煮熟），皂荚一尺（炙），以无灰酒一升，铜铛内煮三五沸，去滓，入黑饧一两。令病人先啜肉汁，乃服一合，当吐虫如马尾为效（《外台》）。

虚寒疟疾羊肉作臛饼，饱食之，更饮酒暖卧取汗。燕国公常见有验（《集验方》）。

脾虚吐食羊肉半斤作生，以蒜、薤、酱、豉、五味和拌，空腹食之（《心镜》）。

虚冷反胃羊肉去脂作生，以蒜薤空腹食之，立效（《外台》）。

壮胃健脾羊肉三斤切，粱米二升同煮，下五味作粥食（《饮膳正要》）。

老人膈痞不下饮食。用羊肉四两（切），白面六两，橘皮末一分，姜汁搜如常法，入五味作臛食，每日一次，大效（《多能鄙事》）。

胃寒下痢羊肉一片，莨菪子末一两和，以绵裹纳下部。二度瘥（《外台》方）。

身面浮肿商陆一升，水二斗，煮取一斗，去滓；羊肉一斤（切）入内煮熟，下葱、豉、五味调和如臛法，食之（《肘后方》）。

腰痛脚气木瓜汤：治腰膝疼痛，脚气不仁。羊肉一脚，草果五枚，粳米二升，回回豆（即胡豆）半升，木瓜二斤，取汁，入砂糖四两，盐少许，煮肉食之（《正要》）。

消渴利水羊肉一脚，瓠子六枚，姜汁半合，白面二两，同盐、葱炒食（《正要》）。

损伤青肿用新羊肉贴之（《千金方》）。

妇人无乳用羊肉六两，獐肉八两，鼠肉五两，作臛啖之（崔氏）。

伤目青肿羊肉煮熟，熨之（《圣济总录》）。

小儿嗜土买市中羊肉一斤，令人以绳系，于地上拽至家，洗净，炒炙食。或煮汁亦可（姚和众）。

头上白秃羊肉如作脯法，炙香，热搨上，不过数次瘥（《肘后方》）。

头蹄白羊者良。

〔气味〕甘，平，无毒。〔大明曰〕凉。〔震亨曰〕羊头、蹄肉，性极补水。水肿人食之，百不一愈。

〔主治〕风眩瘦疾，小儿惊痫（苏恭）。脑热头眩（《日华》）。安心止惊，缓中止汗补胃，治丈夫五劳骨热。热病后宜食之，冷病人勿多食（孟诜）。〇《心镜》云：以上诸证，并宜白羊头，或蒸或煮，或作脍食。疗肾虚精竭。

〔附方〕新三。

老人风眩用白羊头一具，如常治，食之。

五劳七伤白羊头、蹄一具净治，更以稻草烧烟，熏令黄色，水煮半熟，纳胡椒、毕拨、干姜各一两，葱、豉各一升，再煮去药食。日一具，七日即愈（《千金》）。

虚寒腰痛用羊头、蹄一具，草果四枚，桂一两，生姜半斤，哈昔泥一豆许，胡椒煮食（《正要》）。

皮

〔主治〕一切风，及脚中虚风，补虚劳，去毛作羹、臛食（孟诜）。湿皮卧之，散打伤青肿；干皮烧服，治蛊毒下血（时珍）。

脂青羊者良。

〔气味〕甘，热，无毒。《丹房镜源》云：柔银软铜。

〔主治〕生脂：止下痢脱肛，去风毒，妇人产后腹中绞痛（思邈）。治鬼疰（苏颂）。〇《胡洽方》有青羊脂丸。去游风及黑□（《日华》）。熟脂：主贼风痿痹飞尸，辟瘟气，止劳痢，润肌肤，杀虫治疮癣。入膏药，透肌肉经络，彻风热毒气（时珍）。

〔附方〕新十三。

下痢腹痛羊脂、阿胶、蜡各二两，黍米二升，煮粥食之（《千金》）。

妊娠下痢羊脂如棋子大十枚，温酒一升，投中顿服，日三（《千金》）。

虚劳口干《千金》：用羊脂一鸡子大，淳酒半升，枣七枚，渍七日食，立愈。〇《外台》：用羊脂鸡子大，纳半斤酢中一宿，绞汁含之。

卒汗不止牛、羊脂，温酒频化，服之（《外台》）。

脾横爪赤煎羊脂摩之（《外台》）。

产后虚羸令人肥白健壮。羊脂二斤，生地黄汁一斗，姜汁五升，白蜜三升，煎如饴。温酒服一杯，日三（《古今录验》）。

妇人阴脱煎羊脂频涂之（《广利方》）。

发背初起羊脂、猪脂切片，冷水浸贴，热则易之。数日瘥（《外台》）。

牙齿疳□黑羖羊脂、莨菪子等分，入杯中烧烟，张口熏之（《千金方》）。

小儿口疮羊脂煎薏苡根涂之（《活幼心书》）。

豌豆如疥赤黑色者。煎青羊脂摩之（《千金方》）。

赤丹如疥不治杀人。煎青羊脂摩之，数次愈（《集验》）。

误吞钉针多食肥羊脂，久则自出（《肘后》）。

血白羊者良。

〔气味〕咸，平，无毒。〔时珍曰〕按夏子益《奇疾方》云：凡猪、羊血，久食则鼻中毛出，昼夜长五寸，渐如绳，痛不可忍，摘去复生。惟用乳石、硇砂等分为丸。空心，临卧各一服，水下十丸，自落也。

〔主治〕女人中风血虚闷，及产后血运，闷欲绝者，热饮一升即活（苏恭）。热饮一升，治产后血攻，下胎衣，治卒惊九窍出血，解莽草毒、胡蔓草毒，又解一切丹石毒发（时珍。〇出《延寿》诸方）。

〔发明〕〔时珍曰〕《外台》云：凡服丹石人，忌食羊血十年，一食前功尽亡。此物能制丹砂、水银、轻粉、生银、硇砂、砒霜、硫黄乳、石钟乳、空青、曾青、云母石、阳起石、孔公孽等毒。

凡觉毒发，刺饮一升即解。又服生地黄、何首乌诸补药者，亦忌之。《岭表录异》言其能解胡蔓草毒。羊血解毒之功用如此，而本草并不言及，诚缺文也。

〔附方〕旧二，新五。

衄血一月不止。刺羊血热饮即瘥（《圣惠》）。

产后血攻或下血不止，心闷面青，身冷欲绝者。新羊血一盏饮之，三两服妙（梅师）。

大便下血羊血煮熟，拌醋食，最效（吴球《便民食疗》）。

硫黄毒发气闷。用羊血热服一合，效（《圣惠方》）。

食菹吞蛭蛭啖脏血，肠痛黄瘦。饮热羊血一二升，次早化猪脂一升饮之，蛭即下也（《肘后方》）。

误吞蜈蚣刺猪、羊血灌之，即吐出。昔有店妇吹火筒中有蜈蚣入腹，店妇仆地，号叫可畏。道人刘复真用此法而愈（《三元延寿书》）。

妊娠胎死不出，及胞衣不下，产后诸疾狼狈者。刺羊血热饮一小盏，极效（《圣惠方》）。

乳白羥者佳。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寒冷虚乏（《别录》）。润心肺，治消渴（甄权）。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气。合脂作羹食，补肾虚，及男女中风

（张鼎）。利大肠，治小儿惊痫。含之，治口疮（《日华》）。主心卒痛，可温服之。又蚰蜒入耳，灌之即化成水（孟诜）。治大人干呕及反胃，小儿哕啘及舌肿，并时时温饮之（时珍）。解蜘蛛咬毒（〔颂曰〕刘禹锡《传信方》云：贞元十一年，崔员外言：有人为蜘蛛咬，腹大如妊，遍身生丝，其家弃之，乞食于道。有僧教啖羊乳，未几疾平也）。

〔发明〕〔弘景曰〕牛羊乳实为补润，故北人食之多肥健。〔恭曰〕北人肥健，由不啖咸腥，方土使然，何关饮乳？陶以未达，故屡有此言。〔时珍曰〕方土饮食，两相资之。陶说固偏，苏说亦过。丹溪言反胃人宜时时饮之，取其开胃脘、大肠之燥也。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口疮羊乳细滤入含之，数次愈（《小品方》）。

漆疮作痒羊乳敷之（《千金翼》）。

面黑令白白羊乳三斤，羊胰三副，和捣。每夜洗净涂之，旦洗去（《总录》）。

脑

〔气味〕有毒。〔诜曰〕发风病。和酒服，迷人心，成风疾。男子食之，损精气，少子。白羊黑头，食其脑，作肠痈。

〔主治〕入面脂手膏，润皮肤，去□黯，涂损伤、丹瘤、肉刺（时珍）。

〔附方〕新二。

发丹如瘤生绵羊脑，同朴硝研，涂之（《瑞竹堂方》）。

足指肉刺刺破，以新酒酢和羊脑涂之，一合愈（《古今录验》）。

髓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男子女人伤中、阴阳气不足，利血脉，益经气，以酒服之（《别录》）。却风热，止毒。久服不损人（孙思邈）。和酒服，补血。主女人血虚风闷（孟诜）。润肺气，泽皮毛，灭瘢痕（时珍）。〇《删繁》治肺虚毛悴，酥髓汤中用之。

〔附方〕新五。

肺痿骨蒸炼羊脂、炼羊髓各五两煎沸，下炼蜜及生地黄汁各五合，生姜汁一合，不住手搅，微火熬成膏。每日空心温酒调服一匙，或入粥食（《饮膳正要》）。

目中赤翳白羊髓敷之（《千金》）。

舌上生疮羊胫骨中髓，和胡粉涂之，妙（《圣惠》）。

白秃头疮生羊骨髓，调轻粉搽之。先以泔水洗净。一日二次，数日愈（《经验方》）。

痘痂不落痘疮痂疕不落，灭瘢方：用羊髑骨髓（炼）一两，

轻粉一钱，和成膏，涂之（陈文中方）。

心下并也。用白羝羊者良。

〔气味〕甘，温，无毒。〔《日华》曰〕有孔者杀人。

〔主治〕止忧恚膈气（《别录》）。补心（藏器）。

〔附方〕新一。

心气郁结羊心一枚，咱夫兰（即回回红花）三钱，浸玫瑰水一盏，入盐少许，徐徐涂心上，炙熟食之，令人心安多喜（《正要》）。

肺

〔气味〕同心。〔诜曰〕自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状如马尾，长二三寸。须去之，不去令人痢下。

〔主治〕补肺，止咳嗽（《别录》）。伤中，补不足，去风邪（思邈）。治渴，止小便数，同小豆叶煮食之（苏恭）。通肺气，利小便，行水解蛊（时珍）。

〔附方〕旧一，新六。

久嗽肺痿作燥。羊肺汤：用羊肺一具洗净，以杏仁、柿霜、真豆粉、真酥各一两，白蜜二两，和匀，灌肺中，白水煮食之（葛可久方）。

咳嗽上气积年垂死。用莨菪子（炒）、熟羊肺（切曝）等分为末，以七月七日醋拌。每夜不食，空腹服二方寸匕，粥饮下。隔日一服（《千金》）。

水肿尿短青羖羊肺一具，微炸切曝为末，莨菪子一升，以三年醋渍一晬时出，熬令变色，捣烂，蜜丸梧子大。食后麦门冬饮服四丸，日三。小便大利，佳（《千金》）。

小便频数下焦虚冷也。羊肺一具（切）作羹，入少羊肉，和盐、豉食。不过三具效（《集验方》）。

渴利不止羊肺一具，入少肉和盐、豉作羹食。不过三具愈（《普济方》）。

解中蛊毒生羊肺一具割开，入雄黄、麝香等分，吞之（《济生方》）。

鼻中瘜肉羊肺散：用干羊肺一具，白术四两，肉苁蓉、通草、干姜、芎□各二两，为末。食后米饮服五分匕，加至方寸匕（《千金方》）。

肾

〔气味〕同心。

〔主治〕补肾气虚弱，益精髓（《别录》）。补肾虚耳聋阴弱，壮阳益胃，止小便，治虚损盗汗（《日华》）。合脂作羹，疗劳痢甚效。蒜、薤食之一升，疗癥瘕（苏恭）。治肾虚消渴（时珍）。

〔发明〕〔时珍曰〕《千金》《外台》《深师》诸方，治肾

虚劳损，消渴脚气，有肾沥汤方甚多，皆用羊肾煮汤煎药。盖用为引向，各从其类也。

〔附方〕旧三，新六。

下焦虚冷脚膝无力，阳事不行。用羊肾一枚煮熟，和米粉半大两，炼成乳粉，空腹食之，妙（《心镜》）。

肾虚精竭炮羊肾一双切，于豉汁中，以五味、米糅作羹、粥食（《心镜》）。

五劳七伤阳虚无力。《经验后方》：用羊肾一对（去脂切），肉苁蓉一两（酒浸一夕去皮），和作羹，下葱、盐、五味食。〇《正要》：治阳气衰败，腰脚疼痛，五劳七伤。用羊肾三对，羊肉半斤，葱白一茎，枸杞叶一斤，同五味煮成汁，下米作粥食之。

虚损劳伤羊肾一枚，术一升，水一斗，煮九升，服一升，日三（《肘后方》）。

肾虚腰痛《千金》：用羊肾去膜，阴干为末。酒服二方寸匕，日三。〇《正要》：治卒腰痛。羊肾一对，咱夫兰一钱，玫瑰水一盏浸汁，入盐少许，涂抹肾上，徐徐炙熟，空腹食之。

老人肾硬治老人肾脏虚寒，内肾结硬，虽服补药不入。用羊肾子一对，杜仲（长二寸，阔一寸）一片，同煮熟，空心食之。令人内肾柔软，然后服补药（《鸡峰备急方》）。

胁破肠出以香油抹手送入，煎人参、枸杞子汁温淋之。吃羊肾粥十日，即愈（危氏）。

羊石子即羊外肾也。

〔主治〕**肾虚精滑**（时珍）。〇《本事》金锁丹用之。

肝青羖羊者良。

〔气味〕苦，寒，无毒。〔颂曰〕温。〔弘景曰〕合猪肉及梅子、小豆食，伤人心。〔思邈曰〕合生椒食，伤人五脏，最损小儿。合苦笋食，病青盲。妊妇食之，令子多厄。

〔主治〕补肝，治肝风虚热，目赤暗痛，热病后失明，并用子肝七枚，作生食，神效。亦切片水浸贴之（苏恭）。解蛊毒（吴瑞）。

〔发明〕〔时珍曰〕按倪维德《原机启微集》云：羊肝，肝与肝合，引入肝经。故专治肝经受邪之病。今羊肝丸治目有效，可征。〔汪机曰〕按《三元延寿书》云：凡治目疾，以青羊肝为佳。有人年八十余，瞳子了然，夜读细字。云别无服药，但自小不食畜兽肝耳。或以本草羊肝明目而疑之。盖羊肝明目性也，他肝则否。凡畜兽临杀之时，忿气聚于肝。肝之血不利于目，宜矣。

〔附方〕旧四，新十一。

目热赤痛看物如隔纱，宜补肝益睛。用青羊肝一具切洗，和五味食之（《心镜》）。

肝虚目赤青羊肝，薄切水浸，吞之极效（《龙木论》）。

病后失明方同上。

小儿赤眼羊肝切薄片，井水浸贴（《普济》）。

翳膜羞明有泪，肝经有热也。用青羊子肝一具（竹刀切），和黄连四两，为丸梧子大。食远茶清下七十丸，日三服。忌铁器、猪肉、冷水（《医镜》）。

目病□□以铜器煮青羊肝，用面饼覆器上，钻两孔如人眼大，以目向上熏之。不过两度（《千金方》）。

目病失明青羖羊肝一斤，去脂膜切片，入新瓦盆内炕干，同决明子半升，蓼子一合，炒为末。以白蜜浆服方寸匕，日三。不过三剂，目明。至一年，能夜见文字（《食疗》）。

不能远视羊肝一具，去膜细切，以葱子一勺，炒为末，以水煮熟，去滓，入米煮粥食（《多能鄙事》）。

青盲内障白羊子肝一具，黄连一两，熟地黄二两，同捣，丸梧子大。食远茶服七十丸，日三服。崔承元病内障丧明，有人惠此方报德，服之遂明（《传信方》）。

牙疳肿痛羯羊肝一具煮熟，蘸赤石脂末，任意食之（《医林集要》）。

虚损劳瘦用新猪脂煎取一升，入葱白一握煎黄，平旦服。至三日，以枸杞一斤，水三斗煮汁，入羊肝一具，羊脊膂肉一条，曲末半斤，着葱、豉作羹食（《千金方》）。

病后呕逆天行病后呕逆，食即反出。用青羊肝作生淡食，不过三度，食不出矣（《外台》）。

休息痢疾五十日以上，或一二年不瘥，变成疳，所下如泔淀者。用生羊肝一具切丝，入三年醋中吞之。心闷则止，不闷更服。一日勿食物。或以姜、薤同食亦可。不过二三具（《外台》）。

小儿痫疾青羊肝一具，薄切水洗，和五味、酱食之。

妇人阴□作痒。羊肝纳入引虫（《集简方》）。

胆青羯羊者良。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青盲，明目（《别录》）。点赤障、白翳、风泪眼，解蛊毒（甄权）。疗疳湿时行热熛疮，和醋服之，良（苏恭）。治诸疮，能生人身血脉（思邈）。同蜜蒸九次，点赤风眼，有效（朱震亨）。

〔发明〕〔时珍曰〕肝开窍于目，胆汁减则目暗。目者，肝之外候，胆之精华也。故诸胆皆治目病。《夷坚志》载：二百味草花膏：治烂弦风赤眼，流泪不可近光，及一切暴赤目疾。用羯羊胆一枚，入蜂蜜于内蒸之，候干研为膏。每含少许，并点之。一日泪止，二日肿消，三日痛定。盖羊食百草，蜂采百花，故有二百花草之名。又张三丰真人碧云膏：腊月取羯羊胆十余枚，以蜜装满，纸套笼住，悬檐下，待霜出扫下，点之神效也。

〔附方〕旧三，新四。

病后失明羊胆点之，日二次（《肘后》）。

大便秘塞羊胆汁灌入即通（《千金》）。

目为物伤羊胆一枚，鸡胆三枚，鲤鱼胆二枚，和匀，日日点之（《圣惠方》）。

面黑皯疱羖羊胆、牛胆各一个，淳酒三升，煮三沸，夜夜涂之（《肘后》）。

产妇面□产妇面如雀卵色。以羊胆、猪胰、细辛等分，煎三沸。夜涂，旦以浆水洗之（《录验》）。

代指作痛崔氏云：代指乃五脏热注而然。刺热汤中七度，刺冷水中。又复如此三度，即以羊胆涂之，立愈甚效（《外台》方）。

小儿疳疮羊胆二枚，和酱汁灌下部（《外台》）。

胃一名羊膍胵。

〔气味〕甘，温，无毒。〔思邈曰〕羊肚和饭饮久食，令人多唾，喜吐清水，成反胃，作噎病。

〔主治〕胃反，止虚汗，治虚羸，小便数，作羹食，三五瘥（思邈）。

〔附方〕旧一，新六。

久病虚羸不生肌肉，水气在胁下，不能饮食，四肢烦热者。用羊胃一枚（切），白术一升（切），水二斗，煮九升，分九服，日三。不过三剂瘥（张文仲方）。

补中益气羊肚一枚，羊肾四枚，地黄三两，干姜、昆布、地骨皮各二两，白术、桂心、人参、厚朴、海藻各一两五钱，甘草、秦椒各六钱，为末，同肾入肚中，缝合蒸熟，捣烂晒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二（《千金》）。

中风虚弱羊肚一具，粳米二合，和椒、姜、豉、葱作羹食之（《正要》）。

胃虚消渴羊肚烂煮，空腹食之（《古今录验》）。

下虚尿床羊肚盛水令满，线缚两头，煮熟，即开取中水顿服之，立瘥（《千金》）。

项下瘰疬用羊膍胵烧灰，香油调敷。

蛇伤手肿新剥羊肚一个（带粪），割一口，将手入浸，即时痛止肿消（《集要》）。

脬

〔主治〕下虚遗溺。以水盛入，炙熟，空腹食之，四五次愈（孙思邈）。

胰白羊者良。

〔主治〕润肺燥，诸疮疡。入面脂，去□黯，泽肌肤，灭瘢痕（时珍）。

〔附方〕新三。

远年咳嗽羊胰三具，大枣百枚，酒五升，渍七日，饮之（《肘后方》）。

妇人带下羊胰一具，以酢洗净，空心食之，不过三次。忌鱼肉滑物，犯之即死（《外台》）。

痘疮瘢痕羊胰二具，羊乳一升，甘草末二两，和匀涂之。明旦，以猪蹄汤洗去（《千金》）。

舌

〔主治〕补中益气（《正要》）。用羊舌二枚，羊皮二具，羊肾四枚，蘑菰、糟姜，作羹，肉汁食之。

靥即会咽也。

〔气味〕甘、淡，温，无毒。

〔主治〕气瘿（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古方治瘿多用猪、羊靥，亦述类之义，故王荆公《瘿诗》有“内疗烦羊靥”之句。然瘿有五：气、血、肉、筋、石也。夫靥属肺，肺司气。故气瘿之证，服之或效。他瘿恐亦少力。

〔附方〕旧一，新二。

项下气瘿《外台》：用羊靥一具，去脂（酒浸，炙熟）含之咽汁。日一具，七日瘥。〇《千金》：用羊靥七枚（阴干），海藻、干姜各二两，桂心、昆布、逆流水边柳须各一两，为末，蜜丸芡子大。每含一丸，咽津。〇《杂病治例》：用羊靥、猪靥各二枚，昆布、海藻、海带各二钱（洗，焙），牛蒡子（炒）四钱。右为末，捣二靥和丸弹子大。每服一丸，含化咽汁。

睛

〔主治〕目赤及翳膜。曝干为末，点之（时珍。〇出《千金》）。熟羊眼中白珠二枚，于细石上和枣核磨汁，点目翳羞明，频用三四日瘥（孟诜）。

〔发明〕〔时珍曰〕羊眼无瞳，其睛不应治目，岂以其神藏于内耶？

筋

〔主治〕尘物入目，熟嚼纳眦中，仰卧即出（《千金翼》）。

羚羊角青色者良。

〔气味〕咸，温，无毒。〔《别录》曰〕苦，微寒。取之无时。勿使中湿，湿即有毒。〔甄权曰〕大寒。〇菟丝为之使。《镜源》云：羚羊角灰缩贺。贺，锡也。出贺州。

〔主治〕青盲，明目，止惊悸寒泄。久服，安心益气轻身。杀疥虫。入山烧之，辟恶鬼虎狼（《本经》）。疗百节中结气，风头痛，及蛊毒吐血，妇人产后余痛（《别录》）。烧之，辟蛇。灰治漏下，退热，主山瘴溪毒（《日华》）。

〔附方〕旧三，新七。

风疾恍惚心烦腹痛，或时闷绝复苏。以青羚羊角屑，微炒为末，无时温酒服一钱（《圣惠》）。

气逆烦满水羊角烧研，水服方寸匕（《普济方》）。

吐血喘咳青羚羊角（炙焦）二枚，桂末二两，为末。每服一匕，糯米饮下，日三服。同上。

产后寒热心闷极胀百病。羚羊角烧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水泄多时羚羊角一枚，白矾末填满，烧存性为末。每新汲水服二钱（《圣惠方》）。

小儿痫疾羚羊角烧存性，以酒服少许（《普济》）。

赤秃发落羚羊角、牛角烧灰等分，猪脂调敷（《普济》）。

赤瘢瘭子身面卒得赤瘢，或瘭子肿起，不治杀人。羖羊角烧灰，鸡子清和涂，甚妙（《肘后》）。

打扑伤痛羊角灰，以沙糖水拌，瓦焙焦为末。每热酒下二钱，仍揉痛处（《简便》）。

脚气疼痛羊角一副，烧过为末，热酒调涂，以帛裹之，取汗，永不发也。

齿三月三日取之。

〔气味〕温。

〔主治〕小儿羊痫寒热（《别录》）。

头骨已下并用羖羊者良。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按张景阳《七命》云：耶溪之铤，赤山之精。销以羊头，镤以锻成。注云：羊头骨能销铁也。

〔主治〕风眩瘦疾，小儿惊痫（苏恭）。

脊骨

〔气味〕甘，热，无毒。

〔主治〕虚劳寒中羸瘦（《别录》）。补肾虚，通督脉，治腰痛下痢（时珍）。

〔附方〕旧一，新八。

老人胃弱羊脊骨一具捶碎，水五升，煎取汁二升，入青粱米

四合，煮粥常食（《食治方》）。

老人虚弱白羊脊骨一具剉碎，水煮取汁，枸杞根（剉）一斗，水五斗，煮汁一斗五升，合汁同骨煮至五升，去骨，瓷盒盛之。每以一合，和温酒一盏调服（《多能鄙事》）。

肾虚腰痛《心镜》：用羊脊骨一具，捶碎煮，和蒜齑食，饮少酒妙。〇《正要》：用羊脊骨一具捶碎，肉苁蓉一两，草果三枚，荜茇二钱，水煮汁，下葱、酱作面羹食。

肾虚耳聋羖羊脊骨一具（炙研），磁石（煅，醋淬七次）、白术、黄芪、干姜（炮）、白茯苓各一两，桂三分，为末。每服五钱，水煎服（《普济》）。

虚劳白浊羊骨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

小便膏淋羊骨烧研，榆白皮煎汤，服二钱（《圣惠方》）。

洞注下痢羊骨灰，水服方寸匕（《千金方》）。

疳疮成漏脓水不止。用羊羔儿骨不拘多少，入藏瓶内，盐泥固济，煅过研末，每用末五钱，入麝香、雄黄末各一钱，填疮口。三日外必合（《总微论》）。

尾骨

〔主治〕益肾明目，补下焦虚冷（《正要》）。

〔附方〕新一。

虚损昏聋大羊尾骨一条，水五碗，煮减半，入葱白五茎，荆芥一握，陈皮一两，面三两，煮熟，取汁搜面作索饼，同羊肉四两煮熟，和五味食（《多能鄙事》）。

胫骨音行。亦作□，又名䯒骨，胡人名颇儿必。入药煅存性用。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性热，有宿热人勿食。〇《镜源》云：羊䯒骨伏硇。

〔主治〕虚冷劳（孟诜）。**脾弱，肾虚不能摄精，白浊，除湿热，健腰脚，固牙齿，去□**䵟**，治误吞铜钱**（时珍）。

〔发明〕〔杲曰〕齿者，骨之余，肾之标，故牙疼用羊胫骨以补之。〔时珍曰〕羊胫骨灰可以磨镜，羊头骨可以消铁，故误吞铜铁者用之，取其相制也。按：张景阳《七命》云：耶溪之铤，赤山之精。销以羊头，镤以煅成。注云：羊头骨能销铁也。又《名医录》云：汉上张成忠女七八岁，误吞金□子一只，胸膈痛不可忍，忧惶无措。一银匠炒末药三钱，米饮服之，次早大便取下。叩求其方，乃羊胫灰一物耳。谈野翁亦有此方，皆巧哲格物究理之妙也。

〔附方〕新十一。

擦牙固齿《食鉴》：用火煅羊胫骨为末，入飞盐二钱，同研匀，日用。〇又方：烧白羊胫骨灰一两，升麻一两，黄连五钱，为末，日用。〇濒湖方：用羊胫骨（烧过）、香附子（烧黑）各一两，青盐（煅过）、生地黄（烧黑）各五钱，研用。

湿热牙疼用羊胫骨灰二钱，白芷、当归、牙皂、青盐各一钱，为末，擦之（东垣方）。

脾虚白浊过虑伤脾，脾不能摄精，遂成此疾。以羊胫骨灰一两，姜制厚朴末二两，面糊丸梧子大。米饮下百丸，日二服。一加茯苓一两半（《济生方》）。

虚劳瘦弱用颇儿必四十枚，以水一升，熬减大半，去滓及油，待凝任食（《正要》）。

筋骨挛痛用羊胫骨，酒浸服之。

月水不断羊前左脚胫骨一条，纸裹泥封令干，煅赤，入棕榈灰等分。每服一钱，温酒服之。

□黯丑陋治人面体黧黑，皮厚状丑。用羖羊胫骨为末，鸡子白和敷，旦以白粱米泔洗之。三日如素，神效（《肘后》）。

误吞铜钱羊胫骨烧灰，以煮稀粥食，神效（谈野翁方）。

咽喉骨哽羊胫骨灰，米饮服一钱（《普济》）。

悬蹄

毛

〔主治〕转筋，醋煮裹脚（孟诜。〇又见毡）。

须羖羊者良。

〔主治〕小儿口疮，蠼螋尿疮，烧灰和油敷（时珍。〇出《广济》）。

〔附方〕新二。

香瓣疮生面上耳边，浸淫水出，久不愈。用羖羊须、荆芥、干枣肉各二钱，烧存性，入轻粉半钱。每洗拭，清油调搽。二三次必愈（《圣惠方》）。

口吻疮方同上。

溺

〔主治〕伤寒热毒攻手足，肿痛欲断。以一升，和盐、豉捣，渍之（李时珍。〇出《肘后方》）。

屎青羖羊者良。

〔气味〕苦，平，无毒。〔时珍曰〕制粉霜。

〔主治〕燔之，主小儿泄痢，肠鸣惊痫（《别录》）。烧灰，理聤耳，并署竹刺入肉，治箭镞不出（《日华》）。烧灰淋汁沐头，不过十度，即生发长黑。和雁肪涂头亦良（藏器）。〔颂曰〕屎纳鲫鱼腹中，瓦缶固济，烧灰涂发，易生而黑，甚效。煮汤灌下部，治大人小儿腹中诸疾，疳、湿，大小便不通。烧烟熏鼻，治中恶心腹刺痛，亦熏诸疮中毒、痔瘘等。治骨蒸弥良（苏恭）。

〔附方〕旧五，新十六。

疳痢欲死新羊屎一升，水一升，渍一夜，绞汁顿服，日午乃食。极重者，不过三服瘥（《总录》）。

呕逆酸水羊屎十枚，酒二合，煎一合，顿服。未定，更服之（《兵部手集》）。

反胃呕食羊粪五钱，童子小便一大盏，煎六分，去滓，分三服（《圣惠》）。

小儿流涎白羊屎频纳口中（《千金》）。

心气疼痛不问远近。以山羊粪七枚，油头发一团，烧灰酒服。永断根（《孙氏集效方》）。

妊娠热病青羊屎研烂涂脐，以安胎气（《外台秘要》）。

伤寒肢痛手足疼欲脱。取羊屎煮汁渍之，瘥乃止。或和猪膏涂之，亦佳（《外台》）。

时疾阴肿囊及茎皆热肿。以羊屎、黄檗煮汁洗之（《外台》）。

疔疮恶肿青羊屎一升，水二升，渍少时，煮两沸，绞汁一升，顿服（《广济方》）。

里外臁疮羊屎烧存性，研末，入轻粉涂之（《集要》）。

痘风疮证羊屎烧灰，清油调，敷之（《全幼心鉴》）。

小儿头疮羊粪煎汤洗净，仍以雄羊粪烧灰，同屋上悬煤炒为末，清油调涂（《普济》）。

头风白屑乌羊粪煎汁洗之（《圣惠》）。

发毛黄赤羊屎烧灰，和腊猪脂涂之，日三夜一，取黑乃止（《圣惠方》）。

木刺入肉干羊屎烧灰，猪脂和涂，不觉自出（《千金》）。

箭镞入肉方同上。

反花恶疮鲫鱼一个去肠，以羯羊屎填满，烧存性。先以米泔洗过，搽之。

瘰疬已破羊屎（烧）五钱，杏仁（烧）五钱，研末，猪骨髓调搽（《海上》）。

湿疮浸淫新羊屎绞汁涂之。干者烧烟熏之（《圣济总录》）。

雷头风病羊屎焙研，酒服二钱（《普济方》）。

慢脾惊风活脾散：用羊屎二十一个（炮），丁香一百粒，胡椒五十粒，为末。每服半钱，用六年东日照处壁土煎汤调下（《普济方》）。

羊胲子乃羊腹内草积块也。

〔主治〕翻胃。煅存性，每一斤入枣肉、平胃散末一半，和匀。每服一钱，空心沸汤调下（叶氏《摘玄》）。

黄羊《纲目》

【释名】羳羊（音烦。〖《尔雅》〗）、**茧耳羊**（〖《明一统志》〗）。〔时珍曰〕羊腹带黄，故名。或云幼稚曰黄，此羊肥小故也。《尔雅》谓之羳，出西番也。其耳甚小，西人谓之茧耳。

【集解】〔时珍曰〕黄羊出关西、西番及桂林诸处。有四种，状与羊同，但低小细肋，腹下带黄色，角似羖羊，喜卧沙地。生沙漠，能走善卧，独居而尾黑者，名黑尾黄羊。生野草内，或群至数十者，名曰黄羊。生临洮诸处，甚大而尾似獐、鹿者，名洮羊。其皮皆可为衾褥。出南方桂林者，则深褐色，黑脊白斑，与鹿相近也。

黄羊

肉

〔气味〕甘，温，无毒。《正要》云：煮汤少味。脑不可食。

〔主治〕补中益气，治劳伤虚寒（时珍。〇出《正要》）。

髓

〔主治〕补益功同羊髓（《正要》）。

牛《本经·中品》

〔校正〕《别录·上品》牛乳，《拾遗》犊脐屎，今并为一。

【释名】〔时珍曰〕按许慎云：牛，件也。牛为大牲，可以件事分理也。其文象角头三、封及尾之形。《周礼》谓之大牢，牢乃豢畜之室，牛牢大，羊牢小，故皆得牢名。《内则》谓之一元大武。

元，头也。武，足迹也。牛肥则迹大。犹《史记》称牛为四蹄，今人称牛为一头之义。梵书谓之瞿摩帝。〇牛之牡者曰牯，曰特，曰犅，曰□；牝者曰□，曰牸。南牛曰㹀，北牛曰犗。纯色曰牺，黑曰犡，白曰□，赤曰牚，驳曰犁。去势曰犍，又曰犗。无角曰□。子曰犊，生二岁曰□，三岁曰犙，四岁曰牺，五岁曰牻，六岁曰犕。

【集解】〔藏器曰〕牛有数种，《本经》不言黄牛、乌牛、水牛，但言牛尔。南人以水牛为牛，北人以黄牛、乌牛为牛。牛种既殊，入用当别。〔时珍曰〕牛有犗牛、水牛二种。犗牛小而水牛大。犗牛有黄、黑、赤、白、驳杂数色。水牛色青苍，大腹锐头，其状类猪，角若担矛，卫护其犊，能与虎斗，亦有白色者，郁林人谓之周留牛。又广南有稷牛，即果下牛，形最卑小，《尔雅》谓之犦牛，《王会篇》谓之纨牛是也。牛齿有下无上，察其齿而知其年，三岁二齿，四岁四齿，五岁六齿，六岁以后，每年接脊骨一节也。牛耳聋，其听以鼻。牛瞳竖而不横。其声曰牟，项垂曰胡，蹄肉曰𤸫，百叶曰膍，角胎曰□，鼻木曰桊，嚼草复出曰齝，腹草未化曰圣齑。牛在畜属土，在卦属坤，土缓而和，其性顺也。《造化权舆》云：乾阳为马，坤阴为牛，故马蹄圆，牛蹄坼。马病则卧，阴胜也；牛病则立，阳胜也。马起先前足，卧先后足，从阳也；牛起先后足，卧先前足，从阴也。独以乾健坤顺为说，盖知其一而已。

牛

黄牛肉

〔气味〕甘，温，无毒。〔弘景曰〕犗牛惟胜，青牛为良，水牛惟可充食。〔《日华》曰〕黄牛肉微毒，食之发药毒动病，不如水牛。〔诜曰〕黄牛动病，黑牛尤不可食。牛者稼穑之资，不可多杀。若自死者，血脉已绝，骨髓已竭，不可食之。〔藏器曰〕牛病死者，发痼疾痃癖，令人洞下疰病。黑牛白头者不可食。独肝者有大毒，令人痢血至死。北人牛瘦，多以蛇从鼻灌之，故肝独也。水牛则无之。〔时珍曰〕张仲景云：啖蛇牛，毛发向后顺者是也。人乳可解其毒。《内则》云：牛夜鸣则□（臭不可食）。病死者有大毒，令人生疔暴亡。《食经》云：牛自死、白首者食之杀人。疥牛食之发痒。黄牛、水牛肉，合猪肉及黍米酒食，并生寸白虫；合韭、薤食，令人热病；合生姜食，损齿。煮牛肉，入杏仁、芦叶易烂，相宜。〔诜曰〕恶马食牛肉即驯，亦物性也。

〔主治〕安中益气，养脾胃（《别录》）。补益腰脚，止消渴及唾涎（孙思邈）。

〔发明〕〔时珍曰〕韩悉言：牛肉补气，与黄芪同功。观丹溪朱氏倒仓法论而引申触类，则牛之补土，可心解矣。今天下日用之物，虽严法不能禁，亦因肉甘而补，皮角有用也。朱震亨《倒仓论》曰：肠胃为积谷之室，故谓之仓。倒者，推陈以致新也。胃属土，受物而不能自运。七情五味，有伤中宫，停痰积血，互相缠纠。发为瘫痪，为劳瘵，为蛊胀，成形成质，为窠为臼，以生百病而中宫愆和，自非丸散所能去也。此方出自西域异人。其法：用黄肥牡牛肉二十斤，长流水煮成糜，去滓滤取液，再熬成琥珀色收之。每饮一钟，随饮至数十钟，寒月温饮。病在上则令吐，在下则令利，在中则令吐而利，在人活变。吐利后渴，即服其小便一二碗，亦可荡涤余垢。睡二日，乃食淡粥。养半月，即精神强健，沉疴悉亡也。须五年忌牛肉。盖牛，坤土也。黄，土色也。以顺德配乾牡之用也。肉者胃之药也，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故能由肠胃而透肌肤，毛窍爪甲，无所不

到。在表者因吐而得汗，在清道者自吐而去，在浊道者自利而除。有如洪水泛涨，陈莝顺流而去，盎然涣然，润泽枯槁，而有精爽之乐也。〔王纶云〕牛肉本补脾胃之物，非吐下药也，特饮之既满而溢尔。借补为泻，故病去而胃得补，亦奇法也。但病非肠胃者，似难施之。

〔附方〕新五。

小刀圭〔韩飞霞曰〕凡一切虚病，皆可服之。用小牛犊儿（未交感者）一只，腊月初八日或戊己日杀之，去血焐毛洗净，同脏腑不遗分寸，大铜锅煮之。每十斤，入黄芪十两，人参四两，茯苓六两，官桂、良姜各五钱，陈皮三两，甘草、蜀椒各二两，食盐二两，淳酒二斗同煮，水以八分为率，文火煮至如泥，其骨皆捶碎，并滤取稠汁。待冷以瓮盛之，埋于土内，露出瓮面。凡饮食中，皆任意食之，或以酒调服更妙。肥犬及鹿，皆可依此法作之。

返本丸补诸虚百损。用黄犍牛肉（去筋、膜）切片，河水洗数遍，仍浸一夜，次日再洗三遍，水清为度。用无灰好酒同入坛内，重泥封固，桑柴文武火煮一昼夜，取出（如黄沙为佳，焦黑无用）焙干为末听用。山药（盐炒过）、莲肉（去心，盐炒过，并去盐）、白茯苓、小茴香（炒）各四两，为末。每牛肉半斤，入药末一斤，以红枣蒸熟去皮和捣，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五十丸，日三服（《乾坤生意》）。

腹中痞积牛肉四两切片，以风化石灰一钱擦上，蒸熟食。常食痞积自下（《经验秘方》）。

腹中癖积黄牛肉一斤，恒山三钱，同煮熟。食肉饮汁，癖必自消，甚效（笔峰《杂兴》）。

牛皮风癣每五更炙牛肉一片食，以酒调轻粉敷之（《直指方》）。

水牛肉

〔气味〕甘，平，无毒。〔《日华》曰〕冷，微毒。〇宜忌同黄牛。

〔主治〕消渴，止唾泄，安中益气，养脾胃（《别录》）。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藏器）。

〔附方〕旧二，新一。

水肿尿涩牛肉一斤熟蒸，以姜、醋空心食之（《心镜》）。

手足肿痛伤寒时气，毒攻手足，肿痛欲断。生牛肉裹之，肿消痛止（范汪方）。

白虎风痛寒热发歇，骨节微肿。用水牛肉脯一两（炙黄），燕窠土、伏龙肝、飞罗面各二两，砒黄一钱，为末。每以少许，新汲水和，作弹丸大，于痛处摩之。痛止，即取药抛于热油铛中（《圣惠》）。

头蹄水牛者良。

〔气味〕凉。《食经》云：患冷人勿食蹄中巨筋。多食令人生肉刺。

〔主治〕下热风（孟诜）。

〔附方〕旧一。

水肿胀满，小便涩者。用水牛蹄一具去毛，煮汁作羹，蹄切食之。或以水牛尾一条，细切，作腊食，或煮食亦佳（《食医心

镜》）。

鼻水牛者良。

〔主治〕消渴，同石燕煮汁服（藏器）。治妇人无乳，做羹食之，不过两日，乳下无限，气壮人尤效（孟诜）。疗口眼㖞斜。不拘干湿者，以火炙热，于不患处一边熨之，即渐正（宗奭）。

皮水牛者良。

〔主治〕水气浮肿，小便涩少。以皮蒸熟，切入豉汁食之（《心镜》）。熬胶最良（详阿胶）。

乳

〔气味〕甘，微寒，无毒。〔弘景曰〕犗牛乳佳。〔恭曰〕犗牛乳性平，生饮令人利，热饮令人口干，微似温也。水牛乳作酪，浓厚胜犗牛，造石蜜须之。〔藏器曰〕黑牛乳胜黄牛。凡服乳，必煮一二沸，停冷啜之，热食即壅。不欲顿服，欲得渐消。与酸物相反，令人腹中结癥。患冷气人忌之。合生鱼食，作瘕。〔时珍曰〕凡取，以物撞之则易得。余详奶酪下。〇制秦艽、不灰木。

〔主治〕补虚羸，止渴（《别录》）。养心肺，解热毒，润皮肤（《日华》）。冷补，下热气。和酥煎沸食，去冷气痃癖（藏器）。患热风人宜食之（孟诜）。老人煮食有益。入姜、葱，止小儿吐乳，补劳（思邈）。治反胃热哕，补益劳损，

润大肠，治气痢，除疸黄，老人煮粥甚宜（时珍）。

〔发明〕〔震亨曰〕反胃噎膈，大便燥结，宜牛、羊乳时时咽之，并服四物汤为上策。不可用人乳，人乳有饮食之毒，七情之火也。〔时珍曰〕乳煎荜茇，治气痢有效。盖一寒一热，能和阴阳耳。按《独异志》云：唐太宗苦气痢，众医不效，下诏访问。金吾长张宝藏曾困此疾，即具疏以乳煎荜茇方上，服之立愈。宣下宰臣与五品官。魏徵难之，逾月不拟。上疾复发，复进之又平。因问左右曰：进方人有功，未见除授何也？徵惧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授三品，我岂不及汝耶？即命与三品文官，授鸿胪寺卿。其方用牛乳半斤，荜茇三钱，同煎减半，空腹顿服。

〔附方〕旧三，新八。

风热毒气煎过牛乳一升，生牛乳一升，和匀。空腹服之，日三服（《千金方》）。

小儿热哕牛乳二合，姜汁一合，银器文火煎五六沸。一岁儿饮半合，量儿大小，加减与服之（《圣惠方》）。

下虚消渴心脾中热，下焦虚冷，小便多，渐羸瘦者。牛羊乳，渴即饮之，每饮三四合（《广利方》）。

病后虚弱取七岁已下、五岁以上黄牛乳一升，水四升，煎取一升，稍稍饮，至十日止（《外台》方）。

补益劳损《千金翼》：崔尚书方：钟乳粉三两，袋盛，以牛乳一升，煎减三分之一，去袋饮乳，日三。〇又方：白石英末三斤，与十岁以上生犊牸牛食，每日与一两和黑豆。七日取牛乳，或热服一升，或作粥食。其粪以种菜食。百无所忌，能润脏腑，泽肌肉，令人健壮。

脚气痹弱牛乳五升，硫磺三两（末之），煎取三升，每服三合。羊乳亦可。或以牛乳五合，煎调硫黄末一两服，取汗尤良（《肘后》）。

肉人怪病人顶生疮五色，如樱桃状，破则自顶分裂，连皮剥脱至足，名曰肉人。常饮牛乳自消（夏子益《奇疾方》）。

重舌出涎特牛乳饮之（《圣惠》）。

蚰蜒入耳牛乳少少滴入即出。若入腹者，饮一二升即化为水（《圣惠方》）。

蜘蛛疮毒牛乳饮之良（《生生编》）。

血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解毒利肠，治金疮折伤垂死，又下水蛭。煮拌醋食，治血痢便血（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元史》云：布智儿从太祖征回回，身中数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之牛腹中，浸热血中，移时遂苏。又云：李庭从伯颜攻郢州，炮伤左胁，矢贯于胸，几绝。伯颜命剖水牛腹纳其中，良久而苏。何孟春云：予在职方时，问各边将无知此术者，非读《元史》弗知也。故书于此，以备缓急。

〔附方〕新一。

误吞水蛭肠痛黄瘦。牛血热饮一二升，次早化猪脂一升饮之，即下出也（《肘后》）。

脂黄牛者良，炼过用。

〔气味〕甘，温，微毒。多食发痼疾、疮疡。○《镜源》云：牛脂软铜。

〔主治〕诸疮疥癣白秃，亦入面脂（时珍）。

〔附方〕新五。

消渴不止栝蒌根煎：用生栝蒌根（切）十斤，以水三斗，煮至一斗，滤净，入炼净黄牛脂一合，慢火熬成膏，瓶收。每酒服一杯，日三（《总录》）。

腋下胡臭牛脂和胡粉涂之，三度永瘥（姚氏）。

食物入鼻介介作痛不出。用牛脂一枣大，纳鼻中吸入，脂消则物随出也（《千金方》）。

走精黄病面目俱黄，多睡，舌紫，甚则舌面坼裂，及加黑色，若爪甲黑者死。用豉半两，牛脂一两，煎过油脂，绵裹烙舌，去黑皮一重，浓煎豉汤一盏饮之（《三十六黄方》）。

髓黑牛、黄牛、□牛者良，炼过用。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中，填骨髓。久服增年（《本经》）。安五脏，平三焦，续绝伤，益气力，止泄利，去消渴，皆以清酒暖服之（《别录》）。平胃气，通十二经脉（思邈）。治瘦病，以黑牛髓、地黄汁、白蜜等分，煎服（孟诜）。润肺补

肾，泽肌悦面，理折伤，擦损痛，甚妙（时珍）。

〔附方〕新三。

补精润肺壮阳助胃。用炼牛髓四两，胡桃肉四两，杏仁泥四两，山药末半斤，炼蜜一斤，同捣成膏，以瓶盛汤煮一日。每服一匙，空心服之（《瑞竹方》）。

劳损风湿陆抗膏：用牛髓、羊脂各二升，白蜜、姜汁、酥各三升，煎三上三下，令成膏。随意以温酒和服之（《经心录》）。

手足皴裂牛髓敷之。

脑水牛、黄牛者良。

〔气味〕甘，温，微毒。《心镜》曰：牛热病死者，勿食其脑，令生肠痈。

〔主治〕风眩消渴（苏恭）。脾积痞气。润皴裂，入面脂用（时珍）。

〔附方〕新四。

吐血咯血五劳七伤。用水牛脑一枚（涂纸上阴干），杏仁（煮去皮）、胡桃仁、白蜜各一斤，香油四两，同熬干为末。每空心烧酒服二钱匕（《乾坤秘韫》）。

偏正头风不拘远近，诸药不效者，如神。用白芷、芎□各三钱，为细末。以黄牛脑子搽末在上，瓷器内加酒顿熟，乘热食之，尽量一醉。醒则其病如失，甚验（《保寿堂方》）。

脾积痞气牛脑丸：治男妇脾积痞病，大有神效。黄□牛脑子

一个（去皮、筋，擂烂），皮消末一斤，蒸饼六个（晒研）。和匀，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好酒下，日三服。百日有验（《普济方》）。

气积成块牛脑散：用牛脑子一个（去筋、膜），雄鸡肫一个（连皮、黄），并以好酒浸一宿，捣烂，入木香、沉香、砂仁各三两，皮硝一碗，杵千下，入生铜锅内，文武火焙干为末，入轻粉三钱，令匀。每服二钱，空心烧酒服，日三服。同上。

心已下黄牛者良。

〔主治〕虚忘，补心（《别录》）。

脾

〔主治〕补脾（藏器）。腊月淡煮，日食一度，治痔瘘。和朴硝作脯食，消痞块（时珍。○出《千金》《医通》）。

肺已下水牛者良。

〔主治〕补肺（藏器）。

肝

〔主治〕补肝，明目（《别录》）。治疟及痢，醋煮食之（孟诜）。妇人阴□，纳之引虫（时珍）。

肾

〔主治〕补肾气，益精（《别录》）。治湿痹（孙思邈）。

胃黄牛、水牛俱良。

〔气味〕甘，温，无毒。〔弘景曰〕青牛肠胃，合犬肉、犬血食，病人。

〔主治〕消渴风眩，补五脏，醋煮食之（诜）。补中益气，解毒，养脾胃（时珍）。

〔附方〕新一。

啖蛇牛毒牛肚细切，水一斗，煮一升，服，取汗即瘥（《金匮要略》）。

膍一名百叶〔时珍曰〕膍，音毗，言其有比列也。牛羊食百草，与他兽异；故其胃有膍，有胘，有蜂窠，亦与他兽异也。胘即胃之厚处。

〔主治〕热气水气，治痢，解酒毒、药毒、丹石毒发热，同肝作生，以姜、醋食之（藏器）。

胆腊月黄牛、青牛者良。〔弘景曰〕胆原附黄条中，今拔出于此，以类相从耳。

〔气味〕苦，大寒，无毒。

〔主治〕可丸药（《本经》）。除心腹热渴，止下痢及口焦燥，益目精（《别录》）。腊月酿槐子服，明目，治疳湿弥佳（苏恭）。酿黑豆，百日后取出，每夜吞二七枚，镇肝明目（《药性》）。

酿南星末，阴干，治惊风有奇功（苏颂）。除黄杀虫，治痈肿（时珍）。

〔发明〕〔时珍曰〕《淮南子万毕术》云：牛胆涂热釜，釜即鸣。牛胆涂桂，莫知其谁。注云能变乱人形。详见本书。《岣嵝》云：蛙得牛胆则不鸣。此皆有所制也。

〔附方〕旧一，新二。

谷疸食黄用牛胆（汁）一枚，苦参三两，龙胆草一两，为末，和少蜜丸梧子大。每姜汤下五十丸（《千金》）。

男子阴冷以食茱萸纳牛胆中，百日令干。每取二七枚，嚼纳阴中，良久如火（《千金》）。

痔瘘出水用牛胆、猬胆各一枚，腻粉五十文，麝香二十文，以三味和匀，入牛胆中，悬四十九日取出，为丸如大麦大。以纸捻送入疮内，有恶物流出为验也（《经验》）。

胞衣

〔附方〕新一。

臁疮不敛牛胞衣一具，烧存性，研搽（《海上方》）。

喉白水牛者良。

〔主治〕小儿呷气（思邈）。疗反胃吐食，取一具去膜及两头，逐节以醋浸炙燥，烧存性，每服一钱，米饮下，神效（时珍。〇出《法天生意》）。

〔发明〕〔时珍曰〕牛喉咙治呷气、反胃，皆以类相从也。按《普济方》云：反胃吐食，药、食俱不下，结肠三五日至七八日，大便不通，如此者必死。昔全州周禅师得正胃散方于异人，十痊八九，君子收之，可济人命。用白水牛喉一条，去两头节并筋、膜、脂、肉，节节取下如阿胶片，收之。临时旋炙，用米醋一盏浸之，微火炙干淬之，再炙再淬，醋尽为度。研末，厚纸包收。或遇阴湿时，微火烘之再收。遇此疾，每服一钱，食前陈米饮调下。轻者一服立效。

靥水牛者良。

〔主治〕喉痹气瘿，古方多用之（时珍）。

齿

〔主治〕小儿牛痫（《别录》）。

〔发明〕〔时珍曰〕六畜齿治六痫，皆比类之义也。耳珠先生有固牙法：用牛齿三十枚，瓶盛固济，煅赤为末。每以水一盏，末二钱，煎热含漱，冷则吐去。有损动者，以末揩之。此亦以类从也。

牛角□

〔释名〕角胎（〖《墨谱》〗）。〔时珍曰〕此即角尖中坚骨也。牛之有□，如鱼之有鳃，故名。胎者，言在角内也。〔藏器曰〕水牛、黄□牛者可用，余皆不及。久在粪土烂白者，亦佳。

〔气味〕苦，温，无毒。〔甄权曰〕苦、甘。

〔主治〕下闭血瘀血疼痛，女人带下血。燔之，酒服（《本经》）。烧灰，主赤白痢（藏器）。黄牛者烧之，主妇人血崩，大便下血，冷痢

（宗奭）。黄牛者烧之，止妇人血崩，赤白带下，冷痢泻血，水泄（《药性》）。治水肿（时珍。〇《千金》徐王煮散用之）。

〔发明〕〔时珍曰〕牛角□，筋之粹，骨之余，而□又角之精也。乃厥阴、少阴血分之药，烧之则性涩，故止血痢、崩中诸病。

〔附方〕旧四，新二。

大肠冷痢□牛角□烧灰，粥饮服二钱，日二次（《经验后方》）。

小儿滞下□牛角胎烧灰，水服三方寸匕（《千金》）。

大便下血黄牛角□一具，煅末，食前浓煮豉汁服二钱，日三，神效（《近效方》）。

赤白带下牛角□（烧令烟断）、附子（以盐水浸七度去皮）等分为末。每空心酒服二钱匕（孙用和方）。

鼠乳痔疾牛角□烧灰，酒服方寸匕（《塞上方》）。

蜂虿螫疮牛角□烧灰，醋和傅之（《肘后方》）。

角

〔气味〕苦，寒，无毒。〔之才曰〕平。

〔主治〕水牛者燔之，治时气寒热头痛（《别录》）。煎汁，治热毒风及壮热（《日华》）。□牛者治喉痹肿塞欲死，烧灰，酒服一钱。小儿

饮乳不快似喉痹者，取灰涂乳上，咽下即瘥（苏颂。〇出崔元亮方）。治淋破血（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石淋破血牛角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五服（《普济》）。

血上逆心烦闷刺痛。水牛角烧末，酒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赤秃发落牛角、羊角烧灰等分，猪脂调涂（《普济方》）。

骨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烧灰，治吐血鼻洪，崩中带下，肠风泻血，水泻（《日华》）。治邪疟。烧灰同猪脂，涂疳疮蚀人口鼻，有效（时珍。〇出《十便》）。

〔发明〕〔时珍曰〕东夷以牛骨占卜吉凶，无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先事之灵，宜其可入药治病也。

〔附方〕新二。

鼻中生疮牛骨、狗骨烧灰，腊猪脂和敷（《千金》）。

水谷痢疾牛骨灰同六月六日曲（炒）等分为末，饮服方寸匕，乃御传方也（张文仲方）。

蹄甲青牛者良。

〔主治〕妇人崩中，漏下赤白（苏恭）。烧灰水服，治牛痫。和油，涂臁疮。研末贴脐，止小儿夜啼（时珍。〇出《集要》诸方）。

〔附方〕新五。

卒魇不寤以青牛蹄或马蹄临人头上，即活（《肘后》）。

损伤接骨牛蹄甲一个，乳香、没药各一钱为末，入甲内烧灰，以黄米粉糊和成膏，敷之（《秘韫》）。

牛皮风癣牛蹄甲、驴粪各一两，烧存性研末，油调，抓破敷之。五七日即愈（蔺氏《经验方》）。

臁胫烂疮牛蹄甲烧灰，桐油和敷（《海上方》）。

玉茎生疮牛蹄甲烧灰，油调敷之（奚囊）。

阴茎黄牛、乌牛、水牛并良。

〔主治〕妇人漏下赤白，无子（苏恭）。

牯牛卵囊

〔主治〕疝气。一具煮烂，入小茴香，盐少许拌食（吴球）。

毛

〔主治〕脐中毛，治小儿久不行（苏恭）。耳毛、尾毛、阴毛，并主通淋闭（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牛耳毛、阴毛、尾毛，治淋多用之，岂以牛性顺而毛性下行耶？又治疟病，盖禳之之义耳。

〔附方〕旧一，新二。

卒患淋疾牛耳中毛烧取半钱，水服。尾毛亦可（《集验方》）。

小儿石淋特牛阴毛烧灰，浆水服一刀圭，日再（张文仲方）。

邪气疟疾《外台》：用黑牛尾烧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〇一用牯牛阴毛七根，黄荆叶七片，缚内关上，亦效。

口涎〔《日华》曰〕以水洗老牛口，用盐涂之，少顷即出。或以荷叶包牛口使耕，力乏涎出，取之。

〔主治〕反胃呕吐（《日华》）。水服二匙，终身不噎（思邈）。吮小儿，治客忤。灌一合，治小儿霍乱。入盐少许，顿服一盏，治喉闭口噤（时珍。〇出《外台》胡居士方）。

〔附方〕新七。

噎膈反胃《集成》：用糯米末，以牛涎拌作小丸，煮熟食。〇危氏《得效》：香牛饮：用牛涎一盏，入麝香少许，银盏顿热。先以帛紧束胃脘，令气喘，解开，乘热饮之。仍以丁香汁入粥与食。〇《普济》千转丹：用牛涎、好蜜各半斤，木鳖仁三十个研末，入铜器熬稠。每以两匙和粥与食，日三服。

小儿流涎取东行牛口中涎沫，涂口中及颐上，自愈（《外台》方）。

小儿口噤身热吐沫不能乳。方同上（《圣惠方》）。

损目破睛牛口涎日点二次，避风。黑睛破者亦瘥（《肘后》）。

身面疣目牛口涎频涂之，自落（《千金》）。

鼻津

〔主治〕小儿中客忤，水和少许灌之。又涂小儿鼻疮及湿癣（时珍。〇出《外台》诸方）。

耳垢乌牛者良。〔时珍曰〕以盐少许入牛耳中，痒即易取。

〔主治〕蛇伤，恶蛾毒（恭。〇蛾，毛虫也）。治痈肿未成脓，封之即散。疳虫蚀鼻生疮，及毒蛇螫人，并敷之（时珍）。

〔附方〕新三。

疔疮恶肿黑牛耳垢敷之（《圣惠方》）。

胁漏出水不止。用乌牛耳垢敷之，即瘥（《普济方》）。

鼻衄不止牛耳中垢、车前子末等分和匀，塞之良（《总录》）。

溺黄犍□牛、黑牯牛者良。

〔气味〕苦、辛，微温，无毒。〔之才曰〕寒。

〔主治〕水肿，腹胀脚满，利小便（《别

录》）。

〔附方〕旧三，新五。

水肿尿涩《心镜》：用乌犍牛尿半升，空腹饮。小便利，良。〇《集验》：用黄犍牛尿，每饮三升。老、幼减半。

水气喘促小便涩。用沙牛尿一斗，诃黎勒皮（末）半斤。先以铜器熬尿至三升，入末熬至可丸，丸梧子大。每服茶下三十丸，日三服。当下水及恶物为效（《普济方》）。

风毒脚气以铜器，取乌犊牛尿三升，勤饮之。小便利则消（《肘后》）。

脚气胀满尿涩。取乌犊牛尿一升，一日分服，消乃止（《杨炎南行方》）。

久患气胀乌牛尿一升，空心温服，气散止（《广济方》）。

癥癖鼓胀乌牛尿一升，微火煎如稠饴，空心服枣许，当鸣转病出。隔日更服之（《千金翼》）。

霍乱厥逆服乌牛尿二升（《千金方》）。

刺伤中水服乌牛尿二升，三服止（梅师）。

屎稀者名牛洞。乌牯、黄牯牛者良。

〔气味〕苦，寒，无毒。《镜源》云：牛屎抽铜晕。烧火，能养一切药力。

〔主治〕水肿恶气。干者燔之，敷鼠瘘恶疮（《别录》）。烧灰，敷灸疮不瘥（藏器）。敷小儿

烂疮烂痘，及痈肿不合，能灭瘢痕（时珍）。绞汁，治消渴黄瘅，脚气霍乱，小便不通（苏恭）。

〔发明〕〔时珍曰〕牛屎散热解毒利溲，故能治肿、疸、霍乱、疳痢、伤损诸疾。烧灰则收湿生肌拔毒，故能治痈疽、疮瘘、烂痘诸疾也。《宋书》：孙法宗苦头创。夜有女人至，曰：我天使也。事本不关善人，使者误及尔。但取牛粪煮敷之，即验。如其言果瘥。此亦一异也。

〔附方〕旧七，新二十二。

水肿溲涩黄牛屎一升，绞汁饮，溲利瘥，勿食盐（梅师）。

湿热黄病黄牛粪日干为末，面糊丸梧子大。每食前，白汤下七十丸（《简便方》）。

霍乱吐下不止，四肢逆冷。《外台》：用黄牛屎半升，水二升，煮三沸，服半升止。〇《圣惠》：用乌牛粪绞汁一合，以百日儿乳汁一合和，温服。

疳痢垂死新牛屎一升，水一升，搅澄汁服。不过三服（《必效方》）。

卒死不省四肢不收。取牛洞一升，和温酒灌之。或以湿者绞汁亦可。此扁鹊法也（《肘后》）。

卒阴肾痛牛屎烧灰，酒和敷之，良（梅师）。

脚跟肿痛不能着地。用黄牛屎，入盐炒热，罨之（王永辅《惠济方》）。

妊娠腰痛牛屎烧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外台》）。

妊娠毒肿犒牛屎烧灰，水服方寸匕，日三。并以酢和封（《千金方》）。

子死腹中湿牛粪涂腹上，良（《千金》）。

小儿口噤白牛粪涂口中取瘥（《总录》）。

小儿夜啼牛屎一块安席下，勿令母知（《食疗》）。

小儿头疮野外久干牛屎（不坏者）烧灰，入轻粉、麻油调搽（《普济》）。

小儿白秃牛屎厚封之（《秘录》）。

小儿烂疮牛屎烧灰封之。灭瘢痕（《千金》）。

痘疮溃烂王兑白龙散：以腊月黄牛屎烧取白灰敷之，或卧之。即易痂疕，而无瘢痕。

痈肿不合牛屎烧末，用鸡子白和封，干即易之，神验也（《千金月令》）。

鼠瘘瘰疬《千金》五白膏：白牛屎、白马屎、白羊屎、白鸡屎、白猪屎各一升，于石上烧灰，漏芦末二两，以猪膏一升三合，煎乱发一两半，同熬五六沸涂之，神验。〇《肘后》：治鼠瘘有核脓血。用热牛屎封之，日三。

蜣螂瘘疾热牛屎封之，日数易，当有蜣螂出（《千金》）。

乳痈初起牛屎和酒敷之，即消（姚僧垣方）。

燥瘑疮痒热牛屎涂之（《千金》）。

疮伤风水痛剧欲死者。牛屎烧烟，熏令汗出即愈（《外台秘

要》）。

跌磕伤损黄牛屎炒热封之，裹定即效（《简便》）。

汤火烧灼湿牛屎捣涂之（姚和众）。

恶犬咬伤洗净毒，以热牛屎封之，即时痛止（《千金》）。

蜂虿螫痛牛屎烧灰，苦酒和敷（《千金方》）。

背疮溃烂黄黑牛粪多年者，晒干为末，入百草霜匀细，糁之（谈野翁方）。

黄犊子脐屎新生未食草者，收干之。

〔主治〕九窍四肢指歧间血出，乃暴怒所为。烧此末，水服方寸匕，日四五服，良（藏器。〇出姚僧垣方）。主中恶霍乱，及鬼击吐血。以一升，和酒三升，煮汁服（时珍。〇出《肘后》）。

屎中大豆洗晒收用。

〔主治〕小儿惊痫，妇人难产（苏恭）。

〔附方〕旧一，新二。

小儿牛痫白牛屎中豆，日日服之，良（《总微论》）。

妇人难产牛屎中大豆一枚，擘作两片：一书父，一书子。仍合住，水吞之，立产（《产书》）。

齿落不生牛屎中大豆十四枚，小开豆头，以注齿根，数度即生（《千金方》）。

圣齑〔时珍曰〕按刘恂《岭表录异》云：广之容南好食水牛肉，或炮或炙，食讫即啜圣齑消之，调以姜、桂、盐、醋，腹遂不胀。圣齑如青苔状，乃牛肠胃中未化草也。

〔主治〕食牛肉作胀，解牛肉毒（时珍）。

齝草（音痴）**一名牛啭草**（〖《医学正传》〗）即牛食而复出者，俗曰回噍。

〔主治〕绞汁服，止哕（藏器）。疗反胃霍乱，小儿口噤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牛齝治反胃噎膈，虽取象回噍之义，而沾濡口涎为多，故主疗与涎之功同。

〔附方〕新四。

反胃噎膈大力夺命丸：牛啭草、杵头糠各半斤，糯米一升，为末，取黄母牛涎和丸龙眼大，煮熟食之。入砂糖二两，尤妙（《医学正传》）。

霍乱吐利不止。用乌牛齝草一团，人参、生姜各三两，甜浆水一升半，煮汁五合服（《刘涓子鬼遗方》）。

小儿流涎用牛噍草绞汁，少少与服（《普济方》）。

初生口噤十日内者。用牛口齝草绞汁灌之（《圣惠》）。

鼻拳音卷。穿鼻绳木也。

〔主治〕木拳：主小儿痫（《别录》）。治消渴，煎汁服；或烧灰，酒服（时珍）。〇草拳：

烧研，傅小儿鼻下疮（《别录》）。烧灰，吹缠喉风，甚效（时珍）。

〔附方〕新一。

消渴牛鼻木二个（洗剉，男用牝牛，女用牡牛），人参、甘草各半两，大白梅十个。水四碗，煎三碗，热服甚妙（《普济方》）。

马《本经·中品》

〔校正〕《别录·上品》出马乳，今并为一。

【释名】〔时珍曰〕按许慎云：马，武也。其字象头、髦、尾、足之形。牡马曰骘（音质），曰儿；牝马曰駰，曰骒，曰草。去势曰骟。一岁曰□（音弦），二岁曰驹，三岁曰駣（音桃），八岁曰驸（音八）。名色甚多，详见《尔雅》及《说文》。梵书谓马为阿湿婆。

【集解】〔《别录》曰〕马出云中平泽。〔弘景曰〕马色类甚多，入药以纯白者为良。其口、眼、蹄皆白者，俗中时有两三尔。小小用则不必拘也。〔时珍曰〕《别录》以云中马为良。云中，今大同府也。大抵马以西北方者为胜，东南者劣弱不及。马应月，故十二月而生。其年以齿别之。在畜属火，在辰属午。或云：在卦属乾，属金。马之眼光照人全身者，其齿最少；光愈近，齿愈大。马食杜衡善走，食稻则足重，食鼠屎则腹胀，食鸡粪则生骨眼。以僵蚕、乌梅拭牙则不食，得桑叶乃解。挂鼠狼皮于槽亦不食。遇海马骨则不行。以猪槽饲马，石灰泥马槽，马汗着门，并令马落驹。系猕猴于厩，辟马病。皆物理当然耳。

肉以纯白牡马者为良。

马

〔气味〕辛、苦，冷，有毒。〔诜曰〕有小毒。〔士良曰〕有大毒。〔思邈曰〕无毒。〔《日华》曰〕只堪煮食，余食难消。渍以清水，搦洗血尽乃煮。不然则毒不出，患疔肿。或曰以冷水煮之，不可盖釜。〔鼎曰〕马生角，马无夜眼，白马青蹄，白马黑头者，并不可食，令人癫。马鞍下肉色黑及马自死者，并不可食，杀人。马黑脊而斑臂者漏，不可食。〔萧炳曰〕患痢、生疥人勿食，必加剧。妊妇食之，令子过月；乳母食之，令子疳瘦。〔诜曰〕同仓米、苍耳食，必得恶病，十有九死。同姜食，生气嗽。同猪肉食，成霍乱。食马肉毒发心闷者，饮清酒则解，饮浊酒则加。〔弘景曰〕秦穆公云：食骏马肉不饮酒，必杀人。〔时珍曰〕食马中毒者，饮芦根汁、食杏仁可解。

〔主治〕伤中，除热下气，长筋骨，强腰脊，壮健，强志轻身，不饥。作脯，治寒热痿痹（《别录》）。煮汁，洗头疮白秃（时珍。〇出《圣惠》）。

〔附方〕旧一。

豌豆疮毒马肉煮清汁，洗之（《兵部手集》）。

鬐膏鬐项上也。白马者良。

〔气味〕甘，平，有小毒。《镜源》云：马脂柔五金。

〔主治〕生发（《别录》）。**治面□，手足皴粗。入脂泽，用疗偏风口**㖞**僻**（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灵枢经》云：卒口僻急者，颊筋有寒，则急则引颊移，颊筋有热，则纵缓不收。以桑钩钩之，以生桑灰置坎中坐之，以马膏熨其急颊，以白酒和桂末涂其缓颊，且饮美酒，啖炙肉，为之三拊而已。《灵枢》无注本，世多不知此方之妙。窃谓口颊㖞僻，乃风中血脉也。手足阳明之筋络于口，会太阳之筋络于目。寒则筋急而僻，热则筋缓而纵。故左中寒则逼热于右，右中寒则逼热于左，寒者急而热者缓也。急者皮肤顽痹，荣卫凝滞。治法急者缓之，缓者急之。故用马膏之甘平柔缓，以摩其急，以润其痹，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热急束，以涂其缓，以和其荣卫，以通其经络。桑能治风痹，通节窍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饮美酒，啖炙肉云。

乳〔时珍曰〕汉时以马乳造为酒，置挏马之官，谓挏撞而成也。挏音同。

〔气味〕甘，冷，无毒。〔思邈曰〕性冷利。同鱼鲙食，作瘕。

〔主治〕止渴（《别录》）。**治热。作酪，性温，饮之消肉**（苏恭）。

心已下并用白马者良。

〔主治〕喜忘（《别录》）。〇《肘后方》：治心昏多忘。牛、马、猪、鸡心，干之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则闻一知十。〔诜曰〕患痢人食马心，则痞闷加甚。

肺

〔主治〕寒热，小儿茎萎。〔掌禹锡曰〕小儿无茎萎之疾，疑误。〔时珍曰〕按《千金方》无小儿二字。

肝

〔气味〕有大毒。〔弘景曰〕马肝及鞍下肉，杀人。〔时珍曰〕按汉景帝云：食肉毋食马肝。又汉景帝云：文成食马肝而死。韦庄云：食马留肝。则其毒可知矣。方家以豉汁、鼠矢解之。

〔附方〕新一。

月水不通心腹滞闷，四肢疼痛。用赤马肝一片炙研，每食前热酒调服一钱。通乃止（《圣惠》）。

肾〔时珍曰〕按熊太古《冀越集》云：马有墨在肾，牛有黄在胆，造物之所钟也。此亦牛黄、狗宝之类，当有功用。惜乎前人不知，漫记于此以俟。

白马阴茎

〔修治〕〔藏器曰〕凡收，当取银色无病白马，春月游牝时，力势正强者，生取阴干百日用。〔敦曰〕用时以铜刀破作七片，将生羊血拌蒸半日，晒干，以粗布拭去皮及干血，挫碎用。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伤中，脉绝阴不起，强志益气，

长肌肉肥健，生子（《本经》）。小儿惊痫（《别录》）。益丈夫阴气。〔诜曰〕阴干，同肉苁蓉等分为末，蜜丸梧子大，每空心酒下四十丸，日再。百日见效。〔甄权曰〕主男子阴痿，房中术偏用之。

驹胞衣

〔主治〕妇人天癸不通。煅存性为末，每服三钱，入麝香少许，空腹新汲水下，不过三服，良（《孙氏集效》）。

眼白马者生杀取之。

〔气味〕平，无毒。

〔主治〕惊痫腹满疟疾（《本经》）。小儿魃病，与母带之（苏恭）。

夜眼在足膝上。马有此能夜行，故名。

〔主治〕卒死尸厥，龋齿痛（时珍）。

〔附方〕旧一，新二。

卒死尸厥用白马前脚夜目二枚，白马尾十四茎，合烧，以苦酒丸如小豆大。白汤灌下二丸，须臾再服，即苏（《肘后》）。

虫牙龋痛《肘后》：用马夜眼如米大，绵裹纳孔中，有涎吐去，永断根源。或加生附子少许。〇《玉机微义》：用马夜眼烧存性敷之，立愈。

牙齿已下并用白马者良。

〔气味〕甘，平，有小毒。

〔主治〕小儿马痫。水磨服（《别录》）。烧灰唾和，涂痈疽疔肿，出根效（藏器）。

〔附方〕旧一，新三。

肠痈未成马牙烧灰，鸡子白和，涂之（《千金方》）。

疔肿未破白马齿烧灰，先以针刺破乃封之，用湿面围肿处，醋洗去之，根出大验（《肘后》）。

赤根疔疮马牙齿捣末，腊猪脂和敷，根即出也。烧灰亦可（《千金方》）。

虫牙作痛马牙一枚，煅热投醋中，七次，待冷含之，即止（唐瑶《经验方》）。

骨

〔气味〕有毒。

〔主治〕烧灰和醋，敷小儿头疮及身上疮（孟诜）。止邪疟。烧灰和油，敷小儿耳疮、头疮、阴疮、瘭疽有浆如火灼。敷乳头饮儿，止夜啼（时珍。〇出《小品》《外台》诸方）。

〔附方〕旧一。

辟瘟疫气绛袋盛马骨佩之，男左女右（《肘后方》）。

头骨

〔气味〕甘，微寒，有小毒。〔韩保鼎曰〕大热。〔藏器曰〕头骨埋于午地，宜蚕；浸于上流，绝水蜞虫。

〔主治〕喜眠，令人不睡。烧灰，水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作枕亦良（时珍）。治齿痛。烧灰，敷头、耳疮（《日华》）。疗马汗气入疮痛肿，烧灰敷之，白汁出，良（时珍）。

〔附方〕新三。

胆虚不眠用马头骨灰、乳香各一两，酸枣仁（炒）二两，为末。每服二钱，温酒服（《圣济》）。

胆热多眠马头骨灰、铁粉各一两，朱砂半两，龙脑半分，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竹叶汤下（《圣惠方》）。

臁疮溃烂三四年。马牙匡骨烧研，先以土窨过，小便洗数次，搽之。

胫骨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煅存性，降阴火，中气不足者用之，可代黄芩、黄连（朱震亨）。

悬蹄赤、白马俱入用。

〔气味〕甘，平，无毒。〔甄权曰〕热。

〔主治〕惊邪瘈疭乳难，辟恶气鬼毒，蛊疰不祥（《本经》）。止衄血内漏，龋齿。赤马者治妇人赤崩，白马者治漏下白崩（《别录》）。主癫痫、齿痛（《蜀本》）。疗肠痈，下瘀血，带下，杀虫。又烧灰入盐少许，掺走马疳蚀，甚良（时珍。〇出《钩玄》诸方）。赤马者辟温疟（孟诜）。

〔附方〕旧五，新四。

损伤瘀血在腹。用白马蹄烧烟尽，研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血化为水也（《刘涓子鬼遗方》）。

妇人血病方同上。

五色带下白马左蹄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外台》）。

肠痈腹痛其状两耳轮甲错，腹痛，或绕脐有疮如粟，皮热，下脓血。用马蹄灰和鸡子白涂，即拔毒气出（《千金》）。

虫蚀肛烂见五脏则死。以猪脂和马蹄灰，绵裹导入下部，日数度瘥（《肘后》）。

龋齿疼痛削白马蹄塞之，不过三度（《千金》）。

小儿头疮出脓，昼开夜合。马蹄烧灰，生油调涂（《圣惠方》）。

小儿夜啼马蹄末，敷乳上饮之（《普济》）。

辟禳瘟疫以绛囊盛马蹄屑二两佩之，男左女右（《肘后》）。

皮

〔主治〕妇人临产，赤马皮催生，良（孟诜）。治小儿赤秃，以赤马皮、白马蹄烧灰，和腊猪脂敷之，良（时珍。〇出《圣惠》）。

鬐毛即騣也。一名鬣。

〔气味〕有毒。

〔主治〕小儿惊痫，女子崩中赤白（《别录》）。〔思邈曰〕赤用赤马，白用白马。烧灰，服止血，涂恶疮（《日华》）。

尾

〔主治〕女人崩中，小儿客忤（时珍）。

〔发明〕〔时珍曰〕马尾，《济生方》治崩中，十灰散中用之。又《延寿书》云：刷牙用马尾，令齿疏损。近人多用烧灰揩拭，最腐齿龈。不可不知。

〔附方〕旧一，新一。

小儿客忤小儿中马毒客忤。烧马尾烟于前，每日熏之，瘥乃止（《圣惠方》）。

腹内蛇癥白马尾切，酒服。初服长五分一匕，大者自出；次

服三分者一匕，中者亦出；更服二分者一匕，小者复出。不可顿服，杀人（《千金方》）。

脑

〔气味〕有毒。〔诜曰〕食之令人癫。

〔主治〕断酒，腊月者温酒服之（孙思邈）。

血

〔气味〕有大毒。〔诜曰〕凡生马血入人肉中，一二日便肿起，连心即死。有人剥马伤手，血入肉，一夜致死。

汗

〔气味〕有大毒。〔弘景曰〕患疮人，触马汗、马气、马毛、马尿、马屎者，并令加剧。〔诜曰〕马汗入疮，毒攻心欲死者，烧粟秆灰淋汁浸洗，出白沫，乃毒气也。岭南有人用此得力。

〔附方〕新二。

黥刺雕青以白马汗搽上，再以汗调水蛭末涂之（子和）。

饮酒欲断刮马汗，和酒服之（《千金》）。

白马溺

〔气味〕辛，微寒，有毒。

〔主治〕消渴，破癥坚积聚，男子伏梁积疝，妇人瘕积，铜器承饮之（《别录》）。洗头疮白秃，渍恶刺疮，日十次，愈乃止（孟诜）。热

饮，治反胃杀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马尿治癥瘕有验。按祖台之《志怪》云：昔有人与其奴皆患心腹痛病，奴死剖之，得一白鳖，赤眼仍活。以诸药纳口中，终不死。有人乘白马观之，马尿堕鳖而鳖缩。遂以灌之，即化成水。其人乃服白马尿而疾愈。此其征效也。反胃亦有虫积者，故亦能治之。

〔附方〕旧二，新七。

肉癥思肉用白马尿三升，空腹饮之，当吐肉出，不出者死（《千金》）。

食发成瘕咽中如有虫上下是也。白马尿饮之，佳（《千金》）。

伏梁心积铜器盛白马尿一升，旦旦服之，妙（《小品》）。

妇人乳肿马尿涂之，立愈（《产宝》）。

小儿赤疵生身上者。马尿频洗之（《千金》）。

虫牙疼痛随左右含马溺，不过三五度瘥（《千金方》）。

利骨取牙白马尿浸茄科三日，炒为末，点牙即落。或煎巴豆，点牙亦落。勿近好牙（鲍氏）。

狐尿刺疮痛甚者。热白马尿渍之（《千金》）。

痞块心痛僵蚕末二钱，白马尿调服，并敷块上（《摘玄方》）。

白马通〔时珍曰〕马屎曰通，牛屎曰洞，猪屎曰零，皆讳其

名也。凡屎必达胴肠乃出，故曰通，曰洞。胴，即广肠也。

〔气味〕微温，无毒。《镜源》云：马屎煴火，养一切药力。

〔主治〕止渴，止吐血、下血、鼻衄，金疮止血、妇人崩中（《别录》）。敷顶，止衄（徐之才）。绞汁服，治产后诸血气，伤寒时疾当吐下者（藏器）。治时行病起合阴阳垂死者，绞汁三合，日夜各二服。又治杖疮、打损伤疮中风作痛者，炒热，包熨五十遍，极效（孟诜）。绞汁灌之，治卒中恶死。酒服，治产后寒热闷胀。烧灰水服，治久痢赤白。和猪脂，涂马咬人疮，及马汗入疮，剥死马骨刺伤人，毒攻欲死者（时珍。〇出《小品》诸方）。

〔附方〕旧四，新十六。

吐血不止烧白马通，以水研，绞汁一升服（《梅师方》）。

衄血不止《录验》：用绵裹白马屎塞之。〇《千金》：用赤马粪绞汁，饮一二升，并滴鼻内。干者浸水亦可。

口鼻出血用赤马粪烧灰，温酒服一钱（《钤方》）。

久痢赤白马粪一丸烧灰，水服（《肘后方》）。

卒中恶死吐利不止，不知是何病，不拘大人小儿。马粪一丸，绞汁灌之，干者水煮汁亦可。此扁鹊法也（《肘后》）。

搅肠沙痛欲死者。用马粪研汁饮之，立愈（《经验方》）。

小儿卒忤马屎三升烧末，以酒三斗，煮三沸，取汁浴儿。避风（《千金》）。

小儿軀啼面青腹强，是忤客气。新马粪一团，绞汁灌之（《千金》）。

伤寒劳复马屎烧末，冷酒服方寸匕，便验（《外台》）。

热毒攻肢手足肿痛欲脱。以水煮马屎汁渍之（《外台》）。

风虫牙痛白马屎汁，随左右含之，不过三口愈（《圣惠》）。

鼻齆不闻新马屎汁，仰头含满口，灌入鼻中即通（《普济》）。

筋骨伤破以热白马屎傅之，无瘢（《千金》）。

疔肿伤风作肿。以马屎炒，熨疮上五十遍，极效（《普济方》）。

多年恶疮或痛痒生疊。用马粪并齿同研烂，敷上，不过数次。武丞相在蜀时，胫有疮，痒不可忍，用此而瘥（《兵部手集》）。

诸疮伤水或伤风寒痛剧。用马屎烧烟熏，令汁出愈（《千金方》）。

冻指欲堕马粪煮水，渍半日即愈（《千金》）。

积聚胀满白马粪同蒜捣膏，敷患处，效（《活人心统》）。

一切漏疾白马通汁，每服一升，良（《千金》）。

屎中粟

〔主治〕金创，小儿客忤，寒热不能食（苏恭）。治小儿胁痛（时珍）。〇《千金》有马通粟丸。

〔附方〕旧一。

剥马中毒被骨刺破欲死。以马肠中粟屎捣敷，以尿洗之，大效。绞汁饮之亦可（《外台》）。

白马头蛆见《虫部》。

马绊绳

〔主治〕煎水，洗小儿痫（苏恭）。烧灰，掺鼻中生疮（时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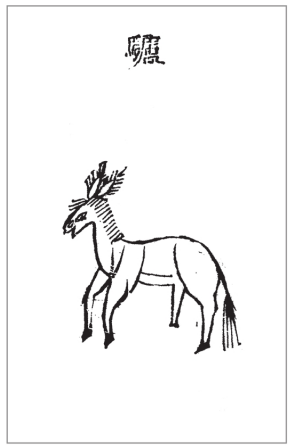
东行马蹄下土〔弘景曰〕作方术，可知女人外情。〔时珍曰〕《淮南万毕术》云：东行白马蹄下土，合三家井中泥，置人脐下，即卧不能起也。

驴《唐本草》

【释名】〔时珍曰〕驴，胪也。胪，腹前也。马力在膊，驴力在胪也。

【集解】〔时珍曰〕驴，长颊广额，磔耳修尾，夜鸣应更，性善驮负，有褐、黑、白三色，入药以黑者为良。女直、辽东出野驴，似驴而色驳，鬃尾长，骨骼大，食之功与驴同。西土出山驴，有

角如羚羊，详羚羊下。东海岛中出海驴，能入水不濡。又有海马、海牛、海猪、海獾等物，其皮皆供用。〔藏器曰〕海驴、海马、海牛皮毛在陆地，皆候风潮则毛起。物性如此。



驴

肉已下通用乌驴者良。

〔气味〕甘，凉，无毒。〔思邈曰〕酸，平。〔吴瑞曰〕食驴肉，饮荆芥茶，杀人。妊妇食之，难产。同凫茈食，令人筋急。病死者有毒。

〔主治〕解心烦，止风狂。酿酒，治一切风（《日华》）。主风狂，忧愁不乐，能安心气。同五味煮食，或以汁作粥食（孟诜）。补血益气，治远年劳损，煮汁空心饮。疗痔引虫（时珍）。野驴肉功同（《正要》）。

〔发明〕〔宗奭曰〕驴肉食之动风，脂肥尤甚，屡试屡验。《日华子》以为止一切风狂，未可凭也。

头肉

〔主治〕煮汁，服二三升，治多年消渴，无不瘥者。又以渍曲酝酒服，去大风动摇不休者（孟诜）。亦洗头风风屑（《日华》）。同姜齑煮汁日服，治黄疸百药不治者（时珍。〇出张文仲方）。

〔附方〕旧一。

中风头眩心肺浮热，肢软骨疼，语蹇身颤。用乌驴头一枚，如食法，豉汁煮食（《心镜》）。

脂

〔主治〕敷恶疮疥癣及风肿（《日华》）。和酒服三升，治狂癫，不能语，不识人，和乌梅为丸，治多年疟，未发时服三十丸。又生脂和生椒捣熟，绵裹塞耳，治积年聋疾（孟诜）。和酒等分服，治卒咳嗽。和盐、涂身体手足风肿（时珍。〇出《千金》）。

〔附方〕旧一，新一。

滴耳治聋乌驴脂少许，鲫鱼胆一个，生油半两。和匀，纳楼葱管中，七日取滴耳中，日二（《圣惠》）。

眼中瘜肉驴脂、白盐等分。和匀，注两目眦头，日三夜一瘥（《千金》）。

髓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耳聋（时珍）。

〔附方〕新二。

多年耳聋重者用三两度，初起者一上便效。用驴前脚胫骨打破，向日中沥出髓，以瓷盒盛收。每用绵点少许入耳内，侧卧候药行。其髓不可多用，以白色者为上，黄色者不堪。〇又方：驴髓以针砂一合，水二合，浸十日。取清水少许，和髓搅匀，滴少许入耳中。外以方新砖半个烧赤，泼醋，铺磁石末一两在砖上，枕之至晚。如此三度，即通（并《普济方》）。

血〔时珍曰〕热血，以麻油一盏，和搅去沫，煮熟即成白色。此亦可异，昔无言及者。

〔气味〕咸，凉，无毒。

〔主治〕利大小肠，润燥结，下热气（时珍）。

乳

〔气味〕甘，冷利，无毒。〔思邈曰〕酸，寒。

〔主治〕小儿热急黄等。多服使利（《唐本》）。疗大热，止消渴（孙思邈）。小儿热，急惊邪赤痢（萧炳）。小儿痫疾，客忤天吊风疾（《日华》）。卒心痛绞结连腰脐者，热服三升（孟诜）。

蜘蛛咬疮，器盛浸之。蚰蜒及飞虫入耳，滴之当化成水（藏器）。频热饮之，治气郁，解小儿热毒，不生痘疹。浸黄连取汁，点风热赤眼（时珍。〇出《千金》诸方）。

〔附方〕旧一，新三。

心热风痫黑驴乳，暖服三合，日再服（《广利方》）。

小儿口噤驴乳、猪乳各一升，煎一升五合，服如杏仁许，三四服瘥（《千金》）。

重舌出涎方同上（《圣惠》）。

撮口胎风先灸两乳中三壮，后用此方大验。用乌驴乳一合，以东引槐枝（三寸长）十根，火煨，一头出津，拭净，浸乳中。取乳滴口中甚妙（《圣惠方》）。

阴茎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强阴壮筋（时珍）。

驹衣

〔主治〕断酒。煅研，酒服方寸匕（《外台》）。

皮

〔主治〕煎胶食之，治一切风毒，骨节

痛，呻吟不止。和酒服更良。其生皮，覆疟疾人良（孟诜）。煎胶食，主鼻洪吐血，肠风血痢，崩中带下（《日华》）。详见阿胶。

〔附方〕旧一，新一。

中风㖞僻骨疼烦躁者。用乌驴皮焞毛，如常治净蒸熟，入豉汁中，和五味煮食（《心镜》）。

牛皮风癣生驴皮一块，以朴硝腌过，烧灰，油调搽之。名一扫光（《李楼奇方》）。

毛

〔主治〕头中一切风病，用一斤炒黄，投一斗酒中，渍三日。空心细饮令醉，暖卧取汗。明日更饮如前。忌陈仓米、麦面（孟诜）。

〔附方〕新二。

小儿客忤剪驴膊上旋毛一弹子大，以乳汁煎饮（《外台》）。

襁褓中风取驴背前交脊中毛一拇指大，入麝香豆许，以乳汁和，铜器中慢炒为末。乳汁和，灌之（《千金》）。

骨

〔主治〕煮汤，浴历节风（孟诜）。牝驴骨煮汁服，治多年消渴，极效（时珍）。

头骨

〔主治〕烧灰和油，涂小儿颅解（时珍）。

悬蹄

〔主治〕烧灰，敷痈疽，散脓水。和油，敷小儿解颅，以瘥为度（时珍）。

〔附方〕旧一，新三。

肾风下注生疮。用驴蹄二十片（烧灰），密陀僧、轻粉各一钱，麝香半钱，为末，敷之（《奇效方》）。

天柱毒疮生脊大椎上，大如钱，赤色，出水。驴蹄二片，胡粉（熬）一分，麝香少许为末。醋和涂之。干则掺之（《圣惠》）。

饮酒穿肠饮酒过度，欲至穿肠者。用驴蹄硬处削下，水煮浓汁，冷饮之。襄州散将乐小蛮，得此方有效（《经验方》）。

鬼疟不止用白驴蹄（剉炒）、砒霜各二分，大黄四分。绿豆三分，雄黄一分，朱砂半分。研，蜜丸梧子大。未发平旦冷水服二丸，即止。七日忌油（《肘后》）。

溺

〔气味〕辛，寒，有小毒。

〔主治〕癥癖，反胃不止，牙齿痛。治水肿，每服五合良。画体成字者为燥水，用牝驴尿，不成字者为湿水，用□驴尿（《唐本》）。浸

蜘蛛咬疮，良（藏器）。治反胃噎病，狂犬咬伤，癣疠恶疮，并多饮取瘥。风虫牙痛，频含漱之，良（时珍。〇出《千金》诸方）。

〔发明〕〔震亨曰〕一妇病噎，用四物加驴尿与服，以防其生虫，数十帖而愈。〔时珍曰〕张文仲《备急方》言：幼年患反胃，每食羹粥诸物，须臾吐出。贞观中，许奉御兄弟及柴、蒋诸名医奉敕调治，竟不能疗。渐疲困，候绝旦夕。忽一卫士云：服驴小便极验。遂服二合，后食止吐一半。哺时再服二合，食粥便定。次日奏知，则宫中五六人患反胃者同服，一时俱瘥。此物稍有毒，服时不可过多。须热饮之。病深者七日当效。后用屡验。

〔附方〕新三。

狐尿刺疮乌驴尿顿热渍之（《千金》）。

白癜风驴尿、姜汁等分，和匀频洗（《圣惠方》）。

耳聋人中白一分，干地龙一条，为末，以乌驴驹尿一合和匀，瓷器盛之。每滴少许入耳，立瘥（《圣惠》）。

屎

〔主治〕熬之，熨风肿漏疮。绞汁，主心腹疼痛，诸疰忤。烧灰吹鼻，止衄甚效。和油，涂恶疮湿癣（时珍）。

〔附方〕新四。

卒心气痛驴屎绞汁五合，热服即止（《肘后方》）。

经水不止及血崩。用黑驴屎烧存性研末，面糊丸梧子大。每空心黄酒下五七十丸，神妙（龚云林《医鉴》）。

疔疮中风肿痛。用驴屎炒，熨疮上五十遍，极效（《普济方》）。

小儿眉疮黑驴屎烧研，油调涂，立效（《圣惠方》）。

耳垢

〔主治〕刮取涂蝎螫（崔氏）。

尾轴垢

〔主治〕新久疟无定期者。以水洗汁，和面如弹丸二枚，作烧饼。未发前食一枚，发时食一枚，效（恭）。

溺下泥

〔主治〕傅蜘蛛伤（藏器）。

驴槽

〔主治〕小儿拗哭不止，令三姓妇人抱儿卧之，移时即止，勿令人知（藏器）。

〔发明〕〔时珍曰〕《锦囊诗》云：系蟹悬门除鬼疾，画驴挂壁止儿啼。言关西人以蟹壳悬之，辟邪疟；江左人画驴倒挂之，止夜啼。与驴槽止哭之义同，皆厌禳法耳。

骡《食鉴》

【释名】〔时珍曰〕骡古文作羸。从马，从嬴，谐声。

【集解】〔时珍曰〕骡大于驴而健于马，其力在腰。其后有锁骨不能开，故不孳乳。其类有五：牡驴交马而生者，骡也；牡马交驴而生者，为駃騠（音决题），牡驴交牛而生者为駏驉（音宅陌）；牡牛交驴而生者，为犗驢（音谪冢）；牡牛交马而生者，为駏驉。今俗通呼为骡矣。

肉

〔气味〕辛、苦，温，有小毒。〔甯源曰〕骡性顽劣，肉不益人，孕妇食之难产。〔时珍曰〕古方未见用骡者，近时小籍时有其方云。按《吕氏春秋》云：赵简子有白骡甚爱之。其臣阳城胥渠有疾。医云：得白骡肝则生，不得则死。简子闻之，曰：杀畜活人，不亦仁乎？乃杀骡取肝与之。胥渠病愈。此亦剪须以救功臣之意，书之于此，以备医案。

蹄

〔主治〕难产。烧灰，入麝香少许，酒服一钱（《普济方》）。

屎

〔主治〕打损，诸疮，破伤中风，肿痛。炒焦裹熨之，冷即易（时珍）。

驼宋《开宝》

【释名】橐驼（《汉书》）、骆驼（〖《本经》〗）。〔时珍曰〕驼能负囊橐，故名。方音讹为骆驼也。

【集解】〔马志曰〕野驼、家驼生塞北、河西。其脂在两峰内，入药俱可。〔颂曰〕野驼，今惟西北番界有之。家驼，则此中人家蓄养生息者，入药不及野驼。〔时珍曰〕驼状如马，其头似羊，长项垂耳，脚有三节，背有两肉峰如鞍形，有苍、褐、黄、紫数色，其声曰圖，其食亦齝。其性耐寒恶热，故夏至退毛至尽，毛可为毼。其粪烟亦直上如狼烟。其力能负重，可至千斤，日行二三百里。又能知泉源水脉风候。凡伏流人所不知，驼以足踏处即得之。流沙夏多热风，行旅遇之即死，风将至驼必聚鸣，埋口鼻于沙中，人以为验也。其卧而腹不着地，屈足露明者名明驼，最能行远。于阗有风脚驼，其疾如风，日行千里。土番有独峰驼。《西域传》云：大月氏出一封驼，脊上有一峰隆起若封土，故俗呼为封牛，亦曰犥牛。《穆天子传》谓之牻牛，《尔雅》谓之犦牛，岭南徐闻县及海康皆出之。《南史》云“滑国有两脚驼”，诸家所未闻也。

驼

驼脂即驼峰。脂在峰内，谓之峰子油。入药以野驼者为良。〔宗奭曰〕家驼峰、蹄最精，人多煮熟糟食。

〔气味〕甘，温，无毒。《镜源》曰：能柔五金。

〔主治〕顽痹风瘙，恶疮毒肿死肌，筋皮

挛缩，踠损筋骨。火炙摩之，取热气透肉。亦和米粉作煎饼食之，疗痔（《开宝》）。治一切风疾，皮肤痹急，及恶疮肿毒漏烂，并和药傅之（大明）。主虚劳风，有冷积者，以烧酒调服之（《正要》）。

〔附方〕新一。

周痹野驼脂炼净一斤，入好酥四两，同炼和匀。每服半匙，以热酒半盏和化服之，加至一匙，日三服（《圣济总录》）。

肉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诸风下气，壮筋骨，润肌肤，主恶疮（大明）。

乳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正要》）。

黄

〔气味〕苦，平，微毒。

〔主治〕风热惊疾（时珍）。

〔发明〕〔时珍曰〕骆驼黄，似牛黄而不香。戎人以乱牛黄，而功不及之。

毛

〔主治〕妇人赤白带下，最良（苏恭）。颔毛：疗痔，烧灰，酒服方寸匕（时珍。〇出崔行功《纂要》）。

〔附方〕新一。

阴上疳疮驼绒烧灰，水澄过，入炒黄丹等分为末，搽之即效（龚氏《经验方》）。

屎

〔主治〕干研□鼻，止衄（寇宗奭）。烧烟，杀蚊虱（《博物志》）。

酪音洛。〇《唐本草》

【释名】湩（音栋。〇〖《说文》〗）。

【集解】〔恭曰〕牛、羊、水牛、马乳，并可作酪。水牛乳作者，浓厚味胜。犚牛、马乳作酪性冷。驴乳尤冷，不堪作酪也。〔藏器曰〕酪有干、湿，干酪更强。〔时珍曰〕酪湩，北人多造之。水牛、犚牛、犛牛、羊、马、驼之乳，皆可作之。入药以牛酪为胜，盖牛乳亦多尔。按臞仙《神隐》云：造法：用乳半杓，锅内炒过，入余乳熬数十沸，常以杓纵横搅之，乃倾出罐盛。待冷，掠取浮皮以为酥。入旧酪少许，纸封放之，即成矣。又干酪法：以酪晒结，掠去浮皮再晒，至皮尽，却入釜中炒少时，器盛、曝令可作块，收用。

【气味】甘、酸，寒，无毒。〔时珍曰〕水牛、马、驼之酪冷，犚牛、羊奶酪温。〔诜曰〕患冷、患痢人，勿食羊奶酪。甜酪合酢食，成血瘕及尿血。

【主治】热毒，止渴，解散发利，除胸中虚热，身面上热疮、肌疮（《唐本》）。止烦渴热闷，心膈热痛（《日华》）。润燥利肠，摩肿，生精血，补虚损，壮颜色（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戴原礼云：奶酪，血液之属，血燥所宜也。

【附方】旧三。

火丹瘾疹以酪和盐煮熟，摩之即消（《千金翼》）。

蚰蜒入耳《华佗方》：用牛酪灌入即出。若入腹，则饮二升，即化为黄水（《广利方》）。

马出黑汗水化干酪灌之（藏器）。

酥《别录·上品》

【释名】酥油（〖《正要》〗）。北虏名马思哥油。

【集解】〔弘景曰〕酥出外国，亦从益州来。本牛、羊乳所作也。〔恭曰〕酥乃酪作，其性与酪异。然牛酥胜羊酥，其犛牛酥复胜家牛也。〔思邈曰〕沙牛、犛牛乳者为上，白羊者次之。〔诜曰〕水牛酥与羊酪同功。其羊酥胜牛酥。〔汪机曰〕牛乳冷，羊乳温。牛酥不离寒，病之兼热者宜之；羊酥不离温，病之兼寒者宜之。各有所

长也。犛酥虽胜，然而难得。〔时珍曰〕酥乃酪之浮面所成，今人多以白羊脂杂之，不可不辨。按臞仙《神隐》云：造法：以牛乳入锅煮二三沸，倾入盆内冷定，待面结皮，取皮再煎，油出去渣，入在锅内，即成酥油。一法：以桶盛牛乳，以木安板，捣半日，候沫出，撇取煎，去焦皮，即成酥也。凡入药，以微火熔化滤净用之，良。

沙牛、白羊酥

〔气味〕甘，微寒，无毒。

〔主治〕补五脏，利大小肠，治口疮（《别录》）。除胸中客热，益心肺（思邈）。除心热肺痿，止渴止嗽，止吐血，润毛发（《日华》。益虚劳，润脏腑，泽肌肤，和血脉，止急痛。治诸疮。温酒化服，良（时珍）。

犛牛酥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去诸风湿痹，除热，利大便，去宿食（思邈）。合诸膏，摩风肿踠跌血瘀（藏器）。

【发明】〔时珍曰〕酥本乳液，润燥调营，与血功同。按《生生编》云：酥能除腹内尘垢，又追毒气发出毛孔间也。

【附方】旧二，新一。

蜂螫用酥涂之，妙（《圣惠》）。

虫咬以酥和盐涂之（《圣惠方》）。

眯目以酥少许，随左右纳鼻中。垂头卧少顷，令流入目中，物与泪同出也（《圣济总录》）。

醍醐《唐本草》

【集解】〔弘景曰〕《佛书》称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色黄白作饼，甚甘肥，是也。〔恭曰〕醍醐出酥中，乃酥之精液也。好酥一石，有三四升醍醐。熟抨炼，贮器中待凝，穿中至底便津出，取之。陶言黄白作饼，乃未达之言也。〔韩保昇曰〕一说：在酥中，盛冬不凝、盛夏不融者，是也。〔宗奭曰〕作酪时，上一重凝者为酪面；酪面上，其色如油者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极甘美，用处亦少。〔敦曰〕醍醐乃酪之浆。凡用以重绵滤过，铜器煎三两沸用。〔藏器曰〕此物性滑，物盛皆透；惟鸡子壳及壶芦盛之，乃不出也。

【气味】甘，冷利，无毒。

【主治】风邪痹气，通润骨髓，可为摩药，功优于酥（《唐本》）。添精补髓，益中填骨。久服延年，百炼弥佳（孙思邈）。主惊悸，心热头疼，明目，傅脑顶心（《日华》）。治月蚀疮，润养疮痂最宜（宗奭）。

【发明】〔机曰〕酥、酪、醍醐，大抵性皆润滑，宜于血热枯燥之人，其功亦不甚相远也。

【附方】旧三，新二。

风虚湿痹醍醐二两，温酒一杯，每服和醍醐一匙，效（《心镜》）。

中风烦热皮肤瘙痒。醍醐四两，每服半匙，温酒一中盏和服，日一（《圣惠方》）。

一切肺病咳嗽脓血不止。用好酥五十斤，炼三遍，停凝当出醍醐。每服一合，日三服，以瘥为度，神效（《外台》方）。

鼻中涕血以三炼酥中精液灌鼻中。日三夜一，良（《外台》）。

小儿鼻塞不通，不能食乳。刘氏：用醍醐二合，木香、零陵香各四分，汤煎成膏。涂头上，并塞鼻中（《外台》）。

乳腐宋《嘉祐》

【释名】乳饼（〖《祭法》〗）。

【集解】〔时珍曰〕诸乳皆可造，今惟以牛乳者为胜尔。按臞仙《神隐书》云：造乳饼法：以牛乳一斗，绢滤入釜，煎三五沸，水解之。用醋点入，如豆腐法，渐渐结成，漉出以帛裹之，用石压成，入盐，瓮底收之。〇又造乳团法：用酪五升煎滚，入冷浆水半升，必自成块。未成，更入浆一盏。至成，以帛包搦，如乳饼样，收之。〇又造乳线法：以牛乳盆盛，晒至四边清水出，煎热，以酸奶浆点成。漉出揉擦数次，扯成块，又入釜荡之。取出，捻成薄皮，竹签卷扯数次，掤定晒干，以油炸熟食。

【气味】甘，微寒，无毒。〔诜曰〕水牛乳凉，犗牛乳温。

【主治】润五脏，利大小便，益十二经脉。微动气（孟诜）。**治赤白痢，切如豆大，面拌，酸浆水煮二十余沸，顿服。小儿服之，弥**

良（萧炳）。

【附方】新一。

血痢不止乳腐一两，浆水一钟，煎服（《普济方》）。

阿胶《本经·上品》

【释名】傅致胶（《本经》）。〔弘景曰〕出东阿，故名阿胶。〔时珍曰〕阿井，在今山东兖州府阳谷县东北六十里，即古之东阿县也。有官舍禁之。郦道元《水经注》云“东阿有井大如轮，深六七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者，即此也。其井乃济水所注，取井水煮胶，用搅浊水则清。故人服之，下膈疏痰止吐。盖济水清而重，其性趋下，故治淤浊及逆上之痰也。

【集解】〔《别录》曰〕阿胶出东平郡东阿县，煮牛皮作之。〔弘景曰〕今东都亦能作之。用皮有老少，胶有清浊。熬时须用一片鹿角即成胶，不尔不成也。胶有三种：清而薄者画家用；清而厚者名覆盆胶，入药用；浊而黑者不入药，但可胶物尔。〔颂曰〕今郓州亦能作之，以阿县城北井水作煮者为真。其井官禁，真胶极难得，货者多伪。其胶以乌驴皮得阿井水煎成乃佳尔。今时方家用黄明胶，多是牛皮；《本经》阿胶，亦用牛皮，是二皮可通用。但今牛皮胶制作不甚精，止可胶物，故不堪入药也。陈藏器言诸胶皆能疗风止泄补虚，而驴皮胶主风为最，此阿胶所以胜诸胶也。〔时珍曰〕凡造诸胶，自十月至二三月间，用沙牛、水牛、驴皮者为上，猪、马、骡、驼皮者次之，其旧皮、鞋、履等物者为下。俱取生皮，水浸四五日，洗刮极净。熬煮，时时搅之，恒添水。至烂，滤汁再熬成胶，倾盆内待凝，近盆底者名坌胶，煎胶水以咸苦者为妙。大抵古方所用多是牛皮，后世乃贵驴皮。若伪者皆杂以马皮、旧革、鞍、靴之类，其气浊臭，不堪入药。当以黄透如琥珀色，或光黑如鑿漆者为真。真者不作皮臭，夏月亦不湿软。

阿胶

【修治】〔弘景曰〕凡用皆火炙之。〔敦曰〕凡用，先以猪脂浸一夜，取出，于柳木火上炙燥研用。〔时珍曰〕今方法或炒成珠，或以面炒，或以酥炙，或以蛤粉炒，或以草灰炒，或酒化成膏，或水化膏，当各从本方也。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微温。〔张元素曰〕性平味淡，气味俱薄，浮而升，阳也。入手太阴、足少阴、厥阴经。〇得火良。薯蓣为之使。畏大黄。

【主治】心腹内崩，劳极洒洒（音藓）。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痛，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轻身益气（《本经》）。丈夫小腹痛，虚劳羸瘦，阴气不足，脚酸不能久立，养肝气（《别录》）。坚筋骨，益气止痢（《药性》）。〔颂曰〕止泄痢，得黄连、蜡尤佳。疗吐血衄血，血淋尿血，肠风下痢。女人血痛血枯，经水不调，无子，崩中

带下，胎前产后诸疾。男女一切风病，骨节疼痛，水气浮肿，虚劳咳嗽喘急，肺痿唾脓血，及痈疽肿毒。和血滋阴，除风润燥，化痰清肺，利小便，调大肠，圣药也（时珍）。

【发明】〔藏器曰〕诸胶皆主风、止泄、补虚，而驴皮主风为最。〔宗奭曰〕驴皮煎胶，取其发散皮肤之外也。用乌者，取乌色属水，以制热则生风之义，如乌蛇、乌鸦、乌鸡之类皆然。〔时珍曰〕阿胶大要只是补血与液，故能清肺益阴而治诸证。按陈自明云：补虚用牛皮胶，去风用驴皮胶。成无己云：阴不足者补之以味，阿胶之甘以补阴血。〔杨士瀛云〕凡治喘嗽，不论肺虚肺实，可下可温，须用阿胶以安肺润肺。其性和平，为肺经要药。小儿惊风后瞳人不正者，以阿胶倍人参煎服最良。阿胶育神，人参益气也。又痢疾多因伤暑伏热而成，阿胶乃大肠之要药。有热毒留滞者，则能疏导；无热毒留滞者，则能平安。数说足以发明阿胶之蕴矣。

【附方】旧四，新十四。

摊缓偏风治摊缓风及诸风，手脚不遂，腰脚无力者。驴皮胶微炙熟。先煮葱豉粥一升，别贮。又以水一升，煮香豉二合，去滓入胶，更煮七沸，胶烊如饧，顿服之。及暖，吃葱豉粥。如此三四剂即止。若冷吃粥，令人呕逆（《广济方》）。

肺风喘促涎潮眼窜。用透明阿胶切炒，以紫苏、乌梅肉（焙研）等分，水煎服之（《直指》）。

老人虚秘阿胶（炒）二钱，葱白三根，水煎化，入蜜二匙，温服。

胞转淋闷阿胶三两，水二升，煮七合，温服（《千金方》）。

赤白痢疾黄连阿胶丸：治肠胃气虚，冷热不调，下痢赤白，里急后重，腹痛口渴，小便不利。用阿胶（炒过，水化成膏）一两，黄连三两，茯苓二两，为末，捣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粟米汤下，日三（《和剂局方》）。

吐血不止《千金翼》：用阿胶（炒）二两，蒲黄六合，生地黄三升，水五升，煮三升，分三服。〇《经验》：治大人、小儿吐血。用阿胶（炒）、蛤粉各一两，辰砂少许，为末。藕节捣汁，入蜜调服。

肺损呕血并开胃。用阿胶（炒）三钱，木香一钱，糯米一合半，为末。每服一钱，百沸汤点服，日一（《普济》）。

大衄不止口耳俱出。用阿胶（炙）半两，蒲黄一两，每服二钱，水一盏，入生地黄汁一合，煎至六分，温服。急以帛系两乳（《圣惠》）。

月水不调阿胶一钱，蛤粉炒成珠，研末，热酒服即安。一方入辰砂末半钱。

月水不止阿胶炒焦为末，酒服二钱（《秘韫》）。

妊娠尿血阿胶炒黄为末，食前粥饮下二钱（《圣惠》）。

妊娠血痢阿胶二两，酒一升半，煮一升，顿服（杨氏《产乳》）。

妊娠下血不止。阿胶三两炙为末，酒一升半煎化，一服即愈。〇又方：用阿胶末二两，生地黄半斤捣汁，入清酒三升，绞汁分三服（《梅师方》）。

妊娠胎动《删繁》：用阿胶（炙研）二两，香豉一升，葱一升，水三升，煮二物取一升，入胶化服。〇《产宝》：胶艾汤：用阿

胶（炒）二两，熟艾叶二两，葱白一升，水四升，煮一升半，分温两服。

产后虚闷阿胶（炒）、枳壳（炒）各一两，滑石二钱半，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水下。未通，再服（《和剂局方》）。

久嗽经年阿胶（炒）、人参各二两，为末。每用三钱，豉汤一盏，入葱白少许，煎服，日三次（《圣济总录》）。

黄明胶《纲目》

【释名】牛皮胶（《食疗》）、**水胶**（《外台》）、**海犀膏**（〖《斗门方》〗）。

【正误】〔权曰〕白胶，一名黄明胶。〔颂曰〕今方家所用黄明胶，多是牛皮。《本经》阿胶亦用牛皮。是二胶亦通用。但今牛皮胶制作不精，故不堪用，只以胶物耳。而鹿角胶《本经》谓之白胶，处处能作，但功倍于牛胶，故鲜有真者。〔时珍曰〕案《本经》，白胶一名鹿角胶，煮鹿角作之；阿胶一名傅致胶，煮牛皮作之。其说甚明。黄明胶即今水胶，乃牛皮所作，其色黄明，非白胶也，但非阿井水所作耳。甄权以黄明为鹿角白胶，唐慎微又采黄明诸方附之，并误矣。今正其误，析附阿胶之后。但其功用，亦与阿胶仿佛。苟阿胶难得，则真牛皮胶亦可权用。其性味皆平补，宜于虚热。若鹿角胶则性味热补，非虚热者所宜，不可不致辩也。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吐血、衄血、下血、血淋下痢，妊妇胎动血下，风湿走注疼痛，打扑伤损，汤火灼疮，一切痈疽肿毒，活血止痛，润燥，利

大小肠（时珍）。

【附方】新二十四。

肺痿吐血黄明胶（炙干）、花桑叶（阴干）各二两，研末。每服三钱，生地黄汁调下（《普济方》）。

肺破出血或嗽血不止。用海犀膏（即水胶）一大片炙黄，涂酥再炙，研末。用白汤化三钱放冷服之，即止（《斗门方》）。

吐血咯血黄明胶一两切片炙黄，新绵一两烧研。每服一钱，食后米饮服，日再（《食疗》）。

衄血不止黄明胶荡软，贴山根至发际（《三因》）。

妊娠下血黄明胶二两，酒煮化，顿服之（《肘后方》）。

咳嗽不瘥黄明胶炙研。每服一钱，人参末二钱，薄豉汤二盏，葱白少许，煎沸。嗽时温呷三五口，即止（《食疗》）。

肾虚失精水胶三两，研末。以酒二碗化服，日三服（《千金》）。

面上木痹牛皮胶化，和桂末，厚涂一二分，良（叶氏《摘玄方》）。

寒湿脚气牛皮胶一块细切，面炒成珠，研末。每服一钱，酒下，其痛立止（万氏）。

风湿走痛牛皮胶一两，姜汁半杯，同化成膏，摊纸上，热贴之，冷即易，甚效。一加乳香、没药一钱（邓笔峰方）。

脚底木硬牛皮胶，生姜汁化开，调南星末涂上，烘物熨之。

尸脚坼裂烊胶着布上，烘贴之（《千金方》）。

破伤中风黄明胶烧存性，研末。酒服二钱，取汗（《普济方》）。

跌扑伤损真牛皮胶一两，干冬瓜皮一两（剉），同炒存性，研末。每服五钱，热酒一钟调服。仍饮酒二三钟，暖卧，微汗痛止，一宿接元如故（蔺氏）。

汤火伤灼水煎胶如糊，冷扫涂之（《斗门》）。

一切肿毒已溃未溃。用水胶一片，水渍软，当头开孔贴之。未有脓者自消，已溃还合者令脓自出（王焘《外台秘要》）。

诸般痈肿黄明胶一两，水半升化开，入黄丹一两煮匀，又放温冷，以翎扫上疮口。如未成者，涂其四围自消（《本事方》）。

便毒初起水胶熔化，涂之即散（《直指方》）。

乳疖初发黄明水胶，以浓醋化，涂之立消（杨起《简便方》）。

背疽初发阮氏《经验方》：用黄明牛皮胶四两，酒一碗，重汤顿化，随意饮尽。不能饮者，滚白汤饮之。服此毒不内攻，不传恶症。〇谈野翁《试效方》，以新瓦上烧存性研末，酒二碗服之。〇唐氏《经验方》：又加穿山甲四片，同烧存性。云极妙无比。

瘰疬结核黑牛皮胶熔化，摊膏贴之。已溃者，将膏搓作线，长寸许，纽入孔中，频换拭之，取效（杨氏《经验》）。

小儿痘瘢黄明胶炒研末，温酒调服一钱匕。痘已出者，服之无瘢；未出者，服之泻下（《普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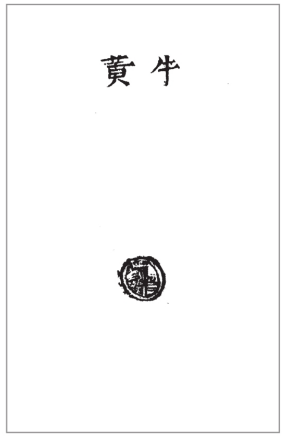
物入耳中以麻绳剪令头散，着胶粘上，徐引出之（《千金》）。

牛黄《本经·上品》

【释名】丑宝（〖侯氏《药谱》〗）。〔时珍曰〕牛属丑，故隐其名。《金光明经》谓之瞿卢折娜。

【集解】〔《别录》曰〕牛黄生陇西及晋地，特牛胆中得之，即阴干百日使燥，无令见日月光。〔普曰〕牛死则黄入胆中，如鸡子黄也。〔弘景曰〕旧云神牛出入鸣吼者有之，夜视有光走入牛角中，以盆水承而吐之，即堕落水中。今人多就胆中得之。一子大如鸡子黄，相重叠。药中之贵，莫复过此。一子及三二分，好者值五六千至一万也。多出梁州、益州。〔恭曰〕牛黄今出莱州、密州、淄州、青州、鬻州、戎州。牛有黄者，必多吼唤，喝迫而得者，谓之生黄，最佳。黄有三种：散黄粒如麻、豆；漫黄若鸡卵中黄糊，在肝胆间；圆黄为块，形有大小，并在肝胆中。多生于犗特牛，其㹠牛未闻有黄也。〔颂曰〕今出登、莱州。他处或有，不甚佳。凡牛有黄者，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时复鸣吼，恐惧人。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即堕下水中，取得阴干百日。一子如鸡子黄大，重叠可揭折，轻虚而气香者佳。然人多伪之，试法但揩摩手甲上，透甲黄者为真。〔雷曰〕此有四种：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黄；杀死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黄；牛病死后心中剥得者，名心黄，初在心中如黄浆汁，取得便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蒺藜及豆与帝珠子者是也；肝胆中得者，名肝黄，大抵皆不及生黄为胜。〔宗奭曰〕牛黄轻松，自然微香。西戎有犛牛黄，坚而不香。又有骆驼黄，极易得，亦能相乱，不可不审之。

【修治】〔敦曰〕凡用，单捣细研如尘，绢裹定，以黄嫩牛皮裹，悬井中一宿，去水三四尺，明早取之。



牛黄

【气味】苦，平，有小毒。〔《日华》曰〕甘，凉。〔普曰〕无毒。〔之才曰〕人参为之使。得牡丹、菖蒲，利耳目。恶龙骨、龙胆、地黄、常山、蜚蠊，畏牛膝、干漆。〔时珍曰〕《别录》言牛黄恶龙胆，而钱乙治小儿急惊疳病，凉惊丸、麝香丸皆两用之，何哉？龙胆治惊痫解热杀虫，与牛黄主治相近，亦肝经药也，不应相恶如此。

【主治】惊痫寒热，热盛狂痉，除邪逐鬼（《本经》）。疗小儿百病，诸痫热，口不开，大人狂癫，又堕胎。久服，轻身增年，令人不忘（《别录》）。主中风失音口噤，妇人血噤惊悸，天行时疾，健忘虚乏（《日华》）。安魂定魄，辟邪魅，卒中恶，小儿夜啼（甄权）。益肝胆，定精神，除热，止惊痢，辟恶气，除百病（思邈）。清心化热，利痰凉惊（甯源）。痘疮紫色，发狂谵语者可用（时珍。〇出王氏方）。

【发明】〔李杲曰〕牛黄入肝，治筋病。凡中风入脏者，必用牛、雄、脑、麝之剂，入骨髓，透肌肤，以引风出。若风中腑及血脉者用之，恐引风邪流入于骨髓，如油入面，莫之能出也。〔时珍曰〕牛之黄，牛之病也。故有黄之牛，多病而易死。诸兽皆有黄，人之病黄者亦然。因其病在心及肝胆之间，凝结成黄，故还能治心及肝胆之病。正如人之淋石，复能治淋也。按《宋史》云：宗泽知莱州，使者取牛黄。泽云：方春疫疠，牛饮其毒则结为黄。今和气流行，牛无黄矣。观此，则黄为牛病，尤可征矣。

【附方】旧四，新四。

初生三日去惊邪，辟恶气。以牛黄一豆许，以赤蜜如酸枣许，研匀，绵蘸令儿吮之，一日令尽（姚和众方）。

七日口噤牛黄为末，以淡竹沥化一字，灌之。更以猪乳滴之（《圣惠方》）。

初生胎热或身体黄者。以真牛黄一豆大，入蜜调膏，乳汁化开，时时滴儿口中。形色不实者，勿多服（钱氏《小儿方》）。

小儿热惊牛黄一杏仁大，竹沥、葛汁各一合，和匀与服（《总微论》）。

惊痫嚼舌迷闷仰目。牛黄一豆许研，和蜜水灌之（《广利方》）。

小儿惊候小儿积热毛焦，睡语，欲发惊者。牛黄六分，朱砂五钱，同研。以犀角磨汁，调服一钱（《总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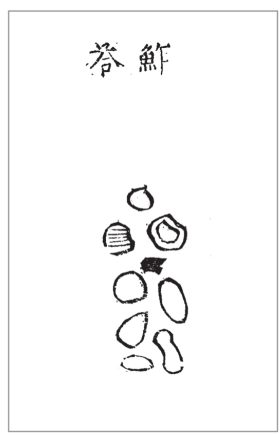
腹痛夜啼牛黄一小豆许，乳汁化服。仍书田字于脐下（《圣惠方》）。

痘疮黑陷牛黄二粒，朱砂一分，研末。蜜浸胭脂，取汁调

搽，一日一上（王氏《痘疹方》）。

鲊答《纲目》

【集解】〔时珍曰〕鲊答生走兽及牛马诸畜肝胆之间，有肉囊裹之，多至升许，大者如鸡子，小者如栗如榛。其状白色，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层叠。嘉靖庚子年，蕲州侯屠杀一黄牛得此物，人无识者。有番僧云：此至宝也，牛马猪畜皆有之。可以祈雨，西域有密咒，则霖雨立至；不知咒者，但以水浸搬弄，亦能致雨。后考陶九成《辍耕录》所载鲊答，即此物也。其言曰：蒙古人祷雨，惟以净水一盆，浸石子数枚，淘漉玩弄，密持咒语，良久辄雨。石子名鲊答，大者如鸡卵，小者不等，乃走兽腹中所产，狗、牛、马者最妙，盖牛黄、狗宝之类也。又按《京房易占》云：兵强主武，则牛腹生石。据此则鲊答、狗宝同一类也。但生于狗腹者，为狗宝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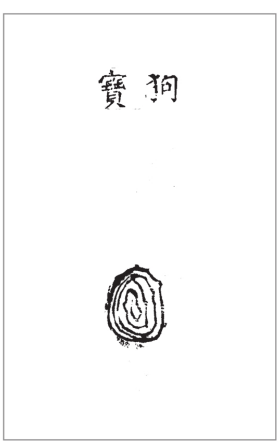
鲊答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惊痫毒疮（时珍）。

狗宝《纲目》

【集解】〔时珍曰〕狗宝生癞狗腹中，状如白石，带青色，其理层叠，亦难得之物也。按贾似道《悦生随抄》云：任丘县民家一犬甚恶，后病衰，为众犬所噬而死。剖之，其心已化，似石非石，其重如石，而包膜络之如寒灰，观其脉理犹是心，不知何缘致此？尝闻人患石淋，有石块刀斧不能破。又尝见龙胫骨中髓皆是白石，虎目光落地亦成白石，星之光气也落则成石，松亦化石，蛇、蟹、蚕皆能成石。万物变化如此，不可一概断也。时珍尝静思之，牛之黄，狗之宝，马之墨，鹿之玉，犀之通天，兽之鲊答，皆物之病，而人以为宝。人灵于物，而犹不免此病，况物乎？人之病淋有沙石者，非兽之鲊答乎？人之病癖，有心似金石者，非狗之宝乎？此皆囿于物而不能化者，故禽鸟有生卵如石者焉。按《程氏遗书》载：有波斯人发闽中古冢，棺内俱尽，惟心坚如石。锯开观之，有山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靓妆凭栏。盖此女有爱山癖，朝夕注意，故融结如此。又《宋潜溪文集》载：临川浮屠法循，行般舟三昧法，示寂后火焚，惟心不化，出五色光，有佛像高三寸，非骨非石，百体具足。又徽水有优婆塞，行禅观之法，及死火葬，心内包观音像如刻成。此皆志局于物，用志不分，精灵气液，因感而凝形，正如孕女感异像而成鬼胎之类，非祥也，病也，有情之无情也。



【气味】甘、咸，平，有小毒。

【主治】噎食及痈疽疮疡（时珍）。

【附方】新四。

噎食病数月不愈者。用狗宝为末。每服一分，以威灵仙二两，盐二钱，捣如泥，将水一钟搅匀，去滓调服，日二。不过三日愈，后服补剂（《杏林摘要》）。

狗宝丸治痈疽发背诸毒，初觉壮热烦渴者。用癞狗宝一两，腊月黑狗胆、腊月鲤鱼胆各一枚，蟾酥二钱，蜈蚣（炙）七条，硇砂、乳香、没药、轻粉、雄黄、乌金石各一钱，粉霜三钱，麝香一分，同为末。用首生男儿乳一合，黄蜡三钱，熬膏和丸绿豆大。每服一丸或三丸，以白丁香（七枚，研）调新汲水送下。暖卧，汗出为度。不过三服立效，后食白粥补之（《济生方》）。

赤疔疮狗宝丸：用狗宝八分，蟾酥二钱，龙脑二钱，麝香一钱，为末，好酒和丸麻子大。每服三丸，以生葱三寸同嚼细，用热葱酒送下，暖卧，汗出为度。后服流气追毒药，贴拔毒膏，取愈（《通玄论》）。

反胃膈气丁丹崖祖传狗宝丸：用硫黄、水银各一钱，同炒成金色，入狗宝三钱，为末。以鸡卵一枚，去白留黄，和药搅匀，纸封泥固，煻火煨半日，取出研细。每服五分，烧酒调服，不过三服见效（杨氏《颐真堂方》）。

底野迦《唐本草》

【集解】〔恭曰〕出西戎。彼人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

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颂曰〕宋时南海亦或有之。

【气味】辛、苦，寒，无毒。

【主治】百病中恶，客忤邪气，心腹积聚（《唐本草》）。

诸血《拾遗》

【集解】〔时珍曰〕兽畜有水陆之产，方土之殊，寒热温凉之不同，有毒无毒之各异。陈氏概以诸血立条，主病似欠分明，姑存其旧而已。其各血主治，俱见本条。

【气味】甘，平。

【主治】补人身血不足，或患血枯，皮上肤起，面无颜色者，皆不足也，并宜生饮。又解诸药毒、菌毒，止渴，除丹毒，去烦热（藏器）。

诸朽骨《拾遗》

【集解】〔时珍曰〕朽骨不分何骨，然亦当取所知无毒之骨可也。

【主治】骨蒸。〇东墙腐骨：磨醋，涂痕令灭。又涂疬疡风疮癣白烂者，东墙向阳也（藏器）。治风牙痛，止水痢（时珍）。

【附方】旧一，新三。

骨蒸发热多取诸朽骨，洗净土气，釜煮；入桃柳枝各五斗，煮枯；再入棘针三斗，煮减半；去滓，以酢浆水和之，煮三五沸。令患者正坐散发，以汤从顶淋之，唯热为佳。若心闷，可少进冷粥，当得大汗，出恶气。汗干乃粉身，食豉粥（《拾遗》）。

水痢不止朽骨灰、六月六日曲（炒）等分为末，饮服方寸匕。乃御传方也（张文仲方）。

风牙作痛东墙下朽骨，削之如疼牙齿许大，煻灰中煨热，病处咬之，冷即易（《外台秘要》）。

打击青肿墙上朽骨，和唾于石上磨，涂之，干即易（《千金》）。

震肉《拾遗》

【集解】〔藏器曰〕此六畜为天雷所霹雳者，因其事而用之也。〔时珍曰〕按《雷书》云：雷震六畜肉，不可食，令人成大风疾。

【主治】小儿夜惊，大人因惊失心，作脯食之（藏器）。

败鼓皮《别录·下品》

〔校正〕原在《草部》，宋本移入《兽部》。

【集解】〔宗奭曰〕此是穿败者，不言是何皮，马、驴皮皆可为之，当以黄牛皮者为胜。唐韩退之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

医师收畜，待用无遗”者也。今用处绝少，尤好煎胶。

【气味】平，无毒。

【主治】中蛊毒（《别录》）。〔弘景曰〕烧作屑，水和服之。病人即唤蛊主姓名，往呼本主取蛊即瘥，与白蘘荷同功。

治小便淋沥，涂月蚀耳疮，并烧灰用（时珍。〇出《药对》）。

【附方】旧三。

中蛊毒《梅师方》云：凡中蛊毒，或下血如鹅肝，或吐血，或心腹切痛，如有物咬。不即治之，食人五脏即死。欲知是蛊，但令病人吐水，沉者是，浮者非也。用败鼓皮烧灰，酒服方寸匕。须臾，自呼蛊主姓名。〇《外台秘要》云：治蛊，取败鼓皮广五寸，长一尺，蔷薇根五寸，如拇指大，水一升，酒三升，煮二升，服之。当下蛊虫即愈。

月蚀疮《集验》：用救月蚀鼓皮，掌大一片，以苦酒三升渍一宿，涂之。或烧灰，猪脂调涂（《外台》）。

毡《拾遗》

【集解】〔时珍曰〕毡属甚多，出西北方，皆畜毛所作。其白、其黑者，本色也。其青、乌、黄、赤者，染色也。其毡毯、褐缛、氍毹、氊氊等称者，因物命名也。大抵入药不甚相远。

乌毡

【气味】无毒。

【主治】火烧生疮，令不着风水，止血，

除贼风。烧灰，酒服二钱匕，治产后血下不止。久卧，吸人脂血，损颜色，上气（藏器）。

【附方】新四。

坠损疼痛故马毡两段，酒五升，盐一抄，煮热裹之，冷即易，三五度瘥（《广济方》）。

牙疳鼻疳氍褐（不拘红黑，烧存性）、白矾（烧枯）各一钱，尿桶白碱一钱半（烧过），同研搽，神效（《简便》）。

夜梦魇寐以赤缛一尺，枕之即安（《肘后》）。

赤白崩漏毡烧灰，酒服二钱。白崩用白毡，红崩用红毡（《海上》）。

六畜毛蹄甲《本经·下品》

【集解】〔弘景曰〕六畜，谓牛、羊、猪、马、鸡、狗也。驴骡亦其类，各条已有主疗，亦不必出此矣。〔时珍曰〕此系《本经》一品，姑存以见古迹。

【气味】咸，平，有毒。

【主治】鬼疰蛊毒，寒热惊痫，癫痓狂走。骆驼毛尤良（《本经》）。

六畜心《纲目》

【集解】〔时珍曰〕古方多用六畜心治心病，从其类也。而

又有杀时惊气入心、怒气入肝，诸心损心、诸肝损肝之说，与之相反。

【主治】心昏多忘，心虚作痛，惊悸恐惑（时珍）。

【附方】新二。

健忘心孔昏塞，多忘喜误。取牛、马、猪、鸡、羊、犬心，干之为末。向日酒服方寸匕，日三服，闻一知十（《外台》）。

蛔虫心痛用六畜心，生切作四脔，纵横割路，纳朱砂（或雄黄、麝香）于中，平旦吞之，虫死即愈（《集验》）。

诸肉有毒《拾遗》

牛独肝

黑牛白头

牛马生疔死

羊独角

黑羊白头

猪羊心肝有孔

马生角

白羊黑头

马鞍下黑肉

马肝

白马黑头

六畜自死首北向

马无夜眼

白马青蹄

六畜自死口不闭

猘犬肉

犬有悬蹄

六畜疫病疮疥死

鹿白臆

鹿文如豹

诸畜带龙形

兽歧尾

诸兽赤足

诸畜肉中有米星

兽并头

禽兽肝青

诸兽中毒箭死

脯沾屋漏

米瓮中肉脯

六畜肉热血不断

祭肉自动

诸肉经宿未煮

六畜五脏着草自动

脯曝不燥

生肉不敛水

六畜肉得咸酢不变色

肉煮不熟

肉煮熟不敛水

六畜肉堕地不沾尘

肉落水浮

肉汁器盛闭气

六畜肉与犬犬不食者

奶酪煎脍

已上并不可食，杀人病人，令人生痈肿疔毒。

诸心损心

诸脑损阳滑精

六畜脾一生不可食

诸肝损肝

诸血损血败阳

经夏臭脯痿人阴成水病

鱼馁肉败

诸脂燃灯损目

本生命肉令人神魂不安

春不食肝

夏不食心

秋不食肺

冬不食肾

四季不食脾

解诸肉毒《纲目》

中六畜肉毒六畜干屎末、伏龙肝末、黄檗末、赤小豆烧末、东壁土末、白扁豆，并水服。饮人乳汁、头垢一钱，水服起死人，豆豉汁服。

马肉毒芦根汁、嚼杏仁，甘草汁，饮美酒。

马肝毒猪骨灰、牡鼠屎、豆豉、狗屎灰、人头垢，并水服。

牛马生疔泽兰根擂水，猪牙灰，水服。生菖蒲擂酒、甘菊根擂水，甘草煎汤服，取汗。

牛肉毒猪脂化汤饮，甘草汤，猪牙灰，水服。

独肝牛毒人乳服之。

狗肉毒杏仁研水服。

羊肉毒甘草煎水服。

猪肉毒杏仁研汁、猪屎绞汁、韭菜汁、朴硝煎汁、猪骨灰调水，大黄汤。

药箭肉毒大豆煎汁、盐汤。

诸肉过伤本畜骨灰水服，生韭汁，芫荽煎汁。

食肉不消还饮本汁即消，食本兽脑亦消。

第五十一卷　兽部

目录

兽之二兽类三十八种

狮《纲目》

虎《别录》　酋耳、驳、渠搜、黄腰、□鼠附

豹《别录》

貘《图经》　啮铁、犴、狡兔附

象《开宝》

犀《本经》

犛牛《纲目》　犦牛、犦牛、海牛、月支牛、山牛附

牦牛《纲目》

野马《纲目》

野猪《唐本草》

豪猪《纲目》

熊《本经》　罴、魋附

麤羊《本经》　山驴附

山羊《日用》

鹿《本经》

麋《本经》

双头鹿《拾遗》

麂《开宝》

獐《别录》

麝《本经》

灵猫《拾遗》

猫《唐本草》

狸《别录》

风狸《拾遗》

狐《别录》

貉《衍义》

貒《唐本草》

獾《食物》

木狗《纲目》

豺《唐本草》

狼《拾遗》

兔《别录》

败笔《唐本草》

山獭《纲目》

水獭《别录》

海獭《拾遗》

腽肭兽《开宝》

猾《炮炙论》

右附方旧八十七，新一百四十六。

兽之三鼠类一十二种

鼠《别录》　鼦鼠、□鼠、鼷鼠鼷鼠、鼷鼷、水鼠、冰鼠、火鼠、鼵鼠、蠈鼠附

鼹鼠《别录》

隐鼠《拾遗》

鼫鼠《纲目》

竹□《纲目》

土拨鼠《拾遗》

貂鼠《纲目》

黄鼠《纲目》

鼬鼠《纲目》（即黄鼠狼）

鼷鼠《拾遗》

食蛇鼠《纲目》

猬《本经》

右附方旧二十四，新四十二。

兽之四寓类怪类共八种

猕猴《证类》　玃、虙附

狨《拾遗》　猿、独附

果然《拾遗》　蒙颂、獑猢附

猩猩《纲目》　野女附

狒狒《拾遗》　山都、山㹠、木客、山㹠附

罔两《纲目》

彭侯《纲目》

封《纲目》

右附方旧一，新无。

兽之二兽类三十八种

狮《纲目》

【释名】狻猊（音酸倪。〖《穆天子传》〗。《尔雅》作狻麑）、虓（许交切。〖《说文》〗）。〔时珍曰〕狮为百兽长，故谓之狮。虓，象其声也。梵书谓之僧伽彼。《说文》云：一名白泽。今考《瑞应图》，白泽能言语，非狮也。

【集解】〔时珍曰〕狮子出西域诸国。状如虎而小，黄色。亦如金色猱狗，而头大尾长。亦有青色者。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弭耳昂鼻，目光如电，声吼如雷。有耏髯，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日走五百里，为毛虫之长。怒则威在齿，喜则威在尾。每一吼则百兽辟易，马皆溺血。《尔雅》言其食虎豹。虞世南言其拉虎吞貔，裂犀分象。陶九成言其食诸禽兽，以气吹之，羽毛纷落。熊太古言其乳入牛羊马乳中，皆化成水。虽死后虎豹不敢食其肉，蝇不敢集其尾。物理相畏如此。然《博物志》载：魏武帝至白狼山，见物如狸，跳至狮子

头杀之。《唐史》载：高宗时，伽毗耶国献天铁兽，能擒狮象。则狮虽猛悍，又有制之者也。西域畜之，七日内取其未开目者调习之，若稍长则难驯矣。

狮

屎〔时珍曰〕陶氏注苏合香，误以为狮屎。陈氏正其误，言狮屎极臭，赤黑色。今考补于此。

〔主治〕服之，破宿血，杀百虫。烧之，去鬼气（藏器）。

虎《别录·中品》

【释名】乌□（音徒。〖《玉篇》〗。《左传》作於菟，《汉书》作乌檡）、**大虫**（《肘后》）、**李耳**（〖《方言》〗）。〔时珍曰〕虎，象其声也。魏子才云：其文从虍从几，象其蹲踞之形。从人者非也。扬雄《方言》云：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或谓之□□。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珍按：李耳当作狸儿。盖方音转狸为李，儿为耳也。今南人犹呼

虎为猫，即此意也。郭璞谓虎食物，值耳则止，故呼李耳，触其讳；应邵谓南郡李翁化为虎，故呼李耳，皆穿凿不经之言也。《尔雅》云：虎，浅毛曰䝙猫（音栈），白虎曰彪（音含），黑虎曰麇（音育），似虎而五指曰□（音伛），似虎而非真曰彪，似虎而有角曰虒（音嘶）。

【集解】〔颂曰〕虎，《本经》不载所出，今多山林处皆有之。〔时珍曰〕按《格物论》云：虎，山兽之君也。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倒刺，项短鼻齆。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易卦通验》云：立秋虎始啸。仲冬虎始交。或云：月晕时乃交。又云：虎不再交，孕七月而生。又云：虎知冲破，能画地观奇偶以卜食。今人效之，谓之虎卜。虎噬物，随月旬上下而啮其首尾。其搏物，三跃不中则舍之。人死于虎，则为伥鬼，导虎而行。虎食狗则醉，狗乃虎之酒也。闻羊角烟则走，恶其臭也。虎害人、兽，而猬、鼠能制之，智无大小也。狮、驳、酋耳、黄腰、渠搜能食虎，势无强弱也。《抱朴子》云：虎五百岁则变白。又海中有虎鲨能变虎，古有□虎变人、□人变虎之说，亦自有是理也。

虎

【附录】酋耳《瑞应图》云：酋耳似虎绝大，不食生物，

见虎豹即杀之，太平则至。郭璞云：即驺虞也。白虎黑纹，尾长于身。**驳**《山海经》云：驳状如马，白身黑尾，一角锯牙，能食虎豹。《周书》谓之兹白。《说苑》云：师旷言鹊食猬，猬食骏驳，骏驳食豹，豹食驳，驳食虎。**渠搜**《逸周书》云：渠搜，西戎露犬也。能食虎豹。一云犴，胡犬也。能逐虎。**黄腰**《蜀志》名黄腰兽。鼬身狸首，长则食母，形虽小而能食虎及牛、鹿也。又孙愐云：㲉（音斛），似豹而小，腰以上黄，以下黑，形类犬，食猕猴，又名黄腰。□**鼠**见猬下。

虎骨

〔修治〕〔颂曰〕虎骨用头及胫骨，色黄者佳。凡虎身数物，俱用雄虎者胜。药箭射杀者，不可入药，其毒浸渍骨血间，能伤人也。〔时珍曰〕凡用虎之诸骨，并捶碎去髓，涂酥或酒或醋，各随方法，炭火炙黄入药。

〔气味〕辛，微热，无毒。〔之才曰〕平。

〔主治〕除邪恶气，杀鬼疰毒，止惊悸，治恶疮鼠瘘。头骨尤良（《别录》）。治筋骨毒风挛急，屈伸不得，走注疼痛，治尸疰腹痛，伤寒温气，温疟，杀犬咬毒（甄权）。杂朱画符，疗邪。头骨作枕，辟恶梦魇。置户上，辟鬼（陶弘景）。煮汁浴之，去骨节风毒肿。和醋浸膝，止脚痛肿，胫骨尤良。初生小儿煎汤浴之，辟恶气，去疮疥，惊痫鬼疰，长大无病（孟诜）。追风定痛健骨，止久痢脱肛，兽骨鲠

咽（时珍）。

〔发明〕〔颂曰〕李绛《兵部手集》有虎骨酒，治臂胫痛。崔元亮《海上方》，治腰脚不随，并有虎胫骨酒方。〔宗奭曰〕风从虎者，风，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从？故虎啸而风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风病挛急，屈伸不得，走疰，骨节风毒，癫疾惊痫诸病，皆此义也。〔汪机曰〕虎之强悍，皆赖于胫，虽死而胫犹矻立不仆，故治脚胫无力用之。〔时珍曰〕虎骨通可用。凡辟邪疰，治惊痫温疟，疮疽头风，当用头骨；治手足诸风，当用胫骨；腰背诸风，当用脊骨，各从其类也。按吴球《诸证辨疑》云：虎，阴也；风，阳也。虎啸风生，阳出阴藏之义，故其骨能追风定痛。虎之一身筋节气力，皆出前足，故以胫骨为胜。

〔附方〕旧十，新八。

健忘惊悸预知散：用虎骨酥炙、白龙骨、远志肉等分为末。生姜汤服，日三服。久则令人聪慧（《永类钤方》）。

臂胫疼痛虎骨酒治之，不计深浅皆效。用虎胫骨二大两捣碎炙黄，羚羊角屑一大两，新芍药二大两切。三物以无灰酒浸之，养至七日，秋冬倍之。每日空腹饮一杯。若要速服，即以银器物盛，于火炉中暖养三二日，即可服也（《兵部手集》）。

腰脚不随挛急冷痛。取虎胫骨五六寸，刮去肉膜，涂酥炙黄捣细，绢袋盛之，以瓶盛酒一斗浸之，糠火微温。七日后，任情饮之，当微利便效也。又方：虎腰脊骨一具，前两脚全骨一具，并于石上以斧捶碎，安铁床上，文炭火炙，待脂出则投无灰浓酒中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三七日。任性日饮三度。患十年以上者，不过三剂；七年以下者，一剂必瘥（崔元亮《海上方》）。

白虎风痛走注，两膝热肿。用虎胫骨涂酥炙黄、黑附子炮裂去皮各一两，为末。每服二钱，酒下，日再服（《经验后方》）。

历节痛风虎胫骨酒炙三两，没药半两，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日三服（《圣济总录》）。

历节走痛百节皆痛不可忍。用虎头骨一具，涂酥炙黄捶碎，绢袋盛，置二斗清酒中，浸五宿。随性饮之，妙（《圣惠方》）。

筋骨急痛虎骨和通草煮汁，空肚服半升。覆卧，少时汗出为效。切忌热食，损齿。小儿齿生未足，不可与食，恐齿不生（《食疗》）。

休息痢疾经时不愈。取大虫骨炙黄焦，捣末。饮服方寸匕，日三，取效（张文仲方）。

痔漏脱肛虎胫骨两节，以蜜二两炙赤，捣末，蒸饼丸梧子大。每凌晨温酒下二十丸，取效（《胜金》）。

肛门凸出虎骨烧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外台》）。

兽骨鲠咽虎骨为末，水服方寸匕（《外台》）。

狂犬咬伤虎骨刮末，水服方寸匕，并傅之（《小品方》）。

汤火伤灼虎骨炙焦研敷，神效（龚氏《易简方》）。

月蚀疳疮虎头骨二两捣碎，猪脂一斤，熬膏涂之（《集验方》）。

小儿白秃虎骨末，油调涂之（《普济》）。

足疮嵌甲以橘皮汤浸洗，轻剪去甲。以虎骨末敷之，痛即止（《便民图纂》）。

臁胫烂疮以齑汁洗拭，刮虎骨末敷之（《便民图纂》）。

威骨〔藏器曰〕虎有威骨如乙字，长一寸，在胁两旁，破肉取之。尾端亦有，不及胁骨。令人有威，带之临官佳。无官则为人所憎。

肉

〔气味〕酸，平，无毒。〔宗奭曰〕微咸。〔弘景曰〕俗方言：热食虎肉，坏人齿。〔诜曰〕正月勿食虎，伤神。〔时珍曰〕虎肉作土气，味不甚佳。盐食稍可。

〔主治〕恶心欲呕，益气力，止多唾（《别录》）。食之治疟，辟三十六种精魅。入山，虎见畏之（孟诜）。

〔附方〕新一。

脾胃虚弱恶心不欲饮食。虎肉半斤切，以葱、椒、酱调，炙熟，空心冷食（《寿亲养老》方）。

膏

〔主治〕狗啮疮（《别录》）。纳下部，治五痔下血（孟诜）。服之，治反胃。煎消，涂小儿头疮白秃（时珍）。

〔附方〕新一。

一切反胃虎脂半斤切，清油一斤，瓦瓶浸一月，密封勿令泄气。每以油一两，入无灰酒一盏，温服，以瘥为度。油尽再添（《寿域神方》）。

血

〔主治〕壮神强志。〔时珍曰〕猎人李次口云：热刺虎之心血饮之，能壮神志。又《抱朴子》云：三月三日，杀取虎血、鸭血等分和合，以初生草似胡麻子，取其实合用，可以移形貌。

肚

〔主治〕反胃吐食。取生者勿洗存滓秽，新瓦固煅存性，入平胃散末一两和匀。每白汤服三钱，神效（时珍。〇出《保寿堂方》）。

肾

〔主治〕瘰疬。〔时珍曰〕《千金》治瘰疬，雌黄芍药丸中用之。袁达《禽虫述》云：虎肾悬于腹，象口隐于颐。

胆

〔主治〕小儿惊痫（藏器）。小儿疳痢，神惊不安，研水服之（孟诜）。

睛

〔修治〕〔颂曰〕虎睛多伪，须自获者乃真。〔敦曰〕凡使虎睛，须问猎人，有雌有雄，有老有嫩，有杀得者。惟中毒自死者勿用之，能伤人。虎睛，以生羊血浸一宿漉出，微火焙干，捣粉用。〔时珍曰〕《千金》治狂邪，有虎睛汤、虎睛丸，并用酒浸炙干用。

〔主治〕癫疾（《别录》）。疟病，小儿热疾惊悸（孟诜）。惊啼，客忤，疳气，镇心安神（《日

华》）。明目去翳（时珍）。

〔附方〕旧二，新一。

虎睛丸治痫疾发作，涎潮搐搦，时作谵语。虎睛一对（微炒），犀角屑、大黄、远志（去心）各一两，栀子仁半两，为末，炼蜜丸绿豆大。每温酒服二十丸。

小儿惊痫掣疯。用虎睛细研，水调灌之，良（《经验后方》）。

小儿夜啼用大虫眼睛一只，为散。以竹沥调少许与吃（姚和众方）。

邪疟时作生虎睛一枚，腊月猪血少许，朱砂、阿魏各一分，为末。端午日取粽尖七枚和丸黍米大。每绵包一丸，塞耳中，男左女右（《圣惠方》）。

虎魄〔藏器曰〕凡虎夜视，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猎人候而射之，弩箭才及，目光即堕入地，得之如白石者是也。〔宗奭曰〕陈氏所谓乙骨及目光堕地之说，终不免于诬也。〔时珍曰〕乙骨之说不为怪。目光之说，亦犹人缢死则魄入于地，随即掘之，状如麸炭之义。按《茅亭客话》云：猎人杀虎，记其头项之处，月黑掘下尺余方得，状如石子、琥珀。此是虎之精魄沦入地下，故主小儿惊痫之疾。其说甚详。寇氏未达此理耳。

〔主治〕惊邪，辟恶镇心（藏器）。

鼻

〔主治〕癫疾，小儿惊痫（《别录》）。悬户上，令生男（弘景）。〔时珍曰〕按《龙鱼河图》云：虎鼻悬

门中一年，取烧作屑，与妇饮，便生贵子。勿令人及妇知，知则不验。又云：悬于门上，宜官，子孙带印绶。此与古者胎教欲见虎豹，皆取其勇壮之义同也。

牙

〔主治〕丈夫阴疮及疽瘘（孙思邈）。杀劳虫，治猘犬伤，发狂。刮末，酒服方寸匕（时珍）。

〔附方〕新一。

白虎风痛大虎牙一副四个，赤足蜈蚣十条酒浸三日，晒干，天麻二两，乳香、没药各一两，麝香半两，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一日三服（《圣济总录》）。

爪

〔颂曰〕爪并指、骨、毛俱可用，以雄虎为胜。

〔主治〕系小儿臂，辟恶魅（《别录》）。〔时珍曰〕《外台》辟恶魅，用虎爪、蟹爪、赤朱、雄黄为末，松脂和丸。每正旦焚之。

皮

一名皋毗。见《庄子》。

〔主治〕疟疾（藏器）。辟邪魅（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应劭《风俗通》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能辟鬼魅。今人卒中恶病，烧皮饮之，或系衣服，亦甚验也。《起居杂记》云：虎豹皮上睡，令人神惊。其毛入疮，有大毒。

须

〔主治〕齿痛（弘景）。〇段成式《酉阳杂俎》云：许隐

齿痛，仙人郑思远拔虎须令插之，痛即愈。

屎

〔主治〕恶疮（《别录》）。鬼气（藏器）。疗瘭疽痔漏。烧研酒服，治兽骨鲠（时珍）。

〔附方〕旧一。

瘭疽着手、足、肩、背，累累如米起，色白，刮之汁出，愈而复发。虎屎白者，以马尿和之，晒干烧灰粉之（《千金》）。

屎中骨

〔主治〕为屑，治火疮（《别录》）。破伤风（时珍）。

〔附方〕新一。

断酒虎屎中骨烧灰，酒服方寸匕，即不饮（《千金方》）。

豹《别录·中品》

【释名】程（《列子》）、失刺孙（〖《纲目》〗）。〔时珍曰〕豹性暴，故曰豹。按许氏《说文》云：豹之脊长，行则脊隆豸豸然，具司杀之形，故字从豸、从勺。王氏《字说》云：豹性勺物而取，程度而食，故字从勺，又名曰程。《列子》云：青宁生程，程生马。沈氏《笔谈》云：秦人谓豹为程，至今延州犹然。东胡谓之失刺孙。

【集解】〔弘景曰〕豹至稀有，入用亦鲜，惟尾可贵。〔恭曰〕阴阳家有豹尾神，车驾卤簿有豹尾车，名可尊重耳。真豹尾有何

可贵？未审陶据奚说。〔颂曰〕今河洛、唐、郢间或有之。然豹有数种：《山海经》有玄豹；《诗》有赤豹，尾赤而文黑也；《尔雅》有白豹，即貘也，毛白而文黑（郭璞注云：貘能食铜铁），与貘同名。不知入药果用何类。古今医方鲜见之。〔宗奭曰〕豹毛赤黄，其文黑，如钱而中空，比比相次。又有土豹，毛更无纹，色亦不赤，其形亦小。此各有种，非能变形也，圣人假喻耳。恐医家不知，故书之。〔时珍曰〕豹，辽东及西南诸山时有之。状似虎而小，白面团头，自惜其毛采。其文如钱者，曰金钱豹，宜为裘。如艾叶者，曰艾叶豹，次之。又西域有金线豹，文如金线。海中有水豹，上应箕宿。《禽虫述》云：虎生三子，一为豹。则豹有变者，寇氏未知尔。豹畏蛇与□鼠，而狮、驳、渠搜能食之。《淮南子》云：猬令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广志》云：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不忘本也。豹胎至美，为八珍之一。

豹

肉

〔气味〕酸，平，无毒。〔思邈曰〕温，微毒。正月勿食，伤神损寿。

〔主治〕安五脏，补绝伤，轻身益气，久

服利人（《别录》）。壮筋骨，强志气，耐寒暑，令人猛健（《日华》）。辟鬼魅神邪，宜肾（孙思邈）。

〔发明〕〔诜曰〕豹肉令人志性粗豪，食之便觉，少顷消化乃定。久食亦然。〔宗奭曰〕此兽猛捷过虎，故能安五脏，补绝伤，轻身，壮筋骨也。

脂

〔主治〕合生发膏，朝涂暮生（孟诜）。亦入面脂（时珍）。

鼻

〔主治〕狐魅。同狐鼻，水煮服（藏器）。〔时珍曰〕按《外台》治梦与鬼交及狐狸精魅，载崔氏方中用之。

头骨

〔主治〕烧灰淋汁，去头风白屑（孟诜）。作枕辟邪（时珍。〇出《五行志》）。

皮〔藏器曰〕不可藉睡，令人神惊。其毛入人疮中，有毒。〔时珍曰〕按《林邑记》云：广西南界有唼腊虫，食死人尸，不可驱逐。惟以豹皮覆之，则畏而不来。

貘音陌。亦作貊。〇宋《图经》

〔校正〕原附豹下，今分出。

【释名】〔时珍曰〕按陆佃云：皮为坐毯卧褥，能消膜外之气，故字从膜省文。

【集解】〔颂曰〕郭璞云：似熊而头小脚卑，黑白驳文，毛浅有光泽。能舐食铜铁，及竹骨蛇虺。其骨节强直，中实少髓。或云与《尔雅》“貘，白豹”同名。唐世多画貘作屏，白乐天有赞序之。今黔、蜀及峨眉山中时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为所食，颇为山居之患，亦捕以为药。其齿骨极坚，以刀斧椎锻，铁皆碎，落火亦不能烧。人得之诈充佛牙、佛骨，以诳俚俗。〔时珍曰〕世传羚羊角能碎金刚石者即此，物相畏耳。按《说文》云：貘似熊，黄白色，出蜀中。《南中志》云：貘大如驴，状似熊，苍白色，多力，舐铁消千斤，其皮温暖。《埤雅》云：貘似熊，狮首豺髮，锐鬐卑脚，粪可为兵切玉，尿能消铁为水。又有啮铁、犴、昆吾兔，皆能食铜铁，亦貘类也。并附之。

【附录】啮铁〔时珍曰〕按《神异经》云：南方有兽，角足大小状如水牛，毛黑如漆，食铁而饮水，粪可为兵，其利如钢，名曰啮铁。《唐史》云：吐火罗献大兽，高七尺，食铜铁，日行三百里。犴《禽书》云：犴应井星，胡狗也。状似狐而黑，身长七尺，头生一角，老则有鳞，能食虎、豹、蛟、龙、铜、铁。猎人亦畏之。

狡兔《拾遗记》云：狡兔生昆吾山，形如兔，雄黄雌白，食丹、石、铜、铁。昔吴王武库兵器皆尽，掘得二兔，一白一黄，腹中肾、胆皆铁，取铸为剑，切玉如泥。

皮

〔主治〕寝之，可驱温疠，辟湿气、邪气（苏颂）。

膏

〔主治〕痈肿，能透肌骨。〔时珍曰〕段成式云：貘膏性利，铜、铁、瓦器盛之悉透，惟以骨盛则不漏。

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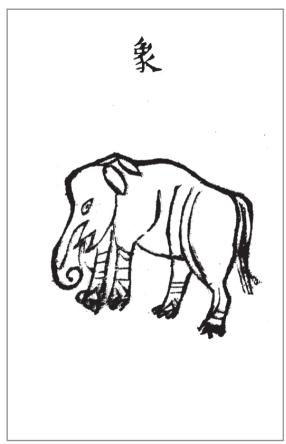
〔主治〕吞铜、铁入腹者，水和服之，即化为水。

象宋《开宝》

【释名】〔时珍曰〕许慎《说文》云：象（字篆文），象耳、牙、鼻、足之形。王安石《字说》云：象牙感雷而文生，天象感气而文生。故天象亦用此字。《南越志》云：象闻雷声则牙花暴出，逡巡复没。古语云：犀因望月文生角，象为闻雷花发牙。伽耶（出《北户录》）。

【集解】〔颂曰〕《尔雅》云：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今多出交阯、潮、循诸州。彼人捕得，争食其肉，云肥脆堪作炙。陈藏器云：象具十二生肖肉，各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炙食、糟食更美。又胆不附肝，随月在诸肉间，如正月即在虎肉也。徐铉云：象胆随四时，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后左足，冬后右足也。淳化中一象春毙。太宗命取胆不获，使问铉。铉以此对，果得于前左足。世传荆蛮山中亦有野象。然楚、粤之象皆青黑，惟西方拂林、大食诸国，乃多白象。樊绰《云南记》、平居诲《于阗行程记》皆言其事。〔时珍曰〕象出交、广、云南及西域诸国。野象多至成群。番人皆畜以服重，酋长则饬而乘之。有灰、白二色，形体拥肿，面目丑陋。大者身长丈余，高称之，大六尺许。肉倍数牛，目才若豕。四足如柱，无指而有爪甲。行则先移左足，卧则以臂着地。其头不能俯，其颈不能回，其耳下弭。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开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针芥。食物饮水皆以鼻卷入口，一

身之力皆在于鼻，故伤之则死。耳后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口内有食齿，两吻出两牙夹鼻，雄者长六七尺，雌者才尺余耳。交牝则在水中，以胸相贴，与诸兽不同。许慎云：三年一乳。《古训》云：五岁始产，六十年骨方足。其性能久识。嗜刍、豆、甘蔗与酒，而畏烟火、狮子、巴蛇。南人杀野象，多设机穽以陷之；或埋象鞋于路，以贯其足。捕生象则以雌象为媒而诱获之，饲而狎之，久则渐解人言。使象奴牧之，制之以钩，左右前后罔不如命也。其皮可作甲鞔鼓，湿时切条，可贯器物。〔甄权曰〕西域重象牙，用饰床座。中国贵之以为笏。象每蜕牙自埋藏之，昆仑诸国人以木牙潜易取焉。〔日华曰〕象蹄底似犀，可作带。



象

牙《真腊风土记》云：象牙，杀取者上也，自死者次之，蜕于山中多年者下矣。或谓一岁一换牙者，非也。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诸铁及杂物入肉，刮牙屑和水敷之，立出。治痢病，刮齿屑，炒黄研末，饮服（《开宝》）。生煮汁服，治小便不通。烧灰饮

服，治小便多（《日华》）。诸物刺咽中，磨水服之，亦出，旧梳屑尤佳（苏颂）。主风痫惊悸，一切邪魅精物，热疾骨蒸及诸疮，并宜生屑入药（时珍）。

〔发明〕〔时珍曰〕世人知然犀可见水怪，而不知沉象可驱水怪。按《周礼》壶涿氏掌水虫。欲杀其神者，以槜木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而渊为陵。注云：槜木，山榆也。以象齿作十字，贯于木而沉之，则龙、罔象之类死也。又按陶贞白云：凡夏月合药，宜置象牙于傍；合丹灶，以象牙夹灶，得雷声乃能发光。观此，则象之辟邪，又不止于驱怪而已，宜乎其能治心肝惊痫、迷惑邪魅之疾也，而昔人罕解用之，何哉？

〔附方〕旧二，新四。

小便不通胀急者。象牙生煎服之（《救急》）。

小便过多象牙烧灰，饮服之（《总录》）。

痘疹不收象牙屑，铜铫炒黄红色为末。每服七八分或一钱，白水下（王氏《痘疹方》）。

诸兽骨鲠象牙磨水吞之（《永类方》）。

骨刺入肉象牙刮末，以水煮白梅肉调涂，自软（《简要济众》）。

针箭入肉象牙刮末，水和敷之，即出也。

肉

〔气味〕甘、淡，平，无毒。

〔主治〕烧灰，和油涂秃疮。多食，令人体重（《开宝》）。

〔发明〕〔时珍曰〕按《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旄象之约。又《尔雅翼》云：象肉肥脆，少类猪肉，味淡而含滑。则其通小便者，亦淡渗滑窍之义。烧之则从火化，故又能缩小便也。

胆

〔修治〕〔敦曰〕凡使勿用杂胆。其象胆干了，上有青竹文斑光腻，其味微带甘。入药勿便和众药，须先捣成粉，乃和众药。

〔气味〕苦，寒，微毒。

〔主治〕明目治疳（《日华》）。治疮肿，以水化涂之。治口臭，以绵裹少许贴齿根，平旦漱去，数度即瘥（《南海药谱》）。〔发明〕〔时珍曰〕象胆明目，能去尘膜也，与熊胆同功。雷敦《炮炙论序》云“象胆挥粘”是矣。

〔附方〕新一。

内障目翳如偃月，或如枣花。用象胆半两，鲤鱼胆七枚，熊胆一分，牛胆半两，麝香一钱，石决明末一两，为末，糊丸绿豆大。每茶下十丸，日二（《总录》）。

睛

〔主治〕目疾，和人乳滴目中（藏器）。

皮

〔主治〕下疳，烧灰和油敷之。又治金疮不合（时珍）。

〔发明〕〔时珍曰〕象肉臃肿，人以斧刃刺之，半日即合。故近时治金疮不合者，用其皮灰。

骨

〔主治〕解毒（时珍）。胸前小横骨，烧灰酒服，令人能浮（《开宝》）。

〔附方〕新一。

象骨散治脾胃虚弱，水谷不消，噫气吞酸，吐食霍乱，泄泻脓血，脐腹疼痛，里急频并，不思饮食诸证。用象骨四两（炒），肉豆蔻（炮）、枳壳（炒）各一两，诃子肉（炮）、甘草各二两，干姜半两（炮），为末。每服三钱，水一盏半，煎至八分，和滓热服，食前，日三次（《宣明方》）。

犀《本经·中品》

【释名】兕（〖《尔雅》〗）。〔时珍曰〕犀字，篆文象形。其牸名兕，亦曰沙犀。《尔雅翼》云：兕与牸字音相近，犹羖之为牯也。大抵犀、兕是一物，古人多言兕，后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为不同耳。详下文。梵书谓犀曰褐伽。

犀

【集解】〔《别录》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永昌，即今滇南也。〔弘景曰〕今出武陵、交州、宁州诸远山。犀有二角，以额上者为胜。又有通天犀角，上有一白缕，直上至端，夜露不濡，入药至神验。或云此是水犀角，出水中。《汉书》所谓骇鸡犀者，置米饲鸡，皆惊骇不敢啄；置屋上，乌鸟不敢集。又有牸犀，角甚长，文理似犀，不堪入药。〔恭曰〕牸是雌犀，文理腻细，斑白分明，俗谓之斑犀。服用为上，入药不如雄犀。〔藏器曰〕犀无水陆二种，但以精粗言之。通天者脑上之角，经千岁，长且锐，白星彻端，能出气通天，则能通神、破水、骇鸡，故曰通天。《抱朴子》言“此犀刻为鱼，衔之入水，水开三尺”是也。〔颂曰〕犀角，今以南海者为上，黔、蜀者次之。犀似水牛，猪首、大腹、卑脚。脚似象，有三蹄。黑色。舌上有刺，好食棘刺。皮上每一孔生三毛，如豕。有一角、二角、三角者。《尔雅》云：兕似牛，犀似豕。郭璞注云：兕一角，色青，重千斤。犀似水牛，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鼻上者食角也（又名奴角），小而不椭。亦有一角者。刘恂《岭表录异》云：犀有二角，一角额上为兕犀，一在鼻上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谓之毛犀，而今人多传一角之说。此数种角俱有粟文，观纹之粗细为贵贱。贵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角者，必自恶其影，常饮浊水，不欲照见也。绝品者有百物之形。或云犀之通天者乃其病，理不

可知也。角文有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有正插者，一半已上通；有腰鼓插者，中断不通。其类极多，故波斯呼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言难识也。犀中最大者堕罗犀，一株重七八斤，云是牯犀额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堪作带胯；斑散色浅者，可作器皿耳。或云兕乃犀之雌者，亦似水牛而青色，皮坚厚可以为铠，未知的否？唐医吴士皋言：海人取犀，先于山路多植朽木，如猪羊栈。其犀前脚直，常依木而息，烂木忽折，倒仆久不能起，因格杀之。又云：犀每岁一退角，必自埋于山中。海人潜作木角易之，再三不离其处。若直取之，则后藏于别处，不可寻矣。〔李珣曰〕通天犀乃胎时见天上物过，形于角上，故曰通天。但于月下以水盆映之则知。按《五溪记》云：山犀食竹木，其小便即竟日不尽。夷獠以弓矢采之，名曰黔犀。又《异物志》云：山东海水中有牛，乐闻丝竹。彼人动乐，则牛出听，因而采之。有鼻角、顶角，以鼻角为上。《本草》止知山犀，未见水犀。〔宗奭曰〕川犀、南犀纹细，乌犀有纹显露，黄犀纹绝少，皆不及西番者，纹高、两脚显也。物像黄、外黑者为正透，物像黑、外黄者为倒透。盖以乌色为正，以形像肖物为贵。既曰通犀，必须文头显著，黄黑分明，有两脚润滑者为第一。〔时珍曰〕犀出西番、南番、滇南、交州诸处。有山犀、水犀、兕犀三种，又有毛犀似之。山犀居山林，人多得之；水犀出入水中，最为难得。并有二角，鼻角长而额角短。水犀皮有珠甲，而山犀无之。兕犀即犀之牸者，亦曰沙犀，止有一角在顶，文理细腻，斑白分明，不可入药。盖牯角文大，而牸角文细也。洪武初，九真曾贡之，谓之独角犀，是矣。陈藏器谓犀无水陆，郭璞谓犀有三角，苏颂谓毛犀为牯犀，皆出讹传，今并正之。毛犀即犛牛也，见本条。犀角纹如鱼子形，谓之粟纹。纹中有眼，谓之粟眼。黑中有黄花者为正透，黄中有黑花者为倒透，花中复有花者为重透，并名通犀，乃上品也；花如椒豆斑者次之；乌犀纯黑无花者为下品。其通天夜视有光者，名夜明犀，故能通神开水，飞禽走兽见之皆惊。又《山海经》有白犀，白色；《开元遗事》有辟寒犀，其色如金，交阯所贡，冬月暖气袭人；《白孔六帖》有辟暑犀，唐文宗得之，夏月能清暑气；《岭表录异》有辟尘犀，为簪梳带胯，尘不近身；《杜阳编》有蠲忿犀，云为带，令人蠲去忿怒，此皆希世之珍，故附见之。

犀角番名低密。

【修治】〔弘景曰〕入药惟雄犀生者为佳。若犀片及见成器物皆被蒸煮，不堪用。〔颂曰〕凡犀入药有黑白二种，以黑者为胜，角尖又胜。生犀不独未经水火者，盖犀有捕得杀取者为上，蜕角者次之。〔宗奭曰〕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锐之力尽在是也。以西番生犀磨服为佳，入汤、散则屑之。〔敦曰〕凡使，勿用奴犀、牸犀、病水犀、挛子犀、无润犀。惟取乌黑肌皱、坼裂光润者，错屑，入臼杵，细研万匝乃用。〔李珣曰〕凡犀角锯成，当以薄纸裹于怀中蒸燥，乘热捣之，应手如粉。故《归田录》云：翡翠屑金，人气粉犀。

【气味】苦、酸、咸，寒，无毒。〔《别录》曰〕微寒。〔李珣曰〕大寒，无毒。〔甄权曰〕牯犀角，甘、辛，有小毒。〔张元素曰〕苦、酸，寒，阳中之阴也。入阳明经。〔之才曰〕松脂为之使。恶雷丸、藿菌。〔时珍曰〕升麻为之使。恶乌头、乌喙。〔敦曰〕忌盐，及妊妇勿服，能消胎气。

【主治】百毒蛊疰，邪鬼瘴气，杀钩吻、鸩羽、蛇毒，除邪，不迷惑魇寐。久服轻身（《本经》）。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气。令人骏健（《别录》）。辟中恶毒气，镇心神，解大热，散风毒，治发背痈疽疮肿，化脓作水，疗时疾，热如火，烦闷，毒入心中，狂言妄语（《药性》）。治心烦，止惊，镇肝明目，安五脏，补虚劳，退热消痰，解山瘴溪毒（《日华》）。主风毒攻心，氍毹热闷，拥毒赤痢，小儿麸豆，风热惊痫（《海药》）。烧灰水服，治卒

中恶心痛，饮食中毒，药毒热毒，筋骨中风，心风烦闷，中风失音，皆瘥。以水磨服，治小儿惊热。山犀、水犀，功用相同（孟诜）。磨汁，治吐血、衄血、下血，及伤寒畜血，发狂谵语，发黄发斑，痘疮稠密，内热黑陷，或不结痂，泻肝凉心，清胃解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犀角，犀之精灵所聚，足阳明药也。胃为水谷之海，饮食药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解一切诸毒。五藏六府，皆禀气于胃，风邪热毒，必先干之。故犀角能疗诸血，及惊狂斑痘之证。《抱朴子》云：犀食百草之毒，及众木之棘，所以能解毒。凡蛊毒之乡，有饮食，以此角搅之，有毒则生白沫，无毒则否。以之煮毒药，则无复毒势也。《北户录》云：凡中毒箭，以犀角刺疮中，立愈。由犀食百毒棘刺也。昔温峤过武昌牛渚矶，下多怪物。峤然犀角照之，而水族见形。《淮南子》云：犀角置穴，狐不敢归。则犀之精灵辟邪不惑，于此益可见矣。

【附方】旧六，新七。

吐血不止似鹅鸭肝。用生犀角、生桔梗一两为末。每酒服二钱（《总录》）。

中忤中恶鬼气。其证或暮夜登厕，或出郊外，蓦然倒地，厥冷握拳，口鼻出清血，须臾不救，似乎尸厥，但腹不鸣，心腹暖尔。勿移动，令人围绕，烧火打鼓，或烧苏合香、安息香、麝香之类，候醒乃移动。用犀角五钱，麝香、朱砂各二钱五分，为末。每水调二钱服，即效（《华佗方》）。

卧忽不寤若以火照之则杀人。但唾其面，痛啮其踵及大趾甲际，即活。以犀角为枕，即令不魇（《肘后》）。

小儿惊痫不知人，嚼舌仰目者。犀角浓磨水服之，立效，为末亦可（《广利方》）。

痘疮稠密不拘大人小儿。生犀，于涩器中，新汲水磨浓汁，冷饮服之（钱氏《小儿方》）。

消毒解热生犀角尖，磨浓汁，频饮之（同上）。

服药过剂犀角烧末，水服方寸匕（《外台》）。

中毒烦困方同上。

食雉中毒吐下不止。用生犀角末方寸匕，新汲水调服，即瘥（《圣惠方》）。

蠼螋尿疮状如茱萸，中央白脓，恶寒壮热。磨犀角汁涂之（《千金方》）。

瘭疽毒疮喜着十指，状如代指，根深至肌，能坏筋骨，毒气入脏杀人。宜烧铁烙之，或灸百壮，日饮犀角汁取瘥（《千金方》）。

山岚瘴气犀角磨水服之，良（《集简方》）。

下痢鲜血犀角、地榆、生地黄各一两，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水一升，煎五合，去滓温服（《圣惠方》）。

犛牛毛、俚、来三音。〇《纲目》

【释名】毛犀（《广志》）、**猫牛**（《汉书注》）、**犘牛**（音麻。〖《尔雅》〗）、**□牛**（音作。〖《山海

经》〗）、竹牛（《昨梦录》）、犨牛（音抽。〖《纲目》〗）。〔时珍曰〕犛者髦也，其髦可为旌旄也。其体多长毛，而身角如犀，故曰毛犀。《汲冢周书》作犛牛，颜师古作猫牛，《尔雅》作犛牛，音皆相近也。《山海经》作□牛，西人呼为竹牛，因角理如竹也。或云竹即□音之转，而犨又竹音之转也。杨慎《丹铅录》云：毛犀即彖也。状如犀而角小，善知吉凶。古人称为猫猪，交、广人谓之猪神是矣。

犛牛

【集解】〔时珍曰〕犛牛出西南徼外，居深山中野牛也。状及毛、尾俱同牦牛，牦小而犛大，有重千斤者。其尾名曰牦，亦可为旌旄缨帽之用。唐、宋西徼诸州贡之。《中山经》云：荆山多犛牛。郭璞注云：牦牛之属也，其色黑。又《昨梦录》云：西夏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而黄黑相间，制弓极劲。彼人以伪犀角，卒莫能辨。曹昭《格古论》云：毛犀即犛牛也。角之花斑，皆类山犀，而无粟纹。其理似竹，不甚为奇，故谓毛犀。观此，则犛之角胜于牦，而牦之毛尾胜于犛也。又有野牛与此相类者，并附于左。

【附录】犩牛（音危。《尔雅》）又名夔牛。如牛而大，肉重数千斤，出蜀山中。犦牛《广志》云：出日南及浔州大宾县。

色青黄，与蛇同穴。性嗜盐，人裹手涂盐取之。其角如玉，可为器。

海牛《齐地志》云：出登州海岛中。形似牛，鼍脚鲇毛。其皮甚软，可供百用。脂可燃灯。《寰宇志》名潜牛，《广志》名牧牛。

月支牛《玄中记》云：出西胡及大月氏国。今日割取肉，明日其创即复合也。**山牛**状如牛，而角有枝，如鹿茸。

角

〔气味〕酸、咸，凉，无毒。

〔主治〕惊痫热毒，诸血病（时珍）。

黄

〔气味〕原缺。

〔主治〕惊痫癫狂。

〔发明〕〔时珍曰〕犛牛亦有黄，彼人以乱牛黄，但坚而不香，云功用亦相近也。其角亦可乱犀，但无粟纹，苏颂《图经》误以为牯犀角者是也。亦可用，而功不及犀，《昨梦录》《格古论》说之详矣。

牦牛音毛。〇《纲目》

【释名】**犦牛**（音鬣。〇《尔雅》）、**犏牛**（音偏。〇〖《汉书》颜注〗）。〔时珍曰〕牦与旄同。或作毛。《后汉书》云：冉駹夷出牦牛，一名犦牛，重千斤，毛可为旄。观此则旄牛之名，盖取诸此。颜师古云：牦牛即犏牛也。而叶盛《水东日记》云：毛牛与封牛合，则生犏牛。亦类毛牛，偏气使然，故谓之犏。然则犏

又毛之遗种耶？

【集解】〔时珍曰〕牦牛出甘肃临洮，及西南徼外，野牛也，人多畜养之。状如水牛，体长多力，能载重，迅行如飞，性至粗梗。髀、膝、尾、背、胡下皆有黑毛，长尺许。其尾最长，大如斗，亦自爱护，草木钩之，则止而不动。古人取为旌旄，今人以为缨帽。毛杂白色者，以茜染红色。《山海经》云：潘侯之山有旄牛，状如牛而四足节生毛。即此也。其肉味美，故《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牦、象之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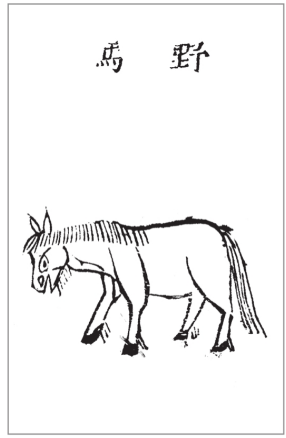
喉靥

【主治】项下瘿气（时珍）。

【发明】〔时珍曰〕牦牛，古方未见用者。近世臞仙《寿域方》载治瘿气方，用其喉靥，亦因类之义也。其方用犏牛喉脆骨二寸许一节，连两边扇动脆骨取之，或煮或烧，仰卧顿服。仍取巧舌即靥子也，嚼烂噙之，食顷乃咽。病人容貌必瘦减，而瘿自内消矣。不过二服即愈，云神妙无比也。

野马《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郭璞云：野马似马而小，出塞外。今西夏、甘肃及辽东山中亦有之。取其皮为裘。食其肉，云如家马肉，但落地不沾沙耳。《尔雅》云：驨如马，一角似鹿茸。不角者，騏也。《山海经》云：北海有兽，状如马，色青，名曰䮫𩣡。此皆野马类也。



野马

肉

〔气味〕甘，平，有小毒。

〔主治〕人病马痫，筋脉不能自收，周痹肌肉不仁（思邈）。〇《心镜》治上证，用肉一斤，豉汁煮熟，入五味、葱白，作腌腊及羹粥，频食之。白煮亦可。

阴茎

〔气味〕酸、咸，温，无毒。

〔主治〕男子阴痿缩，少精（孙思邈）。

〔发明〕〔时珍曰〕野马，孙思邈《千金方》载有功用，而本草不收，今采补之。

野猪《唐本草》

【集解】〔宗奭曰〕野猪，陕、洛间甚多。形如家猪，但腹小脚长，毛色褐。作群行，猎人惟敢射最后者；若射中前者，则散走伤人。其肉赤色如马肉，食之胜家猪，牝者肉更美。〔诜曰〕冬月在林中食橡子。其黄在胆中，三岁乃有，亦不常得。〔时珍曰〕野猪处处深山中有之，惟关西者时或有黄。其形似猪而大。牙出口外，如象牙。其肉有至二三百斤者。能与虎斗。或云：能掠松脂、曳沙泥涂身，以御矢也。最害田稼，亦啖蛇虺。《淮南子》曰：野彘有芃苘槎栉，窟虚连比，以象宫室，阴以防雨，景以蔽日。亦其知也。范致能《虞衡志》云：岭南一种懒妇，似山猪而小，善害田禾。惟以机轴纺织之器置田所，则不复近也。

野猪

肉

〔气味〕甘，平，无毒。〔宗奭曰〕微动风。〔诜曰〕不发病，减药力，与家猪不同。但青蹄者不可食，微动风。〔时珍曰〕服巴豆药者忌之。

〔主治〕癫痫，补肌肤，益五脏，令人虚肥，不发风虚气（孟诜）。炙食，治肠风泻血，

不过十顿（《日华》）。

〔附方〕旧一。

久痔下血野猪肉二斤，着五味炙，空腹食之。作羹亦得（《食医心镜》）。

脂腊月炼过取之。

〔主治〕炼净和酒日三服，令妇人多乳，十日后，可供三四儿。素无乳者亦下（孟诜）。悦色，除风肿毒疮疥癣（《日华》）。

黄

〔气味〕辛、甘，平，无毒。

〔主治〕金疮，止血生肉。疗癫痫，水研如枣核许服之，日二服，效（《唐本》）。研水服，治血痢疰病（藏器）。治恶毒风，小儿疳气，客忤天吊（《日华》）。

胆

〔主治〕恶热毒气（孟诜）。鬼疰癫痫，小儿诸疳，水研枣许服，日二（时珍。〇出《卫生方》）。

齿

〔主治〕烧灰水服，治蛇咬毒（藏器）。

头骨

〔主治〕邪疟（《圣惠方》中用之）。

〔附方〕新一。

积年下血野猪头一枚，桑西枝一握，附子一枚，同入瓶内煅过为末。每服二钱，粥饮空心服（《圣惠方》）。

外肾

〔主治〕连皮烧存性研，米饮服，治崩中带下，及肠风泻血，血痢（《日华》）。

皮

〔主治〕烧灰，涂鼠瘘恶疮（时珍。〇《外台》方中用）。

豪猪《纲目》

【释名】蒿猪（《唐本》）、山猪（《通志》）、貙貐（音原俞。〖《纲目》〗）、豲猪（音丸）、鸾猪（〖并《山海经》郭璞注〗）。〔时珍曰〕《说文》云：豪，豕鬣如笔管者。能激毫射人故也。郭璞曰：吴楚呼为鸾猪。《星禽》云：壁水貐，豪猪也。

【集解】〔颂曰〕豪猪，陕、洛、江东诸山中并有之。髦间有豪如箭，能射人。〔时珍曰〕豪猪处处深山中有之，多者成群害稼。状如猪，而项脊有棘鬣，长近尺许，粗如箸。其状似笄及猬刺，白本而黑端。怒则激去，如矢射人。羌人以其皮为靴。郭璞云：豲猪

自为牝牡而孕也。张师正《倦游录》云：南海有泡鱼，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为豪猪。巽为鱼，坎为豕，岂巽变坎乎？

豪猪

肉

〔气味〕甘，大寒，有毒。〔颂曰〕不可多食。发风，令人虚羸。

〔主治〕多膏，利大肠（苏颂）。

肚及屎

〔气味〕寒，无毒。

〔主治〕水病，热风，鼓胀。同烧存性，空心温酒服二钱匕。用一具即消（孟诜）。干烧服之，治黄疸（苏恭）。连屎烧研，酒服，治水肿，脚气，奔豚（时珍）。

〔发明〕〔诜曰〕此猪多食苦参，故能治热风水胀，而不治冷胀也。〔时珍曰〕豪猪《本草》不载，惟孟氏《食疗本草》猬条说之。

熊《本经·上品》

【释名】〔时珍曰〕熊者雄也。熊字篆文象形。俗呼熊为猪熊，罴为人熊、马熊，各因形似以为别也。《述异记》云：在陆曰熊，在水曰能（即鲧所化者）。故熊字从能。《续搜神记》云：熊居树孔中，东土人击树，呼为“子路”则起，不呼则不动也。又狒狒亦名人熊，见本条。

【集解】〔《别录》曰〕熊生雍州山谷。十一月取之。〔弘景曰〕今东西诸山县皆有之，自非易得。〔颂曰〕今雍、洛、河东及怀庆、卫山中皆有之。形类大豕，而性轻捷，好攀缘，上高木，见人则颠倒自投于地。冬蛰入穴，春月乃出。其足名蹯，为八珍之一，古人重之，然胹之难熟。熊性恶盐，食之即死（出《淮南子》）。〔时珍曰〕熊如大豕而竖目，人足黑色。春夏膘肥时，皮厚筋驽，每升木引气，或堕地自快，俗呼跌膘，即《庄子》所谓熊经鸟申也。冬月蛰时不食，饥则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谓之熊蹯。其行山中，虽数十里，必有跧伏之所，在石岩枯木，山中人谓之熊馆。刘敬叔《异苑》云：熊性恶秽物及伤残，捕者置此物于穴，则合穴自死。或为棘刺所伤出血，爪之至骨即毙也。陆佃《埤雅》云：其胆春近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熊、罴皆壮毅之物，属阳，故《书》以喻不二心之臣，而《诗》以为男子之祥也。

熊

【附录】罴、魋（音颓）。〔时珍曰〕熊、罴、魋，三种一类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黄白者，罴也；小而色黄赤者，魋也。建平人呼魋为赤熊，陆玑谓罴为黄熊，是矣。罴，头长脚高，猛憨多力，能拔树木，虎亦畏之。遇人则人立而攫之，故俗呼为人熊。关西呼貑熊。罗愿《尔雅翼》云：熊有猪熊，形如豕；有马熊，形如马。即罴也。或云罴即熊之雄者。其白如熊白，而理粗味减，功用亦同。

脂

〔释名〕熊白。〔弘景曰〕脂即熊白，乃背上肪，色白如玉，味甚美，寒月则有，夏月则无。其腹中肪及身中脂，煎炼过亦可作药，而不中啖。

〔修治〕〔敦曰〕凡取得，每一斤入生椒十四个，同炼过，器盛收之。

〔气味〕甘，微寒，无毒。〔《别录》曰〕微温。〔《日华》曰〕凉。其脂燃灯，烟损人眼，令失光明。

〔主治〕风痹不仁筋急，五脏腹中积聚，寒热羸瘦，头疡白秃，面上皯疱，久服强志不饥，轻身长年（《本经》）。饮食呕吐（《别录》）。治风，补虚损，杀劳虫，酒炼服之（《日华》）。长发令黑，悦泽人面（苏恭）。治面上□黯及疮（《药性》）。

〔附方〕旧二，新一。

令发长黑熊脂、蔓荆子末等分和匀，醋调涂之（《圣惠方》）。

发毛黄色以熊脂涂发梳散，入床底，伏地一食顷，即出，便尽黑。不过用脂一升效（《千金翼》）。

白秃头癣熊白傅之（杨氏《产乳》）。

肉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微温。〔弘景曰〕有痼疾不可食熊肉，令终身不除。〔鼎曰〕若腹中有积聚寒热者食之，永不除也。十月勿食之，伤神。

〔主治〕风痹，筋骨不仁，功与脂同（孙思邈）。补虚羸（孟诜）。

〔发明〕〔时珍曰〕按刘河间云：熊肉振羸，兔目明视。因其气有余，以补不足也。

〔附方〕旧二。

中风痹疾中风，心肺风热，手足风痹不随，筋脉五缓，恍惚烦躁。熊肉一斤切，入豉汁中，和葱姜椒盐作腌腊，空腹食之。

脚气风痹五缓筋急。用熊肉半斤，如上法食之（并《食医心镜》）。

掌

〔修治〕《圣惠方》云：熊掌难胹，得酒、醋、水三件同煮，熟即大如皮球也。

〔主治〕食之可御风寒，益气力（《日华》）。

胆〔颂曰〕熊胆阴干用。然多伪者，但取一粟许滴水中，一道若线不散者为真。〔时珍曰〕按钱乙云：熊胆佳者通明。每以米粒点水中，运转如飞者良。余胆亦转，但缓尔。周密《齐东野语》云：熊胆善辟尘。试之以净水一器，尘幕其上，投胆米许，则凝尘豁然而开也。

〔气味〕苦，寒，无毒。〔权曰〕恶防己、地黄。

〔主治〕时气热盛，变为黄疸，暑月久痢，疳□心痛疰忤（苏恭）。治诸疳、耳鼻疮、恶疮，杀虫（《日华》）。小儿惊痫瘈疭，以竹沥化两豆许服之，去心中涎，甚良（孟诜）。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去翳，杀蛔、蛲虫（时珍）。

〔发明〕〔时珍曰〕熊胆，苦入心，寒胜热，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药也。故能凉心平肝杀虫，为惊痫疰忤、翳障疳痔、虫牙蛔痛之剂焉。

〔附方〕旧四，新六。

赤目障翳熊胆丸：每以胆少许化开，入冰片一二片，铜器点之，绝奇。或泪痒，加生姜粉些须（《齐东野语》）。

初生目闭由胎中受热也。以熊胆少许蒸水洗之，一日七八次。如三日不开，服四物加甘草、天花粉（《全幼心鉴》）。

小儿鼻蚀熊胆半分，汤化抹之（《圣惠方》）。

十年痔疮熊胆涂之神效，一切方不及也（《外台》）。

肠风痔瘘熊胆半两，入片脑少许研，和猪胆汁涂之（《寿域方》）。

蛔虫心痛熊胆一大豆，和水服之，大效（《外台》）。

小儿惊痫方见主治。

风虫牙痛熊胆三钱，片脑四分，每以猪胆汁调少许搽之（《摄生方》）。

水弩射人熊胆涂之。更以雄黄同用酒磨服，即愈（《斗门方》）。

诸疳羸瘦熊胆、使君子末等分研匀，瓷器蒸溶，蒸饼丸麻子大。每米饮下二十丸（《保幼大全》）。

脑髓

〔主治〕诸聋（苏恭）。疗头旋。摩顶，去白秃风屑，生发（《日华》）。

血

〔主治〕小儿客忤（苏恭）。

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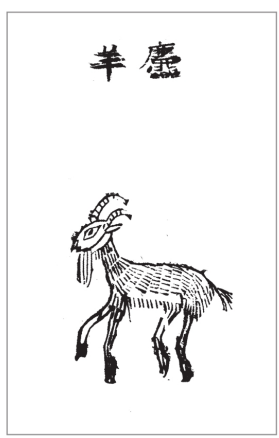
〔主治〕作汤，浴历节风，及小儿客忤（孟诜）。

麤羊《本经·中品》

【释名】羚羊（俗）、麤羊（音钤。〖《扬子云集》〗）、九尾羊（〖《星槎胜览》〗）。〔时珍曰〕按王安石《字说》云：鹿则比类，而环角外向以自防；麤则独栖，悬角木上以远害，可谓灵（靈）也。故字从鹿，从靈省文。后人作羚。许慎《说文》云：麤，山羊也，大而细角。《山海经》作羱，云：状如羊而马尾。费信《星槎胜览》云：阿丹国羚羊，自胸中至尾，垂九块，名九尾羊。

【集解】〔《别录》曰〕羚羊角出石城及华阴山谷。采无时。〔弘景曰〕今出建平、宜都诸蛮山中及西域。多两角，一角者为胜。角多节，蹙蹙圆绕。别有山羊角极长，唯一边有节，节亦疏大，不入药用。乃《尔雅》名羱羊者，羌夷以为羚羊，能陟峻坂。〔恭曰〕羚羊，南山、商、淅间大有，今出梁州，真州、洋州亦贡。其角细如人指，长四五寸，而文蹙细。山羊或名野羊，大者如牛，角可为鞍桥。又有山驴，大如鹿，皮可作靴，有两角，大小如山羊角，俗人亦用之。陶氏所谓一边有粗文者是此，非山羊也。〔藏器曰〕山羊、山驴、羚羊，三种相似，而羚羊有神，夜宿防患，以角挂树不着地。但角弯中深锐紧小，有挂痕者为真，如此分别，其疏慢无痕者非也。真角，耳边听之集集鸣者良。陶言一角者谬也。〔颂曰〕今秦、陇、龙、蜀、金、商州山中皆有之，戎人多捕得来货。其形似羊，青色而

大。其角长一二尺，有节如人手指握痕，又最坚劲。郭璞注《尔雅》云：麤似羊而大，其角细而圆锐，好在山崖间。羱似吴羊，其角大而椭，出西方。《本草》诸注各异。观今所市者，与《尔雅》之羱羊、陶注之山羊、苏注之山驴，大都相似。今人相承用之，以为羚羊。其细角长四五寸，如人指多节蹙蹙圆绕者，其间往往弯中有磨角成痕处，京师极多，详诸说，此乃真羚羊角，而世多不用何也？又闽、广山中，出一种野羊，彼人亦谓之羚羊也。陈氏谓耳边听之鸣者良。今牛羊诸角，但杀之者，听之皆有声，不独羚角也。自死角则无声矣。〔宗奭曰〕诸角附耳皆集集有声，不如有挂痕一说为尽之。然有伪作者，宜察焉。〔时珍曰〕羚羊似羊，而青色毛粗，两角短小；羱羊似吴羊，两角长大；山驴，驴之身而羚之角，但稍大而节疏慢耳。陶氏言羚羊有一角者，而陈氏非之。按《寰宇志》云：安南高石山出羚羊，一角极坚，能碎金刚石。则羚固有一角者矣。金刚石出西域，状如紫石英，百炼不消，物莫能击；惟羚羊角扣之，则自然冰泮也。又貘骨伪充佛牙，物亦不能破，用此角击之即碎，皆相畏耳。羚羊皮，西人以作座褥。



麤羊

【附录】山驴〔恭曰〕见上文。〔时珍曰〕《南史》云：滑国出野驴，有角。《广志》云：驴羊似驴。《山海经》云：晋阳悬瓮之山、女几之山、荆山、纶山，并多闾。郭璞注云：闾即羭也，似

驴而歧蹄，马尾，角如麤羊，一名山驴。俗人亦用其角以代羚羊。又《北山经》云：太行之山，有兽名[驿]，状如麤羊，而四角马尾，有距善旋，其名自叫。此亦山驴之类也。

羚羊角

〔修治〕〔敦曰〕凡用，有神羊角甚长，有二十四节，内有天生木胎。此角有神力，可抵千牛。凡使不可单用，须要不拆元对，绳缚，铁锉锉细，重重密裹，避风，以旋旋取用，捣筛极细，更研万匝入药，免刮人肠。

〔气味〕咸，寒，无毒。〔《别录》曰〕苦，微寒。〔甄权曰〕甘，温。能缩银。

〔主治〕明目，益气起阴，去恶血注下，辟蛊毒恶鬼不祥，常不魇寐（《本经》）。除邪气惊梦，狂越僻谬，疗伤寒时气寒热，热在肌肤，温风注毒伏在骨间，及食噎不通。久服，强筋骨轻身，起阴益气，利丈夫（《别录》）。治中风筋挛，附骨疼痛。作末蜜服，治卒热闷，及热毒痢血，疝气。摩水涂肿毒（孟诜）。治一切热毒风攻注，中恶毒风，卒死昏乱不识人，散产后恶血冲心烦闷，烧末酒服之。治小儿惊痫，治山瘴及噎塞（《药性》）。治惊悸烦闷，心胸恶气，瘰疬恶疮溪毒（藏器）。平肝舒筋，定风安魂，散血下气，辟恶解毒，治子痫痉疾（时珍）。

〔发明〕〔时珍曰〕羊，火畜也，而羚羊则属木，故其角入厥阴肝经甚捷，同气相求也。肝主木，开窍于目；其发病也，目暗障翳，而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风，在合为筋；其发病也，小儿惊痫，妇人子痫，大人中风搐搦，及筋脉挛急，历节掣痛，而羚角能舒之。魂者，肝之神也；发病则惊骇不宁，狂越僻谬，魇寐卒死，而羚角能安之。血者，肝之藏也；发病则瘀滞下注，疝痛毒痢，疮肿，产后血气，而羚角能散之。相火寄于肝胆，在气为怒；病则烦懑气逆，噎塞不通，寒热及伤寒伏热，而羚角能降之。羚之性灵，而筋骨之精在角；故又能辟邪恶而解诸毒，碎佛牙而烧烟走蛇虺也。《本经》《别录》甚著其功，而近俗罕能发扬，惜哉！

〔附方〕旧七，新四。

噎塞不通羚羊角屑为末，饮服方寸匕，并以角摩噎上（《外台》）。

胸胁痛满羚羊角烧末，水服方寸匕（《子母秘录》）。

腹痛热满方同上。

堕胎腹痛血不出。羚羊角烧灰三钱，豆淋酒下（《普济》）。

产后烦闷汗出，不识人。《千金》：用羚羊角烧末，东流水服方寸匕。未愈再服。〇又方：加芍药、枳实等分炒，研末，汤服。

血气逆烦羚羊角烧末，水服方寸匕（《肘后方》）。

临产催生羚羊角一枚，刮尖为末，酒服方寸匕（《产宝》）。

小儿下痢羚羊角中骨烧末，饮服方寸匕（《秘录》）。

遍身赤丹羚羊角烧灰，鸡子清和，涂之，神效（《外台》）。

赤癍如疮瘙痒，甚则杀人。羚羊角磨水，摩之数百遍为妙（《肘后方》）。

山岚瘴气羚羊角末，水服一钱（《集简方》）。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恶疮（藏器）。和五味炒熟，投酒中，经宿饮之，治筋骨急强，中风。北人恒食，南人食之，免蛇、虫伤（孟诜）。

肺

〔气味〕同肉。

〔主治〕水肿鼓胀，小便不利（时珍）。

〔发明〕〔时珍曰〕羚羊肺《本草》不收。《千金翼》载太医山琏治韦司业水肿莨菪丸用之，盖取其引药入肺，以通小便之上源也。其方用羚羊肺一具，沸汤微炸过，曝干为末。莨菪子一升，用三年醋浸一伏时，蒸熟捣烂，和丸梧子大。每用四丸，麦门冬汤食后服，候口中干、妄语为验。数日小便大利，即瘥。无羚羊，以青羊肺代之亦可。

胆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面上皯黯，如雀卵色，以酒二升，同煮三沸，涂四五次良（时珍）。

〔附方〕新一。

面黰羚羊胆、牛胆各一枚，醋二升，同煮三沸，频涂之（《外台》）。

鼻

〔主治〕炙研，治五尸遁尸邪气（时珍。〇《外台》方中用之）。

山羊《日用》

【释名】野羊（《图经》）、羱羊（〖《尔雅注》〗）。〔时珍曰〕羊之在原野者，故名。

【集解】〔弘景曰〕山羊即《尔雅》羱羊，出西夏，似吴羊而大角、角椭者。能陟峻坂，羌夷以为羚羊，角极长，唯一边有节，节亦疏大，不入药用。〔恭曰〕山羊大如牛，或名野羊，善斗至死，角堪为鞍桥。〔颂曰〕闽、广山中一种野羊，彼人谓之羚羊。其皮厚硬，不堪炙食，其肉颇肥软益人。〔吴瑞曰〕山羊似羚羊，色青。其角有挂痕者为羚羊，无者为山羊。〔时珍曰〕山羊有二种：一种大角盘环，肉至百斤者；一种角细者，《说文》谓之蒐羊（音桓）。陆氏云：羱羊状如驴而群行，其角甚大，以时堕角，暑天尘露在上，生草戴行。故《代都赋》云：羱羊养草以盘桓。

山羊

肉

【气味】甘，热，无毒。〔颂曰〕南方野羊，多啖石香薷，故肠藏颇热，不宜多食之。

【主治】南人食之，肥软益人，治冷劳山岚疟痢，妇人赤白带下（苏颂）。**疗筋骨急强、虚劳，益气，利产妇，不利时疾人**（吴瑞）。

鹿《本经·中品》

〔校正〕《本经·上品》白胶，《中品》鹿茸，今并为一条。

【释名】斑龙（〖澹寮方〗）。〔时珍曰〕鹿字篆文，象其头、角、身、足之形。《尔雅》云：鹿，牡曰□（音加），牝曰麀（音攸），其子曰麛（音迷），绝有力曰麋（音坚）。斑龙名出澹寮方。按《乾宁记》云：鹿与游龙相戏，必生异角。则鹿得称龙，或以此欤？梵书谓之密利迦罗。

【集解】〔时珍曰〕鹿，处处山林中有之。马身羊尾，头侧而长，高脚而行速。牡者有角，夏至则解。大如小马，黄质白斑，俗称马鹿。牝者无角，小而无斑，毛杂黄白色，俗称麀鹿，孕六月而生子。鹿性淫，一牡常交数牝，谓之聚麀。性喜食龟，能别良草。食则相呼，行则同旅，居则环角外向以防害，卧则口朝尾闾，以通督脉。殷仲堪云：鹿以白色为正。《述异记》云：鹿千岁为苍，又五百岁为白，又五百岁为玄。玄鹿骨亦黑，为脯食之，可长生也。《埤雅》云：鹿乃仙兽，自能乐性，六十年必怀璚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点，行则有涎，不复急走。故曰鹿戴玉而角斑，鱼怀珠而鳞紫。沈存中《笔谈》云：北狄有驼鹿，极大而色苍黄，无斑。角大而有文，坚莹如玉。茸亦可用。《名苑》云：鹿之大者曰麈，鹿群随之，视其尾为准。其尾能辟尘，拂毡则不蠹，置茜帛中，岁久红色不黯也。

鹿

鹿茸

〔修治〕〔《别录》曰〕四月、五月解角时取，阴干，使时燥。〔恭曰〕鹿茸，夏收之阴干，百不收一，且易臭，惟破之火干大好。〔敦曰〕凡使鹿茸，用黄精自然汁浸两日夜，漉出切焙捣用，免渴人也。又法：以鹿茸锯作片，每五两，用羊脂三两，拌天灵盖末涂

之，慢火炙令内外黄脆，以鹿皮裹之，安室中一宿，则药魂归矣。乃慢火焙干，捣末用。〔《日华》曰〕只用酥炙炒研。〔宗奭曰〕茸上毛，先以酥薄涂匀，于烈焰中灼之，候毛尽微炙。不以酥，则火焰伤茸矣。〔时珍曰〕澹寮《济生》诸方，有用酥炙、酒炙，及酒蒸焙用者，当各随本方。

〔发明〕〔《抱朴子》曰〕南山多鹿，每一雄游，牝百数至。春羸瘦，入夏惟食菖蒲即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甚痛。猎人得之，以索系住取茸，然后毙鹿，鹿之血未散也。〔宗奭曰〕茸，最难得不破及不出却血者。盖其力尽在血中，猎时多有损伤故也。世以如紫茄者为上，名茄子茸，取其难得耳；然此太嫩，血气未具，其实少力。坚者又太老，惟长四五寸，形如分歧马鞍，茸端如玛瑙红玉，破之肌如朽木者最善。人亦将麋茸伪为之，不可不察。按沈存中《笔谈》云：《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阴阳相反如此，今人以麋、鹿茸作一种者疏矣。或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此大误矣。麋茸利补阳，鹿茸利补阴，须佐以他药则有功。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长，筋次之，骨最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惟麋、鹿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至二十余斤。计一日夜须生数两，凡骨之生无速于此。虽草木易生，亦不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益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上钟于茸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时珍曰〕按熊氏《礼记疏》云：鹿是山兽，属阳，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阴气解角，从阳退之象；麋是泽兽，属阴，情淫而游泽，冬至得阳气而解角，从阴退之象也。余见角下。

〔气味〕甘，温，无毒。〔《别录》曰〕酸，微温。〔甄权曰〕苦、辛。〇麻勃为之使。〔诜曰〕鹿茸不可以鼻齆之，中有小白虫，视之不见，入人鼻必为虫颡，药不及也。

〔主治〕漏下恶血，寒热惊痫，益气强志，生齿不老（《本经》）。疗虚劳，洒洒如疟，羸瘦，四肢酸疼，腰脊痛，小便数利，泄精溺

血，破瘀血在腹，散石淋痈肿，骨中热疽，养骨安胎下气，杀鬼精物，久服耐老。不可近丈夫阴，令痿（《别录》）。补男子腰肾虚冷，脚膝无力，夜梦鬼交，精溢自出，女人崩中漏血，赤白带下，炙末，空心酒服方寸匕（甄权）。壮筋骨（《日华》）。生精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治一切虚损，耳聋目暗，眩运虚痢（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澹寮方云：昔西蜀药市中，尝有一道人货斑龙丸，一名茸珠丹。每大醉高歌曰：尾闾不禁沧海竭，九转灵丹都漫说。惟有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朝野遍传之。其方盖用鹿茸、鹿角胶、鹿角霜也。又戴原礼《证治要诀》：治头眩运，甚则屋转眼黑，或如物飞，或见一为二，用茸珠丹甚效。或用鹿茸半两，无灰酒三盏，煎一盏，入麝香少许，温服亦效。云茸生于头，类之相从也。

〔附方〕旧一，新八。

斑龙丸治诸虚。用鹿茸（酥炙，或酒炙亦可）、鹿角胶（炒成珠）、鹿角霜、阳起石（煅红，酒淬）、肉苁蓉（酒浸）、酸枣仁、柏子仁、黄芪（蜜炙）各一两，当归、黑附子（炮）、地黄（九蒸九焙）各八钱，辰朱砂半钱，各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五十丸（澹寮）。

鹿茸酒治阳事虚痿，小便频数，面色无光。用嫩鹿茸一两（去毛切片），山药（末）一两，绢袋裹，置酒瓶中，七日开瓶，日饮三盏。将茸焙作丸服（《普济方》）。

阴虚腰痛不能反侧。鹿茸（炙）、菟丝子各一两，舶茴香半两，为末，以羊肾二对，法酒煮烂捣泥，和丸梧子大，阴干。每服三五十丸，温酒下，日三服（《本事方》）。

精血耗涸面色黧黑，耳聋目昏，口渴腰痛，脚弱白浊，上燥下寒，不受峻补者。鹿茸（酒蒸）、当归（酒浸）各一两。焙为末，乌梅肉煮膏捣，丸梧子大。每米饮服五十丸（《济生方》）。

腰膝疼痛伤败者。鹿茸涂酥炙紫为末，每温酒服一钱（《续十全方》）。

小便频数鹿茸一对，酥炙为末。每服二钱，温酒下，日三服（郑氏《家传方》）。

虚痢危困因血气衰弱者。鹿茸酥炙一两为末，入麝香五分，以灯心煮枣肉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米饮下三五十丸（《济生方》）。

饮酒成泄骨立不能食，但饮酒即泄。用嫩鹿茸（酥炙）、肉豆蔻（煨）一两，生麝香五分，为末，陈白米饭丸梧子大。每米饮下五十丸。名香茸丸（《普济方》）。

室女白带因冲任虚寒者。鹿茸（酒蒸焙）二两，金毛狗脊、白蔹各一两，为末，用艾煎醋，打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五十丸，日二（《济生》）。

角〔颂曰〕七月采角。以鹿年久者，其角更好。煮以为胶，入药弥佳。〔敦曰〕鹿角要黄色紧重尖好者。此鹿食灵草，所以异众鹿也。

〔修治〕〔诜曰〕凡用鹿角、麋角，并截断错屑，以蜜浸过，微火焙，令小变色，曝干，捣筛为末。或烧飞为丹，服之至妙。以角寸截，泥裹，于器中大火烧一日，如玉粉也。〔时珍曰〕按崔行功《纂要方》鹿角粉法：以鹿角寸截，炭火烧过，捣末，水和成团，

以绢袋三五重盛之，再煅再和，如此五度，以牛乳和，再烧过研用。

〔气味〕咸，温，无毒。杜仲为之使。

〔主治〕恶疮痈肿，逐邪恶气，留血在阴中（《本经》）。除少腹血急痛，腰脊痛，折伤恶血，益气（《别录》）。猫鬼中恶，心腹疰痛（苏恭）。水磨汁服，治脱精尿血，夜梦鬼交。醋磨汁，涂疮疡痈肿热毒。火炙热，熨小儿重舌、鹅口疮（《日华》）。蜜炙研末酒服，轻身强骨髓，补阳道绝伤。又治妇人梦与鬼交者，清酒服一撮，即出鬼精。烧灰，治女子胞中余血不尽欲死，以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甚妙（孟诜）。

〔发明〕〔时珍曰〕鹿角，生用则散热行血，消肿辟邪；熟用则益肾补虚，强精活血；炼霜熬膏，则专于滋补矣。

〔附方〕旧十六，新十九。

服鹿角法鹿角屑十两，生附子三两（去皮脐），为末。每服二钱，空心温酒下。令人少睡，益气力，通神明（彭祖方）。

肾消尿数鹿角一具，炙捣筛。温酒每服方寸匕，日二（《外台》）。

骨虚劳极面肿垢黑，脊痛不能久立。血气衰惫，发落齿枯，甚则喜唾。用鹿角二两，牛膝（酒浸焙）一两半，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盐酒下（《济生》）。

肾虚腰痛如锥刺不能动摇。鹿角屑三两，炒黄研末。空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肘后方》）。

卒腰脊痛不能转侧。鹿角五寸烧赤，投二升酒中，浸一宿饮（梅师）。

妇人腰痛鹿角屑熬黄研，酒服方寸匕，日五六服（杨氏《产乳》）。

妊娠腰痛鹿角截五寸长，烧赤，投一升酒中。又烧又浸，如此数次，细研。空心酒服方寸匕（《产宝》）。

产后腹痛血不尽者。鹿角烧研，豉汁服方寸匕，日二（《子母秘录》）。

妊娠下血不止。鹿角屑、当归各半两，水三盏，煎减半，顿服。不过二服（《普济方》）。

胎死腹中鹿角屑三寸匕，煮葱豉汤和服，立出（《百一方》）。

堕胎血瘀不下，狂闷寒热。用鹿角屑一两为末，豉汤服一钱，日三。须臾血下（《圣惠方》）。

胞衣不下鹿角屑三分为末，姜汤调下（《产乳》）。

产后血运鹿角一段，烧存性，出火毒，为末。酒调，灌下即醒（杨拱《医方摘要》）。

妇人白浊滑数虚冷者。鹿角屑炒黄为末，酒服二钱（《妇人良方》）。

筋骨疼痛鹿角烧存性，为末。酒服一钱，日二。

食后喜呕鹿角（烧末）二两，人参一两，为末。姜汤服方寸匕，日三（《肘后方》）。

小儿哕疾鹿角粉、大豆末等分，相和乳调，涂乳上饮之（《古今录验》）。

小儿疟疾鹿角生研为末，先发时以乳调一字服（《千金》）。

小儿滞下赤白者。用鹿角灰、发灰等分，水服三钱，日二（《千金方》）。

小儿重舌鹿角末涂舌下，日三（姚和众方）。

小儿流涎脾热也。鹿角屑末，米饮服一字（《普济方》）。

面上皯疱鹿角尖磨浓汁，厚涂之，神效。

面上风疮鹿角尖磨酒涂之（《圣惠》）。

咽喉骨鲠鹿角为末，含之咽津（《斗门方》）。

蹉跌损伤血瘀骨痛。鹿角末，酒服方寸匕，日三（《千金方》）。

竹木入肉不出者。鹿角烧末，水和涂上，立出。久者不过一夕（《千金方》）。

蠼螋尿疮鹿角烧末，苦酒调敷（《外台》）。

五色丹毒鹿角烧末，猪脂和敷（《肘后方》）。

发背初起鹿角烧灰，醋和涂之，日五六易（《千金方》）。

乳发初起不治杀人。鹿角磨浓汁涂之，并令人嗍去黄水，随手即散（《梅师方》）。

吹奶掀痛鹿角屑炒黄为末，酒服二钱。仍以梳梳之（唐氏《经验方》）。

下注脚疮鹿角烧存性，入轻粉同研，油调涂之（《集要》）。

疖毒肿毒鹿角尖磨浓汁涂之，甚妙（濒湖方）。

痈疽有虫鹿角烧末，苦酒和涂。磨汁亦可。

妖魅猫鬼病人不肯言鬼。以鹿角屑捣末，水服方寸匕，即言实也（《录验》）。

白胶一名鹿角胶（《本经》）

粉名鹿角霜（〖《圣济总录》〗）〔甄权曰〕白胶一名黄明胶。〔时珍〕正误见黄明胶。

〔修治〕〔《别录》曰〕白胶生云中，煮鹿角作之。〔弘景曰〕今人少复煮作，惟合角弓用之。其法：先以米沈汁渍七日令软，煮煎如作阿胶法耳。又一法：剉角令细，入干牛皮一片，即易消烂。不尔，虽百年无一熟也。〔恭曰〕鹿角、麋角，但煮浓汁重煎，即为胶矣，何必使烂？欲求烂亦不难，陶未见耳。〔诜曰〕作胶法：细破寸截，以河水浸七日令软，方煮之。〔敦曰〕采全角锯开，并长三寸，以物盛，于急水中浸一百日取出，刀刮去黄皮，拭净。以醃醋煮七日，旋旋添醋，勿令少歇。戌时不用着火，只从子至戌也。日足，角软如粉。捣烂，每十两入无灰酒一镒，煮成胶，阴干研筛用。〔时珍曰〕今人呼煮烂成粉者，为鹿角霜；取粉熬成胶，或只以浓汁熬成膏者，为鹿角胶。按胡瑛《卫生方》云：以米泔浸鹿角七日令软，入急流水中浸七日，去粗皮，以东流水、桑柴火煮七日，旋旋添水，入

醋少许，捣成霜用。其汁，加无灰酒，熬成胶用。又邵以正《济急方》云：用新角三对，寸截，盛于长流水浸三日，刮净，入楮实子、桑白皮、黄蜡各二两，铁锅中水煮三日夜，不可少停，水少即添汤。日足，取出刮净，晒研为霜。韩悉《医通》云：以新鹿角寸截，囊盛，于流水中浸七日，以瓦缶入水，桑柴火煮。每一斤，入黄蜡半斤，以壶掩住，水少旋添。其角软，以竹刀刮净，捣为霜用。

〔气味〕甘，平，无毒。〔《别录》曰〕温。〇得火良，畏大黄。

〔主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补中益气。妇人血闭无子，止痛安胎。久服，轻身延年（《本经》）。疗吐血下血，崩中不止，四肢酸疼，多汗淋露，折跌伤损（《别录》）。男子肾脏气，气弱劳损，吐血。妇人服之，令有子，安胎去冷，治漏下赤白（《药性》）。炙捣酒服，补虚劳，长肌益髓，令人肥健，悦颜色；又治劳嗽，尿精尿血，疮疡肿毒（时珍）。

〔发明〕〔敦曰〕凡使，鹿角胜于麋角。〔颂曰〕今医家多用麋茸、麋角，云力紧于鹿也。〔时珍曰〕苏东坡《良方》云：鹿阳兽，见阴而角解；麋阴兽，见阳而角解。故补阳以鹿角为胜，补阴以麋角为胜。其不同如此，但云鹿胜麋，麋胜鹿，疏矣。按此说与沈存中“鹿茸利补阴，麋茸利补阳”之说相反。以理与功推之，苏说为是。详见茸下。

〔附方〕旧七，新一。

异类有情丸《韩氏医通》云：此方自制者。凡丈夫中年觉

衰，便可服饵。盖鹿乃纯阳，龟、虎属阴，血气有情，各从其类，非金石草木比也。其方：用鹿角霜（治法见上）、龟板（酒浸七日，酥炙研）各三两六钱，鹿茸（熏干，酒洗净，酥涂炙，研）、虎胫骨（长流水浸七日，蜜涂酥炙）各二两四钱，水火炼蜜，入豶猪脊髓九条捣，丸梧子大。每空心盐汤下五、七、九十丸。如厚味善饮者，加猪胆汁一二合，以寓降火之义。

盗汗遗精鹿角霜二两，生龙骨（炒）、牡蛎（煅）各一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盐汤下四十丸（《普济》）。

虚劳尿精白胶二两炙为末，酒二升和，温服（《外台》）。

虚损尿血白胶三两炙，水二升，煮一升四合，分再服（《外台》）。

小便不禁上热下寒者。鹿角霜为末，酒糊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温酒下（《普济》）。

小便频数鹿角霜、白茯苓等分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下（梁氏《总要》）。

男子阳虚甚有补益。方同上。

汤火灼疮白胶水煎，令稀稠得所，待冷涂之（《斗门方》）。

齿

〔主治〕鼠瘘，留血，心腹痛。不可近丈夫阴（苏恭）。

骨

〔气味〕甘，微热，无毒。

〔主治〕安胎下气，杀鬼精物，久服耐老，可酒浸服之（孟诜）。作酒，主内虚，续绝伤，补骨除风（思邈）。烧灰水服，治小儿洞注下痢（时珍）。

〔附方〕新一。

补益虚羸鹿骨煎：用鹿骨一具，枸杞根二升，各以水一斗，煎汁五升，和匀，共煎五升，日二服（《千金》）。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九月已后，正月已前，堪食。他月不可食，发冷痛。白臆者、豹文者，并不可食。鹿肉脯，炙之不动，及见水而动，或曝之不燥者，并杀人。不可同雉肉、蒲白、鲍鱼、虾食，发恶疮。《礼记》云：食鹿去胃。

〔主治〕补中，益气力，强五脏。生者疗中风口僻，割片薄之（《别录》）。〇华佗云：中风口偏者，以生肉同生椒捣贴，正即除之。补虚羸瘦弱，调血脉（孟诜）。养血生容，治产后风虚邪僻（时珍。〇《外台》有鹿肉汤）。

〔发明〕〔思邈曰〕壶居士言鹿性多警烈，能别良草，止食葛花葛叶、鹿葱、鹿药、白蒿、水芹、甘草、荠苨、齐头蒿、山苍耳，他草不食，处必山冈，故产则归下泽。飨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净也。凡药饵之人，久食鹿肉，服药必不得力，为其食解毒之草制诸药也。〔弘景曰〕野兽之中，獐、鹿可食生，则不膻腥。又非十二

辰属，八卦无主，且温补，于人生死无尤，道家许听为脯。过其余，虽鸡、犬、牛、羊补益，于亡魂有愆责，并不足食。〔宗奭曰〕三祀皆以鹿腊，亦取此义，且味亦胜他肉。〔时珍曰〕邵氏言：鹿之一身皆益人，或煮，或蒸，或脯，同酒食之良。大抵鹿乃仙兽，纯阳多寿之物，能通督脉，又食良草，故其肉、角有益无损，陶说亦妄耳。

头肉

〔气味〕平。

〔主治〕消渴，夜梦鬼物，煎汁服，作胶弥善（苏恭）。〔宗奭曰〕头可酿酒，须于作浆时，稍益葱、椒。

〔附方〕新一。

老人消渴鹿头一个，去毛煮烂，和五味。空心食，以汁咽之（《鄙事》）。

蹄肉

〔气味〕平。

〔主治〕诸风，脚膝骨中疼痛，不能践地，同豉汁、五味煮食（孙思邈）。

脂

〔主治〕痈肿死肌，温中，四肢不随，头风，通腠理。不可近阴（苏恭）。〔时珍曰〕此乃《本经》麋脂正文，而苏氏以注鹿脂，二脂功或同耶？

〔附方〕新一。

面上皯疱鹿脂涂之，日再（《圣惠方》）。

髓炼净入药。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丈夫女子伤中绝脉，筋急痛，咳逆，以酒和，服之良（《别录》）。同蜜煮服，壮阳道，令有子。同地黄汁煎膏服，填骨髓，壮筋骨，治呕吐（《日华》）。补阴强阳，生精益髓，润燥泽肌（时珍）。

〔发明〕〔颂曰〕髓可作酒，唐方多有其法。〔时珍曰〕鹿髓，近方稀用者。《删繁方》治肺虚毛悴，酥髓汤用之。《御药院方》滋补药，用其脊髓和酒熬膏丸药，甚为有理。白飞霞《医通》云：取鹿脑及诸骨髓炼成膏，每一两，加炼蜜二两炼匀，瓷器密收，用和滋补丸药剂甚妙。凡腰痛属肾虚寒者，以和古方摩腰膏，姜汁化一粒擦肾俞，则暖气透入丹田如火，大补元阳。此法甚佳，人鲜知之。

〔附方〕新一。

鹿髓煎治肺痿咳嗽，伤中脉绝。用鹿髓、生地黄汁各七合，酥、蜜各一两，杏仁、桃仁各三两（去皮炒，酒一升，同捣取汁），先煎杏仁、桃仁、地黄汁减半，入三味煎如稀饧。每含一匙，徐徐咽下，日三（《圣济》）。

脑

〔主治〕入面脂，令人悦泽（苏颂）。刺入肉

内不出，以脑厚敷之，燥即易，半日当出（深师）。

精

〔主治〕补虚羸劳损（时珍）。

〔发明〕〔韩悉曰〕王师授予鹿□丸方云：鹿禀纯阳，而□者，天地初分之气，牝牡相感之精也。《医书》称鹿茸、角、血、髓大有补益，而此□则入神矣。其法：用初生牡鹿三五只，苑囿驯养。每日以人参煎汤，同一切草药，任其饮食。久之，以硫黄细末和入，从少至多，燥则渐减，周而复始。大约三年之内，一旦毛脱筋露，气盛阳极。却以牝鹿隔苑诱之，欲交不得，则精泄于外；或令其一交，即设法取其精，瓦器收之，香黏如饧，是为□也。用和鹿角霜一味为丸，空心盐酒下，大起胎羸、虚瘵危疾。凡服滋补丸药，用此入炼蜜和剂绝妙。〔时珍曰〕按《老子》云：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者，精之至也。□音子催切，赤子阴也。今作鹿精之名，亦未为稳。

血

〔主治〕阴痿，补虚，止腰痛、鼻衄，折伤，狂犬伤（苏恭）。和酒服，治肺痿吐血，及崩中带下（《日华》）。诸气痛欲危者，饮之立愈（汪颖）。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时珍）。

〔发明〕〔颂曰〕近世有服鹿血酒者。云得于射生者，因采捕入山失道，数日饥渴将委顿。惟获一生鹿，刺血数升饮之，饥渴顿除。及归，遂觉血气充盛异人。有效而服之者，刺鹿头角间血，酒和饮之更佳。〔时珍曰〕近世韩飞霞补益方有斑龙宴法，孙氏解痘毒有

阴阳二血丸，皆古所未知者。而沈存中又以刺血代茸为非，亦一说也。

〔附方〕新三。

斑龙宴用驯养牡鹿一二只，每日以人参一两煎水与饮，将滓拌土产草料米豆，以时喂之，勿杂他水草。百日之外，露筋可用矣。宴法：夜前减食，次早空心。将布缚鹿于床，首低尾昂。令有力者抱定前足，有角者执定角，无角者以木囊头拘之，使头不动。用三棱针刺其眼之大眦前毛孔，名天池穴。以银管长三寸许插向鼻梁，坐定，咂其血，饮药酒数杯。再咂再饮，以醉为度。鼻中流出者，亦可接和酒饮。饮毕避风，行升降工夫，为一宴也。用生肌药敷鹿穴，养之。月可一度，一鹿可用六七年。不拘男女老少，服之终身无疾而寿，乃仙家服食丹方二十四品之一也。药酒以八珍散加沉香、木香煮之。

阴阳二血丸治小儿痘疮，未出者稀，已出者减。用鹿血、兔血（各以青纸盛，置灰上，晒干）、乳香、没药各一两，雄黄、黄连各五钱，朱砂、麝香各一钱，为末，炼蜜丸绿豆大。每服十丸，空心酒下。儿小者减之（《孙氏集效方》）。

鼻血时作干鹿血炒枯，将酒浮熏二三次，仍用酒酹半杯和服之。

肾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肾气（《别录》）。补中，安五脏，壮阳气，作酒及煮粥食之（《日华》）。

〔附方〕旧一。

肾虚耳聋用鹿肾一对，去脂膜切，以豉汁入粳米二合煮粥

食。亦可作羹（《圣惠方》）。

胆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消肿散毒（时珍）。

筋

〔主治〕劳损续绝（苏恭）。尘沙眯目者，嚼烂挼入目中，则粘出（时珍）。

〔附方〕旧一。

骨鲠鹿筋渍软，搓索令紧，大如弹丸。持筋端吞至鲠处，徐徐引之，鲠着筋出（《外台》）。

靥

〔主治〕气瘿，以酒渍，炙干，再浸酒中，含咽汁，味尽更易，十具乃愈（深师）。

皮

〔主治〕一切漏疮，烧灰和猪脂纳之，日五六易，愈乃止（时珍）。

粪

〔主治〕经日不产，干、湿各三钱，研末，姜汤服，立效（《经验》）。

胎粪

〔主治〕解诸毒。〔时珍曰〕按范晔《后汉书》云：冉駹夷出鹿，食药草，其胎中麑粪，可疗毒也。

麋《本经·下品》

【释名】〔时珍曰〕陆佃云：麋喜音声。班固云：麋性淫迷。则麋之名义取乎此。《尔雅》云：牡曰麐（音咎），牝曰麎（音辰），其子曰□（音夭）。

【集解】〔《别录》曰〕麋生南山山谷及淮海边。十月取之。〔弘景曰〕今海陵间最多。千百为群，多牝少牡。〔时珍曰〕麋，鹿属也。牡者有角。鹿喜山而属阳，故夏至解角；麋喜泽而属阴，故冬至解角。麋似鹿而色青黑，大如小牛，肉蹄，目下有二窍为夜目。故《淮南子》云：孕女见麋而子四目也。《博物志》云：南方麋千百为群，食泽草，践处成泥，名曰麋畯，人因耕获之。其鹿所息处，谓之鹿场也。今猎人多不分别，往往以麋为鹿，牡者犹可以角退为辨，牝者通目为麀鹿矣。

麋脂一名宫脂（《本经》）〔时珍曰〕《别录》言十月取脂，炼过收用；而《周礼》冬献狼，夏献麋。注云：狼膏聚，麋膏散。聚则温，散则凉，以顺时也。

〔气味〕辛，温，无毒。忌桃、李，畏大黄。

〔主治〕痈肿，恶疮，死肌，寒风湿痹，四肢拘缓不收，风头肿气，通腠理（《本经》）。柔皮肤。不可近阴，令痿（《别录》）。治少年气盛，面生疮疱，化脂涂之（时珍）。

〔正误〕〔弘景曰〕人言麋一牡辄交十余牝，交毕即死。其脂堕地，经年，人得之名曰遁脂，酒服至良。夫麋性乃尔淫快，不应痿人阴。一方言不可近阴，令阴不痿，此乃有理。〔恭曰〕游牝毕即死者，虚传也。遍问山泽人，无此说。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多食令人弱房，发脚气。妊妇食之，令子目病。〔弘景曰〕不可合猪肉、雉肉食，发痼疾。合虾及生菜、梅、李食，损男子精气。

〔主治〕益气补中，治腰脚（孟诜）。补五脏不足气（禹锡）。

〔发明〕〔时珍曰〕按陆农师云：鹿以阳为体，其肉食之燠；麋以阴为体，其肉食之寒。观此，则《别录》麋脂令人阴痿，孟诜言多食肉令人弱房，及角、肉不同功之说，亦此意也。

茸

〔修治〕与鹿茸同。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阴虚劳损，一切血病，筋骨腰膝酸痛，滋阴益肾（时珍）。

麋角

〔修治〕〔敦曰〕麋角，顶根上有黄毛若金线，兼旁生小尖也。色苍白者为上。〔诜曰〕凡用麋角，可五寸截之，中破，炙黄为末，入药。〔时珍曰〕麋鹿茸角，今人罕能分别。陈自明以小者为鹿

茸，大者为麋茸，亦臆见也。不若亲视其采取时为有准也。造麋角胶、麋角霜，并与鹿角胶、鹿角霜同法。又《集灵方》云：用麋角一双，水浸七日，刮去皮，错屑。以银瓶盛牛乳浸一日，乳耗再加，至不耗乃止。用油纸密封瓶口。别用大麦铺锅中三寸，上安瓶，再以麦四周填满。入水浸一伏时，水耗旋加，待屑软如面取出，焙研成霜用。

〔气味〕甘，热，无毒。

〔主治〕风痹，止血，益气力（《别录》）。刮屑熬香，酒服，大益人（弘景。〇出《彭祖传》中）。酒服，补虚劳，添精益髓，益血脉，暖腰膝，壮阳悦色，疗风气，偏治丈夫（《日华》）。作粉常服，治丈夫冷气及风，筋骨疼痛。若卒心痛，一服立瘥。浆水磨泥涂面，令人光华，赤白如玉可爱（孟诜）。滋阴养血，功与茸同（时珍）。

〔发明〕〔诜曰〕麋角常服，大益阳道，不知何因与肉功不同也。煎胶与鹿角胶同功，茸亦胜鹿茸，仙方甚重之。〔恭曰〕麋茸功力胜鹿茸，角煮胶亦胜白胶。详见鹿茸、鹿角下。〔《日华》曰〕麋角属阴，故治腰膝不仁，补一切血病也。〔时珍曰〕鹿之茸角补阳，右肾精气不足者宜之；麋之茸角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此乃千古之微秘，前人方法虽具，而理未发出，故论者纷纭。又《杨氏家藏方》治虚损有二至丸，两角并用。但其药性过温，止宜于阳虚寒湿血痹者耳，于左肾无与焉。孙思邈《千金方》言：麋角丸凡一百一十方，惟容成、子羔所服者，特出众方之外，子羔服之羽化。今观其方，比二至丸似可常服，并集于下。

〔附方〕新五。

麋角丸补心神，安脏腑，填骨髓，理腰脚，能久立，聪耳明目，发白更黑，貌老还少。凡麋角，取当年新角连脑顶者为上，看角根有斫痕处，亦堪用。蜕角根下平者，不堪。取角五具，或四具、三具、二具、一具为一剂。去尖一大寸，即角长七八寸，取势截断，量把镑得。即于长流水中，以竹器盛悬浸十宿。如无长流水处，即于净盆中满着水浸，每夜易换。软即将出，削去皱皮，以利镑镑取白处，至心即止。以清粟米泔浸两宿，初经一宿即干，握沥去旧水，置新绢上曝干，择去恶物粗骨皮及镑不匀者。以无灰美酒于大瓷器中浸，经两宿，其药及酒俱入净釜中。初用武火煮一食久，后以文火微煎，如蟹目沸。以柳木篦徐徐搅，不得住手，时时添酒，以成煎为度。煎时皆须平旦下手，不得经宿。仍看屑消如稀胶，即以牛乳五升，酥一斤，以次渐下后项药。仍以麋角一条，炙令黄为末，与诸药同制之。槟榔、通草、秦艽、肉苁蓉、人参、菟丝子（酒浸两宿，晒干别捣）、甘草各一两，右捣为末。将胶再煎一食顷，似稀稠粥即止火。少时投诸药末相和，稠粘堪作丸，即以新器盛贮，以众手一时丸如梧子大。如粘手，着少酥涂手。其服饵之法：空腹以酒下之，初服三十丸，日加一丸，加至五十丸为度，日二服。初服一百日内，忌房室。服经一月，腹内诸疾自相驱逐，有微利勿怪。渐后多泄气能食。患气者，加枳实、青木香各一两。服至二百日，面皱光泽。一年，齿落更生，强记，身轻若风，日行数百里。二年，令人肥饱少食；七十已上服之，却成后生。三年，肠作筋体，预见未明。四年，常饱不食，自见仙人。三十下服之不辍，颜一定而不变。修合时须在净室中，勿令阴人、鸡、犬、孝子等见。妇人服之尤佳。如饮酒食面，口干眼涩内热者，即服三黄丸微利之。如此一度发动已后，方始调畅也（《千金》）。

二至丸补虚损，生精血，去风湿，壮筋骨。用鹿角镑细，以真酥一两，无灰酒一升，慢火炒干，取四两，麋角镑细，以真酥二两，米醋一升煮干，慢火炒干，取半两，苍耳子（酒浸一宿，焙）半斤，山药、白茯苓、黄芪（蜜炙）各四两，当归（酒浸，焙）五两，肉苁蓉（酒浸，焙）、远志（去心）、人参、沉香各二两，熟附子一两，通为末，酒煮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盐汤任下，

日二服（《杨氏家藏方》）。

麋角丸《三因方》：治五痿，皮缓毛瘁，血脉枯槁，肌肤薄着，筋骨羸弱，饮食不美，四肢无力，爪枯发落，眼昏唇燥。用麋角屑一斤（酒浸一宿），大附子（生，去皮脐）一两半，熟地黄四两，用大麦米二升，以一半藉底，以一半在上，以二布巾隔覆，炊一日，取出药、麦，各焙为末。以浸药酒，添清酒煮麦粉为糊和，杵三千下，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用温酒或米汤送下，日三服。〇一方只用麋角（镑屑，酥炒黄色）五两，熟附子末半两，酒糊丸服。

麋角霜丸补元脏，驻颜色。用麋角一副，水浸七日，刮去皱皮，镑为屑，盛在一银瓶内，以牛乳汁浸一日，常令乳高二寸，如乳耗更添，直候不耗，用油单纸重密封瓶口，别用大麦一斗，安在甑内，约厚三寸，上安麋角瓶，更用大麦周围填实，露瓶口，不住火蒸一伏时，如锅内水耗，即旋添热汤，须频看角屑粉烂如面，即住火取出，用细筛子漉去乳，焙干，每料八两，附子炮裂去皮、干山药各三两，右为末，蒸枣肉和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用温盐酒送下。炼蜜丸亦可（《总录》）。

麋角丸彭祖云：使人丁壮不老，房室不劳损，气力颜色不衰者，莫过麋角。其法：刮为末十两，用生附子一枚合之，雀卵和丸，日服二十丸，温酒下，二十日大效。亦可单熬为末酒服，亦令人不老，但性缓不及附子者（彭祖《服食经》）。

骨

〔主治〕虚劳，至良。煮汁酿酒饮，令人肥白，美颜色（禹锡）。

皮

〔主治〕作靴、袜，除脚气（孟诜）。

双头鹿《拾遗》

【释名】茶苜机（〖《博物志》〗）。〔时珍曰〕茶苜机，音蔡茂机，番言也，出《博物志》。旧本讹作蔡苴机，又作余义，亦茶苜之讹也。

【集解】〔藏器曰〕按张华《博物志》云：茶苜机出永昌郡，是两头鹿名也，似鹿两头。其胎中屎，以四月取之。范晔《后汉书》云：云南县有神鹿，两头，能食毒草。《华阳国志》云：此鹿出云南郡熊仓山。即余义也。〔时珍曰〕按盛弘之《荆州记》云：武陵郡云阳山、点苍山，产两头兽，似鹿，前后有头，一头食，一头行，山人时或见之。段成式《杂俎》云：双头鹿矢名耶希。夷人谓鹿为耶，谓屎为希。按：《唐韵》屎字又音希，即此义也。

胎中屎

〔主治〕敷恶疮，蛇虺毒（藏器）。

麂宋《开宝》附

【释名】麐（即古麂字。〖《尔雅》〗）。〔时珍曰〕麂味甘旨，故从旨。又《字说》云：山中有虎，麂必鸣以告，其声几几然，故曰麂。大者曰麋。

【集解】〔马志曰〕麂生东南山谷。〔颂曰〕今有山林处皆有之，而均、房、湘、汉间尤多，乃獐类也。按《尔雅》云：麂，大麋，旄毛狗足。谓毛长也。南人往往食其肉，然坚韧不及獐味美。其皮作履舄，胜于诸皮。又有一种类麂而大者名麋，不堪药用。《山海经》云：女几之山多麋麂。即此。〔宗奭曰〕麂，獐属而小于獐。其口两边有长牙，好斗。其皮为第一，无出其右者，但皮多牙伤痕。其声如击破钹。四方皆有，山深处颇多。〔时珍曰〕麂居大山中，似獐

而小，牡者有短角，黧色豹脚，脚矮而力劲，善跳越。其行草莽，但循一径。皮极细腻，靴、袜珍之。或云亦好食蛇。《宋书·符瑞志》有银麂，白色；今施州山中出一种红麂，红色。

麂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五痔病。炸熟，以姜、醋进之，大有效（藏器）。

头骨

〔气味〕辛，平，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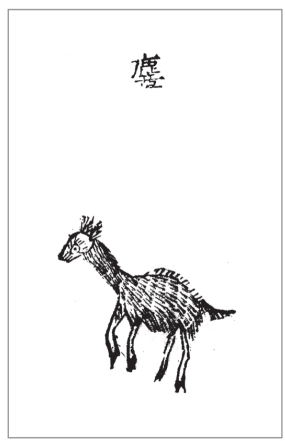
〔主治〕烧灰饮服，治飞尸（藏器）。

皮

〔主治〕作靴、袜，除湿气脚痹（时珍）。

獐《别录·中品》

【释名】麇（音君。〖《尔雅》〗。亦作麕。〖《广韵》〗）。〔时珍曰〕猎人舞采，则獐、麇注视。獐喜文章，故字从章。陆氏曰：獐性惊憧，故谓之獐。又善聚散，故又名麇（麕）。囷，圆仓也。《尔雅》云：麇，牡曰麖（音语），牝曰麕（音栗），其子曰麀（音助）。大者曰麃（音庖），古语云“四足之美者有麃”，是矣。



獐

【集解】〔颂曰〕獐，今陂泽浅草中多有之。其类甚多，麇乃总名也。有有牙者，有无牙者，其牙不能噬啮。〔时珍曰〕獐，秋冬居山，春夏居泽。似鹿而小，无角，黄黑色，大者不过二三十斤。雄者有牙出口外，俗称牙獐。其皮细软，胜于鹿皮，夏月毛毨而皮厚，冬月毛多而皮薄也。《符瑞志》有银獐白色，云王者刑罚中理则出。《春秋运斗枢》云：枢星散为獐。

【正误】〔诜曰〕獐中往往得香，如栗子大，不能全香，亦治恶病。〔时珍曰〕獐无香，有香者麝也，俗称土麝呼为香獐是矣。今正之。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八月至十一月食之，胜羊；十二月至七月食之，动气。多食，令人消渴。若瘦恶者，食之发痼疾。不可合鹄肉食，成癥痼。又不可合梅、李、虾食，病人。

〔主治〕补益五脏（《别录》）。益气力，悦泽人面（思邈）。酿酒有祛风之功（甯源）。

〔发明〕〔弘景曰〕俗云白肉是獐。其胆白，易惊怖也。〔诜曰〕肉同麋肉酿酒，良。道家以其肉供养星辰，名为白脯，云不属十二辰，不是腥腻，无禁忌也。〔时珍曰〕獐胆白性怯，饮水见影辄奔，道书谓獐鹿无魂也。〔藏器曰〕人心粗豪者，以其心肝曝干为末，酒服一具，便即小胆；若怯者食之，则转怯不知所为。

〔附方〕旧一，新一。

通乳獐肉煮食，勿令妇知（《子母秘录》）。

消瘤用獐肉或鹿肉剖如厚脯，炙热搨之。可四炙四易，出脓便愈。不除，再以新肉用之（《外台秘要》）。

髓脑

〔主治〕益气力，悦泽人面（《别录》）。治虚风。〔时珍曰〕《千金》治暗风，薯蓣煎，治虚损，天门冬煎，并用之。〔颂曰〕唐方有獐髓煎及獐骨酒，并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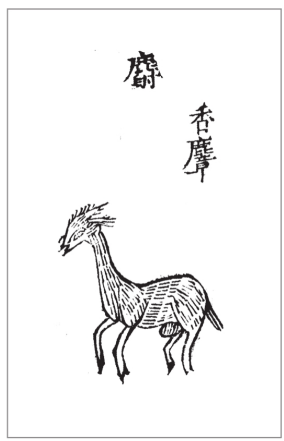
骨

〔气味〕甘，微温，无毒。

〔主治〕虚损泄精（《别录》）。益精髓，悦颜色（《日华》）。〔时珍曰〕《千金》治产后虚损，有獐骨汤，煮汁煎药。

麝《本经·上品》

【释名】射父（《尔雅》）、香獐（〖《埤雅》〗）。〔时珍曰〕麝之香气远射，故谓之麝。或云麝父之香来射，故名，亦通。其形似獐，故俗呼香獐。梵书谓麝香曰莫诃婆伽。



麝

【集解】〔《别录》曰〕麝生中台山谷，及益州、雍州山中。春分取香，生者益良。〔弘景曰〕麝形似獐而小，黑色，常食柏叶，又啖蛇。其香正在阴茎前皮内，别有膜袋裹之。五月得香，往往有蛇皮骨。今人以蛇蜕皮裹香，云弥香，是相使也。麝夏月食蛇、虫多，至寒则香满，入春脐内急痛，自以爪剔出，着屎溺中覆之，常在一处不移。曾有遇得乃至一斗五升者，此香绝胜杀取者。昔人云是精、溺凝作，殊不尔也。今出羌夷者多真好，出随郡、义阳、晋溪诸蛮中者亚之。出益州者形扁，仍以皮膜裹之，多伪。凡真香一子分作

三四子，刮取血膜，杂以余物，裹以四足膝皮而货之，货者又复伪之。彼人言但破看一片，毛共在裹中者为胜。今惟得活者看取，必当全真耳。〔颂曰〕今陕西、益、利、河东诸路山中皆有，而秦州、文州诸蛮中尤多。蕲州、光州或时亦有，其香绝小，一子才若弹丸，往往是真，盖彼人不甚作伪尔。其香有三等：第一生香，名遗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极难得，价同明珠。其香聚处，远近草木不生或焦黄也。今人带香过园林，则瓜果皆不实，是其验也。其次脐香，乃捕得杀取之。其三心结香，乃麝见大兽捕逐，惊畏失心，狂走坠死。人有得之，破心见血流出脾上，作干血块者，不堪入药。又有一种水麝，其香更奇，脐中皆水，沥一滴于斗水中，用洒衣物，其香不歇。唐天宝中，虞人曾一献之，养于囿中，每以针刺其脐，捻以真雄黄，则脐复合，其香倍于肉麝。此说载在《酉阳杂俎》，近不复闻有之，或有之而人不识矣。〔慎微曰〕杨亿《谈苑》云：商汝山中多麝，遗粪常在一处不移，人以是获之。其性绝爱其脐，为人逐急，即投岩，举爪剔裂其香，就絷而死，犹拱四足保其脐。故李商隐诗云：投岩麝退香。许浑诗云：寻麝采生香。〔时珍曰〕麝居山，獐居泽，以此为别。麝出西北者香结实；出东南者谓之土麝，亦可用，而力次之。南中灵猫囊，其气如麝，人以杂之。见本条。

麝脐香《纲目》

〔修治〕〔敦曰〕凡使麝香，用当门子尤妙。以子日开之，微研用，不必苦细也。

〔气味〕辛，温，无毒。〔甄权曰〕苦、辛。忌大蒜。〔李鹏飞曰〕麝香不可近鼻，有白虫入脑，患癞。久带其香透关，令人成异疾。

〔主治〕辟恶气，杀鬼精物，去三虫蛊毒，温疟痢痉。久服，除邪，不梦寤魇寐（《本经》）。**疗诸凶邪鬼气，中恶，心腹暴痛，胀急**

痞满，风毒，去面䵟、目中肤翳，妇人产难堕胎。通神仙（《别录》）。佩服及置枕间，辟恶梦，及尸疰鬼气。又疗蛇毒（弘景）。〔《抱朴子》云〕入山辟蛇，以麝香丸着足爪中有效。因麝啖蛇，故以厌之也。治蛇、蚕咬，沙虫溪瘴毒，辟蛊气，杀脏腑虫，治疟疾，吐风痰，疗一切虚损恶病。纳子宫，暖水脏，止冷带下（《日华》）。熟水研服一粒，治小儿惊痫客忤，镇心安神，止小便利。又能蚀一切痈疮脓水（《药性》）。又云：入十香丸服，令人百毛九窍皆香。除百病，治一切恶气及惊怖恍惚（孟诜）。疗鼻窒，不闻香臭（好古）。通诸窍，开经络，透肌骨，解酒毒，消瓜果食积，治中风、中气、中恶，痰厥，积聚癥瘕（时珍）。

〔发明〕〔李杲曰〕麝香入脾治内病。凡风病在骨髓者宜用之，使风邪得出。若在肌肉用之，反引风入骨，如油入面之不能出也。〔朱震亨曰〕五脏之风，不可用麝香以泻卫气。口鼻出血，乃阴盛阳虚，有升无降，当补阳抑阴，不可用脑、麝轻扬飞窜之剂。妇人以血为主，凡血海虚而寒热盗汗者，宜补养之；不可用麝香之散、琥珀之燥。〔严用和曰〕中风不省者，以麝香、清油灌之，先通其关，则后免语蹇瘫痪之证，而他药亦有效也。〔时珍曰〕严氏言风病必先用麝香，而丹溪谓风病、血病必不可用，皆非通论。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痛、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济生方》治食瓜果成积作胀者用之，治饮酒成消渴者用之，云果得麝则坏，酒得麝则败，此得用麝之

理者也。

〔附方〕旧七，新十三。

中风不省麝香二钱研末，入清油二两和匀，灌之，其人自苏也（《济生》）。

中恶客忤项强欲死。麝香少许，乳汁调，涂儿口中取效。醋调亦可（《广利方》）。

小儿惊啼发歇不定。真麝香一字，清水调服，日三（《广利》）。

小儿中水单以麝香如大豆三枚，奶汁调，分三四服（杨氏《产乳》）。

破伤风水毒肿痛不可忍。麝香末一字纳疮中，出尽脓水，便效（《普济》）。

中恶霍乱麝香一钱，醋半盏，调服（《圣惠方》）。

小儿邪疟以麝香研墨，书“去邪辟魔”四字于额上（《经验》）。

诸果成积伤脾作胀，气急。用麝香一钱，生桂末一两，饭和丸绿豆大。大人十五丸，小儿七丸，白汤下。盖“果得麝则落、木得桂即枯”故也（《济生》）。

消渴饮水因饮酒或食果实过度，虽能食而口渴饮水，数尿。以麝香当门子，酒相和作十余丸，枳椇子煎汤送下。盖麝香败酒坏果，枳椇亦败酒也（《济生》）。

偏正头痛久不除者。晴明时，将发分开，用麝香五分，皂角末一钱，薄纸裹置患处。以布包炒盐于上熨之，冷则易。如此数次，

永不再发（《简便单方》）。

五种蛊毒麝香、雄黄等分为末，以生羊肝如指大，以刀割开，裹药吞之（《卫生》）。

口内肉球有根如线五寸余，如钗股，吐出乃能食物，捻之则痛彻心者。麝香一钱研水服之，日三，自消（夏子益《奇疾方》）。

催生易产《续十全方》：麝香一钱，水研服，立下。〇《济生》：胜金散：治人弱难产。麝香一钱，盐豉一两，以旧青布裹之，烧红为末。以秤锤淬酒，服二钱即下。郭稽中云：妇人产难及横逆生者，乃儿枕破而败血裹子，服胜金散逐其败血，自生也。

死胎不下麝香当门子一枚，桂心末二钱，温酒服，即下（《本事方》）。

痔疮肿毒麝香当门子、印城盐等分涂之。不过三次（《外台》）。

鼠咬成疮麝香封之，妙（《经验》）。

蚕咬成疮蜜调麝香傅之（《广利方》）。

山岚瘴气水服麝香三分解之（《集简方》）。

虫牙作痛香油抹箸头，蘸麝香末。绵裹炙热咬之。换二三次，其虫即死，断根甚妙（《医方摘要》）。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蛮人常食之，似獐肉而腥气，云食之不畏蛇毒也。

〔主治〕腹中癥病（时珍）。

〔附方〕新一。

小儿癥病麝肉二两（切焙），蜀椒三百枚（炒捣末），以鸡子白和丸小豆大。每服二三丸，汤下，以知为度（范汪方）。

灵猫《拾遗》

【释名】灵狸（〖《异物志》〗。〖《拾遗》〗作蛉者非）、香狸（《杂俎》）、神狸（《离骚注》）、类（〖《山海经》〗）。〔时珍曰〕自为牝牡，又有香气，可谓灵而神矣。

【集解】〔藏器曰〕灵猫生南海山谷。状如狸，自为牝牡。其阴如麝，功亦相似。按《异物志》云：灵狸一体自为阴阳。刳其水道连囊，以酒洒阴干，其气如麝。若杂入麝香中，罕能分别，用之亦如麝焉。〔颂曰〕香狸出南方，人以作脍生，如北地狐生法，其气甚香，微有麝气。〔时珍曰〕按段成式言，香狸有四外肾，则自能牝牡者，或由此也。刘郁《西使记》云：黑契丹出香狸，文似土豹，其肉可食，粪溺皆香如麝气。杨慎《丹铅录》云：予在大理府见香猫如狸，其文如金钱豹。此即《楚辞》所谓乘赤豹兮载文狸，王逸注为神狸者也。《南山经》所谓：亶爰之山有兽焉，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列子》亦云：亶爰之兽，自孕而生，曰类。疑即此物也。又《星禽真形图》，心月狐有牝牡两体，其神狸乎？珍按：刘、杨二说与《异物志》所说相合，则类即灵狸无疑矣，类、狸字音亦相近也。

灵猫

肉

〔气味〕甘，温，无毒。

阴

〔气味〕辛，温，无毒。

〔主治〕中恶鬼气，飞尸蛊疰，心腹卒痛，狂邪鬼神，鬼疟疫气，梦寐邪魇，镇心安神（藏器）。

猫《蜀本草》

【释名】家狸（〖《唐本》〗）。〔时珍曰〕猫，苗、茅二音，其名自呼。陆佃云：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礼记》所谓迎猫，为其食田鼠也，亦通。《格古论》云：一名乌圆。或谓蒙贵即猫，非矣。

【集解】〔时珍曰〕猫，捕鼠小兽也，处处畜之。有黄、黑、白、驳数色，狸身而虎面，柔毛而利齿。以尾长腰短，目如金银，及上腭多棱者为良。或云：其睛可定时：子、午、卯、酉如一线，寅、申、巳、亥如满月，辰、戌、丑、未如枣核也。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则暖。性畏寒而不畏暑，能画地卜食，随月旬上下啮鼠首尾，皆与虎同，阴类之相符如此。其孕也两月而生，一乳数子，恒有自食之者。俗传牝猫无牡，但以竹箒扫背数次则孕。或用斗覆猫于灶前，以刷箒头击斗，祝灶神而求之亦孕。此与以鸡子祝灶而抱雏者相同，俱理之不可推者也。猫有病，以乌药水灌之，甚良。世传薄荷醉猫，死猫引竹，物类相感然耳。

猫

肉

〔气味〕甘、酸，温，无毒。

〔主治〕劳疰、鼠瘘、蛊毒。

〔发明〕〔时珍曰〕《本草》以猫、狸为一类注解。然狸肉入食，猫肉不佳，亦不入食品，故用之者稀。胡渎《易简方》云："凡预防蛊毒，自少食猫肉，则蛊不能害。"此亦《隋书》所谓"猫

鬼野道”之蛊乎？《肘后》治鼠瘘核肿，或已溃出脓血者，取猫肉如常作羹，空心食之，云不传之法也。昔人皆以疬子为鼠涎毒所致。此乃《淮南子》所谓“狸头治瘿及鼠啮人疮。”又云：“狐目狸脑，鼠去其穴。”皆取其相制之义耳。

头骨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鬼疰蛊毒，心腹痛，杀虫治疳，及痘疮变黑，瘰疬、瘿瘘、恶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古方多用狸，今人多用猫，虽是二种，性气相同，故可通用。孙氏治痘疮倒靥，用人、猫、猪、犬四头骨，方见人类。

〔附方〕新九。

心下鳖瘕用黑猫头一枚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三（《寿域》）。

痰齁发喘猫头骨烧灰，酒服三钱，便止（《医学正传》）。

猫鬼野道病，歌哭不自由。腊月死猫头烧灰，水服一钱匕，日二（《千金方》）。

多年瘰疬不愈。用猫头、蝙蝠各一个，俱撒上黑豆，同烧存性，为末掺之。干则油调。内服五香连翘汤，取效（《集要》）。

走马牙疳黑猫头烧灰，酒服方寸匕（《寿域方》）。

小儿阴疮猫头骨烧灰，傅之即愈。

鼠咬疮痛猫头烧灰，油调敷之，以瘥为度（赵氏方）。

收敛痈疽猫头一个（煅研），鸡子十个（煮熟去白），以黄煎出油，入白蜡少许，调灰敷之，外以膏护住，神妙（《医方摘要》）。

对口毒疮猫头骨烧存性，研。每服三五钱，酒服（吴球《便民食疗》方）。

脑纸上阴干。

〔主治〕瘰疬鼠瘘溃烂，同莽草等分为末，纳孔中（时珍。〇出《千金》）。

眼睛

〔主治〕瘰疬鼠瘘，烧灰，井华水服方寸匕，日三（出《千金》）。

牙

〔主治〕小儿痘疮倒靥欲死，同人牙、猪牙、犬牙烧炭，等分研末，蜜水服一字，即便发起（时珍）。

〔发明〕〔时珍曰〕痘疮归肾则变黑。凡牙皆肾之标，能入肾发毒也。内有猫牙，又能解毒，而热证亦可用云。

舌

〔主治〕瘰疬鼠瘘，生晒研敷（《千金》）。

涎

〔主治〕瘰疬，刺破涂之（时珍）。

肝

〔主治〕劳瘵杀虫，取黑猫肝一具，生晒研末，每朔、望五更酒调服之（时珍。〇出《直指》）。

胞衣

〔主治〕反胃吐食，烧灰，入朱砂末少许，压舌下，甚效（时珍。〇出杨氏《经验》）。

皮毛

〔主治〕瘰疬诸瘘，痈疽溃烂（时珍）。

〔附方〕新六。

乳痈溃烂见内者。猫儿腹下毛，坩锅内煅存性，入轻粉少许，油调封之（《济生秘览》）。

瘰疬鼠瘘以石菖蒲生研盦之，微破，以猫儿皮连毛烧灰，用香油调傅。内服白蔹末，酒下，多多为上。仍以生白蔹捣烂，入酒少许，傅之，效（《证治要诀》）。

鬓边生疖猫颈上毛、猪颈上毛各一把，鼠屎一粒，烧研，油调傅之（《寿域》）。

鬼舐头疮猫儿毛烧灰，膏和傅之（《千金》）。

鼻擦破伤猫儿头上毛剪碎，唾粘傅之（《卫生易简》）。

鼠咬成疮猫毛烧灰，入麝香少许，唾和封之。猫须亦可（《救急易方》）。

尿以姜或蒜擦牙、鼻，或生葱纪鼻中，即遗出。

〔主治〕蜒蚰诸虫入耳，滴入即出（时珍。〇出《儒门事亲》）。

屎

〔修治〕腊月采干者，泥固，烧存性，收用。

〔主治〕痘疮倒陷不发，瘰疬溃烂，恶疮蛊疰，蝎螫鼠咬（时珍）。〇痘厴有无价散，见人类。烧灰水服，治寒热鬼疟，发无期度者，极验（《唐本注》）。

〔附方〕旧一，新七。

小儿疟疾乌猫屎一钱，桃仁七枚，同煎，服一盏立瘥（温居士方）。

腰脚锥痛支腿者。猫儿屎烧灰，唾津调，涂之（《永类钤方》）。

蛊疰腹痛雄猫屎烧灰，水服（《外台》）。

瘰疬溃烂腊月猫屎，以阴阳瓦合，盐泥固济，煅过研末，油调搽之（《儒门事亲》）。

鬼舐头秃猫儿屎烧灰，腊猪脂和，傅之（《千金》）。

鼠咬成疮猫屎揉之，即愈（《寿域方》）。

蝎螫作痛猫儿屎涂之，三五次即瘥（《心镜》）。

齁哮痰咳猫粪烧灰，砂糖汤服一钱（叶氏《摘玄》）。

狸《别录·中品》

【释名】野猫（〖《广韵》〗）。〔时珍曰〕按《埤雅》云：豸之在里者，故从里，穴居蕈伏之兽也。《尔雅》云：狸子曰狃（音曳）。其足蹯，其迹肉（音钮，指头处也）。

【集解】〔弘景曰〕狸类甚多。今人用虎狸，无用猫狸者，然猫狸亦好。又有色黄而臭者，肉亦主鼠瘘。〔颂曰〕狸，处处有之。其类甚多，以虎斑文者堪用，猫斑者不佳。南方一种香狸，其肉甚香，微有麝气。〔宗奭曰〕狸形类猫，其文有二：一如连钱，一如虎文，皆可入药。肉味与狐不相远。江西一种牛尾狸，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闻入药。〔时珍曰〕狸有数种：大小如狐，毛杂黄黑有斑，如猫而圆头大尾者为猫狸，善窃鸡鸭，其气臭，肉不可食。有斑如□虎，而尖头方口者为虎狸，善食虫鼠果实，其肉不臭，可食；似虎狸而尾有黑白钱文相间者，为九节狸，皮可供裘领，《宋史》安陆州贡野猫、花猫，即此二种也。有文如豹，而作麝香气者为香狸，即灵猫也。南方有白面而尾似牛者，为牛尾狸，亦曰玉面狸，专上树木食百果，冬月极肥，人多糟为珍品，大能醒酒。张揖《广雅》云：玉面狸，人捕畜之，鼠皆帖伏不敢出也。一种似猫狸而绝小，黄斑色，居泽中，食虫鼠及草根者名狃（音迅）。又登州岛上有海狸，狸头而鱼尾也。

狸

肉

〔气味〕甘，平，无毒。〔诜曰〕温。正月勿食，伤神。〔时珍曰〕《内则》“食狸去正脊”，为不利人也。〇反藜芦。

〔主治〕诸疰（《别录》）。治风湿鬼毒气，皮中如针刺（时珍。〇出《太平御览》）。作羹臛，治痔及鼠瘘，不过三顿，甚妙（苏颂。〇出《外台》）。补中益气，去游风（孙思邈）。

〔附方〕新二。

肠风痔瘘下血年深日近者。如圣散：用腊月野狸一枚，蟠在罐内；炒大枣半升，枳壳半斤，甘草四两，猪牙皂荚二两，同入罐内盖定，瓦上穿一孔，盐泥固济，煅令干。作一地坑，以十字瓦支住罐子，用炭五秤，煅至黑烟尽、青烟出取起，湿土罨一宿，为末。每服二钱，盐汤下。一方：以狸作羹，其骨烧灰酒服（《杨氏家藏方》）。

风冷下血脱肛疼痛。野狸一枚，大瓶盛之，泥固，火煅存性，取研，入麝香二钱。每食前，米饮服二钱（《圣惠方》）。

膏

〔主治〕鼷鼠咬人成疮，用此摩之，并食狸肉（时珍）。

肝

〔主治〕鬼疟（时珍）。

〔附方〕新一。

鬼疟经久或发或止。野猫肝一具，瓶盛，热猪血浸之，封口，悬干去血，取肝研末，猢狲头骨、虎头骨、狗头骨各一两，麝香一分，为末，醋糊丸芡子大。发时手把一丸嗅之，仍以绯帛包一丸系中指上（《圣惠方》）。

阴茎

〔主治〕女人月水不通，男子阴癞，烧灰，东流水服（《别录》）。

骨头骨尤良。

〔气味〕甘，温，无毒。

〔主治〕风疰、尸疰、鬼疰、毒气，在皮中淫跃如针刺者，心腹痛，走无常处，及鼠瘘恶疮（《别录》）。烧灰酒服，治一切游风（《日

华》）。炒末，治噎病，不通饮食（《药性》）。烧灰水服，治食野鸟肉中毒。头骨炙研或烧灰，酒服二钱，治尸疰、邪气腹痛及痔瘘，十服后见验（孟诜）。〔宗奭曰〕炙骨，和雄黄、麝香为丸服，治痔及瘘甚效。杀虫，治疳痢瘰疬（时珍）。

〔发明〕〔颂曰〕华佗治尸疰有狸骨散，用其头。〔时珍曰〕狸骨、猫骨性相近，可通用之。《卫生宝鉴》治诸风心痫神应丹，用狸全身烧过入药。

〔附方〕旧一，新一。

瘰疬肿痛久不瘥。用狸头、蹄骨，并涂酥炙黄为散。每日空心米饮下一钱匕（《圣惠》）。

瘰疬已溃狸头烧灰，频傅之（《千金》）。

屎五月收干。

〔主治〕烧灰，水服，主鬼疟寒热（孟诜）。烧灰，和腊猪脂，敷小儿鬼舐头疮（《千金》）。

风狸《拾遗》

〔校正〕原附狸下，今分出。

【释名】风母（《纲目》）、风生兽（同）、平猴（同）、猞猁（音吉屈。〖同〗）。〔时珍曰〕风狸能因风腾越，死则得风复生，而又治风疾，故得风名。猞猁言其诘崛也。

【集解】〔藏器曰〕风狸生邕州以南。似兔而短，栖息高树上，候风而吹至他树，食果子。其尿如乳，甚难得，人取养之乃可得。〔时珍曰〕今考《十洲记》之风生兽。《南州异物志》之平猴，《岭南异物志》之风猩，《酉阳杂俎》之猞猁，《虞衡志》之风狸，皆一物也，但文有大同小异尔。其兽生岭南及蜀西徼外山林中。其大如狸如獭，其状如猿猴而小，其目赤，其尾短如无，其色青黄而黑，其文如豹。或云一身无毛，惟自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广寸许，长三四分。其尿如乳汁。其性食蜘蛛，亦啖熏陆香。昼则蜷伏不动如猬，夜则因风腾跃甚捷，越岩过树，如鸟飞空中。人网得之，见人则如羞而叩头乞怜之态。人挝击之，倏然死矣，以口向风，须臾复活。惟碎其骨、破其脑乃死。一云刀斫不入，火焚不焦，打之如皮囊，虽铁击其头破，得风复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即死也。一云此兽常持一小杖，遇物则指，飞走悉不能去，见人则弃之。人获得击打至极，乃指示人。人取以指物，令所欲如意也。二说见《十洲记》及《岭南志》，未审然否？

风狸

脑

〔主治〕酒浸服，愈风疾（时珍。〇出《岭南

志》）。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长生（《十洲记》）。

尿

〔主治〕诸风（藏器）。大风疾（《虞衡志》）。

狐《别录·下品》

【释名】〔时珍曰〕《埤雅》云：狐，孤也。狐性疑，疑则不可以合类，故其字从孤省。或云狐知虚实，以虚击实，实即孤也，故从孤，亦通。

【集解】〔弘景曰〕江东无狐，狐出北方及益州。形似狸而黄，善为魅。〔恭曰〕形似小黄狗，而鼻尖尾大，全不似狸。〔颂曰〕今江南亦时有之，汴、洛尤多。北土作脍生食之。〔宗奭曰〕其性多疑审听，故捕者多用置。〔时珍曰〕狐南北皆有之，北方最多。有黄、黑、白三种，白色者尤稀。尾有白钱文者亦佳。日伏于穴，夜出窃食。声如婴儿，气极臊烈。毛皮可为裘，其腋毛纯白，谓之狐白。许慎云：妖兽，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首丘。或云狐知上伏，不度阡陌。或云狐善听冰。或云狐有媚珠。或云狐至百岁，礼北斗而变化为男、女、淫妇以惑人。又能击尾出火。或云狐魅畏狗。千年老狐，惟以千年枯木然照，则见真形。或云犀角置穴，狐不敢归。《山海经》云：青丘之山，有狐九尾，能食人。食之不蛊。〔鼎曰〕狐魅之状，见人或叉手有礼，或祗揖无度，或静处独语，或裸形见人也。

狐

肉

〔气味〕甘，温，无毒。〔诜曰〕有小毒。《礼记》云“食狐去首”，为害人也。

〔主治〕同肠作臛食，治疮疥久不瘥（苏恭）。煮炙食，补虚损；又主五脏邪气，患蛊毒寒热者，宜多服之（孟诜）。作脍生食，暖中去风，补虚劳（苏颂）。

〔附方〕旧一。

狐肉羹治惊痫恍惚，语言错谬，歌笑无度，及五脏积冷，蛊毒寒热诸病。用狐肉一片及五脏治净，入豉汁煮熟，入五味作羹，或作粥食。京中以羊骨汁、鲫鱼代豉汁，亦妙（《食医心镜》）。

五脏及肠肚

〔气味〕苦，微寒，有毒。

〔主治〕蛊毒寒热，小儿惊痫（《别录》）。补虚劳，随脏而补，治恶疮疥。生食，治狐魅（《日华》）。作羹臛，治大人见鬼（孟诜）。〇肝：烧灰，治风痫及破伤风，口紧搐强（时珍）。〇古方治诸风心痫，有狐肝散及《卫生宝鉴》神应散，《普济方》治破伤中风金乌散中并用之。

〔附方〕新四。

劳疟瘴疟野狐肝一具阴干，重五日五更初，北斗下受气为末，粳米饭作丸绿豆大。每以一丸绯帛裹，系手中指，男左女右（《圣惠》）。

鬼疟寒热野狐肝胆一具（新瓶内阴干），阿魏一分，为末，醋煮面糊丸芡子大。发时男左女右把一丸嗅之。仍以绯帛包一丸，系手中指（《圣惠》）。

中恶蛊毒腊月狐肠烧末，水服方寸匕（《千金》）。

牛病疫疾〔恭曰〕狐肠烧灰，和水灌之，胜獭也。

胆腊月收之。

〔主治〕人卒暴亡，即取雄狐胆温水研灌，入喉即活。移时者无及矣（苏颂。〇出《续传信方》）。辟邪疟，解酒毒（时珍）。〇《万毕术》云：狐血渍黍，令人不醉。高诱注云：以狐血渍黍米、麦门冬，阴干为丸。饮时以一丸置舌下含之，令人不醉也。

〔附方〕新一。

狐胆丸治邪疟发作无时。狐胆一个，朱砂、砒霜各半两，阿魏、麝香、黄丹、绿豆粉各一分，为末，五月五日午时，粽子尖和丸梧子大。空心及发前，冷醋汤服二丸。忌热物（《圣惠方》）。

阴茎

〔气味〕甘，微寒，有毒。〔思邈曰〕平，有小毒。

〔主治〕女子绝产，阴中痒，小儿阴癞卵肿（《别录》）。妇人阴脱（时珍）。

〔附方〕新一。

小儿阴肿狐阴茎炙为末，空心酒服（《千金方》）。

头

〔主治〕烧之辟邪。同狸头烧灰，傅瘰疬（时珍。《千金》）。

目

〔主治〕破伤中风（时珍）。

〔发明〕〔时珍曰〕狐目治破伤风，方见刘氏《保寿堂方》，云神效无比。腊月收取狐目阴干，临时用二目一副，炭火微烧存性，研末，无灰酒服之。又《淮南万毕术》云：狐目狸脑，鼠去其穴。谓涂穴辟鼠也。

鼻

〔主治〕狐魅病，同豹鼻煮食（时珍）。

唇

〔主治〕恶刺入肉，杵烂，和盐封之（《圣惠》）。

口中涎液

〔主治〕入媚药。〔嘉谟曰〕取法：小口瓶盛肉，置狐常行处。狐爪不得，徘徊于上，涎入瓶中，乃收之也。

四足

〔主治〕痔漏下血（时珍）。

〔附方〕新一。

痔漏反花泻血者。用狐手足一副（阴干），穿山甲、猬皮各三两，黄明胶、白附子、五灵脂、蜀乌头、川芎□、乳香各二两，剉细，入砂锅内，固济候干，炭火煅红为末。入木香末一两，以芫荽煎酒调下二钱，日三服，屡效（《永类钤方》）。

皮

〔主治〕辟邪魅（时珍）。

尾

〔主治〕烧灰辟恶（《日华》）。〇头尾烧灰，治牛疫，和水灌之。

雄狐屎〔恭曰〕在竹、木，及石上，尖头者是也。

〔主治〕烧之辟恶（《别录》）。去瘟疫气（苏

恭）。治肝气心痛，颜色苍苍如死灰状而喘息大者，以二升烧灰，和姜黄三两捣末，空腹酒下方寸匕，日再，甚效（苏颂。〇出崔元亮《海上方》）。疗恶刺入肉，烧灰，和腊月猪脂封之（《千金》）。

〔附方〕旧一，新一。

鬼疟寒热雄狐屎、蝙蝠屎各一分为末，醋糊丸芡子大。发时男左女右，手把一丸嗅之（《圣惠》）。

一切恶瘘中有冷瘜肉者。用正月狐粪干末，食前新汲水下一钱匕。日二（《千金方》）。

貉音鹤。〇《衍义》

〔校正〕原系貒下，今分出。

【释名】〔时珍曰〕按俗云：貉与獾同穴各处，故字从各。《说文》作貊。亦作狢。《尔雅》：貊子曰貊（音陌），其雌曰貊（音恼）。原本以貊作貈者，讹矣。

【集解】〔宗奭曰〕貉形如小狐，毛黄褐色。〔时珍曰〕貉生山野间。状如狸，头锐鼻尖，斑色。其毛深厚温滑，可为裘服。与獾同穴而异处，日伏夜出，捕食虫物，出则獾随之。其性好睡，人或蓄之，以竹叩醒，已而复寐，故人好睡者谓之貉睡。俗作渴睡，谬矣。俚人又言其非好睡，乃耳聋也，故见人乃知趋走。《考工记》云：貉逾汶则死，地气使然也。王浚川言北曰狐，南曰貉；《星禽书》言氐土貉是千岁独狐化成者，并非也。

貉

肉

【气味】甘，温，无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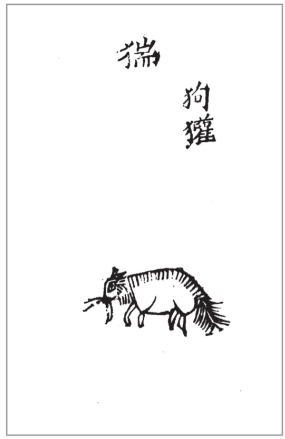
【主治】元脏虚劳及女子虚惫（苏颂）。

貒音湍。〇《唐本草》

【释名】獾□（藏器）、**猪獾**（〖《纲目》〗）。〔时珍曰〕貒，团也，其状团肥也。《尔雅》云：貒子曰貗。其足蹯，其迹肉。蹯，足掌也。肉，指头迹也。

【集解】〔颂曰〕貒，似犬而矮，尖喙黑足，褐色。与獾、貉三种，而大抵相类，而头、足小别。郭璞注《尔雅》云“貒，一名獾”，以为一物。然方书说其形状差别也。〔宗奭曰〕貒肥矮，毛微灰色，头连脊毛一道黑，短尾，尖嘴而黑。蒸食极美。〔时珍曰〕貒，即今猪獾也。处处山野间有之，穴居。状似小猪□，形体肥而行钝。其耳聋，见人乃走。短足短尾，尖喙褐毛，能孔地食虫蚁瓜果。其肉带土气，皮毛不如狗獾。苏颂所注乃狗獾，非貒也。郭璞谓獾即

貒，亦误也。



貒

肉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水胀久不瘥、垂死者，作羹食之，下水大效（苏恭）。〇《圣惠》用粳米、葱、豉作粥食。服丹石动热，下痢赤白久不瘥，煮肉露一宿，空腹和酱食，一顿即瘥。瘦人煮和五味食，长肌肉（孟诜）。〔宗奭曰〕野兽中惟貒肉最甘美，益瘦人。治上气虚乏，咳逆劳热，和五味煮食（吴瑞）。

膏

〔主治〕蜣螂蛊毒，胸中哽噎怵怵如虫行，咳血，以酒和服，或下或吐或自消也（崔行

功）。

胞

〔主治〕蛊毒，以腊月干者，汤摩如鸡子许，空腹服之（《唐本草》）。

骨

〔主治〕上气咳嗽，炙研，酒服三合，日二，取瘥（孟诜）。

獾《食物》

【释名】狗獾（音欢。〖《纲目》〗）、天狗（〖《食物》〗）。〔时珍曰〕獾又作貆，亦状其肥钝之貌。蜀人呼为天狗。

【集解】〔汪颖曰〕狗獾，处处山野有之，穴土而居。形如家狗，而脚短，食果实。有数种相似。其肉味甚甘美，皮可为裘。〔时珍曰〕貒，猪獾也；獾，狗獾也，二种相似而略殊。狗獾似小狗而肥，尖喙矮足，短尾深毛，褐色。皮可为裘领。亦食虫蚁瓜果。又辽东女直地面有海獾，皮可供衣裘，亦此类也。

肉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宜人（汪颖）。小儿疳瘦，杀蛔虫，宜啖之（苏颂）。功与貒同（时珍）。

木狗《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熊太古《冀越集》云：木狗生广东左右江山中。形如黑狗，能登木。其皮为衣褥，能运动血气。元世祖有足疾，取以为裤，人遂贵重之，此前所未闻也。珍尝闻蜀人言：川西有玄豹，大如狗，黑色，尾亦如狗。其皮作裘、褥，甚暖。冬月远行，用其皮包肉食，数日犹温，彼土亦珍贵之。此亦木狗之属也，故附见于此云。

獾

木狗

皮

【主治】除脚痹风湿气，活血脉，暖腰膝（时珍）。

豺音侪。〇《唐本草》

【释名】豺狗（〖《尔雅翼》〗）。〔时珍曰〕按《字说》云：豺能胜其类，又知祭兽，可谓才矣。故字从才。《埤雅》云：豺，柴也。俗云体瘦如豺是矣。

【集解】〔时珍曰〕豺，处处山中有之，狼属也。俗名豺狗，其形是狗而颇白，前矮后高而长尾，其体细瘦而健猛，其毛黄褐色而髹鬣，其牙如锥而噬物，群行虎亦畏之，又喜食羊。其声如犬，人恶之，以为引魅不祥。其气臊臭可恶。罗愿云“世传狗为豺之舅，见狗辄跪”，亦相制耳。

肉

〔气味〕酸，热，有毒。〔诜曰〕豺肉食之，损人精神，消人脂肉，令人瘦。

皮

〔气味〕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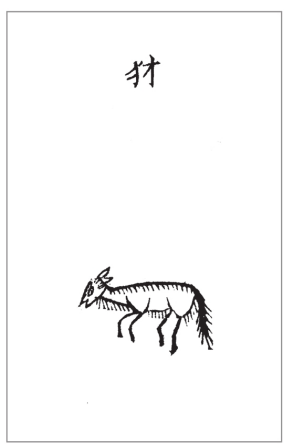
〔主治〕冷痹软脚气，熟之以缠裹病上，即瘥（苏恭）。疗诸疳痢，腹中诸疮，煮汁饮，或烧灰酒服之。其灰亦可傅□齿疮（孟诜）。又曰：头骨烧灰和酒灌解槽，牛马便驯良附人。治小儿夜啼，百法

不效，同狼屎中骨烧灰等分，水服少许，即定（时珍。〇出《普济方》）。

狼《拾遗》

【释名】毛狗（〖《纲目》〗）。〔时珍曰〕《禽书》云：狼逐食，能倒立，先卜所向。兽之良者也，故字从良。《尔雅》云：牡曰獾，牝曰狼，其子曰獥（音叫）。

【集解】〔藏器曰〕狼大如狗，苍色，鸣声则诸孔皆沸。〔时珍曰〕狼，豺属也，处处有之，北方尤多，喜食之，南人呼为毛狗是矣。其居有穴。其形大如犬，而锐头尖喙，白颊骈胁，高前广后，脚不甚高。能食鸡鸭鼠物。其色杂黄黑，亦有苍灰色者。其声能大能小，能作儿啼以魅人，野俚尤恶其冬鸣。其肠直，故鸣则后窍皆沸，而粪为烽烟，直上不斜。其性善顾而食戾践藉。老则其胡如袋，所以跋胡疐尾，进退两患。其象上应奎星。〔颖曰〕狈足前短，知食所在；狼足后短，负之而行，故曰狼狈。



豺

狼

狼筋〔藏器曰〕狼筋如织络袋子，又若筋胶所作，大小如鸭卵。人有犯盗者，熏之即脚挛缩，因之获贼也。或言是狼□下筋，又言是虫所作，未知孰是？〔时珍曰〕按李石《续博物志》云：唐时有狼巾，一作狼筋，状如大蜗，两头光，带黄色。有段佑失金帛，集奴婢于庭焚之，一婢脸□，乃窃器者。此即陈氏所谓狼筋也。愚谓其事盖术者所为，未必实有是理；而罗氏《尔雅翼》解为狼□中筋，大于鸡卵，谬矣。

肉

〔气味〕咸，热，无毒。味胜狐、犬。

〔主治〕补益五脏，厚肠胃，填精髓，腹有冷积者宜食之（时珍。〇出《饮膳正要》）。

膏

〔主治〕补中益气，润燥泽皱，涂诸恶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腊月炼净收之。《礼记》云：小切狼臅膏，与稻米为酏。谓以狼胸臆中膏，和米作粥糜也。古人多食狼肉，以膏煎和饮食。故《内则》食狼去肠，《周礼》兽人冬献狼，取其膏聚也。诸方亦时用狼之齑、牙、皮、粪，而本草并不著其功用，止有陈藏器述狼筋疑似一说，可谓缺矣。今通据《饮膳正要》诸书补之云。

牙

〔主治〕佩之，辟邪恶气。刮末水服，治猘犬伤。烧灰水服方寸匕，治食牛中毒（时珍。〇出《小品》诸方）。

喉齑

〔主治〕噎病，日干为末，每以半钱入饭内食之，妙（《圣惠》）。

皮

〔主治〕暖人，辟邪恶气。〇嗉下皮，搓作条，勒头，能去风止痛（《正要》）。〇《淮南子万毕术》云：狼皮当户，羊不敢出。

尾

〔主治〕系马胸前，辟邪气，令马不惊（《正要》）。

屎

〔主治〕瘰疬，烧灰，油调封之。又治骨

哽不下，烧灰，水服之（时珍。〇出《外台》《千金方》）。

屎中骨

〔主治〕小儿夜啼，烧灰，水服二黍米大，即定。又能断酒（《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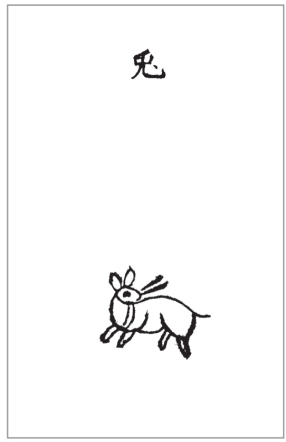
〔附方〕新一。

破伤风狼、虎穿肠骨四钱（炙黄），桑花、蝉蜕各二钱，为末。每服一钱，米汤调下。若口干者，不治（《经验方》）。

兔《别录·中品》

【释名】明视（〖《礼记》〗）。〔时珍曰〕按魏子才《六书精蕴》云：兔字篆文象形。一云：吐而生子，故曰兔。《礼记》谓之明视，言其目不瞬而了然也。《说文》兔子曰娩（音万）。狡兔曰□（音俊），曰毚（音谗）。梵书谓兔为舍舍迦。

【集解】〔颂曰〕兔处处有之，为食品之上味。〔时珍曰〕按《事类合璧》云：兔大如狸而毛褐，形如鼠而尾短，耳大而锐。上唇缺而无脾，长须而前足短。尻有九孔，趺居，趫捷善走。舐雄豪而孕，五月而吐子。其大者为□（音绰），似兔而大，青色，首与兔同，足与鹿同，故字象形。或谓兔无雄，而中秋望月中顾兔以孕者，不经之说也。今雄兔有二卵，古乐府有“雄兔脚扑速，雌兔眼迷离”，可破其疑矣。《主物簿》云：孕环之兔，怀于左腋，毛有文采，至百五十年，环转于脑，能隐形也。王廷相《雅述》云：兔以潦而化为鳖，鳖以旱而化为兔。荧惑不明，则雉生兔。



兔

肉

〔气味〕辛，平，无毒。〔诜曰〕酸，冷。〔时珍曰〕甘，寒。按《内则》云“食兔去尻”，不利人也。《风俗通》云：食兔髌多，令人面生髌骨。〔弘景曰〕兔肉为羹，益人。妊娠不可食，令子缺唇。不可合白鸡肉及肝、心食，令人面黄。合獭肉食，令人病遁尸。与姜、橘同食，令人心痛、霍乱。又不可同芥食。〔藏器曰〕兔尻有孔，子从口出，故妊妇忌之，非独为缺唇也。大抵久食绝人血脉，损元气、阳事，令人痿黄。八月至十月可食，余月伤人神气。兔死而眼合者杀人。

〔主治〕补中益气（《别录》）。热气湿痹，止渴健脾。生食，压丹石毒（《日华》）。腊月作酱食，去小儿豌豆疮（《药性》）。凉血，解热毒，利大肠（时珍）。

〔发明〕〔宗奭曰〕兔者，明月之精。有白毛者，得金之气，入药尤效。凡兔至秋深时可食，金气全也，至春、夏则味变矣。

然作酱必用五味，既患豌豆疮，又食此物，发毒太甚，恐斑烂损人。〔时珍曰〕兔至冬月齕木皮，已得金气而气内实，故味美；至春食草麦，而金气衰，故不美也。今俗以饲小儿，云令出痘稀，盖亦因其性寒而解热耳。故又能治消渴，压丹石毒。若痘已出，及虚寒者，宜戒之。刘纯《治例》云：反胃，结肠甚者难治，常食兔肉则便自行。又可证其性之寒利矣。

〔附方〕旧一。

消渴羸瘦用兔一只，去皮、爪、五脏，以水一斗半煎稠，去滓澄冷，渴即饮之。极重者不过二兔（崔元亮《海上方》）。

血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凉血活血，解胎中热毒，催生易产（时珍）。

〔附方〕新六。

蟾宫丸《乾坤秘韫》：治小儿胎毒，遇风寒即发痘疹，服此可免，虽出亦稀。用兔二只，腊月八日刺血于漆盘内，以细面炒熟，和丸绿豆大。每服三十丸，绿豆汤下。每一儿食一剂，永安甚效。〇杨氏《经验方》：加朱砂三钱，酒下。名兔砂丸。

兔血丸小儿服之，终身不出痘疮，或出亦稀少。腊月八日，取生兔一只刺血，和荞麦面，少加雄黄四五分，候干，丸如绿豆大。初生小儿，以乳汁送下二三丸。遍身发出红点，是其征验也。但儿长成，常以兔肉啖之，尤妙（刘氏《保寿堂方》）。

催生丹治产难。腊月兔血，以蒸饼染之，纸裹阴干为末。每服二钱，乳香汤下（《指迷方》）。

心气痛《瑞竹堂方》：用腊兔血和茶末四两，乳香末二两，捣丸芡子大。每温醋化服一丸。〇谈野翁方：腊月八日，取活兔血和面，丸梧子大。每白汤下二十一丸。

脑

〔主治〕**涂冻疮**（《别录》）。**催生滑胎**（时珍）。**同膏，治耳聋**（苏恭）。

〔附方〕旧二，新二。

催生散用腊月兔脑髓一个，摊纸上令匀，阴干剪作符子，于面上书“生”字一个。候母痛极时，用钗股夹定，灯上烧灰，煎丁香酒调下（《博济方》）。

催生丹腊月取兔脑髓二个，涂纸上吹干，入通明乳香末二两，同研令匀。于腊日前夜，安桌子上，露星月下。设茶果，斋戒焚香，望北拜告曰：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难生妇人药，愿降威灵，佑助此药，速令生产。祷毕，以纸包药，露一夜，天未明时，以猪肉捣和，丸芡子大，纸袋盛，悬透风处。每服一丸，温醋汤下。良久未下，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乃神仙方也（《经验方》）。

手足皲裂用兔脑髓生涂之（《圣惠》）。

发脑发背及痈疽热疖恶疮。用腊月兔头捣烂，入瓶内密封，惟久愈佳。每用涂帛上厚封之，热痛即如冰也。频换取瘥乃止（《胜金》）。

骨

〔主治〕**热中，消渴，煮汁服**（《别录》）。〔颂曰〕崔元亮《海上方》：治消渴羸瘦，小便不禁。兔骨和大麦苗

煮汁服，极效。煮汁服，止霍乱吐利（时珍。〇《外台》用之）。治鬼疰，疮疥刺风（《日华》）。〔藏器曰〕醋磨涂久疥，妙。

头骨腊月收之。

〔气味〕甘、酸，平，无毒。

〔主治〕头眩痛，癫疾（《别录》）。连皮毛烧存性，米饮服方寸匕，治天行呕吐不止，以瘥为度（苏颂。〇出《必效方》）。连毛、髓烧灰酒服，治产难下胎，及产后余血不下（《日华》。〇陆氏用葱汤下）。烧末，傅妇人产后阴脱，痈疽恶疮。水服，治小儿疳痢。煮汁服，治消渴不止（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预解痘毒十二月取兔头煎汤浴小儿，除热去毒，令出痘稀（《饮膳正要》）。

产后腹痛兔头炙热摩之，即定（《必效》）。

肝

〔主治〕目暗（《别录》）。明目补劳，治头旋眼眩（《日华》）。〇和决明子作丸服，甚明目。切洗生食如羊肝法，治丹石毒发上冲，目暗不见物（孟诜）。

〔发明〕〔时珍曰〕按刘守真云：兔肝明目，因其气有余，以补不足也。《眼科书》云：兔肝能泻肝热。盖兔目瞭而性冷故也。

〔附方〕新一。

风热目暗肝肾气虚，风热上攻，目肿暗。用兔肝一具，米三合，和豉汁，如常煮粥食（《普济》）。

皮毛腊月收之。

〔主治〕烧灰，酒服方寸匕，治产难后胞衣不出，及余血抢心，胀刺欲死者，极验（苏恭）。煎汤，洗豌豆疮（《药性》）。头皮灰：主鼠瘘，及鬼疰毒气在皮中如针刺者。毛灰：主灸疮不瘥（藏器）。皮灰：治妇人带下。毛灰：治小便不利。余见败笔下（时珍）。

〔附方〕旧一，新一。

妇人带下兔皮烧烟尽，为末。酒服方寸匕，以瘥为度（《外台》）。

火烧成疮兔腹下白毛贴之。候毛落即瘥（《百一》）。

屎腊月收之。

〔释名〕明月砂（《圣惠》）、玩月砂（《集验》）、兔蕈（《炮炙论》）。

〔主治〕目中浮翳，劳瘵五疳，疳疮痔

瘘，杀虫解毒（时珍）。

〔发明〕〔时珍曰〕兔屎能解毒杀虫，故治目疾、疳劳、疮痔方中往往用之。诸家本草并不言及，亦缺漏也。按沈存中《良方》云：江阴万融病劳，四体如焚，寒热烦躁。一夜梦一人腹拥一月，光明使人心骨皆寒。及寤而孙元规使人遗药，服之遂平。扣之，则明月丹也，乃悟所梦。

〔附方〕旧二，新五。

明月丹治劳瘵，追虫。用兔屎四十九粒，硇砂如兔屎大四十九粒，为末，生蜜丸梧子大。月望前，以水浸甘草一夜，五更初取汁送下七丸。有虫下，急钳入油锅内煎杀。三日不下，再服（《苏沈良方》）。

五疳下痢兔屎（炒）半两，干虾蟆一枚，烧灰为末，绵裹如莲子大，纳下部，日三易之（《圣惠方》）。

大小便秘明月砂一匙安脐中，冷水滴之令透，自通也（《圣惠》）。

痔疮下血疼痛不止者。用玩月砂，慢火炒黄为末。每服二钱，入乳香五分，空心温酒下，日三服。即兔粪也（《集验方》）。

月蚀耳疮望夜，取兔屎纳虾蟆腹中，同烧末，傅之（《肘后》）。

痘疮入目生翳。用兔屎日干，为末。每服一钱，茶下即安（《普济方》）。

痘后目翳直往山中东西地上，不许回顾，寻兔屎二七粒，以雌、雄槟榔各一个同磨，不落地，井水调服。百无一失，其效如神（蔺氏《经验方》）。

败笔《唐本草》

【集解】〔时珍曰〕上古杀青书竹帛，至蒙恬以兔毫作笔，后世复以羊、鼠诸毛为之，惟兔毫入药用。

笔头灰

【气味】微寒，无毒。

【主治】水服，治小便不通，小便数难淋沥，阴肿脱肛，中恶（《唐本》）。酒服二钱，治男子交婚之夕茎萎（《药性》）。酒服二钱，治难产。浆饮服二钱，治咽喉痛，不下饮食（时珍。〇出范汪方）。

【发明】〔时珍曰〕笔不用新而用败者，取其沾濡胶墨也。胶墨能利小便、胎产故耳。

【附方】旧二，新一。

小便不通数而微肿。用陈久笔头一枚烧灰，水服（《外台》）。

心痛不止败笔头三个烧灰，无根水服，立效（《经验方》）。

难产催生《胜金方》圣妙寸金散：用败笔头一枚烧灰研，生藕汁一盏调下，立产。若母虚弱及素有冷疾者，温汁服之。〇陆氏治难产第一方：用兔毫笔头三个烧灰，金箔三片，以蜡和丸，酒服。

山獭《纲目》

【集解】〔时珍曰〕山獭出广之宜州嵇峒及南丹州，土人号为插翘。其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兽皆避去，獭无偶则抱木而枯。瑶女春时成群入山，以采物为事。獭闻妇人气，必跃来抱之，次骨而入，牢不可脱，因扼杀之。负归，取其阴一枚，直金一两，若得抱木死者尤奇贵。峒獠甚珍重之，私货出界者罪至死。然本地亦不常有，方士多以鼠璞、猴胎伪之。试之之法，但令妇人摩手极热，取置掌心，以气呵之，即趯然而动，盖为阴气所感故也。此说出范石湖《虞衡志》、周草窗《齐东野语》中，而不载其形状，亦缺文也。

阴茎

〔气味〕甘，热，无毒。

〔主治〕阳虚阴痿，精寒而清者，酒磨少许服之。獠人以为补助要药（时珍）。

骨

〔主治〕解药箭毒，研少许敷之，立消（时珍）。

水獭《别录·下品》

【释名】水狗（〖《纲目》〗）。〔时珍曰〕王氏《字说》云：正月、十月獭两祭鱼，知报本反始，兽之多赖者。其形似狗，故字从犬，从赖。大者曰□（音宾），曰猵（音编）。又桓宽《盐铁论》以独为猵，群为獭，如猿之与独也。

【集解】〔弘景曰〕獭多出溪岸边。有两种：入药惟取以鱼祭天者；一种□獭，形大而头如马，身似蝙蝠，不入药用。〔颂曰〕江湖多有之。〔宗奭曰〕獭，四足俱短，头与身尾皆褊，毛色若故紫

帛。大者身与尾长三尺余。食鱼，居水中，亦休木上。尝縻置大水瓮中，在内旋转如风，水皆成旋涡。西戎以其皮饰毳服领袖，云垢不着染。如风霾翳目，但就拭之即去也。〔时珍曰〕獭状似狐而小，毛色青黑，似狗，肤如伏翼，长尾四足，水居食鱼。能知水信为穴，乡人以占潦旱，如鹊巢知风也。古有“熊食盐而死，獭饮酒而毙”之语，物之性也。今川、沔渔舟，往往驯畜，使之捕鱼甚捷。亦有白色者。或云□獭无雌，以猿为雌，故云猿鸣而獭候。

水獭

肉

〔气味〕甘、咸，寒，无毒。〔思邈曰〕甘，温。〔弘景曰〕不可杂兔肉食。

〔主治〕煮汁服，疗疫气温病，及牛马时行病（《别录》）。水气胀满，热毒风（《日华》）。骨蒸热劳，血脉不行，荣卫虚满，及女子经络不通，血热，大小肠秘。消男子阳气，不宜多食（苏颂）。

〔发明〕〔诜曰〕患热毒风水虚胀者。取水獭一头，去皮，连五脏及骨、头，尾等炙干为末。水服方寸匕，日二服，十日瘥。若冷气虚胀者服之，益虚肿甚也。只治热，不治冷，为其性寒耳。

〔附方〕旧一。

折伤水獭一个支解，入罐内固济，待干煅存性为末。以黄米煮粥摊患处，糁獭末于粥上，布裹之。立止疼痛（《经验后方》）。

肝〔颂曰〕诸畜肝叶，皆有定数。惟獭肝一月一叶，十二月十二叶，其间又有退叶。用之须见形乃可验，不尔多伪也。

〔气味〕甘，温，有毒。〔甄权曰〕咸，微热，无毒。〔颂曰〕肉及五脏皆寒，惟肝温也。

〔主治〕鬼疰蛊毒，止久嗽，除鱼鲠，并烧灰酒服之（《别录》）。治上气咳嗽，虚劳瘦病（《药性》）。传尸劳极，虚汗客热，四肢寒疟及产劳（苏颂）。杀虫（时珍）。

〔发明〕〔宗奭曰〕獭肝治劳，用之有验。〔颂曰〕张仲景治冷劳有獭肝丸，崔氏治九十九种蛊疰、传尸骨蒸、伏连殗殜、诸鬼毒疠疫有獭肝丸，二方俱妙。〔诜曰〕疰病，一门悉患者，以肝一具火炙末，水服方寸匕，日再服之。〔葛洪云〕尸疰鬼疰，乃五尸之一，又挟诸鬼邪为害。其病变动，乃有三十六种至九十九种。大略使人寒热，沉沉默默，不知病之所苦，而无处不恶。积月累年，淹滞至死。死后传人，乃至灭门。觉有此候，惟以獭肝一具，阴干为末，水服方寸匕，日三，以瘥为度。〔时珍曰〕按《朝野佥载》云：五月五日午时，急砍一竹，竹节中必有神水，沥取和獭肝为丸，治心腹积聚病甚效也。

〔附方〕旧二，新一。

鬼魅獭肝末，水服方寸匕，日三（《千金翼》）。

肠痔有血。獭肝烧末，水服一钱（《肘后方》）。

久痔下血不止。用獭肝一副煮熟，入五味空腹食之妙（《饮膳正要》）。

肾

〔气味〕同肉。

〔主治〕益男子（苏颂）。

胆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眼翳黑花，飞蝇上下，视物不明。亦入点药中（苏颂）。

〔正误〕〔宗奭曰〕古语云：蟾肪软玉，獭胆分杯。谓以胆涂竹刀或犀角篦上，画酒中即分也。尝试之不验，盖妄传耳。但涂杯唇，使酒稍高于盏面耳。不可不正之。

〔附方〕新一。

月水不通獭胆丸：用干獭胆一枚，干狗胆、硇砂、川椒（炒去汗、目）各一分，水蛭（炒黄）十枚，为末，醋糊丸绿豆大。每于食前服五丸，当归酒下，日三服（《圣惠方》）。

髓

〔主治〕去瘢痕（时珍）。

〔发明〕〔时珍曰〕按《集异记》云：吴主邓夫人为如意伤颊，血流啼叫。太医云：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傅之，当灭此痕。遂以百金购得白獭合膏而痊。但琥珀太多，犹有赤点如痣。

骨

〔主治〕含之，下鱼骨鲠（陶弘景）。煮汁服，治呕哕不止（《药性》）。

足

〔主治〕手足皴裂（苏恭）。煮汁服，治鱼骨鲠，并以爪爬喉下（藏器），为末酒服，杀劳瘵虫（时珍）。

皮毛

〔主治〕煮汁服，治水瘾病。亦作褥及履屧着之（藏器）。产母带之，易产（张杰）。

屎

〔主治〕鱼脐疮，研末水和敷之，即脓出痛止。〔藏器曰〕亦主驴马虫颡，及牛疫疾，研水灌之。治下痢，烧末，清旦饮服一小盏，三服愈。赤用赤粪，白用白粪（时珍。〇出《古今录验》）。

海獭《拾遗》

【集解】〔藏器曰〕海獭生海中。似獭而大如犬，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着水不濡。人亦食其肉。海中又有海牛、海马、海驴等，皮毛在陆地，皆候风潮，犹能毛起。说出《博物志》。〔时珍曰〕大□小獭，此亦獭也。今人以其皮为风领，云亚于貂焉。如淳注《博物志》云：海□头如马，自腰以下似蝙蝠，其毛似獭，大者五六十斤，亦可烹食。

腽肭兽上乌忽切，下女骨切。〇宋《开宝》附

【释名】骨豽（《说文》作貀，与肭同。〖《拾遗》〗）、海狗（〖《金史》〗）。〔时珍曰〕《唐韵》：腽肭，肥貌。或作骨貀，讹为骨讷，皆番言也。

【集解】〔藏器曰〕骨肭兽，生突厥国，胡人呼为阿慈勃他你。其状似狐而大，长尾。脐似麝香，黄赤色，如烂骨，从西番来。〔甄权曰〕腽肭脐，是新罗国海内狗外肾也，连而取之。〔李珣曰〕按《临海志》云：出东海水中。状若鹿形，头似狗，长尾。每遇日出即浮在水面，昆仑家以弓矢射之，取其外肾阴干，百日味甘香美也。〔颂曰〕今东海旁亦有之。旧说似狐长尾。今沧州所图，乃是鱼类，而豕首两足。其脐红紫色，上有紫斑点，全不相类，医家多用之。《异鱼图》云：试其脐，于腊月冲风处，置盂水浸之，不冻者为真也。〔敦曰〕腽肭脐多伪者。海中有兽号曰水乌龙，海人取其肾，以充腽肭脐，其物自别。真者，有一对则两重薄皮裹丸核；其皮上自有肉黄毛，一穴三茎；收之器中，年年湿润如新；或置睡犬头上，其犬忽惊跳若狂者，为真也。〔宗奭曰〕今出登、莱州。其状非狗非兽，亦非鱼也。但前即似兽而尾即鱼。身有短密淡青白毛，毛上有深青黑点，久则亦淡。腹胁下全白色。皮厚韧如牛皮，边将多取以饰鞍鞯。其脐治腹脐积冷、精衰、脾肾劳极有功，不待别试也。似狐长尾之

说，盖今人多不识之。〔时珍曰〕按《唐书》云：骨貎兽出辽西营州及结骨国。《一统志》云：腽肭脐出女直及三佛齐国。兽似狐，脚高如犬，走如飞。取其肾渍油名腽肭脐。观此，则似狐之说非无也。盖似狐似鹿者，其毛色尔；似狗者，其足形也；似鱼者，其尾形也。入药用外肾而曰脐者，连脐取之也。又《异物志》：豽兽出朝鲜，似狸，苍黑色，无前两足，能捕鼠。郭璞云：晋时召陵扶夷县获一兽，似狗豹文，有角两脚。据此则豽有水陆二种，而藏器所谓似狐长尾者，其此类与？

腽肭兽

腽肭脐（〖《药性论》〗）一名海狗肾（〖《图经》〗）

【修治】〔敦曰〕用酒浸一日，纸裹炙香剉捣。或于银器中，以酒煎熟合药。〔时珍曰〕以汉椒、樟脑同收，则不坏。

【气味】咸，大热，无毒。〔李珣曰〕味甘香美，大温。

【主治】鬼气尸疰，梦与鬼交，鬼魅狐魅，心腹痛，中恶邪气，宿血结块，痃癖羸瘦

（藏器）。治男子宿癥气块，积冷劳气，肾精衰损，多色成劳，瘦悴（《药性》）。补中益肾气，暖腰膝，助阳气，破癥结，疗惊狂痫疾（《日华》）。五劳七伤，阴痿少力，肾虚，背膊劳闷，面黑精冷，最良（《海药》）。

【发明】〔时珍曰〕《和剂局方》治诸虚损，有腽肭脐丸；今之滋补丸药中多用之，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大抵与苁蓉、琐阳之功相近。亦可同糯米、法曲酿酒服。

猾音滑。〇《炮炙论》

【集解】〔敦曰〕海中有兽名曰猾，其髓入油中，油即沾水，水中生火，不可救止，以酒喷之即灭。不可于屋下收。故曰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时珍曰〕此兽之髓，水中生火，与樟脑相同，其功亦当与樟脑相似也。第今无识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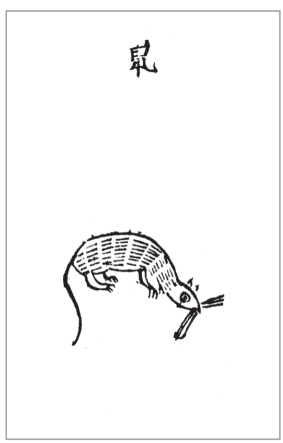
兽之三鼠类一十二种

鼠《别录·下品》

〔校正〕旧在《虫鱼部》，今据《尔雅》，移入《兽部》。

【释名】□鼠（音锥。〖《广雅》〗）、老鼠（《纲目》）、首鼠（《史记》）、家鹿（〖《倦游录》〗）。〔时珍曰〕此即人家常鼠也。以其尖喙善穴，故南阳人谓之□鼠。其寿最长，故俗称老鼠。其性疑而不果，故曰首鼠。岭南人食而讳之，谓为家鹿。鼠字篆文，象其头、齿、腹、尾之形。

【集解】〔弘景曰〕入药用牡鼠，即父鼠也。其胆才死便消，不易得也。〔时珍曰〕鼠形似兔而小，青黑色。有四齿而无牙，长须露眼。前爪四，后爪五。尾文如织而无毛，长与身等。五脏俱全，肝有七叶，胆在肝之短叶间，大如黄豆，正白色，贴而不垂。《卫生家宝方》言其胆红色者何耶？鼠孕一月而生，多者六七子。惠州獠民取初生闭目未有毛者，以蜜养之，用献亲贵。挟而食之，声犹唧唧，谓之蜜唧。《淮南子》云：鱼食巴豆而死，鼠食巴豆而肥。段成式云：鼠食盐而身轻，食砒而即死。《易》云：艮为鼠。《春秋运斗枢》云：玉衡星散而为鼠。《抱朴子》云：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鼠类颇繁。《尔雅》《说文》所载，后世未能悉知；后世所知者，二书复未尽载。可见格物无穷也。



鼠

【附录】鼢鼠（音终）郭璞云：其大如拳，其文如豹。汉武帝曾获得以问终军者。□鼠（音平）许慎云：一名□鼠（音含）。斑文。鼷鼷（音离艾）孙愐云：小鼠也，相衔而行。李时珍云：按《秦州记》及《草木子》皆载群鼠数万，相衔而行，以为鼠妖者，即此也。鼩鼱（音劬精）似鼠而小。即今地鼠也。〇又《尔雅》《说

文》有鼸、鼷、鼮、鼤、鼭、鼫、□、□八鼠，皆无考证。〇音歉、斯、廷、吠、时、文、鹤、博也。**水鼠**李时珍云：似鼠而小，食菱、芡、鱼、虾。或云小鱼、小蟹所化也。**冰鼠**东方朔云：生北荒积冰下。皮毛甚柔，可为席，卧之却寒。肉可作脯，食之已热。**火鼠**李时珍云：出西域及南海火洲。其山有野火，春夏生，秋冬死。鼠产于中，甚大。其毛及草木之皮，皆可织布，污则烧之即洁，名火浣布。**鼵鼠**（音突）郭璞云：鸟鼠同穴山，在今陇西首阳县之西南。其鸟为鵌（音涂），状如家雀而黄黑色。其鼠为鼵，状如家鼠而色小黄，尾短。鸟居穴外，鼠居穴内。**蹙鼠**（音蹶）《尔雅》云：西方有比肩兽焉，与邛邛巨虚比，为啮甘草。即有难，邛邛巨虚负而走。其名曰蹙。〔李时珍曰〕今契丹及交河北境有跳兔。头、目、毛色皆似兔，而爪足似鼠。前足仅寸许，后足近尺。尾亦长，其端有毛。一跳数尺，止即蹶仆，此即蹙鼠也。土人掘食之。郭璞以邛邛巨虚为兽名，兔前鼠后。张揖注《汉书》云：邛邛青兽，状如马。巨虚似骡而小。《本草》称巨虚食庵□子而仙，则是物之至骏者也。

牡鼠

〔气味〕甘，微温，无毒。〔《日华》曰〕凉。牝鼠并不入药。

〔主治〕疗踒折，续筋骨，生捣傅之，三日一易（《别录》）。**猪脂煎膏，治打扑折伤、冻疮、汤火伤。**〔诜曰〕腊月以油煎枯，去滓熬膏收用。〔颂曰〕油煎入蜡，傅汤火伤、灭瘢痕极良。**治小儿惊痫**（《日华》）。**五月五日同石灰捣收，傅金疮神效**（时珍）。**腊月烧之，辟恶气**（弘景）。〇梅师云：正旦朝所居

处埋鼠，辟瘟疫也。

〔发明〕〔刘完素曰〕鼠善穿而用以治疮瘘者，因其性而为用也。

〔附方〕旧五，新八。

鼠瘘溃烂鼠一枚，乱发一鸡子大，以三岁腊月猪脂煎，令消尽，以半涂之，以半酒服。姚云不传之妙法也（葛氏）。

灭诸瘢痕大鼠一枚，以腊猪脂四升，煎至销尽，滤净，日涂三五次。先以布拭赤，避风（《普济方》）。

疮肿热痛灵鼠膏：用大雄鼠一枚，清油一斤煎焦，滴水不散，滤再煎，下炒紫黄丹五两，柳枝不住搅匀，滴水成珠，下黄蜡一两，熬带黑色成膏，瓷瓶收之，出火毒。每用摊贴，去痛而凉（《经验方》）。

溃痈不合老鼠一枚，烧末傅之（《千金方》）。

蛇骨刺人痛甚。用死鼠烧傅（《肘后》）。

破伤风病角弓反张，牙噤肢强。用鼠一头和尾烧灰，以腊猪脂和傅之（梅师）。

项强身急取活鼠去五脏，乘热贴之，即瘥也（《肘后》）。

妇人狐瘕因月水来，或悲或惊，或逢疾风暴雨被湿，致成狐瘕，精神恍惚，令人月水不通，胸、胁、腰、背痛，引阴中，小便难，嗜食欲呕，如有孕状。其瘕手足成形者，杀人；未成者，可治。用新鼠一枚，以新絮裹之，黄泥固住，入地坎中，桑薪烧其上，一日夜取出，去絮，入桂心末六铢，为末。每酒服二方寸匕。不过二服，当自下（《外台·素女经》）。

令子易产取鼠烧末，井花水服方寸匕，日三（《子母秘录》）。

乳汁清少死鼠一头烧末，酒服方寸匕。勿令妇知（同上）。

杖疮肿痛未毛鼠同桑椹子入麻油中浸酿。临时取涂，甚效（《西湖志》）。

汤火伤疮小老鼠泥包烧研，菜油调涂之（谈野翁方）。

小儿伤乳腹胀烦闷欲睡。烧鼠二枚为末，日服二钱，汤下（《保幼大全》）。

鼠肉已下并用牡鼠。

〔气味〕甘，热，无毒。

〔主治〕小儿哺露大腹，炙食之（《别录》）。小儿疳疾腹大贪食者，黄泥裹，烧熟去骨，取肉和五味豉汁作羹食之。勿食骨，甚瘦人（孟诜）。主骨蒸劳极，四肢羸瘦，杀虫及小儿疳瘦。酒熬入药（苏颂）。炙食，治小儿寒热诸疳（时珍）。

〔附方〕旧三，新一。

水鼓石水腹胀身肿者。以肥鼠一枚，取肉煮粥。空心食之，两三顿即愈（《心镜》）。

小儿癥瘕老鼠肉煮汁，作粥食之（姚和众方）。

乳汁不通鼠肉作羹食，勿令知之（《产书》）。

箭镞入肉大雄鼠一枚取肉，薄批焙研。每服二钱，热酒下。疮痒，则出矣（《集要》）。

肝

〔主治〕箭镞不出，捣涂之。聤耳出汁，每用枣核大，乘热塞之，能引虫也（时珍）。

胆

〔主治〕目暗（弘景）。点目，治青盲雀目不见物。滴耳，治聋（时珍）。

〔发明〕〔时珍曰〕癸水之位在子，气通于肾，开窍于耳，注精于瞳子，其标为齿。鼠亦属子宫癸水，其目夜明，在卦属艮，其精在胆。故胆能治耳聋、青盲，睛能明目，而骨能生齿，皆肾病也。诸家《本草》不言鼠胆治聋，而葛洪《肘后方》甚称其妙，云能治三十年老聋，若卒聋者不过三度也。有人侧卧沥胆入耳，尽胆一个，须臾汁从下耳出。初时益聋，半日乃瘥矣。后世群方祖此，亦多用之。

〔附方〕旧一，新三。

耳卒聋闭以鼠胆汁二枚滴之，如雷鸣时即通（《本事方》）。

多年老聋《卫生家宝方》胜金透关散：用活鼠一枚系定，热汤浸死，破喉取胆，真红色者是也；用川乌头一个炮去皮、华阴细辛各二钱，胆矾半钱，为末，以胆和匀，再焙干研细，入麝香半字。用鹅翎管吹入耳中，口含茶水，日二次。十日见效，永除根本。〇《圣惠》：治久聋。腊月取鼠胆二枚，熊胆一分，水和，旋取绿豆大，滴

耳中，日二次。

青盲不见雄鼠胆、鲤鱼胆各二枚，和匀，滴之立效（《圣惠方》）。

鼠印即外肾也。

〔主治〕令人媚悦。〔时珍曰〕按南宫从《岣嵝神书》鼠印合欢注云：雄鼠外肾之上，有文似印，两肾相对，有符篆朱文九遍者尤佳。以十一、二月，或五月五日、七月七日、正月朔旦子时，面北向子位，刮取阴干，如篆刻下，佩于青囊中，男左女右，系臂上。人见之无不欢悦，所求如心也。

脂

〔主治〕煎之，亦疗诸疮（弘景）。汤火伤（苏颂）。耳聋（时珍）。

〔附方〕新一。

久聋鼠脂半合，青盐一钱，蚯蚓一条，同和化，以绵蘸捻滴耳中，塞之（《圣惠方》）。

脑

〔主治〕针棘竹木诸刺，在肉中不出，捣烂厚涂之即出。箭镝针刃在咽喉胸膈诸隐处者，同肝捣涂之。又涂小儿解颅。以绵裹塞耳，治聋（时珍。〇出《肘后》《总录》）。

头

〔主治〕瘘疮鼻齆，汤火伤疮（时珍）。

〔附方〕旧一，新二。

鼻齆脓血正月取鼠头烧灰，以腊月猪脂调敷之（《外台》）。

汤火伤灼死鼠头，以腊月猪脂煎令消尽，傅之则不作瘢，神效（《千金方》）。

断酒不饮腊鼠头烧灰、柳花末等分，每睡时酒服一杯（《千金》）。

目

〔主治〕明目，能夜读书，术家用之（陶弘景）。

〔发明〕见胆下。

〔附方〕旧一。

目涩好眠取一目烧研，和鱼膏点入目眦。兼以绛囊盛两枚佩之（《肘后方》）。

涎

〔气味〕有毒。坠落食中，食之令人生鼠瘘，或发黄如金。

脊骨

〔主治〕齿折多年不生者，研末，日日揩

之，甚效（藏器）。

〔发明〕见胆下。〇《雷公炮炙论》序云：长齿生牙，赖雄鼠之骨末。

〔附方〕新一。

牙齿疼痛老鼠一个去皮，以硇砂擦上，三日肉烂化尽，取骨瓦焙为末，入蟾酥二分，樟脑一钱。每用少许，点牙根上立止（《孙氏集效方》）。

四足及尾

〔主治〕妇人堕胎易出（《别录》）。足：烧服，催生（《日华》）。

皮

〔主治〕烧灰，封痈疽口冷不合者。生剥，贴附骨疽疮，即追脓出（时珍）。

粪〔弘景曰〕两头尖者是牡鼠屎。

〔气味〕甘，微寒，无毒。〔时珍曰〕有小毒。食中误食，令人目黄成疸。

〔主治〕小儿疳疾大腹。葱、豉同煎服，治时行劳复（《别录》）。〔颂曰〕张仲景及古今名方多用之。治痫疾，明目（《日华》）。煮服，治伤寒劳复发热，男子阴易腹痛，通女子月经，下死胎。

研末服，治吹奶乳痈，解马肝毒，涂鼠瘘疮。烧存性，傅折伤、疔肿诸疮、猫犬伤（时珍）。

〔发明〕〔时珍曰〕鼠屎入足厥阴经，故所治皆厥阴血分之病，上列诸证是矣。

〔附方〕旧八，新十五。

伤寒劳复《外台》用雄鼠屎二十枚，豉五合，水二升，煮一升，顿服。〇《活人书》鼠屎豉汤：治劳复发热。用雄鼠屎二七枚，栀子十四枚，枳壳三枚。为粗末。水一盏半，葱白二寸，豉三十粒，煎一盏，分三服。

男子阴易及劳复。貑鼠屎汤：用貑鼠屎（两头尖者）十四枚，韭根一大把，水二盏，煎一盏，温服，得粘汗为效。未汗再服（《南阳活人》方）。

大小便秘雄鼠屎末，傅脐中，立效（《普济方》）。

室女经闭牡鼠屎一两炒研，空心温酒服二钱（《千金方》）。

子死腹中雄鼠屎二七枚，水三升，煮一升，取汁作粥食。胎即下（《子母秘录》）。

产后阴脱以温水洗软，用雄鼠屎烧烟熏之即入（熊氏）。

妇人吹奶鼠屎七粒，红枣七枚去核包屎，烧存性，入麝香少许，温酒调服（《集要》）。

乳痈初起雄鼠屎七枚研末，温酒服，取汗即散（《寿域方》）。

乳痈已成用新湿鼠屎、黄连、大黄各等分为末。以黍米粥清和，涂四边，即散（姚僧垣方）。

鼠瘘溃坏新鼠屎一百粒，收密器中五六十日，杵碎，即傅之，效（《千金方》）。

疔疮恶肿鼠屎、乱发等分烧灰，针疮头纳入，大良（《普济方》）。

鬼击吐血胸腹刺痛。鼠屎烧末，水服方寸匕。不省者，灌之（《肘后》）。

折伤瘀血伤损筋骨疼痛。鼠屎烧末，猪脂和傅，急裹，不过半日痛止（《梅师方》）。

中马肝毒雄鼠屎三七枚，和水研，饮之（梅师）。

马咬踏疮肿痛作热。鼠屎二七枚，故马鞘五寸，和烧研末，猪脂调敷之（梅师）。

狂犬咬伤鼠屎二升，烧末傅之（《梅师方》）。

猫咬成疮雄鼠屎烧灰，油和傅之。曾经效验（《寿域》）。

儿齿不生雌鼠屎（两头圆者）三七枚，一日一枚拭其齿。勿食咸酸。或入麝香少许尤妙（《小品》）。

小儿白秃鼠屎瓦煅存性，同轻粉、麻油涂之（《百一选方》）。

小儿盐齁鼠屎烧研，水酒空心服之。一岁一钱。

小儿燕窝生疮。鼠屎研末，香油调搽。

毒蛇伤螫野鼠屎，水调涂之（邵真人《经验方》）。

壤土见《土部》。

鼹鼠音偃。〇《别录·下品》

【释名】田鼠（《礼记》），**鼢鼠**（音愤。〖《尔雅》〗）、**隐鼠**（〖弘景〗）。〔时珍曰〕田鼠偃行地中，能壅土成坌，故得诸名。

【集解】〔《别录》曰〕鼹鼠在土中行。五月取令干，燔之。〔弘景曰〕此即鼢鼠也，一名隐鼠。形如鼠而大，而无尾黑色，尖鼻甚强，常穿地中行，讨掘即得。今山林中别有大如水牛者，一名隐鼠。〔藏器曰〕隐鼠，阴穿地中而行，见日月光则死，于深山林木下土中有之。其大如牛者，名同物异耳。〔颂曰〕处处田垄间多有之。《月令》田鼠化为鴽者即此。其形类鼠而肥，多膏。旱岁为田害。〔宗奭曰〕鼹，脚绝短，但能行。尾长寸许，目极小，项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饲鹰。陶引如水牛者释之，误矣。〔时珍曰〕许慎言鼢乃伯劳所化。《月令》季春田鼠化为鴽，《夏小正》八月鴽为鼠，是二物交化，如鹰、鸠然也。鴽乃鹑类。隆庆辛未夏秋大水，蕲、黄濒江之地，鼢鼠遍野，皆栉鱼所化。芦稼之根，啮食殆尽，则鼢之化，不独一种也。

鼹鼠

肉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燔之，疗痈疽、诸瘘蚀恶疮、阴□烂疮（《别录》）。久食去风，主疮疥痔瘘（藏器）。治风热久积，血脉不行，结成痈疽，食之可消。又小儿食之，杀蛔虫（苏颂）。

膏

〔主治〕摩诸恶疮（藏器）。

粪

〔主治〕蛇虺螫伤肿痛，研末，猪脂调涂（时珍）。

壤土见《土部》。

隐鼠《拾遗》

【释名】鼹鼠（音偃。〖《庄子》〗）、偃牛（《纲目》）、鼠母（同）、鼵（古役反。〖《尔雅》〗）。

【集解】〔弘景注鼹鼠曰〕诸山林中，有兽大如水牛，形似猪，灰赤色，下脚似象，胸前尾上皆白，有力而钝，亦名隐鼠。人取食之，肉亦似牛，多以作脯。乃云是鼠王，其精溺一滴落地，辄成一鼠，灾年则多出也。〔藏器曰〕此是兽类，非鼠之俦。大如牛而前脚短，皮入鞯辔用。《庄子》所谓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者。陶言是鼠王，精滴成鼠。遍访山人无其说，亦不能土中行。此乃妄说，陶误信尔。〔颂曰〕鼹鼠出沧州及胡中。似牛而鼠首黑足，大者千斤。多伏于水，又能堰水放沫。彼人食其肉。〔时珍曰〕按《异物志》云：鼠母头脚似鼠，口锐毛苍，大如水牛而畏狗。见则主水灾。《晋书》云：宣城郡出隐鼠，大如牛，形似鼠，裤脚类象而驴蹄。毛灰赤色，胸前尾上白色。有力而钝。《金楼子》云：晋宁县境出大鼠，状如牛，土人谓之偃牛。时出山游，毛落田间，悉成小鼠，苗稼尽耗。《梁书》云：倭国有山鼠如牛，又有大蛇能吞之。据此则隐鼠非无，而陶说有本；诸家辟之太甚者，未深考耳。又《尔雅》云：鼵身似鼠而马蹄，长须而贼，一岁千斤，秦人谓之小驴者，即此物也。

膏

【主治】痔瘘恶疮（陶弘景）。

鼫鼠音石。○《纲目》

【释名】硕鼠（〖《诗经》〗与鼫同，出《周易》）、□鼠（音酌。出《广雅》）、雀鼠（出《埤雅》）、鼢鼠（音俊。出《唐韵》）。〔时珍曰〕硕，大也，似鼠而大也。关西方音转鼫为

□，讹□为雀。蜀人谓之鼹鼠，取其毛作笔。俊亦大也。

【集解】〔时珍曰〕鼫鼠处处有之，居土穴、树孔中。形大于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善鸣，能人立，交前两足而舞。好食粟、豆，与鼢鼠俱为田害。鼢小居田，而鼫大居山也。范成大云：宾州鼫鼠专食山豆根，土人取其腹干之入药，名鼫鼠肚。陆玑谓此亦有五技，与蝼蛄同名者，误矣。

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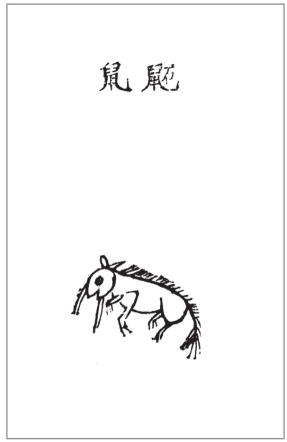
【气味】甘，寒，无毒。

【主治】咽喉痹痛，一切热气，研末含咽，神效（时珍。○出《虞衡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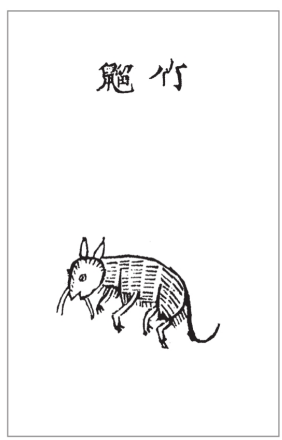
竹□留、柳二音。○《纲目》

【释名】竹□（〖《御览》〗）。〔时珍曰〕□状其肥，□言其美也。

【集解】〔时珍曰〕竹□，食竹根之鼠也。出南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鸭肉。《燕山录》云：煮羊以□，煮鳖以蚊。物性相感也。



鼯鼠



竹□

肉

【气味】甘，平，无毒。

【主治】补中益气，解毒（时珍）。

土拨鼠《拾遗》

【释名】鼧鼥（音驼拨。〖《唐书》〗）、答剌不花（出《正要》）。〔时珍曰〕按《唐书》有鼧鼥鼠，即此也。鼧鼥，言其肥也。《唐韵》作鼥鼥，音仆朴，俗讹为土拨耳。蒙古人名答剌不花。

【集解】〔藏器曰〕土拨鼠，生西番山泽间，穴土为窠。形如獭。夷人掘取食之。《魏略》云“大秦国出辟毒鼠”，近似此也。〔时珍曰〕皮可为裘，甚暖，湿不能透。

肉

〔气味〕甘，平，无毒。〔时珍曰〕按《饮膳正要》云：虽肥而煮之无油，味短，多食难克化，微动风。

〔主治〕野鸡瘘疮，煮食，肥美宜人（藏器）。

头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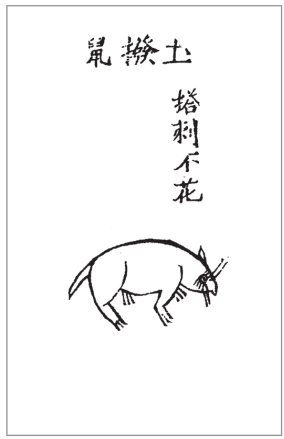
〔主治〕小儿夜卧不宁，悬之枕边，即安（时珍。〇出《正要》）。

貂鼠《纲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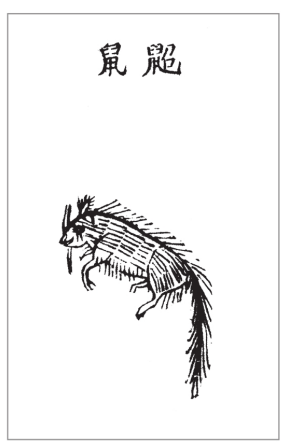
【释名】栗鼠（《尔雅翼》）、松狗（〖《尔雅翼》〗）。〔时珍曰〕貂亦作鼦。罗愿云：此鼠好食栗及松皮，夷人呼为栗鼠、松狗。

【集解】〔时珍曰〕按许慎《说文》云：貂，鼠属，大而黄黑色，出丁零国。今辽东、高丽及女直、鞑靼诸胡皆有之。其鼠大如獭而尾粗。其毛深寸许，紫黑色，蔚而不耀。用皮为裘、帽、风领，寒月服之，得风更暖，着水不濡，得雪即消，拂面如焰，拭眯即出，

亦奇物也。惟近火则毛易脱。汉制侍中冠，金珰饰首，前插貂尾，加以附蝉，取其内劲而外温。毛带黄色者，为黄貂；白色者，为银貂。



土拨鼠



貂鼠

肉

〔气味〕甘，平，无毒。

毛皮

〔主治〕尘沙眯目，以裘袖扙之，即去（时珍）。

黄鼠《纲目》

【释名】礼鼠（韩文）、拱鼠（同上）、鼲鼠（音浑。〖《说文》〗）、貔狸（〖《笔谈》〗）。〔时珍曰〕黄鼠，晴暖则出坐穴口，见人则交其前足，拱而如揖，乃窜入穴。即《诗》所谓“相鼠有体，人而无礼”；韩文所谓“礼鼠拱而立”者也。古文谓之鼲鼠。辽人呼为貔狸，或以貔狸为竹□、狸、獾者非。胡人亦名令邦。

【集解】〔时珍曰〕黄鼠出太原、大同，延、绥及沙漠诸地皆有之，辽人尤为珍贵。状类大鼠，黄色，而足短善走，极肥。穴居有土窖如床榻之状者，则牝牡所居之处。秋时畜豆、粟、草木之实以御冬，各为小窖，别而贮之。村民以水灌穴而捕之。味极肥美，如豚子而脆。皮可为裘领。辽、金、元时以羊乳饲之，用供上膳，以为珍馔，千里赠遗。今亦不甚重之矣。最畏鼠狼，能入穴衔出也。北胡又有青鼠，皮亦可用。银鼠，白色如银，古名鼷鼠（音吸）。《抱朴子》言：南海白鼠重数斤，毛可为布也。《百感录》云：西北有兽类黄鼠，短喙无目，性狡善听，闻人足音辄逃匿，不可卒得。土人呼为瞎撞。亦黄鼠类也。

黄鼠

肉

【气味】甘，平，无毒。《正要》云：多食发疮。

【主治】润肺生津。煎膏贴疮肿，解毒止痛（时珍）。

【发明】〔时珍曰〕黄鼠，北方所食之物，而方书无载。按《经验良方》有灵鼠膏，云治诸疮肿毒，去痛退热。用大黄鼠一个，清油一斤，慢火煎焦，水上试油不散，乃滤滓澄清再煎。次入炒紫黄丹五两，柳枝不住搅匀，滴水成珠，下黄蜡一两，熬黑乃成。去火毒三日，如常摊贴。

鼬鼠音佑。〇《纲目》

【释名】黄鼠狼（《纲目》）、鼪鼠（音生去声）、鼩鼠（音谷）、地猴（〖并同上〗）。〔时珍曰〕按《广雅》，鼠狼即鼬也。江东呼为鼪。其色黄赤如柚，故名。此物健于捕鼠及禽

畜，又能制蛇虺。《庄子》所谓骐骥捕鼠，不如狸鼬者，即此。

【集解】〔时珍曰〕鼬，处处有之。状似鼠而身长尾大，黄色带赤，其气极臊臭。许慎所谓似貂而大，色黄而赤者，是也。其毫与尾可作笔，严冬用之不折，世所谓鼠须、栗尾者，是也。

肉

〔气味〕甘、臭，温，有小毒。

〔主治〕煎油，涂疮疥，杀虫（时珍）。

心、肝

〔气味〕臭，微毒。

〔主治〕心腹痛，杀虫（时珍）。

〔附方〕新一。

心腹痛用黄鼠心、肝、肺一具，阴干，瓦焙为末，入乳香、没药、孩儿茶、血竭末各三分。每服一钱，烧酒调下，立止（《海上仙方》）。

鼷鼠《拾遗》

【释名】甘口鼠（〖《尔雅翼》〗）。〔时珍曰〕鼷乃鼠之最小者，啮人不痛，故曰甘口。今处处有之。

【集解】〔藏器曰〕鼷鼠极细，卒不可见。食人及牛、马等皮肤成疮，至死不觉。《尔雅》云“有螫毒”，《左传》云“食郊牛角”者，皆此物也。《博物志》云“食人死肤，令人患恶疮”；《医书》云“正月食鼠残，多为鼠瘘，小孔下血”者，皆此病也。治之之法，以

狸膏摩之，及食狸肉为妙。鼷无功用，而为人害，故著之。

鼬鼠

鼷鼠

食蛇鼠《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唐书》云：罽宾国贡食蛇鼠，喙尖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以鼠嗅而尿之即愈。今虽不闻说此，恐时有贡者，存此以备考证。

尿

【主治】蛇虺伤螫（时珍）。

猬《本经·中品》

〔校正〕旧在《虫鱼部》，今据《尔雅》移入《兽部》。

【释名】彙（〖《尔雅》〗。古猬字，俗作蝟）、毛刺（《尔雅》）、蝟鼠（〖《食疗》〗）。〔时珍曰〕按：《说文》彙字篆文象形，头足似鼠，故有鼠名。〔宗奭曰〕猬皮治胃逆，开胃气有功。其字从虫从胃，深有理焉。

【集解】〔《别录》曰〕猬生楚山川谷田野。取无时，勿使中湿。〔弘景曰〕处处野中时有此兽。人犯之，便藏头足，毛刺人，不可得捉。能跳入虎耳中，而见鹊便自仰腹受啄，物相制如此。其脂烊铁，中入少水银则柔如铅锡。〔《蜀图经》曰〕猬状如貒、豚。大者如豚，小者如瓜。脚短多刺，尾长寸余，惟苍白色。脚似猪蹄者佳，鼠脚者次之。去肉，取皮火干。又有山枳鼠，皮正相似，但尾端有两歧为别；又有虎鼠，皮亦相类，但以味酸为别；又有山豚，颇相似，而皮类兔皮，其色褐，味甚苦，俱不堪用。〔时珍曰〕猬之头、觜似鼠，刺毛似豪猪，蜷缩则形如芡房及栗房，攒毛外刺，尿之即开。《炙毂子》云：刺端分两头者为猬，如棘针者为□。与蜀说不同。《广韵》云：似猬而赤尾者，名暨居。〔宗奭曰〕干猬皮并刺作刷，治纰帛绝佳。世有养者，去而复来。

猬

【正误】〔恭曰〕猬极狞钝。大如豚，小如瓜。恶鹊声，故反腹受啄，欲掩取之，犹鹬、蚌也。虎耳不受鸡卵，且去地三尺，猬何能跳之而入。野俗鄙言，遂为雅记，深可怪也。〔宗奭曰〕《唐本》注摈陶，理亦当然。〔时珍曰〕按《淮南子》云：猬使虎申，蛇令豹止。又云：鹊屎中猬。《纬书》云：火烁金，故鹊啄猬。观此则陶说非妄也，而苏氏斥之，寇氏和之，非矣。蜈蚣制龙、蛇，蜒蚰、蛞蝓制蜈蚣，岂在大小利钝耶？物畏其天耳。《蜀图经》所谓虎鼠即□鼠，亦猬中一种也。孙愐云：□，鼠属，能飞，食虎豹。《谈薮》云：虎不敢入山林，而居草薄者，畏木上有䶄鼠也。鼠见虎过，则咆噪拔毛投之，虎必生虫疮溃烂至死。□、䶄音相近耳。猬能制虎，观此益可征矣。今正其误。

皮

〔修治〕细剉，炒黑入药。

〔气味〕苦，平，无毒。〔甄权曰〕甘，有小毒。得酒良。畏桔梗、麦门冬。

〔主治〕五痔阴蚀，下血赤白，五色血汁

不止，阴肿，痛引腰背，酒煮杀之（《本经》）。疗腹痛疝积，烧灰酒服（《别录》）。治肠风泻血，痔病有头，多年不瘥，炙末，白饮服方寸匕。烧灰吹鼻，止衄血。甚解一切药力（《药性》）。

〔附方〕旧五，新八。

五痔下血《衍义》云：用猬皮合穿山甲等分烧存性，入肉豆蔻一半，末之。空腹热米饮服二钱，妙。〇《外台》：用猬皮方三指大，熏黄如枣大，熟艾一钱，穿地作坑，调和取便熏之，取口中有烟气为佳。火气稍尽即停，三日将息，更熏之，三度永瘥。勿犯风冷，羹臛将养，切忌鸡、鱼、猪、生冷，二十日后补之。

肠痔有虫猬皮烧末，生油和涂（《肘后方》）。

肠风下血白刺猬皮一枚（铫内煿焦，去皮留刺），木贼半两（炒黑），为末。每服二钱，热酒调下（《杨氏家藏方》）。

蛊毒下血猬皮烧末，水服方寸匕，当吐出毒（《千金翼》）。

五色痢疾猬皮烧灰，酒服二钱（《寿域方》）。

大肠脱肛猬皮一斤（烧），磁石（煅）五钱，桂心五钱，为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叶氏《摘玄》）。

塞鼻止衄猬皮一枚，烧末。每用半钱，绵裹塞之，数易之差（《圣惠》）。

鼻中瘜肉猬皮炙为末，绵裹塞之，日三（《千金》）。

眼睫倒刺猬刺、枣针、白芷、青黛等分为末。随左右目□鼻中，口含冷水（《瑞竹堂方》）。

反胃吐食猬皮烧灰，酒服。或煮汁，或五味淹炙食（《普济》）。

小儿惊啼状如物刺。用猬皮三寸烧末，傅乳头饮儿（《子母秘录》）。

猘犬咬伤猬皮、头发等分烧灰，水服（《外台》方）。

肉

〔气味〕甘，平，无毒。〔藏器曰〕食之去骨。误食令人瘦劣，诸节渐小也。

〔主治〕反胃，炙黄食之。亦煮汁饮。又主瘘（藏器）。炙食，肥下焦，理胃气，令人能食（孟诜）。

脂

〔气味〕同肉。〔诜曰〕可煮五金八石，伏雄黄，柔铁。

〔主治〕肠风泻血（《日华》）。溶滴耳中，治聋（藏器）。涂秃疮疥癣，杀虫（时珍）。

〔附方〕新一。

虎爪伤人刺猬脂，日日傅之。内服香油。

脑

〔主治〕狼瘘（时珍）。

心、肝

〔主治〕蚁瘘蜂瘘，瘰疬恶疮，烧灰，酒服一钱（时珍）。

胆

〔主治〕点目，止泪。化水，涂痔疮（时珍）。治鹰食病（寇宗奭）。

〔附方〕新一。

痘后风眼发则两睑红烂眵泪。用刺猬胆汁，用簪点入，痒不可当，二三次即愈。尤胜乌鸦胆也（《董炳集验方》）。

兽之四寓类、怪类共八种

猕猴《证类》

【释名】沐猴（《史记》）、为猴（《说文》）、胡孙（《格古论》）、王孙（柳文）、马留（《倦游录》）、狙（〖《庄子》〗）。〔时珍曰〕按班固《白虎通》云：猴，候也。见人设食伏机，则凭高四望，善于候者也。猴好拭面如沐，故谓之沐，而后人讹沐为母，又讹母为猕，愈讹愈失矣。《说文》云：为字象母猴之形。即沐猴也，非牝也。猴形似胡人，故曰胡孙。《庄子》谓之狙。养马者厩中畜之，能辟马病，胡俗称马留云。梵书谓之摩斯咤。

【集解】〔慎微曰〕猕猴有数种，总名禺属。取色黄、面赤、尾长者。用人家养者不主病，为其食杂物、违本性也。按《抱朴子》云：猴八百岁变为猿，猿五百岁变为玃，玃千岁变为蟾蜍。〔时珍曰〕猴，处处深山有之。状似人，眼如愁胡，而颊陷有嗛。嗛音歉，藏食处也。腹无脾以行消食，尻无毛而尾短。手足如人，亦能竖行。声嗝嗝若咳。孕五月而生子，生子多浴于涧。其性躁动害物，畜之者使坐杙上，鞭掊旬月乃驯也。其类有数种：小而尾短者，猴也；似猴而多髯者，虙也；似猴而大者，玃也；大而尾长赤目者，禺也；小而尾长仰鼻者，狖也；似狖而大者，果然也；似狖而小者，蒙颂也；似狖而善跃越者，獑胡臊也；似猴而长臂者，猿也；似猿而金尾者，狨也；似猿而大，能食猿、猴者，独也。不主病者，并各以类附之。

【附录】玃（音却）〔时珍曰〕玃，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似猴而大，色苍黑，能人行。善攫持人物，又善顾盼，故谓之玃。纯牡无牝，故又名玃父，亦曰猳玃。善摄人妇女为偶，生子。又《神异经》云：西方有兽名貙，大如驴，状如猴，善缘木。纯牝无牡，群居要路，执男子合之而孕。此亦玃类，而牝牡相反者。虙（音据）按郭璞云：建平山中有之。大如狗，状如猴，黄黑色，多髯鬣。好奋头举石掷人。《西山经》云：崇吾之山有兽焉，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名曰举父。即此也。

猕猴

肉

〔气味〕酸，平，无毒。

〔主治〕诸风劳，酿酒弥佳。作脯食，治久疟（慎微）。食之，辟瘴疫（时珍）。

〔发明〕〔时珍曰〕《异物志》言：南方以猕猴头为鲊。《临海志》言：粤民喜啖猴头羹。又巴徼人捕猴，盐藏，火熏食，云甚美。

头骨

〔主治〕瘴疟。作汤，浴小儿惊痫，鬼魅寒热（慎微）。

〔附方〕旧一。

鬼疟进退不定。用胡孙头骨一枚，烧研。空心温酒服一钱，临发再服（《圣惠方》）。

手

〔主治〕小儿惊痫口禁（慎微）。

屎

〔主治〕涂蜘蛛咬（慎微）。小儿脐风撮口，及急惊风，烧末，和生蜜少许灌之（时珍。〇出《心鉴》及《卫生方》）。

皮〔慎微曰〕治马疫气。〔时珍曰〕《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

狨戎、松二音。〇《拾遗》

【释名】猱（难逃切。〖《诗经》〗）。〔时珍曰〕狨毛柔长如绒，可以藉，可以缉，故谓之狨，而猱字亦从柔也。或云生于西戎，故从戎也。猱古文作夒，象形。今呼长毛狗为猱，取此象。

【集解】〔藏器曰〕狨生山南山谷中。似猴而大，毛长，黄赤色。人将其皮作鞍褥。〔时珍曰〕杨亿《谈苑》云：狨出川峡深山中。其状大小类猿，长尾作金色，俗名金线狨。轻捷善缘木，甚爱其尾。人以药矢射之，中毒即自啮其尾也。宋时文武三品以上许用狨座，以其皮为褥也。

【附录】猿〔时珍曰〕猿善援引，故谓之猨，俗作猿。产川、广深山中。似猴而长大，其臂甚长，能引气，故多寿。或言其通臂者，误矣。臂骨作笛，甚清亮。其色有青、白、玄、黄、绯数种。其性静而仁慈，好食果实。其居多在林木，能越数丈，着地即泄泻死，惟附子汁饮之可免。其行多群。其雄善啼，一鸣三声，凄切入人肝脾。范氏《桂海志》云：猿有三种：金丝者，黄色；玉面者，黑

色；及身面俱黑者。或云纯黑是牡，金丝是牝；牡能啸，牝不能也。王济《日询记》云：广人言猿初生毛黑而雄，老则变黄，溃去势囊，转雄为雌，与黑者交而孕。数百岁，黄又变白也。时珍按：此说与《列子》□变化为猿，《庄子》□狙以猿为雌之言相合，必不妄也。

独〔时珍曰〕独，似猿而大，其性独，一鸣即止，能食猿猴。故谚曰“独一鸣而猿散”。独夫盖取诸此。或云即黄腰也，又见虎下。

狨

猿

肉及血

〔气味〕缺。

〔主治〕食之，调五痔病，久坐其皮亦良（藏器）。

脂

〔主治〕疮、疥，涂之妙（同上）。

果然《拾遗》

【释名】禺（音遇。〖《山海经》〗）、狖（音又。〖《楚辞》〗。或作貁、鼬）、蜼（狖、垒二音。〖《尔雅》〗。或作猫）、仙猴（〖《纲目》〗）。〔时珍曰〕郭璞云：果然，自呼其名。罗愿云：人捕其一，则举群啼而相赴，虽杀之不去也；谓之果然，以来之可必也。大者为然，为禺；小者为狖，为蜼。南人名仙猴，俗作猓㹠。

【集解】〔藏器曰〕案《南州异物志》云：交州有果然兽，其名自呼。状大于猿，其体不过三尺，而尾长过头。鼻孔向天，雨则挂木上，以尾塞鼻孔。其毛长柔细滑，白质黑文，如苍鸭胁边斑毛之状，集之为裘褥，甚温暖。《尔雅》“蜼，仰鼻而长尾”，即此也。〔时珍曰〕果然，仁兽也。出西南诸山中。居树上，状如猿，白面黑颊，多髯而毛采斑斓。尾长于身，其末有歧，雨则以歧塞鼻也。喜群行，老者前，少者后。食相让，居相爱，生相聚，死相赴。柳子所谓仁让孝慈者，是也。古者画蜼为宗彝，亦取其孝让而有智也。或云犹豫之犹，即狖也。其性多疑，见人则登树，上下不一，甚至奔触，破头折胫。故人以比心疑不决者，而俗呼㹠愚为痴猫也。

果然

【附录】蒙颂〔时珍曰〕蒙颂一名蒙贵，乃蜼之又小者也。紫黑色，出交阯。畜以捕鼠，胜于猫、狸。獑猢音惭胡。许氏《说文》作斩㹠，乃猿蜼之属。黑身，白腰如带，手有长毛，白色，似握版之状。《蜀地志》云：獑猢似猴而甚捷。常在树上，欻然腾跃，如飞鸟也。

肉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疟瘴寒热，同五味煮臛食之，并坐其皮，取效（藏器）。

【发明】〔时珍曰〕案钟毓《果然赋》云：似猴象猿，黑颊青身。肉非佳品，惟皮可珍。而《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玃猱之炙。亦性各有不同耶？

猩猩本作狌。音生。〇《纲目》

【释名】〔时珍曰〕猩猩能言而知来，犹惺惺也。

【集解】〔时珍曰〕猩猩自《尔雅》《逸周书》以下数十说，今参集之云：出哀牢夷及交阯封溪县山谷中。状如狗及猕猴，黄毛如猿，白耳如豕，人面人足，长发，头颜端正。声如儿啼，亦如犬吠。成群伏行。阮汧云：封溪俚人以酒及草屐置道侧，猩猩见即呼人祖先姓名，骂之而去。顷复相与尝酒着屐，因而被擒，槛而养之。将烹则推其肥者，泣而遣之。西胡取其血染毛罽不黯，刺血必棰而问其数，至一斗乃已。又按《礼记》亦云猩猩能言，而郭义恭《广志》云猩猩不能言，《山海经》云猩猩能知人言，三说不同。大抵猩猩略似人形，如猿猴类耳。纵使能言，当若鹦□之属，亦不必尽如阮氏所说也。又罗愿《尔雅翼》云：古之说猩猩者，如豕、如狗、如猴。今之说猩猩者，与狒狒不相远。云如妇人被发袒足，无膝群行，遇人则手掩其形，谓之野人。据罗说则似乎后世所谓野女、野婆者也，岂即一物耶？

猩猩

【附录】野女唐蒙《博物志》云：日南出野女，群行不见夫。其状皛且白，裸袒无衣襦。周密《齐东野语》云：野婆出南丹州，黄发椎髻，裸形跣足，俨然若一媪也。群雌无牡。上下山谷如飞

猱。自腰已下有皮盖膝。每遇男子必负去求合。尝为健夫所杀，至死以手护腰间。剖之得印方寸，莹若苍玉，有文类符篆也。〔时珍曰〕合此二说与前阮氏、罗氏之说观之，则野女似即猩猩矣。又雄鼠卵有文如符篆，治鸟腋下有镜印，则野婆之印篆非异也。亦当有功用，但人未知耳。

肉

【气味】甘、咸，温，无毒。

【主治】食之不昧不饥，令人善走，穷年无厌，可以辟谷（时珍。〇出《逸书》《山海经》《水经》）。

【发明】〔时珍曰〕《逸书》言猩猩肉食之令人不昧，其惺惺可知矣。古人以为珍味。故《荀子》言猩猩能言笑，二足无毛，而人啜其羹，食其肉；《吕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是矣。

狒狒音费。〇《拾遗》

【释名】鷶鷶（与狒同，亦作鸎。〖《拾遗》〗）、**枭羊**（《山海经》）、**野人**（方舆志）、**人熊**（〖《纲目》〗）。〔时珍曰〕《尔雅》作狒。《说文》作鷶，从𠙵，从囟，从肉，象形。许慎云：北人呼为土蝼。今人呼为人熊。按郭璞谓山都即狒狒，稍似差别，抑名同物异欤？

【集解】〔藏器曰〕狒狒出西南夷。《尔雅》云：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山海经》云：枭羊，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笑则上唇掩目。郭璞云：交广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长丈余，俗呼为山都。宋孝建中，獠人进雌雄二头。帝问土

人丁銮。銮曰：其面似人，红赤色，毛似猕猴，有尾。能人言，如鸟声。善知生死，力负千钧。反踵无膝，睡则倚物。获人则先笑而后食之。猎人因以竹筒贯臂诱之，俟其笑时，抽手以锥钉其唇着额，任其奔驰，候死而取之。发极长，可为头髮。血堪染靴及绯，饮之使人见鬼也。帝乃命工图之。〔时珍曰〕按方舆志云：狒狒，西蜀及处州山中亦有之，呼为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其皮。闽中沙县幼山有之，长丈余，逢人则笑，呼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又邓德明《南康记》云：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目，开口如笑。好在深涧中翻石，觅蟹食之。珍按：邓氏所说，与《北山经》之山㹠，《述异记》之山都，《永嘉记》之山鬼，《神异经》之山㹠，《玄中记》之山精，《海录杂事》之山丈，《文字指归》之旱魃，《搜神记》之治鸟，俱相类，乃山怪也。今并附之，以备考证。

狒狒

【附录】山都〔时珍曰〕任昉《述异记》云：南康有神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黄发。深山树中作窠，状如鸟卵，高三尺余，内甚光彩，体质轻虚，以鸟毛为褥，二枚相连，上雄下雌。能变化隐形，罕睹其状，若木客、山㹠之类也。**山㹠**〔时珍曰〕《北山经》云：山㹠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行如风，见则天下大风。**木客**〔又曰〕《南康记》云：生南方山中。头

面语言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居绝岩间，死亦殡殓。能与人交易，而不见其形也。今南方有鬼市，亦类此。又有木客鸟，见《禽部》。山猿〔又曰〕东方朔《神异经》云：西方深山有人，长尺余，袒身，捕虾、蟹，就人火炙食之，名曰山猿，其名自呼。人犯之则发寒热。盖鬼魅耳，所在亦有之，惟畏爆竹煽煳声。刘义庆《幽明录》云：东昌县山岩间有物如人，长四五尺，裸身被发，发长五六寸，能作呼啸声，不见其形。每从涧中发石取虾、蟹，就火炙食。《永嘉记》云：安固县有山鬼，形如人而一脚，仅长一尺许。好盗伐木人盐，炙石蟹食。人不敢犯之，能令人病及焚居也。《玄中记》云：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伏。千岁蟾蜍能食之。《抱朴子》云：山精形如小儿，独足向后。夜喜犯人，其名曰魃，呼其名则不能犯人。《白泽图》云：山之精，状如鼓，色赤，一足而行，名曰夔，亦曰挥文，呼之可使取虎豹。《海录杂事》云：岭南有物，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能夜叩人门求物也。《神异经》云：南方有魃，一名旱母。长二三尺，裸形，目在顶上，行走如风。见则大旱。遇者得之投溷中，则旱除。《文字指归》云：旱魃，山鬼也。所居之处天不雨。女魃入人家，能窃物以出；男魃入人家，能窃物以归。时珍谨按：诸说虽少有参差，大抵俱是怪类，今俗所谓独脚鬼者是也。迩来处处有之，能隐形入人家淫乱，致人成疾；放火窃物，大为家害。法术不能驱，医药不能治，呼为五通、七郎诸神而祀之，盖未知其原如此。故备载之，非但博闻而已。其曰呼其名则无害，千岁蟾蜍能食之者，非治法欤？引申触类，必有能制之者。又有治鸟，亦此类，见《禽部》。精怪之属甚伙，皆为人害。惟《白泽图》《玄中记》《抱朴子》《酉阳杂俎》诸书载之颇悉，起居者亦不可不知。然正人君子，则德可胜妖，自不敢近也。

肉

【气味】无毒。

【主治】作脯，连脂薄割炙热，贴人癣

疥，能引虫出，频易取瘥（藏器）。

罔两《纲目》

【集解】〔时珍曰〕罔两一作魍魉。又作方良，《周礼》方相氏执戈入圹，以驱方良，是矣。罔两好食亡者肝，故驱之。其性畏虎、柏，故墓上树石虎，植柏。《国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石之怪，龙、罔象。即此。《述异记》云：秦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若羊。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又名蝹，在地下食死人脑。但以柏插其首则死。此即罔两也。虽于药石无与，而于死人有关，故录之。其方相有四目，若二目者为魌，皆鬼物也，古人设人像之。昔费长房识李娥药丸用方相脑，则其物亦入辟邪方药，而法失传矣。

彭侯《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白泽图》云：木之精名曰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食。千岁之木有精曰贾朏，状如豚，食之味如狗。《搜神记》云：吴时敬叔伐大樟树血出，中有物，人面狗身。敬叔云：此名彭侯。乃烹而食之，味如狗也。

肉

【气味】甘、酸，温，无毒。

【主治】食之辟邪，令人志壮（《白泽图》）。

封《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江邻幾杂志》云：徐积于庐州河次得一小儿，手无指无血，惧而埋之。此《白泽图》所谓封，食之多力

者也。田汝成《西湖志》云：董表仪撤屋掘土，得一肉块。术士云：太岁也。弃之，亦无害。又《山海经》务隅之山，及开明南、北，东南海外并有视肉。郭璞注云：聚肉形如牛肝，有两目。食之无尽，寻复更生如旧也。此皆封类可食者，但人不知耳。又海中一种土肉，正黑，长五寸，大如小儿臂，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可炙食。此又虫、鱼之属，类乎封者也。

《本草纲目·兽部》五十一卷终

第五十二卷　人部

目录

李时珍曰：《神农本草》，人物惟发髮一种，所以别人于物也。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今于此部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惟无害于义者，则详述之。其惨忍邪秽者则略之，仍辟断于各条之下。通计三十五种，不复分类。旧本二十五种。今移五种入《服器部》，自《玉石部》移入一种。

《神农本草经》一种梁陶弘景注

《名医别录》五种梁陶弘景注

《唐本草》一种唐苏恭

《本草拾遗》八种唐陈藏器

《日华本草》二种宋人大明

《开宝本草》一种宋马志

《嘉祐本草》四种宋掌禹锡

《证类本草》一种宋唐慎微

《本草蒙筌》一种明陈嘉谟

《本草纲目》一十三种明李时珍

〔附注〕

魏吴普《本草》

宋雷敦《炮炙》

孙思邈《千金》

李当之《药录》

齐徐之才《药对》

甄权《药性》

唐孟诜《食疗》

宋寇宗奭《衍义》

王好古《汤液》

明汪机《会编》

蜀韩保昇《重注》

元李杲《法象》

朱震亨《补遗》

人之一凡三十五种，附二条

发髮《本经》

乱发《别录》

头垢《别录》

耳塞《日华》

膝头垢《纲目》

爪甲《纲目》

牙齿《日华》

人屎《别录》　附人中黄

小儿胎屎《纲目》

人尿《别录》

溺白垩《唐本草》（即人中白）

秋石《蒙筌》

淋石《嘉祐》

癖石《纲目》

乳汁《别录》

妇人月水《嘉祐》　附月经衣

人血《拾遗》

人精《嘉祐》

口津唾《纲目》

齿垩《嘉祐》

人汗《纲目》

眼泪《纲目》

人气《纲目》

人魄《纲目》

髭须《证类》

阴毛《拾遗》

人骨《拾遗》

天灵盖《开宝》

人胞《拾遗》

胞衣水《拾遗》

初生脐带《拾遗》

人势《纲目》

人胆《拾遗》

人肉《拾遗》

木乃伊《纲目》

方民《纲目》

人傀《纲目》

右附方旧六十七，新二百二十。

人之一凡三十五种，附二条

发髮音被。〇《本经》

【释名】鬉（音总。甄权）、**髮髢**（音剃。亦作鬄。〖郑玄〗）。〔李当之曰〕发髮是童男发。〔弘景曰〕不知发髮审是何物？髮字书记所无。或作蒜音，今人呼斑发为蒜发，书家亦呼乱发为鬈，恐即鬈也。童男之理，或未全明。〔恭曰〕此发髮根也，年久者用之神效。字书无髮字，即发字误矣。既有乱发，则发髮去病用陈久者，如船茹、败天公、蒲席，皆此例也。甄立言《本草》作鬉。鬉，亦发也。鬈乃发美貌，有声无质，陶说非矣。〔宗奭曰〕发髮、乱发，自是两等。发髮味苦，即陈旧经年岁者，如橘皮、半夏取陈者入药更良之义。今人谓之头髮。其乱发条中自无用髮之义，二义甚明，不必过搜索也。〔时珍曰〕发髮，乃剪髢下发也；乱发，乃梳栉下发也。按许慎《说文》云：大人曰髡，小儿曰剃。顾野王《玉篇》云：髮，鬄也。鬄，发髮也。二说甚明。古者刑人鬄发，妇人以之被髻，故谓之发髮。《周礼》云：王后夫人之服，有以发髢为首饰者是矣。

又《诗》云：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甄权所谓发鬒，雷敦所谓二十男子顶心剪下发者，得之矣。李当之以为童男发，陶弘景以为鬈发，苏恭以为发根，宗爽以为陈发者，并误矣。且顾野王在苏恭之前，恭不知《玉篇》有髮字，亦欠考矣。毛苌《诗传》云：被之僮僮。被，首饰也。编发为之，即此髮也。

【修治】〔敦曰〕发髮，是男子年二十已来，无疾患，颜貌红白，于顶心剪下者。入丸药膏中用，先以苦参水浸一宿，漉出入瓶子，以火煅赤，放冷研用。〔时珍曰〕今人以皂荚水洗净，晒干，入罐固济，煅存性用，亦良。

【气味】苦，温，无毒。《别录》：小寒。

【主治】五癃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疗小儿惊，大人痉。仍自还神化（《本经》）。合鸡子黄煎之，消为水，疗小儿惊热百病（《别录》）。止血闷血运，金疮伤风，血痢，入药烧存性。用煎膏，长肉消瘀血（大明）。

【发明】〔韩保昇曰〕《本经》云：自还神化。李当之云：神化之事，未见别方。按《异苑》云：人发变为鳝鱼。神化之异，应此者也。又〔藏器曰〕生人发挂果树上，乌鸟不敢来食其实。又人逃走，取其发于纬车上却转之，则迷乱不知所适。此皆神化。〔时珍曰〕发者血之余。埋之土中，千年不朽，煎之至枯，复有液出。误食入腹，变为癥虫；煅治服饵，令发不白。此正神化之应验也。

【附方】旧二，新四。

石淋痛涩发髮烧存性，研末。每服用一钱，井水服之（《肘后方》）。

伤寒黄病发髮烧研，水服一寸匕，日三（《伤寒类要》）。

胎衣不下乱发、头髮结，撩喉、口中（孙真人方）。

小儿客忤因见生人所致。取来人囟上发十茎、断儿衣带少许，合烧研末。和乳饮儿，即愈（《千金方》）。

急肚疼病用本人头发三十根，烧过酒服。即以水调芥子末，封在脐内，大汗如雨，即安（谈野翁方）。

瘭癌恶疮生发灰，米汤服二钱。外以生发灰三分，皂荚刺灰二分，白及一分，为末。干掺，或以猪胆汁调（《直指方》）。

乱发《别录》

【释名】血余（《纲目》）、**人退**（〖《龙木论》〗）。〔时珍曰〕头上曰发，属足少阴、阳明；耳前曰鬓，属手、足少阳；目上曰眉，属手、足阳明；唇上曰髭，属手阳明；颏下曰须，属足少阴、阳明；两颊曰髯，属足少阳。其经气血盛，则美而长；气多血少，则美而短；气少血多，则少而恶；气血俱少，则其处不生。气血俱热，则黄而赤；气血俱衰，则白而落。《素问》云：肾之华在发。王冰注云：肾主髓，脑者髓之海，发者脑之华，脑减则发素。滑寿注云：水出高原，故肾华在发。发者血之余，血者水之类也。今方家呼发为血余，盖本此义也。《龙木论》谓之人退焉。叶世杰《草木子》云：精之荣以须，气之荣以眉，血之荣以发。《类苑》云：发属心，禀火气而上生；须属肾，禀水气而下生；眉属肝，禀木气而侧生。故男子肾气外行而有须，女子、宦人则无须，而眉、发不异也。说虽不同，亦各有理，终不若分经者为的。刘君安云：欲发不落，梳头满千遍。又云：发宜多梳，齿宜数叩。皆摄精益脑之理尔。又昆斋吴玉有《白发辨》，言发之白，虽有迟早老少，皆不系寿之修短，由祖传及随事感应而已。援引古今为证，亦自有理。文多不录。

【气味】苦，微温，无毒。

【主治】咳嗽，五淋，大小便不通，小儿惊痫，止血。鼻衄，烧灰吹之立已（《别录》）。烧灰，疗转胞，小便不通，赤白痢，哽噎，痈肿，狐尿刺，尸疰，疗肿骨疽杂疮（苏恭）。消瘀血，补阴甚捷（震亨）。

【发明】〔时珍曰〕发乃血余，故能治血病，补阴，疗惊痫，去心窍之血。刘君安以己发合头垢等分烧存性，每服豆许三丸，名曰还精丹，令头不白。又老唐方，亦用自己乱发洗净，每一两入川椒五十粒，泥固，入瓶煅黑研末，每空心酒服一钱，令髭发长黑。此皆补阴之验也。用椒者，取其下达尔。〔弘景曰〕俗中妪母为小儿作鸡子煎，用其父梳头乱发，杂鸡子黄熬，良久得汁，与儿服，去痰热，疗百病。

【附方】旧十六，新二十五。

孩子热疮乱发一团如梨子大，鸡子黄十个煮熟，同于铫子内熬，至甚干始有液出，旋置盏中，液尽为度。用傅疮上，即以苦参粉粉之，神妙。详见鸡子黄下（刘禹锡《传信方》）。

小儿斑疹发灰，饮服三钱（《子母秘录》）。

小儿断脐即用清油调发灰傅之，不可伤水。脐湿不干，亦傅之。

小儿重舌欲死者。以乱发灰半钱，调傅舌下。不住用之（《简要济众方》）。

小儿燕口两角生疮。烧乱发，和猪脂涂之（《子母秘

录》）。

小儿吻疮发灰，和猪脂涂之（《圣惠方》）。

小儿惊啼乱发烧研，乳汁或酒服少许，良（《千金方》）。

鼻血眩冒欲死者。乱发烧研，水服方寸匕，仍吹之（《梅师方》）。

鼻血不止血余，烧灰吹之，立止，永不发。男用母发，女用父发。〇《圣惠》：用乱发灰一钱，人中白五分，麝香少许，为末，□鼻。名三奇散。

肺疽吐血发灰一钱，米醋二合，白汤一盏，调服（《三因方》）。

咳嗽有血小儿胎发灰，入麝香少许，酒下。每个作一服，男用女，女用男（《朱氏集验》）。

齿缝出血头发切，入铫内炒存性，研，掺之（华佗《中藏经》）。

肌肤出血胎发烧灰，傅之即止。或吹入鼻中（《证治要诀》）。

诸窍出血头发、败棕、陈莲蓬，并烧灰等分。每服三钱，木香汤下（《仁斋直指》）。

上下诸血或吐血，或心衄，或内崩，或舌上出血如簪孔，或鼻衄，或小便出血。并用乱发灰，水服方寸匕，一日三服（《圣济》）。

无故遗血乱发及爪甲烧灰，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小便尿血发灰二钱，醋汤服（《永类方》）。

血淋苦痛乱发烧存性二钱，入麝少许，米饮服（危氏方）。

大便泻血血余半两烧灰，鸡冠花根、柏叶各一两，为末。卧时酒服二钱，来早以温酒一盏投之。一服见效（《普济》）。

胎产便血发灰，每饮服二钱（昝殷《产宝》）。

女人漏血乱发洗净烧研，空心温酒服一钱（《妇人良方》）。

月水不通童男、童女发各三两（烧灰），斑蝥二十一枚（糯米炒黄），麝香一钱，为末。每服一钱，食前热生姜酒下（《圣惠方》）。

妇人阴吹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宜猪膏发煎导之。用猪膏半斤，乱发鸡子大三枚，和煎，发消药成矣。分再服，病从小便中出也（张仲景方）。

女劳黄疸因大热大劳交接后入水所致。身目俱黄，发热恶寒，小腹满急，小便难。用膏发煎治之，即上方（《肘后方》）。

黄疸尿赤乱发灰，水服一钱，日三次，秘方也（《肘后》）。

大小便闭乱发灰三指撮，投半升水服（姚氏）。

干霍乱病胀满烦躁。乱发一团烧灰，盐汤二升，和服取吐（《十便良方》）。

尸疰中恶《子母秘录》：用乱发如鸡子大，烧研，水服。〇一方：用乱发灰半两，杏仁半两去皮尖研，炼蜜丸梧子大。每温酒，

日下二三十丸。

破伤中风乱发如鸡子大，无油器中熬焦黑研，以好酒一盏沃之，入何首乌末二钱灌之。少顷再灌（《本草衍义》）。

沐发中风方同上。

令发长黑乱发洗晒，油煎焦枯，研末，擦发良（《圣惠》）。

擦落耳鼻头发瓶盛泥固，煅过研末。以擦落耳、鼻，乘热蘸发灰缀定，软帛缚住，勿令动，自生合也（《经验良方》）。

耳卒肿痛乱发裹杏仁末，塞之（《圣惠》）。

吞发在咽取自己乱发烧灰，水服一钱（《延龄至宝方》）。

蜈蚣螫咬头发烧烟熏之。

疔肿恶疮乱发、鼠屎等分，烧灰。针入疮内，大良（《圣惠》）。

疮口不合乱发、露蜂房、蛇蜕皮各烧存性一钱，用温酒食前调服，神妙（《苏沈良方》）。

下疳湿疮发灰一钱，枣核七个，烧研，洗贴（《心镜》）。

大风疠疮用新竹筒十个，内装黑豆一层，头发一层，至满，以稻糠火盆内煨之，候汁滴出，以盏接承，翎扫疮上，数日即愈。亦治诸疮（邵真人《经验方》）。

头垢《别录》

【释名】梳上者名百齿霜（〖《宝鉴》〗）。〔弘景曰〕术云，头垢浮针，以肥腻故耳。今当用悦泽人者，其垢可丸也。

【气味】咸、苦，温，有毒。

【主治】淋闭不通（《别录》）。疗噎疾，酸浆煎膏用之，立愈。又治劳复（弘景）。中蛊毒、蕈毒，米饮或酒化下，并取吐为度（大明）。

【附方】旧九，新十五。

天行劳复含头垢枣核大一枚，良（《类要》）。

预防劳复伤寒初愈，欲令不劳复者。头垢烧研，水丸梧子大，饮服一丸（《外台秘要》）。

头身俱痛烦闷者。头垢豆许，水服。囊盛蒸豆，熨之（《肘后》）。

小儿霍乱梳垢，水服少许。

小儿哭疰方同上。

百邪鬼魅方同上（并《千金》）。

妇人吹乳百齿霜，以无根水丸梧子大。每服三丸，食后屋上倒流水下，随左右暖卧，得汗立愈。或以胡椒七粒，同百齿霜和丸，热酒下，得汗立愈（《卫生宝鉴》）。

妇人乳疖酒下梳垢五丸，即退消。

妇人足疮经年不愈，名裙风疮。用男子头垢，桐油调作隔纸膏，贴之（并《简便》）。

臁胫生疮头垢、枯矾研匀，猪胆调傅（《寿域》）。

下疳湿疮蚕茧盛头垢，再以一茧合定，煅红，出火毒研，搽（杨氏）。

小儿紧唇头垢涂之（《肘后》）。

菜毒脯毒凡野菜、诸脯肉、马肝、马肉毒。以头垢枣核大，含之咽汁，能起死人。或白汤下亦可（《小品方》）。

自死肉毒故头巾中垢一钱，热水服，取吐。

猘犬毒人头垢、猬皮等分，烧灰，水服一杯。口噤者灌之。〇犬咬人疮重发者。以头垢少许纳疮中，用热牛屎封之。

诸蛇毒人梳垢一团，尿和傅上。仍炙梳出汗，熨之（并《千金》）。

蜈蚣螫人头垢、苦参末，酒调傅之（《箧中》）。

蜂虿螫人头垢封之。

虫蚁螫人同上（并《集简》）。

竹木刺肉不出。头垢涂之，即出（刘涓子）。

飞丝入目头上白屑少许，揩之即出（《物类相感志》）。

赤目肿痛头垢一芥子，纳入取泪（《摘玄方》）。

噫吐酸浆浆水煎头垢豆许，服一杯效（《普济方》）。

耳塞《日华》

【释名】耳垢（《纲目》）、脑膏（《日华》）、泥丸脂（〖《日华》〗）。〔时珍曰〕《修真指南》云：肾气从脾右畔上入于耳，化为耳塞。耳者，肾之窍也。肾气通则无塞，塞则气不通，故谓之塞。

【气味】咸、苦，温，有毒。

【主治】癫狂鬼神及嗜酒（大明）。蛇、虫、蜈蚣螫者，涂之良（时珍）。

【附方】新六。

蛇虫螫伤人耳垢、蚯蚓屎，和涂，出尽黄水，立愈（《寿域》）。

破伤中风用病人耳中膜，并刮爪甲上末，唾调，涂疮口，立效（《儒门事亲》方）。

抓疮伤水肿痛难忍者。以耳垢封之，一夕水尽出而愈。郑师甫云：余常病此，一丐传此方。

疔疽恶疮生人脑即耳塞也、盐泥等分，研匀，以蒲公英汁和作小饼封之，大有效（《圣惠》）。

一切目疾耳塞晒干。每以粟许，夜夜点之（《圣惠》）。

小儿夜啼惊热。用人耳塞五分，石莲心、人参各五钱，乳香二分，灯花一字，丹砂一分，为末。每薄荷汤下五分（《普济》）。

膝头垢《纲目》

【主治】唇紧疮，以绵裹烧研傅之（《外台》）。

爪甲《纲目》

【释名】筋退（〖《纲目》〗）。〔时珍曰〕爪甲者，筋之余，胆之外候也。《灵枢经》云：肝应爪，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奕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者胆直，爪恶色黑者胆结。

【气味】甘、咸，无毒。

【主治】鼻衄，细刮□之，立愈。独不可备，则众人甲亦可（宗爽）。催生，下胞衣，利小便，治尿血，及阴阳易病，破伤中风，去目翳（时珍）。怀妊妇人爪甲：取末点目，去翳障（藏器）。

【附方】旧三，新二十。

斩三尸法《太上玄科》云：常以庚辰日去手爪，甲午日去足爪。每年七月十六日将爪甲烧灰，和水服之。三尸九虫皆灭，名曰斩三尸。〇一云：甲寅日三尸游两手，翦去手爪甲；甲午日三尸游两足，翦去足爪甲。

消除脚气每寅日割手足甲，少侵肉，去脚气（《外台秘要》）。

破伤中风手足十指甲，香油炒研，热酒调，呷服之，汗出便好。〇《普济》：治破伤风，手足颤掉，搐摇不已。用人手足指甲烧

存性六钱，姜制南星、独活、丹砂各二钱，为末。分作二服，酒下，立效。

阴阳易病用手足爪甲二十片，中衣裆一片，烧灰。分三服，温酒下。男用女，女用男。

小儿腹胀父母指爪甲烧灰，傅乳上饮之（《千金》）。

小便转胞自取爪甲，烧灰水服。

男女淋疾同上（并《肘后》）。

小便尿血人指甲半钱，头发二钱半，烧研末。每服一钱，空心温酒下（《圣济录》）。

妊娠尿血取夫爪甲烧灰，酒服（《千金》）。

胞衣不下取本妇手足爪甲，烧灰酒服。即令有力妇人抱起，将竹筒于胸前赶下（《圣惠》）。

诸痔肿痛蚕茧内入男子指甲令满，外用童子顶发缠裹，烧存性，研末，蜜调傅之。仍日日吞牛胆制过槐子，甚效（万表《积善堂方》）。

针刺入肉凡针折入肉，及竹木刺者。刮人指甲末，同酸枣仁捣烂，唾调涂之。次日定出（《圣惠方》）。

飞丝入目刮爪甲末，箸头同津液点之，其丝自聚拔出也（危氏《得效方》）。

物入目中左手爪甲，刀刮屑末，灯草蘸点翳上，三次即出也。

瘴痘生翳、一切目疾并以木贼擦取爪甲末，同朱砂末

等分，研匀，以露水搜，丸芥子大。每以一粒点入目内（《圣惠》）。

目生花翳刀刮爪甲细末，和乳点之（《集简方》）。

目生珠管手爪甲烧灰、贝齿烧灰、龙骨各半两为末。每用少许，点珠管上，日点三四次（《圣惠方》）。

积年泻血百药不效。用人指甲炒焦、麝香各二钱半，干姜（炮）三两，白矾（枯过）、败皮巾（烧灰）各一两，为末。每粥饮一钱，日二服（《圣济总录》）。

鼻出衄血刀刮指甲细末，吹之即止，试验（《简便方》）。

牙齿《日华》

【释名】〔时珍曰〕两旁曰牙，当中曰齿。肾主骨，齿者骨之余也。女子七月齿生，七岁齿龀，三七肾气平而真牙生，七七肾气衰，齿槁发素。男子八月齿生，八岁齿龆，三八肾气平而真牙生，五八肾气衰，齿槁发堕。钱乙云：小儿变蒸蜕齿，如花之易苗。不及三十二齿者，由蒸之不及其数也。

【气味】甘、咸，热，有毒。

【主治】除劳治疟，蛊毒气。入药烧用（大明）。**治乳痈未溃，痘疮倒靥**（时珍）。

【发明】〔时珍曰〕近世用人牙治痘疮陷伏，称为神品。然一概用之，贻害不浅。夫齿者，肾之标，骨之余也。痘疮则毒自肾出，方长之际，外为风寒秽气所冒，腠理闭塞，血涩不行，毒不能出，或变黑倒靥。宜用此物，以酒、麝达之，窜入肾经，发出毒气，使热令复行，而疮自红活，盖劫剂也。若伏毒在心，昏冒不省人事，

及气虚色白，痒塌不能作脓，热痱紫泡之证，止宜解毒补虚。苟误用此，则郁闷声哑，反成不救，可不慎哉？高武《痘疹管见》云：左仲恕言变黑归肾者，宜用人牙散。夫既归肾矣，人牙岂能复治之乎？

【附方】旧一，新七。

痘疮倒靥钱氏《小儿方》：用人牙烧存性，入麝香少许，温酒服半钱。〇闻人规《痘疹论》云：人牙散：治痘疮方出，风寒外袭，或变黑，或青紫，此倒靥也。宜温肌发散，使热气复行而斑自出。用人齿脱落者，不拘多少，瓦罐固济，煅过出火毒，研末。出不快而黑陷者，豶猪血调下一钱；因服凉药，血涩倒陷者，入麝香，温酒服之，其效如神。〇无价散：用人牙、猫牙、猪牙、犬牙等分，火煅研末，蜜水调服一字。

乳痈未溃人牙齿烧研，酥调贴之（《肘后方》）。

五般聤耳出脓血水。人牙烧存性，麝香少许，为末吹之。名佛牙散（《普济方》）。

漏疮恶疮干水生肌。用人牙灰、油发灰、雄鸡内金灰，各等分为末。入麝香、轻粉少许，油调傅之（《直指方》）。

阴疽不发头凹沉黯，不疼无热，服内补散不起。必用人牙煅过、穿山甲炙各一分，为末。分作两服，用当归、麻黄煎酒下。外以姜汁和面傅之。〇又方：川乌头、硫黄、人牙煅过为末，酒服亦妙（杨仁斋《直指方》）。

人屎《别录》　附人中黄

【释名】人粪（《别录》）、大便（〖俗〗）。〔时珍曰〕屎粪乃糟粕所化，故字从米，会意也。

【气味】苦，寒，无毒。

【主治】时行大热狂走，解诸毒，捣末，沸汤沃服之（《别录》）。伤寒热毒，水渍饮之，弥善。新者，封丁肿，一日根烂（苏恭）。骨蒸劳复，痈肿发背疮漏，痘疮不起（时珍）。

粪清

〔释名〕黄龙汤（弘景）、还元水（《菽园记》）、人中黄（〖震亨〗）。〔弘景曰〕近城市人以空罂塞口，纳粪中，积年得汁，甚黑而苦，名为黄龙汤，疗瘟病垂死者皆瘥。〔大明曰〕腊月截淡竹去青皮，浸渗取汁，治天行热疾中毒，名粪清。浸皂莢、甘蔗，治天行热疾，名人中黄。〔震亨曰〕人中黄，以竹筒入甘草末于内，竹木塞两头，冬月浸粪缸中，立春取出，悬风处阴干，破竹取草，晒干用。〔汪机曰〕用棕皮绵纸上铺黄土，浇粪汁淋土上，滤取清汁，入新瓮内，碗覆定，埋土中一年取出，清若泉水，全无秽气，年久者弥佳，比竹筒渗法更妙。

〔主治〕天行热狂热疾，中毒，蕈毒，恶疮（大明）。热毒湿毒，大解五脏实热。饭和作丸，清痰，消食积，降阴火（震亨）。

【附方】旧十三，新二十。

劳复食复人屎烧灰，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热病发狂奔走似癫，如见鬼神，久不得汗，及不知人事者。以人中黄入大罐内，以泥固济，煅半日，去火毒，研末。新汲水服三钱。未退再服（《斗门方》）。

大热狂渴干陈人屎为末，于阴地净黄土中作五六寸小坑，将末三两匙于坑中，以新汲水调匀，良久澄清，细细与饮即解。世俗谓之地清（寇宗奭《衍义》）。

劳极骨蒸亦名伏连传尸，此方甚验。用人屎、小便各一升，新粟米饭五升，六月六日曲半饼，以瓶盛，封密室中，二七日并消，亦无恶气。每旦服一合，午再服之，神效（张文仲《备急方》）。

骨蒸热劳取人屎干者，烧令外黑，纳水中澄清。每旦服一小升，薄晚服童便一小升，以瘥为度。既常服，可就作坑，烧屎二升，夜以水三升渍之，稍稍减服。此方神妙，非其人莫浪传之（《外台秘要》）。

呕血吐痰心烦骨蒸者。人中黄为末，每服三钱，茜根汁、竹沥、姜汁和匀，服之（《丹溪心法》）。

鼻衄不止人屎尖烧灰，水服一二钱，并吹鼻中（《千金方》）。

噎膈反胃诸药不效。真阿魏一钱，野外干人屎三钱，为末。五更以姜片蘸食，能起死人。乃赵玉渊方也（《永类钤方》）。

噎食不下人屎入萝卜内，火炼三炷香，取研。每服三分，黄酒下，三服效（《海上名方》）。

痘疮不起《儒门事亲》：治痘疮倒靥，及灰白下陷。用童子粪干者，新瓦煅过。每一两入龙脑一分，研匀。每服半钱至一钱，蜜水调下。〇四灵无价散：治痘疮黑陷，腹胀危笃者，此为刼剂。用人粪、猫粪、猪粪、犬粪等分，腊月初旬收埋高燥黄土窖内，至腊八日取出，砂罐盛之，盐泥固济，炭火煅令烟尽为度。取出为末，入麝香少许，研匀，瓷器密封收之。一岁一字，二岁半钱，三岁一钱，蜜水调下，须臾疮起。此乃以毒攻毒。用火化者，从治之义也。

发背欲死烧屎灰，醋和傅之，干即易（《肘后方》）。

一切痈肿未溃。用干人屎末、麝香各半钱，研匀，以豆大，津调贴头外，以醋面作钱护之。脓溃去药（宗奭《衍义》）。

丁肿初起刮破，以热屎尖傅之，干即易。不过十五遍，即根出立瘥（《千金》）。

五色丹毒黄龙汤饮二合，并涂之，良（《千金方》）。

九漏有虫干人屎、干牛屎，隔绵贴之，虫闻其气即出。若痒则易之，虫尽乃止（《千金》）。

疳蚀口鼻唇颊穿者。绵裹人屎贴之，必有虫出（《十便良方》）。

小儿唇紧人屎灰傅之（崔知悌方）。

小儿阴疮人屎灰傅之（《外台秘要》）。

产后阴脱人屎炒赤为末，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千金方》）。

鬼舐头疮取小儿粪，和腊猪脂傅之（《千金方》）。

金疮肠出干人屎末粉之，即入（《千金方》）。

针疮血出不止。用人屎烧研，傅之（《千金方》）。

马血入疮肿痛。用人粪一鸡子大服之，并涂之（《千金方》）。

毒蛇咬螫人屎厚封之，帛裹即消（《千金》）。

蛊毒百毒及诸热毒，时气热病，口鼻出血。用人屎尖七枚烧灰，水调顿服，温覆取汗即愈。勿轻此方，神验者也（《外台秘要》）。

诸毒卒恶热闷欲死者。新粪汁，水和服。或干者烧末，渍汁饮。名破棺汤（唐苏恭）。

解药箭毒毒箭有三种：交广夷人用焦铜作箭镞，岭北诸处以蛇毒螫物汁着筒中渍箭镞，此二种才伤皮肉，便洪脓沸烂而死。若中之，便饮汁并涂之，惟此最妙。又一种用射罔煎涂箭镞，亦宜此方（姚僧垣《集验方》）。

野葛芋毒、山中毒菌欲死者。并饮粪汁一升，即活（《肘后方》）。

漏肉脯毒人屎烧灰，酒服方寸匕（《肘后方》）。

恶犬咬伤左盘龙即人屎也厚封之，数日即愈（蔺氏《经验方》）。

心腹急痛欲死。用人屎同蜜擂匀，新汲水化下（《生生编》）。

小儿胎屎《纲目》

【主治】恶疮，食瘜肉，除面印字，一月即瘥（藏器）。**治小儿鬼舐头，烧灰和腊猪脂涂之**（时珍）。

人尿奴吊切，亦作溺。〇《别录》

【释名】溲（《素问》）、小便（《素问》）、轮回酒（《纲目》）、还元汤（〖《炮炙论》〗）。〔时珍曰〕尿，从尸从水，会意也。方家谓之轮回酒、还元汤，隐语也。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道者，阑门也。主分泌水谷，糟粕入于大肠，水汁渗入膀胱。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矣。《阴阳应象论》云：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气味】咸，寒，无毒。

【主治】寒热头痛，温气。童男者尤良（《别录》）。主久嗽上气失声，及癥积满腹（苏恭）。明目益声，润肌肤，利大肠，推陈致新，去咳嗽肺痿，鬼气痓病。停久者，服之佳。恐冷，则和热汤服（藏器）。止劳渴，润心肺，疗血闷热狂，扑损，瘀血在内运绝，止吐血鼻衄，皮肤皴裂，难产，胎衣不下，蛇犬咬（大明）。滋阴降火甚速（震亨）。杀虫解毒，疗疟中暍（时珍）。

【发明】〔弘景曰〕若人初得头痛，直饮人尿数升，亦多愈；合葱、豉作汤服，弥佳。〔宗奭曰〕人溺，须童子者佳。产后温饮一杯，压下败血恶物。有饮过七日者。过多恐久远血脏寒，令人发带病，人亦不觉。若气血虚无热者，尤不宜多服。此物性寒，故热劳方中用之。〔震亨曰〕小便降火甚速。常见一老妇，年逾八十，貌似四十。询其故。常有恶病，人教服人尿，四十余年矣，且老健无他

病，而何谓之性寒不宜多服耶？凡阴虚火动，热蒸如燎，服药无益者，非小便不能除。〔时珍曰〕小便性温不寒，饮之入胃，随脾之气上归于肺，下通水道而入膀胱，乃其旧路也。故能治肺病，引火下行。凡人精气，清者为血，浊者为气；浊之清者为津液，清之浊者为小便。小便与血同类也，故其味咸而走血，治诸血病也。按《褚澄遗书》云：人喉有窍，则咳血杀人。喉不停物，毫发必咳。血既渗入，愈渗愈咳，愈咳愈渗。惟饮溲溺，则百不一死；若服寒凉，则百不一生。又吴球《诸证辨疑》云：诸虚吐衄咯血，须用童子小便，其效甚速。盖溲溺滋阴降火，消瘀血，止吐衄诸血。但取十二岁以下童子，绝其烹炮咸酸，多与米饮，以助水道。每用一盏，入姜汁或韭汁二三点，徐徐服之，日进二三服。寒天则重汤温服，久自有效也。又成无己云：伤寒少阴证，下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欲饮水者。加人尿、猪胆汁咸苦寒物于白通汤姜、附药中，其气相从，可去格拒之患也。

【附方】旧七，新三十八。

头痛至极童便一盏，豉心半合，同煎至五分，温服（《圣济总录》）。

热病咽痛童便三合，含之即止（《圣惠方》）。

骨蒸发热三岁童便五升，煎取一升，以蜜三匙和之。每服二碗，半日更服。此后常取自己小便服之，轻者二十日，重者五十日瘥。二十日后，当有虫如蚰蜒，在身常出。十步内闻病人小便臭者，瘥也。台州丹仙观道士张病此，自服神验（孟诜《必效方》）。

男妇怯证男用童女便，女用童男便，斩头去尾，日进二次，干烧饼压之，月余全愈（《圣惠》）。

久嗽涕唾肺痿时时寒热，颊赤气急。用童便（去头尾少许）五合，取大粉甘草一寸，炙令热四破浸之，露一夜，去甘草，平旦顿服，或入甘草末一钱同服亦可，一日一剂。童子忌食五辛热物（姚僧垣《集验方》）。

肺痿咳嗽、鬼气疰病停久臭溺，日日温服之（《集验方》）。

吐血鼻洪人溺姜汁和匀，服一升（《日华子》）。

齿缝衄血童便温热含之，立止（《圣惠方》）。

消渴重者众人溺坑中水，取一盏服之。勿令病人知，三度瘥（《圣惠方》）。

癥积满腹诸药不瘥者。人溺一服一升，下血片块，二十日即出也（苏恭《本草》）。

绞肠沙痛童子小便服之，即止（《圣惠方》）。

卒然腹痛令人骑其腹，溺脐中（《肘后方》）。

下痢休息杏仁（去皮，麸炒，研）二两，以豶猪肝一具，切片，水洗血净，置净锅中，一重肝，一重杏仁，铺尽，以童便二升同煎干，放冷，任意食之（《圣惠方》）。

疟疾渴甚童便和蜜，煎沸，顿服（《简便方》）。

瘴疠诸疟无问新久。童便一升，入白蜜二匙，搅去白沫，顿服，取吐碧绿痰出为妙。若不然，终不除也（《圣惠方》）。

中暍昏闷夏月人在途中热死，急移阴处，就掬道上热土拥脐上作窝，令人溺满，暖气透脐即苏，乃服地浆、蒜水等药。〇林亿云：此法出自张仲景，其意殊绝，非常情所能及，《本草》所能关，实救急之大术也。盖脐乃命蒂，暑暍伤气，温脐所以接其元气之意。

中恶不醒令人尿其面上即苏。此扁鹊法也（《肘后方》）。

三十年痫　一切气块　宿冷恶病苦参二斤，童子小便一斗二升，煎取六升，和糯米及曲，如常法作酒服。但腹中诸疾皆治。酒放二三年不坏，多作救人神效（《圣惠方》）。

金疮中风自己小便，日洗二三次，不妨入水（《圣惠》）。

金疮血出不止。饮人尿五升（《千金方》）。

打伤瘀血攻心者。人尿煎服一升。日一服（苏恭《本草》）。

折伤跌扑童便入少酒饮之。推陈致新，其功甚大。〇薛己云：予在居庸，见覆车被伤七人，仆地呻吟，俱令灌此，皆得无事。凡一切伤损，不问壮弱，及有无瘀血，俱宜服此。若胁胀，或作痛，或发热烦躁口渴，惟服此一瓯，胜似他药。他药虽效，恐无瘀血，反致误人。童便不动脏腑，不伤气血，万无一失。军中多用此，屡试有验（《外科发挥》）。

杖疮肿毒服童便良（《千金方》）。

火烧闷绝不省人事者。新尿顿服二三升良（《千金方》）。

刺在肉中温小便渍之（《千金》）。

人咬手指瓶盛热尿，浸一夜，即愈（《通变要法》）。

蛇犬咬伤《日华子》云：以热尿淋患处。〇《千金方》：治蝮蛇伤人，令妇人尿于疮上，良。

蛇缠人足就令尿之便解（《肘后方》）。

蜂虿螫伤人尿洗之（《肘后方》）。

蜘蛛咬毒久臭人溺，于大瓮中坐浸；仍取乌鸡屎炒，浸酒服之。不尔，恐毒杀人（陈藏器《本草》）。

百虫入耳小便少少滴入（《圣济总录》）。

劳聋已久童子小便，乘热少少频滴之（《圣济总录》）。

赤目肿痛自己小便，乘热抹洗，即闭目少顷。此以真气退去邪热也（《普济方》）。

腋下狐臭自己小便，乘热洗两腋下，日洗数次，久则自愈（《集简方》）。

伤胎血结心腹痛。取童子小便，日服二升，良（杨氏《产乳》）。

子死腹中以夫尿二升，煮沸饮之（《千金方》）。

中土菌毒、合口椒毒人尿饮之（《肘后方》）。

解诸菜毒小儿尿和乳汁，服二升（《海上方》）。

催生下胞人溺一升，入葱、姜各一分，煎二三沸，热饮便下（《日华子本草》）。

痔疮肿痛用热童尿，入矾三分洗之，一日二三次，效（《救急方》）。

溺白垽音鱼覲切。〇《唐本草》

【释名】人中白（〖《日华》〗）。〔时珍曰〕滓淀为垽，此乃人溺澄下白垽也。以风日久干者为良。入药并以瓦煅过用。

【气味】咸，平，无毒。〔大明曰〕凉。

【主治】鼻衄，汤火灼疮（《唐本》）。烧研，主恶疮（苏恭）。治传尸热劳，肺痿，心膈热，羸瘦渴疾（大明）。降火，消瘀血，治咽喉口齿生疮疳□，诸窍出血，肌肤汗血（时珍）。

【发明】〔震亨曰〕人中白，能泻肝火、三焦火并膀胱火，从小便中出，盖膀胱乃此物之故道也。〔时珍曰〕人中白，降相火，消瘀血，盖咸能润下走血故也。今人病口舌诸疮用之有效，降火之验也。张杲《医说》云：李七，常苦鼻衄，仅存喘息。张思顺用人中白散，即时血止。又延陵镇官曾棠鼻血如倾，白衣变红，头空空然。张用人中白药治之即止，并不再作。此皆散血之验也。

【附方】旧一，新十四。

大衄久衄人中白一团鸡子大，绵五两，烧研。每服二钱，温水服（《圣济总录》）。

诸窍出血方同上。

鼻衄不止五七日不住者。人中白，新瓦煨干，入麝香少许，温酒调服，立效（《经验方》）。

肤出汗血方同上。

偏正头痛人中白、地龙（炒）等分为末，羊胆汁丸芥子大。每新汲水化一丸，注鼻中□之。名一滴金（《普济方》）。

水气肿满人尿，煎令可丸。每服一小豆大，日三服（《千金方》）。

脚气成漏跟有一孔，深半寸许，其痛异常。用人中白煅，有水出，滴入疮口（戴原礼《证治要诀》）。

小儿霍乱尿滓末，乳上服之良（《千金方》）。

鼻中息肉人中白瓦焙，每温汤服一钱（《朱氏集验方》）。

痘疮倒陷腊月收人中白，火煅为末。温水服三钱，陷者自出（《儒门事亲》）。

口舌生疮溺桶垽七分，枯矾三分，研匀。有涎拭去，数次即愈（《集简方》）。

小儿口疳人中白（煅）、黄柏（蜜炙焦）为末等分，入冰片少许，以青布拭净，掺之，累效（陆氏《经验方》）。

走马牙疳以小便盆内白屑，取下入瓷瓶内，盐泥固济，煅红研末，入麝香少许贴之。此汴梁李提领方也。〇又方：用妇人尿桶中白垢（火煅）一钱，铜绿三分，麝香一分，和匀贴之，尤有神效。

痘疹烦热人中白或老粪缸白垢，洗净研末。每白汤或酒服二钱（《痘疹便览》方）。

秋石《蒙筌》

【释名】秋冰（〖《纲目》〗）。〔时珍曰〕《淮南子》丹成，号曰秋石，言其色白质坚也。近人以人中白炼成白质，亦名秋石，言其亦出于精气之余也。再加升打，其精致者，谓之秋冰，此盖仿海水煎盐之义。方士亦以盐入炉火煅成伪者，宜辨之。〔嘉谟曰〕秋石须秋月取童子溺，每缸入石膏末七钱，桑条搅，澄定倾去清液。如此二三次，乃入秋露水一桶，搅澄。如此数次，滓秽涤净，咸味减除。以重纸铺灰上晒干，完全取起，轻清在上者为秋石，重浊在下者

刮去。古人立名，实本此义。男用童女溺，女用童男溺，亦一阴一阳之道也。世医不取秋时，杂收人溺，但以皂荚水澄，晒为阴炼，煅为阳炼。尽失于道，何合于名？媒利败人，安能应病？况经火炼，性却变温耶？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虚劳冷疾，小便遗数，漏精白浊（时珍）。滋肾水，养丹田，返本还元，归根复命，安五脏，润三焦，消痰咳，退骨蒸，软坚块，明目清心，延年益寿（嘉谟）。

【发明】〔时珍曰〕古人惟取人中白、人尿治病，取其散血、滋阴降火、杀虫解毒之功也。王公贵人恶其不洁，方士遂以人中白设法煅炼，治为秋石。叶梦得《水云录》，极称阴阳二炼之妙；而《琐碎录》乃云秋石味咸走血，使水不制火，久服令人成渴疾。盖此物既经煅炼，其气近温。服者多是淫欲之人，借此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耶？况甚则加以阳药，助其邪火乎？惟丹田虚冷者，服之可耳。观病淋者水虚火极，则煎熬成沙成石；小便之炼成秋石，与此一理也。

【附方】新十二。

秋石还元丹久服去百病，强骨髓，补精血，开心益志，补暖下元，悦色进食。久则脐下常如火暖，诸般冷疾皆愈。久年冷劳虚惫甚者，服之亦壮盛。其法：以男子小便十石，更多尤妙。先搭大锅一口于空室内，上用深瓦甑接锅口，以纸筋杵石灰泥甑缝并锅口，勿令通风。候干，下小便约锅中七八分以来，灶下用焰火煮之。若涌出，即少少添冷小便。候煎干，即人中白也。入好罐子内，如法固济，入炭炉中煅之。旋取二三两，再研如粉，煮枣瓤和丸如绿豆大。每服五七丸，渐加至十五丸，空心温酒或盐汤下。其药末常要近火

收，或时复养火三五日，则功效更大也（《经验良方》）。

阴阳二炼丹世之炼秋石者，但得火炼一法。此药须兼阴阳二炼，方为至药。火炼乃阳中之阴，得火而凝，入水则释，归于无体，盖质去味存，此离中之虚也。水炼乃阴中之阳，得水而凝，遇曝而润，千岁不变，味去质留，此坎中之实也。二物皆出于心肾二脏，而流于小肠，水火螣蛇玄武正气，外假天地之水火，凝而为体。服之还补太阳、相火二脏，实为养命之本。空心服阳炼，日午服阴炼。此法极省力，与常法功用不侔，久疾服之皆愈。有人得瘦疾且嗽，诸方不效，服此即瘳。有人病颠腹鼓，日久加喘满，垂困，亦服此而安也。〇阳炼法：用人尿十余石，各用桶盛。每石入皂荚汁一碗，竹杖急搅百千下，候澄去清留垽。并作一桶，如前搅澄，取浓汁一二斗滤净，入锅熬干，刮下捣细。再以清汤煮化，筲箕铺纸淋过，再熬。如此数次，直待色白如雪方止。用沙盒固济，火煅成质，倾出。如药未成，更煅一二次，候色如莹玉，细研。入砂盒内固济，顶火养七昼夜，取出摊土上，去火毒，为末，枣膏丸梧桐子大。每空心温酒下三十丸。〇阴炼法：用人尿四五石，以大缸盛。入新水一半，搅千回，澄定，去清留垽。又入新水搅澄，直候无臭气，澄下如腻粉，方以曝干。刮下再研，以男儿乳和如膏，烈日晒干，盖假太阳真气也。如此九度，为末，枣膏和丸梧子大。每午后温酒下三十丸（叶石林《水云录》）。

秋冰乳粉丸固元阳，壮筋骨，延年不老，却百病。用秋冰五钱，头生男乳晒粉五钱，头生女乳晒粉五钱，乳香二钱五分，麝香一分，为末，炼蜜丸芡子大，金箔为衣，乌金纸包，黄蜡匮收，勿令泄气。每月用乳汁化服一丸，仍日饮乳汁助之。〇秋冰法：用童男、童女尿垽各一桶，入大锅内，桑柴火熬干。刮下，入河水一桶搅化，隔纸淋过。复熬刮下，再以水淋炼之。如此七次，其色如霜，或有一斤。入罐内，上用铁灯盏盖定，盐泥固济，升打三炷香。看秋石色白如玉，再研，再如前升打。灯盏上用水徐徐擦之，不可多，多则不结；不可少，少则不升。自辰至未，退火冷定。其盏上升起者，为秋冰，味淡而香，乃秋石之精英也，服之滋肾水，固元阳，降痰火。其

不升者，即寻常秋石也，味咸苦，蘸肉食之，亦有小补（杨氏《颐贞堂经验方》）。

直指秋石丸治浊气干清，精散而成膏淋，黄白赤黯，如肥膏、蜜、油之状。用秋石、鹿角胶（炒）、桑螵蛸（炙）各半两，白茯苓一两，为末，糕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人参汤下（《仁斋直指方》）。

秋石交感丹治白浊遗精。秋石一两，白茯苓五钱，菟丝子（炒）五钱，为末。用百沸汤一盏，井华水一盏，煮糊，丸梧子大。每服一百丸，盐汤下（郑氏《家传方》）。

秋石四精丸治思虑色欲过度，损伤心气，遗精，小便数。秋石、白茯苓各四两，莲肉、芡实各二两，为末，蒸枣肉和丸梧子大。每空心盐汤下三十丸（《永类钤方》）。

秋石五精丸常服补益。秋石一两，莲肉六两，真川椒红五钱，小茴香五钱，白茯苓二两，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盐汤、温酒空心下。〇秋石法：用童男、童女洁净无体气、疾病者，沐浴更衣，各聚一石。用洁净饮食及盐汤与之，忌葱、蒜、韭、姜、辛辣、膻腥之物。待尿满缸，以水搅澄，取人中白，各用阳城瓦罐，盐泥固济，铁线扎定，打火一炷香。连换铁线，打七火。然后以男、女者称匀，和作一处，研开，以河水化之，隔纸七层滤过，仍熬成秋石，其色雪白。用洁净香浓乳汁和成，日晒夜露。但干即添乳汁，取日精月华，四十九日数足，收贮配药（刘氏《保寿堂经验方》）。

肿胀忌盐只以秋石拌饮食。待肿胀消，以盐入罐煅过，少少用之（《摘玄方》）。

赤白带下真秋石研末，蒸枣肉捣，丸梧子大。每服六十丸，空心醋汤下（《摘玄方》）。

噎食反胃秋石，每用一钱，白汤下，妙（《医方摘要》）。

服丹发热有人服伏火丹药多，脑后生疮，热气冉冉而上。一道人教灸风市数十壮而愈。仍时复作，又教以阴炼秋石，用大豆黄卷煎汤下，遂愈，和其阴阳也（王清虚《杂录》方）。

淋石宋《嘉祐》

〔校正〕自《玉石部》移入此。

【集解】〔藏器曰〕此是患石淋人溺中出者，正如小石，收之为用。〔时珍曰〕此是淫欲之人，精气郁结，阴火煎熬，遂成坚质。正如滚水结碱，卤水煎盐，小便炼成秋石，同一义理也。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石淋，水磨服之，当得碎石随溺出（大明）。噎病吐食，俗名涩饭病（藏器）。

癖石《纲目》

【集解】〔时珍曰〕有人专心成癖，及病癥块，凝结成石。如牛黄、狗宝、鲊答之类，皆诸兽之病也。观夫星陨为石，沙淋石淋，及释氏颅囟结成舍利子，皆精气凝结而然。故《格物论》云：石者，气之核也。群书所载，如宝圭化石，老树化石，皆无情之变异也。鱼、蛇、虾、蟹，皆能化石，乃有情之变异也。《世说》载贞妇登山望夫，化而为石，此盖志一不分，遂入于无情也。《宋史》载石工采石，陷入石穴，三年掘出犹活，见风遂化为石，此盖吞纳石气，久而与之俱化也。夫生形尚全化石，则顽心癥癖之化石，亦其理也。《程子遗书》云：波斯人发古墓，见肌肤都尽，惟心坚如石。锯开，

中有山水如画，旁有一女，凭阑凝睇。盖此女有爱山水癖，遂致融结如此。宋濂云：一浮屠行大般舟三昧法，示寂后，焚之。惟心不化，状如佛像，非金非石。又一人行禅观法，及死火葬，心内包观音像悉具。《医书》云：一人病癥死，火化有块如石。此皆癥癖顽凝成石之迹，故并录之。

【主治】消坚癖，治噎膈（时珍）。

乳汁《别录》

【释名】奶汁（《纲目》）、仙人酒（〖同〗）。〔时珍曰〕乳者化之信，故字从孚、化省文也。方家隐其名，谓之仙人酒、生人血、白朱砂，种种名色。盖乳乃阴血所化，生于脾胃，摄于冲任。未受孕则下为月水，既受孕则留而养胎，已产则赤变为白，上为乳汁，此造化玄微，自然之妙也。邪术家乃以童女娇揉取乳，及造“反经为乳”诸说，巧立名谓，以弄贪愚。此皆妖人所为，王法所诛，君子当斥之可也。凡入药并取首生男儿，无病妇人之乳，白而稠者佳。若色黄赤清而腥秽如涎者，并不可用。有孕之乳，谓之忌奶，小儿饮之吐泻，成疳魃之病，最为有毒也。

【气味】甘、咸，平，无毒。〔大明曰〕凉。

【主治】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疗目赤痛多泪，解独肝牛肉毒，合浓豉汁服之，神效（《别录》）。和雀屎，去目赤弩肉（苏恭）。益气，治瘦悴，悦皮肤，润毛发，点眼止泪（大明）。

【发明】〔弘景曰〕汉张苍年老无齿，妻妾百数，常服人乳，故年百岁余，身肥如瓠。〔宗奭曰〕人乳汁治目之功多，何也？人心生血，肝藏血，肝受血则能视。盖水入于经，其血乃成。又曰上

则为乳汁，下则为月水，故知乳汁则血也。用以点眼，岂不相宜？血为阴，故性冷。脏寒人，如乳饼酥酪之类，不可多食。虽曰牛羊乳，然亦不出乎阴阳之造化耳。老人患口疮不能食，但饮人热乳甚良。〔时珍曰〕人乳无定性。其人和平，饮食冲淡，其乳必平；其人暴躁，饮酒食辛，或有火病，其乳必热。凡服乳，须热饮。若晒曝为粉，入药尤佳。《南史》载：宋何尚之积年劳病，饮妇人乳而瘥。又言：穰城老人年二百四十岁，惟饮曾孙妇乳也。按白飞霞《医通》云：服人乳，大能益心气，补脑髓，止消渴，治风火证，养老尤宜。每用一吸，即以纸塞鼻孔，按唇贴齿而漱，乳与口津相和，然后以鼻内引上吸，使气由明堂入脑，方可徐徐咽下，如此五七吸为一度。不漱而吸，何异饮酪？止于肠胃而已。

【附方】旧三，新十二。

服乳歌仙家酒，仙家酒，两个壶卢盛一斗。五行酿出真醍醐，不离人间处处有。丹田若是干涸时，咽下重楼润枯朽。清晨能饮一升余，返老还童天地久。

虚损劳瘵德生丹：用无病妇人乳三酒杯，将瓷碟晒极热，置乳于中，次入麝香末少许，木香末二分，调匀服；后饮浓茶一酒盏，即阳败。次日服接命丹。接命丹：用乳三酒杯，如前晒碟盛人乳，并人胞末一具调服，服毕面、膝俱赤，如醉思睡。只以白粥少少养之（《集简方》）。

虚损风疾接命丹：治男妇气血衰弱，痰火上升，虚损之证；又治中风不语，左瘫右缓，手足疼痛，动履不便，饮食少进诸证。用人乳二杯，香甜白者为佳，以好梨汁一杯和匀，银石器内顿滚滚。每日五更一服，能消痰补虚，生血延寿。此乃以人补人，其妙无加（《摄生众妙方》）。

中风不语舌根强硬。三年陈酱五合，人乳汁五合，相和研，以生布绞汁。随时少少与服，良久当语（《圣惠方》）。

卒不得语人乳半合，美酒半升，和服（范汪方）。

失音不语人乳、竹沥各二合，温服（《摘玄》）。

月经不通日饮人乳三合（《千金方》）。

眼热赤肿人乳半合，古铜钱十文，铜器中磨令变色，稀稠成煎，瓶收，日点数次。或以乳浸黄连，蒸热洗之（《圣惠方》）。

初生不尿人乳四合，葱白一寸，煎滚，分作四服，即利（《刘涓子鬼遗方》）。

初生吐乳人乳二合，籧篨箦少许，盐二粟大，同煎沸，入牛黄米许，与服（《刘涓子鬼遗方》）。

痈脓不出人乳汁和面傅之，比晓脓尽出。不可近手（《千金方》）。

臁胫生疮人乳、桐油等分，和匀。以鹅翎扫涂，神效（《摘玄》）。

啖蛇牛毒牛啖蛇者，毛发向后，其肉杀人。但饮人乳汁一升，立愈（《金匮要略》）。

中牛马毒人乳饮之良（《千金》）。

百虫入耳人乳滴之即出（《圣惠方》）。

妇人月水宋《嘉祐》　附月经衣

【释名】月经（《素问》）、**天癸**（《素问》）、**红铅**（〖谬名〗）。〔时珍曰〕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

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经者常也，有常轨也。天癸者，天一生水也。邪术家谓之红铅，谬名也。女人之经，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后，或通或塞，其病也。复有变常而古人并未言及者，不可不知。有行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谓逆行。有三月一行者，是谓居经，俗名按季。有一年一行，是谓避年。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谓暗经。有受胎之后，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谓盛胎，俗名垢胎。有受胎数月，血忽大下而胎不陨者，是谓漏胎。此虽以气血有余不足言，而亦异于常矣。女子二七天癸至，七七天癸绝，其常也。有女年十二、十三而产子，如《楮记室》所载，平江苏达卿女，十二受孕者；有妇年五十、六十而产子，如《辽史》所载，函普妻六十余，生二男一女者，此又异常之尤者也。学医者之于此类，恐亦宜留心焉。

【气味】咸，平，无毒。

【主治】解毒箭并女劳复（弘景）。

月经衣

〔主治〕金疮血涌出，炙热熨之。又主虎狼伤及箭镞入腹（藏器）。

【发明】〔时珍曰〕女人入月，恶液腥秽，故君子远之，为其不洁，能损阳生病也。煎膏治药，出痘持戒，修炼性命者，皆避忌之，以此也。《博物志》云：扶南国有奇术，能令刀斫不入，惟以月水涂刀便死。此是秽液坏人神气，故合药忌触之。此说甚为有据。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按萧了真《金丹诗》云：一等旁门性好淫，强阳复去采他阴。口含天癸称为药，似恁洳沮枉用心。呜呼！愚人观此，可自悟矣。凡红铅方，今并不录。

【附方】旧七，新五。

热病劳复丈夫热病瘥后，交接复发，忽卵缩入肠，肠痛欲死。烧女人月经赤衣为末，熟水服方寸匕，即定（《梅师方》）。

女劳黄疸气短声沉。用女人月经布和血衣烧灰，酒服方寸匕，一日再服，三日瘥（孟诜《必效方》）。

霍乱困笃童女月经衣和血烧灰，酒服方寸匕。百方不瘥者用之（《千金方》）。

小儿惊痫发热。取月候血和青黛，新汲水调服一钱，入口即瘥。量儿加减（《普济方》）。

令妇不妒取妇人月水布裹虾蟆，于厕前一尺，入地五寸埋之（张华《博物志》）。

痈疽发背一切肿毒。用胡燕窠土、鼠坌土、榆白皮、栝蒌根，等分为末，以女人月经衣，水洗取汁和，傅肿上，干即易之。溃者封其四围。五日瘥（《千金方》）。

男子阴疮因不忌月事行房，阴物溃烂。用室女血衲，瓦上烧存性，研末，麻油调，傅之。

解药箭毒交州夷人，以焦铜为镝，涂毒药于镞锋上，中人即沸烂，须臾骨坏。但服月水、屎汁解之（《博物志》）。

箭镞入腹或肉中有聚血。以妇人月经衣烧灰，酒服方寸匕（《千金方》）。

马血入疮、剥马刺伤以妇人月水涂之，神效（姚僧垣《集验方》）。

虎狼伤疮月经衣烧末，傅之（陈藏器）。

人血《拾遗》

【集解】〔时珍曰〕血犹水也。水谷入于中焦，泌别熏蒸，化其精微，上注于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中焦受汁，变化而赤，行于隧道，以奉生身，是之谓血，命曰营气。血之与气，异名同类；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于阴，卫行于阳；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血体属水，以火为用，故曰气者血之帅也。气升则升，气降则降；气热则行，气寒则凝；火活则红，火死则黑。邪犯阳经则上逆，邪犯阴经则下流。盖人身之血，皆生于脾，摄于心，藏于肝，布于肺，而施化于肾也。仙家炼之，化为白汁，阴尽阳纯也。苌弘死忠，血化为碧，人血入土，年久为磷，皆精灵之极也。

【气味】咸，平，有毒。

【主治】羸病人皮肉干枯，身上麸片起，又狂犬咬，寒热欲发者，并刺血热饮之（藏器）。

【发明】〔时珍曰〕肉干麸起，燥病也，不可卒润也。饮人血以润之，人之血可胜刺乎？夫润燥、治狂犬之药亦夥矣，奚俟于此耶？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无后乎？虐兵、残贼，亦有以酒饮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不必责也。诸方用血，惟不悖于理者，收附于下。

【附方】新六。

吐血不止就用吐出血块，炒黑为末。每服三分，以麦门冬汤调服。盖血不归元，则积而上逆；以血导血归元，则止矣（吴球《诸证辨疑》）。

衄血不止《圣济总录》：用白纸一张，接衄血令满，于灯上烧灰，作一服，新汲水下。勿用病人知。〇《儒门事亲》：就用本衄血，纸捻蘸点眼内，左点右，右点左。此法大妙。

金疮内漏取疮内所出血，以水和，服之（《千金》）。

产乳血运取酽醋，和产妇血如枣大，服之（《普济方》）。

小儿赤疵针父脚中，取血贴之，即落（《千金方》）。

小儿疣目以针决其四边，取患疮脓汁傅之。忌水三日，即溃落也（《千金》）。

人精宋《嘉祐》

【集解】〔时珍曰〕营气之粹，化而为精，聚于命门。命门者，精血之府也。男子二八而精满一升六合。养而充之，可得三升；损而丧之，不及一升。谓精为□者，精非血不化也；谓精为宝者，精非气不养也。故血盛则精长，气聚则精盈。邪术家蛊惑愚人，取童女交媾，饮女精液；或以己精和其天癸，吞咽服食。呼为铅汞，以为秘方，放恣贪淫，甘食秽滓，促其天年。吁！愚之甚矣，又将谁尤？按鲍景翔云：神为气主，神动则气随；气为水母，气聚则水生。故人之一身，贪心动则津生，哀心动则泪生，愧心动则汗生，欲心动则精生。

【气味】甘，温。

【主治】和鹰屎，灭瘢（弘景）。**涂金疮血出，汤火疮**（时珍）。

【附方】旧三，新一。

面上黧子人精和鹰屎白涂之，数日愈（《千金方》）。

身面粉瘤人精一合，青竹筒盛，于火上烧，以器承取汁，密封器中。数数涂之，取效止（《肘后方》）。

瘰疬肿毒女人精汁，频频涂之。

汤火伤灼令不痛，易愈无痕。《肘后》：用人精、鹰屎白，日日涂之。〇《千金》：用女人精汁，频频涂之。

口津唾《纲目》

【释名】灵液（《纲目》）、**神水**（《纲目》）、**金浆**（《纲目》）、**醴泉**（〖《纲目》〗）。〔时珍曰〕人舌下有四窍，两窍通心气，两窍通肾液。心气流入舌下为神水，肾液流入舌下为灵液。道家谓之金浆玉醴。溢为醴泉，聚为华池，散为津液，降为甘露，所以灌溉脏腑，润泽肢体。故修养家咽津纳气，谓之清水灌灵根。人能终日不唾，则精气常留，颜色不槁；若久唾，则损精气，成肺病，皮肤枯涸。故曰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人有病，则心肾不交，肾水不上，故津液干而真气耗也。秦越人《难经》云：肾主五液。入肝为泪，入肺为涕，入脾为涎，入心为汗，自入为唾也。

【气味】甘、咸，平，无毒。

【主治】疮肿、疥癣、齄疱，五更未语者，频涂擦之。又明目退翳，消肿解毒，辟邪，粉水银（时珍）。

【发明】〔时珍曰〕唾津，乃人之精气所化。人能每旦漱口擦齿，以津洗目，及常时以舌舐拇指甲，揩目，久久令人光明不昏。

又能退翳，凡人有云翳，但每日令人以舌舐数次，久则真气熏及，自然毒散翳退也。《范东阳方》云：凡人魇死，不得叫呼，但痛咬脚跟及拇指甲际，多唾其面，徐徐唤之，自省也。按《黄震日抄》云：晋时南阳宗定伯夜遇鬼，问之。答曰我新死鬼也。问其所恶。曰：不喜唾耳。急持之，化为羊。恐其变化，因大唾之，卖得千钱。乃知鬼真畏唾也。

【附方】新四。

代指肿痛以唾和白硇砂，搜面作碗子，盛唾令满，着硇末少许，以指浸之，一日即瘥（《千金方》）。

手足发疣以白粱米粉，铁铛炒赤，研末，以众人唾和，傅厚一寸，即消（《肘后方》）。

腋下狐气用自己唾擦腋下数过，以指甲去其垢，用热水洗手数遍，如此十余日则愈。

毒蛇螫伤急以小便洗去血，随取口中唾，频频涂之（杨拱《医方摘要》）。

齿垢音居近切。〇宋《嘉祐》

【释名】齿垢（〖《纲目》〗）。

【气味】咸，温，无毒。

【主治】和黑虱研涂，出箭头及恶刺，破痈肿（李世勣）。涂蜂螫（时珍）。

【附方】新二。

竹木入肉针拨不尽者。以人齿垢封之，即不烂也（叶氏《通变要法》）。

毒蛇螫伤先以小便洗去血，次以牙垩封而护之，甚妙，且不痛肿（《医方摘要》）。

人汗《纲目》

【集解】〔时珍曰〕汗出于心，在内则为血，在外则为汗。故曰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

【气味】咸，有毒。饮食食之，令人生疔毒（时珍）。

眼泪《纲目》

【集解】〔时珍曰〕泪者肝之液。五脏六腑津液皆上渗于目。凡悲哀笑咳，则火激于中，心系急而脏腑皆摇；摇则宗脉感而液道开，津上溢，故涕泣出焉。正如甑上水滴之意也。

【气味】咸，有毒。凡母哭泣堕子目，令子伤睛生翳（时珍）。

人气《纲目》

【主治】下元虚冷，日令童男女，以时隔衣进气脐中，甚良。凡人身体骨节痹痛，令人更互呵熨，久久经络通透。又鼻衄金疮，嘘之

能令血断（时珍）。

【发明】〔时珍曰〕医家所谓元气相火，仙家所谓元阳真火，一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老人、虚人，与二七以前少阴同寝，借其熏蒸，最为有益。杜甫诗云“暖老须燕玉”，正此意也。但不可行淫，以丧宝促生耳。近时术家，令童女以气进入鼻窍、脐中、精门，以通三田，谓之接补。此亦小法，不得其道者，反以致疾。按谢承《续汉书》云：太医史循宿禁中，寒疝病发，求火不得。众人以口更嘘其背，至旦遂愈。刘敬叔《异苑》云：孙家奚奴治虎伤蛇噬垂死者，以气禁之，皆安。又葛洪《抱朴子》云：人在气中，气在人中。天地万物，无不须气以生。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行之有法，从子至巳为生气之时，从午至亥为死气之时。常以生气时，鼻中引气，入多出少，闭而数之，从九九、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乃微吐之，勿令耳闻。习之既熟，增至千数，此为胎息。或春食东方青气，夏食南方赤气，秋食西方白气，冬食北方黑气，四季食中央黄气，亦大有效。故善行气者，可以避饥渴，可以延年命；可以行水上，可以居水中；可以治百病，可以入瘟疫。以气嘘水则水逆流，嘘火则火遥灭；嘘沸汤则手可探物，嘘金疮则血即自止；嘘兵刃则刺不能入，嘘箭矢则矢反自射；嘘犬则不吠，嘘虎狼则伏退，嘘蛇蜂则不动。吴越有禁咒行气之法，遇有大疫，可与同床，不相传染。遇有精魅，或闻声，或现形，掷石放火，以气禁之，皆自绝。或毒蛇所伤，嘘之即愈。若在百里之外，遥以我手嘘咒，男左女右，亦即可安。夫气出于无形，用之其效至此，而况绝谷延年乎？时珍按：此即吾内养浩然灵气也。符篆家取祖气即此，但彼徒皆气馁，庸人依仿，安得验哉？

人魄《纲目》

【集解】〔时珍曰〕此是缢死人，其下有物如麸炭，即时掘取便得，稍迟则深入矣。不掘则必有再缢之祸。盖人受阴阳二气，合成形体。魂魄聚则生，散则死。死则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魄属阴，

其精沉沦入地，化为此物；亦犹星陨为石，虎死目光坠地化为白石，人血入地为磷为碧之意也。

【主治】镇心，安神魄，定惊怖颠狂，磨水服之（时珍）。

髭须《证类》

【集解】〔时珍曰〕觜上曰髭，颐下曰须，两颊曰髯。详见乱发下。

【主治】烧研，傅痈疮（慎微）。

【发明】〔慎微曰〕唐李世勣病。医云：得须灰服之，方止。太宗闻之，遂自剪髭烧灰赐服，复令傅痈立愈。故白乐天诗云：剪须烧药赐功臣。又宋吕夷简疾。仁宗曰：古人言髭可治疾。今朕剪髭与之合药，表朕意也。

阴毛《拾遗》

【主治】男子阴毛：主蛇咬，以口含二十条咽汁，令毒不入腹（藏器）。横生逆产，用夫阴毛二七茎烧研，猪膏和丸大豆大，吞之（《千金方》）。妇人阴毛：主五淋及阴阳易病（时珍）。

【附方】新二。

阴阳易病病后交接，卵肿或缩入腹，绞痛欲死。取妇人阴毛烧灰饮服，仍以洗阴水饮之（《普济方》）。

牛胀欲死妇人阴毛，草裹与食，即愈（《外台秘要》）。

人骨《拾遗》

【释名】〔时珍曰〕许慎云：骨者，肉之核也。《灵枢经》云：肾主骨。有《骨度篇》，论骨之大小、长短、广狭甚详，见本书。

【主治】骨病，接骨，臁疮，并取焚弃者（藏器）。

【发明】〔时珍曰〕古人以掩暴骨为仁德，每获阴报；而方伎之流，心乎利欲，乃收人骨为药饵，仁术固如此乎？且犬不食犬骨，而人食人骨可乎？父之白骨，惟亲生子刺血沥之即渗入。又《酉阳杂俎》云：荆州一军人损胫。张七政饮以药酒，破肉去碎骨一片，涂膏而愈。二年余复痛。张曰所取骨寒也。寻之尚在床下，以汤洗绵裹收之，其痛遂止。气之相应如此，孰谓枯骨无知乎？仁者当悟矣。

【附方】新四。

代杖烧过人骨为末，空心酒服三钱，受杖不肿不作疮，久服皮亦厚也（《医林集要》）。

接骨烧过童子骨一两，乳香二钱，喜红绢一方，烧灰为末，热酒调服。先以桐木片扎定，立效（《医林集要》）。

臁疮烧过人骨碎者为末，掺之（《寿域神方》）。

折伤死童子骨煅过，香瓜子仁炒干，为末。好酒下，止痛极速（《扶寿精方》）。

天灵盖宋《开宝》

【释名】脑盖骨（《纲目》）、仙人盖（《纲目》）、头颅骨（〖《纲目》〗）。〔志曰〕此乃死人顶骨十字解者，方家婉其名耳。〔藏器曰〕此是天生天赐，盖押一身之骨，囟门未合，即未有也。〔时珍曰〕人之头圆如盖，穹窿象天，泥丸之宫，神灵所集。修炼家取坎补离，复其纯乾，圣胎圆成，乃开颅囟而出入之，故有天灵盖诸名也。

【修治】〔藏器曰〕凡用弥腐烂者乃佳。有一片如三指阔者，取得，用煻灰火罨一夜。待腥秽气尽，却用童男溺，于瓷锅子中煮一伏时，漉出。于屋下掘一坑，深一尺，置骨于中一伏时，其药魂归神妙。阳人使阴，阴人使阳。〔好古曰〕方家有用檀香汤洗过，酥炙用，或烧存性者。男骨色不赤，女骨色赤，以此别之也。

【气味】咸，平，无毒。〔时珍曰〕有毒。

【主治】传尸尸疰，鬼气伏连，久瘴劳疟，寒热无时者，烧令黑，研细，白饮和服，亦合丸散用（《开宝》）。治肺痿，乏力羸瘦，骨蒸盗汗等，酥炙用（大明）。退心经蕴寒之气（《本草权度》）。

【发明】〔杨士瀛曰〕天灵盖治尸疰。尸疰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淹缠。得枯骸枕骨治之，则魂气飞越，不复附人，故得瘥也。〔陈承曰〕《神农本经·人部》，惟发髮一物。其余皆出后世医家，或禁术之流，奇怪之论耳。近见医家用天灵盖治传尸病，未有一效。残忍伤神，殊非仁人之用心。苟有可易，仁者宜尽心焉。必不得已，则宜以年深渍朽、绝尸气者，可也。

【附方】旧一，新十。

天灵盖散追取劳虫。天灵二指大以檀香煎汤洗过，酥炙，一气咒七遍云："雷公神，电母圣；逢传尸，便须定；急急如律令。"尖槟榔五枚，阿魏二分，麝香三分，辰砂一分，安息香三分，甘遂三分，为末，每服三钱。用童便四升，入银石器内，以葱白、薤白各二七茎，青蒿二握，甘草二茎五寸长者，桃枝、柳枝、桑枝、酸榴枝各二握七寸长，同煎至一升。分作三盏：五更初，调服前药一服；虫不下，约人行十里，又进一服；天明再进。取下虫物，名状不一，急擒入油铛煎之。其虫觜青赤黄色可治，黑白色难治，然亦可断传染之患。凡修合，先须斋戒，于远处净室，勿令病人闻药气，及鸡犬猫畜、孝子妇人、一切触秽之物见之。虫下后，以白粥补之。数日之后，梦人哭泣相别，是其验也（《上清紫庭仙方》）。

虚损骨蒸《千金方》：用天灵盖如梳大，炙黄，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三服，起死神方也。〇张文仲《备急方》：用人头骨（炙）三两，麝香十两，为末，和蜜捣千杵，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粥饮下，日再服。若胸前有青脉出者，以针刺看血色；未黑者，七日瘥。

小儿骨蒸体瘦心烦。天灵盖（酥炙）、黄连等分，研末。每服半钱，米饮下，日二服（《圣惠方》）。

诸疟寒热天灵盖煅研末，水服一字，取效（《普济方》）。

膈气不食天灵盖七个，每个用黑豆四十九粒，层层隔封，水火升降，杨梅色，冷定取出，去豆不用，研末。每服一钱，温酒下（《孙氏集效方》）。

青盲不见天灵盖（酥炙）、龙胆各二两，白龙脑一钱，为末。取黑豆五升净淘，以水煮烂滤汁，却炼成煎拌药，丸梧子大。每服温水下二十丸，日三。频用新汲水洗头面。先令患人沐浴，及剃却顶心发。静一室，令安止，昼夜不得见明，令满百日。切忌羊血杂肉及动风壅滞热物、喜怒房室等（《圣惠方》）。

痘疮陷伏灰平不长，烦躁气急。用天灵盖烧研，酒服三分。〇一方入雄黄二分，其疮自然起发（《痘疹经验方》）。

下部疳疮天灵盖煅研末，先以黄檗汤洗净，掺之神效。〇又一方入红褐、小红枣等分，同烧研（刘氏《经验方》）。

臁疮湿烂人顶骨（烧研）二钱，龙骨三钱，金丝硫黄一钱，为末。用冬萝卜芽阴干，熬水洗之，乃贴（刘松石《保寿堂方》）。

小儿白秃大豆、髑髅骨各烧灰等分，以腊猪脂和涂（姚僧垣《集验方》）。

人胞《拾遗》

【释名】胞衣（《拾遗》）、**胎衣**（《纲目》）、**紫河车**（《纲目》）、**混沌衣**（《纲目》）、**混元母**（《蒙筌》）、**佛袈裟**（《纲目》）、**仙人衣**（〖《纲目》〗）。〔时珍曰〕人胞，包人如衣，故曰胞衣。方家讳之，别立诸名焉。《丹书》云：天地之先，阴阳之祖，乾坤之橐龠，铅汞之匡廓，胚胎将兆，九九数足，我则乘而载之，故谓之河车。其色有红、有绿、有紫，以紫者为良。

【修治】〔吴球曰〕紫河车，古方不分男女。近世男用男，女用女；一云男病用女，女病用男。初生者为佳，次则健壮无病妇人者亦可。取得，以清米泔摆净，竹器盛，于长流水中洗去筋膜，再以乳香酒洗过，篾笼盛之，烘干研末。亦有瓦焙研者，酒煮捣烂者，甑蒸捣晒者，以蒸者为佳。董炳云：今人皆酒煮火焙及去筋膜，大误矣。火焙水煮，其子多不育，惟蒸捣和药最良。筋膜乃初结真气，不可剔去也。

【气味】甘、咸，温，无毒。

【主治】血气羸瘦，妇人劳损，面□皮黑，腹内诸病渐瘦者，治净，以五味和之，如馇钾法与食之，勿令妇知（藏器。○钾，音甲，饼也）。治男女一切虚损劳极，癫痫失志恍惚，安心养血，益气补精（吴球）。

【发明】〔震亨曰〕紫河车治虚劳，当以骨蒸药佐之。气虚加补气药，血虚加补血药。以侧柏叶、乌药叶俱酒洒，九蒸九曝，同之为丸，大能补益，名补肾丸。〔时珍曰〕人胞虽载于陈氏《本草》，昔人用者犹少。近因丹溪朱氏言其功，遂为时用。而括苍吴球始创大造丸一方，尤为世行。其方药味平补，虽无人胞，亦可服饵。其说详见本方下。按《隋书》云：琉球国妇人产乳，必食子衣。张师正《倦游录》云：八桂獠人产男，以五味煎调胞衣，会亲啖之。此则诸兽生子、自食其衣之意，非人类也。崔行功《小儿方》云：凡胎衣宜藏于天德、月空吉方。深埋紧筑，令儿长寿。若为猪狗食，令儿颠狂；虫蚁食，令儿疮癣；鸟鹊食，令儿恶死；弃于火中，令儿疮烂；近于社庙污水井灶街巷，皆有所禁。按此亦铜山西崩，洛钟东应，自然之理也。今复以之蒸煮炮炙，和药捣饵，虽曰以人补人，取其同类；然以人食人，独不犯崔氏之禁乎？其异于琉球、獠人者，亦几希矣。

【附方】旧一，新六。

河车丸治妇人瘵疾劳嗽，虚损骨蒸等证。用紫河车（初生男子者）一具以长流水中洗净，熟煮擘细，焙干研，山药二两，人参一两，白茯苓半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麝香养七日。每服三五十丸，温服，盐汤下（《永类钤方》）。

大造丸吴球云：紫河车即胞衣也。儿孕胎中，脐系于胞，胞系母脊，受母之荫，父精母血，相合生成，真元所钟，故曰河车。虽

禀后天之形，实得先天之气，超然非他金石草木之类可比。愚每用此得效，用之女人尤妙。盖本其所自出，各从其类也。若无子及多生女，月水不调，小产难产人服之，必主有子。危疾将绝者，一二服，可更活一二日。其补阴之功极重，百发百中。久服耳聪目明，须发乌黑，延年益寿，有夺造化之功，故名大造丸。用紫河车一具男用女胎，女用男胎，初生者，米泔洗净，新瓦焙干研末，或以淡酒蒸熟，捣晒研末，气力尤全，且无火毒，败龟版（年久者，童便浸三日，酥炙黄）二两（或以童便浸过，石上磨净，蒸熟晒研，尤妙），黄檗（去皮，盐酒浸，炒）一两半，杜仲（去皮，酥炙）一两半，牛膝（去苗，酒浸，晒）一两二钱，肥生地黄二两半（入砂仁六钱，白茯苓二两，绢袋盛，入瓦罐，酒煮七次，去茯苓、砂仁不用，杵地黄为膏，听用），天门冬（去心）、麦门冬（去心）、人参（去芦）各一两二钱，夏月加五味子七钱，各不犯铁器，为末，同地黄膏入酒，米糊丸如小豆大。每服八九十丸，空心盐汤下，冬月酒下。女人去龟板，加当归二两，以乳煮糊为丸。男子遗精，女子带下，并加牡蛎粉一两。〇世医用阳药滋补，非徒无益，为害不小。盖邪火只能动欲，不能生物。龟板、黄檗，补阳补阴，为河车之佐；加以杜仲补肾强腰，牛膝益精壮骨；四味通为足少阴经药，古方加陈皮，名补肾丸也。生地黄凉血滋阴，得茯苓、砂仁同黄檗则走少阴，白飞霞以此四味为天一生水丸也。天、麦门冬能保肺气，不令火炎，使肺气下行生水；然其性有降无升，得人参则鼓动元气，有升有降，故同地黄为固本丸也。又麦门冬、人参、五味子三味，名生脉散，皆为肺经药。此方配合之意，大抵以金水二脏为生化之原，加河车以成大造之功故也。一人病弱，阳事大痿，服此二料，体貌顿异，连生四子。一妇年六十已衰惫，服此寿至九十犹强健。一人病后不能作声，服此气壮声出。一人病痿，足不任地者半年，服此后能远行（《诸证辨疑》）。

五劳七伤吐血虚瘦。用初生胞衣，长流水中洗去恶血，待清汁出乃止，以酒煮烂，捣如泥，入白茯神末，和丸梧子大。每米饮下百丸。忌铁器（《朱氏集验方》）。

久癫失志气虚血弱者。紫河车治净，烂煮食之（刘氏《经验

方》）。

大小痫疾初生胎衣一具，长流水洗净，仍以水浸，春三、夏一、秋五、冬七日，焙干为末；羌活、天麻、防风各半两，白僵蚕、白附子各一两，南星二两，川乌一个，全蝎二十一个，为末，糊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十丸，好酒下（《乾坤秘韫》）。

解诸蛊毒不拘草蛊、蛇蛊、蜣螂蛊，其状入咽刺痛欲死。取胞衣一具洗切，曝干为末，熟水调服一钱匕（《梅师方》）。

目赤生翳初生孩儿胞衣，曝干焙研细末。日日傅目眦中，愈乃止（《千金》）。

胞衣水《拾遗》

【修治】〔藏器曰〕此乃衣埋地下，七八年化为水，澄彻如冰。南方人以甘草、升麻和诸药，瓶盛埋之，三五年后掘出，取为药也。

【气味】辛，凉，无毒。

【主治】小儿丹毒，诸热毒，发寒热不歇，狂言妄语，头上无辜发竖，虚痞等证，天行热病，饮之立效（藏器）。反胃久病，饮一钟当有虫出（时珍）。

初生脐带《拾遗》

【释名】命蒂（〖《纲目》〗）。〔时珍曰〕胎在母腹，脐连于胞，胎息随母。胎出母腹，脐带既剪，一点真元，属之命门丹

田。脐干自落，如瓜脱蒂。故脐者，人之命蒂也。以其当心肾之中，前直神阙，后直命门，故谓之脐。脐之为言齐也。

【主治】烧末饮服，止疟（藏器）。解胎毒，傅脐疮（时珍）。

【附方】新三。

脐汁不干绵裹落下脐带，烧研一钱，入当归头末一钱，麝香一字，掺之（《全幼心鉴》）。

预解胎毒初生小儿十三日，以本身剪下脐带烧灰，以乳汁调服，可免痘患。或入朱砂少许（《保幼大全》）。

痘风赤眼初生小儿脐带血，乘热点之，妙（《海上方》）。

人势《纲目》

【释名】阴茎（〖《纲目》〗）。〔时珍曰〕人阴茎，非药物也。陶九成《辍耕录》载：杭州沈生犯奸事露，引刀自割其势，流血经月不合。或令寻所割势，捣粉酒服，不数日而愈。观此则下蚕室者，不可不知此法也。故附于此云。

【主治】下蚕室，创口不合（时珍）。

人胆《拾遗》

【气味】苦，凉，有毒。

【主治】鬼气，尸疰，伏连（藏器）。久疟，噎食，金疮（时珍）。

【发明】〔时珍曰〕北虏战场中，多取人胆汁傅金疮，云极效；但不可再用他药，必伤烂也。若先敷他药，即不可用此。此乃杀场救急之法，收胆干之亦可用，无害于理也。有等残忍武夫，杀人即取其胆和酒饮之，云令人勇；是虽军中谬术，君子不为也。

【附方】新三。

久疟连年、噎食不下用生人胆一个，盛糯米令满，入麝香少许，突上阴干。一半青者治疟，一半黑者治噎，并为末。每服十五粒，疟用陈皮汤下，噎用通草汤下（俱出《普济方》）。

鬼疟进退不定者。用人胆、朱砂、雄黄、麝香等分，为末，醋糊丸绿豆大。每绵裹一丸，纳鼻中即瘥，男左女右。一丸可治二人（《圣惠方》）。

人肉《拾遗》

【主治】**瘵疾**（藏器）。

【发明】〔时珍曰〕张杲《医说》言：唐开元中，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按陈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而归咎陈氏，所以罪其笔之于书，而不立言以破惑也，《本草》可轻言哉？呜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伤其支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按何孟春《余冬序录》云：江伯儿母病，割胁肉以进。不愈，祷于神，欲杀子以谢神。母愈，遂杀其三岁子。事闻太祖皇帝，怒其绝伦灭理，杖而配之。下礼部议曰：子之事亲，有病则拜托良医。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至情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事属后世。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务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呜呼！圣人立教，高出千

古，甚哉如此。又陶九成《辍耕录》载：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矣。

木乃伊《纲目》

【集解】〔时珍曰〕按陶九成《辍耕录》云：天方国有人年七八十岁，愿舍身济众者，绝不饮食，惟澡身啖蜜，经月便溺皆蜜。既死，国人殓以石棺，仍满用蜜浸之，镌年月于棺，瘗之。俟百年后起封，则成蜜剂。遇人折伤肢体，服少许立愈。虽彼中亦不多得，亦谓之蜜人。陶氏所载如此，不知果有否？姑附卷末，以俟博识。

方民《纲目》

〔李时珍曰〕人禀性于乾坤，而囿形于一气。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是故虱处头而黑，豕居辽而白。水食者腥，草食者膻。膏粱藜苋，肠胃天渊；菓褐罗纨，肌肤玉石。居养所移，其不能齐者，亦自然之势也。故五方九州，水土各异，其民生长，气息亦殊。乃集方民，附于部末，以备医诊云。东方：海滨傍水，鱼盐之地。其民食鱼而嗜咸，黑色疏理。其病多疮疡，其治宜砭石。〇西方：陵居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肥脂。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〇北方：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野处而乳食。其病脏寒生满，其治宜灸焫。〇南方：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其民嗜酸而食腊，致理而赤色。其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〇中央：地平湿。其

民食杂而不劳。其病多痿躄，其治宜导引按跷（出《素问》）。

九州殊题，水泉各异；风声气习，刚柔不同。青州：其音角羽，其泉咸以酸，其气舒迟，其人声缓。〇荆扬：其音角徵，其泉酸以苦，其气剽轻，其人声急。〇梁州：其音商徵，其泉苦以辛，其气刚勇，其人声塞。〇兖豫：其音宫徵，其泉甘以苦，其气平静，其人声端。〇雍冀：其音商羽，其泉辛以咸，其气驶烈，其人声捷。〇徐州：其音角宫，其泉酸以甘，其气悍劲，其人声雄（出《河图括地象》）。

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出《孔子家语》）。

山林之民毛而瘦，得木气多也。川泽之民黑而津，得水气多也。丘陵之民团而长，得火气多也。坟衍之民皙而方，得金气多也。原隰之民丰而痹，得土气多也（出《宋太史集》）。

荆州一男二女，扬州二男五女，青州二男二女，兖州二男三女，幽州一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豫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冀州

五男三女（出《周礼》）。

土地生人，各以类应。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喑，风气多聋，林气多瘿，木气多伛，石气多力，岸下气多尰，险阻气多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广气多仁，陵气多贪，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贤（出《淮南子鸿烈解》）。

人傀公回切。怪异也。〇《纲目》

〔李时珍曰〕太初之时，天地㽔缊。一气生人，乃有男女。男女构精，乃自化生。如草木之始生子，一气而后有根及子，为种相继也。人之变化，有出常理之外者。亦司命之师所当知，博雅之士所当识。故撰为人傀，附之部末，以备多闻眚咎之征。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盖言男女生生之机，亦惟阴阳造化之良能焉耳。齐司徒褚澄言：血先至裹精则生男，精先至裹血则生女。阴阳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骈胎品胎之兆。《道藏经》言：月水止后一、三、五日成男，二、四、六日成女。东垣李杲言：血海始净一、二日成男，三、四、五日成

女。《圣济经》言：因气而左动，阳资之则成男；因气而右动，阴资之则成女。丹溪朱震亨乃非褚氏而是东垣，主《圣济》左右之说而立论，归于子宫左右之系。诸说可谓悉矣。时珍窃谓褚氏未可非也，东垣未尽是也。盖褚氏以精血之先后言，《道藏》以日数之奇偶言，东垣以女血之盈亏言，《圣济》、丹溪以子宫之左右言，各执一见；会而观之，理自得矣。夫独男独女之胎，则可以日数论；而骈胎品胎之感，亦可以日数论乎？稽之诸史，载一产三子、四子者甚多。其子有半男半女，或男多女少，男少女多。《西樵野记》载国朝天顺时，扬州民家一产五男，皆育成。观此，则一、三、五日为男，二、四、六日为女之说，岂其然哉？焉有一日受男而二日复受女之理乎？此则褚氏、《圣济》、丹溪主精血子宫左右之论为有见，而《道藏》、东垣日数之论为可疑矣。王叔和《脉经》，以脉之左右浮沉，辨猥生之男女；高阳生《脉诀》，以脉之纵横逆顺，别骈品之胎形。恐亦臆度，非确见也。王冰《玄珠密语》言：人生三子，主太平；人生

三女，国淫失政；人生十子，诸侯竞位；人生肉块，天下饥荒。此乃就人事而论，则气化所感，又别有所关也。夫乾为父，坤为母，常理也。而有五种非男，不可为父；五种非女，不可为母，何也？岂非男得阳气之亏，而女得阴气之塞耶？

五不女：螺、纹、鼓、角、脉也。螺者，牝窍内旋，有物如螺也。纹者，窍小，即实女也。鼓者，无窍如鼓也。角者，有物如角，古名阴挺是也。脉者，一生经水不调，及崩带之类是也）。五不男：天、犍、漏、怯、变也（天者，阳痿不用，古云天宦是也。犍者，阳势阉去，寺人是也。漏者，精寒不固，常自遗泄也。怯者，举而不强，或见敌不兴也。变者，体兼男女，俗名二形，《晋书》以为乱气所生，谓之人疴。其类有三：有值男即女、值女即男者，有半月阴、半月阳者，有可妻不可夫者。此皆具体而无用者也。

胎足十月而生，常理也；而有七月、八月生者，十二三月生者，十四五月生者。或云：气虚也。虞抟《医学正传》言，有十七八月至二十四五月而生；刘敬叔《异苑》言，太原温盘石母，孕三年乃生，岂亦气虚至于许久耶？今有孕七月而生子者，多可育；八月而生者，多难育。七变而八不变也。〇《魏略》云：黄牛羌人，孕六月而生。〇《博物志》云：獠人孕七月而生。〇《晋书》云：符坚母，孕十二月生。刘搠母，孕十三月生。〇《汉书》云：尧及昭帝，皆以十四月生。〇《三十国春秋》云：刘聪母，孕十五月乃生。〇《搜神记》云：黄帝母名附宝，孕二

十五月而生帝。

胞门子脏为奇恒之府，所以为生人之户，常理也；而有自胁产、自额产、自背产、自髀产者，何也？岂子脏受气驳杂，而其系有不同，如《宋史》所记男阴生于脊，女阴生于头之类耶？《史记》云：陆终氏娶鬼方之女，孕而左胁出三人，右胁出三人。六人子孙，传国千年。天将兴之，必有尤物。如修巳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坼而生契也。〇《魏志》云：黄初六年，魏郡太守孔羡表言：汝南屈雍妻王氏，以去年十月十二日生男儿，从右腋下、小腹上而出。其母自若，无他畏痛。今疮已愈，母子全安。〇《异苑》云：晋时，魏兴李宣妻樊氏，义熙中怀孕不生，而额上有疮。儿从疮出，长为军将，名胡儿。〇又云：晋时，常山赵宣母，妊身如常，而髀上作痒，搔之成疮。儿从疮出，母子平安。〇《野史》云：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从股髀间出。疮合，母子无恙。可证屈雍之事。浮屠氏言释迦生于摩耶之右胁，亦此理也。〇《嵩山记》云：阳翟有妇人，妊三十月乃生子。从母背上出，五岁便入山学道。〇《琅琊漫钞》云：我朝成化中，宿州一妇孕，胁肿如痈。及期儿从痈出，疮痏随合。其子名佛记儿。〇〔时珍曰〕我明隆庆五年二月，唐山县民妇有孕，左胁肿起。儿从胁生，俱无恙。

阳生阴长，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常理也；而有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妇女生须，丈夫出湩，男子产儿者，何也？岂其气脉时有变易，如女国自孕，雄鸡生卵之类耶？《史记》云：姜源见巨人迹履之而生弃，有娀氏吞玄鸟卵而生契。皆不夫而孕也。〇《宣政录》云：宋宣和初，朱节妻年四十一，夕颔痒，至明须长尺余。〇《草木子》云：元至正间，京师一达妇，髭须长尺余也。〇谢承《后汉书》云：济阳李元，全家疫死，只一孙初生

数旬。苍头李善自哺乳之，乳为生湩。〇《唐书》云：元德秀兄子襁褓丧亲，德秀自乳之，数日乳中湩流，能食乃止。〇《宋史》云：宣和六年，都城有卖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〇《西樵野记》云：明嘉靖乙酉，横泾佣农孔方，忽患膨胀，愦愦几数月，自胁产一肉块。剖视之，一儿肢体毛发悉具也。

男生而覆，女生而仰，溺水亦然，阴阳秉赋，一定不移，常理也；而有男化女、女化男者，何也？岂乖气致妖，而变乱反常耶？《京房易占》云：男化为女，宫刑滥也。女化为男，妇政行也。《春秋潜潭巴》云：男化女，贤人去位。女化男，贱人为王。此虽以人事言，而其脏腑经络变易之微，不可测也。《汉书》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为女子，嫁人生一子。〇《续汉书》云：献帝建安二十年，越嶲男子化为女子。〔李时珍曰〕我朝隆庆二年，山西御史宋纁疏言：静乐县民李良雨，娶妻张氏已四载矣，后因贫出其妻，自佣于人。隆庆元年正月，偶得腹痛，时作时止。二年二月初九日，大痛不止。至四月内，肾囊不觉退缩入腹，变为女人阴户。次月经水亦行，始换女妆，时年二十八矣。〇洪范《五行传》云：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为丈夫。〇《晋书》云：惠帝元康中，安丰女子周世宁，以渐化为男子，至十七八而性气成。〇又孝武皇帝宁康初，南郡女子唐氏，渐化为丈夫。〇《南史》云：刘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子化为男。〇《唐书》云：僖宗光启二年春，凤翔郿县女子朱龀，化为丈夫，旬日而死。

人异于物，常理也；而有人化物、物化人者，何也？岂人亦太虚中一物，并囿于气交，得其灵则物化人，失其灵则人化物耶？抑谭子

所谓至淫者化为妇人，至暴者化为猛虎，心之所变，不得不变；孔子所谓物老则群精附之，为五酉之怪者邪？谭子《化书》云：老枫化为羽人，自无情而之有情也。贤妇化为贞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〇《世说》：武昌贞妇，望夫化而为石。〇《宋史》云：昆山石工采石，陷入石穴，三年掘出犹活，见风遂化为石。〇《幽冥录》云：阳羡小吏吴龛，于溪中拾一五色浮石，归置床头，至夜化为女子。〇《左传》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入于渊。黄熊，龙类也。〇《续汉书》云：灵帝时，江夏黄氏母，浴水化为黿，入于渊。〇《搜神记》云：魏文帝黄初中，清河宋士宗母，浴于室，化为鳖，入于水，时复还家。〇《异苑》云：宋文帝元嘉中，高平黄秀，入山经日，遂化为熊。〇《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而为虎，搏杀其兄。〇《郡国志》云：藤州夷人，往往化□。□，小虎也，有五指。〇《博物志》云：江汉有□人，能化为虎。〇《唐书》云：武后时，郴州左史，因病化虎，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〇又宪宗元和二年，商州役夫，将化为虎，众以水沃之，乃不果。〇顾微《广州记》云：浈阳县俚民，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儿甚快，舐处悉白。俄而病死，杀牛以供客。食此牛者，男女二十余人，悉化为虎。〇《隋书》云：文帝七年，相州一桑门，化为蛇，绕树自抽，长二丈许。〇《抱朴子》云：狐、狼、猴、玃，满三百岁，皆能变人。

《参同契》云：燕雀不生凤，狐兔不字马，常理也；而有人产虫兽神鬼、怪形异物者，何也？岂其视听言动，触于邪思，随形感应而然耶？又有人生于卵、生于马者，何也？岂有神异凭之，或因有所感遘而然耶？《博物志》云：徐偃王之母，产卵弃之。孤独老母取覆之，出一儿，后继徐国。〇《异说》云：汉末有马生人，名曰马异。及长，亡入胡地。

人具四肢七窍，常理也；而荒裔之外，有三首、比肩、飞头、垂尾之民。此虽边徼余气所生，同于鸟兽，不可与吾同胞之民例论，然亦异矣。《山海经》云：三首国，一身三首，在昆仑东。〇《尔雅》云：北方有比肩民，半体相合，迭食而迭望。〇《南方异物志》云：岭南溪峒中，有飞头蛮，项有赤痕。至夜以耳为翼，飞去食虫物，将晓复还如故也。《搜神记》载吴将军朱桓一婢，头能夜飞，即此种也。〇《永昌志》云：西南徼外有濮人，生尾如龟，长三四寸，欲坐则先穿地作孔。若误折之，便死也。

是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贾谊赋所谓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此亦言变化皆由于一气也。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物为迂怪耶？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终

《本草纲目》附方名称笔画索引

一、收录全书各药物详细介绍中以【附方】〔附方〕形式出现的方剂。

二、附方名称右边的数字分别为该附方出现的册数、卷数和页码。如："1/8/601"指治疗"一切丁肿"附方在第1册第8卷第601页。

三、附方名称按首字笔画顺序排序。笔画少的在前，笔画多的在后。首字笔画数相同，则按首字起笔笔形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乛）排列；首字相同，则按第二字笔画数和笔形排列，以此类推。

一画

一切丁肿 1/8/601
2/16/1430
4/35/2615
一切下血 3/24/1938
一切下痢 2/14/1085
一切口疮 5/48/3293
一切牙痛 2/14/1088
3/28/2205
一切气块 5/52/3664
一切气疾 2/14/1131
4/35/2626
一切气痛 4/34/2520
一切反胃 5/51/3521
一切风气 2/15/1273
一切风邪 2/14/1072
一切风证 3/17/1526
一切风毒 2/15/1272
一切风疮 5/44/3124
一切风疾 2/15/1268
4/36/2728
一切风疹 2/11/807
2/16/1402

一切风痹 3/18/1737
一切风痰 4/39/2892
一切丹毒 1/7/527
一切心痛 2/14/1062
3/18/1619
4/38/2824
一切目疾 1/7/547
1/8/580
1/9/691
2/10/738
5/52/3655
5/52/3656
一切头疮 3/27/2118
一切虫病 3/17/1458
一切伤暑 2/14/1158
一切伤寒 2/14/1071
一切血气 3/18/1733
一切走注 2/14/1085
一切折伤 3/25/1982
一切劳嗽 1/9/701
一切疔肿 2/15/1274
3/22/1880
4/41/2955
一切冷气 2/11/831
2/14/1122
2/14/1176
3/17/1511
一切冷痿 4/42/3026
一切冷漏 4/43/3073
一切齿痛 4/42/2994
一切金疮 4/39/2882
4/39/2894
一切肺病 5/50/3493
一切肿毒 2/15/1290
2/16/1438
3/18/1716
3/18/1729
3/20/1800
3/24/1952
3/26/2031
3/26/2065
4/33/2436
4/34/2479
4/39/2881
5/44/3089
5/50/3499
一切肿疾 2/15/1238
一切泄痢 3/24/1960
一切泻痢 4/35/2664
一切毒肿 3/17/1456
3/17/1487
4/35/2582

一切毒药 3/23/1913
一切食毒 2/14/1103
一切食停 4/29/2231
一切疮 4/30/2272
一切疮疖 2/10/731
一切疮肿 4/36/2757
一切疮毒 4/42/2994
一切疮疥 2/14/1167
一切顽风 3/17/1526
一切损伤 4/30/2319
一切恶疮 1/7/524
1/8/623
1/9/647
2/11/825
2/11/833
2/16/1437
3/25/1969
4/34/2525
4/35/2663
4/40/2926
4/41/2964
5/44/3126
一切恶痢 3/17/1522
一切恶瘘 5/51/3593
一切积气 3/18/1627
一切积病 2/10/760
一切积痢 2/10/755
2/11/821
一切积滞 4/35/2661
一切疳毒 5/48/3337
一切疳疮 4/39/2897
一切疳疾 4/40/2939
4/42/3018
一切疳眼 3/18/1690
一切疳蜃 4/42/2992
一切痈肿 1/7/534
3/18/1678
3/26/2060
4/30/2329
5/52/3660
一切痈疮 2/15/1221
一切痈疽 2/12/865
2/12/939
2/14/1086
2/15/1250
2/15/1264
2/16/1320
2/16/1435
3/18/1630
3/18/1724
3/19/1776
3/19/1778

一切诸风 3/18/1736
4/35/2635
一切诸毒 2/10/747
一切诸疮 3/17/1530
4/39/2881
一切菌毒 3/17/1575
一切虚风 1/9/650
一切眼疾 2/14/1072
2/15/1256
2/15/1283
2/16/1396
4/36/2721
一切眼翳 4/36/2688
一切偏风 2/14/1164
一切脚气 2/11/786
一切盗汗 2/13/1030
一切痢下 1/7/542
一切湿疮 4/42/2992
一切痰气 4/35/2610
一切障翳 5/44/3096
一切瘘疮 4/34/2479
一切瘘疾 4/30/2339
一切漏疮 2/10/756
2/11/789
3/22/1880
4/41/2963
一切漏疾 3/18/1649
5/50/3480
一切壅滞 3/17/1448
一切癣 4/30/2272
一切癣疮 4/39/2881
一切鮯齁 1/7/536
一品丸 2/14/1130
一粒金丹 3/23/1931

二画

二十年嗽 5/50/3405
二至丸 5/51/3570
二便不通 2/11/787
2/11/842
2/16/1340
3/17/1473
3/17/1526
3/17/1561
3/20/1803
3/21/1824
4/29/2249
4/35/2662
4/39/2867
二便关格 2/16/1345

	3/26/2068
	4/35/2611
	4/35/2656
	5/46/3227
丁肿	1/7/529
丁肿有根	3/26/2066
丁肿初起	1/8/600
	5/52/3660
丁肿鱼脐	4/43/3056
丁肿毒疮	2/16/1351
丁肿复发	3/18/1620
丁肿热毒	2/10/727
丁肿恶毒	4/30/2298
丁肿恶疮	2/11/845
	4/35/2613
	4/41/2964
丁肿诸毒	2/14/1167
丁毒疽疮	1/5/484
丁疮肿毒	2/11/845
	2/12/891
	2/15/1278
	2/15/1282
	2/16/1437
	3/27/2125
丁疮肿痛	1/7/525
	2/10/767
	3/17/1517
丁疮毒肿	4/41/2960
丁疮便毒	3/18/1729
丁疮恶肿	2/15/1243
	4/36/2706
丁疮恶毒	1/9/664
丁疮黑凹	3/18/1725
十三种疔	4/36/2739
十水肿喘	3/22/1888
十年咳嗽	5/45/3173
十年恶疮	5/50/3417
十年痔疮	5/51/3546
十指疼痛	3/17/1509
十种水气	3/17/1470
	3/24/1950
	3/28/2183
十种水气垂死	5/44/3124
十种水病	4/41/2968
十种蛊气	4/33/2429
七日口噤	5/50/3502
七宝美髯丹	3/18/1668
人好魇寐	4/29/2243
人忽恶心	2/14/1100
人卒暴死	2/16/1391
人参酒	3/25/2005
人参膏	2/12/878

人咬手指 5/52/3665
人咬伤疮 5/45/3172
人咬指烂 5/45/3185
人疥马疥 2/16/1387
人耽睡卧 4/36/2687
人落水死 1/9/711
人溺水死 1/7/546
2/10/770
入水肢肿 3/22/1859
八种头风 3/17/1485
八般头风 3/17/1550
5/44/3161
九里蜂毒 4/35/2613
九种心痛 3/17/1458
4/34/2493
4/35/2577
4/35/2599
九窍出血 1/5/483
1/9/656
2/14/1166
2/15/1243
2/16/1372
3/21/1824
4/30/2299
4/36/2746
4/43/3036
九瘘有孔 3/28/2179
九漏有虫 5/52/3660
儿发不生 4/35/2582
儿枕血瘕 3/19/1766
儿枕作痛 5/48/3341
儿齿不生 5/51/3621
儿脐不合 4/38/2841
儿脐汁出 1/9/687
儿脐血出 1/9/687
刀刃金疮 1/9/714
刀斧伤疮 4/33/2455
刀斧伤损 2/12/962
刀斧金疮 2/11/843
3/26/2080
4/39/2900
刀疮伤湿 1/9/674
刀疮神药 3/28/2193
刀箭伤疮 2/14/1074

三画

三十六风 3/19/1760
3/27/2124
三十六黄 5/48/3301
三十年失明 2/16/1429

三十年疟 3/17/1493
三十年痢 4/34/2483
三十年痫 5/52/3664
三十年嗽 3/18/1664
三木节散 4/34/2517
三因白花蛇散 4/43/3065
三年中风 4/34/2482
三年目翳 1/8/577
三补丸 2/13/983
三建汤 3/17/1520
三消骨蒸 2/13/972
三消渴病 3/22/1892
三消渴疾 5/50/3412
三黄丸 2/13/983
三蛇愈风丹 4/43/3064
三焦咳嗽 2/12/942
三焦积热 2/12/947
三焦滞气 3/25/1984
三焦壅塞 3/18/1627
干血气痛 3/17/1451
3/28/2192
5/48/3335
干呕不息 3/18/1654
4/33/2439
干呕胁痛 3/17/1573
干呕厥逆 3/26/2078
干咳无痰 3/18/1641
干洗头屑 2/14/1068
干粪塞肠 4/29/2248
干湿头疮 2/11/844
干湿虫疥 3/17/1458
干湿霍乱 3/26/2048
干湿癣疮 1/8/576
干霍乱病 1/5/490
1/9/711
2/11/786
2/15/1288
4/31/2365
4/35/2662
5/52/3652
干霍乱痛 4/34/2510
下一切气 5/44/3124
下寸白虫 4/37/2789
下气消食 4/35/2625
下石淋 5/48/3331
下早成痞 4/36/2695
下血不止 1/8/589
2/12/949
4/35/2654
下血成痔 3/22/1895
下血血崩 2/14/1133
4/35/2598

下血后虚 4/37/2791
下血危笃 3/28/2191
下血连年 2/16/1392
下血经年 4/35/2573
下血虚寒 3/17/1516
下血脱肛 2/15/1236
下血数升 4/35/2559
下利清血 4/35/2573
下利鲜血 4/36/2700
下体癣疮 1/9/714
下鱼骨哽 3/17/1563
下注脚疮 5/51/3559
下胎蟹爪散 5/45/3195
下蚀疳疮 4/38/2821
下疳阴疮 1/7/531
1/9/651
1/9/692
5/46/3227
下疳湿疮 5/52/3652
5/52/3653
下部生疮 2/14/1082
4/30/2339
4/35/2578
下部虫痒 4/29/2262
下部虫蜇 4/29/2238
4/29/2243
下部闭塞 2/16/1402
下部卒痛 3/24/1945
下部疳疮 4/30/2325
4/31/2351
4/39/2881
5/52/3686
下部诸疾 4/37/2781
下部悬痈 3/28/2180
下部痔蜇 3/25/2002
下部漏疮 2/13/1010
下部漏痔 4/39/2868
下部蜇虫 4/41/2964
下部蜇疮 4/35/2612
4/29/2251
下虚尿床 5/50/3443
下虚消渴 4/37/2781
5/50/3457
下焦冷气 4/30/2304
下焦结热 2/16/1372
下焦虚冷 5/50/3439
下痢口渴 2/16/1333
下痢不止 4/30/2319
4/35/2614
下痢水谷 4/35/2566
下痢水泄 4/32/2407
下痢休息 5/52/3664

下痢红白 5/50/3413
下痢赤白 2/16/1337
3/18/1673
3/25/1982
4/33/2455
4/33/2462
5/48/3303
下痢里急 4/43/3044
下痢肛痛 2/11/787
下痢转白 4/35/2626
下痢咽肿 2/12/959
下痢咳逆 3/17/1516
下痢虚寒 2/11/832
下痢脱肛 1/8/598
4/30/2336
4/30/2336
4/39/2885
下痢禁口 2/12/884
3/22/1892
3/26/2048
3/26/2072
3/27/2155
下痢腹痛 2/13/973
2/13/1014
5/50/3422
5/50/3433
下痢鲜血 5/51/3536
下痢噤口 2/16/1438
4/33/2441
4/35/2618
4/36/2754
5/48/3285
下瘀血汤 4/41/2976
寸白虫 4/31/2358
4/32/2409
寸白虫病 1/8/571
4/31/2366
寸白诸虫 3/17/1462
寸白蛔虫 1/8/576
4/30/2299
4/39/2868
丈夫阴疮 3/27/2116
丈夫阴痿 4/39/2899
丈夫疝气 4/35/2591
丈夫脚冷 3/25/2003
大人口疮 1/8/584
大人风涎 4/40/2933
大人阴痿 5/44/3090
大人喉风 4/37/2801
大人羸瘦 2/12/864
大小口疮 4/35/2623
4/43/3055

大小便血 1/7/539
2/15/1228
4/39/2896
大小便闭 1/9/649
2/16/1346
3/26/2030
3/26/2098
4/32/2399
4/38/2844
4/41/2963
4/41/2969
5/52/3651
大小便闷 4/31/2365
大小便秘 5/51/3605
5/51/3620
大小痫疾 5/52/3689
大水胀满 3/28/2178
大风 4/43/3067
大风龙胆膏 4/43/3068
大风白癞 4/36/2767
大风发脱 4/31/2355
大风虫疮 2/10/757
大风疠疮 4/35/2617
4/35/2631
5/52/3652
大风疠疾 2/10/733
2/15/1273
3/18/1635
3/18/1669
3/19/1772
4/34/2475
4/34/2530
4/39/2862
大风疮 4/34/2526
大风疮疾 3/18/1737
大风疮裂 4/35/2666
大风疮癞 5/48/3344
大风热疾 3/22/1862
大风热痰 3/28/2172
大风恶疮 4/34/2482
大风恶疾 4/36/2682
大风恶癞 3/17/1521
大风诸痹 3/17/1509
大风诸癞 4/35/2613
4/35/2666
大风癞疮 2/12/901
3/17/1453
4/39/2857
大风癞疾 2/13/1009
3/22/1873
4/35/2562
大风癣疮 3/17/1530

大头风 4/39/2893
大豆蘖散 3/24/1942
大肠干结 4/35/2566
大肠下血 2/12/963
3/18/1651
3/21/1825
4/34/2474
4/35/2597
4/35/2653
5/44/3149
大肠气痔 4/39/2885
大肠风秘 3/18/1628
大肠虫出 2/15/1279
大肠肛脱 5/45/3187
大肠冷积 3/18/1694
大肠冷秘 3/17/1515
大肠冷痢 5/50/3463
大肠冷滑 1/9/701
大肠闷塞 4/30/2304
大肠泻血 3/20/1805
大肠咳嗽 2/10/733
大肠便血 3/26/2072
4/39/2884
大肠秘塞 4/41/2963
大肠虚闭 3/26/2030
4/34/2505
大肠虚秘 4/35/2614
大肠脱下 3/18/1724
大肠脱肛 1/7/544
2/10/726
2/13/1009
2/14/1066
2/15/1301
3/17/1568
3/18/1643
3/19/1771
3/26/2073
4/35/2596
4/35/2612
4/36/2679
4/36/2754
4/38/2825
4/41/2963
4/42/3017
4/42/3018
5/46/3235
5/50/3422
5/51/3632
大肠痔疾 4/39/2879
4/42/2993
大肠湿闷 4/31/2365
大肠寒滑 1/9/689

大实心痛 2/14/1068
大便下血 2/14/1166
3/28/2181
4/29/2236
4/32/2419
4/33/2450
4/33/2462
5/50/3435
5/50/3463
大便不快 4/29/2244
大便不通 2/11/847
2/14/1057
2/16/1341
3/18/1627
3/18/1649
3/22/1871
3/26/2079
4/29/2236
4/33/2429
4/34/2525
4/35/2656
4/36/2692
4/39/2856
大便风秘 2/14/1073
2/16/1429
大便后血 2/16/1335
3/21/1827
大便闭塞 2/13/1027
大便卒结 3/19/1752
大便泻血 2/14/1102
5/52/3651
大便艰难 4/29/2247
大便秘塞 5/50/3442
大便虚秘 4/31/2361
大便壅结 1/9/649
大便燥塞 4/29/2261
大疯癫疾 2/15/1214
大热心闷 4/35/2596
大热狂渴 5/52/3659
大造丸 5/52/3688
大衄久衄 5/52/3666
大衄不止 5/50/3497
大衄血出 3/22/1879
大麻仁酒 3/22/1870
大腹水肿 2/15/1271
2/16/1379
2/16/1387
大腹水病 4/41/2968
5/47/3262
大腹水蛊 2/16/1392
大赫疮疾 4/41/2964
大醉不堪 3/26/2065

万应膏 2/15/1272
万病丸 4/29/2227
万病积聚 2/16/1429
万病解毒丸 2/13/1019
上下诸血 5/52/3651
上下诸瘘 2/13/1010
上气发热 4/37/2797
上气呕吐 3/26/2060
上气咳逆 2/14/1103
2/14/1176
上气咳嗽 2/16/1407
4/29/2242
4/29/2261
4/35/2582
5/50/3392
5/50/3395
上气喘急 2/14/1122
4/29/2228
4/29/2242
4/32/2420
4/38/2815
上气喘嗽 4/33/2441
上气痰嗽 3/26/2074
上盛下虚 4/35/2558
上焦热痰 3/17/1547
上焦痰热 4/33/2448
小儿下血 1/8/605
4/35/2559
4/38/2844
4/39/2879
小儿下痢 1/8/623
2/13/974
3/22/1859
3/23/1930
3/27/2117
4/30/2288
4/35/2661
4/36/2687
4/38/2821
4/39/2867
5/51/3550
小儿口疮 1/7/541
1/8/581
1/8/584
1/8/600
2/11/833
2/13/1034
2/15/1257
2/16/1344
2/16/1348
3/17/1539
3/22/1880

	4/29/2256
	4/33/2462
	4/35/2663
	4/39/2894
	4/39/2900
	4/42/2992
	5/50/3434
	5/50/3436
小儿口紧	4/43/3055
小儿口疳	2/13/976
	4/33/2439
	4/39/2881
	5/52/3667
小儿口噤	3/17/1536
	3/18/1655
	4/36/2706
	4/37/2800
	4/40/2925
	5/48/3298
	5/48/3328
	5/50/3466
	5/50/3468
	5/50/3484
小儿久泻	2/12/922
小儿久疳	4/39/2894
小儿久痢	4/34/2494
	4/35/2623
	4/36/2692
	5/50/3425
小儿尸疰	5/45/3187
小儿天吊	1/8/561
	4/36/2676
	4/41/2959
	4/41/2973
小儿天行	2/14/1086
小儿天钓	3/26/2054
小儿无辜	1/8/575
	2/15/1250
	3/17/1450
小儿木舌	2/16/1348
	4/43/3055
	5/44/3089
小儿五疳	4/35/2593
小儿五痔	4/36/2692
小儿不尿	2/11/787
	3/26/2030
小儿不乳	5/48/3328
小儿不语	3/24/1946
小儿牙疳	1/9/664
小儿中水	5/51/3578
小儿中风	3/20/1797
	5/46/3212

小儿中蛊 2/12/866
2/16/1407
小儿中暑 2/16/1432
小儿内钓 1/9/653
4/34/2529
小儿水痢 1/9/687
小儿牛痫 5/50/3469
小儿气淋 3/26/2049
小儿气痛 2/14/1122
小儿气癖 2/14/1125
小儿月蚀 2/13/976
3/18/1637
4/43/3056
小儿风疮 3/19/1768
小儿风热 2/11/799
4/30/2270
小儿风疹 2/11/844
小儿风痫 2/12/885
3/17/1579
4/30/2298
4/40/2932
小儿风寒 2/14/1167
3/26/2075
小儿风痰 3/17/1537
4/35/2626
小儿丹肿 3/24/1950
小儿丹毒 1/7/524
1/7/534
1/8/577
1/8/594
1/8/598
1/9/672
2/11/798
3/22/1864
3/24/1940
3/25/1969
4/29/2222
4/36/2706
5/44/3110
小儿丹烦 4/35/2632
小儿丹瘤 2/14/1074
3/17/1487
3/18/1616
小儿火丹 3/27/2125
4/36/2676
5/50/3393
小儿心痛 5/48/3299
小儿石淋 5/50/3465
小儿目翳 2/11/788
4/35/2582
小儿生疮 3/23/1911
小儿生癣 1/9/650

小儿白秃 2/12/957
3/26/2043
3/26/2050
3/27/2126
3/28/2180
4/29/2252
4/36/2677
5/50/3415
5/50/3468
5/51/3520
5/51/3621
5/52/3686
小儿白痢 5/47/3263
小儿闪癖 3/28/2179
4/30/2288
小儿头秃 3/26/2066
3/26/2068
小儿头疮 1/7/544
1/9/650
2/11/848
2/16/1413
3/18/1599
3/20/1802
3/22/1872
3/22/1893
3/24/1939
3/25/1969
3/25/1987
4/29/2231
4/29/2237
4/29/2246
4/30/2330
4/31/2366
4/32/2408
4/34/2483
4/35/2613
4/35/2619
4/36/2692
4/38/2824
4/38/2827
4/39/2897
4/43/3055
5/44/3110
5/45/3172
5/46/3236
5/48/3305
5/50/3397
5/50/3404
5/50/3450
5/50/3468
5/50/3477
小儿头热 1/7/528

小儿出汗 3/28/2189
4/37/2788
小儿奶疽 4/34/2525
小儿发迟 2/14/1159
小儿发热 3/22/1862
小儿发黄 3/18/1646
3/18/1649
小儿耳疮 1/8/576
4/38/2843
小儿耳烂 1/9/650
小儿耳疳 4/36/2738
小儿邪疟 5/51/3578
小儿吐血 4/43/3056
小儿吐乳 1/7/527
2/14/1100
小儿吐泄 3/17/1515
小儿吐泻 1/9/674
2/11/831
3/17/1549
3/26/2092
4/34/2510
4/35/2566
4/35/2661
小儿吐逆 1/8/579
3/17/1533
3/25/1987
小儿虫疮 4/35/2644
4/35/2657
小儿虫病 4/35/2577
小儿虫痫 4/35/2647
小儿吃土 1/7/517
小儿吃泥 1/9/649
小儿舌肿 5/44/3110
小儿舌疮 1/8/576
2/11/840
小儿舌膜 2/11/839
小儿伤乳 3/22/1884
5/51/3616
小儿伤寒 1/8/604
4/29/2249
4/29/2263
4/37/2801
小儿自汗 2/13/979
小儿血眼 4/29/2230
小儿血淋 5/48/3297
小儿血痢 3/27/2124
小儿囟肿 4/35/2560
小儿囟陷 3/17/1508
3/17/1551
5/48/3294
小儿行迟 4/36/2731
小儿多热 4/36/2716

小儿闭结 4/36/2716
小儿阴肿 2/14/1086
2/16/1319
4/34/2485
4/41/2959
5/50/3416
5/51/3591
小儿阴疮 3/17/1462
5/51/3582
5/52/3660
小儿阴痹 2/11/825
4/43/3047
小儿赤丹 1/7/544
3/23/1911
小儿赤目 4/37/2801
小儿赤秃 4/36/2677
小儿赤眼 2/13/976
5/50/3440
小儿赤疵 5/50/3479
5/52/3678
小儿赤痢 2/16/1407
小儿赤游 2/16/1402
3/26/2056
小儿杨梅 3/18/1676
小儿呕吐 3/18/1654
4/34/2510
小儿呕吐 4/39/2878
小儿呪乳 3/25/1969
小儿吻疮 2/16/1344
4/37/2801
5/52/3650
小儿秃疮 2/12/960
2/15/1288
2/16/1348
3/26/2031
4/34/2479
4/34/2545
4/35/2582
4/35/2644
4/42/3006
5/44/3110
小儿身热 1/9/672
2/12/952
2/13/1008
2/14/1072
2/14/1074
小儿肚痛 4/34/2536
小儿龟背 3/18/1669
5/45/3174
小儿狂语 4/37/2801
小儿狂躁 4/36/2701
小儿卵肿 1/7/527

	4/42/3013
小儿卵癞	4/29/2244
小儿冷疝	4/35/2591
小儿冷疳	4/34/2510
小儿冷痢	2/16/1414
小儿沙淋	3/24/1938
小儿初生	1/8/583
	1/9/639
	1/9/649
	3/22/1863
	3/22/1898
	5/50/3410
小儿尿血	2/12/864
	2/13/1005
小儿尿闭	4/42/3012
小儿软疖	3/22/1860
	4/36/2695
	4/39/2888
	5/46/3238
小儿齿迟	4/38/2849
小儿齿疳	2/10/746
小儿肾缩	4/32/2406
小儿刮肠	5/50/3392
小儿乳癖	3/26/2063
小儿肿病	3/18/1628
小儿夜啼	1/7/522

	1/7/532
	1/8/575
	1/8/587
	2/11/834
	2/13/993
	2/15/1228
	2/16/1410
	3/18/1629
	4/34/2529
	4/37/2806
	4/38/2820
	4/38/2844
	4/39/2878
	4/41/2959
	5/48/3307
	5/50/3416
	5/50/3468
	5/50/3477
	5/51/3522
	5/52/3655
小儿疟疾	5/48/3293
	5/51/3558
	5/51/3584
小儿疝气	2/11/787
小儿卒死	3/26/2029
小儿卒忤	5/50/3480

小儿卒惊 5/48/3288
5/48/3331
小儿卒痫 4/39/2866
5/50/3421
小儿泄泻 2/14/1112
小儿项软 2/10/776
3/17/1508
小儿咸鹳 3/18/1615
小儿面疮 2/12/950
4/43/3055
小儿咽肿 2/15/1268
4/29/2230
5/44/3090
小儿哕疾 5/51/3558
小儿咳嗽 2/16/1328
3/26/2078
4/39/2867
小儿骨疮 4/43/3070
小儿骨热 2/13/991
小儿骨蒸 2/13/987
5/52/3685
小儿秋痢 4/30/2290
小儿重舌 1/7/533
1/8/581
2/11/807
3/23/1915
4/34/2499
4/35/2560
4/35/2616
4/36/2675
4/37/2801
4/38/2844
4/41/2963
4/41/2973
4/43/3055
5/50/3393
5/51/3558
5/52/3650
小儿重颚 4/43/3055
小儿食土 2/13/977
小儿胎风 3/17/1554
小儿胎毒 3/25/1969
3/26/2022
小儿胎热 3/24/1940
小儿胎惊 4/37/2784
4/40/2932
小儿胎痫 4/37/2784
小儿胎寒 2/11/839
2/14/1058
4/41/2973
小儿胎癖 4/41/2951
小儿急疳 3/22/1860

小儿急疳疮 4/43/3059
小儿急惊 1/9/652
2/10/760
4/42/3005
4/42/3012
5/46/3236
小儿疣目 5/48/3294
5/52/3678
小儿疥癣 2/14/1068
4/34/2525
小儿烂疮 2/15/1200
4/29/2244
5/50/3468
小儿洞痢 4/30/2277
4/34/2475
小儿涎喘 1/9/649
小儿客忤 1/8/587
2/12/895
2/13/1034
4/38/2821
4/41/2973
5/50/3416
5/50/3477
5/50/3485
5/52/3648
小儿眉疮 3/22/1877
5/50/3397
5/50/3486
小儿眉癣 2/15/1232
小儿盐哮 3/22/1866
小儿盐齁 5/51/3621
小儿热丹 1/7/515
2/16/1409
小儿热疖 1/7/530
1/7/534
小儿热泻 4/35/2559
小儿热哕 5/50/3457
小儿热疮 3/18/1715
小儿热疳 4/40/2939
小儿热病 2/16/1319
3/18/1646
小儿热惊 5/50/3502
小儿热痢 3/28/2188
小儿热痛 4/37/2799
小儿热渴 3/18/1653
4/33/2447
小儿热嗽 2/12/863
小儿恶疮 4/35/2613
小儿唇肿 4/36/2676
小儿唇疮 5/48/3298
小儿唇紧 3/26/2059
4/41/2948

	5/52/3660
小儿破伤	2/15/1224
小儿紧唇	2/16/1340
	3/27/2121
	4/34/2479
	4/43/3068
	5/52/3653
小儿哮疾	5/46/3238
小儿哭疰	5/52/3653
小儿积痢	1/7/542
小儿秘结	4/37/2787
小儿秘涩	4/36/2695
小儿脐风	2/15/1197
	3/26/2049
	4/39/2890
	4/40/2932
	4/43/3049
小儿脐肿	2/11/844
	2/14/1166
	5/50/3397
小儿脐疮	1/7/534
	3/27/2125
	4/35/2560
	4/38/2844
	4/41/2948
	4/42/2992
	4/43/3036
	5/44/3149
小儿脐烂	4/29/2230
小儿脐湿	2/14/1058
小儿脑热	2/14/1063
	3/17/1451
小儿脑疳	5/44/3112
小儿脓疮	4/35/2561
小儿疳水	3/17/1473
小儿疳气	2/11/848
小儿疳劳	5/45/3187
小儿疳泄	4/42/2991
小儿疳泻	1/9/688
	2/13/979
	3/18/1690
小儿疳疮	1/8/576
	2/10/742
	2/15/1200
	3/22/1872
	4/29/2256
	5/50/3397
	5/50/3442
小儿疳热	2/13/972
	2/13/978
小儿疳积	4/42/2991
小儿疳疾	3/18/1615

	4/35/2572
	4/41/2963
	4/43/3050
小儿疳痢	2/12/949
	2/15/1221
	2/16/1410
	3/18/1637
	3/26/2039
	4/35/2573
	4/43/3059
	5/48/3301
小儿疳瘦	4/30/2304
小儿病淋	3/25/1970
小儿烦满	5/48/3306
小儿浮肿	3/28/2192
小儿流涎	4/35/2614
	4/36/2675
	5/50/3449
	5/50/3466
	5/50/3470
	5/51/3558
小儿流涕	2/14/1072
小儿浸淫	2/15/1243
小儿诸疮	1/5/494
	4/35/2593
小儿诸热	3/17/1450
小儿诸疳	4/36/2706
	4/40/2939
小儿诸惊	1/6/508
小儿诸痫	1/9/661
小儿通睛	4/36/2743
小儿麸翳	1/8/614
小儿黄疸	2/13/979
	3/18/1642
小儿颅解	5/50/3397
小儿虚闭	3/26/2030
小儿虚肿	3/18/1613
小儿虚胀	4/32/2399
小儿雀目	2/12/942
	3/18/1629
	5/48/3336
小儿雀盲	2/16/1432
小儿蛊痢	2/16/1318
小儿患黄	3/26/2022
小儿甜疮	2/11/848
	2/14/1066
	3/22/1898
小儿盘肠	2/13/1014
	2/14/1122
	3/26/2029
	3/26/2075
	4/34/2532

	4/34/2548
小儿脱肛	2/14/1102
	2/14/1166
	3/18/1643
	3/27/2140
	4/39/2882
	5/46/3237
小儿盗汗	2/13/1030
	2/15/1299
小儿断脐	5/52/3650
小儿惊风	2/13/1022
	3/17/1536
	3/17/1551
	3/26/2049
	4/36/2695
	4/39/2892
	4/39/2893
	4/40/2933
	4/41/2962
小儿惊邪	4/34/2536
小儿惊忤	3/17/1494
小儿惊热	1/8/572
	1/9/639
	3/18/1708
	4/37/2803
小儿惊候	5/50/3502
小儿惊啼	1/8/608
	2/13/983
	4/38/2841
	4/41/2959
	5/48/3298
	5/51/3578
	5/51/3632
	5/52/3650
小儿惊痫	2/10/726
	2/14/1164
	2/16/1410
	5/48/3335
	5/51/3522
	5/51/3535
	5/51/3546
	5/52/3676
小儿惊窜	4/38/2849
小儿斑疹	5/52/3650
小儿暑风	3/17/1532
小儿晬嗽	2/13/1017
小儿遗尿	2/12/864
	2/14/1115
	3/24/1948
	4/34/2494
小儿蛔虫	4/35/2593
小儿蛔病	5/50/3395

小儿蛔痛 3/18/1613
5/48/3342
小儿喘咳 2/12/882
小儿喉痹 4/36/2706
小儿鹅口 2/11/807
2/11/840
2/13/1017
3/23/1907
4/36/2676
4/36/2683
4/38/2844
小儿脾风 2/12/885
小儿脾泄 1/8/575
小儿脾疳 3/18/1613
4/34/2549
小儿痘疔 1/9/663
小儿痘毒 3/17/1456
小儿痘疮 2/15/1266
5/50/3393
小儿痘瘢 5/50/3500
小儿痘靥 5/48/3328
小儿痞块 3/18/1613
小儿痞积 3/17/1565
小儿痢下 3/22/1872
小儿痢血 4/35/2629
小儿痫疾 1/9/645
4/39/2890
4/41/2973
5/45/3185
5/48/3305
5/50/3441
5/50/3445
小儿痫喑 3/17/1536
小儿滞下 5/50/3463
5/51/3558
小儿湿疮 2/12/950
小儿湿癣 4/29/2251
小儿渴利 3/28/2183
小儿渴疾 4/36/2679
小儿滑泄 1/9/687
小儿寒疝 4/30/2270
小儿寒热 3/25/1968
5/50/3415
小儿寒嗽 3/18/1664
4/31/2361
小儿蓐疮 2/14/1154
2/16/1340
4/42/2992
小儿蒸热 2/12/921
小儿嗜土 5/50/3432
小儿魃病 3/28/2183
5/48/3337

小儿腹胀 1/8/575
3/17/1550
3/18/1628
3/26/2022
5/48/3297
5/52/3656
小儿解颅 2/13/996
3/17/1539
4/43/3055
5/48/3289
5/50/3425
小儿痹积 4/40/2939
小儿痼疮 5/50/3397
小儿瘅疟 1/8/580
小儿痰吐 3/17/1549
小儿痰热 3/17/1548
小儿痰喘 3/18/1642
4/35/2664
小儿痰齁 5/44/3149
小儿截惊 2/15/1291
小儿鼻干 3/23/1911
小儿鼻蚀 5/51/3546
小儿鼻疳 2/10/746
小儿鼻塞 2/14/1147
5/50/3493
小儿鼻蜃 2/13/976
小儿慢惊 3/17/1508
3/17/1568
4/34/2521
5/48/3335
小儿慢脾 2/15/1298
小儿撮口 2/11/788
2/12/863
3/24/1942
4/35/2606
4/41/2973
4/42/3005
4/43/3050
5/44/3111
小儿聤耳 2/11/833
4/29/2244
小儿暴惊 4/32/2393
小儿熛疮 1/8/594
小儿潮热 2/13/978
小儿燕口 5/52/3650
小儿燕窝 5/51/3621
小儿霍乱 4/35/2626
5/50/3426
5/52/3653
5/52/3667
小儿噤风 4/41/2959
5/50/3395

小儿躽啼 4/34/2472
5/50/3404
5/50/3480
小儿瘭疮 4/32/2408
小儿瘭疬 3/22/1860
4/30/2340
4/35/2644
小儿癖疾 2/12/929
小儿齁喘 5/44/3110
小儿癣疮 2/14/1066
4/42/2992
小儿羸瘦 2/12/864
小儿躁渴 1/9/652
小儿鳞体 4/39/2894
小儿癥病 5/51/3579
小儿癥瘕 5/51/3616
小儿囊肿 3/18/1646
小刀圭 5/50/3454
小丹服法 1/9/661
小肠气坠 3/26/2099
小肠气痛 2/15/1260
3/28/2192
4/29/2261
4/30/2329
4/40/2922
小肠疝气 1/9/716
2/10/730
2/12/947
2/14/1085
2/15/1302
3/22/1889
4/32/2405
4/34/2521
4/40/2933
5/44/3109
5/48/3305
5/48/3325
小肠脏气 2/14/1122
小肠诸疝 3/17/1513
小肠偏坠 3/18/1662
小金丝膏 4/34/2480
小虾蟆毒 3/25/1970
小便无度 2/14/1115
小便五淋 2/14/1078
2/16/1422
3/21/1816
5/46/3214
小便不利 2/16/1372
3/19/1771
4/38/2838
小便不通 1/5/494
1/7/527

1/7/544
1/8/571
1/9/665
1/9/682
2/11/787
2/11/792
2/11/806
2/12/870
2/13/1014
2/15/1254
2/15/1263
2/15/1269
2/16/1335
2/16/1337
2/16/1384
2/16/1433
3/17/1475
3/17/1486
3/18/1643
3/18/1649
3/22/1884
3/23/1909
3/26/2032
3/26/2089
3/27/2131
3/27/2132
3/28/2179
4/35/2654
4/35/2656
4/36/2700
4/38/2844
4/39/2888
4/41/2969
4/41/2973
4/42/3012
4/42/3016
4/43/3056
5/46/3227
5/46/3235
5/48/3306
5/50/3395
5/50/3410
5/51/3530
5/51/3606
小便不禁 1/9/668
1/9/690
4/30/2297
4/37/2780
5/48/3292
5/48/3295
5/49/3363
5/51/3561

小便气淋 1/8/589
2/14/1073
4/35/2643
小便石淋 2/16/1371
3/18/1718
小便失禁 3/18/1637
小便白浊 3/18/1722
3/22/1893
3/22/1895
3/26/2073
4/30/2324
4/35/2632
4/36/2687
小便白淫 2/13/972
小便出血 2/13/1025
2/14/1056
2/14/1073
3/19/1765
3/26/2092
4/36/2738
小便过多 5/51/3530
小便血条 3/25/1968
小便血淋 2/14/1133
2/15/1254
2/16/1318
2/16/1341
2/16/1344
2/16/1383
3/18/1629
3/20/1803
3/20/1805
3/24/1941
4/30/2290
4/33/2452
4/41/2963
5/44/3149
小便闭胀 3/26/2030
小便关格 2/13/1040
小便如泔 3/18/1649
小便赤浊 2/12/939
2/14/1106
3/18/1598
小便沙淋 3/21/1821
小便尿血 2/13/1014
2/14/1133
2/14/1166
2/15/1221
2/16/1318
2/16/1344
2/16/1384
3/18/1716
3/22/1860

	3/22/1878
	3/27/2131
	4/29/2236
	4/34/2474
	4/35/2597
	4/36/2705
	4/36/2746
	4/37/2784
	4/37/2805
	4/39/2879
	5/52/3651
	5/52/3656
小便转胞	3/19/1765
	4/37/2784
	4/41/2963
	4/41/2973
	5/52/3656
小便转脬	3/17/1473
	3/20/1792
小便卒淋	2/12/904
	2/12/957
	3/27/2116
小便卒数	1/9/674
小便艰难	2/13/987
小便浑浊	2/14/1086
小便热淋	2/13/1025
	2/15/1243
	3/27/2125
	4/33/2449
小便热短	4/35/2651
小便涩痛	4/39/2898
小便涩滞	2/15/1284
小便虚闭	3/17/1514
小便淋闭	4/35/2616
小便淋沥	2/15/1245
	3/18/1598
	3/26/2050
	4/37/2784
	5/48/3292
小便淋闷	5/46/3203
小便淋浊	4/37/2780
小便淋疾	1/8/623
小便淋涩	3/18/1702
	3/26/2030
小便淋痛	1/7/536
	2/10/772
	2/16/1344
	3/20/1792
	3/26/2092
	4/31/2365
	4/38/2836
小便遗失	5/48/3292
小便遗床	4/38/2825
小便遗精	4/33/2450
小腹痛满	1/9/662
	1/9/667

小便遗床 4/38/2825
小便遗精 4/33/2450
小便滑数 3/18/1673
小便频多 4/37/2780
小便频遗 5/48/3294
小便频数 2/14/1105
3/18/1672
3/24/1947
3/26/2098
4/30/2324
4/30/2328
4/33/2447
5/50/3438
5/51/3556
5/51/3561
小便数多 3/27/2155
5/46/3203
小便溺血 2/16/1396
3/17/1462
3/26/2030
小便膏淋 3/18/1718
5/50/3446
小神丹方 1/9/638
小结胸痛 3/17/1548
小腹坚大 3/25/1984
小腹热痛 2/13/1008
小腹痛满 1/9/662
1/9/667
口中干燥 1/8/577
口中气臭 2/11/840
口中生疮 3/18/1611
4/39/2857
口中生蕈 3/28/2174
口中臭气 2/14/1159
口中疳疮 2/16/1362
口中瘘疮 4/35/2593
口内肉球 5/51/3578
口内热疮 1/8/590
口气臭恶 1/5/484
口目㖞斜 3/17/1485
4/34/2528
口耳大衄 3/19/1766
口吐清水 2/15/1198
口舌生疮 2/10/746
2/11/807
2/11/840
2/12/895
2/13/976
2/13/1005
2/13/1034
3/18/1730
3/25/1969

	4/35/2560
	4/39/2880
	4/39/2896
	5/52/3667
口舌疮烂	2/16/1325
口舌糜疮	4/42/3015
口舌糜烂	3/18/1637
	4/36/2738
口吻生疮	2/14/1103
	2/16/1340
	4/31/2366
	5/45/3172
口吻疮	5/50/3449
口吻烂疮	4/35/2639
口角烂疮	1/7/523
口齿气臭	2/14/1072
口卒噤喑	3/17/1507
口疮口疳	4/32/2407
口疮不瘥	2/15/1212
口疮风疳	4/41/2951
口疮连年	3/18/1662
口疮咽痛	1/9/674
口疮塞咽	5/50/3396
口疮糜烂	3/17/1452
口唇生核	5/50/3416
口臭	4/33/2426
口臭蜃齿	2/13/1034
口疳臭烂	4/35/2560
口疳龈烂	1/8/573
口眼㖞斜	3/17/1507
	3/17/1537
	4/42/3005
口鼻出血	2/14/1166
	5/50/3479
口鼻急疳	2/11/789
	2/16/1409
	4/35/2623
口鼻疳蚀	1/8/560
口鼻疳疮	1/8/567
山中毒菌	5/52/3661
山中辟谷	2/13/1025
山行辟蛭	5/50/3393
山岚瘴气	3/26/2048
	5/51/3536
	5/51/3550
	5/51/3579
《千金》胶蜡汤	4/39/2859
《千金》神造汤	5/45/3195
久生疥癣	3/17/1517
久年心痛	4/32/2419
久年肠风	2/10/772
久年惊痫	4/43/3050

久劳咳嗽 4/43/3073
久近风痫 3/18/1635
久近肠风 1/6/504
久近胫疮 4/34/2525
久近痔漏 4/33/2451
久近痰嗽 2/12/907
久冷下痢 4/32/2392
久冷反胃 3/17/1513
久服香身 4/29/2262
久疟不止 2/11/832
5/48/3310
5/48/3334
5/48/3342
久疟不瘥 2/15/1271
久疟有母 3/18/1615
久疟连年 5/52/3691
久疟结癖 3/17/1573
久疟痰多 3/17/1497
久泄久痢 1/9/687
久泄不止 5/50/3404
久泄胃弱 3/23/1917
久泄食减 3/22/1892
久泻不止 2/14/1111
4/30/2297
久泻虚痢 4/32/2411
久泻滑肠 2/12/921
久咳上气 2/13/1043
5/48/3334
久咳不已 4/29/2237
久咳不止 3/18/1602
久咳肺胀 3/18/1602
久咳虚嗽 3/23/1930
久咳喘急 5/50/3415
久咳羸弱 4/36/2757
久疮不已 4/30/2340
久病肠风 2/12/949
久病虚羸 5/50/3442
久疹腰痛 2/16/1369
久聋 5/51/3618
久聋不听 4/34/2479
久患下血 3/28/2172
久患口疮 3/17/1511
4/32/2388
久患内障 2/16/1383
久患气胀 5/50/3467
久患头风 3/17/1528
久患肺气 4/29/2227
久患咳噫 3/26/2078
久患积聚 3/17/1450
久患暇呷 2/13/1043
久痔 5/51/3609
久痔下血 5/51/3540

久痢 3/23/1931
久痢久泻 4/30/2298
久痢五色 3/18/1643
久痢不止 2/14/1057
3/17/1479
3/23/1930
3/28/2174
4/29/2236
4/30/2340
4/36/2713
久痢成疳 3/18/1718
久痢休息 2/16/1392
3/17/1516
4/43/3036
久痢赤白 3/17/1516
5/50/3480
久痢脱肛 3/18/1679
4/43/3036
久痢噤口 4/33/2447
5/44/3122
久嗽不止 3/17/1479
3/21/1829
3/23/1930
4/30/2329
久嗽不瘥 2/16/1328
5/50/3403
久嗽气急 2/12/907
久嗽肺痈 4/43/3053
久嗽肺痿 5/50/3438
久嗽经年 5/50/3497
久嗽涕唾 5/52/3663
久嗽唾血 2/13/1043
久嗽欲死 4/35/2643
久嗽痰喘 3/26/2074
久嗽暴嗽 1/9/667
久癫失志 5/52/3689
广东恶疮 1/9/664
尸注中恶 4/35/2656
尸注鬼注 4/36/2681
尸咽痛痒 3/18/1637
3/22/1873
4/31/2359
4/38/2827
尸咽痛痹 2/15/1298
尸疰中恶 4/34/2547
5/52/3652
尸疰鬼疰 2/11/786
4/29/2243
尸脚坼裂 5/48/3299
5/50/3499
尸厥不醒 1/7/543
尸厥卒死 1/7/522

尸厥魇死 3/19/1760
子死腹中 1/7/533
1/9/640
2/16/1372
3/17/1557
3/24/1940
4/38/2825
5/46/3212
5/48/3299
5/48/3302
5/48/3305
5/50/3468
5/51/3620
5/52/3666
子肠不收 4/40/2934
子肠脱出 4/32/2406
5/48/3342
子宫不收 2/10/726
子宫虚寒 4/40/2913
子宫脱下 3/17/1486
子宫寒冷 2/14/1066
子痫昏冒 2/14/1103
女人扎足 2/11/808
女人白带 4/35/2574
女人白淫 3/22/1893
女人头运 2/10/746
女人头痛 2/14/1134
3/17/1528
女人血气 4/35/2577
女人血病 2/16/1325
女人血崩 2/12/934
女人异疾 4/34/2532
女人阴血 4/39/2879
5/48/3289
女人阴冷 3/18/1603
女人阴肿 2/15/1189
女人阴疮 4/29/2249
女人阴脱 1/8/598
女人阴痒 5/50/3401
女人阴痛 2/11/845
女人妒乳 4/39/2868
女人经闭 4/35/2577
女人带下 3/26/2025
女人面脂 1/9/650
女人面黯 4/29/2222
女人病邪 1/9/661
女人诸病 2/14/1132
女人难产 1/7/524
2/15/1221
女人趾疮 4/42/3006
女人腹痛 4/33/2436
女人漏血 5/52/3651

女子少腹痛 2/14/1172
女子中风 2/15/1239
女子白带 3/28/2185
女子血枯 5/44/3148
女子阴疮 2/11/834
女子妒乳 3/26/2066
女子经闭 3/18/1697
4/30/2299
女贞皮酒 3/25/2004
女阴挺出 3/28/2174
女劳黄疸 1/9/681
2/11/841
5/52/3651
5/52/3676
女劳黑疸 2/11/817
女经不行 3/18/1635
飞尸鬼击 4/35/2661
飞尸游蛊 3/17/1562
飞丝入目 1/7/540
2/14/1175
3/19/1761
3/26/2056
3/26/2058
4/36/2683
5/52/3654
5/52/3656
飞丝入眼 3/26/2066
飞丝缠阴 3/18/1695
飞虫入耳 3/17/1552
3/20/1789
飞血赤目 2/16/1407
飞血赤眼 4/35/2629
飞血眼 4/36/2708
马气入疮 3/25/2002
马出黑汗 5/50/3491
马血入疮 5/52/3661
5/52/3677
马汗入肉 4/29/2256
马汗入疮 1/5/483
1/5/492
1/9/663
1/9/714
3/17/1531
3/28/2184
4/29/2237
5/48/3295
马汗毒气 2/16/1381
马疔肿毒 4/43/3044
马咬人疮 3/27/2126
马咬成疮 2/15/1222
4/29/2256
5/48/3289
马咬踏疮 5/51/3621
马患诸病 3/17/1566
马喉痹风 2/16/1387
马脾风病 3/17/1474
3/18/1629

四画

开心益智 2/12/881
开胃化痰 2/12/879
开胃进食 3/26/2098
天门冬酒 3/18/1661
3/25/2004
天门冬膏 3/18/1661
天火热疮 3/26/2052
天丝入咽 4/35/2663
天吊惊风 4/42/3005
天行口疮 4/39/2880
天行不解 5/48/3300
天行发斑 2/14/1086
天行赤目 4/36/2738
天行劳复 5/52/3653
天行时疾 2/15/1267
天行呕逆 5/48/3301
天行余毒 3/25/2002
天行虏疮 4/39/2856
天行疫疠 4/29/2250
天行热狂 2/15/1290
天行热毒 5/50/3414
天行热病 2/15/1297
3/18/1689
天行病后胀满 4/36/2689
天行烦乱 3/17/1573
天行斑疮 2/16/1339
天行温疫 4/34/2481
天行豌疮 3/23/1908
天灶丹毒 4/35/2633
天灵盖散 5/52/3685
天钓惊风 4/40/2932
天泡水疮 3/18/1687
5/48/3305
天泡热疮 2/16/1408
天泡湿疮 1/9/695
2/15/1190
2/16/1352
2/16/1355
3/18/1647
3/27/2160
3/28/2191
4/33/2451

	4/33/2452
天柱毒疮	5/50/3485
天柱骨倒	3/17/1485
天蛇头毒	2/13/1049
天蛇头指	3/24/1941
天蛇头疮	4/42/3005
天蛇毒	4/43/3070
天蛇毒疮	4/35/2604
天麻丸	2/12/915
天蓼酒	4/36/2767
元气虚寒	1/9/701
	2/10/723
元脏久冷	2/11/831
元脏伤冷	3/17/1513
元脏冷泄	2/11/831
元脏虚冷	2/11/820
元脏腹冷	2/14/1131
无名肿毒	3/27/2134
无名恶疮	1/7/544
无名恶疮	4/41/2964
无名痈肿	2/12/964
无故遗血	5/52/3651
木占斯散	4/37/2794
木舌肿胀	3/17/1518
木舌肿强	2/11/824
	2/11/840
	3/25/1997
	4/41/2977
木舌肿满	2/14/1079
	4/42/3014
木舌塞胀	4/43/3068
木刺入肉	5/50/3450
木肾疝气	4/36/2688
木蛭疮毒	1/9/641
五尸注病	1/9/661
	4/36/2700
五尸注痛	3/17/1456
五心烦热	2/13/978
五加皮酒	3/25/2004
五旬行经	3/18/1697
五色丹毒	2/15/1254
	2/16/1402
	3/26/2047
	4/35/2644
	4/38/2844
	4/39/2856
	5/51/3559
	5/52/3660
五色丹游	4/38/2838
五色带下	4/38/2844
	5/50/3476
五色诸痢	2/14/1147

五色痢疾 5/51/3631
五劳七伤 4/35/2577
4/36/2731
4/36/2740
5/49/3361
5/50/3431
5/50/3433
5/50/3439
5/52/3689
五更肾泄 3/18/1603
五饮酒癖 2/12/920
五疟不止 5/48/3336
五毒发背 3/20/1793
五种尸注 3/18/1729
五种尸病 3/22/1898
五种风痫 3/17/1485
五种疟疾 4/29/2246
五种疸疾 5/50/3395
五种黄病 2/13/1025
五种黄疸 2/13/986
五种蛊毒 3/18/1619
5/51/3578
五种淋疾 2/11/816
2/15/1254
五种遁尸 5/48/3303
五种痿疾 3/26/2060
五绝急病 3/17/1551
五般急黄 3/18/1684
五般疮癣 3/26/2023
五般聤耳 5/52/3658
五脏诸气 4/36/2700
五疳八痢 2/13/974
4/42/2991
五疳下痢 5/51/3605
五疳潮热 5/48/3343
五痔下血 2/15/1274
3/18/1620
3/28/2206
4/29/2229
5/51/3631
五痔作痛 3/26/2089
4/29/2251
五痔肛肿 2/15/1236
五痔肿痛 2/16/1337
五痔诸瘘 3/18/1729
五痔瘘疮 5/47/3267
五淋白浊 5/46/3237
五淋血淋 4/33/2436
五淋涩痛 3/18/1738
3/22/1871
3/23/1912
4/35/2643

五噎吐逆 2/15/1286
五噎膈气 4/34/2548
支饮作呕 3/17/1549
支饮苦冒 3/19/1750
卅年耳聋 3/25/2002
卅年呷嗽 1/9/665
不老丹 2/12/928
不能远视 5/50/3440
太阳中暍 4/33/2428
太阳头痛 2/13/1001
太阴口疮 2/11/840
2/12/864
太阴肺疟 3/17/1493
犬咬 3/21/1820
犬咬伤人 1/7/547
犬咬伤疮 3/26/2066
犬咬血出 1/5/483
犬咬疮发 4/39/2860
历节风痛 2/13/1000
2/15/1250
4/32/2392
4/34/2481
4/34/2482
4/34/2536
4/43/3050
历节走痛 5/51/3520
历节肿痛 2/15/1266
历节诸风 4/34/2479
4/34/2532
历节痛风 5/51/3520
车螯转毒散 5/46/3222
巨胜酒 3/25/2007
牙动欲脱 2/16/1321
牙关紧急 2/11/839
牙齿不生 3/24/1940
5/48/3298
牙齿日长 2/12/922
牙齿风疳 4/31/2351
牙齿风痛 1/8/557
3/23/1927
4/32/2388
牙齿出血 2/16/1430
牙齿动摇 1/8/570
2/16/1429
4/39/2880
4/42/3014
牙齿虫痛 1/9/664
3/17/1497
3/20/1801
4/34/2545
4/34/2548
牙齿虫蜃 3/26/2023

	4/29/2229
	4/30/2324
牙齿肿痛	2/11/821
	2/11/839
	2/15/1208
	3/20/1804
	3/28/2173
	4/35/2621
牙齿挺长	2/16/1321
牙齿宣落	3/17/1480
牙齿宣露	4/37/2799
牙齿疳蜇	5/50/3434
牙齿疼痛	1/9/650
	2/11/807
	2/14/1063
	2/14/1086
	2/14/1103
	2/14/1147
	2/16/1325
	3/17/1470
	3/18/1643
	3/24/1940
	3/24/1946
	3/25/1997
	3/26/2049
	3/26/2075
	3/26/2080
	3/26/2090
	3/26/2101
	4/32/2407
	4/33/2455
	4/34/2543
	4/35/2623
	4/36/2695
	4/39/2893
	4/41/2954
	4/41/2969
	5/48/3298
	5/51/3619
牙齿虚痛	2/12/942
牙齿欲取	3/17/1565
牙齿裂痛	4/42/3014
牙齿痛肿	2/15/1271
	3/22/1859
牙齿摇痛	3/17/1468
牙齿蜇痛	3/23/1926
	3/28/2174
牙齿蠹黑	4/34/2551
牙宣牙痈	4/39/2897
牙宣有蜇	2/10/731
牙宣疳蜇	1/7/516
牙宣露痛	3/28/2194

牙痈口疮 1/7/531
牙痈出血 4/40/2927
5/44/3110
牙痈危急 5/50/3401
牙痈肿痛 5/50/3441
牙痈宣露 2/16/1321
4/34/2551
牙痈臭烂 2/12/895
牙痈鼻痈 5/50/3508
牙疼 2/14/1110
牙疼出血 4/34/2551
牙疼点眼 3/18/1608
牙疼颊肿 4/29/2251
牙疼嗑鼻 1/7/544
3/20/1800
牙痛 3/27/2122
3/28/2173
4/32/2397
牙痛不止 3/26/2085
牙痛日久 2/14/1116
牙痛引头 4/39/2884
牙痛取牙 3/28/2174
牙痛恶热 2/13/976
牙痛难忍 3/17/1518
3/17/1574
牙痛塞耳 2/14/1172
牙缝出血 4/39/2880
牙龈出血 2/11/798
牙龈肿烂 3/26/2058
牙龈肿痛 2/13/1019
3/18/1685
3/21/1821
4/39/2880
牙龈痈蚀 4/39/2884
牙龈痈臭 4/39/2881
牙龈痒痛 4/29/2230
牙蜑作痛 4/42/3018
止小便利 3/27/2117
止牙痛 5/48/3331
止血生肌 4/39/2900
止渴急方 3/24/1941
止截疟疾 3/26/2043
4/40/2925
止嗽化痰 2/12/882
少小尿床 3/18/1637
少小腹胀 4/38/2841
少小鼻衄 3/28/2206
少年发白 3/21/1824
少年面疱 1/9/646
3/19/1771
少阳丹 2/12/927
少阳头痛 2/13/984

少阴下利 3/17/1505
5/50/3409
少阴发热 3/17/1505
少阴伤寒 3/17/1505
少阴肾疟 3/17/1493
少阴疟疾 2/11/847
少阴咽痛 2/12/894
3/17/1551
日久顽疮 1/9/654
中土菌毒 5/52/3666
中马肉毒 2/15/1287
中马肝毒 5/51/3621
中水毒病 3/19/1771
4/29/2238
4/30/2270
中牛马毒 3/25/1970
5/52/3674
中气不省 2/14/1085
中风口㖞 1/9/711
2/10/739
2/15/1197
3/17/1532
3/24/1937
4/34/2482
4/34/2493
4/35/2609
4/35/2663
4/40/2925
5/45/3187
中风口禁 3/26/2074
中风口噤 1/7/532
2/12/920
2/13/999
2/14/1165
2/15/1197
3/17/1536
3/26/2059
4/35/2609
4/36/2747
4/37/2800
中风不省 3/17/1497
4/34/2474
5/51/3577
中风不语 2/13/1000
3/17/1497
5/45/3174
5/52/3674
中风牙噤 4/34/2543
中风气厥 3/17/1507
中风失音 4/34/2493
4/35/2598
中风头眩 5/50/3482

中风发热 3/17/1468
中风舌强 1/9/663
5/48/3284
中风身直 4/35/2600
中风逆冷 4/34/2493
中风㖞斜 3/18/1642
中风㖞僻 5/50/3484
中风挛缩 4/35/2606
中风烦热 5/50/3493
中风诸病 2/15/1298
中风虚弱 5/50/3443
中风偏废 3/17/1507
中风偏痹 4/41/2985
中风掣痛 2/15/1197
中风寒痉 5/48/3297
中风腹痛 2/11/786
中风痹疾 5/51/3545
中风痰厥 2/11/838
3/17/1506
中风痰壅 2/10/754
中风瘫痪 3/17/1526
4/43/3043
5/46/3217
中风瘫缓 5/48/3343
中风壅滞 2/15/1232
中乌喙毒 1/5/483
中巴豆毒 2/13/977
中饮食毒 1/9/662
中沙虱毒 3/17/1531
3/27/2129
4/40/2918
中忤中恶 5/51/3535
中河豚毒 4/39/2883
中毒烦困 5/51/3536
中草蛊毒 3/18/1619
中药箭毒 1/9/663
2/15/1287
中砒石毒 1/5/483
3/25/1997
中砒毒 4/30/2320
中砒霜毒 1/5/490
2/14/1120
3/24/1960
中钩吻毒 4/34/2495
中鬼昏厥 4/38/2819
中莴苣毒 3/26/2080
中恶不醒 5/52/3664
中恶心痛 1/7/540
2/11/786
2/13/1009
4/32/2405
4/34/2494

中恶客忤 5/51/3578
中恶蛊毒 4/38/2841
5/51/3590
中恶霍乱 4/35/2590
5/51/3578
中射工毒 3/17/1561
中射罔毒 5/46/3227
5/50/3398
中酒成病 3/25/1970
中酒呕逆 3/24/1946
中诸肝毒 5/50/3395
中诸鱼毒 2/14/1180
中诸药毒 3/26/2080
4/39/2898
中诸菜毒 5/48/3297
中诸蛊毒 1/7/534
2/11/843
3/18/1649
中野芋毒 1/5/490
中野菌毒 3/18/1730
中蛊下血 2/12/895
4/42/3015
中蛊吐血 2/11/787
3/22/1879
中蛊毒 5/50/3507
中蛊药毒 4/39/2898
中蛊欲死 3/27/2125
中蛊腹痛 5/50/3400
中猪肉毒 5/50/3416
中暑不省 4/35/2609
中暑发昏 2/15/1258
中暑毒死 3/22/1859
中焦热痞 3/17/1464
中焦痰涎 3/17/1546
中湿骨痛 2/12/920
中寒水泻 3/26/2084
中寒昏困 3/17/1512
中蒙汗毒 1/5/483
中暍昏闷 5/52/3664
中暍卒死 3/22/1878
中蜈蚣毒 5/48/3289
中鼠莽毒 3/17/1554
中煤炭毒 1/5/483
中满洞泻 4/35/2566
中满鼓胀 3/28/2181
中满腹胀 5/50/3398
中溪毒生疮 2/13/1020
中鳝鱼毒 5/45/3194
内外目障 5/48/3325
内外痔疮 4/34/2543
内外障翳 2/15/1300
5/48/3336

内钓腹痛 2/14/1085
内损吐血 3/22/1879
内热吐血 2/16/1410
内热遗精 1/8/600
内痈未成 5/48/3299
内消瘰疬 4/40/2917
内虚目暗 2/14/1056
内痔不出 3/17/1530
内痔外痔 4/35/2596
内痔痛肿 1/7/517
内障目翳 5/51/3530
内障青盲 2/16/1322
水入耳中 2/14/1170
水中毒病 3/18/1611
水气肿胀 3/17/1468
3/17/1476
3/24/1945
水气肿满 1/9/650
3/17/1455
3/26/2048
4/32/2394
5/52/3667
水气胀满 3/17/1486
水气洪肿 3/19/1771
水气浮肿 3/18/1628
4/34/2538
5/44/3138
5/46/3235
5/48/3282
水气虚肿 4/35/2656
水气蛊胀 4/36/2686
水气蛊病 3/17/1470
水气脚气 4/36/2680
水气喘促 5/50/3467
水气鼓胀 3/18/1720
水气满急 4/29/2236
水谷下利 4/35/2573
水谷下痢 4/30/2336
4/36/2687
水谷痢下 4/35/2654
水谷痢疾 3/24/1946
3/26/2022
5/50/3464
水疔暗疔 4/30/2325
水肿 3/18/1656
4/33/2434
5/44/3088
5/50/3455
水肿上气 1/9/665
水肿支饮 3/17/1573
水肿发热 5/46/3216
水肿自足起 4/34/2516

水肿尿少 1/8/596
水肿尿涩 2/14/1156
2/16/1379
3/18/1628
4/37/2781
5/50/3455
5/50/3466
水肿尿短 4/29/2251
5/50/3438
水肿胀满 4/36/2677
5/44/3088
水肿脉沉 2/15/1298
水肿烦渴 3/28/2184
水肿浮满 1/8/571
水肿蛊胀 3/17/1479
水肿喘急 3/17/1467
3/17/1473
3/23/1926
水肿溲涩 5/50/3400
5/50/3467
水肿腹大 3/17/1468
3/18/1619
水肿腹满 3/17/1472
水泄久痢 3/17/1516
水泄不止 3/23/1930
水泄不化 1/7/515
水泄多时 5/50/3445
水泄脾泄 2/13/975
水泄寒痢 3/17/1529
水泻下痢 4/35/2626
水泻久痢 2/14/1115
水泻不止 1/9/712
3/18/1615
5/50/3406
水泻日久 3/17/1479
水泻奶疳 4/32/2392
水泻腹鸣 1/9/674
水弩射人 5/51/3546
水毒中人 3/26/2043
水莨菪毒 2/12/866
水病危急 3/28/2183
水病足肿 3/26/2032
水病肚胀 3/28/2189
水病肿满 3/17/1467
3/24/1942
水病洪肿 2/14/1159
水病囊肿 5/46/3203
水蛊大腹 4/35/2661
水蛊胀满 3/17/1573
3/18/1628
水蛊洪肿 3/28/2179
水蛊喘胀 3/17/1473

水蛊腹大 2/15/1266
3/17/1561
3/18/1684
3/24/1945
4/42/2999
水蛊腹胀 3/28/2192
水银入耳 1/8/557
水银入肉 1/8/557
水痢不止 3/24/1938
4/30/2288
5/50/3506
水痢百起 3/25/1984
水痢百病 2/15/1262
水痈肿满 5/46/3216
水痈病肿 3/26/2030
水湿肿胀 3/19/1749
水鼓石水 5/51/3616
水溺卒死 4/35/2609
水癖水肿 5/48/3285
手足不随 3/25/1968
手足不遂 2/11/817
手足风痹 4/39/2866
手足心肿 4/32/2387
手足心毒 2/11/789
手足甲疽 1/9/665
手足生疣 3/23/1912
手足发指 1/7/525
手足发疣 5/52/3680
手足冻疮 3/27/2156
3/28/2191
手足冻裂 3/17/1517
手足冷麻 5/48/3343
手足肿浮 4/35/2584
手足肿痛 4/42/3013
5/50/3455
手足疣目 2/11/789
2/16/1402
手足偏风 2/16/1401
手足麻木 4/36/2679
手足麻痹 3/18/1694
手足皲裂 2/12/962
3/25/2012
4/39/2882
5/51/3602
手足痛风 4/34/2517
手足皴破 5/50/3396
手足皴裂 4/30/2324
4/32/2392
5/50/3406
5/50/3459
手足癌疮 3/25/1992
3/26/2040

	4/38/2827
手足瘭疽	3/26/2052
	5/44/3111
手指赤色	3/26/2039
手指肿毒	3/20/1802
手指肿痛	1/5/493
手指掣痛	3/25/1993
手背皴裂	4/35/2666
手脚酸痛	3/22/1859
手搔疮肿	1/7/541
手臂疼痛	2/14/1057
牛马肉毒	1/7/517
	2/12/866
牛皮风癣	4/36/2754
	5/50/3455
	5/50/3464
	5/50/3484
牛皮血癣	1/7/538
牛皮顽癣	1/9/668
牛皮恶癣	1/9/650
牛皮癣疮	2/11/843
	4/38/2824
牛胀欲死	5/52/3683
牛狗羸瘦	5/44/3130
牛疫动头	4/35/2664
牛病疫疾	5/51/3591
牛蒡酒	3/25/2007
牛膝酒	3/25/2005
毛虫螫人	3/27/2126
气水鼓胀	5/50/3419
气攻头痛	2/15/1260
气郁头痛	2/14/1134
气郁吐血	2/14/1133
气奔怪病	2/16/1423
气奔怪疾	2/12/885
气肿湿肿	5/46/3216
气胀气蛊	3/26/2075
气胀懒食	2/14/1085
气逆烦满	5/50/3445
气结淋病	4/38/2818
气热咳嗽	3/20/1792
气积成块	5/50/3460
气积郁冒	4/30/2271
气虚水肿	5/46/3220
气虚白浊	2/12/870
气虚头痛	2/14/1062
	3/17/1510
	4/32/2418
气虚浮肿	2/14/1132
气虚盗汗	5/46/3202
气虚暴泄	2/11/831
气虚瘴疟	2/14/1099

气淋胀痛 3/27/2118
气淋脐痛 2/11/787
气厥头痛 2/14/1062
4/34/2521
气短不接 2/14/1122
气筑奔冲 3/18/1627
气痢不止 2/11/842
4/36/2767
气痢水泻 4/35/2626
气痢后重 2/13/974
气痢赤白 4/35/2661
气滞腰痛 2/14/1085
3/18/1630
气湿痹痛 2/16/1326
气痰咳嗽 3/17/1538
3/17/1548
气嗽日久 4/35/2626
气痿疳疮 4/36/2739
气噎不通 5/48/3292
气壅关格 1/9/682
升降诸气 2/14/1130
2/14/1144
3/17/1511
长发不落 3/18/1606
长肉生肌 5/50/3425
长松酒 2/12/897
化食消气 5/48/3342
化食消痰 4/30/2304
化痰止嗽 3/28/2192
化痰利气 3/17/1546
化痰治嗽 2/11/843
化痰降气 2/13/1017
化痰镇心 3/17/1546
反花疮毒 5/48/3323
反花疮疾 4/40/2927
反花恶疮 1/8/577
2/15/1274
2/16/1392
3/17/1498
3/27/2118
3/27/2126
4/35/2633
5/50/3450
反花痔疮 4/30/2278
反胃上气 2/13/1025
2/15/1286
3/26/2062
反胃止泻 4/35/2566
反胃气逆 1/8/579
反胃吐食 1/7/533
1/9/645
1/9/667

1/9/689
2/15/1282
3/18/1650
3/23/1914
3/23/1928
3/26/2060
4/29/2261
4/30/2273
4/30/2290
4/30/2303
4/32/2399
4/32/2401
4/33/2439
4/33/2447
4/34/2481
4/34/2510
4/36/2754
4/38/2833
4/39/2896
5/44/3089
5/44/3109
5/46/3205
5/46/3209
5/48/3283
5/48/3293
5/48/3297

反胃吐痰 3/28/2208
反胃关格 4/34/2510
反胃呕吐 2/11/831
2/11/842
2/12/880
反胃呕哕 4/29/2263
4/30/2317
反胃呕食 5/50/3449
反胃呕噎 5/46/3235
反胃转食 1/7/528
4/30/2270
反胃哕逆 1/8/571
反胃咳噫 3/26/2102
反胃恶心 2/14/1126
反胃膈气 3/25/1973
4/43/3051
5/50/3505
反胃噎疾 3/26/2072
反胃噎膈 5/50/3470
反胃羸弱 3/26/2079
反腰血痛 4/34/2494
从高坠下 2/16/1351
4/37/2784
分清丸 4/33/2460

5/50/3423
5/51/3632

月水不止 2/16/1318
4/29/2238
5/46/3203
5/50/3497
月水不利 2/16/1422
月水不调 5/50/3427
5/50/3497
月水不通 2/11/821
2/15/1192
2/15/1269
2/16/1380
4/32/2420
4/35/2566
5/50/3473
5/51/3609
5/52/3651
月水不断 2/15/1302
3/28/2206
3/28/2207
4/34/2475
4/37/2799
4/38/2842
5/50/3448
月经久闭 4/39/2901
月经不绝 4/38/2829
月经不调 2/16/1318
月经不通 1/9/709
2/16/1429
3/22/1871
5/52/3674
月经不断 3/24/1940
月经逆行 2/14/1057
月信涩滞 2/15/1294
月蚀耳疮 2/15/1212
2/15/1232
4/42/2992
5/45/3172
5/51/3605
月蚀疮 5/50/3507
月蚀痈疮 5/51/3520
风入疮口 2/15/1228
风入脏中 3/24/1937
风犬咬毒 2/10/747
风牙虫牙 3/17/1480
风牙作痛 5/50/3506
风牙肿痛 1/9/711
2/12/930
2/13/1000
3/18/1616
4/34/2482
4/39/2880
风牙宣露 4/34/2511

风牙疳牙 2/14/1147
风牙疼痛 1/8/560
2/16/1396
4/31/2346
4/40/2934
4/41/2975
风牙痛肿 2/14/1095
风水身肿 2/15/1265
风水肿浮 4/36/2689
风水恶风 3/18/1701
风水浮肿 2/13/1000
风气牙痛 3/28/2192
风气头痛 3/17/1485
风气脚弱 1/9/703
风气瘙痒 2/14/1169
4/39/2866
风邪为病 4/42/2997
风邪攻目 3/26/2067
风邪眼寒 1/9/673
风邪痫疾 4/35/2610
风虫牙疳 1/9/650
风虫牙痛 1/9/711
2/14/1067
2/14/1089
2/14/1108
2/14/1116
2/15/1201
2/15/1290
3/17/1452
3/17/1511
3/17/1529
3/17/1539
3/17/1570
3/17/1579
3/18/1699
3/20/1791
3/25/2010
3/28/2179
3/28/2192
4/29/2230
4/29/2244
4/29/2253
4/30/2320
4/30/2337
4/32/2393
4/32/2400
4/34/2479
4/34/2530
4/35/2590
4/35/2600
4/35/2612
4/35/2614

	4/35/2633
	4/35/2663
	4/36/2738
	4/39/2867
	4/39/2893
	4/39/2897
	4/41/2975
	4/42/2995
	4/42/3013
	5/48/3327
	5/50/3480
	5/51/3546
风虫癣疮	5/46/3236
风赤烂眼	1/7/515
风赤眼痛	4/42/3013
风劳毒肿	4/29/2242
风狂歌笑	5/50/3392
风冷下血	5/51/3586
风冷失声	2/15/1294
风冷伤肾	4/35/2569
风冷脚气	2/10/749
风忤邪恶	3/26/2022
风刺赤鼻	4/35/2666
风齿肿痛	3/27/2125
风狗咬伤	1/9/663
	2/14/1175

	3/21/1821
	4/40/2913
	4/40/2918
风毒头痛	3/17/1509
风毒攻心	3/24/1937
风毒攻眼	4/39/2879
风毒赤目	1/9/693
风毒卒肿	4/35/2633
风毒咽肿	3/17/1480
风毒骨痛	2/14/1078
风毒热疮	1/9/682
风毒脚气	2/11/830
	3/18/1628
	5/50/3400
	5/50/3467
风毒脚弱	3/18/1674
风毒惊悸	4/39/2859
风毒膝挛	3/25/1968
风毒瘰疬	2/15/1278
风疮不愈	3/26/2054
风疮疥癞	3/18/1644
	3/20/1806
风疮瘙痒	3/18/1699
风涎暴作	4/33/2428
风热上冲	2/14/1062
风热上壅	3/18/1690

风热牙肿 4/39/2866
风热牙痛 1/9/664
2/11/788
2/11/792
2/14/1072
2/14/1164
3/17/1451
3/26/2054
3/27/2118
4/33/2429
4/34/2481
4/35/2599
4/35/2612
4/39/2884
风热丹毒 3/19/1771
风热心躁 1/9/672
风热目病 2/10/740
风热目暗 2/16/1383
5/51/3604
风热头痛 2/14/1062
2/14/1164
2/14/1180
2/15/1189
2/15/1290
4/42/3013
风热冲顶 4/35/2626
风热汗出 1/8/623
风热赤目 2/16/1368
风热赤眼 2/11/795
3/18/1629
4/36/2720
4/36/2721
风热肿毒 3/26/2052
风热毒气 5/50/3457
风热浮肿 2/15/1265
风热脱肛 1/8/595
风热惊狂 1/9/652
风热喉痛 2/11/839
风热喉痹 2/11/816
4/34/2543
风热腮肿 3/28/2191
风热瘈疭 1/8/628
风热瘾疹 2/15/1266
3/19/1771
风热臂痛 4/36/2680
风蚰牙痛 5/48/3337
风秘气秘 3/26/2075
风疳虫牙 2/14/1087
风疳蚀疮 4/39/2894
风病耳鸣 2/11/788
风病麻木 3/22/1869
风病瘫缓 3/17/1507

风疽疮疥 3/24/1940
风疾恍惚 5/50/3445
风疾挛急 2/15/1204
风疹入腹 3/26/2068
风疹作痒 4/36/2695
风疹遍身 1/8/623
风疹瘙痒 1/7/516
风袭项强 4/29/2249
风虚牙肿 4/35/2618
风虚头痛 4/29/2228
风虚冷痹 1/8/626
风虚眩运 5/49/3379
风虚湿痹 5/50/3493
风眼下泪 4/36/2678
风眼赤烂 2/10/747
2/11/806
4/39/2879
风眼肿痛 5/48/3307
风眼烂弦 1/8/556
2/11/792
风蛀牙痛 3/28/2173
风痔肿痛 4/39/2894
风痒如虫 1/9/663
风淫湿痹 4/40/2933
风厥癫痫 3/17/1518
风痫 5/49/3381
风痫发止 1/8/580
风痫吐沫 1/8/571
风痫诸痰 4/35/2610
风痫喉风 4/33/2428
风痫痰迷 3/17/1536
风湿走痛 3/17/1527
5/50/3499
风湿身疼 3/23/1926
风湿身痛 3/26/2028
风湿冷痹 2/16/1401
风湿卧床 3/17/1565
风湿相搏 3/18/1701
风湿挛痹 2/15/1271
风湿脚气 2/11/834
2/14/1176
风湿脚痛 1/8/596
风湿痹木 3/17/1527
风湿痹痛 3/17/1569
3/18/1736
风湿痰病 4/35/2662
风湿膝痛 2/11/841
风寒无汗 4/30/2328
风寒牙痛 2/14/1096
风寒头痛 2/13/1035
3/17/1509
风寒泄泻 2/15/1282

风寒流涕 2/14/1072
风寒湿痹 2/14/1176
3/17/1507
风痹冷痛 2/15/1298
风痹肢痛 3/17/1508
风痹厥痛 3/17/1478
风痹筋急 3/18/1678
风痹暖手 1/8/596
风痰头运 3/17/1537
3/17/1547
风痰头痛 3/17/1528
3/17/1537
3/28/2179
4/36/2701
风痰拥逆 4/36/2754
风痰卒中 1/8/567
风痰注痛 3/17/1538
3/17/1569
风痰咳嗽 3/17/1538
风痰迷闷 2/10/742
风痰眩运 3/17/1532
风痰麻木 4/30/2304
风痰喘急 3/17/1547
风痰喘逆 3/17/1547
风痰喘嗽 4/39/2892
风痰痫病 2/11/839
风痰痫疾 2/13/1019
风痰湿痰 3/17/1547
风痰颠疾 4/32/2420
风痰霍乱 4/35/2626
风痰壅滞 2/14/1120
风瘘不合 4/39/2868
风瘙隐疹 4/35/2663
风瘙瘾疹 1/7/524
1/8/600
2/12/921
2/15/1273
2/16/1326
3/24/1947
4/39/2901
风瘴痒痹 4/32/2404
风颠发作 3/18/1662
风龋牙痛 2/15/1266
风癞湿烂 4/39/2881
风癣有虫 3/19/1761
4/35/2590
风癣疙瘩 4/35/2580
风癫百病 3/22/1869
丹从脐起 4/31/2366
丹石发动 2/16/1340
丹石冲眼 2/16/1425
丹石毒发 3/22/1863

	4/37/2802
丹参散	2/12/952
丹毒五色	3/26/2043
丹毒如火	3/24/1947
丹毒肿痒	2/10/723
丹毒浸淫	4/41/2948
丹毒瘤肿	4/42/3005
乌沙惊风	1/7/517
乌沉汤	4/34/2520
乌须明目	1/8/570
乌须固齿	2/16/1395
乌须铅梳	1/8/570
乌蛇酒	3/25/2008
乌髭发	4/30/2330
乌髭变白	1/9/638
乌癞风疮	3/18/1718
	4/31/2367
乌癞虫疮	1/9/668
六十二种风	2/15/1238
六月孕动	3/26/2029
六味车螯散	5/46/3222
六畜肉毒	1/7/519
	1/7/534
	3/24/1947
	3/24/1960
火丹赤肿	3/17/1452
火丹瘾疹	5/50/3491
火灶丹毒	4/36/2732
火灼烂疮	4/35/2644
火毒生疮	2/14/1170
	4/35/2561
火疮未起	4/36/2701
火疮灭瘢	3/18/1715
火疮败坏	1/8/623
火病恶寒	1/5/484
火烧成疮	3/25/1992
	4/30/2330
	5/51/3604
火烧闷绝	5/52/3665
火黄身热	2/12/957
火眼赤烂	1/5/492
火眼赤痛	3/28/2189
	4/43/3045
	5/50/3410
火眼肿痛	2/15/1199
火焰丹肿	2/16/1351
火焰丹毒	1/9/654
	1/9/713
	2/11/807
	3/26/2033
	4/36/2701
火赫毒疮	4/36/2739

火燎成疮 3/22/1880
心下大痛 4/32/2399
心下有水 2/12/920
心下伏瘕 3/17/1470
心下急痛 3/28/2206
心下结气 2/12/882
心下留饮 3/17/1473
心下悸忪 3/17/1549
心下悸病 2/15/1298
心下痛刺 2/14/1057
心下鳖瘕 5/51/3582
心口热痛 2/16/1410
心气劳伤 5/48/3325
心气作痛 5/48/3301
心气疠痛 2/16/1417
心气刺痛 1/8/566
2/14/1085
心气郁结 5/50/3437
心气卒痛 3/26/2084
心气疼痛 2/12/962
3/23/1904
3/24/1950
4/34/2529
5/46/3220
5/50/3449
心气虚损 5/50/3403
心气痛 5/51/3602
心风发狂 5/50/3422
心孔昏塞 2/12/939
心闷汗出 1/5/484
心胀腹痛 4/34/2516
心经实热 2/13/971
心神不足 4/34/2505
心热风痫 5/50/3484
心热吐血 2/15/1242
3/18/1654
心热吐衄 2/16/1318
心热尿赤 3/18/1705
心病邪热 5/50/3398
心疼腹痛 4/39/2878
心烦胁痛 2/14/1159
心虚自汗 5/50/3399
心虚赤浊 4/33/2447
心虚尿滑 2/14/1105
心虚健忘 4/29/2250
心虚梦泄 4/37/2780
心虚惊悸 4/36/2748
心虚惊痫 4/43/3050
心虚遗精 1/9/639
心虚嗽血 5/50/3399
心脾气痛 2/14/1131
5/46/3202

心脾虫痛 5/48/3342
心脾作痛 4/31/2365
心脾冷痛 2/14/1094
3/26/2084
心脾痛 5/46/3236
心痞呕哕 3/26/2078
心痛不止 5/51/3606
心痛不瘥 3/23/1906
心痛有虫 3/17/1574
心痛吐水 1/9/667
心痛彻背 1/9/689
心痛疝气 3/17/1512
心痛难忍 2/14/1117
心痛欲死 5/50/3426
心痛解热 3/18/1690
心腹气痛 4/34/2521
心腹连痛 3/17/1458
心腹作胀 3/26/2068
心腹作痛 3/25/1987
心腹冷痛 1/5/484
2/14/1089
3/17/1512
3/26/2049
4/32/2391
4/32/2398
4/32/2405
心腹胀坚 2/11/786
心腹胀痛 4/29/2237
4/34/2493
心腹胀满 2/14/1098
5/48/3310
心腹急痛 5/52/3661
心腹结气 4/29/2228
心腹恶气 2/15/1198
心腹积痛 4/29/2247
心腹烦满 1/8/589
心腹诸疾 3/17/1449
心腹诸痛 2/14/1131
心腹虚胀 3/27/2155
心腹宿癥 1/9/640
心腹痛 5/51/3628
心腹鳖癥 5/48/3297
心瘅心烦 3/18/1698

五画

玉门宽冷 2/11/834
玉茎下疳 5/48/3306
玉茎不痿 2/14/1115
玉茎生疮 5/50/3408

	5/50/3465
玉茎作肿	4/34/2530
玉茎疮溃	3/28/2191
玉茎湿痒	4/35/2619
玉茎强中	3/26/2025
玉枕生疮	4/39/2900
玉锁丹	4/33/2459
玉箸煎	4/42/3026
打击青肿	3/25/1971
	5/50/3401
	5/50/3506
打击瘀血	2/12/895
打扑伤肿	3/22/1864
打扑伤损	2/15/1246
	2/16/1349
	3/22/1893
	3/24/1952
	4/34/2494
打扑伤痕	3/17/1452
打扑伤痛	5/50/3445
打扑血聚	3/26/2073
打扑折伤	3/17/1480
打扑损伤	2/16/1320
	4/33/2454
打扑瘀血	1/8/594
打扑瘀痕	3/17/1552
打头青肿	3/24/1939
打动牙疼	2/16/1430
打伤出血	2/14/1156
打伤青肿	5/50/3393
打伤肿痛	1/9/694
打伤瘀血	3/26/2081
	5/52/3665
打伤撷扑	5/48/3283
打杖肿痛	3/17/1566
打坠腰痛	2/14/1116
打损接骨	5/50/3425
打跌骨折	2/12/962
正水肿病	1/9/654
正水胀急	3/17/1472
正阳丹	2/11/799
扑伤金疮	2/15/1226
扑坠瘀血	4/41/2984
扑损折骨	4/35/2606
去生胎	4/43/3048
去鬼气	4/35/2572
去热少睡	2/16/1351
世传白花蛇酒	4/43/3063
节间虫	2/15/1208
本脏气痛	4/31/2365
术酒	3/25/2005
石水肢瘦	5/46/3216
石水腹坚	1/8/626
石水腹肿	3/28/2178
	5/51/3615
灭痕	5/49/3374

石水腹坚 1/8/626
石水腹肿 3/28/2178
石药过剂 5/47/3264
石痈无脓 4/43/3056
石痈不脓 1/7/544
石痈如石 3/17/1456
石痈坚硬 3/17/1480
4/30/2336
4/36/2676
石痈诸痈 3/24/1947
石淋作痛 2/16/1383
4/29/2252
4/41/2968
石淋破血 1/9/716
2/16/1346
5/50/3464
石淋疼痛 5/48/3297
石淋诸淋 5/44/3101
石淋痛涩 5/52/3648
石淋痛楚 4/30/2328
石痿出脓 2/15/1269
戊戌丸 5/50/3419
戊戌酒 3/25/2009
5/50/3419
龙缠疮毒 4/42/3015
灭诸瘢痕 3/22/1877
5/51/3615
灭痕 5/49/3374
灭瘢痕 1/5/477
归脾汤 4/31/2348
目不得眠 3/17/1549
目不得瞑 1/5/480
目中风翳 3/26/2040
目中出泪 3/27/2126
目中赤脉 4/29/2230
目中赤痛 3/18/1599
目中赤翳 5/50/3437
目中卒痛 3/26/2085
4/36/2747
目中泪出 2/11/788
目中顽翳 4/40/2919
目中息肉 4/36/2731
目中脓水 5/50/3423
目中浮翳 2/11/788
4/41/2973
目中诸病 1/9/691
目中微翳 2/16/1385
目中障翳 4/33/2435
4/36/2761
目中瘜肉 3/27/2125
目中翳膜 1/7/519
2/16/1432

	3/26/2059
	4/36/2689
	5/48/3327
目中翳遮	4/29/2230
目为物伤	5/50/3442
目生白膜	2/11/841
目生赤脉	2/11/800
目生花翳	5/52/3656
目生肤翳	4/34/2542
目生弩肉	1/9/641
	2/13/1017
	4/29/2230
	5/44/3109
目生珠管	1/8/590
	4/39/2857
	5/52/3656
目生顽翳	5/46/3212
目生浮翳	5/46/3229
	5/48/3343
目生障翳	1/9/640
目生翳膜	1/7/536
	2/15/1256
目赤目膜	4/34/2542
目赤生翳	4/36/2737
	5/52/3689
目赤头旋	3/18/1711
目赤作痛	2/16/1385
目赤肿痛	2/16/1366
	2/16/1372
	4/36/2681
	5/50/3410
目赤涩痛	2/11/800
目花翳痛	5/46/3227
目昏生翳	2/12/942
目昏多泪	2/15/1301
目昏浮翳	3/26/2103
目昏难视	4/36/2686
目忽不见	3/26/2085
目卒无见	1/7/517
	1/8/590
目卒痒痛	2/13/976
目热赤痛	5/50/3440
目热昏暗	4/35/2596
目病失明	5/50/3440
目病眩眩	5/50/3440
目涩有翳	4/36/2739
目涩好眠	5/51/3618
目难远视	5/50/3401
目痛眯目	2/16/1368
目痛碜涩	4/38/2817
目睛暴痛	3/18/1702
目暗赤涩	2/11/801

目暗昏花 1/9/692
目膜瘜肉 1/9/641
目暴赤肿 1/9/691
目翳目盲 5/50/3410
目翳弩肉 2/11/840
甲疽延烂 2/11/849
甲疽肿痛 2/10/747
甲疽弩肉 4/34/2530
甲疽疮脓 2/12/871
甲疽溃痛 5/46/3203
四圣丹 3/24/1956
四时伤寒 2/14/1159
四君子汤 2/12/879
四肢肿满 2/12/920
四肢疼痛 2/13/1030
四治坎离诸丸 4/35/2558
四神丸 4/36/2737
四蒸木瓜圆 4/30/2277
四精丸 4/33/2459
生发 5/47/3257
生肌肉 2/16/1417
生产困闷 2/16/1342
生胎欲去 2/16/1325
生津丸 5/44/3139
生犀丸 2/14/1062
失心风疾 1/9/645
失心颠狂 2/14/1120
失血眩运 2/14/1056
2/14/1062
失血喘急 3/17/1550
失音不语 3/26/2073
5/52/3674
失笑散 5/48/3341
代杖 5/52/3683
代指作痛 5/50/3442
代指肿痛 1/5/492
1/7/515
2/11/807
2/11/822
2/12/865
2/12/950
5/52/3680
代指毒痛 3/26/2032
代指疼痛 4/39/2860
4/42/3013
5/50/3396
代指痛 5/44/3162
仙灵脾酒 2/12/941
3/25/2004
仙茆酒 3/25/2006
仙茅丸 2/12/944
仙茅毒发 3/17/1452

仙乳丸 5/48/3334
白口恶疮 4/39/2881
白凤膏 5/47/3262
白术膏 2/12/920
白石英酒 3/25/2004
白头秃疮 2/16/1408
白头翁汤 2/12/959
白发返黑 3/22/1859
白杨皮酒 3/25/2004
白秃无发 3/22/1873
白秃头疮 1/7/524
1/7/543
1/9/663
2/11/848
2/15/1250
2/16/1380
3/17/1574
3/22/1880
4/29/2246
4/38/2839
4/42/3014
5/50/3437
白秃头癣 5/51/3545
白秃发落 5/50/3416
白秃虫疮 3/17/1497
白秃惨痛 2/14/1159
白秃腊梨 1/7/535
白秃癞疮 5/50/3408
白驳风 4/38/2846
5/44/3162
白驳癜风 4/38/2825
白虎风毒 3/25/1996
白虎风病 5/48/3301
5/50/3392
白虎风痛 1/6/504
4/34/2534
5/48/3298
5/50/3455
5/51/3520
5/51/3523
白带不止 4/35/2598
白带白淫 1/9/712
白带沙淋 2/15/1236
白浊梦遗 3/17/1550
白浊遗精 3/18/1598
4/33/2447
5/46/3220
白浊频数 3/18/1672
白浊腹满 2/14/1105
白疹瘙痒 4/36/2697
白黄色枯 2/14/1058
白菊花酒 2/15/1188

白游风肿 5/46/3237
白癞 4/43/3075
白癞风疮 2/15/1200
2/16/1387
白癞头疮 1/6/504
白癜风 3/27/2148
4/30/2330
5/50/3486
白癜风疮 4/35/2581
白癜风疾 2/16/1430
白癜风痒 1/9/646
白癜风斑 4/29/2231
白癜风癣 3/22/1876
白癜驳风 4/36/2682
瓜蒂散 4/33/2428
令子易产 5/51/3616
令发不落 4/31/2358
令发长黑 3/22/1863
4/36/2749
5/51/3544
5/52/3652
令发易长 4/29/2263
令妇不妒 3/23/1907
5/52/3676
令面光华 4/29/2248
令病不复 4/38/2821
外肾生疮 1/7/528
3/24/1952
外肾痈疮 5/48/3306
外肾偏肿 4/34/2494
外肾偏疼 4/35/2612
外痔长寸 4/35/2598
外痔肿痛 1/8/581
2/12/959
冬月唇裂 3/22/1864
5/50/3396
冬月皲裂 4/38/2849
冬月喉痹 2/14/1067
冬月感寒 4/32/2405
闪拗手足 3/26/2080
闪肭脱臼 3/23/1906
闪肭腰痛 5/50/3403
闪损腰痛 3/27/2132
闪挫腰痛 3/26/2100
4/30/2311
4/33/2432
半产漏下 2/15/1232
半身不遂 3/17/1485
3/17/1507
4/39/2901
头上生虱 1/8/568
1/9/646

	1/9/654
头上生疮	5/44/3149
头上白秃	3/19/1753
	4/32/2393
	5/50/3432
头上白屑	3/18/1685
头上秃疮	4/29/2248
	4/39/2874
头上软疖	3/27/2151
	4/42/2997
	5/48/3306
头上肥疮	4/29/2248
头上疮癣	4/39/2868
头上恶疮	3/19/1779
头上癞疮	4/36/2757
头风久痛	2/15/1198
	3/17/1579
头风化痰	2/14/1062
头风风眼	3/22/1888
头风白屑	2/14/1147
	2/15/1268
	2/16/1374
	3/17/1498
	3/19/1753
	3/21/1821
	4/36/2682
	4/36/2688
	4/39/2901
	5/48/3302
	5/50/3426
	5/50/3450
头风头痛	3/17/1509
	3/24/1937
	4/36/2747
头风作痛	2/16/1401
	3/26/2054
	4/30/2319
	4/32/2405
	4/36/2749
头风苦痛	3/26/2049
头风斧劈	3/17/1510
头风面疮	2/15/1198
头风畏冷	3/22/1888
头风热痛	1/7/530
	2/16/1366
	3/18/1685
头风眩运	2/14/1072
头风脑痛	2/11/800
	3/18/1737
头风疼痛	2/16/1380
	3/25/1968
	4/36/2705

	4/41/2958
	4/42/3013
头风涕泪	1/9/673
头风旋运	2/14/1147
	2/16/1401
	4/41/2959
头风掣疼	4/39/2859
头风掣痛	2/15/1268
头风睛痛	2/14/1134
头风痹木	5/48/3298
头风摩散	3/17/1510
头目风热	4/34/2543
头目诸疾	2/14/1167
头目虚运	5/49/3373
头生白屑	2/14/1180
头生虮虱	3/17/1498
头皮虚肿	3/22/1879
头发不长	4/36/2678
头发不生	4/34/2475
头发垢腻	5/48/3304
头发黄赤	4/34/2475
头耳诸疮	4/35/2618
头运吐逆	3/26/2083
头身俱痛	5/52/3653
头忽眩运	2/12/920
头项风强	2/14/1164
头面风肿	4/29/2228
头面忽肿	2/15/1268
头面钱癣	4/36/2754
头面诸风	2/14/1072
	4/29/2228
头面诸疮	3/22/1860
头面癣疮	4/30/2325
头疮不瘥	3/19/1761
头疮生蛆	3/28/2193
头疮白秃	2/12/935
	2/13/1037
	5/48/3299
	5/48/3306
	5/48/3323
	5/50/3407
头疮热疮	4/39/2881
头疮诸疮	1/7/543
头核脑痹	1/9/716
头脑鸣响	4/32/2420
头脑疼痛	4/34/2543
头痒生疮	4/35/2582
	5/48/3323
头旋脑肿	4/34/2483
头痛不止	4/30/2319
头痛头风	2/11/832
头痛发汗	3/18/1672

头痛至极 5/52/3663
头痛连睛 2/15/1265
头痛欲死 2/11/816
头痛欲裂 2/14/1056
头痛嗑鼻 2/14/1095
头痛鼻塞 1/8/595
出汗不滴 3/25/1996
奶癖 5/49/3374
皮水胕肿 3/18/1701
皮里作痛 3/18/1669
皮肤中痛 1/7/524
皮肤风疹 4/36/2692
皮肤风痒 4/41/2959
皮肤血汗 4/36/2716
皮肤血溅 4/38/2829
孕中有痈 3/23/1926
4/34/2521
孕妇子烦 4/37/2801
孕妇伤寒 4/33/2454
孕妇束胎 2/12/922
孕妇咳嗽 2/13/1017
孕妇热淋 2/16/1383
孕妇漏胎 4/39/2879
发毛黄色 5/51/3544
发毛黄赤 5/50/3450
发丹如瘤 5/50/3436
发白不生 4/36/2677
发白染黑 4/35/2584
发狂欲走 4/33/2429
发背丁疮 2/15/1282
发背已溃 5/48/3293
发背不溃 4/35/2617
发背发乳 5/50/3396
发背初生 4/36/2752
发背初起 1/8/601
2/11/817
2/13/987
2/15/1200
2/15/1278
2/16/1366
3/18/1678
3/19/1772
3/26/2080
4/42/3017
5/46/3203
5/48/3293
5/50/3434
5/51/3559
发背肿毒 4/42/2992
4/43/3072
5/48/3292
发背肿痛 1/7/544

发背恶疮 1/8/578
3/28/2173
发背痈疖 1/7/519
发背痈肿 3/25/1969
5/50/3427
发背痈毒 2/16/1388
发背痈疽 2/12/864
2/16/1351
5/48/3289
发背欲死 1/7/534
2/15/1290
3/27/2118
3/28/2183
5/52/3660
发背散血 4/35/2598
发背溃烂 2/15/1287
发热口干 2/12/904
4/33/2439
发哽咽中 4/38/2837
发脑发背 5/51/3603
发黄不黑 3/17/1487
发斑怪证 2/11/840
发斑咽痛 2/12/947
发散寒邪 4/32/2400
发落不止 1/9/712
发落不生 3/22/1863
3/22/1873
4/35/2584
4/35/2606
5/50/3395
发槁不泽 4/30/2278
4/36/2675
发瘕腰痛 3/22/1862
发鬓堕落 4/36/2675
发癥饮油 1/9/662
3/22/1861
圣惠水蛇丸 4/43/3070
对口毒疮 4/42/3015
5/48/3289
5/51/3582
对口恶疮 3/27/2129
幼儿吐血 3/19/1765
幼儿呪乳 1/9/649

六画

托痘花蛇散 4/43/3065
老人五淋 3/22/1876
老人中风 2/15/1268
5/48/3283

老人气闷 4/30/2304
老人气痢 1/9/689
老人风热 1/9/673
老人风眩 5/50/3433
老人风湿 2/15/1268
老人风痹 3/22/1871
老人风痰 3/17/1546
老人耳聋 2/10/726
5/50/3403
老人血淋 3/23/1912
老人冷秘 2/11/832
老人尿闭 4/42/3012
老人肾硬 5/50/3439
老人泄泻 2/11/842
3/25/1980
老人面药 5/50/3414
老人胃弱 5/50/3446
老人秘塞 2/12/870
老人烦渴 3/25/1991
老人消渴 5/51/3562
老人虚泄 3/17/1515
老人虚泻 2/14/1112
老人虚损 2/10/726
老人虚秘 3/17/1550
4/34/2472
5/50/3496
老人虚弱 5/50/3446
老人虚痢 2/12/884
老人常泻 2/12/921
老人脚气 5/50/3403
5/50/3407
老人淋病 2/16/1383
老人淋痛 3/24/1950
老人遗尿 3/17/1529
老人喘嗽 4/30/2328
老人腰痛 4/30/2283
老人膈痞 5/50/3432
老人噎食 5/48/3285
老小口疮 1/9/646
老小风疹 4/32/2408
老小风痰 2/10/746
老小火丹 2/13/985
老小白痢 2/15/1198
老小尿床 4/38/2830
老小泄泻 4/32/2392
老小咳嗽 2/13/1013
老小痃癖 2/14/1132
老小虚汗 2/12/921
老小脱肛 2/14/1134
老小滑泻 2/12/921
老小暴嗽 1/9/712
老少瘴痢 4/36/2687

老幼口疮 3/17/1518
老幼腹胀 4/36/2694
老疟不止 4/43/3035
老疟不断 2/16/1326
老疟劳疟 5/45/3184
老嗽不止 1/7/545
地骨酒 4/36/2737
地黄酒 2/16/1316
3/25/2004
地黄粥 2/16/1316
地黄煎 2/16/1316
地髓煎 2/16/1316
耳上湿疮 3/21/1824
耳中出血 3/19/1766
4/43/3036
耳中有物 4/38/2835
耳中有核 3/25/2010
耳中耵聍 4/42/3014
耳中卒痛 1/5/495
耳中恶疮 5/48/3299
耳中常鸣 2/16/1321
耳内作痛 2/14/1085
2/14/1120
耳内恶疮 2/10/740
耳内疼痛 4/43/3045
耳内湿疮 2/14/1066
耳生烂疮 2/11/848
耳出臭脓 1/9/664
4/41/2953
耳出脓水 3/17/1532
耳出脓汁 2/15/1208
4/29/2229
耳后月蚀 1/7/527
耳足冻疮 4/31/2352
耳鸣不止 3/17/1511
耳鸣耳闭 3/20/1791
耳鸣耳聋 4/43/3045
耳鸣耳痒 3/17/1528
耳肿风毒 4/41/2951
耳忽大痛 4/43/3057
耳忽作痛 2/15/1283
耳卒肿痛 2/15/1269
5/52/3652
耳卒热肿 3/17/1456
3/18/1616
4/35/2592
耳卒疼痛 2/11/788
耳卒烘烘 3/18/1646
耳卒聋 5/44/3090
耳卒聋闭 2/10/725
2/11/833
2/14/1085

	2/14/1134
	2/14/1180
	3/17/1474
	3/17/1487
	3/17/1511
	3/18/1622
	3/18/1635
	3/19/1761
	3/26/2059
	4/29/2229
	4/35/2663
	4/42/3014
	5/51/3617
耳疮肿痛	4/39/2880
耳疮唇疮	1/7/519
耳脓有虫	5/44/3090
耳脓作痛	4/41/2953
耳疳出汁	2/16/1410
	5/48/3306
耳疳出脓	5/48/3306
耳聋	5/47/3252
	5/50/3486
耳聋不听	5/48/3298
耳聋气闭	4/42/3015
耳聋未久	3/18/1646
耳聋耳痛	3/27/2160
耳聋灸法	3/18/1650
耳聋鼻塞	4/29/2262
	4/30/2291
耳痛有脓	4/35/2633
耳腮痄肿	4/42/3017
耳痼疣目	5/48/3291
耳暴聋闭	4/40/2933
过食脯腊	1/5/493
协热下痢	2/11/832
压扑伤损	4/30/2330
厌疟疾	5/48/3331
厌禳瘟疫	1/5/484
百日儿疟	3/17/1494
百日发惊	4/41/2958
百邪鬼魅	5/52/3653
百虫入耳	1/8/568
	1/8/590
	1/9/646
	1/9/663
	2/10/747
	3/18/1664
	3/26/2023
	3/26/2080
	3/27/2131
	4/32/2388
	4/32/2393

	5/48/3281
	5/52/3665
	5/52/3674
百虫咬伤	1/6/508
百合变热	3/27/2160
百合变渴	3/27/2160
	5/46/3202
百合病	3/27/2159
百合病发	2/10/731
百合病渴	3/18/1646
百合腹满	3/27/2160
百灵藤酒	3/25/2004
百点膏	4/36/2708
百部酒	3/25/2006
百祥圆	3/17/1467
灰尘迷目	5/46/3212
死胎不下	2/11/808
	2/11/821
	3/18/1734
	3/28/2180
	4/34/2494
	5/48/3284
	5/51/3579
夹阴伤寒	2/12/884
夹惊伤寒	3/19/1771
邪气疟疾	5/50/3465
尘芒入目	4/33/2449
尘沙眯目	5/48/3291
尘物入目	1/7/540
尘物眯目	2/11/789
当归酒	3/25/2005
吐血下血	2/12/883
	2/12/895
	2/14/1179
	4/34/2494
吐血不止	1/7/528
	1/7/536
	1/7/539
	2/12/871
	2/12/954
	2/13/975
	2/13/1017
	2/13/1026
	2/14/1166
	2/15/1236
	2/15/1287
	2/16/1317
	2/16/1352
	3/17/1539
	3/18/1643
	3/18/1687
	3/18/1690

	3/19/1771
	3/22/1899
	3/26/2084
	3/27/2134
	4/33/2454
	4/34/2474
	4/34/2524
	4/35/2597
	4/36/2679
	4/36/2738
	4/38/2815
	4/38/2829
	4/39/2897
	5/45/3185
	5/50/3479
	5/50/3497
	5/51/3535
	5/52/3677
吐血不定	3/18/1697
吐血呕血	5/48/3342
吐血刺痛	3/17/1448
吐血泻血	1/7/533
吐血咯血	1/7/541
	1/8/580
	4/33/2454
	4/34/2524
	4/35/2631
	4/38/2818
	5/50/3459
	5/50/3498
吐血咳嗽	2/14/1180
	2/16/1317
	2/16/1328
吐血便血	2/16/1318
吐血损肺	1/9/701
吐血衄血	1/7/533
	2/10/730
	2/12/963
	2/13/979
	2/13/984
	2/16/1333
	3/17/1448
	3/20/1801
	4/33/2454
	4/34/2524
	4/38/2818
	4/39/2867
	4/43/3036
吐血唾血	3/19/1765
吐血痔血	2/15/1294
吐血喘咳	5/50/3445
吐血瘀聚	2/13/1036

吐血嗽血 2/10/757
吐血鼻血 4/36/2687
吐血鼻洪 5/52/3664
吐血燥渴 3/18/1697
吐利卒死 2/16/1391
吐泄不止 3/17/1539
吐泻慢惊 3/17/1536
吐逆不止 1/8/579
5/48/3342
吐衄下血 2/13/984
吐解蛊毒 3/22/1862
虫牙有孔 4/40/2927
虫牙作痛 1/9/711
3/27/2141
4/35/2647
5/50/3475
5/51/3579
虫牙疼痛 1/7/548
3/18/1613
3/28/2173
4/40/2929
5/50/3407
5/50/3479
虫牙龋痛 5/50/3474
虫刺螫人 3/25/1970
虫毒蛊毒 1/9/662
虫虺螫蠚 5/48/3344
虫蚁入耳 5/50/3396
虫蚁螫人 5/52/3654
虫咬 5/50/3492
虫食下部 2/16/1425
虫蚀肛门 4/42/2999
虫蚀肛烂 5/50/3477
虫疮瘙痒 3/17/1462
虫蛇兽毒 2/11/845
虫痔里急 4/31/2366
虫癣 3/28/2193
虫癣瘙痒 1/9/646
吃饭直出 4/36/2701
因惊胎动 2/13/977
肉人怪病 5/50/3457
肉坏怪病 5/48/3282
肉痔出血 5/44/3128
肉锥怪疾 2/16/1339
肉癥思肉 5/50/3478
年久牙疼 4/34/2525
年久头风 3/26/2075
年久头痛 3/17/1510
年久耳聋 5/48/3290
年久呷嗽 3/17/1479
年久麻痹 3/17/1527
年久痔漏 5/45/3173

年久瘰疬 2/12/947
4/35/2615
年深咳嗽 2/12/935
年深疥癣 1/6/508
年深恶疮 2/15/1224
年深哮喘 5/48/3301
牝疟多寒 1/8/623
牝疟独寒 3/17/1493
舌上生胎 3/26/2080
舌上生疮 5/50/3437
舌上出血 2/14/1159
3/17/1485
3/24/1946
4/35/2663
4/39/2867
舌上血出 3/25/1969
舌肿不消 3/25/1997
舌肿出血 5/44/3149
舌肿咽痛 1/8/602
舌肿塞口 2/12/864
舌胀满口 3/19/1765
舌胀塞口 3/17/1486
舌卒肿大 1/7/541
舌胎语蹇 2/14/1170
舌衄出血 4/35/2597
舌硬出血 2/15/1243
2/15/1301
舌缩口噤 2/15/1197
舌蹇语吃 4/32/2393
竹木入肉 2/13/1026
2/16/1321
2/16/1372
4/41/2948
5/51/3558
5/52/3680
竹木针刺 2/16/1375
竹木刺肉 5/52/3654
竹木骨哽 3/17/1488
竹木签刺 3/22/1894
竹叶酒 3/25/2007
竹刺入肉 4/39/2900
5/50/3393
传尸劳疰 4/32/2391
传尸劳瘵 3/18/1650
5/50/3404
传尸鬼气 4/29/2243
休息下痢 2/10/755
休息久痢 3/25/1971
休息痢疾 4/35/2573
5/50/3400
5/50/3441
5/51/3520

伏热吐泻 1/9/656
伏梁心积 5/50/3479
伏梁结气 4/29/2245
伏暑水泄 1/9/682
伏暑引饮 3/17/1550
伏暑发热 2/13/971
伏暑吐泄 1/9/682
伏暑伤冷 2/11/831
伏暑泄泻 2/11/842
伏暑泻痢 2/11/816
伏暑霍乱 1/8/579
4/35/2662
延年去风 4/29/2242
仲景调气饮 4/39/2859
伤水喘急 1/8/589
伤风下痢 4/35/2616
伤目生弩 4/29/2230
伤目青肿 5/50/3432
伤耳成疮 4/30/2330
伤米食积 3/22/1880
伤胎血结 5/52/3665
伤损不食 5/50/3393
伤损内痛 4/37/2799
伤损血出 2/14/1175
伤损接骨 3/26/2054
伤损瘀血 2/14/1081
3/17/1452
伤眼青肿 4/36/2752
伤暑吐泻 2/11/831
伤筋出血 3/18/1654
伤寒干呕 3/17/1549
伤寒下痢 1/9/689
2/10/733
2/13/974
2/14/1147
伤寒下蜇 3/18/1611
伤寒口干 4/33/2448
伤寒口渴 4/37/2787
伤寒无汗 2/10/730
伤寒不解 3/25/1967
伤寒气喘 2/14/1174
伤寒文蛤散 5/46/3217
伤寒心悸 2/12/863
伤寒目翳 3/25/1967
伤寒头痛 3/18/1653
3/26/2028
4/29/2237
伤寒发汗 1/9/640
3/25/1967
伤寒发狂 1/9/672
2/11/810
2/13/1030

	2/15/1239
	4/35/2585
	5/48/3301
伤寒发黄	3/17/1448
	3/22/1862
伤寒发躁	3/17/1506
伤寒动气	3/17/1461
伤寒舌出	4/34/2543
	4/35/2662
伤寒血结	5/46/3216
伤寒产后	4/33/2454
伤寒阳毒	1/8/595
	4/38/2817
伤寒坏证	2/12/884
伤寒赤斑	2/16/1410
伤寒劳复	2/13/978
	2/16/1342
	2/16/1413
	3/26/2021
	3/26/2028
	4/37/2798
	5/50/3480
	5/51/3620
伤寒时气	2/15/1197
	2/15/1294
	5/50/3394
伤寒呃逆	4/30/2306
	4/34/2510
伤寒呃噫	4/36/2694
伤寒余毒	3/25/1967
伤寒余热	2/13/991
伤寒初起	1/5/491
伤寒初得	4/35/2612
伤寒尿涩	2/10/772
伤寒齿衄	4/32/2393
伤寒肢痛	5/50/3449
伤寒狐惑	1/9/661
	2/14/1147
	3/24/1945
伤寒变蜃	3/18/1720
伤寒毒攻	3/18/1720
伤寒毒痢	4/43/3036
伤寒咽闭	3/17/1560
伤寒咽痛	2/12/863
	3/17/1464
伤寒咳逆	1/9/661
	4/32/2400
	4/32/2401
伤寒食复	3/25/1985
伤寒结胸	2/13/1008
	3/18/1627
	4/31/2365

伤寒热结 4/42/3012
伤寒热病 4/29/2261
伤寒衄血 1/9/681
伤寒胸痛 4/36/2692
伤寒烦渴 2/13/986
3/18/1645
伤寒黄病 5/52/3648
伤寒黄疸 2/15/1297
伤寒雪煎 2/15/1297
伤寒脱阳 3/26/2098
伤寒厥逆 2/12/884
伤寒遗毒 4/35/2560
伤寒喘急 3/18/1702
伤寒痞满 3/17/1448
4/31/2364
伤寒温疫 4/30/2271
伤寒搐搦 2/15/1267
5/46/3216
伤寒腹胀 2/12/894
伤寒暴痢 3/25/1967
伤寒懊憹 3/25/1967
伤寒谵语 1/7/527
伤寒蜇疮 4/29/2237
伤寒癍出 5/50/3410
自死肉毒 4/35/2561
5/52/3653
自汗不止 2/12/921
2/13/996
2/14/1120
3/18/1669
3/22/1893
3/22/1898
自汗盗汗 4/39/2878
自缢垂死 3/26/2031
自缢将绝 4/35/2609
血上逆心 5/50/3464
血气心痛 4/34/2532
血气攻心 2/16/1414
血气刺痛 2/14/1132
2/15/1239
5/48/3341
血气胀满 2/15/1228
血气逆烦 5/51/3550
血气撮痛 5/50/3423
血风反胃 2/14/1073
血风赤眼 5/44/3148
血风脑运 2/15/1273
血风湿疮 1/9/713
血风臁疮 1/8/577
1/8/581
1/8/584
1/9/654

	1/9/714
	4/35/2588
	5/44/3155
血汗不止	1/9/646
血余怪病	2/13/979
	4/37/2781
血证黄肿	2/11/847
血疝初起	3/17/1583
血疝便毒	4/40/2917
血注脚疮	3/28/2205
血脉不调	3/27/2129
血逆心痛	3/26/2048
血热生癣	2/16/1320
血积成块	4/43/3050
血虚心汗	4/37/2780
血虚发热	2/14/1056
血崩不止	2/15/1226
	3/18/1610
	3/24/1960
	3/28/2191
	4/29/2229
	4/29/2236
	4/30/2329
	4/33/2452
	4/34/2494
	4/35/2597
	4/35/2654
	4/38/2818
	4/38/2839
	5/48/3342
血崩带下	2/14/1078
血痔不止	5/47/3267
血痔肠风	4/34/2534
血淋不止	4/35/2654
血淋心烦	2/10/772
血淋作痛	4/29/2252
	4/31/2365
血淋尿血	3/27/2129
血淋苦痛	5/52/3651
血淋砂淋	1/9/716
血淋热淋	2/13/1042
血淋热痛	2/13/984
血淋疼痛	3/28/2174
	3/28/2206
	4/39/2900
血淋涩痛	2/15/1291
	4/36/2700
血淋痛涩	2/16/1433
血痣溃血	5/48/3344
血痢十年	1/9/712
血痢下血	3/28/2205
	4/35/2573

血痢不止 2/10/776
2/11/787
2/12/935
2/12/949
2/13/979
2/13/1009
2/14/1170
2/15/1301
2/16/1369
3/20/1805
3/22/1872
3/25/1967
3/25/1981
3/26/2084
4/30/2336
4/33/2455
4/35/2623
4/38/2829
5/50/3494
血痢内热 5/46/3216
血痢血崩 4/36/2688
血痢产痢 2/16/1342
血痢如刺 3/25/1967
血痢连年 4/35/2604
血痢泻血 4/34/2521
血痢腹痛 1/9/649
3/26/2053
血痢噤口 5/44/3109
血溃怪病 5/48/3344
血瘕癥癖 5/45/3184
血壅怪病 3/26/2031
血露不绝 4/36/2675
行路足肿 4/38/2826
合口椒毒 5/52/3666
肌肤出血 5/52/3651
杂物入目 2/15/1294
5/50/3396
杂物眯目 3/23/1915
3/25/1970
3/27/2126
5/44/3159
5/48/3290
杂物眯眼 4/36/2675
多年反胃 1/7/547
1/8/571
多年老聋 5/51/3617
多年耳聋 5/50/3483
多年损伤 3/28/2185
多年恶疮 1/9/713
2/16/1352
3/27/2137
5/50/3480

多年脾泄 4/32/2406
多年痫病 5/49/3358
多年障翳 2/10/762
多年瘰疬 5/48/3335
5/51/3582
多食易饥 3/24/1950
壮人风痰 3/17/1538
壮年梦遗 4/37/2787
壮阳益肾 5/50/3431
壮胃健脾 5/50/3432
壮脾进食 3/25/1986
交加丸 2/12/927
交接阴毒 5/50/3398
交接违礼 4/38/2817
交接劳复 2/11/845
交感丸方 4/37/2779
交感丹 2/12/927
2/14/1130
产门不闭 1/9/712
产门生合 1/9/712
产门虫疽 4/29/2229
产血不下 1/7/541
产后儿枕 1/9/709
产后下血 2/16/1328
3/19/1766
4/36/2675
产后下痢 2/14/1166
3/27/2121
4/29/2252
4/35/2623
4/41/2951
5/48/3310
产后口干 5/48/3302
产后口渴 4/39/2856
产后亡血 2/12/934
产后无乳 3/26/2089
产后不语 2/11/839
2/12/881
产后中风 2/13/1000
2/13/1012
2/14/1058
2/14/1165
2/16/1319
3/17/1507
3/17/1581
3/26/2050
4/37/2801
5/48/3298
产后中寒 2/12/920
产后水肿 2/14/1154
产后气逆 4/30/2307
产后气喘 4/30/2328

	4/35/2649
产后风邪	5/50/3399
产后风虚	2/13/1000
产后心痛	2/14/1120
	4/33/2454
	4/34/2494
	5/48/3302
产后目闭	3/24/1946
产后发狂	2/16/1410
产后发喘	2/12/880
产后百病	2/16/1319
	4/29/2243
产后回乳	3/25/1990
产后肉线	3/26/2081
产后舌出	1/9/641
产后自汗	2/14/1058
产后血气	1/7/533
产后血多	2/12/964
	5/48/3302
产后血冲	4/34/2534
产后血闭	2/15/1221
	4/29/2244
产后血运	1/7/540
	2/12/881
	2/14/1165
	2/15/1221
	2/15/1226
	2/15/1238
	2/16/1401
	3/18/1687
	3/26/2023
	3/26/2053
	4/34/2534
	4/35/2649
	4/36/2769
	4/38/2830
	4/39/2875
	4/40/2936
	5/44/3160
	5/48/3341
	5/51/3558
产后血攻	5/50/3435
产后血块	3/17/1451
产后血乱	5/50/3425
产后血闷	3/25/2003
产后血胀	2/14/1058
	2/15/1291
产后血眩	2/14/1165
产后血疼	3/28/2207
产后血崩	4/33/2452
产后血渗	2/16/1384
产后血痢	3/27/2124

产后血痛 2/14/1118
2/15/1192
2/15/1236
2/16/1319
产后血滞 3/26/2081
产后血渴 1/9/712
2/13/984
产后血瘀 3/19/1766
产后壮热 4/34/2483
产后阴肿 4/29/2244
产后阴脱 1/7/546
2/14/1066
3/20/1797
4/38/2841
5/45/3187
5/51/3620
5/52/3661
产后阴翻 2/14/1154
产后运绝 3/17/1551
3/25/1986
产后呕水 3/26/2022
产后呕逆 2/12/921
产后呃逆 2/14/1101
产后吹奶 4/30/2305
产后吹乳 3/18/1646
产后身热 4/29/2244
产后肠出 2/16/1352
4/36/2695
产后肠脱 4/35/2574
4/35/2617
4/39/2879
产后狂言 2/14/1133
产后闷乱 4/33/2448
产后闷满 3/24/1946
产后尿血 2/16/1325
产后尿床 5/50/3408
产后尿闷 4/30/2305
产后青肿 3/25/1989
4/35/2577
产后败血 4/36/2724
产后乳悬 2/14/1063
产后胀冲 2/10/767
产后泻血 2/15/1199
产后泻痢 2/16/1390
产后带下 2/15/1250
5/50/3431
产后咳逆 4/30/2291
4/33/2447
产后迷闷 2/14/1165
产后恶血 2/13/1006
2/16/1319
4/34/2532

产后恶物 3/17/1574
产后恶露 2/16/1359
2/16/1402
产后秘塞 2/12/881
3/22/1871
3/25/1989
4/29/2247
4/32/2419
产后烦闷 2/16/1319
3/19/1766
5/51/3550
产后烦热 4/37/2798
4/37/2798
产后烦渴 3/18/1715
产后烦懑 5/50/3426
产后烦躁 2/10/733
产后诸病 2/13/1014
产后诸疾 2/15/1245
4/35/2569
产后诸虚 2/12/881
产后诸淋 4/36/2752
产后诸痢 2/15/1274
3/26/2039
产后虚汗 2/15/1300
3/22/1877
3/27/2124
4/37/2801
5/50/3395
5/50/3404
产后虚闷 5/50/3497
产后虚羸 5/48/3285
5/50/3431
5/50/3434
产后崩中 3/19/1761
产后盗汗 4/32/2407
5/46/3202
产后淋沥 2/12/957
2/16/1341
产后厥痛 5/50/3430
产后遗尿 4/39/2888
5/48/3307
5/50/3408
产后遗溺 5/48/3297
产后痢渴 3/28/2183
4/29/2236
产后寒热 5/50/3445
产后搐搦 1/9/693
5/44/3160
产后蓐劳 5/50/3404
产后腰痛 2/16/1359
产后腹大 3/17/1456
产后腹胀 3/25/1989

产后腹痛 2/13/1000
2/14/1058
2/15/1199
2/15/1298
2/16/1359
3/18/1733
4/36/2692
5/48/3341
5/51/3557
5/51/3603
产后瘀血 3/22/1871
产后鼻衄 2/14/1166
产后瘕痛 4/34/2494
产后露风 2/13/1009
产后癫狂 1/9/639
产妇风疮 5/50/3410
产妇有块 3/27/2116
产妇汗血 3/18/1718
产妇尿秘 4/41/2975
产妇面黯 5/50/3442
产妇催生 3/19/1766
4/38/2826
产肠不收 3/22/1863
产肠脱下 2/13/1022
产肠脱出 2/13/1000
产乳血运 5/52/3678
产难 5/44/3160
产难胎死 2/14/1058
产难催生 3/17/1564
决明散 5/44/3164
决痈代针 5/48/3295
闭口椒毒 1/5/490
3/26/2050
4/34/2495
羊肉汤 5/50/3430
羊疽疮痒 3/17/1498
羊羔酒 3/25/2009
关节疼痛 3/19/1766
关格不通 2/11/806
关格闭塞 5/50/3395
关格胀满 2/16/1341
3/26/2048
米谷食积 3/25/1984
米癥嗜米 3/22/1898
灯花烬 2/15/1306
汗后奔豚 1/5/480
汗多便秘 2/12/910
汗斑白点 2/15/1226
汗斑癜风 3/19/1753
3/19/1771
汤火伤灼 1/7/518
1/7/536

	1/7/537
	1/7/547
	1/9/714
	2/11/798
	2/11/849
	2/12/962
	2/13/1010
	2/15/1228
	3/17/1452
	3/21/1822
	3/22/1860
	3/22/1876
	3/22/1884
	3/22/1888
	3/25/1982
	3/25/1997
	3/26/2054
	3/26/2073
	3/28/2181
	3/28/2189
	3/28/2193
	5/50/3499
	5/51/3520
	5/51/3618
	5/52/3679
汤火伤疮	1/8/600
	2/14/1058
	2/16/1339
	3/22/1895
	4/36/2679
	4/39/2860
	4/41/2954
	5/46/3238
	5/48/3305
	5/50/3410
	5/50/3424
	5/51/3616
汤火灼伤	1/9/654
	2/16/1348
	3/17/1487
	3/21/1821
	3/23/1906
	3/23/1915
汤火灼疮	1/6/504
	2/12/865
	3/24/1939
	4/35/2633
	4/36/2757
	5/51/3561
汤火灼烂	3/18/1678
汤火烧灼	4/34/2475
	5/48/3304

	5/50/3469
汤火烧疮	1/8/577
汤荡火烧	4/36/2701
安胎顺气	2/14/1133
安胎清热	2/13/984
安魂定魄	5/46/3211
异类有情丸	5/51/3560
异疽似痈	3/26/2053
阳水肿胀	3/17/1476
阳水浮肿	4/33/2453
阳水暴肿	2/16/1379
阳气虚损	3/18/1598
阳证脱肛	4/42/3015
阳事不兴	2/12/911
阳事不起	2/10/726
	2/14/1066
	3/18/1602
	3/18/1607
	5/44/3130
阳事痿弱	4/43/3039
阳毒下血	2/14/1120
阳毒发狂	2/13/971
阳毒结胸	4/42/3012
阳虚气喘	2/12/880
阳虚吐血	3/17/1516
收敛疮口	4/34/2534
收敛痈疽	5/51/3582
阴下悬痈	2/12/865
阴下痒痛	2/16/1383
阴下湿汗	1/9/682
阴下湿痒	2/12/865
	3/19/1766
	4/32/2408
	4/35/2600
阴上疳疮	5/50/3490
阴上粟疮	3/21/1818
阴子偏坠	3/28/2193
阴水阳水	3/18/1628
阴水肿满	3/17/1515
阴火为病	4/35/2558
阴头生疮	2/12/865
	4/39/2857
	5/45/3185
	5/46/3238
阴头疳蚀	5/48/3293
阴汗作痒	3/26/2050
阴汗湿痒	1/8/584
	1/9/692
	2/11/845
	2/12/871
	3/19/1762
阴阳二血丸	5/51/3565

阴阳二毒 2/11/830
阴阳二炼丹 5/52/3669
阴阳易病 2/16/1407
3/26/2021
3/26/2084
5/52/3656
5/52/3683
阴冷入腹 4/32/2391
阴冷发闷 1/7/534
阴冷闷疼 2/16/1383
阴冷闷痛 3/22/1880
阴冷疼闷 1/7/547
阴证伤寒 2/11/830
3/26/2060
阴证呃逆 4/34/2529
阴证腹痛 4/36/2677
阴茎生疮 3/25/1970
阴肾肿痛 4/31/2346
阴肾癫肿 4/30/2284
4/31/2352
阴肿如斗 1/9/662
3/26/2066
5/48/3295
阴肿如刺 3/26/2043
阴肿痛极 3/27/2125
阴肿痛痒 4/33/2455
阴股常湿 1/8/576
阴疝肿刺 3/17/1561
阴疝偏坠 3/18/1615
阴疝欲死 3/17/1458
阴卒肿痛 4/35/2633
5/48/3295
阴虱作痒 4/30/2325
阴毒 5/48/3290
阴毒伤寒 3/17/1506
3/17/1525
3/24/1938
3/27/2160
4/32/2405
4/35/2662
阴毒卒痛 5/48/3289
阴毒腹痛 1/9/684
3/25/2010
3/26/2029
4/34/2481
4/39/2867
5/48/3299
阴蚀欲尽 4/42/2992
阴疮作臼 2/11/844
阴疮烂痛 4/29/2229
阴疮湿痒 4/35/2600
阴症腹痛 5/48/3322

阴病恶寒 3/17/1505
阴疽不发 5/52/3658
阴盛格阳 3/17/1506
阴虚火动 3/18/1661
阴虚尿血 2/12/883
阴虚梦泄 5/45/3185
阴虚腰痛 5/51/3555
阴痒生疮 3/22/1860
4/43/3039
阴湿疮疱 2/11/834
阴寒痿弱 4/39/2867
阴痹熨法 4/34/2492
阴痿不兴 4/39/2867
阴痿不起 5/48/3291
阴痿阴汗 2/10/723
阴痹囊肿 3/18/1723
阴癞肿痛 2/14/1166
2/15/1260
阴癞偏肿 2/12/959
阴囊生疮 4/32/2419
阴囊汗痒 4/43/3036
阴囊肿痛 3/26/2030
阴囊湿疮 2/15/1300
4/39/2881
阴囊湿痒 1/6/505
4/34/2480
4/34/2482
5/44/3150
阴囊癞肿 3/27/2132
防痘入目 2/15/1240
3/26/2063
防痘入眼 3/24/1950
妇人小便 2/16/1328
妇人久冷 1/9/667
妇人无子 4/29/2231
妇人无乳 5/50/3414
5/50/3432
妇人气盛 2/14/1133
妇人心痛 1/8/575
妇人甲疽 2/11/849
妇人白沃 2/11/841
妇人白带 1/7/542
2/12/888
2/14/1073
2/15/1236
4/34/2479
5/48/3302
妇人白浊 5/51/3558
妇人白崩 4/35/2640
妇人头风 3/17/1537
妇人发热 2/16/1317
妇人百病 2/14/1057

妇人血气 1/8/571
1/9/711
2/10/755
2/14/1057
2/14/1108
2/14/1122
3/18/1705
4/31/2346
4/36/2752
妇人血风 3/17/1508
妇人血运 4/34/2532
妇人血块 2/16/1325
妇人血劳 4/36/2731
妇人血奔 4/38/2838
妇人血结 3/17/1473
妇人血病 5/50/3476
妇人血黄 3/28/2172
妇人血崩 2/10/730
2/11/847
2/12/964
2/13/1049
2/14/1103
2/15/1301
3/18/1634
3/20/1805
3/21/1822
4/33/2462
4/38/2815
4/39/2896
4/39/2901
5/44/3109
5/50/3416
妇人血厥 2/13/1042
妇人血漏 1/7/533
妇人血癖 3/17/1451
妇人肌热 2/12/921
妇人产难 4/34/2511
4/43/3056
妇人阴吹 5/52/3651
妇人阴冷 4/34/2511
妇人阴肿 3/26/2050
4/36/2692
4/36/2739
妇人阴挺 1/8/599
妇人阴蚀 3/17/1462
妇人阴疮 3/18/1635
5/44/3111
妇人阴脱 2/11/842
2/12/962
5/50/3434
妇人阴痒 2/13/1027
2/14/1066

	2/15/1243
	3/17/1462
	4/29/2244
妇人阴痛	2/11/787
	2/14/1066
	2/16/1325
妇人阴寒	4/32/2406
妇人阴蜇	5/50/3441
妇人阴癫	3/18/1649
	4/43/3044
妇人劳复	4/37/2798
妇人劳热	2/16/1317
妇人足疮	5/52/3653
妇人吹奶	3/22/1879
	3/24/1947
	5/51/3620
妇人吹乳	1/7/527
	2/15/1266
	3/18/1655
	4/35/2613
	4/43/3056
	5/48/3328
	5/52/3653
妇人秃鬓	4/32/2393
妇人尿血	4/38/2842
	4/41/2973
妇人妒乳	1/7/544
妇人转脬	1/9/682
妇人乳少	2/16/1374
	3/22/1860
妇人乳疖	5/52/3653
妇人乳岩	4/30/2307
妇人乳肿	3/24/1947
	5/50/3479
妇人乳毒	5/45/3172
妇人乳痈	1/9/674
	2/12/952
	4/30/2305
	4/35/2616
妇人乳裂	3/28/2173
妇人狐瘕	5/51/3615
妇人夜热	3/18/1642
妇人疝痛	2/16/1387
妇人经闭	2/16/1387
	3/26/2060
	4/29/2251
妇人带下	1/8/623
	2/16/1345
	5/50/3443
	5/51/3604
妇人面疮	2/15/1199
妇人骨蒸	3/18/1661

妇人胞转 4/39/2888
妇人胎动 1/7/544
4/37/2801
妇人胎肿 4/36/2700
妇人将产 1/5/484
妇人逆产 1/7/541
1/8/581
4/38/2841
妇人损胎 4/37/2798
妇人恶血 2/14/1081
妇人脏燥 4/29/2261
妇人难产 1/7/539
1/8/600
1/8/623
1/9/646
2/11/807
2/14/1073
3/24/1946
3/25/1969
4/29/2243
4/35/2614
4/36/2763
4/38/2827
4/38/2831
4/38/2834
4/38/2841
4/39/2898
5/45/3184
5/46/3212
5/50/3469
妇人黄疸 2/11/841
妇人崩中 1/7/542
2/13/996
2/14/1106
2/15/1199
4/34/2511
妇人断产 1/9/646
2/14/1147
3/17/1563
3/22/1880
4/39/2898
5/48/3335
妇人颊疮 2/11/850
妇人遗尿 2/13/1042
4/38/2842
4/39/2888
5/48/3295
妇人蒜发 4/30/2291
妇人催生 5/50/3399
妇人腰痛 2/15/1294
5/51/3557
妇人腹痛 4/34/2532

妇人嫁痛 3/17/1451
妇人漏下 2/12/949
5/45/3184
妇人漏血 4/35/2597
妇人横生 3/18/1599
妇女血气 2/13/1014
好食生米 2/12/929
好食茶叶 4/31/2358
好魇多梦 1/7/522
红半夏法 3/17/1546
红曲酒 3/25/2007
红雪 2/11/805
纫染白须 4/40/2937

七画

麦门冬煎 2/16/1332
麦芒入目 3/22/1884
麦芒入眼 4/41/2949
吞发在咽 5/52/3652
远年下血 3/21/1825
远年风眼 4/42/3026
远年肺气 5/50/3405
远年咳嗽 5/50/3443
远行足趼 3/17/1552
远行脚肿 3/17/1527
远行脚趼 3/22/1879
远近臁疮 1/8/581
走马牙疳 1/8/567
1/9/664
2/10/746
2/10/755
3/26/2103
4/29/2262
4/30/2337
4/34/2551
4/35/2631
4/39/2881
4/39/2897
4/40/2926
4/42/2992
5/44/3110
5/48/3293
5/51/3582
5/52/3667
走马疳蚀 3/17/1539
走马疳疮 2/11/848
走马喉痹 2/11/839
3/21/1828
4/38/2840

走气作痛 3/22/1877
走皮趋疮 3/18/1635
走注气痛 1/8/605
4/35/2633
走注风毒 3/26/2060
走精黄病 5/50/3458
赤丹如疥 5/50/3434
赤火丹毒 3/26/2052
赤龙皮汤 4/30/2339
赤目及翳 1/8/581
赤目风肿 2/11/841
赤目生疮 2/15/1274
赤目失明 2/11/800
赤目肿痛 5/52/3654
5/52/3665
赤目弩肉 4/30/2270
赤目浮翳 1/8/590
赤目眦痛 4/37/2801
赤目痛涩 3/18/1650
赤目障翳 5/44/3096
5/51/3546
赤白下痢 1/7/539
1/8/583
1/9/689
2/12/949
2/15/1228
2/15/1236
2/15/1274
2/16/1388
3/17/1479
3/18/1684
3/24/1938
3/26/2031
4/30/2299
4/32/2399
4/32/2407
4/35/2626
4/36/2748
4/41/2963
5/48/3305
5/50/3404
5/50/3409
5/50/3424
赤白口疮 4/41/2948
赤白久痢 1/8/623
2/13/973
4/30/2340
5/50/3425
赤白丹肿 4/40/2936
赤白目翳 5/44/3148
赤白杂痢 2/15/1221
赤白汗斑 2/15/1273

	3/17/1532
赤白带下	1/7/533
	1/8/589
	2/10/733
	2/10/772
	2/12/934
	2/13/1010
	2/14/1066
	2/14/1079
	2/14/1099
	2/14/1133
	2/15/1226
	3/19/1761
	3/20/1803
	3/22/1888
	3/24/1959
	3/26/2023
	3/27/2125
	3/28/2206
	4/30/2324
	4/32/2411
	4/36/2754
	5/48/3286
	5/50/3395
	5/50/3404
	5/50/3425
	5/50/3463
	5/52/3671
赤白重下	3/25/1967
赤白浊淋	3/17/1450
赤白浊淫	4/35/2559
赤白崩中	3/28/2181
	5/44/3161
	5/50/3416
赤白崩漏	5/50/3508
赤白痢	4/31/2347
赤白痢下	1/8/575
	1/8/579
	2/11/842
	2/12/864
	2/15/1208
	3/23/1931
	3/25/1985
	3/26/2039
	4/30/2297
	5/48/3282
	5/48/3325
赤白痢疾	5/50/3496
赤白暴痢	2/13/973
赤白翳膜	4/42/3017
赤白癜风	2/10/747
	3/26/2080

	5/50/3406
	5/50/3407
赤发秃落	1/8/567
	3/22/1863
	5/50/3445
	5/50/3464
赤疔疮	5/50/3505
赤脉贯瞳	2/12/947
赤烂眼	4/36/2708
赤根丁肿	3/22/1898
赤根疔疮	5/50/3475
赤眼生翳	4/35/2604
赤眼肠秘	4/36/2701
赤眼肿闭	2/10/730
赤眼肿痛	1/7/537
	2/11/806
	2/11/816
	3/25/1971
	4/30/2270
	4/36/2757
	5/44/3090
赤眼涩痛	2/12/904
	3/26/2085
	4/36/2678
赤眼痛	1/8/581
赤眼睛疮	4/35/2604
赤黑丹疥	1/7/536
赤痢久下	2/13/973
赤痢不止	3/23/1917
	3/24/1950
	3/26/2039
	4/30/2329
	4/39/2878
	5/44/3111
赤痢血痢	2/12/963
赤痢热躁	3/22/1897
赤痢脐痛	3/24/1938
	4/32/2407
赤痢腹痛	4/29/2236
赤游风丹	3/18/1603
赤游风肿	4/33/2436
赤游风疹	2/15/1290
赤游丹毒	3/22/1873
赤游火丹	4/33/2455
	5/50/3417
赤鼻作痛	2/11/834
赤瘤丹毒	1/9/695
赤翳攀睛	5/44/3148
赤癍如疮	5/51/3550
赤癍瘭子	5/50/3445
折伤	5/51/3608
	5/52/3684

折伤止痛 2/11/843
折伤闪肭 2/16/1325
折伤出血 5/44/3160
折伤金疮 4/29/2237
折伤肿痛 3/18/1647
4/36/2701
折伤疼痛 4/40/2936
折伤接骨 1/8/576
4/38/2825
4/41/2977
4/42/2993
折伤堕坠 3/24/1939
折伤跌扑 5/52/3665
折伤筋骨 1/7/537
4/36/2769
折伤瘀血 2/15/1228
5/51/3621
折伤瘀损 3/22/1880
折腕损伤 3/17/1517
抓伤面皮 1/8/576
抓疮伤水 5/52/3654
抓破面皮 1/9/650
坎离丸 2/12/928
抑结不散 5/45/3171
护心散 3/24/1951
声失不出 3/21/1829
苇刺入肉 4/29/2256
芸薹散 3/26/2053
花火伤肌 3/26/2073
花蛇酒 3/25/2008
花蜘蛛毒 2/15/1274
花蕊石散 2/10/762
苍术丸 2/12/926
苍术散 2/12/926
苍术膏 2/12/925
劳气欲绝 2/16/1332
劳心吐血 3/22/1893
4/33/2450
劳心梦泄 4/43/3035
劳伤溺血 2/13/1026
劳极骨蒸 5/52/3659
劳疟劣弱 4/29/2237
劳疟积久 2/16/1324
劳疟瘴疟 5/50/3426
5/51/3590
劳复卵肿 4/42/3013
劳复食复 1/8/575
2/14/1174
2/15/1286
5/45/3185
5/52/3659
劳损风湿 5/50/3459

劳聋已久 5/52/3665
劳瘵失血 5/45/3173
劳瘵有虫 2/11/824
劳瘵熏法 2/14/1087
苏合香丸 4/34/2538
杖疮已破 5/48/3305
杖疮未破 1/7/517
杖疮血出 5/50/3398
杖疮青肿 3/25/1972
3/25/2012
杖疮肿毒 5/52/3665
杖疮肿痛 1/7/534
1/8/576
1/9/663
1/9/683
1/9/714
3/17/1452
4/36/2757
4/39/2882
4/40/2936
5/51/3616
杖疮疼痛 3/24/1952
杖疮焮肿 3/28/2189
杖疮溃烂 4/34/2530
杏金丹 4/29/2226
杏酥法 4/29/2227
李补阙服乳法 1/9/700
杨梅天泡 3/18/1647
杨梅毒疮 1/6/508
1/8/567
1/8/585
1/9/647
1/9/651
1/9/654
2/10/747
2/14/1143
3/18/1676
4/35/2598
杨梅疮烂 5/46/3238
杨梅疮痘 3/18/1644
杨梅疮癣 1/9/650
3/19/1772
杨梅恶疮 1/9/653
2/16/1388
4/35/2666
豆淋酒 3/25/2008
豆淋酒法 3/24/1936
两耳冻疮 3/26/2080
两胁气结 3/17/1458
两脚癣疮 5/50/3421
两颊赤痒 4/29/2229
还少丹 3/27/2136

坚齿乌须 3/18/1644
时气生疮 1/8/601
时气头痛 2/11/806
3/18/1653
4/35/2612
时气余热 2/15/1267
时气烦渴 4/33/2448
时气烦躁 4/37/2801
时气欲死 1/8/589
时气温病 1/8/589
3/26/2042
4/35/2580
时气瘴疫 4/34/2474
时行火眼 1/5/484
时行发黄 4/37/2797
5/48/3303
时行赤目 4/35/2559
时行热毒 2/16/1409
时行黄疾 5/48/3285
时行腮肿 1/7/527
时疫流毒 2/16/1422
时疾头痛 3/26/2028
时疾发黄 3/18/1642
时疾阴肿 5/50/3450
吴仙丹方 4/37/2779
里水黄肿 2/15/1298
里外臁疮 5/50/3450
里急后重 4/35/2614
呕而胸满 4/32/2405
呕吐不止 3/26/2078
呕吐反胃 3/17/1549
呕吐阳厥 1/5/484
呕吐痰水 4/31/2364
呕血不止 5/44/3161
呕血吐痰 5/52/3659
呕血热极 4/35/2559
呕哕不止 2/15/1286
3/22/1879
呕哕眩悸 3/17/1549
呕逆不止 3/22/1871
3/25/2010
呕逆不食 4/35/2626
呕逆厥逆 3/17/1549
呕逆酸水 5/50/3449
呕涎头痛 4/32/2405
呕啘不止 3/22/1859
呕啘厥逆 4/33/2435
呃逆不止 4/31/2346
4/39/2860
呃噫不止 4/32/2391
足上风疮 4/35/2613
足上冻疮 3/25/1998

足上转筋 3/25/1996
足上瘑疮 4/29/2248
4/29/2249
足钉怪疾 3/17/1517
足指肉刺 5/50/3436
足疮生虫 2/11/844
足疮嵌甲 5/51/3521
足趾甲疽 3/27/2126
足趾肉刺 3/28/2207
4/35/2623
足趾鸡眼 4/36/2739
足臁烂疮 1/7/528
足躄筋急 4/34/2493
男子下疳 4/36/2739
男子失精 3/17/1520
男子白浊 3/22/1888
3/28/2185
4/35/2574
男子阳虚 5/51/3561
男子阴冷 5/50/3461
男子阴易 3/23/1906
3/23/1907
5/51/3620
男子阴肿 1/8/598
2/14/1066
2/16/1387
4/29/2244
男子阴疮 4/35/2561
5/52/3676
男子便血 3/24/1938
男子酒疸 2/15/1205
男子诸风 2/12/932
男子偏坠 3/17/1451
男女下疳 5/50/3417
男女气胀 4/35/2566
男女吐血 2/12/949
2/15/1278
男女血病 2/14/1172
男女血虚 2/16/1333
男女阴肿 2/14/1177
男女阴毒 1/9/653
1/9/672
男女阴蚀 5/50/3393
男女转脬 2/11/798
男女疟疾 3/27/2124
男女诸风 2/13/1048
男女诸病 3/17/1449
男女诸虚 4/35/2558
男女虚劳 2/14/1114
男女虚损 2/16/1317
男女淋疾 5/52/3656
男女瘰疬 5/46/3203

男阴卒肿 1/7/534
男妇五积 3/18/1627
男妇气痛 3/18/1694
男妇心痛 1/9/640
4/39/2901
男妇吐血 2/15/1214
男妇血淋 2/15/1284
4/39/2885
男妇赤眼 2/12/964
男妇劳瘦 2/15/1207
男妇转脬 2/15/1284
男妇肿疾 4/36/2689
男妇怯证 5/52/3663
男妇热淋 4/33/2436
男妇诸病 4/34/2520
男妇脚气 4/36/2731
男妇遗尿 2/11/842
男妇溺血 4/43/3036
男妇瘰疬 3/17/1470
吹奶作痛 2/13/1017
吹奶乳痈 2/15/1284
吹奶肿痛 3/17/1552
吹奶疼痛 4/39/2898
4/40/2926
4/43/3044
吹奶掀痛 5/51/3559
吹奶寒热 5/50/3395
吹乳肿痛 2/12/939
岐毒初起 2/15/1291
针入肉内 4/29/2230
针刺入肉 3/17/1488
3/18/1647
4/38/2842
5/52/3656
针刺不出 4/41/2969
针疮血出 5/52/3661
针箭入肉 5/51/3530
牡疟独热 3/17/1493
利大小便 3/27/2122
利气明目 4/36/2695
利骨取牙 4/40/2940
5/50/3479
体如虫行 2/11/789
体虚有风 3/17/1507
身上浮风 3/27/2151
身上虚痒 3/19/1771
身上瘢痕 2/11/850
身如虫行 3/24/1940
身体白驳 1/5/478
身体发热 5/48/3303
身体卒肿 3/25/1996
身体疬疡 3/18/1679

身体麻木 3/26/2059
身体暴肿 4/35/2643
身肿攻心 5/50/3392
身项粉瘤 4/38/2824
身面水肿 4/36/2681
身面丹肿 3/21/1818
身面石疽 4/36/2686
身面白丹 1/7/536
身面白驳 5/44/3135
身面白癜 3/22/1864
身面印文 1/7/516
身面赤疵 1/8/560
身面肿满 5/48/3301
身面卒肿 3/18/1599
4/35/2611
5/50/3400
身面疣子 3/17/1540
身面疣目 1/9/713
2/11/833
2/15/1200
3/24/1939
3/25/2003
4/29/2229
4/38/2846
5/50/3396
5/50/3466
身面疮疥 3/22/1863
身面洪肿 3/17/1472
身面恶癣 2/16/1390
身面疳疮 2/16/1340
身面粉瘤 5/52/3678
身面浮肿 3/24/1938
3/26/2036
4/33/2429
5/50/3432
身面黑痣 3/17/1497
身面瘊子 2/11/844
身面瘢痕 2/10/733
3/27/2126
身面癣疮 4/29/2250
身首生疮 4/35/2644
身热多汗 1/8/575
返本丸 5/50/3454
坐板疮疥 3/22/1860
3/28/2191
谷劳嗜卧 3/25/1989
谷贼尸咽 3/22/1860
谷疸劳疸 2/13/1030
谷疸食劳 2/13/1008
谷疸食黄 5/50/3461
谷道生疮 3/19/1777
5/48/3293

谷道赤痛 3/18/1599
谷道蜇痛 4/29/2229
肝风眼黑 2/12/895
肝火为痛 2/13/971
肝伤目暗 3/18/1599
肝劳生虫 4/32/2409
肝热目赤 5/46/3234
5/50/3401
肝热生翳 2/13/984
4/36/2686
肝虚下泪 4/36/2737
肝虚目赤 5/50/3440
肝虚目泪 4/34/2479
肝虚目暗 3/24/1940
5/46/3212
5/48/3291
5/50/3423
肝虚目翳 5/46/3214
肝虚转筋 2/11/786
2/16/1414
肝虚雀目 4/39/2859
肝虚睛痛 2/14/1134
肚皮青黑 2/15/1258
肛门凸出 1/7/519
5/51/3520
肛门生疮 4/39/2857
肛门肿痛 1/5/495
2/15/1254
3/27/2124
肛门酒痔 3/28/2191
肛门脱出 3/26/2089
肛门痔痛 3/18/1616
肛门鼠痔 4/40/2927
肠内生痈 5/48/3295
肠风下虫 5/44/3126
肠风下血 2/10/730
2/10/777
2/11/832
2/11/847
2/12/929
2/14/1073
2/14/1086
2/15/1263
2/16/1318
3/17/1479
3/18/1620
3/18/1643
3/19/1753
3/26/2072
3/26/2089
3/28/2172
3/28/2174

	3/28/2191
	4/30/2284
	4/30/2324
	4/30/2337
	4/31/2352
	4/34/2472
	4/34/2483
	4/35/2612
	4/35/2614
	4/35/2616
	4/35/2618
	4/36/2688
	4/36/2692
	4/36/2695
	4/38/2824
	4/39/2878
	4/39/2885
	4/39/2895
	4/40/2934
	4/41/2950
	5/44/3109
	5/46/3235
	5/51/3631
肠风下泄	3/26/2053
肠风失血	3/20/1791
肠风血下	3/18/1724
肠风血痔	4/30/2339
	5/44/3109
肠风泻血	2/12/870
	3/17/1539
	3/18/1615
	3/18/1629
	3/18/1694
	3/28/2209
	4/35/2574
	4/38/2818
肠风便血	2/15/1284
肠风热毒	3/27/2142
肠风脏毒	2/16/1396
	3/18/1669
	3/26/2054
	4/30/2290
	4/30/2324
	4/39/2879
	4/39/2885
	5/50/3407
肠风痔疾	4/35/2599
	4/43/3041
肠风痔瘘	1/8/568
	1/8/583
	5/51/3546
	5/51/3586

肠风痔漏 3/18/1672
肠风漏血 3/18/1619
肠头挺出 3/26/2090
4/42/2993
肠毒下血 3/26/2048
肠胃生痈 2/16/1344
肠痈 1/7/523
肠痈已成 4/33/2426
肠痈内痛 4/39/2884
5/45/3185
肠痈未成 5/50/3475
肠痈有脓 2/16/1359
肠痈腹痛 5/50/3476
肠痔 5/51/3609
肠痔下血 2/15/1301
3/28/2207
5/44/3124
肠痔气痔 4/43/3044
肠痔出血 3/19/1766
4/29/2249
肠痔有虫 5/51/3631
肠痔有血 3/24/1946
3/26/2031
肠痔常血 4/32/2407
肠痔滴血 5/44/3109
肠滑久痢 4/30/2296
4/30/2297
龟肉酒 3/25/2008
狂犬咬人 3/17/1481
狂犬咬伤 5/51/3520
5/51/3621
狂犬啮人 4/43/3060
狂言鬼语 4/42/2997
狂狗咬伤 4/29/2251
狂癫谬乱 1/7/532
角弓反张 3/17/1537
5/48/3298
卵肿偏坠 3/28/2192
卵痨偏坠 3/28/2172
灸牙痛法 1/7/537
灸疮飞蝶 2/11/807
3/17/1452
灸疮不发 2/16/1355
灸疮不敛 3/21/1821
灸疮不愈 4/36/2757
灸疮不瘥 4/35/2582
4/38/2841
5/44/3149
灸疮血出 2/13/984
4/41/2964
灸疮肿痛 1/7/534
3/26/2040

饮水停滞 2/13/1036
饮食中毒 2/13/1009
饮食毒物 2/11/825
饮酒口糜 5/46/3235
饮酒不醉 2/11/788
2/11/825
3/23/1907
3/24/1949
饮酒头痛 4/37/2799
饮酒发热 3/18/1641
饮酒成泄 5/51/3556
饮酒成癖 1/9/662
饮酒齿痛 1/5/483
饮酒咽烂 3/22/1872
饮酒穿肠 5/50/3485
饮酒欲断 5/50/3478
饮酒痰澼 3/18/1641
饮酒辟气 3/26/2065
饮馔中毒 2/12/866
系臂截疟 2/16/1396
冻耳成疮 3/18/1678
冻指欲堕 5/50/3480
冻疮不瘥 1/5/492
冻疮发裂 2/12/865
冻疮破烂 3/17/1452
冻疮皲裂 4/35/2588
冻疮裂痛 4/35/2561
冻脚裂坼 4/33/2449
疔肿 3/28/2213
疔肿未破 5/50/3475
疔肿伤风 5/50/3480
疔肿初起 2/16/1375
3/25/1998
疔肿拔根 1/8/598
4/40/2917
4/40/2926
疔肿垂死 2/15/1189
疔肿乳痈 2/16/1320
疔肿疮毒 4/39/2863
疔肿恶毒 3/26/2047
4/39/2857
4/41/2966
疔肿恶疮 3/22/1860
5/52/3652
疔毒作痛 3/27/2140
疔毒初起 3/17/1530
3/27/2134
疔毒恶肿 3/17/1530
疔疮入腹 5/50/3417
疔疮中风 5/50/3486
疔疮发汗 4/38/2830
疔疮发背 1/9/717

	3/17/1530
疔疮初起	2/14/1073
	3/18/1678
疔疮肿毒	2/11/822
	2/12/962
	2/15/1200
	3/26/2080
	4/35/2598
疔疮恶肿	1/9/713
	2/16/1396
	3/24/1949
	3/26/2031
	3/27/2147
	4/30/2330
	4/31/2345
	4/36/2757
	4/42/2994
	5/44/3149
	5/46/3236
	5/50/3410
	5/50/3421
	5/50/3427
	5/50/3450
	5/50/3466
	5/51/3620
疔疽恶疮	5/52/3654
疖子初起	3/18/1655
疖子肿毒	2/15/1269
疖毒已破	2/15/1222
疖毒肿毒	5/51/3559
应声虫病	2/16/1407
冷气心痛	1/9/656
	3/23/1912
	3/25/2010
	5/48/3322
冷气疝瘕	2/15/1260
冷气咳嗽	3/26/2084
冷气洞泄	3/17/1515
冷气腰痛	2/13/1014
冷气腹痛	4/32/2405
冷心气痛	4/34/2529
冷虫心痛	4/32/2391
冷劳久病	2/14/1139
冷劳肠泄	2/10/733
冷劳泄痢	2/11/842
	2/15/1250
冷劳减食	4/29/2244
冷泪目昏	2/13/1017
	3/26/2085
冷疮成漏	2/11/844
冷热心痛	1/7/533
冷热诸痢	2/13/973

冷热腹痛 4/36/2700
冷热霍乱 2/11/800
冷疳痢下 3/17/1479
冷淋茎痛 4/30/2339
冷痢不止 3/26/2079
冷痢白冻 2/15/1255
冷痢厥逆 2/12/884
冷痢腹痛 1/9/689
2/14/1112
冷滑下痢 2/14/1102
冷痰恶心 2/14/1107
冷痰痞满 3/26/2062
冷露疮烂 2/14/1145
沐发中风 5/52/3652
沐发令香 2/14/1180
沐发除脂 4/39/2884
沙石热淋 2/15/1263
3/23/1926
沙石诸淋 3/26/2073
沙石淋沥 5/48/3291
沙石淋疾 3/18/1673
沙石淋痛 1/8/589
2/16/1348
4/32/2400
5/45/3185
沙芒眯目 4/38/2844
沙尘入目 4/41/2964
4/41/2973
沙证壮热 4/39/2897
沙虱水毒 3/27/2131
沙淋石淋 2/12/883
沙蜂叮螫 1/9/641
沈唇紧裂 5/45/3185
怀胎腹痛 4/36/2695
忧郁不伸 2/13/1017
忧恚呕血 4/34/2474
忤恶卒死 1/5/491
快膈汤 4/30/2306
快膈进食 3/25/1989
牢牙止痛 2/10/772
牢牙去风 2/14/1134
牢牙明目 2/11/792
启脾进食 3/25/1988
补下治渴 3/22/1872
补中益气 3/23/1904
5/50/3442
补中强志 4/33/2446
补血破气 3/26/2054
补血益精 4/36/2713
补阴丸 5/45/3171
补肝明目 2/12/901
2/16/1366

	3/26/2067
	3/28/2185
补肾兴阳	5/44/3154
补肺丸	4/29/2227
补骨脂丸	2/14/1114
补益心肾	4/32/2391
补益老人	5/48/3325
补益劳伤	2/12/910
补益劳损	5/50/3457
补益虚损	3/18/1713
	3/27/2155
补益虚弱	5/48/3283
补益虚寒	5/50/3431
补益虚羸	5/50/3406
	5/51/3561
补虚明目	2/12/930
	2/16/1383
补虚益损	4/33/2447
补虚精气	2/12/901
补脾益胃	3/23/1912
补脾滋肾	2/12/928
补精润肺	5/50/3459
初生儿惊	1/9/639
初生三日	5/50/3502
初生口噤	5/50/3470
初生无皮	3/22/1898
初生不尿	5/52/3674
初生不乳	1/9/645
初生不啼	1/5/484
初生目闭	5/51/3546
初生吐乳	2/14/1122
	5/52/3674
初生尿涩	2/16/1384
初生贴囟	3/17/1539
初生便血	2/16/1318
初生便闭	2/12/863
初生胎毒	4/31/2351
初生胎热	5/50/3502
初生锁肚	1/9/649
初生解毒	2/12/863
初感风寒	1/5/491
灵芝丸	2/12/928
灵脂散	5/48/3341
尿白如注	2/15/1284
尿血不定	2/14/1120
尿血沙淋	2/12/871
尿血淋沥	3/18/1718
尿浑白浊	4/35/2566
阿伽陁丸	4/32/2400
附骨坏疮	4/42/2992
附骨疽疮	4/30/2339
	5/50/3425

附骨疽漏 4/41/2964
坠马血瘀 4/33/2449
坠马拗损 4/36/2675
坠扑瘀血 1/8/576
4/29/2232
坠伤扑损 3/19/1766
坠损呕血 4/33/2451
坠损肠出 1/5/484
坠损疼痛 5/50/3508
坠损跌扑 3/28/2172
坠落车马 2/13/1015
坠跌打击 4/40/2936
妊妇疟疾 2/14/1095
妊妇胎动 1/9/640
1/9/646
妊妇逆生 2/11/787
妊妇热病 4/38/2841
妊妇腹痛 4/38/2841
妊娠下水 3/23/1917
妊娠下血 2/15/1198
2/16/1341
3/25/1993
4/29/2246
5/50/3497
5/50/3499
5/51/3557
妊娠下痢 1/8/580
4/35/2559
4/35/2639
4/38/2821
5/48/3305
5/50/3433
妊娠子烦 2/12/907
2/13/977
妊娠子淋 1/9/682
4/37/2787
妊娠中恶 2/12/895
妊娠水肿 2/16/1341
3/18/1732
4/37/2781
5/44/3088
妊娠风寒 2/15/1197
妊娠心痛 2/11/787
3/22/1871
妊娠去胎 3/25/1990
妊娠动胎 3/25/1969
妊娠吐水 2/12/880
妊娠吐衄 3/21/1829
妊娠伤寒 2/15/1197
3/26/2029
妊娠血痢 5/50/3497
妊娠行经 3/24/1946

妊娠时疾 5/48/3301
妊娠呕吐 3/17/1550
妊娠尿血 3/25/1993
5/50/3497
5/52/3656
妊娠尿难 2/13/1009
2/13/1017
妊娠肿渴 4/37/2787
妊娠肿满 3/17/1473
妊娠疟疾 3/17/1494
妊娠毒肿 5/50/3468
妊娠咳嗽 1/8/605
妊娠胎动 2/14/1057
2/14/1103
2/15/1199
2/15/1245
2/15/1254
2/16/1319
3/26/2039
4/33/2454
5/50/3497
妊娠胎死 4/40/2918
5/50/3435
妊娠胎漏 4/39/2860
5/48/3305
妊娠热病 1/7/533
3/18/1653
5/50/3449
妊娠恶阻 2/14/1133
妊娠浮肿 2/13/1000
妊娠患淋 2/16/1341
2/16/1369
妊娠遗尿 4/39/2888
妊娠感寒 5/44/3088
5/44/3109
5/44/3158
妊娠腰痛 1/8/560
2/14/1115
3/24/1940
5/50/3468
5/51/3557
妊娠腹痛 2/12/907
4/29/2261
妊娠溺涩 3/26/2068
妊娠漏胎 2/16/1318
妖魅猫鬼 5/51/3559
妒乳乳痈 2/16/1340
3/19/1764
4/34/2511
妒精下疳 4/35/2626
妒精阴疮 1/8/577
2/11/850

	5/46/3236
忍冬圆	3/18/1729
忍冬酒	3/18/1728
忍冬膏	3/18/1730
鸡矢醴	5/48/3296
鸡头粥	4/33/2459
鸡鱼骨哽	2/12/935
	2/15/1254
	3/17/1488
鸡骨哽咽	4/39/2882
	5/48/3294
鸡冠痔疾	2/13/975
鸡屎白秃	4/33/2429
《鸡峰》白花蛇膏	4/43/3064
鸡眼肉刺	2/11/844
鸡眼作痛	5/48/3308
驱风膏	4/43/3063
驴马汗毒	2/11/843

八画

青盲不见	5/46/3212
	5/48/3336
	5/51/3617
	5/52/3686
青盲内障	4/36/2747
	5/50/3441
青盲洗法	4/36/2678
青盲雀目	2/12/930
	2/16/1366
	5/46/3214
青盲眼障	3/26/2067
青娥丸	4/30/2328
	4/35/2568
青蒿酒	3/25/2006
拔白	5/50/3421
拔白生黑	4/35/2627
	4/39/2857
拔白变黑	4/36/2677
拔白换黑	3/26/2081
	3/27/2160
	5/50/3410
	5/50/3423
拔取疔毒	4/42/2994
拔取疔黄	4/42/2994
抱出卵壳	5/48/3306
拨云去翳	5/50/3406
拨云膏	4/36/2708
取轻粉毒	1/8/572
直指秋石丸	5/52/3670
松节酒	3/25/2007

松液酒 3/25/2007
或泻或止 5/50/3409
卧忽不寤 1/7/530
3/26/2022
5/51/3535
刺入肉中 4/34/2480
4/36/2704
刺在肉中 3/18/1678
3/25/1970
5/52/3665
刺伤中水 3/26/2023
5/50/3467
刺伤手足 4/36/2680
刺疮金疮 3/26/2031
郁肉脯毒 3/26/2039
奔豚气痛 3/26/2039
4/36/2692
5/45/3184
奔豚疝气 3/17/1518
殴伤瘀聚 3/25/1970
转女为男 1/9/661
4/39/2901
转筋入腹 1/7/540
4/32/2406
5/48/3297
转筋挛急 4/34/2481
斩三尸法 5/52/3655
软疖不愈 1/9/714
软疖频发 4/34/2480
软疖频作 4/39/2868
齿风动痛 2/15/1274
齿血不止 4/37/2799
齿败口臭 2/14/1063
齿疼出血 2/11/788
齿落不生 5/50/3470
齿龈宣露 1/7/527
齿痛及落 2/10/746
齿疏不坚 2/10/772
齿疏陷物 1/9/692
齿缝出血 1/7/542
1/8/576
2/12/883
2/13/1009
2/16/1333
4/39/2875
4/42/3014
5/52/3651
齿缝衄血 5/52/3664
齿龈风肿 4/41/2951
齿龈血出 2/11/840
齿龈肿痛 4/35/2633
齿龈宣露 2/11/788

	2/15/1212
齿鼻疳疮	4/40/2939
齿腐龈烂	2/11/795
齿蜃口臭	3/28/2179
齿蜃并虫	3/22/1886
齿蜃齿动	2/11/788
齿蜃肿痛	2/12/895
	2/16/1408
	4/34/2475
	4/36/2718
齿蜃宣露	4/43/3059
齿蜃断烂	4/40/2926
些小痈疖	2/12/865
虎犬伤人	2/11/843
虎犬咬伤	2/12/949
	3/26/2040
虎爪伤人	3/22/1864
	5/51/3632
虎伤人疮	3/18/1654
	3/25/2002
	3/26/2080
	4/33/2441
	4/41/2948
虎咬蛇伤	2/12/964
虎骨酒	3/25/2008
虎狼伤人	3/26/2085
虎狼伤疮	5/52/3677
虎睛丸	5/51/3522
肾水流注	3/17/1472
肾气上攻	3/17/1511
肾气上哕	4/32/2405
肾气作痛	3/18/1627
肾气冷痛	4/40/2933
肾风下注	5/50/3485
肾风阴痒	4/35/2613
肾风囊痒	4/32/2393
	5/50/3408
肾邪冷气	3/26/2098
肾冷偏坠	5/48/3325
肾肿如斗	4/31/2346
肾热肢肿	4/32/2409
肾脏气发	1/8/570
肾脏风毒	2/13/1010
肾脏风疮	3/19/1750
肾脏风壅	3/18/1693
肾脏积冷	2/11/820
肾脏虚冷	2/15/1260
	4/30/2278
肾消饮水	3/26/2098
肾消尿数	1/9/667
	5/51/3557
肾消膏淋	4/35/2593

肾黄如金 3/27/2132
肾虚目黑 4/34/2505
肾虚失精 5/50/3499
肾虚白浊 2/12/910
3/18/1603
肾虚头痛 2/11/832
肾虚耳聋 2/10/725
4/40/2933
5/48/3283
5/50/3446
5/51/3566
肾虚阴痿 5/50/3403
肾虚齿痛 2/14/1087
肾虚消渴 3/24/1939
肾虚遗精 3/18/1602
5/50/3403
肾虚腰痛 2/14/1114
3/26/2098
4/35/2569
4/36/2738
5/50/3403
5/50/3439
5/50/3446
5/51/3557
肾虚精竭 5/50/3439
肾厥头痛 3/17/1510
昆布臛 3/19/1784
明月丹 5/51/3604
明目 4/41/2971
明目坚齿 2/11/788
明目补肝 2/15/1226
明目补肾 2/16/1316
明目枕 3/22/1890
明目轻身 1/9/638
明目益气 3/26/2067
固元丹 2/12/927
固齿乌须 2/16/1316
固真丹 2/12/927
固精强骨 2/12/932
咒枣治疟 4/29/2261
制杀诸虫 4/35/2646
物入目中 5/52/3656
5/50/3500
物伤睛突 2/16/1320
物伤睛陷 2/16/1370
刮骨取牙 3/17/1563
5/44/3110
佩禳疟疾 4/42/2993
金刃不出 3/17/1552
金刃伤疮 4/36/2675
金刃所伤 4/34/2532
金刃斧伤 4/29/2256

金石药发 2/16/1333
金石药毒 1/8/571
金创中风 3/18/1654
金疮亡血 2/16/1374
金疮中风 2/11/787
3/26/2050
4/29/2228
4/37/2801
5/52/3664
金疮内漏 1/9/663
2/14/1081
3/22/1869
5/52/3678
金疮扑损 2/15/1208
金疮犯内 4/38/2821
金疮出血 1/8/581
1/8/623
1/9/674
1/9/709
2/10/762
2/14/1175
2/15/1243
2/16/1390
3/17/1462
3/19/1765
3/20/1805
3/26/2023
3/26/2033
4/30/2299
4/34/2480
4/34/2515
4/34/2534
4/36/2686
4/39/2882
5/46/3203
5/48/3335
金疮伤重 4/38/2819
金疮伤损 3/18/1715
金疮血出 1/5/483
1/5/492
2/10/726
2/11/787
2/13/1042
2/14/1079
2/16/1384
3/22/1879
4/35/2631
5/52/3665
金疮杖疮 4/34/2483
金疮困顿 1/7/528
金疮作痛 2/16/1326
4/36/2682

金疮肠出 2/10/726
3/22/1876
5/48/3290
5/52/3661
金疮闷绝 4/37/2784
金疮苦痛 4/35/2637
金疮肿痛 3/18/1638
金疮恶心 4/31/2366
金疮痈肿 3/22/1893
金疮烦痛 3/17/1452
金疮烦满 3/24/1947
金疮接指 4/35/2649
金疮断筋 4/34/2525
金疮瘀血 3/22/1872
3/26/2031
金疮蹉折 3/18/1705
金蚕蛊毒 4/30/2298
金陵煎 2/16/1395
金液丹 2/11/829
金腮疮蚀 5/48/3293
金樱子煎 4/36/2713
金髓煎 4/36/2736
乳上生痈 4/38/2840
乳石发动 1/9/682
2/11/806
3/21/1817
4/36/2743
5/47/3264
乳石发热 2/12/904
3/24/1939
乳石发渴 1/9/672
3/22/1872
3/23/1913
5/48/3302
乳石热毒 4/39/2868
乳汁不下 1/9/674
2/13/1017
2/14/1126
2/15/1250
2/16/1333
3/18/1644
3/18/1646
3/18/1649
乳汁不行 3/27/2132
4/38/2837
乳汁不通 1/9/701
2/16/1342
3/18/1724
3/24/1947
3/27/2131
3/28/2191
4/39/2894

	4/43/3044
	5/44/3089
	5/51/3616
乳汁结毒	4/35/2616
乳汁清少	5/51/3616
乳头破裂	5/48/3299
乳头裂破	2/15/1240
	4/34/2511
乳发初起	5/50/3414
	5/51/3559
乳疖初发	5/50/3499
乳妒乳痈	5/48/3299
乳肿不消	3/17/1579
乳疮肿痛	3/22/1860
乳结硬痛	4/39/2884
乳痈已成	5/51/3620
乳痈不消	3/22/1879
乳痈未溃	5/52/3658
乳痈红肿	3/27/2137
乳痈坚硬	3/17/1480
	3/25/1998
乳痈初发	3/18/1644
	4/35/2651
乳痈初肿	2/13/1018
	3/17/1561
乳痈初起	2/12/865
	2/14/1073
	3/17/1563
	3/26/2031
	4/36/2749
	5/50/3469
	5/51/3620
乳痈妒乳	4/35/2633
乳痈肿大	2/10/767
乳痈肿毒	3/17/1453
	3/19/1756
乳痈肿痛	2/14/1175
	2/16/1387
	4/34/2495
乳痈溃烂	4/30/2325
	5/51/3583
乳痈寒热	3/26/2066
乳痈腐烂	4/35/2651
乳蛾喉痹	4/39/2890
	5/44/3096
乳癌乳痈	4/43/3044
肤出汗血	5/52/3667
肤热如燎	2/13/983
肤翳昏暗	2/10/738
肺中有火	2/13/983
肺气咳嗽	5/50/3405
肺气喘急	3/18/1619

肺气齁喘 5/50/3415
肺风白癞 4/40/2921
肺风毒疮 4/35/2651
肺风面疮 3/17/1487
肺风恶疮 4/35/2617
肺风喘促 5/50/3496
肺伤冷痛 5/50/3403
肺伤咳嗽 2/16/1328
肺劳风热 3/18/1661
肺劳咳嗽 1/9/667
肺疟寒热 3/23/1917
肺实鼻塞 2/13/1041
肺毒风疮 4/36/2679
肺咳上气 3/17/1469
肺损吐血 2/16/1317
3/19/1760
肺损呕血 5/50/3497
肺热气喘 2/13/1025
肺热生疮 2/13/1009
肺热声哑 2/12/882
肺热面疮 3/28/2191
肺热咯血 2/16/1410
肺热咳嗽 1/9/684
2/11/800
2/12/888
肺热衄血 3/19/1765
肺热喘急 4/29/2250
肺热喉痛 2/12/863
肺热痰咳 3/18/1641
肺热痰嗽 3/17/1547
肺热鼻齆 3/18/1733
肺热暴喑 5/50/3395
肺破出血 5/50/3498
肺破咯血 2/14/1133
肺脏壅热 3/27/2160
肺病吐血 3/27/2160
肺病咯血 4/29/2229
肺疽吐血 4/29/2261
5/52/3650
肺痈 4/30/2308
肺痈咯血 3/23/1926
肺痈咳唾 3/23/1926
肺痈咳嗽 2/12/894
2/15/1287
肺痈唾浊 4/35/2606
肺痈得吐 2/12/871
肺痈喘急 2/16/1380
肺虚久咳 2/12/882
肺虚久嗽 3/18/1615
肺虚咳嗽 4/39/2859
肺虚喘急 1/9/701
肺湿痰喘 2/16/1380

肺痿久嗽 2/12/863
肺痿吐血 5/50/3498
肺痿多涎 2/12/863
肺痿咯血 3/18/1702
肺痿咳血 3/18/1641
3/26/2072
肺痿咳唾 3/23/1926
肺痿咳嗽 3/18/1661
5/52/3664
肺痿骨蒸 5/50/3437
肺痿喘嗽 3/18/1702
肺痰咳嗽 3/26/2074
肺壅失音 4/34/2485
肺壅痰滞 4/34/2485
肺壅鼻衄 2/15/1284
肺燥咳嗽 4/31/2360
肢体拘痛 2/13/1014
肢体疣目 2/16/1369
肿从脚起 3/25/1970
4/35/2585
肿自足起 5/50/3400
肿胀忌盐 5/52/3671
肿毒已破 3/22/1884
肿毒无头 4/43/3056
肿毒不破 2/10/747
肿毒初起 3/17/1452
3/22/1863
3/26/2063
3/27/2156
4/42/2993
4/43/3044
5/45/3171
肿毒尿闭 3/26/2030
肿毒热痛 2/14/1073
肿毒焮痛 1/7/525
肿疾喘满 3/17/1514
肿满入腹 4/35/2611
肿满气急 4/36/2716
肿满洪大 3/17/1461
肿满腹大 3/27/2113
股阴痟疠 1/9/695
肥脉瘾疹 4/38/2816
肥热疳疾 2/13/978
服丹发热 5/52/3671
服术法 2/12/925
服石发动 2/10/772
服石发疮 2/11/817
服石发热 5/50/3405
服石英法 1/8/625
5/50/3393
服石毒发 3/24/1956
4/36/2732
服松子法 4/31/2360
服松柏法 4/34/2473
服食变白 4/36/2680
服食法 2/11/820

服松子法 4/31/2360
服松柏法 4/34/2473
服乳歌 5/52/3673
服茯苓法 4/37/2779
服胡桃法 4/30/2328
服药过剂 1/5/480
1/5/483
1/5/490
1/8/576
2/16/1407
3/18/1654
3/22/1899
3/25/1970
3/25/1991
5/51/3536
服柏实法 4/34/2472
服食大豆 3/24/1935
服食云母 1/8/622
服食不饥 4/33/2446
服食巨胜 3/22/1859
服食丹砂 1/9/638
2/13/1005
服食方 3/28/2208
服食甘菊 2/15/1188
服食白菊 2/15/1188
服食松叶 4/34/2481
服食变白 4/36/2680
服食法 2/11/820
2/12/900
2/12/904
2/14/1077
2/14/1130
2/16/1315
2/16/1429
3/17/1554
3/18/1660
3/19/1760
3/22/1870
3/28/2185
服食驻颜 4/33/2451
服食胡麻 3/22/1858
服食滋补 3/18/1668
服食辟谷 3/26/2067
4/34/2478
服鹿角法 5/51/3557
服硫发痈 3/25/1997
胁下刺痛 3/26/2099
胁下疼痛 2/16/1368
胁下痃癖 1/9/662
胁骨疼痛 4/36/2695
胁热血痢 5/50/3407
胁破肠出 2/12/885

	5/50/3439
胁痛如打	3/24/1938
胁漏出水	5/50/3466
周痹	5/50/3489
周痹缓急	3/23/1926
鱼口毒疮	4/30/2329
鱼口便毒	4/39/2882
鱼口疮毒	2/11/844
	4/39/2881
鱼肉成癥	5/50/3427
鱼肉癥瘕	2/16/1387
鱼骨入咽	2/14/1103
鱼骨入腹	4/32/2408
鱼骨哽咽	1/5/483
	2/11/822
	2/14/1079
	3/21/1829
	3/26/2049
	3/27/2160
	4/34/2525
	4/35/2613
	4/36/2688
	4/36/2689
	4/37/2784
	5/47/3274
鱼骨鲠咽	3/25/1991
	4/30/2305
	4/37/2804
鱼脐丁疮	1/9/654
	3/28/2193
鱼脐疔疮	2/16/1372
	3/25/1991
	5/44/3159
鱼脐疮	3/27/2130
鱼睛丁疮	2/11/844
兔血丸	5/51/3602
狐肉羹	5/51/3590
狐尿刺人	4/36/2682
	4/39/2860
狐尿刺疮	4/38/2827
	5/48/3283
	5/50/3479
	5/50/3486
狐尿疮痛	4/29/2231
狐疝阴癫	2/16/1369
狐刺尿疮	3/25/1985
狐胆丸	5/51/3591
狐惑虫蜇	2/15/1197
忽喘闷绝	2/12/881
	3/17/1451
忽然吐血	2/15/1199
狗宝丸	5/50/3505

狗咽气塞 3/26/2049
狗咬风伤 2/12/885
狗咬成疮 4/30/2325
狗咬伤疮 4/29/2231
狗咬昏闷 3/17/1579
夜不合眼 2/15/1305
夜出盗汗 3/22/1879
3/26/2022
夜多恶梦 1/9/640
夜卧尿床 4/38/2838
夜卧禁魇 4/38/2825
夜卧魇死 1/7/544
夜梦魇寐 5/50/3508
夜啼腹痛 3/26/2049
底耳出脓 5/44/3148
底耳有脓 1/9/716
底耳肿痛 1/9/650
底耳疼痛 4/39/2888
疟发无时 5/50/3401
疟后怪症 3/19/1750
疟疾不已 4/29/2247
疟疾不止 2/16/1402
3/17/1480
4/38/2825
4/38/2841
4/39/2893
5/45/3171
疟疾渴甚 5/52/3664
疟疾寒热 1/9/712
2/11/842
2/11/847
2/15/1207
2/15/1215
3/25/1968
3/26/2048
3/26/2078
3/27/2134
4/29/2242
4/30/2306
4/33/2429
5/46/3202
疟痰寒热 2/16/1387
疠风有虫 2/11/834
3/18/1622
疠风成癞 4/43/3050
疠风痛痒 4/42/3015
疠风鼻塌 3/17/1487
疝气入肾 3/26/2099
疝气入囊 4/36/2688
疝气危急 2/13/1014
2/16/1369
疝气作痛 3/18/1732

疝气卵肿 2/11/822
疝气坠痛 5/50/3408
疝气偏坠 3/26/2099
5/49/3361
疝气偏肿 3/17/1473
疝气癞肿 4/31/2346
卒不小便 4/29/2229
卒不得语 3/25/1968
5/52/3674
卒牙齿痛 4/37/2801
卒中尸遁 2/11/785
卒中五尸 2/13/1027
2/16/1429
5/50/3395
卒中水毒 2/15/1273
2/16/1407
卒中邪魔 1/9/660
卒中客忤 3/19/1760
卒中恶气 1/7/532
卒中恶死 3/26/2029
3/26/2039
5/47/3263
5/50/3399
5/50/3420
5/50/3480
卒中蛊毒 2/15/1293
3/28/2180
卒风不语 3/24/1937
4/36/2687
卒心气痛 1/7/540
3/22/1898
5/50/3486
卒心急痛 3/26/2029
卒心痛刺 4/36/2716
卒生翳膜 4/43/3056
卒失音声 4/29/2228
卒发风疹 1/9/713
卒发颠狂 2/16/1380
3/17/1478
卒死尸厥 5/50/3474
卒死不省 5/50/3468
卒死不寤 3/17/1551
卒死壮热 2/11/841
卒死寝死 5/48/3288
卒吐血出 4/31/2359
卒自缢死 1/7/544
2/16/1407
卒汗不止 5/50/3434
卒阴肾痛 5/50/3468
卒忤不言 5/46/3211
卒肿毒起 2/13/1005
卒忽心痛 4/38/2821

卒泻鲜血 2/15/1243
卒急心疼 4/29/2262
卒热心痛 2/13/971
3/22/1863
卒热劳疾 4/35/2611
卒胸痹痛 4/36/2692
卒病水肿 5/44/3108
卒病头痛 4/35/2612
卒病耳聋 4/30/2298
卒被毒箭 3/22/1873
卒患心痛 1/7/517
卒患淋疾 5/50/3465
卒患淋痛 3/22/1884
卒患腹痛 3/18/1685
卒患瘰疬 4/29/2251
卒呕不止 2/14/1174
3/23/1904
卒得心痛 4/29/2250
卒得疝气 2/12/888
卒得咳嗽 3/17/1572
4/29/2243
4/30/2269
5/46/3238
5/48/3282
5/48/3283
5/50/3403
卒得恶疮 2/15/1274
2/16/1326
4/29/2251
4/35/2632
卒得痫疾 3/18/1708
卒得腰痛 5/45/3185
卒得癞疮 5/50/3421
卒淋不通 1/7/539
卒喉痹痛 4/35/2560
卒然下血 2/13/1031
卒然中风 3/28/2192
卒然中恶 3/24/1937
3/26/2022
卒然心痛 4/29/2243
4/34/2536
5/48/3282
卒然失声 4/30/2304
卒然失音 3/24/1937
卒然头痛 4/39/2893
卒然耳聋 4/37/2781
卒然吐血 4/30/2338
5/44/3149
卒然忤死 5/48/3288
卒然肿满 5/50/3403
卒然咽噎 1/6/504
卒然咳嗽 1/7/533

1/8/571
卒然食噎 4/30/2303
卒然腰痛 3/24/1938
卒然腹痛 5/52/3664
卒寒咳嗽 4/35/2610
卒腰脊痛 5/51/3557
卒缢垂死 5/48/3288
卒嗽不止 5/46/3209
卒嗽有痰 3/17/1573
卒魇不寤 5/50/3464
卒魇死昏 5/48/3287
卒暴心痛 5/48/3342
卒暴吐血 1/9/712
4/33/2450
卒暴咳嗽 1/7/515
卒暴癥块 2/16/1402
卒暴癥疾 2/16/1325
育肠气痛 2/10/733
炒豆紫汤 3/24/1936
法制半夏 3/17/1545
法制青皮 4/30/2306
泄泻下痢 1/8/579
2/11/842
泄泻无度 1/8/596
泄泻不止 4/43/3036
泄泻暴痢 3/26/2048
泄痢口渴 4/29/2236
泄痢不固 3/22/1879
泄痢赤白 3/23/1929
泄痢注下 3/17/1529
泄痢脱肛 4/40/2925
河车丸 5/52/3687
泪出不止 2/13/976
油伤火灼 1/9/674
注车注船 2/13/1040
注夏虚病 4/36/2737
泻血不止 2/15/1301
4/35/2661
泻血萎黄 2/12/922
泻血脱肛 3/28/2216
泻痢不止 4/39/2878
治中汤 2/12/879
治风顺气 2/14/1176
治疟不止 3/22/1874
治疰鲛鱼皮散 5/44/3145
治痢香连丸 2/13/973
治痫利痰 3/17/1536
治渴补虚 2/12/870
治癞白花蛇膏 4/43/3064
怔忡自汗 2/12/881
定心补肾 2/14/1115
定喘下气 2/12/945

定喘化痰 5/50/3415
定嗽化痰 4/39/2884
肩疽白秃 4/32/2408
房后困倦 2/12/882
房劳阴毒 4/32/2399
房劳黄病 4/38/2819
弩肉血翳 3/28/2179
弩肉瘀突 2/11/825
弩肉攀睛 3/19/1772
虱出怪病 2/11/790
参术膏 2/12/920
经水不止 2/14/1078
2/15/1236
4/39/2876
5/50/3486
经水不利 3/18/1649
经水不调 3/17/1517
经水不通 3/23/1927
经水不断 2/13/984
经水过多 1/9/689
经年气嗽 4/30/2304
经血不止 1/7/544
2/15/1284
4/33/2452
4/36/2757
5/48/3342
经血逆行 5/44/3160
经闭验胎 2/14/1062
经脉不通 3/28/2191
4/40/2920
5/49/3361

九画

春雪膏 4/36/2708
毒气攻腹 4/35/2628
毒攻手足 2/15/1273
毒肿入腹 4/34/2510
毒肿初起 3/19/1772
毒药堕胎 3/24/1959
毒热足肿 2/13/1008
毒蛇伤啮 3/19/1768
毒蛇伤螫 2/11/790
2/14/1074
3/17/1462
5/48/3344
5/51/3621
毒蛇咬螫 4/32/2393
5/52/3661
毒蛇溪毒 2/15/1273

毒蛇螫人 2/12/949
毒蛇螫伤 3/19/1777
3/22/1864
3/26/2040
5/52/3680
毒痢脓血 4/37/2791
毒痢噤口 4/42/2999
毒蜂伤螫 3/25/1997
毒蜂螫人 2/15/1208
3/25/2002
毒蜂螫伤 3/22/1864
毒箭入肉 2/16/1321
毒箭伤人 2/16/1408
项下五瘿 3/19/1784
项下气瘿 1/8/566
1/8/596
5/50/3444
项下卒肿 3/19/1784
项下热肿 3/18/1716
项下瘰疬 3/19/1781
5/50/3443
项下瘿气 3/18/1687
3/22/1876
4/35/2633
4/35/2639
项下瘿疾 2/15/1268
项上疬疮 3/27/2125
项上瘰疬 2/10/755
4/39/2894
5/48/3323
项边马刀 2/16/1399
项边疬子 1/8/601
项后结核 3/27/2156
项强身急 5/51/3615
项强筋急 4/30/2277
挟热下痢 1/7/542
挑生蛊毒 2/10/747
2/13/1006
2/14/1120
指头肿毒 4/29/2237
带下赤白 2/15/1221
带下脉数 4/36/2738
带下排脓 5/48/3322
草乌头毒 3/25/1992
草石在咽 4/38/2844
草还丹 4/36/2710
茵芋丸 3/17/1580
茵芋酒 3/17/1580
茵陈酒 3/25/2006
茵陈羹 2/15/1204
茴香酒 3/25/2006
茯苓酒 3/25/2005

荒年代粮 3/22/1894
荒年辟谷 3/22/1898
胡桃丸 4/30/2328
胡蔓草毒 5/48/3302
南藤酒 3/25/2007
药毒上攻 4/39/2868
药毒烦闷 1/7/519
药箭毒气 2/11/790
药箭镞毒 5/46/3227
柘根酒 3/25/2007
相火秘结 3/17/1450
枳术丸 2/12/919
枳术汤 2/12/919
枳茹酒 3/25/2007
柞木饮 4/36/2764
柏叶酒 3/25/2007
枸杞酒 3/25/2005
4/36/2737
枸杞煎 4/36/2736
厚朴煎丸 4/35/2565
面上木痹 5/50/3499
面上风刺 3/18/1629
面上风疮 4/30/2317
5/51/3558
面上生疮 3/17/1568
面上皯疱 2/12/891
4/29/2229
5/51/3558
5/51/3563
面上皯黯 1/9/641
2/15/1199
3/17/1532
面上毒疮 4/42/3017
面上疣目 2/11/822
面上恶疮 2/11/789
4/35/2632
面上脓疮 4/35/2631
面上疱疮 2/16/1342
面上粉刺 3/18/1629
4/29/2248
面上酒刺 2/12/954
面上雀斑 2/14/1089
3/17/1487
3/18/1629
面上紫块 3/19/1753
面上黑子 1/5/493
3/26/2089
面上黑气 3/17/1551
面上黑斑 2/15/1273
3/28/2207
面上黑黯 4/39/2894
面上痣疵 4/36/2682

面上痱磊 3/18/1650
面上痦瘺 4/40/2917
面上黚点 4/39/2857
面上瘢痕 2/16/1430
面上瘢黶 2/15/1264
面上黶子 4/33/2430
5/52/3678
面上齄疱 4/34/2499
面目黄疸 5/48/3298
面生疱疮 5/48/3304
面生粉刺 3/18/1678
面生黚黯 4/30/2291
面多黚黯 2/12/921
面色不白 4/35/2639
面色黧黑 5/46/3204
面身瘢痕 1/8/608
面疮粉刺 3/18/1599
面疮酒刺 5/48/3328
面疮黚疱 4/43/3067
面疱 5/49/3374
面疱鼻齄 2/15/1264
面黄食少 2/12/928
面粗丑黑 5/50/3406
面黑令白 3/18/1644
3/18/1662
3/28/2184
4/39/2863
5/46/3229
5/48/3304
5/50/3436
面黑皯疱 5/50/3442
面黑粉滓 4/29/2223
面鼻酒齄 3/18/1678
面黚风疮 2/14/1087
面黚雀斑 4/37/2781
面黶疣痣 1/9/713
面黶黑痣 1/8/567
面黶痣点 3/26/2068
面黯皯疱 4/36/2737
面黯雀卵 3/25/1997
面黥 5/51/3551
耐老益气 3/22/1870
牵牛酒 5/48/3296
轻粉毒痈 3/18/1729
轻粉破口 1/8/557
虿蝎螫伤 4/43/3051
背疮灸法 3/26/2047
背疮热肿 3/27/2140
背疮溃烂 5/50/3469
背疽初发 5/50/3499
背腿间痛 3/17/1573
点眼去翳 3/19/1777

临月易产 4/35/2643
临月滑胎 3/18/1629
临产下痢 4/36/2700
临产顺胎 2/14/1133
临产催生 2/16/1349
5/51/3550
临杖预服 1/9/695
冒暑霍乱 3/19/1750
胃火牙疼 1/9/673
胃火牙痛 3/17/1451
胃冷口酸 2/14/1107
胃冷久呃 4/34/2505
胃冷有痰 3/17/1513
胃冷呕逆 4/34/2510
胃冷恶心 2/14/1100
胃热吐食 4/41/2960
胃热齿痛 2/13/1005
胃热消渴 3/23/1914
胃弱呕逆 2/14/1098
胃虚不克 3/25/1986
胃虚风热 3/26/2078
胃虚恶心 2/12/880
胃虚消渴 5/50/3443
胃脘火痛 4/36/2700
胃脘血气 2/16/1417
胃寒下痢 5/50/3432
胃寒气满 2/12/879
胃寒呕恶 2/12/880
胃寒哕逆 3/17/1549
虾蟆蛊病 4/38/2841
虾蟆瘘疮 4/43/3072
蚁入耳内 4/43/3045
蚁瘘不愈 4/43/3044
咽中骨哽 3/17/1565
咽中疮肿 3/17/1486
咽中结块 1/7/543
咽中悬痈 4/39/2880
咽生瘜肉 3/25/1969
咽伤声破 3/25/2002
咽喉生疮 2/16/1333
咽喉闭痛 2/15/1283
4/34/2521
咽喉作痛 4/32/2407
咽喉谷贼 2/11/824
2/11/839
3/17/1554
咽喉妨碍 3/25/2014
咽喉物哽 3/17/1565
咽喉乳蛾 1/7/525
咽喉肿痛 1/9/684
2/11/824
2/15/1197

	3/17/1560
	3/18/1643
	3/18/1688
	3/18/1690
	3/21/1828
	3/22/1879
	3/26/2040
	3/28/2189
	4/35/2610
咽喉肿塞	2/15/1278
	4/39/2888
咽喉卒肿	4/35/2560
	4/42/3014
咽喉卒塞	4/29/2222
咽喉怪证	4/36/2696
咽喉骨哽	1/7/527
	2/15/1200
	2/16/1372
	3/17/1552
	4/34/2530
	4/35/2613
	4/39/2888
	5/48/3295
	5/50/3396
	5/50/3448
咽喉骨鲠	3/28/2194
	4/41/2951
	5/51/3558
咽喉热痛	2/13/1031
咽喉疼痛	1/9/654
咽喉痘疹	2/15/1266
咽喉痹痛	3/28/2206
咽喉噤塞	5/48/3327
咽塞鼻疮	5/48/3304
咽膈不利	2/15/1265
哕逆不止	4/33/2447
哕逆欲死	3/17/1549
咯血吐血	3/18/1687
咯血唾血	4/35/2597
咳逆上气	4/29/2228
	4/35/2610
咳逆不止	4/30/2292
咳逆打呃	2/11/832
咳逆短气	2/14/1175
咳嗽上气	2/16/1380
	3/22/1888
	3/26/2084
	5/50/3438
咳嗽不止	1/9/716
	3/26/2078
	5/48/3337
咳嗽不瘥	5/50/3499

咳嗽日久 5/48/3307
咳嗽气喘 5/44/3089
咳嗽失声 4/30/2324
咳嗽有血 5/52/3650
咳嗽有痰 3/18/1641
咳嗽吐血 2/12/883
4/36/2675
咳嗽肺胀 5/48/3343
咳嗽肺痿 4/37/2801
咳嗽脓血 2/12/871
咳嗽唾血 2/16/1317
咳嗽寒热 4/29/2227
咳嗽熏法 1/9/665
贴目取翳 3/20/1800
骨节积热 2/13/972
骨节离脱 5/45/3194
骨在肉中 4/32/2408
骨折肿痛 5/48/3343
骨刺入肉 5/51/3530
骨软风疾 3/18/1669
骨哽不出 3/18/1638
骨哽在咽 1/5/494
2/11/824
3/17/1551
骨挛痈漏 3/18/1676
骨疽不合 5/48/3299
骨疽不愈 3/26/2068
骨疽出骨 1/8/584
4/38/2845
骨疽脓出 5/44/3111
骨疽癞病 2/16/1326
骨虚劳极 5/51/3557
骨蒸久冷 5/50/3431
骨蒸不眠 4/36/2704
骨蒸发热 1/9/661
5/50/3506
5/52/3663
骨蒸传尸 5/50/3431
骨蒸劳伤 5/50/3397
骨蒸劳热 2/16/1317
骨蒸劳病 1/9/672
骨蒸劳瘦 5/44/3126
骨蒸作热 4/29/2242
骨蒸肺痿 2/15/1286
骨蒸咳嗽 5/45/3187
骨蒸鬼气 2/15/1207
骨蒸热劳 5/52/3659
骨蒸热病 2/11/806
骨蒸积热 3/17/1450
骨蒸烦热 2/15/1207
4/36/2738
骨槽风痛 2/12/895

骨鲠 5/51/3566
骨鲠在咽 4/29/2256
骨鲠在喉 5/44/3136
5/44/3149
骨鲠竹木 5/44/3115
钟乳丸 1/9/701
钟乳酒 1/9/700
钟乳煎 1/9/700
香口去臭 1/8/584
2/14/1145
4/29/2237
香口辟臭 2/14/1099
2/14/1106
4/34/2530
香衣辟汗 4/34/2511
香连丸方 2/14/1086
香橙汤 4/30/2311
香瓣疮 5/50/3448
秋石五精丸 5/52/3670
秋石四精丸 5/52/3670
秋石交感丹 5/52/3670
秋石还元丹 5/52/3668
秋冰乳粉丸 5/52/3670
重舌木舌 2/11/846
3/17/1551
4/39/2894
重舌生疮 3/19/1765
重舌出涎 5/50/3457
5/50/3484
重舌肿木 1/7/533
重舌肿胀 1/8/600
重舌肿痛 4/39/2867
重舌胀痛 5/48/3344
重舌涎出 2/11/800
重舌鹅口 2/11/816
2/12/962
3/24/1946
4/34/2495
重舌塞痛 4/41/2977
便毒初发 3/18/1644
便毒初起 1/8/590
1/8/602
2/16/1342
3/17/1574
3/26/2031
4/30/2329
4/35/2619
4/40/2926
4/42/3006
5/50/3499
便毒肿痛 2/12/935
4/35/2612

	5/44/3161
便毒便痈	4/43/3044
便毒痈疽	4/35/2612
便毒诸疮	2/13/1021
便前有血	3/20/1792
便痈初起	2/16/1349
	4/35/2615
便痈肿痛	2/13/1018
	2/15/1266
便痈脓血	4/34/2525
便痢脓血	4/29/2236
顺气止痢	4/36/2694
顺气利肠	2/14/1176
俗传白花蛇丸	4/43/3065
鬼气疰病	5/52/3664
鬼击之病	5/50/3421
鬼击中恶	2/11/786
	2/15/1197
鬼击成病	1/9/660
鬼击吐血	5/51/3620
鬼击身青	3/18/1730
鬼击卒死	3/25/1998
	5/48/3288
鬼击诸病	3/25/2002
鬼疟	5/51/3635
鬼疟不止	5/50/3485
鬼疟日发	4/36/2724
鬼疟进退	5/52/3691
鬼疟来去	4/38/2831
鬼疟经久	5/51/3586
鬼疟寒热	4/29/2245
	5/51/3590
	5/51/3593
鬼毒风气	3/26/2049
鬼胎癥瘕	3/17/1574
鬼舐头秃	5/51/3584
鬼舐头疮	5/51/3584
	5/52/3661
鬼疰心痛	4/29/2243
	4/29/2251
鬼疰劳气	3/26/2060
鬼疰腹痛	3/26/2048
鬼痱卒死	5/48/3290
鬼魅	5/51/3609
鬼魅邪气	3/17/1562
鬼魇不寤	4/35/2609
追虫取积	3/18/1627
追劳取虫	5/49/3358
须发早白	5/45/3174
须发黄赤	2/16/1321
食入即吐	2/12/880
食已吞酸	4/32/2406

食已即吐 3/17/1451
食中有蛊 1/8/598
食牛马毒 2/14/1152
食气黄肿 4/35/2611
食丹药毒 2/16/1335
食瓜过伤 4/33/2432
食发成瘕 5/50/3479
食发成癥 5/50/3395
食肉不消 4/30/2284
食竹鸡毒 3/26/2080
食后喜呕 5/51/3558
食米成瘕 5/48/3297
食劳黄病 2/11/848
食鸠中毒 3/26/2080
食即汗出 5/50/3401
食鸡子毒 3/25/1997
食果腹胀 4/34/2494
食物入鼻 5/50/3458
食物中毒 3/26/2024
5/46/3227
食物过饱 2/11/806
食物作酸 3/26/2072
食物醋心 4/30/2329
食金中毒 5/48/3299
食鱼中毒 3/28/2184
食鱼蟹毒 4/30/2304
食狗不消 4/29/2231
食狗肉毒 2/15/1286
食饱烦胀 3/22/1883
食疟积疟 4/35/2661
食治乌髭 3/27/2116
食茶面黄 4/32/2393
食韭口臭 4/33/2441
食桃成病 4/29/2246
食哽 5/49/3374
食积心痛 3/25/1986
食积黄疸 3/28/2192
食积痰火 1/9/673
食诸肉毒 3/26/2089
食菹吞蛭 5/50/3435
食梅牙齾 1/8/576
食梨过伤 4/30/2271
食椒闭气 4/29/2262
食雉中毒 5/51/3536
食榴损齿 4/30/2298
食酸齿齾 4/30/2329
食鹧鸪毒 3/26/2080
食蟹中毒 2/14/1175
2/14/1176
2/15/1287
3/26/2050
4/33/2449

食蟹致伤 4/34/2511
食蟹龈肿 2/11/807
2/16/1321
胆风沉睡 4/36/2704
胆热多眠 5/50/3476
胆热衄衊 1/9/645
胆虚不眠 4/36/2704
5/50/3476
胞衣不下 1/7/534
1/7/538
2/16/1342
3/18/1644
3/19/1766
3/22/1886
3/24/1940
3/24/1946
3/25/1998
4/38/2819
4/41/2969
4/43/3056
5/46/3212
5/50/3395
5/51/3558
5/52/3656
胞衣不出 1/7/540
2/16/1319
2/16/1325
4/38/2835
胞转不通 4/34/2505
胞转淋闷 5/50/3496
脉溢怪症 3/26/2081
胎上冲心 4/33/2434
胎气不长 5/44/3089
胎气不安 2/14/1145
胎孕不下 3/18/1678
胎动下血 1/7/542
3/26/2029
5/48/3302
胎动上逼 4/38/2835
胎动不安 2/12/871
2/13/987
2/15/1302
3/22/1893
3/25/1985
5/44/3089
胎动半产 3/19/1761
胎动迫心 2/15/1199
胎动欲产 3/19/1766
4/35/2600
胎动欲堕 1/8/560
胎动腹痛 3/22/1898
4/37/2791

胎死不下 2/16/1348
3/25/1998
胎死腹中 1/7/539
1/9/646
2/15/1221
2/16/1342
3/22/1863
3/22/1886
4/35/2644
4/38/2845
5/51/3558
胎衣不下 1/7/530
2/15/1238
4/33/2454
4/35/2616
4/38/2825
5/48/3342
5/52/3648
胎产下痢 5/45/3171
胎产便血 5/52/3651
胎赤风眼 4/35/2599
胎赤烂眼 4/43/3051
胎赤眼疾 4/29/2230
胎赤眼痛 2/11/801
胎前产后 1/7/542
2/14/1073
胎前疟疾 5/48/3336
胎损腹痛 3/22/1871
胎热不安 3/18/1690
胎热横闷 1/8/560
胎痛欲产 4/43/3056
胎滑易产 4/38/2835
胎寒腹痛 2/14/1117
2/16/1318
急心气痛 1/8/589
4/30/2329
急心疼痛 4/39/2859
5/50/3399
急心痛 1/7/519
急伤寒病 3/17/1548
急劳咳嗽 4/29/2244
急劳烦热 2/13/987
4/35/2611
急劳瘦悴 5/50/3401
急肚疼病 5/52/3648
急疳蚀齿 2/11/850
急疳蚀烂 4/43/3060
急黄病 3/28/2178
急黄黄疸 3/26/2068
急黄喘息 4/33/2428
急淋阴肿 3/26/2030
急惊坠涎 1/9/645

急惊昏迷 2/10/742
急惊涎潮 1/8/595
急惊搐搦 1/9/639
急喉风痹 4/39/2893
急喉痹风 2/12/947
急喉痹塞 2/15/1301
3/17/1486
4/35/2609
急慢疔疮 2/15/1221
急慢惊风 2/10/730
2/10/760
4/34/2529
4/39/2890
4/42/3013
蚀烂痈肿 4/30/2337
疠疡风 4/30/2330
疠疡风驳 3/19/1753
3/25/1993
4/34/2530
疠疡风病 2/11/833
2/15/1204
3/25/1997
4/41/2964
疠疡白驳 5/44/3149
疠破经年 1/7/519
疣痣黑子 4/35/2664
4/40/2918
疣痣瘤赘 1/9/713
疣瘤初起 4/40/2927
疥病喘息 4/35/2611
疥疮风虫 4/35/2594
疥疮有虫 1/9/713
2/11/833
3/19/1754
5/50/3396
疥疮痒痛 5/50/3407
疥疮搔痒 4/35/2663
疥疮痛痒 3/26/2039
疥疮瘙痒 3/17/1464
4/30/2330
疥癣虫疮 3/17/1498
3/18/1685
疥癣湿疮 4/34/2480
疥癣满身 3/18/1669
疮口不合 2/13/987
2/15/1291
5/48/3293
5/52/3652
疮口不收 4/39/2882
疮口不敛 1/9/674
疮久不瘥 3/27/2126
疮久成漏 3/18/1729

疮中生蛆 2/11/849
疮中朽骨 5/48/3294
疮中恶肉 3/22/1880
疮气呕吐 3/24/1952
疮犯恶露 3/26/2039
疮头黑凹 3/22/1888
疮伤水毒 3/17/1456
疮伤水湿 1/8/577
疮伤风水 3/26/2032
4/36/2682
4/38/2817
5/50/3469
疮似蜂窠 1/8/577
疮肿无头 4/35/2616
疮肿不穿 3/27/2160
疮肿伤风 3/23/1908
疮肿作痛 4/32/2392
疮肿初起 2/14/1154
疮肿热痛 5/51/3615
疮疡刺骨 3/20/1805
疮冒风邪 3/27/2151
疮疥熏法 2/15/1200
疮疽不出 2/15/1239
疮疹不出 3/26/2075
疮疹不快 2/16/1408
疮癣初生 2/14/1118
疮癣痛痒 2/11/789
疫疠发肿 3/24/1939
疫病不染 2/15/1273
帝钟喉风 2/11/788
闻雷即昏 2/12/881
养心安神 4/37/2780
养正丹 1/9/656
养脾温胃 2/14/1095
姜酒 3/25/2006
首风旋运 2/14/1062
《总录》白花蛇散 4/43/3064
炼眉疮癣 4/39/2884
炼盐黑丸 2/11/785
烂弦风眼 1/8/567
1/9/650
1/9/692
2/11/841
2/11/847
2/13/976
2/16/1410
3/18/1603
3/18/1740
4/39/2880
5/46/3235
5/48/3289
洁古白花蛇散 4/43/3064

浊遗带下 4/37/2780
洞注下痢 5/50/3446
洗目令明 4/36/2683
洗头风痛 3/18/1707
洗头去风 4/35/2620
洗头明目 4/35/2574
洗青盲眼 4/36/2681
洗面去黔 4/35/2620
活血明目 3/27/2145
涎积癥块 3/17/1476
染乌须发 4/39/2882
4/39/2884
染乌髭发 3/21/1821
染白须发 1/8/576
1/8/596
染发乌须 1/9/712
染发令乌 3/24/1940
染发令黑 3/22/1889
染须方 4/42/3018
染须发 4/30/2331
染黑须发 4/35/2651
济阴返魂丹 2/15/1219
浑身水肿 2/16/1401
浑身虱出 3/25/1997
浑身骨痛 4/38/2826
浑身疥癞 3/27/2134
浑身燎泡 2/14/1123
2/14/1126
宣吐风痰 3/26/2074
5/44/3155
室女白带 2/12/932
5/51/3556
室女经闭 1/8/573
2/14/1057
4/34/2535
5/51/3620
穿掌肿毒 4/36/2679
客忤中恶 1/7/540
1/8/580
客忤夜啼 4/38/2833
客忤卒死 1/9/639
扁鹊三豆饮 3/24/1950
祛风益颜 4/34/2528
神仙服饵 4/34/2474
神曲酒 3/25/2007
神注丹方 1/9/638
误吞水蛭 2/16/1409
3/17/1498
5/50/3422
5/50/3458
误吞竹木 1/8/602
误吞针钉 5/50/3396

误吞针钱 2/16/1345
误吞针铁 2/10/726
误吞钉针 5/50/3434
误吞钗镮 3/26/2040
误吞金银 1/8/577
1/9/646
1/9/709
1/9/714
误吞鱼刺 4/35/2574
误吞钩线 4/41/2969
误吞珠钱 1/8/591
误吞钱钗 3/25/1991
误吞铁石 2/16/1375
误吞铁钱 1/8/590
误吞诸物 2/14/1103
误吞铜钱 2/15/1200
2/15/1274
2/15/1302
2/16/1339
3/18/1664
4/30/2329
4/33/2462
4/39/2857
5/50/3448
误吞铜铁 4/36/2728
误吞蜈蚣 5/50/3435
误吞稻芒 3/25/1991
退翳明目 2/11/806
昼夜不眠 3/24/1939
眉中练癣 4/36/2701
眉毛不生 3/22/1865
3/26/2060
眉毛动摇 3/26/2049
眉毛脱落 1/9/663
2/11/840
3/26/2068
4/35/2632
眉发火瘢 5/50/3421
眉炼头疮 3/22/1876
眉炼癣疮 3/18/1599
4/43/3045
眉眶作痛 2/13/984
眉棱骨痛 2/14/1072
3/18/1688
孩子赤丹 3/23/1914
3/26/2089
孩子热疮 5/52/3650
孩子淋疾 4/30/2339
除一切恶 3/19/1760
除三尸虫 4/29/2249
除风去湿 3/17/1528
除烦止渴 4/33/2434

蚤虱入耳 3/19/1761
结气咳逆 4/30/2271
结阴下血 2/12/949
3/17/1529
4/35/2647
结阴便血 1/9/662
2/15/1236
结核气 3/17/1583
3/26/2093
结痰不出 3/17/1548
绕指毒疮 5/46/3236
绞肠沙痛 2/14/1156
3/22/1889
5/52/3664

十画

蚕沙酒 3/25/2008
蚕咬成疮 5/51/3579
顽痰不化 2/10/743
顽癣不愈 2/11/833
振悸不眠 4/36/2704
盐齁痰喘 4/35/2657
损目生瘀 2/11/822
损目破睛 5/50/3466
损动胎气 2/14/1063
损伤血出 3/18/1713
损伤青肿 5/50/3432
损伤接骨 1/9/694
5/48/3343
5/50/3464
损伤腰痛 3/28/2185
损伤瘀血 5/50/3476
损伤瘀肿 2/14/1154
损疮中风 4/32/2388
热水肿疾 4/36/2700
热气结滞 3/26/2089
热气湿痹 5/45/3172
热风瘫痪 2/13/1000
热攻心烦 2/15/1267
热劳如燎 4/36/2738
热疖肿毒 3/26/2054
热拥咽痛 2/14/1103
热疟不止 3/27/2145
热疟不寒 4/43/3044
热油火灼 2/12/952
热油灼伤 4/34/2476
热油烧痛 4/39/2857
热泻下痢 4/39/2878
热毒下血 3/18/1654
3/20/1794

	3/24/1946
热毒下痢	3/19/1764
	4/32/2419
热毒牙痛	2/15/1268
热毒丹疮	3/20/1797
热毒血痢	2/13/972
	3/18/1729
	4/36/2700
热毒攻手	5/50/3396
热毒攻肢	5/50/3480
热毒攻眼	3/24/1937
热毒赤痢	2/13/973
热毒怪病	1/9/683
热毒疮肿	3/28/2173
热毒痈肿	2/14/1172
热毒湿疮	3/19/1761
热毒瘰疬	3/26/2060
热甚耳聋	1/8/594
热咳不止	3/18/1641
热咳咽痛	2/16/1355
热疮肿痛	5/47/3264
热病下痢	2/15/1257
	4/43/3036
热病口疮	4/29/2251
热病目暗	5/44/3109
热病生蜇	2/11/789
热病头痛	3/18/1642
热病发狂	5/50/3420
	5/52/3659
热病发黄	4/33/2428
热病发斑	2/15/1257
热病有蜇	5/50/3410
热病吐下	3/17/1506
热病劳复	5/52/3676
热病余毒	3/22/1895
热病狂邪	2/13/1008
热病咽痛	5/52/3663
热病食复	4/36/2701
热病胎死	2/15/1238
热病衄血	1/7/539
热病谵狂	3/17/1448
热黄便结	3/26/2068
热黄疸疾	2/16/1425
热盛喘嗽	1/9/673
热淋血淋	3/24/1946
热淋如血	4/39/2898
热淋茎痛	3/22/1859
热淋胀痛	3/22/1874
热淋急痛	2/16/1433
热淋涩痛	2/16/1425
	4/30/2290
	4/33/2434

热厥气痛 2/11/810
热厥心痛 2/13/1014
4/35/2591
热痢不止 2/16/1384
热痢吐食 4/40/2939
热痢里急 3/17/1451
热痢便血 3/23/1929
热痢腹痛 2/13/979
热渴心闷 3/22/1878
热渴烦闷 1/5/490
热游丹肿 3/18/1644
热暍昏沉 2/16/1319
热痱瘙痒 2/13/1005
热痰咳嗽 3/17/1548
热痰烦运 3/26/2060
3/26/2062
热瘴昏迷 2/16/1320
壶蜂叮螫 3/27/2129
荷钱癣疮 4/35/2663
恶犬咬伤 2/16/1414
3/17/1480
3/17/1488
5/50/3469
5/52/3661
恶水入口 4/35/2614
恶气心痛 4/38/2821
恶风入腹 5/44/3089
恶虫入耳 3/22/1895
恶虫咬人 2/12/957
恶肉毒疮 1/9/646
恶血齿痛 5/48/3344
恶刺伤人 3/17/1481
恶刺疮痛 3/24/1939
4/29/2223
恶毒诸疮 3/17/1530
恶疮不敛 3/21/1821
恶疮不愈 3/18/1729
5/50/3425
恶疮见血 3/20/1805
恶疮有虫 4/34/2475
恶疮似癞 3/17/1480
4/43/3056
4/43/3072
5/44/3110
恶疮防水 4/38/2817
恶疮肿毒 2/15/1278
恶疮疼痛 4/34/2525
恶疮痂痒 2/16/1425
3/24/1960
恶疮癞疾 2/15/1211
恶疮癣癞 3/28/2179
恶核肿结 3/26/2043

恶疾风疮 3/17/1459
恶疰腹痛 4/34/2547
恶蛇虫伤 3/27/2141
恶蛇所伤 3/18/1620
恶蛇虺伤 2/14/1086
恶蛇咬伤 2/15/1278
恶癣有虫 3/17/1480
莎根酒 3/25/2006
桂浆渴水 4/34/2493
桃皮酒 3/25/2007
桃李哽咽 5/50/3426
唇干裂痛 4/29/2244
唇边生疮 2/16/1408
唇舌生疮 4/34/2511
唇吻生疮 1/7/537
唇肿黑痛 1/8/589
唇疮痛痒 4/35/2560
唇紧作痛 4/39/2880
唇紧疮裂 4/38/2843
唇裂生疮 3/21/1821
4/31/2351
唇燥生疮 4/30/2307
唇燥紧裂 5/50/3406
夏月水泻 4/35/2661
夏月汗斑 1/8/584
夏月冷泻 4/32/2399
夏月趾肿 3/28/2174
夏月湿泻 4/32/2392
夏月暍死 2/16/1414
夏月痱疱 1/9/713
破伤中风 1/9/663
2/13/996
3/17/1537
3/24/1937
4/35/2600
4/36/2676
4/37/2801
4/40/2933
4/42/3005
4/43/3050
4/43/3067
5/48/3298
5/48/3322
5/50/3499
5/52/3652
5/52/3654
5/52/3655
破伤风 4/43/3076
5/51/3600
破伤风水 5/51/3578
破伤风肿 4/29/2228
5/50/3392

破伤风疮 3/17/1537
5/48/3328
破伤风病 1/5/483
2/12/910
2/13/972
3/17/1526
3/18/1694
3/22/1879
4/35/2649
4/41/2958
4/41/2959
4/42/2993
4/42/2995
5/51/3615
破伤风湿 4/39/2860
破伤风搐 5/44/3160
破伤出血 2/15/1305
破伤血出 3/18/1669
破伤湿气 5/46/3203
破决痈疖 5/48/3328
逐月洗眼 2/11/807
紧唇面疱 3/27/2125
紧唇裂痛 4/41/2969
哮呷有声 2/10/730
哮喘痰嗽 4/30/2324
鸭头丸 5/47/3262
贼风口偏 4/32/2404
贼风肿痹 3/17/1578
钱氏捻头散 3/25/1981
铁刺诸哽 3/18/1678
积年干癣 3/17/1459
积年下血 3/25/1982
5/51/3541
积年气块 2/11/820
积年心痛 3/26/2043
积年失明 2/16/1366
积年肠风 4/38/2822
积年齿蜃 1/8/604
积年泻血 5/52/3656
积年咳嗽 5/45/3197
积年骨疽 5/44/3089
积年疥疮 4/35/2613
积年疥癞 3/17/1458
积年恶疮 2/15/1269
积年诸疮 4/40/2927
积年癣疮 4/40/2917
积冷痃癖 3/17/1479
积热下血 2/13/975
积热下痢 2/13/991
积热吐血 3/21/1829
积热泻痢 3/28/2186
积热消渴 3/28/2183

积热梦遗 4/35/2559
积热眼涩 2/15/1208
积痢脱肛 4/36/2692
积滞泄痢 4/35/2661
积聚败血 3/22/1888
积聚胀满 5/50/3480
积聚痰涎 5/46/3206
秘精益髓 3/18/1632
倒生口噤 2/16/1342
倒产子死 2/14/1058
倒睫拳毛 2/11/847
3/18/1615
4/43/3045
健忘 4/43/3035
5/50/3509
健忘益智 3/19/1760
健忘惊悸 5/51/3519
健胃思食 3/25/1986
射工中人 3/17/1462
3/17/1557
3/26/2043
3/26/2060
3/27/2118
3/27/2121
射工水毒 4/35/2613
射工毒疮 4/42/3005
射工溪毒 2/13/1006
3/26/2050
3/27/2126
4/41/2975
5/48/3299
衄血一月 5/50/3435
衄血不止 1/5/483
1/7/515
1/7/539
1/7/542
2/11/840
2/12/883
2/13/1017
2/14/1056
2/14/1078
2/14/1170
2/14/1180
2/15/1305
2/16/1333
3/18/1654
3/18/1690
3/18/1725
3/26/2033
4/29/2256
4/30/2317
4/34/2474

	4/35/2597
	4/38/2829
	5/46/3217
	5/50/3479
	5/50/3499
	5/52/3678
衄血吐血	1/7/542
	2/14/1120
衄血咯血	2/14/1078
途中心痛	4/30/2304
胯眼臀疡	3/27/2156
胔疽青烂	5/50/3417
胸中结聚	3/17/1497
胸中痹痛	3/18/1642
胸中痰饮	2/11/787
	3/17/1494
胸中痰结	4/35/2610
胸中痰澼	2/11/838
胸胁气逆	4/37/2779
胸胁痛满	5/51/3550
胸胁痰饮	3/26/2063
胸胁满痛	3/26/2079
胸腹胀满	4/35/2611
胸痹心痛	2/12/939
胸痹刺痛	3/26/2039
胸痹急痛	3/26/2021
胸痹结胸	4/36/2692
胸痹痰嗽	3/18/1642
胸满不痛	2/12/894
胸膈食积	3/18/1627
胸膈烦闷	2/12/920
脏毒下血	1/7/542
	2/13/975
	3/25/1968
	3/28/2207
	4/35/2573
	4/35/2592
	4/35/2597
	4/39/2878
脏毒下痢	4/35/2573
脏毒赤白	3/20/1805
脏毒痔漏	4/35/2558
脏寒泄泻	4/32/2406
	5/50/3407
脏寒脾泄	3/17/1515
脐下绞痛	3/26/2060
	4/30/2277
脐风出汁	4/41/2969
脐风湿肿	4/39/2866
脐风撮口	3/17/1518
脐汁不干	5/52/3690
脐虫怪病	2/12/930

脐疮不干 4/38/2818
脐腹疼痛 4/36/2705
脑上痈疖 1/9/713
脑风头痛 2/12/939
脑风流涕 3/17/1537
脑泄臭秽 3/17/1528
脑泻鼻渊 3/26/2049
脑宣不止 4/35/2612
脑热鼻渊 2/14/1180
脑破骨折 3/26/2031
脑崩流汁 3/28/2194
脑痛眉痛 2/16/1431
脑漏流脓 3/28/2181
脓耳疼痛 4/40/2934
脓泡疥疮 4/35/2657
脓瘘不止 4/29/2248
狼烟入口 3/25/1997
留饮宿食 3/28/2206
留饮腹痛 4/32/2394
高年气喘 3/26/2074
疳气耳聋 3/18/1629
疳气浮肿 3/18/1629
疳耳出脓 5/47/3259
疳虫食土 2/11/848
疳虫蚀齿 1/9/664
2/16/1380
疳蚀口鼻 3/17/1529
4/39/2881
5/46/3218
5/52/3660
疳蚀腮穿 4/42/2992
疳疮不愈 1/9/717
疳疮月蚀 3/23/1915
疳疮成漏 5/50/3447
疳疮疔毒 3/27/2137
疳疮蚀鼻 4/29/2229
疳热有虫 4/35/2646
疳病目蒙 3/18/1615
疳眼流泪 5/44/3148
疳痢垂死 5/50/3468
疳痢欲死 5/50/3449
疳蜃蚀口 2/15/1252
病后目赤 4/38/2817
病后生翳 2/15/1189
病后失明 5/50/3440
5/50/3442
病后发落 3/20/1791
病后耳聋 3/19/1761
病后呕逆 5/50/3441
病后足肿 2/12/932
病后青盲 2/12/942
病后胁胀 2/11/787

病后虚汗 2/16/1317
4/35/2569
5/48/3285
病后虚弱 5/50/3457
病后常衄 5/46/3202
病笃去胎 4/41/2984
病笑不休 2/11/788
病欲去胎 3/18/1617
5/48/3302
痞疟疲瘵 4/33/2439
疽疮发背 1/9/654
疽疮有虫 3/22/1865
痄瘛肿痛 1/9/713
疹痘不快 3/26/2088
痈口不敛 4/36/2679
痈疖已溃 2/16/1326
3/17/1574
痈疖恶肉 2/16/1320
痈肿无头 2/16/1342
2/16/1346
2/16/1351
痈肿不合 5/50/3468
痈肿不破 2/16/1349
痈肿不散 3/18/1690
痈肿未成 5/46/3203
痈肿发背 1/7/540
痈肿疖毒 3/18/1637
痈肿初起 1/5/492
3/17/1574
3/18/1646
4/35/2588
4/40/2937
痈肿毒气 1/8/628
痈肿背疮 3/20/1805
痈肿热毒 3/26/2060
痈肿恶肉 2/16/1402
痈肿焮热 3/17/1453
痈疮大痛 4/43/3051
痈疮不合 3/22/1860
痈疮未溃 3/17/1579
痈脓不出 5/52/3674
痈疽丁肿 2/13/1049
痈疽久漏 3/17/1517
痈疽不合 2/11/833
2/15/1200
4/38/2838
痈疽不敛 3/28/2191
5/45/3185
痈疽不溃 3/23/1926
3/25/1997
痈疽内固 2/12/871
痈疽未成 4/36/2752

痈疽发背 1/8/571
2/15/1254
2/16/1437
3/17/1551
3/19/1761
3/22/1863
3/22/1888
3/23/1904
4/32/2408
4/35/2584
4/35/2598
4/35/2644
5/48/3302
5/50/3404
5/50/3414
5/52/3676
痈疽托里 3/18/1729
痈疽有虫 5/51/3559
痈疽肉突 3/17/1517
痈疽赤肿 2/14/1074
5/46/3206
痈疽疔肿 2/13/1019
2/15/1190
痈疽疖毒 5/50/3425
痈疽初作 3/24/1947
痈疽初起 3/26/2085
痈疽拔脓 4/40/2917
痈疽乳发 4/35/2560
痈疽肿毒 2/11/845
2/13/977
2/15/1282
2/16/1348
2/16/1399
3/17/1517
4/35/2560
4/36/2757
痈疽肿硬 3/26/2031
痈疽弩肉 3/17/1517
痈疽毒疮 3/18/1669
痈疽便闭 2/12/957
痈疽疮肿 2/13/979
4/29/2235
痈疽疮疡 2/14/1135
痈疽恶肉 2/15/1287
4/34/2511
4/35/2663
痈疽恶毒 4/34/2515
痈疽恶疮 1/9/651
2/16/1437
4/36/2739
痈疽秘塞 2/12/865
痈疽诸疮 2/16/1375

痈疽痔漏 4/36/2706
4/41/2948
痈疽焮痛 3/18/1722
痈疽寒颤 4/34/2530
痈疽瘀肉 1/9/713
痃癖不瘥 2/14/1125
痃癖气块 2/14/1125
5/45/3186
痃癖如石 3/17/1455
痃癖鬼气 1/8/608
痃癖癥块 2/11/820
痃癖癥积 5/45/3184
离魂异病 1/9/639
离魂异疾 2/12/881
凉膈驱积 2/11/806
羞明怕日 5/46/3213
拳毛倒睫 1/7/547
1/9/695
2/10/772
粉刺黑斑 2/15/1222
粉滓面黯 1/8/623
1/9/687
2/13/1019
3/19/1772
4/29/2231
4/35/2615
4/39/2894
益元散 1/9/681
益气固精 2/12/916
益母膏 2/15/1220
益助阳气 5/48/3288
烦闷不眠 4/29/2261
烦渴不止 3/22/1894
烦躁热渴 3/18/1653
烧香治痨 2/12/947
烧烟去蚊 3/19/1772
烧酒醉死 1/5/483
3/25/1972
烟熏虫牙 3/26/2025
烟熏欲死 3/26/2073
酒风汗出 3/19/1749
酒肉过多 2/11/786
酒后咳嗽 4/39/2892
酒多致病 4/35/2635
酒肿虚肿 2/14/1132
酒毒下血 4/34/2474
4/35/2597
4/36/2700
酒毒目盲 2/12/885
酒毒生疽 2/12/885
酒毒便血 3/25/1985
酒食诸毒 3/24/1939

酒积下血 2/16/1387
5/44/3109
酒积下痢 1/9/712
酒积面黄 5/50/3403
酒积酒毒 3/17/1538
酒积黄肿 5/48/3343
酒疸发斑 4/34/2499
酒疸尿黄 3/17/1573
酒疸诸疸 5/46/3235
酒疸黄疾 2/12/870
酒疸脾黄 3/18/1614
酒疾下血 3/26/2073
酒黄水肿 2/11/848
酒黄疸疾 3/18/1643
酒痔下血 2/13/975
酒痔便血 2/15/1208
酒痢下血 4/39/2885
酒痢肠风 3/18/1724
4/39/2879
酒痢便血 3/28/2191
酒痰咳嗽 3/18/1641
酒醉不醒 2/15/1189
3/18/1654
3/26/2056
5/46/3235
酒癖胁胀 2/14/1063
酒鳖气鳖 2/11/832
酒齄赤鼻 2/11/789
2/11/833
2/16/1345
4/30/2317
4/35/2588
酒齄鼻赤 4/30/2330
4/34/2543
消中尿多 2/16/1340
消中易饥 2/12/910
消中嗜食 1/9/649
消风顺气 2/13/996
消灭瘢痕 5/48/3299
5/48/3305
消导酒积 5/48/3293
消肾溢精 4/30/2328
消毒解热 5/51/3536
消蚀恶肉 5/50/3417
消除脚气 5/52/3655
消积顺气 4/36/2694
消积破气 1/7/547
消暑止渴 4/39/2885
消渴 5/50/3470
消渴无度 5/50/3408
5/50/3410
消渴不止 2/16/1324

	3/18/1598	3/18/1650
	3/18/1673	3/19/1771
	3/28/2183	3/22/1872
	3/28/2185	3/22/1892
	5/50/3458	3/22/1895
消渴心烦	3/22/1876	3/23/1926
消渴引饮	1/7/538	3/24/1939
	1/9/695	3/24/1950
	1/9/716	3/24/1959
	2/11/851	3/26/2072
	2/12/883	3/26/2079
	2/14/1078	4/30/2269
	2/16/1340	4/38/2849
	2/16/1423	4/39/2878
	3/17/1474	4/39/2901
	3/26/2022	5/44/3109
	3/27/2109	5/44/3112
	4/42/3018	5/44/3130
消渴白浊	4/37/2787	5/46/3202
消渴有虫	4/35/2593	5/46/3234
消渴利水	5/50/3432	5/48/3285
消渴饮水	1/8/583	5/48/3310
	2/15/1291	5/48/3321
	2/16/1332	5/48/3343
	3/18/1634	5/50/3406
	3/18/1645	5/51/3578

消渴尿多 2/13/972
3/18/1637
4/35/2559
4/36/2675
4/37/2801
消渴变水 2/14/1176
消渴骨蒸 3/28/2183
消渴重者 5/52/3664
消渴烦乱 1/8/579
3/18/1643
3/28/2184
4/39/2895
消渴烦闷 1/8/571
4/29/2236
消渴烦热 1/8/573
1/9/645
消渴烦躁 4/38/2848
消渴累年 2/14/1134
消渴羸瘦 5/51/3601
消解痘毒 2/12/957
消痰开胃 3/17/1546
消瘤 5/51/3574
海马汤 5/44/3157
海马拔毒散 5/44/3157
海水伤裂 3/25/2003
海藻酒 3/19/1781
3/25/2006
涂面驻颜 5/48/3304
涂染白发 2/11/849
浴儿免痘 5/44/3124
浮肿胀满 5/50/3392
5/50/3400
浮肿屎涩 5/50/3420
润下丸 4/30/2303
浸淫毒疮 5/44/3110
浸淫疮毒 5/48/3289
浸淫疮癣 3/25/1993
5/48/3328
浸淫恶疮 3/23/1917
浸淫诸疮 5/50/3412
浸淫湿疮 1/7/523
悦泽面容 3/28/2185
宽中丸 4/30/2303
宽筋治损 3/18/1669
家有邪气 1/9/661
诸水饮病 3/18/1628
诸气不调 3/27/2124
诸气呃噫 4/30/2304
诸风口噤 3/17/1536
诸风不遂 3/17/1526
诸风头运 2/15/1273
诸风头痛 3/17/1497

诸风血风 3/17/1508
诸风诸痫 4/33/2428
诸风痫疾 3/17/1508
诸风湿痹 3/24/1942
诸风痰饮 3/17/1497
诸风瘫痪 3/20/1810
诸丹热毒 2/10/731
诸心气痛 2/11/843
诸心腹痛 2/11/816
诸失血病 2/14/1175
诸鸟肉毒 3/24/1960
诸虫入耳 3/25/1997
4/29/2250
4/38/2830
4/38/2842
5/48/3289
诸虫心痛 5/44/3126
诸虫在脏 4/31/2366
诸虫咬伤 3/22/1860
诸虫蛇伤 2/15/1201
诸劳久嗽 2/11/823
诸冷极病 2/15/1262
诸果成积 5/51/3578
诸物哽咽 3/18/1678
诸肿有脓 4/36/2706
4/43/3056
诸鱼骨哽 3/26/2040
诸鱼骨鲠 4/39/2857
5/44/3091
诸疟久疟 3/22/1879
诸疟烦热 4/42/3012
诸疟寒热 2/14/1156
5/52/3685
诸毒虫伤 2/16/1410
诸毒卒恶 5/52/3661
诸毒鼠瘘 2/12/947
诸骨哽咽 2/14/1074
2/15/1278
3/18/1690
3/18/1695
4/36/2677
5/50/3422
诸疮久坏 4/29/2262
诸疮久溃 3/28/2194
诸疮不合 4/34/2525
诸疮不敛 3/18/1679
诸疮中风 4/32/2392
诸疮伤水 5/50/3480
诸疮肿毒 2/15/1269
2/16/1430
5/44/3110
诸疮肿硬 4/42/2994

诸疮肿痛 2/14/1063
2/16/1344
4/29/2231
诸疮弩肉 2/11/833
4/29/2235
诸疮毒肿 4/40/2934
诸疮恶肿 2/16/1351
诸疮痔漏 3/26/2080
诸疮寒热 4/36/2718
诸积鼓胀 3/19/1760
诸般下血 2/12/934
2/14/1134
诸般牙痛 2/14/1134
诸般气痛 3/17/1573
诸般耳聋 2/13/1034
诸般吐血 1/9/640
诸般吐逆 1/9/656
诸般血病 2/15/1288
诸般赤眼 3/19/1761
诸般肿毒 2/10/727
诸般疮毒 4/39/2860
诸般恶疮 1/7/519
1/9/717
诸般积聚 3/25/1973
诸般痈肿 3/18/1662
4/33/2454
5/50/3499
诸般痈疽 2/12/864
诸般翳膜 1/9/691
诸痟羸瘦 5/51/3546
诸痈发背 3/18/1644
诸窍出血 5/52/3651
5/52/3666
诸菜中毒 3/18/1654
诸虚自汗 2/15/1299
诸虚寒热 4/34/2505
诸眼障翳 2/11/807
诸蛇伤毒 4/34/2495
诸蛇毒人 5/52/3654
诸蛇螫人 3/27/2121
诸蛇螫伤 1/8/577
诸蛇螫毒 1/8/568
诸痔发痒 4/40/2934
诸痔肿痛 5/52/3656
诸痔疼痛 4/42/2999
诸兽骨鲠 5/51/3530
诸淋赤痛 3/20/1803
诸腋狐臭 1/7/534
诸痢久下 2/15/1198
诸痢初起 3/17/1450
诸痢脾泄 2/13/974
诸痿不合 2/15/1243

	2/16/1339
诸痿不愈	4/43/3047
被伤肠出	3/22/1884
被斫断筋	3/18/1632
调中快气	2/14/1131
调和胃气	4/29/2261
剥马中毒	5/50/3481
剥马刺伤	5/52/3677
陷甲入肉	4/43/3057
通小便	5/48/3331
通气散	5/47/3255
通利小便	2/16/1351
通利水道	2/15/1305
通身水肿	2/10/767
	2/14/1159
	2/16/1335
	3/23/1907
	3/28/2178
	4/35/2628
	4/36/2687
通身风痒	3/18/1635
通身肿满	2/16/1379
	4/37/2787
通身浮肿	2/16/1429
通乳	5/51/3574
通经破血	3/21/1821
通草酒	3/25/2006
通神散	3/24/1952
难产	4/30/2284
	4/30/2309
难产催生	2/16/1348
	4/33/2451
	4/34/2529
	5/45/3171
	5/51/3606
难产横生	4/39/2856
逡巡酒	3/25/2003
预防劳复	5/52/3653
预防热病	3/18/1653
预免疮疖	4/35/2615
预知子丸	3/18/1622
预解胎毒	2/13/977
	3/28/2177
	5/52/3690
预解疮疹	3/18/1698
预解痘毒	1/9/639
	3/22/1862
	3/28/2194
	4/40/2942
	5/48/3301
	5/48/3321
	5/48/3322

	5/51/3603
预辟瘟疫	5/44/3159
预辟瘴疠	4/29/2244
预禳时疾	3/26/2065
桑椹酒	3/25/2005
桑蝎螫人	4/34/2511

十一画

理脾快气 4/30/2306
麸豆诸疮 3/18/1685
接骨 5/49/3376
5/52/3684
接骨续筋 1/8/577
控涎丹 3/17/1467
勒乳成痈 2/15/1222
黄水肥疮 1/7/523
黄水面疮 4/29/2248
黄水疮 3/27/2152
黄水脓疮 1/8/576
黄水湿疮 1/9/654
4/34/2472
黄汗染衣 3/26/2067
黄肿水肿 2/11/841
黄药酒 3/25/2006
黄疸内热 2/16/1436
黄疸吐血 5/46/3237
黄疸如金 3/23/1927
3/26/2068
4/29/2250
黄疸困笃 5/48/3290
黄疸初起 4/35/2632
黄疸尿赤 5/52/3651
黄疸肿疾 3/17/1497
黄疸肿满 3/28/2178
黄疸变黑 3/18/1649
黄疸疾 2/16/1357
黄疸酒疸 5/46/3237
黄疸痸黄 4/33/2429
黄疸喘满 3/17/1550
黄精酒 3/25/2005
黄鲿鱼毒 1/5/490
菖蒲酒 3/25/2005
菜中蛇蛊 3/24/1940
菜毒脯毒 5/52/3653
菊花酒 3/25/2005
梦中失精 2/14/1176
梦中泄精 5/50/3426
梦中遗溺 5/50/3408
梦泄遗尿 3/26/2025
梦遗失精 2/14/1147

梦遗便溏 5/46/3203
梦遗食减 2/13/1008
梦遗溺白 3/26/2024
梦寐遗精 4/34/2529
梦漏口疮 4/34/2543
梅花秃癣 3/22/1863
梅核膈气 4/29/2237
梳发令黑 1/8/573
救荒济饥 3/24/1935
救溺水死 2/11/790
硇砂损阴 5/50/3414
虚气攻牙 3/20/1790
虚火背热 3/17/1516
虚后水肿 2/13/1025
虚汗无度 2/15/1299
虚汗盗汗 3/22/1877
虚劳口干 5/50/3434
虚劳不足 3/22/1894
4/36/2731
虚劳不眠 3/26/2084
虚劳内热 3/22/1871
虚劳目暗 3/26/2067
虚劳白浊 4/35/2643
5/50/3446
虚劳发热 2/12/882
2/13/991
虚劳吐血 2/12/883
虚劳困乏 2/16/1317
虚劳体痛 3/18/1661
虚劳尿精 5/51/3561
虚劳苦渴 4/36/2738
虚劳客热 2/16/1332
4/36/2738
虚劳盗汗 2/15/1207
5/46/3202
虚劳惊悸 1/8/628
虚劳遗浊 4/39/2877
虚劳寒热 2/15/1207
虚劳溺精 3/26/2024
虚劳瘦弱 5/50/3448
虚劳瘵疾 5/49/3361
虚冷反胃 5/50/3431
虚冷脱肛 1/9/712
虚冷短气 4/32/2391
虚肥面肿 4/36/2687
虚疟自汗 2/14/1099
虚疟寒热 2/12/884
虚损风疾 5/52/3674
虚损百病 4/36/2720
虚损劳伤 5/50/3439
虚损劳瘦 5/50/3441
虚损劳瘵 5/52/3673

虚损尿血 5/51/3561
虚损昏聋 5/50/3447
虚损骨蒸 5/52/3685
虚损积劳 5/48/3284
虚热作渴 4/29/2252
虚热咳嗽 3/18/1646
4/33/2439
虚烦不眠 4/36/2704
虚痢危困 5/51/3556
虚滑遗精 4/37/2780
虚寒下痢 1/8/596
虚寒反胃 3/25/1986
虚寒呕哕 2/13/1033
虚寒疟疾 5/50/3419
5/50/3431
虚寒积癖 4/32/2399
虚寒腰痛 3/17/1513
5/50/3433
虚壅口疮 3/17/1528
雀目不见 3/26/2059
雀目夜昏 1/9/673
3/21/1818
雀目夜盲 5/46/3206
5/46/3220
雀目夜眼 5/44/3148
雀卵面疱 4/29/2248
5/48/3301
雀卵面斑 5/47/3273
雀斑面疱 4/39/2864
雀痿有虫 5/50/3417
常服明目 3/26/2067
眯目 5/50/3492
眯目不出 4/39/2901
眯目生翳 2/16/1372
眼中弩肉 3/27/2115
4/39/2880
眼中漏脓 2/13/1031
眼中瘜肉 5/50/3483
眼见诸物 4/35/2585
眼见黑花 2/12/904
眼目赤瞎 4/40/2939
眼目昏花 2/15/1189
眼目昏涩 2/12/930
眼目昏暗 2/13/991
2/15/1271
3/28/2179
4/35/2560
眼目热痛 3/27/2114
眼目诸病 2/13/975
眼目眩眩 2/10/738
眼目暗昏 4/30/2329
眼目障翳 2/11/816

眼生花翳 3/20/1797
眼生珠管 1/8/581
2/16/1326
眼生偷针 1/8/603
眼生黑花 4/32/2394
眼生翳膜 3/27/2113
眼赤生疮 1/8/590
眼赤作痛 4/33/2447
眼赤涩痒 5/50/3423
眼昏内障 2/10/726
眼弦赤烂 2/14/1170
眼弦挑针 4/35/2604
眼热赤肿 2/15/1205
3/23/1915
5/52/3674
眼热昏暗 3/18/1636
眼热流泪 5/48/3291
眼流冷泪 3/28/2205
眼睑挑针 3/19/1761
眼睛突出 1/5/484
眼睫倒刺 5/51/3632
眼睫拳毛 4/36/2705
眼暗补中 3/26/2034
眼暴赤肿 3/17/1511
4/33/2439
眼暴赤烂 2/11/847
眼暴赤痛 2/16/1321
眼暴肿痛 4/35/2604
悬痈垂长 2/11/839
悬痈肿痛 1/8/573
悬痈卒肿 2/11/821
悬痈喉痛 2/15/1266
悬壅舌肿 3/19/1754
野火丹毒 4/34/2530
4/39/2894
野鸡痔病 2/15/1198
野葛芋毒 5/52/3661
啄木散 5/49/3358
趾间肉刺 3/17/1481
趾间鸡眼 3/20/1806
啮虱成癥 4/38/2836
蛆入耳中 2/11/849
蛆虫入耳 4/29/2231
蚰蜒入耳 1/8/581
2/11/822
2/11/849
3/22/1860
3/22/1864
3/26/2043
3/27/2131
4/41/2975
4/42/3014

	4/42/3018
	5/48/3290
	5/50/3457
	5/50/3491
蚺蛇酒	3/25/2008
	4/43/3060
蛊毒下血	4/30/2340
	4/35/2629
	5/51/3631
蛊毒百毒	5/52/3661
蛊毒药毒	2/12/866
蛊毒腹痛	5/48/3322
蛊疰腹痛	5/51/3584
蛊痢下血	4/34/2475
蚯蚓咬人	1/9/714
蚯蚓咬毒	2/11/789
蛀脚廉疮	3/27/2126
蛇入七孔	5/50/3399
蛇入人口	4/32/2393
蛇犬咬伤	5/52/3665
蛇皮恶疮	1/8/601
蛇虫诸毒	2/11/843
蛇虫螫伤	5/52/3654
蛇伤手肿	5/50/3443
蛇毒螫伤	4/39/2860
蛇虺中人	2/14/1177
蛇虺伤人	2/14/1175
蛇虺咬伤	2/15/1255
	4/39/2900
	4/40/2926
蛇虺螫伤	2/14/1180
	2/15/1258
	2/16/1340
	3/20/1803
	3/26/2050
	3/26/2089
蛇咬久溃	3/26/2099
蛇咬成疮	3/25/2002
蛇咬伤疮	3/17/1583
蛇咬肿闷	3/17/1476
蛇咬毒攻	1/5/495
蛇咬毒疮	4/32/2408
蛇咬疮	3/26/2093
蛇咬蝎螫	2/11/843
蛇骨刺人	1/8/599
	5/51/3615
蛇绕不解	1/5/492
蛇盘瘰疬	3/19/1781
	3/22/1888
蛇缠人足	5/52/3665
蛇缠恶疮	1/9/664
	3/20/1802

蛇瘕面光 3/26/2050
蛇蝎咬伤 2/13/1018
蛇蝎蛊毒 2/15/1266
蛇蝎螫人 3/17/1531
3/26/2043
3/26/2085
蛇蝎螫伤 2/16/1339
蛇螫血出 4/41/2984
蛇螫肿痛 3/27/2137
患齿碎坏 2/11/840
啖蛇牛毒 5/50/3461
5/52/3674
崩中下血 2/13/984
2/14/1063
2/14/1078
2/15/1243
3/25/1982
3/27/2133
3/28/2207
4/33/2455
4/39/2894
崩中不止 2/14/1166
4/39/2898
崩中赤白 4/35/2599
崩中垂死 5/50/3431
崩中带下 4/32/2394
崩中痢下 3/18/1610
崩中腹痛 5/45/3195
崩中漏下 1/7/539
2/10/733
3/20/1792
3/28/2205
3/28/2206
4/29/2243
4/39/2867
4/41/2950
5/50/3404
婴儿不乳 3/18/1634
婴儿目涩 2/12/864
2/12/930
婴儿吐乳 4/34/2510
婴儿赤目 2/13/979
4/35/2560
婴儿疟疾 2/10/730
婴儿胎疮 4/35/2657
婴儿脐肿 4/34/2494
婴儿撮口 4/43/3067
婴孩初生 3/23/1914
婴孩惊喑 4/35/2647
婴孩鹅口 2/15/1240
婴孩寒热 3/28/2183
婴童疹痘 2/12/957

婴孺风疹 3/20/1797
偶感风寒 3/22/1859
停痰在胃 1/9/667
停痰冷饮 3/17/1548
停痰留饮 3/17/1548
停痰宿饮 2/14/1131
3/18/1694
偏风口㖞 4/41/2973
偏风不遂 2/12/942
4/29/2228
4/29/2242
偏正头风 2/13/996
2/14/1072
2/14/1134
3/17/1528
3/17/1532
4/34/2493
4/39/2893
4/40/2934
5/50/3459
偏正头痛 2/13/1014
2/16/1396
2/16/1432
3/26/2073
4/42/3013
5/51/3578
5/52/3667
偏头风病 1/9/661
偏头风痛 2/11/822
2/14/1062
2/14/1108
4/33/2455
偏坠气块 4/33/2460
偏坠气痛 1/9/711
4/39/2882
偏坠作痛 4/36/2757
偏坠肿痛 4/35/2649
偏坠疝气 3/17/1533
4/30/2283
偏坠疼痛 4/40/2919
偏疝痛极 3/18/1646
盘肠生产 1/5/495
3/17/1486
3/17/1551
盘肠钓气 4/36/2701
敛肺劫嗽 4/39/2883
敛疮生肌 4/35/2561
脚上冻疮 4/39/2860
脚上转筋 4/39/2859
脚上臭疮 5/48/3305
脚气入腹 3/18/1693
脚气风痹 4/34/2482

	5/51/3545
脚气成漏	5/52/3667
脚气冲心	2/11/841
	3/23/1907
	3/24/1938
	4/30/2304
	4/31/2365
	4/32/2405
脚气走痛	3/26/2073
脚气攻注	5/46/3235
脚气赤肿	3/17/1470
脚气作痛	3/17/1486
	3/18/1730
	3/26/2062
脚气肿急	4/30/2277
脚气肿痛	2/14/1073
	2/14/1078
	3/17/1473
	3/18/1614
	4/29/2247
	4/35/2611
	4/35/2649
脚气肿渴	3/22/1872
脚气胀满	4/31/2365
	5/50/3467
脚气胫肿	2/16/1401
脚气疼痛	2/11/786
	5/50/3445
脚气烦懑	5/48/3283
脚气浮肿	3/27/2124
	4/36/2716
脚气欲吐	2/14/1094
脚气掣痛	3/17/1527
	4/34/2521
脚气痛楚	1/9/695
脚气湿疮	4/35/2656
脚气腹痹	3/22/1872
脚气腿肿	3/17/1509
脚气痹弱	5/50/3457
脚气壅痛	4/31/2365
脚心肿痛	1/7/527
脚多汗湿	4/35/2631
脚肚风疮	4/35/2588
脚肚生疮	4/30/2298
	4/39/2884
脚肚转筋	3/26/2050
	4/42/3006
脚底木硬	5/50/3499
脚底多汗	1/7/523
脚指鸡眼	4/40/2943
脚指湿烂	5/46/3206
脚指缝烂	1/9/682

脚胫生疮 5/48/3293
脚胫烂疮 4/42/3020
脚桠湿烂 2/14/1167
4/32/2419
脚筋挛痛 4/30/2277
脚跟肿痛 5/50/3468
脚腿红肿 1/8/600
脚缝出水 2/10/762
脚膝烂疮 3/20/1794
脚膝浮肿 4/33/2453
脱阳危症 3/26/2029
脱阳虚证 2/11/786
脱肛 3/26/2094
脱肛不收 2/15/1254
3/17/1480
3/18/1698
3/19/1766
3/26/2022
4/33/2455
4/36/2687
4/39/2879
脱肛历年 1/8/594
脱肛气热 1/7/531
脱肛泻血 3/28/2206
象骨散 5/51/3531
猪鸡骨哽 4/37/2781
猪咬成疮 5/45/3172
猪胰酒 5/50/3405
猪啮成疮 4/34/2480
猫咬成疮 5/51/3621
猫鬼野道 4/35/2668
4/43/3072
5/51/3582
猫眼睛疮 5/48/3283
猘犬伤人 3/26/2085
3/26/2080
猘犬伤毒 4/29/2237
猘犬毒人 5/52/3653
猘犬咬伤 2/16/1321
4/36/2701
4/36/2752
4/38/2837
4/42/2993
5/51/3632
猘犬啮伤 4/43/3072
猘狗咬伤 3/26/2023
麻子仁丸 3/22/1871
麻子仁粥 3/22/1871
麻木疼痛 3/17/1474
麻仁酒 3/25/2007
麻痹疼痛 3/17/1508
痔发肿痛 2/16/1425

痔虫作痒 1/9/646
痔如虫咬 3/18/1599
痔疮 4/36/2722
痔疮下血 5/51/3605
痔疮风肿 3/22/1860
痔疮出血 3/20/1803
4/30/2336
痔疮有虫 1/9/713
4/35/2600
痔疮有核 5/47/3255
痔疮如瓜 4/35/2634
痔疮作痛 3/26/2022
痔疮初起 3/27/2124
4/38/2823
痔疮乳核 3/17/1574
痔疮肿毒 5/51/3579
痔疮肿痛 1/7/531
1/8/573
2/14/1066
2/14/1073
2/14/1120
2/16/1399
3/18/1695
3/20/1801
3/26/2058
3/27/2140
3/28/2180
3/28/2184
4/30/2311
4/30/2317
4/36/2695
4/36/2752
4/36/2754
4/42/3017
4/43/3059
5/52/3666
痔疮热肿 2/10/747
痔疮疼肿 2/13/979
痔疮疼痛 4/29/2262
4/42/3006
痔疮漏疮 2/11/793
痔病秘结 2/13/975
痔疾下血 2/15/1221
痔瘘下血 3/27/2111
痔瘘出水 5/50/3461
痔瘘有虫 5/50/3420
痔瘘作痛 3/26/2033
痔瘘肿痛 3/18/1619
4/36/2688
痔漏 5/51/3592
痔漏下血 4/39/2898
痔漏出水 4/41/2963

痔漏出血 2/14/1073
痔漏有虫 3/18/1630
痔漏肿痛 1/9/695
2/14/1166
4/32/2394
痔漏疮发 2/16/1396
痔漏神方 4/37/2781
痔漏疼痛 5/44/3091
5/46/3235
痔漏脱肛 3/26/2089
3/28/2191
4/32/2393
5/51/3520
痎疟邪热 2/16/1342
2/16/1345
痎疟寒热 4/34/2548
痫黄疸疾 3/25/1983
鹿头酒 3/25/2008
鹿茸酒 3/25/2009
5/51/3555
鹿髓煎 5/51/3563
盗汗不止 2/14/1072
2/15/1199
2/15/1299
3/25/1968
4/29/2246
盗汗自汗 3/25/1982
盗汗阴汗 2/15/1299
盗汗遗精 5/51/3561
旋风眩冒 5/49/3378
断产下胎 3/17/1517
断谷不饥 4/35/2643
断酒 5/47/3274
5/50/3414
5/50/3421
5/51/3524
断酒不饮 3/25/2003
4/38/2824
4/41/2949
5/51/3618
断截疟疾 3/27/2141
断截热疟 1/7/527
断瘟不染 4/38/2848
兽骨鲠咽 5/51/3520
清上化痰 2/14/1169
清气化痰 3/17/1538
4/39/2884
清心宁神 4/33/2446
清痰利膈 3/18/1642
淋癃溺血 4/34/2529
惊气失音 1/8/583
惊风不醒 5/48/3290

惊风内钓 4/32/2400
惊风闷乱 4/42/3012
惊风定搐 4/39/2887
惊风烦热 3/20/1797
惊风痫痓 2/10/776
惊风痫疾 1/8/573
惊后瞳斜 2/12/885
惊忤不语 1/9/639
惊怖卒死 3/25/2002
惊悸遗精 3/18/1723
惊悸善忘 1/8/626
惊痫中风 5/50/3413
惊痫发热 1/8/595
2/12/952
2/16/1407
惊痫嚼舌 5/50/3502
惊愤邪僻 5/48/3281
宿冷恶病 5/52/3664
屠苏酒 3/25/2003
堕水冻死 1/7/546
堕胎下血 2/10/730
2/14/1057
2/15/1243
4/35/2643
4/41/2950
堕胎血下 3/25/1969
堕胎血瘀 5/51/3558
堕胎血溢 1/7/539
堕胎腹痛 5/51/3550
隐疹入腹 2/16/1383
颈项强硬 3/24/1937
颈项瘰疬 4/41/2969

十二画

琥珀散 4/37/2784
斑龙丸 5/51/3555
斑龙宴 5/51/3565
斑豆厥逆 3/26/2085
斑疮入目 2/10/740
斑疮入眼 3/21/1829
斑疹不快 3/18/1708
斑痘不快 4/34/2530
揩牙乌须 3/22/1864
4/35/2612
4/39/2884
5/44/3110
揩牙乌髭 1/8/570
5/44/3130
揩齿乌须 4/30/2329
揩齿固牙 4/34/2479

搜风化痰 3/17/1547
搜风顺气 3/17/1509
搜风通滞 3/18/1626
煮白石法 2/12/950
搅肠沙痛 1/6/508
5/50/3416
5/50/3480
葱豉酒 3/25/2006
落胎下血 2/12/952
朝食暮吐 4/34/2510
椒红丸 4/32/2390
椒柏酒 3/25/2007
硫黄杯 2/11/829
硫黄毒发 4/29/2237
5/50/3435
厥心气痛 2/14/1120
厥阴肝疟 3/17/1493
紫白癜风 4/36/2680
4/43/3067
紫白癜斑 2/13/1018
紫芝丸 3/28/2203
紫金丸 5/48/3341
紫金藤丸 3/18/1733
紫参汤 2/12/954
紫酒 3/25/2008
紫雪 2/11/805
紫霞杯 2/11/829
紫癜风 4/43/3065
紫癜风疾 2/12/908
暑月水泄 4/39/2878
暑月目昏 2/14/1180
暑月吐泻 2/14/1145
3/25/1973
暑月暍死 1/5/492
1/7/537
暑月解毒 4/34/2493
暑月痱疮 3/24/1952
暑月暴泻 2/12/929
暑行目涩 2/13/1031
暑毒泄痢 1/9/663
暑湿瘫痪 1/8/566
跌扑伤损 1/8/590
3/26/2080
3/28/2185
4/35/2585
4/39/2901
5/50/3499
跌扑折伤 3/22/1874
跌扑损伤 3/18/1717
4/40/2936
跌破出血 5/44/3150
跌磕伤损 5/50/3469

遗尿且涩 3/28/2206
遗尿淋沥 4/43/3035
遗精白浊 4/33/2450
4/39/2888
4/39/2899
5/48/3286
蛙痿不愈 4/43/3073
蛔虫上行 4/29/2236
蛔虫心痛 2/15/1198
2/16/1429
3/23/1927
3/26/2030
3/28/2207
5/50/3509
5/51/3546
蛔虫攻心 2/13/1031
3/28/2215
5/48/3303
蛔咬心痛 2/16/1425
蛔厥腹痛 4/31/2365
蛛蝎蛇伤 5/48/3303
蛤馔 4/42/2999
蛟龙癥病 2/11/817
3/25/1991
喘咳嗽血 2/12/882
喘促浮肿 4/29/2228
喘急欲绝 2/12/880
喘息欲绝 3/26/2022
喘嗽失音 3/17/1573
喘嗽面浮 4/43/3053
喘嗽齁鼾 4/32/2420
喉中生肉 2/11/788
喉中发痈 3/18/1685
喉中似物 2/15/1293
喉中物哽 5/44/3130
喉中肿塞 3/26/2033
喉中热肿 2/15/1268
喉中热塞 3/18/1690
喉风闭塞 5/50/3410
喉风肿闭 2/11/847
喉风肿痛 3/28/2194
4/42/3017
喉风急证 3/18/1685
喉风喉痹 2/15/1257
3/17/1539
4/39/2892
喉风痹塞 2/15/1305
喉舌疮烂 2/15/1293
喉闭口噤 2/13/1000
喉闭乳蛾 5/48/3293
喉闭肿痛 2/13/1036
2/15/1222

	3/28/2192
喉肿难食	3/26/2022
喉卒攻痛	3/17/1456
喉卒痈肿	3/23/1926
喉疮作痛	2/16/1355
喉热生疮	4/29/2228
喉痈乳蛾	2/11/839
喉痹	4/43/3055
喉痹口紧	2/14/1156
喉痹口噤	2/11/821
	2/15/1263
	3/17/1528
喉痹已破	5/50/3397
喉痹不语	3/19/1753
	3/24/1937
	3/25/1969
	4/34/2493
喉痹不通	3/17/1561
喉痹牙疳	2/11/824
喉痹作痛	2/12/939
	2/13/1005
	3/18/1617
喉痹垂死	4/35/2662
喉痹乳蛾	1/7/544
	2/16/1325
	2/16/1385
	3/18/1729
	4/29/2235
	4/40/2929
	4/42/2994
	5/48/3328
喉痹肿痛	1/8/573
	1/8/602
	2/10/731
	2/10/773
	2/11/807
	2/15/1262
	2/15/1263
	2/15/1266
	2/16/1337
	2/16/1437
	3/17/1533
	3/18/1620
	3/18/1716
	3/19/1760
	3/22/1863
	3/22/1895
	3/26/2049
	3/26/2059
	3/26/2073
	3/27/2129
	3/28/2173

	4/39/2867
	5/48/3298
喉痹肿塞	3/17/1511
	3/17/1551
	3/18/1722
	4/42/3017
喉痹毒气	2/12/894
	3/26/2080
喉痹咤腮	3/22/1894
喉痹疮肿	4/36/2747
喉痹欲绝	4/35/2577
喉痹喉风	2/10/746
	4/36/2686
喉痹痰嗽	4/29/2228
喉痹塞口	4/42/3014
喉痹塞痛	4/29/2250
喉痹壅塞	2/15/1238
喉塞口噤	4/42/3017
嵌甲	4/30/2330
嵌甲作疮	2/11/844
嵌甲作痛	4/30/2305
嵌甲肿痛	2/12/908
嵌甲疼痛	4/34/2535
黑子疣赘	3/17/1476
黑发	4/41/2971
黑疸危疾	3/18/1646
黑黄急病	3/17/1557
黑髭乌发	3/18/1698
黑翳覆瞳	2/10/738
鹅口白疮	4/41/2975
	5/48/3293
鹅口疮	5/47/3256
鹅掌风	5/48/3323
鹅掌风病	2/15/1200
筋肉化虫	1/9/663
	4/37/2789
筋骨风痛	2/12/885
筋骨伤破	5/50/3480
筋骨折伤	5/48/3290
筋骨毒痛	3/18/1638
	3/18/1694
筋骨急痛	5/51/3520
筋骨损伤	4/34/2532
筋骨挛急	3/23/1917
筋骨挛痛	5/50/3448
筋骨疼痛	1/9/654
	1/9/673
	3/27/2124
	5/45/3172
	5/51/3558
筋骨痛挛	3/18/1650
腊梨头疮	4/35/2619

脾元气痛	4/32/2405
脾劳发热	4/32/2409
脾劳黄病	1/8/596
脾劳黄疸	3/20/1806
脾肾不足	2/14/1099
脾肾虚泻	2/14/1115
脾泄久痢	4/39/2878
脾泄气痢	2/14/1112
脾泄肠滑	4/33/2447
脾毒肠风	4/35/2573
脾胃气泄	4/35/2647
脾胃有虫	4/35/2646
脾胃冷痛	2/15/1198
脾胃弱乏	5/48/3285
脾胃虚冷	3/26/2083
	5/50/3419
脾胃虚弱	2/12/879
	3/25/2013
	3/26/2083
	3/27/2156
	4/32/2401
	4/35/2632
	5/51/3521
脾积食泄	2/13/975
脾积结块	4/34/2548
脾积痞气	5/50/3460
脾积痞块	5/50/3401
脾病黄肿	2/11/848
脾疼反胃	1/9/656
脾疼腰痛	2/10/755
脾弱不食	3/25/1971
脾虚下白	2/11/831
脾虚下痢	5/48/3310
脾虚反胃	2/14/1101
脾虚白浊	5/50/3448
脾虚吐食	5/50/3431
脾虚胀满	2/12/921
脾虚泄泻	2/12/921
脾虚泄痢	3/23/1912
脾虚盗汗	2/12/921
脾虚湿肿	3/17/1515
脾虚滑泄	5/48/3286
脾虚滑痢	5/48/3285
脾虚寒疟	2/14/1095
脾虚慢惊	2/12/885
脾痛不止	4/31/2346
脾痛胀满	2/14/1099
脾湿下血	2/12/929
脾湿水泻	2/12/929
脾湿肿满	2/16/1433
	3/18/1628
脾寒疟疾	2/14/1099

	3/17/1514
	3/20/1801
	3/26/2084
脾寒诸疟	4/30/2304
脾寒厥疟	3/17/1529
脾横爪赤	5/50/3434
脾癖疳积	3/17/1450
腋下狐气	4/31/2384
	5/52/3680
腋下狐臭	1/8/563
	2/10/742
	3/26/2080
	5/52/3665
腋下胡气	2/11/849
腋下胡臭	1/8/576
	1/8/581
	1/8/583
	1/8/590
	1/9/646
	1/9/653
	2/10/747
	2/11/844
	3/25/1996
	3/27/2125
	4/30/2339
	4/40/2926
	5/48/3302
	5/48/3335
	5/48/3337
	5/50/3458
腋下瘤瘿	3/28/2181
腋气胡臭	5/46/3236
腋臭阴湿	2/14/1086
飧泄滑痢	4/37/2781
飧泻久痢	2/12/929
飧泻不化	4/32/2392
痣赝疣赘	1/7/548
痘不落痂	4/33/2441
痘风赤眼	5/52/3690
痘风疮证	5/50/3450
痘后风眼	5/51/3633
痘后目障	3/18/1647
痘后目翳	2/16/1432
	4/41/2959
	4/43/3056
	5/46/3213
	5/51/3605
痘后生疮	3/24/1942
痘后生翳	1/9/647
痘后痈毒	3/24/1947
	3/24/1950
痘毒入心	2/14/1120

痘毒黑疔 2/12/957
痘疮入目 4/30/2291
4/32/2401
5/50/3415
5/51/3605
痘疮干黑 4/30/2284
痘疮不发 3/26/2022
4/31/2345
痘疮不收 5/46/3238
痘疮不快 2/12/935
3/28/2191
痘疮不起 5/52/3660
痘疮生翳 1/9/650
痘疮赤瘢 5/48/3301
痘疮作痒 4/32/2419
4/41/2959
痘疮狂乱 1/9/682
痘疮狂躁 4/34/2543
痘疮疔毒 5/46/3212
痘疮胀痛 2/14/1079
痘疮变黑 2/16/1433
4/43/3044
痘疮哕气 3/17/1549
痘疮复陷 5/49/3362
痘疮便秘 5/50/3395
痘疮恶证 5/48/3306
痘疮倒陷 2/15/1240
4/30/2330
5/52/3667
痘疮倒靥 2/15/1284
2/15/1298
4/33/2454
4/41/2975
5/50/3427
5/52/3657
痘疮疳蚀 4/39/2896
痘疮烦喘 2/15/1305
痘疮烦渴 2/12/865
痘疮陷伏 5/52/3686
痘疮黑陷 3/18/1695
4/34/2506
5/50/3398
5/50/3503
痘疮湿烂 3/24/1939
痘疮溃烂 3/22/1888
4/30/2318
5/50/3468
痘疮稠密 5/51/3536
痘疮瘢痕 1/8/577
5/50/3443
痘疮瘢黶 1/8/584
痘烂生蛆 4/35/2632

痘疹入目 2/12/942
痘疹不收 5/51/3530
痘疹不快 4/30/2284
痘疹目翳 5/46/3237
痘疹生翳 1/8/581
痘疹作痒 4/39/2856
痘疹险证 2/12/885
痘疹烦热 5/52/3667
痘痂不落 5/50/3437
痘靥发搐 4/29/2252
痞气胸满 2/14/1126
痞块心痛 5/50/3479
痞块有积 4/34/2548
痞块疳积 5/50/3423
痞证发热 3/17/1474
痢下肠蛊 2/16/1325
痢及泻血 3/26/2089
5/45/3173
痢血五色 4/30/2297
痢后肠痛 3/26/2072
痢后脱肛 1/9/689
痢疾禁口 3/18/1615
痢痔脱肛 2/13/975
痢频脱肛 4/35/2664
痤痱瘙痒 1/9/693
痫后虚肿 2/12/904
痫黄如金 2/15/1204
痛风走注 3/17/1569
颏下结核 4/40/2926
粪后下血 2/15/1198
2/15/1236
2/16/1374
3/18/1634
4/39/2879
粪前有血 4/30/2297
湿气中满 3/18/1628
湿气作痛 2/12/920
湿气身痛 2/12/930
湿气脚软 3/17/1455
湿气腰痛 2/16/1384
湿泻暑泻 2/12/921
湿毒胫疮 3/20/1800
湿毒臁疮 4/41/2954
湿疮脚肿 3/18/1614
湿热牙疼 4/34/2551
5/50/3448
湿热水病 2/13/972
湿热气 3/26/2093
湿热头痛 3/18/1630
湿热发黄 3/26/2079
湿热泄痢 3/25/1987
湿热眩运 3/17/1451

湿热黄疮 1/8/596
湿热黄病 5/50/3468
湿热黄疸 2/13/991
2/15/1306
5/45/3194
湿热虚泄 3/27/2156
湿家头痛 4/33/2429
湿痢肠风 2/13/974
湿滞足肿 3/17/1527
湿温多汗 1/9/673
湿痒疥疮 1/7/523
湿痒疮癣 4/36/2748
湿痒浸淫 5/50/3450
湿痰心痛 3/17/1548
5/46/3238
湿痰白浊 4/36/2745
湿痰咳嗽 3/17/1548
湿蜇下痢 5/50/3409
湿癣肥疮 3/22/1873
温中散滞 3/17/1538
温疟不止 1/8/580
2/14/1057
温疟热多 3/17/1493
温疟痰甚 2/15/1207
温毒发斑 2/16/1320
温养胎气 5/50/3407
温病发哕 4/30/2317
温病冷呕 2/13/1025
温病食劳 4/29/2228
温病热哕 2/13/1025
渴而尿多 4/35/2643
渴利不止 5/50/3438
溃肿排脓 5/48/3337
溃痈不合 5/51/3615
溃痈作痒 2/11/790
滑胎易产 1/5/493
2/16/1383
滑痢不止 4/32/2407
4/39/2878
溲数白浊 3/17/1516
游风隐疹 3/27/2160
滋阴养血 3/18/1661
割甲成疮 3/17/1518
割甲伤肉 2/16/1437
割甲侵肉 2/11/822
寒气心疝 3/17/1529
寒疟冷痢 3/26/2048
寒疟积疟 3/17/1529
寒疝心痛 4/34/2494
寒疝引胁 3/17/1512
寒疝身痛 3/17/1512
寒疝往来 4/32/2405

寒疝绞痛 2/16/1319
5/48/3283
寒疝诸疾 2/15/1262
寒疝滑泄 3/17/1512
寒疝腹痛 2/12/952
3/17/1512
寒热疟疾 1/5/475
1/7/543
1/8/580
3/17/1514
4/41/2966
寒热注病 1/5/484
寒热怪病 4/32/2408
寒热痞疾 2/10/754
寒热痰嗽 3/26/2078
寒厥心痛 3/17/1512
寒痢白色 3/22/1879
寒痢青色 3/26/2084
寒湿气痛 3/26/2049
寒湿泄泻 3/25/2010
寒湿脚气 1/7/537
2/15/1260
4/32/2392
5/45/3186
5/50/3499
寒湿腰痛 2/16/1401
寒痰气喘 4/35/2662
寒痰咳嗽 3/25/2010
寒痰齁喘 3/20/1800
寒嗽痰喘 4/30/2324
寒澼宿食 4/35/2661
寐中盗汗 4/39/2877
遍体癞疮 3/18/1718
遍身风疠 4/33/2455
遍身风疹 2/13/1009
遍身风痒 2/15/1204
遍身生疮 3/17/1530
遍身如金 4/33/2428
遍身赤丹 5/51/3550
遍身肿满 2/14/1103
遍身浮肿 3/26/2073
遍身黄肿 3/18/1664
遍身黄疸 2/15/1205
强中消渴 2/12/891
强筋补益 4/34/2478
疏导脚气 4/36/2695
缓疽肿痛 3/17/1464

十三画

《瑞竹》白花蛇酒 4/43/3063
鼓胀烦渴 2/16/1387
摊缓偏风 5/50/3496
蓐内赤目 2/16/1321
禁口痢疾 3/22/1888
槐角丸 4/35/2596
槐枝酒 3/25/2007
感冒风寒 3/26/2028
感寒上气 2/14/1174
感寒无汗 3/26/2059
雷头风肿 2/16/1368
雷头风病 5/50/3450
雾露瘴毒 5/50/3416
频致堕胎 3/24/1946
频惯堕胎 4/35/2569
睛上生晕 5/44/3090
睛垂至鼻 2/13/1000
睫毛倒入 3/20/1789
睡中汗出 4/36/2704
睡中尿床 4/38/2827
睡中盗汗 2/13/996
睡中遗尿 5/48/3291
睡死不寤 2/15/1263
睡即泄精 4/43/3035
睡起目赤 2/16/1321
嗜茶成癖 4/32/2419
嗜酒不已 2/15/1271
暖胃除痰 2/14/1111
暖益腰膝 2/11/830
暖精益阳 4/43/3035
暗风失音 4/30/2270
暗风卒倒 2/13/1033
暗风痫疾 2/10/776
5/49/3361
暗疔昏狂 4/35/2656
蜈蚣入耳 5/50/3396
蜈蚣入腹 5/50/3398
蜈蚣伤螫 4/38/2825
蜈蚣咬人 2/11/789
蜈蚣咬伤 2/12/885
2/14/1135
3/27/2126
4/32/2400
4/40/2926
5/44/3101
蜈蚣咬毒 3/25/1997
蜈蚣咬疮 3/26/2043
5/48/3289

蜈蚣蜂伤 4/35/2593
蜈蚣蝎伤 2/16/1390
蜈蚣螫人 1/7/530
5/52/3654
蜈蚣螫伤 1/7/518
1/7/527
3/26/2054
3/27/2121
蜈蚣螫咬 5/52/3652
蜈蝎螫伤 3/26/2050
蜗牛咬毒 2/16/1413
蜂虿叮螫 2/11/789
4/38/2837
蜂虿螫人 3/27/2126
5/52/3654
蜂虿螫伤 1/7/537
2/12/885
2/14/1170
3/27/2121
5/45/3195
5/52/3665
蜂虿螫疮 5/50/3463
蜂虿螫痛 5/50/3469
蜂蚁叮螫 1/7/518
蜂蝎螫伤 4/40/2926
蜂蝎螫毒 2/16/1345
蜂螫 5/50/3492
蜂螫肿疼 4/39/2868
蜣螂瘘疾 5/50/3469
嗃鼻去翳 3/20/1800
嗃鼻消水 4/41/2968
鼠奶痔疮 3/19/1766
鼠乳痔疾 5/50/3463
鼠咬成疮 5/51/3579
5/51/3584
5/51/3584
鼠咬疮痛 5/51/3582
鼠莽砒毒 4/35/2657
鼠痔成疮 4/43/3044
鼠瘘 4/36/2763
5/45/3175
鼠瘘已破 2/13/1012
鼠瘘已溃 5/48/3305
鼠瘘不合 4/36/2743
鼠瘘不消 3/18/1705
鼠瘘肿核 4/40/2926
鼠瘘恶疮 2/13/1010
鼠瘘核痛 4/34/2475
鼠瘘溃坏 5/51/3620
鼠瘘溃烂 5/51/3615
鼠瘘瘰疬 5/50/3396
5/50/3469

催生 4/38/2847
催生下衣 2/16/1429
催生下胞 3/17/1486
5/52/3666
催生下胎 3/17/1486
催生丹 5/51/3602
5/51/3602
催生去胎 3/17/1574
催生易产 5/51/3578
催生散 5/51/3602
愈疟酒 3/25/2003
腰胁卒痛 3/24/1938
腰重作痛 4/31/2365
腰重刺胀 3/26/2099
腰脊引痛 2/16/1429
腰脊作痛 4/29/2247
腰脊胀痛 3/26/2060
腰脚无力 3/26/2025
腰脚不随 5/51/3520
腰脚风气 3/17/1448
腰脚风冷 3/21/1822
腰脚风痛 4/35/2614
腰脚冷痛 3/17/1527
腰脚冷痹 3/17/1509
腰脚拘挛 3/28/2172
腰脚疼痛 2/12/916
3/22/1859
腰脚诸痛 3/18/1693
腰脚锥痛 5/51/3584
腰脚痹软 3/18/1672
腰痛 4/30/2307
腰痛不止 3/28/2192
3/28/2194
腰痛如刺 3/26/2098
腰痛难转 4/32/2419
腰痛虚寒 3/22/1894
腰痛脚气 5/50/3432
腰痛揩牙 2/14/1132
腰腹诸痛 2/11/816
腰腿疼痛 4/33/2426
腰膝疼痛 3/18/1599
5/51/3556
腽肭脐酒 3/25/2009
腮颊热肿 3/24/1947
腹大如箕 4/42/3006
腹中长虫 4/35/2592
腹中白虫 3/27/2125
腹中虫病 3/22/1872
腹中血块 4/34/2535
腹中冷痛 3/17/1458
腹中冷癖 4/42/2991
腹中胀满 3/26/2079

腹中鬼哭 2/13/977
腹中食积 2/11/848
腹中紧胀 4/33/2441
腹中积滞 1/9/709
腹中虚冷 2/12/929
3/25/1989
腹中虚痛 2/14/1078
腹中蛔虫 2/15/1250
腹中痞块 2/11/806
2/15/1194
3/17/1449
3/18/1615
腹中痞积 2/16/1417
3/18/1694
4/35/2635
5/50/3454
腹中痞硬 3/24/1938
腹中暴癥 2/16/1422
3/17/1455
腹中癖气 3/27/2151
腹中癖积 5/50/3454
腹中鳖瘕 4/35/2647
腹中鳖癥 1/8/577
2/16/1407
腹中癥块 4/32/2407
腹中癥结 3/17/1529
腹中癥瘕 4/36/2681
腹内生疮 4/35/2616
腹内龟病 4/39/2893
腹内虚冷 4/32/2391
腹内蛇癥 4/42/3005
5/50/3477
腹内鳖癥 3/28/2172
腹皮青色 1/8/575
腹皮麻痹 3/26/2030
腹冷气起 3/26/2062
腹胀气满 2/11/786
腹胀忽泻 2/14/1106
腹胀脉数 4/35/2565
腹胀积聚 2/16/1380
腹胀黄肿 3/28/2176
腹胁积块 1/9/712
3/17/1449
腹胁痞块 1/9/661
腹痛胀满 4/35/2566
腹痛夜啼 4/41/2977
5/50/3502
腹痛热满 5/51/3550
腹满癖坚 4/35/2639
腹薄食减 4/30/2290
解一切毒 3/19/1761
5/50/3416

解下胎毒 3/22/1859
解五石毒 2/12/891
解中药毒 4/35/2662
解中鸩毒 3/18/1654
解中酒毒 2/13/1025
解中诸毒 1/9/672
解中蛊毒 2/14/1082
3/18/1684
3/18/1698
3/26/2089
4/29/2251
4/35/2577
4/35/2668
4/36/2680
5/50/3438
解丹石毒 5/50/3392
解乌头毒 1/7/519
2/13/996
解巴豆毒 3/24/1939
解白酒酸 5/46/3214
解百毒气 4/36/2676
解百蛊毒 5/47/3263
5/48/3290
解肉脯毒 3/26/2023
解防葵毒 2/16/1340
解芫花毒 2/13/996
解芫青毒 4/34/2495
解金银毒 1/9/646
3/26/2031
解河豚毒 3/22/1862
解药箭毒 5/52/3661
5/52/3676
解砒石毒 2/14/1074
3/22/1862
3/22/1895
3/24/1952
4/35/2588
解砒霜毒 1/8/572
1/8/585
解轻粉毒 2/12/935
3/25/1993
解钟乳毒 5/50/3393
解钩吻毒 2/12/891
3/26/2033
解鸩酒毒 3/24/1952
解莨菪毒 2/13/1006
解桐油毒 4/30/2291
解射罔毒 1/7/528
3/22/1873
解狼毒毒 2/11/790
4/29/2231
解烧酒毒 3/24/1952

解诸中毒 4/32/2419
解诸鱼毒 3/24/1939
解诸药毒 2/13/996
3/24/1952
解诸菜毒 5/52/3666
解诸蛊毒 2/12/891
5/52/3689
解黄蝇毒 2/11/789
解野菌毒 2/13/996
解野葛毒 5/48/3302
解蛊毒 5/48/3331
解蛇蛊毒 3/18/1619
解斑蝥毒 3/17/1563
解硫黄毒 1/8/572
解雄黄毒 3/18/1702
解颐脱臼 3/17/1539
解蜀椒毒 2/16/1342
3/25/1970
5/48/3295
解鼠莽毒 3/20/1802
解藜芦毒 1/9/663
解礜砒毒 3/24/1939
痱子瘙痒 1/7/515
1/7/519
瘀血不散 2/15/1192
瘀血内漏 3/19/1765
瘀血作痛 3/18/1650
痰气咳嗽 4/30/2313
痰气结胸 1/9/653
痰气哮喘 2/13/1036
痰气喘急 3/27/2156
痰气喘息 3/26/2074
痰气膈胀 2/14/1103
痰为百病 3/17/1448
痰血凝结 5/48/3343
痰饮头痛 1/8/623
痰饮吐水 1/9/689
痰饮咳嗽 2/16/1380
5/46/3205
痰饮宿水 4/29/2247
痰疟积疟 3/17/1497
痰注臂痛 3/18/1732
痰咳不止 3/18/1641
痰迷心窍 3/17/1538
痰涎为害 4/31/2364
痰结胸中 1/8/583
痰热头风 3/18/1650
痰热喘嗽 1/9/673
痰核红肿 1/9/713
痰哮咳嗽 2/15/1254
痰厥中风 3/17/1547
痰厥气绝 1/9/711

痰厥头痛 2/15/1265
3/17/1510
3/17/1532
4/29/2237
痰喘气急 3/18/1641
4/30/2270
4/33/2439
痰喘咳嗽 4/30/2328
4/32/2420
4/35/2610
5/46/3209
痰喘齁龄 2/10/756
痰嗽并喘 3/18/1602
痰嗽带血 2/16/1362
4/30/2291
痰嗽喘急 2/12/894
痰膈气胀 4/30/2304
痰瘤结核 3/17/1539
痰壅呕逆 4/35/2565
痰澼卒风 3/26/2078
痰齁发喘 5/51/3582
新久水肿 3/24/1938
新久疟疾 3/18/1718
新久泄痢 3/28/2205
新久脚气 4/34/2534
新生小儿 2/15/1222
数种伤寒 3/18/1653
3/26/2028
数种疔疮 3/19/1779
满口烂疮 3/26/2073
3/26/2080
溪毒射工 2/12/907
溪毒寒热 2/16/1326
滚痰丸 2/10/760
鲎胆散 5/45/3196
塞耳治聋 3/25/1997
4/40/2918
4/40/2919
4/41/2969
塞鼻止衄 5/51/3632
塞鼻治翳 3/20/1800
臀腰疼痛 3/18/1654
辟厌疾病 3/24/1945
辟谷不饥 3/18/1660
辟鬼除邪 4/34/2547
辟除口臭 3/26/2099
辟除蚤虱 2/16/1352
辟除温疫 3/25/1967
辟除瘟疫 3/23/1904
辟除壁虱 4/30/2278
辟瘟疫气 5/50/3475
辟瘴不染 3/18/1653

辟瘴正阳	1/9/640
辟瘴明目	2/13/1005
辟禳时气	3/24/1940
辟禳时疫	1/5/478
辟禳温疫	1/9/640
	3/22/1873
辟禳瘟疫	2/16/1391
	3/24/1945
	4/34/2529
	5/48/3281
	5/50/3477
辟禳魇魔	1/9/660
缠蛇丹毒	2/14/1156
	3/22/1893
缠脚生疮	2/14/1167
缠喉风肿	2/15/1278
	3/18/1617
缠喉风病	2/15/1274
缠喉风疾	4/39/2897
	4/43/3055
缠喉风痹	1/9/664
	2/16/1328
	4/35/2662
缢死未绝	5/48/3290
	5/48/3299

十四画

碧雪	2/11/805
赘瘤焦法	3/17/1574
截肠怪病	3/22/1872
截疟	4/40/2928
截疟诸丸	3/17/1492
截疟诸汤	3/17/1491
截疟诸酒	3/17/1492
蓼汁酒	2/16/1413
蓼酒	3/25/2006
酸浆实丸	2/16/1355
磁石酒	3/25/2007
雌雄疔疮	1/8/595
嘈杂吐水	4/30/2303
蜘蛛伤人	1/9/663
蜘蛛咬人	3/26/2080
蜘蛛咬毒	2/13/1018
	3/18/1720
	3/22/1864
	3/25/1997
	5/52/3665
蜘蛛咬疮	3/22/1860
	3/26/2032

	4/42/3015
	5/48/3289
蜘蛛疮毒	3/25/2002
	5/50/3458
鹘突羹	5/44/3108
熏耳治聋	4/39/2897
熏衣去虱	3/18/1664
熏辟壁虱	5/45/3195
鼻上作痛	2/11/833
鼻上酒渣	3/22/1899
鼻上酒齄	3/18/1635
	4/36/2701
鼻上齄疱	4/30/2339
鼻中毛出	2/11/822
鼻中生疮	2/12/947
	3/17/1452
	4/29/2229
	4/35/2560
	5/50/3464
鼻中出血	3/25/1997
鼻中息肉	2/11/822
	4/41/2964
	5/52/3667
鼻中衄血	2/15/1208
	3/26/2065
	4/36/2699
	4/38/2825
鼻中痟疮	4/36/2752
鼻中涕血	5/50/3493
鼻中瘜肉	1/7/541
	1/7/544
	2/11/840
	2/13/1034
	2/15/1208
	3/17/1497
	3/28/2180
	4/33/2429
	4/34/2511
	4/34/2543
	4/40/2922
	4/42/3014
	5/50/3426
	5/50/3438
	5/51/3632
鼻内生疮	1/8/584
	4/29/2250
鼻气窒塞	4/35/2599
鼻气壅塞	1/7/541
鼻外瘜瘤	4/39/2868
鼻出衄血	2/12/895
	2/13/1014
	2/16/1318

	3/22/1899
	4/30/2299
	4/34/2534
	4/39/2880
	5/52/3657
鼻血不止	2/11/810
	2/11/824
	2/15/1199
	3/18/1697
	3/26/2048
	4/35/2654
	4/42/3018
	5/48/3298
	5/52/3650
鼻血时作	5/51/3565
鼻血眩冒	5/52/3650
鼻面酒齄	4/30/2324
	4/35/2623
	5/47/3274
鼻面紫风	2/11/833
鼻疮脓臭	1/7/543
	2/13/1009
鼻疮疳蜃	5/44/3149
鼻衄不止	1/7/536
	1/8/573
	1/8/576
	2/12/934
	2/12/962
	2/13/1026
	2/14/1073
	2/14/1159
	2/15/1234
	2/15/1274
	2/16/1366
	2/16/1374
	2/16/1384
	2/16/1432
	3/18/1687
	3/18/1702
	3/19/1771
	3/21/1824
	3/22/1863
	3/22/1893
	3/23/1914
	3/26/2023
	3/26/2072
	3/26/2084
	4/29/2256
	4/30/2339
	4/33/2450
	5/44/3092
	5/50/3466

	5/52/3660
	5/52/3667
鼻衄头痛	1/9/673
鼻衄眩冒	4/43/3036
鼻准赤色	1/9/664
鼻疳有虫	4/35/2560
鼻疳赤烂	3/26/2102
鼻流清涕	2/14/1108
	2/16/1430
鼻渊脑泄	3/17/1511
鼻渊脑泻	4/33/2450
鼻渊脓血	5/46/3227
鼻渊流水	1/7/531
鼻渊流涕	2/15/1271
鼻窒不通	3/17/1485
	4/30/2291
鼻窒气塞	3/28/2179
鼻塞不通	2/15/1243
	4/32/2402
	4/38/2825
鼻塞出水	2/16/1430
鼻擦破伤	5/51/3584
鼻齆不闻	5/50/3480
鼻齄赤疱	1/8/584
鼻齄面疮	3/18/1613
鼻齄脓血	5/51/3618
膜内气块	5/50/3405
膜外水气	3/17/1472
	3/22/1883
膜外气疼	2/13/1014
膈上烦热	1/9/681
膈气	4/37/2791
膈气不食	5/52/3685
膈气吐食	4/41/2963
	5/44/3109
膈气哽噎	3/17/1474
膈气疼痛	5/46/3238
膈气噎塞	3/25/2014
膈间支饮	3/18/1702
膈消饮水	5/48/3292
膈壅风痰	3/17/1546
膀胱气急	4/35/2647
膀胱石水	4/36/2689
膀胱疝痛	3/26/2099
膀胱热闭	1/9/693
膀胱诸气	4/31/2365
膏淋如油	2/16/1433
膏癃尿多	4/32/2387
瘦病咳嗽	5/50/3410
瘘有数孔	5/44/3103
瘘疮	4/35/2581
瘘疮不合	1/9/713

瘘疮有虫	4/40/2917
瘘疮脓水	5/49/3358
精气不固	2/14/1115
精血耗涸	5/51/3555
精滑不禁	1/9/701
精魅鬼病	1/9/645
漆毒生疮	3/26/2056
漆疮作痒	1/8/601
	2/11/807
	2/11/843
	2/12/935
	3/20/1797
	3/26/2023
	4/32/2392
	4/33/2455
	5/50/3393
	5/50/3396
	5/50/3436
漆疮搔痒	3/26/2058
	3/27/2121
漆疮瘙痒	3/27/2118
滴耳治聋	3/22/1864
	5/44/3112
	5/50/3482
滴耳聋闭	4/42/3018
漏耳诸疮	3/27/2125
漏肉脯毒	5/52/3661
漏血不止	4/40/2936
漏血欲死	2/14/1179
漏胎下血	2/14/1106
	2/16/1340
	4/33/2452
漏胎难产	3/22/1863
漏疮不合	1/9/692
	5/50/3396
漏疮水溢	3/18/1630
漏疮肿痛	2/15/1240
	4/35/2633
漏疮恶疮	5/52/3658
漏疮恶秽	4/31/2367
漏疮脓血	4/34/2530
漏脯中毒	5/50/3427
漏精白浊	2/11/787
	4/37/2780
漏瘤湿癣	3/19/1753
慢肝惊风	2/10/730
慢惊发搐	3/17/1554
慢惊虚风	4/42/3013
慢惊瘈疭	4/34/2534
慢脾惊风	1/8/589
	3/17/1533
	3/26/2096
	4/40/2932
	5/50/3450
蜜酒	3/25/2006
熊虎爪伤	3/23/1915
	4/29/2256
熊虎伤毒	1/8/594
熊罴伤人	2/16/1402
缩砂酒	3/25/2006

十五画

撮口胎风 5/50/3484
撮口脐风 4/41/2975
4/42/3018
撮口噤风 4/39/2890
4/39/2893
撚须令黑 4/30/2297
聤耳出水 1/7/527
2/15/1238
4/41/2953
聤耳出汁 1/7/534
1/9/692
2/11/841
2/11/850
2/14/1134
2/15/1222
3/17/1462
3/26/2023
4/30/2305
4/30/2307
4/30/2330
4/38/2818
5/48/3337
聤耳出脓 3/19/1766
3/22/1866
3/22/1873
3/28/2180
4/31/2366
4/34/2516
4/39/2880
4/40/2926
4/41/2959
4/42/3006
4/42/3014
4/43/3045
5/44/3102
5/50/3423
聤耳有虫 5/44/3089
聤耳脓血 1/7/541
3/17/1511
4/38/2841

横生逆生 4/43/3056
横生逆产 1/7/533
1/7/544
横生倒产 2/12/881
2/16/1345
横生难产 3/23/1904
横产不出 2/16/1383
横痃便毒 4/40/2913
敷肿拔毒 3/18/1729
豌豆如疥 5/50/3434
豌豆毒疮 2/11/807
豌豆疮毒 2/16/1410
5/50/3472
豌豆斑疮 2/13/1005
3/26/2053
3/26/2066
豌豆癍疮 3/27/2125
豌疮烦躁 3/24/1939
醋心上攻 4/32/2406
醋心吐水 4/31/2364
魇寐卒死 1/7/543
魇寐暴绝 1/7/532
磕扑青肿 3/28/2172
暴下血病 3/26/2048
暴风身冷 4/39/2859
暴心气痛 4/34/2510
暴发红肿 3/25/2012
暴赤目痛 3/17/1451
暴赤眼 3/27/2113
暴赤眼肿 3/26/2079
暴赤眼痛 2/13/976
2/14/1095
4/36/2688
暴作泻痢 1/7/542
暴泄不止 2/15/1198
3/25/1986
暴泄身冷 2/14/1107
暴泻引饮 2/13/986
暴咳嗽 3/18/1663
暴逆气上 3/26/2078
暴热下血 4/35/2597
暴得风疾 3/24/1937
暴得吐逆 1/9/682
噎食 3/22/1889
5/49/3381
噎食不下 3/17/1565
3/22/1895
5/52/3660
5/52/3691
噎食不纳 4/32/2401
噎食反胃 5/52/3671
噎食病 5/47/3256

	5/50/3505
噎食膈气	2/13/1036
噎疾	1/5/489
噎塞不通	4/38/2836
	5/51/3550
噎塞膈气	3/18/1694
噎膈	4/43/3073
噎膈不食	5/50/3427
噎膈反胃	2/11/821
	5/50/3465
	5/52/3660
噎膈吐食	4/42/2997
噎膈拒食	2/15/1238
蝎刺螫人	3/25/1997
蝎虿叮螫	2/11/822
蝎虿螫人	1/8/581
	3/17/1552
蝎虿螫叮	1/7/529
蝎虿螫伤	1/5/483
	1/5/492
	4/38/2839
蝎虿螫痛	4/29/2222
蝎瘘五孔	3/17/1552
蝎螫作痛	4/32/2393
	5/51/3584
蝎螫痛楚	5/44/3149
蝮蛇酒	3/25/2008
蝮蛇螫人	3/26/2080
蝮蛇螫伤	4/36/2688
	4/42/2997
	4/42/3005
蝼蛄咬人	1/9/714
蝼蛄漏疮	3/18/1698
蝼蛄漏疾	4/30/2339
黩黯丑陋	5/50/3448
黩黯斑点	1/8/584
骻上便毒	5/44/3110
稻芒粘咽	2/16/1437
箭刀在肉	2/16/1372
箭头不出	3/17/1481
箭刺入肉	3/18/1638
箭镝在咽	4/29/2231
箭镞入肉	4/35/2664
	4/39/2887
	4/41/2966
	4/41/2969
	5/50/3450
	5/51/3616
箭镞入腹	5/52/3676
箭镞不出	3/18/1647
	3/25/1991
膝风作痛	3/17/1527
膝风疼痛	2/15/1189
瘢痕凸起	1/7/537
瘤疣	4/40/2928
瘫痪走痛	4/43/3050
瘫痪顽风	3/17/1526
鹤膝风挛	4/36/2752
鹤膝风病	3/25/2012

十六画

璚玉膏	2/16/1316
髭发不生	3/27/2132
蜚下不止	3/17/1482
	3/18/1679
燕口吻疮	1/8/577
	4/38/2827
燕窝生疮	1/7/528
薯蓣酒	3/25/2005
薏苡仁饭	3/23/1926
薏苡仁酒	3/25/2004
薏苡仁粥	3/23/1926
颠犬咬伤	3/22/1894
颠扑伤损	2/14/1175
	4/34/2481
橘皮汤	4/30/2303
醒头去屑	2/14/1089
霍乱干呕	3/26/2039
	4/32/2406
霍乱大渴	3/23/1911
	3/25/1973
霍乱及疟	1/9/682
霍乱不止	3/23/1912
霍乱不通	5/48/3327
霍乱心烦	3/19/1771
霍乱成痢	2/15/1228
霍乱吐下	1/5/493
	1/7/540
	5/50/3468
霍乱吐利	1/7/543
	2/14/1094
	2/14/1111
	2/16/1425
	3/18/1684
	3/18/1702
	3/24/1952
	3/24/1956
	3/24/1959
	3/25/1996
	4/29/2236
	4/30/2271

	4/32/2399
	4/33/2448
	4/38/2821
	4/39/2860
	5/50/3470
霍乱吐泄	3/17/1516
	1/5/484
	2/11/831
	2/11/842
	2/12/880
	2/14/1144
	3/22/1897
	3/26/2060
	4/30/2303
	4/38/2826
霍乱吐逆	1/9/656
霍乱呕甚	2/14/1094
霍乱呕恶	2/12/880
霍乱困笃	2/14/1180
	5/52/3676
霍乱转筋	1/5/491
	1/8/589
	1/9/640
	2/11/786
	2/14/1085
	2/16/1414
	3/24/1959
	3/26/2043
	3/26/2079
	4/30/2277
	4/34/2474
	4/34/2475
	4/35/2612
	4/36/2679
	4/36/2700
	4/38/2817
	4/38/2818
	4/38/2825
	4/38/2836
	4/38/2838
	4/38/2841
霍乱胀痛	2/15/1286
	3/19/1760
	3/24/1938
	3/26/2068
霍乱胀满	2/14/1175
	3/26/2043
霍乱洞下	2/15/1198
霍乱烦闷	1/7/519
	2/12/880
	2/15/1286
	4/32/2420

	4/35/2598
霍乱烦胀	3/25/1996
霍乱烦渴	2/14/1098
	2/15/1287
	2/16/1413
	3/22/1892
	4/33/2448
霍乱烦满	1/9/684
霍乱烦躁	3/23/1911
	3/26/2030
霍乱欲死	3/26/2079
霍乱厥逆	5/50/3467
霍乱腹胀	3/17/1550
	3/26/2079
霍乱腹痛	2/11/786
	2/14/1094
	4/29/2249
	4/30/2277
	4/35/2566
噤口痢疾	5/46/3235
	5/48/3293
	5/50/3392
蹉跌损伤	5/51/3558
蹉跌破伤	3/25/1970
噫不下食	4/39/2856
噫吐酸浆	5/52/3654
瘭疮作痛	5/48/3328
瘭疽	5/51/3524
瘭疽已溃	4/38/2841
瘭疽出汁	1/7/543
	3/22/1873
	3/22/1880
	4/36/2739
	5/50/3410
瘭疽发热	3/26/2068
瘭疽毒疮	3/19/1755
	3/25/1991
	5/51/3536
瘭疽恶毒	2/16/1340
瘭疽恶疮	1/7/524
瘭癌恶疮	5/52/3649
瘰疬	2/16/1416
瘰疬丁疮	2/16/1437
瘰疬已破	5/46/3238
	5/50/3450
瘰疬已溃	2/16/1380
	4/38/2824
	4/42/3017
	5/51/3587
瘰疬马刀	2/15/1226
瘰疬不敛	3/26/2085
瘰疬未穿	2/16/1410

瘰疬未破 2/15/1190
3/18/1638
瘰疬未溃 4/42/3017
瘰疬汁出 5/47/3261
瘰疬初作 3/17/1531
瘰疬初起 3/17/1574
3/22/1869
4/43/3050
瘰疬软疖 4/34/2525
瘰疬肿毒 5/52/3679
瘰疬肿痛 5/51/3587
瘰疬经年 3/18/1616
瘰疬结核 1/8/571
2/13/1010
2/14/1170
2/16/1399
3/17/1487
3/17/1579
3/18/1669
4/36/2677
4/40/2913
4/40/2926
5/50/3500
瘰疬恶疮 3/17/1487
瘰疬喉痹 3/17/1456
瘰疬溃坏 4/43/3045
5/44/3139
瘰疬溃疮 4/42/3006
瘰疬溃烂 2/14/1166
3/18/1677
3/28/2206
4/42/2997
4/42/3014
5/51/3584
瘰疬溃破 5/46/3236
瘰疬鼠瘘 5/51/3583
瘰疬瘘疮 4/35/2582
5/48/3299
瘿气 5/50/3412
瘿气初起 3/19/1781
瘿气结核 3/19/1784
瘴气成块 2/14/1108
瘴疟发热 3/26/2098
瘴疟鬼疟 2/10/776
瘴疟寒热 3/17/1493
3/17/1514
4/35/2667
瘴疠诸疟 5/52/3664
癃闭不通 2/14/1167
癞疹风疮 4/39/2894
癞疹瘙痒 4/39/2856
濒湖白花蛇酒 4/43/3064

澡浴除病 4/36/2740
壁虱蜈蚣 3/22/1889
壁镜毒人 2/11/843

十七画

擦牙固齿 5/50/3447
擦落耳鼻 5/52/3652
翳膜羞明 5/50/3440
龋齿风痛 2/13/1009
龋齿有孔 4/34/2479
龋齿虫食 4/36/2705
龋齿疼痛 5/50/3477
龋齿黑臭 4/34/2511
臁胫生疮 5/44/3111
5/52/3653
5/52/3674
臁胫烂疮 4/30/2291
4/39/2860
5/50/3465
5/51/3521
臁疮 5/52/3684
臁疮口冷 2/15/1200
臁疮久烂 1/7/534
臁疮不干 1/7/515
臁疮不合 1/9/651
4/34/2534
臁疮不敛 1/9/654
3/21/1829
5/50/3462
臁疮日久 1/9/664
臁疮生虫 5/44/3155
臁疮朽臭 5/45/3172
臁疮经年 2/11/789
臁疮顽癣 1/8/568
臁疮热疮 4/35/2561
臁疮浸淫 5/44/3139
臁疮蛀烂 5/44/3128
臁疮黑烂 4/34/2485
臁疮湿烂 5/52/3686
臁疮溃烂 1/9/695
3/18/1608
3/27/2134
4/38/2817
4/38/2826
5/50/3476
鲛鲩鱼毒 2/15/1287
癍疮入目 3/18/1617
3/19/1772
癍疹入目 5/46/3228

癍疹生翳	1/9/652
癍痘入目	2/15/1189
	5/48/3306
癍痘不发	5/46/3212
癍痘生翳	5/50/3415
	5/52/3656
癍痘烦喘	5/45/3185
癌疮如眼	4/42/3000
癌瘭恶疮	4/35/2616
麋角丸	5/51/3569
	5/51/3570
	5/51/3571
麋角霜丸	5/51/3571
麋骨酒	3/25/2008
燥渴肠秘	3/18/1643
燥癌疮痒	5/50/3469
燥癣作痒	5/48/3289
襁褓中风	5/50/3485
襁褓吐乳	2/10/772
臀生湿疮	1/7/538
臂胫疼痛	5/51/3519
骤然水泻	2/15/1255

十八画

鬈毛毒疮	4/35/2560
翻胃吐食	1/7/515
	1/7/543
	2/11/847
癞风虫疮	4/42/2992
癞风眉落	3/17/1551
癞头软疖	4/39/2881
癞疝肿痛	4/35/2592
癞疝胀痛	2/14/1132
癞疝疼痛	4/34/2547
癞疝偏坠	2/14/1081
癜风白驳	4/43/3056
癖痞腹胀	2/16/1416
蟾宫丸	5/51/3601
齁哮痰咳	5/51/3584
齁喘不止	4/35/2643
齁喘咳嗽	3/17/1486
齁喘痰气	4/33/2429
齁喘痰促	3/26/2074
齁喘痰积	3/25/1968
齁喘痰嗽	3/17/1488
癣久不瘥	3/19/1753
癣疮不愈	4/35/2619
癣疮有虫	1/9/654
	3/17/1470
	4/36/2754

癣疮延蔓 2/16/1366
癣疮作痒 2/11/849
2/15/1243
3/20/1803
癣疮湿痒 4/36/2688
鳖瘕坚硬 2/16/1402
鳖癥疼痛 5/44/3154
鬓边生疖 5/51/3584
黥刺雕青 5/50/3478
癥积满腹 5/52/3664
癥瘕积聚 1/9/662
癥瘕鼓胀 2/14/1125
5/50/3467
灌顶油法 1/8/604
露痕便毒 3/19/1761
霹雳酒 3/25/2008
癫邪狂妄 5/48/3281
癫狂邪疾 3/17/1461
癫狂邪祟 4/39/2897
癫痫风疾 3/19/1760
癫痫心风 3/17/1474
癫痫狂乱 1/9/639
癫痫诸风 2/15/1197
癫痫瘈疭 1/9/667
5/49/3377
禳解疫气 3/27/2124

十九画及以上

撅扑欲死 1/7/517
囊疮痛痒 4/32/2392
齆鼻不通 3/26/2085
4/35/2612
蠼螋尿疮 1/7/518
1/7/524
1/7/525
1/8/577
2/11/789
2/16/1359
2/16/1430
3/22/1884
3/25/1970
3/25/1997
4/30/2270
4/32/2419
5/48/3295
5/48/3303
5/51/3536
5/51/3559
蠼螋咬疮 3/17/1452
蠼螋恶疮 4/35/2600

《本草纲目》药物名称笔画索引

一、收录全书详细介绍的中药药物名称。

二、药物名称右边的数字分别为该药材出现的册数、卷数和页码。如："4/34/2507"指"丁香"位于第4册第34卷第2507页。

三、药物名称按首字笔画顺序排序。笔画少的在前，笔画多的在后。首字笔画数相同，则按首字起笔笔形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乛）排列；首字相同，则按第二字笔画数和笔形排列，以此类推。

二画

二月上壬日土 1/7/520
丁香 4/34/2507
十二时虫 4/43/3049
七仙草 3/21/1837
人气 5/52/3681
人肉 5/52/3691
人血 5/52/3677
人汗 5/52/3680
人肝藤 3/18/1682
人尿 5/52/3662
人势 5/52/3690
人虱 4/40/2942
人参 2/12/871
人面子 4/33/2465
人骨 5/52/3683
人胆 5/52/3690
人胞 5/52/3686
人屎 5/52/3658
人傀 5/52/3694
人魄 5/52/3682
人精 5/52/3678
九牛草 2/15/1215
九龙草 3/21/1846
九仙子 3/18/1683
九里香草 3/21/1847
九香虫 4/39/2903
九熟草 3/21/1832
刀豆 3/24/1960
刀鞘 4/38/2834

三画

三七 2/12/962
三白草 2/16/1419
三角风 3/21/1849
三家洗碗水 1/5/494
干苔 3/21/1815
干姜 3/26/2082
土马鬃 3/21/1823
土芋 3/27/2152
土当归 2/13/1001
土红山 3/17/1494
土拨鼠 5/51/3625
土齿 3/21/1833
土茯苓 3/18/1674
土殷孽 1/9/704
土黄 2/10/756
土菌 3/28/2212
土落草 3/21/1837
土蜂 4/39/2862
土蜂窠 1/7/524
土墼 1/7/534
大刀环 1/8/603
大木皮 4/37/2809
大风子 4/35/2665
大麦 3/22/1882
大豆 3/24/1933
大豆黄卷 3/24/1941
大豆豉 3/25/1965
大尾羊 5/50/3429
大青 2/15/1256
大空 4/36/2771
大黄 3/17/1444
大黄蜂 4/39/2863
大麻 3/22/1866
大戟 3/17/1464
大蓟 2/15/1241
大腹子 4/31/2366
万一藤 3/18/1741
弋共 3/21/1835
小儿胎屎 5/52/3661
小儿群 3/21/1844
小麦 3/22/1875
小青 2/15/1258

小蓟 2/15/1241
小檗 4/35/2561
口津唾 5/52/3679
山牛 5/51/3537
山丹 3/27/2161
山羊 5/51/3551
山豆根 3/18/1683
山驴 5/51/3548
山枇杷柴 3/21/1849
山枣 4/33/2466
山矾 4/36/2724
山岩泉水 1/5/488
山茱萸 4/36/2708
山茶 4/36/2758
山胡椒 4/32/2402
山柰 2/14/1088
山韭 3/26/2025
山姜 2/14/1091
山都 5/51/3641
山婴桃 4/30/2322
山蛩虫 4/42/3008
山蛤 4/42/3001
山狲 5/51/3641
山蒜 3/26/2043
山鹊 5/49/3364
山楂 4/30/2281
山慈石 3/17/1498
山慈姑 2/13/1018
山踯躅 3/17/1570
山獭 5/51/3606
山猱 5/51/3641
千岁子 4/33/2465
千岁蝮 4/43/3074
千岁藁 3/18/1725
千年艾 2/15/1201
千步峰 1/7/522
千里及 3/18/1739
千金镉 3/21/1837
千金藤 3/18/1682
及己 2/13/1036
门臼尘 1/7/545
弓弩弦 4/38/2834
卫矛 4/36/2723
女贞 4/36/2718
女曲 3/25/1982
女青 2/16/1390
女萎 3/18/1679
女菀 2/16/1328
飞生虫 4/41/2966
飞廉 2/15/1250
马 5/50/3471
马刀 5/46/3206

马兰 2/14/1155
马先蒿 2/15/1213
马肝石 2/11/853
马肠根 3/17/1498
马陆 4/42/3006
马齿苋 3/27/2122
马疡木根皮 4/37/2808
马绊绳 4/38/2848
马勃 3/21/1828
马思荅吉 3/26/2101
马脑 1/8/614
马逢 3/21/1833
马兜铃 3/18/1617
马衔 1/8/605
马蓼 2/16/1415
马槟榔 4/31/2381
马蕲 3/26/2095
马颠 3/21/1833
马镫 1/8/605
马鞭 4/38/2834
马鞭草 2/16/1385

四画

王不留行 2/16/1372
王瓜 3/18/1647
王孙 2/12/954
王明 3/21/1835
井口边草 3/21/1830
井中苔及萍蓝 3/21/1816
井底泥 1/7/530
井泉水 1/5/480
井泉石 1/9/692
天门冬 3/18/1657
天子藉田三推犁下土 1/7/520
天牛 4/41/2965
天仙果 4/31/2376
天仙莲 3/21/1848
天仙藤 3/18/1732
天师栗 4/29/2257
天名精 2/15/1275
天寿根 3/18/1707
天花蕈 3/28/2210
天芥菜 3/21/1848
天社虫 4/41/2965
天灵草 2/15/1234
天灵盖 5/52/3684
天罗勒 3/28/2194
天竺干姜 3/26/2085
天竺桂 4/34/2497

天南星 3/17/1533
天蛇 4/43/3078
天麻 2/12/912
天雄 3/17/1519
天雄草 2/14/1156
夫编子 4/33/2465
元慈勒 4/34/2544
无风独摇草 3/21/1838
无心草 2/15/1224
无名异 1/9/694
无花果 4/31/2375
无食子 4/35/2622
无患子 4/35/2619
无漏子 4/31/2370
云母 1/8/619
云师 4/39/2902
云花草 2/15/1300
云实 3/17/1481
木乃伊 5/52/3692
木天蓼 4/36/2766
木甘草 3/21/1831
木瓜 4/30/2274
木兰 4/34/2498
木耳 3/28/2203
木竹子 4/33/2464
木芙蓉 4/36/2756
木狗 5/51/3595
木细辛 2/13/1036
木威子 4/31/2352
木虻 4/41/2982
木香 2/14/1082
木客 5/51/3641
木客鸟 5/49/3384
木莲 3/18/1722
木核 4/37/2807
木贼 2/15/1300
木麻 4/36/2770
木绵 4/36/2761
木戟 4/36/2701
木槿 4/36/2753
木藜芦 3/17/1498
木鳖子 3/18/1613
木蠹虫 4/41/2949
五子实 4/31/2356
五加 4/36/2728
五母麻 3/21/1836
五色符 3/21/1836
五羽石 2/11/852
五辛菜 3/26/2051
五味子 3/18/1600
五倍子 4/39/2876
五敛子 4/31/2355

不灰木 1/9/683
不凋木 4/36/2764
太一余粮 2/10/734
太阳土 1/7/519
太阳石 2/11/853
犬尿泥 1/7/529
区余 3/21/1835
历日 4/38/2830
车前 2/16/1381
车脂 4/38/2840
车渠 5/46/3224
车辇土 1/7/521
车辖 1/8/605
车螯 5/46/3221
车辙中水 1/5/489
牙齿 5/52/3657
比目鱼 5/44/3142
水中白石 2/10/769
水甘草 2/16/1439
水仙 2/13/1022
水苏 2/14/1178
水杨 4/35/2635
水杨梅 2/16/1434
水龟 5/45/3168
水苦荬 3/27/2132
水英 2/16/1402
水松 3/19/1785
水虎 4/42/3022
水黾 4/42/3024
水萍 3/19/1769
水蛇 4/43/3069
水银 1/9/641
水银草 3/21/1846
水银粉 1/9/647
水蛭 4/40/2934
水鼠 5/51/3614
水蓼 2/16/1414
水精 1/8/617
水蕲 3/26/2091
水蕨 3/27/2142
水獭 5/51/3607
水藻 3/19/1779
贝子 5/46/3225
贝母 2/13/1015
见肿消 2/16/1438
牛 5/50/3451
牛奶藤 3/18/1741
牛舌实 3/19/1755
牛鱼 5/44/3133
牛虱 4/40/2941
牛扁 3/17/1584
牛脂芳 3/21/1848

牛黄 5/50/3500
牛领藤 3/18/1741
牛鼻牵 4/38/2848
牛膝 2/16/1322
牛齝草 3/21/1830
毛茛 3/17/1583
毛蓼 2/16/1417
升麻 2/13/1002
长石 1/9/676
长松 2/12/896
爪甲 5/52/3655
父陛根 3/21/1836
月支牛 5/51/3537
月季花 3/18/1638
月经衣 4/38/2819
月经衣 5/52/3675
月桂 4/34/2497
风延莓 3/18/1739
风驴肚内虫 4/42/3027
风狸 5/51/3587
丹鱼 5/44/3122
丹参 2/12/950
丹砂 1/9/632
丹桎木皮 4/34/2485
丹戬 4/41/2975
乌木 4/35/2649
乌古瓦 1/7/536
乌头 3/17/1522
乌芋 4/33/2460
乌药 4/34/2518
乌鸦 5/49/3359
乌韭 3/21/1822
乌柏木 4/35/2655
乌贼鱼 5/44/3145
乌爹泥 1/7/530
乌蛇 4/43/3066
乌银 1/8/560
乌薮莓 3/18/1716
凤仙 3/17/1563
凤凰 5/49/3368
六畜毛蹄甲 5/50/3508
六畜心 5/50/3509
文石 3/21/1834
文光果 4/31/2376
文蛤 5/46/3217
文鳐鱼 5/44/3151
方民 5/52/3692
方解石 1/9/677
火针 1/6/506
火药 2/11/853
火炭母草 2/16/1418
火珠 1/6/506

火珠 1/8/618
火鼠 5/51/3614
户限下土 1/7/521
孔公孽 1/9/702
孔雀 5/49/3369
巴旦杏 4/29/2232
巴朱 3/21/1834
巴豆 4/35/2657
巴戟天 2/12/935
巴棘 2/12/937
双头莲 3/21/1848
双头鹿 5/51/3571

五画

玉 1/8/605
玉井水 1/5/486
玉火石 1/9/674
玉英 1/8/611
玉柏 3/21/1826
玉蜀黍 3/23/1909
玉簪 3/17/1562
巧妇鸟 5/48/3329
甘土 1/7/515
甘松香 2/14/1086
甘草 2/12/859
甘剑子 4/33/2464
甘家白药 3/18/1691
甘锅 1/7/535
甘遂 3/17/1470
甘蓝 2/16/1411
甘蔗 4/33/2437
甘蕉 2/15/1288
甘薯 3/27/2156
甘藤 3/18/1730
甘露 1/5/473
甘露蜜 1/5/474
甘露藤 3/18/1731
艾 2/15/1194
艾火 1/6/505
艾纳 3/21/1827
艾纳香 2/14/1142
古文钱 1/8/587
古厕木 4/37/2806
古砖 1/7/537
古度子 4/31/2376
古冢中水 1/5/489
古榇板 4/37/2806
古镜 1/8/585
节气水 1/5/484
节华 3/21/1832

术 2/12/916
札耳草 3/21/1847
可聚实 3/21/1833
石韦 3/20/1791
石中黄子 2/10/736
石见穿 3/21/1849
石长生 3/20/1794
石龙子 4/43/3045
石龙刍 2/15/1302
石龙芮 3/17/1581
石瓜 4/35/2669
石耳 3/28/2216
石芝 1/9/717
石灰 1/9/710
石帆 3/19/1785
石合草 3/18/1742
石决明 5/46/3212
石芸 3/21/1835
石苋 3/20/1795
石花 1/9/703
石花菜 3/28/2197
石肝 2/11/851
石床 1/9/703
石松 3/21/1827
石刺木 4/37/2794
石肾 2/11/852
石垂 3/20/1795
石肺 2/11/851
石荆 4/36/2750
石荠苧 2/14/1181
石胡荽 3/20/1799
石南 4/36/2741
石药 2/11/823
石面 1/9/714
石炭 1/9/708
石骨 1/9/704
石钟乳 1/9/696
石香薷 2/14/1159
石胆 2/10/744
石首鱼 5/44/3100
石蚕 2/10/774
石蚕 4/39/2902
石耆 2/11/852
石莼 3/28/2196
石逍遥 3/21/1839
石脑 1/9/705
石脑油 1/9/706
石流赤 2/11/834
石流青 2/11/835
石剧 3/21/1835
石砮 2/10/766
石蛇 2/10/773

石斛 3/20/1787
石斑鱼 5/44/3117
石硫黄 2/11/825
石脾 2/11/851
石蒜 2/13/1020
石蚴 5/46/3229
石鲅鱼 5/44/3117
石碱 1/7/547
石膏 1/9/668
石蜜 4/33/2441
石蕊 3/21/1817
石燕 2/10/771
石燕 5/48/3332
石蟹 2/10/772
石鳖 2/10/775
石髓 1/9/706
布 4/38/2816
布里草 3/21/1843
布针 1/8/603
龙 4/43/3033
龙手藤 3/18/1741
龙石膏 1/9/674
龙舌草 3/19/1755
龙荔 4/31/2349
龙须菜 3/28/2198
龙胆 2/13/1029
龙涎石 2/11/853
龙珠 2/16/1352
龙脑香 4/34/2539
龙常草 2/15/1303
龙眼 4/31/2347
龙葵 2/16/1349
东风菜 3/27/2111
东家鸡栖木 4/37/2806
东廧 3/23/1920
东壁土 1/7/518
占斯 4/37/2793
卢会 4/34/2548
卢精 3/21/1835
叶下红 3/21/1849
甲煎 5/46/3233
田中泥 1/7/530
田父 4/42/3002
田母草 3/21/1842
田麻 3/21/1842
田蠃 5/46/3233
由跋 3/17/1540
叩头虫 4/41/2981
四味果 4/33/2465
生瓜菜 3/27/2137
生姜 3/26/2075
生熟汤 1/5/492

代赭石 2/10/728
仙人杖 4/37/2804
仙人杖草 3/27/2134
仙人草 3/20/1806
仙人掌草 3/20/1807
仙茅 2/12/942
白及 2/12/960
白女肠 3/21/1836
白马骨 4/37/2808
白玉髓 1/8/610
白石华 2/11/852
白石英 1/8/623
白石脂 1/9/687
白龙须 3/20/1809
白头翁 2/12/958
白肌石 1/9/676
白羊石 2/10/763
白并 3/18/1664
白苣 3/27/2129
白芷 2/14/1069
白花菜 3/26/2103
白花蛇 4/43/3061
白花藤 3/18/1709
白芥 3/26/2061
白杨 4/35/2637
白豆 3/24/1953
白豆蔻 2/14/1099
白辛 3/21/1834
白附子 3/17/1531
白青 2/10/743
白英 3/18/1710
白茅 2/13/1023
白茅香 2/14/1139
白昌 3/19/1762
白鱼 5/44/3098
白兔藿 3/18/1708
白垩 1/7/514
白药子 3/18/1688
白背 3/21/1833
白蚁 4/40/2938
白蚁泥 1/7/526
白狮子石 2/11/854
白前 2/13/1042
白瓷器 1/7/535
白扇根 3/21/1836
白棘 4/36/2704
白筵草 3/21/1847
白鹇 5/48/3313
白缘子 4/33/2465
白蒿 2/15/1209
白微 2/13/1040
白蔹 3/18/1677

白鲜 2/13/1011
白鳝泥 1/7/528
瓜藤 3/18/1742
印纸 4/38/2830
冬瓜 3/28/2181
冬灰 1/7/546
冬青 4/36/2721
冬霜 1/5/475
鸟凤 5/49/3367
市门土 1/7/521
市门溺坑水 1/5/495
玄石 2/10/727
玄明粉 2/11/808
玄参 2/12/945
玄黄石 2/10/731
玄精石 2/11/798
兰草 2/14/1148
半天河 1/5/477
半边莲 2/16/1435
半夏 3/17/1542
头巾 4/38/2821
头垢 5/52/3652
让实 3/21/1832
必似勒 2/15/1264
必思苔 4/33/2464
必栗香 4/34/2522
奴会子 3/18/1688
奴柘 4/36/2684
奴哥撒儿 3/21/1850
皮巾子 4/38/2822
皮靴 4/38/2824
皮腰袋 4/38/2822
发髮 5/52/3647
对庐 2/15/1192
丝瓜 3/28/2189

六画

戎盐 2/11/790
吉丁虫 4/41/2980
吉利草 2/13/1044
吉祥草 3/21/1837
执日天星上土 1/7/520
执日六癸上土 1/7/520
地龙藤 3/18/1741
地生羊 5/50/3429
地耳 3/28/2215
地衣草 3/21/1818
地防 4/42/3029
地芩 3/28/2213

地杨梅 2/16/1434
地茄子 3/21/1842
地肤 2/16/1367
地柏 3/21/1825
地骨皮 4/36/2732
地胆 4/40/2921
地浆 1/5/490
地黄 2/16/1311
地椒 4/32/2396
地筋 2/13/1027
地溲 1/9/707
地榆 2/12/947
地蜈蚣草 2/16/1435
地锦 3/18/1724
地锦 3/20/1804
耳塞 5/52/3654
芋 3/27/2149
芍药 2/14/1074
芒 2/13/1028
亚麻 3/22/1866
芝 3/28/2199
芎藭 2/14/1059
朴消 2/11/801
西瓜 4/33/2430
百丈青 3/18/1742
百舌 5/49/3354
百舌窠中土 1/7/524
百合 3/27/2157
百两金 3/21/1839
百草 3/21/1829
百草花 3/21/1830
百草霜 1/7/541
百药祖 3/21/1839
百脉根 2/12/940
百部 3/18/1662
百棱藤 3/18/1736
百蕊草 3/21/1822
灰药 4/42/3028
灰藿 3/27/2146
列当 2/12/910
死人枕席 4/38/2827
邪蒿 3/26/2086
毕澄茄 4/32/2400
师系 3/21/1835
光明盐 2/11/793
当归 2/14/1053
吐绶鸡 5/48/3312
虫白蜡 4/39/2873
曲 3/25/1983
曲节草 2/15/1229
同蒿 3/26/2085
吊 4/43/3038

肉苁蓉 2/12/908
肉豆蔻 2/14/1110
朱砂根 2/13/1045
朱砂银 1/8/562
朱鳖 5/45/3189
竹 4/37/2794
竹火 1/6/505
竹付 3/21/1835
竹鸡 5/48/3316
竹鱼 5/44/3096
竹虱 4/41/2985
竹笋 3/27/2163
竹黄 4/37/2803
竹蓐 3/28/2214
竹蜂 4/39/2868
竹篮 4/38/2847
竹鼯 5/51/3624
竹蠹虫 4/41/2953
伏牛花 4/36/2759
伏龙肝 1/7/531
伏鸡子根 3/18/1681
伏翼 5/48/3332
优殿 3/27/2149
延胡索 2/13/1012
仲思枣 4/29/2264
仰盆 3/18/1682
自经死绳 4/38/2827
自然灰 1/7/531
自然铜 1/8/564
血藤 3/18/1698
行夜 4/41/2978
会州白药 3/18/1691
合子草 3/18/1621
合玉石 1/8/611
合欢 4/35/2605
合明草 2/16/1367
合新木 4/37/2807
朵梯牙 2/11/853
犴 5/51/3527
凫 5/47/3264
冲洞根 3/18/1691
冰鼠 5/51/3614
庆 3/21/1836
刘寄奴草 2/15/1227
齐墩果 4/31/2380
衣鱼 4/41/2971
衣带 4/38/2820
产死妇人冢上草 3/21/1830
决明 2/16/1364
问荆 2/15/1302
羊 5/50/3427
羊不吃草 3/17/1570

羊茅 3/21/1850
羊实 3/21/1832
羊屎柴 2/15/1283
羊屎柴 3/21/1849
羊桃 3/18/1719
羊踯躅 3/17/1568
羊蹄 3/19/1751
并苦 3/21/1835
米秕 3/25/2013
灯火 1/6/507
灯心草 2/15/1304
灯花 1/6/509
灯盏 4/38/2840
灯盏油 4/38/2840
汗衫 4/38/2820
池德勒 3/26/2101
汤瓶内碱 2/11/850
守宫 4/43/3048
安石榴 4/30/2295
安息香 4/34/2535
祁婆藤 3/18/1742
那耆悉 4/37/2809
异草 3/21/1832
阳乌 5/47/3249
阳火 1/6/500
阳起石 2/10/721
阳燧 1/6/505
阴毛 5/52/3683
阴火 1/6/500
阴地厥 2/15/1214
阴命 3/17/1584
防己 3/18/1699
防风 2/13/993
防葵 3/17/1459
妇人月水 5/52/3675
红白莲花 4/33/2455
红曲 3/25/1986
红茂草 3/20/1794
红蓝花 2/15/1236
纤霞草 3/21/1848

七画

麦门冬 2/16/1329
麦饭石 2/10/768
远志 2/12/937
扶芳藤 3/18/1724
扶桑 4/36/2755
赤土 1/7/516
赤小豆 3/24/1943
赤车使者 2/14/1161

赤石脂 1/9/688
赤龙浴水 1/5/489
赤地利 3/18/1713
赤举 3/21/1834
赤翅蜂 4/39/2869
赤涅 3/21/1834
赤铜 1/8/562
赤楝蛇 4/43/3071
赤赫 3/21/1834
赤箭 2/12/912
折伤木 3/18/1739
孝子衫 4/38/2820
孝文韭 3/26/2026
芜荑 4/35/2645
芜荑酱 3/25/1994
芜菁 3/26/2063
芫花 3/17/1570
芫青 4/40/2918
芸薹 3/26/2051
芰实 4/33/2456
茺草 3/23/1922
苋 3/27/2119
芙树 4/37/2808
花乳石 2/10/761
芥 3/21/1837
芥 3/26/2057
芥心草 3/21/1843
苍耳蠹虫 4/41/2954
芡实 4/33/2458
严树酒 4/31/2369
苎麻 2/15/1252
芦 2/15/1284
芦火 1/6/505
芦蠹虫 4/41/2954
苏 2/14/1172
苏方木 4/35/2647
苏合香 4/34/2537
杜父鱼 5/44/3116
杜仲 4/35/2567
杜若 2/14/1090
杜茎山 3/17/1494
杜鹃 5/49/3365
杜衡 2/13/1034
杏 4/29/2223
杉 4/34/2484
杉鸡 5/48/3316
杉菌 3/28/2208
杓 4/38/2843
杓上砂 2/10/770
李 4/29/2220
杨栌 4/36/2741
杨梅 4/30/2318

杨摇子 4/33/2464
豆黄 3/25/1970
豆蔻 2/14/1096
豆腐 3/25/1971
两头蛇 4/43/3077
丽春草 2/15/1229
连枷关 4/38/2836
连翘 2/16/1396
卤咸 2/11/794
吴茱萸 4/32/2402
旷石 3/21/1835
吹火筒 4/38/2833
别羁 3/21/1831
针线袋 4/38/2837
牡丹 2/14/1079
牡荆 4/36/2743
牡桂 4/34/2486
牡蛎 5/46/3200
牡蒿 2/15/1215
乱发 5/52/3649
每始王木 3/18/1739
何首乌 3/18/1664
伯劳 5/49/3350
皂荚 4/35/2606
皂荚蕈 3/28/2208
皂荚蠹虫 4/41/2955
佛甲草 3/20/1797
佛掌花 3/21/1849
返魂香 4/34/2551
坐拿草 3/17/1566
谷精草 2/16/1431
含水藤 3/18/1731
含生草 3/21/1826
含春藤 3/18/1742
角落木皮 4/37/2808
角蒿 2/15/1211
迎春花 2/16/1359
饭 3/25/1973
饭箩 4/38/2845
系弥子 4/33/2465
床脚下土 1/7/522
辛夷 4/34/2500
兑草 3/21/1832
灶马 4/41/2979
沙虫 4/42/3023
沙虱 4/42/3023
沙参 2/12/886
沙棠果 4/31/2377
沙箬 3/19/1784
沙糖 4/33/2440
没药 4/34/2531
没离梨 4/31/2355

沉香 4/34/2502
良达 3/21/1835
诃黎勒 4/35/2623
补骨脂 2/14/1112
初生脐带 5/52/3690
社稷坛土 1/7/520
君迁子 4/30/2294
灵寿木 4/36/2769
灵床下鞋 4/38/2827
灵床上果子 4/33/2466
灵砂 1/9/655
灵雀 4/39/2854
灵猫 5/51/3579
尿坑泥 1/7/529
尿桶 4/38/2849
陆英 2/16/1399
阿井水 1/5/488
阿月浑子 4/30/2332
阿只儿 3/21/1850
阿芙蓉 3/23/1930
阿息儿 3/21/1850
阿胶 5/50/3494
阿勒勃 4/31/2376
阿魏 4/34/2545
陈家白药 3/18/1690
陈廪米 3/25/1972
附子 3/17/1499
陀得花 3/21/1839
忍冬 3/18/1727
鸡 5/48/3279
鸡肠草 3/27/2116
鸡冠 2/15/1235
鸡桐 4/35/2590
鸡翁藤 3/20/1808
鸡涅 3/21/1833
鸡脚草 3/21/1837
鸡窠草 3/21/1830
鸡坝 3/28/2211
纳鳖 5/45/3188
驳 5/51/3518
纸 4/38/2828
纺车弦 4/38/2835
驴 5/50/3481
驴尿泥 1/7/529

八画

环肠草 3/21/1847
青玉 1/8/611
青石脂 1/9/686
青田核 4/31/2369

青纸 4/38/2830
青鱼 5/44/3095
青蚨 4/40/2908
青琅玕 1/8/611
青葙 2/15/1232
青蒿 2/15/1205
青蒿蠹虫 4/41/2955
青鹄 5/49/3348
青腰虫 4/40/2938
青雌 3/21/1834
青精干石饵饭 3/25/1975
青黛 2/16/1409
担罗 5/46/3220
押不芦 3/17/1566
拨火杖 4/38/2832
茉莉 2/14/1136
苦瓜 3/28/2194
苦芙 2/15/1246
苦芥子 3/21/1843
苦茄 3/28/2174
苦枣 4/29/2264
苦参 2/13/1006
苦草 3/19/1768
苦荞麦 3/22/1889
苦菜 3/27/2127
苦瓠 3/28/2177
苜蓿 3/27/2118
英鸡 5/48/3317
英草华 3/21/1832
茼麻 2/15/1255
苟印 4/43/3078
茆质汗 3/21/1844
茄 3/28/2170
茅香 2/14/1138
茅膏菜 3/27/2149
枎栘 4/35/2639
林檎 4/30/2287
枇杷 4/30/2316
松 4/34/2476
松石 1/9/684
松杨 4/35/2640
松萝 4/37/2791
枫柳 4/37/2792
枫香脂 4/34/2522
刺虎 3/21/1839
刺蜜 4/33/2442
枣 4/29/2257
枣猫 4/40/2914
枣蠹虫 4/41/2953
雨水 1/5/471
雨虎 4/39/2902
卖子木 4/36/2765

郁李 4/36/2714
郁金 2/14/1118
郁金香 2/14/1137
矾石 2/11/835
厕筹 4/37/2806
厕筹 4/38/2849
豕 5/50/3390
鸢尾 3/17/1561
齿垩 5/52/3680
虎 5/51/3517
虎耳草 3/20/1798
虎杖 2/16/1420
虎掌 3/17/1533
果然 5/51/3637
昆布 3/19/1782
明水 1/5/474
罗晃子 4/33/2464
罗勒 3/26/2101
罗望子 4/31/2377
败天公 4/38/2823
败石 3/21/1835
败笔 5/51/3605
败船茹 4/38/2842
败鼓皮 5/50/3507
败酱 2/16/1357
败瓢 3/28/2180
罔两 5/51/3642
钓樟 4/34/2518
钓藤 3/18/1707
钗子股 2/13/1044
知母 2/12/905
知杖 3/21/1835
牦牛 5/51/3538
委蛇 2/12/905
使君子 3/18/1611
侧子 3/17/1521
帛 4/38/2816
质汗 4/34/2535
金 1/8/553
金牙石 2/10/763
金石 2/10/757
金丝草 2/13/1048
金刚石 2/10/764
金龟子 4/41/2980
金茎 3/21/1833
金鱼 5/44/3122
金星石 2/10/756
金星草 3/20/1792
金疮小草 3/20/1806
金蚕 4/42/3027
金盏草 2/16/1376
金蛇 4/43/3068

金棱藤 3/18/1742
金樱子 4/36/2712
金橘 4/30/2314
乳汁 5/52/3672
乳穴水 1/5/486
乳虫 4/41/2949
乳香 4/34/2526
乳腐 5/50/3493
肥皂荚 4/35/2618
鱼子 5/44/3163
鱼师 5/44/3152
鱼网 4/38/2847
鱼虎 5/44/3152
鱼狗 5/47/3274
鱼脂 5/44/3162
鱼笱 4/38/2847
鱼鲊 5/44/3162
鱼鲙 5/44/3161
鱼鱿 5/44/3163
鱼鳞 5/44/3163
兔 5/51/3600
兔肝草 3/21/1837
兔枣 3/21/1833
狐 5/51/3589
狗 5/50/3417
狗舌草 2/16/1385
狗尾草 2/16/1393
狗宝 5/50/3503
狗脊 2/12/930
狗蝇 4/40/2940
狒狒 5/51/3640
饴糖 3/25/1990
庞降 4/40/2909
底野迦 5/50/3505
疟龟 5/45/3180
放杖木 4/36/2768
卷柏 3/21/1824
炊单布 4/38/2846
炉甘石 1/9/690
河边木 4/37/2807
河砂 2/10/770
河豚 5/44/3139
河煎 3/21/1835
波罗蜜 4/31/2374
泽兰 2/14/1152
泽泻 3/19/1747
泽漆 3/17/1468
治鸟 5/49/3383
学木核 4/37/2807
宝石 1/8/616
宜南草 3/21/1838
空青 2/10/736

帘箔 4/38/2839
郎君子 5/46/3241
建水草 3/21/1839
鸬鸠 5/49/3349
屈草 3/21/1831
孟娘菜 3/27/2149
降真香 4/34/2514
姑活 3/21/1831
姑获鸟 5/49/3383
虱建草 3/17/1585
参果根 3/17/1498
线香 2/14/1142
练鹊 5/49/3355
细辛 2/13/1031
终石 2/11/852
驼 5/50/3488
驼鸟 5/49/3371
贯众 2/12/932

九画

春牛土 1/7/520
珂 5/46/3228
玳瑁 5/45/3177
珊瑚 1/8/613
玻璃 1/8/616
封 5/51/3643
封石 2/11/852
封华 3/21/1832
封羊 5/50/3429
垣衣 3/21/1818
城东腐木 4/37/2805
贲龟 5/45/3182
指甲花 2/14/1137
荆三棱 2/14/1123
茜草 3/18/1695
荚蓬 4/35/2602
荛花 3/17/1575
荜茇 2/14/1106
茈胡 2/13/987
草石蚕 3/27/2161
草豉 3/26/2105
草麻绳索 4/38/2848
草犀 2/13/1043
草蜘蛛 4/40/2927
草鞋 4/38/2826
茵芋 3/17/1579
茵陈蒿 2/15/1202
葩草 3/21/1832
荞麦 3/22/1886
茯苓 4/37/2774

荏 2/14/1176
荇菜 3/19/1775
茶蛀虫 4/41/2955
荟葱 3/26/2034
茗 4/32/2414
荠 3/27/2112
荠苧 2/14/1180
荠苨 2/12/888
茺蔚 2/15/1216
茳芒 2/16/1366
荨麻 3/17/1585
故木砧 4/38/2842
故炊帚 4/38/2846
故蓑衣 4/38/2823
故锯 1/8/603
荩草 2/16/1425
胡卢巴 2/15/1258
胡瓜 3/28/2188
胡羊 5/50/3429
胡面莽 2/16/1322
胡荽 3/26/2087
胡桐泪 4/34/2549
胡桃 4/30/2325
胡堇草 3/21/1844
胡黄连 2/13/977
胡萝卜 3/26/2090
胡麻 3/22/1854
胡葱 3/26/2035
胡椒 4/32/2397
胡颓子 4/36/2710
胡燕窠土 1/7/523
荔枝 4/31/2343
荔枝草 3/21/1846
南瓜 3/28/2186
南烛 4/36/2726
南藤 3/18/1734
荭草 2/16/1415
药王草 3/21/1838
药实根 3/18/1688
柰 4/30/2285
柑 4/30/2308
柯树 4/35/2655
柘 4/36/2682
柘蠹虫 4/41/2952
相乌 2/14/1156
相思子 4/35/2666
柚 4/30/2311
枳 4/36/2690
枳椇 4/31/2382
柞木 4/36/2763
柏 4/34/2470
栀子 4/36/2697

枸杞 4/36/2732
枸杞虫 4/39/2905
枸骨 4/36/2722
枸橘 4/36/2696
枸橼 4/30/2313
栅木皮 4/37/2808
柳 4/35/2629
柳寄生 4/37/2793
柳蠹虫 4/41/2951
柱下土 1/7/522
柿 4/30/2288
柽柳 4/35/2634
树孔中草 3/21/1830
树头酒 4/31/2369
咸平树 4/32/2412
咸草 4/32/2412
威灵仙 3/18/1691
研朱石锤 4/38/2840
研药 4/34/2522
厚朴 4/35/2563
砒石 2/10/752
砂挼子 4/42/3025
砂锅 1/7/535
砭石 2/10/765
牵牛子 3/18/1623
鸥 5/47/3270
韭 3/26/2019
省藤 3/18/1737
昨叶何草 3/21/1820
毗梨勒 4/31/2354
虾 5/44/3154
虾蟆 4/42/2995
蚁 4/40/2937
蚁垤土 1/7/526
思蓂子 2/15/1235
炭火 1/6/504
骨碎补 3/20/1789
骨路支 3/18/1635
钢铁 1/8/594
钥匙 1/8/604
钩吻 3/17/1588
钩栗 4/30/2334
毡 5/50/3508
毡屉 4/38/2823
香附子 2/14/1126
香炉灰 1/7/545
香蒲 3/19/1762
香薷 3/28/2209
香薷 2/14/1156
秋石 5/52/3667
笃耨香 4/34/2539
促织 4/41/2979

鬼车鸟 5/49/3384
鬼臼 3/17/1554
鬼针草 2/16/1437
鬼皂荚 4/35/2617
鬼齿 4/37/2804
鬼屎 1/7/525
鬼笔 3/28/2214
鬼盖 3/28/2213
鬼弹 4/42/3022
鬼督邮 2/13/1037
鬼膊藤 3/18/1741
禹余粮 2/10/731
侯骚子 4/33/2465
食茱萸 4/32/2409
食盐 2/11/781
食蛇鼠 5/51/3629
鸽鸡 5/47/3248
胆八香 4/34/2539
胞衣水 5/52/3689
鸨 5/47/3259
狨 5/51/3635
狮 5/51/3516
独 5/51/3636
独用将军 2/16/1438
独用藤 3/18/1742
独足鸟 5/49/3384
独活 2/13/997
独脚仙 3/21/1845
独脚蜂 4/39/2870
狡兔 5/51/3527
亭部中土 1/7/520
疥拍腹 3/21/1836
帝休 4/37/2809
姜石 2/10/767
姜黄 2/14/1116
类鼻 2/15/1283
籼 3/22/1899
迷迭香 2/14/1141
前胡 2/13/992
酋耳 5/51/3518
柒紫 3/21/1834
洗儿汤 1/5/496
洗手足水 1/5/496
洮羊 5/50/3429
津符子 4/33/2464
突厥白 3/18/1691
突厥雀 5/48/3323
扁青 2/10/742
扁前 4/41/2984
神水 1/5/477
神丹 2/11/854
神曲 3/25/1985

神后土 1/7/520
神护草 3/21/1831
神针火 1/6/506
鸩 5/49/3382
鸩鸟浆 3/21/1837
屋内壖下虫尘土 1/7/526
屋游 3/21/1819
屋漏水 1/5/478
陟厘 3/21/1814
枲耳 2/15/1269
蚤休 3/17/1552
柔鱼 5/44/3146
结杀 4/34/2539
络石 3/18/1720

十画

耕香 2/14/1141
秦艽 2/13/985
秦皮 4/35/2602
秦吉了 5/49/3367
秦龟 5/45/3174
秦荻藜 3/27/2148
秦椒 4/32/2386
珠鳖 5/45/3189
素馨 2/14/1137
蚕 4/39/2890
蚕豆 3/24/1956
蚕茧草 3/21/1848
蚕茵草 2/16/1420
载 3/21/1836
盐龙 4/43/3053
盐药 2/11/801
盐胆水 1/5/487
盐麸子 4/32/2411
都念子 4/31/2379
都咸子 4/31/2380
都桷子 4/31/2378
都管草 2/13/1001
热汤 1/5/490
壶卢 3/28/2174
莽草 3/17/1577
莱菔 3/26/2069
莲藕 4/33/2443
莳萝 3/26/2100
莴苣 3/27/2130
莸 2/16/1423
荻皮 4/37/2808
莘草 3/21/1832
茼子 4/33/2466
恶实 2/15/1264

莎草 2/14/1126
莨菪 3/17/1476
真珠 5/46/3209
莼 3/19/1777
桂 4/34/2486
桂蠹虫 4/41/2952
桔梗 2/12/891
桄榔子 4/31/2372
桐 4/35/2582
桐油伞纸 4/38/2830
栝楼 3/18/1639
桦木 4/35/2650
桃 4/29/2239
桃朱术 2/15/1234
桃花石 1/9/690
桃符 4/38/2831
桃寄生 4/37/2793
桃橛 4/38/2832
桃蠹虫 4/41/2951
栒核 4/37/2807
格注草 3/17/1586
椑子 4/33/2465
索千 3/21/1835
豇豆 3/24/1957
栗 4/29/2253
夏台 2/15/1201
夏冰 1/5/476
夏枯草 2/15/1225
原蚕 4/39/2898
烈节 3/18/1735
鸬鹚 5/47/3272
鸭脚青 3/21/1848
鸭跖草 2/16/1336
晕石 1/9/717
鸮 5/49/3380
蚌 5/46/3204
蚖 4/43/3076
蚋子 4/41/2984
蚬 5/46/3208
蚊子 4/41/2984
蚊母鸟 5/47/3275
铁 1/8/592
铁刀 1/8/603
铁甲 1/8/604
铁华粉 1/8/599
铁钉 1/8/604
铁杵 1/8/601
铁斧 1/8/602
铁线草 2/13/1047
铁秤锤 1/8/602
铁浆 1/8/601
铁铧 1/8/604

铁铳 1/8/602
铁犁镵尖 1/8/604
铁葛 3/18/1655
铁落 1/8/597
铁椎柄 4/38/2833
铁锁 1/8/604
铁锈 1/8/599
铁精 1/8/598
铁镞 1/8/603
铁爇 1/8/600
铅 1/8/568
铅丹 1/8/578
铅光石 2/11/853
铅霜 1/8/572
特生礜石 2/10/750
特蓬杀 2/11/825
秫 3/23/1916
秧鸡 5/48/3317
积雪草 2/14/1170
秘恶 3/21/1835
透山根 3/17/1587
透骨草 3/21/1846
倚待草 3/21/1837
倒挂藤 3/18/1708
俳蒲木 4/37/2807
射干 3/17/1558
皋芦 4/32/2420
息王藤 3/18/1741
徐长卿 2/13/1038
徐李 4/29/2223
徐黄 2/14/1068
殷孽 1/9/703
釜脐墨 1/7/540
豺 5/51/3596
豹 5/51/3524
鸱 5/49/3376
鸱鸺 5/49/3378
狸 5/51/3585
狼 5/51/3597
狼牙 3/17/1461
狼把草 2/16/1392
狼尾草 3/23/1919
狼毒 3/17/1456
狼跋子 3/18/1655
留军待 2/16/1438
鸳鸯 5/47/3266
栾华 4/35/2621
栾荆 4/36/2749
浆水 1/5/493
高良姜 2/14/1092
郭公刺 3/21/1849
病人衣 4/38/2820

离鬲草 3/20/1806
离楼草 3/21/1831
唐夷 3/21/1835
瓷瓯中白灰 1/7/545
瓶香 2/14/1141
拳参 2/13/1047
粉锡 1/8/573
粉霜 1/9/651
益奶草 2/14/1156
益决草 3/21/1832
益符 4/42/3029
益智子 2/14/1104
烧尸场上土 1/7/522
烧酒 3/25/2009
烛烬 1/6/509
烟药 2/11/854
烟胶 1/7/538
酒 3/25/1998
酒杯藤子 4/33/2465
消石 2/11/810
海马 5/44/3155
海牛 5/51/3537
海月 5/46/3239
海芋 3/17/1586
海红 4/30/2273
海红豆 4/35/2666
海松子 4/31/2359
海金沙 2/16/1432
海带 3/19/1782
海虾 5/44/3155
海姜 3/17/1584
海蚕 4/39/2904
海桐 4/35/2588
海根 2/16/1417
海梧子 4/33/2464
海豚鱼 5/44/3141
海蛤 5/46/3214
海蛇 5/44/3152
海蕴 3/19/1781
海鹞鱼 5/44/3150
海燕 5/46/3240
海镜 5/46/3240
海獭 5/51/3610
海藻 3/19/1780
海鳗鲡 5/44/3127
海赢 5/46/3231
浮石 1/9/715
浮烂罗勒 4/35/2567
流水 1/5/478
流黄香 2/11/835
浸蓝水 1/5/495
诸朽骨 5/50/3506

诸血 5/50/3506
诸蛇 4/43/3079
冢上土 1/7/523
屐屉鼻绳 4/38/2826
陵石 2/11/852
陕华 3/21/1832
通草 3/18/1702
通脱木 3/18/1705
能鳖 5/45/3188
难火兰 3/18/1599
预知子 3/18/1621
桑 4/36/2673
桑上寄生 4/37/2789
桑花 3/21/1827
桑茎实 3/21/1832
桑根下土 1/7/523
桑柴火 1/6/503
桑扈 5/49/3350
桑螵蛸 4/39/2885
桑蠹虫 4/41/2950
绢 4/38/2815

十一画

舂杵头细糠 3/25/2014
理石 1/9/675
琉璃 1/8/618
剌 3/25/1978
排草香 2/14/1140
捶胡根 2/16/1335
接骨木 4/36/2768
菜菜 3/27/2110
菝葜 3/18/1672
菥蓂 3/27/2113
菘 3/26/2054
堇 3/26/2093
勒鱼 5/44/3102
黄土 1/7/516
黄大豆 3/24/1942
黄石华 2/11/852
黄石脂 1/9/686
黄白支 3/21/1836
黄瓜菜 3/27/2137
黄皮果 4/33/2465
黄虫 4/42/3029
黄羊 5/50/3451
黄护草 3/21/1831
黄花了 3/21/1839
黄花蒿 2/15/1208
黄芩 2/13/979

黄杨木 4/36/2764
黄连 2/13/967
黄环 3/18/1655
黄矾 2/11/849
黄明胶 5/50/3498
黄药子 3/18/1685
黄栌 4/35/2562
黄耆 2/12/866
黄秋 3/21/1834
黄屑 4/37/2808
黄银 1/8/560
黄蒸 3/25/1982
黄蜀葵 2/16/1347
黄鼠 5/51/3626
黄颔蛇 4/43/3071
黄腰 5/51/3518
黄精 2/12/897
黄寮郎 3/21/1839
黄鲷鱼 5/44/3118
黄辩 3/21/1834
黄颡鱼 5/44/3138
黄藤 3/18/1708
菖蒲 3/19/1756
萝摩 3/18/1712
萎蕤 2/12/901
萆薢 3/18/1670
菟丝子 3/18/1596
菟葵 2/16/1346
菊 2/15/1185
菩萨石 1/8/628
菩萨草 3/17/1542
萍蓬草 3/19/1774
菠萝 3/27/2108
萤火 4/41/2969
营实 3/18/1635
乾陀木皮 4/37/2808
菰 3/19/1766
菰米 3/23/1920
梗鸡 4/42/3029
梧桐 4/35/2585
梅 4/29/2232
梓 4/35/2578
梳篦 4/38/2836
梫木 4/36/2726
梭头 4/38/2835
救月杖 4/38/2832
救赦人者 3/21/1836
豉虫 4/42/3024
硇砂 2/11/817
雪蚕 4/39/2904
雀 5/48/3323
雀麦 3/22/1885

雀医草 3/21/1831
雀瓮 4/39/2888
雀梅 3/21/1833
雀翘 2/16/1411
常山 3/17/1489
常吏之生 3/21/1836
常春藤 3/18/1725
眼泪 5/52/3681
悬石 2/11/801
悬钩子 3/18/1608
野女 5/51/3639
野马 5/51/3539
野芋 3/27/2152
野芗草 3/21/1848
野菊 2/15/1189
野猪 5/51/3539
野猪尾 3/18/1742
曼陀罗花 3/17/1566
曼游藤 3/18/1741
啄木鸟 5/49/3356
啮铁 5/51/3527
蛆 4/40/2938
蚰蜒 4/42/3009
蚺蛇 4/43/3057
蛊虫 4/42/3027
蚱蝉 4/41/2956
蚯蚓 4/42/3010
蚯蚓泥 1/7/526
蛇舌 3/19/1755
蛇含 2/16/1388
蛇角 4/43/3078
蛇床 2/14/1064
蛇鱼草 3/21/1847
蛇莓草 2/16/1420
蛇莓 3/18/1610
蛇黄 2/10/775
蛇眼草 3/21/1847
蛇婆 4/43/3071
蛇蜕 4/43/3054
蛏 5/46/3220
唼腊虫 4/42/3028
崖椒 4/32/2395
崖棕 3/20/1808
铜青 1/8/566
铜矿石 1/8/566
铜弩牙 1/8/590
铜盆 1/8/591
铜壶滴漏水 1/5/494
铜钻锏 1/8/591
铜秤锤 1/8/591
铜匙柄 1/8/591
铜鼓草 3/21/1847

铳楔 4/38/2833
银 1/8/557
银朱 1/9/653
银杏 4/30/2322
银星石 2/10/756
银蛇 4/43/3068
银膏 1/8/561
甜瓜 4/33/2424
甜藤 3/18/1731
梨 4/30/2267
稆豆 3/24/1954
笾箕柴 3/21/1849
兜木香 4/34/2551
兜纳香 2/14/1142
假苏 2/14/1162
猕猴 5/51/3638
船底苔 3/21/1816
船虹 3/21/1836
舵菜 3/28/2212
鸽 5/48/3320
象 5/51/3527
猪牙石 2/11/853
猪苓 4/37/2785
猪蓝子 3/21/1848
猪腰子 4/35/2668
猪窠草 3/21/1830
猪槽上垢土 1/7/528
猪槽中水 1/5/495
猫 5/51/3580
猕猴 5/51/3633
猕猴桃 4/33/2436
鲇鱼 5/44/3092
麻伯 2/14/1156
麻黄 2/15/1294
麻鞋 4/38/2824
庵罗果 4/30/2284
庵摩勒 4/31/2352
庵茴 2/15/1190
鸡鹊 5/47/3268
鹿 5/51/3552
鹿角菜 3/28/2197
鹿良 3/21/1833
鹿药 2/12/905
鹿梨 4/30/2271
鹿蹄草 2/16/1357
鹿藿 3/27/2145
章鱼 5/44/3150
商陆 3/17/1453
旋目 5/47/3269
旋花 3/18/1630
旋龟 5/45/3180
旋覆花 2/15/1230

断罐草 3/21/1837
剪刀股 1/8/603
剪春罗 2/16/1375
剪草 3/18/1698
清风藤 3/18/1735
清明日戌上土 1/7/520
淋石 5/52/3671
渠搜 5/51/3518
淮木 4/37/2805
淫羊藿 2/12/940
淡竹叶 2/16/1335
淡菜 5/46/3230
婆罗得 4/35/2627
婆娑石 2/10/758
梁上尘 1/7/543
寄居虫 5/46/3239
密陀僧 1/8/582
密蒙花 4/36/2760
裈裆 4/38/2819
弹丸土 1/7/531
隈支 4/33/2466
隐鼠 5/51/3622
骐驎竭 4/34/2532
续断 2/15/1243
续随子 3/17/1474
绵 4/38/2818
缤木 4/35/2651
绿毛龟 5/45/3179
绿豆 3/24/1949
绿青 2/10/740
绿矾 2/11/845
绿肤青 2/10/743
绿盐 2/11/800

十二画

琥珀 4/37/2782
斑鸠 5/49/3347
斑珠藤 3/18/1741
斑蝥 4/40/2914
鼋 5/45/3189
款冬花 2/16/1360
越王余箕 3/19/1784
越瓜 3/28/2187
越砥 2/10/766
博落回 3/17/1488
彭侯 5/51/3643
握雪礜石 2/10/751
葫 3/26/2044
葛 3/18/1651

葛上亭长 4/40/2919
葛花菜 3/28/2210
葎草 3/18/1717
葡萄 4/33/2432
葡萄酒 3/25/2010
葱 3/26/2026
葶苈 2/16/1377
茼茹 3/17/1462
落葵 3/27/2138
落雁木 3/18/1738
萱草 2/16/1333
萹蓄 2/16/1424
葵 2/16/1337
楮 4/36/2684
椰子 4/31/2367
椑柿 4/30/2293
棕榈 4/35/2652
椽子 4/31/2377
粟 3/23/1913
酢浆草 3/20/1802
酥 5/50/3491
雁 5/47/3256
雁来红 2/15/1234
雄黄 1/9/657
雄黄虫 4/39/2872
翘摇 3/27/2144
辈羊 5/50/3429
紫贝 5/46/3228
紫石华 2/11/852
紫石英 1/8/626
紫衣 3/21/1821
紫花地丁 2/16/1436
紫佳石 2/11/852
紫金牛 2/13/1046
紫金藤 3/18/1733
紫参 2/12/952
紫荆 4/36/2750
紫草 2/12/955
紫背金盘 3/20/1809
紫给 3/21/1834
紫堇 3/26/2094
紫菜 3/28/2195
紫菀 2/16/1326
紫葳 3/18/1632
紫葛 3/18/1715
紫蓝 3/21/1834
紫钟 4/39/2874
紫藤 3/18/1738
凿柄木 4/38/2833
棠梨 4/30/2272
景天 3/20/1795
蛙 4/42/2997

蛱蝶 4/40/2909
蛔虫 4/42/3025
蛞蝓 4/42/3019
蛤蚧 4/43/3051
蛤蜊 5/46/3218
蛴螬 4/41/2946
蛟龙 4/43/3039
黑石华 2/11/852
黑石脂 1/9/686
锁阳 2/12/911
锅盖 4/38/2845
鹄 5/47/3258
鹅 5/47/3253
鹅抱 3/18/1681
鹅项草 3/21/1847
黍 3/23/1904
鹅鸶 5/47/3249
筋子根 3/21/1838
蛗螽 4/41/2979
番木鳖 3/18/1616
番红花 2/15/1239
貂鼠 5/51/3625
腊雪 1/5/475
腭 3/21/1836
腆颗虫 4/41/2981
鲂鱼 5/44/3112
猩猩 5/51/3638
猬 5/51/3629
猾 5/51/3612
然石 1/9/709
粪坑底泥 1/7/529
粪蓝 3/21/1834
道中热土 1/7/521
遂石 2/11/852
遂阳木 4/37/2807
曾青 2/10/739
鹈鹕 5/47/3251
温汤 1/5/486
温藤 3/18/1742
滑石 1/9/678
溲疏 4/36/2740
寒号虫 5/48/3338
寒具 3/25/1980
富家土 1/7/520
犀 5/51/3531
犀洛 3/21/1833
粥 3/25/1976
隔山消 3/21/1849
媚蝶 4/41/2981
缘桑蠃 4/42/3020

十三画

瑞香 2/14/1135
摄龟 5/45/3181
蒜 3/26/2040
蓍 2/15/1192
鹊 5/49/3362
蓝 2/16/1403
蓝蛇 4/43/3077
蓝淀 2/16/1408
蓝藤 3/18/1742
墓头回 3/21/1850
蒴草 3/23/1923
蓖麻 3/17/1483
蒯草 3/23/1920
蓬草子 3/23/1921
蓬砂 2/11/823
蓬莪茂 2/14/1120
蓬蘖 3/18/1603
蒿雀 5/48/3328
蒺藜 2/16/1426
蒟蒻 3/17/1540
蒟酱 2/14/1108
蒴藋 2/16/1401
蒲公英 3/27/2135
蒲席 4/38/2837
蒲扇 4/38/2837
蒲黄 3/19/1762
蒙颂 5/51/3638
蒸饼 3/25/1981
蒸笼 4/38/2845
莎木面 4/31/2373
椿 4/35/2569
楠 4/34/2515
楂子 4/30/2279
楝 4/35/2590
槲桐 4/35/2588
榲桲 4/30/2280
楸 4/35/2580
槐 4/35/2594
榆 4/35/2641
榆仁酱 3/25/1993
楤木 4/36/2770
楤担尖 4/38/2836
榈木 4/35/2651
榉 4/35/2627
酪 5/50/3490
蜃 4/43/3040
碎米柴 3/21/1849
雷丸 4/37/2787

雷墨 2/10/778
零余子 3/27/2156
零陵香 2/14/1145
雹 1/5/476
虞 5/51/3634
睡菜 3/28/2198
路石 3/21/1834
蜈蚣 4/42/3002
蜗牛 4/42/3015
蜗蠃 5/46/3237
蜉蝣 4/41/2961
蜂蜜 4/39/2853
蜣螂 4/41/2960
蜣螂转丸 1/7/525
蜀羊泉 2/16/1356
蜀胡烂 3/26/2101
蜀格 3/28/2215
蜀葵 2/16/1342
蜀椒 4/32/2388
蜀黍 3/23/1908
蜀漆 3/17/1489
骂 5/49/3356
锡 1/8/584
锡吝脂 1/8/561
锦 4/38/2815
锦地罗 2/13/1046
雉 5/48/3308
稗 3/23/1918
穄子 3/23/1917
鼠 5/51/3613
鼠曲草 2/16/1362
鼠妇 4/41/2973
鼠李 4/36/2716
鼠尾草 2/16/1391
鼠姑 2/14/1082
鼠藤 3/18/1731
鼠壤土 1/7/525
催风使 3/21/1839
魁蛤 5/46/3223
貉 5/51/3593
腽肭兽 5/51/3610
詹糖香 4/34/2538
鲈鱼 5/44/3113
鲊答 5/50/3503
鲍鱼 5/44/3157
猿 5/51/3635
解毒子 3/18/1687
酱 3/25/1992
鹑 5/48/3317
盧药 3/21/1838
廉姜 2/14/1089
麂 5/51/3572

麂目	4/31/2378
新雉木	4/37/2807
粳	3/22/1896
粮罂中水	1/5/489
数低	3/26/2101
慈乌	5/49/3359
慈石	2/10/723
慈母枝叶	4/37/2808
慈姑	4/33/2462
满江红	3/21/1849
满阴实	3/21/1833
溪狗	4/42/3001
溪鬼虫	4/42/3021
溺白垩	5/52/3666
粱	3/23/1910
鲎鱼	5/45/3195
鹈鹳	5/47/3248
辟虺雷	2/13/1045
缚猪绳	4/38/2848

十四画

碧石青	2/10/744
碧海水	1/5/487
碧霞石	2/11/853
墙蘼	3/18/1635
嘉鱼	5/44/3104
蔓荆	4/36/2748
蔓椒	4/32/2395
蘡薁	4/33/2434
蔰草	3/19/1751
蔊菜	3/26/2103
蓼	2/16/1412
蓼荞	3/26/2040
蓼螺	5/46/3238
榛	4/30/2331
榧实	4/31/2356
榼藤子	3/18/1620
槟榔	4/31/2361
槲梅	4/29/2239
槲榆	4/35/2645
槠子	4/30/2333
榠楂	4/30/2280
酸角	4/32/2412
酸枣	4/36/2702
酸草	3/20/1804
酸恶	3/19/1750
酸笋	3/27/2166
酸浆	2/16/1353
酸模	3/19/1754

硬石 1/8/618
豨莶 2/15/1279
蜚厉 4/42/3029
蜚虻 4/41/2983
蜚蠊 4/41/2977
翡翠 5/47/3275
雌黄 1/9/665
鹖鸡 5/48/3313
蜻蛉 4/40/2910
蜡梅 4/36/2758
蝇 4/40/2940
蜘蛛 4/40/2922
蜘蛛香 2/14/1069
蝉花 4/41/2960
鹦 5/49/3375
鹦龟 5/45/3180
罴 5/51/3544
罂子桐 4/35/2587
罂子粟 3/23/1927
鹘嘲 5/49/3364
锺馗 4/38/2831
锻灶灰 1/7/545
熏陆香 4/34/2526
箸 4/38/2843
箬 2/15/1283
箘桂 4/34/2495
鲥鱼 5/44/3134
鲩残鱼 5/44/3119
鲩鱼 5/44/3133
鲚鱼 5/44/3102
鲛鱼 5/44/3143
鲟鱼 5/44/3132
獐 5/51/3573
豪猪 5/51/3541
腐婢 3/24/1948
韶子 4/31/2381
粽 3/25/1980
弊帚 4/38/2846
漆 4/35/2575
漆器 4/38/2839
漏卢 2/15/1247
漏篮子 3/17/1522
寡妇床头尘土 1/7/545
蜜香 4/34/2506
蜜栗子 1/9/695
蜜蜂 4/39/2860
蜜蜡 4/39/2857
熊 5/51/3543
鹜 5/47/3260
骡 5/50/3487
缩砂蜜 2/14/1101

十五画

犛牛	5/51/3536
撒八儿	5/45/3178
撮石合草	3/21/1845
赭魁	3/18/1679
藒车香	2/14/1141
鞋底下土	1/7/522
蕨	3/27/2141
蕤核	4/36/2706
蕺	3/27/2139
樗	4/35/2569
樗鸡	4/40/2911
樱桃	4/30/2320
橡实	4/30/2334
槲实	4/30/2337
樟	4/34/2516
樟脑	4/34/2544
橄榄	4/31/2349
豌豆	3/24/1954
醋	3/25/1994
醋林子	4/32/2413
醉鱼草	3/17/1576
震肉	5/50/3507
震烧木	4/37/2807
鹦	5/48/3319
蜮蝚	5/46/3207
蝎	4/40/2930
蝌斗	4/42/3000
蝮蛇	4/43/3073
蝼蛄	4/41/2967
幞头	4/38/2822
墨	1/7/538
墨头鱼	5/44/3101
镇宅大石	2/11/854
犖牛	5/51/3537
稷	3/23/1902
稻	3/22/1890
黎豆	3/24/1961
箭笴及镞	4/38/2834
德庆果	4/31/2380
膝头垢	5/52/3655
鲷鱼	5/44/3143
鲥鱼	5/44/3104
鲤鱼	5/44/3087
鲦鱼	5/44/3119
鲩鱼	5/44/3094
鲫鱼	5/44/3106
摩厨子	4/31/2380
齑水	1/5/493
羰羊	5/50/3429
潦水	1/5/472
鲨鱼	5/44/3115
鹤	5/47/3245

十六画

髭须	5/52/3682
燕	5/48/3330
燕齿	3/21/1833
燕脂	2/15/1240
燕蓐草	3/21/1830
薤	3/26/2036
蘋	3/19/1772
薯蕷	3/27/2152
薇	3/27/2143
薇衔	2/15/1223
薏苡	3/23/1923
蕹菜	3/27/2109
薄荷	2/14/1167
橹罟子	4/33/2464
橉木	4/35/2654
橙	4/30/2310
橘	4/30/2299
醍醐	5/50/3492
醍醐菜	3/27/2148
醒醉草	3/21/1850
墅	4/37/2785
錾菜	2/15/1222
鹦鹉	5/49/3366
酬齐	4/33/2443
鹚鸠	5/49/3352
鼋鼈鼋	5/45/3176
貒	5/51/3594
雕	5/49/3374
鲮鲤	4/43/3042
鲳鱼	5/44/3106
鲵鱼	5/44/3137
鲻鱼	5/44/3097
鹧鸪	5/48/3314
磨刀水	1/5/494
麇舌	3/19/1755
凝水石	2/11/795
糕	3/25/1979
鹜雉	5/48/3311
甑	4/38/2843
甑气水	1/5/494
燧火	1/6/503
壁虱	4/40/2941
壁钱	4/40/2928
缴脚布	4/38/2822

十七画

藿菌	3/28/2215
藕豆	3/24/1958
薰草	2/14/1145
藁本	2/14/1067
檐溜下泥	1/7/529
檀	4/35/2601
檀香	4/34/2512
檀桓	4/35/2561
螳螂	4/39/2885
螺厣草	3/20/1801
螺蛳泥	1/7/528
螲蟢	4/40/2929
繁缕	3/27/2115
鼢鼠壤土	1/7/526
魋	5/51/3544
爵床	2/14/1160
貘	5/51/3526
鳅鱼	5/44/3129
鳗鱼	5/44/3099
鲚鱼	5/44/3136
蜃虫	4/41/2975
麋	5/51/3566
糟	3/25/2011
檗木	4/35/2555
鹬	5/48/3320

十八画

藜	3/27/2147
藜芦	3/17/1495
藤黄	3/18/1740
鹨鹩	5/47/3250
覆盆子	3/18/1606
礞石	2/10/759
蹙鼠	5/51/3614
瞿麦	2/16/1370
鹭	5/47/3269
鹦鹉	5/47/3271
簟	4/38/2838
礜石	2/10/747
鼫鼠	5/51/3623
鼮鼠	5/51/3614
鼬鼠	5/51/3628
鼩鼠	5/51/3614
翻白草	3/27/2132
鬣鱼	5/44/3115
鲩鲺	5/44/3159
鹰	5/49/3372
癖石	5/52/3671
鸂鶒	5/47/3267
璧玉	1/8/611
鹳鹳	5/47/3265

十九画

藿香	2/14/1143	簸箕舌	4/38/2847
蘑菇蕈	3/28/2211	鰻鯽鱼	5/44/3124
藘蒿	2/15/1212	鳙鱼	5/44/3092
攀倒甑	2/16/1439	蟹	5/45/3191
蟾蜍	4/42/2989	鳖	5/45/3182
穬麦	3/22/1884	鸛雉	5/48/3310

二十画

蘘荷	2/15/1291	鳝鱼	5/44/3127
檖香	4/34/2522	鳞蛇	4/43/3060
醴泉	1/5/485	鳟鱼	5/44/3093
鼍龙	4/43/3040	鳐鱼	5/44/3121
鸝鼠	5/48/3337	獾	5/51/3595
鳜鱼	5/44/3114	灌草	3/21/1832

二十一画及以上

露水	1/5/472	鳡鱼	5/44/3099
露筋草	3/21/1845	鳢肠	2/16/1394
露蜂房	4/39/2864	鳢鱼	5/44/3122
霹雳砧	2/10/777	鳎鱼	5/44/3107
犩牛	5/51/3537	鳣鱼	5/44/3130

麝 5/51/3575
蠡实 2/15/1260
鸛 5/47/3246
蘗米 3/25/1988
蘼芜 2/14/1063
蘹香 3/26/2096
蘹香虫 4/39/2905
鼵鼠 5/51/3614
蠮螉 4/39/2870
鼹鼠 5/51/3621
鼷鼠 5/51/3628
鱱鼵 5/51/3614
玃 5/51/3634
鱵鱼 5/44/3120
鸚鵡 5/49/3353
蠵龟 5/45/3175
蠼螋 4/42/3009
麤羊 5/51/3547

中华经典藏书

论语

陈晓芬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藏书

论语

陈晓芬　译注

中华书局

前言

《论语》是一部主要记述孔子言行的著作，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纂集而成。《论语》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最基本最可靠的典籍，也是了解和研究儒学理论的重要文献。

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政治结构发生急剧变化，社会各阶层都处于动荡之中，原有的统治秩序和思想意识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形成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目睹动乱的现状，内心充满焦虑和忧患。他以西周的社会结构为政治蓝图，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思考政治，思考人生，提出一系列治国修身的主张，力图改变当前的局势。孔子积极参政，曾出仕鲁国，还周游列国，竭力说服当时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但由于不能顺应变革发展的形势，他屡屡受挫，难有成就。孔子也大力招收学生，讲学授道，尤其到晚年，更是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和文献整理工作，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注入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事业中。

《论语》就是以记录言谈举止的方式，真实表达了孔子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追求，以及关于人生、伦理、教育等多方面的主张，揭示出孔子思想的哲学内涵和逻辑依据，从而全面反映了由孔子开创的儒学理论体系的内容和构成方式。

诚然，随着一代代学人的演绎发展，儒学理论不仅越来越丰富，而且还发生着重要演变，但是，孔子的原创理论始终是儒学的主干，体现在《论语》中的思想特质也始终是儒学理论品貌的核心构成。历经漫长的封建时代，儒学作为社会主流思想，一方面在政治上产生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全面渗入各个领域，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发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稍加检视即可看到，经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传统认识，包括人格理想、社会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处世形态

等各个范畴，儒学的印痕无处不在，而且，其影响的深入程度，是难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述的。这说明，了解和研究儒学，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乎全面审视和把握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孔子曾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圣人，孔学相应地成为圭臬信条；孔子也曾被“五四”运动的浪潮所淹没，孔学遭到严厉抨击。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学的命运数次起落，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有时代背景的作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孔子思想的复杂构成。今天，当我们以改革开放的政策，大踏步地走向世界的时候，我们需要以更理性的态度，重新解读孔子思想，重新解读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抵排糟粕，张皇精华，坚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自豪地置身于世界之林。

无疑，儒学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孔子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理想的保守性，决定了他整个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在政治上，儒学几乎成为汉武帝以后每个皇帝的御用法宝，尤其经过后世儒者的理论发展，对于稳固封建统治的社会结构，儒学起到了其他任何学说无可取代的作用。从等序严明的社会结构，到相应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儒学构成一个自制度到思想的严密体系。政治状态必定影响到人格形态，孔子思想的成熟性，也体现为其理论自身的完备周全，他在提出政治理想的同时，还充分表述了与之一致的人格理想。认同等级秩序，约束自我以服从封建统治，成为孔子构建的人格理想的内核；合于中庸，本分内敛，则成为其人格形态的主要特征。这种人格类型的不足，已经被人们普遍认知。显然，在社会进入到现代化的今天，认清儒学的历史局限对我们发生的影响，是使我们更好地健全自我的重要一环。

然而，儒学的理论品格也闪烁着眩目的光彩。尤其是未羼入后儒思想的孔子原态理论，如果厘剔其特定的政治内涵和相关观念，那就有许多宝贵的要素，是我们应该珍惜并且传扬的。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是对人的认识，他从血缘亲情出发，认定人天然懂得爱，并认

定人能够以其知性，进而把爱延伸到相处的社会群体之中。这就是他大力倡导的仁爱。人正是在实施仁爱的过程中获得尊敬，并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孔子是把人格的尊严与社会群体的和谐相处作为一体加以认识的。孔子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社会特性，而且把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作为追求的目标，充分突现了人类质性的优越。

孔子的可贵，还在于把社会理想的追求与社会成员的自律结合起来，对于各个社会层面的个体都提出了严格的行为要求。他强调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自觉地担起社会责任，主张以小我服从社会大局，为安国安民而尽心尽力。他极力提倡通过学习来加强自我修养，使每个社会成员懂得处世规范，从内在素养到外在形表都透现出文明的光泽。可以看出，孔子的这些主张，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保障，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时代的限制。而他倡导的对父母须孝，对长者应尊等关系准则，实应视作符合人类共性的普遍道德规范，事实上也得到了现代社会的广泛认同。孔子坚持追求理想人格，把价值意义建立在崇高的美德之上，同时又把价值的追求作为精神的享受，使人生的意义在快乐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孔子热爱民族文化，满腔热忱地讴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并竭尽心力，为保存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孔子重视教育，重视对人的培养，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教学原则，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有效的传播。这一切共同构成了孔子思想，它对于当今社会的巨大的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论语》是博大精深的，虽然它呈现为零散的语录体形式，但孔子的思想脉络却贯通其中。从对现状的批判，到提出目标清晰的政治理想，从人类本质的思考，到人生行为规范的制定，从治政措施到文明教化，从求学态度到认识方式，再加上从思想主干上孳生出的各个分支，孔子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及孔子思想的完备结构，在《论语》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这就像奠定了坚固的基石，使得儒学有可能在后来的两千余年历史中，成为耸立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心的大厦。

《论语》又是浅近生动的。亲切的交谈口吻，具体的对话环境，还时有人物音容笑貌的记叙，这使得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绘声绘影地跃现于文字中。在《论语》中，孔子的思想与他的形象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不仅能读到孔子的理论，也读到了孔子的个性和孔子的人格。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昂的用世热情，执着的理想追求，组合成积极向上的人生精神，留给后人的是生命的无限活力，是人生的厚重意义，是效力于社会的价值追求。性格鲜明的孔子形象，使孔子理论产生出直观的效果。可以这么说，阅读《论语》，是思想的启悟，但也会获得文学的享受；阅读《论语》需要思索，但也会受到情志的感动和激励。

《论语》在汉代有三个传本，分别是《齐论语》、《鲁论语》和发现于孔子旧宅壁中的《古论语》，这几个《论语》传本的篇目数及章句文字皆有所不同。西汉后期，安昌侯张禹合《齐论语》、《鲁论语》二书重新修订，形成了一个新的《论语》改编本，当时称为《张侯论》，这个本子受到广泛重视，诸多儒者为之作注。流传至今的《论语》基本上是张禹的这个本子。

本书正文以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程树德《论语集释》为底本，个别字参照《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作了改正。本书章节的划分依据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杨伯峻《论语译注》。

陈晓芬

2015年10月

目录

前言
学而篇第一
为政篇第二
八佾篇第三
里仁篇第四
公冶长篇第五
雍也篇第六
述而篇第七
泰伯篇第八
子罕篇第九
乡党篇第十
先进篇第十一
颜渊篇第十二
子路篇第十三
宪问篇第十四
卫灵公篇第十五
季氏篇第十六
阳货篇第十七
微子篇第十八
子张篇第十九
尧曰篇第二十
返回总目录

学而篇第一

《论语》各篇的题目都取自首章第一二句的两字或三字，故篇题本身没有意义。《论语》是语录体裁，从学术角度看，全书编排显然缺乏整体性的建构，各章内容互有交叠，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是，这也并不表示绝对的杂乱无章，部分篇章的内容比较集中，又多少见出编辑者的用心。

本篇共十六章。作为全书的首篇，从总体看，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也比较重大，其中包括孝、仁、礼、政、学习等一系列论题，可以说，以下各篇进一步展开的论述内容在首篇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露。孔子思想体系的中心部分是“仁”与“礼”，孔子对这两个问题有丰富的论述，提出了明确的主张。这里由有若所说的“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以及“礼之用，和为贵”等观点，表达了仁与礼的特征和效能，这就是以血缘亲情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由此维系社会秩序，形成一种既有严格等序又和谐融洽的理想化社会状态。这是对孔子思考走向的初步显示。

1.1　子曰[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有朋自远方来[3]，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4]，不亦君子乎？"

【注释】

(1)子：《论语》中"子曰"的"子"皆指孔子。

(2)说：同"悦"，高兴，喜悦。

(3)朋：在同一师门受学者。这里指志同道合的朋友。

(4)愠（yùn）：怨恨，恼怒。

【译文】

孔子说："学习中时时加以温习，不是很愉悦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快乐吗？别人虽不了解我，但我不怨恨，这不正是君子吗？"

1.2　有子曰[1]："其为人也孝弟[2]，而好犯上者，鲜矣[3]；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

【注释】

(1)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

(2)弟：同"悌"，敬顺兄长。

(3)鲜（xiǎn）：少。

(4)与：同"欤（yú）"，语气词。

【译文】

有子说："一个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在上位的人，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这种人是不会有的。君子行事致力于根本，确立了根本，道也就产生了。孝悌就是仁道的根本吧！"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

1.4　曾子曰(1)："吾日三省吾身(2)：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3)？"

【注释】

(1)曾子：孔子学生。名参，字子舆。

(2)三：泛指多次。省（xǐng）：反省检查。

(3)传（chuán）：传授，指老师传授的学业。

【译文】

曾子说："我每天数次自我反省：为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尽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真诚守信了？对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认真复习了？"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1)，敬事而信(2)，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

【注释】

(1)道：治理。乘（shèng）：古代以四匹马拉的兵车。

(2)敬事：指严肃的治事态度。

(3)时：这里指农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一个具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治事并有诚信，要节约财用并爱护百姓，要根据农时来使用民力。"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1]，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注释】

(1)弟子：指年少者。

【译文】

孔子说："一个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顺兄长，谨慎而有信用，泛爱众人而亲近仁者。能做到这些尚有余力，那就去学习文章典籍。"

1.7　子夏曰[1]："贤贤易色[2]；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3]；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注释】

(1)子夏：孔子学生。姓卜，名商，字子夏。

(2)贤贤：尊崇贤者。易：改变。色：女色。这里指好色之心。或说“贤贤易色”专指对妻子应重品德而轻姿色。

(3)致：奉献。

【译文】

子夏说：“尊崇贤者而改变喜好女色之心，侍奉父母能尽心竭力，事奉君上能不惜性命，与朋友交往中说话有诚信。这样的人即使没有经过学习，我也一定说他学习过了。”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1)，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2)。过，则勿惮改。”

【注释】

(1)重：庄重。

(2)不如己：指道德品性不同于己者。

【译文】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不会有威严，他即使学习了也不会牢固。为人要以忠信为主。不要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交友。有了过失，就不要害怕改正。”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1)，民德归厚矣。”

【注释】

(1)终：老死寿终。这里指父母去世。追远：追念死亡久远者。这里指祭祀远祖。

【译文】

曾子说："能谨慎办理父母的丧事，追念死亡已久的远祖，这样就能使百姓的德性趋归敦厚。"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1)："夫子至于是邦也(2)，必闻其政(3)。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4)？"

【注释】

(1)子禽：陈亢，字子禽。子贡：孔子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

(2)夫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这里指孔子。

(3)闻：听见，知悉。

(4)其诸：语气词，表示推测。

【译文】

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每到一个国家，必定获知这个国家的政事。是他自己求得的呢？还是别人主动提供予他的？"子贡说："夫子是以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的德行而得知国家政事的。夫子求得政事的方式，应是不同于别人求取的方式吧？"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1]，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注释】

(1)没（mò）：通"殁"，死。

【译文】

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儿子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儿子的行为；他能三年不改变父亲生前的行事之道，可说是尽孝了。"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1]。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注释】

(1)和：和谐，协调。

【译文】

有子说："礼的运用，以和谐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政之道，美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无论小事大事都这样来实行。但是，如遇行不通的时候，只是为了和谐而求和谐，而不用礼加以节制，那也是不可行的。"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1]。恭近于

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2]，亦可宗也[3]。”

【注释】

(1)复：实践，履行。

(2)因：依靠，凭借。旧注或以“因”通“姻”，全句意为缔结婚姻择其可亲之人。

(3)宗：尊敬。

【译文】

有子说：“所定的信约必须合于道义，这才是能够履行的。态度恭敬应合于礼，这才能远离耻辱。所依靠的都是可亲之人，这也就可尊敬了。”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适，行事勤敏而言语谨慎，能到有道的人那里辨正是非，这可说是好学的了。”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1]，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2]。’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

知来者。”

【注释】

(1)未若贫而乐：一本“乐”下有“道”字。

(2)“如切如磋（cuō）”两句：语见《诗经·卫风·淇奥》。切、磋、琢、磨，指对骨器、玉器等器物的不同加工方式，比喻在道德学问上的磨砺研修。切，切断。磋，锉平。琢，雕刻。磨，磨光。

【译文】

子贡说：“贫困而不对人阿谀奉承，富贵而不骄傲自大，这怎么样？”孔子说：“这样也可以了。但还不如贫困而乐道，富贵而好礼的人。”

子贡说：“《诗经》中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概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因为告诉你这一层意思，你能进一步领会到那一层意思了。”

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译文】

孔子说：“不担忧别人不了解我，担忧的是我不了解别人。”

为政篇第二

本篇共二十四章，所论内容比较广泛。这里记录了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原则，使道德与政治联为一体，这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孔子所说的“德”是伦理道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其最重要的表现是孝悌，同时也包括人与人相处的其他各项要求，如忠、信、敬等等。这样的道德规范体系与他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他提出以德治政是逻辑的必然。根据这一原则，首先要求统治者自身遵循道德规范，同时也要求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作为治政的重心。从本篇关于孝悌、修身、为人处世等内容的言论中，可看到孔子对如何达到道德要求的具体阐述。此外，本篇记述了孔子对《诗经》所下的断语“思无邪”，这对后人解读《诗经》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汉、宋儒者，常以之为据而对《诗经》进行狭隘的道德解说。由于表达的简洁，学者对《论语》中不少章节的理解颇有争议，第16章关于“异端”的涵义，第21章孔子之言的产生时间及具体所指等，就存在较多异说。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

【注释】

(1)北辰：指北极星。共：通"拱"，环绕。

【译文】

孔子说："以德治政，当政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居其位，而众星都环绕着它。"

2.2　子曰："诗三百[1]，一言以蔽之[2]，曰：'思无邪[3]。'"

【注释】

(1)诗三百：即《诗经》。《诗经》共三百零五篇，"三百"举其整数。

(2)蔽：概括。

(3)思无邪：语见《诗经·鲁颂·駉（jiōng）》，"思"原为语首助词，无义。这里全句意谓思想感情纯正无邪。

【译文】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无邪'。"

2.3　子曰："道之以政[1]，齐之以刑[2]，民免而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

【注释】

(1)道：引导。政：政令法规。

(2)齐：整治。

(3)格：正。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引导民众，用刑法制约民众，民众虽会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引导民众，用礼教规范民众，民众有羞耻心，而且能自觉归正。”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注释】

(1)有：通“又”。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习，三十岁能立身于世，四十岁对世事不再有疑惑，五十岁懂得什么是天命，六十岁对听到的一切都深明其义，七十岁可随心所欲，却不会违反规矩。”

2.5　孟懿子问孝[1]。子曰：“无违。”

樊迟御[2]，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3]，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注释】

(1)孟懿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何忌，谥号懿。

(2)樊迟：孔子学生。名须，字子迟。御：驾车。

(3)孟孙：即孟懿子。

【译文】

孟懿子向孔子问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

当樊迟为孔子驾车的时候，孔子告诉他说：“孟孙向我问孝道，我回答他不要违背礼。”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活着，按照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按照礼安葬他们，按照礼祭祀他们。”

2.6　孟武伯问孝[1]。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2]。”

【注释】

(1)孟武伯：孟懿子之子，名彘，谥号武。

(2)其：指子女。全句意谓父母不用担忧子女的为人行事，只担忧其患病。此句或解为要懂得父母唯恐子女患病，以此为忧。或说“其”指父母，意谓子女当担忧父母的疾病。今从第一说。

【译文】

孟武伯问孔子怎样才是孝。孔子说："让父母只须担忧子女的疾病。"

2.7　子游问孝[1]。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2]。不敬，何以别乎？"

【注释】

(1)子游：孔子学生。姓言，名偃，字子游。

(2)"至于"两句：此句有二说，一说犬马也得到人的饲养。另一说犬能守御，马能代劳，即犬马也能养人。今从前说。

【译文】

子游问孔子怎样才是孝。孔子说："现在的所谓孝，认为能够供养父母就行了。照这样，连犬马也有人喂养着。如果不存孝敬之心，供养父母与喂养犬马有何区别？"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1]。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2]，曾是以为孝乎[3]？"

【注释】

(1)色：容色。这里指子女侍奉父母时的和颜悦色。

(2)先生：年长者。这里指父母。馔（zhuàn）：吃喝。

(3)曾：乃，表示疑问。

【译文】

子夏问孔子怎样才是孝。孔子说："在侍奉父母时能和颜悦色，这才是很难的。若仅仅是有事情由子女去操劳，有酒食先让父母享用，难道这就算是孝了吗？"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1]，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注释】

(1)回：孔子学生。姓颜，名回，字子渊。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不表示任何疑问，如愚者一般。但事后省察其言行举止，完全能发挥所学内容，回呀，他并不愚笨。"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人焉廋哉[2]？人焉廋哉？"

【注释】

(1)安：指心里安乐。

(2)廋（sōu）：隐匿。

【译文】

孔子说：“观察他的所作所为，考察他做事的动机依据，了解他的心情安乐与否。这样，这个人还怎么能隐藏得了呢？这个人还怎么能隐藏得了呢？”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温习旧的知识而能产生新的见解，这可以为人师了。”

2.12　子曰：“君子不器(1)。”

【注释】

(1)器：器皿。器皿各有其专门的用途，这里用来比喻才识狭隘而不博通。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文】

子贡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对于想说的话首先要付诸行动，然后才说出来。”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1]，小人比而不周。"

【注释】

(1)周：因忠信而亲密的意思。比：勾结，即以私利相亲。

【译文】

孔子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1]，思而不学则殆[2]。"

【注释】

(1)罔（wǎng）：迷惘。一说诬罔，即不辨真义，诬罔所学之道。今从前说。

(2)殆（dài）：疑惑。一说疲殆。今取前说。

【译文】

孔子说："只是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不解；只是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不定。"

2.16　子曰："攻乎异端[1]，斯害也已。"

【注释】

(1)攻：致力研究。一说攻伐。今从前说。异端：指各种杂学、技艺等。

【译文】

孔子说："专力攻治杂学技艺，这是有害的呀。"

2.17　子曰："由[1]，诲女知之乎[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3]。"

【注释】

(1)由：孔子学生。姓仲，名由，字子路。

(2)女：通"汝"，你。

(3)知：同"智"。

【译文】

孔子说："由，我教你怎样才叫作知道了！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

2.18　子张学干禄[1]。子曰："多闻阙疑[2]，慎言其余，则寡尤[3]；多见阙殆[4]，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注释】

(1)子张：孔子学生。姓颛（zhuān）孙，名师，字子张。干：求取。禄：官吏的俸禄。

(2)阙疑：保留有疑惑的问题，不妄作推断。

(3)尤：过失。

(4)阙殆：义同“阙疑”。

【译文】

子张请教如何求官得禄。孔子说：“多听别人说，自己保留有疑惑的问题，其余可确定的问题则谨慎表达，那样就能少有过失；多看别人行事，自己不做有疑惑的事情，其余可确定的事情则谨慎实行，那样就能少生后悔。言语少过失，行事少后悔，官禄就在其中了。”

2.19　哀公问曰(1)：“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2)，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注释】

(1)哀公：鲁国国君。姓姬，名蒋，谥号哀。

(2)错：通“措”，放置。枉：邪曲。

【译文】

鲁哀公问道：“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答道：“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会服从；举用邪恶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不服从。”

2.20　季康子问(1)：“使民敬、忠以劝(2)，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注释】

(1)季康子：鲁国大夫。姓季孙，名肥，谥号康。

(2)劝：勤勉，努力。

【译文】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而努力，应该怎么做？"孔子说："你庄重地对待他们，他们就对你恭敬；你孝顺老者，慈爱幼小，他们就对你忠诚；你举用善人，并教导能力弱的人，他们就会勤奋努力。"

2.21　或谓孔子曰[1]："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2]：'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3]。'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注释】

(1)或：有人。

(2)《书》：即《尚书》。

(3)"孝乎惟孝"三句：此三句可能是《尚书》佚文，伪古文《尚书·君陈》有"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数语，语义大致相同。或以为"施于有政"一语是孔子的话。有，语助词，无义。

【译文】

有人对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做官参与政治？"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只有孝顺父母，又友爱兄弟，并施行于政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做官参政呢？"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1]，小车无軏[2]，其何以行之哉？”

【注释】

(1)大车：指牛车。輗（ní）：牛车上车辕与横木连接处的活销，可衔接横木以驾牲口。

(2)小车：指马车。軏（yuè）：性质与輗同，用于马车上称“軏”。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信用，不知道他还可做什么。犹如牛车没有輗，马车没有軏，怎么能行进呢？”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1]？”子曰：“殷因于夏礼[2]，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注释】

(1)世：朝代。

(2)因：承袭。

【译文】

子张问：“十代以后的礼仪制度能预知吗？”孔子说：“殷朝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其增加和废除的地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其增加和废除的地方，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以后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使历经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1]，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注释】

(1)鬼：一般指祖先，也可泛指鬼神。

【译文】

孔子说："不该由你祭的鬼你却祭他，这是谄媚。遇见合乎道义的事你却不做，这是没有勇气。"

八佾篇第三

本篇共二十六章，内容比较集中，论说的问题基本与礼乐相关。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已极为衰微，列国争雄，大夫专权，原有的统治秩序正在急剧瓦解，作为维系这一统治秩序的礼乐制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所谓的“礼坏乐崩”。孔子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极度不满，他把西周社会制度当作政治蓝图，因此竭力弘扬周礼，严厉抨击各级统治阶层违背周礼的举动，力图通过周礼的恢复重建等级分明的稳定秩序。但孔子的政治理想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在时代潮流面前，他除了表达愤怒，其实很难在政治上真正有所作为。本篇正是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势，也反映了孔子关于礼乐的认识观念。

3.1　孔子谓季氏[1]：“八佾舞于庭[2]，是可忍也[3]，孰不可忍也[4]？”

【注释】

(1)季氏：鲁国大夫季孙氏，可能指季平子，名意如。

(2)八佾（yì）：天子所用的一种乐舞。佾，乐舞行列，每列定为八人。八佾即八列六十四人。按礼制，诸侯用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一说每佾人数与佾数相等。

(3)忍：忍心。一说容忍。今取前说。

(4)孰：什么。

【译文】

孔子谈及季氏，说：“他在庭院中使用八佾的乐舞，这样的事他都忍心去做，还有什么事会不忍心做？”

3.2　三家者以《雍》彻[1]。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2]。’奚取于三家之堂[3]？”

【注释】

(1)三家：指鲁国当政的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大夫。《雍》：《诗经·周颂》篇名，为周天子行祭礼后撤去祭品时所唱。彻：撤除。

(2)“相（xiàng）维辟公”两句：《雍》中诗句。相，助祭的人。辟公，指诸侯。天子，主祭的周天子。穆穆，形容端庄恭敬的仪态。

(3)堂：庙堂。

【译文】

仲孙、叔孙、季孙三家在家祭完毕时，唱着《雍》诗撤去祭品。孔子说："《雍》诗中说：'助祭的是诸侯，主祭的天子端庄恭敬。'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凭借哪一点唱此诗呢？"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仁德，怎么来遵循礼？一个人没有仁德，怎么会懂得音乐？"

3.4　林放问礼之本(1)。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2)，宁戚。"

【注释】

(1)林放：鲁国人。

(2)易：整治。这里是治办丧事过重礼仪的意思。

【译文】

林放问礼的本意是什么。孔子说："你问的问题意义很大啊！礼的实行，与其奢侈，宁可节俭。至于丧礼，与其仪节上过度周备，宁可感情过度悲哀。"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1)，不如诸夏之亡也(2)。"

【注释】

(1)夷狄：古代对华夏族以外异族的泛称。

(2)诸夏：指中原地区的各诸侯国。亡（wú）：无。

【译文】

孔子说："夷狄虽有君主，还不如中原各国没有君主。"

3.6　季氏旅于泰山(1)。子谓冉有曰(2)："女弗能救与(3)？"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4)？"

【注释】

(1)旅：祭名。据礼制，唯有天子才能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则能祭封地内名山大川。季氏作为鲁大夫而祭泰山是僭越行为。

(2)冉有：孔子学生。姓冉，名求，字子有。时任季氏家臣。

(3)救：阻止。

(4)"曾谓"句：意谓难道说泰山神还不如林放知礼，而会接受季氏的祭祀吗？

【译文】

季氏将祭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此事吗？"冉有回答："不能。"孔子叹道："唉！难道说泰山神还不如林放懂得礼吗？"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1)！揖让而升

(2)，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注释】

(1)射：指射礼，有大射、乡射等名目。统治阶层通过射箭比赛选士或会民，其过程有固定的仪式程序。

(2)揖让：宾主相见的礼节。升：指登堂。射礼在堂上进行。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如果有争则一定是在射礼上吧！但他们首先相互行礼，然后登堂进行比赛，赛毕则下堂共同饮酒。这样的争才是君子之争。”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1)。’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2)。”

曰：“礼后乎(3)？”子曰：“起予者商也(4)！始可与言《诗》已矣。”

【注释】

(1)“巧笑倩兮”三句：前两句见《诗经·卫风·硕人》，第三句未见于《诗经》中，此可能是逸诗。倩，形容笑容美好动人。盼，眼睛黑白分明，形容眼目流转的美丽。素，白色。绚，色彩华丽。

(2)绘事后素：绘画时先以素色为底，后施五彩。一说绘画先布五彩，再用白色线条勾勒。今从前说。

(3)礼后乎：意谓礼形成于仁义的基础之上。这是以上句“素色”喻“仁义”之质。

(4)起：开启，发明。

【译文】

子夏问道："'美好的笑容真动人啊，眼目的流转真妩媚啊，白净的脸上妆饰得真美丽啊。'这几句诗表达了什么意思呢？"孔子说："有了白色的底子，然后画上色彩。"

子夏说："就是说礼形成于仁义之后吗？"孔子说："能够阐发我的意思的是商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1]；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2]。文献不足故也[3]。足，则吾能征之矣。"

【注释】

(1)杞：国名。国君是夏禹的后代。征：证明。

(2)宋：国名。国君是商汤的后代。

(3)文：指典籍。献：贤者。

【译文】

孔子说："夏礼我能够阐明，但夏的后代杞国却不足为证；殷礼我能够阐明，但殷的后代宋国却不足为证。这是因为杞、宋两国的典籍和贤者不足的缘故。如果有足够的典籍和贤者，那我就能引以为证了。"

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1]，吾不欲观之矣。"

【注释】

(1)禘（dì）：祭名。这里指隆重的宗庙大祭，只有天子才能举行。周成王因周公旦有重大功勋，封周公于鲁，特令鲁君以禘礼祀周公。后鲁国国君把禘祭扩大到其他范围，是越礼行为，因此孔子不愿看。灌：祭祀开始时，献酒于受祭者的仪式。

【译文】

孔子说："举行禘礼时，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愿再看下去了。"

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1)！"指其掌。

【注释】

(1)示：通"置"。

【译文】

有人问关于禘祭的道理。孔子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治理天下，犹如把东西放在这上面一样容易吧！"他一面说，一面指着手掌。

3.12　祭如在(1)，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2)，如不祭。"

【注释】

(1)祭：这里指祭祖先。

(2)与：参与。

【译文】

孔子祭祖先时，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时，好像神真在那里。孔子说："如果我不能亲自参加祭祀，就会觉得像没有祭祀过一样。"

3.13　王孙贾问曰(1)："与其媚于奥(2)，宁媚于灶(3)，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4)。"

【注释】

(1)王孙贾：卫国大夫。

(2)奥：居室的西南角，古代以为那里有神。

(3)灶：指灶神。古人以为奥神位尊，灶神位低，但灶为烹饪食物的地方，对人有更实际的作用。这里可能分别以奥神和灶神比喻朝中近臣和权臣。

(4)无所祷也：此句意谓祭什么神都没有用处了。

【译文】

王孙贾问道："与其求媚于奥神，宁可求媚于灶神，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话不对。如果得罪了上天，那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了。"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1)，郁郁乎文哉(2)！吾从周。"

【注释】

(1)监：借鉴。二代：指夏、商两朝。

(2)郁郁：形容文采富盛。文：指礼乐仪制。

【译文】

孔子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朝，它所制定的礼乐仪制是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主张遵从周朝的制度。"

3.15　子入大庙[1]，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2]？入大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注释】

(1)大庙：开国君主的庙。这里指周公庙。大，同"太"。

(2)鄹（zōu）人之子：指孔子。鄹，鲁国地名，今山东曲阜东南。孔子父亲叔梁纥曾做过鄹邑大夫，这里的"鄹人"即指孔子父亲。

【译文】

孔子进入周公庙，对每件事都发问。有人说："谁说这个鄹人的儿子懂得礼呀？他进了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孔子听到这话，说："这正是礼啊。"

3.16　子曰："射不主皮[1]，为力不同科[2]，古之道也。"

【注释】

(1)射：射箭。这里指仪礼中的射箭，不是军中的射箭。皮：用兽皮制成的箭靶。

(2)科：等级。

【译文】

孔子说："射箭主要不在于穿透靶子，因为人的力量各不相同，这是古人的道理。"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1)。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注释】

(1)告朔：一种礼仪。天子于每年秋冬之交向诸侯颁发第二年的历书，告知每月初一的日期以及该年有无闰月，称"颁告朔"。诸侯把历书藏于祖庙，并在每月初一杀活羊祭于庙，然后到朝廷听政。其时鲁国国君已不再亲临祖庙行祭，仅保留供羊的形式而已。朔，农历每月初一。饩（xì）羊：用作祭品的羊。

【译文】

子贡打算取消每月初一用于告祭祖庙的那只羊。孔子说："赐啊！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那礼。"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文】

孔子说："完全按照礼节事奉君主，别人却认为这是谄媚。"

3.19　定公问[1]："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注释】

(1)定公：鲁国国君。名宋，谥号定。

【译文】

鲁定公问："君主使用臣子，臣子事奉君主，应该怎么做？"孔子答道："君主按照礼节使用臣子，臣子忠心耿耿事奉君主。"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1]，哀而不伤[2]。"

【注释】

(1)《关雎》：《诗经·国风》首篇，写一男子追求少女的情思。淫：过度，没有节制。

(2)伤：这里指过度悲伤。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伤情。"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1]。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2]，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3]，既往不咎[4]。"

【注释】

(1)社：土地神。这里指社主，即为土地神所立的木制牌位。宰我：孔子学生。姓宰，名予，字子我。

(2)夏后氏：即夏朝。

(3)遂：完成。

(4)咎：追究罪过。

【译文】

鲁哀公问宰我做社主应该用什么木头。宰我答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意思是使百姓畏惧而战战栗栗。"孔子听到此话后，说："已经做了的事不必再解说，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规劝，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2]，官事不摄[3]，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4]，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5]，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注释】

(1)管仲：春秋时齐国人。名夷吾，字仲，齐桓公的宰相。

(2)三归：其说甚多，主要有：一、按常例应缴纳给公家的市租。二、三处府第。三、管仲所筑台名。四、藏钱币的府库。五、地名，乃管仲采邑。六、娶三个女子。今取第一说。

(3)摄：兼职。

(4)塞门：筑于门口以挡视线的屏墙，如同后来的照壁。按礼制，此为天子诸侯所用。

(5)反坫（diàn）：土筑的平台，用于国君间会见的仪式上，宾主饮酒后，把空酒杯置于其上。

【译文】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很小啊！"

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获取了本该缴纳公家的许多市租，其下属人员都是专职而不兼任职事，哪里说得上节俭呀？"

人又问："那么管仲懂得礼吗？"孔子说："国君在门口树立屏墙，管仲也在门口树立屏墙。国君为了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设有反坫，管仲也设有反坫。如果说管仲懂得礼，那还有谁不懂得礼呢？"

3.23　子语鲁大师乐(1)，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2)；从之(3)，纯如也(4)，皦如也(5)，绎如也(6)，以成。"

【注释】

(1)大师：乐官名。大，同"太"。

(2)翕（xī）如：形容乐声始起的热烈。

(3)从（zòng）：同“纵”，放纵，展开。

(4)纯如：形容乐声的和谐。

(5)皦（jiǎo）如：形容乐声的清晰。

(6)绎（yì）如：形容乐声的连绵不断。

【译文】

孔子把演奏音乐的过程告诉鲁国太师，说：“奏乐的过程是可以知道的：演奏开始，乐声热烈振奋，随着演奏的继续，乐声纯静和谐，清晰明亮，连绵悠长，乐曲就这样完成了。”

3.24　仪封人请见(1)，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2)？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3)。”

【注释】

(1)仪：卫国邑名。封人：镇守边疆的官员。

(2)丧：这里指失去官位。

(3)木铎（duó）：以木为舌的铜铃，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常摇铃召集众人。这里比喻孔子将传道天下。

【译文】

仪邑的边防官请求与孔子见面，说：“凡君子来到这里，我没有不相见的。”跟随孔子的学生带他见了孔子。他出来后对这些学生说：“你们这些人哪里用得着担心没有官位呢？天下无道的情况已经很久了，上天将要把你们老师当作木铎了。”

3.25　子谓《韶》[1]：“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2]：“尽美矣，未尽善也。”

【注释】

(1)《韶》：舜时乐曲名。

(2)《武》：周武王时乐曲名。

【译文】

孔子论《韶》乐，说：“音乐美极了，表现的内容好极了。”论《武》乐，说：“音乐美极了，但表现的内容则有不足。”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文】

孔子说：“居于上位不宽厚待人，施行礼仪不严肃恭敬，逢临丧事不悲戚哀伤，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里仁篇第四

本篇共二十六章，除了末章，其他基本上是孔子简短的言论。本篇从一开始就集中在仁的话题上，孔子认为仁是礼乐得以实施的根本，所以本篇接于以论礼为中心内容的《八佾》之后，依稀可见结构上的一点联系。如果说关于礼的内容，孔子更强调对西周制度的承袭，采取的是“述而不作”的态度，那么在仁的问题上他则多有开创性的理论建树，使得“仁”成为他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仁集中体现了孔子对于人的哲学思考，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孔子社会理想与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但另一方面，仁作为道德修养，又以各种表现形式，随时随地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孔子自称“吾道一以贯之”，曾参用“忠恕”二字作了解释。后人对这一章有诸多解说，甚至有以禅宗传授心印来拟之者。其实“忠恕”所体现的就是仁的精神。钱穆先生说：“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又说：“而言忠恕，则较言仁更使人易晓。因仁者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工夫，人人可以尽力。”（《论语新解》）这一说法比较妥切，“至高之德”与“当下之工夫”也准确地概括了仁的表现特性。

4.1　子曰："里仁为美[1]。择不处仁，焉得知[2]？"

【注释】

(1)里：居住。

(2)知：同"智"。

【译文】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德风气的地方是美好的。选择住所而不择有仁风的地方，怎么能说是聪明的呢？"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1]，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注释】

(1)约：穷困。

【译文】

孔子说："不仁之人不能长久处在穷困之中，也不能长久处在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安于仁道，聪明的人知道行仁道有利于己。"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译文】

孔子说："只有仁者能真正喜爱人，能真正厌恶人。"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文】

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没有恶行了。"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1]，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2]？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3]，造次必于是[4]，颠沛必于是。"

【注释】

(1)得：或以为"去"字之误。今仍据原文译之。

(2)恶（wū）：疑问代词，何，怎么。

(3)终食：一顿饭时间。

(4)造次：急遽，仓猝。

【译文】

孔子说："财富与权贵是人人所向往的，但若不以正当的方法获得，君子不会去享有这样的富贵。贫穷与卑贱是人人所厌恶的，但若不是行为失当而得此结果，君子不会去摆脱这样的贫贱。君子丧失了仁德，又怎么能成就声名？君子即使是一顿饭的片刻时间也不会违背仁德，虽仓猝急迫也一定实行仁德，虽颠沛流离也一定实行仁德。"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1]；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注释】

(1)尚：超过。

【译文】

孔子说："我未曾见到喜好仁的人和厌恶不仁的人。喜好仁的人，认为没有任何事物能高于仁；厌恶不仁的人，他实行仁，是不使任何不仁的事情出现在自己身上。有谁能在一天里用全力去实施仁呢？我没见过力量有不够的。或许还是有这样的人吧，只是我没有见到。"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1]。观过，斯知仁矣[2]。"

【注释】

(1)党：类别。

(2)仁：通"人"。

【译文】

孔子说："人的过失，可以各各归入不同的类别。只要审察那人的过失，就能知道他是哪一种人了。"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译文】

孔子说：“早晨若得到了真理，当晚死去都可以啊。”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译文】

孔子说：“士人有志于真理，却又以穿旧衣吃劣食为耻辱，这样的人，不值得与他谈论真理。”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1)，无莫也(2)，义之与比(3)。”

【注释】

(1)适（dí）：专主。或说“适”通“敌”，敌对的意思。今从前说。

(2)莫：不肯。或说“莫”通“慕”，羡慕，与上句敌对义相对。今从前说。

(3)比：附从，合。

【译文】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必定要这样做的，也没有必定不这样做的，所做唯求合乎义。”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怀道德，小人心怀乡土；君子心怀法度，小人心怀恩惠。”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1)，多怨。”

【注释】

(1)放（fǎng）：依据。

【译文】

孔子说：“依据个人利益行事，必定招致很多怨恨。”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1)？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注释】

(1)礼让：守礼谦让。

【译文】

孔子说：“能以礼让的原则治国吗？这有什么困难呢？不能以礼让的原则治国，那对礼怎么办呢？”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译文】

孔子说：“不要愁没有职位，而应愁自己用什么胜任其位。不要愁没有人知道自己，而应求自己能有什么可以使人知道的。”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

【注释】

(1)忠：尽心待人。恕：推己及人。

【译文】

孔子说：“参啊！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原则。”曾子说：“是的。”

孔子出去后，其他学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曾子说：“老师的学说，就是忠恕二字呀。”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1]，小人喻于利。”

【注释】

(1)喻：知晓。

【译文】

孔子说：“君子懂得的是义，小人懂得的是利。”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译文】

孔子说：“看见贤者，就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做得怎么样。”

4.18　子曰：“事父母几谏[1]，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

【注释】

(1)几（jī）：隐微。这里是委婉的意思。

(2)劳：忧愁。

【译文】

孔子说：“事奉父母，若父母有过错应委婉地劝阻，看到自己的意思不被听从，仍然恭恭敬敬而不冒犯他们，只是内心忧愁，但不怨

恨。”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译文】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离家远行，如果要外出也必须有确定的去处。”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

【注释】

(1)已见《学而篇》十一章。

【译文】

孔子说：“能三年不改变父亲生前的行事之道，可以说是尽孝了。”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1)。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注释】

(1)知：记住。

【译文】

孔子说：“父母的年龄，不可不记在心中。一方面为他们的高寿而欢喜，一方面为他们的衰老而忧惧。”

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1]。”

【注释】

(1)躬：自身。逮（dài）：及，追上。

【译文】

孔子说：“古人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跟不上为可耻。”

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译文】

孔子说：“对自己加以约束而犯过失的情况是很少的。”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

【注释】

(1)讷：言语迟钝。

【译文】

孔子说：“君子要出言迟钝而行事敏捷。”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译文】

孔子说：“有德之人不会孤单，必定会有与他亲近的人。”

4.26　子游曰：“事君数[1]，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注释】

(1)数（shuò）：频频。这里有烦琐、琐屑的意思。

【译文】

子游说：“事奉君王时过于烦琐，就会遭受羞辱。朋友交往中过于烦琐，就会导致疏远。”

公冶长篇第五

本篇共二十八章，主要记述孔子言谈中对人的评论，尤其集中在对自己学生的评论上。从片言只语的人物评说中，反映出孔子的人才标准与他的思想体系是完全一致的。这首先表现为价值取向很明确，无论是道德还是才干，都以有用于现实政治为根本的标尺。孔子论子产时说的行己、事上、养民、使民所谓君子四道，是他对人才价值目标的高度概括。其次反映在德才的表现形态上。在同一个价值标准的前提下，因个性不同，或因具体环境的差异，形成风格各异的道德表现方式，这是必然的，这也是孔子所认同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孔子对自己学生的不同分类，才有对各种人的循循善诱，而不是简单化地否定某种表现类型。然而，尽管如此，孔子对道德的基本表现形貌还是具有明确的指向，其主要特征就是克制和内敛，于是，恭敬、谦让、忠厚等形态成为道德范式，反之，刚勇、好胜、善言等表现形态，则很难得到孔子的青睐。显然，这是以道德的外在形态体现了礼与仁的本质走向。

5.1　子谓公冶长[1]：“可妻也[2]。虽在缧绁之中[3]，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4]。

【注释】

(1)公冶长：孔子学生。姓公冶，名长，字子长。

(2)妻：以女嫁人。

(3)缧绁（léi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指监狱。

(4)子：儿女。这里指女儿。

【译文】

孔子谈及公冶长，说：“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曾被关入监狱，但不是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5.2　子谓南容[1]：“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释】

(1)南容：孔子学生。姓南宫，名适（kuò），字子容。

【译文】

孔子谈及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不会被废弃不用；国家政治黑暗，他能免遭刑罚。”于是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5.3　子谓子贱[1]：“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2]？”

【注释】

(1)子贱：孔子学生。姓宓（mì），名不齐，字子贱。

(2)斯：此。前一“斯”字指子贱，后一“斯”字指品德。

【译文】

孔子谈及子贱，说：“这人真是个君子啊！假如鲁国没有君子，他从哪里学得这样的品德呢？”

5.4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1]。”

【注释】

(1)瑚琏（húlián）：宗庙中盛黍稷的贵重礼器。

【译文】

子贡问道：“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你如同一个器具。”子贡问：“什么器具？”孔子说：“如同宗庙中盛放黍稷的礼器。”

5.5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1]。”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2]，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注释】

(1)雍：孔子学生。姓冉，名雍，字仲弓。佞：口才好，能言善辩。

(2)御：抵挡，应对。口给：口才敏捷。

【译文】

有人说："冉雍有仁德，但没有口才。"孔子说："何必要有口才呢？巧嘴利舌地与人辩对，常常被人讨厌。我不知道冉雍是否可称为仁，但何必要有口才呢？"

5.6　子使漆雕开仕(1)。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注释】

(1)漆雕开：孔子学生。姓漆雕，名开，字子开，一作"子若"。

【译文】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漆雕开回答说："我对这事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5.7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2)。"

【注释】

(1)桴（fú）：竹木制的小筏子。

(2)材：通“哉”，语气词。或说“材”指制作桴的竹木。今从前说。

【译文】

孔子说：“我的主张不能实行，我就乘坐小筏子漂往海外。能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在好勇这点上超过我，但这是不足取的。”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1)。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2)，百乘之家(3)，可使为之宰也(4)。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5)？”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6)，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注释】

(1)赋：指军队。

(2)千室之邑：有一千户人家的大邑，是卿大夫能有的领地。邑，百姓聚居的地方。

(3)家：指卿大夫家。

(4)宰：家臣。

(5)赤：孔子学生。姓公西，名赤，字子华。

(6)束带：束紧腰带，指整饰衣服。

【译文】

孟武伯问：“子路有仁德吗？”孔子回答：“不知道。”孟武伯再问。孔子说：“由啊，一个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治理军事。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

孟武伯问：“冉求怎么样？”孔子说：“求啊，一个千户人口的大邑，有百辆兵车的大家，可以让他任家臣。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

孟武伯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赤啊，可以让他穿上礼服，站在朝廷接待宾客。至于他的仁德，我就不知道了。”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1]？”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2]。”

【注释】

(1)愈：胜过。

(2)与：连词，和。一说赞同，即赞许子贡不如颜回的自我评价。今取前说。

【译文】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同颜回相比？颜回听得一事，能推知十事，我听得一事，只能推知两事。”孔子说：“是不如他啊，我和你都不如他啊。”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1]。于予与何诛[2]？”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注释】

(1)杇（wū）：粉刷。

(2)诛：责备。

【译文】

宰予在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般的墙壁不能粉刷。对于宰予，还有什么值得我责备的？”孔子又说：“先前我对别人，听了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如今我对别人，听了他的话还得观察他的行为。是因为宰予让我有了这样的改变。”

5.11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1]。”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注释】

(1)申枨（chéng）：孔子学生。

【译文】

孔子说：“我没有见到过刚强不屈的人。”有人回答：“申枨是这样的人。”孔子说：“申枨欲望太多，哪里能刚强不屈？”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1]，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注释】

(1)加：欺侮，侵凌。

【译文】

子贡说："我不愿别人欺侮我，我也不愿欺侮别人。"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

5.13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1]，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注释】

(1)文章：泛指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方面的学说。

【译文】

子贡说："老师在古代文献方面的学说，我们能够听到。老师在人性和天道方面的见解，我们就听不到了。"

5.14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1]。

【注释】

(1)有：通"又"。

【译文】

子路听到一种道理，如果还没能去实行，便只怕又听到新的道理。

5.15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1]？"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2]，是以谓之'文'也。"

【注释】

(1)孔文子：卫国大夫。名圉（yǔ），谥号文。

(2)下问：问在自己之下的人，如以能问不能、以多问寡等。

【译文】

子贡问道："孔文子根据什么得到'文'的谥号？"孔子说："他聪敏而又好学，向不及自己的人请教而不以为耻，所以给他'文'的谥号。"

5.16　子谓子产[1]："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注释】

(1)子产：郑国大夫。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在郑国二十余年。

【译文】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个方面合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行为庄重谦逊，他事奉君主恭敬有礼，他养护民众有恩惠，他役使民众

合于道理。”

5.17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1]，久而敬之。”

【注释】

(1)晏平仲：齐国大夫。名嬰，字仲，谥号平。

【译文】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与人交往，相交越久，别人越敬重他。”

5.18　子曰：“臧文仲居蔡[1]，山节藻梲[2]，何如其知也？”

【注释】

(1)臧文仲：鲁国大夫。姓臧孙，名辰，谥号文。蔡：用于占卜的大龟。

(2)节：斗拱，柱上承受大梁的方木。梲（zhuō）：梁上的短柱。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把一只大乌龟养在屋子里，乌龟的居室有雕刻成山形的斗拱和绘有藻草的梁上短柱，他的聪明怎么是这个样呢？”

5.19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1]，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

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2]，陈文子有马十乘[3]，弃而违之[4]。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释】

(1)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宰相。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字子文。

(2)崔子：指齐国大夫崔杼。弑：臣子杀死君主叫“弑”。齐君：齐庄公，名光。

(3)陈文子：齐国大夫。名须无。

(4)违：离开。

【译文】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数次担任令尹，没显出高兴的样子，数次被罢免，也没显出怨恨的样子。他还必定把自己任令尹的政事告诉接替他的新令尹。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人忠啊。”子张问：“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但怎么能算仁呢？”

子张又问：“崔子杀了齐庄公，陈文子虽有四十匹马，却舍弃不要，离开了齐国。到了别的国家，他说：‘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一样。’又离去。再到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同我们齐国的大夫崔子一样。’还是离去。他这个人怎么样呢？”孔子说：“这人清啊。”子张问：“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但怎么能算仁呢？”

5.20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1]。子闻之，曰：“再[2]，斯可矣。”

【注释】

(1)季文子：鲁国大夫。姓季孙，名行父，谥号文。

(2)再：两次。

【译文】

季文子凡事要思考三次才行动。孔子听到了，说：“思考两次，也就可以了。”

5.21　子曰：“宁武子[1]，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注释】

(1)宁武子：卫国大夫。姓宁，名俞，谥号武。

【译文】

孔子说：“宁武子这个人，国家政治清明时，就很聪明；国家政治危乱时，则显得很愚笨。他的聪明别人可以达到，他的愚笨是别人达不到的。”

5.22　子在陈[1]，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2]，斐然成章[3]，不知所以裁之[4]。”

【注释】

(1)陈：国名。

(2)党：古代户籍编制单位，五百家为党。这里是家乡的意思。狂简：谓志向远大。简，大。

(3)斐然成章：意谓富有文采，文章可观。

(4)裁：裁剪。这里指对人才的教育培养。

【译文】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那些学生怀有远大志向，文采斐然可观，我不知怎样去造就他们。"

5.23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1)，怨是用希。"

【注释】

(1)伯夷、叔齐：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两人因互让王位而出逃。周武王伐纣，两人极力劝谏，武王灭商后，他们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恨，因此别人很少对他们有怨恨。"

5.24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1)？或乞醯焉(2)，乞诸其邻而与之。"

【注释】

(1)微生高：鲁国人。姓微生，名高。

(2)醯（xī）：醋。

【译文】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一点醋，他不直说没有，却向邻居讨来给那个人。"

5.25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1]，左丘明耻之[2]，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注释】

(1)足：过分。

(2)左丘明：古代一位名人，或说此即《左传》作者，疑非是。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过度恭顺，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却与人友善，这种行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5.26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1]？"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2]。"

颜渊曰：“愿无伐善[3]，无施劳[4]。”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注释】

(1)盍（hé）：何不。

(2)轻：据考证，此字为后人所加。敝：破旧。

(3)伐：夸耀。

(4)施：显耀。

【译文】

颜渊、季路侍立在孔子身旁。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谈谈自己的志向？”

子路说：“我愿拿自己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同享用，用坏了也无憾恨。”

颜渊说：“我愿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显扬自己的功劳。”

子路对孔子说：“我们也想听到您的志向。”

孔子说：“使老人得到安逸，使朋友们信任我，使年轻人怀念我。”

5.27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1]。”

【注释】

(1)讼：责备。

【译文】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见过能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在内心自责的人。"

5.28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译文】

孔子说："只要有十户人家聚居的地方，一定会有像我这样忠心诚实的人，不过是不像我这样爱好学习呀。"

雍也篇第六

本篇共三十章。前十五章多为孔子与学生的交谈内容或评价学生的言论，后十五章内容比较泛，对于道、治政、学习、为人等一系列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皆有所论。值得注意的是，《论语》中孔子唯一一次直接说及“中庸”的言论即出现在本篇，孔子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表明了他对“中庸”的高度肯定。所谓“中庸”，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说：“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礼记·中庸》对中庸思想作了充分演绎，其中提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并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的根本精神是避免极端，“中庸”既体现了真理的本质，又体现了真理在实行中的适度和协调，因而事物就能按正常规律得到切实有效地运行发展。虽然“中庸”二字在《论语》中只出现一次，但它体现的思想特征却充分反映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观点，都是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

6.1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1]。"

【注释】

(1)南面：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帝王、诸侯、卿大夫听政皆面南而坐。这里指诸侯之位。

【译文】

孔子说："雍啊，可以让他担起一国君王之任。"

6.2　仲弓问子桑伯子[1]。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注释】

(1)子桑伯子：事迹不详。

【译文】

仲弓问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可以啊，他做事简单。"

仲弓说："如果内心严肃认真，而行事则简单，这样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如果是内心疏简而又行事简单，这不就太简单了吗？"孔子说："雍说得对。"

6.3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孔子答道："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他有怒气不会发到别人身上，不会重犯同样的过失。他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我没再听到有好学的人了。"

6.4　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1)。"

请益。曰："与之庾(2)。"

冉子与之粟五秉(3)。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注释】

(1)釜：古代量器名。容量六斗四升。

(2)庾（yǔ）：古代量名。合二斗四升。

(3)秉：古代量名。一秉为十六斛。一斛十斗。

【译文】

子华出使到齐国去，冉有替他母亲向孔子请求给予小米。孔子

说：“给她六斗四升。”

冉有请求增加一点。孔子说：“再给她二斗四升。”

冉有却给了她八百斗小米。

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乘坐着壮马驾的车，穿着轻柔的皮袍。我听说的是：君子周济穷急的人，而不是为富有的人再增富。”

6.5　原思为之宰[1]，与之粟九百[2]，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注释】

(1)原思：孔子学生。姓原，名宪，字子思。

(2)九百：其后没有量名，或说斛，或说斗。

【译文】

原思在孔子家任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受。孔子说：“不要推辞！有多余就接济你的乡邻吧！”

6.6　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1]，虽欲勿用[2]，山川其舍诸？”

【注释】

(1)犁牛：耕牛。骍（xīng）：赤色。周朝尚赤，用作祭品的牲畜也要赤色。角：谓牛角长得周正。这也是选择牲畜作为祭品的条件。

(2)虽欲勿用：古代祭祀不用耕牛作为祭品，因此认为耕牛之子也不可用作祭品。用，即用以祭祀。

【译文】

孔子谈及仲弓，说："耕牛所生的小牛有赤色的皮毛和端正的两角，即使人们不想把它用于祭祀，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

6.7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1)，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2)。"

【注释】

(1)三月：泛言长久。

(2)日月：指短时间。

【译文】

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长久地不背离仁，其他人只能是短时间地做到仁罢了。"

6.8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

何有？”

【译文】

季康子问：“仲由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仲由果敢决断，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又问：“端木赐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季康子再问：“冉求可以让他治理政事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让他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6.9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1)。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2)。”

【注释】

(1)闵子骞：孔子学生。姓闵，名损，字子骞。费：地名。季氏封邑。

(2)汶上：即汶水以北。这里暗指齐国。汶，水名。在齐、鲁两国交界处。

【译文】

季氏派人请闵子骞任费邑的邑宰。闵子骞对来人说：“好好地替我推辞吧！如果再来召我，那我一定逃到汶水北面去了。”

6.10　伯牛有疾(1)，子问之(2)，自牖执其手(3)，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

【注释】

(1)伯牛：孔子学生。姓冉，名耕，字伯牛。

(2)问：问候。

(3)牖（yǒu）：窗户。

【译文】

伯牛有病，孔子去探望他，从窗户伸手进去，握着伯牛的手，说：“要失去这个人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得这种病！这样的人竟得这种病！”

6.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1)，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注释】

(1)箪（dān）：盛饭的竹器。

【译文】

孔子说：“颜回多么有修养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巷，别人受不了这种穷困的忧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快乐。颜回多么有修养啊！”

6.12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

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1]。”

【注释】

(1)画：停止。

【译文】

冉求说：“不是我不喜欢您的学说，是我的力量不够。”孔子说：“如果力量不够，应是走到中途而停下来。你现在是还未用力就已经停止了。”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小人式的儒者！”

6.14　子游为武城宰[1]。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2]，行不由径[3]，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注释】

(1)武城：鲁国邑名。

(2)澹（tán）台灭明：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后成为孔子学生。

(3)径：小路。这里喻指不正当的途径。

【译文】

子游任武城邑宰。孔子说："你在那里得到什么人才吗？"子游说："有一个叫澹台灭明的人，他走路不穿小道捷径，如不是公事，从不到我屋里来。"

6.15　子曰："孟之反不伐[1]，奔而殿[2]，将入门，策其马[3]，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注释】

(1)孟之反：鲁国大夫。名侧。伐：自夸。

(2)奔：败逃。殿：在最后。

(3)策：鞭打。

【译文】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军队打仗败退，他留在最后作掩护，将进城门时，他却鞭打着马，说：'不是我敢于殿后，是我的马不肯快跑。'"

6.16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1]，而有宋朝之美[2]，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注释】

(1)祝鮀（tuó）：卫国大夫。字子鱼。佞：有口才。

(2)宋朝：宋国公子朝，容貌美丽。

【译文】

孔子说："如果没有祝鮀那样的口才，而有宋朝那样的美貌，在当今之世是难免灾祸的。"

6.17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译文】

孔子说："有谁能不经过门户走到屋外去呀？可为什么没有人从我这条道行走呢？"

6.18　子曰："质胜文则野(1)，文胜质则史(2)。文质彬彬(3)，然后君子。"

【注释】

(1)质：朴实。文：文采。

(2)史：指文辞繁多浮夸。

(3)彬彬：形容交杂而均和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朴实胜过文采就会显得粗野，文采胜过朴实就会显得浮夸。文采与朴实两者兼备，这才是君子。"

6.19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1)。"

【注释】

(1)罔：枉曲，不正直。

【译文】

孔子说："人能生存于世上是由于正直，而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那只是侥幸地避免了祸害。"

6.20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译文】

孔子说："对于学问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好它的人，喜好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

6.2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译文】

孔子说："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对他说高深的道理；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对他说高深的道理。"

6.22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1]，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注释】

(1)务：致力。

【译文】

樊迟问怎样才算聪明。孔子说：“把力量用在人事方面的道义之上，尊敬鬼神而远离它，这可说是聪明的。”

樊迟又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有仁德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做在前，获取成果的时候退在后，这可说是仁了。”

6.23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译文】

孔子说：“智者喜好水，仁者喜好山。智者好动，仁者沉静。智者快乐，仁者长寿。”

6.24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译文】

孔子说：“齐国一行变革，可以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一行变革，可以达到与道相合的程度。”

6.25　子曰：“觚不觚[1]，觚哉！觚哉！”

【注释】

(1)觚（gū）：古代酒器。或说觚本当上圆下方，其上有棱角，后去除棱角而制成圆形，故孔子有此叹。另说觚本容酒二升或三升，其后增大了容量，故孔子叹息。

【译文】

孔子说：“觚而没有觚的样子，这也叫觚啊！这也叫觚啊！”

6.2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1]，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2]。”

【注释】

(1)逝：往。

(2)罔：迷惑。

【译文】

宰我问道：“一个有仁德的人，如告诉他‘井里掉下去一个仁人’，他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这么做呢？君子可以到井边去设法救人，但不可自己也陷入井中；可以受骗前往，但不可被迷惑而跳入井中。”

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

畔矣夫[1]。”

【注释】

(1)畔：通“叛”。

【译文】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也就能不背离道了。”

6.28　子见南子[1]，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2]：“予所否者[3]，天厌之！天厌之！”

【注释】

(1)南子：卫灵公夫人。当时把持着卫国朝政，且有淫乱行为。

(2)矢：发誓。

(3)所：假如，常用于誓词中。否：意谓不合道义。

【译文】

孔子去见了南子，子路对此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

6.29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1]，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注释】

(1)中庸：孔子倡导的道德标准，即中和可常行之道。中，表示无过无不及。庸，平常。

【译文】

孔子说："中庸这一道德，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了！人们缺乏这一道德已经很久了。"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1)！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2)！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3)，可谓仁之方也已(4)。"

【注释】

(1)事：止，仅。

(2)病：难，不易。

(3)取譬：寻取比喻。这里的比喻指由自己出发而比方到别人，即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意思。

(4)方：方法，途径。

【译文】

子贡说："如果有人能对民众广施恩惠，能周济民众，怎么样？可以说是仁吗？"孔子说："岂止是仁啊！一定是圣德了！恐怕尧、舜也会觉得难以做到吧！那仁者啊，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通达。能从眼前的实际事情这样去做，可

说是实行仁道的途径了。”

述而篇第七

本篇共三十八章，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孔子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言行。孔子对古代文化充满了敬仰和神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他对待古文化的原则。显然，这一传承原则与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正是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孔子整理编撰了《春秋》《诗》《书》《礼》《乐》《易》等重要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作出了辉煌的贡献。而他事实上对传统文化在理论和认识观念上的开拓创新，也载入了思想文化史册。孔子在教育方面的实践和总结同样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举一反三”等一系列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篇还记述了孔子对富贵的认识观念。孔子并不笼统地排斥富贵，关键是富贵的获得必须合于道义，否则，就像他所表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的思考既体现了一贯的道德原则，也并不偏颇。

7.1　子曰：“述而不作[1]，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2]。”

【注释】

(1)作：创始，创作。

(2)老彭：商朝贤大夫，名见《大戴礼记》。据传他好述古事。

【译文】

孔子说：“只阐述典籍而不进行创作，相信且爱好古代文化，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

7.2　子曰：“默而识之[1]，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注释】

(1)识（zhì）：记住。

【译文】

孔子说：“默默地把所见所闻记在心中，努力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不知疲倦，这些事对于我有什么困难的呢？”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1]，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注释】

(1)徙：迁移。这里指迁而从义。

【译文】

孔子说："品德不加培养，求学问不进行讲习，听到义不能相从，有缺点不能改正，这些是我忧虑的事。"

7.4　子之燕居(1)，申申如也，夭夭如也(2)。

【注释】

(1)燕居：闲居。

(2)申申、夭夭：都是形容舒畅和乐的样子。

【译文】

孔子在家闲居时，是那样的舒畅，那样的和乐。

7.5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

【注释】

(1)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始祖。

【译文】

孔子说："我真是衰老得厉害了！我很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

7.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

【注释】

(1)艺：指古代教育学生的科目，即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译文】

孔子说："志向在道上，据守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憩在艺上。"

7.7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1)]，吾未尝无诲焉。"

【注释】

(1)束脩（xiū）：十条干肉。脩，脯，即干肉。十条脯为一束。这是古人入学拜师的薄礼。一说"束脩"指束带修饰之礼。今从前说。

【译文】

孔子说："凡自己带着十条干肉来求见的，我从没有不予教诲的。"

7.8　子曰："不愤不启[(1)]，不悱不发[(2)]。举一隅不以

三隅反[3]，则不复也。”

【注释】

(1)愤：心欲求通而未能做到的意思。

(2)悱（fěi）：口想说而不能说出来的样子。

(3)隅：指方形物体的角。反：类推。

【译文】

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力求明白而未能明白的时候，我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却又说不出的时候，我不去启发他。对他举出一个角，他不能推知另外三个角，我就不再教他了。”

7.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译文】

孔子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

7.10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译文】

孔子在那一天哭泣过，就不再唱歌。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1]，惟我

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2]，则谁与[3]？”

子曰：“暴虎冯河[4]，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注释】

(1)舍：舍弃。

(2)三军：按周制，诸侯大国有中、上、下三军。这里指军队。

(3)与：陪从，偕同。

(4)暴虎：徒手与虎搏斗。冯（píng）河：不乘船而徒步过河。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如用我，我就做事，如不用我，我就藏身，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

子路说：“您若率领军队，那么与谁共事呢？”

孔子说：“徒手斗虎，徒步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不会与他共事。与我共事的一定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略而能成事的人。”

7.12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1]，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注释】

(1)执鞭之士：古代执鞭有两种人，一是为高官开道的差役，一是市场的守门人。这里指贱职。

【译文】

孔子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虽是执鞭贱职，我也愿意做。如果不可求得，还是做我喜欢的事情。"

7.13　子之所慎：齐[1]，战，疾。

【注释】

(1)齐：同"斋"。古人在祭祀或重要典礼前整洁身心，表示庄敬，称为"斋"或"斋戒"。

【译文】

孔子谨慎对待三件事：斋戒，战争，疾病。

7.14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文】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很长时间感觉不出肉的滋味，他说："真没想到音乐之美会达到这样的境界。"

7.15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1]？"子贡曰："诺，

吾将问之。”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2]？”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为也。”

【注释】

(1)为：帮助。卫君：指卫出公蒯辄，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的儿子。蒯聩因得罪灵公的夫人南子而逃往晋国。灵公死，即立蒯辄为君。晋国把蒯聩送回卫，欲借此侵略卫，因而卫国拒绝蒯聩回国。

(2)伯夷、叔齐：前已有注。其父孤竹君死，两人为互让王位而出逃，这与卫国父子争君位的情况正成对照，故子贡借此事了解孔子对卫出公的态度。

【译文】

冉有说：“老师会帮助卫君吗？”子贡说：“是啊，我去问问他。”

子贡走进孔子屋里，说：“伯夷、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呢？”孔子说：“是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们有怨恨吗？”孔子说：“他们追求仁而得到了仁，又怨恨什么？”

子贡出来后说：“老师是不会帮助卫君的。”

7.16　子曰：“饭疏食饮水[1]，曲肱而枕之[2]，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注释】

(1)疏食：粗粝的饭食。

(2)肱（gōng）：手臂。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清水，弯着手臂当作枕头，快乐也就在其中啊。如不合道义而得来的富贵，对于我如同浮云一样。"

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1)，可以无大过矣。"

【注释】

(1)《易》：书名。古代用于卜筮。

【译文】

孔子说："给我增加几年寿命，让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去学《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了。"

7.18　子所雅言(1)，《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注释】

(1)雅言：指当时中国通行的语言，与方言相对。

【译文】

孔子有用雅言的时候，读《诗》、《书》，以及执行礼事，都用雅言。

7.19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1]，子路不对。

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注释】

(1)叶公：楚国大夫。姓沈，名诸梁，字子高，为叶县尹。

【译文】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知如何对答。

孔子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啊，发愤而忘了吃饭，快乐而忘记忧愁，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如此而已。'"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地去求得它的人。"

7.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译文】

孔子不谈论怪异、强力、叛乱、鬼神。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译文】

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师。我择取他们的优点而学习效法，看到他们的缺点而借鉴改正。"

7.23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1)？"

【注释】

(1)桓魋（tuí）：宋国司马向魋，因是宋桓公的后代，所以称"桓魋"。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经过宋国，与弟子在大树下习礼，桓魋欲杀孔子，弟子催孔子快离去，孔子说了此话。

【译文】

孔子说："天让我生有这样的品德，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

7.24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

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1]，是丘也。”

【注释】

(1)与：这里是示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我没有一事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7.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译文】

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文献、德行、忠心、诚信。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1]，难乎有恒矣。”

【注释】

(1)泰：奢侈。

【译文】

孔子说："圣人，我是不能看见了；能看见君子，就可以了。"

又说："善人，我是不能看见了；能看见保持操守的人，就可以了。本来没有却装作有，本来空虚却装作充实，本来穷困却装作豪奢，这样的人是很难保持操守的。"

7.27　子钓而不纲[1]，弋不射宿[2]。

【注释】

(1)纲：网上的大绳。这里指捕鱼的方式，即以纲系住网截断水流，并在绳上挂钩以取鱼。

(2)弋：用带丝绳的箭来射。宿：指歇宿巢中的鸟。

【译文】

孔子钓鱼，不用大绳系住网钩截流取鱼；孔子射鸟，不射在巢中栖息的鸟。

7.28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1]。"

【注释】

(1)知之次：《季氏篇》第九章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这里说的"知之次"即指"学而知之者"，这是比较"生而知之者"而言。

【译文】

孔子说：“大概有一种无知却凭空造作的人吧，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多地听，选取那好的便依从它；多多地看，把看到的记在心里。这样学得知识，仅次于那种生来就知的情况。”

7.29　互乡难与言[1]，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2]，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注释】

(1)互乡：地名。据说其地民风不善。

(2)与：赞许。

【译文】

互乡这个地方的人难于交谈，但那里一个少年得到了孔子的接见，学生们疑惑不解。孔子说：“我是赞许他的进步，不是赞许他的退步，何必把事情做得太过分呢？别人怀着洁身自好的想法来了，我赞许他的就是洁身自好的态度，不是确保他过去的表现。”

7.3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译文】

孔子说：“仁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行仁，仁就来了。”

7.31　陈司败问[1]：“昭公知礼乎[2]？”孔子曰：“知

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3]，曰：“吾闻君子不党[4]，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5]，为同姓[6]，谓之吴孟子[7]。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注释】

(1)陈：国名。司败：官名，即司寇。或说“陈司败”是人名。

(2)昭公：鲁昭公，名稠，一作“裯”。

(3)巫马期：孔子学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

(4)党：偏私。

(5)取：同“娶”。

(6)为同姓：鲁是周公后代，吴是太伯后代，都是姬姓。根据礼制，同姓不能通婚。

(7)吴孟子：春秋时，国君夫人的称号应是她本国国名加上她的姓，因此昭公夫人应该称吴姬，现在为了回避同姓而婚的事实，故省去“姬”而有此称，“孟子”可能是这位夫人的字。

【译文】

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懂得礼吗？”孔子答道：“懂礼。”

孔子出去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说：“我听说君子没有偏私，难道君子也会偏私吗？鲁君从吴国娶了夫人，这是同姓国家，为掩饰而称她为吴孟子。如果鲁君也算懂礼，那还有谁不懂礼？”

巫马期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很幸运啊，若有过错，人家一定会知道。”

7.32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译文】

孔子与人一起唱歌，如唱得好，必定让人再唱一遍，然后和他一同唱。

7.33　子曰：“文，莫吾犹人也[(1)]。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注释】

(1)莫：表示揣测，或许，大概。

【译文】

孔子说：“就书本上的学问而言，大概我与别人差不多。但身体力行地做一个君子，我还没有达到。”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译文】

孔子说："若说圣与仁，我怎么敢当？我只是学习工作从不厌烦，教诲别人从不疲倦，可说就是如此罢了。"公西华说："这正是我们弟子学不到的。"

7.35　子疾病[1]，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2]：'祷尔于上下神祇[3]。'"子曰："丘之祷久矣。"

【注释】

(1)疾病：轻者称疾，重者称病，这里二字连用表示病重。

(2)诔（lěi）：为生者所作的祈祷文。

(3)祇（qí）：地神。

【译文】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为他祈祷。孔子说："有这事吗？"子路回答："有的。《诔》中说：'为你向天神地祇祈祷。'"孔子说："我已经祈祷很久了。"

7.36　子曰："奢则不孙[1]，俭则固[2]。与其不孙也，宁固。"

【注释】

(1)孙：通"逊"。

(2)固：固陋。

【译文】

孔子说：“豪奢就会显得傲慢，省俭就会显得固陋。与其傲慢，宁可固陋。”

7.37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胸平坦宽广，小人经常局促忧愁。”

7.38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译文】

孔子温和而严厉，威严而不刚猛，恭敬而安详。

泰伯篇第八

本篇共二十一章，比较集中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记录孔子对尧、舜、禹等古代圣君的赞美，二是连续五章记录了曾参的言论。其他记述的孔子言谈则泛及礼乐、治政、学习、品格等内容。孔子一再称颂古代圣君，实质上是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期待，古圣贤的道德表现，正反衬出当今统治者的严重不足。孔子一向认为，居于当政的地位，自然有别于被统治的普通百姓，他理应具备相应的品性，担当起相应的责任。从这个意义看，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也就比较容易理解。统治者应该高度负责地把握政事，那么普通百姓只要执行即可，百姓是不需要也不应该议政干政的。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逻辑。本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语，是从另一个角度表达的同一个道理。不过后世学者对上一语的理解存在较多争议，有的对“民”的内涵作出别一种解释，有的把句子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这样，语意就变得截然不同。显然，这些理解都希望回避原句中显露出来的愚民思想。关于曾参，因《论语》中唯他与有若基本上都以“子”尊称，故有人以为《论语》出于曾参、有若的弟子所记。后《孟子》对曾参事迹有较多记载，宋、明儒者遂有曾参、子思、孟子为儒学正传的说法，不过此说并无有力的证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曾参后来授徒讲学，对儒学的传扬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8.1　子曰："泰伯[1]，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2]，民无得而称焉。"

【注释】

(1)泰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长子，也作"太伯"。古公另有二子仲雍、季历。据传古公因见季历贤明，且其子姬昌有圣德，欲传位于季历，于是太伯偕同仲雍出逃至勾吴，后又创造各种条件使季历合理继承王位。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

(2)天下：指中国全部土地，当时周室仅为一个部落，这是以后来周实现了天下统一而言之。

【译文】

孔子说："泰伯，可说是具有最高的道德了。他屡次辞让王位，老百姓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称颂他。"

8.2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1]，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2]。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3]。"

【注释】

(1)葸（xǐ）：畏惧，胆怯。

(2)绞：急切，偏激。

(3)偷：轻薄，不厚道。这里特别指人与人感情的冷漠。

【译文】

孔子说："只讲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劳倦不安；只讲谨慎而不知礼，就会胆怯懦弱；只讲勇敢而不知礼，就会犯上作乱；只讲直率而不知礼，就会偏激刺人。君子对亲族感情深厚，百姓就会兴起仁风；君子不遗弃故交旧友，百姓就不会冷漠无情。"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1]！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2]。'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注释】

(1)启：通"睿"，视。

(2)"战战兢兢"三句：见《诗经·小雅·小旻》。

【译文】

曾子病了，他把自己的学生召集到身边，对他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说：'小心谨慎啊，好像身临深渊旁，好像行走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自己是可以免于刑戮毁伤了！学生们！"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1]。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2]。笾豆之事[3]，则有司存[4]。"

【注释】

(1)孟敬子：鲁国大夫仲孙捷。

(2)倍：通“背”，指违背道理。

(3)笾（biān）豆：古代用于祭祀的两种礼器，“笾”为竹器，“豆”为木器。

(4)有司：主管某方面事务的官吏。

【译文】

曾子病了，孟敬子去探望他。曾子对他说：“鸟快死了，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死了，他说的话是善意的。君子所重视的事有三个方面：使自己容貌严肃，就可远离粗暴懈怠；使自己神色端庄，就近于真诚可信；使自己言辞和顺，就可远离粗蛮无理。至于仪礼的具体事宜，自有主管人员去承担。”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1)。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2)。”

【注释】

(1)校：计较。

(2)吾友：前人多以为指颜回。

【译文】

曾子说：“虽则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虽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贫乏的人请教；有就像没有一样，充实就像虚空一样，即使受人侵犯也不计较。以前我的一个朋友曾是这样做的。”

8.6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1]，可以寄百里之命[2]，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注释】

(1)六尺之孤：指未成年的孤儿。古代尺短，身长六尺一般指十五岁以下孩童。

(2)百里：指诸侯国。

【译文】

曾子说："可以把幼小的孤儿托付于他，可以把国家的政令托付于他，面临紧要关节不会动摇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1]，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注释】

(1)弘：心胸宽广。毅：坚毅。

【译文】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宽宏坚毅，因为他们责任重大，路途遥远。把实现仁道作为自己的责任，这不是很重大吗？一直到死才卸下重任，这不是很遥远吗？"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文】

孔子说：“诗激发人的心志，礼使人立身于社会，乐使人所学得以完成。”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文】

孔子说：“对于百姓，可以使他们遵照道理去做，不可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8.10　子曰：“好勇疾贫(1)，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注释】

(1)疾：厌恶，憎恨。

【译文】

孔子说：“喜好勇力而厌恶贫困，就会生乱。对于不仁之人痛恨得过分，也会生乱。”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

不足观也已。”

【译文】

孔子说：“如果一个人有周公那样优秀的才能，但他骄傲而且吝啬，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1]，不易得也。”

【注释】

(1)谷：古代以谷米为俸禄。这里指做官得禄。

【译文】

孔子说：“读书三年，还没有产生做官的心念，这是很难得的。”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1]，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注释】

(1)见：同“现”。

【译文】

孔子说：“信念坚定而且好学，宁死也坚守大道。不进入局势危急的国家，不居住在动荡混乱的国家。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效力，天

下政治黑暗就隐居。国家政治清明，自己却身处贫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自己却享有富贵，这也是耻辱。”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考虑那方面政事。”

8.15　子曰：“师摯之始(1)，《关雎》之乱(2)，洋洋乎盈耳哉(3)！”

【注释】

(1)师摯：鲁国乐师，名摯。始：乐曲的开始，古代叫“升歌”，一般由乐官之长太师演奏。

(2)乱：乐曲的末章。

(3)洋洋：形容乐声的美盛。

【译文】

孔子说：“从太师摯开始演奏乐曲起，到乐曲末章演奏《关雎》，美妙的乐声充满我的耳中！”

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1)，悾悾而不信(2)，吾不知之矣。”

【注释】

(1)侗（tóng）：幼稚无知。愿：质朴。

(2)悾悾（kōng）：诚恳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狂妄而不直率，幼稚而不朴实，貌似诚恳而没有诚信，我真不能懂得这样的人。"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文】

孔子说："学习时总觉得像赶不上，学得了还总怕再丢失。"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

【注释】

(1)禹：夏朝开国君主，据传受舜禅让而得位。不与：不相关。这里表示处之泰然，不以得位为乐。或说这是指舜、禹任贤使能，不亲自干预具体政事。

【译文】

孔子说："这是多么崇高伟大啊！舜、禹得有天下，却好像与他们个人不相关一样。"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2]！"

【注释】

(1)则：效法。

(2)文章：指礼乐制度等。

【译文】

孔子说："尧这样的君王多么伟大啊！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是最大的，只有尧能效法天。多么宽广啊！百姓不知该如何称颂他。他的功绩真壮伟啊，他的礼乐制度真辉煌啊！"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1]。"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2]，于斯为盛[3]。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4]，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注释】

(1)乱：治。

(2)唐、虞：即尧、舜。尧曾封于唐，故称"唐尧"，舜曾封于虞，故称"虞舜"。

(3)斯：指周武王时。

(4)三分天下有其二：据传当时天下分为九州，周文王有六州，占三分之

二。

【译文】

舜有五位贤臣而使天下得到治理。周武王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说："人才难得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在尧、舜之际，以及周武王那个时候，人才算最兴盛了。而武王的十个臣子中还有一个是妇女，实际上只能算九个人罢了。周文王的时候得有天下的三分之二，但还以臣的身份事奉殷朝。周朝的道德，可说是最高尚的了。"

8.21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1)。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2)，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3)，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4)。禹，吾无间然矣。"

【注释】

(1)间（jiàn）：空隙。这里指可以非议的不足之处。

(2)菲：微薄。

(3)黻（fú）冕：古代祭祀时穿戴的礼服礼帽。

(4)卑：低矮。沟洫：田间水道，指农田水利。

【译文】

孔子说："禹啊，我对他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他自己的饮食粗陋，却尽心于鬼神的祭祀；自己的穿着破旧，却把祭服做得很华美；自己的住房低矮，却尽力于农田水利。禹啊，我对他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了。"

子罕篇第九

本篇共三十一章，从各个方面记述了孔子的德行，除了孔子本人的言论，也多有他人对孔子的评说。虽然内容丰富，孔子的政治理想、为人、学识等都有所涉及，不过细加寻绎，还是能看到本篇最核心的内容则是如何在一个变化万端的社会中安身立命的问题。孔子重视把握人类发展规律，并严格掌控自我以适应客观规律，正是这样，他始终保持着高昂的人生态度，也正是这样，才使得他的言行能够超越内在的思想局限，而对后人久远地发生影响。本篇首章提出的论点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孔子“罕言利”是不言而喻的，在《里仁篇》，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表明了他重义轻利的基本态度。但孔子并非绝对地排斥利，关键在于利的获得不能违背道义。至于孔子罕言“命”与“仁”的问题，则众说纷纭，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解释，难以取得统一。

9.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1]。

【注释】

(1)罕：少。与：连词。一说赞许，如作此说，那么句子在“利”后断开。今从前说。

【译文】

孔子很少谈到利、命和仁。

9.2　达巷党人曰[1]：“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注释】

(1)达巷：地名。

【译文】

达巷这个地方有人说：“孔子真伟大！他学识渊博，而不以一项专长来树立名声。”孔子听到后，对学生们说：“我专干哪一项呢？驾车吗？射箭吗？我还是驾车吧。”

9.3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1]，俭，吾从众。拜下[2]，礼也。今拜乎上，泰也[3]。虽违众，吾从下。”

【注释】

(1)纯：黑丝。

(2)拜下：指臣见君的行礼，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再到堂上磕头。

(3)泰：骄纵。

【译文】

孔子说："礼帽用麻料制作，这合乎礼的规定。现在用丝料制作，这样省俭一些，我赞同大家的做法。臣见君，在堂下跪拜磕头，这合乎礼的规定。现在要到堂上才跪拜磕头，这是傲慢的表现。虽然违背大家的做法，我仍然坚持在堂下跪拜磕头的主张。"

9.4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译文】

孔子绝无四种毛病：不凭空揣测，不主观臆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为是。

9.5　子畏于匡(1)。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2)。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注释】

(1)子畏于匡：孔子离开卫国前往陈国时，途经匡。匡人曾受到鲁人阳虎的掠杀，孔子容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把孔子认作阳虎，因此囚禁了他。

畏，拘囚。匡，地名。

(2)后死者：孔子自谓。

【译文】

孔子被拘禁于匡地。他说："文王死了以后，传下来的文化不在我这里吗？天若要使这些文化丧失不传，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天若不想让这些文化丧失，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9.6　太宰问于子贡曰(1)："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2)，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注释】

(1)太宰：官名。其人不详。

(2)纵：赋予。将：大。

【译文】

太宰向子贡问道："你们先生是一位圣人吗？他怎么有那么多才技呢？"子贡说："是上天赋予他大圣之德，又使他多有才技。"

孔子听到后，说："太宰知道我呀！我小时候贫贱，所以学会很多鄙贱的技艺。一个君子会学那么多技艺吗？不会的。"

9.7　牢曰[1]：“子云：‘吾不试[2]，故艺。’”

【注释】

(1)牢：孔子学生。姓琴，名牢，字子开，一字子张。因不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或以为不是孔子学生。

(2)试：任用。

【译文】

牢说：“孔子说：‘我没有为世所用，所以学了不少技艺。’”

9.8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

【注释】

(1)叩：询问。竭：尽。

【译文】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啊。有一个浅陋的人来向我提问，我对他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就从问题的本末终始这样两端向他询问，直至把问题全部搞清楚。”

9.9　子曰：“凤鸟不至[1]，河不出图[2]，吾已矣夫[3]！”

【注释】

(1)凤鸟：即凤凰。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常作为圣王受命的瑞兆。

(2)河：黄河。出图：传说伏羲时黄河中有龙马负图而出，后也作为圣王受命的吉兆。

(3)已：停止。

【译文】

孔子说："凤凰不飞来了，黄河不出图了，我的一生没有希望了吧！"

9.10　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1)，见之，虽少，必作(2)，过之，必趋(3)。

【注释】

(1)齐衰（zīcuī）：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冕衣裳者：指穿戴整齐的贵族。冕，指贵族所戴的礼帽。衣，上衣。裳，下衣。瞽（gǔ）：眼睛失明。

(2)作：站起，表示敬意。

(3)趋：快走，表示敬意。

【译文】

孔子遇到穿丧服的人、穿戴着官服礼帽的人和盲人，与他们相见时，即使他们很年轻，也一定由座位上站起来；经过他们面前时，一定快走几步。

9.11　颜渊喟然叹曰(1)："仰之弥高(2)，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3)，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4]，虽欲从之，末由也已[5]。”

【注释】

(1)喟（kuì）然：长叹的样子。

(2)弥：更加。

(3)循循然：有顺序的样子。

(4)卓尔：高峻的样子。

(5)末：无。

【译文】

颜渊感叹道：“老师的道，抬头仰视，越觉其高，用力钻研，越觉其深。望过去似在前面，忽然间又似在后面。老师有步骤地引导着我，用文献来丰富我的学识，用礼节来约束我的行为，令我想停下来也不可能。我已经竭尽全力，但它如在面前高高地耸立着，虽想攀从，却觉无路可由。”

9.12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1]。病间[2]，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注释】

(1)臣：家臣。为卿大夫家所有。

(2)病间：病稍愈。

【译文】

孔子病重，子路让孔子的学生以家臣的身份，预备料理丧事。孔子病渐愈，说："仲由做这种欺假的事很久了吧！我不应该有家臣而装作有家臣，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我与其死在家臣手里，还不如死在你们学生手里！而且我纵使不能用卿大夫的盛大葬礼，难道我会死在路上没人葬吗？"

9.13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1]？求善贾而沽诸[2]？"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注释】

(1)韫（yùn）：藏。椟（dú）：木匣。

(2)贾（gǔ）：商人。沽：卖。

【译文】

子贡说："如果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放在匣中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它啊！卖掉它啊！我等待着识货的人呢。"

9.14　子欲居九夷[1]。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注释】

(1)九夷：指东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

【译文】

孔子想到九夷去居住。有人说："那里非常鄙陋，怎么能住？"孔子说："有君子去住了，哪里还会鄙陋呢？"

9.15　子曰："吾自卫反鲁[1]，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2]。"

【注释】

(1)反：同"返"。

(2)《雅》《颂》：《诗经》中的两类诗，主要根据乐曲性质分类。

【译文】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对乐曲作了整理订正，使《雅》《颂》两类诗各有了适当的安置。"

9.16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译文】

孔子说："在外事奉公卿，在家事奉父兄，对丧事不敢不尽力去办，不要被酒困扰，这些事对于我有什么困难呢？"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

【注释】

(1)舍：停留，止息。

【译文】

孔子在河边，说：“流逝的时光像这河水一样呀！日夜不停地流去。”

9.18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译文】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爱道德如同喜爱美貌一样的人。”

9.19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1]，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注释】

(1)篑（kuì）：盛土的竹筐。

【译文】

孔子说：“好比积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可堆成了，然而停止了，那是我自己停息下来的。好比在平地堆山，虽然才倒上一筐土，但继续堆下去，那是我自己在往前努力。”

9.20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译文】

孔子说："我对他说话时始终不懈怠地听讲的，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9.21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译文】

孔子谈到颜渊，说："可惜他死了呀！我只看见他不断进步，没见他停下来过。"

9.22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1)！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注释】

(1)秀：谷类植物开花抽穗。

【译文】

孔子说："庄稼有出苗而不开花抽穗的吧！有开花抽穗而不结实的吧！"

9.23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译文】

孔子说："年轻人令人畏惧，怎么知道他们的将来比不上现在这辈人呢？如果人到四五十岁还没有声望，那他也不值得畏惧了。"

9.24　子曰："法语之言[1]，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2]，能无说乎？绎之为贵[3]。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释】

(1)法：指礼法正道。

(2)巽：恭顺。与：称赞。

(3)绎：寻绎，分析。

【译文】

孔子说："正言相告的话，能不听从吗？但听后改正错误才可贵。谦恭赞许的话，听了能不高兴吗？但听后要分析才可贵。高兴而不加分析，听从而不加改正，这种人我就对他没办法了。"

9.25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1]

【注释】

(1)此章重出，已见《学而篇》第八章。

【译文】

孔子说："为人要以忠信为主。不要与不同于自己的人交友。有了过失，就不要害怕改正。"

9.26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

【注释】

(1)匹夫：指平民中的男子。

【译文】

孔子说："军队可被夺去主帅，一个男子却不可被夺走志向。"

9.27　子曰："衣敝缊袍(1)，与衣狐貉者立(2)，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3)？'"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注释】

(1)缊（yùn）袍：用旧丝绵絮制成的袍子。或说以乱麻为絮的袍子。

(2)狐貉（hé）：指用狐貉皮制成的皮袍。

(3)"不忮（zhì）不求"两句：语见《诗经·邶风·雄雉》。忮，嫉妒。臧，善，好。

【译文】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到羞惭的，恐怕只有仲由吧。《诗经》中说：'不嫉妒，不贪求，做什么还会不好？'"子路听了总是念诵这两句诗。孔子说："仅做到这点，哪里就能说是很好了？"

9.28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1]。"

【注释】

[1]雕：同"凋"。

【译文】

孔子说："到严寒的时候，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译文】

孔子说："聪明的人不迷惑，仁德的人不忧愁，勇敢的人不畏惧。"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1]；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2]。"

【注释】

(1)适：往，到。

(2)权：变通，即权衡利弊轻重，因事制宜。

【译文】

孔子说："可共同学习的人，未必可共同走向道；可共同走向道的人，未必可共同依道立身；可共同依道立身的人，未必可共同通权达变。"

9.3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1)。"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注释】

(1)"唐棣之华"四句：这是逸诗，不见于今《诗经》。唐棣，一种植物。华，花朵。偏其反而，花朵摆动的样子。偏，通"翩"。反，翻。

【译文】

古诗中说："唐棣树的花，翩翩翻舞。难道我不想你吗？是我住处太遥远。"孔子说："还是没有想念，真要想念，有什么遥远的呢？"

乡党篇第十

本篇原为一章，现分为二十七节。着重记录孔子在各种场合的神貌举止，尤其详尽地叙写了孔子在朝廷、宗庙等重要场所的一举一动。这犹如礼的演示，具体反映出礼制在仪态形表上的严格要求，对于考察礼制文化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此外，孔子平素衣食住行中的神情意态在本篇也得到生动的记叙。孔子倡导周礼直接关联着他的政治理想，但礼的本质体现又往往离不开仪式表象。春秋时代周礼日益衰败，原有的等级秩序遭到破坏，而变化的端倪常常首先在礼仪形式上表露出来。这就是孔子特别注重礼制外在形态的社会原因。孔子自身一丝不苟地遵循礼制，从他的行为表现中，能够形象地领悟到他对礼的作用的期待，体会到他主张克己复礼的意义所在，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对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真诚希冀。本篇末章与全篇内容很不一致，读之令人费解，前人解释多有歧义，朱熹认为“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论语集注》）。

10.1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1]，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2]，唯谨尔。

【注释】

(1)恂恂（xún）：温和恭顺的样子。

(2)便便（pián）：形容语言流畅。

【译文】

孔子在本土乡里显得温和恭顺，好像不善言辞一样。

他在宗庙朝廷，说话明白流畅，只是很谨慎。

10.2　朝，与下大夫言[1]，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2]。君在，踧踖如也[3]，与与如也[4]。

【注释】

(1)下大夫：职官名。卿以下的大夫。卿即上大夫。

(2)誾誾（yín）：恭敬而正直的样子。

(3)踧踖（cùjí）：恭敬而不安的样子。

(4)与与：仪容合度的样子。

【译文】

孔子上朝时，与下大夫说话，显得温和快乐；与上大夫说话，显得恭敬正直。君主临朝，孔子显得恭敬不安，仪容合度。

10.3　君召使摈[1]，色勃如也[2]，足躩如也[3]。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4]。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5]。"

【注释】

(1)摈：通"傧"，迎接宾客。

(2)勃：脸色变得庄重的样子。

(3)躩（jué）：快步走的样子。

(4)襜（chān）：整齐的样子。

(5)不顾：不回头。这里表示走远。

【译文】

君主召孔子去接待宾客，孔子的脸色便庄重起来，行走时步履疾速。他向同立于身边的人作揖，或向左或向右地拱手，衣服前后摆动，显得整齐不乱。快步向前走的时候，如鸟舒展翅膀一样。宾客辞别后，孔子必定向君主禀报说："客人已经走远了。"

10.4　入公门，鞠躬如也[1]，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2]。

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3]，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4]，逞颜色[5]，怡怡如也。

没阶，趋进，翼如也。

复其位，踧踖如也。

【注释】

(1)鞠躬：这里形容恭敬谨慎的样子。

(2)阈（yù）：门槛。

(3)摄：提起。齐（zī）：衣服下摆。

(4)等：指台阶的层级。

(5)逞：舒展。

【译文】

孔子走进朝廷大门，显得恭敬谨慎，好像门容不下身子的样子。

他不站在门的中间，进去时不踩门槛。

经过国君的座位，便脸色庄重，脚步加快，说话也好像力气不足的样子。

他提起衣服下摆向堂上走，恭敬谨慎，好像屏气不呼吸的样子。

出来后，走下一级台阶，脸色舒展，怡然自得。

走完台阶，即快步行进，好像鸟儿展翅一样。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显出恭敬不安的样子。

10.5　执圭[1]，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2]。

享礼[3]，有容色。

私觌[4]，愉愉如也。

【注释】

(1)圭：一种玉器。上圆下方，举行典礼时君臣手中所执。这里指大臣出使邻国时，执圭以示君命。

(2)蹜蹜（sù）：脚步小而密。

(3)享礼：呈献礼品的仪式。享，献。

(4)觌（dí）：相见。

【译文】

孔子出使邻国，手中握着圭，恭敬谨慎，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他举圭向上如同作揖，执圭向下如同授物与人。脸色庄重好像战战兢兢，脚步细密好像沿着线在前行。

在呈献礼物的仪式上，他容光焕发。

在私人会见时，他和颜悦色。

10.6　君子不以绀缬饰[1]，红紫不以为亵服[2]。

当暑，袗绨绤[3]，必表而出之。

缁衣[4]，羔裘[5]；素衣，麑裘[6]；黄衣，狐裘。

亵裘长，短右袂[7]。

必有寝衣[8]，长一身有半。

狐貉之厚以居[9]。

去丧，无所不佩。

非帷裳[10]，必杀之[11]。

羔裘玄冠不以吊[12]。

吉月[13]，必朝服而朝。

【注释】

(1)绀（gàn）：深青透红的颜色，这是祭服的颜色。缲（zōu）：比绀更暗的一种颜色，这是丧服的颜色。饰：镶边。

(2)红紫：是当时贵重的颜色。或说红紫不是正色。今从前说。亵服：家居衣服。

(3)袗（zhěn）：单衣。绨（chī）：细葛布。绤（xì）：粗葛布。

(4)缁（zī）衣：黑色上衣。古代的皮衣毛向外，外需加罩衣，且颜色当与皮衣毛色相同。这里的“缁衣”及以下“素衣”、“黄衣”均指套在皮衣外的罩衣。缁，黑色。

(5)羔裘：指黑色的羊毛皮衣。

(6)麑（ní）：小鹿，毛白色。

(7)短右袂：把右边的衣袖做短些，便于做事。袂，袖子。

(8)寝衣：即被子。

(9)居：坐。

(10)帷裳：上朝和祭祀时穿的礼服，用整幅布制成，有多余的布缝成褶

子，不加裁剪。

(11)杀：裁去。

(12)玄冠：黑色的礼帽。羔裘玄冠都是吉服，故不可穿着去吊丧。

(13)吉月：正月。这里指正月初一。或说每月初一。

【译文】

君子不用深青透红和黑中透红的颜色作衣服的镶边，不用红色紫色作家居的衣服。

夏天，穿细葛布或粗葛布做的单衣，但如果出去则一定套上外衣。

黑色的外套配羔羊皮裘，白色的外套配小鹿皮裘，黄色的外套配狐皮裘。

居家穿的皮裘做得较长，但把右边袖子做得短些。

睡觉一定要有被子，长度为身长再过半。

用狐貉的厚毛做坐垫。

丧期满了以后，什么饰物都可佩带在身上。

只要不是上朝和祭祀须整幅布制作的礼服，一定裁去多余的布。

不穿戴黑色羔裘和黑色礼帽去吊丧。

正月初一，一定穿着上朝礼服去朝见君主。

10.7　齐，必有明衣[1]，布。

齐必变食[2]，居必迁坐[3]。

【注释】

(1)明衣：浴衣。

(2)变食：改变日常饮食，主要指不饮酒、不吃葱蒜等。

(3)迁坐：改变卧室，即从平常所居的燕寝移至正寝。

【译文】

斋戒时，一定要有浴衣，要用布做的。

斋戒时一定要改变平常的饮食，一定要改变居住的卧室。

10.8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

食饐而餲[2]，鱼馁而肉败[3]，不食。色恶，不食。臭恶[4]，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

肉虽多，不使胜食气[5]。惟酒无量，不及乱。

沽酒市脯不食[6]。

不撤姜食，不多食。

【注释】

(1)脍：细切的鱼肉。

(2)馇（yì）、餲（ài）：都指食物经久而腐臭。

(3)馁（něi）：鱼腐烂。败：肉腐烂。

(4)臭：气味。

(5)食气（xì）：饭料，主食。气，同“饩（xì）”，指食物。

(6)市：买。脯（fǔ）：干肉。

【译文】

粮食不嫌舂得精，鱼、肉不嫌切得细。

粮食霉烂，鱼、肉腐臭，不吃。食物颜色变得难看，不吃。气味变得难闻，不吃。烹调不当，不吃。不到饮食时间，不吃。不按定规切割的肉，不吃。调味的酱醋不合适，不吃。

席上肉品虽多，但吃肉的量不超过主食。只有酒不限量，但不能喝醉。

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

饭后留着姜不撤，但也不多吃。

10.9　祭于公，不宿肉(1)。祭肉不出三日(2)。出三日，不食之矣。

【注释】

(1)不宿肉：古代国君祭祀，大夫、士有助祭之礼，祭礼结束，国君把祭肉赐与助祭之臣，这些肉在祭礼上已放置数日，因此不可再存放一夜。宿，过夜。

(2)祭肉：指家祭的肉。

【译文】

参加国君举行的祭祀典礼，所得的祭肉不能再存放一夜。家祭的肉存放不能超过三天。如果超过三天，就不再吃了。

10.10　食不语，寝不言。

【译文】

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

10.11　虽疏食菜羹(1)，必祭(2)，必齐如也(3)。

【注释】

(1)疏食：粗粝的饭食。菜羹：蔬菜做的汤。

(2)必：一本作“瓜”，当以“必”为是。祭：这里指古代饭前的一种祭礼，即将席上食品各取少许，置于食器之间，用以祭先代发明饮食的人，表示不忘本。

(3)齐：同“斋”，严肃恭敬的样子。

【译文】

虽然是粗粝的饭食和蔬菜汤，在用餐前也一定先行祭礼，而且一定是恭恭敬敬的。

10.12　席不正，不坐。

【译文】

坐席放得不端正，不坐。

10.13　乡人饮酒[1]，杖者出[2]，斯出矣。

【注释】

(1)乡人饮酒：指古代乡饮酒礼。

(2)杖者：指老人。

【译文】

举行乡饮酒礼后，等老人都出去了，自己才出去。

10.14　乡人傩[1]，朝服而立于阼阶[2]。

【注释】

(1)傩（nuó）：古代驱逐疫鬼的仪式。

(2)阼（zuò）阶：东阶。这是主人站立的地方。

【译文】

乡人举行驱逐疫鬼的仪式，便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10.15　问人于他邦[1]，再拜而送之[2]。

【注释】

(1)问：问候。

(2)再拜：古代一种礼节，手据地，俯首但不至于手，这样拜两次。

【译文】

托人向别国的友人问候，对受托者拜两次而送别。

10.16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1]，不敢尝。"

【注释】

(1)达：通晓，明白。

【译文】

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拜谢接受。说："我不知道这药的药性，不敢尝一尝。"

10.17　厩焚[1]。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注释】

(1)厩：马棚。

【译文】

孔子家的马棚失火了。孔子从朝廷回来，问："伤了人吗？"没有问到马。

10.18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1]，必熟而荐之[2]。君赐生，必畜之。

侍食于君，君祭，先饭[3]。

【注释】

(1)腥：生肉。

(2)荐：进奉。这里指向祖先供奉。

(3)先饭：在君行祭礼时先吃饭，是表示为君尝食的意思。

【译文】

国君赐熟食，必定摆正席位，先尝一尝。国君赐生肉，必定在烧熟后先向祖先进供。国君赐活物，必定畜养起来。

侍奉国君一起吃饭，当国君进行饭前祭礼的时候，自己先尝饭食。

10.19　疾，君视之，东首[1]，加朝服，拖绅[2]。

【注释】

(1)东首：即头朝东躺着。这里表示正面对着国君。

(2)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腰间的大带，一端下垂。

【译文】

孔子生病了，国君来探视，孔子头朝东面，把上朝的礼服披在身上，拖着大带。

10.20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译文】

国君召唤，孔子不等驾好马车，就先步行前往。

10.21　入太庙，每事问。(1)

【注释】

(1)此章重出，已见《八佾篇》第十五章。

【译文】

孔子进周公庙，对每件事都发问。

10.22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1)。"

【注释】

(1)殡：停放灵柩待葬。这里泛指丧葬事务。

【译文】

朋友死了，没有人收殓，孔子说：“由我来料理丧事。”

10.23　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译文】

朋友的馈赠，即使是车马，但只要不是祭肉，孔子在接受时不行拜礼。

10.24　寝不尸，居不客[1]。

【注释】

(1)居：居家。客：一本作“容”。当以“客”为是。

【译文】

睡觉时不像尸体那样直挺着，平日居家不用像做客或待客那样恭敬。

10.25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1]。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2]。

凶服者式之[3]。式负版者[4]。

有盛饌，必变色而作[5]。

迅雷风烈必变。

【注释】

(1)狎（xiá）：亲近。

(2)亵：常相见。

(3)凶服：丧服。式：通“轼”，车前横木，可让乘者凭扶。

(4)版：国家图籍。

(5)作：立起。

【译文】

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是很熟悉的，一定改变神情以示哀悼。看见戴着礼帽的人和盲人，即使常常相见，一定显得很礼貌。

在车上遇到穿丧服的人，一定俯身凭轼致哀。遇见背负国家图籍的人就俯身凭轼致敬。

遇有丰盛的宴席，一定改变神色起立致意。

遇有疾雷大风，一定改变神色以示敬畏。

10.26　升车，必正立，执绥[1]。

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注释】

(1)绥（suí）：登车用的扶手带。

【译文】

孔子上车时，一定先端正地站好，再握着扶手带登车。

在车中，不回头看，不很急地说话，不以手指指点点。

10.27　色斯举矣[1]，翔而后集[2]。曰："山梁雌雉[3]，时哉时哉！"子路共之[4]，三嗅而作[5]。

【注释】

(1)举：飞起。

(2)集：鸟栖止于树上。

(3)雉：鸟名，即野鸡。

(4)共：通"拱"。

(5)嗅：当作"㚸（jú）"，鸟张两翅。

【译文】

野鸡一见人的脸色不善就高高飞起，盘旋一阵然后停在树上。孔子说："山梁上的这些野鸡，识时宜呀！识时宜呀！"子路对它们拱拱手，它们拍打着翅膀又飞走了。

先进篇第十一

本篇共二十六章，集中记录了孔子与学生共同相处的情况。除了第一与第二十一章，其他各章的内容都与孔子的学生直接相关，其中既有孔子对他们的教诲之辞，也记述了一些具体的事件。孔子在首章明确指出，真正有用于国家的人才，往往不是依靠祖荫登上仕途的那些人，而是通过学习，依靠真才实学获取官位的人。因而孔子的学生多为平民子弟，这突破了官府、贵族垄断教育垄断文化的状况。同时，孔子对学生的教育也多落在道德品质的培养上。当时特定的教学条件和教学方式，使孔子与学生朝夕相处，师生之间平等融洽，教学活动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孔子的思想与人格对学生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篇多有师生共处的场景再现，尤其末章，人物神态生动，个性鲜明，常作为最具文学性的代表作而选入各种作品选本中。

11.1　子曰："先进于礼乐[1]，野人也[2]；后进于礼乐，君子也[3]。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注释】

(1)先进于礼乐：指先学礼乐而后做官的人。下"后进于礼乐"则指先得官然后再学礼乐的人。或说"先进""后进"指先辈后辈，以先进有古朴之风，故称"野人"。今从前说。

(2)野人：指没有爵禄的士人。

(3)君子：这里指可享父兄庇荫的卿大夫子弟。

【译文】

孔子说："先学习礼乐而后做官的，是一般的士人；先有官位而后学习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如果我选用人才，那么我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11.2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1]，皆不及门也[2]。"

【注释】

(1)陈、蔡：皆国名。孔子曾被困于陈、蔡之间，粮食断绝，随从的学生饿得走不动路。

(2)门：指孔子门下。一说指仕进之门。今从前说。

【译文】

孔子说："跟随我在陈、蔡两国间受困的学生，现在都不在我这里了。"

11.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译文】

孔子学生中德行突出的：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辞表达的：宰我，子贡。善于政事的：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子游，子夏。

11.4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译文】

孔子说："颜回啊，他不是一个有助于我的人，他对我所说的话无不心悦诚服。"

11.5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译文】

孔子说："闵子骞真是孝顺啊！人们对于他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都没有异议。"

11.6　南容三复白圭[1]，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释】

(1)白圭：白玉制的礼器。这里指《诗经·大雅·抑》中关于白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谓白圭上的污点尚可磨去，但言语中的错误无法去掉。

【译文】

南容反复吟诵关于白圭的那几句诗，孔子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

11.7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译文】

季康子问："你的学生中谁好学？"孔子答道："一个叫颜回的学生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了。"

11.8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1)。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2)，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3)，不可徒行也。"

【注释】

(1)颜路：颜回的父亲，名无繇，字路，也是孔子学生。椁（guǒ）：古代棺材有两层，内层为棺，外层为椁。

(2)鲤：孔子的儿子，名鲤，字伯鱼，年五十死。

(3)从大夫之后：孔子在鲁国曾任司寇一职，是大夫之位，故有此说。当时孔子已不在位。

【译文】

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做椁。孔子说："不管有才能还是无才能，说来总是自己的儿子。我的儿子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棺而没有椁。我不能卖了车徒步行走来为他置椁。因为我曾身居大夫之列，不可以徒步出行。"

11.9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天亡我啊！天亡我啊！"

11.10　颜渊死，子哭之恸[1]。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注释】

(1)恸：极度悲哀。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极度悲哀。跟随孔子的人说："您过于悲哀了！"孔子说："是过于悲哀了吗？我不为这样的人悲哀，还为什么人悲哀呢？"

11.11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们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

学生们还是很隆重地安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呀，他把我当作父亲一样，我却无法把他当作儿子一样。这不是我的主张，是这些学生这样做呀。”

11.12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译文】

季路问如何奉事鬼神。孔子说：“还不能够奉事人，怎么能够奉事鬼呢？”

季路又问：“我大胆地问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还不懂得生，怎么懂得死？”

11.13　闵子侍侧，闇闇如也；子路，行行如也[1]；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注释】

(1)行行（hàng）：刚强的样子。

【译文】

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显出恭敬正直的样子；子路显出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显出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很快乐。他说：“像仲由呀，怕不能够善终呢。”

11.14　鲁人为长府(1)。闵子骞曰：“仍旧贯(2)，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注释】

(1)长府：鲁国藏财货的府库名。

(2)仍：沿袭。贯：事情。

【译文】

鲁国改建贮藏财货的长府。闵子骞说：“照原来的样子又怎么样呢？何必改建呢？”孔子说：“这个人不大说话，一说话就切中要害。”

11.15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1)？”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2)，未入于室也(3)。”

【注释】

(1)瑟：古代一种拨弦乐器。

(2)堂：正厅，在房屋前面。

(3)室：内室，在厅后面。

【译文】

孔子说："仲由为什么要到我这里来弹瑟呢？"于是学生们不尊重子路。孔子解释说："仲由的学问已经登入堂中，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

11.16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译文】

子贡问："颛孙师和卜商哪一个更好些？"孔子说："颛孙师有些过度，卜商有些及不上。"

子贡说："那么是颛孙师好一些吗？"孔子说："过度和及不上是一样的。"

11.17　季氏富于周公(1)，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2)。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3)，可也。"

【注释】

(1)周公：有二说，一说周公旦，另一说指在周朝任卿士的周公后代。

(2)附益：增加。

(3)小子：指学生。

【译文】

季氏比周公还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敛取钱财，增加他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你们这些学生尽可击鼓声讨他。"

11.18　柴也愚(1)，参也鲁，师也辟(2)，由也喭(3)。

【注释】

(1)柴：孔子学生。姓高，名柴，字子羔。

(2)辟：偏激。

(3)喭（yàn）：刚猛。

【译文】

高柴愚直，曾参鲁钝，颛孙师偏激，仲由刚猛。

11.19　子曰："回也其庶乎(1)，屡空。赐不受命(2)，而货殖焉(3)，亿则屡中(4)。"

【注释】

(1)庶：将近，差不多。

(2)不受命：古代经商皆由官方掌管。这里指不受命于官，自以财货经商牟利。一说命即天命。今从前说。

(3)货殖：经商营利。

(4)亿：臆测，猜度。

【译文】

孔子说："颜回的道德学问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极度贫困。端木赐未受官方之命而私自经商牟利，他对市场行情的猜度却常常准确。"

11.20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译文】

子张问善人怎么样。孔子说："善人不踩着别人的足迹走，但他的道德学问也难以精深入室。"

11.21　子曰："论笃是与[1]，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注释】

(1)论笃是与："与论笃"的倒装句。与，赞许。

【译文】

孔子说："总是对言论实在的人表示赞许，但他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表面上做出庄重的样子呢？"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1)，故退之。"

【注释】

(1)兼人：指勇力胜过他人。

【译文】

子路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一听到就擅自行动呢？"

冉有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

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您说'有父兄在'；冉求问听到了就该行动吗，您说'听到了就行动'。我对此迷惑不解，大胆地来问问。"孔子说："冉求容易退缩，所以要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要抑制他。"

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译文】

孔子被拘禁于匡地，颜渊因失散最后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呢？”

11.24　季子然问[1]：“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2]。”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3]，亦不从也。”

【注释】

(1)季子然：季氏的子弟。

(2)具臣：备位充数的臣。

(3)弑（shì）：臣子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称“弑”。

【译文】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会问别的人，竟是问由和求啊。所谓大臣，应该用大道来事奉君主，如果行不通，宁可辞职不干。如今由与求啊，只可算是备位充数的臣子罢了。”

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会一切听从任用他们的人吗？”孔子说：“弑父弑君的事，他们也不会听从的。”

11.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1)。”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2)，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注释】

(1)贼：害。

(2)社稷：土神和谷神。

【译文】

子路让子羔去当费邑邑宰。孔子说：“这是害了人家的儿子。”

子路说：“那里有百姓，有土神谷神，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算是学习呢？”

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种强词夺理的人。”

11.26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1)。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2)：‘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3)：“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4)，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5)，由也为之，比及三年(6)，可使有勇，且知方也(7)。”

夫子哂之[8]。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9]，如五六十[10]，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11]，端章甫[12]，愿为小相焉[13]。”

“点！尔何如？”

鼓瑟希[14]，铿尔[15]，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16]。”

子曰：“何伤乎[17]？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18]，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19]，童子六七人，浴乎沂[20]，风乎舞雩[21]，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22)？”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注释】

(1)曾皙（xī）：曾参父亲，名点，字皙，也是孔子的学生。

(2)居：平日家居。

(3)率尔：急遽的样子。

(4)摄：迫，夹箝。

(5)因：继。

(6)比及：等到。

(7)方：指道义。

(8)哂（shěn）：微笑。

(9)方：古代一种面积计量方式，表示纵横的长度。

(10)如：或。

(11)会同：诸侯会盟。

(12)端：一种礼服名。章甫：一种礼帽名。

(13)相（xiàng）：祭祀、会盟时司仪赞礼的职务，小相为此职的最低级。

(14)希：同“稀”，指瑟声稀疏。

(15)铿（kēng）尔：弹瑟结束时的声音。

(16)撰：才具。

(17)伤：妨害。

(18)莫春：即暮春，农历三月。莫，同“暮”。

(19)冠者：指成年人。古代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

(20)沂（yí）：水名。在今山东曲阜南。

(21)舞雩（yú）：鲁国祭天求雨的场所，在曲阜东南。

(22)唯：语首词，无义。

【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坐在孔子身边。

孔子说：“我的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但你们不要因此受到拘束而不敢讲话。平日你们总是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且任用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呢？”

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外有别国侵略，内有灾年饥荒，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人们充满勇气，而且懂得道义。”

孔子微微一笑。

又问：“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答道：“一个边界以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小国，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可以使人们富足。至于礼乐方面的事，那只有等待君子来实施了。”

孔子问：“公西赤！你怎么样？”

公西赤答道：“我不敢说能做到，但我愿意这样学习。宗庙祭祀

或是诸侯会盟，我愿意穿戴着礼服礼帽，做一个小司仪。”

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

曾皙正在弹瑟，这时瑟声渐疏，然后“铿”的一声停止了，他推开瑟站起来说：“我和他们三人的才志不同。”

孔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说：“暮春时节，已经可以穿春装了，我和五六个成人，六七个孩子，在沂水中洗洗，在舞雩被风吹拂着，然后吟唱着回来。”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点的志向啊。”

子路等三人走出去了，曾皙走在最后。他问孔子：“他们三人所说的怎么样？”

孔子说：“也就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问：“您为什么对仲由的话笑了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讲求礼让，可是他的话一点不谦虚，所以我笑了。”

曾皙说：“那么冉求说的不是国家吗？”

孔子说：“怎么见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地域就不是一个国家呢？”

曾皙说：“公西赤所说的不是国家吗？”

孔子说：“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不是国家的事又是什么？如果公西赤只能做小司仪，那谁还能做大司仪呢？”

颜渊篇第十二

本篇共二十四章，所论包括仁、礼、政事、用人、断狱、交友等诸多内容，综合起来看，则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仁、礼、政三者的关系。孔子希望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确立伦常秩序，使每个人的行为都符合其担当的社会角色的要求。“礼”与“仁”是使伦理关系正常化的保证。礼确定了社会结构尊卑分明的等级层次，并规定了各个等次的社会成员应该遵循的道德标准。对人而言，礼起着外部的规范作用。仁则要求每个个体以爱人为出发点，自觉按照礼的规定来约束自己，做到视听言动皆不违礼。对人而言，仁是以礼为准则的内在制约。孔子把社会秩序的稳定落在人伦关系的协调之上，又以情感和观念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依据，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观念显示出律法意识和契约意识的缺失。孔子虽然怀有良好的意愿，然而封建伦理关系自身的不平等特质，以及他认识观念的缺陷，使得他想像中的社会图景难以成为现实。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注释】

(1)归：称许。

【译文】

颜渊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约束自己而合于礼，这就是仁。只要有一天能做到约束自己而合于礼，天下的人就会称许你是仁人。实行仁德在于自己，哪在于别人呀？”

颜渊问：“请问行仁的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

颜渊说：“我虽然不聪敏，但让我照这话去做吧。”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1]，在家无怨[2]。”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注释】

(1)邦：指诸侯国。

(2)家：指卿大夫家。

【译文】

仲弓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出门就像去接待贵宾一样，役使百姓就像承当重大祭礼一样。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于别人。在诸侯国做事没有怨恨，在卿大夫家做事也没有怨恨。"

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但让我照这话去做吧。"

12.3　司马牛问仁(1)。子曰："仁者，其言也讱(2)。"

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注释】

(1)司马牛：孔子学生。姓司马，名耕，字子牛。

(2)讱（rèn）：出言迟缓谨慎。

【译文】

司马牛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仁人，他说话迟缓谨慎。"

司马牛说："说话迟缓谨慎，这就叫仁了吗？"孔子说："实行起来很难，说话怎么能不迟缓谨慎呢？"

12.4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译文】

司马牛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

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能叫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没有愧疚，那有什么可以忧愁恐惧的呢？”

12.5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译文】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唯独我没有。”子夏说：“我听到的是这样的道理：死生自有命运，富贵在于天意。君子做事认真而没有差失，对人恭敬而合于礼，那么天下之人都是兄弟。君子何必忧愁没有兄弟呢？”

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1)，肤受之愬(2)，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注释】

(1)譖（zèn）：谗言，诬陷。

(2)愬（sù）：进谗，诬陷。

【译文】

子张问怎样才叫明察。孔子说：“如水润物那样逐渐积聚的谗言，如肌肤所受的那样直接急迫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那就可以说是明察了。如水润物那样逐渐积聚的谗言，如肌肤所受的那样直接急迫的诬告，在你这里都行不通，那可以说是看得很远了。”

12.7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1]，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注释】

(1)兵：兵器。这里指军备。

【译文】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实，人们信任政府。”

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这三者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余下的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但如果人们不信任政府，那么国家就站立不住了。"

12.8　棘子成曰[1]："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2]。驷不及舌[3]。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4]。"

【注释】

(1)棘子成：卫国大夫。

(2)夫子：古代对大夫的尊称。这里指棘子成。

(3)驷（sì）：驾一辆车的四匹马。

(4)鞟（kuò）：去掉毛的兽皮，即皮革。

【译文】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可以了，何必再要讲究文采呢？"子贡说："可惜啊，先生竟这样来论说君子。这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采与本质，本质与文采，两者同样重要。虎豹皮如果去掉了有花纹的毛，那就和去掉毛的犬羊皮是一个样了。"

12.9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1]？"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注释】

(1)彻：十分抽一的田税制度。

【译文】

鲁哀公问有若说："年成荒歉，国用不足，怎么办？"

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田税制度呢？"

哀公说："十分抽二，我尚且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

有若说："百姓用度够了，您怎么会不够？百姓用度不够，您怎么会够呢？"

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1)，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祇以异(2)。'"

【注释】

(1)徙义：意谓使自己的思想行为随从义。徙，迁移。

(2)诚不以富，亦祇以异：语见《诗经·小雅·我行其野》，此处引这两句上下文难以贯通，或以为是错简而误至此，本当在《季氏篇》第十二章"齐景公有马千驷"句前。祇，适，恰。

【译文】

子张问怎样提高道德，辨别迷惑。孔子说："以忠信为己之主，使自己从义而行，这就能提高道德。喜爱一个人，就希望他长寿，厌恶这个人时，又希望他快死。既希望他长寿，又希望他快死，这就是迷惑。'这确实是对自己无益，只是令人奇怪。'"

12.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1)。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注释】

(1)齐景公：齐国国君。名杵臼。

【译文】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政。孔子答道："国君像个国君，臣子像个臣子，父亲像个父亲，儿子像个儿子。"景公说："说得好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吃得到吗？"

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1)，其由也与？"

子路无宿诺(2)。

【注释】

(1)片言：单方面的言辞。折狱：断案。

(2)宿诺：没有及时兑现的诺言。宿，停留。

【译文】

孔子说："根据单方面的言辞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

子路这里从来没有不及时兑现的诺言。

12.13　子曰："听讼[1]，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注释】

(1)听讼：审理诉讼案件。

【译文】

孔子说："审理诉讼案件，我也同别人一样。但一定要使诉讼的事不发生才好啊！"

12.14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译文】

子张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居于职位不要厌倦懈怠，实施政令要出于忠心。"

12.15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

【注释】

(1)此章重出，已见《雍也篇》二十七章。

【译文】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也就能不背离道了。"

12.16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译文】

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却与此相反。"

12.17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1)，孰敢不正？"

【注释】

(1)帅：带头。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怎样治政。孔子答道：“政的意思就是正。您带头行正道，谁还敢不正？”

12.18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译文】

季康子为盗贼很多而忧虑，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如果您自己不贪欲，即使奖励偷盗，他们也不肯干。”

12.19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1)，必偃(2)。”

【注释】

(1)上：加。

(2)偃：仆倒。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治政之事，他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来亲近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用杀戮的办法呢？您愿意行善，百姓也就从善。君子的德行好比是风，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风吹到草上，草必定随风而倒。”

12.20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1]。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注释】

(1)下人：处于别人之下。

【译文】

子张问："士怎样可以说是达？"孔子问："你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任官一定有名声，在卿大夫家任官也一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叫名声，而不是达。所谓达，应该是品质正直，所行合义，善于辨析别人的言语，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对人心存谦让。这样的人，在国家任官必定显达，在卿大夫家任官也必定显达。至于那个名声，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实际行为却违背仁，还以仁人自居而不加怀疑。那样的人，在国家会有名声，在卿大夫家也会有名声。"

12.21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1]，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注释】

(1)修慝（tè）：去恶为善。修，治。慝，邪恶。

【译文】

樊迟陪从孔子在舞雩台下游览，他问："请问怎样才能提高道德、去恶为善、辨明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考虑所得，这不是提高道德了吗？批评自己的过错，不攻击别人的过错，这不是去恶为善了吗？因为一时的气忿，忘了自身安危，甚至忘了父母亲属，这不是惑而不明事理吗？"

12.22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1)，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2)，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3)，选于众，举伊尹(4)，不仁者远矣。"

【注释】

(1)乡（xiàng）：先前，刚才。

(2)皋陶（gāoyáo）：舜的臣子。

(3)汤：商朝开国君主。名履。

(4)伊尹：汤的辅相。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善于识别人。”

樊迟没有理解。孔子说：“推举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

樊迟退出后，去见子夏，说：“刚才我见了老师，问他什么是智，他说：‘推举正直的人置于邪恶的人之上，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这是什么意思？”

子夏说：“这话的涵义真丰富啊！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用了皋陶，不仁的人就难以存在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选用了伊尹，不仁的人就难以存在了。”

12.23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1]，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注释】

(1)道（dǎo）：引导。

【译文】

子贡问怎样对待朋友。孔子说：“真诚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如果他不听从就适可而止，不要自取侮辱。”

12.24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译文】

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会聚朋友，用朋友来促进仁德的培养。”

子路篇第十三

本篇共三十章，所记内容集中在治政与道德两个方面，与以上《颜渊篇》似有一定的承接关系。在治政方面，本篇所录更为广泛，从远大的政治目标，到具体的行政环节，孔子皆有所论。在道德品行方面，孔子对不少似是而非的人格表现形态作了辨析。孔子的人格理想具有确定的内涵，因此，他反对用“乡人皆好之”这样简单多数的民意测试为衡量标准。完美的人格应是既能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又能与社会群体融洽相处；完美的人格应是既能持守大节，又能注重日常生活的细节表现。出现于本篇的“泰”与“骄”，“和”与“同”，“中行”与“狂狷”等对立概念，就充分反映出孔子在人格问题上追求完美的思考特征，这也是中庸原则在道德层面的具体体现。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做在百姓之前，然后使百姓努力劳作。”子路请求再多讲一些。孔子说：“永远不要倦怠。”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1]，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注释】

(1)赦：宽免。

【译文】

仲弓任季氏家宰，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使办事人员各任其事，原谅别人的小过失，举用优秀人才。”

仲弓问：“怎样能识别优秀人才而举用他呢？”孔子说：“举用你所了解的人才。那些你不了解的人才，别人会舍弃不举用吗？”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1]，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2]！”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3]。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注释】

(1)卫君：指卫出公蒯辄。

(2)正名：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

(3)阙如：存疑不言。

【译文】

子路说：“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将先做什么？”

孔子说：“一定是先辨正名分！”

子路说：“您就迂腐到这样啊！何必要正名呢？”

孔子说：“太粗野了，仲由！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事，应该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符其实，言语就不顺于理；言语不顺于理，事情就做不成；事情做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刑罚不得当，民众就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君子定下名分，就一定可以言之成理，言之成理，就一定可以实行。君子对自己要说的话，一点儿都不马虎就是了。”

13.4　樊迟请学稼[1]。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2]。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3]。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4]，焉用稼？”

【注释】

(1)稼：种植五谷。

(2)圃：种菜。

(3)情：诚实，真实。

(4)襁（qiǎng）：背婴儿的宽带或布兜。

【译文】

樊迟向孔子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求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须真是个小人啊！在上位者重视礼，百姓就没有人敢不尊敬；在上位者行事合理，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者诚恳守信，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诚实。如果做到这样，那么四方的百姓都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来归从，哪里用自己种庄稼呢？”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1]；使于四方，不能专对[2]；虽多，亦奚以为？”

【注释】

(1)达：通达。

(2)专对：独立应对。

【译文】

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不能把事办成；令他出使外国，却不能独立应对；虽然读了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

孔子说："他自身立得正，不下达命令事情也能实行；他自身不正，虽然下达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

13.7　子曰："鲁、卫之政(1)，兄弟也。"

【注释】

(1)鲁、卫之政：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卫国是康叔的封地，周公与康叔本是兄弟，当时鲁、卫两国国政也相似。

【译文】

孔子说："鲁国的政事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

13.8　子谓卫公子荆[1]：“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2]。’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注释】

(1)公子荆：卫国大夫。

(2)苟：聊且，差不多的意思。合：足。

【译文】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处理家业。刚有一点儿财产，他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儿财产，他说：‘差不多全备了。’再多一点儿财产，他说：‘差不多是完美了。’”

13.9　子适卫，冉有仆[1]。子曰：“庶矣哉[2]！”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注释】

(1)仆：驾车。

(2)庶：众多。这里指人口众多。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呀！”

冉有说：“人口已经很多了，还要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足。”

冉有说：“富足后再做什么？”孔子说：“对他们进行教育。”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1]，三年有成。”

【注释】

(1)期（jī）月：一周年。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治理国政，一年可初有成效，三年可获得成功。”

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译文】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连续一百年，也可以遏制残暴去除杀戮了。’这话说得很对啊！”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1]。”

【注释】

(1)世：三十年为一世。

【译文】

孔子说："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道遍行天下。"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自身端正了，那么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自正其身，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13.14　冉子退朝(1)。子曰："何晏也(2)？"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3)，吾其与闻之(4)。"

【注释】

(1)冉子退朝：冉有时任季氏家宰，这里指退于季氏私朝。

(2)晏：迟。

(3)以：用。

(4)与：参与。

【译文】

冉有退朝回来。孔子说：“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晚？”冉有答道：“有政事。”孔子说：“怕是季氏家事吧。如有政事，虽然不用我了，但我还是能知道的。”

13.15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1]。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注释】

(1)几：期望。

【译文】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回答说：“对于言语不可有这样的期望。有人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那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可使国家兴盛了？”

定公又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亡，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回答说：“对于言语不可有这样的期望。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什么快乐，唯有我说的话没有人违抗。’如果他的话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他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那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可使国家丧亡了？”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使近地的百姓高兴，使远地的百姓来归附。”

13.17　子夏为莒父宰[1]，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注释】

(1)莒（jǔ）父：鲁国邑名。

【译文】

子夏任莒父邑宰，问孔子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顾小利。一味图快反而不能达到目的，顾及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1]，其父攘羊[2]，而子证之[3]。”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注释】

(1)直躬：以直道立身。

(2)攘：盗窃。

(3)证：告发。

【译文】

叶公对孔子说：“我们那里有个按直道做事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出来告发。”孔子说：“我们这里行直道的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直道就在其中了。”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译文】

樊迟问怎样才是仁。孔子说：“平日在家态度恭敬，办事严肃认真，对人忠心真诚。即使到夷狄之国，这些品格也不能丢弃。”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1]！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2]，何足算也！”

【注释】

(1)硜硜（kēng）：形容浅陋固执。

(2)斗筲（shāo）之人：指器量狭小的人。斗，古代量名。合十升。筲，竹器，容五升，或说容一斗二升。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作士？”孔子说：“对自己的行为能持有羞耻之心，出使外国不辱君主赋予的使命，这样可以称作士了。”

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是怎么样？”孔子说：“宗族中称赞他孝顺，乡里称赞他尊敬长者。”

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必定有信用，行为必定果决，这是不管是非曲直的固执小人！不过也还可以算作再次一等的士吧。”

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者怎么样？”孔子说：“嘿！都是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一提呢！”

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1]！狂

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注释】

(1)狂狷（juàn）：志高激进的人和拘谨自守的人。

【译文】

孔子说：“得不到言行合乎中道的人进行交往，那就一定是与志高激进的人和拘谨自守的人交往了。志高激进的人能够积极进取，拘谨自守的人对有些事能够不做。”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1]。’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2]。”子曰：“不占而已矣。”

【注释】

(1)巫医：古代以卜筮等方式行医的人。

(2)“不恒其德”两句：语见《易经·恒卦》九三爻辞。或，常。

【译文】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这话说得对呀！”

《易经》中说：“不能恒定地坚守德操，就会招致耻辱。”孔子说：“这是叫那些没有恒心的人不必再占卦罢了。”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1]，小人同而不和。"

【注释】

(1)和：和谐，协调。同：指盲目附从。

【译文】

孔子说："君子行事讲究和谐，但不盲目附从；小人盲目附从，却不能和谐。"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文】

子贡问道："全乡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就此肯定他好。"

子贡又问："全乡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就此肯定他坏。最好的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乡里的坏人都厌恶他。"

13.25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1]。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

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注释】

(1)器之：根据各人才器合理使用。

【译文】

孔子说：“为君子做事容易，但要得他喜欢却难。不用正道去讨他喜欢，他不会喜欢。而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他则量才而用。为小人做事很难，但讨他喜欢却容易。即使不用正道去讨他喜欢，他也会喜欢。而等到使用人的时候，他则求全责备。”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1)，小人骄而不泰。”

【注释】

(1)泰：安宁舒泰。

【译文】

孔子说：“君子舒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舒泰。”

13.27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译文】

孔子说：“刚强、果敢、质朴、慎于言语，具备这四者的人接近于仁。”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1]，怡怡如也[2]，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注释】

(1)切切偲偲（sī）：互相批评勉励的样子。

(2)怡怡：和悦的样子。

【译文】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叫作士？”孔子说：“互相批评勉励，和睦相处，可以叫作士了。朋友之间互相批评勉励，兄弟之间和顺愉悦。”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

【注释】

(1)即：就，靠近。戎：兵事，指军队、战争等。

【译文】

孔子说：“善人教导民众七年，也可以使民众上阵作战了。”

13.30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译文】

孔子说：“用不曾受过教习的民众去作战，这可说是抛弃他们。”

宪问篇第十四

本篇共四十四章，比较集中的内容是孔子对诸侯、大夫的评说，同时也在德行、才干、修身等方面多有论述。在这些具体的评说或论述中，孔子再次揭示了仁的特质。他一方面突出“仁”作为精神境界的内在性，把仁区别于具体的品行，指出仁者必定会有优秀的外在表现，反之，仅凭局部表现的优秀，却未必可视作仁者；另一方面则充分强调仁的社会意义，因而对管仲这样一个在遵循礼节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孔子也毫不迟疑地许之以仁。这看上去与孔子“仁”、“礼”关系的论述有矛盾，实际上却是强调，仁不是抽象的精神存在，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于社会和民众，才是仁者的价值所在。孔子的天命观念在本篇也有所反映。虽然孔子的言论中天命似对立于人事，并强调天命的不可抵御，但实质上他常常借助天命表达自己的人格信心，表达不妥协于现实的意志，从本篇言及天命的内容中尤其可以看到这一特点。

14.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1]。邦无道，谷，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2]，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注释】

(1)谷：指俸禄。

(2)克：好胜。伐：自夸。

【译文】

原宪问什么是耻辱。孔子说：“国家有道，应做官得禄。国家无道，也做官得禄，这就是耻辱。”

原宪又说：“好胜、自夸、怨恨、贪欲，这四种缺陷都没有，可以说是仁人了吧？”孔子说：“可以说做到这样很难了，至于说是仁，那我就不知道了。”

14.2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译文】

孔子说：“士如果怀恋安居的生活，那就不足以称为士了。”

14.3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1]；邦无道，危行

言孙[2]。”

【注释】

(1)危：正直。

(2)孙：通“逊”，谦虚恭顺。

【译文】

孔子说：“国家有道，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国家无道，行为正直，但言语谦顺。”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译文】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一定有出色的言论，有出色言论的人不一定有道德。仁人一定勇敢，勇敢的人不一定仁。”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1]：“羿善射[2]，奡荡舟[3]，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注释】

(1)南宫适：即孔子学生南容。

(2)羿（yì）：传说夏代有穷国的君主。善射，篡夏后相之位，后被其臣寒浞所杀。

(3)奡（ào）：又作“浇”，传说是寒浞的儿子，后被夏后少康所杀。荡舟：即以舟师冲锋陷阵。据传奡曾在一次水战中覆灭敌舟。

【译文】

南宫适问孔子说：“羿善长射箭，奡善长水战，但他们都没有好死。禹和稷都亲自耕作，但他们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

南宫适出去了，孔子说：“这个人是君子啊！这个人真是崇尚道德啊！”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中不仁之人是有的吧，但小人中是不会有仁人的。”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

【译文】

孔子说：“爱他，能不叫他辛劳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

14.8　子曰：“为命(1)，裨谌草创之(2)，世叔讨论之

(3)，行人子羽修饰之(4)，东里子产润色之(5)。”

【注释】

(1)命：指与诸侯国交往的外交辞令。

(2)裨谌（píchén）：郑国大夫。草创：起草。

(3)世叔：郑国大夫。名游吉。讨论：研究并作评论。

(4)行人：官名。掌管外交出使等事。子羽：名公孙挥，字子羽。

(5)东里：地名。在今河南郑州，子产所居。

【译文】

孔子说：“郑国制定外交辞命，裨谌草拟初稿，世叔提出意见，外交官子羽进行修改，东里子产润色文词。”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1)。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2)。夺伯氏骈邑三百(3)，饭疏食，没齿无怨言(4)。”

【注释】

(1)子西：郑国大夫公孙夏，与子产是同宗兄弟。或说指楚令尹子西。今从前说。

(2)人也：此句有多种说法，或说“人”即“仁”，或说“人”上脱一“仁”字，或说“人”上脱一“夫”字。

(3)伯氏：齐国大夫。骈（pián）邑：地名。伯氏的食邑。

(4)没齿：终身。

【译文】

有人问孔子子产是怎样的人。孔子说："他是个宽厚慈惠的人。"

又问到子西。孔子说："他呀！他呀！"

又问到管仲。孔子说："这是个仁人啊。他剥夺了伯氏骈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伯氏只能吃粗劣的饭食，但伯氏至死也没有怨言。"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译文】

孔子说："贫困而没有怨恨，难；富贵而不骄傲，容易。"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1)，不可以为滕、薛大夫(2)。"

【注释】

(1)孟公绰：鲁国大夫。赵、魏：都是晋卿。老：大夫的家臣。优：有余力。

(2)滕、薛：两个小国名，在鲁国附近。

【译文】

孔子说："孟公绰若去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则才力有余，但不能够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

14.12　子路问成人[1]。子曰："若臧武仲之知[2]，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3]，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4]，亦可以为成人矣。"

【注释】

(1)成人：完人。

(2)臧武仲：鲁国大夫。姓臧孙，名纥。曾预知齐侯将败，不接受齐侯给他的封田，因而免受牵累。

(3)卞庄子：鲁国大夫。封地卞邑，以勇称。

(4)久要：旧约。平生：平素。

【译文】

子路问怎样才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清心寡欲，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艺，再加上礼乐的文采，也可以说是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能想到道义，遇见危难能献出生命，平日与人的约言历久不忘，也可以说是完人了。"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1]："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

取。”

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注释】

(1)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孙拔，或作“公孙发”。公明贾：卫人。姓公明，名贾。

【译文】

孔子向公明贾问及公叔文子，说：“他老先生不言语，不笑，不取于人，真是这样吗？”

公明贾答道：“这是传说的人说得过分了。他老先生在应该说话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话；在快乐的时候才笑，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笑；在合道义的时候才有所取，所以别人不讨厌他的取。”

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1)，虽曰不要君(2)，吾不信也。”

【注释】

(1)防：地名。臧武仲的封地。为后：立为后代的意思。臧武仲获罪出逃，曾据防城请求鲁君立臧氏后代为卿大夫，以此作为他退出防城的条件。

(2)要（yāo）：要挟。

【译文】

孔子说："臧武仲凭借着防城请求把臧氏后代立为鲁国卿大夫，虽然有人说他不是要挟君主，我是不相信的。"

14.15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1]，齐桓公正而不谲[2]。"

【注释】

(1)晋文公：姓姬，名重耳。谲（jué）：诡诈。

(2)齐桓公：姓姜，名小白。晋文公与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中最有名的两个霸主。

【译文】

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守正，齐桓公守正而不诡诈。"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1]。"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2]，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注释】

(1)"桓公"三句：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哥哥，与齐桓公都是齐襄公之弟。齐襄公无道，齐桓公由鲍叔牙侍奉逃往莒国。襄公在国内被杀，时公子纠由师傅召忽和管仲侍奉逃往鲁国。其后桓公先回齐国被立为君，并逼鲁国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归顺齐桓公，并任宰相。

(2)九合：齐桓公多次与诸侯国会盟，这里的"九"是虚指。

【译文】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因此自杀，管仲却不跟随而死。”他接着问：“管仲不仁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诸侯会盟，不再使用武力，这都是管仲的作用啊。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1]，吾其被发左衽矣[2]。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3]，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4]？”

【注释】

(1)微：无。

(2)被发左衽（rèn）：头发披散，衣襟向左掩，这是指未开化的少数民族的装束。被，同“披”。衽，衣襟。

(3)谅：这里指狭隘的信义。

(4)经：自缢。沟渎：沟渠。

【译文】

子贡说：“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仅不跟着死，还任相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相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还受着他的恩惠。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是披散着头发，衣襟左开那个样子了。难道要像那些普通男女守着小节小信，自缢于沟渠而没有人知道吗？”

14.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与文子同升诸公[1]。子

闻之，曰：“可以为‘文’矣。”

【注释】

(1)臣：即家臣。僎（zhuàn）：人名。因公叔文子推荐，与公叔文子同任大夫。公：公朝。

【译文】

公叔文子的家臣僎和文子一同做了国家的大臣。孔子知道了这件事，说：“他真可用‘文’这个谥号。”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1)？”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2)，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注释】

(1)奚而：即奚为，为什么。

(2)仲叔圉：即卫国大夫孔文子。

【译文】

孔子谈到卫灵公的昏乱无道，季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的国家不败亡呢？”孔子说：“有仲叔圉管理接待宾客的事，祝鮀管理宗庙祭祀，王孙贾管理军事，像这样，怎么会败亡呢？”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1)，则为之也难。”

【注释】

(1)怍（zuò）：羞惭。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说起话来大言不惭，那他要实行起来就难了。"

14.21　陈成子弑简公(1)。孔子沐浴而朝(2)，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3)。"

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注释】

(1)陈成子：即陈恒，齐国大夫。简公：齐国国君。姓姜，名壬。

(2)沐浴而朝：当时孔子已不任官职，为此事特地朝见鲁君，斋戒沐浴，以示郑重。

(3)三子：指鲁国三大夫孟孙、叔孙、季孙，当时他们实际掌握了鲁国政权。

【译文】

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去朝见鲁哀公，他告诉哀公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出兵讨伐他。"哀公说："你去报告季孙、叔孙、孟孙三位大臣。"

孔子退下后说：“因为我曾忝居大夫之列，不敢不来报告。但君主却说‘你去报告三位大臣’。”

孔子又到三位大臣那里报告，他们不同意出兵。孔子说：“因为我曾忝居大夫之列，不敢不来报告。”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1]。”

【注释】

(1)犯：冒犯，指犯颜谏争。

【译文】

子路问怎样事奉君主。孔子说：“不要欺骗他，而可当面直谏。”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

【注释】

(1)“君子”两句：有多种解说，或说“上”指仁义，“下”指财利；或说“上”指道，“下”指器，即具体能力；或说“上”即长进，“下”即沉沦。今从第一说。

【译文】

孔子说：“君子通达于仁义，小人通达于财利。”

14.2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译文】

孔子说：“古代人的学习是为了自己增进修养学识，现在人的学习是为了表现给人看。”

14.25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1]。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注释】

(1)蘧（qú）伯玉：卫国大夫。名瑗，孔子在卫国时曾居住其家。

【译文】

蘧伯玉派了一位使者拜访孔子。孔子请使者坐下，问道：“先生在做些什么啊？”使者回答：“先生想使自己少一些过失，但还没能做到。”

使者辞出。孔子说：“真是个好使者！真是个好使者！”

14.2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1]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注释】

(1)此句重出，已见《泰伯篇》十四章。

【译文】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考虑那方面政事。"

曾子说："君子的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1)。"

【注释】

(1)而：用法同"之"。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为自己的言语超过行动而感到可耻。"

14.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所行有三个方面，我都没有做到，那就是：有仁德的人不忧愁，智慧的人不迷惑，勇敢的人不畏惧。"子贡说："这三点正是老师的自我写照呀。"

14.29　子贡方人(1)。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

暇。”

【注释】

(1)方人：讥评别人。方，通“谤”。一说品评议论别人，“方”即比方的意思。今从前说。

【译文】

子贡讥评别人。孔子说：“赐啊，你就那么好了吗？我就没有这样的闲工夫。”

14.3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译文】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自己没有才能。”

14.31　子曰：“不逆诈(1)，不亿不信(2)，抑亦先觉者(3)，是贤乎！”

【注释】

(1)逆：预料，揣度。

(2)亿：臆测。

(3)抑：但是。

【译文】

孔子说：“不预先怀疑别人有欺诈，不无端猜测别人没有诚信，但也能及早察觉真相，这样的人是贤者了吧！”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1]：“丘何为是栖栖者与[2]？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注释】

(1)微生亩：“微生”是姓，“亩”是名。

(2)栖栖（xī）：忙碌不安的样子。

【译文】

微生亩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这样忙碌不安的呢？莫非是要显示你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敢显示口才，我是厌恶那种顽固不化的人。”

14.33　子曰：“骥不称其力[1]，称其德也。”

【注释】

(1)骥：千里马。

【译文】

孔子说：“被称为千里马的，不是称赞它的气力，而是称赞它的品德。”

14.34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译文】

有人问："用恩惠来回报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么又用什么来回报恩惠呢？应该用正直来回报怨恨，用恩惠来回报恩惠。"

14.35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1)，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注释】

(1)尤：责怪。

【译文】

孔子说："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备人，下学人事而上达天命。了解我的大概是天吧！"

14.36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1)。子服景伯以告(2)，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3)，吾力犹能肆诸市朝(4)。"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注释】

(1)公伯寮（liáo）：“公伯”是姓，“寮”是名，或说也是孔子学生。愬（sù）：进谗言。

(2)子服景伯：鲁国大夫。姓子服，名何，字伯，谥号景。

(3)夫子：指季孙。

(4)肆：处死刑后陈尸示众。市朝：市集和朝廷。大夫之尸陈于朝廷，士之尸陈于市。这里指市集。

【译文】

公伯寮向季孙毁谤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事告诉孔子，并说：“先生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我的力量还能够把公伯寮处死并陈尸于街市。”

孔子说：“大道将实行呢，这是命；大道将废弃呢，这也是命。公伯寮能把命怎么样！”

14.37　子曰：“贤者辟世(1)，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注释】

(1)辟（bì）：避开。

【译文】

孔子说：“贤者避开昏乱的社会而隐居，次一等的避开一地而另

择一地，再次一等的避开难看的脸色，再次一等的避开不好的言语。”

孔子又说：“像这样做的已经有七个人了。”

14.38　子路宿于石门[1]。晨门曰[2]：“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注释】

(1)石门：鲁城的外门。

(2)晨门：守门人，负责早夜开闭城门。

【译文】

子路在石门宿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守门人问：“你从哪里来？”子路说：“我从孔氏那儿来。”守门人说：“是知道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那个人吗？”

14.39　子击磬于卫[1]，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2]，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3]！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4]。”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5]。”

【注释】

(1)磬（qìng）：一种打击乐器。

(2)荷：肩负。蒉（kuì）：草织的盛器。

(3)硜硜（kēng）：象声词，形容敲击石头的声音。

(4)“深则厉”两句：语见《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意谓如果水深，就索性穿着衣服过去，如果水浅，就提起衣服过去。这里表示个人行为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厉，穿着衣服涉水。

(5)末：无。

【译文】

孔子在卫国，一天正击磬时，有一个人担着草筐从孔子住所的门前经过，他说：“这样击磬是有心事啊！”过一会儿又说：“真鄙陋啊，这种硜硜的磬声！没有人了解自己，也就守着自己罢了。如果水深，就穿着衣服过去，如果水浅，就提起衣服过去。”

孔子说：“这人好坚决啊！没有什么可以说服他。”

14.40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1)。’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2)，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3)。”

【注释】

(1)“高宗谅阴”两句：见《尚书·无逸》，原文语句稍有不同。意谓高宗守丧，三年不问国事。高宗，商王武丁。谅阴，天子居丧所住的庐屋。

(2)薨（hōng）：周代诸侯死亡称“薨”。

(3)“百官”句：意谓继位的新君三年不问政事，故朝中百官各守其职而听命于宰相。总己，即主持统理自己的职事。冢宰，周代官名，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译文】

子张说："《尚书》中说：'殷高宗守丧居庐，三年不言语。'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岂止殷高宗这样，古人都这样。国君死了，三年之内，百官各自统理自己的职事而听命于冢宰。"

14.41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能够以礼行事，那就容易使百姓听从治理。"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1)。"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2)！"

【注释】

(1)人：这里指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如亲族朋友等。

(2)病：难。

【译文】

子路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自我修身而做到严肃认真。"

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自我修身而使亲友安乐。"

子路又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自我修身而使百姓安乐。能自我修身而使百姓安乐，尧、舜大概也觉得不容易做到吧！"

14.43　原壤夷俟[1]。子曰："幼而不孙弟[2]，长而无述焉[3]，老而不死，是为贼[4]。"以杖叩其胫。

【注释】

(1)原壤：孔子的故交。是一个另有主张而不赞同孔子学说的人。夷：箕踞，伸开两腿坐于地上的姿势，这不合双膝着地的跪坐礼节。俟：等待。

(2)孙弟：同"逊悌"。

(3)述：称述。

(4)贼：有危害的人。

【译文】

原壤伸开双腿坐在地上等待孔子。孔子说："你年幼时不懂得逊悌的礼节，年长后没有可以称道的事业成就，年老了只是偷生不死，真是个祸害。"说着，孔子用手杖敲了敲原壤的小腿。

14.44　阙党童子将命[1]。或问之曰："益者与[2]？"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3]，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注释】

(1)阙党：地名。即阙里，孔子所居之地。将命：在宾主之间传话。

(2)益：长进。

(3)居于位：这里指坐在成人的席位上。按照礼节，童子应当坐于旁位，不可与成人并坐。

【译文】

阙党的一个少年来向孔子传话。有人问孔子："这是一个求长进的孩子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成人的席位上，又看他与长辈并排行走。这不是个求长进的人，而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人。"

卫灵公篇第十五

本篇共四十二章，记述的内容比较广泛。在治政方面，孔子依然把统治者的德行作为强调的重点。这里，特别突出地表达了孔子对人民的认识观念，即人民处于被统治地位，人民又是一个永远不变的社会存在。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孔子逻辑地得出结论，如何正确对待民众，是统治者无从回避的问题，而社会是发展还是倒退，责任全部在统治者身上。实质上，这个问题仍可归属于“仁”与“礼”的理论范畴之中，只要统治者知礼行仁，其他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德行方面，孔子特别集中地论述了君子的人格要求。在孔子理想人格的范畴中，君子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一种人格类型，它虽然不如圣人完美，但它是人们普遍可以达到的标准。因而在各个篇章，都可看到孔子的相关论述。无疑，君子首先要做到克己复礼，在这个大前提下，君子在立身处世方面还有许多具体要求。孔子所留下的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对君子的人格构想却全面而且严格。如何与人交往，也是本篇相对集中的论题。虽然内容较多，但恰如孔子总结自己的学说时所云：“予一以贯之。”就本篇而言，强调自我约束而求得社会的稳定有序，即贯穿在他发自各个角度的论说中。

15.1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1]。孔子对曰：“俎豆之事[2]，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注释】

(1)陈：即今“阵”字，军阵行列。

(2)俎（zǔ）豆：行礼仪时盛放食品的礼器。这里借指礼仪之事。

【译文】

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阵列的事情。孔子回答说：“礼仪方面的事情，我曾听到过；军旅方面的事情，我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就离开了卫国。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1]。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2]，小人穷斯滥矣[3]。”

【注释】

(1)兴：起来。

(2)固：固有。一说固守。今从前说。

(3)滥：指没有操守，为所欲为。

【译文】

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随从的人都病倒了，不能起来。子路恼怒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这样的困窘吗？”孔子说：“君子固有困

窘的时候，而小人在困窘的时候便胡作非为了。”

15.3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译文】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得很多又都能记住的吗？”子贡回答：“是呀，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我是有一个基本道理贯串在所学之中。”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译文】

孔子说：“仲由！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安静无为而能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就是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他只是恭敬庄重地坐在王位上罢了。”

15.6　子张问行[1]。子曰：“言忠信，行笃敬[2]，虽蛮貊之邦[3]，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4]，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5]，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6]，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注释】

(1)行：顺遂通达，行得通。

(2)笃：厚道。

(3)蛮：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泛称。貊（mò）：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

(4)州里：指乡里本土。二千五百家为州，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5)参：直耸，直立。

(6)舆：车箱。衡：车辕前的横木。

【译文】

子张问怎样做事才行得通。孔子说：“言语忠诚守信，行为笃厚严肃，即使到蛮貊地区，也能行得通。言语不忠诚守信，行为不笃厚严肃，纵然是在乡里本土，就能行得通吗？站立着就像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直耸在眼前，坐在车里就像看见‘忠信笃敬’几个字映现在车前横木上，这样才能到处都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束于腰间的大带上。

15.7　子曰：“直哉史鱼[1]！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

【注释】

(1)史鱼：卫国大夫。姓史，名鰌（qiū），字子鱼。

(2)卷：收起。怀：怀藏。

【译文】

孔子说："史鱼真是刚直啊！国家有道，他像箭那样直；国家无道，他也像箭那样直。蘧伯玉真是个君子啊！国家有道，他出来做官；国家无道，他可以把自己的才能收藏起来。"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译文】

孔子说："可以与他谈话的人而不与他谈，这是错失了人；不可与他谈话的人而与他谈了，这是白费了言语。聪明的人既不错失人，也不白费言语。"

15.9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译文】

孔子说："志士仁人，不会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只有牺牲生命而成全仁。"

15.10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译文】

子贡问怎样实现仁。孔子说："工匠想做好他的事，一定先完善他的工具。居住在这个国家，就要奉事大夫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者。"

15.11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1)，乘殷之辂(2)，服周之冕(3)，乐则《韶》《舞》(4)。放郑声(5)，远佞人(6)。郑声淫，佞人殆(7)。"

【注释】

(1)夏之时：指夏朝的历法，以今农历一月为每年的第一月。周朝历法则以农历十一月为每年的第一月。夏历比较合于农时。

(2)辂（lù）：大车。殷代的车比较质朴。

(3)冕：礼帽。周代的礼帽等制完备，比较华美。

(4)《韶》：舜时的乐曲。《舞》："舞"通"武"，周武王时的乐曲。一说"韶""舞"合称，即指舜乐。今从前说。

(5)放：舍弃，废除。郑声：郑国的音乐。

(6)佞人：花言巧语阿谀奉承的小人。

(7)殆（dài）：危险。

【译文】

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

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武》乐。摒弃郑国的音乐，远斥谄媚的小人。郑国的音乐靡曼淫滥，谄媚的小人很危险。”

15.12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

15.13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译文】

孔子说：“罢了！我没有看见过喜欢美德就像喜欢美色一样的人。”

15.14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1)？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2)。”

【注释】

(1)窃位：指占据官位而不称职。

(2)柳下惠：鲁国贤者。姓展，名获，字禽，又叫“展季”，“惠”是私谥。“柳下”是其居处，或说是其封地。立：通“位”。一说“立”即立于朝上任官的意思。今从前说。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个占据官位而不任职事的人吧？他明知柳下惠贤良而不把他举荐到官位上。”

15.15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译文】

孔子说：“责备自己严而责备别人宽，那就远离怨恨了。”

15.16　子曰：“不曰‘如之何[1]，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注释】

(1)如之何：这里表示对所遇问题的审度思考。

【译文】

孔子说：“一个不考虑‘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知道对他怎么办了。”

15.17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译文】

孔子说：“与人聚集一整天，所谈论的却没有涉及道义的事，只

喜欢卖弄小聪明，这就难以长进了。”

15.18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译文】

孔子说：“君子把道义作为行事的根本，依据礼节来实行它，用谦逊的言辞来表达它，用诚信的态度来完成它。这才真是君子啊！”

15.19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忧虑自己没有才能，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

15.20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忧虑的是死后而名声不被传称。”

15.21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译文】

孔子说：“君子凡事都要求自己，小人凡事都要求别人。”

15.22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1]，群而不党。”

【注释】

(1)矜：庄重。

【译文】

孔子说：“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执，合群而不结党。”

15.23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根据一个人的言辞就推举他，也不因为一个人品德不好就全部否定他的言辞。”

15.24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1]？”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注释】

(1)一言：一个字。

【译文】

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是可以终身遵循的？”孔子说：“大概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事情，不要施加于别人。”

15.25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译文】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了谁？赞誉了谁？如果有我赞誉的人，必定是经过实际考察的。现在这些百姓呀，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以直道行施天下时的百姓啊。”

15.26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有马者借人乘之(2)，今亡矣夫！”

【注释】

(1)阙文：指存疑而空缺的文字，表示不妄自增益。

(2)借：凭借。

【译文】

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有马的人自己不能驯制，就凭借别人的乘用使马驯服，这样的态度在今天是没有了呀！”

15.27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小事情不忍耐，会毁坏大谋略。”

15.28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译文】

孔子说：“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进行审察；大家都喜爱他，也一定要进行审察。”

15.29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译文】

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不是用道来廓大人。”

15.30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译文】

孔子说：“有错误而不改正，这才真成为错误了。”

15.31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

益，不如学也。”

【译文】

孔子说：“我曾整天不吃，整夜不睡，尽自思考，但毫无益处，还不如去学习。”

15.32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译文】

孔子说：“君子谋求道而不谋求衣食。耕田，却常会有饥饿；学习，则常能得到俸禄。君子忧虑的是不能求得道，不是忧虑贫困。”

15.33　子曰：“知及之(1)，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2)，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注释】

(1)之：指官职。以下“涖之”“动之”中的“之”指百姓。

(2)涖（lì）：同“莅”，临，来到。

【译文】

孔子说：“才智足以胜任官职，却不能以仁来持守它，即使得到官职，也一定会失去。才智足以胜任官职，又能以仁来持守它，但不

能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就不会得到百姓尊敬。才智足以胜任官职，能以仁来持守它，又能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但使用百姓不合乎礼，还是不完善。”

15.34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可从小处去了解他，但他可以承受大任。小人不可承受大任，却可从小处了解他。”

15.35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译文】

孔子说：“百姓对仁道的需要超过对水火的需要。我看见过踏入水火而死了的，却没见过践行仁道而死了的。”

15.36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译文】

孔子说：“如果是担当行仁的事情，对老师也不用谦让。”

15.37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1]。”

【注释】

(1)贞：正道。谅：指小信用。

【译文】

孔子说：“君子坚守正道而不拘泥于小信用。”

15.38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译文】

孔子说：“奉事君主，应是敬守职事，而把得俸禄的事放在后面。”

15.39　子曰：“有教无类。”

【译文】

孔子说：“对所有的人给予教育，不区分类别。”

15.40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译文】

孔子说：“所持的道不同，就不互相商议。”

15.41　子曰：“辞达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言辞能表达清楚意思就可以了。”

15.42　师冕见[1]，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注释】

(1)师：乐师。古代乐师一般由盲人担任。冕：人名。

【译文】

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阶边，孔子说：“这是台阶了。”走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了。”都坐下后，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边，某人在这边。”

师冕辞别后，子张问道：“这是与盲乐师谈话的方式吗？”孔子说：“对，这本来就是帮助盲乐师的方式。”

季氏篇第十六

本篇共十四章。前三章孔子的言谈与当时鲁国的政治情势有密切关系，集中反映了孔子对政治权力逐级下移这一状况的强烈不满，并表达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治国主张。以下数章主要是有关德行、学识等方面的论说，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这里多记录了孔子以数字作出归纳的人生戒示，于简明生动之中见出内涵的深刻。本篇还记叙了孔子命其子鲤学诗与礼的情况，通过一个独特的镜头，再次反映了孔子关于“诗”与“礼”的见解。而从他对自己儿子的教育中，又能见出他对理论的真诚。文中陈亢叹美孔子在教育上对其子无偏私之心，实质上，无论是孔子的政治主张还是人伦主张，决定了孔子必然有如是态度。本篇末章内容略觉突兀，前人解说也多有歧义，或认为文首遗落“子曰”两字，或以为是后人在竹简空白处的附记。但竹简本就短小，不可能留下大片空白容纳这样一段文字，故后说遭到较多学者的否定。

16.1　季氏将伐颛臾[1]。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2]。”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3]？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4]，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5]：‘陈力就列[6]，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7]？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8]，龟玉毁于椟中[9]，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10]。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1]。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12]。”

【注释】

(1)颛臾（zhuānyú）：国名。附属于鲁国。

(2)事：指战事。

(3)过：责怪。

(4)东蒙：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南。主：主持祭祀。

(5)周任：古代一位史官。

(6)陈：施展。列：指职位。

(7)相：扶助盲人的人。

(8)兕（sì）：雌性犀牛，或说野牛。柙（xiá）：关兽的笼子。

(9)龟：龟甲，用以占卜。

(10)费（bì）：地名。季氏私邑。

(11)“不患寡而患不均”两句：前后句中“寡”与“贫”当互换，下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承应。

(12)“吾恐季孙之忧”三句：意谓季氏真实的用意不是针对颛臾，而是针对鲁君。时季孙把持了鲁国国政，与鲁君存在矛盾，他要攻打颛臾，是担忧颛臾助鲁君而对自己构成威胁，所以孔子这样说。萧墙之内，指鲁君。萧墙，君王宫室内的屏风，臣来见君，至此即肃然起敬。这里“萧”即肃敬义。

【译文】

季氏准备攻打颛臾。冉有、季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

孔子说：“冉求！这难道不应该责备你吗？那颛臾，上代的君王曾让它主持蒙山的祭祀，况且又在鲁国境域之内，是鲁国国家的臣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

冉有说：“是季孙想这么做，我们两个人都不赞同。”

孔子说：“冉求！周任说过这样的话：‘能施展才力就任职，如果不行就辞职。’如果一个盲人有危险而不去扶持他，要摔倒了而不去搀扶他，那又何必要那个扶助的人呢？而且你说的话就是错误的，老虎和犀牛从笼中逃出，龟甲和美玉在匣中毁坏，这是谁的过失呢？”

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城墙坚固，离季氏的费邑又很近。现今不将它攻取，以后一定成为子孙的祸患。"

孔子说："冉求！君子讨厌那种不实说自己的贪欲而另找借口加以掩饰的做法。我所听说的是，有国的诸侯和有家的卿大夫，不担忧贫穷而担忧财富不均，不担忧人口不足而担忧不安定。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关系和谐就不觉得人口不足，境内安定了也就不会有倾覆之事。做到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招他们来。他们来了，就让他们安心。如今仲由、冉求你们两人辅助季孙，远方的人不归服，你们不能去招来；国家分崩离析，你们不能保全；反而要在境内使用兵力。恐怕季孙的忧虑不在颛臾，而是在鲁君这里吧。"

16.2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1)；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2)，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注释】

(1)希：同"稀"，少。

(2)陪臣：卿大夫的家臣。

【译文】

孔子说："天下有道，那么制礼作乐及出兵征伐都决定于天子；天下无道，那么制礼作乐及出兵征伐都决定于诸侯。这些事决定于诸侯，大概传到十代就很少不丧失权位的；决定于大夫，传到五代就很少不丧失权位的；如果是家臣掌握国政，传到三代就很少不丧失权位

的。天下有道，国政不会落在大夫手中。天下有道，普通百姓不会议论政事。”

16.3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1]，政逮于大夫四世矣[2]，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3]。”

【注释】

(1)禄：指实行爵禄的权力，即国家政权。五世：指鲁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

(2)逮：及，到。四世：指把持鲁国国政以后的季氏四代，即文子、武子、平子、桓子。

(3)三桓：鲁国三卿仲孙、叔孙、季孙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故称“三桓”。微：衰微。

【译文】

孔子说：“国家失去爵禄之权已经五代了，国政落在大夫手里也已经四代了，因此桓公后代的三家子孙现在也衰微了。”

16.4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1]，友善柔[2]，友便佞[3]，损矣。”

【注释】

(1)便（pián）辟：谄媚逢迎。

(2)善柔：当面奉承背后诋毁。

(3)便（pián）佞：巧言善辩，夸夸其谈。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守信义的人交朋友，与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谄媚逢迎的人交朋友，与当面奉承背后诋毁的人交朋友，与巧言善辩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16.5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晏乐，损矣。"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有三种。以礼乐的调节为快乐，以称扬别人的善处为快乐，以多有良友为快乐，这是有益的。以骄纵放肆为快乐，以纵逸游荡为快乐，以沉迷酒食为快乐，这是有害的。"

16.6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译文】

孔子说："侍奉君子易犯三种过失：言谈尚未轮及他而抢先说，叫做急躁；言谈轮及他而不说，叫做隐瞒；不看君子脸色而贸然开口，如同盲人。"

16.7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情况应该警戒：年轻的时候，血气尚未宁定，要警戒的是迷恋女色；到了壮年，血气正当旺盛，要警戒的是争强好斗；到了老年，血气衰弱，要警戒的是贪得无厌。”

16.8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1)，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2)，侮圣人之言。”

【注释】

(1)大人：指位居高官的人。

(2)狎（xiá）：轻慢。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高官大人，敬畏圣人的言语。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加敬畏，对高官大人态度轻慢，对圣人的言语多有轻侮。”

16.9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

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译文】

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学了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遇到困难而去学习的人又次一等；遇到困难还不学习，平民百姓就是这种最下等的了。”

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是否看明白了，听的时候考虑是否听清楚了，对于脸色考虑是否温和，对于容貌考虑是否恭敬，对于言谈考虑是否忠诚，做事时考虑是否认真，遇到疑问考虑如何向人请教，发怒时考虑有何后患，见有可得的时候考虑是否合乎道义。”

16.11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1)。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注释】

(1)汤：沸水。

【译文】

孔子说："看见好的德行就像自己赶不上一样地努力追求，看见不好的德行就像手伸入沸水那样急忙摆脱。我看见过这样的人，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话。能退避隐居而坚守自己的志向，能以义行事来实施所持之道。我听到过这样的话，但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人。"

16.12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1)，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2)？

【注释】

(1)首阳：山名。周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饿死。

(2)其斯之谓与：此句"斯"字所指内容不明确，此章起首又没有"子曰"二字，前人或认为有缺文。

【译文】

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了以后，百姓对于他的德行没有什么可称颂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之下，百姓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16.13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

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1)。”

【注释】

(1)远：不偏私的意思。

【译文】

陈亢问伯鱼说：“您在您父亲那里听到什么特别的教诲吗？”

伯鱼回答：“没有。父亲曾一个人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学诗没有？’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诗就不知如何说话。’我退回后便学习诗。又有一天，父亲又一个人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学礼没有？’我回答说：‘没有。’父亲说：‘不学礼就不知如何立身。’我退回后便学习礼。我听到的就是这两点。”

陈亢退下后高兴地说：“我问一个问题却得到三个收获，知道了应该学诗，知道了应该学礼，还知道了君子对自己的儿子没有偏私之心。”

16.14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译文】

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为小童；国内的人称她为君夫人，对别的国家则称她为寡小君；而别国的人称她也为君夫人。

阳货篇第十七

本篇共二十六章，所述内容甚富。本篇比较集中地记录了孔子对当时道德状况的批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变动时期的社会风貌，也从否定现状的角度反映出孔子的道德标准。本篇有数章记录了孔子在诗、乐等文学艺术问题上的认识观念，其中有些论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见解，全面反映了诗歌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此外，发生在孔子用世历程中的几个事件也在本篇得到生动记述，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展示了孔子的心理活动。《论语》中没有专门讨论人性的言辞，本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孔子唯一直接说及人性的语句，后人对此语的解说颇见分歧，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就是在不同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的两种学说。其他如“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语，都是后人论说纷纭的话题，尤其后一语，虽然学人多有为孔子辩解者，但这句话反映的认识局限以及产生的消极影响，当不用为尊者讳。

17.1　阳货欲见孔子[1]，孔子不见，归孔子豚[2]。

孔子时其亡也[3]，而往拜之。

遇诸涂[4]。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5]，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注释】

(1)阳货：季氏家臣。又名阳虎。季氏数代把持鲁国政权，当时阳货又把持了季氏的权力。

(2)归：通"馈"，赠送。豚：小猪，也泛指猪。

(3)时：通"伺"，等候。亡（wú）：无。这里指不在家。

(4)涂：同"途"。

(5)亟（qì）：屡次。

【译文】

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他，孔子不去，于是他送给孔子一头小猪。

孔子候他不在家时前往拜谢。

两人在途中相遇了。

阳货对孔子说："来！我要与你谈谈。"他说道："身怀才干而听任

国家迷乱，这可算是仁吗？”他自己接着回答：“不可。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屡失去机会，这可算是聪明吗？”他又自己回答：“不可。时光流逝，岁月不等人啊。”

孔子说：“好啊，我打算出来做官了。”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译文】

孔子说：“人的天性本来相近，因为习惯的影响才相去甚远。”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译文】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不能改变的。”

17.4　子之武城[1]，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2]，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注释】

(1)武城：鲁国邑名。时子游为武城宰。

(2)莞（wǎn）尔：微笑的样子。

【译文】

孔子来到武城，听到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牛刀呀？"

子游回答说："当初我听老师说过：'在官位的人学礼乐之道就会爱人，百姓学礼乐之道就容易听从使唤。'"

孔子说："学生们，言偃的话说得对！我刚才的话只是与他开玩笑罢了。"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1)，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2)，何必公山氏之之也(3)？"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注释】

(1)公山弗扰：或说即公山不狃，季氏家臣。以费畔：指公山弗扰盘踞在费城反叛季氏。畔，通"叛"。

(2)末：无。之：前往。

(3)"何必"句：前一"之"字是助词，后一"之"字是动词。

【译文】

公山弗扰盘踞在费城发动叛乱，召孔子，孔子想去。

子路很不高兴，他说：“没有可去之处那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

孔子说：“那召我的人，难道只是空召我去吗？如果真有人用我，我将能在东方兴起周道吧！”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译文】

子张问孔子怎样才是仁。孔子说：“能在天下实行五种品格就是仁了。”

子张说：“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信，勤敏，慈惠。庄重就不会遭受侮辱，宽厚就得众人之心，诚信就能被人任用，勤敏就能卓有成效，慈惠就能很好地使唤人。”

17.7　佛肸召(1)，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2)，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3]；不曰白乎，涅而不缁[4]。吾岂匏瓜也哉[5]？焉能系而不食？”

【注释】

(1)佛肸（bìxī）：晋国范氏、中行氏的家臣，任中牟邑宰。晋大夫赵简子攻范、中行，佛肸据中牟予以抗拒。

(2)中牟：晋国邑名。

(3)磷：薄。

(4)涅（niè）：染黑。缁（zī）：黑色。

(5)匏（páo）瓜：一种植物，果实比葫芦大，味苦不被食用。

【译文】

佛肸召孔子，孔子想去。

子路说：“先前我听老师说过：‘自身做过坏事的那种人，君子是不会去他那儿的。’佛肸依据中牟而叛乱，您却要去，这怎么说呢？”

孔子说：“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不是有真正坚硬的东西吗，那是磨也磨不薄的；不是有真正洁白的东西吗，那是染也染不黑的。我难道是那匏瓜吗？怎么能只是悬挂着而不被食用呢？”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1]？”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2]。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3]。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注释】

(1)蔽：弊病。

(2)贼：伤害。

(3)绞：偏激。

【译文】

孔子说：“仲由呀！你听到过六个字概括的品德以及六种弊病吗？”子路回答：“没有。”

孔子说：“你坐下，我告诉你。喜爱仁德而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愚而不明。喜爱聪明而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放荡不羁。喜爱诚信而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自己反受伤害。喜爱直率而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偏激尖刻。喜爱勇敢而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作乱惹祸。喜爱刚强而不喜爱学习，它的弊病是轻率狂妄。”

17.9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1]，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注释】

(1)兴：譬喻，引譬连类。

【译文】

孔子说：“你们这些学生为什么没有人学习诗呢？学习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加强合群性，可以掌握讥讽方法。近可用于事奉父母，远可用于事奉君主。还能从中多学得一些鸟兽草木的名称。”

17.10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1)？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2)？”

【注释】

(1)《周南》、《召南》：现为《诗经》国风开头两部分篇名。

(2)正墙面而立：即面墙而立，意谓既不能看见任何东西，也不能往前行进。

【译文】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了《周南》、《召南》的诗吗？一个人如果不学《周南》、《召南》，那就好像面对墙壁而站立着吧？”

17.11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译文】

孔子说：“礼呀礼呀，难道仅指玉帛等礼器而言吗？乐呀乐呀，难道仅指钟鼓等乐器而言吗？”

17.12　子曰：“色厉而内荏[1]，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2]？”

【注释】

(1)荏（rěn）：怯弱。

(2)穿窬（yú）：穿洞翻墙，指偷盗行为。

【译文】

孔子说：“外表严厉而内心怯弱的人，如果用小人作比喻，大概像那穿洞翻墙的小偷吧？”

17.13　子曰：“乡原[1]，德之贼也。”

【注释】

(1)乡原：乡里貌似忠厚，实则没有是非同流合污的人。原，同“愿”，谨慎老实。

【译文】

孔子说：“貌似忠厚而没有是非的人，是道德的败坏者。”

17.14　子曰：“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

【译文】

孔子说：“在路上听到传言就四处传播，这是道德所摒弃的。”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1]？其未得之也，患得之[2]。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注释】

(1)鄙夫：指品德庸俗低劣的人。

(2)患得之：或以为当作"患不得之"。

【译文】

孔子说："那种鄙夫，怎么能同他一起事奉君主呢？他在没有得到职位的时候，担心得不到。当他得到职位以后，又担心失去职位。如果担心失去职位，那就会无所不用其极了。"

17.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1]，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注释】

(1)廉：棱角。比喻人方正峭厉，难以接近。

【译文】

孔子说："古代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或许没有那个样子的毛病了。古代的狂人肆志直言，现在的狂人荡无所据；古代矜持的人锐不可近，现在矜持的人怒而好争；古代的愚人遂性直行，现在的愚人则

是挟私欺诈罢了。”

17.1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1)

【注释】

(1)此章重出，已见《学而篇》第三章。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容色伪善，这样的人很少有仁德。”

17.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1)，恶郑声之乱雅乐也(2)，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注释】

(1)紫之夺朱：古以朱为正色，紫是间色，即杂色。春秋时一些诸侯国国君以穿紫色衣服为时尚，渐以紫为贵，取代了朱色的地位。

(2)雅乐：纯正典雅的音乐。

【译文】

孔子说：“我厌恶以紫色取代了朱色，厌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典雅的正音，厌恶巧嘴利舌而颠覆了国家。”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

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文】

孔子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子贡说：“如果您不说，那么我们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

17.20　孺悲欲见孔子(1)，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注释】

(1)孺悲：鲁国人。《礼记·杂记》载有孺悲欲向孔子学士丧礼事。

【译文】

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拒绝了。待传话的人刚走出门，孔子就取瑟边弹边唱，故意使孺悲听到。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1)，期可已矣(2)。”

子曰：“食夫稻(3)，衣夫锦，于女安乎？”

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4]，闻乐不乐，居处不安[5]，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注释】

(1)钻燧：古代钻木取火的方法。燧，取火之木。改火：一年四季取火之木各不相同，一年一个轮回，称“改火”。

(2)期（jī）：一周年。

(3)稻：古代北方以稻为贵，故居丧期间不食用。

(4)旨：美味。

(5)居处：这里指与平日相同的居住生活。古代父母之丧，孝子要另筑草庐而居。

【译文】

宰我问道：“父母死后要居丧三年，这个期限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必会废弃；三年不奏音乐，音乐必会亡失。陈谷已经吃完，新谷已经登场，取火之木的更换也经过了一个轮回，居丧一年也就可以了。”

孔子说：“居丧不到三年你就吃稻米，穿锦衣，你会心安吗？”

宰我说：“心安。”

孔子说：“如果你心安，那你就这么做好了！君子在居丧期间，

吃美食无味，听音乐不快乐，住在家中不安适，因此不这样做。如今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样做好了！”

宰我退了出去。孔子说：“宰予不仁啊！儿女生下来，三年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那三年的丧期，是天下通行的呀。宰予对他死去的父母有三年之爱吗？”

17.2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1)？为之，犹贤乎已(2)。”

【注释】

(1)博弈（yì）：“博”和“弈”是两种棋类游戏。

(2)贤：胜过。已：止。

【译文】

孔子说：“整日吃饱了饭，无处用心，难有出息呀！不是有棋类游戏吗？即使做这样的游戏，也比什么都不做好些。”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译文】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认为义是最可崇尚的，君子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逆反作乱；小人只有勇而没有义，就会成为强盗。”

17.24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1]，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2]。"

曰："赐也亦有恶乎？""恶徼以为知者[3]，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4]。"

【注释】

(1)流：衍文，晚唐前《论语》无此字。讪：毁谤。

(2)窒：阻塞不通，指固执而不通事理。

(3)徼（jiāo）：抄袭。

(4)讦（jié）：揭发别人的阴私。

【译文】

子贡说："君子也有憎恶的事吗？"孔子说："有憎恶的事。憎恶喜欢议论别人坏处的人，憎恶居下位而毁谤位高者的人，憎恶勇敢而不懂礼的人，憎恶果敢而顽固不化的人。"

孔子接着问："赐，你也有憎恶的事吗？"子贡说："我憎恶抄袭别人而自以为聪明的人，憎恶不懂谦虚而自以为勇敢的人，憎恶揭人阴私而自以为正直的人。"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译文】

孔子说：“只有女子与小人是最难养的，与他们亲近了，他们就会不逊从；与他们疏远了，他们就会怨恨。”

17.26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译文】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这个人的一生是无望了。”

微子篇第十八

本篇共十一章，比较集中地记述了孔子在出仕问题上的观念和原则。虽然记述的事件和言语不在一地一时，表达的角度也各有所异，但反映的则是孔子一贯的政治原则和人生追求。孔子以他的不懈追求说明着一个基本道理，出仕不仅是为了行道，还在于其本身就具有维护伦理秩序的意义。如果说长幼之节是存在于人类中的天然现象，不可能人为地消除，那么，由此延伸的君臣之义就同样不可废除。于是，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理应以自己的行动去维护这一层伦理关系，如果人只考虑自身的高洁而不出仕，那么没有了臣，又何来君王的至尊地位。与此同时，孔子认识到，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需要君臣共同加以维护。不过，他除了从周公等古代圣贤身上看到自己的理想，现实留给他的只是无尽的失望。孔子历尽挫折，终究未能在仕途上完成自己的使命，但他对学生的教育则始终贯彻着他的出仕原则，这在本篇也得到了充分表现。

18.1　微子去之[1]，箕子为之奴[2]，比干谏而死[3]。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注释】

(1)微子：殷纣王的哥哥，名启。见纣王无道而离去。

(2)箕子：殷纣王的叔父。屡谏纣王而不听，于是装疯，被囚为奴。

(3)比干：殷纣王的叔父。强谏纣王而被杀。

【译文】

微子离开了纣王，箕子成为纣王的奴隶，比干进谏而被杀。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

18.2　柳下惠为士师[1]，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注释】

(1)士师：官名。掌管律令刑狱。

【译文】

柳下惠担任典狱官，多次被罢免。有人对他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坚守正道而事奉人，到哪里不是屡被罢免？如果按照邪道事奉人，那又何必要离开自己的父母之国呢？"

18.3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1]。"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注释】

(1)季、孟之间：鲁国三卿中，季氏为上卿，位最贵，孟氏为下卿，故有此季、孟之间的说法。

【译文】

齐景公讲到如何对待孔子时说："像鲁君对待季氏那样来待孔子，我做不到，我以介于季氏和孟氏之间的待遇来对待他。"

后来他又说："我老了，不能够用他了。"于是孔子离开了齐国。

18.4　齐人归女乐[1]，季桓子受之[2]，三日不朝，孔子行[3]。

【注释】

(1)归：通"馈"，赠送。女乐：歌舞伎。

(2)季桓子：鲁国大夫季孙斯，鲁定公时为实际执政者。

(3)孔子行：事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时任鲁国司寇，他辞职离开鲁国即前往卫国。

【译文】

齐国向鲁国赠送一批歌姬舞女，季桓子接受了，且三天不行朝礼

听政，于是孔子离开了鲁国。

18.5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1]："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注释】

(1)接舆：楚国一位装作狂人的隐者。"接舆"不是他的姓名，因接孔子之车舆，遂作此称。

【译文】

楚国狂人接舆歌唱着走过孔子坐的车，他唱道："凤呀凤呀！为什么你的德行这样的衰微？以往的已不可挽回，未来的还可以追补。罢了，罢了！现在的当政者都是些危殆不可救的人啊！"

孔子下车，想同他说话。接舆快步避开了，孔子没能和他交谈。

18.6　长沮、桀溺耦而耕[1]，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2]。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3]？"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4]。”

问于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5]？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6]，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7]。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怅然曰[8]：“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1)长沮（jù）、桀溺：两个隐者，此不是真实姓名。耦（ǒu）而耕：两人并耕。

(2)津：渡口。

(3)执舆：即执辔，手持马缰绳。本是子路执辔驾车，因子路下车问津，

故孔子代为执辔。

(4)是知津矣：这是讽刺孔子的话，意谓他长期在外周游，故熟知渡口。

(5)以：相当于“与”。

(6)而：你。

(7)耰（yōu）：用土覆盖播下的种子。

(8)怃（wǔ）然：怅然失意的样子。

【译文】

长沮、桀溺两人一起在耕田，孔子从田边经过，让子路向他们问问渡口在哪里。

长沮说：“车上手持马缰绳的那个人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

长沮问：“是鲁国的孔丘吗？”

子路说：“是的。”

长沮说：“他自己就知道渡口在哪里。”

子路又问桀溺。

桀溺说：“您是谁？”

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您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

子路回答：“是。”

桀溺说：“如同那江水滔滔，遍天下都一般混乱，能够同什么人去改变它？而你与其跟从那逃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从逃避社会的

人。”他一面说，一面不停地耙土。

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

孔子怅然若失地说：“我们不可与鸟兽合群共处，我们不与人群交往又与什么交往呢？若天下有道，我也不用与你们一起进行变革了。”

18.7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1)]，以杖荷蓧[(2)]。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3)]。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注释】

(1)丈人：老人。

(2)荷：肩负。蓧（diào）：用于除草的竹制农具。

(3)植：竖立。芸：通“耘”，除草。

【译文】

子路随从孔子行走时落在了后面，他遇见一位老人，老人用拐杖担着除草农具。

子路问他：“您看见我的老师吗？”

老人说：“你这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能分辨，什么人是你的老师呀？”说着，把拐杖插立在地上去除草了。

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着。

老人留子路到他家宿夜，杀鸡做饭给他吃，并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与子路相见。

第二天，子路辞别，到孔子那里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孔子说：“这是一位隐士。”让子路再返回去见他。子路到了老人的家，老人却已出行。

子路说：“不肯做官是不合义的。长幼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废弃的，那么君臣之间的关系又怎么能废弃呢？想使自身保持高洁，却是损坏了君臣大伦。君子出来做官，也就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至于道不能够实行，这早就知道了。”

18.8　逸民(1)：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2)。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3]，身中清，废中权[4]。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注释】

(1)逸民：遗佚于世的人。

(2)虞仲、夷逸、朱张、少连：四人事迹不可确考。

(3)放言：不谈世事的意思。放，置。

(4)权：权变，因事制宜。

【译文】

遗佚于世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他的志向不屈抑，他的人身不受辱，这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他们志有所屈身有所辱，但言语合于伦理，行为经过思虑，也就这样罢了”。又说“虞仲、夷逸，他们隐居而不谈世事，自身保持清白，废弃世事也合乎权变的道理。我则不同于这些人，我不是这样才可以，也不是这样就一定不可以”。

18.9　大师挚适齐[1]，亚饭干适楚[2]，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3]，播鼗武入于汉[4]，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5]。

【注释】

(1)大师：鲁国乐官之长。大，同“太”。挚：人名。

(2)亚饭：乐师。古代天子诸侯吃饭时都奏乐，每次吃饭所奏音乐各异，

亚饭即第二次进食时奏乐的乐师。以下三饭、四饭也由此得名。干：人名。以下“缭”、“缺”皆人名。

(3)鼓：击鼓者。方叔：人名。

(4)播：摇。鼗（táo）：一种摇鼓。武：人名。

(5)少师：乐官名。阳：人名。襄：人名。

【译文】

太师挚去了齐国，亚饭乐师干去了楚国，三饭乐师缭去了蔡国，四饭乐师缺去了秦国，击鼓的方叔入居黄河一带，摇小鼓的武入居汉水一带，少师阳和击磬的襄入居海边。

18.10　周公谓鲁公曰(1)：“君子不施其亲(2)，不使大臣怨乎不以(3)。故旧无大故(4)，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注释】

(1)鲁公：周公的儿子伯禽，封于鲁。

(2)施：通“弛”，遗弃，忘却。

(3)以：用。

(4)大故：指严重的罪恶过失。

【译文】

周公对鲁公说：“君子不冷落他的亲族，不使大臣怨恨自己没被任用。老臣故友没有严重的过错，就不要遗弃他。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18.11　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騧(1)。

【注释】

(1)八人的事迹不可考。騧，音guā。

【译文】

周朝有八位士人：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子张篇第十九

本篇共二十五章，全部是孔子学生的言论。这些言谈当发生在孔子去世以后，故先于孔子去世的一些学生，如颜回、子路等均未出现。本篇结构即以孔子五个学生的先后排列而成。在孔子身后，这五个学生都有比较大的影响。《韩非子·显学》称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子张之儒列于第一；子夏授学于西河，门下多有知名儒者；子游、曾参均设坛讲学，孟子理论受到他们的影响甚多；子贡则以政事见长，建有不少实际功绩。本篇所论既有君子士人的学习、品行、立身行事等内容，也有同门间对某些问题的讨论交流，同时也可看到学生们对孔子的久远怀思。

19.1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译文】

子张说："士人遇见危险能献出生命，见有所得能考虑是否合乎义，祭祀时想到恭敬，居丧时想到哀伤，那也就可以了。"

19.2　子张曰："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1)？"

【注释】

(1)"焉能为有"两句：意谓这样的人有或没有都无足为重，无不足为轻。

【译文】

子张说："持守道德却不能光大，信仰大道却不忠诚，这种人怎能算他有？又怎能算他没有？"

19.3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1)。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注释】

(1)矜（jīn）：同情，怜悯。

【译文】

子夏的学生问子张怎样交友。子张问：“子夏怎么说呢？”

学生答道：“子夏说：‘可以为友的就与他相交，不可为友的就拒绝与他相交。’”

子张说：“我所听到的与此不同。君子尊重贤人而容纳众人，称赞善人而怜悯无能的人。我若是个大贤呢，对什么人不能容纳？我若是个不贤之人，那别人就会拒绝我，我怎么可能去拒绝别人呢？”

19.4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1)，是以君子不为也。”

【注释】

(1)泥：滞陷不通。

【译文】

子夏说：“即使是小技艺，也必有可取的地方，但恐怕妨碍远大事业的实现，所以君子不从事小技艺。”

19.5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译文】

子夏说：“每天能知道自己原来所不知道的，每月能不忘记自己已经学到的，这可说是好学的了。”

19.6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译文】

子夏说：“广博地学习，并能坚守志趣；问与自己所学切近的问题，并思考近前的事，仁就在其中了。”

19.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1)，君子学以致其道。”

【注释】

(1)肆：手工业作坊。

【译文】

子夏说：“各种工匠居于作坊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获得道。”

19.8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译文】

子夏说：“小人有了过错必作掩饰。”

19.9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译文】

子夏说：“君子有三个变化的形象：远远望去庄重威严，与他接近温和可亲，听他说话义正辞严。”

19.10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1)。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注释】

(1)厉：虐害，欺压。

【译文】

子夏说：“君子在取得信任后才使唤百姓；未取得信任就这样做，百姓会以为是虐害他们。君子在取得信任后才进谏君主；未取得信任就这样做，君主会以为是诽谤他。”

19.11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1]，小德出入可也。”

【注释】

(1)闲：栅栏等阻隔物。这里指界限。

【译文】

子夏说：“大的德行不可逾越界限，小的德行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19.12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1]？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注释】

(1)“孰先传焉”两句：意谓传授君子之道，哪里是刻板地确定什么在先什么在后，而放在后面传授的也不表示倦于教诲，其实只是根据弟子的学业情况区别对待而已。倦，这里用“诲人不倦”的语义，即倦教的意思。

【译文】

子游说：“子夏的这些学生啊，让他们担当洒水扫地及以言辞仪容应对宾客，那是可以的，但这只是细枝末节罢了。至于根本的道理却没有学到，这怎么行呢？”

子夏听到了这番话，说：“咳！言游的话错了！君子之道，哪里是什么内容一定先传授？什么内容放在后面就倦于教诲？其实就像草木，是要对不同种类加以区别的。君子之道，怎么可以欺诬？而能对道按本末顺序、有始有终贯通的，大概只有圣人了！”

19.13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译文】

子夏说：“做官而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而有余力便去做官。”

19.14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译文】

子游说：“居丧能充分表达哀情就可以了。”

19.15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译文】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可说是难能可贵的了，但还没有达到仁。”

19.16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1]，难于并为仁矣。”

【注释】

(1)堂堂：形容容貌仪表壮伟。或说形容为人高不可及，不平易亲近。今从前说。

【译文】

曾子说："子张仪容堂堂，难于和他共行仁道啊。"

19.17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1)，必也亲丧乎！"

【注释】

(1)致：竭尽。这里指真情不能自已而尽其极。

【译文】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人没有自己竭尽其情的，如有，一定是遇到父母去世的时候吧！"

19.18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1)，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注释】

(1)孟庄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速。其父仲孙蔑，即孟献子，也是鲁国大夫，有贤德。

【译文】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孟庄子的行孝，别的方面还可做到，而他不换父亲所用的人，不变父亲所实行的政事，这是很难做到的。"

19.19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1]，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注释】

(1)阳肤：曾子学生。

【译文】

孟氏命阳肤任典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不按道行事，民心离散已久。如果你审知犯罪实情，应该哀悯他们，而不要高兴自己的明察！"

19.20　子贡曰："纣之不善[1]，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2]，天下之恶皆归焉。"

【注释】

(1)纣：商朝末代君王。

(2)下流：地势低下的处所。比喻恶名归集的地位。

【译文】

子贡说："纣王的不善，也不像如今传说的那样厉害。所以君子不肯居于下流之地，以致天下的恶名都归集到他身上。"

19.21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译文】

子贡说："君子的过失犹如日食月食。有过失的时候，人人都能看见；改正的时候，人人都仰望着。"

19.22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1]："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注释】

(1)公孙朝：卫国大夫。

【译文】

卫国的公孙朝问子贡说："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得的？"子贡说："文王、武王之道并没有流失，就存在人世。贤者认识到它的大处，不贤者只知道它的枝节。没有一处不存有文王、武王之道。我的老师何处不能学习？又哪里有固定的传授之师呀？"

19.23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1]：“子贡贤于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贡。

子贡曰：“譬之宫墙[2]，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3]，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4]。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5]，不亦宜乎！”

【注释】

(1)叔孙武叔：鲁国大夫，名州仇，谥号武。

(2)宫墙：围墙。

(3)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一仞为七尺，或说八尺。

(4)官：房舍。

(5)夫子：指叔孙武叔。

【译文】

叔孙武叔在朝中对诸大夫说：“子贡比仲尼更优秀。”

子服景伯把这话告诉子贡。

子贡说：“就用围墙作比方吧，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人们可以直接望见墙内房屋的美好。我老师的围墙高达数丈，不找到大门进入，就不能看到宗庙的华美和房舍的富丽。而能找到大门的人或许不多吧。那位先生这样说，不也是自然的吗！”

19.24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

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1)。”

【注释】

(1)多：通“祇”，不过。

【译文】

叔孙武叔毁谤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毁谤不了的。其他贤者好比是丘陵，还可以逾越。仲尼好比是日月，不可能逾越。即使有人自己要与日月决绝，那对日月又有什么损害呢？这只是显出他的不自量罢了。”

19.25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译文】

陈子禽对子贡说：“你不过是恭谦吧，难道仲尼真比你优秀吗？”

子贡说：“君子可由一句话显出他的聪明，也可由一句话显出他的无知，所以出言不可不谨慎啊。我的老师是不可企及的，犹如天不

可用阶梯攀升一样。如果我的老师得国为诸侯，或得封邑为卿大夫，那真如我们所说的，教百姓立身于世，百姓就会立身于世；引导百姓，百姓就前行；安抚百姓，百姓就来归附；鼓动百姓，百姓就齐心协力。他生而享有尊荣，死而令人哀痛，他怎么能够企及呢？”

尧曰篇第二十

本篇共三章。首章记叙尧、舜、禹、商汤及周武王治理天下的重要言论，并进而提出了当今治政的基本原则。次章记叙孔子与子张关于治政的对话，中心内容是如何治理教化民众的问题，孔子提出的“五美”“四恶”集中表达了他对从政者的理想化要求。末章为孔子知命立身之论。关于本篇内容后人多有存疑者。《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有人据此认为本篇后两章当别为一篇，与以上第十九篇构成两个《子张篇》，并以为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论语》非一人所撰。又有人认为本篇首章相当于全书的后序。也有人认为本篇继历代圣君而陈述后王之法，实乃战国末年出现的观念，故疑此文字为后人附加。可谓诸说纷呈，莫衷一是。不过，认为本篇文字有脱佚，则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

20.1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1]，允执其中[2]。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3]，敢昭告于皇皇后帝[4]：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5]。朕躬有罪[6]，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7]，善人是富。"虽有周亲[8]，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9]，审法度[10]，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11]，敏则有功，公则说。

【注释】

(1)历数：指帝王相继的次序。

(2)允：诚信。

(3)履：商汤的名字。玄牡：黑色的公牛。或说这一段是商汤祈雨之词。

(4)昭：明白。后帝：天帝。

(5)简：即简阅、考察。

(6)朕：我。自秦始皇以后专作皇帝的自称。

(7)赉（lài）：赏赐。这里指封诸侯。

(8)周亲：至亲。或说此下四句即周武王封诸侯之辞。

(9)权：秤。量：斗斛。

(10)法度：指量长度的寸、尺、丈等。

(11)信则民任焉：有多个版本无此句，故有人疑此句为衍文。

【译文】

尧说："唉！舜啊！上天所定的帝王列位已经落到你身上了，要忠实地执行正确原则。如果四海百姓陷入穷困之中，上天赐你的禄位也就永远终结了。"

舜也以同样的话告诫禹。

商汤说："我小子履谨用黑色公牛作祭品，明白地禀告庄严伟大的天帝：对于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赦免。对于天帝臣仆的善恶，我也不会欺瞒掩盖，天帝心中自是明察一切。我若有罪，不要牵累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则归我一人承担。"

周朝广封诸侯，使善人都富贵起来。"我虽有至亲，但不如有仁人。如果百姓有过失，由我一人承担。"

谨慎检验并审定度量衡，修复废弃不全的官职，四方的政令就通行了。复兴灭亡的国家，再续受封者断绝的后代，举用遗逸的人才，天下的百姓都会诚心归附了。

所重视的是：百姓、粮食、丧礼、祭祀。

宽厚就得民心，诚信就得人任用，勤敏就会有功绩，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

20.2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

子曰："尊五美，屏四恶[1]，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2]，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3]，出纳之吝谓之有司[4]。"

【注释】

(1)屏（bǐng）：除去。

(2)瞻视：指外观、仪容。

(3)犹之：均之，同样。

(4)出纳：这里是"出"的意思。有司：负责具体事务的小吏。这里表示治理政事不可像有司处理具体事务那样刻板琐细。

【译文】

子张问孔子说：“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

孔子说：“尊崇五种美德，摒除四种恶政，这样就可以从事政治了。”

子张问：“五种美德指什么？”

孔子说：“君子施惠于民而自己无所耗费，使唤百姓而百姓不怨恨，有意欲而无所贪求，安泰而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

子张问：“怎样才是施惠于民而自己无所耗费？”

孔子说：“根据百姓能够得到利益的具体所在而使他们得利，这不就是施惠于民而自己无所耗费吗？选择可以使唤百姓的时候而使唤他们，又有谁会怨恨呢？意欲仁道而达到仁道，又贪求什么呢？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力大小，君子都不敢怠慢，这不就是安泰而不骄傲吗？君子衣冠整齐，仪容尊严，庄重的神情令人望见就生出敬畏之心，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

子张问：“四种恶政是什么呢？”

孔子说：“不先行教育就加杀戮叫做虐；不先告诫而要求立即成功叫做暴；政令下达后，前期懈怠，后突然限期紧迫叫做贼；同是给人财物，却锱铢必较，这是具体办事人员的作派。”

20.3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译文】

孔子说：“不懂得命，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不能立身于社

会。不懂得辨析别人的言语，不能了解人。”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孙子兵法

陈曦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陈 曦◎译注

孙子兵法

中华书局

前言

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现存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兵学著作非《孙子兵法》莫属，它不仅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更以其极具价值的思想创造，为后人的兵学思考开辟了无数法门。曾为《孙子兵法》作注的杜牧声称："后之人，有读（孙）武书予解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注孙子序》）此论虽有自夸其注释的嫌疑，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兵法》思想之博大精深，足以使历代用兵者无以出其范围。茅元仪倾心赞颂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释可也。"（《武备志·孙子兵诀评》）而在笔者看来，即使将上述"先秦之言兵者六家"替换为"中国古代言兵者"亦不为过。在传统兵学领域，《孙子兵法》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位崇高，无一匹敌。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兵学名著，其作者孙武的事迹，却不见于先秦时期包括《左传》在内的任何一部历史文献，仅在诸子著作如《荀子》、《韩非子》当中，有寥寥几笔提及。西汉武帝时期，史学家司马迁撰有《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此篇堪称孙武第一篇传记，太史公则堪称孙子学研究第一人，故特录其文字如下：

>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
>
>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

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吳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吳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上引记述是目前我们了解孙武生平的基本史料。依据司马迁的描述，可知孙武本是齐国人，以对兵法的精到见识，远赴吳国拜谒阖闾，期望得到重用。吳王阖闾阅读了孙武所撰兵法十三篇，了解了他的军事思想之后，又进而想通过“小试勒兵”，以了解其用兵才能，于是便有了司马迁笔下“吳宫教战”的精彩一幕。孙武训练吳王宫女，严申军令法规，一旦违逆，即使贵为宠姬，即使吳王求情，也难逃斩杀处罚。严肃军纪才能保有部队的战斗力，孙武深谙此道，毅然实施，显示了他刚强果决的将帅素质。阖闾虽因失去两位宠姬而心有不快，但他毕竟看出了孙武兼具思想谋略与实战指挥的双重才华，是一位难得的帅才，遂任以为将。孙武没有辜负吳王的期望，在其后吳国数次对外战争中，均不遗余力地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孙武参与指挥的战争，有吳、楚柏举之战与吳、齐艾陵之战等，均为春秋史上的经典战例。柏举之战中的吳军，对《孙子兵法》“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以迂为直”、“避实击虚”等战术原则，予以切实有效的贯彻。吳军实施战略大迂回，对楚军展开远距离的战略奇袭，迫使敌人仓促迎战，节节失利，最终不得不逃离郢都。阖闾君臣的顺利入郢，标志着吳国的强力崛起，改写了春秋晚期列强争霸的基本格局。艾陵之战的获胜方也是吳国，此次大战显示了吳王夫差中原称霸

意图的初步实现。司马迁在《孙子吴起列传》指出："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在《伍子胥列传》中，他再次强调"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均揭示了孙武为吴国霸业所作的突出贡献。

孙武何时拜谒的阖闾？司马迁虽然没有明确记述，但依据《伍子胥列传》的如下文字，大致推断还是可以作出的：

> 阖闾立三年，乃兴师与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吴反二将军。因欲至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且待之。"乃归。

可知在阖闾三年（前512），孙武已经得到阖闾重用，成为吴国军事决策机构的重要人物之一。因此，孙武与阖闾会晤的时间，应该发生于该年吴国伐楚之前。从阖闾会晤之前业已阅读《孙子兵法》十三篇，可推知《孙子兵法》的成书时间不应晚于公元前512年。

关于《孙子兵法》的篇幅，据《汉书·艺文志》载录："《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而据司马迁所述则是十三篇。当然，持十三篇之说的汉人并非只有司马迁一家。《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东汉高诱《注》云："孙吴，孙子、吴起也。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汉末曹操云："孙子者，齐人。事于吴王阖闾，为吴将，作《兵法》十三篇。"（《史记正义》引）故而，从春秋至汉末，《孙子兵法》皆为十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谓八十二篇，可能会聚了孙子其他著述以及孙子后学的兵书。

显然，司马迁的记述，为人们研究孙武生平提供了宝贵史料。但毋庸讳言的是，过于简略的文字，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至今仍难以考索的疑团（如孙武的籍贯、世系、结局等），也为某些学者的颠覆性学说提供了便利。宋代以降，质疑孙子是否确有其人的论调，便此起彼伏，绵延至现代。叶适断言《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习学记言》卷四十六），钱穆则认为"《孙子》十三篇，洵非春秋时书。其人则自齐之孙膑而误"（《先秦诸子系年·孙武辨》）。这种颇有影响的质疑声

浪，停息于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出土，辨伪学人的上述观点至此不攻自破。孙武与孙膑，《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人与两书绝不可合二为一，混为一谈；司马迁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也由汉简《孙子兵法》的重见天日而得到印证。捍卫孙武存在及其著作权的学者为此欢欣鼓舞，但若进而论定现存《孙子》十三篇为“孙武亲著”，在李零看来“也并不恰当，实际上是倒退回辨伪学之前”（参读李零《关于〈孙子兵法〉研究整理的新认识》）。应该说，现存《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主要思想当来自于孙武的天才创造，但在该书的流传以至定型化的过程中，则难免掺杂了后人的删削、增益与修改。

围绕《孙子兵法》丰富深刻的理论体系，古往今来的学者已作了各种各样条分缕析的研究。对这部常读常新的兵学名著，笔者认为值得着重介绍的思想有以下四点：

第一，统摄全局的大战略观。军事战略不仅包括狭义的指导与筹划战争的方略，还包括广义的指导和筹划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方略。战争理论不能单单研究战术谋略，还必须将战争与政治挂钩，站在统摄全局的国家政治的高度，理性地审视战争问题。《孙子兵法》便拥有这种大战略观。本书第一篇《计篇》的开篇便有醒人耳目的表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在《作战篇》中，孙武还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强调了战争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谋攻篇》的“伐交”说，则强调了外交领域的纵横捭阖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要意义。在战略学研究领域，尽管距离《孙子兵法》的问世已有两千多年，但这种将政治、经济、外交、法规、自然等纳入战略研究的做法，至今仍未超越，可谓价值永恒。

第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孙武清醒地意识到战争

的残酷性。战争对鲜活生命的无情吞噬，对国家经济的巨大损耗，对可能造成的亡国丧家的巨大风险，均在《孙子兵法》当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具有这种见识的孙武，不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好战分子。他旗帜鲜明地主张"慎战"，清醒地意识到动用暴力手段并不是解决国家冲突的最好途径，在《谋攻篇》中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孙武看来，战争的最高目标是"全胜"，是迫使敌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孙子兵法》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学者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在其《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战胜"思想。主张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胜"思想的孙武，并没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样一味主张偃武修文。相反，他认为只有加强战备，增强军事实力，辅之以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对敌国形成强大的威慑，使其闻风丧胆，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实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谋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手段战胜敌人，自然成为《孙子兵法》全书

的主攻方向。孙武毅然挣脱西周以来“军礼”的束缚，明确喊出“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的口号，并提出了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术谋略。在《计篇》中，孙武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在《谋攻篇》中提出依据兵力多寡，相应调整对敌战术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在《形篇》中，他提出了壮大实力、强大自我的“不可胜”主张，即“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并进而研究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所谓：“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在《势篇》中，他拈出了“奇正”范畴，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在《虚实篇》中，孙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专）与分散（分）而造成的强弱虚实问题，认为：“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并进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命题。在《军争篇》中，他探究了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顺利到达预定战场。在《九变篇》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做到“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在《地形篇》中，他强调了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九地篇》中，他提出了扰乱敌人战术安排的措施，即“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在《用间篇》中，他阐述了间谍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为：“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故惟明君贤

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等等。这些论述，均体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原则，千百年来被奉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宝。

第四，重视将帅素质、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军理念。将帅作为军队的统领者，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之一。孙武非常重视将帅的素质问题，《计篇》把此与“道”、“天”、“地”、“法”并列为“五事”，并将“智、信、仁、勇、严”视为将帅所必备。在《地形篇》中，他要求将帅应具有忠君爱民、不求功名的品质，所谓“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在为将帅设置了各项素质指标的同时，他在《九变篇》中还指出了将帅容易产生的五种致命缺陷，也即“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用兵者自当时刻戒惧“五危”，以避免“覆军杀将”的可悲命运。

如何对待士卒，也是检验将帅素质的重要指标。孙武主张文武兼施的治兵原则。《行军篇》说：“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既要有严肃的军纪法规，士卒一旦违逆便应惩罚；同时又要用怀柔策略使士卒亲附，以教育手段提高士卒能力。孙武提醒用兵者在士卒未亲附前，不宜进行惩罚，要做到恩威并施，把握合适时机。在《地形篇》中，他还提出了“爱兵”但不可“惯兵”的主张，即“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不能骄纵放任，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

《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当然不止以上四个方面，但仅此已足以显示其内涵的博大精深。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孙武具备令人叹服的缜密高妙的思维能力。书中的许多表述早已超越了兵家领域，而进入极具概括、抽象、辩证的哲学天地。特别是他对“形”、“势”、“虚实”、“奇正”、“专分”、“多寡”等众多范畴的阐释，使这部书的哲理成

分大放光芒。这大概正是《孙子兵法》被兵家以外的众多人士所崇奉的原因所在吧。

《孙子兵法》的版本主要有《武经七书》系统和“十家注—十一家注”系统，其中后者保留了大量重要的古代注释，经清代孙星衍整理，最终取代了《武经》成为《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系统。所谓“十一家注”包括最早的传世《孙子兵法》注释本——东汉末年曹操的《孙子略解》（即传世的《魏武帝注孙子》），以及南朝梁孟氏、唐李筌、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人的注释，加上唐杜佑《通典》之《孙子》引文注。虽然这些注本还存在不少缺点，但由于它们的时代较早，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古文异本、校说和古代训诂，具有不可替补的价值。现存重要的版本为南宋宁宗时所刻《十一家注孙子》、明《道藏》本、清孙星衍校注的《孙子十家注》。其中孙本据《道藏》本，主要依据《通典》、《太平御览》，对十一家注在编排时代上的错乱现象作了订正，对十三篇经文原文也作了许多校改考辨，成了近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读本。但由于孙星衍并未见过宋本，所以不免有些疏漏，1961年，中华书局据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影印了《十一家注孙子》，并总结吸收了孙校的成果，成为当前最重要的《孙子兵法》通行读本。1999年，杨丙安又在上述两书的基础上作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对《孙子兵法》的原文和各家注文进行校理，改正讹误共约七百余处，可以说是当前最为完善的《孙子兵法》校本。

本书对《孙子兵法》的注译、整理，采用的底本为杨丙安校理的《十一家注孙子校理》，条目分合因体例要求略有变化，个别文字与银雀山汉简本等有所不同而影响到文本内容把握的（如《行军篇》“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令”，汉简本作“合”），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在注释的过程中，除了展示笔者对《孙子兵法》的浅见之外，也尽量充分地吸纳古往今来、尤其是今人的研究成果。本书主要引用的书籍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孙子集成》第5册，齐鲁书社，1993年版）；苏桂亮主编的《新编十一家注辑本》（孙子兵学大典第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版）；郭化若的《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杨丙安的《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吴九如主编的《孙子校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朱军的《孙子兵法释义》（海潮出版社，1990年版）；杨善群的《孙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方克的《中国军事辩证法史（先秦）》（中华书局，1992年版）；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新论》（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孙子兵法新说》（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钮先钟的《孙子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零的《〈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三联书店，2010年版）；黄朴民的《〈孙子兵法〉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子兵法〉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于泽民的《两千年军事思想的沟通——中国古典战略今用》（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刘庆的《名家讲解孙子兵法》（长春出版社，2009年版）；严晓星选编的《孙子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在此致以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本书的“题解”部分，经过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刘庆先生的审阅，感激之情，必当久久留存。

陈曦

2011年7月写于军艺南楼翕然斋

目录

前言
计篇
作战篇
谋攻篇
形篇
势篇
虚实篇
军争篇
九变篇
行军篇
地形篇
九地篇
火攻篇
用间篇
返回总目录

计篇

【题解】

作为《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计篇》提出了统摄全书的重要理论，堪称全书的总纲。曹操解释“计”的内涵道：“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可知此处的“计”，实即庙算，是指君臣在庙堂上的军事战略筹划。

本篇一开头便有摄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强调了军事学研究对于国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义。而战争的胜负，在孙子看来，通过庙算是可以预知的。孙子将战前庙算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五事”、“七计”。敌我双方在社会政治、天时地利、将领素质、士卒能力、组织编制等诸多方面的优劣情况，孙子认为必须一一考察，缜密分析，才能准确推断未来战场的胜负形势。庙算是中国兵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战略学概念，将其运用于军事斗争，便成为战争决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实的一环。“多算胜，少算不胜”，这个环节将关乎战争的最终结果，庙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孙子将其界定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俞樾《诸子平议补录》认为孙子先言“道”，后言“天”、“地”，与《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哲理思路吻合，因此符合前人“兵家源于道德”之说。实际上，《老子》的“道”与《孙子兵法》相比，其内涵要丰富复杂得多。据研究，《老子》的“道”包含了形而上之宇宙本原、本体和万物的运动变化所遵循的规律、人类生活的准则、最高知识和智慧、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社会理想状态等诸多含义；而《孙子》此处的“道”，其内涵则仅限于社会政治领域。“地”、“天”、“道”在《老子》那里是不断递进的范畴，“地”、“天”均要遵循“道”的规律，而在《孙子兵法》当中，“道”与“地”、“天”是平行并列的，均为“五事”之一，“道”并不具有统领后两者的地位。两书所论之“道”各有不同指向，因而《孙子兵法》源于《老子》的说法即使不虚，但仅仅依据孙子此篇所论，是无

法说清《孙》、《老》必然具有渊源关系的。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纪才由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揭示，所谓“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孙子兵法》此篇的“道论”却在两千多年前就将军事斗争纳入政治领域加以研究，充分显示了孙子的远见卓识。

除了“庙算”理论的构建外，孙子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兵者，诡道也。”这是他对以往战争注重旧“军礼”的一种变革与超越。春秋后期以降，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旧“军礼”渐成虚设，诈术则大行其道。“兵者，诡道也”的命题，在为诈术“正名”的同时，也从军事斗争原则的高度，强调了实施诈术的必要。孙子进而提出的“诡道十二法”，可谓战胜敌人、争取主动的十二条妙计，受到后世兵家的高度重视。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1)，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

【注释】

(1) 兵者，国之大事：《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管子·霸言》曰：“明王……所重者，政与军。”兵，本指兵器，此处指军事、军事学。李零说：“我统计过，《孙子》有71个‘兵’字，‘兵’当‘武器’讲，一条没有，绝大多数都应翻成‘军队’或‘军力’，只有少数几条，比如下文的‘兵者，诡道也’，还有后面的‘兵闻拙速’、‘兵以诈立’，‘兵’字应指‘军事’或‘军事学’。”

(2)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谓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皆系于军事学领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杜牧曰：“国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于兵。”赵本学曰：“宗庙社稷所系，故为大事。此首篇以计为始，孙子开卷辄致丁宁者，盖欲其为君与将者不可不臧其谋也。”地，地区，地域，此处指思想领域。或将“死生之地”解释为死地

与生地，或将“地”解释为“处所”、“空间”等。道，主张，思想，此处与“地”互文见义，亦指思想领域。或解释为“途径”、“政治”等。察，细看，考察，研究。

【译文】

孙子说：军事学研究是国家的大事，它是关乎百姓死活、国家存亡的一个思想领域，不能不深入考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1)：一曰道(2)，二曰天(3)，三曰地(4)，四曰将(5)，五曰法(6)。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7)，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9)；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10)；将者，智、信、仁、勇、严也(11)；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2)。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13)。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14)？将孰有能(15)？天地孰得(16)？法令孰行(17)？兵众孰强(18)？士卒孰练(19)？赏罚孰明(20)？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21)。

【注释】

(1) 故经之以五事，校（jiào）之以计，而索其情：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故，连词，用在句首，表示转入下一层论题，不译。经，度量，衡量，研究。五事，指下文提到的“道”、“天”、“地”、“将”、“法”等五大要素。校，比较。汉简本作“效”，效验核对。计，计算。一说指下面提到的“主孰有道”等“七计”。索，求索。

(2) 一曰道：指军事战略的政治基础。郭化若说：“《孙子》所说的‘道’的实际内容和含义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范畴的。也可以说‘道’就是政治。这与和他同时代的老子的‘道’、

孔子的‘道’有所不同。它又指出：‘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修明政治，确保法制，就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这又表明《孙子》的‘道’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治。把政治作为决定战争胜败的首要因素，虽不明确，但已初步提出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这是《孙子》的重要贡献。当然，《孙子》的‘道’，其目的是要‘民’——农奴、奴隶和平民，服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去为扩大地主阶级势力拼死作战而不敢违抗。”吴九龙说：“孙子与老子各言其‘道’，含义似不尽相同。从下文看，此处孙子所言‘道’与《商君书·战法》‘战法必本于政胜’意近。”钮先钟说：“这个‘道’字曾经引起很多的争议，甚至于有人认为孙子在思想上曾受道家的影响。事实上，‘道’字在此处的意义，孙子已作明确的界定。‘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正是孔子论政时所说的‘民信之矣’。政府（上）能令其人民对其政策或行动表示同意就是有道，否则就是无道。用现代术语来说，‘道’就是战略的国内基础（domestic foundation），意即为其政治基础。”

(3) 二曰天：张预曰：“上顺天时。”天，天时。

(4) 三曰地：张预曰：“下知地利。”地，地利。

(5) 四曰将：张预曰：“委任贤能。”将，将领。

(6) 五曰法：杜牧曰：“此之谓五事也。”张预曰：“节制严明。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顺逆，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法，指军法。

(7)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张预曰：“以恩信道义抚众，则三军一心，乐为其用。《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赵本学曰：“言使其民体君之意，从君之命，与之同患至死而不逃去者，则为有道之君也。或曰圣贤用兵之所持，亦不外此，孙子之言盖与之吻合。愚谓道有王、霸之异，其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

恶之；其曰：省刑罚，薄税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此王道也。王道之民，同心同德，尊君亲上，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与之生死，何畏之有？其曰：仁言以入民心，私惠以悦民意，厚战士之家，急有功之赏，哀死而问伤，同甘而分苦，此霸道也。霸者之民，欢虞喜悦，趋事敌忾。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亦与之同生死而不畏危也。孙子诡谲之学，其所谓道，盖兼王、霸而已矣。”上，指国君。意，意愿，意志。

(8) 而不畏危：汉简本作“民弗诡也”，意谓百姓不违反君主的旨意。畏，当为衍文。危，通“诡”，意即违反，曹操训为“疑”。俞樾《诸子平议》卷三曰：“曹公注曰：‘危者，危疑也。’不释‘畏’字，其所据本无‘畏’字也。……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

(9)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方克说：“孙子也讲到‘天’的作用。但是他所说的‘天’，是指天时，‘阴阳、寒暑、时制’（《计篇》），也就是昼夜、阴晴、寒暑和季节的变化，是讲的自然的‘天’，而不是人格神的‘天’。孙子也讲‘神’，但指的是人们依据客观形势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起的神妙作用，‘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根本不是讲的鬼神迷信。”李泽厚说：“我以为要真正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态，应该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社会的模糊、简单而神秘的对立项观念如昼夜、日月、男女即后世的阴阳观念多样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观‘谁吃掉谁’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使它不同于希腊的辩证法论辩术，而构成中国实用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泽厚所论先秦兵家，其主要代表即《孙子兵法》。阴阳，指昼夜、阴晴等不断更迭的自然现

象。古代兵家有“兵阴阳”一派，《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概括其特征道：“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然而《孙子兵法》秉持实用理性态度，反对迷信鬼神，故而有别于“兵阴阳”理论。寒暑，指气温冷暖变化。时制，指春夏秋冬四时更替的自然现象。

(10)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汉简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多“高下”二字。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利也。论在《九地篇》中。”张预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战散之势也。”远近，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险易，指战场地形的险阻与平坦。广狭，指战场地形的开阔与狭窄。死生，指地形上的死地与活地，活地指有利于攻守进退的地形，死地则与之相反。本书《九地篇》对“死地”明确界定为“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

(11)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指将领应具备的五方面的素质，即：智慧、威信、仁德、勇敢和严格。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钱基博曰：“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当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生轻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孙

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克劳塞维茨）五者（智、勇、果敢、热情、识力）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指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则非参诸他篇不晓。”钮先钟说：“这五个字的意义是众所周知，不必作太多的解释，但这五个字的顺序却有略加说明之必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个字的排列，孙子所定的顺序与孔子一致，只是再加上信与严二字而已。为什么文武二圣都同样重智，将其列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而值得分析的问题。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即为最佳的答案。所谓‘不惑’者就是对于所面对的问题有彻底的了解，对于所遭遇的情况有完全的掌控，这样遂自然感到一切都有把握，而没有任何疑虑。如果毫无疑虑则也就自无忧虑之必要。所以，照逻辑来说，智者不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实为仁、勇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在战争的领域中，战略本来就是斗智，如果缺乏智计，很可能流于妇人之仁，匹夫之勇，而鲜有不败亡者。韩信对于项羽的评论即为最恰当的例证。”

(12) 曲制、官道、主用：梅尧臣曰：“曲制，部曲队伍分画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曲制，指军队的组织、编制制度。官道，指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制度。主用，指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制度。

(13) “凡此五者”四句：张预曰：“已上五事，人人同闻；但深晓变极之理则胜，不然则败。”闻，听说，一般了解。知，深刻认识，深入研究。

(14) 主孰有道：杜牧曰：“孰，谁也。言我与敌人之主，谁能远佞亲贤，任人不疑也。”。张预曰：“先校两国之君，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意’者之道也。若淮阴料项王仁勇过高祖而不赏有功，为妇人之仁，亦是也。”

(15) 将孰有能：张预曰：“察彼我之将，谁有智、信、仁、勇、严之能，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赵本学曰：“智足以料敌，信足以令众，仁足以得士，勇足以倡敢，严足以肃政。五者俱全，是谓有能之将。或偏暗拘碍，动失事机，而短于智；或浅躁无常，号令反复，而短于信；或残刻暴路，不得人心，而短于仁；或柔懦畏怯，进退犹豫，而短于勇；或骄纵怠惰，政事废弛，而短于严。五者有一，皆为无能之将。以有能而当无能，则如孙膑之算庞涓，孔明之取孟获，有胜而无败也。以无能而当有能，则如龙苴之遭韩信，赵括之遇白起，有败而无胜也。然则三军胜败之大机，又岂有不在主将一人之身乎？”

(16) 天地孰得：张预曰：“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吴，慕容超不据大岘，则失天时、地利者也。”

(17) 法令孰行：王皙曰：“孰能法明令便，人听而从？”

(18) 兵众孰强：张预曰：“车坚、马良、士勇、兵利，闻鼓而喜，闻金而怒，谁者为然？”兵众，指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或指军队、士卒。

(19) 士卒孰练：杜牧曰：“辨旌旗，审金鼓，明开合，知进退，闲驰逐，便弓矢，习击刺也。”练，训练有素。

(20) 赏罚孰明：杜佑曰：“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故王子曰：‘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明，严明。

(21) “将听吾计”六句：一般认为这几句话的主语是吴王，如陈皞曰：“孙武以书干阖闾曰：‘听用吾计策，必能胜敌，我当留之不去；不听吾计策，必当负败，我去之不留。’以此感动阖闾，庶必见用。故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寡人尽观之矣。其时，阖闾行军用师，多自为将，故不言‘主’而言‘将’也。”张预曰：“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李零

却认为主语不应是吴王："这两句话的主语是谁，值得讨论。前人多以此二句为孙子求用于吴王之辞，谓吴王用其计则留，不用其计则去，主语是吴王。我们则认为主语应是说话人（即定计者）的对象，即执行'计'的人。不然这两句话就成了要挟之辞。"本书取此义。将，表假设的连词；或解释为吴国君主阖闾；或解释为裨将。计，指前文所谓"五事七计"。用之，用兵。"之"为语气助词，无意义。留，留用。去，离开。

【译文】

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去研究战前形势，一一比较各项战争要素，认真探索敌我双方的胜负概率：一是道，二是天，三是地，四是将，五是法。道，是使百姓与国君同心同德，步调一致，这样民众就可以与国君同生共死，不违背国君的任何旨意；天，是指昼夜、阴晴、寒暑、四时等气候、季节方面的自然现象。地，是指战场位置的远与近，地形的险阻、平坦、开阔与狭窄，以及作战区域是否有利于攻守进退。将，是指将领应具备的智慧、威信、仁德、勇敢、严格等五种素质。法，分别指的是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的任用、分工、管理，以及军费、军需等方面的军法制度。以上这五个战略要素，没有哪一个将帅没有听说过，然而只有深入研究这些要素才能取胜，不深入研究这些要素就不能取胜。所以要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战略要素，探索彼此胜负的概率，要研究清楚以下问题：哪一方的君主能处理好君、民关系，赢得了民心？哪一方的将帅有才能？哪一方掌握了天时地利？哪一方能贯彻执行军法条规？哪一方装备优越、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分明？我根据这些比较就能预测孰胜孰负。如果带兵者听从我的分析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取胜，我就可以留用他；如果不听从我的判断，他用兵打仗就必然失败，我就不用他。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势者，因利而制权也(2)。兵者，诡道也(3)。故能而示之不能(4)，用而示之不用(5)，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6)。利而诱之(7)，乱而取之(8)，实而备之

(9)，强而避之(10)，怒而挠之(11)，卑而骄之(12)，佚而劳之(13)，亲而离之(14)，攻其无备，出其不意(15)。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16)。

【注释】

(1)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意谓有利的战略决策被采纳以后，接下来就要调动部队，造成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作战。《管子·七法》：“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张预曰：“孙子又谓：吾所计之利若已听从，则我当复为兵势，以佐助其事于外。盖兵之常法，即可明言于人，兵之利势，须因敌而为。”朱军说：“凡作战，趋利避害是总原则。根据‘五事’、‘七计’进行了计算、比较，已经做出决心，制定了适当计划，这些都是司令机关内部的事。但实现计划就要调动、部署部队，这就是‘为之势’。这个势就是从外部实现作战计划。”计利以听，所规划的对己方有利的战略决策已经被采纳。以，通“已”，已经。听，从，采纳。势，态势。其内涵参见本书《势篇》。佐，辅助。外，指在国外的用兵。

(2)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意谓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这两句并不是对“势”下定义，而是强调如何造“势”。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势，夫势者，不可先见，或因敌之害见我之利，或因敌之利见我之害，然后始可制机权而取胜也。”张预曰：“所谓势者，须因事之利，制为权谋，以胜敌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后，略言权变。”朱军说：“假设‘七计’是计算的基本静态情况，那么‘因利而制权’就是在动态中因求有利而机动部署兵力。”制，顺从，顺应。《淮南子·氾论训》：“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高诱注：“制，犹从也。”或解释为制订、采取。变，权变。

(3) 兵者，诡道也：曹操曰：“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张预

曰："用兵虽本于仁义，然其取胜必在诡诈。故曳柴扬尘，栾枝之谲也；万弩齐发，孙膑之奇也；千牛俱奔，田单之权也；囊沙壅水，淮阴之诈也。此皆用诡道而制胜也。"赵本学曰："此以下诡道十二事，是举计外之势，因利而行之术也。"黄朴民说："'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敌，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对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期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的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唐亦男在《孙子与老子书中'道'这一概念之意义及运用》一文中说："《孙子》称'兵者，诡道也'，即是引申发挥'微明'的道理，就老子书言，'微明'是一种微妙深刻的智慧，是老子观察事物所发挥的一种原理，即欲达到某种目的，往往需要采取一种相反的手段，一种间接而迂回的方式，才能生效，即是一种工具手段，本身并无价值判断。而孙子却将其应用在战争上，并且有特定的动机和目的，遂成为一种诡道诈术，但就战争言，反而是被肯定的高招奇术，唯有足智多谋的将领，才能灵活运用而达到克敌制胜的辉煌战果，关于这部分，孙子书中发挥最多……战争史上用诈术制胜的例证很多，大多受《孙子》一书的启发。有人认为老子'主道'实质上便不外一个'装'字，而孙子兵法可谓独得'装'字的心传。"诡，欺诈，多变。道，原则。

(4) 故能而示之不能：李筌曰："言己实用师，外示之怯也。汉将陈豨反，连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辈视之，皆言可击。复遣娄敬，报曰：'匈奴不可击。'上问其故。对曰：'夫两国相

制，宜矜夸其长。今臣往，徒见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为不可击也。’高祖怒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妄沮吾众！’械娄敬于广武，以三十万众至白登。高祖为匈奴所围，七日乏食。此师外示之以怯之义也。”张预曰：“实强而示之弱，实勇而示之怯，李牧败匈奴、孙膑斩庞涓之类也。”能，能力。

(5) 用而示之不用：意谓打算出兵打仗却装作无作战意图。吴如嵩说：“本来要打，故意装作不打。例如，公元219年，吴将吕蒙想乘蜀将关羽北攻樊城之机，夺取荆州。由于关羽对吕蒙有所戒备，仍留有重兵把守江陵、公安等地。吕蒙为了麻痹关羽，假称病重，孙权公开把他召回建业（今南京），并以‘未有远名，非羽所忌’的陆逊来接任，以掩饰其夺取荆州的意图。关羽果然放松了对荆州的防守，从江陵、公安调兵进攻樊城，吕蒙便乘机沿江而上，指挥吴军夺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很快攻取了荆州。”用，用兵，出兵。

(6) 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朱军说：“远近可以表现在时间与距离两个方面。1941年日军袭击珍珠港前，美国当局已察觉日美难免一战，日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美军没料到日军开战来得那么早。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为隐藏登陆的真实方向，曾进行了一系列战役伪装，其中有一个伪装行动是，选派陆军中尉杰姆乔装蒙哥马利公开活动，并飞往直布罗陀转阿尔及尔，制造盟军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假象。”

(7) 利而诱之：张预曰：“示以小利，诱而克之。若楚人伐绞，莫敖曰：‘绞小而轻，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于是绞人获楚三十人。明日，绞人争出，驱楚役徒于山中，楚人设伏兵于山下，而大败之是也。”

(8) 乱而取之：意谓扰乱敌人，趁乱战胜它；也可解释为制造己方混乱的假象以迷惑、战胜敌人。李筌曰：“敌贪利，必乱也。秦王姚兴征秃发傉檀。（傉檀）悉驱部内牛羊，散放于野，纵秦人虏掠。秦人得利，既无行列，傉檀阴分十将，掩而击之，大败秦人，斩首七千余级，‘乱而取之’之义也。”张

预曰：“诈为纷乱，诱而取之，若吴越相攻，吴以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诱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争之，为吴所败是也。言敌乱而后取者非也。”

(9) 实而备之：意谓敌人军力充实就严加防备它。曹操曰：“敌治实，须备之也。”李筌曰：“备敌之实。蜀将关羽欲围魏之樊城，惧吴将吕蒙袭其后，乃多留备兵守荆州。蒙阴知其旨，遂诈之以疾。羽乃撤去备兵，遂为蒙所取，而荆州没吴，则其义也。”实，军力充实。

(10) 强而避之：梅尧臣曰：“彼强，则我当避其锐。”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又联系齐、鲁长勺之战说：“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11) 怒而挠之：意谓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待他失去理智就乘弊打败他；也可解释成敌人士气旺盛，就要避其锋芒，待其衰懈。吴九龙说：“敌人士气旺盛，我当谨慎屈避其锋锐，待其气衰，再攻击之。曹操注‘待其衰懈也’，可谓深得其旨。《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此与孙子语意近。”怒，指敌将偏激易怒；或以为当指敌人士气旺盛。挠，挑逗，激怒；或解释成“曲也”、“屈也”。

(12) 卑而骄之：意谓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也可解释成敌人鄙视我方，则应使其更加骄傲。杜佑曰：“彼其举国兴师，怒而欲进，则当外示屈挠，以高其志；俟惰归，要而击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与

鼠，力之与智，示之犹卑，静而下之。’”张预曰：“或卑辞厚赂，或羸师佯北，皆所以令其骄怠。吴子伐齐，越子率众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后果为越所灭。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乃为二队以伐之，遂灭庸。皆其义也。”

(13) 佚而劳之：意谓我军休整充分，使敌人疲劳被动；也可解释为敌人原本休整充分，应想法使其疲惫。李筌曰：“敌佚而我劳之者，善功也。吴伐楚，公子光问计于伍子胥，子胥曰：‘可为三师以肄焉。我一师至，彼必尽众而出；彼出，我归，亟肄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然后三师以继之，必大克。’从之。楚于是乎始病吴矣。”佚，安闲，安逸，指军队休整充分。

(14) 亲而离之：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杜牧曰：“言敌若上下相亲，则当以厚利啗而离间之。陈平言于汉王曰：‘今项王骨鲠之臣不过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大王诚能捐数万斤金，间其君臣，彼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灭楚必矣。’汉王然之，出黄金四万斤与平，使之反间。项王果疑亚父，不急击下荥阳，汉王遁去。”按，从“能而示之不能”至此的十二句话，可称为《孙子兵法》的“诡道十二法”。吴如嵩指出：“（诡道十二法）核心是‘示形’二字，示形既包含示形也包含隐形，既包含佯动也包含调动。他虽然只说‘能而示之不能’，但是也隐含了‘不能而示之能’；他虽然只说‘用而示之不用’，但也隐含了‘不用而示之用’，这样的理解才全面。”

(1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吴如嵩说：“‘诡道十二法’的要义就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戒备松弛、麻痹大意的敌人，是最好打击的敌人，而这样的敌人是可以能动地制造出来的，方法就是‘诡道十二法’。”

(16)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曹操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敌变化，不可先传也。故料敌在心，察机在目

也。”胜，奥妙。传，讲明，传授。

【译文】

有利的战略决策一经采纳，就要营造一种态势，以有助于对外军事行动。军事态势的营造，要根据己方的有利条件，顺应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军事领域应以诡诈多变为原则。所以有能力却装作没有能力；要出兵却装作不出兵；进攻的时间或距离近的，要表现出远，反之亦然；以小利诱惑敌人；扰乱敌人而趁乱战胜它；敌人实力强大就严加防备它；敌人兵强气锐就避开它；敌将性躁易怒就要想法激怒他；以卑词或佯败迷惑敌人，使其骄傲轻战；敌人休整充分，就想法使其疲惫；敌人团结和睦，就设法离间它；进攻敌人毫无准备之处，出击敌人毫无意料之地。这是军事家打败敌人的奥妙，无法事先讲明。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1)；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2)。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3)！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4)。

【注释】

(1)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意谓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庙算，指国家高层的军事战略筹划。庙，即庙堂，是国君祭祀先人以及与朝臣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算，原作“筭”，也称“筹”，是古人的计算工具。古人在战前用算筹计算敌我实力，以判断胜负。《孙子兵法》之后的《六韬》、《吴子》、《商君书》、《文子》、《吕氏春秋》等，均使用了“庙算”这一概念。于泽民在《战略理论的奠基作——＜孙子兵法＞》一文中说：“春秋战国初期，是我国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大发展时期，战略理论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其重要标志是《孙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论’的问世和第一个战略概念‘庙算’的提出。之所以说‘庙算’是战略概念，理由之一，它是对古代战略决策的实践活动的抽象和概括。任何概念的产

生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抽象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结果，战略概念也不例外。自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凡国家遇有战事，都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这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制定克敌制胜的方略，也就是曹操所说‘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孙子正是在这种大量的实践活动和丰富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形就势，加以概括，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庙算’概念。”得算多，意谓庙算时得到的胜算多。算，胜算，指取胜的条件多。

(2)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意谓敌我双方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推论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

(3)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梅尧臣曰：“多算，故未战而庙谋先胜；少算，故未战而庙谋不胜。是不可无算矣。”张预曰：“古者兴师命将，必致斋于庙，授以成算，然后遣之，故谓之‘庙算’。筹策深远，则其计所得者多，故未战而先胜。谋虑浅近，则其计所得者少，故未战而先负。多计胜少计，其无计者，安得无败？故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有计无计，胜负易见。”多算，指战略谋划周密，反之则为“少算”。算，此处指战前的战略筹划。况于，何况。

(4) 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何氏曰：“计有巧拙，成败系焉。”钱基博曰：“《孙子》书以《计篇》挈十三篇之纲，而究其所以为论者，曰计、曰势。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篇》，反复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

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旨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苟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见，同“现”。

【译文】

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取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多；还未交战，“庙算”阶段便预测某方不胜，是基于它取胜的条件较少。战略筹划周密就有可能取胜，战略筹划不周密就不可能取胜，更何况根本不作筹划呢！我们依据这些观察，谁胜谁负就会一清二楚。

作战篇

【题解】

《作战篇》紧随《计篇》之后，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二篇。张预解释孙子如此排序的理由是："计算已定，然后完车马、利器械、运粮草、约费用，以作战备，故次《计》。"吴九龙说："作战，即始战、战争准备，非指一般战阵之事。"可知该篇的研究重心已由庙算环节，进入到战争物资的准备阶段。作，意即"始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强有力的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前提。此篇将《计篇》中的"五事"、"七计"未予涉及的战争与经济的关系，纳入研究视野。孙子告诫统治者发兵之前，必须考虑国家能否承受庞大的军费开支，"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战时环境下，贸易无法正常进行，物价难免上涨，百姓财源枯竭。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必将消耗巨大的"百姓之费"与"公家之费"。战争既考验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考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战线拉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均会极大消耗国库的物资储备，导致"国用不足"和"诸侯乘其弊而起"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深入敌境、粮草乏供的后勤保障难题，孙子提出了"因粮于敌"的原则，即动用武力劫掠敌人的粮草；还提出可将缴获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这些均能有效弥补战时环境中的军需匮乏。

在深入考察了战争对物力、财力、人力的巨大消耗之后，孙子提炼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作战指导思想。速战速决堪称本篇的灵魂。孙子速战速决思想的提出，主要基于"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认识，即：一是战争久拖不决将导致士卒战斗力的下降，二是战争对钱财物资的巨大消耗。以上两点引出了孙子对战争危害的深沉思考，他严正提醒统治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春秋以降，诸侯国之间的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在攫取土地财富的强大欲望推动下，各国（尤其是大国）统治者多对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心驰神往。《孟子》书中的梁惠王即以"好战"者自居，并宣称其"大欲"是"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梁惠王章句上》），战争成为以梁惠王为代表的"好战者"满足"大欲"的重要手

段。不断膨胀的欲望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战争之利，而忽略或忘记了战争之害。孙子此篇对战争危害的提示，至今仍能醒人耳目。核武器的发明使未来战争具有灭绝人类、摧毁地球的可能。罗古诺夫与池田大作对话说："在现代，战争就是毁灭，对全人类宣布死亡。不理解这一点的人，只能说他是狂人，或者是头脑极其浅薄的人。"（《第三条虹桥》）这番言论，完全可以看成是孙子"用兵之害"的理论在现代社会的回响与放大。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1)，驰车千驷(2)，革车千乘(3)，带甲十万(4)，千里馈粮(5)。则内外之费(6)，宾客之用(7)，胶漆之材(8)，车甲之奉(9)，日费千金(10)，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1)。

【注释】

(1) 法：规律，特点。

(2) 驰车千驷：指一千乘轻型战车。驰车，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指快速轻便的战车。《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将为轻车千乘。"曹操曰："轻车也，驾驷马，凡千乘。"第二，指战车。杜牧曰："轻车，乃战车也。"第三，指攻车。张预曰："驰车，即攻车也。"千驷，一千乘。驷，原指一辆车套四匹马，此处为量词，乘。

(3) 革车千乘：指重型战车一千乘。革车，主要有三种解释：第一，指重车，即重型战车。《左传·闵公二年》曰："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梅尧臣曰："驰车，轻车也；革车，重车也。凡轻车一乘，甲士、步卒二十五人；重车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第二，指运载粮草和军需物资的辎重车。杜牧曰："古者车战，革车，辎车，重车也，载器械、财货、衣装也。《司马法》曰：'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第三，指守车。张预曰："革车，即守车也。"乘，原指四匹马拉的车子。此处为量词。

(4) 带甲十万：指有十万披戴盔甲、全副武装的士卒。十万，约指，非实指。何氏曰：“举成数也。”亦有古今注家根据“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的描述，了解当时的赋乘之法。如李零说：“《管子·揆度》：‘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当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所述赋乘之法，是按户均一顷授田，户均一人当兵，每十万人配备轻车一千乘、每乘马四匹计算的，正与《孙子》所述相合。”

(5) 千里馈粮：意谓出国打仗需要跋涉千里运送军粮。

(6) 内外之费：指前方后方的军费开支。内外，分别指后方与前方。王皙曰：“内，谓国中；外，谓军所也。”

(7) 宾客之用：指外交方面的费用。宾客，指诸侯使节。杜牧曰：“军有诸侯交聘之礼，故曰宾客也。”

(8) 胶漆之材：泛指制作和维修兵车、铠甲、弓箭等作战器械的材料。杜牧曰：“车甲器械完缉修缮，言胶漆者，举其微细。”胶漆，用于制作弓箭等兵器的材料。《考工记·弓人》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榦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

(9) 车甲之奉：泛指武器装备的保养费用。车甲，指各种武器装备。奉，保养。

(10) 日费千金：意谓每天要花费巨额钱财。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消耗为例，指出现代战争对经济的损耗更为巨大：“与以往的战争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消耗量大幅提升：仅从单兵日消耗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6公斤，第二次世界大战则高达20公斤。不仅

如此，交战国的战争开支也增长迅速、数量惊人。比如，德国的战争开支，1939年为450亿帝国马克，1940年为620亿帝国马克，1941年为770亿帝国马克，1942年为930亿帝国马克，1943年为1090亿帝国马克；从1939年到1943年，德国的战争开支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从34.8%上升到72.6%，共投入3860亿帝国马克。同样，苏联的战争消耗也十分惊人。1939年到1945年，苏联的军费预算节节攀升：1939年为392亿卢布，1940年为568亿卢布，1941年为905亿卢布，1942年为1084亿卢布，1943年为1247亿卢布，1944年为1377亿卢布，1945年为1282亿卢布。这种快速增长的巨额经济消耗，对战争的经济支撑和后勤保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朱军说：“现代战争开支就更大了。仅举几个数字如下：1982年的英国和阿根廷战争进行了75天，除去两国各损失80亿美元不计外，英国战费开支27亿美元，每天为3600万美元。阿根廷每天开支1400万美元。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进行了10天战争，平均每天战费1亿美元。”

(11) 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意谓经过估算，国家能够承担战争费用，才能让大军出外打仗。贾林曰：“计费不足，未可以兴师动众。”李零说：“以上所述，古人叫做‘出军法’或‘军赋’。案中国早期军事制度，一般出兵，兵员系临时征集；车马兵甲是由国家置备，出征时才临时发授，叫做‘授甲’、‘授兵’（《左传》隐公十一年、哀公十年）；粮秣给养，‘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即使征也不过‘田一井，出稷禾（40把饲料）、秉刍（1把柴禾）、缶米（16斗米）’（《国语·鲁语》）。其中粮食只够一个士兵吃一个多月（按每日5升计）。这是由于当时战争规模小，距离近，为时也较短。《孙子》所述出军法与早期不同，一是规模大（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二是补给线长（千里馈粮），三是费时久（《用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四是耗费巨（日费千金），这些都是新时期的特点。”“《孙子》所反映的战争特点，我们认为不仅与春秋早、中期有明显不同，

而且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也有一定差别，而比较接近战国中期的特点。”举，出动。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一般规律是，需要动用轻型战车一千乘，重型战车一千乘，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卒，还要跋涉千里运送军粮。前方、后方的军费开支，包括外交费用，制作和维修兵车、弓箭等的材料费用，各种武器装备的保养费用，每天都要为此花费巨额钱财，经过评估国家有能力承担这些开销，才能让十万大军奔赴战场。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1)，攻城则力屈(2)，久暴师则国用不足(3)。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4)。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5)。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6)。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7)。

【注释】

(1)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意谓用兵作战应要求速胜，时间久了部队会疲惫，士气会挫伤。胜，指速胜。亦有注家将这两句的“久”字属上读，断句为：“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杜牧曰：“胜久，谓淹久而后能胜也。言与敌相持，久而后胜，则甲兵钝弊，锐气挫衄，攻城则人力殚尽屈折也。”挫锐，指挫伤士兵的锐气。

(2) 力屈（jué）：汉简本作“屈力”。曹操曰：“运粮力尽于原野也。”屈，竭，尽。贾谊《论积贮疏》曰：“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

(3) 久暴（pù）师则国用不足：《管子·参患》曰：“故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张预曰：“日费千金，师久暴，则国用岂能给？若汉武帝穷征深讨，久而不解，及其国用空虚，乃下哀痛之诏是也。”任力主编的《孙子兵法军官读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说明战争对

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更突出的表现：“由于长期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5000多万人死于战争，直接军费开支11170亿美元，直接经济损失4万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同盟国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人员代价：苏联伤亡2700万人，美国伤亡111.1万人，英国伤亡130.7万人，法国伤亡85.9万人。中国人民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在抗日战争中共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长期作战的这一严重经济恶果，再次印证了孙子‘久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国用不足’这一思想的科学性。”暴，暴露，显露。

(4) “夫钝兵挫锐”五句：李筌曰：“十万众举，日费千金，非唯顿挫于外，亦财殚于内，是以圣人无暴师也。隋大业初，炀帝重兵好征，力屈雁门之下，兵挫辽水之上，疏河引淮，转输弥广，出师万里，国用不足。于是杨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纵苏威、高颎，岂能为之谋也？”张预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财已匮矣，邻国因其罢弊，起兵以袭之，则纵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后患。若吴伐楚入郢，久而不归，越兵遂入吴。当是时，虽有伍员、孙武之徒，何尝能为善谋于后乎？”屈力殚货，意即人力、物力被耗尽。殚，竭尽，耗尽。

(5)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意谓在军事上听说过那种因指挥笨拙而速战失败的，没听说过那种指挥巧妙却将战争久拖不决的。于鬯《香草续校书》曰：“孙子之意不过欲极言久之无巧，而非敢言速之无拙；盖久必拙，速必巧。然因过速而取败者亦有之矣，是拙速也。而卒无因过久而巧者。两相比较，究贵速不贵久，而岂有贵拙之意乎！”又，杜牧曰：“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李贽《孙子参同》卷二注曰：“宁速毋久，宁拙毋巧，但能速胜，虽拙可也。”杜、李二说均有“贵拙”之意，可供参考。拙，一般注家均以其

与“巧”相对。顾福棠却不以为然，指出：“以‘拙’字本义解，言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犹必以神速为上，未闻有钝兵挫锐，屈力殚货而以为巧者。然愚意此说未当也。自古用兵未有拙而能胜者，且自知兵拙何必越千里、动大众以伐人乎！此云拙速，盖因‘巧’字作对之误也。‘拙’字，当作‘出’字。兵家忌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出军当速不可迟缓，迟缓则敌人多备，我不能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胜之矣。故曰：兵贵出速，未睹有巧者久顿其兵于外也。”

(6)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杜佑曰：“兵者凶器，久则生变。若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擒，身死国分。故《新序》传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也。’”

(7)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李筌曰：“利害相依之所生，先知其害，然后知其利也。”杜佑曰：“言谋国、动军、行师，不先虑危亡之祸，则不足取利也。若秦伯见袭郑之利，不顾崤函之败；吴王矜伐齐之功，而忘姑苏之祸也。”用兵之害，古今中外控诉战争罪恶者比比皆是。如《孟子·离娄上》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再如《老子》第三十一章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第三十章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又如弗洛伊德在《当代关于战争和死亡的思想》中说：“于是，我们拒绝相信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它带来了——幻灭。由于攻击和防御武器巨大进步和完善，它不仅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伤亡更惨重、破坏性更大，而且，它至少和先前的任何战争一样残暴、激烈，一样难以平息。它蔑视在和平时期各国保证遵守的、被称为国际法的一切限制；无视伤员和医务人员的特权，无视平民和军人的区别，无视私有财产的权利。它粗暴地践踏了以往的一切，仿佛人类在这场战争过去之后便再无前途、再无友善。它撕裂了交战各国人民之间一切的友谊纽带，威胁要留下这样一笔苦难的遗产，乃至在将来的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恢复这种纽带。”

【译文】

用兵作战应要求速胜，时间久了部队会疲惫，士气会挫伤，攻城会感到气力衰竭，如果长期让军队在国外作战，那么国家的财政就会紧张。部队疲惫，士气挫伤，人力、物力被耗尽了，其他诸侯国就会乘此危机而起兵来攻，到那时即使有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所以，在军事上听说过那种因指挥笨拙而速战失败的，没听说过那种指挥巧妙却将战争久拖不决的。战争拖得很久却对国家有利，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的危害，就不会完全懂得用兵的好处。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1)。取用于国(2)，因粮于敌(3)，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4)，远输则百姓贫(5)；近于师者贵卖(6)，贵卖则百姓财竭(7)，财竭则急于丘役(8)。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9)。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10)，破车罢马(11)，甲胄矢弩(12)，戟楯蔽橹(13)，丘牛大车(14)，十去其六。

【注释】

(1) 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意谓不会多次按照名册征发兵役，也不多次运送军粮。曹操曰：“言初赋民而便取胜，不复归国发兵也。使载粮，后遂因食于敌，还兵入国，不复以粮迎之也。”朱军说：“孙武处于生产力水平很低、军队的装备很简易、战争规模多是一次决战的时代，所以提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的论断和‘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的补给原则。其基本精神又在于节省国家的人力、物力，减少国民经济因战争而受的损失。这种思想至今还是适用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战争规模之扩大和旷日持久，早就突破了‘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的限度了。战国时期，燕伐齐（公元前284）即具有战役规模的长期攻势作战；到秦始皇、汉武帝两个时期，战争规模和战争持续时间以及人力、物资的需求已明显突破孙武所说的限度了。现代战争规模更非往昔可比。苏联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卫国战争中，初期有200个陆军师，在战争过程中动员组建了1022个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仅察热辽军区在热河省就有三次大规模动员参军。至于‘粮不三载’更是不存在的情况了。”役，兵役，力役。不再，不三，均为虚指，而非实数。吴九龙说：“此‘三’字当即《论语》所谓‘三思’、‘三复’之‘三’，非实言载粮三次也。‘不三’与‘不再’，乃错综其词以成其义，非必言役不可再籍而粮不可三载也。二者异文同义，皆言一次而足，不可再也。”籍，名册，户口册，此处作动词讲，按名册征发。载，运输，运送。

(2) 取用于国：意谓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曹操曰：“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黄朴民说：“所谓‘取用于国’，就是主张武器装备由国内提供。这是因为，（1）士兵对战场上使用的兵器必须事先熟悉其性能，长短轻重适用，能掌握其特点，这样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杀敌制胜。（2）武器装备直接为敌国兵库所收藏和控制，不能像粮秣那样可以随时就地征发。受这两个基本因素的制约，所以武器装备最佳的保障途径乃是‘取用于国’。”

(3) 因粮于敌：意谓粮草从敌国补充。张预曰：“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士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黄朴民说：“该如何贯彻‘因粮于敌’这一原则？对此，孙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基本立足点就是抢掠劫夺。在这一问题上，孙子的态度倒是十分坦白的。其具体的措施便是‘重地则掠’，深入重地就要掠取粮草；‘掠乡分众’，分兵抄掠敌国乡野，分配掠夺到的人畜和财物；‘掠于饶野，三军足食’，在敌国富庶的乡野进行劫掠，以保障全军上下的粮秣供给。由此可见，孙子所讲的‘因粮于敌’，实质所指乃是掠夺敌国的粮仓、敌国的民家，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这些，孙子并无从敌国征集粮秣、收购粮秣的想法，更没有依靠和争取敌国民众箪食壶浆、自动捐献粮秣的考虑。手段相当单纯，用武力劫

掠而已。应该说，这种做法未免失之偏颇。”毛泽东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经验》中说：“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死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的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贺绿汀《游击队歌》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因，增加，补充。《论语·先进》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或把“因”解为依靠、凭借。

(4)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意谓国家之所以因打仗而贫困，就在于粮草的长途运输。郭化若说：“《孙子》论列了出国远征，物资器材、畜力、财力消耗之大，言之成理。后方供给线过长，运输补给困难，对战争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现代战争虽有现代化的运输工具，然而漫长的后方供应补充，亦易为敌方现代化武器所攻击。后方联络线过长，仍然是现代化战争中的一个大问题。《孙子》强调‘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至今仍宜给予重视。”

(5) 远输则百姓贫：杜牧曰：“《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此言粟重物轻也，不可推移；推移之，则农夫耕牛俱失南亩，故百姓不得不贫也。”

(6) 近于师者贵卖：意谓靠近驻军的地方物价就会上涨。师，指驻军。贵卖，指物价上涨。

(7) 贵卖则百姓财竭：按，联系上下文来看，此处的“财竭”者似不应是“百姓”，而是养兵的国家，故而句子中的“百姓”疑为衍文。于鬯《香草续校书》曰：“‘贵卖则财竭’者，谓军中财竭，非谓百姓财竭也。故下文：‘财竭则急于丘役。’盖军中财竭，始必急征百姓之财矣。”吴九龙赞同于鬯此说，并进一步论证道：“《通典》引文虽有‘百姓财竭’四字，然杜佑注则云：‘近军师，市多非常之卖，当时贪费以趣末利，然后财货殚尽，国家虚也。’故此‘财竭’非指百姓，而指国家军队。再查汉简本，连接上句作‘近市者贵□□□□则□及丘役’，‘贵’字与‘则’字之间只空四字。由上下文例观之，‘贵□’及‘则’上二‘□□’当有重文号，果如此，则简文‘则’上所空四处文字当为‘卖’，‘则’，‘财’、‘竭’，全句即当读作‘近市者贵卖，贵卖则财竭，财竭则□及丘役’，如此亦当无‘百姓’二字。故从于说，作‘贵卖则财竭’，以无‘百姓’二字为是。”

(8) 财竭则急于丘役：张预曰：“财力殚竭，则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或曰：丘役，谓如鲁成公作丘甲也。国用急迫，乃使丘出甸赋，违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急于丘役，意即加紧征收军赋。丘役，指军赋。丘，古代划分田地、政区的单位名称。统治者以丘为单位摊派赋税。《周礼·地官·小司农》曰：“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汉书·刑法志》曰：“因井田而制军赋。地方一里为井……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

(9)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张预曰：“运粮则力屈，输饷则财殚。原野之民，家产内虚，度其所费，十无其七也。”中原，指国中。

(10) 公家：指国家。

(11) 破车罢马：意即战车破损，马匹疲病。罢，疲惫，疲病。

(12) 甲胄矢弩：甲，铠甲。胄，头盔。矢，箭。弩，一种用机械力量发箭的弓。

(13) 戟楯蔽櫓：戟，将戈与矛合二为一的兵器。楯，同“盾”，盾牌。蔽，遮掩。櫓，大盾牌。

(14) 丘牛大车：丘牛，指大牛。大车，指牛拉的辎重车。

【译文】

善用兵的人，不多次按照名册征发兵役，也不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从国内取用，粮草从敌国补充，这样粮草供给就可充足。国家之所以因打仗而贫困，就在于粮草的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就影响百姓生活，使他们陷于贫困；驻军附近会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就会导致国家财力枯竭，财力枯竭，就会加紧征收军赋。力量耗尽、财力衰竭，国中就会家室空虚。百姓的资产会耗去十分之七；国家的资产会因以下因素，包括战车、马匹的损耗，以及铠甲、头盔、箭、弓、戟、盾牌等武器装备的消耗，还有大牛与辎重车的损耗，而费掉十分之六。

故智将务食于敌(1)，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2)。

【注释】

(1) 智将：明智的将领。

(2) “食敌一钟”四句：张预曰：“千里馈粮，则费二十钟、石，而得一钟、石到军所。若越险阻，则犹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此言能将必因粮于敌也。”钟，容量单位，古代六十四斗为一钟。萁秆，泛指牛、马等的饲料。萁，同“萁”，豆秸。秆，稻麦的茎。石，重量单位，古代一百二十斤为一石。

【译文】

明智的将领务求在敌国解决粮草问题，消耗敌人一钟粮食，相当

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粮食；消耗敌人一石饲料，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饲料。

故杀敌者，怒也(1)；取敌之利者，货也(2)。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3)，而更其旌旗(4)，车杂而乘之(5)，卒善而养之(6)，是谓胜敌而益强(7)。

【注释】

(1) 故杀敌者，怒也：意谓要使士卒奋勇杀敌，需激发他们的仇恨心理。杜牧曰："万人非能同心皆怒，在我激之以势使然也。田单守即墨，使燕人劓降者，掘城中人坟墓之类是也。"

(2) 取敌之利者，货也：意谓要使士卒夺取敌人的财货，就要给予他们物质鼓励。曹操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张预曰："以货啗士，使人自为战，则敌利可取。故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皇朝太祖命将伐蜀，谕之曰：'所得州邑当与我，倾竭帑库以飨士卒。国家所欲，惟土疆耳。'于是将吏死战，所至皆下，遂平蜀。"利，指财货。货，指用财货鼓励。

(3) 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曹操曰："以车战，能得敌车十乘已上，赏赐之。不言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者赏之，而言赏得者何？言欲开示赏其所得车之卒也。陈车之法：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官，卒长一人；车满十乘，将吏二人。因而用之，故别言赐之，欲使将恩下及也。"已，同"以"。赏其先得者，意即赏赐那个先得战车的人。

(4) 更其旌旗：意谓将缴获战车上的敌人旌旗更换成我方的。曹操曰："与吾同也。"

(5) 车杂而乘之：意谓将缴获的战车与我方战车交错编排使用。张预曰："己车与敌车参杂而用之，不可独任也。"杂，交错编排。乘，驾，使用。

(6) 卒善而养之：《司马法·仁本第一》曰：“入罪人之地……见其老幼，奉归无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张预曰：“所获之卒，必以恩信抚养之，俾为我用。”赵本学曰：“先得者赏之，所以使人争先也。更旌旗，易以我之旗号也。杂而乘之，令彼车不得相聚，彼卒不得同车，防有变也。善养其卒，使不思归叛去也。此言用师既久，不但当因粮于敌，若得车卒亦可有因之法也。即因人之车卒，益以见久师之不得已也。”郭化若说：“《孙子》以前，屠杀活埋俘虏，是常见的事，因为当时还不会使用俘虏。而《孙子》能提出‘卒善而养之’，实是难能可贵的主张，也是当时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善，善待。养，抚养。

(7) 是谓胜敌而益强：李筌曰：“后汉光武破铜马贼于南阳，虏众数万，各配部曲，然人心未安。光武令各归本营，乃轻行其间以劳之。相谓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于是汉益振，则其义也。”张预曰：“胜其敌，而获其车与卒，既为我用，则是增己之强。光武推赤心，人人投死之类也。”陈启天曰：“本节所论战争速胜之法，计有：因粮于敌，一也；鼓励士卒之敌忾心以杀敌，二也；奖赏士卒争先夺取敌之地利及战利品也，三也；利用战利品以增强我军之战斗力，四也；优待俘虏，以潜消敌军之斗志，五也。凡此五者，不惟古代战争宜用之，即近代战争亦须善用之，以求能获速胜焉。”益，增加。

【译文】

要使士卒奋勇杀敌，就要激发他们的仇恨心理；要使士卒夺取敌人的财货，就要给予他们物质鼓励。所以车战时，能够缴获敌人十乘战车以上的，就要奖赏那个先缴获战车的人。此外，还要将缴获战车上的敌方旌旗更换成我方的，将缴获的战车与我方战车交错编排使用，使俘虏的士卒得到善待和抚养，这就叫做战胜了敌人，自己也更加强大。

故兵贵胜，不贵久[1]。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2]。

【注释】

(1) 故兵贵胜，不贵久：意谓战争以速胜为贵，不以久拖不决为贵。曹操曰："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赵本学曰："远输艰难，因粮于敌，一不得已也；士不用命，姑行激劝，二不得已也；车破马毙，用人车卒，三不得已也；是皆久师所致，故孙子断之如此。愚谓我欲因粮而敌人先清其野，则何所掠乎？我欲必战，敌人高垒，虽激赏何能为乎？且得人之卒，必如光武以义兵而临盗贼，料人本无为恶之心，故能抚而用之，若敌国之卒安得其无变乎？足见久师之无善恶也明矣。孙子始终言不利于久，此所以为深于兵。"陈启天曰："本篇所谓贵胜不贵久者，盖专就攻势战争言之。若夫守势战争，乃出于不得已而应战者，必须久而后能胜，未可轻于速战速决，适中敌人之计。故孙子又于他篇云：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散地则无以战，散地吾将一其志（均见《九地篇》）。此即谓守势战争，应与攻势战争稍有差异也。凡攻势战争，自当力求速战速决；而守势战争则须逆用之，力求其能持久。"郭化若说："《孙子》只强调进攻，而少谈防御；只强调速胜，而反对持久。这里就无视了被侵略的弱国，必须坚持持久的防御，等待敌军分散、疲惫，然后乘机反击之，这方面的重要性《孙子》几乎都未谈到。"胜，指速胜。

(2)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意谓懂得用兵的将领既是民众生死的掌控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李筌曰："将有杀伐之权，威欲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在于此矣。"黄巩曰："孙子首尾言兵不可久，谓深知用兵之害，然后不敢轻用兵，不敢久玩兵。故曰：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盖好兵者无不危，不好兵者乃能安耳。由此观之，孙子虽兵家言，深得孔子慎战之义，非战国善战者之流

也。然则吴入郢以班处宫，卒致败亡，知阖闾与夫概，皆不能用孔子之道已，岂足为孙子之累乎哉？”钱基博曰：“知兵之将之‘知’何知也？曰：知兵之贵胜不贵久也。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故曰‘民之司命’，曰‘国家安危之主’，盖反复丁宁而郑重言之也。正与上《计篇》起语‘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云云，一脉相承。倘但知‘胜’之利，而不睹‘久’之害，屈力殚货，钝兵挫锐，则失于所以为之计，而不可谓‘知’，民以之死，国以之亡矣，可不慎其所为‘知’哉！”生民，指民众。司命，星宿名，主死亡，此处喻指对生命的主宰。主，主宰。

【译文】

战争以速胜为贵，不宜久拖不决。懂得用兵规律的将领，他们既是百姓生死的掌控者，也是国家安危的主宰者。

谋攻篇

【题解】

在前两篇探讨战前庙算与战时经济的基础上，本篇立足于“全胜”之说，揭示了战争的理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赵本学曰：“庙计已定，战具已集，然后可以言攻。但攻人以谋攻为贵也，而不在于兵攻。以兵攻人者，决胜负于锋刃矢石之下，纵能尽杀之，安能自保其尽无伤乎！以谋攻人者，老成持重，制胜万全，攻期于无战，不战不杀而人自服耳。此《谋攻》所以次《作战》也。”可知本篇的侧重点是“谋”，是“谋攻”，而不是“兵攻”。如何运用高超的谋略取得“全胜”，是孙子探究的重点所在。

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全胜”，是不通过暴力手段迫使敌人降服，即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敌军杀得片甲不留，这种胜利不是孙子最推崇的；不通过直接的军事对抗手段，却能使敌人不战自降，顺心降服，这才是孙子心向往之、并希望各国决策者极力追求的方向。“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上述表述出自本篇第一段的结尾，已成为《孙子》书中广为传诵的名言之一，几千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英国现代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间接路线战略”，认为“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孙子的这一理论对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深深启迪。

为了凸显谋略的重要地位，孙子还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对以下手段依次定位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最高级的是“伐谋”，次一等的是“伐交”，挫败敌人的谋略与外交，这两者是抵达“全胜”境界的重要途径。联系春秋时期的历史实际，可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是从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等政治、军事活动当中提炼概括出来的。齐桓公称霸天下的地位，依托于齐国雄厚的国力与军力，由此而造成的强大威

慑，迫使其他诸侯不得不臣服。因此，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是说军队可以放松提升实力的各项建设，更不是说将领可以忽视对攻城略地的战法研究。孙子在提出了“全胜”理论的同时，提出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等用兵法则，论述了将领对于国君与国家的重要作用，概括了国君因瞎指挥而导致的三种危害。文章最后提出了预测战争胜负的“知胜”说，在呼应并拓展“五事”、“七计”的同时，引出了孙子的又一不朽名句——“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经由毛泽东的借鉴与引申，这两句话已远远溢出军事斗争的疆域，在国内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1)；全军为上(2)，破军次之；全旅为上(3)，破旅次之；全卒为上(4)，破卒次之；全伍为上(5)，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6)；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7)。

【注释】

(1) 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曹操曰：“兴师深入长驱，距其城郭，绝其内外，敌举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败而得之，其次也。”张预曰：“尉缭子曰：‘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然则所谓道胜、力胜者，即全国、破国之谓也。夫吊民伐罪，全胜为上；为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其次也。”全，形容词的使动用法，使完整，使全部。国，原指国都，此处指包括国都在内的城邑。破，击破，攻破。

(2) 军：本义为驻屯，此处指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军，万二千五百人。”李零说：“商代西周时期军队的最高一级编制是师（师字本来也是起于驻屯之义）。但东周以来，军逐渐成为各国军队的最高一级编制。《周礼》所记军制是以12500人为军（见《夏官·序官》，《司马法》佚文同），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军与《周礼》不同，为10000人（见《国语·齐语》和《管子·小

匡》）。”

(3) 旅：古代军队的一个编制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旅，五百人。”李零说：“《周礼》所记军制是以500人为旅，旅上还有师一级（为2500人，包括5个旅），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旅与《周礼》不同，是由10个200人的大‘卒’组成，为2000人，上面没有师一级，直接由5个旅进为一个军。”

(4) 卒：古代兵车编组的基本单位。《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曰：“卒，百人。”李零说：“《左传》‘卒’、‘乘’往往连称（见隐公九年、成公十六年），《周礼》所记军制是以100人为卒，卒下包含4个两（一两25人），即左、前、中、后、右5辆兵车，但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的卒与《周礼》不同，是由左、前、右、后4个‘小戎’（兵车名，一小戎50人）组成。”

(5) 伍：古代军队最基本的编制单位。《周礼·地官·乡大夫》曰：“五人为伍。”李零说：“古代各种军队编制都是从伍法起源，如10人制的什，25人制的两，50人制的小戎或队，100人或200人的卒，都是从伍进上去。伍可按前、中、后成‘列’，也可按左、中、右成‘行’，还可按左、前、中、右、后成方阵。这是决定古代队形编制（阵法）的基本东西。《国语·齐语》：‘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其军队编制主要是由‘军旅’和‘卒伍’两层组成，‘卒伍’是在农村基层即闾里一级编定，只形成小的战车组；而‘军旅’是在郊即州乡一级编定，已形成大的战车群。《孙子》所述军制可能与管仲所立军队编制相近。”

(6)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贾林曰：“兵威远振，全来降伏，斯为上也；诡诈为谋，摧破敌众，残人伤物，然后得之，又其次也。”张预曰：“战而后能胜，必多杀伤，故云非善。”

(7)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管子·兵法篇》曰：“故至

善不战，其次一之。”“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故能全胜大胜。”《吴子·吴起初见文侯章句》曰：“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张预曰：“明赏罚，信号令，完器械，练士卒，暴其所长，使敌从风而靡，则为大善。若吴王黄池之会，晋人畏其有法而服之者是也。”赵本学曰：“善之善，犹言善而又善也。如沉迷者，陈利害以晓之；怀惧者，推恩信以安之；诖误者，明大义以正之；观望者，扬声威以夺之。或用辩年以下之，或用奇计以讵之，或坚壁清野以待其衰，或夺隘守险以绝其救，或以夷狄而攻夷狄，或以盗贼而擒盗贼。此不战而屈人之兵类也。”方克说：“春秋时期处在由西周奴隶制到战国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当时诸侯之间的战争目的是有限的，主要是争霸和兼并，一些大国凭借革新政治，富国强兵的实力地位，打着尊王攘夷、辅卫周室的旗号，交替使用政治的手段（聘问、盟会、支持反对派、收留流亡者等）和军事的手段，来达到称霸和兼并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迫在眉睫的战争，经常在刀光剑影中以‘求成’而结束，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当时的战争，大都是野战，一般不攻坚，不攻城，速战速决，双方伤亡都不大，胜者一方有些是采取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胜的。例如秦晋崤之战，晋师是设伏险隘，截击归师，使秦师全军覆没的；吴楚柏举之战，吴师是迂回陈、蔡，潜师远袭，利用楚军内部分歧，猝不及防而一举成功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晋、吴都可说是‘全胜’之师。如果我们考虑到春秋时期的具体情况，孙子的‘全胜’思想是可以理解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打歼灭战的思想。但是，毕竟孙子的‘全胜’思想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因此，它当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战争，更不能作为军事斗争的普遍要求，事实上孙子自己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黄朴民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历史活动，春秋时期其他的以军事威慑达到政治、军事目标的事例，旧‘军礼’原则的普遍影响，使孙子很自然地思考这样的问题：是否能够依据春秋战争活动的既有经验，以

不通过战场交锋的方式，来确保政治目的的实现？而当时战争的残酷性，则更让孙子意识到提出这一理论的紧迫性。他对以往军事传统的理性评估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一个：‘必以全争于天下。’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佳的途径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唯有如此，方可‘兵不顿而利可全’，实现‘善之善者’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孙子‘全胜’理论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他对以往战争经验的抽象提炼，是他对用兵最高境界的孜孜追求。”“孙子作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虽然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崇高理想，却并没有沉溺其中，而是以十分现实的态度对待战争，将自己的智慧更多地投放在如何卓有成效地以军事手段打击敌人、夺取胜利上。正因为如此，在军事问题上，孙子的境界远远要高于宋襄公一类人物，也与后世迂儒有霄壤之别。总之，对传统的追慕与借鉴，构成了孙子兵学的理想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运用，则创造了孙子兵学的实用理性：‘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这是孙子‘全胜策’与‘战胜策’之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也是孙子本人在军事问题上理想追求和实际操作间的统一。”

【译文】

孙子说：用兵的一般规律是：使敌人城邑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我们不战而胜，这是上策，攻破敌人的城邑而取得胜利，这是下策；使敌人的一个军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军则为下策；使敌人的一个旅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旅则为下策；使敌人的一个卒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卒则为下策；使敌人的一个伍完整地向我们投降是上策，击破一个伍则为下策。所以，百战百胜，不算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不经交战而使敌人屈服，才是高明之中最高明的。

故上兵伐谋(1)，其次伐交(2)，其次伐兵(3)，其下攻城(4)。攻城之法，为不得已(5)。修橹辒辒(6)，具器械(7)，三月而后成；距闉(8)，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9)，

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注释】

(1) 上兵伐谋：意谓最高级的军事手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杜牧曰：“晋平公欲攻齐，使范昭往观之，景公觞之。酒酣，范昭请君之罇酌。公曰：‘寡人之罇进客。’范昭已饮，晏子彻罇更为酌。范昭佯醉，不悦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奏成周之乐乎？吾为舞之。’太师曰：‘瞑臣不习。’范昭趋出。景公曰：‘晋，大国也，来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观范昭非陋于礼者，且欲惭于国，臣故不从也。’太师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惟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而欲舞天子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臣欲辱其君，晏子知之；臣欲犯其礼，太师识之。’仲尼曰：‘不越罇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晏子之谓也。’”朱军说：“伐谋的实质就是对敌人正在计划中或刚刚开始进行其谋划时，便能窥破其谋，揭穿其谋，破坏其谋，借以实现己方的政治目的。”上兵，指最高级的军事手段。伐，破坏，挫败。

(2) 其次伐交：钱基博曰：“伐交之策，盛于七国，一纵一横，抵戏捭阖，钩心斗角，具著《战国策》一书。昔康有为、梁启超论李鸿章之办外交，以谓：‘不知万国公法，而徒袭战国纵横之余智，捭阖抵戏，卒无当焉而以速尤召侮！’一时以为名论。其实自轻家丘，而以成败论英雄耳！”朱军说：“‘伐交’，是针对敌方营垒（集团）展开外交、联络、分化瓦解工作，争取敌之盟国保持中立或站到自己方面来，使其陷于孤立而最后消灭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所采取的争取李家庄，孤立扈家庄，打击祝家庄，最后消灭祝家庄，便是此种方法。”交，外交。一说指交合，两军对峙示威。

(3) 其次伐兵：李筌曰：“临敌对阵，兵之下也。”伐兵，指战胜敌人的军队。

(4) 其下攻城：张预曰：“夫攻城屠邑，不惟老师费财，兼亦所

害者多，是为攻之下者。”

(5)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张预曰：“攻城则力屈，所以必攻者，盖不获已耳。”

(6) 修橹辒辒（fén yūn）：意谓制造攻城器械楼橹与辒辒。修，制作，制造。橹，即楼橹，又称“楼车”、“巢车”，一种攻城器械，车上建有没有覆盖的望楼，以观察敌情。《通典》卷一六〇描述“巢车”道：“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止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尺，四面别布。车可进退，圜城而行，于营中远视，亦谓之‘巢车’。如鸟之巢，即今之板屋也。”或指用藤革等材料制成的大盾牌。曹操曰：“橹，大楯也。”辒辒，也是一种攻城器械。杜牧曰：“辒辒，四轮车，排大木为之，上蒙以生牛皮，下可容十人，往来运土填堑，木石所不能伤，今俗所谓木驴是也。”

(7) 具器械：意谓准备各种攻城器械。具，准备。器械，曹操曰：“器械者，机关攻守之总名，飞楼、云梯之属。”

(8) 距闉（yīn）：指为攻城而堆积的高出城墙的土山。曹操曰：“距闉者，踊土积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或以为，距，通“具”，准备，制作。闉，通“堙”，小土山。

(9) 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曹操曰：“将忿，不待攻器成，而使士卒缘城而上，如蚁之缘墙，必杀伤士卒也。”忿，愤懑，恼怒。蚁附之，指士兵像蚂蚁一样爬梯攻城。

【译文】

最高级的军事手段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再次是挫败敌人的军队，最低级的是攻破敌人的城邑。采用攻打城邑的方法，是出于不得已。制造楼橹与辒辒，准备飞楼、云梯等攻城器械，需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堆积用以攻城的高出城墙的土山，又要花费数月才能完成。将领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懑情绪，驱赶着士兵像蚂蚁一样爬梯攻城，死去三分之一，城邑仍未攻下来，这就是攻城的灾

害。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1]，拔人之城而非攻也[2]，毁人之国而非久也[3]，必以全争于天下[4]，故兵不顿而利可全[5]，此谋攻之法也。

【注释】

(1)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张预曰："前所陈者，庸将之为耳。善用兵者则不然，或破其计，或败其交，或绝其粮，或断其路，则可不战而服之。若田穰苴明法令，拊士卒，燕晋闻之，不战而遁亦是也。"陈启天曰："善用兵者，非谓普通军事家，乃谓军事家而通兼外交者，或外交家而兼通军事者。普通军事家但知伐兵攻城之法，而不知伐谋伐交之法。惟兼通外交之军事家，或兼通军事之外交家，始知伐谋伐交之重要及其方法。伐谋伐交之法，合言之为'谋攻之法'。以今语释之，则为外交策略之运用。善于运用外交策略者，能以计谋屈人之兵，拔人之城，而不必诉之于兵攻。"

(2)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李筌曰："以计取之。后汉酇侯臧宫围妖贼于原武，连月不拔，士卒疾疠。东海王谓宫曰：'今拥兵围必死之虏，非计也。宜撤围，开其生路而示之，彼必逃散，一亭长足擒也。'从之，而拔原武。魏攻壶关，亦其义也。"

(3) 毁人之国而非久也：何氏曰："善攻者，不以兵攻，以计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毁，非劳久守而取之也。"国，此处指国家。

(4) 必以全争于天下：陈启天曰："必以全争于天下，谓必以全国全军之外交策略与世界竞争也。全国全军之外交策略如得成功，则可不费一兵，不折一矢，而大获其利矣。此较之破国破军而后胜人者，为利实多，故曰：兵不顿而利可全。本篇虽极言运用外交（谋攻）之利，然于他篇又力言修明政

治，充实军备之要。故合诸篇而观之，可知本书之理论体系，乃以政治为战争之根本，外交为战争之先驱，而军备则战争之后盾也。政治之根本既立，军备之后盾又坚，则莫若先以外交策略而胜人之为全利矣。本篇之旨，盖在于斯。”吴如嵩说：“《孙子兵法》中的‘全’，如同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老子哲学的核心‘道’一样，是我们研究孙子军事思想的一条基本线索。”“不经过直接交战而使敌人屈服的‘全胜’战略思想，是孙武对战争所希图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钮先钟说：“孙子所说‘必以全争于天下’，用现代语来翻译，即为‘在战争中必须采取总体战略’。所谓‘总体战略’是博弗尔所首创的名词，也就是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战略’，其意义即为对于各种不同权力的综合运用，当然也包括军事行动（伐兵）在内，但却应尽量多用非军事行动（伐谋伐交）。若能如此则可以导致‘而利可全’的后果。这第二个‘全’作‘完全’（complete）解，也就是应能获致‘完全的胜利’（complete victory）。然则何谓完全的胜利？即为没有不利后遗症的胜利，也就是李德哈特所云能够导致‘较佳和平’（better peace）的胜利。”

(5)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曹操曰：“不与敌战，而必完全得之，立胜于天下，不顿兵血刃也。”张预曰：“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费。以完全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国富兵强之利，斯良将计攻之术也。”方克说：“孙子的‘全胜’思想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每一方面又划分为几个层次。一方面是尽量把正在酝酿中的战争运用政治手段予以解决，不以兵戎相见，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上面说过，孙子懂得战争是政治、经济的产物，是为了达到政治、经济的目的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如果没有到迫不得已的最后关头，还是以政治手段解决为上策，这就是所谓‘全国为上’，即以政治谋略使敌人屈服。……另一方面，是在战争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就是运用正确的军事战略，在战争中争取胜利，这就是‘伐兵’。”“因此似乎不能把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认为是避免战争的幻想。把‘屈

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看做是‘反战’和‘非攻’。同时，也似乎不能把孙子的战略思想简单归结为‘不战而胜’，因为孙子的‘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的战略思想只是他设计的战略谋划中的一个最佳方案，而且是建立在战的基础上，以战为后盾的。”顿，疲惫，受挫。

【译文】

所以善于用兵的人，使敌军屈服而不靠交战，拔取敌人的城邑而不靠硬攻，毁灭敌人的国家而不靠持久作战，一定要以全胜为策略与天下诸侯竞争，所以不使军队受挫便能保全利益，这就是以智谋攻敌的方法。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1)，五则攻之(2)，倍则分之(3)，敌则能战之(4)，少则能逃之(5)，不若则能避之(6)。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7)。

【注释】

(1) 十则围之：曹操曰：“以十敌一则围之，是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围下邳生擒吕布也。”张预曰：“吾之众十倍于敌，则四面围合以取之，是为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主弱客强，不必十倍然后围之。尉缭子曰：‘守法：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言守者十人，而当围者百人，与此法同。”郭化若说：“‘十’是极言其多，并非具体的规定。意即我拥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兵力，就可以包围敌人；使敌人全部屈服或被消灭。实际上为了全歼敌军，不需要多到十倍，事实上也难做到（解放战争中我军集中兵力的要求最多只到六倍于敌）。”十，指兵力十倍于敌人，或以为泛指兵力数量非常之多。

(2) 五则攻之：曹操曰：“以五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张预曰：“吾之众五倍于敌，则当惊前掩后，冲东击

西；无五倍之众，则不能为此计。曹公谓三术为正，二术为奇，不其然乎？若敌无外援，我有内应，则不须五倍然后攻之。”

(3) 倍则分之：郭化若说：“倍，我的兵力多于敌一倍，即敌一我二，兵力数量上已有相对优势，但《孙子》认为还不够，还要设法使敌人兵力再分散些，这样我之兵力就能显得更明显的优势。”

(4) 敌则能战之：曹操曰：“己与敌人众等，善者犹当设伏奇以胜之。”张预曰：“彼我相敌，则以正为奇，以奇为正，变化纷纭，使敌莫测，以与之战。兹所谓设奇伏以胜之也。”郭化若说：“能战之，是假设在不预期遭遇中，敌我兵力相等，我应果断、勇猛，善于向敌薄弱部分猛攻，善战而胜之。”赵本学曰：“敌均也，能善也，制阵有法，奇正相生；或致之来，或邀之险，或掩其不备，或击其嚣乱之类，是谓能战。若致死争锋，不可以言能也。”敌，指与敌人兵力相等。

(5) 少则能逃之：张预曰：“彼众我寡，宜逃去之，勿与战，是亦为将智勇等而兵利钝均也。若我治彼乱，我奋彼怠，则敌虽众，亦可以合战。若吴起以五百乘破秦五十万众，谢玄以八千卒败苻坚一百万，岂须逃之乎？”郭化若说：“逃，奔走，逃避，绝不是逃跑。有人说，‘逃’当读‘挑’，逃，挠也。或把‘逃’字改为‘守’，或改为‘坚战’，都是错的。”

(6) 不若则能避之：曹操曰：“引兵避之也。”张预曰：“兵力、谋勇皆劣于敌，则当引而避之，以伺其隙。”赵本学曰：“少者，寡不敌也。不若者，强弱、劳逸、饥饱、治乱不敌也。势力不相敌，则宜善于逃避。若坚与之守，坚与之战，则少者必为大者所擒也。韦叡曰：为将当有怯时，正知此意。然曰能逃避则逃避，亦有其道：或保险据隘，或诡情匿形，或假借声势使敌不能测，不敢迫。虽有退计而无退志，虽有弱势而无败形，此方为善，殆非急走之谓也。”钱基博曰：“‘能’字须注意：不惟战不易，须有本领能战；即逃与

避，亦须有本领能逃、能避也。然亦有不逃不避，而视敌人以不测，转败为胜者。”

(7)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施子美曰：“势不相若，则力不相敌，弱不可以敌强，寡不可以敌众，其势然也。小敌之与大敌，势不相若，而力不足以敌之也。小者虽能坚守，然力之不继，卒为大敌所擒。寡不可以敌众固也，然寡有时而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固也，然弱有时而可以敌强，是不可以常势论，必有谋之足以胜敌也。非其谋之足以胜敌，则其大者必有所忽也。大敌虽不可当，然小敌能坚守则大敌终必为之擒也。”刘寅曰：“故小敌不量己之力，不能逃，不能避，而坚与人战，则必为大敌之所擒。”陈启天曰：“谓劣势兵力者，坚攻、坚战、坚守而不知避，则为优势兵力者所擒也。此句乃申言‘不若则能避之’之义，故以‘故’字承之。依本节所言者观之，则孙子既非纯主攻势主义，亦非纯守势主义。或取攻势，或取守势，须视敌我兵力之对比如何而定之。”杨丙安说：“按‘小敌’即指‘少’与‘不若’；既处此不利地位，则应采取防御策略，或‘守’或‘避’，总之，勿与争锋，否则不自量力，当守不守，当避不避而与敌硬拼，则必为大敌所擒。故‘坚’在此非坚固、坚实之意，乃固执、坚持之意。如指坚实，则何以为敌所擒。至于两‘之’字，上‘之’字，犹‘若’也。《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之无恶，除备而盟。’又《僖公十三年》：‘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故‘小敌之坚’犹言小敌若坚。下‘之’字犹‘则’也。《僖公九年》：‘东略之不知，西则否矣。’故‘大敌之擒’犹言大敌则擒也。”

【译文】

所以用兵的规律是，兵力十倍于敌军就包围它，兵力五倍于敌军就进攻它，兵力两倍于敌军就分散敌人兵力，兵力与敌军相等就要能设奇兵打它，兵力少于敌军就要能避开它，兵力弱于敌军就要能逃避它。所以实力弱小的军队如果固执硬拼，就会被强大的敌人擒获。

夫将者，国之辅也(1)。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2)。

【注释】

(1) 夫将者，国之辅也：李筌曰：“辅，犹助也。将才足，则兵必强。”刘庆说：“君主与将帅的关系，直接涉及到战争指挥体制能否顺畅和有效地运行的大问题。所以，《孙子兵法》主张，第一，国君与将帅是主与辅的紧密关系，‘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将帅地位十分重要。第二，‘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因此将帅要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将德，要有把握战争全局、克敌制胜的能力，要能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通‘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等等。第三，国君应充分信任将帅，大胆放手让其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战场实际临机处置，而不是越权干预瞎指挥。将帅出征在外，国君要使将帅掌三军之权，理三军之事。君主不了解军队情况，不懂得军队内部事务，不通晓作战的权宜机变而硬要加以干涉，盲目指挥，很容易引起将吏士卒的迷惑和疑虑，扰乱军队的正常部署，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第四，将帅要勇于拒绝国君的错误指挥。将帅应该在‘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的前提条件下，以‘安国全军’为目标指挥战事，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思想追求，要有不为一己私利而屈从于君主的错误命令、一味机械服从的勇气，这样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将能而君不御’后来在民间演变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广大百姓所熟知。但在封建社会中，君主和将帅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深刻矛盾，要想使其相互间完全信任是不可能的，‘将能而君不御’的原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难以具体贯彻实施。”国，指国君。辅，辅助，辅佐；或指辅木。

(2) 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张预曰：“将谋周密，则敌不能窥，故其国强；微缺，则乘衅而入，故其国弱。太公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陈启天曰：“将者国之辅，谓国家之须有统帅，犹车之须有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谓将才周备则国必强，将才不周备则国必弱也。将才周备与否之标准，则《计篇》所谓智、信、仁、勇、严五

德是也。此言将之智勇能周则强，不能周则弱也。”郭化若说：“将帅好比是国家的辅木，将帅和国家的关系如同辅车相依。如果相依无间，国家一定强盛；相依有隙，国家一定衰弱。”周，周密。或指将帅德才兼备，或指国君与将帅亲密无间。隙，缝隙，此处意为将帅谋略稍有失误。或指才德有所缺失，或指国君与将帅不和睦。

【译文】

将领是国君的辅佐。辅佐周密，国家就必定强大，辅佐稍有失误，国家就必定变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1)：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2)；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3)；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4)。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5)。

【注释】

(1)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杜牧曰：“君，国君也。患于军者，为军之患害也。”钱基博曰：“所患三事，只是一事曰：君从中御，将无专任。盖君者，谓一国之最高政治当局，可以领导军事，而不可以干扰作战。作战者，将帅之职也。”患，危害，贻害。三，指三种情况。

(2) “不知军之不可以进”五句：贾林曰：“军之进退，将可临时制变，君命内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刘邦骥曰：“将得其人，则为君者不可从中御，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若君必从中御，则其患有三：一曰縻军，二曰惑军，三曰疑军。縻军者，进退失据，是縻绊其军也。”縻，束缚，羁縻。

(3)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曹操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礼不可以治兵也。”梅尧臣曰：“不

知治军之务，而参其政，则众惑乱也。曹公引《司马法》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是也。”三军，周制，诸侯大国三军。《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此处为军队的通称。《论语·子罕》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共同，此处意为参与，干预，干涉。

(4) 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梅尧臣曰：“不知权谋之道，而参其任用，则众疑贰也。”陈启天曰：“三军之权，谓战时军令也。军事行政为经常之事，故谓之事。战时军令为应变之策，故谓之权。《计篇》云：‘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可见此所谓权，又含有战略战术之意，亦战时军令内事也。任，谓任务也。战时军令，应由统帅主之，为古今之通义。政府不知战时军令之权宜，而干涉作战部队之任务，则军士疑贰不服矣。”权，权变，机动。任，指挥，统帅。

(5)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梅尧臣曰：“君徒知制其将，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众疑惑，故诸侯之难作，是自乱其军，自去其胜。”陈启天曰：“战时统帅权之不独立，既可使军士惶惑不安，又可使其疑贰不服，则必有敌国或第三国乘衅而来之祸，是为自乱其军，而招致敌军胜我也。其害之大，有如此者。”乱军，扰乱自己的军队。引胜，失去胜利。引，却，失去。

【译文】

国君对军队造成危害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可以进攻，却硬要军队进攻，不了解军队不可以退却，却硬要军队退却，这叫做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事务，却干涉军队的行政管理，就会使将士感到迷惑；不了解军队行动应机动灵活，却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产生怀疑。将士既迷惑又怀疑，那么诸侯各国乘机进犯的灾难也就降临了，这叫做扰乱自己的军队，丧失胜利而自取覆亡。

故知胜有五[1]：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2]，识众寡之用者胜[3]，上下同欲者胜[4]，以虞待不虞者胜[5]，将能而君不御者胜[6]。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注释】

(1) 知胜有五：意谓可从以下五种情况预测战争胜负。五，指以下所述五种情况。知胜，指预测战争胜负。

(2)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张预曰：“可战则进攻，不可战则退守。能审攻守之宜，则无不胜。”

(3) 识众寡之用者胜：张预曰：“用兵之法，有以少而胜众者，有以多而胜寡者，在乎度其所用，而不失其宜则善，如吴子所谓‘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隘’是也。”

(4) 上下同欲者胜：杜佑曰：“言君臣和同，勇而战者胜。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5) 以虞待不虞者胜：张预曰：“常为不可胜以待敌，故吴起曰：‘出门如见敌。’士季曰：‘有备不败。’”虞，事先有准备。

(6)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杜佑曰：“《司马法》曰：‘进退唯时，无曰寡人。’将既精能，晓练兵势；君能专任，事不从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决战在将’也。”御，干预。

【译文】

可从以下五种情况预测战争胜负：知道可以作战或不可以作战的，能够取胜；懂得兵力多时该如何用兵，兵力少时该如何用兵的，能够取胜；全军上下同心同德的，能够取胜；以自己的有准备对付敌人无准备的，能够取胜；将领有治军能力，而国君能不干预其指挥的，能够取胜。这五条，是预测战争胜负的方法。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1]；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2]；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

【注释】

(1)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钱基博曰：“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知彼知己则知可以战与可以不战。见可进则必胜，知难而退，夫何殆！‘知己知彼’云云，仍是推阐《计篇》之意，郑重以丁宁之。”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刘庆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子兵法》关于战争知行关系最著名的观点。它包括，第一，知是战的前提和基础。打仗不能糊涂、莽撞，敌情不明。‘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只有了解影响战争的诸要素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战争决策，奠定胜利的基础，将帅也才能成为真正成为‘成功出于众者’的贤明之将。第二，要‘全知’、‘详知’。从狭义上说，‘知彼知己’，包括知我军和知敌军。但从广义上去理解，它应当包括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信息，如敌军我军、天象气候、自然地理、诸侯盟友，等等。其中了解敌情是第一位的，但对其他情况的掌握也不可或缺。对战争信息不仅要知全，也要知详。因为在战略决策时，要用‘五事七计’来详细分析比较敌我政治、经济、军队建设、将领才能、治军训练以及地形地貌等各方面的情况。具体作战时，还要以用间、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等手段，了解敌人的作战企图和军队部署。对自己的军队，将帅也要对部下能力、军心士气，是否‘得地之利’，‘得人之用’等情况要烂熟于心，打起仗方能‘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甚至在攻击敌人

之前，还必须‘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用间篇》），以便实施用间和反间活动。第三，既要知敌我天地之情，又要知克敌制胜之道。除了了解敌我之情和天候地理之状外，也要知道战争活动的必然规律，了解‘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动敌’、‘我专敌分’、‘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等用兵基本原则。对这些原则的运用，当然要以先知为条件，但它们本身也是人们的认识对象。只有了解战争规律，掌握和正确运用用兵原则，按照规律制定自己的作战方案，才足以战胜敌人。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社会上有人把‘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成是孙子的话，这是不对的。首先，孙子在了解信息时，一贯主张把了解敌人的信息放在首位，因为它的难度最大，所以要知彼在前，知己在后。其次，对敌情、我情和天地之情都了解了，却并不能保证你打胜仗。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那种认为‘知己知彼’就可以百战百胜的观点其实是十分唯心主义的，在战场上行不通。还是《孙子兵法》中的经典表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准确、辩证地说明了战争信息与战争行为之间的深刻联系。”殆，危险。

(2)　一胜一负：意即胜负不定，有可能打胜，也有可能打败。

【译文】

所以说，如果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那么每次作战都不会有危险；如果不了解敌人，只了解自己，那么就胜负不定，有可能打胜，也有可能打败；如果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自己，那么每次作战必定失败。

形篇

【题解】

本篇的主旨在于探讨军队的实力建设。军队的实力构成，既包括武器装备、粮草供应等经济基础方面的因素，也包括思想谋略、法规军纪、组织编制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两者汇总在一起而彰显出来的，便是众寡、强弱等军队外显的战斗能力。形，有“形状”、“表露”之义。《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以“形”字为本篇命题，盖欲凸显军事实力的外在表征。王晳曰：“形者，定形也，谓两敌强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变化其形，因敌以制胜。”赵本学曰：“形者，情之著也，胜败之征也。见其形则得其情，得其情则得其所以制之之法。凡两兵未相见，彼此虚实各不相知，多用侦察、谍候，潜窥而窃听之者盖为此。然兵之有形，犹物之有影，虚实之可见，犹影邪正之难逃，惟先内自治而深秘之，然后徐观密察敌人之形而巧乘之，斯为用兵之善者矣。孙子以此篇次于《谋攻》之后何也？盖谋攻而不可得必主用兵，用兵之道，形与势最为首务，故以《军形》次《谋攻》，而《兵势》次于《军形》。军形之义专以自固立言，若以诈形反示敌人而误之者，则诡谲之计精，实以后之事，故至《虚实篇》而后发之。此亦序次之所在也。”以上分析有助于人们把握本篇的题旨，体悟孙子编排各篇次序的逻辑思路。

一开篇孙子即提出“先为不可胜”的理论，强调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自己首先必须拥有强大的实力。实力的强弱与否，实乃判断是采取进攻还是防守的前提。“不可胜者，守也”，不能战胜敌人就采取防守；反之，“可胜者，攻也”，可以战胜敌人，就实施进攻。在如何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问题上，孙子提出了“度”、“量”、“数”、“称”、“胜”等五大指标，并排列出了五大指标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即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五大指标测量出来的主要是一个国家的粮食产量与军队规模，在孙子所生活的大国争霸的历史环境下，这些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体现。篇末用譬喻的方式对“形”这一概念解释道：“胜者之战

民也，若绝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突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一旦形成所具有的荡涤万物的巨大威力。

在本篇第三段，孙子指出：“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该如何把握此处“道”的内涵？一般注家都会联系《计篇》“五事”中的“道”，认为指的是“令民与上同意”得以实现而采取的政治举措。然而，如此理解似有褊狭之嫌。在何守法看来，“修道而保法”的“道”，“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钮先钟也说：“我个人认为作较广义的解释似乎比较适当。”联系《形篇》的语境，可知“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的命题提出之前有一段文字，对“善战者”具备的素质作了具体的描述，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因而，“胜于易胜”与“修道”是有内涵上的相互关联的，后者是前者的思想准则，前者则是在军事实践中对后者的贯彻。“胜于易胜”指的是决策者能够洞察军事领域暗藏的玄机，找准软肋，加以攻击。这种胜利看似容易，实则超难，需要用兵者具备对“道”的体悟与认识的卓绝能力。在这一语境中，“道”已越过一般政治领域的疆界，深入到复杂多变的用兵领域，涵盖了战争事务的“道理法度”与本质规律，堪称“用兵之本”。如果这一解读能够成立，那么“修道而保法”的“道”与《老子》的“道”便有相通之处。它虽然还未达到《老子》“道”的哲学高度，但毕竟显示了《孙子》对军事斗争原则与规律的某种概括与揭示。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1)，先为不可胜(2)，以待敌之可胜(3)。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4)。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5)，不能使敌之可胜(6)。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7)。

【注释】

(1) 昔之善战者：吴如嵩说：“孙子十分强调‘善’。《孙子兵法》用33个‘善’字，《形篇》占13个，《势篇》占5个，可见孙子对将帅实施正确指挥何等关切。”

(2) 先为不可胜：意谓首先做到实力强大而不被敌人战胜。张预

曰：“所谓‘知己’者也。”李零说：“自己有实力，在实力对比上有胜算，先立于不败之地。”陶汉章说：“首先要创造条件，使自己不致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例如，战国末年，赵将李牧率兵防备匈奴时，为了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加强防务建设，‘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资治通鉴》卷六），并告诫部众：若遇匈奴来犯，立即退守，不可与敌交战。如此数年，匈奴以为赵军懦弱怯战。于是，李牧利用匈奴轻敌情绪，挑选精兵十余万人，出奇制胜地歼灭十余万骑。”刘庆说：“奠定强大的军事实力，确保自己在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孙子兵法》‘重战’、‘慎战’思想的著名观点，其主要内容：一是加强自己的实力，形成不可战胜的基础。无论是智战还是兵战，都要拥有一支武器精良充足，士卒训练有素的‘霸王之兵’，对敌人要有‘以镒称铢’的明显优势，形成‘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九地篇》）的强大威力。二是综合道、天、地、将、法等各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不可战胜的条件。在战争中要始终牢牢把握军事行动的主动权，防则‘藏于九地之下’，攻则‘动于九天之上’；当敌人不可战胜时，要暂时采取守势；当敌人有可能被战胜时，要不失时机地主动进攻；当实力、士气、地形等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又能够及时‘逃之’、‘避之’，避免全军覆灭的悲剧。三是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导因素，在努力强化自身‘不可胜’的内因的基础上，再察明敌人暴露出的‘可胜’之隙，将主客观条件完全结合起来，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或‘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最终战胜敌人。”

(3) 以待敌之可胜：意谓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时机。梅尧臣曰：“藏形内治，伺其虚懈。”张预曰：“所谓‘知彼’者也。”邓廷罗曰：“此言善战者，贵先立于不败之地，以伺敌之隙，故攻守皆善而全胜也。先为不可胜，如修道保法之类，就己言。待敌之可胜，谓乘敌可胜之机，就人言。”李零说：“要打败敌人，不能光靠自己，还得靠敌人帮助。敌人不犯错误，不好办，一旦犯错误，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在敌不

在我。”

(4)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谓不被敌人战胜的关键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能够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敌人是否出错。曹操曰：“守固备也。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也。”杜牧曰：“自整军事，长有待敌之备；闭迹藏形，使敌人不能测度，因伺敌人有可乘之便，然后出而攻之。”赵本学曰：“承上文，言不可胜其道由己，可胜其隙在敌。虽善战之将不过多方严备尽其在我，敌人无形可见者固不能用力于其间也。愚谓求己而不求人，此圣贤治身之要语，而孙子用之于兵其利害尤切。”

(5) 能为不可胜：杜牧曰：“不可胜者，上文注解所谓休整军事、闭形藏迹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为’。”李零说：“上文讲‘先为不可胜’，这里讲‘能为不可胜’，都有‘为’字。这两个‘为’字，为的只是‘形’，还不是‘势’。这里的‘不可胜’是‘形胜’。‘形胜’只是胜之半，‘胜’的另一半是‘使敌之必可胜。’”

(6) 不能使敌之可胜：杜牧曰：“敌若无形可窥，无虚懈可乘，则我虽操可胜之具，亦安能取胜敌乎？”施子美曰：“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在人。我虽能为不可胜，而不能使人之必可胜，使赵不空壁而争，则韩信之计亦未可施也。所以谓之不能使敌之必可胜也。”李零说：“‘必可胜’是决定性的胜，最后的胜。最后的‘胜’，要靠‘势’。没有‘势’，还没有最后的胜。‘形胜’之胜只是备战之胜，还不是应敌之胜。备战之胜只是预期的胜，还不是实际的‘胜’，实际的‘胜’要靠跟敌人过招，一招一招，逼近胜利。”

(7) 胜可知，而不可为：何氏曰：“可知之胜在我，我有备也；不可为之胜在敌，敌无形也。”张预曰：“己有备，则胜可知；敌有备，则不可为。”李零说：“这话和《虚实》篇的一句话正好相反。《虚实》篇说，‘故曰：胜可为也。’这两句话，表面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各是强调问题的一个侧面。‘胜可知，而不可为’，是说实力强弱有先定之数，事先

就可以估计出来，不是临时能造出来的，实力是造不出来的；而‘胜可为也’，是说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不可事先传授，只能在实际战斗中，因应敌情。实力的发挥，要靠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势’的角度看，还大有可为。”于泽民在《＜孙子·形篇＞主旨探析》一文中说：“如果把‘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都从用兵技巧去理解，这些观点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从治军和用兵两个不同角度去理解，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既重视实力建设，又重视灵活运用的辩证的理论体系。”从治军的角度看是“胜可知而不可为”，因为“敌我双方实力的强弱是个客观存在，这个情况是可以了解掌握的，但是不可以一厢情愿地造成我强敌弱的形势”。从用兵角度看是“胜可为”，“因为实力的优势，并不等于是胜利的现实，指挥的艺术可以变虚为实，转弱为强，以弱胜强。这在《孙子》中多处有极其精辟的论述”。

【译文】

孙子说：过去擅长打仗的将帅，首先做到实力强大而不被敌人战胜，其次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不被敌人战胜的关键在于自己不犯错误，能够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敌人是否出错。所以擅长打仗的将帅，能做到不被敌人战胜，却不能使敌人必然被战胜。所以说，若我军实力强大，胜利是可以预知的，但若仅凭实力强大而敌人却无隙可乘，就不一定能战胜敌人。

不可胜者，守也(1)；可胜者，攻也(2)。守则不足，攻则有余(3)。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4)，故能自保而全胜也(5)。

【注释】

(1) 不可胜者，守也：曹操曰：“藏形也。”杜牧曰：“言未见敌人有可胜之形，己则藏形，为不可胜之备，以自守也。”

(2) 可胜者，攻也：张预曰：“知彼有可胜之理，则攻其心而取

之。”按，孙子提出了许多矛盾对立的概念，除了攻守之外，还有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专分等等。李泽厚说：“故兵家在战争中所采取的思维方式不只是单纯经验的归纳或单纯观念的演绎，而是以明确的主体活动和利害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体、不动情感的观察、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尽快舍弃许多次要的东西，避开烦琐的细部规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确地发现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从而在具体注意繁杂众多现象的同时，却要求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即抓住矛盾的思维方式来明确、迅速、直截了当地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以便做出抉择。所谓概括性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特征，便于迅速掌握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孙子兵法》中所列出的那许许多多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即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攻守、动静、虚实、劳佚、饥饱、众寡、勇怯，等等。把任何一种形势、情况和事物分成这样的对立项而突出地把握住它们，用以指导和谋划主体的活动（即决定作战方案如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替代的直观把握方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却非常有效的思维方式。在一般经验中，这种方式大都处在不自觉或隐蔽的状态中（如列维—斯特劳斯所分析的人类各民族神话所普遍具有的二分结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到处都自觉采用这种思维方式，不必要把任何对象都加以二分法的认识或处理。正因为这种矛盾思维方式是源于、产生于军事经验中，而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所以它们本身也就与世俗生活一直保持着具体内容的现实联系，具有极大的经验丰富性。像《孙子兵法》里举出的那许多矛盾的对立项，就是非常具体的和多样化的。与生活经验紧密相连，它们是生活斗争的经验性的概括，而不是语言辩论的思辨性的抽象。”

(3) 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汉简本作“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汉书·赵充国传》：“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后汉书·冯异传》：“夫攻者不足，守则有余。”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朱军说：“我以为两种论点都有一定道理，只是各自看问题或解决问题的角度不同。从战争经验看，如把两种论点绝对化，便都有不足之处。‘不足’与‘有余’似指数量而言。看部队的战斗力之强弱，不能单纯以数量多寡来表示，还有质量的优劣，必须全面考察。从战略角度看，担任守军的高级司令部，当它还没弄清敌人进攻的意图、进攻的方向、参战兵力之数量的情况下，它往往要全面衡量国防战略要地，可能受敌的方向和地域等问题。为了确保无失，而处处照顾、多处派兵设防，于是便陷于处处薄弱，总觉得兵力不足。而采取攻势之军，则专伺守方的空隙或薄弱部分，以较当面守军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攻者有余，守者不足。”“毛泽东同志精辟阐明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役战术上以十当一’的理论，是最好的说明。从战略上讲，这与‘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原理是一致的。但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来考察，假定敌对双方兵力相等，在守方以与对方实力相当的一个师，依托要地筑城坚守时，攻方欲克此要点，必须以四倍、五倍的兵力进攻，则数学方式将如下（A方为攻方，B方为守方）：设A方、B方兵数均为5，当攻击开始时5A: 1B，此时5B-1B＝4B。则B方仍有4个单位的兵力可以机动，这样就看出‘守则有余，攻则不足’的情形来。在实践中，当某军的兵力不足于对敌进攻时，则采取守势作战，以期利用地利和筑城之助，达到上述数学算式计算所示的目的，即期望取得‘守则有余’之利。”

(4)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曹操曰：“因山川、丘陵之固者，藏于九地之下；因天时之变者，动于九天之上。”梅尧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测。盖守备密，而攻取迅也。”李筌曰：“《天一遁甲经》云：‘九天之上可以陈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常以直符加时干，后一所临宫为九天，后二所临宫为九地。地者，静而

利藏；天者，运而利动。故魏武不明二遁，以九地为山川，九天为天时也。夫以天一、太一之遁幽微，知而用之，故全也。《经》云：‘知三避五，魁然独处；能知三五，横行天下。’以此法出，不拘诸咎，则其义也。”李零说：“后人多把‘九地’、‘九天’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层次结构。这种‘层次’说明白易懂，但是否为原意，值得推敲。在旧注中，还有一种看法很值得注意，即李筌注和陈皞注是以遁甲术中的‘九地’、‘九天’解释《孙子》中的‘九地’、‘九天’。这种看法一直为学者所忽略。”“‘九天’、‘九地’，就是古书常说的‘九天’、‘九野’，九天就是极言其高，九地是极言其下，它们都是平面九宫格，上下是镜面反射的关系。这种概念也见于遁甲式，是古代宇宙论的一种想象。”“《孙子·形》中的那段话虽不一定是讲遁甲术本身，但‘九地’、‘九天’二词是源自古代式法，并与遁甲术有一定关系，还是可以肯定的。”

(5)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张预曰：“守则固，是自保也；攻则取，是全胜也。”

【译文】

不能战胜敌人，就要采取防御；可以战胜敌人，就要采取进攻。采取防御是由于实力不足，采取进攻是由于实力强大。善于防御的人，将其实力隐蔽得如同藏于深不可测的地下；善于进攻的人，把其兵力调动得如同从云霄之上从天而降，所以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1)；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2)。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3)。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4)。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5)，故其战胜不忒(6)。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7)。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8)。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9)。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10)，故能为胜败之政(11)。

【注释】

(1)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意谓预见胜利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这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曹操曰：“当见未萌。”李筌曰：“知不出众知，非善也。韩信破赵，未餐而出井陉，曰：‘破赵会食。’时诸将呒然，佯应曰：‘喏。’乃背水阵。赵乘壁望见，皆大笑，言汉将不便兵也。乃破赵，食，斩成安君。此则众所不知也。”张预曰：“众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见，未形未萌也。”施子美曰：“太公曰：技与众同，非国工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何者？善制敌者，形于无形，见胜而不过众人之所知，此有形之可见也，何足以为善之善乎？”见，预见；或解释为显现，表现，实现。

(2) 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意谓通过争锋力战取得胜利，一般人都说好，这也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杜牧曰：“天下，犹上文言众也。言天下人皆称战胜者，故破军杀将者也；我之善者，阴谋潜运，攻必伐谋，胜敌之日，曾不血刃。”顾福棠曰：“未战而筹算胜者，潜运其智，专伐其谋，不杀一人而成大功，善之善者也。若出师而必至于战，即天下称之曰善战，老师竭财所伤多矣，故曰非善之善者。”

(3)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何氏曰：“此言众人之所见所闻，不足为异也。昔乌获举千钧之鼎为力，离朱百步睹纤芥之物为明，师旷听蚊行蚁步为聪也。兵之成形而见之，谁不能也？故胜于未形，乃为知兵矣。”赵本学曰：“盖人有可胜之形，必待事势败露之后，而后加兵杀戮甚众者，此其所遇之敌愚暗至甚，而我之兵力又足以困之。譬如举秋毫之轻，见日月之明，闻雷霆之震，人皆能之，何难之有必也。独得其情于至微之初，遂破其机于须臾之顷，为之至易，若不见其智勇之初，此乃智勇之大者，斯可谓之善战矣。”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的细毛，比喻微小的事物。多力，力气大。聪，听觉灵敏。

(4)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曹操曰：“原微易胜，攻其可胜，不攻其不可胜也。”何氏曰：“言敌人之谋，初有萌兆，我则潜运己能攻之，用力既少，制敌甚微，故曰‘易胜’也。”张预曰：“交锋接刃，而后能制敌者，是其胜难也；见微察隐，而破于未形者，是其胜易也。故善战者，常攻其易胜，而不攻其难胜也。”刘寅曰：“易胜者见微察隐，破于未形也。若交兵接刃，以力制敌，是难胜也。古人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而不胜于难胜耳。”

(5) 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曹操曰：“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何氏曰：“患销未形，人谁称智？不战而服人，谁言勇？汉之子房、唐之裴度能之。”刘寅曰：“故善战者之取胜也，无智名之可称，无勇功之可见，谓阴谋潜运，取胜于无形。故天下不称料敌制胜之智，众人不见搴旗斩将之功也。能见于未形，察于未萌，故百战百胜不差忒矣。战胜不差忒者，其所以制胜之道，在胜敌人有已败之形也。”朱军说：“在本段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即开头说的‘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这句话意指取得战争胜利应该超出众人之所知，或者说为众人所不知，只有才智过人才能取胜。但又说：‘古之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怎样理解这种矛盾的论点呢？现以唐代名将李愬夜袭蔡州的战例加以说明。公元817年，李愬攻克蔡州之后，还军文城。李愬的部将们问道：‘当初你败于郎山不忧，后在吴坊得胜而不占领它，这次孤军深入而又得胜，请告致胜之因。’李愬回答：‘郎山失利，可以促使敌人轻视我军，将会疏于戒备。在吴坊得胜，若占领吴坊，则吴坊之敌奔往蔡州，并力固守，难以攻克；我不占吴坊，敌必守之，正好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次乘风雪阴晦之夜，敌人疏于戒备，烽火不接，敌就未能发现我军已经突然到来；对本军说，孤军深入，士卒将人人奋战，促使我军战力倍增。……’从这个事例看，李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符合战争规律的，所以看不出他的‘智名、勇功’；但李愬拟定的这些计谋和措施的内在思维活动，并未被部将所认识到，这就是李愬

才智的过人之处。克劳塞维茨说：‘一个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并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但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惹人注目的、新发现的行动方式上，而是在整个战争的结局中看到他默默做出的假定是那么恰好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那么无比的协调。’克氏用后世的语言讲了孙武的论点。孙武与克劳塞维茨两人上下相隔两千多年，东西相距两万余里，竟有如此相同的论点，这说明孙武论点是科学的，是符合战争指导规律的。”

(6) 故其战胜不忒：张预曰：“力战而求胜，虽善者亦有败时；既见于未形，察于未成，则百战百胜，而无一差忒矣。”忒，失误，差错。

(7) 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曹操曰：“察敌必可败，不差忒也。”张预曰：“所以能胜而不差者，盖察知敌人有必可败之形，然后措兵以胜之云耳。”

(8)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张预曰：“审吾法令，明吾赏罚，便吾器用，养吾武勇，是立于不败之地也。我有节制，则彼将自衂，是不失敌之败也。”

(9)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杜牧曰：“《管子》曰：‘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道，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不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敌人之积，不能约也；不明敌人之将，不见先军；不明敌人之士，不见先阵。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士练卒击殴众白徒，故能百战百胜。’此则先胜而后求战之义也。卫公李靖曰：‘夫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对敌，方始趑趄，左顾右盼，计无所出，信任过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啗狼虎者乎？’此则先战而后求胜之义也。”赵本学曰：“先胜，先有胜人之本也。我有胜人之本而彼又有可败之形，然后求与之

战，此必胜也。既无所持于己又非有算于人，徒引兵轻合以图侥幸，此必败也。尉缭子曰：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非胜于此，则弗胜于彼矣。亦此意也。”

(10) 修道而保法：陶汉章说：“修道，指从各方面修治‘先为不可胜’之道，如政治、军事、自然各方面条件的准备等。《孙膑兵法·八阵》：‘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保法，指确保必胜的法度。”何守法曰：“‘道’、‘法’二字所包者广，乃用兵之本，敌之不可胜我者也。要虚虚说，犹云道理法度之谓。”

(11) 故能为胜败之政：汉简本作“故能为胜败正。”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释文及校注”曰：“能为胜败正，意谓能在胜败问题上成为最高的权威。《管子·水地》：‘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老子》：‘清净为天下正（马王堆帛书甲本‘为’上有‘可以’二字），‘正’字意义与此相同。疑后人误读‘胜败正’之‘正’为‘政’，又于‘政’上臆加‘之’字。”

【译文】

预见胜利时没有超过一般人的见识，这不算是高明中最高明的；通过争锋力战取得胜利，一般人都说好，这也不算高明中最高明的。所以一个人能举起秋毫不能说他力气大，能看见日月不能说他视力好，能听见雷霆之声不能说他听力好。古代所说的善于打仗的人，是在容易战胜敌人的情况下取胜的。所以善于打仗的人打了胜仗，既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功，所以他们能取得作战胜利，而不会有差错。之所以不会有差错，是因为他们的作战安排能够保证必胜，能够战胜已经陷于失败境地的敌人。善于打仗的人，首先要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后不失去任何一个击败敌人的机会。所以胜利的军队总是先具备战胜敌人的实力，而后才与敌人决战；失败的军队却总是先冒险与敌决战，而后期盼侥幸取胜。善于用兵的人，需研究兵家之道，确保必胜的法度，才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

兵法：一曰度(1)，二曰量(2)，三曰数(3)，四曰称(4)，五曰胜(5)。地生度(6)，度生量(7)，量生数(8)，数生称(9)，称生胜(10)。故胜兵若以镒称铢(11)，败兵若以铢称镒(12)。

【注释】

(1) 度：指度量土地面积。《汉书·律历志上》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贾林曰："度土地也。"

(2) 量：指计量物产收成。《汉书·律历志上》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贾林曰："量人力多少，仓廪虚实。"

(3) 数：指计算兵员多寡。《汉书·律历志上》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顺性命之理也。"《商君书·算地》曰："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贾林曰："算数也，以数推之，则众寡可知，虚实可见。"

(4) 称：指衡量实力状况。贾林曰："既知众寡，兼知彼我之德业轻重，才能之长短。"称，权衡，衡量。

(5) 胜：指预测胜负情状。曹操曰："胜败之政，用兵之法，当以此五事称量，知敌之情。"李零说："'胜'是双方兵力比较的结果。《计》篇讲'胜'，是以敌我双方的比较为基础，这里讲'胜'，也是以敌我兵力的比较为基础。两种比较，归宿相同，但角度不一样。这里强调的是战争动员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兵力的后面是国力。"

(6) 地生度：意谓一个国家的土地质量，决定了它的耕地面积的多少。曹操曰："因地形势而度之。"

(7) 度生量：意谓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决定了它的粮食收成的情况。

(8) 量生数：意谓一个国家的粮食收成，决定了它的兵员数量的多寡。

(9) 数生称：意谓一个国家的兵员数量，决定了它的实力的大

小。曹操曰：“称量己与敌孰愈也。”

(10) 称生胜：意谓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决定了它能否在战争中取胜。于汝波在《试论＜孙子兵法＞以“胜”为核心的战争理论体系》一文中说：“孙子认为，从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和土地质量可以测知其国力之强弱，由国力之强弱可以估计其兵员数量，由兵员数量可以判断敌我双方兵力之众寡，再从双方兵力之众寡中推断其在战争中的胜负。在当时生产方式单一的情况下，这种推断无疑是有科学根据的。这说明，孙子已经感知到国家经济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大小，坚持战争时间长短，深入敌国远近，以至战争的最后胜负，均以国家的经济能力为基础，因此他在《作战篇》、《形篇》中都对之进行了论述。”杨善群说：“上述的‘度’、‘量’、‘数’，就是指疆域的大小、物产的多少、人口的众寡。由这些而形成‘称’，即实力的强弱，从而决定战争的胜负。显然，在孙子看来，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粮食产量、人口数目、经济实力，在战争中起着直接作用。孙子的这一思想，也是从当时的历史实践中总结出来，又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春秋时期，列国数百，战事频繁，霸主更迭。而在这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能够左右局势而充当霸主的，就是齐、晋、秦、楚、吴，以及后来的越等大国。其中，北方的晋和南方的楚，在疆域广大、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盛方面，尤居于领先地位，因而左右局势和充当霸主的持续时间也最长。夹在大国中间的中小国家，如郑、宋、鲁等，对于大国的进攻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它们只有依附于一个大国才能生存下去。所以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左传·哀公七年》）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胜负是如此明显，它们之间竟是‘事’和‘保’的上下级关系。可知，孙武的度、量、数、称生胜的观点，在通常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李零说：“这里的五大指标，一是田数，二是粮数，三是兵数，四是比较，五是胜利。它们的关系是：田数出粮数，粮数出兵数，兵数生比较，比较定胜负。简单说，就是有多少粮食养多少兵，

谁兵多，谁就有胜算。兵、农是战争之本。”

(11) 胜兵若以镒称铢：意谓胜利军队的实力，较之于失败军队的实力，其优势之突出就像拿镒与铢比较一样。《汉书·律历志上》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镒，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李零说：“据出土战国衡器和计重铜器，一铢重约0.65克，与镒的重量之比为1：576，相当悬殊。”

(12) 败兵若以铢称镒：意谓失败军队的实力，较之于胜利军队的实力，其劣势之明显就像拿铢与镒比较一样。

【译文】

根据用兵之法，战前的物质准备要掌握以下五大指标：一是度量土地面积，二是计量物产收成，三是计算兵员多寡，四是衡量实力状况，五是预测胜负情状。一个国家的土地质量，决定了它的耕地面积的多少；一个国家的耕地面积，决定了它的粮食收成的情况；一个国家的粮食收成，决定了它的兵员数量的多寡；一个国家的兵员数量，决定了它的实力的大小；一个国家的实力大小，决定了它能否在战争中取胜。胜利军队的实力，较之于失败军队的实力，其优势之突出就像拿镒与铢比较一样；失败军队的实力，较之于胜利军队的实力，其劣势之明显就像拿铢与镒比较一样。

胜者之战民也(1)，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2)。

【注释】

(1) 胜者之战民也：胜者，汉简本作“称胜者”。战民，意即指挥士卒作战。民，即“人”，指士卒，军队。

(2) 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郭化若说：“形，简单地说就是有形的物质。《孙子》不把这种客观物质力量看成死的、静止的、孤立的。他在篇末用‘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这样形象思维来指明要把物质力量集中，并决开这积水，让它从八百丈陡谿上倾泻而下，这种迅猛的运动速度乘

积水的重量以加强其冲击的能量。把物质看成运动的物质，这在古代军事理论家中可算是难能可贵的。”江贻灿在《势义探微》一文中说：“军事领域里需要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概而言之，无非分为战争力量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运用两大类，《形篇》和《势篇》正是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两类问题的一般规律做了研究。研究了孙武有关形的积聚和势的运用艺术，也就等于领悟了《孙子兵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何谓形？形就是战争力量的外部形态，是交战双方力量对比的量度标志，诸如《孙子兵法》中提出的国主之道、将帅之能、天地之得、法令之行、兵众之强、士卒之练、赏罚之明等，构成了势赖以发挥的客观物质基础。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敌对双方力量的强弱（不论是现实的战斗力，抑或是潜在的战斗力）均依赖于各自在战争中所拥有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势必须以形为基础，并通过对形的运用来表现。”仞，古代高度单位，八尺为一仞，或曰七尺为一仞，还有五尺六寸或四尺等说。

【译文】

军事实力绝对优势的一方，其将领指挥士卒作战，其威慑力就像从八千尺高的山涧上决开积水一样无法抵挡，这就是“形”的含义。

势篇

【题解】

如果说孙子通过“形”这一范畴，探究的是军队实力建设的重大问题的话，那么通过“势”这一范畴，探究的则是在“形”的基础之上，如何合理调配、正确使用各种战争力量以取得胜利。张预曰：“兵势已成，然后任势以取胜，故次《形》。”钱基博曰：“势与形不同。形者，量敌而审己，筹之于未战之先。势者，因利而制权，决于临战之先。”也就是说，《势篇》之所以位列《形篇》之后，是因为“形”的建设主要是在战前，而“势”的运用则是在战时，两者大致分属前后有别的时空领域。

“形”和“势”堪称全书最为重要的两个范畴，对此，江贻灿在《势义探微》一文中有如下精辟阐释：“军事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林林总总，概而言之，无非分为战争力量的建设和战争力量的运用两大类，《形篇》和《势篇》正是从不同角度，分别对这两类问题的一般规律做了研究。把握了孙武有关形的积聚和势的运用艺术，也就等于领悟了《孙子兵法》中的核心理论问题。”关于战争力量准备的诸多范畴，诸如“道”、“财”、“将”、“兵”、“法”、“卒”、“天”、“地”、“分数”、“形名”等，以及关于战争力量运用的诸多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专分”、“久速”、“迂直”、“攻守”、“死生”等，均由“形”、“势”两个范畴所涵盖、所统帅。因此，抓住了这两个范畴，也就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核心问题，抓住了《孙子兵法》战争思考的灵魂。

在《势篇》的第一段，孙子分析了四个范畴——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在李零看来，“它们是分属于‘形’和‘势’两大类。‘分数’、‘形名’属于‘形’，‘奇正’、‘虚实’属于‘势’”。而本篇接下来探讨的，主要是“奇正”这一范畴。所谓奇正，原指阵法中的奇兵与正兵，后引申为特殊战术与常规战术，以及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法。孙子在第二段探讨了奇、正的变化多端与相互转化，指出“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深刻揭示了军事斗争方式方法的丰富无穷。

本篇第三段提出了“节”的概念，突出的是兵贵神速、出其不意的理念。篇末同《形篇》一样，也使用了一个譬喻句式：“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显示了正确实施了兵力部署和战法选择之后所形成的一往无前、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

值得深究的是，孙子在第四段，由“势”引申出“任势”的概念，并进而提出“择人而任势”的命题。“择”，即“释”，放弃的意思。“释人”，并非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放弃那些自以为是的谬见；而要实现“释人”，就需做到“任势”，即任用、依赖“势”。孙子在此凸显了“势”的左右并制约军事行动的客观性。此外，由于“势”的形成关乎战争力量的运用，而这必然牵动天、地、人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故而“势”的客观表现就具有无限宽广的外延，已有将整个宇宙世界隐含其中的意味。由“任势”所倡导的尊重客观军事态势，到《老子》所推衍的“法自然”思想，其间的思想演进线索是可以寻绎的。围绕着“势”这一范畴所作的探究，标志着《孙子兵法》的哲学思考达到了最高峰。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1)；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2)；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3)；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4)。

【注释】

(1)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曹操曰：“部曲为分，什伍为数。”张预曰：“统众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数，使不相乱，然后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为伍，五人为列，二列为火，五火为队，二队为官，二官为曲，二曲为部，二部为校，二校为裨，二裨为军。递相统属，各加训练，虽治百万之众，如治寡也。”郭化若说：“把军队按一定编制组织起来，并组织得好，那么管理和指挥众多的大军，也同管理指挥少数的军队一样容易了。”李零说：“此篇讲‘势’，不光就‘势’论‘势’，它还把‘势’放进‘形势’的总体概念中讲。它把‘形势’分解为四个

术语：‘分数’、‘形名’、‘奇正’、‘虚实’。这四个术语，层层递进，一环扣一环。我理解，它们是分属于‘形’、‘势’两大类。‘分数’、‘形名’属于‘形’，奇正’、‘虚实’属于‘势’。”分数，指军队的组织编制。

(2)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张预曰：“《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今用兵既众，相去必远，耳目之力，所不闻见。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却，听金鼓之号而行止，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故曰：‘此用众之法也。’”郭化若说：“具备了指挥通信工具并规定好指挥信号，用以指挥军队。这样，指挥大军同指挥小部队都一样，都能步调一致，听从指挥了。”形名，指旗帜、金鼓等军队通讯手段。

(3) 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李卫公问对》：“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尔。’”刘伯承说：“什么是正兵呢？大体上讲：按照通常的战术原则，以正规的作战方法进行战斗的，都可以叫做正兵。根据战场情况，运用计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打敌手措手不及，不是采取正规作战方法，而是采取奇妙的办法作战的，都可以称为奇兵。”郭化若说：“奇正一般包含以下意思：（一）在军队部署上担任警戒、守备的部队为正，集中机动的主力为奇；担任钳制的为正，担任突击的为奇。（二）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击为正，迂回侧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三）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特殊的作战方法为奇。”刘庆说：“奇正是《孙子》用兵论的核心范畴。《孙子·势篇》言：‘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作者对‘奇正’本身没有展开论述，结合后人注疏来看，正主要是指常规战法，奇主要是指特殊战法，而兵力部署、明攻暗袭等无不

与之有关，在攻守、进退等范畴中也可以体现出它的原则。”必，即使，一旦，汉简本作“毕”。王皙曰：“‘必’当作‘毕’，字误也。奇正还相生，故毕受敌而无败也。”奇正，原指阵法中的奇兵与正兵，后引申为特殊战术与常规战术，以及机动灵活、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法。

(4) 兵之所加，如以碫（xiá）投卵者，虚实是也：曹操曰：“以至实击至虚。”李筌曰：“碫实卵虚，以实击虚，其势易也。”碫，即磨刀石，此处指坚硬的石头。汉简本作“段”。段，即“碫”，与“碫”通。虚实，古代兵家重要术语，指军事力量强弱优劣的状况和利用这种状况的作战指导原则。刘庆说：“虚实是《孙子》知兵论中的核心范畴。《吴子·料敌》曰：‘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李卫公问对》曰：‘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可见古人对其地位早有定评。但关于其思想内涵，《孙子》书中并无明确界定。结合全书内容看，它表示了军事实力及其措置状况。如无者为虚，有者为实，空者为虚，坚者为实。故《孙子·势》言：‘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形名、动静、劳佚、饥饱、远近、害利、强弱、众寡等皆可视为它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的具体体现。《孙子》对虚实范畴的最大贡献在于揭示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关系，强调善战者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巧妙调动敌人，变实为虚，化虚为实，最后取得战争胜利。由此引申出来的‘避实击虚’战法，成为中国兵学中重要的制胜原则。”

【译文】

孙子说：凡是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一样容易的，那是因为组织编制的问题处理得好；凡是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容易的，那是因为通讯手段使用得好；凡是指挥三军，可使部队做到即使遭遇敌人攻击也不会失败的，那是因为奇正战术运用得好；军队进攻的效果，如同石头砸鸡蛋一样，那是因为虚实原则使用得当。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1]。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

不竭如江河[2]。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3]。声不过五[4]，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5]。色不过五[6]，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7]，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8]。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9]。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10]？

【注释】

(1)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曹操曰：“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张预曰：“两军相临，先以正兵与之合战，徐发奇兵或捣其旁、或击其后以胜之，若郑伯御燕师，以三军军其前，以潜军军其后是也。”郭化若说：“所谓‘以正合’即使用次要行动在正面钳制敌人，‘以奇胜’即集中主力从敌侧后寻其弱点，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也。”

(2) 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曹操曰：“自‘无穷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无穷也。”杜佑曰：“言应变出奇无穷竭。”朱军说：“美国人约翰·博伊德在1980年10月提出的一个叫‘OODA’周期的理论，指在作战指挥上的规律是‘观察——判断——决心——行动’，算作一个周期。即在战争中随时观察情况，把观察得到的情况进行判断，定下决心，付诸行动。博伊德认为周期中任一环节上出现新情况，便须再从观察开始。假设连续采取出敌意料的新措施，迫使对方始终或较长时间内停留在前三个环节的循环上，就是使敌人无法定出新决心，陷入犹豫、迟疑、惊慌混乱，最后使敌导致失败。这实质是对孙武要求的‘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之意，作了细微地科学分解。这就要求指导战争的指挥员们在平时就应摄取丰富的武装斗争的知识，战时才能依情况不停顿地思考并运用出奇的谋略。这种谋略的斗争是永不停顿的。”不竭如江河，汉简本作“无竭如河海”。

(3) “终而复始”四句：杜佑曰：“日月运行，入而复出；四时更王，兴而复废。言奇正变化，或若日月之进退，四时之盛衰

也。”

(4) 声不过五：《左传·昭公六年》：“章为五声。”杜预注曰：“宫、商、角、徵、羽。”五，指五声，即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节。

(5) 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李筌曰：“变入八音，奏乐之曲，不可尽听。”

(6) 色不过五：《左传·昭公六年》：“发为五色。”杜预注曰：“青、黄、赤、白、黑。”五，指五色，即青、黄、赤、白、黑五种色素。

(7) 味不过五：《左传·昭公六年》：“气为五味。”杜预注曰：“酸、咸、辛、苦、甘。”五，指五味，指酸、咸、辛、苦、甘五种味道。

(8)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张预曰：“引五声、五色、五味之变，以喻奇正相生之无穷。”

(9)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张预曰：“战阵之势，止于奇正一事而已；及其变而用之，则万途千辙，乌可穷尽？”郭化若说：“《孙子》用‘五声’、‘五色’、‘五味’的变化作比喻，要求善战者不但要善于出奇，而且要善于多变。这种用人们所日常见闻的声、色、味的调和变化，来形象说明奇正的变化无穷，是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战势，指兵力部署和作战方式。

(10)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李筌曰：“奇正相依而生，如环团圆，不可穷端倪也。”张预曰：“奇亦为正，正亦为奇，变化相生，若循环之无本末，谁能穷诘？”刘伯承说：“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吴如嵩认为：孙子的奇正理论，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奇正是普遍存在的作战方式。（2）奇正是发展变化的。（3）奇正是相互转化的。

【译文】

凡是作战，总是以正兵抵挡敌人，以奇兵取胜。因此，善于出奇制胜的将帅，其战法既像苍天大地一样无穷无尽，又像长江黄河一样奔流不息。结束了又重新开始，就像日月的出没；死亡了又重生，就像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声音不过五种音节，然而五声的变化却多得听不过来。颜色不过五种色素，然而五色的变化却多得看不过来。滋味不过五种味道，然而五味的变化却多得尝不过来。兵力部署与作战方式不过奇与正两种，然而奇与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与正的相互转化，就像圆环一样无始无终，谁能够穷尽它呢？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1)；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2)。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3)。势如彍弩，节如发机(4)。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5)。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6)。治乱，数也(7)；勇怯，势也(8)；强弱，形也(9)。

【注释】

(1)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杜佑曰：“言水性柔弱，石性刚重，至于漂转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势。”李零说：“水是自然力，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它的冲击力是借助‘势’。‘势’是什么？是地势的高下落差。一是借助山势的坡度，从山顶往山下冲，二是借助河床的落差，从上游往下冲。作者以激水漂石比喻‘势’，道理在这里。”郭化若说：“这里用水这一物质，在迅猛奔流的运动中产生的冲力和能量能冲走石头作比喻，说明‘势’的含义。即指挥军队作战行动迅猛有力，就能加大对敌的优势而易于取胜。”陈宇说：“‘势’是中国古代军事学上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概念。何为势呢？当前军事理论界众说纷纭，大致有‘力量’、‘能量’、‘态势’、‘形势’、‘位势’、‘位能’、‘势能’、‘气势’、‘优势’等解释。在《孙子兵法》全书中，共有16次用‘势’字。其中《虚实篇》1次，《始计篇》、

《地形篇》各2次，《兵势篇》11次。”“孙武在本篇中所说的‘势’，不管是指形势、态势、位势，还是气势、优势，其基本含义都落脚到一种‘力’。从现代物理学的角度讲，这种‘力’是‘动能’，又是‘重力势能’。在战争中，主要是指军事力量的优化集中、妥善运用和充分指挥，表现为战场上有利的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激水，湍急的流水。疾，快，急速，迅猛。漂石，指湍急的流水使河床上的石头漂浮起来。

(2) 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杜佑曰：“发起讨敌，如鹰鹯之攫撮也，必能挫折禽兽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节也。王子曰：‘鹰隼一击，百鸟无以争其势；猛虎一奋，万兽无以争其威。’”张预曰：“鹰鹯之擒鸟雀，必节量远近，伺候审而后击，故能折物。尉缭子曰：‘便吾器用，养吾武勇，发之如鸟击。’李靖曰：‘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皆言待之而后发也。”李零说：“鹰、隼是活物，可以控制高度，控制速度，控制目标，控制节奏。‘节’是什么？就是出击的时机和节奏。”鸷鸟，指鹰、雕、鹫之类凶猛的禽鸟。毁折，指猛禽捕捉擒杀弱小的鸟雀。节，郭化若说：“节，即距离。这里指接敌运动距敌愈近，则发起冲击时愈能迅速而突然。这就是‘节’的含义。”

(3) 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郭化若说：“《孙子》出奇造势的中心命题就是这里所说的‘势险’和‘节短’。兵贵神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隐蔽地接近敌人到最短距离，突然地猛烈攻击敌人。这种战术原则，至今仍可资借鉴。”

(4) 势如彍（guō）弩，节如发机：何氏曰：“此言击战得形，便如张弩发机，势宜疾速，仍利于便近，不得追击过差也。故太公曰：‘击如发机者，所以破精微也。’”朱军说：“以‘势如彍弩，节如发机’来比喻战时部队集中，人人逞勇，个个欲战的待动状况，只待一声令下，便能发动。在这时刻，即指挥员采取决心、下达命令的节骨眼的关键时刻，其节是很短的，决心的节，只存于方寸之间。本段用两个比喻说明在战争中既要运用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又要做到机动迅猛，才能发

挥威力；既要近战，又要有节制地运用兵力，即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不远不近，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如果不懂制约，力就会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退。其次，还说明战时用兵‘势险’、‘节短’之意，表示指挥员的决心既要正确又能及时，始能不误战机。”弩，指拉满的弓弩。弩，意即把弓弩拉满。弩，用机括发箭的弓。

(5) “纷纷纭纭”四句：意谓看起来混乱不堪，但在混乱中作战却能做到章法有序；看起来形势不明，错综复杂，却能做到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而不被敌人打败。杜牧曰：“此言阵法也。《风后握奇文》曰：‘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音机，或总称之。先出游军定两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陈数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将握之不动，以制四面八陈，而取准则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向，背背相承也。《周礼》：‘蒐苗狝狩，车骤徒趋，及表乃止；进退疾徐，疏密之节，一如战陈。’表，乃旗也。旗者，盖与民期于下也。《握奇文》曰：‘先出游军定两端。’盖游军执本方旗，先定地界，然后军士赴之，兵于旗下，乃出奇正，变为陈也。《周礼》：‘蒐苗狝狩，车骤徒趋，及表乃止’，此则八陈遗制。《握奇》之文，止此而已；其余之词，乃后之作者增加之，以重难其事耳。夫五兵之利，无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五兵同致，天独有弧矢星。圣人独言弧矢能威天下，不言他兵，何也？盖战法利于弧矢者，非得陈不见其利。”张预曰：“此八陈法也。昔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井’字之形，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闲地，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纭聚散，斗虽乱而法不乱；混沌交错，形虽圆而势不散。所谓分而成八，复而为一也。后世武侯之方陈，李靖之‘六花’，唐太宗之破陈乐舞，皆其遗制也。”赵本学曰：“纷纭，杂乱之貌，浑沌，无分别之意。言酣战之时纷纷纭纭斗虽若乱，其实步伍素分，号令素定，自有整齐者在，不可得而乱之也；浑浑沌沌形虽若圆，其实奇正有方，分合有度，自有疏畅者

寓，不可得而败之也。”李零说：“前人都说，这是讲阵形。一点不错。看足球，我们也有这种体会，什么四三三、四四二、三五二、五三二，都是乱中自有章法。‘斗乱而不可乱’、‘形圆而不可败’，不是行家看不出来。大家看到的，全是‘纷纷纭纭’、‘混混沌沌’。”朱军说：“在战争进行中，参战的兵种、人员、兵器众多，协同又有按时间、按地点进行的，稍错一步便会混乱；而前方、后方，消耗与补给，左右友邻等情况以及战场情况，都是瞬息万变，从外表去看，确是情况混乱，但是不能乱。靠什么？靠的是主官的冷静沉着，机断指挥；靠的是战前周密计划，通联无阻；靠的是各级指挥官坚决按照计划进行作战，情况有变时又能及时报告，适时按上级命令行动。”形圆，指摆成三角形、正方形、六角形和圆形等阵形，能做到首尾连贯，部署周密，应敌自如。

(6)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意谓示敌混乱，实则组织严整；示敌怯懦，实则英勇无畏；示敌弱小，实则实力强大。曹操曰：“皆毁形匿情也。”张预曰：“能示敌以纷乱，必己之治也；能示敌以懦怯，必己之勇也；能示敌以羸弱，必己之强也。皆匿形以误敌人。”另一种解释，是说乱从治中转化而来，怯从勇中转化而来，弱从强中转化而来，故而在治、勇、强时不要松懈，避免向各自的对立面转化。此说亦通。朱军说：“两种解释都可从战史上找出例证。如战国时越之灭吴，是由于吴王夫差自以为强于天下；秦之灭亡，在于秦始皇灭六国后自以为可以长治久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之称雄于西太平洋和东亚，不数年而失败，也是由强向弱的方向转化。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曾讲到中日两军在战争中强弱各将向其对立面转化的道理。至于示形就更不乏战例。唐朝叛将崔乾佑与唐将哥舒翰战于潼关，崔乾佑实藏精兵于险要之地，而显示出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前或后。唐将哥舒翰本来对此情况有惑疑，但朝廷命令进军。战斗开始，崔军似欲退逃，实际上却是挥精兵大力奋战，唐军大败，哥舒翰被

俘。”冯友兰说：“孙武初步认识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不断变化中；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动的。战争也是如此，而且其变化比其他现象更为迅速剧烈。他指出：在自然界，‘四时无常胜，五行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军争篇》），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对立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一切转化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进行的。孙武注重主动地创造条件，使战争中的变化向与自己有利的方向进行。”

(7) 治乱，数也：陈启天曰：“军队之或治或乱，因分数而定；或勇或怯，因战势而异；或强或弱，因军形而显。凡此，皆人人所知之一般原则。伪乱、伪怯、伪弱者，不过活用此原则，以出奇误敌云尔。”郭化若说：“可解释为治和乱是属于组织纪律的事。也就是警告人们：严整的队伍，约束不严就会产生混乱。”数，即分数，军队的组织编制。

(8) 勇怯，势也：意谓勇敢或怯弱的军人士气，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这两种精神状态或是军队实际固有的，或是伪装出来的。张预曰：“实勇而伪示以怯，因其势也。魏将庞涓攻韩，齐将田忌救之。孙膑谓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使齐军入魏地，日减其灶。’涓闻之大喜，曰：‘吾素知齐怯。’乃倍日并行逐之，遂败于马陵。”李零说：“勇怯取决战势，即人为的态势和作战环境。”

(9) 强弱，形也：意谓强大或弱小的战斗力量取决于军队的形，即实力。这两种战斗力量，或是军队固有的，或是伪装出来的。杜牧曰：“以强为弱，须示其形，匈奴冒顿示娄敬以羸老是也。”李零说：“强弱取决兵形，即双方的实力。”

【译文】

湍急的河水快速流动，产生的作用力使河床上的石头漂浮起来所形成的态势，这就是“势”的含义；猛禽在较短距离内突然加速发起进

攻，捕获到了猎物，这就是“节”的含义。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有力的，向敌人发起进攻的距离是较短的。势就像弓弩拉满后的状态，节就像在较短距离内瞄准敌人触发弩机。战场上看起来混乱不堪，但在混乱中作战却能做到章法有序；战场上看起来形势不明，错综复杂，却能做到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而不被敌人打败。示敌混乱，实则组织严整；示敌怯懦，实则英勇无畏；示敌弱小，实则实力强大。严整或混乱的军队管理，取决于它的组织编制水平；勇敢或怯弱的军人士气，取决于战场上的态势；强大或弱小的战斗力量，取决于军队的实力。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1)；予之，敌必取之(2)。以利动之，以卒待之(3)。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4)。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5)。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6)。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7)。

【注释】

(1)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杜牧曰：“言我强敌弱，则示以羸形，动之使来；我弱敌强，则示之以强形，动之使去。敌之动作，皆须从我。孙膑曰：‘齐国号怯，三晋轻之。令入魏境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魏庞涓逐之，曰：‘齐虏何怯也！入吾境土，亡者太半。’因急追之。至马陵，道狭，膑乃斫木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伏弩于侧，令曰：‘见火始发。’涓至，钻燧读之；万弩齐发，庞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动庞涓，遂来从我而杀之也。隋炀帝于雁门为突厥始毕可汗所围，太宗应募救援，隶将军云定兴营。将行，谓定兴曰：‘必多赍旗鼓，以设疑兵。且始毕可汉敢围天子，必以我仓卒无援；我张吾军容，令数十里，昼则旌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以为救兵云集，睹尘而遁。不然，彼众我寡，不能久矣。’定兴从之，师次崞县，始毕遁去。此乃我弱敌强，示之以强，动之令去。故敌之来去，一皆从我

之形也。”陈启天曰：“常人既依分数判断治乱，依战势判断勇怯，依军形判断强弱。故善于诱敌者，伪为治乱、勇怯、强弱之情状，使敌误中其计，是谓形之，敌必从之。形之犹言示之，谓我示敌以治乱、勇怯、强弱之情状，使敌因之行动，而不知其有诈也。”郭化若说：“这里的‘形’字是作动词用，但与《形篇》的‘形’字略有不同，而是把我方佯动的假象故意暴露给敌人看，使敌人信以为真，发生错觉而听从我之调动。”从，信从。

(2) 予之，敌必取之：曹操曰：“以利诱敌，敌远离其垒，而以便势击其空虚孤特也。”杜牧曰：“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绍于是渡河追公。公营南阪，下马解鞍。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也，安可去之？’绍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后继至，或分趋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人，遂大破之，斩文丑。”陈启天曰：“凡军莫不因利而动，因此我可饵敌以小利，使敌争趋之，是谓予之，敌必取之。”

(3) 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曹操曰：“以利动敌也。”何氏曰：“敌贪我利，则失行列；利既能动，则以所待之卒击之，无不胜也。如曹公西征马超，与超夹关为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夜渡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自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公放牛马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得渡，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距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奋击，破之。十六国南凉秃发傉檀守姑臧，后秦姚兴遣将姚弼等至于城下，傉檀驱牛羊于野，弼众采掠；傉檀分兵击，大破之。后魏末，大将广阳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谨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三万余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谨曰：‘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乜列河等归附，必来邀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乜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

掠，然后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邀击，破乜列河于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得乜列河之众。”卒，士卒；一说同“猝”，突然，仓促。

(4) “故善战者”四句：裘锡圭在《说“择人而任势”》一文中说：“‘择人而任势’当读为‘释人而任势’，‘释’训为‘舍’，正与‘任’字之义相反。‘释人’承‘不责于人’而言，‘任势’承‘求之于势’而言。善战者能造成态势而使人不得不为用，而不必在此以外另有所责求于人。这就是所谓‘释人而任势’。《势篇》下文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说明这个道理的。唐以来《孙子》注家多以选择之意说此文‘释’字，如李筌曰‘得势而战，人怯者能勇，故能择其所能任之’，杜牧曰‘言善战者先料其势；然后量人之材，随短长以任之，不责成于不材者也’，陈暭曰‘善战者……苟不获已而用人，即须择而任之’，张预曰‘任人之法，使贪使愚，使智使勇，各任自然之势，不责人之所不能，故随材大小择而任之’。上引各家皆因不明假借而致误。《史记·货殖列传》：‘（范蠡）乃致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这段文字完全从《孙子·势》蜕化而出，意谓范蠡经商，与天时变化相配合以获利，而不另有所责求于人，‘择人’也应该读为‘释人’。《史记索隐》解释上引数句说：‘按谓择人而与，人不负之，故云不责于人也。’亦误以选择之意说此文‘择’字。”择，即“释”，放弃。责，求。任，用，凭借，依靠。

(5)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曹操曰：“任自然势也。”李筌曰：“任势御众，当如此也。”刘寅曰：“任势者，其与人战也，如转木石同。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则静，置之危地则动，方正则止，圆斜则行，皆自然之势也。故兵士甚陷则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亦自然之势耳。”

(6) “木石之性”五句：梅尧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势动，难以力移；三军，至众也，可以势战，不可以力使，自然之

道也。”张预曰：“木石之性，置之安地则静，置之危地则动，方正则止，圆斜则行，自然之势也。三军之众，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亦自然之道。”安，指将木石平放。危，指将木石倾斜着放置。

(7)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杜牧曰：“转石于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战人有百胜之勇，强弱一贯者，在势不在人也。杜公元凯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能并强齐，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自解，无复著手，此势也。势不可失。’乃东下建邺，终灭吴。此篇大抵言兵贵任势，以险迅疾速为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钱基博曰：“势者，因利制权，而欲以出敌之不意，攻敌之无备，必毁形匿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使敌人之不我虞，而后我可择人任势以攻敌之无备。则以我之节短势险，而攻敌之不虞，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胜之易易耳。”郭化若说：“前一篇孙子讲的‘形’，实质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运动中的物质’，本篇所讲的‘势’，实质上就是‘物质的运动’。”法国学者魏立德在《关于＜孙子＞兵法中的数理逻辑》一文中说：“《孙子兵法》采用了两个重要概念，一是‘形’，一是‘势’。‘形’在古代著作中指一切可以看得见的物体。一支军队的‘形’包括它的可以看得见的各种因素：人员的数量，兵力的配置、武器装备的数量等等。‘势’是一种比较微妙、更为抽象的概念。一支军队的‘势’包括它在交战中所处的态势，部队的士气，各种战斗队形的变换，以及一切构成军队潜力的因素。在《孙膑兵法·势备》中，‘势’被比作弓或弩：‘发于肩膺之间，杀人百步之外，不识其所道至。’可以认为，凡战争中与‘诡道’有关的东西，皆出于‘势’。如果说，‘形’可以用固定数据来计算，‘势’则只能用对变化着的数据所作出的估计来计算。”江贻灿在《势义探微》一文中说：“在一定时空中，凭借形的客观物质基础，通过正确的主观指导和发挥能动作用，人、事、物等构成形的要素方才转化成势。显然，势就是战争力量的合理积聚和正确运用之后所造成的主动地位，以及在积

聚和运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强大冲击力。”刘庆说：“《孙子兵法》兵学范畴中的最高范畴是势。”“势是中国古代关于军事实力的表现、使用和发挥的重要兵学范畴。它的基本含义是力，唯这个力不是静止的，而是要在运动中获取最大的能量，发挥最大的效力，如同《孙子兵法·势篇》中所描绘的‘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势在不同的军事领域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军队编组上表现为分数，在阵式队形上表现为形名，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为奇正，在军事实力上表现为虚实。对势的把握和运用是将帅作战指挥艺术的重要一环，将帅只有懂得识势、造势、任势，使己方在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最终因势利导去战胜敌人。”

【译文】

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敌人必定信从；给敌人一点好处，敌人必定接受而将空虚薄弱之处暴露出来。用利益调动敌人，以士卒守候敌人。所以善于作战的将帅，总是只求于势，而不求于人，所以能放弃人而依靠势。依靠势的将帅，他们指挥士卒作战，就像转动木头和石头。木头和石头的特性，平放就静止不动，倾斜着放就会滚动，方形的会保持静止的形态，圆形的就会滚动行进。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所造成的态势，就像转动圆石，让它从八千尺的高山上滚下来一样，这就是势的含义。

虚实篇

【题解】

“势”是《孙子兵法》全书最重要的一大范畴，“奇正”与“虚实”等均为其所统领。《势篇》已探究了“奇正”的内涵，此篇则全力揭示“虚实”的意蕴，故以“虚实”二字命题。张预曰：“《形篇》言攻守，《势篇》说奇正。善用兵者，先知攻守两齐之法，然后知奇正；先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知虚实。盖奇正自攻守而用，虚实由奇正而见。故次《势》。”分别概括了《形篇》、《势篇》、《虚实篇》论述的重心，揭示了孙子依次编撰上述各篇的内在理路。综合孙子本篇所论，所谓“虚实”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强弱优劣状况，以及针对这种状况而巧妙创造战机的作战方法与指导原则。深谙兵家三昧的唐太宗对本篇推崇备至，称颂道：“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矣。”（《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军事将领若想取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就必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孙子在本篇第一段即对此作了精辟的揭示——“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这是使用“虚实”、“奇正”之术所欲达到的最佳状态，即李靖所谓“（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同上）。毛泽东在论及军队的主动权时指出：“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阵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打败的危险。”（《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堪称是对孙子“致人而不致于人”理论的最佳诠释。

孙子围绕“虚实”这一范畴在本篇展开的论述，均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为目的。为了充分拥有战场上的主动地位，孙子提出了“避实而击虚”的著名原则。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敌情，准确判断敌人的兵力部署，查明何处为“虚”、何处为“实”，一拳击中软肋，使敌无力招架。在摸清敌情的同时，也要善于隐蔽我方实情，做到“形人而我无

形”，以高明的伪装，迷惑、欺骗敌人，这样敌人才更容易暴露出弱点。

敌、我双方的“虚”与“实”，在孙子看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想方设法使敌人由有利转向不利，由强大转向虚弱，由主动转向被动，然后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当敌众我寡时，“我专而敌分”可谓扭转我军不利态势的良方。“我专为一，敌分为十”，集中优势兵力，打击部分敌人，进而各个击破，彻底歼敌。

军事斗争形态多样，奥妙无穷。孙子在本篇深有感触道：“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此处的“微乎”、“神乎”与《老子》的“惚兮恍兮”，此处的“无形”、“无声”与《老子》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绝不仅仅是表述上的偶然相近，而是在感受并揭示客观规律的复杂性上英雄所见略同，有着精神旨趣上一脉相承的关联。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1)，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2)。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3)。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4)；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5)。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6)。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7)。

【注释】

(1)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贾林曰：“先处形胜之地以待敌者，则有备豫，士马闲逸。”佚，安逸，闲逸。

(2) 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贾林曰：“敌处便利，我则不往，引兵别据，示不敌其军；敌谓我无谋，必来攻袭。如此，则反令敌倦，而我不劳。”朱军说：“‘先处战地’和‘后处战地’的佚劳问题，孙武讲的是一般规律。如1905年日俄海军对马海

战，日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率舰队在本土以待俄国第二分舰队，便是典型战例。但也有特殊情况。作者亲自参加过的1937年7月‘七七事变’中的南苑作战，当卢沟桥炮声响后，29军驻南苑的军队便投入紧急备战，掘阔围子外壕，加固营苑寨围；并在南营市街外缘挖筑野战工事，部队的精神体力极度疲惫。到7月28日在日军飞机、大炮的轰击下，战4小时，部队突围去固安。29军先占阵地并未见其佚，日军进攻也未见得就劳。这是攻守优劣之势不同，主动权操于日军之手所形成的。这种特殊情况的教训值得记取，而且劳并不是决定胜败的唯一因素。公元263年邓艾攻蜀之战，自阴平起，在没有人走过的700余里地段上，凿山通路，造成阁桥，粮运中断，极为困窘。遇绝崖，邓艾身裹毛毯率先滚下去，将士攀树缘崖而下，直取江油城；蜀将马邈降。邓艾趋战可以说极劳，但劳能制胜。他能胜的原因，是邓艾以优势、攻击、主动、有准备地对马邈的劣势、防守、被动、无准备。可见以有备攻无备者胜，是一个基本规律。”趋战，指敌人急行军之后仓促应战。趋，快走。

(3) 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杜牧曰：“致令敌来就我，我当蓄力待之，不就敌人，恐我劳也。后汉张步将费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耿弇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坑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弇欲攻巨里，谋来救之。弇乃严令军中趋修攻具，宣勒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弇期告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弇喜谓诸将曰：‘吾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冈阪，乘高大破之，遂临阵斩费邑。”郭化若说：“《孙子》讲的‘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争取主动，摆脱被动；是军事上普遍性的规律。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致人’？怎样才能‘不致于人’？这同将帅的能否多谋善断有极大关系。《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也说：‘《孙子》千章万句，无外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就是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也就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这是指导战争的主要原则之一。”吴如嵩说：“这是关于

战争中争取主动权的最古老的表述。自此之后，许多兵学家都十分重视这一命题，例如，《尉缭子·战威》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鬼谷子·谋》说：‘事贵制人而不贵见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人者，失命也。’唐太宗指出：古代兵法千章万句，最重要的莫过于‘致人而不致于人’（《李卫公问对》）。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受制于敌，结果就只能是失败。”致人，指调动敌人。

(4)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意谓能使敌人按照我方意愿自动到达战区，这是因为敌人受到了利益的诱惑。曹操曰：“诱之以利也。”张预曰：“所以能致敌之来者，诱之以利耳。李牧佯北以致匈奴，杨素毁车以诱突厥是也。”刘邦骥曰：“（此句至‘可使无斗’）论虚虚实实之种种方法，均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为要诀，无一而非诡道也。能使敌人自至者，诱之以利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以害形之，敌患而不至也。”

(5) 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意谓能使敌人按照我方意愿无法到达战区，这是因为敌人担心会有祸害。曹操曰：“出其所必趋，攻其所必救。”张预曰：“所以能令敌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顾爱耳。孙膑直走大梁，而解邯郸之围是也。”

(6) 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李零说：“主动和被动，是不平衡关系。只有打破平衡，才有我方的主动和敌方的被动。‘出奇制胜’的‘奇’就是制造差异，打破平衡。银雀山汉简《奇正》篇说：‘同不足以相胜也，故以异为奇。是以静为动奇，佚为劳奇，饱为饥奇，治为乱奇，众为寡奇。’这里说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就是靠打破平衡，变被动为主动，使整个形势倒转。主动和被动，平衡和不平衡，除力量对比，还有心理较量。你比敌人高明，高明在什么地方？关键在出人意料。你能想到，敌人想不到，这点最重要。出人意料才能打破平衡，让形势朝有利于我的方向逆转。《计篇》叫‘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7)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意谓向敌人急行军也无法到达的地方行进，快速到达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趋，快走。按，汉简本“不”作“必”，无“趋其所不意”一句；《太平御览》引文“不”亦作“必”，亦无“趋其所不意”一句。然从文意看，仍应作“不”。郭化若说：“无论从文意或从军事上看，这段话分明是讲乘虚而入。既要‘出其所不趋’又要‘趋其所不意’，这样才能‘行千里而不劳’，‘行于无人之地也’。如作‘必趋’，则如何能‘行于无人之地’？”

【译文】

孙子说：凡是先到达作战地区而等待敌人的就会安逸，后到达作战地区而仓促应战的就会疲惫。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能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能使敌人按照我方意愿而自动到达战区，这是因为敌人受到了利益的诱惑；能使敌人按照我方意愿而无法到达战区，这是因为敌人担心会有祸害。所以敌人安逸，能使它疲劳；敌人饱食，能使它饥饿；敌人安静，能使它骚动。向敌人急行军也无法到达的地方行进，快速到达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1)；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2)。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3)。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4)。微乎微乎，至于无形(5)；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6)。

【注释】

(1) 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曹操曰：“出空击虚，避其所守，击其不意。”杜牧曰：“梁元帝时，西蜀称帝，率兵东下，将攻元帝。西魏大将周文帝曰：‘平蜀制梁，在兹一举。’诸将多有异同。文帝谓将军尉迟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公。然计将安出？’迥曰：‘蜀与中国隔绝百余年矣，恃其山川险阻，不虞我师之至，宜以精甲锐骑星夜奔袭之。平路则倍道兼行，险途则缓兵渐进。出其不意，冲其腹心，必向风不守。’竟以平蜀。言不劳者，空虚之地，无敌人之虞，

行止在我，故不劳也。”

(2)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杜牧曰：“警其东，击其西；诱其前，袭其后。后汉张步都剧，使弟蓝守西安，又令别将守临淄，去临淄四十里，耿弇引军营其间。弇视西安城小而坚，蓝兵又精；临淄名虽大，其实易攻。弇令军吏治攻具，后五日攻西安，纵生口令归。蓝闻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弇勒诸将蓐食，及明，至临淄城下。诸军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闻吾欲攻，日夜为备；临淄出其不意，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势孤。所谓击一得两。’尽如其策。后汉末，朱隽击黄巾贼帅韩忠于苑。隽作长围，起土山，以临其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郭化若说：“《计篇》说过‘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本篇又指出‘攻其所不守’。《管子》指出：‘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都是避实击虚的战略指导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

(3) 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按，《太平御览》“不”作“必”，两字之差，使句意迥异。从文意看，作“不”似更妥帖。杜牧曰：“不攻尚守，何况其所攻乎？汉太尉周亚夫击七国于昌邑也，贼奔壁东南陬，亚夫使备其西北。俄而贼精卒攻西北，不得入，因遁走，追破之。”张预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使敌人莫之能测；莫之能测，则吾之所守者，乃敌之所不攻也。周亚夫击东南而备西北，亦是其一端也。”郭化若说：“我军防守而一定能巩固，是因为守的是敌军所不攻或无力攻下的地方。”

(4) “故善攻者”四句：曹操曰：“情不泄也。”杜牧曰：“攻取备御之情不泄也。”张预曰：“夫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所谓不足者，非力弱也，盖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也；所谓有余者，非力强也，盖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也。情不外泄，积乎攻守者也。”赵本学曰：“夫守与攻皆出敌人意料之外，所以然者，

我能知彼之虚实，彼不知我之虚实也。知彼之虚实者，以形而形之，使彼莫能知我之虚实者，亦以形而误之耳。惟善于为形，则敌人之攻守皆听于我矣。”陈启天曰：“善攻者，善守者，谓善于运用虚实之法，以为攻守之计者。善于运用虚实以攻敌者，常能审知敌之虚实，避实击虚，故敌不知其所守也。善于运用虚实以自守者，常能虚虚实实，使敌无由知我之虚实，故敌不知其所攻也。”郭化若指出，前两句是说善于进攻的军队能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突然进攻敌人的弱点，使敌人措手不及，不知如何防御；后两句是说善于防御的军队能善于配备设防，高垒深沟，使敌人不知如何进攻。

(5)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刘庆说：“诱使敌人暴露形迹而我却不露形迹。它是《孙子兵法》诡道用兵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也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环节。该书认为欲达成这一目的应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第一，隐蔽企图。君主将帅在进行战略决策时，要防止泄露己方战略意图，‘夷关折符，无通其使’（《九地篇》），令隐藏很深的间谍了解不到己方机密，聪明的敌军将帅也猜不透己方计谋。甚至在具体行动前，连自己的部属也应当‘无知’、‘无识’。第二，以积极的佯动和巧妙的伪装迷惑敌人。如‘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计篇》）的隐真示假方法；‘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神出鬼没的行动原则等，从而使敌人处于‘不知其所守’、‘不知其所攻’（《虚实篇》）的被动局面。第三，用各种方法让敌人的实力、部署和企图充分暴露出来，为我军‘因敌制胜’创造条件。具体方法则有用间获取敌方情报，认真分析敌人计谋优劣，以佯动来暴露敌人活动规律，以实地侦察来掌握地形地貌，以小规模交锋来探察敌人虚实强弱等。做到上述各项，就可以使敌人暴露无遗，而我们亦由此达到‘无形’、‘无声’的境界，充分保持军事行动的自由权，‘进而不可御’、‘退而不可追’，成为‘敌之司命’。在‘形人’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的同时，己方适时将兵力集中起来，击敌薄弱、要害之处，‘以我之专，击彼之

散’（张预注《孙子》），达成兵家将帅梦寐以求的战场效果。”

(6)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李筌曰：“言二遁用兵之奇正，攻守微妙，不可形于言说也。微妙神乎，敌之死生，悬形于我，故曰‘司命’。”何氏曰：“武论虚实之法，至于神微，而后见成功之极也。吾之实，使敌视之为虚；吾之虚，使敌视之为实。敌之实，吾能使之为虚；敌之虚，吾能知其非实。盖敌不识吾虚实，而吾能审敌之虚实也。吾欲攻敌也，知彼所守者为实，而所不守者为虚，吾将避其坚而攻其脆，批其亢而捣其虚。敌欲攻我也，知彼所攻者为不急，而所不攻者为要。吾将示敌之虚，而斗吾之实。彼示形在东，而吾设备于西。是故，吾之攻也，彼不知其所当守；吾之守也，敌不料其所当攻。攻守之变，出于虚实之法。或藏九地之下，以喻吾之守；或动九天之上，以比吾之攻。灭迹而不可见，韬声而不可闻。若从地出天下，倏出间入，星耀鬼行，入乎无间之域，旋乎九泉之渊。微之微者，神之神者，至于天下之明目不能窥其形之微，天下之聪耳不能听其声之神。有形者至于无形，有声者至于无声。非无形也，敌人不能窥也；非无声也，敌人不能听也，虚实之变极也。善学兵者，通于虚实之变，遂可以入于神微之奥；不善者，案然寻微穷神，而泥其用兵之迹，不能泯其形声，而至于闻见者，是不知神微之妙固在虚实之变也。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安得无形无声哉？但敌人不能窥听耳。”张预曰：“攻守之术，微妙神密，至于无形之可睹，无声之可闻，故敌人死生之命，皆主于我也。”司命，命运主宰者。

【译文】

部队行军千里而不劳累，是因为行进在敌人空虚薄弱的地区；进攻而必能取胜，是因为进攻的是敌人没有防守的地方。防守而必能巩固，是因为防守的是敌人无力攻下的地方。所以善于进攻的军队，敌人不了解它该如何防守；善于防守的军队，敌人不知该如何进攻。微妙啊微妙，到了看不出任何形迹的地步；神秘啊神秘，到了听不见任

何声响的境地，所以能够成为敌人命运的主宰。

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1]。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2]；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3]，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4]。

【注释】

(1) “进而不可御者”四句：曹操曰：“卒往进攻其虚懈，退又疾也。”张预曰：“对垒相持之际，见彼之虚隙，则急进而捣之，敌岂能御我也？获利而退，则速还壁以自守，敌岂能追我也？兵之情主速，风来电往，敌不能制。”御，抵御。冲，冲击，袭击。速，迅速。汉简本、《太平御览》卷三一七“速”作“远”。李筌曰：“退者必辎重在先，行远而大军始退，是以不可追……此筌以‘速’字为‘远’者也。”可供参考。及，赶上，追上。

(2) “故我欲战”四句：何氏曰：“如魏将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泛舟潜济辽水，作长围，忽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不攻贼，而作长围，非所以示众也。’宣王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古人言曰：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则窟穴虚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陈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宣王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唐马燧讨田悦，时军粮少，悦深壁不战。燧令诸军持十日粮，进次仓口，与悦夹洹水而军。李抱真、李芃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于致人，不致于人。今田悦与淄、青、兖三军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兵击其左右，兵少未必可破，悦且来救，是前后受敌也。兵法所谓攻其必救，彼固当战也。燧为诸军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桓州兵以军少，惧为燧所

并，引军合于悦。悦与燧明日复挑战，乃伏兵万人，欲邀燧。燧乃引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吹角，潜师傍洹水，径赴魏州，令曰：‘闻贼至，则止为陈。’又令百骑吹鼓角，皆留于后，仍抱薪持火，待军毕发，止鼓角，匿其旁，伺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乃率淄、青、兖州步骑四万余人，逾桥掩其后，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甲，令无动，命前除草、斩荆棘，广百步以为陈。募勇力得五千余人，分为前列，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止，气乏，力少衰，乃纵兵击之，悦军大败。悦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淄、青军殆尽。”张预曰：“我为客，彼为主，我兵强而食少，彼势弱而粮多，则利在必战。敌人虽有金城汤池之固，不得守其险，而必来与我战者，在攻其所顾爱，使之相救援也。若楚人围宋，晋将救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从之而解。又，晋宣帝讨公孙文懿，忽弃贼而走襄平，讨其巢穴。贼果出邀之，遂逆击，三战皆捷，亦其义也。”赵本学曰：“必救者，如腹心主君所在，巢穴妻子所居，或所恃以为救援，或所依以为唇齿，或喉咽往来之路，或所仰给之野，或所积聚之城，或粮饷所由之道，皆是也。攻其所救，不得不因兵迎我，虽欲为守计难也。”朱军说：“‘攻其所必救’的目的，第一在于迫使敌人在不利的情况下同己交战；第二在于把敌主力诱骗离开己将主攻的地点，即彼之主力防守点，以便己能乘虚而入。假若所选的佯攻点不是敌之所必救，便达不到调动敌人的目的。”

(3) 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孟氏曰：“以物画地而守，喻其易也。盖我能戾敌人之心，不敢至也。”画地，指在地上画出界限，即可作为防守之地，不用沟垒城池。

(4) 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曹操曰：“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敌疑也。”张预曰：“我为主，彼为客。我粮多而卒寡，彼食少而兵众，则利在不战。虽不为营垒之固，敌必不敢来与我战者，示以疑形，乖其所往也。若楚人

伐郑，郑悬门不发，效楚言而出，楚师不敢进而遁。又，司马懿欲攻诸葛亮，亮偃旗卧鼓，开门却洒，懿疑有伏兵，遂引而去，亦其义也。”朱军说：“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希特勒实行怀柔政策搞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意图将德国进攻矛头指向东方的苏联，就是乖其所之。另根据‘乖’字有奇异的意思，‘乖其所之’就不只是诱导敌方走向错误的方向，而且还包括诱使敌方采取错误的决心，挫败其意图。在现代尖端武器被广泛应用的时代，同样可以‘乖其所之’。如在反导弹措施中，便有诱饵、杂波干扰等系统，诱使敌导弹偏离其预定的攻击目标，可见以现代科技手段反现代武器，只是手段的差异，而‘乖其所之’的目的是一样的。”乖，违，相反，指诱导敌人产生错误的思想。

【译文】

部队前进而敌人不能抵御，是因为袭击了敌人的空虚之处；部队撤退而敌人无法追击，是因为行军速度很快而敌人追赶不上。所以我方想要开战，敌人即使有高垒深沟，也不得不与我军作战，是因为进攻了敌人必定要救援的地方；我方不想作战，在地上画出界限便可作为防守之地，敌人也无法与我作战，是因为诱导敌人产生并实施了错误的思想。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1)。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2)，则我众而敌寡(3)；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4)。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5)，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6)；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7)。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8)。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9)。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10)。

【注释】

(1)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意谓使敌人暴露形迹，而我方却隐蔽实情，没有显示形迹，这样我方就能集中兵力，

而敌人却分散兵力。梅尧臣曰：“他人有形，我形不见，故敌分兵以备我。”张预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形人者也。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纷纭，使敌莫测，无形者也。敌形既见，我乃合众以临之；我形不彰，彼必分势以防备。”赵本学曰：“形人，是虚张掩袭埋伏之形，使敌多防多备也。如古人疏旗扬尘，结草列炬，皆形人之术。无形，是自秘其形不露，使敌人但疑我掩攻之形，而不测我啸聚之意也。若术疏计浅，为敌所窥，遂以所形于彼者，反形之于我，则我反听命之矣。此所以形人又贵于无形也。”钱基博曰：“孙子之所谓专者，近世战术之所谓集中也。拿破仑有言：欧洲名将尽有，然注意之端不一，而思虑以纷。我独注意一事，曰敌人之集中。苟敌人集中，而我不及集中，以为所乘，则敌专而我分，敌众而我寡，而我败矣。倘我集中，而敌人未集中，则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而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在进攻或反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致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郭化若说：“《孙子》提出了用‘形人而我无形’的方法，造成敌人兵力分散，使我转为优势而敌人相对地转为劣势。这样，就是以众击寡，以优势兵力打败劣势之敌了。在分散敌人的方法上孙子提出‘形人而我无形’，亦即我形人而不使敌形我，使敌有形而我无形。这在战略思想上是难得的，而在哲学思想上则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形人，使敌人暴露形迹。形，作动词讲，暴露形迹的意思。我无形，我方没有显示形迹。形，作名词讲，形迹。专，指集中兵力。分，指分散兵力。

(2) 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杜佑曰：“我料见敌形，审其虚实，故所备者少，专为一屯。以我之专，击彼之散卒，为十共击一也。”梅尧臣曰：“离一为十，我常以十分击一分。”

(3) 则我众而敌寡：杜佑曰：“我专为一，故众；敌分为十，故寡。”张预曰：“见敌虚实，不劳多备，故专为一屯。彼则不然，不见我形，故分为十处。是以我之十分击敌之一分也。故我不得不众，敌不得不寡。”赵本学曰：“扬声张形，使敌人不测我必攻之处，必分兵置守。如此，则处处皆虚，我以全锋而攻其所欲攻之处，无不破矣。故曰：心疑者北，力分者弱，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铢锱有余。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数倍不足。此知兵之要也。”钱基博曰：“此近世战术之所谓机动也。拿破仑之集中，无不以机动，而注意敌人之集中，即虞敌人之机动。法国步兵操典曾有明析之指示曰：机动者，盖运用应有之方法，而出其不意以对敌人集中之谓也。使集中而不出以机动，则我集中，敌亦集中，而为主力之对抗，安能吾所与战者寡乎！惟出其不意而为机动之集中，然后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敌所备者多，而吾所与战者寡耳。”

(4) 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意谓我方能做到以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劣势兵力，那么有能力与我方作战的敌人就少了。杜牧曰：“约，犹少也。我深堑高垒，灭迹韬声，出入无形，攻取莫测。或以轻兵健马冲其空虚，或以强弩长弓夺其要害。触左履右，突后惊前。昼日误之以旌旗，暮夜惑之以火鼓。故敌人畏慑，分兵防虞。譬如登山瞰城，垂帘视外，敌人分张之势，我则尽知；我之攻守之方，敌则不测。故我能专一，敌则分离。专一者力全，分离者力寡。以全击寡，故能必胜也。”又，与今本作“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不同，汉简本作“我寡而敌众，能以寡击[众者]”。《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前言”作者詹立波认为：“两者相同之处，都是说在作战指导上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分散敌人的兵力，以集中对分散。问题在于交战双方兵力多少的不同。如果单就这一点说，两者皆有道理。今本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那就能形成以十对一，以优势兵力战胜敌人。简本说：集中自己的兵力，使敌分散，就能在某一局部上形成以十击一的优势，这样就能达到总体上的以寡胜众。

我所以能以寡敌众，是因为敌‘所备者多’，与我作战的兵力就少了。两说都通，但从前后文对照以及从吴国当时的情况看，似以简本更合孙武的思想。如本篇后段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这里且不管当时越国在兵力上是否比吴国多，但总的意思是说，胜败不在于兵力多少，只要我专敌分，‘敌虽众，可使无斗’，‘故曰，胜可为也’。”

(5)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意谓我方与敌人作战的地方敌人并不知道。杜佑曰：“言举动微密，情不可见，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举，知所举而不知吾所集。”

(6) 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梅尧臣曰：“敌不知，则处处为备。”

(7) 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意谓敌人防备的地方多，那么与我方作战的敌人就少了。曹操曰：“形藏敌疑，则分离其众备我也，言少而易击也。”张预曰：“不能测吾车果何出，骑果何来，徒果何从，故分离其众，所在辄为备，遂致众散而弱，势分而衰，是以吾所与接战之处，以大众临孤军也。”

(8) “故备前则后寡”四句：杜佑曰：“言敌之所备者多，则士卒无不分散而少。”

(9) 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郭化若说：“如果到处戒备那就会到处薄弱。那正是我们批评过的到处分兵把守，形成到处兵力薄弱。孙子提出‘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是军事的名言，对处处顾虑，处处分兵的将领来说是讲得非常深刻的。”

(10) “寡者”四句：曹操曰：“上所谓形藏敌疑，则分离其众，以备我也。”杜牧曰：“所战之地，不可令敌人知之。我形不泄，则左右、前后、远近、险易，敌人不知，亦不知我何处来攻，何地会战，故分兵彻卫，处处防备。形藏者众，分多者寡。故众者必胜也，寡者必败也。”张预曰：“左右前后，无处不为备，则无处不兵寡也。所以寡者，为兵分而广备于人也；所以众者，为势专而使人备己也。”

【译文】

使敌人暴露形迹，而我方却隐蔽实情，没有显示形迹，这样我方就能集中兵力，而敌人却分散兵力。我军的兵力集中而形成一个合力，敌人的兵力却分散为十，所以就等于是用十倍的兵力攻击敌人，这样我方兵力多而敌人兵力少；我方能做到以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劣势兵力，那么有能力与我方作战的敌人就少了。我方与敌人作战的地方敌人并不知道，不知道，那么敌人防备的地方就多；敌人防备的地方多，那么与我方作战的敌人就少了。所以若在前面防守，那么后面的兵力就少了；若在后面防守，那么前面的兵力就少了；若在左边防守，那么右面的兵力就少了；若在右边防守，那么左边的兵力就少了。没有一处不防守，就没有一处不薄弱。兵力薄弱，是分兵防备对方的结果；兵力众多，是调动对方分兵防守自己的结果。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1)。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2)！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3)！故曰胜可为也(4)。敌虽众，可使无斗(5)。

【注释】

(1)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张预曰：“凡举兵伐敌，所战之地，必先知之。师至之日，能使敌人如期而来，以与我战。知战地日，则所备者专，所守者固，虽千里之远可以赴战。若蹇叔知晋人御师必于崤，是知战地也；陈汤料乌孙围兵五日必解，是知战日也。又若孙膑要庞涓于马陵，度日暮必至是也。”

(2) “不知战地”八句：杜牧曰：“《管子》曰：‘计未定而出兵，则战而自毁也。’”杜佑曰：“敌已先据形势之地，己方趣利欲战，则左右前后疑惑进退，不能相救，况数十里之间也？”张预曰：“不知敌人何地会兵，何日接战，则所备者不专，所守者不固；忽遇勍敌，则仓遽而与之战，左右前后犹

不能相援，又况首尾相去之辽乎？”

(3)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梅尧臣曰：“吴越，敌国也。言越人虽多，亦当为我分之而寡也。”按，由此三句及《九地篇》中的“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句，可以大致推测《孙子兵法》写定的时间。李零说：“伍子胥、孙武伐楚入郢在公元前506年。越王允常是趁吴师在楚，后方空虚，乘机伐吴。这是吴越相争的序幕。越败吴于檇李在公元前496年，吴灭越在公元前494年，越灭吴在公元前473年。越国变得强大起来，主要在公元前506年后，特别是公元前494年后，事情距孙武见吴王和参与伐楚入郢已经有一段时间。这里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似乎越国已经强大，这是后来的事情。我相信，《孙子》十三篇不会是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作品。”度，估计，推测。奚，何。益，帮助，补益。

(4) 故曰胜可为也：按，《形篇》言“胜可知，而不可为”，此处则曰“胜可为也”，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则非。参读本书对《形篇》“胜可知，而不可为”的注释。钱基博曰：“战略之胜不可为，而战术之胜可为。《形篇》所谓胜，知之于未战之先，知彼知己，敌未有隙，则不可胜。见可而进，知难则退，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也。此之曰胜，为之于交战之日，形人而我无形，虚虚实实，敌不知所为备，而我得窥其隙，避实击虚，则胜可为矣！然则战略之胜，可知而不可为，战术之胜，则可知而可为也。”陈启天曰：“胜可为，谓争取主动，运用虚实，使敌兵分散，而我可以众击寡之法胜之也。《形篇》谓胜可知而不可为，而此谓胜可为，似两义相反者。然《形篇》所谓胜不可为，乃谓在未战前，敌之强弱我不能为也。此所谓胜可为，乃谓当战时，战之胜算，我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之法，即运用虚实之法以为之也。各明一义，未可徒以字面致疑焉。”冯友兰说：“自己可以使自己具有不可被战胜（不可胜）的条件，还不能使敌人有可以被战胜（可胜）的条件。从这一方面看，‘胜可知而不可为’。

就是说胜利可以预先知道，但还不可必定得到。需要等待时机，才可以使可能变为现实。善用兵的人，不能停止于此。他要的是胜的现实。孙武注重考察、研究战争胜负的客观条件，同时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一方面说‘胜不可为’，一方面又说‘胜可为也’（《虚实篇》）。这不是他自我矛盾。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孙武的军事思想的可贵，在于他的素朴的唯物主义思想并不是同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联系起来，而是同生动的辩证法观点联系在一起。”郭化若说：“《形篇》说‘胜可知，而不可为’，主要指敌我双方主客观条件对比，我占优势的就有了胜利的基础，也就是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所以说‘胜可知也’。本篇讲了‘形人而我无形’使敌‘无所不备’，形成‘无所不寡’，左右前后不能相救，这样就使胜利经过正确的战争领导不但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人工取得，所以言‘胜可为也’。前面讲了‘胜可知’，后面又讲‘胜可为’，这是《孙子》的贡献，可惜它对这两者辩证的关系，未能阐述明白，这在逻辑上是个缺点。”

(5) 敌虽众，可使无斗：孟氏曰：“敌虽多兵，我能多设变诈，分其形势，使不能并力也。”

【译文】

所以能预先了解作战的地点，预先了解作战的时间，那就可以奔赴千里而与敌交战。不预先了解作战的地点，不预先了解作战的时间，那么军队中的左翼就不能救援右翼，右翼不能救援左翼，前部不能救援后部，后部不能救援前部，更何况在远则几十里、近则几里的范围内部署作战呢！按照我的估计，越国的军队虽多，但对于战争胜利的取得又有什么益处！所以说：胜利是可以取得的。敌人即使众多，也可以分散它的兵力而使其无法与我争斗。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1)，作之而知动静之理(2)，形之而知死生之地(3)，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4)。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5)。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6)。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7)。故其

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8]。

【注释】

(1)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张预曰：“筹策敌情，知其计之得失，若薛公料黥布之三计是也。”策，筹算，用筹策计算。

(2) 作之而知动静之理：杜牧曰：“言激作敌人，使其应我，然后观其动静理乱之形也。魏武侯曰：‘两军相当，不知其将，如何？’吴起曰：‘令贱勇者将锐而击，交合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退，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见利不取，此将有谋。若其悉众追北，旗幡杂乱，行止纵横，贪利务得，若此之类，将令不行，击而勿疑。’”郭化若说：“触动敌人，以了解敌人的动静规律。”作，兴起，这里是激动、触动的意思。

(3)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赵本学曰：“形者，以我之形示之，所以形彼之形也。得彼之形而观之，诈张欲攻之形，以观其有无防备也。有备是其生处，无备是其死处。”吴九龙说：“形之，指以伪形示敌。死生之地，指敌之优势所在处或薄弱致命环节。地，同下文‘处’，非实指战地。言以佯动示形，以了解敌方的情势等。”形之，指我方有意制造假象，借以了解敌情。

(4) 角（jué）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张预曰：“有余，强也；不足，弱也。角量敌形，知彼强弱之所。唐太宗曰：‘凡临陈，常以吾强对敌弱，常以吾弱对敌强。’苟非角量，安得知之？”角，量，较量，这里指对敌人的试探性较量。

(5) “故形兵之极”五句：杜牧曰：“此言用兵之道，至于臻极，不过于无形。无形，则虽有间者深来窥我，不能知我之虚实。强弱不泄于外，虽有智能之士，亦不能谋我也。”张预曰：“始以虚实形敌，敌不能测，故其极致，卒归于无形。既无形可睹，无迹可求，则间者不能窥其隙，智者无以运其计。”赵本学曰：“以形示敌，其出不一，则敌人耳目愈乱狐

疑愈多，视我如神仙鬼魅之变幻，惘然而不能测矣。此谓形而至于无形也。深间之与智士，巧得人之情者，不过觇人之形，因微知著而已，我之踪影诡闭，机缄藏伏，彼何所施其心计耶。敌人之疑愈多，则我之形愈密，我形愈密，则敌人之形愈露，此所以攻之彼不知所守，守之彼不知所攻也。”第一个“形”，作动词讲，指示敌以伪，制造假象。第二个“形”，作名词讲，意即形迹。深间，指隐藏很深的间谍。间，间谍。

(6) 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曹操曰：“因敌形而立胜。”张预曰：“因敌变动之形以置胜，非众人所能知。”因，依据，依靠。措，放置，安置，此处是显示的意思。

(7) 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意谓人们尽管都了解我方战胜敌人的外在形迹，却没有人了解我方战胜敌人的内在的奥秘。张预曰：“立胜之迹，人皆知之。但莫测吾因敌形而制此胜也。”陈启天曰：“因形，谓因敌军虚实之形，以定我军虚实之形。而，犹以也。谓因敌军虚实之形，以措置胜利于众人之前，众人不能知也。人，即众人，谓一般之人。胜之形，谓胜利时之情况。制胜之形，谓运用虚实，妥速部署，以求获胜利之兵形。胜之形，亦迹象易见。制胜之形，多存于运用之迅速秘密及变化无穷。”

(8) 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曹操曰：“不重复动而应之也。”张预曰：“已胜之后，不复更用前谋，但随敌之形而应之，出奇无穷也。”李零说：“这两句是什么意思？银雀山汉简《奇正》有段话正好是讲这个问题。它说：‘战者，以形相胜者也。形莫不可以胜，而莫知其所以胜之形。形胜之变，与天地相敝而不穷。形胜，以楚越之竹书之而不足。形者，皆以其胜胜者也。以一形之胜胜万形，不可。所以制形壹也，所以胜不可壹也。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见胜如见日月。其错胜也，如以水胜火。’‘形兵’之‘形’是以形应形，一物降一物，不可能事先规定，也不可能反复使用。重复是兵家的大

忌。”复，重复。应，适应。形，指敌情。

【译文】

所以通过筹策计算，可以了解敌人计谋的得失；通过触动敌人，可以了解敌人的动静规律；通过有意制造假象，可以了解敌人的优势或薄弱致命之处；通过对敌人的试探性较量，可以了解敌人的强弱之处。所以向敌人制造假象的极致，是到达无迹可寻的境界；如果到达无迹可寻的境界，那么隐藏再深的间谍也不能窥探出真相，再智慧的人也不能想出对付我方的计谋。依据敌人的活动迹象而调兵遣将，向众人显示了取胜的结果，但众人却无法了解是如何取胜的。人们尽管都了解我方战胜敌人的外在形迹，却没有人了解我方战胜敌人的内在的奥秘。所以我方每次打胜仗的方法都不会重复，那是因为适应敌情变化而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战略战术。

夫兵形象水(1)，水之形，避高而趋下(2)，兵之形，避实而击虚(3)。水因地而制流(4)，兵因敌而制胜(5)。故兵无常势(6)，水无常形(7)。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8)。故五行无常胜(9)，四时无常位(10)，日有短长，月有死生(11)。

【注释】

(1) 夫兵形象水：孟氏曰：“兵之形势如水流，迟速之势无常也。”兵形，指用兵打仗的一般情况。

(2) 水之形，避高而趋下：梅尧臣曰：“性也。”形，汉简本、《太平御览》卷二七〇作“行”。趋下，指水往低处流。

(3)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张预曰：“水趋下则顺，兵击虚则利。”

(4) 水因地而制流：张预曰：“方圆斜直，因地而成形。”制流，指决定水的流向。流，汉简本、《通典》卷一五八、《太平御览》卷二七〇作“行”。

(5) 兵因敌而制胜：杜佑曰：“言水因地之倾侧而制其流，兵因

敌之亏阙而取其胜者也。”刘庆说：“根据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战法夺取胜利。这是《孙子兵法》提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极高的用兵境界。结合全书的相关论述可知，该条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在作战指导上反对墨守陈规，反对照搬照套以往成功的战法，主张灵活用兵，‘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虚实篇》）。变化的关键，要以敌情、地形的变化为转移。第二，在制订作战方案时，要用‘五事’、‘七计’周密分析敌人的情况，同时还要‘因利而制权’，随时根据敌情的变动随时修正原来的方案。第三，在执行作战方案时，要‘践墨随敌’，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法。比如对只知死拼蛮干的敌将，采取诱杀之策；对贪生怕死之辈，可以威严之兵将其俘获；对急躁易怒之敌，可施以凌侮之计；对廉洁好名之敌，可运用烦扰疲敌之法；对军心士气发生变化之敌，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对行军路线和作战目标的选择，要‘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归，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地篇》），等等。‘因敌制胜’原则的核心是以变制胜，即充分发挥各级将领的主观能动性，赋予其机断处置战场情况的权力。明人说‘用兵之术，唯因字最妙’（《阵纪》卷四），宋代名将岳飞言‘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从用兵艺术境界的高度对这一原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制胜，制服敌人取得胜利。

(6) 故兵无常势：张预曰：“敌有变动，故无常势。”常势，固定不变的态势。

(7) 水无常形：梅尧臣曰：“因地为形。”张预曰：“地有高下，故无常形。”

(8) 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曹操曰：“势盛必衰，形露必败，故能因敌变化，取胜若神。”杜牧曰：“兵之势，因敌乃见，势不在我，故无常势。如水之形，因地乃有，形不在水，故无常形。水因地之下，则可漂石；兵因敌之应，则可变化如神者也。”王皙曰：“兵有常理，而无常势；水有常性，而无常形。兵有常理者，击虚是也；无常势者，因敌以

应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也；无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夫兵势有变，则虽败卒，尚复可使击胜兵，况精锐乎？”

(9) 故五行无常胜：意谓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间的相克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常，固定不变。胜，指五行相克，即“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黄朴民说：“古人将金、木、水、火、土视为组成一切物质的最基本要素。始有‘相生说’，即五行之间相互促进：‘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后有‘相胜说’，即‘五行’之间相互排斥、迭次相克：‘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不论‘相生’抑或‘相克’，五行间的关系是固定的。另外，当时还有‘五行不常胜’说，乃墨家后学的观点。《墨子·经下》云：‘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其含义是五行相遇固不免相胜，但并非一定不移。因种种机遇，且能生出变化来，大概是多方可以胜少。《经说》：‘五：合水土火。火离然，火烁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就是无‘常胜’之意。《孙子兵法》云‘五行无常胜’，意近墨家后学‘无常胜’之说。这或许表明《孙子兵法》一书有后人增附的现象（墨家后学‘五行毋常胜’说所反映的是战国中期以后的思想）。”

(10) 四时无常位：意谓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一季节而固定不变。杜佑曰：“四时迭用。”常位，固定不变的位置。

(11) 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曹操曰：“兵无常势，盈缩随敌。”张预曰：“言五行之休王，四时之代谢，日月之盈昃，皆如兵势之无定也。”死生，即“生霸”和“死霸”。“生霸”指月亮运转时月光由晦暗而转向光明。“死霸”指月亮运转时由光明而转向晦暗。

【译文】

用兵打仗的一般情况就像流水，流水的特性，是避开高处而往低

处流，用兵打仗的特性，是避开敌人兵力集中而强大的地方，而攻击敌人兵力分散而虚弱的地方。水依据地形的变化而决定着水的流向，军队也要依据敌情的变化而制服敌人取得胜利。所以军队没有固定不变的态势，水也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能根据敌情变化而夺取胜利的人，可称为神。所以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间的相克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春夏秋冬一年之内四季更迭，不会一直停留在某一季节而固定不变，白天有长有短，月光有晦有明。

军争篇

【题解】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的整体框架中，《军争篇》堪称一道分界线。刘邦骥曰：“此一篇，论两军争胜之道也。庙算已定，财政已足，外交已穷，内政已敕，奇正之术已熟，虚实之情已审，即当援为将者以方略，而从事战争矣。”陈启天曰：“本篇以前，如《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等篇，皆泛论尚未实行战斗前之要务，必须预为讲求者。自此以下各篇，乃分论关于实际战争之各事，临敌决胜必须注意者。”可知此前的六篇探讨的是较为抽象的军事理论，从本篇开始，《孙子兵法》进入到对实战问题的研究。自本篇至《九地篇》的五篇，被李零概括为“战斗组”，最后两篇则为“技术组”。“军争”意即两军争利。两军相争有无数环节，本篇聚焦于行军，探究的是军队如何利用行军争夺先机，顺利到达预定战场。

孙子一开篇便根据实战经验，指出在两军对垒、即将决战之前，“莫难于军争”，通过行军抢得先机，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较之其他军事斗争环节，可谓最难实施。作者进而揭示了落实这一环节的难点，所谓“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要求决策者在调动部队行军时，需有辩证思维，要懂得“迂”与“直”、“患”与“利”之间的转换规律，以实现“后人发，先人至”的行军效益。

两军各争先机之利，在这一竞争过程中，不要只看到它的好处，还要看到其中潜藏的危害。孙子在第二段首先指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接下来着重分析了在行军的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速度与粮食辎重、速度与士卒体质等关系，将会导致最后决战的失败。一味追求速度，而丢弃武器装备、后勤物资，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作者郑重指出：“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的《作战篇》已充分论述了物资装备的重要性，此处从“军争”的实战角度再次凸显了它的价值。除了《作战篇》的题旨，其他篇章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在本篇当中得到了呼应与贯彻。第三段

的“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是对《谋攻篇》“伐交”、“伐谋”思想的运用；“兵以诈立，以利动”，是《计篇》“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的回响。

第五段提出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四治”说。如果说其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治气”，“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的“治变”，以及“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的“治力”，是落实了《计篇》的“诡道十二法”、《虚实篇》的“避实击虚”等作战原则的话，那么“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治心”，则是对《作战篇》“故杀敌者，怒也”的军事心理思想的深化，明确显示了部队心理建设的重要。“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将士若无良好的作战心态，则将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严重后果。

本篇篇末的“用兵八戒”——“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分别从地形、计谋、心理、强弱等不同角度研究敌人，指出以上八种状况绝不可用兵。八句之中出现了七个“勿”字，加强了表达的力度，以便将帅牢记“八戒”，谨慎用兵。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1)，合军聚众(2)，交和而舍(3)，莫难于军争(4)。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5)。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6)。

【注释】

(1) 将受命于君：《左传·闵公二年》曰：“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淮南子·兵略》曰：“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即今国有难，愿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李筌曰：“受君命也。遵庙胜之算，恭行天罚。”

(2) 合军聚众：意谓聚合民众，组成军队。曹操曰：“聚国人，

结行伍，选部曲，起营为军陈。”张预曰：“合国人以为军，聚兵众以为陈。”

(3) 交和而舍：意谓两军军门相对，遥相宿营，预示会战一触即发。曹操曰：“军门为和门，左右门为旗门，以车为营曰辕门，以人为营曰人门，两军相对为交合。”舍，止，止宿。

(4) 莫难于军争：曹操曰：“从始受命，至于交和，军争难也。”李零说：“两军争利在‘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之后，‘交和而舍’之前，所争即会战的先机之利，在战争全过程中复杂程度最高。”又说：“从出兵到交战，过程很长。中间是什么？是‘走’，主要时间都花在‘走’上。……战争全过程，不外两个字：‘走’和‘打’。‘走’和‘打’，哪个更重要？好像是‘打’。但‘打’有小打，有大打。小打，杀伤敌有生力量，很重要，但不是目的，就像下棋，吃子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决胜。大打是什么？大打就是决胜。决胜靠什么？全靠一个‘走’字。这就像下棋。下棋有行棋和吃子，行旗是为了决胜，不是为了吃子。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下棋，只有走起来，才叫活棋。行棋布子，才是决胜的关键。”军争，指两军在战前争夺于己有利的先机。

(5)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意谓两军争夺先机之利的难点，在于如何把看似迂回的路线变得近直，把患害转成便利。曹操曰：“示以远，迩其道里，先敌至也。”张预曰：“变迂曲为近直，转患害为便利，此军争之难也。”迂，迂回，曲折，

(6) “故迂其途”五句：杜牧曰：“上解曰以迂为直，是示敌人以迂远；敌意已怠，复诱敌以利，使敌心不专；然后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后发先至，而得所争之要害也。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令赵奢往救之。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皆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

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秦人闻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先据北山者胜。’奢使万人据之，秦人来争不得。奢因纵击，大破之，阏与遂得解。”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打仗的规律是，将领从国君那儿接受命令，聚合民众，组成军队，此后一直到两军军门相对，遥相宿营，即将开始会战，这一期间没有什么与两军各争先机之利更困难的了。两军各争先机之利的难点，在于如何把看似迂回的路线变得近直，把患害转成便利。所以要故意走迂回的道路，并以小利引诱敌人，比敌人晚出发，却比敌人早到达会战地点，这才是懂得了将迂回路线变得近直的奥秘。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1)。举军而争利，则不及(2)；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3)。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4)，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5)，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6)。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7)。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8)。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9)。

【注释】

(1) 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梅尧臣曰：“军争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张预曰：“智者争之则为利，庸人争之则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李零说：“军争是两军争利，拼速度，抢时间，但高速后面有高风险。一是辎重，如果把辎重全部带上，速度肯定上不来。二是协同，速度快了，就会有人掉队。所以军争，既是一种‘利’，也是一种‘危’。”为，有。

(2) 举军而争利，则不及：梅尧臣曰：“举军中所有而行，则迟缓。”张预曰：“竭军而前，则行缓而不能及利。”郭化若

说："全军带着装备、辎重去争利，就不能及时到达预定的地域。"

(3) 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曹操曰："置辎重，则恐捐弃也。"杜牧曰："举一军之物行，则重滞迟缓，不及于利；委弃辎重，轻兵前追，则恐辎重因此弃捐也。"委，丢弃，抛弃。辎重，指部队行军时携带的军械、粮草、被服等物资。捐，弃，丢失。

(4) 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曹操曰："不得休息，疲也。"卷甲，卷起盔甲。趋，急走，急行军。处，止。

(5) 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杜佑曰："若不虑上二事，欲从速疾，卷甲束仗，潜军夜行；若敌知其情，邀而击之，则三军之将为敌所擒也。若秦伯袭郑，三帅皆获是也。"陈启天曰："古代交通工具不备，行军速度以日行三十里为常则，日急行六十里为倍道，夜亦急行为兼行。以如此急行军，趋赴百里远之地以争利，则三将军皆有被擒之危险。"倍道，使行军路程加倍。兼行，不停地行军。三将军，指上、中、下三军的主帅。

(6) 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李筌曰："行若如此，则劲健者先到，疲者后至。军健者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余悉在后，以此遇敌，何三将军不擒哉？魏武逐刘备，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诸葛亮以为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言无力也。是以有赤壁之败。庞涓追孙膑，死于马陵，亦其义也。"劲者，指士卒中的强健者。疲者，指士卒中的疲弱者。十一，十分之一。

(7) 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张预曰："路不甚远，十中五至，犹挫军威，况百里乎？蹶上将，谓前军先行也。或问曰：唐太宗征宋金刚，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亦能克胜者何也？答曰：此形同而势异也。且金刚既败，众心已沮，迫而灭之，则河东立平。若其缓之，贼必生计，此太宗所以不计疲顿而力逐也。孙子所陈争利之法，盖与此异

矣。”蹶，挫败，折损。上将军，指先头部队的将领。

(8) 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杜佑曰：“道近，则至者多，故无死败，古者用师，日行三十里，步骑相须；今走而趋利，三分之二至。”

(9) 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曹操曰：“无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无辎重者，阙所供也。袁绍有十万之众，魏武用荀攸计，焚烧绍辎重，而败绍于官渡。无粮食者，虽有金城，不重于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汉赤眉百万众无食，而君臣面缚宜阳。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后战。无委积者，财乏阙也。汉高祖无关中，光武无河内，魏武无兖州，军北身遁，岂能复振也？”朱军说：“（此处）阐明了战争对于后勤保障和国家军事物资后备的依赖性。孙武时代是以步兵披戴盔甲，使用冷兵器作战，行军距离、作战动机以及对后方物资器材的质量数量的要求等情况，都不能同今日相比；但原理是一样的，各种兵器有其射程（使用）极限，飞机、坦克以及常规动力舰艇有其作战半径的限度，有的战斗工具还具有速度与距离成反比的特征；雷达侦察也受发现距离的限制……。所有这些装备的使用，也不能超越其战术技术性能的有效范围，超过了限度就将遭受损失或者失败。现代军队的武器、装备器材以及运载工具，类别繁多，造价昂贵，战时消耗量大，维修困难。因之前方对后方的依赖，不仅要求各类成品有较充足的储备，而且要求能及时进行运补和维修，并须在战时大量生产，对后方勤务的要求大大超过了旧时代战争的要求。所有这些，如果在战前考虑不周，便会使战争导致失败。”委积，指物资储备。

【译文】

两军各争先机之利既有好处，也有危害。如果军队带着全部装备物资去争夺先机之利，反而会因行动迟缓而不能及时到达会战地点；如果丢下物资装备而去争夺先机之利，那么物资装备就会损失。因此卷起盔甲，急速行进，日夜兼程，不停下休息，走上一百里去争夺利

益，那么上、中、下三军的主帅就会被擒获，士卒中的强健者走在前面，疲弱者落后掉队，这种情况下的规律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士卒能到达会战地点。走五十里去争夺利益，就会使先头部队的将领遭受挫败，这种情况下的规律是只有一半的士卒能到达会战地点。走三十里去争夺利益，其规律是只有三分之二的士卒能到达会战地点。所以军队没有军械装备就会失败，没有粮食就会失败，没有物资储备就会失败。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1)；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2)；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3)。故兵以诈立(4)，以利动(5)，以分合为变者也(6)。故其疾如风(7)，其徐如林(8)，侵掠如火(9)，不动如山(10)，难知如阴(11)，动如雷震(12)，掠乡分众(13)，廓地分利(14)，悬权而动(15)。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16)。

【注释】

(1) 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曹操曰：“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也。”张预曰：“先知诸侯之实情，然后可与结交；不知其谋，则恐翻覆为患。其邻国为援，亦军争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是也。”李零说：“是说不了解各诸侯国的想法，就没法做好战前的外交工作。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领土犬牙交错，关系错综复杂。你要打一个国家，一定要注意周边国家的态度，特别是国界交错的地带。当时的国际关系，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远交’才能‘近攻’。‘交’和‘攻’经常分不开。《九地篇》讲开进，有两国交界的地方（交地），有三国交界的地方（衢地）。有时，你要打一个国家，还要借助第三国。关系如此复杂，不知‘诸侯之谋’怎么行。”豫交，指结交诸侯。豫，通“与”，参与。

(2)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曹操曰：“高而崇者为山，众树所聚者为林，坑堑者为险，一高一下者为

阻，水草渐洳者为沮，众水所归而不流者为泽。不先知军之所据及山川之形者，则不能行师也。”《九地篇》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沮泽，指水草丛生的沼泽湿地。

(3) 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李筌曰：“入敌境，恐山川隘狭，地土泥泞，井泉不利，使人导之以得地利。《易》曰‘即鹿无虞’，则其义也。”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园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错者尽藏之，然后不失地利。’卫公李靖曰：‘凡是贼徒，好相掩袭，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乡导，潜历山林，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足，而却履于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于丛薄。然后倾耳以远听，竦目而深视，专智以度事机，注心而视气色。睹水痕，则知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辨来寇之驱驰。故烽火莫若谨而审，旌旗莫若齐而一。赏罚必重而不欺，刑戮必严而不舍。敌之动静，而我有备也；敌之机谋，而我先知也。’”乡导，即向导。乡，通“向”。

(4) 故兵以诈立：郑友贤《孙子遗说》曰：“《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吴如嵩说：“‘兵以诈立’与‘兵者诡道’同意，是‘兵不厌诈’（《韩非子·难一》）的词源。‘兵以诈立’就是说战争的胜利是凭借诡诈欺骗建立起来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互相保密，施计用谋乃是军事斗争的一条普遍规律。”黄朴民说：“孙子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这就是从根本上划清了同《司马法》为代表的旧‘军礼’的界限，正确揭示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古代兵学理论发展史上，《孙子兵法》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核心，其实便是观念更新。其基本特色就是对西周以来旧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全书上下贯穿着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它揭去

了温情脉脉的‘礼乐’面纱，毫不掩饰地把‘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原则公之于世，不讳言‘功利’是用兵打仗的出发点，从而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在军事行动中进行算计，进行欺骗。”

(5) 以利动：梅尧臣曰：“非利不可动。”刘庆说：“（作战）要根据是否对自己有利来决定如何行动。在西周时期，受当时社会环境和礼乐文明的影响，盛行仁义礼让之兵；春秋时代又不乏迁怒泄愤的黩武战和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孙子兵法》则提出，第一，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利益作为思考战争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强调国家利益对战争的关键制约作用；立足于国家安全的高度，以‘安国全军’为目的，以‘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为标准评价战争得失，主张将帅要审慎地对待战争，‘合于利而动，合于利而止’（《火攻篇》），不能单凭一己私利或一时愤懑而发动战争。第二，在战略决策时要讲求战争效益，要权衡利弊，反复运筹，‘因利而制权’（《计篇》），不因贪图小利而遭受祸患，不因一时困难而放弃根本利益。要极力避免‘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的虚假胜利，避免久暴师于外，‘钝兵挫锐，屈弊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作战篇》）的持久消耗战争。第三，在作战时要深刻认识到利与害等因素的影响及其转化机制。设饵兵，佯败北，‘以利诱敌’，使敌军倍道兼行，孤军深入，营造擒获歼敌的战机；识别各种战场环境、地势地形、军事行动对己方士卒心理、部队士气的利害影响，趋利避害，化害为利，取得战场上的胜利。由于‘兵以利动’的思想反映了战争是敌对双方利益冲突发展的最高形式，战争行为是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后手段这一基本规律，因此为后世兵家所普遍遵守。”黄朴民说：“说的是从事战争当以利害关系为最高标准。有利则打，无利则止，一切以利益的大小为转移，这实际上反映了孙子的战争宗旨，是其新兴阶级功利主义立场在军事斗争原则上的具体体现。”

(6) 以分合为变者也：意即处理兵力分散与集中的问题，要根据

战场实际采取灵活变通的战术思想。分合，分别指兵力的分散与集中。《虚实篇》曰："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敌为变也。"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敌人；观其应我之形，然后能变化以取胜也。"杨杰在《孙子兵学新论》一书中说："如何在决战地点和决战时间造成敌人的'虚'与自己的'实'，完全是兵力的分合问题。孙子在二千四百年前说出'分合为变'四个字，真是兵学界的大发现。凡是历史上的名将，没有不懂得分合原理的；只要善于运用分合原理于战场上的，都可以成为历史上的名将。"又说："现代的战争，不只是兵力的分合问题，而是整个国力的大分合。战斗力的物质力与精神力、技术力是分，国家这架战争机器中的政治组织、外交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军事组织也是分，但打起仗来，却要使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统统和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实行国家总动员，并且要和利害相同的国家成立联合战线。分合的宽度、深度、密度，随着科学的进步，已经发展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阶段。"吴如嵩说："我想着重谈谈几种情况下的'分合为变'的行军方法。一是开赴战场的分合之法。由于已知战日、已知战地，目的明确，任务清楚，因而一般应采取首先把兵力集中起来再向战场开进的方法。二是战场上的分合之法。在战争过程中，按照上级指定的时间和到达的地点，分散于不同地域的参战部队为着达成既定的作战任务，须同时抵近目标，完成对敌包围。三是设伏歼敌的分合之法。按照上级赋予的歼敌任务，在预定设伏地域隐蔽集中，待敌进入伏击圈，然后突然行动，发起攻击。此种情形的分合之法关键是要求部队在向设伏地域开进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伪装和隐蔽。四是内线作战的分合之法。当敌强我弱，遭敌围攻时，为了保存军力，收缩阵地，待敌破敌，须将分散不同方向的我军各部，向上级指定的预置地域实行求心退却，以便集中兵力。"

(7) 故其疾如风：意谓部队行军迅速犹如急风。张预曰："其来疾暴，所向皆靡。"

(8) 其徐如林：意谓部队行军缓慢，严整不乱如树林。梅尧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乱也。”

(9) 侵掠如火：意谓侵略敌国时，就像熊熊烈火般无可阻遏。贾林曰：“侵掠敌国，若火燎原，不可往复。”张预曰：“《诗》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势如猛火之炽，谁敢御我！”

(10) 不动如山：意谓部队驻守时，就像巍峨山岳般不可动摇。李筌曰：“驻军也。”杜牧曰：“闭壁屹然，不可动摇也。”张预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议兵篇》云：‘圆居而方正，则若磐石然，触之者角摧。’言不动之时，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毁。”不动，指部队驻守的时候。

(11) 难知如阴：意谓部队的状态如阴云蔽天般难以把握。李筌曰：“其势不测如阴，不能睹万象。”张预曰：“如阴云蔽天，莫睹辰象。”

(12) 动如雷震：意谓部队发起冲击时，如雷击般无可躲避。张预曰：“如迅雷忽击，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瞬目。’”

(13) 掠乡分众：意谓掠夺乡间财物，将掳掠来的民众分给有功者。郭化若说：“掠夺‘乡’间的粮食财物，把掳掠来的奴隶和农奴等分赐给有功的将领官吏。”朱军说：“‘侵掠如火’、‘掠乡分众’的‘掠’字，还有‘重地则掠’、‘掠于饶野、三军足食’以及‘重地则将继其食’，‘掠’字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战争就是掠夺的行为。不管掠夺的目的物是一国，是一域、一城，是政权，是土地，是海洋，是原料，是廉价劳动力，侵略者一方就是掠夺，反侵略者一方则是反掠夺，争霸者是互为掠夺。孙武时代的‘重地则掠’、‘重地吾将继其食’、‘掠于饶野，三军足食’，看来掠的目的物主要是粮食，这是‘因粮于敌’原则的实施。在深入敌境作战时属于一般的征集活动，即使在革命战争中，部队在敌区作战也需要征集粮食。假设群众受敌欺骗宣传，抗拒供粮，也会采取强行征集的手段。‘掠’即含有强行征集之意。”

(14) 廓地分利：意谓开疆拓土后，把土地分给有功者，杜牧曰：“开土拓境，则分割与有功者。韩信言于汉王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刓忍不能与；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获地裂之。’”廓地，扩大土地。

(15) 悬权而动：意谓权衡利弊得失后再采取行动，即孙武在《九地篇》、《火攻篇》一再强调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张预曰：“如悬权于衡，量知轻重然后动也。尉缭子曰：‘权敌审将而后举。’言权量敌之轻重，审察将之贤愚，然后举也。”悬权，原指悬挂秤锤以称物，此处的意思是权衡利害。

(16)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杜牧曰：“言军争者，先须计远近迂直，然后可以为胜。其计量之审，如悬权于衡，不失锱铢，然后可以动而取胜，此乃军争胜之法也。”张预曰：“凡与人争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审察而后动，则无劳顿寒馁之患，而且进退迟速不失其机，故胜也。”

【译文】

所以，不了解一个诸侯国的战略谋划，便不能与其结交；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的地形，便不能行军；不用向导带路，便不能利用地形。因此，用兵打仗是凭借诡诈手段获得成功的，是依据获利多少来决定是否行动的，处理兵力分散与集中的问题，要根据战场实际采取灵活变通的战术思想。所以，部队行军迅速犹如急风；行军缓慢则严整不乱如树林；侵略敌国时，就像熊熊烈火般无可阻遏；部队驻守时，就像巍峨山岳般不可动摇；部队的状态如阴云蔽天般难以把握；部队发起冲击时，如雷击般无可躲避；掠夺乡间财物，将掳掠来的民众分给有功者；开疆拓土后，将土地分给功臣；权衡利弊得失后再采取行动。谁预先掌握了将迂回路线变得近直的奥秘，谁就能取胜，这就是获得先机之利的方法。

《军政》曰[1]："言不相闻，故为金鼓[2]；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3]。"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4]。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5]。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6]。

【注释】

(1) 《军政》：早于《孙子兵法》的一本古代兵书，已亡佚。梅尧臣曰："军之旧典。"王皙曰："古军书。"

(2) 言不相闻，故为金鼓：意谓将官的言语号令，士卒听不见，所以设置了金鼓以指挥行动。金鼓，古代用以指挥联络的通讯工具。《周礼·夏官·大司马》曰："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鼖）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杜佑曰："金，钲铎也。听其音声，以为耳候。"王皙曰："鼓鼙、钲铎之属。坐作、进退、疾徐、疏数，皆有其节。"

(3) 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意谓将官的动作指令，士卒看不见，所以设置了旌旗以指挥打仗。《周礼·春官·司常》："凡军事，建旌旗。"《周礼·夏官·大司马》曰："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旊，各书其事与其号焉。"杜佑曰："瞻其指麾，以为目候。"梅尧臣曰："以威目也。目威于色，不得不明。"

(4)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李筌曰："鼓进铎退，旌赏而旗罚。耳听金鼓，目视旌旗，故不乱也。勇怯不能进退者，由旗鼓正也。"张预曰："夫用兵既众，占地必广，首尾相辽，耳目不接，故设金鼓之声，使之相闻，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见。视听均齐，则虽百万之众，进退如一矣，故曰：'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一，统一。按，金鼓的用法，《周礼》、《尉缭子》有记载。《周礼·夏官·大司马》

曰：“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车驰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阙，车三发，徒三刺。乃鼓退，鸣铙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尉缭子·勒卒令》曰：“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铃，传令也。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奇兵则反是。一鼓一击而左，一鼓一击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趋鼓也。音不绝，骛鼓也。商，将鼓也。角，帅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则将帅伯其心一也。奇兵则反是。”

(5) “人既专一”四句：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应号。盖旗者，即今之信旗也。《军法》曰：‘当进不进，当退不退者，斩之。’吴起与秦人战，战未合，有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返，吴起斩之。军吏进谏曰：‘此才士也，不可斩。’吴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斩之。”梅尧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谓使人之视听齐一而不乱也。鼓之则进，金之则止；麾右则右，麾左则左，不可以勇怯而独先也。”张预曰：“士卒专心一意，惟在于金鼓旌旗之号令。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一有违者，必戮。故曰：令不进而进，与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缭子曰：‘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将者之过也。’言不可赏先登获俊者，恐进退不一耳。”

(6) 故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梅尧臣曰：“多者，欲以变惑敌人耳目。”张预曰：“凡与敌战，夜则火鼓不息，昼则旌旗相续，所以变乱敌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备我之计。越伐吴，夹水而陈。越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遂为越所败。是惑以火鼓也。晋伐齐，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齐侯畏而脱归。是惑以旌旗也。”火鼓，汉简本作“鼓金”。变人之耳目，扰乱敌人的视听。一说，使人们交替使

用他们的耳朵和眼睛；一说，为了适应人们的视听而变动使用不同的通讯信号。

【译文】

《军政》说："将官的言语号令，士卒听不见，所以设置了金鼓以指挥行动；将官的动作指令，士卒看不见，所以设置了旌旗以指挥打仗。"金鼓与旌旗，是用来统一军队行动的视听工具。士卒的行为如果已经做到了步调一致，那么勇敢的就不敢单独前进，怯懦的也不敢单独后退，这就是指挥大部队的方法。所以，夜间作战多使用火光和金鼓，白天作战多使用旌旗，这是为了扰乱敌人视听的缘故。

故三军可夺气(1)，将军可夺心(2)。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3)。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4)。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5)。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6)。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7)。

【注释】

(1) 故三军可夺气：何氏曰："《淮南子》曰：'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云，气如飘风，声如雷霆，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吴子》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于一人，是谓气机。'故夺气者有所待，有所乘，则可矣。"张预曰："气者，战之所恃也。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则其锋不可当。故敌人新来而气锐，则且以不战挫之，伺其衰倦而后击，故彼之锐气可以夺也。尉缭子谓'气实则斗，气夺则走'者，此之谓也。曹刿言'一鼓作气'者，谓初来之气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谓陈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所谓守其气者，常养吾之气，使锐盛而不衰，然后彼之气可得而夺也。"赵本学曰："三军以气为主，故有乘胜之锐

气者，有持众之骄气者，有决死之怒气者，有理直之壮气者。夺之如坚壁固守不与之战。或巧设奇伏挫折其锋；或可以思信怀之者，彼众不直其主而气亦怯；或可以辞令屈之者，彼无以激其众而气亦馁；或杀其所恃腹心之人，或破其所恃之援，皆可以夺敌之气也。彼气既衰，然后鼓吾之盛气，以乘之胜之道矣。”夺气，指士卒失去战胜敌人的锐气。

(2) 将军可夺心：李筌曰：“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杜牧曰：“心者，将军心中所倚赖以为军者也。后汉寇恂征隗嚣，嚣将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军将皇甫文出谒恂，辞礼不屈，恂怒斩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今来，辞气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后燕慕容垂遣子宝率众伐后魏。始宝之来，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断其来路，父子问绝。道武乃诡其行人之辞，令临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遽还？’宝兄弟闻之，忧惧以为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袭之，大破于参合陂。”张预曰：“心者，将之所主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传》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谓夺其本心之计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所谓攻其心者，常养吾之心，使安闲而不乱，然后彼之心可得而夺也。”赵本学曰：“将军可夺心者，主帅以心为主，心静而逸则思虑精专，间谍多而利害明。故或激之使怒，或卑之使骄，或烦之使躁，或间之使疑，或震之使怖。凡人之心，有一于此，则神明之地不虚而计谋自浅矣。此理势之必然也，盖夺气、夺心二者军争之要旨也。”朱军说：“中国古人把心作为思维器官，所以把思想状况、感情都叫做‘心’。夺心，指控制敌军指挥员的思维活动。将军是指挥部队的核心，他们的思想状况对部队作战有直接影响，所以对他施行攻心战术，动摇他的决心，扰乱他

的思维程序；经常采取出敌意表的行动，引诱敌之将领犯错误。如《计篇》的‘利而诱之，卑而骄之，怒而挠之’，以及《九变篇》的‘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都是夺心的方法。要求指挥员应具备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本领。”夺心，指将领失去战胜敌人的良好心理、坚强意志等。

(3) 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意谓士气始而锐不可当，继而士气怠惰，终则士气衰竭。朝气、昼气、暮气，指士卒在作战开始、中间与最后不同阶段的士气。孟氏曰：“朝气，初气也；昼气，再作之气也；暮气，衰竭之气也。”梅尧臣曰：“朝，言其始也；昼，言其中也；暮，言其终也。谓兵始而锐，久则惰而思归，故可击。”一说，朝、昼、暮，意即早晨、白天、傍晚。归，止息，此处是衰竭的意思。一说，指思归之情。

(4) “故善用兵者”四句：何氏曰：“夫人情，莫不乐安而恶危，好生而惧死，无故驱之就卧尸之地，乐趋于兵战之场，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斗之气，一旦乘而激之，冒难而不顾，犯危而不畏，则未尝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则率尔争斗，不啻诸、刿。至于操刃而求斗者，气之所乘也；气衰则息，恻然而悔矣。故三军之视强寇如视处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是以即墨之围，五千人击却燕师者，乘燕劓降掘塚之怒也。秦之斗士倍我者，因三施无报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奋也。二者，治气有道，而所用乘其机也。”张预曰：“朝喻始，昼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为辞也。凡人之气，初来新至则勇锐，陈久人倦则衰。故善用兵者，当其锐盛，则坚守以避之；待其惰归，则出兵以击之。此所谓善治己之气，以夺人之气者也。前赵将游子远之败伊余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窦建德，皆用此术。”治气，掌握了敌我双方士气变化的规律。

(5)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杜牧曰：“《司马法》曰：‘本心固。’言料敌制胜，本心已定，但当调治之，使安

静坚固，不为事挠，不为利惑，候敌之乱，伺敌之哗，则出兵攻之矣。”何氏曰：“夫将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连百万之众，对虎狼之敌，利害之相杂，胜负之纷揉，权智万变，而措置于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乱，岂能应变而不穷，处事而不迷，卒然遇大难而不惊，案然接万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乱，吾之静足以待哗，前有百万之敌，而吾视之，则如遇小寇。亚夫之御寇也，坚卧而不起；栾箴之临敌也，好以整，又好以暇。夫审此二人者，蕴以何术哉？盖其心治之有素，养之有余也。”治，严整有序。哗，喧哗骚动。治心，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心理特点，即在具备了良好心理素质的同时，也了解敌人的心理。

(6)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也。”张预曰：“近以待远，佚以待劳，饱以待饥，诱以待来，重以待轻，此所谓善治己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治力，指掌握了敌我双方的战斗力情况。

(7)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意谓不要截击旗帜齐整的敌人，不要攻击军容壮大的敌人，这是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战术思想。曹操曰：“正正，齐也；堂堂，大也。”张预曰：“正正，谓形名齐整也；堂堂，谓行阵广大也。敌人如此，岂可轻哉？《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言须识变通。此所谓善治变化之道，以应敌人者也。”邀，阻截，截击，阻击。正正，严整的样子。堂堂，壮大的样子。阵，同“阵”。治变，指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战术思想。

【译文】

可以使三军士卒失去战胜敌人的锐气，也可以使将军失去战胜敌人的心理意志。在打仗过程中，士气始而锐不可当，继而士气怠惰，终则士气衰竭。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应避开敌人锐不可当的时候，而在敌人士气衰落时出击，这是掌握了敌我双方士气变化的规律。用自己的严整有序对付敌人的混乱不堪，用自己的安宁镇静，对付敌人

的喧哗骚动，这是掌握了敌我双方的心理特点。用自己的近道便捷对付敌人的远途奔波，用自己的安逸对付敌人的疲劳，用自己的饱食对付敌人的饥饿，这是掌握了敌我双方的战斗力情况。不要截击旗帜齐整的敌人，不要攻击军容壮大的敌人，这是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战术思想。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1)，佯北勿从(2)，锐卒勿攻(3)，饵兵勿食(4)，归师勿遏(5)，围师必阙(6)，穷寇勿迫(7)。此用兵之法也。

【注释】

(1)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意谓敌人如果占据了高地就不要仰攻，敌人如果背靠高地就不要迎击。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敌在高处，不可仰攻；敌倚丘山下来求战，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趋高者力乏，自高趋下者势顺也。故不可向迎。"何氏曰："秦伐韩，赵王令赵奢救之。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陈以待之，不然必败。今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从之，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后周遣将伐高齐，围洛阳，齐将段韶御之，登邙坂，聊欲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便值周军，即遣驰告请营，与诸将结陈以待之。周军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战。韶以彼步我骑，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并即奔遁。"

(2) 佯北勿从：贾林曰："敌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击我兵，谨勒将士，勿令逐追。"何氏曰："如战国秦师伐赵，赵奢之子括代廉颇将，据秦于长平。秦阴使白起为上将军。赵出兵击秦，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

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发卒遮绝赵救及粮食。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阴相杀食。括中射而死。”佯，假装，伪装。北，败逃，败走。从，跟随，这里是追击的意思。

(3) 锐卒勿攻：意谓敌人有锐气时不要进攻。陈皞曰：“盖言士卒轻锐，且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后击之。所谓千里远斗，其锋莫当，盖近之尔。”张预曰：“敌若乘锐而来，其锋不可当，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晋楚相持，楚晨压晋军而陈，军吏患之。栾书曰：‘楚师轻窕，固垒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贼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当且闭垒以折之，待其气衰，可一战而破也。’果然。”

(4) 饵兵勿食：王皙曰：“饵我以利，必有奇伏。”张预曰：“《三略》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言鱼贪饵，则为钓者所得；兵贪利，则为敌人所败。夫饵兵，非止谓置毒于饮食，但以利留敌，皆为饵也。若曹公以畜产饵马超，以辎重饵袁绍；李矩以牛马饵石勒之类，皆是也。”饵兵，指敌人抛出的诱饵。

(5) 归师勿遏：意谓对退归本国的敌军不可阻截。李筌曰：“士卒思归，志不可遏也。”张预曰：“兵之在外，人人思归，当路邀之，必致死战。韩信曰：‘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刘表，谓荀彧曰：‘虏遏吾归师，吾是以知胜。’又，吕弘攻段业，不胜，将东走。业欲击之，或谏曰：‘归师勿遏，兵家之戒；不如纵之，以为后图。’业不从，率众追之，为弘所败。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陈。”郭化若说：“敌军退归本国，不宜去遏止它，这大概只是指当时的军队，归心似箭，遏止它，就会遇到拼命的反击。”遏，拦阻，阻截。

(6) 围师必阙：意谓对已被包围的敌人，应给他们留下一个缺口，以避免其负隅顽抗。曹操曰：“《司马法》曰：‘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张预曰：“围其三面，开其

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坚战。后汉朱儁讨贼帅韩忠于宛，急攻不克，因谓军吏曰：‘贼今外围周固，所以死战；若我解围，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围壶关，谓之曰：‘城破，皆坑之。’连攻不下。曹仁谓公曰：‘夫围城，必示之活门，所以开其生路也。今公许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计也。’公从之，遂拔其城是也。”刘庆说：“春秋时期，大多数战争并不是要完全摧毁敌国、歼灭敌军，而是以有限的军事行动达成称霸的目的，因此不主张或不能进行歼灭作战，攻克敌人城邑营垒手段也嫌简陋。考虑到敌军‘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孙子·九地篇》）的心理状态，从涣散敌军斗志、瓦解敌军防御的角度考虑，‘围师必阙’的原则受到兵家的普遍遵守。《司马法》中即有‘围其三面，阙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曹操注引）的说法。后世兵家总结历代战争实践经验，进一步充实细化它的内容。如杜牧说：‘示以生路，令无必死之心，因而击之’（杜牧注《孙子》）。杜佑认为‘若围敌平陆之地，必空其一面，以示其虚，欲使战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敌临危据险，强救在表，当坚固守之，未必阙也’（杜佑注《孙子》）。《百战奇法·围战》则从诱敌出洞的角度，提倡‘凡围城之道，须开一角，而伏兵于远，则贼有生路，思出奔，其志不坚，乃可克也’，使这一用兵原则的内涵更加丰富。”阙，缺口。

(7) 穷寇勿迫：杜牧曰：“春秋时，吴伐楚，楚师败走，及清发，阖闾复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汉宣帝时，赵充国讨先零羌。羌睹大军，弃辎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穷寇也，不可迫。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曰：‘善。’虏果赴水，溺水者数万，于是大破之也。”又，赵本学认为“迫”字误，当作“追”。毛泽东写有“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句。李零说：“毛泽东的诗，似乎透露出一点，他读的

《孙子兵法》，可能是赵注本。因为《孙子》古本都是‘穷寇勿迫’，只有赵注本是‘穷寇勿追’。”穷寇，陷入绝境的敌人。迫，逼迫。

【译文】

用兵打仗的原理是：敌人如果占据了高地就不要仰攻；敌人如果背靠高地就不要迎击；敌人如果假意败逃就不要追击；敌人有锐气时不要进攻；敌人抛出的诱饵不要吞食；对退归本国的敌军不可阻截；对已被包围的敌人，应给他们留下一个缺口，以避免其负隅顽抗；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逼迫。这些就是用兵打仗的原理。

九变篇

【题解】

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九变》是内容编排得较为混乱的一篇。此篇的篇题，以及篇中“五利”等词语，由于作者语焉不详，注释者难免聚讼纷纭。围绕着篇题“九变”，长期以来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意见：

第一种是“五变”说，以梅尧臣、张预等为代表。曹操在本篇“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的后面，注曰：“谓下五事也。‘九变’一曰‘五变’。”张预曰：“曹公言‘下五事’为五利者，谓‘九变’之下五事也，非谓‘杂于利害’以下五事也。”认为“九变”实为“五变”，指的是本篇开头“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五句，意谓军队在以上五种地形下机变灵活的作战原则。

第二种是“九变”说，以李筌、贾林、何廷锡为代表。贾林在“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的后面，注曰：“九变，上九事。将帅之任机权，遇势则变，因利则制，不拘常道，然后得其通变之利。变之则九，数之则十。故君命不在常变例也。”认为“九变”指的是“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事，“君命有所不受”一句不在“九变”之列。《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的整理者亦支持此说。汉简有佚篇《四变》，整理者认为该篇“在解释‘途有所不由’等四句以后说：‘君令有所不行者，君令有反此四变者，则弗行也。’据此，九变当指‘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九事而言。”

第三种是“错简”说，以张贲、刘寅、赵本学为代表。他们认为《军争篇》与本篇“简编错乱”，《军争篇》的末尾“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八句，与本篇开头“圮地无舍”一句，句型相近，原本蝉联一体，却被割裂措置。“高陵勿向”八句与“圮地无舍”一句合在一起，即为“九变”。

第四种是“泛指”说，以郭化若、杨丙安为代表。郭化若说：“本篇讲各种特殊情况的机断措施。‘九’泛指多，‘变’指不按正常原则处置。”

第五种是“九地之变”说，以李零为代表。他指出：“今按‘九变’实即《九地》‘九地之变’。”“我有一种怀疑，《九地》可能是《孙子》各篇大体编定后，最后剩下来的材料，整理工作有点差，因此结构松散，前后重复。《九变》又是从《九地》分出来的一部分。”

如果本篇文字确实源自《九地篇》，那么“九变”应该指的是兵家在熟知各种地形的前提下，机动灵活地变换战法以战胜敌人。本篇的第二段有言：“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只有通晓“九变”原则的好处，才算懂得用兵，否则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利用地形之利。由此可知：依托不同的军事地形，强调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当是《九变篇》的主旨所在。

战术原则运用得当，便能实现既定的利益诉求。在追求战争利益的过程中，如果一味求“利”而不知“害”，便会导致亡国丧家的危险。孙子在本篇的第三段提出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观点，要求战争决策者辩证地看待“利”与“害”，不仅做到两者兼顾，还要能够化害为利，始终掌握战争的主导权。本篇最后一段概括出了军事将领有可能存在的“五危”，即五种致命的缺陷。“五危”是“兵家之灾”，能导致“覆军杀将”的恶果。显然，只有了解“五危”，克服“五危”，军事将领在人格建设方面，才能更好地领悟《计篇》中的“智”、“信”、“仁”、“勇”、“严”等各项标准的丰富内涵。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1)。圮地无舍(2)，衢地交合(3)，绝地无留(4)，围地则谋(5)，死地则战(6)，途有所不由(7)，军有所不击(8)，城有所不攻(9)，地有所不争(10)，君命有所不受(11)。

【注释】

(1) 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按，此三句与《军争篇》开篇三句相同。刘寅曰：“张贲注以上篇‘高陵勿向’以下八句通此篇‘绝地无留’一句共为九变，甚是有理。”赵本学引刘寅曰：“愚自十八九岁先人授读张贲刊定注板，则以上篇‘高陵勿向’一段八句，通此篇‘绝地勿留’一句，共为九变。其‘圮地无舍，衢地合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四句为《九地篇》文，断为错简，甚为有理。”赵氏认为：“然愚犹以为‘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九字，盖亦误因上篇之文而重出也，今只截自上篇‘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缺，穷寇勿迫’八句，以合于‘绝地勿留’一句为九变，只为全文更尤简净，其此篇‘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凡九字归诸《军争篇》下，四句归诸《九地篇》，则孙子之书无一言之不足，亦无一言之有余矣。”李零说：“《九变》篇的这段文字有问题，不是重出，就是残缺。”

(2) 圮地无舍：按，孙子对“圮地”的认识亦见于《九地篇》。该篇曰：“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圮地则行。”张预曰：“以其无所依，故不可舍止。”圮地，指难以行走的地区。舍，止，这里指宿营。

(3) 衢地交合：按，孙子对“衢地”的认识亦见于《九地篇》。该篇曰：“衢地则合交。”“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四达者，衢地也。”曹操曰：“结诸侯也。”梅尧臣曰：“夫四通之地，与旁国相通，当结其交也。”顾福棠曰：“衢地合交者，《九地篇》云：‘四达者，衢地也。’盖四达之地邻交我则助我，邻交敌则助敌，何以不曰邻而曰交？盖本与我和好之国也。但四达之地，非止一邻，四邻相错，吾当悉与之交，故曰合交。”朱军说：“现在，大国对于处于战略位置的小国、岛国，凡能以军事控制的，就控制它；凡能施加政治影响的，就影响它；凡能以军援、经援拉拢的，就拉拢它。就是利用各种手段交结同盟者。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拿马运河，都具有衢地

的性质。”衢地，指四通八达之地。交和，指结交诸侯。

(4) 绝地无留：按，孙子对“绝地”的认识亦见于《九地篇》。该篇曰：“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李筌曰：“地无泉井、畜牧、采樵之处，为绝地，不可留也。”绝地，指军队与后方隔绝、难以生存之地。

(5) 围地则谋：按，孙子对“围地”的认识亦见于《九地篇》。该篇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背固前隘者，围地也。”张预曰：“居前隘后固之地，当发奇谋，若汉高为匈奴所围，用陈平奇计得出，兹近之。”顾福棠曰：“《九地篇》云：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曰围地。明处此围地之势，当令人不测，速发奇谋，然后可以出险而免祸。”围地，指难以出入、容易包围之地。

(6) 死地则战：按，孙子对“死地”的认识亦见于《九地篇》。该篇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无所往者，死地也。”张预曰：“走无所往，当殊死战，淮阴背水陈是也。从‘圮地无舍’至此为九变，止陈五事者，举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说九地之变，唯言六事，亦陈其大略也。凡地有势有变，《九地篇》上所陈者，是其势也，下所叙者，是其变也。何以知九变为九地之变？下文云：‘将不通九变，虽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观之，义可见也。下既说‘九地’，此复言‘九变’者，孙子欲叙五利，故先陈九变，盖九变、五利相须而用，故兼言之。”顾福棠曰：“《九地篇》云：‘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明其地形有当死之势，非我欲置兵于必死之地也，我军至此不过适逢其地耳。死地则战者，言既适逢其地，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战则生，不战则死，我能速战则必勇气百倍以求生。若至旷日持久，粮道断绝，兵心不固，我虽欲战亦不可得矣。故此二句变文曰‘则谋’、‘则战’，言围地当急谋，迟则为敌击灭也；死地当疾战，迟则欲战而不能战也。”郭化若说：“这里讲的五种地

区，《地形篇》讲的六种地形，《九地篇》讲的九种地区，六种地区和《九地篇》九种地形上的行动方针都是古代‘兵要地理’的萌芽的论述，有许多重复，疑是《孙子》流传中不同笔记者的综合。但其中也有杰出的命题，如‘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以上论述可看作《孙子》地形观的一种表现。”

(7) 途有所不由：意谓有的道路不要经过。王皙曰：“途虽可从而有所不从，虑奇伏也。若赵涉说周亚夫，避崤黾厄陿之间，虑置伏兵，请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是也。”

(8) 军有所不击：意谓有的军队不要攻击。曹操曰：“军虽可击，以地险难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则利薄。困穷之兵，必死战也。”杜牧曰：“盖以锐卒勿攻，归师勿遏，穷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强敌弱，敌前军先至，亦不可击，恐惊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军，皆不可击。斯统言为将须知有此不可击之军，即须不击，益为知变也。故列于《九变篇》中。”张预曰：“纵之而无所损，克之而无所利，则不须击也。又若我弱彼强，我曲彼直，亦不可击。如晋楚相持，士会曰：‘楚人德行、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义相近也。”陈启天曰：“谓凡敌军，有时因须变通，而不可甚或不必全行攻击之也。凡敌军皆我所当攻击者，然敌之实者，如《军争篇》所谓正正之旗，堂堂之陈，则须斟酌变通，暂取守势，待机进攻也。即进攻时机已到，为节约兵力，用于主力作战，以争全局之胜负计，亦须于若干方面采取守势。其采取守势之方面，虽敌人极意挑战，亦不可轻于还击，是亦军有所不击也。至于张预所谓纵之而无所损，克之而无所利之敌，应在军有所不击之列，自史明矣。凡兵力皆有限，有所不击，然后能有所击。若凡敌即击之，处处而击之，时时而击之，未有不力竭而败者。善用兵者，能知变通，有所不击，击则胜矣。军有所不击之时义，大矣哉！”

(9) 城有所不攻：意谓有的城池不要攻打。曹操曰：“城小而固，粮饶，不可攻也。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得十四

县也。”杜牧曰：“操舍华、费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县也。盖言敌于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积粮食，欲留我师；若攻拔之，未足为利，不拔，则挫我兵势，故不可攻也。宋顺帝时，荆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马，资用丰积，战士十万，甲马二千。军至郢城，功曹臧寅以为：攻守异势，非旬日所拔；若不时举，挫锐损威。今顺流长驱，计日可捷；既倾根本，则郢城岂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从。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尽锐攻之，不克，众溃走，入林自缢。”陈启天曰：“谓凡敌所据守之城塞，不可全行攻击，亦不必全行攻取也。城塞最利于防守，而不利于攻击，故《谋攻篇》以‘攻城为不得已’。所谓不得已者，谓其城塞或为战略要点，或与决胜大局有关，而不得不攻取之也。非战略要点，或与决胜大局无关之城塞，则不可攻之，亦不必攻之。曷为不可攻？以其既耗兵力，稽时日，而结局又未必能拔，于我极不利也。曷为不必攻？以拔之而不能守，或守之而无大益，而委之又不足为患也。城塞何者为不得已而必须攻之？何者为不可攻或不必攻？是非深通变通之道者，不能定焉。”

(10) 地有所不争：意谓有的地方不要争夺。曹操曰：“小利之地，方争得而失之，则不争也。”杜牧曰：“言得之难守，失之无害。伍子胥谏夫差曰：‘今我伐齐，获其地，犹石田也。’东晋陶侃镇武昌，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诸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也。”陈启天曰：“谓凡敌军所在之地，不可或不必全行争夺而占领之也。敌军所在之地，有必须力争者，亦有不可争或不必争者。辽远广阔险阻及坚守之地，不可轻争。无益于决胜之地，不必轻争。不可或不必轻争之地，即不争之，是地有所不争也。若争不可争之地，则力竭而败矣。又若争不

必争之地，则兵分力薄，反易为敌所制矣。其常胜而不败者，惟善知变通，集中兵力，以争必争之地者能然焉。”

(11) 君命有所不受：意谓国君有的命令不必接受。曹操曰：“苟便于事，不拘于君命也。”张预曰：“苟便于事，不从君命。夫概王曰‘见义而行，不待命’是也。自‘途有所不由’至此，为五利。或曰：自‘圮地无舍’至‘地有所不争’为九变，谓此九事皆不从中覆，但临时制宜，故统之以‘君命有所不受’。”刘寅曰：“此五者即所谓五利也。盖途必由，军必击，城必攻，地必争，君命必受者，常法也。今曰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者，亦变法耳。此所以继于九变之下，以不由、不击、不攻、不争、不受，而有便于军，故以五利言之。”郭化若认为“君命有所不受”是这一段话的重点，是《孙子》的特殊命题，应当是在战国初期将相开始分工，孙子要求相对的集中，反对“于军不利”的“中枢遥控”时才提出来的。

【译文】

孙子说：大凡用兵打仗的规律是，将领从国君那儿接受命令，聚合民众，组成军队。在“圮地”不要宿营，在“衢地”要结交诸侯，在“绝地”不要停留，在“围地”要巧施计谋，在“死地”要拼死战斗，有的道路不要经过，有的军队不要攻击，有的城池不要攻打，有的地方不要争夺，国君有的命令不必接受。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1)；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2)；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3)。

【注释】

(1)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贾林曰：“九变，上九事。将帅之任机权，遇势则变，因利则制，不拘常道，然后得其通变之利。”何氏曰：“孙子以《九变》名篇，解者十有

余家，皆不条其九变之目者何也？盖自‘圮地无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数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观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尔；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类矣。盖孙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将，合聚军众，如经此九地，有害而无利，则当变之，虽君命使之舍、留、攻、争，亦不受也。况下文言‘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岂得与地形而同算也？况下之《地形篇》云：‘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厥旨尽在此矣。”将，将领。九变，李零说：“作者说的‘九变’应该就是上文第一段摘述的五种‘九地之变’。”九变，指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对战术的变换。

(2) 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贾林曰：“虽知地形，心无通变，岂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将贵适变也。”朱军说：“指挥员通晓战况是多变的，只有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而正确地变革决心、部署，使之有利于作战任务的完成，争取战争的胜利，才可以称得起懂得用兵作战的规律。如果指挥员不懂得战争情况是在不停顿地变动着，不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新的决心，虽然了解地形，也不能发挥地形之利。因为地形有利只是争取胜利条件之一，正如孙武说的‘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取得战争的胜利还有其他若干条件，而且这些条件不像地形那样比较固定，它们不断变化着，只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才可以争取胜利。指挥员如果不知在瞬息多变的战争过程中，采取应有的应变对策，就不能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力。”

(3)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王皙曰：“虽知五地之利，不通其变，如胶柱鼓瑟耳。”李零说：“‘五利’应该就是上文列举的五种‘有所不’。‘有所不’是说要有伸缩余地。”赵本学曰：“此篇多错文，‘五’字当作‘地’，上文言不知变者，虽知地之形，无以得地之利，亦无以得人之用也。以见用兵以知变为先，而地利人为之次耳。盖尝论

之地不过兵之助，兵不过为术之助，不知九变之利，九变之术，于不可击者固击之，于不可攻者固攻之，此谓之瞽可也。诚虽有高阳险固之地，反化为覆尸之所，虽有熊罴百万之众，亦适为润草之膏而已，安能求胜于人哉？”术，方法，手段。

【译文】

所以将领能够通晓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变换战术的好处，算是懂得用兵了；将领没有通晓各种不同地形条件下变换战术的好处，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得到地形之利；指挥军队却不懂得各种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变换战术的方法，即使懂得“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官兵的作用。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1)。杂于利，而务可信也(2)；杂于害，而患可解也(3)。是故屈诸侯者以害(4)，役诸侯者以业(5)，趋诸侯者以利(6)。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7)；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8)。

【注释】

(1)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当难行权也。”张预曰：“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变之谓也。”刘寅曰：“是故智者之虑事必杂于利与害，谓见利必虑其所害，遇害必虑其所利。此亦变通之道也。”郭化若说：“指聪明将帅的思考。看问题不应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考虑有害方面；也不应只看到困难方面，而不看到有利因素。就是说要兼顾到利、害两方面。”刘庆说：“《孙子兵法》认识到战争领域充满着许多矛盾对立的现象，如力量的强弱、人数的众寡、将帅的贤愚、军队的治乱、士卒的勇怯、兵力的专分、人员的劳逸、处境的安危、战势的奇正、战法的攻守、道路的迂直、条件的利害等。在此基础上，它提出了对待利害这类矛盾的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权衡利害，双向思考。研究

战争现象不能只顾及一点，只看到一面，而要‘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曹操注《孙子》），兼顾到利害两个方面。和平时期要抓紧战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九变篇》）；胜利之际不要忘乎所以，‘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火攻篇》）；困难之际要充分认识到事物的有利因素，对来势汹汹的强大之敌，要看到其饥疲劳困等不利因素；双方争夺致胜条件时要看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篇》）；防御部署时要考虑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认识到战争的方方面面，才能抓住矛盾的主导方面，进行正确的处置。第二，要善于化害为利。‘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看到利的方面就可以增强信心，增强抗敌的斗志；看到有害的方面就能够对祸患和困难预有准备，可以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创造矛盾转化的必要条件，促使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杂，掺杂，这里是兼顾的意思。

(2)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意谓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一面，作战目的才可达到。曹操曰：“计敌不能依五地为我害，所务可信也。”杜牧曰：“言我欲取利于敌人，不可但见取敌人之利，先须以敌人害我之事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我所务之利，乃可申行也。”务，事情，事物，这里指作战目的。信，通“伸”，伸展，达到。

(3) 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意谓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害的一面，祸患才可解除。曹操曰：“既参于利，则亦计于害，虽有患可解也。”杜牧曰：“我欲解敌人之患，不可但见敌能害我之事，亦须先以我能取敌人之利，参杂而计量之，然后有患乃可解释也。故上文云‘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也。譬如敌人围我，我若但知突围而去，志必懈怠，即必为追击；未若励士奋击，因战胜之利以解围也。举一可知也。”陈启天曰：“谓参酌于害之一方而沉思之，然后其事之患害，乃可预为解免也。凡事之利害，本多相杂者。利之所在，害即随

之，故虑事定计，能一面思利而力图之，又一面思患而预防之，则应变之道尽矣。虑必杂于利害，然后乃能深明利害之道，以应变制敌焉。”

(4) 屈诸侯者以害：意谓用一些有害于诸侯的事情施加压力使其屈服。曹操曰：“害其所恶也。”杜牧曰：“言敌人苟有其所恶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机，则能屈敌也。”贾林曰：“为害之计，理非一途，或诱其贤智，令彼无臣；或遗以奸人，破其政令；或为巧诈，间其君臣；或遗工巧，使其人疲财耗；或馈淫乐，变其风俗；或与美人，惑乱其心。此数事，若能潜运阴谋，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5) 役诸侯者以业：意谓用一些事情驱使诸侯为我所用。曹操曰：“业，事也。使其烦劳，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张预曰：“以事劳之，使不得休。或曰：压之以富强之业，则可役使。若晋、楚国强，郑人以牺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役，役使。业，事情。

(6) 趋诸侯者以利：意谓用一些小利诱惑诸侯使其被动奔走。曹操曰：“令自来也。”杜牧曰：“言以利诱之，使自来至我也，堕吾画中。”趋，奔走。

(7) 恃吾有以待也：梅尧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8)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曹操曰：“安不忘危，常设备也。”何氏曰：“《吴略》曰：‘君子当安平之世，刀剑不离身。’古诸侯相见，兵卫不彻警，盖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况守边固圉，交刃之际欤？凡兵所以胜者，谓击其空虚，袭其懈怠；苟严整终事，则敌人不至。《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昔晋人御秦，深垒固军以待之，秦师不能久。楚为陈，而吴人至，见有备而返。程不识将屯，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吏治军簿，虏不得犯。朱然为军师，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使敌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是谓能外御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

乱，戒之于无形，防之于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险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缮完其沟隍，或多调军食，或益修战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常使彼劳我佚，彼老我壮，亦可谓‘先人有夺人之心’、‘不战而屈人之师’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溃，齐以狎敌而歼，虢以易晋而亡，鲁以果邾而败，莫敖小罗而无次，吴子入巢而自轻，斯皆可以作鉴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备之之谓也。”赵本学曰：“备而且理，惟深思利害者能知之，盖怯防勇战，用兵之道也。必斤堠常谨，堡栅常固，行阵常整，法度常申，器械常利，车马常调，视未战如将战，视既战如未战，不以敌去而侮，惧有佯退之理；不以胜敌而骄，惧有必报之心。戒酒省眠，养气寡欲，忍寒耐暑，服劳分苦。虽经年积月之后，无异于始集之时；虽暴雨严霜之夜，无间于风高马嘶之辰。一心周流乎万里之外，监戒不离于几席之前。如此则常有所恃，万无可攻，仓卒意外之变，何为而起耶？苟无自固之本而偷或然之安，则虽极其思虑之精，亦无益于智也。此用兵之要语，学者其可不永言耶？”陈启天曰：“当战斗时，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是敌无利可趋也。何患其来攻乎？如其贸然来攻，吾亦能以实力害之矣。《形篇》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与此所言义虽相通，然此着重战斗时之实际措置而言，《形篇》则着重未战前之国防准备而言，此须稍加分辨者。”吴如嵩说：“孙子在这里用了四个‘恃’字，‘恃’是依恃。依恃什么，依恃的就是强大的实力，就是充分的准备。有了这样的‘恃’，才能有恃无恐。孙子说，不要依恃敌人不来，不要依恃敌人不攻，如果寄希望于敌人的仁慈和善良，而自己毫无战备，毫无实力，那就是机会主义，那就会像卫懿公那样因为好鹤，战备松弛，而亡国破家。”

【译文】

所以聪明人考虑问题，一定会兼顾有利与有害两方面。在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一面，作战目的才可达到；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有

害的一面，祸患才可解除。所以用一些有害于诸侯的事情施加压力使其屈服，用一些事情驱使诸侯使其为我所用，用一些小利诱惑诸侯使其被动奔走。所以用兵打仗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而要寄希望于我方的不懈备战；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寄希望于我方实力强大敌人无法进攻。

故将有五危(1)：必死，可杀也(2)；必生，可虏也(3)；忿速，可侮也(4)；廉洁，可辱也(5)；爱民，可烦也(6)。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7)。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8)。

【注释】

(1) 故将有五危：郭化若说："五种将帅性格上的缺陷。"

(2) 必死，可杀也：意谓对一味拼死的敌将，可施计杀死他。曹操曰："勇而无虑，必欲死斗，不可曲挠，可以奇伏中之。"杜牧曰："将愚而勇者，患也。黄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顾其死。'《吴子》曰：'凡人之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将也。'"张预曰："勇而无谋，必欲死斗，不可与力争，当以奇伏诱致而杀之。故《司马法》曰：'上死不胜。'言将无策略，止能以死先士卒，则不胜也。"赵本学曰："言不避险易强弱之势，不计众寡胜败之情，但欲轻生决战，以图侥幸，此其人必无他谋，姑出穷计者耳。若据高坚陈，制其冒突而设伏布奇以杀之，诚不难也。"

(3) 必生，可虏也：意谓对贪生怕死的敌将，可设法俘虏他。曹操曰："见利畏怯不进也。"张预曰："临陈畏怯，必欲生返，当鼓噪乘之，可以虏也。晋楚相攻，晋将赵婴齐，令其徒先具舟于河，欲败而先济是也。"赵本学曰："依恋城堡不敢深入，临阵退缩过自防卫。此其人柔怯无勇，军威不震，遇敌奋击兵败自降。"

(4) 忿速，可侮也：意谓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

而使他中招。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杜牧曰："忿者，刚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厚重也。若敌人如此，可以陵侮，使之轻进而败之也。十六国姚襄攻黄落，前秦苻生遣苻黄眉、邓羌讨之。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襄性刚很，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必忿而出师，可一战而擒也。'黄眉从之。襄怒出战，黄眉等斩之。"赵本学曰："暴怒褊急之人，心虑浅狭，智识庸下，侮之则乘怒，轻合不顾成败。"

(5) 廉洁，可辱也：意谓对廉洁惜名的敌将，可通过侮辱他而乱其心曲。曹操曰："廉洁之人，可污辱致之也。"张预曰："清洁爱民之士，可垢辱以挠之，必可致也。"赵本学曰："廉洁者，狷狭自饰之人也。矜骄喜色，不受人污，辱之则愧忿交集，邀人求逞。"

(6) 爱民，可烦也：意谓对爱护民众的敌将，可不断烦扰他，使他疲于救援，劳碌不堪。曹操曰："出其所必趋，爱民者，则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则须烦劳也。"陈皞曰："兵有须救不必救者，项羽救赵，此须救也；亚夫委梁，不必救也。"张预曰："民虽可爱，当审利害；若无微不救，无远不援，则出其所必趋，使烦而困也。"赵本学曰："爱民者，不忍之心胜，煦煦若妇人者也。此人多姑息求全，才无果断，烦之则心绪杂乱，谋患不精。此五者，皆将军自为之过，不可以任用，兵之责者也。"

(7)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陈皞曰："良将则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随事而用；不忿速，不耻辱，见可如虎，否则闭户。动静以计，不可喜怒也。"何氏曰："将材古今难之，其性往往失于一偏耳。故孙子首篇言'将者，智、信、仁、勇、严'，贵其全也。"张预曰："庸常之将，守一而不知变，故取则于己，为凶于兵。智者则不然，虽勇而不必死，虽怯而不必生，虽刚而不可侮，虽廉而不可辱，虽仁而不可烦也。"

(8) 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贾林曰："此五种之

人，不可任为大将，用兵必败也。”朱军说：“孙武运用辩证观点，提出将的性格有长有短。短在长之中，两者互相转化，重要的是善于正确处理才能不致偏激而被敌方所利用。古人有‘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事物的辩证法，正是如此。将的‘五危’性格应该正确解决，也可以正确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提高指挥员的军政素养。”陈启天曰：“军之所以覆败，将之所以被杀，皆由于为将者有此五种危及战事之性格，不可不慎加审察，而斟酌变通之也。将既须能勇，又须能不必死；既须能怯，又须能不必生；既须能刚，又须能不可侮；既须能廉，又须能不可辱；既须能仁，又须能不可烦。诸种性格，互为调融，而各适其宜，共成其用，是非深识生死之道，深通修养之学，并深知变通之法者，莫能几焉。《计篇》曾首揭将须智、信、仁、勇、严五德俱全，为将岂易言哉，为将岂易言哉！”覆军，使军队覆灭。

【译文】

将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缺陷：对一味拼死的敌将，可施计杀死他；对贪生怕死的敌将，可设法俘虏他；对急躁易怒的敌将，可通过侮辱激怒他而使他中招；对廉洁惜名的敌将，可通过侮辱他而乱其心曲；对爱护民众的敌将，可不断烦扰他，使他疲于救援，劳碌不堪。以上这五种，是将帅容易犯的过错，也是用兵的灾祸。军队被覆灭，将领被杀死，必定由于上述五种危险，不可不认真研究。

行军篇

【题解】

“行军”在现代军语中，意即“军队进行训练或执行任务时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而本篇篇题的含义却与此有别，指的是行军过程中的“处军”。“处军”，指的是军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作战、驻扎与宿营。赵本学曰：“行军者，军行处境须知之事也。次舍之处，则有水泽山陆之不同，经由之路亦有坑堑险阻之不一，果何择而何避乎？军行见敌，敌人则有动静进退之迹，有障蔽疑似之计，有治乱虚实之形，果何觇而何察乎？处军不得其法，相敌不得其情，皆有败衄之祸。《孙子》此篇专载其事，上言处军，下言相敌，周悉详尽，无复余蕴矣。”指出了“处军”与“相敌”之术对于战争结果的重要意义，因而被《孙子兵法》充分重视，详加分析。张预曰：“知九地之变，然后可以择利而行军，故次《九变》。”则指出了本篇与《九变篇》在内容上的前后衔接。

本篇前两段谈“处军”。孙子依次分析了在山地、江河、盐碱地和平地等四种地形下的“处军”原则（如在山地“处军”，要“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均蕴含着充分利用各种“地利”以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旨归。作者还从军需供应与卫生防疫的角度，论证“处军”时为何需遵循“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的原则。士卒身体的健康与否，亦直接关乎作战成败，因而将帅需掌握卫生保健的基本知识，才能正确“处军”以使“军无百疾”。作者还提出了我军必须快速离开的“六害之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并提醒将领途经“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之地，需小心谨慎，认真搜索，以防敌人伏兵的袭击。

本篇第三段谈“相敌”，一共举出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相敌”，即侦察与判断敌情。受军事科技水平所限，孙子时代的人们观察敌情主要依靠眼耳，但这看似原始的“侦察工具”，仍能获知各种敌情，高明的将帅透过表象而抵达本质，便能掌握敌人的作战意图、战略部署、士卒心理、官兵关系等，从而因势利导，因敌制胜，在充

分“知彼”的前提下战胜敌人。在而今高科技的武装下，侦察工具早已摆脱了孙子时代的原始简陋，但三十二种“相敌”之法所贯穿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宗旨，以及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辨方法，仍极具价值，永不过时。

本篇最后一段提出的一些观点，也闪烁着作者睿智的光芒。如“兵非益多也”，提出兵员并非多多益善，质量建设常比扩充数量更重要，在吴如嵩看来，这堪称“我国最早提出的精兵思想”。又如“令（应作“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提出在治军方面应“文”、“武”兼用，不可偏废。刘庆评价这一原则道：“这一思想比单纯鞭笞杀戮的强制性方法要进步，且与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华民族文化相吻合，故几千年来一直被兵家奉为治兵准则。古代兵书《吴子》提出的‘总文武，兼刚柔’的将帅素质要求，近代兵书《曾胡治兵语录》中蔡锷的评语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仁慈贴切。能存此心，则古今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指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军原则对后世兵家的深刻影响。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1)：绝山依谷(2)，视生处高(3)，战隆无登(4)，此处山之军也(5)。绝水必远水(6)；客绝水而来(7)，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8)，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9)；视生处高(10)，无迎水流(11)，此处水上之军也(12)。绝斥泽，惟亟去无留(13)，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14)，此处斥泽之军也(15)。平陆处易(16)，而右背高，前死后生(17)，此处平陆之军也(18)。凡此四军之利(19)，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20)。

【注释】

(1) 凡处军、相敌：“处军”与“相敌”是本篇前三段的关键词。刘寅曰：“孙子言：凡处军之法有四，相敌之法有三十二。下文自‘绝山依谷’至‘伏奸之所’，皆处军之法也。自‘敌近而静’至‘必谨察之’，皆相敌之法也。”吴九龙解释“处军”道：“指在各种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战斗、驻扎的处置方法。”相敌，侦察敌情，判断敌情。张预曰：“自‘绝山依

谷’至‘伏奸之所处’，则处军之事也；自‘敌近而静’至‘必谨察之’，则相敌之事也。”

(2) 绝山依谷：意谓行军经过山地，要靠近山谷。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张预曰：“绝，犹越也。凡行军越过山险，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则利水草，一则负险固。后汉武都羌为寇，马援讨之。羌在山上，援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穷困，悉降。羌不知依谷之利也。”

(3) 视生处高：意谓部队驻扎时要选择向阳的高地。杜牧曰：“言须处高而面南也。”视，看。生，这里指向阳的地带。曹操曰：“生者，阳也。”处高，居高，居于地势高的地带。

(4) 战隆无登：意谓与地势高的敌人作战，我军不可采用仰攻。曹操曰：“无迎高也。”杜牧曰：“隆，高也。言敌人在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敌人而接战也。”隆，高，这里指高地。登，攀登，这里指仰攻。

(5) 此处山之军也：意谓这是在山地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梅尧臣曰：“处山，当知此三者。”

(6) 绝水必远水：意谓我军渡过河流后，一定要在远离河流的地方宿营。杜牧曰：“魏将郭淮在汉中，蜀主刘备欲渡汉水来攻，诸将议众寡不敌，欲依水为陈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不如远水为陈，引而致之，半济而后击，备可破也。’既列陈，备疑，不敢渡。”张预曰：“凡行军过水，欲舍止者，必去水稍远，一则引敌使渡，一则进退无碍。郭淮远水为陈，刘备悟之而不渡是也。”绝，横渡。

(7) 客绝水而来：意谓敌军渡水来进攻。客，指前来进攻的敌军。刘庆说：“《孙子兵法》所说的‘客’，最初是进入敌境作战的军队；与之相对应的是‘主’，即指在本土作战的军队。一般说来，主方有以逸待劳之利，客方有深入敌境、全力拼死作战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古代兵家将帅也常将己方或防御的一方称为‘主’，将敌方或进攻的一方称为‘客’，并由此引

申出‘兵贵为主，不贵为客’的理论，主张深入敌境作战的客军，虽然有运输线长、补给困难等诸多不利因素，但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可以采取因粮于敌、围城打援等战法，迫使凭借坚城以逸待劳的敌人出城寻战，使主客之势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主客无定势，将帅指挥得法，可以反客为主，指挥不当也可以失主为客。也就是《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一书所说的‘主客之事，则有变客为主，变主为客之术’（卷中）。《三十六计》第三十计‘反客为主’，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演绎而成的，其计云：‘乘隙插足，扼其主机，渐之进也。’所以兵不拘主客，重要的是要善于因利制变，使作战行动符合客观实际。在战争中由弱变强，由被动变主动，往往需要一个渐变的过程。在战略形势不利之时，要甘居客位，以便争取时间，扩充实力，逐步转化战略形势，而后进行战略决战。而在战役战斗中，则要善于以攻为守，以迂为直，乘隙突破，更具有机动灵活、时间短促、乘势突发的特点。”

(8) 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杜牧曰：“楚汉相持，项羽自击彭越，令其大司马曹咎守成皋。汉军挑战，咎涉汜水战。汉军候半涉，击，大破之。”张预曰：“敌若引兵渡水来战，不可迎之于水边，俟其半济，行列未定，首尾不接，击之必胜。公孙瓒败黄巾贼于东光，薛万均破窦建德于范阳，皆用此术也。”

(9) 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郭化若说：“附水，照现在的军语说：就是‘直接配备’，即把防御的军队紧靠河边配置，可以直接箭射渡河中的敌兵，以阻止敌军渡河。如果想放敌人过河再打，就不要‘附水’，而作‘后退配置’，让出一定的地方让敌人渡河过来，等过了一半而后迎击它。孙子时代虽还没有把沿江河的防御分为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直接配备’和‘后退配备’，但他从‘半济而击之利’的思想出发，提出‘欲战者，无附水而迎客’，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后退配备’。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10) 视生处高：此处意谓我军要处于江河的上游。曹操曰：“水

上亦当处其高也。前向水，后当依高而处之。”

(11) 无迎水流：意谓不要驻扎在江河的下游。曹操曰：“恐溉我也。”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于卑下处军也，恐敌人开决，灌浸我也。上文云‘视生处高’也。诸葛武侯曰：‘水上之陈，不逆其流。’此言我军舟船亦不可泊于下流，言敌人得以乘流而薄我也。”

(12) 此处水上之军也：意谓这是在水边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梅尧臣曰：“处水上，当知此五者。”

(13) 绝斥泽，惟亟去无留：意谓部队经过盐碱沼泽地带，应迅速离开，不要停留。陈皞曰：“斥，咸卤之地，水草恶，渐洳不可处军。《新训》曰‘地固斥泽，不生五谷’者是也。”亟，赶快，迅速。去，离开。

(14) 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曹操曰：“不得已与敌会于斥泽中。”张预曰：“不得已而会兵于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为险阻。”交军，指两军交战。

(15) 此处斥泽之军也：意谓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梅尧臣曰：“处斥泽，当知此二者。”

(16) 平陆处易：意谓在平原地带应选择平坦之地安营扎寨。曹操曰：“车骑之利也。”杜牧曰：“言于平陆，必择就其中坦易平稳之处以处军，使我车骑得以驰逐。”平陆，指平原地带。易，指平坦之地。

(17) 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意谓部队的右面和背面为高地，前为低地后为高地。死、生，分别指低地与高地。《淮南子·墬形训》曰：“高者为生，下者为死。”《兵略训》曰：“所谓地利者，后生而前死。”张预曰：“虽是平陆，须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为形势者也。前低后高，所以便乎奔击也。”

(18) 此处平陆之军也：意谓这是在平原地带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梅尧臣曰：“处平陆，当知此二者。”

(19) 凡此四军之利：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泽、平陆也。”张预曰：“山、水、斥泽、平陆之四军也。诸葛亮曰：‘山陆之战，不升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李零说：“《孙子》论地，不是讲纯自然的‘地’，而是和‘人’有关的‘地’。每篇的讲法都不一样，主要是人的活动不一样。它讲地，主要有三种讲法：一和行军有关，最具体，有地形、地貌，如本篇的‘四地’，就是这样。一种和作战有关，则只讲地势，主要是远近、险易、广狭、高下这一套，如下一篇的《地形》就是讲地势。一种是综合的讲法，侧重的是区域，是更大的空间概念，讲如何带领士兵，从本国开进敌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如后面的《九地》，就是侧重区域。”

(20) 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曹操曰：“黄帝始立，四方诸侯无不称帝，以此四地胜之也。”李零说：“中国古代帝系传说有代表各族姓所出的太皞（伏羲）、少皞、黄帝、炎帝、颛顼等。春秋战国以来五行之说盛行，这些帝名形成与五方、五色相配的系统，即东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地炎帝、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颛顼、中央黄帝。‘黄帝胜四帝’之说，见汉简佚篇《黄帝伐赤帝》、《大戴礼记·五帝德》、《御览》卷七九引《蒋子万机论》、《太白阴经·人谋下·善师》、《路史·后记》卷五等。据《黄帝伐赤帝》，黄帝胜四帝是靠‘右阴，顺术，倍冲’，应即左前为阳、右背为阴的处军之法。”黄帝，传说中的华夏民族始祖，又称轩辕氏。四帝，泛指炎帝、蚩尤等周边部落的首领。

【译文】

孙子说：概括说来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指挥部队与观察敌情要遵循的原则是：行军经过山地，要靠近山谷；驻扎时要选择向阳的高地；与地势高的敌人作战，我军不可采用仰攻，这是在山地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我军渡过河流后，一定要在远离河流的地方宿营；敌军渡水来进攻，不要在水上与敌人迎战，要等敌人渡过一半再出击，这

才有利；要想与敌决战，不要贴靠水边抗击敌人；我军要处于江河的上游，不要驻扎在江河的下游，这是在水边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部队经过盐碱沼泽地带，应迅速离开，不要停留；如果与敌军在盐碱沼泽地带交战，必须依傍水草而背靠树林，这是在盐碱沼泽地带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在平原地带应选择平坦之地安营扎寨，部队的右面和背面为高地，前为低地后为高地，这是在平原地带指挥部队时要掌握的原则。以上四种“处军”原则的好处，是黄帝战胜四帝的原则所在。

凡军好高而恶下(1)，贵阳而贱阴(2)，养生而处实(3)，军无百疾，是谓必胜(4)。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5)，此兵之利，地之助也(6)。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7)。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8)，必亟去之，勿近也(9)。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10)。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11)，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12)。

【注释】

(1) 凡军好高而恶下：梅尧臣曰：“高则爽垲，所以安和，亦以便势；下则卑湿，所以生疾，亦以难战。”军，指安营扎寨。

(2) 贵阳而贱阴：王皙曰：“久处阴湿之地，则生忧疾，且弊军器也。”阳，指向阳的地方。阴，指背阴的地方。

(3) 养生而处实：意谓在水草丰茂、便于放牧且地势高的地方宿营。曹操曰：“恃满实也。养生，向水草，可放牧，养畜乘。实，犹高也。”张预曰：“养生，谓就善水草放牧也；处实，谓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4) 军无百疾，是谓必胜：梅尧臣曰：“能知上三者，则势胜可必，疾气不生。”张预曰：“居高面阳，养生处厚，可以必胜。地气干燥，故疾疠不作。”

(5) 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意谓在丘陵堤防地域，必须居于它的阳面，背靠着它。李零说：“古代方位概念，一般以南为前，北为后，东为左，西为右。‘右背之’是说要以西、北的丘陵或堤防为依托。”

(6)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梅尧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势以为助。”助，辅助。

(7)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涨也。”上雨，水沫至，汉简本作“上雨水，水流至”。上雨，指上流有雨。涉，渡水。定，指水势平稳。

(8) 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指六种险恶地形。绝涧，指两山壁立，中间夹有一水的地形。梅尧臣曰：“前后险峻，水横其中。”天井，指四面高峻，中间低洼的地形。曹操曰：“四方高、中央下者为天井。”天牢，指高山环绕、形同牢狱的地形。梅尧臣曰：“三面环绝，易入难出。”天罗，指草盛林密，进入其中犹如身陷罗网的地形。梅尧臣曰：“草木蒙密，锋镝莫施。”天陷，指地势低、泥泞难行、车马易陷的地形。梅尧臣曰：“卑下污泞，车骑不通。”天隙，指两山相对、道路窄如裂缝的地形。梅尧臣曰：“两山相向，洞道狭恶。”

(9) 必亟去之，勿近也：贾林曰：“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10) 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意谓对这六种险恶地形，我军远离它，让敌军接近它；我军面向它，让敌军背靠它。曹操曰：“用兵常远六害，令敌近背之，则我利敌凶。”

(11)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翳荟者：指行军遇到的地形及其植被情况。险阻，指险峻难行的丘阜之地。潢井，指低下积水之地。曹操曰：“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苇，即芦苇。山林，汉简本作“小林”。翳荟，指草木茂盛，可供遮蔽。汉简本在“翳荟”两字后有“可伏匿”三字。

(12) 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梅尧臣曰：“险阻，隘也，山林之所产；潢井，下也，葭苇之所生。皆翳荟足以蒙蔽，

当掩搜，恐有伏兵。”覆，审察。索，搜索。伏奸，指敌人的伏兵。

【译文】

一般说来军队安营扎寨，喜好干爽的高地，厌恶潮湿的低地，重视向阳的地方，避免向阴的地方，在水草丰茂、便于放牧且地势高的地方宿营，军中没有各种疾病流行，这是必胜的重要前提。在丘陵堤防地域，必须居于它的阳面，背靠着它，这种情况下用兵获利，是地形辅助的结果。上流有雨，洪水突至，要过河的军人，须等水势平稳下来。凡是从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这六种地形经过，必须赶快离开，不要接近。对这六种险恶地形，我军远离它，让敌军接近它；我军面向它，让敌军背靠它。行军途中遇到险峻难行的丘阜之地或低下积水之地，若上面长有水草、林木，茂盛密集，可供遮蔽，一定要谨慎小心，审察搜索，因为这里可能有敌人的伏兵。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1)；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2)；其所居易者，利也(3)；众树动者，来也(4)；众草多障者，疑也(5)；鸟起者，伏也(6)；兽骇者，覆也(7)；尘高而锐者，车来也(8)；卑而广者，徒来也(9)；散而条达者，樵采也(10)；少而往来者，营军也(11)；辞卑而益备者，进也(12)；辞强而进驱者，退也(13)；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14)；无约而请和者，谋也(15)；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16)；半进半退者，诱也(17)；杖而立者，饥也(18)；汲而先饮者，渴也(19)；见利而不进者，劳也(20)；鸟集者，虚也(21)；夜呼者，恐也(22)；军扰者，将不重也(23)；旌旗动者，乱也(24)；吏怒者，倦也(25)；粟马肉食，军无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26)；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27)；数赏者，窘也(28)；数罚者，困也(29)；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30)；来委谢者，欲休息也(31)。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32)。

【注释】

(1)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意谓敌人离我军很近却保持安静，是因为有险要地形可依靠。梅尧臣曰：“近而不动，依险故也。”陈启天曰：“自‘敌近而静者’以下，所举十七征候，皆论战斗开始前侦察敌情之法。自‘倚杖而立者’以下，所举十五征候，皆论战斗进行中侦察敌情之法。在战斗开始前，最忌不知敌军之动静，而预为防备之计，故前十七种征候，皆举当备之事。在战斗进行中，最宜发现敌军之弱点，以定进攻之计，故后十五种征候，多举可击之事。惟最后一种征候，乃属敌情不甚明了者，则宜慎而应之。敌近而静，恃其险者，谓在战斗开始前，首须侦察敌军之营阵地如何，此可从三种征候侦察之。如敌军与我相中相距甚近，然彼仍安静不动者，必其营阵地有险阻可恃也。我若轻于进攻，则为险阻所厄而败矣。又如敌军之主力与我军相距甚远，然彼以轻兵前来挑战者，乃欲诱我轻进也。我若受诱轻进，则适堕其计中而为所败矣。又如敌之营阵地，不择险阻之地，而据平坦之地者，必以平坦之地，利于彼之攻守也。我若以其平坦易于进攻而轻进，必又堕其计中而败矣。”恃，依赖，依靠。

(2) 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张预曰：“两军相远而数挑战者，欲诱我之进也。尉缭子曰：‘分险者，无战心。’言敌人先分得险地，则我勿与之战也。又曰：‘挑战者，无全气。’言相去远，则挑战，而延诱我进，即不可以全气击之，与此法同也。”

(3) 其所居易者，利也：意谓敌人住在平坦之地，这样做必定有利可图。曹操曰：“所居利也。”张预曰：“敌人舍险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敌欲人之进，故处以平易，以示利而诱我也。”其所居易者，汉简本作“其所居者易”。易，平，这里指平坦之地。

(4) 众树动者，来也：曹操曰：“斩伐树木，除道进来，故动。”张预曰：“凡军，必遣善视者登高觇敌，若见树木动摇者，是斩木除道而来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将为兵器也。

若晋人伐木益兵是也。”

(5) 众草多障者，疑也：意谓敌人在草木丛中设置了许多障碍物，这样做是为了迷惑我们。曹操曰：“结草为障，欲使我疑也。”张预曰：“或敌欲追我，多为障蔽，设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欲袭我，丛聚草木，以为人屯，使我备东而击西。皆所以为疑也。”

(6) 鸟起者，伏也：曹操曰：“鸟起其上，下有伏兵。”

(7) 兽骇者，覆也：意谓野兽惊骇奔逃，说明旁边有伏兵。梅尧臣曰：“兽惊而奔，旁有覆。”覆，伏兵。《左传·隐公九年》：“君为三覆以待之。”

(8) 尘高而锐者，车来也：意谓尘土高扬锐直，说明敌人的战车正向我们驶来。锐，直。张预曰：“车马行疾而势重，又辙迹相次而进，故尘埃高起而锐直也。凡军行，须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见敌尘，必驰报主将。如潘党望晋尘，使骋而告是也。”

(9) 卑而广者，徒来也：意谓尘土低飞而宽广，说明敌人正徒步向我们走来。杜牧曰：“步人行迟，可以并列，故尘低而阔也。”

(10) 散而条达者，樵采也：意谓尘土分散，断续不连，说明敌人正遣人砍柴。杜牧曰：“樵采者，各随所向，故尘埃散衍。条达，纵横断绝貌也。”樵采，砍柴。

(11) 少而往来者，营军也：意谓尘土少，此起彼落，说明敌人在安营扎寨。张预曰：“凡分栅营者，必遣轻骑四面近视其地，欲周知险易广狭之形，故尘微而来。”

(12)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意谓敌人来使言辞谦卑，却在加强战备，说明要向我们进攻。曹操曰：“其使来辞卑，使间视之，敌人增备也。”杜牧曰：“言敌人使来，言辞卑逊，复增垒涂壁，若惧我者，是欲骄我使懈怠，必来攻我也。赵奢救阏与，去邯郸三十里，增垒不进，秦间来，必善食遣之。间

以报秦将，秦将果大喜，曰：‘阏与非赵所有矣。’奢既遣秦间，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备，击之，遂大破秦军也。”

(13) 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意谓敌人来使措辞强硬，部队显示出要挥师进攻的架势，说明他们要撤退了。张预曰：“使来辞壮，军又前进，欲胁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军之士，皆未憖也。来日请相见。’晋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秦果宵遁。”赵本学曰：“使者语辞卑屈，若甚怯弱，觇其守备愈益严谨，此必有进兵之计，特设诈以缓我之心、骄我之气耳，当防其掩袭也。使来语辞傲慢，固示我以强矣，而且进军不止，此必有他故，欲阴遁去而惧见追，以诈胁我令不之觉耳。此相使命。”陈启天曰：“古时交战，亦偶有军使往还于两军之间。如敌使言辞卑谦以骄我，而阴增兵以备我者，必将进攻也。如敌使言辞诡诈以胁我，而敌军又勉强前进者，必将退却也。欲进攻而先示以退却，欲退却而先示以进攻，皆欲以诡道误我耳，不可不察也。”

(14) 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意谓敌人的战车先出动，部署在大军的侧翼，说明敌人正在布阵，要开战了。张预曰：“轻车，战车也。出军其旁，陈兵欲战也。按：鱼丽之阵，先偏后伍，言以车居前，以伍次之；然则是欲战者，车先出其侧也。”陈，同“阵”，布阵。

(15) 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意谓敌人无缘无故而请求和解，说明其中藏有阴谋。无约，没有约定，这里是无缘无故的意思。张预曰：“无故请和，必有奸谋。汉高祖欲击秦军，使郦食其持重宝啗其将贾竖，秦将果欲连和。高祖因其怠而击之，秦师大败。又，晋将李矩守荥阳，刘畅以三万人讨之。矩遣使奉牛酒请降，潜匿精兵，见其弱卒。畅大飨士卒，人皆醉饱。炬夜袭之，畅仅以身免。”赵本学曰：“先无合约，临阵之时骤使来请，此必有奸谋也。为主将者，当谨其言语，闭其形势，增其守备，行其计谋，不可轻信而自怠也。”

(16) 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意谓敌人士卒奔走，兵车布好阵

形，说明敌人期待与我们决战。杜牧曰：“上文‘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盖先出车定战场界，立旗为表，奔走赴表，以为陈也。旗者，期也，与民期于下也。《周礼·大蒐》曰‘车骤徒趋，及表乃止’是也。”

(17) 半进半退者，诱也：张预曰：“诈为乱形，是诱我也。若吴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诱楚师之类也。”

(18) 杖而立者，饥也：意谓敌人倚靠着兵器站立，说明他们处于饥饿状态。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饥之意。”

(19) 汲而先饮者，渴也：意谓士卒去取水，自己先饮用，说明敌军干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及而先取者，渴也。睹一人，三军可知也。”

(20) 见利而不进者，劳也：意谓见到好处，却不愿进取，说明敌军疲劳。杜佑曰：“士疲劳也。敌人来，见我利而不能击进者，疲劳也。”

(21) 鸟集者，虚也：意谓敌营上方群鸟飞集，说明敌营已空。陈皞曰：“此言敌人若去，营幕必空；禽鸟既无畏，乃鸣集其上。楚子元伐郑，将奔，谍者告曰：‘楚幕有乌。’乃止。则知其是设留形而遁也。此篇盖孙子辨敌之情伪也。”

(22) 夜呼者，恐也：意谓士卒夜晚呼叫，说明军心恐慌。曹操曰：“军士夜呼，将不勇也。”张预曰：“三军以将为主，将无胆勇，不能安众，故士卒恐惧而夜呼，若晋军终夜有声是也。”

(23) 军扰者，将不重也：意谓军中士卒惊扰，说明将领没有威望。张预曰：“军中多惊扰者，将不持重也。张辽屯长社，夜，军中忽乱，一军尽扰。辽谓左右勿动，是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士安坐，辽中陈而立，有顷即定。此则能持重也。”

(24) 旌旗动者，乱也：意谓敌军旗帜乱摇，说明他们阵形已乱。张预曰：“旌旗所以齐众也，而动摇无定，是部伍杂乱

也。”

(25) 吏怒者，倦也：意谓军士乱发脾气，说明敌人已倦怠。张预曰：“政令不一，则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晋楚相攻，晋裨将赵旃、魏锜怒而欲败晋军，皆奉命于楚。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是也。”

(26) “粟马肉食”四句：意谓拿粮食喂马，让士卒吃肉，军中吊着的铁锅被打烂，部队不返回军营，说明这是陷入绝境的敌人。张预曰：“捐粮谷以秣马，杀牛畜以飨士，破釜及甑不复炊爨，暴露兵众不复反舍，兹穷寇也。孟明焚舟，楚军破釜之类是也。”缶，一种肚大口小的瓦器，这里泛指炊具。

(27) 谆谆（zhūn）翕翕（xī），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意谓絮絮叨叨、低声下气，语调和缓地与士卒说话，说明敌将已失去人心。谆谆，意即絮絮不休。《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也。”翕翕，态度温和的样子，这里是低声下气的意思。曹操曰：“谆谆，语貌；翕翕，失志貌。”人，指士卒。

(28) 数（shuò）赏者，窘也：杜牧曰：“势力穷窘，恐众为叛，数赏以悦之。”数，数次，多次。窘，窘迫，困窘。

(29) 数罚者，困也：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罚，故数罚以惧之。”

(30) 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意谓先是粗暴地对待部下，而后又害怕部下叛离，说明敌将不精明到了极点。王皙曰：“敌先行刻暴，后畏其众离，为将不精之甚也。”

(31) 来委谢者，欲休息也：意谓敌人前来送礼道歉，说明他们希望停战。杜牧曰：“所以委质来谢，此乃势已穷，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委，委质，送礼。谢，道歉。休息，指停战，休兵。

(32) “兵怒而相迎”四句：曹操曰：“备奇伏也。”杜牧曰：“盛怒出陈，久不交刃，复不解去，有所待也，当谨伺察之，恐有

奇伏旁起也。”黄朴民说：“在今天看来，孙子在本篇中所总结的三十二‘相敌’之法，是非常古老、简单、直观的东西，属于直观经验的粗浅判断和预测，原始、粗浅、简陋得很，同当今先进的军事侦察技术与手段相比，它的陈旧、落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子主张‘相敌’，把它作为战争指挥者达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反映了孙子本人对作战规律孜孜探求的可贵努力，我们不能因为它今天的过时而否定它当时的实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孙子有关‘相敌’方法的概括，虽然直观粗浅，但却包含着深厚的哲理价值。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作为高明的人，最大的课题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透过各种表象，去解释事物的本质属性，从而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洞察先机，建功立业。这种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永远不会过时，永远能给后人以启迪，孙子的价值其实体现在这个方面。”合，交战。

【译文】

敌人离我军很近却保持安静，是因为有险要地形可依靠；敌人离我军很远却发出挑战，是因为想引诱我军进兵；敌人住在平坦之地，这样做必定有利可图；许多树木摇动不停，说明有敌隐蔽前来；敌人在草木丛中设置了许多障碍物，这样做是为了迷惑我们；鸟儿惊飞，说明下面藏有伏兵；野兽惊骇奔逃，说明旁边有伏兵；尘土高扬锐直，说明敌人的战车正向我们驶来；尘土低飞而宽广，说明敌人正徒步向我们走来；尘土分散，断续不连，说明敌人正遣人砍柴；尘土少，此起彼落，说明敌人在安营扎寨；敌人来使言辞谦卑，却在加强战备，说明要向我们进攻；敌人来使措辞强硬，部队显示出要挥师进攻的架势，说明他们要撤退了；敌人的战车先出动，部署在大军的侧翼，说明敌人正在布阵，要开战了；敌人无缘无故而请求和解，说明其中藏有阴谋；敌人士卒奔走，兵车布好阵形，说明敌人期待与我们决战；敌人半进半退，这样做是想诱骗我军上当；敌人倚靠着兵器站立，说明他们处于饥饿状态；士卒去取水，自己先饮用，说明敌军干

渴；见到好处，却不愿进取，说明敌军疲劳；敌营上方群鸟飞集，说明敌营已空；士卒夜晚呼叫，说明军心恐慌；军中士卒惊扰，说明将领没有威望；敌军旗帜乱摇，说明他们阵形已乱；军士乱发脾气，说明敌人已倦怠；拿粮食喂马，让士卒吃肉，军中吊着的铁锅被打烂，部队不返回军营，说明这是陷入绝境的敌人；絮絮叨叨、低声下气，语调和缓地与士卒说话，说明敌将已失去人心；多次实行奖励，说明敌军处境困窘；不断实行处罚，说明敌军陷入困境；先是粗暴地对待部下，而后又害怕部下叛离，说明敌将不精明到了极点；敌人前来送礼道歉，说明他们希望停战。敌人盛怒前来迎战，却久久不与我军交锋，也不撤退，这种情况一定要仔细观察。

兵非益多也(1)，惟无武进(2)，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3)。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4)。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5)；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6)。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7)，是谓必取(8)。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9)；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10)。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11)。

【注释】

(1) 兵非益多也：意谓兵力并非越多越好。曹操曰：“权力均。”王皙曰：“权力均足矣，不以多为益。”吴如嵩说：“孙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我国最早提出的精兵思想。”“兵贵精不贵多，兵贵质不贵量。在孙子看来，一支军队如果能做到作战行动不刚武轻进，作战过程始终注意集中兵力，作战决心建立在准确判断敌情的基础之上，官吏士卒又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人才，那就称得上是精兵了。自孙子提出精兵思想之后，自春秋至战国这一思想愈来愈明晰。‘杀士’一词，即是精兵之意。‘杀’并非斩杀，也不是牺牲，而是减省，减裁，‘杀士’如同今之裁军。”“《孙膑兵法》有《杀士》残篇；《尉缭子·兵令下》有云：‘臣闻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

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2) 惟无武进：意谓不可一味迷信武力，轻举妄动。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当以计智料敌而行。”

(3) 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曹操曰：“厮养足也。”王皙曰：“善分合之变者，足以并力乘敌间取胜人而已。故虽厮养之辈可也，况精兵乎？曹说是也。”张预曰：“兵力既均，又未见便，虽未足刚进，足以取人于厮养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敌而取胜，不必假他兵以助己。故尉缭子曰：‘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此言助卒无益，不如己有兵法也。”并力，集中兵力。料敌，观察分析敌情。取人，战胜敌人。

(4) 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杜牧曰：“无有深谋远虑，但恃一夫之勇，轻易不顾者，必为敌人所擒也。”易，轻视，蔑视。《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曰：“国无小，不可易也。”

(5) “卒未亲附而罚之”四句：张预曰：“骤居将帅之位，恩信未加于民，而遽以刑法齐之，则怒恚而难用。故田穰苴曰：‘臣素卑贱，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参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施子美曰：“人不可使之无所爱，亦不可使之无可畏。畏而不爱，力胁之也；爱而不畏，姑息之也。爱与畏虽不可偏废而用之，则有先后焉。方其卒未亲附之时，则恩在所先，威在所后，当是时而先之以罚，以使之畏，则人必不服，不服则必不为吾用，故难用。”

(6) 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曹操曰：“恩信已洽，若无刑罚，则骄惰难用也。”

(7) 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赵本学曰：“文，谓恩惠；武，谓刑罚。必以文令之于先，而以法齐之于后，是谓攻则必取之道也。盖处军、相敌，行军之庶务，恩威必用者，行军之大本。徒知其事而不

知其本，则虽有其具而不可徒行也。孙子语上不遗下，语粗不遗精，类如此，此所以为兵之圣也。”黄朴民说：“这里所谓的‘文’，指的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是‘胡萝卜’；这里所谓的‘武’，是军纪军法，重刑严罚，是‘大棒’。……在孙子看来，只有真正做到教罚并用，宽严结合，胡萝卜与大棒一样不缺，方可‘与众相得’，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上下，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视死如归，英勇杀敌，从而赢得战争。”令，教育。汉简本“令”作“合”。《淮南子·兵略训》、《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亦引作“合”。吴九龙说：“以作‘合’为是。‘文’、‘武’对文，‘合’、‘齐’亦对文。‘合’亦‘齐’义。《易·乾文言》‘与日月合其明’，即言‘齐’。‘令’或因与‘合’形似而讹，或涉下‘令素行’、‘令素不行’而改，均非是。”齐，整饬，规范，约束。

(8) 是谓必取：张预曰：“文恩以悦之，武威以肃之；畏爱相兼，故战必胜，攻必取。或问曰：‘《书》云：‘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孙武先爱何也？曰：《书》之所称，仁人之兵也。王者之于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陈，战国之兵也。霸者之于民，法令素酷，人心易离，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9) 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梅尧臣曰：“素，旧也。威令旧立，教乃听服。”令，法令规章。素，平常，平时。

(10)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何氏曰：“人既失训，安得服教？”

(11) 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杜牧曰：“言为将，居常无事之时，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然后对敌之时，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韩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谓驱市人而战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战。’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从也。”陈启天曰：“实施教育与整齐军纪，须自平时至战时始终一致，不可仓卒取办，亦不可偶尔为之也。令者，政府之命令也。素者，平素也，平时也。行者，实行也，非徒托空

言也。信著者，谓命令之实行，信而有征，昭著于人人之耳目也。政府平时实行命令，始终一致，以教育国民，则国民自必心服。若政府之实行，与其命令不符，或虽实行，而朝令夕改，则国民自不心服。惟政府之实行命令始终一致，信而有征，昭著于世，始能深得民众之心，而令之效死作战也。”刘庆说：“《孙子兵法》认为，将吏爱抚士卒是凝聚军心的重要手段，而军队‘上下同意’，内部和谐，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为此，除了国君要政治开明，具有强大的民心凝聚力之外，将吏们也要把和军爱兵作为治军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第一，爱抚士卒。该书所倡导的‘将之五德’之一的‘仁’，就是对士卒宽厚仁慈，要‘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使得士卒心甘情愿地‘与之赴深溪’，‘与之俱死’。第二，既要爱抚士卒又要令行禁止。爱兵的目的在于用兵，不能为了施恩而不约束士卒，使其成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地形篇》）的骄兵悍卒。要把道义上的感化教育与组织纪律上的严格军法军纪有机结合起来，使将吏既取得士卒爱戴，又有令出必行的威信。第三，爱抚士卒要注意方式方法。切忌在爱抚士卒之前，单凭暴虐刑罚而立威；切忌先对士卒施以暴虐，在失去军心后又害怕部下，将吏的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容易造成军心动荡，队伍崩溃；切忌在士卒亲附将帅后，即使违犯律条也不依法论处，要做到爱抚而不娇宠，亲附而不放纵。同时，对士卒的爱抚仁慈、文德教化与军令畅通、信赏明罚要长期贯彻执行，以养成军队的内部和谐一致、令行禁止的良好风气。‘与众相得’是古代兵家将帅治军的重要原则之一，许多优秀将领为团结部众都十分关心士卒饥苦，抚伤问疾，渴不先饮，饥不先食，与普通士卒共度危难，以振士气、固军心。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将帅爱兵故事堪称‘与众相得’原则最有力的注脚。”

【译文】

兵力并非越多越好，不可一味迷信武力，轻举妄动，而是要足以做到集中兵力、查明敌情、战胜敌人罢了。既无深谋远虑又一味轻敌

的人，一定会被敌人擒获。如果士卒还未倾心拥护就施加刑罚，他们会不服，不服，就难以使用；如果已经获得士卒的倾心拥护，却未对士卒施加刑罚，那也不能使用。所以要用仁义之道教育他们，用法令规章约束他们，这样才能必胜。法令平时得到执行，用来训练民众，那么民众就会信服；法令平时未能得到执行，用来训练民众，那么民众就不会信服。法令平时得到执行，说明将领与士卒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地形篇

【题解】

本篇第一句的前两个字是“地形”，作者遂“首章标其目”，以“地形”二字名篇。“知地”是本篇的重要题旨之一。赵本学曰：“上篇水陆山泽，险阻潢井，牢罗隙陷之类，乃军行在途所经所处之地耳，所经所处亦当设备，是以处之各有其道。此篇《地形》乃论战场之形势，安营布阵之所。”可知《行军篇》与本篇虽均研究地形，但却角度有别，前者是从行军过程中“处军”的角度，而本篇则是从战场上“对敌作战”的角度。

第一段首先提出了“通者”、“挂者”、“支者”、“隘者”、“险者”、“远者”六种地形概念，继而揭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所应采用的战术原则。前三种地形是从敌我双方进出往来方便与否加以区分命名的；后三种则分别是从狭窄、安危、远近的角度命名的。作者强调，以上六种地形的探究，实属“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第三段进而指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若在制定对敌战术时，用兵者不知“地”，不懂得地形作为“兵之助”的重要价值，不能根据地形“险厄远近”的不同，机智灵活地运用相应的战术，便难免沦为败军之将。“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是孙子对军事将领的谆谆告诫。“地”是《计篇》中的“五事”之一，在战前“庙算”环节，“天地孰得”是考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然而，关于“天地孰得”的具体考量内容，《计篇》却语焉不详。本篇、《行军篇》以及《九地篇》对各类地形的研究，为人们筹算“地”之“孰得”提供了各种路径，可视为是对《计篇》“地”论的展开与深化。

本篇末尾有警句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要求将领具备“四知”，即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的能力。陈启天曰：“本篇始终以将为言焉。为将者能先知此四者，然后乃可开始战斗，以求全胜。然则本篇之要义也。”他还指出：对于以上“四知”，本篇并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所侧重，“知彼知天之事，已见于他

篇，故本篇不甚详。本篇所详论者，则以知地为主，而知己次之。虽以《地形》名篇，而实不仅论地形也”。的确，除了“知地”之外，本篇的另外一大题旨是“知己”。对于将领而言，“知己”的关键是清楚自己的弱项，极力避免“六败”。“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以上“六败”的出现，究其缘由，“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是将领用兵不当，特别是治军带兵出现重大失误造成的。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但又不能过分宽松，以免陷入“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的窘境。将领带兵用兵素质的提高，与其是否具备高尚品德有关。本篇对将帅的政治品格提出了一个重要标准，即“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若将其中的“主”改成“国”，去掉其中的忠君思想，而替之以爱国情操，那么这一标准便应成为当代用兵者须臾不能忘记的座右铭。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1)。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2)。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3)。可以往，难以返，曰挂(4)。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5)。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6)。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7)。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8)；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9)。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10)；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11)。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12)。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13)。

【注释】

(1) 通者：指四通八达之地。梅尧臣曰：“道路交达。”“通形”与“交地”的概念相近。《九地篇》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李零说：“‘通形’的定义与《九地篇》的‘交地’相同，都是‘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但其实不一样。‘交地’是国与国彼此相邻、互相接壤的地区，往来都很方便，不涉及作战地点的形势特点。”挂者：指易入难出之

地。梅尧臣曰：“网罗之地，往必挂缀。”挂，挂碍，牵阻。支者：指两军对峙之地。梅尧臣曰：“相持之地。”吴九龙说：“指敌对双方皆可据险对峙，不易于发动进攻的地区。”支，支撑，支持。隘者：指两山峡谷之间的狭隘地带。梅尧臣曰：“两山通谷之间。”险者：指山峻谷深之地。梅尧臣曰：“山川丘陵也。”远者：指路途遥远之地。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则胜也。”李零说：“《地形》和《行军》不一样，《行军》是讲‘走’，《地形》是讲‘打’，两者都讲地，但讲法完全不一样。前面讲‘四地’（山、水、斥泽、平陆），和行军有关，属于‘走’。这里讲‘六地’（通、挂、支、隘、险、远），和作战有关，属于‘打’。”

(2)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杜佑曰：“谓俱在平陆，往来通利也。”

(3) “通形者”四句：杜牧曰：“通者，四战之地，须先据高阳之处，勿使敌人先得，而我后至也。利粮道者，每于津厄或敌人要冲，则筑垒或作甬道以护之。”杜佑曰：“己先据高地，分为屯守于归来之路，无使敌绝己粮道也。”张预曰：“先处战地以待敌，则致人而不致于人。我虽居高面阳，坐以致敌，亦虑敌人不来赴战，故须使粮饷不绝，然后为利。”高阳，指地势高、向阳之地。利粮道，指有利于保持粮道的畅通。

(4) 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李筌曰：“往不宜返曰挂。”

(5) “挂形者”七句：杜牧曰：“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共有，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往攻敌，敌若无备，攻之必胜，则虽与险阻相错，敌人已败，不得复邀我归路矣；若往攻敌人，敌人有备，不能胜之，则为敌人守险阻，邀我归路，难以返也。”张预曰：“察知敌情，果为无备，一举而胜之，则可矣；若其有备，出而弗克，欲战则不可留，欲归则不得返，非所利也。”

(6)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张预曰：“各守险固，以相支持。”

(7) “支形者”六句：梅尧臣曰：“各居所险，先出必败。利而诱我，我不可爱，伪去引敌，半出而击。”张预曰：“利我，谓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舍险，则反为所乘，当自引去。敌若来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锐卒攻之，必获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

(8)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曹操曰：“隘形者，两山间通谷也，敌势不得挠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齐隘口，陈而守之，以出奇也。”盈，指用重兵守住隘口。

(9) 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曹操曰：“敌若先居此地，齐口陈，勿从也。即半隘陈者从之，而与敌共此利也。”张预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齐满山口以为陈，使敌不得进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挠我。敌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陈者，不可从也。若虽守隘口，俱不齐满者，入而从之，与敌共此险阻之利。吴起曰：‘无当天灶。’天灶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10) 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杜佑曰：“居高阳之地以待敌人；敌人从其下阴而来，击之则胜。”

(11) 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曹操曰：“地形险隘，尤不可致于人。”张预曰：“平陆之地，尚宜先据，况险厄之所，岂可以致于人？故先处高阳，以佚待劳，则胜矣。若敌已据此地，宜速引退，不可与战。裴行俭讨突厥，尝际晚下营，堑垒方周，忽令移就崇冈。将士不悦，以谓不可劳众。行俭不从，速令徙之。是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吏惊服。以此观之，居高阳不惟战便，亦无水涝之患也。”

(12) 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陈皞曰：“夫与敌营垒相远，兵力又均，难以挑战，战则不利。故下文云‘势均，以

一击十曰走’是也。夫挑战，先须料我兵众强弱，可以加敌则为之；不然，则不可轻进，自取败也。”

(13)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李筌曰：“此地形之势也，将不知者以败。”赵本学曰：“言处地之形，其任至重，皆责之在将，不可以此为缓，而不之察也。愚谓六地之要，一言以蔽之曰：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李零说：“这六种地形，前三种和后三种不一样，其实是分为两组。前三种是从敌我进退、出入往来方便不方便讲，它是先下定义，再讲对策；后三种是从地势的远近、险易、广狭讲，侧重的是维度（长宽高和坡度），不下定义，只讲对策。”黄朴民说：“孙子的军事地理学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兵要地理（现今时髦的叫法是‘战略地理’）的论述。他撰写《九地篇》，对这一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军队在九种不同的战略地理环境当中展开行动的指导原则。二是对战术地理的论述，主要内容见于本篇以及前面的《行军篇》。概括地说，孙子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集中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举了战术地形的主要类型和不同特点，提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军队行军作战的若干要领，辩证地分析了判断敌情与利用地形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地形学的系统化、规范化理论，它的学术价值是怎么评估也不为过的。”至任，重大的责任。

【译文】

孙子说：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六种。我军可以前往，敌军可以过来，这样的地形叫做“通”。在“通形”地带，应先占据地势高、向阳的地方，有利于保持粮道的畅通，这样对敌作战才有利。可以前往，难以返回，这样的地形叫做“挂”。在“挂形”地带，敌人如果没有防备，可以出击战胜它；敌人如果有防备，出击就不会获胜，难以返回，是不利的。我军出击而不能获利，敌军出击也不能获利，这样的地形叫做“支”。在“支形”地带，敌人即使用小利诱惑我，我军也不要出击；应引兵假装撤退，让敌人出击一半后再出击，这才有利。在“隘形”地带，我军应先占据，用重兵守住隘口以等待敌人；如果敌

人先占据，隘口被敌人重兵守住，就不要与敌作战，敌人如果没有完全守住隘口，就可与之接战。在“险形”地带，我军先占据，必须驻扎在地势高、向阳的地方以等待敌人；如果敌人先占据，应该撤军离开，不要与敌接战。在“远形”地带，敌我双方势均力敌，难以向敌挑战，与敌作战则不利。以上六点，是利用地形的关键，这是将军的重大责任，不可不认真研究。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1)。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2)。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3)；卒强吏弱，曰弛(4)；吏强卒弱，曰陷(5)；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6)；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7)；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8)。凡此六者，败之道也(9)，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10)。

【注释】

(1)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意谓军队一般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失败的情况。贾林曰：“走、弛、陷、崩、乱、北，皆败坏大小变易之名也。”

(2) 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张预曰：“凡此六败，咎在人事。”又，赵本学认为“非天之灾”应作“非地之灾”，理由是：“上文言地有六形六法矣，然有不干于地之为灾，覆败由于自取者，其过亦有六，与地法相当，无以异也，以明为将固不可不知地形之为助，亦不可不知治兵之为重也。”

(3) 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曹操曰：“不料力。”梅尧臣曰：“势虽均而兵甚寡，以寡击众，必走之道也。”张预曰：“势均，谓将之智勇、兵之利钝一切相敌也。夫体敌势等，自不可轻战，况奋寡以击众，能无走乎？”走，跑，溃逃，败逃。

(4) 卒强吏弱，曰弛：曹操曰：“吏不能统卒，故弛坏。”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将帅懦弱，不能驱率，故弛坼坏散也。国家长庆初，命田布帅魏以伐王廷湊。布长在魏，魏人轻易之，数万人皆乘驴行营，布不能禁。居数月，欲合战，兵士溃散，布自刭身死。”张预曰：“士卒豪悍，将吏懦弱，不能统辖约束，故军政弛坏也。吴楚相攻，吴公子光曰：‘楚军多宠，政令不一；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果大败楚师也。”

(5) 吏强卒弱，曰陷：曹操曰：“吏强欲进，卒弱辄陷，败也。”张预曰：“将吏刚勇欲战，而士卒素乏训练，不能齐勇同奋，苟用之，必陷于亡败。”

(6) “大吏怒而不服”四句：曹操曰：“大吏，小将也。大将怒之，心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则必崩坏。”杜牧曰：“春秋时，楚子伐郑，晋师救之。伍参言于楚子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无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不许；请使，许之，遂往请战而还。赵旃求卿未得，请挑战，不许；召盟，许之。与魏锜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随会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不如备之。’先縠曰：‘不可。’随会使巩朔、韩穿师七覆于敖前，故上军不败，而中军、下军果败。七覆，七处伏兵也。敖，山名也。”张预曰：“大凡百将一心，三军同力，则能胜敌。今小将恚怒，而不服于大将之令，意欲俱败，逢敌便战，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晋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鸡鸣而驾，唯余马首是瞻。’栾书怒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遂弃之归。又，赵穿恶臾骈而逐秦，魏锜怒晋师而乘楚。”赵本学曰：“此不能御将之过也。大吏，裨副偏将也。怼，怨也。自上坠下曰崩。大吏忿怒不服主将之节制，遇敌辄以怨怼之心各自为政，此其人必赋性刚愎，耻受人言者；或必负狭怨望失志侥功者；或必交恶不和谋议矛盾者，为其主将最

宜体察而钤束之。若不知其能否而听其战，崩之道也。”大吏，指偏将。怼，怨恨。

(7) “将弱不严”五句：曹操曰：“为将若此，乱之道也。”贾林曰：“威令既不严明，士卒则无常禀，如此军幕，不乱何为？谓将无严令，赏罚不行之故。”张预曰：“将弱不严，谓将帅无威德也；教道不明，谓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谓将臣无久任也；陈兵纵横，谓士卒无节制也。为将若此，自乱之道。”陈启天曰：“将弱不严，谓将帅懦弱，不能严格执行军纪也。教道不明，谓将帅无识，不知确切实施军队教育也。将帅既不能严格整齐军纪，又不知确切实施教育，则其所统帅之军队，必至官不成官，卒不成卒，毫无秩序可言。待至临战布阵时，又各将兵器任意执待，甚或四处弃置，或横或纵，或东或西，不成行列。此之谓陈兵纵横。如此之军队，是上下俱乱，不可以战，战则必败，故称为乱。《行军篇》云：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以必取。今乱兵正与之相反。将弱不严，是不能齐之以武也。教道不明，是不能令之以文也。将帅不能令之以文，齐之以武，则是不知统御之术。不知统御之术，致吏卒无常，陈兵纵横，自成乱状，不可以战，战则必败，亦无怪矣。”教道，指对士卒的约束教导。无常，指缺乏法规约束的无序状态。陈，同“阵”。

(8) “将不能料敌”五句：曹操曰：“其势若此，必走之兵也。”杜牧曰：“卫公李靖兵法有战锋队，言捡择敢勇之士，每战皆为先锋。《司马法》曰：‘选良次兵，益人之强。’注曰：‘勇猛劲捷，战不得功，后战必选于前，当以激致其锐气也。’东晋大将军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强盛，玄多募勇劲。刘牢之、何谦、诸葛侃、高衡、刘轨、田洛、孙无终等，以骁猛应募，玄以牢之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所向必克也。”张预曰：“设若奋寡以击众，驱弱以敌强，又不选骁勇之士，使为先锋，兵必败北也。凡战，必用精锐为前锋者，一则壮吾志，一则挫敌威也。故尉缭子曰：‘武士不选，则众不强。’曹公以张辽为先锋而败鲜卑，

谢玄以刘牢之领精锐而拒苻坚是也。”赵本学曰：“此无选锋之过也。凡军皆有选锋，以骁勇冠军者克之。齐谓之伎击，魏谓之武卒，秦谓之锐士，汉谓之狄客、剑客、奇才，吴谓之解烦，齐谓之诀命，唐谓之跳荡，宋谓之拐子马，皆选锋之名也。兵之胜术，莫先于此，别聚为一，卒养之甚厚，仍择腹心健将领之为亲兵，先登陷阵，溃围决胜，无不由之。此言为将者，既不能料敌虚实，妄以寡弱而当彼之强众，且又素无选锋，以备应急之用，则为背北之道也。”料敌，分析判断敌情。选锋，指选择精锐，组成先锋部队。北，败走。

(9) 凡此六者，败之道也：陈皞曰：“一曰不量众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于训练，四曰非理兴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择骁果，此名六败也。”

(10) 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张预曰：“已上六事，必败之道。”陈启天曰：“以上所言六种败兵之情由，不在地形，不在天灾，亦不在敌人，而在我军本身之统御不良与指挥不善，以致于败耳。我军本身究竟有无此六种败兵之情由？乃为将者须自行审查之一要务，以求免于战败焉。”李零说：“这六种情况，似乎可以分为三组：‘走’、‘北’是一组，属于指挥不当，造成士兵后撤、逃跑。指挥不当，当然是将军的责任。‘弛’、‘陷’是一组，属于管理不当，或者太松，或者太严，太强太弱都不好。这类问题虽然出在军吏，但卒归吏管，吏归将管，归根结底，责任还在将军。‘崩’、‘乱’是一组，阵形乱，问题也是综合性的。‘大吏怒而不服’，问题出在‘将不知其能’；‘吏卒无常，陈兵纵横’，俗话说，‘兵㞢㞢一个，将㞢㞢一窝’，问题也出在‘将弱不严’。”

【译文】

军队一般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失败的情况。造成这六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将领的过错。在敌我双方形势均等的环境下，以一击十而造成军队败逃的，叫做“走”；士卒强悍而将吏懦弱，因此导致军队失败的，叫做“弛”；将吏强横而士卒

懦弱，因此导致军队失败的，叫做“陷”；偏将对主帅心怀愤怒，不服从指挥，遇到仇敌就擅自作战，将领不了解他们的能力，以致最终造成军队的失败，叫做“崩”；将帅懦弱，对部下管束不严，教导不善，官兵关系陷入无序状态，出兵列阵杂乱无章，因此导致军队失败的，叫做“乱”；将领不会分析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没有选择精锐组成先锋部队，因此导致军队失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是军队失败的原因所在，这是将军的重大责任，不可不认真研究。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1)。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2)。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3)。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4)。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5)，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6)。

【注释】

(1)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杜牧曰：“夫兵之主，在于仁义节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为兵之助，所以取胜也。‘助’一作‘易’。”张预曰：“能审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敌制胜者，兵之本也。”助，辅助，辅佐。

(2) 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杜牧曰：“馈用之费，人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险厄远近也。”张预曰：“既能料敌虚实强弱之情，又能度地险厄远近之形，本末皆知，为将之道毕矣。”上将，指贤能之将、高明之将。一说，指将之最尊者。

(3) 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梅尧臣曰：“将知地形，又知军政，则胜；不知则败。”用战，指挥作战。

(4) “故战道必胜”六句：杜牧曰：“主者，君也。黄石公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故圣主明王，跪而推毂曰：阃外之事，将军裁之。’”孟氏曰：“宁违于君，不

逆士众。”梅尧臣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张预曰：“苟有必胜之道，虽君命不战，可必战也；苟无必战之道，虽君命必战，可不战也。与其从令而败事，不若违制而成功。故曰：‘军中不闻天子之诏。’”战道，指战场情况和战争规律。

(5) 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王皙曰：“皆忠以为国也。”何氏曰：“进岂求名也？见利于国家、士民，则进也；退岂避罪也？见其蹙国残民之害，虽君命使进，而不进，罪及其身不悔也。”

(6) 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李筌曰：“进退皆保人，非为身也。”杜牧曰：“进不求战胜之名，退不避违命之罪也。如此之将，国家之珍宝，言其少得也。”张预曰：“进退违命，非为己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国家之宝也。”人，指民众、百姓。

【译文】

地形是用兵的辅助因素。判断敌情，夺取胜利，考察地形险厄远近，这是贤能之将的用兵原则。了解这些原则而去指挥作战，必能取胜，不了解这些原则而去指挥作战，必定失败。所以依据战场情况和战争规律有必胜的前景，但国君却说不要出战，这种情况下坚持出战是可以的；依据战场情况和战争规律并无取胜的把握，但国君却说必须出战，这种情况下不出战也是可以的。所以进不求功名，退不避罪责，只求保护民众，而且有利于君主，这种将领是国家的珍宝。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谿；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1]。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2]。

【注释】

(1) “视卒如婴儿”四句：李筌曰：“若抚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军之士皆如挟纩也。”杜牧曰：“战国时，吴

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吴起吮之。其卒母闻而哭之。或问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疽，何为而哭？’母曰：‘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于敌；今复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何氏曰：“如后汉段颎为破羌将军以征西羌，行军仁爱，士卒伤者，亲自瞻省，手为裹疮。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也。晋王濬为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举。濬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及后伐吴，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故吴子有父子之兵。”张预曰：“将视卒如子，则卒视将如父；未有父在危难，而子不致死。故荀卿曰：‘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也。’夫美酒泛流，三军皆醉；温言一抚，士同挟纩。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劳之师，将必先己。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视，看待，对待。谿，指山涧河沟。

(2) “厚而不能使”五句：曹操曰：“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任。若骄子之喜怒，对目还害，而不可用也。”杜牧曰：“黄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骄。’夫恩以养士，谦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骄’。《阴符》曰：‘害生于恩。’吴起曰：‘夫鼓鼙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行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得不清；目威于色，不得不明；心威于刑，不得不严。三者不立，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拗，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卫公李靖曰：‘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十杀其三，威振于敌国；十杀其一，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善无细而不赏，恶无微而不贬。马谡军败，葛亮对泣而行诛；乡人盗笠，吕蒙垂涕而后斩；马逸犯禾，曹公割发而自刑；两掾辞屈，黄盖诘问而俱斩。故能威克其爱，虽少必济；爱加其威，虽多必败。”张

预曰：“恩不可以专用，罚不可以独行。专用恩，则卒如骄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发而自刑，卧龙所以垂泣而行戮，杨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杀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敌也。独行罚，则士不亲附而不可用，此古将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挟纩，吴起所以分衣食，阖闾所以同劳佚也。在《易》之《师》初六曰‘师出以律’，谓齐众以法也；九二曰‘师中承天宠’，谓劝士以赏也。以此观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参任而恩威并行矣。尉缭子曰：‘不爱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故善将者，爱与畏而已。”厚，厚待。令，命令，这里是服从命令的意思。

【译文】

对待士卒像对待婴儿一样，所以可以与之共赴幽深的河涧山谷；对待士卒像对待爱子一样，所以可以与之一起赴死。厚待士卒却不能使用，溺爱士卒却不能使其服从命令，局面混乱却不能惩治，好比娇惯的孩子，是不能用来作战的。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1)；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2)；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3)。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4)。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5)；知天知地，胜乃不穷(6)。

【注释】

(1)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梅尧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胜耳。”赵本学曰：“敌兵较我则寡、则弱、则怯、则虚、则劳、则饥、则气衰、则不登、则不精、则不和、则无备，此固敌之可击也。若虽寡而常胜，虽弱而有奇，虽怯而阵有法，虽虚而能备，虽饥而心不求生，虽劳而援兵不远，虽气衰而未遭挫败，虽不整而用兵简便，虽不精而敢于死战，虽不和而外无隙，虽无备而间谍未实，是亦不可击也。”

(2) 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王皙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决胜也。”张预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则有胜有负也。唐太宗曰：‘吾尝临阵，先料敌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审治乱，察气见强弱形也，可战与不可战也。”

(3) “知敌之可击”四句：杜牧曰：“地形者，险易远近，出入迂直也。”梅尧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胜。”

(4) 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杜牧曰：“未动未举，胜负已定，故动则不迷，举则不穷也。一云：‘动而不困，举而不顿。’”陈皞曰：“穷者，困也，我若识彼此之动否，量地形之得失，则进而不迷，战而不困者也。”动、举，互文见义，指军事行动。迷，迷惑。穷，困窘，困厄。

(5)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张预曰：“晓攻守之术，则有胜而无危。”殆，危险。

(6) 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按，《太平御览》卷三二二引此作“知天知地，胜乃可全”；五经七书本《孙子》亦作“知天知地，胜乃可全”。李筌曰：“人事、天时、地利，三者同知，则百战百胜。”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时。地之便，依险阻、向高阳也；天之时，顺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胜乃可全，又何难也？”赵本学曰：“此必古语引之，以证上文。”吴如嵩说：“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说，孙子对他所认识的地理环境，从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结合上论述了其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名言‘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以及他在论述‘五事’、‘七计’时讲的‘天地孰得’都是从战略高度强调地理对于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的。”

【译文】

了解我方的士卒可以出击，却不了解敌方的士卒不可攻击，获胜的概率只有一半；了解敌方可以攻击，却不了解我方士卒不可以出

击，获胜的概率也只有一半；了解敌方可以攻击，也了解我方士卒可以出击，却不了解地形条件不可以作战，获胜的概率也是一半。所以懂得用兵的人，军事行动既不迷惑，也不困窘。所以说：既了解对方也了解自己，就能获胜而不会失败；既了解天时也了解地利，胜利就会无穷无尽。

九地篇

【题解】

本篇是《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文字最多的一篇，约一千二百字，篇幅超过了全书的六分之一。同《地形篇》一样，本篇探究的重心也是军事地形，但两篇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战场作战的角度划分出六种地形，本篇则依据对“人情之理”的深入揣摩，从军队进入敌国的“为客之道”出发而划分出“九地”。赵本学曰：“上篇《地形》之地，排兵布阵之地也，以宽狭险易言之。《九地》之地，侵我所至之地也，以浅深轻重言之。兵之所至，其地有九等，其法不同，大要皆本于人情。善用兵者，深达人情之理，驭之以术，发之以机，则人可用而地不困。《孙子》是篇，首序地法于前，次究人情于后，且复覆说而再申之，详悉周密，毫发无漏，其秘旨隐诀告人尽矣。”可知本篇具有“本于人情”、“详悉周密”的特点。本篇可以第六段开头“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为界，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后一部分对前一部分的话题，再次给予层层展开、深入论述，故而呈现出赵氏所谓“复覆说而再申之”的特点。

“九地”分别指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本篇第一段对“九地”的概念一一定义后，指出了在每种地形条件下应当采取的战术原则，即“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以上原则显然基于作者以下三种可贵认识：其一是重视士卒作战心态。比如为何不宜在散地打仗？是因为在本国土地上作战，士卒易因怀乡恋土而逃散。“散地”这一名称便源于士卒可能出现的这种逃散状况。其二是凸显了趋利避害、化害为利的思想。要抢先占据并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如争地、衢地，快速通过不利的地形如圮地，并要善于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扭转危局，如“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或运用高超的谋略，或激发士卒高昂的斗志，便能冲出包围，脱离险境。其三是军事斗争须辅以外交手段。“衢地”是四通八达的兵家必争之地，用兵者不但要有积极争夺衢地的战略思维，更要在

这种争夺战中展开外交攻势，所谓“衢地则合交”，广交外援，争取同盟，以实现战略意图。

显然，在对“衢地”等地形的研究中，作者已脱离战术层面，而进入战略层面。而这种较为宏观的战略视野，在文章其后对“为客之道”的探索中，得到了鲜明突出的呈现。吴如嵩将本篇具有战略高度的用兵原则，依照文脉次序概括为以下八条：第一，面对强敌，必须打敌要害，一战而胜；第二，兵贵神速，攻无备，击不意；第三，投之死地，愚兵激士；第四，同舟共济，齐勇若一；第五，秘密开进，愚卒耳目；第六，威加于敌，其国可毁；第七，并敌一向，千里杀将；第八，秘密决策，隐蔽准备。以上各条，深化并拓展了本书其他篇章的相关论述。尤其是《作战篇》“兵贵胜，不贵久”的战略指导思想，以上第一、二、五、六、七、八等条，多围绕这一思想展开；合而观之，便是一套较为系统的“速胜论”。当然，本篇也有一些必须剔除的糟粕，如“愚兵”思想，正视于此，当无损《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学领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1)。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2)；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3)；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4)；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5)；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6)；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7)；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8)；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9)；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10)。是故散地则无战(11)，轻地则无止(12)，争地则无攻(13)，交地则无绝(14)，衢地则合交(15)，重地则掠(16)，圮地则行(17)，围地则谋(18)，死地则战(19)。

【注释】

(1) 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

地、有围地、有死地：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吴如嵩说：“孙子在军事地理学上采用了两种区分地理门类的标准。第一种分类标准：按照军事斗争内部关系的一般规律区分为战略范围的军事地理与战术范围的军事地形。前者有九种，即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等‘九地’；后者有通、挂、支、隘、险、远等‘六形’。第二种分类标准：按照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区分为地表形态类和军事学术类。前者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以及山地河川、斥泽平陆；后者即包括前述的‘九地’、‘六形’。”李零说：“《军争》、《行军》讲‘打’，进入《九地》，是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讲，等于全面总结。《九地》以‘地’为名，当然和‘地’有关。但它讲‘地’，不是就地论地，而是强调人地相得。‘地’和‘兵’，两个主旋律，反复变奏。它是把‘地’当治兵、用兵的手段。《孙子》论‘地’，是层层推进。……《军争》论地，只有两处，一处是‘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一处是‘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前者讲‘走’，后者讲‘打’，只是点了一下。《行军》讲行军中的四种处军之地，有地形、地貌，比较具体。《地形》讲六种作战地形，相反，只讲出入进退之便，和远近、险易、广狭，不讲地形、地貌，只讲地理形势，抽象一点儿。《九地》的讲法，和这几篇都不一样，它是从战线推进和战区划分的概念讲，地形、地貌和地势，是装在这类概念里讲，特点是宏观。”

(2) 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曹操曰：“士卒恋土，道近易散。”李筌曰：“卒恃土，怀妻子，急则散，是为散地也。”何氏曰：“散地，士卒恃土，怀恋妻子，急则散走，是为散地。一曰：地无关键，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数战。又曰：地远四平，更无要害，志意不坚，而易离，故曰散地。吴王问孙武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若敌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来攻，则如之何？’武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斗。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

陈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合众，聚谷蓄帛，保城备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无险，则隐于天气阴晦、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张预曰：“战于境内，士卒顾家，是易散之地也。郧人将伐楚师，楚斗廉曰：‘郧人军其郊，必不诫；恃近其城，莫有斗志。’果为楚所败是也。”

(3)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为轻地：曹操曰：“士卒皆轻返也。”何氏曰：“轻地者，轻于退也。入敌境未深，往返轻易，不可止息，将不得数动劳人。吴王问孙武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还，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则如之何？’武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佯惑，示若将去。选骁骑，衔枚先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又曰：‘军入敌境，敌人固垒不战，士卒思归，欲退且难，谓之轻地。当选骁兵伏要路，我退敌追，来则击之也。’”

(4) 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曹操曰：“可以少胜众，弱击强。”李筌曰：“此厄喉守险地，先居者胜，是为争地也。”何氏曰：“争地，便利之地，先居者胜，是以争之。吴王问孙武曰：‘敌若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以备我奇，则如之何？’武曰：‘争地之法，先据为利，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我取。此争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守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张预曰：“险固之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胜众、弱胜强者，是必争之地也。唐太宗以五千人守成皋之险，坐困窦建德十万之众是也。”

(5) 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曹操曰：“道正相交错也。”陈皞曰：“交错是也，言其道路交横，彼我可以来往。如此之地，则须兵士首尾不绝，切宜备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将谨其守’，其义可见也。”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结，不可杜绝之，绝之致隙。又曰：交通四远，不可遏绝。吴王问孙武曰：‘交地吾将绝敌，使不得来，必令吾边城修其守备，深绝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图之，敌人已备，彼可得而来，吾不得而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6) 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意谓同几个诸侯国的土地接壤，先到达就可以得到多国援助的，叫做衢地。曹操曰：“先至得其国助也。”何氏曰：“衢地者，地要冲，控带数道，先据此地，众必从之，故得之则安，失之则危也。吴王问孙武曰：‘衢地必先，若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武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旁有他国。所谓先者，必先重币轻使，约和旁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已属矣。我有众助，彼失其党，诸国掎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张预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敌者，当其一面，而旁有邻国，三面相连属，当往结之，以为己援。先至者，谓先遣使以重币约和旁国也。兵虽后至，已得其国助矣。”

(7)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意谓进入敌国的纵深地带，经过敌人城邑已很多的，叫做重地。曹操曰：“难返之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过人之城已多，津梁皆为所恃，要冲皆为所据，还师返旆，不可得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敌已深，国粮难应资给，将士不掠何取？吴王问孙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

上，多者有赏，士卒无归意。若欲还出，即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也。’”

(8) 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pǐ）地：意谓凡是在山林、险阻、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地带行军，叫做圮地。曹操曰：“少固也。”何氏曰：“圮地者，少固之地也，不可为城垒沟隍，宜速去之。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圮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武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张预曰：“险阻、渐洳之地，进退艰难，而无所依。”

(9) 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意谓入口狭窄，归路迂回，敌人用少量兵力就可以击败我军众多兵力的，叫做围地。杜牧曰：“出入艰难，易设奇伏覆胜也。”何氏曰：“围地，入则险隘，归则迂回，进退无从，虽众何用？能为奇变，此地可由。吴王问孙武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难，敌绝我粮道，利我走势，敌鼓噪不进，以观吾能，则如之何？’武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所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则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良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当，疾击务突。我则前斗后拓，左右掎角也。’又曰：‘敌在吾围，伏而深谋，示我以利，萦我以旗，纷纭若乱，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轻兵进挑，陈而勿搏，交而勿去。此败谋之法。’”杨丙安说：“入口狭隘而归道迂远，进退艰难，敌若堵塞隘口或断我归路、粮道，则如被围者也，故曰‘围地’。”

(10) 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曹操曰：“前有高山，后有大水，进则不得，退则有碍。”何氏曰：“死地力战或

生，守隅则死。吴王问孙武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之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捐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砺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疾噪，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谋者穷，穷而不战者亡。’吴王曰：‘若吾围敌，则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无斗意，因而击之，虽众必破。’《兵法》又曰：‘若敌人在死地，士卒勇气，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利，必开去道，以精骑分塞要路，轻兵进而诱之，陈而勿战，败谋之法也。’”张预曰：“山川险隘，进退不能，粮绝于中，敌临于外；当此之际，励士决战，而不可缓也。”

(11) 是故散地则无战：梅尧臣曰：“我兵在国，安土怀生，陈则不坚，斗则不胜，是不可以战也。”

(12) 轻地则无止：杜牧曰：“兵法之所谓轻地者，出军行师，始入敌境，未背险要，士卒思还，难进易退，以入为难，故曰轻地也，当必选精骑，密有所伏；敌人卒至，击之勿疑；若是不至，逾之速去。”梅尧臣曰：“始入敌境，未背险阻，士心不专，无以战为，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进为利。”

(13) 争地则无攻：曹操曰：“不当攻，当先至为利也。”李筌曰：“敌先居地险，不可攻。”

(14) 交地则无绝：曹操曰：“相及属也。”杜牧曰：“川广地平，四面交战，须车骑部伍，首尾联属，不可使之断绝，恐敌人因而乘我。”

(15) 衢地则合交：曹操曰：“结诸侯也。”孟氏曰：“得交则安，失交则危也。”

(16) 重地则掠：曹操曰：“畜积粮食也。”孟氏曰：“因粮于敌

也。”梅尧臣曰：“去国既远，多背城邑，粮道必绝，则掠畜积以继食。”赵本学曰：“轻地不患粮食之不足，惟患士卒之不战；重地不患士卒之不战，惟患粮食之不足。”

(17) 圮地则行：曹操曰：“无稽留也。”李筌曰：“不可为沟隍，宜急去之。”梅尧臣曰：“既毁圮不可依止，则当速行，勿稽留也。”

(18) 围地则谋：曹操曰：“发奇谋也。”杜牧曰：“难阻之地，与敌相持，须用奇险诡谲之计。”

(19) 死地则战：曹操曰：“殊死战也。”陈皞曰：“陷在死地，则军中人人自战，故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译文】

孙子说：根据用兵的法则，军事地理可分为如下九种类型：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诸侯在本国土地上作战，叫做散地；进入敌国国境不深的，叫做轻地；我方得到有利，敌人得到也有利的地区，叫做争地；我方可以前往，敌人也可以到来的地区，叫做交地；同几个诸侯国的土地接壤，先到达就可以得到多国援助的，叫做衢地；进入敌国的纵深地带，经过敌人城邑已很多的，叫做重地；凡是在山林、险阻、沼泽等难以通行的地带行军，叫做圮地；入口狭窄，归路迂回，敌人用少量兵力就可以击败我军众多兵力的，叫做围地；速战就能生存，不速战就会灭亡的，叫做死地。所以在散地不要作战，在轻地不要停留，在争地不要进攻，在交地不要让部队首尾不接，在衢地要广交外援，在重地要掠取粮草，在圮地要快速通过，在围地要谋划突围，在死地要拼死战斗。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1)，众寡不相恃(2)，贵贱不相救(3)，上下不相收(4)，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5)。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6)。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7)？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8)。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9)。

【注释】

(1) 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梅尧臣曰：“设奇冲掩。”郭化若说：“能使敌军的前、后部队不能相策应。”

(2) 众寡不相恃：梅尧臣曰：“惊扰之也。”郭化若说：“能使敌军的主力和小部队不能互相依靠。”

(3) 贵贱不相救：梅尧臣曰：“散乱也。”郭化若说：“能使敌军的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应。”贵，指将官。贱，指士卒。

(4) 上下不相收：意谓能使敌军上下联系不上。梅尧臣曰：“仓惶也。”收，聚集，联系。

(5) 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李筌曰：“设变以疑之，救左则击其右，惶乱不暇计。”杜牧曰：“多设变诈，以乱敌人，或冲前掩后，或惊东击西，或立伪形，或张奇势，我则无形以合战，敌则必备而众分。使其意慑离散，上下惊扰，不能和合，不得齐集。此善用兵也。”郭化若说：“能使士卒杂乱集合不起来。能使敌军的队伍集合起来而不能整齐。”

(6)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按，这两句又见于《火攻篇》。梅尧臣曰：“然能使敌若此，当须有利则动，无利则止。”杨丙安说：“按此二句与上下文意皆不相属，而《火攻篇》‘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下正有此二句，疑即该篇之文而重录于此者。”

(7) 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意谓试问敌人兵力众多而又阵容严整，将要前来与我决战，我方该如何对付。梅尧臣曰：“此设疑以自问，言敌人甚众，将又严整，我何以待之耶？”张预曰：“前所陈者，须兵乘相敌，然后可为。故或人问武曰：‘彼兵众于我，而又整肃，则以何术待之也？’”赵本学曰：“苟遇敌兵多而且整，势将来攻；欲守则未备，欲战则畏其锋，若何而为计耶？”整，指阵容严整。

(8) 先夺其所爱，则听矣：意谓首先夺取敌人所重视的要件，敌人就会听从我方调遣。曹操曰：“夺其所恃之利。若先据利

地，则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孙子故立此问者，以此为秘要也。所爱，谓敌所便爱也，或财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则敌进退皆听也。”陈皞曰：“爱者，不止所恃利，但敌人所顾之事，皆可夺也。”赵本学曰：“或积聚所居，或救援所恃，或心腹巢穴所本者，皆是所爱也。”朱军说：“在古代作战中，或掳其家人作人质，或据其要冲，或断其粮道，都是夺其所爱。在现代战争中，破坏敌方支持战争的资源，摧毁敌方的军事工业，断绝敌方的陆、海、空交通，占领敌方的政治经济中心等，凡是运用各种手段控制敌方赖以进行战争的关键或要害，足以迫使其屈从于己方的，都是夺其所爱，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之一。英国人利德尔·哈特所归纳的‘间接战略’就是源于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爱，珍爱，这里是重视的意思。

(9) “兵之情主速”四句：意谓用兵的原则是贵于神速，神速就能趁敌人尚未赶到，从敌人意料不到的路径，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敌之速。”陈皞曰：“此言乘敌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则须速进，不可迟疑也。盖孙子之旨，言用兵贵疾速也。”赵本学曰：“言兵以神速为贵必也，乘人仓卒不及为之，时而由其所不料度之路，以攻其所不戒备之处。所谓先夺所爱者，当依以法可也。愚谓人情仓卒则胆易惊，逼迫则心易乱。童子疾呼，勇士为之怵然而回顾；夜卧之人闻失火，懵然不知其门之所出；一虎入市，万人改颜；一蛇入室，举家颤手，此几之所在也。善攻人者，审其几而神之；善自守者，先其几而防之。世之愚将但知其人有可攻之便，而不自虞其不便之处，荡然轻出，为敌所袭，空虚之地不能支而自陷，返救之兵又劳倦而不及，城堕于前，兵偾于后，为天下笑，殆由其心太胜，气太锐，胆太放，而意太略也。孙子此三言者，可谓应人者之第一术，可为远征者之第一患，学兵之士不可不诵之，熟而记之固也。”吴如嵩曰：“后世之‘兵贵神速’一词，就源于孙子‘兵之情主速’。《计篇》‘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思想在这里又作了进一步表述。‘不及’，措手不及；‘不虞’，料想不到；‘不

戒’，没有戒备。这都是为客之道的打法。”情，实情，这里是原则、法理的意思。及，到，赶到。不虞，意料不到。

【译文】

所谓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人的部队前后不能相互策应，主力和小部队不能相互依靠，官兵之间不能相互救应，能使敌军上下失去联系，能使敌军的士卒散乱而无法集中，队伍集合起来了却不整齐。符合我军利益就行动，不符合我军利益就停止。试问：敌人兵力众多而又阵容严整。将要前来与我决战，我方该如何对付？回答是：首先夺取敌人所重视的要件，敌人就会听从我方调遣。用兵的原则是贵于神速，神速就能趁敌人尚未赶到，从敌人意料不到的路径，攻击敌人不加戒备的地方。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1)；掠于饶野，三军足食(2)；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3)。

【注释】

(1)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意谓凡是进入敌国，其作战原则是：深入敌境，士卒就会专心作战，敌军因此也就不能取胜。李筌曰：“夫为客，深入则志坚，主人不能御也。”杜牧曰：“言大凡为攻伐之道，若深入敌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专一，主人不能胜我也。克者，胜也。”吴如嵩说：“孙子关于‘九地’的为客之道主要讲了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战术层面，一个是战略层面。战术层面，孙子具体提出并阐述了‘九地’之名，‘九地’的定义以及在‘九地’作战的战术要求；战略层面，孙子从战略的高度宏观地论述了战略进攻作战的若干原则和方法。许多原则极富指导意义，所以，《九地篇》受到后人的普遍重视和赞赏。”为客，指进入敌国，我军便由主而成为客。

(2) 掠于饶野，三军足食：王皙曰：“饶野多稼穑。”张预曰：“兵在重地，须掠粮于富饶之野，以丰吾食。”

(3) “谨养而勿劳”四句：意谓小心保养士卒的体力而不要让他们劳累，提高士气，积蓄力量；部署兵力，施展计谋，使敌人感到我方深不可测。杜牧曰：“斯言深入敌人之境，须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后闭壁养之，勿使劳苦，气全力盛，一发取胜，动用变化，使敌人不能测我也。”张预曰：“坚壁自守，勤抚士卒，勿任以劳苦。令气盛而力全，常为不可测度之计。伺敌可击，则一举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术。”谨，小心，谨慎。养，保养，休整。并，合，这里是集中、提高的意思。积，积聚，积蓄。运兵，指部署兵力。

【译文】

凡是进入敌国，其作战原则是：深入敌境，士卒会专心作战，敌军因此就不能取胜；在富饶的原野上掠取粮草，三军就会有充足的粮食；小心保养士卒的体力而不要让他们劳累，提高士气，积蓄力量；部署兵力，施展计谋，使敌人感到我方深不可测。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1)；死焉不得(2)？士人尽力(3)。兵士甚陷则不惧(4)，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5)，不得已则斗(6)。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7)，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8)。

【注释】

(1)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意谓将士卒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会死战而不会败逃。杜牧曰：“投之无所往，谓前后进退皆无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战，虽死不北也。”张预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后皆无所往，则守战至死，而不奔北矣。”北，打了败仗往回跑。

(2) 死焉不得：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胜之理？”张预曰：“士卒死战，安不得志？尉缭子曰：‘一贼仗剑击于市，万人无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独勇，万人皆不肖也，必死与必生不侔也。’”

(3) 士人尽力：曹操曰：“在难地，心并也。”王皙曰：“人在死地，岂不尽力？”

(4) 兵士甚陷则不惧：杜牧曰：“陷于危险，势不独死，三军同心，故不惧也。”

(5) 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意谓士卒走投无路就会人心稳固，深入敌境就会军心凝聚。杜牧曰：“言深入敌境，走无生路，则人心坚固，如拘缚者也。”拘，拘束，束缚，这里是军心凝聚的意思。

(6) 不得已则斗：意谓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会决一死战。曹操曰：“人穷则死战也。”杜牧曰：“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尽不得已也，则人皆悉力而斗也。”

(7) “其兵不修而戒”四句：意谓士卒在死地作战，就会不待治理就有戒敌之心，无须要求就有作战意志，不加约束就能亲近团结，不必严令就会信守纪律。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惧，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约令而自亲信也。”张预曰：“危难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约束而亲上，不号令而信命，所谓同舟而济，则吴越何患乎异心也？”修，修治，治理。

(8) 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意谓制止迷信，消除疑虑，士卒就能到死也不会逃脱。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计。”杜牧曰：“黄石公曰：‘禁巫祝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恐乱军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则士卒至死无有异志也。”张预曰：“欲士死战，则禁止军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众也。去疑惑之计，则至死无他虑。《司马法》曰：‘灭厉祥。’此之谓也。傥士卒未有必战之心，则亦有假妖祥以使众者。田单守即墨，命一卒为神，每出入约束，必称神，遂破燕是也。”祥，吉凶的预兆，这里指占卜等迷信活动。之，往，这里是逃脱、逃走的意思。

【译文】

将士卒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会死战而不会败逃；士卒死

战，哪有不得胜之理？士卒人人尽心竭力。一旦士卒深深陷入危险境地，就能团结一心而不会感到惧怕，士卒走投无路就会人心稳固，深入敌境就会军心凝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就会决一死战。所以，士卒在死地作战，就会不待治理而有戒敌之心，无须要求就有作战意志，不加约束就能亲近团结，不必严令就会信守纪律，制止迷信，消除疑虑，士卒就能到死也不会逃走。

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1)。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2)。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3)。

【注释】

(1) “吾士无余财”四句：意谓我方士卒没有多余的财物，不是因为他们憎恶财货；我方士卒敢于舍弃性命，不是因为他们讨厌长寿。曹操曰：“皆烧焚财物，非恶货之多也；弃财致死者，不得已也。”张预曰：“货与寿，人之所爱也，所以烧掷财宝、割弃性命者，非憎恶之也，不得已也。”恶，讨厌，憎恶。

(2) 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意谓作战命令发布之日，坐着的士卒涕泪沾上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计。”杜牧曰：“士皆以死为约。未战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举！若不用命，身膏草野，为禽兽所食也！’”偃，躺倒。颐，面颊。

(3) 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意谓把士卒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会具备专诸、曹刿的勇气。梅尧臣曰：“既令以必死，则所往皆有专诸、曹刿之勇。”张预曰：“人怀必死，则所向皆有专诸、曹刿之勇也。专诸，吴公子光使刺杀吴王僚者。刿当为沬。曹沬以勇力事鲁庄公，尝执匕首劫齐桓公。”诸，即专诸，春秋时期吴国的勇士。刿，即曹刿，又名曹沬，春秋时期鲁国的武士。

【译文】

我方士卒没有多余的财物，不是因为他们憎恶财货；我方士卒敢于舍弃性命，不是因为他们讨厌长寿。作战命令发布之日，坐着的士卒涕泪沾上衣襟，躺着的士卒泪流满面。把士卒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们就会具备专诸、曹刿的勇气了。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1)。率然者，常山之蛇也(2)，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3)？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4)。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5)；齐勇若一，政之道也(6)；刚柔皆得，地之理也(7)。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8)。

【注释】

(1) 率然：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蛇。《神异经·西荒经》曰："西方山中有蛇，首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

(2) 常山：即恒山，西汉时为避汉文帝刘恒之讳而改成此名，是五岳中的北岳，位于今山西浑源南。

(3) 兵可使如率然乎：梅尧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应如一体乎？"

(4) "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四句：梅尧臣曰："势使之然。"张预曰："吴、越，仇雠也，同处危难，则相救如两手，况非仇雠者，岂不犹率然之相应乎？"

(5) 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意谓将马匹捆绑在一起，将车轮掩埋起来，认为这样就能使军心稳固，而其实这是不值得依靠的。曹操曰："方马，缚马也。埋轮，示不动也。此言专难不如权巧。"张预曰："上文历言置兵于死地，使人心专固，然此未足为善也。虽置之危地，亦须用权智，使人令相

救如左右手，则胜矣。故曰：虽缚马埋轮，未足恃固以取胜；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应如一体也。”

(6) 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意谓使士卒齐心协力勇敢作战，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这说明军队管理得法。梅尧臣曰：“使人齐勇如一心而无怯者，得军政之道也。”张预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则三军之众，齐力同勇如一夫，是军政得其道也。”

(7) 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意谓刚强的士卒和柔弱的士卒均能拼出全力，这说明将领能够利用地形之利。王皙曰：“刚柔，犹强弱也。言三军之士，强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张预曰：“得地利，则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敌，况刚强之兵乎？刚柔俱获其用者，地势使之然也。”刚柔，分别指刚强与柔弱的士卒。一说指性质不同的地理条件。施子美曰：“为将者刚柔得所，此为得地之理也。盖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故刚柔皆得者为得地之理也。或又以刚柔为地有刚柔。刚者，险地也；柔者，险地也。用众务易，用少务溢，此为得地之理也。以齐勇若一为人和。《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杨丙安说：“各家多以‘刚柔’指强弱，言强弱皆得其用者，地理条件使之然也。按正文明言‘地之理’，非言地之助，故‘刚柔’乃以地言之，指性质不同之地理条件如高下、险夷等。‘刚柔皆得，地之理也’：言使不同地理条件皆能得其所用，皆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意即掌握运用地形地势之一般原则要求也。”

(8) 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曹操曰：“齐一貌也。”杜牧曰：“言使三军之士，如牵一夫之手，不得已，皆须从我之命，喻易也。”张预曰：“三军虽众，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齐一也。故曰：将之所挥，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

【译文】

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使部队做到如同率然。率然是常山的一种

蛇，打它的头部，尾部就会来救应，打它的尾部，头部就会来救应，打它的腰部，头部和尾部都会来救应。试问：部队可以做到像率然一样吗？答道：可以。吴国人和越国人彼此相互敌视，但是当他们同船共渡的时候，遇上大风，他们能像左手帮右手一样相互救援。将马匹捆绑在一起，将车轮掩埋起来，认为这样就能使军心稳固，而其实这是不值得依靠的；使士卒齐心协力勇敢作战，就像一个人一样团结，这说明军队管理得法；刚强的士卒和柔弱的士卒均能拼出全力，这说明将领能够利用地形之利。所以善于用兵的将领，能使全军携起手来，就像一个人一样齐心，这是客观形势不得已使然。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1)。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2)；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3)；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4)。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5)；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6)，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7)。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8)。

【注释】

(1)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曹操曰："谓清净、幽深、平正。"张预曰："其谋事，则安静而幽深，人不能测；其御下，则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赵本学曰："上文言人情必战于死地，死地能使人自战矣。然所以置人于死地者，则又在于将军有颠倒驾驶之术，若使士卒知其为死地，宁可使之就耶？故此复以将军之事言之也。静者，镇重凝定而不燥扰。幽者，沉潜深默而不可测度。正者，严厉方特人不敢犯。治者，周悉缜密事无遗漏。备此四德，乃可以为大将。下文所云乃静幽、正治者之能事也。"陈启天曰："指挥官其统御指挥，除必须注意上文所言各项要领外，尚须具有四种素养：镇静、深沉、严正、整治。态度镇静，计虑深沉，执法严正，做事整治，如此则全军信赖，自可听其统御指挥矣。将军具有静幽正治之素养，深得全军之信赖，然后乃可应事势之必要，酌行种种权术。"静，冷静。以，相当

于“而”。幽，幽深。正，公正。治，治理得好，善于治理。

(2)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曹操曰：“愚，误也。民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张预曰：“士卒懵然无所闻见，但从命而已。”赵本学曰：“有知识则生疑虑，有思虑则生恐惧，故驾虚空不实之言，以愚其目；张为徂诈不实之形，言不示以实形也。”陈启天曰：“前途之危险与军机之运用，此不宜使士卒先知者，故宜设计使士卒不知前途之危险，但服从将军之命令而行。”杨丙安说：“此句明言‘使人无知’，下句又明言‘若驱群羊’，以及‘使人无识’，‘使人不得虑’等等，是孙子之愚兵政策甚明，岂止恐其泄密计而已。”杨善群说：“孙子把士卒当作‘群羊’，要使他们‘无知’、‘无识’，供将帅任意驱使，这就充分反映了剥削阶级对待士兵的愚弄态度。如果以军事行动需要保密来为孙子的上述这些话辩护，显然是有些牵强附会的。孙子这里所论述的治军方法，倒和老子的治民方法很有些相似。《老子》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老子主张‘愚民’、‘使民无知无欲’，从而便于统治者的统治；孙子主张‘愚士卒’、‘使之无知无识’，从而便于将帅的带领。二者的方法和目的是一样的。”愚，蒙蔽，蒙骗。

(3) 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意谓不断变化作战任务，经常改变行动计划，使人们无法把握将领的进攻方略。杜牧曰：“所为之事，所有之谋，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识其所缘之本也。”张预曰：“前所行之事，旧所发之谋，皆变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俭令军士下营讫，忽使移就崇冈。初，将吏皆不悦，是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余，将士惊服，因问曰：‘何以知风雨也？’行俭笑曰：‘自今但依吾节制，何须问我所由知也！’”郭化若说：“战法经常变化，计谋不断更新，使人们无法识破机关。”易，改变，变化。革，变革，变更。

(4)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意谓不断变换军队的驻地，挑选迂回的路线行军，使人们无法揣测出将领的思绪。梅尧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趋之途，无使人能虑也。"张预曰："其居则去险而就易，其途则舍近而从远，人初不晓其旨，及胜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贵诡道者，非止诡敌也，抑诡我士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郭化若说："驻军常变换地方，进军多绕迂路，人们推测不出意图。"

(5) 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梅尧臣曰："可进而不可退也。"期，约定。

(6) 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杜牧曰："使无退心，孟明焚舟是也。"张预曰："去其梯，可进而不可退；发其机，可往而不可返。项羽济河沉舟之类也。"发其机，触动弩机射出箭矢，喻士卒可往而不可返。

(7) "若驱群羊"四句：何氏曰："士之往来，唯将之令，如羊之从牧者。"张预曰："群羊往来，牧者之随；三军进退，惟将之挥。"赵本学曰："三军到此不能自由，姑得从命，有如群羊为我驱遣，驱来驱去不知其将何往也。盖军事尚密，人情又难与之谋，始苟无颠倒之术，士卒得以先事而晓其情，必惊疑畏死，或生他变，犹豫之间机败而事不成矣。且私相告语，则有漏泄之患，惊怖太甚，则有叛降之患，皆当深虑而豫防之。善哉静幽正治之语，真为将军至贵之德也欤！"

(8) 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梅尧臣曰："措三军于险难而取胜者，为将之所务也。"张预曰："去梯发机，置兵于危险以取胜者，此将军之所务也。"

【译文】

将军处事要做到，冷静而又幽深，公正无私而又善于治理。能蒙骗士卒的耳目，使他们毫不了解将领的作战意图；不断变化作战任务，经常改变行动计划，使人们无法把握将领的进攻方略；不断变换军队的驻地，挑选迂回的路线行军，使人们无法揣测出将领的思绪。将帅与士卒约定作战任务，要做到如同登上高处而抽掉梯子一样，使

军队有进无退，只好决一死战；将帅与士卒深入诸侯的土地，就像触动弩机射出箭矢，使士卒明白可往而不可返，要焚烧舟船，砸破炊具，激发士卒义无反顾的作战勇气，要如同驱赶群羊一样，驱赶过来，驱赶过去，没有人知道要到哪里去。集合三军官兵，将他们置于危险的境地，使他们人人做到奋勇杀敌，这就是将军的任务。

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1)。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2)。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3)。四达者，衢地也(4)。入深者，重地也(5)。入浅者，轻地也(6)。背固前隘者，围地也(7)。无所往者，死地也(8)。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9)；轻地，吾将使之属(10)；争地，吾将趋其后(11)；交地，吾将谨其守(12)；衢地，吾将固其结(13)；重地，吾将继其食(14)；圮地，吾将进其途(15)；围地，吾将塞其阙(16)；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17)。故兵之情：围则御(18)，不得已则斗(19)，过则从(20)。

【注释】

(1) “九地之变”四句：意谓九种地形条件下应敌策略的变化，关乎进退攻防的利弊得失，关乎官兵心理的掌握，这些都不可不考察。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变化。今欲下文重举九地，故于此重言，发端张本也。”张预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须识变通，可屈则屈，可伸则伸，审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屈伸，指部队的进退攻防。

(2)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梅尧臣曰：“深则专固，浅则散归。”专，指精神专一。散，指情绪涣散。

(3) 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张预曰：“去己国，越人境而用师者，危绝之地也，若秦师过周而袭郑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战国时间有之也。”赵本学曰：“去国，去己之国；越境，越人之境；绝，绝望之意。此篇无绝地之文，此特因上文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之句，而反言申之也。”

(4) 四达者，衢地也：梅尧臣曰：“驰道四出，敌当一面。”张预曰：“敌当一面，旁国四属。”

(5) 入深者，重地也：梅尧臣曰：“士卒以军为家，故心无散乱。”

(6) 入浅者，轻地也：梅尧臣曰：“归国尚近，心不能专。”

(7) 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意谓背有险要地势而前有狭隘道路的，就是围地。梅尧臣曰：“背负险固，前当厄塞。”张预曰：“前狭后险，进退受制于人也。”

(8) 无所往者，死地也：梅尧臣曰：“穷无所之。”

(9)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李筌曰：“一卒之心。”张预曰：“集人聚谷，一志固守，依险设伏，攻敌不意。”

(10) 轻地，吾将使之属：意谓在轻地，我军要使部队的营垒紧密相连。曹操曰：“使相及属。”杜牧曰：“部伍营垒密近联属，盖以轻散之地，一者备其逃逸，二者恐其敌至，使易相救。”属，连接，相连。

(11) 争地，吾将趋其后：意谓在争地，我军将让后续部队迅速跟上。曹操曰：“利地在前，当速进其后也。”张预曰：“争地贵速，若前驱至而后不及，则未可。故当疾进其后，使首尾俱至。或曰：趋其后，谓后发先至也。”

(12) 交地，吾将谨其守：杜牧曰：“严壁垒也。”张预曰：“不当阻绝其路，但严壁固守，候其来，则设伏击之。”谨其守，汉简本作“固其結（结）”。

(13) 衢地，吾将固其结：意谓在衢地我军要巩固与诸侯的结盟。杜牧曰：“结交诸侯，使之牢固。”张预曰：“财币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坚固不渝，则必为我助。”固其结，汉简本作“谨其恃”。

(14) 重地，吾将继其食：意谓在重地我军要从敌国掠取粮食，补充供给。曹操曰：“掠彼也。”梅尧臣曰：“道既遐绝，不可归国取粮，当掠彼以食军。”

(15) 圮地，吾将进其途：意谓在圮地我军要快速通过。曹操曰：“疾过去也。”张预曰：“遇圮毁之地，宜引兵速过。”

(16) 围地，吾将塞其阙：意谓在围地我军要堵住活路，以激励士兵决一死战。曹操曰：“以一士心也。”张预曰：“吾在敌围，敌开生路，当自塞之，以一士心。齐神武系牛马以塞路，而士卒死战是也。”

(17) 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意谓在死地我军要显示拼死一搏的决心。曹操曰：“励士心也。”贾林曰：“禁财弃粮，堙井破灶，示必死也。”

(18) 围则御：李筌曰：“敌围，我则御之。”

(19) 不得已则斗：曹操曰：“势有不得已也。”王皙曰：“脱死难者，唯斗而已。”

(20) 过则从：曹操曰：“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张预曰：“深陷于危难之地，则无不从计，若班超在鄯善，欲与麾下数十人杀虏使，乃谆谕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是也。”郭化若说：“深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就会容易指挥。”过，指陷入危亡之境。

【译文】

在九种地形条件下应敌策略的变化，关乎进退攻防的利弊得失，关乎官兵心理的掌握，这些都不可不考察。凡是进入敌境，其作战规律是：深入敌境，军心就稳固；进入敌境浅近，军心就易涣散。离开本国越过别国国境作战的，就是绝地。四通八达的地区，就是衢地。进入敌境纵深地带的，就是重地。进入敌境浅近地带的，就是轻地。背有险要地势而前有狭隘道路的，就是围地。无处前往的，就是死地。所以在散地，我军要使全军上下统一意志；在轻地，我军要使部队的营垒紧密相连；在争地，我军要让后续部队迅速跟上；在交地，我军要小心谨慎地防守；在衢地，我军要巩固与诸侯的结盟；在重地，我军要从敌国掠取粮食，补充供给；在圮地，我军要快速通过；在围地，我军要堵住活路，以激励士兵决一死战；在死地，我军要显示拼死一搏的决心。士卒的心理状态是：被包围了就会顽强抵抗，形

势危急、迫不得已时就会拼死战斗，陷入危亡之境时就会听从指挥。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1)。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2)。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3)；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4)。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5)，信己之私(6)，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7)。

【注释】

(1) “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六句：又见于《军争篇》。赵本学曰：“此一节与上文既不相蒙，与下文又有相戾，疑重出之误也。”

(2)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曹操曰：“谓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张预曰：“四五，谓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胜。”霸王，指春秋时期号令诸侯的霸主。汉简本作“王霸”。

(3) 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说：“凡是霸、王的军队，进攻大国就能使敌方的民众来不及动员集中。”一说，“其众不得聚”指的是霸王之国。陈皞曰：“虽有霸王之势，伐大国，则我众不得聚。”张预曰：“恃富强之势，而亟伐大国，则己之民众将怨苦而不得聚也。”可供参考。霸王，汉简本作“王霸”。聚，聚集，集中。

(4) 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意谓兵威加于敌国，会使其原来的盟国不敢与它联合。交，结交，这里指盟国。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则诸侯自顾，不敢预交。”郭化若说：“以最大威力压服敌人，就能使各国不敢和它建交。”

(5) 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意谓不争着与邻国结交，不培植号令天下的权力。杜牧曰：“言不结邻援，不蓄养机权之计。”养，培植，培养。

(6) 信己之私：李筌曰：“惟得伸己之私志。”郭化若说：“只要

施展自己的意图。”信，同“伸”，伸展，施展。

(7) 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意谓敌城可被攻克，敌人都城可被摧毁。隳，破坏，摧毁。

【译文】

所以不了解一个诸侯国的战略谋划，便不能与其结交；不了解山林、险阻、沼泽的地形，便不能行军；不用向导带路，便不能利用地形。九种地形有一种不了解的，就不能成为霸主的军队。霸主的军队，进攻一个大国，能使这个大国的民众来不及聚集；兵威加于敌国，会使其原来的盟国不敢与它联合。所以不争着与邻国结交，不培植号令天下的权力，伸展自己的意愿，就可以攻克敌人的城邑，摧毁敌人的国都。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1)，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2)。犯之以事，勿告以言(3)；犯之以利，勿告以害(4)。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5)。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6)。

【注释】

(1) 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意谓施行不合常法的奖赏，颁布不合常规的法令，贾林曰：“欲拔城、隳国之时，故悬法外之赏罚，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无法’、‘无政’。”张预曰：“法不先施，政不预告，皆临事立制，以励士心。《司马法》曰：‘见敌作誓，瞻功行赏。’”陈启天曰：“军在危地，宜施非常之赏，悬非常之令，以激励士卒，奋力死战也。凡作战本有常令常赏，然当危急存亡之际，当令常赏或尚不足以劝士卒之勇于犯难效死，故悬特令施特赏以鼓动之。特令特赏，与常政常令之列不同，故称为无政之令，无法之赏，非真无政无法也。”无法，指不合常法。悬，颁发，颁布。无政，指不合常规。

(2) 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赏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犯，一说动也，调动，指挥；一

说同“范”，约束的意思。

(3)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梅尧臣曰：“但用以战，不告以谋。”张预曰：“任用之于战斗，勿谕之以权谋；人知谋则疑也。若裴行俭不告士卒以徙营之由是也。”

(4)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曹操曰：“勿使知害。”张预曰：“人情见利则进，知害则避，故勿告以害也。”

(5)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曹操曰：“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孙膑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张预曰：“置之死亡之地，则人自为战，乃可存活也。项羽救赵，破釜焚庐，示以必死；诸侯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遂虏秦将是也。”

(6) 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意谓把兵众陷入危险的境地，士卒就会专心作战，这样我军才能获胜。梅尧臣曰：“未陷难地，则士卒心不专；既陷危难，然后胜败在人为之尔。”害，指危险境地。胜败，偏义词，意即胜利。

【译文】

施行不合常法的奖赏，颁布不合常规的法令，指挥三军官兵的行动，就像指挥一个人一样。指挥士卒作战，但不要说明作战意图；使用士卒只让他们知道有利的情况，不告诉他们有害的情况。把士卒置于危亡之地，这样之后他们才能存活，让他们深陷死地，这样之后他们才能活命。把兵众陷入危险的境地，士卒就会专心作战，这样我军才能获胜。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1)，并敌一向，千里杀将(2)，此谓巧能成事者也(3)。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4)，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5)，敌人开阖，必亟入之(6)，先其所爱(7)，微与之期(8)，践墨随敌，以决战事(9)。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10)。

【注释】

(1)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陈启天曰：“‘顺详’二字，古今注家多释顺为顺从，读详为佯，均大误。按：此‘顺’字，当读为慎。古文‘顺’字作‘愼’，与‘慎’字形近，因而‘慎’、‘顺’二字混同，可互借用。《荀子·君子篇》云：忠者，敦慎此者也。杨注曰：‘慎读为顺。’刘师培《荀子补释》云：顺墨之顺，亦‘慎’字所改。古籍‘顺’字，凡唐人所书者皆作‘慎’。此书之中，亦慎顺互用。……慎，谨慎也。详，当读‘如’字，审也，察也。顺详敌之意，谓作战之事，首须谨慎审察敌人之意向如何也。今战术上所谓明了敌人企图，与此文意相近。”郭化若说：“顺，就是谨慎；《易》：‘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释文》：‘顺，本作慎。’详，即审查；《易·大壮》：‘不详也。’《释文》：‘详，审也。’《诗·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详也。’《传》：‘详，审也。’意思是从事作战指挥，在于谨慎地检查研究敌人的意图。”

(2) 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曹操曰：“并兵向敌，虽千里能擒其将也。”杨丙安说：“‘并敌一向’，乃‘并一向敌’之倒装句式，即合力向敌之意。”

(3) 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曹操曰：“是成事巧者也。”

(4)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曹操曰：“谋定，则闭关以绝其符信，勿通其使。”政举，指战争谋划已定。夷关，指封锁关口。折符，指销毁通行证件。折，折断，这里是销毁的意思。符，古代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这里指通行关界的凭证。

(5) 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曹操曰：“诛，治也。”吴九龙说：“厉，砥砺，意为反复推敲。按：‘厉’古通‘砺’，是磨刀石。《荀子·性恶》：‘钝金必将待袭厉然后利。’杨倞注：‘厉与砺同。’‘诛’，曹操训为‘治’，意为研究决定。言在庙堂上反复推敲，以决定战争大事。”

(6) 敌人开阖，必亟入之：曹操曰：“敌有间隙，当急入之也。”开阖，开门，这里喻指敌军露出破绽。阖，门扇。

亟，急，快速。

(7) 先其所爱：杜牧曰：“凡是敌人所爱惜倚恃以为军者，则先夺之也。”

(8) 微与之期：《孙子兵法新注》曰：“即不与敌人约期交战。微，这里作‘无’字讲；期，指约期交战。”微，或解释为“微露”，或解释为“暗地里”。

(9) 践墨随敌，以决战事：郭化若说：“践，践履，实践。墨，木工的墨线、绳墨，有规矩和原则的意思。在战时，践履绳墨也可以作实施作战计划解释。……实施作战计划时，要灵活地随着敌情的变化（作相应的修改），来决定军事行动。”吴如嵩说：“‘践墨’之‘墨’，指的是木工用以求准的墨线，孙子以践墨喻指作战要遵循一定的规律，一定的原则。‘随敌’就是‘因敌制胜’，根据当面之敌的情势而灵活指挥。这四个字，既讲了原则性又讲了灵活性，颇堪玩味。”

(10) “是故始如处女”四句：曹操曰：“处女示弱，脱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敌人初时谓我无所能为，如处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险迅疾速，如兔之脱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敌走如脱兔。曰：非也。”张预曰：“守则如处女之弱，令敌懈怠，是以启隙；攻则犹脱兔之疾，乘敌仓卒，是以莫御。太史公谓田单守即墨攻骑劫，正如此语，不其然乎？”拒，阻挡，抵御。

【译文】

用兵打仗这种事，在于谨慎地审察敌人的意图，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点，出征千里，杀死敌将，这可称之为巧妙完成作战任务的将领。所以战争谋划已经制订出来的时候，就要封锁关口，销毁通行证件，不许敌国使者往来，君臣在庙堂上反复推敲研究，做出战略部署，敌军露出破绽，就要迅速地乘机而入，首先夺取敌人最重视的要地，不与敌人约期作战，既要严格遵循作战计划，又要因敌变化，灵活机动，以此原则来决定军事行动。所以军事行动开始阶段好像未嫁的女子一样沉静柔弱，敌人就会打开门户，放松警惕；然后就像逃脱

的兔子一样，迅速出击，敌人就会来不及抵御。

火攻篇

【题解】

水火无情，两者均可成为战争利器。本篇强调火攻与水攻均为战争进攻的重要辅助手段，所谓“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但由标题可知，火攻是本篇论述的中心题旨。张预曰：“以火攻敌，当使奸细潜行；地里之远近，途径之险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陈启天曰：“本篇主旨，乃论战争进行中实行火攻之方法。战斗以能击败敌人为目的，然有时仅恃兵力，尚感不足以击败敌人，不得不用火攻以补助之，庶易于取胜。此在实行决战前及实行决战时，最有斟酌使用之必要，故次于《九地篇》而论之。”上引分析，均有助于人们理解本篇何以编次于《九地篇》之后。

本篇前三段集中论述了火攻的类型、条件、实施方法、重要性等。孙子将火攻分为五类，即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实施火攻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烟火必素具”，需提前准备好火攻的器具；二是选择气候适宜的时日。在《孙子兵法》的《计篇》中，“天”乃“五事”之一，“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天地孰得”则为“七计”之一；《地形篇》则有“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的精譬表述，将“知天”列为“四知”之一，但两篇却仅此而已，均未展开论述。本篇谈火攻条件的相关文字，能够稍稍弥补此憾，分析了合适的天文气候条件是火攻的前提，说明用兵者必须“知天”方能实施火攻。在谈到火攻方法时，孙子提出了一条原则，即“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因”、“变”二字，凸显了这一原则的思想基础实即“因利制权”，在进行火攻时，要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变化，机动灵活地采取相应的办法对付敌人。孙子还通过比较火攻与水攻，来凸显火攻的重要性，认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火攻具有更为强大的威力。在孙子所生活的春秋后期，火攻战例并不很多，但他却看到了火攻的重要，并设置专文加以研究，足见其见识超前，眼光独到。

在最后一段，作者集中阐释了他的慎战思想。战车一旦发动，便

很难适时停止。孙子提醒统治者在取得作战胜利后，要适可而止，不要沉迷武力，更不要受一时恼怒情绪的支配而悍然兴兵。“非利不动，非得不用，不危不战”，或有利于国，或稳操胜券，或陷入危境，在类似情境下方可出兵作战。战争不是儿戏，一旦失败便有亡国丧家的可能。“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几句犹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主题变奏，充分展示了孙子“安国全军”的慎战思想。作者为什么在《火攻篇》的篇末郑重论述其慎战思想？赵本学解释得好：“愚谓水火之害，酷烈惨毒，固仁人所不忍为者。然水火无情之物，其机难制，攻人而一不中，焚溺之祸反在于我，要亦不可恃之以为利也。故孙子于上篇，虽深入死地而其机变活转绝无危词，独于《火攻篇》深以用兵为戒。如医者之用毒，切切为病者丁宁，岂其恶其惨、畏其危而言之慎欤！”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1)，二曰火积(2)，三曰火辎，四曰火库(3)，五曰火队(4)。行火必有因(5)，烟火必素具(6)。发火有时，起火有日(7)。时者，天之燥也(8)；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9)。

【注释】

(1) 一曰火人：李筌曰：“焚其营，杀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营栅，因烧兵士。吴起曰：‘凡军居荒泽，草木幽秽，可焚而灭。’蜀先主伐吴，吴将陆逊拒之于夷陵。先攻一营不利，诸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敌之术矣。’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摹柯等，破四十余营，死者万数。备因夜遁，军资器械略尽，遂呕血而殂。”火人，指焚烧敌寨，烧杀人马。火，烧。

(2) 二曰火积：李筌曰：“焚积聚也。”杜牧曰：“积者，积蓄也，粮食薪刍是也。高祖与项羽相持成皋，为羽所败，北渡河，得张耳、韩信军，军脩武，深沟高垒。使刘贾将二万

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楚军乏食。隋文帝时，高熲献取陈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葺，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帝行其策，由是陈人益弊。”火积，指焚烧敌人的粮草。

(3) 三曰火辎，四曰火库：李筌曰：“烧其辎重，焚其库室。”杜牧曰：“器械、财货及军士衣装，在车中上道未止曰辎，在城营垒已有止舍曰库，其所藏二者皆同。后汉末，袁绍相许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两车，屯军不严；今以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焚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公大喜，选精骑五千，皆用袁氏旗帜，衔枚缚马口，从间道出入，抱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后军，遣兵以益备。’闻者信以为然，皆自若。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因大破之，辎重悉焚之矣。”火辎，指焚烧敌军的辎重。火库，指焚烧敌军的物资仓库。

(4) 五曰火队：吴九龙说：“《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子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以伐鄍。’《广雅疏证·释宫》云：‘队，与隧同。谓分为二道以伐庸也。’《穆天子传》：‘于是得绝研山之队。’郭璞注：‘队为谷中险阻道也。’施子美《讲义》引张昭曰：‘候敌军行在蓊秽草地，可以发火而焚之。’意皆近。贾林、何延锡注曰：‘隧，道也。烧绝粮道及转运也。’其说是。当为焚烧敌军交通和转运设施，意在切断敌军事交通运输线。”火队，指焚烧敌军的粮道与运输设施。队，或解释为队仗兵器，或解释为舟船，或解释为攻城的冲锋队或地道。可备参考。

(5) 行火必有因：张预曰：“凡火攻，皆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刍聚粮，居近草莽，因风而焚之。”因，依靠，凭借，这里指火攻依据的条件。

(6) 烟火必素具：曹操曰：“烟火，烧具也。”杜牧曰：“艾蒿、荻苇、薪刍、膏油之属，先须修事以备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兽、火禽、火盗、火弩，凡此者皆可用

也。”素，平时，平常。具，准备好。

(7)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梅尧臣曰：“不妄发也。”张预曰：“不可偶然，当伺时日。”

(8) 时者，天之燥也：意谓天时是指天气的干燥。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尧臣曰：“旱熯易燎。”

(9) 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风。”郭化若说：“据天文学家们的考证，二十八宿的名称是到汉代才逐渐完备的。但在孙子时代有些星宿早已被人们注意和利用了。二十八宿都在赤道附近，被天文学家们用作天空的标志。它们的名称是：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昴、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古人间接参酌月亮在空中的位置（所以叫‘宿’），来推测太阳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的位置来推知一年的季节。其实这只是在历法方面的事，同气象（风雨）是没有关系或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过当时的天文学家都认为月亮行经箕、壁、翼、轸四个星宿时多风。他们说四星好风，月宿在此时必多风。《洪范》载有‘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西方也有类似的传说，如巴比伦就以‘轸’星为风星。”箕、壁、翼、轸，二十八宿中的四个。

【译文】

孙子说：一般说来火攻的方式有五种：一是烧杀敌军人马，二是焚烧敌军粮草，三是焚烧敌军的辎重，四是焚烧敌军的物资仓库，五是焚烧敌军的粮道与运输设施。运用火攻必须条件具备，火攻器材平常必须准备好。放火要选好天时和日子。有利于火攻的天时指的是天气干燥；有利于火攻的日子指的是月亮运行经过箕、壁、翼、轸四星位置的时候，凡是月亮运行到这四个星的位置时，就是起风的日子。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1)。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2)。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3)；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

从而止[4]。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5]。火发上风，无攻下风[6]。昼风久，夜风止[7]。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8]。

【注释】

(1)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梅尧臣曰："因火为变，以兵应之。"张预曰："因其火变，以兵应之。五火，即人、积、辎、库、队也。"应，根据，利用。五火，指上文提到的五种火攻方式。应，对付，应付。

(2)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曹操曰："以兵应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敌人惊乱，因而击之，非谓空以火败敌人也。闻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阑众定而攻之，当无益，故曰早也。"梅尧臣曰："内若惊乱，外以兵击。"张预曰："火才发于内，则兵急击于外，表里齐攻，敌易惊乱。"

(3) 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李筌曰："夫火发兵不乱，不可攻。"杜牧曰："火作不惊，敌素有备，不可遽攻，须待其变者也。"梅尧臣曰："不惊挠者，必有备也。"何氏曰："火作而敌不惊呼者，有备也。我往攻，则反或受害。"

(4) 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曹操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杜牧曰："俟火尽已来，若敌人扰乱，则攻之；若敌终静不扰，则收兵而退也。"杜佑曰："见利则进，知难则退。极，尽也。尽火力，可则应，不可则止，无使敌知其所为。"何氏曰："如魏满庞征吴，敕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我营，宜为之备。'诸军皆警。夜半，果来烧营，庞掩击，破之者是也。"极其火力，意即大火烧尽。一说加强火势。

(5) 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李筌曰："魏武破袁绍于官渡，用许攸计，烧辎重万余，则其义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变须发于内，若敌居荒泽草秽，或营栅可焚之地，即须及时发火，不必更待内发作然后应之，恐敌人自烧野

草，我起火无益。汉时李陵征匈奴，战败，为单于所逐，及于大泽。匈奴于上风纵火，陵亦先放火烧断蒹葭，用绝火势。”张预曰：“火亦可发于外，不必须待作于内，但有便则应时而发。黄巾贼张角围汉将皇甫嵩于长社，贼依草结营，嵩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陈，贼惊乱，遂败走。”以时发之，指在合适的天时、日子里放火。

(6) 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东贼刘元进攻王世充于延陵，令把草东方，因风纵火。俄而回风，悉烧元进营，军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东，则焚敌之东，我亦随以攻其东；若火发东面，攻其西，则与敌人同受也。故无攻下风，则顺风也。若举东，可知其他也。”

(7) 昼风久，夜风止：曹操曰：“数当然也。”杜牧曰：“老子曰：‘飘风不终朝。’”梅尧臣曰：“凡昼风必夜止，夜风必昼止，数当然也。”

(8) 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杜牧曰：“须算星躔之数，守风起日，乃可发火，不可偶然而为之。”张预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当防人攻己。推四星之度数，知风起之日，则严备守之。”数，指箕、壁、翼、轸四星运行的度数，引申为适合火攻的天时或日子。

【译文】

凡是火攻，必须根据五种火攻所引起的变化而采取机动灵活的办法对付敌人。火在敌营里面烧起来，就要预先在外面接应。火烧起来敌兵安静不乱，我方就要等待而不要进攻；等大火烧尽，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进攻就停止。火可以在敌营外面燃放，不必等待内应，只要在合适的时候放火就行。要在上风口放火，不要在下风口进攻。白天风刮得久了，夜晚风就会停止。军队必须懂得五种火攻的变化，在适合火攻的时候要严加防守。

故以火佐攻者明(1)，以水佐攻者强(2)；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3)。

【注释】

(1) 故以火佐攻者明：梅尧臣：“明白易胜。”张预曰：“用火助攻，灼然可以取胜。”明，明显。杨丙安《＜孙子＞会笺》则认为“明”与“强”互文，云：“《左传·哀公十六年》传‘与不仁人争明’，王引之《经义述闻》引王念孙云‘明，犹强也’，并谓《国语·周语》‘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之‘明’，亦‘强’义。故‘明’在此与下文‘强’异文同义。”可供参考。

(2) 以水佐攻者强：张预曰：“水能分敌之军；彼势分，则我势强。”

(3) 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曹操曰：“火佐者，取胜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绝敌道，分敌军，不可以夺敌积聚。”张预曰：“水止能隔绝敌军，使前后不相及，取其一时之胜，然不若火能焚夺敌之蓄积，使之灭亡。若韩信决水斩楚将龙且，是一时之胜也。曹公焚袁绍辎重，绍因以败，是使之灭亡也。水不若火，故详于火而略于水。”绝，隔绝，分隔。夺，夺取。

【译文】

用火来辅佐进攻的效果是明显的，用水来辅佐进攻的势头是强劲的；水可以分隔敌军，却不能夺取敌军的物资。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1)，命曰“费留”(2)。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3)，非利不动(4)，非得不用(5)，非危不战(6)。主不可以怒而兴师(7)，将不可以愠而致战(8)；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10)，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11)。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12)。

【注释】

(1)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意谓作战取胜、攻下城邑，却不能适可而止，停止战争，这是危险的。不修其功，有四种解释。第一，指不能及时论功行赏；第二，指不能巩固胜利果实；第三，指不能建立“战胜攻取”的功业；第四，指建立“战胜攻取”的功业之后不能适可而止。杜牧、张预等取第一种解释。杜牧曰：“夫战胜攻取，若不藉有功举而赏之，则三军之士必不用命也。”张预曰：“战攻所以能必胜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军败敌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举有功而赏之，凶咎之道也。”赵本学取第四种解释，他说：“修，戢也，止而不极之义。《左传》曰：‘兵犹火，不戢将自焚也。’……言战既胜，攻既取，则当自戢其功，不然者凶之道也。”本书认同此论。凶，危险。

(2) 命曰“费留”：杜牧曰：“有凶咎，徒留滞费耗，终不成事也。”张预曰：“财竭师老而不得归，费留之谓也。”李零说：“‘费’指耗费资财，即《谋攻》、《用间》所说‘日费千金’等等；‘留’指淹留不归，即《用间》所说‘相守数年’等等。”命，称呼，命名。费留，意即军队消耗资财，长期作战，滞留不归。又，关于“费留”，还有多种解释，如：吴九龙说：“《公羊传·襄公十六年》：‘曷为遍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赘旒然。’徐彦疏云：‘赘’又作‘缀’。‘旒’音‘留’，本又作‘流’，旌旗之旒，为装饰、摆设。意谓君失其权，形如虚设。‘赘旒’与‘费留’音近，义似可同。此句当谓战胜而不修事功，则胜利如同装饰，无实利，久将为害。”郭化若注引《＜孙子＞字义探微八则》谓：“‘费留’乃费财留工、烦人留日等古语的简称或缩写……孙子所谓‘费留’者，乃‘费旷’之谓也。”

(3) 明主虑之，良将修之：杜牧曰：“黄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为用。’”张预曰：“君当谋虑攻战之事，将当修举克捷之功。”修，研究。

(4) 非利不动：李筌曰：“明主贤将，非见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见起兵之利，然后兵起。”又，梅尧臣曰：“凡兵非利于民，不兴也。”梅氏的解释是将《孙子》理论儒学化了，所注入的爱民思想，应非《孙子》原义。

(5) 非得不用：杜牧曰：“先见敌人可得，然后用兵。”

(6) 非危不战：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梅尧臣曰：“凡用兵，非危急不战也，所以重凶器也。”张预曰：“兵，凶器；战，危事。须防祸败，不可轻举，不得已而后用。”

(7)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郑。”张预曰：“因怒兴师，不亡者鲜。若息侯与郑伯有违言而伐郑，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

(8) 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晋赵穿。”张预曰：“因忿而战，罕有不败。若姚襄怒苻黄眉压垒而陈，因出战，为黄眉所败是也。怒大于愠，故以主言之；愠小于怒，故以将言之。君则可以兴兵，将则止可言战。”愠，恼怒，愤懑。

(9)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曰：“人主聚众兴军，以道理胜负之计，不可以己之私怒。将举兵，则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战也。”张预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当顾利害所在。尉缭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刘邦骥曰：“必合于利而始动火攻，不合于利则不用火攻，恐其反有害也。此二语曾见于《九地篇》，然彼乃论九地之利，此乃言火攻之利，读者以为重出，非也。”陈启天曰：“决定战争之最重要原则，非个人之喜怒，而为国家之利害。国家有利则战，无利则不战。”

(10)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张预曰：“见于色者，谓之喜；得于心者，谓之悦。”

(11)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杜佑曰：“凡主怒兴军伐人，无素谋明计，则破亡矣。将愠怒而斗，仓卒而合战，

所伤杀必多。怒愠复可以悦喜，言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者，言当慎之。”张预曰：“君因怒而兴兵，则国必亡；将因愠而轻战，则士必死。”又，《战国策》录有吴起之语，曰：“国破不可复完，卒死不可复生。”赵本学曰：“此申言人心怨怒之气，有时而复平，亡国丧师之悔，将无时而可追。所以明君良将畏慎警戒，凡见利而后动，有得而后用，临危而后战也。”刘邦骥曰：“故曰：明主因火攻而加慎，良将因火攻而致警，然后可谓安国全师之道也。孙子于《九地篇》虽深入死地，而其机变活转，绝无危词，独于火攻则深以为戒，岂非恶其惨、畏其危，而言之慎欤？吾故曰此仁将之言也。”

(12)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梅尧臣曰：“主当慎重，将当警惧。”张预曰：“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刘寅曰：“故曰：明哲之主慎于用兵，此安国之道也；良能之将戒于轻战，此全军之道也。愚按：水火之用，古人多出于不得已焉耳。三代之前，圣帝明王安肯用此以漂流焚荡，使生民糜烂，靡有子遗哉。论者谓火攻为孙子之下策，然自战国以来，诡诈相尚，而用之者多矣。但水火之害，酷烈惨毒，贤将之所深慎也。孙子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此言之，火攻但示人不可不知，非专恃此以为胜也。”吴如嵩说：“孙子为什么在论述‘火攻’这样一个技术战术问题时会讲到‘安国全军’的大战略呢？是不是错简所致？……我认为在《火攻》篇论慎战不是错简问题，而是古人的一种观念使然。《左传·隐公四年》：鲁大夫众仲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古人认为，兵像火一样，兵不可玩，火不可玩，水火无情，玩火必自焚，所以，孙子把慎战思想放在这里讲。”

【译文】

作战取胜、攻下城邑以后，却不能适可而止，停止战争，这是危险的，这种情况可称之为“费留”。所以说：明智的君主对此要慎重考虑，贤良的将帅对此要认真研究，没有好处不要行动，不能取胜不要

用兵，没到危急关头不要作战。君主不可因一时愤怒而起兵，将帅不可因一时恼怒而出战；符合国家利益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就停止。愤怒可以重新转为欢喜，恼怒可以重新转为喜悦，但是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再建立，人死了就不能复活。所以明智的君主要慎重，贤良的将帅要警惕，这是关乎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重要原则。

用间篇

【题解】

作为《孙子兵法》全书的最后一篇，它在内容上与第一篇《计篇》遥相呼应。如果说《计篇》强调先计后战，要求从“五事”、“七计”的角度，一一比较敌我双方的优劣强弱，做到“知彼知己”。《用间篇》的论述重心在于“知彼”，从探知敌情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使用间谍的角度，说明“知彼”对于军事斗争的重大意义。《用间篇》堪称是一篇“知彼”论的专文，对此，陈启天有精辟的阐释：“本书以《计篇》开宗明义者，乃首示知己之必要，而以《用间篇》殿全书者，乃专示知彼之必要也。战争之事，计与间贯彻始终，而复互为关联。非有计，则不能用间，非有间，则不能定计。计始于战争之前，间亦用于战争之前。计用于战争之中，间亦用于战争之中。其所以先计而后间者，诚以不先求知己，虽知彼亦无益耳。先求知己，复求知彼，作战之能事，得其大半矣。关于知彼之事，《计篇》以下各篇虽曾偶涉及之，然非专论，故终之以《用间篇》云。”

本篇第一段的开篇八句，内容表述与《作战篇》第一段相近，均显示战争将极大消耗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影响民众的社会经济生活。而与战争的巨额开支相比，用在间谍身上的钱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决策者因为吝惜钱财而不愿使用间谍，导致“不知敌之情”而最终战败，那么这种人就是“不仁之至”。在作者看来，明君贤将之所以战无不胜，功业超群，就在于“先知”。“知”的对象，不仅有“己”，更要有“彼”，要掌握敌人的军事信息。孙子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语句：“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在两千多年前，孙子便能排除鬼神迷信的干扰，睿智地提出“必取于人”的思想，极大地凸显了人的理性，凸显了掌握敌情对于战争结果的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孙子兵法》在唯物观与认识论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其后四段，孙子论证了间谍的分类、功用，以及使用间谍的原则和条件。他把间谍分成五类，即因间、内间、反间、生间、死间，一

一揭示了每类间谍的特点，强调了“五间”之中“反间”的重要，并将“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也就是“关系最亲近”、“待遇最丰厚”、“事务最机密”，作为使用间谍的三大原则。只有这样，间谍才有可能甘冒风险，传递出有价值的情报。理想的间谍，应有伊挚、吕尚一样的“上智”，因此对于用间者而言，他们自然需要具备极高的素质，要集“圣贤”、“仁义”、“微妙”三方面的才德要素于一体，否则便无资格使用间谍，所谓“非圣贤不能使间，非仁义不能得间之实，非微妙不能用间”。篇末指出：“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揭示了用间对于谋划军事行动，决定斗争胜利，具有巨大价值和重要作用。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1)，百姓之费，公家之奉(2)，日费千金；内外骚动(3)，怠于道路(4)，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5)。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6)，非人之将也(7)，非主之佐也(8)，非胜之主也(9)。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10)。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11)，不可象于事(12)，不可验于度(13)，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14)。

【注释】

(1) 兴师十万，出征千里：《作战篇》作：“带甲十万，千里馈粮。”

(2) 公家之奉：指国家的军费开支。公家，指国家。奉，供应，指军费开支。

(3) 内外骚动：指前方后方动荡不安。

(4) 怠于道路：杜牧曰：“言七十万家奉十万之师，转输疲于道路也。”

(5) 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曹操曰：“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不事耕稼者七十万家。”张预曰：“井田之法，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兴兵

十万，则辍耕作者七十万家也。或问曰：重地则掠，疲于道路而转输何也？曰：非止运粮，亦供器用也。且兵贵掠敌者，谓深践敌境，则当备其乏，故须掠以继食，非专馆谷于敌也。亦有碛卤之地，无粮可因，得不饷乎？”不得操事，指民众无法从事正常的农耕生产。

(6) “相守数年”五句：李筌曰：“惜爵赏，不与间谍，令窥敌之动静，是为不仁之至也。”梅尧臣曰：“相守数年，则七十万家所费多矣；而乃惜爵禄百金之微，不以遗间钓情取胜，是不仁之极也。”朱军说：“从‘爱爵禄百金’来看，孙武情报工作的思想并不是只限于战场上敌情的获取，也包举着战略情报的获取。因为越是高级机密越是高级官员才能掌握，要想获取战略机密，所派的情报人员必须有官职，有声望，有社会地位，才有可能同对方的高级官员接触，古代如此，现代也不例外。如1985年国际上曾有5起间谍案：挪威外交部高级外交官阿尔内·特雷霍尔被控为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判徒刑20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20年的雇员理查德·米勒因与苏联女间谍有关受到审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级反间谍人员汉斯·蒂德格叛逃，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其中有总理办公室秘书叛逃；苏联高级军事情报官谢尔盖·博汉叛逃后，披露苏联在希腊的情报活动；苏联克格勃官员尤尔琴科叛苏逃美，在美国泄密后，又叛美逃苏。同一年，印度有人向苏联、法国、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出卖情报，说明友好国家之间也在进行谍报战。其实，这早就是另一种国际惯例了。那种认为友好就是友好，因而放松了间谍斗争，只是一种思想麻痹和看问题片面性的表现。孙武重视情报工作，指出舍得爵禄百金以求情报人员的思想，实在是很有远见的。如果战场上不知敌情，便会遭受失败。例如1942年8月21日，日本陆军百武中将在拉包尔研究瓜达卡纳尔岛形势时，估计该岛美军只有2000人（实有17000人），他只用了916人的加强营去执行夺取瓜岛的任务，以致该营全部被歼，营长一木上校自杀。这就是不仁之至。孙子的用间目的，不只是获取情报，实际上也是争取分化瓦解敌军所进行的特殊任

务。”相守，相持，对峙。而，如果，倘若。爱，吝啬，吝惜。爵，爵位。禄，俸禄。百金，指巨额钱财。至，极，极点。

(7) 非人之将也：梅尧臣曰：“非将人成功者也。”

(8) 非主之佐也：梅尧臣曰：“非以仁佐国者也。”

(9) 非胜之主也：梅尧臣曰：“非致胜主利者也。”张预曰：“不可以将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胜。勤勤而言者，叹惜之也。”刘邦骥曰：“此间之所以为用兵之要，而为将者、为佐者、为主者，决不可爱惜爵禄百金，以节省侦探之经费也。盖爵禄百金，与公家之奉，日费千金，百姓之费，七十万家，两相比较，其细已甚。而知敌情，则能成大功，不知敌情，则国破家亡，苟爱惜此爵禄百金而甘于国破家亡，岂非不仁之甚哉。况乎侦察费用，不可以预算，不可以决策，不可以付审计，不可以索证据。假令为将者，既欲用间谍，而又欲综核名实，疑其不实不尽，则为间者方救过之不暇，安得侦察敌人之真情哉？如此者无以名之，名之曰不仁则已矣。将而不仁，则非人之将也。佐而不仁，则非主之佐也。主而不仁，则非制胜之主也。”主，主宰。

(10) “故明君贤将”四句：李筌曰：“为间也。”杜牧曰：“知敌情也。”何氏曰：“《周官》：‘士师掌邦谍。’盖异国间伺之谓也。故兵家之有四机、二权，曰事机，曰智权，皆善用间谍者也。故能敌人动静，我预知矣。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镇玉壁。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遗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之动静，朝廷皆先知之。时有主帅许盆，孝宽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东入。孝宽怒，遣谍取之。俄而斩首而还。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达为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诸军事，每厚抚境外之人，使为间谍，敌中动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诛戮者，亦不以为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张预曰：“先知敌情，故动则胜人，功业卓然，超绝群众。”动，行动，特指军事行动。出于，超过，胜于。先知，预先探知敌情。

(11)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张预曰：“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以祷祀而取。”鬼神，这里指祭祀鬼神、占卜、祈祷等迷信手段。

(12) 不可象于事：意谓不可用类比于其他事物的方法探知敌情。曹操曰：“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也。”张预曰：“不可以事之相类者，拟象而求。”

(13) 不可验于度：度，度数，指日月星辰运行的位置。一说，“度”是经过的事。梅尧臣曰：“不可以度数验也，言先知之难也。”张预曰：“不可以度数推验而知。”

(14) 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曹操曰：“因人也。”梅尧臣曰：“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气之物，可以象类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数验。唯敌之情，必由间者而后知也。”张预曰：“鬼神、象类、度数，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后知敌情也。”冯友兰说：“既不可靠鬼神，也不可靠事物的表面现象，也不可靠主观的臆测。在这里，孙武既不相信天命，又不相信鬼神。在他看来，天不过是‘阴阳、寒暑、时制’（《计篇》），与地一样，都是物质性的自然物。它只是决定胜负的客观条件之一。这一唯物主义的真理在两千多年前就能明确地提出来，确是难能可贵的。”李泽厚说：“只有在战争中，只有在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采用战术中，才能把人的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智态度发挥到充分的程度，才能把它的巨大价值最鲜明地表现出来。因为任何情感（喜怒）的干预，任何迷信的观念，任何非理性东西的主宰，都可以立竿见影，顷刻覆灭，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必须‘先计而后战’，如果凭感情办事，听神灵指挥，可以导致亡国灭族，这是极端危险的。所以，《孙子兵法》一开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一特点在一般日常生活和任何其他领域中是没有或比较少见的。”朱军说：“孙子的‘先知’敌情和‘必取于人’的思想，是合于真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使在现代，新的侦察器材被广泛运用，确实为侦察

敌情提供了极大方便的情况下，侦察器材也只能起到助长人类视听器官的作用，并不能完全代替人们的思维器官。现代侦察器材，是利用声、光、电、磁等原理进行工作，不仅是可反的，而且它们只能观察、侦察到客观事物的表象，而对于人们的思维活动，密藏的内部计划文书，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些，还必须靠人去侦察。1986年，美国陆海航空兵袭击利比亚，对袭击目标的选择是比较准确的，说明美国在平时已注意到侦察和积累这方面的资料，即使如此，美军也并不能掌握利比亚领导人的行止。”

【译文】

孙子说：凡是发动十万人的军队，出征千里之外，百姓的花费，国家的开支，加起来每天都要耗费千金；前方后方动荡不安，一路上疲于运送物资，无法从事正常农耕生产的民众多达七十万家。敌我双方对峙数年，目的是为了争得最终的胜利，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愿重用间谍，最后因不了解敌情而打败仗，这种将领是极其不仁的，他们不配当军队的将领，也不配成为君主的辅佐者，更不可能成为胜利的主宰者。所以贤明的君主和将领，之所以一发兵就战胜敌人，成就的功业超过一般人，就在于他们事先已探明敌情。若要事先探明敌情，就不可使用求神问卜的迷信手段来获取；不可用类比于其他事物的方法来获取；不可用推验日月星辰运行位置的方法来获取。一定要取之于人，取之于了解敌情的人。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1)。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2)。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3)；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4)；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5)；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6)；生间者，反报也(7)。

【注释】

(1) 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张预曰：“此五间之名。‘因间’当为‘乡间’，故下文云‘乡间可得而使’。”

(2) “五间俱起”四句：曹操曰：“同时任用五间也。”杜牧曰：“五间俱起者，敌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神鬼之纲纪，人君之重宝也。”道，规律，途经。神纪，神秘莫测的方法。纪，纲纪，方法。人君，国君。宝，法宝。

(3) 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杜牧曰：“因敌乡国之人而厚抚之，使为间也。晋豫州刺史祖逖之镇雍州，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而遇之。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有异图，辄密以闻，前后克获，盖由于此。西魏韦孝宽使齐人斩许盆而来，犹其义也。”乡人，指敌国的乡野之人。

(4) 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杜牧曰：“敌之官人，有贤而失职者，有过而被刑者，亦有宠嬖而贪财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败丧以求展己之材能者，有翻覆变诈、常持两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潜通问遗，厚贶金帛而结之，因求其国中之情，察其谋我之事，复间其君臣，使不和同也。”何氏曰：“如益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于郫城，互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谲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从泰击雄。雄将李骧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此用内间之势也。又，隋阴寿为幽州总管，高宝宁举兵反，寿讨之。宝宁奔于碛北。寿班师，留开府成道昂镇之。宝宁遣其子僧伽率轻骑掠城下而去，寻引契丹靺鞨之众来攻。道昂苦战连月，乃退。寿患之，于是重购宝宁，又遣人阴间其所亲任者赵世模、王威等。月余，世模率其众降。宝宁复走契丹，为其麾下赵修罗所杀，北边遂安。又，唐太宗讨窦建德，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后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稍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拓土

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王世充之使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退而谢敬曰：‘今众心甚锐，此天赞我矣！因此决战，必然大捷，已依众议，不得从公言也。’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于是悉众进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锐。建德中枪，窜于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生获之。又，王翦为秦将，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杀秦将桓齮。翦恶之，乃多与赵王宠臣郭开等金，使为反间，曰：‘李牧、司马尚欲与秦反赵，以多取封于秦。’赵王疑之，使赵葱及颜聚代将，斩李牧，废司马尚。后三月，翦因急击赵，大破，杀赵葱，虏赵王迁及其将颜聚也。”官人，指敌国的官吏。

(5) 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杜牧曰：“敌有间来窥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赂诱之，反为我用，或佯为不觉，示以伪情而纵之，则敌人之间反为我用也。陈平初为汉王护军尉，项羽围于荥阳城，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和，项王弗听。平曰：‘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列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为太牢之具，举进，见楚使，即阳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以恶草具进楚使。使归，具以报项王。果大疑亚夫。亚夫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疽发而死。卒用陈平之计灭楚也。”李零说：“‘五间’，‘反间’最重要，花钱最多，保密层次最高，它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搞清。古人所谓‘反间’，有两种不同用法：（1）策反敌人，让他们的人当自己的间谍。（2）离间敌人，让敌人互相猜忌，自己杀自己，自己整自己。《用间》属于前一种，《三十六计》的‘反间计’（第33

计）属于后一种。后一种用法的‘反间’，战国秦汉很流行，史书上的例子，多半属于这一种。朱逢甲讲‘反间’，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书反间之法’，第二种是‘即以敌间反间之法’，第三种是‘反间其人者’，第四种是‘反间其事者’。‘以书反间之法’，是用伪造书信的方法，挑拨离间，借刀杀人。例如‘蒋干盗书’（《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蒋干、曹操中的计，就属于这种‘反间计’。‘即以敌间反间之法’，是利用敌间，传假情报回去。‘反间其人’，是用离间计，让敌人互相猜忌，自相残杀。‘反间其事’，是制造假象、制造假情报。这些间例和《孙子》使用的‘反间’都不一样，大家要注意。”按，李零所言第一种“间谍”，忽略了杜牧所论第二种类型，即除了收买策反敌人的间谍之外，还要迷惑欺骗敌人的间谍，使其为我所用。此外，李零所言第二种“反间”，或为使用第一种“反间”所达到的效果，故而两种“反间”似不宜泾渭分明，均应纳入《孙子》“反间”范畴；朱逢甲所论四种“反间”，亦当作如是观。敌间，指敌人的间谍。

(6) 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杜牧曰：“诳者，诈也。言吾间在敌，未知事情，我则诈立事迹，令吾间凭其诈迹，以输诚于敌，而得敌信也。若我进取，与诈迹不同，间者不能脱，则为敌所杀，故曰死间也。汉王使郦生说齐，下之；齐罢守备，韩信因而袭之；田横怒烹郦生，此事相近。”诳，欺骗，瞒骗。诳事，假情报。

(7) 生间者，反报也：杜牧曰：“往来相通报也。生间者，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趯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李零说：“‘生间’，是我方派出，传真情报回国的间谍。他要把情报安全送回来，一定要活着，所以叫‘生间’。”反，同“返”，返回。

【译文】

间谍的使用方式有五种类型：有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以上五种间谍均被使用，没有人知道其中的规律，这就是使用间谍的神秘莫测的方法，是国君的法宝。所谓因间，是利用敌国的乡野

之人充当间谍；所谓内间，是利用敌国的官吏充当间谍；所谓反间，是利用敌方的间谍而使其为我方所用；所谓死间，是向外传递假情报，让我方间谍知道后传给敌方的间谍；所谓生间，是能够安全返回国内报告敌情。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1)，赏莫厚于间(2)，事莫密于间(3)。非圣贤不能用间(4)，非仁义不能使间(5)，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6)。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7)！

【注释】

(1)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梅尧臣曰："入幄受词，最为亲近。"王皙曰："以腹心亲结之。"张预曰："三军之士，然皆亲抚，独于间者以腹心相委，是最为亲密也。"

(2) 赏莫厚于间：王皙曰："军功之赏，莫厚于此。"张预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间。陈平曰：'愿出黄金四十万斤，间楚君臣。'"

(3) 事莫密于间：杜佑曰："间事不密，则为己害。"梅尧臣曰："几事不密，则害成。"陈启天曰："间谍在全军之中，论其关系，则须最亲近；论其待遇，则须最优厚；论其事务，则须最秘密。关系不亲近，无由得其款诚。待遇不优厚，无由驱其冒险。事务不秘密，无由收其效用。亲、厚、秘三字，乃为将者用间之基本方法，不可或忽者。然徒亲、厚、密，亦未必能得间之用。"

(4) 非圣贤不能用间：张预曰："圣，则事无不通；智，则洞照几先，然后能为间事。或曰：圣智则能知人。"圣贤，指才智卓越的人。

(5) 非仁义不能使间：陈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义者得宜而制事。主将者，既能仁结而义使，则间者尽心而觇察，乐为我用也。"张预曰："仁则不爱爵禄，义则果决无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诚，则间者竭力。"

(6) 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意谓不是心思神妙的人便不能察知间谍的真伪。张预曰：“间以利害来告，须用心渊微精妙，乃能察其真伪。”赵本学曰：“通乎几微为圣，盖凡间术，其张情布形，驾词构事皆用心。极于深巧，出人意料之所不及，故谓圣智者。能之所遣为间之人，必主将素结其心，得其死命乃可委托，故谓仁义者能之。所得间谍之息，不惟敌人有真伪之形，而间者亦有真伪之辞。必精思缔审，参伍酌量，然后不为之误，故谓微妙者能之。是则行间贵乎有术，使间贵乎有道，而听间亦贵乎有裁断也。愚谓仁义之道，王者之所以怀诸侯，而服万国者也，何用于间？《孙子》十三篇不言仁义，而独以用间之事归之，则其不知仁义亦明矣。大抵霸之所谓仁义，特假借之号，诡谲之辞耳。”微妙，指心思神妙的人。

(7) 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杜牧曰：“言每事皆须先知也。”张预曰：“密之又密，则事无巨细，皆先知也。”

【译文】

在处理三军之事时，没有什么人会比间谍更亲密，没有什么赏赐会比赏给间谍的更优厚，没有什么事情会比使用间谍更机密。不是才智卓越的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仁义之人不能使用间谍，不是心思神妙的人不能察知间谍的真伪。微妙啊微妙，没有什么地方是不需要使用间谍的！

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1)。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2)。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3)。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4)。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5)。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6)。五间之事，主必知之(7)，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8)。

【注释】

(1) 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杜牧曰：“告者非诱间者，则不得知间者之情，杀之可也。”梅尧臣曰：“杀间者，恶其泄；杀告者，灭其言。”发，施行，实施，开展。先闻，事先知道。

(2) “凡军之所欲击”五句：李零说：“这是讲所有需要刺探的事项。‘军之所欲击’是野战，‘城之所欲攻’是攻城，这是正规的军事手段。‘人之所欲杀’是刺杀要害人物。刺杀是恐怖手段。‘守将’等词，可以参看《墨子》城守各篇。‘守将’是守城的总指挥，也简称‘守’或‘将’，他有他的指挥部。军队也一样，也有指挥部。野战攻城，首先要刺探其指挥者是谁，叫什么名字；其次，是他的‘左右’，即他身边的人，贴身保镖和伺候他的人。‘谒者’，是管通报或把门的警卫，现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是干这种工作。‘门者’，是看守城门的人。‘舍人’，是看守官署的人。”

(3)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四句：必须将刺探我方军情的敌方间谍探查出来，乘机对其加以收买利用，诱导之后释放，这样反间就能为我所用了。杜牧曰：“敌间之来，必诱以厚利而止舍之，使为我反间也。”梅尧臣曰：“必探索知敌之来间者，因而利诱之，引而舍止之，然后可为我反间也。”张预曰：“求敌间之来窥我者，因以厚利，诱导而馆舍之，使反为我间也。言舍之者，谓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论事必多，我因得察敌之情。下文言四间皆因反间而知，非久留其人，极论其事，则何以悉知？”赵本学曰：“厚利以诱其心，导之以伪言伪事，而纵遣之。彼归告其主，则犹为我之间也。”利，指重金收买。导，引导，诱导。舍，住宿，稽留；或谓离去，释放。

(4) 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杜佑曰：“因反敌间而知敌情，乡间、内间者皆可得使。”梅尧臣曰：“其国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间而知之。”张预曰：“因是反间，知彼乡人之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诱而

使之。”

(5) 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张预曰：“因是反间，知彼可诳之事，使死间往告之。”

(6) 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杜牧曰：“可使往来如期。”陈皞曰：“言五间皆循环相因，惟生间可使如期。”

(7) 五间之事，主必知之：李筌曰：“孙子殷勤于五间，主切知之。”

(8) 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杜牧曰：“乡间、内间、死间、生间，四间者，皆因反间知敌情而能用之，故反间最切，不可不厚也。”杜佑曰：“人主当知五间之用，厚其禄，丰其财。而反间者，又五间之本，事之要也，故当在厚待。”

【译文】

用间的方案尚未实施便有人事先知道了，这种情况下间谍与他所告诉的人都要处死。凡是打算攻击某支军队，进攻某座城池，杀死某个人物，必须事先了解守将、守将身边的人、警卫、看守城门的人以及看守官署的人的名字，命令我方间谍务必刺探了解。必须将刺探我方军情的敌方间谍探查出来，乘机对其加以收买利用，诱导之后释放，这样反间就能为我所用了。根据反间的情报才能判断，乡间、内间是否可以使用了。根据反间的情报才能判断，死间是否可以制造假情报，并将此报告给敌人。根据反间的情报才能判断，生间是否可以按期往返。五种间谍的运用情况，国君都必须了解，了解这些内容必须立足于反间，所以对反间不可不厚待。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1)。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2)。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3)。

【注释】

(1) “昔殷之兴也”四句：梅尧臣曰：“伊尹、吕牙，非叛于国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为民也。”张预曰：“伊尹，夏臣也，后归于殷；吕望，殷臣也，后归于周。伊、吕相汤、武，以兵定天下者，顺乎天而应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贲皇之适晋，狐庸之在吴，士会之居秦也。”伊挚在夏，意即伊挚曾在夏国做过间谍。吕牙在殷，意即吕牙曾在商国做过间谍。然而先秦文献并无伊尹、吕牙当过间谍的明确记载，仅有他们曾分别游历于夏、殷的说法。如《孟子·告子下》：“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鬼谷子·午合》：“吕望三就文王，三入殷，然后合于文王。”李零说：“伊挚、吕牙当间谍，这类故事，估计是保存在古代的道家‘阴谋书’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开头有《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筦（管）子》五书，就是这类书。其中头两部就是《伊尹》、《太公》。它们都是借古代名臣、贤相辅佐明君、圣主取天下的故事，讲治国用兵之术。这些故事，其实是古代的《三国演义》，当时的阴谋诡计大全。”伊挚，即伊尹。原为商汤妃有莘氏之媵臣，受汤赏识，任以国政，佐汤灭夏，建立商朝。吕牙，即姜子牙，俗称姜太公。相传他年老时隐居渭水之阳垂钓，周文王出猎相遇，与语大悦，立为太师。武王即位后，尊为师尚父，辅佐武王灭商，建立周朝。

(2) 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李靖曰：“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于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故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雎等，皆凭此而成功也。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辞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使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凡此五间，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敌有宠嬖，任以腹心者，我当使间遗其珍玩，恣其所欲，顺而旁诱

之。敌有重臣失势，不满其志者，我则啖以厚利，诡相亲附，采其情实而致之。敌有亲贵左右，多辞夸诞、好论利害者，我则使间曲情尊奉，厚遗珍宝，揣其所间而反间之。敌若使聘于我，我则稽留其使，令人与之共处，矫致殷勤，伪相亲暱，朝夕慰谕，倍供珍味，观其辞色而查之；仍朝夕令使独与己伴居，我遣聪耳者，潜于复壁中听之；使既迟违，恐彼怪责，必是窃论心事。我知事计，遣使用之。且夫用间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若敌人来，欲候我虚实，察我动静，觇知事计而行其间者，我当佯为不觉，舍止而善饭之，微以我伪言诳事，示以前却期会，则我之所须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间而反间之。彼若将我虚以为实，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济舟，亦有因水而覆没者。间所以能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若束发事主，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不诡伏以自容，不权宜以为利，虽有善间，其可用乎？”陈皞曰：“晋伯州犁奔楚，楚苗贲皇奔晋，及晋、楚合战于鄢陵，苗贲皇在晋侯之侧，伯州犁侍于楚王，二人各言旧国长短之情。然则晋所以胜楚者，楚所以败者，其故何也？二子则有优劣也。是知用间之道，间敌之情，得不慎择其人，深究其说也？故上文云‘非圣智莫能用间’者。夫圣智知人，人即附之；贤者受知，则勠力为效。非圣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启，仁义不施，则义士贤人因而衔愤，此将上天不佑，幽有鬼神，设无人事之变，恐有阴诛之祸，岂上智之士为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义莫能使间’。然则，汤、武之圣，伊、吕宜用；伊、吕获用，事宜必济。圣贤一会，交泰时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当其耕夫于畎畝，钓叟于渭滨，知我者，谁能无念也？”上智，指智慧超群的人。

(3) 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李筌曰：“孙子论兵，始于计而终于间者，盖不以攻为主，为将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敌情，军不可动；知敌之情，非间不可。故曰‘三军所恃而动’。”刘寅曰：“故明哲之君，贤德之将，能以上智

之士为间于敌者，必成大功。此用兵之要，三军之所以倚恃而动也。用师在知敌情，故间为兵之要。未知敌情则军不可动，故间为三军所恃而动者也。愚谓孙子首以《始计》，而终以《用间》，盖计者将以校彼我之情，而间者又欲探彼之情也。计定于我，间用于彼；计料其显而易见者，间察其隐而难知者；计所以定胜负于其始，间所以取胜于其终，计易定而间难用。故曰：非圣智莫能用间，非仁义莫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皆难之之意也。孙子于篇终言之，其有旨哉！”郭化若说：“用间的战例见于春秋之前者似不多（秦师袭郑，被郑商人偶然遇见，致秦师三帅被俘，这事实不能为典型用间之例）。赵奢率军御秦，出师三十里，停止不进，待秦‘间’来，宴而送之。‘间’既往，赵奢率军急进，秦军误信‘间’之言无备，被赵奢打得大败。这是最早最明显的用间的例子。用间在孙武之前既不多，所以《孙子》书中讲得就少了。孙子对当时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很敏感的，书中指出间的作用提出五间俱起，五间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无所不用间的预言，对春秋战国以后推动用间于战争是起了先导作用的。现代各国间谍之多，正像孙子预言的‘无所不用间’了，而窃取情报的工具方法则多到数不清，而有些人对此不甚了解，孙子对不了解敌情的人的批评，对一些人是个最好的忠告。”李零说：“用间的重要性有二：第一，《孙子》贵谋，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用间不光是刺探敌人，也包括内情的监控。‘知彼’和‘知己’都离不开用间。今本《孙子》，始于《计》，终于《用间》，是个巧妙的安排。‘多算胜少算’，前提是‘知彼知己’。‘知彼知己’怎么知？关键是用间。《用间》是个圆满的结尾。第二，《孙子》尚诈，强调‘兵者，诡道也’（《计》），强调‘兵以诈立’（《军争》）。‘诈’这个字，不好听，千百年来，谁都羞于启齿，不敢公开谈论，只有军人最坦荡，‘兵以诈立’就是‘兵以诈立’，敢说敢做，从不躲躲闪闪。什么是最大的‘诈’？莫过于用间。用间，技术性很强，不光组织手段有技术，通讯手段有技术，行动手段也有技术。古人强调‘攻心’，现代强调‘信

息’，两者都离不开用间。黑虎掏心，‘掏心’最重要。它是兵法的精髓，最能体现兵家的智慧。”

【译文】

从前商国的兴起，是因为伊尹曾在夏国做过间谍；周国的兴起，是因为吕尚曾在商国做过间谍。所以明智的君主和贤能的将领，能任用智慧超群的人当间谍，必定可以成就伟大的功业。这是用兵的关键，三军都要依靠他们提供的情报来部署军事行动。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楚辞

林家骊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林家骊◎译注

楚辞

中華書局

目录

前言
离骚
九歌
    东皇太一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东君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天问
九章
    惜诵
    涉江
    哀郢
    抽思
    怀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颂
    悲回风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隐士
七谏
    初放
    沉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谬谏
哀时命
九怀
匡机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九叹
逢纷
离世
怨思
远逝
惜贤
忧苦
愍命
思古
远游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悯上
遭厄
悼乱
伤时
哀岁
守志

前言

当我们穿越时空来到战国时代的时候，我们无法不为这个时代绚丽辉煌的文化所惊叹、所倾倒。那正是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的黄金时段，那绝对是一个大动荡、大沉沦、大崛起的时代，多少动人心魄的历史妙闻，多少让后人恨不起死从之游的先贤，中国各种经典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学术均在此期间喷射而出。这期间，出现了一位凝聚中国文人精神的世界文化伟人——屈原以及让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为之沉醉的一种文体——“楚辞”。

一

楚辞，一般被认为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战国诗人所创作的一种文体，自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选辑成集并命名为《楚辞》，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在某种意义上，楚辞又是屈、宋诸人作品的专称；经过后世文人的研习、模拟和歌咏，楚辞二字又凝聚了在痛苦和挣扎中对高洁情操与理想坚守不屈的屈原精神。“楚辞”之名是汉人对楚地文学作品的泛称。《汉书·地理志》云：“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子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此段之意，枚乘、邹阳、严夫子、严助、朱买臣都曾经作楚辞，而刘向所集《楚辞》中不见载，于是可知楚辞的概念范畴不但包括刘向所辑《楚辞》，还包括其他楚地作品。“楚辞”在西汉初期曾一直是称呼具有楚地特色作品的泛称。又，《汉书·朱买臣传》：“会邑

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汉代皇帝为楚人，好楚声，所以朱买臣等文学侍从之臣以楚地文辞作品取悦帝王，未必皆是屈原等悲愁之言，而很可能包括一些像汉大赋那样具有愉悦君王性质的作品，屈、宋作品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然，君王何以“甚说之”？“楚”，表明这类作品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黄伯思在《东观余论·校定楚辞序》中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辞”，乃是先秦及汉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篇属文之泛称。《荀子·正名篇》曰：“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王先谦注曰：“辞者，说事之言辞。兼异实之名，谓兼数异实之名，以成言辞。犹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说亡实之名，以论公即位之一意也。”荀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辞是指组合能够表示不同名实的字而成文以表达一个中心意思。“辞”在先秦是个泛称，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直到南北朝时萧统选编《文选》才将“辞”单列一目、成为一体的。所以“楚辞”二字连在一起最初还没有文体之意，而仅是指具有楚地特色的文学作品而言。直到西汉刘向将屈、宋诸人作品集而题之为《楚辞》——他当初也许是只给整理出来的这一类文献贴个大家所熟悉的标签而已，“楚辞”从此便由一个泛称而逐渐变为以屈骚作品为核心的一个专称。

我们现在基本上将楚辞等同于骚体，实则楚辞原本是一个比骚体更为宽泛的范畴，骚体也许才能更好地说明我们今天称之为《楚辞》的什物。汉人将屈、宋诸作皆目之为赋，于是楚辞、骚体、屈赋便长时间在人们的观念中模糊不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清理：楚辞，能够更好地说明《楚辞》的语言质材来源——楚地言辞；骚体，对《楚辞》在体式和精神性质上的定位——是以《离骚》的体式和精神为核心而得名；屈赋，则是汉人对《楚辞》这类作品在文体类别上的界定——属于赋。

二

屈原是《楚辞》的灵魂人物。

屈原（公元前339年？—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贵族。他的祖先是传说中的远古五帝之一——颛顼高阳氏。高阳的子孙中的一支受封于楚，传到楚武王熊通的时候，熊通的儿子熊瑕被封在“屈”这个地方，他的后代就以“屈”为姓氏，所以屈原乃是楚王本家位尊显赫的贵族。从《左传》、《国语》等典籍来看，屈氏才人辈出，且多担任要职，如有屈瑕、屈重、屈完、屈寇、屈到、屈建、屈申等都曾经担任莫敖一职，处理楚国的内政、外交，甚至率领全国军队作战，都是楚国出将入相的重要人物。屈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非同一般的贵族背景的家庭里。据《离骚》，他的出生日期非常特殊——寅年寅月寅日，经学者们推算，应该是楚元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他的父亲伯庸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字，名正则，就是公正而有法则的意思，希望他长大后内心有法度，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到了成年及冠的时候，又为他取字为灵均，王逸注曰：“灵，神也。均，调也。”“灵”与“天”相合，“均”与“地”相合，他的字的意思就是屈原会成为一个上可安天、下可安地，也就是王逸所说的“上能安君”、“下能养民”的于国于家都有用的非凡人才。《史记》中载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楚辞章句》有注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史记》中记载的名、字与《离骚》中屈原自述的名、字不一致，但在意义上却有相通之处，都是认为屈原从出生起就被赋予以能够作出大事业的伟人般的名字。

屈原可能有一个姐姐，也就是在《离骚》中称为女嬃的那一位，也有人认为女嬃是诗人为了情节而假想的人。由于文献不足征，待考。

贵族家世使屈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聪明好学，悟性又高，年纪轻轻便“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列传》）；他知识渊博，记忆超群，却又不是那种只会读书的书呆子，而是深明治国之道，心怀大志，面对楚国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则锐意改之；能言善辩，擅长外交辞令应对；其文辞写作才能非同凡响，以致后来失意之时能够创作出《离骚》那样伟大的诗篇来，绝非朝夕之间而能为之者。贵族的身世，杰出的才能，屈原可谓是一表人才。楚怀王年间，屈原出任左徒一职。据游国恩先生推断，左徒是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的显要职位，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便曾经由左徒而升为令尹，足见此职之尊。屈原那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深得怀王信任，真是风光无限。

当时周王室衰微，众多诸侯王争战不已，伺机争霸天下，东方的齐、西北的秦、江南的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国家。齐国自古就是礼仪大国，而秦和楚则自古就被视为蛮夷之邦，或许蛮夷之地少中原礼仪条条框框的束缚，他们往往能够抓住时机改革政弊，楚有吴起变法，秦有商鞅变法，都是使他们能够成为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楚的变法不彻底，政弊仍存；秦国励精图治，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国家。面对强秦日渐威侵，齐楚连横而盟，双方若有危难，互相救援；秦国面对此局，采取远交近攻的合纵策略，若要击败齐楚两个心患之国，须解除两国的联盟，才好各个击破。于是秦惠王派能言善辩的张仪出使楚国对怀王说：“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史记·张仪列传》）商於在河南丹水之阳，是楚国的发祥地，但当时被秦国占领着。收回商於之地一直是楚王的梦寐以求的愿望，但苦于无力实现。而现在楚国只要解除和齐国的盟约，就可以收回这块土地，楚王觉得很划算，就高兴地答应了张仪的要求。等到楚国真的和齐国绝盟后，楚王派人到张仪那里去要六百里土地，张仪说：“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史记·张仪列传》）怀王

对张仪的无耻忍无可忍，一怒之下便发动了丹阳之战，结果楚军大败，不仅损兵折将，还让秦又侵占了汉中六百里的土地。怀王盛怒之极，继续发兵攻秦，楚又大败，楚无论败得多么狼狈，齐都坐视不救。秦王觉得一时还灭不了楚，又怕齐楚重新联盟，穷寇勿追，便答应归还楚国汉中的土地讲和。意气用事的怀王不要失去的土地，只要秦王把张仪送过来以报欺诈之恨。而张仪深知怀王耳软之禀性，便毫无畏惧地来到楚国，买通了怀王周围的近臣及宠妃帮他说话。怀王果然不再想杀张仪了。等屈原外出回来，张仪已经离去。

秦国日益强大，六国疆土日渐难保。楚国在几次外交、战争中失败，衰落不振。公元前299年，秦发兵攻楚，不仅占领了楚国八座城池，还胁迫怀王亲自到武关赴约。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奸佞集团竭力怂恿怀王赴约，以求一时之安；忠信正直的屈原虽身被黜却竭力劝阻怀王不要赴约。怀王不听屈原之言，反而一怒之下将屈原流放到汉北。耳软的怀王竟天真地赴约，结果被秦国无情扣留，逃跑未果，三年后惨死于秦。

楚国的新国君顷襄王并不比怀王好到哪去，他任用弟弟子兰为令尹，继续听信佞臣的话。子兰当初怂恿怀王赴约而死，屈原曾经力谏怀王不要去，所以子兰从来都把屈原看成眼中钉，便唆使近臣们继续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便把屈原流放到更远的江南去。朝政为软弱无能、没有骨气的佞臣所把持，使楚国长期处于屈辱求和的状态，楚国疆土一失再失。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国败亡，屈原悲愤绝望，自沉于汨罗江中。

除屈原外，其他几位楚辞作家也都是文学史上很有名气的人物：

宋玉，战国时鄢（今属湖北襄樊）人，楚襄王时为官。其出身大概不高贵，是楚王的御用文人，尚辞赋。《史记》上说他：“好辞而

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他可能本性也是个正直之人，但又不敢像屈原那样直言劝谏，仕途不显。

贾谊，雒阳（今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广闻而名驰乡郡，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不久升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召回改任梁怀王太傅，梁怀王不慎坠马而死，贾谊悲伤无限，不久也死去了，只活了三十三岁。

淮南小山，其人不详。可能是淮南王刘安的门客。淮南王修学好古，手下门客众多，常常诗赋相竞，淮南小山盖为其中之一。其既为门客身份，后亦未闻显达，想必亦是怀才而难以施展者（也有人认为淮南小山是集体性质的笔名）。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属山东）人，汉武帝时人。武帝即位，征召四方之士，东方朔自荐而入仕，给武帝写有三千竹简的治国之策。他言辞幽默，被视为滑稽派人物，才富五车却不见大用。

刘向，字子政，本名刘更生，楚元王的后代，沛县（今属江苏）人。他曾奉命领校群书，在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但仕途不顺，曾两次下狱，还有一次被贬为庶人。成帝时虽得进用，屡次上书劝谏皇帝而上无听。

王褒，字子渊，西汉蜀郡（今属四川）人。他因文才出众而待诏金马门，又因辞赋出众而受到皇帝喜爱，但还未曾有所作为就病死了。王褒的生平较简单，入京后主要充当皇帝的文学侍从。想王褒以巴蜀一文人而入京求仕，前途难卜，苦闷亦为情理中事。

严忌，会稽吴（治今江苏苏州）人。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以文才与善辩闻名于世。先为吴王濞门客，后刘濞欲谋反，严忌与枚乘上书劝谏而不听，严忌遂离吴，投奔梁孝王。梁孝王对严忌有一定的礼遇，但严忌始终未能显达或有所作为。

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历官校书郎、侍中，作《楚辞章句》。其子延寿二十余岁便溺水而死。王逸官不过侍中，宦海浮沉，亦多感慨。《九思》序云："逸与屈原，同土同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

观以上楚辞作家，他们基本上都与屈原有着某种共同之处——内心正直、身怀奇才而又不为世所用，或仕途不显，或人生坎坷，其中如宋玉、东方朔、严忌、王褒都是较为低下的文学侍从的身份。他们从屈子那里获得异代知音的天涯沦落的同悲感，将骚体创作凝聚成一种文化力量，使作品不仅具有其特有的写作内容、写作技巧、写作用语、写作文体，也形成了一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士人心里永远挥抹不去的屈骚精神。

三

在屈原所有的作品中，《离骚》是其最重要的作品。如果说屈原是楚辞的灵魂人物，那么《离骚》则是楚辞的灵魂诗篇。所以，体悟《离骚》的深韵与意味是解读楚辞与屈骚精神的入门之钥。

《离骚》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愁愤懑。全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诗人对往事的回顾，抒写了家世出身、政治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困惑和坚持理想的执著精神；第二部分以女婆之劝为远行的契机，写诗人先后经历重

华之证、帝阍之拒、求女之败，作为人间的象征，勾勒了诗人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艰辛足迹以及理想破灭的残酷现实；第三部分表现诗人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问卜灵氛，求疑巫咸，并听从二者的建议决计远行，但就在他升腾远游之时，对故国的强烈眷恋使他不忍离开，展示了诗人内心去与留的复杂矛盾。

《离骚》叙述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重要的是由内容体现出的种种精神内涵：

首先，《离骚》体现出一种震撼古今、让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动容、为之景仰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屈子一心为君为国，意欲振兴楚国，却屡遭小人谗言陷害。但他从不管自身处境如何，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每天思考的都是国家的兴亡安危。即使被流放，对楚国战事失利、国家衰败之困境莫不痛心疾首，以致形容枯槁；即使没有人理解他，也绝不改初衷，叹息流泪，对君国之心，“虽九死其犹未悔”。

其次，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

怀王与顷襄王都不是有作为的君王，他们听信谗佞的顺耳奉承之语，听不进去像屈原那样的直言相谏。昏庸的君王势必导致朝中官员向公子子兰、上官大夫靳尚之流看齐，并与他们结党营私，同混浊流，这才是当时为官之道的主流。像屈原那样不顾生死而直言劝谏的人，无疑会被世人嘲笑为不识时务。但是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即使全天下的人全浑浊，他也要一个人保持清白！即便是死，也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这样一种坚守心中信念、独立不迁的精神历来为世惊叹不

已。

第三，不断进修内美的高洁精神。

屈原十分注重自身的修行，内心保持美好的品质，以恐被险恶的世道或肮脏的东西污染自己的美德。在《离骚》中，屈原不断地种植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经常将香草佩带在身上："纫秋兰以为佩"，甚至用香草做衣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一餐一饮也不忘修身："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即使这样，他也总是担心自己做得还不够好："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屈原从不把这样的修身当成苦行，而是自得其乐，习以为常："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这与《论语》中曾子"一日而三省吾身"（一天之内多次反省自己还觉得不够）的修美精神是有灵通之处的。

第四，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上下求索精神。

《离骚》中先后写了屈原的几次求女经历。为了求得心中理想的品貌双修的女子，他马不停蹄、夜以继日的赶路，"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好不容易来到高丘，高丘却无女可求；又令丰隆乘云赶路以求宓妃，谁知宓妃是个外表美丽却不懂礼仪的人；又赶到瑶台，看见有娀之女，媒人鸩鸟却告诉他那个女子不好；继续远游，看见有虞氏两位姓姚的姑娘，结果由于"理弱而媒拙"，还是未曾求得。屈原不断地求女，但每次总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所求非人。每一次都令屈原痛苦万分，而他又不曾气馁，如夸父追日一般虽路途漫漫却没有放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再苦再难，他也要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道路，毫无畏惧地进行下去。

第五，不固守旧俗的锐意图强、希冀美政的改革精神。

屈原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看到楚国在政治上的种种弊端，他深为忧虑，并针对楚国的政治现实与天下形势，向楚王提出过一些改革建议：他提出“举贤才而授能”，主张不分出身地位地选拔人才，其实这正是秦国后来能够广纳各国人才如韩非、李斯等而最终能吞并六国的重要策略；他提出“富国而兵强”，既然要富国，必然要在经济上振兴，改变旧有的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然这首先要触动旧有贵族地主权益，历来改革均如此；“兵强”则要在军事力量上作全方位的强化。其实这几点也正是秦国能够战胜六国的重要因素。

屈原提出的建议都是欲使楚国富强的方案，可惜楚王不能贯彻。屈原心里有审视天下形势后所制定的整套措施，以期达到他心目中的“美政理想”。为了他的美政理想而不惜得罪上官等小人，屈原也正是因此才引起旧贵族的惶恐而见黜于楚王的。他的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进取的改革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崇敬。

除了《离骚》之外，《九歌》、《天问》、《九章》等也是屈原的重要作品。《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祀神的乐歌经过艺术加工所创造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十一篇作品，《九歌》所祀之神可分天、地、人三类，赞天神者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赞地祇的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赞人鬼的是《国殇》。若从乐歌的主题来看，有对自然神的热烈礼赞，有表达神神、神人相爱的恋歌，也有对爱国英雄的歌颂；再细究每首乐歌的主人公，则又有学者将其分为一对对配偶神，如《湘君》和《湘夫人》，《河伯》与《山鬼》，其

中《湘君》、《湘夫人》所表达的二湘之间相互倾慕、思念、等待、追求而最终擦肩而过的爱情悲剧，成为《九歌》中最深情、最令人叹惋的华美乐章。《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诗中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地生成、日月星辰运行、世间珍奇、远古神话、夏商周春秋战国的历史兴衰、楚国的将来等，包罗万象，一气呵成。这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集中体现了屈原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运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同时表现出诗人对宇宙空间的哲学思索与对国家及民族发展、人生命运的忧虑之情。所谓《九章》，是屈原创作的九篇作品的合称，分别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这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除了《橘颂》外，一般认为其余大部分篇章是屈原被疏远或在流放途中创作的，并非作于一时一地，以《惜诵》为最早，大概是与《离骚》同时的作品；其次是《抽思》、《思美人》，两篇均作于屈原谪居汉北时，《抽思》又较《思美人》为早；再次是《涉江》、《哀郢》，是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于江南时的作品；再次是《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作后不久屈原就自沉汨罗了；最后还有一篇《惜往日》，是屈原的绝命辞。这八篇作品都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诉说其不幸遭遇，倾吐其愁苦之情，宣泄其家国之恨，都是出于“发愤抒情”的创作冲动，因而具有强烈的抒情言志特征。除《九歌》、《天问》、《九章》外，其余如《远游》、《卜居》、《渔父》等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屈原被放逐的经历、处境和苦闷心情而写的，其中透露的对现世的失落、对理想国的向往与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交织在一起，形成纠结环绕、欲说还休的强烈而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使作品呈现出既凝重又浪漫的整体风格。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的战国时期的楚辞作家，其代表作品为《九辩》。《九辩》以衰败的楚国社会现实为背景，借悲秋为契机，以思君为主题，通过叙述自己的经历、感叹不平的遭遇、抒发郁闷的情志

等方法，阐述对楚国社会状况的悲叹与自己怀才不遇的惆怅，表现了诗人忧国忠君的情感和坚守节操的品格。面对楚国君臣的腐败无能，诗人不愿意流从世俗，然而，秋天的草木已然衰落，一如大势已去的楚国之悲凉。该篇以秋之凄凉渲染家国之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汉代楚辞作家大多都有过不愉快的人生经历，如贾谊政治失意，东方朔一生受倡优之讥，淮南小山、严忌身为诸侯王宾客，刘向一生多次遭贬下狱等。他们因人生尤其是政治不如意而产生的幽怨情绪，与屈原之骚怨是一脉相通的，他们创作的拟骚作品实际上糅合了对屈原的同情、理解和对自身经历的失意感叹。“黄鹄后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贾谊《惜誓》）“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严忌《哀时命》）“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王褒《九怀·危俊》）他们把对“士不遇”的感叹以伤愍屈原的形式体现出来，借对先贤的缅怀，寄托自己的心意。但与屈原楚辞的怨悱情绪不同的是，汉代骚体作品更多地体现为无可奈何的感叹。“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贾谊《惜誓》）“惟郁郁之忧毒兮，志坎壈而不违。”（刘向《九叹·怨思》）“悲兮愁，哀兮忧。天生我兮当暗时，被诼谮兮虚获尤。”（王逸《九思·逢尤》）没有直冲云霄的愤怒和质问，只留下黯然的叹息。《招隐士》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结尾，更寓含了深切的规劝之意。

四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其中，《离骚》就达到了屈原艺术的最高成就：

第一，强烈而又集中的抒情，塑造了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抒情

主人公形象。《离骚》与此前的诗三百显然不同。诗三百篇的时代属于集体诗学，那时人们并没有作者的观念，不管是谁的诗，拿过来只要能够吟唱表达心意就行了，三百篇中除了几首颂诗比较长以外，多数篇幅都比较短。短小的篇幅，简洁的表达，使《诗经》中任何一个诗篇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无法与《离骚》相比。《离骚》中诗人对自身的苦闷心情反复描写，沉痛已极，使读者无法不被其强烈炽热的抒情所感染。诗人头戴切云之高冠，身佩陆离之长剑，异于俗世之奇服，一个伟岸、高洁的主人公形象呼之欲出。反复表达心志的抒情将主人公忧国忧民的苦闷、怀才不遇的愁绪、对世道昏暗的愤慨、独立不迁的高洁等种种内心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使主人公的人物性格比较完满典型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难以抹去的记忆。声声哀叹使其人如在眼前，枯槁消瘦、江畔长吟之状成为千古骚人的经典形象。

第二，大量使用象征的手法。诗人在诗篇中不是直接陈述事实，而是大量采用了象征手法，篇中出现秋兰、惠茝、杜若等多种香草来象征自己洁身自好之意，出现臭艾等恶草象征奸佞小人。用远游求女象征对贤君的渴望，反复求女之不成象征自己人生之坎坷、志向难以实现。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形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香草”、“美人”意象群，不仅以后的楚辞作家大量运用，在后世的诗文作品中亦得到了广泛运用，大型组诗如阮籍的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细小作者用此手法者难以计数。每当文人失意而仍欲表达高洁情志时，莫不用此手法。

第三，浪漫想象思维的运用。诗人为涵养自己的美好品行，以芙蓉花为衣裳、以秋兰为佩，朝饮坠露、夕餐落英，这于通篇结构而言是一种象征手法。从诗人的思维来说则是充满神奇而又浪漫的想象。在求女的过程中，让他的马在太阳神洗澡的咸池里洗澡，将马拴在太阳神每日升拂的扶桑树上，诗人让日神在前带路，让风神作随从，让鸾鸟凤凰在前开道，让雷神驾云去寻求洛水女神宓妃。神话与想象的

结合，使本来艰辛的求女带上极为浪漫的色彩，令人神往。

第四，骚体的开创性运用。在《离骚》中，诗人没有使用中原一带以《诗经》为典型的四言诗体，而是使用了楚地长短不一的句式。楚地的这种句式常带“兮”字，相当于语气词“啊”，每句必“兮”表现了诗人内心的沉痛，极大地增强了诗篇的感染力，增强了诗篇的抒情性，而长短不齐的句式则比呆板短小的四言句式更利于诗人灵活自如地抒情。长短不齐的句式大概是楚地比较流行的句法，如著名的《沧浪歌》、《越人歌》等皆是如此。但以往的楚歌都比较短小，只有到了屈原这里，才将楚地灵活的句式创造性地发展。

《离骚》之后，《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篇章从句式上、抒情方式上、艺术表现手法上都对《离骚》有所借鉴。总的来说，这些作品都是以“兮”字句为主要句式，每句的字数五、六、七、八甚至过十，一篇之中各句字数并不完全等同，给人一种参差错落的美感。《九歌》非常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物心理的结合，善于借对自然山川景物与物候节气的渲染来表达人物的复杂心情。如：“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借风拂叶、叶落水的场景来表达主人公一叶知秋的萧索心态，达到了自然环境与人物情感的良好统一。《九歌》又善于以时间顺序为叙事线索，随着地点转换而展现不同的叙述视角，使叙事内容充实、多彩、引人入胜。《天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一连串的追问，充分地表达作者对天地生成、人类历史发展的疑问，而对夏商周春秋战国历史兴衰的追问与反思，则寄托了作者对楚国现状与前景的担忧，背后隐藏的，是作者对国家的浓浓深情。《九章》诸篇是屈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创作的，境遇不同，心理情感也有差异，但总体上都以强烈的抒情为显著特征。由于《九章》体现了屈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情感，因此具有高度的写实性。作品多以屈原的人生经历为背景，实实在在地描摹诗人的情感，使作品不但服从于屈原楚辞的抒情性特征，又具有史料的价

值。《九章》的语言和修辞手法很高，作者注意情境合一，并注意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使各篇大体上形成一条心理情感发展的线索，使情感的体现更为生动可信。此外想象、虚构手法的运用也体现出明显的骚体特色，使作品具有一层瑰丽的色彩。《九章》艺术风格质朴而华美，成为屈原作品中的又一令人注目的亮点。《远游》运用大胆热烈的想象，加上曲折迂回的远游路径，形成大开大合、迷离恍惚的漫游场景，令人心驰神往；其中“远游”的结构给后世的拟骚诗在结构上以很多启示，去国远游与眷恋故乡之间的矛盾，成为许多拟骚作品的创作模式。而《卜居》的主客问答形式，承袭并发展了《天问》中的追问手法，使作品在灵活的形式中生动地表达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抗争，对美善的坚持和对丑恶的弃绝，从中也流露出诗人的人生态度以及抉择的痛苦。《卜居》散文式的笔法，是汉赋的先导。问答的形式和对比的手法，在《渔父》中也有充分运用，《渔父》中的问答方式以及排比、铺叙、记述、对话等，对后代散体赋的写作有较大影响。

屈原之后，宋玉的《九辩》是承继《离骚》的优秀作品。《九辩》全篇将一个个的主体连接起来，使其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关联，具有结构之美。从句式上看与《离骚》相仿，盖为离屈原所去时间未远之故；全文句式虽以上七下六句式为主，但另有许多其他句式，形成灵活多变的句式特点；不规则的句式特点加上笼罩全篇的萧杀情感基调，把作者愁肠百结却无处诉说的复杂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九辩》以秋之悲凉渲染国家将亡、士人哀愁的心理，其渲染手法的运用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该篇起句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奠定了全文的感情基调，被后世奉为“悲秋之祖”。

汉代骚体作品对屈原楚辞的艺术特征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一方面，汉代骚体作品非常注重对屈原楚辞的模拟和继承，在遣词造句上

都体现出明显的模拟特征；汉代楚辞在情感上基本承袭屈原楚辞抒情述志的结构，形式上也继承了屈原楚辞在篇幅、句式和结构上的一些主要特征，如“兮”字的大量运用，“远游”的结构等。另一方面，相比屈原楚辞，汉代骚体作品的篇幅明显缩短，句式趋于整齐。

纵观汉代骚体作品的外在体式，不难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句式仍然继承了屈骚灵活多变的句式特征，如《惜誓》、《哀时命》、《招隐士》等。但这种灵活句式在稍后东方朔的《七谏》里第一次出现了转变的迹象。《七谏》中《初放》、《怨世》、《怨思》、《自悲》、《谬谏》诸篇句式仍然多变，但《沉江》、《哀命》两篇作品中多有齐言句式，呈现出明显的整齐性。东方朔而后，王褒《九怀》有《危俊》、《思忠》、《陶壅》篇，刘向《九叹》有《惜贤》篇，王逸《九思》有《疾世》、《遭厄》、《悼乱》、《伤时》、《守志》篇，均为齐言。结合其他作品可知，《章句》所录汉人作品中的齐言句式，是呈现出由少到多的趋势。汉代骚体作品有限的篇幅和整齐的句式，将试图从屈骚里继承下来的瑰丽的想象、奔放的激情限制在固定的框架里，从而失去了感染人心的巨大魅力。

汉代骚体作品在形式上的变化，与汉代诗歌在发展进程中体式逐渐趋向整齐的特征是有联系的。但这些作品和汉代诗歌的不同在于，汉代诗歌的形式进化即使没有屈骚作参照，也可以在诗歌发展史上寻找到来源和去路，即楚歌和五、七言诗。但汉代骚体作品基本上完全取源于屈骚，是屈骚在汉代流变的一种体现。在屈骚的参照下，汉代骚体作品体式的整齐化特征以及随之造成的艺术魅力的减弱，就成为屈骚在汉代发展的一个遗憾了。

汉代骚体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淮南小山的《招隐士》，这篇作品与其他作品都不相同。《招隐士》渲染了幽深、怪异、可怕的山中环境，表现了此地不可久留的主题；在具体描绘时，以“石嵯峨”状山

石突兀，以“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状草木荒芜，以“虎豹斗兮熊罴咆”状禽兽奔突，以“啾啾”状虫声哀鸣，用层叠的可怖意象渲染出使人恐惧不安的环境气氛。篇中更用“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泯泯”等叠字，加以回环复沓的节奏，创造出“浏亮昂激”（王夫之《楚辞通释》）的音韵效果。《招隐士》的艺术成就，是屈原楚辞的艺术手法在后世得以发扬的良证。

五

楚辞在先秦直到汉初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只是单篇流传。西汉刘向领校群书，将屈原、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等诸人的拟骚作品，再加上自己所作的《九叹》，统编成十六卷，并题名曰“楚辞”。这应该是《楚辞》的第一次结集。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自西汉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传》，历代笺释、评论楚辞之作，林林总总，亦殊夥矣。

东汉时，王逸作《楚辞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淮南王安、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贾逵均曾为屈赋作解，皆在王逸之前，但均已失传）。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汉安帝元初中（117年左右），举上计吏，为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事迹具《后汉书》卷八〇《文苑传》。《楚辞章句》以世传刘向所编十六卷本《楚辞》为底本，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序）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王注保存了不少字词的古义，同时由于他生长于楚地（湖北属楚），时代又近古，故于《楚辞》中的方言土语，比较熟悉，并能于注中一一指出，这对于后人理解楚辞助益匪浅。此后至唐代这一段期间内，研究《楚辞》训诂学、音韵学方面的著作较多，基本上都是以王逸《楚辞章句》中的篇目为核心，但都已不存。

宋代有两个重要的注本，就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和朱熹的

《楚辞集注》。洪兴祖（1090——1155），字庆善，丹阳（今属江苏）人，宋徽宗政和（1111——1117）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因忤秦桧而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楚辞补注》十七卷先列王逸原注，而后补注于下，逐条疏通证明，又皆以“补曰”二字别之，使与原文不乱。该书注释详明，而且敢于破除旧说、自立新解，又征引浩博，并且所录楚辞异文极多，是一本很重要的楚辞著作。朱熹（1130——1200）字元晦，晚年自称晦庵（别称紫阳），安徽婺源人。是宋代大儒，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事迹见《宋史》卷四二九《道学三》、《宋元学案》卷四八《晦翁学案》。《楚辞集注》八卷以王逸《楚辞章句》为底本，但对前人《楚辞》篇目的选编不甚满意，他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都是无病呻吟之作，便将这四篇都删去，将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收了进去。他将这些楚辞作品分为两部分：将屈原的五卷命之为“离骚”，编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将非屈原作品皆命之为“续离骚”类，编次为卷六《九辩》、卷七《招魂》、《大招》、卷八《惜誓》、《吊屈原赋》、《鹏鸟赋》、《哀时命》、《招隐士》。随文诠释。《楚辞集注》一书在义理方面多所阐发，强调其“忠君爱国”思想，文笔简洁明快，无诘诎苛碎之病。此书不以注释阐发楚辞为唯一目的，另外还寄寓着作者对当时政治斗争的积极态度。书后附《楚辞辩证》两卷和《楚辞后语》六卷。该书以它不同于《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的面貌，奠定了它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

以后，楚辞研究著作甚多，重要的有：明汪瑗的《楚辞集解》八卷（附《蒙引》二卷、《考异》一卷）、明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十四卷、清戴震的《屈原赋注》七卷（附《屈赋通释》二卷、《屈赋音义》三卷）、清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附《楚辞余论》二卷、

《楚辞说韵》一卷）、清胡文英的《屈骚指掌》四卷、近人马其昶的《屈赋微》二卷等。到了现代，楚辞研究著作就更多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六

楚辞源远流长、深厚博大，引起历代文人的高度重视，以致使《楚辞》出现了众多的注本和篇目不同的文本，但始终以东汉王逸的《楚辞》篇目为流传最广、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为最常见之注本，本书即以学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汲古阁刊本《楚辞补注》作为底本。

本书每篇均包括题解、注释、译文三部分。题解以简要且能概括全诗内容及艺术特征的语言勾勒出篇章概要。注释包括注音和释词两部分，难认的字在字后括注拼音，难理解和多解的字词和文化常识等一并出注。注释语言力求简明准确，极为重要的地方列举多家不同见解，并择其最善者而从之，为读者能更广泛地借鉴和选择留下思考的余地。对于较长的篇目，采用分段注释，以便于读者能对照注释迅速参透诗文蕴意，帮助理解诗词的妙处，体会诗篇遣词造句的艺术风格。译文力求直译，不妄加改动、随意增减，保持诗歌的原生态，或晓畅通达地传达原文喻意，便于读者更清晰地理解诗作的本意。

无论正文或注释、译文，均采用简化字，个别沿用已久的异体字在正文中不予改换而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对于楚辞中较多今天不常见的冷僻字，与今天相应的规范字、简化字字义有差别或易引起歧义者，仍保留这些异体字，不做改动，使读者据此能窥见原文风貌。

本书在题解和注释时，参考引用了众多历代学者或今人的研究成

果，能出注者均直接在诗篇中标明，或有一些引用而未能逐一注出者，在此特别说明，并致以衷心的谢忱！希望此书在弘扬中华经典文化、传承爱国主义传统、激发民众学习热情等方面，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林家骊

2010年1月于杭州

离骚

【题解】

关于“离骚”的解释自古以来就歧义迭出，大致分为以下九种：

一、遭受忧患说。汉刘安《离骚传序》称：“离骚者，犹离忧也。”此说为司马迁采纳，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用刘安《离骚传序》的内容，并称：“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又“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汉班固《离骚赞序》称：“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世如颜师古、朱熹、钱澄之、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等均持此说。

二、离别的忧愁说。汉王逸《离骚经序》称：“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明汪瑗《楚辞集解》、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亦持此说。

三、散去的忧愁说。宋项安世《项世家说》卷八称：“《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韦昭注曰：‘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为此矣。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王应麟《困学纪闻·左氏传》卷六亦同此说。

四、离为卦名，代表火与光明。明周圣楷《楚宝》称：“离，明也；骚，扰也。何取乎明而扰也？离为火，火在天则明，风则扰矣。”

五、牢骚。清戴震《屈原赋注初稿》称："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愁》。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游国恩同此说。

六、楚古曲名，即《劳商》曲。游国恩《楚辞概论》称："《大招》云：'楚《劳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物而异其名罢了。"郭沫若《屈原研究》、何剑熏《楚辞拾沈》赞同此说。

七、远离忧愁说。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称："'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

八、骚为楚地名，即蒲骚说。李嘉言《〈离骚〉丛说》一文称："'骚'应解作地名。'离骚'就是离开'骚'那个地方。"其引《左传·桓公十一年》、《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认为"骚"即汉水之北应城县境的蒲骚，并由此推断屈原住在汉北时很有可能住在蒲骚，本篇则是离开蒲骚时所作。

九、离骚即离疏说。徐仁甫《楚辞别解》称："疏骚双声，有方言读此二字同音者可证。知骚离即疏离，则离骚即离疏，而此作品之时期可考。《离骚》作于屈原初被疏远之时，《史记》本传说甚明确。"

虽然"离骚"释义异说纷呈，但为学界广泛认同的并不多。因此，

在新材料发现之前，本书认为汉司马迁的离骚犹离忧说、班固的明己遭忧作辞说、王逸的离别忧愁说等比较符合实际。

《离骚》可分十二章。依次追述家世、姓名的由来，历数上古圣王、尧、舜、桀、纣等人的为政得失，申述作者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在政治斗争中遭受的迫害，对社会政治的黑暗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幻想中的美政理想境界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此篇集中反映了屈原追求自身价值及社会理想的坎坷过程和最终美政理想破灭却忠于故国、独立不迁的人格，以及志洁行廉、上下求索的傲岸情怀。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本篇的写作时间应在被楚怀王疏远之后；而司马迁《报任安书》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则当在楚顷襄王当朝，诗人再放江南时。至今尚无定论。

《离骚》以其无与伦比的思想艺术价值得到千百年来文人学者的推崇，并在创作中进行模拟，例如扬雄《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班彪《悼离骚》，梁竦《悼骚赋》，应奉《感骚》三十篇，挚虞《愍骚》，黄祯《拟骚》，黄道周《謇骚》、《续离骚》、《丛骚》，张灿《拟离骚》二十篇等，清人嵇永仁甚至还作有杂剧《续离骚》。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篇》评价《离骚》对后世的影响说：“屈原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远，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辞。上陈王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文词钜丽，佳制闳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穷。”作为与《诗经》并称的文坛双璧，《离骚》及其他优秀楚辞作品必当在世界文学殿堂中绽放出永恒的艺术魅力！

帝高阳之苗裔兮①，朕皇考曰伯庸②。摄提贞于孟陬兮③，惟庚寅吾以降④。皇览揆余初度兮⑤，肇锡余以嘉名⑥。名余曰正则兮⑦，字余曰灵均⑧。纷吾既有此内美兮⑨，又重之以修能⑩。扈江离与辟

芷兮⑪，纫秋兰以为佩⑫。汩余若将不及兮⑬，恐年岁之不吾与⑭。朝搴阰之木兰兮⑮，夕揽洲之宿莽⑯。日月忽其不淹兮⑰，春与秋其代序⑱。惟草木之零落兮⑲，恐美人之迟暮⑳。不抚壮而弃秽兮(21)，何不改此度(22)？乘骐骥以驰骋兮(23)，来吾道夫先路(24)。

【注释】

①帝：帝之本义为花蒂（吴大澂说）或胚胎（姜亮夫说），引申为始生之祖。在夏、商、周三代，称已死的君主为帝。屈原与楚王同宗，故也以帝高阳颛顼为始生之祖。高阳：集《史记》、《山海经》、《左传》、《吕氏春秋》等书及长沙出土帛书考之，颛顼有天下，号高阳。高阳是南楚神话中的地方神，始由天神所派，后逐步由地方神演变为楚人之祖先。苗裔（yì）：子孙后代。兮（xī）：语气词，楚地方言。一说可读若“啊”。

②朕（zhèn）：上古时代第一人称，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诏定为皇帝自称。这里是屈原自称。皇考：对亡父的尊称。皇，大，美，光明。考，指亡父。但也有学者提出皇考是指先祖或祖父。伯庸：屈原父亲的名或字。一说是屈原先祖或祖父的名或字。

③摄提：此处为“摄提格”的省称。岁星名。古代岁星记年法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辰之一，相当于干支纪年法中的寅年。《尔雅·释天》：“太岁在寅曰摄提格。”也有学者认为“摄提”不是“摄提格”的省称，而是星名。贞：古与“鼎”字同。鼎，当也。孟陬（zōu）：孟春正月。正月为陬，又为孟春日，故称。

④庚寅：屈原出生的日子，庚寅日为楚民间习俗上的吉宜日，古

有男命起寅的传说。降（古音hōng）：诞生，降生。本义为自天而降，这里屈原自言天生。

⑤揆（kuí）：度量，揣度。初度：有四解：一释为刚出生时的器度。度，态度，器度，气象。二释为年时。三释为吉度。四释为天体运行纪数之开端。

⑥肇（zhào）：开始。一说认为“肇”通“兆”，占卜的意思。锡：同“赐”，送给。

⑦正则：公正而有法则。《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正则是对“平”字进行的解释。

⑧字：取表字。灵均：灵善而均调。王夫之《楚辞通释》：“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

⑨纷：美盛。内美：先天具有的内在的美好德性。

⑩重（chóng）：加上。一说是轻重之重。修能：即“修态”，即“美好的外表仪形”。能，通“态”。一释为“长才”，即“很强的才干和能力。”能，通“耐”。

⑪扈（hù）：披，楚地方言。江离：亦作“江蓠”，又名“靡芜”，香草名。一说江离是生于江中的香草。辟芷（zhǐ）：幽香的芷草。一说为生长在幽僻处的芷草。

⑫纫：搓，捻。一释为续，接。又可释为结、贯。

⑬汩（yù）：疾行；快速。

⑭不吾与：即“不与吾”之倒言。

⑮搴（qiān）：拔取。阰（pí）：有六解：一为山名。二为阰同陴，即崖岸。三为南楚语，小阜曰毗，大阜曰阰，即大山。四为坒之借，依《说文·土部》，“地相次比也”之意。五为水边小山。六为阰与陂同。木兰：香木名，又名杜兰、林兰，皮似桂而香，状如楠树。

⑯揽（lǎn）：采摘。洲：江河中的陆地。宿莽：经冬不死的草。

⑰忽：通“飖”，迅速。淹：通“延”，逗留，停留。

⑱序：通“谢”，过去，逝去。

⑲惟：思。

⑳美人：此处指楚怀王。迟暮：比喻晚年。

(21)不抚壮而弃秽兮：诸本此句无“不”字，非是。抚，凭，持。壮，指盛壮之年。一说指国势强盛。秽，指污秽的行为。一说指杂乱的政事。又一说指小人。

(22)此度：指上文“不抚壮而弃秽”的态度。

(23)骐骥（qí jì）：骏马。驰骋：纵马疾驰，奔驰。

(24)来：相招之辞。道：通“导”，引导。夫（fú）：语气词。先路：先王的道路。

【译文】

我是远祖高阳氏的后裔啊，我父亲的名字叫伯庸。岁星正好运行到寅年正月啊，我呱呱降生。父亲端详我初生时的气度啊，从那时起他赐予我这贞祥的名字：他给我起名叫正则啊，起字作灵均。我欢喜自己刚出生已有如此众多的惠质啊，又加上具有出众的才能。披戴着江离和幽香的白芷啊，缀结秋兰作为腰间配饰。我快速前行看似追寻不上目标啊，担心岁月不再留给我更多的时间！早上拔取坡地上的木兰啊，傍晚采摘水洲中的宿莽。日月倏忽不返从不停下脚步啊，春天与秋天季节在更替。想到草木都要凋零啊，就怕楚王步入衰残的暮年。为什么不趁着壮年抛弃污秽啊，就此改变你的态度？骑上骏马奔驰吧！来吧，我在前面为你开路！

昔三后之纯粹兮①，固众芳之所在②。杂申椒与菌桂兮③，岂维纫夫蕙茝④？彼尧舜之耿介兮⑤，既遵道而得路⑥。何桀纣之猖披兮⑦，夫唯捷径以窘步⑧。惟夫党人之偷乐兮⑨，路幽昧以险隘⑩。岂余身之惮殃兮⑪，恐皇舆之败绩⑫。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⑬。荃不察余之中情兮⑭，反信谗而齌怒⑮。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⑯，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⑰，夫唯灵修之故也⑱。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⑲。初既与余成言兮⑳，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21)，伤灵修之数化(22)。

【注释】

①三后：有五解：一说指夏禹、商汤、周文王（王逸）；二说指

三皇，即少昊、颛顼、高辛（朱熹）；三说指楚之先君（汪瑗）；四说指伯夷、禹、稷（蒋骥）；五说指黄帝、颛顼、帝喾（王树枏）。当以汪瑗“楚之先君”说为是。纯粹：纯正不杂，引申指德行完美无缺。

②众芳：喻众多有才能的人。

③杂：会集，兼有。申椒：生得重累而丛簇的花椒。菌桂：像竹子一样圆的桂树。

④维：仅，只。蕙茝（zhǐ）：均香草名。

⑤尧舜：唐尧和虞舜的并称，远古部落联盟的首领，古史传说中的圣明君主。耿介：光大圣明。

⑥遵道而得路：遵，循。道，正途。路，大道。

⑦桀纣（jié　zhòu）：夏桀和商纣的并称。猖披：衣不系带，散乱不整貌。引申为狂妄偏邪之意。

⑧捷径：原意指近便的小路，此处喻不循正轨，贪便图快的做法。窘（jiǒng）：困窘，窘迫。

⑨夫：彼。党人：朋党。偷乐：贪图享乐。一作“苟且偷安”解。

⑩幽昧（mèi）：昏暗不明。险隘（ài）：危险狭隘。

⑪惮（dàn）：畏惧，害怕。

⑫皇舆：君王乘的车子，比喻国家政权。败绩：原意指车之覆败，引申指事业的败坏、失利。

⑬前王：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即上文之“三后”与“尧舜”。踵（zhǒng）武：足迹。踵，足跟。

⑭荃（quán）：香草名，多喻君主。中情：谓内心真诚。

⑮齎（jì）怒：疾怒，暴怒。齎，炊火猛烈，引申为暴烈。

⑯謇謇（jiǎn）：直言的样子。患：害。

⑰九天：谓天之中央与八方。正：通“证”，验证。

⑱灵修：能神明远见者，此处当指楚怀王而言。

⑲“曰黄昏”以下二句：此为衍文。

⑳成言：定言。

(21)难：畏惮，畏惧。

(22)化：变化。一作“讹”解。

【译文】

从前楚国三位贤王德行完美、纯正无私啊，因而成为群贤毕集的所在。花椒与菌桂聚集一处啊，缀结的何止蕙和茝？尧舜光大圣明啊，他们遵行正道使国家走上正途。桀纣一样荒乱偏邪啊，贪图近便小径以致走投无路。结党营私之徒享乐啊，国家的前途晦暗不明危险难行。难道我是害怕自身遭受灾殃吗？我是怕君王的车子遭到颠覆。我匆促奔走于君王鞍前马后啊，希望他能追踪先王的足迹。君王却不明察我内心的真情啊，反而轻信了谗言而勃然大怒。我本来就知道正道直行会引起祸患啊，宁可忍受痛苦却无法改变初衷。手指天地作为我起誓的明证啊，这都是因为君王的缘故。说好在黄昏时分相约会面的啊，走到半路又中途改道。当初已经跟我订下誓约啊，随后又反悔另有他求。我已不再为君臣分隔而难过啊，只是哀惋君王朝令夕改。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①，又树蕙之百亩②。畦留夷与揭车兮③，杂杜衡与芳芷④。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⑤。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⑦。羌内恕己以量人兮⑧，各兴心而嫉妒⑨。忽驰骛以追逐兮⑩，非余心之所急⑪。老冉冉其将至兮⑫，恐修名之不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⑬，夕餐秋菊之落英⑭。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⑮，长颇颔亦何伤⑯？擥木根以结茝兮⑰，贯薜荔之落蕊⑱。矫菌桂以纫蕙兮⑲，索胡绳之缅缅⑳。謇吾法夫前修兮(21)，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22)，愿依彭咸之遗则(23)。

【注释】

①滋：栽，栽种。九畹（wǎn）：极言其多。畹，古代面积单位，十二亩田曰畹，一说三十亩田曰畹。

②树：种植。蕙：香草名，所指有二：一指薰草，俗称佩兰。古人佩之或做香焚以避疫。二指蕙兰。

③畦（qí）：分畦种植。留夷：香草名。一说即芍药。揭车：香草名。

④杜衡：亦作“杜蘅”，香草名，俗名马蹄香。芳芷（zhǐ）：香草名，即白芷。

⑤竢（sì）：等待。刈（yì）：割取。

⑥哀：悯惜。众芳：指上文所言之六物——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喻众贤。芜秽：荒芜，谓田地不整治而杂草丛生。此处比喻自己所培养的人才变质了，它们竟变成了一片恶草。

⑦凭：满足。楚人名“满”曰“凭”。

⑧羌（qiāng）：楚地方言，发语词。恕己以量人：谓以自己之心来忖度他人，犹俗语所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⑨兴心：生心。

⑩驰骛（wù）：疾驰，奔腾。

⑪非余心之所急：此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于众，而众人不必嫉妒他。

⑫老：老景。冉冉（rǎn）：形容时光渐渐流逝。

⑬饮：小口吸食。

⑭餐：吞食。落英：坠落的花朵。一释为“初生的花朵”。

⑮信姱（kuā）：真正美好。姱，美好。练要：谓精诚专一，操守坚贞。要，约束。

⑯颇颔（kǎn hàn）：因饥饿而面黄肌瘦。

⑰擥（lǎn）：执持。木根：兰槐之根。

⑱薜（bì）荔：香草名，又称木莲。蕊（ruǐ）：花心。

⑲矫：有三解：一释为举；二释为直，即使之直的意思。三释为搓揉使柔软而易于缝纫。菌桂：香木名，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以为即今之肉桂、桂属中的一种。

⑳索：绞合使紧。胡绳：香草名。缡缡（xǐ）：长而下垂的样子。

(21)謇（jiǎn）：为楚地方言，发语词。一说为用心竭力、艰难勤苦之意。前修：犹前贤。

(22)周：调和，适合。

(23)彭咸：王逸《楚辞章句》：“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以后各家释彭咸者均承此说。

【译文】

我栽下了九畹的兰花啊，又种上了百亩的蕙草。将芍药和揭车分畦种植啊，其间兼有马蹄香和白芷。希望它们枝繁叶茂啊，我愿等待时机将它们采摘。即使枯黄凋落又有何伤感啊，悲哀的是这许多花草变成遍地荒棘！众人都争名逐利、贪得无厌啊，孜孜以求从不满足。他们以自己的心肠来猜度我啊，各自私念丛生又充满妒忌。急切奔跑追逐名利啊，并不是我的心中所求。人生暮景渐渐就要降临啊，我担心的是人生的美名没有树立！早上啜饮木兰上滴下的露水啊，傍晚含咀坠落的秋菊。只要我的情志美好、精纯如一啊，长久以来的神形消损又怎值得悲戚！持取木根绕结茝花啊，将薜荔刚绽放的花心联结成串。使菌桂变直并缀结上蕙草啊，再把胡绳绞合起来而彰显飘逸身姿。我效法前贤的装束啊，并非流俗之辈所能服习。即使不能迎合当世的人啊，我愿依从彭咸留下的范型！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①，謇朝谇而夕替②。既替余以蕙纕兮③，又申之以揽茝④。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怨灵修之浩荡兮⑤，终不察夫民心⑥。众女嫉余之蛾眉兮⑦，谣诼谓余以善淫⑧。固时俗之工巧兮，偃规矩而改错⑨。背绳墨以追曲兮⑩，竞周容以为度⑪。忳郁邑余侘傺兮⑫，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⑬，余不忍为此态也⑭。鸷鸟之不群兮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⑯，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⑰。伏清白以死直兮⑱，固前圣之所厚。

【注释】

①虽：通“唯”。修姱（kuā）：修洁而姱美，喻美德。鞿羁（jī jī）：马缰绳和络头，比喻束缚。

②謇（jiǎn）：发语词。谇（suì）：谏。一释为诟，让，意即指责，责备。替：废，废弃。

③纕（xiāng）：佩带。一说即今香囊之属。

④申：重复。揽茝（zhǐ）：姜亮夫认为此“揽”字当为“兰”字，“兰茝”与上文“蕙纕”为对。

⑤灵修：指楚国国君。浩荡：犹荒唐。

⑥民：人，屈原自谓。

⑦蛾眉：指女子美丽的容貌，又用以比喻屈原自己优秀的品质。

⑧谣诼（zhuó）：造谣毁谤。淫：邪乱，淫乱。

⑨偭（miǎn）：背，违背。规矩：规和矩，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错：通“措”，措施。

⑩绳墨：木工画直线用的工具，这里比喻正道直行。追曲：随意曲直，没有一定的法则。

⑪周容：迎合讨好。度：常行之法。一说为态度。

⑫忳（tún）：忧郁，烦闷。郁邑：忧愤郁结，忧懑压抑。侘傺（chà chì）：失意而神情恍惚的样子。

⑬溘（kè）死：忽然死去。流亡：谓淹忽而死，随水以去。

⑭此态：指小人工巧、周容之丑态。

⑮鸷（zhì）鸟：指凶猛的鸟。一说鸷鸟当为忠贞刚特之鸟。不群：猛禽不与众凡鸟为群，喻刚正之君子不与阘茸之小人为伍。

⑯方圜：同“方圆”。周：合。

⑰忍尤：容忍罪过。尤，罪过。攘诟（rǎng gòu）：容忍耻辱。以上“屈心”与“抑志”、“忍尤”与“攘诟”均为对文。

⑱伏：通“服”，信服。

【译文】

长长地叹息我掩面拭泪啊，感伤人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我虽爱好美德却遭受羁縻啊，早上向君王进谏傍晚就被废弃。废弃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身佩蕙草啊，又加上我用兰茝作为佩饰。它们都是我心头之好啊，为此即使万死我也不后悔。埋怨怀王行事荒唐啊，终究不明察我的忠心。女人们都嫉恨我美丽的容貌啊，恶语中伤说我善于淫逸。本来流俗善于取巧啊，背弃原则篡改措施。违反标准并无原则啊，争相迎合讨好且以之为常行之法。忧郁压抑我失意不乐啊，偏偏独有我受困于时。宁肯突然死去形体不存啊，我不忍心作出那副样子！鸷鸟高飞远走、卓特不群啊，先世以来就一向如此。圆凿方枘如何能够互容啊，谁可以道不同却彼此相安？委屈本心压抑情志啊，包容过错含垢忍耻。坚持清白之躯为正义而死啊，那才是先贤们所珍视的事。

悔相道之不察兮①，延伫乎吾将反②。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③，驰椒丘且焉止息④。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⑤。制芰荷以为衣兮⑥，集芙蓉以为裳⑦。不吾知其

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⑧。高余冠之岌岌兮⑨，长余佩之陆离⑩。芳与泽其杂糅兮⑪，唯昭质其犹未亏⑫。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⑬。佩缤纷其繁饰兮⑭，芳菲菲其弥章⑮。民生各有所乐兮⑯，余独好修以为常⑰。虽体解吾犹未变兮⑱，岂余心之可惩⑲？

【注释】

①相（xiàng）道：观察道路。一释为寻找道路。察：详细察看。

②延伫（zhù）：长久地站立。一释为长望。

③步余马：骑着我的马慢慢走。一释为训练我的马。兰皋（gāo）：长着兰草的水边高地。

④椒丘：尖削的高丘。一释为生有椒木的丘陵。焉：于此。

⑤退：有二释：一释为退去，回去；一说作隐退解。初服：未入仕时的服装。

⑥制：裁剪。芰（jì）荷：指菱叶与荷叶。一说芰荷为一物。衣：上衣。

⑦芙蓉：荷花的别名。裳：古代称下身穿的衣裙，男女皆服。

⑧其：句中衬字，无义。

⑨岌岌（jí）：高高的样子。

⑩佩：身上佩带的剑。陆离：长的样子。

⑪芳：草香，亦泛指香，香气。泽：有三解：一释为“玉之润泽”；二释为“垢腻、污垢”；三，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此为“臭”字之讹变。糅（róu）：混杂，混合。

⑫唯：有三解：一释为独。二释为辞也，即发语词。三说同惟，表明心中冀望之意。三说均可通。昭质：明洁的品质。亏：损。

⑬“忽反顾”以下二句：有一种意见认为屈原是想“求贤君”、“求知己”等，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欲离朝去野，隐居避祸。后一种意见更有道理。忽，不经意。游目，放眼纵望。四荒，四方荒远之地。

⑭缤纷：繁盛的样子。繁饰：众多的彩饰，盛饰。

⑮菲菲：香气很盛。

⑯民生：即人生。

⑰好修：喜作修饰。常：常规，习惯。

⑱体解：分解人的肢体，古代酷刑之一。

⑲惩（chéng）：克制，制止。

【译文】

悔恨选择道路时未曾看清啊，站在那里久久凝望而后我就要回返。调转我的车头重归正确的路啊，趁误入迷途还不是太远。让我的马漫步在长满兰花的湿地上啊，跑到遍是椒树的土坡上在那里休憩。进谏不被君王接纳却承受过错啊，我将隐退重新穿回当初的衣冕。裁制菱叶作为上衣啊，缀合莲花以作下裙。没有人理解我也就算了吧，只要我的情志真正高洁芳郁。加高我的帽子使之显得危耸啊，加长我的佩剑使之更加奇诡斑斓。芳香和腐臭混杂在一处啊，只有明洁的品质尚未缺损。倏忽间回首远望啊，我将去四方荒远之地游览。戴上众多华美的佩饰啊，浓郁的芳香使它们更加耀眼。人生各有各的乐事啊，我偏好美洁已习惯成自然。即使躯体分解我也不会改变啊，我的心中还有何畏惧？

女婆之婵媛兮①，申申其詈予②。曰鯀婞直以亡身兮③，终然殀乎羽之野④。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⑤。薋菉葹以盈室兮⑥，判独离而不服⑦。众不可户说兮⑧，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⑨。

【注释】

①女婆（xū）：有六解：一释为屈原之姊。二释为屈原之妹。三释为女巫或神巫。四释为女伴、侍女。五释为贱妾，比喻党人。六释为一个假想的女性。婵媛（chán　yuán）：有四解：一释为牵引，情思牵萦；二释为女婆之容貌形态；三释为喘息之貌；四释为痛恻婉转陈辞。

②申申：有三解：一释为重（zhòng）重；二释为重复、多次；

三释为和舒、婉转的样子。詈（lì）：责骂。

③曰：说。以下至“夫何茕独而不予听”是女婆责备屈原的话。鲧（gǔn）：传说中古代部落酋长名，号崇伯，禹之父。据说奉尧之命治水，未成，而被舜杀于羽山。一说被舜幽囚在羽山，最后死在那里。婞（xìng）直：倔强，刚直。一说为“刚愎自用”之意。亡身：一作“方身”。一说当作“方命”，是不听指挥，不服从命令之意。一释为忘身。

④殀（yāo）：早死。一释为死。又释为不得善终而死。亦释为拥塞，遏制。羽：羽山，地名。

⑤纷：纷然、美盛。姱（kuā）节：美好的节操。一释为奇异的行为。

⑥薋（cí）：积聚。菉（lù）：草名。葹（shī）：草名。

⑦判独：分别离散，与众不同。服：用，使用。

⑧户说：一家一户地去说，又释为遍说。

⑨茕（qióng）独：孤独。不予听：即不听予。予，我，女婆自谓。

【译文】

女婆满心痛彻啊，重重责骂我。她说鲧因为刚直而遭流放啊，最

后幽殁在羽山的郊野。你为什么还博采众芳而爱好美洁啊，美好的节操显得如此与众不同！蒺藜、苣草、地葵充满屋子啊，你却迥异于众人偏偏不肯佩用在身上。不可能向每个人都详尽说明心中的想法啊，谁能明白我们内心的真诚呢？世人相互推举而好朋比为奸啊，你为什么茕然独立却不听我的劝告。

依前圣以节中兮①，喟凭心而历兹②。济沅湘以南征兮③，就重华而陈词④。启《九辩》与《九歌》兮⑤，夏康娱以自纵⑥。不顾难以图后兮⑦，五子用失乎家巷⑧。羿淫游以佚畋兮⑨，又好射夫封狐⑩。固乱流其鲜终兮⑪，浞又贪夫厥家⑫。浇身被服强圉兮⑬，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⑭，厥首用夫颠陨⑮。夏桀之常违兮⑯，乃遂焉而逢殃⑰。后辛之菹醢兮⑱，殷宗用而不长⑲。汤禹俨而祗敬兮⑳，周论道而莫差(21)。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22)。皇天无私阿兮(23)，览民德焉错辅(24)。夫维圣哲以茂行兮(25)，苟得用此下土(26)。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27)。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28)。阽余身而危死兮(29)，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30)，固前修以菹醢(31)。曾歔欷余郁邑兮(32)，哀朕时之不当(33)。揽茹蕙以掩涕兮(34)，沾余襟之浪浪(35)。

【注释】

①节中：犹折中，取正。

②喟（kuì）：叹息，叹声。凭：满。历兹：至此。

③沅（yuán）：沅江，古称沅水，源出贵州省云雾山，东北流经黔阳、常德到汉寿入洞庭湖。湘：即湘江，源出广西，流入湖南省，为湖南省最大的河流。

④重（chóng）华：虞舜的美称。一说舜重瞳，故名。

⑤启：指夏启，大禹之子，夏朝君主。一释为“开启”。《九辩》：夏代乐名。一说天帝乐名。《九歌》：古代乐曲，相传为禹时乐歌。一说《九歌》也是天帝乐名。

⑥夏：有四解：一释为大；二释为太康，即启子太康；三释为下；四释为夏王。一般取第一种解释。康娱：逸乐，安乐。

⑦不顾难：不回顾其最初取得天下之不易。以图后：为后代作谋划。

⑧五子：有四解：一释为启的五个儿子。二释为太康昆弟五人。三释为启之第五子。四释为启的兄弟。用失乎：即“用乎”，“失”字为衍文，用乎，因之，因而。家巷（hòng）：内讧。巷，通“闹”。

⑨羿（yì）：传说中夏代有穷氏之国君，因夏氏以代，善射，不修民事，为家臣寒浞所杀。佚（yì）：放纵。畋（tián）：畋猎，打猎。

⑩好（hào）：喜好。封狐：大狐。一释为大猪。“狐”是“猯”之误。

⑪乱流：乱逆之流。鲜（xiǎn）终：少有善终。

⑫浞（zhuó）：传说中夏时有穷氏后羿之相。羿不理政事，寒浞遂杀羿自立。厥（jué）：其，这里指代羿。家（gū）：通“姑”，古时对妇女的一种称谓，这里指羿的妻室。

⑬浇（ào）：即过浇。传说中夏代寒浞之子。被（pī）服强圉（yǔ）：负恃有力，即依仗自己强大的力量。一释为穿着坚甲。

⑭自忘：忘怀自身安危。

⑮用夫：因而。颠陨（yǔn）：坠落。

⑯夏桀：夏代最后一个君主，名履癸，相传为暴君。常违：经常违背天道和人理。

⑰逢殃：遭到祸殃。夏桀之结果，有二说：王逸《楚辞章句》：“终为殷汤所诛灭。”朱熹《楚辞集注》：“逢殃，为汤所放也。”

⑱后辛：即殷纣王。后，君主。辛，纣王之名。菹醢（zūhǎi）：亦作“葅醢”，古代把人剁成肉酱的酷刑。后亦用以泛指处死。

⑲殷宗：殷商之国祚。用而：因而，因此。

⑳汤禹：商汤与夏禹。一释为大禹。俨（yǎn）：恭敬，庄重，庄严。祗（zhī）敬：恭敬。

(21)周：周文王或周文王与周武王。一释为周密谨慎地选择有道之士。

(22)循（xún）：顺着，遵从。绳墨：木工画直线用的工具，此

处喻规矩、准则和法度。

(23)皇天：对天及天神的尊称。私阿（ē）：偏爱，曲意庇护。

(24)民德：在皇天看来，人君也是臣民，故此“民德”是指那些得了天下的君王而言。错辅：安排辅助。错，通“措”，安排。

(25)维：同“唯”，独。圣哲：此处指具有超人的道德才智的人。茂行：德行充盛。

(26)苟：于是。用：拥有，治理。下土：天下。

(27)相（xiàng）：看，观察。计极：兴亡的原因。

(28)服：行，行事。

(29)阽（diàn）：临近危险。危死：濒临死亡。

(30)凿（záo）：榫眼。正：审定，确定。枘（ruì）：器物的榫头。

(31)前修：古代的贤人，此处指因忠言直谏而遭到菹醢之刑的贤人，如龙逢、梅伯等。

(32)曾：通“增”，屡屡。歔欷（xūxī）：悲泣，抽噎。郁邑：即“郁悒”，苦闷，忧愁。

(33)哀朕时之不当：哀叹自己生不逢时。当，引申为“值”，逢，遇之义。

(34)茹：柔软。一释为香草名。

(35)沾：浸湿。浪浪：泪流不止的样子。

【译文】

依从先贤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啊，满怀感喟为何遭此厄运。渡过沅、湘向南进发啊，到帝舜跟前大声陈说：夏启创制《九歌》、《九辩》啊，恣意寻欢作乐以致放纵堕落。不顾念先王创业艰难并为后代打算啊，五位王公因此内讧相争。后羿过度沉溺于狩猎啊，又喜欢射杀大猪以取乐。本来恣肆妄行就没有好下场啊，寒浞夺权又占有了他的妻子。浇恃强尚武啊，放纵欲念不肯放弃糜烂生活。每天沉浸于燕舞笙歌浑然忘我啊，他的头颅因此而掉落。夏桀所行与常情有违啊，最后终究遭受了灾祸。纣王辛发明将人剁成肉酱的酷刑啊，殷商因而不能国祚绵长。大禹庄穆而敬畏神灵啊，周详地施行仁政而没有差错。推举贤德、任用能臣啊，遵守法则而不偏颇。上苍不会偏袒谁啊，视民心向背加以辅佐。只有贤达睿智、德行充盛啊，才能拥有这整个天下。回顾历史展望将来啊，考察人世治变的道理。谁不是因为忠义而被任用啊，谁不是因为纯良美好而成为奉行的楷模！我身陷危难几蹈死地啊，静观初心从未后悔。不度量凿孔而选用合适的榫头啊，这本是前贤被剁成肉末的原因。我频频悲叹抑郁忧伤啊，哀惋自己生不逢时。拿起柔软蕙草掩面痛哭啊，泪珠滚滚滑落打湿我的前襟。

跪敷衽以陈辞兮①，耿吾既得此中正②。驷玉虬以乘鹭兮③，溘

埃风余上征④。朝发轫于苍梧兮⑤，夕余至乎县圃⑥。欲少留此灵琐兮⑦，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⑧，望崦嵫而勿迫⑨。路曼曼其修远兮⑩，吾将上下而求索⑪。饮余马于咸池兮⑫，总余辔乎扶桑⑬。折若木以拂日兮⑭，聊逍遥以相羊⑮。前望舒使先驱兮⑯，后飞廉使奔属⑰。鸾皇为余先戒兮⑱，雷师告余以未具⑲。吾令凤鸟飞腾兮⑳，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21)，帅云霓而来御(22)。纷总总其离合兮(23)，斑陆离其上下(24)。吾令帝阍开关兮(25)，倚阊阖而望予(26)。时曖曖其将罢兮(27)，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28)，好蔽美而嫉妒(29)。

【注释】

①敷：铺开。衽（rèn）：衣之前襟。

②耿：耿介，光明正大。此中正：此中正之道，即上文所说明主贤臣相得、昏君乱臣相残的道理。

③驷（sì）：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称驾一车之四马，或四马所驾之车。这里意思是以四虬龙驾车。虬（qiú）：传说中的一种无角龙。桀（chéng）：同“乘”。鷖（yì）：传说中的鸟名，凤凰之属，身有五彩花纹。

④溘（kè）：忽然。埃：微小的尘土。征：行，此处指乘坐四龙所拉的凤车飞上天空。

⑤发轫（rèn）：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前进。借指起程，出发。苍梧：一名九疑，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

⑥县圃：又作玄圃、悬圃，传说中神仙居处，在昆仑山顶。

⑦灵琐：君门。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以为即玄圃之门。

⑧羲（xī）和：古代神话传说中驾御日车的神。弭（mǐ）节：缓慢行驶。节，车子行驶的步调。

⑨崦嵫（yān　zī）：山名，在甘肃省天水县西境，传说以为日落的地方。迫：迫近。

⑩曼曼：形容距离远或时间长。修远：长远。

⑪上下而求索：求索的对象，各家说法不一，主要有三说：一谓求与己同志的贤人；二谓求贤君；三谓求天帝之所在。联系上下文，当以第三说近是。

⑫咸池：神话中谓日浴之处。

⑬总：系，结，束结。辔（pèi）：驾驭马的缰绳。扶桑：神话中的树名。传说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树杪（miǎo）而升，因谓为日出处。

⑭若木：古代神话中的树名。一说即扶桑。

⑮聊逍遥以相羊：聊逍遥、相羊，是联绵词的不同变体，意思相同，都有徘徊之义。

⑯望舒：神话中为月驾车的神。先驱：原指军队中的前锋，此处引申指向导。

⑰飞廉：即风神。一说能致风的神禽名。奔属（zhǔ）：奔跑着紧跟在后面。

⑱鸾（luán）皇：亦作“鸾凰”。鸾与凰，皆瑞鸟名，常用以比喻贤士淑女。

⑲雷师：神话中的雷神。或说就是丰隆。未具：驾御未备。

⑳凤鸟：凤凰，传说中的瑞鸟。

(21)飘风：旋风，暴风。屯：聚集。离：附丽。

(22)帅：通“率”，率领。霓（ní）：虹的一种，又称副虹（相对于主虹而言）。

(23)总总：聚集一处的样子。罢：有三解：一释为“极”，疲惫；二释为罢散；三释为月魂初生的时光。

(24)斑：荣盛。陆离：光辉灿烂的样子。

(25)帝阍（hūn）：天帝的看门人。阍，看门人。

(26)阊阖（cháng hé）：神话中的天门。

(27)暧暧（ài）：昏暗的样子。罢：有三解：一释为极，即疲惫；二释为罢散；三释为月魂初生的时光。

(28)溷（hùn）浊：混乱污浊。

(29)美：品德、才能皆优秀的人。

【译文】

衣襟铺开跪着慷慨陈辞啊，我得到无私正道心中豁然通明。驾驭四条无角玉龙所拉的凤车啊，倏忽间我依托风云直上天空。早上从苍梧出发啊，傍晚到县圃停歇。我打算在神门前稍歇片刻啊，日头渐渐偏移入暮。我让羲和徐徐前行啊，看到崦嵫山暂且止步。前途漫长遥远无边啊，我将上天入地寻求出路。在咸池饮我的马啊，将马缰系在扶桑神木。攀折若木遮蔽日光啊，姑且逍遥徜徉自由自在。使月神望舒在前面开路啊，让风伯奔跑于后。早有鸾凤为我戒严道路啊，雷神却告诉我严装未备。我命凤鸟们腾翔于九天啊，日以继夜不得疏忽。暴风骤集欲使队伍离散啊，统率着前来迎接的云雾。来势盛大忽散忽聚啊，上下翻转光彩夺目。我命天帝的看门人打开天门啊，他却倚靠在天门外视而不见。此刻光线暗淡日将西落啊，只得编结幽兰长久停驻。世道混乱良莠不分啊，喜欢掩蔽贤才妄加嫉妒。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①，登阆风而緤马②。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③。溘吾游此春宫兮④，折琼枝以继佩⑤。及荣华之未落兮⑥，相下女之可诒⑦。吾令丰隆乘云兮⑧，求宓妃之所在⑨。解佩纕以结言兮⑩，吾令蹇修以为理⑪。纷总总其离合兮⑫，忽纬繁其难迁⑬。夕归次于穷石兮⑭，朝濯发乎洧盘⑮。保厥美以骄傲兮⑯，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⑰。览相观于四极兮⑱，周流

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⑲，见有娀之佚女⑳。吾令鸩为媒兮(21)，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22)。心犹豫而狐疑兮(23)，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24)，恐高辛之先我(25)。

【注释】

①白水：神话传说中源出昆仑山的一条河流，相传饮之可以不死。

②阆（làng）风：山名。神话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在昆仑之巅。绁（xiè）马：系马。

③高丘：楚国山名。一释为传说中的神山。

④春宫：神话传说中东方青帝居住的地方。

⑤琼枝：神话传说中的玉树。

⑥荣华：原意指草木茂盛、开花，此处喻美好的容颜或年华。

⑦相（xiàng）：视。下女：有多种解释，洪兴祖《楚辞补注》认为“喻贤人之在下者”。朱熹《楚辞集注》认为“谓神女之侍女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指下处宓妃诸人；对高丘言，故曰下”。诸说较之，蒋骥之说可取。诒（yí）：通“贻”，赠送。

⑧丰隆：神话传说中的雷神，后多用作雷的代称。一说是云神。

⑨宓（fú）妃：神话传说中的洛水女神。

⑩缦（xiāng）：佩带。结言：用言辞订约。

⑪蹇修：人名，传说中伏羲氏之臣，古贤者。一释为以钟磬声乐为媒使。理：使者，媒人。

⑫纷总总：此处形容使者纷纷攘攘，络绎于道。

⑬纬缅（huà）：乖戾，不合。

⑭次：留宿。穷石：神话中传说的地名。

⑮濯（zhuó）：洗涤。洧（wěi）盘：神话传说中的水名。据说发源于崦嵫山。

⑯保：依靠，仗恃。厥（jué）：其，指宓妃。

⑰来：回来吧！这是招回丰隆的话。违弃：抛开，丢开。

⑱览相观：三字同义，看。四极：泛言四方之边极。

⑲瑶台：美玉砌的楼台。偃（yǎn）蹇：高耸。

⑳有娀（sōng）：传说中的古国名。殷始祖契之妃简狄，即有娀氏女。有，词头。佚女：美女。指有娀氏美女简狄。

(21)鸩（zhèn）：传说中的一种毒鸟，以羽浸酒，饮之立死。

(22)恶（wù）：讨厌，憎恨。佻（tiāo）巧：轻佻巧佞。

(23)犹豫：迟疑不决。狐疑：猜疑，怀疑。

(24)凤皇：即凤凰。受诒：指凤凰已接受了送给简狄的聘礼，准备前去说媒。诒，通“贻”，指聘礼。

(25)高辛：帝喾初受封于辛，后即帝位，号高辛氏。事迹详见《史记·五帝本纪》。

【译文】

早上我将渡过白水啊，登上阆风山系马驻足。忽然回首眺望潸然泪下啊，哀伤楚地高丘没有美女。我迅疾游历青帝所居之春宫啊，攀折那琼枝来补充我的佩饰。趁着缤纷的花草还未零落啊，我寻访美女赠送给她。我让雷神驾云而去啊，探寻宓妃所在的居处。解下佩戴的香囊来订下誓约啊，我命蹇修来当媒人。纷繁盛多来去不定啊，善变乖戾难以迁就。晚上回穷石过宿啊，早上在洧盘濯洗秀发。倚仗她的美貌心骄气傲啊，每天安然享乐游玩无度。虽然她确实美丽却缺乏礼教啊，回来吧蹇修，让我们丢开她再去别处寻求。察考天下四方啊，绕天巡行后我降临下土。望见玉台高拔耸立啊，我看到有娀氏的美丽公主。我命鸩去为我作媒啊，鸩告诉我她的种种不好。雄鸠高叫着远去啊，它轻佻讨巧实在令我厌恶。犹豫不定狐疑满腹啊，我打算亲自造访又不合礼数。凤凰虽已接受信物啊，又怕帝喾比我提前一步。

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①。及少康之未家兮②，留有

虞之二姚③。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④。世溷浊而嫉贤兮⑤，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⑥，哲王又不寤⑦。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注释】

①浮游：不知所求，无目的地漫游。逍遥：徘徊不进，与“浮游”义近。

②少康：夏代中兴之主，帝相之子。

③有虞：相传是虞舜后裔的部落国家，故址在今河南省虞城县。二姚：有虞国君的两个女儿。

④导言：传达疏导之言。

⑤世溷（hùn）浊：时世混乱污浊。

⑥闺中：宫室之中。邃（suì）远：深远。

⑦哲王：明智的君王。寤（wù）：醒悟，觉醒。

【译文】

想在远方栖身却无处落脚啊，姑且漫游天地飘荡不前。趁少康还未成家啊，有虞氏的二姚尚待字闺中。使者无能媒人拙劣啊，恐怕无法传达心曲不能让人信服。时世混乱嫉恨贤良啊，喜欢遮蔽美善称扬

邪恶。宫闱如此深远啊，明君却偏不觉悟！怀有我这样的衷情却不能舒泄啊，我怎能强忍郁闷抱恨过此一生？

索藑茅以筳篿兮①，命灵氛为余占之②。曰两美其必合兮③，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④，岂唯是其有女⑤？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⑥，孰求美而释女⑦？何所独无芳草兮⑧，尔何怀乎故宇⑨？世幽昧以眩曜兮⑩，孰云察余之善恶。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⑪。户服艾以盈要兮⑫，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⑬？苏粪壤以充帏兮⑭，谓申椒其不芳。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⑮，怀椒糈而要之⑯。百神翳其备降兮⑰，九疑缤其并迎⑱。皇剡剡其扬灵兮⑲，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⑳，求矩矱之所同(21)。汤禹严而求合兮(22)，挚咎繇而能调(23)。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24)。说操筑于傅岩兮(25)，武丁用而不疑(26)。吕望之鼓刀兮(27)，遭周文而得举(28)。宁戚之讴歌兮(29)，齐桓闻以该辅(30)。及年岁之未晏兮(31)，时亦犹其未央。恐鶗鴂之先鸣兮(32)，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何琼佩之偃蹇兮(33)，众薆然而蔽之(34)。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时缤纷其变易兮(35)，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36)。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37)。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38)，羌无实而容长(39)。委厥美以从俗兮(40)，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41)，椒又欲充夫佩帏(42)。既干进而务入兮(43)，又何芳之能祗(44)。固时俗之流从兮(45)，又孰能无变化。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46)。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47)。芳菲菲而难亏兮(48)，芬至今犹未沫(49)。和调度以自娱兮(50)，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饰之方壮兮(51)，周流观乎上下。

【注释】

①藑（qióng）茅：即旋花，一种多年生的茅草，可用于占卜，

又称灵草。筳篿（tíng　zhuān）：筳，木棍，一说为竹片。篿，楚人用茅草加木棍或竹片的占卜方法的统称。隋唐以前折竹为卜，为筳篿本义。

②灵氛：有多种说法，一说“灵”即神巫，“灵氛”即神巫名。一说为神名。又说指天地间灵气。今以第一种说法为善，可从。占（zhān）：占卜吉凶。

③曰：以下四句是灵氛的答语。一说“曰”字以下四句是屈原问卜之词。两美其必合：这里“两美”有象喻义，承上文“求女”而来，指男女匹合。其深层象喻意义则是指圣君贤臣的遇合，屈原作品经常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

④九州：《书·禹贡》中称当时中国有冀、徐、梁、雍、兖、荆、扬、青、豫九州，而此处似为更加宽泛，与邹衍所言“赤县神州”之大九州说近。

⑤是：此处，这里，指楚国。一说指上文所云天地四方，即宓妃、简狄、二姚之所在。女：美女。承上文“求女”而来。

⑥曰：以下四句也是灵氛劝告作者的话。

⑦女：通“汝”，你。

⑧芳草：与上文“女”一样，都有象喻意义，喻指贤人。

⑨故宇：指家园，旧居。宇，屋檐。

⑩眩曜（xuàn yào）：迷惑混乱。眩，一作“眩”。曜，通“耀”。

⑪党人：特指楚国谄上欺下的结党营私之徒。关于“党”存在两说：一说为地方区划单位，此指楚国；二说为朋党。兹从第二种说法。

⑫服：佩带。艾：白蒿，一种恶草。盈要：满腰。

⑬珵（chéng）：美玉。当：得当，得宜。

⑭苏：即“索”一音之转，有拾取义。帏（wéi）：香囊。

⑮巫咸：古神巫名，史有其人，而后人加以神化。

⑯椒糈（xǔ）：以椒香拌和的精米，类似粽子。椒为香料。糈，精米。要（yāo）：同“邀”，迎候。

⑰翳（yì）：华盖。此处用作动词，遮蔽。备降：一同降临。

⑱九疑：即九嶷，山名，在湖南宁远县南。此指九嶷诸神。

⑲皇剡剡（yǎn）：皇，大。剡剡，光华四溢的样子。扬灵：显扬神灵。

⑳曰：以下至“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都是巫咸劝告诗人的话。升降以上下：上天入地，周游四方，有寻找贤君知己之意。

(21)矩矱（yuē）：即规矩、规约。矩，本指画直角或方形的工具，后引申为法度。矱亦指尺度。

(22)严：通“俨”，庄重，恭敬。合：匹合，这里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贤臣。

(23)挚（zhì）咎繇（gāo　yáo）：挚，商汤名臣伊尹。咎繇，舜臣，又作“皋陶”。调：有三种说法：一说意为调和，协调；二说作“适”解，合适；三说作“选拔、进用”解。

(24)媒：本指出使以通聘问之人。此指通达己意于君王左右的媒介、使臣。

(25)说（yuè）：即傅说，殷时贤臣。操筑：版筑。操，持。筑，捣土。傅岩：地名，傅说服贱役的地方，在今山西平陆县东。

(26)武丁：殷高宗，一代中兴之君。

(27)吕望：即姜子牙，晚年出仕，助武王破商，受封齐地。鼓刀：指运刀镞时虎虎有声。鼓，舞动。

(28)周文：周文王姬昌，韬光养晦，广求贤才，到儿子武王时一举实现灭殷大业。

(29)宁戚：卫人。《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宁戚饭牛车下，而桓公任之以国。”

(30)齐桓：春秋五霸之一，曾九次召令诸侯拱卫周室，并为盟主。该辅：征用以备辅佐之选。该，备。

(31)晏：晚。

(32)鹈鸠（tí jué）：鸟名，即子规、杜鹃，或作鶗鸠。

(33)琼佩：玉佩，这里象征美好的德行。琼，美玉。偃蹇：形容美盛的样子。

(34)蔼（ài）然：遮蔽的样子。

(35)缤纷：这里形容时世纷乱混浊。

(36)茅：茅草，这里比喻谗佞小人。

(37)直：竟然。萧艾：贱草，这里比喻谗佞小人。萧即白蒿。艾，艾草，生于山原，茎直，色白，高四五尺，霜后始枯。

(38)兰：指子兰，乃怀王少子，襄王弟。一说此处“兰”并非实有所指，只是喻指变节之人。

(39)无实：徒有其表，缺乏内在实质。容长：外貌美好。容，外貌。长，华硕，美好。本句历来多认为有影射时事之意。

(40)从俗：追随世俗，与小人同流合污。

(41)椒：一种说法认为是影射当时楚国大夫子椒。另一种说法认为只是对于一班变节之人的比喻说法。慢慆（tāo）：怠惰佚乐。

(42)榊（shā）：似茱萸而小，赤色。夫：于，乎。

(43)干进：即汲汲于进退之间。干，求。进，进身。务入：即务必求进，与“干进”同义。

(44)祗（zhī）：尊敬，爱护。

(45)流从：如水流顺势而下，滔滔不返，比喻时俗盲目从众，不辨是非。

(46)揭车与江离：借喻贤才之变节者。

(47)委：丢弃，这里是遭人抛弃的意思。历兹：到这步田地的意思，意即遭遇祸殃，以至于此。又说是到现在，到如今的意思。

(48)亏：亏损，消歇。

(49)沬（mèi）：这里是香气消散的意思。

(50)调度：格调和法度。调，格调。度，法度。

(51)饰：佩饰，服饰，这里比喻年岁。壮：壮大，壮健，这里比喻年富力强。

【译文】

取竹片、茅叶来卜筮啊，命灵氛为我占知。他说两种美好事物一定能会合啊，哪个真正美好的人不会招人思慕？想一想九州之地的广大啊，难道只有这里才有美女存在？他说勉力远走不要迟疑啊，哪个真心追求美好的人会把你放弃？哪里没有芬芳的花草啊，你为何必单恋旧居？世道昏暗使人迷乱啊，谁说能明察我心的善恶！人的好恶尺度有别啊，只有这些党徒们格外令人不可思议。家家户户将艾草挂满腰间啊，说幽谷香兰不能作佩饰。察考选用的草木都不得当啊，难道能公正地衡量玉石的美质？拾取粪土装满香囊啊，他们说大椒毫不芳馨。我打算听从灵氛吉祥的卜辞啊，心里却还怀疑彷徨。巫咸傍晚就要降临啊，我怀揣香粽前往迎候。众神遮天蔽日纷纷降临啊，九嶷山灵纷纷也来迎接。煌煌威灵神光特显啊，他们告诉我灵氛吉卜的缘故。我上天入地周游四方啊，只为寻求君臣间同心戮力。汤禹虔敬求索与己合德的贤臣啊，伊尹、皋陶得以与之调和共济。只要内心崇尚修洁啊，又何必用那使臣来进行沟通。傅说在傅岩操杵筑土啊，武丁任用他毫无猜疑。吕尚挥刀屠肉啊，遇到文王而得到重用。宁戚击牛角高歌啊，齐桓公听到后让其入朝辅弼。趁年龄还不算老大啊，时机还未尽失。唯恐鹈<ruby>鴂<rt>提</rt></ruby>早早啼叫啊，使花卉凋零黯淡了芳香。为何玉佩那么卓然高贵啊，人们却群起把它光芒遮蔽？只有这些党徒不诚信啊，恐怕会出于嫉妒将它摧折伤害。时代纷乱变幻莫测啊，又有什么理由长期逗留？兰草、白芷被同化而不香醇啊，荃、蕙变得与茅草无异。为什么曾经的香草啊，如今竟与白蒿、艾草同处一地！难道还有别的缘由吗？这是不喜好修洁带来的危害！我以为兰草可以依靠啊，却不知它华而不实只是外貌修颀。委弃它的美好而随波逐流啊，苟且偷生得以列入芳香花草的行列！椒专断谄佞飞扬跋扈啊，<ruby>椒<rt>椒</rt></ruby>又想混进人们佩带的香囊里。既然一心只想钻营汲汲于名位啊，又怎能对芳华本有的品格抱有敬意？本来时俗就随大流啊，谁又能固持原则坚定不移。看到椒和兰也是这样啊，又何况揭车和江离？想到这佩饰如此可

贵啊，它的美质遭人唾弃竟到如此田地。我的香囊芬芳浓郁难以消损啊，馨香至今还未散去。调节自我以求欢娱啊，姑且飘浮观览寻找知己。趁我恰当年富力强啊，巡行天地上下游历。

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折琼枝以为羞兮①，精琼靡以为粻②。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③。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④。遭吾道夫昆仑兮⑤，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⑥，鸣玉鸾之啾啾⑦。朝发轫于天津兮⑧，夕余至乎西极⑨。凤皇翼其承旂兮⑩，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⑪。麾蛟龙使梁津兮⑫，诏西皇使涉予⑬。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侍⑭。路不周以左转兮⑮，指西海以为期⑯。屯余车其千乘兮⑰，齐玉轪而并驰⑱。驾八龙之婉婉兮⑲，载云旗之委蛇⑳。抑志而弭节兮(21)，神高驰之邈邈(22)。奏《九歌》而舞《韶》兮(23)，聊假日以娱乐(24)。陟升皇之赫戏兮(25)，忽临睨夫旧乡(26)。仆夫悲余马怀兮(27)，蜷局顾而不行(28)。

乱曰(29)：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30)，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注释】

①羞：同“馐”，美味。

②精：精细制作，去杂取纯。琼靡（mí）：玉屑，玉粒。粻（zhāng）：干粮。

③瑶象：珠玉象牙。瑶，美玉，一说似玉的美石。象，象牙。

④自疏：自我疏离，即离开楚国远行。

⑤邅（zhān）：调转，转向。昆仑：古代神话传说中山名。

⑥晻藹（ǎn ǎi）：遮天蔽日。

⑦鸾：通“銮”，马铃。啾啾（jiū）：形容铃声如鸟鸣。

⑧天津：天河渡口。

⑨西极：最为辽远的西疆，传说为日落之处。

⑩翼：这里形容凤旗庄重严整的样子。承旂（qí）：指凤旗与龙旗随风飘展，交互掩映。承，相接，相连。旂，竿头系铃，绘有双龙缠斗图样的旗。

⑪遵：沿着。赤水：神话传说中水名。容与：徘徊。

⑫麾（huī）：举手号令。蛟龙：传说中龙的两种。梁津：即在渡口间架起浮桥。梁，浮桥。

⑬诏：告诉，这里有命令的意思。西皇：西方之神，传说为少皞。一指蓐收。少皞为西天之皇，蓐收则为西天之神使。

⑭腾：传言，告诉。径侍：径直侍候。径，径直，直接。侍，侍卫。

⑮不周：古代神话传说中山名。

⑯西海：古代神话传说中西部大湖名。

⑰乘（shèng）：四马驾一车称乘。

⑱轪（dài）：车辖，即车轮与车轴固定在一起的插栓。

⑲婉婉：曲折蜿蜒。

⑳委蛇（wēi yí）：形容车旗迎风飘舞的样子。

(21)抑志：按压或安定心志。弭（mǐ）节：停车。弭，止。节，车行的节度。

(22)邈邈（miǎo）：高远貌。

(23)《九歌》：上古乐曲名。《韶》：相传为夏启之乐舞。

(24)假日：假借时日。媮（yú）：一作“愉”解，愉悦。一作“偷”解，苟且。

(25)陟（zhì）：上升，从低处往高处走，与“降”相对。皇：天。赫戏：辉煌隆盛貌。

(26)睨（nì）：斜视。旧乡：即楚国。

(27)仆夫：为诗人驾车的人。怀：眷恋，思念。

(28)蜷（quán）局：拘挛回环，徘徊不前。

(29)乱：楚辞篇末结束全篇的标志称为乱，与结束曲、尾声相似。

(30)美政：指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政治。

【译文】

灵氛已告诉我吉祥的卦辞啊，选好良辰我即将出行。攀折琼枝当作美味啊，精制玉屑作为点心。为我驾起奔腾的龙车啊，珠玉象牙缀饰车身。离心离德如何能同归一途啊，我将远走离开故国。调转车头我取道昆仑啊，路途遥远绕四方巡行。张扬云霓旌旗遮天蔽日啊，玉铃啾啾作响发出清鸣。早上由天河渡口出发啊，晚上我要到达日落的西方。凤旗庄严肃穆连绵不断啊，高高飞翔凌空舒展。我快行走到流沙地带啊，沿赤水岸边徘徊不前。指挥蛟龙在渡口间架起浮桥啊，命少皞帮我涉险过关。路途遥远艰险重重啊，传令众车径直侍候身边。路经不周山转而向左啊，遥指西海作相会地点。聚集我的车队足有千驾啊，使玉轮一起并驾齐驱。驾乘八匹龙马蜿蜒飞驰啊，载着迎风飞舞的绘有云霓的旗帜。气定神闲徐缓前进啊，神思飞扬超越无边。弹奏《九歌》应和《韶》乐而舞啊，姑且借这辰光娱乐身心。登临光明浩大的苍天啊，忽然向下一瞥看到楚地故园。车夫悲伤我马哀恋啊，徘徊不前无限顾念。

尾声：算了吧，国中没有贤士，无人理解我啊，又何必苦苦眷恋我的故国？既然没有谁能与我一起致力于政治革新啊，我将追随彭咸

到他栖息的居所。

九歌

【题解】

《九歌》是一组祭祀神祇的乐歌，原本在楚国民间流传，后经屈原加工改写而具有了新的体制特点与精神面貌。《九歌》共有十一篇，“九”字为虚指还是实指？如果是实指，如何使总题与篇目相符？这是古今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文选五臣注》中张铣主张虚指，他认为：“九者，阳数之极，自谓否极，取为歌名矣。”朱熹《楚辞集注》则采取存疑的做法，认为：“篇名《九歌》而实十有一章，盖不可晓。旧以九为阳数者，尤为衍说。或疑犹有虞、夏《九歌》之遗声，亦不可考。今姑阙之，以俟知者，然非义之所急也。”他批评了张铣的看法，但并未自出新解。自明朝以来，主张实指的学者增多，汪瑗、林云铭、胡文英等人都有论及。其中，汪瑗率先提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其《楚辞蒙引》认为：“（《九歌》）末一篇固前十篇之乱辞也。《大司命》、《少司命》固可谓之一篇，如禹、汤、文武谓之三王，而文武固可为一人也。《东皇太一》也，《云中君》也，《湘君》也，《湘夫人》也，二《司命》也，《东君》也，《河伯》也，《山鬼》也，《国殇》也，非九而何？”总之，如何将十一篇中某些篇目进行合理归并，成为论说的重心所在。近代以来，上述“循名责实”的意识渐趋淡化，如陆侃如认为：“《九歌》是楚国民间祭歌，共十一篇，前十篇每一篇祭一个神，最后一篇《礼魂》是送神曲。”这既是对汪瑗等人观点的继承，又不再主使《九歌》篇目与总题相符强作解人。现在一般认为，《九歌》前五篇《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为祭祀天神之歌，其演唱形式由饰为天神的主巫与代表世人的群巫共同参与、轮流演唱。但《东皇太一》中，主巫只出现于祭坛，并不演唱；后四篇《湘君》、

《湘夫人》、《河伯》、《山鬼》为祭祀地祇之歌，以饰为地祇的主巫独唱独舞，没有群巫歌舞穿插其中；《国殇》为祭祀楚国阵亡将士的哀歌，因对祭祀对象的敬重，与祭神相似，也由主巫与群巫轮流对唱；最后一篇《礼魂》为送魂曲，表明祭礼结束。“天神”、“地祇”、“人鬼”的体制安排，体现了《九歌》的完整性及系统性特点。姜亮夫认为东君与云中君、大司命与少司命、湘君与湘夫人、河伯与山鬼是四对配偶神。

王逸《楚辞章句》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肯定了《九歌》为屈原吸纳楚风遗俗而作。朱熹《楚辞集注》进一步提出，《九歌》是屈原在既有的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润饰而成的，似乎更加符合屈子创作的原貌。品味歌中情感，多委婉多情，基于悲欢离合的爱恋之情，而辞句甚为典雅清丽，正是文学家与民间大胆抒情歌曲的优秀结合。不管《九歌》是否为屈原被流放之后的作品，将其拿来与屈原的政治遭际相比附固然有相通之处，但处处皆求于此，就脱离了《九歌》作为乐神祀曲的实际，而后者才是我们今天进行欣赏评价的出发点。

以往的《九歌》研究多从政治、神话等角度进行阐释，包括上面提及的几个研究流派多不能出此范围。姜亮夫从《九歌》的宗教色彩出发，认为它与《离骚》有一共同的情怀，即“宗教情感”；至于在这种情感的处理方面则略有不同，《离骚》侧重理想化之描写，而《九歌》则侧重写实化之描写：“离骚等十三篇，与九歌十一篇，有一相同之情怀，曰‘宗教情感’。离骚十三篇所最景仰之情，为远游帝宫，西涉昆仑，寄意圣贤，匹偶圣姬，就重华而陈辞，依彭咸以为仪，求

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胥是也。而九歌之咏十神，天地、日月、山川、人先、鬼伯、国殇，无一非宗教之所崇祀。其所仰之神异，而其情则类也。虽然，其处理方法，则两者实大异：十三篇之所神祀者，以思想、情愫之景仰之主，从理智分析，得其美蔽善恶之辨。而自理想中结构一别然之宇宙，与个人修姱自洁之理想相结合，而欲归依与影从；或个人情思无法处理之时，欲依神圣为自解之计。自神化中有个人理性存在，为高度之自觉感。至九歌十一篇，则全部为神鬼事迹之描写，其写情处，亦纯从神鬼自身事象上立意，或借其神威灵感，以赞叹欣赏之，或借神鬼夫妇燕昵之情，以歌咏之；即有所寓寄，亦仅能于同底窥测一二，非十三篇之直述冀望感念者之可比。故九歌宗教感情之处理，乃写实化之描写也；十三篇宗教情感之处理，乃理想化之描写也。”（详见《重订屈原赋校注》页167、168）。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九歌》中所体现出的宗教情绪既不是迷狂畏惧的，也不是轻佻玩亵的——无论是《云中君》“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的告白，还是《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篇什中的质朴真挚的情感，均表明了楚民与众神之间亲和、挚密的依恋关系，通过向赋予了平等人格的神的自由对话来实现祈愿、祝福等仪式过程。总之，孕育产生《九歌》的楚地民间具有的质朴、热情、重祀等特点，亦赋予了《九歌》欢腾的场面、华美的器饰、缠绵的情怀、虔敬的祷祝等等艺术美感和人文特质，读者可从中找到诗意的憩园。

关于《九歌》的创作时间，王逸认为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当时屈原“怀忧若苦，愁思沸郁”，故通过制作祭神乐歌，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作于放逐之前，仅供祭祀之用。

东皇太一

【题解】

《东皇太一》是祭祀最高天神的乐歌，因居《九歌》之首，被称为迎神曲。“太一”之名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不是天神的名称，而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或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或指老庄思想中所谓“道”的概念。《吕氏春秋·仲夏纪·侈乐》有“太乙”一词，本指神名，疑“太乙”与“太一”相通。姜亮夫《楚辞通故·天部》引本篇“穆将愉兮上皇”、宋玉《高唐赋》“醮诸神礼太一”，并下按语称“上皇即上帝之称变，言上皇者，以协韵之故，以此知战国时已以太一为上帝矣”。既而又进一步引申说：“细考先秦故籍，以一字表事物最高概念浸假而为造化之原，自《易》至《老》、《庄》莫不有此思想。……道立于一，则一之又一曰太一，太者更加神圣之谓，故以太一为造物主，亦即为以太一为帝。惟此说北土渐衰（重人事故），故惟屈子、道家尚存其说。”汉景帝至汉武帝之时，太一渐成为天神、上帝的专名。另一方面，汉代以来天文家及道家又以天极最明亮之星为太一。《史记·封禅书》“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天官书》：“中宫，天极星，皇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张守节《史记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可知，汉代星名与神名联为一体，祭太一亦成为郊祀的内容之一。直到宋代，祭祀太一的风俗犹存，据《楚辞通故·书篇部》称，当时祭于东方则称东太一，于西方则称西太一，于中央则曰中太一。本篇“东皇太一”之“皇”字亦指天帝，有复指强调之义。将“太一”视为天神并加以祭祀最早见于《九歌》，因此，祭祀“太一”可能是楚国特有的风俗。

因东皇太一高踞众神之上，从篇中表述的祭祀形式看，主巫所饰东皇太一在受祭过程中略有动作而不歌唱，以示威严、高贵。群巫则载歌载舞，通篇充满馨香祷祝之音，使人油然而生庄穆敬畏之情，以此表现对东皇太一的虔敬与祝颂。

吉日兮辰良①，穆将愉兮上皇②。抚长剑兮玉珥③，璆锵鸣兮琳琅④。

【注释】

①辰良：“良辰”的倒文，为押韵之故。好时光。

②穆：恭敬。愉：娱乐。上皇：天帝，指东皇太一。

③珥（ěr）：即剑珥，剑鞘出口旁像两耳的突出部分，又叫剑鼻。

④璆（qiú）：美玉。锵（qiāng）：金属发出的音响。琳琅：美玉名。

【译文】

吉祥的日子啊美好时刻，恭敬地取悦啊天上的帝王。手抚长剑啊玉石为珥，身上玉佩啊锵锵相鸣。

瑶席兮玉瑱①，盍将把兮琼芳②。蕙肴蒸兮兰藉③，奠桂酒兮椒浆④。

【注释】

①瑶席：装饰华美的供案。瑶，美玉。席，此为呈献美玉的供案。玉瑱（zhèn）：玉器。瑱，通“镇”。

②盍（hé）：通“合”，会集。琼芳：美好的芳香植物。琼，本义美玉，引申为美好。

③蕙肴：与“桂酒”相对。即用蕙草包裹的佳肴。蕙为香草名，又名薰草。蒸：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当作“荐”，即进献；而且应置于“蕙肴”之前，即此句应为“荐（蒸）蕙肴兮兰藉。”这样与下句“奠桂酒兮椒浆”结构完全相称。兰藉：垫在祭食下的兰草。兰，香草名。藉，古时祭礼朝聘时陈列礼品用的草垫。

④桂酒：用桂花泡制的酒。椒浆：用椒泡制的酒浆。桂、椒都是香料。

【译文】

献祭供案上啊放着宝瑱，还摆上成把啊芳香的植物。蕙草包裹着祭品啊下面垫有兰叶，桂椒泡制酒浆啊敬献上神。

扬枹兮拊鼓①。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②。

【注释】

①扬枹（fú）兮拊（fǔ）鼓：疑此句下脱去一句。闻一多《楚辞校补》以为“本篇通例，无间两句叶韵者，此不当独为例外，疑此句下脱去一句”。枹，击鼓槌。拊，轻轻敲打。

②竽（yú）瑟：都是古代乐器。竽，古吹奏乐器，笙类中较大者，管乐，有三十六簧。瑟，古弹拨乐器，琴类，弦乐，其形制颇多异说。浩倡：声势浩大。倡，一作“唱”。

【译文】

祭巫举起鼓槌啊轻轻敲击鼓面。鼓节舒缓啊歌声安闲，竽瑟齐鸣啊声势震天。

灵偃蹇兮姣服①，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②，君欣欣兮乐康③。

【注释】

①灵：代表神的巫者。偃蹇（yǎn　jiǎn）：形容巫师优美的舞蹈姿态。一称美盛貌，即美好众多的样子。

②五音：宫、商、角、徵、羽合称五音。繁会：音调繁杂，交会在一起。

③君：指东皇太一。

【译文】

巫师翩翩起舞啊衣服亮丽，祭殿芳香馥郁啊让人心旷神怡。乐声纷繁啊众音交会，天帝喜悦啊安乐无边。

云中君

【题解】

云中君，当指常出现在云中的一位神。历来多解为云神丰隆。如洪兴祖《楚辞补注》：“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朱熹、汪瑗、戴震

等人均主此说。清代以来对此渐有异议，如徐文靖《管城硕记》卷十四认为“云中君”当为云梦泽中之神，其称：“《左传·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杜注：入‘云梦泽中’。是‘云中’，一楚之巨薮也。云中君犹湘君耳。《尚书》：‘云土梦作。’《尔雅》：‘楚有云梦’。相如《子虚赋》：‘云梦者，方九百里。’湘君有祠，巨薮如云中，可无祠乎？”此种说法曾得到王运、陈培寿等人的支持，但因与本诗文义不合，遭到后来学者批评，如游国恩《〈云中君〉非祀水神说》一文。今人何剑熏《楚辞拾沈》认为云中君当为电神，其称：“余意云中君者，电神也。”姜亮夫认为云中君为月神，其在《屈原赋校注》中提出：“《云中》在《东君》之后，与东君配，亦如大司命配少司命，湘君配湘夫人，则云中君月神也。又以本篇文义证之，曰‘烂昭昭’，曰‘齐光’，曰‘皇皇’，皆与光义相连。云师宜与电雨相属，不得言光。且既降又突然举，此亦与月出没之情态相类。而‘横四海’即《尚书》所谓‘光被四表’之义，故曰‘无穷’，与云神意象亦不合。且春秋以来，无祀云神者，楚云即特殊，其大齐必不能出入太甚，则与其谓为云神之无据，不如指为月神之有根矣。”此解甚新，有学者指出既为月神，则文中不应称“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按“寿宫”，王逸《楚辞章句》解为“供神之处也，祠祀皆欲得寿，故名为寿宫也。”洪兴祖《楚辞补注》称：“汉武帝置寿宫神君。臣瓒曰：寿宫，奉神之宫。”“蹇将憺兮寿宫”殆指云中君受祀之处灯火通明、光华夺目之状，“与日月兮齐光”一句实为喻指，未见有不当之处。倒是称云神行动倏忽，光齐日月，威及四海，颇令人费解。因此本书取云中君为月神一说。

关于本篇题旨，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此篇言神既降而久留，与人亲接，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足以见臣子慕君之深意矣。”这其实是对王逸、洪兴祖“忠君”说的进一步申述；但同时，它也启发了后来“人神相恋”说的产生，影响较为深远。从《九歌》整体来看，云中君应为东皇太一的属神，篇中称“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

未央。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说明其祭处火烛通明，其祭礼似在晚上举行，这亦突出其月神的身份。至于篇末“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疑与楚地自由恋慕的民风有关。云中君除在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安排农事等方面有重要作用外，也有着催化男女婚恋的浪漫意义。楚人祭祀云中君的用心，大概即在此。

《云中君》按韵可分为两章，每章都采用主祭的巫与扮云中君的巫对唱的形式来颂扬月神。除了描述祭祀“云中君”的全过程之外，无论人的唱词、神的唱词，都从不同角度叙说了月神的特征，表现出人对云中君的热切期盼和思念，以及对云、雨的渴望和云中君对人们祭礼的报答。

浴兰汤兮沐芳①，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②，烂昭昭兮未央③。

【注释】

①浴：洗身体。兰汤：煮兰为汤。汤即洗浴用的热水。沐：洗头发。芳：白芷。

②灵：即云中君，这里指扮月神的巫。连蜷（quán）：形容身姿矫健美好的样子。

③烂昭昭：指天色微明。昭昭，光明，明亮。未央：未尽，未已。央，极，尽。

【译文】

主祭者用芳香兰汤浴身啊以白芷水洗发，穿上华美的五彩衣裳啊芬香宜人绚丽如花。神灵附身啊巫师身姿美好而让人流连，天色微明啊夜犹未尽。

蹇将憺兮寿宫①，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虎服②，聊翱游兮周章。

【注释】

①蹇（jiǎn）：发语词。憺（dàn）：安居。寿宫：供神之宫。

②龙驾：用龙拉的车。驾，把车套在马等牲口身上。虎服：驾着虎。服，车右边所驾之物。

【译文】

月神将要安居啊在那寿宫，那里灯火通明啊与日月同辉。月神乘着龙车啊鞭策着虎，在空中回旋飞翔啊周游盘桓。

灵皇皇兮既降①，猋远举兮云中②。览冀州兮有余③，横四海兮焉穷④。

【注释】

①灵：指云中君。皇皇：同“煌煌”，指云中君下降时神光灿烂盛明的样子。

②猋（biāo）：迅速前行。云中：云霄之中，高空，常指传说中的仙境。这里指云中君原来居住的地方。

③冀州：古九州之一。有余：还有其他的地方。这里指所望之远，不止此一州。

④横：遍及。四海：指中国以外的地方。焉穷：哪有穷尽。焉，安，何。穷，尽，完。

【译文】

月神光明灿烂啊已经降临，既而疾入云霄啊远远高翔。俯瞰冀州啊还有其他所在，光芒照耀九州啊直到宇外八荒。

思夫君兮太息①，极劳心兮忡忡②。

【注释】

①夫（fú）：与“此”相对，即“彼”。君：指云中君。

②忡忡（chōng）：形容忧愁的样子。

【译文】

月神啊！我如此思念你啊不由悠声长叹，每日忧心百转啊神思不安。

湘君

【题解】

“湘君”和“湘夫人”是湘水的配偶神。将神话传说融入自然景观，赋予自然物以特别含义，是初民自然崇拜的一种表现。在《九歌》产生的时代，神话传说中帝舜及其妃子娥皇、女英分化而成湘神中男神和女神，使湘神有了具体的化身。

关于舜与二妃的传说由来已久。舜葬苍梧之说见于《山海经》中多处，如《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二妃死于湘江之说，见于多书之记载，《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郑玄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张华《博物志·史补篇》卷八：“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可知舜初南行，二妃未同往。二妃后来赶到洞庭湖滨，听到舜崩于苍梧的消息，南望痛哭，自投湘水而死，成为湘水之神。这一传说长期流传，渐渐演变成舜为湘水之男神（湘君），二妃为湘水之女神（湘夫人）。后人又加以演化，衍生了许多关于他们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从《湘君》、《湘夫人》两篇的内容来看，他们之间的热烈思恋，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另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围绕着湘君和湘夫人与舜的关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很多纷争。近人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中曾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湘君为舜之二妃，与湘夫人无关，见《史记·始皇本纪》、刘

向《列女传》卷一；

二、湘君为水神，湘夫人为舜之二妃，见王逸《楚辞章句》；

三、湘夫人为舜之二妃，与湘君无关，见《礼记·檀弓》郑玄注、张华《博物志》卷八《史补篇》；

四、湘夫人为舜之二女，与湘君无涉，见《博物志》卷六《地理考》；

五、湘君为娥皇，湘夫人为女英，见《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一《黄陵庙碑》；

六、湘君为湘水神，湘夫人为其配偶，见王夫之《楚辞通释》、高秋月、曹同春《楚辞约注》、陈本礼《屈辞精义》；

七、湘君、湘夫人为湘水神的两位夫人，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五；

八、湘君、湘夫人为楚俗所祀湘山神夫妇二人，见赵翼《陔余丛考》卷十九；

九、湘君、湘夫人为天帝之二女，见刘梦鹏《屈子章句》。

相比较而言，王夫之以湘君为湘水神、湘夫人为其配偶之说较合理。王逸以湘夫人为二妃，自然易使人将湘君与舜相比附，因大致不妨碍对两篇内容的理解，也可作为参照。至于其他，则多有敷衍不通

之处，故不取。从两篇内容来看，似是两人相约会见，却不知何故失之不遇。《湘君》写湘君对湘夫人的思念以及主动追寻爱人的过程，《湘夫人》则体现湘夫人对湘君同样的企盼和忠贞。一对神仙眷侣竟无缘一见，不禁令人扼腕。

全诗共分五章，依次叙述湘君对即将赴约的湘夫人的苦恋和约会前的精心准备，久候湘夫人不至而前去迎接，备尝艰辛却未能相遇，遍寻湘夫人不得又重返约会地点，最终相会成泡影后黯然离去等。情感变化曲折、缠绵悱恻。

君不行兮夷犹①，蹇谁留兮中洲②？美要眇兮宜修③，沛吾乘兮桂舟④。令沅湘兮无波⑤，使江水兮安流⑥！望夫君兮未来⑦，吹参差兮谁思⑧！

【注释】

①君：指湘夫人。行：动身走来，即赴湘君之约。夷犹：犹豫，迟疑不前。

②蹇（jiǎn）：楚国方言，发语词。

③要眇（yāo miǎo）：形容姿态美好。宜修：修饰合宜。

④沛：形容迅疾的样子。吾：我，湘君自谓。桂舟：用桂木造的船。后亦用作对舟船的美称。

⑤沅湘：水名。沅水源出贵州，穿过湖南西部，流入洞庭湖。湘水源出广西，穿过湖南东部，流入洞庭湖。

⑥江水：指长江。一说即指沅、湘之流水。

⑦夫（fú）君：犹彼君，这里指湘夫人。

⑧参差（cēn cī）：一作“篸篡”，洞箫的别名。谁思：谁会知道。

【译文】

你犹犹豫豫啊终未赴约，究竟为谁驻留在啊你居住的水洲？我已修饰停当啊容仪美好，乘上轻快桂舟啊赶到这里守候。我叫沅湘之水啊不要掀起波浪，让那水流啊能够舒缓向前。我望了又望啊还是不见你的丽影，只有吹起排箫啊谁能听懂我的哀伤？

驾飞龙兮北征①，遭吾道兮洞庭②。薜荔柏兮蕙绸③，荪桡兮兰旌④。望涔阳兮极浦⑤，横大江兮扬灵⑥。

【注释】

①飞龙：即上文之“桂舟”，以龙引舟（或舟形似龙，舟行如龙飞），故曰“飞龙”。

②遭（zhān）：回转，绕道。洞庭：即今洞庭湖。

③薜荔柏：用薜荔编织的帘子。薜荔，植物名，又称木莲。柏，通“箔”，帘子，船屋的门窗上所挂。蕙绸：以蕙草织为帷帐。蕙，香草名。绸，通“帱”，或作“绸”，即床帐。

④荪桡（sūn ráo）：缠绕以荪草的船桨。兰旌（jīng）：以兰草为旌旗。兰，兰草。旌，古代用牦牛尾或兼五彩羽毛饰竿头的旗子。

⑤涔（cén）阳：地名，即涔阳浦，在今湖南省涔水北岸，澧县附近，地处洞庭湖西北岸与长江之间。一说在郢都附近。极浦：遥远的水滨。

⑥扬灵：划船前进。灵，通“艉”，一种有舱有窗的船。

【译文】

驾着龙舟啊直向北行，折转路线啊取道洞庭。薜荔为帘啊蕙草当帐，荪草绕桨啊兰草为旗。远远望见涔阳啊在那遥远水滨，继续横渡大江啊划船找寻。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①。横流涕兮潺湲②，隐思君兮陫侧③。桂棹兮兰枻④，斲冰兮积雪⑤。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⑥。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⑦，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注释】

①女：湘夫人的侍女。婵媛（chán yuán）：忧愁悲怨。

②潺湲（chán yuán）：形容流淌的样子。这里是就流泪而言。

③隐：忧痛。陫（fěi）侧：即“悱恻”，悲痛的意思。

④桂棹（zhào）：桂木做的船桨。棹，船桨。兰枻（yì）：兰木做的船舷。兰，这里指木兰，香木名。

⑤斲（zhuó）冰：在激流中行船，波浪翻滚，水花四溅的景象。这里“冰”、“雪”是对流水的比喻说法。积雪：比喻浪花翻腾，清澈洁白。

⑥“采薜荔”以下两句：这两句比喻采择非于其地，枉劳无益。薜荔，缘树而生的香草。搴（qiān），拔取，采取。芙蓉，荷花。木末，树梢。

⑦石濑（lài）：沙石间的浅水滩。浅浅（jiān）：水流迅疾的样子。

【译文】

我驱舟前进啊未能与你相遇，你身边的侍女也忧愁悲怨啊不禁为我长长叹息。眼泪奔泻而出啊犹如泉涌，痛苦地思念你啊心情多么悲伤。桂木为桨啊木兰为舷，劈波斩浪啊水花飞溅。就像到水中啊采摘薜荔，爬到树梢啊采摘荷花。两人心意不同啊媒人说合也无意义，恩情不深啊就会轻易弃绝。沙石间江水啊在快速流淌，我的龙船啊在水上飞快前行。两人交往不能推心相爱啊难免怨恨绵长，约期相会不守信用啊却告诉我没有闲暇。

鼂骋骛兮江皋①，夕弭节兮北渚②。鸟次兮屋上③，水周兮堂下④。

【注释】

①鼂（zhāo）：通“朝”，早晨。骋骛（chěng　wù）：疾驰，奔腾。这里指行船而言。江皋：江岸，江边高地。

②弭（mǐ）节：停船。北渚（zhǔ）：洞庭湖北岸的小洲。

③次：止宿，留宿超过两天。屋上：迎神用的屋子。

④堂：坛，一种方形土台，这里指祭坛。

【译文】

早晨行船到江岸高地上啊把你寻找，傍晚一无所获啊重回北岸。但见鸟儿栖宿啊在屋顶之上，水流环绕啊在祭坛下边。

捐余玦兮江中①，遗余佩兮醴浦②。采芳洲兮杜若③，将以遗兮下女④。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⑤。

【注释】

①捐：舍弃。玦（jué）：古时佩带的玉器，环形，有缺口，常用作表示决断、决绝的象征物。

②佩：古代系于衣带的装饰品，常指珠玉之类。醴（lǐ）浦：澧水之滨。澧水经澧县入湖一段，正在长江与洞庭之间。醴，通“澧”，水名，是今湖南省境内流入洞庭湖的大河。

③杜若：香草名，又名山姜，古人谓服之“令人不忘”。

④遗（wèi）：赠送。下女：即前文所说湘夫人的侍女。

⑤逍遥：徜徉，缓步行走的样子。容与：义与“逍遥”接近。

【译文】

我把玉玦啊投到江水之中，把玉佩啊丢在醴水之滨。我在芳草丛生的水洲啊采摘杜若，准备送给啊她的侍女。时间一去啊再不复返，暂且漫步啊排遣忧愁。

湘夫人

【题解】

本篇承《湘君》文意，写湘夫人同样思念湘君，而终不能相见的惆怅伤怀的心情，可参《湘君》题解。本书认为，就屈原创作的时代而言，湘君、湘夫人与舜及二妃尚未形成固定的互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湘君、湘夫人的传说与舜、二妃的传说是并行不悖的。《湘君》与《湘夫人》中所反映出的情感纠葛，按常理推，不似一对经年夫妇所应有的表现，因此本书认为湘君与湘夫人为配偶神，两篇内容可看作是其罗曼史的开始部分或者一个不愉快的插曲。至于将湘君比附为舜，湘夫人比附为二妃，则是秦以来的说法，它已较远地背离了舜的传说的本来面目。总之，作为姊妹篇，本篇依《湘君》体制作了平行对称的表述，哀感顽艳，情氛动人。

全诗共分四节，依次铺叙湘夫人因不得与湘君相见的忧愁，思念湘君又不敢吐露的矛盾，想象与湘君会面的美景，最终未能与湘君相见的满腹惆怅等。后世以“二湘”为题材的诗文很多，唐人杜甫、贾

至、李贺等均有所作，如杜甫《祠南夕望》云：“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他将“山鬼”与“湘娥”对举，显然已将湘夫人（或湘君）作为“湘娥”的替身，这是文学形象与民间传说发生叠合的表现。诗人们一方面颂扬娥皇、女英的贞烈事迹，另一方面其营造的悲情意象、缠绵意境又多是对《湘君》、《湘夫人》的直接借鉴，两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影响后世的“二湘”骚怨传统。唐人李贺《帝子歌》曾一改悲情式的构思，使二湘故事焕发出喜乐的亮彩。其称：“洞庭明月一千里，凉风雁啼天在水。九节菖蒲石上死，湘神弹琴迎帝子。山头老桂吹古香，雌龙怨吟寒水光。沙浦走鱼白石郎，闲取真珠掷龙堂。”诗中重新安排了湘神迎见“帝子”亦即湘夫人的场面，前者弹奏琴弦发出美妙的乐声，空气中则弥漫着山头桂树所散发的幽香清韵；他们静听龙吟，闲掷真珠，享受着“逍遥容与”的幸福生活！在千年之后，在“诗鬼”笔下，湘君与湘夫人实现了和解共处！

帝子降兮北渚①，目眇眇兮愁予②。嫋嫋兮秋风③，洞庭波兮木叶下。

【注释】

①帝子：湘夫人。上古“子”既可称儿子，又可称女儿。北渚：指靠近洞庭湖北岸的小洲。

②眇眇（miǎo）：瞻望弗及，望眼欲穿之貌。愁予：忧愁。予，通“忤”，《说文·心部》：“忤，忧也。”

③嫋嫋（niǎo）：又作“袅袅”，本义柔弱曼长貌，这里指微风徐徐吹拂的样子。

【译文】

湘夫人以帝子之尊啊降临洞庭湖北岸的小洲，远寻湘君身影啊望眼欲穿悲痛忧伤。萧瑟的秋风啊徐徐吹拂，洞庭湖波涛涌起啊，树叶纷纷飘落。

白蘋兮骋望①，与佳期兮夕张②。鸟萃兮蘋中③，罾何为兮木上④。

【注释】

①白蘋（fán）：水草名。骋（chěng）望：放眼远望。

②与（yù）：古多训“为”。佳期：男女约会的日期。佳，美，美好。期，会，会合。夕：傍晚，日暮。张：陈设，布置。

③萃（cuì）：聚集，汇集。蘋（pín）：植物名，多年生草本，生浅水中。

④罾（zēng）：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方形渔网，形似伞。鸟当止于木上，而集于水中；罾当施于水中而置于木上，二物所施不得其所，喻心意难达，与《湘君》之“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用意相同。

【译文】

在白蘋丛中啊放眼远望，为约会的美好时刻啊早已准备停当。但

鸟儿怎会聚集在啊水蘋之中，渔网怎会挂在啊树梢之上？

沅有茝兮醴有兰①，思公子兮未敢言②。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③。

【注释】

①茝（zhǐ）：香草名，即白芷。

②公子：指湘君。未敢言：不敢说出来，指蕴藏在内心而无法倾吐的深情。

③潺湲（chán yuán）：水缓缓流淌的样子。

【译文】

沅水生有白芷啊澧水长着兰草，我思念您啊却不敢说出来。我神思迷惘啊向远处眺望，却只见那流水啊缓缓流淌。

麋何食兮庭中①？蛟何为兮水裔②？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③。闻佳人兮召予④，将腾驾兮偕逝⑤。

【注释】

①麋（mí）：哺乳动物，毛淡褐色，雄的有角，角像鹿，尾像驴，蹄像牛，颈像骆驼，但从整体上来看哪一种动物都不像，故又俗称“四不像”。

②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水裔（yì）：水边。

③澨（shì）：水滨。

④佳人：爱人，即湘君。

⑤腾驾：传车马急驰飞奔。腾，传。偕（xié）逝：一同前往。

【译文】

麋鹿为什么啊在庭堂上吃草，蛟龙为什么啊被困水边？早晨我纵马啊奔驰在江岸，傍晚我渡过啊西边水滨。一旦听到爱人啊召唤我的声音，我就急驰飞奔啊和他一同高飞远去。

筑室兮水中①，葺之兮荷盖②。荪壁兮紫坛③，匊芳椒兮成堂④。桂栋兮兰橑⑤，辛夷楣兮药房⑥。罔薜荔兮为帷⑦，擗蕙櫋兮既张⑧。白玉兮为镇⑨，疏石兰兮为芳⑩。芷葺兮荷屋⑪，缭之兮杜衡⑫。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⑬。九嶷缤兮并迎⑭，灵之来兮如云⑮。

【注释】

①室：古代称堂后为室。

②葺（qì）：用茅草覆盖房屋，亦泛指覆盖。

③荪（sūn）壁：以荪草装饰墙壁。紫坛：用紫贝砌成的中庭的

地面，取其坚滑而有光彩。紫，“紫贝”的简称，水产的宝物。

④匽芳椒兮成堂：谓两手掬椒泥以涂堂室。匽，“播”的古字，当为“匊”字形误，即后世“掬”字。芳椒，植物名。椒，实多而香，故名“芳椒”。堂：坛，一种方形土台，这里指祀神之殿堂中的祭坛。

⑤桂栋：桂木作的梁栋。栋，房屋正中最高的大梁。兰橑（lǎo）：用木兰做的椽子，亦作为椽子的美称。橑，搭在栋旁的木条，以承载瓦的重量，又叫椽或榱（cuī）。

⑥辛夷楣（méi）：用辛夷做的房屋的次梁。辛夷，植物名，此指辛夷树或其花。辛夷树属木兰科，落叶乔木，高数丈，木有香气。今多以“辛夷”为木兰的别称。楣，房屋的次梁。药房：以白芷饰房。药，即白芷。房，古人称堂后曰室，室之两旁曰房。

⑦罔：同“网”，绳索交叉编结而成的渔猎用具。这里释为“编结”。薜（bì）荔：植物名，又称木莲。帷：以丝帛制作的环绕四周的遮蔽物。泛指起间隔、遮蔽作用的悬垂的丝帛制品。

⑧擗（pì）：分开，裂开。蕙：蕙草做的隔扇。檳（mián），隔扇。

⑨镇：用重物压在上面，向下加重量。亦指压东西的用具。

⑩疏：放置。石兰：香草名，蔓延于山石上，叶如苇而柔韧，亦名石苇。芳：闻一多《楚辞校补》疑为“防”之误。《本草》：“防风，一曰屏风。”“防”与“屏”音近。上句言“白玉”压席，此句言以石兰为床头的屏风。

⑪芷葺（qì）：以白芷覆盖的屋顶。芷，香草名，即白芷。葺，指加盖。

⑫杜衡：香草名，即杜若，叶似葵，形似马蹄，俗名“马蹄香”。

⑬芳馨（xīn）：犹芳香，也借指香草。庑（wǔ）：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

⑭九嶷（yí）：山名，在湖南宁远南。此借指九嶷山诸神。并：共同，一起。

⑮灵：指扮神的女巫。如云：形容盛多。

【译文】

我们将在水中啊筑起房屋，用荷叶啊来做房顶。以荪草装饰墙壁啊用紫贝来铺地面，用芳椒和泥啊涂抹祭坛。以桂木为栋啊用兰木做椽，用玉兰为次梁啊用白芷装饰侧房。编结薜荔啊做成帷帐，蕙草成隔扇啊放置停当。使用白玉啊压住睡席，放下石兰啊为床前屏风。白芷加盖啊荷叶为屋，周围环绕啊还有杜衡。汇集香草啊装满庭院，门旁廊下啊充满芳香。九嶷山神啊纷纷前来恭贺新宅，众神降临啊齐集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①，遗余褋兮醴浦②。搴汀洲兮杜若③，将以遗兮远者④。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注释】

①袂（mèi）：衣袖。

②褋（dié）：褋衣，即无里之衣，指贴身穿的汗衫之类。醴（lǐ）浦：澧水之滨。此处与《湘君》“捐玦”、“遗佩”之意同。

③搴（qiān）：采摘，折取。汀（tīng）：水之平，引申为水边平地，小洲。杜若：香草名。

④遗（wèi）：赠予。远者：指湘君。

【译文】

我把衣袖啊丢在江水之中，将褋衣啊扔向澧水之滨。我到水边小洲上啊采摘杜若，准备真的再见时送给啊远方爱人。美好时光啊不易碰到，只有暂且漫步啊独自排遣忧伤！

大司命

【题解】

大司命，旧说多指星宿。《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燎祀司中、司命。”孔颖达疏：“《星传》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为大尉；中台司中，为司徒；下台司禄，为司空云。司命，文昌宫星者。亦据《星传》云，文昌宫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天文俱载有司中、司命，故两载之。”又《晋书·天文志》载：“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其对《周礼》又加以申说，赋予其掌握人的寿运的职责。这种引申是可取的，它与本篇中

大司命自言“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亦相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司命之祭并非楚国的专祀。《史记·封禅书》载：“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可知其他国家亦有司命之祭。这与洪兴祖《楚辞补注》引《礼记·祭法》所称“王立七祀，诸侯立五祀，皆有司命”的说法相合。楚早期虽与周朝分庭抗礼，但到战国中后期，它与中原各国的交往日趋频繁，有可能楚祭司命是受了中原礼俗的影响。

关于大司命与少司命职责的划分，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从《大司命》“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可为”等句，均可看出大司命是掌管人的命数的；而从《少司命》“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等句，亦可见出少司命为世人子嗣传承忧虑的情况。因此，王夫之的说法是可信的。

《大司命》、《少司命》的体制安排似与《湘君》、《湘夫人》不同。二司命因其职责不同而得到楚人的分别祭祀，但并不如“二湘”一样同尊共祀；两篇中的互指称谓均限于主巫与二司命之间，而二司命相互间的交流则未见。今人汤炳正等《楚辞今注》认为“大司命”为男性神，“少司命”为女性神，本篇为女巫迎祭男神之辞，下篇乃男巫迎祭女神之辞，有表现男女相慕之意，可参。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①。令飘风兮先驱②，使冻雨兮洒尘③。

【注释】

①吾：我，大司命自称，其应出于扮演大司命的主巫之口。玄云：黑云，浓云。一说青云。

②飘风：旋风，暴风。

③冻（dōng）雨：暴雨。洒尘：洒水洗尘，用来清洗道路。

【译文】

完全敞开啊天宫大门，我从天门出发啊足下踩踏青云。我让旋风啊在前开路，又令暴雨啊清洗道路灰尘。

君迴翔兮以下①，逾空桑兮从女②。

【注释】

①君：指大司命。迴翔：盘旋飞翔。

②空桑：传说中的山名，产琴瑟之材。女（rǔ）：通“汝”，你，此处当指众巫。

【译文】

您在天上盘旋飞翔啊降临下界，越过空桑山啊来到众巫中间。

纷总总兮九州①，何寿夭兮在予！

【注释】

①九州：古代分中国为九州，此泛指天下，全中国。

【译文】

人数众多啊九州的众民，为什么生老病死啊全掌握在我手中！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①。吾与君兮斋速②，导帝之兮九坑③。

【注释】

①阴阳：阴、阳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两个相对的基本概念，用它们可以表示一切对立的事物。“御阴阳”和“寿夭在予”为同义语，都是控制人类生死之意。

②吾：主祭者自称。君：指大司命。斋：郭在贻《楚辞解诂》认为是“齐”字之讹，即谨畏虔敬之貌。

③帝：天帝。之：往，至。九坑：九州之山。坑，山脊。

【译文】

大司命高高飞起啊从容翱翔，驾乘清明之气啊主宰死生阴阳。我

主巫恭敬虔诚啊为您大司命作向导，迎接您来到啊这天帝创造的九州之地。

灵衣兮被被①，玉佩兮陆离②。壹阴兮壹阳③，众莫知兮余所为④。

【注释】

①灵衣：神灵的衣裳。被被（pī）：长大貌。

②玉佩：古人佩挂的玉制装饰品。陆离：有三种说法：一说参差错综的样子；二说光彩绚烂的样子；三说参差绚丽的样子。

③壹阴兮壹阳：犹言或阴或阳，阴代表死亡，阳代表生存。意谓大司命能执掌生死。

④众：指一般世俗的人。余：我，大司命自称。

【译文】

云霞之衣啊长长委落，佩带的玉饰啊绚烂错综。生存啊与死亡，世间人哪知道啊都由我掌握。

折疏麻兮瑶华①，将以遗兮离居②。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③。

【注释】

①疏麻：传说中的神麻，常折以赠别。瑶华：神麻的花朵。

②离居：巫称即将离去的大司命。

③寖（jìn）：逐渐。

【译文】

我折取神麻啊那白玉般的花朵，准备送给啊那即将离去的神灵。我人已渐渐啊走入暮年，如果再不亲近神灵啊就会日益疏远。

乘龙兮辚辚①，高驼兮冲天②。结桂枝兮延伫③，羌愈思兮愁人④。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固人命兮有当⑤，孰离合兮可为？

【注释】

①乘龙：乘坐用龙驾驶的车。辚辚（lín）：车行声。

②驼：同“驰”，飞驰。

③延伫（zhù）：长久站立。延，长久。

④羌：句首发语词。

⑤“固人命”以下两句：指人的生命和悲欢离合都操纵在神的手中，只有安于现状，以求神的眷顾。这是神巫祭祀大司命后的感叹之词。固，乃。人命，人的生命、命运。有当，有定数。离合，分离与

团圆。这里指人与神的离合。为，做。

【译文】

大司命驾乘龙车啊车声辚辚，它飞腾而起啊直入云天。我手执编织好的桂枝啊在原地久久伫立，越来越思念他啊愁心百结。愁心百结啊又能怎样？宁可保持现状啊没有缺损。人的生死啊本来就有定数，面对人神的离合啊谁又能做什么？

少司命

【题解】

早在先秦时，司命即已入祀，汉唐以来称之为星名，在职责划分上一般称大司命为主宰命运之神，但少司命的界定却较含糊。朱熹《楚辞集注》囿于前说，在《少司命》题解下称："按前篇（指《大司命》）注说有两司命，则彼固为上台，而此则文昌第四星欤？"对章旨的理解并无助益。南宋罗愿《尔雅翼》较早指出少司命的权界，其称："少司命，主人子孙者也。"（见《释草》卷二"靡芜"条下）就本篇而言，非常恰当。近代以来对少司命的认识日渐清晰。高亨等《楚辞选》认为："少司命神主宰少年儿童们的命运。楚人祭祀时，可能是由男巫扮少司命，而由女巫迎神，相互酬答着歌唱并舞蹈。所以歌辞是一对男女的对话，有人神恋爱的意味。"不管在《少司命》的体制安排上理解有何异同，人们对于她掌管人类子嗣传承的神职方面的认识还是较为一致的。

本篇为少司命的祭歌。《少司命》遵循对唱形式，共分五部分：女巫登场告慰少司命接受歆飨，少司命离去时群巫合唱追念，祭终祈

愿和述说对少司命的爱戴。从篇章安排上明显可见降神、娱神、颂神、送神的祭祀全过程，其中女巫与少司命浓厚缱绻的情谊贯穿始终，给人淡淡的忧思而不失庄重肃穆。从本篇的形象描写来看，少司命亲切随和，为人类子嗣仗剑辟邪，完全没有大司命不可一世的情态和玄秘。篇中多有对“秋兰”、“绿叶”、“满堂美人”、“临风浩歌”等鲜活景物和美好情事的描写，充满生机和欢悦，与《大司命》篇末的忧虑无助也形成了较大反差。

秋兰兮麋芜①，罗生兮堂下②。绿叶兮素枝③，芳菲菲兮袭予④。夫人自有兮美子⑤，荪何以兮愁苦⑥！

【注释】

①麋芜（mí wú）：香草名。麋，通“蘼”，芎□（xiōng qióng）幼苗的别称。

②堂下：厅堂阶下，此处指祭堂之下。

③素枝：“枝”应作“华”。素华，白色的花。

④予：我，一说“我”为女巫；一说指少司命；又一说认为是饰大司命之巫自称。兹从传统看法，是为群巫自称，与两司命无关。

⑤夫（fú）：那。美子：对他人子女的美称。子，子女。

⑥荪：香草名，这里是对少司命的美称。

【译文】

秋兰啊蘼芜，分散生长在啊厅堂台阶下。碧绿的叶子啊白色的花朵，浓郁的芳香啊沁染着我。世间人都会有啊美好的子女，您又为什么啊忧虑担心！

秋兰兮青青①，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②，忽独与余兮目成③。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注释】

①青青：通“菁菁（jīng）”，草木茂盛的样子。

②美人：与“美子”相应，指出众美好的人。这里应是以参与祭祀的众巫来代指人间的女性。

③余：我，据上下文意，应即少司命。目成：通过眉目传情来结成亲好。此处指少司命与群巫情谊融洽，堂上虽然有众多美好的人，但众巫还是把眼光投向少司命。

【译文】

秋兰啊如此繁茂，它有绿叶啊和紫色花茎。厅堂之中啊有众多美好之人，但她们突然看到我啊就以目光传达友好。悄悄降临啊她又总是不辞而行，凭依疾风啊张扬云旗。世上最伤心的事啊莫过于活着的时候分离，最开心的事啊莫过于结交新的知己。

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①。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②？

【注释】

①儵（shū）：迅疾。

②君：少司命。须：等待。

【译文】

以荷为衣啊腰围蕙带，来去迅速啊转瞬即逝。傍晚在天国郊野啊停歇止宿，您在等待谁啊在那遥远天际？

与女游兮九河①，冲风至兮水扬波。与女沐兮咸池②，晞女发兮阳之阿③。望美人兮未来④，临风怳兮浩歌⑤。

【注释】

①“与女游”以下两句：疑是《河伯》中语，应删去。

②女（rǔ）：通“汝”，你。沐：洗头发。咸池：神话中的天池，日浴之处。

③晞（xī）：干，晒干。阳之阿（ē）：阳谷，乃日出之处。阿，曲隅，指屈曲偏僻之处。

④美人：指少司命。

⑤怳（huǎng）：心神不定，失意的样子。浩歌：大声歌唱。

【译文】

我多想与您啊在天河中畅游，但暴风来临啊水中掀起巨浪。多想陪您啊在天池中清洗秀发，到那日出的地方啊把它晒干。不停张望啊您始终未回，失意的我伫立风中啊忍不住以歌解忧。

孔盖兮翠旍①，登九天兮抚彗星②。竦长剑兮拥幼艾③，荪独宜兮为民正④。

【注释】

①翠旍（jīng）：亦作“翠旌”，用翡翠鸟羽毛制成的旌旗。

②九天：天极高处。古代传说天有九重，故称“九天”。彗星：绕太阳运行的一种星体，后曳长尾，呈云雾状，俗称“扫帚星”。

③竦（sǒng）：执，持。幼艾：泛指少年男女。

④荪（sūn）独宜：即“独荪宜”，只有您才适合。荪，对神的敬称。宜，合适，适宜。民正：人民的命运主宰。

【译文】

您以孔雀羽为车盖啊以翡翠羽为旌旗，登上高天啊安抚彗星。您手拿长剑啊保护幼童，只有您才有资格啊成为我们命运的主宰。

东君

【题解】

东君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神。因日出东方，故称东君。古书记载多称日神为羲和，称之为“东君”应当是楚国地方风俗。姜亮夫《楚辞通故》“东君”条下称：“《周礼》云‘大宗伯以实柴祀日月星辰’，则古载日月祀典甚明。《仪礼·觐礼》云‘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升龙降龙，出拜日于东门之外，反祀方明，礼日于南门外’。《礼记·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玄端朝日于东门之外’。则祭日必于东方行之，盖日出于东，故迎日于东，而其神亦曰东君矣。东君，犹后世东王之意云耳。按《觐礼》拜日东门云云，郑注引《朝事仪》曰‘天子冕而执镇圭，帅诸侯而朝日于东郊，所以敬尊之也。’盖皆楚之习也。”

《东君》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支太阳礼赞曲，赞颂了太阳神普照万物、惩除邪恶、保佑众生的美好品质，体现了人们对太阳神的无限感激和赞颂之情。作为祭祀太阳神的乐歌，《东君》通篇以祭者和神灵两种口吻交替歌唱，既表现了日神战胜邪恶、为民除害的英雄气概和留恋故居的温柔情怀，又描绘了初民对太阳神的崇敬和对光明的无限渴望。尽管《东君》的祭祀规格不及《东皇太一》，但万众聚集的参祭场面犹有过之。特别是篇末“撰余辔兮高驼翔，杳冥冥兮以东行”的点睛之笔，将前进不止、循行不息的日神形象刻画得极为饱满，令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

暾将出兮东方①，照吾槛兮扶桑②。抚余马兮安驱③，夜皎皎兮既明④。

【注释】

①暾（tūn）：形容旭日初升的样子，又可指代太阳。

②吾：主祭者自称。槛（jiàn）：栏杆。扶桑：神话中树名。传说日出于扶桑之下，拂其树杪而升，因谓为日出处，此亦可代指太阳。

③余：主祭者自称，这里是其代神立言。

④皎皎（jiǎo）：同“皎皎”，形容明亮的样子。

【译文】

温暖明亮的太阳啊即将从东方升起，照耀着我门前的栏杆啊光芒出自扶桑。轻拍胯下的马儿啊缓步徐行，夜色渐渐散去啊即将天亮。

驾龙辀兮乘雷①，载云旗兮委蛇②。长太息兮将上③，心低佪兮顾怀。

【注释】

①龙辀（zhōu）：即龙驾的车。辀，车辕，这里代指车。乘雷：指车声隆隆似雷。

②委蛇（wēi yí）：指周围用作旗子的云彩飘动舒卷的样子。

③太息：长声叹息。此为将日神拟人化的描写。

【译文】

驾着我的龙车啊车声隆隆如雷，云彩为旗高高举起啊飘动舒卷。我长长地叹息啊即将升起，却又犹豫迟疑啊心中眷念故居。

羌声色兮娱人①，观者憺兮忘归②。

【注释】

①羌：楚国方言，发语词。声色：指日出时的奇景。

②憺（dàn）：安乐。

【译文】

日出景象光辉灿烂啊令人欣喜，观看的人群怡然自得啊留连忘返。

缠瑟兮交鼓①，箫钟兮瑶簴②。鸣𪗋兮吹竽③，思灵保兮贤姱④。翾飞兮翠曾⑤，展诗兮会舞⑥。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⑦。

【注释】

①缯（gēng）瑟：张紧瑟上的弦。缯，原指粗绳索，此处引申为绷紧、急促的意思。交鼓：古人悬鼓于架，多二人对击，故曰交鼓。

②箫：本指一种竹制管乐器，此处意为敲击。钟：古代乐器，青铜制，悬挂于架上，以槌叩击发音，祭祀或宴飨时用，战斗中亦用以指挥进退。瑶：应为“摇”，使动摇。簴（jù）：通“虡”，悬挂钟磬的木架两侧的立柱。

③鼖：通“篪（chí）”，一本即作“篪”，古代管乐器的一种。竽：古代竹制簧管乐器，与笙相似而略大。

④灵保：神巫。贤姱（kuā）：既贤且美。

⑤翾（xuān）飞：飞翔。翠：鸟名。一说“翠曾”应作“卒翻”，迅速高飞的意思。曾（zēng）：通“翻”。举起翅膀，飞举。

⑥展诗：赋呈或吟唱诗歌。会舞：指合舞，群舞。一说指歌声舞节相配合。

⑦灵：指其他神灵。蔽日：遮蔽日光，极言侍从众多。

【译文】

绷紧瑟弦啊对敲乐鼓，敲击铜钟啊震动钟架。吹响横篪啊吹奏竽笙，思念神灵啊他既贤又美。飞翔而下啊如翠鸟展翅高举，神人同唱歌诗啊一齐跳舞。应着音乐旋律啊和着节拍，神灵纷纷前来啊遮天蔽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①，举长矢兮射天狼②。操余弧兮反沦降③，援北斗兮酌桂浆④。撰余辔兮高驼翔⑤，杳冥冥兮以东行⑥。

【注释】

①白霓（ní）裳：以白霓为裳（下装）。

②矢：箭，以木或竹制成。天狼：星名，天空中非常明亮的一颗恒星，属于大犬座，古以为主侵略。一说以天狼比喻秦国。

③余：东君自谓。弧（hú）：木弓，亦为弓的通称。沦降：坠落，这里指日渐西下。

④北斗：北斗七星，其形似舀酒酒勺，故有此比喻。酌（zhuó）：斟酒。桂浆：以桂制成的酒浆，意即美酒。

⑤撰（zhuàn）：持，握。余：东君自谓。辔（pèi）：缰绳。高驼翔：高驰飞翔。驼，同“驰”。

⑥杳（yǎo）：幽深。冥冥（míng）：昏暗。

【译文】

我以青云作衣啊以白虹为下裳，举起手中长箭啊射杀凶残天狼。手持我的木弓啊准备返回西方，端起北斗七星啊让它斟满醇香酒浆。握紧手中马缰啊向上高高飞翔，穿越幽黑长夜啊我将再次奔向东方。

河伯

【题解】

河伯，即神话传说中的黄河之神，本来称为河神，战国时始称河伯。河为四渎之一，是尊贵的地祇。关于河伯的神话传说非常多，流传也很广。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河伯是黄河之神。本书同意朱熹的看法。

关于河伯的“伯”的意义，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河为四渎长，其位视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汪瑗《楚辞集解》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曰伯者，称美之词，如称湘君、东君之类，非如侯伯之伯、爵位等级之称也。同时他还以为黄河不在楚国境内，本着祀不越望的原则，此祭为僭越之举。对此，王夫之《楚辞通释》有所解释：“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谓非其境内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礼正祀典，故已之，而楚固尝祀之矣。民间亦相蒙僭祭，遥望而祀之，《序》所谓‘信鬼而好祠’也。”这种将河伯之祭作为楚地淫祀之一例的说法，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本书亦采取这一观点。

关于河伯神话的流传非常多，最为典型的是“以女童祭河伯”的“河伯娶妇”故事。据此，有人认为《河伯》是屈原咏河伯娶妻之辞。其实《河伯》主要描述祭巫在想象中与河神在九河遨游，继而登昆仑，望极浦，入龙宫，游河渚，最后依依惜别的情景。整个游玩过程体现出的是歌者无拘无束的情怀，语言上也全是君子之交的清淡口气，未见恋爱中人的热情，故而将其理解为众巫于水边祭祀河神，并向其表达亲近友睦的情怀较为合理。篇中部分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古代遗俗，如篇末“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朱熹《楚辞集

注》云：“交手者，古人将别，则相执手，以见不忍相远之意。晋、宋间犹如此也。”可知“南浦”已成为后代送别怀人的惯用之典。《河伯》迷离清婉的意境给后人许多启发，是江淹《恨赋》、《别赋》等“感别赋”的先声。

与女游兮九河①，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②。

【注释】

①女（rǔ）：通“汝”，你。九河：黄河下游河道的总名。传说禹治河，至兖州，为防止河水流溢，把它分成“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磐”、“鬲津”九道，徒骇在北，为主河道，其余都在东南，成为并行东注的八条支流，相距各大约二百里。

②驾两龙：指河伯以两条龙为自己拉车。骖（cān）：古人用四匹马驾车，辕内两匹为“服”，辕外为“骖”。这里用作动词，驾驭，乘。螭（chī）：古代传说中无角的龙。

【译文】

和你一起游览啊观赏九河，暴风搅动水流啊生成巨涛。我们以水为车啊荷叶为那车盖，两条神龙驾车啊螭龙在旁。

登昆仑兮四望①，心飞扬兮浩荡②。日将暮兮怅忘归③，惟极浦兮寤怀④。

【注释】

①昆仑：古代神话传说中山名。

②飞扬：心情舒展，思绪飘飞。浩荡：这里形容意绪放达，无拘无束。

③怅：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怅”为“憺”字之讹，即安乐。

④惟：思念。极浦：遥远的水滨。寤（wù）怀：睡不着而怀念，犹言日夜想念。

【译文】

登上昆仑神山啊极目四望，我心被这壮阔的水势啊深深激荡。太阳即将落山啊乐不知返，我还思念那遥远水滨啊难以入梦。

鱼鳞屋兮龙堂①，紫贝阙兮朱宫②，灵何为兮水中③？

【注释】

①鱼鳞屋：以鱼鳞造屋，取其光彩闪耀。龙堂：以龙鳞装饰之堂。

②紫贝阙（què）：以紫贝做宫门。紫贝，也称文贝、砑螺，海中软体动物名。壳圆质洁白，有紫色斑纹，大者至尺许。阙，宫门，城门两侧的高台，中间有道路，台上起楼观。朱宫：亦作“珠宫”，意

即以珍珠为宫殿，与“贝阙”对应。

③灵：神灵，指河伯。

【译文】

以鱼鳞造房啊龙鳞装饰厅堂，紫贝修饰宫门啊珍珠做成宫殿，神灵您为什么啊停留在水中？

乘白黿兮逐文鱼①。与女游兮河之渚②，流澌纷兮将来下③。

【注释】

①黿（yuán）：大鳖，俗称癞头黿。文鱼：有花纹的鱼，或即鲤鱼。

②渚（zhǔ）：小洲，水中的小块陆地。

③澌（sī）：解冻时流动的冰。纷：这里形容河水解冻时水势盛大。

【译文】

驾乘白色大黿啊五彩鲤鱼跟随。我和你游玩啊在那河中小洲，冰块纷纷解冻啊顺势奔流向前。

子交手兮东行①，送美人兮南浦②。波滔滔兮来迎，鱼□□兮媵予

③。

【注释】

①子：指河伯。交手：拱手，即告别之意。

②美人：指河伯。浦：水边，河岸。

③□□（lín）：通“粼粼”，比次相连，形容众多。媵（yìng）：送别。予：我，主人公自称，似指祭祀河伯的巫者。

【译文】

您拱手告别啊要向东而行，我特意送您啊到南方水边。滔滔波浪啊奔涌来迎，鱼儿众多啊向我道别。

山鬼

【题解】

“山鬼”一词较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称：“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华阴在今陕西省东部，渭河下游，秦始置宁秦县，汉代改称华阴县。因其与楚地南北疏隔，此“山鬼”必非彼“山鬼”，而且“山鬼”在秦汉人看来当是无足称道的小神。清人顾成天认为《九歌》中的“山鬼”乃巫山神女。《文选·别

赋》“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句下李善注称：“宋玉《高唐赋》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寔曰灵芝。《山海经》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为薯草，其叶胥成，其花黄，其实如兔丝，服者媚于人。”可见“瑶姬”即巫山神女。《高唐赋》中神女形貌及自然环境的描写，与《山鬼》多有相似之处，可见，即使“瑶姬”不是“山鬼”，亦另有山神当之。

山鬼的形象历来颇多歧义，综合看有三种：一是清人顾成天“山鬼即是巫山神女瑶姬”说。郭沫若、马茂元、陈子展、聂石樵、金开诚、汤炳正等认同此说；二是洪兴祖、王夫之的“山鬼为山魈”之精怪说；三是明人汪瑗“山鬼即山神”说。汪瑗在《楚辞集解》中云：“诸侯得祭其境内山川，则山鬼者固楚人之所得祠者也。但屈子作此，亦借此题以写己之意耳，无关于祀事也。……此题曰山鬼，犹言山神、山灵云耳，奚必夔魍魉魑魅之怪异而后谓之鬼哉？”本书认为山神说可信。《山鬼》祭祀的是位温柔多情而又遗恨绵绵的山中女性精灵，全篇叙述了山鬼与思慕的人相约却未见的哀怨之情。因她温柔婉丽，不以神力凌人，故与其他法力无边而威严逼人的神祇有极大区别。

《山鬼》共分三部分，依次叙述她满怀柔情盛装赴约，等待恋人却终未出现的欣喜与忧虑，预知约会成空时不能割舍的怨恨等。整篇始终以山鬼约会过程中的心理为主线来刻画“痴情自古空遗恨”的女子形象，微妙细腻、温柔感人，与恋爱中少女的心理特点甚为合拍。其中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的刻画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山鬼》对后世诗歌创作影响很大。唐代诗人即多将山鬼与巫山神女相比附，创作了一系列的哀婉诗篇。如皇甫冉《巫山峡》“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李贺作有《神弦曲》三首，其一有祭祀山鬼的场面，诗云：“女巫浇酒云满空，玉炉炭火香咚咚。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鸣旋风。

……终南日色低平湾，神兮长在有无间。神嗔神喜师更颜，送神万骑还青山。”对“山鬼”出没接受祭礼的描写却非常生动，故方南《李长吉诗集批注》称：“《神弦》三首皆学《九歌·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①，被薜荔兮带女罗②。既含睇兮又宜笑③，子慕予兮善窈窕④。乘赤豹兮从文狸⑤，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⑥，折芳馨兮遗所思。

【注释】

①阿（ē）：山的弯曲处。

②被：同“披”。带：用以约束衣服的狭长或扁平形状的物品，古代多用皮革、金玉、犀角或丝织物制成。此处用作动词。女罗：植物名，即松萝，多附生在松树上，成丝状下垂。或说即菟丝。

③含睇（dì）：含情而视。睇，微微斜视。宜笑：适宜于笑，指笑时很美。

④子：山鬼对所思之人的称呼。予：我，山鬼自称。窈窕（yǎo tiǎo）：娴静、美好的样子。

⑤赤豹：毛呈赤色，有黑色斑点的豹。文狸：毛色有花纹的狸猫。

⑥石兰：香草名。杜衡：即杜若。

【译文】

隐隐约约有人啊在那山的拐弯处，身披薜荔啊腰间系着松萝。我美目含情啊微笑美好，您爱慕我的姿态啊娴静美好。我驾赤豹出行啊后有花狸跟随，车是辛夷所制啊捆结桂枝为旗。身披石兰为衣啊又再佩带杜若，折取那芳香花草啊送我思慕的人。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①，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②，云容容兮而在下③。杳冥冥兮羌昼晦④，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⑤，岁既晏兮孰华予⑥。

【注释】

①余：山鬼自称。幽篁（huáng）：幽深的竹林。

②表：特出，迥异于众。

③容容：云气浮动的样子。

④杳（yǎo）冥冥：阴暗。羌：发语词。昼晦（huì）：白日光线昏暗。

⑤灵修：对爱人的尊称。憺（dàn）：安乐。

⑥晏（yàn）：晚，迟。华予：使我如花开般美丽。华，使开花。

【译文】

我住在幽深竹林中啊终日见不到天，道路艰险难走啊使我姗姗来迟。不见思慕的人啊我独立在那山巅，云雾舒卷自如啊在脚下飘荡。天色幽暗无光啊白日如同黑夜，东风迅疾吹过啊雨神为我落雨。想挽留思慕的人啊使他乐而忘返，年华渐渐老去啊谁来使我重现花容。

采三秀兮于山间①，石磊磊兮葛蔓蔓②。怨公子兮怅忘归③，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④，饮石泉兮荫松柏⑤。君思我兮然疑作⑥，雷填填兮雨冥冥⑦，猨啾啾兮又夜鸣⑧。风飒飒兮木萧萧⑨，思公子兮徒离忧。

【注释】

①三秀：灵芝草的别名，灵芝一年开花三次，故又称三秀。

②磊磊（lěi）：形容石头众多堆积的样子。葛：多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蔓蔓：形容葛草蔓延的样子。

③公子：山鬼称所思之人。怅：怨望，失意。

④山中人：山鬼自称。芳杜若：芬芳似杜若，比喻香洁。

⑤荫松柏：以青松翠柏荫蔽，言居处的清幽。

⑥君：山鬼称爱人。然疑：将信将疑，半信半疑。然，肯定，相信，与“疑”相对。作：兴起，发生。

⑦填填：形容雷声之大。冥冥：阴雨貌。

⑧猨（yuán）：同“猿”，似猕猴。啾啾（jiū）：鸟兽虫的鸣叫声。又：当作“狖（yòu）”，长尾猿。

⑨飒飒（sà）：风声。萧萧：草木摇落声。

【译文】

我在山间啊寻采灵芝，山石到处堆积啊藤蔓缠结。怨恨思慕的人儿啊惆怅忘返，或许你也想我啊只是没有空闲。我这山中之人啊如杜若般芬芳，渴饮石间清泉啊居于松柏山林。或许您思念我啊却又半信半疑，雷声隆隆大作啊伴着绵绵阴雨，猿声啾啾而响啊长夜呼唤不停。风声飒飒地吹啊树叶纷纷掉落，思念公子啊徒然叫人忧伤。

国殇

【题解】

国殇，指为国事而死的人。从歌词来看，应是指在秦楚战争中牺牲的楚军将士。洪兴祖《楚辞补注》曰：“谓死于国事者。《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汪瑗《楚辞集解》对此加以申说：“《小尔雅》曰：无主之鬼谓之殇。此曰国殇者，谓死于国事者，固人君之所当祭者也。此篇极叙其忠勇节义之志，读之令人足以壮浩然之气，而坚确然之守也。后世《乐府》有《从军行》，其或昉于此乎？汉魏而下，虽多能言之士，何足以逾之。”从年龄角度对“殇”进行明确定义的，始于戴震《屈原赋注》。其称：“殇之义二：男女未冠（二十岁）笄（十五岁）而死者，谓之殇；在外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

也。国殇，死国事，则所以别于二者之殇也。歌此以吊之，通篇直赋其事。”由此可知，本篇是楚人对为国牺牲战士的祭歌。

楚国从怀王后期即与秦国频繁交战，但均以失败告终。《国殇》从两军激战的惨烈场面开始描绘，依次刻画了楚国战士的英武传神，同时也以钦佩敬仰之情对壮烈牺牲将士的坚强不屈之战斗精神和战死于沙场的英雄灵魂给予礼赞，以此激励民众，实现退敌保国的愿望。

操吴戈兮被犀甲①，车错毂兮短兵接②。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③，左骖殪兮右刃伤④。霾两轮兮絷四马⑤，援玉枹兮击鸣鼓⑥。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⑦。

【注释】

①吴戈：兵器名。吴地所产，故称，亦泛指精良的戈。一说指盾。戈，古代主要兵器，青铜制，其突出部分名援，援上下皆刃，用以横击和钩杀。又有石戈、玉戈，多为礼仪用具或明器。被：同“披”，披挂，佩带。犀（xī）甲：犀牛皮制的铠甲。犀皮不常有，或用牛皮，亦称犀甲。

②错毂（gǔ）：轮毂交错。错，交错。毂，车轮的中心部位，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用以插轴。短兵接：犹言短兵相接。短兵，刀剑等短武器。

③躐（liè）：践踏，踩。行（háng）：军队的行列。

④左骖（cān）：古时用四匹战马牵一辆战车，左右两旁的马叫骖，中间两匹叫服。殪（yì）：死亡。刃伤：为刃所伤。一说伤者是

车右之辕马。“刃”当为“服”。又一说“刃伤”重文，指创伤，“刃”当为“仞”，意为“伤”。三说并录以参。

⑤霾（mái）：遮掩，掩埋。絷（zhí）：拴住马足。

⑥援玉枹（fú）：古时以击鼓指挥军队进击。‘枹’一作“桴”，鼓槌。

⑦严杀：残酷杀戮。

【译文】

手持吴地利戈啊身披犀皮铠甲，战车轮毂交错啊刀光剑影相接。敌军旌旗遮天啊敌人众多如云，流矢坠落如雨啊战士奋战向前。敌军侵犯我军阵地啊冲乱我军队列，左侧骖马已死啊右服也遭重创。深埋车轮啊拴紧马腿，手持鼓槌啊敲起震天战鼓。天道沦丧啊神灵发怒，勇士惨遭杀戮啊抛尸疆场。

出不入兮往不反①，平原忽兮路超远②。带长剑兮挟秦弓③，首身离兮心不惩④。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⑤，子魂魄兮为鬼雄⑥。

【注释】

①出不入：指壮士出征，决心以死报国，不打算再进国门，与“往不反”互文见义。反：同“返”，返回。

②忽：恍惚不明的样子。

③挟（xié）：夹持。秦弓：秦地所产良弓。秦地产坚硬的木材，用以为弓，射程较远。

④不惩（chéng）：不畏惧。

⑤神以灵：精神成为神灵，指精神不死而永生。

⑥子：对战士亡灵的尊称。魂魄：古人观念中一种能脱离人体而独立存在的神灵，附体则人生，离体则人死。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鬼雄：鬼中之英雄，用以称誉为国捐躯者。

【译文】

当初出征报国啊就没打算活着归来，平野辽阔苍茫啊路途遥远漫长。身佩长剑啊我臂下夹持着秦弓，即使身首异处啊也将无所畏惧。你们实在勇敢啊并且武艺超群，始终刚强不屈啊敌人不可侵凌。如今为国捐躯啊精神不死永生，你们的魂魄啊也是鬼中英雄。

礼魂

【题解】

洪兴祖《楚辞补注》称："礼，一作祀。"汪瑗《楚辞集解》称："礼，一作祀。或曰：礼魂，谓以礼善终者，俱非是。盖魂犹神也，礼魂者，谓以礼而祭其神也，即章首'成礼'之'礼'字。一作祀者，

祀与俗‘礼’字相似而讹也。”认为古“礼”字与“祀”形近而致讹误。这是一首送神曲，通用于《九歌》前十篇。古代宗教祭典结束时，都有一个表示欢庆的特定仪式。《礼魂》就是运用于这一仪式的祭祀歌曲。歌中不言所祭者，足证是总结前十篇的终结辞。姜亮夫《楚辞通故》释“礼魂”称：“盖魂者气之神也，即神灵之本名，故以之概九神也。按此《九歌》最后之大合乐，盖总概《东君》、《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九祀作最后之总结，篇首《东皇太一》为迎神曲，与此相合，有叙有结，蔚成套数，故曰《九歌》也。”另外，有称《礼魂》为《国殇》的乱辞（屈复《楚辞新集注》），有称“礼魂”为掌握祭祀神灵礼仪的神祇（何剑熏《楚辞拾沈》）等观点，均可备一说。

歌中描写的场面非常隆重热闹，有密集交汇的鼓声、声势浩大的人群、种类繁多的香花、欢快跃动的舞姿，以及浩荡庄重的合唱队伍，组成了一次热烈隆重的送神场面结束仪式。其中有许多地方与《九歌》首篇《东皇太一》遥相呼应，如前者“会鼓”与后者“扬兮拊鼓”，前者“传芭”与后者“灵偃蹇兮姣服”，前者“姱女倡兮容与”与后者“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五音纷兮繁会”，等等，都可以看出彼此遥相呼应的关系。

成礼兮会鼓①，传芭兮代舞②，姱女倡兮容与③。春兰兮秋菊④，长无绝兮终古。

【注释】

①成礼：有三解：一说使礼完备；二说指祭祀礼仪结束；三说“成”作“盛”，“成礼”意为盛大的仪式。会鼓：众鼓齐鸣。如《东君》之“交鼓”。会，会合，聚集。这里指鼓点密集，节奏急疾明快。

②传芭：这里指舞者手执香草，相互传递。芭，指香草。一说“芭”同“葩”，即花。代舞：更迭起舞。

③姱（kuā）女：美丽的女子。倡：发声先唱，领唱。

④春兰兮秋菊：春秋二季祭祀用的香花。

【译文】

祭礼全部完成啊鼓乐合奏共鸣，芳香花草相互传递啊众人依次起舞，美女领唱乐歌啊仪态闲舒从容。春祀奉献兰草啊秋祀祭以晚菊，永远无终无止啊千秋万代相继。

天问

【题解】

关于《天问》的创作缘起，说法颇多。较具代表性的有：

第一，“呵壁问天”说。王逸《楚辞章句》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第二，问天自解说。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

第三，对远古天文及历史的拷问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天”可引为一切高远神异不可知之事之总称，“天问”即对自然、人事一切不可知的疑问。林庚《天问论笺》认为《天问》乃古代传说中的一部兴亡史诗。

综上，《天问》集中体现了屈原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对自然社会运

行发展规律的探讨，具有强烈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因此，笔者认为姜、林二先生观点是有道理的。

《天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问”为主，全篇共三百七十四句，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涉及天地生成、历史兴衰、神仙鬼怪等问题。既表现了屈原渊博的知识涵养，又体现了他大胆疑古的求知精神。《天问》通过对历朝兴衰的考察，把屈原对历史和楚国的情绪蕴含在追问中，在纵观历史兴衰的同时，强烈地表达了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理想的愿望和对楚国及民族发展、人生命运的深切忧虑。全诗气势磅礴，雄壮奇特。

《天问》虽然向来以晦涩难懂著称，但仍不乏摹拟的作品，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及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著录，有晋傅玄《拟天问》、梁江淹《遂古篇》、北齐颜之推《归心篇·释一》、唐杨炯《浑天赋》、柳宗元《天对》、明方孝儒《杂问》、王廷相《答天问》九十五首、陈稚言《天对》六篇、黄道周《续天问》等等。因此，《天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亦极重要。

曰：遂古之初①，谁传道之？上下未形②，何由考之？冥昭瞢暗③，谁能极之？冯翼惟像④，何以识之？明明暗暗⑤，惟时何为？阴阳三合⑥，何本何化？圜则九重⑦，孰营度之⑧？惟兹何功⑨，孰初作之？斡维焉系⑩？天极焉加⑪？八柱何当⑫？东南何亏？九天之际⑬，安放安属⑭？隅隈多有⑮，谁知其数？天何所沓⑯？十二焉分⑰？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⑱，次于蒙汜⑲。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⑳，死则又育(21)？厥利维何(22)，而顾菟在腹(23)？女岐无合(24)，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25)？惠气安在(26)？何阖而晦(27)？何开而明？角宿未旦(28)，曜灵安藏(29)？

【注释】

①遂古：远古。遂，通“邃”，遥远。

②上下：代指天地。未形：没有形成固定的样子。

③冥昭瞢（méng）暗：紧承上句，描述当天地未分之时，宇宙空间明暗混沌的状态。冥，昏暗。昭，明亮。瞢，昏暗模糊。

④冯（píng）翼：元气充盈貌。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冯冀”声转则为“丰融”，即充盈之意。像：指想象中之无形之像，意近《老子》四十一章之“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亦近二十一章“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之意。

⑤明明暗暗：指一天分昼夜而有明有暗。

⑥三合：“三”同“参”，意即交融。可参考《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⑦圜：同“圆”，指天体。则：法度。九重：古说天有九重，极言其高。重，层。

⑧营度：量度营造。营，经营。度，度量。

⑨兹：此，指天分九层而言。何功：何等的工程。

⑩斡（guǎn）：运转的枢纽。古人认为天体运行是围绕一个轴心进行的。维：指系于轴上的绳索，此处指空间维度。

⑪天极：天之轴心的顶端。加：放置，安放。

⑫八柱：指支持天宇的八根柱子。当：支撑。

⑬九天：天之四面八方。

⑭放：至。属（zhǔ）：连接。

⑮隅（yú）：角落。隈（wēi）：弯曲的地方。

⑯沓（tà）：合。

⑰十二：古人认为太阳与月亮在黄道上每年相遇十二次，故将黄道分为十二，以记日月运行之轨迹。后人引申与地之十二分野相对应。

⑱汤（yáng）谷：或作“旸谷”，日出之处。

⑲次：驻扎，止息。蒙汜（sì）：或称“蒙谷”，日落之处。

⑳夜光：月的别名。

(21)死：指月缺而渐没。育：指月没而复圆。

(22)利：黑影。

(23)而顾：犹“而乃”。姜亮夫《屈原赋校注》：“顾字当与‘而’连

续为一词，‘而顾’犹言‘而乃’。”菟（tù）：有二说：一说即兔。二说“顾菟”连续，或为月兔之名。闻一多《天问疏证》以为即蟾蜍。

(24)女岐：古代传说中的神名。合：婚配。这里有野合之义。

(25)伯强：有五种说法：一为风神名；二为疠鬼；三为水神；四为伯阳，即老子；五为阳气。

(26)惠气：即惠风，和畅的风。一说指彗星，惠，通“彗”。

(27)阖（hé）：闭。晦：暗，指天黑。

(28)角宿：东方星。旦：指日出。

(29)曜（yào）灵：太阳。

【译文】

问道：远古始初的情况，是由谁流传下来的？天地没有形成之前的事情，要如何才能探究清楚？天地蒙昧一片，昏明不分，谁能够将它考察明白？宇宙混沌一团，元气充盈，只是想象中得到的虚拟之“像”，要通过什么才能把握到它？天地已分，昼明夜黑，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阴阳交融而诞生万物，以什么为基础，又化育成了什么？天体分为九重，是谁度量过？这样浩大的工程，一开始又是谁干的？使天体围绕轴心旋转的绳索，系在天轴的什么地方？天轴的顶部，又安置在哪里？支持天体的八根巨柱，安放在哪里？东南方的地面为什么塌下去一块？四面八方的天际，分别在什么地方？它们又是如何连接的？天际的角落曲折很多，谁又知道它们确切的数量？天上

日月在何处会合？黄道天体又是怎样划分为十二区的？日月是怎样附着在天上而不掉下来？群星又是如何排列而井然有序？太阳从汤谷出来，歇息在蒙汜。从早晨到傍晚，它走了多少里路？月亮又有什么高尚的德行，可以缺而复圆？它上面的黑色东西是什么？难道是一只蟾蜍在那里面？女岐没有婚配，她怎么能生出九个儿子？风神伯强居住在什么地方？那和畅之风又从哪里吹来？为什么天门闭上就是夜晚，天门打开就是白天？天门没有打开之前，太阳未出之时，阳光又藏在什么地方？

不任汩鸿①，师何以尚之②？佥曰何忧③？何不课而行之④？鸱龟曳衔⑤，鲧何听焉⑥？顺欲成功⑦，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⑧，夫何三年不施⑨？伯禹愎鲧⑩，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⑪，遂成考功⑫。何续初继业⑬，而厥谋不同⑭？洪泉极深，何以窴之⑮？地方九则⑯，何以坟之⑰？河海应龙⑱，何尽何历⑲？鲧何所营⑳？禹何所成？康回冯怒(21)，墜何故以东南倾(22)？九州安错(23)？川谷何洿(24)？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25)，其衍几何(26)？昆仑县圃(27)，其尻安在(28)？增城九重(29)，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30)？羲和之末扬(31)，若华何光(32)？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33)？何兽能言？焉有虬龙(34)，负熊以游？雄虺九首(35)，儵忽焉在(36)？何所不死？长人何守(37)？靡萍九衢(38)，枲华安居(39)？一蛇吞象(40)，厥大何如？黑水玄趾(41)，三危安在(42)？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43)？魁堆焉处(44)？羿焉彃日(45)？乌焉解羽(46)？

【注释】

①汩（gǔ）：治理。鸿：同“洪”，洪水。

②师：众人。尚：推举，推荐。

③佥（qiān）：众人。

④课：试验。

⑤鸱（chī）龟：一种神龟。曳（yè）衔：拉扯。

⑥听：音近“圣”，谓圣德。

⑦顺欲：按照鲧的意图。

⑧遏（è）：幽闭。羽山：神话中的地名，在今江苏赣榆。一说在今山东蓬莱。

⑨三年：约数，指多年。施：解脱。

⑩伯禹：即禹。伯为禹之封爵，禹曾受封为夏伯，故称伯禹。愎：通“腹”，这里指从腹中出来。

⑪纂（zuǎn）：继续，继承。

⑫考：死去的父亲。功：事业。

⑬续初：继续鲧的事业。

⑭厥谋：指禹的治水方略。厥，指禹。

⑮窴（tián）：同“填”，填塞。

⑯方：区分。九则：九品，禹分天下土地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故曰九则。

⑰坟：区分。

⑱应龙：古代神话传说中有翼能飞的龙。

⑲尽：疑为“画”，划的意思。一本此句作“应龙何画，河海何历。”游国恩《天问纂义》认为此句当是错简倒乱。

⑳营：惑乱。一说为“营造”。

(21)康回：共工。王逸《楚辞章句》：“康回，共工名也。《淮南子》（按见《天文训》）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不得，怒而触不周之山，天维绝，地柱折，故东南倾也。”冯（píng）怒：大怒。

(22)墜（dì）：同“地”。

(23)九州：传说禹分天下为翼、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详《书·禹贡》。错：通“措”，安置。

(24)洿（wū）：水深。

(25)椭（tuǒ）：狭长。

(26)衍：多余。

(27)昆仑：神话中的神山，在西部。县圃：神话中的山峰，在昆仑山上。

(28)尻（kāo）：即“尻”，本指脊椎尾骨，或指臀部。引申为山之尾麓，山脊尽处。

(29)增城：神话中的地名，在昆仑山上。九重（chóng）：极言高。

(30)烛龙：神名。洪兴祖《楚辞补注》：“《山海经》云：‘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喘不息，身长千里，人面蛇身，赤色。’注曰：即烛龙也。”

(31)羲（xī）和：神名。扬：日出。

(32)若华：若木之花。《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

(33)石林：石柱之林，为喀斯特地貌中的特有景观，多分布在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地。

(34)虬（qiú）龙：龙无角为虬。

(35)虺（huǐ）：毒蛇。

(36)儵（shū）忽：行动迅速。

(37)长人：即长寿之人。一说指身材高大之人。守：一说守卫，一说指操守。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此中长寿之人，更有何操守而能长寿乎？”

(38)靡萍（píng）：分枝众多的浮萍。九衢（qú）：谓分枝众多。引申为枝叶交叠的样子。

(39)枲（xǐ）华：麻的花。

(40)一蛇吞像：洪兴祖《楚辞补注》：“一或作灵”。王逸《楚辞章句》：“《山海经》云：南方有灵蛇，吞象，三年然后出其骨。”

(41)黑水：古代神话传说中水名，在昆仑山。一说为怒江。玄趾：疑为“交趾”，古地名，泛指五岭南。

(42)三危：地名，说法有许多，总结起来有四种：一，在甘肃敦煌三危山，此为古三危山（《尚书·禹贡》）。二，在甘肃岷山西南（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典》）。三，在西藏。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引刘逢禄《尚书古今集解》引《西藏总传》：“卫在打箭炉西南，俗称前藏，藏在卫西南，俗称后藏。喀木在卫东南之处，统名三危，即《禹贡》‘导黑水至于三危也’。”四，仙山。

(43)鲮（líng）鱼：神话中的一种鱼。

(44)�short（qí）堆：魁堆，大雀。魁，同“魁”。

(45)羿（yì）：此处指尧时善射箭者。弊（bì）：射。

(46)乌：传说日中有乌鸦。解羽：指乌死。王逸《楚辞章句》：“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

【译文】

鲧不能胜任治水的重任，众人为什么要推举他？他们都对尧说：您有什么好担心的呢，为什么不让他试试再说？鲧到底有什么德行，可以让神龟来帮他治水？按照鲧的想法治水会成功，尧为什么要惩罚他？把他长久地流放在羽山，为什么那么多年不把他释放？大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来，怎么会有这种变化？禹继承了父亲鲧的事业，成就了去世的父亲未竟的丰功。禹继承了鲧的事业，为什么他们治水的思路却一点儿不一样？洪水那么深，禹是用什么东西把它填平的？九州之地分为九块，禹又是用什么标准进行的划分？应龙的尾巴划过哪些地方？江河入海又经过哪里注入大海？鲧被什么迷惑而治水不成？禹又为什么能治水成功？共工怒气冲天，为什么会使大地向东南倾斜？九州如何设置？河谷的水为什么这样深？水向东流，为什么东方永不满溢？东西南北四边哪边距离更长？南北狭长，它能比东西长多少？昆仑山和县圃，它们的边际在哪里？增城高峻，到底有多高？昆仑山上四面八方都有门，谁从那里通过？西北面的门大开，什么风从那里吹过？太阳可有照不到的地方？烛龙照亮了哪里？太阳没有升起之前，若木之花为何能照亮大地？什么地方冬天温暖？什么地方夏天寒冷？什么地方有石林？哪一种兽类能说话？哪里有虬龙，驮着黄熊游来游去？九个头的毒蛇来往迅疾，到底在哪里？什么地方的人能长生不死？那些长命之人有何操守可以如此？分枝极多的浮萍与麻花生在哪里？一条蛇吞下一头大象，它有多大？黑水、交趾、三危在什么地方？延长寿命以求不死，寿数到什么时候会结束？传说中的鲮鱼在哪里？大雀又在哪里？羿为什么要射九日，太阳中的乌鸦又为什么会死？

禹之力献功①，降省下土四方②，焉得彼嵞山女③，而通之於台桑④？闵妃匹合⑤，厥身是继⑥，胡维嗜不同味⑦，而快鼋饱⑧？启代益作后⑨，卒然离蠥⑩，何启惟忧⑪，而能拘是达⑫？皆归躲籥⑬，而无害厥躬⑭。何后益作革⑮，而禹播降⑯？启棘宾商⑰，《九辩》《九歌》⑱。何勤子屠母⑲，而死分竟地⑳？帝降夷羿(21)，革孽夏民(22)。胡躲夫河伯(23)，而妻彼雒嫔(24)？冯珧利决(25)，封豨是躲(26)。何献蒸肉之膏(27)，而后帝不若(28)？浞娶纯狐(29)，眩妻爰谋(30)。何羿之躲革(31)，而交吞揆之(32)？阻穷西征(33)，岩何越焉(34)？化为黄熊(35)，巫何活焉？咸播秬黍(36)，莆雚是营(37)。何由并投(38)，而鯀疾修盈(39)？白蜺婴茀(40)，胡为此堂(41)？安得夫良药(42)，不能固臧(43)？天式从横(44)，阳离爰死。大鸟何鸣(45)，夫焉丧厥体？萍号起雨(46)，何以兴之？撰体协胁(47)，鹿何膺之(48)？鼇戴山抃(49)，何以安之？释舟陵行(50)，何以迁之？惟浇在户(51)，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52)，而颠陨厥首(53)？女歧缝裳(54)，而馆同爰止(55)，何颠易厥首(56)，而亲以逢殃(57)？汤谋易旅(58)，何以厚之？覆舟斟寻(59)，何道取之？桀伐蒙山(60)，何所得焉？妹嬉何肆(61)，汤何殛焉(62)？舜闵在家(63)，父何以鰥(64)？尧不姚告(65)，二女何亲(66)？厥萌在初(67)，何所亿焉？璜台十成(68)，谁所极焉？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69)，孰制匠之？舜服厥弟(70)，终然为害。何肆犬体(71)，而厥身不危败(72)？吴获迄古(73)，南岳是止(74)。孰期去斯(75)，得两男子(76)？缘鹄饰玉(77)，后帝是飨(78)。何承谋夏桀(79)，终以灭丧？帝乃降观(80)，下逢伊挚(81)。何条放致罚(82)，而黎服大说(83)？

【注释】

①力：勤勉。功：指治理水灾，平定九州。

②降省：到下面视察。

③嵞（tú）山：即“涂山”，其地不可确指。王逸《楚辞章句》：“言禹治水，道娶嵞山氏女也，而通夫妇之道于台桑之地。”

④通：相会。台桑：地名，其地不可确考。

⑤闵（mǐn）：爱怜。匹合：婚配。

⑥厥身：指禹。继：继承，即指生启之事。

⑦胡维：为何。维，朱熹《楚辞集注》本作“为”。嗜：爱好。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嗜不同味”之“不”字，误衍，可从。

⑧快：满足。鼂（zhāo）：同“朝”，指时间很短。饱：满足。

⑨启：禹之子，夏朝国王，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益：禹贤臣，是禹选定的继承人。后：君王。

⑩卒（cù）：同“猝”，突然。离：遭受。蘖（niè）：忧患，灾难。

⑪惟：遭受。

⑫拘：拘囚，囚禁。达：逃脱。

⑬躬篚（jú）：此处指交战。躬，一作“射”。篚，一作“鞠”，射箭声。

⑭厥躬：指启。

⑮作：通“祚”，国祚，国家运命福祉。革：变革，指启代益为王。

⑯播降：繁荣昌盛。

⑰棘：急切。宾：祭祀。商：“帝”之误字。

⑱《九辩》、《九歌》：均为古乐曲名，传说是启所作。

⑲勤子：贤子，指启。屠母：传说启母涂山氏化为石，石破而生启，故曰屠母。

⑳死：通“尸”，尸体。竟地：满地，到处都是。

(21)夷羿，指羿，上古羿有多人，此处指有穷氏羿，夏太康、少康时人。

(22)革：革除。孽（niè）：祸患。夏民：夏朝之民，或泛指民众。

(23)河伯：即黄河水神。一说河伯为古诸侯。王夫之《楚辞通释》：“河伯，古诸侯，同河祀者。羿射杀河伯，而夺其妻有雒氏。”

(24)雒嫔（luò pín）：上古神话中的雒水女神。

(25)冯（píng）：持。珧（yáo）：本指小蚌，其壳可以镶嵌于弓上。这里指良弓。利：精良。决：通“玦”，钩弦工具。

(26)封豨（xī）：大野猪。历史传说中羿有多人，尧时之羿有射封豨事，屈原或混杂之。

(27)蒸肉：祭肉。膏：祭肉的膏脂。

(28)后帝：天帝。若：通“诺”，赞许，保佑。

(29)浞（zhuó）：指寒浞，传说为羿之相，后杀羿。纯狐：羿之妻。或云即嫦娥。

(30)眩（xuàn）妻：善于迷惑人的妻子，指纯狐。爰（yuán）：于是。

(31)鞃革：羿善射，传说可射透七层兽皮。

(32)吞：消灭。揆（kuí）：消灭。

(33)西征：指鲧被放逐到东方海滨的羽山，曾向神巫众多的西方行进求救。

(34)岩：险峰，这里指前往羽山。

(35)黄熊：指鲧。《左传·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36)秬（jù）黍：黑米。

(37)莆雚（huán）：皆水草名。营：耕种。

(38)并投：一起流放，指鲧与共工等人一起被流放。一说鲧与妻修己一同被流放。

(39)疾：罪恶。修盈：谓罪恶深重。修，长。盈，满。

(40)白蜺（ní）：白色的虹。婴：本指装饰品，这里释为“环绕”。茀（fú）：云雾。

(41)堂：有四种说法：一指屈原“呵壁问天”时的祠堂；二指崔文子学仙的堂室；三指后羿藏药之室；四将“堂”视为形容词解为“盛”。

(42)良药：指不死之药。

(43)固臧（cáng）：妥善保管。固，稳妥。臧，同“藏”，保存。

(44)天式：自然法则。从（zòng）横：即“纵横”，意即阴阳消长、生生死死。

(45)大鸟：王子侨所化之鸟。王逸《楚辞章句》：“言崔文子取王子侨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筐，须臾则化为大鸟而鸣，开而视之，翻飞而去。文子焉能亡子侨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杀也。”

(46)滂（píng）：雨神。号：号令。

(47)撰：通“巽”，柔顺。协：合顺。

(48)鹿：指风神飞廉。膺（yīng）：响应。

(49)鼇（áo）：传说中的大龟。戴：背负，驮。抃（biàn）：拍浮，游动，此指大龟伸足游动。

(50)释：放置。陵：本义是大土山，这里指陆地。

(51)浇（ào）：古史传说中的大力士，夏少康时人，寒浞之子。

(52)少康：夏朝国王，夏后相之子。

(53)颠陨：坠落，此指浇被杀。厥首：指浇的首级。

(54)女歧：亦即女艾。闻一多《天问疏证》：“案，‘女歧’当从《左传》作‘女艾。’”按见《左传·哀公元年》：“（少康）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艾在泰韵，歧在支韵，古支泰相转而又同声，故歧得为艾也。”缝裳：据《左传·哀公元年》的记载，则女歧（艾）是夏少康为报父（夏后相）为浇所杀之仇，以及复兴夏王朝而派到浇身边去的间谍一类人物，目的在于以女色使浇惑乱，从而伺机杀之。“缝裳”意即缝衣裳，当是女歧（艾）与浇的亲密行为之一。

(55)馆同：即“同馆”，同房。爰：与，一起。止：止宿，居住。

(56)易：换，此处指砍错了。王逸《楚辞章句》：“言少康夜袭得

女歧头，以为浇，因断之，故言易首。”厥首：指女艾的头。

(57)亲：指女艾。逢殆（dài）：遭祸，指被杀。

(58)汤：为“康”之误，当指少康。此处所问当为少康中兴之事。易：治理，整顿。旅：军队，部下。

(59)斟（zhēn）寻：古国名，与夏同为姒姓，地在今河南巩县西南。

(60)桀（jié）：夏代最后一位君王。蒙山：古国名。一说指山民山。

(61)妹嬉（mò xǐ）：夏桀之妃。何肆：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何肆’之‘何’，当读与‘何有与我’之‘何’，训为不。”不肆，意即不恣纵。

(62)殛（jí）：惩罚。

(63)闵：妻室。

(64)父：“夫”之误字。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父何以鰥’，父字讹，当为夫字。‘夫何以’，《天问》句例。”鰥（guān）：同“鳏”，男子年长而无妻。

(65)姚告：即告姚。姚，王逸《楚辞章句》：“舜姓也。”此处指舜之父母。

(66)二女：指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亲：结亲。

(67)萌：通“民”。

(68)璜（huáng）台：用玉装饰的高台。汤炳正《楚辞今注》认为即指舜登基之台。十成：十层，极言其高。

(69)女娲（wā）：神女名。

(70)弟：指舜弟象。

(71)犬体：这里是对舜弟象的贬称，言其行径悖谬不法有类于犬。

(72)危败：指舜弟象行事悖逆，一再谋害舜，却未被追究。

(73)获：得到。一说认为“吴获”为人名。迄（qì）古：从远古时开始，意为国运长久。

(74)南岳：泛指南方地区。止：留下居住。

(75)去：一作“夫”。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应作夫，夫、去形近而误。夫在句中作于字解。”斯：这样，指代“吴获迄古，南岳是止”这一情况。

(76)两男子：王逸《楚辞章句》认为指太伯、仲雍。

(77)缘鹄（hú）饰玉：此句指伊尹借助烹调食物供汤享用之际接近汤，向他陈说治国之道。缘、饰，义近，皆装饰之义。鹄、玉，皆鼎上作装饰用的花纹与器物。

(78)后帝：指汤。飨（xiǎng）：赏识。

(79)承谋：指伊尹接受汤的旨意，假意事奉桀，实则探听夏之虚实，图谋灭之。

(80)帝：指汤。降观：四处巡察。

(81)伊摯：即伊尹。高初名臣，为商朝理政安民五十余载，治国有方，权倾朝野。

(82)条放：指夏桀被流放到鸣条之事。致罚：受到上天的惩罚。

(83)黎服：天下众民。服，古代行政区划单位。说：同“悦”。喜悦。

【译文】

大禹勤劳地治理水患，巡查四方。他怎么遇到那个涂山国的女子，和她相爱并私会在台桑的？大禹和那位姑娘成就婚配，他因此有了后代。为什么他们相隔很远，族姓相同，本不该通婚却很快能被彼此吸引，以求一时之欢？启想取代益成为君王，突然遭到了麻烦。为什么启虽遭难，却能从拘禁中逃脱？益与启两个部族交战，箭如雨下，而启却没有受到伤害。为什么益的统治权被夺去，而禹的后代却能繁荣昌盛？启急切地向上帝祭祀并得到了《九辩》和《九歌》。为

什么这样贤良勤勉的儿子却会害死自己的母亲，让母亲的尸骨散落遍地？天帝降生了羿，让他为夏民除去祸害，他为什么要射瞎河伯，又娶了河伯的妻子雒水女神？他拿着强弓利器，射杀了大野猪。为什么他献给上帝肥美的祭肉，上帝却不保佑他？寒浞娶走了羿的妻子，那个善于迷惑人的妻子与浞合谋。为什么羿力大善射，却被他们设计消灭了？鲧化为黄熊，向西方进发，他怎样越过那高峻的山岩？鲧的身体已经化为黄熊，神巫又怎能把他救活？鲧辛勤地耕作，把田地都种上了黑粟，铲除了杂草。为什么他却与共工等人一起被流放？难道他真的罪无可赦？嫦娥佩戴着精美的服饰，她为何要打扮得如此美丽？她从哪里得到了那不死良药，并把它妥善保管在月宫里面？天地之间阴阳消长、生生死死，阳气离开就会死亡。王子侨死了之后怎么会变成大鸟，还会发出鸣叫？他是怎样失去了原有的身体？萍翳发出号令就能下雨，雨又是怎样兴起的？风神性情温顺，它怎么能响应兴云起雨的事情？海中的大龟顶着大山四脚划动，又怎能让大山安稳下来？将船放在陆地上，怎样才能移动它？大力士浇在家，为什么还要求助于他的嫂子？少康驱驰猎犬打猎，为什么能将浇的首级砍下？女艾为浇缝衣裳，并同他一起住宿，为什么少康却砍下女艾的头，亲信之人反而遭殃？少康谋划大兴军事，他靠什么使自己的力量增强？那浇曾经倾覆了斟寻国的战船，少康用什么手段取胜了他？夏桀讨伐蒙山，他得到了什么？妹嬉本人并不十分放纵，为何汤要将她惩罚？舜在家有妻室，为何却称他为鳏夫？尧不告诉舜的父母，又怎能将两个女儿嫁给他？舜当初为民的时候，他怎能料到会有今日登基之事？玉饰的高台，又有谁可以登上？舜被立为君王，是谁引导他上台？女娲躯体变化无穷，又是谁造就了她？舜恭顺地对待他的弟弟象，却终于酿成祸患。为什么象极端地放肆，却没有败亡？吴国立国于南方，国运长久。谁能料到会这样，难道只因为出了泰伯、仲雍这两个贤良男子？伊尹用精美的器具烹制美味的羹肴进献给汤，因而得到了赏识。为什么他要假装为夏桀谋划，使夏桀败亡？汤巡视四方，遇到了伊尹。他在鸣条战胜了夏桀，并将其放逐，为何百姓却非常喜悦？

简狄在台①，喾何宜②？玄鸟致贻③，女何喜④？该秉季德⑤，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⑥，牧夫牛羊？干协时舞⑦，何以怀之⑧？平胁曼肤⑨，何以肥之？有扈牧竖⑩，云何而逢？击床先出⑪，其命何从？恒秉季德⑫，焉得夫朴牛⑬？何往营班禄⑭，不但还来⑮？昏微遵迹⑯，有狄不宁⑰。何繁鸟萃棘⑱，负子肆情⑲？眩弟并淫⑳，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21)，后嗣而逢长？成汤东巡，有莘爰极(22)。何乞彼小臣(23)，而吉妃是得(24)？水滨之木，得彼小子(25)。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26)？汤出重泉(27)，夫何罪尤(28)？不胜心伐帝(29)，夫谁使挑之？

【注释】

①简狄：帝喾的妃子。

②喾（kù）：传说中的古帝王名。宜：祭祀。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作“祭祀求福”解，可从。

③玄鸟：黑色的鸟，指燕。致贻（yí）：送礼。王逸《楚辞章句》：“贻，遗也。言简狄侍帝喾于台上，有飞燕坠遗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④喜：一作“嘉”，意即受孕而生子。

⑤该：即殷侯亥。季：王亥之父，殷侯冥。

⑥弊：困厄。《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有扈（hù）：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认为即“有易”，“易”与“扈”金文形近。

⑦干：盾。协：和合。时舞：指万舞，古代一种大型乐舞。

⑧怀：挑逗，引诱。

⑨平胁：指体形俊美。曼肤：皮肤细腻。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此句形容有易之女形体曼泽之状。

⑩有扈：即有易。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按有扈即上文有易，……此有易指王亥所淫之女。”牧竖：指王亥。

⑪击床：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指有易氏杀亥事。先出：依《山海经》说，王亥已被杀，则“击床先出”之“先”，当为误字，以意校之，或“不”、“未”之属也。

⑫恒：即殷侯王恒，王亥之弟。

⑬朴牛：即服牛，可驾车的大牛。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服牛者，即《大荒东经》之仆牛，古服、仆同音也。”

⑭营：经营。班禄：颁布爵禄。

⑮但：空。一说疑为“得”之误。

⑯昏微：指殷侯上甲微。迹：道路。

⑰有狄：即有易。不宁：不安宁。

⑱繁鸟萃棘：喻荒淫事。姜亮夫《校注》认为此句或指上甲微晚年的荒淫之行。

⑲负：姜亮夫推测本为“娘”字，亦即“妇”。“妇子”或即劫夺儿媳为己妻之丑行。

⑳眩（xuàn）：惑乱，荒唐。

(21)变化：指改变帝位继承顺序。作诈：行为奸诈。

(22)有莘（shēn）：古国名。

(23)乞：讨，要。小臣：指伊尹。

(24)吉妃：美好的姑娘。得：娶到。

(25)小子：指伊尹。

(26)媵（yìng）：陪嫁，指汤娶有莘氏女为妻，有莘氏以伊尹为陪嫁。

(27)重泉：地名。《史记·夏本纪》记夏桀召汤并囚之于夏台，后又将其释放。重泉，大约是夏台之所在。

(28)尤：过失。

(29)胜心：压住怒气。帝：指夏桀。

【译文】

简狄住在高台之上，帝喾为什么要祭祀求福？燕子给简狄送来了礼物，她为什么会怀孕有子？亥继承了他父亲季的美德，并得到了嘉奖。为什么会最终被困于有易氏，为人牧牛放羊？亥拿起盾，跳起万舞，他用什么来诱惑有易氏的姑娘？姑娘肌体丰满，皮肤细腻，是什么让她如此丰美？他们一个是有易氏的美女，一个是低贱的牧人，为什么会碰到一起？有易氏要杀亥，他在事发之前尚未走出家门，他的命运会有怎样的结局？恒也继承了父亲季的美德，他怎样得到那驾车的大牛？他为什么要去有易氏颁布爵禄？目的没有达到他为什么就回来了？上甲微遵循父祖的美德，有易氏从此不得安宁。为什么他晚年竟会荒淫无度，放纵情欲？荒唐昏乱的弟弟和哥哥一起淫乱，最后谋害了他的兄长。为什么坏人篡夺王位，行为狡诈，却能子孙昌盛？成汤在东方巡视，到了有莘国。他为什么想要小臣伊尹，却得到了美丽的新娘？在水边的树木中，伊尹降生。有莘氏为什么厌恶他，让他做有莘氏姑娘的陪嫁？汤因何种罪过被囚禁在重泉，后来才被释放？汤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讨伐夏桀，这又是谁唆使的？

会鼃争盟①，何践吾期②？苍鸟群飞③，孰使萃之？到击纣躬④，叔旦不嘉⑤。何亲揆发足⑥，周之命以咨嗟⑦？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⑧，其罪伊何？争遣伐器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昭后成游⑩，南土爰底⑪。厥利惟何，逢彼白雉⑫？穆王巧梅⑬？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⑭，夫何索求？妖夫曳衔⑮，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⑯？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⑰，卒然身杀⑱。彼王纣之躬⑲，孰使乱惑？何恶辅弼⑳，谗谄是服(21)？比干何逆(22)，而抑沉之？雷开阿顺(23)，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24)？梅伯受醢(25)，箕子详狂(26)。稷维元子(27)，帝何竺之(28)？投之於冰上，鸟何燠之(29)？何冯弓挟矢(30)，殊能将之？既惊帝切激(31)，何逢长之(32)？伯昌号衰(33)，秉鞭作牧(34)。何令彻彼岐

社[35]，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醢[36]，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37]，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38]，昌何识[39]？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40]，何所悒[41]？载尸集战[42]，何所急？伯林雉经[43]，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墜[44]，夫谁畏惧？皇天集命[45]，惟何戒之？受礼天下[46]，又使至代之[47]？初汤臣挚[48]，后兹承辅。何卒官汤[49]，尊食宗绪[50]？勋阖梦生[51]，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彭铿斟雉[52]，帝何飨[53]？受寿永多[54]，夫何久长？中央共牧[55]，后何怒？蜂蛾微命[56]，力何固？惊女采薇[57]，鹿何祐[58]？北至回水[59]，萃何喜[60]？兄有噬犬[61]，弟何欲[62]？易之以百两[63]，卒无禄[64]。

【注释】

①会鼂（zhāo）：即“朝会”。争盟：一本作“请盟”，即宣誓于神。

②践：履行。吾期：武王定下的日期。吾，同“武”。

③苍鸟：比喻跟从武王伐纣的将士。

④到：一作“列”，分解。朱熹《楚辞集注》：“《史记》言：武王至纣死所，射之三发，以黄钺斩其头，悬之太白之旗，此所谓列击纣躬也。”躬：身体。

⑤叔旦：即周公旦。不嘉：不赞许。

⑥揆（kuí）：谋划。发：指周武王姬发。足：当作“定”，这里是“使安定”之意。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足”当为“定”之形误，

且应在下句。

⑦咨嗟（zī jiē）：叹息。

⑧反：一本作“及”，指殷有天下而又失去了它。

⑨伐器：作战的器具，指军队。

⑩昭后：指周昭王。成：同“盛”，盛大。

⑪南土：荆楚地区。底：止，至。此指周昭王南征楚国不还之事。

⑫白雉（zhì）：白色的野鸡。

⑬穆王：昭王之子。巧梅：善于驾车。梅，通“枚”，马鞭。一说通“挴”，贪。

⑭环理：周游。

⑮妖夫：妖人。曳衒（xuàn）：当为“曳衔”，犹言“相将”。一说“衒”为“卖”的意思。为“衔”之形误。

⑯褒姒（bāo sì）：周幽王妃。

⑰九会：指齐桓公九会诸侯，以尊周室。

⑱身杀：身死。王逸《楚辞章句》：“言齐桓公任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任竖刁易牙，子孙相杀，虫流出户。”

⑲躬：身躯。

⑳辅弼：忠诚的大臣。

(21)谗谄：指谄邪小人。服：任用。

(22)比干：纣王之叔，劝告纣为善去恶，纣王剖其心而杀之。逆：触犯。

(23)雷开：纣时奸佞之人。阿（ē）：阿谀奉承。一作“何”。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作阿非是，此与上句何逆为相对而相反之问，若为阿，则为陈述语矣。”

(24)卒：最后，最终。方：方式。

(25)梅伯：纣时诸侯。醢（hǎi）：肉酱，此处意为砍成肉酱。

(26)箕（jī）子：纣王叔父。详（yáng）狂：装疯。详，通“佯”。据《史记·殷本纪》，纣王杀比干后，箕子惧而佯狂，为奴。

(27)稷（jì）：周人始祖，姜嫄之子。元子：嫡长子。

(28)帝：指帝喾。竺（zhú）：厚。或指“竺”为“毒”。

(29)燠（yù）：焐热，温暖。即《史记·周本纪》所载帝喾将稷“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一事。

(30)冯（píng）弓：拿着弓。冯，同“凭”，持。

(31)惊帝：惊动上帝。《诗·大雅·生民》记稷生“上帝不宁”。“帝”有三说。一说指上帝。二说指纣。三说为高辛氏，即帝喾。切激：强烈。

(32)逢长：繁荣昌盛。长，一说文王所受封西伯或西长一职。

(33)伯昌：周文王姬昌。衰：衰世。

(34)秉鞭：执政。牧：古代地方长官。牧，“牧师”的简称，见《周礼·夏官》，是我国古代管理牧区的官吏，后引申为地方长官。

(35)彻：放弃，毁弃。岐社：岐地是周氏族祭祀之所。

(36)受：纣王名。兹：子，指纣杀文王子伯邑考，烹以为羹，赐文王食。

(37)亲：指纣。就：受到，遭受。

(38)师望：即太公吕望。肆：店铺。

(39)昌：文王姬昌。

(40)武发：指周武王姬发。殷：指纣王。

(41)悒（yì）：忿恨。

(42)尸：灵位。集战：会战。

(43)伯林：指纣。林，《尔雅·释诂》：“君也。”雉（zhì）经：上吊自杀。

(44)墜（dì）：地。

(45)集命：集天命于一身。

(46)礼：同“理”，治理。

(47)至：后来之人。

(48)臣挚：以挚为臣，挚是伊尹名。

(49)官汤：指伊尹辅佐汤。

(50)尊食：指伊尹死后配祀汤。宗绪：宗庙。

(51)勋：有功绩。阖（hé）：吴王阖闾。梦生：吴王寿梦之孙。

(52)彭铿（kēng）：彭祖。斟（zhēn）雉：善于调制雉（野鸡）羹。

(53)帝：天帝。一说帝尧。飨（xiǎng）：享用。

(54)受寿永多：寿命很长。据说彭祖寿七百六十七岁。

(55)中央：指周王朝。共牧：共同管理。《史记·周本纪》记厉王暴虐，周人将其流放，由周公、召公共执国政。

(56)蜂蛾：指百姓民众。

(57)惊女采薇：指伯夷、叔齐二人不食周粟，采薇为食，从而惊动女子。

(58)鹿何祐：为何得到神鹿的庇祐、帮助。闻一多《楚辞校补》：“《琱玉集感应篇》引《列士传》曰：伯夷兄弟遂绝食（薇），七日，天遣白鹿乳之。此即所谓‘鹿何祐’也。”

(59)回水：首阳山处河曲之中，故以曲水代之。

(60)萃：停止，歇宿。

(61)兄：指秦景公伯车。噬（shì）犬：咬人的狗。

(62)弟：子鍼，秦景公弟。

(63)易：交换。两：同“辆”，用于车辆。

(64)无禄：丧失爵禄。

【译文】

诸侯聚集在一起结盟宣誓，他们如何履行周武王定下的约期？苍鹰一样勇敢的将士，谁把他们招集在一起？武王砍断纣王的躯体，周公并不赞同。他亲自为武王谋划，安定周室，却为何要叹息？上帝把天下交给殷朝，帝位为什么又会转移？先让殷室成功后又让他们灭亡，他们犯了什么罪过？诸侯派出军队，是通过什么指挥的？将士们并驾齐驱，攻击敌军两翼，是谁带领的？昭王进行盛大的游历，到了南方。他到底要贪图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那白色的野鸡？穆王心巧善驾，他为什么要周游四方？在国中四处行走，他又有什么追求？妖人相携沿街兜售，他们为什么要到大街上高声叫卖？周幽王要诛灭谁？他怎么得到那个褒姒的？天命反复，它会惩罚谁？又会保佑谁？齐桓公为安定周室，九次大会诸侯，为什么最终却那样身死。那个纣王，是谁使他变得如此昏乱？他为什么厌恶忠心辅佐他的大臣，而任用那些谗佞小人？比干到底哪里冒犯了纣王而被压制？雷开怎样阿谀依顺纣王，为什么会得到封赏？为什么圣人的美德都差不多，而他们最终的结局却不相同？梅伯被砍成肉酱，箕子装疯卖傻。后稷是帝喾的嫡长子，帝喾为什么那么讨厌他？他把稷丢弃在寒冰之上，大鸟为什么会用羽翼去温暖稷？稷善务农，又是什么特殊本领使他能操弓执箭？既然他强烈地惊动了上帝，为何他的子孙反而繁荣昌盛？西伯姬昌在乱世中发号施令，成为地方的霸主。武王姬发为什么放弃了岐地的宗社，却能承受天命占有殷室的天下？周太王携带宝藏迁到岐地，他如何能让部族跟随他？纣王身边有个惑乱的褒姒，还能进谏什么？纣王把文王的儿子做成肉羹赐给文王，文王向上天告状。为什么纣王得到上天的处罚，而殷王室却难以挽救？太公吕望栖身在市井小店，姬昌为什么会认识他？太公操刀割肉，西伯听了为什么会高兴？武王姬发击杀纣王，他为什么如此忿恨？他用车载着父亲的灵位，聚集将士就出征，又为什么这么急切？纣王自缢而死，这是什么缘故？他为什么要向上天呼告？难道他还有所畏惧？上天把天命赐予殷王

室，为什么又会有后人去讨伐？纣王治理天下，又为什么让人取代他？当初汤以伊尹为臣子，伊尹承担辅佐的任务。他为什么能成了汤的宰相并配祀商汤，接受献祭？功绩赫赫的阖闾是吴王寿梦的孙子，从小就遭遇流亡的命运。为什么长大后勇武威猛，他的声威四处流播？彭祖调制好的雉羹，天帝为什么喜欢享用？他的寿命极长，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高寿？为什么召、周二人共理国政，厉王发怒是为了什么？百姓身份微贱，他们的力量为何如此强大？伯夷、叔齐采薇为食物惊动了妇人，受到了讥讽，神鹿为何要庇佑他们？他们北行到了首阳山，为什么会那样高兴？秦景公有条猛犬，他弟弟为什么想要拥有？他想用一百辆车来交换它，却最终丢失了性命。

薄暮雷电，归何忧①？厥严不奉②，帝何求③？伏匿穴处④，爰何云？荆勋作师⑤，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⑥，久余是胜⑦。何环穿自闾社丘陵⑧，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⑨。何试上自予⑩，忠名弥彰？

【注释】

①归何忧：回去有何担忧。此句有五种理解：一指屈原当时“问天”时之事。二指舜时之事。三指周公时之事。四指孔甲时之事。五指楚灵王时之事。

②厥：其，这里指楚国。不奉：不能保持。楚先败于吴，后败于秦，故云“不奉”。

③帝何求：即何求于帝，求天帝有什么用。帝，天帝。

④伏匿（nì）：潜伏，潜藏。穴处：住在山洞里，亦即身处山林

荒野的意思。

⑤荆勋：楚国勋旧贵族。作师：犹“兴师”。毛晋本作“荆勋侚师”。

⑥光：吴王阖闾名。争国：吴楚相争。

⑦久余是胜：即“久胜余”。久，长久。余，我们，亦即楚国。

⑧“何环”以下两句：当从洪兴祖、朱熹校语作“何环闾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荡，爰出子文？”环，绕。闾，乡里。穿，穿过。社，古代地方基层行政单位，泛言之，即里社、村落。及，至，到。丘、陵，皆指土山。是，指代前面的“闾社丘陵”，“是淫是荡”，即“淫荡于是”。爰，于是。出，生出。子文：春秋时期楚国令尹，成王时人，有贤明之名。据《左传·宣公四年》记载，其父伯比居邔（即勋，《左传·桓公十一年》杜预注曰：“在江夏云杜县东南。”则当在今湖北京山西北）国时，与邔国国君之女私通，遂生子文。此处所问当指此事。

⑨堵敖：名熊胜，楚文王子，继位五年为其弟成王熊恽所杀。

⑩试上：弑君。自予：自立为君。

【译文】

傍晚时分电闪雷鸣，回去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国家的尊严不保，祈求上帝又有什么用处？我幽居在洞穴中，面对此景又能说些什么？楚国不断地大举兴兵，这样国运怎能长久？如果君王能改过自新，我又何必再说什么？吴王阖闾与我国相争，多年来一直战胜我

们。子文的父母穿过村子到了山丘，做出苟且淫秽的勾当，又怎么会生出贤明的子文？我说堵敖不会长久。为何成王弑兄自立，他的忠诚名声更加显著？

九章

【题解】

所谓“九章”，是屈原创作的九篇作品的合称，这九篇作品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依今本王逸《楚辞章句》所排次序）。

这九篇作品在其早期流传过程中大约是以单篇形式出现的。《九章》这个总题是后人编辑、整理屈原作品时加上的。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现存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九章》中单篇作品的，其曰：“乃作《怀沙》之赋”，又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随之，《汉书·扬雄传》亦曰：“（扬雄）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可见，西汉时这组作品是以单篇形式流传的。这组作品至迟当在西汉后已被编辑到一起，以一个整体的面貌出现，并加上了《九章》这个总题了。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最早提到《九章》这一名称的是刘向。他在《九叹·忧苦》中说：“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此外，宣帝时人王褒作有《九怀》，由九篇作品构成一组，形成一个整体，颇似模拟《九章》体制，可见，《九章》有可能在宣帝或宣帝之前的某一时期便已被编纂在一起了。姜亮夫《楚辞通故·书篇部》说：“然则辑录而名定之者为谁？虽不可确考，而其必后于屈原而前于王褒、刘向之徒。当景、武之前，诸贵盛在朝，能为楚辞者，有贾谊、刘安、枚乘、邹阳、司马相如、朱买臣、严助；而汉廷乐府亦多楚声（当时贾谊、刘安实为楚辞大家，谊所为《惜誓》，俨同《九章》，《鹏鸟》则方物《卜居》，安为《离骚传》，文辞美备）；度当时传

屈子之作者必甚多。则辑《惜诵》等篇为一卷者，虽不必即贾、刘、司马、朱、严之徒，而亦必为不甚远之专家为之。淮南王聚天下文学之士，大为专书，又曾受诏为《离骚传》，且朝受诏而食时上，自必早有辑定之本，故能迅捷至此。安后虽不得其死，而其侍从文学之士，亦多在朝者，则《九章》之辑，盖必成于淮南幕府无疑。”这种观点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九章》这一标题的含义，一般认为“九”乃实指，即指其所包含的九篇作品而言，与有着古代乐曲背景的《九歌》、《九辩》不同；“章”则是篇章的意思，其本义是指乐曲的结束部分。《说文·音部》云：“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也可指乐曲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引申则可指诗、文的一篇。因此，所谓“九章”意即九篇文章。不过，王逸《楚辞章句》对“章”字却有着不同理解，其曰：“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王逸联系着屈原“思君念国，忧心罔极”、“陈忠信之道”的创作动机与背景，对“章”字作出了“明也”、“著也”的解释，应该说，这种观点有刻意求深之嫌。

关于《九章》的创作时地，历代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其一认为《九章》所有作品都创作于顷襄王时，当时屈原被流放于江南之野。就现存史料来看，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班固。他在《离骚赞序》中说：“至于襄王，复用谗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卒不见纳。”王逸《楚辞章句》也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这大约是汉人流行观点。嗣后，洪兴祖（《楚辞补注》）、王夫之（《楚辞通释》）、清人刘梦鹏（《屈子章句》）、今人汤炳正（《屈赋新探·九章时地管见》、《楚辞今注》）等，亦主襄王说。其中，汤炳正根据1957年出

土于安徽省寿县城郊邱家花园的先秦楚国文物“鄂君启金节”上所记载的当时楚国水陆交通路线，对屈原行踪作了新的探索，较有新意。

其二认为《九章》各篇非作于一时一地。一般认为此种说法肇始于朱熹。他在《楚辞集注》中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关于具体篇章的创作时间，前人各有论述。晚明黄文焕《楚辞听直》开始指出，《思美人》、《抽思》两篇是屈原在怀王时作于汉北。清初林云铭《楚辞灯》进一步指出，《惜诵》、《思美人》、《抽思》都是屈原作于怀王时，其中《惜诵》最早，《思美人》、《抽思》则稍后作于汉北，其余六篇作于襄王朝放于江南之时，其先后次序为：一《涉江》；二《橘颂》；三《悲回风》；四《惜往日》；五《哀郢》；六绝命词《怀沙》。稍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林云铭观点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修正，认为：“《九章》杂作于怀襄之世。其迁逐固不皆在江南，即顷襄迁之江南，而往来行吟，亦非一处。……《思美人》、《抽思》，乃怀王斥之汉北所为。《涉江》、《哀郢》六篇，方是顷襄时作于江南者，……《惜诵》当作于《离骚》之前，……《思美人》宜在《抽思》之后，……《九章》当首《惜诵》，次《抽思》，次《思美人》，次《哀郢》，次《涉江》，次《怀沙》，次《悲回风》，终《惜往日》。惟《橘颂》无可附，……”林、蒋二人的观点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影响。

关于《九章》创作时地与次序问题，由于历代众说纷纭，具体可参看本书各单篇题解。本书认为，目前看来较为稳妥的创作次序应当是：《惜诵》最早，当为与《离骚》同时的作品；其次是《抽思》、《思美人》，当时屈原谪居汉北，其中《抽思》相对早于《思美人》；其次是《涉江》、《哀郢》，是顷襄王时屈原被放流于江南的作品；其次是《悲回风》、《怀沙》、《惜往日》，是屈原自沉汨罗前不久的作品，其中《惜往日》是屈原绝命辞。另外，《橘颂》作于

何时不易判断，或是屈原早年作品。

惜诵

【题解】

本篇因篇首“惜诵以致愍兮”而得名。这是沿袭了《诗经》中常用的标题方式，此外如《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也是以篇首若干字而标题。

关于“惜诵”二字，主要有以下三种解释。一，贪忠信之道而论之。王逸《楚辞章句》说：“惜，贪也。诵，论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至于身以疲病，而不能忘。”二，爱怜君主而陈言。洪兴祖《楚辞补注》说：“惜诵者，惜其君而诵之也。”三，痛惜过去而进谏。林云铭《楚辞灯》说：“惜，痛也。即《惜往日》之惜。不在位而犹进谏，比之朦诵，故曰诵。”此篇与《离骚》意旨相近，当是受谗被疏之后的作品。“惜诵”合起来解释，就是以痛惜的心情来称述自己因直言进谏而遭谗被疏之事。正如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所说：“《周语》有瞍赋矇诵之制，盖古之谏官也。古巫史实掌谏纳之事，屈子为怀王左徒，左徒乃宗官之长，入则图议国事，出则应对诸侯，其职实与汉之太常宗正相类，故得自比于古之瞍矇也。”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期，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作于怀王时期，一种认为作于顷襄王时期。大部分学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从作品内容看，本篇不如《离骚》那么沉痛，也看不出已遭放逐的景象。汪瑗《楚辞集解》认为：“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尚未遭放逐也。”这一说法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至于

具体的作时，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作于“初失位”时，亦即怀王十六年（前313）前后，林云铭《楚辞灯》则认为作于怀王十七年，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认为是“其三十岁初放时之作”，陆侃如《屈原评传》认为作于怀王二十四年。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怀王十六年是楚国政治的转折点，这一年以后，楚国国势江河日下，屈原也遭谗被疏。所以，本篇作于怀王十六七年是有可能的。

《惜诵》是《九章》的第一篇，作者叙述了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的始末和自己对待现实的态度，基本内容与《离骚》前半篇大致相似，故有“小离骚”之称。

惜诵以致愍兮①，发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②，指苍天以为正③。令五帝以析中兮④，戒六神与向服⑤。俾山川以备御兮⑥，命咎繇使听直⑦。

【注释】

①愍（mǐn）：忧伤。

②所作：当作“所非”，“假如不是”的意思。

③正：通“证”，证明。

④五帝：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五位神祇。东方太皞，南方炎帝，西方少昊，北方颛顼，中央黄帝。析（xī）中：意即依照法律条文来判断是非。析，即折、析，分判、明辨。中，刑书、律书、法律条文。

⑤六神：即六宗之神，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六位神祇，其说不一，

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指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之神。二指星、辰、风伯、雨师、司中、司命。三指日、月、星辰、太山、河、海。向：对证，对质。服：事理，事实。

⑥俾（bǐ）：使。山川：指山川之神。备御：即准备侍御之人以陪审。御，侍从，侍御。

⑦咎繇（gāo yáo）：即“皋陶”，相传是虞舜时执掌刑狱法律的大臣。听直：听审诉讼，裁判曲直对错。

【译文】

哀惜进谏表达忧伤啊，发泄愤懑抒写衷情。发誓忠心陈说心声啊，手指苍天为我作证。令五方天神为我剖白啊，命六宗之神为我证明。让山川神祇来做陪审啊，命法官皋陶辨明对错。

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肬①。忘儇媚以背众兮②，待明君其知之。言与行其可迹兮，情与貌其不变。故相臣莫若君兮③，所以证之不远。吾谊先君而后身兮④，羌众人之所仇⑤。专惟君而无他兮⑥，又众兆之所雠⑦。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亲君而无他兮⑧，有招祸之道也。

【注释】

①离群：指离开群体，为众人所不容。赘肬（zhuì yóu）：多余的肉瘤。

②儇（xuān）：聪慧，狡黠，有机巧。

③相（xiàng）：审察，察看。

④谊：即“宜”、“义”，这里是“应当”的意思。凡品质、行为符合人世间道德标准、社会利益，便是合适、适宜的，就可称为“义”。

⑤羌：句首发语词，楚地方言。

⑥惟：思念，牵挂。

⑦兆：众人。雠（chóu）：仇恨，怨恨。

⑧疾：急切，极力。

【译文】

竭尽忠诚服事君王啊，却为众所不容反成多余。不懂谄媚违背众意啊，等待有明君了解我心。言行一致有据可寻啊，内心与外貌成为不变。所以没有谁比君王更清楚臣子啊，他的取证都亲身得来不须远求。我应先顾君王后及自身啊，却成为众人怨恨的对象。一心忠君不作他想啊，又招来众人怨恨。心思专一从不犹豫啊，竟导致自身难以保全。急切亲近君王并无它念啊，竟成招致祸殃的根源。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①。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②。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心之所志③。行不群以巅越兮④，又众兆之所咍⑤。纷逢尤以离谤兮⑥，謇不可释⑦。情沉抑而不达兮⑧，又蔽而莫之白。心郁邑余侘傺兮⑨，又莫察余之中情⑩。固烦言不可结诒兮⑪，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申侘傺之烦惑兮⑫，中闷瞀之忳忳⑬。

【注释】

①忽：忽略，忘记。贱贫：这里大约是指遭怀王疏远而失去尊官厚禄的情况。

②迷：迷惑。宠之门：得到君王宠幸的门户、途径。

③志：通“知”，知道，明白。

④不群：与众人不同，不合群。巅越：坠落，跌落。

⑤咍（hāi）：嘲笑，嗤笑。

⑥逢尤：即遭到罪责。尤，罪过，罪责。离谤：即遭到毁谤。离，遭。

⑦謇（jiǎn）：句首发语词。释：解释，解说。

⑧沉抑：指愁闷的情绪沉积、压抑在心底的样子。

⑨郁邑：形容忧郁愁闷的样子。侘傺（chà chì）：形容因失意而惆怅，于是彷徨徘徊的样子。

⑩中情：泛指为内心情感，专指则为内心忠信之情。

⑪烦言：指要说的话众多而烦冗、杂乱。诒（yí）：赠送。

⑫申：重累，重复。烦惑：形容心里烦乱、迷惑的样子。

⑬闷瞀（mào）：形容内心烦乱的样子。闷，烦闷。瞀，迷乱。忳忳（tún）：形容忧愁的样子。

【译文】

思念君王有谁比我更忠贞啊，忘记了自己出身贫贱。服事君王忠心不二啊，迷茫不知邀宠之法。忠诚有何罪以至遭到责罚啊，其中的缘由也不是我能明白的。行为与众不同因而栽了跟头啊，又被众人嘲弄嗤笑。那么多次受罪责遭毁谤啊，却没办法解释表白。情绪压抑无法畅快表达啊，又遭壅蔽无处澄清。忧郁愁闷失意彷徨啊，又无人明了我的衷情。本来心里的话就杂乱冗多无法总结在一起给别人说啊，想要陈述心志却没有途径。如果隐退沉默便无人了解我啊，如果奔进呼喊却又无人肯听。心中失意，烦乱迷惑啊，内里苦闷，忧虑重重。

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①。吾使厉神占之兮②，曰有志极而无旁③。终危独以离异兮④，曰君可思而不可恃⑤。故众口其铄金兮⑥，初若是而逢殆⑦。惩于羹者而吹虀兮⑧，何不变此志也？欲释阶而登天兮，犹有曩之态也⑨。众骇遽以离心兮⑩，又何以为此伴也⑪？同极而异路兮，又何以为此援也？晋申生之孝子兮⑫，父信谗而不好⑬。行婞直而不豫兮⑭，鯀功用而不就⑮。

【注释】

①中道：半路。杭：渡过。

②厉神：主杀罚的神灵，或又能执占卜之事。

③曰：这里是厉神占卜后把结果告诉求卜者屈原。志极：心志很高，志存高远。旁：辅佐，帮助。

④危独：指处境危险而孤立无援。离异：与他人不同而分离，各走各的路。

⑤曰君可思而不可恃：从这里到“鲧功用而不就”是厉神占卜后根据兆象显示而劝告屈原的话。

⑥铄（shuò）：销熔，熔化。

⑦初若是：这里指“恃君”而言。初，当初，以前。若是，像这样。殆（dài）：危险，险境。

⑧羹：古代用肉和菜调和五味做成的带汁的食物，这里指热羹。虀（jī）：一种被切细的酱菜，属凉菜。

⑨曩（nǎng）：以前。

⑩骇遽（jù）：惊惶，畏惧。离心：这里指与己心分离、不合。

⑪伴：“伴”与下句之“援”都是攀援、求援的意思。

⑫申生：春秋时晋献公太子。献公宠爱骊姬，骊姬欲立己子奚齐为太子，因而向献公进谗言，说申生有杀父之心，于是献公追捕申生，申生乃被逼自杀。

⑬好（hào）：喜爱，喜欢。

⑭婞（xìng）直：刚愎，刚直。豫：安乐，宽和，从容不迫。

⑮鲧（gǔn）：古代传说是禹的父亲，夏族的首领。

【译文】

以前我梦见自己登上天庭啊，魂魄走到半路却无路向前。我让厉神算上一卦啊，他说："你志存高远，却没有同伴。""最终会陷入险境众叛亲离吗？"他说："君王可以思慕，但不可以依靠。所以众口一词说坏话能熔化金子啊，当初你依靠君王却因此遭遇了祸患。有过被热羹烫过的教训见到凉菜也要吹一吹啊，为何你却不改变忠直的志向？想要把梯子撇在一边去登天啊，你仍然还是以前那副模样。众人惊惶畏惧，跟你离心离德啊，又怎能同他们结队同行？都想获得君王的任用却追求不同啊，又怎能让他们出手相帮？晋国申生那样的孝子啊，父亲也会听信谗言而不喜欢。行为刚直而不和顺啊，鲧的功业因此没有完成。"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①。九折臂而成医兮②，吾至今而知其信然。矰弋机而在上兮③，罻罗张而在下④。设张辟以娱君兮⑤，愿侧身而无所⑥。欲儃佪以干傺兮⑦，恐重患而离尤⑧。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⑨。欲横奔而失路兮⑩，坚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⑪，心郁结而纡轸⑫。椒木兰以矫蕙兮⑬，糱申椒以为粮⑭。播江离与滋菊兮⑮，愿春日以为糗芳⑯。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⑰。矫兹媚以私处兮⑱，愿曾思而远身⑲。

【注释】

①忽：忽略，忽视。过言：被过分夸大的话，言过其实。

②九折臂而成医：指多次遭受被折断手臂一类的打击、祸殃，于是不断积累经验，改良药方，从而成为好的医生。九，虚数，多次。

③矰弋（zēng yì）：用来射鸟的短箭。机：安装并发射。

④罻（wèi）罗：用来捕鸟的网。罻，捕鸟小网。

⑤张辟：用来捕猎鸟兽的工具，一说为罗网，一说为弓弩。

⑥愿侧身而无所：意即想要蛰伏、躲藏而没有地方。侧，伏着身子，蛰伏。

⑦亶（chán）佪：徘徊不前。干傺（gān chì）：求得仕进。

⑧重（chóng）：增加。离：遭遇。尤：罪过，罪责。

⑨罔（wǎng）：得无，莫非，该不会。之：往，到……去。

⑩横奔而失路：肆意狂奔，从而迷失正道。

⑪膺（yīng）：胸。牉（pàn）：分开。

⑫郁结：形容心中忧郁的情思缠结积聚的样子。纡（yū）：弯曲，萦回。轸（zhěn）：痛。

⑬梼（dǎo）：通“捣”，舂。木兰：一种落叶小乔木或灌木，早春先叶开花，花大，外面紫色，内面近白色，微香。矫（jiǎo）：糅合，混合。蕙：香草名。

⑭糱（zuò）：这里是舂，从而使之精细的意思。申椒：香草名。

⑮江离：香草名。滋：栽种，种植。

⑯糗（qiǔ）芳：芳香的干粮。糗，干粮。芳，形容其气味的芳香，因为这儿的“糗”是用香草做成的。

⑰重（chóng）：反复，一再。著：表明，申述。

⑱矫（jiǎo）：举。媚：美好的东西。

⑲曾（céng）：重复，再三。远身：远远地离开，以躲避祸害。

【译文】

我听说做忠臣会招来怨恨啊，心里却不以为意，认为是夸大其词。多次折断胳臂自然成为良医啊，我现在才明白确实如此。短箭装好对着天上啊，罗网就在地面张设起来。设置机关取悦君王啊，想要躲藏却没有地方。徘徊不定想要求得仕进啊，又怕增加罪责忧患更深。想要远走高飞另觅他处啊，君王该不会说你要去哪里？想要肆意狂奔不循正道啊，但又意志坚定不忍变心。后背前胸如裂开一般疼痛难忍啊，心里忧思纠结愁苦不堪。捣碎木兰再拌上蕙草啊，磨细申椒来做点心。种上江离栽上菊花啊，希望春天能做成芳香的干粮。担心

内心本性无人相信啊，所以要反复陈说表明自身。标举美德我将隐退独处啊，希望深思熟虑后全身远祸。

涉江

【题解】

《涉江》为顷襄王时期，屈原远放江南时，为记叙征程和抒写怨愤而作。本篇记述了他渡过大江，溯沅水而上达溆浦一带，幽然独处于深山的旅程，也穿插了在行程中及到达目的地后的所思所感。洪兴祖《楚辞补注》说："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篇言己行义之高洁，哀浊世而莫我知也。欲将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宁甘愁苦以终穷，而终不能变心以从俗，故以《涉江》名之。"这是对本篇内容与题旨的较好概括。

关于本篇的创作时地，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认为："皆顷襄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江》从鄂渚入溆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其说较为合理。

本篇的特色是用一大段纪行文字，描写了沅水流域的山川景物，如钱钟书《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一八则·九章（一）写景》所说，"开后世诗文写景法门"。这段文字抓住带有特征性的景物，寥寥数语勾勒，便高度概括地写出深山密林险峻幽邃的景象，而这一景象又恰到好处地映衬烘托了作者寂寞悲怆的心情。这一段文字成为后世山水景物描写及山水诗的滥觞。此外，本篇纪行兼抒情的写法也对后世颇有影响，清人胡文英《屈骚指掌》说："《涉江篇》，由今湖北

至湖南途中所作，若后人述征纪行之作也。”汉赋中即颇有类似作品，例如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等。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①。带长铗之陆离兮②，冠切云之崔嵬③。被明月兮珮宝璐④。世溷浊而莫余知兮⑤，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⑥，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⑦。登昆仑兮食玉英⑧，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⑨，旦余济乎江湘。

【注释】

①衰：衰退，懈怠。

②长铗（jiá）：长剑。陆离：形容其所佩带宝剑之长。

③冠（guàn）：本指帽子，这里释为“戴”。切云：一种很高的帽子。崔嵬（wéi）：形容高的样子。

④被（pī）：穿在身上或披在身上的意思。明月：一种夜间能发光的宝珠。珮：犹“佩”，佩带。璐（lù）：玉。

⑤溷（hùn）：混乱。

⑥虬（qiú）：一种有角的龙。骖（cān）：本义指一车驾三马。又特指驾车时服马两边的马。这里指驾驭车两旁的白螭。螭（chī）：一种无角的龙。

⑦重（chóng）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之一舜的名号。瑶：美玉。圃（pǔ）：这里的“瑶之圃”或即《离骚》之“县圃”，是神话传说中天帝及众神居住的地方。

⑧昆仑：古代神话传说中西方神山的名称。英：花。

⑨南夷：当时楚国江南一带的土著民族。

【译文】

我从小便爱好这身奇特装束啊，如今进入暮年却仍兴致不减。我腰间佩带长长宝剑啊，头戴高高发冠。身上饰有明月珠啊，美玉佩带在我的腰间。人世污浊无人了解我啊，我正自高飞驰骋不再留恋人间。驾着那有角青龙啊配上无角白龙，我和重华大神一起游览啊在那天上的玄圃。登上昆仑山啊品尝那美玉一般的花朵，要和天地啊有一样的寿命，要和日月啊同样灿烂光辉。哀痛的是南方夷族无人了解我啊，清早我便要渡过湘水，去到江南。

乘鄂渚而反顾兮①，欸秋冬之绪风②。步余马兮山皋③，邸余车兮方林④。乘舲船余上沅兮⑤，齐吴榜以击汰⑥。船容与而不进兮⑦，淹回水而疑滞⑧。朝发枉陼兮⑨，夕宿辰阳⑩。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

【注释】

①鄂渚（è zhǔ）：地名，在今湖北鄂州。

②欸（āi）：感叹，叹息。绪风：大风。

③步：使行走。皋：水泽，引申为水边之地。

④邸（dǐ）：停留。方林：面积广大的树林。

⑤舲（líng）船：有窗子的船。上：这里是沿沅水逆流而上的意思。

⑥吴榜：船桨。一作“大棹”。汰（tài）：水波。

⑦容与：徘徊不前的样子。

⑧淹：停留，滞留。回水：江中急流回旋而形成的涡流，即漩涡。疑（níng）滞：即“凝滞”，停滞不前。

⑨枉陼（zhǔ）：地名，沅水中的一个河湾，在辰阳以东，沅水下游，今属湖南常德。

⑩辰阳：地名，汉有辰阳县，见《汉书·地理志》，属武陵郡，在今湖南辰溪。

【译文】

登上鄂渚回头远望啊，慨叹秋冬时节大风凄寒。让我的马儿啊在山边泽畔，将我的车子啊停靠在大片林边。乘坐舲船我沿沅水上溯啊，众人一起举桨划开水波。船儿徘徊不往前走啊，在急流漩涡中停滞不前。早晨从枉陼开始出发啊，晚上就留宿在那辰阳。假如我的心正直无偏啊，流放之地即使偏远又有什么可伤感的？

入溆浦余儃佪兮①，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②，猨狖之所居③。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④，云霏霏而承宇⑤。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注释】

①溆（xù）浦：地名，在今湖南溆浦一带，或因溆水而得名，因其在溆水之滨的缘故。儃（chán）佪：徘徊不前。

②杳（yǎo）以冥冥：意即幽深晦暗。“杳”与“冥”意义相近，都是幽暗、昏暗的意思。

③猨（yuán）：一种猕猴。狖（yòu）：猿猴的一种。

④霰（xiàn）：小雪珠。垠（yín）：边际，涯岸。

⑤霏霏（fēi）：这里形容云气很盛的样子。承宇：指山中云气旺盛而与屋檐相承接。宇，屋檐。

【译文】

进入溆浦我却徘徊犹豫啊，心中迷惑不知去往何方。幽深的树林昏暗阴沉啊，这是那猿猴栖居的所在。山势高峻陡峭遮住太阳啊，山下幽深晦暗阴雨绵绵。雪珠雪花纷纷扬扬无边无际啊，云层浓重与屋檐相连。哀痛我这一生缺少欢乐啊，孤苦寂寞独居在山中。我不能改变志节去随波逐流啊，理所当然会忧愁苦闷困穷终生。

接舆髡首兮①，桑扈臝行②。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③。伍子逢殃兮④，比干菹醢⑤。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⑥，固将重昏而终身！

【注释】

①接舆：春秋时楚国人，佯狂避世。髡（kūn）首：剃去头发。

②桑扈（hù）：古代隐士。臝（luǒ）行：意即裸体而行。臝，同“裸”。

③以：用。

④伍子：即伍子胥，春秋末吴国大夫，名员（yún），字子胥。曾辅佐吴王阖闾攻破楚国。继事吴王夫差，力谏灭越国，夫差不纳。后遭太宰伯嚭诬陷，被逼自杀。

⑤比干：殷末纣王的叔伯父。菹醢（zū hǎi）：肉酱，这里指剁成肉酱。菹、醢，均有肉、肉酱的意思。

⑥董：正。豫：犹豫。

【译文】

接舆剃去头发佯狂避世啊，隐士桑扈裸体而行。忠臣不一定能得到任用啊，贤人未必能发挥才能。伍子胥遭遇祸患啊，比干被剁成肉酱。整个前代都是这样啊，我又何必怨恨如今的君王！我将正道而行

不再犹豫啊，本就准备在重重昏暗中度过一生！

乱曰①：鸾鸟凤皇②，日以远兮。燕雀乌鹊③，巢堂坛兮④。露申辛夷⑤，死林薄兮⑥。腥臊并御⑦，芳不得薄兮⑧。阴阳易位⑨，时不当兮。怀信侘傺⑩，忽乎吾将行兮！

【注释】

①乱：乐曲的最后一章叫乱。古时诗乐不分，故诗文中最后总括全篇要旨的一段文字也被称作乱。

②鸾（luán）鸟凤皇：古人心目中神异的鸟类，这里比喻贤能之士。

③燕雀乌鹊：都是普通常见鸟类，这里比喻谗佞小人。

④巢：鸟窝，这里是搭窝的意思。堂：古时天子以及诸侯议政、祭祀的朝堂、庙堂。坛：用土筑起的高台。

⑤露申：一种香草。辛夷：一种香草。

⑥薄（bó）：草木丛生的地方。

⑦腥臊：恶臭秽浊的气味，这里比喻奸邪小人。御：进用。

⑧薄：靠近，接近。

⑨阴阳易位：这里比喻当时社会忠奸不辨，是非不分，从而使君子贤士失位，奸邪小人得志。

⑩怀信：怀抱忠贞诚信之心。侘傺（chà　chì）：惆怅失意的样子。

【译文】

乱辞称：鸾鸟凤凰，一天天地远去啊。燕雀乌鹊，却在庙堂上公然筑巢安居啊。露申辛夷，在草木丛中干枯死去啊。腥臊恶臭都能得到君王的取用啊，芳香的花草却无法靠近他的身边。阴阳颠倒，生不逢时啊。怀抱忠信却失意彷徨啊，我怅然迷惘，还是远行吧！

哀郢

【题解】

郢是楚国都城的名称，地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说文·邑部》："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汉书·地理志》："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水经注·沔水》："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哀郢"即对郢都的思念与哀痛。

关于本篇的创作背景，自从汪瑗《楚辞集解》指出与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楚乃东北退保陈城这一重大事件有关后，后代颇有学者承袭其说，而林云铭、蒋骥、屈复等认为，本篇是屈原在被放九年（恐非实数，或是多年的意思）后回忆初放时情景而作，篇中"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的词句可为证。如是，则存在这

样一些疑问：屈原是否有可能在秦军破郢后多年，情绪稍见平稳从而进入创作状态呢？连如此沉重打击都能忍受的人如何能作出自沉殉国的激烈而非常人所能为的举动？且屈原对于宗国感情极其深厚，秦军拔郢对其来说不啻国破家亡，对其情绪必是深重刺激，其也势必作出激烈反应，但何以篇中情感仅有凄恻低徊、缠绵惆怅？秦军拔郢时屈原年事已颇高，其是否能够在家破国亡、颠沛流离中再苦熬九年光阴？因此，本书认为清人戴震的观点，对我们理解《哀郢》的创作背景，更具启发性。戴震《屈原赋注·音义下》认为："屈原东迁，疑即当顷襄元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取析十五城而去。时怀王辱于秦，兵败地丧，民散相失，故有'皇天不纯命'之语。"据《史记·楚世家》记载："顷襄王横元年，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戴说未必即是不刊之论，但实可从。襄王即位初的这场战役规模颇大，且发生在楚国政局动荡之时，自会对楚国上下造成不小的震撼与恐慌，民众因而避祸往东逃难，造成局面混乱，离散相失，也并不奇怪；而襄王即位，子兰为令尹，屈原势必遭打击排挤，或则其即于此国难临头的多事之秋被放流而离开郢都，出居陵阳（依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说），并在居陵阳九年后回忆初放时事而创作本篇，也是极有可能的。在本篇中屈原记叙了其离开郢都后东行至陵阳这一路上的行程，抒发了其对宗国、对郢都的刻骨思念之情。

皇天之不纯命兮①，何百姓之震愆②？民离散而相失兮③，方仲春而东迁④。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⑤。出国门而轸怀兮⑥，甲之鼂吾以行⑦。

【注释】

①皇天：天在古人思想观念里占有至高无上的主宰神地位，以"皇"修饰之是古人对天的尊称。皇，美大。

②百姓：指楚国的贵族。震愆（qiān）：震恐，惊恐。

③民：普通民众。

④仲春：阴历二月。

⑤遵：沿着。江夏：长江和夏水。江即长江。夏指夏水，夏水是古水名，由长江分流而出，注入汉水，今已堙没。

⑥国：这里是国都、京城的意思。轸（zhěn）：痛，哀痛。

⑦甲：甲日。古以十天干记日。鼂：（zhāo）：通“朝”，早晨。

【译文】

天命反覆无常啊，为何让宗亲贵戚们惊恐万端？民众流离，亲人失散啊，在这仲春二月向东逃难。离开故土，去向远方啊，沿着江水夏水一路流亡。出了郢都城门便痛切地思念啊，甲日的早晨我启程上路。

发郢都而去闾兮①，荒忽其焉极②？楫齐扬以容与兮③，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④，涕淫淫其若霰⑤。过夏首而西浮兮⑥，顾龙门而不见⑦。心婵媛而伤怀兮⑧，眇不知其所蹠⑨。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⑩。淩阳侯之氾滥兮⑪，忽翱翔之焉薄⑫。心绁结而不解兮⑬，思蹇产而不释⑭。将运舟而下浮兮⑮，上洞庭而下江⑯。去终古之所居兮⑰，今逍遥而来东⑱。羌灵魂之欲归兮⑲，何须臾而忘反⑳。背夏浦而西思兮(21)，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22)，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23)，悲江介之遗风(24)。当陵

阳之焉至兮[25]，淼南渡之焉如[26]？曾不知夏之为丘兮[27]，孰两东门之可芜[28]？

【注释】

①闾（lǘ）：本义是里巷的大门，也可用来指称居民区。这里当是指楚国贵族“昭”、“屈”、“景”三氏聚居之所在，即“三闾”。

②荒忽：神思恍惚的样子。

③楫（jí）：船桨。容与：形容船徘徊不进的样子。

④长楸（qiū）：即高大的梓树。太息：长声叹息。

⑤淫淫：这里形容眼泪流而不止的样子。霰（xiàn）：小雪珠。

⑥夏首：夏水从长江分流而出的地方。西浮：从西面顺水漂流。一说“西浮”为“疾浮”。

⑦龙门：郢都的东城门。

⑧婵媛：眷恋，牵挂。

⑨眇（miǎo）：远。蹠（zhí）：踩，踏，落脚。

⑩焉：于是。洋洋：这里形容飘泊不定的样子。

⑪淩：乘，凌驾。阳侯：传说中司波浪的神，这里指其所掀起的波浪。氾濫：这里形容大水漫流的样子。

⑫忽：快速地。薄：停留，止息。

⑬纼（guà）结：这里形容内心情感郁结牵缠而愁苦烦闷的样子。

⑭蹇（jiǎn）产：形容情思屈曲而无法舒展的样子。

⑮下浮：顺着江流而向下游漂浮。

⑯上洞庭而下江：这里指船行至洞庭湖汇入长江之处时的情形，若船南向驶入洞庭湖则逆流而上，以入沅湘水系，若东向沿长江行驶则顺流而下。

⑰终古之所居：楚国历代先祖自古以来居住的地方，即郢都。

⑱逍遥：飘荡，流落。

⑲羌：楚地方言，句首发语词。

⑳须臾（yú）：顷刻，片刻。

(21)夏浦：即夏口，今汉口。西思：这里是思念西方郢都的意思。

(22)坟：江中岛屿沙洲。

(23)州土：荆楚大地。平乐：土地平坦富饶，人民安居乐业。

(24)介：间。一说是边上、侧畔的意思。遗风：楚先人世代遗传下来的美好风习。

(25)当：到，抵达。陵阳：地名，《汉书·地理志》载丹扬郡陵阳县，在今安徽青阳南。

(26)淼（miǎo）：水面阔大无边的样子。南渡：指往南渡过大江而登岸抵达陵阳。

(27)夏：高大的房屋。丘：丘墟，废墟。

(28)两东门："两"疑有误，或为"㒳"字，考量计较的意思。东门即郢都东城门，亦即上面提到的"龙门"。

【译文】

从郢都出发离开故土啊，神思恍惚不知该去向何方？桨一齐划动，船却徘徊不前啊，哀痛的是不能再见到君王。看那故国乔木我长声叹息啊，眼泪如同雪珠一样流淌。船过夏浦向东漂荡啊，回头看那郢都龙门已踪影难觅。心里牵挂不舍充满哀伤啊，前路邈远不知在何方落脚？顺风而行，随着流水啊，于是飘泊无依，流寓他乡。乘着水神掀起的巨浪啊，如鸟儿一般飞起却不知落在何方？心乱如麻难以解开啊，情思郁结无法舒怀。将要驾船顺流而下啊，上溯是洞庭下流是长江。离开先人世代居住的土地啊，而今飘泊流落来到东方。灵魂它

想要回归故土啊，何尝有片刻忘记还乡？离开夏口思念郢都啊，哀伤距故都日渐遥远。登上沙洲纵目远眺啊，姑且舒散我忧愁的心情。哀怜荆楚大地曾富饶安乐啊，悲伤的是江上故俗遗风。抵达陵阳后该往哪里去啊，南渡浩淼大江后又将去何处？不知高大的宫殿楼台是否已成为丘墟啊，谁能料到郢都东门是否化为荒芜？

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①，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②，蹇侘傺而含戚③。外承欢之汋约兮④，谌荏弱而难持⑤。忠湛湛而愿进兮⑥，妒被离而鄣之⑦。尧舜之抗行兮⑧，瞭杳杳而薄天⑨。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⑩。憎愠惀之修美兮⑪，好夫人之忼慨⑫。众踥蹀而日进兮⑬，美超远而逾迈⑭。

【注释】

①忽：迷惘，恍惚。不信：当作“去不信”。去，离开。信，两天，这里形容时间很短。

②惨：忧愁。郁郁：形容忧愁的样子。不通：这里指心情忧愁烦闷、郁结不畅。

③蹇（jiǎn）：句首发语词。侘傺（chà　　chì）：惆怅失意的样子。

④汋（chuò）约：本指柔美的样子，这里形容小人谄媚的样子。

⑤谌（chén）：确实，实在。荏（rěn）：弱，软弱。

⑥湛湛（zhàn）：厚重。

⑦被离：分离，离散。鄣：壅蔽，阻塞。

⑧抗：高，高尚。

⑨瞭：明。杳杳（yǎo）：高远的样子。薄：迫近，靠近。

⑩被（pī）：加。不慈：不爱自己的儿子，指尧舜禅让天下于他人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伪名：与事实不符的名声。

⑪愠忳（yùn　lǔn）：大约是形容怨思蕴积于心的样子，当是就忠贞君子而言。

⑫夫（fú）人：这里指谗佞小人。忼（kāng）慨：即“慷慨”，形容情绪激昂奋发的样子。

⑬众：这里指表面上故作慷慨之态的谗佞小人。踥蹀（qiè dié）：形容行走的样子。

⑭美：忠贤君子。超：远。逾：跃进，行进。迈：远走高飞。

【译文】

心中长久不快啊，忧和愁绵绵不绝。想到回郢都的路那么遥远啊，江水夏水已难以渡过。恍惚中仿佛刚刚离开故土啊，到如今已有九年未曾回去。心情忧郁愁闷不畅啊，惆怅失落一腔凄楚。小人们表

面上奉承君王，一副媚态啊，实际上软弱不堪，难以辅国。忠厚之士愿有所作为啊，谗妒小人却从中阻挠。圣王尧舜德行高尚啊，他明智高远直逼苍穹。谗佞小人心怀嫉妒啊，给他加上不慈爱的恶名。君王嫌恶正直忠贤的君子啊，却喜爱那故作慷慨姿态的伪善小人。众多谗佞小人竞相奔走，日益得势啊，忠臣贤士被日益疏远，却远走高飞。

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①，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②，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注释】

①曼：本义是引而使长，这里指张大双眼。流观：四处观看。

②“鸟飞”以下两句：这是当时流行的成语。鸟飞虽远，终将返回故乡；狐狸死时，头必朝向其所出生的山丘。比喻对故土深厚而炽热的爱恋情怀。

【译文】

乱辞称：睁大我的眼睛环顾周围啊，盼望什么时候能回去一次？鸟儿远飞终究要返回故林啊，狐狸死时头必朝着故土山丘。实在不是我有罪过啊而被流放，何尝有一日一夜忘怀故都？

抽思

【题解】

“抽思”取自少歌部分首句“与美人之抽思兮”中的二字。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以为：“抽，拔也。抽思，犹言剖露其心思，即指上陈之耿著言。”即剖陈心迹、将心中郁结的情思抒发出来的意思。

关于本篇的创作时地，由于王逸《楚辞章句》笼统地认为《九章》诸篇都是作于顷襄王在位期间，屈原被放逐于江南之野的时候，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沿袭《抽思》作于顷襄王时、江南之野的说法，如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即持这种说法。清人林云铭则提出本篇是屈原在怀王时作于汉北，他在《楚辞灯》中说：“屈子置身汉北，无所考据。刘向《新序》止云怀王放之于外，并未有汉北字样。即《史记》亦但云疏绌不复在位，其作《离骚》虽有放流等语，亦未有汉北字样。今读是篇，明明道出汉北不能南归一大段，则当年怀王之迁原于远，疑在此地，比前尤加疏耳，但未尝羁其身如顷襄之放于江南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同意这一观点，其认为：“此篇盖原怀王时斥居汉北所作也。他在《楚辞余论》中又提出：“《骚经》当作于《惜诵》之后，《抽思》、《思美人》之先。”其说大致可信，今人也大体遵遁林、蒋二人的说法。

《抽思》表达屈原被怀王疏远而蛰居汉北时，仍忧心国事，思念郢都，意欲回归的拳拳之情，以及心系怀王，而心境无由上达的愁苦。

本篇的特色首先在于独特的篇章结构：除“乱曰”外，又有“少歌曰”、“倡曰”。跟“乱曰”一样，它们本来也是音乐组织形式的术语，这里则用来表示文章的篇章结构。由此构成本篇的二元结构，即“倡曰”之前部分与“倡曰”之后部分。之前部分以“少歌”作小结，倡辞则自成一段，最后以“乱辞”总结。

本篇的另一特色是出色的心理刻划，尤其是“倡辞”中“望孟夏之短

夜兮”到“魂识路之营营”一段的离魂、魂游描写。作者以梦境中灵魂出窍，回返郢都的瑰奇想象，抒发了自己对于宗国、故乡的强烈怀念与刻骨依恋。这种魂游描写影响后人颇深。沈约《别范安成诗》“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杜甫《梦李白》二首之一“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都可以看到其影子。

心郁郁之忧思兮①，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②，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③，何回极之浮浮④。数惟荪之多怒兮⑤，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⑥，览民尤以自镇。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⑦。

【注释】

①郁郁：忧愁的样子。

②蹇（jiǎn）产：情思屈曲而不得舒展的样子，即忧思郁结之义。

③动容：意即动摇。容，即“搯”，动。

④回极：回旋的天极。浮浮：变动不定的样子。

⑤数（shuò）：多次，频频。惟：思。荪：一种香草，这里用来比喻君王。

⑥摇起：迅速地起身、跃起。横奔：大步流星地疾急奔跑。

⑦矫：举起。美人：这里代指怀王。

【译文】

心中忧愁思绪烦乱啊，独自长叹又增感伤。情思郁结不能化解啊，漫漫长夜睡意全无。悲叹秋风猛烈撼动外物啊，何以竟使回旋的天极也变动不定？多次想起君王屡屡发怒啊，使我心伤忧苦无边。我愿疾起大步狂奔啊，看到百姓动辄得罪又静下心来。总结幽隐情思来陈词啊，面向君王表白心意。

昔君与我诚言兮①，曰黄昏以为期②。羌中道而回畔兮③，反既有此他志。㑊吾以其美好兮④，览余以其修姱⑤。与余言而不信兮⑥，盖为余而造怒⑦。愿承间而自察兮⑧，心震悼而不敢⑨。悲夷犹而冀进兮⑩，心怛伤之憺憺⑪。

【注释】

①诚言："诚"当作"成"。成言即已约定的言语。成，定。

②黄昏：日落的时候，古代于此时举行昏礼（即今婚礼）。屈原作品多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

③羌：楚地方言，句首发语词。回畔：改道，改路。

④㑊（jiāo）：同"骄"，骄傲，矜夸。

⑤览：向他人展示。修姱（kuā）：美好。

⑥不信：不守信用，不可靠，即言而无信。

⑦蓋（hé）：通“盍”。何，为什么。造怒：发怒，生气。

⑧间（jiàn）：间隙，机会。自察：自我表白。

⑨震悼：内心惊恐、震恐的样子。

⑩夷犹：犹豫。进：进言。

⑪怛（dá）：痛苦，忧伤。憺憺（dàn）：因忧惧惊恐而心情动荡不安的样子。

【译文】

从前君王和我曾约定啊，说好相会在黄昏时分。半路上他却改了主意啊，转身而去有了别的想法。向我矜夸他的美好啊，对我展示他的才能。跟我说好的话不算数啊，为什么还对我怒气冲冲？我希望寻找机会表白自己啊，心里又惊惧不敢随意行动。悲伤犹豫盼望能进言啊，心中痛苦忧愁难安。

兹历情以陈辞兮①，荪详聋而不闻②。固切人之不媚兮③，众果以我为患④。初吾所陈之耿著兮⑤，岂至今其庸亡⑥？何毒药之謇謇兮⑦，愿荪美之可完⑧。望三五以为像兮⑨，指彭咸以为仪⑩。夫何极而不至兮，故远闻而难亏⑪。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注释】

①兹历：当作“历兹”。历，陈列，列举。兹，此。

②详（yáng）：通“佯”，假装。

③切（qiè）：正直，恳切。媚：谄媚，讨好。

④众：这里指跟屈原对立，专以谄媚君王为能事的谗佞小人。

⑤耿著：光明，明白。

⑥庸：乃。亡：忘。

⑦何毒药之謇謇兮：当作“何独乐斯之謇謇兮”。謇謇，形容忠贞切直的样子。

⑧完：当作“光”，发扬光大。

⑨三五：三指三王，即禹、汤、周文王；五指春秋五霸。一说指三皇五帝。像：法式，榜样。

⑩彭咸：传说是殷商时的贤人。仪：法式。

⑪闻：名声，声誉。亏：缺失，消歇。

【译文】

列数心事来陈辞啊，君王却假装耳聋听不见。本来正直的人就不会阿谀谄媚啊，一众小人果然把我当作祸患。当初我所陈说的话明明白白啊，难道如今竟全都忘却？为什么总是这样忠贞耿直啊，是希望君王美德能发扬光大。仰慕三王五霸以他们为榜样啊，指着古贤彭咸以他为楷模。假若如此，还有什么终极不能达到啊，从此声名远播将会永远流芳。善心不会自外产生啊，名声不会凭空出现。谁能不给予便有回报啊，谁能不播种就有收获？

少歌曰①：与美人抽怨兮②，并日夜而无正③。㑊吾以其美好兮④，敖朕辞而不听⑤。

【注释】

①少歌：即《荀子·赋篇·佹诗》的“小歌”，是古代乐章结构的组成部分，对前一部分内容起小结、收束的作用。

②怨：朱熹《楚辞集注》本作“思”。

③并日夜：即夜以继日，日夜不分。并，合。无正：无从论证、评断是非。

④㑊（jiāo）：同“骄”，骄傲，骄矜。

⑤敖（ào）：同“傲”。

【译文】

少歌说：跟君王剖白心迹啊，夜以继日却得不到评判。向我夸耀他的美好啊，傲慢地将我的言语抛在一边。

倡曰①：有鸟自南兮②，来集汉北③。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④。既茕独而不群兮⑤，又无良媒在其侧⑥。道卓远而日忘兮⑦，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⑧，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⑨，何晦明之若岁⑩！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⑪。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⑫。愿径逝而未得兮⑬，魂识路之营营⑭。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⑮，尚不知余之从容⑯。

【注释】

①倡：同“唱”，古代乐章的结构组织形式之一，作用是发端启唱。

②鸟：屈原自喻为鸟。南：这里指郢都。

③汉北：汉水以北的地方，屈原当时被迁于此。

④牉（pàn）：分离，离别。异域：他乡，这里指汉北迁所。

⑤茕（qióng）：孤独。

⑥良媒：好的媒人，这里指能够为作者和怀王之间沟通关系的人。

⑦卓：同“逴（chuō）”，远。日忘：这里指被怀王一天天地淡忘。

⑧北山：当是郢都附近的山，或谓即郢都纪南城北的纪山。

⑨孟夏：阴历四月，初夏时节。

⑩晦明之若岁：形容度日如年，难以入眠。晦明，由夜至曙。晦，昏暗，黑夜。明，白昼。

⑪一夕而九逝：是说灵魂在一夜之内多次前往郢都，表达了对郢都的刻骨思念。夕，晚上。逝，去，往。

⑫南指月与列星：这里是说在由汉北往南去往郢都的路上，靠着月亮与群星来辨认方向。

⑬径逝：一直前往，返回郢都。

⑭识（zhì）：辨认。营营：形容来回走动的样子。

⑮理：媒人，媒介。

⑯从容：举动，行为。

【译文】

倡说：有只鸟儿从南边来啊，飞来栖息在汉北。容貌美好清丽动

人啊，却独在异乡离群而居。既已孤身一个不能合群啊，又没好的媒人在旁扶持。道路遥远日渐被人遗忘啊，想要自己陈说却没有机会。望着北山落泪啊，对着流水叹息。初夏夜晚本来短暂啊，为何度日如年却难以入眠？想起回郢都的路途那么遥远啊，灵魂一夜之间多次前往。不知那道路是曲是直啊，只好靠着星月指认南去的方向。多想一直前往到达郢都却不被君王接纳啊，只有灵魂辨认那来往的路途。为何灵魂那么忠信正直啊，别人的心思和我却不一样！信使孱弱，没媒人通路子啊，还有谁知道我的言行思想。

乱曰：长濑湍流①，泝江潭兮②。狂顾南行③，聊以娱心兮。轸石崴嵬④，蹇吾愿兮⑤。超回志度⑥，行隐进兮⑦。低佪夷犹，宿北姑兮⑧。烦冤瞀容⑨，实沛徂兮⑩。愁叹苦神⑪，灵遥思兮。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道思作颂⑫，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注释】

①濑（lài）：沙石滩上的水流。湍（tuān）：急流。

②泝（sù）：逆流而上。潭：水深的地方。

③狂顾：心神迷乱而左右顾盼。南行：向着南方郢都的方向而行。

④轸（zhěn）：通“畛”，田间道路。崴嵬（wēi　wéi）：形容石头高低不平的样子。

⑤蹇（jiǎn）：通“骞”，使……艰难。

⑥超回：徘徊。志度：通“踅踱”，意即踯躅，徘徊不前。

⑦隐进：指一点点慢慢前进。

⑧北姑：大约是汉北一带的地名。

⑨烦冤：形容心中忧愁烦闷的样子。瞀（mào）容：当为“瞀傛”，心情烦乱不安。瞀，乱。容，通“傛”，不安。

⑩沛徂（cú）：即颠沛困苦地行进。徂，去往。

⑪苦神：伤神，损伤精神。

⑫道：通“导”，表达，表述。颂：即指本文。

【译文】

乱辞说：长长的沙石滩上流水湍急，沿着深潭逆流而上啊。心神迷乱顾盼南行，聊且抚慰我的心伤啊。路上石头高低不平，让我回家的路途艰难啊。徘徊踯躅，慢慢前行啊。迟疑犹豫，停歇在北姑啊。愁闷烦乱，走得实在艰辛啊。忧愁叹息，黯然神伤，灵魂仍在思念故乡啊。路途遥远，居处幽僻，又没人为我通报啊。表达忧思写下歌词，姑且自我解脱啊。忧郁心绪不得舒畅，这些话该向谁倾诉啊！

怀沙

【题解】

关于“怀沙”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沙”是“沙石”的意思，所谓“怀沙”意即怀抱沙石而自沉。这种说法在汉至宋间颇为流行。东方朔《七谏·沉江》已有“怀沙砾以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的诗句。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蔡邕《吊屈原文》曰：“顾抱石其何补？”郭璞《江赋》曰：“悲灵均之任石。”《后汉书·逸民列传》：“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李贤注：“谓屈原怀沙砾而自沉也。”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等也持这一观点。另一种说法认为“沙”指“长沙”，所谓“怀沙”即沙念长沙。明代汪瑗在《楚辞集解》中认为：“世传屈原自投汨罗而死，汨罗在今长沙府。……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李陈玉《楚辞笺注》、钱澄之《庄屈合诂》也认为“沙”指“长沙”而言，是地名。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则进一步指出：“《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沙本地名，《遁甲经》：‘沙土之祗，云阳氏之墟。’《路史》纪云阳氏、神农氏，皆宇于沙，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曰怀沙者，盖寓怀其地，欲往而就死焉耳。……长沙为楚东南之会，去郢未远，固与荒徼绝异，且熊绎始封，实在于此，原既放逐，不敢北越大江，而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邱之意，所以惓惓有怀也。”今人游国恩、姜亮夫、马茂元等也同意“怀沙”为怀念长沙。此说或优于“怀抱沙石”之旧说，但亦未必完全正确。

关于本篇创作时间，学者们基本都认为是屈原自沉前不久，主要问题在于其是否为屈原绝命辞。由于《七谏》与《史记》均提出屈原“怀沙砾以自沉”的说法，后世如洪兴祖、黄文焕、林云铭、屈复等都认为《怀沙》即屈原绝命辞。朱熹《楚辞辩证》对此提出质疑，他说：“《骚经》、《渔父》、《怀沙》，虽有彭咸、江鱼、死不可让之说，然犹未有决然之计也，是以其词虽切而犹未失其常度。……至《惜往日》、《悲回风》，则其身已临沅湘之渊而命在晷刻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也认为：“虽为近死之音，然纡而未郁，直而未

激，犹当在《悲回风》、《惜往日》之前，岂可遽以为绝笔欤？”今则颇有学者以为屈原绝笔为《惜往日》，两说并录以参。

诗篇虽未必是屈原的绝命辞，但距其投水而死理应不远。本篇一方面重申自己虽然屡受打击挫折，却始终不改高洁的志节；另一方面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楚国昏乱颠倒的政治与社会，述说谗佞当道，国君昏愦，“人心不可谓”的深深绝望和将死前的愤激和悲哀。全诗言辞激切，情调哀惨。

滔滔孟夏兮①，草木莽莽②。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③。眴兮杳杳④，孔静幽默⑤。郁结纡轸兮⑥，离愍而长鞠⑦。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注释】

①滔滔：这里形容夏季暑热之气旺盛的样子。孟夏：阴历四月，初夏时节。

②莽莽：这里形容草木茂盛的样子。

③汩（yù）：快速地行走。徂：去，往。

④眴（xuàn）：看。杳杳：昏暗，幽深。

⑤孔：很，甚。幽：幽深，深沉。默：寂静无声。

⑥郁结：形容心中忧郁的情思缠结积聚的样子。纡轸（yū

zhěn）：形容内心情感扭曲而伤痛的样子。

⑦憫（mǐn）：哀痛，悲哀。鞠（jū）：困苦。

【译文】

暖洋洋的四月初夏啊，草木茂盛葱郁。心情伤感，哀思绵长啊，匆匆又往南迁。眼前景象昏暗幽深啊，静谧幽深万籁悄然。愁绪纠结，内心痛苦啊，遭受悲哀，困苦无边。抚慰忧伤，考量心志啊，暗自压抑内心沉冤。

刓方以为圜兮①，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②，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③，前图未改。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④。

【注释】

①刓（wán）：削，剜刻。圜（yuán）：同“圆”，圆形。

②本迪：常道，本来的路径。

③画：规划，计划。墨：即绳墨，木工画直线用的工具。

④大人：有三种说法：一指君子。二指居高位之人。三指有圣德之人。

【译文】

把方的削成圆的啊，正常的法度不能废弃！改变本心更替常道啊，这向来为君子所鄙薄。彰显原则标举准绳啊，前人的法度不曾更改。内心敦厚品格方正啊，大人君子盛赞不已。

巧倕不斲兮①，孰察其拨正②。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③。离娄微睇兮④，瞽以为无明⑤。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⑥，鸡鹜翔舞⑦。同糅玉石兮⑧，一概而相量⑨。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⑩。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⑪，穷不知所示。邑犬之群吠兮⑫，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⑬，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⑭，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⑮，莫知余之所有。

【注释】

①倕（chuí）：传说是虞舜时能工巧匠的名字。斲（zhuó）：砍，削。

②察：知道，了解。拨：弯曲。

③矇瞍（méng sǒu）：瞎子。

④离娄：古代传说中视力超强的人。睇（dì）：眼睛微睁着看。

⑤瞽（gǔ）：瞎子。

⑥笯（nú）：笼子。

⑦鹜（wù）：鸭。

⑧糅（róu）：错杂，混杂。玉石：指君子和小人。玉，比喻德行端正的君子。石，比喻谗佞小人。

⑨一概而相量：用一个度量衡标尺来衡量的意思，比喻善恶不分。概，古代称量米粟等时用来刮平斗斛的木板，这里引申为标准、尺度。量（liáng）：衡量。

⑩臧（cáng）：指自己所具备的美好品质。

⑪瑾（jǐn）：美玉。

⑫邑：城镇，城市，人口聚居的地方。

⑬非俊疑杰：非，毁谤，诋毁。俊、杰，都是指才能出众、智识过人的人。

⑭文质：外在和本质。文指外表。质指本质。疏：疏阔，阔略，没有太多繁文缛节。内（nè）：木讷，不善言辞。

⑮材朴：可以使用的木材、木料，这里比喻人的才干。委积：堆积。

【译文】

巧匠倕如果不砍不削啊，谁会知道是曲是直？黑色花纹隐在暗处

啊，瞎子也说它不明显。离娄眯着眼睛看啊，盲人认为他没眼力。把白变成黑啊，把上下颠倒过来。凤凰被关进笼子啊，鸡鸭却肆意飞舞。美玉顽石掺杂在一起啊，用一个标尺衡量它们。结党营私之徒卑鄙顽固啊，不知我内蕴的美好。负担太重装载过多啊，陷没停滞难达目标。怀抱美玉，手握宝石啊，身处困境，不知向谁展示。城里的狗一起狂叫啊，对着它们眼中怪异的人事叫嚣。毁谤俊才，猜忌贤才啊，本来就是庸人的常貌。外表质朴秉性木讷啊，众人不知我出众的文采。栋梁之材堆积一旁啊，我的才能无人知晓。

重仁袭义兮①，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遌兮②，孰知余之从容③！古固有不并兮④，岂知其何故？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⑤。

【注释】

①重（chóng）：积累，重叠。袭：重累，重叠。

②遌（è）：遇。

③从容：行为，举动。

④不并：指圣君与贤臣不生在一个时代。

⑤邈（miǎo）：远。慕：仰慕，思念。

【译文】

积累宽仁培养忠义啊，谨慎敦厚充实自身。圣王重华不能与他相

遇啊，有谁能了解我的言行举动？明君贤臣自古就不常生在一个时代啊，怎知其中的原因？汤禹距今如此久远啊，时代太早让人无从表达思慕之情。

惩连改忿兮①，抑心而自强。离愍而不迁兮②，愿志之有像③。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④。舒忧娱哀兮⑤，限之以大故⑥。

【注释】

①惩：止住。连：当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违”，恨的意思。

②愍（mǐn）：同“愍”，祸难。

③像：法则，榜样。

④昧昧：形容昏暗的样子。

⑤舒忧娱哀：舒散、发泄忧愁，使悲哀的情绪快乐起来。

⑥限：限度，期限。大故：死亡。

【译文】

克制心中怨恨改掉自己的愤怒啊，平抑心情自我勉励。饱受哀愁却不变心啊，希望志节有所依归。向北进发暂且停歇啊，天色昏暗已到黄昏。舒散忧愁排遣悲哀啊，期限已到死亡将临。

乱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①。修路幽蔽，道远忽兮②。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③，骥焉程兮④。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⑤。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⑥，永叹喟兮⑦。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⑧。

【注释】

①汩（gǔ）：水流湍急的样子。

②忽：荒忽，茫茫，辽远阔大的样子。

③伯乐：古代传说中善于识别、挑选马匹的人。没（mò）：通“殁”，死亡。

④骥：好马，良马。程：衡量，测量。

⑤错：安置。

⑥曾：重累。爰：哀伤不止。

⑦喟（kuì）：叹息。

⑧类：法则，标准，榜样。

【译文】

乱辞说：沅湘之水阔大，湍急向前奔流啊。长路幽深昏暗，辽远苍茫无际啊。内心修美品格坚贞，无可匹敌啊。伯乐已死，好马又该怎样衡量啊。万民降生，各有自己的命运啊。安心骋志，我还有什么好畏惧啊。满腹哀伤无休无止，叹息长久不绝啊。世间混浊无人理解，我对人心已无话可说啊。知道死亡不可避免，宁愿不再爱惜自己啊。明白地告诉大人君子，我将以此作为法则啊。

思美人

【题解】

“思美人”由篇首语“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而来，所谓“美人”，有“怀王”或“襄王”之说，后人多认同王逸《楚辞章句》的“怀王”说。“思美人”，如王逸所说“言己忧思，念怀王也”的意思。《思美人》抒发了思念君王，却得不到表白心志的机会、无法接受变节以从俗邀宠的郁怨，也坚定了始终执守高洁人格与美政理想、宁死不变节的信念。

本篇的创作时地，多沿袭王逸的流放江南时的说法。至清代林云铭《楚辞灯》则提出：“与江南之野所作无涉。”屈复《楚辞新集注》也指出：“此亦迁汉北时作也。”近代沈德鸿、姜亮夫、陈子展等人也认为此篇是屈原于怀王时作于汉北，兹从后说。

本篇在创作上的特色在于“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手法的运用。其以“思美人”名篇，“美人”便是用来指称“怀王”。屈原作品往往喜欢用男女爱情关系来比喻君臣关系，本篇即是一例。除“美人”喻外，本篇还大量运用了“香草”喻。全文下半部分诗人沿着江水、夏水散心消忧时所采摘的“芳芷”、“宿莽”等，都可视为他心目中美好德行、理想人

格的象征，这同时可以在《离骚》等作品中得到印证。

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①。媒绝路阻兮②，言不可结而诒③。蹇蹇之烦冤兮④，陷滞而不发⑤。申旦以舒中情兮⑥，志沉菀而莫达⑦。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⑧。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高而难当⑨。

【注释】

①擥（lǎn）涕：擦干、收起眼泪。擥，同“揽”。伫眙（zhù chì）：久久站立，注视前方。

②媒绝：指自己孤单一人，无人为自己和君王沟通。绝，断绝。路阻：这里比喻自己和君王之间存在隔阂，无法互相了解、沟通。

③诒（yí）：赠送。

④蹇蹇（jiǎn）：形容情绪滞塞、郁结而不通畅的样子。烦冤：形容心情烦乱而郁积不得发泄的样子。

⑤陷滞而不发：指愁闷烦乱的情绪郁积于内，无法发泄舒散。

⑥申旦：由夜至曙，通宵达旦。中情：屈原作品习语，即内心情感。

⑦沉菀（yùn）：形容心思郁积而不通的样子。

⑧丰隆：古代神话传说中云神的名号。不将：不听从命令。

⑨羌：楚地方言，句首发语词。宿：当作“迅”，即速度快。当：遇到。

【译文】

思念我那美人啊，擦干眼泪久久伫立，望眼欲穿。媒人断绝了消息，路途多有险阻啊，有话对君王说却言不成句。烦闷愁苦郁积我胸中啊，陷滞停留却难以舒泄。由夜至曙我想要抒怀啊，心思缠结却又无法传达。愿把话儿托付给浮云啊，碰上云神不听我言。想靠归鸟为我传辞啊，它迅疾高飞，转瞬不见。

高辛之灵盛兮①，遭玄鸟而致诒②。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愍兮③，羌冯心犹未化④。宁隐闵而寿考兮⑤，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⑥，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⑦。勒骐骥而更驾兮⑧，造父为我操之⑨。迁逡次而勿驱兮⑩，聊假日以须时。指嶓冢之西隈兮⑪，与纁黄以为期⑫。

【注释】

①高辛：五帝之一“帝喾”的名号。灵盛：神灵旺盛充沛。

②玄鸟：燕。致诒：传送礼物。诒，礼物。

③离愍（mǐn）：遭遇忧愁。

④冯（píng）：愤怒，愤懑。

⑤隐闵：隐忍，沉默不言。寿考：终身。

⑥前辙：前面、未来的道路。遂：通达，顺利。

⑦蹇（jiǎn）：通“謇”，句首发语词。异路：与世俗之人不同的道路。

⑧勒：本义是套在马首上的笼头，这里释为驾驭、控御。骐骥：一种骏马的名称。

⑨造父：周穆王时人，以善于驾车著称。操：执辔驾车。

⑩迁：迁延不进的样子。逡（qūn）次：徘徊不前的样子。

⑪嶓冢（bō zhǒng）：山名。大约是蜿蜒于陕甘交界处的山脉名称，汉水的发源处。隈（wēi）：山崖。

⑫纁（xūn）黄：日落、黄昏的时候。

【译文】

古帝高辛神灵多么荣盛啊，遇上玄鸟为他传送礼物。想要改变志节追随流俗啊，我又以改变节操委屈心志为愧。常年独自经受忧痛熬煎啊，一腔怨懑依旧不能化解。宁愿隐忍不言了此穷苦一生啊，又怎能改辙变节呢？明知前方道路艰难不通啊，却不更改这种处世原则。

车已颠覆，马已颓倒啊，这路与众不同却仍是我的选择。勒住骏马，重套车驾啊，造父为我执辔驾驭。要他慢慢前行且莫纵马疾驰啊，姑且偷闲一番等待时机。指着嶓冢山的西面山崖啊，约好黄昏时分在那里相见。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①，遵江夏以娱忧②。擥大薄之芳茝兮③，搴长洲之宿莽④。惜吾不及古人兮⑤，吾谁与玩此芳草？解萹薄与杂菜兮⑥，备以为交佩⑦。佩缤纷以缭转兮，遂萎绝而离异。吾且儃佪以娱忧兮⑧，观南人之变态⑨。窃快在中心兮，扬厥凭而不竢⑩。芳与臭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⑪。纷郁郁其远承兮⑫，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⑬，羌居蔽而闻章。

【注释】

①荡志：放纵情思，开怀。荡，放荡，放纵。

②娱忧：排解忧愁。

③擥：持取，摘取。薄：草木丛生的地方。茝（zhǐ）：香草名，或即白芷。

④搴：拔取。长洲：即形状长而大的沙洲。洲，沙洲，岛屿。宿莽：一种越冬生长的草本植物，或即卷葹草。

⑤不及古人：未能和古代的圣贤君子同处一个时代。

⑥萹（biān）薄：丛生的萹蓄。萹，萹蓄，一名萹竹。蓼科，一年生平卧草本植物。薄，丛生的杂草。

⑦交佩：两两相交的佩饰物。

⑧儃（chán）佪：徘徊不前的样子。

⑨南人：郢都以南之人。变态：不正常的情态。

⑩凭：愤懑，愤怒。竢（sì）：等待。

⑪羌：句首发语词，楚地方言。芳华：即芬芳的花朵。华，同“花”。自中出：从里面凸显出来。

⑫纷：疑当作“芬”，芳香之气。郁郁：这里形容香气浓郁的样子。远承：指香气向远处飘散。“承”即“烝”，气味向外飘扬发散。

⑬情：指人的外在感情。质：指人的内在本体的特质、特征，即本质。

【译文】

春天到来新年开始啊，白天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将敞开心扉寻找快乐啊，沿着江水、夏水消解忧愁。摘下丛林里芬芳的茝草啊，拔取大沙洲上生长的宿莽。可惜我没能生在古代先贤的时代啊，如今与谁一起玩赏这些芳香的花草？采折丛生的菖蓄杂菜啊，备作左右相交的佩饰。它们缤纷繁盛缭绕周身啊，最终却枯萎凋落，被扔在一旁。我且徘徊闲行消愁解闷啊，瞧瞧这些南人不正常的情态。一丝快意暗自浮上心头啊，舒散愤懑不必再有所期待。虽然芳香、浊臭混杂在一处啊，花朵的芬芳依旧难以掩盖。浓郁香气远远飘散啊，充盈于内自然会发散于外。我的心志若能真的保持啊，居处虽然蔽塞，也能名声显

扬。

令薜荔以为理兮①，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蹇裳而濡足②。登高吾不说兮③，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与而狐疑④。广遂前画兮⑤，未改此度也。命则处幽⑥，吾将罷兮⑦，愿及白日之未暮⑧。独茕茕而南行兮⑨，思彭咸之故也。

【注释】

①薜荔：香草名，一种缠绕着树木生长的藤本植物。理：媒人，媒介。

②蹇（qiān）：通“褰”，提起。濡（rú）：沾湿，浸湿。

③说：通“悦”，喜爱，喜欢。

④容与：形容徘徊不前的样子。

⑤遂：道路。画：分布。

⑥处幽：居处于幽暗僻远的地方，这里指被疏遭逐而出居汉北荒凉之地。

⑦罷：同“罢”，即休止，作罢。一通“疲”，指疲乏，疲劳。

⑧白日之未暮：比喻尚有时日，要抓紧时间，及时有所作为。

⑨茕茕（qióng）：形容孤独的样子。

【译文】

命令薜荔去做信使啊，却恐怕如同抬脚攀援树木。依靠芙蓉去做媒人啊，却担心提起裤子将双脚弄湿。向高处攀爬我不喜欢啊，往低处行走我也不愿。本来是我的形貌不适应当世啊，我却仍然犹豫不决徘徊踯躅。广阔道路向前方延伸啊，我却仍然不改一贯法度。命中注定居于幽僻之地，我将就此停止下来啊，但仍愿趁年轻有所作为。独自一人往南行走啊，这是思念彭咸的缘故。

惜往日

【题解】

本篇亦以篇首三字为题。

关于本篇的真伪，历来颇多争议。南宋时人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钞》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及《悲回风》为伪作。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人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亦因作品语气而致疑。清人吴汝纶《古文辞类纂评点》以《怀沙》为屈原绝笔，又因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刘永济《屈赋通笺》、谭介甫《屈赋新编》、胡念贻《屈原作品的真伪及其年代》均对本篇是否屈作提出疑问，但所举理由说服力不够，故无法令人信从。

本篇是屈原临终前的作品，学者们大多没有异议，但是否为绝笔，则有不同看法。林云铭《楚辞灯》以《怀沙》为绝笔，王夫之

《通释》以《悲回风》为绝笔，但也颇有人认为本篇为屈原绝笔，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夏大霖《屈骚心印》、陆侃如《屈原评传》、郭沫若《屈原研究》、游国恩《楚辞论文集》、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等。细绎文义，篇中说："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而不识。"则亦可以本篇为绝命词。

关于本篇内容，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言己初见信任，楚几于治。而怀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以忠为邪，以谮为信，贞臣无辜，遂以见逐。然楚君昏暗，任私无法，而秦方朝夕以谋东略，则国亡无日，义恐再辱，遂欲赴渊，又惧无益君国，徒死无用，遂剀切以陈，思以牖启昏暗；然法度已隳，罔可救药，故毕辞赴渊以成其忠爱之忱矣！"其说颇为允当。而钱澄之在《庄屈合诂》中进一步引申说"《惜往日》者，思往日之王之见任而使造为宪令也。始曰'明法度之嫌疑'，终曰'背法度而心治'，原一生学术在此矣。楚能卒用之，必且大治；而为上官所谗，中废其事，为可惜也。原之惜，非惜己身不见用，惜己功之不成也。"此见解甚为精辟。

惜往日之曾信兮①，受命诏以昭诗②。奉先功以照下兮③，明法度之嫌疑④。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⑤。秘密事之载心兮⑥，虽过失犹弗治。心纯庬而不泄兮⑦，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⑧，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⑨，虚惑误又以欺⑩。弗参验以考实兮⑪，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⑫。惭光景之诚信兮⑬，身幽隐而备之⑭。

【注释】

①往日：这里指屈原青壮年时被怀王信任并重用的那一段时期。

②命诏：君王发布的命令或文告。昭：明。诗：当从朱熹本作“时”，时世。

③先功：指楚国前代君王的功业、业绩。功，指对国而言的事功、功绩。照下：昭示下民。

④法度：指国家的章程、法令、制度。嫌疑：指法度中不明确或有疑难的地方。

⑤属（zhǔ）：托付。娱（xī）：游乐，嬉戏。

⑥秘密：即“黾勉”，勤勉，勤恳。

⑦庞（máng）：敦厚，厚道。不泄：出言谨慎，不随便乱说话。泄，泄漏。

⑧君含怒而待臣：《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大约即指此事。

⑨蔽晦：遮蔽、蒙蔽从而使之昏暗不明。聪明：聪就听觉而言，明就视觉而言，所谓“耳聪目明”，即视听感官敏锐的意思。引申则指判断、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

⑩虚：空虚不实，假而伪。惑：使……疑惑。误：使……行为举动颠倒错讹。

⑪参：参互比较。考实：考察、考核事实真相。

⑫被：蒙受。离：当从洪兴祖及朱熹本作“谤”，诽谤。尤：罪过，罪责。

⑬景（yǐng）：同“影”。

⑭幽隐：这里形容其居所的偏僻荒凉。备：具备。

【译文】

痛惜年轻时曾受信任啊，传达君王的诏令昭明时世。承袭先王的功业昭示下民啊，辨明法度决断疑难。国家富强法度建立啊，国政托付忠臣而君王轻松游乐。勤于国事时刻在心啊，即使有过失也没有治罪。心性敦厚而不随便说话啊，竟遭谗佞小人妒嫉。君王满含怒火对待臣下啊，不去澄清其中对错是非。小人蒙蔽了君王耳目啊，用假话误导君王又欺骗了他。君王不去比较核查事情的真相啊，远远把我放逐不加考虑。君王听信谗言奉承的话啊，对我怒气冲冲大加责备。为何忠臣本无罪过啊，却遭到诽谤承受罪过？惭愧的是日月光影真实无伪啊，身处僻远之地也得蒙其光辉。

临沅湘之玄渊兮①，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②。君无度而弗察兮③，使芳草为薮幽④。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⑤。独鄣壅而蔽隐兮⑥，使贞臣为无由。

【注释】

①玄渊：水呈黑色的深渊。

②壅（yōng）君：被壅蔽、蒙蔽的君王。

③度：法度，客观的衡量标准。

④薮（sǒu）幽：水泽幽暗的地方。

⑤恬：安适，安静。聊：苟且偷生。

⑥鄣壅：阻塞，阻隔。鄣，同“障”。壅，义近“障”，又写作“雍”。

【译文】

走近沅湘这深渊啊，就此忍心自沉江流？最终身死名声磨灭啊，痛惜君王被蒙蔽而不觉悟。君王没有原则不能明察啊，把香草丢弃在深暗水沼。该如何打开心扉、展示诚信啊，安静地死亡，我决不苟且偷生。只因有着重重阻碍啊，令忠贞的臣子无从接近君王。

闻百里之为虏兮①，伊尹烹于庖厨②。吕望屠于朝歌兮③，宁戚歌而饭牛④。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⑤，子胥死而后忧⑥。介子忠而立枯兮⑦，文君寤而追求⑧。封介山而为之禁兮⑨，报大德之优游⑩。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⑪。

【注释】

①百里：即百里奚，春秋时人。初为虞国大夫，晋献公灭虞时被俘，后作为陪嫁媵臣入秦国。后又亡秦入楚，为楚人所执。时秦穆公

闻其贤能，遣人至楚，以五张羊皮赎得其身，用为大夫，故又称之为“五羖（gǔ）大夫。”

②伊尹：商初成汤的大臣，名挚，尹是官名，因其母居伊水，故称伊尹。庖（páo）厨：厨房。庖厨烹饪之事古代视为下贱者所为。

③吕望：即俗称所谓姜太公、姜子牙。其佐周文、武王，乃灭商功臣，后封于齐，为齐国始祖，其族世代为姬周姻亲。朝（zhāo）歌：古地名，殷纣时国都，在今河南淇县。

④宁戚：春秋时卫人，曾至齐国国都经商，喂牛而歌，为齐桓公所闻，桓公认为他是贤人，遂任用其为大夫。

⑤吴：这里指吴王夫差。

⑥子胥：即伍子胥。后忧：指日后的亡国之忧。

⑦介子：介子推。春秋时晋国人，曾跟随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文公归国继位后，介子推携母隐于绵上山中。立枯：抱着树而被烧死。

⑧文君：晋文公，晋献公子，大戎女所生，姬姓，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寤（wù）：觉醒，醒悟。

⑨介山：古代山名。因介子推而得名，在今山西介休。禁：禁止民众上介山砍柴打猎，因为晋文公将介山作为介子推的封地。

⑩优游：形容德行至高至大。

⑪缟（gǎo）素：本义是白色的织物，这里指白色的丧服。

【译文】

听说百里奚做过俘虏啊，伊尹在厨房里烹制过食物。吕望在朝歌做过屠夫啊，宁戚边唱歌边喂过牛。若非遇到商汤、周武王、齐桓公、秦穆公啊，世上谁会说知道他们的好处？夫差听信谗言不加思量啊，伍子胥死后国家败亡。介子推忠于晋文公却被烧死啊，晋文公醒悟后立刻去访求。将介山作为他的封地禁止樵猎啊，来报答他的仁厚大德。怀念他是多年亲密的故人啊，穿上白色丧服痛哭泪流。

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讹谩而不疑①。弗省察而按实兮②，听谗人之虚词。芳与泽其杂糅兮③，孰申旦而别之④？何芳草之早殀兮⑤，微霜降而下戒。谅聪不明而蔽壅兮⑥，使谗谀而日得。

【注释】

①讹谩（tuó mán）：欺骗，诈伪。

②省（xǐng）：检察，审察。按：考察。

③泽：当为“臭”字之误。

④申旦：意即日复一日。申，重复。旦，天亮。

⑤殀（yāo）：夭折，死亡。

⑥谅：确实，的确。聪不明：即听觉不敏锐，引申就是偏听偏信，不辨是非忠奸。

【译文】

有人忠贞诚信却为节操而死啊，有人欺诈虚伪却没有人怀疑。不审察验证核对事实啊，却听信小人的不实之言。芳香腐臭混杂一处啊，谁能日复一日来加以辨析？为什么芳草过早夭亡啊，寒霜从天而降，给以警示。实在是君王偏听偏信受到蒙蔽啊，才使谗谀之徒日益得势。

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①。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②。虽有西施之美容兮③，谗妒入以自代。愿陈情以白行兮④，得罪过之不意。情冤见之日明兮⑤，如列宿之错置⑥。

【注释】

①蕙若：两种香草的名称。

②嫫（mó）母：传说是黄帝的妃子，貌丑。后世作为丑女的代名词。这里比喻奸邪小人。姣：容貌美丽。

③西施：春秋时越国人，以貌美著称，越人将其献于吴王夫差，令夫差荒淫不理政事，后卒亡吴国。

④白行：表白、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

⑤情冤：指是非曲直。情，真情，真实。冤，冤枉，委屈。见（xiàn）：同“现”，表现，显现。日明：一天天地变得明白起来。

⑥列宿：排列在天幕上的众多星宿。错：通“措”，放置，安放。

【译文】

自古以来小人嫉贤妒能啊，都说芬芳的蕙草、杜若不可佩带。妒忌佳人芳美袭人啊，丑妇嫫母却自认为美丽而装出媚态。即使有西施那样的美艳容貌啊，谗妒小人也要钻进来取代。希望陈述衷情，表白所为啊，却无意之间招致罪过。事实与冤屈终究会得到澄清啊，就像天上星宿般排列有序。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①；乘氾泭以下流兮②，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③，辟与此其无异④。宁溘死而流亡兮⑤，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注释】

①辔（pèi）：马缰绳。衔：马嚼子。

②氾泭（fàn fú）：筏子。

③心治：依着一己的私心去治理。

④辟：通“譬”，譬如，好像。

⑤溘（kè）：忽然，快速。流亡：随流水而去。

【译文】

骑上骏马我自由驰骋啊，没有缰绳和衔铁自行驾驭。乘着筏子顺流而下啊，却无船桨而要自己准备。背离法度自行治理啊，这跟以上情形没有两样。宁愿突然死去随流水飘逝啊，只怕再一次遭受祸殃。不把话说完便投赴深渊啊，痛惜君王被蒙蔽却一无所知。

橘颂

【题解】

橘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或灌木，枝有刺，花呈黄白色，果扁球形，熟时呈橙黄色或淡黄红色，果皮疏松，瓤肉易于分离，产于我国南方。颂一则为动词，是称赞、歌颂、赞美的意思；一则为文体的名称，即《诗经》所谓“风”、“雅”、“颂”之颂。所谓“橘颂”，洪兴祖《楚辞补注》说：“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意即对橘的美好品德的称颂赞美。

关于本篇创作时地，王逸以为《橘颂》当是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时的作品，这从王逸释“南国”为“江南”即可见出。明人汪瑗《楚辞集解》则怀疑“此篇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后之所作者也。”清人陈本礼《屈辞精义》则进一步指出：“其曰‘受命不迁’，是言禀受天赋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尔幼志’，‘年岁虽少’，明明自道，盖早年童冠时作也。”认为《橘颂》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作品。今人林庚、胡

念贻、陈子展等赞同此说。其中，陈子展在《楚辞直解》中推测《橘颂》可能是屈原担任三闾大夫一职时的作品。本书倾向于“早期说”。

本篇以细腻生动的笔触从橘树外形开始描绘，全景观照、细节刻画、内外结合、总分交汇，在有限的篇幅内腾挪变化，成功地塑造了橘树的美丽外表。随后由外转向里，将橘树绰约风姿比拟为坚守操守、保持公正无私品格的君子，挖掘其超乎寻常的品性：独立不迁、深固难移、遗世独立、闭心自慎、柔德无私。创设出咏橘述志，描物喻人的圆融诗境。

《橘颂》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文人咏物诗，开后世咏物诗的先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如（王）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徐）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这说明从东汉中后期以来咏物赋创作大兴之后，“橘”已成为文人关注的题材之一。虽然徐幹《橘赋》已佚，无法目睹全貌，但我们有理由推断其中必有《橘颂》的流风余韵。晋人郭璞在《山海经·中山经图赞》中更是对《橘柚》为诗题大加赞誉说：“厥苞橘柚，奇者维甘。朱实金鲜，叶蒨翠蓝。灵均是咏，以为美谈。”

后皇嘉树①，橘徠服兮②。受命不迁③，生南国兮④。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⑤，纷其可喜兮⑥。曾枝剡棘⑦，圆果抟兮⑧。青黄杂糅⑨，文章烂兮⑩。精色内白⑪，类可任兮⑫。纷缊宜修⑬，姱而不丑兮⑭。

【注释】

①后：后土。后土是古人对土地的尊称，大地在古人心目中地位

极为崇高，是具有神性、神格的事物。

②徠（lái）：来。服：习惯，适应。

③迁：迁移，迁徙。橘是南方特有的植物，所以说“不迁”。

④南国：泛释之为南方之义。在屈原的时代南方即楚国之地。

⑤素：白。荣：花。

⑥纷：这里形容橘树花叶茂盛的样子。

⑦曾：层层叠叠。剡（yǎn）：尖，锐利。棘：刺。

⑧抟（tuán）：圆。

⑨青黄：橘的果实未成熟时外皮呈青色，成熟时则呈黄色。杂糅：各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这里指青、黄两色交织、混杂。

⑩文章：文采，错综华美的色彩或花纹。文，同“纹”。章，文采。烂：色彩鲜明灿烂。

⑪精色：指橘实外表皮色明亮。内白：指橘实内部瓤肉色泽洁白。

⑫类可任兮：如同肩负重任的君子。当依洪兴祖、朱熹等校语作“类任道兮”。类，似、好像。任，承担，担任，肩负。

⑬纷缊（yūn）：纷繁茂盛，是针对橘树枝、叶、花、果各个方面而言的。宜修：修饰得宜，恰到好处。

⑭姱（kuā）：美好。

【译文】

后土皇天的美好橘树，它生来适应这片土地啊。禀承天地之命决不外迁，扎根生长在南方大地啊。根深牢固难以迁移，更加具有专一的心志啊。绿色的叶子白色的花朵，缤纷茂盛惹人喜爱啊。层叠的树枝尖锐的利刺，圆圆的果实簇聚成团啊。青黄两色混杂在一起，色泽文采多么美丽啊。外表鲜丽，内在纯洁，如同肩负重任的君子啊。风姿美盛，修饰得宜，美丽没有一点瑕疵啊。

嗟尔幼志①，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②。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③。闭心自慎④，不终失过兮⑤。秉德无私，参天地兮⑥。愿岁并谢⑦，与长友兮。淑离不淫⑧，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⑨，置以为像兮⑩。

【注释】

①嗟（jiē）：表示感叹语气的虚词。

②廓：广大，空阔。这里指橘树的心境、品格的阔大，申言之即超脱旷达的意思。

③横：充满。不流：不随波逐流、媚俗从众、与世沉浮。

④闭心：将心灵关闭，如此则能排除外界的诱惑与干扰，保持自身内心世界的纯净。

⑤不终失过：当作“终不失过”，即始终不犯错误。

⑥参：三。这里指与天地相配，合而成三。

⑦谢：离去，这里指岁月流逝。

⑧淑离：鲜明美好的样子。

⑨伯夷：商代末年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因与弟叔齐互相谦让王位而双双去国弃位，来到周国。后谏阻周武王伐纣，武王不纳其言，遂双双逃隐于首阳山，耻食周粟而饿死在山里。

⑩置：建立，树立。像：法式，榜样。

【译文】

惊叹你从小志向便与众不同啊。巍然独立而不变更，怎能不令人欢喜啊。根深蒂固难以移动，胸襟开阔无所欲求啊。清醒卓立在人间浊世，志节充盈，决不随波逐流啊。闭敛心扉，摒除物扰，保持审慎，始终不犯过错啊。秉持道德，公正无私，和天地同在啊。愿与岁月一起流逝，和你长久相伴永远为友啊。心灵美好而不淫乱，坚强正直而有条理啊。年纪虽小，可为人师啊。高洁德行与伯夷比肩，把你作为榜样来学习啊。

悲回风

【题解】

本篇以篇首三字为题。

《悲回风》也存在真伪之争。南宋人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钞》以本篇风格不似屈原而类似宋玉、景差之作，因此怀疑为伪作；明人许学夷《诗源辨体》以语气不似屈原而质疑；清人吴汝纶《古文辞类纂点勘记》以本篇文字太奇而疑为伪作；今人陈钟凡《楚辞各篇作者考》等也从各个角度出发，认为本篇非屈原作。但这些理由都不足以构成对本篇为屈原作品的认定。

关于本篇的写作时间，主要有四种意见：第一，陆侃如《屈原评传》认为是怀王十六年放逐汉北时作。第二，林云铭《楚辞灯》、夏大霖《屈骚心印》、郭沫若《屈原研究》等认为是襄王六、七年间作品。第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是屈原自沉汨罗前一年秋天的作品。第四，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认为是自沉时所作的绝笔。以上诸说以蒋说最为近似。因为从篇中所流露的感情来看，可判定是在自沉汨罗前不久。

关于本篇的内容题旨，汪瑗《楚辞集解》说："此篇因秋夜愁不能寐，感回风之起，凋伤万物，而兰独芳，有似乎古之君子遭乱世而不变其志者，遂托为远游访古之辞，以发泄其愤懑之情。然而遍游天地之间，愈求而愈远，其同志者，终不可得一遇焉，故心思之沉抑而竟不能已也。"概括较为允当。

《悲回风》没有叙事成分，全篇为诗人内心的独白。由诗人

见“回风之摇蕙”的观物之感，联想到美好事物因遭受暴力摧残而毁灭，内心感情沉郁，意境迷离，充满了悲伤的气氛和绝望的情绪。关于这一点，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全章皆以思理惑，不知所释为主；而最为萦惑者，则是非善恶，本不相容，而又实不能显别；因而心伤，作为伤心之诗。诗中描绘心思，出入内外远近不同之情，上下左右前后之态，而仍不知所止，悲感与思理相挟持，而遂思入眇茫，从彭咸之所居。既至天上，忽又感烟雨之终不可永久浮游上天，遂思追踪介子、伯夷。既申徒之死而无益，又自迴惑不解。大体情辞苦，惶惑不安。”评述精确。

悲回风之摇蕙兮①，心冤结而内伤②。物有微而陨性兮③，声有隐而先倡④。夫何彭咸之造思兮⑤，暨志介而不忘⑥！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鸟兽鸣以号群兮，草苴比而不芳⑦。鱼葺鳞以自别兮⑧，蛟龙隐其文章。故荼荠不同亩兮⑨，兰茝幽而独芳。惟佳人之永都兮⑩，更统世而自贶⑪。眇远志之所及兮⑫，怜浮云之相羊⑬。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注释】

①回风：疾风，旋风。蕙：一种香草。

②冤结：形容心情忧伤、愁闷的样子。伤：悲伤，哀痛。

③物：这里指蕙而言。陨（yǔn）：陨落，凋丧。性：生命，性命。

④声：这里指风声。隐：这里指风声藏匿无形。倡：起始，先导。

⑤造思：树立的思想。造，制造，造就。

⑥暨（jì）：与，和。介：坚固，坚定，坚贞。

⑦苴（chá）：枯草。比：合在一起。

⑧葺（qì）：整理，修饰。

⑨荼（tú）：苦菜。荠（jì）：一种味甘的野菜。

⑩惟：思念。佳人：这里或是屈原自谓。佳，美好。都：美好。

⑪更：经历，经过。统世：经过几世几代，历时久远。贶（kuàng）：给与，赐与。

⑫眇（miǎo）：远。及：至，到达。

⑬相羊：形容飘浮、游荡、没有凭依的样子。

【译文】

悲悯疾风摇落蕙草啊，内心忧伤愁思郁结。蕙草微小而丧失了性命啊，风声隐匿无形却能发出声响。为什么彭咸树立的思想啊，和他那坚定志节让我无法忘怀？情态万变，怎能掩盖内心的真实啊，虚伪的事物哪会绵延久长？鸟兽鸣叫招呼同类啊，荣草、枯草不能一起散发芳香。鱼儿修饰鳞片显示其与众不同啊，蛟龙则将身上文采隐藏。所以苦菜和甘荠不能在同一块田里生长啊，兰花芷草在幽僻之地独自

散发芬芳。想起君子永远那么美好啊，经历几世几代却自求多福。志向远大与天比高啊，怜惜浮云游荡无依。我志向远大坚定让世人迷惑啊，暗自写作诗篇表明心志。

惟佳人之独怀兮①，折若椒以自处②。曾歔欷之嗟嗟兮③，独隐伏而思虑。涕泣交而凄凄兮④，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⑤。伤太息之愍怜兮⑥，气於邑而不可止⑦。纠思心以为纁兮⑧，编愁苦以为膺⑨。折若木以蔽光兮⑩，随飘风之所仍⑪。存髣髴而不见兮⑫，心踊跃其若汤⑬。抚珮衽以案志兮⑭，超惘惘而遂行⑮。岁曶曶其若颓兮⑯，时亦冉冉而将至⑰。薠蘅槁而节离兮⑱，芳以歇而不比⑲。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可聊。宁逝死而流亡兮⑳，不忍为此之常愁。孤子吟而抆泪兮(21)，放子出而不还。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

【注释】

①惟：思念，想念。独怀：独特的胸襟、怀抱。怀，胸怀，襟怀。

②若：杜若，一种香草的名称。椒：一种芳香的植物，或即花椒。

③曾（céng）：重累。歔欷（xū xī）：哭泣，哽咽。嗟嗟（juē）：不断叹息。

④凄凄：形容悲伤的样子。

⑤逍遥：遨游嬉戏以自适其心怀。恃：怙恃，依赖，依靠。

⑥愍（mǐn）怜：怜悯。

⑦於邑（wū yì）：呜咽，哽咽。

⑧纠（jiū）：编结，缠扎。缰（xiāng）：佩带。

⑨膺：大约是紧贴前胸的衣物。

⑩若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木。

⑪飘风：疾风，旋风。仍：跟从，跟随。

⑫髣髴（fǎng fú）：仿佛，好像。

⑬踊跃：跳动，跳跃。汤：热水。

⑭珮：玉佩，一种玉制的装饰品。衽（rèn）：衣襟。案：抑制。

⑮超惘惘（wǎng）：惆怅，怅惘。

⑯曶曶（hū）：即“忽忽”，这里形容时间流逝的样子，有迫促、迅疾的含义。颓：下坠，流逝，过去。

⑰时：这里指老年，老境。冉冉：形容渐渐前进的样子。

⑱蘋（fán）：一种水草的名称。蘅（héng）：一种香草的名

称，即杜蘅。槁（gǎo）：枯。节离：枝节脱落、断开。

⑲不比：即不再茂盛，不再显得生机勃勃。比，茂盛。

⑳宁逝死而流亡兮：当作“宁溘死而流亡兮”。这是屈赋成句，又见于《离骚》、《惜往日》等。

(21)吟：叹息。抆（wěn）：擦拭。

【译文】

想那美人有独特的胸襟啊，采折杜若芸椒独自居住。哭泣不止，频频叹息啊，独自隐居，思索考虑。涕泪交流如此悲伤啊，沉思无眠直到天亮。熬过这漫漫长夜啊，压抑心头哀愁却萦绕不去。醒来后优游四处观览啊，姑且畅怀自我娱乐。伤感长叹实在可怜啊，气息哽咽无法抑止。缠扎忧心作为佩带啊，编结愁苦作为心衣。折下若木遮蔽阳光啊，随着疾风任意飘摇。仿佛存在的一切已经模糊不见啊，心如沸水猛烈悸动。抚摸玉佩、衣襟来抑制情绪啊，在惆怅迷惘中起身前行。岁月流逝匆匆过去啊，时光冉冉人生也将渐入老境。白薠、杜蘅已然枯落啊，芳香消散生机全无。可怜思念君国的心绪无法悔改啊，证明克制忧愁的话靠不住。宁愿快点死去而随流水飘逝啊，不能忍受这没完没了的愁苦。独自叹息，擦拭泪水啊，被放逐的人一去不返。谁能想到这些不忧伤啊，我明白了彭咸的传说的真假。

登石峦以远望兮①，路眇眇之默默②。入景响之无应兮③，闻省想而不可得④。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⑤。心鞿羁而不形兮⑥，气缭转而自缔⑦。穆眇眇之无垠兮⑧，莽芒芒之无仪⑨。声有隐而相感兮，物有纯而不可为⑩。藐蔓蔓之不可量兮⑪，缥绵绵之不可

纡⑫。愁悄悄之常悲兮⑬，翩冥冥之不可娱⑭。淩大波而流风兮⑮，托彭咸之所居。

【注释】

①峦：小而锐峭的山。一说指形状狭长的山。

②眇眇（miǎo）：遥远的样子。默默：寂静的样子。

③景：同“影”，阴影。

④闻省想：耳听目视心想。闻，听。省，看，审视。想，心想，思考。

⑤居：疑为“思”之误。戚戚：忧愁、愁苦的样子。

⑥羁（jī）羁：羁，马嚼子，马韁绳。羁，马络头，马笼头。羁和羁都是控御马匹的用具，这里引申作束缚解。形：当作“开”，排解，开释。

⑦缭转：纠缠、缠绕，无法排解的样子。缔：缠结在一起而无法解开。

⑧穆：深远，幽微。垠：边际，涯岸。

⑨莽：苍莽，广大。芒芒：空间广阔的样子。仪：景象，容仪，仪貌。

⑩纯：精纯，粹美。不可为：有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含义。

⑪藐：通“邈”，远。蔓蔓：与“漫漫”声义相同，漫长、久远的样子。量（liáng）：计算，度量。

⑫缥（piāo）绵绵：细微绵长的样子。纡：弯曲，萦绕。

⑬悄悄（qiǎo）：忧愁的样子。

⑭翩：快速地飞。冥冥：形容飞得又高又远的样子。

⑮凌：乘。流：跟随，跟从。

【译文】

登上小山眺望远方啊，路途遥远寂静无声。进入空旷阴影万籁俱静啊，耳听目视心想都已徒然。忧愁苦闷心不快乐啊，思绪忧苦愁郁不解。内心纠缠不得排解啊，气息郁结不能发散。四周幽远无垠无际啊，莽莽苍苍茫茫无边。仿佛有幽微的声音在相互感应啊，纯洁美好的事物却无奈陨殁。思绪悠远不能测量啊，细微绵长而无法绕回。忧愁满怀常自悲苦啊，远走高飞也无欢娱。乘着滚滚波浪随风飘逝啊，投身于彭咸所在的深渊。

上高岩之峭岸兮①，处雌蜺之标颠②。据青冥而摅虹兮③，遂儵忽而扪天④。吸湛露之浮源兮⑤，漱凝霜之雰雰⑥。依风穴以自息兮⑦，忽倾寤以婵媛⑧。冯昆仑以瞰雾兮⑨，隐岐山以清江⑩。惮涌湍之磕磕兮⑪，听波声之洶洶⑫。纷容容之无经兮⑬，罔芒芒之无纪⑭。轧洋洋之无从兮⑮，驰委移之焉止⑯。漂翻翻其上下兮⑰，翼遥遥其左

右⑱。氾潏潏其前后兮⑲，伴张弛之信期⑳。观炎气之相仍兮(21)，窥烟液之所积(22)。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借光景以往来兮(23)，施黄棘之枉策(24)。求介子之所存兮(25)，见伯夷之放迹(26)。心调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无适(27)。

【注释】

①岸：这里指山崖的侧畔，即崖壁。

②雌蜺（ní）：古人称彩虹色彩较暗淡的外环部分为蜺，因其暗淡，则属阴、属雌，所以叫做雌蜺。与之相对，彩虹色彩较明亮的内环部分则叫做虹，其属阳、属雄，所以又叫雄虹。标颠：顶端，最高处。

③青冥：青天，天空。摅（shū）：舒展。

④儵（shū）忽：迅疾，快速。扪（mén）：抚摸。

⑤湛：浓重，浓厚。浮源：疑本作“浮浮”，形容露水浓重的样子。

⑥雰雰（fēn）：形容霜雪缤纷的样子。这里当是就霜而言。

⑦风穴：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个洞穴，是产生风的地方。

⑧倾寤：全都明白了。倾，全，都。寤，领悟，明白。婵媛：伤感，悲伤。

⑨冯（píng）：凭依，依靠。瞰（kàn）：俯视。

⑩隐：凭依，依靠。岷山：即岷山。清江：看清江流的面貌。一说作“清澈的江水”解。

⑪磕磕（kē）：本指石头发出的声音。这里当指水石相激而发出的声音。

⑫洶洶（xiōng）：波浪澎湃相击发出的声音。

⑬容容：形容变动不居、纷乱的样子。无经：没有法度，缺乏条理。

⑭罔（wǎng）：怅惘，惆怅。芒芒：这里形容迷乱的样子。纪：头绪。

⑮洋洋：彷徨而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

⑯委移（wēi yí）：同“逶迤”，曲折前行的样子。。

⑰漂：漂浮，飞动。翻翻：形容上下翻飞、不安定的样子。

⑱翼：飞动。遥遥：摇摆。

⑲氾（fàn）：氾滥。潏潏（yù）：形容水流奔涌而出的样子。

⑳张弛：这里指潮水的涨落。弛，同“弛”。信期：潮水涨落是有

一定的时间、期限的，仿佛信守约定一般，所以叫做“信期”。

(21)炎：通“焰”，火焰。仍：跟从，跟随。

(22)烟：指云。液：指雨。

(23)光景：这里是时日、岁月的意思。景，同“影”。

(24)黄棘：是一种带刺植物的名称。枉：弯曲。策：鞭子，马鞭。

(25)介子：即介子推。所存：即所在，指介子推生前居住过的地方。

(26)放：为放逐。一说作远、故旧解。

(27)刻著志：下定决心，打定主意。刻，刻镂，铭刻。著，附着而不分离。

【译文】

登上高高山岩陡峭崖壁啊，处在彩虹的最高点。倚靠苍穹，舒展一道虹彩啊，于是刹那间抚摸到青天。吸吮浓厚的露水啊，含漱着飞落的凝霜。凭依风穴独自停歇啊，忽然领悟一切的奥秘，不禁忧思伤感。倚靠昆仑俯瞰云雾啊，凭依岷山看清江流湍急。激流冲击岩石发出骇人响声啊，听到波浪汹涌涛声震天。心里纷乱没个条理啊，情思芜杂缺乏头绪。要止住彷徨却不知如何下手啊，悲愁纠缠，何处才是

终点？心绪漂荡上下翻飞啊，高高飞起徬徨不定。如同氾滥水流前后涌动啊，伴随着潮水涨落的固定约期。看那火焰与烟气相随而生啊，窥见云雨聚积显现。悲伤那霜雪一齐降下啊，听取那潮水击荡的巨响。借时间的光影驰骋往来啊，用那黄棘制成的弯曲神鞭来驾驭。访求介子推生前的居所啊，去看伯夷远遁的高山。心中思量，不能释怀啊，下定决心，决不离开。

曰①：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悐悐②。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③。望大河之洲渚兮④，悲申徒之抗迹⑤。骤谏君而不听兮⑥，重任石之何益⑦。心绁结而不解兮⑧，思蹇产而不释⑨。

【注释】

①曰：这里的“曰”的作用类似“乱曰”，用来总结全篇。

②悐悐（tì）：形容忧虑、恐惧、不安的样子。

③自适：意即自求适意，自适己志。适，安适，逸乐。

④洲：水中的陆地。渚：水中的小块陆地。

⑤申徒：指申徒狄。传说其谏君不听，不容于世，于是投水自尽。其年代则说法不一。抗：高，高尚。

⑥骤：屡次。

⑦任：背负。一说为抱。

⑧绂（guà）结：心中郁结。

⑨蹇（jiǎn）产：思绪郁结，不顺畅。

【译文】

乱辞说：我哀怨以前所抱的期望啊，悲悼未来感到忧惧不安。顺着江淮漂流入海啊，追随伍子胥以求心安。望着大河中的洲渚啊，为申徒狄的高尚行为而伤感。屡次向君王进谏却不被接受啊，抱石投水又有何益处？心绪纠结难以解脱啊，思理不畅无法释怀。

远游

【题解】

本篇作者问题存在争议，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即屈原创作说与汉人拟作说。第一种屈原创作说以王逸为代表，后世如朱熹、陈第、陆时雍、王夫之、林云铭、胡文英等人均受其影响，应该说这也是由汉至清绵亘千年的主流看法。第二种汉人拟作说，属晚起的一派，以清人胡濬源、吴汝纶等人为代表。如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认为："《远游》一篇，犹是《离骚》后半篇，而文气不及《离骚》深厚真实，疑汉人所拟。"近人廖平又进一步指出《远游》与"相如《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楚辞讲义》），这引发后来疑古论者将《远游》归为司马相如所作的倾向。第二种看法注意到了《远游》与屈原其他作品的显著不同，但放大这些差异并将其作为汉人拟作或伪作的论据则显得不妥。对后一种说法反拨较有力的应属陈子展《楚辞直解》、姜亮夫《屈原赋校注》、姜昆武与徐汉澍《远游真伪辨》（《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等。姜昆武及徐汉澍从屈原全部作品出发，从《远游》的文风、文法与其他作品的统一性角度进行论述，最终将《远游》确定为屈原作品，洵为定论。

关于本篇的创作主旨，一般认为是屈原流放之后抒发忧懑之情而作，如朱熹《楚辞集注》称："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但也有称此篇为屈原殉身寓言的，如屈复《楚辞新集注》称："《远游》，寓言也。自沉汨罗，即是远游。远游之乐，即是自沉之乐。"此论深刻，发人深省。

关于《远游》的创作时间，王逸认为是受谗后，朱熹也认为是放逐期间，汪瑗认为在遭谗前，王夫之认为是怀王时，林云铭说是在江南时，今人陈子展以为是“屈子初放汉北”时，姜亮夫先生认为作于晚年，“可能是在《怀沙》之前，屈原写好《远游》后怀沙而死”，本书认同姜亮夫先生之论。

《远游》在内容上分为两部分：一是描写诗人神游天上，感受超离世风恶浊后的由衷快乐；二是从“重曰”开始到篇末，写诗人养生炼形，充满了道家的出世思想。特别是篇中所描绘的想象活动，是诗人精神与灵魂在天上漫游或虚幻的朦胧梦想，表达了对卑污世俗的谴责和对纯真世界的追求，开后世“游仙诗”之先河。

《远游》在文学史上对后世影响较大，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对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影响。洪兴祖引《大人赋》相关语例补注《远游》的地方有十一处之多，难怪其评价说：“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至其妙处，相如莫能识也。”另外，《远游》开创了后世游仙诗创作的先河，洪兴祖称“古乐府有《远游》篇，出于此”，是很有道理的。像以《游仙诗》十四首闻名的郭璞，他在诗中写道：“逸翮思拂宵，迅足羡远游”（其五）、“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其四）、“蓐收清西陆，朱羲将由白”（其八）、“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其九），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里面闪烁着《远游》的影子。总之，《远游》在屈原作品中虽争议较大，但其固有的魅力和价值却不容忽视。

悲时俗之迫阨兮①，愿轻举而远游②。质菲薄而无因兮③，焉托乘而上浮④。遭沉浊而污秽兮⑤，独郁结其谁语！夜耿耿而不寐兮⑥，魂茕茕而至曙⑦。

【注释】

①迫阨（è）：困阻灾难。迫，胁迫，逼迫。阨，阻塞，困厄。

②轻举：升，登仙。

③质：素质，禀性。菲薄：鄙陋，指德才等，常用为自谦之词。

④托乘：指攀附仙人之车乘，比喻得人援引。

⑤沉浊：污浊，多喻指风俗败坏的时世。

⑥耿耿：烦躁不安，心事重重。

⑦茕茕（qióng）：孤独的样子。

【译文】

悲伤时俗使人困厄啊，真想飞升登仙去远处周游。禀性鄙陋又没机缘啊，怎能攀附仙车上天周游？生逢浑浊尘世充满污秽啊，心中郁闷向谁倾诉？夜里心事重重反侧难以入睡啊，孤单独守直到天明。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①。往者余弗及兮②，来者吾不闻。步徙倚而遥思兮③，怊惝怳而乖怀④。意荒忽而流荡兮⑤，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⑥，形枯槁而独留。内惟省以端操兮⑦，求正气之所由⑧。漠虚静以恬愉兮⑨，澹无为而自得⑩。

【注释】

①勤：艰辛，愁苦。

②往者：过去的人事。

③徙倚：徘徊不定，逡巡。

④怊（chāo）：惆怅，失意。惝怳（chǎng huǎng）：惆怅，失意，伤感。乖：背离，违背。

⑤荒忽：恍惚，神思不定。流荡：心神不定，无所依托。

⑥儵（shū）忽：形容迅速的样子。反：通“返”，回归，回返。

⑦惟省（xǐng）：思索，审察。

⑧所由：所由来的途径和方法。

⑨漠：清静淡泊。虚静：清虚恬静。

⑩澹（dàn）：恬淡，淡泊。无为：道家主张清静虚无，顺应自然，称为“无为”。

【译文】

想到天地无穷无尽啊，哀叹人生愁苦艰辛。过去的我没能赶上

啊，未来的我也无法闻知。我徘徊不定而思绪邈远啊，惆怅失意而违背初衷。意绪恍惚而心神不定啊，心中愁苦而悲伤日深。我的灵魂忽然远去而不复返啊，只留下枯槁的肉身。内心审察以端正我的操守啊，寻求天地正气从何而生。我清虚恬静以安然自乐啊，淡泊无为而怡然自得。

闻赤松之清尘兮①，愿承风乎遗则②。贵真人之休德兮③，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④，名声著而日延。奇傅说之托辰星兮⑤，羡韩众之得一⑥。形穆穆以浸远兮⑦，离人群而遁逸⑧。因气变而遂曾举兮⑨，忽神奔而鬼怪⑩。时髣髴以遥见兮⑪，精皎皎以往来⑫。绝氛埃而淑尤兮⑬，终不返其故都。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

【注释】

①赤松：即赤松子，相传为上古时神仙。清尘：比喻清静无为的境界。

②遗则：前代留下来的法则。

③真人：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亦泛称“成仙”之人。休德：美德。

④化：变化，转化。这里有改变形体固有状态，羽化升仙，与天地造化共往来的意思。

⑤傅说（yuè）：殷高宗武丁的贤相，传说他死后，精魂乘星上天。辰星：星宿名，此指二十八宿中的房星，位于东方天幕。

⑥韩众：古代传说中的仙人。得一：道家术语，即得道，“一”即“道”。

⑦穆穆：宁静，静默。浸：渐渐。

⑧遁逸：隐逸，避世隐居。

⑨曾（zēng）举：高举，向上高高飞升。

⑩神奔而鬼怪：形容神出鬼没的样子。

⑪髣髴（fǎng fú）：同“仿佛”，好像，类似。

⑫精：精灵，灵魂。皎皎（jiǎo）：明亮的样子。

⑬氛埃：污浊之气，秽浊之物。淑尤：到达奇异的境界。

【译文】

听说赤松子无为自得高风超俗啊，我愿禀承他的遗则风范。崇尚得道之人的美德啊，羡慕古人能得道升天。形体虽然物化消失不见啊，名声却显著而流传。惊奇傅说死后能乘星上天啊，羡慕韩众得道成仙。形体寂静而渐渐远去啊，离开人群而避世隐逸。凭借精气的变化而高飞天上啊，飘飘忽忽就像神鬼出没。仿佛远远看见啊，精灵闪闪正来来往往。超越浊世到达奇异的境界啊，不再返回故国。摆脱群小再无所畏惧啊，世人都不知道我的去处。

恐天时之代序兮①，耀灵晔而西征②。微霜降而下沦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遥兮③，永历年而无成。谁可与玩斯遗芳兮，晨向风而舒情。高阳邈以远兮，余将焉所程。

【注释】

①天时：天道运行的规律，亦指时序。代序：时序相代。

②耀灵：太阳的别称，亦喻指帝王。晔（yè）：闪闪发光。

③仿佯（páng yáng）：同“彷徉”，彷徨，徜徉，徘徊。

【译文】

担心岁月流逝啊，太阳闪闪发光向西下行。薄薄的秋霜降下而沉沦啊，伤悼香草最先凋零。我姑且徘徊聊以散心啊，年复一年却事业无成。谁能和我同赏这残留的芳草啊？清晨迎着清风舒怀心情。古帝高阳离我已太邈远啊，我将如何承继他的风轨？

重曰①：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②？轩辕不可攀援兮③，吾将从王乔而娱戏④！餐六气而饮沆瀣兮⑤，漱正阳而含朝霞⑥。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麤秽除⑦。顺凯风以从游兮⑧，至南巢而壹息⑨。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⑩

【注释】

①重：表示动作行为的重复，相当于“再”、“又”、“重新”。这里

应该是乐章歌节的名称，如同“乱曰”、“少歌曰”、“倡曰”之类。

②奚（xī）：为何，为什么。

③轩辕：古代帝王黄帝的名字，传说姓公孙，居于轩辕之丘，故名曰轩辕。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诸侯尊为天子。后人以之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④王乔：传说中的仙人，传说是周灵王太子晋，即王子乔。

⑤六气：大约是指朝旦之气（朝霞）、日中之气（正阳）、日没之气（飞泉）、夜半之气（沆瀣）、天之气、地之气。沆瀣（hàng xiè）：夜间的水气、露水，或谓是仙人所饮。

⑥漱：吮吸，饮。正阳：日中之气。

⑦麤（cū）秽：粗浊污秽之气。

⑧凯风：和暖的风，指南风。

⑨南巢：南方古国名。壹息：稍稍歇息一下。

⑩壹气：元气，纯一不杂之气。和德：大约指一种高妙的修养境界。汪瑗《楚辞集解》：“和德，言正气之中和也。”

【译文】

又说：春去秋来光阴不停留啊，又何必长久滞留此故地？圣君轩辕不可攀附相援啊，我将跟随王子乔嬉戏游赏。吞食天地六气而啜饮清露啊，吸着正阳之气含着朝霞的芬芳。保持精神心灵清明澄澈啊，把精气吸入把浊气排弃。我乘着南风到处游历啊，到了南巢国稍作休息。看见王子乔我且停下脚步啊，向他询问成仙之道。

曰：道可受兮①，不可传②；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无滑而魂兮③，彼将自然④；壹气孔神兮⑤，于中夜存；虚以待之兮，无为之先；庶类以成兮⑥，此德之门。

【注释】

①受：心领神会。

②传：说，描述，用语言表达。

③滑（gǔ）：乱。而：你。

④彼：即上面的“魂”。自然：天然，非人为。

⑤孔：甚，很。

⑥庶类：万物，万类。

【译文】

王子乔说：“道”只可以心领神会啊，却无法口说言传；它小到不

能再分啊，大到没有边缘；不要搅乱你的神魂啊，它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这一元之气非常神秘啊，往往在半夜寂静之时留存；请虚心安静等待着它啊，不要先有接物的心愿；万物都是这样生成啊，这就是得道的法门。

闻至贵而遂徂兮①，忽乎吾将行。仍羽人于丹丘兮②，留不死之旧乡。朝濯发于汤谷兮③，夕晞余身兮九阳④。吸飞泉之微液兮⑤，怀琬琰之华英⑥。玉色頩以脕颜兮⑦，精醇粹而始壮⑧。质销铄以汋约兮⑨，神要眇以淫放⑩。嘉南州之炎德兮⑪，丽桂树之冬荣⑫。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其无人⑬。载营魄而登霞兮⑭，掩浮云而上征⑮。命天阍其开关兮⑯，排阊阖而望予⑰。召丰隆使先导兮⑱，问大微之所居⑲。集重阳入帝宫兮⑳，造旬始而观清都。(21)

【注释】

①至贵：非常珍贵，即要言妙道。徂：往，去。

②仍：因，就此。羽人：神话传说中的仙人。丹丘：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或谓其地昼夜常明。

③濯（zhuó）：洗。汤（yáng）谷：即旸谷，古代神话传说中日出之处。

④晞（xī）：晒干，曝晒。九阳：古时传说旸谷有扶桑树，上枝有一个太阳，下枝有九个太阳，十个太阳轮流值班一天。

⑤飞泉：谷名，即飞谷，在昆仑西南。微液：微，细微，精细。液，汁液。

⑥琬琰（wǎn yǎn）：泛指美玉。华英：这里指玉的精华。

⑦颕（pīng）：面色光润。脕（wàn）：有光泽，美好。

⑧醇粹：精纯不杂，纯粹完美。

⑨质：这里指凡庸、世俗的形体、形质。销铄（shuò）：消亡，熔化。汋（chuò）约：绰约，姿态柔媚。

⑩要眇（miào）：精深微妙。淫放：这里形容精神充沛旺盛。

⑪南州：泛指南方地区。炎德：火德。阴阳家将东、西、南、北、中分属五行，南方属火，故称。

⑫丽：与“嘉”互文见义，都是“赞美”的意思。

⑬寂漠：同“寂寞”。

⑭营魄：魂魄。

⑮掩：遮没，遮蔽。这里指被云气缭绕覆盖。上征：向上飞升。

⑯天阍（hūn）：天帝的守门人。关：本指门闩。《说文·门部》：“关，以木横持门户也。”这里指门。

⑰阊阖（chāng hé）：神话传说中的天门。

⑱丰隆：古代神话中的雷神，后多作雷的代称。一说云神。

⑲大微：亦作“太微”，古代星名，神话传说中天庭之所在。

⑳重阳：指天。

(21)旬始：星名。清都：神话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宫阙。

【译文】

听了至理妙言就想前往啊，匆匆忙忙我就起程。跟随仙人到达丹丘仙境啊，停留在神仙的不死之乡。早晨在汤谷洗洗头发啊，傍晚在九阳之中晒干我的全身。吸饮昆仑飞泉的美液啊，怀抱美玉的精华。我的面色如玉光泽鲜润啊，精神纯美气息渐强。凡胎脱尽而显得柔美啊，神气幽远而精神充沛。赞美南国气候温暖啊，赞美桂树冬天也吐芬芳。山林萧条没有野兽啊，原野寂静不见人踪。载着魂魄登上彩霞啊，拥披着浮云而飞升。我叫帝宫门神打开天门啊，他推开大门朝我打量。我招来丰隆作我的先导啊，访问天庭太微星所在的地方。升上九天进帝宫游览啊，造访旬始星参观天庭清都。

朝发轫于太仪兮①，夕始临乎于微闾②。屯余车之万乘兮，纷溶与而并驰③。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④。建雄虹之采旄兮⑤，五色杂而炫燿⑥。服偃蹇以低昂兮⑦，骖连蜷以骄骜⑧。骑胶葛以杂乱兮⑨，斑漫衍而方行⑩。撰余辔而正策兮，吾将过乎句芒⑪。历太皓以右转兮⑫，前飞廉以启路⑬。阳杲杲其未光兮⑭，凌天地以径度。风伯为余先驱兮，氛埃辟而清凉。凤皇翼其承旂兮⑮，遇蓐收乎西皇⑯。擥慧星以为旍兮⑰，举斗柄以为麾⑱。叛陆离其上下兮⑲，游惊雾之流波。时曖曖其曏莽兮⑳，召玄武而奔属(21)。后文昌使掌行

兮[22]，选署众神以并毂[23]。路曼曼其修远兮，徐弭节而高厉[24]。左雨师使径侍兮，右雷公以为卫。欲度世以忘归兮[25]，意恣睢以担挢[26]。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娱以自乐[27]。涉青云以汎滥游兮[28]，忽临睨夫旧乡[29]。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思旧故以想像兮[30]，长太息而掩涕。氾容与而遐举兮[31]，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驰兮[32]，吾将往乎南疑[33]。

【注释】

①发轫（rèn）：拿掉支住车轮的木头，使车前进。借指出发、起程。太仪：天帝的宫廷。

②于微闾：神话传说中的山名，在东北方，盛产美玉，即所谓“医巫闾”，也叫“微母闾”。

③溶与：即“容与”，迟缓不进。

④逶蛇（wēi yí）：同“逶迤”，形容车旗迎风飘扬的样子。

⑤雄虹：古人认为彩虹由两部分组成，外侧较鲜艳的部分称为虹，属雄性；内侧较暗较少光彩的部分称为霓，属雌性。采旄（máo）：用旄牛尾装饰的彩旗。

⑥炫燿：闪耀，光彩夺目。燿，同“耀”。

⑦服：古代一车驾四马，居中的两匹称服。偃蹇（jiǎn）：形容马匹高大矫健。低昂：起伏，这里就马奔跑时的状况与姿态而言。

⑧骖（cān）：驾车时位于两边的马。连蜷：这里形容骖马矫健、健美。骄骜：纵恣奔驰。

⑨骑：指车马。胶葛：交错纷乱的样子。

⑩斑：这里形容车骑排列得缤纷盛多而显得错杂的样子。漫衍：绵延伸展的样子。方行：并行，一齐前行。方，合并，并在一起。

⑪句（gōu）芒：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主木之官。又为木神名。

⑫太皓：即“太皞”，传说中古帝名。

⑬飞廉：风神。启路：开路。

⑭杲杲（gǎo）：明亮。

⑮旂（qí）：古代画有两龙并在竿头悬铃的旗。

⑯蓐（rù）收：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方神名，司秋。西皇：古代神话传说中西方的尊神。

⑰旍（jīng）：亦作“旌”，古代用牦牛尾以及五彩羽饰竿头的旗子。

⑱斗柄：北斗柄。指北斗的第五至第七星，即玉衡、开泰、摇光。北斗，第一至第四星像斗，第五至第七像柄。麾（huī）：古代用以指挥军队的旗帜，后又成为宫廷演奏音乐时的指挥工具。

⑲叛：纷繁。

⑳暧暶（ài　dài）：昏暗不明的样子。晻（tǎng）莽：晦暗朦胧的样子。

(21)玄武：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其形为龟，或龟蛇合体。奔属（zhǔ）：追随，跟随。

(22)文昌：星座名，共六星，在斗魁之前，形成半月形状。亦指星神。掌行：带领从行的队伍，犹领队。

(23)选署：选择，部署安排。并毂（gǔ）：车辆并行。毂，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

(24)弭节：驻节，停车。高厉：上升，高高腾起。

(25)度世：犹“出世”，即超脱尘世为仙。

(26)恣睢（zì suī）：放任自得的样子。担挢（jiē jiāo）：高举。

(27)媮（yú）：同“愉”，乐。

(28)涉：徒步过河。汎滥游：四处漫游。

(29)临睨（nì）：俯视，察看。

(30)想像：想见其形象，即思念、缅怀、回忆的意思。

(31)遐举：远行，飞行。

(32)炎神：南方火神祝融。

(33)南疑：即九疑山，山在南方，故称。王逸《楚辞章句》：“过衡山而观九疑也。”

【译文】

早晨从天宫出发啊，傍晚到达医巫闾山。万辆马车聚集一处啊，从容安详并驾向前。驾着八匹神骏迤逦而行啊，载着云旗飘扬飞动。竖起插着旄头绘有颜色鲜艳的雄虹的彩旗啊，五色缤纷光彩夺目。居中的马高大矫健俯仰自然啊，两边的马健壮而纵恣奔驰。车马参差交错杂乱啊，队列绵绵不绝并行向前。我抓紧缰绳握好马鞭啊，将经过那东方木神句芒。经过东帝太皓再向右转啊，让风伯飞廉在前开路。明亮的太阳尚未放射光芒啊，超越天地径直向前。风伯为我做车队的先驱啊，扫荡尘埃迎来清凉。凤凰的彩翼连接着云旗啊，在西帝那里遇见金神蓐收。摘下彗星充当旌旗啊，举起斗柄用以指挥。五色斑斓上下闪耀啊，在云海波涛中漫游流连。天色渐暗四周朦胧啊，我叫来玄武跟随相伴。让文昌在车后为我掌管行程啊，安排众神并驾前行。前方道路多么漫长遥远啊，我掌控车节缓缓驰向云天。左边让雨师相伴随侍啊，右边让雷公保驾扈从。想超脱尘世而忘却归去啊，放纵心志而高飞远举。我心中喜乐自认为美好啊，所以姑且娱戏以自乐。飞越层云漫游四面八方啊，忽然俯瞰到故乡田原。车夫感怀我心悲伤啊，车驾两侧的马也频频回望不肯向前。思念故友想见到他们啊，我长长叹息涕泪滂沱。从容泛游而逍遥远去啊，聊且抑制情感而自我宽慰。追寻南方火神径直奔驰啊，我将前往九疑山。

览方外之荒忽兮①，沛罔象而自浮②。祝融戒而还衡兮③，腾告鸾鸟迎宓妃④。张《咸池》奏《承云》兮⑤，二女御《九韶》歌⑥。使湘灵鼓瑟兮⑦，令海若舞冯夷⑧。玄螭虫象并出进兮⑨，形蟉虬而逶蛇⑩。雌蜺便娟以增挠兮⑪，鸾鸟轩翥而翔飞⑫。音乐博衍无终极兮⑬，焉乃逝以俳佪。舒并节以驰骛兮⑭，逴绝垠乎寒门⑮。轶迅风于清源兮⑯，从颛顼乎增冰⑰。历玄冥以邪径兮⑱，乘间维以反顾⑲。召黔嬴而见之兮⑳，为余先乎平路。经营四荒兮(21)，周流六漠(22)。上至列缺兮(23)，降望大壑(24)。下峥嵘而无地兮(25)，上寥廓而无天。视儵忽而无见兮(26)，听惝怳而无闻(27)。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28)。

【注释】

①荒忽：形容朦胧恍惚的样子。

②沛（pèi）：形容水流动的样子。罔（wǎng）象：本指水怪或水神名。此处引申指水势盛大。

③祝融：神名，帝喾时的火官，后尊为火神，命曰祝融，亦以为火或火灾的代称。还衡：回车。衡，车辕前木，此指代车。

④腾告：传告。宓（fú）妃：神话传说中的洛水女神。

⑤《咸池》：古乐曲名。相传为尧乐。一说为黄帝之乐，尧增修沿用。一说为舜乐。《承云》：传说为黄帝乐曲。或曰是颛顼时乐曲。

⑥二女：这里指尧之二女，即娥皇、女英。御：侍奉弹奏，吹

奏。《九韶》：亦作“九磬”、“九招”，舜时乐曲名。

⑦湘灵：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湘水之神。

⑧海若：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海神。冯（píng）夷：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河神，即河伯。

⑨玄螭（chī）：玄，黑色。螭是龙一类的神物。虫象：一种水中生物，大约颇有灵异之处。

⑩蟉虬（liú qiú）：屈曲盘绕的样子。逶蛇：又写作“委蛇”、“逶迤”等，形容蜿蜒曲折的样子。与上面“蟉虬”意义相近。

⑪便（pián）娟：轻盈美好。挠：缠绕。

⑫轩翥（zhù）：高飞。

⑬音乐：古代音、乐有别。《礼记·乐记》：“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博衍：这里形容乐声博大广远、舒展绵延的样子。

⑭并节：两两相并的马鞭。驰骛（wù）：疾驰，快跑。

⑮逴（chuō）：远。绝垠：极远的地方。寒门：古代神话传说中北方极寒冷的地方。

⑯轶（yì）：本义是后车超前车。引申为超越。迅风：疾风。清源：指北极寒风的源头，传说中的八风之府。

⑰颛顼（zhuān xū）：上古帝王名，“五帝”之一，号高阳氏。增冰：层层积累的冰雪，乃北方严寒景象。

⑱玄冥：北方水神。邪径：斜路，弯路。

⑲间维：指天地之间。古称天有六间，地有四维，故称。

⑳黔嬴（qián yíng）：造化之神。

(21)经营：周遍往来。四荒：四方荒远之地。

(22)周流：遍游，四处游观。六漠：犹“六幕”、“六合”，指天地四方。

(23)列𨻰：亦作“列缺”，指高空中闪电所显现的空隙。

(24)大壑（hè）：大海。

(25)峥嵘：深远，深邃。

(26)儵（shū）忽：这里形容看不清楚。儵，同“倏”。

(27)惝怳（chǎng huǎng）：这里形容听起来模糊不清。

(28)泰初：道家指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元气，后亦指天地形成前的时期。

【译文】

遥览世外浩渺无垠啊，我仿佛在汪洋大海里上下浮游。火神祝融劝告我掉转车头啊，我传告鸾鸟去迎接宓妃。张设《咸池》之乐，演奏《承云》之曲啊，娥皇、女英奏起《九韶》之歌。让湘水之神敲奏瑟乐啊，让海神与河神共同跳舞。黑龙与水怪一起戏乐啊，形体屈曲婉转自如。彩虹轻盈层层环绕啊，青鸾神鸟高翔飞舞。音乐宏博没有终止啊，我于是远去周游徘徊。放松缰绳任马狂奔啊，远到天边北极的冰寒之地。超越急风来到清气之源啊，跟随颛顼到达冰天雪地之所。通过水神的崎岖小路啊，在天地之间顾盼不已。召唤造化之神前来相见啊，叫他为我先行铺平道路。我往来四方荒凉之地啊，周游六合广漠之境。向上直触闪电之至高空隙啊，向下俯瞰大海之至深。下面高远深邃不见大地啊，上面辽阔空远不见苍天。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见啊，恍恍惚惚什么也听不清。超越无为清静的境界啊，和太初原始结伴为邻。

卜居

【题解】

“卜”，问卜；“居”，居处。卜居即“谓所以自处之方”（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的意思。古人以占卜决疑，“卜居”就是说通过占卜，来解决自己“何去何从”的疑惑，即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现实。

关于本篇的作者至今多有争议，王逸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作者及题义，历代无异辞。至清人崔述乃认为是“假托成文”，此说在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近现代一些楚辞研究者，如郭沫若、游国恩、陆侃如等人均认同“伪作说”，以致许多文学史都将《卜居》、《渔父》排除在屈赋之外。但陈子展《楚辞直解》将“伪作说”的各种理由一一驳斥推翻，辩之甚详。姜亮夫、汤炳正、蒋天枢等人亦持赞同看法。本书认为在没有新材料出现来“证伪”之前，仍当以传统说法为是。

本篇采用散文笔法叙述，通篇一连提出十几个问题来卜问处世方式，表达了屈原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抗争、对美善的坚持和对丑恶的弃绝，以及对人生态度的选择及选择之后的痛苦心情。事实上，屈原并无待决之疑，他的选择取舍，早已通过问话一目了然。最后郑詹尹的回答也极富哲理警策：“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

有所不明，”这是对屈原的开导、安慰，让其顺应自然，于顺应中找方法，于自然中觅出路。这种问答体常为后人称颂，被视为后世辞赋杂文宾主问答体的滥觞。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①，而蔽鄣于谗②。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曰③：“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④。”詹尹乃端策拂龟⑤，曰：“君将何以教之⑥？”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⑦？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⑧？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媮生乎⑨？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⑩？将哫訾栗斯⑪，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⑫？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⑬，如脂如韦⑭，以洁楹乎⑮？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汎汎若水中之凫乎⑯，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⑰？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⑱？将与鸡鹜争食乎⑲？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⑳；黄钟毁弃(21)，瓦釜雷鸣(22)；谗人高张(23)，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24)，谁知吾之廉贞！”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25)，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事(26)。”

【注释】

①知：同“智”，智慧，才干。

②蔽鄣：遮蔽，阻挠。蔽，雍塞，蒙蔽。鄣，通“障”，阻塞。

③太卜：古代官名，周时属春官，为卜官之长。郑詹尹：太卜的姓名。一说郑，表示郑国，或即是姓；詹，即“占”，占卜、占筮的意思；尹，官名。

④因：通过，凭借，依靠。决：分辨，判断。

⑤端：摆放整齐。策：古代卜筮用的蓍草。龟：龟甲，古代用作占卜之具。

⑥教：告诉。

⑦宁：宁可，宁愿，愿意，想做。悃悃（kǔn）款款：忠诚勤勉的样子。朴：本性，本质。

⑧送往：送别去者。劳来：慰问、劝勉归服的人。来，归服，此指归服的人。

⑨媮（tōu）生：苟且求活，无所作为地生活。

⑩超然：形容远走高飞、遗世独立的样子。高举：远离尘嚣，这里指退隐山林。

⑪呫嗜（zú zī）：阿谀奉承。栗斯：献媚之态。

⑫喔咿（wō yī）：献媚强笑的样子。儒儿：强颜欢笑的样子。

⑬突梯滑（gǔ）稽：委婉从顺，圆滑随俗。

⑭韦：本指熟牛皮，此处意为“柔软”。

⑮楹（yíng）：厅堂的前柱。

⑯汜汜：飘浮、浮行的样子。亦作“汎汎”。凫（fú）：野鸭。乎：一本无“乎”字，当从之。

⑰亢轭（kàng è）：齐驱并驾。

⑱黄鹄（hú）：鸟名，这里喻指高才贤士。

⑲鸡鹜（wù）：鸡和鸭，这里喻指小人或平庸的人。

⑳千钧：代表最重的东西。古制三十斤为一钧。

(21)黄钟：古乐中十二律之一，是最响最宏大的声调。这里指声调合于黄钟律的大钟。

(22)瓦釜：陶制的锅，这里代表鄙俗音乐。

(23)高张：居高位而嚣张跋扈。

(24)吁嗟（xū jiē）：感慨，叹息。默默：形容无话可说的样子。

(25)不逮：比不上，不及。

(26)知事：一作“知此事”，当从之。

【译文】

屈原已经遭到放逐，三年没有再见到楚王。他竭尽智慧与忠诚，

却因小人的谗言而受到冤蔽。心中烦闷，思虑烦乱，不知应该怎么办。就去拜访太卜郑詹尹，屈原说：“我心里有所疑虑，特请教先生帮我决断。”詹尹就摆好占卜用的蓍草，拂拭灵龟，说：“不知您想说什么事？”屈原说：“我应该诚实勤恳、朴实忠厚呢，还是无休无止地应酬、周旋？我是应该锄草铲田过此一生，还是游说权贵求取功名？应该忠言直谏奋不顾身，还是追求富贵苟且偷生？应该超然世外保持真性，还是像取媚妇人一样奴颜婢膝？应该廉洁正直洁身自处，还是圆滑世故，如油脂滑腻，似熟牛皮柔能缠柱？应该气宇轩昂像矫健的千里马，还是浮游不定像水中的野鸭为保全性命而随波逐流？应该与骏马并驾齐驱，还是跟劣马亦步亦趋？应该与黄鹄比翼齐飞，还是和鸡鸭一道争食？这些事哪个吉利，哪个凶险？哪样不能做，哪样可以干？这世道浑浊，是非不清，薄薄的蝉翼被认为很重，千钧之物却被认为太轻；音响宏亮的黄钟被毁坏抛弃，鄙俗的瓦釜却作乐器雷鸣震天；谗佞小人嚣张跋扈，贤能之士则默默无名。不说了吧，谁了解我的廉洁忠贞！”詹尹于是放下筹策辞谢，说：“一尺有嫌它太短之处，一寸有觉其太长之时，万物都有不足之处，智者也有不懂的地方，卦数有时会推算不到，神灵的法力也有所不至。就随您的心意而为，龟卜蓍占实在不能料知此事。”

渔父

【题解】

关于本篇作者，王逸曰：“《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后人基本采用屈原所作之说，如朱熹《楚辞集注》称：“《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渔父盖亦当时遁隐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称：“或云此亦原之寓言。然太史公采入本传，则未必非实录也。”因此传统说法并不怀疑屈原创作的真实性。清代崔述较早提出本篇为伪作，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予以驳斥说：“至近世崔述以庾信《枯树赋》以称桓大司马，谢惠连《雪赋》之称相如，因以定《渔父》、《卜居》之称，屈原为假托成文。假托成文，固亦《庄子》寓言之例，而尤以为辞赋家之常事；……史公非可以伪托欺者也，何以尚录之本传？又沧浪之歌明载乎《孟子》，其为江汉民间流行之曲，能假为《渔父》之文者，未必不读《孟子》，而渔父之歌之可供采择者亦至多，托伪者乃不之采，而取孺子所歌，大义与上文了不相属，又未必为渔者至高之境界，此不为当时直录所历，不计巧拙，亦将无以解于此疑。”所辨甚明，故本书亦从旧说，以之为屈原所作。

《渔父》是篇思想性和可读性很强的优美辞篇。因屈原遭楚王放逐，心情沮丧、形容枯槁，在漫步江畔、且歌且行之际，遇到渔父。渔父见屈原憔悴不堪，便向屈原发出两个疑问：一问其身份，二问其如此落魄的原因，由此引出屈原的答话。通过屈原与渔父的问答，揭示了屈原的处世态度，表现了他洁身自好，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节操

以及不惜舍生取义的精神。而渔父是位主张“与世推移”、高蹈遁世、游戏人生的隐者，明王夫之云：“江汉之间，古多高蹈之士，隐于耕钓，若接舆、庄周之流，皆以全身远害为道，渔父盖其类也。”（《楚辞通释》）他随俗俯仰、与时浮沉的处世思想与屈原形成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屈原面对黑暗现实执著坚守自己清白高洁的人格精神和宁可抛弃珍贵的生命也决不与污秽尘俗同流合污的决心；一方面是渔父看透尘世纷扰而恬淡自安，随性自适，寄情于自然，乐天知命的隐者劝诫。全诗在对比中进行问答，简短而凝练地塑造出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有意思的是，后人对《渔父》的推崇一般都撇开了“三闾大夫”的洁身自好的人格理想，却偏偏钟情于过着萧散自由生活的“渔父”。如洪兴祖《楚辞补注》说：“《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嵇康《高士传》或采《楚词》、《庄子》渔父之言以为实录，非也。”姑不论洪氏以来以为《渔父》非实录的观点如何，他的这一段评价倒反映出《卜居》、《渔父》对汉魏以来文人的影响。像晋人王胡之在《与庾安西笺》中要求宽政说：“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渔器。不输十疋，则不得放。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渔父鼓枻而歌沧浪也。”（《全晋文》卷二〇）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渔父”生活方式的向往。至如唐宋以来，歌咏“渔父”的诗文则更多。如北宋范仲淹有《出守桐庐道中》诗云：“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南宋严羽自名诗话为《沧浪诗话》，且在开篇《诗辨》中称学会作诗前“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足以看出屈骚对其的影响。另外，《渔父》对七言诗的发轫及发展也有一定影响。明徐祯卿《谈艺录》即称：“七言始起，咸曰柏梁。然宁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为则也，声长字纵，易以成文。故蕴气雕词，与五言略异。要而论之：《沧浪》擅其奇，《柏梁》宏其质，《四愁》坠其隽，《燕歌》开其靡。”其虽仅指《沧浪》数句，但它却是《渔父》整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故亦

可以说《渔父》是七言诗嬗变过程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①，形容枯槁②。渔父见而问之曰③："子非三闾大夫与④？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⑤，众人皆醉我独醒⑥，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⑦，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⑧？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⑨？何故深思高举⑩，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⑪，新浴者必振衣⑫。安能以身之察察⑬，受物之汶汶者乎⑭？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⑮，鼓枻而去⑯。

【注释】

①颜色：面容，脸色，气色。

②形容：形态，容貌。枯槁：这里是形容清瘦的样子。

③渔父（fǔ）：打渔的老人。父，对老年男子的尊称。这里的渔父是隐士的化身。

④三闾大夫：楚国官职名，掌管教育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宗族子弟。

⑤举世皆浊我独清：浊、清，指品德行为而言。汪瑗《楚辞集解》："清，比己之洁，而浊比世之秽也。"王夫之《楚辞通释》："没于宠利曰浊。"

⑥众人皆醉我独醒：醉、醒，指对楚国形势的认识而言。蒋骥

《山带阁注楚辞》：“昧于危亡曰醉。”蒋天枢《楚辞校释》：“醒，己虽处沉昏之世，仍有所灼见。”

⑦凝滞：拘泥，固执。

⑧淈（gǔ）：搅混，扰乱。

⑨餔（bū）其糟：本义指吃酒糟，比喻为屈志从俗，随波逐流。《说文·米部》：“糟，酒滓也。”歠（chuò）其醨（lí）：本义指饮薄酒，比喻为随波逐流，从俗浮沉。歠，饮，喝。醨，通“醨”，薄酒。

⑩深思：思虑很深，即“独醒”。高举：高出流俗，即“独清”。

⑪沐：洗头。《说文·水部》：“沐，濯发也。”弹（tán）冠：弹去冠上的灰尘，整冠。

⑫浴：洗澡。振衣：抖衣去灰尘。

⑬察察：清洁，洁白的样子。

⑭汶汶（mén）：玷辱、污浊的样子。

⑮莞（wǎn）尔：形容微笑的样子。

⑯鼓枻（yì）：亦作“鼓栧”，划桨泛舟。

【译文】

屈原被流放以后，在江边游荡独行，他一边行走一边吟哦，面容憔悴，模样枯瘦。有位打渔的老人看见他，便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为什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屈原答道：“世上的人都混浊，只有我清白；大家都醉了，只有我清醒着，因此被放逐。”渔父问：“有圣德的人不被事物所束缚，而能随着世道一起变化推进。既然世上的人都混浊，你何不搅混泥水，扬起浊波？既然大家都醉了，你何不吃酒糟，喝薄酒？为什么要思虑深远，行为高尚，使自己被放逐？”屈原说：“我曾听到古人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弹帽子上的灰尘，刚洗好澡的人一定要整理一下衣服。怎能让清白无比的身体，沾染上污秽不堪的外物？我宁愿跳入湘江，葬身鱼腹。怎能让洁白纯净之身，蒙上世俗的尘泥？”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起船桨动身离去。

歌曰：“沧浪之水清兮①，可以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注释】

①“沧浪之水清兮”以下四句：以上渔父所唱的《沧浪歌》，亦名《孺子歌》，又见于《孟子·离娄上》，可能是流传于江湘一带的古歌谣。沧浪，古水名。有汉水、汉水之别流、汉水之下流、夏水诸说。濯（zhuó）：洗涤。纓：系冠的带子，以二组系于冠，结在颔下。

【译文】

唱道：“沧浪之水清又清啊，可以洗我的帽纓；沧浪之水浊又浊啊，可以洗我的双脚。”渔父于是远去，不再和屈原说话。

九辩

【题解】

本篇为宋玉的代表作。宋玉，楚人，生卒年代不详，关于他的生平行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他如《韩诗外传》卷七"第十七章"、《新序·杂事》等零星记载了他与楚襄王的一些事迹，看来他有类似文学侍臣一样的身份，余不可考。据《离骚》、《天问》、《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说法，《九辩》与《九歌》一样，也是夏启从天上带来的乐曲，实为古乐曲名，宋玉是借用其名而自铸新词。"九辩"是"九阕"或"九遍"的意思，是指由若干乐章组合而成的一种曲调。自王逸以下，一般认为《九辩》是宋玉哀怜其师屈原而代为作词，这未免有些牵强。

《九辩》是继《离骚》之后又一首自叙性长篇抒情诗。作品以衰败的楚国社会现实为背景，通过叙经历、叹遭际、抒情志，以悲秋、思君为主题，表现了诗人忧国、忠君的高尚节操，从中反映出的社会状况及个人忧思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和民族性。

《九辩》开篇即把萧瑟的秋景与贫士的遭际联系起来加以细致描摹，接着反复抒写悲秋的原因，将个人不能为世所用的孤独感与绵长不尽的悲哀倾注其间。诗人清醒地认识到楚国君臣的腐败无能，他不愿顺从世俗，丢弃自己的人格与尊严，为不受世俗污染，诗人欲远走高飞，然而，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草木凋落，贫士依旧难为世用。通过现实与想象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给读者带

来悲怆的情感冲击。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全诗各章既各有宗旨，又彼此关联，整体结构精美。其中秋景的描绘历来脍炙人口，成为后世学习典范。如汉武帝《秋风辞》、曹植《秋思赋》、曹《燕歌行》等无不从“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中汲取语源和灵感。当然，《九辩》中还有很多屈骚的影子，这反映出宋玉对屈原作品的借鉴和模仿。如“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铻而难入”句，即从《离骚》“不量凿而正枘兮”及“何方圜之能周兮”两句发展而来；又“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险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亦明显化自《哀郢》“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又“憎愠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与《哀郢》相比，除“慷”作“忼”外，竟四句全同。这些均说明《九辩》与屈骚是一脉相承，乃至水乳交融的。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①，憭慄兮若在远行②，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③，寂寥兮收潦而水清④，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⑤，怆怳忙悢兮⑥，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⑦，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⑧。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⑨，蝉寂漠而无声⑩。雁廱廱而南游兮⑪，鹍鸡啁哳而悲鸣⑫。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⑬。时亹亹而过中兮⑭，蹇淹留而无成⑮。

【注释】

①萧瑟：草木被秋风吹拂所发出的声音。

②憭慄（liáo lì）：亦作“憭栗”，形容凄凉的样子。

③泬寥（xuè liáo）：亦作“泬漻”、“泬寥”，形容晴朗空旷，天高气清的样子。

④寂寥（jì liáo）：清澄平静的样子。寂，即“寂”。潦（lǎo）：雨水，积水。

⑤憯（cǎn）悽：悲痛，感伤。欷（xī）：叹息。薄寒：秋天轻微的寒气。中（zhòng）：侵袭，伤害。

⑥怆怳（chuàng huǎng）：失意悲伤。怏悢（kuǎng lǎng）：失意怅惆。

⑦坎廪（lǐn）：坎坷不平，这里指困顿，不得志。

⑧廓（kuò）落：空虚孤寂。羁旅：作客异乡。羁，寄居在外。旅，旅行者。友生：友人，朋友。生，语缀，无实义。

⑨翩翩：飞行轻快的样子。

⑩寂（jì）漠：同“寂寞”。静默无声的意思。

⑪雝雝（yōng）：这里指雁鸣声。

⑫鹍（kūn）：鹍鸡，古代指像鹤的一种鸟。啁哳（zhāo zhā）：形容声音烦杂而细碎。

⑬宵征：夜行。

⑭亹亹（wěi）：行进不停的样子。过中：过了中年，趋于老境。

⑮蹇（jiǎn）：发语词。淹留：滞留，久留。

【译文】

悲凉啊秋天！大地萧瑟啊草木在凋零陨落而衰黄，心中凄凉啊好像人在远行，又像登山临水送人踏上归程，空旷清朗啊天宇高远空气清爽，平静清澈啊积水消退水流澄清，凄凉叹息啊微寒袭人，恍惚惆怅啊离乡背井前往新地，世途坎坷啊贫士丢官心中不平，空虚孤独啊流落在外没有亲朋。失意悲伤啊自我怜悯。燕子翩翩辞北归南啊，寒蝉静寂没有声音。大雁鸣叫着向南飞翔啊，鹍鸡不住地啾啾悲鸣。独自通宵达旦难以入眠啊，蟋蟀的彻夜哀鸣勾起了我的悲伤。时光流逝已过了半生啊，仍然滞留在外而一事无成。

悲忧穷戚兮独处廓①，有美一人兮心不绎②。去乡离家兮徕远客③，超逍遥兮今焉薄④？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积思，心烦憺兮忘食事⑤。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车既驾兮朅而归⑥，不得见兮心伤悲。倚结轸兮长太息⑦，涕潺湲兮下沾轼⑧。忼慨绝兮不得⑨，中瞀乱兮迷惑⑩。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⑪。

【注释】

①穷戚：困顿。戚，通“促”，迫促，局促。廓：空旷辽廓，这里

指空虚寂寞的地方。

②绎（yì）：通“怿”，喜悦。

③徕（lái）：字同“来”，一本即作“来”。

④超：远。逍遥：这里指漂泊无依。

⑤烦憺（dàn）：烦闷忧愁。

⑥朅（qiè）：离去。

⑦结轹（líng）：车栏，古代车箱的前、左、右三面，用木条一横一竖交叉结成许多方格，形似窗棂。

⑧涕：眼泪。潺湲（chán　yuán）：本指水流不断的样子，这里形容泪流不断。轼：古代设在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

⑨忼慨（kāng kǎi）：激昂，愤激。

⑩瞀（mào）乱：昏乱，烦乱。

⑪怦怦（pēng）：心急的样子。

【译文】

悲愁困顿啊独处空寂大地，有一位美人啊心中郁结。远离家乡啊

身为异客，漂泊无依啊去哪里？一心思念君王啊不可改变，君王不知道啊该怎么办？蓄满哀怨啊积满思虑，心中烦闷啊饭都不想吃。但愿见一面啊诉说我的心意，君王的心思啊却和我迥异。驾好马车啊驶去又返回，不得见君王啊伤悲郁悒。倚靠着车栏啊长长叹息，泪水涟涟啊沾湿车前的横木。愤激不平想决绝啊又做不到，心中烦乱啊心惑神迷。独自哀怜啊何时终了，忧心如焚啊诚实正直。

皇天平分四时兮①，窃独悲此廪秋②。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③。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离芳蔼之方壮兮④，余萎约而悲愁⑤。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收恢台之孟夏兮⑥，然欿傺而沉藏⑦。叶菸邑而无色兮⑧，枝烦挐而交横⑨；颜淫溢而将罢兮⑩，柯彷彿而萎黄⑪；蔪榭槮之可哀兮⑫，形销铄而瘀伤⑬。惟其纷糅而将落兮⑭，恨其失时而无当⑮。擥騑辔而下节兮⑯，聊逍遥以相佯⑰。岁忽忽而遒尽兮⑱，恐余寿之弗将。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⑲。澹容与而独倚兮⑳，蟋蟀鸣此西堂。心怵惕而震荡兮(21)，何所忧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22)，步列星而极明(23)。

【注释】

①皇天：对天及天神的尊称。

②窃（qiè）：私下，私自。多用作谦词。廪秋：犹言寒秋。廪，通“凛”，寒冷。

③奄（yǎn）：快速。离披：形容树叶凋零，树枝扶疏的样子。梧楸（qiū）：梧桐与楸树。二木皆逢秋而早凋。

④芳蔼：芳香而繁盛。

⑤萎约：萎靡而穷困。

⑥恢台：亦作“恢炱”，“恢胎”，形容旺盛、广大的样子。

⑦然：与“焉”同，用为句首发端词。欿傺（kǎn chì）：停止，敛藏。

⑧菸（yū）邑：因枯萎而呈黯淡之色。

⑨烦挐（rú）：牵缠，纷乱。

⑩颜：形貌。淫溢：形容体貌枯槁瘦弱的样子。罢（pí）：疲劳，衰弱。

⑪柯：草木的枝茎。彷彿：亦作“仿佛”，犹模糊，指颜色不鲜明。

⑫蔸（shāo）：树梢。槮槮（xiāo sēn）：形容树木光秃秃的样子。

⑬销铄：销毁，摧残。瘀（yū）伤：气血郁积成病。瘀，血液凝积。

⑭惟：思，想。纷糅：众多而杂乱。这里指枯枝败草相杂。

⑮恨：遗憾，痛惜。当（dāng）：值，遇到。

⑯擥：抓住。骓（fēi）辔：指马缰。骓，驾在车辕两旁的马。辔，缰绳。下节：停鞭，使马徐行。

⑰相佯：亦作“相羊”、“相徉”，徘徊，盘桓。

⑱忽忽：形容时光流逝之快。遒（qiú）尽：迫近于尽头，终了。遒，迫近。

⑲俇（kuāng）攘：纷乱不安的样子。

⑳澹（dàn）：恬淡，淡泊。容与：闲散的样子。倚：凭靠。

(21)怵（chù）惕：亦作“怵愁”，戒惧，惊惧。震荡：心神不定。

(22)卬（yǎng）：同“仰”，仰望，抬头向上。

(23)步：行走。列星：罗布天空，定时出现的恒星。

【译文】

皇天平分一年为四季啊，我独为这寒秋黯然悲伤。秋天的露水已经降落在百草上啊，衰黄的树叶瞬间飘离梧楸枝头。离别光明的白日啊，继之以漫漫的长夜。告别了壮年的繁茂芬芳啊，衰老困窘令我悲入愁肠。秋天先用白露来警示啊，冬天又加上层层寒霜。收尽了盛夏草木繁茂的景象啊，万物的生机都深深隐藏。叶子枯萎没有光彩啊，枝条纷乱杂错无章；色泽黯淡将要凋零啊，枝干枯朽已然干黄；树梢

光秃秃令人悲怆啊，外形颓败似乎内有瘀伤。想到草木错杂将凋零啊，怅恨错失了美好时光。抓住缰绳停鞭徐行啊，姑且逍遥徘徊游荡。岁月匆匆流逝待尽啊，恐怕我的寿命也难以久长。伤感我生不逢时啊，遭逢这世道纷乱不宁。淡漠闲散独自靠立啊，听见蟋蟀在西堂哀鸣。内心忧惧而心神不定啊，为何百感交集如此忧伤！仰望明月长长叹息啊，徘徊在星光下直到天明。

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①，纷旖旎乎都房②。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飏③。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闵奇思之不通兮④，将去君而高翔。心闵怜之惨悽兮，愿一见而有明。重无怨而生离兮⑤，中结轸而增伤⑥。岂不郁陶而思君兮⑦？君之门以九重⑧。猛犬狺狺而迎吠兮⑨，关梁闭而不通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⑪，后土何时而得漧⑫！块独守此无泽兮⑬，仰浮云而永叹。

【注释】

①蕙华：蕙草的花。华，同“花”。曾（céng）：通“层”，重叠。敷：展布，开放。

②旖旎（yǐ nǐ）：盛多美好的样子。都：广大，美盛。

③飞飏（yáng）：飘扬，飘荡。

④闵：哀伤，怜念。后多作“悯”。

⑤重：深深思考。无怨：言行无可埋怨，即无罪。生离：被生生隔离，指被弃逐。

⑥结轸（zhěn）：形容内心忧思缠结，悲愁不已的样子。

⑦郁陶：形容忧思积聚的样子。

⑧九重：旧说天子之门有九重，此极言其深邃难进。洪兴祖《楚辞补注》：“天子九门，谓关门、远郊门、近郊门、城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也。”

⑨狺狺（yín）：犬吠声。

⑩关：本义为门闩，这里引申作“关塞”解。

⑪淫溢：过度，这里指久雨连绵。秋霖：秋日的淫雨。

⑫后土：本指土神，这里泛指土地，泥土。漧（gān）：同“乾”，干燥。

⑬块：孤独。无泽：荒芜的水泽。无，或为“芜”的借字。

【译文】

暗自悲叹那层叠开放的蕙花啊，繁盛娇美布满华美的宫殿。为何花朵累累却没有结果啊，随着风雨四处飘扬。原以为君王独爱佩带这蕙花啊，谁知在他眼里与众花没什么不同。伤心出众的谋略不能通达于君王啊，我将要离开君王远走他方。内心多么忧愁凄凉啊，希望见君王一面倾诉衷肠。念自己无罪却要被弃逐啊，内心郁结沉痛更加悲伤。哪能不忧思郁结思念君王啊？怎奈君门幽深重重关防。守门的猛

犬迎面狂叫啊，关塞和桥梁都闭塞不通。上天降下连绵秋雨啊，大地何时才能干燥！独守在这荒芜的沼泽啊，仰望浮云长声哀叹。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①！却骐骥而不乘兮②，策驽骀而取路③。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骚跳而远去④。凫雁皆唼夫粱藻兮⑤，凤愈飘翔而高举⑥。圜凿而方枘兮⑦，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⑧。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⑨。愿衔枚而无言兮⑩，尝被君之渥洽⑪。太公九十乃显荣兮⑫，诚未遇其匹合。谓骐骥兮安归？谓凤皇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⑬。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皇高飞而不下。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⑭？骥不骤进而求服兮⑮，凤亦不贪馁而妄食⑯。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⑰！霜露惨悽而交下兮，心尚奔其弗济⑱。霰雪雰糅其增加兮⑲，乃知遭命之将至。愿徼幸而有待兮⑳，泊莽莽与壅草同死(21)。愿自往而径游兮，路壅绝而不通(22)。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桉而学诵(23)。性愚陋以褊浅兮(24)，信未达乎从容(25)。

【注释】

①绳墨：本指木工画直线时用的墨斗、墨线，这里比喻规矩、法度。

②骐骥：骏马，这里比喻贤士。

③策：本义指马鞭，这里是驾驭、驱使的意思。驽骀（nú tāi）：劣马，喻庸人。

④鴡（jú）跳：跳跃。

⑤凫雁：野鸭与大雁，有时单指大雁或野鸭。唼（shà）：水鸟或鱼吃食。粱：粟米。藻：植物名，指藻类植物，含叶绿素和其他辅助色素的低等植物。

⑥高举：高飞远去。这里有小人居位，贤者遁世的含义。

⑦圜：同“圆”。凿：榫眼，插孔。枘（ruì）：榫头。

⑧钮铻（jǔ yǔ）：亦作“钮吾”，互相抵触，格格不入。

⑨遑遑：匆忙，往来不定。这里形容凤凰无处可栖而不安的样子。集：鸟栖止于树。

⑩衔枚：原指横枚衔于口中，以防喧哗或叫喊。这里谓闭口不言。枚，形如筷子，两端有带，可系于颈上。

⑪被：蒙受，受到。渥（wò）洽：深厚的恩泽。

⑫太公：即太公望吕尚。

⑬相（xiàng）：看，观察。举肥：相马只选肥壮，这里讽刺当政者只根据表面现象来挑选人才。

⑭处（chǔ）：留，留下。

⑮骤进：疾速前进。服：驾车。

⑯倭（wèi）：喂养。妄：胡乱，随便。

⑰冯：通“凭”，愤懑。

⑱奔：同“幸”，希望。济：成功。

⑲霰（xiàn）：雪珠。雰（fēn）：雨雪纷飞的样子。糅：混杂。

⑳徼（jiǎo）幸：希望获得意外成功或由于偶然的原因而得到成功或免去灾害。徼，通“侥”。

(21)泊（bó）：留止，止息。莽莽：草类茂盛的样子。壄：同“野”。

(22)壅（yōng）绝：阻塞，断绝。

(23)压：克制，按捺。桉（àn）：通“按”，克制。学诵：学习写宜于读诵的韵文。

(24)褊（biǎn）浅：心地、见识等狭隘短浅。褊，原指衣服狭小，后泛称小。

(25)达：通晓，明白。从容：举动，行为。

【译文】

为什么时下风气是善于投机取巧啊，违背法度且改变正常的举措！拒绝骏马不去骑乘啊，却鞭赶劣马去上路。当世难道真的没有骏马啊，实在是没有人能好好驾御。看见拿缰绳的人不合适啊，骏马就会扬蹄飞奔而去。野鸭、大雁吞食着粟米水藻啊，凤凰则更加飘然高举。圆榫孔配上方榫头啊，我本来就知道两者相抵触而难以插入。群鸟都有了栖身之所啊，只有凤凰难寻安身之处。我本想闭口不语啊，但又难忘曾受君王深厚恩泽。姜太公九十岁才得显贵荣耀啊，实在是之前没遇上明主。良马啊归宿在哪里？凤凰啊栖息在何处？改变古风旧俗啊世道衰微，如今的相马人啊只看马的膘肥。骏马都藏匿起来不出现啊，凤凰都高高飞翔不落凡尘。鸟兽尚知道怀恩报德啊，怎能说贤士不肯留于仕途？骏马不会为了求进用而甘愿驾车啊，凤凰也不会贪图喂饲而乱吃。君王远弃贤士不能明察啊，贤士虽愿效忠又怎么能够？想自甘寂寞断绝对君王的眷恋之情啊，私下里又不敢忘记当初的恩德。独自悲愁多么伤人啊，满腔愤懑哪有终极！霜露齐降悲惨又凄清啊，心中还希望它们的破坏不会成功。雪珠雪花纷杂越下越大啊，才知道厄运即将要降临。想心存着侥幸再等待啊，却将与无边野草一同枯败。想径自前行畅游一番啊，道路阻塞断绝不能通行。想遵循大道平稳地驱驰啊，却又不知道何去何从。走到半路内心迷惑啊，只好克制情感作歌吟诵。本性愚笨孤陋而又狭隘肤浅啊，实在不知道如何行事。

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①，恐时世之不固。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②。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③，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④。食不媮而为饱兮⑤，衣不苟而为温⑥。窃慕诗人之遗风兮⑦，愿托志乎素餐⑧。蹇充倔而无端兮⑨，泊莽莽而无垠⑩。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⑪。

【注释】

①窃美：私下、暗自赞美。美，称赞，赞美。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公元前506年冬天，吴国伐楚，占领郢都，楚昭王逃到随国。申包胥到秦国请派救兵，在宫廷上痛哭七昼夜，终于感动秦哀公出兵救楚，使昭王复国。

②规矩：画圆形和方形的工具，比喻法度。凿：当作“错”。错，通“措”，措施，法度。

③显荣：显赫荣耀，多指仕宦而言。

④穷处（chǔ）：穷，处境艰难、困窘。处，居。高：清高，高尚。

⑤媮（tōu）：苟且，怠惰。

⑥苟：随便，马虎，不审慎。

⑦诗人：指前代的先贤圣哲们。遗风：前代或前人遗留下来的风教。

⑧素餐：本指无功受禄，不劳而食，这里指俭朴的饮食。

⑨蹇：通“謇”，句首发语词。充倔：断绝阻塞。

⑩泊莽莽：无边无际。

⑪溘（kè）：突然。

【译文】

暗自赞美申包胥志气高扬啊，恐怕时世和那时不同。为什么时下风气是善于投机取巧呢？要毁弃规矩改变法度。我光明正直不随波逐流啊，愿取法前代圣贤的遗范。身在浑浊的世界而得到显贵荣耀啊，决不是我心中所乐意的事。与其没有道义而徒有虚名啊，宁愿身居困穷境地而保持操守。不能为饱腹而苟且求食啊，不能为穿暖而苟且索衣。暗自追慕诗人的遗风啊，在粗茶淡饭中磨砺志节。媒理断绝无路可走啊，就像荒野没有边际。没有皮袄来抵御寒冬啊，怕会突然死去看不见春日。

靓杪秋之遥夜兮①，心缭悷而有哀②。春秋逴逴而日高兮③，然惆怅而自悲④。四时遞来而卒岁兮⑤，阴阳不可与俪偕⑥。白日晼晚其将入兮⑦，明月销铄而减毁⑧。岁忽忽而遒尽兮⑨，老冉冉而愈弛⑩。心摇悦而日𡚁兮⑪，然怊怅而无冀⑫。中憯恻之悽怆兮⑬，长太息而增欷⑭。年洋洋以日往兮⑮，老嵺廓而无处⑯。事亹亹而觊进兮⑰，蹇淹留而踌躇。

【注释】

①靓（jìng）：通“静”，平和。杪（miǎo）秋：晚秋。杪，本义是树枝尽头，多指年月或季节的末尾。

②缭悷（lì）：亦作“缭戾”，形容忧思萦绕缠结的样子。

③春秋：代指时间，这里指年纪、年龄。逴逴（chuō）：愈走愈远的样子。高：这里指时光流逝，一天天地老去。

④然：与“焉”同，用为句首发语词。

⑤遞（dì）：同“遞”，交替，轮流。

⑥俪（lì）偕：偕同，在一起。

⑦晚（wǎn）：太阳偏西，日将暮。

⑧销铄（shuò）：亏缺，消损。

⑨遒（qiú）尽：迫近于尽头，终了。

⑩弛：同“弛”，本义指放松弓弦，这里指放松，松弛。

⑪摇悦：喜悦，犹心旌摇荡。𡚁：同“幸”。

⑫怊（chāo）怅：犹“惆怅”。

⑬憯（cǎn）恻：悲痛。悽怆：凄惨悲伤。

⑭欷（xī）：悲伤地叹息。

⑮洋洋：形容岁月匆匆流逝的样子。

⑯嘹（liáo）廓：同“寥廓”，空虚，空阔。

⑰亹亹（wěi）：勤勉不倦的样子。觊（jì）：希望，企图。

【译文】

寂静的暮秋长夜啊，心里缠结着无限悲愁。岁月如流年事渐高啊，令人惆怅自感悲凉。四季交替一年将尽啊，冬夏不同不能同时出现。太阳昏暗将要西下啊，月亮亏缺而消损。一年匆匆将要过完啊，老境渐至而身心释然放纵自己。心旌摇荡天天抱着侥幸的想法啊，但最终布满忧虑失去希望。心中惨痛凄然欲绝啊，声声长叹增加悲伤。时光匆匆一天天流逝啊，老来倍感空虚无处托身。不断勤勉企图进取啊，滞留不前徒自彷徨。

何氾滥之浮云兮①，猋壅蔽此明月②！忠昭昭而愿见兮③，然霪曀而莫达④。愿皓日之显行兮⑤，云蒙蒙而蔽之⑥。窃不自聊而愿忠兮⑦，或黕点而污之⑧。尧舜之抗行兮⑨，瞭冥冥而薄天⑩。何险巇之嫉妒兮⑪，被以不慈之伪名⑫？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⑬。何况一国之事兮，亦多端而胶加⑭。

【注释】

①氾：亦作“汎滥”、“泛滥”，这里形容浮云层层涌现。

②猋（biāo）：本为犬奔貌、群犬奔貌，引申为疾进貌。

③见：同“现”，显现，显露，剖白心迹。

④霪（yīn）：同“阴”，乌云蔽日。曀（yì）：天阴而有风，天色阴暗。

⑤皓日：明亮的太阳，比喻君主。显行：光耀地运行。显，光明。

⑥蒙蒙：形容幽暗、模糊不清的样子。

⑦聊：同“料”，考虑，估量。

⑧黕（dǎn）点：污垢。

⑨抗行：高尚的行为。

⑩瞭（liǎo）：明亮。冥冥：深远。薄：逼近，靠近。

⑪险巇（xī）：亦作“险戏”，崎岖险恶，这里指奸险小人。

⑫被（pī）：加在身上。

⑬黯黮（àn dǎn）：昏暗不明。瑕：斑点，瑕疵。

⑭胶（jiāo）加：乖戾，缠绕无绪。

【译文】

为什么浮云漫天涌现啊，迅速飘动遮蔽了明月！忠心耿耿愿剖白心迹啊，但乌云蔽日难以如愿。希望太阳光明显耀地运行啊，迷蒙的云气却把它遮罩。奋不顾身只想着效忠啊，有人却无端诽谤把我污蔑。唐尧和虞舜的高尚德行啊，光辉明亮直上云天。为什么险恶小人

如此嫉妒啊，使他们蒙受不慈的冤名？太阳和月亮光辉朗照啊，尚且有昏暗出现斑点之时。何况一个国家的政事啊，更是头绪纷繁、杂乱无绪。

被荷裯之晏晏兮①，然潢洋而不可带②。既骄美而伐武兮③，负左右之耿介④。憎愠怆之修美兮⑤，好夫人之慷慨⑥。众踥蹀而日进兮⑦，美超远而逾迈⑧。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⑨。事绵绵而多私兮⑩，窃悼后之危败。世雷同而炫曜兮⑪，何毁誉之昧昧⑫！今修饰而窥镜兮⑬，后尚可以窜藏⑭。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难当⑮。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漠而无光。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谅无怨于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⑯？桀骐骥之浏浏兮⑰，驭安用夫强策⑱？谅城郭之不足恃兮⑲，虽重介之何益⑳？邅翼翼而无终兮(21)，忳慭慭而愁约(22)。生天地之若过兮(23)，功不成而无效。愿沉滞而不见兮(24)，尚欲布名乎天下(25)。然潢洋而不遇兮(26)，直恂愁而自苦(27)。莽洋洋而无极兮(28)，忽翱翔之焉薄？国有骥而不知桀兮，焉皇皇而更索(29)？宁戚讴于车下兮(30)，桓公闻而知之。无伯乐之善相兮(31)，今谁使乎誉之。罔流涕以聊虑兮(32)，惟著意而得之(33)。纷纯纯之愿忠兮(34)，妒被离而鄣之(35)。

【注释】

①荷：植物名，即莲，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夏天开花，色淡红或白，有清香，供观赏。裯（dāo）：衹裯，贴身短衣。晏晏（yàn）：漂亮轻柔的样子。

②潢洋：这里形容衣服宽大、宽松的样子。

③骄美：自负有美德。伐：自我夸耀。

④负：依恃，凭借。左右：近臣，侍从。耿介：这里指近臣的貌似雄武。

⑤愠怆（yùn lún）：心有所蕴积而不善表达。

⑥夫人：那些小人。夫，发语词。慷慨：巧言令色，能说会道。

⑦踥蹀（qiè dié）：奔走，小步趋进。

⑧美：有美德的人。超远：引身远去。逾（yú）迈：亦作“踰迈”，过去，消逝。

⑨芜秽：荒芜，指土地因缺少整治而杂草丛生。

⑩绵绵：形容长而细小，且连续不绝的样子。

⑪雷同：这里比喻世人随声附和、众口一词。炫曜（yào）：夸耀，吹捧。

⑫昧昧：昏暗，模糊不清，这里指是非不明。

⑬修饰：梳妆打扮，这里指整顿国家事务。

⑭窜（cuàn）藏：隐匿，潜藏，这里指逃过危险，谨慎自保。窜，伏匿，隐藏。

⑮羌：句首发语词。当：值，遇到。

⑯怵惕：亦作“怵愁”，戒惧，惊惧。

⑰桀：同“乘”，坐驾。浏浏：本义指水流清澈。这里形容马匹如水流动一般奔跑，即行云流水，顺畅无阻的意思。

⑱驭（yù）：驾驭车马。策：驱赶骡马役畜的鞭棒。

⑲城郭：亦作“城廓”，城墙。城，指内城的墙。郭，指外城的墙。

⑳重介：厚重的铠甲。

(21)邅（zhān）：难行不进。翼翼：恭敬谨慎的样子。

(22)忳（tún）：忧郁，愁闷。惛惛（hūn）：精神昏愦，神志不清。愁约：悲愁困苦。

(23)若过：若白驹过隙，形容时间过得快。

(24)沉滞：沉抑埋没，不得伸展。

(25)布名：扬名。天下：古时多指中国范围内的全部土地。

(26)潢洋：形容无所遇合的样子。

(27)怐愁（kòu mào）：亦作“怐瞀”，愚昧，愚钝。

(28)莽洋洋：形容荒野辽阔的样子。

(29)皇皇：即“惶惶”，形容惶惑、迷惑的样子。

(30)宁戚：春秋卫人，齐大夫。讴：清唱，唱歌。

(31)伯乐：春秋时人，善于相马。

(32)罔：同“惘”，忧愁，怅惆。聊虑：深思。

(33)著（zhuó）意：集中注意力，用心。

(34)纯纯：形容忠诚、诚挚的样子。

(35)被离：通“披离”，纷乱的样子。鄣（zhàng）：同“障”，阻隔，遮掩。

【译文】

披上荷叶短衣漂亮而轻柔啊，但是太过宽松不能束腰带。自我夸耀美德和武功啊，依恃貌似雄武的近臣。嫌弃不善表达的忠诚之士啊，喜欢小人的巧言令色。群小竞相钻营愈来愈腾达啊，贤士孤傲脱俗愈来愈疏远。农夫停止耕作放任闲散啊，恐怕田地将要荒芜。事情琐细又充满私欲啊，暗自担心国家以后会败亡。世人随声附和相互夸耀啊，好坏不分是非不明！如今修饰容貌照照镜子啊，今后还能够逃过危险。想托流星传语君王啊，但它飞掠迅速难以追遇上。终于被浮云遮蔽啊，世间暗淡没有光亮。唐尧虞舜都能选拔任用贤士啊，所以

高枕无忧从容安逸。确实不受天下人埋怨啊，心中哪来忧惧不安？乘着骏马畅快地奔驰啊，驾驭之道岂在马鞭的劲悍？内城外郭实在不足依恃啊，即使盔甲再厚重又有什么用？谨慎前行看不到结果啊，忧郁烦闷穷愁潦倒。生于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啊，功业无成没有结果。想要埋没于人群无所表现啊，又想在世间声名远播。然而世事茫茫很难知遇贤君啊，只是愚钝不堪自讨苦吃。荒野辽阔没有边际啊，飘忽飞翔在哪停宿？国家的骏马却不知道驾乘啊，为什么糊里糊涂另外索求？宁戚在牛车下唱歌啊，齐桓公听了便知道他才能出众。没有伯乐相马的好本领啊，如今谁能使骏马被称扬？怅惘流泪姑且思量啊，用心访求才能得贤士。满怀热忱愿效忠君王啊，却被形形色色的嫉妒所阻碍。

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①，放游志乎云中。棐精气之抟抟兮②，骛诸神之湛湛③。骖白霓之习习兮④，历群灵之丰丰⑤。左朱雀之茇茇兮⑥，右苍龙之躍躍⑦。属雷师之阗阗兮⑧，通飞廉之衙衙⑨。前轾辌之锵锵兮⑩，后辎棐之从从⑪。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⑫。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⑬。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⑭。

【注释】

①不肖：自谦之称。

②精气：阴阳精灵之气，古谓天地间万物皆秉之以生。抟抟（tuán）：形容凝聚如团的样子。抟，聚集。

③骛（wù）：追求，追逐。湛湛：聚集在一起的样子。

④霓：处于彩虹外侧色泽较暗淡的部分。习习：形容频频飞动的样子。

⑤群灵：群神，指众多星宿之神。丰丰：众多。

⑥朱雀：星宿名，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茇茇（pèi）：形容飞翔的样子。

⑦苍龙：星宿名，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的总称。躣躣（qú）：蜿蜒而行的样子。

⑧属（zhǔ）：联接，跟着。阗阗（tián）：形容声音洪大，这里指雷声而言。

⑨通：当作“道”，开路、引导。衙衙（yú）：行走的样子。

⑩轾（zhì）：车顶前倾的样子。辒（liáng）：古代的卧车。锵锵：形容金石撞击发出的洪亮清越的声音，这里指车铃声。

⑪辎（zī）桀：辎重车辆。辎，古代有帷盖的载重车。桀，同“乘”，后亦泛指车辆。从从：车铃声。

⑫扈（hù）：随从，护卫，多指随侍帝王。屯骑（jì）：聚集车骑。屯，聚集。容容：形容车驾侍卫众多，场面盛大的样子。

⑬臧（zāng）：善，好。

⑭无恙：没有忧患烦恼，幸福安康。恙，传说中的一种啮虫，人们以之为祸患，所以“恙”有忧患、祸患义。

【译文】

请赐我远去啊，我将纵情于江湖云水之中。乘着天地的一团团精气啊，去追随一群群的神灵。驾着飞动的白虹啊，穿过闪烁的繁星。左边的朱雀翩翩飞舞啊，右边的苍龙蜿蜒前行。雷师跟着咚咚敲鼓啊，风伯在前习习开路。前有卧车锵锵作响啊，后有辎车隆隆轰鸣。载着云旗首尾绵延啊，随从车骑聚集蜂拥。我心专一不可改变啊，但愿能推广成为善行。仰仗上天的深厚恩德啊，保佑楚国君王无灾无病。

招魂

【题解】

《招魂》的作者及招魂的对象是历来颇有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招魂》为宋玉招屈原而作。王逸《楚辞章句》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梁代萧统编《文选》所收《招魂》题宋玉作，知其亦沿用王逸之说。唐人李善、李周翰、宋人朱熹、明人陈第、陆时雍、周拱辰，以及清人王夫之，均赞同王逸的说法。第二种认为是屈原自招而作，或屈原招楚怀王之魂而作。两种说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招魂》为屈原作，其最早史证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中"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的记载。

第一种说法因王逸《楚辞章句》、萧统《文选》、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等的支持，对后世影响甚大。但就本篇内容而言，亦有扞格难通之处，如写宫室之美、侍女之众、舞宴之丰、狩猎之盛，如以怀王当之，似更妥帖；而且，乱词中有对狩猎中误惊灵兽青兕，隐喻国运亡征的描写，则似作于怀王系囚于秦，甚至客死于秦之后。因此，本书更倾向于屈原招怀王说。它应是屈原任三闾大夫期间所写最后一篇职务作品。

"招魂"原本只是一种巫术仪式，在屈原手中则将它吸收、改造成

了一种独特的叙述手法。它对天地四方罪恶艰危的诅咒及对故园闾里舒适惬意的赞美形成了强大的艺术张力；结束曲中又将对被招魂者的深切同情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前景的忧虑。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说："若夫楚辞《招魂》，可谓祝辞之组丽也。"梁启超称《招魂》"实全部《楚辞》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楚辞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实不为过。

《招魂》"凄入肝脾，哀感顽艳"（繁钦《与魏文帝笺》），被后人誉为楚辞中仅次于《离骚》的优秀作品。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其铺陈的手法、铺张扬厉的风格对汉代及以后的辞赋乃至诗文创作有着深远影响。此外，其具体的艺术手法与文学主题也对后世创作有着较大影响。如对宫室、女乐、歌舞、游猎等的描写表现便在汉赋中广而大之，得到长足发展。更重要的是《招魂》中所体现出的深重的忧患意识得到了后世文人的共鸣。梁元帝萧绎在《玄览赋》中写道："鼓洪涛于万里，曾未动于汨罗。……见旧楚之凄凉，试极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伤，其旧渚宫也。"又在《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一诗中写道："极目才千里，何由望楚津。"从中即可看出《招魂》乱辞的影响。

朕幼清以廉洁兮①，身服义而未沫②。主此盛德兮③，牵于俗而芜秽④。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帝告巫阳曰⑤："有人在下⑥，我欲辅之⑦。魂魄离散⑧，汝筮予之⑨！"巫阳对曰："掌梦⑩。上帝其难从。""若必筮予之⑪，恐后之谢，不能复用巫阳焉。"

【注释】

①朕：我。廉洁：行为正派、高洁无私。廉，本义指堂室边缘，后引申为正直端方。

②服：践行，履行。沬（mèi）：昏暗不明。

③主：固守，秉持。盛德：充实、充盛的德行。

④牵：牵制，拖累。芜秽：借喻污浊混乱的现实环境。芜，指田地中野草丛生。秽，杂草。

⑤帝：天帝。巫阳：叫做阳的神巫，古神话中的神医。

⑥有人：此指杰出人才。在下：在下界，人间。

⑦辅：原意指附于车辐中心的圆木，起加固作用，后引申为辅佐，祐助。

⑧魂魄：魂即独立于人身体之外存在的精神。魄，古人认为是依附肉体存在的精神。

⑨筮（shì）：用筮草占卜。予：给予，这里是使魂魄返还其身的意思。

⑩掌梦：专管解梦之官。掌，本指手心，引申为主管。

⑪若：你，指巫阳。这里是天帝对巫阳称“若”。

【译文】

我自小就高洁无私啊，亲身践行道义而未昏暗不明。固守这种充

盛的德行啊，却受制于流俗，埋没于污浊的现实。上天不能明察这种大德呀，令我长久遭受祸患而愁思终日。天帝诏告巫阳说："有位贤人在下界，我打算帮助他。他的魂魄就要飘散，你可以用占卜的方式为他还魂！"巫阳回答道："这是解梦官的事，天帝你的命令我难以遵从。""你必须卜筮还魂给他，晚了它们就要消散，那时再用你巫阳也无济于事了。"

乃下招曰：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①，何为四方些②？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③，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④。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归来兮！不可以托些。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题黑齿⑤，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⑥。蝮蛇蓁蓁⑦，封狐千里些⑧。雄虺九首⑨，往来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归来兮！不可以久淫些⑩。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⑪，靡散而不可止些⑫。幸而得脱，其外旷宇些⑬。赤蚁若象⑭，玄蜂若壶些⑮。五谷不生⑯，蘖菅是食些⑰。其土烂人，求水无所得些。彷徉无所倚，广大无所极些。归来兮！恐自遗贼些。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⑱，飞雪千里些。归来兮！不可以久些。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⑲。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⑳，往来侁侁些(21)；悬人以娭(22)，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23)，然后得瞑些(24)。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25)。土伯九约(26)，其角觺觺些(27)。敦脄血拇(28)，逐人驱驱些(29)。参目虎首(30)，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31)，归来！恐自遗灾些。魂兮归来！入修门些(32)。工祝招君(33)，背行先些(34)。秦篝齐缕(35)，郑绵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36)。

【注释】

①去：离开。恒干：这里指魂魄平常所寄托的躯体、躯壳。恒，

常。干，躯干，躯体。

②四方：去四方，为古代祭礼仪式。些（suò）：楚语中常用的语末助词，类同“兮”、“焉”、“矣”等。

③长人：神话传说中东方的巨人族。仞（rèn）：为古制长度单位，周制八尺，汉制七尺，东汉末为五尺六寸。

④金：古代金属通称。铄（shuò）：高温销熔。

⑤雕题：此指南方蛮夷国度。雕，描画。题，额头。在额头上描画花纹图案是南方民族的习俗。黑齿：东南、华南一带民族有将牙齿染黑的风习。

⑥醢（hǎi）：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大约是一种杀人以祭祀的风俗。醢，肉酱。

⑦蓁蓁（zhēn）：形容聚集、众多的样子。

⑧封狐：大狐。

⑨虺（huǐ）：蛇。

⑩淫：淹留。

⑪旋（xuàn）：旋转，卷入。雷渊：古水名。

⑫靡（mí）散：像粉末那样被碾碎。

⑬旷宇：空无一人的荒野。旷，空阔，广大。宇，荒野。

⑭蚁：红色蚂蚁。

⑮玄蜂：即土蜂，体黑，较木蜂略大，土中作巢，呈圆壶形。

⑯五谷：古指五种谷物，后泛指一切谷物。

⑰藂（cóng）：同“丛”，草木丛生的样子。菅（jiān）：又称菅草、苞子草，茎可编绳，织幔覆盖房顶。

⑱增冰：层积高累的冰块或冰山。增，通“层”，厚积貌。峨峨：形容高耸的样子。

⑲啄害：咬害，吞噬。啄，本指鸟用喙取食，此泛指一般动物的咬食动作。

⑳从目：眼睛竖长。从，通“纵”。

(21)侁侁（shēn）：众多的样子。

(22)娭（xī）：同“嬉”，玩弄，戏弄。

(23)致命：复命。致，传达，回复。帝：天帝。

(24)瞑（míng）：假寐，小睡。

(25)幽都：古指北方极地，日落于此，物象昏暗，故称。幽，昏暗。都，城邑。

(26)土伯：土地神。伯，古指地方长官，此指神名。九约：形容土伯身上插满矛戟，杀气腾腾。约，即“矜”，矛。

(27)鬵鬵（yí）：形容尖利的样子。

(28)敦脄（méi）：厚实的脊背。拇：大拇指。

(29)豝豝（pī）：形容疾行的样子。

(30)参（sān）目：三只眼。参，通“三”。

(31)甘人：以人为美味，食人之义。甘，美味。

(32)修门：高大城门，此指楚郢都城门。

(33)工祝：即“巫祝”，巫祝都是主持祭祀仪式的人。巫以乐舞降神娱神，祝则主要负责诵读祷词。工，巫。

(34)背行先：巫者背向前方，面向魂灵，倒退而行，来为魂作导引。

(35)“秦篝（gōu）”以下两句：篝、缕、绵络（luò），都是招魂

时所用器具。篝，竹笼。缕，丝线。绵络，丝絮之类织物，编缀于竿头，作为招魂的灵幡。

(36)反：同“返”，回归，回返。

【译文】

巫阳于是下界招魂说：灵魂啊回来！为什么离开躯体四处游荡？离弃你的乐土，却遭受那些灾殃！灵魂啊回来！不能到东方安身啊。巨人族高达千仞，专门索要魂灵啊。十个太阳交替出现，金属石块全能销熔啊。它们都习惯了高温，灵魂一到必然离散啊。回来吧！那里不能落脚啊。灵魂啊回来！不能在南方停留。土著们在额头刺青，涂黑牙齿，以人牲祭，用人骨作肉酱啊。毒蛇丛聚，巨狐驰骋千里啊。九头雄蛇转瞬来去，吃人满足它们的贪欲啊。回来吧！不要长时间逗留啊。灵魂啊回来！西方险恶，有方圆千里的流沙啊。裹挟流入雷渊便会被碾成碎末，千万不能逗留啊。即使侥幸逃脱，外面是人迹罕至的荒野啊。红蚁如象一般庞大，土蜂鼓腹与葫芦相仿啊。各种谷物不能生长，它们只能以丛生的菅草为食啊。这里的地温能将人蒸烂，水源到处找寻不到啊。徘徊游荡无所凭依，广阔辽远走不到尽头啊。回来吧！恐怕你招来祸害啊！灵魂啊回来！不能在北方停留啊！冰山高耸，雪花飘飞弥漫千里啊。回来吧！不要再耽搁了啊。灵魂啊回来！不要登上天去啊！虎豹把守九座关口，吞噬伤害下界的人啊。有怪物长着九个脑袋，一口气拔掉树木九千啊。豺狼眼睛倒竖，群来群往片刻不停啊；将人悬挂起来戏弄，然后投到深渊里去啊。它们向天帝复命，之后才能小睡一会儿啊。回来吧！去了恐怕危及生命啊！灵魂啊回来！不要北上到日没的幽暗之处啊。土神剑戟森森，头角锐利啊。厚厚的脊背，血淋淋的手爪，急速地追着人们乱跑啊。他有虎头三眼，身体像牛一样啊。这些都以人为美味，回来吧！恐怕要自受其害啊！灵魂啊回来！从郢都国门进入啊。巫祝为你招魂，他背对前方，

倒走为你作先导啊。秦地竹笼，齐地丝线，用郑国丝絮做成的灵幡啊。招魂的器具一应全备，再就是长声叫喊啊。灵魂啊回来！回到你的故园啊！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①。像设君室②，静闲安些。高堂邃宇③，槛层轩些④。层台累榭⑤，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⑥。冬有突厦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⑧，流潺湲些⑨。光风转蕙⑩，氾崇兰些⑪。经堂入奥⑫，朱尘筵些⑬。砥室翠翘⑭，挂曲琼些⑮。翡翠珠被⑯，烂齐光些。蒻阿拂壁⑰，罗帷张些⑱。纂组绮缟⑲，结琦璜些⑳。室中之观，多珍怪些。兰膏明烛(21)，华容备些(22)。二八侍宿(23)，射递代些(24)。九侯淑女(25)，多迅众些(26)。盛鬋不同制(27)，实满宫些。容态好比(28)，顺弥代些。弱颜固植(29)，謇其有意些(30)。姱容修态(31)，絙洞房些(32)。蛾眉曼睩(33)，目腾光些。靡颜腻理(34)，遗视矊些(35)。离榭修幕(36)，侍君之闲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37)，玄玉梁些(38)。仰观刻桷(39)，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40)。芙蓉始发，杂芰荷些(41)。紫茎屏风(42)，文缘波些(43)。文异豹饰(44)，侍陂陁些(45)。轩辌既低(46)，步骑罗些。兰薄户树(47)，琼木篱些。魂兮归来！何远为些？

【注释】

①贼奸：危害，险恶，即上文所陈说的害人、怖人之物。

②像：楚地旧俗，人死后设其遗像于室中供拜祀。

③邃（suì）：深邃的房屋。邃，深。宇，房屋。

④槛（jiàn）：栏杆。层：多重。轩：楼板，建筑物的上层结构

部分。

⑤层台：多层的高台。台，四方而高的建筑物。累榭：累，重叠。榭，台上起建的高屋。

⑥方连：即方正形状叠和相连，是一种装饰图案。

⑦窔（yào）：同“窔”，深邃。厦，高大的堂屋。

⑧径复：径或为“往”之误，往复即水流曲折、回环往复的意思。

⑨潺湲（chán yuán）：水流动的样子。

⑩光风：晴朗的日子里，风吹动蕙草，令其翻动，其叶子在日光映照下显得闪闪发光，所以叫光风。转：摇动。

⑪氾：摇动。崇：通“丛”。

⑫奥：室内西南角，指屋子深处。

⑬尘：遮隔尘土的幕布。筵（yán）：竹席。

⑭砥（dǐ）室：平整的屋室，有如砥石、磨刀石一般。翠翘：翠鸟羽毛，作装饰用。翠，鸟名，即青羽雀。翘，鸟尾的长羽毛。

⑮曲琼：弯曲之玉，即玉钩。用来挂衣物。

⑯翡翠：鸟名，嘴长而直，生活在水边，以鱼虾为食，羽毛有蓝、绿、赤、棕等色，可做装饰品。

⑰蒻（ruò）：一种蒲草，可以制席。这里即指蒲席。阿（ē）：细缯，一种织物。拂（fú）：这里指把蒻阿铺在壁上。

⑱罗：绮罗，丝织物。帱（chóu）：帐子。

⑲纂（zuǎn）组：都是丝带。纂，赤色带子。绮缟（qǐ gǎo）：都是丝织物。绮，素地织纹起花的丝织物，织采为文称绵，织素为文称绮。缟，白绢。

⑳琦璜（qí huáng）：都是玉器。琦，美玉。璜，半圆形玉璧。

(21)兰膏明烛：用兰草来熬制油脂，以此来做成蜡烛。膏，一种油脂。

(22)华容：这里或是形容灯具上饰纹的华美。

(23)二八：一说即二列，古代乐舞表演以八人为一列，二八即女乐十六人。一说即十六岁。

(24)射（xī）：通“夕”，夜晚。

(25)九侯：殷代诸侯，纣以姬昌（周文王）、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美女送给纣，纣不喜欢，把她杀掉，并把九侯剁成肉酱。

(26)多迅众：盛多貌。

(27)盛鬙（jiǎn）：鬓发盛美。鬙，鬓。制：发型样式。

(28)好比：美丽温柔。比，温柔和顺，易于亲近。

(29)弱颜固植：外表柔弱，内心坚贞。

(30)謇（jiǎn）：楚地方言，发语词。

(31)姱（kuā）容修态：姱容，美好的容貌。姱，美好。修态，美好的仪态。修，本义修饰，引申则为美好义。

(32)絙（gèng）：通“亘”，连续周遍，此处指美丽的侍女罗列、周遍于房室之内。洞房：深邃的内室。

(33)蛾眉：女子细长而好看的眉毛。蛾，形容眉毛细长如蚕蛾的样子。睩（lù）：目明貌。

(34)靡（mǐ）：细密。理：肌理。

(35)遗视：目光停留。遗，停留。瞴（mián）：远视貌。

(36)离榭：离宫别馆。修幕：长大的帷幕。

(37)红壁：用红色垩土粉刷墙壁。沙版：以丹砂涂饰隔板。沙，通“砂”，即丹砂。版，堂宇间的隔版。

(38)玄玉梁：玄玉梁即用黑玉装饰的屋梁。玄，黑色。梁，屋梁。

(39)桷（jué）：椽子。

(40)曲池：堂前因地建池，形制曲回，故称。

(41)芰（jì）：菱，俗称菱角。

(42)屏风：水葵，又称凫葵，一种水生植物。

(43)文缘波：紫茎屏风的纹理随着水波上下摇曳浮动。

(44)文异豹饰：侍从们以豹皮为服饰，其纹彩颇为奇异。

(45)陂陁（bēi　tuó）：山坡水岸高低不平处。陂，泽畔障水之岸。陁，倾斜貌。

(46)轩辌（liáng）：轩，一种曲辕有幡的车，为卿大夫及诸侯夫人所乘。辌，卧车。低：停止，停下。

(47)薄：形容草木丛生的样子。

【译文】

天地上下，四面八方，多是狡诈害人的东西啊。你的遗像摆在中堂，显得如此宁谧安详啊。堂室高大，屋宇深广，回廊曲合，围栏绵

延啊。台榭层叠，依山而建，自然居高临下啊。房门漆红网状文饰，其间刻镂连方图案啊。冬天房屋深幽宽敞，夏天内室清凉怡人啊。溪流注入低谷动荡往复，水声淙淙动听啊。晴风吹动蕙草闪闪发光，又使兰丛摇摆不定啊。由正屋进入内室，里面有红色隔尘的竹席啊。室壁平整饰以翠羽，又有玉钩悬挂衣物啊。衾被内充鸟羽镶有珠玉，光辉灿烂夺目啊。蒲席、细缯蒙着墙面，绮帐设置其间啊。红白绶带、素洁的绮缟，缀结起美玉、圆璧啊。内室中的陈设，多是世所罕见啊。兰花混制的蜡烛通彻明亮，富丽堂皇的景象无以复加啊。妙龄女子服侍起宿，看厌就让其轮值更换啊。她们如同九侯献送的美女，多得不可胜数啊。鬓发浓密发型各异，充满栋宇宫室啊。容貌仪态娇媚柔婉，和顺可人举世无双啊。柔心弱骨而坚贞不渝，她们都意态缠绵啊。美丽面容姿态闲雅，连绵不绝充满房屋啊。美丽眉宇曼妙相视，秋波神光腾越荡漾啊。红颜光洁肌理细腻，凝视远方久久不移啊。别馆长幕，庭院深深，在你悠闲时倾心服侍啊。饰有翠羽的帷帐，挂满高大的厅堂啊。朱砂漆遍墙壁、隔版，屋梁嵌有黑色的美玉啊。抬头观望刻花的椽子，上面有龙蛇雕绘满眼啊。坐在中堂凭栏远望，目下正是庭院曲池啊。莲花初开，芰荷接天，碧色无穷啊。水葵紫色茎株，其纹理随波映漾啊。侍从们的服装绘有奇纹、带有云豹的绘饰，在岸边等待侍候啊。轻便的轩车、卧车停下，徒步、乘马的随从纷陈罗聚啊。丛生的兰花在门外种植，以玉树作为篱障啊。灵魂啊回来！为什么要去危险的远方啊？

室家遂宗①，食多方些。稻粢穑麦②，挐黄粱些③。大苦咸酸④，辛甘行些⑤。肥牛之腱，臑若芳些⑥。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胹鳖炮羔⑦，有柘浆些⑧。鹄酸臇凫⑨，煎鸿鸧些⑩。露鸡臛蠵⑪，厉而不爽些⑫。粔籹蜜饵⑬，有张谎些⑭。瑶浆蜜勺⑮，实羽觞些⑯。挫糟冻饮⑰，酎清凉些⑱。华酌既陈⑲，有琼浆些⑳。归来反故室，敬而无妨些。肴羞未通(21)，女乐罗些。陈钟按鼓(22)，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23)。美人既醉，朱颜酡些(24)。娭光眇视

(25)，目曾波些(26)。被文服纤(27)，丽而不奇些(28)。长发曼鬋，艳陆离些(29)。二八齐容(30)，起郑舞些(31)。衽若交竿(32)，抚案下些(33)。竽瑟狂会(34)，搷鸣鼓些(35)。宫庭震惊(36)，发《激楚》些(37)。吴歈蔡讴(38)，奏大吕些(39)。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40)，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41)，来杂陈些。《激楚》之结(42)，独秀先些。菎蔽象棋(43)，有六簙些(44)。分曹并进(45)，遒相迫些(46)。成梟而牟(47)，呼五白些(48)。晋制犀比(49)，费白日些。铿钟摇簴(50)，揳梓瑟些(51)。娱酒不废，沉日夜些。兰膏明烛，华镫错些(52)。结撰至思(53)，兰芳假些(54)。人有所极，同心赋些(55)。酌饮尽欢，乐先故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注释】

①室家：家人及宗族。遂宗：闾里宗族。

②粢（zī）：稷，粟米。穱（zhuō）：早熟的麦子。

③挐（rú）：杂糅。

④大苦：特别苦的味道。

⑤行：味道调和组成。

⑥臑（ěr）：通“胹”，形容熟烂的样子。若：而。

⑦胹（ěr）：煮。炮（páo）：烧烤。羔：小羊。

⑧柘（zhè）浆：蔗浆，糖浆。柘，通“蔗”。

⑨鹄：天鹅，似雁而大，颈长，羽毛纯白，能高飞。酸：用酸的调料熟制鹄肉。臇（juǎn）凫：用少量汁水烹制凫肉。臇，少汁。凫，野鸭。

⑩鸿：大雁。鸧（cāng）：一种鸟类，大如鹤，青苍色或灰色。

⑪露鸡：露天生长的鸡。臛蠵（huò　　xī）：把大龟做成羹汤。臛，肉羹。蠵，大龟。

⑫厉：味道浓烈。爽：败坏、变质或口感差。

⑬粔籹（jù nǚ）：搓面成细条，组之成束，扭作环形，油炸，今称馓子。蜜饵（ěr）：掺和蜂蜜制成的糕饼。饵，糕饼。

⑭㲉煌（zhāng huáng）：饴糖之类的食品。

⑮瑶浆：指美酒。瑶，美玉。蜜勺：甜酒。勺，通“酌”，引申为酒。

⑯羽觞（shāng）：刻有鸟雀羽纹的酒杯。觞，酒杯。

⑰挫糟：挤压清除酒糟。挫，挤压。糟，酒糟，带有渣滓的酒。冻饮：冷饮。

⑱酎（zhòu）：经过多次反复酿成的美酒。

⑲华酌：华美的酒斗。酌，盛酒的容器，酒斗。

⑳琼浆：像红色美玉颜色的仙汁。琼，红色的玉。

(21)肴：酒肉之类的荤菜。羞：同“馐”，美味。通：这里是菜上齐的意思。

(22)按：击打。

(23)发：歌唱，演奏。《扬荷》：与《涉江》、《采菱》皆为楚乐。

(24)酡（tuó）：饮酒微醉，面颊红润。

(25)娭（xī）光：目光、眼神俏皮的意思。娭，嬉戏。眇视：微视，偷看。

(26)曾波：眼波频送、眉目多情的意思。曾，通“层”。

(27)被文服纤：被、服都是穿的意思。文，有花纹的丝织衣物，纤，轻薄细软的丝织衣物。

(28)奇（jī）：单一，单调。

(29)陆离：形容美艳的样子。

(30)二八：十六人，将十六位舞者分列两厢，奏乐起舞。

(31)郑舞：郑地舞蹈。郑，古国名，本为西周王畿内之地，周宣王封季弟友于此。其后郑武公迁居东都畿内，都新郑，即春秋时郑国，战国时为韩所灭。

(32)交竿：颇难解，兹录数解，以备参考：第一，“竿”通“干”，即盾牌。何剑熏《楚辞拾沈》认为交竿即交干，也即起舞时，彼此飞衽交接如盾牌并举。第二，“竿”当作“笄”，即簪子。王泗原《楚辞校释》：“或当作笄，则‘衽若’谓舞人衽袖皆随旋转而顺向；‘交竿’谓舞人首饰交接皆整齐。”第三，“衽若交竿”犹言舞者襟袖上的皱纹有如竹竿相交。第四，“竿”作羽毛解。姜亮夫《楚辞通故·文物部》：“衽若疑为柔若之误，言舞容委蛇柔弱也；竿当指舞者所持之羽，即《陈风·宛邱》所谓‘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之羽。”

(33)抚：循依。案下：按节奏徐缓前行。案，即“按”，按照节拍。

(34)竽瑟：竽，管乐器名。瑟，弦乐器名。狂：猛烈。

(35)填（tián）：击打，敲击。

(36)宫：堂屋，房室。庭：堂前之地。

(37)激楚：古代楚国乐曲名，或是取声音高亢凄清之意。

(38)吴歈（yú）：吴地歌曲。吴，古国名，可参《史记·吴太伯世家》。歈，歌曲。蔡讴：蔡地歌曲。蔡，周时国名，周武王弟叔度封蔡，可参《史记·管蔡世家》。讴，歌唱，歌曲。

(39)大吕：古代乐律律调名。据《汉书·律历志》：古乐按音的高低分十二律，阴阳各六，六阳律称律，六阴律称吕，第四阴律为大吕。

(40)放陈：放，解开。陈，陈列。组：丝带。纓：系在颔下固定帽子的绳子。

(41)卫：古国名，周武王弟康叔封地，可参《史记·卫康叔世家》。妖玩：妖，艳丽。玩，供玩赏的什物或人。

(42)结：发髻，特指《激楚》之舞者特异的发式。

(43)琨蔽（kūn　　bì）：一种竹制的赌具。琨，通“箟”，竹名。蔽，通“簸”。象棋：以象牙制作的棋子。棋，古时博弈用的器物。

(44)六簙（bó）：古代簙戏的一种。因为簙箸有六根，棋子双方各六枚，故俗称六簙。簙，同“博”。

(45)分曹：两两对局。曹，偶。

(46)遒（qiú）：急迫。

(47)枭：本指猫头鹰，此指簙戏采名。枭，通“骁”。博弈中棋子先期到达者称“骁棋”，亦“成枭”之义。牟：同“侔”，相等，即势均力敌。

(48)五白：五枚竹片内侧向上，此法用于两方均“成枭”后决定谁

最后胜出。

(49)晋：古国名，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唐，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参《史记·晋世家》。犀比：将犀牛角集中作赌具的加工原料。犀，犀牛角。比，集中。

(50)铿钟：击钟。铿，撞击。簴（jù）：支持簨的两根立柱。古代悬钟、磬、鼓的木架，其横木谓之簨，簨旁所立二柱谓之簴。字又作“虡”。

(51)揳（jiá）：弹奏。梓（zǐ）瑟：梓木制成的瑟。梓，树名，木质轻，易割，古常用作琴瑟及棺椁的木料。

(52)错：这里指灯上错镂雕饰的花纹。

(53)结撰（zhuàn）：构思写作。至思：穷思竭虑。

(54)假：至，到来。

(55)赋：诵读，带有一定的韵律节奏。

【译文】

闾里宗族聚集一处，饮食丰盛花色众多啊。稻谷稷麦，杂糅着黄灿灿的粟米啊。苦、咸、酸味道纯正，加以甜、辣两味调和相成啊。肥牛的肌腱，煮熟后香味扑鼻啊。调剂酸、苦，将吴地风味的肉羹摆出啊。笼蒸龟鳖烧烤羊羔，一并浇上糖浆啊。风干天鹅和野鸭，烹煮

大雁和鸽鹄啊。晾制凤鸡煎煮龟羹，味道浓烈而不变质败坏啊。油炸馓子蜜蘸糕饼，还有糖饴食品啊。琼浆玉酿蜜制甜酒，倒满雕刻羽纹的酒杯啊。抉剔糟粕将酒冷却，美酒甘醇清冽啊。摆好华美的酒器，里面盛满晶莹透亮的酒浆啊。回到以前居住的地方，众人毕恭毕敬毫无违碍啊。佳肴、珍馐尚未上齐，歌妓舞乐列队侍候啊。敲起钟来打起鼓，演奏新制的歌曲啊。《涉江》、《采菱》奏响，《扬荷》一曲清扬啊。美人醉酒后，双颊更加红润啊。俏皮的目光偷偷微视，秋波频送眉目传情啊。身着文饰斑斓轻缓的绢素，雍容华贵而纷繁富丽啊。鬓发修长，风采华艳，令人目眩神迷啊。十六名艺妓容仪一致，跳起郑舞翩翩高举啊。舞动的衣襟飞起交叠，依循节奏徐缓行进啊。吹竽鼓瑟强烈交织，击打鼓面铿铿作响啊。满堂瞠目惊骇，只因《激楚》高奏啊。吴歌蔡曲合声共唱，弹奏大吕这一宏大的调式啊。男男女女混坐一起，打破礼防不分彼此啊。系冠丝带散开放下，低垂纷乱难解难分啊。郑卫两地奇美珍玩，随意弄来摆放一地啊。《激楚》舞姬发髻特异，奇特秀美独一无二啊。菎蔽和象牙棋子，还有博弈的六簙啊。两两对局齐头并进，厉声催促分毫不让啊。双方骁棋功力悉敌，喧哗一片高呼五白啊。晋地的犀角赌具聚集一处，旷日持久欲罢不能啊。钟声铿铿磬鸣悠扬，弹起梓木制做的琴瑟啊。饮酒欢娱不肯中止，夜以继日沉迷不返啊。兰花膏油浇制成通透的蜡烛，华丽的灯具错彩镂金啊。精心构思殚思竭虑，以芳洁兰花借喻斯人啊。众人竭尽才智，一心一意颂扬赞美啊。欢饮醉酒不留遗憾，娱乐祖先，宴会故旧啊。灵魂啊回来！回到你的故居啊。

乱曰：献岁发春兮①，汩吾南征②，菉萍齐叶兮白芷生③。路贯庐江兮左长薄④，倚沼畦瀛兮遥望博⑤。青骊结驷兮齐千乘⑥，悬火延起兮玄颜烝⑦。步及骤处兮诱骋先⑧，抑鸷若通兮引车右还⑨。与王趋梦兮课后先⑩。君王亲发兮惮青兕⑪，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⑫。皋兰被径兮斯路渐⑬。湛湛江水兮上有枫⑭，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⑮！

【注释】

①献岁：岁星又增一躔度，新的一年开始了。献，进。岁，岁星，即木星，其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称为一纪。发春：春天来临。

②汩（yù）：急速貌。

③菉（lù）萍：菉，草名，又称王刍，可制黄色染料。萍，植物名，又称田字草，生浅水，叶有长柄，夏秋开小白花。齐叶：指叶子长齐。

④庐江：在今湖北宜城县一带。长薄：高大浓密的树林。薄，丛生植被。

⑤倚：站立。沼：水池，水泽。畦：成块的田。瀛（yíng）：池沼，水泽。博：广大平整。

⑥骊（lí）：黑色的马。结驷：一车四马谓之驷，结驷即车乘相连。齐千乘：众多马车一齐进发。齐，一齐，一同。乘，四马驾一车为乘。

⑦悬火：夜间打猎而点起火把。延起：光焰四射，连成一片。玄颜：黑暗的天色。玄，黑色，此指玄天，即天空。颜，色。烝（zhēng）：光热上腾。

⑧步，徐行。骤，奔跑。处，歇止。诱，引导，导路。

⑨抑骛：或进或止。抑，停止。骛，快跑。若：顺畅。

⑩梦：云梦，这里泛指楚王狩猎区。课：考核，比较。

⑪发：射箭。惮：通“殚”，杀死。兕（sì）：兽名。

⑫朱明：太阳。承：接续。淹：停留。

⑬皋兰：水边兰草。渐：掩盖，淹没。

⑭湛湛（zhàn）：形容江水平稳深广的样子。枫：树名，枫叶似白杨，叶圆而分角，秋时呈红色，可分泌树脂，有香味。

⑮江南：长江以南楚国土地。

【译文】

乱辞称：一年复始春意发萌啊，我将匆匆南下，王刍、青萍叶刚长齐啊，白芷刚好欣欣向荣。征途要通过庐江啊，我的左边是高大浓密的树林，站在池塘田界之间啊，远远眺望楚地广袤无边。黑色骏马以驷驾连结啊，齐整阵容多达千乘，高挂夜灯火光蔓延啊，蒸腾的火气照亮黑色的天空。或徐行，或追逐，或奔驰，或歇止啊，向导们一马当先，指挥进退通畅自如啊，向右掉转车头胜利而还。我与先王在云梦狩猎啊，考课猎物多少与追猎中的表现。国君御驾亲狩啊，射杀了贞祥的青兕，太阳破晓而出啊，不能够再作盘桓。水边的兰草布满小路啊，这条路芜没不见。清澈的江水啊，高处还有红枫，纵目千里一望无垠啊，充满春愁的心低落伤感。魂魄啊归来！为如今的江南楚地而哀叹！

大招

【题解】

《大招》的作者以及招谁之魂，尚没有定论。关于其作者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是认为屈原或景差所作。王逸《楚辞章句》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屈原放流九年，忧思烦乱，精神越散，与形离别，恐命将终，所行不遂，故愤然大招其魂。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此风谏，达己之志也。”

二是认为景差所作。朱熹《楚辞集注》云：“《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时已不能明矣。其谓原作者，则曰词义高古，非原莫及。其不谓然者，则曰《汉志》定著原赋之二十五篇，今自《骚经》以至《渔父》，已充其目矣。其谓景差则绝无左验，是以读书者往往疑之。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赋考之，则凡差语，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间退，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然后乃知此篇决为差作无疑也。”周拱辰、王夫之同意这种说法。

三是确认为屈原所作。林云铭《楚辞灯》：“《大招》一篇，王逸既谓屈原所作，又以或言景差为疑，尚未决其为差作也。……玉与差皆原之徒，若招其师之魂，何以见差之招当为大，玉之招当为小乎？后人守其说而不敢变，相沿至今，反添出许多强解，附会穿凿，把灵均绝世奇文，埋没殆尽，殊可叹也。

四是认为乃秦汉之际摹拟之作。今人梁启超、游国恩、刘永济等持此观点。朱季海《楚辞解故》认为是淮南王刘安或其门客所作。

至于招谁之魂，则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招屈原之魂；二为招怀王之魂。

关于本篇的作者，自东汉王逸以来已不能定，这是因为文献不足征的缘故。但从本篇铺陈描写的名物、制度及场景来看，其所招之魂的身份当非帝王诸侯莫属，这一点跟《招魂》颇为类似，故而或即招“怀王”之魂。

尽管《大招》的文章主旨一直聚讼纷纭，但它与《招魂》并称“二招”而独具特色。从内容上看，《大招》没有叙文与乱辞，全文皆为招魂辞。与《招魂》所招对象应为同一人。据史料记载，怀王被骗入秦国后，在顷襄王三年（前296）卒于秦，后归葬于楚国，这中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因此，怀王死讯传到楚国时，楚国应在国内举行招魂仪式，以招其魂归国不离散。到归葬时，则又举行更隆重的国葬仪式，因而须有二篇招魂辞，这或许正是《招魂》与《大招》的来历。《大招》在内容上可分两部分：一是极力渲染四方的种种凶险怪异，二是着意烘托楚国故居之美，最后又大力称颂楚国任人唯贤、政治清明、国势强盛等，以诱使灵魂返回楚国。

青春受谢①，白日昭只②。春气奋发，万物遽只③。冥凌浃行④，魂无逃只。魂魄归来！无远遥只。

【注释】

①青：在上古人的观念中，是把东方、春季、青色、草木联系在

一起的。这里的青春即春天、春季的意思。谢，去，离去。

②昭：光明，灿烂。只：语气词。如同《招魂》之“些”字。

③遽（jù）：竞相，争相。

④冥：幽冥，幽暗。这里或指北方之神玄冥。凌：驰骋。浹（jiā）：遍，周遍。

【译文】

冬去春来，阳光多么明媚灿烂啊。春的气息喷薄而出，世间万物竞相生长啊。幽冥之神遍行于天地之间，魂你不要逃啊。魂魄归来，不要远远离开啊！

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只。东有大海，溺水洧洧只①。螭龙并流②，上下悠悠只③。雾雨淫淫④，白皓胶只⑤。魂乎无东！汤谷宋只⑥。魂乎无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⑦。山林险隘，虎豹蜿只⑧。鳓鳙短狐⑨，王虺骞只⑩。魂乎无南！蜮伤躬只⑪。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⑫。豕首纵目⑬，被发鬤只⑭。长爪踞牙⑮，诶笑狂只⑯。魂乎无西！多害伤只。魂乎无北！北有寒山，逴龙赩只⑰。代水不可涉⑱，深不可测只。天白颢颢⑲，寒凝凝只。魂乎无往！盈北极只⑳。

【注释】

①溺水：这里指水很深，容易使人沉没于其中。洧洧（yóu）：形容水流迅疾的样子。

②螭（chī）：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

③悠悠：形容游动、行走的样子。

④淫淫：形容连绵不断的样子。

⑤皓胶：形容烟雨濛濛，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的样子。

⑥汤（yáng）谷：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日出之地。

⑦蝮（fù）蛇：大蛇。蜒（yán）：形容长的样子。

⑧蜿（wān）：形容行走的样子。

⑨鳙鳙（yú　yóng）：神话传说中一种鱼的名称。短狐：神话传说中一种能含沙射人的动物。王逸《楚辞章句》：“短狐，鬼蜮也。”

⑩王虺（huǐ）：大蛇。骞（qiān）：抬头，昂首。

⑪蜮（yù）：即短狐。躬：身体。

⑫漭（mǎng）洋洋：这里形容流沙广大、无边无际的样子。

⑬豕（shǐ）首：猪头。纵：竖。

⑭被：同“披”。鬤（ráng）：形容毛发蓬乱的样子。

⑮踞（jù）牙：锋利的牙齿。踞，通“锯”。

⑯诶（xī）笑：嬉笑，这里似指让人感到厌恶的狰狞的笑。

⑰逴（chuō）龙：当为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烛龙”，是居于北方的神祇。赩（xì）：赤色。据《山海经》，则烛龙神体呈“赤色”。

⑱代水：水名，大约是古代传说中的北方大河。

⑲颢颢（hào）：白茫茫。

⑳北极：北方至极至远之地，严寒之所在。

【译文】

魂啊归来！不要往东，不要往西，不要往南，不要往北啊。东面有浩瀚海洋，水深流急啊。螭龙随着水流，上下游动啊。烟雾雨水绵绵不绝，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啊。魂啊不要往东！日出之地的汤谷死一般寂静啊。魂啊不要往南！南面有火焰千里，巨大的蝮蛇长得吓人啊。山林险峻狭隘，虎豹横行啊。又有怪鱼鳎鳙和含沙射人的短狐，大蛇昂着头啊。魂啊不要往南！鬼蜮短狐会伤害你的身体啊。魂啊不要往西！西方有流沙，无边无际啊。那里的怪物长着猪的脑袋，眼睛竖长，披头散发，乱蓬蓬啊。长长的爪子，利齿如锯，发出狞笑，十分颠狂啊。魂啊不要往西！那里有太多害人之物。魂啊不要往北！北方有寒冷的山岭，烛龙神遍体通红啊。又有代水无法渡过，它的水深得无从测知啊。天空一片白茫茫，寒气冻结了大地啊。魂啊不要前往！整个北极都是冰天雪地啊。

魂魄归来，闲以静只。自恣荆楚①，安以定只。逞志究欲②，心意安只。穷身永乐，年寿延只。魂乎归来！乐不可言只。

【注释】

①恣（zì）：无拘束，任凭。

②逞：快意，称心。究：穷尽。

【译文】

魂魄归来，这里闲适又安静啊。在荆楚大地上自在遨游，是多么安定啊。合你心意，穷尽你的喜好，一切如愿，心情可以安适畅快啊。终身长乐，延年益寿啊。魂那归来！这儿的快乐妙不可言啊。

五谷六仞①，设菰粱只②。鼎臑盈望③，和致芳只④。内鸽鸽鹄⑤，味豺羹只⑥。魂乎归来！恣所尝只。鲜蠵甘鸡⑦，和楚酪只⑧。醢豚苦狗⑨，脍苴蓴只⑩。吴酸蒿蔞⑪，不沾薄只⑫。魂兮归来！恣所择只。炙鴰烝凫⑬，煔鹑陈只⑭。煎鯖臛雀⑮，遽爽存只⑯。魂乎归来！丽以先只⑰。四酎并孰⑱，不蹙嗌只⑲。清馨冻歠⑳，不歠役只(21)。吴醴白蘖(22)，和楚沥只(23)。魂乎归来！不遽惕只(24)。

【注释】

①仞：长度单位，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

②菰（gū）粱：菰米，可煮食。菰，茭笋，又名“蒋”，多年生水

生宿根草本植物。

③鼎：古代烹煮用的器物，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臑（rú）：熟烂。

④和致芳：调和五味，以使其芳香。

⑤内：通“肭（nà）”，肥美。鸧（cāng）：一种形似雁与鹤，青黑色的鸟。鹄：天鹅。

⑥味：调和味道。豺：兽名，俗称豺狗，犬科动物，形似狼，较瘦小，吠声如犬。

⑦蠵（xī）：大龟。

⑧酪（lào）：乳浆。

⑨醢（hǎi）：肉酱。豚（tún）：小猪。苦：用胆调和肉酱以使苦。

⑩脍（kuài）：细切。苴蒻（jū pò）：蘘荷，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状茎淡黄色，有辛辣味。

⑪吴酸：吴地人调和酸咸，腌制菜肴。吴，吴地，吴地人。蒿蒌（hāo lóu）：两种草本植物的名称。王逸《楚辞章句》：“蒿，蘩草也。蒌，香草也。”

⑫不沾薄：即味道不浓不淡。沾，多汁。薄，无味。

⑬炙（zhì）：烤肉。鸹（guā）：鸟名。《说文·鸟部》：“鸹，麋鸹也。”烝：同“蒸”，用火烘烤使熟。凫：野鸭。

⑭粘（qián）：把肉浸在锅里，即煮肉。鹑：鸟名，即鹌鹑。

⑮鲚（jì）：鲫鱼。臛（huò）：不加菜，全用汤煮，做成肉羹。

⑯遽爽：极其爽口。

⑰丽：美，美味。

⑱四酎（zhòu）：四重酿之醇酒。

⑲䞋（sè）：即“涩”，滞涩，不顺滑。这里是使喉咙感到苦涩、不顺滑的意思。嗌（ài）：咽喉。

⑳清馨：这里是形容酒的气味清冽芳香的样子。冻歠（yǐn）：冰镇后饮之。歠，即“饮”，一本即作“饮”。

(21)歠（chuò）：饮，喝。役：卑贱之人。

(22)醴（lǐ）：一宿熟的甜酒。蘖（niè）：做酒的曲。

(23)沥（lì）：清酒。

(24)遽（jù）：恐惧。惕：警惕，戒惧。

【译文】

这里的五谷高高堆积，还摆设着菰米饭啊。大鼎里煮熟的食物满眼都是，调和滋味使它散发芳香啊。肥美的鸽、鸽子、天鹅，调和着豺肉做的羹汤啊。魂啊归来！任随心意来品尝啊。新鲜的大龟，可口的肥鸡，调和了楚地的乳酪啊。乳猪做成的肉酱，胆汁浸渍的狗肉，再切点蘘荷放在里面啊。吴人腌制的蒿菜蒌芽，不浓不淡，味道正好啊。魂啊归来！随你心意来挑取啊。烤鸹鸟，蒸野鸭，煮了鹌鹑来摆开啊。煎鲫鱼，煮雀肉，味道极佳，让你口齿留香啊。魂啊归来！众多美味已经摆放上来啊。四重酿造的美酒都熟了，喝起来不滞涩喉咙啊。气味清冽芳香，适合冰镇后再饮，不是奴仆有福享用的啊。吴地的甜米酒，白酒曲酿造，掺上楚产的清酒啊。魂啊归来！不要害怕，不要有戒惧之心啊。

代秦郑卫①，鸣竽张只②。伏戏《驾辩》③，楚《劳商》只。讴和《扬阿》④，赵箫倡只⑤。魂乎归来！定空桑只⑥。二八接舞⑦，投诗赋只。叩钟调磬⑧，娱人乱只⑨。四上竞气⑩，极声变只⑪。魂乎归来！听歌谡只⑫。朱唇皓齿，嫭以姱只⑬。比德好闲⑭，习以都只⑮。丰肉微骨，调以娱只⑯。魂乎归来！安以舒只。嫮目宜笑⑰，娥眉曼只⑱。容则秀雅⑲，穉朱颜只⑳。魂乎归来！静以安只。姱修滂浩(21)，丽以佳只。曾颊倚耳(22)，曲眉规只。滂心绰态(23)，姣丽施只(24)。小腰秀颈，若鲜卑只(25)。魂乎归来！思怨移只(26)。易中利心(27)，以动作只。粉白黛黑(28)，施芳泽只(29)。长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归来！以娱昔只(30)。青色直眉(31)，美目媔只(32)。靥辅奇牙(33)，宜笑嗎只(34)。丰肉微骨，体便娟只(35)。魂乎归来！恣所便只。

【注释】

①代秦郑卫：古国名，这里是指四国的音乐。

②竽：一种管乐器的名称。张：音乐奏起。

③伏戏：即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王“伏羲”。《驾辩》：古曲名。

④讴：清唱。《扬阿》：古代楚地歌曲名，即《阳阿》。

⑤箫：一种管乐器。《说文·竹部》：“箫，参差管乐，象凤之翼。”倡：领唱，这里指先行奏乐。

⑥定：调整琴弦，定下音位。空桑：瑟名。一说地名。

⑦二八：十六个舞女，即舞女以八人为一列，二列共十六人。

⑧叩钟调磬（qìng）：钟、磬，两种打击乐器的名称。

⑨乱：欢快。

⑩四上：指乐曲结构的四个组成部分。竞气：指乐曲中四个环节的乐声依次强于前面环节。

⑪极声变：穷极乐音的曲折变化。

⑫谡（zhuàn）：陈述，表达。

⑬嫭（hù）以姱：嫭、姱，都是美丽、美好的意思。

⑭比：相同。好闲：仪态美好、娴静。

⑮习：熟悉礼节。都：仪容美好、高雅。

⑯调：性情和顺。

⑰嫮（hù）：同“嫭”，美好，这里用来形容眼睛。

⑱蛾眉：女子细长而好看的眉毛。蛾，形容眉毛细长如蚕蛾的样子。

⑲容：仪容，容态。则：举止，行为。

⑳穉（zhì）：字又作“稚”，幼小。

(21)姱修：美好，淑丽。滂浩：一本作“修广婉心”，当从之。“婉心”，性情柔顺的意思。

(22)曾：重累，层叠，这里指面颊丰满。颊：脸的两侧。倚耳：耳向后贴，不外张。

(23)滂心：心胸阔大。绰态：姿态柔美绰约。

(24)施：呈现。

(25)鲜卑：一种束在腰间的带子。

(26)思怨移：消除、忘怀忧怨的情思。移，去除。

(27)易中利心：易中，内心机敏，反应快。“利心”与“易中”意义相近。中、心，指内心而言。易，轻易，不坚实。

(28)粉：化妆涂脸用的脂粉。黛：青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用以画眉。

(29)芳泽：香膏，也是化妆用物品。

(30)昔：通“夕”，一本即作“夕”，夜晚。

(31)青色：青黑色，这里当指蛾眉的颜色。

(32)媔（mián）：形容眼睛美的样子，这里有眼波流眄动人，显得聪慧狡黠的意思。

(33)靥（yè）辅：又作“[illegible]酺”，脸颊上的酒窝。奇牙：奇而好的牙。奇，殊异美好。

(34)嘕（xiān）：笑的样子。

(35)便（pián）娟：形容体态轻盈美丽的样子。

【译文】

这里有代、秦、郑、卫四地的音乐，吹起竽管，音乐奏起啊。有伏羲氏的《驾辩》，还有楚曲《劳商》啊。一齐清唱起《扬阿》之歌，由赵地箫乐来领唱啊。魂啊归来！为空桑之瑟调弦审音啊。十六个佳人一个接一个起舞，配合着诗赋雅乐的节拍啊。敲起钟，调好磬，演奏到歌曲末章，人们欢快无比啊。四个乐章依次演奏，叠相强进，音声变化无穷啊。魂啊归来！来聆听曲中之意啊。美人们唇红齿白，俏丽无比啊。才德不相上下，仪态美好娴静，习于礼节且又秀美高雅啊。肌肤丰腴，骨相纤秀，性情温顺，让人快乐啊。魂啊归来！你会感到安乐舒心啊。她们那漂亮的眼睛含着笑意，蚕蛾般的眉毛细又长啊。仪容举止秀美娴雅，红润的脸庞是如此娇嫩啊。魂啊归来！你会觉得宁静又安逸啊。她们容貌美丽，性情柔顺，真称得上是旷世之美啊。面颊丰满，两耳巧致，弯弯的眉毛如圆规画成啊。心胸阔大，姿态绰约，姣好美丽显现无遗啊。腰肢细小，脖子秀美，就像鲜卑带子束着一样啊。魂啊归来！你会忘怀那幽怨的情思啊。她们心思敏捷聪慧，从动作中表现出来啊。白的脂粉，黑的眉黛，再擦上香膏啊。长长的袖子轻轻擦过脸庞，善于殷勤待客，让人留连忘返啊。魂啊归来！晚上在这儿娱乐啊。黑而直的眉毛刚健婀娜，漂亮的眼睛流波动人啊。腮上有酒窝，牙齿奇又好，一笑嫣然，妩媚动人啊。身形丰满，骨节小巧，体态轻盈秀美啊。魂啊归来！随你喜好，任意行事啊。

夏屋广大①，沙堂秀只②。南房小坛③，观绝霤只④。曲屋步堉⑤，宜扰畜只⑥。腾驾步游，猎春囿只⑦。琼毂错衡⑧，英华假只⑨。茝兰桂树⑩，郁弥路只⑪。魂乎归来！恣志虑只。孔雀盈园，畜鸾皇只⑫。鹍鸿群晨⑬，杂鹅鸽只⑭。鸿鹄代游⑮，曼鹅鹅只⑯。魂乎归来！凤凰翔只。

【注释】

①夏屋：高大的屋子。

②沙堂：用丹砂涂饰成红色的殿堂。沙，丹砂，又称朱砂，是一种红色的矿物。

③房：堂屋两侧的房间。坛：这里当指庭院，是游观憩息的场所。

④观：宫门外高台上的望楼，可作观看眺望用。霤（liù）：屋檐。

⑤曲屋：阁道，亦即长廊，因其上修建了类似屋顶的东西，且又回环曲折，所以叫曲屋。步㦸（yán）：长廊。

⑥扰：驯养。畜：家养之兽。

⑦囿（yòu）：畜养禽兽的园林，有围墙，汉以后称“苑”。

⑧琼：美玉。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有圆孔，可以插轴。错：错综华美的文饰。衡：车辕上的横木。

⑨英华：华美。假：大，盛大。一说通“嘏”（gǔ）。

⑩茝（zhǐ）：香草名。

⑪郁：树木丛生，茂盛。

⑫鸾：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鸟。皇：通“凰”，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

⑬鹍（kūn）：鹍鸡。群晨：清晨时分一起飞翔鸣叫。

⑭鹱（qiū）鸲：一种水鸟，头顶无毛，性凶猛贪恶。

⑮代：更替，轮流，这里有来来往往的意思。

⑯曼：绵长，延续。这里形容鹣鹣群飞，连绵不绝的样子。鹣鹣（sù shuāng）：一种神鸟的名称。

【译文】

这里的房屋又宽又大，丹砂涂饰的殿堂真是壮美啊。朝南的偏屋，小巧的庭院，楼观屋檐下有承水沟槽啊。回环曲折的阁道，长长的走廊，适宜驯养鸟兽啊。驰骋车驾外出漫游，春日时分在园林中打猎啊。美玉般的车轴，错金镂彩的辕上横木，真是盛大华美啊。茝草、兰草和桂树，路边到处都是啊。魂啊归来！顺随你的心意，任你游玩啊。孔雀满园子都是，还养着鸾鸟凤凰啊。鹍鸡鸿雁清晨时分一起飞翔鸣叫，还混杂着秃鹫的声音啊。鸿鹄来来往往，嬉戏游乐，鹣鹣群飞，连绵不绝啊。魂啊归来！神鸟凤凰在飞翔啊。

曼泽怡面①，血气盛只。永宜厥身，保寿命只。室家盈廷②，爵禄盛只③。魂乎归来！居室定只。接径千里④，出若云只⑤。三圭重侯⑥，听类神只⑦。察笃夭隐⑧，孤寡存只⑨。魂兮归来！正始昆只⑩。田邑千畛⑪，人阜昌只⑫。美冒众流⑬，德泽章只。先威后文，善美明只。魂乎归来！赏罚当只。名声若日，照四海只⑭。德誉配天，

万民理只。北至幽陵⑮，南交阯只⑯。西薄羊肠⑰，东穷海只。魂乎归来！尚贤士只。发政献行⑱，禁苛暴只。举杰压陛⑲，诛讥罢只⑳。直嬴在位(21)，近禹麾只(22)。豪杰执政(23)，流泽施只。魂乎来归！国家为只。雄雄赫赫(24)，天德明只(25)。三公穆穆(26)，登降堂只(27)。诸侯毕极，立九卿只(28)。昭质既设(29)，大侯张只(30)。执弓挟矢，揖辞让只(31)。魂乎来归！尚三王只(32)。

【注释】

①曼泽：形容面色丰润、润泽的样子。怡：和颜悦色。

②室家：宗族。

③爵：官位，爵位。禄：俸禄，即官员的收入。

④接径：道路相交接，四通八达。千里：方圆千余里，泛指疆域广袤。

⑤出若云：这里指出行时护卫侍从众多。

⑥三圭：圭是古玉器名，长条形，上圆下方，古代贵族以之作为朝聘、祭祀、丧祭时的礼器。重侯：指子爵和男爵。

⑦听类神：听讼断狱精审，类似于神明。听，听审诉讼。即《九章·惜诵》“听直”之“听”。

⑧笃：通“督”，察。夭：年幼而死，短命。隐：处境困苦。

⑨孤：本指幼而无父，引申为孤独之义。寡：本指老而无夫，引申为孤独义。存：抚恤，慰问。

⑩始昆：先后。昆，后。

⑪畛（zhěn）：田间的道路。

⑫阜昌：形容人口众多。

⑬美：美善之行，美政。冒：覆盖，这里有溥及众生的意思。

⑭四海：偏远地区，蛮荒之地。

⑮幽陵：地名，即幽州，地在今河北北部、辽宁一带。

⑯交阯（zhǐ）：地名，在今两广及越南北部一带。

⑰羊肠：西方山名。

⑱献行：百官向上进其治状。

⑲压陛：能人贤士布满朝堂廷阶。陛，殿堂前的台阶。

⑳诛：谴责并黜退。讥：受人讥刺指责。罢：能力有限，不堪大任的庸人。

(21)直嬴：正直之人。嬴，直。

(22)近禹麾：亲附、听从圣明君主禹的指挥。

(23)豪：卓越的人物。

(24)雄雄赫赫：形容声势、声威盛大的样子。

(25)天德：德行堪与天相配，故曰“天德”。

(26)三公：古代辅佐君王的最高的三个官职。一种说法是太师、太傅、太保；另一种说法是司空、司马、司徒。穆穆：平和恭敬。

(27)登降堂：出入朝堂、殿堂。

(28)九卿：九个中央国家机关的长官。

(29)昭质：箭靶的中心。

(30)大侯：射箭时所立之布，类似于箭靶。

(31)揖（yī）：拱手行礼。

(32)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

【译文】

肤色润泽，面色和悦，气血旺盛啊。身心永远安适康健，长保寿命啊。宗族成员布满朝廷，官爵、俸禄丰盛啊。魂啊归来！住所已经

安排定了啊。道路四通八达，绵延千里，出行时护卫侍从聚集如云啊。朝廷大员、君王股肱，听审狱讼，明察秋毫，有如神明啊。察知了解夭折的儿童与处境困窘者的情况，安抚慰问孤儿寡妇啊。魂啊归来！来确定施行仁政时次序的先后啊。楚国的乡野城邑间道路上千条，人口繁盛众多啊。美政教化溥及芸芸众生，明德恩泽彰明显著啊。先用严政，后施仁政，这样就能既善且美又光明正大啊。魂啊归来！楚国赏罚得当啊。名声好比太阳一般，光辉照耀四海啊。功德、荣誉与天相媲美，天下百姓都得到治理啊。北边到幽陵，南边到交趾啊。西边迫近羊肠山，东边直抵大海啊。魂啊归来！楚国尊崇贤士啊。君王向下发布政令，百官向上呈递治状，禁绝苛刻凶暴啊。任用能人智士，布满朝堂廷阶，斥责、黜退无能的庸人啊。正直之人进用居官，听从圣明君主的指挥啊。才华出众者掌管政权，恩泽遍及民间啊。魂啊归来！国家得到治理了啊。声威雄壮，德行清明，上比苍天啊。三公平和恭敬，进出朝堂啊。诸侯都来致敬，设立九卿职位啊。箭靶已经摆好，大布靶也已张设啊。拿着弓，持着箭，拱手行礼，互相推辞谦让啊。魂啊归来！崇尚先贤，取法三王啊。

惜誓

【题解】

本篇作者存在争议。即使王逸《楚辞章句》亦不能作出明确判断，他说："《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后人由此形成两种观点：一、本篇为贾谊所作；二、本篇非贾谊所作，乃他人所为，至于究竟出于何人手笔，则人言言殊。北宋晁补之认为："《惜誓》弘深，亦类原辞，或以为贾谊作，盖近之。"（《鸡肋集·离骚新序中》）他对本篇作者持谨慎态度。之后，沈作喆《寓简》、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明确把著作权判给了贾谊。与上述相对，认为本篇非贾谊所作的有明谢榛（《四溟诗话》）、清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郑知同（《楚辞考辨》）、王耕心（《贾子次诂》）、张纶言（《林泉随笔》）、近人徐英（《楚辞札记》）、今人王泗源（《楚辞校释》）、郑文（《楚辞我见·读〈惜誓〉》）、马积高（《赋史》）、赵逵夫（《论〈惜誓〉的作者与作时》）等。两派所持理由，大抵皆非积极论据，其中胶柱鼓瑟、龃龉难通之处亦复不少，未免繁琐，此处不辨。检《汉书·艺文志》"阴阳家"著录"《五曹官制》五篇"，班固注曰："汉制，似贾谊所条。"班注或为刘歆《七略》旧文，可见汉人对于贾谊名下著作存疑者非止本篇一篇。对于本篇的作者问题，在没有确凿证据发现前，不妨持阙疑态度。

标题"惜誓"的含义同样存在争议。对于"惜"字的解释大体无异议，作"痛悼"、"痛惜"解。争议在于"誓"字。王逸《楚辞章句》认为"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姜亮夫《楚辞通故》承袭此说；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惜誓》者，

惜屈子之誓死，而不知变计也”，此说有增字为训之嫌，今人赵浩如《楚辞译注》袭之，认为“誓是誓死不迁，表示以身殉志的意思”；刘熙载《艺概·赋概》认为“惜者，惜己不遇于时，发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礼义也”；郑知同《楚辞考辨》认为“所谓‘惜誓’者，惜己不见用而誓将去也”；今人徐仁甫《楚辞别解》则另辟蹊径，认为“誓借为逝，惜年华如逝水也”，汤炳正等《楚辞今注》承袭此说，李大明《汉楚辞学史》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举例论证。比较五说，当以徐说为优。

本篇虽然存在较多争议，但就文本本身来说，却不失为是一篇较优秀的拟骚作品，在《楚辞》所收汉人作品中，后人对本篇的评价仅次于《招隐士》。全篇以大量笔墨铺叙屈原出楚时盛大的场面和仪式，接写他誓死远浊世的意志，通过具体形象描绘和对世俗黑暗的剖析，突显了作者为屈原之死而痛惜的心情。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①，岁忽忽而不反②。登苍天而高举兮③，历众山而日远。观江河之纡曲兮④，离四海之沾濡⑤。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⑥。飞朱鸟使先驱兮⑦，驾太一之象舆⑧。苍龙蚴虬于左骖兮⑨，白虎骋而为右骓⑩。建日月以为盖兮⑪，载玉女于后车⑫。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乎崑崙之墟⑬。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驰骋兮⑭，右大夏之遗风⑮。黄鹄之一举兮⑯，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⑰。临中国之众人兮⑱，托回飙乎尚羊⑲。乃至少原之墬兮⑳，赤松王乔皆在旁(21)。二子拥瑟而调均兮(22)，余因称乎清商(23)。澹然而自乐兮(24)，吸众气而翱翔(25)。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注释】

①惜：哀伤，悲叹。

②忽忽：为南楚方言习用语，形容岁月很快流逝。反：通“返”，返回，形容时间一去不再来。

③高举：离开尘世，高飞。举，飞。

④观：观察。这里指从高处往下俯瞰。纡（yū）曲：形容弯弯曲曲的样子。

⑤离：通“罹”，遭受，遭遇。沾濡（rú）：沾湿。

⑥沆瀣（hàng　xiè）：北方夜间露气。充虚：充实身体之空虚。虚，空，这里也可指老庄所崇尚的清净无欲的内心境界。

⑦飞：使动用法，使朱鸟在前飞翔以导路。朱鸟：一种神鸟，又为南方七宿之合称。

⑧太一：星名，在紫微宫。象舆：用象牙装饰的车。

⑨苍龙：青龙。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合称。蚴虬（yǒu qiú）：龙形屈曲之貌。左骖：车驾左边的马。

⑩白虎：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之合称。右骓（fēi）：车驾右边的马。

⑪建：树立，设立。盖：车盖，这里指饰有日月之形的华盖。

⑫玉女：天上神女。

⑬崑崙：即昆仑山。神话传说中的神山。

⑭丹水：神话传说中水名，即赤水，出昆仑西南。

⑮右：指丹水西北。面朝南方，右则为西。大夏：大约是神话传说中的地名。

⑯黄鹄：黄一作“鸿”，黄鹄即鸿鹄。此句以黄鹄喻指主人公。

⑰圜（yuán）方：天圆地方，代指天地。

⑱中国：华夏诸国。

⑲回飆（biāo）：旋风。尚羊：游荡，徜徉。

⑳少原：仙人所居之地。王逸《楚辞章句》：“少原之墅，仙人所居。”墅：通“野”。

(21)赤松：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人。王乔：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人。

(22)调均（yùn）：调理弦音。调，调弄，拔弄。均，调音之器。

(23)称：弹奏。清商：曲调名称。

(24)澹然：平淡宁静，谓清静无人打扰。

(25)众气：即阴、阳、风、雨、晦、明六气。

【译文】

哀伤我年事已高、日渐衰老啊，岁月一去不返。远离尘嚣飞升上天啊，飞越群山离故国越来越远。俯瞰下界江河弯曲纵横啊，衣服都被四海风波沾湿。登上北极休息一下啊，吸北方清和之气以充实身体之空虚。使朱雀神鸟为我开路啊，乘坐象牙雕饰的车子。弯曲盘绕的青龙伴随左侧啊，右边是驰骋纵横的白虎。车上以日月为盖啊，车后载着天宫神女。在幽暗之处奋勇驰骋啊，在昆仑之巅休养生息。如此极乐仍不令我满足啊，还希望与神明逍遥游乐。渡过赤水驰骋向前啊，看到大夏仙境的美好遗风。鸿鹄轻轻一飞啊，就看见曲折的山河。它再振翅高飞啊，便望见整个天下。从天上俯瞰华夏诸民啊，我乘着旋风四处漫游。来到仙人所居之处啊，见到赤松子和王乔。他们拿起乐器开始调理弦音啊，我来弹奏清商曲调。我感到宁静而愉快啊，吸食六气，自由飞翔。虽可长久做神仙啊，却不如回到自己的故乡。

黄鹄后时而寄处兮①，鸱枭群而制之。神龙失水而陆居兮②，为蝼蚁之所裁③。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④！寿冉冉而日衰兮⑤，固儃回而不息⑥。俗流从而不止兮⑦，众枉聚而矫直⑧。或偷合而苟进兮⑨，或隐居而深藏⑩。苦称量之不审兮⑪，同权概而就衡⑫。或推迻而苟容兮⑬，或直言之谔谔⑭。伤诚是之不察兮⑮，并纫茅丝以为索⑯。方世俗之幽昏兮⑰，眩白黑之美恶⑱。放山渊之龟玉兮⑲，相与贵夫砾石。梅伯数谏而至醢兮⑳，来革顺志而用国(21)。悲仁人之尽节兮(22)，反为小人之所贼(23)。比干忠谏而剖心兮(24)，箕子被发而佯狂(25)。水背流而源竭兮(26)，木去根而不长。非重躯以虑难兮(27)，惜伤身之无功(28)。

【注释】

①后时：错过时机。寄处：这里指栖息山林。

②神龙：传说中可以兴风唤雨的水中灵物。陆居：神龙到了陆地上，神异全失，喻指贤者失势。

③蝼（lóu）蚁：此处喻指小人。王逸《楚辞章句》：“蝼，蝼蛄也，蚁，蚍蜉也。”蝼蛄，昆虫纲，直翅目，蝼蛄科。裁：这里是欺凌、压迫的意思。

④乱世：指贤愚不分、忠奸不辨、政治混乱的局面。

⑤寿：年寿，生命。冉冉：渐渐，形容年华日渐老去。

⑥僸（chán）回：运转。

⑦俗流：庸俗的、随波逐流的世人们。

⑧众枉：众多邪曲小人。矫直：改直为曲。

⑨偷合：互相勾结，苟且取容。偷，通“媮”。合，即同流合污之意。苟进：以不正当手段谋求进升。苟，随便，苟且。进，晋升。

⑩深藏：不出世，不参与政事。

⑪称量：衡量。这里指辨别贤愚、忠奸。审：辨别，详察。

⑫权概：与称量相对应的用来称重和计量的器具。衡：本指秤杆，或秤，这里引申指尺度。

⑬推迻（yí）：与世推移，随波逐流。苟容：苟且见容于世，即苟且偷生。

⑭谔谔（è）：形容直言的样子。

⑮诚是：忠诚与正义。不察：这里指不辨真伪是非。

⑯纫（rèn）茅丝：将茅草与丝线搓到一块。比喻不辨忠奸。纫，即搓绳。茅，比喻小人。丝，比喻忠诚之士。索：绳索。

⑰幽昏：黑暗。这里喻指是非不分，美丑不辨。

⑱眩：眼花，迷惑。

⑲龟玉：龟甲和玉石，可用于占卜，指十分珍贵的东西。龟玉、砾石分别喻指忠贤之士与奸佞小人。

⑳梅伯：殷纣时诸侯，因谏纣被杀。醢（hǎi）：古代酷刑，将人剁成肉酱。

(21)来革：殷纣王佞臣，即“恶来”。顺志：顺从迎合君王意图。用国：掌权。

(22)尽节：指梅伯尽忠谏之节。

(23)贼：残害。

(24)比干：殷纣王叔父，因谏纣被剖心。

(25)箕（jī）子：殷纣王叔父，因谏纣不听而佯狂为奴。

(26)背流：此一句当作“背源而流竭”，今本“源”、“流”互倒。背离源头，从而水流枯竭的意思。

(27)重躯：看重自身。虑难：害怕遭受祸患。

(28)无功：没有效果。此处当指“国功”而言，无功即于国无功。功，功用，效绩。

【译文】

鸿鹄错过了高飞的时机而寄栖山林啊，被恶鸟群起而攻之。神龙若离开水而上岸啊，就会受制于蝼蛄和蚂蚁。鸿鹄神龙尚且如此啊，何况贤者遭逢乱世！我的年龄渐长日见衰老啊，岁月流逝而不停息。流俗进谗献媚无休无止啊，他们以直为枉，以枉为直。有的苟且偷生贪图爵位啊，有的隐居深山避世不出。君王不辨轻重啊，混同两者放在一起衡量。有的与世推移同流合污啊，有的直言不讳勇于谏诤。悲伤的是君王不能体察这份忠诚啊，把茅和丝揉在一起拧成绳索。当今之世已然混乱不堪啊，到处是非不分、黑白不辨。神龟美玉被抛弃在名山大川中啊，身价百倍的却是粗劣的砾石。梅伯多次进谏竟被剁成肉酱啊，谗佞小人来革却受重用。为尽忠于君国的贤臣悲哀啊，他们终被世俗小人所残害。比干直谏却被剖心啊，箕子披散头发佯装颠狂。水离了源头便会枯竭啊，树木失去根柢也活不久长。我并非考虑

自身的忧患啊，只是哀痛尚未建立功业。

已矣哉！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①，乃集大皇之壄②。循四极而回周兮③，见盛德而后下④。彼圣人之神德兮⑤，远浊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⑥，又何以异乎犬羊⑦？

【注释】

①鸾凤：祥瑞之鸟，代指贤者。

②大皇：古代传说中的荒远之地。壄：同“野”。

③循：沿着。四极：天之四方极高远之处。回周：徘徊，周游。

④盛德：高尚的德行。

⑤圣人：有盛德之人。神德：高洁而不凡的品德。

⑥麒麟：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此处喻指贤能之士。羁而系（xì）：羁、系都是拴结、拘系的意思。

⑦犬羊：狗与羊，喻指与麒麟相对的世俗凡物。

【译文】

算了吧！难道你没看到凤凰高飞而去啊，都聚集在大荒之中。它们遍游天地四方啊，唯有见到盛世才会降临。那些有德行的圣人啊，

都远离浊世，隐藏不出。如果神兽麒麟被拘系啊，那与俗物犬羊又有何区别？

招隐士

【题解】

“招隐士”即招募隐居贤才之意。本篇作者为谁主要有二说：一是据王逸《楚辞章句》所云：“《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据此可知作者是淮南王刘安的宾客。然淮南小山是名是号不甚清楚；二是萧统《文选·招隐士》采录时径署为刘安作，《艺文类聚》、《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御览》、《事类赋》等类书也主刘安本人所作。据《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而专喜招纳文士，编辑子书。小山其人虽不可确考，其乃刘安门客应能成立。故本书认同王逸说。

本篇创作目的存在争议。东汉王逸首先提出“悯屈”说，认为“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章其志也。”后人对此说颇有异议。朱熹《楚辞集注》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曰：“说者以为亦托意以招屈原也。”表明自己只是引述前人王逸的观点。其在《招隐操序》中则曰：“淮南小山作《招隐》，极道山中穷苦之状，以风切遁世之士，使无暇心，其旨深矣。”（见《朱文公文集》卷一）许学夷在朱说基础上，明确提出本篇是小山之徒为刘安招贤纳士而作的观点，王夫之《楚辞通释》观点与之同。此外，明人汪瑗又提出了本篇意在招世俗之人归隐山林的观点（见《楚辞集解》之《山鬼》篇解题），这其实是反朱熹之道而行。今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立新说。其中，一是认为本篇意在劝谏刘安时局危险，应尽早脱身而出，

金秬香《汉代词赋之发达》、马茂元《楚辞选》持此说。二是认为本篇乃小山之徒悯伤刘安而作，见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万光治主笔之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此外，龚克昌《刘安君臣的〈招隐士〉与〈屏风赋〉》则推测本篇是小山之徒招淮南王仙游不归之作，淮南王谋反被杀，其门下宾客谎称其已成仙，借以掩盖其世俗野心。本书认同许学夷之说。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由此带来思想文化的繁荣。《招隐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淮南小山创作这篇作品，正是适应了刘安招贤纳士的需要。在小山的时代，招引贤才是从京都至方国都极为重视的事情。《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列传》载："上（汉武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为了得到异秉之才，刘安也是费尽心思，他"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竟造成荆楚一带"至今多女而少男"（《汉书·地理志》）的局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了。因此，淮南小山为刘安招纳贤良而创作本篇，不仅适逢其会，而且也是势所必然的。

本篇反复陈说山中的艰苦险恶，劝告隐居的贤德俊杰之士归来。篇中注重描绘形象并极力渲染气氛，虽较少直接抒情，却曲折展示了深沉的思想情感，是篇深远意境的抒情佳诗。王夫之《楚辞通释》评曰："其可以类附《离骚》之后者，以音节局度，浏漓昂激。"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①，偃蹇连蜷兮枝相缭②。山气巃嵸兮石嵯峨③，溪谷嶄岩兮水曾波④。猨狖群啸兮虎豹嗥⑤，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孙游兮不归⑥，春草生兮萋萋⑦。

【注释】

①桂树：植物名，即木犀，又称白华。

②偃蹇：树姿屈曲而美好的样子。连蜷（quán）：弯曲茂盛的样子。缭：缭绕，缠绕，纠错在一起。

③山气：气，指云气。山气，山间的流岚雾气。𡸁㟁（lóng zōng）：云气迷濛。嵯峨（cuó é）：山势高峻。

④崭（chán）岩：险峻。曾（céng）波：水势奔涌。

⑤猨狖（yuán yòu）：长尾猿。嗥（háo）：咆哮。

⑥王孙：篇题中所指的隐士。

⑦萋萋（qī）：草木茂盛。

【译文】

桂树丛生啊遍布山谷，树干虬曲啊枝条交互缠绕。山雾迷濛啊石峰高耸，溪涧险峻啊奔涌而出。猕猴长嘶啊虎豹咆哮，攀援桂枝啊瞭望停留。落魄贵人啊远游不回，春草萌生啊万物复苏。

岁暮兮不自聊①，蟪蛄鸣兮啾啾②。坱兮轧③，山曲岪④，心淹留兮恫慌忽⑤。罔兮沕⑥，憭兮栗⑦，虎豹穴，丛薄深林兮人上慄⑧。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⑨，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⑩。青莎杂树兮薠草霾靡⑪，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⑫。状皃嵯峨兮峨峨⑬，凄凄兮滋滋⑭。猕猴兮熊罴⑮，慕类兮以悲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⑰，

禽兽骇兮亡其曹。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注释】

①岁暮：年终岁尾。岁，原指木星。后以岁星运行一次为一岁，即一年。暮，原作“莫”，指傍晚，引申为某一时间段的终末。不自聊：无所依恃、无依无靠的意思，这里有心情烦闷忧愁的含义。聊，依赖，依靠。

②蟪蛄（huì gū）：蝉的一种。啾啾（jiū）：鸣叫声。

③块（yǎng）兮轧：即“块轧”，中间加语气词“兮”字，有调节音节，使声情绵长之效。以下“罔兮沕”、“憭兮栗”以及《七谏·初放》“塊兮鞠”皆是此种语例。块轧是形容山气弥漫，雾色暗淡的样子。

④曲㐫（fú）：盘曲蜿蜒的样子。

⑤恫（dòng）慌忽：痛苦迷茫。

⑥罔兮沕（hū）：失魂落魄的样子。

⑦憭兮栗：惊恐战栗。

⑧慄：惊恐，战慄。

⑨嵚（qīn）岑：山势高险。碕礒（qǐ　yǐ）：山石堆垒不平的样

子。一作“崎𡸁”。碅磳（jūn zēng）：山石险峻。磈硊（wěi wěi）：山石险峻。

⑩轮：树枝。茷骫（bá wěi）：枝条纡曲缠绕。

⑪青莎（suō）：草名。此草为莎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薠（fán）草：草名。霏（suǐ）靡：草木柔弱、随风飘拂的样子。

⑫白鹿：传说中的神鹿。麕麚（jūn jiā）：麕，同“麋”，即獐子。麚，公鹿。

⑬皃：同“貌”。嶮嶮（yín）：这里形容鹿角形状高耸尖锐。峨峨：形容鹿角高耸奇特的样子。

⑭凄凄（qī）：水珠往下淌的样子。漇漇（xǐ）：沾湿。

⑮熊罴（pí）：猛兽。

⑯慕：怀恋。

⑰咆（páo）：吼叫。

【译文】

一年将尽啊孤苦伶仃，秋蝉鸣叫啊啾啾不停。雾气重啊山蜿蜒，心意徘徊啊痛苦迷茫。意志消沉啊惊恐战栗，虎豹洞口丛林遍布啊魂不附形。山势陡峭奇险啊高低不平，树枝纠缠缭绕啊林木纵横。青莎

蕨草啊随风舞动，白鹿獐子啊跳跳停停。犄角高耸啊状貌峥嵘，水珠下滴啊闪耀光泽。猕猴啊熊罴，留恋族群啊悲鸣。攀爬桂枝啊且作停留，虎豹争斗啊熊罴怒吼，鸟兽惊恐啊消失无踪。落魄贵人啊归来！山中啊不可以久留！

七谏

【题解】

关于《七谏》的作者及题旨，王逸《楚辞章句》说得比较清楚："《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者，正也，谓陈法度以谏正君也。古者，人臣三谏不从，退而待放。屈原与楚同姓，无相去之义，故加为《七谏》，殷勤之意，忠厚之节也。或曰：《七谏》者，法天子有争臣七人也。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然查《汉书·东方朔传》，除载其《答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外，另称："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其余有《封泰山》、《责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风》、《殿上柏柱》、《平乐观赋猎》，八言、七言上下，《从公孙弘借车》，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颜师古注云："晋灼曰：'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王先谦《汉书补注》云："沈钦韩（按，见《汉书疏证》）曰：《楚辞章句》有东方朔《七谏》，疑即八言、七言，不然不应遗于刘向也。又《御览》三百五十有东方朔《对骠骑难》。"此说甚有道理，《七谏》七言、八言语例较多，此其一；其班固所言"世所传他事皆非也"，颜师古注云："谓如《东方朔别传》及俗用五行时日之书，皆非实事也。"因此"他事"所指为后人附会神异之事，而非对其文学作品而言，就《御览》所载东方朔之《对骠骑难》而论，刘向《别录》似有所遗漏，即使"七言、八言上下"非指《七谏》，据王逸《楚辞章句》补入亦未尝不可。

关于《七谏》的体制特点，《文选·七发》李善注说："《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辞·七谏》之类。"洪兴祖《楚辞补注》："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

骃作《七依》，曹植作《七启》，张协作《七命》，皆《七谏》之流。”其实，他们的说法都不确切。《七发》是汉代散体大赋的标志性作品，骚体赋的特征几已褪尽，并且它采取的主客问答的形式与《七谏》不同。今人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认为：“东方朔的这篇《七谏》，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模仿《九章》的，用代言体写成。”其说法较为允当，可从。

《七谏》由七篇短诗组成。既表现了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无辜放逐、最终投江的悲剧一生，也表达了东方朔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境，反映了封建时代正直之士普遍的遭遇和典型的心态。

初放

【题解】

《初放》是《七谏》组曲的第一篇，从屈原初遭流放写起，主要交待了屈原放逐初期的情感状态及其对时事的基本立场。作者的情感是悲愤的，他抨击楚王昏庸，群小营私，坚持独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节操，绝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此后几篇如《怨思》、《自悲》、《哀命》均是这种情绪的蔓延和渲染。本篇中“数言便事兮，见怨门下”，说明了被流放的原因。“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则表明其誓死不与污浊势力合同的态度。这些都奠定了《七谏》悲愤满怀、誓死抗争的感情基调，是这组“生命交响乐”启奏的序曲。

平生于国兮①，长于原壄②。言语讷涩兮③，又无强辅④。浅智褊能兮⑤，闻见又寡。数言便事兮⑥，见怨门下⑦。王不察其长利兮⑧，卒见弃乎原壄。伏念思过兮⑨，无可改者。群众成朋兮⑩，上浸以惑

⑪。巧佞在前兮⑫，贤者灭息⑬。尧舜圣已没兮，孰为忠直？高山崔巍兮⑭，水流汤汤⑮。死日将至兮，与麋鹿同坑⑯。塊兮鞠⑰，当道宿⑱。举世皆然兮，余将谁告？斥逐鸿鹄兮⑲，近习鸱枭⑳。斩伐橘柚兮(21)，列树苦桃(22)。便娟之修竹兮(23)，寄生乎江潭(24)。上葳蕤而防露兮(25)，下泠泠而来风(26)。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柏之异心(27)。往者不可及兮(28)，来者不可待(29)。悠悠苍天兮，莫我振理(30)。窃怨君之不寤兮(31)，吾独死而后已。

【注释】

①平：屈原名平。国：国都。

②原壄（yě）：即原野。壄，同“野”。

③讷（nè）涩：比喻说话不流利。

④强辅：有势力的朋党。

⑤褊（biǎn）能：能力有限。

⑥数（shuò）：屡次。便事：“便宜之事”的简称，即有利、适宜之事，这里指对国家有利的事。

⑦门下：君主亲信之人。

⑧长利：长远的利益。

⑨伏念：在放逐中自己作反省思考。伏，自谦之辞。念，《说文·心部》：“常思也。”

⑩群众：这里指众多谗佞之人。朋：朋党，党羽。

⑪浸：渐渐。

⑫巧佞：巧、佞皆有巧言善辩的意思。这里指善于阿谀，进谗言之人。

⑬灭息：减少，这里指被放逐。

⑭崔巍：形容山高。又作“崔嵬”。

⑮汤汤（shāng）：形容水势浩大。

⑯坑：同“坑”。

⑰塊：形容孤独。鞠（jū）：躺在地上。

⑱当道宿：在路上栖宿、歇脚，形容处境艰难。

⑲鸿鹄：天鹅，这里比喻贤良君子。

⑳习：狎，亲近。鸱枭：恶鸟，这里比喻奸佞小人。

(21)橘柚（yòu）：美木。柚，一种常绿乔木，果实即柚子，较

橘为大。

(22)树：栽种。苦桃：恶木。

(23)便（pián）娟：秀美。修竹：修长的竹子。修，长而高。

(24)江潭：江边。

(25)葳蕤（wēi ruí）：草木茂盛。蕤，即“蕤”。防露：遮蔽露水。

(26)泠泠（líng）：形容风凉爽。

(27)竹柏之异心：比喻自己与君王观念、意见不合。作者以竹自喻，以柏比喻君王。

(28)往者：这里指往古能识辨忠良和奸佞的圣贤君王。

(29)来者：这里指未来贤明的君王。

(30)振理：拯救，辨别。振，救。理，《说文·玉部》：“治玉也。”引申为区分、审辨的意思。

(31)窃怨：暗地里、私下埋怨。窃，私下里。寤：醒悟。

【译文】

屈原我生于楚国国都啊，后被放逐原野。说话木讷啊，又没有强大的后台提携。才能低下啊，且很少见解。多次陈述利国利民之策啊，却触怒权贵，遭人嫉恨。君王不能辨识国家的长远利益啊，听信谗言而将我放逐山野。暗自思考过错啊，却没有什么好改正的。小人会聚，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啊，国君渐渐遭其惑乱。阿谀小人进谗言于君前啊，贤良忠直之士只能缄口不言。尧舜那样圣明的君主早已没有了啊，如今还有谁敢尽忠直言？高山巍峨啊，流水湍急。我死日将至啊，只能与兽类葬在一起。我孤独一人颓然倒地啊，晚上在路上栖止。全天下都是小人得势、贤人遭殃啊，我的一腔衷情又能向谁说去？他们驱逐瑞鸟鸿鹄啊，亲近恶鸟鸱枭。将佳美的橘树柚树砍掉啊，却种上恶木苦桃。美好而修长的竹子啊，生长在江边。上边枝叶茂盛可以遮挡露水啊，下面清凉而有风拂面。谁知道君臣不合啊，就像竹柏异心。前世的圣贤君主我已追不上啊，后世的贤君又等不及相见。悠悠苍天啊，也不来拯救垂怜。暗自埋怨君王的不清醒啊，我要独自保持节操，死而后已。

沉江

【题解】

《沉江》是《初放》篇末“窃怨君之不寤兮，吾独死而后已”的延伸，描述了屈原自沉汨罗江前后的心理挣扎和痛苦反思，充满了悲壮和哀怨的意味，是朝政昏暗，壮志难伸的窘境导致的无奈之举，也是忠臣向君王表白忠诚的决绝方式。本篇总结了古往今来朝代兴衰的经验教训，无限向往地追忆前朝圣贤的高尚德行，同时对楚国现实政治进行了批判，表达了对君王失政的痛心，展示了“愿悉心之所闻兮，遭值君之不聪”的悖谬处境，结合自身所处艰难局势，表明了沉江的缘由和决心，呈现了屈原爱憎分明的精神世界。

惟往古之得失兮，览私微之所伤①。尧舜圣而慈仁兮②，后世称而弗忘。齐桓失于专任兮③，夷吾忠而名彰④。晋献惑于姊姬兮，申生孝而被殃⑤。偃王行其仁义兮⑥，荆文寤而徐亡⑦。纣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吕望⑧。修往古以行恩兮⑨，封比干之丘垄⑩。贤俊慕而自附兮⑪，日浸淫而合同⑫。明法令而修理兮⑬，兰芷幽而有芳⑭。

【注释】

①私微：私爱谄佞之徒，偏信其离间之言。伤：伤害。

②慈仁：善良仁爱。

③专任：任用佞臣，使之专权。

④夷吾：齐桓公相管仲之名。名彰：名声显著。

⑤“晋献”以下二句：其事见《九章·惜诵》“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谄而不好”注。

⑥偃王：周穆王时徐偃王。

⑦荆文：楚文王。徐亡：楚文王看到偃王国势日见强盛而醒悟，兴兵伐之，徐无兵甲而败。

⑧佐：辅佐之臣，帝王有力助手。吕望：辅助周灭殷的建国功臣。

⑨修：字当作“循”，遵循。

⑩封：聚土为坟。丘垄（lǒng）：坟墓。按武王克商后封比干之墓，事见《史记》中《殷本纪》、《周本纪》。

⑪贤俊：贤能杰出之人才。慕：钦慕。附：依附，归附。

⑫浸淫：渐渐变多。合同：同心协力。

⑬修理：修明法度，使国家有条理，有秩序。

⑭兰芷：兰花与香芷，这里比喻贤能之人。

【译文】

回想古代的兴亡成败啊，再看看君主私爱谄佞、听信谗言给国家造成的伤害。尧舜圣明而仁慈啊，后人称赞不已而永世不忘。齐桓公错在专任佞臣啊，管仲则因忠诚直谏而声名昭著。晋献公受到嫋姬的迷惑啊，申生尽孝道却遭受祸殃。徐偃王施行仁政啊，被楚文王醒悟后兴兵灭亡。商纣由于残酷暴虐而丧失君王之位啊，周朝则得到了吕望的辅佐。遵循前代常道施行恩义啊，封比干之墓以示表彰。贤能杰出之士慕名归附啊，上下同心日久天长。修明先王法令而申正事理啊，使贤能之士展露锋芒。

苦众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①。不顾地以贪名兮②，心怫郁而内伤③。联蕙芷以为佩兮④，过鲍肆而失香⑤。正臣端其操行兮，反离谤而见攘⑥。世俗更而变化兮，伯夷饿于首阳⑦。独廉洁而不容兮，叔齐久而逾明⑧。浮云陈而蔽晦兮⑨，使日月乎无光。忠臣贞而

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秋草荣其将实兮⑩，微霜下而夜降。商风肃而害生兮⑪，百草育而不长⑫。众并谐以妒贤兮，孤圣特而易伤⑬。怀计谋而不见用兮，岩穴处而隐藏。成功隳而不卒兮⑭，子胥死而不葬⑮。世从俗而变化兮，随风靡而成行⑯。信直退而毁败兮⑰，虚伪进而得当⑱。追悔过之无及兮，岂尽忠而有功。废制度而不用兮⑲，务行私而去公⑳。终不变而死节兮(21)，惜年齿之未央(22)。将方舟而下流兮(23)，冀幸君之发矇(24)。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沉江(25)。愿悉心之所闻兮，遭值君之不聪(26)。不开寤而难道兮(27)，不别横之与纵。听奸臣之浮说兮(28)，绝国家之久长。灭规矩而不用兮(29)，背绳墨之正方。离忧患而乃寤兮(30)，若纵火于秋蓬(31)。业失之而不救兮(32)，尚何论乎祸凶？彼离畔而朋党兮(33)，独行之士其何望？日渐染而不自知兮(34)，秋毫微哉而变容(35)。众轻积而折轴兮，原咎杂而累重(36)。赴湘沅之流澌兮(37)，恐逐波而复东(38)。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39)。

【注释】

①箕（jī）子：殷纣王叔父，兄比干忠谏而被剖心，于是装疯以自保。

②地：这里指楚国。

③怫（fú）郁：郁闷悲伤。内伤：内心伤痛。

④蕙芷：香草。

⑤鲍（bào）肆：出售腌鱼的店铺，其味腥臭，故可比喻为小人聚集之地。鲍，盐渍鱼，其气味腥臭。肆，店铺。

⑥离谤：遭受诽谤。离，通“罹”，遭受。见攘（rǎng）：被排斥。

⑦首阳：山名，相传为伯夷、叔齐采薇隐居处。

⑧逾明：历久而名声日益显著。逾，更加。

⑨陈：陈列。蔽晦：遮挡。

⑩荣：繁盛。实：结果实。

⑪商风：秋风，西风。古代五行学说以五音配四时、五方，商声属秋，配西方。肃：萧瑟。害生：危害万物。

⑫育：或当作“堕”，坠落，脱落。

⑬孤圣特：当从一本作“圣孤特”。圣，圣贤之人。特，孤独。

⑭隳（huī）：败坏，毁坏。不卒：不得善终，这里指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一事。卒，终。

⑮死而不葬：指子胥之尸浮于江中，不能归葬。

⑯随风靡：举世皆然，蔚然成风。靡，披散。

⑰信直：忠信正直之人。

⑱虚伪：指奸佞之人。虚，虚假，不真实。伪，欺诈。当：担任。

⑲制度：前代圣贤之法制。

⑳务：专力从事。

(21)死节：为自己所坚持的忠直信念而死。

(22)未央：这里是年岁不大的意思。

(23)方舟：相并的两船。

(24)发矇（méng）：醒悟。

(25)申子：指伍子胥。吴王封伍子胥于申地，故号为申子，又称申胥。

(26)聪：本指人的听力而言，引申则指判断力强，灵敏，颖悟。

(27)道：开导，引导。

(28)浮说：浮夸不实之说。

(29)规矩：先王之法制。

(30)离：遭遇。

(31)秋蓬：秋天的蒿草。

(32)业：已经。

(33)离畔：分散，离心离德。

(34)渐染：日渐沾染。指君王长期听谗言，从而受其影响并随之变化。

(35)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比喻微小的事物。

(36)原：当从一本作“厚”，众多。咎（jiù）：过失。累重：累积。

(37)流澌：流水。

(38)复东：东入大海。

(39)蔽壅：为群小所蒙蔽。

【译文】

苦于众人都妒忌我啊，箕子看透这一切，于是佯装颠狂。他们不顾国家只贪求个人名利啊，我心情忧郁而感伤。连结香草蕙芷佩带在身上啊，经过卖鲍鱼的铺子就会失去芳香。忠正之臣操行端正啊，却受谗佞小人排挤毁谤。俗世之人改变了清廉作风啊，伯夷饿死在首阳山上。独守廉洁而不容于世啊，叔齐却能得以百世流芳。空中乌云密

布天气阴晦啊，使日月黯淡无光。忠贞之臣想要进谏君王啊，然而谗毁之人就在一旁。秋天百草将结出果实啊，薄霜却在晚上降下。西风凛冽危害万物啊，使百草凋枯不能生长。众人都嫉贤妒能啊，圣贤特立独行而易被中伤。身怀利国之良策而不被任用啊，只能身处岩穴而隐居深藏。伍子胥建立功业却不得善终啊，最后身死而不能归葬。世俗都随波逐流啊，蔚然成风不讲立场。诚信忠直之士被斥退啊，虚伪狡诈之徒却有重任担当。国势倾危国君后悔已晚啊，即使竭尽忠诚也不能重现辉煌。废弃先王法制不用啊，谋求一己私利而不为国家着想。我终究不能改变节操，愿意守节而死啊，可惜命数未尽，竟要就此夭逝！乘着方舟往下游去啊，希望君王能够就此醒悟。悲哀忠言逆耳，触怒君王啊，遗憾伍子胥被害而沉江。愿意披肝沥胆，竭力报效啊，可惜碰上君主昏愦暗弱。君王昏庸而不开悟啊，连横与合纵的重要策略都不得其详。君王听信奸臣浮夸之谈啊，毁坏国祚使之不得久长。放弃先王法制不用啊，违背朝政纲常。遭到忧患方才悔悟啊，正如放火于秋草无可挽救。已经犯错仍不能补救啊，那么还谈什么祛灾乞祥？那些奸佞之人结成朋党啊，忠直独行之人还有什么希望？君王日益受到小人蒙蔽而不自知啊，秋天的毫毛虽然微小，却会改换容颜。很多轻的物体堆放在一起也能使车轴折断啊，小错积累也会酿成灾殃。投身湘沅水流中啊，恐怕向东流入海洋。怀揣沙石纵身江流啊，不忍见到君王遭受蒙蔽！

怨世

【题解】

《怨世》是一篇颇具政论色彩的骚体韵文，它侧重于对社会现实、政治环境的抨击，从第一段即开始指陈社会上下风气邪僻、贤愚错位的严峻局面，如“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蹇踔而日加”的情形等。“世沉淖而难论兮，俗岒峨而峻嵯”，即是其整体的评价。本篇还

详细刻画了屈原本想离楚远去，但又恐因此违背法纪，败坏清誉，想保全生命却又无法容忍当世奸佞之徒蒙蔽君主、肆意妄为的情景等，鲜明地展示了主人公坚定的政治立场与矛盾复杂的精神世界。

世沉淖而难论兮①，俗岭峨而嵾嵯②。清泠泠而歼灭兮③，溷湛湛而日多④。枭鸮既以成群兮⑤，玄鹤弭翼而屏移⑥。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⑦，马兰蹇踔而日加⑧。弃捐药芷与杜衡兮⑨，余奈世之不知芳何。何周道之平易兮⑩，然芜秽而险戏⑪。高阳无故而委尘兮⑫，唐虞点灼而毁议⑬。谁使正其真是兮⑭，虽有八师而不可为⑮。

【注释】

①沉淖（nào）：这里形容世风日下，衰朽颓靡。

②岭（yín）峨：参差不齐。岭，同“岑”。嵾嵯（cēn cī）：与“岭峨”义同，也是形容参差不齐的样子。

③清泠泠：形容清凉。这里比喻高洁贤士。歼灭：消失，消歇。

④溷（hùn）湛湛：混浊杂乱的样子，比喻贪浊之人。溷，《说文·水部》：“乱也。一曰水浊貌。”湛，沉淀。

⑤枭鸮（xiāo xiāo）：恶鸟，比喻小人。

⑥玄鹤：神鸟，这里比喻贤良廉洁之士。弭（mǐ）翼：收敛翅膀。弭，低垂。屏（bǐng）移：离去，隐退。

⑦蓬艾：恶草，比喻谗佞小人。床笫（zǐ）：床，《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本为坐具，后指卧床。笫，《说文·竹部》：“簀也。”即床垫子，席子。

⑧马兰：恶草，比喻奸佞小人。踸踔（chěn　chuō）：形容马兰凌乱滋长的样子。加：增加，增益。这里有变得茂盛的意思。

⑨捐：抛弃。药芷：香草名，比喻贤良忠正之士。药，即白芷。

⑩周道：平坦的大道。

⑪芜秽：荒芜。险戏：危险。

⑫高阳：帝颛顼之号。委尘：遭尘垢玷污，即蒙受冤屈。

⑬唐虞：尧舜。点灼：比喻受诽谤。

⑭真是：真假对错。

⑮八师：当是指八位贤德而有声望的人，因而能够裁判是非得失。八或是泛指，即多的意思。王逸《楚辞章句》：“八师，谓禹、稷、卨、皋陶、伯夷、倕、益、夔也。言尧、舜有圣贤之臣八人，以为师傅。”

【译文】

当今风气败坏而难以言说啊，世俗不分是非、贤愚颠倒。清正廉

洁之徒不被任用而退隐啊，贪浊之士日益大行其道。猫头鹰成群结队啊，玄鹤敛翅离去。杂草蓬艾用来铺床啊，马兰茂盛越长越高。抛弃药芷与杜衡啊，世人竟不知何为芳草！为何平坦宽阔的大路啊，却满目创痍，危险四伏。高阳氏无缘无故蒙受冤屈啊，唐尧虞舜蒙受诽谤而横遭讥诮。当世谁能主持正义啊，虽有八师也将无可奈何。

皇天保其高兮①，后土持其久②。服清白以逍遥兮，偏与乎玄英异色③。西施媞媞而不得见兮④，嫫母勃屑而日侍⑤。桂蠹不知所淹留兮⑥，蓼虫不知徙乎葵菜⑦。处湣湣之浊世兮⑧，今安所达乎吾志⑨？意有所载而远逝兮⑩，固非众人之所识。骥踌躇于弊辇兮⑪，遇孙阳而得代⑫。吕望穷困而不聊生兮⑬，遭周文而舒志⑭。宁戚饭牛而商歌兮⑮，桓公闻而弗置⑯。路室女之方桑兮⑰，孔子过之以自侍⑱。吾独乖剌而无当兮⑲，心悼怵而耄思⑳。思比干之怫怫兮(21)，哀子胥之慎事(22)。悲楚人之和氏兮(23)，献宝玉以为石。遇厉武之不察兮(24)，羌两足以毕斮(25)。

【注释】

①皇天：天。

②后土：土地。

③玄英：与清白相对，比喻谗佞小人。玄，黑色。

④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喻贤良。媞媞（tí）：美好。

⑤嫫（mó）母：丑女，相传为黄帝妃子，喻小人。勃屑：步履蹒跚。

⑥桂蠹（dù）：桂树上的蠹虫。淹留：长久停留。

⑦蓼（liǎo）虫：蓼草上的虫子。葵菜：甘美之菜。

⑧溷溷（hūn）：混乱，浑浊。

⑨达：表达，表白。

⑩意：内心。载：怀有。

⑪骥：良马，这里比喻贤人。踌躇（chóu chú）：犹豫不前。

⑫孙阳：伯乐，古之善相马者。得代：境遇得以改善。代，替换，改变。

⑬吕望：即姜子牙，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商朝末年人，年轻时生活贫困，后得到周文王重用。

⑭舒志：舒展志向，发挥才能。

⑮宁戚：春秋时期人，曾放过牛，后被齐桓公拜为大夫，后长期任齐国大司田。

⑯弗置：不再弃置，即任用的意思。置，弃置。

⑰路室：旅舍。方桑：正在采桑。

⑱侍：侍奉，伺候。

⑲乖剌（là）：背离，不合。无当：指不逢有道明君。当，值逢。

⑳悼怵：忧愁恐惧。耄（mào）思：胡思乱想。耄，昏愦，混乱。

(21)怲怲（pēng）：忠诚正直。

(22)慎事：尽心事奉君王。

(23)和氏：楚人卞和。传记卞和曾在荆山发现一块璞玉，献给楚厉王和武王，却被二王分别砍断左右双足。

(24)厉武：指楚厉王、楚武王。

(25)羌：发语词。毕斮（zhuó）：两足全都被砍断。

【译文】

苍天高不可攀啊，大地深厚广博。穿着清净洁白的衣裳自在逍遥啊，偏偏不与贪浊之人同流合污！美貌的西施不能侍奉君王啊，丑陋的嫫母却每天陪在君侧。桂树上的蠹虫不知道有所节制啊，蓼虫也不知去寻找甘美的葵叶。身处昏暗浑浊之世啊，又怎能舒展志向？内怀忠贞却要远去啊，众人本就不知道我的选择！骏马拉着破车徘徊不前啊，遇到孙阳才得到解脱。吕望穷困无法维持生计啊，碰到文王而得

以施展才华。宁戚喂牛时，高唱悲歌啊，齐桓公听到后使他不再闲置。客舍旁有女子专心不斜视正在采桑啊，孔子经过，因欣赏她的贞信而留在身边服侍。只有我不容于世又不逢明君啊，心中忧虑愁绪杂错。想起比干忠诚正直啊，哀悼尽心事奉君王的伍子胥。悲叹楚国的卞和啊，献出璞玉却被错当作石头。遇到不明察的厉王、武王啊，双脚都被锯掉。

小人之居势兮①，视忠正之何若？改前圣之法度兮，喜嗫嚅而妄作②。亲谗谀而疏贤圣兮，讼谓闾娵为丑恶③。愉近习而蔽远兮④，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⑤，安眇眇而无所归薄⑥。专精爽以自明兮⑦，晦冥冥而壅蔽⑧。年既已过太半兮⑨，然埳坷而留滞⑩。欲高飞而远集兮⑪，恐离罔而灭败⑫。独冤抑而无极兮⑬，伤精神而寿夭⑭。皇天既不纯命兮⑮，余生终无所依⑯。愿自沉于江流兮，绝横流而径逝⑰。宁为江海之泥涂兮⑱，安能久见此浊世？

【注释】

①居势：位居高位。居，占据，处于。势，权力，权位。

②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窃窃私语。妄作：胡作非为。

③讼：喧哗，吵闹。闾娵（jū）：古代美女名。

④近习：君王亲近之小人。远：与“近习”相对为文，指贤者。

⑤心容：这里指内心所怀忠贞之情。

⑥安：于。眇眇：形容遥远。归薄：归附。

⑦专：专一。精爽：忠贞，忠信。

⑧晦冥冥：昏暗。这里指社会黑暗。

⑨太半：大半，这里指年过五十。

⑩埳（kǎn）坷：即“坎坷”，不顺利，不得志。留滞：滞留。

⑪集：停留。

⑫离罔：触犯法网。

⑬冤抑：受冤屈，抑郁难伸。

⑭精神：思想感情。

⑮皇天既不纯命：上天反复无常。

⑯余生终无所依：以上四句或非本篇文字，一本即无。闻一多《楚辞校补》：“夭、依无韵，疑此非本篇文。一本无此四句，近是。”

⑰绝：横渡。径逝：一直前往。

⑱涂（tú）：泥的意思。

【译文】

小人得居高位啊，又把忠直之士看成什么？修改前代圣贤的法度啊，喜好窃窃私语而胡作非为。亲近谗谀小人而远离贤人君子啊，争相诋毁美女闾娵长相丑陋。受到近旁谗人的蒙蔽啊，又怎能辨别良莠？贤人不得施展抱负啊，被远远离弃无所归附。专一忠信来自我表白啊，却因世道昏暗而被蒙蔽。人生已过大半啊，然而仍旧坎坷不得志。想远走高飞、远离浊世啊，又恐触犯法网而败坏声誉。遭受冤屈压抑而没有尽头啊，以至精神毁损而过早夭逝。上天也反复无常，没有公理啊，我的一生终将孤苦无依。愿自沉于江中啊，随水漂流从此远逝。宁可成为江海中的污泥啊，怎能长久目睹这污浊尘世？

怨思

【题解】

这是《七谏》中最短的一篇，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对蒙蔽圣听的群小的怒斥，文中历举“子胥”、“比干”、“子推”等有忠义行为却不得善终的贤臣典故，映衬当下自身悲凉蹇滞的处境，可视为上篇《怨世》与下篇《自悲》的衔接。《怨世》侧重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自悲》侧重对人物内在心理、情绪的渲染与刻画，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体现了一种深沉而哀怨的格调。本篇恰好顺承这种情绪和事理逻辑的自然发展，成为一道由外部世界导入内心深处的桥梁。

贤士穷而隐处兮①，廉方正而不容②。子胥谏而靡躯兮③，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饮君兮④，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离弃于穷巷兮⑤，蒺藜蔓乎东厢⑥。贤者蔽而不见兮，谗谀进而相朋⑦。枭鸮并进而俱鸣兮，凤凰飞而高翔。愿壹往而径逝兮，道壅绝而不通⑧。

【注释】

①穷：困厄，不得志。

②廉方正：廉洁正直之士。三字连文形容词。廉，清廉正直。方，方正，正直。

③靡躯：遭杀身之祸。靡，无。躯，身体。

④子推：介子推。饥（sì）：即“食”。这里指介子推自割股肉以为君食。

⑤江离：香草，比喻贤能之士。

⑥蒺藜（jí　　lí）：多棘的草，比喻小人。东厢：正宫的东侧房屋。

⑦相朋：“朋”当从一本作“明”，宣扬；相明即相互宣扬，相互吹捧。

⑧壅绝：闭塞不通。

【译文】

贤能之士不得志而离世隐居啊，廉洁正直之人遭受排挤。子胥进言却遭杀身之祸啊，比干忠贞却惨遭剖心。子推割下腿上之肉给重耳吃啊，重耳却一天天忘了他的恩德而猜忌日益加深。行为高洁却被称

为污浊啊，荆棘丛生却能成为树林。香草江离被弃于陋巷啊，荆棘蒺藜却被供奉于东厢房中。君王受蒙蔽以致贤良之士无从进见啊，奸佞小人却日益得势而互相吹捧。猫头鹰成群起舞一起鸣叫啊，凤凰却远远地飞向高空。希望只见君王一面就离开啊，却被小人阻挡而不能成行。

自悲

【题解】

《自悲》展现了屈原坚强与柔弱的两面性，可视为屈原的自省，即篇中所称的“内自省而不惭兮，操愈坚而不衰”，这种不断的扪心自问，体现出屈原品节的高贵、人格的坚贞。通篇来看，“自悲”的对象并不限于自身，大致分为五种：一是“怜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见而复归”，其实是对君主难见的悲哀；二是“哀人事之不幸兮，属天命而委之咸池”，是对世事、天命的哀怨；三是“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离予之故乡”，即对故国的留恋之情。四是“苦众人之皆然兮，乘回风以远游”，对世俗暗昧的批判。五是“鹍鹤孤而夜号兮，哀居者之诚贞”，对忠贞之士的哀泣。上述五种情绪中，第三种的故国之思是最主要的。篇中称“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过故乡而一顾兮，泣歔欷而沾衿”，均已说明此点。

居愁懟其谁告兮①，独永思而忧悲。内自省而不惭兮②，操愈坚而不衰。隐三年而无决兮③，岁忽忽其若颓④。怜余身不足以卒意兮⑤，冀一见而复归。哀人事之不幸兮，属天命而委之咸池⑥。身被疾而不闲兮⑦，心沸热其若汤。冰炭不可以相并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长。哀独苦死之无乐兮，惜予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离予之故乡⑧。鸟兽惊而失群兮，犹高飞而哀鸣。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

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⑨，新人近而俞好⑩。莫能行于杳冥兮，孰能施于无报？

【注释】

①愁懃（qín）：愁苦抑郁。

②自省：自我省察。省，检查。

③决：召回的决定、命令。

④颓：这里指岁月流逝。

⑤卒意：实现愿望。

⑥属（zhǔ）：托付。咸池：天神。

⑦被：遭受。闲：病愈。

⑧恨：悲怨。

⑨故人：这里指以前受到过信任与重用的忠贞之臣，即本文主人公屈原。

⑩新人：谓善于阿谀与惯进谗言，现在得势之人。俞：通“愈”，更加。

【译文】

我的处境愁苦抑郁向谁诉说啊，独自长久内省而更添悲苦。自我反思觉得毫无愧疚啊，因而操守更加坚定而不改变。被放逐三年仍得不到回朝诏令啊，岁月匆匆流逝，年华已然老去。遗憾的是此生不能实现愿望啊，只希望能返回朝廷一见君王。悲哀自己在人世间遭遇的不幸啊，只能将命运归之上苍。遭受疾病不能痊愈啊，五内俱焚犹如沸水一般。冰和炭难以并存啊，我本就知道生命不会久长。悲哀我孤独至死都将痛苦无乐啊，可惜我年寿尚未穷尽。悲叹放逐而不能返回故居啊，遗憾我远远地离开了故乡。鸟兽受到惊吓四散奔逃啊，尚且高翔且悲哀地鸣叫。狐狸死时头必朝向巢穴啊，人又有谁能不叶落归根？旧臣疏离日见遗忘啊，新贵亲近备受宠信。没有谁能执著于黑暗中啊，谁能付出而不问所得？

苦众人之皆然兮，乘回风而远游①。凌恒山其若陋兮②，聊愉娱以忘忧。悲虚言之无实兮，苦众口之铄金。过故乡而一顾兮，泣歔欷而沾衿③。厌白玉以为面兮④，怀琬琰以为心⑤。邪气入而感内兮⑥，施玉色而外淫⑦。何青云之流澜兮⑧，微霜降之蒙蒙⑨。徐风至而徘徊兮⑩，疾风过之汤汤⑪。闻南藩乐而欲往兮⑫，至会稽而且止⑬。见韩众而宿之兮⑭，问天道之所在⑮。借浮云以送予兮，载雌霓而为旌⑯。驾青龙以驰骛兮，班衍衍之冥冥⑰。忽容容其安之兮⑱，超慌忽其焉如⑲？苦众人之难信兮，愿离群而远举。登峦山而远望兮⑳，好桂树之冬荣(21)。观天火之炎炀兮(22)，听大壑之波声(23)。引八维以自道兮(24)，含沆瀣以长生(25)。居不乐以时思兮，食草木之秋实。饮菌若之朝露兮(26)，构桂木而为室(27)。杂橘柚以为囿兮(28)，列新夷与椒桢(29)。鹍鹤孤而夜号兮(30)，哀居者之诚贞(31)。

【注释】

①回风：旋风。

②凌：乘，腾驾。恒山：五岳之一，为北岳，在山西北部。陋：渺小。

③沾衿：流泪沾衣。沾，沾湿。衿，这里代指衣服。

④厌：涂施。

⑤琬琰：玉名。

⑥感内：内有所知。感，知。

⑦施：加上。淫：润泽。

⑧流澜：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认为是“形容乌云很浓厚”；汤炳正《楚辞今注》则认为是“散布貌”。按“流澜”当是联绵词，其意义随语境变化而各有不同，以上二说皆可通。

⑨蒙蒙：形容霜浓重的样子。

⑩徐风：轻轻吹拂的风。

⑪疾风：急速的强风。疾，急速。汤汤（shāng）：本指水势浩大，这里指风势强劲。

⑫南藩：南方偏远之地。

⑬会（kuài）稽：山名，地处浙江省中东部，山川秀丽，是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镇山之一。

⑭韩众：仙人名，又名韩重、韩终。宿：留下，住下。

⑮天道：长生之道。

⑯雌霓：彩虹外侧色彩较素淡的部分。

⑰班衍衍：姜亮夫《楚辞通故·词部》、汤炳正《楚辞今注》都认为“班衍衍”与《远游》“斑漫衍”义同，详见该句注。之：而。

⑱忽：恍忽，不分明。容容：无所凭依，散漫无依。

⑲超：高远，遥远。慌忽：恍忽。

⑳峦：小山。

(21)好（hào）：爱好，喜好。

(22)天火：“观天火”与“听大壑”对文，王逸《楚辞章句》云：“言己仰观天火，下睹海水。”则所谓“天火”或是一种天文现象。炎炀（yàng）：形容火势旺盛。

(23)大壑（hè）：大海。

(24)八维：古代盖天说认为天圆如伞盖，八方皆有绳索维系。

维，本义为大绳。自道：自我引导。

(25)沆瀣（hàng xiè）：北方夜半之气。

(26)菌若：香草。

(27)构：建造。

(28)囿：园林。

(29)新夷：即辛夷。桢：植物名，即女贞。

(30)鹍：鹍鸡。

(31)居者：居处山林之人，即本篇抒情主人公自己。

【译文】

为众人都这样而苦恼啊，我只能离开这浊世而远游。俯瞰恒山甚是矮小啊，姑且自我安慰暂时忘记忧愁。可悲那些谗言虚妄不实啊，怨恨群小的诽谤足可熔金。经过家乡而看上一眼啊，潸然泪下湿透衣襟。面敷白玉以为妆容啊，内揣美玉琬琰表白忠心。虽感到邪僻之气而内心不变啊，面色如玉石般莹润。天上乌云密布多么浓厚啊，细微霜粒纷纷降落。缓风吹来摇摆徘徊啊，疾风来势凶猛强劲。听闻南方边地安乐就想前往啊，到会稽山上休息一番。见了仙人韩众便在此留宿啊，向他询问长生之道的真谛。凭借浮云为我送行啊，彩虹用来作旌旗。乘着青龙而奔腾驰骋啊，盘旋而上直至杳冥之地。飘飘荡荡无

所凭依啊，远处恍忽不知通向何处？这些世俗之人都难以信任啊，只愿离开远走高飞。登上小山向远处望去啊，喜爱经冬不凋的桂树林。观看天火猛烈旺盛啊，倾听大海激荡的波声。以八个天极引导方向啊，呼吸吐纳夜露以修炼长生。生活无趣是因为忧思不停啊，以秋天草木的果实果腹。饮用菌若上面的晨露啊，用桂木搭建房屋。种植橘柚成为园林啊，周围再种上辛夷和椒桢。鹍鹤夜晚孤单哀鸣啊，也为我的忠信而悲愤。

哀命

【题解】

篇名取自首句“哀时命之不合兮，伤楚国之多忧”，此句点明了题旨，也自然将个人怀才不遇的命运与楚国多灾多难的现实相联系。篇中“哀形体之离解兮，神罔两而无舍”、“痛楚国之流亡兮，哀灵修之过到”、“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没身而不反”，均深刻体现了对自身及时局的悲愤甚或是绝望的沉痛心情。但最后，他依然表现出洁身自好，决不与浊世同流合污的精神风貌。从“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我决死而不生兮，虽重追吾何及”等句来看，称此篇为屈原的绝命书，亦不为过。

哀时命之不合兮①，伤楚国之多忧。内怀情之洁白兮②，遭乱世而离尤③。恶耿介之直行兮④，世溷浊而不知⑤。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⑥。测汨罗之湘水兮⑦，知时固而不反⑧。伤离散之交乱兮⑨，遂侧身而既远⑩。处玄舍之幽门兮⑪，穴岩石而窟伏⑫。从水蛟而为徒兮⑬，与神龙乎休息。何山石之崭岩兮⑭，灵魂屈而偃蹇⑮。含素水而蒙深兮⑯，日眇眇而既远⑰。哀形体之离解兮⑱，神罔两而无舍⑲。惟椒兰之不反兮⑳，魂迷惑而不知路。愿无过之设行兮

(21)，虽灭没之自乐(22)。痛楚国之流亡兮(23)，哀灵修之过到(24)。固时俗之溷浊兮，志瞀迷而不知路(25)。念私门之正匠兮(26)，遥涉江而远去。念女婴之婵媛兮，涕泣流乎於悒(27)。我决死而不生兮，虽重追吾何及(28)。戏疾濑之素水兮(29)，望高山之蹇产(30)。哀高丘之赤岸兮(31)，遂没身而不反(32)。

【注释】

①时命：时世，命运。

②怀情：怀有高尚忠贞的情操。

③离尤：遭遇忧患。尤，通“忧”。

④耿介：形容忠直磊落。

⑤溷（hùn）浊：混浊。

⑥上：溯流而上。

⑦汨罗：江名，史称屈原自尽于此。王逸《楚辞章句》：“汨水在长沙罗县下，注湘水中。”

⑧固：固陋，愚陋。

⑨交乱：混乱。

⑩侧身：蛰伏，潜藏，有避世隐居之意。

⑪玄舍：黑暗的居室。幽门：幽暗的门。

⑫穴：穴居。窟伏：即伏窟，潜伏于洞窟，亦穴居之义。窟，洞穴。

⑬从：跟从，跟随。水蛟：水中之龙。徒：同类的人。

⑭崭岩：山石高峻。

⑮偃蹇：不得伸展的样子。

⑯素水：白水。蒙深：形容“素水”之所在烟水迷濛而幽深的样子。蒙，或读作“濛”，濛，《说文·水部》：“微雨也。”

⑰眇眇：形容遥远。

⑱离解：汤炳正《楚辞今注》：“离解，指精神与肉体分离。”

⑲罔两：形容神思恍惚的样子。无舍：无所依附。

⑳椒兰：椒树与兰花。这里喻指高尚节操。

(21)设行：施行。行，推行。

(22)灭没：身名败坏。

(23)流亡：这里指国家危亡。

(24)过到："到"当作"倒"，"过倒"意即行事颠倒，亦即"倒行逆施"之谓。

(25)瞀（mào）迷：郁闷迷惑。

(26)私门：权臣之门。正匠：政教。

(27)於悒（wū yì）：即呜咽。

(28)重（chóng）追：重，再次，再三。这里是追劝的意思，承上文"女婆"两句而来，言自己决心一死，虽然女婆一再规劝，但已无法改变我的心志，故下曰"何及"，追而不及之义。吾：或当作"其"。

(29)疾濑：湍急的流水。疾，迅速，濑，急流。

(30)蹇产：高峻起伏的样子。

(31)赤岸：古地名。《文选·枚乘〈七发〉》："凌赤岸，篲扶桑。"李善注："赤岸，盖地名。"汤炳正《楚辞今注》认为"赤岸"即"红色险峻的岩岸"，并非实有其地。汤说较近是。

(32)没（mò）身：自沉江流。

【译文】

悲哀自己与世不合啊，悲叹楚国多灾多难。内心怀有高洁忠贞之志啊，却遇到乱世遭受忧患。厌恶忠诚正直之人啊，世道混浊不知重贤。为什么君臣不能相得益彰啊，放逐沅湘被迫离开。度量流入湘江的汨罗啊，知道世事如此便不再返回。哀伤远离君王心中迷乱啊，于是避世隐居远离祸端。身处岩室的暗门啊，以岩石为洞穴而藏身。与水中蛟龙相伴啊，同神龙一起出没伏潜。为什么山石如此巍峨险峻啊，灵魂压抑而不得伸展。口漱濛濛白水啊，太阳隐微越去越远。哀叹形体疲惫不堪啊，恍恍忽忽魂魄无所依附。佩带椒兰执著不悔啊，魂不守舍不知去路。希望做事没有过错啊，即使死后无名也心安自乐。悲痛楚国行将危亡啊，哀伤君主昏愦积重难返。世俗本来混浊不堪啊，而我不知去路满心茫然。想到政教出自权臣之门啊，便有涉江远去的打算。想到女婆的眷念牵挂啊，禁不住呜咽流涕。我决心以死殉国啊，即使女婆多次劝解仍不改变。在湍急白水中嬉戏啊，遥望曲折险峻的高山。哀痛楚国高丘的赤岸啊，我赴身江水从此离去。

谬谏

【题解】

“谬谏”即委婉进谏之意。本篇与东方朔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实可视为东方朔对自身状况的呈现。据《史记·滑稽列传》称：“时会聚宫下博士诸先生与论议，共难之曰：‘……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著于竹帛，自以为海内无双，即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其故何也？”这虽是同僚的嘲讽之辞，却十分符合东方朔怀才不遇的实际景况。

本篇主要劝谏君主应当辨别忠奸，任用贤士。集中反映了东方朔陆沉金马，与世俗和光同尘的心态。全篇不仅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悲愤情绪，也充满了希望得到汉武帝重用，给他施展匡弼君王、一展抱负机会的迫切愿望。

怨灵修之浩荡兮，夫何执操之不固①。悲太山之为隍兮②，孰江河之可涸③。愿承闲而效志兮④，恐犯忌而干讳⑤。卒抚情以寂寞兮⑥，然怊怅而自悲⑦。玉与石其同匮兮⑧，贯鱼眼与珠玑⑨。驽骏杂而不分兮⑩，服罢牛而骖骥⑪。年滔滔而自远兮⑫，寿冉冉而愈衰。心悇憚而烦冤兮⑬，蹇超摇而无冀⑭。

【注释】

①执操：持守节操。

②太山：即泰山。太，即“泰”。隍：护城河。

③涸：干枯无水。

④承闲：等待时机。

⑤干讳：与上“犯忌”义同，触犯忌讳。卒：最终，终究。

⑥抚情：怀抱忠贞之情。寂寞：静默。这里指默默无言，不敢向君主进言。

⑦怊（chāo）怅：惆怅，失意。

⑧匮（kuì）：装东西的匣子。

⑨贯：用绳子穿起来。玑（jī）：不圆的珠，一说小珠。

⑩驽（nú）：劣马。骏：良马。

⑪服：驾车。罢（pí）：同“疲”，疲劳，衰弱。骖：驾车时左边的马称为骖。

⑫滔滔：形容时间逝去而不返。

⑬悇憚（tú tán）：忧愁。烦冤：郁闷。

⑭蹇：句首语气词，相当于“羌”、“乃”、“其”等词。超摇：心意不安。

【译文】

埋怨君王反复无常啊，为何操守如此不坚固。悲哀泰山将变成水池啊，江河将会枯竭无水。希望等待时机报效君王啊，又怕触犯君威与忌讳。最终自我安慰寂寞无言啊，但仍感到怅惘而独自伤悲。美玉与石块放在一个匣子里啊，鱼眼与珠玉竟穿在一起。劣马良马混同一处啊，用疲惫老牛驾车旁边跟着千里马。时光如水一去不返啊，年岁已老日见衰颓。心中恐慌充满烦闷啊，忐忑不安毫无希望。

固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错。却骐骥而不乘兮①，策驽骀而取路②。当世岂无骐骥兮，诚无王良之善驭③。见执辔者非其人兮，

故驹跳而远去④。不量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不论世而高举兮⑤，恐操行之不调⑥。弧弓弛而不张兮⑦，孰云知其所至？无倾危之患难兮⑧，焉知贤士之所死？俗推佞而进富兮⑨，节行张而不著⑩。贤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党誉⑪。邪说饰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⑫。直士隐而避匿兮，谗谀登乎明堂⑬。弃彭咸之娱乐兮⑭，灭巧倕之绳墨。莨蕗杂于廛蒸兮⑮，机蓬矢以射革⑯。驾蹇驴而无策兮⑰，又何路之能极⑱？以直针而为钓兮，又何鱼之能得？伯牙之绝弦兮⑲，无锺子期而听之。和抱璞而泣血兮⑳，安得良工而剖之(21)？

【注释】

①却：抛弃，摈除。

②策：本指马鞭。此处释为：驾驭，鞭打。驽骀：劣马。

③王良：传说中善于驾马者。驭：驾御车马。

④故驹跳而远去：上八句全袭《九辩》。王泗原《楚辞校释》认为此八句为衍文。驹跳，弯身跳跃。

⑤论世：分辨世事之是非。

⑥不调：不合，这里指不与世合。

⑦弧（hú）：弓。张：把弦绷在弓上，亦即开弓，与“弛”相对。

⑧倾危：倾覆，危险。

⑨推：推举，荐举。

⑩张：光明正大。

⑪朋曹：互相勾结的小人。朋，朋党。曹，同类，同党。比：勾结。党誉：彼此互相赞誉。党，偏私，偏袒。

⑫弧：使……变曲，亦即违背之义。

⑬明堂：宫廷。

⑭彭咸：古贤人名。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娱乐：指彭咸所乐之事。洪兴祖《楚辞补注》："彭咸以伏义死节为乐。"

⑮菎蕗（kūn lù）：香草。靈（zōu）蒸：麻秆。

⑯机：古代弓弩的发射机关。这里作动词用，发射。蓬矢：蓬蒿做成的弓箭。革：皮革。这里指皮革制成的甲、胄、盾之类器具。

⑰蹇（jiǎn）驴：跛脚的驴，比喻无能佞臣。

⑱极：穷极，穷尽。作"至，到"解亦可。

⑲伯牙：古代善弹琴之人。王逸《楚辞章句》："伯牙，工鼓琴也。锺子期，识音者也。言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不肯复鼓，以世无知音也。言己不遇明君识忠直者，亦宜钳口而不语言也。"

⑳和：卞和。传说卞和在荆山得一璞玉，曾献越厉王和武王，却被二王分别砍断左、右足。璞：未经雕琢的玉。

(21)剖：这里是雕琢加工的意思。

【译文】

世俗之人善于阿谀取巧啊，违背规矩改变法度。放弃千里马不乘啊，驾驭劣马去行路。当今之世难道真的没有骏马吗？实在是没有王良这样善于驾驭的人！看到执鞭的不是善驭之人啊，所以跳脱离去。不量好榫眼大小就把柄装进去啊，恐怕所持标准不相同。不管世间是非而径自远去啊，唯恐操行受到非议。弓弦松弛而不张开啊，谁说知道他能射多远？不遇灾难丛生的乱世啊，又怎知贤良忠直之士会不惜生死？世俗推举奸佞富贵之人啊，志洁行廉之士却得不到重视。贤良受到排挤队伍不能壮大啊，奸佞之徒相互勾结互相邀誉。歪曲之说多经巧饰啊，法度变形不再公正。忠直之士避退隐居啊，谄佞之人却登堂入室。背弃彭咸的洁义啊，消除工倕订立的尺度。将菎蕗混杂在麻秆中燃烧啊，用蓬蒿为箭射向牛皮盾牌。驾着跛驴又没鞭子啊，这样怎能到达目的地？用直钩去钓鱼啊，又怎能钓得到鱼？伯牙之所以摔断琴弦啊，是由于再没有知音锺子期来欣赏。卞和怀抱璞玉泪尽血出啊，怎么才能得到好的工匠来雕琢？

同音者相和兮，同类者相似①。飞鸟号其群兮②，鹿鸣求其友。故叩宫而宫应兮③，弹角而角动④。虎啸而谷风至兮⑤，龙举而景云往⑥。音声之相和兮，言物类之相感也⑦。夫方圆之异形兮，势不可以相错⑧。列子隐身而穷处兮⑨，世莫可以寄托。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翱翔而无所薄⑩。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托⑪。欲阖口而无言兮⑫，尝被君之厚德。独便悁而怀毒兮⑬，愁郁郁之焉极⑭。念三年之积思兮⑮，愿壹见而陈词。不及君而骋说兮⑯，世孰可

为明之。身寝疾而日愁兮⑰，情沉抑而不扬⑱。众人莫可与论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注释】

①相似：“似”当作“仇”，相近，相配。洪兴祖《楚辞补注》：“似，一作仇。”

②号：呼唤。

③叩：击打。宫：古代五音宫、商、角、徵、羽之一。

④角：五音之一。

⑤啸：吼。谷风：东风。

⑥景云：浓厚而有光亮的云。王逸《楚辞章句》：“景云，大云而有光者，云亦阴也。言神龙将举升天，则景云覆而扶之，辅其类也。”往：汤炳正《楚辞类稿》认为是“从”字之误，跟从、跟随的意思。

⑦“言物类之相感也”以上二句：疑经后人改写。洪兴祖《楚辞补注》：“一云‘音击而相和兮’，一无‘言’及‘也’字。”

⑧错：疑为“安”之误。王泗原《楚辞校释》：“错，是误字，涉下节托、薄、托三韵，以为四韵同韵。”

⑨列子：名御寇，相传是东周时隐士，道家学说的代表之一。

⑩薄：归附。

⑪侧身：托身，置身于。托：托身，寄托。

⑫阖（hé）口：闭口。

⑬便悁（pián yuān）：忧愤。怀毒：心怀怨愤。

⑭郁郁：忧愁郁闷。焉极：即没有穷尽。极，终极，尽头。

⑮积思：心中所积累的报国之思。

⑯骋说：比喻自由地向君王诉说忠贞。

⑰寝疾：卧病。

⑱不扬：不能发泄。

【译文】

音色相同可以互相唱和啊，族类相同的则可相互匹配。飞鸟鸣叫是在呼唤群体啊，鹿鸣是为寻求伴侣。击打宫器则宫调响应啊，弹奏角器则角调振动。猛虎长啸谷风大作啊，长龙飞翔云飘而从。声音相互调和啊，如同同类间相互感应。方圆形状截然不同啊，二者决不可和同相容。列子隐居穴处啊，世道混浊无处安身。凡鸟都成群结队

啊，唯独凤凰孤飞无所依附。身处浊世有志难酬啊，只愿住在岩石洞穴。我本打算闭口不言啊，又感念曾受到君主厚恩。独自心怀忧愁啊，没有尽头无休无止。怀想放逐三年的郁积之情啊，只希望能面见君主慷慨陈词。没能见面而陈述见解啊，世人谁能替我说得清楚？染病在床日日发愁啊，心情压抑而不得宣泄。无法与俗人谈论道啊，悲叹精神不得畅通。

乱曰①：鸾皇孔凤日以远兮②，畜凫驾鹅③。鸡鹜满堂坛兮④，鼃黽游乎华池⑤。要袅奔亡兮⑥，腾驽橐驼⑦。铅刀进御兮⑧，遥弃太阿⑨。拔搴玄芝兮⑩，列树芋荷⑪。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⑫。甗瓯登於明堂兮⑬，周鼎潜乎深渊⑭。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注释】

①乱：为结束语标志。此乱辞是对《七谏》全篇进行总结。

②孔凤：孔雀、凤凰。

③畜凫：家养的鸭子。畜，饲养。驾（jiā）鹅：野鹅。

④堂坛：宽广的厅堂。

⑤鼃黽（wā měng）：皆蛙类。

⑥要袅（niǎo）：骏马名。

⑦橐（luò）驼：骆驼。橐，同“骆”。

⑧铅刀：钝刀，比喻资质鲁钝。御：进用，使用。

⑨太阿（ē）：古代名剑，相传为春秋时欧冶子、干将所铸。

⑩玄芝：黑灵芝。

⑪芋荷：芋头。

⑫旖旎（yǐ nǐ）：形容枝叶茂盛的样子。与上句“萎枯”相对。

⑬甗瓯（biān ōu）：小瓦盆。这里用来形容卑鄙小人。

⑭周鼎：周代所传夏禹之鼎。王逸《楚辞章句》：“周鼎，夏禹所作鼎也。”

【译文】

结束曲：孔雀凤凰日渐远去啊，人们都饲养野鸭和野鹅。堂室里都是鸡鸭啊，蛤蟆在花池里畅游。骏马都奔走不见啊，人们只骑着骆驼。进献铅制刀具来使用啊，将太阿宝剑远远丢弃。拔掉神草玄芝啊，却种上芋头。橘树、柚树枯萎啊，苦李树长得枝叶茂盛。在高堂之上摆放瓦器啊，将周鼎沉到河底。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啊，我又何必埋怨当世的人！

哀时命

【题解】

本篇为汉景帝时文人严忌所作，据王逸《楚辞章句》称："《哀时命》者，严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名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梁，梁孝王甚奇重之。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后洪兴祖对严忌的生平加以补充，称："忌，会稽吴人，本姓庄，当时尊尚，号曰夫子，避汉明帝讳曰严。一云名忌，字夫子。"严忌在正史中设有专门列传，可参见《汉书·司马相如传》、《邹阳传》及其子严助之《严助传》。关于本篇严忌是否在哀悼屈原，今人颇有异议。如黄寿祺《楚辞全译》认为，"诗中的'予'，实际上不是指屈原，而是严忌自称。'哀时命'并非'哀屈原'，而是汉初被压抑、被排斥的正直知识分子的自哀，自哀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诗歌高度概括了作者的身世经历和人生体验，曲折而强烈的表达了汉初知识分子内心的苦闷和抗争。"汤炳正《楚辞今注》说得更为彻底，指出本篇与屈原实不相关，其称："本篇主旨，在于抒发贤者不遇于时的感伤愤懑之情。汉人认为是伤悼屈原之作，故编入《楚辞》专书之中。然与《七谏》等篇相较，悼屈之迹并不显著。"总体说，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正如汤先生已指出的，篇中有"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句，若代屈子立言，必不如此；而且"屈原"之称，仅见于此，若为专意哀悼，亦似不可通。所以，本篇实袭用屈赋追述先人、感怀今世的固有套路，以抒发自身及与其有相似命运的文士的悲叹，王逸所说用以哀悼屈原的观点难以成立。

《哀时命》在内容上依次表达了作者慨叹生不逢时、批判现实愚

暗、渴望仙升摆脱烦扰、哀怨郁郁寡欢的心情和生命短暂的悲叹等。“哀”是本篇的一道主线，在它身上交织了自身与世俗、社会的矛盾冲突，又体现了虚幻与现实之间的交融、疏离，充分展现了严忌的价值观念和心路历程，这种深长的现实挫折感是与严忌的生平仕历分不开的。整篇诗歌是袭用了屈赋追述先人、感怀今世的固有套路，以抒发自身及与其有相似命运的文士的悲叹。

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①。往者不可扳援兮②，俟者不可与期③。志憾恨而不逞兮④，杼中情而属诗⑤。夜炯炯而不寐兮⑥，怀隐忧而历兹⑦。心郁郁而无告兮，众孰可与深谋⑧？欿愁悴而委惰兮⑨，老冉冉而逮之⑩。居处愁以隐约兮⑪，志沉抑而不扬。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广而无梁⑫。愿至崑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擥瑶木之樟枝兮⑬，望阆风之板桐⑭。弱水汩其为难兮，路中断而不通。势不能凌波以径度兮，又无羽翼而高翔。然隐悯而不达兮⑮，独徙倚而彷徉⑯。怅惝罔以永思兮⑰，心纡郁而增伤⑱。倚踌躇以淹留兮，日饥馑而绝粮⑲。廓抱景而独倚兮⑳，超永思乎故乡(21)。廓落寂而无友兮(22)，谁可与玩此遗芳(23)？白日晼晚其将入兮(24)，哀余寿之弗将(25)。车既弊而马疲兮，蹇邅徊而不能行(26)。身既不容于浊世兮，不知进退之宜当。

【注释】

①予：我。遘（gòu）：遇到。

②扳（pān）援：攀附。

③俟者：将要到来的事物。俟，通“来”。

④逞：解脱。

⑤杼：发泄。属（zhǔ）诗：结撰诗文。属，撰写，纂辑。

⑥炯炯：光明。这里指目光。

⑦隐忧：内心的痛楚。历兹：经历年岁。

⑧深谋：仔细、详尽的谋划。

⑨欿（kǎn）愁悴：忧愁。欿，王逸《楚辞章句》：“愁貌也。”愁悴，指因忧愁而脸色憔悴。愁、悴，《说文·心部》皆释作“忧也。”委惰：懈怠疲倦。

⑩逮：及，至。

⑪隐约：隐居自守。

⑫梁：桥。

⑬擥（lǎn）：同“揽。”檀（tán）枝：长枝。檀，本指屋檐，这里通“覃”，长。

⑭板桐：神山名。王逸《楚辞章句》：“板桐，山名也，在阆风之上。”

⑮隐悯：隐忍，忍气吞声。

⑯徙倚：徘徊不前。

⑰惝罔（chǎng wǎng）：迷茫。

⑱纫轸（zhěn）：心情痛苦。轸，通“轸”。

⑲馑（jǐn）：本指蔬菜歉收。后引申指粮食歉收。这里引申为饥饿之义。

⑳廓：空虚寂寞。抱景：守着影子，形容孤独。

(21)超：远。

(22)廓落：孤寂。

(23)玩：研习，玩味。遗芳：这里有象喻意义，指前代留存下的贤德。

(24)晚（wǎn）晚：太阳西下。

(25)将：长。

(32)邅（zhān）徊：徘徊不前。

【译文】

悲哀时命比不了上古圣贤啊，为什么我生不逢时。已过去的无法

攀附啊，将来的难以期待。遗憾有志不能施展啊，舒泄情感来写诗。夜里目光明亮不能入睡啊，内心痛楚时间流逝。心里郁闷无人倾诉啊，众人谁可与我详尽商议？愁苦憔悴而颓丧倦怠啊，逐渐变老虚度时日。焦虑中隐居自我约束啊，情志压抑无法振起。道路堵塞不能通行啊，江河广阔却无桥可渡。希望到昆仑的悬圃啊，采撷钟山上的玉英。攀折玉树的长枝啊，向上遥望阆风上的板桐。弱水浩瀚难以逾越啊，道路中断不能畅通。必然难以跨越波面啊，又没有翅膀可以高飞空中。隐忍心志不能实现啊，独有徘徊以求从容。惊恐迷惘久久思索啊，心中失意感伤日增。斜倚着犹豫着长久停留啊，日渐饥馑以至粮食断绝。孤独地抱影守候啊，长长的思念故里国中。落魄寂寞没有朋友啊，谁能与我玩味古贤遗风？时近傍晚太阳偏下啊，悲叹我的寿命不永。车子破损马又疲惫啊，徘徊不前无法行进。自己既然不能被乱世容纳啊，又不知进退哪个可行。

冠崔嵬而切云兮，剑淋离而从横①。衣摄叶以储与兮②，左祛挂于榑桑③。右衽拂于不周兮④，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凿枘于伏戏兮⑤，下合矩矱于虞唐。愿尊节而式高兮⑥，志犹卑夫禹汤⑦。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世并举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⑧。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为凤皇作鹑笼兮⑨，虽翕翅其不容⑩。灵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愿舒志而抽冯兮⑪，庸讵知其吉凶？璋珪杂于甑窒兮⑫，陇廉与孟娵同宫⑬。举世以为恒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幽独转而不寐兮，惟烦懑而盈匈。魂眇眇而驰骋兮，心烦冤之忡忡⑭。志欿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难。

【注释】

①淋离：形容剑长。从：同“纵”。

②摄叶：形容衣服宽大。储与：形容衣服宽大。

③祛（qū）：袖子。榑（fú）桑：榑，一作“扶”，即扶桑。

④衽：衣襟，此指衣服胸前交领部分。

⑤伏戏：戏，一作“羲”，上古贤王。

⑥尊节：谦退节制。式：以……为法式。

⑦卑：以……为低，即轻视。

⑧斗斛（hú）：测量谷物容积的量器。《说文·斗部》：“斗，十升也。象形，有柄。”

⑨鹑（chún）笼：放养鹌鹑的笼子。

⑩翕（xī）翅：收敛翅膀。翕，收敛。

⑪抽冯（píng）：抒发愤懑。抽，本义拔取，引申为抒发，发泄。冯，愤懑。

⑫璋珪（zhāng guī）：玉名。甑窐（zèng guī）：甑，蒸食器具，底部有许多透蒸气的小孔，置于鬲或窐上蒸煮，如同现代的蒸笼。窐，甑底部小孔。

⑬陇廉：丑女。孟娵（jū）：美女。宫：房屋。宫室对举，宫指

整个围墙围着的房子，室则指其中的一个居住单位。

⑭忡忡（chōng）：忧愁。

⑮欿（kǎn）憾：意有不足，引以为恨。憺（dàn）：安。

【译文】

帽子高耸直入云天啊，佩剑长大纵横前行。衣服过于宽大不得舒展啊，左袖挂在扶桑树上。右边衣襟拂过不周山啊，天地四方不能任我行走。上溯不与伏羲合拍啊，往后也不可以辅弼虞唐。希望谦退节制而取法高洁啊，心里对大禹、商汤还瞧不上。即使知道困顿也不改变操守啊，终不因邪道妨碍正直。世人都举荐帮派中人啊，混淆斗、斛加以衡量。众人都勾结并肩加以迫害啊，贤德之人远遁潜藏。给凤凰打造鹌鹑呆的笼子啊，即使收敛翘膀也难以容纳。君主不醒悟明鉴啊，去哪里陈说表白衷肠？世俗妒贤忌能啊，谁知道我始终如一、不为所动？希望舒展胸怀一吐垒块啊，又怎么会知道是吉还是凶？珪璋美玉放在瓦器孔下啊，陇廉和孟娵住在同一房中。全天下都是习以为常啊，我注定要愁苦穷困。幽处孤独辗转难眠啊，只有烦闷愤慨满胸。魂魄飘忽游移不定啊，心中苦楚忧思忡忡。心志失落动荡不安啊，路途艰难寸步难行。

块独守此曲隅兮①，然欿切而永叹②。愁修夜而宛转兮，气涫濞其若波③。握剞劂而不用兮④，操规矩而无所施。骋骐骥于中庭兮，焉能极夫远道？置猨狖于棂槛兮⑤，夫何以责其捷巧？驷跛鳖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升。释管晏而任臧获兮⑥，何权衡之能称？篦簬杂于蘼蒸兮⑦，机蓬矢以躲革。负檐荷以丈尺兮⑧，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胁于机臂兮⑨，上牵联于矰矢⑩。肩倾侧而不容兮，固陋腹而不

得息⑪。务光自投于深渊兮⑫，不获世之尘垢。孰魁摧之可久兮⑬，愿退身而穷处。凿山楹而为室兮，下被衣于水渚。雾露濛濛其晨降兮，云依斐而承宇⑭。虹霓纷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下垂钓于溪谷兮，上要求于仙者。与赤松而结友兮，比王侨而为耦⑮。使枭杨先导兮⑯，白虎为之前后。浮云雾而入冥兮，骑白鹿而容与。

【注释】

①曲隅（yú）：曲折的角落，这里指山角。曲，曲折。

②欿（kǎn）切：深切的痛苦。欿，忧愁。

③涫濡（guàn fèi）：沸腾。

④剞劂（jī jué）：刻镂工具。

⑤猨狖（yuán yòu）：泛指猿猴。棂（líng）：窗木格。

⑥管晏：管仲与晏婴合称，两人均为齐国名相。后多合称，比喻杰出的智士或政治家。臧获：奴仆，男奴为臧，女奴为获。

⑦箘簬（kūn lù）：美竹。藂（zōu）蒸：去皮的麻杆。

⑧檐（dàn）荷：负担重物。檐，一作“擔”。

⑨迫胁：逼迫，威胁。机臂：弓弩的主体部件，即发箭机关。

⑩矰隿（zēng yì）：古代系有丝绳用来射飞鸟的箭。隿，用带绳子的箭射猎。

⑪陿（xiá）腹：腹肌紧收，即弯背屏息、很吃力的样子。陿，同“狭”，这里引申指收紧。

⑫务光：上古隐士，相传汤让位给他，他不接受，负石沉水而死。

⑬魁摧：形容高耸危险。

⑭依斐：形容云层堆垛的样子。

⑮耦（ǒu）：伴侣。耦，同“偶”。

⑯枭杨：山神名。王逸《楚辞章句》注：“枭扬，山神名，即狒狒也。”

【译文】

独自守候在这个山角啊，心中纠结深切的痛苦而长叹。长夜愁苦辗转难眠啊，血气沸腾如同波翻。手握刻刀却不能为用啊，操持规矩却难画方圆。骐骥奔跑于庭院啊，怎么能够走得长远？将猕猴放在斗室之中啊，又如何让它轻巧翩然？驾着瘸腿的乌龟上山啊，我本来就知道它难以爬攀。将管仲、晏婴丢弃而任用贱奴啊，又如何能称得上善于用人？将美竹和麻杆混同一处啊，用蓬蒿作箭射向皮革。肩挑背扛寸步向前啊，想伸腰杆也难以求得。生命受到弓弩的威胁啊，上面系着长长的丝线。胁肩谄笑也难以取容啊，屏气敛息畏祸避难。务光

跳进深深的潭水啊，为了避开污浊尘世的玷垢。谁在高峻危险的地方能够长久啊，希望能引退求全。开凿石山作为楹柱啊，下洗衣服就在水边。早上的雾露迷濛而降啊，云朵堆垛逼到屋檐。虹霓缤纷朝霞灿烂啊，傍晚阴沉雨落绵绵。失落怅惘无处可去啊，愁怀远望原野无边。在下面的溪涧垂钓啊，问上渴求升仙。与赤松子交结为友啊，与王侨比肩为伴。使狒狒为我开路啊，白虎照应身后鞍前。乘云雾进玄冥之境啊，骑白鹿逍遥自在。

魂眐眐以寄独兮①，汩徂往而不归。处卓卓而日远兮②，志浩荡而伤怀。鸾凤翔于苍云兮，故矰缴而不能加③。蛟龙潜于旋渊兮④，身不挂于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虽体解其不变兮，岂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直兮，履绳墨而不颇。执权衡而无私兮，称轻重而不差。摡尘垢之枉攘兮⑤，除秽累而反真。形体白而质素兮，中皎洁而淑清⑥。时厌饫而不用兮，且隐伏而远身。聊窜端而匿迹兮⑦，嘆寂默而无声⑧。独便悁而烦毒兮⑨，焉发愤而抒情？时曖曖其将罢兮⑩，遂闷叹而无名。伯夷死于首阳兮，卒夭隐而不荣⑪。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怀瑶象而佩琼兮⑫，愿陈列而无正⑬。生天壑之若过兮⑭，忽烂漫而无成⑮。邪气袭余之形体兮，疾憯怛而萌生⑯。愿壹见阳春之白日兮⑰，恐不终乎永年。

【注释】

①眐眐（zhēng）：形容孤独。

②卓卓：卓，本义为高。这里当是形容遥远。

③缴（zhuó）：系在箭上的生丝线。

④旋渊：极深的水潭。

⑤摡（gài）：擦拭，洗涤。枉攘：形容混乱。

⑥皎洁：光洁明亮。皎，同“皎”。淑清：善良清正。

⑦端：祸端。

⑧嘆（mò）：寂静无声。

⑨便悁（yuān）：忧愁。

⑩曖曖：昏暗不明。

⑪夭隐：在隐居中死去。王逸《楚辞章句》：“言伯夷饿于首阳，天命而死，不飨其爵禄，得其荣宠也。”夭，一作殀。”姜亮夫《楚辞通故·词部》别作一解，认为夭隐为夭阏一声之变，为阻塞义。均各备一说。

⑫瑶象：美玉和象牙。

⑬正：评判之人。

⑭墬：同“地”。

⑮烂漫：散乱。

⑯憯怛（cǎn dá）：痛苦。

⑰阳春：温暖的春天。

【译文】

灵魂独行随遇而安啊，悠然离开一去不返。离乡国日远啊，心绪烦乱黯然伤心。鸾凤翱翔在青云之上啊，所以弓箭也无可奈何。蛟龙潜入极深的水渊啊，罗网不能将它锁困。知道贪食香饵就接近死亡啊，不如向下游动享受清澄的水波。宁可幽处隐遁远离灾祸啊，谁又可以侵犯羞辱？伍子胥以死成就义名啊，屈原投身于汨罗江。即使肢体分裂也不会改变啊，忠诚、信义怎么可以丢弃？立志忠信、内心刚直啊，规行矩步而不行偏颇。权量考衡毫无私心啊，称量物重不差一点。拂拭散乱的尘土啊，除去污秽而返璞归真。外貌整洁朴素啊，内心磊落善良清正。时人贪婪而不任用啊，姑且潜伏隐居远离灾患。逃避祸端而掩藏行迹啊，沉寂无声默默无言。惟独自己愁懑忧郁啊，如何才能发泄愤怒排遣伤感？时世昏暗不明心力憔悴啊，于是苦叹无美名流传。伯夷死在首阳山啊，最终幽隐不得显达。姜太公不遇到周文王啊，直到死也难以得到施展。怀揣美玉、象牙而带玉佩啊，希望一表忠诚却无人作证。生来便如天地间一过客啊，时光散尽而一事无成。偏邪之气侵扰我的身体啊，害怕病痛悄然而生。希望能看一眼暖春煦日啊，恐怕今年就要寿终！

九怀

【题解】

《九怀》是一组代屈原立言、抒发情感的作品，由九篇诗歌组成。王逸《楚辞章句》云："怀者，思也，言屈原虽见放逐，犹思念其君，忧国倾危而不能忘也。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由此可知，"怀"即思念、追思。但从作者遣词行文来看，也有个人自怀、自愍、自我抒情的成分。

《九怀》的作者是西汉蜀人王褒（前？—前61），他是宣帝时期著名的宫廷文人，通音律，善作歌诗。因益州刺史王襄举荐而受到朝廷征召，受诏作《圣主得贤臣颂》，得到宣帝赏识，被擢升为谏议大夫。经常与张子侨等待诏，侍从宣帝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太子有疾，辄至其宫侍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其中便有《甘泉颂》及著名的《洞箫赋》。

《九怀》在内容及篇章安排上大体类似。即开始部分写现实社会污浊混乱，黑白颠倒，贤愚不分，作者所代言的抒情主人公遭逢衰世，为庸众所不容，因而感伤不已。之后则写主人公高举远游，上天入地，到仙界遣怀娱忧。最后则写主人公终究不能忘怀现实，其挂念君国的炽烈情感始终不曾熄灭，故而在仙界逍遥娱游之际总会情不自禁地回望家国等。从内容与结构的三段式上看，可说是一种重章复沓、跌宕有致的歌诗。从宏观上来看，虽九篇作品面貌相似，但细微之处亦各有特点，内容多异。

匡机

【题解】

《九怀》各篇篇题颇多难解之处，今取姜亮夫《楚辞通故》及其所引用徐仁甫《九怀篇题试解》、汤炳正《楚辞今注》之说参综而解之。“匡”是匡正补救的意思，“机”据徐氏所云通“几”，“几”是细微的迹象、征兆的意思，又有危机、危险的意思。“匡机”即匡救危殆之意，就本篇而言，是指匡救君王、国家的危殆，也就是愿做君国的忠贞之臣、尽力辅弼谏诤的意思，所以文章开头便说天道运行无常，隐喻人间君主的无道，使其身处困境，内心苦闷。为了排遣这种情绪，于是在想象中神游天庭仙境，然而又无法忘怀君王，只能忍受忧愤心绪的折磨，无法解脱。

极运兮不中①，来将屈兮困穷②。余深愍兮惨怛③，愿一列兮无从④。

【注释】

①极：天极，即北辰，今称北极星，因其居天之中，不偏不倚，故可作为大道、准则的象征。运：运行，运转。中：正，不偏不倚。

②屈：困穷，困窘。

③愍（mǐn）：悲痛，忧伤。惨怛（dá）：忧伤，悲痛。

④列：陈列，陈述。无从：无由，没有门径，这里指没有进言、

讽谏之路。

【译文】

天道运行啊不正常，承受委屈啊身处困穷。我忧伤深重啊心中悲痛，愿一诉衷肠啊却忧告无门。

乘日月兮上征，顾游心兮鄗酆①。弥览兮九隅②，彷徨兮兰宫③。芷闾兮药房④，奋摇兮众芳⑤。菌阁兮蕙楼⑥，观道兮从横⑦。宝金兮委积，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湲⑧，扬流兮洋洋⑨。蓍蔡兮踊跃⑩，孔鹤兮回翔⑪。

【注释】

①鄗（hào）：字又作“镐”，古书多作“镐”。周武王所经营的都城，地在今长安西南。酆（fēng）：周文王所建都城，今陕西鄠县（1964年改为户县）东五里，有古酆城。

②弥览：遍观。隅：指边远的地方。

③兰宫：宫即王宫，用“兰”字来修饰是对它的美称。

④闾：本指里巷的大门，也泛指门。药：白芷。

⑤奋摇：这里是香气郁勃散发的意思。

⑥菌：薰草。阁：本义是门开后插在两旁用来固定门扇的长木

桩。这里指供游息眺望的楼房。

⑦观：宫廷中高大华丽的建筑物。

⑧桂水：指散发着郁勃香气的水流。桂，一种香木。潺湲（chán yuán）：形容流水缓慢流动的样子。

⑨扬：形容水花溅起，飞动扬举。洋洋：形容河水流动的样子。

⑩蓍（shī）：即“耆”，老。蔡：大龟。踊跃：跳跃。

⑪孔鹤：孔雀，仙鹤。回翔：回旋飞翔。

【译文】

乘坐日月啊向上飞升，回首顾念啊镐京酆邑。遍观四方啊边远之地，徘徊徜徉啊芳洁宫廷。芷草做的大门啊白芷做的房屋，郁勃散发啊众多芳香。薰草为阁啊蕙草为楼，楼观间的道路啊交错纵横。金银珠宝啊四处堆积，华美玉石啊布满厅堂。芳香水流啊潺潺流淌，波浪扬起啊起伏涌流。硕大老龟啊跳跃起舞，孔雀仙鹤啊回旋飞翔。

抚槛兮远望，念君兮不忘。怫郁兮莫陈①，永怀兮内伤。

【注释】

①怫（fú）郁：忧懑。莫陈：无处陈述、申说的意思。陈，陈说，陈述。

②永怀：长久思念。内伤：内心伤痛。

【译文】

手抚栏杆啊眺望远方，怀念君王啊时刻不忘。忧懑满怀啊无处倾诉，长久思念啊内心悲伤。

通路

【题解】

所谓“通路”即表达作者及其所代言的屈原欲通达仕途，为国为君所用，一展雄心抱负的愿望。“通路”贯穿全诗是一大特色，表达了作者希望贤人能寻求一条能走的道路直达仕途。然而这一愿望终究难以实现，君王不能任用贤才，致使凤凰远逝、诗人远游，不得不惆怅彷徨于天地之间，巡游于天国之上。然而，天国虽好，诗人内心却仍然牵念楚国君王，希望能有坦途靠近君王。本篇首句云：“天门兮墬户，孰由兮贤者？”即言天地广大，贤者却无路可走之意。

天门兮墬户①，孰由兮贤者②？无正兮溷厕③，怀德兮何睹④？假寐兮愍斯⑤，谁可与兮寤语⑥？痛凤兮远逝，畜鴳兮近处⑦。鲸鳣兮幽潜⑧，从虾兮游渚⑨。

【注释】

①墬：同“地”。户：单扇的门，也泛指房门。

②孰由兮贤者：即“贤者何由”，贤人该走哪条路的意思。

③无正：不正，即奸邪小人。溷厕：胡乱错杂地置身其间，混世之义。溷，《说文·水部》：“乱也。”厕，同“廁”，间杂、置身的意思。

④怀德：怀德之人，有德之士。

⑤假寐：不脱衣冠，和衣而睡。

⑥寤语：即相对而语。寤，即“晤”，对、面对面的意思。

⑦畜：养。鹞（yàn）：雀一类的小鸟。

⑧鱣（xún）：一种大鱼。

⑨从虾：从鱼之虾。王泗源《楚辞校释》、聂石樵《楚辞新注》主此说。从，跟从，随从。陼：同“渚”，水中小洲，洪兴祖引一本即作“渚”。

【译文】

天门啊地户，贤士啊该走哪条小径？奸佞小人啊错杂居位，有德之士啊谁能看见？和衣而睡啊内心忧伤，有谁和我啊相对而语？痛惜凤鸟啊远远离去，畜养鹞雀啊日益亲附。巨鲸鲟鱼啊深潜水底，小小虾儿啊游戏洲渚。

乘虬兮登阳①，载象兮上行②。朝发兮葱岭③，夕至兮明光④。北饮兮飞泉⑤，南采兮芝英⑥。宣游兮列宿⑦，顺极兮彷徉⑧。红采兮骍衣⑨，翠缥兮为裳⑩。舒佩兮綝缅⑪，竦余剑兮干将⑫。腾蛇兮后从⑬，飞驱兮步旁⑭。微观兮玄圃⑮，览察兮瑶光⑯。

【注释】

①虬（qiú）：即虬龙，古代传说中有角的小龙。登阳：上天。

②载：乘坐。象：大约是一种神象。王逸《楚辞章句》：“神象，白身赤头，有翼能飞也。”

③葱岭：中国西部的高大山脉，在今新疆西南，帕米尔高原，昆仑山、天山皆自其中蜿蜒而出。

④明光：东方神山名。

⑤飞泉：神话传说中昆仑山山谷名。

⑥芝英：芝，灵芝，古人视为瑞草，食之可以成仙。英，华，即花。

⑦宣游：遍游。列宿：众星。宿，星。

⑧极：北辰，亦即北极星。彷徉：徘徊，游荡。

⑨红采：当从洪兴祖引古本作“虹采”，即彩虹。骍（xīng）：红

色。

⑩缥（piǎo）：青白色，浅青色。这里当指青白色的云朵。

⑪缤纷（shēn xǐ）：即“陆离”，繁盛的样子。

⑫竦：握，执。干将：宝剑名，春秋时吴国干将铸造，以锋利精良闻名。后世即以干将作为宝剑的代称。

⑬腾蛇：即螣蛇，洪兴祖引一本，腾作螣。神话传说中一种形似龙的神蛇。

⑭驱（jù）：驱虚，也作距虚，兽名，善于奔跑。步：行走。

⑮微观：暗暗地看。玄圃：当即“悬圃”。

⑯瑶光：北斗七星第七星。

【译文】

乘着虬龙啊上天，骑着神象啊向上飞翔。早上出发啊在葱岭，晚上到达啊明光山。去北方解渴啊飞泉之谷，到南边采摘啊瑞草灵芝。处处游遍啊二十八宿，环绕北辰啊徘徊游荡。七色彩虹啊做我红衣，浅青云朵啊做我下裳。舒展玉佩啊光彩照人，手中紧握啊吴国干将宝剑。神龙腾蛇啊跟随在后，善跑的驱虚啊伴随两旁。侧目窥视啊帝宫悬圃，暗暗察看啊北斗瑶光星。

启匮兮探筴①，悲命兮相当②。纫蕙兮永辞③，将离兮所思④。浮云兮容与⑤，道余兮何之⑥？远望兮仟眠⑦，闻雷兮阗阗⑧。阴忧兮感余⑨，惆怅兮自怜。

【注释】

①启匮：匮，匣子。探：取出，拿出。筴（cè）：古代占卜用的蓍草。

②相当：洪兴祖引一本曰：“相，一作所。”当从之。所当即所值、所遭逢的意思。

③纫：连缀，联结。永辞：长辞。

④所思：这里指君王。

⑤容与：徘徊不进。

⑥道：借为“导”，引导。之：往，到……去。

⑦仟（qiān）眠：形容暗昧不明的样子。

⑧阗阗（tián）：形容声音很大。

⑨阴忧：忧愁。

【译文】

打开匣子啊拿出蓍草，悲叹命运啊遭逢祸患。连结蕙草啊永远辞别，将要离开啊思念的君王。云彩飘飘啊徘徊不进，引导着我啊去向何处？遥望故国啊暗昧不明，听见雷声啊隆隆作响。忧伤愁苦啊感怀心事，惆怅失落啊独自哀怜。

危俊

【题解】

题目《危俊》的“危”是危险，孤危的意思。“俊”是指俊杰，才华出众之士。“危俊”即俊杰处境孤危之意。本篇写作者去国远游、超越现实、漫游升空的历程，然而，即使上泰山、游星空，也依然无法使他轻松愉悦。映射出作者内心孤独，深感空有才华，不为俗世所容，且不被君王所知后，欲离君外游以释忧，却终因寻觅不到知己而忧思不绝的痛苦处境。篇首“林不容兮鸣蜩，余何留兮中州”，便是英俊之士不容于世的写照。

林不容兮鸣蜩①，余何留兮中州②？陶嘉月兮总驾③，搴玉英兮自修④。结荣茝兮逶逝⑤，将去烝兮远游⑥。

【注释】

①蜩（tiáo）：蝉。

②中州：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认为自己得居天下之中，少数民族、蛮夷之人则居四裔，故自称己之国家为“中国”。

③陶嘉月：喜乐美好的时节，亦即吉日良辰。陶，喜乐。嘉，美好。总：聚集。驾：车辆。

④搴（qiān）：拔取。自修：自我修饰。

⑤荣：繁盛。茝（zhǐ）：香草名。逶逝：驰而远去。

⑥烝：君王。

【译文】

树林里容不下啊鸣叫的蝉，我又何必逗留啊中土之地？选个吉日良辰啊聚集车马，摘取美玉花朵啊自我修饰。编结茂盛茝草啊驰而远去，我将离开君王啊外出远游。

径岱土兮魏阙①，历九曲兮牵牛②。聊假日兮相佯③，遗光燿兮周流④。望太一兮淹息⑤，纡余辔兮自休⑥。晞白日兮皎皎⑦，弥远路兮悠悠⑧。顾列孛兮缥缥⑨，观幽云兮陈浮⑩。

【注释】

①径：行走，经过。岱土：指北方荒远之地。岱，或当作“代”。魏：同“巍”，高大。阙：本指宫门外两边的楼台，这里当是指山而言，即谓两山如双阙对峙。

②九曲：九天。牵牛：星宿名。

③假日：假借时日。相佯：徘徊游荡。

④遗光耀：发扬光彩，光芒四射。遗，显扬。耀，同“耀”。周流：这里指光芒周遍流动，照耀四方。

⑤太一：天庭中最尊贵的神。淹息：停留，休息。

⑥纡：本义指曲折，弯曲。这里是放缓、放松的意思。辔：马缰绳。休：休息。

⑦晞（xī）：天亮，旭日初升。皎皎：这里形容日光明亮。

⑧弥：表示程度深。悠悠：形容路途长远、遥远。

⑨孛（bèi）：彗星。缥缥（piāo）：形容遥远。

⑩幽云：山中云气。

【译文】

经过北方荒远之地啊见到巍峨高山，穿越九曲苍穹啊来看见牵牛星。聊假时日啊徜徉游荡，显扬灿烂光芒啊照耀四方。仰望大神太一啊稍作歇息，舒缓我的缰绳啊且作休整。清晨旭日东升啊明亮灿烂，前方道路遥远啊没有尽头。回头望见彗星啊缥缥缈缈，审视山中云气啊漂浮弥漫。

钜宝迁兮砏磥①，雉咸雊兮相求②。泱莽莽兮究志③，惧吾心兮

惆惆④。步余马兮飞柱⑤，览可与兮匹俦⑥。卒莫有兮纤介⑦，永余思兮怞怞⑧。

【注释】

①钜（jù）宝：岁星。砏磻（pīn yīn）：形容声音很大。

②雉（zhì）：鸟名，俗称“野鸡”、“山鸡”。咸：皆，都。雊（gòu）：野鸡鸣叫。相求：雌雄相求，求为匹合。

③泱（yǎng）莽莽：广大的样子。究：穷极，穷尽。

④惆惆（chóu）：忧愁。

⑤飞柱：盖为神山之名。王逸《楚辞章句》作“神山”解。

⑥匹俦（chóu）：本指夫妻结合，这里引申为君臣、朋友之相得无间之义。匹，匹配，配合。俦也有伴侣、匹偶之义。

⑦卒：终，终于。纤介：忠贞正直之士。

⑧永：长。怞怞（yóu）：忧愁。

【译文】

岁星迁转运行啊声音很大，野鸡声声啊雌雄相求。四周空旷啊陷入无尽沉思，担心自己心中啊再生忧愁。让马缓缓走在啊飞柱神山，

看看有谁可以啊做我侣伴。终于寻觅不到啊忠贞正直之士，我的思绪绵长啊忧愁不断。

昭世

【题解】

篇名《昭世》之“昭”本是明的意思，这里是使世昭明、澄清之意。因为时世混浊不明的缘故，作者欲离开君王，飞升苍穹以求得到解脱，首句云“世溷兮冥昏”，便点出了这层意思。全篇分为三部分，依次叙述作者因时世混浊不明，众人虚伪，而欲远离尘嚣，高举远游，追求人性本真的自由。然而他寻遍天下、神游天庭，却终无所得，知己如此难觅，让诗人愁肠寸断。最终他终究难以舍弃忠君爱国的情结，怀念故乡、君王的情绪时刻纠缠着他，从而悲愁不已，无法遏止。

世溷兮冥昏①，违君兮归真②。乘龙兮偃蹇③，高回翔兮上臻④。

【注释】

①溷（hùn）：混乱。指世道黑暗、昏乱。冥昏：冥、昏都有昏暗的意思。

②违：离开。归真：回归本真、本性。

③偃蹇：形容龙的形体曲折夭矫的样子。

④臻（zhēn）：至，达到。

【译文】

世道混浊啊社会昏暗，离开君王啊回归本真。乘坐神龙啊蜿蜒而升，高高回翔啊到达天庭。

袭英衣兮缇纫①，披华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舆②，浮云漠兮自娱③。握神精兮雍容④，与神人兮相胥⑤。流星坠兮成雨，进瞵盼兮上丘墟⑥。览旧邦兮滃郁⑦，余安能兮久居！志怀逝兮心悧慄⑧，纡余辔兮踌躇⑨。闻素女兮微歌⑩，听王后兮吹竽⑪。魂凄怆兮感哀⑫，肠回回兮盘纡⑬。抚余佩兮缤纷⑭，高太息兮自怜。使祝融兮先行⑮，令昭明兮开门⑯。驰六蛟兮上征⑰，竦余驾兮入冥⑱。

【注释】

①袭：穿衣。英衣：这里用来形容衣服的鲜艳美丽。英，花的意思。缇纫（tí qiè）：橘红色的衣服。缇，本指橘红色的丝织物。《说文·糸部》：“缇，帛丹黄色。”或云乃红色丝织物。二说实相近。这里大约用作形容词。纫，或作“缺”，一种衣物名。

②羊角：旋风。扶舆：或即“扶摇”。形容旋风盘旋而上的样子。

③云漠：当依一本作“云汉”，即银河。

④神精：人的精神、神气。汉代时道家、神仙家术语。雍容：指人的举止仪容温和闲雅。

⑤胥：等待。

⑥进瞵（lín）盼：凝视。进，当依洪兴祖引一本作“集”。瞵，看。盼，看。丘墟：丘，土山。墟也有山丘的意思。

⑦滃（wěng）郁：形容云气涌起而弥漫的样子。这里指云气弥漫、遮蔽旧邦，使之暗昧不明，喻指邦国危乱。

⑧怀：想，想要。逝：往，离去。悇慄（liú lì）：忧愁。

⑨踌躇：徘徊不前。

⑩素女：天上仙女。

⑪王后：神女名。

⑫凄怆：伤感，悲伤。

⑬回回：回转盘曲。这里形容心思郁结纠错而混乱。

⑭缤纷：繁盛。

⑮祝融：南方火神。

⑯昭明：大约也是司炎火之神。王逸《楚辞章句》：“炎神前驱。”则是作“炎神”解。

⑰蛟：神话传说中的一种龙。

⑱竦：向上进发。入冥：进入幽深高远之境，指升天。

【译文】

穿上鲜艳美丽的衣服啊红色丝袍，披着华美下裳啊芳气袭人。登上旋风啊盘旋而上，飘浮在银河上啊自娱自乐。握持着精气神啊温和闲雅，我且留下啊等待神仙。流星纷纷陨落啊如雨一般，我留心凝视它们啊登上山丘。不意望见故国啊布满云气，我又如何能够啊在此长时间停留！心里想要离去啊悲愁不已，舒缓我的马缰啊犹豫盘桓。耳边响起素女啊浅吟低唱，听到帝女宓妃啊吹奏竽管。灵魂凄怆悲伤啊深感哀怨，愁肠缠结盘曲啊无法舒展。抚摸我的佩饰啊缤纷繁盛，不禁深长叹息啊私自哀怜。派遣火神祝融啊先行开路，命令炎神昭明啊打开天门。驾乘六条蛟龙啊向上奔进，向上进发我的车驾啊飞升上天。

历九州兮索合①，谁可与兮终生？忽反顾兮西囿②，睹轸丘兮崎倾③。横垂涕兮泫流④，悲余后兮失灵。

【注释】

①索：求索。合：匹合，志同道合之人。

②西囿：就字面而言为西方园囿之义。此一句自《离骚》“忽临睨夫旧乡”化出，所谓“西囿”亦无多少实在意义，恐是王褒自铸之新词。这一类词语在《九怀》中不在少数。

③轸（zhěn）丘：高大险峻的山。崎倾：倾侧不正，形容山势险峻。

④泫（xuàn）：形容流泪的样子。

⑤后：君王。失灵：失掉灵性，昏庸糊涂。

【译文】

走遍天下九州啊寻找志同道合之人，谁又可以与我啊结伴终生？忽然回头顾望啊西方园囿，看见巍巍山峦啊山势险峻。不禁涕泪交横啊泫然滚落，悲叹我那君王啊昏庸糊涂。

尊嘉

【题解】

《尊嘉》之“尊”是尊崇，尊重的意思。“嘉”为美好，这里指德行美好的人。本篇依次勾勒了春意盎然的和乐景象，由眼前景象而追怀往古，感到古来贤人大都命运多舛，如伍子胥、屈原皆因忠诚而不免一死的遭遇，从而联想到自身的处境，不禁“心内兮怀伤”，进而引出了一段奇特诡异的水游历程，即小船在惊涛骇浪中飞速前进的惊险景象。虽说作者终于到达河伯府第并受到热烈欢迎，但他仍无法忘怀故乡，并因归途艰难而伤感不已，于是哀叹自己身如浮萍，飘浮无根，有家难回。本篇短短四句之内，情感急转直下，将人生失路的愁苦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季春兮阳阳①，列草兮成行。余悲兮兰生②，委积兮从横。江离兮遗捐③，辛夷兮挤臧④。伊思兮往古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

【注释】

①季春：阴历三月，晚春。阳阳：风和日丽，暖洋洋。

②生：洪兴祖引一本作“萃”，又作“悴”，当是。为憔悴，陨落，凋零的意思。

③遗捐：遗弃，丢弃。

④挤臧：遭排挤压抑而湮没不闻。

⑤伊：句首语气助词。往古：前代，前世。

【译文】

晚春季节啊风和日丽，百草茂盛啊罗布成行。我心悲痛啊兰草凋零，委弃堆积啊零乱不堪。芬芳江离啊丢弃一旁，美丽辛夷啊湮没无闻。由此想起啊前世贤人，也多如此啊遭逢祸殃。吴国伍胥啊弃尸水中，楚国屈原啊自沉湘水。

运余兮念兹①，心内兮怀伤。望淮兮沛沛②，滨流兮则逝③。榜舫兮下流④，东注兮磕磕⑤。蛟龙兮导引，文鱼兮上濑⑥。抽蒲兮陈坐⑦，援芙蕖兮为盖⑧。水跃兮余旌，继以兮微蔡⑨。云旗兮电骛⑩，

儵忽兮容裔⑪。河伯兮开门，迎余兮欢欣。

【注释】

①运余兮念兹：即“余运兮念兹”。全句意即我转念而思考这一问题。运，转的意思。

②沛沛：水流动的样子。

③滨流：临水，站在水边。滨，临近，靠近。逝：这里指随流水而去。

④榜（bàng）：摇桨使船前进。舫（fǎng）：相并连的两艘船，也泛指船。

⑤注：流注，倾泻。磕磕（kē）：水石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

⑥文鱼：身上有文采，显得色彩斑斓的鱼。濑：急流。

⑦抽蒲：拔蒲草以编席。抽，拔取。蒲，一种水草，可用以织席。

⑧援：引，取。芙蕖：荷花。

⑨蔡：草，这里指水藻之类。

⑩骛：奔驰。

⑪容裔：形容船前行的样子。或有船行水中起伏摇晃之义。

【译文】

转而想起啊自身遭遇，令我心中啊苦闷伤悲。望着淮河啊汩汩东流，伫立河边啊想要随波而去。驾一叶扁舟啊顺流而下，东流入海啊水石相击。水中蛟龙啊前方引导，长着花纹的鱼啊带我穿越急流。拔取蒲草啊铺设坐席，采下荷花啊做成船蓬。水花翻卷啊溅湿旌旗，细小水藻啊卷入船中。挂起云旗啊风驰电掣，疾急前行啊摇晃起伏。水神河伯啊打开宫门，隆重迎接我啊欢天喜地。

顾念兮旧都，怀恨兮艰难。窃哀兮浮萍①，汎淫兮无根②。

【注释】

①浮萍：一种水草，浮生在水面，下面有根。

②汎（fàn）淫：飘浮不定。汎，浮的意思。淫，有游义。

【译文】

不禁挂念啊故国，顿生悲愤啊道路艰难。窃自哀怜啊身如浮萍，漂浮不定啊无家可归。

蓄英

【题解】

《蓄英》之“蓄”为蓄积，积累的意思。“英”比喻美好的德行、品质。《蓄英》即积聚美质，自我修饰，自强不息的意思。全篇依次描写了秋季的环境以及各类生物在此环境中的活动，由此渲染出一种萧瑟悲凉的气氛；所塑造的抒情主人公也因当今时世暗昧而不愿久留，他驾乘云霓、奔赴天庭，欲修炼美质，勤勉不倦，自强不息，希望有朝一日能施展才智，实行美政，成全理想；最后，刻画了他终究身去意存，不忘君国，去国而恋国的矛盾和最终难以摆脱“怆兮怀愁”的结局。

秋风兮萧萧①，舒芳兮振条②。微霜兮眇眇③，病殀兮鸣蜩④。玄鸟兮辞归⑤，飞翔兮灵丘⑥。望溪兮滃郁⑦，熊罴兮呴嗥⑧。

【注释】

①萧萧：形容秋风萧瑟，大约是就风声而言的。

②舒：摇动。条：树枝。

③眇眇：形容霜微小、微薄的样子。

④殀：同“夭”，死亡。

⑤玄鸟：燕子。

⑥灵丘：大约是神山名。

⑦滃（wěng）郁：云烟弥漫。

⑧罴（pí）：一种猛兽。呴嗥（hǒu　háo）：吼叫，嚎叫。呴，同“吼”，吼叫。

【译文】

秋风啊萧萧瑟瑟，摇动芳草啊振荡枝条。寒霜降临啊尚很微小，鸣蝉已死啊形迹皆无。玄鸟燕子啊辞别归去，回旋飞翔啊神山云霄。望见溪谷啊云气弥漫，熊罴猛兽啊声声吼叫。

唐虞兮不存①，何故兮久留？临渊兮汪洋②，顾林兮忽荒③。修余兮袿衣④，骑霓兮南上⑤。桀云兮回回⑥，亹亹兮自强⑦。

【注释】

①唐虞：唐尧和虞舜。唐即尧封国陶唐氏之省，虞即舜封国有虞氏之省。

②汪洋：形容水面广大。

③忽荒：即“荒忽”，模糊不清。

④修：修饰。袿（guī）衣：长袍。

⑤霓：虹的一种，又称雌虹、雌霓。

⑥桀，同“乘”。回回：这里形容云气旋转而运动扩散、四处弥漫的样子。回，本义是回旋、回转。

⑦亹亹（wěi）：勉励，勤勉不倦。

【译文】

唐尧虞舜啊不复出现，我又为何啊在此停留？走近深渊啊广阔无际，回视树林啊模糊不清。整理修饰啊我那长袍，骑着彩虹啊直上南方。乘着云气啊盘旋回转，勤勉不倦啊自强不息。

将息兮兰皋①，失志兮悠悠②。蕡蕴兮黴黧③，思君兮无聊。身去兮意存，怆恨兮怀愁④。

【注释】

①兰皋：兰草丛生的水泽湖沼。

②悠悠：形容忧愁的样子。

③蕡（fén）蕴：这里形容愁思蕴积的样子。黴黧（méi lí）：形容面色污黑的样子。

④怆（chuàng）：悲伤。恨：忧怨。

【译文】

在兰泽之畔准备休息啊，贤人失志啊忧思难忘。愁思蕴积啊面色污黑，想念君王啊愁闷无尽。身虽离去啊心意犹在，悲伤怨忿啊愁绪满怀。

思忠

【题解】

《思忠》之名，徐仁甫训“思”为悲，训“忠”为中心，“思忠”即悲伤的情怀。篇中“感余志兮惨慄，心怆怆兮自怜”、“寤辟摽兮永思，心怫郁兮内伤”也即此意。对此，姜亮夫先生也认为“全篇皆就情思立说，皆以可悲作主旨”。在内容上大致与前几篇相同，表达了想要上九天以“游神”并在黎明时分倾听神女歌声的愿望。透露出世间黑白颠倒，作者内心伤悲而欲远游以释愁的心境，但最终他无法忘怀现实，因而便“永思”、“内伤”不已。

登九灵兮游神①，静女歌兮微晨②。悲皇丘兮积葛③，众体错兮交纷④。贞枝抑兮枯槁⑤，枉车登兮庆云⑥。感余志兮惨慄⑦，心怆怆兮自怜⑧。

【注释】

①九灵：九天。游神：放散精神，使之畅快。游，舒散，放散。

②静女：神女。微晨：清晨，黎明。

③皇丘：大山。皇，大。丘，土山。葛：一种藤本植物。这里比喻邪佞小人。

④错交纷：错综、交错、纷杂的意思，三者意义大体相近。

⑤贞：正，直。枯槁：枯萎。

⑥枉车：这里当是形容车驾的邪恶不正，也是就奸邪小人而言的。枉，弯曲，不正。庆云：祥瑞之气。这里比喻尊贵显赫的地位。

⑦惨慄：悲痛的样子。

⑧怆怆：忧伤的样子。

【译文】

登上九天啊舒放精神，神女歌唱啊清晨时分。悲叹大山啊长满葛草，众多枝叶啊交错纠纷。正直枝条啊受压枯萎，邪恶车驾啊尊贵显赫。想起这些啊令我悲痛，心中忧伤啊独自哀怜。

驾玄螭兮北征，向吾路兮葱岭。连五宿兮建旄①，扬氛气兮为旌②。历广漠兮驰骛③，览中国兮冥冥④。玄武步兮水母⑤，与吾期兮南荣⑥。登华盖兮乘阳⑦，聊逍遥兮播光⑧。抽库娄兮酌醴⑨，援瓟瓜兮接粮⑩。毕休息兮远逝，发玉轫兮西行⑪。

【注释】

①五宿：天上的五个星宿，或指金、木、水、火、土五星而言。旄（máo）：古代用牦牛尾在旗杆上做装饰的旗子。

②氛气：云气。

③广漠：这里指广阔的空间。广与漠都是广大、广阔的意思。

④中国：古代华夏民族认为自己得居天下之正中，故自称本民族所居国土为“中国”，以与“四夷”相对。冥冥：幽暗。

⑤玄武：北方之神，其形为龟，或以为水神。水母：大约也是水神名。

⑥期：约会。南荣：南方。

⑦华盖：一组星群名。洪兴祖《楚辞补注》：“《大象赋》云：‘华盖于是乎临映。’”乘阳：登阳，上天的意思。乘，登。

⑧播光：或是“瑶光”之误，指北斗第七星。

⑨抽：引，持取。库娄：星名，形似斟酒器皿。酌：斟酒。醴（lǐ）：一种甜酒。

⑩瓟（páo）瓜：本果蔬名，这里是星名。

⑪发玉轫：启程。轫，阻碍车轮滚动的木头。

【译文】

驾乘黑色螭龙啊向北行进，我的道路指向啊葱岭之山。连接五大星宿啊树立大旗，扬起云气啊作我旌旗。穿过辽阔之地啊驰聘如风，看到下土之地啊暗昧不明。天上神龟前来啊还有水母，和我约好啊南

方相见。登上华盖群星啊来到天上，姑且逍遥游荡啊北斗瑶光星。持取库娄群星啊斟满酒浆，援取瓟瓜之星啊作为粮食。休息完毕啊我将远走而去，驱车出发啊我要启行西方。

惟时俗兮疾正①，弗可久兮此方②。寤辟摽兮永思③，心怫郁兮内伤④。

【注释】

①惟：思。疾正：憎恶正直之人。

②方：地，地方。

③辟摽（pì　　biào）：拍打胸部。辟，字又作“擗”，拍胸。摽，拍、打、击的意思。

④怫（fú）郁：忧郁，心情不舒畅。

【译文】

想起时俗啊憎恶正直之人，不可久留啊在此混浊之地。醒来捶胸顿足啊愁绪绵长，心中忧思郁结啊肝肠寸断。

陶壅

【题解】

《陶壅》之“陶”即郁陶，心中忧闷的意思；“壅”是壅堵，滞塞之意。若心中忧闷，思绪万千，愁肠百结，自然其思理亦是滞塞不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时俗兮溷乱”、“九州兮靡君”，此时此景下，贤智之士自然遭排挤而无用武之地——这就是“陶壅”的大体涵义。

本篇共分三部分，依次描绘了作者因时俗混乱黑暗而倍感惆怅，于是奋翼高飞，追寻理想；接着描述了主人公神游天庭仙界的历程；但终因云雾弥漫，尘土飞扬，车驾无法继续前行而不得不在阳城屋舍中暂作歇息。最后，长期的驰骋奔波令他面色憔悴，筋疲力尽。或许是因为天上仙气的沾濡，或许是因为天帝的指点，其思理依然畅达明澈，于是借此小憩之际反躬自省，抚今追昔，将尧舜黄金时代与当今社会相比较，形成强烈反差，从而寄托情怀。最后以思君伤时作结。

览杳杳兮世惟①，余惆怅兮何归？伤时俗兮溷乱②，将奋翼兮高飞③。

【注释】

①杳杳：昏暗，这里就世俗而言。惟：洪兴祖引一本作“维”，当从之。纲纪、法纪的意思。

②溷（hùn）乱：混乱。

③奋：振羽展翅。

【译文】

看那世道纲纪啊昏聩暗昧，我的心中惆怅啊哪里是我的归程？感伤当今风气啊混乱污浊，我将振翅翱翔啊远走高飞。

驾八龙兮连蜷①，建虹旌兮威夷②。观中宇兮浩浩③，纷翼翼兮上跻④。浮溺水兮舒光⑤，淹低佪兮京沶⑥。屯余车兮索友⑦，睹皇公兮问师⑧。道莫贵兮归真，羡余术兮可夷⑨。吾乃逝兮南娭⑩，道幽路兮九疑⑪。越炎火兮万里，过万首兮嶷嶷⑫。济江海兮蝉蜕⑬，绝北梁兮永辞⑭。浮云郁兮昼昏⑮，霾土忽兮塺塺⑯。

【注释】

①连蜷（quán）：弯曲，卷曲。

②威夷：即委移（又作逶移、逶蛇、委蛇等），形容旌旗随风飘扬、舒卷自如的样子。

③中宇：天下。浩浩：广大的样子。

④纷：美盛。翼翼：形容疾起高飞的样子。跻（jī）：登，升。

⑤溺水：水名。舒光：散发光芒。

⑥低佪：徘徊不前。京沶（chí）：水中陆地。京，高大。

⑦屯：聚集。索：求索，寻找。

⑧皇公：天帝。问师：询问，请教。

⑨夷：喜悦。

⑩娭（xī）：游戏。

⑪道：取道、经过。九疑：即九嶷，山名，位于湖南宁远境内。传说舜葬于此。

⑫万首：指海中众多岛屿。嶷嶷（yí）：高大，高峻。嶷，字又作“嶷”。

⑬蝉蜕（tuì）：解散形体，魂离形骸而仙去，从而得到解脱。

⑭绝：渡过。梁：桥梁。《说文·木部》：“梁，水桥也。”河梁为送别之地，故曰“永辞”。

⑮郁：这里指云气蕴积而浓厚。

⑯霾（mái）：尘土。忽：形容尘土飞扬而使空气混浊，视线模糊的样子。塺塺（méi）：塺，《说文·土部》：“尘也。”这里形容尘土飞扬的样子。

【译文】

驾着八条飞龙啊盘旋而上，竖起彩虹旌旗啊随风飘扬。看那天下啊广大无际，疾起高飞啊向上升腾。飘浮溺水之上啊散发光芒，暂且停留不前啊高大岛屿。集合我的车马啊求索挚友，看到天帝皇公啊向他请教。他说：“大道最可贵处啊在于返璞归真，欣羡我的道术啊令

人喜悦。”于是我又前往啊南方嬉戏，取道幽暗小径啊在那神山九嶷。越过冲天火焰啊绵延万里，经过万座海岛啊巍峨险峻。横渡长江大海啊蝉蜕解脱，穿越北面桥梁啊永别长辞。浮云蕴积浓厚啊白昼幽晦，尘土混浊啊到处飞扬。

息阳城兮广夏①，衰色罔兮中怠②。意晓阳兮燎寤③，乃自诊兮在兹④。思尧舜兮袭兴⑤，幸咎繇兮获谋⑥。悲九州兮靡君⑦，抚轼叹兮作诗⑧。

【注释】

①阳城：古籍中提及“阳城”这一地名者颇多，如夏朝都城——阳城，即今河南登封。此处之阳城或即《文选·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阳城”，乃楚地名。广夏：大屋子。

②罔：忧伤，失志。怠：这里指精神疲倦、懈怠。

③晓阳：“阳”，当读为“畅”，晓畅即通达、明白之义。燎（liǎo）寤：了悟，明白。

④诊（zhěn）：省视，察看。

⑤袭：相继，因袭。兴：兴起。

⑥谋：谋划，考虑。

⑦九州：天下，指当时中国疆域。靡：无，没有。

⑧轼：古代车箱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

【译文】

我停歇在阳城啊大屋子中，容颜衰老忧伤啊精神懈怠。心中依然清楚啊明白事理，于是自我内省啊就在此地。想到圣王尧舜啊相继代兴，有幸得到咎繇啊出谋划策。悲叹天下啊没有明君，凭靠车轼叹息啊赋诗以表心。

株昭

【题解】

《株昭》之“株”借为诛，是责让，诛除的意思；“昭”原意为显明，显达，这里指仕宦显达之人。《株昭》中的显达之人在作者看来皆是奸邪小人，而真正的君子则沉沦下僚，空有才志，无法施展。

本篇以“悲哉于嗟兮，心内切磋”领引全篇，笔势突兀，仿佛乐曲引子部分的强音。一声长叹之后便将心事娓娓道来，原来作者是为世道人心的黑白颠倒、贤愚不分而忧虑。紧接着主人公驾虹乘云气神游于天地间，从极乐世界回望世俗社会，自会觉得彼方秽浊不堪，纲纪败坏，于是主人公决定携佩而远逝。然而，作者虽有离开的想法，但对国家、君王的深切挂念和依恋之情，令他内心矛盾重重，最终“涕流滂沱”，悲痛欲绝。

悲哉于嗟兮①，心内切磋②。款冬而生兮③，凋彼叶柯④。瓦砾进宝兮⑤，捐弃随和⑥。铅刀厉御兮⑦，顿弃太阿⑧。骥垂两耳兮，中坂蹉跎⑨。蹇驴服驾兮⑩，无用日多⑪。修洁处幽兮⑫，贵宠沙劘⑬。凤皇不翔兮，鹑鸡飞扬⑭。

【注释】

①于（xū）嗟：即“吁嗟”，叹息，叹气。

②切磋：这里指心中如切如磋，如此则自然绞痛难当，引申即悲痛的意思。打磨骨器叫切，打磨象牙叫磋。

③款冬：植物名。菊科，多年生草本。冬季花茎先于叶出现。这里喻指小人。

④柯：草木枝茎。

⑤砾：小石子。

⑥捐：丢弃。随和：即随侯珠、和氏璧，都是宝物的名称。随，一作“隋”。

⑦铅刀：钝刀，比喻不肖之徒。厉御：受重用而居高位。厉，《广雅·释诂四》：“高也。”御，进用。

⑧顿：舍弃，废弃。太阿：利剑名。

⑨中坂（bǎn）：半山坡。坂，山坡。蹉跎（cuō tuó）：失足跌倒。

⑩蹇（jiǎn）驴：跛脚的驴。服：古代一车驾四马，居中的两匹叫服。

⑪无用日多：无用之人而被任用者日益增多。

⑫修：修饰美好的意思，这里指美善之人。

⑬沙麒（mó）：微小，细小。

⑭鹑鸡：都是小鸟名，这里喻指小人。

【译文】

我心伤悲长长叹息啊，痛彻心扉如同刀绞。小草款冬竟然生长啊，草木枝茎却已凋谢。瓦块石头视如珍宝啊，宝珠玉璧被丢在一旁。迟钝铅刀受到重用啊，丢弃废置利剑太阿。良马默默低垂两耳啊，半山坡上失足跌倒。瘸腿毛驴拉起大车啊，无能庸人日益增多。清白美好者靠边站啊，委琐小人尊贵得宠。凤皇神鸟无法翱翔啊，鹑鸡小雀飞扬喧嚣。

乘虹骖蜺兮①，载云变化②。鹱鹏开路兮③，后属青蛇④。步骤桂林兮⑤，超骧卷阿⑥。丘陵翔舞兮⑦，溪谷悲歌。神章灵篇兮⑧，赴曲相和⑨。余私娱兹兮，孰哉复加⑩。

【注释】

①骖（cān）：乘，驾驭。蜺（ní）：雌虹。即“霓”。

②载：乘，乘坐。

③鷮鹏（jiāo míng）：神鸟，或即凤。

④属（zhǔ）：跟随。

⑤步骤：这里泛指驱驰。步，行走，有缓慢的意味。

⑥超骧：奔驰，穿越。超，越过，骧，奔驰，腾跃。卷阿（ē）：蜿蜒曲折的大山。卷，弯曲。阿，大山。

⑦陵：大土山。

⑧神章灵篇：这里指歌曲而言。

⑨赴：应和，顺应。

⑩孰哉复加：还有什么可以再加于其上，比它更好呢？孰，何，什么。复加，达到顶点，没有什么可以再加于其上。

【译文】

驾起彩虹以蜺为骖马啊，乘坐云气变化无穷。鷮鹏神鸟在前开路

啊，侍卫青蛇紧紧跟随。朝着桂树之林驱驰啊，快速穿越蜿蜒曲折的山峦。丘陵土山翩翩起舞啊，山谷溪流慷慨悲歌。歌声舞姿美妙无比啊，丝竹并奏相互应和。我私下里感到愉悦啊，还有什么能让人感到比这更愉悦呢？

还顾世俗兮，坏败罔罗①。卷佩将逝兮，涕流滂沱②。

【注释】

①罔罗：这里喻指法度纲纪。罔，同“网”，用绳线织成的捕鱼或捕鸟兽的工具。罗，一种捕鸟的网。

②滂沱（pāng tuó）：即“滂沱”，形容泪流满面的样子。

【译文】

回头看那世俗啊，败坏法度纲纪。收拾行装我将离去啊，泪流满面伤心欲绝。

乱曰：皇门开兮照下土①，株秽除兮兰芷睹②。四佞放兮后得禹③，圣舜摄兮昭尧绪④，孰能若兮愿为辅。

【注释】

①皇门：君王之门。

②株秽：污秽、腐败的草木，这里喻指奸邪小人。株，本指露出

地面的树根、树干或树桩，又泛指草木。

③四佞（nìng）：即共工、驩兜、三苗、鲧，传说是尧时的四个佞臣。放：驱逐，流放。

④摄：执政。昭：这里彰明、显扬、发扬光大的意思。绪：事业，基业。

【译文】

乱辞说：君王之门大开啊照耀四方大地，铲除烂腐恶草啊满目香草兰芷。四大佞臣被放逐啊然后得到大禹，圣明舜帝执政啊光大尧帝事业，谁能像那尧舜啊我愿意辅佐他。

九叹

【题解】

本篇作者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博古敏达，汉宣帝时曾任散骑谏大夫，汉元帝时擢为宗正等。他用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得失，并因屡次上书弹劾外戚专权，为权贵所恶，两次下狱，被废十余年。汉成帝时复得进用，更名向，任光禄大夫，终中垒校尉。刘向曾受诏校阅群书，为保存整理古代文献做出巨大贡献。他撰成《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还作有辞赋三十三篇，但大部分已亡佚。刘向校书时，辑录《楚辞》十六卷，其末即为其所作《九叹》。《九叹》全诗由九个短篇组成，由于每篇都以“叹曰”作结，故总题为“九叹”。据王逸《楚辞章句》说，刘向为“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就是说，“叹”是叹息的意思，表示感伤。同时，“叹”还有一个意思是指歌尾曳声以相助。因此“叹曰”也相当于“乱曰”，是音乐的尾声，诗章的结语。

作品主要以屈原的口吻叙述和感慨了他在政治上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贬殉身命运的悲愤。其中，首篇《逢纷》以概述屈原身世、名字、德操为开篇，自诉其空怀美德而不为世所容的苦闷，以及被楚王放逐以后，自己思君、念国、怀乡的情感，从而为全诗主题确立了基调。接着，《离世》、《怨思》、《远逝》三篇便开始了抒写屈原忠不见用的苦闷和对祖国家乡的眷恋之情，进一步倾诉了他的怨愤和不满。《惜贤》则是结合屈原《离骚》的思想内容来表达对他不平遭遇的愤慨和惋惜。《忧苦》表现了屈原放逐异乡的凄

苦，从中蕴含了怀国之情和去国之恨。《愍命》、《思古》则写出了作者对屈原忠而被谤、放逐孤苦的同情。末篇以《远游》作结，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瑰丽多彩的诗句，描述了屈原上天入地的神游，以及“欲与天地参寿兮，与日月而比荣”的思想，表现了屈原执著求索真理的精神。

逢纷

【题解】

“逢纷”即遭逢纷乱浊世之意。本篇起笔便摹拟《离骚》开头一段的笔调，追溯屈原的血脉渊源，显示其高贵的出身、美好的德行，并认为其名号、品格能与天地列星相齐同等，这突显了他极高的自我期许和尊崇的自我人格。然而，如此高洁的人却生于浊世，为昏君、庸众、谗佞之徒所不容，以致遭黜而志不得申。于是他在怅然失意中，或行吟泽畔，或驾车远走高飞。但当他登上逢龙山眺望故都时，其思念故乡之情陡然升起，于是他更加苦闷、伤感、失落，以至于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身心俱疲，陷入精神困境之中。

伊伯庸之末胄兮①，谅皇直之屈原②。云余肇祖于高阳兮③，惟楚怀之婵连④。原生受命于贞节兮⑤，鸿永路有嘉名⑥。齐名字于天地兮，并光明于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浊兮⑦，横邪世而不取容。行叩诚而不阿兮⑧，遂见排而逢谗⑨。后听虚而黜实兮⑩，不吾理而顺情。肠愤悁而含怒兮⑪，志迁蹇而左倾⑫。心愰慌其不我与兮⑬，躬速速其不吾亲⑭。辞灵修而陨志兮⑮，吟泽畔之江滨。椒桂罗以颠覆兮⑯，有竭信而归诚。谗夫蔼蔼而漫著兮⑰，曷其不舒予情⑱。

【注释】

①伊：句首语气词。伯庸：即见于《世本》和《史记·楚世家》的句亶王熊伯庸，是熊渠的长子，屈氏受姓之祖。末胄（zhòu）：后裔，子孙。

②谅：信，确实。皇：美大。

③云：句首语气词。肇（zhào）祖：始祖。高阳：相传是颛顼帝的别号。

④婵连：族亲相连。屈原与楚王同姓，同为颛顼高阳氏的后代。

⑤原：屈原。贞节：坚贞的德操。贞，正。节，节度。

⑥鸿永路：前途远大。

⑦精粹：天地间精粹之气。氛浊：恶浊污秽之气。

⑧叩诚：真诚，忠诚。阿（ē）：曲从，阿谀，迎合。

⑨见排：被排挤。见，被。逢谗：遭受诽谤。

⑩后：君王。听虚：听信假话、空话。虚，空话，假话。黜实：贬斥诚实的人。

⑪愤悁（yuān）：愤恨。愤，怒；悁，怨怒。

⑫迁蹇（jiǎn）：形容心思展转不定。左倾：意志颓丧不振。

左，卑，下。倾，破灭。

⑬愓（tǎng）慌：恍惚，失意，内心忧伤。与：亲近，信任。读如《诗·小雅·谷风》“维予与女”之“与”。

⑭速速：不亲近的样子。

⑮陨志：失意。

⑯罗：“罹”的假借字，遭遇。颠覆：跌倒，败坏。

⑰蔼蔼：众多。漫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漫，污。著，夸耀。

⑱舒：本义为伸展，引申为抒发、表明的意思。

【译文】

伯庸的后代子孙啊，就是我诚信正直的屈原。我的始祖是古帝高阳啊，楚怀王与我族亲相连。屈原我秉承坚贞德操降生啊，前途远大被赐予美好姓名。我的名字与天地相齐啊，光辉明亮像天上群星。吸饮天地精粹之气吐出混浊气啊，虽身处邪恶之世却不混同俗流。待人真诚但不阿谀啊，于是遭到诽谤受到排挤。君王听信谗佞贬斥忠臣啊，不理睬我却顺应小人虚情。我满腔怒火义愤填膺啊，意志颓丧不振。内心忧伤君王对我不信任啊，苦恼君王对我不亲近。告别了君王怅然失意啊，只好吟唱于湖畔江滨。椒桂即使遭遇厄运啊，仍竭尽忠信向往真诚。众多谗人纷纷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啊，为何不让我表明心志？

始结言于庙堂兮①，信中途而叛之。怀兰蕙与衡芷兮，行中壄而散之②。声哀哀而怀高丘兮③，心愁愁而思旧邦。愿承闲而自恃兮④，径淫曀而道壅⑤。颜黴黧以沮败兮⑥，精越裂而衰耄⑦。裳襜襜而含风兮⑧，衣纳纳而掩露⑨。赴江湘之湍流兮，顺波凑而下降⑩。徐徘徊于山阿兮，飘风来之洶洶⑪。驰余车兮玄石⑫，步余马兮洞庭。平明发兮苍梧⑬，夕投宿兮石城⑭。芙蓉盖而菱华车兮⑮，紫贝阙而玉堂⑯。薜荔饰而陆离荐兮⑰，鱼鳞衣而白蜺裳。登逢龙而下陨兮⑱，违故都之漫漫。思南郢之旧俗兮⑲，肠一夕而九运。扬流波之潢潢兮⑳，体溶溶而东回(21)。心怊怅以永思兮(22)，意晻晻而日颓(23)。白露纷以涂涂兮(24)，秋风浏以萧萧(25)。身永流而不还兮，魂长逝而常愁。

【注释】

①结言：约定，约好。

②中壄：荒野中。壄，同“野”。

③高丘：高山，这里比喻楚国都城和朝廷。

④承闲：趁空闲的机会。自恃：自信有竭智尽忠的机会。

⑤径：小道。淫曀（yì）：暗昧，昏暗不明。

⑥黴黧（méi lí）：形容脸色黑。沮：坏，败，这里形容气色差。

⑦精越裂：精神上灰心失意。衰耄（mào）：衰老。耄，年老。

⑧襜襜（chān）：形容衣服迎风飘动。

⑨纳纳：形容衣服被濡湿。掩：遍及，尽。

⑩波凑：聚集的波涛。凑，聚集。

⑪飘风：旋风。洶洶：这里形容风很大。

⑫玄石：山名。王逸《楚辞章句》：“玄石，山名。”

⑬平明：天刚亮的时候。苍梧：山名，即九嶷山，位于今湖南宁远境内。

⑭石城：山名。

⑮蔆（líng）：通“菱”，水生植物，生水中，浮水面，夏日开花。

⑯阙：皇宫前面两边的楼台，中间有道路。

⑰陆离：王逸《楚辞章句》认为：“陆离，美玉也。”一作香草解。荐：卧席。

⑱逢龙：山名。下陨：这里指从上往下看。陨，本义向下落。

⑲南郢：即郢都。

⑳潢潢（huàng）：深广。

(21)溶溶：波浪翻滚。

(22)怊怅：惆怅。

(23)晻晻（yǎn）：抑郁愁苦。

(24)涂涂：浓厚。

(25)浏：形容风很快吹过。

【译文】

当初君王与我曾在庙堂约定啊，如今却随意在中途毁弃前言。怀抱兰蕙衡芷啊，只好将它们抛散在荒野中。叹息悲鸣怀念朝廷啊，内心愁闷思念郢都。本想等待时机竭智尽忠啊，怎奈前途昏暗道路阻塞。我面色黧黑气色不佳啊，精神上灰心失意日渐衰老。阵阵寒风吹动下裳啊，浓浓霜露沾湿上衣。在湘水急流中航行啊，乘着滚滚波涛顺流而下。来到山谷徘徊不前啊，迅猛旋风来势汹汹。我的车马向着玄石山奔去啊，来到洞庭边暂作休息。黎明从苍梧山出发啊，傍晚投宿在石城。荷花作盖菱花作车啊，紫贝砌楼台白玉铺堂厅。薜荔作装饰香草作卧席啊，鱼鳞一样美丽的上衣洁白的裙裳。登上逢龙山向下眺望啊，离开故国道路多么漫长。想起郢都的风物习俗啊，愁肠一夜九转。江水深广扬起波浪啊，波涛翻滚送我到达东方。内心惆怅长久思虑啊，精神抑郁一天天地颓唐。茫茫白露纷纷下降啊，秋风峻急很快吹过。身随江水长流不还啊，灵魂远去常常忧愁。

叹曰：譬彼流水，纷扬磕兮①。波逢洶涌，渢滂沛兮②。揄扬涤荡③，漂流陨往④，触崟石兮⑤。龙邛脟圈⑥，缭戾宛转，阻相薄兮。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⑦，遗将来兮⑧。

【注释】

①磕（kē）：水石撞击发出的声音。

②渢（pēn）：水波涌起。滂沛：形容水势浩大，波澜壮阔。

③揄扬：挥扬，扬起。涤荡：动摇，动荡。

④陨：下落。往：前往，前行。

⑤崟（yín）石：尖锐、锐利的石头。

⑥龙邛（qióng）：大约是形容水流回旋搏击而不顺畅的样子。脟（luán）圈：即“缭戾”，纠结缠绕，形容流水回旋搏击的样子。

⑦垂文：流传文章。扬采：与“垂文”互文见义，张扬文采。

⑧遗（wèi）：赠与，给与。

【译文】

乱辞说：就像流水，浪花飞溅撞击巨石啊。风卷巨浪汹涌澎湃，水波涌起波澜壮阔啊。水花飞溅江流激荡，飘流不已奔向前方，猛烈

撞击尖锐山石啊。洪流回旋搏击，盘旋缠绕，终被阻挡啊。遇到祸患灾殃，遭受罪过诽谤啊。挥笔写下美丽篇章，赠与后人体会我的思虑啊。

离世

【题解】

《离世》倾诉了屈原忠心正直却不被理解和任用的苦闷以及放逐多年仍深怀对故国家乡的思恋和对国事的忧患。本篇起笔以五个“灵怀”连贯而下，形成一股飞流直下的行文气势，以急切的呼告，表达了对怀王听信谗言、疏远自己的满腔愤懑。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贞和正直，作者援引天地、四时、日月、招摇、师旷、咎繇等来作佐证。之后迤逦叙及自己从小正道而行、志节忠纯，然而举世混浊我独清，终究为世俗所不容的事实；而国家也在昏君群小的手中日益倾危。最后，写屈原遭放逐而离开郢都，沿水路经过汨罗、沅湘而南下的行程及一路上的所思所想，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和对祖国的眷恋。

灵怀其不吾知兮①，灵怀其不吾闻。就灵怀之皇祖兮②，愬灵怀之鬼神③。灵怀曾不吾与兮④，即听夫人之谀辞⑤。余辞上参于天墬兮⑥，旁引之于四时。指日月使延照兮⑦，抚招摇以质正⑧。立师旷俾端词兮⑨，命咎繇使并听⑩。兆出名曰正则兮⑪，卦发字曰灵均⑫。余幼既有此鸿节兮⑬，长愈固而弥纯。不从俗而诐行兮⑭，直躬指而信志⑮。不枉绳以追曲兮⑯，屈情素以从事⑰。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舆之踵迹⑱。群阿容以晦光兮⑲，皇舆覆以幽辟⑳。舆中途以回畔兮(21)，驷马惊而横犇。执组者不能制兮(22)，必折轭而摧辕(23)。断镳衔以驰骛兮(24)，暮去次而敢止(25)。路荡荡其无人兮(26)，遂不御乎千里(27)。

【注释】

①灵怀：指楚怀王。因屈赋中称楚王为“灵修”，所以刘向称楚怀王为“灵怀”。

②就：趋，趋向。皇祖：君主的祖父或远祖。

③愬（sù）：同“诉”，诉说，告诉。

④与：用。

⑤即：就，接近，靠近。

⑥参：合，配合。天墜（dì）：天地。墜，同“地”。

⑦延：长期，永远。照：察知，知晓。

⑧抚：握持。招摇：星名。即北斗第七星摇光。亦借指北斗。质正：评断是非。

⑨立：树立，确定某种地位。师旷：春秋晋国乐师，善于辨音。俾（bǐ）：使。端：正，直。这里作动词用。

⑩咎繇：即皋陶，舜之贤臣。

⑪兆：指古人占卜时烧灼甲骨所呈现的预示吉凶的裂纹。

⑫卦：《周易》中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以阳爻、阴爻相配合，每卦三爻，组成八卦（即经卦），象征天地间八种基本事物及其阴阳刚柔诸性。发：显现，显露。

⑬鸿节：大节。节，节操。

⑭诐（bì）行：偏邪不正的行为。诐，即“颇”，偏颇，不正。

⑮直：挺直，伸直。躬：身，身体。指：意旨，心志。信：表明。

⑯枉：弯曲。

⑰情素：亦作“情愫”。本指真情，本心。此指向来的志向，一贯的看法。王逸《楚辞章句》作“素志”解。从事：行事，办事。

⑱述：遵循，依照。踵迹：足迹，比喻前人的事业。

⑲阿（ē）容：阿谀。阿，逢迎。容，取悦。晦光：蒙蔽光明，比喻蒙惑人主之耳目。

⑳幽辟：幽僻，昏暗。

(21)回畔：走回头路，即反悔。

(22)执组：指驾驶车马。制：控制，约束。

(23)轭（è）：牛马拉物件时套在脖子上的器具。辕（yuán）：车前驾牲口用的直木。压在车轴上，伸出车舆的前端。

(24)镳（biāo）：马嚼子。骛：驰，乱跑。

(25)次：止宿，停留。敢：不敢，岂敢。

(26)荡荡：空阔，广大。

(27)御：息止，阻止。

【译文】

怀王不知道我啊，怀王不了解我。我要向怀王祖先啊，向那些神灵诉说苦闷。怀王本不任用我啊，又听信小人阿谀谗言。我说的话可以上合天地啊，也能够用四时验证。使太阳月亮永远知道我啊，令北斗七星为我评出是非。我的话可请师旷来考察啊，也可叫皋陶一起来倾听。炙龟求得我的名叫正则啊，卜卦得到我的字是灵均。我小时候已有好的节操啊，长大后更加坚定纯正。从不随波逐流胡作妄行啊，立身正直心志鲜明。不背离正道，追求邪曲啊，违背本心去行事。端正我的行为纯洁如玉啊，遵循先王治国的足迹。众小人阿谀蒙蔽君王啊，使朝廷昏暗国家衰败。车行到半路突然走回头路啊，四马惊惧乱跑狂奔。驾车者不能控制啊，必然折断车轭毁损车辕。嚼子断折马儿乱奔啊，傍晚经过旅舍也不敢停止。道路空阔空无一人啊，车马无羁奔走千里。

身衡陷而下沉兮①，不可获而复登②。不顾身之卑贱兮，惜皇舆之不兴。出国门而端指兮③，冀壹寤而锡还④。哀仆夫之坎毒兮⑤，

屡离忧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延之浮渚兮⑥，赴汨罗之长流。遵江曲之逶移兮⑦，触石碕而衡游⑧。波沣沣而扬浇兮⑨，顺长濑之浊流⑩。凌黄沱而下低兮⑪，思还流而复反。玄舆驰而并集兮⑫，身容与而日远。棹舟杭以横沂兮⑬，淦湘流而南极⑭。立江界而长吟兮⑮，愁哀哀而累息⑯。情慌忽以忘归兮⑰，神浮游以高厉⑱。心蛩蛩而怀顾兮⑲，魂眷眷而独逝⑳。

【注释】

①衡陷：横陷。横，意外。陷，下陷。

②获：得到，获得。登：加封，升任，得到任用。

③端指：笔直向前。

④壹：一旦，一经。寤：通“悟”，醒悟。锡：赐予。

⑤坎毒：愤恨。

⑥师延：商纣时乐师。浮渚：浮在水边，谓投水自尽。渚，水中小块陆地。

⑦江曲：江水曲折处。逶移：犹“逶迤”，曲折绵延。

⑧石碕：亦作“石圻”。曲折的石岸。

⑨沣沣：波浪声。扬浇：水流回旋。

⑩瀨：流得很急的水。

⑪凌：乘。黄沱（tuó）：古代长江的别称。

⑫玄：本指玄酒，古代祭祀时当酒用的清水。玄在这里是水的意思。

⑬棹（zhào）：船桨。舟杭：同“舟航”，指船只。泝（lì）：渡水。

⑭濟（jì）：同“济”，渡水。

⑮界：边上的意思，同“介”。

⑯累息：长叹。

⑰慌忽：亦作“慌惚”，迷茫，神志不清。

⑱高厉：上升，高高腾起。厉，在这里是飞扬的意思。

⑲蛩蛩（qióng）：忧虑。

⑳眷眷：形容依依不舍，频频回首的样子。

【译文】

我横遭诬陷而沉沦啊，不能重获信任而再被任用。不是顾惜自身

卑微啊，只是哀伤楚国不能繁盛。离开郢都笔直向前啊，希望君王一朝醒悟便赐我归还。可怜仆夫为我愤恨啊，悲伤我屡受迫害遭逢祸患。放逐九年不让我回国都啊，想起彭咸投水自尽。痛惜师延浮游濮水之洲，我将投身汨罗洪流。沿着曲折江水绵延前进啊，碰到曲折的石岸转而横走。波涛澎湃水流回旋啊，顺着湍急江水滚滚浊流。乘着长江顺流而下啊，多想逆流而上往回归返。水车飞驰并肩齐进啊，从容而去越走越远。划船航行横渡长江啊，渡过湘水驶向南方。伫立江岸深长地吟唱啊，声声长叹无限悲伤。神情迷茫忘了归路啊，精神浮游高高飞扬。心怀忧愁思君念国啊，灵魂依恋却独自远游。

叹曰：余思旧邦，心依违兮①。日暮黄昏，羌幽悲兮。去郢东迁，余谁慕兮？谗夫党旅②，其以兹故兮。河水淫淫③，情所愿兮。顾瞻郢路，终不返兮。

【注释】

①依违：迟疑。

②旅：众人。这里指党人。

③淫淫：形容水流动的样子。

【译文】

乱辞说：我思念故国，心中迟疑啊。太阳落山暮色苍茫，我的内心十分悲伤啊。离开郢都流放东方，谁值得我思慕想望啊？谗人朋党众多，这就是为何我遭受祸患啊。河水滔滔东流，我愿像它那样啊。回首郢都道路漫长，我最终没有返回故国啊。

怨思

【题解】

《怨思》即叙写屈原忠不见用、横遭谗害打击的怨忿和惆怅之情。文章开头即点出自己心情的忧闷、愁怨。由于情绪低落、灰暗，故眼中所见无不带上忧伤色彩，如“孤子”、“冤雏”、“孤雌”、“鸣鸠”、“玄猿”、“征夫”、“处妇”等。之后便叙及自己何以心境愁苦，由于现实中命运多舛，便将目光转向历史层面，思索关龙逢、比干、骊姬的往事，感到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实在是古今同一，最后以比喻手法继续陈说价值标准颠倒的社会现实。既然现实境况已是如此，又该以何种策略来应对呢？是“容与以俟时”，还是“屈节以从流”？然而若是等待时机，积极进取，则又“惧年岁之既晏”，若是改变节操，同流合污，则又“心鞏鞏而不夷”。既然二者皆不可，于是便只有“浮沅而驰骋”、“下江湘以遭迴”、“长辞远逝”，聊以徘徊娱戏于山水之间了。

惟郁郁之忧毒兮①，志坎壈而不违②。身憔悴而考旦兮③，日黄昏而长悲。闵空宇之孤子兮④，哀枯杨之冤鸮⑤。孤雌吟于高墉兮⑥，鸣鸠栖于桑榆。玄蝯失于潜林兮⑦，独偏弃而远放⑧。征夫劳于周行兮⑨，处妇愤而长望⑩。申诚信而罔违兮，情素洁于纽帛⑪。光明齐于日月兮，文采燿于玉石⑫。伤压次而不发兮⑬，思沉抑而不扬。芳懿懿而终败兮⑭，名靡散而不彰⑮。

【注释】

①郁郁：忧愁郁闷。忧毒：忧愁病苦。

②坎壈（lǎn）：不平，比喻遭遇不顺利。违：背弃，改变。

③憔悴：忧愁。考旦：直到天亮。考，至，到。

④闵：哀伤，怜念。后多作“悯”。空宇：幽寂的居室。孤子：年少丧父者，或幼无父母者。

⑤冤鸱（chú）：烦冤、冤屈的雏鸟。鸱，同“雏”，幼鸟。

⑥孤雌：失偶的雌鸟。墉（yōng）：城墙。

⑦玄蝯（yuán）：亦作“玄猿”。黑色的猿。潜林：高深的树林。

⑧偏弃：犹言被放逐于偏远之地。

⑨征夫：远行的人。周行：大路。

⑩处妇：指呆在家中的妇女，亦即征夫之妻。处，居处，在家。长望：远望。长，远。

⑪纽：缠结，束，系。

⑫燿：同“耀”。

⑬压次：指因受压抑而心境失常。

⑭懿懿：芳香。

⑮靡散：消散，消失。

【译文】

心中忧愁郁闷啊，遭遇不顺也不改初衷。忧愁不安直到天亮啊，从早到晚长久哀伤。怜悯孤儿独处空室啊，哀伤鸠鸟栖息枯杨。失偶雌鸟高墙悲鸣啊，鸣鸠栖息于榆桑。黑猿消失在又密又深的丛林啊，独自被放逐在偏远之地。远行人在路上疲于奔命啊，思妇在家中翘首远望。重申诚信从不背离啊，感情高洁仿佛束帛。美德与日月齐辉啊，文采同美玉争光。可惜受压抑难以宣泄啊，情思遭抑制不能高扬。馥郁芳香最终消散啊，声名消逝无从彰显。

背玉门以犇骛兮①，蹇离尤而干诟②。若龙逢之沉首兮③，王子比干之逢醢④。念社稷之几危兮⑤，反为雠而见怨⑥。思国家之离沮兮⑦，躬获愆而结难。若青蝇之伪质兮⑧，晋骊姬之反情⑨。恐登阶之逢殆兮⑩，故退伏于末庭⑪。孽臣之号咷兮⑫，本朝芜而不治⑬。犯颜色而触谏兮⑭，反蒙辜而被疑⑮。菀蘼芜与菌若兮⑯，渐藁本于洿渎⑰。淹芳芷于腐井兮⑱，弃鸡骇于筐篚⑲。执棠谿以刜蓬兮⑳，秉干将以割肉(21)。筐泽泻以豹鞹兮(22)，破荆和以继筑(23)。时溷浊犹未清兮(24)，世殽乱犹未察(25)。欲容与以俟时兮(26)，惧年岁之既晏。顾屈节以从流兮，心鞏鞏而不夷(27)。宁浮沅而驰骋兮，下江湘以遭迴(28)。

【注释】

①背：离开。玉门：宫门。犇（bēn）骛：奔驰。

②蹇：句首语助词。干诟：自取其辱。干，求，求取。

③龙逄（páng）：亦作“龙逢”，即关龙逢。夏代的贤人，因谏而

为桀所杀，后用为忠臣之代称。沉首：被杀害的意思。

④醢（hǎi）：剁成肉酱。

⑤几危：几，也是危的意思。

⑥讎：亦作“仇”，是仇视，仇恨。

⑦离沮：遭到破坏。

⑧青蝇：比喻谗佞小人。伪：改变，变化。

⑨反情：颠倒是非，违反人情。这里指骊姬乱晋之事。

⑩殆：危险。

⑪末：远。

⑫号咷（táo）：喧嚣，呼喊。

⑬本朝：朝廷。古代以朝廷为国之本，故称。

⑭颜色：眉目之间的气色、容色。这里指君王的脸色。颜，指两眉之间，俗称印堂。

⑮辜：罪过，罪责。

⑯菀（yùn）：通“蕴”。蕴积，郁结。蘼（mí）芜：草名。芎□的苗，叶有香气。菌若：一种植物的名称。

⑰渐：淹没，浸泡。藁（gǎo）本：香草名。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呈羽状，夏开白花，果实有锐棱，根紫色，可入药。洿渎（wū dú）：小水沟。

⑱淹：沤，浸，渍。腐井：臭水井。

⑲鸡骇（hài）：一种犀牛的名称，这里指犀角名。筐簏（lù）：盛物的竹器。方为筐，高为簏。

⑳棠谿（xī）：亦作“棠溪”。古代一种名贵的宝剑，因出棠溪，故称。剞（fú）：击，砍。

(21)秉：持，执。干将：古剑名。代指宝剑。

(22)筐：盛满，装满。泽泻：多年生草本植物。叶椭圆形，开白色小花。块茎可入药，为利尿剂。豹鞹（kuò）：豹皮制成的革。

(23)荆和：指楚国的和氏璧。筑：捣土的杵。

(24)溷（hùn）浊：混浊。

(25)殽乱：混淆，混乱。殽，也是乱的意思。察：清楚，明白。

(26)俟（sì）：等待。

(27)鞏鞏（gǒng）：忧惧。不夷：不快、不安。夷，快乐。

(28)遭迴：徘徊，不进。

【译文】

离开宫阙奔驰而去啊，是由于遭到打击自取其辱。如同龙逢劝桀反被斩首啊，比干劝纣惨遭杀戮。担心国运危在旦夕啊，反成仇敌被人怨恨。忧虑国家遭到破坏啊，我反获罪而遭受灾难。谗人颠倒黑白好比青蝇啊，又如晋国骊姬违反人情。怕接近君王遭逢祸患啊，所以在远处退身隐世。佞臣贼子大声喧嚣啊，朝廷混乱无人治理。我触犯君颜直言劝谏啊，反蒙罪过受到猜忌。蘼芜菌若胡乱堆积啊，藁本浸泡在脏水沟里。芬芳白芷沤在臭水井啊，珍贵犀角丢进竹器。用棠溪利剑去砍蓬蒿啊，持干将宝剑作刀割肉。豹皮口袋装满恶草啊，捣土大杵打烂玉璧。时世混浊是非不清啊，世道混乱好坏不明。想悠闲自得等待时机啊，又担心年势已经衰颓。想改变节操随从流俗啊，但心中忧惧很不乐意。宁到沅水之上浮游驰骋啊，下到长江湘水徘徊游戏。

叹曰：山中槛槛①，余伤怀兮。征夫皇皇②，其孰依兮。经营原野③，杳冥冥兮。乘骐骋骥，舒吾情兮。归骸旧邦，莫谁语兮。长辞远逝④，乘湘去兮。

【注释】

①槛槛（jiàn）：车行驶中发出的声音。

②皇皇：同“惶惶”，恐惧不安。

③经营：周旋往来。

④逝：去，往。

【译文】

乱辞说：山里车声辚辚作响，我心情苦闷又忧伤啊。路上远行人惶恐不安，他往何处寻求依靠啊。在原野上周旋往来，只见大地一片苍茫啊。骑上骏马尽情驰骋，暂使心情得以宣泄啊。死后尸骨想归故国，此情此语却向谁倾诉啊？永别楚国从此离去，乘上湘水漂流远方啊。

远逝

【题解】

《远逝》同《怨思》一样，以愁怀起笔。点出“愁”意之后，作者便将笔锋一转而及于消愁、解愁的话题。全篇叙写了屈原空怀理想与德才，却不被楚王信任，遭受去国离家、放逐江南的厄运。在内容安排上，作者摹拟《惜诵》的笔法，召集了“上皇”、“五岳”、“八灵”、“九魁”、“六神”、“列宿”、“五帝”、“北斗”、“太一”等多方神灵，向神灵们倾诉心事，让神灵们为其导泄忧思。于是神灵们教之以神仙家之道，令其从此飞升羽化，远走高飞。

志隐隐而郁怫兮①，愁独哀而冤结②。肠纷纭以缭转兮③，涕渐渐其若屑④。情慨慨而长怀兮⑤，信上皇而质正⑥。合五岳与八灵兮⑦，讯九魁与六神⑧。指列宿以白情兮⑨，诉五帝以置词⑩。北斗为我折中兮⑪，太一为余听之⑫。云服阴阳之正道兮⑬，御后土之中和⑭。

佩苍龙之蚴虬兮⑮，带隐虹之逶蛇⑯。曳彗星之晧旰兮⑰，抚朱爵与鵕鸃⑱。游清灵之飒戾兮⑲，服云衣之披披⑳。杖玉华与朱旗兮(21)，垂明月之玄珠(22)。举霓旌之蜷翳兮(23)，建黄纁之总旄(24)。躬纯粹而罔愆兮(25)，承皇考之妙仪(26)。

【注释】

①隐隐：忧愁。郁怫：犹“郁悒”，愁闷不舒畅。

②冤结：忧思郁结。

③纷纭：杂乱。缭转：回环旋转，环绕。

④涕：眼泪。渐渐：形容眼泪流淌的样子。屑：碎末。这里形容眼泪如木屑层出不穷。

⑤慨慨：感叹、叹息的样子。长怀：遐想，悠思。

⑥信：通“申”，申明，申诉。质正：求人评定是非。

⑦合：会集，聚合。五岳：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古书中记述略有不同，一般指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八灵：八方之神。

⑧讯：询问。九魁（qí）：北斗九星。魁，星名。六神：六宗之神。

⑨白情：诉说衷情。白，表明，陈述。

⑩置词：陈词，措词。

⑪折中：亦作“折衷”，调节，使适中。

⑫太一：亦作“太乙”。星名。即帝星。又名北极二。因离北极星最近，故隋唐以前文献多以之为北极星。

⑬服：实行，施行。

⑭御：使用，应用。中和：中庸之道的主要内涵。

⑮蚴虬（qiú）：形容蛟龙屈折行动的样子。

⑯隐：长，大。逶蛇（yí）：即“逶迤”，形容长虹弯弯曲曲延续不断的样子。

⑰曳：牵引，拖。晧旰（hào hàn）：明亮。

⑱朱爵（què）：即朱雀。爵，通“雀”，一种神鸟。鵕鸃（jùn yí）：神俊之鸟。

⑲清灵：天庭。飒戾：凉爽的样子。

⑳云衣：以云气为衣。披披：长而飘动的样子。

(21)玉华：“华”字一本作“策”，当从之。玉策即玉制的鞭子或佩以玉饰的鞭子。

(22)明月之玄珠：即明月珠，又叫夜光珠。传说中夜间能发光的宝珠，因珠光晶莹似月光，故名。

(23)霓旌：以云霞为旗帜。蜰翳（dì yì）：隐蔽。

(24)黄纁（xūn）：赤黄色。总：聚合，汇集。旄：古代用牦牛尾做竿饰的旗子。

(25)愆（qiān）：罪过，过失。

(26)妙仪：美好的法则，高妙的法度。

【译文】

心中满怀忧愁难以舒畅啊，独自哀伤忧思郁结。心乱如麻愁肠环转啊，眼泪流淌不断悲泣。感慨叹息长久遐想啊，欲向上皇申诉，讨得是非公道。请五岳八方之神会合啊，向九星六宗之神询问。指着二十八宿表白心意啊，向五方之帝倾诉陈词。北斗星为我调节啊，太一星为我听辩正误。群神劝我施行正道啊，应用大地般的中和真谛。行为要像苍龙屈折行动啊，意志要像长虹连绵云际。牵引天上明亮彗星啊，抚摩神鸟朱雀与鹈鸡。遨游高远清凉的天庭啊，身穿飘飘的五彩云衣。手持玉鞭和朱红旌旗啊，佩带明月珠光彩熠熠。举起云霓旗遮蔽天日啊，树起赤黄大旗。我品行纯正没有过失啊，承袭先祖美好的法度。

惜往事之不合兮，横汨罗而下沝①。橐隆波而南渡兮②，逐江湘之顺流。赴阳侯之潢洋兮③，下石濑而登洲④。陵魁堆以蔽视兮⑤，云冥冥而暗前⑥。山峻高以无垠兮，遂曾闳而迫身⑦。雪雰雰而薄木兮⑧，云霏霏而陨集⑨。阜隘狭而幽险兮⑩，石蓼嵯以翳日⑪。悲故乡而发忿兮，去余邦之弥久。背龙门而入河兮⑫，登大坟而望夏首⑬。横舟航而溆湘兮⑭，耳聊啾而愰慌⑮。波淫淫而周流兮⑯，鸿溶溢而滔荡⑰。路曼曼其无端兮，周容容而无识⑱。引日月以指极兮⑲，少须臾而释思。水波远以冥冥兮，眇不睹其东西⑳。顺风波以南北兮(21)，雾宵晦以纷纷(22)。日杳杳以西颓兮(23)，路长远而窘迫(24)。欲酌醴以娱忧兮(25)，蹇骚骚而不释(26)。

【注释】

①沝（lì）：渡水。

②隆：盛大。

③阳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波涛之神。潢洋：水深而广大。

④石濑：水为石所激形成的急流。洲：水中的陆地。

⑤陵：大土山。魁堆：高大。

⑥暗：蒙蔽，遮蔽。

⑦曾闳（hóng）：高大。

⑧雰雰（fēn）：形容纷纷飘落的样子。这里就雪花而言。

⑨霏霏：这里形容云雾浓重的样子。隕集：向下汇集，下落聚集。

⑩阜：土山。

⑪㟧嵯：同“参差”，不齐。翳（yì）：遮蔽。

⑫龙门：古楚国郢都城门名。河：水道的通称，这里当指长江与沅湘，因为从上下文意来看，这段文字显然脱胎于《九章·哀郢》与《涉江》，且前后文已明确提到“江湘”、“龙门”、“夏首”、“湘”等地名。

⑬坟：水中高地。夏首：夏水的起点。

⑭㴑：“济”的古字。

⑮聊啾：耳鸣。㥄慌：忧愁失意。

⑯淫淫：远远离去。

⑰鸿溶：形容水势盛大。滔荡：形容水势大，水面广。

⑱容容：纷乱，散乱。无识：没有标记，无法辨认。识，通“志”。

⑲极：北极星。

⑳眇（miǎo）：遥远。

(21)风波：江上的风浪。

(22)宵晦：天色昏暗，就像晚上一样。宵，晚上。晦，昏暗。纷纷：纷乱。

(23)颓：坠落，即日落西山之义。

(24)窘迫：处境困苦。

(25)酌醴：酌酒。酌，斟酒。

(26)骚骚：愁绪满怀。

【译文】

痛惜从前与国君政见不合啊，只好横渡汨罗随江流飘荡。乘着滚滚波涛向南行进啊，顺着长江湘水漂流徜徉。奔向水深广大的波涛之乡啊，穿过急流登上岛屿。高山巍峨遮蔽视野啊，乌云层层遮蔽前方。群山高峻连绵不断啊，高大山势临近身旁。大雪纷飞飘落树上啊，乌云浓重汇聚低垂。山中狭谷阴幽险峻啊，岩石参差遮住阳光。思念故国我悲伤怨恨啊，离开故土已很久。走出郢都大门进入大河啊，登上高地眺望夏首。掉转船头横渡湘水啊，耳中轰鸣心中怅然若失。波涛滚滚回旋远去啊，水势汹涌奔腾浩荡。道路漫长没有尽头

啊，四周纷乱无法辨识。依靠日月星辰指引导航啊，暂时解除心中忧思。流水广漠无穷深远啊，浩渺辽远不能辨别方向。我乘风破浪走南闯北啊，大雾弥漫天色晦暗。太阳渐渐向西坠落啊，路途长远处境艰难。想自斟自饮借酒消愁啊，但愁绪满怀难以解脱。

叹曰：飘风蓬龙①，埃坿坿兮②。屮木摇落③，时槁悴兮④。遭倾遇祸⑤，不可救兮。长吟永欷⑥，涕究究兮⑦。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颓流下陨⑧，身日远兮。

【注释】

①蓬龙：形容风转动、旋转的样子。

②坿坿（fú）：尘埃扬起的样子。

③屮：“草”的古字。

④槁悴：枯槁，憔悴。

⑤倾：危。

⑥欷：哭泣时抽噎、哽咽，引申为悲叹声。

⑦究究：形容泪流不止的样子。

⑧颓流：往下流动的水。颓，有下落、下降义，故水流向下亦曰颓。

【译文】

乱辞说：旋风呼啸旋转空中，满天尘土飞扬啊。花草树木随风飘落，这时都枯萎凋零啊。我遭遇倾危祸患，已经无法挽救啊。长声叹息哽咽不已，不断哭泣泪流不止啊。舒展情绪写作诗篇，希望免除灾祸忧愁啊。顺流而下遭到放逐，故国日远难以回头啊。

惜贤

【题解】

本篇起笔即云："览屈氏之《离骚》兮"，可见是刘向读《离骚》的感想。在内容安排上，此篇不同于其他八篇为屈原代言的文体，而是作者直接出面，证实确为刘向读罢《离骚》，情绪激荡、胸中不平、模仿屈原以香草自饰来表达其高洁人格的理想篇什。其中，作者拈出屈原作品中所推崇的历史人物子侨、申徒狄、由、夷、介子推等来传递敬仰之情。随后，笔锋一转，又拈出屈原作品中所提及的忠良而惨遭不幸的历史人物申生、和氏、申胥、比干等来传达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困惑。由此推测，本篇大约是刘向中年以后的作品，既有对屈原遭遇的感念，又自然融入了自身人生体验，可算借拟骚咏屈来浇一己胸中之块垒。

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①。声嗷嗷以寂寥兮②，顾仆夫之憔悴。拨谄谀而匡邪兮③，切淟涊之流俗④。荡渨淒之奸咎兮⑤，夷蠢蠢之溷浊⑥。怀芬香而挟蕙兮，佩江蓠之斐斐⑦。握申椒与杜若兮，冠浮云之峨峨⑧。登长陵而四望兮⑨，览芷圃之蠡蠡⑩。游兰皋与蕙林兮，睨玉石之嵯嵯⑪。扬精华以眩燿兮，芳郁渥而纯美⑫。结桂树之旖旎兮⑬，纫荃蕙与辛夷。芳若兹而不御兮⑭，捐林薄

而菀死⑮。

【注释】

①怫（fú）郁：形容心情不舒畅。

②嗷嗷（áo）：呼叫声。寂寥：形容寂静而空旷无人。

③拨：治理，整顿。匡：纠正，扶正。

④切：削平。渫涊（tiǎn niǎn）：污浊，卑污。

⑤荡：洗涤，清除。溰委（wēi wō）：污浊。奸咎：犹奸恶。

⑥夷：消灭，诛灭。蠢蠢：扰动不安。含有贬义。

⑦斐斐（fēi）：香气浓郁。一本作“菲菲”。

⑧浮云：冠名，也比喻冠高。峨峨：形容冠高。

⑨长陵：高大的山。

⑩蠡蠡（lǐ）：犹“历历”，行列分明。

⑪睨：回头看。嵾嵯：即“参差”，不整齐。

⑫郁渥：形容香气浓烈。

⑬旖旎（yǐ nǐ）：柔和美好。

⑭御：用。

⑮捐：放弃，舍弃。林薄：交错丛生的草木。菀（yùn）：堆积，积聚。

【译文】

读完屈原《离骚》啊，我满腔伤悲心情郁结。对着空旷荒野大声呼叫啊，看见仆人像我一样憔悴。要整顿谗人纠正邪恶啊，削平污浊的世情流俗。清除污浊的奸恶之徒啊，消灭扰动不安的混乱行为。怀抱蕙草芳香馥郁啊，身佩江离浓郁芳香。手握申椒与杜若啊，头戴浮云高冠。登上高大山陵四面眺望啊，看见花圃香芷行列分明。游览兰花水滨蕙草芳林啊，回头看见美玉岩石千姿百态。精粹如美玉光辉闪耀，香气浓烈纯洁美好。系结柔美的桂树枝条啊，连缀荃蕙、辛夷众多香草。芳香如此却不被任用啊，舍弃在丛林堆里枯萎。

驱子侨之犇走兮①，申徒狄之赴渊②。若由夷之纯美兮③，介子推之隐山④。晋申生之离殃兮⑤，荆和氏之泣血⑥。吴申胥之抉眼兮⑦，王子比干之横废⑧。欲卑身而下体兮⑨，心隐恻而不置⑩。方圜殊而不合兮，钩绳用而异态。欲俟时于须臾兮，日阴曀其将暮⑪。时迟迟其日进兮⑫，年忽忽而日度⑬。妄周容而入世兮⑭，内距闭而不开⑮。俟时风之清激兮，愈氛雾其如塺⑯。进雄鸠之耿耿兮⑰，谗介介而蔽之⑱。默顺风以偃仰兮⑲，尚由由而进之⑳。心忙悢以冤结兮(21)，情舛错以曼忧(22)。搴薜荔于山野兮，采撚支于中洲(23)。望高

丘而叹涕兮，悲吸吸而长怀[24]。孰契契而委栋兮[25]，日晻晻而下颓[26]。

【注释】

①子侨：即王子侨，也作“王子乔”，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人。

②申徒狄：殷时贤人，相传不满殷纣暴虐，投水而死。

③由夷：许由、伯夷二人，二人为古代义士的表率。许由，相传尧时隐士。伯夷，商朝孤竹国幼子，后隐居，不食周粟而死。

④介子推：春秋晋人，从晋公子重耳（文公）出亡，历经各国，凡十九年。文公还国为君，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不及。与母隐于绵山而终。

⑤申生：春秋时晋献公太子，为继母骊姬谄害而死。

⑥和氏：卞和，春秋楚人。

⑦申胥：即伍子胥，初入吴，吴王以申地封之，故曰申胥。抉（jué）眼：挖出眼珠。这里指子胥被谗殉身的典故。

⑧横废：突遭意外祸殃之义。这里指比干遭殷纣王剖心酷刑。横有突然、意外、不测义。

⑨卑身：犹言低身、屈身、伏身。下体：卑躬屈腰。下，此处作

降低、放低解。

⑩置：废弃，舍弃。

⑪阴曀（yì）：云气掩映日光，天气阴晦。

⑫迟迟：形容行走缓慢。

⑬忽忽：迅速。度：这里指时光流逝。

⑭周容：谄媚逢迎，取好于人。

⑮内：内心。距闭：距，通“拒”。指拒而不纳。

⑯塺（méi）：尘土。

⑰耿耿：形容诚信的样子。

⑱介介：分隔，离间。

⑲默：寂静无声，默然不语。偃仰：或俯或仰，与世浮沉。

⑳由由：迟疑，犹豫。

(21)忙悢（kuǎng lǎng）：失意怅惘。

(22)舛（chuǎn）错：错乱。舛，相违背。曼：长，远。

(23)撚（yān）支：香草名。

(24)吸吸：呼吸急促，这里形容悲叹不已。

(25)契契：忧愁，愁苦。委：付托。

(26)晻晻（yǎn）：日光渐暗。

【译文】

想随王子乔远游啊，仰慕申徒狄投江。要像许由、伯夷纯洁高尚啊，要学介子推隐居深山。可怜晋国申生遭受祸殃啊，痛惜楚国卞和泪如血色。吴国子胥被挖去双眼啊，殷朝比干被剖心惨死。想卑躬屈节顺从流俗啊，但心中隐痛不愿这样。方和圆的形状本就不同啊，曲钩直绳用途也不一样。想暂时等待美好时光啊，但天色阴晦日已昏黄。时光看似缓慢却一天天过去啊，岁月逝去时其实迅速。想谄媚阿谀苟合于世啊，但内心拒绝这种念头。盼望世风清澈澄明激发人心啊，雾气却如尘土无边无尽。想如雄鸠进献诚信啊，却遭谗人离间阻挡。想沉默不语与世浮沉啊，却犹豫不决不愿这样。心中失意怅惘悲愤郁结啊，思绪错乱忧愁深长。在荒山野岭摘取薜荔啊，在水中小洲采集撚支。遥遥远望高山叹息流泪啊，长久思念悲叹不已。谁能像我一样忧国忧民贡献自己啊，日光渐暗太阳偏西。

叹曰：江湘油油①，长流汩兮②。挑揄扬汰③，荡迅疾兮。忧心展转，愁怫郁兮。冤结未舒，长隐忿兮④。丁时逢殃⑤，可柰何兮⑥。劳心悁悁⑦，涕滂沱兮。

【注释】

①油油：形容水流动的样子。

②汩（gǔ）：形容水流很快。

③挑揄（yú）：搅动，这里指水流激扬。汰：水波。

④隐：悲痛，痛苦。

⑤丁：当，遭逢。

⑥柰何：同“奈何”。如何，怎样。

⑦劳心：忧心。悁悁（yuān）：忧闷。

【译文】

乱辞说：江湘之水滚滚而去，水流迅速流逝不停啊。水流激荡搅动扬起水浪，奔流向前快速迅猛啊。忧心如焚夜里转侧不已，心中无比愁苦郁结啊。怨恨愁结不能舒展，心中常怀悲愤痛苦啊。生逢乱世遭遇灾殃，命运如此又能怎样啊？劳心忧闷无比悲伤，眼泪滚滚洒落如雨啊。

忧苦

【题解】

本篇和《怨思》、《远逝》一样，都以悲忧愁苦起笔，抒写屈原被放逐异乡时的凄苦心情以及对忠奸不辨、善恶不分的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同时还表达了其故国之思和去国之恨。首先，作者设置了屈原放逐在外、徘徊山野的场景，以凄寒清冷的景物衬托出屈原孤独、憔悴的身影；之后从外部环境描写转向内心状态刻划，所抒写情感不外乎内心愁闷、无以释怀之类；最后以比喻手法来表现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并以此来表现自己伤感、无奈之情，这部分内容大体承袭屈赋，稍显缺乏生气。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辞九年而不复兮，独茕茕而南行①。思余俗之流风兮，心纷错而不受②。遵壑莽以呼风兮，步从容于山廋③。巡陆夷之曲衍兮④，幽空虚以寂寞。倚石岩以流涕兮，忧憔悴而无乐。登巑岏以长企兮⑤，望南郢而窥之⑥。山修远其辽辽兮⑦，涂漫漫其无时。听玄鹤之晨鸣兮⑧，于高冈之峨峨。独愤积而哀娱兮⑨，翔江洲而安歌。三鸟飞以自南兮⑩，览其志而欲北。愿寄言于三鸟兮，去飘疾而不可得⑪。

【注释】

①茕茕：形容孤单，无依无靠。

②纷错：形容内心烦乱。受：接受，承受。

③廋（sōu）：山崖弯曲的地方。

④巡：行走。陆夷：高山和平地。曲衍：曲折的湖泽。

⑤巑岏（cuán wán）：高峻的山峰。企：踮起脚。

⑥窥（kuī）：泛指观看。

⑦辽辽：形容遥远。

⑧玄鹤：传说中的神鸟。

⑨哀娱：犹“哀乐”。悲伤与欢乐。

⑩三鸟：古代神话中西王母身边的三只青鸟。

⑪飘疾：疾速。

【译文】

可怜我心中悲愁啊，哀叹邦国遭遇祸患。离别九年不能回返啊，孤独一人流浪南方。想到楚国世俗混浊之风啊，内心纷然错乱难以接受。沿着山野徐行迎风呼唤啊，在山崖弯曲之处慢慢行走。行走在高山平地的曲折的湖泽间啊，四周幽静空寂无声。倚靠岩石痛哭流涕啊，身心疲惫没有欢乐。登上险峰踮脚站立啊，眺望郢都盼视家乡。山路绵长十分遥远啊，道路漫漫没有尽头。听见玄鹤清晨鸣叫啊，在那巍峨的山冈上。孤愤郁积，我苦中作乐啊，来到江中小洲悠闲歌唱。三青鸟从南飞来啊，观察它们想要飞往北方。想委托三鸟为我捎信啊，它们飞得太快我追赶不上。

欲迁志而改操兮，心纷结其未离①。外彷徨而游览兮，内恻隐而含哀②。聊须臾以时忘兮③，心渐渐其烦错④。愿假簧以舒忧兮⑤，志纡郁其难释⑥。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⑦。长嘘吸以於悒兮⑧，涕横集而成行。伤明珠之赴泥兮，鱼眼玑之坚藏⑨。同

驽骡与橐驵兮⑩，杂班驳与阗茸⑪。葛藟蔂于桂树兮⑫，鸱鸮集于木兰⑬。偓促谈于廊庙兮⑭，律魁放乎山间⑮。恶虞氏之箫《韶》兮⑯，好遗风之《激楚》⑰。潜周鼎于江淮兮⑱，爨土鬻于中宇⑲。且人心之持旧兮，而不可保长。邅彼南道兮，征夫宵行⑳。思念郢路兮，还顾睠睠(21)。涕流交集兮，泣下涟涟(22)。

【注释】

①纷结：这里形容心思纷乱郁结。

②恻隐：悲痛，痛苦。

③须臾：优游自得。

④渐渐：逐渐。烦错：烦乱，烦闷。

⑤簧：乐器里有弹性的薄片，用竹箬或铜片制成，作为发声的振动体。亦指簧片振动发出的声音。这里代指一种乐器。

⑥纡郁：形容愁思郁结难解的样子。

⑦殚（dān）：尽。

⑧嘘吸：啼泣的样子。於悒：呜咽。

⑨玑（jī）：不圆的珠。一说小珠。

⑩驽骡：驽，劣马骡。《说文·马部》：“骡，驴父马母。”古人因其非驴非马，故视为贱种，而与驽马同称。驵（zù）：骏马。

⑪班驳：杂色，色彩斑斓。阖茸（tà róng）：庸碌低劣。

⑫葛藟（lěi）：植物名。又称“千岁藟”。落叶木质藤本。蘽（lěi）：攀援，缠绕。

⑬鸱鸮（chī　xiāo）：亦作“鸱枭”。鸟名，俗称猫头鹰，常用以比喻贪恶之人。

⑭偓（wò）促：器量狭窄。

⑮律魁：高大。这里代指贤士。

⑯《韶》：亦称《大韶》、《韶箾》、《箾韶》、《箫韶》、《韶虞》、《昭虞》、《招》。六舞之一。由九段组成，即所谓“箫韶九成”。相传为舜时代的乐舞，周代用以祭祀四望（即四方，一说指名山大川，或指日月星海）。

⑰《激楚》：乐曲名。这里指民间俗乐，与上文《韶》等雅乐相对而言。

⑱周鼎：指周代的传国宝器九鼎。

⑲爨（cuàn）：烧火煮饭。鬻（qín）：釜类烹器。中宇：堂屋。

⑳宵行：夜行。

(21)睠睠（juàn）：形容依恋不舍的样子。

(22)涟涟（lián）：形容泪流不止。

【译文】

想改变志向丢弃节操啊，但思绪纷乱郁结不愿这样。表面优游自得徘徊游荡啊，内心悲痛满怀哀伤。姑且优游自得以忘记痛苦啊，然而心绪逐渐烦闷复杂。希望借助乐器舒解忧愁啊，却愁情郁结无法弭释。吟诵《离骚》抒发情怀啊，愁思之意未尽于《九章》。长久啼泣呜咽忧伤啊，涕泗交流泪落成行。伤心明珠被丢进泥里啊，鱼眼当作宝珠珍藏。劣骡骏马被同等看待啊，杂色劣马大受欣赏。恶草葛藟攀援桂枝啊，猫头鹰聚集在木兰旁。贪愚小人高谈阔论在庙堂啊，高士贤良被放逐山野之地。虞舜《箫韶》之乐遭人厌弃啊，民间《激楚》那样的俗乐却备受欣赏。传国宝器九鼎沉入江水啊，烧饭土锅却摆在堂屋上。人心虽怀有淳朴之风啊，但世风日下而难以久长。把车马转向南方啊，就像远行之人昼夜兼程不停奔忙。思念着郢都道路啊，频频回头眺望郢都。禁不住涕泪满面啊，顺着脸颊泪流不止。

叹曰：登山长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①，泣如颓兮。留思北顾，涕渐渐兮②。折锐摧矜③，凝泛滥兮④。念我茕茕，魂谁求兮？仆夫慌悴⑤，散若流兮。

【注释】

①菀（yù）：茂盛。

②渐渐：形容眼泪往下流的样子。

③摧：挫伤。矜（jīn）：庄重，严肃。

④凝：停止，终止。泛滥：浮沉。

⑤慌悴：憔悴。

【译文】

乱辞说：登上高山眺望远方，心中无限悲愁啊。草木茂盛一片青翠，泪如流水滚滚不断啊。留恋故国回首北望，悲从中来泪水直流啊。锐气意志受到挫伤，停止与世浮沉啊。想到自己孤身一人，灵魂把谁寻求啊？仆人愁苦憔悴，离散如同流水一样啊。

愍命

【题解】

《愍命》以自述形式，叙写屈原生不逢时、命运乖蹇、不为世容的不幸遭遇，表达他对政治清明之世的向往，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屈原的不幸命运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全篇分前后两大段，前段追忆当年“皇考”在位时的清明政治，后段叙写当今政坛的混乱，社会风气的恶浊，其间大量运用了表现政治清浊的语典、事典等，有受当时流行散体大赋影响的印痕。

昔皇考之嘉志兮①，喜登能而亮贤②。情纯洁而罔蔽兮③，姿盛

质而无愆④。放佞人与谄谀兮，斥谗夫与便嬖⑤。亲忠正之悃诚兮⑥，招贞良与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⑦，情澹澹其若渊⑧。回邪辟而不能入兮⑨，诚愿藏而不可迁。逐下祩于后堂兮⑩，迎宓妃于伊雒⑪。刚谗贼于中廇兮⑫，选吕管于榛薄⑬。丛林之下无怨士兮，江河之畔无隐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⑭，伊皋之伦以充庐⑮。

【注释】

①嘉志：美好的志向。

②登能而亮贤：即举贤授能的意思，登、亮在这里作动词用。

③罔蔿（huì）：不肮脏。蔿，同“秽”。

④姿盛质：即姿质盛，天生的才能丰富。姿，通“资”。愆：罪过，过失。

⑤便嬖（bì）：君主左右受宠幸的小臣。

⑥悃（kǔn）诚：悃，诚恳，至诚。至诚，忠诚。

⑦溶溶：形容宽广。

⑧澹澹：恬静，安静。

⑨回邪：不正，邪僻。

⑩下祑（zhì）：宫中等级不高的姬妾宫人。

⑪伊雒（luò）：亦作“伊洛”。伊水与洛水皆在河南西部，两水在洛阳附近汇流，注入黄河。

⑫刜（fú）：击，砍。中廇（liù）：亦作“中霤”、“中溜”。室的中央。

⑬吕管：周吕尚与春秋齐管仲的并称。榛薄（zhēn　bó）：丛杂的草木。这里引申指山野僻乡。

⑭三苗：这里指佞臣、奸臣。

⑮伊皋：这里喻指良臣贤相。伊，指伊尹。皋，指皋陶。庐：本义指临时居住的房屋。

【译文】

从前太祖有美好志向啊，喜欢举贤授能。性情纯正没一点不洁净的东西啊，天生才能出众没有过失。放逐奸佞与谄媚小人啊，斥退谗人与邀宠近臣。亲近忠正诚恳的贤士啊，招纳端正明智的忠良。心胸宽广无法度量啊，性情恬静有如深渊。邪僻回避难以侵入啊，真心保持不可改变。驱逐贱妾进冷宫啊，迎接宓妃到洛水边。把奸谗小人驱出朝廷啊，选用吕尚管仲于山野僻乡。山野间没有怨恨的高士啊，江河边没有隐居的贤人。奸邪的三苗之徒被流放啊，伊尹皋陶般的贤臣充满朝廷。

今反表以为里兮，颠裳以为衣。戚宋万于两楹兮①，废周邵于遐

夷②。却骐骥以转运兮③，腾驴骡以驰逐。蔡女黜而出帷兮④，戎妇入而綵绣服⑤。庆忌囚于阱室兮⑥，陈不占战而赴围⑦。破伯牙之号钟兮⑧，挟人筝而弹纬⑨。藏瑨石于金匮兮⑩，捐赤瑾于中庭⑪。韩信蒙于介胄兮⑫，行夫将而攻城⑬。莞芎弃于泽洲兮⑭，爬蠦蠹于筐篚⑮。麒麟奔于九皋兮⑯，熊罴群而逸囿⑰。折芳枝与琼华兮⑱，树枳棘与薪柴⑲。掘荃蕙与射干兮⑳，耘藜藿与蘘荷(21)。惜今世其何殊兮，远近思而不同。或沉沦其无所达兮，或清激其无所通。哀余生之不当兮，独蒙毒而逢尤(22)。虽謇謇以申志兮(23)，君乖差而屏之(24)。诚惜芳之菲菲兮，反以兹为腐也。怀椒聊之莈莈兮(25)，乃逢纷以罹诟也(26)。

【注释】

①戚：亲近，亲密。宋万：指春秋时宋国的南宫万，是宋湣公时的逆臣。两楹（yíng）：殿堂中间，是殿堂中最尊贵的位置。楹，厅堂的前柱。

②周邵（shào）：亦作“周召”。周成王时共同辅政的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并称。两人分陕而治，皆有美政。遐夷：指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夷，本指东方少数民族。后泛指少数民族。本篇意义则更为宽泛，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③却：屏退，黜退。转运：运输。

④蔡女：蔡国的女子，是贤德的代称。黜（chù）：贬斥。

⑤戎：我国古代泛指西部的少数民族。綵（cǎi）：彩色的丝织品。

⑥庆忌：吴王僚时公子，以勇武著称。阱（jǐng）室：地牢。

⑦陈不占：春秋时齐国一位有义而无勇的臣子。据刘向《新序·义勇》记载，陈不占听说崔杼要杀齐庄公，准备去救，但十分紧张，吃饭时掉落了饭勺，上车时抓不到扶手。到了现场，听到战斗的声音，被吓死。战：战栗，畏惧。

⑧伯牙：春秋时人，以善于弹琴著名。号钟：古琴名。

⑨挟（xié）：持。人筝：小筝。徐仁甫《楚辞别解》：“疑‘人’为‘小’字之误。”弹纬：弹奏。

⑩瑉（mín）石：瑉，一作“珉”，似玉的美石。匮（guì）：后多作“柜”，大型藏物器。

⑪赤瑾（jǐn）：一种赤色的美玉。

⑫韩信：汉高祖刘邦手下名将，与萧何、张良合称汉兴三杰。事迹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蒙：覆盖。这里是披服、穿上的意思。介：铠甲。胄（zhòu）：头盔。

⑬行夫：士兵。将（jiāng）：率领，带领。

⑭莞（guān）：俗名水葱，席子草。亦指用莞草织的席子。芎（xiōng）：芎□。植物名。叶似芹，秋开白花，有香气。

⑮爬蠡（páo　lì）：爬，即匏，今称葫芦。蠡，瓢勺，一种舀水

器具。蠹（dù）：“囊”的误字，盛装的意思。

⑯九皋：曲折的沼泽。

⑰熊罴（pí）：皆猛兽，这里比喻贪残之人。逸囿：谓禽兽奔跑于苑囿。逸，奔跑。

⑱琼华：玉花。

⑲树：种植。枳（zhǐ）棘：枳木与棘木，因多刺而被视为恶木。常用以比喻恶人或小人。

⑳射干（yè gān）：多年生草本，叶剑形，排成两行。

(21)耘（yún）：培土，除草。藜（lí）：亦称灰藿、灰菜。一年生草本植物。藿（huò）：豆叶。嫩时可食。蘘（ráng）荷：一名蘘草。亦名覆葅、葢葅。多年生草本植物。

(22)蒙毒：蒙受苦难。

(23)謇謇：忠正敢言。

(24)乖差：违异，抵触。屏（bǐng）：摒弃，除去。

(25)椒聊：即椒。聊，语助词。莲莲（shè）：形容芳香气味弥漫。

(26)逢纷：遭遇乱世。罹（lí）：被，遭受。

【译文】

当今之世把外表当作内里啊，把下衣裙裳颠倒作为上身衣服。逆臣南宫万居尊受宠啊，周公邵公却被放逐蛮夷荒野。让千里马去运输东西啊，却乘笨劣驴骡奔走趋驰。蔡国贤女被贬斥出帷帐啊，反让戎狄丑妇穿锦绣衣服。勇士庆忌被关进地牢啊，懦夫陈不占却领兵前往解围。打破伯牙的号钟琴啊，却持小筝张弦弹奏。次于玉的石头被珍藏在金柜啊，上等的赤色美玉却被抛弃在中庭。猛将韩信披甲充当小卒啊，行伍懦夫却率兵去攻城。香草莞芎丢弃在水洲啊，葫芦瓜瓢收藏进筐篓。麒麟奔窜在曲折的沼泽啊，熊罴成群奔跑在苑囿。折断芳枝和玉花啊，培植枳棘和柴火。挖掉香草荃蕙和射干啊，培土养殖藜藿和蘘荷。痛惜今世不比往昔啊，想到古今之人如此不同。有人沉沦世俗无法显达啊，有人清廉奋发却不能亨通。可怜我生不逢时啊，独遭苦难背上罪名。虽然忠正敢言表达心志啊，但君王抵触摒弃不用。痛惜这浓浓芳馨啊，被君王认为是腐败的东西。揣着椒聊香气弥漫啊，遭逢乱世被人嫉恨。

叹曰：嘉皇既殁①，终不返兮。山中幽险，郢路远兮。谗人谏谏②，孰可愬兮③。征夫罔极，谁可语兮。行吟累欷，声喟喟兮④。怀忧含戚，何侘傺兮⑤。

【注释】

①皇：君王。

②谏谏（jiàn）：能言善辩，花言巧语。这里引申为进谗言的意

思。

③愬：同“诉”，诉说。

④喟喟（kuì）：叹息声。

⑤侘傺（chà chì）：惆怅失意。

【译文】

乱辞说：美好明君已经不再，再也无法重现啊。深山之中幽暗险峻，回郢的道路遥远漫长啊。谗谀小人巧言善辩，我能够对谁诉说啊。放逐远行没有尽头，我又能向谁倾诉啊。边走边吟感叹不已，不断悲伤叹息啊。满怀忧愁暗含悲伤，多么惆怅失意啊。

思古

【题解】

《思古》主要叙写屈原被放逐后，行走江湖，无人理解，孤苦而无所适从，进退两难的悲苦情景。在内容安排上，起笔便设置了一个幽暗凄清的自然环境：屈原独自一人徘徊在空旷的山野，心情凄楚抑郁，在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之际展开了内心独白。他先是想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遭到放逐，离开故国郢都，流落在沅湘蛮荒之地。虽说境遇如此，但他仍然挂念着邦国宗族的兴衰存亡。然而，时俗颠倒混乱，传统价值标准也已被彻底颠覆。“锺牙已死”，“纤阿不御”，世俗社会无人理解自己，只有“桀白水而高骛兮，因徙弛而长词”，从

此退居隐遁了。

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①，阜杳杳以蔽日②。悲余心之悁悁兮③，目眇眇而遗泣④。风骚屑以摇木兮⑤，云吸吸以湫戾⑥。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⑦。旦徘徊于长阪兮⑧，夕仿偟而独宿⑨。发披披以鬤鬤兮⑩，躬劬劳而瘏悴⑪。魂倥偬而南行兮⑫，泣沾襟而濡袂⑬。心婵媛而无告兮⑭，口噤闭而不言⑮。违郢都之旧闾兮⑯，回湘沅而远迁。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⑰。闵先嗣之中绝兮⑱，心惶惑而自悲。聊浮游于山陬兮⑲，步周流于江畔。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泛观⑳。

【注释】

①崭岩：形容山势险峻。

②阜：土山。杳杳：幽暗。

③悁悁（yuān）：形容忧伤、悲伤。

④眇眇：形容纵目远眺，望眼欲穿的样子。遗泣：落泪。

⑤骚屑：风声。

⑥吸吸：形容云浮动或移动的样子。湫（jiū）戾：卷曲。

⑦倥偬（kǒng zǒng）：困苦窘迫。

⑧长阪：亦作“长坂”，高坡。

⑨仿偟：同“彷徨”。

⑩披披（pī）：散乱。鬤鬤（ráng）：头发纷乱。

⑪劬（qú）劳：劳累，劳苦。瘏（tú）悴：痛悴，疾病，疲劳憔悴。瘏，疲病，困乏。

⑫俇俇（guàng）：惶遽，心神不安。

⑬濡（rú）袂：沾湿衣袖。

⑭婵媛：牵引，情思牵萦。

⑮噤（jìn）：闭口，不言。

⑯闾：乡里。

⑰宗鬼神：宗族祖先的鬼神。王逸《楚辞章句》作“宗族先祖鬼神”解。无次：失去次第，暗指没有人祭祀。

⑱先嗣：对先人功业的继承。中绝：中断，绝灭。

⑲陿（xiá）：同“峡”，两山间水道，峡谷。

⑳泛观：纵观，广泛地观览。

【译文】

阴暗幽深的山林啊，树木生长得郁郁青青。峰峦参差起伏山势险峻啊，土山幽暗天色阴沉。可怜我心中无限愁伤啊，放眼四望泪流而下。秋风作响摇动草木啊，浓云浮动卷曲飘移。可怜我一生毫无快乐啊，困苦窘迫久居在深山野岭。白天我徘徊在高坡啊，夜晚徘徊着一人独宿。头发散乱蓬蓬松松啊，身心劳累疲劳憔悴。神魂不定匆匆南行啊，泪落衣襟而沾湿衣袖。心中情思牵萦无处诉说啊，嘴巴紧闭干脆不说。离开郢都我的故国啊，渡过湘沅漂泊远行。想到我的故国横遭祸殃啊，宗族祖先的鬼神无人祭祀。哀怜对先人功业的继承就此中断啊，内心惶恐不安暗自悲伤。暂且在山峡漫步闲逛啊，再走到江边四处游荡。面临深渊放声长啸啊，姑且徘徊到处览望。

兴《离骚》之微文兮①，冀灵修之壹悟。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②。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典刑兮③，绝《洪范》之辟纪④。播规矩以背度兮⑤，错权衡而任意⑥。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侍侧⑦。甘棠枯于丰草兮⑧，藜棘树于中庭。西施斥于北宫兮⑨，仳惟倚于弥楹⑩。乌获戚而骖乘兮⑪，燕公操于马圉⑫。蒯聩登于清府兮⑬，咎繇弃而在墼⑭。盖见兹以永叹兮，欲登阶而狐疑。桀白水而高骛兮⑮，因徙弛而长词⑯。

【注释】

①兴：作。微文：辞旨精微，隐寓讽喻的文辞。

②轨：本指车辙，这里喻指政治主张，法则。初古：前代。王逸《楚辞章句》作“古始”解。

③三五：三皇和五帝。典刑：旧法，常刑。

④洪范：《尚书》篇名，旧传为箕子向周武王陈述的“天地之大法”。洪，大。范，法、规范。辟纪：法纪。辟，法度。纪，纲领、法度。

⑤播：舍弃，背弃。

⑥错：丢开，背离。权衡：本指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借指法则、标准。权，秤锤。衡，秤杆。

⑦倾：斜，不正。这里指小人而言。容幸：通过逢迎来讨人喜欢。王逸《楚辞章句》解作“容身谗谀之人”。

⑧甘棠：树名，即棠梨，也叫白棠，杜梨。

⑨北宫：侧室，偏居。

⑩仳惟（pí huī）：古丑女名。弥楹：即宫殿朝堂之义。楹，柱子。

⑪乌获：战国时秦之力士。一说可能为更古之力士。后为力士的泛称。戚：亲近，亲密。骖乘（cān shèng）：在车右边陪乘。

⑫燕公：周代燕国的始祖召公，也称邵公、召康公。操：执，持，拿着。圉（yǔ）：原指养马，这里指养马的地方。

⑬蒯聵（guì）：卫灵公太子，忤逆不孝，欲害其母。王逸《楚辞章句》：“蒯聵，卫灵公太子也，不顺其亲，欲害其后母。”一说是古之著名剑客。清府：即清庙，古代帝王的宗庙。

⑭咎繇：即皋陶。墒，同“野”。

⑮桀，同“乘”。白水：神话中水名。骛：驰骋。

⑯徙弛：退却。长词：长久告别，即永别。词，通“辞”。

【译文】

创作幽远精微的《离骚》啊，希望君王能够一朝醒悟。让我的马车返回郢都啊，遵循前代圣贤的纲纪。路途遥远难以返还啊，我内心悲伤不已。违背三皇五帝的旧法啊，弃绝《洪范》大法的法纪。舍弃圆规直尺违背法度啊，丢开杆秤任意估计。执行法纪的遭到放逐啊，卑身逢迎却得近君侧。棠梨枯死野草丰茂啊，蒺藜荆棘种满庭院。美女西施贬入侧室啊，丑妇仳惟近侍君王。力士乌获被亲近与君同乘同行啊，贤臣燕公执役操劳在马房。武夫蒯聵得进宗庙啊，贤明皋陶却被弃逐山林。见到此情此景我长久叹息啊，想进宫规劝又迟疑犹豫。还是乘着白水自由驰骋啊，趁此退却与浊世永别。

叹曰：倘佯垆阪①，沼水深兮②。容与汉渚，涕淫淫兮。锺牙已死③，谁为声兮？纤阿不御④，焉舒情兮？曾哀凄欷⑤，心离离兮⑥。还顾高丘，泣如洒兮。

【注释】

①倘佯（cháng yáng）：又作“徜徉”，徘徊，游荡。垆（lú）：黑色或黄黑色坚硬而质粗不粘的土壤。

②沼：水池。

③锺牙：指锺子期和俞伯牙，春秋时人，精于音律。

④纤阿：神话中为月神驾车的人。

⑤曾：重累，增加。

⑥离离：形容悲痛、忧伤的样子。

【译文】

乱辞说：游荡在黑黄土坡上，池水幽深啊。徘徊在汉水之滨，涕泪如雨啊。钟子期俞伯牙已死，没有知音弹琴给谁听啊？月御纤阿不驾车马，骏马怎会开怀舒心啊？我更加悲伤，叹息不已，心情苦痛啊。回头遥望楚国高山，泪落如雨洒下啊。

远游

【题解】

此《远游》与屈原所作《远游》同名，即使从两者思想内容以及语汇词句来看，也颇多相似之处。屈原作《远游》是以外界环境对个人的压迫作为神游的诱因，刘向《远游》则以“悲余性之不可改”起

笔，之后模仿《涉江》笔调，塑造了诗歌抒情主人公高大光辉的形象，他“欲与天地参寿”、“与日月而比荣”，由此才开始其飞升神游的。因此，屈原之悲是深沉苍凉之悲，本篇之悲则是豪宕慷慨之悲。作品通过瑰丽多彩的场景描写，展示了一幅幅神奇美妙的神话世界之图景，表现了屈原为追求真理而不屈不挠的执著精神。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屡惩艾而不迻①。服觉晧以殊俗兮②，貌揭揭以巍巍③。譬若王侨之乘云兮，载赤霄而凌太清④。欲与天地参寿兮⑤，与日月而比荣。登崑岑而北首兮⑥，悉灵圉而来谒⑦。选鬼神于太阴兮⑧，登阊阖于玄阙⑨。回朕车俾西引兮⑩，褰虹旗于玉门⑪。驰六龙于三危兮⑫，朝西灵于九滨⑬。结余轸于西山兮⑭，横飞谷以南征⑮。绝都广以直指兮⑯，历祝融于朱冥⑰。枉玉衡于炎火兮⑱，委两馆于咸唐⑲。贯颛濛以东朅兮⑳，维六龙于扶桑(21)。

【注释】

①惩艾（yì）：亦作“惩忿”、“惩刈”、“惩蒄”。惩治，因被惩创而戒惧。也指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迻（yí）：同“移”，移易，变易。

②觉晧（hào）：觉，有明的意思。晧，也是明的意思。

③貌：相貌，形象。揭揭：长而高。巍巍：崇高伟大。

④赤霄：红云。凌：升，登。太清：天空。

⑤参寿：同寿。参，齐，等同。

⑥崑岑：即昆仑山。首：向，朝着。

⑦悉：尽，全。灵圉（yǔ）：神仙的名号。

⑧太阴：极盛的阴气。

⑨玄阙：天宫，神话中天帝所居住的宫殿。

⑩俾（bǐ）：使。

⑪褰（qiān）：提起，举起。玉门：山名。《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半沮玉门，日月所入。”刘向或即以此为本，是则为西方神山之名。

⑫三危：古代西部边疆山名。

⑬朝：通“召”，召集。

⑭结：屈曲，盘旋。轸（zhěn）：本意指本后的横木，引申指车子。

⑮横：横渡。飞谷：谷名。即神话中昆仑山西南的飞泉之谷。

⑯绝：穿越，渡过。都广：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地名。

⑰历：经过。朱冥：指南方。朱为赤色，古代南方尚赤，故称朱冥。

⑱枉：弯曲，回转。衡：车辕前端的横木。炎火：神话中地名。

⑲委：放弃。馆：止宿，住宿。咸唐：即咸池，神话传说中的日浴之处。

⑳贯：贯穿，穿过。颃濛（hòng méng）：也作“鸿蒙”，混沌之气。朅（qiè）：离去。

(21)维：系，拴缚。扶桑：古代神话中生长在东方日出处的大树。

【译文】

悲叹我的本性无法改变啊，虽屡受惩创而心仍不变易。服饰明亮与世俗不同啊，形象高大顶天立地。像仙人王侨那样乘云驾雾啊，乘坐红云飞升天空。想和天地一样长寿啊，与日月一样光耀四方。登上昆仑向着北方啊，众多仙人皆来拜望。从极盛阴气中挑选鬼神啊，和我登天门进入天宫。掉转车头向西行进啊，举起虹旗奔向玉门山。驾着六龙奔驰在三危山上啊，在九曲水滨召集西方神灵。我的车盘旋在西山中啊，横渡飞泉谷又向南行进。穿越都广山径直前行啊，来到南方祝融神的领地。回转玉车在炎火山上啊，两次放弃在咸池住宿。穿越混沌之气离开东方啊，将六条神龙拴在扶桑树边。

周流览于四海兮，志升降以高驰。征九神于回极兮①，建虹采以招指②。驾鸾凤以上游兮，从玄鹤与鹪明③。孔鸟飞而送迎兮④，腾群鹤于瑶光⑤。排帝宫与罗囿兮⑥，升县圃以眩灭⑦。结琼枝以杂佩兮，立长庚以继日⑧。凌惊雷以轶骇电兮⑨，缀鬼谷于北辰⑩。鞭风伯使先驱兮，囚灵玄于虞渊⑪。溯高风以低佪兮⑫，览周流于朔方⑬。就颛顼而陳词兮⑭，考玄冥于空桑⑮。旋车逝于崇山兮⑯，奏虞舜于苍梧⑰。澨杨舟于会稽兮⑱，就申胥于五湖⑲。见南郢之流风兮

⑳，殒余躬于沅湘(21)。望旧邦之黯黮兮(22)，时溷浊其犹未央。怀兰茝之芬芳兮，妒被离而折之。张绛帷以襜襜兮(23)，风邑邑而蔽之(24)。日暾暾其西舍兮(25)，阳焱焱而复顾(26)。聊假日以须臾兮，何骚骚而自故(27)？

【注释】

①征：征召。九神：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九天诸神。回极：天极回旋的枢轴，即古人所认为的天体的轴心。

②建：竖起，树立。虹采：旗帜。招指：犹指挥。

③鹱明：亦作“鹱鹏”。传说中的神鸟，凤凰之类。

④孔鸟：即孔雀。

⑤瑶光：星名，即北斗七星的第七星。

⑥排：推开。罗囿：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天上园林，或即昆仑悬圃。

⑦眩灭：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⑧长庚：亦作“长赓”、“长更”。古代指傍晚出现在西方天空的金星，亦名太白星，启明星。

⑨轶：后车超前车，引申为超越。

⑩缀：缝合，连缀。鬼谷：当从一本作“百鬼”，众多鬼怪的意思。北辰：北极星。

⑪灵玄：即玄灵，也叫玄帝、黑帝，是神话中的北方之帝。虞渊：亦称“虞泉”，传说为日没处。

⑫溯（sù）：向着，面对。低徊：徘徊。

⑬朔方：北方。

⑭陳：通“陈”，陈述，倾诉。

⑮考：稽考，询问。玄冥：北方水神，主刑杀。空桑：传说中的山名。产琴瑟之材。

⑯逝：往。崇山：山名。相传是舜流放驩兜之处。

⑰苍梧：山名，即九嶷山。

⑱㴱：古“济”字。杨舟：杨木制成的船。

⑲五湖：大约即今太湖。

⑳流风：指当时流行的风俗。

(21)躬：身。

(22)黯黮（àn dǎn）：形容昏暗不明，这里比喻政治腐败黑暗。

(23)襜襜（chān）：形容色彩鲜明。

(24)邑邑：形容风势微弱。

(25)暾暾（tūn）：本义是初升的太阳。这里当是用来形容日光。舍：休息。

(26)焱焱（yàn）：同“炎炎”，形容火光闪耀而灼热。焱，火花，火焰。

(27)骚骚：忧愁痛苦。自故：依然如故。

【译文】

遍游天下四海啊，想上上下下翱翔奔驰。召集九天诸神会聚天极轴心啊，竖起彩虹大旗来指挥。驾乘鸾鸟凤凰向上飞翔啊，玄鹤鹱明紧紧跟随。孔雀飞舞迎来送往啊，仙鹤成群飞越北斗星。推开帝宫进入天苑啊，登上悬圃眼昏不清。系结美玉枝条配上玉佩啊，升起长庚星接替太阳。乘滚滚惊雷超越闪电啊，把众多鬼怪绑缚在北极星。鞭策风伯在前开路啊，把玄帝囚禁在日落之处。面对高天大风徘徊啊，观览游遍北方。向颛顼倾诉苦衷啊，询问玄冥神于空桑山。掉转车头前往崇山啊，到九嶷山向虞舜进言。乘杨木轻舟行至会稽啊，请教伍子胥到了太湖。看见郢都的流俗啊，准备投身沅湘。望见故国昏暗不明啊，时俗混浊没有改变。怀抱芳香的兰花茝草啊，小人嫉妒纷纷来摧折。张设红帷帐鲜艳明亮啊，微风轻柔将它遮挡。明亮太阳止宿西方啊，余光炽热反射天上。且趁此时悠闲片刻啊，为何心中忧苦依然

如故？

叹曰：譬彼蛟龙，乘云浮兮。泛淫颃溶①，纷若雾兮。潺湲轇轕②，雷动电发，驷高举兮③。升虚凌冥④，沛浊浮清⑤，入帝宫兮⑥。摇翘奋羽⑦，驰风骋雨，游无穷兮。

【注释】

①泛淫：浮游不定。颃（hòng）溶：深广。这里当就云层而言，形容云层的广阔深厚。

②轇轕（jiāo gé）：交错，杂乱。一作“胶葛”。

③驷（sà）：马快跑，引申为迅疾。

④虚：太虚，太空。冥：高远的天空。

⑤沛：拨，排除。

⑥帝宫：天帝的宫殿。

⑦翘（qiáo）：本指鸟尾上的长羽，这里指龙尾。奋：振羽展翅。

【译文】

乱辞说：就像那蛟龙，乘云浮游啊。随着广阔深厚的云层浮游不

定，纷纭变化如同大雾啊。像水流一样交错杂乱，像惊雷震动闪电突行，迅速飞升到高空啊。登上高远天空，排除浊气浮游在清气中，进入天帝所居宫殿啊。摇动龙尾展开羽翼，驾驭狂风驰骋暴雨，尽情遨游于无穷的太空啊。

九思

【题解】

《九思》是继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之后，王逸代屈原抒发忧愤之情的作品。《楚辞章句·九思》对作者有极好的诠释："《九思》者，王逸之所作也。逸，南阳人，博雅多览，读《楚辞》而伤愍屈原，故为之作解。又以自屈原终没之后，忠臣介士游览学者读《离骚》、《九章》之文，莫不怆然，心为悲感，高其节行，妙其丽雅。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讚其志。则皆列于谱录，世世相传。逸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窃慕向、褒之风，作颂一篇，号曰《九思》，以裨其辞。"不过，关于此序以及《九思》注的作者问题还存在较大争议。一称王逸作序，注亦自为之；一称王逸子王延寿作序作注；一称魏晋人作序及注。四库馆臣持第一种看法。《四库全书总目·楚辞章句提要》卷一四八说："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其《九思》之注，洪兴祖疑其子延寿所为，然《汉书·地理志》、《艺文志》即有自注，事在逸前，谢灵运作《山居赋》亦自注之，安知非用逸例耶？旧说无文，未可遽疑为延寿作也。"今人汤炳正《楚辞今注》则支持洪兴祖的说法。他认为《九思》从内容上看不像是王逸说的话。另外，俞樾（《读楚辞》）、孙诒让（《札迻》）等人持第三种看法，认为从正文及注文的讹误来看，不应为王延寿作，应为魏晋间人所作。以上三说中，笔者更倾向于第三说，即魏晋间人作说。

《九思》由九篇诗歌组成，从题目上看，《逢尤》与《遭厄》写屈原受到迫害的悲愤，《怨上》写他对君王又怨又望的复杂心情，《悯上》则寄托作者对主人公的深刻同情。《疾世》、《悼乱》痛述

主人公所处的混乱时世，《伤时》、《哀岁》由自然季节写到人物感情，两者相互印证，愈加深刻，《守志》篇末总结，在漫长的悲伤与失意之后描绘了一幅光明灿烂的天上清明之境，体现出主人公深埋在心底的对光明的渴望与追求。

《九思》的九篇诗歌按照两条线索统贯在一起：一条是心理变化的虚的线索，即屈原遭谗被疏，因而愤懑不平，然后由自身的遭遇升格为对国君、时世及国家命运的关注，最后坚守社会理想及自我价值，誓死抗争；第二条则是历史发展变化的实的线索，表现了楚王由误信谗言，疏远忠良，直至国破家亡的整个过程。总之，这九篇诗歌抒写了屈原不幸的遭遇和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反映了那个时代正直之士的普遍处境和心态。

《九思》在结构上以奇特的想象取胜，比喻和象征的手法使作品更加具体形象，有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诗篇中理想与现实环境的不停变换与强烈对比折射出主人公极度矛盾的心态，深刻地刻画出屈原在当时那种“痛苦无人听”与悲愤难平的复杂的情感。

逢尤

【题解】

《逢尤》之“逢”为遭遇，“尤”为祸端。“逢尤”即遭遇祸患。本篇是《九思》的第一首，细腻地刻画了主人公在突然遭到陷害之后的一系列心理活动：他因为难以承受这飞来的横祸，独自出门远游，心中还存着得逢明君的幻想。但是现实如此黑暗，忠贞之士反遭祸患。想想前朝贤君的圣明，再想想朝廷的混乱，他不禁陷入忧国忧民又忧己的巨大痛苦之中。整首诗就在主人公遭祸而痛苦的心情与他对君王始

终放不下的幻想之间来回转换，使读者深深体会到主人公极度矛盾、欲罢不能的痛苦。王逸《九思》对刘向《九叹》借鉴很多。此篇与《九叹》首篇《逢纷》相似，从中可见王逸对刘向的模仿，同时也体现了东汉时期知识分子对屈原普遍的崇敬心态。

悲兮愁，哀兮忧。天生我兮当暗时，被诼谮兮虚获尤①。心烦愦兮意无聊②，严载驾兮出戏游③。

【注释】

①诼谮（zhuó zèn）：造谣诬陷。诼，毁谤，谮毁。虚：平白无故地。尤：罪过。

②烦愦（kuì）：心烦意乱。无聊：不快乐。

③严：整肃，整饬。戏游：游戏，游玩。戏，本义是游戏，这里指逸乐。

【译文】

可悲啊可愁，哀伤啊烦忧。我生来就遇上啊这昏暗的世道，受到奸佞诬陷啊遭受祸患。心烦意乱啊忧愁郁闷，整装驾车啊出门远游。

周八极兮历九州①，求轩辕兮索重华②。世既卓兮远眇眇③，握佩玖兮中路躇④。羡咎繇兮建典谟⑤，懿风后兮受瑞图⑥。愍余命兮遭六极⑦，委玉质兮于泥涂。遽偓遑兮驱林泽⑧，步屏营兮行丘阿⑨。车轧折兮马虺颓⑩，惫怅立兮涕滂沱⑪。

【注释】

①周：周游，环绕。八极：八方极远之地。九州：古代中国设置九个州，这里泛指中国。

②轩辕：黄帝。重华：虞舜名。

③卓：遥远。

④佩玖（jiǔ）：作佩饰用的浅黑色美石。躇（chú）：同“趋”，彷徨。

⑤咎繇：即“皋陶”，舜臣，掌刑狱。典谟（mó）：《尚书》中《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皋陶谟》等篇的并称，指大经大法。

⑥懿（yì）：称美，赞美。风后：相传为黄帝臣之一。瑞图：旧指上天所赐、表示受命的图籍。

⑦愍（mǐn）：怜悯。六极：六种极凶恶之事。《书·洪范》：“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孔颖达疏：“六极，谓穷极恶事有六。”

⑧遽：洪兴祖《楚辞补注》校语：“一作遂。”作“遂”可通，于是。傽遑（zhāng huáng）：彷徨。

⑨屏营（bīng yíng）：彷徨。丘阿：山丘的曲深僻静处。

⑩軏（yuè）：古代车辕与横木相连接的关键。虺（huī）颓：疲病。

⑪惫怅：惆怅失意的样子。“惫”当从一本作“惆”。滂沱（tuó）：指泪水多。沱，同“沱”。

【译文】

走遍八方之地啊游历天下，盼望一见黄帝啊寻找明君虞舜。盛世已然远逝啊路途遥远，空有玉佩宝石啊途中走走停停。羡慕咎繇得遇明君啊建立纲纪，赞美风后啊有缘秉承吉祥图符。可怜我时运不济啊遭受种种苦难，好比丢弃美玉啊在那污泥之中。彷徨不知所往啊进入林中沼泽，彷徨没有目标啊走在僻静山中。车辕断折啊马匹疲病，怅惘若失啊泪水直流。

思丁文兮圣明哲①，哀平差兮迷谬愚②。吕傅举兮殷周兴③，忌豁专兮郢吴虚④。仰长叹兮气饐结⑤，悒殟绝兮咶复苏⑥。虎兕争兮于廷中⑦，豺狼斗兮我之隅。云雾会兮日冥晦，飘风起兮扬尘埃⑧。走鬯罔兮乍东西⑨，欲窜伏兮其焉如⑩。念灵闺兮隩重深⑪，愿竭节兮隔无由⑫。望旧邦兮路逶随⑬，忧心悄兮志勤劬⑭。魂茕茕兮不遑寐⑮，目眠眠兮寤终朝⑯。

【注释】

①丁：武丁，殷高宗名。文：周文王。关于周文王与姜子牙之间的君臣遇合，先秦典籍记载甚多，大约是当时广为传诵之事。

②平：楚平王。差：吴王夫差。

③吕：即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因其先祖于吕（今河南南阳），故从封地改姓。辅佐周文王兴周。傅：傅说。殷商王武丁的大宰相，是殷商时期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

④忌：楚大夫费无忌。事迹见《史记·楚世家》。嚭（pǐ）：吴大夫宰嚭。事迹见《史记·吴太伯世家》。郢：楚国都城。虚：被灭亡，被占领，成为废墟。

⑤饐（yē）结：气梗塞郁结。饐，同“噎。”

⑥悒殟（yì wēn）：昏厥。绝：气绝。咶（huài）：喘息。

⑦虎兕（sì）：虎与犀牛。比喻凶恶残暴的人。

⑧飘风：旋风。

⑨鬯罔（chàng wǎng）：怅惘失意的样子。鬯，通“怅”。

⑩窜（cuàn）伏：逃匿，隐藏。焉如：到哪里去。

⑪灵闺：君王的宫殿。隩（ào）：室内西南角，引申指房屋深处。与“奥”通。

⑫竭节：尽臣子的责任与义务。隔无由：遭阻隔而没有途径可以与君王沟通。

⑬逶（wēi）随：曲折而遥远。

⑭悄（qiǎo）：忧伤。勤劬（qú）：勤，辛勤。劬，劳累。

⑮茕茕：形容孤独的样子。遑（huáng）：闲暇。

⑯眽眽（mò）：眼睁睁地。寤终朝：整夜不能入睡。

【译文】

思慕武丁文王啊圣明慧哲，哀叹平王夫差啊迷误愚谬。吕尚、傅说得到重用啊殷周兴盛，费无忌、太宰嚭得宠啊国家成为废墟。仰天长叹啊忧愤之气梗塞郁结，忧愤以致昏厥啊久久才又苏醒。奸臣虎兕争夺啊在那朝堂之上，恶人豺狼争斗啊就在我的身边。乌云浓雾弥漫啊日色昏暗，旋风猛烈刮起啊扬起尘土漫天。怅惘失意啊忽东忽西，心想逃避隐藏啊又该到哪里去。想念君王啊阻隔深重，愿意尽忠效劳啊没有途径。回望故国啊路途曲折遥远，忧心忡忡啊心志辛苦劳累。长夜孤寂难耐啊无法入睡，就这样眼睁睁啊直到天明。

怨上

【题解】

《怨上》即对“上”之怨情的诉说，既可理解为怨愤上天的不公，也可理解为对君王的申诉。在内容上，本篇描述了主人公因受奸臣排挤，独自身处荒凉苍野之中，眼睁睁看着天显恶兆，痛心社稷将倾覆却又无可奈何的悲痛。世事的艰险加上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他沉浸在深深的压迫和痛苦之中。他对君主是希冀与怨愤相互交织的，是矛盾不堪的。篇中对命运不公的控诉以及对以楚王为首的楚国政事状况所进行的批判，对后世政治讽喻诗具有启发意义。

令尹兮謷謷①，群司兮谂蠫②。哀哉兮溷溷③，上下兮同流。菽藟兮蔓衍④，芳蘸兮挫枯⑤。朱紫兮杂乱⑥，曾莫兮别诸⑦。倚此兮岩穴，永思兮窈悠⑧。嗟怀兮眩惑⑨，用志兮不昭⑩。将丧兮玉斗⑪，遗失兮钮枢⑫。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忧。

【注释】

①令尹：春秋战国时楚国执政官名，相当于宰相。謷謷（áo）：傲慢而妄言。群司：百官。

②谂谂（nóu）：多嘴多舌的样子。

③溷溷（gǔ）：形容混乱的样子。

④菽藟（shū lěi）：比喻小人。菽，豆类的总称。

⑤蘸（xiāo）：亦作“藨”。香草名，即白芷。挫枯：摧折，枯萎。

⑥朱紫：朱为正色，紫为杂色，比喻正邪、是非、优劣等。

⑦曾：乃，竟。莫：无人。别诸：辨别，区别。

⑧窈（yǎo）悠：深远，悠长。

⑨怀：怀王。眩（xuàn）惑：被迷惑。

⑩用志：行忠尽义。昭：显明，明白。

⑪玉斗：北斗星。

⑫钮（niǔ）枢：指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枢星。

【译文】

令尹啊傲慢妄言，百官啊多嘴多舌。可悲啊朝政混乱，自上而下啊全都同流合污。杂草啊遍地蔓衍，香草啊摧折枯萎。朱紫两色啊混杂在一起，竟然无人啊能够辨别。身体靠着啊石洞穴壁，思绪悠长啊绵绵不绝。可叹怀王啊遭到奸佞迷惑，忠义之心啊难以显明。眼看国家啊将要不保，政权将失去砥柱。我心如同啊油煎一般，想起此事啊悲愤忧愁。

进恶兮九旬①，复顾兮彭务②。拟斯兮二踪③，未知兮所投。谣吟兮中槚④，上察兮璇玑⑤。大火兮西睨⑥，摄提兮运低⑦。雷霆兮硠磕⑧，雹霰兮霏霏⑨。奔电兮光晃⑩，凉风兮怆凄⑪。鸟兽兮惊骇，相从兮宿栖。鸳鸯兮噰噰⑫，狐狸兮徵徵⑬。哀吾兮介特⑭，独处兮罔依⑮。蝼蛄兮鸣东⑯，蟊蠹兮号西⑰。蛾缘兮我裳⑱，蠋入兮我怀⑲。虫豸兮夹余⑳，惆怅兮自悲。伫立兮忉怛(21)，心结缅兮折摧(22)。

【注释】

①进恶：当从一本作“进思”。九旬：当从一本作“仇荀”。仇，仇牧，宋万弑宋闵公，仇牧持剑叱之，为万所杀。荀，荀息，里克弑公子卓，荀息因之而死。

②彭务：指清白正直之士。彭，彭咸。务，务光。

③拟：效法，摹拟。二踪：上述两位古代贤人的踪迹。

④中壄（yě）：荒野之中。壄，同“野”。

⑤璇玑（xuán jī）：北斗前二、三星星名，即天璇、天玑。

⑥大火：星名。心宿中央的红色大星，即荧惑星。大火星自每年秋季开始自西而下，又叫流火。睨（nì）：偏斜。

⑦摄提：星名。共六星，位于大角星两侧。左三星叫左摄提，右三星叫右摄提。

⑧硠磕（láng kē）：本义是石头相击发出的声音。这里引申为雷声。

⑨霰（xiàn）：小雪珠。霏霏：雨雪茂密的样子。

⑩光晃：照耀。

⑪怆（chuàng）悽：悲伤。

⑫噰噰（yōng）：鸟和鸣声。

⑬徾徾（méi）：相互跟随。

⑭介特：孤独。

⑮罔依：无依。

⑯蝼蛄（lóu gū）：一种对农作物有害的昆虫。

⑰蟊蟖（máo jié）：一种青色的小蝉。

⑱蛓（cì）：一种毛虫。

⑲蠋（zhú）：鳞翅目昆虫的幼虫。

⑳虫豸（zhì）：昆虫。

(21)忉怛（dāo dá）：忧伤，悲痛。

(22)结缯（gǔ）：形容思绪错乱，郁结不解。

【译文】

想起啊为主而死的仇牧荀息，又想起啊赴水而死的彭咸务光。想要追随啊古代贤人遗迹，却不知啊该去往哪里。孤身行吟啊在荒野之地，仰天察看啊天象的玄机。我看到荧惑星啊西斜，摄提星啊向下运行。转眼之间啊雷声大作，冰雹雪珠啊纷纷洒落。闪电呼啸啊光耀天宇，凉风彻骨啊凄怆悲伤。飞鸟走兽啊惊吓恐惧，相互依偎啊栖息在一起。鸳鸯鸣叫啊相互鸣和，狐狸成群啊相互跟随。哀叹我的处境啊孤独寂寞，独自在这荒野啊无依无靠。蝼蛄啊东边鸣叫，蟊蟖啊西侧

号叫。毛虫蠕动啊沿我衣裳，蠋虫钻入啊我的怀中。虫豸宵小啊将我包围，令我惘怅啊自怜自悲。久久伫立啊满心伤痛，思绪纷乱啊心意折摧。

疾世

【题解】

“疾世”即痛恨世道人情之意。《疾世》分三个层次，依次描写了主人公不屑与世间小人为伍，天下遍求贤人而不得，无可奈何地向上天寻求解脱的经历；其次，虽忠心义行与上苍的要求相符，却因时世混杂而难以一展鸿图；最后，主人公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无法解脱，对黑暗的世道愈加嫉恨难平。本篇将主人公与世间群小在情操上进行了强烈对比，突出了他“人海茫茫，知音难觅”的痛苦心情。

就本篇具体内容而言，显然是对《离骚》中屈原“三次求女”经历的承继与改写，开篇“求水神兮灵女”句正透露了这种信息。此篇在阐释屈原精神世界的同时，加入了儒家仁义观念的因素，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思想文化特征，值得重视。

周徘徊兮汉渚①，求水神兮灵女②。嗟此国兮无良③，媒女诎兮谑谡④。鸩雀列兮谐谨⑤，鸲鹆鸣兮聒余⑥。抱昭华兮宝璋⑦，欲衒鬻兮莫取⑧。言旋迈兮北徂⑨，叫我友兮配耦⑩。日阴曀兮未光⑪，阭晌窕兮靡睹⑫。

【注释】

①周：走遍。汉渚：汉水之涯。

②灵女：水中女神，亦即汉水女神。

③良：贤人。

④诎（qū）：言语迟钝。谜谡（lián lóu）：形容委曲繁杂，絮语不清。

⑤鸡（yàn）雀：亦作“鹡雀”。小鸟名。鹑的一种。谐谨（huá huān）：喧哗。

⑥鸲鹆（qú yù）：鸟名，俗称八哥。聒（guō）：喧哗，吵闹。

⑦昭华：美玉名。宝璋（zhāng）：宝玉。璋，一种玉器，形状像半个圭。

⑧衒鬻（xuàn yù）：叫卖，出卖。

⑨言：句首助词，无实义。旋迈：远去。北徂（cú）：北行。

⑩配耦（ǒu）：即配偶，这里指朋友、知己。

⑪阴曀（yì）：阴暗。

⑫阋（qù）：同“阒”。寂静。睄窕（xiāo tiǎo）：昏暗，幽深。

【译文】

周游彷徨啊汉水之涯，思求一遇啊汉水女神。可叹举国啊竟无贤人，媒人笨拙啊表达不清。小鸟群聚啊喧哗吵闹，八哥齐鸣啊扰乱视听。怀里抱着啊美玉，想要出售啊无人问津。转身远去啊向北行进，一边呼唤啊志同道合之人。日色昏暗啊不见光亮，昏暗幽深啊无法看清。

纷载驱兮高驰①，将谘询兮皇羲②。遵河皋兮周流，路变易兮时乖③。沥沧海兮东游④，沐盥浴兮天池⑤。访太昊兮道要⑥，云靡贵兮仁义⑦。志欣乐兮反征，就周文兮邠岐⑧。秉玉英兮结誓⑨，日欲暮兮心悲。惟天禄兮不再⑩，背我信兮自违⑪。窬陇堆兮渡漠⑫，过桂车兮合黎⑬。赴崑山兮帛骙⑭，从邛遨兮棲迟⑮。吮玉液兮止渴，啮芝华兮疗饥⑯。居嵺廓兮尠畴⑰，远梁昌兮几迷⑱。望江汉兮濩渃⑲，心紧絫兮伤怀⑳。时眦眦兮旦旦(21)，尘莫莫兮未晞(22)。忧不暇兮寝食，吒增叹兮如雷(23)。

【注释】

①纷：缤纷美盛。

②谘询：拜访，询问。皇羲：指伏羲氏，为“三皇五帝”之首。皇是对伏羲氏的美称。

③时乖：时世反常。乖，反常，谬误。

④沥（lì）：渡水。

⑤沐：洗发。盥（guàn）：洗手。浴：洗身。天池：咸池，神话中日浴之处。

⑥太昊：指上文的“皇羲”，是对伏羲氏的尊称。道要：天道的要领。

⑦靡（mǐ）：莫，没有什么。

⑧邠（bīn）岐：周民族最早活动并建国的地方。

⑨玉英：玉一样的花朵。

⑩惟：思。天禄：天赐的福禄，这里指寿命。

⑪自违：自相违背。

⑫窬（yú）：从墙上爬过。陇堆：山名，或即今陇山，绵延于甘肃、陕西交界处。

⑬桂车兮合黎：桂车与合黎均为西方山名。

⑭崑山：昆仑山。𦍒（zhí）：亦作“𦍒”。拴缚马的足。騄（lù）：骏马。

⑮邛（qióng）：通“蛩”，即蛩蛩驱虚，兽名，善于奔跑。遨（áo）：遨游，游览。棲迟：停留，歇息。

⑯啮（niè）：咬。芝华：灵芝的花朵。疗饥：止住饥饿。疗，治疗，使消退。

⑰嵺廓（liáo　kuò）：空旷。尠（xiǎn）畴：缺少同道中人，形单影只。尠，同“鲜”，少。畴，匹，同类。

⑱梁昌：处境狼狈，进退失所。

⑲濩渃（huò ruò）：形容水势浩大。

⑳紧絭（juàn）：纠缠，萦绕。

(21)皤皤（pò）：形容日月初出，光线尚暗的样子。旦旦：天色将亮。

(22)莫莫：同“漠漠”，形容尘土飞扬的样子。晞（xī）：消散。

(23)吒（zhà）：愤怒声。

【译文】

整顿缤纷美盛的车驾啊纵马飞驰，将去拜访啊上皇伏羲。沿着河边高地啊周游，道路曲折啊时势易变。渡过沧海啊向东行进，沐浴净身啊天池之中。终于得见太昊啊向他请教天道的要领，他说最宝贵啊莫过于仁义之行。我满心欢喜啊踏上归程，投奔周文王啊到达邠岐之地。手持玉花啊相对立誓，日色将暗啊心中伤悲。想到天赐福禄啊一去不返，趋媚时俗啊自相背离。越过陇堆山啊渡过大漠，走过桂车、合黎啊西方山峰。登上昆仑啊拴好骏马，跟从邛兽啊游览栖息。喝那美玉之液啊来解口渴，吃那灵芝花朵啊以充饥。居处空旷啊形单影只，踉跄远行啊目眩神迷。眺望江汉之水啊浩大广阔，心绪纷繁扰动啊中情感伤。太阳冉冉初升啊天色尚暗，尘土飞扬啊久久没有消散。

忧思绵长难解啊无心休息进食，满腔愤怒化作长叹啊声震如雷。

悯上

【题解】

《悯上》之“悯”为怜悯。关于“上”，汤炳正等《楚辞今注》认为应作“己”。“悯上”，应是王逸对屈子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寄以怜悯之意。本篇首先渲染了奸人当权、忠良遭弃的不正常氛围，接着刻画了主人公苦闷彷徨，满目凄凉，忧愤不已的状态。篇中描写他独处山中，孤独憔悴，空怀异才而不见用，受到不公遭遇后凄凉怨愤的心情。这种情愫，满含愤愤不平之意，体现了对先贤的遥遥相知之情。

哀世兮睩睩①，谗谗兮嗌喔②。众多兮阿媚③，骪靡兮成俗④。贪枉兮党比⑤，贞良兮茕独⑥。鹄窜兮枳棘⑦，鹈集兮帷幄⑧。薋葺兮青葱⑨，槁本兮萎落⑩。睹斯兮伪惑⑪，心为兮隔错⑫。

【注释】

①睩睩（lù）：谨慎小心的样子。

②谗谗（jiàn）：巧言善辩的样子。嗌喔（yì wō）：形容奉承取媚的声音。

③阿（ē）媚：阿谀谄媚。

④骪（wěi）靡：委曲取容的样子。

⑤贪枉：贪婪邪恶。

⑥茕独：孤独。引申为孤独无依。

⑦鹄：鸿鹄。枳棘：枳木与棘木。

⑧鹈（tí）：水鸟。帷幄（wò）：帷帐。

⑨蘮蒩（jì rú）：草名。青葱：翠绿色。

⑩槁（gǎo）本：香草。

⑪伪惑：虚假，丑恶。

⑫隔错：受挫。

【译文】

可悲世人啊谨慎小心，巧言善辩啊逢迎权贵。众人大多啊奉承曲媚，委曲取容啊成风而行。贪婪邪佞之徒啊结党拉派，忠贞贤良之士啊孤独无依。鸿鹄窜伏啊被困枳棘，鹈鹕群集啊聚在帷帐里。杂草丛生啊郁郁葱葱，香草被弃啊枯萎零落。看到世事啊虚伪丑恶，我心不由啊倍觉痛惜。

逡巡兮圃薮①，率彼兮畛陌②。川谷兮渊渊③，山岛兮峉峉④。丛林兮崦崦⑤，株榛兮岳岳⑥。霜雪兮漼溰⑦，冰冻兮洛泽⑧。东西兮南北，罔所兮归薄⑨。庇荫兮枯树，匍匐兮岩石⑩。踡跼兮寒局数⑪，

独处兮志不申，年齿尽兮命迫促。魁壘挤摧兮常困辱⑫，含忧强老兮愁不乐⑬。须发苎颓兮颥鬓白⑭，思灵泽兮一膏沐⑮。怀兰英兮把琼若⑯，待天明兮立踯躅⑰。云蒙蒙兮电倏烁⑱，孤雌惊兮鸣呴呴⑲。思怫郁兮肝切剥⑳，忿悁悒兮孰诉告(21)？

【注释】

①逡（qūn）巡：徘徊。圃：园圃。薮：湖泊。亦指水少而草木丰茂的沼泽。

②率：沿着，顺着。畛（zhěn）陌：泛指田间的道路。

③渊渊：深幽。

④阜（fù）：即“阜”，土山。峉峉（è）：形容山势高大。

⑤嶮嶮（yín）：繁盛的样子。

⑥榛（zhēn）：丛木。岳岳：遍布四周的样子。

⑦漼溰（cuī yí）：霜雪积聚的样子。

⑧洛泽：冰冻。

⑨罔：无。归薄：归宿，停止。

⑩匍匐：伏地而行。引申为隐藏之义。

⑪踡跼（quán jú）：局促，拘牵，不舒展。寒：寒冷，凄苦。局数（cù）：局促。

⑫魁壘（lěi）：心情郁闷，盘结不解。挤摧：命运坎坷。

⑬强老：指由于忧愁而过早衰老。

⑭苎（níng）：散乱。颡（piǎo）：头发斑白。

⑮灵泽：天之恩惠。膏沐：古代润发的油脂，这里用作动词。

⑯琼若：如玉般的杜若，指很珍贵。

⑰踯躅（zhí zhú）：踌躇不进。

⑱倏（shū）烁：疾闪，闪烁。

⑲呴呴（gòu）：鸟鸣声。

⑳怫（fú）郁：愤懑不平。切剥：形容心情极端痛苦急切。

(21)忿：怨愤。悁悒（yuān yì）：忧郁。

【译文】

徘徊啊在湖泽园圃，顺着它们啊走过田间小路。山谷啊幽深，土山啊高大。丛林啊繁盛，榛丛啊密布四周。霜雪啊积聚，水面啊冰

冻。东西啊南北，何处啊是归程。寻求庇荫啊在枯树下，隐藏啊岩石深处。蜷曲此处啊寒冷局促，独自居住啊壮志难酬，寿命将尽啊生命短促。心情郁闷啊常遭困苦屈辱，忧虑使人过早衰老啊终生不快乐。须发散乱啊头发斑白，希望天降甘露啊为我沐浴。怀抱兰花啊手持如玉般的杜若，在黑夜中踌躇不进啊等待天明。乌云浓密啊电光疾闪，孤单雌鸟受惊啊叫个不停。心情愤懑不平啊肝肠寸断，怨愤之情难平啊谁能听我倾诉？

遭厄

【题解】

《遭厄》之“遭”即遭受、遭遇。“厄”即祸端。《遭厄》描写了屈子在遭受排挤迫害后忍辱远遁，寻求光明而不得的经历。在内容安排上，屈原因朝中恶臣云集，贤良被黜，不愿屈从，才远走高飞，寻找光明所在的。但天上也如世间一样不见天光，星象混乱，方向迷失。他在天上看到故国的都城，极度的依恋使他极欲返回家乡。对祖国的眷恋和群小的恶行使他处在极度矛盾、徘徊难断的情感关口，表现了王逸对屈原死前理智与情感双重挣扎的合理想象，寄托了作者对主人公经历与心情的深刻理解与共鸣。

悼屈子兮遭厄①，沉玉躬兮湘汨②。何楚国兮难化③，迄于今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④，竞佞谀兮谗阋⑤。指正义兮为曲，诎玉璧兮为石⑥。鸱鵩游兮华屋⑦，鸡鸡棲兮柴蔟⑧。起奋迅兮奔走⑨，违群小兮谿询⑩。

【注释】

①屈子：屈原。子，对人的尊称。厄：祸端，灾难。

②玉躬：对屈原身躯的美称。湘汨：汨罗为湘水支流，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③化：教育感化。

④羔裘：语出《诗·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是郑人赞美其大夫的诗。这里借此典故，抨击当今士人志行低俗鄙恶。

⑤阋（xì）：争吵，争斗。

⑥诋（zǐ）：同“訾”，诋毁，指责。

⑦鸱鵰（chī　diāo）：鸱，“鸱”的错体，恶鸟。鵰，即“雕”，猛禽。

⑧鵕鸃（jùn yí）：神俊之鸟。

⑨奋迅：形容鸟飞或兽跑迅疾而有气势。

⑩违：躲避，离去。谿诟（xǐ gòu）：辱骂。

【译文】

哀悼屈子啊无故遭遇祸端，自沉高洁之躯啊湘江汨罗。楚国为何

啊如此难以教育感化，到了今天啊仍然改变无多。大臣中无人有啊精忠报国之志，竞相阿谀奉承啊互相争斗。将公理正义啊指为谬误，又诋毁玉璧啊如同顽石。恶鸟鸱鵰盘桓嬉游啊在华堂之上，神鸟鹈鸡只能栖息啊在柴草堆中。无奈奋飞而起啊离开此处，躲避这群小人啊轻毁辱骂。

载青云兮上升，适昭明兮所处①。蹑天衢兮长驱②，踵九阳兮戏荡③。越云汉兮南济④，秣余马兮河鼓⑤。云霓纷兮晻翳⑥，参辰回兮颠倒⑦。逢流星兮问路，顾我指兮从左。伫娵觜兮直驰⑧，御者迷兮失轨。遂踢达兮邪造⑨，与日月兮殊道。志阏绝兮安如⑩，哀所求兮不耦⑪。攀天阶兮下视⑫，见鄢郢兮旧宇⑬。意逍遥兮欲归，众秽盛兮杳杳⑭。思哽饐兮诘诎⑮，涕流澜兮如雨⑯。

【注释】

①昭明：光明，太阳。

②蹑（niè）：踩，踏。衢（qú）：大路，四通八达的道路。

③踵（zhǒng）：走到。九阳：古代神话传说中日所出入的地方。戏荡：游荡。

④云汉：银河，天河。

⑤秣（mò）：喂牲口。河鼓：星名。属牛宿，在牵牛之北。一说即牵牛。

⑥晻翳（yǎn yì）：遮蔽而使阴暗。

⑦参辰：二星名。分别在东方、西方，出没各不相见。回：回转。

⑧径（jìng）：经过，越过。娵觜（jū　zī）：星次名，在二十八宿为室宿和壁宿。

⑨踢达：形容行动不由正轨，放荡佻达的样子。邪造：斜向行进，指没有走正道。

⑩阏（è）绝：阻断，断绝。

⑪耦（ǒu）：合，符合。

⑫天阶：星名。

⑬鄢（yān）郢：楚国都城。鄢在今湖北宜城，楚惠王曾徙都于北。

⑭杳杳：幽暗。这里指世俗风气恶浊。

⑮哽噎（yē）：因悲伤而气息滞塞。噎，同“噎”。诘诎（jié qū）：滞塞，艰涩。

⑯澜：本义指大的波浪。这里形容泪如泉涌的样子。

【译文】

乘着青云啊冉冉上升，奔向光明啊所在之处。踏着天庭大路啊长驱而入，走到太阳住所啊游荡。穿越银河啊往南涉渡，喂马休整啊河鼓侧畔。云团纷拥啊遮蔽日光，参辰二星回旋交替啊位置颠倒。遇到流星啊向它问路，回头为我指路啊方向向左。越过娵觜二星啊径直奔驰，迷失方向啊不知去往何方。这才知道自己失足啊走上邪路，与日月所行轨道啊背离。心意沮丧啊何去何从？哀叹所追求的理想啊无人赞同。爬上天阶星啊向下观望，看见楚国郢都啊我的故国。心意动荡摇摆啊真想归去，群小奸邪众多啊世风混浊。思前想后啊悲伤哽咽，涕泪横流啊零落如雨。

悼乱

【题解】

“悼乱”即哀悼世事混乱，欲奔遁远方的复杂心情。开篇即从“乱”字入手，写尽了自然界群兽并存的险恶与人世间是非倒置的混乱情景。贤人被逐而佞人得宠的黑暗朝政使主人公气愤不已，欲求隐居却见满目怪兽恶鸟、威胁生存，加上自己孤身一人、知音难寻的苦闷，使作者深深陷入难以排解的境地。最终主人公终于明白：他最眷恋的还是祖国。因此，他决心不管形势多么严峻，也要回到祖国怀抱。其百折不挠的抗争精神，令人钦佩。

嗟嗟兮悲夫，殽乱兮纷挐①。茅丝兮同综②，冠屦兮共绚③。督万兮侍宴④，周邵兮负刍⑤。白龙兮见鴃⑥，灵龟兮执拘⑦。仲尼兮困厄⑧，邹衍兮幽囚⑨。伊余兮念兹⑩，奔遁兮隐居。将升兮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⑪。左见兮鸣鸡⑫，右睹兮呼枭⑬。惶悸兮失气⑭，踊跃兮距跳⑮。便旋兮中原⑯，仰天兮增叹。菅蒯兮壅莽⑰，藿苇兮仟眠⑱。鹿蹊兮蹢躅⑲，貙貉兮蟫蟫⑳。鹨鹈兮

轩轩[21]，鹑鹬兮甄甄[22]。

【注释】

①殽（xiáo）乱：交错，纷乱。纷拏（ná）：混乱，错杂。

②茅丝：茅草与丝线，这里比喻忠奸、善恶。同综：交织。综，织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便梭子通过的装置。

③屦（jù）：鞋。共绚（qú）：装饰相同。绚，古时鞋头上的装饰，有孔，可穿系鞋带。

④督：华督，宋人，有弑君之行。万：宋万，宋人，亦有弑君之行。

⑤周邵：周公和邵公，皆周朝开国功臣。负刍（chú）：背柴草，谓从事樵柴之事。

⑥白龙：河神。躲（shè）：同“射”。

⑦灵龟：有灵应的龟兆。

⑧仲尼：孔子，字仲尼。困厄：处境窘迫，指孔子困厄于陈蔡之事。

⑨邹衍：战国时齐人，曾遭人谗而入狱。

⑩伊余：自指，我。伊，发语词，无实义。

⑪虺（huǐ）蛇：毒蛇。

⑫鹏（jú）：鸟名，即伯劳。

⑬枭：鸟名，猫头鹰一类的鸟，旧传枭食母，故常以喻恶人。

⑭惶悸（jì）：惊恐。失气：这里形容因害怕恐惧而呼吸急促，气息若有若无的样子。

⑮踊跃：跳跃。距（jù）跳：跳跃，超越。

⑯便旋：徘徊，回旋。中原：原野。

⑰菅蒯（jiān kuǎi）：茅草之类，可编绳索。

⑱藿（huán）：同“萑”，荻类植物。仟（qiān）眠：草木丛生的样子。

⑲蹊（xī）：路径。这里是在路上走之意。蹠蹠（duàn）：形容野兽行进的样子。

⑳貒（tuān）：猪獾。貉（hé）：兽名。外形似狐，毛棕灰色。是一种重要的毛皮兽。现北方通称貉子。蟫蟫（xún）：形容相互跟随的样子。

(21)鹯（zhān）：猛禽名。又名晨风。鹞（yào）：猛禽名。通称雀鹰、鹞鹰。轩轩：形容飞舞、飞动的样子。

(22)鹯（ān）：同“鹌”。甄甄（zhēn）：形容鸟飞翔的样子。

【译文】

可叹啊可悲，交错啊混乱。茅草丝线啊交错，帽子、鞋子啊竟然装饰相同。杀害君王的华督、宋万啊在君王身边侍宴，开国功臣周邵二公啊被放逐以打柴为生。镇河神龙啊被箭射中，祥瑞灵龟啊被捉拿拘禁。孔子啊处境窘迫，邹衍忠君啊却被幽禁。我一想到啊这些史事，只有远走他乡啊隐藏安身。将要登上啊高山，上面却有啊猿猴。想要进入啊深谷，下面却有啊毒蛇。左边看见啊鸣叫的伯劳，右侧瞧见啊呼应的猫头鹰。惊惧惶恐啊气息若无，挣扎跳跃啊逃离险恶环境。徘徊回旋啊原野之中，仰望苍天啊长叹不已。满目茅草啊郁郁葱葱，荻草芦苇啊簇拥丛生。野鹿奔跑啊在小路上，猪獾貉子啊前后跟随。晨风鹞鹰啊翱翔舞动，小鸟鹌鹑啊飞个不停。

哀我兮寡独，靡有兮齐伦①。意欲兮沉吟，迫日兮黄昏。玄鹤兮高飞，曾逝兮青冥②。鸱鸮兮喈喈③，山鹊兮嘤嘤④。鸿鸬兮振翅⑤，归雁兮于征⑥。吾志兮觉悟，怀我兮圣京⑦。垂屣兮将起⑧，跬俟兮硕明⑨。

【注释】

①齐：齐同。伦，同类。

②曾逝：高飞。青冥：天空。

③鸨鹇（cāng　gēng）：黄鹂。又作“仓庚”。喈喈（jiē）：禽鸟和鸣声。

④嘤嘤（yīng）：叫声清脆。

⑤鸬（lú）：鸬鹚，一种水鸟。

⑥于征：将去。

⑦圣京：指故都“鄠郢”。

⑧垂屣（xǐ）：穿鞋。

⑨跓俟（zhù sì）：停足而待。硕明：天大亮。

【译文】

哀叹自己啊孤单独身，世间没有啊志同道合的人。想要沉思啊我这一生，日落西山啊已近黄昏。黑色仙鹤啊高高飞起，远远消逝啊苍穹之中。黄鹂鸣啭啊此起彼伏，听到山鹊啊清脆叫声。水鸟鸬鹚啊振翅而飞，南归大雁啊将要远行。我的内心啊终于彻悟，无法忘怀啊故都鄠郢。穿好鞋子啊将要起身，停足等待啊天色大明。

伤时

【题解】

“伤时”原指或伤于自然之时，或伤于时局世事，此篇两义兼有。本篇是触景生情之作，由冬去春来、草木萌生的清明季节而想到冬季的肃杀、花儿的枯萎凋零，这与当下小人横行、忠良遇害的污浊朝政何其相似。于是他远遁他乡，以避祸端，虽受到神灵的真诚相待，然而依旧思念多灾多难的楚国，始终抛不下故国。通篇的“乱”与“恋”相交织，形象地表现了主人公对国家的情感。

惟昊天兮昭灵①，阳气发兮清明②。风习习兮龢煖③，百草萌兮华荣④。堇荼茂兮扶疏⑤，蘅芷凋兮莹嫇⑥。愍贞良兮遇害⑦，将夭折兮碎糜⑧。时混混兮浇馈⑨，哀当世兮莫知。览往昔兮俊彦⑩，亦诎辱兮系累⑪。管束缚兮桎梏⑫，百贺易兮傅卖⑬。遭桓缪兮识举⑭，才德用兮列施⑮。

【注释】

①惟：发语词。昊（hào）天：指春天，有人说指夏天。昭灵：显示神通。

②阳气：暖气。

③习习：和煦。龢煖（hé nuǎn）：犹“温暖”。

④华荣：花。

⑤堇（jǐn）：蔬类植物。荼（tú）：苦菜。扶疏：树叶繁茂的样子。

⑥蘅：杜衡。芷：白芷。莹嫇（míng）：形容枯萎凋落的样子。

⑦愍（mǐn）：怜悯，哀怜。

⑧碎糜：碎烂。

⑨混混：浑浊，指水、空气等含有杂质，不清洁，这里比喻社会环境的阴暗、肮脏。浇饡（zàn）：以羹浇饭。比喻浊乱。

⑩俊彦（yàn）：杰出之士，贤才。

⑪诎（qū）辱：委屈和耻辱。系累：束缚，捆绑，拘囚。

⑫管：管仲。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桎梏（zhì gù）：刑具，脚镣手铐。

⑬百：百里奚。秦穆公时贤臣，著名的政治家。贸（mào）易：变易，更换。贸，亦作“贸”。傅卖：转而自卖。

⑭桓缪（mù）：春秋五霸中齐桓公和秦缪公的并称。缪，通“穆”。

⑮列施：是充分施展。列，陈列，布置。

【译文】

春天之神啊显示灵通，天气渐暖啊空气清明。春风和煦啊温暖舒适，百草萌生啊欣欣向荣。堇菜、苦菜茂盛啊枝叶繁茂，杜蘅、白芷凋谢啊枯萎凋敝。悲怜贤良之士啊遭受祸患，将要死去啊身躯碎烂。

时世浑浊啊就像浇饭，可悲芸芸众生啊无一知己。看那历史上的啊杰出贤才，同样遭受屈辱啊陷入困境。管仲被捆绑啊又给套上刑具，百里奚迫于无奈啊自卖于秦。得到齐桓、秦穆啊赏识，才智终于得以啊施展。

且从容兮自慰①，玩琴书兮游戏。迫中国兮迮陿②，吾欲之兮九夷③。超五岭兮嵯峨④，观浮石兮崔嵬⑤。陟丹山兮炎野⑥，屯余车兮黄支⑦。就祝融兮稽疑⑧，嘉己行兮无为⑨。乃回朅兮北逝⑩，遇神嬲兮宴娭⑪。欲静居兮自娱，心愁慼兮不能⑫。放余辔兮策驷⑬，忽飚腾兮浮云⑭。蹠飞杭兮越海，从安期兮蓬莱⑮。缘天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台⑯。使素女兮鼓簧⑰，乘戈龢兮讴谣⑱。声嗷讹兮清和⑲，音晏衍兮要婬⑳。咸欣欣兮酣乐(21)，余眷眷兮独悲(22)。顾章华兮太息(23)，志恋恋兮依依。

【注释】

①从容：舒缓自得的样子。

②迫：迫于，受逼迫。迮陿（xiá）：狭小，狭窄。

③九夷：古代称东方的少数民族。亦指其所居之地。

④五岭：山名，在今两广与湖南、江西交界一带，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嵯（cuó）峨：形容山势高峻的样子。

⑤浮石：山名，在东海。

⑥丹山：南方山名。炎野：南方地名。

⑦黄支：南方古国名。

⑧祝融：南方火神，高辛氏之火正。稽疑：决断疑事。

⑨嘉：夸奖。无为：顺应自然。

⑩回朅（qiè）：转身离去。

⑪孈（xié）：神名。宴娭（xī）：宴饮嬉乐。

⑫愁慼：忧愁感伤。

⑬驷（sì）：古代一车套四马，因以称驾四马的车或一车所驾的四马。

⑭蹠（zhí）：跳上，乘上。杭：行船。

⑮安期：亦称“安期生”、“安其生”，仙人名。蓬莱：神话中渤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人居住的神山。

⑯太一：天神之名。玉台：太一所居之处。

⑰素女：神女名。相传擅长音乐。

⑱乘戈：传说中的仙人名。龢（hè）：唱和。讴谣：歌唱。

⑲噭䠀（jiào tiào）：歌声清畅的样子。清和：清美和谐。

⑳晏衍：旋律悠长。要婬（yín）：舞容柔美妖冶的样子。婬，通“淫”。

(21)咸：皆，都。欣欣：欢乐的样子。

(22)眷眷（juàn）：形容依依不舍的样子。

(23)章华：春秋时楚灵王所造之台，被誉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台”。

【译文】

暂且安于现状啊自我安慰，抚琴读书啊自娱自乐。迫于国内啊狭隘险恶，我将前往啊东方九夷。飞越五岭啊高峻巍峨，观看浮石啊形貌崔嵬。走过丹山啊奔向炎野，停节驻车啊在古国黄支。询问火神祝融啊决断疑事，他夸奖我的行为啊顺应自然。于是转身离去啊向北而行，与神嬲相遇啊宴饮嬉乐。想要静静坐下啊自寻娱乐，心情忧愁伤感啊无法做到。我丢开缰绳啊纵马奔驰，转眼飞腾而上啊到达浮云。乘坐飞船啊越过大海，跟随仙人安期啊来到蓬莱仙山。攀援天梯啊扶摇北上，攀附太一啊白玉之台。让神界素女啊吹奏笙曲，乘戈伴唱啊清歌盈室。歌声清畅啊音调清美和谐，旋律悠长啊舞姿柔美。众人欢乐啊陶醉其中，我却眷恋故国啊独自伤悲。俯视章华之台啊长长叹息，心意深深眷恋啊归情依依。

哀岁

【题解】

“哀岁”即哀叹岁月的流逝与年华的渐渐老去。本篇与《伤时》有异曲同工之妙，也从万物凋谢的秋景写起，有同样肃杀的季节背景。屈原被逐后，空怀满腹才智与报国之心而无处施展，眼睁睁看着奸臣佞人将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而又无能为力。秋冬之肃杀与时局的凶险，融成当时的社会氛围，使他深陷其中而难以躲避，哀叹连连而终于无计可施。如果说《伤时》立足于春天万物复萌，屈原渴望愉悦解脱，那么本篇则以秋冬为背景，暗喻屈原生存的混乱时世和他苦苦求索、痛苦终日的人生况味。

旻天兮清凉①，玄气兮高朗②。北风兮潦冽③，草木兮苍唐④。蛜蚗兮噍噍⑤，螂蛆兮穰穰⑥。岁忽忽兮惟暮，余感时兮凄怆⑦。伤俗兮泥浊，矇蔽兮不章⑧。宝彼兮沙砾，捐此兮夜光⑨。椒瑛兮涅污⑩，菉耳兮充房⑪。摄衣兮缓带⑫，操我兮墨阳⑬。升车兮命仆，将驰兮四荒⑭。下堂兮见虿⑮，出门兮触蜂。巷有兮蚰蜒⑯，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贼⑰，心为兮切伤。

【注释】

①旻（mín）天：秋天。

②玄气：自然界的元气。

③潦冽（liáo liè）：寒冷凛冽的样子。

④苍唐：草木始凋时青黄相杂之色。

⑤蛜蚗（yī jué）：蝉的一种。噍噍（jiāo）：鸟鸣声。

⑥蜽蛆（jí　jū）：一说蟋蟀。一说蜈蚣。从文意来看，指蜈蚣较妥。穰穰（rǎng）：众多。

⑦凄怆：悲伤。

⑧矇（méng）：看不清。章：明。

⑨捐：丢弃。夜光：明珠。

⑩椒瑛（yīng）：比喻贤德之人。椒，香木。瑛，美玉。涅（niè）污：染污。

⑪菉（xǐ）耳：即苍耳，菊科。这里比喻奸佞小人。

⑫摄：整理。缓：使……松。

⑬墨阳：古代宝剑名。

⑭四荒：四方荒远的地方。

⑮虿（chài）：蝎子一类的毒虫。

⑯蚰蜒（yóu yán）：虫名，生活在阴湿的地方。

⑰嫉贼：痛恨奸佞小人。嫉，痛恨。贼，危害社会的人。

【译文】

正值秋天啊天气清凉，晴空万里啊天气明朗。北风萧萧啊寒冷凛冽，草木始凋啊形容枯黄。是蜉蚨啊噍噍鸣叫，蜈蚣啊众多纷纷。时光飞逝啊年岁已老，感怀伤世啊心中悲伤。悲伤世俗啊混乱污浊，蒙蔽人心啊不辨黑白。沙子碎石啊被视为珍宝，夜明宝珠啊却被丢弃。香木美玉啊被污泥污染，刺人苍耳啊却充满房室。整理衣冠啊宽松衣带，手持宝剑啊出门远行。我命仆从啊备好车驾，将要驰往啊荒远之地。走下台阶啊碰上毒蝎，走出大门啊遇到毒蜂。巷中密布啊蚰蜒，城里爬满啊螳螂。见此情景啊痛恨奸臣，气愤填膺啊满腹痛伤。

俛念兮子胥①，仰怜兮比干。投剑兮脱冕，龙屈兮蜿蟤②。潜藏兮山泽，匍匐兮丛攢③。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④。黿鼉兮欣欣⑤，鳣鲇兮延延⑥。群行兮上下，骈罗兮列陈⑦。自恨兮无友，特处兮茕茕。冬夜兮陶陶⑧，雨雪兮冥冥。神光兮颏颏⑨，鬼火兮荧荧⑩。修德兮困控⑪，愁不聊兮遑生⑫。忧纡兮郁郁⑬，恶所兮写情⑭。

【注释】

①俛（fǔ）：同“俯”。低头。

②龙屈：像龙一样屈曲。蜿蟤（zhuān）：屈曲而不伸展的样子。

③丛攢（cuán）：罗列分布。此指草木丛生处。

④沄沄（yún）：水流回旋汹涌的样子。

⑤黿（yuán）：鳖。鼉（tuó）：鳄鱼的一种，俗称“猪婆龙”。

⑥鳣（shàn）：一说为鳇鱼、鲟鱼之类大鱼。鲇（nián）：鲇鱼。延延：众多。

⑦骈（pián）罗：并列分布。

⑧陶陶：漫长的样子。

⑨颃颃（jiǒng）：同“炯炯”，光明的样子。

⑩荧荧（yíng）：微光闪烁的样子。

⑪修德：修养德行。困控：言无人引进。

⑫聊：快乐。遑：何，怎能。常用于反问句。

⑬忧纡：忧思郁结。

⑭恶（wū）所：何所，何处。写情：宣泄、排遣感情。

【译文】

低头想起啊伍子胥，仰天长叹啊怜悯比干。掷剑于地啊丢下冠冕，暂且屈曲啊不再伸展。潜藏隐居在啊深山大泽，匍匐安身在啊草木之中。遥遥窥见啊山涧溪水，水势回旋啊奔流汹涌。大鳖、鳄鱼啊怡然自得，鳝鱼、鲇鱼啊众多簇集。成群结队啊上下游动，并列分布啊列队而陈。只恨自己啊没有知己，独自一人啊孤苦伶仃。冬夜漫长啊实在难熬，雨雪纷飞啊昏暗幽冥。神灵之光啊焕发光明，幽灵之火

啊闪烁莹莹。修养德行啊却无人引进，忧愁难解啊又何以为生。忧思郁结啊愁绪萦绕，无处可以啊宣泄心绪。

守志

【题解】

“守志”系恪守志向，实现理想之意。此篇实则是首游仙诗，写屈原在遭受严酷的政治打击后仍然坚守自志，不屈身事佞。篇中大量笔墨描绘了主人公因不满现状而远飞仙界，与前朝圣贤、天上星宿同游交谈，辅助天帝建立功勋，得到了精神上满足。虽然篇末仍然流露出些许失意与哀叹，但坚强向上的乐观精神是占主导地位的。特别是乱辞部分为读者描绘的那幅君明臣贤、政清民安的图画，展示了王逸对屈原所处黑暗时世的愤慨和借想象让屈原实现超越自我、完成美政理想的愿望。此心良苦，颇为感人。

陟玉峦兮逍遥①，览高冈兮嶢嶢②。桂树列兮纷敷③，吐紫华兮布条④。实孔鸾兮所居⑤，今其集兮惟鸮⑥。乌鹊惊兮哑哑⑦，余顾瞻兮怊怊⑧。彼日月兮暗昧⑨，障覆天兮祲氛⑩。伊我后兮不聪⑪，焉陈诚兮效忠⑫。摅羽翮兮超俗⑬，游陶遨兮养神⑭。乘六蛟兮蜿蝉⑮，遂驰骋兮升云。

【注释】

①陟（zhì）：由低处向高处走。玉峦：即玉山。

②嶢嶢（yáo）：形容山势高大的样子。

③纷敷（fū）：形容分布错杂的样子。

④紫华：紫色花朵。华，同“花”。布条：舒展枝条。

⑤实：相当于“是”，此，这。孔鸾：孔雀和鸾鸟。

⑥惟：只有。鸮（xiāo）：同“枭”，猫头鹰。

⑦乌鹊：乌鸦与喜鹊。哑哑（yā）：乌鸦叫声。

⑧怊怊（chāo）：怅惘，惆怅。

⑨暗昧：昏暗无光。

⑩祲（jìn）氛：不祥之气。

⑪伊：句首助词。后：君主。

⑫焉：怎么。

⑬摅（shū）：舒展。羽翮（hé）：翅膀。

⑭陶遨：无牵无挂。

⑮六蛟：六龙。蛟，古代传说中的龙类动物。蜿蝉（wān shàn）：蛟龙盘屈貌。

【译文】

登上玉山啊逍遥自在，看到山冈啊巍峨高大。桂树罗布啊散布错杂，开着紫花啊舒展枝条。本是孔雀鸾鸟啊居处所在，现在聚集的啊只有猫头鹰。乌鸦喜鹊惊惧啊哑哑作声，我见此情此景啊不禁怅惘。看那日月啊昏暗无光，遮蔽天空的啊是不祥之气。我的君王啊受蔽不明，如何表明心志啊报效忠诚！展翅高飞啊超越世俗，无牵无挂地遨游啊怡养心志。乘着六条蛟龙啊盘曲舞动，驰骋而上啊直达云间。

扬彗光兮为旗①，秉电策兮为鞭②。朝晨发兮鄢郢，食时至兮增泉③。绕曲阿兮北次，造我车兮南端。谒玄黄兮纳贽④，崇忠贞兮弥坚⑤。历九宫兮遍观⑥，睹秘藏兮宝珍⑦。就傅说兮骑龙⑧，与织女兮合婚⑨。举天罼兮掩邪⑩，彀天弧兮躲奸⑪。随真人兮翱翔⑫，食元气兮长存⑬。望太微兮穆穆⑭，睨三阶兮炳分⑮。相辅政兮成化⑯，建烈业兮垂勋⑰。目瞥瞥兮西没⑱，道遐迥兮阻叹⑲。志稽积兮未通⑳，怅敞罔兮自怜(21)。

【注释】

①彗光：彗星之光。

②电策：电光。这里形容闪电的形状。电，闪电。策，鞭子。

③食时：用膳的时候。这里特指进早餐的时刻。增泉：银河。

④玄黄：天地之神。纳贽（zhì）：初次拜见长者时馈赠礼物。

⑤崇：尊尚。

⑥九宫：天宫。

⑦秘藏：这里指隐藏或珍藏的大宗之物。

⑧傅说（yuè）：殷王武丁贤相，相传死后为辰宿。

⑨织女：星名，在天琴星座。婚：通“昏”。

⑩天畢（bì）：即天毕，星名，因其形似罗网而得名。掩：一网打尽之义。

⑪彀（gòu）：拉满弓弩。天弧（hú）：星名。形状像箭搭在弓上，所以叫弧矢。

⑫真人：道家称存养本性或修真得道的人，亦泛称“成仙”之人。

⑬元气：神仙家、方士服食导引术所用术语，指阴阳混一之气。

⑭太微：亦作“大微”。古代星官名，三垣之一。穆穆：肃敬威严的样子。

⑮三阶：星名，又名三台，分上台、中台、下台，共六星，两两相比。古人以天象象征人事，以比“三公”，故言“相辅政”。炳分：“缤纷”之音变，光辉灿烂。

⑯成化：实现教化。成，实现，达成。

⑰烈业：显赫的业绩。垂勋：遗留功勋于后世。

⑱目：一说应作“日”。瞥瞥（piē）：倏忽，忽然。

⑲遐迥：遥远。

⑳稽（xù）积：压抑，难以发挥。未通：没有实现。

(21)敞罔：怅惘失意的样子。

【译文】

扬起彗星之光啊作我旗帜，拿着闪电之鞭啊策马前行。清晨出发啊从故都鄢郢，早餐时分到达啊银河之滨。绕着弯曲山阿啊北边留宿，接着驾车赶往啊南面一端。拜谒天地之神啊献上珍贵礼物，崇尚贤良之心啊更加坚定。游历遍观啊天帝宫庭，奇珍异宝啊尽入眼底。乘着龙车啊拜见贤相傅说，和忠贞织女啊结下姻缘。高举天网啊消灭奸佞，拉满天弓啊射死佞人。跟随仙人啊翱翔太空，服食天地元气啊以求万古长存。望见太微星啊肃穆庄严，看到三台星啊光辉灿烂。它们好像在辅助君主啊育化万民，立下显赫业绩啊和不朽功勋。太阳迅速啊向西方下沉，前方道路遥远啊阻隔重深。满怀壮志啊难以实现，怅惘失意啊自叹自怜。

乱曰：天庭明兮云霓藏，三光朗兮镜万方①。斥蜥蜴兮进龟龙②，策谋从兮翼机衡③。配稷契兮恢唐功④，嗟英俊兮未为双⑤。

【注释】

①三光：指日、月、星。镜：照耀。

②蜥蜴：一种爬行动物。这里比喻卑鄙小人。龟龙：灵物，喻忠贤。

③翼：辅助，辅佐。机衡：北斗七星中第三星璇玑与第五星玉衡的并称。也代指北斗。

④配：相匹配，比得上。稷契：二人皆唐尧时贤臣。稷，后稷，周先祖。契，商先祖。恢；弘大，宽广。唐：唐尧。

⑤嗟：赞叹。

【译文】

乱辞说：天庭一片光明啊云霓深藏，日月星辰光芒朗朗啊照耀四方。斥退卑鄙蜥蜴啊请来忠贤龟龙，听从他们出谋划策啊定国安邦。才智堪与稷契相比啊发扬唐尧功绩，感慨今世英贤啊无人与您相匹。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已出书目）

诗经

尚书

周礼

仪礼

周易

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穀梁传

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

尔雅

老子

孙子兵法

公孙龙子（外三种）

墨子

晏子春秋

庄子

荀子

列子

鬼谷子

韩非子

商君书

吕氏春秋

六韬

淮南子

孔子家语

春秋繁露

新书

新序

盐铁论

法言

抱朴子内篇

抱朴子外篇

周易参同契

政论·昌言

齐民要术

颜氏家训

梦溪笔谈

劝学篇

太平经

弘明集

坛经

黄帝内经

山海经国语

战国策

史记

人物志

洛阳伽蓝记

史通

贞观政要

大唐西域记

徐霞客游记

文史通义

宋论

楚辞

文心雕龙

搜神记

世说新语

闲情偶寄

古文观止

聊斋志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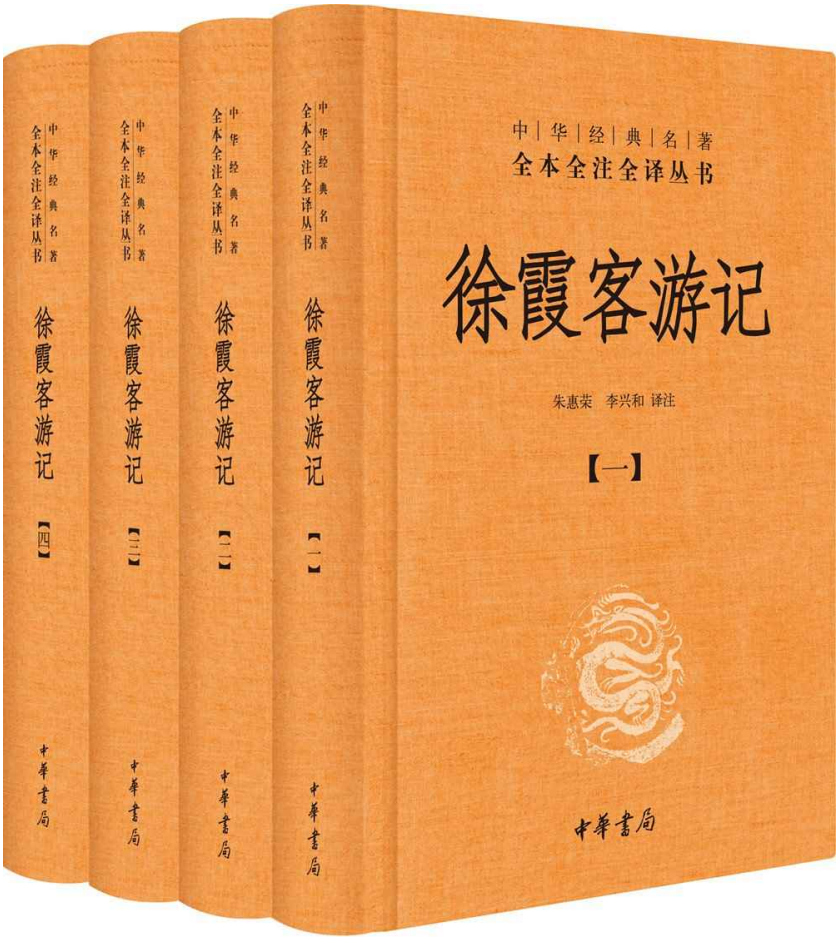
阅微草堂笔记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

ISBN 978-7-101-10682-4

9 787101 106824 >

定价：30.00元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一】
中華書局

总目录

徐霞客游记（一）

徐霞客游记（二）

徐霞客游记（三）

徐霞客游记（四）

返回总目录

注：本书“□”同纸书原文。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一】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徐霞客游记　一

中華書局

目录

前 言
游天台山日记
游雁宕山日记
游白岳山日记
游黄山日记
游武彝山日记
游庐山日记
游黄山日记 后
游九鲤湖日记
游嵩山日记
游太华山日记
游太和山日记
闽游日记 前
闽游日记 后
游天台山日记 后
游雁宕山日记 后
游五台山日记
游恒山日记
浙游日记
江右游日记
楚游日记
返回总目录

前　言

我们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国古代杰出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1587—1641)，介绍文化瑰宝《徐霞客游记》。钱谦益说："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千古奇书。""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霞客记游之书，当为古今游记之最。"陈继儒说："余尝纂《奇男子传》数卷，每恨今人去古人太远，为慨叹久之……此畸海先生乐为之友，而余欲列之《奇男子传》中者也。"何巢阿说："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从明代至今，徐霞客一直是人们仰慕的奇人，《徐霞客游记》也一直是人们热爱的奇书。

一　奇人徐霞客

徐霞客奇在哪些方面呢？

他不走科举入仕之途，与当时读书人的追求不同。徐霞客从小喜欢学习，主动学习，"目空万卷"。但对八股文禁锢思想、限制学习内容的做法不感兴趣，只到县上参加过童子试，后来就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连秀才都不是。他不追求功名，不走仕宦之途，一介布衣，被后人尊为高士，他的墓前有一块清代留下来的石碑，大书"明高士霞客徐公之墓"。他家的藏书很多，"充栋盈箱，几比四库"。由于挣脱了思想的束缚，随自己的志趣博学深钻，"侈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当然他学到的东西也比别人多得多。

他不走经营产业的道路，与江南一带的社会风气不同。明清时期，江南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人们多经营产业，希望增值，发家致富。徐霞客却不然，他家有田产，但不追求钱财增值、积累，而

是用来进行旅游和地理考察，因此招致乡里的非难，说他是“游手好闲”，“浪荡子”、“败家子”。其实他是把家中的田产用在了最有意义的地方，成就了他旷日持久的旅游考察。

他不困坐小书斋，与当时的学术风气不同。明代的学风不好，人们多喜欢寻章摘句，从书本到书本，做空疏的学问。徐霞客却不读死书，从自己的小书斋走向大自然，带着古人的图经、地志，在广阔的天地进行地理考察和研究。通过古今对比，探索地理环境的变迁，通过书本记录和实地对照，补充或纠正书本上的缺漏或错讹，终于成为难得的实测地理学家。

他以旅游和地理考察为职业，与其他旅行家不同。在我国古代，官员、商人、僧侣等从事旅游多属业余活动，徐霞客与他们都不同。他不为政务出行，不为经商奔走，不为求法游方，毕生从事旅游和地理考察，是我国古代难得的专业旅行家。作为自费旅游，徐霞客旅游的条件特别艰苦，安全问题、经费筹措、生活安排等各方面困难重重。有时为方便参观考察，甚至有船不坐，有马不骑。一般人旅游多为十天半月，或几个月即回，徐霞客却是成年累月在外，毕生自觉地从事旅游考察。一般人的旅游目的地是点或局部一小片，徐霞客却是沿途全程考察，甚至扫描式地来回穿梭。徐霞客旅游的境界也特别高。他从事的是“不计程、亦不计年”的汗漫游。湘江遇盗，朋友劝他“再生不如息趾”，他却回答“不欲变余去志”。他是以躯命游，他说“吾荷一锸来,何处不可埋吾骨耶”。他也是以性灵游，“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把自己的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通过旅游修身养性。徐霞客被尊为游圣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旅游局公布以《徐霞客游记》开篇日即每年的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温家宝总理《纪念徐霞客》的专文，是对徐霞客在旅游方面的最好的肯定。《游天台山日记》为《徐霞客游记》的首篇，万历四十一年三月的最末一天，即公元1613年5月19日，徐霞客从浙江宁海出西门，第一句话就是：“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天时、地

利、人和具备，展现出祖国山河的美好画卷，也预示着祖国旅游事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他珍惜晚年，与一般人养老的习惯不同。在古代，“五十而知天命”，50岁就算老年。一般人老了要儿孙绕膝，颐养天年，过清闲日子。徐霞客却不然，满50以后增加了紧迫感，他说：“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从崇祯九年(1636)九月到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也就是他51岁至55岁期间进行了一生中时间最长、行程最远的一次旅游，被称为“万里遐征”。也就是这次旅游，让他在50岁以后创造了奇迹，完成了对我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的考察，完成了对南方六大江河的考察，攀上了地理科学的高峰。他的晚年过得很有意义，收获十分丰硕。

他坚持日必有记，与一般人只游不写不同。在旅途中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地解析山河形势，熟记详记所见所闻，十分不容易。经过一天劳累，还得依崖而记，或在等马帮的间隙就路边作记，或晚上就着豆大的油灯作记，增加了巨大的艰辛和困难。这样持之以恒，逐日详细记录，内容多的时候一天达三千多字。逐日作记使内容鲜活、真实，大大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是若干年后算总账式的回忆录无法比拟的。徐霞客就是这样通过毕生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奇书《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的追求、志趣、学习方法、人生价值、生活意义都超乎寻常，与众不同，他确实是一位奇人。在中国古代，徐霞客可算另类，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勇士，出类拔萃的高士，闪耀着历史光辉的智者，徐霞客是时代的先驱。有人称徐霞客为“愚公”，他选择了一条艰辛、漫长的与众不同的奋斗之旅，摒弃浮躁和功利，一步步地走遍全国，一字字地写了一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为优秀的中华文化增光添彩。

二　奇书《徐霞客游记》

作为奇书，《徐霞客游记》的奇也是多方面的。

(一)宏阔的画卷

徐霞客的游踪十分广远，他的足迹遍及明代的两京十三布政司，相当于现今的19个省、市、自治区，可能还到过四川省和重庆市。《徐霞客游记》犹如一幅超长的宏阔画卷，东到普陀山，西到腾冲边陲，北到长城、盘山，南到罗浮山，从农村到市井，千山万壑，尽入画幅。其气势之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全书共63万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游记之夥，遂莫过于斯编”，是我国古代字数最多的游记。

(二)广泛而丰富的内容

《徐霞客游记》的内容涵盖了自然和人文两大部类，作者关注的面十分广泛，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自然方面，风景名胜、大山大河、岩石洞穴、气象气候、动物植物等，都是他探讨的对象。如奇花异卉，他记录的有昆明土主庙的菩提树、曹溪寺的优昙花、邓川的十里香、感通寺的龙女花、永平的木莲花。人文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文物、碑刻、年节、民俗等，都是他感兴趣的内容。他既概括了明代中原文化对边疆影响的程度，“穷徼薄海，万里同风”，又记录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风民俗，如十月祭先，鸡足山朝山，腾冲遇天旱则断屠迁街，青松毛铺地，喝三道茶，大理三月街等。《徐霞客游记》中记录三月街的精彩篇章仅三百多字，却容纳了三月街的诸多信息。时间是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十五日到十九日，共五天。赶街的地点在大理古城出西门西向一里半的城西演武场。街面的形象，“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都是临时搭的棚子。三月街规模大，物多、人多。“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它是全国性的物资交

流会，也是云南各民族土特产品的展销会。“男女杂沓，交臂不辨”，熙熙攘攘，找人都难。交易的物品多药材、毡布、铜器、木具等云南特产，还有生产、生活用品。马场的交易规模很大，“千骑交集”，三月街期间还举行赛马活动。售卖的书是江南刻印的小孩用的课本，反映了当时内地对边疆文化的影响。这样的场面，已算非常热闹，徐霞客却说，“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减大半矣”，可以想象，社会安宁、交通通畅的年代，比徐霞客看到的还要热闹。从明末一直延续到今天，三月街赶街的时间和地点没有变，街面形象和特点也没有变，只是今天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了，被人们赞为“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大家去赶赶三月街，会对徐霞客的记录有更深的体会。

(三)详尽细致的描写

在《徐霞客游记》中，同时也充满详尽细致的描写。对大理石的记录详到花纹、尺寸和位置。对蝴蝶树详记了其位置，花和叶的形态，开花的时间，并“折其枝、图其叶而后行”。记少数民族妇女的装束详载发型、发辫的多少、盘垂方式、巾帽使用等。记米价如，“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腾冲境“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徐霞客环绕滇池游了一圈，他记录了当时滇池湖岸线达安江、河泊所、黄土坡、黑林铺；从夏窑至土堆，湖中有堤，从土堆至红庙一带则是港堤；海口河从中滩街到柴厂可以通航，“茶埠有舟，随流十里，往柴厂载盐渡滇池”。这些精细的记录，是踏破铁鞋也难找到的，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四)真实可信的记录

《徐霞客游记》的精髓是真实。徐霞客对自然方面的观察和认识，科学、准确，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曾两次游桂林七星岩，探察了洞内多变的走向和山上遍布的15个洞口。1953年，陈述彭、施雅风等地理学家用现代科学仪器对七星岩进行测量，绘制了七星岩洞穴平面图和山体素描图，惊讶地发现徐霞客的记录和他们的测

绘结果是一致的。《徐霞客游记》信息量丰富，地理概念准确。徐霞客全面记录了他在腾冲四望的山势和水系，并按八方位交代了方位、里距、高下的三维空间坐标，1978—1980年，陈述彭将这些记录与1/10万的航测地形图进行对照，基本吻合。1981年，陈述彭又将徐霞客对高黎贡山的记载制成《高黎贡山地理剖面图解》，其植被垂直分带、地质地形剖面与今实地测绘的仍然大体符合。陈述彭院士通过自己的研究核证《徐霞客游记》所载，感慨地说："300多年前的记述，竟然是这样的确切，这样的朴实，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不能不叹为观止！"徐霞客对人文方面的调查和记录，也能坚持求真求实，秉笔直书，当地人不敢写的他写了，别的书不敢说的他说了，不回护，不避讳。对沐氏家族的骄横，他敢于指斥，实为不易。对普名声之乱，他在普死后四年进行记录，是最早整理记录此事的。对安邦彦之乱，他记载的低级军士的对话十分难得。对当时滇东营兵的生活，他作了具体翔实的记录："营中茅舍如蜗，上漏下湿，人畜杂处。其人犹沾沾谓余：公贵人，使不遇余辈，而前无可托宿，奈何？虽营房卑隘，犹胜彝居十倍也。余颔之。索水炊粥。峰头水甚艰，以一掬濯足而已。"

(五)庞大的结构

《徐霞客游记》体大思精，开创了"徐霞客游记体"。该书分四种情况，即正文、小字夹注、专条附记、有篇名的专文。正文是《游记》的主体。以时间为经，行程为纬，按日系事，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编织在一起，步步展开，引人入胜。后三者范围不同，规模各异，对重要问题层层展开，进行横向解剖。小字夹注多为解释性内容，偶有说明，用小字夹在正文中间相关的位置。专条附记是正文的发展或补充，是徐霞客写的学术札记，内容多涉及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心得，或有关的地方史事，文字详略不一，低两格附在有关日记之后，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少数专文结构严谨，内容完整，并冠以篇名，是对该地区的专题研究，附在有关地区之后，如《永昌志略》、《丽江纪

略》等。

(六)崇高的地位

《徐霞客游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二十多年前我曾提出，《徐霞客游记》是导游手册、地学百科全书、文学名著、历史实录。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或新兴学科都从《徐霞客游记》中汲取营养，从而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近年，人们逐渐发现，在民族学方面，《徐霞客游记》也是内容丰富的民族调查实录，在生态学方面，《徐霞客游记》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基本环境标尺。《徐霞客游记》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学术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被列为中华经典的代表作之一。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及“中华经典藏书”，都收有我整理、精选的《徐霞客游记》，受到读者的欢迎和热爱。

三　中华传统文化养育的徐霞客

徐霞客是古代中华文化养育的文化巨匠，他的身上也充分彰显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和魅力。以下举例说明。

(一)孝敬父母

徐霞客从小就知道孝敬父母，被称为“稚孝”。根据记载，他“朝夕温温，小物克谨，所言皆准忠孝，维桑与梓，必恭敬止”。从小温文尔雅，谨小慎微，所说皆以忠孝为准则，对父老乡亲，毕恭毕敬。对他的父亲，“才逾龆龀，豫庵遇盗，厄于别墅，跣足奔救，扶侍汤药者逾年。至于大故，哀毁骨立，里人以稚孝称”。对他的母亲，“母病，自春徂秋，视汤药床褥间，衣未尝解带。母不食，霞客亦不食，母为强食之”。他喜欢旅游，母亲也很支持他旅游，但他谨遵古人“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母亲在世时坚持“有方之游”。

(二)正直不阿

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以蔑视权贵、正直清高著称。时人说他“益厌冠盖征逐之交”。如“梁溪秦中丞、侯给谏闻其风而悦之，造见。乃深匿丛竹中，俄而扁舟入太湖，遁矣”。“时访公，公固匿迹以疾辞，亦无所报谢”。在徐霞客身上也留下了其父正直不阿的影子。他“不屑谒豪贵，博名高”，不趋炎附势，更不和坏人来往。在贵州道上遇“途中扛担络绎，车骑相望，则临安道母忠，以钦取入京也”。徐霞客评论说：“司道无钦取之例，其牌如此，当必有说。按母，川人，本乡荐，岂果有卓异特达圣聪耶？然闻阿迷之僭据未复，而舆扛之纷纭实繁，其才与操，似俱可议也。”在云南剑川，乡绅何可及欲与他相见，但当徐霞客得知何是魏忠贤党羽时，“后乃不往”。

(三)生活俭朴

徐霞客出生在一个世代勤俭的家庭。其母王夫人回忆她初嫁到徐家的情景说，“老人视灶时，曾投龙眼茗中以献翁。翁不啖也，以为田舍家无此果，不贵难得，乃素风耳”，从此，其母珍藏着这两颗果核教育后代。其母既织布，又种豆，“课夕以继日，编入以待出”，她种的豆架高蔓旁施，绿荫蔽日，成了家中的一道风景，雅称为“碧云龛”、“长命缕”。王夫人又教育卯孙(徐霞客的儿子)“民生于勤，勤则不匮”。有关资料记载，徐霞客的家庭“其德俭”，“克勤克俭，是为家法”，“其家无长物，有素风”。家中没有多余的奢侈品，勤俭是徐家的家风。就是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下，徐霞客养成了以苦为乐的品德，追求高尚的目标，生活简朴不奢侈浪费。翻检《徐霞客游记》，这方面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弘祖出游不饮酒，不食肉。”“虽拥青茅而卧，犹幸得其所矣。”“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

(四)扶贫济困

徐霞客关心家乡的旱情，关心家乡人的生产、生活，为他们忧心

忡忡。他《致陈继儒书》说："敝乡暑旱为厉，自三时至三伏，无浥尘之滴。环望四境之外，无不沾足者，独一方人苗俱槁，如火城炭冶，朝夕煅烁，想独劫灰此一块土也。"在其母亲的教育下，徐霞客常做扶贫济困的事。"见义必先，恤遗孤，抚弱女；遇岁祲，每出粟以济翳桑；修葺津梁，兴复古迹。"天启四年(1624)出粟济困的事又是一例。这年"甲子岁祲，斗米百钱，孺人命仲子出粟以活饿夫，岁数十石"。

(五)诚敬祖先

徐霞客诚敬祖先，做了很多事。他"追念所先，诚敬更笃。与仲昭勒遗文，梓遗迹，复拭遗像装潢之，时致礼；先代墓碑在风雨中，皆甃而亭焉。办祭田，倡族人享祀"。他的这些工作的集中代表，就是在泰昌元年(1620)游九鲤湖后，建晴山堂。据陈仁锡《晴山堂记》，因祈梦九仙得"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其母病愈，因画"晴转南山"图，并"搜草札中，磨石装帙"，成《晴山堂石刻》。他汇集其直系先世所获的题赠；又用三亩地价赎回文徵明书、李东阳所撰文；并礼请名人为其母80寿辰题咏、绘图，在西游前全部上石完成，西游已随身带了拓本。这些题赠从洪武三年(1370)到崇祯六年(1633)，几乎涵盖了整个明代名家的手迹。按1936年奚忠源《晴山堂帖叙略》统计，有名家墨宝凡88人，共得诗文94件。今存76块半石刻，全部署名共91人，在徐霞客的故乡江阴徐霞客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徐霞客完成了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既彰显了祖先的美德懿行，又保护了优秀的文化遗产。

(六)尊崇乡贤

徐霞客尊崇乡贤、兴复古迹的典型就是重建张侯庙。张宗琏官不大，但事迹十分感人，被收入《明史·循吏传》。他是循吏，即遵纪守法而有突出治绩的官吏。他又正直清廉，《明史》说他"务廉恕"，廉洁不贪，一盏灯油都不乱取，并以仁爱之心待人。他任常州府同

知，“宗琏莅郡，不携妻子，病亟召医，室无灯烛。童子从外索取油一盂入，宗琏立却之，其清峻如此”。明代的人户分为军籍和民籍，有军籍的人户必须世代当兵，负担沉重。他受命参与清理军籍，主持清理的御史李立“多逮平民实伍，宗琏数争之，辄卧地乞杖，曰请代百姓死，免株累甚众”。“心积不平，疽发背卒。常州民白衣送丧者千余人，为建祠君山。”然而岁月沧桑，后来人们只能在瓦砾茂草间祭拜张侯。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偶从君山见祭张侯宗琏于瓦砾间，因掘得杨文贞碑，即为鸠材建宇，重勒碑石。郡邑大夫咸嘉其义。”《江阴县志》亦载：“张侯庙在君山之西麓，宣德七年建，祠本府同知张宗琏。后圮废。”“天启四年邑人徐弘祖捐赀重造，乞宗伯董其昌书周文襄公所书杨少师碑刻于石，大学士周延儒为之记。”张宗琏在徐霞客心中的地位，反映了徐霞客崇敬、追求的崇高品德。

(七)情深义重

结交人格高尚的朋友，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至死不渝，就是徐霞客的交友原则，他曾形容为“石交”。徐霞客与高官黄道周的患难之交是一个例子。黄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为人正直，多次忤旨，被贬谪、下狱，很多人落井下石。徐霞客却“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返，具述石斋讼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黄道周对世态炎凉体会最深，他后来说：“缙绅倾盖白头者多矣，要于皭然物表，死生不易，割肝相示者，独有尊公。”徐霞客与普通平民静闻的友谊是另一个例子。静闻是江阴迎福寺僧，与霞客结伴远行。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僧人，刺血写《法华经》要亲自送到鸡足山供奉。他也是一位勇士，湘江遇盗，冒刃、冒寒、冒火、冒水，救出了《徐霞客游记》手稿及同船人的财物。不幸在南宁崇善寺病逝。《徐霞客游记》载：“闻静闻诀音，必窆骨鸡足山，且问带骸多阻，余心忡忡。”静闻死后，徐霞客对他的友谊并未改变，承诺也没有改变。为了完成静闻的遗愿，徐霞客克服了种种困难，几乎被南宁崇善寺的和尚谋害。他匍匐在地上，用竹筷逐一拣取骸骨，忙了一

整天。以后用竹筒装好带了几千里，安葬在鸡足山文笔峰下。静闻墓今存，为大理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纪念静闻矢志鸡足山的精神，也是一座标榜徐霞客精神的纪念碑。

(八)宽厚待人

徐霞客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他在鸡足山对陕西僧与河南僧之间的不和批评说："惜两僧无道气，不免事事参商，非山门之福也。"在鸡足山，顾行偷了他的钱物逃走，他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沉重的打击。《滇游日记十三》载："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顾行刚走，悉檀寺的僧人就赶来告诉他，并欲派寺僧追赶，却被霞客止住。"余止之，谓：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矣。"在徐霞客的家乡南旸岐村，过去住的主要是徐姓，还有少数姓顾或姓王，顾姓和王姓都是徐家的家奴。仆人顾行的身份很特殊，在《徐霞客游记》中有时称"顾仆"，有时称"顾奴"，他是徐家的家奴。明代，江南一带有畜奴制度，家奴是被买来的，立有卖身契，主人可以任意关、杀、处罚。对偷走钱物逃跑的家奴，徐霞客没有追赶、报案，顾奴后来回到家，直到霞客逝世后，作为主人的徐家也未过问此事，徐霞客的宽厚待人于此可见一斑。

(九)忧国忧民

徐霞客同情弱者，关心国事，特别是到了边疆各省，充溢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他亲自到过安邦彦、普名声等土司叛乱荼毒的州县，目睹各族群众痛苦的生活，喊出了一位正直学者的心声："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在中越边境，他与交彝军队擦肩而过，考察过州人避难的飘岩，详细记录了抗击侵略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他呼吁："中国诸土司不畏国宪，而取重外夷，渐其可长乎！"过高黎贡山，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其夜倚峰而栖，月色当空，此即高黎

贡山之东峰。忆诸葛武侯、王威宁骥之前后开疆，方威远政之独战身死，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慨然者久之！”在腾冲，他写了《近腾诸彝说略》，给当政者敲响警钟：“目今瓦酋枭悍称雄，诸彝悉听号召，倘经略失驭，其造乱者，尤有甚于昔也，为腾计者慎之。”徐霞客维护祖国边境的安宁、统一和领土完整，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他多次忧国忧民的呼吁，作为居庙堂之上者提出，并不奇怪；但作为一位在野的布衣，十分难能可贵。

中国古代出现徐霞客这样的杰出人物并不奇怪。他不是天外来物，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养育的骄子。我国祖先的传统美德，在徐霞客身上几乎都能找到。徐霞客事业的成功，《徐霞客游记》奇书的出现，首先是因为他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崇高的人格魅力。徐霞客道德、文章都堪称楷模。

四　《徐霞客游记》的版本

《徐霞客游记》在霞客生前未及整理成定本。霞客病中曾将《游记》托付给季梦良整理。季梦良字会明，是徐氏家庭教师，又是徐霞客的好友。霞客逝世后，先由王忠纫手校，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由季梦良初次编定。虽经季氏“遍搜遗帙”，“因地分集”，但已有残缺。崇祯十年(丁丑、1637)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霞客在南宁的日记，仅剩季梦良在乱帙中翻得的一则。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十一月十二日至月底霞客游武定、元谋并穷金沙江，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初到永昌，以及九月十五日以后在鸡足山的日记，此时已缺。清兵入关，顺治二年(乙酉、1645)江阴迭遭兵燹，《滇游日记》首册被焚。以后又经季梦良再次整理。由于该书的重要价值，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和喜爱，流传甚广。从霞客逝世到正式付梓，中间经历了135年，可考的抄本有二三十种，散佚或未见书目的当比此数多得多。早期抄本的特点是各人“多以己意”大量删

削，以致“文残简错，句乱字讹”，不少本子愈来愈失真。

《徐霞客游记》的版本虽多，但传世的抄本不外两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的祖本被认为是李寄本。李寄字介立，为霞客第四子，因随母育于李氏，故名寄。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李寄访得曹骏甫本、史夏隆本，把其中的《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等数篇补入《滇游日记》。《名山游记》和《徐霞客西游记》也应在李寄手中合璧。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四十九年(庚寅、1710)杨名时曾进行过认真校录。杨名时字宾实，号凝斋，谥文定，为霞客同乡，曾在云南、贵州做过官，后官至礼部尚书，对《徐霞客游记》整理的影响自然很大。杨名时整理本的传抄本流传甚广，坊间杨本的形象也很复杂。收入《四库全书》者，即杨名时整理本，凡十二卷，每卷又分上、下。北京图书馆藏十册十二卷《徐霞客游记》，亦是杨名时校录本的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徐霞客游记》的抄本，分十二卷，装订为八册，涂改甚多，被认为是杨名时抄本。乾隆年间，陈泓(字体静)又搜集诸家抄本详为校订，陈泓抄本也是较可信的本子，现藏上海图书馆。这一类本子都是名家校订，整理工作认真，但名家出自好心的斧削，对《游记》内容做了大量删削窜改，与原著面貌有较大出入。各种版本皆有程度不等的变换改动，《游记》的形象极不稳定。

《徐霞客游记》另一个系统的祖本是季梦良本。其前半以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徐霞客西游记》为代表。所收日记起自崇祯九年(丙子、1636)九月十九日，止于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三月二十七日，包括徐霞客“万里遐征”中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的游记，共938页，约28万字，装订为五册，每册卷首有游程提纲，全书卷首有季梦良序。这是季梦良整理本，即徐霞客的族兄徐仲昭(名遵汤)经办，著名学者钱谦益推荐给毛晋准备出版的《徐霞客游记》。该本没有经过文人的削抹，让人们有可能认识这部伟大著作的细部和文字风格、写作特点。但这是一个残本，缺《名山游记》及《黔游日

记》、《滇游日记》。它也不是原本，而是季梦良整理本的重抄本。由于抄誊的人水平不高，又未认真校对，文字上的讹误不少，甚至有很多错别字，而且也对个别片断的文字作过省并。大概这些弱点成了这个本子未能付梓的原因，长期秘不示人，因此这个系统的版本极少，过去的影响也不大。其后半以徐建极抄本为代表。徐建极是霞客之孙，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该本先后为邓之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收藏，后来谭先生又交给邓先生的家属邓珂。该本起自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三月二十七日，迄于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九月十四日，内容包括贵州、云南两省的游记。今存第六册，第八册，第九册分上、下，第十册分上、下，共六册，缺第七册即滇游首册，亦无《游太华山记》、《游颜洞记》、《盘江考》诸篇。各册卷首也有游程提纲。则徐建极本所据应是李寄重新补入此数篇以前的原始抄本。

两个系统的本子各有长短，一类结构完整，文字简略，一类文字详尽但仅存局部，两类版本的缺陷互相交错，两类版本的优点刚好互相补充。通过杨本、陈本可以认识《游记》的概貌，而季抄本、徐建极本却可以了解《游记》的细部，再用它们互校，又可以纠正许多讹误，填补多处脱漏，这样就可以既见森林，又见树木。最早认识到这种状况的是徐霞客的族孙徐镇(字筠峪)。他根据杨、陈两个抄本和徐建极抄本互相校勘补充，调整篇目，删去游程提纲，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第一次雕版付印。因此，乾隆本的文字内容除个别字句歧异外，其他与徐建极本完全一致，而比杨名时序本却详细得多。乾隆初刻本吸取了两大系统的优点，使两个系统各自发展的本子第一次汇合，出现了比较接近徐霞客原著面貌的本子，并且较多地保持了《徐霞客游记》后半部的原始面貌，《黔游日记》、《滇游日记》是可信的。

乾隆刻本《徐霞客游记》的正式出版，起到了统一版本的作用。长期以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以后大量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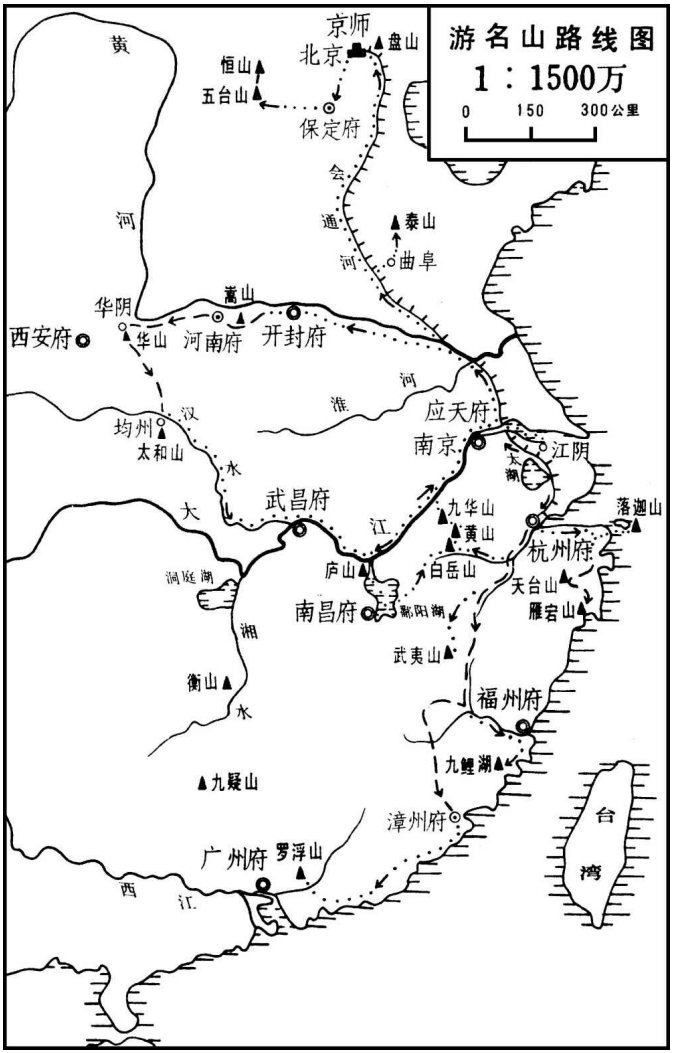
据乾隆本翻刻，增减变化甚微。嘉庆十一年(1806)冬，同邑人水心斋叶廷甲(字保堂)得到全部雕版，再次用杨本、陈本雠勘，用徐氏旧板改补，并增辑补编，把徐霞客的遗诗、诸友题赠等附上，于嘉庆十三年(1808)再版。咸丰二年(1852)印本，卷首加了徐霞客像，为至今所见最早的霞客画像，诸书所印霞客像多源于此。光绪七年(1881)有瘦影山房刻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有集成图书公司排印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则集中出现了《徐霞客游记》的十多种版本，如扫叶山房石印本、沈松泉标点本、莫厘樵子本、万有文库本、国学基本丛书本等。1928年由丁文江主持，据叶本进行了初步标点，编入徐氏全部家祠丛刻《晴山堂帖》，新撰《徐霞客先生年谱》，并有附图一册计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可谓洋洋大观。

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徐镇没有看到季梦良本，合璧的工作只做了一半，因而出现乾隆初刻本前半部和后半部体例不一，内容详略悬殊，文字风格不同的情况。1976年底我接受云南人民出版社约稿，开始《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校注。感谢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并提供《徐霞客西游记》和乾隆初刻本的拷贝。我的整理工作，充分尊重并保持乾隆四十一年(1776)徐镇初刻本的宏观体系和框架形象；再用季梦良整理本《徐霞客西游记》补乾隆本前半部的文字缺略，增补了《浙游》、《江右游》、《楚游》、《粤西游》等部分的内容约15万字，抹平了书中前后的差异；并解决了缀合过程中的遗留问题。1985年出版的《徐霞客游记校注》解决了徐镇未完成的工作，重新出现了全书更加接近徐霞客原著面貌的本子。后来，有条件又用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徐霞客游记》进行通校，增补了一些有关徐霞客行迹和思想的文字，在补脱缺、正讹误、删衍文、存异文、疏通语义、规范文字等方面多所创获。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徐霞客游记校注》(增订本)，2009年中华书局在“中华经典普及文库”中收入了我整理的《徐霞客游记》，对《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研究又前进了一步。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徐霞客游记》，主要依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朱惠荣整理本《徐霞客游记》。为方便读者阅读，正文内不再保留整理时插入的方括号，如欲了解用乾隆本校补的情况，可查阅上述《校注》本和整理本。个别由整理者补的字，仍用圆括号标出。注释分校记、释文和评注三类。属于版本上的问题尽量出校，前人整理时的重要版本记录也尽量保留，以便认识《徐霞客游记》的历史面貌和变化。释文内容包括疑难字词、历史背景、历史地理、人物、民族、名物、制度、宗教等方面，侧重古今对照。个别至今仍行用的方音字，仍注地方音，如“高峤(qiāo)”、“苴(zuǒ)榷”等。对原书存在的问题，则通过评注指出，或引他书加以校正。个别注释着意说明某些地理或历史结论，出于眉目清晰、方便读者阅读之目的而分为几段。随着研究的深入，并适应读者需要，在《校注》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较多注释条目；今地名资料，一律按最新的行政区划反映。题解中古今地名相同的，不再括注今地名。另编绘13幅徐霞客旅游路线图，放在书中相应的位置，俾便对照。为了保持译文的统一风格，今译由李兴和先生独家承担。我们愿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方便，为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徐霞客游记》服务，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心尽力，铺路搭桥。

朱惠荣

2014年9月19日于云南大学


游名山路线图
1：1500万
0 150 300公里
京师
北京
盘山
恒山
五台山
保定府
会
通
河
泰山
曲阜
黄
河
嵩山
华阴
西安府
华山
河南府
开封府
河
淮
应天府
南京
江阴
太湖
均州
太和山
汉
水
大
江
武昌府
九华山
黄山
落迦山
杭州府
洞庭湖
庐山
白岳山
天台山
雁宕山
南昌府
鄱阳湖
湘
武夷山
衡山
水
福州府
九嶷山
九鲤湖
漳州府
台
湾
广州府
罗浮山
西
江

游天台山日记(1)浙江台州府(2)

【题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到浙江旅游，先游洛伽山(普陀山)，惜未见游记。以后循海南行，第一次游览天台山和雁宕山，同行者有僧人莲舟。《游天台山日记》就是他这次游天台山留下来的游记。

天台山在浙江天台县，为我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徐霞客于三月的最末一天自宁海县城起行，四月初一日进入天台县境，四月初九日离开天台山。他登华顶峰，观石梁飞瀑，欣赏断桥三曲瀑布及珠帘水，游寒岩、明岩、鸣玉涧，眺览琼台、双阙，登赤城，沿途到了天封、万年、国清、方广诸寺。“泉声山色，往复创变”，“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多姿多彩的景色使徐霞客倾倒。“几不欲卧”，“喜不成寐”，反映出他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这篇游记清丽感人的描述，把我们带进了天台胜景。文中指出：“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这是徐霞客早年地理考察的重要结论，他已注意到地形、气候和植物生长的关系。

癸丑之三月晦(3)　自宁海出西门(4)。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三十里，至梁隍山(5)。闻此地於菟夹道(6)，月伤数十人，遂止宿焉。

【注释】

(1)游天台山日记：《游天台山日记》、《游雁宕山日记》、《游白岳山日记》、《游黄山日记》、《游武彝山日记》、《游庐山日记》、《游黄山日记后》、《游九鲤湖日记》诸篇，皆在乾隆刻本第一册上。天台山，又省称台山，在今浙江天台县北，有华顶、赤城、琼台、桃源、寒岩、明岩诸胜景，以石梁飞瀑最著名。天台山为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有隋朝创建的国清寺。

(2)台州府：省称台郡，治临海，即今浙江临海市。

(3)癸丑：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晦(huì)：中历每月的末一天。癸丑为明代万历四十一年，这年的三月三十日，相当于公元1613年的5月19日。自2011年起，我国将每年的5月19日即《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定为“中国旅游日”。

(4)自宁海出西门：霞客自家至宁海路线，《游记》未载。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霞客自述：“而余南渡大士落迦山，还过此中，陟华顶万八千丈之巅，东看大、小龙湫，以及石门、仙都，是在癸丑。”则在1613年游天台前，曾经绍兴府、宁波府游落迦山。落迦山又作洛伽山，因《华严经》有善财参观音于普陀洛伽之说而得名。今为普陀山东南的一个小岛，面积仅0.34平方公里，环岛一周约2公里，与普陀山合称普陀洛迦山。普陀山又称小白华、梅岭，为浙江舟山群岛中的一岛，系霞客游踪最东处。有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千步沙、潮音洞、梵音洞、南天门等胜景，最高峰白华顶海拔291米，自麓及巅有石磴七百余级。该山被传为观音菩萨道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又是旅游避暑胜地，近已开有从宁波到普陀的旅游客轮，可直达岛上。宁海，明为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宁海县。

(5)梁隍山：今作“梁皇”，在宁海县西南境的公路边。

(6)於菟(wū tú)：老虎的别称。

【译文】

癸丑年三月三十日　从宁海县城西门出来。云层散开，红日明亮，人的心情和山间的风光，都有喜悦的状态。三十里，来到梁隍山。听说此地道路两旁有猛虎，每月要伤害几十个人，就停下来住宿。

四月初一日　早雨。行十五里，路有歧，马首西向台山，天色渐霁。又十里，抵松门岭，山峻路滑，舍骑步行。自奉化来(1)，虽越岭数重，皆循山麓；至此迂回临陟，俱在山脊。而雨后新霁，泉声山色，往复创变，翠丛中山鹃映发，令人攀历忘苦。又十五里，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筋竹岭南行，则向国清大路。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言此抵石梁，山险路长，行李不便，不若以轻装往，而重担向国清相待。余然之，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

(2)。行五里，过筋竹岭(3)。岭旁多短松，老干屈曲，根叶苍秀，俱吾阊门盆中物也。又三十余里，抵弥陀庵。上下高岭，深山荒寂，恐藏虎，故草木俱焚去。泉轰风动，路绝旅人。庵在万山坳中(4)，路荒且长，适当其半，可饭可宿。

【注释】

(1)奉化：明为县，隶宁波府，即今浙江奉化市。

(2)莲舟：江阴迎福寺僧人。上人：对僧人的尊称。佛家把人分为四种，即粗人、浊人、中间人、上人。认为内有德智、外有胜行的人，为在上之人，故称上人。

(3)筋竹岭：应即今金岭，在宁海、天台两县界上。

(4)坳(ào)：山间洼下的地方。

【译文】

四月初一日　早晨下雨。前行十五里，路旁有条岔路，勒转马头往西走向天台山，天色渐渐转晴。又行十里，抵达松门岭，山势陡峻，道路湿滑，舍弃坐骑步行。自奉化县一路前来，虽然翻越了几重山岭，都是沿着山麓走；来到此地却是迂回曲折地登高跋涉，都是在山脊上走。然而雨后刚刚放晴，泉水的声音，山间的景色，反复创新变化着，翠绿的树丛中山间的杜鹃花映日绽放，让人忘却了攀登跋涉的辛苦。又行十五里，在筋竹庵吃饭。山顶到处种着麦子。从筋竹岭往南行，就是通向国清寺的大路。恰好有个国清寺的僧人云峰一同吃饭，说起从此地到石梁，山势险峻，路途漫长，带着行李不方便，不如带着轻装前往，而把沉重的担子挑到国清寺中等待。我同意了他的建议，命令挑夫跟随云峰前往国清寺，我与莲舟上人走上去石梁的路。前行五里，越过筋竹岭。岭上四旁有许多矮小的松树，苍老的树干屈曲不展，树根苍翠，松叶秀丽，都是我们阊门盆景中的景物了。又行三十多里，抵达弥陀庵。上下都是高高的山岭，深山荒凉寂静，害怕藏有老虎，所以草木都被烧掉了。泉水轰鸣，山风吹动，路上绝无行

人。弥陀庵在万山丛中的山坳中，道路荒凉而且很漫长，恰好位于中途，可以在此吃饭住宿。

初二日　饭后，雨始止。遂越潦攀岭，溪石渐幽。二十里，暮抵天封寺(1)。卧念晨上峰顶，以朗霁为缘，盖连日晚霁，并无晓晴。及五更梦中，闻明星满天，喜不成寐。

【注释】

(1)天封寺：今仍称天封，在天台县东北境。

【译文】

初二日　饭后，雨才停下来。于是越过积水攀登山岭，溪流山石渐渐幽深起来。二十里，在暮色中到达天封寺。睡在床上惦念着明天早晨上登峰顶，以天气转晴当做有缘分，因为连日来都是晚上天气转晴，到拂晓时并不是晴天。到五更时从梦中醒来，听说满天是明亮的星星，高兴得无法入睡。

初三日　晨起，果日光烨烨(1)，决策向顶。上数里，至华顶庵；又三里，将近顶，为太白堂，俱无可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乃从小径。二里，俯见一突石，颇觉秀蔚。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恐风自洞来，以石甃塞其门(2)，大为叹惋。复上至太白(3)，循路登绝顶(4)。荒草靡靡，山高风冽，草上结霜高寸许，而四山回映，琪花玉树，玲珑弥望。岭角山花盛开，顶上反不吐色，盖为高寒所勒耳。

【注释】

(1)烨烨(yè)：火焰很盛。

(2)甃(zhòu)：砌。

(3)太白：即太白堂，相传为李白读书处。

(4)绝顶：华顶峰，在天台县东北境，为天台山绝顶，海拔1098米。峰下有善兴寺，即华顶寺。

【译文】

初三日　早晨起床，果然阳光熠熠生辉，决定走向山顶。上登几里路，来到华顶庵；又行三里，即将接近山顶，是太白堂，都没有值得观看的。听说太白堂左下方有个黄经洞，于是从小径走。二里，俯身看见一块突立的岩石，觉得很是华美秀丽。走到后却有一个带发修行的僧人在岩石前边建盖了一座庵堂，担心风从洞中吹来，用石头砌墙堵塞了洞口，大为惋惜。又上来到太白庵，顺着路登上绝顶。荒草向下倒伏着，山太高，寒风凛冽，草上结的霜高达一寸多，四面群山回光映照，琼花玉树，玲珑剔透，一望无际。山岭的角落里山花盛开，山顶上反而没吐露出鲜艳的颜色，大概是被高处寒冷的气候限制了。

仍下华顶庵，过池边小桥，越三岭。溪回山合，木石森丽，一转一奇，殊慊所望(1)。二十里，过上方广，至石梁，礼佛昙花亭，不暇细观飞瀑。下至下方广，仰视石梁飞瀑，忽在天际。闻断桥、珠帘尤胜，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遂由仙筏桥向山后。越一岭，沿涧八九里，水瀑从石门泻下，旋转三曲。上层为断桥，两石斜合，水碎迸石间，汇转入潭；中层两石对峙如门，水为门束，势甚怒；下层潭口颇阔，泻处如阈(2)，水从坳中斜下。三级俱高数丈，各极神奇，但循级而下，宛转处为曲所遮，不能一望尽收。又里许，为珠帘水，水倾下处甚平阔，其势散缓，滔滔汩汩。余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缘崖，莲舟不能从。暝色四下(3)，始返。停足仙筏桥，观石梁卧虹，飞瀑喷雪，几不欲卧。

【注释】

(1)慊(qiè)：满足。

(2)阈(yù)：门槛。

(3)暝(míng)色：夜色。

【译文】

仍然下到华顶庵，走过水池边的小桥，越过三座岭。溪流回绕，山势闭合，林木森森，山石秀丽，转过一个地方出现一处奇景，很是满足了我的愿望。二十里，途经上方广寺，来到石梁，在昙花亭中拜了佛，来不及细看飞流的瀑布。下到下方广寺，仰面直视石梁飞瀑，忽然觉得挂在天边。听说断桥、珠帘景色更优美，僧人说饭后动身仍然来得及往返，便经由仙筏桥走向山后。越过一座岭，沿着山涧前行八九里，溪水形成瀑布从石门上倾泻下来，水流旋转，形成三个水湾。上层是断桥，两块岩石倾斜着聚合在一起，溪水在岩石间飞溅起散碎浪花，汇积后转入深潭中；中层两面的石崖对峙像门一样，溪水被石门约束，水势非常汹涌；下层水潭的出水口很宽阔，水流下泻处像门槛，水从下凹处倾斜下流。三级瀑布都有几丈高，各自极尽神奇的姿态，但是沿着一级级瀑布下走，在转弯处被水湾遮住了，不能一览无余。又走一里左右，是珠帘水，水流倾泻下来的地方十分平整宽阔，水流散开缓缓流动，水势滔滔，潺潺流淌。我赤着脚跳进草丛中，攀援着树木沿着山崖走，莲舟不能跟随。夜幕四面降临，这才返回来。在仙筏桥停下脚步，观赏石梁上方倒卧着的彩虹，飞流的瀑布喷溅着雪花，几乎不想睡觉。

初四日　天山一碧如黛。不暇晨餐，即循仙筏上昙花亭，石梁即在亭外(1)。梁阔尺余，长三丈，架两山坳间。两飞瀑从亭左来，至桥乃合流下坠，雷轰河隤，百丈不止。余从梁上行，下瞰深潭，毛骨俱悚。梁尽，即为大石所隔，不能达前山，乃还。过昙花，入上方广寺。循寺前溪，复至隔山大石上，坐观石梁。为下寺僧促饭，乃去。饭后，十五里，抵万年寺，登藏经阁。阁两重，有南北经两藏。寺前后多古杉，悉三人围，鹤巢于上，传声嘹呖(2)，亦山中一清响也。是日，余欲向桐柏宫，觅琼台、双阙，路多迷津，遂谋向国清。国清去万年四十里，中过龙王堂(3)。每下一岭，余谓已在平地，及下数重，势犹未止，始悟华顶之高，去天非远！日暮，入国清(4)，与云峰相

见，如遇故知，与商探奇次第。云峰言：“名胜无如两岩，虽远，可以骑行。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抵桐柏，则翠壁、赤城，可一览收矣。”

【注释】

(1)石梁：在中方广。山腰有衔接两山的天然石梁，长约七米，中央隆起如龟背，狭处仅半尺左右。水有两源，东为金溪，西为大兴坑溪，合流后自梁底向下飞坠。梁，桥。

(2)嘹呖(liáo lì)：形容声音响亮而清远。

(3)龙王堂：今作“龙皇堂”，在天台县北境。

(4)国清：国清寺，在天台县城北3.5公里的天台山麓。寺周五峰环峙，双涧绕流，环境清幽。古迹甚多，有隋塔、隋梅、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墓、寒拾亭、丰干桥、明铸释迦牟尼坐像等。

【译文】

初四日　天空群山一片碧绿如同画眉的黛色。来不及吃早餐，立即沿着仙筏桥上到昙花亭，石梁就在亭子外边。石梁宽一尺多，长三丈，架在两面的山坳间。两条飞瀑从亭子左边流来，流到桥下合流后向下深坠，如雷声轰鸣，又像河堤崩塌，不止一百丈高。我从石梁上走，下瞰深潭，毛骨悚然。石梁的尽头，就被大石头隔断，不能通往前山，只好返回来。经过昙花亭，进入上方广寺。沿着寺前的溪流，又来到隔断前山的那块大石头上，坐下来观赏石梁。被下方广寺的僧人催促去吃饭，这才离开。饭后，前行十五里，来到万年寺，登上藏经阁。藏经阁有两层，藏有南宗和北宗的两库佛经。寺前寺后有很多古老的杉树，树干全都要三个人合抱，鹤群在树上筑巢，传出的鸣叫声嘹亮清远，也算是山间的一种清越的响声了。这一天，我想去桐柏宫，去找琼台、双阙，由于路途上岔路很多，就考虑去国清寺。国清寺距离万年寺四十里，中途经过龙王堂。每次走下一座岭，我以为已经走在平地上了，到下了几重岭，下走的势头还没有止住，这才领悟到华顶的高度，离天不远！傍晚，进入国清寺，与云峰和尚相见，如

同遇见老朋友，与他商量探访奇景的先后次序。云峰说：“名胜没有能赶得上寒岩、明岩两岩的，虽然远一些，可以骑马走。先游览两岩，然后步行到桃源，再到桐柏宫，那么连同翠壁、赤城，可以一次都游览了。”

初五日　有雨色，不顾，取寒、明两岩道，由寺向西门觅骑。骑至，雨亦至。五十里至步头，雨止，骑去。二里，入山，峰萦水映，木秀石奇，意甚乐之。一溪从东阳来(1)，势甚急，大若曹娥(2)。四顾无筏，负奴背而涉。深过于膝，移渡一涧，几一时。三里，至明岩。明岩为寒山、拾得隐身地(3)，两山回曲，《志》所谓八寸关也。入关，则四围峭壁如城。最后，洞深数丈，广容数百人。洞外，左有两岩，皆在半壁；右有石笋突耸，上齐石壁，相去一线，青松紫蕊，蓊苁于上(4)，恰与左岩相对，可称奇绝。出八寸关，复上一岩，亦左向。来时仰望如一隙，及登其上，明敞容数百人。岩中一井，曰仙人井，浅而不可竭。岩外一特石，高数丈，上岐立如两人，僧指为寒山、拾得云。入寺。饭后云阴溃散，新月在天，人在回崖顶上，对之清光溢壁。

【注释】

(1)一溪：即始丰溪，今名同。东阳：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浙江东阳市。

(2)曹娥：今仍名曹娥江，源自天台山北麓，往北流经新昌、嵊县、上虞入杭州湾。

(3)寒山、拾得：唐代二僧。寒山曾隐居天台山寒岩，往还于天台山国清寺，和拾得友好，善作诗，有《寒山子集》二卷。拾得原是孤儿，由国清寺僧丰干收养为僧，故名拾得。亦能诗，有《丰干拾得诗》一卷。后人常以寒山、拾得并称，尊为“和合二仙”。

(4)蓊苁(wěng cōng)：草木茂盛。

【译文】

初五日　有要下雨的迹象，顾不上了，选择了去寒岩、明岩的道路，由国清寺去西门寻找坐骑。坐骑来了，雨也来了。五十里后到达步头，雨停了，坐骑离开了。二里，进山，山峰萦绕，水光辉映，树木秀丽，山石奇异，心情因此非常快乐。一条溪水从东阳县流来，水势十分湍急，大小与曹娥江相仿。四面回顾没有木筏，趴在奴仆背上涉水过去。水深没过膝盖，慢慢挪动渡过一条山涧，几乎一个时辰。三里，来到明岩。明岩是寒山、拾得两位高僧隐居的地方，两面的山迂回曲折，就是志书所谓的八寸关了。进入八寸关后，就见四面的峭壁像城墙。最后面有个山洞，深达几丈，宽处可以容纳几百人。洞外，左边有两个岩洞，都在峭壁的半中腰上；右边有石笋突立高耸，上边与石壁平齐，相距只有一线宽，青松吐着紫色的花蕊，郁郁葱葱地在石笋顶上，恰好与左边的岩洞相对，可称得上奇绝。出了八寸关，又登上一个岩洞，也朝向左边。来的时候抬头眺望像一条缝隙，等到登到岩洞上时，明亮宽敞，容得下几百人，岩洞中有一眼井，叫仙人井，水虽浅却不会枯竭。岩洞外面一块独立的岩石，高达几丈，上边分岔矗立着像两个人，僧人认为是寒山、拾得两人。进入寺中。晚饭后阴云散开，新月挂在天上，人站在回绕的石崖顶上，面对着夜色，清朗的月光溢满崖壁。

初六日　凌晨出寺，六七里至寒岩。石壁直上如劈，仰视空中，洞穴甚多。岩半有一洞，阔八十步，深百余步，平展明朗。循岩右行，从石隘仰登。岩坳有两石对耸，下分上连，为鹊桥，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但少飞瀑直下耳。还饭僧舍，觅筏渡一溪。循溪行山下，一带峭壁巉崖，草木盘垂其上，内多海棠、紫荆，映荫溪色，香风来处，玉兰芳草，处处不绝。已至一山嘴，石壁直竖涧底，涧深流驶，旁无余地。壁上凿孔以行，孔中仅容半趾，逼身而过，神魄为动。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从小路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已废，土人茫无知者。随云峰莽行曲路中，日已堕，竟无宿处，乃复问至坪头潭(1)。潭去步头仅二十里，今从小路，反迂回三十余里宿，信桃源误人也！

【注释】

(1)坪头潭：即今平镇，在天台县西境，始丰溪北岸。

【译文】

初六日　凌晨从寺中出发，六七里后来到寒岩。石壁笔直上耸，如同刀劈出来的一样，仰面看空中，洞穴很多。石岩半中腰有一个洞，宽八十步，深一百多步，平整明朗。沿着石岩的右边走，从石岩的狭窄处仰面上登。石岩的下凹处有两块岩石相对耸立，下面分开上边相连，这是鹊桥，也可以与方广寺的石梁争奇，只是少了笔直下泻的飞瀑而已。返回僧房中吃饭，找来木筏渡过一条溪流。沿着溪流行走在山下，这一带都是峭壁巉崖，草木缠绕悬垂在峭壁上，里面有很多海棠和紫荆，树荫映照，溪水增色，香风吹来之处，碧玉般的兰花和芳香的小草，处处不绝。不久来到一处山嘴，石壁笔直竖立在山涧底，山涧幽深，水流迅疾，两旁没有空余的地方。石壁上凿了些孔以便通行，石孔中仅能容下半个脚掌，身子贴着石壁过来，神魂都为之震动。自寒岩行十五里后来到步头，从小路走向桃源。桃源在护国寺旁，寺院已经荒废，当地人茫然不知道桃源。跟随云峰和尚在满是草丛的弯弯曲曲的山路中前行，太阳已经西下，竟然没有住宿的地方，于是再次问路，来到坪头潭。坪头潭距离步头仅有二十里路，今天从小路走，反而迂回了三十多里路才住下，桃源确实误人呀！

初七日　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有馆曰桃花坞。循深潭而行，潭水澄碧，飞泉自上来注，为鸣玉涧。涧随山转，人随涧行。两旁山皆石骨，攒峦夹翠，涉目成赏，大抵胜在寒、明两岩间。涧穷路绝，一瀑从山坳泻下，势甚纵横。出饭馆中，循坞东南行(1)，越两岭，寻所谓“琼台”、“双阙”，竟无知者。去数里，访知在山顶。与云峰循路攀援，始达其巅。下视峭削环转，一如桃源，而翠壁万丈过之。峰头中断，即为双阙(2)；双阙所夹而环者，即为琼台。台三面绝壁，后转即连双阙。余在对阙，日

暮不及复登，然胜已一目尽矣(3)。遂下山，从赤城后还国清，凡三十里。

【注释】

(1)坞(wù)：四面高中间低的山洼。

(2)阙(què)：古代宫殿、祠庙、陵墓前面的建筑物。先筑高台，上修楼观，通常左右各一，中央缺而为道，故称“阙”或“双阙”。此处形容天然峰崖如一对阙楼，故得名“双阙”。

(3)然胜已一目尽矣：“四库”本作“然胜已一日兼收”。“一目”原作“一日”。上海中华图书馆印本作“一目”，较合文意。《游黄山日记后》九月五日记有“不能一目尽也”，亦可比对。

【译文】

初七日　从坪头潭前行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中有三十多里路，渡过溪水进山。又行四五里，山口渐渐变窄，有个客馆叫做桃花坞。沿着深潭前行，潭水澄碧，飞泻的泉水从山上流来注入深潭，这是鸣玉涧。山涧随着山势转，人顺着山涧行。两旁的山都是石骨嶙峋的，簇拥的山峦夹杂着葱翠的树木，目光所及的地方都值得观赏，景色的优美大致在寒岩、明岩两岩之间。山涧到了头路也断了，一条瀑布从山坳上倾泻下来，水势纵横流淌。出山口来在客馆中吃饭，沿着山坞往东南行，越过两座岭，寻找所谓的“琼台”、“双阙”，竟然没有知道的人。离开几里后，打听后才知道在山顶。与云峰沿着道路攀登，这才到达山顶。向下俯视，峭拔陡削环绕的山势，完全和桃源一样，可万丈高的翠壁要超过桃源。峰头从中断开，就形成双阙；双阙相夹环绕的地方，就是琼台。琼台三面是绝壁，后面转过去就连着双阙。我站在对面的阙上，暮色降临，来不及再登上对面的阙，然而所有的胜景已尽收眼底。于是下山，从赤城后面返回国清寺，共三十里路。

初八日　离国清，从山后五里登赤城(1)。赤城山顶圆壁特起，望之如城，而石色微赤。岩穴为僧舍凌杂，尽掩天趣。所谓玉京洞、金

钱池、洗肠井，俱无甚奇。

【注释】

(1)赤城：为天台山支阜，在天台县西北3.5公里，高339米。上有石洞12个，以紫云洞和玉京洞最著名，山顶有赤城塔。

【译文】

初八日　离开国清寺，从山后走五里登上赤城。赤城山顶上有个圆形的石壁独自耸起，望过去像城墙，而岩石的颜色微微泛红。岩洞成了凌乱的僧房，把天然的情趣全部掩盖了。所谓的玉京洞、金钱池、洗肠井，都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游雁宕山日记(1)浙江温州府(2)

【题解】

《游雁宕山日记》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徐霞客第一次游雁宕山的游记。

雁宕山今作雁荡山，在浙江乐清市，为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徐霞客游天台山后，从黄岩进入雁山。四月十一日登灵峰洞，十二日游灵岩，盛赞龙鼻洞和天聪洞的奇绝，十三日观赏大龙湫飞瀑，至此，雁山三绝皆被霞客游遍。十四日，徐霞客又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寻找雁湖，用足布“悬崖垂空”而下，“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显示了他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的精神。十五日告别雁山，往乐清县城。雁宕山面积宽广，景色多样。《游记》用清新简洁的笔法，全面铺叙了众多景点的布局，胜景纷陈，丰富而不杂乱，反映出徐霞客在写景方面的高超技巧。

自初九日别台山，初十日抵黄岩(3)。日已西，出南门，步行三十里(4)，宿于八岙(5)。

【注释】

(1)雁宕山：省称雁山，今作雁荡山。“宕”同“荡”，为积水长草的洼地。山中有荡，据传秋雁归时多宿此，故名。雁宕山在浙江温州市辖境，蟠跨瓯江南北，平阳县以西的为南雁宕山，中雁宕山在乐清市西部，北雁宕山在乐清市东北，古称“东瓯三雁”。北雁宕山面积最大，风景最佳，有102峰、14嶂、64岩、46洞、18瀑、10谷等。主峰百岗尖，海拔1057米。共五百三十多个景点，游览面积达450平方公里，分灵峰、灵岩、大龙湫、雁湖、显胜门等景区，胜景多集中在南部，灵峰、灵岩、大龙湫为雁荡风景三绝。近年又新开发了仙桥及羊角洞景区。徐霞客所记指北雁荡山。

(2)温州府：治永嘉县，即今浙江温州市。

(3)黄岩：明为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黄岩区。

(4)步行三十里：原无“步行”二字，据“四库”本补。

(5)岙(ào)：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对山间平地的称呼。

【译文】

从初九日离别天台山，初十日抵达黄岩县。太阳已西下，走出南门，步行三十里，住宿在八岙。

十一日　二十里，登盘山岭。望雁山诸峰，芙蓉插天，片片扑人眉宇。又二十里，饭大荆驿(1)。南涉一溪，见西峰上缀圆石，奴辈指为两头陀，余疑即老僧岩，但不甚肖。五里，过章家楼，始见老僧真面目：袈衣秃顶，宛然兀立，高可百尺(2)。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向为老僧所掩耳。自章楼二里，山半得石梁洞。洞门东向，门口一梁，自顶斜插于地，如飞虹下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高敞空豁。坐顷之，下山。由右麓逾谢公岭(3)，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4)。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5)，如幞之欹(6)。洞有口如卷幕者(7)，潭有碧如澄靛者。双鸾、五老，接翼联肩。如此里许，抵灵峰寺。循寺侧登灵峰洞。峰中空，特立寺后，侧有隙可入。由隙历磴数十级，直至窝顶，则窅然平台圆敞(8)，中有罗汉诸像(9)。坐玩至暝色，返寺。

【注释】

(1)大荆驿：今仍作“大荆”，在乐清市东北隅。

(2)百尺：“四库”本作“百丈”。

(3)谢公岭：在乐清市东北，通往雁荡山的路上。相传晋代著名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曾到这里游览过，故名。岭上有落屐亭，亦为纪念谢灵运而建。

(4)灵峰：高约二百七十米，与右边的倚天峰相合如掌，称合掌峰、夫妻峰。峰前有灵峰寺，峰下有巨大的观音洞，即《游记》中所称灵峰洞。洞口有天王殿，洞内倚岩建有楼房十层，顶层为观音殿，有观音及十八罗汉像。

附近还有南、北碧霄洞、苦竹洞、凤凰洞、长春洞、将军洞等，极洞府之胜。

(5)卓：直立。

(6)幞(fú)：古代男子的头巾，又称幞头。

(7)幕：高挂的帷帐。

(8)窅(yǎo)然：深远。

(9)罗汉：梵文音译“阿罗汉”的略称，为小乘佛教所理想的最高果位，指断绝嗜欲、解脱烦恼、不受生死轮回影响、受人敬仰崇拜的圣人。佛教寺院常有十八罗汉或五百罗汉的塑像。

【译文】

十一日　二十里，登上盘山岭。远望雁宕山的群峰，像芙蓉一样插进蓝天，一片片扑向人的眉宇间。又行二十里，在大荆驿吃饭。向南涉过一条溪水，望见西峰上点缀着圆圆的石头，奴仆们认为是两个行脚僧人，我怀疑就是老僧岩了，但又不怎么像。五里，路过章家楼，这才看清老僧岩的真实面貌：披着袈裟，秃顶，形象逼真地直站着，大约一百尺高。侧边又有一个小孩弯着腰跟在后面，刚才是被老和尚遮住了。从章家楼前行二里，半山腰找到了石梁洞。洞口面向东，洞口前一块像桥一样的岩石，从山顶斜斜地插在地上，如飞空的彩虹下垂。从石桥侧边的缝隙中一层层地沿石阶逐级上登，高处宽敞空阔。坐了一段时间，下山。由右边的山麓越过谢公岭，渡过一条山涧，沿着山涧往西行，就是通往灵峰的路了。刚一转到山侧，两面崖壁峭立，横亘在天际，高险的山峰杂乱重叠，有的如用刀削出的一般，有的如攒聚的花丛，有的如并立的竹笋，有的如挺拔的灵芝，有的如笔一样直立，有的如头巾一样斜披着。山洞的洞口有像卷起的帷幕的，潭水有碧绿得像澄澈的蓝靛一样的。双鸾峰、五老峰，比翼并肩。如此走了一里多，抵达灵峰寺。沿着灵峰寺侧边登上灵峰洞。灵峰中间是空心的，独立在寺后，侧边有缝隙可以进去。由缝隙中经历几十级石阶，直达窝顶，就见深远处有宽敞的圆形平台，平台中间有

许多罗汉像。坐着玩赏景色直到暮色降临，返回寺中。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返旧路，抵谢公岭下。南过响岩，五里，至净名寺路口。入觅水帘谷，乃两崖相夹，水从崖顶飘下也。出谷五里，至灵岩寺。绝壁四合，摩天劈地，曲折而入，如另辟一寰界。寺居其中，南向，背为屏霞嶂。嶂顶齐而色紫(1)，高数百丈，阔亦称之。嶂之最南，左为展旗峰，右为天柱峰。嶂之右胁介于天柱者，先为龙鼻水。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似灵峰洞而小。穴内石色俱黄紫，独罅口石纹一缕，青绀润泽(2)，颇有鳞爪之状。自顶贯入洞底，垂下一端如鼻，鼻端孔可容指，水自内滴下注石盆。此嶂右第一奇也。西南为独秀峰，小于天柱，而高锐不相下。独秀之下为卓笔峰，高半独秀，锐亦如之两峰。南坳轰然下泻者，小龙湫也。隔龙湫与独秀相对者，玉女峰也。顶有春花，宛然插髻。自此过双鸾，即极于天柱。双鸾止两峰并起，峰际有“僧拜石”，袈裟伛偻，肖矣。由嶂之左胁，介于展旗者，先为安禅谷，谷即屏霞之下岩。东南为石屏风，形如屏霞，高阔各得其半，正插屏霞尽处。屏风顶有“蟾蜍石”，与嶂侧“玉龟”相向。屏风南去，展旗侧褶中，有径直上，磴级尽处，石阈限之。俯阈而窥，下临无地，上嵌崆峒。外有二圆穴，侧有一长穴，光自穴中射入，别有一境，是为天聪洞，则嶂左第一奇也。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而小龙湫下流，经天柱、展旗，桥跨其上，山门临之。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顶珠峰在展旗之上。此又灵岩之外观也(3)。

【注释】

(1)嶂(zhàng)：高险如屏障的山。

(2)绀(gàn)：红青色。

(3)灵岩：壁立干霄，状如屏风，亦称屏霞嶂。前为灵岩寺，寺前天柱、展旗两峰相对，称南天门，卧龙溪从中穿出。周围群峰环拥。

【译文】

十二日　饭后，从灵峰右侧的山脚下去寻找碧霄洞。从原路返回，抵达谢公岭下。往南经过响岩，五里，来到净明寺路口。进山去找水帘谷，是两面的山崖相夹，流水从山崖顶上漂流而下。出了水帘谷前行五里，来到灵岩寺。绝壁四面闭合，上摩天空，劈开大地，曲曲折折进去，如同另外开辟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寺庙居于其中，面向南，背后是屏霞嶂。屏霞嶂的顶部是平齐的而且颜色是紫的，高达几百丈，宽处也与高处相称。屏霞嶂的最南端，左边是展旗峰，右边是天柱峰。屏霞嶂的右侧介于天柱峰之间的地方，最先是龙鼻水。龙鼻水出水的洞穴从石缝中一直向上去，像灵峰洞但小一些。洞穴内的石头颜色全是黄紫色的，唯独裂口处有一条石纹是青红色，色彩润泽，很有些龙鳞龙爪的形状。从洞顶连贯到洞底，下垂的一端像龙的鼻子，鼻子前端的孔洞可以容下手指，水从孔洞内滴下来落入石盆中。这是屏霞嶂右边的第一奇观了。西南面是独秀峰，比天柱峰小，可高耸和尖锐的样子不相上下。独秀峰之下是卓笔锋，高度有独秀峰的一半，尖尖的样子也像这两座峰。南面山坳中轰鸣着下泻的水流，是小龙湫了。隔着小龙湫与独秀峰相对的，是玉女峰了。峰顶上开有春天的花卉，宛如插在发髻上。从此地经过双鸾峰，在天柱峰就到了尽头。双鸾峰只有两座山峰并排耸立，山峰上有块“僧拜石”，身着袈裟，弯着身躯，像极了。由屏霞嶂的左侧，介于展旗峰的地方，最先是安禅谷，安禅谷就是屏霞嶂下层的石岩。东南面是石屏风，形状类似屏霞嶂，高度与宽度各有屏霞嶂的一半，正好插在屏霞嶂的尽头处。石屏风顶上有块“蟾蜍石”，与屏霞嶂侧面的“玉龟石”相对。从石屏风往南去，展旗峰侧面的褶皱中，有条小径一直上走，石台阶的尽头处，有条石门坎阻挡着。俯身从石门坎处窥视，下临虚空，看不见地面，上面嵌着山洞。外边有两个圆圆的洞穴，侧面有一个长形的洞穴，光线从洞穴中射进去，别有一种境界，这就是天聪洞，是屏霞嶂左边的第一奇观了。尖尖的山峰，层峦叠嶂，左右两边环绕相向，奇巧百出，真是天下的奇观！而小龙湫的下游，流经天柱峰、展旗峰，石桥横跨在溪流上，灵岩寺的山门面临着石桥。石桥外的含珠岩在天柱峰的山麓，顶珠峰在展旗峰的上面。这又是灵岩外围的景观了。

十三日　出山门，循麓而右，一路崖壁参差，流霞映彩。高而展者，为板嶂岩。岩下危立而尖夹者，为小剪刀峰。更前，重岩之上，一峰亭亭插天，为观音岩。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鸟道盘折(1)，逾坳右转，溪流汤汤(2)，涧底石平如砥。沿涧深入，约去灵岩十余里，过常云峰，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剪刀之北，重岩陡起，是名连云峰。从此环绕回合，岩穷矣。龙湫之瀑(3)，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心目眩怖。潭上有堂(4)，相传为诺讵那观泉之所(5)。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下饭庵中，雨廉纤不止(6)，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遂冒雨至常云峰，由峰半道松洞外，攀绝磴三里，趋白云庵。人空庵圮，一道人在草莽中，见客至，望望去。再入一里，有云静庵，乃投宿焉。道人清隐(7)，卧床数十年，尚能与客谈笑。余见四山云雨凄凄，不能不为明晨忧也。

【注释】

(1)鸟道：《华阳国志》：“鸟道四百里，以其险绝，兽犹无蹊，特上有飞鸟之道耳。”形容道路险绝。

(2)汤汤(shāng)：大水急流的样子。

(3)龙湫(qiū)：此指大龙湫，在马鞍岭西四公里，水从高约一百九十米的连云峰上飞坠潭中，为著名大瀑布。湫，水潭。瀑布下为深潭。

(4)堂：四方而高的建筑。

(5)诺讵那：罗汉名，又作诺矩罗。相传诺矩那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唐代僧人贯休《诺矩罗赞》有“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句，即指此景。

(6)廉(lián)纤：细雨。

(7)道人：修道的人，此处指和尚。

【译文】

十三日　出了山门，沿着山麓往右走，一路上山崖石壁参差不齐，流动的云霞映衬着山间的色彩。又高又平展的，是板嶂岩。板嶂

岩下面高高矗立而且又尖又窄的，是小剪刀峰。再往前，重重石岩之上，一座亭亭玉立的山峰直插云霄，是观音岩。观音岩侧面则是马鞍岭横亘在前方。险峻的山道盘绕曲折，越过山坳向右转，溪流浩浩荡荡，山涧底下的岩石平整得像磨刀石。沿着山涧深入进去，大约距离灵岩十多里，经过常云峰，就见大剪刀峰矗立在山涧旁。大剪刀峰的北面，重重石岩陡然耸起，这里名叫连云峰。从这里起，山峰环绕，回旋闭合，石岩到尽头了。大龙湫的瀑布，轰鸣着下捣进深潭中，石岩的地势张开，陡峭峻削，流水没有附着的地方，腾空飘荡，顿时令人心惊目眩。深潭上面有座庙堂，相传是诺讵那罗汉观看泉水的场所。庙堂后面沿着一层层台阶上去，有座亭子高耸其上。面对着瀑布坐了很久，下来在庵中吃饭，连绵细雨下个不停，然而我的神魂已经飞到雁湖山顶。于是冒雨来到常云峰，由山峰半中腰的道松洞外，攀登悬绝的石阶三里，赶到白云庵。空无一人，寺庵已倒塌，一个道士在草莽中，见有客人来到，望了望就离开了。再深入一里，有个云静庵，于是投宿在庵中。清隐和尚已经卧病在床几十年了，还能够与客人谈笑。我望见四面群山浓云密布，风雨凄凄，不能不为明天早晨担忧了。

十四日　天忽晴朗，乃强清隐徒为导。清隐谓湖中草满，已成芜田，徒复有他行，但可送至峰顶。余意至顶，湖可坐得，于是人捉一杖，跻攀深草中(1)，一步一喘，数里，始历高巅。四望白云，迷漫一色，平铺峰下。诸峰朵朵，仅露一顶，日光映之，如冰壶瑶界，不辨海陆。然海中玉环一抹(2)，若可俯而拾也。北瞰山坳壁立，内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翠崖环绕，更胜灵岩。但谷幽境绝，惟闻水声潺潺，莫辨何地。望四面峰峦累累，下伏如丘垤(3)，惟东峰昂然独上，最东之常云，犹堪比肩。

【注释】

(1)跻(jī)：登。

(2)玉环：明代称玉环山，即乐清县东海中的玉环岛，现为浙江省玉环

县。

(3)丘垤(dié)：小土堆。

【译文】

十四日　天忽然晴朗起来，于是强迫清隐的徒弟做向导。清隐说，雁湖中长满了草，已成了荒芜的田地，徒弟还要去其他地方，但是仍可以把我送到峰顶。我心想，到了峰顶，雁湖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了，于是每人握着一根拐杖，攀登在深草丛中，一步一喘，行几里，这才登上高高的峰顶。四面望去，白云弥漫，一片白色平铺在山峰下面。群峰一朵朵的，仅仅露出一点山顶，阳光映照在群峰顶上，如仙境瑶池的世界，分辨不出是海还是陆地。然而大海中的玉环山露出淡淡的一抹，像是可以俯身拾起来的样子。向北俯瞰，山坳中石壁峭立，里面石笋森森，参差不一。三面环绕着苍翠的石崖，更比灵岩优美。但是山谷幽深环境险绝，只听得见潺潺的水声，无法辨别是出自什么地方。远望四面，峰峦层层叠叠，在下方低伏着像小土丘，唯有东面的山峰昂首抬头地独自向上高耸，最东面的常云峰，还能够和它相比。

导者告退，指湖在西腋一峰，尚须越三尖。余从之，及越一尖，路已绝；再越一尖，而所登顶已在天半。自念《志》云(1)："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今山势渐下，而上湫之涧，却自东高峰发脉，去此已隔二谷。遂返辙而东，望东峰之高者趋之，莲舟疲不能从。由旧路下，余与二奴东越二岭，人迹绝矣。已而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但见境不容足，安能容湖？既而高峰尽处，一石如劈，向惧石锋撩人，至是且无锋置足矣！踌躇崖上，不敢复向故道。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遂脱奴足布四条(2)，悬崖垂空，先下一奴，余次从之，意可得攀援之路。及下，仅容足，无余地。望岩下斗深百丈(3)，欲谋复上，而上岩亦嵌空三丈余，不能飞陟。持布上试，布为突石所勒，忽中断。复续悬之，竭力腾挽，得复

登上岩。出险，还云静庵，日已渐西。主仆衣履俱敝，寻湖之兴衰矣。遂别而下，复至龙湫，则积雨之后，怒涛倾注，变幻极势，轰雷喷雪，大倍于昨。坐至暝始出，南行四里，宿能仁寺。

【注释】

(1)《志》：指《大明一统志》。下同。

(2)足布：裹脚布。

(3)斗：通“陡”。下同。

【译文】

领路的和尚告别，指点我，雁湖在西面侧旁的一座山峰上，还必须翻越三座尖峰。我听从了他的话，到越过一座尖峰时，路已断绝；再越过一座尖峰，可我所要上登的山顶已经在半空中了。自己考虑，《一统志》说：“雁荡湖在山顶，大龙湫的水，就是从雁荡湖流来的。”现在山势逐渐下降，而且上龙湫的山涧，却是从东面的高峰发源的，距离此地已经隔着两重山谷。于是便反身往东走，望着东面的高峰赶过去，莲舟疲倦了不能跟随。经由原路下走，我与两个奴仆向东越过两座岭，人迹完全断绝了。继而山越来越高，山脊越来越窄，两边夹立着石壁，如行走在刀背上。而且一棱棱石片狂怒地竖起，每走过一条山脊，就是一座陡峭的山峰，都是从刀剑的缝隙中攀援着上登。如此攀援了三次，只见所在的地方还容不下脚，怎么能容得下一个湖呢？不久，高峰的尽头处，一块岩石如同是刀劈开的，我过去惧怕岩石的锋刃绊倒人，到此时将要没有锋刃来放脚了！在石崖上踌躇再三，不敢再从原路返回。俯瞰南面的石壁下有一个石头平台，于是脱下奴仆们的四条裹脚布，从悬崖上凌空下垂，先下去一个奴仆，我第二个跟随着他，料想可以找到攀援的路了。到下去后，仅能容得下脚，没有多余的地方。望见石岩下方陡峭壁立，深达一百丈，想要设法再上去，可上边的岩石也是嵌入空中三丈多高，不能飞登上去。拉着布条试着往上爬，布条被突出来的岩石勒住了，忽然从中间断开。

又接上布条悬垂下来，竭尽全力挽着布条腾跃，得以再次登上上面的石岩。脱离险境，返回云静庵，红日已渐渐西下。主人奴仆的衣服鞋子都破了，寻找雁湖的兴致减弱了。于是告别清隐后下山，再次来到大龙湫，只见积满雨水之后，狂怒的波涛倾泻奔流，极尽变幻的气势，雷鸣般轰响，水浪喷溅出雪花，水势比昨天大一倍。坐到天色昏黑才出来，往南行四里，住宿在能仁寺。

十五日　寺后觅方竹数握，细如枝；林中新条，大可径寸，柔不中杖(1)，老柯斩伐殆尽矣！遂从岐度四十九盘，一路遵海而南，逾窑岙岭，往乐清(2)。

【注释】

(1)中(zhòng)：合，符合要求。

(2)乐清：明为县，隶温州府，即今浙江乐清市。

【译文】

十五日　在能仁寺后面找到几把方竹，细得像树枝；林中新长出来的竹子，大的直径约有一寸，很柔软，不适合做手杖，长老的竹子差不多被砍伐完了！于是从岔路越过四十九盘，一路上沿着海边往南行，越过窑岙岭，前往乐清县。

游白岳山日记(1)徽州府休宁县(2)

【题解】

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出游今安徽、福建的白岳山、黄山、武彝山。《游白岳山日记》是徐霞客这次游白岳山的游记。

白岳山即今齐云山，在安徽休宁县。这年正月二十六日，徐霞客出休宁县西门，至二月初一日皆在白岳山。先游览东部的齐云岩景区，历天门、珠帘水、榔梅庵、太素宫、文昌阁、舍身崖诸胜，并眺览三姑峰、五老峰、紫霄崖。后经西天门、双溪街游览了西部的石桥岩景区，观石桥飞虹、龙涎泉，登棋盘石，游观音岩，寻龙井。在山上阻雪数日，冰、雪、霰、雾迭现，为这次旅游增添了情趣。对这些，霞客均有生动的描绘。

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霞客重游白岳山，但未见游记。

丙辰岁(3)，余同浔阳叔翁，于正月二十六日，至徽之休宁。出西门。其溪自祁门县来(4)，经白岳，循县而南，至梅口，会郡溪入浙(5)。循溪而上，二十里，至南渡(6)。过桥，依山麓十里，至岩下已暮(7)。登山五里，借庙中灯，冒雪蹑冰(8)，二里，过天门。里许，入榔梅庵。路经天门、珠帘之胜，俱不暇辨，但闻树间冰响铮铮。入庵后，大霰作，浔阳与奴子俱后。余独卧山房，夜听水声屋溜，竟不能寐。

【注释】

(1)白岳山：在安徽休宁县城西15公里，今通称齐云山。周百余里，从天门而入，有36峰，72崖，洞、泉遍布，以齐云岩、石桥岩、廊岩、白岳岭最胜。《游记》所称白岳山系指今齐云山全境。

(2)徽州府：治歙(shè)县，即今安徽歙县。《游记》中又称徽郡。休宁

县：原无此三字，据“四库”本补。休宁，明为县，隶徽州府，即今安徽休宁县。

(3)丙辰岁：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4)祁门县：隶徽州府，即今安徽祁门县。

(5)浙：即浙溪水，即今率水，为新安江上游。此处入浙之溪明代称吉阳水，即今横江。

(6)南渡：今作“兰渡”，在休宁县稍西，横江南岸。

(7)岩下：应即今岩前，又称岩脚，在休宁县西隅，横江南岸。

(8)蹑(niè)：踩。

【译文】

丙辰年，我同浔阳叔公，在正月二十六日这天，来到徽州府的休宁县。从西门出发。这里的溪流是从祁门县流来的，流经白岳山，沿着县城往南流，流到梅口，汇合府中的溪流后流入浙溪水。沿着溪流往上走，二十里，到达南渡。过桥后，紧靠山麓前行十里，来到岩下已是傍晚。登山五里，借用寺庙中的灯笼，冒着雪花踩着冰雪行二里，路过天门。一里左右，进入榔梅庵。路上经过天门、珠帘优美的景色，都来不及仔细分辨，只听见树丛中冰凌落地发出铮铮的响声。进入榔梅庵后，冰霰大作，浔阳叔公与作为奴仆的童子都在后面。我独自一人躺在山房中，夜里听着屋檐上的滴水声，竟然不能入睡。

二十七日　起视满山冰花玉树，迷漫一色。坐楼中，适浔阳并奴至，乃登太素宫。宫北向，玄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色黧黑(1)。像成于宋，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庭中碑文，世庙御制也(2)。左右为王灵官、赵元帅殿，俱雄丽。背倚玉屏(3)，前临香炉峰。峰突起数十丈，如覆钟，未游台、宕者或奇之。出庙左，至舍身崖，转而上为紫玉屏，再西为紫霄崖(4)，俱危耸杰起。再西为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据其前。五老比肩，不甚峭削，颇似笔架。

【注释】

(1)黧(lí)：黑里带黄的颜色。

(2)世庙御制：皇帝死后，特立名号于太庙，立室奉祀，因有庙号，为已死皇帝的代称。世庙即明世宗朱厚熜。御，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

(3)玉屏：应即齐云岩，又称云岩，在白岳岭西北。左一峰称石鼓，右一峰称石钟。其下的太素宫在今月华街，基址犹存。四周有五老峰、三姑峰、天门诸胜。

(4)紫霄崖：崖前有紫驼峰，酷似骆驼。崖下昔有玉虚宫，又称紫霄宫，今存明代画家唐寅撰书《紫霄宫玄帝碑铭》。

【译文】

二十七日　起床后，看见满山都是冰花玉树，迷漫着一片银白色。坐在楼中，恰好浔阳叔公和奴仆来到了，于是登上太素宫。太素宫面向北，玄帝像是用百鸟衔来泥土塑成的，脸色黧黑。塑像完成于宋代，大殿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新建的，庭院中的碑文，是世宗皇帝亲自下令制作的。左右两边是王灵官殿、赵元帅殿，都很雄伟壮丽。太素宫背靠玉屏风一样的山峰，前临香炉峰。香炉峰高高突起几十丈，如下覆的铜钟，没有游过天台山、雁宕山的人或者会认为它很奇异。出到寺庙的左边，来到舍身崖，转向上走是紫玉屏，再向西走是紫霄崖，全都高峻险绝地耸起。再向西是三姑峰、五老峰，文昌阁位于五老峰前。五老峰像五位老人并肩而立，不怎么陡峭，很像是笔架。

返榔梅，循夜来路，下天梯。则石崖三面为围，上覆下嵌，绝似行廊。循崖而行，泉飞落其外，为珠帘水。嵌之深处，为罗汉洞，外开内伏，深且十五里，东南通南渡。崖尽处为天门。崖石中空，人出入其间，高爽飞突，正如阊阖(1)。门外乔楠中峙，蟠青丛翠。门内石崖一带，珠帘飞洒，奇为第一。返宿庵中，访五井、桥岩之胜，羽士汪伯化(2)，约明晨同行。

【注释】

(1)阊阖(chāng hé)：传说中的天门。

(2)羽士：又称羽人，为传说中的仙人。因道士多求成仙飞升，故道士亦别称羽士。

【译文】

返回榔梅庵，顺着夜间来时的路，走下天梯。只见三面被石崖包围着，上面有石崖覆盖，下边深深下嵌，极像行走在走廊中。沿着石崖前行，泉水飞落在石崖外边，形成珠帘水。嵌在石崖深处的，是罗汉洞，洞外开阔洞内低矮，深处将近十五里，东南方可通到南渡。石崖的尽头处是天门。崖石中间是空的，人从缺口中出入，高亢明亮，飞空突立，正像传说中的天门。天门外，高大的楠木当中而立，青松蟠曲，树丛翠绿。天门内是一条带状的石崖，珠帘水飞洒而下，可称为第一奇景。返回来住宿在榔梅庵中，打听五井、桥岩胜景的情况，道士汪伯化，约好明天早晨一同前去。

二十八日　梦中闻人言大雪，促奴起视，弥山漫谷矣。余强卧。巳刻，同伯化蹑屐，二里，复抵文昌阁。览地天一色，虽阻游五井，更益奇观。

【译文】

二十八日　睡梦中听见有人说下大雪，催促奴仆起床去看，白雪弥漫在山谷间了。我勉强躺在床上。上午九、十点钟，同汪伯化踏着木头鞋上路，行二里，再次来到文昌阁。看到天地间一片白色，虽然游览五井受阻，更增添了奇异的景观。

二十九日　奴子报："云开，日色浮林端矣。"急披衣起，青天一色，半月来所未睹，然寒威殊甚。方促伯化共饭。饭已，大雪复至，飞积盈尺。偶步楼侧，则香炉峰正峙其前。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为余谈九井、桥岩、傅岩诸胜。

【译文】

二十九日　奴仆报告说："云层已经散开，阳光浮现在树梢上了。"急忙披上衣服起床，天空一片蓝色，是半个月以来没有见过的，然而特别寒冷。于是催着汪伯化一同去吃饭。饭后，大雪又来临，飞雪积起来超过一尺。偶尔到楼的侧边散散步，就见香炉峰正好耸峙在文昌阁前方。楼后面走出一个叫程振华的道士，跟我谈起九井、桥岩、傅岩几处胜景。

三十日　雪甚，兼雾浓，咫尺不辨。伯化携酒至舍身崖，饮睇元阁。阁在崖侧，冰柱垂垂，大者竟丈。峰峦灭影，近若香炉峰，亦不能见。

【译文】

三十日　雪更大了，兼有浓雾，咫尺之间分辨不出东西。汪伯化带着酒来到舍身崖，在睇元阁饮酒。睇元阁在舍身崖侧边，冰柱一根根垂下来，大的竟然有一丈长。峰峦消失了踪影，像香炉峰这样在近处的，也不能看见。

二月初一日　东方一缕云开，已而大朗。浔阳以足裂留庵中。余急同伯化蹑西天门而下。十里，过双溪街，山势已开。五里，山复渐合，溪环石映，倍有佳趣。三里，由溪口循小路入，越一山。二里，至石桥岩(1)。桥侧外岩，高亘如白岳之紫霄。岩下俱因岩为殿。山石皆紫，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头垂空尺余，水下滴，曰龙涎泉，颇如雁宕龙鼻水。岩之右，一山横跨而中空，即石桥也。飞虹垂蝀(2)，下空恰如半月。坐其下，隔山一岫特起，拱对其上，众峰环侍，较胜齐云天门。即天台石梁，止一石架两山间；此以一山高架，而中空其半，更灵幻矣！穿桥而入，里许，为内岩。上有飞泉飘洒，中有僧斋，颇胜。

【注释】

(1)石桥岩：在白岳岭西，原名岐山，有石门寺、大龙宫、天泉岩诸景。大龙宫有石龙口喷泉水，天泉岩泉水四时不绝。

(2)蝀(dōng)：即蝃(dì)蝀，为虹的别称。

【译文】

二月初一日　东方的云层散开一条缝，继而十分晴朗。浔阳叔公因为脚皲裂留在庵中。我急于同汪伯化取道西天门往下走。行十里，路过双溪街，山势已开阔起来。行五里，山势又渐渐合拢，溪流环绕，山石倒映在溪水中，倍增美好情趣。行三里，由溪口沿着小路进山，越过一座山。行二里，到达石桥岩。石桥岩侧面的外岩，高高地横亘着，像白岳山的紫霄岩。石岩下面都就着岩石建成殿堂。山石都是紫色的，唯独有一条青色的石龙蜿蜒在里面，龙头下垂，空处有一尺多，水往下滴，叫做龙涎泉，颇像雁宕山的龙鼻水。外岩的右侧，一座山横跨过去而且中间是空的，这就是石桥了。宛如彩虹一样飞空下垂，下面空的地方恰好像半个月亮。坐在石桥下，隔着山还有一座山峰突起，拱手面对着石桥的上方，群峰环绕守候着，比齐云山的天门更优美。即便是天台山的石梁，只是一块巨石架在两座山之间；此地则是一座山高架在空中，而且半座山的中间是空的，更加灵妙奇幻了！穿过桥下进去，一里左右，是内岩。石岩上有飞泉飘洒下来，其中有僧人的斋房，真是佳境。

还饭于外岩。觅导循崖左下。灌莽中两山夹涧，路棘雪迷，行甚艰。导者劝余趋傅岩，不必向观音岩。余恐不能兼棋盘、龙井之胜，不许。行二里，得涧一泓(1)，深碧无底，亦“龙井”也。又三里，崖绝涧穷，悬瀑忽自山坳挂下数丈，亦此中奇境。转而上跻，行山脊二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形如擎菌，大且数围。登之，积雪如玉。回望傅岩，屼嵲云际(2)。由彼抵棋盘亦近，悔不从导者。石旁有文殊庵，竹石清映。转东而南，二里，越岭二重，山半得观音岩。禅院清整，然无奇景，尤悔觌面失傅岩也(3)。仍越岭东下深坑，石涧四合，时有深潭，大为渊，小如臼，皆云“龙井”，不能别其孰为“五”，孰

为“九”。凡三里，石岩中石脉隐隐，导者指其一为青龙，一为白龙，余笑颔之(4)。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有水下注，外有横石跨之，颇似天台石梁。伯化以天且晚，请速循涧觅大龙井。忽遇僧自黄山来，云：“出此即大溪，行将何观？”遂返。

【注释】

(1)泓(hóng)：深水。

(2)屼嵲(wù niè)：高耸。

(3)觌(dí)：相见。

(4)颔(hàn)之：微微点头，表示理会、赞同。

【译文】

回来在外岩吃饭。找来向导沿着石崖左边向下走。灌木丛中两座山夹着一条山涧，路上满是荆棘，大雪迷漫，行走非常艰难。向导劝我赶到傅岩去，不必前去观音岩。我担心不能兼带游览棋盘石、龙井的胜景，不同意。前行二里，见到山涧中的一潭深水，渊深澄碧看不见底，也算是“龙井”了。又行三里，山崖断绝，山涧到了头，高悬的瀑布忽然间从山坳中飞挂到下方有几丈高，也是这座山中的奇异的景观。转而向上攀登，行走在山脊上二里，就见棋盘石高高耸峙在山顶，形状好像高擎的菌子，大处将近要几个人围抱。登上棋盘石，积雪像白玉一般。回头望傅岩，高耸进云层中。由那里到棋盘石也很近，后悔没有听从向导的话。棋盘石旁有座文殊庵，竹石清丽，互相掩映。转向东再往南行，行二里，越过两重岭，半山腰上找到观音岩。禅院清静整洁，不过没有什么奇特的景致，尤其后悔已经见到傅岩却错失了。仍然翻越到岭东下到深坑中，山涧被石岩四面合围，不时有深水潭，大的如深渊，小的如研臼，都称为“龙井”，不能分辨出哪些是“五龙井”，哪些是“九龙井”。共行三里，石岩中石头的脉络隐隐约约的，向导指着其中的一处说是青龙，另一处是白龙，我笑着向他点头。又在杂乱的石崖中望见一座石崖嵌在空中，有水向下流淌，

外边有横卧的岩石跨过水流，很像天台山的石梁。汪伯化因为天色已将近晚上，请求我快些沿着山涧去找大龙井。忽然遇见一个从黄山来的僧人，说："走出此地就是大溪，还要去看什么？"于是返回来。

里余，从别径向漆树园。行巉石乱流间，返照映深木(1)，一往幽丽。三里，跻其巅，余以为高埒齐云(2)，及望之，则文昌阁犹巍然也。五老峰正对阁而起，五老之东为独耸寨，循其坳而出，曰西天门，五老之西为展旗峰，由其下而渡，曰芙蓉桥。余向出西天门，今自芙蓉桥入也。余望三姑之旁，犹殢日色(3)，遂先登，则落照正在五老间。归庵，已晚餐矣。相与追述所历，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足趾已及，而为僧所阻，亦数也！

【注释】

(1)返照映深木："深木"，"四库"本作"深水"。

(2)埒(liè)：同等。

(3)殢(tì)：滞留。

【译文】

一里多，从别的小径走向漆树园。前行在险峻的石崖和杂乱的水流之间，夕阳的反光映照在深林中，一路往前，幽静秀丽。三里，登上漆树园的山顶，我以为这里的高度与齐云山相当，到观看地形后，原来文昌阁还巍然高高在上。五老峰正对着文昌阁耸起，五老峰的东面是独耸寨，沿着独耸寨的山坳出去，叫做西天门，五老峰的西面是展旗峰，由展旗峰下渡过溪水，叫做芙蓉桥。我从前从西天门出来，今天我从芙蓉桥进去了。我望见三姑峰的旁边，还有滞留的阳光，于是先一步上登，就见落日的余照正在五老峰上。回到榔梅庵，已经吃晚餐了。互相追述所走过的路程，才知道大龙井正在大溪口，脚步已经走到，却被僧人阻止了，也算是天意吧！

游黄山日记(1)徽州府

【题解】

《游黄山日记》是徐霞客第一次登黄山的游记。

黄山在今安徽省南部，为我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游白岳山后，于二月初三日到汤口。在黄山九天，浴汤池后从南往北登山，历祥符寺、慈光寺、天门，登平天矼、狮子峰，游狮子林、接引崖，直到松谷庵。由原路下山，十一日出汤口。

徐霞客游黄山时，大雪已封山三月，游兴不为所阻。“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嵫岈，兀兀欲动。”“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沿途他详记气象变化；应用比较方法抓住每个山川景物的特点；留心观察黄山奇松，正确阐明了植物与环境的关系；最后详析了黄山周围各水的源流。

初二日　自白岳下山，十里，循麓而西，抵南溪桥。渡大溪，循别溪，依山北行。十里，两山峭逼如门，溪为之束。越而下，平畴颇广。二十里，为猪坑。由小路登虎岭，路甚峻。十里，至岭。五里，越其麓。北望黄山诸峰，片片可掇(2)。又三里，为古楼坳。溪甚阔，水涨无梁，木片弥布一溪(3)，涉之甚难。二里，宿高桥。

【注释】

(1)黄山：原名黟山，唐天宝后改今名。相传黄帝与容成子、浮丘公同在此炼丹，故名黄山，亦称黄岳。位于安徽黄山市北，面积约154平方公里。黄山烟云翻飞浩瀚，如浪卷重山，絮掩深谷，因称黄海。以中部的平天矼光明顶为界，其北称后海，其南称前海。今又称以东为东海，以西为西海，光明顶周围为天海。黄山风景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最著名。近年加修了公

路，又修通了从芜湖经过黄山边的铁路，交通颇便。

(2)掇(duō)：拾取。

(3)弥(mí)：遍。

【译文】

初二日　从白岳山下山，行十里，沿着山麓往西行，抵达南溪桥。渡过大溪，沿着别的溪流，紧靠山麓往北行。再行十里，两面的山峭拔紧束像门一样，溪流被山势约束。越过山口往下走，平旷的田野十分宽广。行二十里，是猪坑。经由小路上登虎岭，路非常陡峻。行十里，来到虎岭上。行五里，翻越到虎岭的山麓。向北方远望黄山的群峰，一片片的，似乎可以弯腰拾起来。又行三里，是古楼坳。溪流非常宽阔，溪水上涨，没有桥梁，木板遍布在整条溪流上，涉水非常艰难。行二里，住宿在高桥。

初三日　随樵者行，久之，越岭二重。下而复上，又越一重。两岭俱峻，曰双岭。共十五里，过江村(1)。二十里，抵汤口(2)，香溪、温泉诸水所由出者。折而入山，沿溪渐上，雪且没趾。五里，抵祥符寺(3)。汤泉在隔溪(4)，遂俱解衣赴汤池。池前临溪，后倚壁，三面石瓮，上环石如桥。汤深三尺，时凝寒未解，而汤气郁然(5)，水泡池底汩汩起，气本香冽(6)。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7)，以汤口、焦村孔道(8)，浴者太杂遝也(9)。浴毕，返寺。僧挥印引登莲花庵，蹑雪循涧以上。涧水三转，下注而深泓者，曰白龙潭；再上而停涵石间者，曰丹井。井旁有石突起，曰“药臼”，曰“药铫”。宛转随溪，群峰环耸，木石掩映。如此一里，得一庵，僧印我他出，不能登其堂。堂中香炉及钟鼓架，俱天然古木根所为。遂返寺宿。

【注释】

(1)江村：今作“岗村”，在黄山以南，沅溪右侧。村，原作“邨”。《游记》中“邨”、“村”同用，今全作“村”。

(2)汤口：今名同，在黄山南缘的公路边，是进入黄山的门户。

(3)祥符寺：后文又称汤寺。建于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遗址在今黄山管理处的礼堂附近。

(4)汤泉：即黄山温泉，又称朱砂泉。海拔630米，以含重碳酸为主，水温42℃，每小时出水量48吨，设有温泉浴室和游泳池。这里也是黄山旅游的起点，各种服务设施齐备。汤，热水。

(5)郁(yù)然：水汽旺盛的样子。

(6)冽(liè)：清。

(7)盘山：在今天津蓟县西北12公里，主峰挂月峰海拔864米。有上中下三盘，下盘以水胜，中盘以石胜，上盘以松胜。上有五峰，又称东五台。曾被誉为“京东第一名胜”。后来，霞客亦曾亲至盘山。陈仁锡跋黄道周《七言古一首赠徐霞客》诗说：“霞客游甚奇，无如盘山一游。予归自宣锦，憩山海……有盘山焉，竟数日不能去……归示霞客，霞客踵及燕山，剑及云中，无何而勇至。”霞客游盘山的时间，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考证为崇祯二年(1629)。

(8)焦村：今名同，在黄山西侧。从汤口越黄山到焦村，是过去徽州到池州的要道。

(9)杂遝(tà)：众多而杂乱。

【译文】

初三日　跟随樵夫一同前行，走了很久，越过两重岭。下走后又上登，又越过一重岭。两座山岭都很险峻，叫做双岭。一共十五里，路过江村。行二十里，抵达汤口，是香溪、温泉各处的溪水经由这里流出去的地方。转变方向进山，沿着溪流渐渐上走，雪就快没过脚掌。五里，抵达祥符寺。温泉就在隔着溪流的地方，于是大家都脱下衣服跳下热水池中。水池前边面临溪流，后面紧靠石壁，三面用石块砌成，上面环绕的岩石就像桥一样。热水深三尺，凝聚的寒气还没有消解，然而热水散出的蒸汽热气腾腾，水泡从池底汩汩地冒起，热气本身就有淡淡的清香。黄贞父认为这个温泉赶不上盘山的温泉，因为汤口、焦村是交通要道，洗浴的人太多太杂乱。洗浴完毕，返回寺中。挥印和尚领路去登莲花庵，踏着积雪沿着山涧往上走。涧水转了

三次弯，下流注入深深的水潭中，叫白龙潭；再上去后，停积在岩石间的水，叫丹井。井旁有突起的岩石，叫“药臼”，叫“药铫”。随着溪流弯弯转转地前行，群峰环绕耸立，树木山石互相掩映。如此走了一路，见到一座寺庵，僧人印我外出去别的地方，不能登上庵中的佛堂。佛堂中的香炉以及钟鼓架，都是天然的古树根制成的。于是返回祥符寺住宿。

初四日　兀坐听雪溜竟日(1)。

【注释】

(1)兀(wù)坐：枯坐。

【译文】

初四日　静坐了一整天，听积雪滑落的声音。

初五日　云气甚恶，余强卧至午起。挥印言慈光寺颇近，令其徒引。过汤池，仰见一崖，中悬鸟道，两旁泉泻如练。余即从此攀跻上，泉光云气，撩绕衣裾。已转而右，则茅庵上下，磬韵香烟，穿石而出，即慈光寺也(1)。寺旧名硃砂庵。比丘为余言(2)：“山顶诸静室，径为雪封者两月。今早遣人送粮，山半雪没腰而返。”余兴大阻，由大路二里下山，遂引被卧。

【注释】

(1)慈光寺：旧名硃砂庵，万历时敕封护国慈光寺，曾极盛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建为宾馆，称慈光阁。

(2)比丘：系梵文音译，意为乞士，因初期在形式上以乞食为生而得名，指已受具足戒的男性，俗称和尚。

【译文】

初五日　浓云密布，天气很恶劣，我强迫自己躺到中午才起床。

挥印说慈光寺很近，命令他的徒弟领路。经过热水池，抬头看见一座山崖，半中腰悬着一条险峻的小道，两旁泉水流泻像雪白的丝绢。我立即从此地向上攀登，泉水泛着白光，云气弥漫，围绕撩拨着人的前后衣襟。不久转向右边，就见上下都是茅草建盖的寺庵，钟磬声和袅袅的香烟，穿过石头传出来，这就是慈光寺了。慈光寺原名硃砂庵。和尚对我说："山顶的各个静室，道路被雪封住两个月了。今天早上派人送粮食，半山腰上积雪没过人的腰部就返回了。"我的兴致大减，经由大路走二里下山，拉过被子躺下。

初六日　天色甚朗。觅导者各携筇上山(1)，过慈光寺。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疏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2)，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从行者俱循此法得度。上至平冈，则莲花、云门诸峰，争奇竞秀，若为天都拥卫者。由此而入，绝巘危崖(3)，尽皆怪松悬结。高者不盈丈，低仅数寸，平顶短鬣(4)，盘根虬干(5)，愈短愈老，愈小愈奇，不意奇山中又有此奇品也！松石交映间，冉冉僧一群从天而下(6)，俱合掌言："阻雪山中已三月，今以觅粮勉到此。公等何由得上也？"且言："我等前海诸庵，俱已下山，后海山路尚未通，惟莲花洞可行耳。"已而从天都峰侧攀而上，透峰罅而下，东转即莲花洞路也。余急于光明顶、石笋矼之胜(7)，遂循莲花峰而北。上下数次，至天门。两壁夹立，中阔摩肩，高数十丈，仰面而度，阴森悚骨。其内积雪更深，凿冰上跻，过此得平顶，即所谓前海也。由此更上一峰，至平天矼。矼之兀突独耸者，为光明顶(8)。由矼而下，即所谓后海也。盖平天矼阳为前海，阴为后海，乃极高处，四面皆峻坞，此独若平地。前海之前，天都、莲花二峰最峻，其阳属徽之歙，其阴属宁之太平(9)。

【注释】

(1)筇(qióng)：筇竹，竹子的一种，可以做手杖。

(2)群峰盘结：黄山有36大峰，即炼丹峰、天都峰、青鸾峰、钵盂峰、紫石峰、紫云峰、清潭峰、桃花峰、云门峰、浮丘峰、云际峰、圣泉峰、硃砂峰、莲花峰、容成峰、石人峰、石柱峰、松林峰、石床峰、云外峰、丹霞峰、石门峰、棋石峰、狮子峰、仙人峰、上升峰、仙都峰、轩辕峰、望仙峰、布水峰、叠障峰、翠微峰、九龙峰、芙蓉峰、飞龙峰、采石峰。另有36小峰，不具列。

(3)巘(yǎn)：大小成两截的山。

(4)鬣(liè)：松针。

(5)虬(qiú)：为传说中的一种龙，常用来比喻树木枝干盘曲的怪状。

(6)冉冉：慢慢地。

(7)矼(gāng)：又作“杠”，即石桥。

(8)光明顶：在黄山中部，海拔1840米，顶上今有黄山气象站。

(9)宁：即宁国府，治宣城，即今安徽宣城市。太平：明为县，隶宁国府，治今安徽黄山市北境黄山区、麻川河西岸的仙源镇。

【译文】

初六日　天色非常晴朗。找来向导各人带上筇竹手杖上山，经过慈光寺。从寺左上登，石峰环绕夹立，山中的石阶被积雪填平了，一眼望去如同白玉。在白茸茸稀疏的树木丛中，仰面只见群峰围绕，天都峰巍然独立上挺。几里后，石阶愈加陡峻，积雪更加深，石阶的背阴处积雪被冻成冰，坚硬湿滑不容落脚。我独自一人走在前边，拿着手杖凿冰，凿出一个孔放下前脚，再凿一个孔，以便移动后脚。跟随走的人都按照这个方法才得以走过来。上登到平缓的山冈上，就见莲花峰、云门峰各座山峰，争奇竞秀，好像都是天都峰的守卫者。由此处进去，在险绝的山峰和石崖上，全都是些形状怪异的松树高悬盘结着。松树高的不到一丈，矮的仅有几寸，平平的树顶，短小的松叶，盘结的树根，拳曲的树干，越短的越老，越矮小的越奇异，意想不到奇山之中又有这种奇异的品种！松石交相辉映之间，一群僧人冉冉地从天而降，都合着手掌说：“我们被大雪阻在山中已经三个月，今天因为要去找粮食勉强来到这里。诸位是从哪里得以上来的呢？”并且

说："我们这些前海各庵的僧人，都已经下山，后海的山路还没有通，只有到莲花洞的路可以走。"随即从天都峰侧面攀登而上，穿过山峰间的缺口往下走，向东转就是去莲花洞的路了。我急于去看光明顶、石笋矼的胜景，就沿着莲花峰往北走。上上下下好几次，来到天门。两面石壁夹立，中间的宽处摩着人的双肩，高达几十丈，仰面看着走过来，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天门内的积雪更深，凿出冰洞往上登，走过这里就到了一处平缓的山顶，这就是所谓的前海了。由此地再登上一座山峰，来到平天矼。平天矼上独自突兀高耸的地方，是光明顶。由平天矼往下走，就是所谓的后海了。原来平天矼的南面是前海，北面是后海，是最高的地方，四面都是高峻的山坞，唯独这里像一块平地。前海的前方，天都峰、莲花峰两座山峰最险峻，山峰的南面属于徽州府的歙县，山峰的北面属于宁国府的太平县。

余至平天矼，欲望光明顶而上。路已三十里，腹甚枵(1)，遂入矼后一庵。庵僧俱踞石向阳。主僧曰智空，见客色饥，先以粥饷。且曰："新日太皎，恐非老晴。"因指一僧谓余曰："公有余力，可先登光明顶而后中食，则今日犹可抵石笋矼，宿是师处矣。"余如言登顶，则天都、莲花并肩其前，翠微、三海门环绕于后，下瞰绝壁峭岫，罗列坞中，即丞相原也。顶前一石，伏而复起，势若中断，独悬坞中，上有怪松盘盖。余侧身攀踞其上，而浔阳踞大顶相对，各夸胜绝。

【注释】

(1)腹甚枵(xiāo)：肚子很饥饿。枵，空虚。

【译文】

我来平天矼，还想望着光明顶上登。已经走了三十里路，腹中十分饥饿，于是进入平天矼后面的一座寺庵。庵中的僧人都坐在石头上面向着太阳取暖，住持僧人叫智空，看见客人面带饥色，先拿稀粥来款待。并且说："刚出的太阳太过于娇艳，恐怕不会晴得太长久。"于是指着一个僧人对我说："徐公如果还有余力，可以先去登了光明顶

后再来吃中饭，那么今天还可以抵达石笋矼，住宿在这位师傅那里了。”我按他说的登上光明顶，就见天都峰、莲花峰并肩矗立在光明顶前方，翠微峰、三海门环绕在后方，向下俯瞰，险绝的崖壁，峭拔的山峦，罗列在山坞中，那即是丞相原了。光明顶前边有一块岩石，低伏后又耸起，像是从中间断开的样子，独自高悬在山坞中，岩石上有怪异的松树盘子一样覆盖着。我侧着身子攀登上去，盘腿坐在岩石上，而浔阳叔公盘腿坐在光明大顶上同我相对着，各自夸赞这绝妙的美景。

下入庵，黄粱已熟。饭后，北向过一岭，踯躅菁莽中，入一庵，曰狮子林(1)，即智空所指宿处。主僧霞光，已待我庵前矣。遂指庵北二峰曰：“公可先了此胜。”从之。俯窥其阴，则乱峰列岫，争奇并起。循之西，崖忽中断，架木连之，上有松一株，可攀引而度，所谓接引崖也(2)。度崖，穿石罅而上，乱石危缀间，构木为室，其中亦可置足，然不如踞石下窥更雄胜耳。下崖，循而东，里许，为石笋矼。矼脊斜亘，两夹悬坞中，乱峰森罗，其西一面即接引崖所窥者。矼侧一峰突起，多奇石怪松。登之，俯瞰壑中(3)，正与接引崖对瞰，峰回岫转，顿改前观。

【注释】

(1)狮子林：黄山北部有狮子峰，形如卧地的雄狮，狮首有丹霞峰，腰有清凉台，尾有曙光亭。狮子张口处有寺庙称狮子林，后毁，原址在今北海宾馆处。

(2)接引崖：应即今始信峰。

(3)壑(hè)：山沟。

【译文】

下来进入庵中，黄粱米饭已经熟了。饭后，向北越过一座岭，徘徊在茂密的丛莽中，进入一座寺庵，叫做狮子林，就是智空和尚所指的住宿的地方了。住持僧人是霞光，已经在庵前等着我了。霞光于是

指着寺庵北边的两座山峰说："徐公可以先去了结了这处胜景。"我听从了他的话。俯身窥视两座山峰的北面，只见山峰杂乱，山峦排列，互相争奇，一起耸起。顺着山峰往西走，山崖忽然从中间断开，架有木桥连接着两面，上方有一棵松树，可抓着过桥，这是所谓的接引崖了。越过石崖，穿过石缝往上走，乱石连缀间的空隙很危险，用木头架设代替岩石，路中间也可以落脚行走，然而不如坐在岩石上向下窥视更为雄伟壮美了。走下接引崖，沿着山崖往东走，一里左右，是石笋矼。石笋矼的山脊倾斜绵亘，夹住两面高悬的山坞中，杂乱的山峰森然罗列，它向西的一面就是从接引崖窥视到的地方。石笋矼侧面一座山峰突起，山峰上有许多奇石怪松。登上这座山峰，俯瞰壑谷中，正好与接引崖对面相看，峰峦回转，顿时改变了先前见到的景观。

下峰，则落照拥树，谓明晴可卜，踊跃归庵。霞光设茶，引登前楼。西望碧痕一缕，余疑山影。僧谓："山影夜望甚近，此当是云气。"余默然，知为雨兆也。

【译文】

走下山峰，就见落日的余晖围抱着树林，我认为明天天晴可以预知了，踊跃地回到庵中。霞光摆上茶水，领我登上前楼。眺望西面，有一缕碧绿色的痕迹，我怀疑是山峰的影子。僧人说："山的影子夜里望过去很近，这应该是云气。"我沉默了，心知这是要下雨的兆头。

初七日　四山雾合。少顷，庵之东北已开，西南腻甚(1)，若以庵为界者，即狮子峰亦在时出时没间。晨餐后，由接引崖践雪下。坞半一峰突起，上有一松裂石而出，巨干高不及二尺，而斜拖曲结，蟠翠三丈余，其根穿石上下，几与峰等，所谓"扰龙松"是也。

【注释】

(1)腻(nì)：凝滞。

【译文】

初七日　四面群山浓雾闭合。一会儿，寺庵东北方的浓雾已经散开，西南方的雾气还非常浓，像是以寺庵作为分界的样子，即便是狮子峰也在时出时没之间。早餐后，经由接引崖踩着积雪下走，山坞半中腰一座石峰突起，上面有一棵松树撑裂石缝长出来，巨大的树干高度不到二尺，可树冠斜拖着，拳曲盘结，蟠曲苍翠的枝干有三丈多。树根穿透到石峰的上下，长度几乎与石峰的高处相等，这是所谓的“扰龙松”了。

攀玩移时，望狮子峰已出，遂杖而西。是峰在庵西南，为案山。二里，蹑其巅，则三面拔立坞中，其下森峰列岫，自石笋、接引两坞迤逦至此(1)，环结又成一胜。登眺间，沉雾渐爽(2)，急由石笋矼北转而下，正昨日峰头所望森阴径也。群峰或上或下，或巨或纤，或直或欹，与身穿绕而过。俯窥辗顾，步步生奇，但壑深雪厚，一步一悚(3)。

【注释】

(1)迤逦(yǐ lǐ)：曲折连绵。逦，又作“迤”。

(2)爽：开朗。

(3)悚(sǒng)：恐惧。

【译文】

攀登上去玩赏了一段时间，望见狮子峰已经露出来，于是拄着拐杖往西走。这座山峰在寺庵的西南方，是案山。走了二里，登上峰顶，就见山峰三面挺拔地矗立在山坞中，山峰下方排列着森林样的峰峦，自石笋矼、接引崖两处山坞逶迤延伸到此地，环绕盘结又形成一处胜景。登高眺望之间，沉浮的浓雾逐渐变得开朗起来，急忙经由石笋矼北边转向下走，正是昨天在峰头上望见的阴森的小径了。群峰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大有的小，有的直立有的倾斜，身在其中穿行，绕

着山峰过去。俯仰窥视，辗转回顾，步步都生出奇特的景致，但只是壑谷幽深，积雪太厚，每走一步都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行五里，左峰腋一窦透明(1)，曰“天窗”。又前，峰旁一石突起，作面壁状，则“僧坐石”也。下五里，径稍夷(2)，循涧而行。忽前涧乱石纵横，路为之塞。越石久之，一阙新崩，片片欲堕，始得路。仰视峰顶，黄痕一方，中间绿字宛然可辨，是谓“天牌”，亦谓“仙人榜”。又前，鲤鱼石；又前，白龙池。共十五里，一茅出涧边，为松谷庵旧基。再五里，循溪东西行，又过五水，则松谷庵矣。再循溪下，溪边香气袭人，则一梅亭亭正发，山寒稽雪(3)，至是始芳。抵青龙潭(4)，一泓深碧，更会两溪，比白龙潭势既雄壮，而大石磊落，奔流乱注，远近群峰环拱，亦佳境也。还餐松谷，往宿旧庵。余初至松谷，疑已平地，及是询之，须下岭二重，二十里方得平地，至太平县共三十五里云。

【注释】

(1)窦(dòu)：孔穴。

(2)夷(yí)：平坦。

(3)稽(jī)：留止。

(4)抵青龙潭：黄山北部松谷溪中有五个龙潭，即青龙、乌龙、黄龙、白龙、油潭。五潭颜色各异，深浅不同。松谷庵就在附近。

【译文】

前行五里，左边山峰的侧旁有一个孔洞透出亮光，叫做“天窗”。又往前走，山峰旁边一块岩石突立起来，作出面壁的样子，便是“僧坐石”了。下行五里，小径稍微平坦了些，沿着山涧往前行。忽然前方的山涧中乱石纵横，道路被乱石堵塞了。翻越石头花了很长时间，一处新崩塌的缺口，一片片岩石都像是要坠落下来，这才找到路。抬头看峰顶，有一块黄色的痕迹，中间有绿色的字仿佛可以辨认，这就

叫“天牌”，也称为“仙人榜”。又向前走，是鲤鱼石；再往前，是白龙池。共行十五里，一间茅屋出现在山涧边，是松谷庵的旧址。再走五里，沿着溪流东岸往西行，又涉过五条溪水，就到松谷庵了。再沿着溪流下走，溪水边香气袭人，原来是一棵亭亭玉立的梅树正在开花，山间严寒积雪，来到这里开始有花的芬芳。抵达青龙潭，一片渊深碧绿的潭水，再加上与两条溪流汇流，与白龙潭相比，水势已经很雄壮，而且有众多杂乱的大石头，水流奔流乱淌，远近的群峰环绕拱卫着，也是一处佳境了。返回来在松谷庵吃饭，回到松谷庵的旧址住宿。我最初来到松谷庵，怀疑已经到了平地，到此时问人，还必须下走两重岭，二十里后才到平地，到太平县城共有三十五里路。

初八日　拟寻石笋奥境，竟为天夺，浓雾迷漫。抵狮子林，风愈大，雾亦愈厚。余急欲趋炼丹台，遂转西南。三里，为雾所迷，偶得一庵，入焉。雨大至，遂宿此。

【译文】

初八日　打算去寻找石笋矼隐秘的地方，竟然被上天夺去了机会，浓雾迷漫。抵达狮子林，风更大，雾也更加厚。我急着想赶到炼丹台去，就转向西南方走。走了三里，被浓雾影响迷了路，偶然间见到一座寺庵，进入庵中。大雨来临，只好住宿在此地。

初九日　逾午少霁。庵僧慈明，甚夸西南一带峰岫不减石笋矼，有“秃颅朝天”(1)、“达摩面壁”诸名。余拉浔阳蹈乱流至壑中，北向即翠微诸峦，南向即丹台诸坞，大抵可与狮峰竞驾，未得比肩石笋也。雨踵至，急返庵。

【注释】

(1)秃颅：即和尚。无发为秃。

【译文】

初九日　过了中午稍稍转晴。庵中的僧人慈明，竭力夸奖西南方一带的峰峦不比石笋矼的差，有“秃颅朝天”、“达摩面壁”诸处名胜。我拉着浔阳叔公踩着乱流来到壑谷中，向北走就是翠微峰等峰峦，向南走就是炼丹台各个山坞，大体上可以与狮子峰并驾齐驱，不能与石笋矼并肩而立了。雨接踵而至，急忙返回庵中。

初十日　晨雨如注，午少停。策杖二里，过飞来峰，此平天矼之西北岭也。其阳坞中，峰壁森峭，正与丹台环绕(1)。二里，抵台。一峰西垂，顶颇平伏。三面壁翠合沓(2)，前一小峰起坞中，其外则翠微峰、三海门蹄股拱峙。登眺久之。东南一里，绕出平天矼下。雨复大至，急下天门。两崖隘肩，崖额飞泉，俱从人顶泼下。出天门，危崖悬叠，路缘崖半，比后海一带森峰峭壁，又转一境。“海螺石”即在崖旁，宛转酷肖，来时忽不及察，今行雨中，颇稔其异(3)，询之始知。已趋大悲庵，由其旁复趋一庵，宿悟空上人处。

【注释】

(1)丹台：即炼丹台，在黄山中部炼丹峰下。峰上有石室，室内有炼丹灶；峰前即炼丹台，颇宽平；台下有炼丹源；隔谷有晒药岩。

(2)合沓(tà)：重叠。

(3)稔(rěn)：熟悉。

【译文】

初十日　清晨，大雨如注，中午渐渐停了。拄着拐杖前行二里，经过飞来峰，这是平天矼西北方的山岭了。山峰南面的山坞中，山峰的石壁森然峭立，正好与炼丹台相接环绕。走了二里，抵达炼丹台。一座山峰向西倾斜，炼丹台顶上很平缓。三面苍翠的石壁层层叠叠，前方一座小山峰耸起在山坞中，山坞外围则是翠微峰、三海门像蹄子和大腿一样耸峙拱卫着。登高眺望了很久。往东南行一里，绕到平天矼下面。雨又猛烈来临，急忙下走到天门。两面的石崖狭窄得紧挨着双肩，石崖顶上飞流的泉水，全是从人的头顶上泼下来。走出天门，

危崖高悬层叠，道路沿着石崖的半中腰走，与后海一带森然的山峰和峭拔的石壁，又转变为另一种境界。“海螺石”就在石崖旁边，形态弯弯曲曲的，极像海螺，来时太匆忙来不及仔细观察，今天行走在雨中，对它奇异的形态很眼熟，询问别人后才知道。随后赶到大悲庵，由大悲庵旁边又赶到一座寺庵，住宿在悟空上人那里。

十一日　上百步云梯。梯磴插天，足趾及腮，而磴石倾侧嵅岈(1)，兀兀欲动(2)，前下时以雪掩其险，至此骨意俱悚。上云梯，即登莲花峰道。又下转，由峰侧而入，即文殊院、莲花洞道也。以雨不止，乃下山，入汤院，复浴。由汤口出，二十里抵芳村，十五里抵东潭，溪涨不能渡而止。黄山之流，如松谷、焦村，俱北出太平；即南流如汤口，亦北转太平入江；惟汤口西有流，至芳村而巨，南趋岩镇，至府西北与绩溪会(3)。

【注释】

(1)嵅岈(hán yà)：中间空而深阔。

(2)兀兀(wù)：高耸特出。

(3)“黄山之流”数句：松谷之水源自黄山往北流，即今凄溪河。焦村之水源自黄山往西流，再折北，即今秧溪河。汤口之流亦往北，即今麻河。汤口西之流明代称新安江，今又称西溪。绩溪从绩溪县来，明代称为扬之水，即今练江。岩镇应即今岩寺，在歙县西境。

【译文】

十一日　登上百步云梯。云梯的石阶插到天上去，上登时脚趾几乎碰到腮帮子，而且石阶的石头倾斜松动，高高突起想要动的样子，先前下来时因为积雪掩盖了它的险要，到此时身心都很恐惧。登上云梯，就是上登莲花峰的路。又向下转，经由莲花峰侧边进去，就是去文殊院、莲花洞的路了。由于雨不停地下，只好下山，进入温泉院里，再次洗浴。由汤口出来，二十里后抵达芳村，十五里后抵达东潭，溪水上涨不能渡水才停下来。黄山的溪流，如松谷溪、焦村溪，

都是向北流到太平县；即便是往南流的如汤口溪，也是向北转，流到太平县后流入长江；唯有汤口西边有条溪流，流到芳村变成巨大的水流，往南流向岩镇，流到徽州府西北部与绩溪汇合。

游武彝山日记(1)福建建宁府崇安县

【题解】

《游武彝山日记》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霞客游武彝山的游记。

武彝山亦作武夷山，在福建省北部，为我国著名风景区。徐霞客游白岳山、黄山后，于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游武彝山。先溯九曲溪舟行，抵六曲，登陆上大隐屏、天游峰，往西游小桃源、鼓子岩、灵峰，至狮子岩复乘舟由九曲顺流下，至四曲再登陆，觅大藏、小藏诸峰及一线天、会真观、换骨岩、水帘洞、杜辖岩等，至赤石街下舟返崇安。此行以舟行为主，舟上观，陆上探，巧妙安排，水陆兼顾，尽兴游赏。徐霞客此行不但寻幽览胜，而且记录了船棺葬、张仙遗蜕、徐仙遗蜕、紫阳书院、御茶园等武彝山区的文物古迹。

二月二十一日(2)　出崇安南门(3)，觅舟。西北一溪自分水关，东北一溪自温岭关，合注于县南，通郡、省而入海。顺流三十里，见溪边一峰横欹，一峰独耸。余咤而瞩目，则欹者幔亭峰，耸者大王峰也(4)。峰南一溪，东向而入大溪者(5)，即武彝溪也(6)。冲祐宫傍峰临溪。余欲先抵九曲，然后顺流探历，遂舍宫不登，逆流而进。流甚驶(7)，舟子跣行溪间以挽舟(8)。第一曲，右为幔亭峰、大王峰，左为狮子峰、观音岩。而溪右之濒水者曰水光石，上题刻殆遍。二曲之右为铁板嶂、翰墨岩，左为兜鍪峰、玉女峰。而板嶂之旁，崖壁峭立，间有三孔作“品”字状。三曲右为会仙岩，左为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壁立千仞，崖端穴数孔，乱插木板如机杼(9)。一小舟斜架穴口木末，号曰“架壑舟”(10)。四曲右为钓鱼台、希真岩，左为鸡栖岩、晏仙岩。鸡

栖岩半有洞，外隘中宏，横插木板，宛然埘塒(11)。下一潭深碧，为卧龙潭。其右大隐屏、接笋峰，左更衣台、天柱峰者，五曲也。文公书院正在大隐屏下。抵六曲，右为仙掌岩、天游峰，左为晚对峰、响声岩。回望隐屏、天游之间，危梯飞阁悬其上，不胜神往。而舟亦以溜急不得进(12)，还泊曹家石。

【注释】

(1)武彝山：亦作“武夷山”，为我国著名风景区。在武夷山市南15公里，为海拔600米左右的一片低山，方圆60公里，有36峰布列在武彝溪两岸。红色砂岩构成奇特的丹霞地貌。碧水丹山，交相辉映，溪水清碧，湾环九曲，两岸峰岩位移形换。乘竹筏游武彝溪，可兼山水之胜。武彝山也是我国重点自然保护区。

(2)二月二十一日：此次入闽路线，《江右游日记》曾说“两过广信”，于铅山县又追叙：“此余昔年假道分水关趋幔亭处。”霞客游黄山后，即经江西东部，取道广信、铅山，过分水关入福建崇安。游武彝山的时间在万历四十四年，即1616年。

(3)崇安：隶建宁府，即今福建武夷山市。

(4)大王峰：又名天柱峰，雄踞在武彝溪口，是进入武彝山的第一峰，有木梯和岩壁踏脚石孔可攀到峰顶。

(5)大溪：明代又称崇溪，即今崇阳溪。

(6)武彝溪：明代又称九曲溪、清溪，发源于三保山，经星村入武彝山，盘折九曲，约7.5公里，到武彝宫前汇入崇溪。

(7)驶(shǐ)：马快跑。

(8)舟子：船夫。跣(xiǎn)：光着脚。今皆自九曲始，顺流划竹筏，但溪边还能看到过去挽舟的凿痕。

(9)机杼(zhù)：织布机。

(10)架壑舟：又称“架壑船”、“船棺”、“仙船”、“仙脱”、“仙函”等，为古代当地的一种葬具，俗称船棺葬、崖墓。葬具似船，用整木凿成，存放于悬崖隙洞人迹难到的地方。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在北山白岩距谷底51米的洞内取下船棺一具，经C^{14}测定，距今已三千四百余年。

(11)埘(shí)：墙壁上挖洞做成的鸡巢。㙇(jié)：鸡栖的小木桩。

(12)溜(liù)：急流。

【译文】

二月二十一日　走出崇安县城的南门，去找船。西北方一条溪水自分水关流来，东北方一条溪水自温岭关流来，合流后流到崇安县城南面，通过建宁府城、省城后流入大海。顺流行船三十里，看见溪流边一座山峰斜斜地横着，一座山峰独自耸立。我很诧异就注意观察，原来斜斜的山峰是幔亭峰，独自耸立的是大王峰了。山峰南面有一条溪流，向东流入大溪，就是武彝溪了。冲祐宫背靠山峰面临溪流。我想先去九曲，然后顺流逐一探访，于是放弃了冲祐宫没有登岸，逆流前进。水流非常湍急，船夫光着脚行走在溪流中拉着船前行。第一曲，右边是幔亭峰、大王峰，左边是狮子峰、观音岩。而溪流右边濒水的地方叫做水光石，石上几乎刻满了题记。二曲的右边是铁板嶂、翰墨岩，左边是兜鍪峰、玉女峰。而铁板嶂的旁边，崖壁峭立，其间有三个孔，呈“品”字形。三曲的右边是会仙岩，左边是小藏峰、大藏峰。大藏峰壁立千仞，悬崖顶端有几个孔洞，杂乱地插着一些木板像织布机一样。一条小船斜架在洞穴口木板的末端，被称为“架壑舟”。四曲右边是钓鱼台、希真岩，左边是鸡栖岩、晏仙岩。鸡栖岩半中腰有个山洞，外边狭窄中间宽敞，横插着木板，宛如一个木桩架着的鸡窝。下边一个水潭渊深碧绿，是卧龙潭。溪流右边是大隐屏、接笋峰，左边是更衣台、天柱峰，这就是五曲了。文公书院正好在大隐屏下。来到六曲，右边是仙掌岩、天游峰，左边是晚对峰、响声岩。回头望去，大隐屏、天游峰之间，高险的石梯和飞空的楼阁高悬在山峰上，不禁十分向往。而船也因为流水太急不能前进，返回来停泊在曹家石。

登陆入云窝(1)，排云穿石，俱从乱崖中宛转得路。窝后即接笋峰。峰骈附于大隐屏，其腰横两截痕，故曰“接笋”。循其侧石隘，跻磴数层，四山环翠，中留隙地如掌者，为茶洞。洞口由西入，口南为

接笋峰，口北为仙掌岩。仙掌之东为天游，天游之南为大隐屏。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2)，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从其中攀跻登隐屏，至绝壁处，悬大木为梯，贴壁直竖云间。梯凡三接，级共八十一。级尽，有铁索横系山腰，下凿坎受足。攀索转峰而西，夹壁中有冈介其间(3)，若垂尾，凿磴以登，即隐屏顶也。有亭有竹，四面悬崖，凭空下眺，真仙凡夐隔(4)。仍悬梯下，至茶洞。仰视所登之处，崭然在云汉(5)。

【注释】

(1)云窝：在五曲接笋峰和六曲仙掌峰间，新建有八亭散布冈头或溪边，还有盘山石径往来诸胜。

(2)攒(cuán)凑：凑集。

(3)冈(gāng)：山脊。

(4)夐(xiòng)：远。

(5)崭(zhǎn)然：高峻。《游记》中有的地方作“崭崭”。

【译文】

登上陆地进入云窝，推开白云穿过岩石，都是从乱石崖中弯弯转转找到路。云窝后面就是接笋峰。接笋峰并排附着于大隐屏上，山腰上横着两条被分为两段的痕迹，所以称作“接笋峰”。沿着山峰侧面的石头隘口，登上几层石阶，四面青山环绕，中间留着一块空地像手掌的样子，是茶洞。洞口由西面进去，洞口南边是接笋峰，洞口北边是仙掌岩。仙掌岩的东面是天游峰，天游峰的南面是大隐屏。各座山峰上面都是陡峭悬绝，可下面又聚拢在一起，外边没有石阶路，唯独西面通有一条缝隙，比天台山的明岩更加奇丽雄壮了。从缝隙中攀着岩石登上大隐屏，来到绝壁处，悬架着大木头作为梯子，贴着石壁一直竖到云彩中，梯子共有三根大木头接起来，共有八十一级。梯级完后，有铁索横系在山腰上，下面凿有石坎来承受脚趾。抓住铁索转过山峰往西走，夹立的石壁中间有条山脊介于两面的石壁间，好像下垂

的尾巴，凿有石阶上登，就到了大隐屏的峰顶了。峰顶有亭子有竹子，四面都是悬崖，凌空向下俯瞰，真是仙境人间相隔得太远啦。仍然悬在梯子上下来，来到茶洞。仰面看刚才上登的地方，高峻得像是在天河中。

隘口北崖即仙掌岩。岩壁屹立雄展，中有斑痕如人掌，长盈丈者数十行。循崖北上，至岭，落照侵松，山光水曲，交加入览。南转，行夹谷中。谷尽，忽透出峰头，三面壁立，有亭踞其首，即天游峰矣(1)。是峰处九曲之中，不临溪，而九曲之溪三面环之。东望为大王峰，而一曲至三曲之溪环之。南望为更衣台，南之近者，则大隐屏诸峰也，四曲至六曲之溪环之。西望为三教峰，西之近者，则天壶诸峰也，七曲至九曲之溪环之。惟北向无溪，而山从水帘诸山层叠而来，至此中悬。其前之俯而瞰者，即茶洞也。自茶洞仰眺，但见绝壁干霄，泉从侧间泻下，初不知其上有峰可憩。其不临溪而能尽九溪之胜，此峰固应第一也。立台上，望落日半规(2)，远近峰峦，青紫万状。台后为天游观。亟辞去，抵舟已入暝矣。

【注释】

(1)天游峰：在五曲隐屏峰后，绝顶有览台可供凭眺。分上天游和下天游，天游观在下天游。

(2)规：圆形。

【译文】

隘口北面的石崖就是仙掌岩。仙掌岩的石壁屹立着，雄伟舒展，石壁中间有像人的手掌的斑痕，长度超过一丈的有几十行。顺着山崖向北上登到岭上，落日的余晖渲染着青松，山光秀美，水流曲折，交错加入到优美的景致之中。向南转，前行在夹谷中。山谷尽头，忽然露出一座峰头，三面绝壁直立，有亭子盘踞在峰头，此即天游峰了。这座山峰处在九个曲的中段，没有濒临溪流，但九个曲的溪流三面环绕着它。向东面望过去是大王峰，有第一曲到第三曲的溪流环绕着

它。从南面望过去是更衣台，南面近处的地方，便是大隐屏诸峰了，第四曲到第六曲的溪流环绕着它。从西面望过去是三教峰，西面近处的地方，就是天壶峰等山峰了，第七曲至第九曲的溪流环绕着它。唯有向北的方向没有溪流，而山脉从水帘洞所在的各座山层层叠叠地延伸而来，延到此地悬在中央。到这里之前我俯身下瞰的地方，就是茶洞了。自茶洞仰面眺望，只见绝壁直冲云霄，泉水从侧面的岩石间下泻，当初不知道茶洞上面有山峰可以歇息。天游峰没有濒临溪流却能尽有溪流九个曲的美景，这座山峰当然应该是第一了。站立在石台上，远望落日像半个圆规，远近的峰峦，呈现出万千青紫的景象。石台后面是天游观。急忙告辞离开，来到船中已进入黄昏了。

二十二日　登涯(1)，辞仙掌而西。余所循者，乃溪之右涯，其隔溪则左涯也。第七曲右为三仰峰、天壶峰，左为城高岩。三仰之下为小桃源，崩崖堆错，外成石门。由门伛偻而入，有地一区，四山环绕，中有平畦曲涧，围以苍松翠竹，鸡声人语，俱在翠微中。出门而西，即为北廊岩，岩顶即为天壶峰。其对岸之城高岩矗然独上，四旁峭削如城。岩顶有庵，亦悬梯可登，以隔溪不及也。第八曲右为鼓楼岩、鼓子岩，左为大廪石、海蚱石。余过鼓楼岩之西，折而北行坞中，攀援上峰顶，两石兀立如鼓，鼓子岩也。岩高亘亦如城，岩下深坳一带如廊，架屋横栏其内，曰鼓子庵。仰望岩上，乱穴中多木板横插。转岩之后，壁间一洞更深敞，曰吴公洞。洞下梯已毁，不能登。望三教峰曰趋，缘山越磴，深木蓊苁其上。抵峰，有亭缀其旁，可东眺鼓楼、鼓子诸胜。山头三峰，石骨挺然并矗。从石罅间蹑磴而升，傍崖得一亭。穿亭入石门，两崖夹峙，壁立参天，中通一线，上下尺余，人行其间，毛骨阴悚。盖三峰攒立，此其两峰之罅；其侧尚有两罅，无此整削。

【注释】

(1)涯(yá)：水边。

【译文】

二十二日　登上岸边，辞别仙掌岩往西行。我所沿着走的地方，是溪流的右岸，那隔着溪流的地方就是左岸了。第七曲右边是三仰峰、天壶峰，左边是城高岩。三仰峰的下面是小桃源，崩塌的石崖交错地堆积着，外边形成石门。由石门弯腰进去，有一片地，四面群山环绕，其中有平坦的田地和弯弯曲曲的山涧，被苍松翠竹围绕着，鸡鸣声和人的说话声，都在青山环绕中。出石门往西走，就是北廊岩，北廊岩顶就是天壶峰。它对岸的城高岩独自矗立上耸，四旁是陡削的峭壁，如城墙一样。城高岩顶有寺庵，也有高悬的梯子可以上登，因为隔着溪流来不及了。第八曲右边是鼓楼岩、鼓子岩，左边是大廪石、海蚱石。我走过鼓楼岩的西麓，折向北行走在山坞中，攀援着登上峰顶，两块岩石直立着，像鼓一样，是鼓子岩了。鼓子岩高高地横亘着，也像城墙一样，鼓子岩下一条深深的带状山坳像走廊，建了房屋横着栅栏在里面，叫做鼓子庵。仰面望石岩上，杂乱的洞穴中大多有木板横插着。转到鼓子岩的后面，石壁上一个山洞更深更宽，叫吴公洞。洞下方的梯子已经毁坏，不能上登。望着三教峰赶过去，顺着山势翻越石阶，幽深的林木郁郁葱葱地布满山上。抵达三教峰，有亭子点缀在山峰旁边，可以向东眺望鼓楼岩、鼓子岩诸处胜景。山头上三座山峰，石骨嶙峋，并排挺拔矗立。从石头缝隙间踩着石阶上登，紧靠石崖有一座亭子。穿过亭子进入石门，两面的石崖夹峙，墙壁一样直立，高耸入云，中间通着一线宽的地方，上下仅一尺多宽，人行走在其中，阴森森的，毛骨悚然。原来三座山峰攒聚而立，这是其中两座山峰间的缝隙；这里的侧面还有两条缝隙，但不像这里整齐得如同刀削出来一般。

已下山，转至山后，一峰与猫儿石相对峙，盘亘亦如鼓子，为灵峰之白云洞。至峰头，从石罅中累级而上，两壁夹立，颇似黄山之天门。级穷，迤逦至岩下，因岩架屋，亦如鼓子。登楼南望，九曲上游，一洲中峙，溪自西来，分而环之，至曲复合为一。洲外两山渐

开，九曲已尽。是岩在九曲尽处，重岩回叠，地甚幽爽。岩北尽处，更有一岩尤奇：上下皆绝壁，壁间横坳仅一线，须伏身蛇行，盘壁而度，乃可入。余即从壁坳行；已而坳渐低，壁渐危，则就而伛偻；愈低愈狭，则膝行蛇伏，至坳转处，上下仅悬七寸，阔止尺五。坳外壁深万仞。余匍匐以进，胸背相摩，盘旋久之，得度其险。岩果轩敞层叠，有斧凿置于中，欲开道而未就也。半晌，返前岩。更至后岩，方构新室，亦幽敞可爱。出向九曲溪，则狮子岩在焉。

【译文】

随后下山，转到山后，一座山峰与猫儿石互相对峙，盘绕绵亘也像鼓子岩一样，是灵峰的白云洞。到峰头的路，从石缝中沿石阶逐级上登，两面石壁夹立，颇像黄山的天门。石阶完后，逶迤来到石岩下，就着石岩建了房屋，也像鼓子岩一样。登到楼上向南远望，第九曲的上游，一片沙洲屹立在溪流中，溪水从西边流来，分流环绕着沙洲，流到九曲又合为一条溪流。沙洲的外面，两面的山势逐渐开阔起来，九个曲已到了尽头。这座石岩在第九曲的尽头处，重重石岩回绕重叠，地方非常幽静清爽。石岩北面的尽头处，还有一座石岩尤为奇特：上下都是绝壁，绝壁间横着一线宽的凹槽，必须趴下身子像蛇一样前行，绕着石壁过去，才能够进去。我立即从绝壁上的凹槽中前行；不久凹槽渐渐变低，绝壁越来越危险，于是就势弯下腰走；越低就越狭窄，就用膝盖像蛇一样趴伏着前行，到凹槽转弯的地方，上下仅悬空七寸，宽处只有一尺五。凹槽外边的绝壁深达万仞。我匍匐着前进，前胸后背都擦着岩石，盘旋了很久，才得以越过这处险要的地方。石岩果然高大宽敞，层层叠叠，有斧头凿子放在其中，是想开凿道路却没有完成了。半晌，返回前边的石岩。又重新来到后面的石岩，刚建好的新房子，也很幽静宽敞，很可爱。出来走向九曲溪，就见狮子岩在溪流边。

循溪而返，隔溪观八曲之人面石、七曲之城高岩，蔚然奇丽(1)，种种神飞。复泊舟，由云窝入茶洞，穹窿窈窕(2)，再至矣，再不能

去！已由云窝左转，入伏羲洞，洞颇阴森。左出大隐屏之阳，即紫阳书院(3)，谒先生庙像。顺流鼓棹，两崖苍翠纷飞，翻恨舟行之速。已过天柱峰、更衣台，泊舟四曲之南涯。自御茶园登岸(4)，欲绕出金鸡岩之上，迷荆丛棘，不得路。乃从岩后大道东行，冀有旁路可登大藏、小藏诸峰，复不得。透出溪旁，已在玉女峰下。欲从此寻一线天，徬徨无可问，而舟泊金鸡洞下，迥不相闻。乃沿溪觅路，迤逦大藏、小藏之麓。一带峭壁高骞(5)，砂碛崩壅，土人多植茶其上。从茗柯中行(6)，下瞰深溪，上仰危崖，所谓“仙学堂”、“藏仙窟”，俱不暇辨。

【注释】

(1)蔚然奇丽：原脱此四字，据“四库”本补。

(2)穹窿(qióng lóng)：长曲。窈窕(yǎo tiǎo)：深远。

(3)紫阳书院：紫阳为山名，在安徽歙县南，宋代朱松读书其上。其子朱熹长期在崇安读书讲学的地方，因称紫阳书屋，后人建紫阳书院，即前述文公书院。朱熹死后谥“文”，人称朱文公。

(4)御茶园：在武彝山四曲溪南，为元代官府督制贡茶处，大德六年(1302)创建，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罢废。武彝山向以产茶著称，乌龙茶亦产于此，宋蔡君谟评论此茶味超过北苑龙团。今盛产岩茶，尤以“大红袍”最名贵。

(5)高骞(qiān)：高昂着头。

(6)茗(míng)：茶的通称。柯：树枝。

【译文】

沿着溪流返回去，隔着溪流观赏第八曲的人面石、第七曲的城高岩，蔚然奇丽，种种美景让人神采飞扬。船再次停泊，经由云窝进入茶洞，穹隆幽深，我是第二次来到了，再一次不肯离开！随后由云窝向左转，进入伏羲洞，洞内十分阴森。从洞的左边出到大隐屏的南面，即是紫阳书院，拜谒了庙中的朱熹先生塑像。顺流行船，两岸苍

翠的山崖飞快地纷纷掠过，反而遗憾船行走得太迅速了。不久，经过天柱峰、更衣台，船停泊在第四曲的南岸水边。从御茶园登上岸，想绕到金鸡岩的上面，成丛的荆棘使人迷惑，找不到路。于是从金鸡岩后面的大道往东行，希望旁边有路可以上登大藏峰、小藏峰各座山峰，又没有找到。穿出山崖来到溪流边，已经在玉女峰下面。想要从这里去找一线天，走来走去无人可以问路，而且船又停泊在金鸡洞下面，距离太远互相听不见。于是沿着溪流去找路，逶逶迤迤走在大藏峰、小藏峰的山麓。一条带状的峭壁高高抬起头，砂石崩塌壅塞着，当地人在上面种植了很多茶树。从茶树丛中前行，下面俯瞰着深深的溪流，上面抬头是高险的山崖，所谓的“仙学堂”、“藏仙窟”，都来不及分辨。

已至架壑舟，仰见虚舟宛然，较前溪中所见更悉。大藏之西，其路渐穷。向荆棘中扪壁而上(1)，还瞰大藏西岩，亦架一舟，但两崖对峙，不能至其地也。忽一舟自二曲逆流而至，急下山招之。其人以舟来受，亦游客初至者，约余返更衣台，同览一线天、虎啸岩诸胜。过余泊舟处，并棹顺流而下，欲上幔亭，问大王峰。抵一曲之水光石，约舟待溪口，余复登涯，少入，至止止庵。望庵后有路可上，遂趋之，得一岩，僧诵经其中，乃禅岩也。登峰之路，尚在止止庵西。仍下庵前西转，登山二里许，抵峰下，从乱箐中寻登仙石。石旁峰突起，作仰企状，鹤模石在峰壁罅间，霜翎朱顶，裂纹如绘。旁路穷，有梯悬绝壁间，蹑而上，摇摇欲堕。梯穷得一岩，则张仙遗蜕也(2)。岩在峰半，觅徐仙岩，皆石壁不可通；下梯寻别道，又不可得；蹑石则峭壁无阶，投莽则深密莫辨。佣夫在前，得断磴，大呼得路。余裂衣不顾，趋就之，复不能前。日已西薄，遂以手悬棘，乱坠而下，得道已在万年宫右(3)。趋入宫，宫甚森敞。羽士迎言：“大王峰顶久不能到，惟张岩梯在。峰顶六梯及徐岩梯俱已朽坏。徐仙蜕已移入会真庙矣。”出宫右转，过会真庙。庙前大枫扶疏(4)，荫数亩，围数十抱。别羽士，归舟。

【注释】

(1)扪(mén)：执持，抚摸。

(2)遗蜕(tuì)：即尸体。道家称尸解为蜕质，后因以蜕为死的讳称。蜕，虫类脱下来的皮。

(3)万年宫：前称冲祐宫，此称万年宫，俗称武夷宫，在武彝山武彝溪口，大王峰麓，为著名的道教活动中心。近年改建为朱熹纪念馆。有宋桂两株，胸围达3.71米。

(4)扶疏：繁茂。

【译文】

随后来到架壑舟，仰面去看虚空中的小船很清晰，比先前在溪流中所见的更为全面。大藏峰的西面，这条路渐渐到头了。走向荆棘丛中摸着石壁往上走，回头俯瞰大藏峰西面的岩壁上，也架着一条小船，只是两面石崖对峙，不能去到那个地方了。忽然一条船从第二曲逆流而来，急忙下山招呼船过来。船上的人把船划过来让我上船，也是一个刚到的游客，约我返回更衣台，一同去游览一线天、虎啸岩各处胜景。经过我的船停泊的地方，一同划船顺流而下，想要登上幔亭峰，问道大王峰。抵达第一曲的水光石，约定船等在溪口，我再次登上岸，稍进去一点，到达止止庵。望见庵后有条路可以上登，于是急忙沿着路赶上去，找到一个岩洞，有僧人在洞中诵经，就是禅岩了。上登幔亭峰的路，还在止止庵的西面。仍然下到止止庵前边向西转，登山二里左右，抵达幔亭峰下，在杂乱的竹丛中寻找登仙石。登仙石旁一座山峰突起，作出仰面企盼的样子；鹤模石在山峰石壁的缝隙之间，霜一样雪白的羽毛，朱红色的头顶，天然的裂纹像画出来的。旁边的路到了头，绝壁上有悬挂的梯子，踩着梯子上登，摇摇欲坠。梯子爬完后到了一处石岩，就是张仙人遗体所在的地方了。石岩在山峰半中腰，寻找徐仙岩，全是石壁，不可以通行；爬下梯子来寻找别的路，又没能找到；要上登石岩却都是峭壁没有台阶，投身于丛莽中却又草丛深密无法辨别方向。雇来的挑夫走在前边，找到残断的石阶，

大叫找到路了。我不顾衣服被撕裂，赶到他那里去，还是不能往前走。落日已逼近西山，于是用手悬挂着荆棘，胡乱往下坠，找到路已经身在万年宫右边。快步走入万年宫，万年宫十分森严宽敞。道士迎接我说："大王峰顶很久以前就不能上去了，只有张仙岩的梯子还在。峰顶的六级梯子以及徐仙岩的梯子都已经腐烂坏掉了。徐仙人的遗体已经移到会真庙中了。"走出万年宫后向右转，路过会真庙。寺庙前边的大枫树枝叶扶疏，树荫宽达几亩地，树围要几十个人合抱。告别了道士，回到船中。

二十三日　登陆，觅换骨岩、水帘洞诸胜。命移舟十里，候于赤石街，余乃入会真观，谒武彝君及徐仙遗蜕(1)。出庙，循幔亭东麓北行二里，见幔亭峰后三峰骈立，异而问之，三姑峰也。换骨岩即在其旁，望之趋。登山里许，飞流汩然下泻。俯瞰其下，亦有危壁，泉从壁半突出，疏竹掩映，殊有佳致。然业已上登，不及返顾，遂从三姑又上半里，抵换骨岩，岩即幔亭峰后崖也。岩前有庵。从岩后悬梯两层，更登一岩。岩不甚深，而环绕山巅如叠嶂。土人新以木板循岩为室，曲直高下，随岩宛转。循岩隙攀跻而上，几至幔亭之顶，以路塞而止。返至三姑峰麓，绕出其后，复从旧路下，至前所瞰突泉处。从此越岭，即水帘洞路；从此而下，即突泉壁也。余前从上瞰，未尽其妙，至是复造其下。仰望突泉又在半壁之上，旁引水为碓，有梯架之，凿壁为沟以引泉。余循梯攀壁，至突泉下。其坳仅二丈，上下俱危壁，泉从上壁堕坳中，复从坳中溢而下堕。坳之上下四旁，无处非水，而中有一石突起可坐。坐久之，下壁循竹间路，越岭三重，从山腰约行七里，乃下坞。穿石门而上，半里，即水帘洞。危崖千仞，上突下嵌，泉从岩顶堕下。岩既雄扩，泉亦高散，千条万缕，悬空倾泻，亦大观也！其岩高矗上突，故岩下构室数重，而飞泉犹落槛外。

【注释】

(1)武彝君：武彝山因有神人武彝君所居而得名。武彝名著于汉代，相传武彝君于八月十五日上山，置幔亭，化虹桥，大会乡人宴饮。

【译文】

二十三日　登上陆地，寻找换骨岩、水帘洞诸处胜景。命令船夫把船移到十里外，在赤石街等候，我于是进入会贞观，拜谒武彝君和徐仙人的遗体。出庙来，沿着幔亭峰的东麓向北走二里，看见幔亭峰的后面三座山峰并肩而立，很是诧异，而后向人打听，是三姑峰。换骨岩就在三姑峰旁边，望着那里赶过去。登山一里左右，飞流哗哗地往下泻。俯瞰流水的峡壁，也有高险的石壁，泉水从石壁半中腰奔流出去，有稀疏的竹丛掩映着，有种特别优美的情趣。然而业已登上来，来不及返回去看，就从三姑峰又上登半里，抵达换骨岩，换骨岩就是幔亭峰后山的石崖了。石岩前有寺庵。从石岩后面高悬的两层梯子，又登上一座石岩。石岩不怎么深远，而是如重峦叠嶂一样环绕着山顶。当地人新近用木板顺着岩壁建成房屋，曲直高低，都是随着岩壁的曲折变化而变化。沿着石岩上的缝隙攀登上去，几乎来到幔亭峰的峰顶，因道路堵塞而终止。返回到三姑峰的山麓，绕到三姑峰的后面，又从原路下走，来到先前俯瞰泉水奔流出去的地方。从这里越岭，就是去水帘洞的路；从这里往下走，就是泉水奔流出去的石壁了。我先前从上面俯瞰，没有完全看到它的美妙之处，到这时又来到它的下面。仰面望去，奔流的泉水又在一半石壁的上面了，近旁引水来推动水碓，有梯子架在石壁上，石壁上凿有水沟用来引流泉水。我沿着梯子登上石壁，来到奔流的泉水下边。这里的凹地仅有二丈宽，上下都是高险的石壁，泉水从上面的石壁落入凹地中，又从凹地中溢出来往下坠落。凹地的上下和四旁，无处不是水，而中间有一块凸起的岩石可以坐在上面。坐了很久，爬下石壁沿着竹丛间的路，越过三重岭，从山腰上大约前行七里，于是下到山坞中。穿过石门往上走，半里，就到了水帘洞。险峻的石崖有千仞高，上面前突下面深嵌，泉水从石岩顶上坠落下来。石岩既雄伟宽阔，泉水又高高地散落下来，千条万缕，悬空倾泻，也是一处壮美的景观啊！这座石岩高高矗立，上面前突，故而在石岩下面构筑了几重房屋，但飞流直下的泉水还只是坠落在栏杆外面。

先在途闻睹阁寨颇奇(1)，道流指余仍旧路，越山可至。余出石门，爱坞溪之胜，误走赤石街道。途人指从此度小桥而南，亦可往。从之，登山入一隘，两山夹之，内有岩有室，题额乃“杜辖岩”，土人讹为睹阁耳。再入，又得一岩，有曲槛悬楼，望赤石街甚近。遂从旧道，三里，渡一溪，又一里，则赤石街大溪也(2)。下舟，挂帆二十里，返崇安。

【注释】

(1)途：原作“塗”，据“四库”本改。《游记》多作“塗”，通“途”，即道路。今皆作“途”。

(2)赤石街：今仍作“赤石”，在武夷山市南境，崇阳溪西岸。

【译文】

先前在途中听说睹阁寨很奇特，道士指点我仍然从原路走，翻过山就可到达。我出了石门，喜爱山坞和溪流的美景，错误地走上去赤石街的路。路上的人指点我，从这里走过小桥后往南走，也可以到达。我听从了他的话，登上山走入一处隘口，两座山夹着隘口，里面有石岩有房屋，匾额竟然题名为“杜辖岩”，是当地人错读成“睹阁”罢了。再进去，又见到一座石岩，有曲曲折折的栏杆，有高悬的楼阁，望过去赤石街很近。于是从原路前行三里，渡过一条溪流，又行一里，就到赤石街大溪了。下到船中，挂上帆行船二十里，返回崇安县城。

游庐山日记(1)江西九江府

山之阴为九江府

山之阳为南康府(2)

【题解】

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霞客溯长江水行，在九江登陆，游今江西、安徽境内的庐山、白岳山、黄山、九华山。《游庐山日记》是他这次游庐山留下来的游记。

庐山在江西省北部，为我国著名风景名胜区。徐霞客于八月十八日到九江，次日从北麓登山，同游者有族兄雷门、白夫。二十三日从南麓的开先寺别庐山。在山上五日，游遍各主要胜景。他为历险探奇，舍大道不走，取道石门涧，攀百丈梯到天池，“上攀下蹑，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为登庐山绝顶汉阳峰，“攀茅拉棘”；为考察三叠泉，“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他两游石门，绕路遍历五老峰，对很多胜景，往往从不同角度反复观赏，务求“全收其胜”。徐霞客旅游探险的精神和精细考察的方法，令人叹为观止！

戊午(3)，余同兄雷门、白夫(4)，以八月十八日至九江(5)。易小舟，沿江南入龙开河，二十里，泊李裁缝堰。登陆，五里，过西林寺，至东林寺(6)。寺当庐山之阴，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之外廓。中有大溪，自东而西(7)，驿路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孔道(8)。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规模甚大，正殿夷毁，右为三笑堂。

【注释】

(1)庐山：位于江西省北部，长约二十五公里，宽约十公里，略呈椭圆形。高踞长江南岸，可东瞰鄱阳湖，为我国著名风景胜地。山上多巉崖峭壁，奇花异树，云雾变幻不定，气候凉爽宜人。尤以水胜，多飞瀑、溪涧，亦有深潭、平湖。山上建有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馆、文化宫、疗养院等，并有环山公路联系各风景点，交通颇便。

(2)山之阴为九江府，山之阳为南康府：乾隆本无。此话正确反映了明代庐山的隶属关系，据叶廷甲本补。

(3)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

(4)雷门：名应震，霞客族兄，与霞客同岁，曾任兵马司指挥，能诗善游。

(5)九江：明为九江府，治德化，即今江西九江市。位于长江南岸，南至庐山仅36公里，有登山公路可直达山上旅游中心牯岭镇。

(6)东林寺：在庐山西北麓，东晋高僧慧远创建，为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唐代高僧鉴真曾到过东林寺。现虎溪桥、三笑堂等皆能看到。西林寺：距东林寺不远，尚存一座唐代六面七层古塔。

(7)自东而西："东"，"四库"本同。叶本、丁本作"南"。

(8)建昌：明为县，隶南康府，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的艾城。

【译文】

戊午年，我同兄长雷门、白夫，在八月十八日来到九江府。换乘小船，沿着长江向南进入龙开河，行船二十里，停泊在李裁缝堰。登上陆地，前行五里，经过西林寺，来到东林寺。东林寺位于庐山的北面，向南面对庐山，北面背靠东林山。东林山不太高，是庐山的外围。中间有一条大溪，自东往西流，驿马通行的大路隔在山与溪流之间，是九江府到建昌县的交通要道。东林寺前边面临溪流，进入山门是虎溪桥，规模非常大，正殿毁坏成了平地，右边是三笑堂。

十九日　出寺，循山麓西南行。五里，越广济桥，始舍官道，沿溪东向行。又二里，溪回山合，雾色霏霏如雨。一人立溪口，问之，由此东上为天池大道，南转登石门，为天池寺之侧径。余稔知石门之奇，路险莫能上，遂请其人为导，约二兄径至天池相待。遂南渡小溪

二重，过报国寺，从碧条香蔼中攀陟五里(1)，仰见浓雾中双石屼立(2)，即石门也。一路由石隙而入，复有二石峰对峙。路宛转峰罅，下瞰绝涧诸峰，在铁船峰旁，俱从涧底矗耸直上，离立咫尺(3)，争雄竞秀，而层烟叠翠，澄映四外。其下喷雪奔雷，腾空震荡，耳目为之狂喜。门内对峰倚壁，都结层楼危阙。徽人邹昌明、毕贯之新建精庐(4)，僧容成焚修其间。从庵后小径，复出石门一重，俱从石崖上，上攀下蹑，磴穷则挽藤，藤绝置木梯以上。如是二里，至狮子岩。岩下有静室。越岭，路颇平。再上里许，得大道，即自郡城南来者。历级而登，殿已当前，以雾故犹不辨。逼之，而朱楹彩栋，则天池寺也(5)，盖毁而新建者。由右庑侧登聚仙亭(6)，亭前一崖突出，下临无地，曰文殊台。出寺，由大道左登披霞亭。亭侧岐路东上山脊，行三里。由此再东二里，为大林寺；由此北折而西，曰白鹿升仙台(7)；北折而东，曰佛手岩(8)。升仙台三面壁立，四旁多乔松，高帝御制《周颠仙庙碑》在其顶，石亭覆之，制甚古。佛手岩穹然轩峙，深可五六丈，岩端石歧横出，故称“佛手”。循岩侧庵右行，崖石两层，突出深坞，上平下仄，访仙台遗址也。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9)。竹林为匡庐幻境(10)，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11)，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三山(12)，何论竹林？还出佛手岩，由大路东抵大林寺。寺四面峰环，前抱一溪。溪上树大三人围，非桧非杉，枝头着子累累，传为宝树，来自西域，向有二株，为风雨拔去其一矣(13)。

【注释】

(1)陟(zhì)：登高。

(2)屼(wù)立：高耸秃立。

(3)咫(zhǐ)尺：距离很近。咫，古代称八寸为咫。

(4)精庐：旧时书斋、学舍、集生徒讲学的地方皆称精庐或精舍。后亦用以称僧道居住或讲道说法的地方，成为寺院的异名。

(5)天池寺：明代又改名护国寺，覆以铁瓦，受到特别尊崇，日军占领时

被毁。即今庐山大天池。山上有一方池，池水终年不涸。池旁长亭即为天池寺原址，附近还有天池塔、天心台等遗迹，寺西平台即文殊台。

(6)庑(wǔ)：堂下周围的廊屋。

(7)白鹿升仙台：今名御碑亭，在仙人洞西北锦绣峰上，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石碑今存，高约四米，覆以石亭。

(8)佛手岩：岩石参差，像人手伸出，因名。中有“一滴泉”，终年滴水不断。清代为道士主持，改祀吕洞宾，因改称仙人洞。至今仍称仙人洞。

(9)竹林寺：仅有竹林小径称“仙路”，石上刻“竹林寺”三字，但四周无寺，此即传说中的“竹林隐寺”。

(10)匡庐：即庐山。相传周时有匡氏兄弟七人在山上隐居，周威烈王派使者来访，匡氏兄弟早已离去，仅存所住草庐，故名匡庐，又称庐山或匡山。

(11)钟梵声：佛寺敲钟敬佛诵经的声音。

(12)海上三山：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以黄金、白银为宫阙，亦称三岛。因山形似壶，故又名三壶，即方壶、蓬壶、瀛壶。此处泛指虚幻缥缈的仙景。

(13)“溪上树大”数句：古树今存，俗称三宝树。孔雀杉二株，笔立于众树之上，高约四十米；银杏一株，枝丫伸得低而宽。旁边石上有刻记：“晋僧昙诜手植婆罗宝树。”

【译文】

十九日　走出东林寺，沿着山麓往西南行。行五里，跨过广济桥，开始放弃官府修筑的大道，沿着溪流向东行。又行二里，溪流回绕，山峦四合，浓雾如霏霏细雨。一个人站在溪口，向他问路，由此地往东上走是去天池的大道，向南转登上石门，是去天池寺侧面的小径。我熟知石门的奇特之处，道路艰险不能上去，于是请这个人为我领路，与二位兄长约好走小径到天池寺相等。于是向南渡过两条小溪，路过报国寺，从绿树香雾中攀登五里，仰面看见浓雾中两块石崖直立着，这就是石门了。一路上从石缝中进去，又有两座石峰对峙着。道路在石峰的缺口中弯弯转转地走，向下俯瞰极深处的山涧和群

峰，在铁船峰附近，都是从山涧底矗立高耸，直上云天，成排并立，相隔咫尺，争雄竞秀，而层层烟波，重峦叠翠，澄碧掩映在外围的四面。石门下边雪花喷溅，奔流如雷，翻腾在空中，震荡山谷，眼睛耳朵因为如此壮美的景象而狂喜。石门内面对山峰背靠绝壁，都建筑了层层高楼和高高的双阙。徽州人邹昌明、毕贯新建的精舍，僧人容成在庵中焚香修行。从庵后的小径，又走出一重石门，都是在石崖的上面，向上攀往下踩，台阶完了就拉着藤条走，藤条没有了就放置木梯上爬。如此走了二里路，来到狮子岩。狮子岩下面有静室。翻越山岭，路很平缓。再上走一里左右，遇见大道，就是从府城往南来的路。经过石阶上登，大殿已位于前方，因为有雾没有辨认出来。逼近大殿后，只见朱红色的柱子和彩绘的栋梁，这便是天池寺了，大概是被毁后新建成的。由右边的廊庑侧边登上聚仙亭，亭子前方一座石崖前突出去，下临高空，不见地面，叫做文殊台。出寺后，由大道左侧登上披霞亭。从亭子侧边的岔路向东走上山脊，前行三里。由此地再往东走二里，是大林寺；由此地往北走再折向西，叫白鹿升仙台；往北走后折向东，叫佛手岩。白鹿升仙台三面石壁矗立，四旁有很多高大的松树，高皇帝朱元璋御制的《周颠仙庙碑》在白鹿升仙台顶上，有石亭子覆盖着石碑，形制十分古朴。佛手岩高高地穹隆耸峙着，大约五六丈深，石岩前端的岩石分岔横着伸出来，所以称为“佛手”。沿着佛手岩侧面的寺庵向右走，两层石崖从深深的食物中突出来，上层平坦，下层狭窄，是访仙台的遗址了。访仙台遗址后面的岩石上写着“竹林寺”三个字。竹林寺是庐山中的虚幻之境，可望而不可即；访仙台前方的风雨中，时时听到有钟磬声和诵经的声音，所以用这里来充当竹林寺。此时正好云雾弥漫，即便是山坞中的景色也像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何必再说成是竹林寺呢？回来走到佛手岩，经由大路向东抵达大林寺。大林寺四面山峰环绕，前方围抱着一条溪流。溪流岸上的大树要三个人围抱，不是桧柏也不是杉树，枝头结着累累的子实，相传是棵宝树，来自西域，从前有两棵，被风雨拔掉其中的一棵了。

二十日　晨雾尽收。出天池，趋文殊台。四壁万仞，俯视铁船峰，正可飞舄(1)。山北诸山，伏如聚蝼(2)。匡湖洋洋山麓，长江带之，远及天际。因再为石门游，三里，度昨所过险处，至则容成方持贝叶出迎(3)，喜甚，导余历览诸峰。上至神龙宫右，折而下，入神龙宫。奔涧鸣雷，松竹荫映，山峡中奥寂境也。循旧路抵天池下，从歧径东南行十里，升降于层峰幽涧；无径不竹，无阴不松，则金竹坪也。诸峰隐护，幽倍天池，旷则逊之。复南三里，登莲花峰侧，雾复大作。是峰为天池案山，在金竹坪则左翼也。峰顶丛石嶙峋，雾隙中时作窥人态，以雾不及登。

【注释】

(1)飞舄(xì)：指神仙来去。舄，古代一种复底鞋。

(2)蝼：“蚁”的本字。

(3)贝叶：即贝多树叶。形如棕榈，产于印度，云南西双版纳也有。其叶可当纸，佛教徒常用以写经，故亦称佛经为贝叶。

【译文】

二十日　早晨，雾气全部收敛起来。出了天池寺，赶到文殊台去。四面的绝壁有万仞高，俯瞰铁船峰，正可以凌空飞过去。山北面的群山，如聚集在一起的蚂蚁一样低伏着。鄱阳湖浩浩渺渺荡漾在山麓，长江像一条带子一样横在庐山前方，远到天边。于是再次去游石门，前行三里，越过昨天走过的险要处，来到时就见容成正好拿着佛经出门来迎接，高兴极了，引导我一一游览了各处的山峰。上到神龙宫右侧，折向下走，进入神龙宫。奔流的山涧声如雷鸣，松竹浓荫掩映，真是深山峡谷中隐秘寂静的地方啊！顺着原路来到天池寺下方，从岔开的小径往东南行十里，在层层山峰和幽深的山涧之间上上下下；没有哪条路上没有竹丛，无处不是浓荫的松树，这就是金竹坪了。群峰隐蔽围护着，比天池寺幽深一倍，空旷之处却略逊于天池寺。再向南三里，登上莲花峰的侧面，浓雾又四处弥漫。这座山峰是

天池寺的案山，对金竹坪来说就是左翼了。峰顶上是丛生嶙峋的岩石，在浓雾的空隙中走出窥视人的姿态，因为有雾来不及登上去。

越岭东向二里，至仰天坪，因谋尽汉阳之胜。汉阳为庐山最高顶，此坪则为僧庐之最高者。坪之阴，水俱北流从九江；其阳(1)，水俱南下属南康(2)。余疑坪去汉阳当不远，僧言中隔桃花峰，尚有十里遥。出寺，雾渐解。从山坞西南行，循桃花峰东转，过晒谷石，越岭南下，复上则汉阳峰也。先是遇一僧，谓峰顶无可托宿，宜投慧灯僧舍，因指以路。未至峰顶二里，落照盈山，遂如僧言，东向越岭，转而西南，即汉阳峰之阳也。一径循山，重嶂幽寂，非复人世。里许，蓊然竹丛中得一龛(3)，有僧短发覆额，破衲赤足者(4)，即慧灯也，方挑水磨腐。竹内僧三四人，衣履揖客，皆慕灯远来者。复有赤脚短发僧从崖间下，问之，乃云南鸡足山僧。灯有徒，结茅于内，其僧历悬崖访之，方返耳。余即拉一僧为导，攀援半里，至其所。石壁峭削，悬梯以度，一茅如慧灯龛。僧本山下民家，亦以慕灯居此。至是而上仰汉阳，下俯绝壁，与世隔隔矣。暝色已合，归宿灯龛。灯煮腐相饷，前指路僧亦至。灯半月一腐，必自己出，必遍及其徒。徒亦自至，来僧其一也。

【注释】

(1)阴、阳：古人习惯称山的北面为阴，南面为阳。相反，水的南面称阴，北面称阳。

(2)南康：明为府，治星子，即今江西星子县。

(3)龛(kān)：供有佛像的小屋。

(4)衲(nà)：原意为缝补。但僧徒的衣服常用许多碎布补缀而成，因以“衲”为僧衣的代称。

【译文】

越过山岭向东走二里，到达仰天坪，因而打算把汉阳峰的美景看完。汉阳峰是庐山最高的山顶，这个仰天坪是僧舍所在的最高处。仰

天坪的北面，水流都是往北流，归属于九江府；仰天坪的南面，水流都是向南下流，隶属于南康府。我怀疑仰天坪距离汉阳峰应该不远，和尚说，中间隔着桃花峰，还有十里路之遥。出寺来，雾气渐渐散开。从山坞中往西南行，沿着桃花峰向东转，路过晒谷石，越岭往南下走，再上去就是汉阳峰了。这之前遇见一个和尚，说是峰顶无处可以投宿，应该到慧灯和尚的僧舍中投宿，并指示了道路。还没到峰顶二里处，落日余晖照遍群山，于是按照和尚所说的，向东越岭，转向西南，就到了汉阳峰的南面了。一条小径沿着山走，层峦叠嶂，幽深寂静，不再是人间。走了一里左右，蓊郁的竹丛中见到一座佛龛，有个短发盖到额头、僧衣破旧、光着脚的和尚，就是慧灯了，正在挑水磨豆腐。竹林里面有三四个僧人，衣服鞋子整齐地对着客人作揖，全是仰慕慧灯远道而来的和尚。又有一个赤脚短发的僧人从石崖中下来，向他问候，是云南鸡足山的僧人。慧灯有徒弟，在山里建了茅屋，这个僧人翻越悬崖去拜访他，刚好返回来。我随即拉住一个僧人作为向导，攀援了半里路，来到慧灯徒弟的住所。石壁峭拔陡削，悬挂着梯子得以翻越上去，一间茅屋像慧灯的佛龛。这位僧人本来是山下百姓，也是由于仰慕慧灯住在此地。来到这里后，向上仰面看汉阳峰，向下俯瞰绝壁，与人世远隔了。夜幕已经降临，回来住在慧灯的佛龛中。慧灯煮豆腐来款待，先前之路的和尚也来到了。慧灯半个月磨一次豆腐，必定要自己做出来，必定要遍及他的徒弟们。徒弟们也就自己来，来的和尚就是其中之一了。

二十一日　别灯，从龛后小径直跻汉阳峰(1)。攀茅拉棘，二里，至峰顶。南瞰鄱湖，水天浩荡。东瞻湖口(2)，西盼建昌，诸山历历，无不俯首失恃。惟北面之桃花峰，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3)。下山二里，循旧路，向五老峰。汉阳、五老，俱匡庐南面之山，如两角相向，而犁头尖界于中，退于后，故两峰相望甚近。而路必仍至金竹坪，绕犁头尖后，出其左胁，北转始达五老峰，自汉阳计之，且三十里。余始至岭角，望峰顶坦夷，莫详五老面目。及至峰顶，风高水绝，寂无居者。因遍历五老峰，始知是山之阴，一冈连属；阳则

山从绝顶平剖，列为五枝，凭空下坠者万仞，外无重冈叠嶂之蔽，际目甚宽(4)。然彼此相望，则五峰排列自掩，一览不能兼收；惟登一峰，则两旁无底。峰峰各奇不少让，真雄旷之极观也！

【注释】

(1)汉阳峰：为区别于附近的小汉阳峰，通称大汉阳峰。为庐山最高峰，海拔1474米。峰顶有石砌的汉阳台。

(2)湖口：明为县。隶九江府，即今江西湖口县。

(3)铮铮比肩，然昂霄逼汉，此其最矣：此句“四库”本作“峥峥比肩然昂霄逼汉逊此一筹”。

(4)际目：视野。

【译文】

二十一日　辞别慧灯，从佛龛后面的小径一直上登汉阳峰。抓着茅草拉着荆棘，前行二里，来到峰顶。向南俯瞰鄱阳湖，水天一色，浩浩荡荡。向东远眺湖口，往西遥看建昌县境内，群山历历在目，无不低下了头，失去了依靠。唯有北面的桃花峰，铮铮出众，并肩而立。然而昂首抬头逼近霄汉的，这座山峰是其中最高的了。下山二里，顺着原路走向五老峰。汉阳峰、五老峰都是庐山南面的山，像两只犄角对面相向，可犁头尖介于两座山峰中间，退在后面，所以两座山峰互相看起来很近。然而道路必须仍然来到金竹坪，绕到犁头尖后面，出到犁头尖左侧，向北转才能到达五老峰，自汉阳峰计算里程，将近三十里。我刚来到岭角时，远望峰顶很平坦，不熟悉五老峰的面貌。到来到峰顶后，山风猛烈，溪水绝迹，空寂无人居住。于是游遍了五老峰，才知道这座山的北面有一座山冈连接着，南面则是整座山从绝顶平剖开来，成为并列的五座支峰，凌空下坠万仞，外围没有层峦叠嶂的遮拦，视野非常开阔。然而彼此互相望过去，则是五座山峰并排排列自己挡住了，一眼望过去不能兼及五座山峰；唯有登上一座山峰，只见两旁没有底。一座座山峰各有奇丽之处，互相没有多少逊

色之处，真是雄壮开阔的极致景观了！

仍下二里，至岭角。北行山坞中，里许，入方广寺，为五老新刹(1)。僧知觉甚稔三叠之胜(2)，言道路极艰，促余速行。北行一里，路穷，渡涧。随涧东西行，鸣流下注乱石，两山夹之，丛竹修枝，郁葱上下，时时仰见飞石，突缀其间，转入转佳。既而涧旁路亦穷，从涧中乱石行，圆者滑足，尖者刺履。如是三里，得绿水潭。一泓深碧，怒流倾泻于上，流者喷雪，停者毓黛(3)。又里许，为大绿水潭。水势至此将堕，大倍之，怒亦益甚。潭前峭壁乱耸，回互逼立，下瞰无底，但闻轰雷倒峡之声，心怖目眩，泉不知从何坠去也。于是涧中路亦穷，乃西向登峰。峰前石台鹊起，四瞰层壁，阴森逼侧。泉为所蔽，不得见，必至对面峭壁间，方能全收其胜。乃循山冈，从北东转。二里，出对崖，下瞰，则一级、二级、三级之泉，始依次悉见。其坞中一壁，有洞如门者二，僧辄指为竹林寺门云。顷之，北风自湖口吹上，寒生粟起，急返旧路，至绿水潭。详观之，上有洞翕然下坠(4)。僧引入其中，曰："此亦竹林寺三门之一。"然洞本石罅夹起，内横通如"十"字，南北通明，西入似无底止。出，溯溪而行，抵方广，已昏黑。

【注释】

(1)刹(chà)：梵语"刹多罗"的省音译，原为佛塔顶部的装饰，亦称相轮，后则通称佛寺为刹。

(2)三叠之胜：即今三叠泉瀑布。在庐山东谷会仙亭旁，泉下即观音洞，洞下即绿水潭，潭畔崖上刻"竹影疑踪"。

(3)毓：同"育"，生。黛(dài)：深青色。

(4)翕(xī)：敛缩。

【译文】

仍然下山二里，来到岭角。向北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左右，进入方广寺，是五老峰新建的佛寺。僧人知觉十分熟悉三叠泉瀑布的优美

之处，说道路极为艰难，催促我赶快上路。往北行一里，路断了，渡过山涧。顺着山涧的东岸往西行，哗哗有声的流水往下注入乱石中，两面的山夹着山涧，竹丛修长的枝叶，郁郁葱葱，上上下下，时时仰面看见飞空的岩石，突立点缀在山间，越进去景色越秀丽。继而山涧旁的道路也断了，从山涧中的乱石间前行，圆的石头脚会滑，尖的会刺穿鞋子。如此走了三里路，走到绿水潭。一潭清水渊深碧绿，狂怒的水流倾泻在上方，流动的水如雪花喷溅，停积的水泛着青黑色。又走一里左右，是大绿水潭。水流到这里即将下坠，水面比绿水潭大一倍，水势的汹涌也愈发厉害。潭水前的峭壁杂乱地耸立着，回绕矗立，互相逼近，向下俯瞰，没有底，只听见流水倾泻进峡谷中雷鸣般轰响的声音，心惊目眩，泉水不知从哪里下坠流去了。到这里山涧中的路也断了，只好向西上登山峰。山峰前突起一座石台，四面俯瞰是层层石壁，阴森狭窄。泉水被石崖遮住了，不能看见，必须去到对面的峭壁上，才能尽收全部美景。于是沿着山冈从北面向东转。行二里，来到对面的山崖上，向下俯瞰，则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的泉水，才得以依次全部看见。山坞中的一座崖壁上，有两个像门一样大的洞口，知觉和尚就指认为是竹林寺的大门。顷刻间，北风从湖口吹上山来，生出寒意，颤抖起来，急忙从原路返回，来到绿水潭。详细观察周围，上面有个洞，收敛着向下坠。知觉和尚领我进入洞中，说："这也是竹林寺的三道门之一。"然而山洞本来是石缝夹起来形成的，里面横向相通如同一个"十"字，南北两面通明透亮，西面进去似乎没有止境。出洞来，溯溪流走，抵达方广寺，天已昏黑。

二十二日　出寺，南渡溪，抵犁头尖之阳。东转下山，十里，至楞伽院侧。遥望山左胁，一瀑从空飞坠，环映青紫，夭矫滉漾(1)，亦一雄观。五里，过栖贤寺，山势至此始就平。以急于三峡涧，未之入。里许，至三峡涧。涧石夹立成峡，怒流冲激而来，为峡所束，回奔倒涌，轰振山谷。桥悬两岩石上，俯瞰深峡中，迸珠戛玉(2)。过桥，从歧路东向，越岭趋白鹿洞。路皆出五老峰之阳，山田高下，点错民居。横历坡陀(3)，仰望排嶂者三里，直入峰下，为白鹤观。又东

北行三里，抵白鹿洞(4)，亦五老峰前一山坞也。环山带溪，乔松错落。出洞，由大道行，为开先道。盖庐山形势，犁头尖居中而少逊，栖贤寺实中处焉；五老左突，下即白鹿洞；右峙者，则鹤鸣峰也，开先寺当其前。于是西向循山，横过白鹿、栖贤之大道，十五里，经万松寺，陟一岭而下，山寺巍然南向者，则开先寺也(5)。从殿后登楼眺瀑，一缕垂垂，尚在五里外，半为山树所翳，倾泻之势，不及楞伽道中所见。惟双剑崭崭众峰间，有芙蓉插天之态；香炉一峰，直山头圆阜耳。从楼侧西下壑，涧流铿然泻出峡石，即瀑布下流也。瀑布至此，反隐不复见，而峡水汇为龙潭，澄映心目。坐石久之，四山暝色，返宿于殿西之鹤峰堂。

【注释】

(1)夭矫：屈曲而有气势的样子。

(2)迸珠戛(jiá)玉：形如珠溅射，声如击玉响。迸，溅射。戛，打击。

(3)坡陀(tuó)：不平坦。坡，一作“陂”，山旁称坡。陀，岩际称陀。

(4)白鹿洞：唐代江州刺史李渤曾在这里读书，并随身养一白鹿，因此得名白鹿洞。宋代设书院，与睢阳、嵩阳、岳麓并名，为当时著名的书院。朱熹知南康军，也在这里聚徒讲学。历代屡有修建。

(5)开先寺：在庐山南麓鹤鸣峰下，创建于南唐。1707年康熙敕书“秀峰寺”，因改名。新中国建立前遭破坏。近年重建了漱玉亭、碑亭等，历代名人碑刻甚多。

【译文】

二十二日　走出方广寺，向南渡过溪流，抵达犁头尖的南面。转向东下山，走了十里，来到楞伽院侧边。遥望山的左侧，一条瀑布从空中飞坠下来，映照着青紫色的彩环，水势屈曲浩大，也是一处雄壮的景观。再走五里，路过栖贤寺，山势到这里开始趋向平缓。因为急于去三峡涧，没进入寺中。走了一里左右，到达三峡涧。三峡涧是石崖夹立形成峡谷，奔涌的水流冲激而来，被山峡约束，回旋奔流，倒

卷汹涌，轰鸣声震动山谷。一座桥高悬在两面的岩石上，俯瞰深深的峡谷中，似珍珠迸溅，水声如玉佩相击。过桥来，从岔路向东走，翻越山岭赶去白鹿洞。道路都是经过五老峰的南面，山间的田地高低不一，点点民居错落山间。横向走过山坡，抬头望着成排的上方前行了三里，直接进到山峰下，是白鹤观。又往东北行三里，到达白鹿洞，这里也是五老峰前的一个山坞。山前环绕的溪流像一条带子，高大的松树错落其间。出洞后，由大道走，是去开先寺的路。大体上庐山的地形，犁头尖居于中间又稍稍退进去一点，栖贤寺实际上位于正中；五老峰左边前突，山下就是白鹿洞；右边高高屹立的，就是鹤鸣峰了，开先寺位于山前。从这里向西沿着山走，是横着经过白鹿洞、栖贤寺的大道，十五里后，经过万松寺，登上一座岭后往下走，山中一座巍然面向南方的寺院，就是开先寺了。从大殿后面登上楼远眺瀑布，一条线一样垂下来，还在五里路开外，有一半被山间的树丛遮住了，倾泻的水势，赶不上在去楞伽院的路上看见的。只有双剑峰崭然耸立在群峰之间，有着芙蓉插在天上的姿态；那一座香炉峰，只是山头上圆圆的土阜罢了。从楼的侧边向西下到壑谷中，山涧中的流水声音清脆悦耳地从山峡岩石间流出去，这就是瀑布的下游了。到了此地，瀑布反而隐藏起来，不再看得见，而峡中的水汇积成龙潭，澄澈映照，赏心悦目。坐在石头上很长时间，四面群山暮色降临，回来住在大殿西边的鹤峰堂内。

二十三日　由寺后侧径登山。越涧盘岭，宛转山半。隔峰复见一瀑，并挂瀑布之东，即马尾泉也。五里，攀一尖峰，绝顶为文殊台。孤峰拔起，四望无倚，顶有文殊塔。对崖削立万仞，瀑布轰轰下坠，与台仅隔一涧，自巅至底，一目殆无不尽。不登此台，不悉此瀑之胜。下台，循山冈西北溯溪，即瀑布上流也。一径忽入，山回谷抱，则黄岩寺据双剑峰下。越涧再上，得黄石岩。岩石飞突，平覆如砥。岩侧茅阁方丈，幽雅出尘。阁外修竹数竿，拂群峰而上，与山花霜叶，映配峰际。鄱湖一点(1)，正当窗牖。纵步溪石间，观断崖夹壁之胜。仍饭开先，遂别去。

【注释】

(1)鄱湖：为鄱阳湖的省称。鄱阳湖现有面积3976平方公里，湖面海拔21米，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译文】

二十三日　由开先寺后面侧边的小径登山。越过山涧绕过山岭，在半山腰弯弯转转地走。隔着山峰又看见一条瀑布，并排悬挂在三叠泉瀑布的东面，那就是马尾泉了。走了五里，攀登一座尖峰，绝顶上是文殊台。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四面没有依托，峰顶上有文殊塔。对面的石崖陡削壁立，高达万仞，瀑布轰轰响着向下坠落，与文殊台仅隔着一条山涧，自崖顶到崖底，一眼几乎无处看不完全。不登上这个文殊台，不会全面看到这个瀑布美景。走下文殊台，沿着山冈往西北溯溪流前行，就是瀑布的上游了。沿一条小径进去，忽然山峰回绕围抱着山谷，就见黄岩寺背靠在双剑峰下。越过涧水再上登，到达黄石岩。黄石岩上的岩石飞空前突，平平地下覆着像磨刀石。石岩侧边的茅草盖顶的楼阁有一丈见方，幽雅脱出尘世。楼阁外边有几根修长的竹子，在群峰之上轻轻摇动着，与山花和凝霜的树叶，在山峰之间互相掩映媲美。鄱阳湖的一点波光，正对着窗户。放开步子在溪流和山石间，观看断崖绝壁的优美景致。仍然在开先寺吃饭，于是告别离去。

游黄山日记后

【题解】

《游黄山日记后》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徐霞客重游黄山的游记。

这年徐霞客游庐山和白岳山后，于九月初四日由汤口上黄山，仍从南往北经硃砂庵、石门、文殊院、平天矼、石笋矼，至狮子林，折往东南观牌楼石，登仙灯洞，过丞相原、九龙潭，初六日经苦竹滩向太平县。后来往北就近游九华山，惜未见游记。

徐霞客此行勇敢地登上了天都峰和莲花峰，详记了他历险登顶的经过。天都、莲花两峰的高低，旧时向无定论，诸书多谓天都高于莲花。徐霞客通过自己的考察，明确指出莲花峰是黄山的最高峰，与今天测量的结果完全一致。

戊午九月初三日(1)　出白岳榔梅庵，至桃源桥。从小桥右下，陡甚，即旧向黄山路也。七十里，宿江村。

【注释】

(1)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

【译文】

戊午年九月初三日　走出白岳山榔梅庵，来到桃源桥。从小桥右边下山，陡极了，这就是旧时走向黄山的路了。行七十里后，住宿在江村。

初四日　十五里，至汤口。五里，至汤寺，浴于汤池。扶杖望硃砂庵而登。十里，上黄泥冈。向时云里诸峰，渐渐透出，亦渐渐落吾

杖底。转入石门(1)，越天都之胁而下，则天都、莲花二顶，俱秀出天半。路旁一岐东上，乃昔所未至者，遂前趋直上，几达天都侧。复北上，行石罅中。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之。下瞰峭壑阴森，枫松相间，五色纷披，灿若图绣。因念黄山当生平奇览，而有奇若此，前未一探，兹游快且愧矣！

【注释】

(1)石门：应指今云巢洞。清人王灼《黄山纪游》载："有巨石当路，而中空如门，累石为磴，其间可数十级，题之曰'云巢'。"

【译文】

初四日　行十五里，到达汤口。行五里，来到温泉所在的祥符寺，在热水池中沐浴。手拄拐杖望着硃砂庵上登。行十里，走上黄泥冈。原先在云雾里的群峰，渐渐露了出来，也渐渐落在我的拐杖下面。转进石门，越过天都峰的侧面往下走，就见天都峰、莲花峰的两座峰顶，都秀美地出现在半空中。路旁有一条岔路向东上走，是从前我没有来到过的地方，于是一直向前快步上登，几乎到达天都峰的侧面。又向北上登，前行在石缝中。石峰一片片地夹住道路耸起；道路弯弯转转地走在石峰间，阻塞的地方被凿开，陡峻的地方修建了石阶，断开的地方架了木桥通过去，高悬的地方放置了梯子把道路连接起来。向下俯瞰，陡峭的壑谷阴森森的，枫树和松树相间，五彩缤纷地散布着，灿烂得像图画和锦绣一样。因而想到黄山应该是我一生中游览过的奇异景观，可是还有如此奇异的景观，上一次没有来探寻过，这一次重游既痛快又惭愧呀！

时夫仆俱阻险行后，余亦停弗上；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往。既登峰头，一庵翼然，为文殊院(1)，亦余昔年欲登未登者。左天都，右莲花，背倚玉屏风，两峰秀色，俱可手擥(2)。四顾奇峰错列，众壑纵横，真黄山绝胜处！非再至，焉知其奇若此？遇游僧澄源至，兴甚

涌。时已过午，奴辈适至。立庵前，指点两峰。庵僧谓："天都虽近而无路(3)，莲花可登而路遥。只宜近盼天都，明日登莲顶。"余不从，决意游天都，挟澄源、奴子仍下峡路。至天都侧，从流石蛇行而上。攀草牵棘，石块丛起则历块，石崖侧削则援崖。每至手足无可着处，澄源必先登垂接。每念上既如此，下何以堪？终亦不顾。历险数次，遂达峰顶。惟一石顶壁起犹数十丈，澄源寻视其侧，得级，挟予以登。万峰无不下伏，独莲花与抗耳。时浓雾半作半止，每一阵至，则对面不见。眺莲花诸峰，多在雾中。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予越其右，则雾出于左。其松犹有曲挺纵横者；柏虽大干如臂，无不平贴石上，如苔藓然。山高风巨，雾气去来无定。下盼诸峰，时出为碧峤(4)，时没为银海。再眺山下，则日光晶晶，别一区宇也。日渐暮，遂前其足，手向后据地，坐而下脱。至险绝处，澄源并肩手相接。度险，下至山坳，暝色已合。复从峡度栈以上(5)，止文殊院。

【注释】

(1)文殊院：在天都、莲花两峰间，左有狮石，右有象石，后毁于火。今在原址建宾馆，名玉屏楼。

(2)擥(lǎn)：同"揽"，持，握。

(3)天都：天都峰，海拔1810米。峰顶有一巨石耸立，高数十丈，有石级可登。顶部略呈长方形，长约十步，宽约五步，刻有"登峰造极"四字。

(4)峤(jiào)：尖而高的山。

(5)栈(zhàn)：即栈道。在峭岩陡壁上，傍山凿孔、架木连阁修成的道路，又称阁道。

【译文】

这时脚夫和仆人都因为山路险阻走在后面，我也停下来没有上走；可是一路上奇异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吸引着我独自一人前往。登上峰头后，一座寺庵像翅膀一样展开，是文殊院，也是我前年想登却

没有登上去的地方。左边是天都峰，右边是莲花峰，背靠玉屏峰，两座山峰的秀丽景色，都可以用手拿过来。四面环顾，奇峰错杂排列，众多的壑谷纵横交错，真是黄山景色绝妙之处！不是再次来到，哪里能知道黄山景色的奇妙竟然如此？遇见云游僧人澄源到来，兴致十分高涨。此时已经过了中午，奴仆们恰好来到了。站立在庵前，指着两座山峰点评。庵中的僧人说："天都峰虽然近一些，但没有路；莲花峰可以登上去，可路程遥远。只适合从近处看一看天都峰，明天去登莲花峰顶。"我不听，决意去游览天都峰,便拉着澄源、仆人仍然从峡谷中的路下来。来到天都峰侧面，从流动的砾石间像蛇一样向上爬行。抓住草丛拉着荆棘，石块成堆竖起就跨越石块，石崖侧立陡削就攀越石崖。每到手足无处可以附着的地方，澄源必定先登上去垂下手来接我。每每想到上登已经如此艰难，下山又怎么办呢？最终也顾不上了。经过几次历险，终于到达峰顶。顶上只有一块几十丈高的岩石墙壁一样耸起，澄源在岩石侧面观察寻找，找到石阶，拉着我登上去。万座山峰无不低伏在下方，唯独莲花峰能与它相抗衡罢了。此时浓雾半隐半现，每有一阵浓雾飘来，就对面都看不见。眺望莲花峰各座山峰，多半在雾中。唯独在天都峰上，我到浓雾前边，浓雾移动到我的后边；我穿越到浓雾的右边，那浓雾就出现在我的左边。峰顶上还有松树，或弯曲，或挺拔，纵横交错；柏树的树干虽然大如手臂，无不平平地贴在岩石上，如苔藓一样。山高风大，雾气来去不定。向下看群峰，有时现出苍翠的山尖，有时被银色的云海淹没。再远眺山下，渐渐阳光亮晶晶的，另成一个世界了。天色渐渐昏黑，于是把双脚放在前面，双手在后面撑着地，坐着往下滑落。到了极危险的地方，澄源便肩手并用地接着我。越过险境，下到山坳中，夜色已经降临。再从峡谷中越过栈道往上走，住在文殊院。

初五日　平明，从天都峰坳中北下二里，石壁岈然。其下莲花洞正与前坑石笋对峙，一坞幽然。别澄源，下山至前歧路侧，向莲花峰而趋。一路沿危壁西行，凡再降升，将下百步云梯，有路可直跻莲花峰(1)。既陟而磴绝，疑而复下。隔峰一僧高呼曰："此正莲花道

也！”乃从石坡侧度石隙。径小而峻，峰顶皆巨石鼎峙，中空如室。从其中叠级直上，级穷洞转，屈曲奇诡，如下上楼阁中，忘其峻出天表也。一里，得茅庐，倚石罅中。方徘徊欲升，则前呼道之僧至矣。僧号凌虚，结茅于此者，遂与把臂陟顶。顶上一石，悬隔二丈，僧取梯以度。其巅廓然，四望空碧，即天都亦俯首矣。盖是峰居黄山之中，独出诸峰上，四面岩壁环耸，遇朝阳霁色，鲜映层发，令人狂叫欲舞。

【注释】

(1)莲花峰：为黄山最高峰，海拔1860米。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为黄山三大主峰。

【译文】

初五日　天明时，从天都峰下的山坳中往北下行二里，石壁深邃。石壁下面的莲花洞正好与前面坑谷中的石笋矼对峙，一个山坞十分幽静。辞别澄源，下山来到前边的岔路侧边，向着莲花峰赶过去。一路上沿着高险的石壁往西行，共下降上升了两次，即将下到百步云梯，有条路可以直接上登莲花峰。上登之后石阶断了，心中疑惑便又往下走。一个僧人隔着山峰高声呼叫道：“这正是去莲花峰的路啊！”于是从石坡的侧面穿过石缝。山路又小又险峻，峰顶上全是鼎立的巨石，巨石中间的空间像房间。从巨石中垒砌的石阶一直上登，石阶到头后又转进石洞，曲曲折折，奇特诡异，如同在楼阁中上下，忘了这里的地势高峻得超出天外了。走了一里，见到一间茅屋，紧靠在石缝中。正在犹豫着想要继续上登，就见前边呼叫着指路的僧人来到了。僧人的法号叫凌虚，就是在这里建茅屋的僧人，于是与凌虚手拉着手上登峰顶。峰顶上的一块巨石，悬空隔开有二丈高，僧人凌虚取来梯子翻越上去。莲花峰顶十分开阔，四面望过去都是碧蓝的晴空，即便是天都峰也要低头了。这座莲花峰居于黄山的中心位置，独自超出在群峰之上，四面岩壁环绕耸立，遇上晴朗的天气朝阳当空，

鲜艳的阳光映照着层层山峦，焕发出无限生机，令人高声狂叫，想要跳舞。

久之，返茅庵。凌虚出粥相饷，啜一盂，乃下。至岐路侧，过大悲顶，上天门。三里，至炼丹台。循台嘴而下，观玉屏风、三海门诸峰(1)，悉从深坞中壁立起。其丹台一冈中垂，颇无奇峻，惟瞰翠微之背，坞中峰峦错耸，上下周映，非此不尽瞻眺之奇耳。还过平天矼，下后海，入智空庵，别焉。三里，下狮子林，趋石笋矼，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瞰坞中峰石回攒，藻缋满眼(2)，始觉匡庐、石门(3)，或具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闳博富丽也！久之，上接引崖，下眺坞中，阴阴觉有异。复至冈上尖峰侧，践流石，援棘草，随坑而下，愈下愈深，诸峰自相掩蔽，不能一目尽也。日暮，返狮子林。

【注释】

(1)玉屏风：应即玉屏峰，为黄山三十六小峰之一。

(2)藻(zǎo)：文采。缋：同“绘”，彩画。

(3)石门：称石门者甚多，或指此为浙江青田县的石门山。见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译文】

过了很长时间，返回茅庵，凌虚拿出稀粥来款待，喝了一碗，然后下山。来到岔路侧边，经过大悲顶，登上天门。走了三里，到达炼丹台。沿着炼丹台前的尖嘴往下走，观察玉屏峰、三海门群峰，全是从深深的山坞中像墙壁一样矗立耸起。那炼丹台是一条山冈低垂在中央，完全没有奇特险峻的气势，只是俯瞰它葱翠的山背，山坞中峰峦错杂耸立，上下周围互相掩映，不来到此地不能完全眺望到这些奇异的景致了。回来路过平天矼，下到后海，进入智空和尚的庵中，和智空告别。行三里，下到狮子林，赶到石笋矼去，来到前年我上登的尖峰上。背靠松树坐下来，俯瞰山坞中石峰回绕簇拥，满眼都是色彩斑斓的彩色画卷，这才觉得庐山、石门，有的只具备了一种形态，有的

欠缺某一方面，不如这里恢弘、博大、丰富、壮丽了！很久，登上接引崖，向下俯瞰山坞中，阴森森的，觉得有些异常。又来到山冈上的尖峰侧面，踏着流动的砾石，攀援着荆棘草丛，顺着坑谷往下走，越下越深，群峰自身互相掩映遮蔽，不能一眼见到全貌。天色已是傍晚，返回狮子林。

初六日　别霞光，从山坑向丞相原。下七里，至白沙岭(1)，霞光复至。因余欲观牌楼石，恐白沙庵无指者(2)，追来为导。遂同上岭，指岭右隔坡，有石丛立，下分上并，即牌楼石也。余欲逾坑溯涧，直造其下。僧谓："棘迷路绝，必不能行。若从坑直下丞相原，不必复上此岭；若欲从仙灯而往，不若即由此岭东向。"余从之，循岭脊行。岭横亘天都、莲花之北，狭甚，旁不容足，南北皆崇峰夹映。岭尽北下，仰瞻右峰罗汉石，圆头秃顶，俨然二僧也。下至坑中，逾涧以上，共四里，登仙灯洞。洞南向，正对天都之阴。僧架阁连板于外，而内犹穹然，天趣未尽刊也(3)。复南下三里，过丞相原(4)，山间一夹地耳。其庵颇整，四顾无奇，竟不入。复南向循山腰行，五里，渐下。涧中泉声沸然，从石间九级下泻，每级一下有潭渊碧，所谓九龙潭也(5)。黄山无悬流飞瀑，惟此耳。又下五里，过苦竹滩(6)，转循太平县路，向东北行(7)。

【注释】

(1)白沙岭：在云谷寺西北，云谷寺通往皮蓬的途中。

(2)白沙庵：在白沙岭畔的岔路口，附近有入胜亭。

(3)刊：削除。

(4)丞相原：在钵盂峰下，相传南宋右丞相程元凤曾在此读书，故名。明代改名云谷寺。为从东路登山要道，南面入口石刻甚多。寺址已建为宾馆。

(5)九龙潭：黄山东隅罗汉峰与香炉峰之间，有飞流九折，称九龙瀑。一折一潭，亦有九潭，称九龙潭。

(6)苦竹滩：即今歙县苦竹溪，在汤口东北的公路边。

(7)“转循”句：太平县近年改为黄山区，在黄山以北。霞客到太平县后的游踪，《游记》缺。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登九华而望五老，则戊午也。”九华山在安徽青阳县西南，当太平县西北，霞客到太平县后游九华山，由此可以得到证明，登九华山与黄山同在一年。九华山面积一百余平方公里，99峰，其中九峰最为雄伟，故名九子山，主峰十王峰海拔1342米。九华山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传为地藏菩萨道场，现存化城寺、月身宝殿等古刹。百岁宫还有无瑕禅师的肉身坐像。

【译文】

初六日　辞别霞光和尚，从山间坑谷中走向丞相原。下走七里，到达白沙岭，霞光又来到。因为我想去观看牌楼石，霞光担心白沙庵中无人指路，追上来为我领路。于是一同登上白沙岭，霞光指点，白沙岭右侧隔着一条山坡，有成丛的岩石竖立着，下边分开，上面并立，那就是牌楼石了。我想穿越坑谷溯山涧走，直接到达牌楼石下。霞光和尚说：“荆棘迷漫，道路断绝，必定不能走。如果从坑谷中一直下到丞相原，不必再次登上这座白沙岭；如果想从仙灯洞前往，不如就由白沙岭往东走。”我听从了他的话，沿着白沙岭的山脊走。白沙岭横亘在天都峰、莲花峰的北面，山脊非常狭窄，两旁无法容下脚步，南北两面都是高峰夹立映衬着。白沙岭尽头向北下走，抬头远看右侧山峰上的罗汉石，圆圆的头，秃顶，俨然像两个和尚。下到坑谷中，越过山涧往上走，共四里，登上仙灯洞。洞口面向南，正对着天都峰的北面。僧人在洞外用木板连接架设了栈道，可洞内也是高高隆起，天然的情趣没有完全被破坏。又往南下山三里，经过丞相原，是山间的一块狭小的平地而已。里面的寺庵很整齐，四面环顾没有什么奇特的，竟然没有进去。又向南沿着山腰走，行五里，渐渐下走。山涧中泉水声沸腾，从岩石中分九级下泻，每一级下面有个水潭渊深碧绿，这就是所谓的九龙潭了。黄山没有高悬飞流的瀑布，仅有这一处了。又下行五里，路过苦竹滩，转而沿着去太平县城的路，向东北行。

游九鲤湖日记(1)福建兴化府仙游县(2)

【题解】

《游九鲤湖日记》是泰昌元年(1620)徐霞客游江郎山、九鲤湖、石竹山的游记。

徐霞客于这年五月初六日起程，同行者为族叔芳若，途经浙江、福建两省，共用了63天。五月二十三日过浙江江山县，从远到近，“移步换形”，详细欣赏了江郎山。六月初八、初九两天，游福建仙游县九鲤湖。六月十一日游福建福清县的石竹山。三处胜景各具特点，《游记》的描述亦各不相同。对江郎山的描写，重在形的变化；石竹山则写山上景物；对九鲤湖，则浓墨重彩，情景交融，详细描绘水瀑的变化。徐霞客赞美九鲤湖“微体皆具”，集中了各式瀑布的特点，《游九鲤湖日记》也成为描写瀑布的名篇。

浙、闽之游旧矣。余志在蜀之峨眉、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若罗浮、衡岳，次也(3)；至越之五泄(4)，闽之九漈，又次也。然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衡湘可以假道，不必专游。计其近者，莫若由江郎三石抵九漈。遂以庚申午节后一日(5)，期芳若叔父启行，正枫亭荔枝新熟时也(6)。

【注释】

(1)九鲤湖：在福建仙游县东北约十三公里。相传汉武帝时，有何氏九仙在此骑鲤升天，故名。湖在万山之巅，瀑布分九漈，一为雷轰漈，二为瀑布漈，三为珠帘漈，四为玉柱漈(《游记》作“玉箸”)，五为石门漈，六为五星漈，七为飞凤漈，八为棋盘漈，九为将军漈，以前四漈景色最佳。近年建有九鲤湖水电站。

(2)仙游县：隶兴化府，即今福建仙游县。

(3)罗浮：又称东樵山，在广东博罗县境东江之滨。罗山在东，绝顶飞云顶海拔1，282米。西有浮山，传为蓬莱一山，浮海而至，与罗山并体，故称罗浮。中有石梁相连，称铁桥。该山为道教名山，相传东晋葛洪在此炼丹。南汉时曾在山中建天华宫。山体灵秀，泉瀑甚多。至今仍有冲虚观、葛洪炼丹灶、洗药池等遗迹。

(4)越：浙江省的简称。浙江为古越国地，因此得名。越国中心会稽，在今浙江绍兴。五泄：在今浙江诸暨市西北约三十公里。瀑布从山巅奔泻而下，凡五级，景色各异，汇为五泄溪，有五泄寺，为游览胜地。泄，瀑布。

(5)庚申：泰昌元年(1620)。午节：即端午节，在每年中历五月初五日。

(6)枫亭：明代曾设枫亭市巡检司。今名同，在仙游县东南隅。

【译文】

到浙江、福建游览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的志向在于游览四川的峨眉山、广西的桂林，以及太华山、恒山等名山；至于出游罗浮山、衡山，在其次了；到浙江的五泄、福建的九漈，又在其次了。然而四川、广西、关中等地，因母亲年老，道路遥远，未能仓猝出游；衡山、湘江等地可以顺路去游，不必专程去游览。考虑去那些近点的地方，没有比经由江郎山的三座石峰到九漈更合适。于是在庚申年端午节后的第二天，与叔父芳若相约启程出行，正好是枫亭荔枝刚成熟的时节。

二十三日　始过江山之青湖(1)。山渐合，东支多危峰峭嶂，西伏不起。悬望东支尽处，其南一峰特耸，摩云插天，势欲飞动。问之，即江郎山也(2)。望而趋，二十里，过石门街(3)。渐趋渐近，忽裂而为二，转而为三；已复半岐其首，根直剖下；迫之，则又上锐下敛，若断而复连者，移步换形，与云同幻矣！夫雁宕灵峰，黄山石笋，森立峭拔，已为瑰观；然俱在深谷中，诸峰互相掩映，反失其奇。即缙云鼎湖(4)，穹然独起，势更伟峻；但步虚山即峙于旁，各不相降，远望若与为一。不若此峰特出众山之上，自为变幻，而各尽其奇也。

【注释】

(1)江山：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浙江江山市。青湖：在江山市南，今又作“清湖”。

(2)江郎山：一名金纯山、须郎山，在江山市南25公里，传有江氏兄弟三人登巅化石，故名。海拔824米，三石峰直插天穹，俗呼为三爿(pán)石。山半有岩，山下有泉。

(3)石门街：今仍称石门，在江山市南境。

(4)缙云：明为县，隶处州府，即今浙江缙云县。缙云县城东8公里的缙云山，亦称仙都山，为风景胜地，好溪两岸10公里范围内，胜景不绝，尤以鼎湖峰最著。鼎湖峰又名玉笋峰，东靠步虚山，西临好溪水，高168米。峰顶有湖，故称鼎湖。

【译文】

二十三日　开始时经过江山县的青湖。山势逐渐合拢，东面的山脉大多是高险的山峰峭拔的山峦，西面的山低伏不起。抬头远望东面山脉的尽头处，山脉靠南的一座山峰特别高耸，上摩云天，直插霄汉，有想要飞动的气势。一打听，那就是江郎山了。望着这座山赶过去，二十里，经过石门街。逐渐赶过去逐渐接近了，忽然裂成两座山，转而又变成三座山；不久山头的一半又分为两岔，笔直向下剖开直到山脚；逼近这座山，却又是上面尖尖的下面收敛起来，好像断开却又相连的样子，每移动一步山的形状就变换，与云彩一同变幻了！雁宕山的灵峰，黄山的石笋矼，森然峭拔矗立，已经是瑰丽的景观；然而都是在深山峡谷中，群峰互相掩映，反而丧失了它们的奇特之处。即便是缙云县的鼎湖峰，独自穹然隆起，山势更加伟岸险峻；但步虚山就耸峙在旁边，各自不相上下，远望好像是与步虚山成为一体。比不上这座江郎山独立超出在群山之上，自身形成变幻，却又各自尽显自己的奇特姿态。

六月初七日　抵兴化府(1)。

【注释】

(1)兴化府：治莆田，故又称莆郡，即今福建莆田市。

【译文】

六月初七日　抵达兴化府。

初八日　出莆郡西门，西北行五里，登岭，四十里，至莒溪，降陟不啻数岭矣。莒溪即九漈下流。过莒溪公馆，二里，由石步过溪(1)。又二里，一侧径西向山坳，北复有一磴，可转上山。时山深日酷，路绝人行，迷不知所往。余意鲤湖之水，历九漈而下，上跻必有奇境，遂趋石磴道。芳叔与奴辈惮高陟，皆以为误。顷之，径渐塞(2)，彼益以为误，而余行益励。既而愈上愈高，杳无所极，烈日铄铄(3)，余亦自苦倦矣。数里，跻岭头，以为绝顶也；转而西，山之上高峰复有倍此者。循山屈曲行，三里，平畴荡荡，正似武陵误入，不复知在万峰顶上也。中道有亭，西来为仙游道，东即余所行。南过通仙桥，越小岭而下，为公馆，为钟鼓楼之蓬莱石，则雷轰漈在焉。涧出蓬莱石旁，其底石平如砺，水漫流石面，匀如铺縠。少下，而平者多洼，其间圆穴，为灶，为臼，为樽，为井，皆以丹名，九仙之遗也(4)。平流至此，忽下堕湖中，如万马初发，诚有雷霆之势，则第一漈之奇也(5)。九仙祠即峙其西，前临鲤湖。湖不甚浩荡，而澄碧一泓，于万山之上，围青漾翠，造物之酝灵亦异矣！祠右有石鼓、元珠、古梅洞诸胜。梅洞在祠侧，驾大石而成者，有罅成门。透而上，旧有九仙阁，祠前旧有水晶宫，今俱圮。当祠而隔湖下坠，则二漈至九漈之水也。余循湖右行，已至第三漈，急与芳叔返。曰："今夕当淡神休力，静晤九仙。劳心目以奇胜，且俟明日也。"返祠，往蓬莱石，跣足步涧中。石濑平旷(6)，清流轻浅，十洲三岛(7)，竟褰衣而涉也。晚坐祠前，新月正悬峰顶，俯挹平湖，神情俱朗，静中泓泓(8)，时触雷漈声。是夜祈梦祠中。

【注释】

(1)由石步过溪：诸本皆作“由石上步过溪”，九日记有“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此处当衍“上”字，据改。

(2)径渐塞：“径”原作“境”，据“四库”本改。

(3)铄铄：光芒闪动的样子。铄，通“烁”。“四库”本、叶本作“烈日薰铄”。

(4)九仙：《嘉庆重修一统志》卷427兴化府仙释载：“何氏九仙，其世代莫可考。兄弟九人居仙游东北山中修道，因名其山曰九仙山。又居湖侧炼丹，丹成，各乘赤鲤仙去，名其湖曰九鲤湖。”《兴化府志》谓时在西汉元狩年间。

(5)漈(jì)：福建、江西一带方言称瀑布为漈。

(6)濑(lài)：从沙石上流过的急水。

(7)十洲：指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三岛：指蓬丘岛、方丈岛、昆仑岛。十洲三岛皆古代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此处比喻仙境一样的遍布水中的沙洲和小岛。

(8)沨沨(fēng)：水声。

【译文】

初八日　走出莆田的西门，往西北行五里，登上山岭，走了四十里，到达莒溪，一路上下降上登不下于几座岭了。莒溪就是九漈的下游。路过莒溪公馆，行二里，由石步涉过溪流。又行二里，侧边一条小径往西通向山坳，北边还有一条石阶路，可以绕上山去。此时山间幽深，烈日酷热，路上绝无行人，迷了路，不知往哪里走。我意料九鲤湖的水，流经九漈往下流，向上攀登必定有奇景，于是走向石阶路。芳若叔与奴仆们害怕登高，都认为走错了。顷刻后，路渐堵塞，他们更加认为走错了，我却走得更加振奋。随后越上去越高，深远得没有尽头，烈日炎炎，我自己也觉得劳累疲倦了。几里后，登上岭头，以为已经是绝顶了；转向西，山的上面还有比这座山高一倍的高峰。顺着山势弯弯曲曲地走，走了三里，平旷的田野宽广平坦，正好像武陵人误入桃花源一样，不再知道身在万峰顶上了。道路中间有座亭子，西面来的是去仙游县的路，东面就是我所走的路。往南走过通

仙桥，越过小山岭往下走，是公馆，有钟鼓楼的蓬莱石，而雷轰漈就在这里。山涧水从蓬莱石旁边流出来，山涧底的岩石平得如同磨刀石，涧水岩石表面漫流下泄，均匀得像铺上了一层绉纱。下走少许，平滑的底部有许多凹坑，其中有圆圆的孔洞，被称为灶，称为研臼，称为酒樽，称为水井，都用“丹”来起名，是九仙的遗迹了。平缓的水流到了这里，忽然下坠到湖中，如万马开始出发，确实有雷霆万钧之势，这就是第一漈的奇观了。九仙祠就屹立在瀑布的西边，前方面临九鲤湖。湖水不怎么浩大，而是澄澈碧绿的一池深水，在群山之上，围绕着一片青翠荡漾的湖水，造物主酿造的灵异变幻也太奇异了！九仙祠右边有石鼓、元珠、古梅洞等胜景。古梅洞在九仙祠侧边，是大石块架空形成的，有条缝隙成为洞口。钻到上面，旧时有座九仙阁，九仙祠前边旧时有水晶宫，今天都已经毁坏了。正对着九仙祠又隔着九鲤湖往下坠落的水，就是第二漈到第九漈瀑布的水了。我沿着湖水的右边前行，不久来到第三漈，急忙与芳若叔返回来。我说：“今天晚上应当静心休养体力，静静地去见九仙。劳累身心费眼力去搜寻奇异景色的事，暂且登到明天吧。”返回九仙祠，前往蓬莱石，赤着脚在涧水中漫步。平旷的岩石上水流湍急，又清又浅的水流轻轻流淌，水中众多的沙洲和小岛，竟然卷起衣襟就能涉水过去。晚上坐在祠庙前边，初升的月亮正好悬在峰顶，俯身可以捧起平静的湖水，精神都很爽朗，寂静中传来哗哗的水声，不时听到雷轰漈的瀑布声。这一夜在祠庙中祈祷九仙托梦。

初九日　辞九仙，下穷九漈。九漈去鲤湖且数里，三漈而下，久已道绝。数月前，莆田祭酒尧俞(1)，令陆善开复鸟道，直通九漈，出莒溪。悔昨不由侧径溯漈而上，乃纡从大道，坐失此奇。遂束装改途，竟出九漈。瀑布为第二漈，在湖之南，正与九仙祠相对。湖穷而水由此飞堕深峡，峡石如劈，两崖壁立万仞。水初出湖，为石所扼，势不得出，怒从空坠，飞喷冲激，水石各极雄观。再下为第三漈之珠帘泉，景与瀑布同。右崖有亭，曰观澜。一石曰天然坐，亦有亭覆之。从此上下岭涧，盘折峡中。峡壁上覆下宽，珠帘之水，从正面坠

下；玉箸之水，从旁霭沸溢。两泉并悬，峡壁下削，铁障四围，上与天并，玉龙双舞，下极潭际。潭水深泓澄碧，虽小于鲤湖，而峻壁环锁，瀑流交映，集奇撮胜，惟此为最！所谓第四漈也。

【注释】

(1)祭酒：古代飨宴时酹(lèi)酒祭神的长者，后亦以泛称年长或位尊者。祭酒亦学官名，即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的主管官。

【译文】

初九日　离开九仙祠，往下走去探寻九漈。九漈距离九鲤湖将近几里地，从第三漈往下走，道路已断了很久。几个月前，莆田县人国子监祭酒尧俞，命令陆善开辟恢复了一条小道，一直通到九漈，出到莒溪。后悔昨天没有从侧边的小径溯瀑布上走，却从大道人道走，坐失了这一路美景。于是整理行装改道走，就从九漈出去。瀑布漈是第二漈，在九鲤湖的南面，正好与九仙祠相对。湖的尽头后湖水从这里飞坠到深深的峡谷中，峡谷中的岩石像刀劈出来的，两面的石崖墙壁一样矗立着，高达万仞。湖水刚从湖中出来，被石崖阻扼，水势得不到外泄，愤怒地从空中下坠，飞流喷溅冲激，流水和山石各自极尽了雄壮的奇观。再下去是第三漈珠帘泉，景色与瀑布漈相同。右边的石崖上有座亭子，叫观澜亭。一块岩石叫天然坐，也有亭子覆盖着这块岩石。从此地上登山岭下到山涧中，曲曲折折行走在山峡中。峡谷中的石壁上面下覆下边宽敞，珠帘漈的水，从正面坠落下来；玉箸漈的水，从侧旁水雾沸腾地漫溢出来。两条瀑布并排悬挂着，峡谷的石壁下面陡削，四围是铁壁一样的石崖，上面与天一样高，两条玉龙双双起舞，下边的尽头在水潭边缘。潭水渊深澄碧，虽然比九鲤湖小，可险峻的石壁环绕锁住水潭，瀑布的流水交相辉映，聚集了奇异的景致，唯有此处算是最美！这是所谓的第四漈了。

初至涧底，芳叔急于出峡，坐待峡口(1)，不复入。余独缘涧石而进，踞潭边石上，仰视双瀑从空夭矫，崖石上覆如瓮口。旭日正在崖

端，与颓波突浪，掩晕流辉。俯仰应接，不能舍去。循涧复下，忽两峡削起，一水斜回，涧右之路已穷。左望有木板飞架危矶断磴间(2)，乱流而渡，可以攀跻。遂涉涧从左，则五漈之石门矣。两崖至是，壁凑仅容一线，欲合不合，欲开不开，下涌奔泉，上碍云影。人缘陟其间，如猕猿然(3)，阴风吹之，凛凛欲堕。盖自四漈来，山深路绝，幽峭已极，惟闻泉声鸟语耳。

【注释】

(1)坐待峡口：原作“坐视峡口”，据“四库”本、陈本、丁本改。

(2)矶(jī)：水边突出的岩石。

(3)猕(mí)猿：猴的一种，亦称恒河猴，群居山林中，喧哗好闹，采食野果、野菜等。我国南方各省皆有。

【译文】

刚到山涧底时，芳若叔急于走出峡谷，走在峡口等着，不再进来。我独自一人沿着山涧中石头路前行，坐在水潭边的岩石上，抬头观看两条瀑布从空中纵情地飞流而下，上方的崖石下覆像瓦瓮的口。旭日正在石崖顶端，与倾泻奔突的波浪，日晕掩映，光彩流动。俯仰之间，应接不暇，舍不得离去。沿着山涧再下走，忽然两面的峡壁陡削地竖起，一股流水斜斜地回流过来，山涧右边的路已经断了。望见左边有木板飞架在危险的岩石和残断的石阶之间，从乱流中渡过去，可以向上攀登。于是涉过涧水从左边走，就到第五漈石门漈了。两面的石崖到了这里，石壁凑合在一起，仅容得下一条线，想要合拢又不合拢，想要分开又不分开，下面泉水汹涌奔流，上面遮蔽了云雾。人沿着石缝间上登，如同猕猴一般，阴风吹过石缝中，人寒冷得想要坠落下去。从第四漈过来，山谷深远，道路断绝，幽深峭拔已到了极点，只听得见泉水声和鸟叫声了。

出五漈，山势渐开。涧右危嶂屏列，左则飞凤峰回翔对之，乱流绕其下，或为澄潭，或为倒峡。若六漈之五星，七漈之飞凤，八漈之

棋盘石，九漈之将军岩，皆次第得名矣。然一带云蒸霞蔚，得趣故在山水中，岂必刻迹而求乎？盖水乘峡展，既得自恣，其旁崩崖颓石，斜插为岩，横架为室，层叠成楼，屈曲成洞；悬则瀑，环则流，潴则泉；皆可坐可卧，可倚可濯，荫竹木而弄云烟。数里之间，目不能移，足不能前者竟日。每下一处，见有别穴，必穿岩通隙而入，曲达旁疏，不可一境穷也！若水之或悬或渟(1)，或翼飞叠注，即匡庐三叠、雁宕龙湫，各以一长擅胜，未若此山微体皆具也。

【注释】

(1)渟(tíng)：水积聚而不流通。

【译文】

走出第五漈，山势逐渐开阔起来。山涧右边高险的石峰屏风一样排列着，左边则是飞凤峰回旋飞翔对着它，乱流环绕在石峰下，有的形成澄碧的深潭，有的倾泻进峡谷中。至于第六漈是五星漈，第七漈是飞凤漈，第八漈是棋盘石，第九漈是将军岩，都是按次序而得名的了。然而这一带云蒸霞蔼，人要获得情趣本来就在山水之中，难道必定要刻意去追寻每一个景物的形迹吗？大体上，水流乘着峡谷的延展，既得以自由恣意地流淌，流水两旁崩塌的崖石，斜插着的形成石岩，横架着的成为石室，层层叠叠的形成楼阁，弯弯曲曲的成为石洞；高悬的则是瀑布，环流的则是溪流，停积的则是泉水；随处都可以坐下可以躺下，可以斜靠着可以洗涤，竹木成荫，玩赏云烟。几里路之间，一整天都是目光不能移动，脚步不能前进。每下到一处，看见有别的洞穴，必定穿过岩石间的缝隙进去，洞穴曲折旁通，不能一次就穷尽了！至于水流，有的高悬空中有的停积不流，有的插上翅膀分为几级飞流下来，即便是庐山的三叠泉瀑布、雁宕山的大龙湫，也只是各自凭着一方面的长处取胜，未能像这座山局部和整体的景致都具备了。

出九漈，沿涧依山转，东向五里，始有耕云樵石之家，然见人

至，未有不惊讶者。又五里，至莒溪之石步，出向道。

【译文】

从第九漈出来，沿着山涧靠着山转，向东行五里，这才有在云雾弥漫的石山中耕种打柴的人家，然而见到有人来，没有不惊讶的。又行五里，到达莒溪的石步，来到来时的路上。

初十日　过蒜岭驿(1)，至榆溪(2)。闻横路驿西十里，有石竹山(3)，岩石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闽有“春游石竹，秋游鲤湖”语，虽未合其时，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兴遂行。以横路去此尚十五里，乃宿榆溪。

【注释】

(1)蒜岭驿：今仍名蒜岭，在福清市西南隅，当福州至莆田的交通要道。

(2)榆溪：今作“渔溪”，在福建福清市南境的公路边。

(3)石竹山：徐镇《辨讹》称：“石所山，诸本作石竹，非。”乾隆本、“四库”本皆作“石所山”。《九鲤湖志》载：“按徐筠峪作《霞客游记辨讹》，改‘石竹，为‘石所’，不知霞客所游，正福清之石竹，非仙游之石所也。筠峪未之考耳，特正之。”宁抄本亦为“石竹山”。据此改回。下同。

【译文】

初十日　经过蒜岭驿，到达榆溪。听说横路驿西面十里处，有座石竹山，山上的岩石最优美，也是向九仙祈祷托梦的地方。福建有“春游石竹山，秋游九鲤湖”的说法，虽然不是适合游山的时节，但不可失之交臂了。乘着兴头便出发。由于横路驿居此地还有十五里，便住在榆溪。

十一日　至波黎铺，即从小路为石竹游(1)。西向山五里，越一小岭。又五里，渡溪，即石竹南麓。循麓西转，仰见峰顶丛崖，如攒如劈。西北行久之，有楼傍山西向，乃登山道也。石磴颇峻，遂短衣历

级而上。磴路曲折，木石阴翳，虬枝老藤，盘结危石，欹崖之上，啼猿上下，应答不绝。忽有亭突踞危石，拔迥凌虚(2)，无与为对。亭当山之半。再折，石级巍然直上，级穷，则飞岩檐覆垂半空。再上两折，入石洞侧门，出即九仙阁，轩敞雅洁。左为僧庐，俱倚山凌空，可徙倚凭眺。阁后五六峭峰离立，高皆数十丈，每峰各去二三尺。峰罅石壁如削成，路屈曲罅中，可透漏各峰之顶。松偃藤延，纵目成胜。僧供茗芳逸，山所产也。侧径下，至垂岩，路左更有一径。余曰："此必有异。"从之，果一石洞嵌空立。穿洞而下，即至半山亭。下山，出横路而返(3)。

【注释】

(1)石竹：在福清市西境，传为林玄光炼丹、骑虎、升天之地。无患溪蛇行山麓，中一小山酷似一鱼称仙鲤山，上有九仙阁、紫云洞等胜景。其西所建东张水库又称石竹湖。

(2)拔迥(jiǒng)：挺拔高远。

(3)横路：《读史方舆纪要》作"宏路驿"，即今宏路，在福清市稍西的交通要道上。

【译文】

十一日　到达波黎铺，立即从小路去游石竹山。向西朝着石竹山走五里，越过一座小山岭。又行五里，渡过溪流，就到了石竹山的南麓。沿着山麓向西转，抬头看见峰顶上有成丛的石崖，攒聚在一起，像刀劈的。往西北前行了很久，有座楼背靠山面向西，是登山的路了。石台阶很陡峻，于是穿着短衣逐级上登。石阶路曲曲折折，树木山石荫蔽，拳曲的树枝和苍老的藤蔓，盘结在高险的石崖上，上上下下是猿猴的啼叫声，应答声不绝于耳。忽然看见有座亭子前突坐落在危石上，挺拔高远，前临虚空，没有什么和它相对。亭子位于山的半中腰。再转折上登，石阶巍然笔直向上，石阶尽头，就见飞空的石岩像屋檐一样下垂覆盖在半空中。再上登转折两次，进入石洞侧面的洞

口，一出洞就是九仙阁，开朗宽敞，幽雅整洁。左边是僧房，都是背靠山凌空修建的，可四处走动凭靠着远眺。九仙阁后面有五六座峭拔的山峰分别矗立着，都是几十丈高，每座山峰各自相距二三尺。形成山峰间缝隙的石壁像用刀削成的，道路曲折地从缝隙中穿过，可穿行到每座山峰的峰顶。松树倒伏，藤枝蔓延，放眼望去都是优美的景色。僧人提供的茶水芳香飘逸，是山中出产的。从侧边的小径下山，来到像屋檐一样下垂的岩石处，道路左边还有一条小径。我说："这条路上必定有奇异的景致。"从这条小径走，果然一个石洞嵌在空中矗立着。穿过石洞往下走，就到了半山亭。下山后，走到横路驿后返回家乡。

是游也，为日六十有三，历省二，经县十九，府十一，游名山者三。

【译文】

这一次出游，一共六十三天，游历了两个省，经过十九个县、十一个府，游览了三座名山。

游嵩山日记(1)河南河南府登封县(2)

【题解】

天启三年(1623)徐霞客北游嵩山、华山、太和山。《游嵩山日记》是徐霞客在河南嵩山一带旅行的游记。

徐霞客于二月初一日离家，陆行经徐州、开封等地。十九日至郑州黄宗店，参观圣僧池，后过密县游天仙院。当日进入登封县境，二十四日离开少林寺，在嵩山历时五天。二十五日至伊阙，参观龙门石窟。

嵩山为五岳之首，历史遗存遍布。徐霞客以浓厚的兴趣参观了岳庙、嵩阳宫、崇福宫、启母石、少林寺、初祖洞等，《游嵩山日记》是徐霞客名山游记中记录文物古迹最多的篇章。我国北方缺水，徐霞客对沿途的环境状况尤为关注，对石淙、卢岩瀑布、龙潭沟等倍加称赞。他登太室绝顶后，选择了最险的路线，“目不使旁瞬，足不容求息”，滑溜下山。他勇攀少室绝顶，遇“斩绝不可度”的地方，则“解衣从之”。他是一位不畏艰险的旅游探险家。

余髫年蓄五岳志(3)，而玄岳出五岳上，慕尤切。久拟历襄、郧，扪太华，由剑阁连云栈(4)，为峨眉先导(5)；而母老志移，不得不先事太和，犹属有方之游。第沿江溯流，旷日持久，不若陆行舟返，为时较速。乃陆行汝、邓间(6)，路与陕、汴略相当(7)，可以兼尽嵩、华，朝宗太岳(8)。遂以癸亥仲春朔(9)，决策从嵩岳道始。凡十九日，抵河南郑州之黄宗店(10)。由店右登石坡，看圣僧池。清泉一涵(11)，渟碧山半(12)。山下深涧交叠，涸无滴水。下坡行涧底，随香炉山曲折南行。山形三尖攒立如覆鼎，众山环之，秀色娟娟媚人。涧底乱石一

壑，作紫玉色。两崖石壁宛转，色较缜润(13)；想清流汪注时，喷珠泄黛，当更何如也！十里，登石佛岭。又五里，入密县界，望嵩山尚在六十里外。从岐路东南二十五里，过密县(14)，抵天仙院。院祀天仙，云黄帝之三女也。白松在祠后中庭，相传三女蜕骨其下。松大四人抱，一本三干，鼎耸霄汉，肤如凝脂，洁逾傅粉，蟠枝虬曲，绿鬣舞风，昂然玉立半空，洵奇观也(15)！周以石栏。一轩临北(16)，轩中题咏绝盛。徘徊久之，下观滴水。涧至此忽下跌，一崖上覆，水滴历其下(17)。还密，仍抵西门。三十五里，入登封界，曰耿店(18)。南向为石淙道，遂税驾焉(19)。

【注释】

(1)嵩山：又称嵩岳、中岳，为五岳之首。分太室山和少室山两大部分，以少林河为界，太室山如大屏风横亘在登封市北，少室山如一朵巨莲，耸峙在登封市西。古时称石洞为石室，该山有石洞，故称为“室”。嵩山被誉为“文物之乡”，东汉三阙(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北魏时建的嵩岳寺塔，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代庙宇、碑刻、古树荟萃。《游嵩山日记》、《游太华山日记》、《游太和山日记》、《闽游日记前》、《闽游日记后》、《游天台山日记后》、《游雁宕山日记后》、《游五台山日记》、《游恒山日记》诸篇，皆在乾隆刻本第一册下。

(2)河南府：治洛阳，即今河南洛阳市。

(3)髫(tiáo)年：幼年。髫，小孩子头上下垂的短发。五岳：我国五大名山的总称。传说这些山为群神所居，历代帝王对它们进行封禅、祭祀。五岳制度始于汉武帝，但所指五岳，历代曾有变化。明代五岳为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

(4)剑阁：今四川省北部有剑门山，横亘一百余公里，有72峰绵延起伏，形若利剑，主峰大剑山在剑阁县北。峭壁中断处，两崖相峙如门，飞阁通衢，谓之剑阁，为中原入川必经的险道。连云栈：明代所建规模巨大的栈阁，在今陕西汉中市西北。《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38汉中府关隘引《县志》载：“明洪武二十五年，因故址增修，约为栈阁二千二百七十五间，统名曰连云栈。”

(5)峨眉：即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山市西南。俗称“峨眉天下秀”，山峰如螓首蛾眉，故名。有大峨、中峨、小峨，一般游览范围为大峨。主峰万佛

顶，海拔3099米。从山脚到山顶有山道五十余公里，从报国寺入山，沿途有伏虎寺、清音阁、万年寺、洪椿坪、仙峰寺、洗象池等胜景，最高处为金顶，可观云海、日出、“佛光”。该山传为普贤菩萨道场，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山中动植物种类丰富，至今还有群猴戏人。

(6)汝：即汝州，治今河南汝州市。邓：即邓州，隶南阳府，即今河南邓州市。

(7)陕：即陕州，隶河南府，治所在今河南三门峡市稍西的陕县老城。汴：唐置汴州，五代梁、晋、汉、周及北宋定都于此，称汴京。明代置开封府，为河南布政司治所，但仍以“汴”为其别称。即今河南开封市。

(8)朝宗：古代诸侯朝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此处比喻对名山的尊崇，为朝谒的意思。

(9)癸亥：天启三年(1623)。

(10)郑州：隶开封府，即今河南郑州市。

(11)涵(hán)：包含。此处作名词，一涵即一潭。

(12)渟碧山半：“渟”原作“停”，据“四库”本改。

(13)缜(zhěn)润：细致而润泽。

(14)密县：隶开封府禹州，即今河南新密市。

(15)洵(xún)：实在，真正。

(16)轩(xuān)：有窗槛的长廊或小室。

(17)滴历：同“滴沥”，水稀疏下滴。

(18)耿店：应为今登封东隅、密县至登封大道上的景店。

(19)税(tuō)驾：停宿，休息。税，通“脱”。

【译文】

我幼年就怀有游览五岳名山的志向，而对中岳嵩山的向往超出五岳之上，仰慕之情尤其迫切。很久以来就打算经过襄阳府、郧阳府，去摸一摸太华山，经由剑阁和连云栈，作为去游峨眉山的先导；然而母亲年老，志向改变了，不得不先去游览太和山，这还属于“亲老不远游”的出游。只是沿长江逆流而上，旷日持久，不如从陆路走乘船

返回来，从时间上看要快一些。于是从陆路经由汝州、邓州之间走，路程与走陕州、开封府大略相等，可以兼带把嵩山、华山都游完，然后朝拜泰山。于是在癸亥年二月初一日，决策从游嵩山开始旅程。共走了十九天，抵达河南省郑州的黄宗店。由黄宗店右侧登上石坡，观看圣僧池。一塘清澈的泉水，一片碧绿深藏在半山腰。山下深深的山涧交相重叠，干涸得没有一滴水。下坡后行走在山涧底，顺着香炉山曲折地往南行。香炉山的形状是三座山尖攒聚矗立，像下覆着的大鼎，群山环绕着它，秀色可餐，讨人喜爱。山涧底乱石布满壑谷，呈现出紫玉的颜色。两面山崖的石壁弯弯转转的，色泽较为细密润泽；推想清澈的流水浩浩荡荡流淌时，水珠喷溅，绿波奔泻，应该又是什么样子啊！行十里，登上石佛岭。又行五里，进入密县境内，远望嵩山还在六十里地之外。从岔路往东南前行二十五里，经过密县县衙，抵达天仙院。天仙院中祭祀天仙，据说是皇帝的三女儿。一棵白松在祠堂后面的庭院中，相传三女儿是在这棵树下坐化成仙的。松树大处要四个人合抱，一棵树根上长出三株树干，像鼎一样耸入云霄，树皮像冷凝的油脂，光洁超过擦过粉的美女，蟠曲的树枝像虬龙一样盘曲着，绿色的松叶迎风起舞，昂首抬头，亭亭玉立在半空中，真是奇观啊！周围用石栏杆围着。一座轩廊面对着北边，轩廊中题词咏叹的碑文非常多。徘徊了很久，下去观看滴水。山涧到了此地忽然向下跌落，一块石崖在上面覆盖着，水滴一滴滴下滴到石崖下。返回密县县城，仍然抵达西门。走了三十五里，进入登封县境内，叫做耿店。向南走是去石淙河的路，于是住在了耿店。

二十日　从小径南行二十五里，皆土冈乱垄。久之，得一溪。渡溪，南行冈脊中，下瞰则石淙在望矣。余入自大梁(1)，平衍广漠，古称“陆海”，地以得泉为难，泉以得石尤难。近嵩始睹蜿蜒众峰，于是北流有景、须诸溪，南流有颍水，然皆盘伏土碛中。独登封东南三十里为石淙，乃嵩山东谷之流，将下入于颍。一路陂陀屈曲，水皆行地中，至此忽逢怒石。石立崇冈山峡间，有当关扼险之势。水沁入胁下，从此水石融和，绮变万端。绕水之两崖，则为鹄立，为雁行；踞

中央者，则为饮兕(2)，为卧虎。低则屿，高则台，愈高，则石之去水也愈远，乃又空其中而为窟，为洞。揆崖之隔(3)，以寻尺计(4)，竟水之过，以数丈计，水行其中，石峙于上，为态为色，为肤为骨，备极妍丽。不意黄茅白苇中，顿令人一洗尘目也(5)！

【注释】

(1)大梁：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在今开封市，称大梁，后世相沿即称开封为大梁。

(2)兕(sì)：古代对雌性犀牛的称呼。

(3)揆(kuí)：估计。

(4)寻(xún)：古代的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5)“竟水”句：此即嵩山八景之一的石淙会饮，在告成东门外沿石淙河前行三公里处。石淙河从北往南汇入颍河，在此汇积成潭，河边怪石嶙峋，摩崖题刻甚多，被赞为“千仞壑”、“石淙涧”、“水营山阵”、“小桂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译文】

二十日　从小径往南行二十五里，都是土冈和杂乱的土垄。很久之后，遇到一条溪流。渡过溪流，往南行走在山冈的山脊上，向下俯瞰，就见石淙远远在望了。我自从进入开封府，地势平坦，广阔无际，古人称为“陆海”。平地上很难见到泉水，尤其难得见到出于岩石中的泉水。接近嵩山才看到蜿蜒的群峰，到了这里向北流的水有景水、须水各条溪流，向南流的水有颍水，不过都是盘绕隐伏在土山砂石中。唯独登封县城东南三十里处有条石淙河，是嵩山东面山谷中的流水，将往下流入颍水。一路上山坡曲折，水都从地下潜流，到了此地忽然遇上奋起的石崖。石崖矗立在高冈形成的山峡间，有种一夫当关扼守险要的气势。水从石崖侧旁渗入地下，在这里水石交融，景色绮丽，变化万端。流水环绕的两岸崖石，则像天鹅一样伫立，像雁阵一样排列；盘踞在水中央的，则像饮水的犀牛，像趴着的猛虎。低的

是岛屿，高的是石台，越高大的，则崖石离水面也越远，崖石中间却又是空的，成为石窟，成为石洞。估计崖石之间的间隔，可用寻和尺来计算，水位最满时淹过的地方，要用几丈来计算，河水流淌在石崖间，石崖屹立在水流上方，有姿有色，有皮肤有骨肉，妍丽到了极致。想不到在黄色的茅草和白色的芦苇丛中，顿时让人一下洗去了尘世的眼光了！

登陇(1)，西行十里，为告成镇(2)，古告成县地。测景台在其北。西北行二十五里，为岳庙(3)。入东华门时，日已下舂(4)，余心艳卢岩，即从庙东北循山行。越陂陀数重，十里，转而入山，得卢岩寺。寺外数武(5)，即有流铿然下坠石峡中。两旁峡色，氤氲成霞。溯流造寺后，峡底矗崖，环如半规，上覆下削。飞泉堕空而下，舞绡曳练(6)，霏微散满一谷，可当武彝之水帘。盖此中以得水为奇，而水复得石，石复能助水不尼水(7)，又能令水飞行(8)，则比武彝为尤胜也。徘徊其下，僧梵音以茶点饷。急返岳庙，已昏黑。

【注释】

(1)陇(lǒng)：通“垄”，田中高地。

(2)告成镇：从战国至唐初皆称阳城，武则天时将封嵩山，改阳城为告成。唐以后废，故称“古告成县地”。今又作“郜城”，属登封市。相传周代就在此建立了测景台，至今仍有周公庙，庙内有“圭”、“表”，原为土圭，唐代南宫说仿周公旧制，换为石座石表，俗称“周公测景台”。其北是元代郭守敬建的观星台，高9.64米，上为长方形，下为正方形，台面东西长13.7米，南北宽9.9米，为砖石结构。台上四周有栏墙，有南向小室，台北有两个对称的踏道口可以上下。北壁中间砌成垂直凹槽，凹槽下方为南北向水轨，由三十六方青石连成，长31.196米，中间刻有两条平行水槽，俗称“量天尺”。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古代天文学遗迹之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岳庙：即中岳庙，在今登封城东4公里的公路边。面积十余万平方米，共十一进，长达1.3里，现有明清建筑四百余间，是五岳中规模较大的一座。东华门现称中华门，原系木牌坊，现为砖瓦结构的歇山式牌坊。中华门前有汉代石刻翁仲一对，正南五百米处即为汉代太室阙。庙后倚黄盖峰，峰

顶有两层八角琉璃亭。每年中历三月和十月均有庙会，进行贸易的帐篷密布庙前广场及田中，附近省县来者云集。

(4)下舂：日落时。

(5)武：步。

(6)绡(xiāo)：生丝织物。练(liàn)：煮熟的白绢。

(7)尼(nǐ)：阻止。

(8)“又能”句：卢岩瀑布今存，为三叠，上折常隐在云雾里，下折掩在深壑中，通常所见者为中折。瀑如白练悬空，该峰亦因此称悬练峰。

【译文】

登上土陇，往西行十里，到告成镇，是古代告成县的所在地。测景台告成镇的北面。向西北行二十五里，到中岳庙。进入东华门时，太阳已西下，我心中想望着去卢岩寺，立即从中岳庙向东北沿着山走。越过几重山坡，走了十里，转向进山，找到卢岩寺。寺外几步远处，就有流水哗哗地下坠到石峡中。峡谷两旁的山色，水雾氤氲，形成彩霞。溯流来到寺后，峡底矗立的石崖，环绕着像半个圆规，上面下覆，下边陡削。飞流的泉水坠入空中落下去，像薄纱舞动，似拉拽白色的丝绢，细小的水珠洒满整条山谷，可以抵得上武彝山的水帘洞。这一带以有水为奇，而有水又有岩石，岩石又能助推水势而不阻止流水，又能让水飞流，那么就比武彝山更为优美了。徘徊在瀑布下，僧人梵音拿来茶点款待。急忙返回中岳庙，天已昏黑。

二十一日　晨，谒岳帝。出殿，东向太室绝顶。按嵩当天地之中，祀秩为五岳首，故称嵩高。与少室并峙，下多洞窟，故又名太室。两室相望如双眉，然少室嶙峋，而太室雄厉称尊，俨若负扆(1)。自翠微以上，连崖横亘，列者如屏，展者如旗，故更觉岩岩。崇封始自上古，汉武以嵩呼之异，特加祀邑。宋时逼近京畿(2)，典礼大备。至今绝顶犹传铁梁桥、避暑寨之名。当时之盛(3)，固可想见矣。

【注释】

(1)扆(yǐ)：画斧的屏风。天子见诸侯时，背依画斧的屏风南向而立，因称负扆。

(2)京畿(jī)：国都及其附近的地方。

(3)当时之盛：原倒误为“当盛之时”，据“四库”本改。

【译文】

二十一日　早晨，拜谒中岳帝君。走出大殿，向东登上太室山绝顶。据考察，嵩山位于天地的中央，祭祀的次序是五岳之首，所以也称为嵩高山。嵩山与少室山并排对峙，山下有很多洞窟，所以又叫做太室山。太室山和少室山相望像人的两条眉毛，然而少室山石骨嶙峋，可太室山却雄伟威严，独自称雄，俨然像背靠屏风的帝王。从葱翠的山麓往上走，连绵不断的山崖横亘着，排列着的像屏风，舒展开的像旗帜，所以更觉得高峻雄伟。尊崇祭祀嵩山起始于上古时代，汉武帝因为嵩山中传出呼喊“万岁”的奇异事件，特别加设了负责祭祀的嵩高邑。宋代因为靠近京师，祭祀的典礼非常完备。至今绝顶上还留下铁梁桥、避暑寨的名字。当时的盛况，当然可以想见了。

太室东南一支，曰黄盖峰。峰下即岳庙，规制宏壮。庭中碑石矗立，皆宋、辽以来者。登岳正道，乃在万岁峰下，当太室正南。余昨趋卢岩时，先过东峰，道中见峰峦秀出，中裂如门，或指为金峰玉女沟，从此亦有路登顶，乃觅樵预期为导，今遂从此上。近秀出处，路渐折避之，险绝不能径越也。北就土山，一缕仅容攀跻，约二十里，遂越东峰，已转出裂门之上。西度狭脊，望绝顶行。是日浓云如泼墨，余不为止。至是岚气愈沉，稍开则下瞰绝壁重崖，如列绡削玉，合则如行大海中。五里，抵天门。上下皆石崖重叠，路多积雪。导者指峻绝处为大铁梁桥。折而西，又三里，绕峰南下，得登高岩。凡岩幽者多不畅，畅者又少回藏映带之致。此岩上倚层崖，下临绝壑，洞门重峦拥护，左右环倚台嶂。初入，有洞岈然，洞壁斜透；穿行数武，崖忽中断五尺，莫可着趾。导者故老樵，狷捷如猿猴(1)，侧身跃过对崖，取木二枝，横架为阁道。既度，则岩穹然上覆，中有乳泉、

丹灶、石榻诸胜。从岩侧跻而上，更得一台，三面悬绝壑中。导者曰：“下可瞰登封，远及箕、颍(2)。”时浓雾四塞，都无所见。出岩，转北二里，得白鹤观址。址在山坪，去险就夷，孤松挺立有旷致。又北上三里，始跻绝顶(3)，有真武庙三楹。侧一井，甚莹，曰御井，宋真宗避暑所浚也(4)。

【注释】

(1)狷(juàn)捷：敏捷。

(2)远及箕、颍：箕指箕山，颍指颍水。皆在登封市东南。颍水今称颍河，往东南注入淮河。

(3)“又北上”二句：太室山有三十六峰，即太白、望都、观香、积翠、立隼、独秀、玉女、玉人、虎头、玉镜、子晋、会仙、河带、玉柱、卧龙、胜观、万岁、老翁、元龟、华盖、石幔、凤凰、桂轮、三鹤、起云、金壶、松涛、狮子、遇圣、浮丘、周道、黄盖、悬练、鸡鸣、青童、春震。绝顶峻极峰海拔1440米。

(4)宋真宗：北宋皇帝，名赵恒，共在位二十五年，时为997—1022年。

【译文】

太室山东南方的一条支脉，叫做黄盖峰。山峰下面就是中岳庙，规模形制宏伟壮丽。庭院中矗立着的石碑，都是宋代、辽代以来的题刻。上登嵩山的正路，是在万岁峰的下面，位于太室山的正南面。我昨天赶去卢岩寺时，首先经过东峰，途中看见峰峦秀丽出众，中间裂开像门一样，有人指着说是金峰玉女沟，从这里也有条路登上绝顶，于是找到一个樵夫预先约定为我领路，今天就从这里上山。走近峰峦秀丽出众的地方，道路逐渐转向避开这座山，是因为山势险峻道路不能径直穿越过去了。向北靠近土山走，一条线一样宽的道路仅容许向上攀登，大约二十里，才越过东峰，不久转到山峰像门一样裂开处的上方。向西越过狭窄的山脊，望着绝顶前行。这一天，浓云像泼洒开的墨汁，我没有因此止步。到此时，山间的云气愈加黑沉沉的，稍稍晴开就能向下俯瞰到险绝的崖壁和重重山崖，如同挂着一幅幅丝绢，

似剖开的白玉，浓雾闭合时如同行走在大海中。行五里，抵达天门。上下都是重叠的石崖，路上积雪很多。向导指着最险峻的地方，说是大铁梁桥。折向西，又行三里，绕到山峰南面下走，来到登高岩。凡是幽深的石岩大多不通畅，通畅的地方又缺少回绕隐秘互相掩映的情趣。这座石岩上面紧靠层层山崖，下临极深的壑谷，洞口有重重山峦围绕护卫，左右两边回绕紧靠着石台和山峰。刚进去时，有个山洞十分深邃，洞壁斜着通进去；穿行了几步，石崖突然从中断开五尺，无处可以落脚。向导本来就是老练的樵夫，敏捷得像猿猴，侧着身子跳到对面的石崖上，取来两棵树干，横架着当做栈道。过来后，就见岩洞穹然隆起，覆盖在上方，洞中有乳泉、丹灶、石床等名胜。从岩洞侧面往上登，另外有一处石台，三面悬绝在壑谷中。向导说："向下可以俯瞰登封县城，远处能看到箕山、颍水。"此时浓雾四面闭塞，都没有看见。走出岩洞，转向北走二里，来到白鹤观遗址。遗址在山间的平地中，离开险峻的地方靠近平坦的地方，一棵孤独的松树挺立着，有种旷达的情趣。又向北上登三里，这才登上绝顶，有座三开间的真武庙。侧边有一口井，很是晶莹，叫做御井，是宋真宗避暑时挖掘的井。

饭真武庙中。问下山道，导者曰："正道从万岁峰抵麓二十里。若从西沟悬溜而下，可省其半，然路极险峻。"余色喜，谓嵩无奇，以无险耳。亟从之，遂策杖前。始犹依岩凌石，披丛条以降。既而从两石峡溜中直下，仰望夹崖逼天。先是峰顶雾滴如雨，至此渐开，景亦渐奇。然皆垂沟脱磴，无论不能行，且不能止。愈下，崖势愈壮，一峡穷，复转一峡。吾目不使旁瞬，吾足不容求息也。如是十里，始出峡，抵平地，得正道。过无极洞(1)，西越岭，趋草莽中，五里，得法皇寺(2)。寺有金莲花，为特产，他处所无。山雨忽来，遂借榻僧寮(3)。其东石峰夹峙，每月初生，正从峡中出，所称"嵩门待月"也。计余所下之峡，即在其上，今坐对之，只觉云气出没，安知身自此中来也。

【注释】

(1)无极洞：即今老君洞，有道院一所。原奉太极、皇极，因称无极洞。

(2)法皇寺：应作“法王寺”。创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仅比洛阳白马寺晚三年，是嵩山最古的寺院。寺后有塔数座，高者达四十余米，为方形密檐式砖塔，唐代建筑。嵩门待月亦嵩山八景之一。

(3)僧寮(liáo)：和尚住的小屋。

【译文】

在真武庙中吃饭。打听下山的路，向导说：“正路从万岁峰到山麓有二十里路。假如从西面的山沟悬空滑下去，可以省去一半路程，但是道路极为险峻。”我面露喜色，一直认为嵩山没有特点，是因为没有险要的地方。急忙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拄着拐杖往前走。开始时还紧靠石岩翻越山石，拨开丛密的枝条下降。继而从里面是石崖的峡谷中一直往下滑行，仰面望见夹立的石崖直逼天空。这之前峰顶的雾滴像细雨一样，到了此地天气逐渐晴开，景色也渐渐奇异起来。然而都是垂直的深沟没有台阶，不但不能走，而且不能停下来。越往下，石崖的气势越雄壮，一条峡谷完了，又转进一条峡谷。我的眼睛不敢往旁边看，也不容许我的脚求得歇息了。如此十里，才出了峡谷，来到平地上，找到正路。经过无极洞，向西越岭，疾行在莽莽的草丛中，行五里，来到法皇寺。法皇寺中有金莲花，是特产，其他地方没有。山雨忽然来临，于是在僧房中借床留宿。寺东有石峰夹峙，每当月亮初升时，正好从峡谷中出来，就是所谓的“嵩门待月”的景观了。估计我下来的峡谷，就在这些石峰的上面，现在坐着面对着它，只觉得上面云气出没，哪里知道自己是从这中间下来的呢！

二十二日　出山，东行五里，抵嵩阳宫废址(1)。惟三将军柏郁然如山，汉所封也；大者围七人，中者五，小者三。柏之北，有室三楹，祠二程先生(2)。柏之西，有旧殿石柱一，大半没于土，上多宋人题名，可辨者为范阳祖无择、上谷寇武仲及苏才翁数人而已(3)。柏之

西南，雄碑杰然，四面刻蛟螭甚精(4)。右则为唐碑，裴迥撰文，徐浩八分书也(5)。又东二里，过崇福宫故址(6)，又名万寿宫，为宋宰相提点处。又东为启母石(7)，大如数间屋，侧有一平石如砥。又东八里，还饭岳庙，看宋、元碑。

【注释】

(1)嵩阳宫废址：在登封城北2.5公里。北魏时为嵩阳寺，隋代为嵩阳观，唐高宗曾以此为行宫。宋至道三年(997)赐名太室书院，景祐二年(1035)重修，赐额更名为嵩阳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现为登封师范学校。三将军柏今存二株，皆不甚高，大将军柏躯干斜依，腰围约六米，二将军柏腰围近十五米，中空，散为若干枝，系西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游嵩山时所封，为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唐碑即指《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李林甫撰文。徐浩书，天宝三年(744)刻立，高八米多，现用三棵大木柱支撑着，为嵩山最大的石碑。

(2)二程：指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曾在此讲过学。

(3)范阳：历史上曾数次以范阳为名设置郡县，治所也有变迁。唐天宝年间设范阳郡，唐代后期有范阳节度使，皆在今北京城西南。唐初置范阳县，治今河北涿州市，历为涿州治所，至明初废入涿州。上谷：战国、秦、汉有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隋、唐亦置上谷郡，治今河北易县。

(4)螭(chī)：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色黄，古代建筑常用它的形状作装饰。

(5)八分书：书法体的一种。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隶书，王次仲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斯字二分，取八分，别成一格，故称八分书。

(6)崇福宫：在万岁峰南麓，汉代建万岁观，宋时改名崇福宫，相传司马光曾在此写过《资治通鉴》。现为养鸡场，古碑仆卧地上，大石柱础犹存，当年著名的太乙泉水，现用水管引入围墙内饮用。

(7)启母石：今存。从轮廓看，平石系从主石上崩下来的，上平滑。两石间有碑一块，为隆庆三年(1569)监察御史蒋机立。其南稍远处有东汉延光二年(123)立启母阙，用长方形石条砌成，分东西两半，有石雕屋顶，现存篆书铭文及雕刻的画像六十余幅。

【译文】

二十二日　出山后，往东行五里，抵达嵩阳宫遗址。唯有三棵将军柏郁郁葱葱的，巍然如山，这是汉代加封的称号；大的一棵要七个人合抱，中等的要五个人合抱，小的要三个人合抱。将军柏的北边，有三间房屋，祭祀程颐、程颢二位先生。将军柏的西面，有一根旧时大殿的石柱，大半截埋在土中，上面有很多宋代人的题名，可以辨认的有范阳人祖无择、上谷人寇武仲和苏才翁几个人而已。将军柏的西南方，有块雄伟高大的石碑，四面刻有蛟龙，非常精美。右边的一块是唐代的石碑，裴迥撰写的碑文，徐浩用汉隶字体书写。又向东二里，路过崇福宫旧址，又叫万寿宫，是宋朝宰相提点办事的地方。再往东是启母石，大处如同几间房屋，侧面有一块平滑的岩石，像磨刀石。又向东八里，返回中岳庙吃饭，观看宋、元时期的碑刻。

西八里，入登封县(1)。西五里，从小径西北行。又五里，入会善寺(2)，“茶榜”在其西小轩内，元刻也。后有一石碑仆墙下，为唐贞元《戒坛记》(3)，汝州刺史陆长源撰文，河南陆郢书。又西为戒坛废址，石上刻镂极精工，俱断委草砾。西南行五里，出大路，又十里，至郭店(4)。折而西南，为少林道。五里，入寺，宿瑞光上人房。

【注释】

(1)登封县：隶河南府，即今河南登封市。旧城在今县治西南部，主要街道作“十”字，部分城墙遗迹尚存。

(2)会善寺：今存，大殿为元代建筑。该寺为唐代著名天文学家一行出家的地方，寺西山坡上即为一行创建的戒坛遗址，今残存刻有金刚像的石柱一根。寺东山坡上有塔三座，其中一座为六角锥体五级彩色琉璃塔。

(3)贞元：唐德宗年号，共二十年，时在785—804年。

(4)郭店：今名同，在登封市西北，登封到偃师的公路旁。

【译文】

向西行八里，进入登封县城。向西行五里，从小径往西北行。又行五里，进入会善寺，“茶榜”碑在寺中西面的小轩内，是元代的碑

刻。后面有一块石碑倒伏在墙下，是唐代贞元年间的《戒坛记》，汝州刺史陆长源撰写碑文，河南人陆郢书写。再往西是戒坛的遗址，残石的雕刻极为精致工整，全都残断不全地丢弃在草丛碎石间。往西南行五里，来到大路上，又行十里，到达郭店。折向西南走，是去少林寺的路。行五里，进入少林寺，住宿在瑞光上人的僧房中。

二十三日　云气俱尽。入正殿，礼佛毕，登南寨。南寨者，少室绝顶，高与太室等，而峰峦峭拔，负“九鼎莲花”之名。俯环其后者为九乳峰，蜿蜒东接太室，其阴则少林寺在焉(1)。寺甚整丽，庭中新旧碑森列成行，俱完善。夹墀二松(2)，高伟而整，如有尺度。少室横峙于前，仰不能见顶，游者如面墙而立，辄谓少室以远胜。余昨暮入寺，即问少室道，俱谓雪深道绝，必无往。凡登山以晴朗为佳。余登太室，云气弥漫，或以为仙灵见拒(3)，不知此山魁梧，正须止露半面。若少室工于掩映，虽微云岂宜点滓？今则霁甚，适逢其会，乌可阻也！乃从寺南渡涧登山，六七里，得二祖庵(4)。山至此忽截然土尽而石，石崖下坠成坑。坑半有泉，突石飞下，亦以“珠帘”名之。余策杖独前，愈下愈不得路，久之乃达。其岩雄拓不如卢岩，而深峭过之。岩下深潭泓碧，僵雪四积。再上，至炼丹台。三面孤悬，斜倚翠壁，有亭曰小有天，探幽之屐，从未有抵此者。过此皆从石脊仰攀直跻，两旁危崖万仞，石脊悬其间，殆无寸土，手与足代匮而后得升(5)。凡七里，始跻大峰。峰势宽衍，向之危石，又截然忽尽为土。从草棘中莽莽南上，约五里，遂凌南寨顶，屏翳之土始尽。南寨实少室北顶，自少林言之，为南寨云。盖其顶中裂，横界南北，北顶若展屏，南顶列戟峙，其前相去仅寻丈，中为深崖，直下如剖。两崖夹中，坑底特起一峰，高出诸峰上，所谓摘星台也，为少室中央(6)。绝顶与北崖离倚，彼此斩绝不可度。俯瞩其下，一丝相属。余解衣从之，登其上，则南顶之九峰森立于前，北顶之半壁横障于后，东西皆深坑，俯不见底，罡风乍至(7)，几假翰飞去(8)。

【注释】

(1)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面，背倚五乳峰，少林河从寺前流过，距登封城13公里，有公路相通。该寺始建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印度僧人菩提达摩在此首传禅宗，少林寺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祖庭，且以传授少林派拳术著称。常住院面积三万多平方米，1928年军阀石友三放火烧寺，保存至今者主要有方丈，达摩亭，千佛殿的五百罗汉朝毗卢，白衣殿的少林拳谱、十三和尚救唐王、紧那罗御红巾等壁画，还有三百余品碑刻和金属铸器。寺西有墓塔二百二十多座，层级、大小不同，形态万千，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

(2)墀(chí)：台阶上面的空地。

(3)仙灵见拒："四库"本作"山灵见拒"。

(4)二祖庵：二祖即慧可，二祖庵在少林寺西南四公里的钵盂峰上。有古井四眼，俗称"卓锡泉"。南上里许即炼魔台，又称觅心台，为远眺风景的好地方。

(5)手与足代匮(kuì)：脚不够用而以手帮助。代匮，备缺乏以为代。

(6)少室：少室山，有三十六峰。南寨即今御寨山，为少室山绝顶，海拔1405米。

(7)罡(gāng)风：亦作"刚风"，即高空的强风。

(8)翰(hàn)：天鸡红色的羽毛。

【译文】

二十三日　云气全部散尽。进入正殿，拜完佛，攀登南寨。南寨是少室山的绝顶，高度与太室山相等，但峰峦陡峭挺拔，享有"九鼎莲花"的盛名。低伏环绕在少室山后面的是九乳峰，蜿蜒往东延伸，连接着太室山，少室山的北面就是少林寺所在的地方。寺院十分整齐华丽，庭院中新旧石碑像森林一样排列成行，都很完好。殿前夹住台阶的两棵松树，高大伟岸而且很整齐，像用尺子量过似的。少室山横着屹立在前方，抬头不能看见山顶，游览的人如同面对墙壁站立，就有人说少室山的景色从远处看更美。我昨天傍晚进入寺中，立即打听去少室山的路，都说雪太深，路断了，肯定无法前去。凡是登山，以天气晴朗为好。我登太室山时，云气弥漫，有人认为是山神拒绝游人，却不知道这座山的高大伟岸，正好只需要露出半个面孔。如果少

室山长于景致的互相掩映，即使有微少的一点云彩难道会玷污它吗？今天则非常晴朗，恰逢极好的机会，没什么可以阻止我了！于是从寺南渡过山涧登山，六七里路后，到达二祖庵。山到了这里忽然间泥土完了，截然变成石头，石崖下坠成深坑。深坑的半中腰有处泉水，冲出岩石飞流下去，也是用“珠帘”来给它起名。我拄着拐杖独自前行，越下走越找不到路，很久后才到达。这个岩洞雄伟宽阔不如卢岩洞，可幽深陡峭超过卢岩洞。岩洞下面的深潭清澈碧绿，凝结的积雪四面堆积着。再上走，到达炼丹台。三面孤立悬空，斜靠着苍翠的崖壁，有座亭子叫做“小有天”，探幽访胜者的足迹，从来没有到达过此地的。过了此地都是从石头山脊上仰面笔直攀登，两旁高险的石崖有万仞高，石头山脊高悬在两面石崖之间，几乎没有一寸土，手与脚交替使用才得以往上登。共七里，才登上一座大山峰。山峰上的地势宽敞平坦，原先那些危险的石崖，忽然间又完全截然变成土。从茫茫的草丛荆棘中往南上登，约有五里路，终于登上南寨的顶上，遮蔽在岩石上的土这才没有了。南寨实际上是少室山北面的山顶，就少林寺而言，才算是南寨。原来少室山的绝顶从中间裂开，横断为南北两部分，北面的山顶像展开的屏风，南面的山顶如排列的戟一样耸峙着，两座山顶的前边相距仅有八尺到一丈，中间是深深的悬崖，笔直下陷，像刀剖开的。两面悬崖相夹的中间，深坑底下耸起一座独立的山峰，高高超出群峰之上，就是所谓的摘星台了，位于少室山的中央。绝顶与北面的悬崖若即若离，彼此断开，绝对不能飞越过去。俯身看绝顶下面，有一丝相连。我脱下衣服从那里走过去，登到绝顶上，就见南面的山顶上有九座山峰森林一样矗立在前方，北面山顶的半面石壁横挡在后方，东西两面都是深坑，低头看不见底，高空中的狂风猛然间袭来，几乎借着翅膀飞走了！

从南寨东北转，下土山，忽见虎迹大如升。草莽中行五六里，得茅庵，击石炊所携米为粥，啜三四碗，饥渴霍然去。倩庵僧为引龙潭道。下一峰，峰脊渐窄，土石间出，棘蔓翳之，悬枝以行，忽石削万丈，势不可度。转而上跻，望峰势蜿蜒处趋下，而石削复如前。往复

不啻数里，乃迂过一坳，又五里而道出，则龙潭沟也。仰望前迷路处，危崖欹石，俱在万仞峭壁上。流泉喷薄其中，崖石之阴森嶄巖者，俱散成霞绮。峡夹涧转，两崖静室如蜂房燕垒。凡五里，一龙潭沉涵凝碧，深不可规以丈。又经二龙潭，遂出峡，宿少林寺。

【译文】

从南寨转向东北，下到土山，忽然看见老虎的脚印大处如升。在草莽中前行五六里，见到一处茅草庵，用打火石点火，把随身带着的米煮成稀粥，喝了三四碗，饥渴的感觉豁然消失。请庵中的僧人为我指引去龙潭的路。走下一座山峰，山脊渐渐变窄，泥土和岩石交替出现，荆棘藤蔓遮蔽着山脊，悬垂在树枝上得以前行，忽然石崖陡削有万丈高，势必不可飞越。转而向上攀登，望着山势蜿蜒的地方向下赶过去，可石崖陡削又像前边一样。来来回回不下几里路，这才绕过一个山坳，又走五里后才来到道路上，就是龙潭沟了。抬头望前边迷路的地方，石崖高险，岩石倾斜，都是走在万仞高的绝壁上。流淌的山泉喷涌在山谷中，高峻阴森的崖石，全都散成了绮丽的云霞。峡谷夹着山涧转，两面石崖上的静室像蜂房燕窝一样。共五里，一个龙潭蕴涵凝聚着渊深澄碧的潭水，深得不能用丈来测量。又经过两个龙潭，终于走出峡谷，住在少林寺。

二十四日　从寺西北行，过甘露台，又过初祖庵。北四里，上五乳峰，探初祖洞。洞深二丈，阔杀之，达摩九年面壁处也(1)。洞门下临寺，面对少室。地无泉，故无栖者。下至初祖庵(2)，庵中供达摩影石。石高不及三尺，白质黑章，俨然西僧立像(3)。中殿六祖手植柏(4)，大已三人围，碑言自广东置钵中携至者。夹墀二松亚少林。少林松柏俱修伟，不似岳庙偃仆盘曲(5)，此松亦然。下至甘露台，土阜矗起，上有藏经殿。下台，历殿三重，碑碣散布(6)，目不暇接。后为千佛殿，雄丽罕匹。出饭瑞光上人舍。策骑趋登封道，过轘辕岭(7)，宿大屯。

【注释】

(1)达摩：菩提达摩的简称。相传为南天竺人，南朝宋末航海到广州，梁武帝迎至金陵，与谈佛理。后往北魏，住嵩山少林寺，被认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

(2)初祖庵：宋时少林寺僧徒为纪念禅宗初祖达摩修造的，今存大殿和千佛阁。古柏亦无恙，高二十多米，胸围四米余。

(3)俨然西僧立像："西僧"，"四库"本作"番僧"，陈本作"胡僧"。

(4)六祖：指慧能，唐代僧人。本姓卢，生于南海新兴(今属广东)，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实际创立者，被尊为禅宗第六祖。他的一派为禅宗南宗，传承很广，为禅宗正系。

(5)偃仆：仰而倒称偃，伏而覆为仆。

(6)碑碣：人工竖立的刻有文字的石头，作为纪念物，或标记、文告用。方者称碑，圆者称碣。

(7)轘辕岭：在登封西北，有轘辕关，石径崎岖，长坡数里，地势险要，为许昌到洛阳的交通要道，公路今仍从此经过。

【译文】

二十四日　从少林寺向西北行，经过甘露台，又经过初祖庵。向北四里，登上五乳峰，探访初祖洞。洞深二丈，宽处不到二丈，是达摩面壁九年的地方了。洞口下临初祖庵，面对少室山。地下没有泉水，所以没有居住的人。下到初祖庵，庵中供奉着有达摩身影的岩石。这块岩石高处不到三尺，白色质地，黑色的花纹，俨然像西域僧人站立的影像。中间一重殿六祖慧能亲手种植的柏树，已有三个人围抱那么大，碑文记载说，树苗是慧能从广东放在钵盂中带来的。夹在殿前台阶两旁的两棵松树比少林寺的小些。少林寺的松柏都很高大伟岸，不像中岳庙的前倒后扑、缠绕拳曲，这里的松树也一样。下到甘露台，一座土阜矗立着，上面有藏经殿。走下甘露台，经过三重殿宇，各种碑刻散布着，目不暇接。后面是千佛殿，雄伟壮丽，极少有与它匹敌的。出来在瑞光上人的僧舍中吃饭。鞭赶着马奔向去登封县

城的路，路过轘辕岭，住在大屯。

二十五日　西南行五十里，山冈忽断，即伊阙也(1)。伊水南来经其下，深可浮数石舟。伊阙连冈，东西横亘，水上编木桥之。渡而西，崖更危耸。一山皆劈为崖，满崖镌佛其上。大洞数十，高皆数十丈。大洞外峭崖直入山顶，顶俱刊小洞，洞俱刊佛其内。虽尺寸之肤，无不满者，望之不可数计(2)。洞左，泉自山流下，汇为方池，余泻入伊川。山高不及百丈，而清流淙淙不绝，为此地所难。伊阙摩肩接毂(3)，为楚、豫大道，西北历关陕。余由此取西岳道去。

【注释】

(1)伊阙：在今河南洛阳市南12公里。青山对峙，形如门阙，伊水经其间，从南往北流，故称伊阙。《明史·地理志》：洛阳“西南有阙塞山，亦曰阙口山，亦曰伊阙山，俗曰龙门山”。

(2)“一山皆劈为崖”数句：此即著名的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断续大规模营造达四百多年。现存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造像题记三千六百多块。主要洞窟在河西，以唐代所凿奉先寺佛像为最大。香山寺和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墓在河东。河上新建有水泥大桥相连。

(3)摩肩接毂(gǔ)：人肩挤摩，车毂碰接，比喻其繁盛。毂，车轮中心有窟窿可以插轴的部分。

【译文】

二十五日　往西南行五十里，山冈忽然断开，就是伊阙了。伊水从南面流来，流经伊阙下面，水深可以浮起载重几石的船。伊阙相连的山冈，呈东西向横亘着，伊水上用木板架成木桥。渡到西岸，山崖更加高耸险峻。整座山都被辟成悬崖，石崖上面刻满佛像。大的洞窟有几十个，高度都是几十丈。大洞窟外边的峭壁直接到达山顶，洞窟顶上都凿有小洞，洞内都刻有佛像。即使是一尺一寸的岩石表面上，无处不刻满佛像，望过去不可计算数目。洞窟左边，泉水从山上流下来，汇积成一个方形水池，多余的水泻入伊水中。山的高处不到一百

丈，可清泉淙淙流淌，源源不断，是这个地方很难得的。伊阙人挤人，车连着车，是湖北、河南之间的大道，西北通向潼关、陕西。我由这里取道去西岳华山。

游太华山日记(1)陕西西安府华阴县(2)

【题解】

《游太华山日记》是天启三年(1623)徐霞客游太华山在陕西境内沿途的游记。徐霞客于二月的最末一天进入潼关，到华山北麓的西岳庙，三月初三日下华山，过华阴县。初四日进入洛南县境。初七日至龙驹寨，从此取丹江水路，初十日出陕西界。

太华山即今华山，为五岳之一的西岳，以险绝著称。徐霞客经玉泉院、莎罗宫、青柯坪，历千尺幢、百尺峡、老君犁沟、苍龙岭等险道，游遍华山顶上五峰，对华山的形势和景物作了准确的描述。该篇虽名《游太华山日记》，但所记不止华山一地一景。这是徐霞客第一次逐日完整记述一个省的游程，他已不局限于旅游名山，开始了系统观察自然和描述自然。该篇记载了陕西东南部的山形地貌、水道源流、州县辖境、水陆交通、关隘险阻，兼及作物、花果等，内容丰富，文字洗练，记述准确。

二月晦　入潼关，三十五里，乃税驾西岳庙(3)。黄河从朔漠南下(4)，至潼关(5)，折而东。关正当河、山隘口，北瞰河流，南连华岳，惟此一线为东西大道，以百雉锁之(6)。舍此而北，必渡黄河，南必趋武关，而华岳以南，峭壁层崖，无可度者。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屼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行二十里，忽仰见芙蓉片片，已直造其下，不特三峰秀绝，而东西拥攒诸峰，俱片削层悬。惟北面时有土冈，至此尽脱山骨，竟发为极胜处。

【注释】

(1)太华山：即华山，远望如花擎空，因名。因其西有少华山，故称太华山。在陕西华阴市南，属秦岭东段，北临渭河平原，高出众山，壁立千仞，以险绝著称。主峰有三：东峰又名朝阳峰，南峰又名落雁峰，西峰又名莲花峰。北峰、中峰也很著名。北峰又名云台峰，即《游记》所称白云峰。中峰又名玉女峰。

(2)西安府：为陕西布政司治所，即今陕西西安市。明代城墙、门楼、钟楼、鼓楼等，至今保存完好，为明城保存最完整的地方，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西岳庙：在华阴市东1.5公里的岳镇东端，亦称华阴庙，建筑宏伟，庙内碑刻很多。

(4)朔(shuò)漠：北方沙漠之地。

(5)潼关：历史上的潼关，即《游记》中所描述的潼关，在今风陵渡对岸的黄河边，陕西潼关县的港口。因修三门峡水库，潼关县治迁至吴村。

(6)百雉(zhì)：雉为古代计算城墙的单位，以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左传》：“都城过百雉。”此处所用百雉，即指长而高大的城墙。

【译文】

二月末　进入潼关，走了三十五里，就住宿在西岳庙。黄河从北方的大漠地带往南下流，流到潼关，折向东流。潼关正好位于黄河流出华山的隘口处，北面俯瞰黄河的流水，南面连着华山，唯有这一条狭窄的地带成为东西交通的大道，用高大的城墙锁住通道。放弃这里往北走，必定要渡过黄河；往南必定要从武关走，可华山以南，层层峭壁悬崖，无处可以穿越。没有进关时，百里之外就看见华山突兀地高出云层之上；到进了潼关后，华山反而被山冈土陇遮住了。前行二十里，忽然抬头看见一片片芙蓉样的山峰，已经直接来到华山下，不仅三座山峰绝顶秀美，而东西两面围绕攒聚的群峰，也都是一片片像刀削出来的，一层层高悬着。唯有北面不时有土质的山冈，到了此地完全露出峥峥的岩石，竞相展示最为优美的景色。

三月初一日　入谒西岳神，登万寿阁。向岳南趋十五里，入云台观。觅导于十方庵。由峪口入(1)，两崖壁立，一溪中出，玉泉院当其

左(2)。循溪随峪行十里，为莎萝宫，路始峻。又十里，为青柯坪(3)，路少坦。五里，过寥阳桥，路遂绝。攀锁上千尺幢(4)，再上百尺峡。从崖左转，上老君犁沟(5)，过猢狲岭(6)。去青柯五里，有峰北悬深崖中，三面绝壁，则白云峰也。舍之南，上苍龙岭(7)，过日月岩。去犁沟又五里，始上三峰足。望东峰侧而上，谒玉女祠(8)，入迎阳洞。道士李姓者，留余宿。乃以余晷上东峰(9)，昏返洞。

【注释】

(1)峪(yù)：北方称呼山谷为峪。

(2)玉泉院：今名同，在华山北麓谷口，为登华山必经之路。

(3)青柯坪：在华山谷道尽头，是上山途中唯一比较平坦的地方，有东道院和通仙观可憩息食宿。

(4)锁：铁链。千尺幢(chuáng)：今名同，为华山咽喉。两面峭壁，当中一条狭隘的石缝，中间凿出陡峻的踏步，两边挂着铁链供游人拉牵。接近幢顶处有铁板可以启闭。

(5)老君犁沟：东为绝壁，西为深壑，自上而下，共五百七十余级。相传老子修道时，见人们开山凿道不易，便驱其乘牛一夜犁成此道，故名。

(6)猢狲岭：即猢狲愁。崖壁陡峭，传说以前从华山水帘洞出来的猿猴，每到此即返回，连它们也难于通过，故名。

(7)苍龙岭：今名同，为登华山最险的地段。系一条狭而且长的山脊，南北长达1500米，踏步狭处仅尺许，两旁为深谷，游人必须牵住铁链前进。

(8)玉女祠：在中峰玉女峰。

(9)余晷(guǐ)：即剩余的时间。晷，原意为日影。古人测日影以定时刻，故又引申为时间。

【译文】

三月初一日　进入西岳庙参拜西岳神，登上万寿阁。朝着华山向南赶了十五里路，进入云台观。在十方庵找到向导。由峪口进山，两面的山崖墙壁样矗立，一条溪水从中间流出来，玉泉院位于峪口左

边。沿着溪流顺着山谷前行十里，是莎萝宫，道路开始陡峻起来。又行十里，到青柯坪，路稍平坦了一些。行五里，过了寥阳桥，路就断了。抓着铁链登上千尺幢，再登上百尺峡。从石崖左边转过去，登上老君犁沟，越过猢狲岭。距离青柯坪五里处，北面有座山峰高悬在幽深的山崖中，三面是绝壁，那就是白云峰了。我放弃了云峰往南走，登上苍龙岭，经过日月岩。离开老君犁沟又走了五里路，这才上登到三座山峰的脚下。望着东峰的侧面往上登，拜谒了玉女祠，进入迎阳洞。有个姓李的道士，留我住下。于是利用剩余的时间登上东峰，黄昏返回迎阳洞。

初二日　从南峰北麓上峰顶，悬南崖而下，观避静处。复上，直跻峰绝顶(1)。道士指为仰天池。旁有黑龙潭。从西下，复上西峰。峰上石耸起，有石片覆其上如荷叶。旁有玉井甚深(2)，以阁掩其上，不知何故。还饭于迎阳。上东峰，悬南崖而下，一小台峙绝壑中，是为棋盘台。既上，别道士，从旧径下，观白云峰，圣母殿在焉。下至莎萝坪，暮色逼人，急出谷，黑行三里，宿十方庵。出青柯坪，左上有柸渡庵、毛女洞(3)；出莎萝坪，右上有上方峰：皆华之支峰也，路俱峭削，以日暮不及登。

【注释】

(1)“直跻”句：南峰为华山绝顶，海拔2160米。峰顶有老君洞，洞北有泉，冬夏不竭，称仰天池。

(2)玉井：玉井不在西峰上，“旁有玉井甚深”前疑有脱文。今华山顶玉女、莲花、落雁峰间的山谷中有镇岳宫，宫前即为玉井，其上筑楼。

(3)毛女洞：“四库”本作“毛女祠”。二者皆不误。华山有毛女洞，传为秦时宫女玉姜藏身处。后人为纪念毛女，又在路旁建了毛女祠。

【译文】

初二日　从南峰的北麓登上峰顶，从南面的山崖上悬空而下，观看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又上来，一直登上南峰的绝顶。(绝顶上有个

小洞，)道士指认为仰天池。旁边有个黑龙潭。从西面下走，又登上西峰。西峰上岩石耸起，有石片像荷叶一样覆盖在岩石上。旁边有口玉井非常深，井上用一座楼阁遮住了井，不知是什么原因。返回来在迎阳洞吃饭。登上东峰，从南面的山崖上悬空而下，一座小石台屹立在绝深的壑谷中，这是棋盘台。上来后，告别了道士，从原路下山，观览了白云峰，圣母殿就在这里。下到莎萝坪，暮色逼人快走，急忙走出山谷，摸黑前行三里，住在十方庵。走出青柯坪，左边上面有柸渡庵、毛女洞；走出莎萝坪，右边上面有上方峰：都是华山的支峰，道路都峭拔陡削，因为天黑来不及上登。

初三日　行十五里，入岳庙。西五里，出华阴西门(1)，从小径西南二十里，入泓峪，即华山之西第三峪也。两崖参天而起，夹立甚隘，水奔流其间。循涧南行，倏而东折(2)，倏而西转。盖山壁片削，俱犬牙错入，行从牙罅中，宛转如江行调舱然。二十里，宿于木柸。自岳庙来，四十五里矣。

【注释】

(1)华阴：明为县，隶西安府华州，即今陕西华阴市，在陇海铁路线上。

(2)倏(shū)而：忽而。倏，极快地。

【译文】

初三日　前行十五里，进入西岳庙。向西五里，走出华阴县城西门，从小径往西南行二十里，进入泓峪，就是华山西面的第三条山谷了。山谷两侧的崖壁参天而起，夹着山谷矗立，非常狭窄，溪水奔流在山谷间。沿着山涧往南行，忽而向东折，忽而向西转。山崖石壁一片片的，极为陡削，全都犬牙交错，像在牙缝中行走，弯弯转转，像在江中行船掉转船头一样。行二十里，住在木柸。从西岳庙出来，已有四十五里了。

初四日　行十里，山峪既穷，遂上泓岭。十里，蹑其巅。北望太

华，兀立天表。东瞻一峰，嵯峨特异，土人云赛华山。始悟西南三十里有少华(1)，即此山矣。南下十里，有溪从东南注西北，是为华阳川(2)。溯川东行十里，南登秦岭，为华阴、洛南界。上下共五里。又十里为黄螺铺(3)。循溪东南下，三十里，抵杨氏城(4)。

【注释】

(1)少华：少华山，今名同，在华县城东南五公里，比太华山低小。有三峰，西为独秀峰，中为玉女峰，东为半截山。

(2)华阳川：今仍称华阳，在华阴市西南隅。

(3)黄螺铺：今又作“黄龙铺”，在洛南县西北隅。

(4)杨氏城：今作“杨诗城”，在洛南县北境，石门河东岸。

【译文】

初四日　前行十里，山谷走完后，登上泓岭。走了十里，登上泓岭的岭头。远望北面的太华山，高高矗立，耸入天际。东面看到一座山峰，山势巍峨，特别出众，当地人说是赛华山。这才猛然醒悟，西南三十里处有座少华山，就是这座山了。向南下走十里，有条溪流从东南往西北流淌，这是华阳川。溯华阳川往东行十里，向南上登秦岭，是华阴县、洛南县的分界处。上上下下共走了五里路。又行十里是黄螺铺。沿着溪流向东南下行，走了三十里，抵达杨氏坡。

初五日　行二十里，出石门(1)，山始开。又七里，折而东南，入隔凡峪。西南二十里，即洛南县峪(2)；东南三里，越岭。行峪中，十里出山，则洛水自西而东，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复上岭，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来入洛。溯之入，十五里，为景村(3)。山复开，始见稻畦。过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树沟。山空日暮，借宿山家。

【注释】

(1)石门：今名同，在洛南县北境。

(2)洛南县：隶西安府商州，即今陕西洛南县。

(3)景村：今名同，在洛南县东南境。

【译文】

初五日　前行二十里，走出石门，山势开始开阔起来。又行七里，折向东南，进入隔凡峪。西南方二十里处，就是洛南县城所在的山谷；往东南行三里，越过山岭。行走在山谷中，十里后出山，就见洛水自西往东流，就是在河南渡过的河水的上游了。渡过洛水又上登山岭，叫做田家原。行五里，下到山谷中，有河水从南面流来汇入洛水中。溯这条河水进去，行十五里，是景村。山势又开阔起来，开始见到稻田。走过此地后仍然溯流进入南面的山谷，往南行五里，来到草树沟。山间空旷，天色已晚，借宿在山间人家。

自岳庙至木柸，俱西南行，过华阳川则东南矣。华阳而南，溪渐大，山渐开，然对面之峰峥峥也(1)。下秦岭，至杨氏城，两崖忽开忽合，一时互见，又不比木柸峪中，两崖壁立，有回曲无开合也。

【注释】

(1)峥峥(zhēng)：高峻。

【译文】

自西岳庙来到木柸，都是向西南方向前行，过了华阳川就往东南方走了。华阳川以南，溪流渐渐大起来，山势渐渐变开阔，然而对面的山峰仍然山势峥嵘。走下秦岭，来到杨氏城，两面的山崖忽而分开忽而合拢，一时间交错出现，又比不上在木柸峪中，两面的石崖墙壁一样矗立，只有迂回曲折而没有山势的分合了。

初六日　越岭两重，凡二十五里，饭坞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者。又东南十里，入商州界(1)，去洛南七十余里矣。又二十五里，

上仓龙岭(2)。蜿蜒行岭上，两溪屈曲夹之。五里，下岭，两溪适合。随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于峪口。

【注释】

(1)商州：隶西安府，即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

(2)仓龙岭：即今蟒岭。疑“仓龙”为“苍龙”。

【译文】

初六日　越过两重岭，共有二十五里地，在坞底岔吃饭。这里向西走的路，就是通向洛南县城的路。又往东南行十里，进入商州境内，距离洛南县城有七十多里路了。又行二十五里，登上苍龙岭。曲折蜿蜒地行走在山岭上，两条溪流弯弯曲曲地夹着山岭流淌。行五里，走下山岭，两条溪流恰好汇合。顺着溪流行走在老君峪中，行十里，傍晚时分，山雨忽然来临，便在老君峪口投宿。

初七日　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于东(1)，循之行十里，龙驹寨(2)。寨东去武关九十里(3)，西向商州，即陕省间道(4)，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经武关之南，历胡村，至小江口入汉者也(5)。遂趋觅舟。甫定(6)，雨大注，终日不休，舟不行。

【注释】

(1)大溪：此大溪明代称丹水，即今丹江。

(2)龙驹寨：隶商州。今名同，为陕西丹凤县治。

(3)武关：今名同，在陕西丹凤县东隅，有公路经过。

(4)间(jiàn)道：偏僻但是捷直的小路。

(5)小江口：今称江口，在湖北丹江口市丹江汇入汉水处。

(6)甫(fǔ)：方才。

【译文】

初七日　前行五里，走出老君峪。一条大溪自西往东奔流，沿着溪流前行十里，到龙驹寨。龙驹寨东面距离武关九十里，西面通向商州，是去陕西的小道，来往的骡马、客商与货物，不比潼关的大路少。溪流中的木板船，可以承载五石的重量。溪水从商州城西面流到此地，流经武关的南面，流过胡村，流到小江口后汇入汉水。于是赶过去找船。刚讲定船只，大雨如注，一整天都没停，船不走。

初八日　舟子以贩盐故，久乃行。雨后，怒溪如奔马，两山夹之，曲折萦回，轰雷入地之险，与建溪无异。已而雨复至。午抵影石滩(1)，雨大作，遂泊于小影石滩。

【注释】

(1)影石滩：即今月日滩，在丹凤县稍南。

【译文】

初八日　船夫因为贩盐的缘故，很久后才开船。雨后，狂怒的溪流像奔马，两列山夹着溪流，曲折潆洄，轰雷般流入险要之地的情形，与建溪没有什么不同。不久雨又来临。中午抵达影石滩，雨势大作，便停泊在小影石滩。

初九日　行四十里，过龙关(1)。五十里，北一溪来注，则武关之流也(2)。其地北去武关四十里，盖商州南境矣。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秾桃艳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欲仙也。又八十里，日才下午，榜人以所带盐化迁柴竹(3)，屡止不进。夜宿于山涯之下。

【注释】

(1)龙关：即今竹林关，在丹凤县南境，银花河汇入丹江处。

(2)武关之流：即今武关河。

(3)榜(bàng)人：摇船的人。榜，即棹，摇船的工具。

【译文】

初九日　行船四十里，经过龙关。行五十里，北面一条溪水流来汇入大溪中，是从武关流来的溪流了。此地北面距离武关四十里，大概是商州的南部辖境了。此时浮云已经散尽，艳阳当空，云气笼罩的山峦层层叠叠，竞相比美。汹涌的江流推送着小船，两岸浓艳的桃花和李花，漂荡在波光之中，想要起舞，出来坐在船头，不知不觉快要成仙了。又行八十里，时间才是下午，划船的人用带来的盐交换木柴和竹子，多次停船不前。夜里在山下的水边停船住宿。

初十日　五十里，下莲滩。大浪扑入舟中，倾囊倒箧，无不沾濡(1)。二十里，过百姓滩，有峰突立溪右，崖为水所摧，岌岌欲堕(2)。出蜀西楼(3)，山峡少开，已入南阳淅川境(4)，为秦、豫界(5)。三十里，过胡村。四十里，抵石庙湾，登涯投店。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

【注释】

(1)沾濡(rú)：被水沾湿。

(2)岌岌(jí)：山高峻危险的样子。

(3)蜀西楼：今作“梳洗楼”，在商南县东南隅。

(4)南阳：明置南阳府，治南阳，即今河南南阳市。淅川：成化六年(1470)析内乡县地置淅川县，隶南阳府，治所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境，丹江北岸的老城，今亦称淅川。

(5)秦：陕西省的简称。豫：河南省的简称。

【译文】

初十日　走了五十里，下行到莲滩。大浪扑进船中，行李竹箱倾

倒下来，无不被水打湿了。走了二十里，经过百姓滩，有座山峰突立在溪流右岸，山崖被水流冲激着，岌岌可危，想要坠落的样子。出了蜀西楼，山峡稍微开阔了些，已经进入南阳府淅川县境内，这里是陕西省、河南省的交界处。走了三十里，经过胡村。走了四十里，抵达石庙湾，登上岸到旅店中投宿。东南方距离均州，登上太和山，大概还有一百三十里路。

游太和山日记(1)湖广襄阳府均州(2)

【题解】

《游太和山日记》是天启三年(1623)徐霞客游太和山留下来的游记。

太和山即武当山，在今湖北丹江口市。徐霞客于三月十一日进入湖广境，十二日往南抵均州，十三日登山，沿途游遇真宫、紫霄宫、南岩、太和宫、五龙宫，览滴水、仙侣、凌虚诸岩，登绝顶天柱峰金顶，十五日下山，仍返至北麓草店。以后越二十四日，取汉水、长江舟行，于四月初九日抵家，结束了这次河南、陕西、湖北的长途旅行。

徐霞客不但记录了受到明代皇室尊崇的宫观建筑“规制宏整”，也揭露统治者“需索香金，不啻御夺”的行为。他对山上植被保存完好印象深刻，对珍稀树种榔梅更有详尽的记述。他把嵩山、华山、太和山地区的植被和气候进行对比，指出不同地域植被的水平差异、平原山地间植被的垂直差异及社会因素对森林保护的影响，从各方面探讨“山谷川原，候同气异”的道理。

十一日　登仙猿岭。十余里，有枯溪小桥，为郧县境(3)，乃河南、湖广界。东五里，有池一泓，曰青泉，上源不见所自来，而下流淙淙，地又属淅川。盖二县界址相错，依山溪曲折，路经其间故也。五里，越一小岭，仍为郧县境。岭下有玉皇观、龙潭寺。一溪滔滔自西南走东北，盖自郧中来者。渡溪，南上九里冈，经其脊而下，为蟠桃岭。溯溪行坞中十里，为葛九沟。又十里，登土地岭，岭南则均州境。自此连逾山岭，桃李缤纷，山花夹道，幽艳异常。山坞之中，居

庐相望，沿流稻畦(4)，高下鳞次，不似山、陕间矣。但途中蹊径狭，行人稀，且闻虎暴，日方下舂，竟止坞中曹家店(5)。

【注释】

(1)太和山：即武当山，相传真武曾修炼于此，为道教名山，亦以传授武当派拳术著称。明永乐中尊为太岳，亦称玄岳。在湖北丹江口市南境，有72峰、36岩、24涧、11洞、10池、9井等自然风景。明初殿宇规模甚大，现基本保持明初形成的建筑体系，有太和、南岩、紫霄、遇真、玉虚、五龙等六宫，复真、元和二观，铜铸的金殿颇具特色。全山游程达60公里。

(2)湖广：为明代十三布政司之一，辖境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地，布政司治所武昌府，即今湖北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襄阳府：治今湖北襄阳市汉水南岸的襄城区，城墙今存。

(3)郧县：明统治者在残酷镇压了规模巨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后，于成化十二年(1476)设郧阳府，辖郧县、房县、竹山、竹溪、上津、郧西、保康等七县，治郧县，即今湖北郧县。

(4)畦(qí)：田园中划分的小区。

(5)曹家店：今名同，在丹江口市北隅。

【译文】

十一日　登上仙猿岭。前行十多里，干枯的溪流上有座小桥，属于郧县的辖境，是河南省、湖广省的交界处。向东五里，有一池清水，叫青泉，上游看不见源自哪里，可下游淙淙流淌，此地又属于淅川县。大概是郧县和淅川县两个县的边界互相交错，顺着山势和溪流的曲折来分界，道路经过两县之间的缘故了。行五里，越过一座小岭，仍然是郧县境内。岭下有玉泉观、龙潭寺。一条溪流滔滔不绝地自西南流向东北，大概是从郧县中部流来的溪流。渡过溪流，向南登上九里冈，经过冈脊往下走，是蟠桃岭。溯溪流行走在山坞中十里，是葛九沟。又行十里，登上土地岭，土地岭南面就是均州的辖境。从这里连续翻越山岭，沿途桃李缤纷，山花夹着道路，幽雅鲜艳异常。山坞的中间，居民房屋相望，溪流沿岸的稻田，高高低低，鳞次栉

比，不再像山西、陕西间的景象了。但途中所走的小路狭窄，行人稀少，而且听说有老虎暴虐，落日即将西下，就停宿在山坞中的曹家店。

十二日　行五里，上火龙岭。下岭随流出峡，行四十里，下行头冈。行十五里，抵红粉渡，汉水汪然西来，涯下苍壁悬空，清流绕面。循汉东行，抵均州(1)。静乐宫当州之中，踞城之半，规制宏整。停行李于南城外，定计明晨登山。

【注释】

(1)均州：隶襄阳府，因武当山而著名，附郭县原名武当县，治所在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境、汉水南岸的关门岩，修建丹江口水库时迁走。

【译文】

十二日　前行五里，登上火龙岭。下岭后顺着溪流走出峡谷，四十里，走下行头冈。十五里，抵达红粉渡，汉水一片汪洋地自西面流来，岸边苍翠的崖壁悬在空中，清流在面前绕过。沿着汉水往东行，抵达均州城。静乐宫位于州城的中央，占据了半个城，规模形制宏大整齐。把行李停放在南城的外面，决定明天早晨登山。

十三日　骑而南趋，石道平敞。三十里，越一石梁，有溪自西东注，即太和下流入汉者。越桥为迎恩宫，西向。前有碑大书“第一山”三字，乃米襄阳笔(1)，书法飞动，当亦第一。又十里，过草店(2)，襄阳来道，亦至此合。路渐西向，过遇真宫(3)，越两隘下，入坞中。从此西行数里，为趋玉虚道(4)；南跻上岭，则走紫霄间道也。登岭。自草店至此，共十里，为回龙观(5)。望岳顶青紫插天，然相去尚五十里。满山乔木夹道，密布上下，如行绿幕中。

【注释】

(1)米襄阳：即米芾(fú，1051—1107)，宋代著名画家和书法家。初名

黻，字元章，号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海岳外史等。世居太原，后迁樊城，后又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米芾的居地与襄阳城隔河相对，抬头即可欣赏汉水的烟波和重叠的山峦，这样的环境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帮助，故世称“米襄阳”。米芾擅长书画，多用水墨点染，独创风格，人称“米氏云山”。他的儿子米友仁发展其画法，形成米派。今襄阳市米姓后人很多，还有米庄。米公祠在樊城西隅，珍藏有数十块米芾书法碑刻，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草店：今名同，在丹江口市西境，铁路北侧。

(3)遇真宫：在武当山北麓，武当山大门石制玄岳坊南一公里，殿内供张三丰坐像。

(4)玉虚：玉虚宫，是武当山建筑群中最大的宫城之一，玉带河萦回，红墙环绕，碑亭高耸。据说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曾在此扎营，至今仍称老营宫。襄渝铁路从旁边经过，并有老营宫站。有东神道和西神道伸向武当山，为进入武当山的门户。近年设武当山镇，为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的旅游接待中心。

(5)回龙观：应即今元和观，系由老路上山必经之地。

【译文】

十三日　骑着马向南赶去，石头路平坦宽敞。行三十里，越过一座石桥，有溪流自西向东流淌，就是从太和山向下流入汉水的溪流。过桥后是迎恩宫，面向西。前方有一块碑，大大地写着“第一山”三个字，是襄阳人米芾的手笔，书法飞舞灵动，应当也是天下第一。又行十里，路过草店，从襄阳来的道路，也在此地会合。道路渐渐向西走，路过遇真宫，越过两处隘口往下走，走入山坞中。从此地向西前行几里，是前往玉虚宫的路；向南上登山岭，则是走向紫霄宫的小道了。登上山岭。自草店来到这里，共有十里路，是回龙观。遥望太和山顶，一片青紫色插入云天，然而相距还有五十里。满山高大的林木夹着道路，密布在道路上下，如同行走在绿色的帷幕中。

从此沿山行，下而复上，共二十里，过太子坡(1)。又下入坞中，有石梁跨溪，是为九渡涧下流(2)。上为平台十八盘，即走紫霄登太和大道；左入溪，即溯九渡涧，向琼台观及八仙罗公院诸路也。峻登十

里，则紫霄宫在焉(3)。紫霄前临禹迹池，背倚展旗峰，层台杰殿，高敞特异。入殿瞻谒。由殿右上跻，直造展旗峰之西(4)。峰畔有太子洞、七星岩，俱不暇问。共五里，过南岩之南天门。舍之西，度岭，谒榔仙祠。祠与南岩对峙，前有榔树特大，无寸肤，赤干耸立，纤芽未发。旁多榔梅树(5)，亦高耸，花色深浅如桃杏，蒂垂丝作海棠状。梅与榔本山中两种，相传玄帝插梅寄榔，成此异种云。

【注释】

(1)太子坡：即复真观。今存，为登金顶的孔道。

(2)九渡涧：又称剑河。河上桥名天津桥，又称剑河桥，系三孔石桥，建于明永乐年间。

(3)紫霄宫：背倚展旗峰，为武当山保存较完整的宫观之一，有龙虎殿、碑亭、十方堂、紫霄殿、父母殿，两侧有东宫、西宫，崇台依山迭砌，殿宇雄，环境幽。

(4)造(zào)：到，往。

(5)榔梅：果名。《襄阳志》：“榔梅在太和山。相传真武折梅枝寄榔树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开果结。’后竟如其言。今树尚存。”

【译文】

从此地起沿着山麓前行，下了又上，一共二十里，经过太子坡。又下走进入山坞中，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这便是九渡涧的下游。往上走是平台十八盘，就是去紫霄宫上登太和山的大道；从左边沿溪流进去，就是溯九渡涧通向琼台观以及八仙罗公院各地的路了。陡峻地上登十里，就见紫霄宫在前方了。紫霄宫前方面临禹迹池，背靠展旗峰，一层层平台，殿宇出众，高大宽敞，特别奇异。进入大殿中瞻仰拜祭。由大殿右边上登，直接来到展旗峰的西面。展旗峰西侧有太子洞、七星岩，都来不及过问。共行五里，经过南岩的南天门。放弃南天门往西走，越过山岭，拜谒榔仙祠。榔仙祠与南岩对峙，前边有棵榔树特别高大，没有一寸树皮，光滑的树干耸立着，没有发出一丝嫩

芽。旁边有许多榔梅树，也是高高地耸立着，花色的深浅像桃花和杏花，花蒂上下垂的丝状花蕊像海棠的样子。梅树与榔树本来是山中的两种树，相传是真武帝君把梅树树枝插在榔树上，形成了这种奇特的树种。

共五里，过虎头岩。又三里，抵斜桥。突峰悬崖，屡屡而是，径多循峰隙上。五里，至一天门，过朝天宫，皆石级曲折上跻，两旁以铁柱悬索。由一天门而二天门、三天门(1)，率取径峰坳间，悬级直上。路虽陡峻，而石级既整，栏索钩连，不似华山悬空飞度也。太和宫在三天门内。日将晡(2)，竭力造金顶，所谓天柱峰也。山顶众峰，皆如覆钟峙鼎，离离攒立；天柱中悬，独出众峰之表，四旁崭绝。峰顶平处，纵横止及寻丈。金殿峙其上(3)，中奉玄帝及四将，炉案俱具，悉以金为之。督以一千户、一提点(4)，需索香金，不啻御夺。余入叩匆匆，而门已阖，遂下宿太和宫(5)。

【注释】

(1)由一天门而二天门、三天门：从下而上，此句原作“三天门而二天门、一天门”。证以有关记载及文物，冯岁平认为顺序有错乱，由下而上，应为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见《对徐霞客〈游太和山路线图〉之订补》(载《徐霞客研究》第9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出版)。据改。

(2)晡(bū)：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通常指黄昏。

(3)金殿：武当山绝顶天柱峰海拔1612米，金殿即建在天柱峰顶，俗称金顶，为永乐十四年(1416)建。高5.54米，宽4.4米，深3.15米，共三间，包括其中神像、几案、供器，全为铜铸鎏金，仿木结构，分件铸造装配。为我国古建筑中的珍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殿下山腰绕石城一周，名紫金城，长1.5公里，开四门。

(4)千户：金初置，为世袭武官，元、明相沿。明代卫所兵制设有千户所，驻守要地。统兵1120人，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统隶于卫。千户为一所的长官。提点：宋、元以来所设的官名，寓有提举、检点之意。明代仅有神乐观提点，管理道士。清代废。

(5)太和宫：在武当山天柱峰腰紫金城南天门外。转展殿内存元大德十一

年(1307)铸的铜殿一座，系永乐十四年从天柱峰顶移此。

【译文】

一共五里，路过虎头岩。又行三里，抵达斜桥。突立的山峰和高悬的石崖，到处都是，小径多半是沿着山峰间的缝隙上登。行五里，到达一天门，经过朝天宫，都是沿着石阶曲折上登，两旁用铁柱悬挂着铁链。经由一天门而后二天门、三天门，大体上小径都是取道山峰间的山坳走，悬垂的石阶路一直上登。道路虽然陡峻，但石阶既平整，又有栏杆上的铁链互相连接在一起，不像在华山上是悬在空中飞度过去了。太和宫在三天门内。时光将近黄昏，竭尽全力登上金顶，就是所谓的天柱峰了。在山顶上俯瞰众多的山峰，全都像下覆的铜钟矗立的铜鼎，一排排地攒聚矗立着；天柱峰高悬在中央，独自超出群峰之外，四旁崭然险绝。峰顶平坦的地方，纵横都只有一丈见方。金殿屹立在峰顶上，殿中供奉着真武大帝及四员天将，香炉几案都很齐全，全部是用黄金制成的。朝廷派了一个千户、一个提点来监督，勒索香火钱，这无异于是架着皇帝的名誉掠夺。我进入殿中匆匆叩拜了一下，殿门就已经关上，于是下来住在太和宫。

十四日　更衣上金顶。瞻叩毕，天宇澄朗，下瞰诸峰，近者鹄峙(1)，远者罗列，诚天真奥区也(2)！遂从三天门之右小径下峡中。此径无级无索，乱峰离立，路穿其间，迥觉幽胜。三里余，抵蜡烛峰右，泉涓涓溢出路旁，下为蜡烛涧。循涧右行三里余，峰随山转，下见平丘中开，为上琼台观(3)。其旁榔梅数株，大皆合抱，花色浮空映山，绚烂岩际。地既幽绝，景复殊异。余求榔梅实，观中道士噤不敢答。既而曰："此系禁物。前有人携出三四枚，道流株连破家者数人(4)。"余不信，求之益力，出数枚畀余，皆已黝烂，且订无令人知。及趋中琼台，余复求之，主观仍辞谢弗有。因念由下琼台而出，可往玉虚岩，便失南岩、紫霄，奈何得一失二；不若仍由旧径上，至路旁泉溢处，左越蜡烛峰，去南岩应较近。忽后有追呼者，则中琼台小黄冠以师命促余返(5)。观主握手曰(6)："公渴求珍植，幸得两枚，少慰公

怀。但一泄于人，罪立至矣。”出而视之，形侔金橘(7)，漉以蜂液(8)，金相玉质，非凡品也。珍谢别去。复上三里余，直造蜡烛峰坳中。峰参差廉利(9)，人影中度，兀兀欲动。既度，循崖宛转，连越数重。峰头土石，往往随地异色。既而闻梵颂声，则仰见峰顶遥遥上悬，已出朝天宫右矣。仍上八里，造南岩之南天门，趋谒正殿。右转入殿后，崇崖嵌空，如悬廊复道，蜿蜒山半，下临无际，是名南岩(10)，亦名紫霄岩，为三十六岩之最，天柱峰正当其面。自岩还至殿左，历级坞中，数抱松杉，连阴挺秀。层台孤悬，高峰四眺，是名飞升台。暮返宫，贿其小徒，复得榔梅六枚。明日再索之，不可得矣。

【注释】

(1)鹄(hú)峙：形容周围诸峰如天鹅引颈屹立恭候。鹄，俗名天鹅。

(2)天真：未受人世礼俗影响的大自然的原貌。奥区：中心，腹地。

(3)“下见平丘”二句：明代有上琼台观、中琼台观、下琼台观，今通称上观、中观、下观。

(4)道流：道士。

(5)黄冠：道士所戴束发的冠为黄色，因此道士又别称黄冠。

(6)观(guàn)：道教的庙宇，即道观。大道观称道宫，比宫、观小者称道院。

(7)侔(móu)：相同，齐等。

(8)漉(lù)：渗。

(9)廉(lián)利：棱角锋利。

(10)南岩：上为危崖，下临深壑，为武当山中风景最美的一岩。现存元代建的天乙真庆宫，梁柱门窗全用石砌，仿木结构，故又称石殿。明建南天门亦存。

【译文】

十四日　换了衣服登上金顶。瞻仰叩拜完毕，天空澄碧晴朗，向下俯瞰群峰，近处的像天鹅一样屹立着，远处的一层层排列着，确实

是大自然中一片幽深隐秘的地方啊！于是从三天门右边的小径下到峡中。这条小径没有台阶没有铁索，杂乱的山峰并立着，道路穿过山峰之间，觉得特别幽静秀美。走了三里多，来到蜡烛峰右侧，涓涓泉水从路旁溢出来，流下去成为蜡烛涧。沿着山涧右岸前行三里多，峰回路转，走下来见到一座平缓的山丘从中间断开，是上琼台观。道观旁边有几棵榔梅树，大处都是要一个人围抱，榔梅花的颜色浮在空中，映照着山谷，绚丽灿烂地开放在石崖边。地方既优雅到了极点，景色又特别不同寻常。我想要榔梅的果实，道观中的道士闭口不敢回答。随后说："这是禁物。从前有人带出去三四颗，道士们有几个人被株连弄得家里破产的。"我不信，更加起劲地讨要，道士拿出几个交给我，都已经变黑腐烂，并且交代我不要让人知道。等赶到了中琼台时，我又索要榔梅果实，观主仍然客气地推辞说没有。于是考虑到，经由下琼台出去，可以前往玉虚岩，便错失了南岩、紫霄宫，为什么要得一失二呢；不如仍然从原来的小径上去，走到路旁泉水溢出来的地方，向左边越过蜡烛峰，去南岩应该比较近。忽然后面有人追着呼叫，原来是中琼台的小道士奉师傅的命令来催促我返回去。观主握着我的手说："您渴求珍贵的树种，幸好我有两颗，可以稍微安慰一下您渴望的心情。但是一旦泄露给别人，罪名马上就来临了。"拿出来后仔细观看榔梅果实，形状和金橘相同，渗出蜂蜜一样的液体，金子般的外表，白玉般的质地，不是一般的品种。十分珍爱，道谢后告别离开。又上登三里多，径直来到蜡烛峰的山坳中。石峰高低不一，棱角锋利，人的影子在山峰间穿过，高高地像是要晃动。穿越过来后，沿着山崖弯弯转转地走，一连越过几重山崖。峰头上的土石，往往随着地形的不同变换颜色。继而听到诵读经文的声音，抬头就看见峰顶远远地悬在上面，已经出到朝天宫的右边了。仍然上登八里，来到南岩的南天门，赶到正殿去祭拜。从右侧转进正殿后面，高峻的崖壁嵌在空中，如高悬的走廊和栈道，蜿蜒在半山腰，下临无边的深渊，这里名叫南岩，也叫紫霄岩，是三十六岩中最美的一座山峰，天柱峰正位于它的正面。从南岩回到正殿左侧，经过石阶下到山坞中，几抱粗的松树和杉树，树荫连成片，挺拔俊秀。一层平台孤悬着，可眺望四

面的高峰，这里名叫飞升台。傍晚返回太和宫，贿赂宫中的小徒弟，又得到六颗榔梅果实。第二天再去要，不可能得到了。

十五日　从南天门宫左趋雷公洞。洞在悬崖间。余欲返紫霄，由太子岩历不二庵，抵五龙。舆者谓迂曲不便(1)，不若由南岩下竹笆桥，可览滴水岩、仙侣岩诸胜。乃从北天门下，一径阴森，滴水、仙侣二岩，俱在路左，飞崖上突，泉滴沥于中，中可容室，皆祠真武(2)。至竹笆桥，始有流泉声，然不随涧行。乃依山越岭，一路多突石危岩，间错于乱蒨丛翠中(3)，时时放榔梅花，映耀远近。

【注释】

(1)舆(yú)者：即轿夫。舆，肩舆，俗称轿子。

(2)真武：原称玄武，为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它的形象为龟或龟蛇合体。后为道教所信奉，宣称他是古净乐国王的太子，在武当山修炼成仙。宋时因避讳，改玄为真，并尊为“镇天真武灵应祐圣帝君”，简称真武帝君。

(3)蒨(qiàn)：多年生蔓草，茎有刺，初秋开小黄花。根红色，可做染料，亦可供药用。

【译文】

十五日　从南天门宫殿的左侧赶到雷公洞。雷公洞在悬崖上。我想返回紫霄宫，由太子岩经过不二庵，到达五龙宫。轿夫认为迂回绕路走不方便，不如从南岩下到竹笆桥，可以游览滴水岩、仙侣岩各处胜景。于是从北天门下走，一条小径阴森森的，滴水岩、仙侣岩两座石岩都在道路左边，飞空的石崖向上突起，泉水从石岩中滴滴答答下滴，其中可容下殿宇，都供奉着真武帝君。来到竹笆桥，开始有流淌的泉水声，不过我没有顺着山涧走。于是靠着山走，翻山越岭，一路上有很多突立的岩石和高险的石崖，间杂错落在杂乱葱翠的草木丛中，不时有绽放的榔梅花，映照远近。

过白云、仙龟诸岩，共二十余里，循级直下涧底，则青羊桥也。涧即竹笆桥下流，两崖翁葱蔽日，清流延回，桥跨其上，不知流之所去。仰视碧落(1)，宛若瓮口。度桥，直上攒天岭。五里，抵五龙宫(2)，规制与紫霄、南岩相伯仲。殿后登山里许，转入坞中，得自然庵。已还至殿右，折下坞中，二里，得凌虚岩。岩倚重峦，临绝壑，面对桃源洞诸山，嘉木尤深密，紫翠之色互映如图画，为希夷习静处(3)。前有传经台，孤瞰壑中，可与飞升作匹。还过殿左，登榔梅台，即下山至草店。

【注释】

(1)碧落：道家称天空为碧落。

(2)五龙宫：在武当山天柱峰以北。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称五龙祠，历代皆重建。近代已大部被毁，仅存宫门、红墙、碑亭、古井、泉池。

(3)希夷：即陈抟(?—989)，字图南，亳州真源人。后唐末举进士不第，隐居于武当山。太平兴国中出山，宋太宗甚看重，赐号希夷先生。

【译文】

经过白云岩、仙龟岩等处，共行二十多里，沿着石阶一直下到山涧底，便是青羊桥了。山涧中的水就是竹笆桥的下游了，两面的山崖上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清澈的溪流绵延回绕，青羊桥跨在溪流上，不知流到哪里去。仰望天空，宛如一个瓦瓮口。过桥后，直接上登攒天岭。行五里，抵达五龙宫，规模形制与紫霄宫、南岩不相上下。从大殿后面登山一里左右，转进山坞中，见到自然庵。不久返回到大殿右边，转下山坞中，行二里，来到凌虚岩。凌虚岩背靠重重山峦，前临极深的壑谷，面对桃源洞所在的群山，优美的树林特别幽深茂密，紫翠的颜色互相掩映，像图画一样，是希夷先生陈抟静心修炼的地方。前边有个传经台，独自俯瞰着壑谷中，可与飞升台相媲美。返回来经过大殿左边，登上榔梅台，随即下山来到草店。

华山四面皆石壁，故峰麓无乔枝异干；直至峰顶，则松柏多合三

人围者；松悉五鬣，实大如莲，间有未堕者，采食之，鲜香殊绝。太和则四山环抱，百里内密树森罗，蔽日参天；至近山数十里内，则异杉老柏合三人抱者，连络山坞，盖国禁也。嵩、少之间，平麓上至绝顶，樵伐无遗，独三将军树巍然杰出耳。山谷川原，候同气异。余出嵩、少，始见麦畦青；至陕州，杏始花，柳色依依向人；入潼关，则驿路既平，垂杨夹道，梨李参差矣；及转入泓峪，而层冰积雪，犹满涧谷，真春风所不度也。过坞底岔，复见杏花；出龙驹寨，桃雨柳烟，所在都有。忽忆日已清明，不胜景物悴情(1)。遂自草店，越二十四日，浴佛后一日抵家(2)。以太和榔梅为老母寿(3)。

【注释】

(1)悴(cuì)：忧伤。

(2)浴佛后一日：即中历四月初九日。相传中历四月初八日为释迦牟尼生日，佛寺常于此日设会诵经，并用香水洗浴佛像，故称这一天为浴佛节。

(3)寿：用物献给长者祝寿。

【译文】

华山的四面都是石壁，所以山麓没有高大奇异的树木；一直上到峰顶，则有很多要三个人合围的松柏；松树全是五鬣松，松子大处如莲子，间或有还没坠落的，采下来吃，味道特别鲜嫩清香。太和山却是四面群山环抱，方圆百里之内，浓密的树林森然罗列，遮蔽天日，耸入云天；来到太和山附近几十里之内，只见要三个人合抱的奇异的杉树和苍老的柏树，连片覆盖在山坞中，大概是因为国家禁止砍伐吧。嵩山、少室山之间，从平缓的山麓上到绝顶，树木被砍伐去做烧柴，没有剩余的，唯独三棵将军树巍然竖立着，特别突出。山峦、峡谷、河川与平原，气候相同天气也会不一样。我出了嵩山、少室山，开始见到青青的麦田；来到陕州，杏花刚刚开放，翠柳随风摆动，对着人；进入潼关，就见驿道既平坦，枝条下垂的杨树夹住道路，梨树李树参差不一了；到转进泓峪时，却是一层层冰凌积着雪，积雪还遍

布在山涧流经的山谷中，真是春风不度的地方呀。过了坞底岔，又见到杏花；出了龙驹寨，雨中的桃树和云烟中的垂柳，所到之处都有。忽然间想起时光已是清明时节，面对景物不由得生出忧伤的心情。于是从草店启程，经过二十四天，浴佛节后的第二天到达家中。用太和宫的榔梅为老母亲祝寿。

闽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丹枫岭关
铝山
分水关
浦城
武夷山
崇安
建宁府
(建瓯)
顺昌
将乐
玉华洞
延平府
(南平)
沙县
建
溪
福州府
鼓山
永安
石竹山
兴化府
莆田
九鲤湖
宁洋
(双洋)
漳平
九
龙
江
泉州府
南靖
漳州府
大峰山
漳浦

闽游日记(1)前

【题解】

徐霞客曾五次游福建。第一次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见《游武彝山日记》。第二次为泰昌元年(1620)，见《游九鲤湖日记》。第三次为崇祯元年(1628)，先游福建，后到广东游罗浮山，见《闽游日记前》。第四次为崇祯三年(1630)，见《闽游日记后》。第五次为崇祯六年(1633)，仅见黄道周的诗文，游程不详。

《闽游日记前》是徐霞客第三次游福建的旅游日记。崇祯元年(1628)二月二十日离家，三月十二日登丹枫岭入福建界。至浦城游金斗山，以后取水路船行，经建宁(今建瓯市)至延平(今南平市)登陆，绕道顺昌、将乐、永安，游玉华洞。又从宁洋下舟，过华封后舍舟逾岭，复水陆兼程到漳州，四月初五日至南靖。

徐霞客系统考察了福建各主要水道的急缓、水量和通航情况，得出“程愈迫则流愈急”、“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也愈烈的结论。他注意考察省县的境域范围，肯定了以分水岭为界的原则，“随山奠川，固当如此建置”。他还记录了“闽中以雪为奇，得之春末为尤奇”，“泉、兴海盗为梗”等明末的气候异常和社会问题。

崇祯改元戊辰之仲春(2)，发兴为闽、广游。二十日，始成行。三月十一日，抵江山之青湖，为入闽登陆道。十五里，出石门街，与江郎为面，如故人再晤。十五里，至峡口(3)，已暮。又行十五里，宿于山坑。

【注释】

(1)闽(mǐn)：福建省的简称。秦设闽中郡，治冶县(今福建福州市)。该省最大的河流又称闽江。因此该省简称闽。

(2)改元：中国古代新的皇帝即位，都要更改年号。明代最末一个皇帝朱由检即位，改年号为崇祯，时在戊辰，即1628年。因清代雍正皇帝名胤祯，乾隆本避讳作“崇正”。仲春：中历二月。

(3)峡口：今名同，在浙江江山市南境。

【译文】

崇祯皇帝改年号那年戊辰的仲春二月，萌发出去福建、广东游览的兴趣。二十日，开始动身启程。三月十一日，抵达江山县的青湖，这是进入福建弃船登上陆地走的路。行十五里，走出石门街，与江郎山见面，如同与老朋友再次会面一样。行十五里，来到峡口，已是傍晚。又行十五里，住宿在山坑。

十二日　二十里，登仙霞岭。三十五里，登丹枫岭(1)，岭南即福建界。又七里，西有路越岭而来，乃江西永丰道，去永丰尚八十里。循溪折而东，八里至梨岭麓，四里登其巅，前六里，宿于九牧(2)。

【注释】

(1)丹枫岭：又省称枫岭。霞客所过即今浙江、福建界上的枫岭关，现公路仍从此经过。

(2)九牧：今名同，在福建浦城县北隅的公路旁。

【译文】

十二日　行二十里，登上仙霞岭。行三十五里，登上丹枫岭，丹枫岭南面就是福建境内。又行七里，西边有条路越过山岭过来，是去江西省永丰县的路，距离永丰县城还有八十里路。沿着溪流折向东，八里后来到梨岭的山麓，四里后登上峰头，前行六里，住在九牧。

十三日　三十五里，过岭，饭于仙阳(1)。仙阳岭不甚高，而山鹃丽日，颇可爱。饭后得舆，三十里抵浦城(2)，日未晡也。时道路俱传泉、兴海盗为梗(3)，宜由延平上永安。余亦久蓄玉华之兴，遂觅延平

舟。

【注释】

(1)仙阳：今名同，在浦城县北境的公路旁。

(2)浦城：明为县，隶建宁府，即今福建浦城县。

(3)泉：即泉州府，治晋江，即今泉州市。兴：即兴化府，治莆田，即今莆田市。

【译文】

十三日　行三十五里，越过山岭，在仙阳吃饭。仙阳岭不怎么高，可山中的杜鹃花和艳丽的红日，很是可爱。饭后找到车子，行三十里后抵达浦城县城，时间还没到下午三时。这时道路上都流传着泉州府、兴化府有海盗作梗，最好经由延平府溯流上到永安县。我也很久就怀有游览玉华洞的兴趣，于是找到了去延平府的船。

十四日　舟发四十里，至观前(1)。舟子省家早泊(2)，余遂过浮桥，循溪左登金斗山。石磴修整，乔松艳草，幽袭人裾。过三亭，入玄帝宫，由殿后登岭。兀兀中悬，四山环拱，重流带之，风烟欲暝，步步惜别！

【注释】

(1)观前：今名同，在浦城县南境，南浦溪与临江溪的汇口处。

(2)省(xǐng)：探望。

【译文】

十四日　船行了四十里，来到观前。船夫回家探望早早就把船停下，我便走过浮桥，沿着溪流的左岸上登金斗山。石阶修建很整齐，高大的松树，艳丽的花草，幽香袭人衣襟。经过三座亭子，进入玄帝宫，由大殿后面登岭。这座岭高高地悬在中央，四面群山环绕拱卫

着，一条条溪流像带子一样回绕着它，山风云烟，天色将晚，一步步舍不得离开！

十五日　辨色即行(1)。悬流鼓楫，一百二十里，泊水矶。风雨彻旦(2)，溪喧如雷。

【注释】

(1)辨色：指天微明，刚可辨色。

(2)彻旦：通宵达旦。

【译文】

十五日　刚能分辨天色马上动身。乘着汹涌的水势摇浆行船，一口气前行一百二十里，船停泊在水矶。风雨通宵达旦，溪流喧嚣如雷鸣一般。

十六日　六十里，至双溪口(1)，与崇安水合。又五十五里，抵建宁郡(2)。雨不止。

【注释】

(1)双溪口：应在今建瓯市北隅的丰乐，位于南浦溪与崇阳溪汇口处。

(2)建宁郡：即建宁府，有建安和瓯宁两附郭县，后府改为县，合称建瓯，即今建瓯市。明代无郡，《游记》中常称府为“郡”。

【译文】

十六日　行六十里，来到双溪口，与崇安县流来的溪流合流。又行船五十五里，抵达建宁府城。雨没停。

十七日　水涨数丈，同舟俱阁不行(1)。上午得三板舟，附之行(2)。四十里，太平驿，四十里，大横驿(3)，过如飞鸟。三十里，黯淡滩，水势奔涌。余昔游鲤湖过此，但见穹石崿峙，舟穿其间，初不谓

险；今则白波山立，石悉没形，险倍昔时。十里，至延平(4)。

【注释】

(1)阁：通“搁”，即搁浅、停船。

(2)附：搭乘。

(3)大横驿：今仍称大横，在南平市东北隅，建溪西岸。

(4)延平：明置府，治南平，即今南平市。

【译文】

十七日　溪水上涨了几丈，同行的船都停船不走了。上午找到一条三板舟，搭乘三板舟前行。行四十里，到太平驿，行四十里，到大横驿，一路过来像飞鸟一样快。行三十里，经过黯淡滩，水势奔腾汹涌。我从前出游九鲤湖时曾路过此地，只见穹隆的石崖耸峙在两岸，船穿行在其中，当初不认为险要；今天却是白色的波涛像山一样立起来，岩石全被水面淹没了，比从前加倍凶险。行十里，到达延平府城。

十八日　余以轻装出西门，为玉华洞游。南渡溪，令奴携行囊由沙县上水，至永安相待。余陆行四十里，渡沙溪而西。将乐之水从西来，沙县之水从南来，至此合流(1)，亦如延平之合建溪也。南折入山，六十里，宿三连铺，乃瓯宁、南平、顺昌三县之界(2)。

【注释】

(1)“将乐之水”三句：霞客所经应即今沙溪口，在富屯溪与沙溪汇合处，位于今南平市西隅。

(2)三县之界：原误作“三里县界”，据“四库”本、叶本改。

【译文】

十八日　我带着轻装走出西门，去游览玉华洞。向南渡过溪流，

命令奴仆带上行李经由沙县走水路上行，到永安县城等我。我走陆路前行四十里，渡过沙溪往西行。将乐县的溪水从西边流来，沙县的溪水从南面流来，流到此地合流，也像建溪的水在延平府合流一样了。向南转进山，行六十里，住在三连铺，是瓯宁县、南平县、顺昌县三县的交界处。

十九日　五里，越白沙岭，是为顺昌境(1)。又二十五里，抵县。县临水际，邵武之水从西来(2)，通光泽(3)；归化之水从南来(4)，俱会城之东南隅。隔水望城，如溪堤带流也。循水南行三十里，至杜源，忽雪片如掌。十五里至将乐境，乃杨龟山故里也(5)。又十五里，为高滩铺(6)。阴霾尽舒，碧空如濯，旭日耀芒，群峰积雪，有如环玉。闽中以雪为奇，得之春末为尤奇。村氓市媪(7)，俱曝日提炉(8)；而余赤足腾踔(9)，良大快也！二十五里，宿于山涧渡之村家。

【注释】

(1)顺昌：隶延平府，即今顺昌县，但治所在富屯溪西岸。

(2)邵武：明置府，治邵武，即今邵武市。

(3)光泽：明为县。隶邵武府，即今光泽县。邵武之水即西溪，又称紫云溪，即今富屯溪。

(4)归化：成化七年(1471)以清流县的明溪镇置归化县，隶汀州府，即今明溪县。此水为将溪，又称大溪，即今金溪。明时以归化县境往北流入将溪之水为将溪主源。

(5)杨龟山：即杨时(1053—1135)，将乐人，字中立，别号杨龟山。杨为熙宁进士，学于程颢、程颐，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晚年著书讲学，人称龟山先生。著作有《杨龟山先生集》。

(6)高滩铺：即今高塘，又作高唐，在将乐县东境，金溪南岸。

(7)氓(méng)：居住在郊野的老百姓。媪(ǎo)：年老的妇人。

(8)曝(pù)：晒。

(9)腾踔(chuō)：原作“飞腾”，据“四库”本改。踔，远腾貌。

【译文】

十九日　行五里，越过白沙岭，这里是顺昌县的辖境。又行二十五里，抵达顺昌县城。县城临近水边，邵武府的溪水从西面流来，上游通到光泽县；归化县的溪水从南边流来，都在县城的东南角汇流。隔着溪水眺望城墙，如溪流的堤坝一样围绕着流水。沿着溪水往南行三十里，来到杜源，忽然天降雪花，如手掌一样大。十五里后到达将乐县境内，是杨龟山先生的故乡。又行十五里，是高滩铺。阴霾完全散开，碧空如洗，旭日闪耀着光芒，积雪的群峰，有如白玉一样环绕着。福建省内以下雪作为奇特的事情，在春末下雪就更为奇特。村民和集市上的老妇人，全都在晒太阳或提着火炉取暖；而我却光着脚飞跑，真是太痛快了！行二十五里，住宿在山涧渡的村民家中。

二十日　渡山涧，溯大溪南行。两山成门曰莒峡。溪崖不受趾，循山腰行。十里，出莒峡铺，山始开。又十里，入将乐(1)。出南关，渡溪而南，东折入山，登滕岭。南三里，为玉华洞(2)。先是，过滕岭即望东南两峰耸立，翠壁嶙峋，迥与诸峰分形异色。抵其麓，一尾横曳，回护洞门。门在山坳间，不甚轩豁(3)，而森碧上交，清流出其下，不觉神骨俱冷。山半有明台庵，洞后门所经。余时未饭，复出道左登岭。石磴萦松，透石三里，青芙蓉顿开，庵当其中。饭于庵，仍下至洞前门，觅善导者。乃碎斫松节置竹篓中，导者肩负之，手提铁络，置松燃火，烬辄益之。初入，历级而下者数尺，即流所从出也。溯流屈曲，度木板者数四，倏隘倏穹，倏上倏下，石色或白或黄，石骨或悬或竖，惟“荔枝柱”、“风泪烛”、“幔天帐”、“达摩渡江”、“仙人田”、“葡萄伞”、“仙钟”、“仙鼓”最肖。沿流既穷，悬级而上，是称“九重楼”。遥望空濛(4)，忽曙色欲来，所谓“五更天”也。至此最奇，恰与张公洞由暗而明者一致(5)。盖洞门斜启，玄朗映彻，犹未睹天碧也。从侧岭仰瞩，得洞门一隙，直受圆明。其洞口由高而坠，弘含奇瑰，亦与张公同。第张公森悬诡丽者，俱罗于受明之处；此洞炫巧争奇，遍布幽奥，而辟户更拓。两洞同异，正在伯仲间也。拾级上

达洞顶，则穹崖削天，左右若青玉赪肤(6)，实出张公所未备。下山即为田塍。四山环锁，水出无路，汩然中坠，盖即洞间之流，此所从入也。复登山半，过明台庵。庵僧曰："是山石骨棱厉，透露处层层有削玉裁云态，苦为草树所翳，故游者知洞而不知峰。"遂导余上拾鸟道，下披蒙茸，得星窟焉。三面削壁丛悬，下坠数丈。窟旁有野橘三株，垂实累累。从山腰右转一二里，忽两山交脊处，棘翳四塞，中有石磴齿齿，萦回于悬崖夹石间。仰望峰顶，一笋森森独秀。遂由洞后穹崖之上，再历石门，下浴庵中，宿焉。

【注释】

(1)将乐：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将乐县。

(2)玉华洞："洞"后原衍"道"字，据"四库"本删。玉华洞在将乐城东南九公里，有两条甬道，全长约七公里，由藏禾洞、雷公洞、果子洞、溪源洞、黄泥洞、白云洞等六洞组成，内有阴河三条。

(3)轩豁(xuān huò)：开朗。

(4)空濛：细雨迷茫的样子。

(5)张公洞：相传汉代张道陵在此修道，唐代张果老在此隐居，故名。在江苏宜兴市东南湖汶(fù)镇附近，有海王厅、洞中洞等胜景，为游览胜地。

(6)赪(chēng)：红色。

【译文】

二十日　渡过山涧，溯大溪往南行。两面的山形成门，叫做莒峡。溪流边的石崖不能落脚，沿着山腰前行。行十里，出到莒峡铺，山势开始开阔起来。又行十里，进入将乐县城。走出县城南关，渡过溪流往南走，向东转进山，登上滕岭。向南三里，是玉华洞。这之前，翻过滕岭就望见东南方有两座山峰耸立着，苍翠嶙峋的石壁，与群峰迥然不同，形态与色彩都分别各异。到达山麓，一条山脊像尾巴一样横拖过来，围护着洞口。洞口在山坳中，不怎么轩敞开阔，可绿色的森林交错在上面，清澈的流水出现在洞口下方，不知不觉身心都

起了凉意。半山腰上有个明台庵，是去玉华洞后洞口经过的地方。我这时还没有吃饭，又出来，从道路左边登岭。石阶两旁松林萦绕，在石阶路上穿行了三里路，芙蓉般的青山顿时开阔起来，明台庵位于青山丛中。在明台庵吃饭，仍然下到前洞口，找到一个熟悉地形的向导。于是把松树节砍碎放在竹篓子中，向导用肩背着竹篓子，手提铁丝网，把松明放在上面燃烧，快烧完就添加一些。刚进去时，经过台阶往下走进去几尺，立即有水流从里面流出来了。溯水流曲曲折折地进去，四次从木板上走过去，忽而狭窄，忽而穹隆而起，忽而在上，忽而在下，岩石的颜色有时是白的有时是黄的，骨头样的岩石有悬垂的有直竖着的，唯有“荔枝柱”、“风泪烛”、“幔天帐”、“达摩渡江”、“仙人田”、“葡萄伞”、“仙钟”、“仙鼓”最像。沿着流水走到头后，经由高悬的石阶往上走，这里称为“九重楼”。遥望空中雾蒙蒙的，忽然有天将要发亮的光线，这就是所谓的“五更天”的景色了。到了这里最为奇妙，恰好与江苏宜兴县的张公洞从黑暗中走向光明的景象是一样的。大概是洞口斜斜地敞开，远处明亮的光线映照进来，从这里还看不见碧蓝的天空。从侧面的岭下抬头细看，有个洞口露出一条缝隙。圆圆的洞口直接接受着阳光。这个洞口从高处往下坠，十分宽大，深藏着奇异瑰丽的景色，也与张公洞相同。只是张公洞森然悬绝与诡异绮丽之处，全都罗列于接受亮光之处；这个山洞炫目奇巧，争奇斗妍，遍布着幽深隐秘的景象，而且另外开有别的洞口。两个山洞的异同高下，正好在不相上下之间。沿着台阶上到洞顶，只见高大的悬崖如刀削的一般，直插云天，只有两侧如红色外皮的青玉一样，确实有超出张公洞所不具备的地方。下山就是田野。四面群山环绕闭锁，水流没有出路，哗哗地向中央下坠，大概就是洞中的流水，此处是水流进去的地方了。又登到半山腰，经过明台庵。明台庵的僧人说：“这座山的岩石棱角分明，外露之处一层层的，有白玉削成、裁剪云霞的姿态，苦于被草丛树木遮住了，所以游览的人只知道游览山洞却不知道游览山峰。”于是带领我走上小道，分开茂密的草丛下走，来到星窟。三面陡削的石壁成丛高悬着，下坠深达几丈。星窟旁边有三棵野橘树，垂挂着累累的果实。从山腰上向右转一二里路，忽

然两条山脊交接的地方，荆棘密蔽四面阻塞，中间有一齿齿的石阶路，曲折回绕在悬崖和夹立的岩石间。抬头望峰顶，一座竹笋般的山峰森然独立竞秀。于是经由玉华洞后面高大的悬崖之上，再经过石门，下到明台庵中洗澡，住在庵中。

二十一日　仍至将乐南门，取永安道。

【译文】

二十一日　仍然来到将乐县城的南门，取道去永安县。

二十四日　始至永安(1)，舟奴犹未至。

【注释】

(1)永安：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永安市。

【译文】

二十四日　终于到达永安县城，乘船的奴仆还没来到。

二十五日　坐待奴于永安旅舍。乃市顺昌酒，浮白楼下(1)。忽呼声不绝，则延平奴也。遂定明日早行计。

【注释】

(1)浮白：泛指饮酒。浮，罚人饮酒。白，饮完举杯告白。

【译文】

二十五日　在永安县城的旅店中坐着等奴仆。于是买来顺昌县酿制的酒，在楼下饮酒。忽然听见有不断的呼叫声，原来是从延平府来的奴仆。于是决定明天早晨启程。

二十六日　循城溯溪，东南二十里，转而南二十五里，登大泄

岭，岩峣行云雾中(1)。如是十五里，得平阪(2)，曰林田(3)。时方下午，雨大，竟止。林田有两溪自南来，东浑赤如血，西则一川含绿，至此合流。

【注释】

(1)岩峣(tiáo yáo)：山高峻的样子。

(2)阪(bǎn)：山坡。

(3)林田：今名同，在永安市南隅。

【译文】

二十六日　顺着城墙溯溪流走，往东南行二十里，转向南前行二十五里，登上大泄岭，山峰高峻，前行在云雾中。如此前行了十五里，走上平缓的山坡，叫林田。此时方才下午，雨太大，竟然停下了。林田有两条溪流自南边流来，东边的溪水又浑浊又是红色的，像血一样，西边的则是一条含着绿色的清流，流到此地合流。

二十七日　溯赤溪行。久之，舍赤溪，溯澄溪。共二十里，渡坑源上下桥，登马山岭。转上转高，雾亦转重，正如昨登大泄岭时也。五里，透其巅(1)，为宁洋界。下五里，饭于岭头。时旭日将中，万峰若引镜照面。回望上岭，已不可睹，而下方众岫骈列，无不献形履下。盖马山绝顶，峰峦自相亏蔽，至此始廓然为南标。询之土人，宁洋未设县时，此犹属永安；今则岭北水俱北者属延平，岭南水俱南者属漳州。随山奠川，固当如此建置也。其地南去宁洋三十里，西为本郡之龙岩(2)，东为延平之大田云(3)。下山十里，始从坑行。渡溪桥而南，大溪遂东去。逾岭，复随西来小溪南行，二十里，抵宁洋东郭(4)。绕城北而西，则前之大溪经城南来，恰与小溪会，始胜舟(5)。

【注释】

(1)透：通过，穿过。

(2)龙岩：明为县，隶漳州府，即今龙岩市。

(3)大田：嘉靖十五年(1536)置县，隶延平府，即今大田县。

(4)宁洋：本为龙岩县东西洋巡检司，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置县，隶漳州府，治今漳平市北境的双洋。

(5)胜舟：通航。胜，胜任，载得起。

【译文】

二十七日　溯红色的那条溪流前行。走了很久，离开红色的溪流，溯橙色的溪流前行。共二十里，渡过坑源上桥和下桥，上登马山岭。越上走越高，雾也越来越浓，正像昨天上登大泄岭时一样了。走了五里，穿过浓雾登上岭头，是宁洋县辖境。下山五里，在岭头吃饭。这时旭日将近中天，万峰在阳光下好像在用镜子照脸。回头遥望上面的岭头，已经看不见了，可下方群峰并列，无不呈现在我的脚下。在马山岭的绝顶上，峰峦自身互相遮蔽，来到此处眼界才开阔起来，马山岭是南面的最高峰。询问当地人，才知道宁洋未设县时，此地还隶属于永安县；今天则是岭北的水流以及以北的地区全属于延平府，岭南的水流以及以南的地区全属于漳州府。依据山势来确定河流的归属，政区的设置本来就应当如此。此地南面距离宁洋县城三十里，西面是漳州府的龙岩县，东面是延平府的大田县。下山十里，开始在坑谷中前行。渡过溪流上的桥往南行，大溪于是向东流去。越过山岭，又顺着西面流来的小溪往南行，二十里，抵达宁洋县城东面的外城。绕到城北向西走，就见先前渡过的大溪流经城南流来，恰好与小溪汇合，开始能通航。

二十八日　将南下，传盗警，舟不发者两日。

【译文】

二十八日　即将南下，传来有盗匪的警报，船停航两天。

四月初一日　平明，舟始前，溪从山峡中悬流南下。十余里，一

峰突而西，横绝溪间，水避而西，复从东折，势如建瓴(1)，曰石嘴滩。乱石丛立，中开一门，仅容舟。舟从门坠，高下丈余，余势屈曲，复高下数丈，较之黯淡诸滩，大小虽殊悬，险更倍之也。众舟至此，俱鳞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缆前后倒曳之，须时乃放。过此，山峡危逼，覆嶂插天，曲折破壁而下，真如劈翠穿云也。三十里，过馆头，为漳平界。一峰又东突，流复环东西折，曰溜水滩。峰连嶂合，飞涛一缕，直舟从云汉(2)，身挟龙湫矣。已而山势少开，二十余里，为石壁滩。其石自南而突，与流相扼，流不为却，捣击之势，险与石嘴、溜水而三也。下此，有溪自东北来合；再下，夹溪复自东北来合，溪流遂大，势亦平。又东二十里，则漳平县也(3)。

【注释】

(1)建瓴(líng)：从高处翻倒瓶里的水，形容其向下之势很容易。建，覆。瓴，古代一种装水的瓶子。

(2)云汉：天河。

(3)漳平县：隶漳州府，即今漳平市。

【译文】

四月初一日　天亮时，船开始前行，溪流从山峡中向南奔流而下。行十多里，一座山峰向西前突，横堵在溪流中间，溪水向西流避开山峰，又向东转，水势如高屋建瓴，叫做石嘴滩。杂乱的岩石成丛耸立，中间开有一道石门，仅能容下一条船通过。船从石门中下坠，高差达一丈多，余下的河道水势曲折，又有几丈的落差，与黯淡滩等险滩比较，虽然有大小的悬殊，比这些险滩更是加倍险恶。众多的船只来到这里，都鳞次栉比地排列着按顺序下行。每下去一条船，船上的人登上岸，共同用缆绳前前后后地倒拉着船走，必须到可以通行时才放开。过了此地后，山峡高险狭窄，重重山峰高插云天，曲折地破开石壁下行，真好像劈开青山穿过云雾了。行三十里，经过馆头，是

漳平县的辖境。一座山峰又向东前突，溪流又绕过东面向西转，叫做溜水滩。群峰连绵险峰闭合，一缕飞流的波涛，简直像是船行走在天河中，身在大龙湫瀑布中了。继而山势稍微开阔了些，行二十多里，来到石壁滩。这里的岩石自南面往前突，扼住水流，水流不因此退却，奔腾冲击的水势，险恶之势与石嘴滩、溜水滩一样，成为第三处险滩了。下了这处险滩，有条溪流从东北方流来汇合；再下行，夹溪又从东北方流来汇合，溪流于是变大，水势也平缓起来。又向东行船二十里，就到漳平县城了。

宁洋之溪(1)，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2)，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况梨岭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马岭，不及四百里而峻(3)，是二岭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宜咏于此。

【注释】

(1)宁洋之溪：明称东洋溪，即今双洋溪。建溪：明代通称闽江北源为建溪。

(2)闽安：即闽安镇。今仍称闽安，在福州市东隅，闽江北岸，马尾镇与亭江镇之间。

(3)不及四百里而峻：原脱“里”字，据“四库”本补。

【译文】

宁洋县的溪流，河道高悬，水流迅疾，是建溪的十倍。大概从浦城县流到闽安镇入海，有八百多里，从宁洋县流到海澄县入海，只有三百多里，流程越短水流就越湍急。何况从梨岭下到延平府，不到五百里，而从延平府上到马山岭，不到四百里，却很陡峻，这样，两座岭的高度不相上下了。高度既然相差不大，但入海的路程却减短了，形成水声雷鸣般轰响、水势像要入地的险滩，原因应该就在于此。

初二日　下华封舟。行数里，山势复合，重滩叠溜(1)，若建溪之

太平、黯淡者，不胜数也。六十里，抵华封(2)，北溪至此皆从石脊悬泻(3)，舟楫不能过，遂舍舟逾岭。凡水惟滥觞之始(4)，不能浮槎(5)，若既通，而下流反阻者，止黄河之三门集津(6)，舟不能上下。然汉、唐挽漕(7)，缆迹犹存；未若华封，自古及今，竟无问津之时。拟沿流穷其险处，而居人惟知逾岭，无能为导。

【注释】

(1)溜(liù)：水流。

(2)华封：即今华安县治。

(3)北溪：明代亦称九龙江，即今九龙江。

(4)滥觞(shāng)：形容江河源流甚微，仅能漫溢一觞。滥，水漫溢。觞，古代的酒器。

(5)槎(chá)：用竹木编成的筏。

(6)三门：黄河中游著名峡谷之一，在今三门峡市与山西平陆县间。河床中有坚硬的岩岛将水道分成三股急流，北称“人门”，中称“神门”，南称“鬼门”。新中国建立后在此建成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7)挽漕(cáo)：利用水道转运粮食。

【译文】

初二日　下到去华封的船中。行船几里后，山势又合拢起来，险滩重重，激流迭现，像建溪的太平滩、黯淡滩的险滩，多得数不过来。六十里，抵达华封，北溪流到这里，水流便都是从石头山脊上悬空下泻，舟船不能通过，于是下船翻越山岭。凡是河流，唯有发源的起始阶段，不能浮起木筏，如果已经通航后，在下游反而受阻的，只有黄河的三门集津，舟船不能上下。然而汉代、唐代拉船漕运粮食，缆绳的遗迹还保存着；不像华封，从古至今，竟然没有通航的时候。打算沿着水流穷究河道中的险要处，但居民只知道越岭走的路，无人能为我做向导。

初三日　登岭，十里至岭巅，则溪水复自西来，下循山麓，俯瞰只一衣带水耳(1)。又五里，则隤然直下(2)，又二里，抵溪。舟行八十里，至西溪(3)。西南陆行三十里(4)，即漳郡；顺流东南二十里，为江东渡(5)，乃兴泉东来驿道也(6)；又顺流六十里，则出海澄入海焉(7)。

【注释】

(1)一衣带水：水道只有一条衣带那样狭窄。

(2)隤(kuì)：坠落。

(3)西溪：今仍称西溪，又称龙江，为九龙江支流，从西向东经漳州至江东渡以南入九龙江。霞客在江东渡以北二十里就已登陆取道漳州，则此处“西溪”疑为“溪口”之误。溪口在长泰县长泰溪(今称龙津溪)入龙江处，明时称溪口，曾设巡检司。

(4)三十里：“四库”本作“二十里”。

(5)江东渡：即今江东，在龙海市北境，九龙江东岸，有通泉州的公路经过。

(6)驿(yì)道：古代为驿马、传车通行而开辟的交通大道。

(7)海澄：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龙溪县的靖海馆置县，隶漳州府，治所在今龙海市稍东南，现仍称海澄。新中国成立后改名龙海县，县治迁到石码。

【译文】

初三日　登上山岭，十里后来到岭头，就见北溪的水又从西边流来，在下面沿着山麓流淌，俯瞰溪水，只有一条衣带那样宽罢了。又行五里，就一直坠落而下，又行二里，抵达溪流边。乘船行八十里，到达西溪。往西南从陆地上前行三十里，就到了漳州府；顺溪流往东南行二十里，到江东渡，是从东面兴化府、泉州府过来的驿道了；又顺流前行六十里，溪流就流出海澄县进入大海。

初四日　舆行二十里，入漳之北门(1)。访叔司理(2)，则署印南靖，去郡三十里。遂雨中出南门，下夜船往南靖。

【注释】

(1)漳：即漳州府，治龙溪，即今漳州市。

(2)司理：即司理参军，为宋代置于各府州掌狱讼的官。元明时各府置推官一人，掌勘问刑狱，但相沿仍称推官为司理。霞客族叔徐日升，字华祝，天启乙丑进士，当时在漳州府为推官。

【译文】

初四日　乘车前行二十里，进入漳州府城的北门。拜访任推官的族叔，他到南靖县代理县令职务去了，距离府城有三十里路。于是在雨中走出南门，下到船中在夜间赶往南靖县。

初五日　晓始达南靖(1)，以溯流迂曲也。溪自南平来，至南靖六十里，势与西溪同其浩荡，经漳郡南门，亦至海澄入海。不知漳之得名，两溪谁执牛耳也(2)？

【注释】

(1)“晓始”句：原脱“始”字，据“四库”本补。南靖，明为县，隶漳州府，治今南靖县东隅的靖城，在西溪北岸。

(2)执牛耳：古时诸侯歃血为盟，割牛耳取血，盛于珠盘，由主盟者执拿，因称主盟者为执牛耳。后泛指在某一方面为主或居领导地位的为执牛耳。《闽游日记》开始说：“崇祯改元(戊辰)之仲春，发兴为闽、广游。”霞客这次游程到南靖并未结束。此后又访黄石斋于漳浦墓次，再从漳浦徒步游访郑鄤于广东，登罗浮山，携山中梅树归。

【译文】

初五日　拂晓才到达南靖县城，是因为逆流行船、河道迂回曲折的原因了。溪流自南平县流来，流到南靖县有六十里，水势与西溪一样浩浩荡荡，流经漳州府城的南门，也是流到海澄县入海。不知漳州府的得名，两条溪流是以哪一条为主呢？

闽游日记后

【题解】

《闽游日记后》是徐霞客第四次游福建的游记。

徐霞客于崇祯三年(1630)七月十七日启行，三十日过江山青湖，舍舟登陆。八月初二日入福建浦城，十九日抵漳州。这次旅游路线基本与第三次游闽的一致，只是南平至永安段从沙溪船行。这次新游览的景点有浙江、福建间的浮盖山，游白花岩、龙洞，登浮盖绝顶。在永安游桃源涧，盛赞“一线天”之奇。过华封，沿流穷九龙江石滩最险处。这些风景藏在深山，很难探历。“余闻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趋之，况其近也!”“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徐霞客的探险精神跃然纸上。两次游闽虽路线相同，但前后详略互补，重点突出，不重复累赘。

庚午春(1)，漳州司理叔促赴署。余拟是年暂止游屐，而漳南之使络绎于道，叔祖念莪翁，高年冒暑，坐促于家，遂以七月十七日启行。二十一日至武林(2)。二十四日渡钱唐(3)，波平不縠(4)，如履平地。二十八日至龙游(5)，觅得青湖舟，去衢尚二十里，泊于樟树潭(6)。

【注释】

(1)庚午：明崇祯三年(1630)。

(2)武林：杭州的别称，因其西的武林山得名。

(3)钱唐：即钱塘，今钱塘江。

(4)波平不縠(hú)：“不”，陈本作“冰”。縠，有绉纹的纱。此处作“皱解”。

(5)龙游：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龙游县。

(6)樟树潭：今名同，亦称樟潭，在衢州市稍东，衢江南岸。

【译文】

庚午年春天，担任漳州府推官的族叔催促我去他的官署。我本打算今年暂时停止外出游览，可漳州府南来的使者不绝于道，族祖徐念莪老人家，年寿已高，冒着暑热，坐在家中催促我，于是在七月十七日启程。二十一日来到杭州。二十四日渡过钱塘江，水面平静没有波浪，如同走在平地上。二十八日到达龙游县，找到去青湖的船，距离衢州府城还有二十里，船停泊在樟树潭。

三十日　过江山，抵青湖，乃舍舟登陆。循溪觅胜，得石崖于北渚。崖临回澜，澄潭漱其址，隙缀茂树，石色青碧，森森有芙蓉出水态。僧结槛依之，颇觉幽胜。余踞坐石上，有刘对予者，一见如故，因为余言："江山北二十里有左坑，岩石奇诡，探幽之屐，不可不一过。"余欣然返寓，已下午，不成行。

【译文】

三十日　经过江山县，抵达青湖，于是离开船登上岸。沿着溪流寻找景色优美的地方，在靠北的水边找到一处石崖。石崖前临回旋的波澜，澄澈渊深的水流冲刷着石崖的底部，石缝间点缀着茂盛的树木，石头的颜色青翠碧绿，高高耸立有着出水芙蓉的姿态。僧人靠着石崖建了栏杆，觉得很是幽雅秀丽。我盘腿坐在岩石上，有个叫刘对予的人，一见如故，他于是对我说："江山县北面二十里处有个左坑，岩石奇丽诡谲，探寻幽境的脚步，不能不去那里一次。"我欣然返回寓所，已经是下午，未能成行。

八月初一日　冒雨行三十里。一路望江郎片石，咫尺不可见。先拟登其下，比至路口，不果。越山坑岭，宿于宝安桥(1)。

【注释】

(1)宝安桥：今作“保安”，在浙江江山市南境。

【译文】

八月初一日　冒雨前行三十里。一路上望见江郎山的一片片岩石，咫尺之间都看不见。原来打算上登到江郎山下，等走到路口时，没能登山。越过山坑岭，住在宝安桥。

初二日　登仙霞，越小竿岭，近雾已收，惟远峰漫不可见。又十里，饭于二十八都(1)。其地东南有浮盖山，跨浙、闽、江西三省，衢、处、信、宁四府之境(2)，危峙仙霞、犁岭间(3)，为诸峰冠。枫岭西垂，毕岭东障，梨岭则其南案也；怪石拏云，飞霞削翠。余每南过小竿，北逾梨岭，遥瞻丰采，辄为神往。既饭，兴不能遏，遍询登山道。一牧人言：“由丹枫岭而上，为大道而远；由二十八都溪桥之左越岭，经白花岩上，道小而近。”余闻白花岩益喜，即迂道且趋之，况其近也！遂越桥南行数十步，即由左小路登岭。三里下岭，折而南，渡一溪，又三里，转入南坞，即浮盖山北麓村也。分溪错岭，竹木清幽，里号“金竹”云。度木桥，由业纸者篱门入，取小级而登。初皆田畦高叠，渐渐直跻危崖。又五里，大石磊落，棋置星罗，松竹与石争隙。已入胜地，竹深石转，中峙一庵，即白花岩也。僧指其后山绝顶，峦石甚奇。庵之右冈环转而左，为里山庵。由里山越高冈两重转下，山之阳则大寺也。右有梨尖顶，左有石龙洞，前瞰梨岭，可俯而挟矣。余乃从其右，二里，憩里山庵。里山至大寺约七里，路小而峻。先跻一冈，约二里，冈势北垂。越其东，坞下水皆东流，即浦城界。又南上一里，越一冈，循其左而上，是谓狮峰。雾重路塞，舍之。逾冈西下，复转南上，二里，又越一冈，其左亦可上狮峰，右即可登龙洞顶。乃南向直下，约二里，抵大寺。石痕竹影，白花岩正得其具体，而峰峦环列，此真独胜。雨阻寺中者两日。

【注释】

(1)二十八都：今名同，在江山市西南隅。

(2)衢：衢州府，浙江最西的一个府，辖境大体为今衢州市所辖各县。处：处州府，浙江西南的一个府，辖境大体即今丽水市辖各县。信：广信府，江西最东的一个府，大体为今上饶市辖的东南半各县。宁：建宁府，福建最北的一个府，大体为今南平市辖的东北部各县。

(3)犁岭：文中犁、梨互用，但从对于“犁头尖石”的描述，以形得名，此字均应为“犁”。

【译文】

初二日　登上仙霞岭，越过小竿岭，近处的雾已经收敛起来，唯有远处的山峰还迷漫一片，不能看见。又行十里，在二十八都吃饭。这个地方东南方有浮盖山，跨越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衢州府、处州府、广信府、建宁府四府的境内，高高耸峙在仙霞岭、梨岭之间，成为群峰中的最高峰。枫岭在西面垂落下来，毕岭阻隔在东面，梨岭就是浮盖山南面的案山了；浮盖山上怪石纷乱如云，云霞飞舞，翠壁陡削。我每次向南越过小竿岭，往北越过梨岭，远远瞻望浮盖山的风采，总是为之神往。饭后，不能遏制上登浮盖山的兴致，四处打听登山的路。一个牧人说：“从丹枫岭往上走，是大道，但路要远一些；由二十八都溪流上的桥的左边翻越山岭，经过白花岩上登，路小，但近一些。”我听说有白花岩就更加高兴，即便是绕路也要赶过去，何况是条近路呢！于是过桥后向南走了几十步，立即由左边登岭。三里后下岭，折向南，渡过一条溪流，又行三里，转入南面的山坞，就到了浮盖山北麓的村子了。溪水分流，山岭错杂，竹木清雅幽静，村子名叫金竹里。走过木桥，由造纸为业的人家的篱笆门中进去，沿着小石阶上登。起初都是高低层叠的田地，渐渐直接上登高险的山崖。又行五里，巨石众多杂乱，星罗棋布，松竹与巨石争夺空间。已经进入风景优美的地方，竹林幽深，山石回转，中间屹立着一座寺庵，这就是白花岩了。僧人指点，白花岩后山的绝顶，山峦岩石非常奇特。寺庵的右边，山冈环绕转向左边，是里山庵。由里山庵翻越两重高高的山冈后转而下走，山的南面就是大寺了。右边有梨尖顶，左边有石龙洞，前方俯瞰着梨岭，像是弯下身子用胳膊就可以围

抱过来了。我于是从寺庵的右边走，走了二里，在里山庵休息。里山庵到大寺约有七里路，路小而且陡峻。我先登上一座山冈，大约二里路，山势向北下垂。翻越到山冈的东面，山坞下面的水流都是往东流，是浦城县境内了。又向南上登一里，越过一座山冈，沿着这座山冈的左侧往上走，这是所谓的狮峰。大雾重重，道路阻塞，放弃上登狮峰。越过山冈向西下走，又转向南上登，行二里，又越过一座山冈，这座山冈的左侧也可以上登狮峰，右侧就可以上登龙洞顶。于是向南一直下走，大约二里，抵达大寺。石影竹影掩映，白花岩正好获得这种各方面都具备的景观，而且峰峦环绕排列，这真是独有的美景。被雨阻在寺中长达两天。

初四日　冒雨为龙洞游。同导僧砍木通道，攀乱碛而上。雾瀚滃钴(1)，芾石笼崖(2)，狞恶如奇鬼。穿簇透峡，窈窕者，益之诡而藏其险；屼嵲者，益之险而敛其高。如是二里，树底睨峭崿(3)。攀踞其内，右有夹壁，离立仅尺，上下如一，似所谓“一线天”者，不知其即通顶所由也。乃爇火篝灯(4)，匍匐入一罅。罅夹立而高，亦如外之一线天，第外则顶开而明，此则上合而暗。初入，其合处犹通窍一二，深入则全黑矣。其下水流沙底，濡足而平。中道有片石，如舌上吐，直竖夹中，高仅三尺，两旁贴于洞壁。洞既束肩，石复当胸，无可攀践，逾之甚艰。再入，两壁愈夹，肩不能容。侧身而进，又有石片如前阻其隘口，高更倍之。余不能登，导僧援之。既登，僧复不能下，脱衣宛转久之，乃下。余犹侧伫石上，亦脱衣奋力，僧从石下掖之，遂得入。其内壁少舒可平肩，水较泓深，所称“龙池”也。仰睇其上(5)，高不见顶，而石龙从夹壁尽处悬崖直下。洞中石色皆赭黄，而此石独白，石理粗砺成鳞甲(6)，遂以“龙”神之。挑灯遍瞩而出。石隘处上逼下碍，入时自上悬身而坠，其势犹顺，出则自下侧身以透，胸与背既贴切于两壁，而膝复不能屈伸，石质刺肤，前后莫可悬接，每度一人，急之愈固，几恐其与石为一也。既出，欢若更生，而岚气忽澄，登霄在望。由明峡前行，芟莽开荆(7)，不半里，又得一洞。洞皆大石层叠，如重楼复阁，其中燥爽明透。

【注释】

(1)滃(wěng)：云气四起的样子。铦(xiān)：锋利。

(2)芾(fèi)：小。

(3)睨(nì)：斜着眼看。崿(è)：山崖。

(4)爇(ruò)：点燃。篝(gōu)灯：用竹笼罩着灯光。篝，竹笼。

(5)睇(dì)：眯着眼睛斜看。

(6)砺(lì)：粗糙的磨刀石。

(7)芟(shān)：割草。

【译文】

初四日　冒雨去游览龙洞。同导游的僧人砍树开通道路，攀着乱石堆往上登。雾气四起，荆棘尖利，小石块布满山崖，形象狰狞丑恶如同恶鬼。穿过石块丛集的峡谷，形态窈窕美好的岩石，增添了峡谷中的诡异感，从而掩藏了峡谷的险恶之处；高峻耸突的岩石，增加了峡谷的险要程度，却掩饰了峡谷的高险。如此走了二里，从树底下斜看着陡峭的山崖前行。攀登上去坐在岩石丛中，右边有相夹的石壁，两面相隔仅有一尺，上下一样窄，很像所谓的“一线天”的地方，不知道这就是通到山顶上所经由的地方了。于是取火点燃灯笼，匍匐着进入一条裂缝。裂缝中两面石壁高高地夹立着，也像外边的一线天，只是外边的顶上是敞开的而且有亮光，这里却是上面合拢而且很黑暗。刚进去时，顶上合拢之处还通着一两个石窍，深入进去就完全黑下来了。脚下是有水流的沙质底，沾湿了脚但很平坦。途中有一片岩石，如舌头一样向上吐出来，直竖在夹缝中，高处仅有三尺，两旁贴在洞壁上。洞壁已经紧束着双肩，这块岩石又顶住胸口，无处可以攀援踩踏，越过这块岩石非常艰难。再深入，两面的石壁更加狭窄，不能容下双肩。侧着身子前进，又有一片岩石像前边一样阻挡在隘口，高处更是前边那片岩石的一倍。我不能登上去，导游的僧人把我拉上去。登上去后，僧人也不能下去了，脱掉外衣弯弯转转了很久，这才下

去。我还仍然侧身站在岩石上，也脱下外衣奋力下去，僧人在岩石下面扶着我，终于得以进去。那里面的洞壁稍微舒展一点可以和双肩平齐，流水较大较深，就是所说的龙池了。眯着眼睛抬头向顶上看去，高得看不见顶，而一条石龙从狭窄洞壁尽头处的悬崖上笔直垂下来。洞中石头的颜色都是赭黄色的，可唯独这条石龙是白色的，石头的纹理像粗糙的磨刀石，形成龙的鳞甲，于是就用“龙”来神化它。挑着灯笼看遍四周后出来。岩石阻塞的地方上方紧逼下来下面石头挡着，进去的时候是从上面身子悬空坠下来，情形还比较顺利，出来时则是从岩石下面侧着身体钻出来，前胸与后背既紧贴摩擦着两面的石壁，而且膝盖也不能屈伸，石头刺着皮肤，前后悬空无处可以接手，每过去一个人，越急卡得越牢固，几乎担心与岩石融为一体了。出来后，高兴得像是重新获得新生了，而且山间的云气忽然间散开了，登上插入云霄的绝顶胜利在望了。由明亮的峡谷中前行，割开草丛荆棘，不到半里，又见到一个山洞。山洞全是大石块层层叠叠形成的，像重叠的楼阁，洞中干燥、清爽、明亮、通透。

徘徊久之，复上跻重崖，二里，登绝顶，为浮盖最高处。踞石而坐，西北雾顿开，下视金竹里以东，崩坑坠谷，层层如碧玉轻绡，远近万状；惟顶以南，尚郁伏未出。循西岭而下，乃知此峰为浮盖最东。由此而西，蜿蜒数峰，再伏再起，极于叠石庵，乃为西隅，再下为白花岩矣。既连越二峰，即里山趋寺之第三冈也。时余每过一峰，辄一峰开霁，西峰诸石，俱各为披露。西峰尽，又越两峰，峰俱有石层叠。又一峰南向居中，前耸二石，一斜而尖，是名“犁头尖石”。二石高数十丈，堪为江郎支庶，而下俱浮缀叠石数块，承以石盘，如坐嵌空处，俱可徙倚。此峰南下一支，石多嶙峋，所称“双笋石人”，攒列寺右者，皆其派也。峰后散为五峰，回环离立，中藏一坪可庐，亦高峰所罕得者。又西越两峰，为浮盖中顶，皆盘石累叠而成，下者为盘，上者为盖，或数石共肩一石，或一石复平列数石，上下俱成叠台双阙，“浮盖仙坛”，洵不诬称矣。其石高削无级，不便攀跻。登其巅，群峰尽出。山顶之石，四旁有苔，如发下垂，嫩绿浮烟，娟然可

爱(1)。西望叠石、石仙诸胜，尚隔三四峰，而日已过午，遂还饭寺中。别之南下，十里即大道，已在梨岭之麓。登岭，过九牧，宿渔梁下街(2)。

【注释】

(1)娟(juān)然：秀美的样子。

(2)渔梁下街：今仍称渔梁，在浦城县北境九牧与仙阳间。

【译文】

徘徊了很久，又上登重重山崖，行二里，登上绝顶，是浮盖山的最高处。在石头上盘腿坐下，西北方的雾气顿时散开，向下俯视金竹里以东的地方，崩塌下陷的深坑与峡谷，一层层像碧玉轻纱，远近姿态万千；唯有绝顶以南，还隐伏着没有露出来。沿着西面的山岭往下走，才知道这座山峰在浮盖山的最东边。由此地往西去，蜿蜒着几座山峰，两次低伏下去两次隆起，在叠石庵到了尽头，是浮盖山西面的边沿地带，再下去是白花岩了。一连越过两座山峰后，就到了里山庵通往大寺的第三座山冈上了。这时候我每越过一座山峰，这座山峰就晴开了，西面山峰上众多的岩石，都各自显露出来。西面的山峰完后，又越过两座山峰，山峰上都有层层叠叠的岩石。又有一座山峰面向南方，位于正中，前方高耸着两块巨石，一块又斜又尖，这名叫“犁头尖石”。两块巨石高达几十丈，堪称为江郎山的旁支，而巨石全是浮在空中下面连缀着几块叠起来的岩石，用石盘托起来一样，如果坐在嵌空的地方，都可以走动凭靠。这座山峰往南下延的一条支脉，有很多嶙峋的岩石，是所称的“双笋石人”，攒聚排列在大寺右侧的山峰，都是这条支脉了。山峰后面散开成为五座山峰，回旋环绕，分别矗立，中间藏着一块平地，可以建房屋，也是在高峰上罕见的地方。又向西越过两座山峰，是浮盖山中部的山顶，都是巨石叠累形成的，在下面的成为盘子，在上面的成为盖子，有的几块岩石一同扛着一块岩石，有的是一块岩石上又平平地排列着几块岩石，上下都形成

重叠的平台和成对的宫阙，称为“浮盖仙坛”，确实不假啊。这里的岩石高峻陡削，没有台阶，不便攀登。登上山顶，群峰全部显现出来。山顶上的岩石，四旁长有苔藓，如头发丝一样下垂着，嫩绿的颜色漂浮在轻烟中，秀美可爱。向西远望叠石、石仙等处名胜，还隔着三四座山峰，而此时已过了正午，于是返回大寺中吃饭。告别大寺后往南下山，十里后就是大路，已经在梨岭的山麓。登上山岭，经过九牧，住在渔梁下街。

初五日　下浦城舟，凡四日抵延平郡。

【译文】

初五日　下到去浦城县的船中，共花了四天到达延平府城。

初十日　复逆流上永安溪(1)，泊榕溪(2)。其地为南平、沙县之中(3)，各去六十里。先是浦城之溪水小，而永安之流暴涨，故顺逆皆迟。

【注释】

(1)永安溪：即沙溪，明代又称太史溪。

(2)榕溪：今作“涌溪”，在沙县东北境，沙溪北岸。

(3)南平：延平府附郭县，即今南平市。

【译文】

初十日　又逆流沿永安溪上行，停泊在榕溪。此地位于南平县、沙县的中间，各自相距六十里。这之前，浦城县的溪水小，而永安溪的溪流暴涨，所以顺流逆流船都走得慢。

十一日　舟曲随山西南行，乱石峥嵘，奔流悬迅。二十里，舟为石触，榜人以竹丝绵纸包片木掩而钉之，止涌而已。又十里，溪右一山瞰溪如伏狮，额有崖两重，阁临其上，崖下圆石高数丈，突立溪

中。于是折而东，又十里，月下上一滩，泊于旧县(1)。

【注释】

(1)旧县：今作“古县”，在沙县县城东南，沙溪北岸。

【译文】

十一日　船曲折地顺着山势往西南行，乱石面目狰狞，奔流高悬迅疾。行二十里，船被礁石撞上，划船的人用竹丝、绵纸包住木片钉在漏洞上，只是止住水涌进船来罢了。又是十里，溪流右岸的一座山，俯瞰着溪流，像趴伏着的狮子，山顶上有两重石崖，有楼阁下临在山顶上，石崖下面的圆石高达几丈，突立在溪流中。于是船转向东行，又行十里，在月光下上了一处河滩，停泊在旧县。

十二日　山稍开，西北二十里，抵沙县(1)。城南临大溪，雉堞及肩，即溪崖也。溪中多置大舟，两旁为轮，关水以舂。西十里，南折入山间。右山石骨巉削，而左山夹处，有泉落坳隙如玉箸。又西南二十里，泊洋口(2)。其地路通尤溪(3)。东有山曰里丰，为一邑之望。昨舟过伏狮崖，即望而见之，今绕其西而南向。

【注释】

(1)沙县：隶延平府，即今沙县。

(2)洋口：今作“洋口仔”，在沙县西南隅，沙溪南岸。

(3)尤溪：明为县，隶延平府，即今尤溪县。

【译文】

十二日　山势稍微开阔了一些，向西北行船二十里，到达沙县县城。城墙南边面临大溪，城垛高及肩头，就建在溪流边的山崖上。溪流中停放着很多大船，两旁是水轮，挡住流水用来舂米。向西十里，往南转进山间。右岸的石山巉岩陡削，而左岸的山夹立的地方，有股

泉水像白玉做的筷子一样落入山坳间的缝隙中。又向西南行船二十里，停泊在洋口。此地有路通往尤溪县。东面有座山叫里丰山，是全县著名的山。昨天船经过伏狮崖时，就远远望见了这座山，今天绕过山的西面向南行。

十三日　西南二十里，渐入山。又二十五里，至双口(1)。遂折而西北行，五里，至横双口(2)。溪右一水自北来，永安之溪自南来，至此合。其北来之溪，舟通岩前可七十里(3)。又五里入永安界，曰新凌铺。

【注释】

(1)双口：应即今莘口，在三明市西境，沙溪南岸。

(2)横双口：即今黄砂，在三明市西境，沙溪北岸。

(3)岩前：今名同，在三明市西北境。北来之水应为归化溪，今称渔塘溪。

【译文】

十三日　向西南航行二十里，渐渐进入山间。又行二十五里，到达双口。于是折向西北行，五里，到达横双口。溪流右边一条溪水自北面流来，从永安县来的溪流自南面流来，流到此地合流。那条北面流来的溪流，船航行到岩前大约有七十里。又行五里进入永安县境内，叫做新凌铺。

十四日　行永安境中，始闻猿声。南四十里为巩川(1)。上大滩十里，东南行，忽望见溪右峰石突兀。既而直逼其下，则突兀者转为参差，为崩削，俱盘亘壁立，为峰为岩，为屏为柱，次第而见。中一峰壁削到底，或大书其上，曰“凌霄”。于是溪左之奇，亦若起而争胜者。已舟折西北，左溪之崖较诡异，而更有出左溪上者(2)，则桃源涧也。其峰排突溪南，上逼层汉，而下瞰回溪，峰底深裂，流泉迸下，仰其上，曲槛飞栏，遥带不一，急停舟登焉。

【注释】

(1)巩川：今作“贡川”，在永安市北隅，沙溪西岸。

(2)左溪之崖较诡异，而更有出左溪上者：两处“左溪”，据上文似应为“溪左”。

【译文】

十四日　船前行在永安县境内，开始听见猿猴的啼叫声。往南四十里是巩川。驶上一处大浅滩后前行十里，往东南行，忽然望见溪流右岸山峰上的岩石突兀。继而直接逼近这座山峰下，就见突兀的岩石变得参差不齐，有的崩塌，有的陡削，全都盘绕横亘着，像墙壁一样矗立，形成山峰，形成石岩，像屏风，像柱子，依次呈现出来。其中一座山峰石壁陡削一直到底，有人在石壁上题写了两个大字，叫“凌霄”。从这里开始，溪流左岸的奇异风光，也像是要和右岸的山峰比美似的涌现出来。不久船转向西北航行，溪流左岸的山崖比较奇异，而且更有超出溪流左岸之上的景色，那就是桃源涧了。那里的山峰成排前突到溪流南岸，上面直逼云天，下面俯瞰着回绕的溪流，山峰底部深深裂开，泉水奔流而下，仰面看山峰上面，悬在高空的栏杆弯弯曲曲的，远远看来像衣带一样，高低不一，急忙停船去登山。

循涧而入，两崖仅裂一罅，竹影逼溪内。得桥渡涧再上，有门曰“长春圃”。亟趋之，则溪南之峰，前所仰眺者，已在其北。乃北上，路旁一石，方平如砥。时暮色满山，路纵横不可辨，乃入大士殿，得道人为导。随之北，即循崖经文昌阁，转越两亭，俱悬崖缀壁。从此折入峭夹间，其隙仅分一线，上劈山巅，远透山北，中不能容肩，凿之乃受，累级斜上，直贯其中。余所见“一线天”数处，武彝、黄山、浮盖，曾未见若此之大而逼、远而整者。既而得天一方，四峰攒列。透隙而上，一石方整，曰棋坪。中复得一台，一树当空，根盘于上。有飞桥架两崖间，上下壁削，悬空而度，峰攒石裂，岈然成洞(1)，曰环玉。出洞，复由棋坪侧历西坞而上，得一井，水甚甘

冽。跻峰北隅，有亭甚豁，第北溪下绕，反以逼仄不能俯瞰。由此左下，又有泉一泓汇为池，以暮不及往。乃南上绝顶，一八角亭冠其上。复从西路下山，出倚云关，则石磴垂绝，罅间一下百丈。盖是山四面斗削，惟一线为暗磴，百丈为明梯，游者以梯下而一线上，始尽奇概，舍此别无可阶也。

【注释】

(1)岈然成洞：此即桃源洞，在今福建永安城北10公里的燕溪畔。峰顶有通天亭、风洞、象鼻岩、阆风台等。一线天长120米，甚为壮观。山脚为栟榈潭。

【译文】

沿着山涧进去，两面的石崖仅裂开一条缝隙，竹丛的影子映照在溪水中。找到桥渡过山涧后再上走，有座山门叫“长春圃”。急忙向那里赶过去，就见溪流南面的山峰，就是先前仰面眺望的那座山峰，已经在山门的北边。于是向北上登，路旁一块岩石，方方正正，平滑得像磨刀石。此时暮色充满了山野，道路纵横，不能分辨向哪里走，只好进入大士殿，找到道士作为向导。跟随道士向北走，随即沿着山崖途经文昌阁，辗转穿过了两座亭子，都是走在连接不断的悬崖峭壁上。从此地转进峭壁的夹缝间，这条夹缝仅分开一条线那样宽，上面直劈到山顶，远处通到山的北面，中间不能容下双肩，人工开凿石壁后人才能通过，一级级石阶斜斜地向上去，一直贯通整个夹缝。我所见的“一线天”有好几处，例如五彝山、黄山、浮盖山，但从未见过如此巨大而又狭窄、深远而又平整的地方。不久之后见到一片天空，四面的山峰攒聚排列。钻过缝隙上来，一块巨石方方整整，叫做棋坪。中间又有一座石台，一棵树凌空而立，树根盘绕在石台上。有座飞空的桥架在两面石崖间，上下都是陡削的石壁，悬空走过桥来，山峰攒聚，山石迸裂，形成深邃的山洞，叫做环玉洞。出洞后，又由棋坪侧边经过西面的山坞往上走，见到一口井，井水十分甘甜清冽。登上山峰的北侧，有座亭子非常开阔，只是北面的溪流在山下绕过，反而因

为逼近山脚俯瞰不能看见。由亭子左边下走，又有一股泉水汇积成池塘，由于天晚来不及前往。于是向南登上绝顶，一座八角亭像帽子一样位于绝顶上。又从西边的路下山，出到倚云关，就见石阶悬空，从石缝中一直下垂一百丈。原来这座山四面陡削，可走之路只有一线天是暗梯，百丈石阶是明梯，游人从明梯下山而从一线天上山，才能游遍这奇异的景观，舍弃这条路就别无可以上登的路了。

还至大士殿，昏黑不可出。道人命徒碎木燃火，送之溪旁，孤灯穿绿坞，几若阴房磷火。道人云："由长春圃二里，有不尘馆，旁又有一百丈岩，皆有胜可游。"余颔之。返舟，促舟子夜行，不可，乃与奴辈并力刺舟(1)。幸滩无石，月渐朗，二鼓，泊废石梁下。行二十里，去永安止二里。

【注释】

(1)刺(cì)舟：撑船。

【译文】

回到大士殿，天已昏黑无法外出了。道士命令徒弟砍碎木头点燃火把，把我送到溪流旁，一盏孤灯穿行在绿色的山坞中，几乎像是墓地中的磷火。道士说："由长春圃前行二里，有个不尘馆，旁边又有一处百丈岩，都有胜景值得游览。"我点头同意他说的话。返回船中，催促船夫夜间行船，不同意，于是我与奴仆们合力撑船。幸好浅滩中没有礁石，月光渐渐明亮起来，二更时分，停泊在一座废弃的石桥下面。前行了二十里，离永安县城只有二里路了。

十五日　抵城西桥下，桥已毁。而大溪自西来(1)，桥下之溪自南来，依然余游玉华时也。绕城西而南，溯南来之溪以去，五十里，至长倩。溪出山右，路循山左，乃舍溪登岭。越岭两重，西南过溪桥，五里，南过溪鸣桥。又五里，直凌西南山角，以为已穷绝顶，其上乃更复穹然。不复上，循山半而南，纡折翠微间，俯瞰山底，溪回屈

曲，惟闻吼怒声，而深不见水。盖峻峦削岫，错立如交牙，水漱其根，上皆丛树，行者惟见翠葆浮空(2)，非闻水声，几以为一山也。久之，偶于树隙稍露回湍，浑赤如血。又五里与赤溪遇，又五里止于林田。

【注释】

(1)大溪：指燕溪，又称九龙溪。

(2)翠葆(bǎo)：指绿树丛。葆，盖。

【译文】

十五日　到达永安县城西面的桥下，桥已经毁坏。而大溪自西面流来，桥下的溪流自南面流来，依然是我游玉华洞时的情景。绕过城西往南行，溯南面流来的溪流一直前去，五十里，到达长倩。溪流从山的右边流出去，道路沿着山的左边走，于是离开溪流登岭。越过两重岭，向西南走过溪流上的桥，五里，向南走过溪鸣桥。又行五里，径直登上西南方的角一样的山，以为已经登上了绝顶，那上面竟然还有更为穹隆高大的山。不再上登，沿着半山腰往南走，迂回曲折在葱翠的山间，俯瞰山脚下，溪流回旋弯曲，只听得见溪流的怒吼声，却深得看不见溪水。原来是高峻陡削的峰峦，如牙齿一般交错矗立着，溪水冲击着山脚，山上全是树林，走路的人只看得见翠绿树丛浮在空中，要不是听见水声，几乎以为是一座山了。很久之后，偶然间在树缝中微微露出回旋湍急的水流，水色浑浊，红得像血一样。又行五里后与红色的溪流相遇，又行五里停在了林田。

十六日　沿山二里(1)，有峰自南直下。峰东有小溪，西为大溪，俱北会林田，而注于大煞岭西者。渡小溪，循峰南上，共五里，至下桥。逶迤南跻，又八里，得上桥。一涧飞空，悬桥而度，两旁高峰插天。度桥，路愈峻，行十里，从山峡中直跻两高峰之南，登岭巅。回视两高峰已在履下，计其崇峻，大煞、浮盖当皆出其下。南下三十五

里，抵宁洋县。

【注释】

(1)沿山二里："四库"本作"沿山三里"。

【译文】

十六日　沿着山前行二里，有座山峰自南面笔直下垂。山峰东面有条小溪，西面是条大溪，都是往北流在林田汇流，而后流注到大煞岭西面。渡过小溪，沿着山峰往南上行，共五里，来到下桥。逶迤向南上登，又是八里，走到上桥。一条山涧从空中飞流而下，从高悬的桥上走过来，两旁的高峰上插天际。过桥后，路更陡峻了，行十里，从山峡中一直上登在两座高峰的南面，登上岭头。回头看去，两座高峰已经在我脚下，估计这座山岭的高峻程度，大煞岭、浮盖山都应当在它之下。向南下走三十五里，抵达宁洋县城。

十七日　下舟达华封。

【译文】

十七日　乘船抵达华封。

十八日　上午始抵陆。渐登山阪，溪从右去，以滩高石阻，舟不能前也。十里，过山麓，又五里，跨华封绝顶，溪从其下折而西去。遥望西数里外，滩石重叠，水势腾激，至有一滩纯石中断而不见水者，此峡中最险处。自念前以雨阻不能达，今奈何交臂失之(1)？乃北下三里，得村一坞，以为去溪不远。沿坞西行里许，欲临溪，不得路，始从蔗畦中下。蔗穷，又有蔓植者，花如豆，细荚未成。复践蔓行，土流沙削不受履(2)，方藉蔓为级，未几蔓穷，皆荆棘藤刺，丛不能入。初侧身投足，不辨高下，时时陷石坎，挂树杪(3)。既忽得一横溪，大道沿之。西三里，瞰溪咫尺，滩声震耳，谓前所望中断之险，必当其处。时大道直西去，通吴镇、罗埠。觅下溪之路，久不得，见

一小路伏丛棘中，乃匍匐就之。初犹有路影，未几下皆积叶，高尺许，蛛网翳之；上则棘莽蒙密，钩发悬股，百计难脱；比脱，则悬涧注溪，危石叠嵌而下。石皆累空间，登其上，始复见溪，而石不受足，转堕深莽。余计不得前，乃即从涧水中攀石践流，遂抵溪石上。其石大如百间屋，侧立溪南，溪北复有崩崖壅水。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块，冲捣莫容，跃隙而下，下即升降悬绝，倒涌逆卷，崖为之倾，舟安得通也？踞大石坐，又攀渡溪中突石而坐，望前溪西去，一泻之势，险无逾此。久之，溯大溪，践乱石，山转处溪田层缀，从之，始得路。循而西转，过所踞溪石二里许，滩声复沸如前，则又一危矶也。西二里，得小路，随山脊直瞰溪而下，始见前不可下之滩，即在其上流，而岭头所望纯石中断之滩，即在其下流。此嘴中悬两滩间，非至此，则两滩几有遁形矣。逾岭下舟。明日，抵漳州司理署。

【注释】

(1)交臂失之：已遇良机而又当面错过。交臂，胳膊碰胳膊，指距离很近，擦肩而过。

(2)土流沙削不受履：“土”原作“上”，据“四库”本改。

(3)杪(miǎo)：树枝的细梢。

【译文】

十八日　上午才上岸。渐渐上登山坡，溪流从右边流去，因为河滩地势高有礁石阻隔，船不能前行了。行十里，走过山麓，又行五里，跨过华封岭的绝顶，溪流从华封岭下折向西流去。遥望西边几里之外，浅滩中礁石重重叠叠，水势奔腾激荡，以至于有整个浅滩是清一色的岩石溪流中断却看不见水的地方，这里是峡谷中最险要的地方。我自己想，从前由于下雨受阻不能到那里去，今天为什么要失之交臂呢？于是向北下走三里，见到一个在山坞中的村子，以为距离溪流已经不远。沿着山坞往西行一里左右，想靠近溪流，找不到路，这才从甘蔗地中下走。甘蔗地走完后，又有种植蔓生植物的田地，花像

豆花，细小的豆荚还没有长成。又踩着藤蔓前行，地势陡削，沙土流动，站不住脚，正好凭借着藤蔓作为台阶，没多久藤蔓也完了，到处是荆棘刺藤，茂密得不能走进去。最初侧着身子落下脚步，不辨高低，时时有深陷的石坑，树梢挂住衣服。一会儿，忽然见到一条横着的溪流，大道沿着溪流走。向西三里，俯瞰溪流近在咫尺，浅滩上水声震耳欲聋，自认为先前望见的溪流中断的险滩，必定就在此处。此时大道一直向西去，通往吴镇、罗埠。寻找下到溪流边的路，很久没有找到，看见一条小路隐伏在成丛的荆棘中，于是就匍匐着走上这条小路。最初还有路的影子，不久脚下全是堆积着的落叶，厚达一尺左右，蜘蛛网遮挡在路中间；头上是浓密的荆棘草丛，钩住头发，挂住大腿，用一百种策略也难以逃脱；到脱开身子后，就看见高悬的山涧中奔流的溪水，高险的山石层层叠叠深嵌在下方。岩石都是叠架在空中，登到岩石上，才又看见溪流，可在岩石上无法立足，一转身就摔到深深的荒草丛中。我估计不能再前进了，就立即从涧水中攀着石头踩着流水上登，终于到达溪流中的岩石上。这块岩石有一百间房屋的面积那么大，侧立在溪流的南边，溪流北边又有崩塌的崖石阻塞了水道。流水既向南流避开巨石，流到北边冲激着崩塌的石块，冲击的水流无处容纳，跃入缝隙中往下流，下面就是高低悬绝的地形，激流倒涌，波涛逆卷，山崖都因此而倾倒，船怎么能通过呢？盘腿坐在巨石上，又攀越到溪流中突立的岩石上坐下，望着眼前的溪流向西流去，一泻千里的气势，险要之势没有超过这里的。坐了很久，逆着大溪，踩着乱石，山势弯转处溪流边水田层层相连，从田间走去，这才找到路。沿着路向西转，经过距离我盘腿坐过的溪流中的巨石二里路的地方，险滩上的水声又像先前一样沸腾，原来这又是一处险要的石矶了。向西二里，遇到一条小路，顺着山脊笔直俯瞰溪流下方，这才看见先前下不去的险滩，就在这里的上游，而在岭头所望见的清一色的岩石溪流中断的险滩，就在这里的下游。此处山嘴高悬在两个险滩的中间，不是来到此地，那么两个险滩几乎又把它们的面貌隐藏起来了。越过山岭下到船中。明天，就能到达漳州府推事的官署了。

游天台山日记后

【题解】

崇祯五年(1632)徐霞客到浙江，偕族兄徐仲昭又两次游天台山和雁宕山。《游天台山日记后》是徐霞客第二次和第三次游天台山的游记。

徐霞客于这年三月十四日从宁海西行，踏上入天台山的大道。重游天台山，兴致仍很浓，头天晚上登华顶赏月，“归寺已更余”，第二天五鼓又登顶观日出，“衣履尽湿，还，炙衣寺中”。这次补游了过去未到的大悲寺、高明寺、石笋及螺蛳潭。二十日，游毕抵天台县城。

徐霞客游雁宕山后，第三次游天台山。四月十六日从天台县城北上，游中岩、桐柏宫，登琼台观仙人座，十七日经坪头潭，游寒岩、明岩、鹊桥、龙须洞、灵芝石等胜景，“尽天台以西之胜”。十八日往北游桃源，“冒雨拨棘而上”，于丛莽中寻层瀑，游秀溪，入万年寺，以后北经会墅、斑竹出境。至此，徐霞客搜览天台胜景殆尽。他自己回忆说：二十年前“未深穷其窟奥”，至今“高深俱无遗胜矣”。通过反复考察，梳理了天台山一带的水系，为我们保留了徐霞客地理考察的成果。

壬申三月十四日(1)　自宁海发骑，四十五里，宿岔路口(2)。其东南十五里为桑洲驿(3)，乃台郡道也；西南十里松门岭，为入天台道。

【注释】

(1)壬申：崇祯五年(1632)。

(2)岔路口：今为岔路镇，在浙江宁海县南境的公路边。

(3)桑洲驿：今作“桑洲”。皆在浙江宁海县南境的公路边。

【译文】

壬申年三月十四日　自宁海县城骑马出发，行四十五里，住在岔路口。岔路口东南十五里处是桑洲驿，是去台州府的路了；西南十里处是松门岭，是进入天台山的路。

十五日　渡水母溪，登松门岭，过王爱山(1)，共三十里，饭于筋竹岭庵，其地为宁海、天台界。陟山冈三十余里，寂无人烟，昔弥陀庵亦废。下一岭，丛山杳冥中，得村家，瀹茗饮石上(2)。又十余里，逾岭而入天封寺。寺在华顶峰下，为天台幽绝处。却骑(3)，同僧无馀上华顶寺，宿净因房，月色明莹。其地去顶尚三里，余乘月独上，误登东峰之望海尖，西转，始得路至华顶。归寺已更余矣。

【注释】

(1)王爱山：今聚落“王爱”在白溪稍南，即因王爱山得名。

(2)瀹(yuè)：煮。

(3)却(què)骑：下马。

【译文】

十五日　渡过水母溪，登上松门岭，越过王爱山，共行三十里，在筋竹岭的寺庵中吃饭，此地是宁海县、天台县的分界处。上登山冈三十多里路，荒寂没有人烟，从前的弥陀庵也荒废了。走下一座岭，在群山杳渺之中，找到一户农家，煮茶来坐在石头上喝下。又行十多里，越过山岭后进入天封寺。天封寺在华顶峰下，是天台山最幽深的地方。下马后，同僧人无馀一起登上华顶寺，住在净因和尚的僧房中，月光明亮晶莹。此地距峰顶还有三里路，我乘着月光独自上登，错误地上登到东峰上的望海尖上，向西转，才找到路来到华顶上。回到寺中已经是一更天还多了。

十六日　五鼓，乘月上华顶，观日出。衣履尽湿，还，炙衣寺

中。从寺右逾一岭，南下十里，至分水岭。岭西之水出石梁，岭东之水出天封。循溪北转，水石渐幽。又十里，过上方广寺，抵昙花亭，观石梁奇丽，若初识者。

【译文】

十六日　五更时分，乘着月色登上华顶，观看日出。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返回来在寺中烤衣服。从华顶寺右侧越过一座岭，往南下走十里，来到分水岭。分水岭西面的水流从石梁流出去，分水岭东面的水流从天封寺流出去。沿着溪流向北转，水石渐渐幽雅起来。又行十里，路过上方广寺，抵达昙花亭，观赏石梁奇异秀丽的景色，好像是初次见到的样子。

十七日　仍出分水岭，南十里，登察岭。岭甚高，与华顶分南北界。西下至龙王堂，其地为诸道交会处。南十里，至寒风阙。又南下十里，至银地岭，有智者塔已废。左转得大悲寺，寺旁有石，为智者拜经台(1)。寺僧恒如为炊饭，乃分行囊从国清下至县，余与仲昭兄以轻装东下高明寺(2)。寺为无量讲师复建，右有幽溪，溪侧诸胜曰圆通洞、松风阁、灵响岩。

【注释】

(1)智者：为天台大师智顗(yǐ)的别号。智者本姓陈，字德安，南朝陈太建七年(575)入天台山，建草庵讲经十年，发展了法华宗，天台山遂成为该派的中心，故号天台宗，为中国佛教十宗之一。隋初被迎至扬州，授晋王菩萨戒品，立法号，晋王尊他为“智者”，人称“智者大师”。

(2)高明寺：始建于唐代，近年又重修。寺旁溪上一石横架，下承四石，自成一洞，即圆通洞。

【译文】

十七日　仍然从分水岭出去，向南十里，登上察岭。察岭非常高，与华顶分别成为南北两面分界的高峰。往西下到龙王堂，此地是

多条道路交会的地方。向南十里，到达寒风阙。又往南下行十里，来到银地岭，有座智者塔已经废弃了。向左转走到大悲寺，大悲寺旁有块岩石，是智者大师拜佛诵经的石台。寺中的僧人恒如为我们做饭吃，于是把行李分开，其他人从国清寺下山去到天台县城，我与族兄徐仲昭带着轻装往东下到高明寺。高明寺是无量法师重建的，寺右有条幽深的溪流，溪流两侧的各处胜景叫做圆通洞、松风阁、灵响岩。

十八日　仲昭坐圆通洞，寺僧导余探石笋之奇。循溪东下，抵螺溪。溯溪北上，两崖峭石夹立，树巅飞瀑纷纷。践石蹑流，七里，山回溪坠，已至石笋峰底，仰面峰莫辨，以右崖掩之也。从崖侧逾隙而下，反出石笋之上，始见一石矗立涧中，涧水下捣其根，悬而为瀑，亦水石奇胜处也。循溪北转，两崖愈峭，下汇为潭，是为螺蛳潭，上壁立而下渊深。攀崖侧悬藤，踞石遥睇其内。潭上石壁中劈为四，歧若交衢，然潭水下薄(1)，不能窥其涯涘(2)。最内两崖之上，一石横嵌，俨若飞梁。梁内飞瀑自上坠潭中，高与石梁等。四旁重崖回映，可望而不可即，非石梁所能齐也。闻其上有“仙人鞋”，在寒风阙之左，可逾岭而至。雨骤，不成行，还憩松风阁。

【注释】

(1)薄(bó)：迫近。

(2)涯涘(yá sì)：水的边际。

【译文】

十八日　仲昭兄坐在圆通洞中，寺里的僧人带领我去探寻石笋峰的奇景。沿着溪流往东下走，抵达螺溪。溯螺溪向北上走，两面的山崖峭石夹立，树顶上飞流的瀑布纷纷落下来。踩着岩石蹚着流水前行，走了七里，山峰回转，溪流下坠，已经来到石笋峰的底下，仰面看去山峰无法辨认，因为右侧有山崖挡住了山峰。从山崖侧面穿越缝隙往下走，反而出到石笋峰的上面，才看见一块岩石矗立在山涧中，

涧水在下面冲捣着岩石的根部，悬空下去形成瀑布，也是一处水石奇异的胜景了。沿着溪流向北转，两面的山崖愈加陡峭，下面溪水汇积成深潭，这是螺蛳潭，上面石崖壁立，而下面潭水渊深。攀着悬垂下来的藤蔓登到山崖侧面，盘腿坐在岩石上远远斜视螺蛳潭里面，深潭上面的石壁从中劈为四块，分岔的地方像交叉的道路一样，然而潭水逼近下方，不能窥见深潭的边缘。最里面的两块石崖之上，横嵌着一块岩石，俨然像飞空的石桥。石桥里面飞泻的瀑布从上面坠入深潭中，高处与石桥相等。四旁重重石崖回绕掩映，可望而不可即，不是石梁飞瀑的景致能够相比的了。听说瀑布上面有处“仙人鞋”，在寒风阙的左边，翻过山岭就可以去到。暴雨忽然来临，没去成，回到松风阁中休息。

二十日　抵天台县(1)。

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2)。北七里，至赤城麓，仰视丹霞层亘，浮屠标其巅(3)，兀立于重岚攒翠间。上一里，至中岩，岩中佛庐新整，不复似昔时凋敝。时急于琼台、双阙，不暇再蹑上岩，遂西越一岭，由小路七里，出落马桥。又十五里，西北至瀑布山，左登岭五里，上桐柏山。越岭而北，得平畴一围，群峰环绕，若另辟一天。桐柏宫正当其中，惟中殿仅存，夷、齐二石像尚在右室(4)，雕琢甚古，唐以前物也。黄冠久无住此者，群农见游客至，俱停耕来讯，遂挟一人为导。西三里，越二小岭，下层崖中，登琼台焉(5)。一峰突瞰重坑，三面俱危崖回绕。崖右之溪，从西北万山中直捣峰下，是为百丈崖。崖根涧水至琼台脚下，一泓深碧如黛(6)，是名百丈龙潭。峰前复起一峰，卓立如柱，高与四围之崖等，即琼台也。台后倚百丈崖，前即双阙对峙，层崖外绕，旁绝附丽。登台者从北峰悬坠而下，度坳脊处咫尺，复攀枝仰陟而上，俱在削石流沙间，趾无所着也。从台端再攀历南下，有石突起，窟其中为龛，如琢削而就者，曰仙人坐。琼台之奇，在中悬绝壑，积翠四绕。双阙亦其外绕中对峙之崖，非由涧底再上，不能登也。忆余二十年前，同云峰自桃源来，

溯其外涧入，未深穷其窟奥。今始俯瞰于崖端，高深俱无遗胜矣。饭桐柏宫，仍下山麓，南从小径渡溪，十里，出天台、关岭之官道。复南入小径，隙行十里，路左一峰兀立若天柱，问知为青山茁。又溯南来之溪十里，宿于坪头潭之旅舍。

【注释】

(1)天台县：隶台州府，即今浙江天台县。

(2)至四月十六日自雁宕返，乃尽天台以西之胜：诸本皆系此句于三月二十日下，扞格难解。其实，四月十六日为霞客第三次游天台山首日，自此句应另成段，与二十日不相涉。

(3)浮屠：梵语“窣堵波”的误译，意即佛塔。

(4)夷、齐：即伯夷、叔齐，为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武王灭商后，他们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

(5)琼台：形似马鞍，台上有石形似椅子，称“仙人坐”。琼台夜月为天台八景之一。

(6)黛(dài)：深青色。

【译文】

二十日　到达天台县城。

直到四月十六日从雁宕山返回，才游遍了天台山以西的景致。向北七里，来到赤城山麓，仰面看去，横亘着一层层红霞般的山崖，一座佛塔像标杆一样矗立在山顶，高高耸立在山间的重重云雾和丛聚葱翠的树丛间。上登一里，到达中岩，中岩里面的佛寺重新修整过，不再像往时那样凋敝。这时候急于去琼台、双阙，来不及再次登到上岩去，于是向西越过一座岭，沿小路行七里，出到落马桥。又行十五里，往西北来到瀑布山，由左边登岭五里，登上桐柏山。越过山岭往北走，见到一片平旷的田地，群峰环绕着，好像是另外开辟的一片天地。桐柏宫正位于这片平地中间，但只有中殿保存下来，伯夷、叔齐的两尊石像还存放在右边的屋子中，雕刻的工艺非常古朴，是唐代以

前的遗物了。很久以来没有道士住在这里了，一群农夫看见有游客来到，都停止耕作前来讯问，于是拉住一个人作为向导。向西三里，越过两座小岭，下到层层山崖之中，登上琼台。一座山峰突立，俯瞰着重重深坑，三面都是高险的山崖回绕着。山崖右边的溪流，从西北方的万山丛中一直冲击到山峰下，这就是百丈崖。崖底的山涧水流到琼台脚下，一池清水深绿如黛，这就叫百丈龙潭。山峰前方又耸起一座山峰，像柱子一样高高屹立，高处与四周围的山崖相等，这就是琼台了。琼台后面背靠百丈崖，前方就是双阙对峙着，层层山崖环绕在外围，四旁绝无附着物。攀登琼台的人要从北峰悬空坠落下来，穿过咫尺宽的山脊下凹之处，再攀着树枝仰面往上攀登，都是走在陡削的岩石和流沙之间，没有落脚的地方。从琼台前端再攀爬着向南下走，有块突起的岩石，岩石上有个像佛龛的洞窟，如同雕凿而成的样子，叫做仙人坐。琼台的奇异之处，在于高悬于极深的壑谷中央，积聚的青山四面环绕。双阙也是琼台外围环绕的群山中对峙的山崖，不是从山涧底下再上走，是不能登上去的了。回忆起我二十年前，同云峰和尚从桃源过来，溯双阙外面的山涧进来，未能深入穷尽这里深藏着的隐秘之处。今天才站在山崖顶上向下俯瞰，高处和深藏着的美景都没有遗漏了。在桐柏宫吃饭，仍然下到山麓，向南从小径渡过溪流，行十里，走上去天台县、关岭的官修大道。又往南走上小径，在山峰缝隙间前行十里，道路左边一座山峰高高矗立着，像擎天柱一样，询问后知道是青山茁。又溯南面流来的溪流前行十里，住宿在坪头潭的旅店中。

十七日　由坪头潭西南八里，至江司陈氏。渡溪左行，又八里，南折入山。陟小岭二重，又六里，重溪回合中，忽石岩高峙，其南即寒岩，东即明岩也。令僮先驰，炊于明岩寺，余辈遂南向寒岩。路左俱悬崖盘列，中有一洞岈然。洞前石兔蹲伏，口耳俱备。路右即大溪萦回，中一石突出如擎盖，心颇异之。既入寺，向僧索龙须洞、灵芝石，即此也。寒岩在寺后，宏敞有余，玲珑未足。由洞右一穴上(1)，视鹊桥而出。由旧路一里，右入龙须洞。路为莽棘所翳，上跻里许，

如历九霄。其洞圆耸明豁，洞口斜倚一石，颇似雁宕之石梁，而梁顶有泉中洒，与宝冠之芭蕉洞如出一冶。下山，仍至旧路口，东溯小溪，南转入明岩寺。寺在岩中，石崖四面环之，止东面八寸关通路一线。寺后洞窈窕非一，洞右有石笋突起，虽不及灵岩之雄伟，亦具体而微矣。饭后，由故道骑而驰三十里，返坪头潭。又北二十五里，过大溪，即西从关岭来者，是为三茅。又北五里，越小涧二重，直抵北山下，入护国寺宿焉。

【注释】

(1)由洞右一穴上：原脱“穴”字，据“四库”本补。

【译文】

十七日　由坪头潭往西南行八里，来到江司的陈家。渡到溪流左岸走，又行八里，向南折进山。一连上登两重小岭，又行六里，在一条条回环闭合的溪流之间，忽然有石岩高高耸峙着，石岩的南面就是寒岩，东面就是明岩。命令僮仆先朝前快走，到明岩寺做饭，我们这帮人就向南去寒岩。道路左边都是悬崖环绕排列着，悬崖中间有个山洞十分深邃。山洞前方有只蹲伏着的石兔，嘴和耳朵都很完备。道路右边就是潆洄的大溪，溪流中一块岩石突出水面，像高擎的伞盖，心里觉得很是奇异。进入寒岩寺后，向僧人打听龙须洞和灵芝石，就是这里了。寒岩在寺后，宏大宽敞有余，小巧玲珑的感觉不足。从岩洞右侧的一个洞穴上去，看完鹊桥后出来。经由原路走一里，向右走入龙须洞。道路被丛莽荆棘遮蔽着，上登一里左右，如同走在九霄云外。龙须洞洞顶圆圆地高耸上去，明亮空阔，洞口斜靠着一块岩石，很像雁宕山的石梁，而且石梁顶上有泉水洒落在洞中，与宝冠寺的芭蕉洞如出一辙。下山后，仍然来到原路的路口，往东溯小溪走，向南转入明岩寺。明岩寺在石岩中，石崖四面环绕着它，只有东面的八寸关有一条线一样宽的通道。寺后的山洞中窈窕美好的景致不止一处，洞内右侧有石笋突起来，虽然赶不上灵岩的石笋那样雄伟，也算得上

是具体而微了。饭后，由原路骑马疾驰三十里，返回坪头潭。又向北前行二十五里，渡过大溪，就是西面从关岭来的路了，这里是三茅。又向北五里，越过两条小山涧，径直抵达北山下，进入护国寺住宿。

十八日　晨，急诣桃源(1)。桃源在护国东二里，西去桐柏仅八里。昨游桐柏时，留为还登万年之道，故先寒、明。及抵护国，知其西有秀溪，由此入万年，更可收九里坑之胜，于是又特趋桃源。初由涧口入里许，得金桥潭。由此而上，两山愈束，翠壁穹崖，层累曲折，一溪介其中。溯之，三折而溪穷，瀑布数丈，由左崖泻溪中。余昔来瀑下，路穷莫可上，仰视穹崖北峙，溪左右双鬟诸峰娟娟攒立，岚翠交流，几不能去。今忽从右崖丛莽中，寻得石径层叠，遂不及呼仲昭，冒雨拨棘而上。磴级既尽，复叠石横栈，度崖之左，已出瀑上。更溯之入，直抵北岩下，蹊磴俱绝，两瀑自岩左右分道下。遥睇岩左犹有遗磴，从之，则向有累石为桥于左瀑上者，桥已中断，不能度。睇瀑之上流，从东北夹壁中来，止容一线，可践流而入。计其胜不若右岩之瀑，乃还，从大石间向西北上跻，抵峡窟下，得重潭甚厉，四面俱直薄峡底，无可缘陟。第从潭中西望，见石峡之内复有石峡，瀑布之上更悬瀑布，皆从西北杳冥中来，至此缤纷乱坠于回崖削壁之上，岚光掩映，石色欲飞。久之，还出层瀑下。仲昭以觅路未得，方独坐观瀑，遂同返护国。

【注释】

(1)诣(yì)：往赴。

【译文】

十八日　清晨，急忙赶到桃源去。桃源在护国寺东面二里处，西面距离桐柏宫仅有八里路。昨天游览桐柏宫时，留下桃源作为返回来去登万年寺时顺路游览的地方，所以先去了寒岩、明岩。等到了护国寺时，知道了桃源西面有条秀溪，经由秀溪进入万年寺，还可以有九里坑美景的收获，于是又特地赶到桃源去。最初从山涧口进去一里左

右，便到了金桥潭。由此地往上走，两面的山越来越靠拢，苍翠的石壁，穹隆的石崖，层层叠叠，曲曲折折，一条溪流隔在其中。溯溪流前行，转了三次弯后溪流到了头，几丈高的瀑布，从左边的悬崖上倾泻到溪流中。我从前来过瀑布下，路断了，无处可以上去，仰面细看，穹隆的悬崖耸峙在北边，溪流左右两边，双鬟峰等山峰形态娟秀地攒聚矗立着，山间的云气与葱翠的山色交相流动着，几乎不能离去。今天忽然间从右侧石崖上的荒草丛中，找到层层叠叠的石阶路，便来不及招呼仲昭兄，冒雨拨开荆棘往上走。一级级的石阶走完后，又有石头堆砌成的横向栈道，穿越到山崖的左侧，已经出现在瀑布的上方。再溯溪水深入，径直抵达北岩的下面，小径石阶都断了，两条瀑布从石岩的左右两侧分流而下。远远斜着看过去，石岩左侧还有残留的石阶，从这些石阶走上去，便是左侧瀑布上方从前有用石块垒砌成桥的地方，桥已经从中间断开，不能过去。远望瀑布的上游，从东北方夹立的石壁中流来，只容得下一条线，可以踩着流水深入进去。估计那里的景色不如石岩右侧的瀑布，于是返回来，从大石块间向西北上登，抵达峡中的洞窟下，见到一个深潭水流非常湍急，四面都直接紧逼峡底，无处可以攀援上登。只能从深潭中向西眺望，只见石山峡谷的里面还有石山峡谷，瀑布的上面又悬挂着瀑布，流水都是从西北方深远幽暗的山中流来，流到此处乱纷纷地坠落在回绕陡削的悬崖峭壁上，在水雾和阳光的掩映下，石岩现出想要飞舞的景象。过了很久，返回来出到层层瀑布之下。仲昭兄因为找不到路，正独自坐着观看瀑布，便一同返回护国寺。

闻桃源溪口，亦有路登慈云、通元二寺，入万年，路较近；特以秀溪胜，故饭后仍取秀溪道。西行四里，北折入溪，溯流三里，渐转而东向，是为九里坑。坑既穷，一瀑破东崖下坠，其上乱峰森立，路无可上。由西岭攀跻，绕出其北，回瞰瀑背，石门双插，内有龙潭在焉。又东北上数里，逾岭，山坪忽开，五峰围拱，中得万年寺，去护国三十里矣。万年为天台西境，正与天封相对，石梁当其中。寺中古杉甚多。饭于寺。又西北三里，逾寺后高岭。又向西升陟岭角者十

里，乃至腾空山。下牛牯岭，三里抵麓。又西逾小岭三重，共十五里，出会墅(1)。大道自南来，望天姥山在内，已越而过之，以为会墅乃平地耳。复西北下三里，渐成溪，循之行五里，宿班竹旅舍(2)。

【注释】

(1)会墅：即下称“会墅岭”。今名同，今新昌县南境的公路边。

(2)班竹：今名同，在新昌县南境的公路边，会墅岭稍北。“四库”本作“斑竹”。

【译文】

听说桃源的溪口，也有登上慈云、通元二寺的路，进入万年寺，路程较近；只是因为秀溪的景色优美，所以吃饭后仍然取道去秀溪。往西行四里，向北转走进溪流边，溯溪流前行三里，渐渐转向东走，这里是九里坑。九里坑到头后，一条瀑布破开东面的山崖坠落下来，瀑布的上面杂乱的山峰森林一样矗立着，没有路可以上去。由西岭攀登，绕到瀑布的北边，回头俯瞰瀑布的背面，两座石峰高插，形成一道石门，石门内有龙潭在里面。又往东北上登几里，越岭，山间忽然敞开一块平地，五座山峰围绕拱卫着，中间是万年寺，距离护国寺有三十里路了。万年寺是天台山的西境，正好与天封寺相对，石梁位于两者之间。寺中的古杉树很多。在寺中吃饭。又向西北走三里，越过寺后的高岭。又向西攀登岭角十里，这才来到腾空山。走下牛牯岭，三里后抵达山麓。又向西越过三重小岭，共走了十五里，来到会墅。大道从南面过来，远望天姥山在内的众多山峰，已经全都翻越而过了，以为会墅只不过是平地罢了。又往西北下行三里，渐渐形成溪流，顺着溪流前行五里，住宿在班竹的旅店中。

天台之溪，余所见者：正东为水母溪(1)；察岭东北，华顶之南，有分水岭，不甚高；西流为石梁，东流过天封，绕摘星岭而东，出松门岭，由宁海而注于海。正南为寒风阙之溪，下至国清寺，会寺东佛陇之水，由城西而入大溪者也。国清之东为螺溪，发源于仙人鞋，下

坠为螺蛳潭，出与幽溪会，由城东而入大溪者也(2)；又东有楢溪诸水，余屐未经。国清之西，其大者为瀑布水，水从龙王堂西流，过桐柏为女梭溪，前经三潭，坠为瀑布，则清溪之源也；又西为琼台、双阙之水，其源当发于万年寺东南，东过罗汉岭，下深坑而汇为百丈崖之龙潭，绕琼台而出，会于清溪者也；又西为桃源之水，其上流有重瀑，东西交注，其源当出通元左右，未能穷也；又西为秀溪之水，其源出万年寺之岭，西下为龙潭瀑布，西流为九里坑，出秀溪东南而去。诸溪自清溪以西，俱东南流入大溪。又正西有关岭、王渡诸溪，余屐亦未经；从此再北有会墅岭诸流，亦正西之水，西北注于新昌(3)；再北有福溪、罗木溪，皆出天台阴，而西为新昌大溪(4)，亦余屐未经者矣。

【注释】

(1)水母溪：即白溪，从西往东流入三门湾。

(2)大溪：即始丰溪，东南流入台州湾。

(3)“从此再北”数句：此数水从南往北流，汇为澄潭江，为曹娥江中源。

(4)新昌大溪：即今新昌江，从南往北流，为曹娥江东源。

【译文】

天台山的溪流，我所见到的：正东是水母溪；察岭的东北方，华顶的南面，有座分水岭，不怎么高；水母溪向西流形成石梁瀑布，往东流过天封寺，绕过摘星岭后往东流，流出松门岭，流经宁海县后注入大海。正南是寒风阙的溪流，下流到国清寺，与寺东佛陇的水流汇合，流经县城西面后流入大溪。国清寺的东面是螺溪，发源于仙人鞋，下流坠入螺蛳潭，流出来后与幽溪汇合，流经县城东面后流入大溪；东面还有楢溪等水流，我的足迹没有去到过。国清寺的西面，其中大一点的水流是瀑布水，溪水经由龙王堂向西流，流过桐柏宫称为女梭溪，往前流经三个水潭，坠落下去形成瀑布，就是清溪的源头了；再往西是琼台、双阙的溪水，它的源头应当发源于万年寺东南

方，往东流过罗汉岭，坠下深坑后汇积为百丈崖的龙潭，绕过琼台后流出来，与清溪汇流；再往西是桃源的溪水，它的上游有双瀑，东西两条瀑布交相流注，它的源头应当出自通元寺左右，没能前去穷究了；再往西是秀溪的溪水，它的源头出自万年寺所在的山岭，往西流下去成为龙潭瀑布，再向西流是九里坑，流到秀溪后向东南流去。各条溪流从清溪以西，都是向东南流入大溪中。正西还有关岭、王渡等溪流，我的足迹也没有经历过；从这里再往北有会墅岭各条溪流，也是正西方的水流，往西北流入新昌县境内；再往北有福溪、罗木溪，都是发源于天台山北面，而后往西流成为新昌大溪，也是我的足迹没有经历过的地方了。

游雁宕山日记后

【题解】

崇祯五年(1632)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徐霞客第二次游雁宕山，但无详记。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日第三次游雁宕山。《游雁宕山日记后》就是徐霞客第三次游雁宕山的游记。

这次由于时间充裕，徐霞客游遍了雁山诸胜。他考察了天聪洞，登山脊得睹鹿群，冒雨穷南阇，到了雁山北麓的显圣门景区。为了细搜详索，“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无处着足，“辄垂藤下”，有时冒雨，“衣履沾透”。他终于找到了僻处西隅的雁湖，搞清雁湖的水“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订正了《明一统志》的错误。他详析了雁宕山地区的山水大势，把雁宕山分为东外谷、东内谷、西内谷、西外谷、北谷、南阇、北阇等部分。

余与仲昭兄游天台(1)，为壬申三月(2)。至四月二十八日，达黄岩，再访雁山。觅骑出南门，循方山十里，折而西南行，三十里，逾秀岭，饭于岩前铺。五里，为乐清界，五里，上盘山岭。西南云雾中，隐隐露芙蓉一簇，雁山也。十里，郑家岭，十里，大荆驿。渡石门涧，新雨溪涨，水及马腹。五里，宿于章家楼，是为雁山之东外谷。章氏盛时，建楼以憩山游之屐，今旅肆寥落(3)，犹存其名。

【注释】

(1)仲昭：徐仲昭，名遵汤，为霞客远族兄，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应天副车。

(2)壬申：崇祯五年(1632)。霞客曾三游台、宕，第一次在1613年，第二、第三次皆集中在1632年。后两次游踪，《游记》有缺略。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系二游雁宕山，《游记》注明，但无详记。四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行踪，《游记》缺载。丁文江《徐霞客先生年谱》考证，此时霞客在临

海县小寒山访陈函辉。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初八日为三游雁荡山，即《游雁宕山日记后》所载。《游天台山日记后》则集中了霞客三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第二次游天台山和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第三次游天台山的旅途实录。

(3)肆(sì)：店铺。

【译文】

我与仲昭兄出游天台山，是在壬申年的三月。到四月二十八日，到达黄岩县城，再次探访了雁宕山。找到马后出了县城南门，沿着方山前行十里，转向西南行，行三十里，越过秀岭，在岩前铺吃饭。行五里，进入乐清县境内，行五里，登上盘山岭。西南方的云雾之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一簇芙蓉似的山峰，是雁宕山了。行十里，到郑家岭，行十里，到大荆驿。渡过石门涧，刚下过雨，溪水上涨，溪水淹没到马肚子。行五里，住在章家楼，这里是雁宕山的东外谷。章氏家族兴盛时，建了楼以方便游山的人休息，如今旅店冷落，只是还保存着章家楼的名称。

二十九日　西入山，望老僧岩而趋。二里，过其麓。又二里，北渡溪，上石梁洞。仍还至溪旁，西二里，逾谢公岭。岭以内是为东内谷。岭下有溪自北来，夹溪皆重岩怪峰，突兀无寸土，雕镂百态(1)。渡溪，北折里许，入灵峰寺。峰峰奇峭，离立满前。寺后一峰独耸，中裂一璺，上透其顶，是名灵峰洞。蹑千级而上，石台重整，洞中罗汉像俱更新。下饭寺中。同僧自照胆潭越溪左，观风洞。洞仅半规，风蓬蓬出射数步外。遂从溪左历探崖间诸洞。还寺，雨大至，余乃赤足持伞溯溪北上。将抵真济寺，山深雾黑，茫无所睹，乃还过溪东，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精舍在焉。余觉其有异，令僮还招仲昭，亦践流而至，恨相见之晚。薄暮，返宿灵峰。

【注释】

(1)镂(lòu)：雕刻。

【译文】

二十九日　向西进山，望着老僧岩往前赶。行二里，经过老僧岩的山麓。又行二里，向北渡过溪水，登上石梁洞。仍然返回到溪流旁，向西二里，翻越谢公岭。谢公岭以内那是东内谷。谢公岭下有溪流自北面流来，夹住溪流的都是重重叠叠的岩石和奇形怪状的石峰，形态突兀没有一寸土，像是人工雕刻出来的，千姿百态。渡过溪流，向北折进去一里左右，进入灵峰寺。一座座山峰奇异峭拔，分别矗立，布满在寺前。寺后一座山峰独自高耸，中间裂开一条裂缝，上面通到山顶，这里名叫灵峰洞。踏着上千级台阶往上走，石台阶重新修整过，洞中的罗汉像全都更新过。下来在灵峰寺中吃饭。同僧人从照胆潭跳越到溪水左岸，去观看风洞。山洞只是个半圆形，风噗噗地射出洞外几步远。于是从溪流左岸逐一去探寻山崖上的各个洞穴。返回寺中，大雨来临，我于是赤着脚打着伞溯溪流往北上走。即将到达真济寺时，山谷幽深，雨雾黑压压的，迷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只好返回来过到溪流东面，进入碧霄洞，守愚上人的精舍在这里。我觉得守愚有异于常人，命令仆人回去叫仲昭兄过来，仲昭兄也踩着流水来到了，恨相见太晚。傍晚，返回灵峰寺住宿。

三十日　冒雨循流，西折二里，一溪自西北来合，其势愈大。渡溪而西，溯而西北行，三里，入净名寺。雨益甚，云雾中仰见两崖，重岩夹立，层叠而上，莫辨层次。衣履沾透，益深穷西谷，中有水帘谷、维摩石室、说法台诸胜。二里，至响岩。岩右有二洞，飞瀑罩其外，余从榛莽中履险以登。其洞一名龙王，一名三台。二洞之前，有岩突出，若露台然，可栈而通也。出洞，返眺响岩之上，一石侧耳附峰头，为“听诗叟”。又西二里，入灵岩。自灵峰西转，皆崇岩连嶂，一开而为净名，一壁直入，所称一线天也；再开而为灵岩，叠嶂回环，寺当其中。

【译文】

三十日　冒雨沿着溪流前行，向西转进去二里，一条溪流自西北方流来汇合，水势变得更大。渡过溪流往西走，溯溪水往西北行，三里，进入净名寺。雨更大了，云雾中抬头看见，两边的山崖上，重重岩石相夹而立，一层层地叠垒上去，无法分辨出层次。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却更想深入进去穷究西谷，西谷中有水帘谷、维摩石室、说法台等名胜。行二里，到达响岩。响岩右侧有两个洞，飞流的瀑布笼罩在洞口外边，我从丛生的草木中踏着险途攀登。这两个洞一个名叫龙王洞，一个名叫三台洞。两个山洞的前方，有岩石向前突出去，像晒台一样，从栈道上可以相通。出洞后，回身眺望响岩的上面，一块岩石像人一样侧着耳朵贴在峰头上，那是“听诗叟”。又向西二里，进入灵岩。从灵峰寺向西转，都是高高的石岩像帷帐一样相连，第一次裂开之处就是净名寺，一条裂缝一直深入进去，就是所谓的一线天了；再次裂开之处是灵岩，重叠山峦围绕着，灵岩寺位于群山之中。

五月朔(1)　仲昭与余同登天聪洞。洞中东望圆洞二，北望长洞一，皆透漏通明，第峭石直下，隔不可履。余乃复下至寺中，负梯破莽，率僮逾别坞，直抵圆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则斫木横嵌夹石间，践木以升；复不及，则以绳引梯悬石隙之树。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则引绳揉树，遂入圆洞中，呼仲昭相望而语。复如法蹑长洞而下，已日中矣。西抵小龙湫之下，欲寻剑泉，不可得。踞石碛而坐，仰视回嶂逼天，峭峰倒插，飞流挂其中，真若九天曳帛者。西过小剪刀峰，又过铁板嶂。嶂方展如屏，高插层岩之上，下开一隙如门，惟云气出没，阻绝人迹。又过观音岩，路渐西，岩渐拓，为犁尖，复与常云并峙。常云南下，跌而复起，为戴辰峰。其跌处有坳，曰马鞍岭，内谷之东西分者，以是岭为界。从灵岩至马鞍岭凡四里，而崇峦屼嵲，应接不暇。逾岭，日色渐薄崦嵫(2)。二里，西过大龙湫溪口，又二里，西南入宿能仁寺。

【注释】

(1)朔(shuò)：中历每月初一。

(2)日色渐薄崦嵫(yān　zī)：日已西下。崦嵫，山名，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境，古人常用以指日落的地方。

【译文】

五月初一日　仲昭兄与我一同登上天聪洞。在洞中向东边望去，有两个圆圆的洞，向北望去是一个长长的洞，都是通明透亮的山洞，只是陡峭的岩石笔直下陷，隔断开来，无处可以踩踏。我只好又下到寺中来，扛着梯子分开丛莽，率领仆人翻越到另外的山坞中，直达圆形洞口的下方，架起梯子往上登；梯子够不到洞口，就砍来树枝横插在岩石的夹缝间，踩着树枝爬上去；还是到不了洞口，就用绳子把梯子拉上来，悬架在长在石缝中的树上。梯子完后用树枝接上，树枝完后用梯子接上，梯子树枝都完了，就把绳子挂在树上拉着绳子上登，终于进入圆形的山洞中，呼叫着与仲昭兄互相望着说话。再次用这样的方法登上长条形的山洞后下来，太阳已到中天了。向西走到小龙湫之下，想去找剑泉，没找到。盘腿在砂石堆上坐下，抬头仰望，回绕的山峰逼近天边，峭拔的高峰倒插下来，飞流悬挂在山崖上，真像是从九天之上拖下来的丝绸。向西走过小剪刀岭，又走过铁板嶂。铁板嶂方方正正地展开来如屏风一样，高插在层叠的岩石上面，下面开有一条像门一样的缝隙，唯有云气出没，人迹断绝。又走过观音岩，路渐渐向西转，岩壁渐渐拓展开去，是犁尖峰，又与常云峰并排对峙。常云峰向南下垂，山势跌下去后再度耸起，成为戴辰峰。那下跌之处有个山坳，叫做马鞍岭，内谷分为东内谷、西内谷，以这座马鞍岭为界。从灵岩来到马鞍岭共走了四里路，然而高大的山峦上山石裸露耸立，应接不暇。越过马鞍岭，夕阳已渐渐逼近西山。行二里，往西经过大龙湫的溪口，又行二里，向西南进入能仁寺住宿。

初二日　从寺后坞觅方竹，无佳者。上有昙花庵，颇幽寂。出寺右，观燕尾泉，即溪流自龙湫来者，分二股落石间，故名。仍北溯流二里，西入龙湫溪口。更西二里，由连云嶂入，大剪刀峰矗然立涧中，两崖石壁回合，大龙湫之水从天下坠。坐看不足亭(1)，前对龙

湫，后揖剪刀，身在四山中也。出连云嶂，逾华岩岭，共二里，入罗汉寺。寺久废，卧云师近新之。卧云年八十余，其相与飞来石罗汉相似，开山巨手也。余邀师穷顶，师许同上常云，而雁湖反在其西，由石门寺为便。时已下午，以常云期之后日，遂与其徒西逾东岭，至西外谷，共四里，过石门寺废址。随溪西下一里，有溪自西来合，即凌云、宝冠诸水也，二水合而南入海。乃更溯西来之溪，宿于凌云寺。寺在含珠峰下，孤峰插天，忽裂而为二，自顶至踵，仅离咫尺，中含一圆石如珠，尤奇绝。循溪北入石夹，即梅雨潭也。飞瀑自绝壁下激，甚雄壮，不似空濛雨色而已。

【注释】

(1)看不足亭：据附近残碑载："按部同藩司李端和过雁山龙湫看不足亭调古风纪胜，西蜀胡继升。"此亭名"看不足亭"。

【译文】

初二日　从寺后的山坞中去找方竹，没有上好的。上面有个昙花庵，很是幽雅寂静。从寺右出来，观看燕尾泉，就是溪流从大龙湫流来，分为两股坠落在岩石间，所以取名燕尾。仍然向北溯溪流前行二里，向西进入大龙湫的溪口。再向西二里，经由连云嶂进去，大剪刀峰巍然矗立在山涧中，两面山崖的石壁回绕着，大龙湫的水从天上坠落下来。坐在看不足亭中，前方对着大龙湫，后面可向大剪刀峰作揖，身在四面群山的围抱中了。走出连云嶂，越过华岩岭，共行二里，进入罗汉寺。罗汉寺已荒废了很久，卧云禅师近来新建了寺院。卧云禅师年纪有八十多岁了，他的相貌与飞来石的罗汉相似，是开山建寺的巨匠。我邀请禅师去穷尽峰顶，禅师答应一同上登常云峰，然而雁湖反而是在罗汉寺的西面，经由石门寺前去更为方便。此时已是下午，把去登常云峰的日期约定在后天，便与卧云的徒弟向西越过东岭，来到西外谷，共行四里，路过石门寺荒废的遗址。顺着溪流往西下行一里，有条溪流自西面流来汇合，就是凌云寺、宝冠寺等地流来

的溪水了，两条溪水合流后向南流入大海。于是再溯西面流来的溪流前行，住宿在凌云寺。凌云寺在含珠峰下，孤峰上插天空，忽然裂成两半，从山顶到山脚，距离仅在咫尺之间，缝隙中含着一块圆形的石头，像一颗珠子，尤为奇妙绝伦。沿着溪流进入石山夹缝中，就到梅雨潭了。飞流的瀑布从绝壁上冲激而下，非常雄伟壮观，不再像是雨雾弥漫的景色而已。

初三日　仍东行三里，溯溪北入石门，停担于黄氏墓堂。历级北上雁湖顶，道不甚峻。直上二里，向山渐伏，海屿来前(1)。愈上，海辄逼足下。又上四里，遂逾山脊。山自东北最高处迤逦西来，播为四支(2)，皆易石而土。四支之脊，隐隐隆起，其夹处汇而成洼者三，每洼中复有脊，南北横贯，中分为两，总计之，不止六洼矣。洼中积水成芜(3)，青青弥望(4)，所称雁湖也(5)。而水之分堕于南者，或自石门，或出凌云之梅雨，或为宝冠之飞瀑；其北堕者，则宕阴诸水也，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云。既逾冈，南望大海，北瞰南阔之溪，皆远近无蔽，惟东峰尚高出云表。余欲从西北别下宝冠，重岩积莽，莫可寄足。复寻旧路下石门，西过凌云，从含珠峰外二里，依涧访宝冠寺。寺在西谷绝坞中，已久废，其最深处，石崖回合，磴道俱绝。一洞高悬崖足，斜石倚门。门分为二，轩豁透爽，飞泉中洒。内多芭蕉，颇似闽之美人蕉；外则新箨高下(6)，渐已成林。至洞，闻瀑声如雷，而崖石回掩，杳不可得见。乃下山涉溪，回望洞之右胁，崖卷成罅，瀑从罅中直坠，下捣于圆坳，复跃出坳成溪去。其高亚龙湫，较似壮胜，故非宕山第二流也。东出故道，宿罗汉寺。

【注释】

(1)屿(yǔ)：水中的小山。

(2)播(bō)：分散。

(3)芜(wú)：众草茂生的地方。

(4)弥(mí)望：视野所及之处。

(5)雁湖：又称平湖，在雁湖岗顶，海拔八百五十米左右。秋雁归时，多栖宿于此，故名。原有北、中、东三湖，方可十里，中湖较大。今淤塞只余一小水塘，面积600平方米，水深1.5米。

(6)箨(tuò)：竹笋上一片一片的皮。

【译文】

初三日　仍然往东行三里，溯溪流向北进入石门，把担子停放在黄氏墓地的堂屋中。沿着石阶往北逐级上登雁湖顶，道路不怎么陡峻。一直上登二里，原先走过来的山渐渐低伏下去，海中的岛屿来到眼前。越上走，大海就越是逼近脚下。又上登四里，便越过山脊。雁宕山从东北方的最高处向西逶迤延伸而来，分散为四条支脉，都是从石山变为土山。四条支脉的山脊，隐隐地隆起，支脉相夹之处汇合成为三处洼地，每处洼地中又有山脊，横贯南北，从中间分为两块洼地，总计洼地的数量，不止六块洼地了。洼地中积水形成杂草丛生的地方，视线所及之处都是一片青青的荒草，这就是所谓的雁湖了。而雁湖中的水分流向南下泄的，有的从石门流出去，有的从凌云寺的梅雨潭流出去，有的形成宝冠寺飞流的瀑布；湖水向北下泄的，就是雁宕山北面的各条溪水，都与大龙湫的水风马牛不相及。越过山冈后，向南眺望大海，往北俯瞰南阁的溪流，远近都没有遮拦，唯有东峰还高高耸出云层之外。我想从西北方另外找条路下到宝冠寺，重重岩石，荒草堆积，无处可以落脚。又找到原路下到石门寺，往西经过凌云寺，从含珠峰外前行二里，顺着山涧去寻访宝冠寺。宝冠寺在西谷绝深的山坞中，已经荒废了很久，山坞的最深处，石崖回绕闭合，石阶路全部断了。一个山洞高悬在石崖脚下，倾斜的岩石紧靠洞口。洞口分为两个，高大宽敞，通风透亮，飞空的泉水洒落在洞中。洞内有很多芭蕉，很像福建的美人蕉；洞外则是新长出的竹笋，高高低低的，逐渐已长成竹林。来到洞口时，听见瀑布声如雷鸣一般，可崖石回绕掩藏着，幽暗得不能看见。于是下山后涉过溪流，回头眺望山洞的右侧，崖石翻卷，形成裂缝，瀑布从裂缝中垂直下坠，向下冲捣在圆形的凹地中，又跃出凹地形成溪流流去。瀑布的高度低于大龙湫瀑

布，似乎较为壮观优美，所以不能说成是雁宕山第二流的瀑布了。向东出到原路上，住在罗汉寺。

初四日　早，望常云峰白云濛翳，然不为阻，促卧云同上。东逾华岩二里，由连云嶂之左，道松洞之右，跻级西上，共三里，俯瞰剪刀峰已在屐底。一里，山回溪出，龙湫上流也。渡溪，过白云、云外二庐，又北入云静庵。庵庐与登山径，修整俱异昔时。卧云令其徒采笋炊饭。既饭，诸峰云气倏尽，仲昭留坐庵中，余同卧云直跻东峰。又二里，渐闻水声，则大龙湫从卷崖中泻下。水出绝顶之南、常云之北，夹坞中即其源也。溯水而上，二里，水声渐微。又二里，逾山脊。此脊北倚绝顶，南出分为两支，东支为观音岩，西支为常云峰，此其过脉处也。正脊之东为吴家坑。其峰之回列者，近为铁板嶂，再绕为灵岩，又再绕为净名，又再绕为灵峰，外为谢公岭而尽。脊之西，其坑即龙湫背。其峰之回列者，近为龙湫之对崖，再绕为芙蓉峰，又再绕为凌云，又再绕为宝冠，上为李家山而止。此雁山之南面诸峰也。而观音、常云二峰，正当其中，已伏杖履下，惟北峰若负扆然，犹屏立于后。北上二里，一脊平峙，狭如垣墙，两端昂起，北颓然直下，即为南阎溪横流界，不若南面之环互矣。余从东巅跻西顶，倏踯躅声大起，则骇鹿数十头也。其北一峰，中剖若斧劈，中则石笋参差，乱崖森立，深杳无底。鹿皆奔堕其中，想有陨堑者。诸僧至，复以石片掷之，声如裂帛，半晌始沉，鹿益啼号不止。从此再西，则石脊中断，峰亦渐下，西北眺雁湖，愈远愈下。余二十年前探雁湖，东觅高峰，为断崖所阻，悬绠而下(1)，即此处也。昔历其西，今东出其上，无有遗憾矣。返下云静庵，循溪至大龙湫上，下瞰湫底龙潭，圆转夹崖间，水从卷壁坠潭，跃而下喷，光怪不可迫视。遂逾溪西上，南出龙湫之对崖，历两峰而南，其岭即石门东，罗汉之西，南出为芙蓉峰，又南下为东岭者也。芙蓉峰圆亘特立，在罗汉寺西南隅。既至其下，始得路。东达于寺，日已西，仲昭亦先至矣。

【注释】

(1)绠(gěng)：原为汲水桶上的绳索，此处泛指绳索。

【译文】

初四日　一大早，远望常云峰白云笼罩，一片迷茫，然而不能阻止我，催促卧云一同上山。向东翻越华岩二里，由连云嶂的左边，途经松洞的右侧，沿着石阶向西上登，共三里，俯瞰剪刀峰，已经在脚底下。行一里，山峰回绕，有溪水流出来，这是大龙湫的上游了。渡过溪流，经过白云庐、云外庐两座小屋，又向北进入云静庵。寺庵、小屋和登山的小径都修整过，与从前不一样了。卧云命令他的徒弟采竹笋来做饭。饭后，群峰上的云气突然散尽，仲昭兄留在静云庵中坐着，我同卧云径直上登东峰。又行二里，逐渐听见水声，是大龙湫从翻卷的山崖中下泻的溪水。溪水出自绝顶的南面、常云峰的北面，两座山峰相夹的山坞中，就是溪水的源头了。溯溪水往上走，二里，水声逐渐变小。又行二里，翻越山脊。这条山脊北边紧靠绝顶，向南伸出来分为两条支脉，东面的支脉是观音岩，西面的支脉是常云峰，此地是山脉延伸而过的地方了。主脊的东面是吴家坑。那回绕排列的山峰，近处的是铁板嶂，再向前环绕是灵岩寺，再环绕过去是净名寺，再往前环绕是灵峰寺，外围是谢公岭，山脉到了尽头。山脊的西面，那个坑谷就是大龙湫的背面。那回绕排列的山峰，近处的是大龙湫对面的山崖，再向前环绕是芙蓉峰，又再向前环绕是凌云寺，又再绕过去是宝冠寺，最后到李家山为止。这是雁宕山南面的各座山峰了。而观音岩、常云峰两座山峰，正好位于雁宕山的中心，已经低伏在我的拐杖和脚下了，唯有北峰好像帝王背靠屏风的样子，依然屏风样矗立在后面。往北上登二里，一条山脊平缓地耸峙着，狭窄得像一堵墙，两端高高昂起，北面像崩塌一样笔直下陷，就成为南阎溪横向流出去的分界处，不像南面那样交错环绕了。我从东面的山顶去上登西面的山顶，忽然间响起一片来回跑动的声音，原来是几十头受惊的鹿。这里北面的一座山峰，中间剖开，好像是用斧头劈的，中间是参差不齐的石笋，杂乱的石崖像森林一样矗立，深远得没有底。鹿群都奔落到

其中，想来有的鹿跌进了深堑中。各位僧人来到后，又用石片扔下去，声音像布帛撕裂一样，半晌才沉到底，鹿群愈加嚎叫不止。从此处再往西走，就见石头山脊中断了，山峰也渐渐低下去，向西北方眺望雁湖，距离越远，位置越在下方。我二十年前去探寻雁湖，到东面去寻找高峰，被断开的崖壁阻断，悬在绳子上下来，就是这个地方了。从前游历了雁湖的西面，今天从东面出现在雁湖的上方，没有遗憾了。返回来下到静云庵，沿着溪流来到大龙湫上面，向下俯瞰大龙湫底下的龙潭，圆圆地夹住石崖中间，水流从翻卷的石壁上坠入深潭中，跃出来喷泻而下，光怪陆离，不能逼近观看。于是越到溪流西面上登，往南出到大龙湫对面的山崖上，越过两座山峰往南走，这座岭就是在石门寺东面、罗汉寺西面，向南延伸出去形成芙蓉峰，又往南下延伸为东岭的山脉了。芙蓉峰圆圆地横亘着，独自耸立，在罗汉寺的西南角。来到芙蓉峰下后，才找到路。往东到达罗汉寺时，落日已西下，仲昭兄也已先到了。

初五日　别卧云出罗汉寺，循溪一里，至龙湫溪口。凡四里，逾马鞍而下。北望观音峰下，有石壘若门(1)，层列非一。仲昭已前向灵岩。余挟一僮北抵峰下，循樵路西转二里，直抵观音、常云之麓，始知二峰上虽遥峙，其下石壁连亘成城。又循崖东跻里许，出石壘之上，丛木密荫，不能下窥。崖端盘石如擎盖，上平如砥，其下四面皆空。坐其上久之，复下循石壘而入，层崖悬裂，皆可扪而通也。壘外一峰特起，薄齐片云，圆顶拱袖，高若老僧岩，俨若小儿拱立。出路隅，居多吴氏，有吴应岳者留余餐。余挟之溯溪入，即绝顶所望吴家坑溪也，在铁板、观音之间。欲上溪左黄崖层洞，崖在铁板嶂之西，洞在崖之左，若上下二层者。抵其下，不得上；出其上，洞又在悬崖间，无可下也。乃循崖东行，又得一石壘，望其上，层叠可入，计非构木悬梯不能登。从此下一小峰，曰莺嘴岩，与吴别。东过铁板嶂下，见其中石壘更大，下若有洞流而成溪者。亟溯流入，抵洞下，乱石窒塞，而崖左有路直上，凿坎悬崖间，垂藤可攀。遂奋勇上，衣碍则解衣，杖碍则弃杖，凡直上一崖，复横历一崖，如是者再，又栈木

为桥者再，遂入石璺中。石对峙如门，中宽广，得累级以升。又入石门两重，仰睇其上，石壁环立，青天一围，中悬如井。壁穷，透入洞中。洞底日光透处有木梯，猱升其上(2)，若楼阁然。从阁左转，复得平墟(3)，后即铁板嶂高列，东西危崖环绕，南面石璺下伏，轩敞回合，真仙灵所宅矣！内有茅屋一楹，虚无人居。隙地上多茶树，故坎石置梯，往来其间耳。下至溪旁，有居民。遂越小剪刀峰而东，二里，入灵岩，与仲昭会。

【注释】

(1)璺(wèn)：本日记乾隆本皆作“墨”，从“四库”本改。指玉器陶瓷等器物破裂而未分离，引申为裂口。

(2)猱(náo)：猿的一种，身体便捷，善于攀援。

(3)墟(xū)：大丘。

【译文】

初五日　辞别卧云后出了罗汉寺，沿着溪流前行一里，来到大龙湫的溪口。共四里，越过马鞍岭往下走。远望北边的观音峰下，石壁上有裂缝像门一样，层层排列着不止一处。仲昭兄已走在前面去灵岩寺。我带着一个仆人向北走到山峰下，顺着打柴的路向西转二里，直接抵达观音峰、常云峰的山麓，这才知道两座山峰上面虽然远远对峙着，山脚下的石壁却是连在一起的，像城墙一样横亘着。又沿着石崖向东上登一里左右，出到石头裂缝的上面，树木丛生，树荫浓密，向下不能窥见。石崖顶端有块盘子状的岩石，如高擎的盖子，上面平滑得像磨刀石，岩石下边四面都是空的。在这块岩石上坐了很久，又下来沿着岩石缝隙进去，石崖上悬着一层层裂缝，都可以摸着通进去。石缝外一座石峰独自耸起，逼近云天，圆圆的顶部，拱起衣袖，高处有如老僧岩，俨然像小孩子拱手而立。出到路旁，居民多半姓吴，有个叫吴应岳的人留我吃饭。我拉着他溯溪水进去，就是在绝顶上望见的吴家坑中的溪流了，在铁板嶂、观音岩之间。想上登溪流左岸黄崖

上分层的山洞，黄崖在铁板嶂的西面，山洞在黄崖的左侧，好像有上下两层的样子。抵达黄崖下面，不能上去；出到黄崖上面，山洞又在悬崖中间，无处可以下去了。于是沿着悬崖往东行，又见到一条石缝，望着石崖上面，层层叠叠的，可以进去，估计不悬架木梯是不能登上去的。从这里走下一座小山峰，叫做莺嘴岩，与吴应岳告别。向东路过铁板嶂下面，看见山中的石缝更大，下面好像有个洞，洞中的水流成溪流。急忙溯溪流进去，抵达山洞下，乱石堵塞着，可悬崖左边有路笔直上去，是在悬崖上凿出的石阶路，下垂的藤条可以攀援。于是奋勇上登，衣服碍事就脱掉衣服，拐杖碍事就丢掉拐杖，总计径直登上一座悬崖，又横向穿过一座悬崖，如此两次，又两次走过用木头架成桥的栈道，终于进入石缝中。两旁的岩石对峙像门一样，石缝中很宽广，找到叠累的石阶得以上登。又进入两重石门，仰面斜视头顶上方，石壁环绕矗立，一块圆圆的青天，悬在中央像井一样。石壁完后，钻入洞中。洞底阳光照射之处有木梯，像猴子一样爬到梯子上面，好像楼阁一样。从像楼阁的洞中向左转，又见到平缓的大土丘，后面就是铁板嶂高高地排列着，东西两面都是高险的石崖环绕着，南面是石缝伏在下方，高大宽敞，四面闭合，真是神仙居住的好地方呀！里面有一间茅屋，空空的没有人居住。空地上有很多茶树，所以开凿了石阶放置了梯子，往来于其中。下到溪流旁边，有居民。于是越过小剪刀峰往东走，二里，进入灵岩寺，与仲昭兄相会。

初六日　挟灵岩僧为屏霞嶂之游。由龙鼻洞右攀石罅上，半里，得一洞甚奇。又上半里，崖穹路绝，有梯倚崖端，盖烧炭者所遗。缘梯出其上，三巨石横叠两崖间，内覆石成室，跨其外者为仙桥。其室空明幽敞，蔽于重岩之侧，虽无铁板嶂、石门之奇瑰攒合，而幽邃自成一天(1)。复透洞左上，攀藤历栈，遂出屏霞嶂之中层，盖龙鼻顶也。崖端亦宽垲可庐(2)，后嶂犹上倚霄汉，嶂右有岩外覆，飞泉落其前。由右复攀跻崖石，几造嶂顶，为削石所阻。其侧石隙一缕，草木缘附。可以着足，遂随之下。崖间多修藤垂蔓，各采而携之。当石削不受树，树尽不受履处，辄垂藤下。如是西越石冈者五重，降升不止

数里，始下临绝涧，即小龙湫上游也。其涧发源雁顶之东南，右即铁板，左即屏霞，二嶂中坠为绝壑，重崖亏蔽，上下无径，非悬绠不能飞度也。入涧，践石随流，东行里许，大石横踞涧中，水不能越，穴石下捣，两旁峭壁皆斗立，行者路绝。乃缚木为梯升崖端，复缒入前涧下流(3)，则横石之下，穹然中空，可树十丈旗。水从石后建瓴下注，汇潭漾碧，翛然沁人(4)。左右两崖，俱有洞高峙。由此而前，即龙湫下坠处也。余两次索剑泉，寺僧辄云："在龙湫上，人力鲜达。"今仍杳然，知沦没已久。欲从此横下两峰，遂可由仙桥达石室，乃斫木缚梯，盘绝巘者数四，俯视独秀、双鸾诸峰，近在屐底。既逼仙桥，隔崖中断，日已西，疲甚，乃返觅前辙，复经屏霞侧石室返寺，携囊过净名，投宿灵峰。

【注释】

(1)邃(suì)：深远。

(2)垲(kǎi)：地势高而干燥。

(3)缒(zhuì)：用绳子拴住人或物从上往下送。

(4)翛(xiāo)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译文】

初六日　拉着灵岩寺的僧人去游览屏霞嶂。由龙鼻洞右侧攀着石缝上登，行半里，见到一个山洞非常奇特。又上登半里，崖壁穹隆，道路断绝，有梯子斜靠在崖壁上，大概是烧炭的人遗留下来的。顺着梯子爬到崖壁上，有三块巨石横着叠加在两面的悬崖之间，里面岩石下覆形成石室，跨在石室外面的成为仙桥。这个石室空旷明亮，幽静宽敞，隐蔽在重重岩石的侧面，虽然没有铁板嶂、石门那样的奇异瑰丽和攒聚闭合的地势，但幽静深邃自成一块天地。又钻出洞的左上方，攀着藤蔓走过栈道，便出到屏霞嶂的中层，大概是在龙鼻洞的顶上了。石崖顶端也很宽敞高爽，可以建盖房屋，后面的屏霞嶂还在上面背靠着天空，屏霞嶂右侧有块岩石向外下覆着，飞泻的泉水落在岩

石前边。由岩石右边又攀登崖石，几乎到达屏霞嶂顶上，被陡削的石崖所阻。石崖侧面有一条石缝，草木沿着石缝生长。可以落脚，就顺着石缝下走。石崖上有许多修长下垂的藤蔓，各人都采了一些藤蔓带着走。在石崖陡削不能生长树木，树木完了不能承受脚步之处，就悬垂在藤条上下去。如此往西越过了五重石头山冈，上升下降不止几里路，才下临绝深的山涧，这就是小龙湫的上游了。这条山涧发源于雁宕山顶的东南，右侧是铁板嶂，左侧是屏霞嶂，铁板嶂和屏霞嶂向中间下坠形成绝深的壑谷，重重石崖遮蔽着，上下都没有路，不用绳索悬缒是不能飞度过去了。进入山涧中，踩着石头顺着水流走，往东行一里左右，巨石横着盘踞在山涧中，涧水不能穿越，从巨石下面的洞穴中冲捣进去，两旁的峭壁都是陡峭地直立着，行走的路断了。于是用树木绑成梯子爬到悬崖顶端，又缒落到巨石前边山涧的下游，就见横挡着的巨石之下，穹然隆起，中间是空的，可以竖起十丈高的旗子。水从巨石后面高屋建瓴般地向下流淌，汇积成碧波荡漾的深潭，悠然的样子沁人心脾。左右两面的山崖上，都有山洞高高地对峙着。由此地再往前，就是龙湫瀑布下坠之处了。我两次搜寻剑泉，寺里的僧人总是说："在龙湫上面，凭人力很少能到达。"今天仍然杳无音信，心知已经隐没了很久。想要从此地横着走下两座山峰，便可以经由仙桥到达石室，于是砍来树木捆绑梯子，绕着极高的山峰走，共有四座，俯视独秀峰、双鸾峰等山峰，近在脚底下。逼近仙桥后，被中断的山崖隔开，夕阳已西下，疲倦极了，只得返回来找到先前的路，再经过屏霞嶂侧面的石室返回到灵岩寺中，带着行李路过净名寺，投宿在灵峰寺。

初七日　溯寺前溪，观南碧霄冈，轩爽无他奇。又三里，西转，望真济寺在溪北坞中。是溪西由断崖破峡而来，峡南峰为"五马朝天"，峥嵘尤甚。两旁逼仄石蹊，内无居民，棘茅塞路。行里许，甚艰，不可穷历。北过真济寺，寺僻居北谷，游屐不到。寺右溯小溪三里，登马家山岭，路甚峻。登巅，望雁顶棱簇如莲花状，北瞰南阎，已在屐底。飞舄而下，四里余，得新庵，弛担于中，溯南阎溪，探宕

阴诸胜(1)。南阁溪发源雁山西北之箬袅岭(2)，去此三十余里，与永嘉分界(3)。由岭而南，可通芙蓉(4)，入乐清；由岭而西，走枫林(5)，则入瓯郡道也(6)。溪南即雁山之阴，山势崇拓，竹木蓊茸，不露南面巀嶭态(7)。溪北大山，自箬袅迤逦而来，皆层崖怪峰，变换阖辟(8)，与云雾争幻，至阁而止。又一山北之溪，自北阁来会，俱东下石门潭。门内平畴千亩，居人皆以石门为户牖，此阁所由名(9)，而南北则分以溪也。南阁有章恭毅宅，西入有石佛洞、散水岩、洞仙岩诸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更西有王子晋仙桥为尤奇(10)。余冒雨穷南阁，先经恭毅宅，聚族甚盛。溯溪五里，过犁头庵，南即石佛洞，以路芜不能入。西十里至庄坞(11)，夹溪居民皆叶姓。散水岩在北坞中，石崖横亘，飞瀑悬流，岩左登岭有小庵。时暮雨，土人留宿庄坞，具言洞仙院之胜。

【注释】

(1)宕阴诸胜：在雁宕山北部，即今显胜门景区，有石佛洞、散水岩、仙人桥、仙姑洞等胜景。

(2)箬(ruò)：竹子的一种，叶宽大，可编竹笠，又可用来包粽子。

(3)永嘉：温州府附郭县，治今温州市，与今永嘉县不同点。

(4)芙蓉：今名同，在乐清市北境，雁荡山南麓。

(5)枫林：今名同，在永嘉县北境，岭水溪东岸。

(6)瓯(ōu)郡：浙江温州府位于瓯江南岸，故别称瓯郡。

(7)巀嶭(jié niè)：山高峻的样子。

(8)阖(hé)：关闭。辟(pì)：开启。

(9)阁(gé)：东向开的侧门。

(10)王子晋：姓姬，名晋。周灵王的太子。好吹笙，游伊、洛间，传说被浮丘生接引上嵩山，后乘白鹤到缑氏山上，数日而去。仙桥在北阁仙亭山脊，山崖中断，石桥横跨其上，形如龟背，长约一百米，宽约二十米，山北有小路可攀至桥上，相传王子晋曾乘鹤吹笙于此。

(11)庄坞：今作“庄屋”，在乐清市北境。

【译文】

初七日　溯寺前的溪流上行，观看南碧霄冈，高大宽阔，没有其他奇特的。又行三里，向西转，望见真济寺在溪流北面的山坞中。这条溪流由西面的断崖中冲破峡谷流来，峡谷南面的山峰是“五马朝天”，山势尤为峥嵘。两旁是狭窄的石头小径，里面没有居民，荆棘茅草阻塞道路。前行一里左右，非常艰难，不能走到头。向北经过真济寺，真济寺僻处于北谷中，游人的足迹到不了。从真济寺右侧溯小溪前行三里，上登马家山岭，山路非常陡峻。登上岭头，遥望雁宕山顶棱角分明，成簇的山峰像莲花的样子，向北俯瞰南阁，已在脚底下。脚步飞快地下山，四里多，见到一座新建的寺庵，把担子放在庵中，溯南阁溪上走，探寻雁宕山北面的各处胜景。南阁溪发源于雁宕山西北的箬袅岭，距此地三十多里路，与永嘉县分界。由箬袅岭往南走，可以通往芙蓉，进入乐清县；由箬袅岭往西去，从枫林走，则是进入温州府的路了。南阁溪的南面就是雁宕山的北面，山势高大宽广，竹木葱茏，没有露出南面山势嵯峨的姿态。溪流北面的大山，自箬袅岭逶迤而来，都是层层悬崖和奇形怪状的山峰，山势开合变换，与云雾争相变幻，直到南阁才停止。又有一条雁宕山北面流来的溪水，自北阁流来交汇，都是往东下流进石门的深潭中。石门内平旷的田野上千亩，居民都把石门作为门户，这就是用“阁”来起名的由来，而南阁、北阁则是根据溪流来划分的。南阁有章恭毅的宅院，向西进去有石佛洞、散水岩、洞仙岩等处名胜。北阁有白岩寺旧址，再往西还有王子晋仙桥，尤为奇特。我冒雨去穷究南阁，先经过章恭毅的宅院，聚族而居，十分兴盛。溯溪流前行五里，路过犁头庵，南边就是石佛洞，因为道路荒芜不能进去。向西十里来到庄坞，夹在溪流两岸的居民都姓叶。散水岩在北面的山坞中，石崖横亘，飞瀑悬空下流，从散水岩左边登岭，有座小庵。此时暮雨来临，当地人留我住在庄坞，都说起洞仙院的优美景色。

初八日　雨未止。西溯溪行三里，山涧愈幽。随溪转而北，又二

里，隔溪小径破云磴而入。东渡溪从之，忽峰回溪转，深入谷中，则烟峦历乱。峰从庄坞之后连亘至此，又开一隙，现此瑰异。执土人问之，曰："此小纂厝也，洞仙尚在其外大溪上流。"复出而渡溪，里许，有溪自东来入，即洞仙坞溪矣。渡大溪，溯小溪东上，其中峰峦茅舍，与前无异。洞仙即在其内崖，倚峰北向，层篁翳之(1)。乃破莽跻石隙而入，初甚隘，最上渐宽。仍南出庄坞，东还犁头庵，终不得石佛洞道。遂出过南冏，访子晋仙桥，在北冏底尚二十里。念仲昭在新庵甚近，还晤庵中。日已晡，竟不及为北冏游，东趋大荆而归。

【注释】

(1)篁(huáng)：竹林。

【译文】

初八日　雨没停。向西溯溪流前行三里，山涧越来越幽深。顺着溪流转向北，又行二里，隔着溪流有条小径，沿着破开云层的石阶进去。渡到溪流东边沿着这条小径走，忽然山峰围绕溪流回转，深入到山谷中，就见云烟峰峦纷纭杂乱。山峰从庄坞的后面绵亘到这里，又分开一个缝隙，现出这样瑰丽奇异的景象。拉住当地人询问地名，说："这里是小纂厝，洞仙院还在小纂厝外面大溪的上游。"又出来渡过溪流，一里左右，有条溪水自东面流来汇流，就是洞仙院山坞中的溪流了。渡过大溪，溯小溪往东上走，山谷中的峰峦茅屋，与前边的没有什么不同。洞仙院就在山谷内的山崖上，紧靠山峰，面向北，被层层竹林遮住了。于是破开丛莽蹬着石缝进去，最初非常狭窄，最上面渐渐变宽。仍然向南出到庄坞，往东返回犁头庵，最终找不到去石佛洞的路。于是出来经过南冏，打听王子晋仙桥，在北冏底下，还有二十里路程。考虑到仲昭兄所在的新建的寺庵很近，回来到庵中与他相会。时间已是下午，最终来不及去游北冏，向东赶到大荆驿后回家。

游五台山日记(1)山西太原府五台县(2)

【题解】

崇祯六年(1633)徐霞客北上入都，以后到山西游五台山和恒山，绕了一圈返回北京。《游五台山日记》就是这年徐霞客游五台山留下来的游记。

五台山在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隅，为我国佛教名山。徐霞客于七月二十八日离开北京，途经保定，八月初四日过阜平县，初五日进入山西界。五台山的范围较大，各台间的距离也较远。徐霞客用四天时间，游遍南、西、中、北四台。他详记了山川大势，山中特殊的气候，“非神力不能运”的建筑，“天花菜”等特产。他记录了形状特殊的清凉石，终年不化的“万年冰”，由于季节性的冰冻与解冻交替作用而形成的“龙翻石”，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地貌学资料。

癸酉七月二十八日(3)　出都为五台游(4)。越八月初四日，抵阜平南关(5)。山自唐县来(6)，至唐河始密(7)，至黄葵渐开(8)，势不甚穹窿矣。从阜平西南过石梁，西北诸峰复嵘崟起(9)。循溪左北行八里，小溪自西来注，乃舍大溪，溯西溪北转，山峡渐束。又七里，饭于太子铺(10)。北行十五里，溪声忽至。回顾右崖，石壁数十仞，中坳如削瓜直下。上亦有坳，乃瀑布所从溢者，今天旱无瀑，瀑痕犹在削坳间。离涧二三尺，泉从坳间细孔泛滥出，下遂成流。再上，逾鞍子岭。岭上四眺，北坞颇开，东北、西北，高峰对峙，俱如仙掌插天，惟直北一隙少杀(11)。复有远山横其外，即龙泉关也，去此尚四十里。岭下有水从西南来，初随之北行，已而溪从东峡中去。复逾一小岭，则大溪从西北来(12)，其势甚壮，亦从东南峡中去，当即与西南之溪合流出阜

平北者。余初过阜平，舍大溪而西，以为西溪即龙泉之水也，不谓西溪乃出鞍子岭坳壁，逾岭而复与大溪之上流遇，大溪则出自龙泉者。溪有石梁曰万年(13)，过之，溯流望西北高峰而趋。十里，逼峰下，为小山所掩，反不睹嶙峋之势。转北行，向所望东北高峰，瞻之愈出，趋之愈近，峭削之姿，遥遥逐人，二十里之间，劳于应接。是峰名五岩寨，又名吴王寨，有老僧庐其上。已而东北峰下，溪流溢出，与龙泉大溪会，土人构石梁于上，非龙关道所经。从桥左北行八里，时遇崩崖矗立溪上。又二里，重城当隘口，为龙泉关(14)。

【注释】

(1)五台山：又省称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隅。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阔如台，故称五台。东台称望海峰，南台称锦绣峰，西台称挂月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五座山峰环抱，绕周达250公里，五峰之外称台外，五峰之内为平坞，称台内。山中气候凉爽，九月积雪，四月解冻，故又称清凉山。该山传为文殊菩萨道场，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合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有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现台内有寺庙39座，台外有寺庙8座，其中显通寺、菩萨顶、塔院寺、罗睺寺、殊像寺合称五台山五大禅寺，砖、石、木材、金属结构的殿堂、楼阁、宝塔、牌坊俱备，历史和艺术价值甚高。

(2)太原府：为明代山西布政司的治所，治阳曲，即今山西太原市。五台县：隶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五台县。

(3)癸酉：崇祯六年(1633)。

(4)都：指明代首都京师，在今北京市。

(5)阜平：明为县，隶真定府，即今河北阜平县。

(6)唐县：隶保定府，即今河北唐县。

(7)唐河：今名同，在唐县西部纵向蜿蜒流淌。

(8)黄葵：今作“王快”，附近有王快水库，在阜平县东南隅与曲阳间。

(9)嵱㟁(yǒng sǒng)：上下众多的样子。

(10)太子铺：今名同，在阜平县稍西，沙河西面。

(11)杀：减少，收束。

(12)大溪：明代称沙河，即今大沙河。

(13)石梁：石桥。

(14)龙泉关：今名同，在阜平县西隅，有上下二关。下关在东，上关在西，相距20里。

【译文】

癸酉年七月二十八日　从都城北京去五台山游览。到八月初四日，抵达阜平县南城关。山脉从唐县延伸而来，到唐河开始密集起来，到黄葵渐渐开阔起来，山势不怎么穹隆高大了。从阜平县城向西南走过石桥，西北方的群峰又高低起伏地耸起。沿着溪流左岸往北行八里，一条小溪自西面流来注入大溪，于是离开大溪，溯西边的小溪向北转，山峡逐渐聚拢。又行七里，在太子铺吃饭。往北行十五里，忽然传来溪水声。回头看右边的山崖，石壁有几十丈高，中间下凹如同削瓜一样笔直切下来。山崖上面也有块凹地，是瀑布从那里溢出的地方，今年天旱没有瀑布，但瀑布的痕迹还留在陡削的下凹处。距离山涧二三尺高，泉水从凹地上的细孔中泛滥溢出来，流下来就汇成溪流。再上走，越过鞍子岭。在岭上四面眺望，北面的山坞相当开阔，东北、西北两个方向高峰对峙，全都像仙人的手掌一样插在天上，唯有正北方有一个缺口山势稍低一些。还有远山横亘在群峰的外围，那就是龙泉关了，距离此地还有四十里地。鞍子岭下有溪水从西南方流来，起初我顺着这条溪流向北行，不久溪水从东面的峡谷中流去。我又越过一座小岭，就见一条大溪从西北方流来，水势非常壮观，也是从东南方的峡谷中流去，应该就是与西南方流来的溪流合流后流到阜平县北部的水流。我当初经过阜平县时，离开大溪往西行，以为西面来的溪流就是龙泉关流来的溪水了，没想到西面来的溪流是出自鞍子岭山坳的石壁间，我越过岭后又与大溪的上游相遇，大溪才是出自龙泉关的溪流。溪流上游石桥叫做万年桥，走过桥，溯流望着西北方的高峰往前赶。行十里，逼近山峰下，被小山挡住，反而看不见嶙峋的山势。转向北前行，刚才望见的东北方高峰，越看越突出，朝着它赶

过去越来越近，峭拔陡削的姿态，很像远远地在追逐着人走，二十里之间，忙于观赏。这座山峰名叫五岩寨，又叫吴王寨，有个老和尚在山上建了房屋。不久到了东北方的高峰下，溪流溢出来，与龙泉关流来的大溪汇流，当地人在溪流上建有石桥，不是去龙泉关的道路经过的地方。从桥左往北行八里，不时遇见崩塌的山崖矗立在溪流上。又行二里，重镇的城墙位于隘口，这是龙泉关。

初五日　进南关，出东关。北行十里，路渐上，山渐奇，泉声渐微。既而石路陡绝，两崖巍峰峭壁，合沓攒奇，山树与石竞丽错绮，不复知升陟之烦也。如是五里，崖逼处复设石关二重。又直上五里，登长城岭绝顶。回望远峰，极高者亦伏足下，两旁近峰拥护，惟南来一线有山隙，彻目百里。岭之上，巍楼雄峙，即龙泉上关也。关内古松一株，枝耸叶茂，干云俊物(1)。关之西，即为山西五台县界。下岭甚平，不及所上十之一。十三里，为旧路岭，已在平地。有溪自西南来(2)，至此随山向西北去，行亦从之。十里，五台水自西北来会(3)，合流注滹沱河。乃循西北溪数里，为天池庄(4)。北向坞中二十里，过白头庵村，去南台止二十里，四顾山谷，犹不可得其仿佛。又西北二里，路左为白云寺(5)。由其前南折，攀跻四里，折上三里，至千佛洞，乃登台间道。又折而西行，三里始至，宿(6)。

【注释】

(1)干云俊物：“四库”本、叶本作“秀拔干云”。

(2)“有溪”句：此溪为清水河。

(3)五台水：又称台山河、虒阳河。二水汇合后仍称清水河。

(4)天池庄：今名同，在五台县东南境，台河右岸。

(5)白云寺：在白头庵北，今黄土嘴村附近。

(6)三里始至，宿：原脱“宿”字，据“四库”本补。

【译文】

初五日　进入龙泉关的南关，走出东关。往北行十里，道路渐渐上升，山渐渐奇异起来，泉水声渐渐变小。不久石头路陡峻悬绝，两面的山崖都是巍峨的山峰和峭拔的石壁，杂沓聚合，攒聚争奇，山间的树木与山石争奇斗妍，交错如锦绣，不再感到有攀登的烦恼了。如此五里，山崖狭窄处又设有两重石头建成的城关。又一直上行五里，登上长城所在山岭的绝顶。回头望远处的山峰，极高的山峰也低伏在脚底下，两旁近处的山峰围绕拱卫着，唯有南面我来的方向山间有一线宽的缝隙，一眼可望到百里之外。山岭的上面，巍峨的城楼雄峙着，这就是龙泉上关了。关内有一棵古松，枝干上耸，枝叶茂盛，直插云霄，是俊秀的树种。龙泉上关的西面，就是山西省五台县的辖境。下岭的路非常平缓，坡度不到上登时的十分之一。行十三里，是旧路岭，已走在平地上。有条溪流自西南方流来，流到此地顺着山向西北流去，我也顺着这条溪流前行。行十里，五台水自西北方流来汇流，合流后注入滹沱河。于是沿着西北流来的溪流前行几里，是天池庄。向北在山坞中行二十里，路过白头庵村，距离南台只有二十里路了，环顾四面的山谷，仿佛仍然看不出是五台山的样子。又向西北前行二里。道路左边是白云寺。由寺前向南转，攀登四里，转向上登三里，来到千佛洞，是上登五台山的小道。又折向西行，三里路后才到达，住下。

初六日　风怒起，滴水皆冰。风止日出，如火珠涌吐翠叶中。循山半西南行，四里，逾岭，始望南台在前。再上为灯寺(1)，由此路渐峻。十里，登南台绝顶，有文殊舍利塔(2)。北面诸台环列，惟东南、西南少有隙地。正南，古南台在其下(3)，远则盂县诸山屏峙(4)，而东与龙泉峥嵘接势。从台右道而下，途甚夷，可骑。循西岭西北行十五里，为金阁岭(5)。又循山左西北下，五里，抵清凉石(6)。寺宇幽丽，高下如图画。有石为芝形，纵横各九步，上可立四百人，面平而下锐，属于下石者无几。从西北历栈拾级而上，十二里，抵马跑泉。泉在路隅山窝间，石隙仅容半蹄，水从中溢出，窝亦平敞可寺，而马跑寺反在泉侧一里外。又平下八里，宿于狮子窠(7)。

【注释】

(1)灯寺：即金灯寺，在南台东北麓，与白云寺隔塔地村相对。

(2)文殊：为梵文“文殊师利”的略称，意即“妙吉祥”、“妙德”，为佛教菩萨之一。五台山传为文殊道场，有关文殊的传说甚多。

(3)“正南”二句：古今所指五台的位置，不同时期曾有变化。此古南台在“台南二里”。更古的南台，则在今中台。

(4)盂县：隶太原府，即今山西盂县。

(5)金阁岭：位于由太原入五台山必经的路上。岭畔今存金阁寺，距台怀镇15公里。寺内有高17米的观音铜像，各殿满布塑像近千尊。

(6)清凉石：此石又称文殊床。附近有清凉寺、清凉谷等。

(7)狮子窠(kē)：在五台山台怀镇西南10公里的山腰，即文殊寺，俗称狮子窝。现仅存琉璃塔一座，八角十三级，高35米，塔身镶嵌佛像万尊，故又称万佛塔。塔中空，可登至五层。窠，鸟兽昆虫栖息的巢穴。

【译文】

初六日　狂风怒起，滴水都变成冰。风停后太阳出来，像火球一样从翠绿的树叶丛中喷涌而出。沿着半山腰往西南行，行四里，越岭，开始望见南台就在前方。再上去是灯寺，由此地起道路渐渐陡峻起来。行十里，登上南台的绝顶，有文殊菩萨的舍利塔。北面其他各台环绕排列着，唯有东南方、西南方有少许空隙的地方。正南方，古南台就在下面，远处则是盂县的群山屏风样耸峙着，而且东面与龙泉关山势峥嵘的山岭相接。从南台右侧的道路下走，路面很平坦，可以骑马。沿着西岭往西北行十五里，是金阁岭。又沿着山的左侧向西北下走，五里，抵达清凉石。清凉寺庙宇幽静华丽，高低错落如图画。有块岩石呈灵芝的形状，纵横各有九步，上面可以站立四百人，上面平整可下面尖尖的，和下面的石头相连的部分不多。从西北方经过栈道沿石阶逐级上登，行十二里，到达马跑泉。马跑泉在路旁的山窝中，石缝仅容得下半个马蹄，泉水从缝隙中溢出来，山窝也很平坦宽敞，可以建盖寺院，可马跑寺反而在泉水侧边一里之外。又平缓下行

八里，住宿在狮子窠。

初七日　西北行十里，度化度桥。一峰从中台下，两旁流泉淙淙，幽靓迥绝(1)。复度其右涧之桥，循山西向而上，路欹甚(2)。又十里，登西台之顶。日映诸峰，一一献态呈奇。其西面，近则闭魔岩(3)，远则雁门关(4)，历历可俯而挈也(5)。闭魔岩在四十里外，山皆陡崖盘亘，层累而上，为此中奇处。入叩佛龛，即从台北下，三里，为八功德水。寺北面，左为维摩阁(6)，阁下二石耸起，阁架于上，阁柱长短，随石参差，有竟不用柱者。其中为万佛阁，佛俱金碧旃檀(7)，罗列辉映，不啻万尊。前有阁二重，俱三层，其周庐环阁亦三层，中架复道(8)，往来空中。当此万山艰阻，非神力不能运此。从寺东北行，五里，至大道，又十里，至中台。望东台、南台，俱在五六十里外，而南台外之龙泉，反若更近，惟西台、北台，相与连属。时风清日丽，山开列如须眉。余先趋台之南，登龙翻石(9)。其地乱石数万，涌起峰头，下临绝坞，中悬独耸，言是文殊放光摄影处。从台北直下者四里，阴崖悬冰数百丈，曰“万年冰”。其坞中亦有结庐者。初寒无几，台间冰雪，种种而是。闻雪下于七月二十七日，正余出都时也。行四里，北上澡浴池。又北上十里，宿于北台(10)。北台比诸台较峻，余乘日色，周眺寺外。及入寺，日落而风大作。

【注释】

(1)靓(jìng)：通“静”。

(2)欹(qī)：倾侧不平。

(3)闭魔岩：又作“秘魔岩”，有秘魔寺。在今繁峙县岩头村东北，为西路进台通道。

(4)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

(5)挈(qiè)：提。

(6)维摩：系梵文音译的略称，意为“净名”或“无垢称”。佛经中说他是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长于辩才。

(7)旃(zhān)檀：即檀香，梵语译作旃檀。

(8)复道：高楼之间或山岩险要处架空的通道。因上下皆有道，故称复道。

(9)龙翻石：这是一种冰缘地貌，由于季节性的冰冻与解冻交替作用而形成。现称石海。据五台山气象站(海拔2896米)观测，年平均气温为-4.1℃。1976年修建山顶附近公路，普遍发现在1米深的地下有盛夏不化的永冻土。见林之光《中国气候之最》(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10)北台：五台之中，以北台顶最高，海拔3058米。

【译文】

初七日　往西北行十里，走过化度桥。一座山峰从中台垂下来，两旁流淌的泉水淙淙有声，幽静优美到了极点。又走过山峰右侧山涧中的桥，顺着山势向西上登，道路崎岖不平得厉害。又行十里，登上西台的绝顶。红日映照着群峰，一一呈献出奇异的姿态。西台的西面，近处是闭魔岩，远处是雁门关，历历在目，可以俯身就触摸到了。闭魔岩在四十里开外，山上全是陡峭的悬崖盘曲绵亘着，一层层地叠累上去，是这座山中景致奇特的地方。进寺去叩拜了佛像，随即从西台北边下走，三里，是八功德水。寺院的北面，左边是维摩阁，维摩阁下有两块岩石耸起，维摩阁架在岩石上，维摩阁的柱子长短不一，随着石头的高低而参差不齐，有的地方竟然不用柱子。寺院中间是万佛阁，佛像都是檀香木制的，金碧辉煌，层层排列，互相辉映，不下一万尊。前边有两重楼阁，都是三层高，庭院四周环绕的房屋楼阁也是三层的，房屋楼阁之间建有架空的上下层通道，人往来于空中。在这样艰难险阻的万山丛中，不是神力是不能把这些建筑材料运到这里的。从寺院往东北行，行五里，来到大道上，又行十里，到达中台。远望东台、南台，都在五六十里之外，然而南台外围的龙泉关，反而像是离得更近，只有西台、北台，与中台互相连接着。此时风清日丽，群山像胡须和眉毛一样分开排列着。我先赶到中台的南面，登上龙翻石。此地的乱石有几万块，高高涌起的峰头，下临极深的山坞，高悬在中央，独自耸立，传说是文殊菩萨放光显身的地方。

从中台北面一直下走四里，山背面的山崖上悬挂着几百丈长的冰，叫做“万年冰”。中台北面的山坞中也有建房居住的人。天气刚冷下来没有几天，五台山中的冰雪，到处都是。听说是在七月二十七日下的雪，正好是我从都城出发的时候。前行四里，向北登上澡浴池。又向北上走十里，在北台住宿。北台比其他各台都陡峻，我乘着落日的余晖，在寺外眺望四周。等到进入寺中，夕阳落山而且狂风大作。

初八日　老僧石堂送余，历指诸山曰：“北台之下，东台西，中台中，南台北，有坞曰台湾(1)，此诸台环列之概也。其正东稍北，有浮青特锐者，恒山也。正西稍南，有连岚一抹者，雁门也。直南诸山，南台之外，惟龙泉为独雄。直北俯内外二边，诸山如蓓蕾，惟兹山之北护，峭削层叠，嵯峨之势，独露一班。此北台历览之概也。此去东台四十里，华岩岭在其中。若探北岳，不若竟由岭北下，可省四十里登降。”余颔之。别而东，直下者八里，平下者十二里，抵华岩岭(2)。由北坞下十里，始夷。一涧自北，一涧自西，两涧合而群峰凑，深壑中“一壶天”也。循涧东北行二十里，曰野子场(3)。南自白头庵至此，数十里内生天花菜(4)，出此则绝种矣。由此，两崖屏列鼎峙，雄峭万状，如是者十里。石崖悬绝中，层阁杰起，则悬空寺也，石壁尤奇。此为北台外护山，不从此出，几不得台山神理云。

【注释】

(1)台湾：即今台怀镇，在五台县城东北120公里，为游览五台山的中心，有公路可达。很多寺庙都集中在这里。每年中历六月，一年一度的五台山骡马大会也在这里举行，附近农民及各省旅客云集，进行以骡马为主的交易，同时尽情游览。

(2)华岩岭：“四库”本作“华严岭”，为由北面进入五台山的门户。

(3)野子场：今作“野子厂”，在繁峙县东南境，伯强附近。

(4)天花菜：《清凉志》载：“菌类，生于柴木，台山佳品也。”至今仍为五台山特产，称台山香蘑，简称台蘑。西南地区甚多，详《黔游日记一》戊寅四月十七日记。《滇略·产略》亦载菌类说：“蒙榆山中亦产天花，而土人不

识，谓之八担柴。”

【译文】

初八日　老和尚石堂送我出来，逐一指着群山说：“北台的下面，东台的西面，中台的中心，南台的北面，有个山坞叫台湾，这是各台环绕排列的大致情况了。这里的正东稍偏北，有座泛着青色特别尖锐的山，那是恒山了。正西稍偏南，有一抹云雾相连的地方，那是雁门关了。正南方的群山，南台的外面，唯有龙泉关独自称雄。正北方俯瞰内外长城两边，群山像花的蓓蕾一样，唯有这座山在北面护卫着五台山，峭拔陡削，层层叠叠，巍峨的山势，唯独在这里露出一斑。这是遍观北台的大概情况了。此地距东台有四十里，华岩岭在途中。如果要去探访北岳，不如直接经由华岩岭下走，可以省去上上下下四十里路程。”我点头同意他的建议。和石堂告别后往东走，一直下山八里，平缓下行十二里，抵达华岩岭。由北面的山坞下走十里，才平坦起来。一条山涧自北边流来，一条山涧自西面流来，两条山涧合流后群峰凑聚，形成幽深壑谷中的“一壶天”了。沿着山涧往东北行二十里，叫做野子场。自南面的白头庵到此地，几十里之内，生长着天花菜，出了此地就绝迹了。从此地起，两面的山崖像屏风样排列，似鼎足一样耸峙，雄奇峭拔，万种姿态，如此走了十里。断绝高悬的石崖上，层层楼阁高高竖起，那就是悬空寺了，石壁尤其奇异。这是北台外围守卫的山，不从这里出去，几乎没有得到五台山神奇的山脉走向。

游恒山日记(1)山西大同府浑源州(2)

【题解】

《游恒山日记》是崇祯六年(1633)徐霞客旅游恒山的游记。

恒山在今山西浑源县，明代列为五岳之一的北岳。徐霞客八月初八日离五台山赴恒山，初九日入浑源州境，初十日游龙山及悬空寺，十一日登恒山绝顶，返途北至浑源州。徐霞客在旅途中观察细致，描述详尽。他详析了龙泉、五台、恒山一带山势雁形排列的特点及缓峭高低、土石变化。他指出“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北向俱石，故树皆在北”，概括了植物与坡向、地表组成物质的关系。他记述了关隘形势及交通路线，从阁道遗迹探寻水位的变化，还重视浑源煤田的采掘情况。对悬空寺和龙山的记载十分可贵。

去北台七十里，山始豁然，曰东底山。台山北尽，即属繁峙界矣(3)。

【注释】

(1)恒山：在山西浑源县东南，原称玄岳、紫岳、阴岳，明代列为五岳之一，始称北岳恒山。今有朝殿、会仙府、九天宫等建筑。

(2)大同府：治大同，即今山西大同市。

(3)繁峙：明为县，隶太原府代州，即今山西繁峙。五台和繁峙县界古今有变化，依今地图，西台以北已属繁峙县。

【译文】

离开北台七十里，山势才豁然开阔起来，叫做东底山。五台山北

面的尽头处，就是属于繁峙县的辖境了。

初九日　出南山。大溪从山中俱来者，别而西去。余北驰平陆中，望外界之山，高不及台山十之四，其长缭绕如垣(1)，东带平邢(2)，西接雁门(3)。横而径者十五里，北抵山麓，渡沙河即为沙河堡(4)。依山瞰流，砖甃高整(5)。由堡西北七十里，出小石口(6)，为大同西道；直北六十里，出北路口(7)，为大同东道。余从堡后登山，东北数里，至峡口，有水自北而南，即下注沙河者也。循水入峡，与流屈曲，荒谷绝人。数里，义兴寨(8)。数里，朱家坊(9)。又数里，至葫芦嘴(10)。舍涧登山，循嘴而上，地复成坞，溪流北行，为浑源界。又数里，为土岭(11)，去州尚六十里，西南去沙河，共五十里矣，遂止居民同姓家(12)。

【注释】

(1)垣(yuán)：矮墙。

(2)平邢：即今平型关，在山西繁峙、灵丘二县界上。

(3)雁门：即今雁门关，在山西代县西北。

(4)沙河堡：今作“砂河”，在繁峙县东境，滹沱河北岸。沙河，指滹沱河上游。

(5)甃(zhòu)：以砖砌物皆称甃。

(6)小石口：今名同，在应县东南。其东北有大石口。

(7)北路口：今作“北楼口”，在大石口东北。

(8)义兴寨：在砂河东北。

(9)朱家坊：在义兴寨北。

(10)葫芦嘴：在朱家坊东北。以上皆属繁峙县。

(11)土岭：今名同，在浑源县南隅。

(12)止：栖止，居住。

【译文】

初九日　走出南山。从山中一起出来的大溪，和我分手后向西流去。我向北疾驰在平地上，远望外围的山，高处不到五台山的十分之四，山脉长长的，像矮墙一样缭绕着，东面围绕着平邢关，西面连接着雁门关。横向直穿十五里，向北抵达山麓，渡过沙河就是沙河堡。沙河堡背靠山，俯瞰着河流，砖砌的围墙又高又整齐。由沙河堡向西北前行七十里，从小石口出去，是去大同府城西的路；正北方六十里，从北路口出去，是去大同府城东的路。我从沙河堡后面登山，向东北走几里，来到峡口，有水流自北往南流，就是下流进沙河的水流了。顺着水流进入峡谷，与水流一起弯弯曲曲地走，荒凉的山谷绝无人迹。几里后，到义兴寨。几里，到朱家坊。又走几里，到达葫芦嘴。离开山涧登山，沿着山嘴往上走，地势又变成山坞，溪流向北流淌，是浑源州的辖境。又行几里，是土岭，距离浑源州城还有六十里，西南方距离沙河，共有五十里路了，于是住在姓同的居民家中。

初十日　循南来之涧北去三里，有涧自西来合，共东北折而去。余溯西涧入，又一涧自北来，遂从其西登岭，道甚峻。北向直上者六七里，西转，又北跻而上者五六里，登峰两重，造其巅，是名箭筈岭。自沙河登山涉涧，盘旋山谷，所值皆土魁荒阜(1)；不意至此而忽跻穹窿，然岭南犹复阿蒙也(2)。一逾岭北，瞰东西峰连壁隤，翠蜚丹流(3)。其盘空环映者，皆石也，而石又皆树；石之色一也，而神理又各分妍；树之色不一也，而错综又成合锦。石得树而嵯峨倾嵌者，幕以藻绘而愈奇(4)；树得石而平铺倒蟠者，缘以突兀而尤古。如此五十里，直下至阬底(5)，则奔泉一壑，自南注北，遂与之俱出坞口，是名龙峪口，堡临之。村居颇盛，皆植梅杏，成林蔽麓。既出谷，复得平陆。其北又有外界山环之，长亦自东而西，东去浑源州三十里，西去应州七十里(6)。龙峪之临外界，高卑远近，一如东底山之视沙河峡口诸山也。于是沿山东向，望峪之东，山愈嶙嶒斗峭，问知为龙山(7)。龙山之名，旧著于山西，而不知与恒岳比肩；至是既西涉其阃域(8)，又北览其面目，从不意中得之，可当五台桑榆之收矣(9)。东行十里，为龙山大云寺，寺南面向山。

【注释】

(1)土魁(kuí)：土堆。

(2)阿蒙：三国时鲁肃称吕蒙为阿蒙，说："三日不见，非复吴下阿蒙矣。"此处借用，有依然故态之意。

(3)蜚：通"飞"。

(4)幕：覆盖。藻(zǎo)绘：文采。

(5)阬(gāng)：大土山。

(6)应州：隶大同府，治今山西应县。

(7)龙山：亦称封龙山，在今浑源县西南40里，顶峰称萱草坡，风景甚佳。金末，元好问、李治、张德辉曾到这里游览，时称"龙山三老"。

(8)阃(kǔn)域：内境。阃，特指郭门的门槛。

(9)桑榆(yú)：皆植物。日落时，阳光尚留桑榆上，故借为西方之称。《后汉书》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桑榆之收，比喻为弥补缺憾。

【译文】

初十日　沿着南边流来的山涧向北走三里，有条山涧自西面流来合流，共同向东北转后流去。我溯西边的山涧进去，又有一条山涧自北边流来，于是从这条山涧西面登岭，道路非常陡峻。向北一直上登六七里路，向西转，又向北上登五六里路，登上两重山峰，直达峰顶，这座山峰名叫箭筈岭。从沙河以来一路上登山涉水，盘旋在山谷中，所遇见的都是些土堆和荒凉的土阜；意想不到来到此地却忽然攀登穹隆的山峰，然而箭筈岭的南面仍然又恢复原貌了。一翻越到箭筈岭的北面，俯瞰东西两面，山峰连绵，石壁崩塌，山色红绿相间，飞舞流动。那盘绕映照在空中的，都是石山，而石山上又都长有树木；石山的颜色是一致的，可神态和纹理又各自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美景；树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而且树石错杂又形成斑斓的锦绣。巍峨倾斜深嵌的石山得到树木的映衬，用斑斓的色彩覆盖着，因而愈加奇丽；平铺、倒卷着的树木得到石山的映衬，缘着突兀的石山生长，因而尤

为古拙。如此五十里，一直下到土阜脚下，就见壑谷中一条奔流的泉水，自南向北流淌，于是与溪流一同出了山坞口，这名叫龙峪口，有城堡面临溪流。村庄居民相当兴盛，都种有梅树和杏树，形成树林，遮蔽了山麓。走出山谷后，又走到平地上。这里的北边又有外界的山环绕着，长长的，也是自东往西延伸，东面距离浑源州三十里，西面距离应州七十里。龙峪口面临着的外围的山，高低远近的景象，完全如同在东底山俯视沙河峡口的群山一样了。于是沿着山向东走，远望龙峪口的东边，山势愈加嶙峋陡峭，询问后得知是龙山。龙山的名字，旧志书上著录是在山西省，却不知道它与恒山并肩而立；我走到这里已经从西面涉足了龙山的腹地，又从北面观览了龙山的概貌，在无意之中见到了它，可以当做游览五台山的意外收获了。往东行十里，到龙山大云寺，寺院面向南，对着龙山。

又东十里，有大道往西北，直抵恒山之麓，遂折而从之，去山麓尚十里。望其山两峰亘峙，车骑接轸(1)，破壁而出，乃大同入倒马、紫荆大道也(2)。循之抵山下，两崖壁立，一涧中流，透罅而入，逼仄如无所向，曲折上下，俱成窈窕，伊阙双峰，武彝九曲，俱不足以拟之也。时清流未泛，行即溯涧。不知何年两崖俱凿石坎，大四五尺，深及丈，上下排列，想水溢时插木为阁道者，今废已久，仅存二木悬架高处，犹栋梁之巨擘也(3)。三转，峡愈隘，崖愈高。西崖之半，层楼高悬，曲榭斜倚(4)，望之如屋吐重台者(5)，悬空寺也(6)。五台北壑亦有悬空寺，拟此未能具体(7)。仰之神飞，鼓勇独登。入则楼阁高下，槛路屈曲。崖既矗削，为天下巨观，而寺之点缀，兼能尽胜。依岩结构，而不为岩石累者，仅此。而僧寮位置适序，凡客坐禅龛(8)，明窗暖榻，寻丈之间，肃然中雅。既下，又行峡中者三四转，则洞门豁然，峦壑掩映，若别有一天者。又一里，涧东有门榜三重(9)，高列阜上，其下石级数百层承之，则北岳恒山庙之山门也。去庙尚十里，左右皆土山层叠，岳顶杳不可见。止门侧土人家，为明日登顶计。

【注释】

(1)车骑接轸(zhěn)：车马络绎不绝。轸，车后的横木。

(2)倒马：即倒马关，今名同，在河北唐县北隅，唐河南岸。紫荆：即紫荆关，今名同，在河北易县西部，拒马河南岸。明时，倒马、紫荆与居庸合称内三关。

(3)巨擘(bò)：比喻其杰出于众，如大指不同于其他指头。擘，大拇指。

(4)榭(xiè)：建在高土台上的敞屋。

(5)蜃(shèn)吐重台：即蜃景。由于气温在垂直方向上的剧烈变化，使空气密度的垂直分布随之显著变化，不同密度的大气层对于光线产生折射，把远处景物反映到天空或地面而形成幻景，在沿海或沙漠地带有时能看到，故称海市蜃楼，《游记》中又称“蜃云”。蜃即蛤蜊，古人误认大蜃能吐气为楼台，故称蜃气。

(6)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具有独特的建筑风格，一直保存到现在。在浑源县城南5公里，浑源县城至恒山的途中。从半山崖上用木柱支撑建起楼阁，彷佛悬在空中。高低错落的殿宇再用栈道或天桥连结，给人以迷宫仙景般的感觉。

(7)拟此未能具体：与恒山这个悬空寺相比，还不算齐备。拟，摹拟，比拟。具体，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齐备。

(8)禅龛(chán kān)：供佛的小屋。

(9)涧：现从悬空寺到恒山，途经恒山水库，系新中国建立后拦浑河源的唐峪河修成，为恒山风景增色不少。门榜：悬挂有匾额的大门。榜，匾额。

【译文】

又往东行十里，有条大路通往西北方，直达恒山的山麓，于是转向顺着这条路走，距离恒山山麓还有十里。远望恒山两列山峰横亘对峙着，车马络绎不绝，破开石壁出来，原来是大同府进入倒马关、紫荆关的大道。沿着大道抵达山下，两面的山崖墙壁一样矗立着，一条山涧从中间流过，穿过缝隙进去，狭窄得好像没有地方可通，弯弯曲曲，上上下下，都形成幽深优美的景色，伊阙的双峰，武彝山的九曲，都不足以和这里的景色相比。此时清澈的溪流没有泛滥，就在溪水中溯山涧上行。不知是在哪一年两面的山崖上都开凿了石坑，大四

五尺，深达一丈，上下排列着，猜想是水涨时插木头修建栈道用的，今天已废弃了很久，仅保存有两根木头悬架在高处，还是栋梁一类的大木头。转了三个弯，峡谷更狭窄了，山崖也更高了。西面山崖的半山腰，一层层楼阁高悬着，曲折的台榭斜靠着山崖，望过去像海市蜃楼中层层叠叠是楼台，这是悬空寺了。五台山北面的壑谷中也有座悬空寺，与这里的悬空寺相比还不算齐备。仰面看着悬空寺，神魂飞舞，鼓足勇气独自一人上登。进寺后就见楼阁高高低低的，围着栏杆的路弯弯曲曲的。崖壁矗立陡削，就已是天下的奇观，而且有佛寺的点缀，两者都能尽显它们的优美之处。紧靠在岩石建造楼阁，却不被岩石拖累的，仅有此处。而且僧房的位置排列次序适当，凡是客房和坐禅的佛堂，窗户明亮，卧床温暖，一丈见方的屋子内，肃穆庄严，典雅大方。下来后，又走在峡谷中转了三四个弯，就见有个洞口豁然敞开，山峦壑谷掩映着，好像别有一个天地的样子。又行一里，山涧东面有三重挂有匾额的大门，高高排列在土山之上，山下有几百层石阶连接着大门，这就是北岳恒山庙的山门了。距离北岳庙还有十里，左右两边都是层层叠叠的土山，北岳的山顶还远得不能看见。停在山门侧边的当地人家中，为明天登上山顶做准备。

十一日　风翳净尽，澄碧如洗。策杖登岳，面东而上，土冈浅阜，无攀跻劳。盖山自龙泉来，凡三重。惟龙泉一重峭削在内，而关以外反土脊平旷；五台一重虽崇峻，而骨石耸拔，俱在东底山一带出峪之处；其第三重自峡口入山而北，西极龙山之顶，东至恒岳之阳，亦皆藏锋敛锷(1)，一临北面，则峰峰陡削，悉现岩岩本色。一里转北，山皆煤炭，不深凿即可得。又一里，则土石皆赤，有虬松离立道旁，亭曰望仙。又三里，则崖石渐起，松影筛阴，是名虎风口。于是石路萦回，始循崖乘峭而上。三里，有杰坊曰“朔方第一山(2)”，内则官廨厨井俱备。坊右东向拾级上，崖半为寝宫(3)，宫北为飞石窟，相传真定府恒山从此飞去(4)。再上，则北岳殿也。上负绝壁，下临官廨，殿下云级插天，庑门上下，穹碑森立(5)。从殿右上，有石窟倚而室之，曰会仙台。台中像群仙，环列无隙。余时欲跻危崖，登绝顶。

还过岳殿东，望两崖断处，中垂草莽者千尺。为登顶间道，遂解衣攀蹑而登。二里，出危崖上，仰眺绝顶，犹杰然天半，而满山短树蒙密，槎桠枯竹(6)，但能钩衣刺领，攀践辄断折，用力虽勤，若堕洪涛，汩汩不能出。余益鼓勇上，久之棘尽，始登其顶(7)。时日色澄丽，俯瞰山北，崩崖乱坠，杂树密翳。是山土山无树，石山则有；北向俱石，故树皆在北。浑源州城一方，即在山麓，北瞰隔山一重，苍茫无际；南惟龙泉，西惟五台，青青与此作伍；近则龙山西亘，支峰东连，若比肩连袂，下扼沙漠者。既而下西峰，寻前入峡危崖，俯瞰茫茫，不敢下。忽回首东顾，有一人飘摇于上，因复上其处问之，指东南松柏间。望而趋，乃上时寝宫后危崖顶。未几，果得径，南经松柏林。先从顶上望，松柏葱青，如蒜叶草茎，至此则合抱参天，虎风口之松柏，不啻百倍之也(8)。从崖隙直下，恰在寝宫之右，即飞石窟也，视余前上隘，中止隔崖一片耳。下山五里，由悬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浑源州西关外(9)。

【注释】

(1)锋：刀的刃端。锷(è)：刃旁。

(2)朔(shuò)方：北方。

(3)寝宫：宫即庙，寝宫即寝庙。古代的宗庙有庙和寝两部分，前殿称庙，后殿称寝，合称寝庙。

(4)真定府：治真定，即今河北正定。恒山：真定府恒山在真定府属曲阳县，即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又称河北恒山、常山、大茂山，明以前以此为五岳之一的北岳。传说最初北岳在今恒山，尧曾建岳庙于此，每年都巡视到这里。舜时，有一年行至今曲阳西北部，因大雪封山无法前进，忽然一块大石飞落地面，知是从恒山飞来，后来就把恒山迁到今曲阳，在那里另建岳庙。因此浑源恒山上留有飞石窟。

(5)穹(qióng)碑：很高的石碑。

(6)槎桠(chá yā)：枝柯歧出。

(7)始登其顶：恒山绝顶称天峰岭，海拔2017米。从北岳殿到绝顶有东西两条路，东路捷直，但小道绝险。霞客系从东路间道登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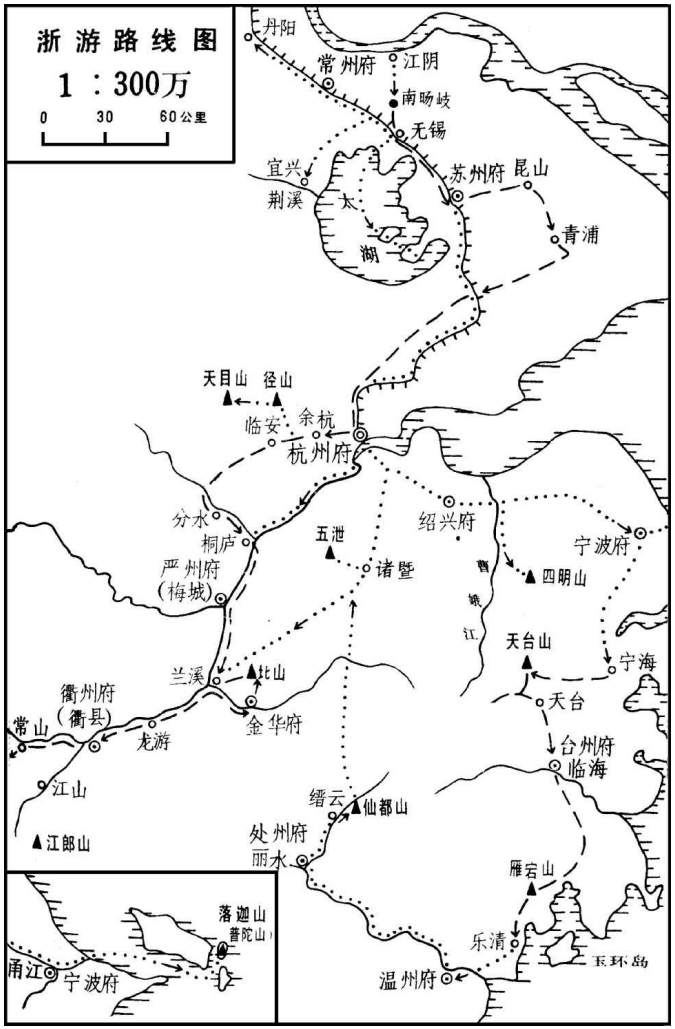
(8)不啻(chì)：不止。

(9)浑源州：隶大同府，即今山西浑源县。据《无锡日报》记者采访，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故老相传，徐霞客曾到过凉城。见该报记者2007年8月5日乌兰察布专电《徐霞客可能到过内蒙古大草原》(亦见刘川主编《壮行霞客路》，凤凰出版社2007年出版)。《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一》崇祯十年闰四月十八日载："盖山中三小珍：黄鼠、柿狐、竹豚，惟竹豚未尝。"黄鼠亦称地松鼠，为内蒙古等干旱草原地区特有的动物，味极鲜美，元朝皇帝的御宴都离不开。大概徐霞客正是在凉城品尝到黄鼠。徐霞客此行可能从浑源州北上到凉城，再返回北京。

【译文】

十一日　风把云雾吹得干干净净，澄碧的天空像洗过一样。拄着拐杖上登北岳，面向东方往上走，土质的山冈是些低缓的土阜，没有攀登的劳累。大体上山脉从龙泉关延伸而来，共有三重。唯有龙泉关这一重山势峭拔陡削，位置在内，而龙泉关以外反而是土质的山脊，地势平旷；五台山这一重虽然高大险峻，而骨状的岩石耸立挺拔，都分布在东底山一带山谷的出口处；山脉的第三重，自峡口进山以北，西面的终点是龙山的山顶，东面到恒山的南面，也都是把锋芒隐藏收敛起来，一到山的北面，就见座座山峰都很陡削，全部现出高峻的本来面目。一里后转向北，山中都有煤炭，不用深挖就能采到。又行一里，就见土石都是红色的，有像龙一样盘曲的松树分别竖立在道路旁，亭子名叫望仙亭。又行三里，就见崖石渐渐耸起，松树树荫像筛子一样投下影子，这里名叫虎风口。从这里起石头路曲曲折折，开始沿着山崖踏着峭壁往上走。三里，有座高大的牌坊叫做"朔方第一山"，牌坊内就是官署，厨房水井都齐备。从牌坊右边向东沿着石阶逐级上登，山崖半中腰是寝宫，寝宫北边是飞石窟，相传河北真定府的恒山是从这里飞去的。再上走，就是北岳殿了。上面背靠绝壁，下临官署，殿下的石阶直插云天，殿门两旁庑殿的上下，高大的石碑森林一样竖立着。从北岳殿右侧上走，有个石窟紧靠大殿被建成石室，称为会仙台。会仙台中有群仙的塑像，环绕排列着没有空隙。我此时

想要去攀登危崖，登上绝顶。返回来经过北岳殿的东边，望见两面山崖断开之处，中间垂下去一千尺，满是荒草丛莽。是登顶的便道，于是脱下外衣拉着踩着草丛往上登。行二里，出到危崖之上，抬头眺望绝顶，还高高地屹立在半空中，而满山都是低矮浓密的树丛，枝桠枯竹，只能钩住衣服刺痛脖子，一拉扯一踩上去就折断了，虽然勤奋地用力，好像坠入洪水波涛中，沉没在里面不能出来。我越发鼓足勇气上登，很久后荆棘完了，这才登上绝顶。此时天色澄澈明丽，俯瞰恒山的北面，崩塌的石崖杂乱地坠落在地上，纷杂的树林浓密地覆盖着。这里的山土山上没有树，石山上却有树；向北的一面全是石山，所以树木都生长在北面。浑源州城这一方向，就在山麓，向北俯瞰隔着一重山，苍茫一片，无边无际；南面唯有龙泉关，西面唯有五台山，一派青青的山色，与恒山为伴；近处则是龙山横亘在西面，支峰往东连绵而来，好像肩并肩、衣袖相连的样子，阻挡住山下的沙漠。继而走下西峰，寻找先前进峡时的危崖，俯身下瞰，茫茫一片，不敢下走。忽然间回头向东看去，有一个人神态飘逸地站在山上，因而又上登到那个地方向他问路，他指点在东南方的松柏树林间。望着那里赶过去，是上山时寝宫后面的危崖顶上。没多久，果然找到条小径，向南途经松柏林。先前我从危崖顶上望去，松柏葱翠青绿，像蒜叶草茎一样细小，来到这里却是要一人围抱的参天大树，超过虎风口的松柏，不止一百倍了。从山崖的缝隙中一直下走，恰好在寝宫的右侧，也就是飞石窟了，看看我先前上登时的狭窄险要的地方，中间只隔着一片崖石。下山五里，经由悬空寺的危崖下出来。又行十五里，来到浑源州城的西关外面。


浙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公里
丹阳
常州府
江阴
南旸岐
无锡
宜兴
荆溪
太
湖
苏州府
昆山
青浦
天目山
径山
临安
余杭
杭州府
分水
桐庐
严州府
(梅城)
五泄
诸暨
绍兴府
曹娥江
四明山
宁波府
天台山
宁海
天台
兰溪
北山
金华府
衢州府
(衢县)
常山
龙游
江山
江郎山
台州府
临海
缙云
仙都山
处州府
丽水
雁宕山
乐清
玉环岛
温州府
落迦山
普陀山
甬江
宁波府

浙游日记(1)

【题解】

崇祯九年(1636)，年届五十的徐霞客踏上旅途，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壮烈的一次“万里遐征”，同行者有静闻和尚，还有仆人顾行和王二。《浙游日记》就是记录他这次旅游和地理考察的最初一段路程的游记，包括南直隶和浙江省。

这段游程主要取水路。九月十九日，徐霞客乘醉放舟，行色壮豪。为了与徐仲昭、王孝先、王忠纫、陈含晖、陈继儒等友人晤别并筹备这次旅行，取“东迂之道”，途经无锡县、苏州府、昆山县(皆在今江苏省境)，又经青浦县到佘山(今皆属上海市)，“至是为西行之始”。以后进入浙江境，经西塘、王江泾、乌镇、连市、新市、塘栖等到杭州府。又西到余杭县弃舟步行，经临安县、新城县(今富阳市西境)，本想考察浙西山区的淳安等县。但王二逃走，霞客“不便于陆”，只得“仍就水道”，在唐家拱下舟，顺分水江东下，至桐庐县往南转溯富春江，又经严州府(今建德县)、兰溪县、金华府，转西经龙游县、衢州府，十月十六日抵常山县西境。

浙江省是徐霞客多次旅游过的地方，这次霞客虽为途经赶路，仍游兴甚浓。在杭州登宝石山巅，游飞来峰及灵隐寺附近诸名胜，在富阳游览了洞山，在金华畅游了北山诸洞，在兰溪又游了六洞山。沿途山清水秀、风光明丽的景色，在《徐霞客游记》中多有记述。

丙子九月十九日(2)　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欲候黄石斋先生一晤(3)，而石翁杳无音至；欲与仲昭兄把袂而别，而仲兄又不南来。昨晚趋晤仲昭兄于土渎庄。今日为出门计，适杜若叔至，饮至子夜，乘醉放舟。同行者为静闻师(4)。

【注释】

(1)《浙游日记》：《浙游日记》和《江右游日记》皆在乾隆刻本第二册上。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一册包括此两部分，但未分目，有提纲云："丙子九月十九日，自家起身。由锡邑、姑苏、昆山、青浦至浙江杭州。历余杭、临安、桐庐、金华、兰溪、西安、衢州、常山诸郡县，由是入江西。历玉山、广信、铅山、弋阳、安仁、金溪、建昌、新城、南丰、宜黄、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永新诸郡县，丁丑正月初十日至芳子树下止。吉安访张侯后裔。"

(2)丙子：崇祯九年(1636)。

(3)黄石斋(1585—1646)：即黄道周。字幼半、幼玄，号石斋，又号若斋、又螭，福建漳浦人。天启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进右中允。因上疏忤旨，先被斥为民，后又下狱。清兵入关，坚持反清斗争。先为南京福王政权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福王政权亡，又拥福建唐王政权，为武英殿大学士，自请带义兵九千余人，至婺源与清兵战，兵败被执杀于江宁。精天文历数，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人称石斋先生。霞客对石斋十分尊崇，曾多次亲访。

(4)静闻：江阴迎福寺僧，曾刺血写《法华经》，愿供于鸡足山。与霞客同游天台山的莲舟即为静闻之师。

【译文】

丙子年九月十九日　我很早就打算去西部游览，拖延了两年，老来病痛即将缠身，必定难以再次推迟。想等候黄石斋先生见一次面，可石斋翁杳无音信传来；想要与仲昭兄握手告别，可仲昭兄又不来南边。昨晚赶到土渎庄与仲昭兄会面。今天为出门做准备，恰好杜若叔来到，一同饮酒直到半夜，乘着醉意开船上路。同行的人是静闻禅师。

二十日　天未明，抵锡邑(1)。比晓，先令人知会王孝先，自往看王受时，已他出。即过看王忠纫，忠纫留酌至午，而孝先至，已而受时亦归。余已醉，复同孝先酌于受时处。孝先以顾东曙家书附橐中。时东曙为苍梧道(2)，其乃郎伯昌所寄也。饮至深夜，乃入舟。

【注释】

(1)锡邑(yì)：即无锡，明为县，与江阴同属常州府，即今江苏无锡市。邑，县的别称。

(2)苍梧道：此处和丁丑二月十二日作“苍梧道”，丁丑八月十五日作“郁林道”。此兵道以驻地命名。先驻郁林，故称郁林道；后迁苍梧，则称苍梧道。霞客亲至郁林，弄清了该道迁治更名的情况，在丁丑七月二十七日记中作了说明。

【译文】

二十日　天没亮，抵达无锡县城。到拂晓时，先派人去通报王孝先，自己前去看望王受时，他已经外出了。随即去看望王忠纫，王忠纫留我喝酒喝到中午，继而王孝先到了，不久王受时也回来了。我已经喝醉，又同王孝先在王受时那里喝酒。王孝先把顾东曙的家信放在行李中带去。这时候顾东曙在苍梧兵备道任职，这封家信是他的儿子顾伯昌寄给他的。酒喝到深夜，这才下到船中。

二十一日　入看孝先，复小酌。上午发舟，暮过虎丘(1)，泊于半塘。

【注释】

(1)虎丘：苏州市北郊的一座小山，为著名风景区，向称“吴中第一名胜”。那里原是春秋时吴国的行政中心，传说吴王阖闾生前曾在上面修建望海楼，死后亦葬于此山，剑池就是吴王的墓地和埋三千名剑殉葬的地方。山上还有纪念孙武的孙武子亭，阖闾试验干将名剑的试剑石等。山上高耸的虎丘塔，始建于959年，高54米，七级八面砖塔，为五代时期长江流域砖塔的代表作。

【译文】

二十一日　进城看望王孝先，又饮酒。上午开船，傍晚时经过虎丘，停泊在半塘。

二十二日　早为仲昭市竹椅于半塘(1)。午过看文文老乃郎，并买物阊门(2)。晚过葑门看含晖兄(3)。一见辄涕泪交颐(4)，不觉为之恻然。盖含晖遁迹吴门且十五年(5)，余与仲昭屡访之。虽播迁之余(6)，继以家荡子死，犹能风骚自遣；而兹则大异于前，以其孙之剥削无已，而继之以逆也。因复同小酌余舟，为余作与诸楚玙书(7)，诸为横州守。夜半乃别。

【注释】

(1)早：季抄本皆作“蚤”。下同。

(2)阊(chāng)门：在苏州旧城西面最北一道城门。

(3)葑(fēng)门：苏州旧城东面最南一道城门。

(4)颐(yí)：下巴。

(5)遁(dùn)迹：隐居。吴门：苏州的别称。

(6)播迁：流离迁徙。

(7)诸楚玙：丁丑八月十五日记作“诸楚馀”。

【译文】

二十二日　早上为仲昭兄在半塘买竹椅。中午去看望文文老的儿子，并在阊门购买物品。晚上经过葑门去看望含晖兄。一见面他就泪流满面，不禁为他感到很悲伤。含晖兄在苏州隐居将近十五年，我与仲昭兄多次去拜访过他。虽然在迁徙流离之后，随后又倾家荡产，儿子死了，仍然能够以诗文自我排遣；然而这一次却与从前大不一样，是因为他的孙子对他盘剥无度，而且又继之以忤逆不孝。于是又同他在我的船上饮酒，他为我写了给诸楚玙的信，诸楚玙任广西横州知州。半夜才分别。

二十三日　复至阊门取染□裱帖。上午发舟。七十里，晚至昆山(1)。又十余里，出内村，下青洋江，绝江而渡，泊于江东之小桥渡侧。

【注释】

(1)昆山：明为县，隶苏州府，即今江苏昆山市。

【译文】

二十三日　又到阊门去取染色绸缎裱糊的字帖。上午开船。行七十里，晚上到达昆山县城。又行船十多里，从内村出来，下行到青洋江，横渡到江对岸，停泊在江东岸的小桥渡侧边。

二十四日　五鼓行。二十里至绿葭浜(1)，天始明。午过青浦(2)。下午抵佘山北(3)，因与静闻登陆，取道山中之塔凹而南。先过一坏圃，则八年前中秋歌舞之地，所谓施子野之别墅也。是年，子野绣圃征歌甫就，眉公同余过访，极其妖艳。不三年，余同长卿过，复寻其胜，则人亡琴在，已有易主之感。已售兵郎王念生(4)。而今则断榭零垣，三顿而三改其观，沧桑之变如此。越塔凹，则寺已无门，惟大钟犹悬树间，而山南徐氏别墅亦已转属。因急趋眉公顽仙庐。眉公远望客至(5)，先趋避；询知余，复出，挽手入林，饮至深夜。余欲别，眉公欲为余作一书寄鸡足二僧，一号弘辨，一号安仁。强为少留，遂不发舟。

【注释】

(1)绿葭浜(bāng)：今仍称绿葭，在昆山市东南境，吴淞江北岸。浜，绝潢断港谓之浜。浜即小河沟，多用于地名。

(2)青浦：明为县，隶松江府，即今上海市青浦区。

(3)佘山：季抄本作“余山”，有误。今仍称佘山，在上海市松江区北隅。

(4)兵郎：即兵部侍郎，为兵部的副长官。

(5)眉公：即陈继儒，华亭人，比霞客大二十九岁。

【译文】

二十四日　五更时分出发。二十里后到达绿葭浜，天才亮。中午路过青浦县城。下午抵达佘山北面，于是与静闻登上岸，取道山中佛

塔下的凹地往南行。先经过一个荒废了的园圃，这就是八年前中秋时节演出歌舞的地方，是所谓的施子野的别墅了。那一年，施子野华丽的园圃刚刚建成，征聘了一些歌舞艺人，陈眉公和我一同去拜访他，景色极其妖艳。不到三年，我同长卿去探访，再去寻找园中的胜景，却是人不在琴还在，已经有换了主人的感觉。已卖给兵部侍郎王念生。然而今天却是台榭墙垣断缺零落，我三次在此停顿园圃三次改变了面貌，沧桑的变化如此之大。越过佛塔下的凹地，就见佛寺已经没有门，只有大钟仍然悬挂在树上，而且山南徐氏的别墅也已转换了主人。于是急忙赶到陈眉公的顽仙庐。陈眉公远远望见有客人来到，事先跑开躲避；问知是我，又走出来，挽着手进入树林中，饮酒饮到深夜。我想要告别，陈眉公想为我写一封信寄给鸡足山的两位僧人，一位法号叫弘辨，一位法号叫安仁。强逼我稍作停留，因此没有开船。

二十五日　清晨，眉公已为余作二僧书，且修以仪。复留早膳，为书王忠纫乃堂寿诗二纸(1)，又以红香米写经大士馈余。上午始行。盖前犹东迁之道，而至是为西行之始也。三里，过仁山。又西北三里，过天马山。又西三里，过横山。又西二里，过小昆山(2)。又西三里入泖湖(3)，绝流而西，掠泖寺而过。寺在中流，重台杰阁，方浮屠五层，辉映层波，亦泽国之一胜也。西入庆安桥，十里为章练塘(4)。其地为长洲南境(5)，亦万家之市也。又西十里为蒋家湾，已属嘉善(6)。贪晚行，为听蟹群舟所惊，亟入丁家宅而泊(7)。在嘉善北三十六里，即尚书改亭公之故里。

【注释】

(1)堂：即内堂，指母亲。

(2)“过仁山”数句：辰山、天马山、横山、小昆山，皆在今上海市松江区西北境，按顺序从北往西南排列。仁山，即辰山。

(3)泖(mǎo)湖：即今泖河，又称拦路港，为黄浦江上游。

(4)章练塘：今名同，亦作“练塘”，在青浦区南境。

(5)长洲：明时与吴县同为苏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6)嘉善：明为县，隶嘉兴府，即今浙江嘉善县。

(7)丁家宅：今作“丁宅”、“丁册”，在嘉善东北隅。

【译文】

二十五日　清晨，陈眉公已经为我写好给两位僧人的信，并且准备了路费送给我。又挽留我吃早餐，为王忠纫的母亲书写了两幅祝寿的诗帖，又把用红香米抄写的经文和观音大士像赠送给我。上午才行船。前边的路程还是向东绕道的路，然而到了此时才是去西部行程的开始了。行三里，经过仁山。又向西北三里，路过天马山。又向西三里，经过横山。又向西二里，路过小昆山。又向西三里进入泖湖，向西横渡江流，与泖寺擦肩而过。泖寺在水流中央，重重高大的亭台楼阁，五层高的方形佛塔，与层层波涛互相辉映，也是水乡泽国的一处胜景。向西驶入庆安桥，十里后是章练塘。此地是长洲县的南部辖境，也是个有万户人家的集市。又向西行船十里是蒋家湾，已属于嘉善县。贪图在夜间行船，被众多听蟹的小船惊扰，急忙驶入丁家宅停泊下来。在嘉善县城以北三十六里处，就是尚书改亭公的故乡。

二十六日　过二荡，十五里为西塘(1)，亦大镇也，天始明。西十里为下圩荡，又南过二荡，西五里为唐母村，始有桑。又西南十三里为王江泾(2)，其市愈盛。直西二十余里，出澜溪之中。西南十里为前马头，又十里为师姑桥(3)。又八里，日尚未薄崦嵫，而计程去乌镇尚二十里，戒于萑苻(4)，泊于十八里桥北之吴店村浜。其地属吴江(5)。

【注释】

(1)西塘：今名同，在嘉善北境。

(2)王江泾(jīng)：今名同，在嘉兴市秀洲区北隅，运河西岸。泾，沟渎，多用作地名。

(3)“出澜溪”三句：澜溪今作“烂溪塘”，为苏、浙二省界河；前马头，今作“钱码头”；师姑桥，今作“思古桥”。皆在嘉兴市秀洲区西北隅，澜溪岸边。霞客此段皆取澜溪水行。

(4)萑苻(huán fú)：原为水泽名，在古郑国境，盗贼经常在泽中抢人。后因称盗贼出没的地方为萑苻。

(5)吴江：明为县，隶苏州府，即今江苏吴江市。

【译文】

二十六日　驶过两个湖泊，十五里后是西塘，也是一个大镇子，天才亮。向西十里是下圩荡，又往南经过两个湖泊，向西五里是唐母村，开始有桑树。又往西南行船十三里是王江泾，这里的集市更加兴盛。一直向西二十多里，进入澜溪中。向西南十里是前马头，又行十里是师姑桥。又行八里，太阳还未逼近西山，但估计距离乌镇还有二十里，为防备盗贼，停泊在十八里桥北边吴店村的水边。此地属于吴江县。

二十七日　平明行，二十里抵乌镇(1)，入叩程尚甫。尚甫方游虎埠，两郎出晤。捐橐中资(2)，酬其昔年书价，遂行。西南十八里，连市(3)。又十八里，寒山桥(4)。又十八里，新市(5)。又十五里，曹村(6)，未晚而泊。

【注释】

(1)乌镇：今名同，在浙江桐乡市北隅。

(2)资：季抄本多作“赀”。钱财。下同。

(3)连市：今作“练市”，在湖州市南浔区南隅。

(4)寒山桥：今作“含山”，在湖州市南浔区南隅。

(5)新市：今名同，在德清县东北隅。

(6)曹村：为今召村，在德清县东境、韶村漾近旁。此段水程多在湖荡间穿行。

【译文】

二十七日　黎明出发，二十里后抵达乌镇，进镇子去叩拜程尚

甫。程尚甫正好去虎丘游览，他的两个儿子出来相见。我拿出衣袋中的钱，偿还前些年欠他家的书费，便上路了。向西南行船十八里，到连市。又行十八里，到寒山桥。又行十八里，到新市。又行十五里，到曹村，天还不晚就停泊下来。

二十八日　南行二十五里，至唐栖(1)，风甚利。五十里，入北新关。又七里，抵棕木场(2)，甫过午。令僮子入杭城(3)，往曹木上解元家，询黄石翁行旆，犹未北至。时木上亦往南雍(4)，无从讯。因作书舟中，投其家，为返舟，计此后行踪修阻，无便鸿也(5)。晚过昭庆，复宿于舟(6)。

【注释】

(1)唐栖：今作“塘栖”，在余杭区北隅。自此即取京杭运河到杭州。

(2)棕木场：今作“松木场”，在杭州城西北郊。

(3)杭城：即杭州府城，为浙江布政司治所，即今浙江杭州市。

(4)南雍：明朝南京国子监亦称南雍，言其为南京的辟雍。

(5)便鸿：指鸿雁传书的故事，即传递书信的方便条件。

(6)“南行”段：江南一带水网密布，水上交通十分方便，地名命名也独具特色。《读史方舆纪要》卷24吴江县太湖条下引《邑志》载：“湖中有一十八港，皆枢纽湖心，朝夕吞吐，利害最大……又有七十二漊，俱在湖南，自西而东，联比相属，以授于太湖。漊皆源于湖州、嘉兴境内，而经县之西南。旧皆深通，今可容舟辑者仅三四处，余浅狭不过寻丈。或曰渎，或曰浦，或曰泾，或曰洪，或曰港，或曰溪，或曰口。治田者各为坝堰，随宜开塞，以备旱潦。盖后人沿袭旧名，其故道湮塞久矣。”

【译文】

二十八日　往南行船二十五里，到达唐栖，风十分顺畅。行五十里，驶入北新关。又行七里，抵达棕木场，刚过中午。命令僮仆进杭州城，前往曹木上解元家，询问黄石斋翁的行踪，石斋翁还没从北方回来。此时曹木上也前往南京国子监去了，无从打听消息。因而在船

中写了封信，投递到他家，于是返回船中，估计从此之后我的行踪遥远，道路险阻，没有便利的通信条件了。晚上去昭庆寺，又住在船中。

二十九日　复作寄仲昭兄与陈木叔全公书(1)。静闻往游净慈、吴山(2)。是日复宿于舟。

【注释】

(1)陈木叔(1590—1646)：即陈函辉，字木叔，自号小寒山子，浙江临海人，崇祯七年进士，曾作靖江令。与霞客过往甚密。清兵入台州府，自缢于云峰山寺。

(2)净慈：寺庙，在西湖南岸南屏山麓。吴山：今名同，在杭州城南隅。

【译文】

二十九日　又写了寄给仲昭兄和陈木叔的信。静闻去游览净慈寺、吴山。这天还是住在船中。

三十日　早入城，市参寄归。午下舟，省行李之重者付归。余同静闻渡湖入涌金门(1)，市铜炊、竹筒诸行具。晚从朝天门趋昭庆(2)，浴而宿焉。是日复借湛融师银十两，以益游资。

【注释】

(1)涌金门：在西湖东岸，今杭州市涌金路西口。

(2)朝天门：南宋皇宫前御道上的门，在今杭州市中山路北段。昭庆：杭州旧寺庙，今不存。原址在西湖东北岸今少年宫。

【译文】

三十日　早上进城，买了人参寄回家中。下午下到船中，查看行李中有些重的东西托人带回家中。我同静闻渡过西湖进入涌金门，购买了铜炊锅、竹筒等旅行用具。晚上从朝天门赶到昭庆寺，沐浴后住

在寺里。这一天又向湛融法师借到十两银子，用来添补出游的费用。

十月初一日　晴爽殊甚，而西北风颇厉。余同静闻登宝石山巅(1)。巨石堆架者为落星石。西峰突石尤屼嵲，南望湖光江影，北眺皋亭、德清诸山(2)，东瞰杭城万灶，靡不历历。下山五里，过岳王坟(3)。十里至飞来峰(4)，饭于市，即入峰下诸洞。大约其峰自枫木岭东来，屏列灵隐之前，至此峰尽骨露；石皆嵌空玲珑，骈列三洞；洞俱透漏穿错，不作深杳之状。昔黥于杨髡之刊凿(5)，今苦于游丐之喧污；而是时独诸丐寂然，山间石爽，毫无声闻之溷，若山洗其骨，而天洗其容者。余遍历其下，复各扪其巅。洞顶灵石攒空，怪树搏影，跨坐其上，不减群玉山头也。其峰昔属灵隐(6)，今为张氏所有矣。下山涉涧，即为灵隐。有一老僧，拥衲默坐中台，仰受日精，久不一瞬。已入法轮殿，殿东新构罗汉殿，止得五百之半，其半尚待西构也。是日，独此寺丽妇两三群，接踵而至，流香转艳，与老僧之坐日忘空，同一奇遇矣。为徘徊久之。下午，由包园西登枫树岭，下至上天竺，出中、下二天竺(7)。复循下天竺后，西循后山，得“三生石”，不特骨态嶙峋，而肤色亦清润。度其处，正灵隐面屏之南麓也，自此东尽飞来，独擅灵秀矣。自下天竺五里，出毛家步渡湖(8)，日色已落西山，抵昭庆昏黑矣。

【注释】

(1)宝石山：在西湖北岸。山上的宝俶塔始建于五代吴越，今塔为1933年重建。

(2)德清：明为县，隶湖州府，即今德清县。

(3)岳王坟：即南宋爱国名将岳飞墓。1140年，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被狱卒草葬于钱塘门外的九曲丛祠。1162年始被孝宗敕葬于西湖西北岸栖霞岭下的今址。墓边有岳飞奏稿的碑刻，墓前有四个用生铁铸成的秦桧夫妇等人的跪像。

(4)飞来峰：飞来峰麓有三洞，即金光洞(又名青林洞、射旭洞)、龙泓洞(又名通天洞)、呼猿洞，加上山麓溪边的多处造像，保存至今有五代至元的

三百多尊造像，是杭州附近规模最大的造像群。

(5)杨髡(kūn)：据呼猿洞造像题记，即元代人连琏真加。他被授为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永福大师，凭借元世祖忽必烈的宠信，霸占良田，掠夺民财，盗掘陵墓，杀害平民，受人美女财物不计其数。1292年在呼猿洞造像三尊，题记说："端为祝延皇帝圣寿万岁，阔阔真妃寿龄绵远，甘木罗太子、帖木厄太子寿筭千秋，文武百官常居禄位，祈保自身世寿延长，福基永固，子孙昌盛，吉祥如意者。"髡，对和尚的鄙称。

(6)灵隐：灵隐寺，在飞来峰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为禅宗五山之一。至今保留有五代吴越时两座八面九层的石塔，北宋开宝二年(969)建的两座经幢。还有一尊释迦牟尼像，高19.6米，用二十四块香樟木雕成，气势雄伟。

(7)上天竺、中、下二天竺：今名同，从南往北，依次排列在灵隐寺南，有石板路可通，茂林修竹，环境幽静。

(8)毛家步：应即今茅家埠，在灵隐以东，西湖西岸。但距今湖岸已有一段距离。

【译文】

十月初一日　天气特别晴朗明亮，但西北风相当猛烈。我同静闻登上宝石山的山顶。巨石堆架在一起的地方是落星石。西面山峰上突起的岩石尤为高峻，向南远望湖光江波，向北眺望皋亭、德清县境内的群山，向东俯瞰杭州城内的万家烟火，无不历历在目。下山五里，路过岳王坟。十里后到达飞来峰，在集市中吃饭，随即进入飞来峰下的几个山洞。大约这座山峰自枫木岭向东延伸而来，屏风样排列在灵隐寺的前方，到了此地山峰全部露出骨头样的岩石；山石都是玲珑剔透的形状，并排排列着三个石洞；石洞全都通明透亮，交错贯穿，没有作出幽深杳渺的形状。从前被杨秃驴刊刻雕凿像脸上刺了黑字，如今苦于流浪的乞丐们的喧嚣污染；可唯独这时候乞丐们静悄悄的，山间的岩石很清爽，毫无混杂的声音传来，好像山用水洗过它的骨头，天洗过它的脸的样子。我游遍了飞来峰下的各处，各自又摸上峰顶。洞顶上灵异的岩石攒聚在空中，怪树的树影击打着，跨上峰顶坐在上面，不亚于在群玉山头了。这座山峰从前属于灵隐寺，今天是一个姓张的所有

了。下山涉过山涧，就是灵隐寺。有一个老和尚，裹着袈裟默默地坐在中间的平台上，仰面享受着阳光，很久不动一下眼睛。随后进入法轮殿，殿的东面新建有罗汉殿，只有五百罗汉的一半，其中的一半还要等在西面建殿了。这一天，唯独这座寺院中有两三群美丽的妇人，接踵而来，香艳流转，与老和尚坐在太阳底下忘记了时空，同样是一次奇遇了。为此徘徊了很久。下午，由包园的西边登上枫树岭，下山来到上天竺，从中、下两个天竺寺出来。又沿着下天竺的后面，往西沿着后山走，找到“三生石”，不仅石头的形态石骨嶙峋，而且石头的颜色也清丽润泽。我估计，此处正好在灵隐寺对面屏风样的山峰的南麓，从此地往东延伸，飞来峰是尽头，独占了灵异秀美的景色了。从下天竺前行五里，出到毛家步渡过西湖，太阳已落入西山，抵达昭庆寺时天已昏黑了。

初二日　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关。西十里，女儿桥(1)。又十里，老人铺。又五里，仓前(2)。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3)。访何孝廉朴庵，先一日已入杭城矣。

【注释】

(1)女儿桥：今名同，在余杭区南隅，余杭塘河北岸。

(2)仓前：今名同，在余杭区西境。

(3)余杭：明为县，隶杭州府，治今余杭区西境的余杭。为区别于余杭今治临平，其治所现称旧余杭。

【译文】

初二日　上午，从棕木场前行五里后走出观音关。向西十里，到女儿桥。又行十里，到老人铺。又行五里，到仓前。又行十里，住宿在余杭县城的溪流南岸。去拜访何朴庵孝廉，前一天他已进杭州府城去了。

初三日　自余杭南门桥得担夫，出西门，沿苕溪北岸行(1)。十

里，丁桥铺。又十里，渡马桥，则余杭、临安之界也。其北可达径山(2)。又二里为青山(3)，居市甚盛。溪山渐合，又有二尖峰屏峙。一名紫薇，一名大山。十五里，山势复开。至十锦亭，一路从亭北西去者，于潜、徽州道也(4)；从亭南西去者，即临安道也。从亭西南又一里，一石梁横跨溪上，曰长桥。越桥而南又一里，入临安东关(5)。出西关，土城甚低，县廨颓隘(6)。外为吕家巷，阛阓反差盛于城。又二里为皇潭(7)，其阛阓与吕家巷同。其西路分南北，北者亦于潜之道，南者新城道也。已而复循山向西南行，又八里为高坎(8)，始通排(9)。又三里，南入袅柳坞，复入山隘。五里为下圩桥(10)。由桥南溯溪西上，二里为全张，一村皆张氏之房也。走分水者，以新岭为间道，以全张为迂道。余闻新岭路隘而无托宿，遂宿于全张之白玉庵。僧意余，杭人也。闻余好游，深夜篝灯瀹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详。

【注释】

(1)苕溪：浙江北部有东苕溪、西苕溪、南苕溪。此处苕溪指今南苕溪。

(2)径山：在今余杭区西隅。《径山事状》载："山乃天目之东北峰，有径略通天目，故谓之径山。"海拔769米，有7峰，以凌霄峰最灵秀。产名茶。原有径山寺。

(3)青山：今名同，在临安市东隅，南苕溪南岸。

(4)于潜：明为县，隶杭州府，治今临安市中部的于潜镇。

(5)临安：明为县，隶杭州府，即今临安市。

(6)廨(xiè)：官署，官吏办事的地方。

(7)皇潭：今作横潭，在临安市区西郊。

(8)高坎：今名同，在临安市南境，公路旁。

(9)排：用竹木编排的简易筏子。

(10)下圩桥：今作"夏禹桥"，在临安市南境。

【译文】

初三日　在余杭县城的南门桥雇到挑夫，走出西门，沿着苕溪的

北岸走。十里，到丁桥铺。又行十里，到渡马桥，这是余杭县、临安县的分界处了。这里的北边可以到达径山。又行二里是青山，居民集市非常兴盛。溪流两旁的山渐渐合拢，又有两座尖峰屏风样对峙着。一座名叫紫薇峰，一座名叫大山。行十五里，山势又开阔起来。到达十锦亭，一条路从十锦亭北边向西去的，是通往于潜县、徽州府的路；从十锦亭南边向西去的，就是去临安县的路了。从十锦亭往西南又行一里，一座石桥横跨在溪流上，叫做长桥。过桥后向南又行一里，进入临安县城的东关。走出西关，土筑的城墙非常低矮，县衙门残破狭小。城外是吕家巷，街市反而比城中稍许繁盛一些。又行二里是皇潭，这里的街市与吕家巷相同。这里西去的路分为南北两条，北边的一条也是通往于潜县的路，南边的一条是去新城县的路了。继而又沿着山向西南行，又行八里是高坎，开始通木筏。又行三里，向南进入袅柳坞，又进入山隘口。五里是下圩桥。由桥南溯溪流向西上走，二里是全张，一个村子都是张氏的族人。去分水县的人，把从新岭走作为便道，把从全张走视为绕路走。我听说新岭道路狭窄而且没有投宿的地方，便投宿在全张的白玉庵中。僧人意余，是杭州人。听说我喜爱旅游，深夜挑灯煮茶，为我谈起他游历日本的事，非常详细。

初四日　鸡鸣作饭，昧爽西行。二里，过桥，折而南又六里，上干坞岭(1)。其岭甚坦夷，盖于潜之山西来过脉，东西皆崇山峻岭，独此峡中凹。过脊处止丈余，南北叠塍而下，皆成稻畦。北流至下圩桥，由青山入苕；南流至沙宕，由新城入浙(2)，不意平陀遂分两水。其山过东遂插天而起，曰五尖山。五尖之东北即新岭矣。循其西麓，又五里过唐家桥，则新城北界也。白石崖山障其南。遂循水西南行，五里为华龙桥(3)，有水自西坞来合。过桥，南越一小岭，二里至沙宕，前有一石梁跨涧，曰赵安桥，则入新城道也。由桥北西溯一涧，沿三九山北麓而入后叶坞(4)。“三九”之名，以东则从赵安桥南至朱村，北则从赵安桥西南至白粉墙，南则从白粉墙东南至朱村，三面皆九里也。由后叶坞九里至白粉墙，为三九山北来之脊。其脊亦甚坦夷，东流者由后叶出赵安桥，西流者由李王桥合朱村，此“三九”所以名山，亦以

水绕无余也。白粉墙之西二里，为罗村桥(5)，有水自北来，有路亦歧而北，则新城道也。循水南行里许，为钵盂桥，有水西自龙门龛来。龛有四仙传道岭，在桥西四里，乃于潜境。由桥北即转而东，里余复折而南。其地东为三九，西为洞山，环坞一区；东西皆石峰嶙峋，黑如点漆，丹枫黄杏，翠竹青松，间错如绣；水之透壁而下者，洗石如雪，今虽久旱无溜，而黑崖白峡，处处如悬匹练，心甚异之。二里，渡李王桥，遂至洞山之东麓。急置行李于吴氏先祠。令僮觅炊店，不得。有吴姓者二人至，一为余炊，一为赠烛游洞，余以鱼公书扇答之。洞山者，自龙门龛南迤逦东来，其石棱锐纹叠。东南山半开二洞，正瞰桥下。余遂同静闻西向蹑山。

【注释】

(1)干坞岭：今作“甘坞岭”，在临安市南隅。

(2)新城：明为县，隶杭州府，治所在今富阳市西境的新登，又称城阳，在松溪与葛溪汇口处。浙：即浙江，自古至明皆称浙江，明代又称钱塘江，为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浙江省因该水得名，亦简称浙。

(3)华龙桥：今作“化龙”，在临安市南隅的公路线上。

(4)后叶坞：今作“后源坞”，在富阳市西北隅。

(5)罗村桥：今作“罗宅桥”，在富阳市西北隅。

【译文】

初四日　鸡叫做饭，黎明就向西上路。二里，过桥后，折向南又行六里，登上干坞岭。这座岭十分平坦，大致上于潜县从西面延伸过来的山脉，东西两面都是崇山峻岭，唯独这条峡谷在中间凹下去。山脊延伸而过之处只有一丈多宽，南北两面的田地层层叠叠地向下去，全都开垦成稻田。北面的水流流到下圩桥，流经青山后汇入苕溪；南面的水流流到沙宕，流经新城县汇入浙江，想不到平缓的山冈竟然分开两面的水流。这条山脉延伸到东面就插入天空高高耸起，叫做五尖山。五尖山的东北方就是新岭了。沿着干坞岭的西麓，又行五里走过唐家

桥，就到新城县的北部境内了。白石崖山阻隔唐家桥的南面。于是顺着水流往西南行，五里后是华龙桥，有水流自西面的山坞中流来汇合。过桥后，往南越过一座小岭，二里后来到沙宕，村前有一座石桥跨在山涧上，叫赵安桥，那是进新城县城的路了。从桥的北边溯一条山涧，沿着三九山的北麓走，而后进入后叶坞。“三九”的得名，是因为东面从赵安桥往南到朱村，北面从赵安桥向西南到白粉墙，南面则是从白粉墙往东南到朱村，三面都是九里路。由后叶坞前行九里来到白粉墙，是三九山向北面延伸来的山脊。这条山脊也很平坦，向东流的水流由后叶坞流到赵安桥，往西流的水流流经李王桥与朱村的水流合流，这是“三九”之所以用来给山起名，也是因为水流环绕着它没有余地了。白粉墙的西边二里处，是罗村桥，有水流自北边流来，有条路也岔向北去，那是去新城县的路了。沿着水流往南行一里左右，是钵盂桥，有水流从西面的龙门龛流来。龙门龛有座四仙传道岭，在钵盂桥西面四里处，是于潜县的辖境。由桥北立即转向东，一里多后又折向南。此地东面是三九山，西面是洞山，环绕成一片山坞；东西两面都是嶙峋的石峰，黑色的山石如同染上了漆，红枫黄杏，翠竹青松，错杂在山间像锦绣；水流穿过石壁往下流，把石头冲洗得像雪一样白，现在虽然长期干旱没有流水，可黑色的山崖白色的峡谷，处处如同高悬的白色丝绢，心里对此感到非常奇异。行二里，渡过李王桥，于是来到洞山的东麓。急忙把行李放在吴家的祖先祠堂中。命令僮仆去找做饭的客店，没有找到。有两个姓吴的人过来，一个为我做饭，一个赠送蜡烛给我去游览岩洞，我用鱼公题词的扇子答谢他。洞山这地方，山脉自龙门龛南面向东逶迤延伸而来，山上的岩石棱角尖锐，纹理层叠。东南面的半山腰上开有两个洞口，正好俯瞰着桥下。我于是同静闻向西登山。

沿小涧而上，石皆峡蹲壑透，清流漱之，淙淙有声。涧两旁石片涌出田畦中，侧者成塍，突者成台，竹树透石而出，枝耸石上而不见其根，干压石巅而不见其窦。再上，忽一大石当涧而立，端方无倚，而纹细如波縠之旋风，最为灵异。再上，修竹中有新建睢阳庙，雪峰

之龛在焉。一名灵隐庵。庵后危壁倚空，叠屏耸翠，屏之南即明洞也。如轩斯启，其外五柱穿列，正如四明之分窗，但四明石色劣下，不能若此列柱连卷也。中有一柱，上不至檐，檐下亦垂一石，下不至柱，上下相对，所不接者不盈咫。柱旁有树高撑，至檐端辄逊而外曲，翠色拂岩而上，黑石得之益章(1)。再南即为幽洞。二洞并启，中间石壁，色轻红若桃花。洞口高悬，内若桥门之覆空，得呼声辄传响不绝，盖其内空峒无底也。廿丈之内(2)，忽一转而北，一转而南。北者为干洞，拾级而上，如登橉蹑阁(3)。三十丈后，又转而南，辟一小阁，颇觉幽异。南者为水洞，一转即仙田成畦，塍界层层，水满其中，不流不涸。人从塍上曲折而入，约廿丈，忽闻水声潺潺。透一小门而入，见一小溪自南来，至此破壑下坠，宛转无底，但闻其声。循溪而南，又过一峡。仍透小门而入，须从水中行，乃短衣去袜，溯水蹑流。又三十丈，中有石，俱倒垂若莲花，下卷若象鼻者，平沙隘门，忽束忽敞。正如荆溪白鹤洞(4)，而白鹤潜伏山麓，得水为易，此洞高辟山巅，兼水尤奇耳。再入，则石洞既尽，汇水一方，水不甚深，又不知汇者何来，坠者何去也。及出洞，半日之间，已若隔世(5)。

【注释】

(1)益章：愈加显著。章，同“彰”。

(2)廿(niàn)：二十。

(3)橉(lìn)：门槛。

(4)荆溪：今名同，在江苏省南部，从西向东经过宜兴，流入太湖。人们亦以荆溪作宜兴的别称。

(5)洞山在今富阳市西北隅万市镇与桐庐县接壤的偏僻山区。1998年10月，浙江省徐学专家曾赴洞山考察，发现明洞和幽洞的地理地质现象，与《徐霞客游记》所载完全吻合，规模宏大的仙田和石柱、象鼻等景观保存完好。洞外的睢阳庙已毁。见陈良富《徐屐过洞山》(载《徐霞客研究》第27辑，地质出版社2013年出版)。

【译文】

沿着一条小山涧往上走，岩石都蹲在峡谷中布满壑谷，清流冲刷着岩石，发出淙淙的水声。山涧两旁石片从田畦中涌出来，侧立的成了田埂，突立的成为平台，竹子树木钻出岩石长出来，枝叶耸立在岩石上却不见树根，树干压在岩石顶上却不见岩石上有洞。再上走，忽然一块大石头立在山涧中央，端端正正没有倚靠，而纹理细腻如旋风吹皱水波纹，最为灵妙奇异。再上走，修长的竹丛中有座新建的睢阳庙，雪峰和尚的墓塔在庙中。另一个名字叫灵隐庵。庵后高险的石壁背靠着天空，像层叠的屏风，翠色高耸，屏风的南边就是明洞了。洞口如轩廊一样敞开着，洞口外边有五根石柱排列着，正如四明山分列的窗口，但是四明山的石头颜色低劣，不能像这里成列的石柱上下呈弧形相连。中间有一根石柱，上边不到洞檐，洞檐下边也垂下一块岩石，下边不到石柱顶端，上下相对，没有连接的空隙不到一尺。石柱旁边有棵树，高高撑开树冠，到达洞檐下端就退让开，向洞外弯曲，葱翠的树色拂拭着岩洞上方，黑色的石崖得到绿色的映衬愈加显眼。再往南就是幽洞。两个洞并排敞开，中间的石壁，颜色是淡红色，好像桃花。洞口高悬着，里面如同桥洞一样下覆中空，一有呼叫声就不停地传来回响，大概洞内是空荡荡的没有底。进洞二十丈之内，忽然一下子转向北，一下子转向南。北边的洞是旱洞，沿着石阶往上走，像踏着门槛登上楼阁。三十丈以后，又转向南，辟开一处小楼阁，觉得很是幽静奇异。南边的洞是水洞，一转进去就是畦田样的仙田，田塍一层层的，水贮满其中，不流动也不干涸。人从田埂上曲曲折折地进去，大约有二十丈，忽然听见有潺潺的水声。钻过一道小洞口进去，只见一条小溪自南边流来，流到此处破开壑谷坠落下去，弯弯转转没有底，只是听得见水声。沿着溪流往南走，又穿过一条峡谷。仍然钻过小洞口进去，必须从水中走，只好穿着短衣脱去袜子，蹚着水逆流而行。又前行三十丈，洞中有岩石，都倒垂着像莲花，下边卷起好像象鼻的样子，平坦的沙地，狭窄的洞口，忽而紧束忽而宽敞。正如荆溪的白鹤洞，但白鹤洞潜伏在山麓，有水很容易，这个洞高高敞开在

山顶上，同时却有水，尤为奇异了。再深入，就见石洞完后，汇积着一塘水，水不怎么深，又不知道这水是从何处汇积而来，是坠落到哪里流出去的了。等到出洞时，半天的时间之中，已好像是隔了一世。

下山，饭于吴祠。乃溯南来之溪，二里至太平桥。桥西为高氏，桥东为吴氏，亦李王桥之吴氏之派也，亦有先祠甚宏畅。时日色甚高，因担夫家近，欲归宿，托言马岭无宿店，遂止祠中。是日行仅三十五里，而所游二洞，以无意得之，岂不幸哉！是晚风吼云屯，达旦而止。

【译文】

下山，在吴家祠堂吃饭。于是溯南面流来的溪水，二里后来到太平桥。桥西是高姓，桥东是吴姓，也是李王桥的吴姓的分支，也有祖先祠堂，十分宏伟宽敞。这时日头还很高，因为挑夫家离这里近，想要回家住宿，借口说马岭没有住宿的客店，便停在了祠堂中。这一天仅走了三十五里路，可我游览了两个山洞，在无意间得到这两个山洞，难道不算幸运吗！这天晚上风吼云集，直到天明才停止。

初五日　鸡再鸣，令僮起炊。炊熟而归宿之担夫至，长随夫王二已逃矣。饭后又转觅一夫，久之后行。南二里，上马岭，约里许达其巅。岭以北属新城，水亦出新城。岭南则属于潜，县在其西北五十里，水由应渚埠出分水县。下马岭，南二里为内楮村坞，又一里为外楮村坞，从此而南，家家以楮为业(1)。随山坞西南七里，过兑口桥，岐分南北，北达于潜可四十里，南抵应渚埠十八里。兑口之水北自于潜，马岭之水东来，合而南去，路亦随之。八里，过板桥。桥下水自西坞来，与前水合，溯水西走，路可达于潜及昌化。又南五里为保安坪(2)。又一里为玉涧桥，桥甚新整，居市亦盛，又名排石。山始大开。又东二里，止于唐家拱。其地在应渚埠北二里(3)，原无市肆，担夫以应埠之舟下桐庐者，必北曲而经此，遂止于溪畔。久之得桐庐舟。盖应渚埠为于潜南界，溪之南即隶分水，于潜之水北经玉涧桥，昌化之水西

自麻汊埠(4)，俱会于应渚，而水势始大。顾玉涧桥而上，已不胜舟，麻汊埠而上，小舟直抵昌化，于潜水固不敌昌化也。时日已中，无肆觅米，欲觅之应埠，而舟不能待，遂趁之行。下舟东南行十里，为分水县(5)。县在溪之西。分水原止一水东南去，其西虽山势豁达，惟陆路八十里达于淳安(6)。余初欲从之行，为王奴遁去，不便于陆，仍就水道，反向东南行矣。去分水东南二十里为头铺。又十里为焦山，居市颇盛。已暮，不能买米，借舟人余米而炊。舟子顺流夜桨，五十里，旧县(7)，夜过半矣。

【注释】

(1)楮(chǔ)：原为“构树”。树高大，叶似桑，多涩毛，皮可制纸，故纸亦称楮。

(2)保安坪：今仍作“保安”，在桐庐县北隅。

(3)应渚埠：文中又省称“应渚”、“应埠”。今作“印渚”，在桐庐县北隅。

(4)昌化：明为县，隶杭州府。今仍名昌化，在临安市西境。麻汊埠：今作麻车埠，在临安市南隅。于潜之水称紫溪；昌化之水称柳溪，今称天目溪。

(5)分水县：隶严州府，治所在今桐庐县北境，分水江西岸的分水镇。

(6)淳安：明为县，隶严州府，治所在今淳安县治排岭稍西北。

(7)旧县：今名同，在桐庐县城稍西，分水江西岸转折处。唐贞观二十年(646)至开元二十六年(738)为桐庐县治，因名。

【译文】

初五日　鸡叫第二遍，命令僮仆起床做饭。饭熟后回家住宿的挑夫到了，长期跟随我的挑夫王二已经逃走了。饭后又辗转找到一个挑夫，很久之后才上路。向南二里，上登马岭，大约一里左右到达马岭岭头。马岭以北属于新城县，水流也流到新城县。马岭南面则属于于潜县，县城在马岭西北五十里，水流经由应渚埠流到分水县。下了马岭，往南行二里是内楮村坞，又行一里是外楮村坞，从此地往南走，

家家都是以用楮树皮造纸为生。顺着山坞往西南行七里，越过兑口桥，分为南北两条岔路，北边的到达于潜县城大约四十里，南边的抵达应渚埠有十八里。兑口桥下的水来自北面的于潜县，马岭的水从东边流来，合流后往南流去，道路也顺着水流走。八里，走过板桥。桥下的水从西面的山坞中流来，与前边这条水流汇合，溯水流向西走，道路可以通到于潜县和昌化县。又向南五里是保安坪。又行一里是玉涧桥，桥很新很整齐，居民集市也很兴盛，此地又叫做排石。山势开始变得非常开阔。又向东二里，停在唐家拱。此地在应渚埠以北二里处，原本没要集市店铺，挑夫认为应渚埠有下到桐庐县的船，必定要向北绕道经过此地，于是停在了溪流旁。很久后找到了去桐庐县的船。原来应渚埠是于潜县的南境，溪流的南岸就隶属于分水县，于潜县的水流往北流经玉涧桥，昌化县的水流来自西面的麻汊埠，都在应渚埠交汇，而且水势开始变大。不过，玉涧桥以上，已经不能行船，麻汊埠以上，小船可以直接抵达昌化县城，于潜县流来的水流当然不及昌化县流来的大。此时时间已到中午，没有店铺买米，想到应埠去找店铺，可船不能等待，只好上船走。下到船中往东南行船十里，到分水县城。县城在溪流的西岸。分水县原本只有一条水流向东南流去，县城西面虽然山势开阔，只有陆路，八十里后到达淳安县。我最初想从这条路走，因为姓王的奴仆逃走了，不方便走陆路，依然走水路，反而向着东南方走了。离开分水县城往东南二十里是头铺。又行十里是焦山，居民集市相当兴盛。已经天晚，不能买米，向船夫借来多余的米做饭吃。船夫乘着夜色顺流操桨，前行五十里，到旧县，已经过了半夜了。

初六日　鸡再鸣，鼓舟，晓出浙江，已桐庐城下矣(1)。令僮子起买米。仍附其舟，十五里至滩上。米舟百艘，皆泊而待剥，余舟遂停。亟索饭，饭毕得一舟，别附而去，时已上午。又二里，过清私口。又三里，入七里泷(2)。东北风甚利，偶假寐，已过严矶(3)。四十里，乌石关。又十里，止于(严州府)东关之逆旅(4)。

【注释】

(1)桐庐：明为县，隶严州府，即今桐庐县。自印渚埠至桐庐，所行水道明代称桐溪，即今分水江。

(2)七里泷(lóng)：乾隆本缺载。泷，季抄本作“笼”，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浙江省》改。泷，湍急的河流称泷。七里泷在今桐庐县和建德市境，从严矶(即严子陵钓台)到乌石关(即今梅城乌石滩)。是富春江风景最优美的一段。两岸群山夹峙，江面狭窄，滩多水急，舟楫需候风始溯行。东风一起，千帆竞发，长滩瞬间即过，仿佛仅有七里；无风则靠人工拉纤，仿佛七十里之遥，故有“有风七里，无风七十里”之说。俗称“七里泷”，又称七里滩、七里濑。1968年建富春江水电站，变成了平静的长湖，称富春江水库。

(3)严矶：即严子陵钓台。相传东汉名士严光(字子陵)隐居耕钓于此。在今桐庐县南隅的富春山上。山腰有两座磐石隔江屹立，称东、西钓台，建有石坊、石亭等。

(4)止于东关之逆旅：季抄本如此，有脱漏，应为严州府东关。明代严州府治建德，在今建德市东境的梅城，即新安江与兰江汇口处。

【译文】

初六日　鸡叫第二遍，开船，拂晓时来到浙江上，已经在桐庐县城下了。命令僮仆起床去买米。仍然搭载这条船，十五里后到滩上。运米的船只上百艘，都停泊着等待转运，我坐的船便停泊下来。急忙找饭吃，饭吃完后找到一条船，搭上别的船离去，此时已是上午。又行二里，经过清私口。又行三里，进入七里泷。东北风非常利于行船，我偶尔打了一下瞌睡，已经过了严矶。四十里，到乌石关。又行十里，停在严州府城东关的旅店中。

初七日　雾漫不辨咫尺，舟人饭而后行，上午复霁。七十里，至香头已暮。香头，山北之大村落也，张、叶诸姓，簪缨颇盛(1)。月明风利，二十里，泊于兰溪(2)。

【注释】

(1)簪(zān)：古人用来别住发髻或把冠连在头发上的长针。缨(yīng)：古人帽子上系在颔下的带子。二者都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旧因以为做官者的代称。

(2)兰溪：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兰溪市。

【译文】

初七日　大雾弥漫，咫尺之间分辨不出东西，船夫吃饭后开船，上午又晴开。行七十里，到达香头时已是傍晚。香头，是山北面的一个大村落，有张、叶等姓的居民，做官的人很多。月明风顺，又行二十里，停泊在兰溪县城。

初八日　早登浮桥，桥内外诸舡鳞次(1)，以勤王师自衢将至，封桥聚舟，不听上下也。遂以行囊令顾仆守之南门旅肆中，余与静闻俱为金华三洞游(2)。盖金华之山，横峙东西，郡城在其阳，浦江在其北(3)，西垂尽处则为兰溪，东则义乌也(4)。婺水东南从永康经郡之南门(5)，而西北抵兰溪与衢江合(6)。余初欲陆行，见溪中有舟溯流而东，遂附之。水流沙岸中，四山俱远，丹枫疏密，斗锦裁霞，映叠尤异。然北山突兀天表，若负扆然，而背之东南行。问："三洞何在？"则曰："在北。"问："郡城何在？"则曰："在南。"始悟三洞不必至郡，若陆行半日，便可从中道而入，而时已从舟，无及矣。四十五里至小溪，已暮，月色如洗。又十五里登陆，投宿下马头之旅肆，以深夜闭门不纳。遇一王姓者，号敬川，高桥埠人。将乘月归，见客无投宿处，因引至金华西门外，同宿于逆旅。

【注释】

(1)舡(chuán)：船。

(2)金华三洞：金华北面有北山，亦称金华山，海拔1310米。上有东玉壶、西玉壶两大水源，从山顶分流下注。北山为金华附近著名风景区，以双龙洞、冰壶洞、朝真洞最著，向称"金华三洞"。还有讲堂洞(白衣洞)、智者寺、鹿田寺等胜迹。今已辟有公路可达。

(3)浦江：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浦江县。

(4)义乌：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义乌市。

(5)婺(wù)水：明代又称南溪、永康溪。今永康至金华段称武义水，金华至兰溪段称金华江。永康：明为县，隶金华府，即今永康市。

(6)衢江：明代又称信安江，即今衢江。

【译文】

初八日　早上登上浮桥，浮桥内外众多的船只鳞次栉比，是因为救援朝廷的军队从衢州府即将来到，封锁了浮桥，船只聚集在一起，不许上下通行。于是命令顾仆在南门的旅店中看守行李，我与静闻一起去游览金华山的三洞。金华府的金华山，东西横向耸峙着，金华府城在山的南面，浦江县城在山的北面，向西下垂的尽头处就是兰溪县城，东面便是义乌县了。婺水从东南方的永康县流经府城的南门，而后往西北流到兰溪县与衢江合流。我起初想走陆路，看见溪流中有船逆流往东去，便搭乘了这艘船。溪水流淌在沙质的堤岸中间，四面的山都远远的，红色的枫叶疏密有致，与锦绣比美，又像用彩霞裁剪的，层层叠叠掩映着，尤其奇异。然而北面的山高耸在天外，好像天子背靠的屏风一样，而船背对着山往东南行。问船夫："三洞在哪里？"只是回答："在北边。"又问："府城在何处？"却回答："在南面。"这才明白去三洞不必到府城，如果从陆路走半天，便可以从半路上进山，可是此时已经在船上，来不及了。四十五里后到小溪，已经天晚，月光如水洗过一样。又行十五里后登上岸，到下马头的旅店中投宿，因为是深夜旅店闭门不接纳。遇上一个姓王的人，他的别号叫敬川，是高桥埠人。即将乘着月色回家，看见客人没有投宿的地方，因而带领我们来到金华府城的西门外，一同住在旅店中。

初九日　早起，天色如洗，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1)。县前如水，盖县君初物故也(2)。为歙人项人龙，辛未进士。五日之内，与父与子三人俱死于痢。又东上苏坊岭，岭颇平，阑阛夹之。东下为四牌坊，自苏坊至此，街肆颇盛，南去即郡治矣。与王敬川同入歙人面肆

(3)，面甚佳，因一人兼两人馔。

【注释】

(1)与王敬川同入兰溪西门，即过县前：此应即上一日的“西门外”宿处，但不是兰溪县西门。乾隆本、“四库”本上一日记：“抵金华西门外”，此即金华西门。因出此门往西北即可到达兰溪县城，故俗称兰溪门或兰溪西门。金华，明置为府，附郭县亦称金华，此“县”即指金华县。

(2)物故：亡故，死亡。物，即殁，音“没”。

(3)歙：即歙(shè)县，徽州府附郭县，今安徽歙县。

【译文】

初九日　早晨起床，天色像水洗过一样，与王敬川一同进入兰溪西门，随即经过金华县衙门前。县衙门前人流如水流，原来是县官刚去世的缘故。县官是歙县人项人龙，是辛未年(1631)的进士。五天之内，与他的父亲、儿子三人都死于痢疾。又往东登上苏坊岭，苏坊岭相当平缓，街市夹住道路两边。往东下走是四牌坊，自苏坊岭来到此地，街市店铺很繁盛，往南去就是府城了。与王敬川一同进入歙县人开的面馆，面做得很好，因而一个人吃了两个人的分量。

仍出西门，即循城西北行，王犹依依，久之乃别。遂有冈陇高下，十里至罗店(1)。问三洞何在，则曰西；见尖峰前倚，则在东。因执土人详询之，曰：“北山之半为鹿田寺。其东下之脉，南峙为芙蓉峰，即尖峰也，为郡龙之所由；萃其西下之脉，南结为三洞，三洞之西即兰溪界矣。”时欲由三洞返兰溪，恐东有余胜，遂望芙蓉而趋。自罗店东北五里，得智者寺。寺在芙蓉峰之西，乃北山南麓之首刹也，今已凋落。而殿中犹有一碑，乃宋陆务观为智者大师重建兹寺所撰(2)，而字即其手书。碑阴又镌务观与智者手牍数篇。碑楷牍行，俱有风致，恨无拓工，不能得一通为快。寺东又有芙蓉庵，有路可登芙蓉峰。余以峰虽尖圆，高不及北山之半，遂舍之。仍由智者寺西北登岭，升陟峰坞，五里得清景庵(3)。庵僧道修留饭，复引余由北坞登杨

家山。山为北山南下之第二层，再下则芙蓉为第三层矣。绕其西，从两山夹中北透而上，东为杨家山，有居民数十家；西为白望山，为仙人望白鹿处。约共七里，则北山上倚于后，杨家山排列于前，中开平坞，巨石铺突，有因累级为台者，种竹列舍，为朱开府之山庄也。朱名大典。其东北石累累愈多，大者如狮象，小者如鹿豕，俱蹲伏平莽中，是为石浪，即初平叱石成羊处(4)，岂今复化为石耶？石上即为鹿田寺，寺以玉女驱鹿耕田得名。殿前有石形似者，名驯鹿石。此寺其来已久，后为诸宦所蚕食，而郡公张朝瑞海州人(5)，创殿存羊，屠赤水有《游纪》刻其间。余至已下午，问斗鸡岩在其东，即同静闻二里东过山桥。山桥东下一里，两峰横夹，涧出其中，峰石皆片片排空赴涧，形若鸡冠怒起，溪流奔跃其下，亦一胜矣。由岩东下数里，为赤松宫，乃郡城东门所入之道，盖芙蓉峰之东坑也。

【注释】

(1)罗店：今名同，又作“罗甸”，在金华市区北隅，金华至兰溪的公路旁。

(2)陆务观(1125—1210)：即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今浙江绍兴)。担任过川陕安抚使王炎的幕府，一生坚持抗金。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3)清景庵：乾隆本、“四库”本作“清隐庵”。

(4)“即初平”句：相传有兰溪人黄初平，十五岁时上山放羊，遇道士引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不回家。其兄初起上山找到他，问：“羊在哪里?”初平回答：“近在山东。”看时只见白石累累。初平叱喊：“羊起!”石皆变成羊群。因此，凡形如羊的石头俗称“叱石”。《粤西游日记四》戊寅年三月十一日亦有关于叱石的描述。

(5)海州：隶淮安府，治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的海州区。

【译文】

仍旧走出西门，立即沿着城墙往西北行，王敬川依旧依依不舍的，很久后才分别。于是有高高低低的山冈土陇，十里后来到罗店。

打听三洞在哪里，只是说在西面；看见一座尖峰斜靠在前方，却是在东面。于是拉住一个当地人详细询问情况，他说：“北山的半山腰上是鹿田寺。北山向东下延的山脉，耸峙在南面成为芙蓉峰，就是那座尖峰了，是府中的龙脉经由的地方；北山往西下延的山脉聚在一起，在南面盘结为三洞，三洞的西面就是兰溪县的辖境了。”此时想经由三洞返回兰溪县，又担心东面有其他胜景，便望着芙蓉峰赶过去。从罗店往东北行五里，见到智者寺。寺院在芙蓉峰的西面，是北山南麓的一座最重要的佛寺，如今已经衰败冷落。可大殿中还有一块石碑，是宋代陆游为智者大师重建这座寺院撰写的碑记，而且碑上的字就是陆游亲笔手书。石碑的背面还刻有几篇陆游亲手写给智者大师的书信。碑文是楷书，书信是行书，都很有风骨和韵味，遗憾没有拓碑的工匠，不能得到一幅碑帖以为快事。智者寺东边又有一座芙蓉庵，有路可以上登芙蓉峰。我认为芙蓉峰虽然又尖又圆，但高处还不到北山的半山腰，便放弃了它。仍然由智者寺向西北登岭，爬升在山峰和山坞间，五里后到清景庵。庵中的僧人道修留我吃饭，还带领我经由北面的山坞登上杨家山。杨家山是北山往南下延的第二层山峰，再往下延伸就是芙蓉峰，是第三层了。绕到杨家山的西面，从两座山的夹缝中向北穿越上去，东面是杨家山，有几十家居民；西面是白望山，是仙人望白鹿的地方。大约共行七里，就见北山高高在上斜靠在后面，杨家山排列在前方，中间敞开平旷的山坞，突立的巨石铺满山坞中，有人就着巨石垒砌台阶开辟为平台，种有竹子和成排的房屋，这是朱开府的山庄了。朱开府名叫朱大典。山庄的东北边累累的巨石更多，大的如狮子、大象，小的像鹿或像猪，都蹲伏在平旷的草莽中，这是石浪，就是魏晋时黄初平叱石成羊的地方，莫非今天羊群又变成了石头吗？石浪的上面就是鹿田寺，寺院是因为玉女驱赶马鹿在这里耕田而得到的名字。大殿前边有块形态像马鹿的岩石，名叫驯鹿石。这座寺院由来已久，后来被众宦官所蚕食，而后知府张朝瑞是海州人创建了殿宇，把石羊群保存了下来，屠赤水有一篇《游记》镌刻在大殿中。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问知斗鸡岩在寺东，立即同静闻向东二里走过山桥。从山桥往东下行一里，两座山峰横夹着，山涧从两山之中流出去，山峰上的

岩石全是一片片的，排在空中向山涧奔赴而来，形态好像发怒竖起的鸡冠，溪流奔跃在这些岩石下方，也是一处胜景了。由斗鸡岩往东下走几里，是赤松宫，是进入府城东门的道路，大概是在芙蓉峰东面的坑谷中了。

斗鸡岩上有樵者赵姓居之，指北山之巅有棋盘石，石后有西玉壶水从石下注，旱时取以为雩祝(1)，极著灵验。时日已下舂，与静闻亟从蓁莽中攀援而上(2)。上久之，忽闻呼声，盖赵樵见余误而西，复指东从积莽中行。约直蹑者二里，始至石畔。石前有平台，后耸叠块，中列室一楹，塑仙像于中，即此山之主。像后石室下有水一盆，盖即雩祝之水也。然其上尚有涧，泠泠从山顶而下。时日已欲堕，因溯流再跻，则石峡如门，水从中出，门上更得平壑，则所称西玉壶矣。闻其东尚有东玉壶，皆山头出水之壑。西玉壶之水，南下者由棋盘石而潜溢于三洞，北下者从里水源而出兰溪之北；东玉壶之水，南下者由赤松宫而出金华，东下者出义乌，北下者出浦江，盖亦一郡分流之脊云。玉壶昔又名盘泉，分耸于上者，今又称为三望尖，文之者为金星峰，总之所谓北山也。甫至峰头，适当落日沉渊，其下恰有水光一片承之，滉漾不定，想即衢江西来一曲，正当其处也。夕阳已坠，皓魄继辉(3)，万籁尽收，一碧如洗，真是濯骨玉壶，觉我两人形影俱异，回念下界碌碌，谁复知此清光！即有登楼舒啸，酾酒临江(4)，其视余辈独蹑万山之巅，径穷路绝，迥然尘界之表，不啻霄壤矣。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而况寂然不动，与太虚同游也耶(5)！

【注释】

(1)雩(yú)祝：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

(2)蓁(zhēn)：通“榛”，荆棘。攀：季抄本多作“扳”，据乾隆本改。下同。

(3)皓魄(hào pò)：明月。魄，月始生或将灭时的微光。

(4)酾(shī)酒：斟酒。

(5)太虚：太空，高天。

【译文】

斗鸡岩上有个姓赵的樵夫居住在这里，指点我，北山的山顶有处棋盘石，棋盘石后面有西玉壶水从岩石上向下流淌，天旱时取水来祭祀求雨，极为显著灵验。这时太阳已西下，与静闻急忙从荆棘丛莽中攀登而上。上登了很久，忽然听见呼叫声，原来是姓赵的樵夫见我错误地向西走去，又来指引我向东从堆积的草丛中走。大约一直上登了二里路，才来到棋盘石旁边。棋盘石前边有个平台，后面高耸着层叠的石块，中间有一间屋子，屋中塑有神仙像，就是这座山的山神。塑像后面的石室下有一盆水，大概就是祭祀求雨用的水了。然而石室上面还有条山涧，水质清澈地从山顶哗哗流淌下来。此时夕阳已要落入西山，因而溯流再往上登，就见石峡像门一样，水从石门中流出来，石门上边又有平缓的壑谷。原来这就是所说的西玉壶了。听说它的东面还有个东玉壶，都是山头上出水的壑谷。西玉壶的水，往南下流的经由棋盘石潜入地中后在三洞溢出来，向北下流的从里水源流出去，流到兰溪县的北部；东玉壶的水，往南下流的经由赤松宫后流到金华县，向东下流的流到义乌县，向北下流的流到浦江县，原来此处也是全府水流分流的山脊了。玉壶从前又叫盘泉，分别耸立在上面的山峰，今天又称为三望尖，文雅的称呼是金星峰，总起来就是所谓的北山了。刚到达峰头，适逢落日沉入深渊，山下恰好有一片水光承接着余晖，波光荡漾不定，猜想那就是衢江从西面流来的一个水湾，正好位于夕阳西照之处了。夕阳已西坠，明月继续照耀，万籁俱静，一片碧空如洗，真是洗涤身心的玉壶，觉得我们两人形体和身影虽然都不同，回想下面忙忙碌碌的人世间，谁又知道有如此清朗的月光！即便有人登上高楼放声吟咏，临江举杯，他们比起我们这班人，独自登上万山之顶，道路断绝，迥然超越于尘世之外，不亚于是天壤之别了！即便是山中的精灵怪兽成群来捉弄我，也不足以畏惧，何况它们都静悄悄的没有动静，我正好可以与太空一同遨游了啊！

徘徊久之，仍下二里，至盘石。又从莽棘中下二里，至斗鸡岩。

赵樵闻声，启户而出，亦以为居山以来所未有也。复西上一里至山桥，又西二里至鹿田寺。僧瑞峰、从闻以余辈久不至，方分路遥呼，声震山谷。入寺，浴而就卧。

【译文】

徘徊了很长时间，仍然下行二里，来到棋盘石。又从荒草荆棘中下走二里，到达斗鸡岩。姓赵的樵夫听见声音，开门出来，也认为是住在山中以来没有遇见过的事了。再向西上登一里来到山桥，又向西二里到达鹿田寺。僧人瑞峰、从闻因为我们这些人很久不见回来，正分头在路上远远地呼叫，喊声震动山谷。进入寺中，洗浴后就躺下了。

初十日　鸡鸣起饭，天色已曙。瑞峰为余束炬数枚，与从闻分肩以从，从朱庄后西行一里(1)，北而登岭。岭甚峻，约一里，有石耸突峰头。由石畔循北山而东，可达玉壶；由石畔逾峰而北，即朝真洞矣。洞门在高峰之上，西向穹然，下临深壑，壑中居舍环聚，恍疑避秦，不知从何而入。询之，即双龙洞外居人也。

【注释】

(1)从朱庄后西行一里：季抄本作“从朱庄后西行一一里”。因转页衍“一”字。“朱庄”，乾隆本、“四库”本作“朱墅”。

【译文】

初十日　鸡叫起床吃饭，天色已露出曙光。瑞峰替我捆了几束火把，与从闻分别用肩扛着跟随着我们，从朱开府的山庄后面往西行一里，向北登岭。山岭非常陡峻，约有一里路，有岩石耸立突起在峰头。由岩石侧边沿着北山往东走，可以到达玉壶；由岩石侧边翻越山峰往北走，就到朝真洞了。洞口在高高的山峰之上，面向西，穹然隆起，下临深深的壑谷，壑谷中居民的房屋环绕聚集着，恍惚间怀疑是逃避秦朝统治的桃花源中人了，不知从哪里进去。询问僧人，原来是

双龙洞外的居民了。

盖北山自玉壶西来，中支至此而尽，后复生一支，西走兰溪。后支之层分而南者，一环而为龙洞坞，再环而为讲堂坞，三环而为玲珑岩坞，而金华之界，于是乎尽。玲珑岩之西，又环而为钮坑，则兰溪之东界矣；再环而为白坑，三环而为水源洞，而崇崖巨壑，亦于是乎尽。后支层绕中支，中支西尽，颓然下坠：一坠而朝真辟焉，其洞高峙而底燥；再坠而冰壶洼焉，其洞深奥而水中悬；三坠而双龙窍焉，其洞变幻而水平流。所谓三洞也，洞门俱西向，层累而下，各去里许，而山势崭绝，俯瞰仰视，各不相见，而洞中之水，实层注焉。中支既尽，南下之脉复再起而为白望山，东与杨家山骈列于北山之前，而为鹿田门户者也。

【译文】

大体上北山自玉壶往西延伸而来，中间的一条支脉到了此地就完了，后面又生成一条支脉，向西延伸到兰溪县。后面的支脉分层往南延伸的，第一层环绕成为双龙洞所在的山坞，第二层环绕成为讲堂所在的山坞，第三层环绕成为玲珑岩所在的山坞，而后金华府的辖境，也到这里为止。玲珑岩的西面，又环绕成为钮坑，那是兰溪县的东部边界了；第二层环绕成为白坑，第三层环绕成为水源洞，然而高大的山崖巨大的壑谷，也在这里到了尽头。后面的支脉一层层环绕着中间的支脉，中间的支脉在西面到头后，像倒塌一样向下深坠：第一次下坠之处形成了朝真洞，这个洞高高屹立着，因而洞底是干燥的；再度下坠之处形成了冰壶洞所在的洼地，这个洞幽深隐秘，然而洞中水流高悬；第三次下坠之处形成了双龙洞，这个洞变幻多端，可水流平缓流淌。这就是所谓的三洞了，洞口都是面向西，层层叠累而下，各个洞相距一里左右，而且山势特别高峻，不管是俯瞰还是仰视，各自互相都看不见，而洞中的水，实际上是一层层向下流淌的。中间的支脉到头后，往南下延的山脉又再度耸起成为白望山，与东面的杨家山并列在北山的前方，从而成为鹿田寺的门户了。

朝真洞门轩豁，内洞稍洼而下。秉炬深入，左有一穴如夹室，宛转从之，夹穷而有水滴沥，然隙底仍燥，不知水从何去也。出夹室，直穷洞底，则巨石高下，仰眺愈穹，俯瞰愈深。从石隙攀跻下坠，复得巨夹，忽有光一缕自天而下。盖洞顶高盘千丈(1)，石隙一规，下逗天光，宛如半月，幽暗中得之，不啻明珠宝炬矣。既出内洞，其左复有两洞，下洞所入无几，上洞宛转亦如夹室，右有悬窍，下窥无底，想即内洞之深坠处也。

【注释】

(1)盖洞顶高盘千丈："千丈"，乾隆本、"四库"本作"千尺"。

【译文】

朝真洞洞口轩敞开阔，洞内渐渐向下洼下去。举着火烛深入进去，左边有一个洞穴如夹室，弯弯转转从这个洞穴进去，夹缝完后有水滴落下来，然而夹缝底下仍然是干燥的，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了。出了夹室，直达洞底，就见巨石高高低低的，抬头眺望愈加穹隆，向下俯瞰越加深远。从石缝间攀登下去，又见到一条巨大的夹缝，忽然有一缕亮光从天上照下来。原来洞顶高高盘踞在千丈高的地方，一个圆规样的石缝，向下引入天上的亮光，宛如半个月亮，在幽暗中遇见这片亮光，无异于是明珠和宝贵的火炬了。走出内洞后，洞的左边又有两个洞，下洞进去没有多远，上洞弯弯转转的也像是夹室，右侧有高悬的石窍，向下窥视没有底，推想就是内洞中向下深坠之处了。

出洞，仍从突石峰头南下，里许，折而西北，又里许，得冰壶洞，盖朝真下坠之次重矣。洞门仰如张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滚滚不见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其咽喉，忽闻水声轰轰。愈秉炬从之，则洞之中央，一瀑从空下坠，冰花玉屑，从黑暗处耀成洁采。水坠石中，复不知从何流去。复秉炬四穷，其深陷逾于朝真，而屈曲不及也。

【译文】

出洞后，仍旧从岩石突立的峰头向南下走，一里左右，折向西北，又是一里左右，来到冰壶洞，冰壶洞大致上位于朝真洞一直下坠的第二重山间了。洞口向上如同张开的嘴，先把拐杖扔下去垂下火把往下走，拐杖滚滚而下，看不见洞底；于是攀着石缝背靠空中进入咽喉样的洞口，忽然听见水声轰轰作响。更加高举火把朝着水声走去，便到了洞的中央，一条瀑布从空中坠落下来，冰花玉屑飞溅，在黑暗处闪耀出洁白的光彩。水坠入岩石中，还是不知道从哪里流出去。又举着火把游遍了四周，洞的深处超过了朝真洞，但曲折之势赶不上了。

出洞，直下里许，得双龙洞。洞辟两门，瑞峰曰："此洞初止一门。其南向者，乃万历间水倾崖石而成者。"一南向，一西向，俱为外洞。轩旷宏爽，如广厦高穹，阊阖四启，非复曲房夹室之观。而石筋夭矫，石乳下垂，作种种奇形异状，此"双龙"之名所由起。中有两碑最古，一立者，镌"双龙洞"三字，一仆者，镌"冰壶洞"三字，俱用燥笔作飞白之形(1)，而不著姓名，必非近代物也。流水自洞后穿内门西出，经外洞而去。俯视其所出处，低覆仅余尺五，正如洞庭左衽之墟(2)，须帖地而入，第彼下以土，此下以水为异耳。瑞峰为余借浴盆于潘姥家(3)，姥居洞口。姥饷以茶果。乃解衣置盆中，赤身伏水推盆而进隘。隘五六丈，辄穹然高广，一石板平庋洞中，离地数尺，大数十丈，薄仅数寸。其左则石乳下垂，色润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其下分门剖隙，宛转玲珑。溯水再进，水窦愈伏，无可容入矣。窦侧石畔一窍如注，孔大仅容指，水从中出，以口承之，甘冷殊异，约内洞之深广更甚于外洞也。要之，朝真以一隙天光为奇，冰壶以万斛珠玑为异，而双龙则外有二门，中悬重幄，水陆兼奇，幽明凑异者矣。

【注释】

(1)飞白：中国一种特殊风格的书法。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笔画枯槁而中空，汉魏宫阙多用此体。

(2)洞庭左衽：指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墟：通"虚"，洞孔也。《淮南子·泛

论训》：“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能履也。”高诱注：“虚，孔窍也。”

(3)姥(mǔ)：老妇人。

【译文】

出洞来，一直下走一里左右，到了双龙洞。双龙洞开有两个洞口，瑞峰说：“这个洞当初只有一个洞口。那向南的洞口，是万历年间(1573—1619)流水冲倒崖石形成的。”一个面向南，一个面向西，都是外洞。轩敞空旷，高大明朗，像间大房子一样高高隆起，四面开有天门，不再是隐秘的房间和夹层石室的景观了。而且石脉气势屈曲，石钟乳下垂，作出种种奇形怪状来，这是“双龙”洞名的缘起。洞中有两块石碑最古老，一块竖立着的，刻有“双龙洞”三个字，一块倒卧着的，刻有“冰壶洞”三个字，都是用干燥的笔锋写成的飞白的字体，可是没有著明姓名，必定不是近代的东西了。流水从洞的后边穿过内洞口向西流出去，流经外洞而去。俯视水流出去的地方，低低下覆着，仅剩余一尺五寸的空隙，正如太湖中洞庭东山上的缝隙，身子必须贴在地面上进去，只是那里的下面是土，这里的下面是水，有所不同罢了。瑞峰替我从姓潘的姥姥家中借来浴盆，潘姥姥住在洞口外。潘姥姥用茶水、果子招待我。于是我脱下衣服放在浴盆中，赤着身子伏在水中推着木盆得以进入隘口，隘口进去五六丈，就穹然隆起，又高又宽，一块石板平架在洞中，离地几尺，大几十丈，薄薄的仅有几寸。石板左边就有石钟乳下垂，色泽润洁，形态奇幻，好像琼玉的柱子和珍宝装饰的经幢，横着排列在洞中。石钟乳下方剖分成门一样的缝隙，宛转曲折，玲珑可爱。溯水流再前进，水洞愈加低矮，无处可以容身再深入了。水洞侧旁的岩石上有一个石窍，水流如注，孔洞大处仅容得下手指，水从孔洞中流出来，用嘴接水喝，觉得异常甘甜清凉，大约内洞的深广更超过外洞了。概括地说，朝真洞以有一条缝隙露进天光为奇异，冰壶洞以瀑布溅起万千斗珍珠为奇异，可双龙洞则是外边有两个洞口，洞中悬垂着重重帷幕，水陆都很奇特，暗处明处的奇异景色凑聚在一起了。

出洞，日色已中，潘姥为炊黄粱以待。感其意而餐之，报之以杭伞一把。乃别二僧，西逾一岭。岭西复成一坞，由坞北入，仍转而东，去双龙约五里矣。又上山半里而得讲堂洞焉。其洞亦有二门，一西北向，一西南向，轩爽高洁，亢出双龙洞之上，幽无双龙洞之黯，真可居可憩之地。昔为刘孝标挥麈处(1)，今则塑白衣大士于中。盖即北山后支南下第一岭，其阳回环三洞，而阴又辟成此洞也。岭下坞中，居民以烧石为业，其涧涸而无底流，居人俱登山汲水于讲堂之上。渡涧，复西逾第二岭，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二层也。下岭，其坞甚逼，然涧中有流淙淙北来。又渡而西，再循岭北上，磴辟流涌，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三层也。外隘而中转，是名玲珑岩，去讲堂又约六里矣。坞中居室鳞次，自成洞壑，晋人桃源不是过。转而西，逾其岭，则兰溪界也。下岭为钮坑，亦有居人数十家。又逾一岭曰思山祠，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四层也，去玲珑岩西又约六里矣。时日已将坠，问洞源寺路，或曰十里，或曰五里。亟下岭，循涧南趋五里，暮至白坑。居人颇多，亦俱烧石。又西逾石塔岭，则北山后支南下之第五层也。洞源寺即在岭后高峰之北，从此岭穿径而上仅里许，而其正路在山前下洞之旁。盖此地亦有三洞，下为水源洞，一名涌雪。上为上洞，一名白云。中为紫云洞，而其地总以“水源”名，故一寺而或名水源，或名上洞。而寺与水源洞异地，由岭上径道抵寺，故前曰五里；由水源洞下岭复上，故前曰十数里。时昏黑不辨山路，无可询问，竟循大路下山。已见一径西岐而下，强静闻从之。久而不得寺，只见石窑满前，径路纷错。正徬徨间，望见一灯隐隐，亟投之，则水舂也。其人曰：“此地即水源，由此坞北过洪桥，循右岭而上，可三里即上洞寺矣。”以深夜难行，欲止宿其中。其人曰：“月色如昼，至此山径亦无他岐，不妨行也。”始悟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层之阴。乃溯溪西北至洪桥，自白坑来约四里矣。渡桥北，蹑岭而上里余，转而东又里余，始得寺，强投宿焉。始闻僧有言灵洞者，因忆赵相国有“六洞灵山”诸刻，岂即是耶？竟未悉而卧。

【注释】

(1)麈(zhǔ)：季抄本误为“麈”，不从。麈，兽名，亦称驼鹿，即今所称四不象。古时用麈尾为拂尘，故称拂尘为麈。晋人清谈常挥麈尾为谈助，故“挥麈”即闲居谈论。

【译文】

出洞来，天色已到正午，潘姥姥做好了黄色的小米饭等着了。感动于她的好意便吃了小米饭，用一把杭州伞回报她。于是辞别了二位僧人，向西越过一座岭。山岭西面又形成一个山坞，经由山坞往北进去，仍然转向东走，距离双龙洞大约五里路了。又上山半里后找到讲堂洞。这个洞也有两个洞口，一个朝向西北，一个面向西南，轩敞明朗，高大洁净，高处超出双龙洞之上，幽暗但没有双龙洞那样黑暗，这是可以居住可以歇息的地方。从前是刘孝标挥舞拂尘清谈的场所，如今则塑有白衣观音大士的像在洞中。原来这里就是北山后面的支脉往南下延的第一座岭，山岭的南面回绕着三个洞，而山岭的北面又辟开形成这个洞。岭下的山坞中，居民以烧石灰作为职业，山坞中的山涧干涸了而且涧底没有流水，居民都登山到讲堂洞的上面去汲水。渡过山涧，再向西翻越第二座岭，就是北山后面的支脉往南下延的第二层山脉了。下岭后，这里的山坞非常狭窄，然而山涧中有水流从北边淙淙地流来。又渡过山涧往西行，再沿着山岭向北上登，石阶倾斜，流水奔涌，这就是北山后面的支脉往南下延的第三层山脉了。外面狭窄可山中曲曲折折的，这里名叫玲珑岩，距离讲堂洞又约有六里路了。山坞中居民的房屋鳞次栉比，自成一个洞天，晋代人的桃花源不过如此。转向西，越过这座岭，就是兰溪县的境内了。下岭后是钮坑，也有几十家居民。又越过一座岭，叫做思山祠岭，这是北山后面的支脉往南下延的第四层山脉了，距离玲珑岩的西边又大约有六里路了。此时太阳已将下落，打听去洞源寺的路，有人说十里，有人说五里。急忙走下山岭，沿着山涧往南赶了五里路，傍晚时来到白坑。居民很多，也都是烧石灰的。又向西越过石塔岭，这是北山后面的支脉往南下延的第五层山脉了。洞源寺就在石塔岭后面的高峰的北面，从这座岭穿过小径上走仅有一里左右，可去那里的正路在山前下洞的旁

边。原来此地也有三个洞，下边的是水源洞，又叫涌雪洞。上面的是上洞，又叫白云洞。中间的是紫云洞，可这个地方总的用“水源”来起名，所以同一座寺有时叫水源寺，有时名叫上洞寺。寺院与水源洞在不同的地方，由岭上的便道到达寺中近些，所以前边有人说是五里路，由水源洞下岭再上走要远些，所以前边有人说是十几里。这时天色昏黑辨不清山路，无处可以问路，竟然沿着大路下山。不久看见一条小径向西岔下去，强逼着静闻从这条路走。很久后见不到寺院，只见前方满是石灰窑，小径岔路纷纷交错。正在彷徨之间，望见隐隐地有一处灯光，急忙投奔到那里，原来是一间水碓房。水碓房中的人说：“此地就是水源，由这个山坞向北走过洪桥，沿着右边的山岭往上走，大约三里就是上洞寺了。”由于深夜难以前行，想停宿在水碓房中。那人说：“月光明如白昼，到了此地，山间的小径也没有别的岔路，不妨前行。”这才明白上洞寺在北山第五层山脉的北面。于是溯溪流往西北来到洪桥，从白坑过来大约四里路了。渡到洪桥北边，往上登岭一里多，转向东又是一里多，才见到上洞寺，强行投宿到寺中。这才听见有僧人说到灵洞这个地方，因而回忆起赵相国有“六洞灵山”等碑刻，难道就是这里吗？竟然没全弄明白就躺下了。

十一日　平明起，僧已出。余过前殿，读黄贞父碑，始知所称“六洞”者(1)，以金华之“三洞”与此中之“三洞”，总而得六也。出殿，则赵相国之祠正当其前，有崇楼杰阁，集、记中所称灵洞山房者是也。余艳之久矣(2)，今竟以不意得之，山果灵于作合耶！乃不待晨餐，与静闻从寺后蹑磴北上，先寻白云洞。洞在寺北二里。

【注释】

(1)六洞：六洞山，在兰溪市东南，为金华北山余脉。多石灰岩溶洞，以有涌雪、白云、紫云、呵呵、无底、漏斗六洞得名，又名灵洞山、上洞山。近年又发现更大的玉露洞。

(2)艳(yàn)：艳羡。

【译文】

十一日　天明起床，僧人已外出。我走过前殿，读了黄贞父的碑文，才知道所称的“六洞”，是把金华山的“三洞”与此地的“三洞”，总起来得到六个洞了。走出大殿，就见赵相国的祠堂正位于大殿前方，建有高大的楼阁，文集、杂记中所称的灵洞山房的地方就是这里了。我艳羡这里很久了，今天竟然在意外之中见到它，青山作美符合人意果然很灵验啊！于是不等吃早餐，与静闻从寺后踏着石阶向北上登，先去寻找白云洞。白云洞在上洞寺北边二里处。

一里至岭头，逾岭而北，岭凹忽盘旋下洼如盂磬。披莽从之，一洞岈然，下坠深黑，意即所云白云而疑其隘。忽有樵者过顶上，仰而问之，曰：“白云尚在北。此洞窗也。”乃复上，北行。两山夹中，又回环而成一洼，大且百丈，深数十丈，螺旋而下，而中竟无水；倘置水其中，即仙游鲤湖矣。然即无水，余所见山顶四环而无隙泻者，仅此也。又下，从岐左西转山夹，则白云洞在焉。洞门北向，门顶一石横裂成梁，架于其前，从洞仰视，宛然鹊桥之横空也。入洞，转而左，渐下渐黑，有门穹然，内若甚深，外有石屏遥峙。从黑暗中以杖探地而入数十步，洞愈宽广，第无灯炬，四顾无所见，乃返步而出。出至穹门之内，初入黑甚者，至此光定，已历历可睹。乃复转屏出洞，逾岭而还。饭而出寺，仍旧路西下，二里至洪桥。未渡，复从桥左人居后半里上紫云洞。洞门西向，洞既高亢，上下平整。中有垂柱四五枚，分门列户，界为内外两重。琼窗翠幄，处处皆是，亦敞亦奥，肤色俱胜。洞之北隅复通一奥，宛转深入，以无炬而返。下渡洪桥，循涧而东，山石半削，髡为危壁。其下石窑柴积，纵横塞路，即夜来无问津处也。渡石梁，水源洞即在其侧。洞门南向，正跨涧上。洞口垂石缤纷，中有一柱，自下属上，若擎之而起；其上嵌空纷纶，复辟一窦，幻作海蜃状。洞内上下分二层。下层即水涧所从出，涧水已涸，出洞数步，即有水溢于涧中，盖为水碓引出洞侧也。上层由洞门蹑蹬而上，渐入渐下，既下而空广愈觉无极，闻水声甚远，以无炬

不及穷。

【译文】

一里后来到岭头，翻过岭往北走，岭上的凹地忽然盘旋着向下洼，像钵盂或磬。分开草丛从那里走去，一个山洞十分深邃，向下深陷，黑黑的，心想就是所说的白云洞了，可又怀疑洞口太狭窄。忽然有个打柴的人路过山顶上，仰面向他询问，他说："白云洞还在北边。这是白云洞中的天窗。"于是又上来，向北走。两座山相夹的中间，又回绕成一个洼地，大处将近一百丈，深几十丈，螺旋形往下陷，而且中间竟然没有水；倘若把水放在其中，就成为仙游县的九鲤湖了。然而即便没有水，我所见过的山顶四面环绕却没有缝隙泄水的洼地，也仅此一处了。又下走，从岔路左边向西转到两山相夹处，就见白云洞在这里了。洞口面向北，洞口的顶上一块岩石横着裂开形成石桥，架在洞口前方，从洞内仰视，宛如鹊桥横在空中。进洞后，转向左边走，逐渐下走渐渐黑下来，有个石门穹然隆起，里面好像非常深，外边有石屏风远远对峙着。在黑暗中用拐杖试探着地面走进去几十步，洞更加宽广，只是没有灯烛火把，四面环顾什么也看不见，只好往回走出来。出到穹隆的石门之内，刚进来时黑极了的地方，到此时光线稳定下来，已经可以一一看清楚了。于是又转过石屏风出洞来，越过山岭后回来。饭后出寺来，仍然从原路向西下走，二里后到洪桥。没过桥，又从桥左边人家的后面走半里登上紫云洞。洞口向西，洞既高大，上下又很平整。洞中有四五根下垂的石柱，像门户一样分别排列着，把山洞隔为内外两层。琼玉般的窗户，翡翠样的帷帐，洞内处处都是，也有宽敞的地方，也有隐秘深邃的地方，岩石的颜色都很优美。洞内的北角落又通有一个深邃隐秘的洞穴，弯弯转转深入进去，因为没有火把便返回来了。下山走过洪桥，沿着山涧往东行，山石被削去一半，被削得光秃秃的，变成了危崖。山下石灰窑旁堆积着柴火，纵横交错阻塞了道路，这就是昨夜来时无处问路的地方了。走过石桥，水源洞就在桥的侧边。洞口面向南，正好跨在山涧

上。洞口垂着缤纷的石柱，其中有一根石柱，从下边连接到顶上，好像是把它举起来的样子；洞顶上丝线般的岩石纷杂地嵌在空中，还张开一个小洞，幻化为海市蜃楼的形状。洞内上下分为两层，下层就是山涧水流出去的地方，山涧中的水已经干涸，出洞来几步外，就有水在山涧中溢出来，大概是水被引出到洞侧边的水碓去了的缘故。上层由洞口踏着石阶往上走，渐渐深入渐渐向下去，下去后愈加觉得空旷宽广没有边际，听见有水声隔得非常远，由于没有火把来不及穷尽。

出坐洞口擎柱内，观石态古幻。念两日之间，于金华得四洞，于兰溪又得四洞，昔以六洞凑灵，余且以八洞尽胜，安得不就此一为殿最！双龙第一，水源第二，讲堂第三，紫霞第四，朝真第五，冰壶第六，白云第七，洞窗第八，此由金华八洞而等第之。若夫新城之墟，聿有洞山，两洞齐启，左明右暗，明览云霞，暗分水陆，其中仙田每每，塍叠波平，琼户重重，隘分窦转，以斯洞之有余，补洞窗之不足，法彼入此，当在双龙、水源之间，非他洞之所得侔也。品第久之，始与静闻别洞源而去。过夜来问津之舂，循西岭出坞，西南行十五里，而达于兰溪之南关。

【译文】

出来坐在洞口高擎的石柱内，观赏洞中岩石古朴变幻的姿态。想起我在两天之间，在金华找到四个洞，在兰溪又找到四个洞，从前有人把六个洞凑合起来称为灵异，我现在还是认为八个洞全部都很优美，怎能不就此评价一下它们的先后次序呢！双龙洞第一，水源洞第二，讲堂洞第三，紫霞洞第四，朝真洞第五，冰壶洞第六，白云洞第七，洞窗第八，这是就金华府八个洞划分的等级次序。至于新城县的土丘，有座洞山，两个山洞并排敞开着，左边的明亮，右边的黑暗，明洞可以观赏云霞，暗洞又分为水洞和旱洞，洞中仙田一片片的，田埂层叠，水波平静，琼玉般的窗户一重重，隘口分列，孔洞弯转，用这个洞的有余之处，来补洞窗的不足，用同一标准把那个洞放在这里看，应当在双龙洞、水源洞之间，不是其他的山洞所能相比的了。品

评了很长时间，这才与静闻告别洞源离去。路过昨夜来时问路的水碓房，沿着西面的山岭走出山坞，往西南行十五里，而后到达兰溪县城的南关。

入旅肆，顾仆犹未饭，亟饭而觅舟。时因援师之北，方籍舟以待，而师久不至。忽有一舟自北来，亟附之，乃布舟也。其意犹未行，而籍舟者复至，乃刺舟。五里，泊于横山头。

【译文】

进入旅店，顾仆还没有吃饭，急忙吃饭后去找船。此时因为救援朝廷的军队要北上，正征调船只等待着，可军队很长时间没有来到。忽然有一条船自北面来，急忙搭上了这条船，是条运布匹的船。船夫的意思还不想走，但征调船只的人又来到了，这才把船撑走。行五里，停泊在横山头。

十二日　平明发舟。二十里，溪之南为青草坑。其地属汤溪(1)。时日已中，水涸舟重，咫尺不前。又十五里，至裘家堰，舟人觅剥舟同泊焉(2)。是夜微雨，东风颇厉。

【注释】

(1)汤溪：明为县，隶金华府，治今金华市区西郊、原金华县西境的汤溪镇。

(2)剥舟：卸货的船。

【译文】

十二日　天亮时开船。行二十里，溪流的南岸是青草坑。此地属于汤溪县。此时太阳已到中天，溪水干涸，船只太重，咫尺之间很难前进。又行十五里，来到裘家堰，船夫找来一艘转运的小船一同停泊在这里。这天夜里下起小雨，东风相当猛烈。

十三日　天明，云气复开。舟人起布一舱付剥舟，风已转利。二十里至胡镇(1)，又二十里至龙游，日才下午。候换剥舟，遂泊。

【注释】

(1)胡镇：明代又称胡头镇，设巡检司，隶龙游县。今仍名湖镇，在龙游县东隅，衢江南岸。

【译文】

十三日　天明，云气又散开。船夫吊起一舱布匹交给转运的小船，风已转向，利于行船。二十里后到胡镇，又行二十里到龙游县城，时间才是下午。等候转运的驳船，便停泊下来。

十四日　天明，诸附舟者，以舟行迟滞，俱索舟价登陆去，舟轻且宽，虽迟不以为恨也。早雾既收，远山四辟，但风稍转逆，不能驱帆上碛耳。四十五里，安仁(1)。为龙游、西安界(2)。又十里，泊于杨村。去衢州尚二十五里。是日共行五十五里，追及先行舟同泊，始知迟者不独此舟也。江清月皎，水天一空，觉此时万虑俱净，一身与村树人烟俱熔，彻成水晶一块，直是肤里无间，渣滓不留，满前皆飞跃也。

【注释】

(1)安仁：今名同，在衢州市衢江区，原衢县东境，衢江南岸。

(2)西安：为衢州府附郭县，治今衢州城。

【译文】

十四日　天明，搭船的许多人，因为船走得太慢，全都要回船钱登上岸离开了，船变得又轻又宽敞，虽然船走得迟缓一些也不觉得遗憾了。晨雾散尽后，远山四面展开，只是风向稍稍逆转，不能扬帆驶上浅滩罢了。行四十五里，到安仁。是龙游县、西安县的分界处。又行十里，停泊在杨村。距离衢州府城还有二十五里。这一天一共行船五十五

里，追上了先出发的船一同停泊在一起，这才知道走得迟缓的不单单是这条船。江水清澈，明月皎洁，水天一片空阔，觉得此时万念皆空，整个身体与村庄、树丛、村民、炊烟融为一体，彻底变成一块水晶，直至肌肤里面明月空余，不留一点渣滓，满眼之前都在飞跃了。

十五日　昧爽(1)，连上二滩。援师既撤，货舟涌下，而沙港涩隘，上下捱挤，前苦舟少，兹苦舟多，行路之难如此！十里，过樟树潭(2)，至鸡鸣山。轻帆溯流，十五里至衢州(3)，将及午矣。过浮桥，又南三里，遂西入常山溪口(4)。风正帆悬，又二里，过花椒山，两岸橘绿枫丹，令人应接不暇。又十里，转而北行。又五里，为黄埠街(5)。橘奴千树(6)，筐篚满家，市橘之舟鳞次河下。余甫登买橘，舟贪风利，复挂帆而西。五里，日没。乘月十里，泊于沟溪滩之上(7)。其西即为常山界。

【注释】

(1)昧爽(mèi　shuǎng)：明暗相杂，天将亮未亮的时候，即黎明。昧，昏暗。爽，明朗。

(2)樟树潭：因江中多深潭，江岸多樟树得名。今作“樟潭”，为衢州市衢江区驻地。在原衢县东境，衢江南岸。

(3)衢州：明置衢州府，治西安，即今衢州市。

(4)常山溪：明代又称西溪，今称常山港。港，与江河湖泊相通的小河。

(5)黄埠街：今作“航埠”，在柯城区，原衢县西境，常山港南岸。

(6)橘奴：种植用以售卖果实的橘树，别称橘奴。

(7)沟溪滩：今名沟溪，在柯城区，原衢县西隅。

【译文】

十五日　黎明，一连上了两个浅滩。救援朝廷的军队撤走之后，货船蜂拥而下，而且沙质的港口狭窄行船不畅，上下拥挤，之前苦于船少，现在苦于船多，行路的艰难竟然如此！行十里，路过漳树潭，

到达鸡鸣山。轻舟扬帆溯流而行，十五里后来到衢州府城，将要到中午了。过了浮桥，又向南三里，于是向西进入常山溪口。风向很正，船帆高挂，又行二里，经过花椒山，两岸绿油油的橘树和红彤彤的枫树，让人应接不暇。又行十里，转向北行。又行五里，到黄埠街。橘树千棵，一筐筐地堆满各家各户，买橘子的船鳞次栉比地沿河而下。我刚登上岸去买来橘子，船夫贪图顺风，又挂上帆向西航行。行五里，太阳落山。乘着月色又行十里，停泊在沟溪滩的上边。停船之处的西面就是常山县的辖境。

十六日　旭日鲜朗，东风愈急。晨起，过焦堰，山回溪转，已在常山境上。盖西安多橘，常山多山；西安草木明艳，常山则山树黯然矣。溯流四十五里，过午抵常山(1)，风帆之力也。登岸觅夫于东门。径城里许，出西门。十里，辛家铺，山径萧条，无一民舍。又五里，得荒舍数家，日已西沉，恐前无宿处，遂止其间。地名十五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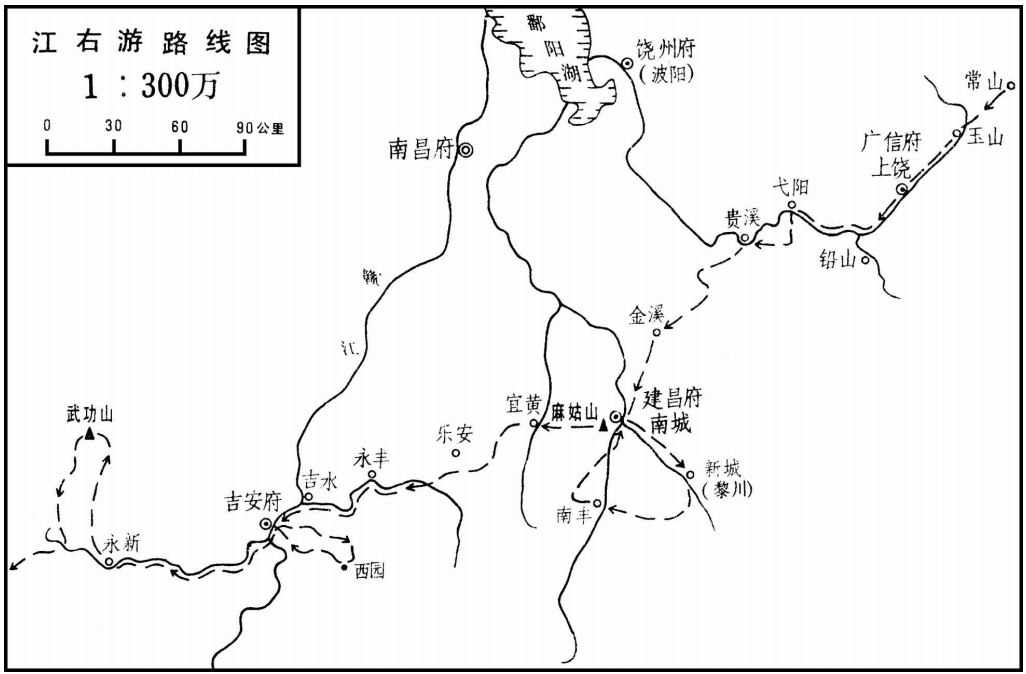
【注释】

(1)常山：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常山县。

(2)十五里：今名同，在常山县西境，浙江至江西的公路旁。

【译文】

十六日　旭日鲜艳明亮，东风刮得更急。清晨起床，经过焦堰，山回水转，已经航行在常山县境内了。大体说来，西安县橘子多，常山县山多；西安县草木明丽鲜艳，常山县则是山石草木黯然失色了。逆流行船四十五里，中午过后抵达常山县城，全靠扬帆顺风的力量了。登上岸在东门找到了挑夫。穿城而过，一里左右，走出西门。行十里，到辛家铺，山间的小径十分萧条，没有一所民居。又行五里，见到几家荒凉的茅屋，夕阳已经西沉，担心前方没有住宿的地方，便停在了茅屋中。地名叫十五里。


江右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鄱阳湖
饶州府
(波阳)
常山
玉山
广信府
上饶
弋阳
贵溪
铅山
南昌府
赣
江
金溪
建昌府
南城
麻姑山
宜黄
乐安
新城
(黎川)
南丰
武功山
永丰
吉水
吉安府
永新
西园

江右游日记(1)

【题解】

《江右游日记》是徐霞客旅游江西省的游记。

崇祯九年(1636)十月十七日，徐霞客进入江西玉山县。往西经广信府(今上饶市)及铅山、弋阳、贵溪、金溪等县，到建昌府(今南城县)后，在新城(今黎川县)、南丰县境转了一圈。又从建昌府出发，往西经宜黄、乐安、永丰、吉水等县到吉安府，再西经永新县，于崇祯十年(1637)正月初十日进入湖南。

当年徐霞客在江西所经的多数府县都通舟楫，为了寻胜探幽，他却往往弃舟步行。途中曾“骤发脓疮，行动俱妨”，有时又足痛。在赣江上，遇棍徒洗劫舟船，险些把他的行李抢走。但江西人热情好客，每见霞客徘徊路口，即主动招待歇宿，建昌的夏调御，在吉安为官的徐复生，都给了他热情帮助。

徐霞客沿途游览了叫岩、龟峰、龙虎山、上清街、麻姑山、仙岩、石蛩、青原寺、梅田洞等风景名胜，又勇攀会仙峰、军峰山、武功山绝顶，遍游武功山一带的香炉峰、石城洞、石门寺诸名胜。《江右游日记》把他对江西省名山胜景的热爱带给了读者，令人神往。徐霞客慕江西省人物之盛，沿途访名人旧居及遗踪，“凭吊久之”，专程访张宗琏后裔，觅寓并赞赏著名的白鹭书院。

丙子十月十七日(2)　鸡鸣起饭，再鸣而行。五里，蒋莲铺，月色皎甚。转而南行，山势复簇，始有村居。又五里，白石湾，晓日甫升。又五里，白石铺(3)。仍转西行，又七里，草萍公馆(4)，为常山、玉山两县界，昔有驿，今已革矣。又西三里，即南龙北度之脊也。其脉南自江山县二十七都之小箕岭，西转江西永丰东界(5)，迤逦至此。

南北俱圆峙一峰，而度处伏而不高，亦束而不阔。脊西即有一涧南流，下流已入鄱阳矣。涧西累石为门，南北俱属于山(6)，是为东西分界。又十里为古城铺(7)，转而南行，渐出山矣。又五里，为金鸡洞岭。仍转而西，又五里，山塘铺，山遂大豁。又十里，东津桥，石梁高跨溪上。其水自北南流，其山高耸若负扆，然在玉山县北三十里外(8)。盖自草萍北度，即西峙此山，一名大岭，一名三清山。山之阴即为饶之德兴(9)，东北即为徽之婺源(10)，东即为衢之开化、常山，盖浙、直、豫章三面之水(11)，俱于此分焉。余昔从堨埠出裘里，乃取道其东南谷中者也。渡桥西五里，由玉山东门入(12)，里许，出西门。城中荒落殊甚，而西城外市肆聚焉，以下水之埠在也(13)。东津桥之水，绕城南而西，至此胜舟。时已下午，水涸无长舟可附，得小舟至府，遂倩之行。二十里而暮，舟人乘月鼓棹夜行。三十里，过沙溪(14)。又五十里，泊于广信之南门(15)，甫三鼓也。沙溪市肆甚盛，小舟次河下者百余艇(16)，夹岸水舂之声不绝，然闻其地多盗，月中见有揭而涉溪者，不能无戒心。广信西二十里有石桥濒溪，下流又有九股松，一本九分，参霄竞秀，俱不及登。

【注释】

(1)江右：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东北流向，故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称江东。我国古代习惯从北往南看，则东在左，西在右，故江东又称江左。江西省在江之右，故称江右。明代江西布政司治所在南昌府，即今南昌市。

(2)丙子十月十七日：崇祯九年(1636)十月十七日。原仅“十七日”三字，为统一体例，便于阅读，年月系整理者所加。

(3)白石铺：今仍称白石，在浙江常山县西南隅。

(4)草萍：乾隆本作“草坪”。

(5)永丰：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广丰县。广丰县治今仍称永丰。

(6)南北俱属于山：沪本疑“山”字上夺“玉”字。

(7)古城铺：今仍称古城，在玉山县东北隅。

(8)“其水”三句：此水即今金沙溪。此山即今王京峰，海拔1817米。

(9)德兴：明为县，隶饶州府，即今德兴市。

(10)婺(wù)源：明为县，隶徽州府，即今江西婺源县。

(11)开化：明为县，隶衢州府，即今浙江开化县。直：指南直隶。豫章：原为郡名，汉初分九江郡置，治南昌，即今南昌市，辖境大体相当于今江西省。后亦以“豫章”作江西省的别称。

(12)玉山：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玉山县。

(13)埠(bù)：码头。

(14)沙溪：今名同，在上饶市信州区北部，信江北岸。

(15)广信：明置广信府，治上饶，即今上饶市。

(16)次：停留。

【译文】

丙子年十月十七日　鸡叫起床吃饭，鸡叫第二遍上路。五里，到蒋莲铺，月光非常皎洁。转向南行，山势又簇拥而来，开始有村庄民居。又行五里，到白石湾，旭日刚刚升起。又行五里，到白石铺。仍然转向西行，又行七里，到草萍公馆，是常山、玉山两县的交界处，从前有驿站，如今已经撤销了。又向西三里，就是南方的山脉主脉往北延伸的山脊了。这条山脉起自南面江山县二十七都的小箕岭，向西转到江西省永丰县的东境，逶迤延伸来到此地。南北都耸峙着一座圆圆的山峰，但山脊延伸而过之处地势低伏却不高，也是收缩在一起却不宽。山脊西面就有一条山涧往南流，下游一定是流入鄱阳湖中了。山涧西边用石块垒砌成一道门，南北两面都属于玉山县了，这里是东西的分界处。又行十里是古城铺，转向南行，渐渐走出山了。又行五里，是金鸡洞岭。仍然转向西，又行五里，到山塘铺，山势于是十分开阔。又行十里，到东津桥，一座石桥高高跨在溪流上。桥下的水自北往南流，北面的山高高耸立，像帝王背靠的屏风，然而这座山远在玉山县城北面三十里之外。山脉大概是从草萍往北延伸，随即在西面耸峙成为这座山，一个名字叫大岭，另一个名字叫三清山。山的北面就是饶州府的德兴县，东北方就是徽州府的婺源县，东面就是衢州府的开化

县、常山县，大体上浙江省、南直隶、江西省三面的水流，都是在这座山分流的。我从前从堨埠到裘里，便是取道这座山东南方的山谷中走的了。过到桥西走五里，由玉山县城的东门进城，一里左右，走出西门。城中特别荒凉冷落，而西城外集市店铺却聚集在那里，是因为去往下游的码头在这里。东津桥下的水，绕到城南后向西流去，溪流到了这里能够承受船只。这时已是下午，河水干涸，没有长途的船可以搭乘，找到一条到府城的小船，便请了这条船前行。二十里后天黑下来，船夫乘着月光击桨夜行。三十里，经过沙溪。又行五十里，停泊在广信府城的南门，刚刚才到三更天。沙溪的集市店铺非常兴盛，停泊在河中的小船有一百多艘，两岸水碓发出的声响不绝于耳，然而听说这个地方盗贼很多，月光下看见有卷起衣裤涉过溪流的人，不能没有戒心。广信府城西面二十里处有座石桥濒临溪流，下游又有一棵九股松，一棵树干分出九条枝干，高入云霄，竞相比美，都来不及登临了。

十八日　早起，仍觅其舟至铅山之河口。余初拟由广信北游灵山，且闻其地北山寺丛林甚盛，欲往一观。因骤发脓疮，行动俱妨，以其为河口舟，遂倩之行，两过广信俱不及停也。郡城横带溪北，雉堞不甚雄峻，而城外居市遥控，亦山城之大聚落也。城东有灵溪(1)，则灵山之水所泄；城西有永丰溪(2)，则永丰之流所注。西南下三十里，有峰圆亘，色赭崖盘，名曰仙来山。初过其下，犹卧未起，及过二十里潭，至马鞍山之下，回望见之，已不及登矣。自仙来至雷打石，二十里之内，石山界溪左右，俱如覆釜伏牛，或断或续，不特形绝崆峒，并无波皱文，至纤土寸茎，亦不能受。至山断沙回处，霜痕枫色，映村庐而出，石隙若经一番点缀者。又二十里，过旁罗，南望鹅峰，峭削天际，此昔余假道分水关而趋幔亭之处(3)，转盼已二十年矣(4)。人寿几何，江山如昨，能不令人有秉烛之思耶！又二十里抵铅山河口(5)，日已下舂，因流平风逆也。河口有水自东南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6)，至此入大溪，市肆甚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注释】

(1)灵溪：今饶北河。其汇入信江处，今仍有村称灵溪。

(2)永丰溪：今丰溪河。

(3)分水关：今名同，在铅山县南隅，江西、福建两省界上，上饶到福建的公路从此经过。

(4)转盼已二十年矣：季抄本作“三十年”。霞客于万历丙辰(1616)游崇安幔亭峰，至此时刚二十年，“三十年”应为“二十年”之误。

(5)铅山河口：明时为汭口镇，现为铅山县治，称河口镇。

(6)铅山县：隶广信府，治今铅山县南的永平。自分水关发源之水明时称桐木水，即今铅山河。

【译文】

十八日　早晨起床，仍然找到昨天那条船去铅山县的河口。我最初打算从广信府城向北走去游览灵山，而且听说此地的北山寺庙宇非常兴盛，想去看一看。因为脓疮突然发作，走路活动都受到妨碍，因为这是去河口的船，就请了这条船上路，两次经过广信府城都来不及停船了。府城像横向的带子一样位于溪流北岸，城墙不怎么雄伟高峻，可城外的居民集市远远地控制着要道，也算是山城中的一处大聚落了。城东有条灵溪，那是灵山上的水外泄的河道；城西有条永丰溪，那是永丰县流来的水流过的地方。往西南下行三十里，有座圆圆的山峰横亘着，山色赭红，山崖盘绕，名叫仙来山。当初经过山下时，我还躺着没有起床，等过了二十里潭，来到马鞍山的下面，回头望见这座山，已经来不及去登了。自仙来山到雷打石，二十里之内，石山分立在溪流左右两岸，全都像下覆的大锅和趴伏着的水牛，时断时续，不仅山形极为高峻，并且没有水波样起伏的皱纹，以至于细小的泥土和一寸长的草茎，也都不能承受。到了石山断开沙岸回绕的地方，霜的痕迹和枫叶的红色，掩映着村屋呈现出来，石山上的缝隙好像是经过一番点缀的样子。又行二十里，经过旁罗，向南眺望鹅峰，峭拔陡削耸入天际，这就是从前我借道分水关赶往幔亭之处，转眼已

经二十年了。人生的寿命有几多年，江山还像昨天一样，能不让人有秉烛夜读的想法吗！又行二十里后抵达铅山县的河口，太阳已经西下，是因为水流平缓逆风行船的缘故。河口有水流从东南方的分水关发源，流经铅山县城，流到此地汇入大溪，集市店铺非常众多，在大溪的左岸，原来是两条溪流合流后才能承载重一点的船只。

十九日　晨餐后，觅贵溪舡。甚隘，待附舟者，久而后行。是早密云四布，时有零雨。三十里(1)，西至叫岩。濒溪石崖盘突，下插深潭，澄碧如靛，上开横窦，回亘峰腰，穿穴内彻，如行廊阁道，窗棂户牖都辨。崖上悬书“渔翁隐次”四大字，崖右即有石磴吸波。急呼舟子停舟而上。列石纵横，穿一隙而绕其后，见一径成蹊，遂溯源入壑。其后众峰环亘，积翠交加，心知已误，更欲穷源。壑转峰回，居人多截坞为池种鱼。绕麓一山家，庐云巢翠，恍有幽趣。亟投而问之，则其地已属兴安(2)。其前对之山圆亘而起者，曰团鸡石岭，是为铅山之西界。团鸡之西即叫岩寺也。叫岩前临大溪，渔隐崖突于左，又一崖对突于右。右崖之前，一圆峰兀立溪中，正如扬子之金、焦(3)，浔阳之小孤(4)，而此更圆整，所称印山也。寺后岩石中虚，两旁回突，庋以一轩，即为叫岩。岩为寺蔽，景之佳旷，在渔隐不在此也(5)。叫岩西十里为弋阳界，又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而整，上有梵宇，不知其名，以棹急不及登，盖亦奇境也。又三十里，日已下舂，西南渐霁，遥望一峰孤插天际，询之知为龟岩，在弋阳南十五里。余心艳之，而舟已觅贵溪者，不能中止。又十里至弋阳东关(6)，遂以行李托静闻随舟去，余与顾仆留东关外逆旅，为明日龟岩之行。夜半风吼雨作。

【注释】

(1)三十里：乾隆本、“四库”本作“二十里”。

(2)兴安：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弋阳县的横峰寨置为县，隶广信府，即今横峰县。

(3)扬子：季抄本作“杨子”，有误。长江在今江苏仪征、扬州一带，古称

扬子江，因扬子津及扬子县而得名。金山和焦山，原皆在长江中，明时隶镇江府。清末，金山已与南岸相连。今名同，皆为游览胜地。

(4)浔阳：即浔阳江。长江在今九江市北一段古称浔阳江，因浔阳县而得名。小孤山在长江中，明时隶九江府彭泽县。今名同，楼阁建筑仍存。

(5)在渔隐不在此也："渔隐"，季抄本作"渔阳"，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6)弋(yì)阳：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弋阳县。

【译文】

十九日　早餐后，找到去贵溪县的船。船舱非常狭小，等待其他搭船的人，很久后才开船。这天早上浓云四面密布，不时有零星小雨。三十里，往西来到叫岩。濒临溪流的石崖盘曲突兀，下面插进深潭中，潭水澄碧如靛蓝一样，上面开有横向的洞穴，回绕横贯山峰的半中腰，从洞穴内穿行过去，如同行走在走廊阁道中，窗棂和门窗都能分辨出来。石崖上悬空写着"渔翁隐次"四个大字，石崖右侧就有石阶吸吮着水波。急忙叫船夫停船后上山。岩石纵横排列，穿过一条缝隙后绕到石崖后面，看见一条小径，于是逆着源头进入壑谷。石崖后面群峰环绕绵亘，草木交积，心知已走错了路，却更想去穷究源头。峰回谷转，居民大多横截山坞建成池塘养鱼。绕着山麓有一户山村人家，房屋建在云雾中，在翠绿丛中筑巢，仿佛有种幽雅的情趣。急忙跑过去问路，原来此地已属兴安县。房屋前边对着的呈圆形横亘着而且高高耸起的山，叫做团鸡石岭，那是铅山县的西境。团鸡石岭的西面就是叫岩寺了。叫岩前方面临大溪，渔隐崖突立在左侧，还有一座石崖对面突立在右侧。右侧石崖的前方，一座圆形的山峰兀立在溪流中央，正如扬子江中的金山、焦山以及浔阳江中的小孤山，而且这座山峰更圆更整齐，这就是所称的印山了。寺后的岩石中间是空的，两旁回绕突立，架起一座轩廊，这就是叫岩。叫岩被叫岩寺挡住了，优美空旷的景色，在渔隐崖不在这里了。叫岩西面十里处是弋阳县的辖境，又有一座山正好耸峙在溪流的右岸，好像排列着的屏风而且很整齐，山上有佛寺，不知寺院的名称，因为急于行船来不及上登，大概

也是一处神奇的地方。又行三十里，夕阳已西下，西南方渐渐晴开，遥望一座孤峰上插在天际，询问后知道那是龟岩，在弋阳县城南面十五里处。我心中对龟岩十分羡慕，可是已经找到去贵溪县的船，不能中止。又行船十里到达弋阳县城的东关，于是把行李交付静闻随同船离开，我与顾仆留在东关外的旅店中，为的是明天去龟岩。半夜狂风怒吼，下起雨来。

二十日　早起，雨不止。平明持盖行(1)，入弋阳东门。其城南临溪上，溪至此稍逊而南，濒城乃复浚支流为濠，下流复与溪合。雨中过县前，又西至西南门，遇一龟岩人舒姓者欲归，遂随之出城。过壕梁(2)，三里，渡大溪。溪南有塔，乃弋阳之水口也。自是俱从山冈行，陀石高下，俱成块而无纹，纤土不受也。时雨愈甚，淋漓雨中，望龟峰杳不可睹。忽睹路口一峰，具体而小，疑即夜来插天诱余者，询之知为羊角峤，其去龟峰尚五里也。比至，遥望一峰中剖如门。已而，门之南忽岐出片石如圭，即天柱峰也。及抵其处，路忽南去。转而东入，先过一堰，堰南汇水一池，即放生池也。池水浸两崖足(3)。循崖左凿石成栈，即展旗峰也。上危壁而下澄潭，潭尽，竹树扶疏，掩映一壑，两崖飞瀑交注，如玉龙乱舞，皆雨师山灵合而竞幻者也。既入，忽见南崖最高处，一窍通明，若耳之附颅，疑为白云所凝，最近而知其为石隙。及抵方丈，则庭中人立而起者不一，为云气氤氲，隐现不定。时雨势弥甚，衣履沾透，贯心上人急解衣代更，爇火就炙，心知众峰之奇，不能拨云驱雾矣。是日竟日夜雨，为作《五缘诗》。晚卧于振衣台下之静室中。

【注释】

(1)盖：江东称白茅苫为盖，系草编的覆盖物，披于身以蔽雨。

(2)壕(háo)梁：护城河上的桥。壕，护城河。

(3)池水浸两崖足：原作“池水两浸崖足”，据后文改。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雨下个不停。天明时打着伞上路，进入弋阳县城的东门。弋阳城南边面临溪流，溪流到了这里稍微向南退去，濒临城墙的地方又疏挖了一条支流作为护城濠，下游又与溪流汇合。在雨中经过县衙前边，又向西来到西南门，遇见一个姓舒的龟岩人想要回家去，便跟随他出了城。走过护城濠上的桥，三里，渡过大溪。大溪南岸有座塔，这是弋阳江的河口了。从这里起都是在山冈之间行走，倾斜的石山高低不一，都是成块的岩石却没有石纹，没有丝毫泥土。此时雨更大了，在湿淋淋的雨中，眺望龟峰，杳然不可看见。忽然间看见路口有一座山峰，具有龟山的形态却小一些，怀疑就是昨天夜里来的时候高插天际引诱我的山峰了，询问姓舒的后知道那是羊角峤，此地距离龟峰还有五里路呢。等走到时，远远望去，一座山峰从中间剖开，像门一样。继而，石门的南边忽然岔出一片像玉圭一样的岩石来，这就是天柱峰了。等到了这片岩石处，道路忽然转向南去。我转向东进去，先经过一个水坝，水坝南边积了一池水，这就是放生池了。池水浸泡着两面的山崖脚。沿着山崖左边在石壁上凿出的栈道进去，就是展旗峰了。上面是高险的石壁，下面是澄碧的深潭，深潭的尽头，竹树扶疏，掩映着整个壑谷，两面山崖上飞流的瀑布交相奔泻，如玉龙乱舞，这都是雨师山神互相配合从而竞相变幻的景象了。进入壑谷后，忽然看见南面山崖的最高处，一个石窍透着亮光，好像耳朵附着在头颅上的样子，怀疑是白云凝聚成的，走到最接近的地方才知道那是一条石缝。等到了龟岩寺中的方丈时，就见庭院中有人站着，不止一个人，因为云气氤氲，人影出没不定。此时雨势更大，衣服鞋子都湿透了，贯心上人急忙脱下衣服给我换上，点燃火炉烤衣服，心知群峰的奇异之处，却不能拨开乌云驱散浓雾一看究竟了。这一天一整天直到夜里都在下雨，为此我作了一首《五缘诗》。晚上睡在振衣台下面的静室中。

二十一日　早起，寒甚，雨气渐收，众峰俱出，惟寺东南绝顶尚有云气。与贯心晨餐毕，即出方丈中庭(1)，指点诸胜。

【注释】

(1)方丈：《维摩诘经》说，维摩诘的居处，室方一丈，能广容大众。后因称佛教寺院里长老或住持居住的地方为方丈。中庭：厅堂的正中。

【译文】

二十一日　早晨起床，冷极了，雨和云气渐渐有所收敛，群峰都显露出来，唯有寺院东南方的绝顶上还有云气。与贯心吃完早餐后，立即出到方丈的庭院中，指点各处的胜景。

盖正南而独高者为寨顶，顶又有石如鹦嘴，又名鹦嘴峰，今又名为老人峰。上特出一圆顶，从下望之，如老僧南向，袈裟宛然，名为“老人”者以此。上振衣台平视，则其峰渐分为二；由双剑下窥，则顶若一叶缀起。其北下之脊，一起而为罗汉，再起而为鹦哥，三起而为净瓶，为北下最高脊，四起而为观音，亦峭。此为中支，北与展旗为对者也，楠木殿因之。从南顶而西，最峭削者为龟峰、双剑峰(1)。龟峰三石攒起，兀立峰头，与双剑并列，而高顶有叠石，如龟三叠，为一山之主名。峰下裂隙分南北者为一线天，东西者为摩尼洞，其后即为四声谷。从其侧一呼，则声传宛转凡四，盖以峰东水帘谷石崖回环其上故也。峰东最高者即寨顶，西之最近者为含龟峰，其下即寨顶、含龟分脊处，而龟峰、双剑峭插于上，为含龟所掩，故其隙或显或合；合则并成一障，时亦陡露空明，昨遂疑为白云耳。双剑亦与龟峰并立，龟峰三剖其下而上合，双剑两岐其顶而本连。其南有大书“壁立万仞”者，指寨顶而言也。款已剥落，云是朱晦庵。此二峰为西南过脊之中，东北与香盒峰为对者也，而旧寺之向因之。从西而北，联屏障于左者，一为含龟峰，其下即为振衣台，平石中悬屏下，乃道登摩尼、一线天者也。二为明星峰，北接双鳌，南联含龟，在正西峰为最高，其上有窍若星。三为双鳌峰，峰北下插澄潭，即入谷所经放生池南崖也。此三峰环峙于谷西，而寨顶之脉西北尽于此。从南顶而东，最回环者为城垛峰、围屏峰，此为东南层绕之后，西北与双

鳌峰为对者也。从东而北，列嶙峋于右者，覆者为轿顶峰，尖者为象牙峰，踞者为狮子峰。此联翩于谷东，而寨顶之脉东北转于此，又从北而骈立为案焉。平而突者为香盒峰也。幻而起者灵芝峰也，即方丈静室所向。斜而张者展旗峰也，东昂西下，南北壁立，南插澄潭，即入谷之凿栈于下者。此三峰排拱于谷北，而寨顶之脉西南尽于此(2)。此俱谷之内者也。

【注释】

(1)龟峰：在弋阳县南十余里，有三十二峰，皆如笋笏林立，峭不可攀。中峰有巨石如龟形，故名龟峰。今仍为著名游览胜地。

(2)而寨顶之脉西南尽于此："西南"，陈本、"四库"本作"东北"，乾隆本作"西北"，丁本从"东北"。

【译文】

正南方独自高耸的山峰是寨顶，顶上又有块岩石像鹦鹉嘴，又叫鹦鹉峰，如今又称为老人峰。上面单独冒出来一个圆顶，从下面望去，像一个面朝南的老和尚，袈裟宛如真的，取名为"老人"的原因就在于此。登上振衣台水平看过去，就见这座山峰逐渐分为两座；从双剑峰向下窥视，就见那圆顶像一片叶子连缀而起。寨顶向北下延的山脊，第一次耸起成为罗汉峰，再度耸起成为鹦哥峰，第三次耸起成为净瓶峰，是向北下延的山脊最高的地方，第四次耸起成为观音峰，也很峭拔。这是中间的支脉，是与北面的展旗峰对峙的山脊了，楠木殿就建在这条山脊上。从南面的寨顶往西去，最峭拔陡削的山峰是龟峰、双剑峰。龟峰上三块岩石攒聚在一起耸起，兀立在峰头，与双剑峰并列，而高高的峰顶上有重叠的巨石，像三只乌龟叠在一起，成为整座山的主要的名字。龟峰下呈南北向分开的裂缝是一线天，东西向的裂缝是摩尼洞，摩尼洞后面就是四声谷。从四声谷侧边呼叫一声，声音就会辗转回响四次，大概是龟峰东面水帘谷的石崖回绕在四声谷的上面的缘故吧。龟峰东面的最高处就是寨顶，西面最近的山峰是含

龟峰，含龟峰下就是寨顶、含龟峰分开的山脊所在处，然而龟峰、双剑峰峭拔地高插在上面，被含龟峰遮挡住，所以龟峰上的那条裂缝有时显露出来有时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就合并成一座山峰，不时也会突然露出天空中的亮光，昨天竟然怀疑是白云了。双剑峰也与龟峰并立，龟峰的下部剖分为三部分而上面是合在一起的，双剑峰是峰顶分为两部分下部是相连的。双剑峰南面写有“壁立万仞”的大字，是指寨顶而言的。落款已经剥落，据说是朱晦庵题写的。这两座山峰位于往西南延伸而过的山脊的中段，是与东北的香盒峰对峙的山脊了，而原来的寺院从前就建在这条山脊上。从西面向北延伸，在左边像屏障一样连接不断的，一座是含龟峰，含龟峰下就是振衣台，是高悬在屏风样的石壁中间的石头平台，下面是上登摩尼洞、一线天的道路经过的地方。第二座是明星峰，北面接着双鳌峰，南面连着含龟峰，在正西面的山峰中是最高的，山峰上有个石窍很像星星。第三座是双鳌峰，双鳌峰的北面下插在澄碧的深潭中，就是我进入山谷时经过的放生池南面的山崖了。这三座山峰环绕耸峙在四声谷的西面，而寨顶向西北延伸的山脉在这里到了尽头。从南面的寨顶往东去，最为回旋环绕的山峰是城垛峰、围屏峰。这是往东南一层层环绕之后，与西北方的双鳌峰对峙的山峰了。从东面往北延伸，在右边山势嶙峋排列着的，下覆的是轿顶峰，尖耸的是象牙峰，蹲伏着的是狮子峰。这些山峰连绵起伏于四声谷的东面，而寨顶的山脉从东北面转到这里，又从北面并排矗立，成为案山。平缓突起的是香盒峰了。形态变换耸起的是灵芝峰了，就是方丈静室面对着的山峰。斜向张开的是展旗峰，东边高高昂起西边下垂，南北两面峭壁直立，南面插入澄碧的深潭中，就是我进入山谷时在下面开凿的栈道崖壁了。这三座山峰成排拱卫在四声谷的北面，而寨顶往西南延伸的山脉在这里到了尽头。这都是四声谷内层的山峰了。

若谷之外，展旗之北为天柱峰，即昨遥望开岐如圭者，旁又为狗儿峰(1)。狮子之南为卓笔峰。围屏峰之南，深壑中有棋盘石。寨顶之南又有朝帽峰。峰独高，孤立寨顶后，余从弋阳东舟中遥见者即此，

近为诸峰所掩。又寨顶、朝帽间，则为接引峰。寨顶之西有画笔峰，盖寨顶北下者，既为罗汉诸峰，其南回西绕，列成屏嶂，反出龟峰之后者，此是也。岩上有泉，是名水帘洞。此俱谷之外者也。

【注释】

(1)狗儿峰：乾隆本、“四库”本作“犬子峰”。

【译文】

至于四声谷之外，展旗峰的北边是天柱峰，就是昨天远远看见的像玉圭一样岔开的山峰，旁边又是狗儿峰。狮子峰的南边是卓笔锋。围屏峰的南边，幽深的壑谷中有块棋盘石。寨顶的南面又有朝帽峰。这座山峰独自高耸，孤立在寨顶后面，我从弋阳县城东的船中远远看见的就是这座山峰，在近处被群峰挡住了。又在寨顶、朝帽峰之间，则是接引峰。寨顶的西面有画笔峰，大概是寨顶向北下延的山脉，就形成罗汉峰等山峰，山脉向南迂回再向西环绕，排列成屏风样的山峰，反而出现在龟峰后面的山峰，就是这座画笔峰了。山崖上有泉水，这里名叫水帘洞。这些都是四声谷外围的山峰了。

其谷四面峰攒，独成洞窟。惟西向一峡，两崖壁立，水从中出，路亦从之。其南从龟峰之下，西从狮子峰之侧(1)，北从香盒、天柱之间，皆逾峰跻隙而后得度，真霄壤间一灵胜矣。其中观音峰一枝，自寨顶北坠，分为二谷：西则方丈静室所托，最后为振衣台、摩尼洞之路；东则榛莽深翳。

【注释】

(1)西从狮子峰之侧：“西”，乾隆本、“四库”本作“东”。

【译文】

这个山谷四面群峰攒聚，独自形成洞窟。唯有西面有一条峡谷，

两面悬崖峭壁矗立，水从峡谷中流出去，路也从峡谷中走。道路从南面的龟峰下面，向西从狮子峰的侧面，向北从香盒峰、天柱峰之间，都是穿越山峰间的缝隙上登然后才得以进去，真是天地间一处灵秀优美的景致啊！群山中观音峰那一条支脉，自寨顶往北下垂，分为两个山谷：西面的山谷就是方丈静室依托之处，最后面是去振衣台、摩尼洞的路；东面的山谷却被丛生的草木深深地覆盖着。

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之下，仰视“饿虎赶羊”诸石，何酷肖也。使芟夷深莽，叠级置梯，必有灵关再辟，奥胜莫殚者(1)。惜石乱棘深，无能再入。出，循狮子峰之北，逾岭南转，所谓轿顶、象牙诸峰，从其外西向视之，又俱夹叠而起。中悬一峰，恍若卓笔，有咄咄书空之状(2)，名之曰卓笔峰，不虚也，不经此不见也。峰之下俱石冈高亘。其东又有石峰一枝，自寨顶环而北，西与轿顶、象牙诸峰，又环成一谷。余从石冈直南披其底，复以石乱棘深而出。因西逾象牙、狮子之间，其脊欹削，几无容足，回瞰内谷，真别有天地矣。此东外谷之第一层也。

【注释】

(1)莫殚(dān)：不尽。殚，竭尽。

(2)咄咄(duō)：表示惊诧的叹词，用以形容使人惊讶的事物。

【译文】

我拖着拐杖分开荆棘深入进去，直达围屏峰、城垛峰之下，仰视“饿虎赶羊”等岩石，是何等地酷似啊！假使铲掉深深的丛莽，垒砌石阶，放上梯子，必定有灵关一样的地方再次得到开辟，深藏的优美景色定会层出不穷。可惜石块杂乱荆棘茂密，无法再深入。出来，沿着狮子峰的北面，越过山岭向南转，所谓的轿顶峰、象牙峰等山峰，从山谷外面向西远看它们，又都相夹重叠地耸起。中间高悬着一座山峰，仿佛好像直立的笔，有咄咄逼人在天空中书写的样子，把它起名

叫卓笔锋，不是虚名，不经过此地是看不见的了。卓笔锋下都是石头山冈高高横亘着。它的东面又有一列石峰，自寨顶向北环绕，在西面与轿顶峰、象牙峰等山峰，又环绕成一个山谷。我从石头山冈间一直往南穿越到石峰的底下，再次因为石块杂乱荆棘茂密便出来了。于是向西穿过象牙峰、狮子峰之间，这里的山脊倾斜陡削，几乎无法立脚，回头俯瞰里面的山谷，真是别有天地了。这是东外谷的第一层。

复循外岭东行，南转二里，直披寨顶之后，是为棋盘石。一大石穹立谷中，上平如砥，镌其四旁，可踞可憩。想其地昔有考槃，今成关莽，未必神仙之遗也。其西南为朝帽峰，西北为寨顶，盖即围屏峰之后也。其外峰一枝，自朝帽峰下复环而北，又成一谷，但其山俱参差环立，不复如内二枝俱石骨削成者矣。此东外谷之第二层也。

【译文】

又沿着外围的山岭往东行，转向南二里，直接穿越到寨顶的后面，这是棋盘石。一块大石头穹然矗立在山谷中，上面平滑得如磨刀石，岩石四旁被雕凿过，可以坐着休息。想来这个地方从前有人隐居，今天成了封闭荒凉的丛莽，未必是神仙的遗迹了。这里的西南是朝帽峰，西北是寨顶，大概就在围屏峰的后面了。这里外围的一列山峰，从朝帽峰的下面再向北环绕，又形成一个山谷，但这些山都参差不齐地环绕矗立着，不再像里面的两列山那样全是被削成骨头样的岩石了。这是东外谷的第二层。

寨顶、朝帽之间，峰脊度处，一石南向而立，高数十丈，孤悬峰头，俨若翁仲(1)，或称为接引峰，或称为石人峰。从棋盘石望之不觉神飞，疑从此可跻绝顶，遂披棘直穷岭下，则悬崖削石，无可攀跻也。仍从旧路至狮峰，过香盒峰，登灵芝峰，望天柱、狗儿二峰，直立北谷中。盖展旗与其北一峰又环成一谷，此北外谷也。

【注释】

(1)翁仲：传说有阮翁仲身达一丈三尺，异于常人，秦始皇命他出征匈奴，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外。后即称铜像、石像为翁仲。

【译文】

寨顶、朝帽峰之间，山峰的山脊过渡之处，一块岩石面向南矗立着，高达几十丈，孤悬在峰头，俨然像一尊石像，有人称之为接引峰，有人称之为石人峰。从棋盘石眺望它，不禁神魂飞舞，怀疑从这里可以上登绝顶，于是分开荆棘直接到达岭下，却是高峻陡削的悬崖，无处可以攀登。仍旧从原路来到狮子峰，经过香盒峰，登上灵芝峰，远望天柱峰、狗儿峰两座山峰，笔直耸在北面的山谷中。原来展旗峰与它北面的一座山峰又环绕形成一个山谷，这就是北外谷了。

既而从展旗之西南，直东上其巅。东南眺朝帽峰之东，又分立一石，亦如接引，而接引则隐不可见；南眺叠龟、双剑，俱若一壁回环，无复寸隙也。下峰，从夹栈西出，循潭外南行(1)，出双鳌、明星、含龟之后，东视三峰，其背俱垂土可上。舍而更南，东入即水帘之径，逾叠龟、双剑，即下振衣谷中之道也。更舍而南，见有道东上，知为寨顶无疑矣。贾勇而登，二里，西视叠龟、双剑已在足下，始知已出水帘上。下视谷中，三面回环如玦，惟北面正对龟峰、双剑，其西有隙可通，然掩映不见所从。此南外谷之第一层也。

【注释】

(1)循潭外南行：“潭”，乾隆本、“四库”本作“放生池”。

【译文】

随后从展旗峰的西南面，一直向东登上峰顶。向东南眺望朝帽峰的东面，又分立着一块岩石，也像接引峰一样，而接引峰却被挡住了看不见；向南眺望叠龟峰、双剑峰，都像是一堵石壁回绕着，不再有一寸缝隙。下了展旗峰，从夹壁上的栈道向西出来，沿着水潭外侧往南行，出到双鳌峰、明星峰、含龟峰的后面，向东看这三座山峰，山

背面都是下垂的土坡可以上登。放弃这里再向南走，向东进去就是去水帘洞的小径，越过叠龟峰、双剑峰，就是下到振衣谷中的路了。再次放弃又往南走，看见有条路向东上行，知道是去寨顶的路无疑了。鼓足勇气上登，二里，向西看去，叠龟峰、双剑峰已经在脚下，这才知道已经到了水帘洞的上面。下瞰山谷中，三面回绕如玉玦，唯有北面正对着龟峰、双剑峰，山谷西面有个缺口可以通行，然而山峰掩映看不见是通到哪里去。这是南外谷的第一层。

循崖端再上，已而舍左从右，则见东南冈上，乱石涌起，有若双芝骈立，盘大茎小，下复并蒂，中有穿孔，其上飞舞成形，应接不暇。又上一里，既登一顶，复舍右从左，穿石隙而上，转而东南行，其顶更穹然也。其北复另起一顶，两顶夹而成峡，东南始于过脊，西北溢于水帘，山遂剖为两界，而过脊之度其东南者，一石如梁，横两顶之间，梁尽而轰崖削起，决无登理。踞脊上回瞰南谷，崩隤直下，不见其底，但见东西对崖，悬岚倒翠，不知从何而入。此南外谷之第二层也。

【译文】

沿着石崖前端再上走，不久舍弃左边从右边上登，就看见东南方的山冈上，乱石涌起，有的像一对灵芝并排矗立，菌盘大茎干小，下面又像并蒂莲一样连在一起，中间穿有一个孔；山冈上乱石飞舞，形成不同形态，应接不暇。又上登一里，登上一座峰顶后，又舍弃右边从左边走，穿过石缝往上走，转向东南行，这座峰顶更加穹隆而起。这座峰顶的北边又耸起另外一座峰顶，两座峰顶夹成峡谷，这条峡谷始于东南方山脊延伸而过之处，水流从西北方的水帘洞溢出去，山与水被剖为两半，而延伸而过的山脊在这里东南方的地方，一块岩石像桥一样，横跨在两座峰顶之间，石桥完后崩塌的悬崖陡削地耸起，绝无上登的可能。盘腿坐在山脊上回头俯瞰南面的山谷，笔直向下崩塌，看不见它的底，只见东西两面石崖对峙，山间云雾高悬，绿树倒垂，不知从哪里进入山谷中。这是南外谷的第二层。

久之，觅路欲返，忽见峡北之顶，有石如凿级自峡中直上者，因详视峡南石上，亦复有级如之，始知其路不从脊而从峡也。盖其寨为昔人盘踞之处，故梯险凿空，今路为草没，而石迹未泐。遂循级北下峡中，复自峡攀级北上，一里，复东登再高处，极其东南，则恍与接引比肩，朝帽觌面矣。惟朝帽东离立之石，自隐不见，而朝帽则四面孤悬，必无可登。而接引之界于其中者，已立悬脊之上，两旁俱轰石错块，不特下不能上，即上亦不能下。其北下之谷即棋盘，其南下之谷即朝帽南来之脉所环而成者，亦不知其从何而入。此南外谷之第三层也。

【译文】

很久之后，想找路返回去，忽然看见峡谷北面的峰顶上，好像有开凿好的石阶从峡谷中一直向上去，因而详细观察峡谷南面的石壁上，也还是有像这样的石阶，这才知道登顶的路不是从山脊上走而是从峡谷中走。原来这个山寨是从前有人盘踞的地方，所以在险峻的山崖上凌空开凿了石阶，如今道路被荒草堙没，但石阶的痕迹没有完全被磨灭。于是沿着石阶往北下到峡谷中，又从峡谷中沿着石阶向北上登，一里，又向东登上更高处，走到山峰东南的尽头处，便仿佛与接引峰并肩而立，与朝帽峰面对面了。只是朝帽峰东面的那块分立的岩石，被自身遮住了看不见，而朝帽峰则是四面孤悬，必定无处可以上登。而且接引峰隔在两座山峰的中间，已经矗立在高悬的山脊之上，两旁都是崩塌错落的石块，不仅从下面不能上去，即便是在上面也不能下来。接引峰北边下面的山谷就是棋盘谷，南边下面的山谷就是朝帽峰南面延伸来到山脉环绕形成的山谷，也是不知道从哪里进入山谷。这是南外谷的第三层了。

独西无外谷。乃绝顶之北，东分为围屏、城垛，西分为鹦口；然其异，下仰则穹然见奇，上瞰反窅绝难尽也。时日色已暮，从绝顶四里下山。东向入至双剑、叠龟之下，见有路可入水帘洞，第昏黑莫辨，亟逾岭入方丈焉。

【译文】

唯独西面外围没有山谷。绝顶的北面，东边分为围屏峰、城垛峰，西边分为鹦口峰；然而它们的奇异之处是，从下面仰望则穹然隆起现出奇异的景象，在上面俯瞰反而极为深远难以看到全貌。此时天色已晚，从绝顶上下行四里下了山。向东进去来到双剑峰、叠龟峰的下面，看见有条路可以进入水帘洞，只是天色昏黑无法辨清道路，急忙越过山岭进入方丈。

二十二日　晨起，为贯心书《五缘诗》及《龟峰》五言二首、《赠别》七言一首。晨餐后，复逾振衣台，上至叠龟峰之下，再穿一线而东，复北过四声谷。盖四声谷之壁，有一隙东南向，内皆大石叠架，若累级悬梯，便成楼阁，可通西北。而出其西北为摩尼洞，正下临方丈，平挹观音、净瓶、狮子诸峰。遂下岭，西南循外谷入水帘洞。其处三面环崖，回亘白天，而北与龟、剑二峰为对，泉从崖东飘坠，飞珠卷雪，为此中绝胜。盖龟峰峦嶂之奇，雁宕所无，但诎水观耳。此谷独飞珠卷雪，在深谷尤异。但其洞虽与泉对，而洼伏崖末为恨。顾其危崖四合，已可名洞，不必以一窟标举也。时朔风舞泉，游漾乘空，声影俱异。霁色忽开，日采丽崖光水，徘徊不能去。久之，再饭于寺，别贯心行。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为贯心书写了《五缘诗》、《龟峰》两首五言诗以及一首《赠别》七言诗。早餐后，又越过振衣台，上到叠龟峰的下面，再次穿过一线天往东走，又向北经过四声谷。原来四声谷四面的石壁，有一条缝隙通向东南方，夹缝里面都是叠架着的巨石，如果砌起石阶架起梯子，便成了楼阁，可以通到西北方。而后出到四声谷的西北方，是摩尼洞，正好下临方丈，水平对着观音峰、净瓶峰、狮子峰等山峰作揖。于是走下岭来，往西南沿着外谷进入水帘洞。此处三面石崖环绕，从天上回绕绵亘而下，而北面与龟峰、双剑

峰两座山峰对峙，泉水从石崖东边飘落下来，玉珠飞溅，雪花翻卷，是这座山中景色最优美的地方。大致说来，龟峰的峰峦叠嶂的奇异景色，是雁宕山所没有的，但只是缺少有水的景观罢了。这个山谷中唯独玉珠飞溅雪花翻卷，在深山峡谷中尤为奇异。只是山洞虽然与泉水相对，可却低洼下伏在悬崖脚下，很为遗憾。环顾山谷，危崖四面闭合，已经可以称为洞，不必用一个洞窟作为标志来宣扬了。此时北风舞动着泉水，水流凌空荡漾，水声和光影都很奇异。天色忽然晴开，太阳光在山崖上形成绚丽的彩虹，山光水色，让人徘徊不能离开。很久之后，再次在寺中吃饭，辞别贯心上路。

仍从崖栈西出，十里，排前。五里，过状元桥北之分路亭，其南路乃由桥而至黄源窑者，从其西行十五里至留口(1)，暮涉其溪。溪西即为贵溪界，其溪自黄源来，至此入大溪，而市肆俱在溪西，乃投宿焉。自排前至留口，回望龟峰，只见朝帽峰俨若一羊角插天，此西向之望也，与弋阳东面之望不殊纤毫，第此处转见一石人亭亭在旁更为异耳。

【注释】

(1)留口：今作“流口”，在弋阳县西隅，信江东南岸。

【译文】

仍然从崖壁上的栈道向西出来，行十里，到排前。行五里，经过状元桥北边的分路亭，分路亭南边的路是从状元桥去到黄源窑的路，从分路亭往西行十五里到留口，天黑时涉过村前的溪流。溪流西岸就是贵溪县的地界，这条溪流从黄源窑流来，流到此地汇入大溪，而集市店铺全在溪流西岸，于是投宿在这里。自排前到留口，回头眺望龟峰，只见朝帽峰俨然像一只羊角插在天上，这是在西面望见的景象了，与在弋阳县城东面望见的不差丝毫，只是在此处反而看见一个石人亭亭玉立在朝帽峰旁更为奇异罢了。

二十三日　晨起，渡大溪之北，复西向行。八里，将至贵溪城，忽见溪南一桥门架空，以为城门与卷梁皆无此高跨之理。执途人而问之，知为仙人桥，乃石架两山间，非砖砌所成也。大异之，即欲渡，无梁。亟趋二里，入贵溪东关(1)，二里至玉井头，觅静闻于逆旅，犹未晨餐也。亟索饭，同出西南门，渡溪而南即建昌道矣。为定车一辆，期明晨早发，即东向欲赴仙桥，逆旅主人舒龙山曰："此中南山之胜非一。由正南门而过中坊渡一里(2)，即为象山，又名挂榜山，乃陆象山之遗迹也(3)，仰止亭在焉。其西南二里为五面峰，上有佛宇峰，下有一线天，亦此中之最胜也。其南一里为西华山，则环亘而上，俱仙庐之所托矣。其北二里为小隐岩，即旧名打虎岩者也。出小隐二里为仙桥，乃悬空架壑而成者。此溪南诸胜之概也。然五面峰之西，即有溪自南而北入大溪，此中无渡舟，必仍北渡而再渡中坊。"予时已勃勃，兴不可转，遂令龙山归，而问道于路隅。于是南经张真人墓。碑乃元时敕赵松雪撰而书者，刳山为壁，环碑于中。又一里，越一小桥，由旁岐东向溪，溪流直逼五面峰下。盖此溪发源于江湖山，自花桥而下即通舟楫(4)，六十里，西北至罗塘，又二十里至此，入溪为通闽间道(5)，其所北转皆纸炭之类也。适有两舟舣溪畔(6)，而无舟人；旋有一人至，呼之渡，辄为刺舟。过溪而东一里，由峰西北入其隘中，始知其山皆石崖盘峙，中剖而开，并夹而起，远近不一，离立同形。随路抵穹岩之下，拾级而上，得一台，缀两崖如掌。其南下之级，直垂涧底；其西上之级，直绕山巅。余意南下者为一线天，西上者为五面峰也。先跻峰，攀磴里许而至绝顶，则南瞰西华，东瞰夹壁，西瞰南溪，北瞰城邑，皆在指顾。然山雨忽来，僧人留点，踉跄下山。复从前磴南下一线天，则两崖并夹而上，直南即从峰顶下剖者，是为直峡。路至夹中忽转而东，穿坠石之隙，复得横峡。俱上下壁立，曲直线分，抵东而复出一坞，若非复人世矣。由坞而南，望两崖穹岩盘窦，往往而是，最南抵西华，以已从五面峰瞰视，遂不复登。

【注释】

(1)贵溪：明为县，隶广信府，即今贵溪市。

(2)中坊渡：在贵溪城南郊，信江南岸，今作“中航渡”。

(3)陆象山(1139—1193)：即陆九渊，字子静，金谿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曾知荆门军，后回乡讲学，听者云集。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

(4)花桥：今名同，在贵溪市南境，西溪河源。舟楫：船只。

(5)“入溪”句：此溪明时称须溪，即今西溪河。

(6)舣(yǐ)：停船在岸边。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渡到大溪的北岸，又向西行。八里，即将到达贵溪县城，忽然看见溪流南岸一座桥的桥洞高架在空中，我认为城门和桥拱都没有像这样高跨在空中的道理。拉住路上的人询问，才知道是仙人桥，是岩石架在两山之间，不是用砖砌成的。我对此觉得非常奇异，想立即渡过溪流，没有桥梁。急忙往前赶二里，进入贵溪县城的东关，二里后来到玉井头，在旅店中找到静闻，他还没有吃早餐。急忙找饭来吃了，一同出了西南门，渡过溪流往南走就是去建昌府的路了。因此预定了一辆车，约定明天清晨早早出发，随即向东想要赶到仙桥去，旅店主人舒龙山说：“这一带南山中的胜景不止一处。由正南门经过中坊渡前行一里，就是象山，又叫挂榜山，是陆象山的遗迹，仰止亭就在山上。象山向南二里处是五面峰，山上有佛寺，山峰下面有一线天，也是这一带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五面峰南面一里处是西华山，山势回环绵亘而上，都是修仙的那些人的房屋依托之处了。西华山北面二里处是小隐岩，就是从前名叫打虎岩的地方。出了小隐岩二里处是仙桥，是悬空架在壑谷上形成的。这是溪流南岸各处胜景的大概情况了。然而五面峰的西面，马上就有溪水自南往北流入大溪，那里没有渡船，必须仍然渡到北岸而后再从中坊渡南渡。”我此时已经兴致勃勃，不可转变，便命令舒龙山回去，而我就在路旁问路。从这里向南经过张真人墓。墓碑是元代皇帝下令赵松雪撰文并书写的，山石被剖为石壁，把墓碑围绕在中间。又行一里，越

过一座小桥，由桥旁的岔路往东走向溪边，溪流一直逼到五面峰下。原来这条溪流发源于江湖山，从花桥以下就可以通航，六十里，往西北流到罗塘，又是二十里后流到此地，沿溪流航行是通往福建的便道，船中向北转运的都是些纸张木炭之类的货物。恰好有两艘船停泊在溪流岸边，但没有船夫；随即有一个人来到，叫他摆渡，他便把船撑过来。渡过溪流后往东行一里，由五面峰西北面进入山隘中，这才知道这座山都是石崖盘绕耸峙，中间剖开，并排夹立而起，间隔远近不一，分别矗立，形态相同。顺着路走到穹隆的石岩下面，顺着石阶逐级上登，见到一个石台，连缀着两面的石崖如手掌。石台南面下走的石阶，一直下垂到山涧底；石台西面上走的石阶，一直绕到山顶上。我心想，往南下去是一线天，向西上登就是五面峰了。先上登五面峰，沿石阶攀登一里左右来到绝顶，于是向南俯瞰西华山，向东俯瞰夹立的石壁，向西俯瞰南面的溪流，向北俯瞰县城的城池，都在指点环顾之间。然而山雨忽然来临，僧人留我吃了点心，踉踉跄跄地下山来。又从前边走过的石阶向南下到一线天，就见两面的石崖并排相夹上耸，一直往南就是从峰顶向下剖开的地方，这是一条笔直的峡谷。道路来到夹缝中忽然转向东，穿过坠落岩石的缝隙，又见到一条横着的峡谷。上下都是墙壁一样直立着，曲直都只分开一条线，抵达东面后又出现一个山坞，好像不再是人世间了。由山坞中往南走，远望两面的山崖上，穹隆的岩石和曲折的洞穴，到处都是，山坞最南边直达西华山，由于已经从五面峰上俯瞰过，便不再登山。

仍转出一线天，北逾一岭，二里，转而东，入小隐岩。岩亦一山东西环转，南连北豁，皆上穹下逊，裂成平窍，可庐而憩。岩后有宋人洪驹父书云："宣和某年由徐岩而上(1)，二里，复得射虎岩。"余忆徐岩之名，前由弋阳舟中已知其为余家物，而至此忽忘不及觉，壁间书若为提撕者(2)，亟出岩询之，无一能知其处。已而再闻有称峨嵋，在小隐东南三里者，余意其为徐岩之更名也，亟从之。遂由罗塘之大道，过一岭，始北转入山，竹树深蒨(3)，岩石高穹，但为释人架屋叠墙(4)，无复本来面目，且知其非徐岩也。甫欲下，雨复大至，时已过

午，遂饭岩中。既饭，雨止。问仙桥之道，适有一知者曰："此有间道。循山而东，穿坞北去，四里可至。"从之。路甚荒僻，或隐或现，或岐而东西无定，几成迷津。久之逾一山，忽见砻然高驾者(5)，甚近也。及下谷而趋，复茫不可得，盖望之虽近，而隔崖分坞，转盼易向，倅不易遇矣(6)。既而直抵其下，盖一石高跨峰凹，上环如卷，中辟成门，两端石盘下柱，梁面平整如台，正如砌造而成。梁之东，可循崖而登其上；梁之西，有一石相去三丈余，轰踞其旁，若人之坐守者然。余先至桥下，仰视其顶，高穹圆整不啻数十丈；及登步其上，修广平直，驾虹役鹊之巧，恐不迨此也(7)。从其西二里，将抵象山，问所云徐岩，终不可得。后遇一老翁曰："余舍后南入即是。旧名徐岩，今为朝真宫，乃鬼谷修道处(8)，今荒没矣。非明晨不可觅，今已暮，姑过而问象山可也。"余以明晨将发，遂强静闻南望一山峡而入。始犹有路，渐入渐灭，两崖甚深。不顾莽刺，直穷其底，则石夹尽处，隘不容足。时渐昏黑，踯躅荆刺中，出谷已不辨路矣，盖此乃象山东之第三坞也。望其西又有一坞，入之不得路；时闻人声高呼，既久，知路在西，乃得入。则谷左高崖盘亘，一入即有深岩，外垂飞瀑。二僧俱新至托宿，问之，亦不知其为徐岩与否，当即所称朝真宫矣。此乃象山东之第二层也。从暗中出，复西而南寻象山，其地虽暗而路可循，两崖前突，中坞不深而峻，当其中有坊峙焉。其内有堂两重，祠位在前而室圮，后则未圮而中空。穿而入，闻崖间人语声，亟蹑级寻之，有户依岩窦间，一人持火出，乃守祠杨姓者，引余从崖右登仰止亭。亭高悬崖际，嵌空环映，仰高峰而俯幽壑，令人徙倚忘返(9)。杨姓者以昏黑既久，街鼓已动，恐舟渡无人，暗中扶余二里，送至中坊渡头。为余言，其父年已八十有八，尚健啖而善饭，盖孝而有礼者云。呼隔溪渡舟，渡入南关，里余，抵舒肆而宿。

【注释】

(1)宣和：北宋徽宗年号，时在1119—1125年，共七年。

(2)提撕：原为拉的意思，引申为提醒。

(3)蒨(qiàn)：草盛的样子。

(4)释人：佛教为释迦牟尼所创立，故佛教又称为释教。僧尼称为释人、释子，意即释迦的弟子。

(5)䃼：通“拱”。下同。

(6)倅(cuì)：通“猝”，突然。

(7)迨(dài)：及，到。

(8)鬼谷：即鬼谷子，相传为战国时楚人，隐于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持身之术和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

(9)徙(xǐ)倚：流连不去。

【译文】

仍然转出一线天，向北越过一座领，二里，转向东，进入小隐岩。小隐岩也是一座呈东西向环绕围转的山，南面相连，北面开阔，都是上面穹隆下面退缩进去的山崖，裂成平坦的石窍，可以建屋歇息。小隐岩后面有宋代人洪驹父书写的碑文，说：“宣和某一年由徐岩往上走，二里，又找到射虎岩。”我回忆起徐岩的名字，先前经过弋阳县时在船上我已经知道是我们徐家的东西，可到了此地忽然忘记了，没有及时觉察到，石壁上的字好像为了提醒我一样，急忙走出小隐岩来询问，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地方。随即又听见有称为峨嵋岩的，在小隐岩东南三里处，我猜测那是徐岩的另一个名称，急忙赶去那里。于是沿着去罗塘的大道，越过一座岭，才向北转进山中，竹树深密，岩石高高隆起，只是被僧人们建起屋子砌上围墙，不再是本来面目，况且我已知道这里不是徐岩了。刚想下山，雨又猛烈来临，时间已过了中午，便在峨嵋岩中吃饭。饭后，雨停了。打听去仙桥的路，恰好有一个认识路的人说：“这里有条便道。沿着山往东走，穿过山坞向北去，四里路可以走到。”听从他的话。这条路十分荒凉偏僻，时隐时现，或者岔向东西两边飘忽不定，几乎成了迷津。很久后越过一座山，忽然看见高高架着的石桥，非常近了。等走下山谷赶过去时，又茫然不能看见了，大概是因为远望它虽然很近，却被山崖和

山坞分隔开，转眼间改变了方向，突然间不容易看见了。继而直接到达仙桥的下面，原来是一块岩石高跨在山峰的下凹处，上面是环形的如桥拱，中间辟成门洞，两头的岩石向下弯曲形成柱子，桥面平整得如平台，正像人工垒砌建造而成的。石桥的东边，可以沿着石崖上登到桥上；石桥的西边，有一块岩石相距三丈多，突兀地蹲坐在石桥旁边，好像是人坐在那里守桥的样子。我先来到桥下，仰视头顶上的桥，高高隆起，又圆又齐整，高处不下几十丈；到登上桥上散步，又长又宽，又平又直，驾着彩虹驱使喜鹊架起的七夕日的鹊桥，恐怕也赶不上这里了。从仙桥向西二里，即将抵达象山，询问所说的徐岩，始终不能找到。后来遇见一位老翁，他说："从我房子后面向南进去就是。旧时名叫徐岩，今天是朝真宫，是鬼谷子修道的地方，如今荒废湮没了。不等到明天早上是不可能找到的，今天已经天晚，可以姑且先去探寻象山。"我以为明天早晨就要出发，便强逼着静闻望着南面的一条山峡进去。开始时还有路，逐渐进去路逐渐消失了，两面的山崖非常幽深。不顾荒草刺丛，直接走到底，就见石崖相夹的尽头处，狭窄得放不下脚。此时天色渐渐昏黑下来，徘徊在荆棘刺丛中，走出山谷时已经分辨不出道路来了，大概这里就是象山东面的第三个山坞了。望见这里的西面又有一个山坞，要进山坞去却找不到路；这时候听见有人高声呼叫，很久之后，才知道路在西边，于是得以进入山坞。就见山谷左边高悬的山崖盘绕绵亘着，一进去就有一个幽深的岩洞，外边垂挂着飞泻的瀑布。两个僧人都是新到这里寄宿的，向他们打听，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徐岩，应当就是所说的朝真宫了。此地是象山东面的第二层了。从黑暗中出来，又向西走而后向南去寻找象山，这地方虽然黑暗但有路可以顺着走，两面的石崖前突，中间的山坞不深但很陡峻，在山坞中有座牌坊耸立在那里。牌坊里面有两重祠堂，祠堂中的灵位在前边但房子已经倒塌，后面的房子则没有倒塌但屋中是空的。穿过祠堂进去，听见山崖上有人说话的声音，急忙踏着石阶去寻找，有道门依傍在岩洞中，一个人拿着火把出门来，是一个姓杨的守祠堂的人，带领我从石崖右边登上仰止亭。仰止亭高悬在山崖边，嵌在高空，四面映照，仰面看见高峰，俯首看见幽深的壑谷，

令人流连忘返。姓杨的这个人因为天色已昏黑了很久，街市上的更鼓已经敲过，担心渡船中没有人，在黑暗中搀扶着我走了二里路，把我送到中坊渡渡口边。对我说起，他父亲的年纪已经有八十八岁，还很能吃饭，大概是个孝顺又有礼数的人。隔着溪流呼叫对岸的渡船，渡过溪流，进入南关，一里多，抵达舒龙山的旅店住下。

是游也，从壁间而得徐岩之名，从昏黑而遍三谷之迹，溪南诸胜一览无余，而仙桥、一线二奇，又可以冠生平者，不独为此中之最也。

【译文】

这次出游，从崖壁上见到徐岩的名字，在昏黑中足迹走遍了三个山谷，溪流南面的各处胜景一览无余，而仙桥、一线天这两处奇观，又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游历过的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不仅仅是这一带最美的景致了。

二十四日　晨餐后，仍渡西南门大溪候车夫，久之发，已上午矣。南十里，新田铺(1)。其处山势渐开，正在西华山之南，回望诸岩突兀，俱并成一山，只有高下，无复剖裂之痕矣。又十里，饭于联桂铺。又二十里，过马鞍山为横石铺，于是复入山谷。又四里，逾一岭，下宿于申命地。其地南对应天山，为张真人上清宫入山始境，其曰“申命”者，正对“应天”而言也。

【注释】

(1)新田铺：今仍名新田，在贵溪市区稍南，西溪河西岸。

【译文】

二十四日　早餐后，仍然渡过西南门的大溪等候车夫，很久后才出发，已经是上午了。向南十里，到新田铺。此处山势渐渐开阔起来，正好在西华山的南面，回头望去，众多的石岩突兀而起，全都合

并成一座山，只有高低的山势，不再有剖裂开的痕迹了。又行十里，在联桂铺吃饭。又行二十里，过了马鞍山就是横石铺，从这里起又走进山谷中。又行四里，越过一座岭，下山住宿在申命地。这地方南面对着应天山，是进山去张真人上清宫起始的地方，它之所以叫做“申命”的原因，正是针对“应天”而言的了。

是夜，逆旅主人乌姓为余言：“此南去上清二十五里，而西去仙岩只二十里，若既至上清而去仙岩，亦二十里。不若即由此向仙岩而后上清也。”余善之，遂定计，明日分静闻同车一辆待我于上清，余以轻囊同顾仆西从间道向仙岩。主人复言：“仙岩之西十五里有马祖岩。在安仁界。其岩甚胜，但先趋仙岩亦复稍迂，不若竟赴马祖，转而东，由仙岩、龙虎以尽上清为最便。”余益善之。

【译文】

这天夜里，姓乌的旅店主人对我说：“此地南面距离上清宫有二十五里，但西面距离仙岩只有二十里，如果到了上清宫后再去仙岩，也是二十里路。不如就从此地去到仙岩后再去上清宫。”我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便定下了计划，明天分静闻同载行李的车到上清宫等我，我同顾仆轻装从便道向西去仙岩。店主人又说：“仙岩的西面十五里处有个马祖岩。在安仁县境内。马祖岩景色非常优美，只是先赶到仙岩去也同样有些绕路，不如径直赶到马祖岩去，然后转向东走，经由仙岩、龙虎岩，把上清宫作为终点，这样最为方便。”我更加赞同他的这个建议。

二十五日　平明，饭而发。雨丝丝下，不为止。遂别静闻，彼驱而南，余趋而西。四里，至章源。四里，过一小岭，至桃源。又过一小岭，二里至石底。过水二重，俱有桥，三里，至连塘(1)。过一小岭，二里，过一桥。又二里，铁垆坂。又三里，过香炉峰。其峰回亘三叠，南面直剖而下，中有一凹，结佛庐于上。时雨大作，竟不及登。香炉峰西即为安仁东界(2)，于是又涉饶州境矣(3)。三里，简堂

源。过一里，雨狂甚，衣内外淋漓。三里，过新岩脚，而不知岩之在上也。从其东峡穿而北入，见其西崖下俱有横亘之岩，飞瀑交洒于上，心知已误，因避雨岩间，剖橘柚为午餐。已而令顾仆先探其北，不见影响。复还探其南，见南崖有户掩竹间，以为是无误矣，亟出而趋其上。岩虽高敞，盘亘山半，然石粗窍直，无宛转玲珑之致。时已知其为新岩，非旧岩也，且岩僧虽具餐，观其意惟恐客不去，余遂亟出，趋下山。又踯躅雨中，西一里，转而北入山峡。峡口巨石磊落，高下盘峙，深树古藤，笼罩其上，甚有雅致。由峡而入，其崖东西并峙，北连南豁，豁处即峡口，而连处其底也。马祖岩在左崖之半，即新岩背。其横裂一窍亦大约如新岩，而僧分两房，其狗窦猪栏，牛宫马栈，填塞更满。余由峡底登岩南上，时雨未已，由岩下行，玉溜交舞于外，玉帘环映于前，仰视重岩叠窦之上，栏栅连空，以为妙极。及登之，则秽臭不可向迩(4)，皆其畜埘之所，而容身之地，面墙环堵，黑暗如狱矣。时余衣甚湿，日且就昏，其南房方聚众作法，拒客不纳，北房亦尤而效之，求一卧不可得。彷徨既久，寒冽殊甚，强索卧石龛之间。令僮以所赍米具就炊(5)，始辞无薪，既以细米易，而成粥竟不见粒米也。

【注释】

(1)连塘：今作“莲塘”，在贵溪市西隅。

(2)安仁：明为县，隶饶州府，治今余江县北的锦江镇。

(3)饶州：明置饶州府，治鄱阳，即今鄱阳县。

(4)向迩(ěr)：接近。

(5)僮(tóng)：童仆。赍(jī)：旅行人携带衣食等物。

【译文】

二十五日　天明时，吃饭后出发。雨一丝丝地下着，不会停。于是与静闻告别，他赶着车往南走，我向西赶去。四里，到章源。四里，越过一座小岭，到桃源。又越过一座小岭，二里后到达石底。渡

过两条水流，都有桥，三里，到连塘。越过一座小岭，二里，走过一座桥。又行二里，到铁垆坂。又行三里，路过香炉峰。这座山峰分三层回绕横亘着，南面一直向下剖开，中间有一块凹地，在上面建有佛寺。此时雨大作，竟然来不及上登。香炉峰西面就是安仁县的东境，来到这里又跋涉在饶州府境内了。三里，到简堂源。过了一里后，雨势疯狂极了，内外衣都湿淋淋的。三里，经过新岩脚下，却不知新岩就在上面了。从新岩东边的峡谷向北穿进去，看见峡谷西面的山崖下都有横亘的岩石，飞流的瀑布交相洒落在岩石上，心知已经走错路了，于是在岩石中躲雨，剖开橘子和柚子作为午餐。随后命令顾仆先去峡谷的北边探路，不见他的动静。又回来去峡谷南边探路，看见南面的山崖上有户人家掩映在竹丛中，以为这是马祖岩不会错了，急忙出来赶到那上面。岩洞虽然高大宽敞，圆盘状横亘在半山腰，然而石质粗糙山洞太直，没有曲折玲珑的情趣。这时候我已经知道这里是新岩，不是旧岩，而且岩洞中的僧人虽然准备好了中餐，观察他的意思，唯恐客人不离开，我便急忙出来，赶下山去。又徘徊在雨中，向西一里，转向北进入山峡。峡口巨石杂乱堆叠着，高高低低，盘结耸峙着，深树古藤，笼罩在巨石上，很有幽雅的情趣。由峡谷中进去，峡谷中的山崖东西并排对峙，北面相连南边敞开，敞开处就是峡口，而山崖连接处就是峡底了。马祖岩在左边山崖的半中腰，就在新岩的背面。崖壁上横裂一个洞，也大约像新岩一样，僧人分为两房，洞中狗窝猪窝，牛圈马圈，更加填塞得满满的。我由峡底向南上登岩洞之时，当时雨还没停，经由石岩下走，白玉般的滴水交相舞动在外面，白玉般的水帘环绕映照在眼前，抬头去看重重叠叠的岩洞的上面，栅栏在高空相连，以为奇妙极了。到登上岩洞后，却是污秽恶臭不可接近。都是那些畜生栖息的场所，而且人能容身的地方，四面用墙围着，黑暗得如同地狱了。此时我的衣服湿透了，时间将近黄昏，那南房的和尚正聚集了很多人在做法事，拒绝接纳客人，北房的和尚也效法他，请求给一个睡觉的地方都不可能。徘徊了很久，寒冷极了，强行要了一个石龛躺在里面。命令僮仆用随身带着的米和炊具去找火做饭，和尚先是推辞没有柴火，不久又用碎米换了我们的米，随后煮成

的粥竟然不见一粒米。

二十六日　平明起，再以米炊，彼仍以细米易，姑餐而即行。仍从北连处下，令顾仆先出峡门之口，余独转上西崖。其岩亦横裂如马祖，而无其深，然亦无其填塞诸秽趣也。从岩畔直趋而南，路断处辄为开凿，既竭岩端，崖壁峻立，不可下瞰，忽有洞透峡而出。既越洞西，遂分两道，一道循崖而北，一道循崖而南，两崖并夹，遂成一线。线中东崖之下，复裂为岩，亦横如马祖，而清净幽渺，忽有霄壤之异。岩外之崖，与对崖俱下坠百仞，上插千尺，俱不合如咫，而中亦横裂，邃若重楼。惟极北则豁然，以为可通外境，而豁处天光既辟，地险弥悬，削崖穹壁，莫可下上，洵自然之幽阻，非所称别有天地者耶？复还至洞门分道处，仰其上层，飞石平出，可以上登而又高无可攀。从其南道转峰侧而上，则飞阁高悬，莫可攀跻，另辟一境矣。时顾仆候余峡下已久，乃穿透腹之洞，仍东出崖端，欲觅道下峡口，不可得；循旧沿崖抵北连处下，则顾仆见余久不出，复疾呼而至矣。遂与同出峡口，东南四里，过南吉岭。遥望东面乱山横翠，骈耸其北者，为排衙石，最高；欹突其南者，为仙岩，最秀；而近瞰岭下，一石尖插平畴，四面削起者，为碣石，最峭。下岭，即见大溪自东而来，直逼岭脚。其溪发源泸溪(1)，由上清而下。乃从溪北溯溪，东南四里，至碣石下。则其石仰望穹然，虽渐展而阔，然削立愈甚，有孤柱撑天之状。其下有碣石村，是为安仁东南界；渡溪南为沥水，山溪上居民数十家，于是复属贵溪矣。又东五里，直抵排衙石之西，是为渔塘(2)。渔塘居民以造粗纸为业，其地东临大溪。循溪西南行一里，为蔡坊渡(3)，遂止宿焉。

【注释】

(1)泸溪：明为县，隶建昌府，治今资溪县。此大溪明代亦称泸溪，下游称白塔河，今仍称白塔河。

(2)渔塘：今名同，又称“毕家”。

(3)蔡坊渡：今仍作“蔡坊”。皆在贵溪市西隅，白塔河西岸。

【译文】

二十六日　天明起床，再次拿米去煮饭，他仍然用碎米换了我们的米，姑且吃了饭后马上动身。仍然从北面相连的地方下走，命令顾仆先走出门一样的峡口，我独自转到西面的山崖上。这里的岩洞也像马祖岩一样横向裂开，但没有马祖岩深，然而也没有那里填塞在其中的各种污秽物了。从岩洞旁边一直向南赶过去，路断的地方崖壁便被凿开，到了石岩的前端后，崖壁高峻地矗立着，不可下瞰，忽然有个洞穿透峡谷出去。穿越到山洞西面后，便分为两条路，一条路沿着山崖往北走，一条路沿着山崖向南走，两面的山崖并排相夹，便形成了一条线。线一样的夹缝中，东面的悬崖之下，又裂成岩洞，也是横向裂开如马祖岩，然而清净幽深，忽然间有天壤之别了。岩洞外面的悬崖，与对面的悬崖都下陷百丈深，上插千尺高，都没有合拢好像只是咫尺之间，而且中间也是横向裂开，像重重高楼一样深邃。唯有极北边则是敞开的，我以为可以通到外面去，然而那敞开处虽然露进天光来，地势却更加高悬险要，陡削的悬崖，穹隆的石壁，无处可以上下，确实是大自然中一处幽闭险阻的地方，难道不是所说的别有天地的那种地方吗？又回到洞口道路分岔的地方，仰望山洞的上层，飞空的岩石平平地突出来，可以上登但又高得无处可以攀登。从那条向南的路转到山峰侧面往上登，就见飞空的阁楼高悬，无处可以攀登，另外辟有一块天地了。这时候顾仆在峡谷下面已经等我很久了，于是穿过穿透山腹的山洞，仍然向东出到山崖前端，想找路下到峡口，找不到；顺着原路沿着山崖到达北面山崖相连的地方再下走，原来顾仆见我很久没有出去，又迅速呼喊着找来了。于是与他一同走出峡口，往东南行四里，经过南吉岭。遥望东面，青山杂乱地排列着，并排耸立在南吉岭北面的，是排衙石，最高；斜着突立在南吉岭南面的，是仙岩，最秀丽；而俯瞰近处的岭下，一块岩石尖尖地插在平旷的田野中，四面陡削地耸起，是碣石，最为峭拔。下岭后，立即看见一条大溪从东面流来，一直逼到南吉岭脚下。这条大溪发源于泸溪县，流经上清街往下流。于是从溪流北岸溯溪流，向东南走四里，来到碣石

下。就见这块岩石，仰望它高大穹隆，虽然渐渐向上拓展变宽，但更加陡削直立，有一种孤柱撑天的样子。碣石下面就是碣石村，这里是安仁县的东南境；渡到溪流南岸是沥水，溪边的山上有几十家居民，这里又属于贵溪县了。又往东行五里，直接抵达排衙石的西面，这里是渔塘。渔塘的居民以造粗纸为业，这个地方东边面临大溪。沿着溪流往西南行一里，是蔡坊渡，于是停下住在这里。

二十七日　蔡坊渡溪东一里，龙虎观(1)。观后一里，水帘洞。南出山五里，兰车渡。三里，南镇宫。北行东转一里，渡溪即上清街(2)，其街甚长。东一里，真人府。南渡溪五里，越一岭，曰胡墅。西南七里，曰石冈山，金谿县东界也，是入抚州境。又三里曰淳塘，又五里曰孔坊(3)，俱江姓，宿。

【注释】

(1)龙虎观：龙虎山在贵溪市西南部，以丹霞地貌著称。峰奇水秀，洞谷幽邃，绚丽多采，景致极佳。龙虎山也是著名的道教名山。西晋永嘉年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的第四代孙张盛，自汉中移居此。今尚可寻觅龙虎观、七重天、仙女散花、栈道等遗迹及摩崖石刻。

(2)上清街：今为镇，在贵溪市西南隅，鹰厦铁路线西，白塔河东岸。有上清宫和天师府。上清宫为历代张天师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祀奉道教教祖太上老君的地方，有福地门、九曲巷、下马亭、午朝门、钟楼、玉门殿、东隐院等建筑。天师府为历代张天师住地，占地五万多平方米，有房舍五百余间，分头门、二门、三门、前厅、正厅等，层层叠叠，以甬道贯道，龙柱金壁，雕梁画栋，院内古木参天。

(3)孔坊：今名同，在金溪县东隅。

【译文】

二十七日　从蔡坊渡渡过溪流向东走一里，到龙虎观。从龙虎观后面走一里，到水帘洞。向南出山五里，到兰车渡。三里，到南镇宫。往北行后向东转一里，渡过溪流就是上清街，这条街道非常长。向东一里，到真人府。往南渡过溪流前行五里，越过一座岭，叫做胡

墅岭。向西南七里，叫做石冈山，是金谿县的东境了，到这里已进入抚州府境内。又行三里叫做淳塘，又走五里叫做孔坊，居民都姓江，住下。

二十八日　由孔坊三里，郑陀岭。七里，连洋铺。十里，葛坊(1)。十里，青田铺(2)。有石梁水，出邓埠。十里，茅田，即往抚州道。下一岭为五里桥(3)，水始西向许湾，桥南有庵，旁有阁，为迎送之所。东南入金谿城(4)。城径二里，由东出西，其北门为抚州道(5)。城外东北为黄尖岭，即出金处，《志》所称金窟山。在城东五里。其西为茵陈岭，有冈西走，即五里北分水之冈矣。金窟山之东南，环绕城南者，曰朱干山。即翠云山，翠云寺在焉。今名朱干。自金窟、茵陈，北东南三面环城，所云“锦绣谷”也。惟西南少缺，小水沿朱干西去，而下许湾始胜舟云。朱干之南有山高耸，亦自东北绕而南，为刘阳寨、牟㴱岭，其东为泸溪，西为金谿之大塘山，疑即《志》所称梅峰也。又南为七宝山。

【注释】

(1)葛坊：今名同，在金溪县东北境。

(2)青田铺：应即今石良溪。其水为白塔河支流，明代称石梁水。汇入白塔河处即邓埠，今作邓家埠，为余江县治。

(3)五里桥：今名同，在金溪县治稍北的公路旁。

(4)金谿：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金溪县。

(5)抚州：明置抚州府，治临川。即今抚州市临川区。

【译文】

二十八日　由孔坊前行三里，到郑陀岭。七里，到连洋铺。十里，到葛坊。十里，到青田铺。有条石梁水，流到邓埠。十里，到茅田，就是前往抚州府的道路经过的地方。下了一座岭是五里桥，溪水开始向西流向许湾，桥南有座寺庵，旁边有座楼阁，是迎来送往的场所。

向东南进入金谿县城。城中直径有二里，由城东走出城西，县城的北门是通往抚州府城的路。城外东北是黄尖岭，就是出产黄金的地方，是志书所称的金窟山。在城东五里处。黄尖岭的西面是茵陈岭，有山冈向西延伸，就是五里桥北面分水的山冈了。金窟山的东南方，环绕在城南的山，叫朱干山。即翠云山，翠云寺在山上。如今名叫朱干山。金窟山、茵陈岭从北、东、南三面环绕着县城，就是所说的“锦绣谷”了。唯有西南方稍微缺开一些，一条小溪沿着朱干山向西流去，而后下流到许湾才能够承载船只。朱干山的南面有座高耸的山，也是自东北绕向南，是刘阳寨、牟涕岭，牟涕岭的东面是泸溪，西面是金谿县的大塘山，我怀疑就是志书所称的梅峰了。再往南是七宝山。

二十九日　发自大塘。对大塘者，东为牟涕顶大山也。南十里为南岳铺，又西南十里为贾源(1)，又五里为清江源。沿江西南，五里为后车铺(2)，饭。又南十里为界山岭。一名韩婆寨。下岭二里，为泸溪分道。又二里为大坪头，水始南流。又四里为横坂铺。五里，七星桥。又五里，潭树桥(3)。十里，梧桐隘。揭阳无渡，到建昌东门宿(4)。

(十一月初一日缺)

【注释】

(1)贾源：今名同，在金溪县南境。

(2)后车铺：今称“后车何家”，在金溪县南隅，芦河南岸。

(3)潭树桥：今作“潭市桥”，又称“徐家”，在南城县北境的公路线上。

(4)建昌：明置建昌府，治南城，即今南城县。

【译文】

二十九日　从大塘山出发。面对着大塘山的，东面是牟涕顶的大山了。向南走十里是南岳铺，又往西南十里是贾源，又行五里是清江源。沿着江流向西南前行五里是后车铺，吃饭。又向南十里是界山岭。另一个名字叫韩婆寨。下岭后走二里，是去泸溪县分道的地方。又行

二里是大坪头，水流开始往南流。又行四里是横坂铺。五里，到七星桥。又行五里，到潭树桥。十里，到梧桐隘。揭阳没有渡口，到建昌府城的东门投宿。

(十一月初一日的日记缺)

十一月初二日　出建昌南门，西行二十里至麻姑山足(1)。上山二里，半山亭，有卧瀑。又一里半，喷雪亭，双瀑。麻姑以水胜，而诎于峰峦(2)。半山亭之上，有水横骞，如卧龙蜿蜒。上至喷雪，则悬瀑落峰间，一若疋练下垂，一若玉箸分泻。分泻者，交萦石隙，珠络纵横，亦不止于两，但远眺则成两瀑耳。既坠，仍合为一，复如卧龙斜骞出峡去。但上之悬坠止二百尺，不能与雁宕、匡庐争胜。又一里，连泄五级，上有二潭甚深，旧亭新盖，可名“五泄”。五泄各不相见，各自争奇，其中两潭甚深，螺转环连，雪英四出；此可一目而尽，为少逊耳。又半里，龙门峡，上有桥。两崖夹立，泉捣中壑，不敢下视；架桥俯瞰于上，又变容与为雄壮观。龙门而上，溪平山绕，自成洞天，不复知身在高山上也。又半里，麻姑坛、仙都观。左有大夫松，已死；右有通海井。西上岭十里，逾篾竹岭，为丹霞洞。又上一里，为王仙岭，最高。西下二里，张坊。西左坳中为华严庵，宿。

【注释】

(1)西行二十里至麻姑山足：“二十里”原作“二里”，脱“十”字，据“四库”本补。麻姑山足：今称“麻岭脚下”。麻姑山在今南城县西8公里。有仙羊、五老、万寿、秦人、葛仙、逍遥等峰，有瀑有池，以水取胜。山顶有古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还有仙都观、会仙亭等胜迹，为道教名山。麻姑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仙，传为建昌人，手指像鸟爪，能掷米成珠，自言曾见东海三次变为桑田，蓬莱之水也浅于旧时，或许又将变为平地。三月三日西王母寿辰，她在绛珠河畔以灵芝酿酒，为西王母祝寿，称“麻姑献寿”。

(2)诎(qū)：短缩。

【译文】

十一月初二日　出了建昌府城的南门，往西行二十里到达麻姑山的山脚。上山二里，到半山亭，有条横卧着的瀑布。又行一里半，到喷雪亭，有两条瀑布。麻姑山以水取胜，但缺少峰峦。半山亭的上面，有水流横挂在山间，如卧龙一样蜿蜿蜒蜒。上到喷雪亭，就见悬垂的瀑布坠落在山峰间，一条好像洁白的丝绢一样下垂着，一条像白玉筷子一样分别下泻。分别下泻的，交相潆洄在石缝间，像串珠一样缠绕，纵横交错，也不止两条瀑布，只是从远处眺望就变成两条瀑布罢了。瀑布坠落后，仍然合为一条水流，又像卧龙一样斜挂着流出峡谷去。不过上面悬空下坠之处只有二百尺，不能与雁宕山、庐山的瀑布比美。又上登一里，瀑布一连下泄了五级，上面有两个水潭非常深，旧亭子新翻修过，可以起名叫“五泄亭”。五级瀑布各自不相见，各自争奇，峡谷中的两个水潭非常深，螺旋一样连环相接，雪花四溅；这些都可以一眼就全部看见，算是稍显不足了。又行半里，是龙门峡，峡上有桥。两面的山崖夹立，泉水冲捣在中间的壑谷中，不敢向下俯视；架桥在桥上俯瞰，悠闲自得的水势又变为雄伟壮观的景象了。龙门以上，溪流平缓，山峦环绕，自成一个洞天，不再知道身在高山之上了。又行半里，到麻姑坛、仙都观。左边有棵大夫松，已经枯死；右边有口通海井。向西上岭十里，越过篾竹岭，是丹霞洞。又上登一里，是王仙岭，最高。往西下行二里，到张坊。西面左边的山坳中是华严庵，住下。

初三日　王仙岭东下一岭为丹霞洞。又逾篾竹岭西坳中，南上越两山，东南共五里为飞炉峰，有小石炉方尺，自军峰山南飞至。其地南为军峰，北接麻姑，东瞰旴江，西极芙蓉，盖在五老峰之西，阳华峰之西北矣。(已下缺)

【译文】

初三日　从王仙岭向东走下一座岭是丹霞洞。又穿越在篾竹岭西面的山坳中，往南上登越过两座山，往东南共行五里是飞炉峰，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石炉，传说是从军峰山南面飞来的。这个地方南面是军

峰山，北边接着麻姑山，东面俯瞰盱江，西面极远处是芙蓉山，大概在五老峰的西面、阳华峰的西北方了。(以下有缺失)

初四日　出建昌东门，过太平桥南行，循溪五六里，折而西一里，出从姑之南，上天柱峰，见山顶两石并起如双髻者。北向登其岩，曰飞鳌峰。岩前曰长春阁。阁之东有堂曰“鳌峰深处”，为罗先生讲学之所。其后飞突而出，倒书曰“印空”。下有方池，名曰玉冷泉。从东上天际亭，亭后凿石悬梯而上，有洞。洞口隘如斗，蛇伏乃入，其中高穹而宽。此天柱之南隅也。出洞，仍下石级，沿崖从西登。天柱，鳌峰之间，有台一掌，上眺层崖，下临绝壁，竹拂石门，树悬崖隙，为云岩台。从其上西穿峰峡，架木崖间，曰双玉楼。再西，一石欲坠未坠，两峡并起，上下离立，若中剖而分者，曰一线天。此鳌峰之北隅也。一线既尽，峡转而北，有平石二片，一方一圆，横庋峡内，曰跏趺石。此二峰者，从天柱之西，鳌峰之北，又起二峰，高杀于鳌峰、天柱，而附丽成奇者也。其东一峰，即南与鳌峰夹成一线，又与西峰夹庋跏趺者。西峰之西，又有片石横架成台，其东西俱可跏趺云。从跏趺石东践一动石(1)，梯东峰而上，其顶南架梁于一线，遂出鳌峰之巅，东凿级以跻，遂凌天柱之表。于是北瞰郡城，琉璃映日；西瞻麻峤，翡翠插天。时天霁，明爽殊甚。从此北下天柱之北，穹崖下临，片石夹立，上有古梅一株，曰“屏风石”。天柱北裂一隙，上有悬台可跻而坐，曰“滴水崖”。内有石窦，直上三丈，正与南隅悬崖之洞相对。此天柱之北隅也。从此东下，又得穹崖一层，曰读书台，今为竹影庵。从其南攀石而登，曰梅花岩，石隙东向，可卧可憩。此天柱东隅之下层也。飞鳌之西有斗姆阁，其侧有蟾窟石(2)，下嵌为窝，上突为台，亦可趺可啸。此飞鳌西隅之下层也。(已下有缺)

【注释】

(1)从跏趺石东践一动石：“东”，乾隆本、“四库”本作“北”。

(2)蟾窟石：乾隆本、“四库”本作“蟾蜍”。

【译文】

初四日　走出建昌府城东门，过了太平桥往南行，沿着溪流前行五六里，折向西一里，出到从姑的南面，上登天柱峰，看见山顶两块岩石并排耸起像一对发髻的样子。向北登上这两块岩石，叫做飞鳌峰。岩石前边叫做长春阁。长春阁的东边有间厅堂叫做“鳌峰深处”，是罗先生讲学的场所。厅堂后面的岩石飞突而出，倒写着“印空”二字。下面有一个方形水池，名叫玉冷泉。从玉冷泉东边上到天际亭，亭子后面凿有高悬的石阶往上去，有个山洞。洞口狭窄得像个斗，如蛇一样趴伏着才进去，洞中高大穹隆又宽敞。这是天柱峰的南隅了。出洞后，仍然走下石阶，沿着山崖从西面攀登。天柱峰和飞鳌峰之间，有一个手掌样的平台，向上眺望层层悬崖，下临绝壁，翠竹拂拭着石门，树丛悬垂在石崖缝隙中，是云岩台。从云岩台上面向西穿过山峰间的峡谷，崖壁上架了一座木楼，叫做双玉楼。再往西去，一块岩石将要坠落又没有坠落，两面的峡壁并排耸起，上下分开矗立，好像是从中剖分开的样子，叫做一线天。这是飞鳌峰的北隅了。一线天到头后，峡谷转向北去，有两片平滑的岩石，一方一圆，横架在峡谷内，叫做跏趺石。这两座山峰，从天柱峰的西面，飞鳌峰的北面，又耸起这两座山峰，高处低于飞鳌峰、天柱峰，但依附在飞鳌峰、天柱峰旁形成奇异的景观了。其中东面的一座山峰，就在南面与飞鳌峰夹成一线天，又与西面的山峰相夹横架成跏趺石。西面这座山峰的西面，又有一片岩石横架成平台，平台的东西两头都可以盘腿打坐。从跏趺石东边踩着一块会摇动的石头，向东面的山峰上登，峰顶的南面在一线天上面架了一座桥梁，于是便到了飞鳌峰的峰顶，东面凿有石阶可以上登，终于登上天柱峰的峰顶。在这里向北俯瞰府城，琉璃瓦映照在阳光下；向西远望麻姑山，翡翠一样的山峰插在天上。此时天色转晴，特别明朗。从这里往北下到天柱峰的北面，穹隆的悬崖下临深谷，一片岩石在对面矗立着，上面有一棵古老的梅树，叫做“屏风石”。天柱峰北面裂开一条缝隙，上面有高悬的石台可以爬上去坐下来，叫做“滴水崖”。裂缝内有个石洞，一直向上有三丈深，正好与南

隅悬崖上的山洞相对。这是天柱峰的北隅了。从此地往东下走，又见到一层穹隆的悬崖，叫做读书台，如今是竹影庵。从读书台南边攀着石头登上去，叫做梅花岩，石缝面向东，可以躺下来休息。这是天柱峰东隅的下层了。飞鳌峰的西面有个斗姆阁，斗姆阁侧边有块蟾窟石，下面陷下去形成窝坑，上面突起成为石台，也可以盘腿打坐可以放声长啸。这是飞鳌峰西隅的下层了。(以下有缺失)

是日，建昌遇夏调御、丘士章。

【译文】

这一天，在建昌府城遇见夏调御、丘士章。

初五日　晨餐后，别丘、夏。二里，仍出大路南。十里，登一岭，曰杨源岭。下岭，东则大溪自南而北，渡溪二里，曰东界山铺，去府已二十里。于是循溪东行，五里，曰大洋，三里，曰界下。众舟鳞次溪中，以上流有石箭滩，重舟不能上下，俱泊此以待交兑者也。其北多益府王墓(1)。再上二里，即石箭滩，乱石填塞，溪流甚急。其西为凌霄峰，亭亭独上，有佛宇焉。自杨源来，山势回合，而凌霄独高，过此山渐开，亦渐伏矣。又三里，溪南一山逊于凌霄，而尖峭过之，曰八仙过腿。上有石耸起，颇异众山，以无渡不及登。又七里为硝石铺，去府已四十里矣。市肆甚长，南、东两溪至此合流，南来者为新城之溪，东北者为杉关之水。东溪舟抵五福尚四十里，至杉关尚陆行三十里(2)，则江、闽分界(3)。南溪则六十里而舟抵新城。新城之陆路，自硝石东渡东溪桥而南，为铁仙岩(4)。其处山俱纯石，如钟堆釜覆，北半俱斩峭为崖，屏立平畴间。由崖隙而上，两崖之间潴水成溪，崖插溪底。凿栈以入，又一水自东注，亦纯石插底，隘不容足。架梁南渡，又转一桥，西渡大溪，遂蹑山峡而上，则飞岩高穹东向而出，髡徒法宣依岩结阁，种竹于外，亦幽亦敞。时日已欲坠，拟假榻于中，而髡奴逐客甚急(5)，形于声色。遂出，仍渡峡桥，见有石级西上，遂蹑之登。盘旋山顶，两度过脊，皆深坑断峡，回亘纵横，或水

或涸，想霖雨时靡非深浸也。时日已落崦嵫，下山二里，仍西，宿硝石东溪桥之南。

【注释】

(1)益府王墓：成化二十三年(1487)建益王府于今南城县。王墓在今南城县外源村北。

(2)杉关：今名同，在黎川县东北隅，江西、福建两省界上。

(3)江、闽分界：本作“闽、楚分界”，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4)铁仙岩：此处原作“铸仙岩”。初六日记为“铁仙”，据改。

(5)髡(kūn)：剃去头发。髡徒、髡奴，皆系对和尚的鄙称。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辞别了丘士章、夏调御二人。二里，仍然出到大路上往南走。十里，上登一座岭，叫杨源岭。下岭后，东面就有一条大溪自南往北流，渡过溪流前行二里，叫做东界山铺，离开府城已有二十里路。从这里起沿着溪流的东岸走，五里，叫大洋，三里，叫界下。众多的船只鳞次栉比地停泊在溪流中，是因为上游有个石箭滩，重船不能上下，船都停泊在这里以便等待互相交换货物。溪流的北面有许多益王府的陵墓。再上走二里，就到了石箭滩，乱石充塞在河滩中，溪流非常湍急。石箭滩西面的凌霄峰，亭亭玉立，独立于上方，有佛寺在山上。自杨源岭以来，山势回绕闭合，可唯独凌霄峰高高耸立，过了此地山势渐渐开阔起来，也渐渐低伏下去了。又行三里，溪流南面有一座山，低于凌霄峰，但尖耸峭拔超过凌霄峰，叫做八仙过腿。山上有岩石耸起，与群山很不一样，因为没有渡船来不及去攀登。又行七里是硝石铺，离府城已有四十里路了。集市店铺非常长，南面、东面的两条溪流到了此地合流，南面流来的是新城县流来的溪流，东北方的那条是从杉关流来的溪水。从东面的溪流中乘船到五福还有四十里，到杉关走陆路还有三十里，那是江西省、福建省的分界处。从南面的溪流中则是乘船走六十里就到新城县。去新城县的

陆路，从硝石铺向东渡过东溪桥往南走，是铁仙岩。此处的山都是清一色的岩石，像铜钟堆在那里，像下覆的大锅，北半边都是齐崭崭峭拔的悬崖，屏风样矗立在平旷的田野中。由悬崖上的缝隙中往上走，两面的石崖之间积水成为溪流，崖壁插在溪流底下。开凿有栈道得以进去，又有一条溪水从东面流来，也是清一色的岩石插在水底，狭窄放不下脚。架桥渡过溪流南边，又转过一座桥，向西渡过大溪，便踏着山峡往上爬，就见高大穹隆的岩石向东飞突而出，和尚法宣背靠岩石建了楼阁，在外围种了竹子，也很幽雅也很宽敞。此时夕阳已快要落山，打算在楼阁中借宿，可臭和尚非常急切地驱赶客人，形于言色。只好出来，仍然渡过峡中的那座桥，看见有石阶向西上走，便踏着石阶上登。盘旋在山顶，两次越过延伸而过的山脊，都是深坑和断开的峡谷，回绕绵亘，纵横交错，有的积水，有的干涸，猜想霖雨时节无处不被深水淹没了。此时太阳已落入西山，下山二里，仍然向西走，在硝石铺东溪桥的南边投宿。

初六日　早起，闻有言觉海寺之胜者。平明，南趋二里，则南溪之左也。寺亦古，其前即铁仙以西之第二重也。盖硝石之南(1)，其山皆块石堆簇，南则交互盘错，斩若截堵，峰峰皆然，以铁仙为中；而西则两突而尽于南溪之左；即觉海寺前。东则两突而至于止止岩之东，再东则山转而南矣。入觉海，见山在其前，即出而循崖以登崖之西，下瞰南溪涓涓北流，时有小舟自新城来。既南行，崖尽，有峡东下，盖南北两崖对峙其来峡，其度脊处反在西濒溪之上。余见其峡深沉，遂蹑山级，东向直登其巅。其巅有东西两台(2)。自西而东，路尽莫前。下瞰乱壑纵横，峡形屈曲枝分，汇水成潭，分曹叠泻，疑即所云金龟湖也。而二峰东下无路，但见东峡有水有径，疑即铁仙。仍从旧路下，至溪东两崖对峡处，即从崖下东入峡中。渐下渐湿，遂东北三里至小港口。水自韩公桥来，渡之入山。东北三里，大石岩。五里，韩公桥。三里，双同槽。南二里，紫云岩。西一里，渡溪为夫子岩。返出紫云，一里至响石岩，又登岭一里至竺岫(3)。

【注释】

(1)盖硝石之南："之南"，乾隆本、"四库"本作"以东"。

(2)"其巅"句：季抄本初六日记至此止，注"已下缺"。

(3)竺岫：今作"竺油"，在南城县东境。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听到有人谈论觉海寺的优美景致。黎明，向南赶了二里路，原来是在南溪的左岸。寺也很古老，寺前就是铁仙岩以西的第二重山了。硝石铺的南面，那里的山上都是成簇堆积的石块，南面的山峰则是交互盘绕错杂，齐崭崭的像整齐的墙壁，座座山峰都这样，以铁仙岩为中心；而西面则是两次突起后在南溪的左岸到了尽头；就在觉海寺前方。东面则是两次突起后延伸到止止岩的东面，再往东山脉便转向南延去了。进入觉海寺，看见山就在寺前，立即出来沿着山崖登上山崖的西面，下瞰南溪涓涓地向北流，此时有条小船从新城县驶来。随后往南行，山崖尽头，有条峡谷往东下延，大概是南北两面的山崖对峙在东面来的这条峡谷的两边，山脊延伸而过的地方反而在西面濒临溪流之上。我看见这条峡谷深深地向下陷，就踏着山间的石阶，向东一直登上山顶。山顶上有东西两个平台。自西往东走，路完了无法前走。向下俯瞰，壑谷杂乱纵横，峡谷的形态曲曲折折，像树枝一样分杈，积水成为深潭，潭水分为几条一层层下泻。怀疑这就是所说的金龟湖了。可两座山峰往东下走没有路，只见东面的峡谷中有水有小径，怀疑那就是铁仙岩。仍然从原路下走，来到溪流东边两面山崖对峙形成峡谷之处，立即从山崖下向东进入峡谷中。逐渐下走逐渐潮湿起来，便往东北行三里到达小港口。溪水从韩公桥流来，渡过溪流进山。向东北三里，到大石岩。五里，到韩公桥。三里，到双同槽。向南二里，到紫云岩。往西行一里，渡过溪流是夫子岩。返回到紫云岩，一里后来到响石岩，又登岭一里到达竺岫。

初七日　竺岫渡桥，东南三里，舒坑岭。又三里，缅湾。又六

里，陈坊。陈坊有溪自北南流，盖自泸溪而下东溪者也。越桥而东上一岭，又下而复上，日铁湾岭。共三里，下岭为钱家湾。又随东溪二里至黄源桥(1)。渡溪而南一里，过黄湾岭。南六里，长行岭。下岭为连家湾，是为新城西北界。连家湾出冈为周家隘，即新城入郡官道。又西十里，百顺铺(2)。又三里上分水岭。先是自百顺西至周家隘，有小水西流，余以为入南溪者；及登分水，而后知犹北入东溪者也。又五里，过沙路岭。又五里过一桥，其水自高学坡来(3)，五六里越桥而南，即与南大溪遇。又二里，东为观音崖，西为仙居院(4)，两崖束溪如门，门以内澄潭甚深。又三里，入新城北门(5)，出西门。石门不甚壮，而阛阓颇盛。出门渡石梁，则日峰山当梁瞰溪。越桥即南随溪行。已折西南，登白石岭。十里，过文江桥，始复与大溪遇，溪流至此已不胜舟矣。于是多随溪，西南过竹山，山亦峭特自异，上有竹仙院。又十里，周舍。周舍之南，路折而东，有潭偃水，颇觉汪洋，即文江之上流也。十五里，宿于石瓶冈，去城二十五里，去福山十五里(6)。

(八日缺)

【注释】

(1)黄源桥：今仍作“黄源”，在黎川县西北隅的公路边。

(2)又西十里，百顺铺：依地望，疑“西”为“东”字之误。百顺铺，今仍称百顺，在黎川县北境。

(3)高学坡：“学”疑为“觉”字之误。“高觉坡”即“高脚坡”。

(4)仙居院：乾隆本、“四库”本作“山居院”。

(5)新城：明为县，隶建昌府，治今黎川县。新城之水称黎水，即今黎滩河。

(6)福山：在今黎川县南四十里，延袤数十里，有箫曲、会仙、云门诸峰相映。会仙峰海拔1355米，箫曲峰今亦称莲花峰，海拔1494米。原名覆船山，唐天宝年间改名南城山，唐懿宗赐名福船山，宋真宗时去船字称福山。

【译文】

初七日　从竺岫过桥，向东南三里，到舒坑岭。又行三里，到缅湾。又行六里，到陈坊。陈坊有条溪流自北往南流，大概是源自泸溪县下流进东溪的溪流了。过桥后向东上登一座岭，又下走后再上登，叫做铁湾岭。共行三里，下岭后是钱家湾。又顺着东溪前行二里来到黄源桥。渡过东溪往南行一里，越过黄湾岭。向南六里，翻越长行岭。下岭后是连家湾，这里是新城县的西北境。从连家湾走出山冈是周家隘，就是新城县进建昌府城的官修大道。又西行十里，到百顺铺。又行三里登上分水岭。这之前从百顺铺以西直到周家隘，有条小溪向西流，我以为是流入南溪的水流；等到登上分水岭，然后才知道仍然是向北流入东溪的水流了。又行五里，越过沙路岭。又行五里走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自高学坡流来，五六里后越过一座桥往南走，随即与南面的大溪相遇。又行二里，东面是观音崖，西面是仙居院，两面的山崖紧束着溪流，如同门一样，门以内澄澈的潭水非常深。又行三里，进入新城县城的北门，从西门出来。石头城门不怎么雄壮，可街市相当繁盛。出城门后跨过石桥，就见日峰山挡住石桥俯瞰着溪流。过桥后立即往南顺着溪流前行。不久折向西南，上登白石岭。十里，走过文江桥，这才再次与大溪相遇，溪流到了此地已经不能承载船只了。从这里起多半顺着溪流走，往西南经过竹山，这座山也很峭拔独特自有特点，山上有竹仙院。又行十里，到周舍。周舍的南面，道路折向东去，有个水潭积着水，觉得水势相当浩大，这就是文江的上游了。十五里，住宿在石瓶冈，距离县城二十五里，距离福山十五里。

(初八日缺失)

初九日　写十二诗付崑石上人，已上午矣。即从草塘左循崖南下(1)，路甚微削，伏深草中，或隐或现。直下三里，则溪自箫曲之后直从东南，与外层巨山夹而成者。盖此山即闽界，其东北度而为箫曲，西北度而为应感峰、会仙峰，两腋溪流夹而西去，犹属新城也。箫曲南溪之上，有居民数家，艺山种姜芋茶竹为业，地名坂铺(2)。由此渡

溪，东南上岭一里，则平转山腰。又南二里，复直上山顶。又二里，南下而东上，至应感岩(3)。其岩西向，巨壑矗峭(4)，环成一窝，置室于中，自下望之，真凭虚缀壁也。石崖之顶尚高一里，崖僧留饭后，即从崖侧蹑磴而登，以为诸峰莫高于此；既登而后知会仙之更高于众也。应感二峰连起，东属于大山，其属处过脊甚峭。北流之水出于坂铺，南流之水即从会仙峰北向而去，自应感、会仙西流之水止此。余盖从应感南下三里，过此一水复南上，则会仙北属大山之脊也。脊东之水西出会仙之南，其南又有大山，东北而属于应感后之大山，夹此水西去，其中坞落为九坊，乃新城之五十一都地(5)。对会仙之山名迷阳洞，南即为邵武之建宁(6)，其大山东南为泰宁(7)，其西南为建昌之广昌(8)，则会仙南之大山，乃南龙北来东转之处也。自过脊至会仙，望之甚近，而连逾四峰皆峭刻。其下乱壑纵横，汇水成潭，疑所云金龟湖即此水也(9)。四下四上，又四里而登会仙绝顶，则东界大山俱出其下，无论箫曲、应感矣。自会仙西至南丰百里，东南抵建宁县亦百里。其界有侧家斜在迷阳洞南(10)，为大山寥绝处。

【注释】

(1)草塘：乾隆本、“四库”本作“草堂”。

(2)坂铺：乾隆本、“四库”本作“板铺”。

(3)应感岩：原作“应城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本日记季抄本忽作“应感峰”，忽作“感应峰”，今据乾隆本统一为“应感峰”。

(4)巨壑矗峭：“矗”，季抄本多作“轰”，据乾隆本改，下同。

(5)乃新城之五十一都地：“地”，原作“也”，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6)建宁：明为县，隶福建邵武府，即今福建建宁县。

(7)泰宁：原作“太宁”，从《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改。泰宁，明为县，隶福建邵武府，即今福建泰宁县。

(8)广昌：明为县，隶建昌府，即今广昌县。

(9)“疑所云”句：季抄本初九日记至此止，原注“已下缺”。

(10)其界有侧家斜在迷阳洞南：陈本作“其侧有数家斜界迷阳洞南”。丁

本作“其界有数家斜在迷阳洞南”。

【译文】

初九日　写了十二首诗交给崑石上人，已经是上午了。立即从草塘左边顺着山崖往南下走，路非常小，很陡峻，潜伏在深草丛中，时隐时现。一直下行三里，就见溪流从箫曲峰的后面一直向东南方流来，这是箫曲峰与外层的大山相夹形成的。大概这座山就在福建省境内，山脉往东北延伸形成箫曲峰，往西北延伸形成应感峰、会仙峰，两侧的溪流夹着山脉向西流去，仍然还是属于新城县了。箫曲峰南面的溪流岸上，有几家居民，垦山种植姜、芋、茶、竹为业，地名叫坂铺。由此地渡过溪流，往东南上岭一里，就平缓地转到山腰上。又向南二里，再一直登上山顶。又行二里，向南下走后往东上登，到达应感岩。这座应感岩面向西，巨大的壑谷四周矗立着峭拔的岩石，环绕成一个山窝，山窝中建有房屋，从下面望去，真是凭临虚空点缀在崖壁上了。石崖的顶还在高处一里外，石崖上的僧人留我吃过饭后，立即从石崖侧面踏着石阶上登，以为群峰没有高过这座山峰的；登上峰顶后才知道会仙峰更高过群峰了。应感峰的两座山峰接连耸起，东面连接着大山，那连接处过渡的山脊非常陡峭。往北流的水流到坂铺，向南流的水就从会仙峰向北流去，从应感峰、会仙峰向西流的水到这条山脊为止。我大约从应感峰往南下走三里，渡过这一条溪水后再向南上走，便到了会仙峰北面连接着大山的山脊了。山脊东面的水向西流到会仙峰的南面，溪水的南面又有大山，往东北延伸连接着应感峰后面的大山，夹住这条溪水向西流去，两山间山坞中的聚落是九坊，是新城县的五十一都的属地。面对着会仙峰的山名叫迷阳洞，南面就是邵武府的建宁县，那里的大山东南方是泰宁县，大山西南方是建昌府的广昌县，那么会仙峰南面的大山，是南方的山脉主脉从北方延伸而来向东转之处了。从山脊过渡之处到会仙峰，望过去很近，可一连越过的四座山峰都极为峭拔。山峰下壑谷杂乱纵横，积水形成深潭，怀疑所说的金龟湖就是这个深水潭了。四次下走四次上登，又是四里

后登上会仙峰的绝顶，就见东面一列大山都出现在它的下面，更不必说箫曲峰、应感峰了。自会仙峰往西到南丰县有一百里，东南方抵达建宁县也是一百里。两省的分界处有几家人斜向住在迷阳洞的南边，是大山中荒寂僻远之处。

初十日　由会仙峰西下，十里过溪，即应感西南来溪也。又五里为官公坳。又五里，下埔。应感溪自东而西，会仙南溪自南而北，俱会于下埔而北去。自下埔而上，悬崖瀑布，随处而是，亦俱会于下埔。路由下埔南而西，逾一岭，五里为黄舍。又西南逾二岭，五里至章村(1)，山始大开，始有聚落阛阓。有水自南而北，源自建宁县邱家岭，去章村南十五里，又五十五里始抵建宁云。西五里至容田，又西三里过长江岭。又三里，乌石。有卷石桥。又二里，上坪。随溪西南四里，有大溪自西南向东北，复溯之。西三里，过木桥，溯北来小溪，渡小石桥，北上岭。三里，为茶坞坳。又西三里，为何木岭。越岭，西南二里，宿梅源。

【注释】

(1)章村：今作“樟村”，在黎川县南境。

【译文】

初十日　由会仙峰向西下行，十里后渡过一条溪流，就是应感峰西南面流来的溪流了。又行五里是官公坳。又是五里，到下埔。应感峰流来的溪水自东往西流，会仙峰南面流来的溪水自南往北流，都在下埔汇合后往北流去。从下埔以上，悬崖上的瀑布，随处都是，也都是在下埔汇流。道路从下埔南面往西行，越过一座岭，五里后是黄舍。又向西南翻越两座山岭，五里到章村，山势开始十分开阔，开始有聚落街市。有水流自南往北流，源自建宁县的邱家岭，距离章村南面十五里，再走五十五里才能到达建宁县城。向西五里来到容田，又向西三里越过长江岭。又行三里，到乌石。有座卷石桥。又行二里，到上坪。顺着溪流往西南行四里，有条大溪自西南流向东北，又溯这条

大溪走。向西三里，走过一座木桥，溯北边流来的小溪走，渡过小石桥，向北上岭。三里，是茶坞坳。又往西行三里，是何木岭。越过何木岭，向西南二里，住在梅源。

十一日　东方乍白，自梅源溯小流西上一岭。路应度谷梅源至黄婆三十里，黄婆至县三十里。而西，因歇店主人言，竟从北直上岭。三里，逾岭北，天渐明，问之途人，始知其误。乃从岭侧径道转而南，越岭两重，共四里得一村坞，询之，曰："此岭即南丰界也。岭北水下新城，岭南下永丰(1)，但随小水南行一里，可得大道。"从之，至漈上坞始与梅源大道合。其处平畴一环，四山绕壑，以为下土矣。已而流忽下坠，捣级而下，最下遂成一瀑，乃知五泄、麻姑之名，以幸而独著也。是名漈山灶，去梅源始五里，余迂作十里行矣。水上人家为"漈上"，水下人家为"漈下"。又五里，夏家桥。又五里，尼始坳(2)，途中有两小水自北来合。又五里，乾昌桥，已胜筏。又五里，沧浪桥。又五里，黄婆桥。有一溪自北来，桥架北溪上，水自桥南出，与漈上之水合，共下南山去；而陆路由北岭入山，迂回岭上。北行五里，曰藏石岭。又三里，又过一小溪，亦自北而南。越而西，二里，为思久铺。铺有小桥，桥下细流始西向行，路复随之。五里，西至来陂桥。又一溪颇大，自北来会，同过桥下；而漈上大溪亦自南来会，遂同注而北。又一里，溪之东有狮山，西有象山，狮山石独突兀，而象山半为斧斤所凿。二山紧束水口，架石梁其中，曰石家桥，溪自桥下俱北去，路自桥上西向府。渡桥一里，又有小溪自南而北，亦有石梁跨其上。又三里，上艾家岭。又十里至南丰(3)，入城东门。三里，出西门，则旴江自西南抵西门，绕南门而北转，经东门而北下，想与漈上之水会于城北之下流也。西门外濒溪岸，则石突溪崖，凿道其间，架佛阁于上。濒江带城，甚可眺望，以行急不及登。又西五里，一溪自北来，渡其桥；军峰溪自西来(4)，即溯之行。有数家在溪上，曰三江口，想即二溪与旴江合，故名也。

【注释】

(1)永丰：永丰即今永丰县，明时隶吉安府，与新城、南丰悬隔甚远。疑“永丰”为“南丰”之误。

(2)尼始坳：疑为“尼姑坳”。

(3)南丰：明为县，隶建昌府，即今南丰县。

(4)军峰溪：原作“又一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十一日　东方刚发白，从梅源溯一条小水流向西登上一座岭。道路应该穿过山谷梅源到黄婆三十里，黄婆到南丰县城三十里。往西走，因为听了客店主人的话，竟然从北面一直上登山岭。三里，翻越到岭北，天色渐明，向路上的行人问路，才知道路走错了。于是从岭侧的小路转向南，越过两重岭，共行四里后见到一个在山坞中的村庄，向村里人问路，回答说：“这座岭就在南丰县境内了。岭北的水下流到新城县，岭南的水下流到南丰县，只要顺着小溪水往南行一里，可以走上大路。”按照他说的走，来到漈上坞才与从梅源来的大路会合。此处是一片环形的平旷田野，四面群山环绕成壑谷，我以为是地势低下的地方了。继而水流忽然下坠，逐级冲捣而下，最下面便形成一条瀑布，这才知道五泄、麻姑的名字，是因为幸运才独自著名的了。这里名叫漈山灶，距离梅源才有五里路，我却绕路作为十里路来走了。水流上面的人家称为“漈上”，水流下面的人家称为“漈下”。又行五里，到夏家桥。又行五里，到尼姑坳，途中有两条小水流自北边流来合流。又行五里，到乾昌桥，溪流已能承载木筏。又行五里，到沧浪桥。又行五里，到黄婆桥。有一条溪水自北面流来，桥架在北边的溪流上，溪水从桥下往南流出来，与漈上流来的溪水合流，共同下流到南山中去；而陆路从北面的山岭进山，曲折迂回在岭上。往北行五里，叫做藏石岭。又行三里，又涉过一条小溪，也是自北往南流。越过小溪往西走，二里，是思久铺。思久铺有座小桥，桥下细细的水流开始向西流淌，道路又顺着这条小溪走。五里，向西来到来陂桥。又有一条溪流相当大，自北边流来汇合，一同流过桥下；而漈上流来的

大溪也自南面流来汇合，随后一同往北流注。又行一里，溪流的东面有狮山，西面有象山，狮山是座独立突兀的石山，可象山被刀斧凿子凿去了一半。两座山紧夹着水口，架有石桥在这座山中间，叫做石家桥，溪流从桥下一起向北流去，道路从桥上向西通到府城。过桥后一里，又有一条小溪自南往北流，也有一座石桥跨在溪流上。又行三里，登上艾家岭。又行十里到达南丰县城，进入县城的东门。三里，走出西门，就见盱江从西南方流到西门外，绕到南门后向北转，流经东门后向北下流，推想与漈上流来的溪水在城北的下游汇合了。西门外濒临溪流的岸边，就见石崖突立在溪畔，石崖上开凿了道路，上面建有佛阁，濒临江流，围绕着城池，可以在上面放眼眺望，由于急着走路来不及上登。又向西五里，一条溪水自北边流来，渡过溪流上的桥；军峰溪从西面流来，马上溯军峰溪前行。有几家人在溪岸上，叫做三江口，猜想就是这两条溪流与盱江合流，所以叫这个名字。

十二日　东方甫白，从三江西渡溪，循左路行，路渐微。六七里，日出，入山口，居舍一二家，去路颇遥。先是，有言三江再进十里，有山口可宿者。余既讶其近，又疑其居者之寡。连逾二岭，三里，遇来人询之，曰："错矣！正道在南，从三江渡溪已误也。"指余南循小路转。盖其岭西北为吴坑，东南为东坑，去三江已十里矣。乃从南转下一坑，得居民复指上岭，共五里，至后阿。从其西北小路直上二里，则一小庙当路岐。从庙西北平循山半阴崖而行，又二里而至一山过脊处，南北俱有路，而西向登岭一路独仄，遂蹑之行。既登一峰，即转入山峡。其峡有溪在下，自西而东，东口破壁而下；绾口一峰，西南半壁，直倾至底，石骨如削铁；路在其对崖。循峡阴西入，自过脊登岭至此，共三里(1)。一石飞突南崖，瞰溪撑日，日光溪影，俱为浮动。溪中大石矗立，其西两崖逼竖如门，水从崖中坠壁而下，潆回大石而出，盖军峰东溪源也。崖下新架一桥。渡而北，又登岭半里，山回水聚，得岐路入一庵，名龙塘庵。有道人曰："西有龙潭，路棘不可入。"得茗，食点数枚。出庵，从左渡小溪，遂复直上岭。二里(2)，复循山北阴崖而行，屡有飞涧从山巅坠下，路横越涧上流者

五、六次，下复成溪。又三里(3)，得横木栈崖。又二里，直转军峰之北，仰望峰顶犹刺天也，有石涧自峰顶悬凹而下，盖北溪之源矣。

【注释】

(1)共三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共二千七百步”。

(2)二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六百步”。

(3)又三里：乾隆本、“四库”本作“又九百步”。

【译文】

十二日　东方刚发白，从三江口向西渡过溪流，沿着左边的路走，路渐渐变小。六七里后，太阳出来了，进入一个山口，有一两家居民的房屋，离开道路相当远。这之前，有人说从三江口再进去十里，有个山口是可以住宿的地方。我既诧异这里路程太近，又怀疑这里的居民太少。一连越过两座岭，走了三里路，遇见对面过来的人，向他问路，他说：“走错了！正路在南边，从三江口渡过溪流就已经错了。”指点我转向南沿着小路走。大概这座岭的西北是吴坑，东南是东坑，距离三江口已经有十里路了。于是从南面转下一个坑谷，遇到居民，又指点我上岭，共五里，来到后阿。从后阿西北的小路一直上走二里，就见一座小庙位于岔路口。从小庙往西北平缓地沿着山崖北面的半山腰前行，又行二里后来到一座山山脊延伸而过之处，南北两面都有路，而向西登岭的一条路特别狭窄，于是踏上这条路前行。登上一座山峰后，立即转入山峡中。这条山峡有溪水在下面，自西往东流，到东面的峡口冲破石壁往下流；扼住峡口的一座山峰，西南面半座石壁，笔直斜插到底，骨状的岩石像铁削出来的一样；道路在这座山峰对面的山崖上。沿着峡谷的北面向西进去，从山脊延伸而过之处登岭来到此地，共有三里路。一块岩石在南面的山崖上飞突出来，俯瞰着溪流，上撑天日，阳光和波影，都为之浮动。溪流中大石块矗立着，石块的西边，两面的山崖相互接近像门一样竖立着，溪水从山崖中的石壁上坠落下来，潆洄在大石块四旁后流出去，这大概是军峰

山东溪的源头了。山崖下新架了一座桥。渡过溪流后往北走，又登岭半里，山回水聚，找到一条岔路进入一座寺庵，名叫龙塘庵。有个道人说："西面有个龙潭，路上荆棘丛生，不可能进去。"得到了茶水，吃了几个点心。出庵后，从左边渡过小溪，于是又一直上登山岭。二里，又沿着山北面背阴山崖前行，屡次有飞泻的山涧从山顶上坠落下来，道路横向越过山涧的上游有五六次，下面又形成溪流。又行三里，走到山崖上木头横架的栈道上。又行二里，直接转到军峰山的北面，仰望峰顶，还直刺青天，有条石头山涧自峰顶高悬的凹地中流下来，大概是北溪的源头了。

渡溪二百步，复上一岭，始与北来大路合，遂高南向峰顶，而上无重峰之隔矣。自东北路口西上一里，至北岭度脊处，有空屋三间，中有绳床土灶而无人居，其西下为宜黄之道，东即所从来大道也。自此南上，凿蹬叠级，次第间出，蹈空而上，道甚修广，则进贤金父母所助而成者(1)。金名廷璧。自此愈上愈高，风气寒厉，与会仙异矣。自分道处至绝顶，悉直上无曲坠，共四千三百步，抵军峰巅(2)。登顶下望，五六尖峰自西南片片成队而来，乃闽中来脉也。至绝顶之南，圆亘为着棋峰，亭亭峭削，非他峰所及。盖自南丰来，从车盘岭南面上，不及北道之辟；然经着棋峰栈石转崖，度西峡中，蹑蹬攀隙，路甚奇险。余从北道望见之，恨不亲历。北起为绝顶，则石屋中浮丘、王、郭三仙像共列焉(3)。其北度之脉，则空室处。其北又起一峰，直走而为王仙峰，东下而为麻姑，东北下而为云盖，以结建昌者也。自着棋峰夹中望，下有洞穹然，攀箐挂石而下，日尚下午，至洞已渐落虞渊(4)，亟仍攀蹑而上，观落日焉。

【注释】

(1)进贤：明为县，隶南昌府，即今进贤县。

(2)军峰：今名同，在南丰、宜黄两县界上，海拔1761米。

(3)浮丘、王、郭三仙：浮丘指仙人浮丘公，王仙指仙人王子乔，郭仙或即葛洪。《元丰九域志》卷6"洪州"载："华林山，昔浮丘公隐居之南峰，一

名浮丘。”

(4)虞(yú)渊：神话传说中日落的地方。日落虞渊，指天色黄昏。

【译文】

渡过溪流走二百步，又登上一座岭，才与北边来的大路会合，于是向南朝着高高的峰顶上登，而上面不再有重重峰峦的阻隔了。从东北方的路口向西上登一里，来到北面山岭山脊延伸过来之处，有三间空房子，屋中有绳床和土灶但没有人住，这里向西下走是去宜黄县的路，东面就是我顺着走来的大道了。从此地往南上走，开凿有一级级的石阶路，依次间隔着出现，从半空中往上走，石阶路很长很宽，是进贤县姓金的父母官资助建成的。姓金的名叫金廷璧。从此处越上去越高，风冷得厉害，与会仙峰不一样了。从道路分岔的地方到绝顶，全是笔直上登没有曲折下走的地方，共有四千三百步，直达军峰山绝顶。登上山顶往下望，五六座尖峰从西南方一片片地排成队延伸而来，是从福建省境内延伸过来的山脉了。延伸到军峰山绝顶的南面，形成圆圆地横亘着的着棋峰，亭亭玉立，峭拔陡削，不是其他的山峰能比得上的。原来由南丰县前来，从车盘岭南面上登，不如山北的道路开阔；然而途经着棋峰石崖上的栈道转进来，穿越在西面的峡谷中，踏着石阶攀越石缝，一路上非常奇异危险。我从山北的路上望见这种情况，遗憾没能亲自走过来。山脉在北面耸起形成绝顶，就见石室中浮丘、王、郭三位仙人的塑像一同排列着。那向北延伸的山脉，就是空房子所在之处。那里的北面又耸起一座山峰，一直向北延伸成为王仙峰，往东下延成为麻姑山，向东北下延成为云盖山，得以盘结成建昌府所在的地方了。从着棋峰的夹谷中望去，山下有个山洞高高隆起，攀着竹丛挂在岩石上下去，时间还是下午，到山洞时太阳已渐渐落入西山，急忙仍然向上攀登，观看落日。

十三日　(缺)白赤丸如轮，平升玉盘之上，遥望日下，白气平铺天末，上有翠尖数点，则会仙诸峰也。仍从顶北下，十里，至空屋歧路处(1)，遂不从东而从西下，里许而得混元观，则军峰之北下观也。

其地已属抚之宜黄。闻山南车盘来道亦有下观云。循水北下，两山排闼，水泻其中，无甚悬突飞洄之态。又下五里，始至涧底，此军峰直北之水也。既下山，境始开。又山一层横列于外，则鱼牙山也。又有一水自西南来，此军峰西壑之水，至此与北涧会。循水东北又五里，过袈裟石。绾两涧之口，水出其间，百家之聚在其外，曰墟上。又有一水亦自西南来会，则鱼牙山之水也，与大溪合而北，西转下宜黄，为宜黄之源云。自墟上东北岐，路溯一小溪，十里至东源。东向上岭，三里而登其上，曰板岭。其水西流入宜，东南流入丰，东北流亦入宜，盖军峰北下之脊也。越岭而东，一里，复得坪焉。山溪潆洄，数家倚之，曰章岭。竟坞一里，水东出峡间，下坠深坑，有路随之，想走南丰道也。其水东南去，必出南丰，则章岭一隙其为南丰属明矣。水口坠坑处，北有一径亦渐下北坑，则走下村道矣。亦渐有溪北自下村出七里坑，达枫林而下宜黄，则下村以北又俱宜黄之属。是水口北行一径，即板岭东度之脊也，但其脊甚平而狭，过时不觉耳。下脊，北五里，至下村。又北二里，水入山夹中，两山逼束甚隘，而长水倾底，路潆山半，山有凹凸，路亦随之，名曰十八排，即七里坑也。已而下坑渡涧，复得平坞，始有人居，已明月在中流矣。又北二里，水复破峡而出。又一里，出峡，是为枫林内村。又一里，山开水转，而西度小桥，是为枫林，一名陈坊。乃宿。

【注释】

(1)至空屋歧路处："空屋"，乾隆本、"四库"本作"岭脊"。

【译文】

十三日　(缺)红白色的圆球像车轮一样，平缓升起在玉盘一样的云海之上，遥望旭日之下，白色的云气平铺到天边，云层上有几点葱翠的山尖，那就是会仙峰等山峰了。仍旧从军峰山绝顶往北下山，行十里，来到空房子道路分岔的地方，便不是从东面而是从西面下走，一里左右来到混元观，是军峰山北面的下观了。此地已属于抚州府的

宜黄县。听说军峰山南面车盘岭来的路上也有个下观。顺着水流向北下走，两面的山像门扉一样排列，水从两山之中下泻，没有多少高悬奔突飞流潆洄的姿态。又下走五里，这才来到山涧底下，这是军峰山正北方的水流了。下山后，地势开始开阔起来。又有一层山横列在外围，那是鱼牙山了。又有一条水流自西南方流来，这是军峰山西面壑谷中的水流，流到此地与北面流来的山涧汇合。沿着水流往东北又行五里，经过袈裟石。袈裟石扼住两条山涧的出口，水流从岩石中间流出去，有个百户人家的聚落在袈裟石外面，叫做墟上。又有一条水流也是从西南方流来汇合，那是鱼牙山流来的水流了，与大溪合流后往北流，向西转后下流到宜黄县，是宜黄水的源头。从墟上东北方的岔路，溯一条小溪走，十里到东源。向东上岭，三里后登到岭上，叫做板岭。板岭的水西面的流入宜黄县，东南的流入南丰县，东北的也是流入宜黄县，板岭大概是军峰山向北下延的山脊了。越过板岭往东行，一里，又见到一块平地。山涧溪流潆洄，几家人紧靠着山脚，叫做章岭。走完山坞有一里路，溪水向东从峡谷中流出去，下坠到深坑中，有条路顺着溪流走，料想是通向南丰县的路了。那条溪水往东南流去，必定是流到南丰县，那么章岭这一条缝隙为南丰县的属地是很明显的了。溪水坠入深坑的水口处，北边有一条小径也是渐渐下到北面的深坑中，那是走向下村的路了。也渐渐有溪流自北面的下村流出七里坑，流到枫林后下流到宜黄县，那么下村以北又都是宜黄县的属地了。这里从水口往北行的一条小径，就是板岭往东延伸的山脊了，只不过这条山脊非常平缓而且很窄，走过时没有觉察到罢了。下了山脊，往北五里，到达下村。又往北行二里，溪水流入山峡中，两面的山紧逼过来，非常狭窄，而长长的水流倾泻在峡底，道路盘旋在半山腰上，山有凹进去凸出来之处，道路也顺着山势走，名叫十八排，也就是七里坑了。不久下到坑谷中渡过山涧，又见到一个平坦的山坞，开始有人居住，已经是明月映照在溪流中了。又向北二里，溪水又冲破山峡流出来。又行一里，走出峡谷，这里名叫枫林内村。又行一里，山势开阔，溪水弯弯转转，而后向西走过小桥，这里是枫林，又叫陈坊。于是住下。

十四日　平明饭，行，即从小桥循小溪北上。盖枫林大溪西下宜黄，而小溪则北自南源分水而来者也(1)。溯北上五里，入南湾坳，上分水岭，南为宜黄，北为南城，西南境逾岭为南源。五里至八角庄，为洪氏山庄。有水东下，舍之。北上黄沙岭，二里逾岭，下巾儿漈，水亦东下，又舍之。北溯一小水，三里，上栏寨门，平行岭上，为李家岭。又一里，始下，下一里，则磁龟在焉(2)。磁龟者，罗圭峰玘之所居也(3)，在南城西南九十里，据李文正《东阳记》，北阻芙蓉，西厄连珠峰，南望军峰，东则灵峰迤逦。有石在溪桥之下，而不甚肖；其溪亦不甚大；自西而东，夹溪而宅，甚富，皆罗氏也。问有花园坑，景亦没，无可观。遂东北逾岭而下，溪自东南下坑中，路不能从也。东下三里，山峡少开。又循一水，有桥跨之，曰云阳桥，水亦东南下，又舍之。东逾一岭，又二里，曰乘龙坳，水亦南下。复东上二里，曰鹅腰岭。平行岭上又二里，而下一里，曰钽源(4)，其水始东行。始至磁龟，以为平地，至此历级而降，共十里而至歪排，皆循东下，始知磁龟犹在众山之心，众山之顶也。歪排以上多坠峡奔崖之流(5)，但为居民造粗纸，濯水如滓，失飞练悬珠之胜。然钽源小水已如此，不知磁龟以东诸东南注壑者，其必有垂虹界瀑之奇，恨路不能从何。出歪排，其南山坞始开，水亦南去。又东逾黄土岭，共三里，则下岐东行平畴中。五里，一溪自西北东去，有桥架其上，曰游真观前桥。又东五里，则盱江自东南而北。是时日才下午，不得舟，宿于溪西之路东，其溪之东即新丰大市也(6)。

【注释】

(1)南源：今名同，在宜黄县东隅。

(2)磁龟：今作“磁奎”，在南城县西南隅。

(3)玘(qǐ)：玉名。季抄本作“圮”，不从。罗玘，南城人，成化末乡试第一，举进士，授编修，后迁南京太常、南京吏部右侍郎，人称圭峰先生。

(4)钽源：“源”，乾隆本、“四库”本作“原”。

(5)歪排：季抄本“排”、“徘”互用。以下两处“徘”，据乾隆本统一

作“排”。

(6)新丰：今名同，在南城县南境。旰江东岸。

【译文】

十四日　天明吃饭，上路，立即从小桥沿着小溪往北上走。大概枫林的大溪向西下流到宜黄县，而小溪则是从北面的南源分流而来的。溯小溪北上五里，进入南湾坳，登上分水岭，岭南是宜黄县，岭北是南城县，西南方越过一座岭是南源。五里后来到八角庄，是洪家的山庄。有水流往东下流，放弃水流。往北上登黄沙岭，二里后越过山岭，下到巾儿漈，水流也是往东下流，又放弃了这条水流。向北溯一条小溪走，三里，登上栏寨门，平缓行走在岭上，这是李家岭。又行一里，开始下走，下行一里，就见磁龟在那里了。磁龟这地方，是罗玘(圭峰先生)的居住地，在南城县城西南九十里，据李文正的《东阳记》，北面被芙蓉山阻隔，西面被连珠峰扼住，南面远望军峰山，东面则是逶迤的灵峰。有块岩石在溪流上的桥下，然而不怎么像龟；这条溪流也不怎么大，自西往东流，夹住溪流建有宅院，非常富裕，都是罗姓人家。打听到有个花园坑，景物已经堙没，没有值得观看的。于是往东北越过山岭下走，溪流从东南方下流到坑谷中，道路不能顺着溪流走了。向东下行三里，山峡稍微开阔了一些。又沿着一条溪水走，有桥跨在溪流上，叫云阳桥，溪水也是向东南下流，又放弃这条溪流。向东翻越一座岭，又行二里，叫乘龙坳，水流也是向南下流。再往东上登二里，叫鹅腰岭。平缓前行在岭上又是二里，而后下走一里叫馆源，这里的水开始向东流。最初到磁龟时，以为走到平地了，一直到此地逐级下降，共走十里后到歪排，都是沿着山往东下行，这时才知道磁龟还处在群山的中心，在群山的顶上。歪排以上有很多在峡谷和山崖间奔流下泻的水流，只是被居民用水来造粗纸，污浊的水如同渣滓，失去了白绢飞空珠帘悬垂的优美景象了。然而馆源的小溪水已经如此，不知磁龟以东众多向东南流注在壑谷中的水流，其中必定有彩虹下垂瀑布隔断的奇景，遗憾道路不能从那里走。出了歪排，

歪排南面的山坞才开阔起来，水流也向南流去。又往东翻越黄土岭，共三里，便从岔路下山向东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五里，一条溪水自西北向东流去，有座桥架在溪流上，叫做游真观前桥。又向东五里，就见盱江自东南往北流。此时时间才到下午，找不到船，住宿在溪流西岸的路东，这条溪流的东岸就是新丰这个大集市了。

十五日　路东不得舟，遂仍从陆。右江左山，于是纯北行矣。六里，为大安桥。又三十里，则从姑在望，入郡南门矣。

【译文】

十五日　在路东找不到船，便仍然从陆路走。右边是江左山，从这里起都是向北走了。六里，是大安桥。又行三十里，就见从姑山在眼前了，进入建昌府城的南门。

十六日　过东门大桥，即从桥端南下。随沙岸，丛竹夹道，乔松拂云，江流雉堞右映，深树密箐左护，是曰中洲。有道观，今改为佛宇。前二石将军古甚，刘文恭铉为之记，因程南云盱人(1)，与刘同在翰苑故也。是日再醉于夏调御处(2)。

【注释】

(1)盱(xū)：建昌府因有盱江流贯，故亦称该府为“盱”，盱江亦因流经建昌府，又称建昌江。

(2)是日再醉于夏调御处：“再”，季抄本作“在”，不从。

【译文】

十六日　走过东门的大桥，立即从桥头往南下走。顺着沙岸走，竹丛夹住道路，高大的松树轻拂着白云，江流城墙掩映在右边，幽深浓密的竹树围护在左边，这里叫中洲。有个道观，如今改成了佛寺。寺前的两尊石将军非常古老，刘铉(表字文恭)为石将军作了碑记，这是因为程南云是建昌府人，与刘铉同在翰林院供职。这一天再次在夏

调御那里喝醉了。

十七日　静闻随二担从麻源大路先往宜黄，余作钱、陈、刘诸书。是晚榻于调御斋中。

【译文】

十七日　静闻随同两个挑夫从麻源的大路先一步前往宜黄县，我写了给钱、陈、刘等人的信。这天晚上住在夏调御的书斋中。

十八日　别调御诸君。十五里，午至麻姑坛。又西二里，坞穷。循南山上，又二里转出五老西南，是为五老坳。于是循北山上，又二里为篾竹岭，越岭二里为丹霞洞，又西上一里为王仙岭，越岭又西一里为张村，皆前所历之道也。于是又西平行山半，四里，逾朱君岭，复沿山半行。深竹密树，弥山绘谷，红叶朱英，缀映沉绿中，曰鞋山。五里，石坪。山环一谷，随水峡而入，中甚圆整(1)，万山之上，得此一龛，亦隐居之所，惜为行道踏破云帏耳。居民数十家，以造纸为业。自石坪复登岭，岭峻而长，共五里始达岭头，即芙蓉东过之脊也。脊二重，俱狭若堵墙，东西连属。脊南为南城属(2)，下有龙潭古刹，在深坑中，道小不及下。脊北为临川属(3)。度脊而西即芙蓉山(4)，自南而北高亘于众山之上。其山之东则临川、南城之界，西则宜黄属矣。循山之东北又上里许，山开一箝东北向，是为芙蓉庵，昔祠三仙，其今僧西庵葺为佛宇，遂宿其中。

【注释】

(1)中甚圆整："圆"，季抄本皆作"员"。

(2)南城：建昌府附郭县，即今南城县。

(3)临川：抚州府附郭县，即今抚州市临川区。

(4)芙蓉山：今名同，在南城、宜黄两县界上，海拔1175米。

【译文】

十八日　辞别了夏调御等各位先生。十五里，中午到达麻姑坛。又往西行二里，山坞完了。顺着南山上登，又行二里转到五老峰的西南面，这里是五老坳。从这里顺着北山上登，又行二里是篾竹岭，越过篾竹岭前行二里是丹霞洞，又往西上登一里是王仙岭，越过王仙岭又向西一里是张村，都是些从前我走过的路了。从这里又向西平缓前行在半山腰，四里，越过朱君岭，又沿着半山腰前行。深竹密树，布满山间，山谷像彩绘一般，红色的树叶，朱红的山花，点缀掩映在深绿丛中，这叫鞋山。五里，到石坪。群山环绕着一个山谷，顺着峡谷中的水流进去，山谷中圆圆的，非常平整，在万山之上，能见到这样一块地方，也是一处隐居的场所，可惜这云雾像帷幔一样遮蔽的地方被来往通行的道路踏破了。有几十家居民，以造纸为业。从石坪又登岭，山岭陡峻而且路很长，共行五里才到达岭头，这就是芙蓉山往东延伸而过的山脊了。山脊有两重，都狭窄得像一堵墙，东西相连。山脊南面是南城县的属地，下面有座龙潭古刹，在深坑中，路太小，来不及下去。山脊北面是临川县的属地。越过山脊往西去就是芙蓉山，芙蓉山自南往北高高地绵亘在群山之上。这座山的东面就是临川县、南城县的交界处，西面则是宜黄县的属地了。沿着芙蓉山的东北面又上登一里左右，山间敞开一个钳形的山弯，面向东北方，这里是芙蓉庵，从前供奉三位神仙，如今僧人西庵把它修葺为佛寺，于是便住宿在芙蓉庵中。

十九日　从庵侧左登，皆小径，直跻一里，出峰上。又平行峰顶，北最高处为三仙石。登其上，东眺黄仙峰，已不能比肩；南眺军峰，直欲竞峻；芙蓉之南，有陈峰山在十里内，高杀于芙蓉，而削峭形似，盖芙蓉之来脉也。凭眺久之，从峰北小径西下里许，与石坪西来之大道合(1)。又下五里，忽路分南北。始欲从南，既念大路在北，宜从北行，遂转而北，始有高篁丛木。又西下一里，始有壑居塍垅，名曰烂泥田。复逾岭西下一里，更循岭而登二里，直蹑峰头，名曰揭烛尖。又名避暑营。从尖西南下二里，是为南坑。有涧自东南来，四山环绕，中开一壑，水口紧束，湾环北去。有潘、吴二姓绾水口而居

(2)，独一高门背水朝尖，雄撮一坞之胜。随水出其后，数转而出，一里，有水自北而来，二水合而南，路随之。一里，转而西，共八里，西逼高峰，有水自南来会，合而北去，有桥跨之，曰港口桥(3)。循左麓而北，又转西行，北渡溪，共五里，得大坞，曰上坪。过上坪，石梁水注而北，路西折登山，迤逦而上，五里至杉木岭。逾岭下二里，山坞紧逼，有故家宅，其中曰君山(4)，皆黄氏也。饭而出隘，五岭上矮岭(5)。逾岭共五里，出杨坊(6)，南行为杭阴，乃宜邑钜聚。西行七里，宿车上。

【注释】

(1)与石坪西来之大道合："石坪"，原作"西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绾(wǎn)：控扼。

(3)港口桥：今仍称"港口"。在宜黄县东。

(4)君山：今名同，在宜黄县东。

(5)五岭上矮岭："五岭"，疑为"五里"之误。

(6)杨坊：今名同，在宜黄县东。

【译文】

十九日　从芙蓉庵左侧上登，都是小径，一直上登一里，来到峰顶上。又平缓前行在峰顶上，北面的最高处是三仙石。登到三仙石上，往东眺望黄仙峰，已经不能并肩而立；向南眺望军峰山，直接想要与这座山比险峻；芙蓉山的南面，有座陈峰山在十里之内，高处低于芙蓉山，但陡削峭拔之势相似，大概是向芙蓉山延伸过来的山脉了。凭眺了很久，从山峰北边的小径向西下走一路左右，与从石坪向西过来的大道会合。又下行五里，道路忽然分为南北两条。最初我想从南边走，随后考虑大路在北边，应该从北边走，于是转向北，开始有高竹丛林。又向西下走一里，壑谷中开始有居民和田地，名叫烂泥田。又越岭往西下行一里，再沿着山岭上登二里，直接登上峰头，名

叫揭烛尖。又称为避暑营。从揭烛尖往西南下走二里，这里是南坑。有条山涧自东南方流来，四面群山环绕，中间开有一条壑谷，水口处山势紧束，水湾向北环绕而去。有潘、吴两姓人家扼住水口居住，只有一座高高的大门背靠水流朝向揭烛尖，雄视整个山坞的美景。顺着水流出到村后，转了几个弯出来，一里，有水流从北边流来，两条水流汇合后往南流，道路顺着水流走。一里，转向西，共行八里，向西逼近一座高峰，有水流从南边流来交汇，合流后往北流去，有桥跨过水流，叫做港口桥。沿着左边的山麓往北走，又转向西行，向北渡过溪流，共五里，见到一个大山坞，名叫上坪。走过上坪的石桥，水向北流淌，道路折向西登山，逶迤而上，五里后到达杉木岭。越过杉木岭下走二里，山坞四面紧逼，有世家大族的宅院，村子中心的叫君山，都是黄姓人家。吃饭后走出山隘，五里后登上矮岭。越过矮岭后共行五里，来到杨坊，往南行是杭阴，是宜黄县的一个大聚落。向西行七里，住宿在车上。

二十日　鸡再鸣，自车上载月西行，即与大溪遇。想即墟上之溪，自南而北者，发源军峰，经杭阴至此(1)。已而溪直南下，路西入山。又五里，登岭。又三里，逶迤至岭隘，有屋跨其间，曰黄岭。下岭二里，大溪复自南来。渡溪，天始明，山始大开。随溪西北行五里，有塔立溪口小山上，塔之西北即宜黄城也(2)。又有一大溪西南自东壁巡司来(3)，直抵城东，有长木桥之；水遂北与东溪合，有大石桥架其上，曰贯虹；再北，则一小溪循城西北而东入大溪，亦有桥跨其上，曰丰乐。

【注释】

(1)杭阴：乾隆本作“坑阴”，据季抄本上一日记改。杭阴，今作“棠阴”，在宜黄县东境的公路旁。

(2)宜黄：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宜黄县。

(3)东壁巡司：今作“东陂”，在宜黄县南境。此大溪明代称宜黄水，今名同。

【译文】

二十日　鸡叫第二遍，从车上顶着月光往西行，随即与一条大溪相遇。我推想就是墟上的溪流，自南往北流的，发源于军峰山，流经杭阴后到达此地。不久溪水一直往南下流，道路向西进山。又行五里，登岭。又行三里，逶逶迤迤来到岭上的隘口，有间屋子跨在隘口中间，叫做黄岭。下岭后二里，大溪又从南边流来。渡过溪流，天才发亮，山势开始十分开阔。顺着溪流往西北行五里，有座塔矗立在溪口的小山上，塔的西北方就是宜黄县城了。又有一条大溪自西南方的东壁巡检司流来，一直流到县城东边，有座长木桥跨过溪流；溪水于是流向北边与东溪合流，有座大石桥架在东溪上，叫做贯虹桥；再往北，则有一条小溪沿着城墙的西北面向东流入大溪，也有一座桥跨在溪流上，叫做丰乐桥。

是日抵宜黄东门贯虹桥之旅肆，觅得静闻，始出，亟呼饭饭。静闻与之北，过丰乐桥，上狮子岩。岩回盘两层，兀立三溪会合之北冲，大溪由此北下抚州者也。已而西经城北，至新城北门。北一里，过黄备桥。又西北一里，北入山，得仙岩。岩高峙若列锦层，上穹下逼(1)，其西垂忽透壁为门，穿石而入，则众山内㕑，若另一世界。而是岩甚薄，不特南面壁立，而北面穹覆更奇，其穿透之隙，正如虔之通天岩(2)，亦景之最奇者也。三里，仍入城之北门。盖是城东濒溪为旧城，而西城新辟，一城附其外，缭绕诸峰，因之高下。经城三里，出南门。循东壁南来之溪西南行，五里，过四应山之东麓。又十五里，有小峰兀立溪上作狰狞之状，其内有谭襄敏墓焉(3)。又二里，过玉泉山下，山屏立路右若负扆，仰瞻峭拔，有小庐架崖半。欲从之，时膝以早行，忽肿痛不能升。又随大溪南行三里，有小溪自西来注，即石蛩之下流也(4)，始舍大溪溯小溪，折而西入三里而得石蛩寺。寺新创，颇宏整。寺北有矗崖立溪上，半自山顶平剖而下，其南突兀之峰犹多，与之对峙为门，而石蛩之岭正中悬其间，而寺倚其东麓。仰望之，只见峰顶立石轰然，不知其中空也。是晚宿寺中，以足痛不及

登蛩。

【注释】

(1)岩高峙若列锦层，上穹下逼："锦层"，乾隆本、"四库"本作"锦屏"。"下逼"，乾隆本、"四库"本作"下通"。

(2)正如虔之通天岩："虔"原作"度"，乾隆本作"虔"，据"四库"本改。今江西赣州市为古虔州。通天岩在赣州市西北10公里，包括通天岩、忘归岩、同心岩、翠微岩，以大型石龛造像群著称，林木参天，风景秀丽，为著名风景游览地。

(3)谭襄敏：即谭纶(1520—1577)，字子理，宜黄人，官台州知府、海道副使、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与戚继光大破倭寇，共事齐名，人称"谭戚"。后历抚陕西、四川，总督两广、蓟辽、保定，官至兵部尚书，谥襄敏。

(4)石蛩：乾隆本、"四库"本作"石碧"。"蛩"、"碧"皆通"拱"。石碧在西南地区称"天生桥"。

【译文】

这天到达宜黄县城东门外贯虹桥边的旅店，找到静闻，他正好出来，急忙叫住他吃饭。静闻与我往北走，走过丰乐桥，登上狮子岩。狮子岩回绕成两层，兀立在三条溪流汇合处北边的冲要处，大溪流经此地往北下流到抚州府。随后向西经过城墙的北面，来到新城的北门。向北一里，走过黄备桥。又往西北行一里，向北进山，找到仙岩。仙岩高高耸峙着，如锦绣制成的屏风排列着，上面穹隆下面狭窄，仙岩的西垂崖壁忽然贯通成为石门，穿过石门进去，就见里面群山闭塞，好像是另一个世界。而这座石岩非常薄，不仅南面像墙壁一样矗立，而且北面穹隆下覆更为奇特，那条穿透崖壁的缝隙，正像赣州府的通天岩，也是自然景观中最奇异的地方了。三里，仍然进入县城的北门。大概这座城东面濒临溪流的是旧城，而西城是新开辟的，一座新城依附在旧城外面，缭绕在群峰之上，顺着山势高低起伏。经过城中走三里，出了南门。沿着南面东壁巡检司流来的溪流往西南行，五里，经过四应山的东麓。又行十五里，有座小山峰兀立在溪流

上，作出狰狞的样子，山中有谭襄敏的墓地。又行二里，经过玉泉山的山下，玉泉山屏风样矗立在道路右边，好像帝王背靠的屏风，抬头远望，山势峭拔，有一间小屋高架在山崖半中腰。想要从那里走，此时我的膝盖因为一大早就走路，忽然肿痛得不能上登。又顺着大溪往南行三里，有条小溪自西面流来汇入大溪，就是石蛩的下游了，开始离开大溪溯小溪走，折向西深入三里后到了石蛩寺。寺院是新开创的，相当宏大整齐。寺院北边有座山崖矗立在溪流岸上，从山顶平直地往下剖为两半，它的南面突兀的山峰还有很多，与这座山崖对峙形成门，而石蛩寺所在的山岭正好高悬在门的中间，而寺院紧靠在山岭的东麓。仰面望这座山崖，只见峰顶上矗立着崩裂的岩石，不知岩石中间是空心的了。这天晚上住在寺中，由于脚痛来不及上登石蛩。

二十一日　晨餐后，亟登蛩。是峰东西横跨，若飞梁天半，较贵溪之仙桥，高与大俱倍之(1)，而从此西眺，只得其端。从寺北转入峡中，是为万人缘。谭襄敏初得此寺，欲废为墓，感奇梦而止。今谭墓在玉泉山东北，宅墓诸坊一时俱倒，后嗣亦不振。寺始为僧赎而兴复焉。僧以其地胜，放以为万人巨冢，甃石甚壮。地在寺北，左则崖，右则寺也。由万人缘南向而登，仰见竹影浮飏，一峰中穿高迥。透石入，南瞰乱峰兀突，溪声山色，另作光响，非复人世。于是出桥南，还眺飞梁之上，石痕横叠，有缀庐嵌室，无路可登。徘徊久之，一山鹤冲飞而去，响传疏竹间，令人不能去。盖是桥之南，其内石原裂两层，自下而上，不离不合，隙俱尺许。由隙攀跻而上，可达其上层，而隙夹逼仄，转身不能伸曲，手足无可攀蹑，且以足痛未痊，怅怅还寺。问道寺僧，僧云："从桥内裂隙而登蹑甚难。必去衣脱履，止可及其上层，而从上垂绠，始可引入中层。"僧言如此，余实不能从也，乃于石[illegible]饭而行。五里，由小路抵玉泉山下，遂历级直登。其山甚峻，屏立溪之西北，上半俱穹崖削壁，僧守原叠级凿崖，架庐峰侧一悬峰上(2)。三面凭空，后复离大山石崖者丈许，下隔深崖峡。时庐新构，三面俱半壁，而寂不见人。余方赏其虚圆无碍，凭半壁而看后崖。久之，一人运土至，询之，曰："僧以后壁未全，将甃而塞之也。"问僧何在，曰："业从山下跻级

登矣！”因坐候其至，为之画曰(3)：“汝虑北风吹神像，何不以木为龛坐，护置室中，而空其后壁，正可透引山色。造物之悬设此峰，与尔之绾架此屋，皆此意也。必甃而塞之，失此初心矣。”僧颔之，引余观所谓玉泉者。有停泓一穴(4)，在庐侧石灶之畔，云三仙卓锡而出者，而不知仙之不杖锡也(5)。下玉泉，三里，出襄敏墓前。又随溪一里，由小路从山北行，盖绕出玉泉山之东北也。最北又有马头山，突兀独甚，在路左。过白沙岭，望西峰尖亘特甚，折而东之，是为北华山。山顶佛宇被灾，有僧募饭至，索而食之。下山二里，入南门，北登凤凰山。其山兀立城之东北，城即因之，北面峭削，不烦雉堞也。下山，出北水关，抵逆旅已昏黑矣。

【注释】

(1)较贵溪之仙桥，高与大俱倍之：原缺“仙”字，空一格，据十月二十三日贵溪日记补“仙”字。

(2)一悬峰上：乾隆本、“四库”本作“一峰悬上”，属下句。

(3)画：通“划”，谋划。

(4)有停泓一穴：“有”，原作“在”，不从。

(5)仙：古代道家所想象的超出人世、长生不死的人。

【译文】

二十一日　早餐后，急忙去登石蛩。这座山峰横跨东西，好像半空中飞架的桥梁，与贵溪县的仙桥相比较，高处与大处都有仙桥的一倍，但从此处向西眺望，只看得见石蛩的一头。从寺北转进峡谷中，这里是万人缘。谭襄敏最初买到这座寺院，想废寺改为墓地，有感于一个奇怪的梦才住手。如今谭襄敏的墓地在玉泉山的东北面，宅院墓碑和众多的牌坊一段时间后都倒塌了，后代也不兴盛。寺院这才被僧人赎买回来重新修复了。僧人认为这里地势极佳，所以把这里辟为巨大的万人冢，用石块砌成，非常壮观。墓地在寺院北边，左边是山崖，右边就是寺院了。由万人缘向南上登，抬头看见竹影浮空摇曳，整座山峰中间是穿通的，又高又远。穿过石桥进去，向南俯瞰，杂乱的山峰突兀，溪流的水声和山间的景色，另外作出一番风光和声响，

不再是人世间。于是出到石桥的南边，回头眺望飞空的石桥之上，石纹横向层叠，有小屋点缀镶嵌着，没有路可以上登。徘徊了很久，山间一只白鹤冲向天空飞去了，响声传遍在稀疏的竹林间，让人不能离去。原来这座石桥的南边，那里面的岩石原来是裂成两层的，从下层到上层，没有离开也没有合拢，缝隙都是一尺左右。由缝隙中向上攀登，可以到达岩石的上层，然而缝隙相夹，非常狭窄，不能转身伸手缩脚，手脚无处可以攀援踩踏，况且由于脚痛没有痊愈，所以闷闷不乐地返回寺中。向寺中的僧人打听上去的路，僧人说："从桥内的裂缝中攀登上去非常难。必定要脱去衣服鞋子，只可以到达岩石的上层，而后从上层垂下绳子，才可以拉着绳子进入中层。"僧人的话这样说，我实在是不能按照他的话做了，于是在石蛩寺吃了饭就走了。五里，经由小路抵达玉泉山下，便沿着石阶一直上登。这座山非常陡峻，屏风样矗立在溪流的西北方，上半部分都是穹隆的山崖和陡削的石壁，僧人守原在崖壁上开凿出一级级石阶，在山峰侧面一座高悬的山峰上建了一间小屋。三面凭临高空，后面又距离大山的石崖有一丈左右，下面隔着崖壁夹成的深峡。这时小屋刚刚在建，三面都只有半堵墙壁，而且静悄悄的不见人影。我正好欣赏这种空虚圆融没有障碍的景色，靠着半面墙壁观看屋后的石崖。很久之后，有一个人运土上来，向他询问，他说："僧人因为后面的墙壁还未全部砌成，将要砌墙堵住后面了。"问那僧人在哪里，他说："已经从山下沿着石阶登上来了！"因而我坐着等候僧人来到，为他谋划说："你担忧北风吹到神像，为什么不用木头制成佛龛，把佛像放置在木屋中保护起来，而把小屋后面的墙壁空出来，正好可以透射引入山间的景色。造物主设立了这座高悬的山峰，与你控扼峰头建起这间小屋，都是这个意思。必定要砌墙堵住后面，失去了这样一种本来的意愿了。"僧人点头同意我的话，带领我去观看所谓的玉泉。有一潭停积的深水，在小屋侧边的石灶旁，说是三位仙人用锡杖杵地涌出来的泉水，却不知道仙人是不用锡杖的。下了玉泉山，前行三里，出到谭襄敏墓前。又顺着溪流走一里，由小路从玉泉山北面行，大概已绕到玉泉山的东北面了。最北边又有座马头山，独自耸立，特别突兀，在道路左边。越过白沙

岭，望见西面的山峰特别尖耸地横亘着，折向东延伸而去，这是北华山。山顶上的佛寺遭受了火灾，有僧人募化了饭食回来，我要了些饭吃下。下山后二里，进入县城南门，向北登上凤凰山。这座山兀立在县城的东北方，城墙就是就着山势修建的，北面峭拔陡削，不需要再修筑城墙了。下山后，走出北水关，抵达旅店已经昏黑了。

二十二日　由北城外历凤凰山北麓，经北门，二里，过黄备桥。桥架曹溪之上。西北行十里，溯溪至元口。又五里至官庄前(1)，西南渡溪，又十里至陈坊(2)。北渡小木桥，为曹山寺道。遂令顾仆同担夫西至乐安之流坑，余与静闻携被襆，渡桥沿小溪入。五里，为狮子口。由回龙洞而入山隘，即曹山也。其内环峰凹辟，平畴一围，地圆整如砥，山环绕如城，水流其间。自回龙口而南下陈坊，又东下宜黄，交锁曲折，亦此中一洞天，为丹霞、麻姑之类也。初以何王二氏名何王山，后加“草”、加“点”，名荷玉山。唐本寂禅师礼曹溪回，始易名曹山。宋赐额宝积寺，毁于嘉靖丙戌(3)，基田俱属缙绅。兹有名僧曰观心，将兴复焉。观心，宜黄人，向驻锡丰城(4)，通儒释之渊微，兼诗文之玄著。余一至，即有针芥之合(5)，设供篝灯，谈至丙夜(6)，犹不肯就寝，曰：“恨相见之晚也。”先是，余午至，留饭后即谓余曰：“知君志在烟霞，此中尚有异境，曹山旧迹，不足观也。”

【注释】

(1)官庄前：今作“官仓前”。

(2)陈坊：今名同。皆在宜黄县西隅。

(3)嘉靖丙戌：嘉靖五年(1526)。

(4)丰城：明为县，隶南昌府，即今丰城市。

(5)针芥之合：磁石能引针，琥珀能拾芥，因用“针芥之合”比喻性情契合。

(6)丙夜：古代计时，一夜五更，又称五夜，即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亦称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丙夜即三更，亦即通常说的半夜。

【译文】

二十二日　由北城外面经过凤凰山的北麓，经过北门，二里，走过黄备桥。桥架在曹溪之上。往西北行十里，溯溪流来到元口。又行五里到达官庄前，往西南渡过溪流，又行十里到达陈坊。向北越过小木桥，是去曹山寺的路。于是命令顾仆同挑夫向西走先到乐安县的流坑，我与静闻携带着被子铺盖，过了桥沿着小溪进去。五里，到狮子口。由回龙洞进入山隘中，就是曹山寺了。隘口内山峰环绕，地势下凹开阔，一块平旷的原野，地形圆圆的，平整得像磨刀石，环绕的群山像城墙，溪水流淌在其中。自回龙洞口往南下流到陈坊，又向东下流到宜黄县，交错闭锁，曲曲折折，也是这一带的一处洞天，是丹霞山、麻姑山同类的地方了。最初用何、王二人的姓氏起名叫何王山，后来加上一个“草”字头和一个“点”，名叫荷玉山。唐代本寂禅师从曹溪寺礼佛回来，才改名为曹山。宋代御赐宝积寺的匾额，在明嘉靖丙戌年被毁，寺基和田产都转属于官宦人家。现在有位名僧叫做观心，打算复兴寺院。观心，是宜黄县人，以前住在丰城县，精通儒家和佛家的精深义理，兼通诗词文章著述的奥妙。我一来到，马上与他情投意合，他摆设了夜点，挑灯畅谈至三更天，还不肯上床就寝，说：“遗憾我们相见太晚了。”这之前，我中午到达时，他留我们吃饭后随即对我说：“我知道您的志向在于云烟霞霭，这一带还有奇异的地方，曹山是旧时的遗迹，不值得观览。”

二十三日　早闻雨声。饭而别观心，出曹山，而雨丝丝下。三里至陈坊木桥，仍西从大道。溯溪二里，过鹏风桥。溪南自山来，路西折逾小岭。又三里，复西渡溪之上流，曰接龙桥。盖溪自曹山后岭北山峡而来，南下而转至鹏风桥者，此流尚细，而宜黄、崇仁之界(1)，因逾接龙桥而西，即为崇之东南境。从此入山共三里，逾大霍岭，直逼龙骨山下。又二里，逾骨岭，水犹东注。又三里，下幞头岭，水始西流。又四里至纯乡，则一溪自南而北矣。渡溪桥是为纯乡村，有居民颇众。随水西二里，北下为崇仁道。南循小水一里，西登干冈岭，

岭颇峻，逾岭而下，纯西南行矣。十里，至廖庄桥，有溪自南而北，其大与纯乡之溪并，东北流，当与纯溪同下崇仁者也。又西五里，过练树桥，桥跨巴溪之上(2)。又西过坳上，盖南来之脉北过相山者也。其东水下练树桥为小巴溪，西水下双溪桥为大巴溪，俱合于罕浒，北即峙为相山，高峙朱碧街之北。再西即为芙蓉山。芙蓉尖峭而相山屏列，俱崇仁西南之巨擘也。自练树桥又五里而至朱碧街。其地在崇仁南百余里，南五十里为大华山，西南三十里为乐安县(3)。

【注释】

(1)崇仁：明为县，隶抚州府，即今崇仁县。

(2)巴溪：即今宝塘水。

(3)乐安县：隶抚州府，即今乐安县。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听见下雨声。饭后辞别了观心，走出曹山，而细雨一丝丝地下着。三里后来到陈坊木桥，仍然从大道向西走。溯溪流二里，走过鹏风桥。溪流从南面的山间流来，道路折向西越过一座小岭。又行三里，再向西渡过溪流的上游，叫做接龙桥。大概这条溪流是从曹山后岭北面的山峡中流来，往南下流后转到鹏风桥的水流，此地溪流还很细小，但却是宜黄县、崇仁县的分界，于是越过接龙桥往西走，立即就是崇仁县的东南境了。从此地进山共行三里，越过大霍岭，直接逼近龙骨山下。又行二里，越过龙骨岭，水仍然是往东流淌。又行三里，走下幞头岭，水开始向西流。又是四里后来到纯乡，只见一条溪水自南往北流淌。渡过溪流上的桥便是纯乡村，有居民，人数相当多。顺着溪水往西行二里，向北下走是去崇仁县的路。往南顺着小溪水前行一里，向西上登干冈岭，山岭相当陡峻，越过干冈岭下走，就都是往西南方向前行了。十里，到廖庄桥，有溪水自南往北流，溪流的大小与纯乡的溪流相同，往东北方向流，应当与纯乡的溪流同样是下流到崇仁县的水流了。又向西五里，过了练树桥，桥横跨

在巴溪之上。又往西经过坳上，大概是南面延伸来的山脉向北经过相山形成的地方。山坳东面的水下流到练树桥称为小巴溪，西面的水下流到双溪桥称为大巴溪，都在罕浒合流，北面就耸峙为相山，高高屹立在朱碧街的北边。再往西就是芙蓉山。芙蓉山尖耸峭拔而相山像屏风样排列着，都是崇仁县西南境的高大山脉。自练树桥又走五里后到达朱碧街。此地在崇仁县城南面一百多里处，南面五十里处是大华山，西南方三十里处是乐安县城。

二十四日　昧爽，从朱碧西南行，月正中天(1)。二里为双溪桥。二小溪，一自东北，一自西北，俱会于桥北，透桥东南去。路从西南，又一里为玄坛庙桥。其水自西而东，乃芙蓉西南之流，当亦东会双溪而下罕浒入巴溪者也。过溪南一里，越雷公岭，有溪自南而西北去。下岭即东南溯溪，一里为雷公场，又南三里为深坑。又东南二里为石脑，上有桥曰崑阳桥。又南三里曰双湛桥，又二里曰赵桥，又五里曰横冈，又五里越一岭，曰赵公岭。自石脑来十五里，其岭坦而长，盖东自华盖山度脊，而西经乐安，而北转进贤，为江西省城之脉者也。岭北水绕雷公而西北下崇仁，岭南水由大陂而下永丰、吉水者也。下岭，山隘渐辟，其内坞曰白麻插，水虽西流乐安、水丰，而地犹属崇仁；其外冈曰崇仁仙观，则乐安之界也。由白麻插循左山东南行，三里至大坪墅，转而东向入山。又二里，东至一天门，有涧西注石桥下，从此遂蹑级上登。一里至旧一天门，有二小溪，一自东南，一自东北，合于石屋之上。从此俱峻坂悬级。又七里至二天门，遂两度过脊之坂，俱狭若堵墙。于是东北绕三峰之阴，共七里而登华盖之顶(2)，谒三仙焉。盖华盖三峰并列，而中峰稍逊，西为着棋，东为华盖。路由西峰而登，其阳甚削，故取道于阴。华盖之上，诸道房如蜂窝驾空，簇绕仙殿，旁无余地，无可眺舒。饭于道士陈云所房，亟登着棋，四眺形胜。其北正与相山对，而西南则中华山欲与颉颃(3)，东与南俱有崇嶂，而道士不能名，然皆不能与华盖抗也。其山在崇仁南百二十里，东去宜黄亦百二十里，西去乐安止三十里，西南一百里至永丰，东南至宁都则二百余里焉(4)。余自建昌，宜取道磁龟，则直西

而至；自宜黄，宜取道石碧从云封寺，亦直西而至；今由朱碧，则迂而北，环而西，转而东向入山，然取道虽迂五十里，而得北游曹山洞石，亦不为恨也。下山十五里，至三天门，渡石桥而南，遂西南向落日趋。五里过崇仙观。又三里越韬岭，是为乐安界。又西南三里，渡一溪桥。又四里，溪西转出大陂，溪中乱石平铺，千横万叠，水碎飞活转，如冰花玉屑。时日已暮，遂宿大陂(5)。

【注释】

(1)中天：正当天空之中，天顶。

(2)华盖：即华盖山。形如宝盖，又称宝盖山。今称大王山，海拔1137米。

(3)颉颃(xié háng)：不相上下。

(4)宁都：明为县，隶赣州府，即今宁都县。

(5)大陂：今作“带陂”，在乐安县南境，增田稍东。

【译文】

二十四日　黎明，从朱碧街往西南行，明月正好位于中天。二里后是双溪桥。两条小溪，一条来自东北方，一条来自西北方，都在桥的北边交汇，穿过桥下往东南流去。道路从西南方走，又行一里是玄坛庙桥。桥下的水自西往东流，是芙蓉山西南面的水流，应当也是向东流在双溪桥下汇流后下流到罕浒流入巴溪的水流了。越过溪流往南一里，翻越雷公岭，有条溪水自南往西北流去。下岭后立即溯溪流往东南走，一里后是雷公场，又向南三里是深坑。又往东南行二里是石脑，溪流上面有座桥叫崑阳桥。又向南三里叫做双湛桥，又行二里叫赵桥，又行五里叫横冈，又行五里翻越一座岭，叫做赵公岭。从石脑过来有十五里路，这里的山岭平坦而且很长，大概是起自东面的华盖山延伸而过的山脊，而后往西延经乐安县，然后转入进贤县，形成江西省城山脉的山脊了。岭北的水绕过雷公岭后往西北下流到崇仁县，岭南的水流经大陂后下流到永丰、吉水两县。下岭后，山隘逐渐开阔

起来，山隘内的山坞叫做白麻插，水流虽然往西流到乐安县、永丰县，可地方仍然属于崇仁县；山坞外面的山冈叫做崇仁仙观，那是乐安县的地界了。由白麻插沿着左边的山往东南行，三里来到大坪墅，转向东进山。又行二里，往东来到一天门，有条山涧向西奔流在石桥下，从这里便踏着石阶上登。一里后到达旧时的一天门，有两条小溪，一条来自东南方，一条来自东北方，在石屋的上面合流。从此处起都是陡峻的山坡高悬的石阶。又上登七里到达二天门，于是两次越过山脊延伸而过形成的山坡，全都狭窄得好像一堵墙。从这里往东北绕到三座山峰的北面，共行七里后登上华盖山的山顶，在山顶拜谒了三仙。原来华盖山的三座山峰并排排列，而中间那座山峰稍低一些，西面的是着棋峰，东面的是华盖峰。道路由西面的山峰上登，山峰南面非常陡削，所以取道走山峰北面。华盖山顶之上，众多道士居住的小屋像蜂窝一样架在空中，簇拥围绕着三仙殿，四旁没有空余的地方，无处可以放眼眺望。在道士陈云所的房中吃了饭，便急忙登上着棋峰，四面眺望地形与山川胜迹。着棋峰北面正好与相山相对，而西南方则是想要与中华山相抗衡，东面与南面都有屏障样的高大山峰，可道士不能说出它们的名字，不过都不能与华盖山相抗衡了。这座山在崇仁县城南面一百二十里处，东面距离宜黄县城也有一百二十里，西面距离乐安县城只有三十里，西南方一百里路到永丰县城，东南方到宁都县城则有二百多里路了。我从建昌府来，应该取道磁龟，那么一直向西就可以来到；从宜黄县城来，应该取道石磬从云封寺走，也是一直向西就可以来到；如今我经由朱碧街走，那就绕路走到北面，再绕到西面，转向东进山，然而我所走的路虽然绕了五十里，却得以游览了北面曹山的山洞和石峰，也不算遗憾了。下山走十五里，来到三天门，越过石桥往南走，随后向西南方朝着落日快步疾走。五里后路过崇仙观。又走三里越过韬岭，这里是乐安县的地界。又往西南行三里，越过一座溪流上的桥。又行四里，溪流向西转流到大陂，溪流中平铺着乱石，成千上万的乱石横七竖八堆叠着，水花碎末飞溅，活泼宛转，如冰花玉屑。此时已是傍晚，便住宿在大陂。

二十五日　是日为冬至，早寒殊甚，日出始行。西南五里为药腊。又五里为曾田(1)，其处村居甚盛，而曾氏为最，家庙祀宗圣公(2)。从此转而南，渡溪入山，乃中华山之西北麓支山也。中华在华盖西南三十里，从药腊来循其阴西行，至是乃越而转其西北。又三里为馒头山，见溪边横石临流，因与静闻箕踞其上，不知溪流之即穿其下也。及起而行，回顾溪流正透石而出，始知其为架壑之石也。余之从乐安道，初览其《志》，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3)，其侧有石转运，故欣然欲往；至是路已南，不及西向，以为与石桥无缘；而不意复得此石，虽溪小石低，已见“天生”一斑。且其东北亦有石悬竖道旁，上如卓锥，下细若茎，恐亦石桥转运之类矣。又南一里为黄汉(4)。又南逾一小岭，一里是为简上，为中华之西南谷矣。从此婉转山坑，渐次而登，五里，上荷树岭，上有瞻云亭。盖岭之东北为中华，岭之西南为雪华，此其过脉之脊云。逾岭南下二里，至坑底，有小溪，一自东北，一自西北，会而南。三里，出源里桥。又三里则大溪自东而西，渡长木桥至溪南，是为流坑(5)。其处阛阓纵横，是为万家之市，而董氏为巨姓，有五桂坊焉。大溪之水东五十里自郎岭而来，又东过大树岭，为宁都界，合太华、中华东南之水至此，西八里至乌江，又合黄漠之水南下永丰焉。是日午至流坑，水涸无舟，又西八里，宿于乌江溪南之茶园。

【注释】

(1)曾田：今作“增田”，在乐安县南境的公路边。

(2)宗圣公：即孔子的弟子曾参。元文宗封曾子为郕国宗圣公，明嘉靖时罢封爵，只称宗圣。

(3)知其城西四十里有天生石梁：乾隆本、“四库”本作“闻城西十里有天生桥”。

(4)黄汉：据本日及二十六日记，疑为“黄漠”。

(5)流坑：今名同，在乐安县西南境，恩江南岸。

【译文】

二十五日　这一天是冬至，早晨异常寒冷，日出后才上路。向西南五里是药腊。又行五里是曾田，此处村庄居民非常兴盛，而姓曾的最多，曾氏家庙中祭祀宗圣公曾参。从此地转向南走，渡过溪水进山，是中华山西北麓分支的山。中华山在华盖山西南三十里处，从药腊过来沿着中华山的北面往西行，来到这里才越过山转到中华山的西北麓。又行三里是馒头山，看见溪流边有块横卧的岩石前临溪流，因而与静闻伸长腿坐在岩石上，不知道溪流就是从岩石下穿流过去的。到站起来要走时，回头看见溪流正好穿过岩石流出来，才知道那是一块横架在沟壑上的岩石。我之所以从去乐安县的这条路走，是起初我阅览乐安县的《县志》，知道县城西面四十里处有座天生的石桥，石桥侧边有个石转运，所以欣然想要前去观看；来到这里路已经在南边，来不及向西去，以为我与石桥无缘了；可意想不到又能见到这块岩石，虽然溪流细小岩石低矮，已能见出“天生桥”的一斑。而且石桥的东北方也有块岩石悬空竖立在路旁，上面像高高竖立的锥子，下面细得好像草茎，恐怕也是石桥旁的石转运一类的东西了。又向南一里是黄汉。又往南越过一座小岭，一里，这里是简上，是中华山西南面的山谷了。从此地起弯弯转转前行在山间的坑谷中，逐渐往上攀登，五里，登上荷树岭，上面有座瞻云亭。大概荷树岭的东北方是中华山，荷树岭的西南方是雪华山，此地是两山间山脉延伸而过的山脊。越过荷树岭往南下行二里，到达坑谷底部，有两条小溪，一条来自东北方，一条来自西北方，汇流后往南流去。三里，出到源里桥。又行三里，就见大溪自东往西流，渡过长长的木桥来到大溪南岸，这里是流坑。此处街市纵横，这是个有万户居民的集市，而董姓为大姓，有座五桂坊在集市中。大溪的溪水从东面五十里外的郎岭流来，又从东面流过大树岭，那是宁都县境内，汇合太华山、中华山东南麓的水后流到此地，向西八里后流到乌江，又汇合黄漠的水后往南下流到永丰县。这天中午到达流坑，溪水干涸没有船，又向西走八里，住宿在乌江溪南面的茶园。

二十六日　因候舟停逆旅。急索饭，即渡溪桥北上会仙峰。其峰

在大溪之北，黄漠溪之西，盖两溪交会，而是山独峙其下流，与雪华山东西夹黄漠溪入大溪之口者也。峰高耸突兀倍于雪华，而阳多石骨嶙峋，于此中独为峻拔。其西南则豁然，溪流放注永丰之境也。由溪北从东小径西上，五里而至会仙峰。按《志》止有仙女峰，在乐安南六十里，而今土人讹为会仙云；然其为三仙之迹则无异矣。是峰孤悬，四眺无所不见。老僧董怀莪为余言："北四十里为乐安，西南六十里为永丰，直西为新淦(1)，直东为宁都。其东北最远者为太华山，其次为中华，又次为雪华，三华俱在东北。而乐安之北有西华，兀立石雾之间，为江省过脉，尖拔特甚，盖从太华西北渡赵公岭而特起者也。"由会仙而上，更西北一里，其石巘屿，上多鹃花红艳，但不甚高，亦冬时一异也。由会仙南面石磴而下，至山半甫有石泉一泓，由其山峭拔无水泉，故山下之溪亦多涸辙耳。下山五里，至溪旁，其南即为牛田、水南(2)，其北为乌江，其东为茶园，余所停屐处也。午返，舟犹不行，遂止宿焉。

【注释】

(1)新淦(gàn)：明为县，隶临江府，即今新干县。

(2)牛田：今名同，在恩江北岸。水南：今名同，在恩江南岸，与牛田遥对。牛田、水南皆在今乐安县西南隅。

【译文】

二十六日　因为等船停留在旅店中。急忙找饭来吃了，立即渡过溪流上的桥向北上登会仙峰。这座山峰在大溪的北面，黄漠溪的西面，两条溪流交汇，而这座山独自屹立在溪流的下游，与雪华山在东西两面夹峙在黄漠溪流入大溪的水口处。会仙峰高耸突兀，超过雪华山一倍，而山峰南面有很多石骨嶙峋的岩石，在这一带独自显得险峻挺拔。山峰的西南面却十分开阔，溪流奔放地流入永丰县的境内了。由溪流北面从东边的小径往西上登，五里后来到会仙峰。根据志书，只有一座仙女峰，在乐安县南面六十里，可是如今当地人误称为会仙

峰；然而山上有三仙的遗迹却是一样的了。这座山峰孤立高悬，四面眺望无所不见。老和尚董怀莪对我说："北面四十里是乐安县，西南六十里是永丰县，正西是新淦县，正东是宁都县。这里东北方最远处是太华山，其次是中华山，再其次是雪华山，三座华山都在东北方。而乐安县的北面有座西华山，兀立在云雾之间，是江西省主脉经过的地方，特别尖耸挺拔，大概是从太华山往西北延伸到赵公岭后独自耸起的山峰了。"由会仙峰往上走，再向西北走一里，山上的岩石尖锐峭拔，上面有很多红艳的杜鹃花，但不是很高，这也是冬季的一个奇异景观了。由会仙峰南面的石磴往下走，来到半山腰岩石间才有一池泉水，由于这座山峻峭挺拔没有泉水，所以山下的西麓也多半是干涸见底的。下山五里，来到溪流旁，溪流南面就是牛田、水南，溪流北面是乌江，溪流东面是茶园，就是我停留住宿的地方了。中午返回旅店，船还不出发，便停下住在旅店中。

余自常山来，所经县治无不通舟，惟金谿、乐安，通舟之流，俱在四、五十里外。

【译文】

我从常山县来，所经过的县城没有不通船的，唯有金谿县、乐安县，通船的溪流，都在四五十里之外。

二十七日　舟发乌江，三十里，丰陂宿。

【译文】

二十七日　船从乌江出发，三十里，在丰陂住宿。

二十八日　十里，将军。二十里，永丰宿(1)。

【注释】

(1)永丰：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永丰县。

【译文】

二十八日　行船十里，到将军。二十里，在永丰县城住宿。

二十九日　自永丰西南五里放舟，又三十五里北郊(1)。吉水界。二十五里，亦名乌江(2)。又十里，下黄宿。

【注释】

(1)北郊：即今八江，在永丰县西隅、恩江南岸。

(2)乌江：今名同，在吉水县东境，恩江北岸。

【译文】

二十九日　自永丰县城西南五里处开船，又行三十五里到北郊。吉水县境内。又行二十五里，地名也叫乌江。又行十里，在下黄住宿。

三十日　早行。二十里，凤凰桥。溪右崖上有凤眼石，溪左为熊右御史概所居。又五里抵官材石，溪左一山崖石嶙峋，曰仙女排驾。遂绕吉水东门(1)，转南门、西门、北门，而与赣水合。盖三面绕吉水者为恩江，由永丰来。赣水止径北门。

【注释】

(1)吉水：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吉水县。

【译文】

三十日　清早出发。二十里，到凤凰桥。溪流右岸的山崖上有块凤眼石，溪流左岸是御史右丞熊概居住过的地方。又行五里抵达官材石，溪流左岸一座山崖上怪石嶙峋，叫做仙女排驾。随后绕到吉水县城的东门，转过南门、西门、北门，而后与赣江合流。原来三面围绕着吉水县城的是恩江，从永丰县流来。赣江只流经北门。

十二月初一日　先晚雨丝丝下，中夜愈甚，遂无意留吉水。入城问张侯后裔(1)。有张君重、伯起父子居南门内，隔晚托顾仆言，与张同宗，欲一晤，因冒雨造其家云。盖张乃世科而无登第者，故后附于侯族，而实非同派。君重之曾祖名峻，嘉靖间云亦别驾吾常，有遗墨在家云，曾附祀张侯之庙，为二张祠。此一时附托之言。按张侯无在郡之祠，其在吾邑者，嘉靖时被毁已久，何从而二之？更为余言：侯之后人居西团(2)，在城南五六十里，亦文昌乡也；族虽众，无读书者，即子衿亦无一人(3)。余因慨然！时雨滂沱，以舟人待已久，遂冒雨下舟，盖此中已三月无雨矣。时舟已移北门赣江上，由北门入至南门之张氏，仍出北门。下舟已上午，遂西南溯赣江行。十里，挟天马山之西。十里，过小洲头，东有大、小洲二重，西则长冈逶迤，有塔与小洲夹江相对。至是雨止日出。又十里，转挟螺子山之东，而泊于梅林渡，去吉郡尚十里。既暮，零雨复至。螺子，吉郡水口之第一山也。

【注释】

(1)张侯：即张宗琏，吉水人，永乐进士，曾参加修《永乐大典》，授刑部主事、左中允、大理寺丞。录囚广东，多所平反。清军福建，民以不扰。后奏事忤旨，谪为常州同知。性淡泊，上任不带妻子，病危请医生来，室内尚无灯烛。天启四年(1624)，霞客曾奉母命重修张宗琏庙于江阴城北的君山。

(2)西团：今名同，在吉水县南隅。十二月十三日记作“西园”，因形近而误，据此处改。

(3)衿(jīn)：衣领。《诗经·郑风》有“青青子衿”。子衿即学子穿的青领的衣服，因此又以“子衿”或“青衿”称读书人。明清科举时代亦专指秀才。

【译文】

十二月初一日　前一天晚上细雨一丝丝地下着，半夜下得更大了，我便无意在吉水县停留。进城去探访张侯的后裔。有叫张君重、张伯起的父子居住在南门内，昨天晚上托付顾仆对我说，他们与张侯

是同一宗族，想与我见一面，因而冒雨到他家拜访。原来张君重家是世代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考中的人，所以后来就附会说是张侯的族人，可实际上并非是同一支系。张君重的曾祖父名叫张峻，说是嘉靖年间(1522—1566)也曾经在我家乡常州府担任过通判，有遗著在家中等等，曾经在张侯的庙中附带祭祀，成为二张祠。这都是一时间攀附假托的话。据考察，张侯在吉安府没有祠堂，张侯在我们江阴县的祠堂，嘉靖时已被毁了很久，从何而来的二张祠？又对我说：张侯的后人居住在西团，在县城南面五六十里处，也是一处人文昌盛之乡；家族中人口虽然众多，没有读书的人，即便是秀才也没有一个。我因而十分感慨！此时大雨滂沱，由于船夫已经等候了很久，便冒雨下到船中，原来是这一带已经三个月没有下雨啦。此时船已经转移到北门外的赣江上，我由北门进城来到南门的张家，现在仍然从北门出城。下到船中已经是上午，于是向西南溯赣江前行。十里，傍着天马山的西麓前行。十里，经过小洲头，东面有大、小两层沙洲，西面则是长长的山冈逶迤而去，有座塔与小洲隔着江相对。来到这里雨停了太阳出来。又行十里，转向傍着螺子山的东麓前行，而后停泊在梅林的渡口，距离吉安府城还有十里。傍晚以后，零星小雨又下起来。螺子山，是吉安府水口的第一座山。

吉水东大而高者，曰东山，即仁山也。太平山在其内，又近而附城，曰龙华寺。寺甚古，今方修葺，有邹南皋先生祠(1)。佛殿前东一碑，为韩熙载撰(2)，徐铉八行书(3)。盖即太平西下之垅，南北回环，琐成一坞，而寺在中央。吉水西为天马山，在恩、赣二江夹脊中(4)。北为玉笥山，即峡山之界(5)，赣江下流所经也。南为巽峰，尖峭特立，乃南皋先生堆加而峻者，为本县之文笔峰。建昌人言军峰为吉水文笔，因此峰而误也，大小迥绝矣。

【注释】

(1)邹南皋：即邹元标，吉水人。九岁即通五经，万历进士。张居正代首辅期间，因抗疏切谏，遭廷杖，谪戍极边。张居正死，召为吏科给事中。后

归家乡讲学三十年。天启初还朝，拜左都御史。后连疏请归，寻被削夺。崇祯初，赠太子太保，谥忠介。

(2)韩熙载(902—970)：字叔言，潍州北海人，五代南唐重臣，官至兵部尚书、中书侍郎。以文章著称，《宋史·南唐世家》说："熙载善为文，江东士人、道释载金帛以求铭志碑记者不绝。"

(3)徐铉(917—992)：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官至南唐吏部尚书。十岁即能属文，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著有《方舆记》、《岁时广记》等。

(4)在恩、赣二江夹脊中："恩"原作"息"，据十一月三十日记改。恩江即乌江，今仍称乌江。

(5)峡山：依地望应为峡江。明置峡江县，属临江府，即今峡江县。

【译文】

吉水县城东面又大又高的山，叫东山，就是仁山了。太平山在东山以内，又往近处靠近县城的地方，叫龙华寺。龙华寺非常古老，如今正在修葺，有座邹南皋先生的祠堂。佛殿前方东面有一块碑，是韩熙载撰文，徐铉用汉隶行书字体书写的。大概就是太平山往西下延的土陇，在南北两面回绕，闭锁成一个山坞，而龙华寺就在山坞中央。吉水县城西面是天马山，在恩江、赣江两条江相夹的山脊中段。北面是玉笥山，是与峡江县分界处的山，赣江下游流经的地方。南面是巽峰，尖耸峭拔，独自耸立，是邹南皋先生堆加后才变得高峻的，是本县的文笔峰。建昌人说军峰是吉水县的文笔峰，这是因为这座山峰而形成的错误，两座山峰的大小差异极大。

初二日　黎明甫挂帆，忽有顺水舟叱咤而至，掀篷逼舟，痛殴舟人而缚之，盖此间棍徒托言解官银，而以拿舟吓诈舟人也。势如狼虎，舟中三十人，视舟子如搏羊，竟欲以余囊过其舟，以余舟下省。然彼所移入舟者，俱铺盖铃串之物，而竟不见银扛，即果解银，亦无中道之理。余谕其此间去吉郡甚近，何不同至郡，以舟畀汝。其人闻言，咆哮愈甚，竟欲顺流挟舟去。余乘其近涯，一跃登岸，亟觅地方

王姓者，梅林保长也。呼而追之，始得放舟。余行李初已被移，见余登陆，乃仍畀还；而舟子所有，悉为抄洗，一舟荡然矣。又十里，饭毕，抵吉安郡(1)。已过白鹭洲之西，而舟人欲泊南关；余久闻白鹭书院之胜(2)，仍返舟东泊其下，觅寓于书院中净土庵。是日雨丝丝不止，余入游城中，颇寥寂。出南门，见有大街濒江，直西属神冈山，十里阛阓，不减金阊也(3)。

【注释】

(1)吉安：明置吉安府，治庐陵，即今吉安市。

(2)白鹭书院：南宋时，知吉州江万里于白鹭洲建书院，因名白鹭书院，为宋代著名书院之一。文天祥曾在此读过书。至今仍为吉安市胜景，有风月楼高耸，雕梁画栋。站在书院顶端，可尽览赣江景色。

(3)金阊：苏州城西阊门外旧有金阊亭，故苏州亦别称金阊。

【译文】

初二日　黎明刚刚挂上帆，忽然间有条顺水船大呼小叫地来到，掀起我们的船篷威逼着要船，痛打船夫后把他捆绑起来，大概是此地的恶棍借口要解送官府银两，从而用征用船只来吓唬欺诈船夫。他们势如虎狼，我们船中的三十个人，坐视船夫如同虎狼群中搏击的羊羔，竟然想把我的行李搬到他们的船上，用我坐的船下行到省城。然而他们搬到我们船上的东西，都是些铺盖铃串一类的物品，却竟然不见挑银两的担子，即便真是解送银两，也没有中途上船的道理。我告知这帮人，此地距离吉安府城非常近，为何不一同去到府城，再把船交给他们。那些人听见这些话，咆哮得更加厉害，竟然想要顺流挟持船只离开。我乘船靠近岸边的时机，一跳登上岸，急忙找到地方上一个姓王的人，是梅林的保长。呼叫着追上他们，才得以把船只放开。我的行李最初已被搬走，见我登到陆地上，只好仍然交还给我；可船夫所有的东西，全被抄掠洗劫一空，一条船上都荡然无存了。又行十里，吃完饭，抵达吉安府城。已经过到白鹭洲的西面，但船夫想停泊

在南关；我早就听说过白鹭书院的胜迹，仍然让船返回到东边，停泊在白鹭洲下面，在书院中的净土庵找到寓所。这一天细雨一丝丝地下个不停，我进入城中游览，十分冷清寂静。走出南门，看见有条大街濒临赣江，一直往西连到神冈山，十里长的繁华街市，不亚于苏州了。

初三日　中夜雨滂沱。晨餐后，即由南关外西向神冈。时雨细路泞，举步不前，半日且行且止，市物未得其半，因还至其寓。是日书院中为郡侯季考，余出时诸士毕集，及返而各已散矣(1)。郡侯即家复生，是日季考不亲至，诸生颇失望。

【注释】

(1)及返而各已散矣："及"，原作"板"，从沪本改。

【译文】

初三日　半夜大雨滂沱。早餐后，马上由南关外向西去神冈山。这时候下着细雨，道路泥泞，举步不前，半天的时间走走停停，要买的东西还没买到一半，于是便返回到寓所。这天书院中是由知府主持的季考日，我外出时众多的儒生全都聚集在书院中，到我返回来时已经各自散去了。知府就是我本家的徐复生，这天的季考没有亲自到场，众儒生很是失望。

初四日　雨。入游城中，出止白鹭洲。

【译文】

初四日　下雨。进入城中游览，出城后停留在白鹭洲。

初五日　入城拜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取药煮酒，由西门出，街市甚盛。已由南门大街欲上神冈，复行不及也。

【译文】

初五日　进城拜访朱贞明、马继芳。下午，去取酒曲来煮酒，由西门出城，街市非常繁荣。随后经由南门的大街想上登神冈山，又来不及走到了。

初六日　卧雪鹭洲。

【译文】

初六日　因下雪躺卧在白鹭洲。

初七日　卧雪鹭洲。下午霁，入城。由东门出，至大觉庵，已在梅林对江，不及返螺子。

【译文】

初七日　下雪，躺卧在白鹭洲。下午天气转晴，进城。由东门出城，来到大觉庵，已经在梅林对面的江边，来不及返回螺子山。

初八日　由鹭洲后渡梅林，五里。又东北十里，大洲。乃东十里入山，登洲岭，乃南山北度之脊，因西通大洲，故云。从岭直上五里，天狱山。下，直南十里，宿南山下坑中季道人家。

【译文】

初八日　由白鹭洲后面渡船到梅林，五里。又往东北十里，到大洲。于是向东十里进山，上登洲岭，洲岭是南山往北延伸的山脊，因为西面通往大洲，所以叫这个名字。从岭上一直上登五里，到天狱山。下山，一直向南十里，住宿在南山下坑谷中姓季的道人家中。

初九日　东十里，出山口曰五十都。东南十里，过施坊(1)。大家甚盛。入山五里，直抵嵩华山西麓，曰虎浮(2)，拜萧氏。其外包山一重，即与施坊为界者也，东北从嵩华过脉，今凿而烧灰，西面有洞云

庵向施坊焉。

【注释】

(1)施坊：今作“施家边”。

(2)虎浮：今作“古富”。皆在赣江以东吉水县南境。

【译文】

初九日　向东十里，走出山口叫做五十都。往东南行十里，路过施坊。大家族，非常兴盛。进山五里，径直抵达嵩华山的西麓，叫做虎浮，拜访了萧家人。虎浮外围有一重山包围着，那就是与施坊分界的山了，是从东北方的嵩华山延伸过来的山脉，如今被开凿来烧石灰，西面有个洞云庵，面向施坊。

初十日　登嵩华山，上下俱十里。

【译文】

初十日　上登嵩华山，上下都是十里路。

十一日　游洞云。由北脊来时，由南峡口大路入，往返俱六里。

【译文】

十一日　游览洞云庵。由北面的山脊过来时，是由南面峡口的大路进来的，往返都是六里路。

十二日　晨餐于萧处，上午始行。循嵩华而南五里，镜坊澎。东为嵩华南走之支，北转而高峙者名香炉峰，其支盖于查埠止十里也。又南五里登分水岭，逾岭东下五里为带源(1)，大魁王艮所发处也(2)。由带源随水东行五里，出水口之峡，南入山。三里为燕山，其处山低岭小，居民萧氏，俱筑山为塘以蓄水，水边盛放。复逾小岭而南，三里，过罗源桥，复与带溪水遇，盖其水出峡东行，循山南转至此。度

桥而南，山始大开，又五里宿于水北(3)。

【注释】

(1)带源：今名同，在吉水县南境，古富以东。

(2)大魁(kuí)：科举制度中称殿试一甲第一名为大魁。大魁亦即状元。王艮(?—1402)：字敬止，吉水人，建文时任修撰，参与修《太祖实录》等。燕王兵进迫南京，艮与妻子诀别，饮鸩死。

(3)水北：在今吉水县南境，泷江北岸，与水南相对，皆为聚落。

【译文】

十二日　在萧家吃早餐，上午才上路。沿着嵩华山往南行五里，到镜坊澎。东面是嵩华山往南延伸的支脉，向北转后高高耸峙的山名叫香炉峰，这条支脉大概延伸到查埠只有十里长。又向南五里登上分水岭，越过分水岭向东下走五里是带源，这是状元王艮发迹之处了。由带源顺着水流往东行五里，出了水口所在的峡谷，向南进山。三里后是燕山，这里山低岭小，居民姓萧，都依山修建成水塘用来蓄水，水盛满池塘从边上放出水来。又越过一座小岭往南走，三里，走过罗源桥，再次与带源流来的溪水相遇，大概是这条溪水流出峡谷后往东流淌，沿着山的南麓转到此地。过桥后往南走，山势开始变得十分开阔，又行五里后住宿在水北。

十三日　由水北度桥，直南五里，渡泸溪桥，是为夏朗，即刘大魁名俨发迹处也。又南五里，为西团张氏，是日在其家。下午，淮河自罗坡来。

【译文】

十三日　由水北过桥，一直向南五里，渡过泸溪桥，这里是夏朗，就是刘状元名叫刘俨发迹的地方了。又向南五里，是西团的张家，这一天住在他们家。下午，张淮河从罗坡回来。

十四日　雨雪。淮河同乃郎携酒来。是晚二巫归。

【译文】

十四日　雨雪交加。张淮河同他的儿子带着酒过来。这天晚上张二巫归来。

十五日　霁，风寒甚。晚往西山。

【译文】

十五日　天气转晴，风冷极了。晚上前往西山。

十六日　张氏公祠宴。

【译文】

十六日　到张氏家族的公共祠堂去赴宴。

十七日　五教祠宴。

【译文】

十七日　到五教祠赴宴。

十八日　饭于其远处。上午起身，由夏朗之西、西华山之东小径北迁，五里西转，循西华之北西行，十里，富源。其西有三狮锁水口。又西二里为泷头，彭大魁教发迹处也，溪至此折而南入山。又五里为潇泷，溪束两山间，如冲崖破峡，两岸石骨壁立，有突出溪中者，为“瑞石飞霞”，峡中有八景焉。由泷溪三里，出百里贤关，谓杨救贫云“百里有贤人出也”。又西北二里为第二关，亦有崖石危亘溪左。又西北三里，出罗潭。为第三关。过是山始开，其溪北去，是为查埠。又西北五里后与溪遇，渡而北，宿于罗家埠(1)。

【注释】

(1)罗家埠：今名同，又称富滩，在吉水县南隅，泷江北岸。

【译文】

十八日　在张其远家吃饭。上午起身上路，由夏朗的西面、西华山东面的小径向北绕路走，五里后向西转，沿着西华山的北麓往西行，十里，到富源。富源西边有三尊石狮子锁住水口。又向西二里是泷头，是状元彭教发迹的地方，溪水流到此地折向南流入山中。又行五里是潇泷，溪流被约束在两山之间，如同冲开山崖破开峡谷一般，两岸骨状的石崖墙壁一样矗立着，有突出在溪流中的岩石，称为“瑞石飞霞”，山峡中有八景。顺着泷溪前行三里，走出百里贤关，传说是因为杨救贫说过“百里之内有贤人出现”的话而得名。又往西北行二里是第二关，也有高险的崖石横亘在溪流左边。又向西北三里，出了罗潭，是第三关。过了这里山势才开阔起来，泷溪向北流去，这里是查埠。又向西北五里后与溪流相遇，渡过溪流往北走，住宿在罗家埠。

十九日　昧爽行。十里，复循西岩山之南而行，三里为值夏(1)。西八里，逾孟堂坳，则赣江南来，为泷洋入处(2)。又二里，张家渡(3)，乃趁小舟顺流北下。十里，有市在江左，曰永和(4)，其北涯有道，可径往青原。乃令张氏送者一人，名其远，张侯之近支。随舟竟往白鹭；而余同张二巫及静闻，登北涯随山东北行。五里，入两山之间。又一里，有溪转峡而出。渡溪南转，石山当户，清涧抱壑，青原寺西向而峙(5)。主僧本寂留饭于其寮，亦甚幽静。盖寺为七祖旧刹(6)，而后沦于书院，本寂以立禅恢复，尽迁诸书院于山外，而中构杰阁，犹未毕工也。寺后为七祖塔，前有黄荆树甚古，乃七祖誓而为记者。初入山，不过东西两山之夹耳；至北坞转入而南，亦但觉水石清异，涧壑潆回；及登塔院，下瞰寺基，更觉中洋开整，四山凑合。其坞内外两重，内坞宽而密，外坞曲而长，外以移书院，内以供佛宇，若天造

地设者。余以为从来已久，而本寂一晤，辄言其兴复之由，始自丙寅、丁卯之间(7)。盖是寺久为书院，而邹南皋、郭青螺二老欲两存之，迎本寂主其事。本寂力言，禅刹与书院必不两立，持说甚坚，始得迁书院于外，而寺田之复遂如破竹矣。寺前有溪，由寺东南深壑中来，至寺前汇于翠屏之下。翠屏为水所蚀，山骨嶙峋，层叠耸出，老树悬缀其上，下映清流，景色万状。寺左循流而上，山夹甚峻，而坞曲甚长，曲折而入十里，抵黄鲇岭。坞中之田，皆寺僧所耕而有者。入口为寺之龙虎两砂，回锁隘甚，但知有寺，不复知寺后复有此坞也。余自翠屏下循流攀涧，宛转其间，进进不已，觉水舂菜圃，种种不复人间。久之，日渐西，乃登山逾岭，仍由五笑亭入寺。别立禅即本寂出山，渡溪桥，循外重案山之南五里，越而西，遂西北行十里，渡赣江，已暮烟横渚，不辨江城灯火矣。又三里，同二张宿于白鹭洲。

【注释】

(1)值夏：今名同，在吉安市青原区西部，泷江南岸。

(2)洋：水多且盛。南方一些省称江为洋。

(3)张家渡：今名同，在青原区西部，泷江汇入赣江处。

(4)永和：今名同，在吉安县东隅，赣江西岸。

(5)青原寺：在青原山上。山在吉安市东南15公里，青原区即以此山命名，处赣江东岸，林木葱郁，多山溪和瀑布，有虎跑泉、卓锡泉、雷泉等，为著名游览胜地。青原寺在青原山上，为禅宗七祖道场，元末毁，明初重建。有祖关、净居寺(又称大庙)、七祖塔、飞来塔、待日桥、钓鱼台、五笑亭等。

(6)七祖：河津神会禅师于天宝四载(745)入京，著《显宗记》，订禅宗的南北两宗，被推为禅宗七祖。

(7)丙寅、丁卯之间：即天启六年至天启七年，1626—1627年。

【译文】

十九日　黎明动身。十里，又沿着西岩山的南麓前行，三里到值夏。向西八里，越过孟堂坳，就见赣江从南面流来，是泷溪浩浩荡荡汇入赣江的地方。又行二里，到张家渡，于是乘小船顺流往北下行。十里，有个集市在赣江左岸，叫做永和，永和北面的江边有条路，可以径直通往青原。于是叫张家送行的一个人，名叫张其远，是张侯的近亲支系。随船直接前往白鹭洲；而我同张二巫以及静闻，登上北岸顺着山往东北行。五里，进入两山之间。又行一里，有溪流从峡谷中转出来。渡过溪流向南转，石山正对着大门，清澈的山涧环抱在壑谷中，青原寺面向西屹立着。主持僧人本寂留我们在他的僧房中吃饭，也很幽雅清静。原来这座寺院是七祖旧时的庙宇，而后沦为书院，本寂立志恢复禅宗，把各书院全部迁到山外，而后在寺中建起了高大的楼阁，还没有完工呢。寺后是七祖塔，塔前有棵黄荆树十分古老，是七祖起誓后标记在上面的树。最初进山时，不过是东西两面的山相夹的山谷罢了；来到北面的山坞向南转进来时，也不过是觉得流水山石清丽奇异，山涧壑谷潆绕回环；到登上塔院时，下瞰寺基，更觉得中间十分开阔平整，四面群山聚合。这里的山坞分为内外两重，里面的山坞宽敞而隐蔽，外面的山坞曲折而绵长，外面的山坞用来搬迁书院，里面的山坞用来供奉佛寺，好像是天设地造的一般。我以为这样的格局由来已久，但与本寂一见面，他就说起他复兴寺院的经历，开始于丙寅年、丁卯年之间。原来是这座寺院长期以来作为书院，而邹南皋、郭青螺二老想把两者都保存下来，恭迎本寂前来主持这件事。本寂极力主张，禅寺与书院必定不能两者同时存在，坚持他的主张非常坚决，这才得以把书院迁到外面，进而寺院所属田地的恢复便势如破竹了。寺前有条溪流，由寺院东南方的幽深的壑谷中流来，流到寺前汇积在翠屏崖下。翠屏崖被溪水侵蚀，山石石骨嶙峋，层层叠叠地突耸出来，老树悬垂点缀在石崖上，下面倒映着清澈的溪流，现出万种形状的景色。从寺院左边顺着溪流往上走，山峦夹峙，非常陡峻，而山坞弯弯曲曲非常长，曲曲折折地进去十里，抵达黄鲇岭。山坞中的田地，都是青原寺中的僧人耕种和所有的。山坞入口处的寺院的龙砂和虎砂，回绕闭锁得非常狭窄，只知道有寺院，不再知道寺院后面还

有这个山坞了。我自翠屏崖下沿着溪流攀登山涧，弯弯转转地走在山涧中，不停地前进，觉得水碓菜圃，种种景色不再是人间。很久之后，太阳渐渐西下，这才登山越岭，仍然经由五笑亭进入寺中。辞别立禅就是本寂出山，渡过溪流上的桥，沿着外围一重案山的南麓前行五里，穿越到西面，便往西北行十里，渡过赣江，已是黄昏，烟云横在沙洲上，分辨不清江流和城中的灯火了。又行三里，同张二巫、张其远住宿在白鹭洲。

二十日　同张二巫、静闻过城西北二里，入白燕山。山本小垅，乃天华之余支，寺僧建竖，适有白燕来翔，故以为名。还由西门入，至北门，过黄御史园，门扃不入。黄名宪卿，魏珰事废。又北入田中丞园。田名仰。园外旧坊巍然，即文襄周公之所居也(1)，鲁灵光尚复见此，令人有山斗之想(2)。日暮寒烟，凭吊久之，乃出昌富门，入白鹭宿。

【注释】

(1)周公：即周忱，吉水人，永乐进士，任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在任二十二年，他的很多建议皆著为令，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文襄。

(2)山斗：即泰山北斗，古人常用比喻所尊崇仰慕的人。

【译文】

二十日　同张二巫、静闻穿过城中往西北行二里，进入白燕山。这座山本来是一座小土垅，是天华山的分支余脉，寺里的僧人在建盖寺院时，恰好有白燕飞来翱翔，所以用白燕来起名。返回来经由西门进城，来到北门，经过黄御史的园子，大门关着不能进去。姓黄的名叫黄宪卿，因宦官魏忠贤的事被撤职。再往北走进入田中丞的园子。姓田的名叫田仰。园子外面旧时的牌坊巍然竖立，这就是文襄公周忱的故居了，像鲁国灵光殿一样的遗迹还能又在此地见到，让人有想望泰山北斗一样的敬仰之情。天色已晚，寒烟四起，凭吊了很久，这才出了昌富门，进入白鹭洲住下。

二十一日　张氏子有书办于郡上(1)，房者曰启文，沽酒邀酌。遂与二巫、静闻由西城外南过铁佛桥，八里，南登神冈山顶。其山在吉安城南十五里，安福、永新之江所由入大江处。山之南旧有刘府君庙，刘名竺，陈、梁时以曲江侯为吉安郡守，保良疾奸，绰有神政，没而为神，故尊其庙曰神冈，宋封为利惠王。下临安、永小江。遂由庙左转神冈东麓，北随赣江十五里，至吉安南城之螺川驿。又三里，暮，入白鹭。

【注释】

(1)书办：各级官府管案牍文书者的通称。

【译文】

二十一日　张家有个儿子在府衙中任书办，主管文案的人叫启文，买酒来邀请我们去饮酒。于是与张二巫、静闻由西城外往南走过铁佛桥，八里，向南登上神冈山山顶。这座山在吉安府城南面十五里处，位于安福县、永新县流来的江水汇入大江之处。山的南面旧时有座刘府君庙，姓刘的名叫刘竺，陈朝、梁朝时以曲江侯的身份担任吉安郡太守，保护良民，嫉恨奸邪，为政宽缓，有神奇的政绩，死后成为神，所以尊称他的神庙所在的山冈叫神冈山，宋代被追封为利惠王。下临安福县、永新县流来的小江。随后由神庙左边转到神冈山的东麓，向北顺着赣江前行十五里，来到吉安府南城外的螺川驿。又行三里，傍晚，进入白鹭洲。

白鹭洲首自南关之西，尾径东关，横亘江中，首伏而尾高。书院创于高处，前铸大铁犀以压水，连建三坊，一曰名臣，二曰忠节，三曰理学。坊内两旁排列号馆，为诸生肄业之所。九县与郡学共十所，每所楼六楹。其内由桥门而进，正堂曰正学堂；中楼曰明德堂；后阁三层，下列诸贤神位，中曰“天开紫气”，上曰“云章阁”。楼回环而阁杰耸，较之白鹿，迥然大观也。是院创于宋，至世庙时郡守汪□受始扩而大之。熹庙时为魏珰所毁(1)，惟楼阁未尽撤。至崇祯初，郡守林一□仍鼎复旧观焉。

【注释】

(1)熹庙：即明熹宗朱由校，在位时间共七年，时为1620—1627年。魏珰(dāng)：即明代宦官魏忠贤(1568—1627)。珰，原是汉代宦官充武职者帽子上用黄金做的饰物，后来即以珰为宦官的代称。

【译文】

白鹭洲的头起自府城南关的西面，尾部一直到达东关，横亘在江中，头部低伏而尾部地势高。书院创立在高处，前边铸有铁质的大犀牛用来镇水，一连建有三座牌坊，第一座名叫名臣坊，第二座名叫忠节坊，第三座名叫理学坊。牌坊里面两旁排列着编号的书馆，是儒生们学习的场所。九个县的县学与府学共有十所，每所有座六开间的楼房。那以内，由桥上的门进去，正堂叫正学堂；中间的楼叫明德堂；后面的楼阁有三层，下面排列着诸位圣贤的牌位，中层叫“天开紫气”，上层叫“云章阁”。楼阁回护环绕，高高耸立，与白鹿书院相比较，迥然不同，非常壮观。这座书院创办于宋代，到本朝世宗时知府汪□受才扩大了书院。熹宗时被宦官魏忠贤毁掉，只有楼阁没有被全部拆除。到崇祯初年，知府林一□仍旧大力恢复了原有的面貌。

二十三日　在复生署中自宴。

【译文】

二十三日　在徐复生的官署中独自宴饮。

二十四日　复生婿吴基美设宴。基美即余甥。

【译文】

二十四日　徐复生的女婿吴基美设宴招待我们。吴基美就是我的外甥。

二十五日　张侯后裔以二像入署。上午，别复生，以舆送入永新

舟，即往觅静闻，已往大觉寺。及至，已暮，遂泊螺川驿前。

【译文】

二十五日　张侯的后裔把两张画像送入府衙中。上午，告别了徐复生，他派轿子把我送到去永新县的船上，马上去找静闻，静闻已经前往大觉寺。等他来到时，已是傍晚，只好停泊在螺川驿前边。

二十六日　舟人市菜，晨餐始行。十里，至神冈山下，乃西入小江。风色颇顺，又西二十五里，三江口。一江自西北来者，为安福江(1)；一江自西南来者，为永新江(2)。舟溯永新江西南行，至是始有滩。又十五里，泊于横江渡(3)。是日行五十里。

【注释】

(1)安福江：明代亦称“泸水”，即今泸水。

(2)永新江：明代亦称禾水，即今禾水。

(3)横江渡：今名横江，在吉安县南境，禾水东岸。

【译文】

二十六日　船夫去买菜，早餐后才开船。十里，到达神冈山下，于是向西进入小江中。风势很顺利，又往西行船二十五里，到三江口。一条江水自西北方流来的，是安福江；一条江水自西南方流来的，是永新江。船溯永新江往西南行，到这里开始有浅滩。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横江渡。这一天共走了五十里。

二十七日　昧爽发舟。二十里，廖仙岩。有石崖瞰江，南面已为泰和界(1)，其北俱庐陵境也(2)。自是舟时转北向行，盖山溪虽自西来，而屈曲南北也。十里，永阳(3)，庐陵大市也，在江之北；然江之南岸，犹十里而始属泰和，以舟曲而北耳。又十五里，北过狼湖，乃山坞村居，非湖也。居民尹姓，有舡百艘，俱捕鱼湖襄间为业。又十五里，泊于止阳渡(4)，有村在江之北岸。是日行六十里，两日共行百

里，永新之中也。先是复生以山溪多曲，欲以二骑、二担夫送至茶陵界；余自入署，见天辄酿雪，意欲从舟，复生乃索舟，并以二夫为操舟助。至是朔风劲甚，二夫纤荷屡从水中，余甚悯其寒，辄犒以酒资。下午，浓云渐开，日色亦朗，风之力也。

【注释】

(1)泰和：多处原作“太和”，据《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泰和，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泰和县。

(2)庐陵：为吉安府附郭县，在今吉安市。

(3)永阳：今名同，在吉安县南隅，禾水南岸。

(4)止阳渡：今作“指阳”，在吉安县西南境，禾水南岸。

【译文】

二十七日　黎明开船。二十里，到廖仙岩。有石崖俯瞰着江流，南面已经是泰和县的地界，江流北面全是庐陵县的辖地了。从这里起船不时地转向北行，大概是山溪虽然是从西面流来，却呈南北向弯曲的原因了。十里，到永阳，是庐陵县的一个大集市，在江的北岸；然而江的南岸，还有十里路才属于泰和县，是因为船向北绕行的缘故了。又行十五里，向北经过狼湖，是个山坞中的村落，不是湖泊。居民姓尹，有上百艘船只，都靠在湖襄间捕鱼为业。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止阳渡，有个村庄在江流的北岸。这一天行船六十里，两天共走了一百里，到去永新县的中途了。这之前，徐复生因为山溪河曲太多，打算派两匹马、两个挑夫把我送到茶陵州境内；我自从进入府衙中，看见天空一直在酝酿着风雪，心里想要乘船走，徐复生才调来船只，并派两个夫役帮助驾驶船只。到了这时北风非常强劲，那两个夫役多次背着纤绳行走在水中，我十分同情他们寒冷的样子，总是拿出一些酒钱犒劳他们。下午，浓云逐渐散开，天色也很晴朗，这是风的力量。

二十八日　昧爽，纤而行，寒甚。二十里，敖城(1)，始转而南。挂篷五里，上黄坝滩。复北折，遂入两山峡间。五里，枕头石。转而西，仍挂帆行，三里，上黄牛滩，十八滩从此始矣。滩之上为纷丝潭，潭水深碧，两崖突束如门，至此始有夹峙之崖，激湍之石。又七里，上二滩，为周原(2)，山中洋壑少开，村落倚之，皆以货薪为业者也。又五里为画角滩，十八滩中之最长者。又五里为坪上，则庐陵、永新之界也。两县分界在坪上之东，舟泊于坪上之西。

【注释】

(1)敖城：今名同，在吉安县西南境，禾水北岸。

(2)周原：今作“洲源”，在吉安县西隅，禾水稍北。

【译文】

二十八日　黎明，用纤绳拉着船出发，寒冷极了。二十里，到敖城，开始转向南。挂上风帆航行五里，上了黄坝滩。再次折向北，便进入两山间的峡谷中。五里，到枕头石。转向西，仍然挂帆航行，三里，上了黄牛滩，十八滩从这里开始了。黄牛滩的上面是纷丝潭，潭水深绿，两面的山崖前突紧束，像门一样，到了此地开始有夹峙的山崖，湍急江流中的礁石。又行七里，上了两处浅滩，是周原，山中大一点的壑谷稍微开阔一些，村落紧靠在壑谷中，都是以出卖柴火为业的人家。又行五里是画角滩，是十八滩中最长的一个河滩。又行五里是坪上，这是庐陵县、永新县的交界处了。两县的分界处在坪上的东边，船停泊在坪上的西面。

二十九日　昧爽行。二十里，桥面，上旧有桥跨溪南北，今已圮，惟乱石堆截溪流。又五里为还古。望溪南大山横亘，下有二小峰拔地兀立，心觉其奇。问之，舟人曰：“高山名义山，土人所谓上天梁也，虽大而无奇；小峰曰梅田洞，洞即在山之麓。”余夙慕梅田之胜，亟索饭登涯，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1)。余同静闻由还古南行五

里，至梅田山下(2)，则峰皆丛石耸叠，无纤土蒙翳其间，真亭亭出水莲也。山麓有龙姓者居之。东向者三洞，北向者一洞，惟东北一角山石完好，而东南洞尽处与西北诸面，俱为烧灰者铁削火淬，玲珑之质，十去其七矣。

【注释】

(1)令舟子随舟候于永新："舟子"，乾隆本、"四库"本作"奴"，"四库"本作"仆"。

(2)梅田：今名同，在永新县治稍东。

【译文】

二十七日　黎明时开船。二十里，到桥面，水上旧时有桥跨在溪流的南北两面，今天已经坍塌，只有一些乱石堆横堵在溪流中。又行五里是还古。望见溪流南岸有大山横亘着，下面有两座小山峰拔地而起地兀立着，心里觉得非常奇异。询问是什么地方，船夫说："高山名叫义山，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上天梁了，虽然高大却没有奇特之处；小山峰叫梅田洞，山洞就在山麓。"我素来仰慕梅田洞的美景，急忙要饭来吃了登上岸，命令船夫连同船只在永新县城等候。我同静闻由还古往南行五里，来到梅田洞山下，只见山峰上都是成丛的岩石高耸层叠，没有一丝泥土覆盖在山间，真像是亭亭玉立出水的莲花了。山麓有姓龙的人家居住在这里。面向东的有三个洞，面向北的有一个洞，唯有东北一个角落山石完好，然而东南方山洞的尽头处与西北各面，都被烧石灰的用铁凿削去用火淬裂，玲珑秀丽的石质，十分失去其中的七分了。

东向第一洞在穹崖下，洞左一突石障其侧。由洞门入，穹然而高，十数丈后，洞顶忽盘空而起，四围俱削壁下垂，如悬帛万丈，牵绡回幄，从天而下者。其上复嘘窦嵌空，结蜃成阁，中有一窍直透山顶，天光直落洞底，日影斜射上层，仰而望之，若有仙灵游戏其上者，恨无十丈梯，凌空置身其间也。由此北入，左右俱有旋螺之室，

透瓣之门，伏兽垂幢，不可枚举。而正洞垂门五重，第三重有柱中擎，剖门为二：正门在左，直透洞光；旁门在右，暗中由别窦入，至第四门之内而合。再入至第五门，约已半里，而洞门穹直，光犹遥射。至此路忽转左，再入一门，黑暗一无所睹，但觉空洞之声，比明处更宏远耳。欲出索炬再入，既还步，所睹比入时更显，垂乳列柱，种种满前，应接不暇，不自觉其足之不前也。洞之南不十步，又得一洞，亦直北而入，最后亦转而左，即昏黑不可辨，较之第一洞，正具体而微，然洞中瑰异宏丽之状，十不及一二也。既出，见洞之右壁，一隙岈然若门。侧身而入，其门高五六尺，而阔仅尺五，上下二旁，方正如从绳挈矩，而槛桔之形，宛然斫削而成者。其内石色亦与外洞殊异，圆窦如月，侧隙如圭，玲珑曲折，止可蛇游猿倒而入。有风蓬蓬然从圆窦出，而忽昏黑一无所见，乃蛇退而返。出洞而南不十步，再得第三洞，则穹然两门，一东向，一南向，名合掌洞。中亦穹然明朗。初直北入，既而转右。转处有石柱洁白如削玉，上垂而为宝盖，绡围珠络，形甚瑰异。从此东折渐昏黑，两旁壁亦渐狭，而其上甚高，亦以无火故，不能烛其上层，而下则狭者复渐低，不能容身而出。自是而南，凌空蜚云之石，俱受大斧烈焰之剥肤矣。

【译文】

面向东的第一个洞在穹隆的崖壁之下，洞左一块突立的岩石挡在山洞侧面。由洞口进去，穹隆而高大，十几丈后，洞顶忽然间向空中盘绕而起，四周都是陡削的石壁向下悬垂，如万丈长的丝绢，拖拽着的薄纱，回绕着的帷幔，从天而降的样子。石壁上面又有吐着云气的孔洞嵌在高空，结成海市蜃楼般的楼阁，其中有一个石窍直通到山顶，天上的亮光直接落入洞底，日光斜斜地照射着上层，抬头望那里，好像有仙人神灵在那上面游戏一样，遗憾没有十丈长的梯子，凌空置身于其中了。由此处往北深入，左右都有螺旋状的石室，花瓣样穿透的石门，趴伏着的猛兽和下垂的旗帜，不胜枚举。而正洞内下垂着五重石门，第三重有石柱高举在中间，把石门剖为两半：正门在左

边，洞中的亮光直接照射进来；旁门在右边，在黑暗中由别的石洞进去，来到第四重石门之内后与正洞会合。再进到第五重石门，大约已经进来半里路，可洞内平直，石门穹隆而起，光线还从遥远的地方射进来。到了此地道路忽然转向左边，再进入一道石门，黑暗得一无所见，只是觉得空洞洞的声音，比在明亮的地方更为宏大遥远罢了。想出来找来火把再进来，往回走后，能看见的东西比进来时更明显，下垂的石钟乳和排列着的石柱，种种姿态布满眼前，应接不暇，不自觉地双脚不会前移了。洞的南面不到十步的地方，又找到一个洞，也是笔直向北进去，最后面也是转向左边，马上昏黑得不能分辨东西，把它与第一个洞相比较，正是具体而微，然而洞中瑰丽奇异宏伟壮丽的形状，十分中不到一二分了。出来后，看见山洞的右边石壁上，有一条深邃的缝隙像门一样。侧身进去，这个石门高五六尺，可宽处只有一尺五，上下两旁，方方正正的，如同用墨线曲尺测量过凿成的，而且石门槛的形状，宛如斧劈刀削而成的样子。石缝内石头的颜色与外洞完全不同，圆圆的孔洞如月亮，侧边的缝隙如玉圭，玲珑曲折，只能像蛇一样游动或如猿猴一样倒退着进去。有风噗噗噗地从圆形的孔洞中吹出来，然而忽然间昏黑得一无所见，只好像蛇一样倒退着返回来。出洞后往南走了不到十步，又找到第三个洞，只见有穹然隆起的两个洞口，一个面向东，一个面向南，名叫合掌洞。洞中也是穹隆明朗。起初一直往北进去，随后转向右边。转弯处有根石柱洁白得像白玉削成的，上部垂下来成为一个宝盖，有如缀满串珠璎珞的薄纱样的细石条围着，形态极为瑰丽奇异。从此处向东折进去渐渐昏黑下来，两旁的石壁也渐渐狭窄起来，可山洞的上方非常高，也是由于没有火把的缘故，不能照亮山洞的上层，而且下面的狭窄处又渐渐低陷下去，不能容身便出来了。从这个洞往南走，凌空飞云的石山，表层全都遭受到大斧头和烈焰的砍凿和烧灼了。

仍从山下转而北，见其耸峭之胜，而四顾俱无径路。仍过东北龙氏居，折而西，遇一人引入后洞。是洞在山之北，甫入洞，亦有一洞窍上透山顶，其内直南入，亦高穹明敞。当洞之中，一石柱斜骞于

内，作曲折之状，曰石树。其下有石棋盘。上有数圆子如未收者。俗谓“棋残子未收”。后更有平突如牛心、如马肺者，有下昂首而上、上垂乳而下者，欲接而又不接者。其内西转，云可通前洞而出，以黑暗无灯，且无导者，姑出洞外。

【译文】

仍然从山下转向北走，看见这里高耸峭拔的优美景色，但四面环顾都没有路。仍然经过东北方龙姓人家的居住地，折向西，遇见一个人带领我进入后洞。这个洞在山的北面，刚进洞时，也有一个洞穴上通到山顶，洞内一直向南进去，也很高大穹隆明朗宽敞。位于洞的中央，一根石柱斜斜地向洞内高举，作出曲折的形状，称为石树。石树下面有个石棋盘，上面有几颗圆圆的棋子像是没有收起来的样子。俗话说的“棋局残子未收”。后面更有平平地前突如牛心、如马肺的岩石，有的从下面向上抬起头、上面的石钟乳往下垂下来，想要接起来却又不相连接的。洞内向西转，据说可以通到前洞出去，由于黑暗没有灯火，并且没有领路的人，暂且出到洞外。

时连游四洞，日已下舂，既不及觅炬再入，而洞外石片嶙峋，又觉空中浮动，益无暇俯幽抉冈矣。遂与静闻由石瓣中攀崖蹈隙而上。下瞰诸悬石，若削若缀，静闻心动不能从，而山下居人亦群呼无路不可登；余犹宛转峰头，与静闻各踞一石，出所携胡饼啖之，度已日暮，不及觅炊所也。既而下山，则山之西北隅，其焚削之惨，与东南无异矣。乃西过一涧，五里，入西山。循水口而入，又二里登将军坳，又二里下至西岭角，遂从大道西南行。五里，则大溪自南而来，绕永新城东北而去，有浮桥横架其上，过桥即永新之东关矣(1)。时余舟自还古转而北去，乃折而南，迂曲甚多，且溯流逆上，尚不能至，乃入游城中，抵暮乃出，舟已泊浮桥下矣。

【注释】

(1)永新：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永新县。

【译文】

当时一连游览了四个洞，夕阳已经西下，既来不及找来火把再次进洞，然而洞外嶙峋的石片，又觉得似乎是在空中浮动，愈加没有多余时间俯身去搜寻幽深隐秘的洞中了。于是与静闻由花瓣样的石片丛中攀着崖石踏着缝隙往上爬。往下俯瞰众多高悬的石片，像刀削出来的，如连缀上去的，静闻心跳不能跟随我，而且山下的居民也成群地呼叫着说没有路，不能攀登；我还是弯弯转转地走在峰头上，与静闻各人坐在一块岩石上，拿出随身带着的烧饼吃下，估计已经天晚，来不及去找做饭的地方了。继而下山，就见山的西北角，被焚烧砍凿的惨状，与东南一面没有不同的了。于是向西涉过一条山涧，五里，进入西山。沿着水口进去，又行二里登上将军坳，又走二里下到西面山岭的角落，便从大道往西南行。五里，就见大溪自南面流来，绕过永新县城的东北面后流去，有座浮桥横架在溪流上，过桥后就是永新县城的东关了。此时我乘坐的船从还古转向北去，随后才折向南，迂回曲折的路程太多，并且是溯溪流逆水而上，还未能到达县城，只好进到城中游览，到天黑才出城，船已经停泊在浮桥下了。

永新东二十里高山曰义山，横亘而南，为泰和、龙泉界。西四十里高山曰禾山，为茶陵州界。南岭最高者曰岭背，名七姬岭(1)，去城五十里，乃通永宁、龙泉道也(2)。永新之溪西自麻田来，至城下，绕城之南，转绕其东而北去。麻田去城二十里，一水自路江东向来，一水自永宁北向来(3)，合于麻田。

【注释】

(1)七姬岭：《明史·地理志》及乾隆本、“四库”本作“七溪岭”。今亦称七溪岭。

(2)永宁：明为县，隶吉安府，治今井冈山市所辖原宁冈县东北境的新城。龙泉：明为县，隶吉安府，治今遂川县。

(3)一水自永宁北向来：“永宁”，季抄本作“水宁”，乾隆本、“四库”本

作“永新”，皆有误。

【译文】

永新县城东面二十里处的高山叫做义山，往南横亘，成为泰和县、龙泉县的分界。西面四十里处的高山叫做禾山，是与茶陵州的分界处。南面的山岭最高处叫做岭背，名叫七姬岭，距离县城五十里，是通往永宁县、龙泉县的路。永新县的溪流自西面的麻田流来，流到城下，绕过县城的南面，转而绕过县城的东面后向北流去。麻田距离县城二十里，一条溪水从路江向东流来，一条溪水自永宁县向北流来，在麻田合流。

三十日　永新令闵及申以遏籴闭浮桥(1)，且以封印(2)，谩许开关而竟不至(3)。上午，舟人代为觅轿不得，遂无志永宁，而谋径趋路江。乃以二夫、一舟人分担行李。入东门，出南门，溯溪而西。七里，有小溪南自七姬岭来入。又西三里，大溪自西南破壁而出，路自西北沿山而入。又三里，西上草墅岭。三里，越岭而下为枫树，复与大溪遇。路由枫树西北越合口岭，八里至黄杨。溯溪而西，山径始大开，又七里，李田(4)。去路江尚二十里。日才下午，以除夕恐居停不便，即早觅托宿处，而旅店俱不能容。予方傍徨路口，有儒服者过而问曰：“君且南都人耶？余亦将南往留都(5)，岂可使贤者露处于我土地！”揖其族人，主□其家。余问其姓，曰：“刘。”且曰：“吾兄亦在南都，故吾欲往。”盖指肩吾刘礼部也，名元震。始知刘为永新人，而兹其里闲云(6)。余以行李前往，遂同赴其族刘怀素家。其居甚宽整，乃村居之隐者，而非旅肆也。问肩吾所居，相去尚五里，遂不及与前所遇者晤。是日止行三十五里，因市酒肉犒所从三夫，而主人以村醪饮余(7)，竟忘逆旅之苦。但彻夜不闻一炮爆竹声，山乡之寥寂，真另一天地也。晚看落日，北望高山甚近，问之，即禾山也。

【注释】

(1)遏籴(dí)：阻止受灾的邻县来买粮食。籴，买进粮食。

(2)封印：停止办公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除夕官府封印，不复签押，至新正三日始开。”

(3)谩(mán)：欺骗。

(4)李田：今作“澧田”，在永新县西境。

(5)留都：明初洪武、建文时建都南京，即今江苏南京市。自成祖北迁后，皇帝常驻北京，则南京又称留都。

(6)里闬(hàn)：乡里。闬，巷门。

(7)村醪(láo)：农村制的汁滓混合的酒酿或浊酒。

【译文】

三十日　永新县的闵县令闵及申因为要阻止受灾的邻县来买粮食关闭了浮桥，并且因为过年停止办公，哄骗百姓准许开关，可竟然不来。上午，船夫替我去找轿子没有找到，便没有心思再去永宁县，而是打算径直赶到路江去。于是用两个挑夫、一个船夫分别挑着行李，进入东门，走出南门，溯溪流往西走。七里，有条小溪自南面的七姬岭流来汇入溪中。又向西三里，一条大溪自西南方冲破峡壁流出来，道路从西北方沿着山进去。又行三里，向西上登草墅岭。三里，越过草墅岭往下走是枫树，又与大溪相遇。道路由枫树往西北翻越合口岭，八里后到达黄场。溯溪流往西行，山间的小径开始变得十分宽阔，又行七里，到李田。距离路江还有二十里。日头才到下午，因为是除夕担心住宿不方便，马上早早地寻找投宿的地方，可旅店都不接纳。我正在路口徘徊，有个穿着儒生服装的人路过并问我说：“先生您是南京人吗？我也是即将向南前往留都南京，怎么能让贤士露宿在我们的土地上！”向他的族人作揖致礼，让我住在他家。我询问他的姓氏，回答说：“姓刘。”并说：“我兄长也在南京，所以我想去一趟。”原来他指的是礼部的刘肩吾，名叫刘元震。这才知道刘肩吾是永新县人，而这里就是他的家乡了。我让行李走在前面，便一同前往他的族人刘怀素家。刘怀素的居所非常宽敞整洁。是隐居的人住的村屋，而不是旅店。打听刘肩吾的居所，相距还有五里路，这样就来不及与

前边遇见的那个人见面。这一天只走了三十五里路，于是买酒肉来犒劳跟随我的三个夫役，而主人拿出村中自酿的浊酒给我喝，竟然忘记了客居旅途中的辛苦。只是整夜没听见一声爆竹的响声，山乡中的寂寥，真是另外一片土地了。傍晚观看落日时，望见北面的高山离得很近，一打听，那就是禾山了。

丁丑正月初一日(1)　晓起，晴丽殊甚。问其地，西去路江二十里，北由禾山趋武功百二十里，遂令静闻同三夫先以行李往路江，余同顾仆挈被直北入山。其山不甚高，而土色甚赤。升陟五里，越一小溪又五里，为山上刘家。北抵厚堂寺，越一小岭，始见平畴，水田漠漠。乃随流东北行五里，西北转，溯溪入山。此溪乃禾山东北之水，其流甚大。余自永城西行，未见有大水南向入溪者，当由山上刘家之东入永城下流者也。北过青堂岭西下，复得平畴一坞，是为十二都。西溯溪入龙门坑(2)，溪水从两山峡中破石崖下捣，连泄三四潭。最下一潭深碧如黛，其上两崖石皆飞突相向。入其内，复得平畴，是为禾山寺。寺南对禾山之五老峰，而寺所倚者，乃禾山北支复起之山也，有双童石高峙寺后山上(3)。盖禾山乃寺西主山，而五老其南起之峰，最为耸拔。余撮其大概云："双童后倚，五老前揖。"二山即禾山、五老。夹凹中有罗汉洞，闻不甚深，寺僧乐庵以积香出供，且留为罗汉、五老之游。余急于武功，恐明日穷日力不能至，请留为归途探历，遂别乐庵，北登十里坳。其岭升陟共十里而遥，登岭时，西望寺后山巅，双童骈立，峰若侧耳耦语然。越岭北下，山复成坞，水由东峡破山去，坞中居室鳞比，是名铁径(4)。复从其北越一岭而下，五里，再得平畴，是名严堂，其水南从岭西下铁径者也。由严堂北五里，上鸡公坳，又名双顶。其岭甚高，岭南之水南自铁径东去，岭北之水则自陈山从北溪出南乡，鸡公之北即为安福界(5)。下岭五里至陈山(6)，日已暮，得李翁及泉留宿焉。翁方七十，真深山高隐也。

【注释】

(1)丁丑：崇祯十年(1637)。

(2)龙门坑：今作“龙门”，在永新县西北境。

(3)有双童石高峙寺后山上：“双童”，原误作“双重”。下文有“双童后倚”句可证，据改。

(4)铁径：今作“铁镜”，在永新县西北隅。

(5)安福：明为县，隶吉安府，即今安福县。

(6)陈山：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南隅。

【译文】

丁丑年正月初一日　拂晓起床，天空非常晴朗明丽。打听这个地方的情况，西面距离路江有二十里，北面经由禾山前往武功山有一百二十里，于是命令静闻连同三个脚夫先把行李送往路江，我同顾仆带着被子一直向北进山。这里的山不怎么高，可泥土的颜色非常红。爬升了五里，越过一条小溪后又行五里，是山上刘家。往北抵达厚堂寺，越过一座小岭，开始见到平旷的田野，水田密布。于是顺着溪流往东北行五里，转向西北，溯溪流进山。这条溪流是禾山东北面的水流，水流非常大。我从永新县城往西走，没见到有大的溪流向南流入永新县的大溪中，这条溪流应当是由山上刘家的东面流入永新县城大溪的下游。往北越过青堂岭向西下走，又见到一个田野平旷的山坞，这里是十二都。向西溯溪流进入龙门坑，溪水从两山的峡谷中冲破石崖向下奔泻，一连泄下三四个深潭。最下面的一个水潭渊深碧绿如黛，水潭上方两面的崖石都是飞空前突相向。进入龙门坑内，又有平旷的田野，这里是禾山寺。禾山寺南边面对着禾山的五老峰，而寺院所背靠的山，是禾山北延的支脉再度耸起的山了，有块双童石高高耸峙在寺后的山上。大体上禾山是寺院西面的主山，而五老峰是寺院南面耸起的山峰，最为高耸峭拔。我摘取寺院地形的大概情况，认为：“双童石紧靠在后面，五老峰拱立在前方。”两座山即禾山、五老峰。相夹的凹地中有个罗汉洞，听说不是很深，寺里的僧人乐庵从厨房拿出食物供给我们，并且挽留我去游览罗汉洞、五老峰。我急着去武功山，担心明天尽力走一整天都不能到达，请求留作归途中的探寻游历之处，便辞别了乐

庵，往北上登十里坳。这座岭远远地攀登了共十里路，登岭时，向西望见寺后的山顶上，双童石并排矗立，两座石峰如侧着耳朵相对私语的样子。越过山岭往北下走，山中又形成山坞，水由东面的峡谷中破开山流去，山坞中居民房屋鳞次栉比，这里名叫铁径。又从铁径北面越过一座岭往下走，五里，再次遇到平旷的田野，这里名叫严堂，这里的水向南从山岭西面下流到铁径。由严堂向北五里，登上鸡公坳，又叫双顶。这座岭非常高，岭南的水往南从铁径向东流去，岭北的水则是从陈山由北溪下流到南乡，鸡公坳的北面就是安福县的辖境。下岭后五里来到陈山，天色已是傍晚，遇到李及泉老翁留宿在村中。李翁刚好七十岁，真正是深山中的高人隐士。

初二日　晨餐后，北向行。其南来之水，从东向破山去，又有北来之水，至此同入而东，路遂溯流北上。盖陈山东西俱崇山夹峙，而南北开洋成坞，四面之山俱搏空溃壑，上则亏蔽天日，下则奔坠峭削，非复人世所有矣。五里，宛转至岭上。转而东，复循山北度岭脊，名庙山坳，又名常冲岭。其西有峰名乔家山，石势嵯峨，顶有若屏列、若人立者，诸山之中，此其翘楚云(1)。北下三里，有石崖兀突溪左，上有纯石横竖，作劈翅回翔之状，水从峰根坠空而下者数十丈。但路从右行，崖畔丛茅蒙茸，不能下窥，徒闻捣空振谷之响而已。下此始见山峡中田塍环壑，又二里始得居民三四家，是曰卢子泷。一溪自西南山峡中来，与南来常冲之溪合而北去，泷北一冈横障溪前，若为当关。溪转而西，环冈而北，遂西北去。路始舍涧，北过一冈。又五里，下至平畴，山始大开成南北两界，是曰台上塘前，而卢子泷之溪，复自西转而东，遂成大溪，东由洋溪与平田之溪合。乃渡溪北行，三里至妙山，复入山峡，三里至泥坡岭麓，得一夫肩行李。五里，北越岭而下，又得平畴一壑，是曰十八都。又三里，有大溪亦自西而东，乃源从钱山洞北至此者，平田桥跨之。度平田桥北上相公岭，从此迢遥直上，俱望翠微，循云崖。五里，有路从东来合，又直上十里，盘陟岭头，日炙如釜，渴不得水。久之，闻路下淙淙声，觅莽间一窦出泉，掬饮之。山坳得居落，为十九都门家坊。坊西

一峰甚峻，即相公岭所望而欲登者，正东北与香炉峰对峙，为武功南案。日犹下午，恐前路崎岖，姑留余力而止宿焉。主人王姓，其母年九十矣。

【注释】

(1)翘(qiáo)楚：最好的。

【译文】

初二日　早餐后，向北行。陈山南面流来的水，从东面破开山流去，又有北面流来的水，流到此地汇入后一同往东流去，道路便溯水流往北上行。原来陈山的东西两面全是高山夹峙着，但南北两面十分开阔形成山坞，四面的山都是上面搏击高空，下面崩塌为壑谷，上面遮蔽天日，下面则是崩塌下陷，峭拔陡削，不再是人世间所有的景象了。五里，曲曲折折来到岭上。转向东，又沿着山脉往北延伸的岭脊走，名叫庙山坳，又叫常冲岭。岭脊西面有座山峰名叫乔家山，石山姿态嵯峨，山顶上有像屏风排列、像人站立的岩石，群山之中，这座山是这里最美的。往北下走三里，有座石崖突兀地矗立在溪流左岸，上面有清一色的横七竖八的岩石，作出展翅翱翔的形状，水流从山峰底部坠入空中下泻的高度有几十丈。只是道路从右岸走，山崖侧畔丛生的茅草蒙蒙茸茸的，不能向下窥视，只能听见水流从空中冲捣而下震撼山谷的响声而已。走下此地才看见山峡中田地环绕着壑谷，又行二里后才见到三四家居民，这里叫卢子泷。一条溪流自西南方的山峡中流来，与南面常冲岭流来的溪水合流后往北流去，卢子泷北面一座山冈横挡在溪流前方，像是为村庄把守关口的样子。溪流转向西，环绕着山冈往北流，随后向西北流去。道路开始离开山涧，向北越过一座山冈。又行五里，下到平旷的田野中，山势开始十分开阔，形成南北两列山，这里名叫台上塘前，而卢子泷流来的溪流，又自西转向东流，于是成为一条大溪，向东经由洋溪与平田的溪流合流。于是渡过溪流往北行，三里到达妙山，再次走入山峡，三里来到泥坡岭的山

麓，雇到一个脚夫挑行李。五里，向北越岭后下走，又见到一个满是平旷田野的壑谷，这里名叫十八都。又行三里，有条大溪也是自西面流来，是从钱山洞北面发源流到此地的溪流，平田桥横跨在溪流上。走过平田桥向北上登相公岭，从此地起远远地一直上登，望见的都是一片葱翠，沿着入云的山崖走。五里，有条路从东边过来会合，又一直上登十里，盘旋攀登在岭头，太阳烤得如同在热锅中，口渴找不到水。很久之后，听见道路下方有淙淙的水声，在丛莽中找到流出泉水的小洞，用双手捧水喝下。在山坳中见到个村落，是十九都的门家坊。门家坊西面的一座山峰非常险峻，就是在相公岭上望见想要去攀登的山峰，东北方正正地与香炉峰对峙，是武功山南面的案山。此时还是下午，担心前面道路崎岖，姑且保留剩余的力气便停下来住宿在这里。房主人姓王，他的母亲年纪有九十岁了。

初三日　晨餐后行，云气渐合，而四山无翳。三里，转而西，复循山向北，始东见大溪自香炉峰麓来，是为湘吉湾。又下岭一里，得三四家。又登岭一里，连过二脊，是为何家坊。有路从西坞下者，乃钱山之道(1)，水遂西下而东，则香炉烽之大溪也；有路从北坳上者，乃九龙之道；而正道则溯大溪东从夹中行。二里，渡溪循南崖行，又一里，茅庵一龛在溪北，是为三仙行宫。从此渐陟崇冈，三里，直造香炉峰。其崖坳时有细流悬挂，北下大溪去。仰见峰头云影渐朗，亟上跻，忽零雨飘扬。二里至集云岩，零雨沾衣，乃入集云观少憩焉。观为葛仙翁栖真之所(2)，道流以新岁方群嬉正殿上，殿止一楹，建犹未完也。其址高倚香炉，北向武功，前则大溪由东坞来，西向经湘吉湾而去，亦一玄都也(3)。时雨少止，得一道流欲送至山顶，遂西至九龙，乃冒雨行半里，渡老水桥，复循武功南麓行，遂上牛心岭。五里，过棋盘石，有庵在岭上。雨渐大，道流还所畀送资，弃行囊去。盖棋盘有路直北而上，五里，经石柱风洞，又五里，径达山顶，此集云登山大道也；由小径循深壑而东，乃观音崖之道。余欲兼收之，竟从山顶小径趋九龙，而道流欲仍下集云，从何家坊大路，故不合而去。余遂从小径冒雨东行。从此山支悉从山顶隤壑而下，凸者为冈，凹者

为峡，路循其腰，遇冈则跻而上，遇峡则俯而下。由棋盘经第二峡，有石高十余丈竖峰侧，殊觉娉婷。其内峡中突崖丛树，望之甚异，而曲霏草塞(4)，无可着足。又循路东过三峡，其冈下由涧底横度而南，直接香炉之东。于是涧中之水遂分东西行，西即由集云而出平田，东即由观音崖而下江口(5)，皆安福东北之溪也。于是又过两峡。北望峡内俱树木蒙茸，石崖突兀，时见崖上白幌如拖瀑布，怪无飞动之势，细玩之，俱僵冻成冰也。然后知其地高寒，已异下方，余躞蹀雨中不觉耳。共五里，抵观音崖，盖第三冈过脊处正其中也。观音崖者，一名白法庵，为白云法师所建，而其徒隐之扩而大之。盖在武功之东南隅，其地幽僻深窈，初为山牛野兽之窝，名牛善堂；白云鼎建禅庐，有白鹦之异，故名白法佛殿。前有广池一方，亦高山所难觏者(6)。其前有尖峰为案，曰箕山，乃香炉之东又起一尖也。其地有庵而无崖，崖即前山峡中亘石，无定名也。庵前后竹树甚盛，其前有大路直下江口，其后即登山顶之东路也。时余衣履沾透，亟换之，已不作行计。饭后雨忽止，遂别隐之，由庵东跻其后。直上二里，忽见西南云气浓勃奔驰而来，香炉、箕山倏忽被掩，益厉顾仆竭蹶上跻。又一里，已达庵后绝顶，而浓雾涿漫，下瞰白云及过脊诸冈峡，纤毫石可影响(7)，幸霾而不雨。又二里，抵山顶茅庵中，有道者二人，止行囊于中。三石卷殿即在其上，咫尺不辨。道者引入叩礼，遂返宿茅庵。是夜风声屡吼，以为已转西北，可幸晴，及明而涿漫如故。

【注释】

(1)钱山：今名同，在安福县西隅。

(2)葛仙翁：即葛玄(164—244)，葛洪的从祖父，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三国时吴的方士。

(3)玄都：神仙所居的地方。

(4)曲霏草塞：“四库”本、丁本作“石滑草塞”。

(5)江口：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境。

(6)亦高山所难觏(gòu)者：原脱“觏”字，据“四库”本补。觏，遇见。

(7)纤毫石可影响：“石”，疑为“无”。

【译文】

初三日　早餐后上路，云气渐渐合拢，可四面的山没有被遮蔽。三里，转向西，又沿着山向北走，开始看见东面有条大溪自香炉峰的山麓流来，这里是湘吉湾。又下岭一里，见到三四户人家。又登岭一里，接连越过两条山脊，这里是何家坊。有条路从西面的山坞中下走的，是去钱山的路，水流于是自西往东下流，那便是香炉峰流来的大溪了；有条路从北面的山坳上走的，是去九龙的路；而到武功山的正路则是溯大溪向东从夹谷中前行。二里，渡过溪流沿着南面的山崖走，又行一里，有一间茅草建盖的寺庵在溪流北岸，那是三仙行宫。从此地起逐渐上登高冈，三里，直接到达香炉峰下。香炉峰的崖壁上和山坳间不时有细小的水流悬挂着，向北下流到大溪中去。仰面望见峰头的云影逐渐变晴朗，急忙上登，忽然零星小雨飘飘扬扬下起来。二里后到达集云岩，零星细雨打湿了衣服，便进入集云观稍作休息。集云观是葛仙翁修真养性的场所，道士们因为过新年正成群地在正殿上嬉戏，大殿只有一开间，营建还没有完工。集云观的基址高高地背靠着香炉峰，北边面向武功山，前方则是一条大溪从东面的山坞中流来，向西流经湘吉湾后流去，也是一处神仙居住的好地方了。此时雨暂时停了一会，遇到一个道士想要送我们到山顶，就向西来到九龙，于是冒雨前行半里，跨过老水桥，再沿着武功山的南麓前行，随后上登牛心岭。五里，经过棋盘石，有座寺庵在岭上。雨渐渐大起来，那道士退还了我给他的送行的费用，丢下行李离开了。原因是从棋盘石有条路直接向北上登五里，途经石柱风洞，再走五里，径直抵达山顶，这是从集云观登山的大路；由小径沿着幽深的壑谷往东走，是去观音崖的路。我想把两地兼收进去，竟然从山顶的小径赶到九龙，但道士想仍然下到集云观，从何家坊的大路走，所以意见不合便离开了。我于是从小径冒雨往东行。从此地起山的支脉全都是从山顶向壑谷中坠落而下，凸起的地方成为山冈，下凹的地方形成峡谷，道路沿着山腰

走，遇到山冈就往上攀登，遇见峡谷便俯身往下走。由棋盘石途经的第二条峡谷中，有块岩石高十多丈竖立在山峰侧旁，觉得姿态很是优美。这块岩石以内的峡谷中，石崖突兀树木丛生，望过去非常奇异，但峡谷曲折，大雨霏霏，草木塞路，无处可以落脚。又沿着道路向东经过第三个峡谷，从这里的山冈下经由山涧底部往南横穿过去，径直接近了香炉峰的东麓。在这里山涧中的水便分为东西两面流淌，向西流的就是经由集云观后流到平田的溪流，往东流的就是经由观音崖后下流到江口的溪流，都是安福县东北境的溪流了。从这里又经过两条峡谷。向北望去，峡谷内全是葱茏的树木，石崖突兀，不时可见到石崖上下拖着如白色帷幔的瀑布，奇怪瀑布没有飞动的气势，仔细玩赏观察，原来全都冻成僵硬的冰了。这样才知道这里地势高寒，已经不同于下方，我在雨中碎步前行没有察觉到罢了。共行五里，抵达观音崖，原来是第三座山冈的山脊延伸过来之处，正好位于山脊的中段。观音崖这地方，又叫白法庵，是白云法师创建的，而后他的徒弟隐之扩大了寺庵的规模。大概是在武功山的东南角，这个地方幽静偏僻，深邃杳渺，最初是山牛野兽的窝，名叫牛善堂；白云法师鼎力创建禅寺，有白色鹦鹉出现的奇异景象，所以起名叫白法佛殿。殿前有一个宽大的水池，也是高山中难以遇见的地方。白法庵前方有座尖峰成为案山，叫做箕山，是香炉峰的东面再度耸起的一座尖峰。此地有庵没有崖，崖就是前面山峡中绵亘着石崖，没有固定的名称。寺庵前后竹丛树木非常茂盛，庵前有条大路直接下到江口，庵后就是上登武功山山顶的东路了。这时我的衣服鞋子湿透了，急忙换了衣鞋，已经不再打算继续走。饭后雨忽然停了，便告别了隐之，由寺庵东边登上寺庵的后面。一直上走二里，忽然看见西南方有浓郁的云气奔驰而来，香炉峰、箕山倏忽之间被笼罩起来，我于是更加鼓励顾仆竭力跌跌绊绊地上登。又行一里，已抵达寺庵后山的绝顶，然而浓雾弥漫，下瞰白云法师所建的庙宇以及山脊延过的众多山冈峡谷，看不见丝毫影子，幸好只有雾霾却没有下雨。又行二里，抵达山顶的茅草庵中，有两个道士，把行装停放在庵中。三石卷殿就在茅草庵的上边，咫尺之间都分辨不出来。道士带领我进殿叩拜行礼，于是返回茅草庵中住宿。这

一夜多次听到风声怒吼，以为风向已转为西北风，可以期望天气转晴，到天明时却是浓雾弥漫与昨天一样。

武功山东西横若屏列(1)。正南为香炉峰，香炉西即门家坊尖峰，东即箕峰。三峰俱峭削，而香炉高悬独耸，并列武功南，若棂门然(2)。其顶有路四达：由正南者，自风洞石柱，下至棋盘、集云，经相公岭出平田十八都为大道，余所从入山者也；由东南者，自观音崖下至江口，达安福；由东北者，二里出雷打石，又一里即为萍乡界，下至山口达萍乡(3)；由西北者，自九龙抵攸县；由西南者，自九龙下钱山，抵茶陵州，为四境云。

【注释】

(1)武功山：今名同，蜿蜒在安福、莲花与萍乡界上。前为香炉峰，后为九龙山，连接泸潇山(又作“罗霄山”)。中间三峰并列，最高峰为白鹤峰，海拔1918米。东隅有观音崖，西垂有九龙寺。

(2)棂(líng)门：即棂星门。通常在学宫孔庙及一些道观前的大门皆称棂星门。

(3)萍乡：明为县，隶袁州府，即今萍乡市。

【译文】

武功山像排列着的屏风一样东西向横亘着。正南方是香炉峰，香炉峰的西面就是门家坊所在的尖峰，东面就是称为箕山的尖峰。三座山峰全都峭拔陡削，可唯独香炉峰高悬耸立，并列在武功山的南面，好像棂星门的样子。山顶有路通往四方：由正南方走的，从风洞石柱，下到棋盘石、集云观，途经相公岭出到平田、十八都，是大道，这就是我顺着进山的路了；由东南方走的，从观音崖下到江口，通到安福县；由东北方走的，二里后出到雷打石，再走一里就是萍乡县的边界，下到山口通到萍乡县城；由西北方走的，从九龙到攸县；由西南方走的，从九龙下到钱山，抵达茶陵州。这是武功山的四境了。

初四日　闻夙霾未开，僵卧久之。晨餐后方起，雾影倏开倏合。因从正道下，欲觅风洞石柱。直下者三里，渐见两旁山俱茅脊，无崖岫之奇，远见香炉峰顶亦时出时没，而半山犹浓雾如故。意风洞石柱尚在二三里下，恐一时难觅，且疑道流装点之言，即觅得亦无奇，遂乘未雨仍返山顶，再饭茅庵，先往九龙(1)。乃从山脊西行，初犹漭漫，已而渐开。三里稍下，度一脊，忽雾影中望见中峰之北矗崖崭柱，上刺层霄，下插九地，所谓千丈崖。百崖丛峙回环，高下不一，凹凸掩映。隤北而下，如门如阙，如幛如楼，直坠壑底，皆密树蒙茸，平铺其下。然雾犹时时笼罩，及身至其侧，雾复倏开，若先之笼，故为掩袖之避，而后之开，又巧为献笑之迎者。盖武功屏列，东、西、中共起三峰，而中峰最高，纯石，南面犹突兀而已，北则极悬崖回崿之奇。使不由此而由正道，即由此而雾不收，不几谓武功无奇胜哉！共三里，过中岭之西，连度二脊，其狭仅尺五。至是南北俱石崖，而北尤崭削无底，环突多奇，脊上双崖重剖如门，下隤至重壑。由此通道而下，可尽北崖诸胜，而惜乎山高路绝，无能至者。又西复下而上，是为西峰。其山与东峰无异，不若中峰之石骨棱嶒矣。又五里，过野猪洼。西峰尽处，得石崖突出，下容四五人，曰二仙洞。闻其上尚有金鸡洞，未之入也。于是山分两支，路行其中。又西稍下四里，至九龙寺。寺当武功之西垂，崇山至此忽开坞成围，中有平壑，水带西出峡桥，坠崖而下，乃神庙时宁州禅师所开(2)，与白云之开观音崖，东西并建者。然观音崖开爽下临，九龙幽奥中敞，形势固不若九龙之端密也。若以地势论，九龙虽稍下于顶，其高反在观音崖之上多矣。寺中僧分东西两寮，昔年南昌王特进山至此，今其规模尚整。西寮僧留宿，余见雾已渐开，强别之。出寺，西越溪口桥，溪从南下。复西越一岭，又过一小溪，二溪合而南坠谷中。溪坠于东，路坠于西，俱垂南直下。五里为紫竹林，僧寮倚危湍修竹间，幽爽兼得，亦精蓝之妙境也(3)。从山上望此，犹在重雾中；渐下渐开，而破壁飞流，有倒峡悬湍之势(4)。又十里而至卢台，或从溪右，或从溪左，循度不一，靡不在轰雷倒雪中。但涧崖危耸，竹树翳密，悬坠不能下窥，及至渡涧，又复平流处矣。出峡至卢台，始有平畴一壑，乱

流交涌畦间，行履沾濡。思先日过相公岭，求滴水不得；此处地高于彼，而石山潆绕，遂成沃泽。盖武功之东垂，其山乃一脊排支分派；武功之西垂，其山乃众峰耸石攒崖，土石之势既殊，故燥润之分亦异也。夹溪四五家，俱环堵离立，欲投托宿，各以新岁宴客辞。方徘徊路旁，有人一群从东村过西家，正所宴客也。中一少年见余无宿处，亲从各家为觅所栖，乃引至东村宴过者，唐姓家。得留止焉。是日行三十里。

【注释】

(1)遂乘未雨仍返山顶，再饭茅庵，先往九龙：原脱“乘未雨”、“先往九龙”数字，据“四库”本补。

(2)神庙：即明神宗朱翊钧，共在位四十八年，时为1572—1620年。

(3)精蓝：又作“净蓝”，即伽蓝，为梵语“僧伽蓝摩”的省音译，意为“众园”或“僧院”。为佛教寺院的通称。

(4)有倒峡悬湍之势：原作“有倒峡悬崖湍之势”，衍“崖”字，据“四库”本、丁本删。

【译文】

初四日　听说早晨的雾霾还没有散开，僵直地在床上躺了很久。早餐后才起床，雾气倏地散开倏地合在一起。我因此从正路下山，想要去找风洞石柱。一直下走三里，渐渐见到两旁的山都是些长满茅草的山脊，没有悬崖峰峦的奇异景色，远远望见香炉峰的峰顶也是时而出现时而隐没，可山的半中腰浓雾依然如故。料想风洞石柱还在二三里路的下方，担心一时难以找到，并且怀疑道士说的是些装神弄鬼的话，即便找到后也没有奇特之处，便乘着没有下雨仍然返回山顶，再次在茅草庵吃了饭，先去九龙。于是从山脊上往西行，起初还大雾弥漫，不久渐渐散开。三里逐渐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忽然间在雾影中望见中峰的北面有矗立的石崖和高峻的石柱，向上刺入层层云霄，下面插入九层地府中，那就是所谓的千丈崖了。上百座石崖丛集耸峙，

曲折环绕，高低不一，凹凸错杂，相互掩映。向北坠落而下，如大门，如宫阙，如幛子，如楼阁，一直下坠到壑谷底，都是浓密葱茏的树木，平铺在壑谷下方。然而雾气还时不时地笼罩着，等到人走到石崖侧边时，雾气又忽然间散开，好像先前雾气的笼罩，是女人故意用袖子遮脸回避生人，而后来雾气散开，又好像是巧妙地呈现出笑脸迎接客人的样子。武功山像屏风一样排列着，东面、西面和中间共耸起三座山峰，而中峰最高，是清一色的石山，南面还只是山势突兀而已，北面则是极尽了悬崖回绕的奇观。假使没有从这条路来而是从正路走，即便由此地走而雾气没有散开，不是几乎要认为武功山没有奇异优美的景色了吗！共行三里，经过中间一座山岭的西面，一连越过两条山脊，山脊狭窄得仅有一尺五。到了这里南北两面都是石崖，而北面尤为高峻陡削，没有底，环绕突兀，奇景很多，山脊上两面的石崖像门一样一重重剖开，下坠到深壑中。经由这个通道往下走，可以把北面石崖的各处胜景看完，但可惜山高路断，没有能去到的人。又往西再次下走后上登，这里是西峰。这座山与东峰没有差异，不像中峰那样是骨状的岩石棱角分明高峻突兀了。又行五里，路过野猪洼。西峰的尽头处，见到一处突出来的石崖，下面能容下四五个人，叫做二仙洞。听说石崖上面还有个金鸡洞，没进这个洞了。在这里山脉分为两条支脉，道路从两山中间前行。又向西逐渐下行四里，到达九龙寺。九龙寺在武功山的西垂，高山到了这里忽然开阔起来围成山坞，中间有平坦的壑谷，水流像带子一样向西从峡谷中的桥下流出去，从山崖上坠落下去。寺院是神宗时宁州禅师创建的，与白云法师创建观音崖，一同在东西两面开建。然而观音崖地势开阔明亮居高临下，九龙寺幽深隐秘中间宽敞，地形当然不如九龙寺那样端正隐秘了。如果以地势来论，九龙寺虽然稍低于山顶，它的高度反而在观音崖的上面很多了。寺中的僧人分为东西两个僧房，前些年南昌王特意进山来到这里，如今寺院的规模还很整齐。西面僧房中的僧人留我住宿，我见雾气已逐渐散开，坚决辞别了他们。出寺来，往西越过溪口的桥，溪水从桥下往南下流。又向西越过一座岭，再涉过一条小溪，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南坠入山谷中。溪流在东边下坠，道路在西边下坠，都是垂

直往南下去。五里后是紫竹林，僧房依傍在危崖下湍急的溪流和修长的竹丛间，幽静和明亮兼有，也算是佛寺中一处绝妙的地方了。从山上远望此处，还在重重迷雾之中；逐渐下走雾气逐渐散开，而冲破石壁飞泻的流水，有着从峡谷中的悬崖上倾泻的湍急气势。又行十里后来到卢台，有时从溪流右岸走，有时从溪流左岸走，沿着溪流不止一次渡过溪流，无处不是在雷鸣般轰响似雪花喷溅中前行。只是山涧中的山崖高耸，竹丛树木浓密地遮蔽着，不能向下窥见高悬深坠的溪流，等到渡过山涧时，又再次是水流平缓的地方了。走出峡谷来到卢台，才有一个满是平旷田野的壑谷，杂乱的水流交相涌流在田地间，行走时鞋子都湿透了。回想起前一天经过相公岭时，要找一滴水都找不到；此处的地势高于那里，而且石山环绕，潆洄的流水竟然形成了沃野泽国。原来是武功山的东垂，那里的山是一条山脊分出成排的支脉；武功山的西垂，那里的山是众多的山峰石崖高耸攒聚，土山和石山的地势既然不同，所以干燥湿润的差别也就不同了。夹住溪流又四五家人，都有围墙围绕着分别居住，想去投宿，各家都用新年宴请客人推辞了。正徘徊在路旁，有一群人从东村到村西的人家去，正是被宴请的客人了。其中有一个少年见我没有住宿的地方，亲自到各家各户去为我寻找栖身的场所，于是把我领到东村一户已经宴请过客人的人家，姓唐的人家。得以留宿在这里。这一天走了三十里路。

初五日　晨餐后，雾犹翳山顶。乃东南越一岭，五里下至平畴，是为大陂。居民数家，自成一壑。一小溪自东北来，乃何家坊之流也，卢台之溪自北来，又有沙盘头之溪自西北来，同会而出陈钱口。两山如门，路亦随之。出口即十八都平田，东向大洋也(1)。大陂之水自北而出陈钱，上陂之水自西而至车江，二水合而东经钱山下平田者也。路由车江循西溪，五里至上陂，复入山。已渡溪南，复上门楼岭，五里越岭，复与溪会。过平坞又二里，有一峰当溪之中，其南北各有一溪，潆峰前而合，是为月溪上流。路从峰之南溪而入，其南有石兰冲，颇突兀。又三里登祝高岭，岭北之水下安福，岭南之水下永新。又平行岭上二里，下岭东南行二里，过石洞北，乃西南登一小

山，山石色润而形巉。由石隙下瞰，一窟四环，有门当隙中，内有精蓝，后有深洞，洞名石城。洞外石崖四亘，崖有隙东向，庵即倚之。庵北向，洞在其左，门东北向，而门为僧闭无可入。从石上俯而呼，久之乃得入，因命僧炊饭，而余入洞，欲出为石门寺之行也。循级而下，颇似阳羡张公洞门(2)，而大过之。洞中高穹与张公并，而深广倍之。其中一冈横间，内外分两重，外重有巨石分列门口如台。当台之中，两石笋耸立而起。其左右列者，北崖有石柱矗立，大倍于笋，而色甚古穆，从石底高擎，上属洞顶。旁有隙，可环柱转。柱根涌起处，有石环捧，若植之盘中者。其旁有支洞。曲而北再进，又有一大柱，下若莲花，围叠成柱；上如宝幢，擎盖属顶；旁亦有隙可循转。柱之左另环一窍，支洞益穹。及出，饭后见洞甚奇，索炬不能，复与顾仆再入细搜之。出已暮矣，遂宿庵中。

【注释】

(1)东向大洋也："东"，本作"西"，据陈本、乾隆本、"四库"本改。

(2)阳羡：古县名，秦置，治今江苏宜兴市南。六朝时移治今宜兴。此用"阳羡"代称明代宜兴。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雾气还遮蔽着山顶。于是向东南越过一座岭，五里后下到平旷的田野中，这里是大陂。有几家居民，自然形成一个壑谷。一条小溪自东北方流来，是从何家坊流来的溪流了，卢台的溪水自北边流来，还有沙盘头的溪水自西北方流来，一同汇流后流出陈钱口。两面的山像门一样，道路也是顺着溪流走。走出陈钱口就是十八都平田，东边面对着非常开阔的平地了。大陂的溪水自北而南流出陈钱口，上陂的溪水自西而来流到车江，两条溪水合流后往东流经钱山下流到平田。道路由车江沿着西面的溪流走，五里到达上陂，再次进山。不久渡到溪流南岸，再上登门楼岭，五里后越过山岭，再次与溪流会合。穿过平坦的山坞又走二里，有一座山峰挡在溪流中间，山

峰的南北各有一条溪流，潆洄到山峰前面合流，这是月溪的上游。道路顺着山峰南面的溪流进去，溪流南岸有处石兰冲，石崖很是突兀。又行三里登上祝高岭，岭北的水下流到安福县，岭南的水下流到永新县。又平缓前行在岭上二里，下岭后往东南行二里，路过石洞的北边，于是向西南上登一座小山，山上的石头色泽温润但形态险峻。由石缝中向下俯瞰，有个四面环绕的洞窟，有道大门位于石缝中，门内有寺庵，后面有个深洞，洞的名字叫石城洞。洞外四面是石崖横亘着，石崖上有条面向东的缝隙，寺庵就背靠着石崖。寺庵面向北，洞在寺庵的左边，大门面向东北方，但大门被僧人关闭着无法进去。从石崖上俯身呼叫，很久后才得以进去，于是叫僧人做饭，而我进洞去，想要出洞后去石门寺。沿着台阶往下走，十分类似宜兴张公洞的洞口，然而大处超过张公洞。洞中高大穹隆的样子与张公洞一样，但深处宽处是张公洞的一倍。洞中一条石脊横隔在中间，被分为内外两重，外面一重有巨石分别排列在洞口如平台。在平台的中央，两根石笋耸立而起。石笋左右排列的，北边的石崖上有石柱矗立着，大处超过石笋的一倍，而且色泽十分古朴肃穆，从石洞底部高高举起，上边连着洞顶。旁边有缝隙，可以环绕着石柱转动。石柱根部涌起的地方，有环形的岩石捧着石柱，好像是栽种在盘子中的样子。石柱旁边有个支洞。弯弯曲曲地向北再进去，又有一根大石柱，下部好像莲花，层层叠叠围绕堆叠成石柱；上部如缀满珍宝的经幢，高举的顶盖连接着洞顶；四旁也有缝隙可以绕着旋转。石柱的左边另外环绕着一个石窍，支洞中更加穹隆。到出洞时，饭后看见山洞非常奇异，未能找到火把，又与顾仆再次进入洞中仔细搜寻奇异的景色。出来时已是傍晚了，便住宿在庵中。

石城洞初名石廊；南陂刘元卿开建精蓝于洞口石窟中，改名书林；今又名石城，以洞外石崖四亘若城垣也。

【译文】

石城洞最初名叫石廊洞；南陂人刘元卿在洞口的石窟中创建了佛

寺后，改名叫书林洞；今天又叫石城洞，是因为洞外石崖四面绵亘好像城墙一样。

初六日　晨起，雾仍密翳。晨餐毕，别僧宝林出，而雨忽至；仍返庵中，坐久之，雨止乃行。由洞门南越一岭，五里，其处西为西云山，东为佛子岭之西垂，望见东面一山中剖若门，意路且南向，无由一近观。又二里至树林，忽渡桥，路转而东。又一里，正取道断山间，乃即东向洋溪大道也(1)。盖自祝高岭而南，山分东西二界，中开大洋(2)，直南抵汤渡。其自断山之东，山又分南北二界，中开大洋，东抵洋溪。而武功南面与石门山之北，彼此相对，中又横架祝高至儿坡一层，遂分南北二大洋。北洋西自上陂合陈钱口之水，由钱山平田会于洋溪；南洋西自断山至路口，水始东下，合石门东麓卢子垅之水，由塘前而会于洋溪。二溪合流曰洋岔，始胜舟而入安福。初望断山甚逼削，及入之，平平无奇，是名错了坳，其南即路口西下之水所出。由坳入即东南行，三里为午口。南上岭，山峡片石森立，色黑质秀如英石(3)。又二里，一小峰尖圆特立，土人号为天子地。乃东逾一岭，共五里，为铜坑。浓雾复霾，坑之上，即路口南来初起之脊也。由此南向黑雾中五里，忽闻溪声如沸，已循危崖峭壁上行，始觉转入山峡中也。雾中下瞰，峭石屏立溪上，沉黑逼仄，然不能详也。已而竹影当前，犬声出户，遂得石门寺，乃入而炊。问石门之奇，尚在山顶五里而遥，时雾霾甚，四顾一无所田，念未即开霁，余欲餐后即行。见签板在案，因诀之大士。得七签(4)，其由云："赦恩天下遍行周，敕旨源源出罪尤。好向此中求善果，莫将心境别谋求。"余曰："大士知我且留我，晴必矣。"遂留寺中。已而雨大作，见一行冲泥而入寺者，衣履淋漓，盖即路口之刘，以是日赴馆于此，此庵乃其所护持开创者。初见余，甚落落(5)，既而同向火，语次大合。师名刘仲珏，号二玉；弟名刘古心，字若孩。迨暮，二玉以榻让余，余乃拉若孩同榻焉。若孩年甫冠，且婚未半月，辄入山从师，亦可嘉也。

【注释】

(1)洋溪：今名同，在安福县西南境。

(2)洋：广的意思，即平洋大坝子。湖南、江西一带称山间展开的宽阔平地为洋。

(3)色黑质秀如英石："秀"，原作"峭"，据乾隆本改。英石，广东英德市特产的石头，上有峰峦岩洞，以皱瘦透秀皆备为最好，石色有微青、灰黑、浅绿、纯白数种。远销各地，供装点假山用。

(4)签(qiān)：旧时寺庙中所备以供向神佛卜问吉凶的竹片。竹上编列号数，按号以诗语回答卜者。

(5)落落：孤独而不遇合。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后，雾气仍然浓密地笼罩着。早餐完毕，辞别僧人宝林出来，可雨忽然来临；仍然返回庵中，坐等了很久，雨停了才上路。由洞口往南越过一座岭，五里，此处西面是西云山，东面是佛子岭的西垂，望见东面的一座山从中间像门一样剖开，心想道路将要向南走去，无从走近观览一下。又行二里来到树林，忽然过了一座桥，道路转向东去。又行一里，正好是取道断开的两座山之间，这就是向东通往洋溪的大道了。原来自祝高岭往南，山分为东西两列，中间是非常开阔的大平地，一直向南抵达汤渡。从那座断开的山的东面，山又分为南北两列，中间是非常开阔的大平地，东面直到洋溪。而武功山的南面与石门山的北面，彼此相对，中间又横架着祝高岭至儿坡的一层山脉，于是便被分隔成南北两块宽阔的大平地。北边那块大平地的水流自西面的上陂流来，汇合陈钱口的水，经由钱山、平田在洋溪汇流；南面那块大平地，从西面断开的山直到路口，水流才向东下到下流，汇合石门山东麓卢子垅的水流，经由塘前后在洋溪汇流。两条溪流合流后称为洋岔溪，才能承载船只，而后流入安福县。最初远望那断开的山，非常狭窄陡削，到进入断开的山中时，平平常常，没有奇特之处，这里名叫错了坳，错了坳的南边就是路口往西下流的溪水流出去的地方。由错了坳进去马上往东南行，三里后是午口。向南上岭，山峡中片状的岩石森林样矗立着，颜色是黑的，质地

秀丽像英石。又行二里，一座又尖又圆的小山峰独自矗立着，当地人称为天子地。于是向东翻越一座岭，共有五里，是铜坑。浓雾又四处弥漫，铜坑的上面，就是从路口往南过来最初耸起的山脊了。由此地向南在浓黑的雾中前行五里，忽然听见溪中的水声像沸腾了一般，已经是在沿着悬崖峭壁上行走，这才察觉转进了山峡中了。从雾气中下瞰，峭拔的石壁屏风样矗立在溪流上方，深沉漆黑，十分狭窄，然而不能详细看清楚。随后，竹丛的影子面对着眼前，狗叫声从大门中传出来，便找到了石门寺，于是进入寺中做饭。打听到石门的奇景，还在山顶五里开外的远处，此时雾霾很大，四面环顾一无所见，考虑雾气未必马上就散开转晴，我打算吃饭后就动身。看见签板放在案桌上，因而祈求观音大士来决断。求到第七签，签上说："赦恩天下遍行周，敕旨源源出罪尤。好向此中求善果，莫将心境别谋求。"我说："观音大士了解我并且挽留我，天气必定转晴了。"于是便留在寺中。不久风雨大作，看见一行人从泥地里冲入寺院中，衣服鞋子雨水淋漓，原来就是路口的刘家人，在这一天赶到这里的书馆来，这座寺庵便是他们家保护支持开创的。刚见到我时，十分冷落，随后一同烤火，渐次谈得十分投机。老师名叫刘仲珏，别号二玉；弟子名叫刘古心，表字若孩。到天黑时，刘二玉把床让给我，我便拉着刘若孩同床睡下。刘若孩年龄刚到二十岁，并且新婚不到半个月，就进山从师学习，也值得赞美。

初七日　平明，闻言天色大霁者，余犹疑诸人故以此嘲余，及起果然。亟索饭，恐雾湿未晞(1)，候日高乃行。僧青香携火具，而刘二玉挈壶以行。迨下山，日色已过下午矣。予欲行，二玉曰："从此南逾岭，下白沙五里，又十五里而至梁上，始有就宿处。日色如此，万万不能及。"必欲拉余至其家。余从之，遂由旧路下，未及铜坑即北向去，共十里而抵其家，正在路口庙背过脊之中(2)。入门已昏黑，呼酒痛饮，更余乃就寝。其父号舞雩，其兄弟四人。

【注释】

(1)晞(xī)：干。

(2)路口：今名同，在莲花县东北隅，石门山北麓。

【译文】

初七日　天明时，听到有人说天气十分晴朗，我还怀疑是众人故意用这话来嘲弄我，到起床后果然如此。急忙要饭来吃了，担心雾气潮湿道路没干，等到太阳升得老高后才上路。僧人青香带上取火的用具，而刘二玉提着一把壶一同前行。到下了山，天色已经过了下午了。我想继续走，刘二玉说："从此地往南越岭，下到白沙有五里路，再走十五里后到梁上，才有投宿的地方。天色如此晚了，万万不可能赶到那里。"一定要拉我到他家去。我顺从了他，于是由原路下走，还没到铜坑就转向北去，共走十里后到达他家，正好在路口那座庙宇背后山脊经过之处的中间。进门时天已昏黑，叫家人拿酒来痛饮，一更天后才上床睡下。他的父亲别号叫舞雩，他们家兄弟四人。

初八日　二玉父子割牲设醴，必欲再留一日，俟其弟叔璿归，时往钱山岳家。以骑送余。余苦求别，迨午乃行。西南向石门北麓行，即向所入天子地处也。五里，有小流自铜坑北麓西北注山峡间，忽有乱石蜿蜒。得一石横卧涧上，流淙淙透其下，匪直跨流之石，抑其石玲珑若云片偃卧，但流微梁伏，若园亭中物，巧而不钜耳。过此，石错立山头，俱黝然其色，岈然其形，其地在天子地之旁，与向入山所经片峙之石连峰共脉也。又五里，逾冈而得大涧，即铜坑下流，是为南村。有一峰兀立涧北，是为洞仙岩。逾涧南循西麓行，其西为竺高南下之大洋，南村之南即为永新界。又五里遂与大路合。又五里，一大涧东自劳芳坳来(1)，坳在禾山绝顶西，北与石门南来之峰连列者。渡之而南，即为梁上。复南五里，连逾东来二涧，过青塘墅。又二里暮，宿于西塘之王姓家。

【注释】

(1)劳芳坳：元月初九日记作"牢芳"。依其地望，应即今良坊，在莲花县

东北隅。

【译文】

初八日　刘二玉父子宰杀牲口摆下酒宴，必定要我再留一天，等候他的弟弟刘叔璿回来，此时刘叔璿前往钱山的岳父家。用马送我。我苦苦请求辞别，到中午才动身。往西南方朝着石门山的北麓前行，就是前两天我进入天子地经过的地方了。五里，有条小溪流自铜坑的北麓往西北流入山峡中，忽然有些蜿蜒的乱石。有一块岩石横卧在山涧上，流水淙淙地穿流在岩石下面，不是直接横跨在溪流上的石头，而是石质玲珑好像一片云一样躺卧着，只是水流细微桥梁低伏，好像园林亭榭中的景物，小巧却不太巨大罢了。过了此地，石块交错竖立在山头，都是黝黑的石色，形态深邃，这个地方在天子地的旁边，与前两天进山时经过的片状岩石耸峙的山峰是连在一起的一条山脉了。又行五里，越过山冈后遇到一条大山涧，这就是铜坑溪流的下游了，这里是南村。有一座山峰兀立在山涧北岸，那是洞仙岩。涉过山涧往南沿着山的西麓走，山的西面是从竺高南下的宽广的大平地，南村的南面就是永新县的边界。又行五里便与大路会合。又行五里，一条大山涧自东面的劳芳坳流来，劳芳坳在禾山绝顶的西面，是北面与石门山向南延伸过来的山峰相连并列的地方。渡过山涧往南走，就是梁上。再向南五里，接连越过东面流来的两条山涧，路过青塘墅。又走二里天黑了，住宿在西塘的王姓人家。

初九日　晨餐后，南行。西逾一北来之涧，即前东来之涧转而南者。共六七里，至汤家渡，始与大溪遇。此溪发源于祝高南，合南下所经诸涧，盘旋西山麓，至此东转始胜舟。渡溪南行，又五里为桥上。其处有元阳观、元阳洞，洞外列三门，内可深入，以不知竟去。前溪复自北而南。仍渡溪东，乃东向逾山，四里为太和，又四里逾一岭，已转行高石坳之南矣。小岭西为东阁坪，东为坑头冲，由坑南下二里，则大溪西自中坊东来。路随之东入山峡，又二里为龙山(1)，数家倚溪上。循溪东去，崖石飞突，如蹲狮奋虎，高瞰溪上。路出其

下，滩石涌激上危崖，而飞沫殊为壮观。三里，山峡渐开，溪路出峡，南北廓然。又二里，溪转而南，有大路逾冈而东者，由李田入邑之路也；随溪南下者，路江道也。于是北望豁然无碍，见禾山高穹其北，与李田之望禾山无异也。始知牢芳岭之东，又分一支起为禾山；从牢芳排列南至高石坳者，禾山西环之支，非即一山也。禾山西南有溪南下，至此与龙山大溪合而南去，路亦随之。五里至龙田(2)，溪转东行，溪上居肆较多他处。渡溪，循溪南岸东向行。三里，溪环东北，路折东南，又三里，溪自北来复与路遇，是为路江(3)。先是与静闻约，居停于贺东溪家，至路江问之，则前一里外所过者是；乃复抵贺，则初一日静闻先至路江，遂止于刘心川处；于是复转路江。此里余之间，凡三往返而与静闻遇。

【注释】

(1)龙山：今作“龙山口”，在莲花县东南隅，禾水上游北岸。

(2)龙田：今仍作“龙田”，在永新县西隅，禾水上游东岸。

(3)路江：依地望应在今永新县西境、禾水上游南岸两水汇合处的湖田。

【译文】

初九日　早餐后，往南行。向西涉过一条北边流来的山涧，就是先前东面流来的山涧转向南流的山涧。共六七里，到达汤家渡，开始与大溪相遇。这条大溪发源于祝高岭南面，汇合南下流经地的众多山涧，环绕过西山的山麓，流到此地向东转后才能承载船只。渡过溪流往南行，又走五里是桥上。此处有元阳观、元阳洞，洞外排列着三个洞口，洞内可以深入，因为不知道竟然离开了。前边的那条溪流又自北往南流去。仍然渡到溪流东岸，便向东翻山，四里是太和，又行四里越过一座岭，已经转向行走在高石坳的南面了。小山岭的西面是东阁坪，东面是坑头冲，由坑头冲往南下走二里，就见一条大溪自西面的中坊向东流来。道路顺着大溪向东进入山峡中，又行二里是龙山，几家人依傍在溪流上，沿着溪流往东进去，崖石飞突，如蹲坐着的狮

子和奋起的猛虎，高高地在溪流上方俯瞰着。道路经过石崖的下方，河滩上乱石交错，汹涌的激流冲激到高险的石崖上，而飞溅水沫极为壮观。三里，山峡逐渐开阔起来，溪流和道路都出了峡谷，南北两面非常开阔。又行二里，溪流转向南流去，有条大路翻越山冈往东走的，是经由李田进入县城的路；顺着溪流南下的，是去路江的路。在这里向北望去，豁然开阔起来，没有障碍，只见禾山高高地在开阔地的北边耸起，与在李田远望禾山没有差异了。这才知道劳芳岭的东面，又分出一条支脉耸起成为禾山；从劳芳岭向南排列延伸到高石坳的山，是禾山西面环绕的支脉，不是同一座山。禾山西南方有条溪流往南下流，流到此地与龙山的大溪合流后向南流去，道路也顺着大溪走。五里后来到龙田，溪流折向东流去，溪流岸上的居民店铺较多于其他地方。渡过溪流，沿着溪流的南岸向东行。三里，溪流绕向东北方，道路折向东南方，又行三里，溪流从北边流来再次与道路相遇，这里是路江。这之前我与静闻约好，停下来住在贺东溪家，来到路江打听贺东溪家，原来前边一里之外我经过的地方就是了；于是又返回到贺家，原来初一日静闻先一步到达路江，就住在刘心川那里；于是又转回到路江。在这一里多路之间，共往返了三次才与静闻相遇。

初十日　昧爽，由路江以二舆夫、二担夫西行。循西来小水，初觉山径凹豁。南有高峰曰石泥坳，永宁之界山也；北有高峰曰龙凤山，即昨所过龙山溪南之峰也，今又出其阳矣。共十里为文竺(1)，居廛颇盛(2)，一水自南来，一水自西下，合于村南而东下路江者也。路又溯西溪而上，三里入岩壁口，南北两山甚隘，水出其间若门。二里渐扩，又五里为桥头(3)，无桥而有市(4)，永新之公馆在焉。分两道：一路直西向茶陵，一路渡溪西南向芳子树下。于是从西南道，溪流渐微，七里，过塘石，渐上陂陀。三里，登一冈，是为界头岭(5)，湖广、江西分界处也。盖崇山南自崖子垅(6)，东峙为午家山。东行者分永宁、永新之南北界，北转者至月岭下伏为唐舍(7)，为茶陵、永新界。下冈，水即西流，闻黄雩仙在其南，遂命舆人迂道由皮唐南入皮南，去界头五里矣。于是入山，又五里，南越一溪，即黄雩下流也。

遂南登仙宫岭，五里，逾岭而下。望南山高插天际者，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8)，乃永宁、茶陵界也，北与仙宫夹而成坞。坞中一峰自西而来，至此卓立，下有庙宇，即黄雩也。至庙，见庙南有涧奔涌，而不见上流。往察之，则卓峰之下，一窍甚庳(9)，乱波由窍中流出，遂成滔滔之势。所称黄雩者，谓雩祝之所润济一方甚涯也。索饭于道士，复由旧路登仙宫岭。五里，逾岭北下，又北十里，与唐舍、界头之道合。下岭是为光前，又有溪自西而东者，发源崖子垅，在黄雩西北重山中。渡溪又北行三里，过崇冈。地名。又二里，复得一溪亦东向去，是名芝水，有石梁跨其上。渡梁即为芳子树下，始见大溪自东南注西北，而小舟鳞次其下矣。自界岭之西，岭下一小溪为第一重，黄雩之溪为第二重，崖子垅溪为第三重，芝水桥之溪为第四重。惟黄雩之水最大，俱从东转西，合于小关洲之下，西至芳子树下而胜舟，至高陇而更大云。“芳子(10)”，树名，昔有之，今无矣。

【注释】

(1)文竺：今作“文竹”，在永新县西隅。

(2)廛(chán)：古代城市居民住的房地。

(3)桥头：今名同，在莲花县南隅。

(4)市：农村集市，集中做买卖的场所。

(5)界头岭：应即今界化陇，在江西、湖南界上，公路从此经过。

(6)崖子垅：“垅”，原作“龙”，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

(7)唐舍：乾隆本、“四库”本作“塘石”。

(8)亦谓之界山，即所称石牛峰：此句乾隆本、“四库”本作“即午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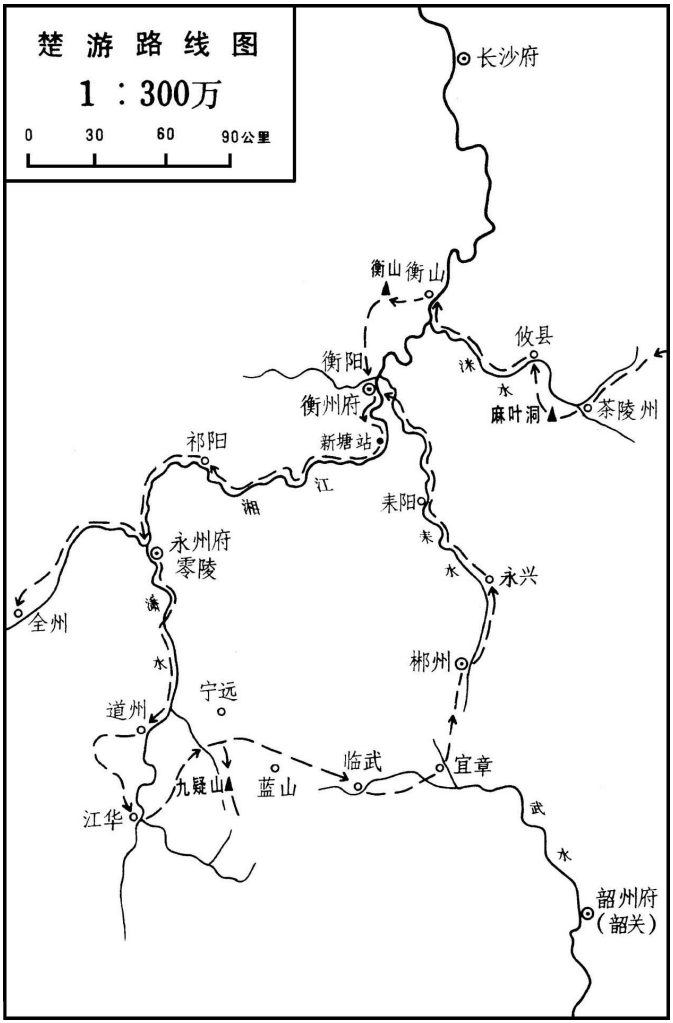
(9)庳(bì)：低矮。

(10)芳(lè)子：《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载，王式为安南都护经略使，“至交阯，树芳木为栅，自是芳竹故可以支数十年”。热带此树甚多，作为木栅，可以经久不腐。江西境则罕见，故虽树已不存，稀有的树名仍被留传下来，转为地名。

【译文】

初十日　黎明，由路江雇了两个轿夫、两个挑夫往西行。顺着西面流来的小溪走，起初觉得山间小径凹陷开阔，南面有座高峰叫做石泥坳，是永宁县分界的山；北面有座高峰叫做龙凤山，就是昨天见过的龙山溪流南岸的山峰了，今天又来到山的南面。共行十里是文竺，居民房屋相当兴盛，一条溪水自南面流来，一条溪水自西边流下来，在村南合流后往东下流到路江。道路又溯西边流来的溪流往上走，三里后进入岩壁口，南北两座山之间非常狭窄，溪水从两山之间流出去像从门中流过一样。二里后山势逐渐扩展开来，又走五里是桥头，没有桥却有个集市，永新县的公馆在这里。分出两条路：一条路一直往西通向茶陵州，一条路渡过溪流往西南通向艿子树下。于是从西南方那条路走，溪流渐渐变小，七里，经过塘石，逐渐上登山坡。三里，登上一座山冈，这里是界头岭，是湖广、江西两省的分界处。大体上高山起自南面的崖子垅，在东面耸峙为午家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分别成为永宁县、永新县南北两面的边界，向北转的山脉延伸到月岭下伏形成唐舍，是茶陵州、永新县的分界处。走下山冈，水流马上向西流，听说黄雩仙庙在这里的南面，便命令轿夫绕道经由皮塘向南进入皮南，距离界头岭已经五里路了。从这里进山，又行五里，向南越过一条溪流，就是黄雩仙庙的下游了。于是向南上登仙宫岭，五里，越过仙宫岭往下走。望见南面的群山中有座高插天际的山峰，也被称之为界山，就是所说的石牛峰，是永宁县、茶陵州的分界处了，在北面与仙宫岭相夹形成山坞。山坞中一座山峰自西面延伸而来，延到此地高高屹立，山下有庙宇，那就是黄雩仙庙了。到了仙庙，看见庙南有条奔涌的山涧，却不见山涧的上游。前去察看山涧的上游，原来高高屹立的山峰之下，有一个非常低矮的石窍，乱流从石窍中流出来，便形成了滔滔的水势。所称的黄雩仙，据说天旱时向他祭祀求雨，能润泽一方土地，范围非常宽广。向道士要饭来吃了，再经由原路上登仙宫岭。五里，越过仙宫岭往北下走，又向北十里，与唐舍、界头来到了会合。下岭后，这里是光前，又有一条溪流自西往东流的，发源于

崖子垅，在黄雩仙庙西北方的重山之中。渡过溪流又往北行三里，经过崇冈。是地名。又行二里，又见到一条溪水也是向东流去，这条溪水名叫芝水，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过了桥就是芀子树下，开始看见大溪自东南往西北奔流，而小船鳞次栉比地停泊在河岸下方了。从界头岭的西面起，岭下的一条小溪是第一重，黄雩仙庙的溪流是第二重，崖子垅的溪流是第三重，芝水桥下的溪水是第四重。唯有黄雩仙庙的溪水水势最大，都是从东转向西流，在小关洲的下面合流，向西流到芀子树下后才能承载船只，流到高陇后水势更大了。“芀子”，是树名，从前有这种树，今天没有了。


楚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长沙府
衡山
衡山
攸县
衡阳
衡州府
麻叶洞
茶陵州
祁阳
新塘站
湘
江
耒阳
永州府
零陵
耒
水
永兴
全州
潇
水
郴州
宁远
道州
临武
宜章
九疑山
蓝山
江华
武
水
韶州府
(韶关)

楚游日记(1)

【题解】

《楚游日记》是徐霞客旅游湖南省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正月十一日，徐霞客自艿子树下西行，途经茶陵州、攸县、衡山县到衡州府(今衡阳市)。又经祁阳县、永州府、道州(今道县)、江华县、蓝山县、临武县、宜章县、郴州、永兴县、耒阳县，在湘南游了一圈，回到衡州府，再西溯湘江。于闰四月初七日进入广西。

徐霞客在湖南境多取水路，但水行同样危险。在湘江遇盗，行囊被焚劫无遗，连穿的衣服都没有，静闻、顾行都受伤。友人劝霞客返乡，他坚决表示“不欲变余去志”，回衡阳重筹游资，继续旅行。那几天遇盗的日记，写得悲凉凄婉，是真实生活熔铸的散文名篇。在茶陵他登云阳山，从山上“坠壑滚崖”，“挂石投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又勇钻当地人不敢进的麻叶洞，被村民们视为神异。这些都反映出徐霞客攀高探胜的决心和勇气。

徐霞客从小就怀有游遍五岳的壮志，在湖南游历南岳衡山各景，完成了他的夙愿。他风餐露宿游九疑山，探寻有关舜的遗迹，并到三分石考察潇水源。在祁阳、永州、道州一带，他带病探寻元结、柳宗元等先贤的遗踪。徐霞客在衡阳停留的时间最长，对那里的寺庵、园林、街市记载特详。明末阶级矛盾突出，湖南也不例外，霞客在旅游途中多有记载。

丁丑正月十一日(2)　是日立春，天色开霁。亟饭，托静闻随行李从舟顺流至衡州，期十七日会于衡之草桥塔下，命顾仆以轻装从陆探茶陵、攸县之山。及出门，雨霏霏下。渡溪南涯，随流西行。已而溪

折西北，逾一冈，共三里，复与溪遇，是为高陇(3)。于是仍逾溪北，再越两冈，共五里，至盘龙庵。有小溪北自龙头山来，越溪西去，是为巫江，乃茶陵大道；随山顺流转南去，是为小江口，乃云嵝山道。二道分于盘龙庵前。小江口即蟠龙、巫江二溪北自龙头至此，南入黄雩大溪者。云嵝山者，在茶陵东五十里沙江之上，其山深峭。神庙初，孤舟大师开山建刹，遂成丛林。今孤舟物故，两年前虎从寺侧攫一僧去，于是僧徒星散，豺虎昼行，山田尽芜，佛宇空寂，人无入者。每从人问津，俱戒莫入。且雨雾沉霾，莫为引导。余不为阻，从盘龙小路，南沿小溪二里，复与大溪遇。南渡小溪入山，雨沉沉益甚。从山夹小路西南二里，有大溪自北来，直逼山下，盘曲山峡，两旁石崖，水啮成矶。沿之二里，是为沙江，即云嵝溪入大溪处(4)。途遇一人持伞将远出，见余问道，辄曰："此路非多人不可入，余当返家为君前驱。"余感其意，因随至其家。其人为余觅三人，各持械赍火，冒雨入山。初随溪口东入一里，望一小溪自西峡透隙出，石崖层亘，外束如门。导者曰："此虎窟也。从来烧采之夫俱不敢入。"时雨势渐盛，遂溯大溪入，宛转二里，溪底石峙如平台，中剖一道，水由石间下，甚为丽观。于是上山，转山嘴而下，得平畴一壑，名为和尚园。四面重峰环合。平畴尽，约一里，复逾一小山，循前溪上流宛转峡中，又一里而云嵝寺在焉。山深雾黑，寂无一人，殿上金仙云冷，厨中丹灶烟空。徘徊久之，雨愈催行，遂同导者出。出溪口，导者望见一舟，亟呼而附焉。顺流飞桨，舟行甚疾。余衣履沾湿，气寒砭肌，惟炙衣之不暇，无暇问两旁崖石也。山溪纡曲，下午登舟，约四十里而暮，舟人夜行三十里，泊于东江口。

【注释】

(1)《楚游日记》：在乾隆刻本第二册下。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二册，原题"楚"，有提纲云："丁丑正月十一自芳子树下往茶陵州、攸县。过衡山县至衡州，下永州船，遇盗。复返衡州，借资由常宁县、祁阳县，历永州至道州，抵江华县。复由临武县、郴州过耒阳县，复至衡州。再自衡州入永，仍过祁阳，闰四月初七入粤。遇盗始末。"楚，湖广布政司辖境为楚国故

地，简称楚。

(2)丁丑：崇祯十年(1637)。

(3)高陇：今名同，又称高陇市，在茶陵县东北隅。

(4)即云嵝溪入大溪处：原作“即云嵝之西入太水处也”，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丁丑年正月十一日　这一天是立春日，天气开始转晴。急忙吃了饭，拜托静闻跟随行李乘船顺流去到衡州府，约定十七日这天在衡州府的草桥塔下会面，命令顾仆带上轻装随同我从陆路去探寻茶陵州、攸县的山。到出门时，细雨霏霏地下起来。渡到溪流的南岸，顺着溪流往西行。不久溪流折向西北方，越过一座山冈，共三里，又与溪流相遇，这里是高陇。在这里仍然渡到溪流北岸，再次翻越两座山冈，共五里，到了盘龙庵。有条小溪自北面的龙头山流来，越过小溪向西去，那里是巫江，是去茶陵州城的大路；沿着山顺流转向南去，那里是小江口，是去云嵝山的路。两条路在盘龙庵前分道。小江口就是蟠龙、巫江两条溪流自北面的龙头山流到此地后，往南汇入黄雩仙庙流来的那条大溪的地方。云嵝山，在茶陵州城东面五十里沙江的上面，山势幽深峭拔。神宗初年，孤舟大师开山创建了寺院，于是成为了僧众聚集的佛寺，如今孤舟已经去世，两年前老虎从寺院侧边叼走了一个僧人，于是僧徒们四散逃开，豺狼虎豹白昼横行，山中的田地全部荒芜了，佛寺中空寂无人，没有进山的人。每次向人问路，都劝告我不要进山。况且雨雾黑沉沉地笼罩着，无人为我领路。我不畏险阻，从盘龙庵前的小路，往南沿着小溪走二里，再次与大溪相遇。向南渡过小溪进山，雨雾黑沉沉的，更加厉害了。从两山相夹间的小路往西南行二里，有条大溪自北边流来，一直逼到山下，盘绕曲折在山峡中，两旁的石崖，被水啃咬成石矶。沿着大溪走二里，这里是沙江，就是云嵝山的溪水流入大溪的地方。途中遇到一个人打着伞将要远出，看见我问路，便说：“这条路不是有很多人不能进去，我应当回

家去为您在前领路。”我感谢他的好意，因而跟随他到了他家。那人为我找来三个人，每个人都拿着兵器带上火把，冒雨进山。起初顺着溪口往东深入一里路，望见一条小溪自西面山峡中穿过缝隙流出来，石崖一层层横亘着，外面紧束像门一样。领路的人说：“这是虎穴。烧炭打柴的人从来都不敢进来。”这时雨势渐渐变大，雨势溯大溪进去，弯弯转转地走二里，溪流底部的岩石像平台一样耸峙着，中间剖开一条通道，溪水从岩石中间下流，很是优美壮观。从这里上山，转过山嘴往下走，见到一个满是平旷田野的壑谷，名叫和尚园。四面重重山峰环绕闭合，到平旷田野的尽头处，大约一里路，又越过一座小山，沿着前边那条溪流的上游曲折地行走在峡谷中，又行一里后云嵝寺在眼前了。山间幽深雨雾浓黑，寂静得没有一个人，大殿上佛像冷坐在云雾中，厨房中的灶台火灭烟空。徘徊了很久，雨更大了，催人上路，便同领路的人出来。出到溪口，领路的人望见一条船，急忙叫住这条船搭乘。顺流飞桨，船行走得非常迅速。我的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寒气直刺肌肤，唯有烤衣服还来不及，无暇顾及两旁的崖石了。山间的溪流迂回曲折，下午上船，大约四十里后天黑下来，船夫夜间行船三十里，停泊在东江口。

十二日　晓寒甚。舟人由江口挽舟入酃水(1)，遂循茶陵城过东城(2)，泊于南关。入关，抵州前，将出大西门，寻紫云、云阳之胜。闻灵岩在南关外十五里，乃饮于市，复出南门，渡酃水。时微雨飘扬，朔风寒甚。东南行，陂陀高下五里，得平畴，是曰欧江。有溪自东南来(3)，遂溯之行，雾中望见其东山石突兀，心觉其异。又五里，抵山嘴溪上，是曰沙陂，以溪中有陂也。溪源在东四十里百丈潭。陂之上，其山最高者，曰会仙寨，其内穹崖裂洞，曰学堂岩。再东，山峡盘亘，中曰石梁岩，即在沙陂之上，余不知也。又东一里，乃北入峡中。一里，得碧泉岩、对狮岩，俱南向。又东逾岭而下，转而北，则灵岩在焉。以东向，曾守名才汉。又名为月到岩云。

【注释】

(1)酃(líng)水：因其流经茶陵，又称茶陵江。明代亦称洣水，今仍称洣水。

(2)茶陵：明置茶陵州，隶长沙府，即今茶陵县。

(3)有溪自东南来：此溪亦称“欧江”，又作“沤江”。《嘉庆重修一统志》长沙府山川：“沤江，在茶陵州东南，源出百丈山。西北入洣。”

【译文】

十二日　拂晓寒冷极了。船夫从江口把船拖入酃水，于是沿着茶陵州城经过东城，停泊在南关。进入南关，抵达州衙前，即将走出大西门，去寻找紫云山、云阳山的胜景。听说灵岩在南关外十五里处，便在集市中喝了些酒，又走出南门，渡过酃水。此时细雨飘扬，北风十分寒冷。往东南行，在山坡间高高低低地前行五里，见到平旷的田野，这里是欧江。有条溪水自东南方流来，于是溯这条溪流走，雾气中看见溪流东边山石突兀，心里觉得景色很奇异。又行五里，到达山嘴前的溪流岸上，这里叫沙陂，是因为溪流中有条斜坡了。溪流的源头在东面四十里处的百丈潭。沙陂之上，这里的山最高的，叫会仙寨，山中穹隆的石崖裂成岩洞，叫学堂岩。再往东去，山峡盘曲绵亘，中段叫石梁岩，就在沙陂的上面，我不知道了。又往东行一里，便向北进入山峡中。一里，找到碧泉岩、对狮岩，都是面向南。又往东越过山岭往下走，转向北，就见灵岩在这里了。因为岩洞面向东，曾知州名叫曾才汉。又把它称为月到岩。

自会仙岩而东，其山皆不甚高，俱石崖盘亘，堆环成壑，或三面回环如玦者，或两对叠如门者，或高峙成岩，或中空如洞者，每每而是。但石质粗而色赤，无透漏润泽之观，而石梁横跨，而下穹然，此中八景，当为第一。

【译文】

自会仙岩以东，那里的山都不怎么高，全是盘绕绵亘的石崖，堆叠环绕成壑谷，有的三面环绕如玉玦一样，有的两两对峙重叠如大门

一样，有的高高耸峙形成石崖，有的中间是空心的如同山洞一样，到处都是。但是石质粗糙而且颜色赤红，没有通明透亮润泽光滑的景观，然而横跨的石梁岩，石梁下面穹然隆起，这座山中的八景，这应当是第一。

灵岩者，其洞东向，前有亘崖，南北回环，其深数十丈，高数丈余，中有金仙，外列门户而不至于顶，洞形固不为洞揜也，为唐陈光问读书处。陈居严塘(1)，在洞北二十里。其后裔犹有读书岩中者。

【注释】

(1)严塘：今名同，在茶陵东境。

【译文】

灵岩，岩洞面向东，前方有横亘的山崖，呈南北向回绕，洞内深达几十丈，高几丈多，洞中有佛像，洞外排列着门窗却没有抵达洞顶，岩洞的形状自然没有被洞遮蔽了，这是唐代陈光问读书的地方。陈光问的居所在严塘，在岩洞北边二十里处。他的后裔还有在岩洞中读书的人。

观音现像，伏狮峰之东，回崖上有石迹成像，赭黄其色。

【译文】

观音现像，在伏狮峰的东边，回绕的石崖上有石头痕迹形成的观音像，图像的颜色是赭黄色。

对狮岩者，一名小灵岩，在灵岩南岭之外。南对狮峰，上下两层，上层大而高穹，下层小而双峙。

【译文】

对狮岩，又叫小灵岩，在灵岩南面的山岭之外。南边面对着伏狮

峰，分上下两层，上层大而且高高隆起，下层小并且两个洞对峙着。

碧泉岩者，在对狮之西，亦南向，洞深三丈，高一丈余。内有泉一缕，自洞壁半崖滴下，下有石盘承之，清冽异常，亦小洞间一名泉也。

【译文】

碧泉岩，在对狮岩的西面，也是面向南，洞深三丈，高一丈多。洞内有一缕泉水，从洞壁半中腰的崖石上滴下来，下面有石盘接水，泉水清冽异常，也是小山洞中的一处有名的泉水了。

伏虎岩，在清泉之后。

【译文】

伏虎岩，在清泉的后面。

石梁岩，在沙陂会仙寨东谷。其谷乱崖分亘，攒列成坞，两转而东西横亘，下开一窦，中穹若梁，由梁下北望，别有天地。透梁而入，梁上复开崖一层，由东陂而上，直造梁中而止，登之如践层楼矣。

【译文】

石梁岩，在沙陂会仙寨东面的山谷中。这条山谷，纷乱的石崖分在两面绵亘，攒聚排列成山坞，转了两个弯后呈东西向横亘着，下面裂开一个小洞，洞中穹隆像桥梁一样，由石梁下向北望去，别有一块天地，钻过石梁下进去，石梁上又裂开一层石崖，由东面的山坡往上走，直达石梁的中间便停下了，登上石梁如同上登层层高楼了。

会仙寨，下临沙溪，上亘圆顶，如叠磨然，独出众山，罗洪山罗名其纶，琼司理(1)。结净蓝于下，即六空上人所栖也。其师号涵虔。

【注释】

(1)琼：即琼州府，治今海口市琼山区，辖境包有今海南岛。

【译文】

会仙寨，下临沙溪，上面横亘着圆圆的山顶，如叠放着的磨盘一样，独自高出群山，罗洪山罗洪山名叫罗其纶，琼州府的司理。在山下建起了庙宇，就是六空上人栖身的场所了。他的师父法号叫涵虔。

学堂岩，在会仙之北，高崖间迸开一窦，云仙人授学之处。

【译文】

学堂岩，在会仙寨的北面，高峻的山崖间迸裂开一个洞，传说是仙人传授学问的地方。

此灵岩八景也。余至灵岩，风雨不收。先过碧泉、对狮二岩，而后入灵岩，晓霞留饭，已下午矣。适有一僧至，询为前山净侣六空也。时晓霞方理诸俗务，结茅、喂猪(1)。饭罢，即托六空为导。回途至狮峰而睹观音现像，抵沙陂而入游石梁，入其庵，而乘暮登会仙，探学堂，八景惟伏虎未至。是日雨仍空漾，而竟不妨游，六空之力也。晚即宿其方丈。

【注释】

(1)结茅：疑为“结茅”，即编草。

【译文】

这是灵岩的八景。我到灵岩时，风雨一直不停。先经过碧泉岩、对狮岩，然后进入灵岩，陈晓霞留我吃了饭，已经是下午了。恰好有一个僧人到来，询问后知道是前山的僧人六空。这时候陈晓霞正在处理各种世俗事务，编草绳、喂猪。吃完饭，立即拜托六空做向导。回程

中来到伏狮峰后看到了观音现像，抵达沙陂后进洞游览了石梁，进入六空的寺庵中，而后乘着暮色登上会仙寨，探访了学堂岩，八景中只有伏虎岩没去到。这一天细雨仍然弥漫在空中，然而竟然没有妨碍我游览，全凭六空的帮助了。晚上就住宿在六空的方丈中。

十三日　晨餐后寒甚，阴翳如故。别六空，仍旧路西北行。三里至欧江，北入山，为茶陵向来道；南沿沙陂江西去，又一道也。过欧江，溪胜小舟，西北过二小岭，仍渡茶陵南关外，沿城溯江，经大西门，寻紫云、云阳诸胜。西行三里，过桥开陇，始见大江自东北来。于是越黄土坳，又三里，过新桥，雾中始露云阳半面。又三里，抵紫云山麓，是为沙江铺，大江至此直逼山下。由沙江铺西行，为攸县、安仁大道(1)。南登山，是为紫云仙。上一里，至山半为真武殿，上有观音庵，俱东北瞰来水。观音庵松岩，老僧也。予询云阳道，松岩曰："云阳山者，在紫云西十里。其顶为老君岩；云阳仙在其东峰之胁，去顶三里；赤松坛又在云阳仙之麓，去云阳仙三里。盖紫云为云阳尽处，而赤松为云阳正东之麓。由紫云之下，北顺江岸西行三里，为洪山庙，乃登顶之北道；由紫云之下，南循山麓西行四里，为赤松坛，乃登顶之东道：去顶各十里而近。二道之中有罗汉洞，在紫云之西，即由观音庵侧小径横过一里，可达其庵。由庵登顶，亦有间道可达，不必下紫云也。"余从之。遂由真武殿侧，西北度两小坳，一涧从西北来，则紫云与青莲庵即罗汉仙。后山夹而成者。水北入大江，紫云为所界断。渡涧即青莲庵，东向而出，地幽而庵净。僧号六涧，亦依依近人，坚留余饭。余亟于登岭，遂从庵后西向登山。其时浓雾犹翳山半，余不顾，攀跻直上三里，逾峰脊二重，足之所上，雾亦旋开。又上二里，则峰脊冰块满枝，寒气所结，大者如拳，小者如蛋，依枝而成，遇风而坠，俱堆积满地。其时本峰雾气全消，山之南东二面，历历可睹，而北西二面，犹半为霾掩。酃江自东南，黄雩江自西北，盘曲甚远。始知云阳之峰，俱自西南走东北，排叠数重：紫云，其北面第一重也；青莲庵之后，余所由跻者，第二重也；云阳仙，第三重也；老君岩在其上，是为绝顶，所谓七十一峰之主也。云峰在

南，余所登峰在北，两峰横列，脉从云阳仙之下度坳而起，峙为余所登第二重之顶，东走而下，由青莲庵而东，结为茶陵州治。余既登第二重绝顶，径路迷绝，西南望云峰绝顶，中隔一坞，而绝顶尚霾夙雾中。俯瞰过脊处，在峰下里许。其上隔山竹树一壑，两乳回环掩映，若天开洞府，即云阳仙无疑也。虽无路，亟直坠而下，度脊而上，共二里，逾一小坳，入云阳仙。其庵北向，登顶之路由左，上五里而至老君岩；下山之路由右，三里而至赤松坛。庵后有大石飞累，驾空透隙，竹树悬缀，极为倩叠。石间有止水一泓，澄碧迥异，名曰五雷池，雩祝甚灵。层岩上突，无可攀跂，其上则黑雾密翳矣。盖第二重之顶，当风无树(2)，故冰止随枝堆积。而庵中山环峰夹，竹树蒙茸，萦雾成冰，玲珑满树，如琼花瑶谷，朔风摇之，如步摇玉珮，声叶金石。偶振坠地，如玉山之颓，有积高二三尺者，途为之阻。闻其上登跂更难。时日过下午，闻赤松坛尚在下，而庵僧楚音，误为“石洞”。余意欲登顶右后，遂从顶北下山，恐失石洞之奇，且谓稍迟可冀晴朗也(3)。索饭于庵僧镜然，遂东下山。路侧涧流泻石间，僧指为“子房炼丹池”、“捣药槽”、“仙人指迹”诸胜，乃从赤松而附会留侯也(4)。直下三里抵赤松坛，始知赤松之非石洞也。遂宿庵中。殿颇古，中为赤松，左黄石而右子房(5)。殿前有古树，松一株，无他胜也。僧葛民亦近人。

【注释】

(1)安仁：明为县，隶衡州府，即今安仁县。

(2)当风无树：原作“無”，疑为“舞”，因形近而误。

(3)冀(jì)：希望。

(4)赤松：赤松子，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神农时雨师，后为道教所信奉。

(5)子房：即张良(?—前185)，字子房。韩国贵族，年轻时亡匿下邳，有老人授以兵书，此老人即传说中的黄石公。后为刘邦重要谋士，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晚年，“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学仙修道。

【译文】

十三日　早餐后寒冷极了，阴云密布还是老样子。辞别六空，仍然沿原路往西北行。三里到达欧江，向北进山，是昨天从茶陵州城来的路；往南沿着沙陂江的西岸去，是去茶陵州城的另一条路了。过了欧江，溪流才能承载小船，往西北越过两座小岭，仍然渡到茶陵州城的南关外，沿着城墙溯江流走，经过大西门，寻找紫云山、云阳山各处胜景。往西行三里，走过桥开陇，这才看见大江自东北方流来。于是翻越黄土坳，又行三里，走过新桥，云雾中才露出云阳山的半个面孔。又行三里，抵达紫云山的山麓，这里是沙江铺，大江流到此地直接逼到山下。由沙江铺往西行，是去攸县、安仁县的大路。向南登山，这里是紫云仙。上登一里，来到山的半中腰是真武殿，上面有座观音庵，都是面向东北俯瞰着流来的水流。观音庵的松岩，是个老和尚。我向他询问去云阳山的路，松岩说："云阳山，在紫云山西面十里处。山顶是老君岩；云阳仙在紫云山东峰的侧旁，距离山顶有三里路；赤松坛又在云阳仙的山麓，距离云阳仙三里路。紫云山在云阳山的尽头处，而赤松坛在云阳山正东方的山麓。由紫云山的山下，顺着江流北岸往西行三里，是洪庙山，那是从北面上登山顶的路；由紫云山的山下，沿着山的南麓往西行四里，是赤松坛，那是从东面上登山顶的路；距离山顶各有十里路而且很近。两条路的中间有个罗汉洞，在紫云山的西面，就从观音庵侧边的小径横走过去一里，可以到达那里的寺庵。由寺庵登顶，也有便道可以到达，不必再下紫云山了。"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由真武殿侧边，往西北越过两个小山坳，一条山涧从西北方流来，那就是紫云山与青莲庵就是罗汉仙。的后山相夹形成的山涧。涧水向北流入大江，紫云山被这条山涧隔断了。渡过山涧就是青莲庵，寺庵面向东凸出来，地方幽静而且庵中洁净。僧人法号叫六涧，也很和蔼近人，坚决挽留我吃饭。我急于登岭，便从庵后向西登山。此时浓雾还笼罩在半山腰，我全然不顾，一直向上攀登三里，越过两重峰脊，脚步上登之处，雾气随即散开。又上登二里，就见峰脊上满树枝都是冰块，是寒气凝结成的，大的冰块像拳

头，小的如鸡蛋，缀在树枝上凝结而成，遇到风就坠落下来，满地都堆积着。此时我所在的山峰雾气全部消失了，山的南、东两面，历历在目，但北、西两面，还有一半被雾霾遮蔽着。酈江自东南方流来，黄雩江自西北方流来，盘绕迂曲得非常远。这才知道云阳山的山峰，都是从西南走向东北的，排列重叠成几重：紫云山，是云阳山北面的第一重；青莲庵的后山，就是我由那里上登的山，是第二重；云阳仙，是第三重；老君岩在云阳仙的上面，那是山的绝顶，是所谓的七十一峰的主峰。云峰在南面，我所登的山峰在北面，两座山峰横向排列，山脉从云阳仙的下面延过山坳后耸起，耸峙为我所攀登的第二重山的山顶，往东延伸而下，经由青莲庵往东延伸，盘结为茶陵州的州城。我登上第二重山的绝顶后，道路迷失断绝了，远望西南方云峰的绝顶，中间隔着一个山坞，而云峰的绝顶还笼罩在晨雾之中。俯瞰山脊延伸而过之处，在山峰下方一里左右。山脊上面隔着一座山有一个满是竹丛树木的壑谷，两座山像双乳一样回环掩映，好像天然开辟的洞府，那就是云阳仙无疑了。虽然没有路，急忙笔直往下坠，越过山脊上走，共二里，越过一个小山坳，进入云阳仙。这座寺庵面向北，登顶的路从左边走，上登五里后到达老君岩；下山的路从右边走，三里后到达赤松坛。庵后有块大石头飞空累起，高架在空中透出缝隙，竹树悬缀着，极为优美。重叠的岩石间有一塘静止的深水，异常澄澈碧绿，名叫五雷池，天旱时祈祷求雨非常灵验。一层层岩石向上突起，无处可以攀登，岩石的上方则是黑黑的雾气浓密地遮蔽着。大概因为第二重的山顶上，树木迎风舞动，所以冰只是顺着树枝堆积。而寺庵在山峰环绕相夹之中，竹树茂密，雾气萦绕结成冰，玲珑剔透地满树都是，如琼花和白玉般的山谷，北风摇动着树枝，如妇女佩戴的步摇玉佩，声音悦耳如钟磬声。偶然振落在地上，如同玉做的山崩塌一样，有堆积高达二三尺厚的，路途都被阻塞了。听说寺庵上面攀登起来更艰难。此时时间过了下午，听说赤松坛在下面，而庵中的僧人说的是楚地的方言，我错听成“石洞”。我的本意是想登上山顶的右后方，随后从山顶向北下山，又害怕错失了石洞的奇景，并且以为稍晚些可以希望天气晴朗起来。向庵中的僧人镜然要饭来吃了，便往东下

山。路旁的山涧流淌在山石间，僧人指认为“子房炼丹池”、“捣药槽”、“仙人指迹”等胜景，这是把赤松子附会在留侯张良身上了。一直下走三里抵达赤松坛，才知道是“赤松”而不是“石洞”了。于是住宿在庵中。大殿相当古老，中间是赤松子，左边是黄石公而右边是张良。大殿前有古树，是一棵松树，没有其他优美的景色。僧人葛民也是平易近人。

十四日　晨起寒甚，而浓雾复合。先是，晚至赤松，即嘿祷黄石、子房神位，求假半日晴霁，为登顶之胜。至是望顶浓霾，零雨四洒，遂无复登顶之望。饭后，遂别葛民下山。循山麓北行，逾小涧二重，共四里，过紫云之麓，江从东北来，从此入峡，路亦随之。绕出云阳北麓，又二里，为洪山庙。风雨交至，遂停庙中，市薪炙衣，煨榾柮者竟日(1)。庙后有大道南登绝顶。时庙下江旁停舟数只，俱以石尤横甚(2)，不能顺流下，屡招予为明日行，余犹不能恝然于云阳之顶也(3)。

【注释】

(1)煨(wēi)：盆中烧火。榾柮(gǔ duò)：木块。

(2)石尤：石头太多。尤，甚。

(3)恝(jiá)然：淡忘不以为意。

【译文】

十四日　早晨起床冷极了，而浓雾又四面密布。这之前，晚上到达赤松坛，立即默默地向黄石公、张良的神位祈祷，请求借给我半天晴朗的天气，为的是登顶后能见到优美的景色。到这时望见山顶浓雾弥漫，零星小雨四处飘洒，便不再有登顶的愿望了。饭后，便辞别葛民下山。沿着山麓往北行，越过两条小山涧，共四里，经过紫云山的山麓，江水从东北方流来，从此处流入山脉，道路也随着山峡进去，出来绕到云阳山北麓，又行二里，是洪山庙。风雨交加，便停在庙

中，买柴火来烤衣服，一整天坐在火盆旁烧木块烤火。庙后有条大道向南上登绝顶。这时候庙下方的江边停着几条船，都是因为礁石太多，横堵得厉害，不能顺流下行，船夫多次来招呼我明天乘船走，我还不能释然于去登云阳山的绝顶。

十五日　晨起，泊舟将放，招余速下舟；予见四山雾霁，遂饭而决策登山。路由庙后南向而登，三里，复有高峰北峙，道分两岐，一岐从峰南，一岐从峰西南。余初由东南行，疑为前上罗汉峡中旧道，乃向云阳仙，非径造老君岩者，乃复转从西南道。不一里，行高峰西峡，顾仆南望峡顶有石梁飞驾，余瞻眺不及。及西上岭侧，见大江已环其西，大路乃西北下，遂望岭头南跻而上。时岭头冰叶纷披，虽无径路，余意即使路讹，可得石梁胜，亦不以为恨。及至岭上遍觅，无有飞驾之石，第见是岭之脊，东南横属高顶，其为登顶之路无疑。遂东南度脊，仰首直上，又一里，再逾一脊，则下瞰脊南，云阳仙已在下方矣。盖是岭东西横亘，西为绝顶北尽处，东即属于前所登云阳东第二层之岭也。于是始得路，更南向登顶，其上冰雪层积，身若从玉树中行。又一里，连过两峰，始陟最高顶。是时虽旭日藏辉，而沉霾屏伏，远近诸峰尽露真形，惟西北远峰尚存雾痕一抹。乃从峰脊南下，又一里，复过两峰，有微路“十”字界峰坳间：南上复登山顶，东由半山直上，西由山半横下。然脊北之顶虽高，而纯土无石；脊南之峰较下，而东面石崖高穹，峰笋离立。乃与顾仆置行李坳中，从南岭之东，攀崖隙而踞石笋，下瞰坞中，有茅一龛，意即老君岩之静室，所云老主庵者。窃计直坠将及一里，下而复上，其路既遥，况既踞石崖之顶，仰瞩俯瞰，胜亦无殊；不若逾脊从西路下，便则为秦人洞之游，不便即北去江浒觅舟，顺流亦易。乃遂从西路行。山阴冰雪拥塞，茅棘交萦，举步渐艰。二里，路绝，四顾皆茅茨为冰冻所胶结，上不能举首，下无从投足，兼茅中自时有偃宕(1)，疑为虎穴，而山中浓雾四起，瞰眺莫见，计难再下。乃复望山巅而上，冰滑草拥，随跻随坠。念岭峻草被，可脱虎口，益鼓勇直上。二里，复得登顶，北望前西下之脊，又隔二峰矣。其处岭东茅棘尽焚，岭西茅棘蔽山，皆以

岭头路痕为限，若有分界者。是时岭西黑雾弥漫，岭东日影宣朗，雾欲腾冲而东，风辄驱逐而西，亦若以岭为界者。又南一里，再下二峰，岭忽乱石森列，片片若攒刃交戟，雾西攫其尖，风东捣其膊，人从其中溜足直下，强攀崖踞坐，益觉自豪。念前有路而忽无，既雾而复雾(2)，欲下而转上，皆山灵未献此奇，故使浪游之踪，迂回其辙耳。既下石峰，坳中又得“十”字路，于是复西向下岭，俱从浓雾中行矣。始二里，冰霾而草中有路；又二里，路微而石树蒙翳；又二里，则石悬树密而路绝(3)。盖前路之逾岭而西，皆茶陵人自东而来，烧山为炭，至此辄返。过此，崖穷树益深，上者不能下，下者不复上。余念所下既遥，再下三四里当及山麓，岂能复从前还跻？遂与顾仆挂石投崖，悬藤倒柯，坠空者数层，渐闻水声遥遥，而终不知去人世远近。已而雾影忽闪，露出层峰峡谷，树色深沉。再一闪影，又见谷口两重外，有平坞可瞩。乃益揆丛历级(4)，若邓艾之下阴平(5)，坠壑滚崖，技无不殚，然皆赤手，无从裹毡也。既而忽下一悬崖，忽得枯涧，遂得践石而行。盖前之攀枝悬坠者藉树，而兜衣挂履亦树，得涧而树稍为开。既而涧复生草，草复翳涧，靡草之下，不辨其孰为石，孰为水，既难着足。或草尽石出，又棘刺勾芒，兜衣挂履如故。如是三里，下一瀑崖，微见路影在草间，然时隐时现。又一里，涧从崖间破峡而出，两崖轰峙，而北尤危峭，始见路从南崖逾岭出。又一里，得北来大道，始有村居，询其处，为窑里，盖云阳之西坞也。其地东北转洪山庙五里而遥，南至东岭十里而遥，东岭而南更五里，即秦人洞矣。时雾影渐开，遂南循山峡行。逾一小岭，五里，上枣核岭，岭俱云阳西向度而北转成峡者。下一里，渡涧，涧乃南自龙头岭下，出上清洞。傍西麓溯涧南上半里，为络丝潭，深碧无底，两崖多叠石。又半里，复度涧，傍东麓登山。是处东为云阳之南峰，西为大岭之东嶂。大岭高并云阳，龙头岭其过脊也，其东南尽西岭，东北抵麻叶洞，西北峙五凤楼，西南为古爽冲。一溪自大岭之东北来者，乃洪碧山之水；一溪自龙头岭北下者，乃大岭、云阳过脊处之水。二水合而北出把七。铺名。龙头岭水分南北，其南下之水，由东岭坞合秦人洞水出大罗埠。共二里，越岭得平畴，是为东岭坞。坞内水田平衍，村

居稠密，东为云阳，西为大岭，北即龙头岭过脊，南为东岭回环。余始至以为平地，即下东岭，而后知犹众山之上也。循坞东又一里，宿于新庵。

【注释】

(1)偃宕(yǎn dàng)：仰卧的石头。

(2)既雾而复雾：第二个“雾”字疑为“霾”。

(3)则石悬树密而路绝：“树”，原作“路”，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4)揆(kuí)：度量。

(5)邓艾(197—264)：字士载，三国义阳棘阳(今河南新野东北)人，初为司马懿掾属，后为魏镇西将军，与蜀将姜维相拒。263年同钟会分军灭蜀，艾所经即阴平间道。阴平道自今甘肃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经四川平武、江油等县，绕出剑阁之西，直达成都，路虽险阻，但甚捷直。

【译文】

十五日　早晨起床，停泊着的船即将开船，招呼我赶快上船；我看见四面山上的雾气逐渐散开，便吃过饭后决定登山。道路由庙后向南上登，三里，又有高峰耸峙在北边，道路分为两条岔道，一条岔道从山峰南面走，一条岔道从山峰西南方走。我最初由东南方的路走，怀疑是通往前天上登罗汉洞时峡谷中的那条老路，是通向云阳仙而不是直接到达老君岩的路，便又转回来从西南方的路走。不到一里路，前行在高峰西面的峡谷中，顾仆望见南面的峡谷顶上有座飞架的石桥，我来不及抬头眺望。等到往西登上山岭侧面时，看见大江已经绕到山岭的西面，大路却西北方下走，便望着岭头向南上登。此时岭头上冰块纷纭杂乱，虽然没有路，我心想，即使路走错了，可以见到石桥的美景，也不算遗憾。等来到岭上四处寻找，没有飞架的石桥，只看见这座山岭的山脊，横向东南方连接着高高的山顶，那是登顶的路无疑了。于是往东南越过山脊，抬着头一直上登，又行一里，再次越过一条山脊，往下俯瞰山脊南面，就见云阳仙已经在下方了。原来这

座岭呈东西向横亘着，西面是绝顶北面的尽头处，东面就是连接着前天上登云阳山时东面第二层山的山岭了。到这里才找到路，再向南登顶，山上冰雪一层层堆积着，身子好像是从玉树丛中穿行。又行一里，一连越过两座山峰，才登上最高处的绝顶。这时虽然旭日隐藏着它的光辉，但黑沉沉的雾霾潜藏了起来，远近的群峰全部露出了真面目，唯有西北方远处的山峰还残存着一抹雾气。于是从峰脊上往南下走，又行一里，再次越过两座山峰，有条毛毛路呈“十”字形隔在山峰与山坳间：往南上走又是上登山顶的路，向东走的经由半山腰一直上走，向西走的经由半山腰横向下走。然而山脊北边的山顶虽然很高，却是清一色的泥土没有石头；山脊南面的山峰较低一些，可东面的石崖高大穹隆，山峰石笋分别矗立着。于是与顾仆把行李放在山坳中，从南面山岭的东面，攀着石崖上的缝隙上登，盘腿坐在石笋上，下瞰山坞中，有一间茅屋，心想那就是老君岩的静室，是所说的老主庵的地方。我私下估计，一直下坠将近一里路，下去又要上走，路程既遥远，何况已经坐在石崖的顶上，抬头远看俯身下瞰，景色也没有特殊之处；不如越过山脊从西边的路下山，方便就去游秦人洞，不方便就向北去江边找船，顺流下行也容易一些。于是便从西边的路走。山北面冰雪堵塞，茅草荆棘交缠，举步逐渐艰难起来。二里，路断了，四面环顾都是被冰像胶一样冻结起来的茅草蒺藜，上边不能抬头，下面无处下脚，加之茅草丛中本来就有一些倒卧的岩石，我怀疑是虎穴，而且山中浓雾四面升起，俯瞰眺望一无所见，估计难以再往下走。于是又望着山顶上登，冰滑草塞，随着上登的脚步随即陷下去。考虑到山岭高峻茅草覆盖，可以脱离虎口，益发鼓足勇气笔直上登。二里，又得以登上山顶，向北望去，前边往西下走的山脊，又隔着两座山峰了。此处山岭东面的茅草荆棘全被火烧光了，山岭西面的茅草荆棘遮蔽着山野，都是以岭头上道路的痕迹作为界限，像是有条分界线似的。此时岭西黑雾弥漫，岭东日光普照晴朗，浓雾想要翻腾冲向东边，风总是把雾气向西驱逐，也像是以岭头作为分界线的样子。又向南一里，再走下两座山峰，岭上忽然乱石像森林一样排列着，一片片的如攒聚在一起的刀刃和交叉的戟，雾气从西面攫取了山尖，风从东

面冲击着山的胳膊，人从乱石丛中脚步一直往下滑行，竭力攀登到石崖上盘腿坐下，益发觉得自豪。心想先前有路却忽然间没有了路，雾散后又起雾，要下山却转而上走，这都是山中的神灵还没有呈献出此处奇景，故意让我漫游的脚步，迂回地多走些路罢了。走下石峰后，山坳中又见到“十”字路，从这里又向西下岭，都是在浓雾中前行了。开头的二里路，满是冰凌雾霾，但草丛中有路；又行二里，路变小而且被岩石树丛遮蔽了；又行二里，只见岩石高悬树丛浓密而且道路断绝了。大概是前边走的路是翻越山岭往西走的，都是荼陵州的人从东面过来，到山中烧木炭，来到此地就返回去了。过了此地，悬崖阻隔，树林更加幽深，上面的人不能下来，下面的人同样不能上去。我考虑，往下走的路程已经很远，再下走三四里路应当到达山麓了，怎么能再从前边的路返回去上登？于是与顾仆挂在石头上投身石崖之下，悬挂在藤蔓上，倒钩着树枝，从空中下坠了几层山，渐渐听到远远的水声，却始终不知道离人世是远还是近。随即雾影忽然闪开，露出层层峰峦峡谷，树林的颜色深沉。雾影再一闪，又看见峡谷口两重山峰外，有个平坦的山坞可以看见。于是更加估量着草丛的深浅逐级下走，就好像邓艾走下阴平间道时一样，坠入深壑中，滚下山崖，什么技法都用尽了，然而都是赤裸着双手，无从裹上毡子。继而忽然走下一座悬崖，忽然见到一条干枯的山涧，便得以踩着石头前行。前边攀着树枝悬空下坠是借助于树，然而钩住衣服挂住鞋子的也是树，走到山涧中树丛稍微稀疏了一些。继而山涧中又生长着草，草又遮蔽了山涧，倒伏的草丛下面，分辨不出哪里是石头，哪里是水，很难下脚。有时草完了石头露出来，又是荆棘刺丛和钩子样的芒草，钩住衣服挂住鞋子像先前一样。如此三里，下了一座瀑布悬挂的悬崖，隐约可见有路的影子在草丛间，然而时隐时现的。又走一里，山涧从山崖间冲破山峡流出来，两面的山崖高高耸峙，而北边的尤为高险陡峭，这才看见有条路从南面的山崖上越过山岭出来。又行一里，见到从北边过来的大道，开始有村庄居民，打听这是什么地方，是窑里，大概是云阳山西面的一个山坞了。此地向东北转到洪山庙有五里远，南面到东岭有十里远，从东岭往南再走五里，就是秦人洞了。这时雾气渐

渐散开，便往南沿着山峡前行。越过一座小岭，五里，登上枣核岭，这两座山岭都是云阳山向西延伸后向北转形成峡谷的山岭。下走一里，渡过山涧，山涧是从南面的龙头岭下流来，流到上清洞。傍着枣核岭的西麓溯山涧往南上走半里，是络丝潭，渊深澄碧没有底，两旁的山崖多半是堆叠的岩石。又行半里，再次渡过山涧，傍着东麓登山。此处东面是云阳山南面的山峰，西面是大岭东面的高峰。大岭与云阳山一样高，龙头岭是大岭延伸过来的山脊，山脊往东南延伸到西岭是尽头，东北方抵达麻叶洞，西北方耸峙为五凤楼，西南方是古爽冲。一条溪水从大岭的东北面流来的，是源于洪碧山的水；一条溪水从龙头岭北面流下来的，是源于大岭、云阳山山脊延伸而过之处的水。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北来到把七。铺的名称。龙头岭的水分为南北两面，那南下的水，经由东岭坞汇合秦人洞的水后流到大罗埠。共二里，越过山岭后见到平旷的田野，这里是东岭坞。山坞内水田平整广阔，村庄居民稠密，东面是云阳山，西面是大岭，北面就是龙头岭的山脊延伸而过之处，南面是东岭环绕着。我最初来到时以为是平地，当走下东岭，然后才知道还在群山之上了。沿着山坞往东又走一里，住宿在新庵。

十六日　东岭坞内居人段姓，引南行一里，登东岭，即从岭上西行。岭头多漩窝成潭，如釜之仰，釜底俱有穴直下为井，或深或浅，或不见其底，是为九十九井。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珑，上透一窍，辄水捣成井。窍之直者，故下坠无底；窍之曲者，故深浅随之。井虽枯而无水，然一山而随处皆是，亦一奇也。又西一里，望见西南谷中，四山环绕，漩成一大窝，亦如仰釜，釜之底有涧，涧之东西皆秦人洞也。由灌莽中直下二里，至其处。其涧由西洞出，由东洞入，涧横界窝之中，东西长半里，中流先捣入一穴，旋透穴中东出，即自石峡中行。其峡南北皆石崖壁立，夹成横槽；水由槽中抵东洞，南向捣入洞口。洞有两门，北向，水先分入小门，透峡下倾，人不能从，稍东而南入大门者，从众石中漫流，其势较平；第洞内水汇成潭，深浸洞之两崖，旁无余隙可入。循崖则路断，涉水则底深，惜无浮槎可觅支矶

片石。惟小门之水，入峡后亦旁通大洞，其流可揭厉而入(1)。其窍宛转而披透，窍中如轩楞别启，返瞩捣入之势(2)，亦甚奇也。西洞洞门东穹，较东洞之高峻少杀；水由洞后东向出，水亦较浅可揭。入洞五六丈，上嵌围顶，四围飞石驾空，两重如庋悬阁，得二丈梯而度其上。其下再入，水亦成潭，深与东洞并，不能入矣。是日导者先至东洞，以水深难入而返，不知所谓西洞也。返五里，饭于导者家，日已午矣。其长询知洞水深，曰："误矣！此入水洞，非水所从出者。"复导予行，始抵西洞。余幸兼收之胜，岂惮往复之烦。既出西洞过东洞，共一里，逾岭东望，见东洞水所出处；复一里，南抵坞下，其水东向涌出山麓，亦如黄雩之出石下也。土人环石为陂，壅为巨潭以灌山塍。从其东，水南流出谷，路北上逾岭，共二里始达东岭之上，此由州入坞之大道也。登岭，循旧路一里，返宿导者家。

【注释】

(1)揭(qì)：水浅处提起衣裤涉水。厉(lì)：水深处穿着衣服涉水。

(2)返瞩捣入之势：原作"捣返观倒入之势"，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十六日　东岭坞内一个姓段的居民，带领我往南行一里，登上东岭，立即从岭上往西行。岭头有很多漩涡状的落水坑，如同仰面放着的大锅，锅底都有洞穴笔直通下去成为井，有的深有的浅，有的看不见底，这是九十九井。这才知道这里的山下都是玲珑剔透的岩石，上面通有一个洞，就被水冲捣成深井。洞是直的，所以下坠没有底；洞是弯曲的，所以深浅随着地形而变化。井虽然干枯没有水，然而整座山随处都是，也是一处奇观。又向西一里，望见西南方的山谷中，四面群山环绕，旋绕成一个大山窝，也是像个仰面放着的大锅，锅底有条山涧，山涧东西两面都是秦人洞了。由灌木丛中一直下走二里，来到那个地方。这条山涧从西洞流出来，从东洞流进去，山涧横隔在山窝的中间，东西向长半里，流到中途先捣入一个洞穴中，旋即穿过洞

穴中往东流出来，随即从石山峡谷中流走。这个峡谷南北都是石崖墙壁样矗立着，夹成横向的沟槽；水从沟槽中流到东洞，向南捣入洞口。山洞有两个洞口，面向北，水先分流流入小洞口，穿过峡谷下泻，人不能随着水流进去。稍往东处向南流进大洞口的水，是从众多岩石中流过的漫流，水势较平缓；只是洞内的水汇积成深潭，深得浸泡着洞内两面的崖壁，四旁没有空余的缝隙可以进去。沿着崖壁走则道路断了，涉水则是水底太深，可惜没有木筏可以进去寻找分支的石矶和片状的岩石。唯有小洞口的水，进入峡谷后也是向旁边通向大洞，那里的水流可以提起衣裤涉水进去。这个石窍中弯弯转转地穿透进去，石窍中像是另外开启的轩廊窗棂，回头观看水流捣入的姿态，也非常奇异。西洞的洞口面向东高高隆起，与东洞相比较高峻之处稍显不足；水从洞后面向东流出去，水也较浅可以提起衣裤涉水进去。进洞后五六丈，上面嵌着圆顶，四面飞石架在高空，两重飞石如悬空高架的楼阁，找到二丈长的梯子后得以攀越到那上面。飞石下面再进去，水也是积成深潭，深处与东洞一样，不能深入了。这一天导游的人先来到东洞，因为水深难以进去便返回去了，不知道有所谓的西洞了。往回走五里，在向导家中吃饭，日头已到中午了。他家的长者询问后得知洞中的水深，说："错了！这是进了水洞，不是水从里面流出来的洞。"又带领我走，这才来到西洞。我庆幸能兼收两个洞的美景，怎么会害怕路途往返的麻烦呢。走出西洞后经过东洞，共一里，越过山岭向东望去，看见东洞的水流出来的地方；再走一里，往南抵达山坞下面，那水流从山麓向东涌出来，也是像黄雩江从岩石下面涌出来一样。当地人用石块环绕砌成一个池塘，围堵成巨大的深水潭用来灌溉山间的田地。从池塘的东边，水向南流出山谷，道路向北上走翻越山岭，共行二里后才到达东岭之上，这是从茶陵州城进入山坞的大道了。登上岭头，沿着原路走一里，返回向导家中住宿。

十七日　晨餐后，仍由新庵北下龙头岭，共五里，由旧路至络丝潭下。先是，余按《志》有"秦人三洞，而上洞惟石门不可入"之文，余既以误导兼得两洞，无从觅所谓上洞者。土人曰："络丝潭北有上

清潭，其门甚隘，水由中出，人不能入，入即有奇胜。此洞与麻叶洞俱神龙蛰处(1)，非惟难入，亦不敢入也。”余闻之，益喜甚。既过络丝潭，不渡涧，即傍西麓下。盖渡涧为东麓，云阳之西也，枣核故道；不渡涧为西麓，大岭、洪碧之东也，出把七道。北半里，遇樵者，引至上清潭。其洞即在路之下、涧之上，门东向，夹如合掌。水由洞出，有二派：自洞后者，汇而不流；由洞左者，乃洞南旁窦，其出甚急。既逾洞左急流，即当伏水而入。导者止供炬爇火，无肯为前驱者。余乃解衣伏水，蛇行以进。石隙既低而复隘，且水没其大半，必身伏水中，手擎火炬，平出水上，乃得入。西入二丈，隙始高裂丈余，南北横裂者亦三丈余，然俱无入处。惟直西一窦，阔尺五，高二尺，而水没其中者亦尺五，隙之余水面者，五寸而已。计匍匐水中，必口鼻俱濡水，且以炬探之，贴隙顶而入，犹半为水渍。时顾仆守衣外洞(2)，若泅水入，谁为递炬者？身可由水，炬岂能由水耶？况秦人洞水，余亦曾没膝浸服，俱温然不觉其寒(3)，而此洞水寒，与溪涧无异。而洞当风口，飕飕弥甚。风与水交逼，而火复为阻，遂舍之出。出洞，披衣犹觉周身起粟，乃爇火洞门。久之，复循西麓随水北行，已在枣核岭之西矣。

【注释】

(1)蛰(zhé)：虫类伏藏。

(2)时顾仆守衣外洞：“外洞”，乾隆本、“四库”本作“洞外”。

(3)余亦曾没膝浸服，俱温然不觉其寒：乾隆本作“予虽没浸股膝，温然可近”。疑“服”为“股”之误。

【译文】

十七日　早餐后，仍然由新庵往北走下龙头岭，共五里，经由原路来到络丝潭下。这之前，我根据志书上有“秦人洞分三个洞，而上洞只有石洞口不能深入”的记载，我既因为被误导兼得了两个洞，却无法找到所谓的上洞。当地人说：“络丝潭北面有个上清潭，那里的

洞口非常狭窄，水从洞中流出来，人不能进去，进去就有奇异的美景。这个洞与麻叶洞都是神龙蛰伏之处，不但难以进入，也不敢进去。”我听说这话，更加欣喜异常。走过络丝潭后，没有渡过山涧，立即傍着山的西麓下走。因为渡过山涧后是山的东麓，是云阳山的西面，是去枣核岭原来走过的路；不渡过山涧是山的西麓，是大岭、洪碧山的东面了，是通到把七的路。向北半里，遇见一个樵夫，带领我来到上清潭。这个洞就在道路的下方、山涧的上面，洞口向东，两面相夹如合起来的手掌。水从洞中流出来，有两条支流：来自洞后面的，积而不流；由洞左边流出来的，是山洞南边的旁洞中流出来的，水流出来非常急。越过洞左边的急流后，就将伏在水中进去。向导只提供了火把点燃火，不肯为我在前领路。我只好脱下衣服伏在水中，像蛇一样游动着前进。石缝既低矮又狭窄，而且水淹没了洞中的大半，必须身体趴伏在水中，手举着火把，平平地伸出水面上，才得以进去。往西进去二丈，缝隙才向高处裂开一丈多，南北横向裂开的地方也有三丈多，然而都没有可深入之处。唯有正西方有一个孔洞，宽一尺五，高二尺，然而水淹没孔洞中的地方也有一尺五，水面上剩余的缝隙，仅有五寸而已。我估计，匍匐在水中，必定鼻子和嘴都浸泡在水中，并且要拿着火把去探洞，贴在缝隙顶上进去，还有一半火把被水浸泡着。此时顾仆在外洞守着衣服，如果泅水进去，谁为我递火把？身子可以从水中走，火把难道能从水中走吗？何况秦人洞中的水，也曾经淹没过我的膝盖浸湿了衣服，都很温暖不觉得水寒冷，可这个洞中的水寒冷，与溪流涧水无异。而且洞对着风口，风嗖嗖地越刮越大。风与水交相逼迫，而火把又受阻，只得放弃了这个洞出来。出洞后，披上衣服还觉得周身起鸡皮疙瘩，便在洞口燃起火堆烘烤。很久之后，再沿着山的西麓顺着水流往北行，已经在枣核岭的西面了。

去上清三里，得麻叶洞。洞在麻叶湾，西为大岭，南为洪碧，东为云阳、枣核之支，北则枣核西垂。大岭东转，束涧下流，夹峙如门，而当门一峰，耸石屼突，为将军岭；涧捣其西，而枣核之支，西

至此尽。涧西有石崖南向，环如展翅，东瞰涧中，而大岭之支，亦东至此尽。回崖之下，亦开一隙，浅不能入。崖前有小溪，自西而东，经崖前入于大涧。循小溪至崖之西胁乱石间，水穷于下，窍启于上，即麻叶洞也。洞口南向，大仅如斗，在石隙中转折数级而下。初觅炬倩导，亦俱以炬应，而无敢导者。曰："此中有神龙。"或曰："此中有精怪。非有法术者，不能摄服。"最后以重资觅一人，将脱衣入，问余乃儒者，非羽士，复惊而出曰："予以为大师，故欲随入；若读书人，余岂能以身殉耶(1)？"余乃过前村，寄行李于其家，与顾仆各持束炬入。时村民之随至洞口数十人，樵者腰镰，耕者荷锄，妇之炊者停爨，织者投杼，童子之牧者，行人之负载者，接踵而至，皆莫能从。余两人乃以足先入，历级转窦，递炬而下，数转至洞底。洞稍宽，可以侧身矫首，乃始以炬前向。其东西裂隙，俱无入处，直北有穴，低仅一尺，阔亦如之，然其下甚燥而平。乃先以炬入，后蛇伏以进，背磨腰贴，以身后耸，乃度此内洞之第一关。其内裂隙既高，东西亦横亘，然亦无入处。又度第二关，其隘与低与前一辙，进法亦如之。既入，内层亦横裂，其西南裂者不甚深。其东北裂者，上一石坳，忽又纵裂而起，上穹下狭，高不见顶，至此石幻异形，肤理顿换，片窍俱灵。其西北之峡，渐入渐束，内夹一缝，不能容炬。转从东南之峡，仍下一坳，其底砂石平铺，如涧底洁溜，第干燥无水，不特免揭厉，且免沾污也。峡之东南尽处，乱石轰驾，若楼台层叠，由其隙皆可攀跻而上。其上石窦一缕，直透洞顶，光由隙中下射，若明星钩月，可望而不可摘也。层石之下，涧底南通，覆石低压，高仅尺许；此必前通洞外，涧所从入者，第不知昔何以涌流，今何以枯洞也，不可解矣。由层石下北循涧底入，其隘甚低，与外二关相似。稍从其西攀上一石隙，北转而东，若度鞍历峤。两壁石质石色，光莹欲滴，垂柱倒莲，纹若镂雕，形欲飞舞。东下一级，复值涧底，已转入隘关之内矣。于是辟成一衖(2)，阔有二丈，高有丈五，覆石平如布幄，涧底坦若周行。北驰半里，下有一石，庋出如榻(3)，楞边匀整；其上则莲花下垂，连络成帏，结成宝盖，四围垂幔，大与榻并，中圆透盘空，上穹为顶；其后西壁，玉柱圆竖，或大或小，不一其形，而

色皆莹白，纹皆刻镂：此衖中第一奇也。又直北半里，洞分上下两层，涧底由东北去，上洞由西北登。时余所赍火炬已去其七，恐归途莫辨，乃由前道数转而穿二隘关，抵透光处，炬恰尽矣。穿窍而出，恍若脱胎易世。洞外守视者，又增数十人，见余辈皆顶额称异(4)，以为大法术人。且云："前久候以为必堕异吻，故余辈欲入不敢，欲去不能。兹安然无恙，非神灵摄服，安能得此！"余各谢之，曰："吾守吾常，吾探吾胜耳，烦诸君久伫，何以致之！"然其洞但入处多隘，其中洁净干燥，余所见洞，俱莫能及，不知土人何以畏入乃尔！乃取行囊于前村，从将军岭出，随涧北行十余里，抵大道。其处东向把七尚七里，西向还麻止三里，余初欲从把七附舟西行，至是反溯流逆上，既非所欲，又恐把七一时无舟，天色已霁，遂从陆路西向还麻。时日已下舂，尚未饭，索酒市中。又西十里，宿于黄(石)铺，去茶陵西已四十里矣。是晚碧天如洗，月白霜凄，亦旅中异境，竟以行倦而卧。

【注释】

(1)殉(xùn)：从葬。

(2)衖：同"弄"，即小巷。

(3)榻(tà)：床。

(4)顶额：以手加额，表示敬礼。

【译文】

离开上清潭三里后，找到麻叶洞。麻叶洞在麻叶湾，西面是大岭，南面是洪碧山，东面是云阳山、枣核岭的支脉，北面则是枣核岭的西垂。大岭向东转，紧束在山涧的下游，相夹对峙像门一样，而正对着门的一座山峰，石崖高耸突兀，是将军岭；山涧冲捣在将军岭的西面，而枣核岭的支脉，向西延伸到此地到了尽头。山涧西边有座石崖向南环绕，如展开的翅膀，面向东俯瞰着山涧中，而大岭的支脉，也是向东延伸到此地到了尽头。回绕的石崖之下，也裂开一条缝隙，

浅得不能深入。石崖前有条小溪，自西往东流，流经石崖前后汇入到大山涧中。沿着小溪来到石崖西侧的乱石间，溪水在石崖下完了，一个石窍开启在石崖上，那就是麻叶洞了。洞口向南，大处仅像斗一样，在石缝中弯来折去地下去几层。最初找火把请向导时，也都是拿火把来应付我，却没有敢做向导的人。说："这洞中有神龙。"有的说："这个洞中有妖精鬼怪。除非是有法术的人，否则不能镇服。"最后用重金找到一个人，将要脱衣服进洞时，问知我是读书人，不是道士，又惊恐地出洞来，说："我以为你是大法师，所以想跟随你进洞去；如果是读书人，我怎能以身殉葬呢？"我只好去到前面的村子，把行李寄放在他家，与顾仆各人拿着几束火把进洞。此时村民跟随来到洞口的有几十人，樵夫腰插镰刀，耕地的人扛着锄头，做饭的妇女停止做饭，织布的放下梭子，放牧的儿童，背负重物的行人，接踵而至，都没有人能跟随我。我们两个人于是先把脚伸进洞，在洞穴中逐级转进去，传递着火把往下走，转了几次来到洞底。洞稍稍变宽，可以侧身抬头，于是才将火把伸向前。洞中东西向的裂缝，都没有能深入之处，正北方有个洞穴，低矮得只有一尺，宽处也如此，然而洞穴的下面十分干燥又平滑。于是先将火把伸进去，然后像蛇一样趴伏着爬进去，腰背紧贴摩擦着洞壁，用下身在后面向前耸，这才渡过了此处内洞中的第一关。那里面的裂缝很高，也是东西向横亘，然而也没有能深入之处。又渡过第二关，第二个洞穴的狭窄与低矮与前边那个洞穴如出一辙，进去的方法也像前边一样。进去后，内层也是横向裂开，那西南方的裂缝不怎么深。那东北方的裂缝，上面有一处石头下凹处，忽然又纵向竖直裂开，上面穹隆而起下面狭窄，高得看不见顶，来到这里岩石的形态奇异变幻，纹理顿时变换，石片石窍都很灵异。那西北方的峡谷，逐渐深入渐渐束紧，里面夹成一条缝，不能容纳火把。转身从东南方峡谷走，仍然走下一处下凹处，洞底平铺着沙石，如山涧底一样洁净平滑，只是干燥没有水，不但免去了提起衣裤涉水的麻烦，并且避免了把身上弄湿弄脏了。峡谷东南方的尽头处，乱石高高堆架着，好像层层叠叠的楼阁，由乱石的缝隙中都可以攀登上去。乱石上面有一条石洞，一直通到洞顶，光线从缝隙中射下来，

好似明星和弯月，可以远望却不可以摘下来了。层层乱石之下，涧底通向南边，下覆的岩石低低地压在上面，高处仅有一尺左右；这必定是前方通到洞外，涧水从那里流进来的地方，只是不知道从前为什么流水奔涌，今天为什么变成干枯的洞穴，不可理解了。由层层叠累的岩石下面沿着涧底进去，那狭窄之处非常低矮，与外面的两个关口相似。稍微从它的西边一点攀上一条石缝，向北走后转向东，好像越过马鞍翻过又高又尖的山一样。两面石壁的石质和石头的颜色，光洁晶莹如水珠一样想要下滴，那下垂的石柱和倒悬的莲花，花纹像是雕刻的，形态想要飞舞起来。往东走下一层，又遇到涧底，已经转进狭窄关口之内了。在这里又辟成一个小巷，宽处有二丈，高处有一丈五，下覆的岩石平滑得如布做的帷幔，涧底平坦得如同大路。向北疾走半里，下面有一块岩石，平放出来像一张床，棱角四边匀称整齐；它的顶上则是下垂的莲花，连接成帷帐，盘结成缀满珠宝的伞盖，四周围垂挂着帷幔，大处与卧床相等，中间圆圆的通向空中，上面穹隆成为洞顶；它后面西边的洞壁处，竖立着白玉般的圆柱，有的大有的小，石柱的形态不一，可颜色全都晶莹洁白，纹理都像是雕刻出来的：这是小巷中的第一奇景。又向正北走半里，洞分为上下两层，涧底从东北方向去，上洞由西北方上登。这时我所带来的火把已经用掉了十分之七，担心归途中无法分辨道路，只好从前边来到路转了几个弯后穿过两个狭窄的关口，抵达透进亮光的地方，火把恰好燃尽了。穿过洞穴出来，恍惚像是投胎转世一般。洞外守候观看的人，又增加了几十人，看见我们俩全都举手加额，大称奇异，以为我们是有大法术的人。并且说："之前我们等候了很久，以为你们必定落入了怪物的口中，所以我们这些人想进洞去又不敢，想离开又不能。现在你们安然无恙，不是神灵被你们镇服，怎么能够这样！"我分别向大家致谢，说："这不过是我遵守我的行为准则做事，我探寻我喜爱的优美景色罢了。麻烦各位先生站着等候了很久，拿什么来向大家致谢呢！"然而这个洞只是入口处有很多狭窄的地方，洞中洁净干燥，我所见过的洞，都没有赶得上的，不知当地人为什么那样害怕进去！于是到前边的村庄中取来行李，从将军岭出来，顺着山涧往北行十多里，到达大

路上。此处向东去把七还有七里路，向西到还麻只有三里，我起初想要从把七搭船往西行，到此时反而要溯流逆向上行，既不是我所希望的，又担心到了把七一时间没有船，天色已经转晴，于是从陆路向西去到还麻。此时太阳已经西下，还没有吃饭，在集市中找来酒喝下。又向西十里，住宿在黄石铺，距离茶陵州城西面已经四十里路了。这天晚上碧空如洗，月白霜冷，也是旅途中奇异的境遇，竟然因为走得太疲倦便睡下了。

黄石铺之南，即大岭北峙之峰，其石嶙峋插空，西南一峰尤甚，名五凤楼，去十里而近，即安仁道。余以早卧不及询，明日登途，知之已无及矣。

【译文】

黄石铺的南面，就是大岭北面耸起的山峰，山石嶙峋，高插空中，西南方的一座山峰尤其高峻，名叫五凤楼，距离此地十里不到，就是去安仁县的路。我因为早早就上床睡觉来不及询问，第二天上路后，知道这个情况时已经来不及了。

黄石西北三十里为高暑山，又有小暑山，俱在攸县东，疑即司空山也。二山之西，高峰渐伏。茶陵江北曲，经高暑南麓而西，攸水在山北。是山界茶、攸两江云。

【译文】

黄石铺西北三十里是高暑山，又有一座小暑山，都在攸县的东境内，我怀疑就是司空山了。两座山的西面，高峰渐渐低伏下去。茶陵江西北弯曲，流经高暑山南麓后往西流，攸水在高暑山的北面。这座山分隔了茶陵江、攸水两条江流。

十八日　晨餐后，自黄石铺西行，霜花满地，旭日澄空。十里为丫塘铺，又十里为珠玑铺，则攸县界矣。又西北十里，斑竹铺。又西

北十里，长春铺。又十里，北度大江，即攸县之南关矣(1)。县城濒江北岸，东西两门与南门并列于江侧。茶陵之江北曲西回，攸水自安福封侯山西流南转，俱夹高暑山而下，合于县城东，由城南西去。是日一路霁甚，至长春铺，阴云复合。抵城才过午，候舟不得，遂宿学门前。亦南门。

【注释】

(1)攸县：隶长沙府，即今攸县。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自黄石铺往西行，霜花满地，旭日升起在澄碧的天空中。十里是丫塘铺，又行十里是珠玑铺，便是攸县的境内了。又向西北十里，到斑竹铺。又向西北十里，到长春铺。又行十里，向北渡过大江，就到攸县县城的南关了。县城濒临江流北岸，东、西两座城门与南门并列在江边。茶陵江的江流向北弯曲后往西回绕，攸水起自安福县的封侯山往西流后向南转，都是夹住高暑山往下流，在县城的东边合流，经由城南向西流去。这一天一路上天气都非常晴朗，到长春铺时，阴云又四面笼罩。抵达县城时才过中午，等船等不到，便住宿在学门前。也就是南门。

十九日　晨餐后，阴霾不散。由攸县西门转北，遂西北登陟陂陀。十里，水涧桥，有小水自北而南。越桥而西，连上二岭，其西岭名黄山。下岭共五里，为黄山桥(1)，有水亦自北而南，其水较大于水涧，而平洋亦大开。西行平畴三里，上牛头山。又山上行二里，曰长冈冲，下岭为清江桥。桥东赤崖如回翅，涧从北来，大与黄山桥等。桥西开洋，大亦如黄山桥，但四围皆山，不若黄山洋南北一望无际也。洋中平畴，村落相望，名漠田(2)。又五里，西入山峡，已为衡山县界。界北诸山皆出煤，攸人用煤不用柴，乡人争输入市，不绝于路。入山，沿小溪西上，路分两岐：西北乃入山向衡小路，西南乃往太平等附舟路。于是遵西南，五里为荷叶塘。越盼儿岭，五里至龙王

桥。桥下水北自小源岭来，南向而去，其居民萧姓，亦大族也。北望二十里外，小源岭之上，有高山屏列，名曰大岭山，乃北通湘潭道(3)。过桥，西南行三里，上长岭。又西下一坞，三里，上叶公坳。又四里，下太平寺岭，则大江在其下矣。隔江即为芒洲，其地自攸县东四十五里。是日上长岭，日少开，中夜雨声滴沥，达明而止。

【注释】

(1)黄山桥：今名“黄双桥”。在攸县西境。

(2)漠田：今作“睦田”。在攸县西境。

(3)湘潭：明为县，隶长沙府，即今湘潭市。

【译文】

十九日　早餐后，阴霾不散。由攸县的西门转向北走，随后往西北上登山坡。十里，到水涧桥，有条小溪自北往南流。过桥后往西行，一连登上两座山岭，那座西边的山岭名叫黄山。下岭共走了五里，是黄山桥，有溪水也是自北往南流，这条溪水比水涧桥下的那条溪水大，而且平旷的原野也十分开阔。往西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三里，登上牛头山。又在山上前行二里，叫做长冈冲，下岭后是清江桥。桥东赤色的山崖如回绕的翅膀，山涧从北边流来，大处与黄山桥下的溪水相等。桥西开阔的旷野，大处也与黄山桥那里相同，但四围都是山，不像黄山桥那里的旷野南北一望无际了。旷野中是平旷的田野，村落相望，名叫漠田。又行五里，往西进入山峡，已是衡山县的边界了。边界北边的群山中都出产煤炭，攸县人用煤不用柴，乡村中的人争相运煤到市场上去卖，不绝于路。进山后，沿着小溪往西上走，路分为两条岔路：西北方的是进山通向衡山县城的小路，西南方的是通往太平寺等地搭乘船只的路。于是沿着西南方的那条路走，五里是荷叶塘。越过盼儿岭，五里后来到龙王桥。桥下的水自北面的小源岭流来，向南流去，这里的居民姓萧，也是一个大家族。远望北边二十里之外，小源岭之上，有高山屏风样排列着，名叫大岭山，是向

北眺望湘潭县的通道。过桥后，往西南行三里，登上长岭。又向西下到一个山坞中，三里，登上叶公坳。又行四里，下了太平寺岭，就见大江在脚下了。隔江处就是芒洲，此地从攸县东面过来有四十五里。这一天登上长岭时，太阳稍稍露了出来，半夜雨声滴答响，到天明才停止。

二十日　先晚候舟太平寺涯上(1)，即宿泊舟间。中夜见东西两山，火光荧荧，如悬灯百尺楼上，光焰映空，疑月之升、日之坠者。既而知为夜烧。既卧，闻雨声滴沥，达旦乃止。上午得舟，遂顺流西北向山峡行。二十五里，大鹅滩(2)。十五里，过下埠(3)，下回乡滩(4)，险甚。过此山始开，江乃西向。行二十五里，北下横道滩(5)，又十五里，暮宿于杨子坪之民舍(6)。

【注释】

(1)太平寺：聚落名，今名同，在衡东县东南境，霞客自此取洣水舟行出湘江。

(2)大鹅滩：当地称“大岳滩”。

(3)下埠：即今夏浦，在衡东县东境，洣水东岸。

(4)回乡滩：当地称“洄水滩”。

(5)横道滩：今名同。

(6)杨子坪：今作“杨梓坪”，在衡东县西境。

【译文】

二十日　头天晚上在太平寺的岸边等船，便住宿在停泊的船中。半夜看见东西两面的山上，火光荧荧，如悬挂在百尺高的楼上的灯火，光焰映照在空中，我怀疑是月亮升空、太阳坠落产生的景象。继而知道是夜里的山火。躺下后，听见雨声滴滴答答响，到天亮才停止。上午找到船，于是乘船顺流向西北在山峡间前行。二十五里，到大鹅滩。十五里，经过下埠，驶下回乡滩，危险极了。过了此地山势

开始开阔起来，江流于是向西流去。行船二十五里，往北驶下横道滩，又行十五里，傍晚时住宿在杨子坪的村民家中。

二十一日　四鼓，月明，舟人即促下舟。二十里，至雷家埠(1)，出湘江，鸡始鸣。又东北顺流十五里，抵衡山县(2)，江流在县东城下。自南门入，过县前，出西门(3)。三里，越桐木岭，始有大松立路侧。又二里，石陂桥，始夹路有松。又五里，过九龙泉，有头巾石。又五里师姑桥，山陇始开，始见祝融北峙，然夹路之松(4)，至师姑桥而尽矣。桥下之水东南去。又五里入山，复得松。又五里，路北有“子抱母松”。大者二抱，小者分两岐。又二里，越佛子坳，又二里，上俯头岭，又一里则岳市矣(5)。过司马桥，入谒岳庙(6)，出饭于庙前。问水帘洞在山东北隅，非登山之道；时才下午，犹及登顶，密云无翳，恐明日阴晴未卜。踌躇久之，念既上岂能复迂道而转，遂东出岳市，即由路亭北依山转岐。初，路甚大，乃湘潭入岳之道也。东北三里，有小溪自岳东高峰来，遇樵者引入小径。三里，上山峡，望见水帘布石崖下。二里，造其处，乃瀑之泻于崖间者，可谓之“水帘”，不可谓之“洞”也。崖北石上大书“朱陵大沥洞天”(7)，并“水帘洞”、“高山流水”诸字，皆宋、元人所书(8)，不辨其款。引者又言，其东九真洞，亦山峡间出峡之瀑也。下山又东北二里，登山循峡，逾一隘，中峰回水绕，引者以为九真矣。有焚山者至，曰：“此寿宁宫故址，乃九真下流。所云洞者，乃山环成坞，与此无异也，其地在紫盖峰之下。逾山而北尚有洞，亦山坞，渐近湘潭境。”予见日将暮，遂出山，十里，僧寮已近，还宿庙。

【注释】

(1)雷家埠：明置巡检司，今名“雷溪市”，隶衡东县。

(2)衡山县：隶衡州府，即今衡山县。

(3)西门：乾隆本、“四库”本作“望岳门”。

(4)夹路之松：“松”，原作“峰”，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5)岳市：在岳庙前，即今南岳镇，为入衡山的门户。岳庙规模甚大，占地98，500平方米，共八进。

(6)岳庙：此“岳”指南岳衡山。南岳衡山为我国五岳名山之一，在今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潭、九井。最大的为祝融、紫盖、芙蓉、石廪、天柱等五峰，祝融峰最高，海拔1290米。衡山胜景不少，有险奇的南天门，水帘洞的瀑布，幽深的方广寺、福严寺，元代修建的观日胜地望日台等。衡山亦多奇花异树，现有风景林树种达八百多种。有公路直通山上，颇便游览。

(7)朱陵大沥洞天：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湖南省》及谭民政《与徐霞客同行》，应为“朱陵太虚洞天”，为宋人张孝祥所题。

(8)皆宋、元人所书：“宋”，原作“宏”。不从。

【译文】

二十一日　四更天，月光明亮，船夫就催促着上船。二十里，到达雷家埠，进入湘江，鸡才叫。又往东北顺流行船十五里，抵达衡山县城，江流在县城的东城下。从南门进城，路过县衙门前，从西门出城。三里，越过桐木岭，开始有高大的松树竖立在路旁。又行二里，到石陂桥，开始有松树夹在道路两边。又行五里，路过九龙泉，有块头巾石。又行五里到师姑桥，山陇开始开阔起来，这才看见祝融峰耸峙在北面，然而夹住道路的松树，到了师姑桥后便完了。桥下的水向东南方流去。又走五里进入山中，又见到松树。又行五里，道路北边有棵“子抱母松”。大的那棵有两抱粗，小的分为两杈。又行二里，越过佛子坳，又是二里，登上俯头岭，又走一里便到达岳市了。走过司马桥，进入岳庙拜谒，出来后在岳庙前吃饭。问知水帘洞在衡山的东北角，不是登山的路；此时才是下午，还来得及登顶，浓云没有完全遮蔽天空，担心明天阴晴未定。踌躇了很久，考虑到既然上山后怎能又绕道转过去，于是向东出到岳市，马上由路旁亭子的北边靠着山转到岔路上。最初，路非常大，是从湘潭县进衡山的路。向东北三里，有条小溪从衡山东面的高峰流来，遇见一个樵夫把我领上小径。三里，上到山峡中，望见水帘像布匹一样铺在石崖下。二里，到达那个地方，是

瀑布在石崖上倾泻，可把它称为“水帘”，不能把它称为“洞”。石崖北面的石壁上大大地写着“朱陵大沥洞天”，以及“水帘洞”、“高山流水”等字，都是宋、元时期的人写的，分辨不出题字的落款。领路的人又说，这里东面的九真洞，也是在山峡间从峡谷中流出来的瀑布。下山后又往东北行二里，顺着峡谷登山，穿过一处隘口，中间的山峰水流回绕着，领路的人认为就是在九真洞了。有个烧山垦荒的人来到，说：“这是寿宁宫的旧址，是九真洞的下游。所谓的洞的地方，是群山环绕成山坞，与此地没有两样，那个地方在紫盖峰的下面。翻过山往北走还有洞，也是个山坞，逐渐靠近湘潭县境内了。”我见天色将近傍晚，便出山来，十里，僧房已近在眼前，回来住在岳庙中。

二十二日　力疾登山(1)。由岳庙西度将军桥，岳庙东西皆涧。北入山一里，为紫云洞(2)，亦无洞，山前一冈当户环成耳。由此上岭一里，大石后度一脊，由络丝潭北下一岭，又循络丝上流之涧一里，为宝善堂(3)。其处涧从东西两壑来，堂前有大石如劈，西涧环石下(4)，出玉板桥，与东涧合而南。宝善界两涧中，去岳庙已五里。堂后复蹑磴一里，又循西涧岭东平行二里，为半云庵(5)。庵后渡涧西，蹑级直上二里，上一峰，为茶庵。又直上三里，逾一峰，得半山庵(6)，路甚峻。里许，路南有铁佛寺。寺后跻级一里，路两旁俱细竹蒙茸。上岭，得丹霞寺，复从寺侧北上(7)。由半山庵、丹霞侧北上，竹树交映，青翠滴衣，竹中闻泉声淙淙。自半云逾涧，全不与水遇，以为山高无水，至是闻之殊快。时欲登顶，过诸寺俱不入。由丹霞上三里，为湘南寺，又二里，南天门(8)。平行东向二里，分路。南一里，飞来船、讲经台。转至旧路，又东下半里，北度脊，西北上三里，上封寺。上封东有虎跑泉，西有卓锡泉。

【注释】

(1)疾：急速。

(2)紫云洞：在紫云峰下，今岳云中学校所在地。

(3)宝善堂：在玉板桥东南，已毁，现为农田。

(4)西涧环石下：“西”，乾隆本作“两”，“四库”本、丁本、国学丛书本皆作“西”，据改。

(5)半云庵：1983年拆除，遗址尚存，在巴巴岭下。

(6)半山庵：应即今半山亭。

(7)里许，路南有铁佛寺。寺后跻级一里，路两旁俱细竹蒙茸。上岭，得丹霞寺，复从寺侧北上：以上一段季抄本脱载，乾隆本与“四库”本原在“大石后度一脊”句后，依地望及杨载田、刘惕之考证移此。铁佛寺初名铁佛庵，丹霞寺又名五岳殿，今存，依次在半山亭与湘南寺间。

(8)“南天门”以上：季抄本仅“十五里，半山庵，五里，南天门。”乾隆本、“四库”本较详，据补。南天门距南岳镇九公里，有石牌坊、祖师殿、卧龙碑等。

【译文】

二十二日　竭力快速登山。由岳庙西边走过将军桥，岳庙东西两面都有山涧。往北进山一里，是紫云洞，也没有洞，不过是山前的一座山冈正对着山口环绕成山坞罢了。由此地上岭一里，从大石头后面越过一条山脊，由络丝潭北边走下一座岭，又顺着络丝潭上游的山涧前行一里，是宝善堂。此处的山涧从东西两面的壑谷中流来，宝善堂前有块大石头如刀斧劈开的一样，西面的山涧环流过石头下面，流出玉板桥，与东面的山涧合流后往南流去。宝善堂隔在两条山涧中间，离开岳庙已有五里地。从宝善堂后面再踏着石阶上走一里，又沿着西面这条山涧旁的山岭的东面平缓行走二里，是半云庵。从庵后渡到山涧西边，踏着石阶一直上登二里，登上一座山峰，是茶庵。又一直上登三里，越过一座山峰，走到半山庵，道路非常陡峻。一里左右，道路南边有座铁佛寺。从寺后沿着石阶上登一里，道路两旁都是蒙茸茂密的细竹子。上岭后，见到丹霞寺，再从丹霞寺侧边往北上登。由半山庵、丹霞寺侧边往北上登，竹树交相映衬，青翠之色像要滴落在衣服上，竹林中听见泉水声淙淙流淌。自从在半云庵越过山涧，全然没有与水流相遇，以为是山高没有水，到此地听见水声特别愉快。这时我想登顶，路过几座寺庙都没有进去。由丹霞寺上登三里，是湘南

寺，又上登二里，到南天门。平缓向东前行二里，道路分岔。向南一里，到飞来船、讲经台。转到原路上，又向东下行半里，往北越过山脊，向西北上走三里，到上封寺。上封寺东面有个虎跑泉，西面有个卓锡泉。

二十三日　上封(1)。

【注释】

(1)上封：《嘉庆重修一统志》衡州府寺观载："上封寺，在衡山县西北祝融峰上，旧为光天观，隋大业中始易为寺。宋《张栻集》：'上封寺门外寒松，皆拳曲拥肿，樛枝下垂，冰雪凝缀，如苍龙白凤然。'《方舆胜览》：'寺在祝融峰绝顶，早秋已冰，夏亦夹衣，木之高大者，不过六七尺，谓之矮松。上有雷池，题咏甚多。'"现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寺后山顶即望日台。

【译文】

二十三日　在上封寺。

二十四日　上封。

【译文】

二十四日　在上封寺。

二十五日　上封。

【译文】

二十五日　在上封寺。

二十六日　晴。至观音崖，再上祝融会仙桥，由不语崖西下。八里，分路。南茅坪。北二里，九龙坪，仍转路口。南一里，茅坪。东南由山半行，四里渡乱涧，至大坪分路。东南上南天门。西南小路直上四

里，为老龙池，有水一池在岭坳，不甚澄，其净室多在岭外。西南侧刀之西、雷祖之东分路。东二里，上侧刀峰。平行顶上二里，下山顶，度脊甚狭。行赤帝峰北一里，绕其东，分路。乃南由坳中东行，一里，转出天柱东，遂南下。五里，过狮子山与大路合，遂由岐路西入福严寺(1)，殿已倾，僧佛鼎谋新之。宿明道山房。

【注释】

(1)福严寺：今存，依山势而建，有岳神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后有拜经台，旁有古银杏。

【译文】

二十六日　晴天。来到观音崖，再次登上祝融峰的会仙桥，经由不语崖往西下山。八里，道路分岔。南边通往茅坪。向北二里，到九龙坪，仍然转到路口。向南一里，到茅坪。往东南经由山的半中腰前行，四里渡过乱流的山涧，来到大坪道路分岔的地方。东南方上通南天门。从西南方的小路一直上登四里，是老龙池，有一池水在岭上的山坳间，不怎么清澈，僧人的静室大多在山岭外面。西南方侧刀峰的西面、雷祖峰的东面道路岔开。向东二里，登上侧刀峰。平缓行走在山顶上二里，走下山顶，越过山脊，非常狭窄。行走在赤帝峰北面一里，绕到赤帝峰东面，道路岔开。于是往南经由山坳中向东走，一里，转到天柱峰东面，便往南下走。五里，过了狮子山与大路会合，于是从岔路上向西进入福严寺，大殿已经倒塌，僧人佛鼎正谋划新建大殿。住在明道山房中。

二十七日　早闻雨，餐后行少止。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又西上二里，越南分之脊，转而北，循天柱西一里，上西来之脊，遂由脊上西南行，于是循华盖之东矣。一里，转华盖南，西行三里，循华盖西而北下。风雨大至，自是持盖行。北过一小坪，复上岭(1)，共一里，转而西行岭脊上。连度三脊，或循岭北，或循岭南，共三里而复上岭。于是直上二里，是为观音峰矣。由峰北树中行三里，雨始止，而

沉霾殊甚。又西南下一里，得观音庵，始知路不迷。又下一里，为罗汉台。有路自北坞至者，即南沟来道。于是复南上二里，连度二脊，丛木亦尽，峰皆茅矣。既逾高顶，南下一里，得丛木一丘，是为云雾堂。中有老僧，号东窗，年九十八，犹能与客同拜起。时雾稍开，又南下一里半，得东来大路，遂转西下，又一里半至涧，渡桥而西，即方广寺(2)。寺正殿崇祯初被灾，三佛俱雨中。盖大岭之南，石廪峰分支西下，为莲花诸峰；大岭之北，云雾顶分支西下，为泉室、天台诸峰。夹而成坞，寺在其中，寺始于梁天监中(3)。水口西去，环锁甚隘，亦胜地也。宋晦庵、南轩诸迹，俱没于火。寺西有洗衲池，补衣石在涧旁。渡水口桥，即北上山。西北登一里半，又平行一里半，得天台寺。寺有僧全撰，名僧也。适他出，其徒中立以芽茶馈。盖泉室峰又西起高顶，突为天台峰。西垂一支，环转而南，若大尾之掉，几东接其南下之支。南面水仅成峡，内环一坞如玦，在高原之上，与方广可称上下二奇。返宿方广庆禅、宁禅房(4)。

【注释】

(1)复上岭：季抄本作“复过上岭”，衍“过”字，据乾隆本、“四库”本删。

(2)方广寺：后已重修。右有纪念朱熹、张栻的二贤祠，前有“洗衲”等石刻。

(3)天监：南朝梁武帝年号，共十八年，时在502—519年。

(4)宁禅：原作“宁然”，据二十八日记改。

【译文】

二十七日　早上听见雨声，早餐后上路时雨逐渐停了。由寺西沿着天柱峰向南走一里，又往西上走二里，越过往南分支的山脊，转向北，沿着天柱峰向西一里，登上西面延伸来的山脊，便由山脊上往西南行，到这里沿着华盖峰的东面走了。一里，转到华盖峰南面，往西行三里，沿着华盖峰的西面往北下走。风雨猛烈来临，从这时起打着伞前行。向北走过一块小平地，又上岭，共一里，转向西行走在岭脊

上。接连越过三条山脊，有时沿着岭北走，有时沿着岭南走，共走三里后又上岭。从这里一直上走二里，这就是观音峰了。由山峰北面的树丛中前行三里，雨才停了，可黑沉沉的阴霾四面弥漫。又向西南下走一里，见到观音庵，才知道没有迷路。又下走一里，是罗汉台。有条路从北边的山坞中来的，是从南沟来的路。从这里再往南上登二里，一连越过两条山脊，丛林也完了，山峰上全是茅草了。越过高高的山顶后，向南下走一里，见到一座长满丛林的土丘，这里是云雾堂。庙中有个老和尚，法号叫东窗，年纪有九十八岁，还能起身与客人一同拜见。此时雾气稍稍散开了一些，又往南下走一里半，遇到东面来的大路，于是转向西下走，又走一里半到达山涧，过桥后往西行，就是方广寺。方广寺的正殿在崇祯初年被火灾烧毁，三尊佛像都淋在雨中。大体上大岭的南面，石廪峰分支往西下延，成为莲花峰等山峰；大岭的北面，从云雾峰的峰顶分支向西下延，成为泉室峰、天台峰等山峰。夹成山坞，寺庙在两列山的中间，寺庙始建于南朝梁代的天监年间(502—519)。从水口往西去，环绕闭锁得十分狭窄，也算是一处胜地了。宋代朱晦庵、张南轩的各种遗迹，都被火灾毁灭了。寺西有个洗衲池，补衣石在山涧旁。渡过水口上的桥，立即向北上山。往西北上登一里半，又平缓行走一里半，见到天台寺。寺中有位叫全撰的僧人，是位著名的僧人。恰好因其他事外出，他的徒弟中立拿芽茶馈赠给我。原来泉室峰西面又耸起高高的山顶，突起成为天台峰。西垂的一条支脉，环绕着转向南，好像一条巨大的尾巴掉转过来，东面几乎接到天台峰往南下延的支脉。南面的水流仅仅形成一条峡谷，峡谷内环绕成的一个山坞如玉玦，位于高原之上，与方广寺所在的山坞可称为上下两处奇景。返回来住在方广寺庆禅、宁禅的僧房中。

先是，余欲由南沟趋罗汉台至方广；比登古龙池，乃东上侧刀峰，误出天柱东；及宿福严，适佛鼎师通道取木，遂复辟罗汉台路。余乃得循之西行，且自天柱、华盖、观音、云雾至大坳，皆衡山来脉之脊，得一览无遗，实意中之事也。由南沟趋罗(汉)台亦迂，不若径登天台，然后南岳之胜乃尽。

【译文】

这之前，我想经由南沟前去罗汉台后再到方广寺；到登上古龙池时，便往东登上侧刀峰，错走到天柱峰东面；到住在福严寺时，恰好佛鼎法师修路去取木材，便又开辟了到罗汉台的路。我于是得以沿着这条路往西行，而且从天柱峰、华盖峰、观音峰、云雾峰到大坳，都是衡山山脉延伸而来的山脊，得以一览无遗，实在是意料中的事了。经由南沟前去罗汉台也很绕路，不如径直上登天台峰，这样之后南岳衡山的美景才可以全部看完。

二十八日　早起，风雨不收。宁禅、庆禅二僧固留，余强别之。庆禅送至补衲台而别。遂沿涧西行，南北两界，山俱茅秃。五里，始有石树萦溪，崖影溪声，上下交映。又二里，隔溪前山，有峡自东南来，与方广水合流西去。北向登崖，崖下石树愈密，涧在深壑，其中有黑、白、黄三龙潭，两崖峭削，故路折而上，闻声而已，不能见也。已而平行山半，共三里，过鹅公嘴，得龙潭寺。寺在天台西峰之下，南为双髻峰。盖天台、双髻夹而西来，以成龙潭之流；潭北上即为寺，寺西为狮子峰，尖削特立，天台以西之峰，至此而尽；其南隔溪即双髻西峰，而莲花以西之峰，亦至此而尽。过九龙，犹平行山半，五里，自狮子峰南绕其西，下山又五里，为马迹桥(1)，而衡山西面之山始尽。桥东去龙潭十里，西去湘乡界四十里(2)，西北去白高三十里(3)，南至衡阳界孟公坳五里。自马迹桥南渡一涧，涧即方广九龙水去白高者。即东南行，四里至田心。又越一小桥，一里，上一低坳，不知其为界头也(4)。过坳又五里，有水自东北山间悬崖而下，其高数十仞，是为小响水塘，盖亦衡山之余波也。又二里，有水自北山悬崖而下，是为大响水塘。阔大过前崖，而水分两级，转下峡间，初见上级，后见下级，故觉其不及前崖飞流直下也。前即宁水桥(5)，问水从何处，始知其南由唐夫沙河而下衡州草桥。盖自马迹南五里孟公坳分衡阳、衡山界处，其水北下者，即由白高下一殒江，南下者，即由沙河下草桥，是孟公坳不特两县分界，而实衡山西来过脉也。第其

坳甚平，其西来山即不甚高，故不之觉耳。始悟衡山来脉非自南来，乃由此坳东峙双髻，又东为莲花峰后山，又东起为石廪峰，始分南北二支，南为岣嵝、白石诸峰，北为云雾、观音以峙天柱。使不由西路，必谓岣嵝、白石乃其来脉矣。

【注释】

(1)马迹桥：今作“马迹”，在衡山县西隅。

(2)湘乡：明为县，隶长沙府，即今湘乡市。

(3)白高：今作“白果”，在衡山县西北隅。

(4)界头：应即今界牌，在衡阳县东隅。

(5)宁水桥：即今银溪桥。在衡阳县东。

【译文】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风雨不停。宁禅、庆禅二位僧人坚决挽留，我强行辞别了他们。庆禅把我送到补衲台后道别了。于是我沿着山涧往西行，南北两面，山全是光秃秃的，长满茅草。五里，开始有山石树丛萦绕着溪流，山崖的倒影，溪流的水声，上下交相辉映。又行二里，前方隔着溪流的山，有条峡谷从东南方过来，与方广寺流来的溪水合流后往西流去。向北上登山崖，山崖下面山石间的树丛更加茂密，山涧在幽深的壑谷中，壑谷中有黑、白、黄三个龙潭，两面的山崖峭拔陡削，所以道路曲折地往上走，只听见水声而已，不能看见龙潭。随后平缓前行在半山腰，共三里，过了鹅公嘴，走到龙潭寺。龙潭寺在天台峰的西峰下，南面是双髻峰。原来天台峰、双髻峰夹峙往西延伸而来，从而形成了龙潭那里的溪流；龙潭北边的山上就是龙潭寺，寺院西面是狮子峰，尖锐陡削，独自耸立，天台峰以西的山峰，到此地后结束；狮子峰的南面隔着溪流就是双髻峰的西峰，而莲花峰以西的山峰，也是到了此地后便完结了。过了九龙坪，还是平缓行走在半山腰，五里，从狮子峰南面绕到狮子峰西面，下山又走五里，是马迹桥，而衡山西面的山这才到了尽头。桥东距离龙潭有十

里，西面距离湘乡县界有四十里，西北方距离白高有三十里，南面距离衡阳县界孟公坳有五里。从马迹桥往南渡过一条山涧，这条山涧就是从方广寺、九龙坪流到白高的水流。随即往东南行，四里来到田心。又越过一座小桥，一里，登上一处低洼的山坳，不知道这里就是界头了。过了山坳又走五里，有流水从东北方山间的悬崖上奔流而下，瀑布高达几十丈，这是小响水塘，大概也是衡山水流的余波了。又行二里，有流水从北山的悬崖上奔流而下，这是大响水塘。水面宽处大过前边那座悬崖，而且水分为两级，转下峡谷中，最初只看见上面一级，后来才见到下面的一级，所以觉得这里不如前边从悬崖上飞流直下壮观。前边就是宁水桥，打听水从何处流来，这才知道这条水流往南经由唐夫沙河后下流到衡州府的草桥。大体上从马迹桥南面五里衡阳、衡山两县分界处的孟公坳起，这一带的水往北下流的，便经由白高下流到一殒江，往南下流的，就经由沙河下流到草桥，这样，孟公坳不但是两县的分界处，而且实际上是衡山山脉往西延伸而来经过的地方。只是这个山坳很平坦，衡山往西延伸来的山就不怎么高，所以没有觉察到罢了。这才明白衡山延伸过来的山脉不是从南面来的，而是从这个山坳往东延伸耸峙为双髻峰，又往东成为莲花峰的后山，又往东耸起成为石廪峰，这才分为南北两条支脉，南面的支脉是岣嵝峰、白石峰等山峰，北面的支脉是云雾峰、观音峰，进而耸峙为天柱峰。假使不从西面的路走，必定认为岣嵝峰、白石峰就是从衡山直接延伸过来的山脉了。

由宁水桥饭而南，五里，过国清亭(1)，逾一小岭，为穆家洞(2)。其洞回环圆整，水自东南绕至东北，乃石廪峰西南峡中水；山亦如之，而东附于衡山之西。径洞二里，复南逾一岭，一里，是为陶朱下洞，其洞甚狭，水直西去。路又南入峡，二里，复逾一岭，为陶朱中洞，其水亦西去。又南二里，上一岭，其坳甚隘，为陶朱三洞，其洞较宽于前二洞，而不及穆洞之回环也。二里，又逾一岭，为界江，其水由东南向西北去。界江之西为大海岭。溯水南行一里，上一坳，亦甚平，乃衡之脉又西度为大海岭者。其坳北之水，即西北下唐夫；其

坳南之水，即东南下横口者也。逾坳共一里，为傍塘(3)，即随水东南行。五里，为黑山，又五里，水口，两山逼凑，水由其内破壁而入，路逾其上。一里，水始出峡，路亦就夷。又一里，是为横口。傍塘、黑山之水南下，岣嵝之水西南来，至此而合。其地北望岣嵝、白石诸峰甚近(4)，南去衡州尚五十里，遂止宿旅店。是日共行六十里。

【注释】

(1)国清亭：今为国清寺，又作“国庆”。

(2)穆家洞：今作“莫家洞”。以上皆在衡阳县东境。

(3)傍塘：今作“伴塘”，在衡阳县东隅。

(4)岣嵝(gǒu lǒu)：衡山诸峰之一，过去曾被认为衡山主峰，因此衡山又名岣嵝山。

【译文】

在宁水桥吃饭后往南行，五里，经过国清亭，越过一座小山岭，是穆家洞。这个洞曲折环绕，又圆又齐整，水从东南面绕到东北面，是石廪峰西南面峡谷中的水流；山也是如此，而后往东连接着衡山的西面。穿过洞中二里，再向南越过一座岭，一里，这里是陶朱下洞，这个洞非常狭窄，水一直往西流去。道路又往南进入山峡中，二里，再次越过一座岭，是陶朱中洞，洞中的水也是向西流去。又向南二里，登上一座山岭，岭上的山坳十分狭窄，是陶朱三洞，这个洞比前边的两个洞较宽一些，却赶不上穆家洞那样曲折环绕。二里，又越过一座岭，是界江，江水由东南向西北流去。界江的西面是大海岭。溯江水往南行一里，登上一个山坳，也是非常平坦，是衡山的山脉又往西延伸形成大海岭的山坳。这个山坳北面的水，就是往西北下流到唐夫沙河的水流；山坳南面的水，就是往东南下流到横口的水流。穿越山坳共走一里，是傍塘，随即顺着水流往东南行。五里，是黑山，又行五里，到水口，两面的山紧逼凑在一起，水流由两山之间破壁而入，道路翻越到山上。一里，水这才流出峡谷，道路也走上了平地。

又行一里，这里是横口。傍塘、黑山的水往南下流，岣嵝峰的水从西南方流来，来到此地后合流。从此地向北望岣嵝峰、白石峰非常近，南面距离衡州府城还有五十里，便停下来住在旅店中。这一天共走了六十里路。

二十九日　早起，雨如注，乃踯躅泥途中。沿溪南行，逾一小岭，是为上梨坪。又逾一小岭，五里，是为下梨坪，复与溪遇。又循溪东南下，十里，为杨梅滩(1)，有石梁南北跨溪上，溪由梁下东去，路越梁东南行。五里入排冲，又行排中五里，南逾青山坳。排冲者，冈自谭碧岭东南至青山，分为两支，俱西北转，两冈排闼，夹成长坞，缭绕为田，路由之入，至青山而坞穷。乃逾坳而南，陂陀高下，滑泞几不留足，而衣絮沾透，亦疲而不觉其寒。十里，下望日坳(2)，为黄沙湾，则蒸江自西南沿山而来，路遂随江东南下，又五里为草桥，即衡州府矣(3)。觅静闻，暮得之绿竹庵天母殿瑞光师处。亟投之，就火炙衣，而衡山古太坪僧融止已在焉。先是，予过古太坪，上古龙池，于山半问路静室。而融止及其师兄应庵双瞽。苦留余。余急辞去，至是已先会静闻，知余踪迹。盖融止扶应庵将南返桂林七星岩，故道出于此，而复与之遇，亦一缘也。

【注释】

(1)杨梅滩：今作“杨梅桥”，在衡阳县东隅。

(2)望日坳：今作“望城坳”，在衡阳市北郊。

(3)衡州府：治衡阳，即今湖南衡阳市。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大雨如注，只好艰难地行进在泥泞的道路上。沿着溪流往南行，越过一座小岭，这里是上梨坪。又越过一座小岭，五里，这里是下梨坪，再次与溪流相遇。又沿着溪流往东南下走，十里，是杨梅滩，有座石桥南北向横跨在溪流上，溪水经由桥下

向东流去，道路越过石桥往东南行。五里进入排冲，又行走在排冲中五里，向南越过青山坳。排冲这地方，山冈从谭碧岭往东南延伸到青山坳，分为两条支脉，都是向西北转，两面的山冈像门扉一样排列，夹成长长的山坞，缭绕成为田地，道路由山坞中进去，到青山坳后山坞到了头。于是穿过山坳往南走，山坡高低不平，湿滑泥泞几乎不能站住脚，而且衣服中的棉絮湿透了，也因为疲倦而不觉得湿衣服寒冷。十里，走下望日坳，是黄沙湾，就见蒸江自西南方沿着山流来，道路于是顺着江流往东南下走，又行五里是草桥，就是衡州府城了。去寻找静闻，傍晚时分在绿竹庵天母殿瑞光禅师处找到他。急忙赶到房中去，凑近火烘烤衣服，而衡山古太坪的僧人融止已经在屋中了。这之前，我路过古太坪，上登古龙池，在半山腰到融止的静室中去问路，而融止和他的师兄应庵双目失明。苦苦挽留我。我急着辞别后离开，到此时已经先见到静闻，知道我的行踪。原来融止扶着应庵即将南下返回桂林七星岩，所以途中经过此地，而我再次与他们相遇，也是一种缘分了。

绿竹庵在衡北门外华严、松萝诸庵之间。八庵连络，俱幽静明洁，呗诵之声相闻(1)，乃藩府焚修之地(2)。盖桂王以亲藩乐善，故孜孜于禅教云。

【注释】

(1)呗(bèi)诵：僧人诵唱经偈。呗，梵语“呗匿”的略称，意为佛教所唱的赞偈。

(2)焚修：焚香修道。

【译文】

绿竹庵在衡州府城北门外华严庵、松萝庵等寺庵之间。八个寺庵连在一起，都很幽雅安静，明亮清洁，诵经的声音互相听得见，是桂王府焚香修行的地方。大概桂王因为是宗亲藩王而乐于行善，所以孜孜不倦于信奉佛教。

三十日　游城外河街，泞甚。暮，返宿天母殿。

【译文】

三十日　游览城外的河街，泥泞极了。傍晚，返回天母殿住宿。

二月初一日　早饭于绿竹庵，以城市泥泞，不若山行。遂东南逾一小岭，至湘江之上。共一里，溯江至蒸水入湘处。隔江即石鼓合江亭。渡江登东岸，东南行，其地陂陀高下，四里，过把膝庵，又二里，逾把膝岭。岭南平畴扩然，望耒水自东南来，直抵湖东寺门，转而北去。湖东寺者，在把膝岭东南三里平畴中，门对耒水，万历末无怀禅师所建，后憨山亦来同栖，有静室在其间。余至，适桂府供斋，为二内官强斋而去。乃西行五里，过木子、石子二小岭，从丁家渡渡江(1)，已在衡城南门外。登崖上回雁峰(2)，峰不甚高，东临湘水，北瞰衡城(3)，俱在足下，雁峰寺笼罩峰上无余隙焉，然多就圮者。又饭于僧之千手观音殿。乃北下街衢，淖泥没胫，一里，入南门，经四牌坊，城中阛阓与城东河市并盛。又一里，经桂府王城东，又一里，至郡衙西，又一里，出北门，遂北登石鼓山(4)。山在临蒸驿之后，武侯庙之东，湘江在其南，蒸江在其北，山由其间度脉，东突成峰，前为禹碑亭，大禹《七十二字碑》在焉。其刻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而漶漫殊甚(5)，字形与译文亦颇有异者。其后为崇业堂，再上，宣圣殿中峙焉。殿后高阁甚畅，下名回澜堂，上名大观楼。西瞰度脊，平临衡城，与回雁南北相对，蒸、湘夹其左右，近出窗槛之下，惟东面合流处则在其后，不能全括。然三面所凭擥(6)，近而万家烟市，三水帆樯，湘江自南，蒸江自西，耒江自东南。远而岳云岭树，披映层叠，虽书院之宏伟，不及吉安白鹭大观，地则名贤乐育之区，而兼滕王、黄鹤之胜(7)，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学之所(8)。非白鹭之所得侔矣。楼后为七贤祠，祠后为生生阁。阁东向，下瞰二江蒸、湘。合流于前，耒水北入于二里外，与大观楼东西易向。盖大观踞山顶，收南北西三面之奇，而此则东尽二水同流之胜者也。又东为合江亭，其址较下而临流愈近。亭南崖侧，一隙高五尺，如合掌东向，侧肩入，中容二人，是为

朱陵洞后门。求所谓“六尺鼓”不可得，亭下濒水有二石如竖碑，岂即遇乱辄鸣者耶？自登大观楼，正对落照，见黑云衔日，复有雨兆。下楼，践泥泞冒黑过青草桥，东北二里入绿竹庵。晚餐既毕，飓风怒号，达旦甫止，雨复潇潇下矣。

【注释】

(1)丁家渡：今名“丁家码头”。原作“下家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回雁峰：在衡阳古城南门外，今雁峰广场旁，海拔95.4米。雁峰寺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近年，重建了雁峰寺、望岳台、回雁亭等，辟为公园。

(3)北瞰衡城：“北”，原作“南”，据乾隆本改。“四库”本作“北瞰郡城”。

(4)石鼓山：在衡阳古城北门外，湘江与蒸水汇合处，一山雄峙，伸入江中，又名石鼓嘴，海拔68米。原有石鼓书院、大观楼、合江亭等建筑，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近年参考徐霞客的记录陆续修复。

(5)漶(huàn)漫：模糊不可辨识。

(6)擥：通“牵”。

(7)滕王、黄鹤之胜：即滕王阁、黄鹤楼。滕王阁，在江西南昌沿江路赣江东岸，后毁，近年重建。黄鹤楼，原在湖北武昌蛇山上，1884年毁于火，后另修了一座纯阳楼，规模远不如前，修建长江大桥时，此楼已拆。近年重建。

(8)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韩文公即韩愈(768—824)，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因上疏劝谏，被贬多次，出为阳山令、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死后谥文，故称韩文公。朱晦庵即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人(今属江西)。曾知南康军，恢复庐山白鹿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家，他的理学对封建社会后期有很大的影响。死后谥“文”，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张南轩即张栻(1133—1180)，字敬夫、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人，后迁于衡阳，丞相张浚之子。曾出知严州、袁州、静江府，官至右文殿修撰。南宋著名思想家，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死后谥“宣”。

【译文】

二月初一日　在绿竹庵吃了早饭，因为城中集市上泥泞，不如从山中走。于是往东南越过一座小岭，来到湘江的岸上。共一里，溯江流来到蒸水汇入湘江的地方。隔着江流之处就是石鼓合江亭。渡过江流登上东岸，往东南行，这个地方山坡高高低低的，四里，路过把膝庵，又行二里，越过把膝岭。把膝岭南面平旷的田野非常开阔，望见耒水自东南方流来，直抵湖东寺寺门前，转向北流去。湖东寺这座寺院，在把膝岭东南三里平旷的原野中，寺门对着耒水，是万历末年无怀禅师创建的，后来憨山也前来一同居住，有静室在寺中。我来到时，恰好桂王府供应斋饭，被两个宦官强逼着吃了斋饭后离开。于是往西行五里，翻过木子岭、石子岭两座小岭，从丁家渡渡江，已经在衡州府城的南门外。登岸后上登回雁峰，山峰不怎么高，东边面临湘江，北面俯瞰着衡州府城，都在脚下，雁峰寺笼罩在山峰上没有空余的缝隙，然而多半是就要倒塌的殿宇。又在僧人住的千手观音殿吃饭。于是向北下到街道中，泥淖污泥淹没了小腿，一里，进入南门，经过四牌坊，城中的街市店铺与城东河边上的集市一样兴盛。又行一里，经过桂王府的王城东面，又行一里，来到府衙西边，又行一里，出了北门，于是向北上登石鼓山。石鼓山在临蒸驿的后面，武侯庙的东面，湘江在山的南面，蒸江在山的北面，山脉由其中延伸而过，东面突起成为山峰，前边是禹碑亭，大禹的《七十二字碑》在亭子中。这块碑刻较前边我临摹的望日亭中的石碑稍显古朴一些，但字迹磨损模糊不清，特别严重，字形与译文也很有些不同的地方。亭子后面是崇业堂，再上走，宣圣殿屹立在中央。宣圣殿后面高高的楼阁十分畅达，下面名叫回澜堂，上面名叫大观楼。西面俯瞰延伸而过的山脊，平平地面临着衡州府城，与回雁峰南北相对，蒸江、湘江夹在楼阁的左右，近在窗户门槛的下方流过，唯有东面两江合流处则是在楼阁的后面，不能全部囊括进来。然而三面所凭临延揽的景色，近处是万家烟火的集市，三条江水中的帆船，湘江自南面流来，蒸江自西面流来，耒江自东南方流来。远处是山岳、白云和山岭上的树林，层层叠叠，互相覆盖掩映，虽然书院的宏伟程度，赶不上吉安府白鹭书院那样壮观，但却是名士贤达乐意培育人才的一个地方，而且兼有滕王阁、黄鹤楼那样的

优美景色，是韩文公、朱晦庵、张南轩讲学的场所。不是白鹭书院所能够比得上的了。楼后是七贤祠，祠堂后面是生生阁。生生阁面向东，下面俯瞰着两条江流蒸江、湘江。在前方合流，耒水在北边二里之外汇入湘江，与大观楼东西方向相反。大观楼盘踞在山顶，收揽了南、北、西三面的奇景，而这座生生阁则是在东面尽收两条江水同流之美景了。又往东是合江亭，亭子的基址较为低下而且濒临江流更近。亭子南面的石崖侧边，有一条高五尺的缝隙，像合起来的手掌，面向东方，侧着肩头进去，里面能容下两个人，这是朱陵洞后洞口。去找所谓的“六尺鼓”没能找到，亭子下方濒临江水处有两块岩石如竖立的石碑，难道这就是遇上战乱就会鸣叫的石头吗？自从登上大观楼，正对着落日晚照，看见黑云含着太阳，又有下雨的征兆。下楼来，踩着泥泞冒着黑夜走过青草桥，向东北二里进入绿竹庵。晚餐完毕后，飓风怒号，到天亮才停止，雨又潇潇地下起来了。

衡州城东面濒湘，通四门(1)，余北西南三面鼎峙，而北为蒸水所夹。其城甚狭，盖南舒而北削云。北城外，则青草桥跨蒸水上，此桥又谓之韩桥，谓昌黎公过而始建者。然文献无征，令人但有草桥之称而已。而石鼓山界其间焉。盖城之南，回雁当其上泻；城之北，石鼓砥其下流，而潇湘循其东面，自城南抵城北，于是一合蒸，始东转西南来，再合耒焉。

【注释】

(1)衡州城东面濒湘，通四门：衡州府古城共7座城门。东临湘江，从北往南顺序为潇湘门、宾日门(柴埠门)、阅江门(铁楼门)。西北为望湖门(小西门)，西南为安西门(大西门)。南对回雁峰，称回雁门，又称南门。北对南岳衡山，称瞻岳门，又称北门。

【译文】

衡州城东面濒临湘江，通有四道城门，余下的北、西、南三面像鼎一样对峙着，而北面被蒸水夹着。这座城很狭小，大体上是南面舒

展而北面尖尖的。北城之外，便是青草桥跨在蒸水上，这座桥又被称为韩桥，说是韩昌黎先生经过此地才开始建造的桥。然而文献中没有证据，今天的人只有草桥的称呼而已。而石鼓山隔在两者之间。城的南面，回雁峰挡在江流的上游；城的北面，石鼓山像砥柱一样在江流的下游，而潇水、湘江沿着城的东面，自城南流到城北，在那里首先汇合蒸水，这才从东面转向西南流来，再次汇合耒水。

蒸水者(1)，由湘之西岸入，其发源于邵阳县耶姜山(2)，东北流经衡阳北界，会唐夫、衡西三洞诸水，又东流抵望日坳为黄沙湾，出青草桥而合于石鼓东。一名草江，以青草桥故。一名沙江，以黄沙湾故。谓之蒸者，以水气如蒸也。舟由青草桥入，百里而达水福，又八十里而抵长乐。

【注释】

(1)蒸水：原作“葵水”，据本日记上下文改。今仍称蒸水。

(2)邵阳县：为宝庆府附郭县，即今邵阳市。

【译文】

蒸水，由湘江的西岸汇入湘江，它发源于邵阳县的耶姜山，往东北流经衡阳县北境，汇合唐夫、衡山西面三个洞等地的水流，又向东流到望日坳形成黄沙湾，流出青草桥后在石鼓山东面合流。一个名字叫草江，因为青草桥的缘故。另一个名字叫沙江，因为黄沙湾的缘故。而把它称为蒸水的原因，是因为江面上的水汽像蒸汽一样的了。船只由青草桥进入江中，一百里后到达水福，又行八十里后抵达长乐。

耒水者，由湘之东岸入，其源发于郴州之耒山，西北流经永兴、耒阳界。又有郴江发源于郴之黄岑山，白豹水发源于永兴之白豹山，资兴水发源于钴鉧泉，俱与耒水会。又西抵湖东寺，至耒口而合于回雁塔之南。舟向郴州、宜章者，俱由此入，过岭，下武水(1)，入广之浈江(2)。

【注释】

(1)武水：又称武溪，今仍称武水，在骑田岭以南，为广东北江源。

(2)浈(zhēn)江：北江明代称浈江。

【译文】

耒水，由湘江的东岸汇入湘江，它发源于郴州的耒山，往西北流经永兴县耒阳县境内。又有郴江发源于郴州的黄岑山，白豹水发源于永兴县的白豹山，资兴水发源于钴鉧泉，都与耒水汇合。又往西流抵湖东寺，流到耒口后在回雁塔的南面合流。通向郴州、宜章县的船只，都经由此处进入江中，越过南岭，下到武水中，进入广东省的浈江。

来雁塔者，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石鼓从州城东北特起垂江，为第一重；雁塔又峙于蒸水之东、耒水之北，为第二重。其来脉自岣嵝转大海岭，度青山坳，下望日坳，东南为桃花冲，即绿竹、华严诸庵所附丽高下者。又南濒江，即为雁塔，与石鼓夹峙蒸江之左右焉。

【译文】

来雁塔这地方，是衡州府城下游的第二重水口山。石鼓山从衡州府城东北方孤零零地耸起下垂到江边，成为第一重；雁塔山又耸峙在蒸水的东面、耒水的北面，成为第二重。那延伸而来的山脉起自岣嵝峰转到大海岭，延过青山坳，下延到望日坳，东南方形成桃花冲，就是绿竹庵、华严庵众多寺庵高低错落依附着的地方。又往南濒临江流，便成为雁塔山，与石鼓山夹峙在蒸江的左右两岸。

衡州之脉，南自回雁峰而北尽于石鼓，盖邵阳、常宁之间迤逦而来，东南界于湘，西北界于蒸，南岳岣嵝诸峰，乃其下流回环之脉，非同条共贯者。徐灵期谓南岳周回八百里，回雁为首，岳麓为足(1)，遂以回雁为七十二峰之一，是盖未经孟公坳，不知衡山之起于双髻也

(2)。若岳麓诸峰磅礴处，其支委固远矣。

【注释】

(1)岳麓：又称灵麓峰，为衡山七十二峰之一，被认为衡山之足，故称岳麓。即今岳麓山，在长沙市郊，湘江西岸，海拔297米。山上名胜古迹甚多，风景如画，长沙全市及湘江可尽收眼底。岳麓书院在山东麓，倚山面水，现在湖南大学内，屋舍尚存。

(2)徐霞客对衡山的考察已超出一般游客赏玩的风景名胜区的范围，他多用了几天时间，从前山到后山，至马迹桥、孟公坳，以后又反复踏勘衡阳一带的山水形势，他考察了作为自然地理实体的衡山，从而否定了衡山七十二峰的陈说。

【译文】

衡州府的山脉，南面起自回雁峰而北边在石鼓山到了尽头，大概是从邵阳县、常宁县之间逶迤延伸而来，东南以湘江为界，西北以蒸江为界，南岳衡山岣嵝峰等山峰，是主脉下段回旋环绕的山脉，不是一条共同贯通的山脉。徐灵期认为南岳周围八百里，回雁峰是头，岳麓山是尾，便把回雁峰算为七十二峰之一，这大概是没有从孟公坳走过，不知道衡山是起源于双髻峰了。至于岳麓山等群峰磅礴蜿蜒之处，它的支脉逶迤延伸本来就很远了。

初二日　早起，欲入城，并游城南花药山。雨势不止，遂返天母庵。庵在修竹中，有乔松一株当户，其外层冈回绕，竹树森郁，俱在窗槛之下，前池浸绿，仰色垂痕，后坂帏红，桃花吐艳。原名桃花冲。风雨中春光忽逗，而泥屐未周，不能无开云之望。下午，滂沱弥甚，乃拥炉瀹茗，兀坐竟日。

【译文】

初二日　早早起床，打算进城去，并游览城南的花药山。雨势不停，便返回天母庵。天母庵在修长的竹丛中，有一棵高大的松树挡在

门口，寺庵外面层层山冈回绕，竹丛树林茂密葱茏，都在窗户门槛之下，前方的池塘浸润着绿色的水波，仰望山色，倒映下痕迹，后面的山坡上红花像帷幔一样，是桃花吐艳。原名叫桃花冲。风雨中春光忽然来逗引人，可我满是污泥的脚步还没有游遍四周，不能没有云开雾散的指望。下午，大雨滂沱雨势更大了，只能围着火炉煮茶喝，静坐了一整天。

初三日　寒甚，而地泞天阴，顾仆病作，仍拥炉庵中，作《上封寺募文》。中夜风声复作，达旦仍(未)止雨。

【译文】

初三日　寒冷极了，而且地上泥泞天又阴着，顾仆的病发作了，仍然在庵中围着火炉，写了《上封寺募文》。半夜风声又大作，到天明时雨仍然没有停下来。

初四日　雨，拥炉庵中，作完初上人《白石山精舍引》。

【译文】

初四日　下雨，围着火炉坐在庵中，为完初上人写了《白石山精舍引》一文。

初五日　峭寒，酿雨。令顾仆往河街城东濒湘之街，市肆所集。觅永州船，余拥炉书《上封疏》、《精舍引》，作《书怀诗》呈瑞光。

【译文】

初五日　严寒，酝酿着雨。命令顾仆前往河街城东濒临湘江的一条街道，集市店铺聚集的场所。去寻找到永州府的船，我围坐在火炉旁书写《上封疏》、《精舍引》，作了《书怀诗》呈送给瑞光禅师。

初六日　雨止，泞甚。入城拜乡人金祥甫，因出河街。抵暮返，

雨复霏霏。金乃江城金斗垣子(1)，随桂府分封至此。其弟以荆溪壶开肆东华门府墙下(2)。

【注释】

(1)江城：霞客故乡江阴的别称。

(2)荆溪壶：江苏宜兴烧造的陶壶，为饮茶最好的茶具。宜兴的紫砂陶器，今仍著名。

【译文】

初六日　雨停了，非常泥泞。进城去拜见家乡人金祥甫，便出城来到河街。到傍晚时返回庵中，雨又霏霏地下起来。金祥甫是江阴城金斗垣的儿子，跟随桂王分封来到此地。他的弟弟在东华门王府围墙下开了一间出售荆溪壶的店铺。

初七日　上午开霁。静闻同顾仆复往河街更定永州舡。余先循庵东入桂花园。乃桂府新构庆桂堂地(1)，为赏桂之所。前列丹桂三株，皆耸干参天，接荫蔽日。其北宝珠茶五株，虽不及桂之高大，亦郁森殊匹。又东为桃花源。西自华严、天母二庵来，南北俱高冈夹峙，中层叠为池，池两旁依冈分坞，皆梵宫绀宇(2)，诸藩阉亭榭(3)，错出其间。桃花源之上即桃花冲，乃岭坳也。其南之最高处新结两亭，一曰停云，又曰望江，一曰望湖，在无忧庵后修竹间。时登眺已久，乃还饭绿竹庵。复与完初再上停云，从其北逾桃花冲坳，其东冈夹成池，越池而上，即来雁塔矣。塔前为双练堂，西对石鼓，返眺蒸、湘交会，亦甚胜也。塔之南，下临湘江，有巨楼可凭眺，惜已倾圮。楼之东即为耒江北入之口，时日光已晶朗，岳云江树，尽献真形。乃趣完初觅守塔僧(4)，开扃而登塔，历五层。四眺诸峰，北惟衡岳最高，其次则西之雨母山，又次则西北之大海岭，其余皆冈陇高下，无甚峥嵘，而东南二方，固豁然无际矣。湘水自回雁北注城东，至石鼓合蒸，遂东转，经塔下，东合耒水北去，三水曲折，不及长江一望无尽，而纡回殊足恋也。眺望久之，恐静闻觅舟已还，遂归询之，则舟之行尚在二日后

也。是日颇见日影山光，入更复雨。

【注释】

(1)构：建造。

(2)梵(fàn)宫：即佛教寺庙。梵，为“梵摩”的省称，意即清净、寂静。原为婆罗门教用语，被佛教沿用来称呼与佛教有关的事物。绀(gàn)宇：佛寺的别称。绀，深青带红的颜色。

(3)藩(fān)：封建王朝分封在各地的诸王。阉(yān)：宦官。

(4)趣(cù)：催促。

【译文】

初七日　上午晴开。静闻和顾仆又前往河街再次去预定去永州府的船。我先沿着天母庵往东进入桂花园。是在桂王府新近建造的庆桂堂的地面上，是赏桂花的场所。前面排列着三棵丹桂，都是枝干高耸参天，树荫连接在一起，遮蔽天日。这里的北边有五棵宝珠茶，虽然不如丹桂那样高大，也是郁郁葱葱，极少有能够匹敌的。又往东去是桃花源。西面从华严庵、天母庵两座寺庵过来，南北两面都是高高的山冈夹峙着，中间层层叠叠地形成水池，水池两旁紧靠山冈处分别是山坞，都是佛寺庙宇，以及藩王和宦官们的亭台楼榭，错杂地出现在山坞中。桃花源的上面就是桃花冲，是山岭上的一个山坳。山坳南边的最高处新建了两座亭子，一座叫停云亭，又叫望江亭，一座叫望湖亭，在无忧庵后面的修竹丛中。此时登高眺望已经过了很久，这才回到绿竹庵吃饭。又与完初再次登上停云亭，从亭子北边越过桃花冲的山坳，山坳东面的山冈夹成水池，越过水池往上走，就到来雁塔了。来雁塔前方是双练堂，西边面对着石鼓山，回头眺望蒸江、湘江交汇之处，也是极为优美的景色。来雁塔的南边，下临湘江，有座巨大的楼阁可以登高眺望，可惜已经倒塌。楼阁的东面就是耒江往北汇入湘江的水口，此时日光已经亮晶晶的很晴朗，山岳、白云、江流和树林，全都献出真实的形状来。于是催促完初去找守塔的僧人，打开门登上塔，

共经过了五层。四面眺望群峰，唯有北面的衡山最高，其次便是西面的雨母山，再其次则是西北方的大海岭，其余都是高低不一的山冈和土陇，没有什么山势峥嵘的高山，因而东、南两个方向，自然就广阔无边了。湘江自回雁峰北面奔流到城东，流到石鼓山汇合蒸水，随后便向东转，流经塔下，往东汇合耒水后向北流去，三条江水曲曲折折的，不像长江那样一望无际，然而迂回曲折的景致非常值得留恋。眺望了很久，担心静闻去找船已经回来，便回来问他，原来船还要在两天后才出发。这一天很是看见了一些太阳的影子和山间的风光，进入庵中后又下起雨来。

按雨母山在府城西一百里，乃回雁与衡城来脉，兹望之若四五十里外者，岂非雨母，乃伊山耶？恐伊山又无此峻耳。《志》曰："伊山在府西三十五里，乃桓伊读书处(1)。"而雨母则大舜巡狩所经，亦云云阜。余苦久雨，望之不胜曲水之想(2)。

【注释】

(1)桓伊：东晋谯国铚县人(今安徽宿县西南)，字叔夏，小字子野，一作"野王"。前秦苻坚南下时，他与谢玄、谢琰大破秦军于淝水，稳定了东晋的偏安局面。后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

(2)曲水之想：古代风俗于中历三月上旬的巳日，就水滨宴饮，举行仪式，认为可除灾去邪。魏以后固定为三月三日。后人因引水环曲成渠，流觞取饮，相与为乐，称为"曲水"。

【译文】

据考察，雨母山在府城西面一百里处，是回雁峰与衡州府城的山脉延伸过来的地方，现在远望它像是在四五十里外的山，难道不是雨母山，而是伊山吗？恐怕伊山又没有这样高峻了。志书上说："伊山在府城西面三十五里处，是桓伊读书的地方。"而雨母山则是大舜巡视天下经过的地方，也叫云阜山。我苦于下了很长时间的雨，望着雨母山，不再有曲水流觞的向往。

初八日　晨起雨歇，抵午有日光，遂入城，经桂府前(1)。府在城

之中，圆亘城半，朱垣碧瓦，新丽殊甚。前坊标曰“夹辅亲潢”，正门曰“端礼”。前峙二狮，其色纯白，云来自耒河内百里。其地初无此石，建府时忽开得二石笋，俱高丈五，莹白如一，遂以为狮云。仍出南门，一里，由回雁之麓又西一里，入花药山。山不甚高，即回雁之西转回环而下府城者。诸峰如展翅舒翼，四拱成坞，寺当其中，若在围城之内，弘敞为一方之冠。盖城北之桃花冲，俱静室星联，而城南之花药山，则丛林独峙者也。寺名报恩光孝禅寺。寺后悬级直上，山顶为紫云宫，则道院也。其地高耸，可以四眺。还寺，遇锡僧觉空，兴道人。其来后余，而先至此。因少憩方丈，观宋徽宗弟表文。其弟法名琼俊，弃玉牒而游云水。时知府卢景魁之子移酌入寺，为琼俊所辱，卢收之狱中，潜书此表，令狱卒王祐入奏，徽宗为之斩景魁而官王祐。其表文与徽宗之御札如此，寺僧以为宗门一盛事。然表中称衡州为邢州，御札斩景魁，即改邢为衡，且以王祐为衡守。其说甚俚(2)，恐寺中捏造而成，非当时之实迹也。出寺，由城西过大西门、小西门，城外俱巨塘环绕，阛阓连络(3)。共七里，东北过草桥，又二里，入绿竹庵，已薄暮矣。是日雨已霁，迨中夜，雨声复作，潺潺达旦而不止。

【注释】

(1)桂：即桂端王朱常瀛。《游记》中亦称“桂藩”、“桂王”。为明神宗庶七子，1601年封王，1627年就藩衡州府。1643年，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下衡州，朱常瀛由永州入广西，寄居苍梧，第二年死。

(2)俚(lǐ)：鄙俗。

(3)阛阓(huán　huì)：指市区的街道和店铺。阛，市区的墙。阓，市区的门。

【译文】

初八日　早晨起床雨停了，到中午有了阳光，于是进城，途经桂王府前。王府在城的中央，圆圆地横贯半座城，红墙绿瓦，崭新艳丽

极了。前方的牌坊上标着“夹辅亲潢”，正门叫做“端礼门”。前边屹立着两只石狮子，狮子的颜色是纯白色，据说石料来自于百里外的耒河中。此地原来没要这种石头，建王府时忽然开挖到两根石笋，都是高一丈五尺，晶莹洁白完全一致，便把它们做成石狮等等。仍然走出南门，一里，经由回雁峰的山麓又向西一里，进入花药山。山不怎么高，就是回雁峰转向西回绕下延到府城的山。群峰如舒展开来的翅膀，四里拱卫形成一个山坞，寺院位于山坞中，就好像在围城之中，宏大宽敞，在这一带算是第一。原来城北的桃花冲，全是静室，像繁星一样连在一起，而城南的花药山，则是独自耸立着一座寺院。寺名叫报恩光孝禅寺。从寺后高悬的石阶一直上登，山顶是紫云宫，却是一座道院。这里地势高耸，可以四面眺望。返回寺中，遇见无锡县僧人觉空，是兴道人。他在我后来，却先到达此地。因而在方丈中稍事休息，观看宋徽宗弟弟的一个奏表。宋徽宗的弟弟法名叫琼俊，抛弃了皇族身份去云游山水。当时的知府卢景魁的儿子把酒宴搬到寺中来，被琼俊侮辱，卢景魁把他收捕到监狱中，他暗中写了这个奏表，让狱卒王祐进京上奏，宋徽宗为此斩了卢景魁而让王祐做了官。琼俊的表文与宋徽宗的御笔公文是如此写的，寺中的僧人认为是佛门中的一件盛事。然而奏表中把衡州称为邢州，宋徽宗批斩卢景魁的公文，就把“邢”改为“衡”，并且任用王祐为衡州的知府。这个说法十分鄙俗，恐怕是寺中的僧人捏造编成的，不是当时的实际事迹了。出寺来，由城西走过大西门、小西门，城外全是巨大的池塘环绕着，街市连接不断。共七里，往东北走过草桥，又行二里，进入绿竹庵，已经临近黄昏了。这天雨已经停了，到半夜时，雨声又潺潺作响，到天明都没停。

初九日　雨势不止，促静闻与顾仆移行李舟中，而余坐待庵中。将午，雨中别瑞光，过草桥，循城东过瞻岳、潇湘、柴埠三门，入舟。候同舟者，因复入城，市鱼肉笋米诸物。大鱼每二三月水至衡山县放子，土人俱于城东江岸以布兜围其沫，养为雨苗，以大艑贩至各省(1)，皆其地所产也。过午出城，则舟以下客移他所矣。与顾仆携物匍匐雨中，循江而上，

过铁楼及回雁峰下，泊舟已尽而竟不得舟。乃觅小舟，顺流复觅而下，得之于铁楼外。盖静闻先守视于舟，舟移既不为阻，舟泊复不为觇，听我辈之呼棹而过，杂众舟中竟不一应，遂致往返也。是日雨不止，舟亦泊不行。

【注释】

(1)艑(biàn)：扁舟，形扁而浅的船。

【译文】

初九日　雨势不停，催促静闻与顾仆把行李搬到船中，而我坐在庵中等待。将近中午时，在雨中告别了瑞光，走过草桥，沿着城东经过瞻岳、潇湘、柴埠三座城门，进入船中。等候同船走的人，因而又进城来，买了鱼肉、竹笋、大米等物品。大鱼每年二三月份游水到衡山县产卵，当地人都在城东的江岸上用布兜围起水泡样的鱼卵，养成鱼苗，用大型扁舟贩卖到各省，都是此地所出产的了。过了中午出城来，却发现船因为要下乘客移到别的地方去了。与顾仆带着买来的物品爬行在雨中，沿着江流往上走，经过铁楼和回雁峰下，停泊在江中的船已经完了却竟然找不到我坐的船。于是找到一条小船，顺流再往下游去找，在铁楼外边找到船。原来是静闻事先在船上看守，船移动地方他既不阻止，船停下来又不看着点，听任我们俩在小船上呼喊而过，混杂在众多的船只中竟然不答应一声，导致我们俩往返寻找，这一天雨没停，船也停泊着不走。

初十日　夜雨达旦。初涉潇湘，遂得身历此景，亦不以为恶。上午，雨渐止。迨暮，客至，雨散始解维。五里，泊于水府庙之下。

【译文】

初十日　夜里下雨直到天明。初次进入潇湘地区，便得以亲身经历了这种场景，也不认为是坏事。上午，雨渐渐停了。到傍晚时，乘客来了，雨雾散开后才解开缆绳开船。五里，停泊在水府庙之下。

十一日　五更复闻雨声，天明渐霁。二十五里，南上钩栏滩，衡南首滩也，江深流缩，势不甚汹涌。转而西，又五里为东阳渡(1)，其北岸为琉璃厂，乃桂府烧造之窑也。又西二十里为车江(2)，或作汊江。其北数里外即云母山。乃折而东南行，十里为云集潭，有小山在东岸。已复南转，十里为新塘站(3)。旧有驿，今废。又六里，泊于新塘站上流之对涯。同舟者为衡郡艾行可、石瑶庭，艾为桂府礼生(4)，而石本苏人，居此已三代矣。其时日有余照，而其处止有谷舟二只，遂依之泊。已而，同上水者又五六舟，亦随泊焉。其涯上本无村落，余念石与前舱所搭徽人俱惯游江湖，而艾又本郡人，其行止余可无参与，乃听其泊。迨暮，月色颇明。余念入春以来尚未见月，及入舟前晚，则潇湘夜雨，此夕则湘浦月明，两夕之间，各擅一胜，为之跃然。已而忽闻岸上涯边有啼号声，若幼童，又若妇女，更余不止。众舟寂然，皆不敢问。余闻之不能寐，枕上方作诗怜之，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之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然亦止虑有诈局，俟怜而纳之，即有尾其后以挟诈者，不虞其为盗也。迨二鼓，静闻心不能忍，因小解涉水登岸，静闻戒律甚严，一吐一解，必俟登涯，不入于水。呼而诘之，则童子也，年十四五，尚未受全发，诡言出王阉之门，年甫十二，王善酗酒，操大杖，故欲走避。静闻劝其归，且厚抚之，彼竟卧涯侧。比静闻登舟未久，则群盗喊杀入舟，火炬刀剑交丛而下。余时未寐，急从卧板下取匣中游资移之。越艾舱，欲从舟尾赴水，而舟尾贼方挥剑斫尾门，不得出。乃力掀篷隙，莽投之江中，复走卧处，觅衣披之。静闻、顾仆与艾、石主仆，或赤身，或拥被，俱逼聚一处。贼前从中舱，后破后门，前后刀戟乱戳，无不以赤体受之者。余念必为盗执，所持□衣不便(5)，乃并弃之。各跪而请命，贼戳不已，遂一涌掀篷入水。入水余最后，足为竹纤所绊，竟同篷倒翻而下，首先及江底，耳鼻灌水一口，急踊而起。幸水浅止及腰，乃逆流行江中，得邻舟间避而至，遂跃入其中。时水浸寒甚，邻客以舟人被盖余，而卧其舟，溯流而上三四里，泊于香炉山，盖已隔江矣。还望所劫舟，火光赫然，群盗齐喊一声为号而去。已而同泊诸舟俱移泊而来，有言南京相公身被四创者，余闻之暗

笑其言之妄。且幸乱刃交戟之下，赤身其间，独一创不及，此实天幸。惟静闻、顾奴不知其处，然亦以为一滚入水，得免虎口，资囊可无计矣。但张侯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一帙(6)，乃其手笔，其家珍藏二百余年，而一入余手，遂罹此厄(7)，能不抚膺(8)！其时舟人父子亦俱被戳，哀号于邻舟。他舟又有石瑶庭及艾仆与顾仆，俱为盗戳，赤身而来，与余同被卧，始知所谓被四创者，乃余仆也。前舱五徽人俱木客，亦有二人在邻舟，其三人不知何处。而余舱尚不见静闻，后舱则艾行可与其友曾姓者，亦无问处。余时卧稠人中，顾仆呻吟甚，余念行囊虽焚劫无遗，而所投匣资或在江底可觅。但恐天明为见者取去，欲昧爽即行，而身无寸丝，何以就岸。是晚初月甚明，及盗至，已阴云四布，迨晓，雨复霏霏。

【注释】

(1)东阳渡：今名同，在衡阳市珠晖区，湘江东岸。

(2)车江：今名同，在衡南县中部，湘江西岸。

(3)新塘站：今名同，在衡南县中部、湘江东岸，属向阳镇。

(4)礼生：祭祀时赞礼司仪的执事。

(5)□：同“绸”。□为大丝抽缯，粗茧织成，而绸织得细密。

(6)帙(zhì)：用布帛制成的包书的套子，因称书一套为一帙。

(7)罹(lí)：遭遇不幸的事。

(8)抚膺(yīng)：气愤。膺，胸。

【译文】

十一日　五更天又听到雨声，天明时渐渐晴开。二十五里，向南上了钩栏滩，是衡州府城南面的第一个险滩，江水变深，江流变窄，水势不十分汹涌。转向西，又行船五里是东阳渡，渡口的北岸是琉璃厂，是桂王府烧制器物的瓷窑。又向西二十里是车江，或者叫做汊江。车江北面几里之外就是云母山。于是折向东南行船，十里是云集潭，

有座小山在东岸。不久又转向南，十里是新塘站。旧时有驿站，今天废弃了。又行六里，停泊在新塘站上游的对面岸边。同船的人是衡州府的艾行可、石瑶庭，艾行可是桂王府祭祀司礼的先生，而石瑶庭本来是苏州人，移居此地已经三代人了。这时夕阳还有余晖，而此处只有两条运谷子的船，便紧靠着这两条船停泊。随后，同样是往上游走的又来了五六条船，也随同停泊在这里。这里的岸上本来没有村落，我心想石瑶庭与前舱搭乘的徽州府人都是惯常游走江湖的人，而且艾行可又是本府人，他们要走要停我可以不去参与，就听任他们停泊下来。到天黑时，月光十分明亮。我心想自从入春以来还没有见到过月亮，到前天晚上上船时，是潇湘夜雨，今夜却是湘江岸边月光明亮，两夜之间，各自有着一种美丽的景色，为此心情激动不已。不久忽然听见岸上江边有哭叫的声音，好像是幼童，又像是妇女，哭了一更多时间没有停止。众多的船上都静悄悄的，都不敢过问。我听着哭声不能安睡，在枕头上正作诗对此表示哀怜，有“箫管孤舟悲赤壁，琵琶两袖湿青衫”的诗句，又有“滩惊回雁天方一，月叫杜鹃更已三”等句子。然而也只是考虑有骗局，等到同情并接纳了他，马上就会有尾随在他后面来要挟敲诈的人，没有料想到这是强盗了。到二更天时，静闻心中不能忍受，因而涉水登上岸解小便，静闻遵守戒律非常严格，吐一口痰，解一次手，必定要等到上岸，不让污物进入水中。把这个人叫过来询问，原来是个童子，年纪有十四五岁，还没有留全发，欺骗说他出自王宦官的门下，年纪才有十二岁，王宦官常常酗酒，拿大棍子打他，所以想逃走躲避。静闻劝他回去，并且好好地抚慰了他，他竟然躺倒在岸边。等到静闻上船后不久，便有一群强盗喊叫着“杀”冲入船中，火把刀剑交相密集地落下来。我此时没有睡着，急忙从床板下取出匣子中的旅费转移到别的地方。穿过艾行可的船舱，想从船尾跳入水中，可船尾的强盗正在挥剑砍船尾的门，不能出去。于是用力掀起船篷露出缝隙，莽撞地把匣子扔入江中，再跑到睡觉的地方，找来衣服披在身上。静闻、顾仆和艾行可、石瑶庭主仆几人，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裹着被子，都被逼聚集在一处。前面的强盗从中舱过来，后面的强盗破开后门进来，前后刀戟乱戳，无不是靠着赤身裸体承受着这一切。我考虑

必定要被强盗抓走，我拿着的绸子衣服不方便，便一并把它们丢弃了。大家都跪下请求饶命，强盗不停地乱戳，于是大家一涌而起掀开船篷跳入水中。我最后跳入水中，脚被竹篙纤绳绊住了，竟然连同船篷一起倒翻下去，头先触到江底，耳朵鼻子都灌了水，呛了一口，急忙跃起。幸好水浅只到腰部，于是逆流从江中走，见到邻船乘空躲避划过来，便跳入船中。这时候被水浸泡冷极了，邻船的乘客拿来船夫的被子盖住我，而后躺在这条船上，逆流上行了三四里，停泊在香炉山下，大概已在隔江之处了。回头远望被抢劫的船，火光熊熊，这群强盗齐声喊叫了一声作为信号便离开了。不久一同停泊的各条船都移到此地来停泊，有人说南京来的相公身上被刺伤四处，我听见这话暗笑这人的话太虚假。只是庆幸我在杂乱交错的刀口剑戟之下，光着身子暴露在其中，唯独没有一处创伤，这实在是天大的幸运！只是不知道静闻、顾仆在何处，但也认为他们一起滚入水中，得以逃脱了虎口，钱财行装可以不必计较了。但是张宗琏所著的一套《南程续记》，是张侯亲手写的，他家珍藏了二百多年，可一到我的手中，便遭此厄运，怎能不心痛！这时船夫父子也都被戳伤，在邻船哀号。别的船上又有石瑶庭以及艾行可的仆人和顾仆，都被强盗戳伤了，光着身子过来，与我躺在同一条被子下，这才知道所谓的被刺伤四处的人，是我的仆人了。前舱中的五个徽州府人都是做木活的乘客，也有两个人在邻船上，其他三个人不知在何处。而我舱中的人还不见静闻，后舱中则是艾行可与他姓曾的朋友，也没有打听的地方。我此时躺在拥挤的人群中，顾仆呻吟得很厉害，我心想行装虽然被焚烧抢劫得什么都没有剩下的了，然而扔进江中的匣子中的旅费或许在江底可以找到。只担心天明后被看见的人拿走，打算黎明就去找，可身上没有一寸丝，穿什么上岸。这天晚上起初月光很明亮，到强盗来到时，已经是阴云四面密布，到拂晓时，雨又霏霏下起来。

十二日　邻舟客戴姓者，甚怜余，从身分里衣、单裤各一以畀余。余周身无一物，摸髻中犹存银耳挖一事，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返钱塘江浒(1)，腰缠已尽(2)，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

觅舆，乃达昭庆金心月房。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及此堕江，幸有此物，发得不散。艾行可披发而行，遂至不救。一物虽微，亦天也。遂以酬之，匆匆问其姓名而别。时顾仆赤身无蔽，余乃以所畀裤与之，而自著其里衣，然仅及腰而止。旁舟子又以衲一幅畀予，用蔽其前，乃登涯。涯犹在湘之北东岸，乃循岸北行。时同登者余及顾仆，石与艾仆并二徽客，共六人一行，俱若囚鬼。晓风砭骨，砂砾裂足，行不能前，止不能已。四里，天渐明，望所焚劫舟在隔江，上下诸舟，见诸人形状，俱不肯渡，哀号再三，无有信者。艾仆隔江呼其主，余隔江呼静闻，徽人亦呼其侣，各各相呼，无一能应。已而闻有呼予者，予知为静闻也。心窃喜曰："吾三人俱生矣。"亟欲与静闻遇。隔江土人以舟来渡余，及焚舟，望见静闻，益喜甚。于是入水而行，先觅所投竹匣。静闻望而问其故，遥谓余曰："匣在此，匣中之资已乌有矣。手摹《禹碑》及《衡州统志》犹未沾濡也。"及登岸，见静闻焚舟中衣被竹笈犹救数件，守之沙岸之侧，怜予寒，急脱身衣以衣予。复救得余一裤一袜，俱火伤水湿，乃益取焚余炽火以炙之。其时徽客五人俱在，艾氏四人，二友一仆虽伤亦在，独艾行可竟无踪迹。其友、仆乞土人分舟沿流捱觅，余辈炙衣沙上，以候其音。时饥甚，锅具焚没无余，静闻没水取得一铁铫(3)，复没水取湿米，先取干米数斗，俱为艾仆取去。煮粥遍食诸难者，而后自食。迨下午，不得艾消息，徽人先附舟返衡，余同石、曾、艾仆亦得土人舟同还衡州。余意犹妄意艾先归也。土舟颇大，而操者一人，虽顺流行，不能达二十余里，至汊江已薄暮。二十里至东阳渡，已深夜。时月色再明，乘月行三十里，抵铁楼门，已五鼓矣。艾使先返，问艾竟杳然也。

【注释】

(1)浒(hǔ)：水边。

(2)腰缠：随身携带的财物。

(3)铫(diào)：一种熬东西用的有柄有流的小锅。

【译文】

十二日　邻船一位姓戴的客人，非常同情我，从身上分出内衣、单层裤子各一件送给我。我周身没有一件东西，摸到发髻中还保存有一个银耳挖，我素来不用束发髻的簪子，此次出行来到苏州时，回想起二十年前从福建返回钱塘江边时，随身带着的钱财已经用完，从发髻中找到一支簪子，剪下其中的一半付了饭钱，用其中的一半找到轿子，这才到达昭庆寺金新月的房中。此次出行因此换了一支耳挖，一是用来绾发髻，一是以便防备不时之需。到此时坠入江中，幸好有这件东西，头发得以没有散开。艾行可披着头发逃跑，终至无法挽救。一件东西虽然很微小，也是天意呀！便用来酬谢他，匆匆问了他的姓名就告别了。此时顾仆光着身子没有遮拦，我便把姓戴的送我的裤子给了他，而自己穿着那件内衣，然而这件内衣仅到腰间为止。旁边的船夫又拿出一块补丁布送给我，用来遮在身体前边，这才登上岸边。此处江岸还在湘江的东北岸，于是沿着江岸往北行，此时一同登岸的人，有我和顾仆、石瑶庭和艾行可的仆人以及两位徽州府的客人，共有六个人一同行走，全都像囚犯恶鬼。拂晓的风刺骨冷，砂砾割破了脚，要走不能前行，想停不能停。四里，天渐渐亮了，望见被焚烧抢劫的船在江对面，上上下下的众多船只，看见众人的形状，都不肯摆渡，再三哀求呼叫，没有相信我们的人。艾行可的仆人隔着江流呼叫他的主人，我隔着江流呼叫静闻，徽州府人也呼叫他们的同伴，各自互相呼叫，没有一个人能答应。继而听见有人呼叫我，我知道这是静闻了。心中暗自高兴，说："我们三个人都还活着。"急着想与静闻相遇。隔江处的一个当地人用船来渡我，到了被焚烧的船边，望见静闻，更加高兴得不得了。于是进入水中摸着走，先去寻找扔进水中的竹匣子。静闻望着我询问其中的缘故，远远地对我说："匣子在此，匣子中的钱财已经没有啦。你亲手临摹的《大禹碑》以及《衡州一统志》还没有被沾湿。"到登上岸时，看见静闻从被焚烧的船中还救出几件衣被竹箱，守在沙岸的侧边，他怜惜我寒冷，急忙脱下身上的衣服给我穿上。还救出我的一条裤子一双袜子，都被火烧坏被水浸湿了，于是再取来一些烧剩下的炽热的余火用来烘烤衣被。此时徽州府的五个客人都在，艾家的四个人，两位朋友一个仆人虽然受伤也还在，唯独艾行可竟然没有踪迹。他的朋友、仆人乞求当地人分别乘船沿着江流一处处寻

找，我们这些人在沙岸上烤衣服，以便等候他的音讯。这时候饿极了，铁锅和炊具被焚烧或沉入水中没有剩余的，静闻潜入水中取来一口小铁锅，再次潜水取来湿透了的米，先取来几斗干米，全被艾行可的仆人拿去了。煮好粥全都分给各位遇难的人吃，然后才自己吃。等到下午，没有得到艾行可的消息，徽州府的几个人先搭船返回衡州府城，我同石瑶庭、姓曾的、艾行可的仆人也找到当地人的船一同返回衡州府城。我心中还妄想艾行可先回去了。当地人的船相当大，可驾船的只有一个人，虽然是顺流行船，但不到二十多里路，来到汊江已经临近傍晚。二十里后到达东阳渡，已经是深夜。此时月光再次明亮起来，乘着月光行船三十里，抵达铁楼门，已经是五更天了。艾家派人先返回去，打听艾行可的行踪，竟然杳无音信。

先是，静闻见余辈赤身下水，彼念经笈在篷侧，遂留，舍命乞哀，贼为之置经。及破余竹撞，见撞中俱书，悉倾弃舟底。静闻复哀求拾取，仍置破撞中，盗亦不禁。撞中乃《一统志》诸书，及文湛持、黄石斋、钱牧斋与余诸手柬，并余自著日记诸游稿。惟与刘愚公书稿失去。继开余皮厢(1)，见中有尺头，即阖置袋中携去。此厢中有眉公与丽江木公叙稿，及弘辨、安仁诸书，与苍梧道顾东曙辈家书共数十通，又有张公宗琏所著《南程续记》乃宣德初张侯特使广东时手书，其族人珍藏二百余年，予苦求得之。外以庄定山、陈白沙字裹之，亦置书中。静闻不及知，亦不暇乞，俱为携去，不知弃置何所，真可惜也。又取余皮挂厢，中有家藏《晴山帖》六本，铁针、锡瓶、陈用卿壶，俱重物，盗入手不开，亟取袋中。破予大笥(2)，取果饼俱投舡底，而曹能始《名胜志》三本、《云南志》四本及《游记》合刻十本，俱焚讫。其艾舱诸物，亦多焚弃。独石瑶庭一竹笈竟未开(3)。贼濒行，辄放火后舱。时静闻正留其侧，俟其去，即为扑灭，而余舱口亦火起，静闻复入江取水浇之。贼闻水声，以为有人也，及见静闻，戳两创而去，而火已不可救。时诸舟俱遥避，而两谷舟犹在，呼之，彼反移远。静闻乃入江取所堕篷作筏，亟携经笈并余烬余诸物，渡至谷舟；冒火再入取艾衣、被、书、米及石瑶庭竹笈，又置篷上，再渡谷舟；及第三次，则

舟已沉矣。静闻从水底取得湿衣三四件，仍渡谷舟，而谷(舟)乘黑暗匿□衣等物，止存布衣布被而已。静闻乃重移置沙上，谷舟亦开去。及守余辈渡江，石与艾仆见所救物，悉各认去。静闻因谓石曰："悉是君物乎？"石遂大诟静闻，谓："众人疑尔登涯引盗。谓讯哭童也。汝真不良，欲掩我之箧。"不知静闻为彼冒刃、冒寒、冒火、冒水，守护此箧，以待主者，彼不为德，而反诟之。盗犹怜僧，彼更胜盗哉矣，人之无良如此！

【注释】

(1)厢：同"箱"。

(2)笥(sì)：装饭食或衣物的竹器，方的称笥，圆的称箪。

(3)笈(jí)：书箱。

【译文】

这之前，静闻看见我们这些人光着身子下水，他想到佛经书籍在船篷侧边，便留下来，舍出性命哀求，强盗为了他放过了佛经。到破开我的竹箱时，看见竹箱中全是书，全部倾倒丢弃在船底。静闻又哀求着拾起来，仍然放在破竹箱中，强盗也不禁止。竹箱中是《一统志》等书籍，以及文湛持、黄石斋、钱牧斋给我的诸多亲笔信，连同我自己写的日记和众多游记的手稿。唯有写给刘愚公的书稿丢失了。接着打开我的皮箱，看见中间有块绸缎，便全部放进袋子中带走了。这个皮箱中有陈眉公与丽江府木公叙谈的信稿，以及写给弘辨、安仁等人的信，连同苍梧道顾东曙等人的家信共几十封。还有张宗琏公所著的《南程续记》，是宣德初年张侯负有特别使命出使广东时亲手写的，他的族人珍藏了二百多年，我苦苦乞求才得到的。外面用庄定山、陈白沙写的字幅裹着这本书，也是放在书信中间。静闻不知道，也来不及讨要回来，全被带走了，不知丢弃在什么地方，真可惜呀！又取来我的皮挂箱，箱子中有我家收藏的六本《晴山帖》、铁针、锡瓶、陈用卿制的壶，都是笨重的物品，强盗拿到手上打不开，急忙放进袋子中。破开我的大竹箱，取出

果饼来全部扔到船底上，而曹能始的三本《名胜志》、四本《云南志》以及十本《游记》的合刻本，全被火烧光了。船上艾行可舱中的各种物品，也大多烧光丢弃了。唯独石瑶庭的一个竹子书箱竟然没有被打开。强盗临走之时，便从后舱放火。此时静闻正好留在船边，等强盗一离开，马上去把火扑灭，而我所在的舱口也起了火，静闻又跳进江中取水来浇火。强盗听见水声，以为还有人，等见到是静闻，戳了他两刀便离开了，可火势已经不可救了。这时各条船都远远地避开，但两条运谷子的船还在，向他们呼救，他们反而移到远处。静闻只好跳进江中取来落入水中的船篷当做筏子，连忙带上佛经书籍以及我的被火烧剩下的各种物品，渡到运谷子的船上；再次冒着火进船去取出艾行可的衣服、被子、书籍、米和石瑶庭的竹书箱，又放在船篷上，再次渡到运谷子的船上；到第三次时，船却已经沉了。静闻从水底取到三四件湿衣服，仍然渡到运谷子的船上，可是运谷船上的人乘着黑暗偷藏了绸子衣服等物品，只留下些布衣服、布被子而已。静闻于是重新把这些东西移到沙滩上，运谷船也开走了。等守到我们这些人渡江过来时，石瑶庭和艾行可的仆人见到他抢救的物品，每件东西全部都被认领去了。静闻因而对石瑶庭说："全部都是您的东西吗？"姓石的便大骂静闻，说："众人都怀疑是你登上岸引来强盗。是指盘问哭啼的童子。你真不是好人，想要夺走我的箱子。"他不知道静闻为他冒着刀口、冒着寒冷、冒着火、冒着水，守护这个竹箱，以等待箱子的主人，他不感谢静闻的恩德，却反而辱骂静闻。强盗都还同情僧人，这个人更比强盗狠毒了，人没有良心竟然如此！

十三日　昧爽登涯，计无所之。思金祥甫为他乡故知，投之或可强留。候铁楼门开，乃入。急趋祥甫寓，告以遇盗始末，祥甫怆然。初欲假数十金于藩府，托祥甫担当，随托祥甫归家取还，而余辈仍了西方大愿。祥甫谓藩府无银可借，询余若归故乡，为别措以备衣装。余念遇难辄返，(缺)觅资重来，妻孥必无放行之理，不欲变余去志，仍求祥甫曲济。祥甫唯唯。

【译文】

十三日　黎明登上岸，考虑到无处可去。心想金祥甫是我在他乡遇见的老朋友，投靠他或许可以勉强收留我。等到铁楼门一开，就进城去。急忙赶到金祥甫的寓所，把遇上强盗的始末告诉他，金祥甫显出十分悲伤的样子。最初想要向桂王府借几十两银子，拜托金祥甫担保，随后拜托金祥甫回我家乡取来还给王府，而我们仍然去了却游历西部的宏大心愿。金祥甫说王府没有银子可借，询问我，如果是回家乡，他为我另外筹措资金用来置办衣服行装。我心想遇到灾难就回家，(有缺文)找到资金重新再来，妻子儿女必定没有放行的道理，不想改变我去西部的志向，仍然请求金祥甫曲意接济我们。金祥甫口中答应了。

十四、十五日　俱在金寓。

【译文】

十四日、十五日　都在金祥甫的寓所中。

十六日　金为投揭内司，约二十二始会众议助。初，祥甫谓己不能贷，欲遍求众内司共济，余颇难之。静闻谓彼久欲置四十八愿斋僧田于常住，今得众济，即贷余为西游资。俟余归，照所济之数为彼置田于寺，仍以所施诸人名立石，极为两便。余不得已，听之。

【译文】

十六日　金祥甫为我向内司投递了一份说明情况的揭帖，约定二十二日才会集众人商议如何救助。起初，金祥甫说自己不能借贷，想要四处去向内司的众人请求接济，我感到很为难。静闻说，他早就想为他常住的寺院购置四十八亩还愿的斋僧田，如今如果得到众人的接济，就借给我作为西游的资金。等我回家后，按照接济的数目为他购置田地交给寺中，仍然把各位施舍人的名字刻石立碑，双方都极为方便。我不得已，听从了他的建议。

十七、十八日　俱在金寓。时余自顶至踵，无非金物，而顾仆犹蓬首跣足，衣不蔽体，只得株守金寓。自返衡以来，亦无晴霁之日，或雨或阴，泥泞异常，不敢动移一步。

【译文】

十七日、十八日　都在金家寓所中。此时我从头到脚，没有不是金祥甫的东西，而且顾仆仍然蓬头赤脚，衣不蔽体，只得在金家寓所守株待兔。自从返回衡州府城以来，也没有晴朗的日子，有时下雨有时是阴天，异常泥泞，不敢移动一步。

十九日　往看刘明宇，坐其楼头竟日。刘为衡故尚书刘尧诲养子(1)，少有膂力(2)，慷慨好义，尚书翁故倚重，今年已五十六，奉斋而不禁酒，闻余被难，即叩金寓余，欲为余缉盗。余谢物已去矣，即得之，亦无可为西方资。所惜者唯张侯《南程》一纪，乃其家藏二百余年物，而眉公辈所寄丽江诸书，在彼无用，在我难再遘耳(3)。刘乃立矢神前(4)，曰："金不可复，必为公复此。"余不得已，亦姑听之。

【注释】

(1)尚书：明代中央行政机构六部的长官皆称尚书。

(2)膂(lǚ)力：体力。

(3)遘(gòu)：遇。

(4)矢：通"誓"。

【译文】

十九日　去看望刘明宇，坐在他的楼上一整天。刘明宇是衡州府原尚书刘尧诲的养子，少年时有体力，慷慨好义，尚书翁因此很器重他，如今年纪已经五十六岁，吃斋但不禁酒，听说我遭了难，就到金家寓所来拜访我，想要为我缉拿强盗。我谢过了他，说东西已经丢失了，即便重新得到了，也不能够作为去西部的资金。可惜的只是张侯

的一套《南程续记》，是他家珍藏了二百多年的东西，而且陈眉公等人寄给丽江府等人的信，对他们没有用，对于我来说难以再遇到了。刘明宇于是在神明面前发誓，说："就算金银不能找回来，必定要为您找回这些东西。"我不得已，也只好姑且听从他。

二十日　晴霁，出步柴埠门外，由铁楼门入。途中见折宝珠茶(1)，花大瓣密，其红映日；又见折千叶绯桃(2)，含苞甚大，皆桃花冲物也，拟往观之。而前晚下午，忽七门早闭，盖因东安有大盗临城，祁阳亦有盗杀掠也。余恐闭于城外，遂复入城，订明日同静闻往游焉。

【注释】

(1)宝珠茶："珠"，原作"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又见折千叶绯桃："绯"，原作"徘"，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二十日　天气转晴，徒步走出柴埠门外，经由铁楼门进城。途中见有被折下的宝珠茶，花大瓣密，红艳映日；又看见被折下的叶子众多的绯红色桃花，含苞欲放，花蕾非常大，都是桃花冲中的物产，打算前去观花，然而前天下午，忽然七座城门早早地关闭了，大概是因为东安县有大量盗匪兵临城下，祁阳县也有盗匪杀人抢劫。我担心被关在城外，便又进了城，约定明天同静闻前去游览。

二十一日　阴云复布，当午雨复霏霏，竟不能出游。是日南门获盗七人，招党及百，刘为余投揭捕厅。下午，刘以蕨芽为供饷余(1)，并前在天母殿所尝葵菜(2)，为素供二绝。余忆王摩诘"松下清斋折露葵"，及东坡"蕨芽初长小儿拳"，尝念此二物，可与蓴丝共成三绝(3)，而余乡俱无。及至衡，尝葵于天母殿，尝蕨于此，风味殊胜。盖葵松而脆，蕨滑而柔，各擅一胜也。是日午后，忽发风，寒甚，中夜风吼，雨不止。

【注释】

(1)蕨芽：西南山区甚多，通称蕨苔、蕨菜，即山间野生蕨类植物的嫩芽。

(2)葵菜；即冬葵，为我国古代重要蔬菜之一。现江西、湖南、四川等省仍有栽培。

(3)蓴(pò)丝：即苴蓴，又称蘘荷，多年生草本，叶如初生的甘蔗，根如姜芽，花为淡黄色，花穗和嫩芽可供食用。

【译文】

二十一日　阴云又四面密布，正午时分雨再次霏霏地下起来，竟然不能出游。这天在南门捕获七个强盗，招供出同党多到上百人，刘明宇为我向捕厅投递了一份说明情况的揭帖。下午，刘明宇用蕨菜嫩芽来款待我，连同之前在天母殿品尝过的葵菜，这是素菜中的极品。我回忆起王摩诘“松下清斋折露葵”以及苏东坡“蕨芽初长小儿拳”的诗句，曾经惦念过这两种东西，可与蓴丝共同成为三种素菜中的极品，而我家乡都没有。等来到衡州府时，在天母殿品尝了葵菜，在此地品尝了蕨菜，风味特别美。大体上，葵菜松软香脆，蕨菜又滑又柔嫩，各自拥有一种优点。这天午后，忽然刮起大风，非常寒冷，半夜狂风怒吼，雨下个不停。

二十二日　晨起，风止雨霁。上午，同静闻出瞻岳门，越草桥，过绿竹园。桃花历乱，柳色依然，不觉有去住之感。入看瑞光不值，与其徒入桂花园，则宝珠盛开，花大如盘，殷红密瓣，万朵浮团翠之上，真一大观。徜徉久之，不复知身在患难中也。望隔溪坞内，桃花竹色，相为映带，其中有阁临流，其巅有亭新构，阁乃前游所未入，亭乃昔时所未有缀。急循级而入，感花事之芳菲，叹沧桑之倏忽。登山踞巅亭，南瞰湘流，西瞻落日，为之怃然。乃返过草桥，再登石鼓，由合江亭东下，瀕江观二竖石。乃二石柱，旁支以石，上镌对联，一曰：“临流欲下任公钓。”一曰：“观水长吟孺子歌。”非石鼓也。两过此

地，皆当落日，风景不殊，人事多错，能不兴怀！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风雨停了，天气转晴。上午，同静闻走出瞻岳门，走过草桥，经过绿竹园。桃花凌乱，柳色依依动人，不知不觉有了离开人世隐居的感想。进入绿竹庵看望瑞光没遇见，与他的徒弟一同进入桂花园，就见宝珠茶花盛开，花朵大如盘子，殷红色，花瓣浓密，万朵茶花杂乱地浮动在圆形翠绿的树冠之上，真是一种壮丽的景观。悠闲地漫游了很久，不再知道身在患难之中了。远望隔着溪流的山坞内，桃花和绿色的竹子，互相映衬，树丛中有座楼阁面临溪流，山顶上有座新建的亭子，楼阁是前次游览时没有进去的，亭子是前些时候还没有修建的。急忙沿着台阶进去，感慨鲜花的芳菲，感叹沧桑的瞬息万变。登上山顶盘腿坐在亭子中，向南俯瞰湘江的江流，西面远观落日，为此心中怅然若失。于是返回来走过草桥，再次登上石鼓山，由合江亭往东下走，濒临江边观看两块竖立的岩石。这是两根石柱，旁边用石头支撑着，上面刻有对联，一联为："临流欲下任公钓。"一联为："观水长吟孺子歌。"不是石鼓。两次路过此地，都正当日落之时，风景没有不同之处，人事多有更迭，怎能让我胸中不感叹！

二十三日　碧空晴朗，欲出南郊，先出铁楼门。过艾行可家，登堂见其母，则行可尸已觅得两日矣，盖在遇难之地下流十里之云集潭也。其母言："昨亲至其地，抚尸一呼，忽眼中血迸而溅我。"呜呼，死者犹若此，生何以堪！询其所伤，云"面有两枪"。盖实为阳侯助虐，所云支解为四，皆讹传也。时其棺停于城南洪君鉴山房之侧。洪乃其友，并其亲。毕君甫适挟青乌至，盖将营葬也，遂与偕行。循回雁西麓，南越冈坞，四里而至其地。其处乱冈缭绕，间有掩关习梵之室，亦如桃花冲然，不能如其连扉接趾，而闷寂过之。洪君之室，绿竹当前，危冈环后，内有三楹，中置佛像，左为读书之所，右为僧爨之处，而前后俱有轩可憩，庭中盆花纷列，亦幽栖净界也。艾棺停于岭侧，亟同静闻披荆拜之。余诵"同是天涯遇难人，一生何堪对一

死”之句，洪、毕皆为拭泪。返抵回雁之南，有宫翼然于湘江之上，乃水府殿也。先是艾行可之弟为予言，始求兄尸不得，依其签而获之云集潭，闻之心动。至是乃入谒之，以从荆、从粤两道请决于神，而从粤大吉。时余欲从粤西入滇，被劫后，措资无所，或劝从荆州(1)，求资于奎之叔者。时奎之为荆州别驾，从此至荆州，亦须半月程，而时事不可知，故决之神。以两处贷金请决于神，而皆不能全。两处谓金与刘。余益钦服神鉴。盖此殿亦藩府新构，其神极灵也。乃觅道者，俱录其词以藏之。复北登回雁峰，饭于千手观音阁东寮，即从阁西小径下，复西入花药寺，再同觉空饭于方丈。薄暮，由南门入。是日风和日丽，为入春第一日云。

【注释】

(1)荆州：明置荆州府，治江陵，即今湖北荆州市的荆州区。

【译文】

二十三日　晴朗，碧空如洗，想要出城去南郊，先出了铁楼门。经过艾行可家，登上堂屋拜见了他的母亲，原来艾行可的尸体已经找到两天了，大概是在遇难之处下游十里的云集潭找到的。他母亲说：“昨天我亲自到了那个地方，抱着尸体一叫，他的眼中忽然迸出血来溅到我身上。”可悲，死人尚且如此，活着的人如何能忍受！询问他所受的伤，说是“脸上有两处枪伤”。原来实际上是水神助纣为虐，传说的他被肢解为四块，都是谣传了。此时艾行可的棺材停放在城南洪鉴先生山房的侧边。洪鉴是他的朋友，并且是他的亲戚。恰好毕君甫带来一个风水先生，大概即将准备下葬了，便与他们一同去。沿着回雁峰的西麓走，往南越过山冈和山坞，四里后就到了那个地方。这里缭绕着杂乱的山冈，间或有关着门念佛的静室，也像桃花冲一样，虽不能像桃花冲那样僧房静室相连接，但幽深寂静超过桃花冲。洪鉴先生的山房，翠绿的竹丛挡在前方，高险的山冈环绕在后面，里面有三间房，中间一间放着佛像，左边一间是读书的场所，右边一间是僧人烧火做饭的地方，而且前后都有轩廊可以歇息，庭院中

一盆盆花草缤纷排列着，也是一处幽静洁净的隐居之地。艾行可的棺材停放在山岭的侧边，急忙同静闻一起分开荆棘去跪拜了他。我吟诵了“同是天涯遇难人，一生何堪对一死”的诗句，洪鉴、毕君甫都为此抹眼泪。返回到回雁峰的南麓，有座道观的飞檐像翅膀一样位于湘江之上，这是水府殿。这之前艾行可的弟弟对我说，起初找不到他哥哥的尸体，依照道观中的神签在云集潭找到尸体，听到这话我心有所动。到这时便进道观去叩拜神像，把从荆州府走和从广西走两条路请求神明来决定，而从广西走大吉。此时我想从广西进入云南，被抢劫后，没有地方筹措资金，有人劝我从荆州府走，向奎之叔父求助资金。这时奎之担任荆州府通判，从此地到荆州府，也必得走半个月的路程，然而世事变化不可预知，所以请神明来决断。把两处借贷资金的事请求神明来决断，然而都不可能圆满。两处是指金祥甫与刘明宇。我益发敬佩信服神明的裁决。原来这座水府殿也是王府新建的，殿中的神明极其灵验。于是找到一个道士，把神签上的词语抄录下来藏好。又往北登上回雁峰，在千手观音阁东边的僧房中吃饭，随即从千手观音阁西面的小径下山，再向西进入花药寺，再次同觉空在方丈吃饭。将近傍晚时，经由南门进城。这一天风和日丽，是入春以来第一个晴朗的日子。

二十四日　在金寓，觉空来顾。下午独出柴埠门，市蒸酥，由铁楼入。是夜二鼓，闻城上遥呐声，明晨知盗穴西城，几被逾入，得巡者喊救集众，始散去。

【译文】

二十四日　在金家寓所，觉空前来拜访。下午独自一人走出柴埠门，买了些蒸酥饼，由铁楼门进城。这天夜里二更时分，听见城墙上有远远的呐喊声，第二天早晨知道是强盗在西面城墙上挖洞，几乎被挖进来，遇到巡夜的人呼救聚集了人众，强盗这才散去。

二十五日　出小西门，观西城被穴处。盖衡城甚卑，而西尤敝甚，其东城则河街市房俱就城架柱，可攀而入，不待穴也。乃绕西华

门，循王墙后门后宰门外肆，有白石三块欲售。其一三峰尖削如指，长二尺，洁白可爱；其一方竟尺，中有沟池田塍可畜水，但少假人工，次之；其一亦峰乳也，又次之。返金寓。

【译文】

二十五日　走出小西门，观看西面城墙上被挖洞的地方。衡州府的城墙十分低矮，而西面的城墙尤其破旧的厉害，那东城河街一带的店铺房屋则是靠着城墙架设柱子，可以攀登进城，不需要挖洞呀。于是绕到西华门，沿着王府围墙的后门后宰门外的一家店铺中，有三块白色的石头要出售。其中一块三座山峰尖削得如手指头，长二尺，洁白可爱；其中一块有一尺见方，石头上有沟渠池塘水田土埂，可以蓄水，但稍微借助了人工，次一点；其中一块也是乳房一样的山峰，更差一点。返回金家寓所。

是时衡郡有倡为神农之言者，谓神农、黄帝当出世，小民翕然信之，初犹以法轮寺为窟，后遂家传而户奉之。以是日下界，察民善恶，民皆市纸焚献，一时腾哄，市为之空。愚民之易惑如此。

【译文】

此时衡州府有人带头传播有关神农的流言，妄言神农、黄帝即将出现在人间，老百姓一股风地相信了他的话，最初还只是以法轮寺作为巢穴，后来便家家流传户户信奉他。传言神农、黄帝在这一天下凡，察看民间的善恶，百姓都买纸钱来焚烧祭祀，一时间闹腾起来乱哄哄的，市面上的纸张为此被买空。愚昧的民众容易被欺骗竟然如此！

二十六日　金祥甫初为予措资，展转不就。是日忽阄一会(1)，得百余金，予在寓知之，金难再辞，许假二十金，予以田租二十亩立券付之。

【注释】

(1)忽阄(jiū)一会：过去民间有一种互济的办法，每人每月出定额的钱，轮流归一人集中使用，称上会。以拈阄的形式决定得钱者的先后。

【译文】

二十六日　金祥甫起初为我筹措资金，翻来覆去不成。这天忽然在一个会上抓阄，抓到一百多两银子，我在寓所中知道了这件事，金祥甫难以再推辞，答应借给我二十两银子，我用二十亩田的田租作保立下借据交给他。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　俱在金寓候银，不出。

【译文】

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都是在金家寓所中等银两，没有出门。

三月初一日　桂王临朝，命承奉刘及王承奉之侄设斋桃花冲施僧。静闻往投斋，晤王承奉之侄，始知前投揭议助之意，内司不爽。盖此助非余本意，今既得金物，更少贷于刘，便可西去。静闻见王意如此，不能无望。余乃议先往道州，游九疑，留静闻候助于此，余仍还后与同去，庶彼得坐俟，余得行游，为两便云。

【译文】

三月初一日　桂王上朝，命令刘承奉和王承奉的侄子在桃花冲设斋饭施舍僧人。静闻前去赶斋饭，见到了王承奉的侄子，这才知道先前投递揭帖商议救助的建议，内司没有决定。这样的救助不是我的本意，如今我既然得到了金祥甫的银子，再向刘明宇稍微借一点，便可以向西去了。静闻见王承奉的意思如此，不能没有一点指望。我于是与静闻商议，我先前往道州，游览九疑山，静闻留在此地等候资助，我依然返回衡州府后与他一同离开，这样庶几他能够坐等救济金，我得以去游历，两人都方便。

初二日　乃促得金祥甫银，仍封置金寓，以少资随身。刘许为转借，期以今日，复不能得。予往别，且坐候之，遂不及下舟。

【译文】

初二日　这才催要到金祥甫的银子，仍然封好放在金家寓所，把少量的资金随身带着。刘明宇答应为我向他人转借，约好是在今天，又没能借到。我前往道别，并坐着等候他，便来不及下到船中。

初三日　早出柴埠门登舟。刘明宇先以钱二千并绢布付静闻，更以糕果追予于南关外。时余舟尚泊柴埠未解维(1)，刘沿流还觅，始与余遇，复订期而别。是日风雨复作，舟子迁延，晚移南门埠而泊。

【注释】

(1)解维：解开系船的缆绳，意即开船。

【译文】

初三日　早早出了柴埠门登上船。刘明宇先把两千文铜钱及一些绢布交给静闻，又拿着一些糕点水果追我追到南关外。此时我坐的船还停泊在柴埠门外没有开船，刘明宇沿着江流返回来找，才与我相遇，再次约定了见面的日期才告别。这一天风雨又下了起来，船夫有意拖延，晚上移到南门的码头停泊。

初四日　平明行，风暂止，夙雨霏霏。下午过汊江，抵云集潭，去予昔日被难处不远，而云集则艾行可沉汨之所也。风雨凄其，光景顿别，欲为《楚辞》招之，黯不成声。是晚泊于云集潭之西岸，共行六十余里。

【译文】

初四日　天明开船，风暂时停了，头天晚上的雨仍霏霏地下着。

下午经过汊江，到达云集潭，离我前几天遇难的地方不远，而且云集潭便是艾行可沉入江中的地方了。风雨凄凉，风光景物顿时变了模样，想要为他吟诵《楚辞》为他招魂，心情沮丧说不出话来。这天晚上停泊在云集潭的西岸，一共行船六十多里路。

初五日　雷雨大至。平明发舟，而风颇利。十里，过前日畏途，沉舟犹在也。四里，过香炉山，其上有滩颇高。又二十五里，午过桂阳河口，桂阳河自南岸入湘。舂水出道州舂陵山，岿水出宁远九疑山，经桂阳西境，合流至此入湘，为常宁县界。由河口入，抵桂阳尚三百里(1)。又七里，北岸有聚落名松北(2)。又四里，泊于瓦洲夹。共行五十里。

【注释】

(1)桂阳：明置桂阳州，隶衡州府，即今桂阳县。桂阳河即舂陵水，今仍称舂陵水。舂水当指其北源，即发源自今新田县北部者；岿水当指其南源，即发源自今蓝山县南部者。

(2)松北：四月二十一日记作“松柏”，明时又称松柏市，设有巡检司。此地湘江两岸聚落隔江相望，皆称松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湖南省》，“相传此地湘江两岸原有一松一柏，故名。”1952年南岸常宁市置松柏镇；因与常宁松柏重名，1995年北岸衡南县置为松江镇。徐霞客所经的北岸为今衡南县的松江镇。

【译文】

初五日　雷雨猛烈降临。天明时开船，而风向很顺利。十里，经过前几天那处让人心生畏惧的地方，沉船还在那里。四里，经过香炉山，江岸上有个沙滩相当高。又行船二十五里，中午经过桂阳河的河口，桂阳河从南岸汇入湘江。舂水源出于道州的舂陵山，岿水源出于宁远县的九疑山，流经桂阳州西境，合流后流到此地汇入湘江，成为常宁县的边界。由河口进去，抵达桂阳州城还有三百里。又行七里，北岸有个聚落名叫松北。又行四里，停泊在瓦洲夹。共行船五十里。

初六日　昧爽行，雨止风息。二十里，过白坊驿(1)，聚落在江之西岸，至此已入常宁县界矣。又西南三十里，为常宁水口。其水从东岸入湘，亦如桂阳之口，而其水较小，盖常宁县治犹在江之东南也(2)。又西十五里，泊于粮船埠(3)，有数家在东岸，不成村落。是日共行六十五里。

【注释】

(1)白坊驿：今作“柏坊”，在常宁市北隅，湘江南岸。

(2)常宁县：隶衡州府，即今常宁市。

(3)粮船埠：应即今粮市，在祁东县东南隅，湘江北岸。

【译文】

初六日　黎明开船，雨停了，风也平息下来。二十里，经过白坊驿，聚落在江的西岸，到了此地已经进入常宁县的境内了。又往西南前行三十里，是常宁县河水的河口。这条河水从东岸汇入湘江，也如同桂阳河的河口一样，但这条河水势较小，大概常宁县的县治还在湘江的东南方了。又向西十五里，停泊在粮船埠，有几家人在东岸上，没有形成村落。这一天共行船六十五里。

初七日　西南行十五里，河洲驿(1)。日色影现，山冈开伏。盖自衡阳来，湘江两岸虽冈陀缭绕，而云母之外，尚无崇山杰嶂。至此地，湘之东岸为常宁界，湘江西岸为永之祁阳界，皆平陵扩然，冈阜远叠也。又三十里，过大铺(2)，于是两岸俱祁阳属矣。上九州滩，又三十里，泊归阳驿(3)。

【注释】

(1)河洲驿：明置河洲驿，清代名河洲市。此处湘江中原有沙洲，两岸聚落皆名河洲，设圩场，两岸河洲同日赶集。因与对岸河洲重名，常宁市北隅、湘江东南岸的河洲，1982年更名新洲，1987年置新河镇。祁东县东南隅、湘江弯曲处的河洲，1984年置河洲镇。

(2)大铺：今作“大堡”，在常宁市西北隅，湘江南岸。

(3)归阳驿：明时又称归阳市，今仍称归阳，在祁东县南隅，湘江北岸。

【译文】

初七日　往西南行船十五里，到河洲驿。日光显现出来，山冈开阔起伏。大体上自衡阳县过来，湘江两岸虽然山冈缭绕，而云母山之外，还没有高大险峻的山峰。来到此地，湘江的东岸是常宁县的地界，湘江的西岸是永州府祁阳县的地界，都是平缓广阔的大土山，山冈土阜远远地重叠着。又行三十里，经过大铺，到了这里两岸都是祁阳县的属地了。驶上九州滩，又是三十里，停泊在归阳驿。

初八日　饭后余骤疾，呻吟不已。六十里，至白水驿(1)。初拟登访戴宇完，谢其遇劫时解衣救冻之惠，至是竟不能登。是晚，舟人乘风顺，又暮行十五里，泊于石坝里，盖白水之上流也。是日共行七十五里。按《志》：白水山在祁阳东南二百余里，山下有泉如白练。(缺)去祁阳九十余里，又在东北。是耶，非耶？

【注释】

(1)白水驿：今仍称白水，在祁阳县南境，湘江南岸，白水与湘江汇流处的东侧。

【译文】

初八日　饭后我骤然间得了病，呻吟不已。六十里，到白水驿。起初打算登上岸去拜访戴宇完，感谢他在我被抢劫时脱下衣服免于被冻的恩惠，到此时竟然不能登岸。这天晚上，船夫乘着风顺，又趁夜色前行十五里，停泊在石坝里，大概是在白水驿的上游了。据志书记载：白水山在祁阳县城东南二百多里处，山下有泉水如白色的丝绢。(有缺文)距离祁阳九十多里，又在东北。这说法对吗，还是不对？

初九日　昧爽，舟人放舟，余病犹甚。五十余里，下午抵祁阳(1)，遂泊焉，而余不能登。先隔晚将至白水驿，余力疾起望，西天横

山如列屏；至是舟溯流而西，又转而北，已出是山之阳矣，盖即祁山也。山在湘江北，县在湘江西、祁水南(2)，相距十五里。其上流则湘自南来，循城东，抵山南转，县治实在山阳、水西。而县东临江之市颇盛，南北连峙，而西向入城尚一里。其城北则祁水西自邵阳来，东入于湘，遂同曲而东南去。

【注释】

(1)祁阳：明为县，隶永州府，即今祁阳县。

(2)县在湘江西、祁水南：原作“县在湘江南西祁水南”，“江”后衍“南”字，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初九日　黎明，船夫开船，我仍病得很严重。五十多里，下午抵达祁阳县城，便停泊在这里，可我不能登岸。这之前的头天晚上即将到达白水驿时，我竭力带病起来眺望，西边天空下横亘着一座山如排列着的屏风；到此时船溯流往西行，又转向北，已经绕到那座山的南面了，大概这就是祁山了。祁山在湘江的北面，县城在湘江的西面、祁水的南面，相距十五里。这里的上游则是湘江自南边流来，沿着城东流去，流到祁山向南转，县城实际上在祁山的南面、江水的西面。而县城东边临江的集市很是兴盛，南北相连地矗立着，然而向西进入城中还有一里路。祁阳城北就是祁水自西面的邵阳县流来，往东汇入湘江，便一同弯曲后往东南流去。

初十日　余念浯溪之胜，不可不一登，病亦稍差(1)，而舟人以候客未发，乃力疾起。沿江市而南，五里，渡江而东，已在浯溪下矣。第所谓狮子袱者，在县南滨江二里，乃所经行地，而问之，已不可得。岂沙积流移，石亦不免沧桑耶？浯溪由东而西入于湘(2)，其流甚细。溪北三崖骈峙，西临湘江，而中崖最高，颜鲁公所书《中兴颂》高镌崖壁(3)，其侧则石镜嵌焉。石长二尺，阔尺五，一面光黑如漆，以水喷之，近而崖边亭石，远而隔江村树，历历俱照彻其间。不知从

何处来，从何时置，此岂亦元次山所遗(4)，遂与颜书媲胜耶！宋陈衍云："元氏始命之意，因水以为浯溪，因山以为峿山，作室以为𡨋亭(5)，三吾之称，我所自也。制字从水、从山、从广，我所命也。三者之目，皆自吾焉，我所擅而有也。"崖前有亭，下临湘水，崖巅石巉簇，如芙蓉丛萼。其北亦有亭焉，今置伏魔大帝像。崖之东麓为元颜祠，祠空而隘。前有室三楹，为驻游之所，而无守者。越浯溪而东，有寺北向，是为中宫寺，即漫宅旧址也，倾颓已甚，不胜吊古之感(6)。时余病怯行，卧崖边石上，待舟久之，恨磨崖碑拓架未彻而无拓者(7)，为之怅怅！既午舟至，又行二十里，过媳妇娘塘，江北岸有石娉婷立岩端，矫首作西望状。其下有鱼曰竹鱼，小而甚肥，八九月重一二斤，他处所无也。时余卧病舱中，与媳妇觌面而过。又十里，泊舟滴水崖而后知之，矫首东望，已隔江云几曲矣。滴水崖在江南岸，危岩亘空，江流寂然，荒村无几，不知舟人何以泊此？是日共行三十五里。

【注释】

(1)差(chài)：同"瘥"，病愈。

(2)浯(wú)溪：在祁阳县西南五里。元结《浯溪铭序》："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命曰浯溪。"

(3)颜鲁公：即颜真卿(709—785)，为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家。《新唐书·颜真卿传》说他"善正、草书，笔力遒婉，世宝传之。"

(4)元次山：即元结(723—772)，字次山，河南鲁县人。唐代文学家，晚年为道州刺史，浯溪一带有元氏遗迹，其住屋人称漫郎宅。

(5)作室以为𡨋亭："𡨋"，原作"唐"，据《元次山集·𡨋亭铭》改。下文"制字从水、从山、从广"，"广"原作"唐"，亦讹，不从。

(6)"恨磨崖"以上数句：所述即浯溪碑及有关文物，在今祁阳县城西南郊。汇聚唐代以来的碑刻500多方，以元结撰、颜真卿所书的《大唐中兴颂》为代表，还有元结的《浯溪铭》等三铭，及以后的《大宋中兴颂》、《大明中兴颂》等，楷、行、草、隶、篆等字体皆备，诗文书法荟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彻：通“撤”，撤除。

【译文】

初十日　我考虑浯溪的美景，不可不登陆一游，病情也稍微好转了一些，而且船夫以为等候别的乘客没有开船，便尽力带病爬起来。沿着江边的集市往南行，五里，渡江后往东行，已经在浯溪下面了。只是所谓的狮子袱的地方，在县城南面滨江二里处，是我行走经过的地方，然而打听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找到。难道是泥沙淤积流水迁移，石头也不免沧桑巨变了吗？浯溪由东往西汇入湘江，水流十分细小。溪北的三座石崖并排耸峙，西边面临湘江，而中间的一座石崖最高，颜鲁公书写的《中兴颂》高高地镌刻在崖壁上，它的侧边就是石镜镶嵌在那里。石镜长二尺，宽一尺五，有一面光滑漆黑像漆一样，用水喷上去，近处石崖边的亭子山石，远处隔江处的村庄树木，都清清楚楚地映照在石镜中。不知石镜是从何处来的，从什么时候放上去的，这难道也是元次山遗留下来，从而与颜鲁公的书法媲美的吗？宋代的陈衍说：“元氏最初命名的意思，是依据水命名为浯溪，依据山命名为峿山，建盖了房屋命名为㡿亭，三‘吾’的名称，都是起自于我。造的字用‘水’、用‘山’、用‘广’做偏旁，是我发明的。三处景观的名称，都是起自于我，是我所独有的了。”石崖前有座亭子，下临湘江，石崖顶上岩石高峻簇拥，如芙蓉成丛的萼片。石崖的北边也有一座亭子，如今放置了伏魔大帝的雕像。石崖的东麓是元颜祠，祠堂内空空的而且很狭小。前边有三间房，是供人停留游览的场所，但没有守护的人。越过浯溪往东走，有座寺庙面向北，这是中宫寺，即是漫宅的旧址了，倒塌得已经非常严重，不禁让人有凭吊古人的感慨。此时我因为生病怕走路，躺在石崖边的石头上，等船等了很久，遗憾的是拓摩崖碑刻的架子还没有撤除却没有拓工，为此怅怅不乐！中午后船到了，又行二十里，经过媳妇娘塘，江北岸有块岩石姿态娉婷地站立在陡岩顶端，昂首作出向西眺望的样子。陡岩下面的水塘中有种鱼叫竹鱼，个小却很肥，八九月时重达一二斤，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了。这时候我因病躺在船舱中，与媳妇岩打了个照面就过去了。又行十里，船停泊在滴水崖后才知道这件事，举首向东望去，已经隔着几道江湾几重云雾了。滴水崖在江的南岸，高险的石岩横亘在空中，江流静悄悄的，荒僻村庄没有几处，不知船夫为何停泊在此地？这一天共前行了三十五里。

十一日　平明行，二十五里，过黄杨铺(1)，其地有巡司(2)。又四十里，泊于七里滩。是日共行六十五里。自入舟来，连日半雨半晴，曾未见皓日当空，与余病体同也。

【注释】

(1)黄杨铺：明置黄杨堡巡检司，今称黄阳司，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东北隅，湘江北岸。

(2)巡司：即巡检司。明清时各州县均有巡检，以武人担任，多设于距城稍远的关隘要地或交通要道，以察民情。

【译文】

十一日　天明行船，二十五里，经过黄杨铺，此地有巡检司。又行四十里，停泊在七里滩。这一天共行船六十五里。自从上船以来，连日来半雨半晴，不曾看见明亮的太阳挂在空中，与我生病的身体相同了。

十二日　平明发舟。二十里，过冷水滩(1)。聚落在江西岸，舟循东岸行。是日天清日丽，前所未有。一舟人俱泊舟东岸，以渡舟过江之西岸，市鱼肉诸物。余是时体亦稍苏，起坐舟尾，望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之上。盖濒江石骨嶙峋，直插水底，阛阓之址，以石不以土，人从崖级隙拾级以登，真山水中窟宅也。涯上人言二月间为流贼杀掠之惨，闻之骨竦。久之，市物者渡江还，舟人泊而待饭，已上午矣。忽南风大作，竟不能前，泊至下午，余病复作。薄暮风稍杀，舟乃行，五里而暮。又乘月五里，泊于区河。是晚再得大汗，寒热忽去，而心

腹间终不快然。夜半忽转北风，吼震弥甚，已而挟雨益骄。是日共行三十里。

【注释】

(1)冷水滩：今设冷水滩区，为永州市驻地。在湘江西岸，为湘桂铁路线上的大站。闰四月初一、初二日记的冷水湾，应即冷水滩。

【译文】

十二日　天明开船。二十里，经过冷水滩。有个聚落在江的西岸，船沿着东岸前行。这一天天清日丽，前所未有。一船人都把船停在东岸，乘渡船过到江的西岸，买鱼肉等物品。我此时病体也稍稍苏缓了一些，起来坐在船尾，远望隔着江流的聚落都是在石崖之上。濒江处石骨嶙峋，直插到水底，街市房屋的基址，在岩石上不是在土上，人从石崖上缝隙间的台阶一级级登上去，这是一处山水之中的巢穴。岸上的人说，二月间被流寇杀掠得很惨，听到这话毛骨悚然。许久，买东西的人渡过江回来，船夫停着船等候吃饭，已经是上午了。忽然间南风大作，竟然不能前行，船停到下午，我的病又发作起来。傍晚风势渐渐减小，船才起航，五里后天黑下来。又乘着月色前行五里，停泊在区河。这天晚上再次出了身大汗，寒热忽然消失了，可心腹间始终觉得不畅快。半夜忽然转为北风，吼叫震动得更厉害，不久夹杂着大雨愈加猛烈。这天共行船三十里。

十三日　平明，风稍杀，乃行。四十里，为湘口关。人家在江东岸，湘江自西南，潇江自东南，合于其前而共北。余舟自潇入，又十里为永之西门浮桥(1)，适午耳，雨犹未全止。诸附舟者俱登涯去，余亦欲登陆遍览诸名胜，而病体不堪，遂停舟中。已而一舟从后来，遂移附其中，盖以明日向道州者。下午，舟过浮桥，泊于小西门。隔江望江西岸，石甚森幻，中有一溪自西来注，石梁跨其上，心异之。急索粥为餐，循城而北，乃西越浮桥，则浮桥西岸，异石嘘吸灵幻。执土人问愚溪桥，即浮桥南畔溪上跨石者是；钴鉧潭，则直西半里，路

旁嵌溪者是。始知潭即愚溪之上流，潭路从西，桥路从南也。乃遵通衢直西去，路左人家隙中，时见山溪流石间。半里，过柳子祠，祠南向临溪。再西将抵茶庵，则溪自南来，抵石东转，转处其石势尤森特(2)，但亦溪湾一曲耳，无所谓潭也。石上刻“钴鉧潭”三大字，古甚，旁有诗，俱已泐不可读。从其上流求所谓小丘、小石潭，俱无能识者。按是水发源于永州南百里之鸦山(3)，有“冉”、“染”二名。一以姓，一以色。而柳子厚易之以“愚”(4)。按文求小丘，当即今之茶庵者是。在钴鉧西数十步丛丘之上，为僧元会所建，为此中鼎刹。求西山亦无知者。后读《芝山碑》，谓芝山即西山，亦非也，芝山在北远矣，当即柳子祠后圆峰高顶，今之护珠庵者是。又闻护珠、茶庵之间，有柳子崖，旧刻诗篇甚多，则是山之为西山无疑。余觅道其间，西北登山，而其崖已荒，竟不得道。乃西南绕茶庵前，复东转经钴鉧潭，至柳子祠前石步渡溪，而南越一冈，遂东转出愚溪桥上，两端架潇江之上，皆前所望异石也。因探窟踞萼，穿云肺而剖莲房，上瞰既奇，下穿尤幻，但行人至此以为溷围(5)，污秽灵异，莫此为甚，安得司世道者一厉禁之。桥内一庵曰圆通(6)，北向俯溪，有竹木胜。时舟在隔江城下，将仍从浮桥返，有僧圆面而长须，见余盘桓久，辄来相讯。余还问其号，曰：“顽石。”问其住山，曰：“衡之九龙。”且曰：“僧即寓愚溪南圆通庵。今已暮，何不暂止庵中。”余以舟人久待，谢而辞之，乃返。

【注释】

(1)永：明置永州府，治零陵，即今永州市零陵区。

(2)转处其石势尤森特：原作“转处甚石势尤森时”，“甚”系“其”之误，“时”系“特”之误，参考乾隆本、“四库”本改。

(3)百里：原误倒为“里百”，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4)柳子厚：即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被贬为永州员外司马，在永州度过了十年(805—815)，这一带有关柳宗元的遗迹和传说甚多。

(5)溷(hùn)围：厕所。

(6)圆通：乾隆本作“通圆”，据“四库”本及季抄本同日下文改。

【译文】

十三日　天明后，风势渐渐减弱，于是开船。四十里，是湘口关。人家在江流的东岸，湘江来自西南方，潇江来自东南方，在湘口关前合流后一同北去。我坐的船从潇江进去，又行船十里到永州府的西门浮桥下，正好才中午而已，雨还没有全停。许多搭船的人都登上岸离开了，我也想登上岸游遍众多的名胜，然而病体承受不了，便停留在船中。不久有一条船从后面来到，便换乘到这条船中，因为这是明天去往道州的船。下午，船经过浮桥，停泊在小西门。隔着江流远望江的西岸，岩石森然，十分奇幻，石丛中有一条溪水自西面流来注入潇江，有石桥跨在溪流上，心里对此感到很奇异。急忙要粥来当饭吃了，沿着城墙往北走，于是向西越过浮桥，就见浮桥的西岸，怪石呼吸着云气，灵妙奇幻。拉住当地人打听愚溪桥，原来就是浮桥南边跨在溪流上的石桥了；钴鉧潭，则是在正西半里处，路旁嵌在溪流中的深潭就是了。这才知道钴鉧潭便是愚溪的上游，去钴鉧潭的路从西边走，去愚溪桥的路从南边走。于是沿着大路一直向西去，路左边人家的缝隙间，不时看见有山间的溪流流淌在石丛中。半里，路过柳子祠，祠堂向南面临溪流。再往西走即将到达茶庵，就见溪流自南边流来，流到岩石处向东转，转折处那里的岩石姿态尤为繁密特异，但也不过是溪流的一个水湾而已，没有所谓的深潭了。岩石上刻着“钴鉧潭”三个大字，十分古老，旁边有诗，都已经磨蚀得不可辨读了。从这里的上游去找所谓的小丘、小石潭，都没有能够认识的人。据考察，这条溪水发源于永州南面百里处的鸦山，有“冉溪”、“染溪”两个名称。一个是以姓氏起名，一个是根据颜色起名。而柳子厚把它改为“愚溪”。根据文章所说寻找小丘，应当就是今天茶庵所在的地方了。在钴鉧潭西边几十步成丛的小丘之上，是僧人元会修建的，是这一带香火鼎盛的寺院。去找西山也没有知道的人。后来读了《芝山碑》，碑文说芝山就是西山，也是不对的，芝山在北面的远处，应当就是柳子祠后面圆形山峰高高的山顶，是今天的护珠庵所在的地方。又听说护珠庵、茶庵之间，有座柳子崖，旧时所刻诗篇非常多，那么这座山就是西山无疑了。我在山

中寻找道路，向西北登山，然而这座山崖已经荒芜，竟然找不到路。于是往西南绕到茶庵前边，再向东转经过钴鉧潭，来到柳子祠前的石岸上徒步渡过溪流，而后往南越过一座山冈，于是向东转到愚溪桥上，桥的两头架在潇江之上，都是些先前所望见的怪异的岩石。于是我探寻洞窟，坐在花萼般的岩石上，穿过入云的肺叶状的岩石，剖开莲房，从上面俯瞰已经很奇异，在下面穿行尤为奇幻，但行人来到此地便把这里作为厕所，污秽之物污染灵异之地，没有比这里更厉害的，哪里能找到管理社会风气的人切实严厉禁止这种行为。桥里面的一座寺庵叫做圆通庵，面向北，俯瞰着溪流，有竹丛树木优美的景色。此时船在隔江处的城下，即将仍然从浮桥返回去，有位圆脸长胡须的僧人，看见我徘徊了许久，便过来询问。我反问他的法号，他回答说："顽石。"问他住在哪座山，说："衡山的九龙坪。"并且说："和尚我就寄住在愚溪南面的圆通庵中。现在天色已晚，为何不暂时停留在庵中。"我因为船夫等得太久，辞谢了他，于是返回来。

十四日　余早索晨餐，仍过浮桥西，见一长者，余叩此中最胜，曰："溯江而南二里，濒江为朝阳岩。随江而北，转入山冈二里，为芝山岩。无得而三也。"余从之，先北趋芝山。循江西岸半里，至刘侍御山房(1)。讳兴秀，为余郡司李者也。由其侧北入山，越一岭，西望有亭，舍之不上。由径道北逾山冈，登其上，即见山之西北，湘水在其北而稍远，又一小水从其西来，而逼近山之东南，潇水在其东，而远近从之。潇江东岸，又有塔临江，与此山夹潇而为永之水口者也。盖北即西山北走之脉(2)，更北尽于潇、湘合流处，至此其中已三起三伏，当即《志》所称万石山，而郡人作《记》或称为陶家冲，土名。或称为芝山，似形似名。或又镌崖历亭，《序》谓此山即柳子厚西山，后因产芝，故易名为芝，未必然也。越岭而北，从岭上东转，前望树色掩映，石崖巑岏，知有异境。亟下崖足，仰而望之，崖巅即山巅，崖足即山足半也。其下有庵倚之，见路绕其北而上，乃不入庵而先披路(3)。遥望巅崖耸透固奇，而两旁乱石攒绕，或上或下，或起或伏，如莲萼芝房，中空外簇，随地而是。小径由其间上至崖顶，穿一石关

而入。有室南向，门闭不得入，绕其南至西，复穿石峡而入焉，盖其侧有东西二门云。室止一楹，在山顶众石间。仍从其西峡下至崖足，一路竹木扶疏，玉兰铺雪，满地余香犹在。入崖下庵中，有白衣大士甚庄严，北有一小阁可憩，南有一净侣结精庐依之。门在其左，初无从知，问而得之，犹无从进，僧忽从内启扉揖入(4)，从之。小庭侧窦，穿卧隙而上，则崖石穹然，有亭缀石端，四窗空明，花竹掩映，极其幽奥。僧号觉空，坚留瀹茗，余不能待而出。

【注释】

(1)山房：山中的房屋，常用来称书室或僧舍。

(2)盖北即西山北走之脉："北"，乾隆本、"四库"本作"此"。

(3)披：找，揭。

(4)扉(fēi)：门扇。

【译文】

十四日　我早早地要来早餐吃了，仍然过到浮桥西面，遇见一位长者，我向他询问这一带景色最优美的地方，他说："溯江流往南走二里，濒江处是朝阳洞。顺着江流往北去，转入山冈间走二里，是芝山岩。找不到第三处了。"我听从了他的话，先向北赶往芝山。沿着江的西岸走半里，来到刘侍御山房。刘侍御名叫刘兴秀，是我们常州府的司理。由山房侧边往北进山，越过一座岭，望见西边有座亭子，放弃亭子没有上去。经由小径向北翻越山冈，登到山冈上，立即看见山的西北方，湘水在山的北面而且稍远一些，又有一条小水流从山的西面流来，而后逼近山的东南麓，潇水在山的东面，由远而近顺着山流淌。潇江的东岸，又有一座塔面临江流，是与这座山夹住潇江成为永州府的水口的地方。原来北面就是西山往北延伸的山脉，再往北在潇江、湘江合流处到了尽头，来到此地，其间已经三起三伏，应当就是志书所说的万石山，然而本府人作游记的有的称为陶家冲，当地民间的名称。有的称为芝山，似乎是形状相似起的名。有的在历亭旁的石崖上刻写

了题记，序文说这座山就是柳子厚所说的西山，后来因为出产灵芝，所以改名为芝山，未必是这样的了。越过山岭往北行，从岭上往东转，望见前方树丛山光掩映，石崖尖锐高耸，心知有景致奇异的地方。急忙下到石崖脚下，仰面远望石崖，石崖的顶就是山顶，石崖的根部就在山脚的半中腰。石崖下面有座寺庵紧靠着石崖，看见路绕到石崖的北面往上走，便不进寺庵而是先拨开草丛去找路。远远望去，山顶的石崖高耸透亮确实很奇特，而两旁的乱石攒聚环绕，有的上有的下，有的耸起有的低伏，如同莲花的花瓣、灵芝的菌盖，中间是空的，外面簇拥着，随处都是。小径经由乱石间上到石崖顶，穿过一处石头关口进去。有间屋子面向南，门关着不能进去，绕过屋子的南面来到西边，再穿过石峡后进入屋子中，原来是屋子的侧面有东西两道门。屋子只有一开间，在山顶众多的乱石间。仍然从屋子西面的石峡中下到石崖脚下，一路上竹木扶疏，玉兰的落花像雪一样铺在地上，满地的余香还在。进入石崖下的寺庵中，有座白衣观音大士像非常庄严，北边有一座小阁子可以休息，南边有一个和尚紧靠阁子建盖了僧房。门在僧房的左边，起初无从知道，询问后才找到门，仍然无法进去，僧人忽然从里面打开门拱手行礼请我进去，跟随他进去。从小小庭院侧边的洞穴，穿过横躺着的缝隙往上走，就见崖石穹然隆起，有座亭子点缀在石崖顶端，四面的窗户通明透亮，鲜花翠竹掩映，极其幽静隐秘。僧人法号叫觉空，坚决挽留我煮茶喝，我不能等便出来了。

仍从旧路，南至浮桥。闻直西四十里有寺曰石门山，最胜，以渴登朝阳岩，不及往。令顾奴从桥东溯潇放舟南上；余从桥西，仍过愚溪桥，溯潇西崖南行。一里，大道折而西南，道州道也。由岐径东南一里，则一山怒而竖石奔与江斗。逾其上，俯而东入石关，其内飞石浮空，下瞰潇水，即朝阳岩矣。其岩后通前豁，上覆重崖，下临绝壑，中可憩可倚，云帆远近，纵送其前。惜甫伫足而舟人已放舟其下，连声呼促，余不顾。崖北有石磴直下缘江，亟从之。磴西倚危崖，东逼澄江，尽处忽有洞岈然，高二丈，阔亦如之，亦东面临江，

溪流自中喷玉而出，盖水洞也。洞口少入即转而南，平整轩洁，大江当其门，泉流界其内，亦可憩可濯，乃与上岩高下擅奇，水石共韵者也。入洞五六丈，即汇流满洞。洞亦西转而黑，计可揭而进，但无火炬，而舟人遥呼不已，乃出洞门。其北更有一岩，覆结奇云，下插渊黛，土人横杙架板如阁道(1)。然第略为施栏设几，即可以坐括水石，恐缀瓦备扁，便伤雅趣耳。徙倚久之，仍从石磴透出岩后，遂凌绝顶。其上有佛庐官阁，石间镌刻甚多，多宋、唐名迹，而急不暇读，以舟人促不已也。

【注释】

(1)杙(yì)：小木桩。

【译文】

仍然从原路走，往南来到浮桥。听说正西方四十里处有座寺庙叫做石门山，景色最为优美，因为渴望去登朝阳岩，来不及前往。命令顾仆从浮桥东边开船溯潇水往南上行；我从浮桥西边，仍然走过愚溪桥，溯潇水西岸的山崖往南行。一里，大道折向西南去，是去道州的大道了。由岔开的小径往东南走一里，就见一座山猛然耸起，竖直的山石奔向江中与江流争斗。翻越到山上，俯身往东进入一处石头关口，那里面飞石浮在空中，往下俯瞰着潇水，这就是朝阳岩了。这座石岩后面通着前面开阔，上面覆盖着重重石崖，下临极深的壑谷，中间可以歇息可以凭靠，远近的白云船帆，纵目全送到眼前。可惜我刚停下脚步船夫却已放舟来到山下，连声呼喊催促，我不理会。石崖北边有石阶一直下行沿着江边走，急忙从这条路走去。石阶西边紧靠着高险的石崖，东面逼近澄澈的江水，尽头处忽然有个深邃的洞穴，高二丈，宽处也如此，也是向东面临着江流，溪流从洞穴中像白玉一样喷涌而出，原来是个水洞。从洞口稍稍进去立即转向南，平整轩敞洁净，大江挡在洞口，泉水流淌在洞内，也可以歇息可以洗浴，这是与山上的朝阳岩高低各擅奇景，水石共具风韵的地方了。进洞去五六

丈，水流马上积满洞中。山洞也是向西转后黑暗下来，估计可以卷起衣裤进去，只是没有火把，而且船夫远远地喊叫个不停，只好出到洞口。山洞北边还有一座石岩，覆盖盘结着奇异的云气，下面插进青黑色的深渊中，当地人横插了小木桩架设了木板如同栈道一样。然而只要略为加上栏杆放上一些小桌子，就可以坐下来尽览水石风光，恐怕点缀上瓦房挂上匾，便会损伤幽雅的情趣了。徘徊凭靠了很久，仍然从石阶钻出到石岩后面，终于登上绝顶。绝顶上有佛宇和官家的楼阁，岩石上镌刻的题记非常多，很多是宋、唐时期名人的墨迹，而我急得来不及读，是因为船夫催促不已。

下舟溯江，渐折而东，七里至香炉山。山小若髻，独峙于西岸，山江中(1)，乃石骨攒簇而成者。其上佳木扶摇，其下水窍透漏。最可异者，不在江之心，三面皆沙碛环之，均至山足则决而成潭，北西南俱若界沟，然沙逊于外，而水绕其内，其东则大江之奔流矣。盖下流之沙不能从水而上，而上流之沙何以不逐流而下，岂日夜有排剔之者耶？亦理之不可解也。下午过金牛滩，其上有金牛岭，一峰尖峭而分耸，三峰斜突而横骞(2)，江流直捣其胁。至是舟始转而南，得风帆之力矣。是晚宿于庙下，舟行共五十里，陆路止二十里也。

【注释】

(1)山江中：“山”疑为“出”，因形近而误。

(2)一峰尖峭而分耸，三峰斜突而横骞：乾隆本、“四库”本作“岭北峰尖削，南则横突三峰”。

【译文】

下到船中溯江流前行，渐渐折向东，七里后到达香炉山。这座山小如发髻，独自耸峙在西岸，山突出到江中，是骨状的岩石攒聚簇拥而成的山。山上优美的树木扶疏摇曳，山脚下浸在水中的石窍玲珑剔透。最为可以称异的，不是在江中心，三面都是沙石浅滩环绕着山，都是到山脚下便被水冲决成深潭，北、西、南三面都像是分界的深

沟，然而积沙退在外面，而水绕流在深沟里面，山的东面就是奔流的大江了。下游的沙不能从水里往上移，而上游的沙为何不顺流而下，难道是日夜都有排除疏挖积沙的人吗？这也是道理上不可理解的了。下午，经过金牛滩，金牛滩上面有座金牛岭，一座山峰尖耸峭拔，而分别耸起的三座山峰斜向突起横向飞起，江流直接冲捣着山峰的侧面。到了这里船开始转向南行，得到风帆的力量了，这天晚上住宿在庙下，船行共五十里，陆路只走了二十里。

先是，余闻永州南二十五里有澹岩之胜，欲一游焉。不意舟行五十里而问之，犹在前也。计当明晨过其下，而舟人莽不肯待。余念陆近而水远，不若听其去，而从陆蹑之，舟人乃首肯。

【译文】

这之前，我听说永州城南门二十五里有处澹岩的胜景，想要去那里游览一番。没想到船行走了五十里后打听这个地方，却还在前方。估计明天早晨应当经过澹岩下面，可船夫鲁莽地不肯等我。我考虑陆路近而水路远，不如听任他离去，而我从陆路上去登澹岩，船夫这才点头同意了。

十五日　五更闻雨声泠泠，达旦雷雨大作。不为阻，亟炊饭。五里至岩北(1)，力疾登涯，与舟人期会于双牌。双牌者，永州南五十里之铺也。永州南二十五里为岩背，陆路至此与江会。陆路从此南入山，又二十五里而至双牌；水路从此东迂溯江，又六十里而至双牌。度舟行竟日，止可及此，余不难以病体追蹑也。岩背东北临江，从其南二里西向入山，山石忽怒涌作攫人状。已而望见两峰前突，中有云庐高敞，而西峰耸石尤异，知胜在是矣。及登之，而官舍半颓。先是望见西峰之阳，洞门高张，至是路从其侧而出，其上更见石崖攒舞，环玦东向，其下则中空成岩，容数百人，下平上穹，明奥幽爽，无逼仄昏暗之状病。其北洞底亦有垂石环转，覆楞分内外者，巨石磊砢界道(2)，石上多宋、元人题镌。黄山谷最爱此岩(3)，谓为此中第一，非

以其幽而不闷，爽而不露耶？岩东穿腋窍而上，有门上透丛石之间，东瞰官舍后回谷，顿若仙凡分界。岩西南又辟一门，逾门而出其右，石壁穹然，有僧寮倚之，西眺山下平畴，另成一境，桑麻其中。有进贤江发源自西南龙洞，洞去永城西南七十里。江东来直逼山麓，而北入于潇。进贤江侧又有水洞，去此二里，秉炬可深入，昔人谓此洞水陆济胜，然不在一处也。按澹岩之名，昔为澹姓者所居。而旧经又云，有正实者，秦时人，遁世于此，始皇三召不赴，复尸解焉，则又何以不名周也。从僧寮循岩南东行，过前所望洞门高张处，其门虽峻，而中夹而不广，其内亦不能上通后岩也。仍冒雨东出临江，望潇江迢迢在数里外，自东而来。盖缘澹山之南，即多崇山排亘，有支分东走者，故江道东曲而避之。乃舍江南行，西遵西岭，七里至木排铺，市酒于肆，而雨渐停。又南逾一小岭，三里为阳江。其江不能胜舟，西南自大叶江、小叶江来，至此二十余里，东注于潇。其北则所谓西岭者横亘于右，其南则曹祖山、张家冲诸峰骈立于前。又南七里，直抵张家冲之东麓，是为陈皮铺。又南三里，逾一小岭，望西山层坠而下，时现石骨，逗奇标异；已而一区凑灵，万窍逆幻。亟西披之，则石片层层，尽若鸡距龙爪，下蹲于地，又如丝瓜之囊，筋缕外络，而中悉透空；但上为蔓草所缠，无可攀跻，下为棘箐所塞，无从披入。乃南随之，见旁有隙土新薙地者(4)，辄为扪入，然每至纯石，辄复不薙。路旁一人，见余披跋久，荷笠倚锄而坐待于下。余因下问其名，曰："是为和尚岭，皆石山也。其西大山，是为七十二雷。"因指余前有庵在路隅，其石更胜。从之，则大道直出石壁下，其石屏插而起，上多透明之窦，飞舞之形；其下则清泉一泓，透云根而出。有庵在其南，时僧问其名，曰："出水崖(5)。"问他胜，曰："更无矣。"然仰见崖后石势骈丛，崖侧有路若丝，皆其薙地境也。贾勇从之(6)，其上石皆如卧龙翥凤(7)，出水青莲，萼丛瓣裂。转至出水崖后，觉茹吐一区(8)，包裹丛沓，而窈窕无竟。盖其处西亘七十二雷大山，丛岭南列，惟东北下临官道，又出水崖障其东，北复屏和尚岭，四面外同错绮，其中怪石层朋，采艳夺眺。予乃透数峡进，东北屏崖

之巅，有石高砉，若天门上开，不可慰即。砉石西南，即出水崖内壑，一潭澄石隙中，三面削壁下嵌，不见其底，若爬梳沙蔓(9)，令石与水接，武陵渔当为移棹(10)。予历选山栖佳胜，此为第一，而九疑尤溪村口稍次云(11)。

【注释】

(1)岩北：此即下述“岩背”。乾隆本、“四库”本丁本作“岩北”，沪本统作“岩背”。

(2)磊砢(lěi kē)：很多石头杂乱堆放。

(3)黄山谷：即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北宋著名诗人，晚年曾两次受到贬谪。

(4)见旁有隙土新薙(tì)地者：“薙”，原作“雉”，据乾隆本改。下同。薙地，除去野草。

(5)时僧问其名，曰“出水崖”：乾隆本、“四库”本作“问之僧则出水崖也”。疑“时”当作“待”。出水崖，今名同，在双牌县境，清泉寺废址尚存。

(6)贾(gǔ)勇：鼓足勇气。

(7)翥(zhù)：飞举。

(8)茹(rú)：相连的根。

(9)爬梳：爬搔梳整。

(10)武陵渔：此即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发现桃花源的武陵渔人。“武陵渔当为移棹”，用以比喻出水崖一带风景胜过桃花源。

(11)自“其上石皆如卧龙翥凤”至此数句：此段季抄本甚略，仅如下两句：“其上石皆怪异，不可名状。转至出水崖后，三面削壁下嵌，惟西南丛石之隙，下洼成潭，沙汜蔓覆，不见其底，当出水崖之内壑也。”

【译文】

十五日　五更天听见雨声滴滴答答，到天亮时雷雨大作。不为风雨所阻，急忙烧火做饭。五里后到达岩北，竭力带病登上岸，与船夫约定在双牌会合。双牌这地方，是永州城南面五十里处的驿铺。永州

城南面二十五里处是岩背，陆路来到此地与江流会合。陆路从此地往南进山，又行二十五里后到双牌；水路从此地溯江流往东绕道走，又行六十里后到双牌。估计船航行一整天，只可以到达此地，我拖着病体也不难追赶上了。岩背东北方面临江流，从岩背南面二里处向西进山，山石忽然间狂怒地涌起作出要抓人的样子。继而望见两座山峰前突，山中云雾间有高敞的房屋，而西峰耸立的岩石尤其奇异，心知优美的景致在这里了。等登到山上，却见一所官家的馆舍倒塌了一半。这之前望见西峰的南面，有洞口高高地张开着，来到这里道路从馆舍的侧边出去，馆舍的上面更是见到石崖攒聚起舞，像玉玦一样环绕着，缺口面向东，石崖下边则是中空的，形成岩洞，可容纳几百人，下面平整上面隆起，明亮隐秘，幽静清爽，没有狭窄昏暗的病态。岩洞北边洞底也有下垂的石柱弯弯转转，下覆的石棱条把洞分为内外两部分，巨石杂乱堆积隔断了道路，巨石上有许多宋、元人镌刻的题记。黄山谷最爱这个岩洞，认为是这一带的第一，莫非是因为这里幽静却不闭塞，明亮却不外露吗？岩洞东边穿过侧旁的石窍往上走，有洞口往上通到成丛的岩石之间，东面俯瞰着官家馆舍后面回绕的山谷，顿时好像是仙境和尘世分界线。岩洞的西南方又开有一个洞口，穿过洞口出到洞口右边，石壁穹然隆起，有僧人的小屋背靠石壁，面向西眺望着山下平旷的田野，另成一种境界，桑麻布满田野中。有条进贤江发源于西南方的龙洞，龙洞距离永州城西南方七十里。进贤江向东流来直逼山麓，而后往北汇入潇水。进贤江侧边又有个水洞，距离此地有二里路，举着火把可以深入，前人认为此洞水陆的景色可以互补，然而却不在同一个地方。据考察，澹岩的得名，是因为这里从前是姓澹的人居住的地方。然而旧典籍上又说，有个叫正实的人，是秦朝时候的人，避世隐居于此，秦始皇三次召见他都没去，后又仙逝于此，那为何又不把岩洞起名为周岩呢？从僧人的小屋沿着岩洞的南边往东行，经过前边望见的洞口高高张开的地方，这个洞口虽然高峻，可洞中狭窄不宽，洞内也不能向上通到后面的岩洞。仍然冒雨向东面临着江流出来，望见潇江远远地在几里之外，从东方流来。大概

是因为沿着澹山的南面，就是很多高山成排横亘着，有分支往东延伸的山，所以潇江的河道向东弯曲来避开这些山。于是我离开江流往南行，西边沿西岭走，七里后来到木排铺，在店铺中买酒喝，而雨渐渐停了。又往南越过一座小岭，三里是阳江。这条江不能行船，从西南方的大叶江、小叶江流来，流到此地有二十多里，向东流入潇江。阳江的北面就是所谓的西岭的山脉横亘在右边，阳江的南面则是曹祖山、张家冲等山峰并排矗立在前方。又向南七里，直抵张家冲的东麓，这里是陈皮铺。又向南三里，越过一座小岭，望见西山一层层坠落而下，不时现出骨状的岩石，逗引标榜着奇异之姿；继而灵异的景致聚集在一片地方，千万个石窍迎着人变幻。急忙向西分开草丛走过去，就见石片一层层的，全都好像是鸡爪和龙爪，下面蹲坐在地上，又好像是丝瓜的囊，外面是一缕缕筋络，而中间完全是空心的；只是上面被蔓草缠绕着，无处可以攀登，下面被荆棘竹丛堵塞着，无法钻进去。于是向南顺着石头外面走，看见旁边有在石缝间的土地上除草的人，总是摸着石头进去，然而每到清一色的石头的地方，就不再除草。路旁的一个人，看见我分开草丛跋涉了很久，戴着斗笠靠着锄把坐在下面等我。我因而下去打听这里的名字，他说："这里是和尚岭，全是石山。这里西边的大山，那是七十二雷。"于是指点我，前边有座寺庵在路旁，那里的石头更美。按照他说的走过去，只见大道一直通到石壁下，那座石屏风插地而起，石壁上有很多透明的孔洞，现出飞舞的形态；石壁下面则是一池清泉，穿过云雾缭绕的石壁根部流出来。有座寺庵在石壁的南边，等到僧人来询问石崖的名字，回答说："出水崖。"问他有没有别的胜景，他说："再没有了。"然而我仰面看见出水崖后面岩石的样子成丛聚集，石崖侧面有条路像蚕丝一样，都是那些人除草所到的地方了。我鼓足勇气从这条路登上去，那上面的岩石全都像卧龙飞凤，出水的青莲，花萼丛集，一瓣瓣裂开。转到出水崖的后面，发觉如含在口中吐出来的一片地方，有成丛杂沓的岩石包裹着，而窈窕秀丽没有止境。此处西面横亘着七十二雷大山，成丛的山岭排列在南面，唯有东北方下临官修的大道，出水崖又

阻隔它的东面，北面又横着屏风样的和尚岭，四面的外围如同交错的锦缎，这其中怪石层层群聚，光彩艳丽夺目。我于是穿过几条峡谷进去，东北方屏风样石崖的顶端，有块高高拱起的岩石，好像天门开在上面，不能走近抚慰胸怀。拱起的岩石西南方，就是出水崖里面的壑谷，石缝中有一池澄碧的深潭，三面陡削的石壁向下深嵌，看不见潭水的底，如果对积沙蔓草举行疏挖清理，让岩石与潭水连通，武陵桃花源中的渔夫将会为此把船移到这里。我逐一筛选山居景色优美的胜地，这里是第一，而九疑山的尤溪村口稍差一些。

搜剔久之，乃下。由庵侧南行二里，有溪自西南山凹来，大与阳溪似。过溪一里，东南转出山嘴，复与潇江遇。于是西南溯江三里，则双牌在焉(1)。适舟至，下舟，已下舂矣。双牌聚落亦不甚大，其西南豁然，若可远达，而舟反向南山泷中入。盖潇水南自青口与沲水合，即入山峡中，是曰泷口。北行七十里，皆连山骈峡，亏蔽天日，且水倾泻直中下，一所云“泷”也(2)。泷中有麻潭驿，属零陵(3)。驿南四十里属道州，驿北三十里属零陵。按其地即丹霞翁宅也，《志》云：在府南百里零陵泷下，唐永泰中有泷水令唐节(4)，去官即家于此泷，自称为丹霞翁。元结自道州过之，为作宅刻铭。然则此泷北属零陵，故谓之零陵泷。而所谓泷水县者，其即此非耶？又按《志》：永州南六十里有雷石镇，当泷水口，唐置。则唐时泷水之为县，非此而谁耶？时风色甚利，薄暮，乘风驱舟上滩，卷浪如雷。五里入泷，又五里泊于横口，江之东岸也，官道在西岸，为雷石镇小墅耳。

【注释】

(1)双牌：今名同，在潇水东岸，1969年置双牌县。

(2)泷(lóng)：湍急的河流。南方地名常称“泷”，形象地概括了这些地方水流急险的特点。此泷今已建为双牌水库。

(3)零陵：原本误倒，据下文及《明史·地理志》改。

(4)永泰：唐代宗年号，时在765—766年。

【译文】

搜寻观赏了很久，这才下走。经由寺庵侧边往南行二里，有条溪水自西南方的山凹中流来，大处与阳溪相似。越过溪流后走一里，往东南转出山嘴，再度与潇江相遇。从这里往西南溯潇江前行三里，就见双牌在前方了。船恰好来到，下到船中，已经日落西山了。双牌的聚落也不是很大，它的西南方十分开阔，好像可以通到远处，然而船反而向南面山间的泷中进去。原来潇水从南面的青口与沲水合流后，就进入山峡中，那里叫做泷口。往北前行七十里，都是相连的群山夹峙的峡谷，遮天蔽日，而且江水一直在峡谷中倾泻而下，这是这一段江流之所以称为“泷”的原因。泷中有个麻潭驿，隶属于零陵县。麻潭驿南面四十里隶属于道州，麻潭驿北面三十里隶属于零陵县。据考察，这个地方就是丹霞翁的居住地了。志书说：在永州府城南面一百里处的零陵泷下，唐代永泰年间有个泷水县令唐节，辞去官职后就在这条泷中安家，自称为丹霞翁。元结从道州路过此地，为他的宅第刻了碑铭。如果这样，此泷北段连接到零陵县，所以把它称之为零陵泷。然而所谓的泷水县的地方，它难道不就是此地吗？又根据志书记载：永州府南面六十里有处雷石镇，位于泷水的河口，是唐代设置的。那么唐代设置的泷水县，不是此地那又是哪里呢？此时风势非常顺利，傍晚，乘风行船驶上浅滩，浪花翻卷响声如雷。五里后进入泷中，又行五里停泊在横口，在江的东岸，官修的大道在西岸，是雷石镇的一座小别墅。

自永州至双牌，陆五十里，水倍之。双牌至道州，水陆俱由泷中行，无他道。故泷中七十里，止有顺逆分，无水陆异。出泷至道州，又陆径水曲矣。

【译文】

从永州府城到双牌，陆路有五十里，水路是陆路的一倍。双牌到道州，水路陆路都要经由泷中走，没有别的路。所以泷中的七十里

路，只有顺风逆风的区别，没有陆路水路远近的差别了。出泷后到道州的路，又是陆路直水路曲折了。

十六日　平明行，二十里，为麻潭驿，其地犹属零陵，而南即道州界矣。自入泷来，山势逼束，石滩悬亘，而北风利甚，卷翠激玉，宛转凌波，不觉其难，咏旧句“舡梭织峰翠，山轴卷溪绡”，《下宁洋溪中诗》。若为此地设也。其处山鹃盛开，皆在水涯岸侧，不作蔓山布谷之观，而映碧流丹，尤觉有异。二十里，吴垒铺，其西南山稍逊，舟反转而东。又五里，复南转，其东北岸有石，方形叠砌，围亘山腰，东下西起，若甃而成者，岂垒之遗者耶？又十里，山势愈逼束，是为泷口。又五里，泊于将军滩。滩有峰立泷之口，若当关者然。溯流出泷，划然若另辟区宇。是夜月明达旦，入春来所未有。

【译文】

十六日　天明开船，二十里，是麻潭驿，此地仍属于零陵县，可南面就是道州的地界了。自从进入泷中以来，山势紧逼束拢，石滩高悬横亘，然而北风十分顺利，江水翻卷激荡着碧玉般的波澜，船弯弯转转越过波涛，不觉得船行走得艰难，我吟诵旧时写的诗句：“舡梭织峰翠，山轴卷溪绡。”《下宁洋溪中诗》中的诗句。这诗好像就是为此地而作的了。此处山上的杜鹃花盛开，都长在水边的岸上，没有呈现出布满山野谷地的景观，但映碧流丹的景象，老是觉得有些异样。二十里，到吴垒铺，这里的西南方山势稍微后退了一些，船反而转向东行。又行五里，又向南转，这里东北方的岸上有些石头，呈方形垒砌着，围绕绵亘在山腰，东边斜下去西边隆起，仿佛是人工砌成的，难道是壁垒的遗留物吗？又行十里，山势愈加紧逼束拢过来，这里便是泷口。又行五里，停泊在将军滩。滩边有座山峰矗立在泷的出口处，像是守关的将士一样。溯流出了泷口，豁然好像是另外开辟了一个天地。这天夜里，月光明亮，直到天亮，这是入春以来所没有的。

十七日　平明行，水径迂曲，五里至青口。一水东自山峡中出

者，宁远道也，此水最大，即潇水也；一水南自平旷中来者，道州道也，此水次之，即沱水也(1)，水小弱。乃舍潇而南溯沱。又五里为泥江口。按《志》有三江口，为潇、沱、营合处，问之舟人，皆不能知，岂即青口耶？但营水之合在上流耳。水西通营阳，舟上罗坪三日程，当即营水矣。又三十里，抵道州东门(2)，绕城南，泊于南门。下午入城，自南门入，过大寺，名报恩寺。由州前抵西门。登南城回眺，乃知道州城南临江水，东南西三门俱南濒于江，惟北门在内。盖沱水自江华，掩、遨二水自永明(3)，俱合于城西南十五里外，东北来，抵城西南隅，绕南门至东门，复东南去，若弯弓然，而城临其背。西门有濂溪水，西自月岩，翼云桥跨其上。东门亦水自北来注，流更微矣。迨暮，仍出南门，宿舟中。夜复雨。

【注释】

(1)沱(duò)水：今作“沱水”，又称东河。

(2)道州：隶永州府，即今道县。

(3)掩、遨二水自永明：“遨”，原作“邀”，据乾隆本、“四库”本改。掩水在西，遨水在南，合流后即今永明河。永明，明为县，隶永州府道州，即今江永县。

【译文】

十七日　天明开船，水路迂回曲折，五里到青口。一条江水自东面的山峡中流出来，是去宁远县的水路，这条江水最大，它就是潇水啦；一条江水自南面的平旷原野中流来，是去道州的路了，这条江水比潇水小，这就是沱水了，水势又小又弱。于是离开潇水往南溯沱水前行。又行五里是泥江口。根据志书，有处三江口，是潇水、沱水、营水合流之处，向船上的人打听这个地方，都不知道，莫非就是青口吗？只是营水的合流处在上游罢了。这条水往西通到营阳，船上行到罗坪有三天的路程，这应该就是营水了。又行三十里，抵达道州城的东门，绕到城南，停泊在南门外。下午进城，从南门进去，路过一座

大寺院，名叫报恩寺。经由州衙前抵达西门。登上南面的城墙回头眺望，才知道道州城南面濒临江水，东、南、西三座城门都面向南濒临江流，唯有北门在里面。沱水自江华县流来，掩水、遨水两条江水自永明县流来，都在城西南十五里之外汇合，向东北方流来，流到城的西南角，绕过南门流到东门，再往东南方流去，像一把弯弓的样子，而城面临着弓背。西门外有条濂溪水，源自西面的月岩，有座翼云桥跨在溪上。东门外也有条溪水自北边流来汇入江中，水流更小了。到傍晚时，仍然走出南门，住宿在船中。夜里又下雨。

道州附郭有四景：东有响石，即五如石。西有濂溪，北有九井，南有一木。南门外一大木卧江底。

【译文】

道州城附近有四景：东边有响石，即五如石。西边有濂溪，北边有九井，南边有一木。南门外有一棵大树横卧在江底。

十八日　天光莹彻，早饭登涯。由南门外循城半里，过东门，又东半里有小桥，即涍泉入江处也。桥侧江滨有石突立，状如永州愚溪桥，透漏耸削过之，分岐空腹，其隙可分瓣而入，其窦可穿瓠而透，所谓五如石也。中有一石，击之声韵幽亮，是为响石。按元次山《道州诗题》，石则有五如、窊樽(1)，泉则有潓、漫等七名，皆在州东，而泉经一涍而可概其余，石得五如而窊樽莫觅。屡询，一儒生云："在报恩大寺。"然元序云，在州东左湖中石山巅。石窊可樽，其上可亭，岂可移置寺中者，抑寺即昔之左湖耶？质之其人，曰："入寺自知。"乃入东门，经南门内，西过报恩寺，欲入问窊樽石，见日色丽甚，姑留为归途探质。亟出西门，南折过翼云桥，有二岐。从西二十五里为濂溪祠，又十里为月岩；从南为十里铺，又六十里为永明县；十里铺侧有华岩，由岩下间道可出濂溪祠。余欲兼收之，遂从南行。大道两傍俱分植乔松，如南岳道中，而此更绵密。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丛挺竞秀，此中特见之，他所无也。自州至永明，松之夹道

者七十里，栽者之功，亦不啻甘棠矣。州西南冈陀高下，置道因之。而四顾崇山开远，惟西北一山最高而较近，则月岩后所倚之大山也。至十里铺东，从小径北向半里，为华岩。洞门向北，有小水自洞下出。由洞入，止闻水声，而不见水。转东三丈余，复南下，则穹然深暗，不复辨光矣。时洞北有僧寮，行急不及入觅火炬，闻其内止一炬可尽，亦不必觅也。遂从寮右北向小径行。此处山小而峭，或孤峙，或两或三，连珠骈笋，皆石骨嶙峋，草木摇飏，升降宛转，如在乱云叠浪中，令人茫然，方向(莫)辨。然无大山表识，惟西北崇峰，时从山隙瞻其一面，以为依归焉。五里，横过山蹊四，五里，渡一小石桥，又逾岭，得大道西去。随之二里，又北入小径，沿石山之嘴，共四里而转出平畴，则道州西来大道也(2)，又一里而濂溪祠在焉。祠北向，左为龙山，右为象山(3)，皆后山，象形，从祠后小山分支而环突于前者也。其龙山即前转嘴而出者，象山则月岩之道所由渡濂溪者也。祠环于山间而不临水，其前扩然，可容万马，乃元公所生之地，今止一二后人守其间，而旁无人焉。无从索炊，乃西行。一里，过象山，沿其北，又一里，渡濂溪。溪自月岩来，至此为象山东障，乃北走，又东至州西入沲水。从溪北溯流西行，五里而抵达村，为洪氏聚族。乃卧而候饭，肆中无酒，转沽久之，下午始行。遂西南入山。路傍先有一峰圆锐若标，从此而乱峰渐多，若卓锥，若骈指，若列屏，俱环映于大山之东，分行逐队，牵引如蔓，皆石骨也。又五里，南转入乱山之腋。又三里，西越一岭，望见正西一山，若有白烟一脉抹横其腰者，即月岩上层所透之空明也。盖正西高山屏立，若齐天之不可阶，东下第三层而得此山，中空上岌，下辟重门，翠微中剜，光映前山，故遥睇若白云不动。又二里，直抵月岩山下，从其东麓拾级而上，先入下岩。其岩东向，中空上连，高岌若桥，从下望之，若虎之张吻，目光牙状，俨然可畏。复从岩上遍历诸异境，是晚宿于月岩。

【注释】

(1)窊(wā)：即凹。窊樽的含义，见元结《窊樽诗》：“窊石堪为樽，状类不可名。”

(2)则道州西来大道也："道州"，原作"道中"，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3)象山：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豸(zhì)山"。豸，指长脊兽，如猫、虎之类，亦引申指体长无脚的虫。

【译文】

十八日　天光明亮清澈，早饭后登上岸。由南门外沿着城墙走半里，路过东门，又向东走半里有座小桥，即是涍泉汇入江中之处了。桥侧边江滨有突立的岩石，形状如同永州城外愚溪桥畔的岩石，玲珑剔透高耸陡削超过永州的，分出叉，腹中是空心的，可以分开花瓣样的岩石进入缝隙中，可以穿过瓠子状的洞穴钻进去，这就是所谓的五如石了。其中有一块石头，敲击它声音清幽洪亮，这是响石。据考，元次山题咏道州的诗中，石头则有五如石、窊樽石，泉水则有漶泉、漫泉等七个泉名，都在州城东面，而泉水我经历过一个涍泉便可以大概知道其余泉水的情况，石头我找到了五如石可窊樽石无处寻觅。多次询问，一个儒生说："在报恩大寺内。"然而元次山的诗序说，在州城东边左湖中的石山顶上。石窊可以当做酒樽，石窊上面可以建亭子，难道是可以移置到寺中的东西？抑或是寺院就是从前的左湖呢？向那个人质证，他说："进寺后自然知道。"于是进入东门，途经南门内，往西去到报恩寺，想进寺去打听窊樽石，看见日光艳丽极了，姑且留待归途时再来探寻质询。急忙出了西门，折向南走过翼云桥，有两条岔路。从西面走二十五里是濂溪祠，再走十里是月岩；从南面去是十里铺，再走六十里是永明县；十里铺侧边有座华岩，经由华岩下面的便道可以出到濂溪祠。我想兼收两地的景色，便从南面走。大道两旁都分别种着高大的松树，如同前往南岳衡山的途中，而此地更加繁密，延绵不断。有的松树从下面树干分为五六枝，丛聚挺拔，争奇斗妍，是这一带所仅见的树种，其他地方没有。自州城到永明县，夹住道路的松树长达七十里，栽树的人的功劳，也不亚于种植甘棠了。州城西南，山冈山坡高高低低的，铺设的道路便顺着这种地势走。而四面环顾，高山在远处展开，唯有西北方的一座山最高而且较近些，

那便是月岩后面紧靠着的大山了。到了十里铺的东边，从小径向北走半里，是华岩。洞口面向北，有小股水流从洞下方流出来。由洞口进去，只听见水声响，却看不见水。转向东前进三丈多，再往南下走，就见洞穹然隆起，幽深黑暗，不再看见亮光了。当时洞口北边有间僧人住的小房子，走得急来不及进去找火把，听说洞内只要一支火把便可以看完，也就不必再找火把了。于是从那间小屋右边向北的小径走。此处的山小而陡峭，有的孤峰耸峙，有的三三两两的，像连起来的串珠、并立生长的竹笋，全都石骨嶙峋，草木摇曳飘扬，在其中爬升下降，弯弯转转的，如同行走在纷乱的云朵和层层波浪之中，让人茫然，无法辨清方向。然而没有大山作为标记来辨识方向，唯有西北方的高峰，不时地从山间的缝隙中看到它的一面，以此作为辨别方向的依据了。五里，横着走过山间的小径四条，五里，越过一座小石桥，又翻越山岭，遇到往西去的大道。顺着大道前行二里，又往北走入小径，沿着石山的山嘴，共走四里后转出到平旷的田野中，便是道州城向西来的大道了，又行一里后濂溪祠在眼前了。祠堂面向北，左边是龙山，右边是象山，都是祠堂后面的山，形态像龙和象，从祠堂后面的小山分支后环绕突立在祠堂前方的山。那龙山就是前边我从山嘴转出来时的那座山，象山则是通往月岩的道路所经渡过濂溪处的那座山了。祠堂被环抱在山间却不临水，祠堂前方很开阔，可容纳上万马匹，是元公出生的地方，如今只有一两个后人守在祠堂中，而四旁没有人烟。无处可以找饭吃，只好往西行。一里，经过象山，沿着象山的北麓，又行一里，渡过濂溪。濂溪从月岩流来，流到此地被象山挡在东面，只得向北流，再往东流到州城西面汇入沱水。从濂溪北岸溯溪流往西行，五里后到了达村，是个洪姓聚族而居的村庄。于是躺下来等候吃饭，店铺中没有酒，辗转了很久才买到酒，下午才上路。于是向西南进山。路旁先有一座山峰又圆又尖像标杆一样，从此以后杂乱的山峰渐渐多起来，有的像直立的锥子，有的像并排的手指，有的像排列的屏风，全都环绕掩映在大山的东面，分成一行行、一队队追逐着，如藤蔓一样相牵引，全是骨状的岩石。又行五里，往南转入

乱山侧旁。又行三里，向西越过一座岭，望见正西方有一座山，像是有一抹白烟似经脉一样横在山腰上，那就是月岩上层透出空中来的明亮之处了。正西方的高山屏风样屹立着，仿佛与天一般高，不可攀登，往东下延的第三层便是这座山，中间是空的，上面呈拱形，下面开有重重石门，翠微的山体中间被剜去一块，光线映照在前面的山上，所以远远看去如不动的白云。又行二里，直接抵达月岩所在的山下，从山的东麓沿台阶逐级而上，首先进入山下的石岩。这处石岩面向东，中间是空洞，上面连着，高高拱起来像桥一样，从下面望它，如猛虎张开的大口，目光以及牙齿的形状很像，令人可怕。我又从月岩上游遍了各处景色奇异的地方，这天晚上住宿在月岩中。

十九日　自月岩行二里，仍过所望岩如白烟处。分岐东南行，穿小石山之腋，宛转群队中。八里出山，渡大溪而东，是为洪家宅(1)，亦洪氏之聚族也。又东南入小土山，南向山脊行，三里而下。一里出山，有巨平岩横宕，而东一里，复南向行山坡。又二里，南上一岭。名银鸡岭。越岭而下，有村两三家。从其东又三里为武田，自月岩至武田二十里。其中聚落颇盛。再东半里，即永明之大道也。横大道而过，南沿一小平溪行一里，渡桥而东又半里，则大溪汤汤介于前矣。是为永明掩、遨二水，是为六渡。渡江复东南行，陂陀高下，三里为小暑洞。又东逾山冈，三里得板路甚大，乃南随板路，又十里而止于板寮，盖在上都之东北矣，问所谓杨子宅、南龙，俱过矣。

【注释】

(1)洪家宅：今名同，在道县西境。

【译文】

十九日　从月岩前行二里，仍然经过望见石岩如白烟之处。分出岔路，往东南行，穿过小石山的侧旁，弯弯转转走在成群结队的石山中。八里后出山，渡过大溪往东走，这里是洪家宅，也是洪姓聚族而居的村庄。又往东南进入小土山中，向南沿着山脊行，三里后下山。

一里后出山，有块巨大平滑的岩石横亘着，往东行一里，又向南行走在山坡上。又行二里，往南上登一座岭。名叫银鸡岭。越过岭往下走，有个两三家人的村庄。从村东又走三里是武田，从月岩到武田有二十里。其中聚落颇为兴盛。再向东半里，就是去永明县的大道了。横跨大道而过，往南沿着一条平缓的溪流前行一里，过桥后往东又行半里，就见一条大溪浩浩荡荡横隔在眼前了。这是来自永明县的掩水、遨水两条溪水，这里是六渡。渡过江又往东南行，山坡高高低低的，三里是小暑洞。又往东翻越山冈，三里见到非常大的石板路，于是向南顺着石板路走。又行三里后停留在板寮，大概是在上都的东北面，打听所谓的杨子宅、南龙，都已经走过了。

二十日　从寮中东南小径，一里，出江华大道，遂南遵大道行，已为火烧铺矣。铺在道州南三十里而遥，江华北四十里而近。又行五里为营上，则江华、道州之中，而设营兵以守者也。其后有小尖峰倚之。东数里外有高峰突屼，为杨柳塘，由此遂屏亘而南，九疑当在其东矣。西南数里外，有高峰圆耸，为斜溜。其南又起一峰，为大佛岭，则石浪以后云山也。自营上而南，两旁多小峰巑岏。又五里，为高桥铺。又三里，有溪自西而东，石骨嶙峋，横卧涧中，济流漱之，宛然包园石壑也。溪上有石梁跨之，当即所谓高桥矣。又南七里，为水塘铺。自高桥来，途中村妇多觅笋箐中，余以一钱买一束，携至水塘村家煮之，与顾奴各啜二碗，鲜味殊胜，以筒藏其半而去。水塘之西，直逼斜溜，又南，斜溜、大佛岭之间，有小峰东起，若纱帽然。又五里为加佑铺(1)，则去江华十里矣。由铺南直下，从径可通浪石寺。转而东南从岭上行，共六七里而抵江华城西(2)。盖自高桥铺南，名三十里。而实二十五里也。循城下抵南门，饭于肆。又东南一里，为麻拐岩。一名回龙庵。由回龙庵沿江岸南行半里，水分二道来：一自山谷中出者，其水较大，乃沲水也；一自南来者，亦通小舟，发源自上武堡。盖西界则大佛岭、班田、嚣云诸山迤逦而南去，东界则东岭、苦马云诸峰环转而南接，独西南一坞遥开，即所谓上武堡也，其西南即为广西富川、贺县界。大小二江合于麻拐岩之南。大江东源锦

田所(3)，溯流二百余里，舟行三、四日可至；小江南自上武堡(4)，舟溯流仅到白马营(5)，可五十里。然入江之口，即积石为方堰，置中流，横遏江舟，不得上下，堰内另置小舟，外有桥，横板以渡。白马营东大山曰吴望山，有秦洞甚奇，惜未至；又南始至上武堡，堡东大山曰冬冷山。二山之水合出白马营，为小江上流云。乃沿南小江岸又西行三里，是为浪石寺。小江中石浪如涌，此寺之所由得名也。寺有蒋姓者成道，今肉身犹在，即所称“一刀屠”也。浪石有“一刀屠”肉身，其面肉如生。碑言姓蒋，即寺西村人。宋初，本屠者，卖肉，轻重俱一刀而就，不爽锱铢(6)。既而弃妻学道，入大佛岭洞中，坐玉柱下。久之，其母入洞寻得。拜之遂出洞，坐化于寺。后有盗欲劫江华库，过寺，以占取决，不吉。盗劫库还，遂剖其腹，取心脏而去。此亦“一刀屠”之报也。其身已髹(7)，而面尚肉，头戴香巾，身袭红褶，为儒者服，以子孙有青其衿者耳。是日止于浪石寺，但其山僧甚粗野。

【注释】

(1)加佑铺：乾隆本、“四库”本作“伽祐铺”。

(2)江华：明为县，隶永州府道州。明代江华县治有迁移。《嘉庆重修一统志》永州府古迹载：“明洪武二十八年，析宁远卫置右千户所于县，建城于今县治隔江之东，名镇守所城。天顺中，迁治西北五里，地名黄冈，合县所为一城，即今治也。”天顺六年(1462)以后，江华县治迁于宁远卫右千户所同城，则在今江华县西北部，沱水和萌渚水汇流处稍北的沱江镇。1955年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治设在水口镇。今仍治沱江镇。

(3)锦田所：在今码市，位于江华县东境。

(4)小江：今名西河，即萌渚水。

(5)白马营：明时已称白芒营，因白芒岭得名。今仍作“白芒营”，在江华县西隅，西河东岸。

(6)不爽锱铢(zī zhū)：不会差失一小点。爽，差失。锱、铢，都是古代很小的重量单位。

(7)髹(xiū)：用漆漆物。

【译文】

二十日　从板寮村中东南方的小径走，一里，出到通往江华县的大道上，于是向南沿着大道前行，已经是火烧铺了。火烧铺在道州城南面三十里之外，江华县城北面四十里不到的地方。又前行五里是营上，这是江华县、道州之间的中点，因而设置了兵营以便守卫的地方。兵营后面有座小尖峰紧靠着兵营。东面几里外有座突兀的高峰，那是杨柳塘，由此处起山脉便像屏风一样向南绵亘，九疑山应当就在这座高峰的东面了。西南方几里外，有座圆圆的高峰耸起，那是斜溜。斜溜的南面又耸起一座山峰，是大佛岭，那便是石浪后面云雾笼罩的山了。自营上往南走，两旁有很多高峻陡峭的小山峰。又行五里，是高桥铺。又行三里，有溪水自西往东流，石骨嶙峋的岩石，横卧在山涧中，急流冲刷着岩石，宛如包园中石头壑谷。溪水上有座石桥跨过溪流，这应当就是所谓的高桥了。又向南七里，是水塘铺。从高桥过来，途中有很多乡村妇女在竹丛中采竹笋，我用一文钱买了一束，带到水塘铺村民家中煮了吃，与顾仆各自吃了两碗，味道鲜美异常，用竹筒收藏好其中的一半便离开了。水塘铺的西面，一直逼近斜溜，再向南，在斜溜、大佛岭之间，有座小山峰在东面耸起，好像纱帽的样子。又行五里是伽佑铺，距离江华县城只有十里了。由伽佑铺向南一直下走，从小径可以通往浪石寺。转向东南从岭上走，共走六七里后抵达江华县城的西边。原来从高桥铺往南走，名义上有三十里路，可实际上是二十五里。沿着城墙下面走到南门，在店铺中吃饭。又往东南行一里，是麻拐岩。又叫回龙庵。由回龙庵沿着江岸往南行半里，江水分为两条流来：一条从山谷中流出来的，江中的水势较大，是洮水了；一条从南面流来的，也能通小船，发源于上武堡。大体上西面一列山便是大佛岭、班田、嚣云等山峰逶迤往南延伸而去，东面一列山则是东岭、苦马云等山峰环绕着转向南，与南面的山峰相接，唯独西南方一个山坞远远地展开，那就是所谓的上武堡了，它的西南方便是广西富川县、贺县的地界了。大小两条江在麻拐岩的南面合流。大江源自东面的锦田所，逆流二百多里，船行三四天可以到达；小江源自南面的上武堡，船逆流仅能到达白马营，大约五十里。然而

进入江口的地方，就用石头堆积成方形的拦水坝，设置在水流中间，横挡住江上的船只，不能上下，堤坝内另外放置了小船，外边有桥，横铺着木板得以渡过去。白马营东面的大山叫做吴望山，有个秦洞十分奇异，可惜没有去到；又往南走才来到上武堡，上武堡东面的大山叫做冬冷山。两座大山中的水合流后流到白马营，是小江的上游。于是沿着南面小江的江岸又往西行三里，这里是浪石寺。小江中礁石上的波浪如潮涌，这座寺院就是由此得名了。寺中有个姓蒋的人修炼成佛，今天肉身还在，他就是所说的“一刀屠”了。浪石寺中有“一刀屠”的肉身，他脸上的肌肉像活人的一样。碑文说他姓蒋，就是寺西村子中的人。宋朝初年，本来是个屠夫，卖肉时，轻重都是一刀就成，不差一丝一毫。随后抛弃妻子去学道，进入大佛岭的山洞中，坐在玉柱下。很久之后，他母亲进入洞中找到他。他拜过母亲后便出洞来，在寺中坐化。后来有强盗想去抢劫江华县的府库，路过寺院，用占卜的方法来作出决定，不吉利。强盗抢劫了府库返回来，便剖开他的肚子，取出心脏来便离开了。这也算是“一刀屠”的报应了。他的身体已经上过漆，可面部还是肉身，头戴香巾，身披红色褶子衣，是儒生的服装，是因为他的子孙中有读书人罢了。这天停留在浪石寺，但寺中的山僧非常粗野。

二十一日　饭于浪石寺。欲往莲花洞，而僧方聚徒耕田，候行路者，久之得一人，遂由寺西遵大路行。南去山尽为上武堡，贺县界(1)。西逾大佛坳为富川道。坳去江华西十里。闻逾坳西二十里，为崇柏，即永明界；又西二十五里，过枇杷所(2)，在永明东南三十里，为广西富川界；更西南三十里，即富川县治云(3)。七里，直抵大佛岭下。先是，路左有一岩，若云楞嵌垂，余疑以为即是矣，而莲花岩尚在路右大岭之麓。乃从北岐小径入，不半里，至洞下。导者取枯竹一大捆，缚为六大炬分肩以出，由路左洞披转以入。还饭于浪石，已过午矣。乃循旧路，抵麻拐崖之西合江口，有板架江坝外为桥，乃渡而南。东南二里，至重元观，寺南一里，入狮子岩洞。出洞四里，渡小江桥，经麻拐岩，北登岭，直北行，已过东门外矣。又北逾一岭，六里，渡沲水而北，宿于江渡。

【注释】

(1)贺县：隶平乐府，治今广西贺州市区东南郊的贺街，在桂江与贺江汇口处。

(2)枇杷所：在今江永县东南隅的松柏附近。

(3)富川县：隶平乐府，即今广西富川县。

【译文】

二十一日　在浪石寺吃饭。想要前往莲花洞，可僧人正聚集了徒弟们在耕田，等候过路的人，很久后等到一个人，于是由寺西顺着大路走。往南去，山的尽头处是上武堡，贺县的境内。向西越过大佛岭的山坳是去富川县的路。山坳距离江华县城西面十里。听说越过山坳向西走二十里，是崇柏，是永明县的地界；再向西二十五里，经过枇杷所，在永明县城东南三十里，是广西富川县的地界；再往西南走三十里，就是富川县城了。七里，径直抵达大佛岭下。这之前，路左边有一座石岩，似入云的楞条一样深嵌下垂，我怀疑以为这里就是莲花岩了，然而莲花岩还在路右边大山岭的山麓。于是从北边岔开的小径进去，不到半里，来到洞下。领路的人取来一大捆枯竹子，捆扎成六个大火把分别扛在肩头上出来，由路左边的洞口分开草丛转进去。返回来在浪石寺吃饭，已经过了中午了。于是顺着原路，抵达麻拐崖西面的合江口，有木板架在江中堤坝外作为桥，于是渡过江往南行。向东南二里，来到重元观，由寺南走一里，进入狮子岩洞中。出洞后走四里，走过小江上的桥，途经麻拐岩，向北登岭，一直往北行，已经路过东门外了。又向北翻越一座岭，六里，渡过沲水往北走，住宿在江渡。

二十二日　昧爽，由江渡循东山东北行。十里为蜡树营。由此渐循山东转，五里，过鳌头源北麓。二里，至界牌(1)，又三里，过石源，又五里，过马冈源。自鳌头源突于西北，至东北马冈源，皆循山北东向行，其山南皆瑶人所居也。马冈之北，犹见沲水东曲而来，马冈之北，始见溪流自南而北(2)。又东七里，逾虎版石。自界牌而来，连过小岭，惟虎版最高。逾岭又三里，为分村，乃饭。村南大山，内有分岭。谓之“分”者，岂瑶与民分界耶？东三里，渡大溪，南自九彩源来者(3)。溪东又有山横列于南，与西来之山似。复循其北麓行七里，至四眼桥，有溪更大，自顾村来者，与分村之水皆发于瑶境也。渡木桥，

颇长，于是东登岭。其先只南面崇山，北皆支冈条下；至是北亦有山横列，路遂东行两山之间。升跨冈坳十里，抵孟桥西之彭家村(4)，乃宿。是日共行五十里，而山路荒僻，或云六十里云。

【注释】

(1)界牌：今名同，在江永县东隅。

(2)马冈之北，始见溪流自南而北："马冈之北"，疑当作"马冈之南"。

(3)九彩源：应即下文的"韭菜源"。

(4)孟桥：乾隆本、"四库"本作"孟坳桥"。

【译文】

二十二日　黎明，由江渡沿着东山往东北行。十里是蜡树营。由此地渐渐顺着山向东转，五里，经过鳌头源的北麓。二里，到界牌，又行三里，经过石源，又行五里，经过马冈源。自从突起在西北方的鳌头源，来到东北方的马冈源，都是沿着山的北麓向东行，这里山的南面都是瑶族人居住的地方。马冈源的北面，还能看见沲水从东面弯曲而来，马冈源的南面，这才看见溪流自南往北流。又向东七里，越过虎版石。自从界牌以来，接连越过小山岭，唯有虎版石最高。越过山岭又走三里，是分村，于是吃饭。村南的大山内有座分岭。称之为"分"的原因，莫非是瑶族人与汉民的分界吗？向东三里，渡过大溪，是自南面九彩源流来的溪流。溪流东面又有山横向排列在南边，与西面延伸来的山相似。再沿着这列山的北麓前行七里，来到四眼桥，有条溪流更大，是从顾村流来的溪流，与分村的溪水一样，都是发源于瑶族人居住的地区。走过木桥，相当长，从这里向东登岭。在这之前只有南面是高山，北面都是一条条分支的山冈往下延伸；来到这里北面也有山横向排列着，道路于是向东行走在两山之间。爬升跋涉在山冈山坳间十里，抵达孟桥西面的彭家村，于是住下。这一天共走了五十里路，而山路荒凉偏僻，有人说有六十里路了。

二十三日　五鼓，雨大作。自永州来，山田苦旱，适当播种之时，至此嗷嗷已甚，乃得甘霖，达旦不休。余僵卧待之，晨餐后始行，持盖草履，不以为苦也。东一里，望见孟桥，即由岐路南行。盖至是南列之山已尽，遂循之南转。五里，抵唐村坳(1)。坳北有小洞东向，外石嶙峋，俯而入，下有水潺潺，由南窦出，北流而去。乃停盖，坐久之。逾岭而南，有土横两山，中剖为门以适行，想为道州、宁远之分隘耶。于是连陟两三岭，俱不甚高，盖至是前南列之山转而西列，此皆其东行之支垅，而其东又有卓锥列戟之峰，攒列成队，亦自南而北，与西面之山若排闼者(2)。然第西界则崇山屏列，而东界则乱阜森罗，截然不紊耳。直南遥望两界尽处，中竖一峰，如当门之标，望之神动，惟恐路之不出其下也。过唐村坳，又五里而至大洋。道州来道亦出此。其处山势忽开，中多村落。又南二里，东渡一桥，小溪甚急。逾桥则大溪洋洋，南自九疑，北出青口，即潇水之上流矣。北望小溪入江之口，有众舟舣其侧。小舟上至鲁观(3)，去九疑四五里，潇江与母江合处。渡大溪，是为车头。又东南逾岭，共六里，为红洞。市米而饭，零雨犹未止。又东南行六里，直逼东界乱峰下，始过一小峰，巉石岩岩，东裂一窍，若云气氤氲。攀坐其间，久之雨止，遂南从小路行。四里，过一村，曰大盖。又南二里至掩口营，始与宁远南来之路合，北去宁远三十里。掩口之南，东之排岫，西之横嶂，至此凑合成门，向所望当门之标，已列为东岫之首，而西嶂东垂，亦竖一峰，北望如插屏，逼近如攒指，南转如亘垣，若与东岫分建旗鼓而出奇斗胜者。二里，出凑门之下，水亦从其中南出，其下平畴旷然，东西成壑。于是路从西峰之南，转西向行，又三里而至路亭。路亭者，王氏所建，名应丰亭，其处旧名周家峒，王氏之居在焉。王氏，世家也，因建亭憩行者，会发乡科(4)，故遂以“路亭”为名。是日止行三十五里，计时尚早，因雨湿衣透，遂止而向薪焉。

【注释】

(1)唐村坳：乾隆本、“四库”本作“塘村坳”。

(2)排闼(tà)：长排的门屏。闼，门屏。

(3)鲁观：明置巡检司，今作“鲁观圩”，又作“鲁光”，在宁远县南境，舜原峰西侧。

(4)会发乡科：参加乡试考中了。

【译文】

二十三日　五更天，雨猛烈来临。自永州府以来，山间的田地苦于干旱，恰好正当播种的时节，到此时嗷嗷叫苦之声已经很严重了，这才得到甘露，到天亮雨都没停。我僵卧在床上等雨停，早餐后才上路，打着伞穿着草鞋走路，我不以为苦。向东一里，望见孟桥，立即由岔路往南行。来到这里南面排列的山已经到了头，便沿着山向南转。五里，抵达唐村坳。山坳北边有个小山洞面向东，洞外的岩石石骨嶙峋，俯身进去，脚下有水潺潺流淌，经由南边的孔洞中流出去，向北流去。于是停下来收起伞，坐了很久。越过山岭往南走，有条土墙横在两山间，中间剖开作为门以适宜通行，猜想这是道州、宁远县分界的隘口。从这里接连翻越两三座岭，都不怎么高，大概是到了这里前边南面排列的山转向西排列，这都是往东延伸分支的土垅，而它的东面又有些像锥子样直立剑戟一样排列的山峰，成队攒聚排列，也是自南往北延伸，与西面的山如同门扉一样排列着。然而只是西面是高山像屏风一样排列，可东面则是杂乱的土阜森然罗列，截然不同，不相混杂。遥望正南方两列山的尽头处，中间竖立着一座山峰，如对着大门的标杆，望着它神魂为之一动，唯恐道路不从这座山下走过了。过了唐村坳，又行五里后到大洋。道州来的路也通到此地。此处山势忽然开阔起来，中间有很多村落。又向南二里，向东走过一座桥，小溪水流非常急。过桥后就见大溪浩浩荡荡的，来自南面的九疑山，往北从青口流出去，这就是潇水的上游了。望见北边小溪汇入大江的江口处，有众多船只停靠在江口的侧边。小船可上行到鲁观，距离九疑山四五里地，是潇江与母江的会合处。渡过大溪，这是车头。又往东南越岭，共六里，是红洞。买米来做饭吃，零星小雨仍然没有停。又往东南行六

里，一直逼近东面一列杂乱的山峰下，最初经过的一座小山峰，巉岩高险，东边裂开一个石窍，好像有氤氲的云气。攀登上去坐在洞中，很久后雨停了，便向南从小路走。四里，路过一个村子，叫大盖。又向南二里到掩口营，这才与宁远县城西南来的道路会合，北面距离宁远县城有三十里。掩口营的南边东面排列的山峦，西面横亘着的高山，到了此地凑拢聚合成门，原先望见的挡在大门口的标杆，已经排列在东面的山峦中的前边，而西面高山的东垂，也竖立着一座山峰，从北边望去如高插的屏风，逼近后看如同攒在一起的手指，转到南面看如横亘的墙垣，好像是要与东面的峰峦分别建立旗鼓而争强斗胜的样子。二里，来到凑拢的门下，水也从门中往南流出去，门下面平旷的田野十分开阔空旷，东西向形成壑谷。在这里道路从西峰的南麓转向西行，又行三里后到达路亭。路亭，是王姓的人修建的，名叫应丰亭，此处旧时的名字叫周家峒，王姓的人家居住地就在这里。王家，是世家大族，因为建了这座亭子供走路的人休息，家人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所以便用“路亭”作为亭子的名字。这一天只走了三十五里，算来时间还早，但因为雨水湿透了衣服，便停下来围着火炉烘烤衣服。

二十四日　雨止而云气蒙密。平明，由路亭西行，五里为太平营(1)，而九疑司亦在焉。由此西北入山，多乱峰环岫，盖掩口之东峰，如排衙列戟，而此处之诸岫，如攒队合围，俱石峰森罗。中环成洞，穿一隙入，如另辟城垣。山不甚高，而窈窕回合，真所谓别有天地也。途中宛转之洞，卓立之峰，玲珑之石，喷雪惊涛之初涨，潆烟沐雨之新绿，如是十里而至圣殿。圣殿者，即舜陵也。余初从路岐望之，见颓垣一二楹，而路复荒没，以为非是，遂从其东逾岭而北。二里，遇耕者而问之，已过圣殿而抵斜岩矣。遂西面登山，则穹岩东向高张，势甚宏敞。洞门有石峰中峙，界门为两，飞泉倾坠其上，若水帘然。岩之右，垂石纵横，岩底有泉悬空而下，有从垂石之端直注者，有从石窦斜喷者，众隙交乱，流亦纵横交射于一处，更一奇也。其下复开一岩，深下亦复宏峻，然不能远入也。岩后上层复开一岩，圆整高朗，若楼阁然，正对洞门中峙之峰，两瀑悬帘其前，为外岩最

丽处。其下有池，潴水一方，不见所出之处，而水不盈。池之左复开一门，即岩后之下层也。由其内坠级而下，即深入之道矣。余既至外岩，即炊米为饭，为深入计。僧明宗也，曰："此间胜迹，近则有书字岩、飞龙岩，远则有三分石。三分石不可到，二岩君当先了之，还以余晷入洞(2)，为秉烛游，不妨深夜也。"余颔之。而按《志》求所谓紫虚洞，则兹洞有碑称为紫霞，俗又称为斜岩，斜岩则唐薛伯高已名之，其即紫虚无疑矣。求所谓碧虚洞、玉琯岩、高士岩、天湖诸胜，俱云无之。乃随明宗为导，先探二岩。

【注释】

(1)太平营：今名同，在宁远县南境，宁远河上游舜水西岸。《明史·地理志》宁远县："南有九疑、鲁观巡检司，在九疑、鲁观二峒口。"

(2)余晷(guǐ)：剩余的时间。

【译文】

二十四日　雨停了，可云气浓密，灰蒙蒙的。天明时，由路亭往西行，五里是太平营，而九疑司也在这里。由此地向西北进山，有很多杂乱的山峰和回绕的峰峦，大体上掩口营东面的山峰，如衙门前排列的剑戟，而此处众多的山峦，如聚集在一起的队伍合围过来，都是森然罗列的石峰。山中环绕成山洞，穿过一条缝隙进去，如同另外开辟出来一道城墙。山不怎么高，可幽深曲折闭合，真所谓是别有天地了。途中弯弯转转的洞，直立的山峰，玲珑剔透的岩石，惊涛喷雪般刚涨起来的溪水，萦绕着云烟、沐浴着雨露新长出来的嫩绿，如此走了十里后来到圣殿。圣殿这地方，就是舜陵了。最初我从岔路口望见这里，看见一两间墙壁倒塌的房屋，而且路又被荒草淹没了，以为不是这里，便从它的东边越岭往北走。二里，遇见耕田的人向他打听，已经走过了圣殿来到斜岩了。于是向西登山，就见穹隆的岩洞面向东高高地张开，气势非常宏伟宽敞。洞口有石峰耸峙在中间，把洞口隔为两半，飞流的泉水倾泻坠落在洞口的上面，好像水帘一样。岩洞的

右边，下垂的岩石纵横交错，岩洞底下有泉水悬空而下，有的从下垂岩石的前端笔直下流，有的从石孔中斜着喷出来，众多的孔隙交错杂乱，水流也是纵横交错地射向一个地方，更是一种奇观了。这个岩洞下面又开有一个岩洞，深深地陷下去，也同样巨大高峻，然而不能深入。岩洞后方的上层又开有一个岩洞，圆整高大明亮，像楼阁一样，正对着洞口耸峙在中间的石峰，两条瀑布悬垂的水帘就在这里的前方，这是外岩最美丽的地方。这下面有个水池，积着一池水，不见有水流出去的地方，可水也不外溢。水池的左边又开有一个洞口，那就是岩洞后方的下层了。由那里面逐级下坠，就是深入进去的路了。我到外岩后，立即煮米做饭，为深入进去做准备。僧人明宗，说："这一带的名胜古迹，近处有书字岩、飞龙岩，远处则有三分石。三分石今天不可能去到，另外二岩先生应当先去了却游览的心愿，返回来用剩余的时间进洞去，打着火把游览，深夜也不妨事。"我点头同意他的建议。然而我根据志书去找所谓的紫虚洞，却发现这个洞中有石碑，称为紫霞洞，民间又称为斜岩，斜岩则是唐代的薛伯高已经为它起过名，那么这个洞就是紫虚洞无疑了。寻找所谓的碧虚洞、玉琯岩、高士岩、天湖等处名胜，明宗都说没有这些地方。于是跟随着明宗，以他为向导，先去探寻书字岩、飞龙岩二岩。

出斜岩北行，下马蹄石，其阴两旁山巉石嵯峨，叠云耸翠(1)，其内乱峰复环回成峒。盖圣殿之后，即峙为箫韶峰，箫韶之西即起为斜岩。山有岭界其间。岭北之水，西北流经宁远城，而下入于潇江，即舜源水也。岭南之水，西北流经车头，下会舜源水而出青口，即潇水也。箫韶、斜岩之南北，俱乱峰环峒，独此二峰之间，则峡而不峒，盖有岭过脊于中，北为宁远县治之脉也。马蹄石南，其峒宽整，问其名，为九疑洞。余疑圣殿、舜陵俱在岭北，而峒在岭南，益疑之。已过永福寺故址，础石犹伟，已犁为田。又南过一溪，即潇水之上流也。转而西共三里，入书字岩(2)。岩不甚深，后有垂石夭矫，如龙翔凤翥。岩外镌"玉琯岩"三隶字，为宋人李挺祖笔。岩右镌"九疑山"三大字，为宋嘉定六年知道州军事莆田方信孺笔(3)。其侧又隶刻汉蔡中

郎《九疑山铭》，为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袭之属郡人李挺祖书(4)。盖袭之既新其宫，因镌其铭于侧，以存古迹。后人以崖有巨书，遂以“书字”名，而竟失其实。始知书字岩之即为玉琯，而此为九疑山之中也(5)。始知在箫韶南者为舜陵，在玉琯岩之北者，为古舜祠。后人合祠于陵，亦如九疑司之退于太平营，沧桑之变如此。土人云，永福(寺)昔时甚盛，中有千余僧，常住田数千亩，是云永福即舜陵，称小陵云。义以玉琯、舜祠相迫，钦癸绎扰，疏请合祠于陵。今舜陵左碑，俱从永福移出。后玉琯古祠既废，意寺中得以专享，不久，寺竟芜没，可为废古之鉴。

【注释】

(1)叠云耸翠：原缺“翠”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2)“书字岩”以上数句：斜岩在舜源峰下、舜庙西南。书字岩在舜源峰南麓熊家村。皆位于宁远县南境，今设九疑瑶族乡。乡政府九疑营，在舜源峰北麓、舜水源头。

(3)嘉定六年：为公元1213年。嘉定，南宋宁宗年号，时在1208—1224年，共十七年。莆田：宋代有莆田县，即今福建莆田市。

(4)淳祐六年：为公元1246年。淳祐，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41—1252年，共十二年。潼川：南宋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明置潼川州。属：通“嘱”。

(5)九疑山：亦名苍梧山，有舜源、娥皇、女英、杞林、石城、石楼、朱明、箫韶、桂林等九峰，一般海拔700—800米间，舜源峰最高，达1600米以上。九峰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每峰各导一溪，共有九水出于山中。徐霞客通过考察，得出“峰岫不一，不止于九”的结论。

【译文】

出了斜岩后往北行，走下马蹄石，马蹄石的北面两旁都是嵯峨的巉石，翠色的石峰层层叠叠，高耸入云，巉石的里面又是杂乱的石峰环绕回合成峒。原来在圣殿的后面，便耸峙成为箫韶峰，箫韶峰的西面耸起便成为斜岩。山间有座岭隔在两者之间。岭北的水，向西北流经宁远城，而后下流汇入到潇江中，这就是舜源水了。岭南的水，往西北流经车头，下流汇合舜源水后流到青口，这就是潇水了。箫韶

峰、斜岩的南北两面，全是杂乱的山峰环绕成峒，唯独这两座山峰之间，是峡谷而不是峒，大概是因为有山岭的山脊在中间延伸而过，往北延伸成为宁远县城所在的山脉。马蹄石的南面，那里的峒宽敞平整，询问那里的名字，是九疑洞。我怀疑圣殿、舜陵都在岭北，可峒在岭南，益加怀疑了。不久经过永福寺的旧址，柱子下面的础石仍然很雄伟，但寺基已被垦犁为田地了。又向南涉过一条溪水，这就是潇水的上游了。转向西共走三里，进入书字岩。岩洞不很深，后边有夭矫下垂的岩石，如龙翔凤舞。岩洞外面用隶书刻着“玉琯岩”三个字，是宋代人李挺祖的手笔。岩洞右边刻着“九疑山”三个大字，是宋代嘉定六年住持道州军事的莆田人方信孺的手笔。它的侧边又用隶书刻着汉代蔡中郎的《九疑山铭》，是宋代淳祐六年知州潼川人李袭之嘱托本州人李挺祖书写的。大概是李袭之翻新了蔡中郎的祠庙后，因而把他的这篇铭文刻在侧边，用以保存古迹。后人因为崖壁上有巨大的字，便用“书字”来起名，因而竟然失去了它的真实名字。这才知道书字岩就是玉琯岩，而且此地是九疑山的中心地带了。这才知道在箫韶峰南面的地方是舜陵，在玉琯岩北面的地方，是古舜祠。后人把舜祠合并到舜陵，也正如九疑巡检司退到太平营一样，沧桑的变迁如此之大。当地人说：永福寺从前十分兴盛，寺中有一千多僧人，寺院的田产有几千亩，这是说永福寺就是舜陵，被称为小陵，意思是说玉琯岩和舜陵相接近，皇帝派人考察后不断干扰，上疏请求把舜祠合并到舜陵。如今舜陵左边的碑刻，都是从永福寺迁出来的。后来玉琯岩的古舜祠荒废之后，原料想寺中能够专享奉祀，不久，寺院竟然荒芜没落了。这可以作为毁坏古迹的借鉴。

余坐玉琯中久之，因求土人导往三分石者。土人言：“去此甚远，俱瑶窟中，须得瑶人为导。然中无宿处，须携火露宿乃可。”已而重购得一人，乃平地瑶刘姓者，期以明日晴爽乃行。不然，姑须之斜岩中。乃自玉琯还，过马蹄石之东，入飞龙岩。岩从山半陷下，内亦宽广，如斜岩外层之南岩，有石坡中悬，而无宛转之纹。岩外镌“飞龙岩”三字，岩内镌“仙楼岩”三字，俱宋人笔。

【译文】

我在玉琯岩中坐了很久，于是想找个当地人带领我前往三分石去。当地人说：“三分石离此地非常远，全在瑶人聚居的地方，必须找到瑶人做向导。然而途中没有住宿的地方，必须带上火把露宿才行。”随后出重金雇到一个人，是个姓刘的平地瑶，约定在明天天气晴朗就出发。如果天气不好，就暂且在斜岩中等待。于是从玉琯岩往回走，经过马蹄石的东边，进入飞龙岩。飞龙岩从半山腰陷下来，里面也很宽广，如斜岩外层的南岩，有条石坡悬在中央，然而没有弯弯转转的石纹。岩洞外刻着“飞龙岩”三个字，岩洞内刻着“仙楼岩”三个字，都是宋代人的笔迹。

出洞，复逾马蹄石，复共三里而返斜岩。明宗乃出火炬七枚，与顾仆分携之，仍爇炬前导。始由岩左之下层捱隙历磴而下，水从岩左飞出，注与人争级，级尽路竟，水亦无有。东向而入，洞忽平广。既而石田鳞次，水满其中，遂塍上行，下遂坠成深壑。石田之右，上有石池，由池涉水，乃杨梅洞道也。舍之，仍东下洞底。既而涉一溪，其水自西而东，向洞内流。截流之后，循洞右行，路复平旷，洞愈宏阔。有大柱端立中央，直近洞顶，若人端拱者，名曰“石先生”。其东复有一小石竖立其侧，名曰“石学生”，是为教学堂。又东为吊空石，一柱自顶下垂，半空而止，其端反卷而大。又东有石莲花、擎天柱，皆不甚雄壮。于是过烂泥河，即前所涉之下流也。其处河底泥泞，深陷及膝，少缓，足陷不能拔。于是循洞左行，左壁崖片楞楞下垂，有上飞而为盖者，有下庋而为台者，有中凹而为床、为龛者，种种各有名称，然俚不足纪也。南眺中央有一方柱，自洞底屏立而上，若巨笏然(1)。其东有一柱，亦自洞底上穹，与之并起，更高而巨。其端有一石旁坐石莲上，是为观音座。由此西下，可北绕观音座后。前烂泥河水亦绕观音座下西来，至此南折而去。洞亦转而南，愈宏崇，游者至此辄止，以水深难渡也。余强明宗渡水，水深逾膝，然无烂泥河泞甚。既渡，南向行，水流于东，路循其西，四顾石柱参差高下，白如羊脂，是为雪洞，以其色名也。又前为风洞，以其洞转风多也。既而又当南下渡河，明宗以从来导游，每岁不下百次，曾无至此者。故前

遇观音座，辄抽炬竹插路为志，以便归途。时余草履已坏，跣一足行，先令顾仆携一㪷备坏者(2)，以渡河水深，竟私置大士座下，不能前而返。约所入已三里余矣。闻其水潜出广东连州(3)，恐亦臆论，大抵入潇之流，然所进周通，正无底也。还过教学堂，渡一重河，上石田，遂北入杨梅洞。先由石田涉石池，池两崖石峡如门，池水满浸其中，涉者水亦逾膝，然其下皆石底平整，四旁俱无寸土。入峡门，有大石横其隘。透隘入，复得平洞，宽平广博。其北有飞石平铺，若楼阁然，有隙下窥，则石薄如板，其下复穹然成洞，水从下层奔注而入，即前烂泥诸河之上流也。洞中产石，圆如弹丸，而凹面有猬纹，“杨梅”之名以此。然其色本黄白，说者谓自洞中水底视皆殷紫，此附会也。此洞所入水，即岩外四山洼注地中者。此坞东为箫韶峰，西即斜岩，南为圣殿西岭，北为马蹄石，皆廓高里降，有同釜底(4)，四面水俱潜注，第不见所入隙耳。出洞，已薄暮，烧枝炙衣，炊粥而食，遂卧岩中。终夜瀑声、雨声，杂不能辨，诘朝起视，则阴雨霏霏也。

【注释】

(1)笏(hù)：即朝笏，古代在朝廷上大臣朝见君王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以为指画及记事之用。

(2)㪷(liǎng)：古代计算鞋子的量名，犹如现在的“双”。

(3)连州：隶广州府，即今广东连州市。

(4)釜(fǔ)：古代的炊器，敛口圜底，或有两耳，用以煮东西。

【译文】

出洞来，又越过马蹄石，又一共走了三里后返回斜岩。明宗于是拔出七个火把，与顾仆分别带上火把，他仍然点燃火把在前边领路。开始时由岩洞左边的下层紧挨着缝隙顺着台阶往下走，水从岩洞左边飞流出来，向下倾泻，与人争夺石阶，石阶完后路到了头，水也没有了。向东进去，洞忽然变得又平又宽。随即石田鳞次栉比，水贮满石

田中，只能从田埂上前行，下面便下坠成深深的壑谷。石田的右边，上边有个石头水池，由水池中涉水过去，是去杨梅洞的路。放弃了这条路，仍然往东下到洞底。随后涉过一条溪水，这条溪水自西往东流，流向洞内。横渡溪流之后，沿着洞的右边走，路又变得又平又宽，洞愈加宏大空阔。有根大石柱正正地矗立在中央，一直接近洞顶，好像一个拱手端坐的人，名叫“石先生”。石柱的东边又有一块小石柱竖立在它的侧边，名叫“石学生”，这里就是教学堂。又往东是吊空石，一根石柱从洞顶垂下来，到半空中便停住了，石柱的末端反卷上去而且很大。又往东有石莲花、擎天柱，都不是很雄壮。从这里渡过烂泥河，这就是前边涉过的溪流的下游了。此处的河底全是泥泞，深陷到膝盖，走得稍微缓慢一点，脚便陷下去不能拔出来。从这里起沿着洞的左边走，左边的崖壁上石片一愣愣地垂下来，有的向上飞举成为伞盖，有的下面高架成为平台，有的中间下凹成为床、成为神龛，种种姿态，各有名称，但很粗俗，不值得记录。向南眺望，中央有一根方形石柱，从洞底像屏风一样向上矗立着，如巨大的朝笏一般。它的东边有一根石柱，也是从洞底向上隆起，与它并排耸起，更加高大。石柱的顶端有一块岩石斜坐在石莲花上，这便是观音座。由此处往西下走，可以向北绕到观音座后面。前边涉过的烂泥河河水也是绕到观音座下面从西边流来，流到此地折向南流去。洞也是折向南，愈加高大，游人到此地便止步了，是因为水深难以渡过去。我强迫明宗渡水，水深超过膝盖，但不像烂泥河那样泥泞。渡过来后，向南行，水在东边流，路沿着洞的西边走，四面环顾，石柱参差错落，高低不一，白如羊脂，这里是雪洞，是根据洞内的颜色起的名。又往前走是风洞，是因为这里洞内的旋风很大。随后又应当向南下走渡河，明宗由于从来导游，每年不下一百次，从来没有来到此处的人，所以前边遇见观音座后，他便抽出火把上的竹片插在路上作为标记，以便归途中容易认路。此时我的草鞋已经坏了，光着一只脚走路，事先我命令顾仆带上一双鞋以备穿坏了更换，因为渡河时水深，他竟然私下放在观音座下边，不能前进便返回去。大约已深入三里多路了。

听说洞中的水暗中流到广东的连州府，恐怕也是主观推测的说法，大抵这是流入潇水的水流，然而进洞来四通八达，真正是没有底了。返回来经过教学堂，渡过一条河，上登到石田，于是向北进入杨梅洞。先经由石田涉过石头水池，水池两侧的石崖形成的石峡像门一样，池水浸满石峡中，涉水的人水也是超过膝盖，然而那下面都是平整的石头底，四旁全然没有一寸土。进入石峡的门中，有块大石头横在最狭窄隘口。钻过隘口进去，又见到平直的山洞，宽广平整广大。洞的北边有块飞石平铺着，好像楼阁的样子，有缝隙可向下窥视，原来石板薄如木板，石板下面又高高隆起形成洞，水从下层奔流进去，这就是前边经过的烂泥河等暗河的上游了。洞中出产一种石头，圆圆的像弹丸，但凹面有刺猬一样的纹路，“杨梅”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得来的。然而石头的颜色本来是黄白色的，说的人认为从洞中的水底看，就全是暗紫色，这是附会的说法。这个洞中进来的水，就是岩洞外面四周山洼中流入地下的水。这个山坞东面是箫韶峰，西面就是斜岩，南面是圣殿西边的山岭，北面是马蹄石，都是外围高里面降低下来，就如同锅底，四面的水都潜流到地下，只是不见有水流进去的缝隙罢了。出洞时，已经是傍晚，烧树枝烘烤衣服，煮粥来吃下，便在岩洞中睡下。整夜瀑布声、雨声混杂，不能分辨，早晨起床来一看，原来是阴雨霏霏。

此岩之瀑，非若他处悬崖泻峡而下，俱从覆石之底悬，穿窦下注，若漏卮然(1)。其悬于北岩上洞之前者，二瀑皆然而最大；其悬于右岩洼洞之上者，一瀑而有数窍，较之左瀑虽小，内有出自悬石之端者一，出于石底之窦而斜喷者二，此又最奇也。

【注释】

(1)漏卮(zhī)：渗漏的酒器。

【译文】

这个岩洞中的瀑布，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从悬崖上向下倾泻到峡

谷中，而都是从下覆的岩石底下悬空而下，穿过孔洞下流，像会渗漏的酒卮一样。那悬垂于北岩上洞前方的，两条瀑布都是这样而且最大；那悬垂于右岩洼洞之上的，一条瀑布却有几个孔洞，比起左边的瀑布虽然小些，其中有出自悬垂岩石的末端的一条，从岩石底下的孔洞中斜喷出来有两条，这又是最奇特之处了。

二十五日　静坐岩中，寒甚。闲则观瀑，寒则煨枝，饥则炊粥，以是为竟日程。

【译文】

二十五日　静坐在岩洞中，寒冷极了。闲得无事就观赏瀑布，冷了就烧树枝烤火，饿了就煮粥吃，就这样度过了一整天。

二十六日　雨仍不止。下午，持盖往圣殿，仍由来路北逾岭，稍东，转出箫韶峰之北。盖箫韶自南而北，屏峙于斜岩之前，上分两岐，北尽即为舜陵矣(1)。陵前数峰环绕，正中者上岐而为三，稍左者顶有石独耸。庙中僧指上岐者娥皇峰，独耸者为女英峰，恐未必然。盖此中古祠今殿，峰岫不一，不止于九，而九峰之名，土人亦莫能辨之矣。陵有二大树夹道，若为双阙然，其大俱四人围，庙僧呼为“珠树”，而不识其字云。结子大如指，去壳可食，谓其既枯而复荣，未必然也。两旁桫木甚巨，中亦有大四围者，寻丈而上，即分岐高耸。由二珠树中入，有层三楹，再上一楹。上楹额云“舞干遗化”，有虞帝牌位。下三楹额云“虞帝寝殿”，列五六碑，俱世庙、神庙二朝之间者，无古迹也。二室俱敝而隘，殊为不称。问窆宫何在(2)？帝原与何侯飞升而去，向无其处也。因遍观其碑，乃诗与祝词，惟慈溪颜鲸(3)嘉靖间学道。一碑已断，言此地即古三苗地(4)，帝之南巡苍梧，此心即“舞干羽”之心。若谓地在四岳之外，帝以髦期之年，不当有此远游，是不知大圣至公无间之心者也。盖中国诸侯，悉就四岳朝见，而南蛮荒远，故不惮以身过化。其说似为可取。李中谿元阳引《山海经》，谓帝舜炼丹于紫霞洞，白日上升。《三洞录》谓帝舜禅位后，炼丹于此。后儒者不欲

有其事，谓帝崩于苍梧之野；而道者谓其在九疑中峰。夫圣人之初，原无三教之名，圣而至于神，上天下地，乃其余事。及执儒者，三见而辨其事，不亦固哉。后其侄李恒颜宰宁远(5)，跋其后(6)，引《艺文志》载蔡邕谓舜在九疑解体而升。《书》曰："陟方乃死。"韩愈曰："陟，升也，谓升天也。"《零陵郡志》载道家书，谓帝厌治天下，修道九疑，后遂仙云。宁远野史《何侯记》载，负元君家九疑，修炼丹药功成，帝舜狩止其家。帝既升遐，负元君亦于七月七日升去。是兹地乃舜鼎湖，非陵寝也。且言苍梧在九疑南二百里，即崩苍梧，葬九疑亦无可疑者。唐元次山之说似未必然，其说种种姑存之。惟寝殿前除露立一碑甚钜，余意此必古碑，冒雨趋视之，乃此山昔为瑶人所据，当道剿而招抚之者。其右即为官廨，亦颓敝将倾，内有一碑已碎，而用木匡其四旁。亟读之，乃道州九疑山《永福禅寺记》，淳熙七年庚子道州司法参军长乐郑舜卿撰(7)，知湖、梧州军州事河内向子廓书。书乃八分体，遒逸殊甚。即圣殿古碑，从永福移出者，然与陵殿无与，不过好事者惜其字画之妙，而移存之耳。然此解将圮，不几为永福之续耶？舜卿碑中有云："余去年秋从山间谒虞帝祠，求何侯之丹井、郑安期之铁臼，访成武丁于石楼，张正礼于娥皇，与萼绿华之妙想之故迹，乃了无所寄目，留永福寺齐云阁二日，桂林、万岁诸峰四顾如指，主僧意超方大兴工作，余命其堂曰彻堂。"廨后有室三楹，中置西方圣人，两头各一僧栖焉，亦荒落之甚。乃冒雨返斜岩，濯足炙衣，晚餐而卧。

【注释】

(1)舜陵：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父系氏族公社后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他巡行四方，治理民事，挑选贤人，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传说他死在南方的苍梧，葬于九疑山。九疑山上有关舜陵的记载很早，近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就注有"帝舜"二字及显著的陵墓符号。《水经·湘水注》：九疑山"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圣殿当即舜庙。

(2)窆(biǎn)宫：落葬的地方。

(3)慈溪：明为县，隶宁波府，治所在今宁波市西北郊的慈城。

(4)三苗：我国古族名，古书载其地在江、淮、荆州，传说舜时被迁到三危，即今甘肃敦煌一带。

(5)宰(zǎi)：主宰，统治。

(6)跋(bá)：写在书籍或文章后面，多用以评介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的一

种文体。

(7)淳熙七年庚子：即公元1180年。淳熙，南宋孝宗年号，时在1174—1189年，共十六年。

【译文】

二十六日　雨仍然不停。下午，打着伞前往圣殿，仍然经由来的路向北越岭，稍往东走，转出到箫韶峰的北面。箫韶峰自南往北延伸，屏风样耸峙在斜岩的前方，上面分为两岔，北边的尽头就是舜陵了。舜陵前有几座山峰环绕着，正中间的山峰山脉分为三岔，稍左边的山峰顶上有块岩石独自耸立。庙中的僧人指点说，上面分岔的是娥皇峰，独自耸立的是女英峰，恐怕未必正确。大概这座山中古代的舜祠和今天的舜殿，所在山峰不是一处，山峰不止九座，而九峰的名称，是当地人也没人能分辨清楚了。舜陵前有两棵大树夹住道路，好像双阙的样子，树的大处都要四个人合抱，庙中的僧人称之为“珠树”，然而却不认识这两个字的写法。结出的果实大如手指，去掉壳可以吃，说是这两棵树枯死后又重新发芽开花，未必是这样的了。两旁的桫木树十分巨大，其中也有大处要四个人合围的，八尺到一丈以上，就分杈高耸。经由两棵珠树中间进去，有一层三开间的大殿，再上走又有一间。上面一间的匾额写着“舞干遗化”，有虞帝的牌位。下面三间的匾额写着“虞帝寝殿”，排列着五六块石碑，都是世宗、神宗两朝之间立的碑，没有古迹。两间屋子全都破旧狭窄，极不相称。询问虞帝下葬的地宫在哪里，原来虞帝与何侯是成仙飞升而去的，向来没有下葬的地方。于是观遍了那些石碑，是一些诗和祭祀词语，唯有慈溪县人颜鲸嘉靖年间的学道。的一块碑已经断了，碑文说，此地就是古代三苗所居的地方，虞帝南巡来到苍梧，这样做的心意就是“舞干羽”平息战争的心意。如果说这个地方在四岳之外，虞帝在古稀之年，不应当有这样远距离的巡游，这是不知道伟大的圣人有至公无私之心的原因了。中原的诸侯，全都到四岳去朝见虞帝，而南方的蛮族地区荒凉偏远，所以虞帝不畏劳苦亲自前来巡视，感化这里的蛮人。

这种说法似乎有可取之处。李中谿(李元阳)摘引《山海经》，说舜帝在紫霞洞炼丹，白日升天。《三洞录》说，舜帝禅让帝位以后，在此地炼丹。后来的儒生不希望有这样的事，说舜帝死在苍梧的野外；而道教中的人说舜帝在九疑山的中峰升天。圣人初始之时，原本没有儒释道三教的名称，至于圣人以后被尊奉为神，能上天下地，这是圣人死后的事了。至于坚持儒家见解的人，三次见面都在辩解舜帝去世的事，不也太固执了吗？后来他的侄子李恒颜主政宁远县，在他的文章后面写了跋，摘引《艺文志》的记载，说蔡邕认为舜帝在九疑山形神分离后升天去了。《尚书》说："陟方乃死。"韩愈解释说："陟，就是升，是说升天了。"《零陵郡志》记载道家的经书，说舜帝厌倦了治理天下，在九疑山修道，后来便成仙了。宁远县的野史《何侯记》记载：负元君的家在九疑山，修炼丹药成功，舜帝巡狩住在他家。舜帝升天之后，负元君也在七月七日升天离开了。这样，这个地方是舜鼎湖，不是舜帝的陵墓。并且说，苍梧在九疑山南面二百里处，即便舜帝死在苍梧，葬在九疑山也是无可怀疑的了。唐代元次山的说法似乎未必是这样。这种种说法姑且把它们保存下来。只有陵墓大殿前边的台阶旁露天竖立着一块石碑非常巨大，我料想这必定是块古碑，冒雨赶过去细看碑文，是说这座山从前被瑶人占据，当权者征剿招抚了他们。石碑右边就是官署，也是衰败破旧即将倒塌，里面有一块碑已经碎了，而用木框围在碑的四周。急忙读了碑文，是道州九疑山《永福禅寺记》，是南宋淳熙七年(庚子年)道州司法参军长乐县人郑舜卿撰文，知湖州、梧州军州事河内人向子廓书写的。书法是汉隶体，十分遒劲飘逸。这就是圣殿中的古碑，从永福寺迁出来的，然而与陵墓寝殿无关，不过是好事的人爱惜碑上美妙的字画，从而迁移保存在这里罢了。然而这座官署即将倒塌，不是几乎将要步永福寺的后尘了吗？郑舜卿撰写的碑文中有这样的话："我去年秋天从山中去拜谒虞帝祠，去找何侯的丹井、郑安期的铁臼，到石楼去寻访成武丁的遗迹，到娥皇峰去寻访张正礼的遗迹，以及蕚绿华生发妙想故迹，却了无所见，停留在永福寺齐云阁中两天，四面环顾，桂林峰、万岁峰等山峰如在眼前，住持僧人意超正在大兴土木，我把寺中的佛堂命名为彻堂。"官署后面有座三开间的房屋，中间放置如来佛像，两头各有一个僧人住在里面，也是荒凉冷落到了极点。于是冒雨返回斜岩，洗脚烤衣服，晚餐后便躺下睡了。

二十七日　雨色已止，而浓云稍开。亟饭，逾马蹄石岭，三里，抵玉琯岩之南，觅所期刘姓瑶人，欲为三分石之行。而其人以云雾未尽，未可远行，已往他所矣。复期以明日。其人虽不在，而同居一人

于山中甚熟，惜患疮不能为导，为余言：玉琯乃何侯故居，古舜祠所在，其东南山上为炼丹观故址。《志》言在舜庙北箫韶、杞林之间(1)，中有石臼，松穿臼而生，枝柯拳曲如龙。余遍询莫知其处，想郑舜卿所云访郑安期之铁臼，岂即此耶？然宋时已不可征矣。《志》又引《太平广记》，鲁妙典为九疑女冠，麓林道士授《大洞黄庭经》，入山十年，白日升天，而山中亦无知者。九疑洞之西，地名有鲁观，亦无余迹。《舜卿碑》所云玉妙，想岂即其人耶？舜卿《永福碑》又云："访成武丁于石楼。"楼亦无征矣。飞龙洞又名仙楼岩，岂即石楼之谓耶？不然，何以又有此镌也？由此东行五十里，有三石参天，水分三处，俗呼为舜公石，即三分石也。路已湮。由此南行三十里，有孤崖如髻，盘突山顶，俗呼为舜婆石。有径可达。其下有蒲江，过岭为麻江，由麻江口搭筒橹舡可达锦田。其人以所摘新茗为献。乃仍返斜岩。中道过永福故址，见其南溪流甚急，虽西下潇江，而东北南三面皆予所经，未睹来处，乃溯流寻之。则故址之左，石崖倒悬，水由下出，崖不及水者三尺，而其下甚深，不能入也。过马蹄石，见岭北水北流，忆昨过圣殿西岭，见岭南水南流，疑其水俱会而东去，因东趋箫韶北麓，见其水又西注者，始知此坞四面之水俱无从出，而杨梅下洞之流为烂泥河者，即此众水之沁地而入者也。两岭之间，中有釜底，凹向，名山潭。有石穴在桑坞中，僚人耕者以大石塞其穴，水终不蓄。桑园叶树千株，蚕者各赴采，乃天生而无禁者。是日仍观瀑炙薪于岩中，而云气渐开，神为之爽。因念余于此洞有缘，一停数日，而此中所历诸洞，亦不可无殿最，因按列书之为永南洞目。月岩第一，道州；紫霞洞第二，九疑；莲花洞第三，江华；狮岩第四，江华；朝阳岩第五，永州；澹岩第六，永州；大佛岭侧岩第七，江华；玉琯岩第八，九疑；华岩第九，道州；月岩南岭水洞第十，道州；飞龙岩第十一，九疑；麻拐岩第十二，江华。又闻道州长田有中朗洞胜，不及到。此外尚有经而不胜书，胜而不及到者，不罄附于此。

【注释】

(1)在舜庙北箫韶、杞林之间："杞林"原作"祀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载九疑山九峰之一皆为"杞林"，据改。"之"原作"三"，不从。

【译文】

二十七日　雨已经停了，而且浓云稍稍散开了些。急忙吃了饭，越过马蹄岭，三里，抵达玉琯岩的南边，去找约好的姓刘的瑶人，想要去三分石。可那个人因为云雾没有散尽，认为不能远行，已经前往别的地方去了。又约定在明天去。那个人虽然不在，而与他同居的一个人对山中非常熟悉，可惜生了疮不能做向导，对我说："玉琯岩是何侯的故居，是古代舜祠的所在地，玉琯岩东南方的山上是炼丹观的旧址。"志书说，炼丹观在舜庙北面箫韶峰、杞林峰之间，观中有个石臼，松树穿过石臼长出来，枝干拳曲像龙一样。我四处打听，无人知道这个地方，心想郑舜卿所说的他寻访郑安期的铁臼，难道就是此地吗？然而宋代的时候就已经不可考证了。志书又摘引《太平广记》说，鲁妙典是个九疑山中的女道士，麓林道士给她传授《大洞黄庭经》，进山去十年，白日升天，可山中也没有知道这件事的人。九疑洞的西面，有个地名叫鲁观的地方，也没有别的遗迹。郑舜卿碑文中所说的玉妙，猜想莫非就是此人吗？郑舜卿的《永福寺碑》又说："到石楼去寻访成武丁的遗迹。"楼也无法考证了。飞龙洞又叫仙楼岩，莫非就是就是所说的石楼吗？不然，为何又有这块碑刻呢？由此地往东行五十里，有三座石崖耸入云天，水分流三处，俗称为舜公石，这就是三分石了。道路已经堙没。由此地往南行三十里，有座孤立的石崖如同发髻一样，盘结突立在山顶，俗称为舜婆石。有小径可以通到那里。舜婆石下面有条蒲江，越过山岭后是麻江，由麻江口搭乘筒橹船可以到达锦田所。那人把他采摘来的新茶献给我。于是仍然返回到斜岩。半路上路过永福寺旧址，看见寺址南面的溪流非常湍急，虽然这条溪流是向西下流进潇江，而且东、北、南三面都是我所经过的地方，却没有看到溪水流来的地方，于是溯流去寻源。就见永福寺旧址的左边，石崖倒悬，水从石崖下流出来，石崖不到水面之处有三尺，但石崖下面的水非常深，不能深入了。路过马蹄石，看见岭北的水往北流，回忆起昨天经过圣殿西面的山岭，看见岭南的水往南流，怀疑这些水流都是汇合后往东流去，因而向东赶到箫韶峰的北麓，看见那里的水又是向西流淌，这才知道这个山坞四面的水都没有出口，而杨梅洞下洞称为烂泥河的水流，就是这众多的水流渗入地下后流入洞中的水流了。两座岭之间，中间有个锅底，向下凹陷，名叫山潭。有个石洞在种满桑树的山坞中，耕田的僚人用大石头堵塞了这个洞穴，水始终不能蓄积起来。桑园中有上千棵桑树，养蚕的人各自到桑园中采摘，桑

树是天然生长的，没有人禁止。这一天仍然在斜岩中观赏瀑布烧柴烤火，而云气渐渐散开，精神为之很爽快。因而想到，我与这个洞有缘，一停下来就是几天，而这一带我所游历过的众多的山洞，也不能没有个先后次序，于是按照次序把永州府南境山洞的目录写出来。月岩第一，在道州；紫霞洞第二，在九疑山；莲花洞第三，在江华县；狮岩第四，在江华县；朝阳岩第五，在永州府；澹岩第六，在永州府；大佛岭侧面岩洞第七，在江华县；玉琯岩第八，在九疑山；华岩第九，在道州；月岩南岭的水洞第十，在道州；飞龙岩第十一，在九疑山；麻拐岩第十二，在江华县。又听说道州的长田有处中朗洞的胜景，没来得及去。此外，还有一些经过了却不能完全写下来或者景色优美却来不及去到的地方，无法全部附在此处。

二十八日　五鼓，饭而候明。仍过玉琯南觅导者。其人始起炊饭，已乃肩火具前行。即从东上杨子岭，二里登岭，上即有石，人立而起，兽蹲而龙蝘(1)，其上皆盘突。从岭上东南行坳中，地名茅窝。三里，皆奇石也。下深窝，有石崖嵌削，青玉千丈，四面交流，捣入岩洞，坠巨石而下，深不可测，是名九龟进岩，以窝中九山如龟，其水皆向岩而趋也。其岩西向，疑永福旁透崖而出者，即此水也。又东南二里，越一岭，为蟠龙峒水口。峒进东尚深，内俱高山瑶(2)。又登岭一里，为清水潭。岭侧有潭，水甚澄澈。其东下岭，韭菜原道也。又东南二里，渡牛头江。江水东自紫金原来，江两崖路俱峭削，上下攀援甚艰。时以流贼出没，必假道于此，土人伐巨枝横截崖道，上下俱从树枝，或伏而穿其胯，或骑而逾其脊。渡江即东南上半边山，其东北高山为紫金原，山外即蓝山县治矣。其西南高山为空寮原(3)，再南为香炉山。空寮原山上有白石痕一幅，上自山巅，下至山麓，若悬帛然，土人谓之“白绵□”。香炉山在玉琯岩南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亚于三分石，顶有澄潭，广二三亩，其中石笋两枝，亭亭出水面三丈余，疑即《志》所称天湖也。第《志》谓在九疑麓，而此在山顶为异，若山麓则无之。由半边山上行五里，稍下为狗矢窝。于是复上，屡度山脊，狭若板筑，屡跣山顶，下少上多，共东南五里而出鳌头山。先是积雾不开，即半边、鳌头诸山，近望不及，而身至辄现。至是南眺三分石，不知所在。顷之而浓云忽开，瞥然闪影于高峰之顶，与江山县江郎山相似。一为浙源，一为潇源，但江郎高

矗山半，此悬万峰绝顶为异耳。半边、鳌头二山，其东北与紫金夹而为牛头江，西南与空寮、香炉夹而为潇源江，即三分石水。此乃两水中之脊也。二水合于玉琯东南，西下鲁观与蒲江合，始胜如叶之舟而出大洋焉。由鳌头东沿岭半行，二里始下。三里下至烂泥河，始得水而炊，已下午矣。由烂泥河东五里逾岭，岭侧小路为冷水坳，盗之内薮也。下岭三里为高梁原，乃蓝山西境，亦盗之内薮也。此岭乃蓝山、宁远分界，在三分石之东(4)，水亦随之。余往三分石，下烂泥河，于是与高梁原分道。折而西南行，又上一岭，山花红紫斗色，自鳌头山始见山鹃蓝花。至是又有紫花二种，一种大花如山茶；一种小，花如山鹃，而艳色可爱。又枯树间蕈黄白色(5)，厚大如盘。余摘袖中，夜至三分石，以箐穿而烘之(6)，香正如香蕈。山木干霄。此中山木甚大，有独木最贵，而楠木次之。又有寿木，叶扁如侧柏，亦柏之类也。巨者围四五人，高数十丈。潇源水侧渡河处倒横一楠，大齐人眉，长三十步不止。闻二十年前，有采木之命，此岂其遗材耶！上下共五里而抵潇源水。其水东南从三分石来，至此西去，而经香炉山之东北以出鲁观者。乃绝流南渡，即上三分岭麓。其岭峻削不容足，细径伏深箐中，俯首穿箐而上，即两手挽之以移足。其时箐因夙雾淋漓，既不能矫首其上，又不能平行其下，惟资之为垂空之缩练(7)，则甚有功焉。如是八里，始渐平。又南行岭上二里。时夙雾仍翳，望顶莫辨，而晚色渐合，遂除箐依松，得地如掌。山高无水，有火难炊。命导者砍大木积而焚之，因箐为茵，因火为帏，为度宵计。既暝，吼风大作，卷火星飞舞空中，火焰游移，倏忽奔突数丈，始以为奇观。既而雾随风阵，忽仰明星，忽成零雨，拥伞不能，拥被渐湿(8)，幸火威猛烈，足以敌之。五鼓雨甚，亦不免淋漓焉。

【注释】

(1)蝘(yǎn)：此处同“偃”，即仰面倒下。

(2)高山瑶：与前面所叙的平地瑶，皆瑶族支系。

(3)原：我国西北通常称高而平的地面为原。这里诸“原”是指半山腰的台地。

(4)在三分石之东：“东”原作“唐”，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5)蕈(xùn)：伞菌一类的植物，无毒的可食。

(6)箐(qìng)：细竹。

(7)䌷(jú)练：汲水的竹绳。

(8)拥被渐湿："湿"，原作"温"，从沪本改。

【译文】

二十八日　五更天，吃饭后等候天明。仍然到玉琯岩南面去找向导。那人才起床做饭，随后他便扛着取火的用具在前引路。立即从东面上登杨子岭，二里登上岭头，上面随即有些岩石，像人一样站立而起，如猛兽一般蹲坐着或者似龙一样趴伏着，岭头上全是盘结突立的岩石。从岭上往东南行走到山坳中，地名叫茅窝。三里，一路上都是奇石。下到深陷的山窝中，有座石崖深嵌陡削，青玉般的瀑布千丈高，四面交相流淌，捣入岩洞中，从巨石上倾泻而下，深不可测，这里名叫九龟进岩，这是因为山窝中的九座石山很像乌龟，山上的水都流向岩洞中了。这个岩洞面向西，我怀疑永福寺旁边穿过山崖流出来的水，就是这些水了。又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座岭，是蟠龙峒的水口。蟠龙峒向东进去还很深，里面全是高山瑶。又登岭一里，是清水潭。山岭侧旁有个深潭，水十分清澈。从这里往东下岭，是去韭菜原的路。又往东南行二里，渡过牛头江。江水自东面的紫金原流来，江两岸山崖上的路都很峭拔陡峻，上下攀援非常艰难。这时因为有流窜的盗贼出没，必须从这里借道走，当地人砍伐了一些大树枝横挡在山崖上的路中间，上下都得从树枝间经过，或者趴伏着从树枝下穿过，或者骑在树干背上翻过去。渡过江后立即向东南上登半边山，半边山东北方的高山是紫金原，山外就是蓝山县城了。半边山西南方的高山是空寮原，再往南是香炉山。空寮原的山上有一幅白色的石纹，上面起自山顶，下面抵达山麓，如悬挂着的布帛一样，当地人称之为"白绵䌷"。香炉山在玉琯岩南面三十里，三分石西北二十里，高度低于三分石，顶上有个澄澈的水潭，宽二三亩，水中有两条石笋，亭亭玉立，露出水面三丈多，我怀疑这就是志书所说的天湖了。只不过志书说是在九疑山的山麓，而这个水潭是在山顶，这一点不同。至于山麓，则没有水潭。由半边山上行五里，稍下走是狗矢窝。从这里又上走，屡次越过山脊，山脊

狭窄得像用木板垒筑的土墙，屡次登上山顶，下少上多，共向东南走五里后来到鳌头山。这之前积聚的浓雾没有散开，即便是半边山、鳌头山等山峰，近处都望不见，而总是要人到了面前才显现出来。到了这里向南眺望三分石，不知在什么地方。顷刻间浓云忽然散开，在高峰的顶上瞥见三分石闪现的影子，与江山县的江郎山相似。一座是浙江的源头，一座是潇江的源头，但江郎山高高矗立在半山腰，这个三分石高悬在万峰的绝顶之上，就这一点不同罢了。半边山、鳌头山两座山，它们的东北方与紫金原相夹从而成为牛头江，西南方与空寮原、香炉山相夹从而成为潇源江，即发源于三分石的水。此地是两条江水中间的山脊了。两条江水在玉琯岩东南合流，向西下流到鲁观与蒲江合流，这才能够承载像树叶一样大的小船，而后流到大洋中去了。由鳌头山的东面沿着山岭的半中腰前行，二里后开始下走。三里下到烂泥河，这才找到水喝，已是下午了。由烂泥河向东走五里越岭，岭侧的小路通往冷水坳，那是盗贼聚集在里面的地方。下岭后走三里是高梁原，是蓝山县西部辖境，也是盗贼聚集在里面的场所。这座岭是蓝山县、宁远县的分界处，在三分石的东面，水也顺着这座岭流淌。我前往三分石，下到烂泥河，在这里与去高梁原的路分道而去。折向西南行，又上登一座岭，红色和紫色的山花争奇斗艳，自从在鳌头山才看见开蓝花的杜鹃花。到了这里又有两种紫色的花，一种大，花像山茶；一种小，花如杜鹃，而且颜色鲜艳可爱。枯树丛中又有一种黄白色的蕈，又厚又大像盘子。我摘了一些放在袖子中，夜里到达三分石时，用细竹子穿起来烤熟吃，香味正如香蕈。山中树木耸入云霄。这地方山中的树非常大，有一种独木最贵重，而楠木次一点。又有一种寿木，树叶扁平像侧柏，也是柏树一类。大的树要四五个人围抱，高几十丈。潇源水侧旁渡河处横着一棵倒下的楠木，大处与人的眉毛齐平，长有三十步还不止。听说二十年前有过采伐木材的命令，这难道就是那时遗留下来的木材吗？上上下下共走了五里后抵达潇源水。这条水流从东南方的三分石流来，流到此地向西流去，而后流经香炉山的东北面才流到鲁观。于是向南横渡急流，立即上登三分岭的山麓。这座岭险峻陡削不容落脚，细细的小径隐伏在深深的竹丛中，低头穿过竹丛往上爬，就是用两只手拉住竹子得以移动脚步的。此时竹林中因为有晨雾湿淋淋的，既不能抬头往上走，又不能水平地行走在竹丛下，唯有借助于垂在空中的竹子作为绳索，如此便很有些功效。如此走了八里

路，才逐渐平缓一些。又向南行走在岭上二里。此时晨雾仍然笼罩着，远望无法分辨出山顶，可夜色渐渐合拢，于是清除掉竹丛紧靠着松树，得到一块手掌大的地方。山高没有水，有火难以做饭。命令向导砍来些大树枝堆起来燃着，就着竹子作为褥子，利用火堆作为帷帐，为过夜做准备。天黑以后，狂风大吼，卷起火星在空中飞舞，火焰游移不定，倏忽间火焰奔突起来几丈高，开始时以为是一种奇观。随即雾气随着风势一阵阵涌来，忽然仰面可见到明星，忽然间又成零星小雨，撑着雨伞不能挡住风雨，裹着被子又渐渐湿透了，幸好火势猛烈，足以抵挡风雨。五更天雨更大了，也就免不了全身湿淋淋的了。

二十九日　天渐明，雨亦渐霁。仰见三分石，露影在指顾间，辄忍饥冲湿箐而南。又下山二里，始知尚隔一峰也。度坳中小脊，复南上三里，始有巨石盘崖；昨升降处皆峻土，无块石，为导者误。出其南，又一里，东眺矗顶，已可扪而摩之，但为雾霾，不见真形，道穷磴绝。忽山雨大注，顶踵无不沾濡，乃返。过巨石崖，见其侧有线路伏深箐中，雨巨不可上，上亦不得有所见。遂从故道下，至夜来依火处，拟从直北旧路下，就溪炊米。而火为雨灭，止存余星，急觅干烬引之，荷而下山。乃误从其西，竟不得路。久之得微涧，遂炊涧中，已当午矣。踯躅莽箐中，久之，乃得抵涧，则五涧纵横，交会一处，盖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之水，而向所渡东来一溪在其最北。乃舍其一，渡其三，而留最北者未渡。循其南涯滩流而东，一里，至来时所渡处，始涉而北。从旧道至烂泥，至鳌头偶坐。闻兰香甚，觅之即在坐隅，乃携之行。至半边山，下至牛头河，暝色已合，幸已过险，命导者从间道趋韭菜原。盖以此处有高山瑶居之，自此而南，绝无一寮(1)，直抵高梁原而后有瑶居也。初升犹土山，既入而东下，但闻水声潺潺在深壑。暗扪危级而下，又一里，过两独木桥，则见火光荧荧。亟就之，见其伏畦旁，亦不敢问。已而有茅寮一二重，呼之，一人辄秉炬出，迎归托宿焉。问其畦间诸火，则取乖者，盖瑶人以蛙为乖也。问其姓为邓，其人年及二十，谈山中事甚熟。余感其深夜迎宿，

始知瑶犹存古人之厚也。亟烧枝炙衣，炊粥就枕焉。

【注释】

(1)寮(liáo)：小屋。

【译文】

二十九日　天渐渐亮了，雨也逐渐停了。仰面看见三分石，在指手回头的一瞬间露出影子，便忍着饥饿朝着湿淋淋的竹林往南走。又下山二里，才知道还隔着一座山峰。越过山坳中的小山脊，再向南上登三里，才开始有巨石盘结的石崖；昨天爬上爬下的地方都是陡峻的土山，没有一块石头，是向导带错了路。出到石崖的南面，又行一里，向东眺望矗立的山顶，似乎已经可以摸得到它了，只是被雾气遮蔽着，看不见它的真实形状，路到尽头石阶断了。忽然山中大雨如注，从头到脚无处不湿透了，只好返回来。路过巨石盘结的石崖，看见石崖侧边有条线一样的小路隐伏在深深的竹丛中，雨大不能上去，上去也不能看见什么。于是从原路下来，来到夜里靠近火堆的地方，打算从正北方的原路下走，就着溪水煮米做饭。然而火被雨浇灭了，只残存着些许火星，急忙找来一些烧剩下的干柴引燃火种，扛着火种下山。竟然错误地从西面走去，始终找不到路。很久后找到一条细小的山涧，便在山涧中做饭，已经是正午了。徘徊在草莽竹丛中，很久之后，才得以到达山涧，就见五条山涧纵横流淌，交汇在一个地方，大概都是从三分石的西、南、北三面流来的水，而刚才我们渡过的一条东面流来的溪水在五条溪水的最北边。于是舍弃其中的一条，渡过其中的三条，而留下最北边的那条没有渡。沿着山涧南边流水中的浅滩往东走，一里，到了来的时候渡过溪流的地方，这才涉水到了北边。从原路来到烂泥河，到鳌头山时稍微坐了一下。闻到兰花香极了，就在坐下的地方的一个角落里找到它，于是带着这棵兰花上路。到了半边山，下到牛头河，暮色已经降临。幸好已经过了危险的地方，命令向导从便道直奔韭菜原。原来由于此处有高山瑶居住在此

地，从此地往南走，绝无一间小屋，一直要到高粱原后才有瑶人居住。最初上爬时还是土山，进山以后往东下走，只听见幽深的壑谷中水声潺潺。在黑暗中摸着高险的石阶往下走，又行一里，走过两座独木桥，就见火光荧荧。急忙赶到火光处，只见火光隐伏在田畦旁边，也不敢多问。随后有一两间茅草小屋，大声叫门，一个人便举着火把出门来，迎接我们回去投宿在他家。询问那些田畦间众多举着火把的人是做什么，原来是些捕捉“乖”的人，大概是瑶人把“蛙”称为“乖”了。询问后得知这个人姓邓，年纪已到二十岁，谈起山中的事非常熟悉。我感谢他深夜迎接我们留宿，这才知道瑶人还保存着古人厚道的风尚。急忙烧树枝烤衣服，煮粥来吃下便躺下睡了。

三十日　以隔宿不寐，平明乃呼童起炊。晨餐后行，始见所谓韭菜原，在高山之底，亦若釜焉。第不知夜来所闻水声潺潺，果入洞，抑出峡也。洼中有澄潭一，甚深碧，为龙潭云。西越一山，共二里过清水潭，又一里半，过蟠龙溪口。又一里半，逾一岭，过九龟进岩。遂上岭，过茅窝，下杨子岭，共五里，抵导者家。又三里，还饭于斜洞。乃少憩洞中，以所携兰花九头花，共七枝，但叶不长耸，不如建耳(1)。栽洞中当门小峰间石台上以供佛。下午始行，北过圣殿西岭，乃西出娥皇、女英二峰间，已转而东北行，共十里，过太平营。又北五里，宿于路亭。是夕始睹落照。

【注释】

(1)建：指建兰，亦称秋兰，夏秋间开花，花绿黄色，有红斑或褐斑。原产我国，品种很多。

【译文】

三十日　因为前一天夜里没有睡着，天明时才叫醒仆人起床做饭。早餐后出发，这才见到所谓的韭菜原，在高山的底下，也是像一口大锅一样。只是不知道夜里来的时候听见的潺潺水声，究竟是流入山洞中，还是从峡谷中流出去了。洼地中有一个澄澈的水潭，非常渊

深碧绿，称为龙潭。向西越过一座山，共行二里路过清水潭，又行一里半，经过蟠龙溪口。又是一里半，越过一座岭，经过九龟进岩。于是上登山岭，路过茅窝，走下杨子岭，共五里，抵达向导家。又行三里，回到斜洞中吃饭，于是在洞中稍作休息，把带来的兰花有九头花，共有七个分枝，但是叶片不长不挺拔，不如建兰。栽在洞中对着洞口的小石峰之间的石台上，用来供佛。下午才上路，向北越过圣殿西面的山岭，于是向西从娥皇峰、女英峰两座山峰之间出来，随后转向东北行，共十里，路过太平营。又向北五里，住在路亭。这天傍晚才见到落日的光辉。

九疑洞东南为玉琯岩，乃重四围中起小石峰，岩在其下，西向。有卦山在其西，正当洞门。形如茭也，又似儒巾，亦群山中特起者。其中平央，南北通达，是为古祠基，所称何侯上升处也。由此南三十里为香炉山，东南五十余里为三分石，西三十里为舜母石，又西十里为界头分九，则江华之东界矣。

【译文】

九疑洞东南是玉琯岩，是重山四面包围中耸起的一座小石峰，岩洞在小石峰下面，面向西。有座卦山在玉琯岩的西面，正对着洞口。形状像茭白，又好似儒生戴的头巾，也是一座在群山中独自耸起的山峰。两者中间平坦宽阔，南北通达，这是古舜祠的基址，是所说的何侯升天之处了。由此地往南三十里是香炉山，东南五十多里是三分石，西面三十里是舜母石，再往西十里是界头分九，那是江华县东境了。

三分石(1)，俱称其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至其下，乃知为石分三岐耳。其下水东北者为潇源，合北、西诸水即五涧交会者。出大洋，为潇水之源。直东者自高梁原为白田江，东十五里经临江所(2)，又东二十里至蓝山县治，为岿水之源。东南者自高梁原东南十五里之大桥下锦田，西至江华县，为沲水之源。其不出两广者，以南有锦田水横流为楚、粤界也。锦田东有石鱼岭，

为广东连州界，其水始东南流，入东粤耳。若广西，则上武堡之南为贺县界也。

【注释】

(1)三分石：在今宁远、蓝山两县间，又名三峰石。古名舜峰、舜公石。为花岗岩体构成的高山，海拔1822米，相对高差在1100米以上。徐霞客查清了三分石乃“石分三岐”，所分三水均属湘江水系。

(2)临江所：今蓝山县所城。《明史·地理志》作宁溪千户所。

【译文】

三分石，都说三分石下的水一条流到广东，一条流到广西，一条流下九疑山成为潇水，流到湖广省。到了三分石下，才知道是石崖分为三岔罢了。三分石下面的水向东北方流的是潇源水，汇合北面、西面各条水流就是五条山涧交汇处的水流。后流到大海中，是潇水的源头。向正东面流的从高粱原起称为白田江，往东流十五里流经临江所，又向东二十里流到蓝山县城，是岿水的源头。向东南流的从高粱原东南十五里处的大桥下流到锦田所，往西流到江华县城，是沲水的源头。这里的水流不流到两广的原因，是因为南面有条锦田水横向流淌成为湖广省和两广的分界线。锦田所东面有座石鱼岭，是广东省连州的地界，那里的水才是往东南流，流入广东。至于广西，上武堡的南面便是贺县的地界了。

高粱原，为宁远南界、蓝山西界，而地属于蓝，亦高山瑶也，为盗贼渊薮。二月间，出永州杀东安县捕官，及杀掠冷水湾、博野桥诸处，皆此辈也。出入皆由牛头江，必假宿于韭菜原、蟠龙洞，而经九疑峒焉。其党约七八十人，有马二三十匹，创锐罗帜甚备，内有才蓄发者数人，僧两三人，即冷水坳岭上庙中僧。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韭菜原中人人能言之，而余导者亦云然。

【译文】

高粱原，是宁远县的南部边界、蓝山县的西部边界，而地方隶属于蓝山县，也是高山瑶聚居的地方，是盗贼聚集的场所。二月间，盗贼窜到永州府杀了东安县负责缉捕的官员，以及屠杀洗劫了冷水湾、博野桥等地的，都是这帮盗匪。盗贼出入都要经由牛头江，必定要在韭菜原、蟠龙洞借宿，而后途经九疑峒。这伙人大约有七八十人，有二三十匹马，各种锋利的兵器收罗得十分齐备，里面有几个是才蓄发的人，僧人有两三人，就是冷水坳岭上庙中的僧人。还有些云游四方做木活的外地客人也在其中。韭菜原中的居民人人能言说他们的事，而且我的向导也是这样说的。

四月初一日　五鼓，雨大作，平明冒雨行。即从路亭岐而东北，随箫韶溪西岸行。三里，西望掩口东两山峡，已出其下平畴矣。于是东山渐豁，溪转而东，路亦随之。又五里，溪两旁石盘错如鬥(1)，水奔束其中，隘处如门，即架木其上以渡。既渡，循溪南岸行，又二里而抵下观(2)。巨室鳞次，大聚落也。大姓李氏居之。自路亭来，名五里，实十里而遥，雨深泥泞，俱行田畦小径间，乃市酒于肆而行。下观之西，有溪自南绕下观而东，有石梁锁其下流，水由桥下出，东与箫韶水合。其西一溪，又自应龙桥来会，三水合而胜舟，北可二十里至宁远(3)。过下观，始与箫韶水别，路转东南向。南望下观之后，千峰耸翠，亭亭若竹竿玉立，其中有最高而锐者，名吴尖山。山下有岩，窈窕如斜岩云，其内有尤村洞，其外有东角潭，皆此中绝胜处。盖峰尽干羽之遗，石俱率舞之兽，游九疑而不经此，几失其真形矣。恨未滞杖履其中，搜剔奇阨也。东南二里，有大溪南自尤村洞来，桥亭横跨其上，是为应龙桥，又名通济桥。过桥，遂南入乱峰中。即吴尖山东来余派也。二里上地宝坪坳，于是四旁皆奇峰宛转，穿瑶房而披锦幛，转一隙复攒一峒，透一窍更露一奇，至狮象龙蛇夹路而起，与人争道，恍惚梦中曾从三岛经行，非复人世所遘也。共六里，饭于山口峒。由山口南逾一岭，共三里，有两峰夹道，争奇竞怪。峰下有小溪南向，架桥亭于其上。贪奇久憩，遇一儒冠者，家尤村之内，欲挽余还其处，为吴尖主人，余期以异日，问其姓名，为曰王璇峰云。过

峡而南，始有容土负块之山。又五里，逾一岭，为大吉墅，石峰复夹道起。路东一峰，嵌空玲珑，逆悬欹裂，蜃云不足喻其巧。余望之神往，亟披荆入，皆窦隙透漏，或盘空而上，或穿腋而转，莫可穷诘，惜不能诛茅引级，以极幽玄之妙也。其西峰悬削亦然。路出其间，透隘而南，始豁然天开地旷，是为露园下。于是石峰戢影(4)，西俱崇峦峻岭，东皆回冈盘坂。南二里，遂出大路，在藕塘、界头二铺之间。又南五里，宿于界头铺，是为宁远、蓝山之界。其西之大山曰满云山，当是紫金原之背，其支东北行，界遂因之。再南为天柱山，即《志》所称石柱岩洞之奇者(5)。余既幸身经山口一带奇峰，又近瞻吴尖、尤村众岫，而所慕石柱，又不出二里之外，神为跃然。但足为草履所蚀，即以鞋行犹艰，而是地向来多雨，畦水溢道，鞋复不便。自永州至此，无处不苦旱，即近而路亭、下观，亦复嗷嗷(6)；而山口以南，遂充畦浸壑，岂“满云”之验耶！

【注释】

(1)溪两旁石盘错如鬥：“四库”本作“溪两旁石盘错竞敌”，共意可证。“鬥”不同“门”，为避免误读，此处亦不用简化的“斗”字。

(2)下观：今作“下灌”，在宁远县东南隅。

(3)宁远：明为县，隶道州，即今宁远县。

(4)戢(jí)影：匿迹。

(5)石柱：原作“石洞柱”，应即下称“石柱”，衍“洞”字。

(6)嗷嗷(áo)：哀号声。

【译文】

四月初一日　五更时，风雨大作，天明后冒雨前行。立即从路亭岔向东北，顺着箫韶溪的西岸走。三里，望见西面掩口营东面两山间的峡谷，已经走出到山下平旷的田野中了。在这里东面的山渐渐开阔起来，溪流转向东流去，路也顺着溪流走。又行五里，溪流两旁的岩石伸缩盘错如在互斗，水流被束拢奔流在其中，狭窄处像门一样，就

架了木头在上面以便渡过去。渡过溪流后，沿着溪流的南岸走，又走二里后抵达下观。高大的房屋鳞次栉比，是个大聚落。大姓李氏居住在村中。自从路亭以来，名义上是五里路，实际上十里还要远一些，道路上水深泥泞，全是行走在田间的小径上，于是在店铺中买酒来喝了便上路。下观的西面，有条溪流从南面绕过下观往东流，有座石桥锁住溪流的下游，溪水从桥下流出去，流向东面与箫韶水合流。这条溪流的西面有一条溪流，又从应龙桥下流来汇流，三条溪水合流后才能承载船只，往北流大约二十里后到宁远县城。过了下观，开始与箫韶水分手，道路转向东南。向南方远望下观的后面，千峰耸翠，好像竹竿一样亭亭玉立，其中有座最高而且很尖的山峰，名叫吴尖山。山下有个岩洞，如斜岩一样幽深，岩洞内有个尤村洞，岩洞外面有个东角潭，都是这一带景色绝顶优美的地方。大体上山峰全都像上古遗留下来的手持盾牌羽毛扇的舞蹈，岩石都像是领队起舞的野兽，游览九疑山却不经过此地，几乎错失了认识九疑山真实面貌的机会了。遗憾的是，我的脚步没能滞留在其中，去搜寻奇异隐秘的景色。向东南二里，有条大溪自南面的尤村洞流来，有座亭桥横跨在溪流上，这是应龙桥，又叫通济桥。过桥后，便向南进入杂乱的山峰之中。这就是吴尖山往东延伸而来的余脉了。二里后上到地宝坪坳，从这里起四旁都是奇峰蜿蜿蜒蜒的，穿过瑶家的民房，分开锦绣般的幛子，转过一条夹缝，山峦又攒聚成一个峒，穿过一个石窍，又露出一处奇景，至于狮、象、龙、蛇夹住道路耸起，与人争路，恍惚像是在梦中曾经从东海三座仙岛上经过，不再是人世间所能遇到的了。共六里，在山口峒吃饭。有山口峒往南翻越一座岭，共有三里，有两座山峰夹住道路，争奇竞异。山峰下有条小溪向南流，架有亭桥在小溪上。我贪恋奇异的景色，休息了很久，遇见一个头戴儒生帽的人，家住在尤村洞内，想挽留我返回他家，他是吴尖山的主人，我与他约好改天再去，询问他的姓名，是叫王璇峰。穿过峡谷往南走，开始有容留负载着土块的山。又行五里，越过一座岭，是大吉墅，石峰又夹道耸起。道路东边的一座山峰，玲珑剔透，倒悬斜裂，海市蜃楼也不足以比喻它的巧

妙。我望见这座山便心中向往，急忙分开荆棘进去，都是些透风漏光孔洞缝隙，有时向上盘绕到空中，有时穿过侧旁转进去，无法穷究，可惜不能铲除茅草顺着石阶爬上去，以便能极尽幽深玄奥的妙趣。这里西面的山峰也是同样高悬陡削。道路从山峰间出去，穿过隘口往南行，这才豁然天开地广，这里是露园下。到了这里石峰匿迹，西面全是崇山峻岭，东面都是回绕的山冈盘绕的山坡。向南二里，便走到大路上，在藕塘铺、界头铺之间。又向南五里，住在界头铺，这里是宁远县、蓝山县的分界处。界头铺西面的大山叫做满云山，应当是位于紫金原的背面，紫金原的支脉往东北延伸，县界就依据山脉来划分。再往南是天柱山，就是志书所说的有岩洞奇景的石柱山。我既庆幸亲身经历了山口峒一带的奇峰，又在近处瞻仰了吴尖山、尤村峒等众多的峰峦，而且我所仰慕的石柱山，又不出二里地之外，精神为之大振。但是脚被草鞋磨破了，即便换上布鞋走路仍然很艰难，而此地向来多雨，田畦中的水漫溢到路上，穿鞋子又不很方便。自从永州府来到此地，无处不苦于干旱，即使是附近的路亭、下观，百姓盼雨也是嗷嗷叫唤；然而山口峒以南，水竟然充满田畦浸泡着壑谷，这莫非是“满云”的验证吗？

初二日　余欲为石柱游。平明，雨复连绵，且足痛不胜履，遂少停逆旅。上午雨止，乃东南行。途中问所谓石柱山岩之胜，而所遇皆行道之人，莫知所在。已而雨止路滑，四顾土人不可得，乃徘徊其间，庶几一遇。久之，遇樵者，又遇耕者，问石柱、天柱，皆以无有对。共五里，过一岭，山势大豁，是为总管庙。亟投庙中问道者，终不能知。又东南行，遥望正东有耸尖卓立，不辨其为树为石。又五里，抵颜家桥，始辨其为石峰，而非树影也。颜家桥下小水东北流去。过桥，又东南逾一小岭，遂从间道折而东向临武道。蓝山大道南行十五里至城。共四里过宝林寺，读寺前《护龙桥碑》，始知宝林山脉由北柱来，乃悟向所望若树之峰正在寺北，亦在县北。寺去县十五里，此峰在寺后恰二十里，《志》所称石柱，即碑所称北柱无疑矣。又东过护龙桥，桥下水南流汹涌，即颜家桥之曲而至者。随溪东行，于是

北瞻石柱，其峰倩削如碧玉簪，而旁有石崖，亦兀突露奇，然较之尤村山口之峰，直得其一体，不啻微矣。又二里至下湾田，有大树峙路隅，上枝分耸，而其下盘曲堆突，大六七围，其旋窝错节之间，俱受水若洗头盆，亦树妖也。又东，路出卧石间，溪始折而南向蓝山路。乃东入冈陇二里，有路自西南横贯东北，想即蓝山趋桂阳之道矣。又东沿白帝岭行。盖界头铺山脉自满云山东北环转，峙而东起为白帝岭。故界头之南，其水俱南转蓝山，而山自界头西峙巨峰，即九疑东隅，屏立南绕，东起高岭即白帝，北列夹坞成坪，中环平央，西即蓝山县治(1)。而路循白帝山南行，屡截支岭，五里，路转南向，又五里为雷家岭，则白帝之东南尽处也。饭于雷家岭。日未下午，而前途路杳无人，行旅俱宿，遂偕止焉。既止行，乃大霁。是日止行三十里，以足裂而早雨，前无宿处也。

【注释】

(1)蓝山县：隶桂阳州，即今蓝山县。

【译文】

初二日　我想去游览石柱山。天明时，雨又连绵不断，并且脚痛得不能穿鞋，便在旅店中稍作停留。上午雨停了，这才往东南行。途中打听所谓的石柱山岩洞的胜景，可遇见的都是过路的人，无人知道在哪里。随后雨停了，道路湿滑，四面环顾，见不到当地人，只好徘徊路上，也许能遇见一个人。很久之后，遇到一个樵夫，又遇见一个耕地的人，打听石柱山、天柱山，都用“没有”来回答。共走五里，翻过一座岭，山势变得十分开阔，这里是总管庙。赶忙投奔到庙中去问道士，终究不能得知。又往东南行，遥望正东方有高耸直立的尖状物，分辨不清那是树还是石头。又行五里，抵达颜家桥，才分辨出那是石峰，而不是树的影子。颜家桥下的细流往东北流去。过桥后，又向东南翻越一座小岭，于是从便道折向东走上通向临武县的路。从通往蓝山县的大道往南走十五里就能到县城。共四里路过宝林寺，读了寺前的

《护龙桥碑》，才知道宝林寺所在的山脉由北柱山延伸而来，这才醒悟过来，先前望见的像树一样的山峰正好在寺北，也是在县城的北面。宝林寺距离县城有十五里，这座山峰在寺后恰好二十里，志书所说的石柱山，就是碑文所说的北柱山无疑了。又向东走过护龙桥，桥下的水往南流，水势汹涌，这就是从颜家桥下曲折流到这里的水流。顺着溪流往东行，在这里向北瞻望石柱山，那座石峰秀丽峭拔像碧玉簪，而旁边有座石崖，也是突兀高耸，露出奇丽的美景，然而与尤村峒、山口峒的山峰相比较，仅得到其中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小一些。又行二里到达下湾田，有棵大树屹立在路旁，上部的枝干分别高耸，而树干的下部盘结卷曲，堆结成树瘤，大处要六七个人合围，那些盘根错节的旋涡状树瘤之间，都接着水像洗头盆一样，也是一棵树妖了。又向东走，道路通过倒卧的石头之间，溪流开始折向南朝着通往蓝山县城的路流去。于是往东进入山冈土陇间前行二里，有条路自西南方横贯到东北方，猜想这就是蓝山县通往桂阳州的路了。又向东沿着白帝岭前行。大概是界头铺的山脉从满云山往东北方环绕，在东面耸起成为白帝岭。所以界头铺的南面，那一片的水都是向南转到蓝山县，而山脉从界头铺西边耸起的巨大山峰，就是九疑山的东隅，屏风样矗立着往南绕，东面耸起的高高的山岭就是白帝岭，与北面排列的山夹成山坞形成平地，群山环绕的中间平坦宽阔，西面就是蓝山县城。而道路沿着白帝山往南行，多次横越分支的山岭，五里，路转向南，又行五里是雷家岭，这便是白帝岭的东南尽头处了。在雷家岭吃饭。时间还没到下午，但前方的路途上杳无人迹，行人都在这里投宿，便与他们一同停留在此地。停止前行以后，天气竟然大晴。这天只走了三十里路，是因为脚被磨破了而且早晨又下雨，前方没有住宿的地方。

初三日　中夜起，明星皎然，以为此后久晴可知。比晓，饭未毕，雨仍下矣(1)。躞蹀泥淖中，大溪亦自蓝山曲而东至，遂循溪东行。已而溪折而南，路折而东。逾一岭，共五里，大溪复自南来，是为许家渡。渡溪东行一里，溪北向入峡，路南向入山。五里为杨梅

原，一二家倚山椒，为盗焚破，零落可怜。至是雨止。又南十里，为田心铺。田心之南，径道开辟，有小溪北向去，盖自朱禾铺来者。自此路西大山，自蓝山之南南向排列，而澄溪带之；路东石峰耸秀，亦南向排列，而乔松荫之。取道于中，三里一亭，可卧可憩，不知行役之苦也。共二十里，饭于朱禾铺，是为蓝山、临武分界。更一里，过永济桥，其水东流，过东山之麓，折而北以入岿水者。又南四里为江山岭，则南大龙之脊，而水分楚、粤矣。岭西十五里曰水头，《志》谓武水出西山下鸬鹚石，当即其处。过脊即循水东南，四里为东村。水由峡中南去，路东南逾岭，直上一里而遥，始及岭头，盖江山岭平而为分水之脊，此岭高而无关过脉也。下岭，路益开整，路旁乔松合抱夹立。三里，始行坞中。其坞开洋成峒(2)，而四围山不甚高，东北惟东山最巍峻，西南则西山之分支南下，直抵苍梧，分粤之东西者也。三里，径坞出两石山之口，又复开洋成峒。又三里，复出两山口。又一里，乃达垫江铺而止宿焉。南去临武尚十里。是日行六十里，既止而余体小恙(3)。

【注释】

(1)雨仍下矣："下"，原作"止"，因形近而误，依文意改。

(2)峒：四围皆山，中间有平地，这种山间小盆地如凹下去的洞，在广西、湖南、贵州多称峒。峒多是人口聚居的地方，因此峒也成为苗族、壮族、侗族等地名的泛称，如苗峒、侬峒。

(3)恙(yàng)：疾病。

【译文】

初三日　半夜起床，星光明亮皎洁，以为此后会晴很久可以预知了。到拂晓时，饭还没吃完，雨仍旧下起来了。在泥泞中蹒跚前行，大溪也从蓝山县城弯向东流来，于是沿着溪流往东行。随后溪流折向南流去，道路折向东走。翻越一座岭，共五里，大溪又从南面流来，这里是许家渡。渡过溪流往东行一里，溪流向北进入峡谷中，道路向

南进山。五里是杨梅原，有一两家人背靠山顶居住，房屋被强盗放火烧坏了，衰败得可怜。来到这里雨停了。又向南十里，是田心铺。田心铺的南面，道路开阔，有条小溪向北流去，大概是从朱禾铺流来的溪流。从此地起，道路西面的大山从蓝山县的南境向南排列，而澄澈的溪流像带子一样环流在山下；道路东面的石峰高耸秀丽，也是向南排列，而高大的松树遮蔽石峰。道路经由两列山的中间，三里便有一座亭子，可以躺下休息，不再知道有旅途上的辛苦了。一共二十里，在朱禾铺吃饭，这里是蓝山县、临武县的分界处。再走一里，走过永济桥，桥下的水向东流，流过东山的山麓，折向北汇入岿水。又向南四里是江山岭，这就是南方山脉主脉的山脊，而岭上的水分流到楚、粤两个地区了。岭西十五里处叫水头，志书说武水出自西山下的鸬鹚石，应当就是那个地方。越过山脊立即沿着水流往东南行，四里是东村。水由山峡中往南流去，道路向东南越岭，一直上走一里还多一些，这才来到岭头，原来江山岭山势平缓却成为分水的山脊，此岭高峻却与延伸而过的山脊无关。下岭后，道路愈加开阔平整，路旁夹立着合抱粗的高大松树。三里，开始行走在山坞中。这个山坞极为开阔，形成一个峒，而且四周围的山不怎么高，东北方唯有东山最巍峨险峻，西南方则是西山的分支往南下延，一直到苍梧，是把粤地划分为广东、广西的山脉了。三里，一直从山坞中出到两座石山的山口，又再次形成十分开阔的峒。又行三里，再次走出两山间的山口。又是一里，于是到达垫江铺便停下来住在这里。南面距离临武县城还有十里路。这一天前行了六十里，停下后我的身体略感不舒服。

初四日　予以夜卧发热，平明乃起。问知由垫江而东北十里，有龙洞甚奇，余所慕而至者，而不意即在此也。乃寄行囊于旅店，遂由小径东北行。四里，出大道，则临武北向桂阳州路也。遵行一里，有溪自北而南，盖发于东山之下者。名斜江。渡桥，即上捱冈岭。越岭，路转纯北，复从小径西北入山，共五里而抵石门蒋氏。有山兀立，蒋氏居后洞，在山半翠微间(1)。洞门东南向，一入即见百柱千门，悬列其中，俯洼而下，则洞之外层也。从其左而上，穿列柱而入，众柱分

列，复回环成洞，玲珑宛转，如曲房邃阁，列户分窗，无不透明聚隙，八窗掩映。从来所历诸洞，有此屈折者，无此明爽，有此宏丽者，无此玲珑，即此已足压倒众奇矣。时蒋氏导者还取火炬，余独探奇先至，意炬而入处，当在下洞外层之后，故不趋彼而先趋此。及炬至，导者从左洞之后穿隙而入。连入石门数重，已转在外洞之后，下层之上矣。乃北逾石限穿隘而入，即下石池中。其水澄澈不流，两崖俱穹壁列柱，而石脚汇水不漏，池中水深三四尺。中有石梗中卧水底，水浮其上仅尺许，践梗而行，褰裳可涉(2)。十步之外，卧梗又横若限，限外池益大，水益深，水底白石龙一条，首顶横脊而尾拖池之中，鳞甲宛然。挨崖侧又前两三步，有圆石大如斗，萼插水中，不出水者亦尺许，是为宝珠，紧傍龙侧，真睡龙颔下物也。珠之旁，又有一圆石大倍于珠，而中凹如臼，面与水平，色与珠共，是为珠盘。然与珠并列，未尝盛珠也。由此而前，水深五六尺，无梗，不可涉矣。西望水洞宏广，若五亩之池，四旁石崖巑岏参错，而下不泄水，真异境也。其西北似有隙更深，恨无仙槎一叶航之耳！还从旧路出，经左洞下，至洞回望洼洞外层，氤氲窈窕(3)。乃令顾仆先随导者下山觅酒，而独下洞底，环洞四旁，转出列柱之后。其洞果不深避，而芝田莲幄，琼窝宝柱，上下层列，崆峒杳渺，即无内二洞之奇，亦自成一天也。此洞品第，固当在月岩上。探索久之，下山，而仆竟无觅酒处。遂遵旧路十里，还至垫江，炊饭而行，日已下舂。五里，过五里排，已望见临武矣(4)。又五里，入北门，其城上四围俱列屋如楼。入门即循城西行，过西门，门外有溪自北来，即江山岭之流与水头合而下注者也。又循城南转而东过县前，又东入徐公生祠而宿。徐名开禧，昆山人。祠尚未完，守祠二上人曰大愿、善岩。是晚，予病寒未痊，乃减晚餐，市酒磨锭药饮之。

【注释】

(1)翠微：青翠隐约的山色。

(2)褰(qiān)裳：把衣服揭起来。

(3)氤氲(yīn yūn)：气或光色混合动荡的样子。

(4)临武：明为县，隶桂阳州，即今临武县。

【译文】

初四日　我因为夜里躺在床上发热，天明才起床。询问后了解到由垫江铺往东北走十里，有个龙洞非常奇异，这是我慕名而来的地方，却想不到它就在此地了。于是把行李寄放在旅店中，便由小径往东北行。四里，出到大道上，这是临武县城向北通往桂阳州的路。顺着大道前行一里，有条溪水自北往南流，大概是发源于东山之下的溪流。名叫斜江。过桥后，立即上登捱冈岭。越过捱冈岭，大路转向正北方，又从小径往西北进山，共走五里后抵达蒋家居住的石门。有座山兀立着，蒋家居住在山后的洞中，在山的半中腰青翠的山间。洞口面向东南方，一进去就看见成百上千的石柱和石门，悬空排列在洞中，俯身下到洼地中，这是洞的外层。从洼地的左边往上走，穿过排列的石柱进去，众多的石柱分别排列着，又回绕成洞，玲珑剔透，弯弯曲曲，如同密室深阁，门窗分别排列着，无处不是空隙透着亮光，八面窗户互相掩映。从来我所游历过的众多的山洞，有这样曲折的，没有如此的明朗，有这样宏大壮丽的，没有如此的玲珑剔透，就是这些已经足以压倒众多奇异的山洞了。当时蒋家的向导返回去取火把，我独自探寻奇景先来到此处，心想他取来火把进来之处，应当在下洞外层的后边，所以没有去那里却先赶到这里。等向导拿着火把来到，却是从左洞的后边穿过缝隙进来的。一连进入几重石门，已经转到外洞的后边、下层的上面了。于是向北越过石门槛穿过隘口进去，马上下到石头水池中。池中的水澄澈不流动，两面的石崖都是穹隆的石壁排列着石柱，而水汇积石壁脚下不渗漏，池中的水有三四尺深。水中有条石埂横卧在中间的水底下，水浮在石埂上面仅有一尺左右，踩着石埂走，撩起衣服可以涉水过去。十步之外，横卧的石埂又像是横着的门槛，门槛外面的水池更大，水更深，水底有一条白色的石龙，头顶着横亘的石脊而尾巴拖在水池之中，鳞甲宛如真的一样。挨着石崖的侧

面又向前走两三步，有块圆形的石头大如斗，萼片状的部分插在水中，没有露出水面的部分也是一尺左右，这是宝珠，紧靠在石龙侧边，真正是睡龙颔下宝物了。宝珠的旁边，又有一块圆形的石头，大处是宝珠的一倍，而中间下凹如研臼，上面与水面平齐，颜色与宝珠一致，这是珠盘。然而盘子与宝珠排列，未尝盛着宝珠。由此处往前走，水深达五六尺，没有石埂，不可以涉水前进了。望见西边的水洞宏大宽广，好像有个五亩地大的水池，四旁的石崖陡峻尖削，参差交错，可下面不泄水，真是一个神异的地方。水洞的西北方似乎有条更深远的缝隙，遗憾没有一条仙人乘坐的小船航行过去！返回时从原路出来，经过左洞下走，来到洞口回头望洼洞的外层，云气氤氲，景色美好。于是命令顾仆先跟随向导下山去找酒，而我独自一人下到洞底，绕过洞的四旁，转到排列的石柱后面。这个洞果然不幽深隐秘，然而芝田莲帐，琼窝宝柱，上下一层层地排列着，空阔杳渺，即便没有里面两个洞的奇异景色，也自成一块天地了。要是评判这个洞优劣次序，固然应当在月岩之上。探索了很久，下山，而仆人竟然没有找到买酒的地方。于是顺着原路前行十里，回到垫江铺，煮饭吃后上路，夕阳依旧西下。五里，路过五里排，已经望得见临武县城了。又行五里，进入北门，这里的城墙上四周围都排列着房屋如城楼一样。进门后就沿着城墙往西行，经过西门，西门外有条溪流从北边流来，这就是江山岭的溪流与水头的水流合流后往下流淌这里的溪流了。又沿着城墙向南转后往东路过县衙前，又向东进入徐公生祠便住下来。徐公名叫徐开禧，是昆山县人。祠堂还没有完工，守祠堂的两个和尚叫大愿、善岩。这天晚上，我的寒病没有痊愈，于是晚餐减少了一点，买酒来磨了些锭药饮下。

初五日　早，令顾仆炊姜汤一大碗，重被袭衣覆之(1)，汗大注，久之乃起，觉开爽矣。乃晨餐，出南门，渡石桥，桥下溪即从西门环至者。城外居民颇盛。南一里，过邝氏居，又南二里，过迎榜桥。桥下水自西山来，北与南门溪合，过桥即为挂榜山，余初过之不觉也。从其南东上岭，逶迤而上者二里，下过一亭，又五里过深井坪，始见

人家。又南二里，从路右下，是为凤头岩，即宋王淮锡称秀岩者。洞门东北向，渡桥以入。出洞，下抵石溪，溪流自桥即伏石间，复透隙潆崖，破洞东入。此洞即王记所云“下渡溪水，其入无穷”处也。第王从上洞而下，此则水更由外崖入。余抵水洞口，深不能渡。闻随水入洞二丈，即见天光，五丈，即透壁出山之东。是山如天生桥，水达其下仅三五丈，往连州大道正度其上，但高广，度者不觉耳。予登巅东瞰，深壑下环，峡流东注。近俱峭石森立，灌莽翳之，不特不能下，亦不能窥，所云“其入无穷”，殆臆说耳。还十里，下挂榜山南岭，仰见岭侧，洞口岈然，问樵者，曰：“洞入可通隔山。”急披襟东上，洞门圆亘，高五尺，直透而入者五丈，无曲折黑暗之苦，其底南伏而下，则卑而下洼，不能入矣。仍出，渡迎榜桥。回瞻挂榜处，石壁一帏，其色黄白杂而成章，若剖峰而平列者，但不方整，不似榜文耳。此山一枝俱石，自东北横亘西南，两头各起一峰，东北为挂榜，西南为岭头，而洞门介其中，为临武南案。西山支流经其下，北与南门水合，而绕挂榜北麓，东向而去。返过南门，见肆有戌肉(2)，乃沽而餐焉。晚宿生祠。

【注释】

(1)袭(xí)衣：衣上加衣。

(2)戌(xū)：古人以十二种兽名与十二地支相配，称为十二肖属。戌属狗，戌肉即狗肉。

【译文】

初五日　早晨，命令顾仆烧了一大碗姜汤喝下，两条被子加上衣服盖在身上，大汗淋漓，很久后才起床，觉得开心爽快多了。于是吃了早餐，走出南门，跨过石桥，桥下的溪水就是从西门环流到这里的。城外的居民相当兴盛。向南一里，路过邝家的宅院，又向南二里，走过迎榜桥。桥下的水从西山流来，向北流与南门的溪流汇合，过桥后就是挂榜山，我最初过桥时没有觉察到。从桥南往东上岭，逶

迤而上走了二里路，下走时路过一座亭子，又行五里经过深井坪，开始见到人家。又向南二里，从路右边下去，这是凤头岩，就是宋代王淮锡所说的秀岩的地方。洞口朝向东北方，过桥后进洞。出洞后，下到石溪边，溪流从桥下就潜流于石头之间，又透过缝隙潆绕着石崖，冲破山洞向东流入洞中。这个洞就是王淮锡游记中所说的“下走渡过溪水，洞中深入进去没有尽头”的地方了。只是王淮锡是从上洞往下走，此处则是溪水反而由外面的石崖流进来。我来到水洞口，水太深不能渡水。听说顺着溪水进洞去二丈，就能见到天光，五丈后，就能穿过洞壁出到山的东面。这座山如同天生桥，溪水在山顶下面仅有三五丈，通往连州的大道从山上正好越过，只是山又高又宽，走过的人不会觉察到罢了。我登上山顶向东俯瞰，深深的壑谷在下面环绕着，峡谷中的溪流往东流淌。近处全是峭拔的石峰森然矗立，灌木草丛覆盖着石峰，不仅不能下走，也不能窥视，所说的“洞中深入进去没有尽头”，恐怕只是想当然的说法而已。往回走十里，走下挂榜山南边的山岭，仰面看见山岭的侧面，有个洞口十分深邃，向樵夫打听，他说：“洞中进去可以通到对面的山。”急忙撩起衣襟向东上登，洞口圆圆地通进去，高五丈，直通进去之处有五丈，没有曲折黑暗的苦恼，洞底向南低伏下去，变得低矮下洼，不能深入了。仍然出洞来，走过迎榜桥。回头观看所谓挂榜的地方，是一块帷幔样的石壁，石头的颜色黄白混杂形成花纹，像是石峰被剖开平直地排列着的样子，但不方整，不像榜文。这座山一座山全是石头，自东北向西南横亘，两头各耸起一座山峰，东北方的是挂榜山，西南方的是岭头，而洞口介于两座山中间，是临武县城南面的案山。西山来的一条支流流经山下，向北流与南门外的水合流，而后绕过挂榜山的北麓，向东流去。回来时经过南门，看见店铺中有狗肉卖，便买来做饭吃了。晚上住在徐公生祠。

初六日　饭而行。出东门，五里，一山突于路北，武水亦北向至，路由山南。水北转山嘴，复东南去，路折而东北。一里，一路直北，乃桂阳间道；一岐东北，乃宜章道也。三里至阿皮洞，武溪复北

折而来，经其东北去。水西有居民数家，从此渡桥东上牛庙岭，俱寂无村落矣。逾岭下四里，为川州水凉亭。又五里，升降山谷，为桐木郎桥。桥下去水，自南而北，其发源当自秀岩穿穴之水也。桥东有古碑，大书飞白，为广福桥。其书甚遒劲，为宋桂阳军知临武县事曾晞颜所书(1)。从此南而东上一岭，又东向循山半行五里，路忽四岐，乃不东而从北。下岭，又东从山坞行五里，为牛行。牛行人烟不多，散处山谷。盖大路从四岐直东，俱高岭无人，而此为小路，便于中火耳。由牛行又东，从小径登岭。逾而下，三里，为小源，亦有村民数家。从此又东北逾二岭而下，共五里，为水下。遇一人，言："水下至凤集铺止三里，而岭荒多盗，必得送者乃可行。"余乃饭于水下村家，其人为我觅送者不得，遂东南一里，复南上小径，连逾二岭，则铺在山头矣。其铺正在岭侧脊，是为临武、宜章东西界，而铺亭颓落，寂无一家。乃东下岭，转而东北行。二里，始有村落，在小溪西。渡溪桥，而东北循水下二里，至锁石，村落甚盛。北望有大山高穹，是为麻田大岭。由锁石北上岭，三里过社山，两峰圆削峙，一尖圆而一斜突，为锁石水口。由其东下岭二里，则武溪复自北而南，路与之遇。乃循溪南东行，溪复转而北，溪北环成一坪，是为孙车坪，涯际有小舟舶焉。即从溪南转入山峡，一里，南上一岭，曰车带岭。其岭嶕而荒(2)，行者俱为危言。余不顾，直上一里半，登其巅，东望隐隐有斑黄之色，不辨其为云为山，而麻田大岭已在其北矣。下岭里半，有溪流淙淙，其侧石穴中，有泉一池，自穴顶下注，清泠百倍溪中，乃掬而饮之，以溪水盥焉。更下而东，共七里，至梅田白沙巡司(3)。武溪复北自麻田南向而下(4)，经司东而去。是日午后大霁，共行六十里，止于司侧肆中。先是，途人屡以途有不测戒余速行，余见日色尚早，何至乃尔，抵逆旅，始知上午有盗，百四十人自上乡来，由司东至龙村，取径道向广东，谓土人无恐，尔不足扰也。

【注释】

(1)桂阳军：宋代桂阳军在今湖南桂阳县。

(2)噍(jiāo)：高巅。

(3)梅田：今名同，在宜章县西境。

(4)武溪：今仍名武水。麻田：今名同，在宜章县西隅，武水东岸。

【译文】

初六日　饭后动身。出了东门，五里，一座山突立在道路的北边，武水也向北流来，道路由山的南边走。武水向北转过山嘴，再往东南流去，道路折向东北。一里，一条路一直向北去，是去桂阳州的便道；一条岔路通往东北方，是去宜章县城的路。三里后到阿皮洞，武水又折向北流来，流经阿皮洞的东北方流去。武水西岸有几家居民，从此处过桥往东上登牛庙岭，全是一片荒寂没有村落了。越过岭头下行四里，是川州水凉亭。又行五里，在山谷间爬升下降，是桐木郎桥。桥下流过去的水，自南往北流，它的源头应当是从秀岩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桥东有块古碑，飞白体的大字，这是广福桥。碑上的书法非常遒劲，是宋代桂阳军临武县知县曾晞颜书写的。从这座桥的南边往东上登一座岭，又向东沿着半山腰前行五里，道路忽然分为四条岔道，于是不向东走而是从北边走。下岭后，又往东从山坞中前行五里，是牛行。牛行的人烟不多，散住在山谷间。原来大路从四条岔路中的正东方走去，全是高大的山岭没有人烟，而我走的这条路是小路，便于途中起火做饭。由牛行又向东走，从小径登岭。越过岭头往下走，三里，是小源，也有几家村民。从此地又向东北翻越两座岭后下走，共五里，是水下。遇见一个人，他说："水下到凤集铺只有三里路，可山岭荒僻，强盗很多，一定要找到护送的人才可以走过去。"我于是在水下的村民家中吃了饭，那人替我去找护送的人却找不到，于是向东南走一里，再往南走上小径，接连越过两座岭，就见凤集铺在山头上了。这个驿铺正好在岭侧的山脊上，这是临武县东境、宜章县西境的交界处，然而铺亭倒塌零落，荒寂得没有一户人家。于是向东下岭，转向东北行。二里，开始有个村落，在小溪的西面。跨过小溪上的桥，而后往东北沿着溪水下走二里，来到锁石，村

落十分繁盛。望见北边有座大山高高隆起，那是麻田大岭。由锁石向北登上岭头，三里后经过社山，两座山峰又圆又陡削地耸峙着，一座又尖又圆而另一座倾斜前突，成为锁石的水口。由社山的东面下岭二里，就见武水又自北往南流来，道路与武水相遇。于是沿着溪流的南岸往东行，溪流又转向北流，溪流北面环绕成一块平地，这里是孙车坪，岸边有小船停泊在那里。随即从溪流南岸转入山峡中，一里，向南上登一座岭，叫做车带岭。这座岭又高又荒凉，走路的人都在说些是如何如何危险的话。我不理会，一直上登一里半，登上山顶，向东远望，隐隐约约黄色的斑点，分辨不出那是云还是山，而麻田大岭已经在这里的北边了。下岭走了一里半，有条淙淙流淌的溪流，溪流侧边的石穴中，有一池泉水，从洞穴顶上往下流，清凉胜过溪中的水一百倍，于是用手捧些泉水喝下，用溪水洗脸洗手。再下走后往东行，共七里，到达梅田白沙巡检司。武水又从北面的麻田向南流下来，流经巡检司的东面流去。这天午后天气大晴，共走了六十里路，停在了巡检司侧边的旅店中。这之前，路上的人屡屡用途中有不测的危险来告诫我要走快一点，我看见天色还早，何至于如此，到了旅店中，才知道上午有帮一百四十人的强盗从上乡过来，经由巡检司的东面到达龙村，走小路去广东了，他们告诉当地人不要害怕，你们这些人不值得骚扰。

初七日　晨餐后乃行，以夜来体不安也。由司东渡武溪，遂东上渡头岭。东北行，直逼麻田大岭下，共三里，乃转东南，再上岭，二里而下，始就坞中行。又五里，有数十家散处山麓间，是为龙村。其北有石峰突兀路左。又东北二里，乃南向登岭，从岭上平行三里，始南下峡中，有细流自南而北，渡溪即东上岭，里半为高明铺。又下岭，又三里，为焦溪桥。焦溪在高明南，有数十(家)夹桥而居，其水自北而南。由此东南三里，逾一岭，为芹菜坪。其南有峰分突，下有层崖承之，其色斑赭杂黑，极似武彝之一体。此处四山俱青萼巉屼(1)，独此有异。又三里，逾岭，颇高。其先行岭北，可平瞻麻田、将军寨、黄岑岭诸峰；已行岭南，则南向旷然开拓，想武江直下之境

矣。下岭，又北二里，有楼横路口，是为隘口。其东南山上，有塔五层，修而未竟。过隘口，循塔山之北垂，觅小径转入山坳，是为艮岩。寺向西南，岩向西北，岩口有池一方。僧凤岩为我煮金刚笋，以醋油炒之以供粥，遂卧寺中，得一觉。下午入南镇关，至三星桥。过桥，则市肆夹道，行李杂遝，盖南下广东之大道云。桥即在城南，而南门在西，大道循城而东。已乃北过东门，又直北过演武场。其西萼石巉巉，横卧道侧。共北十里，过牛筋洞，居民将及百家，在青岑山下。盖大山西南，初峙为麻田大岭，犹临武地。其东北再峙为将军寨。已属宜章。此最高之顶，乃东北度为高云山，有寺焉。乃北转最深处，于是始东列为黄岑。其山南北横列，其南垂即为曲折岭，又东更列一层，则青岑也，牛筋洞在其东北麓。更北行一里，为野石铺。其北石峰嵌空，蹲踞路左，即为野石岩，而始不知。问其下居人，曰："由其北小径入即是。"乃随其北垂，转出山背，乃寺场，非岩洞也。亟出，欲投宿于岩下人家，有一人当门拒客，不入纳。余见其岩石奇，以为此必岩也(2)，苦恳之，屋侧一小户中容留焉。欲从其舍后上岩，而其家俱编篱绝，须自其中舍后门出，而拒客人犹不肯容入。乃从南畔乱石中攀崖逾石而入。先登一岩，其门岈然，而内有透顶之隙，而不甚深。仰视门左，有磴埋草间，亟披荆上。西南行石径间，复得石门如合掌，其内狭而稍深，右裂旁窍，其上亦透天光，而右壁之半，一圆窍透明如镜。出峡门，更西北随磴上，则穹崖削立，上有叠石耸霄，下若展幛内敛。时渐就晚，四向觅路不得，念此即野石岩无疑。《志》原云"临官道旁"，非山后可知，但恨无补叠为径以穷其胜者。乃下，就坐其庑下，而当门人已他去。已而闻中室牖内有呼客声，乃主人卧息在内也。谓："客探岩曾见仙诗否？"余以所经对。曰："未也。穹崖之右，峡门之上，尚有路可上，明日当再穷之。"时侧户主人意虽爱客，而室甚卑隘，猪圈客铺共在一处，见余意不便，叩室中妇借下余榻，而妇不应，余因就牖下求中室主人，主人许之，乃移卧具于中。中室主人起向客言："客爱游名山，此间有高云山，乃众山之顶，路由黄岑岭而上，宜章八景有'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二胜在其

下，不可失也。”余颔之。

【注释】

(1)巉岏(chán yuán)：山高而锐。

(2)以为此必岩也：疑为“以为必此岩也”。

【译文】

初七日　早餐后才上路，是因为夜里身体不舒服。由巡检司东边渡过武水，便向东上登渡头岭。往东北行，直逼到麻田大岭下，共三里，这才转向东南走，再次上岭，二里后往下走，开始走到山坞中前行。又行五里，有几十家人散在山麓间，这里是龙村。村子北边有座石峰突兀地矗立在道路左边。又往东北行二里，于是向南登岭，从岭上平缓前行三里，才往南下到峡谷中，有细小的溪流自南往北流，渡过溪流立即向东上岭，一里半是高明铺。又下岭，又行三里，是焦溪桥。焦溪桥在高明铺南边，有几十家人夹着桥居住，桥下的水自北往南流。由此地往东南前行三里，越过一座岭，是芹菜坪。芹菜坪南边有山峰分支前突，下面有层层石崖托举着山峰，石崖的颜色是赭红的斑纹夹杂着黑色，极像武彝山的一部分。此处四面的山全是萼片般高峻尖耸的青山，唯独这座山有些异样。又行三里，翻越山岭，相当高。最先行走在岭北，可以平视麻田大岭、将军寨、黄岑岭等山峰；随后行走在岭南，就见南面极为空旷开阔，猜想那就是武江一直向下流经的地方了。下岭后，又向北二里，有座楼横在路口，这里是隘口。隘口东南方的山上，有座五层高的塔，尚未修建完工。走过隘口，沿着塔山的北垂，找到小径转进山坳中，这里是艮岩。寺院面向西南，岩洞面向西北，岩洞口有一个水池。僧人凤岩为我煮了些金刚笋，用醋和油炒了拿来下着稀粥吃，便在寺中躺下，睡了一觉。下午进入南镇关，到达三星桥。过桥后，就见集市店铺夹住道路，行李众多杂乱，原来这里是南下广东的大道。桥就在临武县城的南面，但南门在西边，大道沿着城墙往东去。随后便向北经过东门，又一直向北

经过演武场。演武场西面萼片般的巉石高险峭拔，横卧在道路侧边。共往北行十里，路过牛筋洞，居民将近有一百家，在青岑山下。大山的西南方，最初耸起的是麻田大岭，还是临武县的属地。麻田大岭的东北方再度耸起的是将军寨。已经属于宜章县。这座最高的山顶，往东北延伸成为高云山，有寺庙在山中。于是山脉向北转到最深处，在那里才往东排列成为黄岑山。这里的山南北横向排列，山的南垂便是曲折岭，再往东另外排列着一层山，那便是青岑山了，牛筋洞在青岑山的东北麓。再往北行一里，是野石铺。野石铺北边的石峰玲珑剔透，蹲坐在道路左边，这就是野石岩，可开始时我不知道。向石峰下居民打听，回答说："由山峰北边的小径进去就是了。"于是顺着山峰的北垂，转到山背后，是寺场，不是岩洞。急忙出来，想要投宿在石岩下的人家中，有一个人挡在门口拒绝了客人，不肯接纳。我看见这里的岩石很奇特，以为这里必定是岩洞了，苦苦恳求他，他屋子侧旁的一个小户人家容许我停留在他家。想从这家人的屋后上登石岩，但他家全编有篱笆阻断了路，必须从那家在中间的屋子的后门出去，可那个拒绝客人的人仍然不肯容许我进去，只好从南边的乱石中攀着石崖翻越岩石进去。先登上一个岩洞，洞口十分深邃，而洞内有直通到洞顶的裂隙，然而不怎么深。仰视洞口的左边，有石阶埋在草丛中，急忙分开荆棘上走。往西南行走在石头小径上，又见到一个石洞口如合起来的手掌，洞内很窄但稍深一些，右边裂开一个旁洞，洞顶上也露进天光来，而右边洞壁的半中腰，一个圆圆的石窍透进亮光来，像一面镜子。走出峡口，再向西北顺着石阶上走，就见穹隆的石崖如刀削一般直立着，上面有重重叠叠的岩石耸入云霄，下面像展开的帷帐向内收缩。此时渐渐临近傍晚，四面找不到路，心想这就是野石岩无疑了。志书原来记载说"临近官修的大道旁"，由此可以知道不是在山后，只是遗憾没有人垒石补砌起小径以便我能穷尽这里优美的景色。于是下来，就坐在他家的廊庑下，而那个挡门的人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继而听见中间一间屋子的窗内有呼唤客人的声音，原来是房主人躺在里面休息。对我说："客人去探寻岩洞曾经见到仙诗没有？"我把

经过的地方对他说了一遍。他说："还未到。穹隆石崖的右边，峡口之上，还有路可以上走，明天应当再去到尽头。"此时侧边那家的主人虽然有好客的心意，但屋子太矮小，猪圈和客人的床铺共同挤在一起，看见我有不方便的意思，便询问屋中的主妇借给我一个住宿的地方，但主妇不答应，我因而走到窗下去恳求中间那屋的主人，主人答应了我，于是把卧具搬到他屋中。中间那屋的主人起床来对客人说："客人喜爱游览名山，此地有座高云山，是群山的最高顶，去那里的路由黄岑岭往上走，宜章县的八景中有'黄岑滴翠'、'白水流虹'两处胜景在黄岑岭下，不可错失了。"我点头同意他说的。

初八日　晨，觅导游高云者，其人欲余少待，上午乃得同行。余饭后复登岩上，由穹崖之东，丛郁之下，果又得路。上数步，乱石纵横，路复莫辨。乃攀逾石萼，上俱嵌空决裂，有大石高耸于外，夹成石坪，掩映愈胜，然终不得洞中诗也。徘徊久之，还至失路处，见一石穴，即在所逾石下。乃匍伏入，其内峪岈起裂，列穴旁通，宛转透石坪下，皆明朗可穿。盖前越其上，兹透其底，求所谓仙诗，竟无有也。下岩，导者未至，方拽囊就道，忽北路言，大盗二百余人自北来。主人俱奔，襁负奔避后山(1)，余与顾仆复携囊藏适所游穴中，以此处路幽莫觉，且有后穴可他走也。余伏穴中，令顾仆从穴旁窥之。初奔走纷纷，已而路寂无人。久之，复有自北而南者，乃下问之，曰："贼从章桥之上，过外岭西向黄茅矣。"乃下岩南行，则自北南来者甚众，而北去者犹蹜蹜不前也(2)。途人相告，即梅前司渡河百四十名之夥，南至天都石坪行劫。乃东从间道，北出章桥，转而西还，盖绕宜章之四郊(3)，而犹不敢竟度国门也。南从旧路一里半，抵牛筋洞北，遂从小径，西南循大山行。里半，出牛筋洞之后，乃西越山峡，共五里，出峡，乃循青岑南麓行。有路差大，乃西南向县者，而黄岑之道则若断若续，惟以意拟耳。共西三里，转一冈，始与南来大道合，遂北向曲折岭。二里，直跻岭坳，其西即"白水流虹"。章水之上源，自高云山南径黄岑峒，由此出峡，布流悬石而下者也。土人即称此岭曰黄岑，然黄岑山尚北峙，此其南下支。逾岭，西北半里，即溯

涧行，黄岑山高峙东北(4)，其阳环成一峒，大溪横贯之。竟峒里半，有小径北去，云可通章桥。仍溯溪西行三里，为兵马堂路口。仍溯溪北转一里，乃舍溪登岭。北上一里，西下坞中，是为藏经楼。高山四绕，小涧潆门(5)，寺甚整洁。昔为贮藏之所，近为贼劫，寺僧散去，经移高云，独一二僧闭户守焉。因炊粥其中，坐卧其中久之。下午，乃由寺左登岭，岩峣直上者二里，是为坪头岭。逾岭稍下，得坞甚幽，山帏翠叠，众壑争流，有修篁一丘，丛木交映中，静室出焉。其室修洁，而空寂无人，高山流水，窈然而已。半里，逾坞，复溯涧北上岭一里，岭穷而水不绝。此坪头而上第二岭也。水复自上坞透峡下，路透峡入，又平行坞中半里，渡涧，东北上岭。涧东自黄岑山后来，平流坞中，石坪殷红，清泉素润，色侔濯锦；出峡下泻，珠鸣玉韵，重木翳之，杳不可窥；于是绕静室西南下注，出藏经岭南，为大章之源也。岭不甚高，不过半里，渐盘出黄岑北。其处山鹃鲜丽，光彩射目，树虽不繁，而花色绝胜，非他处可比。此坪头上第三岭也。稍过坪，又东北上一里，逾岭脊。此坪头上第四岭矣。其西石峰突如踞狮，为将军山南来东转之脉，其东则南度为黄岑山者也。逾岭北下一里，折而西北下，行深树中又一里，得高云寺。寺虽稍倚翠微，犹踞万峰绝顶。寺肇于隆庆五年，今渐就敝，而山门方丈，犹未全备，洵峻极之构造非易也。寺向有五十僧，为流寇所扰，止存六七僧，以耕种为业，而晨昏之梵课不废，亦此中之仅见者。主僧宝幢，颇能安客。至寺，日犹未衔山，以惫极，急浴而卧。

【注释】

(1)襁(qiǎng)负：用布幅把人背负在背上。

(2)蹜蹜(sù)：形容举足促狭的样子。

(3)宜章：明为县，隶郴州，即今宜章县。

(4)黄岑山：即骑田岭。《明史·地理志》：郴州“南有黄岑山，与宜章县界，亦曰骑田岭，五岭之第二岭也。”

(5)小涧潆门：“涧”，原作“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初八日　清晨，找到一个带我去游览高云山的人，那人要我稍等一下，上午才得以一同前行。我吃饭后又登到野石岩上，由穹隆的石崖的东边，郁郁葱葱的树丛之下，果然又找到路。上走了几步，乱石纵横，路又无法分辨出来了。于是攀越萼片状的岩石，上面全是嵌入空中断裂的岩石，有块大石头高耸在外面，夹成一块石头平地，掩映得愈加优美，然而始终找不到洞中的诗。徘徊了很久，回到路消失的地方，看见一个石穴，就在我翻越过的石头下面。于是趴伏着进去，石穴内十分幽深，直竖着裂开，众多的洞穴通向旁边，曲折地穿过石头平地下方，都很明朗可以穿过去。之前是从它的上面翻越过去，现在钻过它的底下，寻找所谓的仙诗，竟然没有。下了野石岩，向导还没到，正要拽着行囊上路，忽然北边的路上传言，有二百多个大盗从北面过来了。主人都逃走了，用襁褓背着幼儿逃到后山躲避，我与顾仆又带着行囊藏在刚才游览过的石穴中，因为此处道路僻静无人能觉察到，并且有后洞可以逃到别的地方。我隐藏在石穴中，命令顾仆从石穴旁边窥探外面的动静。起初人群乱纷纷地奔走，随即路上寂静无人。很久后，又有了自北往南走的人，于是下去向他们询问情况，回答说："强盗从章桥之上，经过外面的山岭向西到黄茅去了。"于是下了野石岩往南行，就见从北边往南来的人很多，但向北去的人还畏畏缩缩地不敢前进。路人互相转告，这就是从梅前巡检司渡河有一百四十人的那伙强盗，到南面的天都石坪抢劫。他们从东面的便道，向北出到章桥，转向西回来，差不多绕过了宜章县城的四郊，但仍然不敢公然通过城门走。向南从原路前行一里半，抵达牛筋洞北边，便从小径往西南沿着大山走。一里半，到了牛筋洞的后面，于是向西穿越山峡，共五里，走出峡谷，于是沿着青岑山的南麓前行。有条路稍大一些，是往西南方通向县城的路，而去黄岑山的路却时断时续，唯有凭主观猜测着走了。共向西行三里，转过一座山冈，这才与南边来的大道会合，于是往北走向曲折岭。二里，一直登到岭上的山坳中，山坳的西边就是"白水流虹"。章水的上游，自高云山往南流经黄岑洞，由

此处流出山峡，是一处白布样的激流从石崖上悬空而下的景观。当地人就把这座岭称为黄岑岭，然而黄岑山还屹立在北边，这是黄岑山往南下延的支脉。越过岭头，向西北走半里，随即溯山涧前行，黄岑山高高地耸峙在东北方，山的南面环绕成一个峒，一条大溪横贯峒的中间。走完这个峒有一里半，有条小径向北去，据说可以通到章桥。仍然溯溪流往西行三里，是兵马堂路口。仍然溯溪流向北转一里，这才离开溪流登岭。往北上登一里，向西下到山坞中，这里是藏经楼。高山四面环绕，细小的山涧潆绕门前，寺院非常整洁。从前是贮藏佛经的场所，近来被强盗抢劫，寺中的僧人四散离开，佛经迁移到高云山，仅有一两个僧人闭门守在寺中。于是在寺中煮粥吃，在寺中坐卧了很久。下午，便从寺左登岭，在高峻的山岭上一直上登二里，这是坪头岭。越过岭头稍下走，见到一个山坞十分幽静，帷幔样的山峦林木青翠层叠，众多的壑谷溪水争流，有一座满是修长竹丛的土丘，林木交相掩映在山坞中，有间静室出现在其中。这间静室修饰得很整洁，却空寂无人，高山流水，一派幽远的样子而已。半里，穿过山坞，再溯山涧向北上岭一里，山岭完后水却不断流。这是从坪头岭往上走的第二座岭了。水又从上面的山坞中穿过山峡流下来，路穿过山峡进去，又平缓前行在山坞中半里，渡过山涧，往东北上岭。山涧从东面的黄岑山后面流来，平缓流淌在山坞中，石质的平地是殷红色的，清泉素雅润泽，色彩与水中洗过的锦缎相同；水出峡后下泻，发出珠玉鸣响般的声韵，重重林木遮蔽着水流，幽暗得不可窥视；流到这里绕过静室往西南下流，流到藏经岭的南面，成为大章水的源头。岭不怎么高，不超过半里路，渐渐绕到黄岑山的北面。此处的杜鹃花鲜艳绚丽，光彩夺目，树虽然不繁茂，但花的颜色绝顶优美，不是其他地方可以相比的。此地是从坪头岭上来的第三座岭了。稍稍走过一块平地，又往东北上走一里，越过岭脊。这是从坪头岭上来的第四座岭了。这里西面突立的石峰如蹲坐着的雄狮，这是将军山向南延伸过来再向东转的山脉，它的东面便是往南延伸成为黄岑山的山脉了。越过岭头往北下走一里，折向西北下走，行走在深树丛中又是一里，见

到高云寺。寺院虽然稍微斜靠在葱翠林木之中，仍然还是雄踞在万峰的绝顶上。寺院创始于隆庆五年(1571)，今天已经接近破旧了，然而山门和方丈还没有完全齐备，实在是在这极为险峻之处建盖房屋不是容易的事。寺中从前有五十个僧人，被流寇骚扰，只留下六七个僧人，以耕种为生，然而早晚诵经的功课没有荒废，这也是这一带所仅见的了。住持僧人宝幢，很能安顿客人。到寺中时，夕阳还未落山，由于疲惫极了，急忙洗澡后便睡下了。

初九日　晨起，浓雾翳山，咫尺莫辨，问山亦无他奇，遂决策下山，东北向丛木中下。初，余意为萝棘所翳，即不能入，而身所过处，或瞻企不辜。及五里至山麓，村落数家散处坞中，问所谓坦山，皆云即此，而问所谓万华岩，皆云无之。徘徊四顾，竟无异处。但其水东下章桥，大路从之，甚迂；由此北逾虎头岭出良田，为间道，甚便。遂从村侧北上岭，岭东坳中，涧水泻大石崖而下，悬帘泄布，亦此中所仅见。一里，逾坳上，一里半，复溯流北行坞中，一里半，又逾岭而下，有溪自西而东，问之，犹东出章桥者也。渡溪，又有一溪自北来入。溯溪北行峡中，二里为大竹峒，居民数家，水自西来，想亦黄茅岭下之余波也。由大竹峒东逾大竹岭，岭为大竹山南下之脊，是为分水，东由吴溪出郴，西由章桥入宜。上少下多。东向直下二里，是为吴溪。居民数家，散处甚敞，前章桥流贼所从而西者也。村东一里，有桥跨溪上，度桥北，上小分岭，亦上少下多。二里，下至仙人场，有水颇大，北自山峒透峡而东，一峰当关扼之，水激石奋。水折而南，峰剖其西，若平削而下者，以为下必有洞壑可憩；及抵崖下，乃绝流而渡，则寂无人烟。乃北逾一冈，二里为歪里。先为廖氏，居人颇盛，有小水自北南去。乃从其村东上平岭，北行一里，其西坞中为王氏，室庐甚整。询之土人，昨流贼自章桥北小径，止于村西大山丛木中，经宿而去，想亦有所阚而不敢动也。从此东北出山坳，石道修整，十二里而抵良田(1)。自歪里雨作，至此愈甚，乃炊饭索饮于肆中。良田居市甚众，乃中道一大聚落，二月间，流寇三四百人亦群而过焉。饭后，雨不尽，止北十里，宿于万岁桥。按《志》，郴南有灵

寿山，山有灵寿木，昔名万岁，故山下水名千秋。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二溪，俱有桥架其上，水俱自西而东。余以灵寿山必有胜可寻，及遍询土人，俱无可征，惟二流之易“千秋”存“万岁”耳。

【注释】

(1)良田：今名同，在郴州市区南境。

【译文】

初九日　早晨起床，浓雾笼罩着山野，咫尺之间无法看清东西，打听到山中也没有其他奇异的景致，便决定下山，向东北方从丛林中下走。起初，我心想，因为被藤萝荆棘遮蔽着，即便不能深入，然而我身体所过之处，或许能看到一些不辜负我期盼的景致。到走了五里来到山麓时，有个几家人的村落散在山坞中，打听所谓的坦山，都说就是此地，而询问所谓的万华岩，都说没有这个地方。四处徘徊环顾，竟然没有奇特之处。但山坞中的水向东下流到章桥，大路顺着水流走，非常迂曲；由此地往北翻越虎头岭出到良田，是条便道，十分近便。于是从村子的侧边向北上岭，岭东的山坳中，涧水从大石崖上奔泻而下，像高悬下泄的布帘，也是这座山中所仅见的景观。一里，翻越到山坳上，一里半，再溯溪流往北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半，又越过岭头往下走，有条溪水自西往东流，询问当地人，仍然是往东流到章桥的溪流。渡过溪水，又有一条从北边流来汇入溪中。溯溪流往北前行在山峡中，二里是大竹峒，有几家居民，溪水自西面流来，推想也是黄茅岭下溪水的末流了。由大竹峒往东翻越大竹岭，大竹岭是大竹山往南下延的山脊，这是条分水岭。东面的水经由吴溪流到郴州，西面的水经由章桥流入宜章县。上少下多。向东一直下走二里，这里是吴溪。有几家居民，分散居住得很广，这就是前一天经过章桥的流寇从这里向西去的地方了。由村子向东走一里，有座桥跨在溪流上，过到桥北，上登小分岭，也是上少下多。二里，下到仙人场，有条水流相当大，从北面的山峒中穿过峡谷往东流，一座山峰挡在关口扼住了水流，水

流激荡在岩石上飞溅而起。水折向南流，山峰的西面剖开来，好像平直地切削下来的样子，我以为下面必定有山洞壑谷可歇息；等来到石崖下边，便横渡水流，却是荒寂没有人烟。于是向北翻越一座山冈，二里后是歪里。原先是姓廖人家居住，居民非常众多，有条小溪自北往南流去。于是从这个村子的东边上登平缓的山岭，往北行一里，这里西面的山坞中是王姓的人家，房屋很整洁。向当地人询问情况，昨天流寇从在桥上北面的小径过来，停留在村西大山的丛林中，过了一夜才离去，猜想也是观察到什么动静不敢行动吧。从此地往东北走出山坳，石头路修得很整齐，十二里后抵达良田。从歪里下起雨来，到此时越来越大，于是便在店铺中做饭，要酒来饮下。良田居民集市很多，是半路上的一个大聚落，二月间，三四百个流寇也曾成群地走过这里。饭后，雨不停，只向北走了十里路，住在万岁桥。根据志书，郴州南面有座灵寿山，山中有种灵寿木，从前名叫万岁木，所以山下的水名叫千秋水。如今有小万岁、大万岁两条溪流，都有桥架在溪流上，溪水都是自西往东流。我以为灵寿山必定有胜景可以探寻，等到问遍了当地人，全都无可征询，唯有两条溪水的名字由“千秋”改为“万岁”保存下来而已。

初十日　雨虽止而泞甚。自万岁桥北行十里，为新桥铺，有路自东南来合，想桂阳县之支道也。又北十里为郴州之南关(1)。郴水东自山峡，曲至城东南隅，折而北径城之东关外，则苏仙桥横亘其上。九洞，甚宏整。至是雨复大作，余不暇入城，姑饭于溪上肆中，乃持盖为苏仙之游(2)。随郴溪西岸行，一里，度苏仙桥，随郴溪东岸行，东北二里，溪折西北去，乃由水经东上山。入山即有穹碑，书“天下第十八福地”。由此半里，即为乳仙宫。丛桂荫门，清流界道，有僧乘宗出迎客。余以足袜淋漓，恐污宫内，欲乘势先登山顶，与僧为明日期。僧以茶笋出饷，且曰：“白鹿洞即在宫后，可先一探。”余急从之。出宫左至宫后，则新室三楹，掩门未启，即排以入。石洞正当楹后，崖高数丈为楹掩，俱不可见，洞门高丈六，止从楹上透光入洞耳。洞东向，皆青石迸裂，二丈之内，即成峡而入，已转东向，渐洼

伏黑隘，无容匍伏矣。成峡处其西石崖倒垂，不及地者尺五，有嵌裂透漏之状。正德五年，锡邑秦太保金(3)，时以巡抚征龚福全，勒石于上。又西有一隙，侧身而进，已转南下，穿穴匍伏出岩前，则明窦也。复从楹内进洞少憩，仍至前宫别乘宗，由宫内右登岭，冒雨北上一里，即为中观。观门甚雅，中有书室，花竹翛然，乃王氏者，亦以足污未入。由观右登岭，冒雨东北上一里半，遂造其顶。有大路由东向迳入者，乃前门正道；有小路北上沉香石、飞升亭，为殿后路。余从小径上，带湿谒苏仙，僧俗谒仙者数十人，喧处于中，余向火炙衣，自适其适，不暇他问也。郴州为九仙二佛之地，若成武丁之骡冈在西城外，刘曙之刘仙岭在东城外，佛则无量，智俨廖师也，俱不及苏仙，故不暇及之。

【注释】

(1)郴州：即今郴州市。

(2)苏仙：即苏仙岭，在郴州市苏仙区，有苏仙观、飞升亭、升仙石、景星观、白鹿洞等及摩崖题刻，为风景胜地。

(3)秦太保金：秦金事绩，《嘉庆重修一统志》常州府人物载：“秦金，无锡人，弘治进士，授户部主事，累擢巡抚湖广。”“郴州桂阳傜龚福全称王，金先后破砦八十余，擒福全。”太保，明时多为勋戚、文武臣加官、赠官的虚衔，并无实职。

【译文】

初十日　雨虽然停了却非常泥泞。自万岁桥往北行十里，是新桥铺，有条路从东南方过来会合，猜想这是去桂阳县的岔道。又向北走十里是郴州城的南关。郴水从东面的山峡中，曲折地流到城的东南角，折向北流经城的东关外，便有座苏仙桥横亘在郴水上。九个桥洞，非常宏伟整齐。到了此时雨又大下起来，我来不及进城，姑且在溪岸上的店铺中吃了饭，便打着伞去游览苏仙殿。顺着郴溪的西岸前行，一里，走过苏仙桥，顺着郴溪的东岸走，向东北二里，溪流折向西北流去，于是我由水边经过东面上山。进山就有一块高大的石碑，写着“天下第十八福地”几个字。由此地前行半里，便是乳仙宫。成丛的

桂树荫蔽着大门，清澈溪流毗邻在路边，有位僧人乘宗出来迎客。我因为脚下鞋袜湿淋淋的，担心弄脏了宫内，想乘势先去登山顶，与僧人约定明天见面。僧人拿出茶水和竹笋来款待我们，并且说："白鹿洞就在宫后，可以先去探一探。"我急忙按他说的做。出到乳仙宫的左边来到乳仙宫的后面，就见有一所三开间的新房子，门关着没开启，立即推开门进去。石洞正好位于房子后面，石崖高达几丈，被房子挡住了，全都不能看见，洞口高一丈六尺，仅从柱子上方透进亮光射进洞中。洞面向东，全是青石迸裂开来，两丈之内，立即形成向下的峡谷，随即转向东，渐渐下伏低洼，又黑又窄，无法容身匍匐前行了。形成峡谷的地方，那里西面倒垂着的石崖，末端不到地面之处有一尺五，有着深嵌迸裂通透的形状。正德五年(1510)，无锡县人太保秦金，当时以巡抚的身份征剿龚福全，刻有碑文在石壁上。又向西走有一道裂隙，侧着身子进去，随后转向南下走，匍匐着穿过石穴出到岩洞前边，原来这是一个明洞。再从屋内进入洞中稍作休息，仍然来到前边的宫中与乘宗告别，由宫内右侧登岭，冒雨向北上登一里，便是中观。道观的大门十分雅致，观中有书房，花草翠竹悠然自得地长着，是个王姓人的书房，也因为脚脏没有进去。由中观右侧登岭，冒雨向东北方上登一里半，便到达了山顶。有条从东面迎面进山的大路，那是从前门进来的正路；有条小路往北上通到沉香石、飞升亭，那是苏仙殿后面的路。我从小径上走，带着周身湿淋淋的雨水拜谒了苏仙，和尚与普通人拜谒苏仙的有几十人，大声喧哗地会聚在大殿中，我烤火烘烤衣服，自得其乐，来不及过问其他事了。郴州是个有九仙二佛的地方，例如成武丁的骡冈在西城外，刘蜼（维）的刘仙岭在东城外，佛便是无量寿佛、智俨廖禅师的遗迹了，都赶不上苏仙殿，所以来不及去这些地方了。

十一日　与众旅饭后，乃独游殿外虚堂。堂三楹，上有诗扁环列，中有额，名不雅驯，不暇记也。其堂址高，前列楼环之，正与之等。楼亦轩敞，但未施丹垩，已就欹裂。其外即为前门，殿后有寝宫玉皇阁，其下即飞升亭矣。是早微雨，至是微雨犹零，仍持盖下山。过中观，入谒仙，觅僧遍如，不在。入王氏书室，折蔷薇一枝，下至

乳源宫，供仙案间。乘宗仍留茶点，且以仙桃石馈余，余无以酬，惟劝其为吴游，冀他日备云水一供耳。宫中有天启初邑人袁子训雷州二守(1)。碑，言苏仙事甚详。言仙之母便县人(2)，便即今永兴。有浣于溪，有苔成团绕足者再四，感而成孕，生仙于汉惠帝五年五月十五(3)。母弃之后洞中，即白鹿洞。明日往视，则白鹤覆之，白鹿乳之，异而收归。长就学，师欲命名而不知其姓，令出观所遇，遇担禾者以草贯鱼而过，遂以蘇为姓，而名之曰耽。尝同诸儿牧牛羊，不突不扰，因各群畀之，无乱群者，诸儿又称为牛师。事母至孝，母病思鱼脍，仙往觅脍，不宿而至。母食之喜，问所从得，曰："便。"便去所居远，非两日不能返，母以为欺。曰："市脍时舅氏在旁，且询知母恙，不日且至，可验。"舅至，母始异之。后白日奉上帝命，随仙官上升于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4)。母言："儿去，吾何以养？"乃留一柜，封识甚固，曰："凡所需，扣柜可得。第必不可开。"指庭间桔及井曰："此中将大疫，以桔叶及井水愈之。"后果大验。郡人益灵异之，欲开柜一视，母从之，有只鹤冲去，此后扣柜不灵矣。母逾百岁，既卒，乡人仿佛见仙在岭哀号不已。郡守张邈往送葬，求一见仙容，为示半面，光彩射人。又垂空出只手，绿毛巨掌，见者大异。自后灵异甚多，俱不暇览。第所谓"沉香石"者，一石突山头，予初疑其无谓，而镌字甚古，字外有履迹痕，则仙人上升遗迹也。所谓"仙桃石"者，石小如桃形，在浅土中，可锄而得之，峰顶及乳仙洞俱有，磨而服之，可已心疾，亦橘井之遗意也。《传》文甚长，略识一二，以征本末云。还过苏仙桥，从溪上觅便舟，舟过午始发，乃过南关，入州前，复西过行台前(5)，仍出南关。盖南关外有十字口，市肆颇盛，而城中甚寥寂。城不大，而墙亦不甚高。郴之水自东南北绕，其山则折岭横其南而不高，而高者皆非过龙之脊。

【注释】

(1)雷州：明置雷州府，治海康，即今广东雷州市。

(2)便县：西汉置便县。隶桂阳郡，治今永兴县。

(3)汉惠帝：即刘邦的儿子刘盈，在位七年，时为公元前195—前188年。惠帝五年为公元前190年。

(4)文帝：西汉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时为公元前180—前157年。文帝三年为公元前177年。

(5)行台：即行御史台，分掌监察权。

【译文】

十一日　与众人一起吃饭后，我便独自一人去游览大殿外的虚堂。虚堂有三开间，上面有诗匾环绕排列着，中间有块匾额，名字不典雅，没工夫记下了。虚堂的基址很高，前方排列着的楼阁环绕着它，正好与它一样高。楼阁也很宽敞明亮，但没有粉刷彩绘，已经在倾斜开裂了。楼外就是前门，大殿后有寝宫玉皇阁，玉皇阁下面就是飞升亭了。这天早上下着毛毛雨，到此时小雨还零零星星地下着，仍然打着伞下山。路过中观，进去拜谒了仙人像，去找僧人遍如，不在。进入王氏的书房，折了一枝蔷薇，下到乳源宫，供在仙宫的案桌上。乘宗仍然留我吃了茶点，并且拿出仙桃石赠送给我，我没有什么东西来答谢他，唯有劝他去吴地游览，希望日后他云游山水时准备款待他一次而已。宫中有天启初年郴州人袁子训雷州府的同知。立的石碑，碑文叙述苏仙的事迹非常详细。碑文说，苏仙的母亲是便县人，便县就是今天的永兴县。有一天在溪水中浣洗东西，有成团的青苔绕在脚上三四圈，感应后怀了孕，在汉惠帝五年五月十五日生下苏仙。他母亲把他丢弃在乳仙宫后面的山洞中，即白鹿洞。第二天前去探视，就见有白鹤用翅膀覆盖着他，白鹿给他喂奶，心里很奇怪，便把他收养回家。长大后去上学，老师要给他起名但不知道他的姓，命令他出门来观看能遇见什么东西，他遇见一个挑着禾苗的人用草穿着一条鱼走过来，于是就用“苏”作为姓，从而给他起名叫“耽”。曾经同许多儿童一起放牧牛羊，他的牛羊不乱撞不会混杂，因而每个儿童都把他们的畜群交给他，没有乱群的情况，众儿童又把他称为“牛师”。侍奉母亲极为孝敬，母亲病了想吃生鱼片，苏仙去找生鱼片，不到一夜就返回来。母亲吃了鱼片很高兴，询问他从哪来得来的，他说：“便县城

中。”便县城离他们居住地很远，没有两天的时间不能往返，母亲以为他骗人。他说：“买鱼片的时候舅舅在旁边，并且他问知母亲生病后，不几天就要来看望您，可以验证。”舅舅来到后，母亲才觉得他不同寻常。后来，白天奉上帝的命令，在汉文帝三年七月十五日连同仙宫一起升天。他母亲说：“儿子去了，我用什么来养活自己？”他于是留下一个柜子，封闭得非常牢固，说：“凡是所需要的东西，敲敲柜子就可以得到。只是一定不要打开。”指着庭院中的橘树和水井说：“这一带将有大瘟疫，用桔树叶和井水可以治愈这种病。”后来果然非常灵验。郡中的人益发觉得这事很灵异，想打开柜子看一下，他母亲依从了这些人，柜子中有一只仙鹤冲天而去，此后敲柜子就不灵了。他母亲活过了一百岁，死后，乡里人仿佛看见苏仙在岭上哀号不已。郡太守张邈前往送葬，乞求见一次苏仙的容貌，为此露出了半个脸，光彩照人。又垂在空中伸出一只手，是长满绿毛的巨大手掌，看见的人大为惊异。自从那以后碑文记载的灵异还非常多，都来不及浏览了。只是所说的“沉香石”，是一块突立在山头的岩石，我最初怀疑它没有意义，然而上面刻的字非常古拙，字的外边有鞋子的痕迹，原来是仙人升天时的遗迹。所谓的“仙桃石”，石头小得如桃子的形状，埋在浅浅的泥土中，可以用锄头挖而得到它，峰顶和乳仙洞都有，磨细后把石粉服下，可以治好心痛病，这也是橘树叶、水井一类遗迹的意思了。碑上的传文非常长，我略微记下了一两件事，以便弄清苏仙事迹的来龙去脉。返回来走过苏仙桥，到溪岸上去找顺便的船，船要过了中午才出发，于是经过南关，进城来到州衙前，再往西经过行台衙门前，仍然从南关出城。南关外有个十字路口，集市店铺相当繁盛，可城中却十分寂静冷清。城不大，而且城墙也不是很高。郴水从东南方向北绕过，这里的山便是折岭横在城南，但不高，然而高的山都不是大山主脉延伸而过的山脊。

午后，下小舟，东北由苏仙桥下，顺流西北去，六十里达郴口。时暮色已上，而雨复至，恐此北晚无便舟，而所附舟连夜往程口，遂随之行。郴口则郴江自东南，耒水自正东，二水合而势始大。耒水出

桂阳县南五里耒山下(1)，西北至兴宁县，胜小舟；又三十里至东江市(2)，胜大舟；又五十里乃至此。江口诸峰，俱石崖盘立，寸土无丽。《志》称有曹王寨，山极险峻，暮不及登，亦无路登也。舟人夜鼓棹，三十里，抵黄泥铺，雨至而泊。余从篷底窥之，外若桥门，心异，因起视，则一大石室下也。宽若数间屋，下汇为潭，外覆若环桥，四舟俱泊其内。岩外雨声潺潺(3)，四鼓乃止。雨止而行，昧爽达程口矣。乃登涯。

【注释】

(1)桂阳县：隶郴州，在今湖南汝城县，与明代同属湖广布政司的桂阳州有别。

(2)东江市：此处原误倒为“江东市”，应即十二日记的东江市。今仍称东江，在资兴市西境，东江东岸。

(3)岩外雨声潺潺：此句乾隆本作“岩外雨声山色，不意梦中睹此奇境”。

【译文】

午后，下到小船中，向东北经由苏仙桥下，顺流向西北去，六十里到达郴口。此时暮色已经降临，而且雨又下起来，担心此地往北去晚上没有顺便的船，而我搭乘的船连夜要赶往程口，便跟随这条船走。郴口这里是郴江从东南方流来，耒水从正东方流来，两条江水合流后水势开始变大。耒水出自桂阳县南边五里处的耒山下面，往西北流到兴宁县，能承载小船；又流三十里后到东江市，能承载大船；又流五十里才到此地。江口的众多山峰，全是盘绕矗立的石崖，没有一寸土附着在山上，志书说，有处曹王寨，山势极为险峻，因天晚来不及去攀登，也无路可登了。船夫夜里摇桨行船，三十里，抵达黄泥铺，大雨来临便停泊下来。我从船篷的底下向外窥视，外边好像是桥洞，心里很奇怪，因而起床来查看，原来是在一个大石室下面。宽处像有几件屋子大，下面水汇积为深潭，外边下覆好像拱形的桥，四条船都停泊在石室内。岩洞外面雨声哗哗响，四更天雨才停。雨停后便

开船，黎明时已到程口了。于是登上岸。

十二日　晨炊于程口肆中。程口者，《志》所称程乡水也，其地属兴宁，其水发源茶陵、酃县界(1)。舟溯流入，皆兴宁西境。十五里为郴江(2)，又进有中远山，又名钟源。为无量佛现生地，土人夸为名山。又进，则小舟尚可溯流三日程，逾高脚岭则茶陵道矣。若兴宁县治，则自东江市而上三十里乃至也。程乡水西入郴江，其处煤炭大舟鳞次，以水浅尚不能发。上午，得小煤船，遂附之行。程口西北，重岩若剖，夹立江之两涯，俱纯石盘亘，倏左倏右，色间赭黑，环转一如武夷。所附舟敝甚而无炊具，余揽山水之胜，过午不觉其馁。又二十里，过永兴县(3)。县在江北，南临江岸，以岸为城，舟过速不及停。已而得一小舟，遂易之，就炊其间。饭毕，已十五里，为观音岩。岩在江北岸，西南下瞰江中，有石崖腾空，上覆下裂，直滨江流。初倚其足，叠阁两层，阁前有洞临流，中容数人。由阁右悬梯直上，裊空挂蝥，上接崖顶，透隙而上，覆顶之下，中嵌一龛，观世音像在焉。岩下江心，又有石狮横卧中流，昂首向岩，种种绝异。下舟又五里，有大溪自南来注，是为森口(4)。乃桂阳州龙渡以东诸水，东合白豹水，至此入耒江。又北五里，泊于柳州滩，借邻舟拖楼以宿。是晚素魄独莹(5)，为三月所无，而江流山色，树影墟灯，远近映合，苏东坡承天寺夜景不是过也。永兴以北，山始无回崖突石之观，第夹江逶迤耳。

【注释】

(1)酃(líng)县：隶衡州府，在今炎陵县。

(2)郴江：乾隆本、“四库”本作“耒江”。

(3)永兴县：隶郴州，即今永兴县。

(4)森口：约今塘市附近，在永兴县北隅。桂阳州龙渡以东诸水汇为桂水，今称西河，耒江今称东江，二水在此汇合。

(5)魄：原指月亮的光，又用魄指月。亦称“素魄”。

【译文】

十二日　清晨在程口的旅店中做饭吃。程口的水流，就是志书所说的程乡水了，此地属于兴宁县，这里的水流发源于茶陵州和酃县的交界处。船逆流进去，都是兴宁县的西部辖境。十五里后是郴江，再进去有座中远山，又叫钟源山。是无量寿佛现身的地方，当地人把它夸耀成名山。再往前走，小船还能逆流前行三天的路程，越过高脚岭便是通往茶陵州的路了。至于兴宁县城，则是从东江市往上游行船三十里便能到了。程乡水向西汇入郴江，此处运煤炭的大船鳞次栉比，因为水浅还不能开船。上午，找到一条运煤的小船，便搭乘这条船前行。程口的西北方，重重石岩像剖开的，夹立在江流的两岸，全是清一色的石峰盘绕绵亘，倏地在左边，倏地在右边，颜色间或有黑红色的，环绕宛转的样子完全像武夷山一样。我搭乘的船破旧极了而且没有炊具，我只顾观览山水的美景，过了中午都没觉得腹中饥饿。又行二十里，经过永兴县城。县城在江北，南边面临江岸，把江岸作为城墙，船经过时太快来不及停船。随后找到另一条小船，便换乘这条船，到船上做饭吃。吃完饭，已经前行了十五里，到观音岩。观音岩在江流的北岸，朝向西南下瞰着江中，有座石崖腾空而起，上面下覆下面裂开，直接临近江流。最先是紧靠石岩的脚下，架起一座两层的楼阁，楼阁前边有个山洞面临江流，洞中可容纳几个人。由楼阁右边高悬的梯子笔直上登，如同炊烟缭绕在空中，似彩虹挂在高空，上面连接到石崖顶上，穿过缝隙往上爬，下覆崖顶之下，中间嵌着一个石龛，观世音的像供在石龛中。石崖下的江中心，又有一个石狮横卧在激流中间，昂首对着石崖，种种景致极为奇异。下到船中又行船五里，有条大溪自南面流来汇入江中，这里是森口。这条大溪是桂阳州龙渡以东众多的水流往东流，汇合白豹水后形成的，流到此地汇入耒江。又向北五里，停泊在柳州滩，借用邻船拖着楼船用来住宿。这天晚上月光唯独很明亮，是三个月中所没有的，而江流山色，树影与墟市上的灯光，远近掩映交融，苏东坡笔下承天寺的夜景也不过如此了。永兴县城以北，山开始没有了回崖突石的景象，只是夹住江流逶

迤延伸而已。

十三日　平明过舟，行六十五里，过上堡市(1)。有山在江之南，岭上多翻砂转石，是为出锡之所。山下有市，煎炼成块，以发客焉。其地已属耒阳，盖永兴、耒阳两邑之中道也。已过江之北，登直钓岩。岩前有真武殿、观音阁，东向迎江。而洞门瞰江南向，当门石柱中垂，界为二门，若连环然。其内空阔平整。其右隅裂一窍，历磴而上，别为邃室。其左隅由大洞深入，石窍忽盘空而起，东迸一隙，斜透天光；其内又盘空而起，若万石之钟(2)，透顶直上，天光一围，圆若明镜，下堕其中，仰而望之，直是井底观天也。是日风水俱利，下午又九十里，抵耒阳县南关(3)。耒水经耒阳城东直北而去，群山至此尽开，绕江者惟残冈断陇而已。耒阳虽有城，而居市荒寂，衙廨颓陋。由南门入，经县前，至东门登城，落日荒城，无堪极目。下城，出小东门，循城外江流，南至南关入舟。是夜，月色尤皎，假火贾舡中舱宿焉。

【注释】

(1)上堡市：在耒阳市南境耒水南岸，1958年于此置黄市镇，但人们仍习称上堡街。

(2)钟：古代容器，用以装酒浆及粮食的圆形壶。

(3)耒(lěi)阳县：隶衡州府，即今耒阳市。

【译文】

十三日　天明过到我坐的船上，行船六十五里，经过上堡市。有座山在江的南面，岭上有很多翻挖出来的矿砂和石头，这是出产锡矿的场所。山下有个市镇，把矿砂炼成锡块，用来出售给客商。这个地方已经属于耒阳县，大约是在永兴、耒阳两个县城的半路上。随后过到江的北岸，去登直钓岩。岩洞前边有真武殿、观音阁，面向东迎着江流。而洞口俯瞰着江流，面向南，挡在洞口的石柱悬垂在中间，把洞口隔为两个，好像连环一样。洞内空阔平整。洞右边的角落裂开一

个石窍，经过石阶往上走，另外形成一个深邃的密室。洞左边的角落，经由大洞深入进去，石窍忽然向空中旋绕而起，东面迸裂成一条裂隙，斜斜地射进天上的亮光来；那里面又向空中旋绕而起，好像能装万石粮食的大钟，直通到山顶上，一圈天上的亮光，圆得就像是明镜，下坠到石窍中，仰面望上面，简直是在井底观天了。这天风向水流都很顺利，下午又行船九十里，抵达耒阳县城的南关。耒水流经耒阳城的东面一直向北流去，群山到了此地全部散开，盘绕在江边的只是些残缺的山冈和断开的土陇而已。耒阳虽然有城池，但居民集市荒凉冷落，衙门官署衰败简陋。我从南门进城，途经县衙前，到东门登上城楼，落日下是荒城一座，不堪放眼望去。下了城楼，走出小东门，沿着城墙外的江流，往南来到南关进入船中。这天夜里，月光尤为皎洁，借用有火炉的商船的中舱住在里面。

十四日　五鼓起，乘月过小舟，顺流而北，晨餐时已至排前，行六十里矣。小舟再前即止于新城市(1)，新城去衡州陆路尚百里，水路尚二百余里，适有煤舟从后至，遂移入其中而炊焉。又六十里，午至新城市，在江之北，阛堵甚盛，亦此中大市也，为耒阳、衡阳分界。时南风甚利，舟过新城不泊，余私喜冣日之力尚可兼程百五十里(2)。已而众舟俱止涯间，问之，则前湾风逆，恐有巨浪，欲候风止耳。时余蔬米俱尽，而囊无一文，每更一舟，辄欲速反迟，为之闷闷。以刘君所惠□一方，就村妇易米四筒。日下舂，舟始发。乘月随流六十里，泊于相公滩，已中夜矣，盖随流而不棹也(3)。按，耒阳县四十里有相公山，为诸葛武侯驻兵地，今已在县西北，入衡阳境矣，滩亦以相公名，其亦武侯之遗否耶？新城之西，江忽折而南流，十五六里而始西转，故水路迂曲再倍于陆云。

【注释】

(1)新城市：元末明初曾为新城县，后省，于此置江东巡检司，隶衡阳县。即今新市，在耒阳市北隅。

(2)冣(jù)：同“聚”，积累。

(3)棹(zhào)：本为摇船用的工具，此为动词，作划船解。

【译文】

十四日　五更起床，乘着月色回到小船上，顺流往北行，早餐时已经到了排前，前行了六十里了。小船再往前走就将停在新城市，新城市距离衡州府城陆路还有一百里，水路还有二百多里，恰好有条运煤的船从后面来到，便搬到这条船中做饭吃。又行六十里，中午到达新城市，在江流的北岸，街市非常繁荣，也是这一带的一个大市镇，是耒阳县、衡阳县的分界处。此时南风非常顺利，船经过新城市没停船，我私下高兴，这样可以集中一天的力量兼程赶一百五十里路。随后众多的船只都停在了江边，询问情况，原来是前方的水湾中是逆风，害怕有巨浪，想等风停了再走。这时我的蔬菜和米都吃完了，可口袋中没有一文钱，每更换一次船，总是想快一点却反而延迟了，为此闷闷不乐。用刘君惠赠给我的一块绸布，找到村中的一个妇女换了四筒米。太阳下山时，船才出发。乘着月光顺流行船六十里，停泊在相公滩，已经是半夜了，这是顺流行船船夫便没有划桨的原因。据文献记载，耒阳县城四十里处有座相公山，是武侯诸葛亮驻兵的地方。现在我已经在县城的西北方，进入衡阳县境内了，这个浅滩也是用“相公”起名，这是否也是武侯的遗迹呢？新城市的西面，江流忽然折向南流，十五六里后才向西转，所以水路迂回曲折，比陆路多走两倍路程。

十五日　昧爽行，西风转逆，云亦油然。上午甫六十里，雷雨大至，舟泊不行。既午，带雨行六十里，为前吉渡(1)，舟人之家在焉，复止不行。时雨止，见日影尚高，问陆路抵府止三十里，而水倍之，遂渡西岸登陆而行(2)。陂陀高下，沙土不泞。十里至陡林铺，则泥淖不能行矣，遂止宿。

【注释】

(1)前吉渡：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前溪渡”，清代称“泉溪市”，即今泉溪，在衡南县东境，耒水东岸。

(2)渡：原作“度”，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十五日　黎明开船，转为逆向的西风，浓云也油然而起。上午刚前行了六十里路，雷雨猛烈来临，船停下不再前行。午后，冒雨航行六十里，到前吉渡，船夫的家在这里，又停下不走。此时雨停了，我见日头还很高，问知陆路到府城只有三十里路，水路反而要多一倍路，于是渡到西岸登上陆地前行。山坡山冈高高低低的，沙土地不泥泞。十里来到陡林铺，却全是泥淖不能走了，便停下来住宿。

郴东门外江滨有石攒耸，宋张舜民铭为窊樽。至窊樽之迹不见于道，而得之于此，聊以代渴。城东山下有泉，方圆十余里，其旁石壁峭立，泉深莫测，是为钴𬭚泉。永州之钴𬭚潭不称大观(1)，遂并此废食，然钴𬭚实在于此，而柳州姑借名永州(2)；窊樽实在于道，而舜民姑拟象于此耳。全州亦有钴𬭚潭，亦子厚所命。

【注释】

(1)不称大观：原作“不称不大观”，衍一“不”字，从乾隆本、“四库”本删。

(2)此段关于钴𬭚(gǔ　mǔ)潭的记载，乾隆本、“四库”本系于四月初十日记，且位置为“郴州东百余里”。《嘉庆重修一统志》郴州山川载：“钴𬭚泉，在兴宁县东，源出八面山李家洞，为资兴水之源。《舆地纪胜》：‘山下有一泉，方广十余里，四旁石壁峭立，其泉深邃清澄。’”钴𬭚原作钴锛，即熨斗。形如熨斗的水潭称钴𬭚潭。郴州确有钴𬭚泉，但不在“城东山下”，而在郴州所属兴宁县东面山下，距郴州城东百余里，为资兴水源。季抄本脱“百余里”。柳州，此系指柳宗元，柳宗元因被贬官至柳州，人又称“柳柳州”。

【译文】

郴州城东门外的江滨有攒聚高耸的岩石，宋代张舜民的碑铭称为窊樽。至于窊樽的遗迹，在道州没见到，却在此地见到，姑且以此作为替代来抚慰我渴望的心情。城东面的山下有泉水，方圆十多里，泉

水旁边石壁峭立，泉水深不可测，这是钴鉧泉。永州府的钴鉧潭称不上壮观，于是连同此泉一同被人们废弃，然而钴鉧潭实际上是在此地，而柳宗元是暂且借用这个名字来给永州府的那个水潭起名；窊樽实际上是在道州，而张舜民是因为此地的岩石与道州的窊樽石形态相似姑且用窊樽来命名罢了。全州也有个钴鉧潭，也是柳子厚命名的。

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在祁阳。愚溪为柳子厚所谪(1)，在永。濂溪为周元公所生(2)，在道州。而浯溪最胜。鲁公之磨崖，千古不朽；石镜之悬照，一丝莫遁。有此二奇，谁能鼎足！

【注释】

(1)谪(zhé)：古代官吏因罪而被降职或流放。

(2)周元公：即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人，因生于濂溪畔，故人称周濂溪。嘉定十三年(1220)赐谥为元公，宋代著名理学家。

【译文】

永州府有三条溪流：浯溪是元次山的居住地，在祁阳县。愚溪是柳子厚被贬谪的地方，在永州府。濂溪是周元公出生的地方，在道州。而浯溪景色最为优美。颜鲁公在崖壁上的题刻，千古不朽；石镜高悬，映照远近，一丝一毫无法隐藏。有这两处奇观，谁能与它们鼎足而立呢！

郴之兴宁有醽醁泉(1)、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晋武帝荐醽酒于太庙(2)。《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醽醁。”程水甘美出美酒，刘香云：“程乡有千日酒，饮之至家而醉，昔尝置官酝于山下(3)，名曰程酒，同醽酒献焉。”今酒品殊劣，而二泉之水，亦莫尚焉。

【注释】

(1)兴宁：明为县，隶郴州，在今资兴市。醽醁(líng　lù)：原为泉水名，用此水酿制的醽酒特好，后因以醽醁指美酒。

(2)晋武帝：西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炎，在位二十六年，时为265—290年。太庙：帝王的祖庙。

(3)酝(yùn)：酿酒。

【译文】

郴州的兴宁县有醽醁水、程乡水，都是用酒来命名的，一县之中有这两条水便能千古享有美名。晋武帝在太庙中用醽醁酒敬献祖先。《吴都赋》中说："高举轻薄的酒杯而斟醽醁酒。"程乡水甘甜味美出产美酒，刘香说："程乡有一种千日酒，饮下后回到家才醉倒，从前曾经设置了官家的酒坊在山下酿酒，名叫程酒，同醽醁酒一起敬献给朝廷。"今天的酒品质很低劣，而两处泉中的水，也没有人推崇了。

浯溪之"吾"有三，愚溪之"愚"有八，濂溪之"濂"有二。有三与八者，皆本地之山川亭岛也。"濂"则一其所生在道州，一其所寓在九江(1)，相去二千里矣。

【注释】

(1)"一其所寓"句：周敦颐晚年求知南康军(治今江西星子县)，家住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因取故乡道州所居濂溪以名。宋代江州和南康军以庐山分界，山南半属南康，不属九江。

【译文】

浯溪的"吾"字有三个地方使用它，愚溪的"愚"字有八个地方使用它，濂溪的"濂"字有两个地方使用它。有三处与八处的，都是本地的山峰、河川、亭子和岛屿。用"濂"字的，则是一处是他出生的地方，在道州；一处是他客居的地方，在九江府，相距二千里了。

元次山题《朝阳岩诗》："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其岩在永州南潇水上，其时尚未合于湘。次山身履其上，岂不知之，而一时趁笔，千古遂无正之者，不几令潇、湘易位耶？

【译文】

元次山题写在朝阳岩的诗说："朝阳岩下湘水深，朝阳洞口寒泉清。"那座朝阳岩在永州府城南面潇水岸上，那时潇水尚未汇合到湘水中。元次山亲自到过那上面，怎能不知道这一点，而是一时间乘兴挥笔写下的诗句，千年以来竟然没有纠正这个错误的人，这不是几乎让潇水、湘水改变位置了吗？

十六日　见明而炊，既饭犹久候而后明，盖以月光为晓也。十里至路口铺，泥泞异常，过此路复平燥可行。十里，渡湘江，已在衡郡南关之外。入柴埠门，抵金寓，则主人已出，而静闻宿花药未归。乃濯足偃息，旁问静闻所候内府助金，并刘明宇物，俱一无可望，盖内府以病，而刘以静闻懈弛也。既暮，静闻乃归，欣欣以听经为得意，而竟忘留日之久。且知刘与俱在讲堂，暮且他往，与静闻期明午当至讲所，不遑归也(1)。乃怅怅卧。

【注释】

(1)不遑(huáng)：没有闲暇。

【译文】

十六日　看见天上有亮光就做饭，饭后等了很久之后天才亮，大概是把月光当成拂晓时的天光了。十里到达路口铺，异常泥泞，走过这段路又变得平坦干燥可以走路了。十里，渡过湘江，已经在衡州府城的南关之外。进入柴埠门，抵达金祥甫的寓所，就见主人已经出门，而静闻住在花药寺中没有回来。于是洗过脚躺下休息，向旁人打听到，静闻等候的内府资助的资金，以及刘明宇代借财物，全都无可指望，大概内府是用生病来推诿，而刘明宇处是因为静闻的懈怠。天黑以后，静闻这才归来，高高兴兴的，因为听人讲说经文自以为很得意，从而竟然忘记了滞留在这里的时日已经很久了。并且了解到刘明宇与静闻都在讲堂听经，傍晚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他与静闻约好明天

中午将要到讲经的地方相见，来不及回来了。于是我闷闷不乐地躺下睡了。

十七日　托金祥甫再恳内司，为静闻请命而已。与静闻同出安西门(1)，欲候刘也。入委巷中(2)，南转二里，至千佛庵。庵在花药之后，倚冈临池，小而颇幽，有云南法师自如，升高座讲《法华》。时雨花缤纷，余随众听讲。遂饭于庵，而刘明宇竟复不至。因从庵后晤西域僧，并衡山毗卢洞大师普观，亦以听讲至者。下午返金寓，时余已定广右舟(3)，期十八行。是晚，祥甫兄弟与史休明、陆端甫饯余于西关肆中。入更返寓，以静闻久留而不亟于从事，不免征色发声焉(4)。

【注释】

(1)安西门：为衡州府城西面靠南的城门，又称大西门。原误倒作“西安门”，不从。

(2)委巷：偏僻小巷。

(3)广右：即广西。

(4)征色发声：现出怒色，高叫起来。

【译文】

十七日　拜托金祥甫再次去恳求内司，这不过是替静闻帮忙而已。与静闻一同走出西安门，想去等刘明宇。进入偏僻的小巷中，转向南二里，来到千佛庵。千佛庵在花药寺的后面，背靠山冈，前临池水，很小，但相当幽静，有位云南来的法师自如，坐在高高的座位上讲解《法华经》。此时雨花纷纷，我跟随众人听讲。于是在庵中吃饭，然而刘明宇竟然没有再来。因而从庵后去会见西域来的僧人以及衡山毗卢洞的大法师普观，他们也是因为听讲经来到这地方的。下午返回金家寓所，当时我已经讲定了一条去广西的船，约好十八日走。这天晚上，金祥甫兄弟与史休明、陆端甫在西关的饭店中为我饯行。初更时分返回寓所，因为静闻停留在这里很久却不急于办事，我不免

对他翻下脸来高声叫嚷。

十八日　舟人以同伴未至，改期二十早发。余亦以未晤刘明宇，姑为迟迟。及晤刘，其意犹欲余再待如前也。迨下午，适祥甫僮驰至寓，呼余曰："王内府已括诸助，数共十二金，已期一顿应付，不烦零支也。"余直以故事视之(1)，姑令静闻明晨往促而已。

【注释】

(1)故事：旧事。

【译文】

十八日　船夫因为同伴没来，改期为二十日早晨出发。我也因为没见到刘明宇，姑且为此推迟了时间。等见到刘明宇时，他的意思还是要我再像之前一样等下去。到了下午，恰好金祥甫的仆人赶到寓所来，叫着对我说："王内府已经收集好众人赞助的银两，数目一共有十二两，已经说好一次性交付，不用再麻烦零散地支付了。"我只是把它当做以往那样的事来看待，姑且命令静闻明天早晨前去催促而已。

十九日　早过刘明宇，彼心虽急，而物仍莫措，惟以再待恳予，予不听也。急索所留借券，彼犹欲望下午焉。促静闻往候王，而静闻泄泄。王已出游海会、梅田等庵，因促静闻往就见之，而余与祥甫赴花药竺震上人之招。先是，竺震与静闻游，候余至，以香秫、程资馈(1)，余受秫而返资。竺震匍匐再三，期一往顾。初余以十八发，固辞之。至是改期，乃往。先过千佛庵听讲毕，随竺震至花药，饭于小阁，以待静闻，憩啖甚久，薄暮入城。竺震以相送至寓，以昨所返资果固掷而去。既昏，则静闻同祥甫赍王所助游资来，共十四金(2)。王承奉为内司之首，向以赍奉入都，而其侄王桐以仪卫典仗，代任叔事。虽施者二十四人，皆其门下，而物皆王代应以给。先是，余过索刘借券，彼以措物出，竟不归焉。

【注释】

(1)秫(shú)：粘高粱。

(2)金：白银作为货币的单位为两，亦称金。银一两称一金。

【译文】

十九日　早上去拜访刘明宇，他心里虽然急，但东西仍然没有筹措到，只是恳求我再等一等，我不愿听了。急忙要回我留下的借据，他还想指望我等到下午。催促静闻去等候王内府，可静闻磨磨蹭蹭的。姓王的已经出门去海会、梅田等寺庵游玩，因而催促静闻前去那里见他，而我与金祥甫去赴花药山竺震上人的邀请。这之前，竺震与静闻交游，等我回到衡州府时，他赠送我一些香秫和旅费，我接受了香秫却把钱退还了他。竺震趴在地上再三请求，希望我前去拜访他一次。当初我因为十八日这天要出发，坚决推辞了。到此时改了出发的日期，这才前去。先经过千佛庵听完讲经，跟随竺震来到花药寺，在小楼阁中吃饭，借以等待静闻，边休息边吃饭，过了很久，傍晚时进城。竺震陪同把我送到寓所，把昨天我返还的旅费果断坚决地扔下后离开了。黄昏后，只见静闻和金祥甫拿着王内府资助的旅费来了，一共十四两银子。王承奉是内司的头头，从前因为带着贡品进京，而他的侄子王桐以仪卫典仗的身份，代理叔父的政事。虽然施舍钱财的二十四个人，都是他的门下，但钱物都是王承奉代为接受才给的。这之前，我去拜访刘明宇讨要借据，他因为筹办物品出门了，竟然不回家。

二十日　黎明，舟人促下舟甚急。时静闻、祥甫往谢王并各施者，而余再往刘明宇处，刘竟未还。竺震仍入城来送，且以冻米馈余(1)，见余昨所嗜也。余乃冒雨登舟。久之，静闻同祥甫追至南关外，遂与祥甫挥手别，舟即解维。三十里，泊于东阳渡，犹下午也。是日阴雨霏霏，江涨浑浊，湘流又作一观。而夹岸鱼厢鳞次，盖上至白坊，下过衡山，其厢以数千计，皆承流取子，以鱼苗货四方者。每厢

摧银一两(2)，为桂藩供用焉(3)。

【注释】

(1)冻米：糯米蒸熟后再晾干即称冻米，油炸即泡涨、香酥，为佐食上菜。

(2)摧：通“催”，又称催征、催科，即催收赋税。

(3)为桂藩供用焉：“藩”，原误作“济”，不从。

【译文】

二十日　黎明，船夫催促上船催得很急。此时静闻、金祥甫前去向王承奉以及各位施舍的人致谢，而我再次前往刘明宇家，刘明宇竟然还未回家。竺震仍然进城来送行，并且拿了些冻米赠送给我，是因为他昨天看见我喜欢吃这种东西。我于是冒雨登上船。很久之后，静闻与金祥甫追到南关外，便与金祥甫挥手告别，船夫马上解开缆绳出发了。三十里，停泊在东阳渡，才是下午。这一天阴雨霏霏，江水上涨，非常浑浊，湘江的水流又现出另一种景观。而两岸的鱼箱鳞次栉比，大概上游到白坊，下游过了衡山县，这种捕鱼的箱子数以千计，都是用来迎着水流捞取鱼子，用来养成鱼苗卖到四方去。每个鱼箱征收一两银子的税费，作为供养桂王府的费用。

二十一日　三十里，过新塘站。又二十里，将抵松柏，忽有人亟呼岸上，而咽不成声，则明宇所使追余者也。言明宇初肩舆来追，以身重舆迟，乃跣而驰，而令舆夫之捷足者前驱要余，刘即后至矣。欲听其匍匐来晤于松柏，心觉不安，乃与静闻登涯逆之，冀一握手别，便可仍至松柏登舟也。既登涯，追者言来时刘与期从江东岸行，乃渡而滨江行，十里至香炉山，天色已暮，而刘不至。已遇一人，知其已暂憩新塘站，而香炉山下虎声咆哮，未暮而去来屏迹，居者一两家，俱以木支扉矣。乃登山顶，宿于茅庵，卧无具，栉无梳，乃和衣而卧。

【译文】

二十一日　三十里，经过新塘站。又是二十里，即将抵达松柏，忽然有人在岸上急急忙忙地呼喊，而嗓音喑哑不成声，原来是刘明宇派来追我的人。此人说，刘明宇最初坐轿子来追我，因为身子太重轿子走得慢，便光着脚跑，而且命令轿夫中腿脚快的人跑在前面来拦截我，刘明宇随后就赶到了。本想听任他连滚带爬地到松柏见面，心中又觉得不安，便与静闻登上岸去迎接他，希望见一面握手告别，便可以仍然回到松柏上船了。登上岸后，追上来的人说他来的时候与刘明宇约好从江的东岸走，于是渡到江东岸顺着水边走，十里来到香炉山，天色已经晚了，但刘明宇没到。不久遇见一个人，得知他已经暂时在新塘站歇息了。而香炉山下虎声咆哮，天还没黑就已经不见来往行人的踪迹了，居住的人家有一两家，全都用木头把门顶上了。于是登到山顶，住在茅草庵中，睡觉没有铺盖，要梳头没有梳子，只好和衣躺下。

二十二日　夜半雨声大作，达旦不休，乃谋饭于庵妪而行(1)。始五里，由山陇中行，虽枝雨之沾衣，无泥泞之妨足。后五里，行田塍间，时方插秧，加岸壅水，泞滑殊甚。共十里至新塘站，烟雨满江来，问刘明宇，已渡江溯流去矣。遂亦问津西渡。始溯江岸行四里，至昔时遇难处，焚舟已不见，从涯上人家问刘踪迹，皆云无之。又西一里，出大路口，得居人一家，再三询之，仍无前过者。时刘无盖，而雨甚大，意刘必未能前。余与静闻乃暂憩其家，且谋饭于妪，而令人从大道，仍还觅于渡头。既而其妪以饭出，冷甚。时衣湿体寒，见其家有酒，冀得热飞大白以敌之(2)。及以酒至，仍不热，乃火酒也(3)。余为浮两瓯，俱留以待追者。久之，追者至，知刘既渡，即附舟上松柏，且拟更蹑予白坊驿，非速行不及。乃持盖匍匐，路俱滑塍，屡仆屡起，因令追者先趋松柏要留刘，而余同静闻更相跌，更相诟也。十五里过新桥，桥下乃湘江之支流，从松柏之北分流内地，至香炉对峰仍入于江者。过桥五里，西逾一岭，又五里，出山坞，则追者

同随刘之夫携茶迎余，知刘已相待松柏肆中矣。既见，悲喜交并，亟治餐命酒。刘意犹欲挽予，候所贷物，予固辞之。时予所附广右舟今晨从此地开去，计穷日之力，当止于常宁河口，明日当止于归阳。从松柏至归阳，陆路止水路之半，竟日可达，而路泞难行；欲从白坊觅骑，非清晨不可得；乃遍觅渔舟，为夜抵白坊计。明宇转从肆中借钱百文，厚酬舟人，且欲同至白坊，而舟小不能容，及分手已昏黑矣。二鼓，雨止月出，已抵白坊，有驿。余念再夜行三十里可及舟，更许厚酬，令其即行，而舟人欲返守鱼厢，强之不前，余乃坚卧其中。舟人言："适有二舟泊下流，颇似昨所过松柏官舫。"其舟乃广右送李道尊至湘潭者，一为送官兴收典史徐姓者所乘(4)，一即余所附者。第予舟人不敢呼问，余令其刺舟往视之，曰："中夜何敢近官舫！"予心以为妄，姑漫呼顾行，三呼而得应声，始知犹待余于此也。乃刺舟过舫，而喜可知矣。

【注释】

(1)妪(yù)：老年妇人。

(2)大白：一种浅而小的酒杯。

(3)火酒：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暹罗酒，以烧酒复两烧之，以檀香烧烟，薰之如漆，乃投檀香其中，蜡封埋土三年，绝去火气，乃出而饮。此烧酒之尤烈者，是曰火酒，饮一二杯，可愈积病杀虫。然广中烧酒，皆火酒也，亦曰气酒。"霞客在腾越过端午，亦得饮火酒。

(4)一为送官兴收典史徐姓者所乘："兴收"二字疑有误。

【译文】

二十二日　半夜雨声大作，直到天亮仍未停，于是与茅草庵中的妇人商量了一顿饭，吃后上路。开始时的五里路，是经由山陇中前行，虽然树枝上的雨水沾湿了衣服，但没有泥泞妨碍脚下。后面的五里路，行走在田埂上，此时正在插秧，田埂都加高了用以堵水，特别泥泞湿滑。共行十里后到达新塘站，烟雨满江而来，打听刘明宇，他已经溯流离开了。于是我们也打听到渡口渡到西岸，这才溯流在江岸

上前行四里，来到从前遇难的地方，被焚烧的船已经不见了，到岸上的人家去询问刘明宇的踪迹，都说没有见过这个人。又向西一里，出到大路口，看见一家居民，再三向他询问，仍是说没有在我们前边过去的人。此时刘明宇没有伞，而雨非常大，推想刘明宇必定不能走在前边。我与静闻于是暂时在这户人家休息，并向这家的主妇商量提供一顿饭，而且派人从大道仍然回到渡口去找他。继而那个妇人拿出饭来，冷极了。此时衣服湿透了身体寒冷，看见她家有酒，希望得到一小杯温酒借以抵御寒气。等到她把酒拿来时，仍然不是热的，是火酒。我为此多留了两杯，都留着等去追刘明宇的人回来喝。很久之后，追赶的人回来了，得知刘明宇渡江后，立即搭船上松柏去了，并且打算再追我追到白坊驿，不快走就赶不上他了。于是打着伞匍匐前行，路都是湿滑的田埂路，多次跌倒多次又站起来，因而命令追赶的人先赶到松柏去截留住刘明宇，而我同静闻交替着跌倒，互相辱骂。十五里后走过新桥，桥下是湘江的支流，从松柏的北面分流流向内地，流到香炉山对面的山峰下仍然汇入湘江中。过桥后走五里，向西越过一座岭，又行五里，走出山坞，就见去追赶的人与跟随刘明宇的轿夫带着茶水来迎接我，得知刘明宇已经在松柏的酒店中等候我们了。见面后，悲喜交加，急忙备了餐叫来酒。刘明宇的意思仍然想挽留我，等候借贷的物品，我坚决辞谢了他。当时我所搭乘的去广西的船今天早晨从此地开走了，估计穷尽一整天的力量，应当停泊在常宁县的河口，明天应当停泊在归阳。从松柏到归阳，陆路只有水路的一半路，一天可以走到，然而道路泥泞难走；想从白坊驿找马骑，不在清晨不可能找到马匹；于是四处寻找渔船，打算连夜赶到白坊驿。刘明宇从酒店中转借了一百文钱，重重酬谢了船夫，并且想随同我去白坊驿，但船太小不能容纳，到分手时天色已经昏黑了。二更时分，雨停了，月亮出来，已经抵达白坊驿，有驿站。我考虑再连夜走三十里路就可追上船，再答应船夫重重酬谢他，让他立即前行，可船夫想要返回去看守鱼箱，强逼他也不肯前行，我便坚决躺在船中不下船。船夫说："刚才有两条船停泊在下游，很像是昨天经过松柏的官船。"那两条官船是从广西送李道尊到湘潭县来的，一条是姓徐的送行官员兴收典史乘坐的，

一条便是我搭乘的船。只是我这条渔船的船夫不敢呼叫询问，我命令他把船撑过去察看情况，他说："半夜怎敢靠近官船！"我心里认为这太荒诞，姑且胡乱地叫了顾行几声，叫了第三声便听到答应的声音，这才得知船还在此地等我。于是把小船撑过去，过到官船中，而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了。

二十三日　昧爽，浓雾迷江，舟曲北行。二十里，过大鱼塘，见两舟之被劫者，哭声甚哀，舟中杀一人，伤一人垂死。于是，余同行两舫人反谢予曰："昨不候君而前，亦当至此。至此祸其能免耶！"始舟子以候予故，为众所诟，至是亦德色焉。上午雾收日丽，下午蒸汗如雨。行共六十里，泊于河洲驿。

【译文】

二十三日　拂晓，浓雾弥漫在江上，船曲折地往北航行。二十里，经过大鱼塘，看见两条被抢劫的船，哭声十分悲哀，船中被杀了一个人，受伤的一个人即将死去。于是，与我同行的两船人反而感谢我，说："昨天如果不等您往前走，应该也是来到此地。到了此地大祸怎能避免呢！"起初，船夫因为等候我的缘故，被众人辱骂，到这时脸上也现出有恩于大家的神色来。上午雾气散去，日光艳丽；下午闷热，汗流如雨。行船共六十里，停泊在河洲驿。

二十四日　昧爽行，已去衡入永矣。三十里过大铺，稍折而西行；又十里，折而北行；午热如炙，五里，复转西向焉。自大铺来，江左右复有山，如连冈接阜。江曲而左，直抵左山，而右为旋坡；江曲而右，直抵右山，而左为回陇，若更相交代者然。又二十五里，泊于归阳驿之下河口。是日共行六十里，竟日皓日如烁，亦不多见也。

【译文】

二十四日　黎明开船，已经离开衡州府进入永州府境内了。三十里经过大铺，渐渐折向西行；又行十里，折向北行；中午热得如火

烤，五里，又转向西行了。自从大铺以来，江流左右又有山出现，山冈土阜连接。江流向左边弯曲，直抵左边的山，而右边成为旋绕的山坡；江流向右边弯曲，直抵右边的山，而左边就成为回绕的山陇，就好像是互相交替着一样。又行二十五里，停泊在归阳驿的下河口。这一天共行船六十里，一整天烈日烘烤得如火炉一般，这也是不多见的了。

二十五日　晓日莹然，放舟五里，雨忽至。又南三十五里，为河背塘(1)，又西十里，过两山隘口。又十里，是为白水，有巡司。复远峰四辟，一市中横，为一邑之大聚落云。是日共行六十里，晚而后霁，泊于小河口。小河南自山峒来，北入于湘江，小舟溯流入，可两日程，皆祁阳属也。山峒不一，所出靛、锡、桫木最广，白水市肆，俱倚此为命，不依湘江也。既泊，上觅戴明凡家(2)，谢其解衣救难之患，而明凡往永不值。

【注释】

(1)河背塘：今作“河埠塘”，在祁阳县东境，湘江南岸。

(2)戴明凡：三月初八日记作“戴宇完”。

【译文】

二十五日　拂晓的红日光洁艳丽，开船五里，雨忽然来临。又向南三十五里，是河背塘，又向西十里，经过两山间的隘口。又行十里，这里是白水，有巡检司。远处的山峰又向四面扩展开来，一个集市横在中间，是一县中的大聚落。这一天共行船六十里，天晚以后又转晴，停泊在小河口。小河从南面的山峒流来，往北汇入湘江中，小船溯流深入，大约有两天的路程，全是祁阳县的属地了。山峒不止一个，物产以蓝靛、锡矿、桫木最丰富，白水市的集市店铺，全都靠此为生，不依靠湘江。停船以后，上岸找到戴明凡家，感谢他在我患难时脱下衣服相救的恩惠，但戴明凡前往永州府城没遇上。

二十六日　舟人登市神福(1)，晨餐后行。连过山隘，共三十里，上观音滩(2)。风雨大至，舟人泊而享馂(3)，遂止不行。深夜雨止风息，潇潇江上，殊可怀也。

【注释】

(1)神福：祀神祝福。

(2)观音滩：今名同，已成聚落，在祁阳县南境，湘江南岸。

(3)享馂(xiǎng jùn)：吃祀神剩下的食物。

【译文】

二十六日　船夫上岸到集市上去祭神祈福，早餐后才出发。一连经过几个山隘，共三十里路，上了观音滩。风雨猛烈来临，船夫停下船来享用祭神剩下来的食物，便停下来不走了。深夜雨停了，风也平息了，那风雨潇潇的江上景致，很是值得人怀恋了。

二十七日　平明行，舟多北向。二十里，抵祁阳东市，舟人复泊而市米，过午始行。不半里，江涨流横，众舟不前，遂泊于杨家坝，东市南尽处也。下午舟既泊，余乃同静闻渡杨家桥，共一里，入祁阳西门。北经四牌坊，东出东门外，又东北一里，为甘泉寺。泉一方，当寺前坡下，池方丈余，水溢其中，深仅尺许，味极淡冽，极似惠泉水(1)。城东山陇缭绕，自北而南，两层成峡，泉出其中。寺东向，倚城外第一冈。殿前楹有吾郡宋邹忠公(2)名浩，贬此地与蒋沛游。《甘泉铭碑》，张南轩名拭。从郡中蒋氏得之，跋而镌此。邹大书，而张小楷，笔势遒劲，可称二绝。其前山第二层之中，盘成一窝，则九莲庵也。旧为多宝寺，邑人陈尚书重建而复之，中有法雨堂、藏经阁、三教堂。而藏经阁中供高皇帝像，唐包巾，丹窄衣，眉如卧蚕而中不断，疏须开张而不志文，乃陈氏得之内府而供此者(3)。今尚书虽故，而子孙犹修饰未已，视为本家香火矣。寺前环堵左绕，其中已芜，而闭户之上，有砖镌“延陵道意”四字，岂亦邹忠公之遗迹耶？而土人已

莫知之，那得此字之长为糖羊也。九莲庵之山，南垂即为学宫。学在城外而又倚山，倚山而又当其南尽处，前有大池，甘泉之流，南下东绕，而注于湘。其入湘处为潇湘桥。桥之北奇石灵幻，一峰突起，为城外第二层之山。一盘而为九莲，再峙而为学宫，又从学宫之东度脉突此，为学宫青龙之沙。其前湘江从南至此，东折而去；祁江从北至此，南向入湘；而甘泉活水，又绕学前，透出南胁，而东向入湘。乃三水交会之中，故桥曰潇湘桥，亭曰潇湘亭，今改建玄华阁，庙曰潇湘庙，谓似潇、湘之合流也。庙后萼裂瓣簇，石态多奇。庙祀大舜像，谓巡守由此，然隘陋不称。峰之东北，有石梁五拱跨祁水上，曰新桥，乃东向白水道，而衡州道则不由桥而北溯祁流矣。时余欲觅工往浯溪拓《中兴摩崖颂》，工以日暮不及往，故探历诸寺。大抵甘泉古朴，九莲新整，一以存旧，一以征今焉。日暮，由江市而南，经三吾驿，即次山吾水、吾山、吾亭境也，去“山”、去“水”而独以“吾”甚是。自新桥三里，南至杨家桥，下舟已昏黑矣。是两日共行五十里，先阻雨，后阻水也。是夜水声汹汹，其势愈急。

【注释】

(1)惠泉：很早就名扬全国，唐时即被誉为“天下第二泉”，在今江苏无锡市西隅的锡惠公园内，为风景胜地。

(2)邹忠公：即邹浩(1060—1111)，字志完，常州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人。进士及第，调扬州、颍昌府教授。因上疏忤旨，被削官，羁管新州(今广东新兴)。徽宗时，官至兵、吏二部侍郎。后蔡京擅权，素忌浩，贬浩为衡州别驾。高宗时，赐谥忠，故称邹忠公。

(3)内府：内即皇宫，又称大内。内府原为掌库藏的官，亦通称皇宫内为内府。

【译文】

二十七日　天明开船，船多半是向北走。二十里，抵达祁阳县城的东市，船夫又停船去买米，过了中午才开船。不到半里路，江水上涨，纵横流淌，众多的船只不再前行，于是停泊在杨家坝，是东市南

边的尽头处了。下午船停泊后，我便同静闻走过杨家桥，共一里，进入祁阳县城的西门。往北经过四牌坊，向东出到东门外，又往东北行一里，是甘泉寺。一池泉水，位于寺院前方的山坡下，水池方方的有一丈多，水从池中溢出来，水深仅一尺左右，味道极淡而清冽，极像惠泉的水。城的东面山陇缭绕，自北往南延伸，两层山陇间形成山峡，泉水从山峡中流出去。寺院面向东，背靠城外的第一座山冈。大殿前的廊庑中有我家乡常州府人宋代邹忠公名叫邹浩，被贬到此地后与蒋沛交游。的《甘泉铭碑》，张南轩名叫张栻。从本府中姓蒋的人家得到这篇铭文，写了跋文后刻在这里。邹浩用大字书写，而张南轩用小楷写，笔势遒劲，可称得上双绝。寺前的第二层山中，盘绕成一个山窝，那里是九莲庵了。旧时是多宝寺，本县人陈尚书重建后恢复了原貌，庵中有法雨堂、藏经阁、三教堂。而藏经阁中供着高皇帝朱元璋的画像，头戴唐代的包头巾，身穿红色的窄袖衣，眉毛如卧蚕而且中间没有断开，稀疏的胡须张开而且不假修饰，是一个姓陈的从皇宫中得到这幅画像后供在此处的。如今尚书虽然死去了，但他的子孙仍然不断修整寺院，把它看做是自家的香火了。寺前的围墙向左边绕去，围墙中已经荒芜，而紧闭的大门之上，有砖头刻写的“延陵道意”四个字，这难道也是邹忠公的遗迹吗？然而当地人已经没有人知道邹忠公的事了，那么能保存这些字的时间就像糖做的羊一样了。九莲庵所在的山，南垂就是县学学堂。学堂在城外而且又背靠着山，背靠着山而又位于山南面的尽头处，前边有个大水池，甘泉的流水，往南下流后向东绕去，而后注入湘江。泉水汇入湘江的地方是潇湘桥。桥的北边奇石灵幻，一座山峰突起，成为城外的第二层山。一路盘绕成为九莲庵所在的山，再度耸起成为学堂背靠的山，山脉又从学堂的东面延伸而来，突立于此地，成为学堂左边的青龙沙。山前，湘江从南面流到此地，折向东流去；祁江从北面流到此地，向南汇入湘江；而甘泉的流水，又绕流到学堂前方，从山的南侧穿流出去，而后向东流入湘江。这里是三条水流交汇的中心，所以桥叫做潇湘桥，亭子叫做潇湘亭，如今亭子改建为玄华阁，寺庙叫做潇湘庙，这是说这里类似潇、

湘两江的合流处。庙后的岩石似花萼般裂开，像花瓣一样成簇绽开，石头有很多奇异的形态。庙中祭祀大舜的神像，说是大舜巡狩时经过此地，然而庙中狭窄简陋极不相称。山峰的东北方，有座五个桥拱的石桥跨在祁水上，叫做新桥，是向东通往白水市的路，而去衡州府的路则是不经由新桥而是往北溯祁江的水流走了。此时我想找工匠前往浯溪去拓《中兴摩崖颂》，工匠因为天晚来不及去，所以我便去探寻游遍了各寺院。大抵说来，甘泉寺古朴，九莲庵新整，一处用以保存旧事，一处可以考证今事。日落时，经由江边的集市往南行，途径三吾驿，这便是元次山“吾水”、“吾山”、“吾亭”的地方了，去掉“山”字旁、去掉“水”字旁，而只用“吾”，非常正确。自新桥走三里，向南来到杨家桥，下到船上天已经昏黑了。这两天共行船五十里，先是被雨所阻，后来是被江水所阻。这天夜里水声汹汹，水势更湍急了。

二十八日　水涨舟泊，竟不成行。亟枵腹趋甘泉，觅拓碑者，其人已出。又从大街趋东门，从门外朱紫衙觅范姓，八角坊觅陈姓裱工，皆言水大难渡，以浯溪、阳江也。为余遍觅拓本，俱不得。复趋甘泉，则王姓拓工已归，索余重价，终不敢行，止就甘泉摹铭二纸。余先返舟中，留静闻候拓焉。

【译文】

二十八日　江水上涨，船停泊着，竟然不能成行。我急忙空着肚子赶到甘泉寺，去找拓碑文的人，那个人已经出门。又从大街上赶到东门，在东门外朱紫衙找到姓范的裱工，在八角坊找到姓陈的裱工，他们都说水势太大难以渡江，指浯溪、阳江。替我四处寻找拓本，都没找到。我又赶到甘泉寺，就见姓王的拓工已经回家，向我索取重金，但始终不敢动身，只在甘泉寺临摹了两张纸的铭文。我先返回船中，留下静闻等候拓工完工。

祁阳东门外大街与濒江之市，阛阓连络，市肆充牣(1)，且多高门大第，可与衡郡比隆。第城中寥寂，若只就东城外观，可称岩邑。

【注释】

(1)牣(rèn)：满。

【译文】

祁阳县城东门外的大街与滨江的集市，街市纵横相连，市集店铺充满街道，并且有很多高门大户，其繁盛可与衡州府城相比。只是城中冷落寂静，如果只从东城外观看，可以称得上是座险要的城邑。

二十九日　昧爽放舟。晓色蒸霞，层岚开藻，既而火轮涌起，腾焰飞芒，直从舟尾射予枕隙，泰岳日观(1)，不谓得之卧游也。五里过浯溪，摩崖在西。东溯流从西，又二十里，过媳妇塘，娉婷傍北，沿洄自南，俱从隔江矫首。所称“媳妇石”者，江边一崖，从山半削出，下插江底，其上一石特立而起，昂首西瞻，岂其良人犹玉门未返耶(2)？又二十里，过二十四矶，矶数相次。又五里泊于黄杨铺。

【注释】

(1)泰岳：即东岳泰山，又称岱山、岱宗，在山东泰安城北。山峰峻拔，雄伟壮丽，登山总路程达九公里，要上石阶6293级，沿天梯攀登三个“十八盘”，经南天门，即可到玉皇顶。绝顶海拔1545米。山上名胜古迹甚多，泰山观日为一佳景。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历齐、鲁、燕、冀间，上泰岱，拜孔林，谒孟庙三迁故里，峄山吊枯桐，皆在己酉。”霞客游泰山当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时年24岁。

(2)良人：丈夫。玉门：古关名，汉武帝时置，因西域输入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和西南的阳关同为当时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出玉门关为北道，出阳关为南道。明时已废圮。

【译文】

二十九日　黎明开船。晨光中朝霞蒸腾，山间的层层雾气五彩斑斓，继而一轮火样的红日腾涌而起，烈焰腾空，光芒飞射，一直从船尾射到我的枕头旁，泰山日出的景观，没想到躺在船上游览时能见

到。五里经过浯溪，摩崖在西面。向东溯流从西面走，又行二十里，经过媳妇塘，媳妇石姿态娉婷地依傍在江北，沿着回旋的江流从南面走，都要从隔江处翘首观看。所称的“媳妇石”，是江边的一座石崖，从半山腰陡削突出来，下面插到江底，石崖上面一块岩石独立耸起，昂首远望西方，难道是她的丈夫还未从玉门关回家来吗？又行二十里，经过二十四矶，石矶一个个依次排列。又行五里停泊在黄杨铺。

黄杨铺已属零陵。其东即为祁阳界。其西遥望大山，名驷马山，此山已属东安(1)，则西去东安界约三十里。西北有大路通武冈州(2)，共二百四十里。黄杨有小水自西而来，石梁跨其上，名大桥。桥下通舟，入止三五里而已，不能上也。

【注释】

(1)东安：明为县，隶永州府，辖境即今东安县，但当时治所在今紫溪，今县治所则在白牙市镇。

(2)武冈州：隶宝庆府，即今武冈市。

【译文】

黄杨铺已经属于零陵县。它的东面就是祁阳县的县界。它西面远远望见的大山，名叫驷马山，此山已经属于东安县，那么西面距离东安县的边界约有三十里。西北方有条大路通往武冈州城，共有二百四十里路。黄杨铺有条小水自西面流来，有石桥跨在水流上，名叫大桥。桥下通船，深入进去只有三五里而已，不能再上走了。

闰四月初一日　昧爽，从黄杨铺放舟，至是始转南行。其先自祁阳来，多西向行。十五里大护滩，有涡成漩，诸流皆奔入漩中，其声如雷，盖漏卮也。又上为小护滩。又十五里为高栗市(1)，即方溆驿也。又二十里过青龙矶，矶石巉岏，横啮江流。又十里，昏黑而后抵冷水湾。下午，余病鱼腹，为减晚餐。泊西岸石涯下，水涨石没，不若前望中峥嵘也。

【注释】

(1)高栗市：明清时皆作“高溪市”，今仍称高溪市，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中部，湘江北岸。

【译文】

闰四月初一日　拂晓，从黄杨铺开船，到这里后开始转向南行。这之前从祁阳县城以来，多数是向西行。十五里到大护滩，有江流形成的漩涡，众多的水流都奔入漩涡中，水声如雷，大概是像漏斗一样的地方。又上行是小护滩。又行十五里是高栗市，也就是方溆驿了。又行二十里经过青龙矶，石矶高峻，横向啃噬着江流。又行十里，天昏黑以后抵达冷水湾。下午，我生病了，肚子发胀，为此晚餐减少了量。船停泊在西岸的石崖边下，江水上涨石崖被淹没了一些，不如前一次望见的矗立在江中那样峥嵘了。

初二日　舟人登涯市薪菜，晨餐时乃行。雷雨大作，距午乃晴。共四十里，泊于湘口关，日尚高舂也(1)。自冷水湾来，山开天旷，目界大豁，而江两岸，啖水之石时出时没，但有所遇，无不赏心悦目。盖入祁阳界，石质即奇，石色即润；过祁阳，突兀之势，以次渐露，至此而随地涌出矣；及入湘口，则耸突盘亘者，变为峭竖回翔矣。

【注释】

(1)高舂：日过午后，农村正忙于舂碓，此时称高舂。

【译文】

初二日　船夫登上江边去买柴火蔬菜，早餐时才出发。雷雨大作，到中午才转晴。共行四十里，停泊在湘口关，日头还很高。自从冷水湾以来，山势开阔，天空空旷，视野大大开阔，而江流的两岸，吞噬着水流的岩石不时出没，只要有遇见的，无不赏心悦目。大体上，进入祁阳县境内，石头的质地就很奇特，石头的颜色就很润泽；

过了祁阳县，突兀的姿态，依次渐渐露了出来，到了此地便顺着地势涌出来了；到进了湘口关，就见那些高耸突兀盘绕绵亘的石崖，变为峭拔竖立回旋飞翔的样子了。

初三日　平明，放舟入湘口，于是去潇而专向湘矣。潇即余前入永之道，与湘交会于此。二水一东南，潇。一西南，湘。会同北去，为洞庭众流之主，界其中者即芝山之脉(1)，直走而北尽。尽处两流夹之，尖若龙尾下垂，因其脊无石中砥，故两流挫也必锐而后已。潇之东岸即湘口驿。有古潇湘祠，祀舜帝之二妃。由祠前截潇水而西，盘龙尾而入湘。湘口之中，有砂碛中悬，丛木如山，湘流分两派潆之，若龙口之含珠，上下之舟，俱从其西逼山崖而上。时因流涨，即从珠东夹港沿龙尾以进。一里，绕出珠后，即分口处也。于是西北溯全湘，若入咽喉然，其南有小水北向入湘，即芝山西麓之水，余向登岭所望而见之者也。是时潇水已清，湘水尚浊。入湘口时，有舟泊而待附，共五人焉，即前日鲤鱼塘被劫之人也。由湘口而上，多有西北之曲，滩声愈多，石崖愈奇。二十里，有斜突于右者，上层峭而下嵌空。又二十里，有平削于左者，黄斑白溜，相间成行；又有骈立于右者，与江左平剖之崖，夹江对峙，如五老比肩，愈见奇峭。转而西行五里，过军家埠。又转而南，又一山中剖卑平插江右，其下云根倒浸重波。询之，无知其名者。时落日正衔山外，舟过江东，忽峰间片穴通明，若钩月与日并悬，旋即隐蔽。由山下转而东，泊于军家埠、台盘子之间，去军家埠又五里矣。

【注释】

(1)芝山：原作“楚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初三日　天亮时，开船进入湘口关，从此处起船离开潇水而专一驶向湘江了。从潇水走就是我前次进入永州府城的路，与湘江在此地交汇。两条江水一条从东南流来，即潇水。一条从西南流来，即湘江。

汇流后一同往北流去，成为洞庭湖众多水流的主流，隔在两条江流中间的山就是芝山的山脉，一直往北延伸到尽头。山脉尽头处两条江流夹着它，尖尖的好像下垂的龙尾，因为山脊上没有中流砥柱般的石头，所以两面的江流冲刷侵蚀，必定要把山体冲刷得尖尖的以后才会停止。潇水的东岸即湘口驿。有个古老的潇湘祠，祭祀舜帝的两个妃子。由祠堂前横截潇水往西航行，绕过龙尾进入湘江。湘江口的中央，有堆沙碛悬在中央，林木丛生像一座山，湘江的流水分为两条支流潆绕着它，好像龙嘴里含着宝珠，上下来往的船只，都是从它的西面逼近山崖航行。此时因为江流上涨，就从宝珠的东面夹住河港之处沿着龙尾进去。一里，绕到宝珠后面，就是分水口所在之处了。从这里起全是向西北溯湘江前行，就像进入咽喉中一样，湘江南面有条小水向北汇入湘江，那就是芝山西麓的水流，是我从前登岭时远远望见的水流了。这个时节潇水已经变清，湘水还很浑浊。进入湘江口时，有条船停泊着等待搭乘别的船，一共有五个人，这就是前几天在鲤鱼塘被抢劫的那帮人了。由湘江口往上行，有很多向西北弯曲的水湾，滩声更多，石崖更奇。二十里，有座斜突在江右的石崖，上层陡峭而下面玲珑剔透。又行二十里，有座平直陡削的石崖在江左，黄色的斑纹和光溜溜的白色石头表面，相间成行；又有并立在江右的石崖，与江左平直剖开的石崖，夹住江流对峙，如同庐山五老峰一样并肩而立，愈发显得奇丽峭拔。转向西行五里，经过军家埠。又转向南行，又有一座山从中间剖开，又矮又平地插在江右，它的下部吐着云气的山脚浸泡在重重水波之中。向旁人询问，没有知道它的名字的人。此时落日正衔在山外，船从江流的东侧经过，忽然山峰间有一片洞穴通明透亮，好像弯月与落日一同高悬，旋即就被遮蔽了。经由山下转向东行，停泊在军家埠、台盘子之间，距离军家埠又走了五里路了。

初四日　昧爽发舟，东过挂榜崖。崖平削江左，下至水面，嵌入成潭，其上石若磨崖，色间黄白，远逾临武，外方整而中界三分，北之前所见江左成行者(1)，无其高广。由挂榜下舟转南，行二十里，上西流滩。又十里，石溪驿(2)，已属东安矣。驿在江南岸，今已革。有东江

自南而北，注于湘，市廛夹东江之两岸(3)，有大石梁跨其口，名日复成桥。其水发源于零陵南界，舡由桥下南入，十五里为零陵界。又二十五里为东江桥(4)，其上有小河三支，通筏而已。按《志》：“永水出永山，在永州西南九十里，北入湘。”即此水无疑也。石溪驿为零陵、东安分界。石溪，考本地碑文曰石期；东江，土人又谓之洪江，皆音相溷也。石期之左，有山突兀，崖下插江中，有隙北向，如重门悬峡。山之后顶为狮子洞，洞门东南向，不甚高敞。穿石窟而下一里，可透出临江门峡，惜时方水溢，其临江处既没浸中，而洞须秉炬入。先，余乘舟人泊饭市肉，一里攀山椒而上，徘徊洞门，恐舟人不余待，余亦不能待炬入洞，急返舟中。适顾仆亦市鱼鸭入舟，遂带雨行。又五里，泊于白沙洲。其对崖有石壁临江，黄白灿然满壁，崖北山巅又起一崖，西北向有庵倚之，正与余泊舟对，雨中望之神飞，恨隔江不能往也。是日共行四十里，天雨滩高，停泊不时耳。

【注释】

(1)北之前所见江左成行者：“北”疑为“比”，因形近而误。

(2)石溪驿：即今石期市，在东安县南隅，湘江南岸。

(3)市廛(chán)：商肆集中的地方。廛，季抄本作“缠”，因音同而误。

(4)东江桥：今作“东湘桥”，在永州市零陵区西隅，东湘江东岸。东江，今称东湘江。

【译文】

初四日　黎明开船，往东经过挂榜崖。挂榜崖平直陡削地矗立在江左，下面直到水面，嵌入江中形成深潭，它上面的岩石好像摩崖，颜色黑白相间，远远超过临武县的那座挂榜崖，外形方整而中间被分隔成三部分，北面之前看见的在江左排成行的石崖，没有它高峻宽广。由挂榜崖下转向南，前行二十里，驶上西流滩。又行十里，到石溪驿，已经属于东安县了。驿站在江南岸，如今已经革除了。有条东江自南往北流，注入湘江，市集夹在东江的两岸，有座大石桥跨在江口上，

名叫复成桥。东江的水发源于零陵县南境，船由桥下往南进去，十五里为零陵县界。又行二十五里是东江桥，桥的上游有三条小河，仅能通竹筏而已。据志书记载："永水源出于永山，在永州府城西南九十里，向北流入湘江。"就是这条水流无疑了。石溪驿是零陵县、东安县的分界处。石溪，查考本地的碑刻和文献，称为石期；东江，当地人又把它称为洪江，都是读音相混淆造成的。石期的左边，有座突兀的山，石崖下插到江中，有条缝隙面向北，如重叠的石门和高悬的山峡。山后面的山顶上是狮子洞，洞口面向东南方，不怎么高大宽敞。穿过石窟往下走一里，可以钻出临江的门一样的峡谷，可惜这时正好江水满溢，那临江处已经淹没浸泡在水中，而且山洞必须打着火把进去。起先，我乘船夫停船吃饭买肉时，往上攀登一里到达山顶，徘徊在洞口，担心船夫不等我，我也不能等到火把进洞，急忙返回船中。恰巧顾仆也买了鱼鸭进入船中，于是船便冒雨前行。又行五里，停泊在白沙洲。白沙洲对面的山崖上有座石壁面临江流，满石壁灿烂的黄白色，石崖北面的山顶上又耸起一座石崖，面向西北，有寺庵背靠着石崖，正好与我们停泊着的船相对，雨中望着它神魂飞舞，遗憾隔着江流不能前往了。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这是因为天上下着雨，石滩高悬，船不时停下来的缘故了。

初五日　雨彻夜达旦，晨餐乃行。十里，江南岸石崖飞突，北岸有水自北来注，曰右江口。或曰幼江。又五里，上磨盘滩、白滩埠，两岸山始峻而削。峭崖之突于右者，有飞瀑挂其腋间，虽雨壮其观，然亦不断之流也。又五里，崖之突于左，为兵书峡。崖裂成岧(1)，有石嵌缀其端，形方而色黄白，故效颦三峡之称(2)。其西坳亦有瀑如练，而对岸江滨有圆石如盒，为果盒塘。果盒、兵书，一方一圆，一上一下，皆对而拟之者也。又西五里，为沉香崖。崖斜叠成纹，崖端高迥处叠纹忽裂，中吐两枝，一曲一直，望之木形黝色(3)，名曰沉香，不知是木是石也。其上有大树一株，正当崖顶。更有上崖一重内峙，有庵嵌其间，望之层岚耸翠，下挈遥江，真异境也。土人言："有县令欲取沉香，以巨索悬崖端大树垂人下取，忽雷雨大作，迷不可见，令惧而止。"亦漫语也(4)。

过崖，舟转而南，泊于罗埠头之东岸(5)。是日止行二十五里，滩高水涨，淋雨不止也。罗埠头在江西岸，倚山临流，聚落颇盛，其地西北走东安大道也。

【注释】

(1)岧(xué)：山多大石。

(2)三峡：即长江三峡，西起四川奉节白帝城，东到湖北宜昌南津关，即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段峡谷的总称。全长189公里，行船要一个白天。两岸崖壁陡峭，高出江面五百米以上，江面却宽二三百米，有的地方宽仅百米。整个三峡包括若干滩、峡和林立的峰群，雄伟壮丽。瞿塘峡有夔门雄峙，以险峻著称。巫峡长40公里，幽深曲折，峭壁屏列，群峰竞秀，连绵不断，以圣泉、集仙、松峦、神女、朝云、登龙、聚鹤、翠屏、飞凤、净坛、起云、上升等巫山十二峰最著名。西陵峡包括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崆岭峡、灯影峡等四个峡区，以滩多水急为特点。兵书峡在西陵峡西段，位于香溪以东长江北岸，又称兵书宝剑峡。在陡峭的岩壁上，有一块像书本的岩石，搁在一条很高的小石缝里，即“兵书”。在兵书侧面，有一块凸起的石头，像一把宝剑插入江中。

(3)黝(yǒu)色：微青黑色。

(4)漫语：随便说的话。

(5)罗埠头：今作“禄半头”，在东安县西南隅，湘江西岸。

【译文】

初五日　雨整夜下到天亮，早餐后才出发。十里，江流南岸石崖飞突，北岸有条水流从北面流来汇入江中，叫做右江口。或者叫幼江。又行五里，上了磨盘滩、白滩埠，两岸的山开始变得高峻陡削。峭拔的石崖突立在江右的，有条飞瀑挂在石崖的侧面，虽然雨水让瀑布的景象更为壮观，然而它本身也是不会断流的水流。又行五里，石崖突立在江左的，是兵书峡。石崖崩裂，形成大石堆成的山，有块岩石深嵌连缀在山的前端，形态方正而颜色是黄白色，因此便东施效颦般地使用了三峡中兵书峡的名称。它西面的山坳中也有一条瀑布像白绢一

样，而对岸的江边有块圆圆的石头像盒子，是果盒塘。果盒石、兵书石，一方一圆，一上一下，都是对照、比拟果盒、兵书起的名。又向西五里，是沉香崖。石崖斜斜地堆叠成纹路，石崖顶端高远之处堆叠的纹路忽然裂开，中间吐出两条树枝状的东西，一条弯曲，一条是直的，望过去如树木的形状，颜色黝黑，名叫沉香，不知是树还是石头。它的上面有一棵大树，正位于崖顶。上面还有一重石崖耸峙在里面，有座寺庵嵌在山崖间，远望上去，山间的雾气一层层，翠色的石峰高耸，下面远远带领着江流，真是奇异之境。当地人说："有个县令想要取沉香，用大绳子悬挂在悬崖前端的大树上让人垂下去取，忽然间雷雨大作，一片迷茫，不能看见东西，县令害怕了便住了手。"这也是随便说的话了。过了石崖，船转向南行，停泊在罗埠头的东岸。这一天只前行了二十五里，是因为滩高水涨，大雨淋漓不停的原因。罗埠头在江的西岸，背靠山，面临江流，聚落十分兴盛，由此地往西北走是去东安县的大道。

初六日　夜雨虽止，而江涨有声，遂止不行。西望罗埠，一水盈盈，舟渡甚艰。舟中薪尽，东岸无市处，令顾仆拾坠枝以供朝夕焉。下午，流杀风顺，乃挂帆东南行。五里，东泊于石冲湾。是夕月明山旷，烟波渺然，有西湖、南浦之思(1)。前一夕，江涨六七尺；停一日，落痕亦如之。

【注释】

(1)南浦：在江西南昌，有亭，为停舟的地方，也是迎送客人、接待官员的馆驿。《明一统志》南昌府："南浦亭，在府城广润门外，下瞰南浦，今为南浦驿。"

【译文】

初六日　夜里雨虽然停了，可江水上涨，湍急有声，船便停下来不走了。远望西面的罗埠头，一条江水满满的，船渡江非常艰难。船中的柴火用完了，东岸没有买柴的地方，命令顾仆拾取坠落的树枝以便供早晚烧火用。下午，激流减退，风向也顺了，于是挂上帆向东南

航行。五里，往东停泊在石冲湾。这天夜里，月光明亮，山野空旷，烟波浩渺的样子，让我有了对西湖、南浦的思念。前一天夜里，江水上涨了六七尺；雨停了一天，江水下落的痕迹也有六七尺。

初七日　昧爽行，西转四里为下厂。又西一里，江南山一支自南奔而北向；又西一里，江北山一支自北奔而南来。两山夹江凑而门立，遂分楚、粤之界。两山之东，属湖广永州府东安县；两山之西，属广西桂林府全州。全州旧属永，洪武二十八年改隶广西，其界始不从水而从山。又五里为上厂。于是转而南行，共十五里，迤逦而西，为柳浦驿(1)。又南十里，为金华滩。滩左有石崖当冲，轰流崭壁，高下两绝，险胜一时。西转八里，为夷襄河口，有水自北岸入湘。舟入二里，为夷襄(2)，大聚落也。又西二里，泊于庙头(3)。

【注释】

(1)柳浦驿：今作“柳铺”，在广西全州东北隅，湘江西岸。

(2)夷襄：即夷襄河，今作“宜湘河”，在全州北境，从西向东流入湘江。聚落夷襄，今亦称宜湘河，在宜湘河北岸。

(3)庙头：今名同，在全州东北隅，湘江西岸。

【译文】

初七日　黎明开船，向西转四里是下厂。又向西一里，江南有一条山脉从南面奔向北来；又向西一里，江北的一条山脉从北面奔向南来，两条山脉夹着江流凑聚在一起像门一样耸立着，便划分了湖广、广西两省的界限。两列山的东面，属于湖广省永州府东安县；两列山的西面，属于广西省桂林府全州。全州从前属于永州府，洪武二十八年(1395)改属广西省，两省的界限才不是顺着水流而是顺着山脉来划分。又行五里是上厂。在这里转向南行，共十五里，逶逶迤迤地往西行，是柳浦驿。又向南十里，是金华滩。金华滩左边有座石崖位于冲要处，轰鸣的激流和高峻的石壁，高低两处绝境，险要胜过一时。转向西行八里，是夷襄河口，有水流从北岸汇入湘江中。船进去二里，是夷襄，是个大聚落。又向西二里，

停泊在庙头。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二】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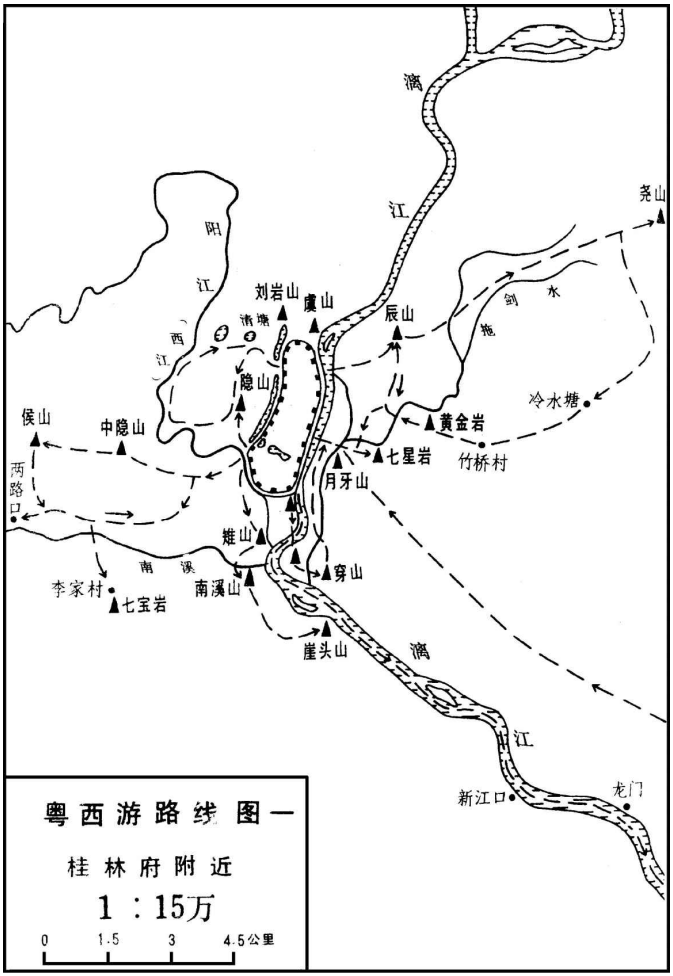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徐霞客游记　二

中華書局

目录

粤西游日记一
粤西游日记二
粤西游日记三
粤西游日记四
返回总目录


漓
江
阳
江
西
江
刘岩山
虞山
清塘
辰山
剑
水
尧山
冷水塘
黄金岩
七星岩
竹桥村
月牙山
隐山
中隐山
侯山
两路口
雄山
穿山
南
溪
李家村
七宝岩
南溪山
崖头山
漓
江
新江口
龙门
粤西游路线图一
桂林府附近
1：15万
0
1.5
3
4.5公里

粤西游日记一(1)

【题解】

《粤西游日记一》是徐霞客旅游广西东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初八日，徐霞客从黄沙铺向西南行，途经全州、兴安县，游柳山和湘山寺，登金宝鼎，探湘江源，考察灵渠运河和严关。二十八日至桂林府。

“桂林山水甲天下”。徐霞客在桂林近一个半月，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游遍桂林四周的虞山、叠彩山、伏波山、七星岩、隐山、雉岩、南溪山、崖头山、荷叶山、刘岩山、象鼻山、穿山、龙隐岩、屏风岩、中隐山、侯山、牛角岩、狮子岩等。远者又东北攀登桂林的最高峰尧山，过靖江王墓群；东南畅游漓江山水，考察阳朔附近的龙洞、来仙洞、读书岩、白鹤山，登富教山，对“碧莲玉笋世界”倍加赞美。霞客游桂林诸山的兴趣甚浓，曾两探七星岩、三上雉山；多次要求登独秀峰，因该峰处王城禁地，未能如愿，成为终身遗憾。三百多年前徐霞客对桂林附近60多个岩洞的全面考察和对各洞内部形态准确生动的描述，被国内外学术界叹为观止。桂林是今本《徐霞客游记》记载最详的大城，记述了府城、王城、衙署、街市的布局，大量碑刻文物的位置、内容和作者，礼忏、演剧、端阳、拓碑、饮食、水灾等社会生活，展现了一幅明末桂林城市生活的生动图景。

六月初十日，徐霞客离开桂林，沿途游琴潭岩、荔枝岩、牛洞、上岩等。十一日到苏桥，“遂与桂山别”。

丁丑闰四月初八日(2)　夜雨霏霏，四山缓缱，昧爽放舟。西行三十里，午后，分顾仆舟抵桂林，予同静闻从湘江南岸登涯，舟从北来，反曲而南，故岸在北。是为山角驿，地名黄沙(3)。西南行，大松夹道，五

里，黄沙铺。东面大岭曰紫云岩，西面大岭曰白云岩。湘江在路东紫云岩西。又南三里，双桥(4)。有水自西大岭注于湘。又七里，石月铺，其西岭曰黄花大岭。又西南五里，出山陇行平畴间。又五里，深溪铺。过铺一里，有溪自西大山东注，小石梁跨之，当即深溪也。又一里，上小岭，舍官道，深溪一十里官道至太平铺，又十里至全。右入山。西向大山行，二里，直抵山下，又二里，宿于牛头冈蒋姓家。夜大雨。

【注释】

(1)粤(yuè)西：广西的别称。“粤”同“越”，广东、广西本古百越族地，故别称“粤”。广东称粤东，广西称粤西，又合称两粤。粤西今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粤西游日记一》在乾隆刻本第三册上。自闰四月初八至七月十七日，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三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入全州，过兴安县，抵桂林府，至阳朔县，仍返桂林。自桂林起，过洛容县，抵柳州府，过柳城县，至融县，仍返柳州。”

(2)丁丑闰四月初八日：乾隆本分系该日于两处。《楚游日记》尚有初八日日记一则，云：“放舟南行三十里，为黄沙铺，粤舟可直抵桂林。予欲尽全州诸山，遂止此从陆，为粤游始。”丁丑，崇祯十年(1637)。

(3)黄沙：今称黄沙河，在全州东北隅，湘江东岸。

(4)双桥：今名同，在全州东北境，湘江稍西。

【译文】

丁丑年闰四月初八日　夜雨霏霏，四围群山浓雾笼罩，黎明开船。往西行船三十里，午后分道走，顾仆乘船到桂林，我同静闻从湘江的南岸登上岸，船从北边来，反向弯向南，所以江岸在北面。这里是山角驿，地名叫黄沙。往西南行，高大的松树夹道而立，五里，到黄沙铺。东面的高大山岭叫紫云岩，西面高大的山岭叫白云岩。湘江在道路的东边紫云岩的西面。又向南三里，到双桥。有水流自西面高大的山岭注入湘江。又行七里，到石月铺，它西面的山岭叫黄花大岭。又向西南五里，走出山陇行走在平旷的田野间。又行五里，到深溪铺。走过深溪铺后一里，有条溪水自西面的大山往东流淌，小石桥跨在溪流上，应当就是

深溪了。又是一里，登上一座小岭，离开了官道，从深溪铺走官道十里到太平铺，再走十里到全州。从右侧进山。向西朝着大山走，二里，直达山下，又行二里，住宿在牛头冈姓蒋的人家。夜里下大雨。

初九日　冒雨西行五里，至砻岩普润寺。寺有宋守赵彦晖诗碑，宋李时亮记。岩洞前门东向如桥，出水约三十丈；后门北向，入水约十五丈。泉自山后破石窟三级下，故曰“砻”。西入甚奥，中有立笋垂柱。出岩，西三里，有小石山兀立路旁。又西三里，张家村，村后大山曰回龙岩。南五里，冈岭高下，出平坞中西行一里，上大冲，西行半里，为福寿庵，饭于庵。又西半里，西北上柳山，有阁，曹学佺额，为柳仲涂书院。又上为寸月亭，亦曹书。亭前为清湘书院。有魏了翁碑。此山为郡守柳开讲道处。院为林蚆所建，与睢、岳、嵩、庐四书院共著(1)。其南有泉一方，中有石，题曰“虎踞石”。由此蹑岭，逾而西，一里，为慈慧庵。转北一里，为狮子岩，岩僧见性。宿狮子岩南清泉庵。

【注释】

(1)“院为”句：书院盛于宋代，有私人办的，也有官府办的，选择山林名胜为院址，作为藏书与讲学之所，不少著名学者讲学其间。明代书院仍盛，很多府州都设有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睢即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岳即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嵩即嵩山的嵩阳书院；庐即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译文】

初九日　冒雨往西行五里，到了砻岩普润寺。寺中有宋代知州赵彦晖题诗的石碑，宋代李时亮的记文。岩洞的前洞口面向东，像桥一样，高出水面约有三十丈；后洞口朝向北，浸入水中约有十五丈。泉水从山后冲出石窟分三级流下来，所以叫做“砻”。向西进去十分深邃，洞中有竖立的石笋和下垂的石柱。出了岩洞，向西三里，有座小石山突兀地矗立在路旁。又向西三里，到张家村，村子后面的大山叫做回龙岩。向南五里，冈峦山岭高低不一，走到平坦的山坞中往西行

一里，登上大冲，往西行半里，是福寿庵，在庵中吃饭。又向西半里，往西北登上柳山，有座楼阁，曹学佺题写的匾额，这是柳仲涂书院。又上去是寸月亭，也是曹学佺题写的。亭子前方是清湘书院。有块魏了翁碑，此山是州官柳开讲学的场所。书院是林蚆建立的，与睢阳、岳麓、嵩山、庐山四大书院一样著名。书院的南边有一池泉水，水中有块岩石，题为“虎踞石”。由此登岭，翻越到西面，一里，是慈慧庵。转向北一里，是狮子岩，岩洞中的僧人叫见性。住宿在狮子岩南边的清泉庵中。

初十日　由狮子岩南下，二里，至湘山寺(1)。由寺东侧入，登大殿，寄行李。东半里，入全州西门(2)。过州前，出大南门，罗江在前。东至小南门，三江合处。约舟待于兴安。复入城，出西门至寺，登大殿，拜无量寿佛塔。无量寿佛成果于唐咸通间，《传灯录》未载，号全真，故州以全名。肉身自万历初毁，丙戌又毁，后又毁。塔后有飞来石。从塔东上长廊，西有观音阁。下寺，由寺西溯罗江一里，上卷云阁，绝壁临江。阁西为盘石，半嵌江中。绝壁有莲花一瓣，凹入壁间，白瓣黑崖，有无量指甲印石，作细点字六个。又西，一洞临江，泉由洞东裂石出，名玉龙泉。又西，有一石峰高竖如当关者，上大书“无量寿佛”四大字。共五里，又西为断桥。又西十里，度石蚬冈。石蚬，《志》作石燕。南为龙隐洞，小山独立江上，洞门西向。出洞而西，即为桫木渡桥(3)，宿。桥度水东自龙水出口，山耸秀夹立。

【注释】

(1)湘山寺：俗称寿佛寺，在全州城西郊。寺已圮。寺后有无量寿佛塔，高七层。山顶有飞来石，传为自罗浮山飞来。

(2)全州：隶桂林府，即今全州县。

(3)桫木渡桥：乾隆本、“四库”本作“桥度”，今仍称桥渡，在全州西北境。

【译文】

初十日　由狮子岩往南下行，二里，到达湘山寺。由寺东侧进

去，登上大殿，寄放了行李。向东半里，进入全州城西门。经过州衙前，出了大南门，罗江在城门前。向东来到小南门，三条江流的汇合处。约定船在兴安县城等候。再次进城，出了西门来到寺中，登上大殿，祭拜了无量寿佛塔。无量寿佛在唐代咸通年间(860—873)修成正果，《传灯录》没有记载，法号叫全真，所以州用“全”来起名。肉身在万历初年毁坏，丙戌年(万历十四年，1586)又被毁，后来又一次被毁。塔后面有块飞来石。从塔的东边走上长廊，西边有座观音阁。下到寺中，由寺西溯罗江前行一里，登上卷云阁，绝壁下临江流。卷云阁西边是一块磐石，一半嵌入江中。绝壁上有一朵莲花，凹进石壁间，白色的花瓣黑色的石崖，有块上边留有无量寿佛指甲印的岩石，刻有六个细点组成的字。再往西，一个山洞面临江流，泉水从洞东侧裂开的石头中流出来，名叫玉龙泉。再往西，有一座石峰高高竖立，如同把守关口的人一样，上面写着“无量寿佛”四个大字。共五里，又往西走是断桥。又向西十里，越过石蚬冈。石蚬，志书写作石燕。南面是龙隐洞，一座小山独立在江上，洞口面向西。出洞后往西走，就是桫木渡桥，住下。桥横跨的水流往东从龙水流出河口，山峰耸秀，夹立在河口。

十一日　由渡桥西北行，五里为石鼓村，又三里为白沃村，过七里冈为寨墟(1)。有大溪自四川岭出。北入峡为山川口，十里为阎家村。又五里为白竹江(2)，饭于李念嵩家。云开日丽，望见西北有山甚屼突，问之为钩挂山，其上又有金宝顶，甚奇异。始问一僧，曰：“去金宝有六十里。”复问一人，曰：“由四川岭只三十里。”时已西南向宝顶，遂还白竹桥边，溯西北江而上。五里，进峡口，两山壁立夹溪，甚峭。路沿溪西北崖上行(3)，缘崖高下屈曲，十里出峡，为南峒。闻南峒北五里洞尽，可由四川岭达宝顶。有一僧同行，曰：“四川路已没，须从打狗岭上，至大竹坪而登，始有路。”遂随之行。由溪桥度而西上岭，有瀑布在其左腋，其上峻极。共三十里至打狗凹，已暮，宿于兴龙庵，庵北高岭即金宝顶也。

【注释】

(1)寨墟：今仍作“寨墟”，在今州西境，山川河南岸。此从四川岭出的大溪，今称山川河。

(2)白竹江：今名同，在全州西北境。

(3)路沿溪西北崖上行：“西北”，乾隆本、“四库”本作“东北”。

【译文】

十一日　由渡桥往西北行，五里是石鼓村，又走三里是白沃村，越过七里冈是寨墟。有条大溪从四川岭中流出来。往北进入峡中是山川口，十里是阎家村。又走五里是白竹江，在李念嵩家吃饭。云开日丽，望见西北方有座山十分突兀，问知是钩挂山，山上又有个金宝顶，非常奇异。最初是问一个僧人，他说：“距离金宝顶有六十里路。”又问了一个人，这人说：“由四川岭走只有三十里路。”此时我已经往西南走向金宝顶，便返回到白竹桥边，溯西北流来的江水往上走。五里，进入峡口，两面的山墙壁一样夹住溪流矗立着，非常陡峭。道路沿着溪流往西北在山崖上行走，随着山崖的高低起伏曲曲折折的，十里走出峡谷，是南峒。听说南峒中往北走五里洞就到了尽头，可以经由四川岭到达金宝顶。有一个僧人和我同行，说：“四川岭的路已经堙没，必须从打狗岭上走，到大竹坪后登山，这才有路。”于是跟随他前行。由溪上的桥过去往西上岭，有条瀑布在山岭的左侧，那上走的路陡峻极了。共三十里后来到打狗凹，已经是傍晚，住在兴龙庵，兴龙庵北面高高的山岭就是金宝顶了。

十二日　由兴龙庵西上，始沿崖北转，钩挂山在其北，为本山隐而不见。三下三上，三度坳曲，共三里，逾土地坳，西望新宁江已在山麓(1)。下山五里，为大竹坪。由坪右觅导登金宝者，一人方插秧，送余二里，逾一岭，又下一里，至大鼻山。余因寄行李于山下刘秦川家。兄弟二人俱望八(2)，妻寿同。其家惟老者在(3)，少者已出。余置行李，由村后渡溪，溯而上二里，当逾岭西登大道，误随溪直东上，二里路穷。还至中道，觅岐草中，西二里，逾岭上，得南来大道，乃从之。北二里，又登岭，又北上一里，为旧角庵基。由基后丛木中上六七里，不

得道，还宿刘家。刘后有涧，其上一里，悬峡飞瀑，宛转而下，修竹回岩，更相掩映。归途采笋竹中，闻声寻壑，踏月乃返。

【注释】

(1)新宁江：明称夫夷水，为资水南源，1936年在这里析置资源县。因此江从广西境北流经过湖南新宁，故称新宁江。

(2)望八：将八十岁。

(3)老者：至今云贵一些地方仍称男性老年人为“老者”。

【译文】

十二日　由兴龙庵往西上走，开始时沿着溪岸向北转，钩挂山在这里的北边，被自己所在的这座山挡住了看不见。三次下走三次上走，三次越过山坳中的山弯，共三里，穿过土地坳，向西远望，新宁江已经在山麓下。下山五里，是大竹坪。在大竹坪右边去找领路登金宝顶的人，一个人正在插秧，送了我二里路，越过一座岭，又下走一里，来到大鼻山。我于是把行李寄放在山下刘秦川家中。兄弟二人都年近八十，妻子的寿命相同。他家只有老年人在家，年轻人已经出门。我安置了行李，由村后渡过溪水，溯溪流往上走二里，本应该越岭向西走上大道，错误地顺着溪流一直往东上走，二里后路断了。返回到半路上，在草丛中找到岔路，向西二里，翻越到岭上，遇到南边来的大道，于是顺着大道走。向北二里，又登岭，又往北上登一里，是旧角庵的废址。从废址后面的丛林中上走六七里，找不到路，回到刘秦川家住下。刘家屋后有条山涧，这里的上游一里处，飞瀑高悬在峡谷中，蜿蜒而下，翠竹修长，石崖回绕，互相掩映。归途中在竹林里采竹笋，循着水声找到壑谷，踏着月光才返回来。

十三日　早饭于刘，倩刘孙为导，乃腰镳裹餐(1)，仍从村后夹涧上。一里，中道至飞瀑处，即西攀岭，路比前上更小。一里，至南来大道，乃从南大源上此者。三里，逾岭隘，一里，至角庵基。复从庵后丛中伏身蛇行入，约四里，穿丛棘如故，已乃从右崖丛中蛇行上。

盖前乃从东峡直上，故不得道，然路虽异，丛棘相同。由岐又二里，从观音竹丛中行。其竹即余乡盆景中竹，但此处大如管，金宝顶上更大，而笋甚肥美。一路采笋，盈握则置路隅，以识来径。已而又见竹上多竹实，大如莲肉，小如大豆。初连枝折袖中，及返，俱脱落矣。从观音竹中上，又二里，至宝顶殿基，则石墙如环，半圮半立，而栋梁颓腐横地，止有大圣像首存石垆中(2)。时日色甫中，四山俱出。南峰之近者为钩挂山，石崖峭立，东北向若削；再南即打狗岭，再南为大帽，再南宝顶，而宝顶最高，与北相颉颃，仰望基后绝顶更高。复从丛竹中东北上，其观音竹更大而笋多，又采而携之。前采置路侧者较细，不能尽肩，弃之。又上一里至绝顶(3)。丛密中无由四望，登树践枝，终不畅目。已而望竹浪中出一大石如台，乃梯跻其上，则群山历历。遂取饭，与静闻就裹巾中以丛竹枝拨而餐之。既而导者益从林中采笋，而静闻采得竹菰数枚(4)，玉菌一颗，黄白俱可爱，余亦采菌数枚。从旧路下山，抵刘已昏黑，乃瀹菌煨笋而餐之。

【注释】

(1)镳(biāo)：同“镖”，为形如矛头的兵器，可遥掷以击人，作保卫行旅之用。

(2)垆：通“炉”，此处指烧香化纸的石香炉。

(3)绝顶：指金宝顶。今作“真宝顶”，为五岭最西一个岭越城岭的绝顶，海拔2123米，在全州、资源两县界上。闰四月十四日记区别为“北宝顶”。

(4)竹菰(gū)：亦称竹肉、竹蓐，为生在朽竹根节上的菌类，状如木耳，红色。

【译文】

十三日　在刘家吃早饭，请刘秦川的孙子当向导，于腰间插上飞镖裹上午饭，仍然从村后狭窄的山涧上走。一里，中途到了瀑布飞流之处，立即向西登岭，路比前边上走时更小。一里，来到南边来的大道上，这是从南面的大源上通到此地的路。三里，穿过岭上的隘口，

一里，来到角庵废址。再次从角庵后面的丛林中趴下身子像蛇一样爬行进去，约有四里，像上次一样穿过丛生的荆棘，不久就从右侧山崖上的丛林中像蛇一样爬行上去。原来前次是从东面的峡谷中一直上走，所以找不到路，然而路线虽然不同，丛林荆棘却相同。由岔路又走二里，从观音竹丛中前行。这种竹子就是我家乡栽在盆景中的竹子，但此处的大如箫管，金宝顶上的更大，而且竹笋十分肥美。一路上采摘竹笋，采满一把便放在路旁，以便识别来时的路径。继而又看见竹子上有许多竹实，大的如莲子，小的如大豆。最初连枝带叶地折下藏在袖子中，到返回来时，全都脱落了。从观音竹丛中上山，又走二里，到了宝顶殿的废址，只见石墙像一个玉环，一半倒塌了，一半直立着，而且栋梁倒塌腐朽横在地上，只有佛像的头部存留在石头香炉中。此时天色刚到中午，四面群山都显露出来。南面的山峰近处的是钩挂山，石崖峭立，朝向东北的一面像是用刀削出来的一样；再往南就是打狗岭，再往南是大帽山，再往南是金宝顶，而金宝顶最高，与北面的山峰不相上下，仰面远望，殿基后面的绝顶更高。再从竹丛中往东北上登，这里的观音竹更大而且竹笋很多，又采了一些带在身边。前边采下放在路边的较细，不能全部扛着走，把它们扔了。又上登一里到达绝顶。在浓密的树丛中无法四处眺望，爬上树踩着树枝看，始终不能畅快观看。随即望见竹浪中现出一块大石头如平台，便攀登到岩石上，只见群山历历在目。于是取出饭来，与静闻就着裹饭的方巾用竹丛中的细竹枝拨着饭吃。随后向导又到竹林中去采摘竹笋，静闻采到了几个竹菰，一朵玉菌，笋黄菌白，都很可爱，我也采了几朵菌子。从原路下山，抵达刘家天已经昏黑，于是煮菌烤笋吃了饭。

十四日　别刘而行。随溪西下一里，得大竹坪来道。又三里为大源，则大鼻西峡水与村后东峡水会，置桥其上，有亭随桥数楹，桥曰潮桥。由桥以西为大源村。予往南顶，则从桥东随涧南行。里许，渡木桥，涧忽东折入山，路南出山隘。涧复坠路东破峡出，连捣三潭：上方，瀑长如布；中凹，瀑转如倾；下圆整，瀑匀成帘。下二潭俱有圆石中立承水，水坠潭作势潆回尤异。又三里，度桥为桐初(1)，有水

南自打狗岭来会，亦桥其上。二水合而西南，则又观音桥跨之。大道从观音桥西逾岭出，予从桥下随溪南。一里，水从西峡出。逾一岭出西堰，又西四里为陈墓源(2)，有瀑自东山峡中涌跃而出，与东岭溪合，有桥跨其会处，大道与水俱南。余渡桥，东跻岭而上，即涌瀑南岭也。二里，平行岭脊，北望北宝顶岿然，峡中水近自打狗南崖直逼其下。南望新宁江流，远从巾子岭横界南宝顶之西。其西南有峰尖突，正当陈墓水口，已而路渐出其下。二里，南下岭从坳中行。又二里，逾一小岭，一里至苏家大坪，聚居甚盛，皆苏姓也。饭于苏怀江家。下午大雨，怀江坚留，遂止其处。

【注释】

(1)桐初：今作“铜座”。

(2)陈墓源：今作“陈木源”。皆在资源县东北境，越城岭西坡。

【译文】

十四日　告别刘秦川后动身。随着溪流往西下行一里，遇到从大竹坪过来的路。又走三里是大源，就见大鼻山西面峡谷中的水与村后东面峡谷中的水汇合，溪水上建有桥，顺着桥身有座几开间的亭子，桥名叫潮桥。在桥以西是大源村。我要前往南宝顶，便从桥东顺着山涧往南行。一里左右，越过木桥，山涧忽然向东折进山中去，道路往南走出山隘。山涧再次下坠到路东冲破山峡流出来，一连下捣三个深潭：上面的呈方形，瀑布长得如布匹；中间的下凹，瀑布旋转如同倾泻出来一般；下面的又圆又平整，瀑布均匀地下流形成门帘。下面的两个深潭中都有圆圆的石头竖立在中央承接着水流，水坠入深潭中作出潆洄旋转的姿态，尤为奇异。又行三里，过桥后是桐初，有水流自南面的打狗岭流来汇合，也在溪水上架了桥。两条溪水合流后流向西南方，便又有一座观音桥跨在溪流上。大道从观音桥西行越岭出去，我从桥下顺着溪流往南行。一里，溪水从西面的山峡中流出去。越过一座岭来到西堰，又向西四里是陈墓源，有瀑布从东面的山峡中奔涌

跳跃地流出来，与东岭流来的溪水合流，有座桥跨在两条溪水的交汇处，大道与溪流都往南去。我走过桥，向东往上登岭，这就是奔涌的瀑布南面的山岭了。二里，平缓行走在岭脊上，向北望去，北宝顶岿然屹立，近处峡谷中的水从打狗岭南面的山崖直逼到山下。向南望去，新宁江的江流，从远处的巾子岭横隔在南宝顶的西面。岭脊西南方有座山峰尖尖地突起，正位于陈墓源的水口，不久路渐渐通到山峰的下面。二里，往南下岭，从山坳中前行。又行二里，越过一座小岭，一里来到苏家大坪，聚落居民十分兴盛，都是姓苏的人家。在苏怀江家中吃饭。下午下大雨，苏怀江坚决挽留，便住在他这里。

十五日　过山路。坪侧大瀑破山西向出，势甚雄伟；下为大溪，西北合陈墓源出口。下午，东南上一岭，误东往大帽岭道。乃西南转六里，出南宝顶，道桃子坪。问上梁宿处，四里而是。逾岭东至新开田所，有路南下伏草中。复误出其东，历险陂三里，不辨所向。已忽得一龛，地名挂幡，去上梁五里矣。其处五里至快乐庵，又十里乃至南顶。以暮雨，遂歇龛(1)。

【注释】

(1)“坪侧大瀑”以下句：此段乾隆本、“四库”本置于十四日“至苏家大坪”以下，但与宿苏怀江家，显系两日行踪。此段为错简，应系于十五日，为“过山路”的具体内容。上梁，今名同，在资源县东境，越城岭西侧。

【译文】

十五日　走过山路。苏家大坪侧边有大瀑布冲破山体向西流出来，气势非常雄伟；下面是条大溪，流向西北在陈墓源的出口处合流。下午，往东南登上一座岭，错往东走上去大帽岭的路。于是向西南方转了六里路，出了南宝顶，取道去桃子坪。打听到上梁投宿的地方，四里后便是。越岭往东来到一处新开垦的田地，有条路向南下行隐伏在草丛中。再次走到路的东边，经过三里险峻的山坡，辨不清方向。不久忽然遇见一个佛龛，地名叫挂幡，距离上梁五里路了。此处

五里路到快乐庵，再走十里才到南宝顶。因为天晚下雨，便停歇在佛龛中。

十六日　雨不止，滞龛中(1)。快乐庵。

【注释】

(1)雨不止，滞龛中：乾隆本置于十五日，亦系错简，应系于十六日。该日因雨滞龛中。上日记：从挂幡“其处五里至快乐庵”。本日仅行五里，至快乐庵宿。

【译文】

十六日　雨不停，滞留在佛龛中。仅走了五里路，来到快乐庵。

十七日　从定心桥下过脊处，觅莲瓣隙痕，削崖密附，旁无余径。乃从脊东隔峡望之，痕虽岈然，然上垂下削，非托庐架道处也。乃上定心石，过圣水涯，再由舍身崖登飞锡绝顶，返白云庵。宿白云庵，晤相宗师。

【译文】

十七日　从定心桥下行到山脊延伸而过之处，寻找莲花瓣裂隙的痕迹，陡削的山崖紧靠在一起，四旁没有别的小径。只得从山脊东面隔着峡谷远望它，裂痕虽然十分深邃，然而上边下垂下面陡削，不是房舍依托架设道路的去处。于是登上定心石，经过圣水的水边，再经由舍身崖登上飞锡峰的绝顶，返回白云庵。住在白云庵，会见了相宗法师。

十八日　晨餐后，别相宗，由东路下山。一里余，则路旁峭石分列，置悬级出其间，是为天门。门外有耸石立路右，名金刚石，上大书“白云洞天”。从此历磴而下，危峭逾于西路。西庵之名“快乐”，岂亦以路之坦耶！又四里，过显龙庵(1)，庵北向。先是，从观音静室遥见两人入箐棘中，问云知为掘青薯者，而不辨其为何。过显龙庵，又见两人以线络负四

枚，形如小猪而肥甚，当即竹鼠也。笋根稚子，今始见之矣。大者斤许，小者半斤，索价每头二分，但活而有声，不便筐负，乃听而去。盖山中三小珍：黄鼠、柿狐、竹豚，惟竹豚未尝，而无奈其活不能携，况此时笋过而肥，且地有观音美笋，其味未必他处所能及。东下里许，南望那叉山飞瀑悬空而坠。先从宝顶即窥见，至此始睹崇隆若九天也。又东下五里，左渡小溪，深竹中有寺寂然，则苦炼庵(2)。庵南向，左右各一溪自后来绕，而右溪较大，桥横其上，水从西南山腋透壁下。从庵前东南渡桥南上岭，其地竹甚大，路始分东西岐。从西岐下，始见那叉瀑北挂层崖，苦炼溪亦透空悬壑，与那叉大小高下势相颉颃。然苦炼近在对山，路沿之同下，朗朗见其捣壑势；其下山环成城，瀑垂其中，出西壁，与那叉东大溪合而东南去。见西峡中又一瀑如线，透山而下，连泄九层，虽细而甚长。路乃转东，共三里，又一溪自西北来。渡而随之，始觉甚微，渐下渐大，遂成轰雷涌雪观。路应从溪右下，而误从溪右(3)。又二里，是为大坪。渡溪而右，入一村家问之，则在莲塘庵之下矣(4)，竹色丛郁。村妪出所炊粥羹饷，余以炙笋酬之，余自大鼻山刘家炙得观音笋，即觅一山篮背负之。路拾蕨芽、萱菌可食之物，辄投其中，抵逆旅，即煮以供焉。于是西南渡那叉大溪，溪东北出白沙江。又西上岭，三里，饭于村家，其处乃大坪之极南也。又西南逾岭而上，二里，是为半山岭。屡渡溪，逾岭而上，八里，入望江岭。逾岭溯溪，又十里，为桐源山。南下山二里，为韭菜园。东过坳下山三里，又循一水，为小车江。随江南下四里，有桐源大溪自西来，即桐源韭菜溪，有大路亦自西来，南与小车江合而南去。路渡小车江口桥，从水右上山一里，随江而东南，路行夹江山上，极险峻。有小石山，北面平剖，纹如哥窑，而薄若片板。江绕其南，路绕其北。东北又有小溪，破峡成瀑。又东南二里始下，又一里下至江涯。稍上为木皮口，有溪自东北来入。其北峰曰不住岭。乃宿。

【注释】

(1)显龙庵：原作“题龙庵”，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

(2)苦炼庵：原作“若冻庵”，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3)路应从溪右下，而误从溪右：依前后文，后一“溪右”应为“溪左”。乾隆本、“四库”本作“路循溪北”。

(4)莲塘庵：乾隆本、“四库”本作“莲花庵”。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告别了相宗，由东边的路下山。一里多，就见路旁峭拔的石崖分列在两旁，安置了高悬的台阶通过其间，这里是天门。天门外有高耸的岩石矗立道路右边，名叫金刚石，上面写着“白云洞天”几个大字。从此处经过石阶往下走，危险陡峭超过西面的路。西面的寺庵起名叫做快乐，莫非也是因为道路平坦起的名吗？又走四里，路过题龙庵，寺庵朝向北。这之前，从观音静室远远望见两个人进入竹丛荆棘中，问知是去挖掘青薯的人，却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东西。路过题龙庵时，又看见两个人用线织成的网背着四只，形状像小猪而且十分肥壮，应该就是竹㹠了。吃笋根的小子，今天才见到你了。大的有一斤左右，小的有半斤，要价每头二分银子，但是活的而且有叫声，不方便用筐子背着走，便听任他们离开了。大体上，山中有三种小型山珍：黄鼠、柿狐、竹豚，唯有竹豚我没有尝过，可无奈那东西是活的不能携带，何况这个时节竹笋发过竹豚长肥了，并且此地有美味的观音竹笋，它的滋味未必是其他地方所能赶得上的。向东下走一里左右，望见南面那叉山飞流的瀑布悬空而坠。先前我从金宝顶就窥见到了，来到此地才看清它高高的好像在九天之上。又往东下行五里，从左边渡过小溪，深深的竹林中有座寺院寂静无声，那是苦炼庵。庵门面向南，左右各有一条溪水从庵后绕流过来，而右边的溪流较大，桥横架在溪流上，溪水从西南方的山侧透过石壁流下去。从庵前往东南过桥后向南上岭，此地的竹子非常大，路开始分为东西两条岔道。我从西面的岔道下走，这才看见那叉山的瀑布挂在北面的层层山崖上，苦炼庵的溪水也穿过高空悬在壑谷上，与那叉山的瀑布大小高矮的气势不相上下。不过苦炼庵的溪水近在对面的山上，道路沿着溪水一同下山，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冲捣壑谷的威力；瀑布下面的山环绕成城墙一样，瀑布垂落到其中，从西边的崖壁下流出去，与那叉山东面的大溪合流后往东南流去。望见西面的峡谷中又有一条瀑布像线一样，穿山而下，一连下泄九层，水流虽然细小却非常长。路于是转向东走，共三里，又有一条溪流自西

北流来。渡过溪流后顺流前行，起初觉得溪流很小，慢慢下走渐渐大起来，终于变成轰鸣雷响雪花翻涌的景观。路应该从溪流右边下走，可我误从溪流左边走。又行二里，这是大坪。渡过溪流往右走，进入一户农家问路，原来已在莲塘庵的下边了，竹丛翠色葱郁。村妇拿出她煮好的稀粥和菜汤款待我，我用烤竹笋来酬谢她。我自从在大鼻山刘家烤了一些观音笋，马上找来一个山里人用的竹篮背着它。路上拾到的蕨菜芽、萱菌之类可以食用的东西，便投进竹篮中，抵达旅店后，就煮来供餐。于是向西南渡过那叉大溪，溪水向东北方流入白沙江。又向西上岭，三里，在农户家吃饭，此处是大坪极南之处了。又往西南越岭上走，二里，这是半山岭。多次渡过溪流，越岭上走，八里，走入望江岭。翻过山岭后溯溪流前行，又行十里，是桐源山。往南下山二里，是韭菜园。向东经过山坳下山三里，又沿着一条河走，是小车江。顺着江流南下四里，有条桐源大溪自西面流来，这就是从桐源山、韭菜园流来的溪流，有条大路也是从西面过来，溪水向南流与小车江合流后往南流去。道路渡过小车江江口的桥，从江水右边上山一里，顺着江流往东南走，道路前行在夹住江流的山上，极为险峻。有座小石山，北面平直剖开，纹路像哥窑的瓷器，而且薄得像一片木板。江流绕过这座小石山的南面，道路绕过它的北面。东北方又有一条小溪，冲破山峡形成瀑布。又向东南二里开始下山，又走一里下到江边。略微上走一点是木皮口，有条溪流自东北方流来汇入江中。这里北面的山峰叫不住岭。于是住下。

十九日　晨餐后，东南上岭。随江左行四里，下涉跳石江。又上岭，过车湾台。盘石共三里，出两山峡口，有坝堰水甚巨，曰上官坝。坝外一望平畴，直南抵里山隈。出峡，水东南入湘，路随峡右西南下。行平畴中又一里，抵赵塘(1)。其聚族俱赵，巨姓也。村后一石山特立，曰西钟山(2)，下俱青石峭削，上有平窝，土人方斥石叠路，建五谷大仙殿。其东峭崖上有洞可深入。时以开道伐木，反隘其路，不得攀缘而渡。又西南渡一溪桥，共四里，过弃鸡岭。又四里，出咸水，而山枣驿在焉，则官道也。咸水之南，大山横亘，曰里山隈；咸水之

北，崇岭重叠，曰三清界：此咸水南北之界也。咸水溪自三清界发源(3)，流为焦川，自南宅出山(4)，至此透桥东南罗江口入湘。渡桥西南行，长松合道，夹径蔽天，极似道州永明道。十里，板山铺。又十里，石子铺。从小路折而东南，五里抵界首(5)，乃千家之市，南半属兴安，东半属全州。至界首才下午，大雨忽至，遂止不前。是日共行五十里。

【注释】

(1)赵塘：乾隆本、“四库”本作“白塘村”。今仍称白塘，在全州西境。

(2)西钟山：乾隆本、“四库”本作“金钟山”。

(3)咸水溪：今仍称“咸水”。

(4)南宅、咸水：今名同，皆在全州西境，咸水南岸。南宅在西，咸水在东。

(5)界首：今名同，在兴安县东北隅，湘江西岸。

【译文】

十九日　早餐后，向东南上岭。顺着江流的左岸前行四里，下水涉过跳石江。又上岭，路过车湾台。绕着石山共走三里，走出两山间的峡口，有道堤坝积水非常宽广，叫做上官坝。堤坝外是一望无际的平旷田野，一直向南抵达里山隈。出了峡口，水流往东南汇入湘江中，道路顺着峡谷的右侧往西南下走。前行在平旷的田野中又是一里，抵达赵塘。这里聚族而居的全是姓赵的，是个大姓。村后一座独立的石山，叫西钟山，下部全是峭拔陡削的青石，上面有个平缓的山窝，当地人正在采石筑路，修建五谷大仙殿。山窝东面陡峭的山崖上有个山洞可以深入。此时因为开路砍伐树木，反而阻塞了去那里的路，不能攀援过去，又往西南走过一座溪流上的桥，共四里，过了弃鸡岭。又行四里，到了咸水，而山枣驿就是这里，是官修的大道。咸水的南面，大山横亘着，叫做里山隈；咸水的北面，崇山峻岭层层叠叠的，叫做三清界：这是咸水南北两面的情况了。咸水溪从三清界发源，流

下去叫焦川，自南宅流出山，流到此地穿过桥下流向东南在罗江口汇入湘江。过桥后往西南行，沿路是高大的松树，夹在路旁遮天蔽日，极像从道州到永明县城的路上。十里，到板山铺。又行十里，到石子铺。从小路折向东南，五里抵达界首，是个有千户人家的市镇，南半边属于兴安县，东半边属于全州。到界首时才是下午，大雨忽然来临，便停下来不再前走。这一天共走了五十里路。

二十日　平明饭。溯湘江而西，五里，北向入塔儿铺，始离湘岸，已入桂林界矣。有古塔，倾圮垂尽，有光华馆，则兴安之传舍也(1)。入兴安界，古松时断时续，不若全州之连云接嶂矣。十里，东桥铺。五里，小宅，复与湘江遇。又五里，瓦子铺(2)，又十里，至兴安万里桥(3)。桥下水绕北城西去，两岸甃石，中流平而不广，即灵渠也(4)，已为漓江，其分水处尚在东三里。过桥入北门，城墙环堵，县治寂若空门，市蔬市米，唯万里桥边数家。炊饭于塔寺。饭后，由桥北溯灵渠北岸东行，已折而稍北渡大溪，则湘水之本流也，上流已堰不通舟。既渡，又东有小溪，疏流若带，舟道从之。盖堰湘分水，既西注为漓，又东浚湘支以通舟楫，稍下复与江身合矣。支流之上，石桥曰接龙桥，桥南水湾为观音阁，已离城二里矣。又东南五里，则湘水自南来，直逼石崖下。其崖突立南向，曰狮子寨。路循寨脚东溯溪入，已东北入山七里，逾羊牯岭，抵状元峰下，内有邓家村(5)，俱邓丞相之遗也。村南有静室名回龙庵，遂托宿于其中。僧之号曰悟禅。

【注释】

(1)传舍：供来往行人停住的旅舍。

(2)瓦子铺：今名同，在兴安县治稍北的铁路边。

(3)兴安：明为县，隶桂林府，即今兴安县。万里桥：在兴安县城东门外灵渠上，唐代建，是广西最古的一座石桥。桥上有亭，现已不存。

(4)灵渠：秦始皇为进一步统一祖国南疆，命史禄率工兴修的运河，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秦汉以后，中原与岭南的交通多取道于此。初名秦凿渠，后因漓水上游为零水，亦称零渠，唐以后又称灵渠。

它用分水铧嘴分湘江水入漓，分为南北两渠，南渠注漓江，占水量十分之三，北渠注湘江，占水量十分之七。全长33公里，筑有很多斗门，顺次启门，增高水位，使船只能越过高地，既便舟楫，又利灌溉。因其技术特点，又被称为“陡河”、“埭江”。秦以后，历代共整修灵渠二十六次。现已成为以灌溉为主的河渠，灌溉面积达三万二千亩。

(5)邓家村：今仍名邓家，在兴安县东境。

【译文】

二十日　天明吃饭。溯湘江往西行，五里，向北进入塔儿铺，开始离开湘江沿岸，已经进入桂林府境内了。有座古塔，将要全部倒塌了，有个光华馆，就是兴安县的驿站客舍了。进入兴安县境内，古松时断时续，不像全州境内的古松那样一山接一山连接到云天了。十里，到东桥铺。五里，到小宅，再次与湘江相遇。又行五里，到瓦子铺，又行十里，到兴安县城的万里桥。桥下的水绕过县城北面向西流去，两岸砌有石块，河中的水流平缓却不宽，这里是灵渠了，已经是漓江，湘江与漓江的分水处还在城东三里处。过桥后进入北门，城墙四面环绕，县衙寂静得像佛寺，卖菜买米的，仅有万里桥边的几家店铺。在塔寺做饭。饭后，由桥北溯灵渠的北岸往东行，不久稍折向北渡过一条大溪，这是湘江本来的水流了，上游已经筑有堤坝不通船。渡过大溪后，又在东面有条小溪，稀疏的水流好像衣带一样，船走的通道顺着这条小溪走。原来是，筑起堤坝使湘江分流，既让分流的水往西流成为漓江，又在东面疏通了湘江的支流以便船只通行，稍往下行又与湘江的主流会合了。支流的上面，有座石桥叫做接龙桥，桥南的水湾处是观音阁，已经离开县城二里路了。又往东南行五里，就见湘江从南面流来，直逼到石崖下。这座石崖突兀而立，面向南，叫做狮子寨。道路沿着狮子寨脚下往东溯溪流进去，随即向东北进山七里，越过羊牯岭，抵达状元峰下，里面有个邓家村，全是邓丞相的后人。村南有个静室名叫回龙庵，便投宿在庵中。僧人的法号叫悟禅。

二十一日　从庵右逾小山南一里，至长冲，东逼状元峰之麓。又

一里，至一尼庵，有尼焉。其夫方出耕，问登山道。先是，路人俱言，上茅塞，决不可登，独此有盲僧，反询客欲登大金峰、小金峰？盖此处山之杰出者，俱以“金峰”名之。而状元峰之左，有一峰片插，曰小金峰，亚于状元，而峭削过之。盖状元高而尖圆，此峰薄而嶙峋，故有大、小之称。二峰各有路，而草翳之。余从庵后登溪垅，直东而上，二里抵状元、翠微之间，山削草合，蛇路伏深莽中。渐转东北三里，直上逾其东北岭坳，望见其东大山层叠，其下溪盘谷阿，即为麻川(1)；其南层山，当是海阳东渡之脊；其北大山即里山隈矣；其西即县治，而西南海阳坪，其处山反藏伏也。坳北峰之下，即入九龙殿之峡。地名峡口，又曰锦霄。从坳南直跻峰顶，其峰甚狭而峭，凡七起伏，共南一里而至状元峰，则亭亭独上矣。自其上西瞰湘源，东瞰麻川，俱在足底；南俯小金峰，北俯锦霄坳岭，俱为儿孙行。但北面九峰相连，而南与小金尚隔二峰，俱峭若中断，不能飞渡，故路由其麓另上耳。闻此山为邓丞相升云处。其人不知何处，想是马殷等(僭)窃之佐(2)。土人言，其去朝数百里，夜归家而早入朝，皆在此顶。登云山下即其家，至今犹俱邓姓后。一疑其神异，遂诛而及其孥焉(3)。顶北第三峰，有方石台如舟舡首，飞突凌空。旧传有竹自崖端下垂拂拭，此旁箐亦有之，未见有独长而异者。坐峰顶久之，以携饭就筐分啖。已闻东南有雷声，乃下，返回龙庵。

【注释】

(1)麻川：今作“漠川”，在兴安县东境，从南往北流入湘江。

(2)马殷(852—930)：唐末许州鄢陵人，少为木工，应募当兵，升为裨将，随军到湖南。896年自立，907年被后梁封为楚王，成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割据政权之一，主要地域在今湖南省。

(3)孥(nú)：妻子儿女。

【译文】

二十一日　从回龙庵右边翻越小山向南走一里，来到长冲，往东逼近状元峰的山麓。又行一里，来到一座尼姑庵，有个尼姑在庵中。

她丈夫正好外出耕地，向她询问登山的路。这之前，路上的人都说，山上茅草阻塞，决然不能上登，唯独此处有个瞎眼和尚，反而问客人需要登大金峰还是小金峰？原来此处的山凡是特异出众的，全都用“金峰”来起名。而状元峰的左侧，有一座山峰呈片状高插着，叫小金峰，比状元峰小，然而峭拔陡峻超过状元峰。大体上，状元峰高些而且又尖又圆，这座山峰薄一些却石骨嶙峋，故而有大、小的不同称呼。两座山峰各有路可通，不过被草遮住了道路。我从庵后登上溪旁的土垅，一直向东上登，二里后抵达状元峰、翠微峰之间，山势陡峭荒草闭合，蛇形小路隐伏在深深的草丛中。逐渐转向东北走三里，一直向上越过状元峰东北方山岭上的山坳，望见这里东面的大山层层叠叠的，山下的溪流盘绕在幽深的山谷中，那就是麻川；这里南面的层层山峦，应当就是海阳山向东延伸的山脊；这里北面的大山就是里山隈了；这里的西面就是县城，而西南方的海阳坪，那里的山反而低伏隐藏着了。山坳北面的山峰下，就是进入九龙殿的峡谷。地名叫峡口，又叫锦霄。从山坳南边直接上登峰顶，这座山峰非常狭窄而且很陡峭，总计上下起伏了七次，共往南走一里后到达状元峰，便独自亭亭玉立在上了。从峰顶上向西俯瞰湘江的源头，向东俯瞰麻川，全在脚底下；往南俯视小金峰，往北俯视锦霄坳岭，全都是些儿孙辈。但北面的九座山峰相连，而南面与小金峰还隔着两座山峰，都很陡峭，好像是从中断开一样，不能飞渡过去，所以路要从小金峰的上麓另外登上去。听说这座山是邓丞相升天之处。这个人不知是什么地方的，猜想是马殷等人窃据帝位时辅佐的官员。当地人说，他家离朝廷有几百里路，夜里回家而早晨入朝，都是在这个山顶。登云山下就是他的家，至今还全是姓邓的后人。有一个人怀疑他的神异，便被诛杀并殃及他的妻儿。峰顶北面的第三座山峰，有个方形石台如船头，飞突凌空。旧时传说有竹子从石崖顶端垂下来拂拭着石台，此地四旁的山箐中也有竹子，没见有这种特别修长而不同的竹子。在峰顶坐了很久，把带来的饭就着竹筐分了吃下。不久听见东南方有雷声，这才下山，返回回龙庵。

二十二日　东行二里，过九宫桥，逾小岭，共二里至锦霄，是为

峡口。麻川江自南来，北出界首，截江以渡，江深没股。麻川至此破山出，名七里峡；下又破山出，名五里峡。锦霄在其中，为陆行口。过江，溯东夹之溪入。三里，登山脊，至九龙庙，南北东皆崇山逼夹，南麓即所溯溪之北麓，溪声甚厉。遂下山，过观音阁，支流分环阁四面，惟南面石堰仅通水，东西北则舟上下俱绕之，惜阁小不称。阁东度石桥，循分支西岸，溯流一里，至分水塘。塘以巨石横绝中流，南北连亘以断江身，只以小穴泄余波，由塘南分湘入漓；塘之北，即濬湘为支，以通湘舟于观音阁前者也。遂刺舟南渡分漓口，入分水庙。西二里，抵兴安南门。出城，西三里，抵三里桥。桥跨灵渠，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1)。宿隐山寺。

【注释】

(1)“桥跨灵渠”数句：这里说的是灵渠的斗门，又称陡门。塞陡工具有陡杠(大木杠)、陡脚(三根木头捆成三脚状)、陡编(用竹片交叉编成)、陡笪(dá，用竹篾编成，长约五尺，宽约三尺)。在陡门的石穴上架起陡杠，放一排陡脚，再搁上陡编和陡笪，即可拦住水流，提高水位，船即可节节前进。箔(bó)，通常指用芦苇和秫秸编成的帘子，这里专指陡编和陡笪。

【译文】

二十二日　往东行二里，走过九宫桥，越过一座小岭，共二里路来到锦霄，这是峡口。麻川江自南面流来，往北流出界首，横截江流而渡，江水深到淹没了大腿。麻川江流到此地冲破山峡流出去，名叫七里峡；下游又冲破山峡流出去，名叫五里峡。锦霄在两条峡谷的中间，是走陆路的通道口。渡过江后，溯东面夹谷的溪流进去。三里，登上山脊，到达九龙庙，南、北、东三面都是高山紧逼相夹，南麓就是我所溯溪流北面的山麓，溪水声十分凶猛。于是下山，路过观音阁，湘江的支流分别环绕在观音阁的四面，只有南面的石坝仅能通过流水，东、西、北三面则是上下来往的船只都绕着观音阁走，可惜楼阁太小不相称。从观音阁东边走过石桥，沿着分出的支流的西岸，溯

流前行一里，来到分水塘。分水塘是用巨石横堵在江流中间，南北绵亘相连用来截断江流，只用一个小洞来让多余的塘水外泄，在水塘南面把湘江分流引入漓江；水塘的北面，就疏挖湘江成为支流，以便让湘江中的船只通到观音阁前的河道中。于是撑着船向南渡过分漓口，进入分水庙。向西行二里，抵达兴安县城的南门。出城后，向西三里，抵达三里桥。桥跨在灵渠上，渠水到了此地变成涓涓细流，渠底巨石嶙峋。此时大船鳞次栉比，用竹箔拦水，等渠水稍深一些，便去掉竹箔放船通行了。住宿在隐山寺。

二十三日　晨起大雨，饭后少歇。桥西有金鼎山。山为老龙脊，由此至兴安，南转海阳，虽为史禄凿山分漓水，而桥下有石底，水不满尺，终不能损其大脊也。上一里至顶，顶大止丈许；惟南面群峦纷丛岚雾中，若聚米，若流火，俯瞰其出没甚近。下至三里桥西，随灵渠西南去。已而渠渐直南，路益西，路右石山丛立。雨中回眺，共十里，已透金鼎所望乱山堆叠中，穿根盘壑，多回曲，无升降。又三里为苏一坪，东有岐可达乳洞。予先西趋严关(1)，共二里而出隘口。东西两石山骈峙，路出其下，若门中辟，傍裂穴如圭，梯崖入其中，不甚敞，空合如莲瓣。坐观行旅，纷纷沓沓。返由苏一坪东南行一里，溯灵渠东北上，一溪东自乳洞夹注，为清水，乃东渡灵渠。四里，过大岩堰。渡堰东石桥，转入山南，小石山分岐立路口，洞岈然南向。遂西向随溪入，二里至董田，巨村。洞即在其北一里，日暮不及登，乃趋东山入隐山寺。出步寺后，见南向有洞，其门高悬，水由下出，西与乳洞北流之水合，从西北山腋破壁而出大岩堰焉。时日色尚高，亟缚炬从寺右入洞。攀石崖而上，其石峭削，圮侧下垂，渊壁若裂，水不甚涌而浑，探其暗处，水石粗混，无可着足。出而返寺，濯足于崖外合流处，晚餐而卧。

【注释】

(1)严关：今名同，在兴安县西7.5公里，灵渠边上。处于狮子、凤凰两山间，西南向，有石砌城垣一道，长43米，关门亦存。《明史·地理志》作“岩

关”，疑误。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下大雨，饭后稍作休息。桥西有座金鼎山。这座山是主脉的山脊，由此地延伸到兴安县城，向南转到海阳山，虽然被史禄凿山分流到漓江，但桥下有石头的渠底，渠水不满一尺，始终没能损伤山脉的主脊了。上走一里来到山顶，山顶大处只有一丈左右；唯有南面成群的山峦和纷杂的丛林显现在山间的晨雾中，如聚在一起的米粒，似流动的火光，俯瞰它们出没在很近的地方。下到三里桥的西边，顺着灵渠向西南去。继而灵渠渐渐转向正南，路越来越向西走，路右边的石山成丛矗立着。雨中回头眺望，共走了十里路，已经在金鼎山望见的杂乱堆叠的群山中穿行，穿过山脚，盘绕在壑谷中，曲曲折折很多，没有上下。又行三里是苏一坪，东面有岔道可以到达乳洞。我先要向西赶到严关去，共二里后走出隘口。东西两面的石山并排对峙，路从山下出去，好像中间敞开的门，两旁裂开的洞穴如玉圭，踏着山崖进入洞中，洞中不怎么宽敞，在空中合拢如莲花的花瓣。坐在洞中观看过往的旅客，纷至沓来。返回来经由苏一坪往东南行一里，溯灵渠往东北上走，一条溪水从东边的乳洞流来与灵渠相夹，这是清水溪。于是向东渡过灵渠，四里，经过大岩堰。走过大岩堰东边的石桥，转进山的南麓，有座小石山矗立在分岔的路口，有个洞口深邃地面向南。于是向西顺着溪流进去，二里到董田，是个巨大的村子。山洞就在村北一里处，天晚了来不及去登，便赶到东山进入隐山寺。出来在寺后散步，看见南面有个洞，洞口高悬，水从下面流出来，向西流与乳洞向北流的水合流，从西北方的山侧冲破崖壁流到大岩堰中。此时天色还早，急忙捆好火把从寺右进洞去。攀着石崖往上登，崖石峭拔陡削，倒斜下垂，石壁下的深渊好像一条裂缝，水势不怎么汹涌却很浑浊，探了探水中的昏暗处，水中的石块粗大混杂，无处可以落脚。出来后返回寺中，在山崖外溪水的合流处洗脚，晚餐后睡下了。

二十四日　晨起雨不止，饭后以火炬数枚，僧负而导之。一里至董田，又北一里，至乳岩下洞、中洞、上洞(1)。雨中返寺午饭。雨愈大，遂止不行。

【注释】

(1)乳岩：在今兴安县城西南6公里茅坪村，共三洞，下洞称喷雷洞，中洞称驻云洞，上洞称飞霞洞。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时雨没停，饭后拿了几个火把，由僧人背着为我领路。一里到董田，又向北一里，到了乳洞的下洞、中洞、上洞。雨中返回寺中吃午饭。雨更大了，就住下来不走了。

二十五日　天色霁甚，晨餐后仍向东行。一里，出山口，支峰兀立处，其上有庵，草翳无人，非观音岩也。从庵左先循其上崖而东，崖危草没，静闻不能从，令守行囊于石畔。余攀隙披窾而入(1)，转崖之东，则两壁裂而成门，内裁一线剖，宛转嵌漏。其内上夹参九天，或合或离，俱不过咫尺；下夹坠九渊，或干或水，俱凭临数丈。夹半两崖俱有痕，践足而入，肩倚隔崖，足践线痕，手攀石窍，无陨坠之虑。直进五六丈(2)，夹转而东，由支峰坳脊北望，见观音岩在对崖，亦幽峭可喜。昨来时从其前盘山而转，惜未一入，今不能愈北也。下山，东南行田塍间，水漫没岸。三里，有南而北小水，急脱下衣，涉其东，溯之南。又二里，为秀塘，转而西南行，复涉溪而北，循山麓行。二里，又一涧自北山夹中出，涉其南，又循一溪西来入，即西岭之溪也。三里，越溪南登，下西岭，入口甚隘，而内有平畴，西村落焉。西南上岭，又二里而逾上西岭，岭东复得坪焉。有数家在深竹中，饭于村妪。又西南平上二里，乃东逾一坳，始东下二里，为开洲，则湘之西岸也。溯湘南行五里，复入冈陀，为东刘村。又五里为西刘村(3)，有水自西谷东入湘。又西南三里为土桥，又二里大丰桥，俱有水东注于湘。又逾岭二里，宿于唐汇田(4)。东有大山岿然出东界

上者，曰赤耳山。

【注释】

(1)窾(kuǎn)：空处。

(2)直进五六丈：“丈”原作“里”，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3)东刘村、西刘村：今作“东流”、“西流”，在海洋河边。

(4)唐汇田：今作“谭美田”，在兴安县南境，湘江源海洋河西岸。

【译文】

二十五日　天色十分晴朗，早餐后仍然向东行。一里，走出山口，一座支峰兀立之处，山上有座寺庵，深草密蔽，无人居住，不是观音岩。从庵左先沿着寺庵上方的石崖往东走，石崖高险，深草隐没了道路，静闻不能跟随，命令他在石崖旁看守行李。我攀着石缝钻过空处进去，转到石崖的东面，就见两面的石壁裂成门，里面只剖开一线宽，曲折通透。石门里面的夹谷上参九天云霄，有的地方闭合在一起，有的地方分开来，都不超过一尺来宽；下边夹谷坠入九重深渊，有的地方干燥，有的地方有水，全都凭临几丈高的深谷，夹谷半中腰两侧的崖壁上都有裂痕，把脚踩进裂痕，双肩紧靠分开的崖壁，脚踏着线一样的裂痕，手拉住石窍，没有坠落下去的忧虑。一直进去五六丈，夹谷转向东，由支峰山坳的背上向北望去，看见观音崖在对面的山崖上，也是幽深陡峭让人喜爱。昨天来的时候从它的前边绕着山转，可惜未能进去一次，今天不能再向北走了。下山后，往东南前行在田野间，溪水漫出来淹没了堤岸。三里，有条由南往北流的小溪，急忙脱下裤子，涉到小溪的东岸，溯溪流往南行。又行二里，是秀塘，转向西南行，再次涉过溪水往北行，沿着山麓前行。二里，又有一条山涧从北山的夹谷中流出来，涉到山涧南面，又沿着一条西面流来的溪流进去，这就是源于西岭的溪流了。三里，越到溪流南岸，上登下西岭，入口处非常狭窄，可里面有平旷的田野，西边有村落在里面。向西南上岭，又走二里后越过上西岭，岭东又见到一片平地。有

几户人家在幽深的竹丛中，在村妇家中吃饭。又往西南平缓地上行二里，便向东越过一个山坳，这才向东下行二里，是开洲，这就是湘江的西岸了。溯湘江往南行五里，再次走入山冈山坡之间，是东刘村。又走五里是西刘村，有水流自西面的山谷中往东汇入湘江。又往西南行三里是土桥，又走二里到大丰桥，两处都有水流向东流入湘江。又越岭二里，住宿在唐汇田。东面有座大山岿然出现在东境上的，叫赤耳山。

二十六日　晨餐后，日色霁甚。南溯湘流二里，渡一溪为太平堡，有堡、有营兵焉。东西山至是开而成巨坞，小石峰一带，骈立湘水东。又南二里，曰刘田(1)。又南二里，曰白龙桥(2)。又三里，逾一小岭，曰牛栏(3)。二里，张村。又一里至庙角(4)，饭于双泉寺，其南即灵川界(5)。又南二里，东南歧路入山，其东高峰片耸，曰白面山。又南二里，渡一桥，湘水之有桥自此。循左山行，南二里，为田心寺。又南一里，古龙王庙。又南一里，有一石峰特立东西两界之中，曰海阳山。有海龙庵，在峰南石崖之半。海龙庵已为临桂界(6)。海龙堡在西南一里(7)，东入山五里为季陵(8)，西十五里，过西岭背为龙口桥(9)，东北五里读书岩、白面山(10)，西北十五里庙角，南五里江汇(11)。先是，望白面山南诸峭峰甚奇，问知其下有读书岩，而急于海阳，遂南入古殿，以瓦磨墨录其碑。抵海龙庵，日已薄崦嵫，急卸行李于中。乃下山，自东麓二洞门绕北至西，入龙母庙，已圮。即从流水中行，转南，水遂成汇，深者没股。庵下石崖壁立，下临深塘。由塘南水中行，转东登山。入庵，衣裈俱湿(12)，急晚餐而卧以亵衣(13)。是庵始有佛灯。

【注释】

(1)刘田：今作“刘家”。

(2)白龙桥：今名同。

(3)牛栏：今作“流兰”。

(4)庙角：今作“庙脚”。以上皆在兴安县南境，从北往南，顺序排列在公路沿线。

(5)灵川：明为县，隶桂林府，治今灵川县三街镇。

(6)临桂：桂林府附郭县，治今桂林城区。现仍有临桂区，辖境在桂林市区西部。

(7)海龙堡：应即今海洋，在灵川县东隅。二十七日记作“海阳堡”，此处“龙”字疑误。

(8)季陵：今作“岐岭”，在灵川县东隅，海洋稍东。

(9)西岭背：今名同，在兴安县南隅，庙角稍西。

(10)白面山：今作“白面”，在灵川县东隅，岐岭稍北。

(11)江汇：应即今江尾，在灵川县东境，海洋稍南。

(12)裈(kūn)：有裆的裤子。

(13)亵(xiè)衣：内衣。

【译文】

二十六日　早餐后，天色晴朗极了。向南溯湘江的江流走二里，渡过一条溪流到太平堡，有城堡，有营兵驻守在这里。东西两面的山到了这里开阔起来，变成巨大的山坞，一列小石峰像带子一样，并排矗立在湘江的东岸。又向南二里，叫刘田。又向南二里，叫白龙桥。又行三里，越过一座小岭，叫牛栏。二里，到张村。又走一里到庙角，在双泉寺中吃饭，寺南就是灵川县的县界。又向南二里，从东南方到达岔路进山，这里东面的高峰呈片状耸立着，叫做白面山。又向南二里，走过一座桥，湘江上有桥从此地开始。沿着左边的山前行，向南二里，是田心寺。又向南一里，到古龙王庙。又向南一里，有一座石峰独立在东西两列山的中间，叫做海阳山。有座海龙庵，在石峰南面石崖的半中腰。海龙庵已经是临桂县的地界。海龙堡在西南方一里处，向东进山五里是季陵，向西十五里，越过西岭的山背是龙口桥，往东北行五里是读书岩、白面山，向西北十五里是庙角，向南五里是江汇。这之前，望见白面山南面峭拔的群峰非常奇特，问知山下

有个读书岩，可急于去海阳山，便向南进入古殿中，用瓦片磨墨抄录殿中的碑文。抵达海龙庵时，落日已逼近西山，急忙把行李放在庵中。于是下山，从东麓的两个洞口绕过北麓来到西麓，进入龙母庙，已经倒塌了。立即从流水中前行，转向南，流水于是汇成一条，深的地方淹没了大腿。寺庵下方的石崖墙壁样矗立着，下临深塘。由水塘南边的水中前行，转向东登山。进入庵中，衣裤都湿透了，急忙吃了晚餐便穿着内衣睡下。这座寺庵才开始有佛灯。

海阳山俱崆峒贮水(1)。水门二：南平，西出甚急。东旱门二，下一二尺，即水汇其中，深者五六尺。山南水塘有细流，东源季陵亦下此。则此山尚在过脊北，水俱北流，惟为湘源也。漓源尚在海阳西西岭角(2)。

【注释】

(1)崆峒：通“空洞”，山里空如大洞。

(2)“漓源”句：按，近代地理考察证明，漓江源在兴安县北隅的苗儿山。

【译文】

海阳山山腹中全是空洞贮满了水。水洞口有两个：南面的水势平缓，西面的水流出来十分湍急。东面有两个旱洞口，下去一二尺，就有水汇积在洞中，深处有五六尺。山南面的水塘有条细细的水流，源于东面的季陵，也下流到此地。那么此山还在主脉延伸而过的山脊的北面，水全向北流，成为湘江的源头。漓江的源头还在海阳山西面的西岭角。

二十七日　晓起，天色仍霁，亟饭。从东北二里，田心寺，又一里，东入山，又一里，渡双溪桥。又东一里，望一尖峰而登。其峰在白面之西，高不及白面，而耸立如建标累塔，途人俱指读书岩在其半，竟望之而趋。及登岭北坳，望山下水反自北而南，其北皆山冈缭绕，疑无容留处，意水必出洞间。时锐于登山，第望高而趋，已而路

断，攀崖挽棘而上。一里，透石崖之巅，心知已误，而贪于陟巅，反自快也。振衣出棘刺中，又扪崖直上，遂出其巅。东望白面，可与平揖；南揽巾子，如为对谈。久之，仍下北岭之坳，由棘中循崖南转，扪隙践块而上，得峰腰一洞，南向岈然，其内又西裂天窟，吐纳日月，荡漾云霞，以为读书之岩必此无疑；但其内平入三四丈，辄渐隘渐不容身，而其下路复蔽塞，心以为疑。出洞门，望洞左削崖万丈，插霄临渊，上有一石飞突垂空，极似一巨鼠飞空下腾，首背宛然，然无路可扪。遂下南麓。回眺巨鼠之下，其崖悬亘，古溜间驳，疑读书岩尚当在彼，复强静闻缘旧路再登。至洞门，觅路无从，乃裂棘攀条，梯悬石而登，直至巨鼠崖之下。仰望崖下，又有二小鼠下垂，其巨鼠自下望之，睁目张牙，变成狞面，又如猫之腾空逐前二小鼠者。崖腰有一线微痕可以着足，而下仍峭壁。又东有巨擘一双作接引状(1)，手背拇指，分合都辨。至其处，山腰痕绝不可前。乃从旧路下至南麓，夸耕者已得读书岩之胜。耕者云："岩尚在岭坳之西，当从岭西下，不当从岭东上也。"乃从麓西溯涧而北，则前所涉溪果从洞中出，而非从涧来者。望读书岩在水洞上，急登之。其洞西向，高而不广，其内垂柱擎盖，骈笋悬莲，分门列户，颇幻而巧。三丈之内，即转而北下，坠深墨黑，不可俯视，岂与下水洞通耶？洞内左壁，有宋人马姓为秦景光大书"读书岩"三隶字。其下又有一洞，门张而中浅，又非出水者。水从读书岩下石穴涌出，水与口平，第见急流涌溪，不见洞门也。时已薄午，欲登白面，望之已得其梗概，恐日暮途穷，不遑升堂入室，遂遵白面西麓而南。二里，过白源山，又二里过季陵路口，始转而西。一里，随山脉登海阳庵，饭而后行，已下午矣。

【注释】

(1)巨擘(bò)：大手。

【译文】

二十七日　拂晓起床，天色仍然很晴朗，急忙吃饭。从东北方前

行二里，到田心寺，又走一里，向东进山，又行一里，越过双溪桥。又向东一里，望着一座尖峰上登。这座山峰在白面山的西面，高处赶不上白面山，可耸立着如同竖起的标杆和层层累起的高塔，路上的人都指点我读书岩在这座山峰的半中腰，竟然望着它赶过去。到登上岭北的山坳上时，望见山下的水反而是自北往南流，这里的北面都是缭绕的山冈，怀疑没有水容留的地方，意料水必定是从洞中流出来的。当时急切地想登山，只管望着高处赶过去，不久路断了，攀着山崖抓住荆棘往上爬。一里，钻到石崖的顶上，心知已经走错路了，但贪念于爬上峰顶，自己反而感到很痛快。从荆棘刺丛中出来抖了抖衣服，又抓住石崖一直上登，终于到达峰顶。向东望白面山，可以和它平对着作揖；向南观览巾子岭，如同对面交谈。很久之后，仍然下到岭北的山坳上，由荆棘丛中顺着山崖向南转，摸着石缝踏着石块往上爬，在山峰的半中腰找到一个洞，洞口向南，十分深邃，洞内又在西边裂开一个露出天空的窟窿，吞吐日月，云霞荡漾，我以为读书岩必定是这里无疑了；但洞内平缓地进去三四丈，便逐渐狭窄起来，渐渐容不下身子，而且那下边的路又被遮蔽阻塞了，心里感到很疑惑。出了洞口，望见洞左边陡削的悬崖有万丈高，高插云霄，下临深渊。上面有一块岩石飞突出来垂在空中，极像一只巨大的老鼠飞在空中向下跳，头和背部都很逼真，然而没有路可以摸过去。于是下到南麓。回头眺望，巨大老鼠的下面，那里的石崖悬空横亘着，石壁上陈旧的水迹斑斑驳驳，怀疑读书岩还是应当在那里，又强迫静闻顺着原路再次上登。来到洞口，无法找到路，便分开荆棘抓住枝条，踩着悬空的岩石往上登，一直来到巨鼠状的悬崖之下。仰面望见悬崖的下面，又有两只小老鼠下垂着，那只大老鼠从下面望着它们，睁大眼睛，张着牙齿，变成狰狞的面孔，又像是猫在腾空追逐前边的两只小老鼠的样子。崖壁半中腰有一条线一样的微小裂痕可以落脚，而下面仍然是峭壁。东边又有一块岩石像一双巨手一样作出指路的姿态，手背和大拇指，分开合拢的样子都可以分辨出来。到了那个地方，山腰上的裂痕断了不能前行。于是从原路下到南麓，向耕地的人夸耀已找到读书岩的胜景了。耕地的人说：“读书岩还在山岭上的山坳西边，应当从岭

西下走，不应当是从岭东上去的。”于是从山麓向西溯山涧往北走，就见先前涉过的溪流果然是从洞中流出来的，而不是从山涧中流来的。望见读书岩在水洞的上方，急忙登上洞。这个山洞面向西，很高却不宽，洞内下垂的石柱如高擎的伞盖，石笋并列，莲花悬垂，分门列户，十分奇幻精巧。三丈之内，立即转向北下走，深坠下去，像墨一样黑，不可俯视，莫非这里与下面的水洞相通吗？洞内左边的洞壁上，有个姓马的宋代人为秦景光用隶书写了“读书岩”三个大字。字的下边又有一个洞，洞口大张，可洞内很浅，又不是出水的洞。水从读书岩下边的石穴中涌出来，水与洞口平齐，只见急流涌入溪中，看不见洞口。此时已经接近中午，本想去登白面山，远望它已得知它的大体情况，担心天黑找不到路，顾不上登堂入室了，便沿着白面山的西麓往南行。二里，路过白源山，又行二里经过去季陵的路口，开始转向西行。一里，顺着山脉登上海阳庵，吃饭后便上路，已经是下午了。

由海阳山东南过季陵东下，入堂溪桥，遂由塘南循过脊西行，一里，为海阳堡。由堡西南行，则堡前又分山一支南下，与西山夹而成两界，水俱淙淙南下矣。随下一里，则西谷中裂，水破峡而出，又罗姑与西岭夹而成流者(1)，皆为漓水源矣。越之，循水西南下三里，为江汇。于是水注而南，路转而西，遂西逾一岭，一里，登岭坳。三里，西循岭上行，忽有水自东南下捣成涧，路随之下。又一里，直坠涧底。越桥南，其水自桥下复捣峡中，路不能随。复逾岭一里，乃出山口，又西南行平畴中，二里，抵涧上。西有银烛山，尖削特耸，东南则石崖正扼水口也。乃止宿于黄姓家。

【注释】

(1)罗姑：原作“罗始”，据乾隆本、“四库”本改。即今罗鼓山，在兴安、灵川两县界上。

【译文】

由海阳山往东南路过季陵向东下走，走到堂溪桥，于是由水塘南边沿着延伸而过的山脊往西行，一里，是海阳堡。由海阳堡往西南行，就见海阳堡前方的山又分出一条支脉往南下延，与西面的山相夹形成两面的分界，水流全都淙淙地向南下流了。顺着水流下行一里，就见西面的山谷从中裂开，水流冲破山峡流出去，又有罗姑山与西岭相夹形成的水流，这都是漓江的水源。越过溪流，沿着流水往西南下行三里，是江汇。到了这里水往南流淌，路转向西走，于是向西越过一座岭，一里，登上岭上的山坳。三里，向西沿着岭上前行，忽然有流水自东南方下捣形成山涧，路顺着山涧下走。又行一里，一直下坠到山涧底下。过到桥南，那条涧水从桥下又一次下捣到峡谷中，路不能再沿着山涧走。又翻越山岭一里，这才走出山口，又往西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二里，抵达涧上。西边有座银烛山，又尖又陡削，独自耸立，东南方则有座石崖正好扼住水口。于是停下住在姓黄的人家中。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二里，西南出涧口，渡水，逾一小岭，又三里得平畴，则白爽村也。由白爽村之西复上岭，是为长冲。五里，转北坳，望西北五峰高突，顶若平台，可夺五台之名。又西五里，直抵五峰之南，乱尖叠出，十百为群，横见侧出，不可指屈。其阳即为熔村(1)，墟上聚落甚盛，不特山谷所无，亦南中所(少)见者(2)。市多鬻面、打胡麻为油者，因市面为餐，以代午饭焉。东南三十里，有灵襟洞；南二里，有阳流岩云。又西五里为上桥(3)，有水自东北丛尖山之南，西过桥下，即分为二。一南去，一西去。又西南穿石山腋，共三里，过廖村(4)。其西北有山危峙，又有尖丛亭亭，更觉层叠。问之，谓危峙者为金山，而其东尖丛者不能名焉(5)。又二里，有水自金山东腋出，堰为大塘。历堰而西，又三里，复穿石山峡而西，则诸危峰分峙叠出于前，愈离立献奇，联翩角胜矣。石峰之下，俱水汇不流，深者尺许，浅仅半尺。诸峰倒插于中，如出水青莲，亭亭直上。初二大峰夹道，后又二尖峰夹道，道俱叠水中，取径峰隙，令人应接不暇。但石俱廉厉凿足，不免目有余而足不及耳。其峰曰雷劈

山，以其全半也；曰万岁山，以尖圆特耸也。其间不可名者甚多。共五里，始舍水磴而就坦坡。又五里，始得平畴，为河塘村，乃就村家瀹茗避日，下舂而后行。河塘西筑塘为道，南为平畴，秧绿云铺，北为汇水，直浸北界丛山之麓，蜚晶漾碧，令人尘胃一洗。过塘，循山南麓而西，五里，渡一石梁，遂登冈陀行。又五里，直抵两山峡中，其山南北对峙如门。北山之东垂，有石峰分岐而起，尖峭如削，其岐峰尤亭亭作搔首态，土人呼为妇女娘峰。崖半有裂隙透明，惟从正南眺之，有光一缴(6)，少转步即不可窥矣。南山之首，又有石突缀，人行其下，左右交盼，亦复应接不暇。时日色已暮，且不知顾仆下落，亟问浮桥而趋。西过大石梁，再西即浮桥矣。漓水至是已极汪洋，北自皇泽湾即虞山下。转而南，桂林省城东临其上(7)。城东北隅为驿，在皇泽湾转南之冲，其南即城也。城之临水者，东北为东镇门，南过木龙洞为就日门，再南出伏波山下为桂水门(8)，又南为行春门，又南为浮桥门。此东面临流者，自北隅南至浮桥共五门。北门在宝积、华景二山。浮桥贯江而渡，觅顾仆寓不得，遂入城，循城南去，宿于逆旅。

【注释】

(1)熔村：五月二十一日记作“榕村”，今作“雄村”，在灵川县南境。

(2)南中：泛指我国南部地区。

(3)上桥：今名同。在灵川县西南境。

(4)廖村：今称“廖家”。在灵川县西南境。

(5)而其东尖丛者不能名焉：此句乾隆本为“东丛角亭亭，更觉层叠者，龙潭山也”。

(6)缴：通“闪”，今云贵方言仍有称缴者，形容光线一闪而过。

(7)桂林：明置桂林府，为广西布政司治，即今桂林市。洪武八年(1375)新修的桂林府城，不仅比宋元城扩大了近一半，而且奠定了现在桂林市的基础。东面濒临漓江，南抵象鼻山脚，至今阳江北岸，西至西濠东缘，北至鹦鹉山、铁封山，因山为城。全城略呈长方形，共十二门。东面滨江五门。最南的浮桥门，又称东江门，在今解放桥西。南面两门：文昌门，宁远门。宁远门又称南门，在今中山路上，南门桥北。西面四门：武胜门，《游记》多

作“振武门”，又称西门，在今西城路西端；丽泽门在今丽君路东端；还有宝贤门、西清门。北面一门即安定门，又称北门，在今中山北路上，鹦鹉山和铁封山间。

(8)桂水门：原作“桂林门”，据下一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二十八日　天明时，吃饭后上路。二里，向西南走出山涧口，渡过涧水，越过一座小岭，又走三里就到平旷的田野，那是白爽村了。由白爽村的西边又上岭，这是长冲。五里，转入北边的山坳，望见西北方有五座山峰高高突起，峰顶就像是平台，可以夺走五台山的名字。又向西五里，直达五座山峰的南面，杂乱尖峰层层叠叠显现出来，十座百座成群，横着侧着地显露出来，不能屈指计算。山的南面就是熔村，集市上聚落十分兴盛，不仅是山谷中所没有的，也是南方地区少见的地方。市场上有很多卖面、榨芝麻油的人，因而买面来吃，用来代替午饭。东南方三十里处，有个灵襟洞；南面二里处，有个阳流岩。又向西走五里是上桥，有水流源自东北方成丛的尖山南麓，向西流过桥下，马上分为两条。一条向南流去，一条向西流去。又往西南穿过石山的侧面，共三里，路过廖村。廖村西北有座高险的山耸峙着，又有成群的尖峰亭亭玉立着，更觉得层层叠叠的。打听地名，说是高高耸峙的山是金山，可金山东面成群的尖峰叫不出名字来。又行二里，有条水流从金山的东侧流出来，筑有堤坝成为一个大水塘。经过堤坝往西行，又行三里，再穿过石山山峡往西行，就见众多高险的山峰重重叠叠地分别耸峙出现在前方，并排矗立，愈加呈现出奇观，险峰连绵，争奇斗艳。石峰之下，都有水汇积着不流动，深的有一尺左右，浅的仅有半尺。群峰倒插在水中，如出水的青莲，亭亭玉立，笔直向上。最初有两座大石峰夹住道路，后面又有两座尖峰夹住道路，道路全是垒砌在水中，取道石峰间的空隙，令人应接不暇。但是铺路的石头全都棱角锋利直刺脚底，不免眼睛看见的有余可脚下来不及避开了。这些石峰中有叫雷劈山的，因为它全然是半座山；有叫万岁山的，是由于它又尖又圆独自耸立着。这中间不能叫出名字的山峰

很多。共五里，这才离开水中的石磴走上了平坦的山坡。又行五里，开始走到平旷的田野，是河塘村，于是到庄户人家去煮茶喝躲避烈日，落日西下才动身上路。河塘村西边筑有堤坝作为道路，南面是平旷的田野，绿色的稻秧像云彩一样铺开，北边是积水的水塘，一直浸泡到北面一列群山的山麓，飞动着晶莹的波光，碧波荡漾，让人尘心一洗而空。走过水塘，沿着山的南麓往西行，五里，走过一座石桥，便上登行走在山冈山坡间。又行五里，径直抵达两山间峡谷中，这里的山南北对峙像门一样。北山的东垂，有座石峰分岔耸起，又尖又陡像刀削出来一般，那分岔的支峰尤其亭亭玉立，作出搔首弄姿的姿态，当地人称为妇女娘峰。山崖半中腰有条透出亮光的缝隙，唯有从正南方眺望那里，才有光线一闪而过，稍微移动几步马上就看不见了。南山的山头上，又有块岩石突起点缀着，人行走在山下，左顾右盼，又再一次应接不暇了。此时天色已晚，并且不知道顾仆的下落，急忙打听到去浮桥的路赶过去。向西走过大石桥，再向西走就是浮桥了。漓江流到这里水势已极为浩大，从北边的黄泽湾就在虞山下。转向南，省城桂林在东面下临着江上。省城的东北角是驿站，在黄泽湾转向南去的冲要处，驿站南边就是省城了。城墙面临江水的地方，东北是东镇门，往南过了木龙洞是就日门，再往南到伏波山下是桂水门，再往南是行春门，再往南是浮桥门。这是东边面临江流的城门，从城北隅往南到浮桥共有五城门。北门在宝积、华景二山之间。浮桥横贯江流而过，寻找顾仆居住的寓所找不到，便进城来，沿着城墙向南去，住宿在旅店中。

二十九日　从逆旅不待餐而行。遂西过都司署前(1)，又西，则靖江王府之前甬也(2)。又西，则大街自北而南，乃饭于市肆。此处肉馒以韭为和，不用盐而用糖，晨粥俱以鸡肉和食，亦一奇也。又南登一楼。其楼三层，前有石梁，梁东西大水汇成大沼。自楼上俯眺，朱门粉堞，参差绿树中，湖水中涵，群峰外绕，尽括一城之胜。中层供真武像。时亟于觅顾仆，遂转遵大街北行，东过按察司前(3)，遂东出就日门。计顾仆舟自北来，当先从城北濒江觅，而南从城下北行。已而城上一山当面而起，石脚下插江中，路之在城外者，忽穿山而透其跨下，南北岈然，真天辟关津也。西则因山为城，城以内即叠彩东隅。穿洞出，下临江潭，上盘山壁，又透腋而

入，是为木龙洞。其洞亦自南穿北，高二丈，南北透门约十余里(4)。其东开窗剖隙，屡逗天光，其外濒江有路，行者或内自洞行，或外由江岸，俱可北达。出洞，有片石夹峙，上架一穹石，其形屈曲，其色青红间错，宛具鳞鬣(5)，似非本山之石，不知何处移架于此。洞北辟而成崖，缀以飞廊，前临大江，后倚悬壁，憩眺之胜，无以逾此。廊上以木雕二龙插崖间，北压江水。廊北有庵、有院。又循城溯江北一里，过东镇门。又北过城东北隅，为东江驿。驿东向，当皇泽湾南下冲。入驿，问顾仆所附江舟，知舟泊浮桥北。出驿，北望皇泽湾，有二江舟泊山下，疑顾仆或在此舟，因令静闻往视，余暂憩路口。见城北隅，俱因山为城，因从环堵之隙，逼视其下，有一大洞北向穹然，内深邃而外旁穿。有童子方以梯探历其上，盖其附近诸户积薪贮器，俱于是托也。恐静闻返，急出待路口。久之不至，乃濒江北行觅之，直抵泊舟之山，则静闻从松阴中呼曰："山下有洞，其前有亭，其上有庵，可急往游。"余从之。先沿江登山，是为薰风亭。曹学佺附书。亭四旁多镌石留题，拂而读之，始知是为虞山，乃帝舜南游之地。其下大殿为舜祠，祠后即韶音洞，其东临江即薰风亭。亭临皇湾之上，后倚虞山之崖。刻诗甚多，惟正统藩臬王骥与同僚九日登虞山一律颇可观(6)。诗曰："帝德重华亘古今，虞山好景乐登临。峰连五岭芙蓉秀，水接三湘苦竹深(7)。雨过殊方沾圣泽，风来古洞想韶音。同游正值清秋节，更把茱萸酒满斟(8)。"由亭下，西抵祠后，入韶音洞。其洞西向，高二丈，东透而出约十丈。洞东高崖崭绝，有小水汇其前，幽泽嵌壁，恍非尘世。其水自北坞南来，石梁当洞架其上，曰接龙桥。坐桥上，还眺洞门崖壁，更尽峥嵘之势。洞门左崖张西铭栻刻《韶音洞记》，字尚可摹。仍从洞内西出，乃缘磴东上，有磨崖碑(9)，刻朱紫阳所撰《舜祠记》，为张栻建祠作。乃吕好问所书，亦尚可摹，第崖高不便耳。从此上跻，有新叠石为级者，宛转石隙间，将至山顶，置静室焉，亦新构，而其僧已去。窗楞西向，户榻洒然，室不大而洁。乃与静闻解衣凭几，啖胡饼而指点西山，甚适也。久之，舜殿僧见客久上不下，乃登顶招下山待茶。余急于觅顾仆，下山竟南，循旧路，二里入就日门。从门内循城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桂水门，门以内为伏波祠，门以外为玩珠洞。由城外南行又半里，为行春

门，又南半里，为浮桥门，始遇顾仆于门外肆中。时已过午，还炊饭于城内所宿逆旅。下午，大雨大至，既霁，乃迁寓于都司前赵姓家，以其处颇宽洁也。

【注释】

(1)都司署：明代各省皆设有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管理一省的军事。都司署即都司衙门。

(2)靖江王：南宋时今桂林置为静江府，元代设静江路，但明代封在桂林的藩王作“靖江王”，芦笛岩内保留至今的“靖江王府”采山队题名可以为证。原皆作“静江王府”，从乾隆本、“四库”本改。下同。甬(yǒng)：犹“通”，即甬道，官府衙门前面居中的大道。

(3)按察司：明代各省设有提巡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管理一省的司法刑狱。

(4)南北透门约十余里：“里”疑为“丈”之讹。

(5)鬯(sāi)：通“腮”。

(6)正统：原作“正德”。王骥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终于天顺四年(1460)，与正德无涉，据改。藩(fān)：即藩台，明清时布政使的别称。臬(niè)：即臬台，明清时按察使的别称。

(7)三湘：一说指湘水的三段，湘水发源与漓水合流后称漓湘，中游与潇水合流后称潇湘，下游与蒸水合流后称蒸湘。近代多用作湘东、湘西、湘南三部分的总称，泛指湖南全省。

(8)茱萸(zhū　yú)：植物名，有浓烈的香味，可入药。古人风俗，中历九月九日重阳节登高，将茱萸作囊系在身上或遍插茱萸，表示去邪辟恶。

(9)磨崖：即摩崖。在名山胜景，将天然岩石加以打磨，依山崖石壁镌刻佛经、题赞等文字，称为磨崖。

【译文】

二十九日　从旅店中没等到吃早饭就出发。于是向西经过都司衙门前，再往西走，就是靖江王府门前的甬道了。又往西走，便有条大街自北通向南，于是在集市上的店铺中吃饭。此处的肉包子用韭菜拌和，

不是用盐而是用糖，早晨的稀粥都是用鸡肉和着吃，也是一种奇特的习俗。又向南登上一座楼。这座楼有三层，前方有座石桥，桥的东西两面有大河汇积成大水池。从楼上俯瞰，朱红的大门和粉白的城墙，参差不齐地隐现在绿树丛中，城中蓄着湖水，群峰环绕在城外，把全城的胜景全部囊括在其中。中层供奉着真武大帝的塑像。此时我急于去找顾仆，便转向东顺着大街往北行，向东路过按察使司衙门前，就向东出了就日门。估计顾仆乘坐的船是从北边来，应该先从城北的濒江处找起，就自南边从城墙下往北行。不久城墙上一座山迎面耸起，石峰的山脚下插到江中，在城墙外的道路，忽然穿过横跨的山脚下，呈南北向，十分深邃，真是天然开辟出来的关口呀!西边则是就着山势筑城墙，城墙以内就是叠彩山的东隅。穿过山洞出来，下临深深的江水，上面盘亘着山的石壁，又穿过山侧进去，这就是木龙洞。这个洞也是自南边穿透到北边，高二丈，穿过南北两个洞口之间约有十多里。洞壁的东面剖开一些窗口和裂隙，屡屡透进天光来，洞外的濒江处有路，走路的人或者从洞内走，或者在外面从江岸上走，都可以达到北边。出洞后，有片状的岩石夹峙在两旁，上面架着一块穹隆的岩石，石头的形状弯弯曲曲的，石头的颜色是青红相间交错，宛如具有鳞甲和腮，似乎不是这座山原有的石头，不知是从何处移来架在这里的。洞的北面辟成山崖，用飞空的长廊连接着，前临大江，后面紧靠高悬的绝壁，休息和凭眺景色，没有能超过这里的。长廊上方用木头雕成两条龙插在崖壁上，伸向北边压在江水上。长廊北面有寺庵，有禅院。又沿着城墙溯江流向北一里，走过东镇门。又往北经过城的东北角，是东江驿。驿站面向东，位于皇泽湾南下冲要处。进入驿站，打听顾仆搭乘的江船，了解到船停泊在浮桥北边。出了驿站，向北远望皇泽湾，有两条江船停泊在山下，疑心顾仆或许就在这两条船上，因而要静闻前去察看，我暂时在路口休息。看见城墙的北隅，全是依山建城，于是从环绕的城墙空隙中，逼视城下，有一个大山洞面向北高高拱起，洞内深邃而外面四旁穿通。有个儿童正在用梯子爬到洞上去探看，大概这附近的住户堆积柴火贮藏器物，全都寄放在洞里了。担心静闻返回来，急忙出到路口等他。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于是沿着江边往北行去找他，直达停船的山下，就听到静闻在松树林荫中呼

喊："山下有个洞，洞前有座亭子，亭子上面有寺庵，值得赶快前去游一游。"我听从了他的话。先沿着江岸登山，这是薰风亭。曹学佺附和题写的。亭子四旁有很多石刻题记，拂拭后读了碑文，才知道这里是虞山，是大舜帝南游之地。山下的大殿是舜祠，舜祠后面就是韶音洞，韶音洞东边的临江处就是薰风亭。亭子前临皇泽湾之上，后靠虞山的山崖。刻写的题诗非常多，只有正统年间(1436—1449)藩台、臬台王骥与同僚九月九日登虞山的一首律诗很值得观赏。诗中写道："舜帝的恩德重放光华纵贯古今，虞山美好的风景乐意登临。山峰连着五岭芙蓉般秀丽，江水接着湘江苦竹幽深。春雨洒过异域沾上皇帝的恩泽，清风吹来古洞想起《韶》乐的声音。同游正遇清秋节，更插茱萸斟满酒。"从亭子上下来，向西来到舜祠后面，进入韶音洞。这个山洞面向西，高二丈，往东钻出去大约有十丈。洞东边高高的悬崖极为险峻，有条小溪汇积在悬崖前，幽深的溪水，下嵌的石壁，恍惚不再是尘世。这条溪水自北面的山坞中往南流来，石桥正对着洞口架在溪水上，叫接龙桥。坐在桥上，回头眺望洞口的崖壁，更是全部显现出峥嵘的气势来。洞口左边的崖壁上有张西铭张栻刻写的《韶音洞记》，字还值得临摹。仍然从洞内向西出来，便沿着石阶往东上登，有摩崖碑刻，刻有朱紫阳撰写的《舜祠记》，是张栻建舜祠而写作的。是吕好问书写的，也还值得临摹，只是崖壁太高不方便罢了。从此处上登，有新近垒石砌成的石阶，曲曲折折地在石缝间，将要到山顶之处，建了一间静室，也是新建的，然而静室中的僧人已经离开。窗户面向西，门户卧床都自然脱俗，屋子不大却很整洁。于是与静闻脱下外衣靠着茶几，吃着烧饼指点着西面的山川，真是惬意。很久之后，舜殿的僧人见客人上去很久不下来，就登上山顶招呼我们下山款待茶水。我急于去找顾仆，下山后就往南走，沿着原路，二里后进入就日门。从城门内沿着城墙往南行半里，由伏波山下出了桂水门，桂水门以内是伏波祠，门以外是玩珠洞。由城外又往南行半里，是行春门，又向南半里，是浮桥门，这才在城门外的店铺中遇见了顾仆。此时已经过了正午，返回到城内我住宿的旅店中烧火做饭吃。下午，大雨猛烈来临，转晴之后，便搬到都司衙门前姓赵的人家中去住，这是因为他那里十分宽敞整洁。

五月初一日　晨餐后，留顾仆浣衣涤被于寓。余与静闻乃北一里，抵靖江王府东华门外。其东为伏波山，其西为独秀峰。峰在藩府内，不易入也。循王城北行，又一里，登叠彩山(1)。山踞省城东北隅，山门当两峰间，乱石层叠错立，如浪痕腾涌，花萼攒簇，令人目眩，所谓“叠彩”也。门额书“北牖洞天”，亦为曹能始书(2)。按北牖为隐山六洞之名，今借以颜此，以此山在城北，且两洞俱透空成牖也(3)。其上为佛殿，殿后一洞屈曲穿山之背，其门南向，高二丈，深五丈。北透小门，忽转而东辟。前架华轩(4)，后叠层台，上塑大士像。洞前下瞰城东，江水下绕，直漱其足。洞内石门转透处，风从前洞扇入，至此愈觉凉飕逼人(5)，土人称为风洞。石门北向，当东转之上，有一石刻卧像横置窦间，迦风曲肱，偃石鼓腹，其容若笑，使人见之亦欲笑。因见其上有石板平庋，又有圆窦上透，若楼阁之层架，若窗楞之裂。急与静闻择道分趋，余从卧像上转攀石脊，静闻从观音座左伏穿旁窍，俱会于层楼之上。其处东忽开隙，远引天光，西多垂乳，近穿地肺。余复与静闻披乳房而穿肺叶，北出而瞰观音之座，已在足下。以衣置层楼隙畔，乃复还其处，从圆窦中坠下。于是东出前轩，由洞左跻磴，循垣而上，则拱极亭旧址也。由址南越洞顶，攀石磴，半里，遂登绝顶，则越王坛也，是为桂山，又名北山。其上石萼骈发，顶侧有平板二方，岂即所谓“石坛”耶？《志》云五代时马殷所筑，有岩桂生其巅，今已无。其前一石峰支起，或谓之四望山，当即叠彩岩。其西一石峰高与此峰并，峰半有洞高悬，望之岈然中空。亟下，仍从风洞出，寺左有轩三楹，为官府燕之所(6)。前临四望，后倚绝顶，余时倦甚，遂憩卧一觉，去羲皇真不远(7)。由寺中右坳复登西峰，一名于越山(8)。上登峰半，其洞穹然东向，透峰腰而西，径十余丈，高四丈余。由其中望之，东西洞然，洞西坠壑而下，甚险而峻。其环砖为门，上若门限，下若关隘，瞰之似非通人行者。

【注释】

(1)叠彩山：又称桂山、北山、风洞山，位于桂林城北，漓江西岸，有于越、四望两山，明月、仙鹤两峰，还有风洞甚奇。今存山崖上的题刻两百多

件，有诗文、题名、榜书、图画等多种形式，而且桂树成林，秋香四溢。

(2)曹能始：即曹学佺(1574—1646)，字能始，福建侯官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南京户部郎中，四川右参政、按察使等。天启二年(1622)为广西右参议，崇祯初起广西副使，力辞不就。家居二十年，著书立说，诗文颇富，著有《石仓集》、《蜀中广记》等。后曾参加南明唐王政权，抗清失败后，入山上吊自杀。曾为霞客《秋圃晨机图》题过诗。

(3)牖(yǒu)：窗。

(4)轩(xuān)：殿堂前的平台，前檐特起，曲椽无中梁者，称轩。

(5)飕(sī)：凉风。

(6)燕：通“宴”，安憩，休息。

(7)羲(xī)皇：指伏羲氏。古人想象伏羲以前的人，无忧无虑，生活闲适，因称太古的人为羲皇上人。

(8)于越山：今仍称于越山。季抄本作“千越山”，乾隆本、“四库”本作“干越山”，皆有误。

【译文】

五月初一日　早餐后，留下顾仆在寓所中洗衣被。我与静闻就向北走一里，抵达靖江王府东华门外。城门东边是伏波山，城门西边是独秀峰。独秀峰在王府内，不容易进去。沿着王城往北行，又走一里，登上叠彩山。叠彩山雄踞在省城的东北角，山门位于两座山峰间，乱石层叠，错杂矗立，如浪涛般腾涌，像花萼一样成簇攒聚，让人眼花缭乱，这就是所谓的“叠彩”了。山门上的匾额写着“北牖洞天”，也是曹能始书写的。据考察，“北牖”是隐山六洞的名字，如今借用来题写此处的匾额，是因为这座山在城的北边，并且两个山洞都露出天空形成窗牖。山门上边是佛殿，佛殿后面一个山洞弯弯曲曲地穿到山的背面，洞口面向南，高二丈，深五丈。向北穿过一道小门，忽然转向东开阔起来。前边架着华美的轩廊，后面叠着层层高台，上面塑有观音大士的像。洞的前方下瞰着城东，江水在下面绕过，直接冲刷着山脚。洞内石门转弯通过之处，风从前洞吹进来，来到这里越发觉得凉风逼人，当地人称为风洞。石门

面向北，位于向东转的上面，有一尊石刻的卧像横放在石洞中，袈裟飘逸，曲着手臂鼓着肚子仰卧在石头上，那容貌似乎在笑，使人见到他也想笑。随即看见卧像上方有石板平架着，又有圆圆的孔洞通到上面，好像一层层架着的楼阁，有如窗户一样裂开。急忙与静闻找路分头赶过去，我从卧像上方转过去攀登石脊，静闻从观音坐像左边趴着穿过旁洞，都在层楼之上相会。此处的东面忽然裂开一条缝隙，引进远处的天光来，西面有许多下垂的石钟乳，贴近钻出地面的肺叶状的石笋。我又与静闻分开乳房样的钟乳石穿过肺叶状的石笋，向北出来，俯瞰观音坐像，已经在脚下。由于衣服放在层楼上的裂隙旁，只得又返回到那里，从圆圆的孔洞中坠落下去。于是往东出到前边的轩廊处，由洞左上登石阶，顺着城墙往上走，便到拱极亭的旧址了。由亭址往南越过洞顶，攀登石阶，半里，便登上了绝顶，便是越王坛了，这就是桂山，又叫北山。山顶上岩石像花萼般绽放，山顶的侧面有两块平整的石板，莫非这就是所谓的“石坛”吗？志书上说，是五代时期马殷修筑的，有岩桂生长在山顶，今天已经没有了。山前有一座石峰分支耸起，有人把它称为四望山，应该就是叠彩岩了。它西面的一座石峰高处与这座山峰相同，山峰半中腰有个洞高悬着，望过去洞中空空的，十分深邃。急忙下山，仍然从风洞出来，寺左边有三间轩廊，是官府宴饮的场所。前方面临四望山，后方紧靠绝顶，我此时疲倦极了，便歇下来睡了一觉，觉得离伏羲皇帝的时代真的不远。由寺中经过右侧的山坳再上登西峰，又叫于越山。上登到山峰半中腰，那里的山洞穹然隆起，面向东方，往西穿透山峰腰部，长十多丈，高四丈多。从洞中往两头望去，东西两面都是空荡荡的，山洞向西下坠到壑谷中，非常险峻。洞口用砖砌成环形的门，从上面看就像门槛，从下面看如同关隘，俯瞰那里似乎不是人通行的地方。

乃仍东下至寺右，有大路北透两峰之间。下至其麓，出一关门，其东可趋东镇，其北径达北门。乃循山西行，一里，仰见一洞倚山向北，遂拾级而登。其下先有一洞，高可丈五，而高广盘曲，亦多垂柱，界窍分岐，而土人以为马房，数马散卧于其中，令人气阻。由其

左跻级更上，透洞门而入，其洞北向，以峰顶平贯为奇。而是山之洞，西又以山腰叠透为胜，外裂重门，内驾层洞，各标一异，直无穷之幻矣。既下，又西行，始见峰顶洞门西坠处，第觉危峡空悬，仰眺不得端倪(1)，其下有遥墙环之(2)，则藩府之别圃也。又西出大街，有大碑在侧，大书“桂岭”二字。转北行一里，则两山耸峡，其中雉堞为关(3)，而通启闭焉，是为北门。门在两山耸夹中，门外两旁，山俱峭拔，即为华景、宝积众胜云。出门有路，静闻前觅素食焉。

【注释】

(1)端倪(ní)：边际。

(2)遥墙：很长的墙。乾隆本、“四库”本作“长垣”。

(3)雉堞(zhì dié)：城上排列如齿状的矮墙。

【译文】

于是仍然往东下到寺右，有条大路向北穿过两座山峰之间。下到山麓，走出一处关门，关门的东面可以通到东镇门，关门北边的小径通到北门。于是沿着山往西行，一里，仰面看见一个山洞背靠山面向北，于是沿着石阶逐级上登。洞下面先有一个洞，高处大约一丈五尺，可高处宽处都弯弯曲曲的，也有很多下垂的石柱，隔在洞中分出岔洞，但当地人用来作为马厩，几匹马散卧在洞中，让人气喘不上来。由洞左踏着台阶再上登，穿过洞口进去，这个山洞面向北，以平直地贯通峰顶是它的奇特之处。而这座山的洞穴，西面的又是以在山腰上重叠着穿透山体作为它的优美之处，外面裂开重重洞口，洞内架起层层洞穴，各自显现出一种特异景致，简直是变幻无穷了。下山后，又向西行，这才看见峰顶洞口向西下坠之处，只觉得高险的峡谷悬在高空，仰面眺望看不出端倪，山下有远远的墙垣围绕着山，原来这是王府的别墅。又向西出到大街上，有块大碑在街边，写着“桂岭”两个大字。转向北行一里，只见两面的山耸峙成峡谷，峡谷中修建了城墙作为关口，以供过往出入，这是北门。城门在两山高耸夹峙

之中，门外两旁的山，全都陡峭挺拔，那就是华景山、宝积山等众多的胜景了。出门后有路，静闻走在前去找素食。

既而又南一里，过按察司，觅静闻不得。乃东从分巡司经靖藩后宰门，又东共一里，至王城东北隅，转而西向后宰门内。靖藩方结坛礼《梁皇忏》(1)，置栏演《木兰传奇》，市酒传餐者，夹道云集，静闻果在焉。余拉之东半里，出癸水门(2)，仍抵庆真观下，觅小舟一叶，北渡入玩珠岩。岩即伏波之东麓(3)，石壁下临重江，裂隙两层，一横者下卧波上，一竖者上穹山巅。卧波上者，下石浮敞为台，上石斜骞覆之。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盖其剑非竖劈，向横披者也。后壁上双纹若缕，红白灿然，蜿蜒相向。有圆岩三晕，恰当其首，如二龙戏珠，故旧名“玩珠”，宋张维易曰“还珠”。双纹之后，有隙内裂，直抵竖峡下岩；嵌梯悬级，可直蹑竖峡而上垂柱之西。石台中坼，横石以渡，更北穿小窦，下瞰重江，渊碧无底，所云伏波沉薏苡处也(4)。更南入山腹，穹然中虚，有光西转，北透前门，是其奥矣。但石色波光，俱不若外岩玲珑映彻也。徘徊久之，渡子候归再三，乃舍之登舟。鼓枻回樯(5)，濯空明而凌返照，不意身世之间有此异境也。登涯，由浮桥门入城，共里余，返赵寓。静闻取伞往观《木兰》之剧。余憩寓中，取《图》、《志》以披桂林诸可游者(6)。

【注释】

(1)《梁皇忏》：佛教书名。相传梁武帝初为雍州刺史时，夫人郗氏性嫉妒，后病死。武帝梦见她变为蟒蛇，特集录佛经语句，作成忏法十卷，为她忏悔罪孽，称《慈悲道场忏法》，世称《梁皇忏》。

(2)癸水门：即桂水门。

(3)伏波：即伏波山。系一孤峰，耸立在漓江西岸，山顶远眺，山腰游洞，山麓临潭，景色各异。唐时伏波山为桂林佛教胜地，至今还保存唐代摩崖造像二百多尊，和唐宋以来游人题刻一百多件。

(4)伏波：即马援(前14—49)，字文渊，陕西茂陵人，被封为伏波将军。

征交趾，常煮薏苡以避瘴气。南方薏苡粒大，传说马援回军时运了一车回来做种，遭人诽谤，诬他载回的是明珠。薏苡(yì　　yǐ)：俗称“药玉米”、“回回米”、“六谷米”等，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颖果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种仁可以煮吃，亦可酿酒，入药称苡仁。

(5)枻(yì)：短桨。樯(qiáng)：桅杆，引申为帆。

(6)披(pī)：翻阅。

【译文】

随后又向南一里，路过按察使司，找不到静闻。于是向东从分巡道衙门经过靖江王府的后宰门，又向东共一里，来到王府城墙的东北角，转向西走进后宰门内。靖江王府正搭起高台礼佛念诵《梁皇忏》经文，安设了围栏上演《木兰传奇》，卖酒和传递饭食的人，夹住道路，像云一样聚集在一起，静闻果然在人群中。我拉住静闻往东走了半里，出了癸水门。仍然抵达庆真观下，找到一条小船，向北渡江进入玩珠岩。玩珠岩就在伏波山的东麓，石壁下临重重江流，有两层裂隙，一层横着的裂隙在山下横卧在水波上，一层竖直的裂隙向上隆起直到山顶。横卧在水波上的，下面的岩石浮出水面成为宽敞的平台，上方的岩石斜举着覆盖着平台。一根石柱下垂在下覆石崖的外边，直达下面的石台上，如同莲花倒挂着，与下面不相连接之处，仅有一寸多一点。这里名叫“伏波试剑石”，原来那一剑不是竖直劈的，而是横向劈开的。后面的石壁上有两条石纹如丝带，红白相间，鲜明耀眼，蜿蜒相对。岩石上有三个模糊的圆圈，恰好位于它们的头顶，如二龙戏珠，所以它原来的名字叫“玩珠洞”，宋代张维把它改名为“还珠洞”。两条石纹的后边，有条缝隙向洞内裂进去，直达竖直峡谷下面的岩石；如果嵌入了石阶或悬架了梯子，就可以踩着竖直的峡谷上登到下垂石柱的西边。石台从中间裂开，横放了石板渡过去，再向北穿过一个小洞，下瞰着重重江流，渊深碧绿看不见底，这就是所说的伏波将军马援沉薏苡的地方了。再往南进入山腹中，穹隆中空，有光线从西边反射进来，向北钻到北洞口，这里是洞中最幽深的地方了。但是这里石头的颜色和水上的风光，都不如外边的岩洞那样玲珑剔透、

映照清澈了。徘徊了很久，渡船的船夫等候我们回去再三催促，这才离开洞中登上船。摇桨回帆，洗濯着明澈的江水，乘着落日的余晖，意想不到人世之间有如此奇异的胜景！登上岸后，经由浮桥门进城，共走一里多，返回赵家寓所。静闻取了一把伞前去观看《木兰传奇》的戏剧。我在寓所中休息，取出地图、志书来翻阅桂林府各地值得游览的地方。

初二日　晨餐后，与静闻、顾仆裹蔬粮，携卧具，东出浮桥门。渡浮桥，又东渡花桥(1)，从桥东即北转循山。花桥东涯有小石突临桥端，修溪缀村，东往殊逗人心目。山峙花桥东北，其嵯峨之势，反不若东南夹道之峰，而七星岩即峙焉(2)，其去浮桥共里余耳。岩西向，其下有寿佛寺，即从寺左登山。先有亭翼然迎客，名曰摘星，则曹能始所构而书之。其上有崖横骞，仅可置足，然俯瞰城堞西山，则甚畅也。其左即为佛庐，当岩之口，入其内不知其为岩也。询寺僧岩所何在(3)，僧推后扉导余入。历级而上约三丈，洞口为庐掩黑暗；忽转而西北，豁然中开，上穹下平，中多列笋悬柱，爽朗通漏，此上洞也，是为七星岩。从其右历级下，又入下洞，是为栖霞洞。其洞宏朗雄拓，门亦西北向，仰眺崇赫。洞顶横裂一隙，有石鲤鱼从隙悬跃下向，首尾鳞鬣，使琢石为之，不能酷肖乃尔。其旁盘结蟠盖，五色灿烂。西北层台高叠，缘级而上，是为老君台。由台北向，洞若两界，西行高台之上，东循深壑之中。由台上行，入一门，直北至黑暗处，上穹无际，下陷成潭，颇洞峭裂(4)，忽变夷为险。时余先觅导者，燃松明于洞底以入洞，不由台上，故不及从，而不知其处之亦不可明也。乃下台，仍至洞底。导者携灯前趋，循台东壑中行，始见台壁攒裂绣错，备诸灵幻，更记身之自上来也。直北入一天门，石楹垂立，仅度单人。既入，则复穹然高远，其左有石栏横列，下陷深黑，杳不见底，是为獭子潭。导者言其渊深通海，未必然也。盖即老君台北向下坠处，至此则高深易位，丛辟交关，又成一境矣。其内又连进两天门，路渐转而东北，内有“花瓶插竹”、“撒网”、“弈棋”、“八仙”、“馒头”诸石，两旁善才童子，中有观音诸像。导者行急，强留谛视，顾此失彼。然余

所欲观者，不在此也。又逾崖而上，其右有潭，渊黑一如獭子潭，而宏广更过之，是名龙江(5)，其盖与獭子相通焉。又北行东转，过红毡、白毡，委裘垂毯，纹缕若织。又东过凤凰戏水，始穿一门，阴风飕飕，卷灯冽肌，盖风自洞外入，至此则逼聚而势愈大也。叠彩风洞亦然。然叠彩昔无“风洞”之名，而今人称之；此中昔有风洞，今无知者。出此，忽见白光一圆，内映深壑，空濛若天之欲曙。遂东出后洞，有水自洞北环流，南入洞中，想下为龙江者，小石梁跨其上，则宋相曾公布所为也(6)。度桥，拂洞口右崖，则曾公之记在焉。始知是洞昔名冷水岩，曾公帅桂(7)，搜奇置桥，始易名曾公岩，与栖霞盖一洞潜通(8)，两门各擅耳。

【注释】

(1)花桥：今名同，跨小东江上，水洞四孔，西端连接旱桥七孔，上有长屋，可避风雨，形式美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七星岩：在桂林城东郊，漓江东岸。有七个排列得像北斗七星的残峰，总称为七星山。北面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四峰组成普陀山，形如斗魁；南面的玉衡、开阳、瑶光三峰组成月牙山，形如斗柄。七星山主峰高出地面130米，其中已查明的岩洞多达15个。七星岩即在普陀山内，有八个厅堂似的石灰岩溶洞，由一条长814米的狭窄甬道连为一体，最宽处43米，最高处27米，洞内温度常在20℃左右，冬暖夏凉。依石景特点配上不同的彩色灯光，犹如缥缈的仙景。

(3)“询寺僧”句：《游记》中的七星岩是现在碧虚亭洞和七星岩洞的总称，入洞后有上下两层洞穴，当时上洞称七星岩，高出游览洞道十多米，下洞称栖霞洞，即今游览洞道。今七星岩有大小五个洞口，即七星岩、豆芽洞、曾公岩、上洞、交洞。曾公岩即今马平街洞口。上洞和交洞洞口系抗日战争时开凿，明代尚无。霞客从七星岩北口即今入口处入洞，向南入三天门，即今白玉长廊一带，所经獭(tǎ)子潭即今癞(lài)子潭，红毡、白毡即今金纱、银纱，再到曾公岩。又从曾公岩入洞，向东经大教场至无底深潭附近，再返从曾公岩出。

(4)颂(hòng)洞：弥漫无际。颂，原作“倾”，乾隆本同，从“四库”本、丁本改。

(5)龙江：指七星岩内的地下河。

(6)曾公布：即曾布(1035—1107)，字子宣，南丰人，官至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元丰初，以龙图阁待制知桂州。

(7)桂：即桂州。北宋置桂州，治临桂，即今桂林市。

(8)栖霞：原作“飞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初二日　早餐后，与静闻、顾仆裹上蔬菜粮食，带上铺盖，往东出了浮桥门。走过浮桥，又往东走过花桥，从桥东马上转向北沿着山走。花桥的东岸有座小石峰突立着下临桥头，悠长的溪水点缀着村庄，向东流去十分逗引人的心目。石山屹立在花桥的东北方，它那巍峨的气势，反而不如东南方夹住道路的山峰，然而七星岩就耸立在那里，那里距离浮桥共有一里多路而已。岩洞面向西，岩洞下有座寿佛寺，即刻从寺左登山。首先有座亭子像翅膀一样张开手臂迎客，名叫摘星亭，是曹能始修建并题写了亭名。亭子上方有石崖横向高举着，仅能放下脚，然而俯瞰城池和西山，却十分畅达。亭子左边就是佛寺，正好位于岩洞的入口处，进入寺内不知道里面已经是岩洞了。询问寺中的僧人七星岩在何处，僧人推开后门领我进去。经过石阶往上走了大约三丈，洞口被佛寺的房屋遮住了很黑暗；环绕转向西北，洞中豁然开阔起来，顶上穹隆下面平坦，洞中排列着很多石笋和悬垂的石柱，清爽明朗，通风透亮，这是上洞，这就是七星岩。从洞的右侧沿着石阶下走，又进入下洞，这是栖霞洞。这个洞宏大明朗，雄壮开阔，洞口也是面向西北，仰面眺望高得吓人。洞顶横着裂开一条缝隙，有条石鲤鱼从裂缝中悬空向下跃，首尾和鳞甲鱼鳃很像，即使是用石头雕凿成的，也不能如此酷似。石鲤鱼的旁边盘结着蟠龙样的伞盖，五色灿烂。西北面层层平台高高地叠累着，沿着石阶上去，这是老君台。由老君台向北上去，洞很像被分为两半，向西是行走在高台之上，向东是顺着幽深的壑谷之中走去。我从高台上前行，进入一个石门，一直往北来到黑暗处，上方穹隆无边，下面陷成深潭，弥漫无际，陡峭深裂，平坦忽

然变为险阻。当时我事先找到一个向导，在洞底点燃松明以便进洞，向导没从高台上走，所以我来不及跟随他，却不知道此处也是不能用松明照亮的。于是走下高台，仍然来到洞底。向导带着灯走在前面，沿着高台东面的壑谷中走，这才看见高台的石壁上攒聚的裂隙像锦绣一样错杂交织，具备了各种灵异的变幻，更让人记住自己是从那上面来的了。一直向北进入一道天门，两旁石柱垂立，仅能通过一个人。进去之后，就见山洞更加穹隆高远，洞的左边有石栏杆横向排列着，下边陷入深黑之中，杳然看不见底，这里是獭子潭。向导说这里的水极为渊深，通着大海，未必是这样的了。大概就是老君台向北下坠之处，到了这里就高深变换位置，繁空互相交换，又自成一种境界了。这以内又一连进入两道天门，路渐渐转向东北，里面有“花瓶插竹”、“撒网”、“弈棋”、“八仙”、“馒头”各种名称的石头，两旁有善财童子，中间有观音菩萨等神像。向导走得急，强行留住他仔细观看，顾此失彼。不过我想要观看的东西，不在这里。又翻越石崖往上走，石崖右边一个深潭，渊深漆黑完全像獭子潭，但大处宽处更超过獭子潭，这里名叫龙江，它大概与獭子潭是相通的。又向北走后转向东，经过“红毡”、“白毡”，像悬挂着的皮衣和下垂的毛毯，一缕缕纹理像是织出来的。又向东经过“凤凰戏水”，这才穿过一道石门，阴风飕飕，吹卷灯火，冷风刺入肌肤，大概风是从洞外进来的，到了这狭窄之处聚在一起风势就更大了。叠彩山的风洞也是这样。不过叠彩山过去没有风洞的名称，而是现在的人这样称呼；此洞之中从前有风洞的名称，今天没有知道的人了。出了这里，忽然看见一道圆圆的白光，映照到洞内幽深的壑谷中，迷茫一片就像天上将要露出的曙光。于是向东走出后洞，有水流在洞北环流，往南流入洞中，猜想下游就是龙江了，一座小石桥跨在水流上，是宋朝丞相曾布公修建的。过桥后，拂拭洞口右侧的崖壁，就见曾布公所作的碑记在石壁上。这才知道这个洞从前名叫冷水岩，曾公任桂州知州时，搜寻奇景建了这座桥，这才改名叫曾公岩，与栖霞洞原来是一个山洞暗中相通，两个洞口各自具有特点罢了。

余伫立桥上，见涧中有浣而汲者，余询：“此水从东北来(1)，可

溯之以入否？”其人言：“由水穴之上可深入数里，其中名胜，较之外洞，路倍而奇亦倍之。若水穴则深浅莫测，惟冬月可涉，此非其时也。”余即觅其人为导。其人乃归取松明，余随之出洞而右，得庆林观焉。以所负囊裹寄之，且托其炊黄粱以待。遂同导者入，仍由隘口东门，过凤凰戏水，抵红、白二毡，始由岐北向行。其中有弄球之狮，卷鼻之象，长颈盎背之骆驼；有土冢之祭，则猪鬣鹅掌罗列于前；有罗汉之燕(2)，则金盏银台排列于下。其高处有山神，长尺许，飞坐悬崖；其深处有佛像，仅七寸，端居半壁；菩萨之侧，禅榻一龛，正可趺跏而坐；观音座之前，法藏一轮，若欲圆转而行。深处复有渊黑，当桥涧上流。至此导者亦不敢入，曰：“挑灯引炬，即数日不能竟，但此从无入者，况当水涨之后，其可尝不测乎？”乃返，循红白二毡、凤凰戏水而出。计前自栖霞达曾公岩，约径过者共二里，后自曾公岩入而出，约盘旋者共三里，然二洞之胜，几一网无遗矣。

【注释】

(1)此水从东北来：“东北”，乾隆本、“四库”本作“西北”。

(2)燕：通“宴”，宴饮。

【译文】

我伫立在桥上，看见山涧中有个洗衣服汲水的人，我向他询问：“这条涧水从东北方流来，可不可以溯流进洞去？”这人说：“由水洞的上面可以深入进去几里，洞中的名胜，与外洞相比较，路远一倍但奇特的景致也多一倍。至于水洞，则是深浅莫测，只有冬季的几个月可以涉水进去，此时不是适当的季节。”我马上找这个人做向导。这个人于是回家取来松明，我跟随他出洞后往右走，来到庆林观。把身上背着的行包寄放在道观中，并且拜托道观中的人做好饭等着。于是同向导进洞去，仍然经由隘口东边的石门，经过凤凰戏水，抵达红白二毡，这才由岔道往北行。其中有舞球的狮子，卷鼻子的大象，长颈凸背的骆驼；有土坟堆前的祭坛，而猪鬃鹅掌罗列在前边；有罗汉

的宴饮，而金杯银台排列在下方。那高处有山神，身高一尺左右，飞坐在悬崖上；那深处有佛像，仅七寸高，端坐在石壁半中腰；菩萨的侧边，一个石龛中有坐禅的禅床，正可以盘腿合十而坐；观音宝座的前边，有一个圆形的法轮，就像要圆圆转动前行的样子。深处又有漆黑的深渊，位于那条有桥的山涧的上游。到了此处向导也不敢深入了，说："挑着灯笼火把引路，即使是几天也不能走到头，只是此处从来没有人进去过，何况正是水涨之后，怎么可以去尝试这不测之渊呢？"只得返回来，沿着红白二毡、凤凰戏水出了洞来。计算了一下，先前从栖霞洞到曾公岩，大约直线走过的路共二里，后来从曾公岩进去又出来，大约绕来绕去的路共三里，然而两个洞中的美景，几乎一网打尽没有遗漏了。

出洞，饭于庆林观。望来时所见娘媳妇峰即在其东(1)，从间道趋其下，则峰下西开一窍，种圃灌园者而聚庐焉。种金系草，为吃烟药者。其北复有岩洞种种，盖曾公岩之上下左右，不一而足也。于是循七星山之南麓，北向草莽中，连入三洞。计省春当在其北，可逾岭而达，遂北望岭坳行。始有微路，里半至山顶，石骨崚嶒，不容着足，而石隙少开处，则棘刺丛翳愈难跻；然石片之奇，峰瓣之异，远望则掩映，而愈披愈出，令人心目俱眩。又里半，逾岭而下，复得凿石之级，下级而省春岩在矣。

【注释】

(1)娘媳妇峰：乾隆本、"四库"本作"搔首峰"，即四月二十八日记的"妇女娘峰"，六月初五日记作"媳妇娘峰"。

【译文】

出洞后，在庆林观吃饭。望见来时见到的娘媳妇峰就在庆林观的东边，从便道赶到山峰下面，就见山峰下面向西裂开一个洞，种苗圃灌菜园的人家聚居在这里。种植金系草，是吃烟人的药。这里的北边又有种种形态的岩洞，原来曾公岩的上下左右都是岩洞，不一而足了。于

是沿着七星山的南麓，向北走入草莽之中，一连进了三个岩洞。估计省春岩应该在山的北面，可以翻越山岭走到，便向北望着岭上的山坳前行。开始时有条毛毛路，一里半后上到山顶，石骨嶙峋，不容落脚，而且石缝稍微分开一些的地方，便是荆棘刺丛密蔽，更难上登；然而石片的奇姿，花瓣状石峰的异态，远望过去则互相掩映，而且越往前钻进去越是层出不穷，让人的心目都眩晕了。又是一里半，越过岭头下走，又找到石头上开凿出来的台阶，走下台阶后省春岩在了。

其岩三洞排列，俱东北向。最西者骞云上飞，内深入，有石如垂肺中悬。西入南转，其洞渐黑，惜无居人，不能索炬以入，然闻内亦无奇，不必入也。洞右旁通一窍，以达中洞。居中者外深而中不能远入，洞前亦有垂槎倒龙之石。洞右又透一门以达东洞。最东者垂石愈繁，洞亦旁裂，中有清泉下注成潭，寒碧可鉴。余令顾仆守己行囊于中洞，与静闻由洞前循崖东行。洞上耸石如人，蹲石如兽。洞东则危石亘空，仰望如劈。其下清流潆之，曰拖剑江，即癸水也。源发尧山，自东北而抵山之北麓，乃西出葛老桥而西入漓水焉。时余转至山之东隅，仰见崖半裂窍层叠，若云嘘绡幕，连过三窍，意谓若窍内旁通，连三为一，正如叠蕊阁于中天，透琼楞于云表，此一奇也。然而未必可达，乃徘徊其下，披莽隙，梯悬崖，层累而上。既达一窍，则窍内果通中窍。第中窍卑伏，不能昂首，须从窍外横度，若台榭然，不由中奥也。既达第三窍，穿隙而入，从后有一龛，前辟一窗，窗中有玉柱中悬。柱左又有龛一圆，上有圆顶，下有平座，结跏而坐，四体恰适，即刮琢不能若此之妙。其前正对玉柱，有小乳下垂，珠泉时时一滴。余与静闻分踞柱前窗隙，下临危崖。行道者望之，无不回旋其下，有再三不能去者。已而有二村樵，仰眺久之，亦攀跻而登，谓余："此处结庐甚便，余村近此，可以不时瞻仰也。"余谓："此空中楼阁，第恨略浅而隘，若少宏深，便可停栖耳。"其人曰："中窍之上，尚有一洞甚宏。"欲为余攀跻而上，久之不能达。余乃下倚松阴，从二樵仰眺处，反眺二樵在上，攀枝觅级，终阻悬崖，无从上跻也。久之，仍西行入省春东洞内，穿入中洞，又从其西腋穿入西洞。洞多今

人磨崖之刻。

【译文】

省春岩三个岩洞排列，都是面向东北方。最西边的一个洞前飞云漫卷，洞内深入进去，有块岩石如下垂的肺叶悬在中央。向西进去转向南，这个洞渐渐黑下来，可惜附近没有居民，不能找来火把进去，不过听说里面也没有奇特之处，不必深入了。洞右侧通有一个旁洞，可以到达中洞。位于中间的岩洞从外面看很深，可洞中不能深入进去，洞口前方也有一些如下垂的木筏和倒卷的龙一样的岩石。洞右侧又通有一个洞口可以到达东洞。最东边的一个岩洞下垂的石柱愈加繁多，洞内也有裂开的旁洞，中间有清泉下流汇成深潭，清凉碧绿可以照见人影。我命令顾仆在中洞守护我自己的行李，我与静闻由洞前沿着山崖往东行。洞上方耸立的岩石像人一样，蹲着的岩石如野兽一般。洞的东面就是高险的石崖横亘在高空，仰面望去像是刀劈出来的。石崖下面清流潆绕着它，叫拖剑江，就是癸水了。发源于尧山，自东北方流到七星山的北麓，于是向西流出葛老桥下后向西流入漓江。此时我转到山的东隅，仰面看见崖壁的半中腰上裂开的石窍层层叠叠的，像是喷出的云雾和薄纱做成的帷幕，一连走过三个石窍，心里认为如果石窍内四通八达，三个石窍连为一体，正好像仙人住的楼阁叠架在半空中，玉圭刺穿云天之外，这是一处奇观了。然而未必能够到达，于是徘徊在石窍的下面，分开草丛中的缝隙，攀着悬崖，逐层往上爬。到达一个石窍后，就见石窍内果然通中间的石窍。只是中间的石窍低伏着，不能抬头，必须从石窍外面横着走过去，好像台榭一样，不经由洞中的深处走。到达第三个石窍后，穿过缝隙进去，在后面有一个石龛，前边开有一个石窗，窗洞中有根玉柱悬在中间。石柱左边又有一个圆形的石龛，上边有圆顶，下面有平滑的座位，盘腿而坐，四体恰好合适，即使是刀凿刮削出来的也不能如此巧妙。石龛的前方正对着玉柱，有个小钟乳石下垂着，珍珠般的泉水不时滴下一滴。我与我静闻分别坐在玉柱前的窗缝间，下临危崖。走在路上的人

望见我们，无不在山下绕来绕去地看，有再三徘徊不肯离去的人。不久有两个村子中的樵夫，抬头眺望了很久，也攀登上来，对我说："此处盖房子居住十分方便，我们村子靠近这里，可以不时过来瞻仰。"我对他们说："这里是空中楼阁，只是遗憾略微浅了点，窄了一些，如果再稍微宽深一些，便可以停下来栖身在此了。"那两人说："中间的石窍上面，还有一个洞十分宽敞。"想要为我攀登上去，花了很长时间没能到达。我于是下山靠在松荫下，从两个樵夫抬头眺望的地方，反过来眺望两个在上面的樵夫，抓住树枝寻找台阶，始终被悬崖阻住了，无处可以上登。很久之后，仍然往西行进入省春岩的东洞内，钻进中洞，又从东洞的西侧钻进西洞。洞中有很多当代人的摩崖石刻。

出洞而西，又得一洞，洞门北向，约高五丈，内稍下，西转虽渐昏黑，而崇宏之势愈甚，以无炬莫入，此古洞也。左崖大书"五美四恶"章(1)，乃张南轩笔，遒劲完美，惜无知者，并洞亦莫辨其名，或以为会仙岩，或以为弹丸岩。拂岩壁，宋莆田陈黼题，则渚岩洞也(2)，岂以洞在癸水之渚耶？洞西拖涧水自东北直逼崖下(3)，崖愈穹削，高插霄而深嵌渊，甚雄壮也。石梁跨水西度，于是崖与水俱在路南矣。盖七星山之东北隅也(4)，是名弹丸山，自省春来共一里矣。

【注释】

(1)"五美四恶"章：即《论语》子张问政一章："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2)渚岩洞："渚"原作"诸"，但下文有"岂以洞在癸水之渚耶?"乾隆本、"四库"本亦作"渚"，据改。

(3)拖涧水：乾隆本、"四库"本作"拖剑水"，即前拖剑江，今称灵剑溪。

(4)东北隅：乾隆本、"四库"本作"西北隅"。

【译文】

出洞后向西走，又见到一个洞，洞口向北，大约高五丈，洞内稍下洼，向西转虽然逐渐昏黑下来，可高大的气势愈加厉害了，因为没有火把无法深入，这是一个古老的岩洞。左边的崖壁上用大字刻写着“五美四恶”的一段文章，是张南轩的手笔，遒劲完美，可惜没有知道的人，就连山洞也无人能辨清它的名字，有人认为是会仙岩，有人认为是弹丸岩。拂拭洞壁，宋代莆田人陈黼的题记，却是叫渚岩洞，难道是因为岩洞在癸水的水边起的名吗？岩洞西面的拖剑水自东北方流来直逼到山崖下，山崖愈加显得穹隆陡削，高插云霄并深嵌在深渊之中，非常雄壮。从石桥上跨过江水往西走，到这里山崖与江水都在道路的南边了。大概这里是七星岩的东北隅，名叫弹丸山，从省春岩过来共一里路了。

由其西南渡各老桥(1)，以各乡之老所建，故以为名。望崖巅有洞高悬穹，上下俱极峭削，以为即栖霞洞口也。而细谛其左，又有一崖展云架庐，与七星洞后门有异，亟东向登山。山下先有一刹，盖与寿佛寺、七星观南北鼎峙山前者也。南为七星观，东上即七星洞；中为寿佛寺，东上即栖霞洞；北为此刹，东上即朝云岩也。仰面局膝攀磴，直上者数百级，遂入朝云岩。其岩西向，在栖霞之北，从各老桥又一里矣。洞口高悬，其内北转，高穹愈甚，徽僧太虚叠磴驾阁于洞口，飞临绝壁，下瞰江城，远挹西山(2)，甚畅。第时当返照入壁，竭蹶而登(3)，喘汗交迫。甫投体叩佛，忽一僧前呼，则融止也。先是，与融止一遇于衡山太古坪(4)，再遇于衡州绿竹庵，融止先归桂林，相期会丁七星。比余至，逢人辄问，并无识者。过七星，谓已无从物色。至此忽外遇之(5)，遂停宿其岩。因问其北上高岩之道，融止曰：“此岩虽高耸，虽近崖右，曾无可登之级。约其洞之南壁，与此洞之北底，相隔只丈许，若从洞内可凿窦以通，洞以外更无悬杙梯之处也。”凭栏北眺，洞为石掩，反不能近瞩，惟洒发向西山(6)，历数其诸峰耳。

西山自北而南：极北为虞山，再南为东镇门山，再南为木龙风洞山，即桂山也，再南为伏波山。此城东一支也。虞山之西，极北为华景山，再南为马留山，再南为隐山，再南为侯山、广福王山。此城西一支也。伏波、隐山之中为独秀，其南对而踞于水口者，为漓山、穿山。皆漓江以西，故曰西山云。

【注释】

(1)各老桥：即前“葛老桥”，今作国老桥，跨在灵剑溪上。

(2)挹(yì)：通“揖”，即拱手作揖。

(3)竭蹶(jué)：力竭而颠蹶。

(4)太古坪：《楚游日记》一月二十九日作“古太坪”。

(5)至此忽外遇之：依文意，疑脱“意”字，作“至此忽意外遇之”。

(6)洒发：抬头远望，头发散落的样子。

【译文】

由这里往西南走过各老桥，以为是各乡父老修建的桥，所以用来作为桥的名字。望见崖顶上有个山洞高悬穹隆，上下都极其峭拔陡削，我以为那就是栖霞洞口了。然而仔细审视洞的左边，又有一座山崖像云层一样展开，上面建有房屋，与七星洞的后洞口相较有不同之处，急忙向东登山。山下先有一座寺庙，大概是与寿佛寺、七星观呈南北之势鼎立在山前的寺院。南面是七星观，向东上去就是七星洞；中间是寿佛寺，向东上去就是栖霞洞；北面就是这座寺院，向东上去就是朝云岩了。仰面屈膝攀登石阶，一直上登了几百级，终于进入了朝云岩。这个岩洞面向西，在栖霞洞的北面，从各老桥又是一里路了。洞口高悬，洞内向北转，愈加高大穹隆，徽州僧人太虚垒砌了台阶在洞口建了佛阁，飞临绝壁，下瞰江流和城池，远远地面对西山作揖，视野非常畅达。只是此时正当落日余晖射进绝壁上，竭力跌跌撞撞地上登，喘息汗水交加。刚刚倒下身子拜佛，忽然一个僧人在跟前叫我，原来是融止。这之前，我与融止第一次相遇是在衡山的太古坪，再次相遇是在衡州府的绿竹庵，融止先一步回到桂林，相约在七星岩会面。等我到七星岩时，逢人就问，并没有认识他的人。过了七星岩，认为已经无法找到他了。到了此地忽然在洞外遇见他，于是停下来住在他的岩洞中。于是向融止打听向北上登高处岩洞的路，融止说：“这个岩洞虽然高高耸立，虽然近在山崖右侧，从来没有可以上登的石阶。大

约那个岩洞南边的洞壁，与这个岩洞北边的洞底，相隔只有一丈左右，如果从洞内凿个孔洞可以通过去，洞以外再没有能悬挂梯子的地方了。”凭栏向北眺望，洞口被石崖遮住了，反而不能从近处观察，唯有抬头远望西山，历数西山的群峰而已。西山自北往南延伸：最北边的是虞山，再往南是东镇门所在的山，再往南是木龙洞、风洞所在的山，即桂山了，再往南是伏波山。这是城东的一条支脉了。虞山的西面，最北边的是华景山，再往南是马留山，再往南是隐山，再往南是侯山、广福王山。这是城西的一条支脉了。伏波山、隐山的中间是独秀峰，独秀峰南面雄踞在江口互相对峙的山，是漓山、穿山。这些山都在漓江以西，所以称为西山。

初三日　留朝云岩阁上，对西追录数日游记。薄暮乃别融止下山，南过寿佛寺(1)、七星观，共一里，西渡花桥，又西一里，渡浮桥，入东江门，南半里，至赵寓宿焉。

【注释】

(1)寿佛寺：原误倒为“佛寿寺”，参照五月初二、十一日日记及乾隆本改。下同。

【译文】

初三日　停留在朝云岩的佛阁上，面对着西山补记几天来的游记。傍晚时分才辞别融止下山，往南路过寿佛寺、七星观，共一里，向西走过花桥，又向西一里，走过浮桥，进入东江门，往南半里，来到赵家寓所住下。

初四日　晨餐后，北一里，过靖江府东门，从东北角又一里，绕至北门。礼忏坛僧灵室，乃永州茶庵会源徒孙也，引余辈入藩城北门(1)。门内即池水一湾，南绕独秀山之北麓，是为月牙池。由池西南经独秀西麓，有碑夹道。西为《太平岩记》，东为《大悲尊胜》两咒。又南，独秀之西，有洞曰西岩。即太平洞。对岩有重门东向，乃佛庐也。方扃诸优于内(2)，出入甚严，盖落场时恐其不净耳。寺内为灵室师绀谷所主。有须，即永州茶庵会源之徒，藩府之礼忏扃优皆俾主之。灵室敲门引客入，

即出赴忏坛。绀谷瀹茗献客，为余言："君欲登独秀，须先启王(3)，幸俟忏完，王撤宫后启之。"时王登峰时看忏坛戏台，诸宫人随之，故不便登。盖静闻先求之灵室，而灵室转言师者。期以十一日启，十二日登。乃复启重门(4)，送客出。出门即独秀岩，乃西入岩焉。其岩南向，不甚高，岩内刻诗缕画甚多。其西裂一隙，下坠有圆洼，亦不甚深，分两重而已。岩左崖镌《西岩记》，乃元至顺间记顺帝潜邸于此(5)。手刻佛像，缕石布崖，俱极精巧，时字为苔掩，不能认也。洞上篆方石，大书"太平岩"三字。夹道西碑言：西岩自元顺帝刻像，其内官镌记，后即为本朝藩封。其洞久塞，重垣闭之。嘉靖间，王见兽入其隙，逐而开之，始抉其闭而表扬焉，命曰太平岩(6)。岩右有路，可盘崖而登，时无导者，姑听之异日。

【注释】

(1)藩城：靖江王府始建于洪武五年(1372)，严格按照明王朝对藩王府的规制建造，是一庞大的建筑群。王城为长方形，形制规整，全用青石修砌，周围约1.5公里，每方各有一门，共四门。城址在桂林市中心，城墙及城门至今保存完好。王府的主要建筑承运殿早毁，但殿前的云阶玉陛和勾栏望柱保存至今。独秀峰位于王府后花园，山麓的月牙池就是当时开凿的。

(2)扃(jiōng)：关锁。

(3)启：陈述，禀告。

(4)启：打开。

(5)至顺：元代文宗年号，时在1330—1332年，共三年。顺帝潜邸：元代曾于独秀峰建大园寺。元顺帝即位前曾居住过这里，后来他当了皇帝，便将大园寺改为万寿殿。

(6)太平岩：原作"太后岩"，据上文改。

【译文】

初四日　早餐后，向北一里，经过靖江王府的东门，从王城的东北角又走一里，绕到北门。礼佛坛的僧人灵室，是永州府茶庵会源的徒孙，领着我们几个人进入王城的北门。门内就是一片池水，南边绕到独秀山的北麓，这是月牙池。由水池西南岸经过独秀峰的西麓，有

石碑夹住道路。西边的是《太平岩记》，东边的是《大悲尊胜经》的两段经咒。又向南，独秀峰的西面，有个岩洞叫西岩。即太平洞。面对岩洞有重重大门面向东，是佛寺。正把几位演戏的艺人锁在寺内，出入十分严格，大概是担心收场时这些人手脚不干净罢了。寺内是灵室的师傅绀谷任住持。留有胡须，就是永州府茶庵会源的徒弟，王府的礼佛、关锁艺人都让他主管。灵室敲开门带领客人进去后，立即出门赶到礼佛坛去。绀谷沏了茶水献给客人，对我说："您想去登独秀峰，必须事先启奏王爷，希望能等到忏礼完毕，王爷撤回王宫后向他启奏。"当时靖江王不时登上独秀峰去观看礼佛坛和戏台，众多宫女跟随着他，所以我们登峰不方便。大概是静闻先向灵室央求登峰的事，而后灵室又转告他师傅。约定在十一日启奏，十二日登峰。于是重新打开层层大门，送客人出寺来。出门就是独秀岩，便向西进入岩洞中。这个岩洞面向南，不怎么高，岩洞内的刻诗雕画非常多。岩洞西边裂开一条缝隙，下坠之处有个圆形的洼坑，也不十分深，分为两层而已。岩洞左边的洞壁上刻有《西岩记》，是元朝至顺年间刻写记载顺帝秘密居住于此地的事。顺帝亲手刻的佛像，一条条石纹分布在崖壁上，都极为精巧，此时字被苔藓遮住了，不能认读。洞的上方雕出一块方石，刻有"太平岩"三个大字。夹在道路西边的石碑说：西岩自从元顺帝刻了佛像，顺帝的宦官刻有碑记，后来就成为本朝藩王的封地。这个岩洞很早以前就堵塞起来了，用层层墙垣封闭了洞口。嘉靖年间(1522—1566)，靖江王看见有野兽进入墙缝中，为追逐野兽才打开了墙壁，这才挖开洞口的堵塞物进而宣扬它，命名为太平岩。岩洞右边有条路，可以绕着山崖登上去，此时没有向导，姑且听信绀谷的话改日再登。

乃仍从月池西而北，出藩城。于是又西半里，过分巡。其西有宗藩，收罗诸巧石，环置户内外。余入观之，择其小者以定五枚，俟后日来取。乃从后按察司前南行大街一里，至樵楼(1)。从楼北西向行半里，穿榕树门(2)。其门北向，大树正跨其巅，巨本盘耸而上，虬根分跨而下，昔为唐、宋南门，元时拓城于外(3)，其门久塞，嘉靖乙卯，总阃周于德抉壅闭而通焉。由门南出，前即有水汇为大池。后即门顶，以巨石叠级分东西上，亦有两大榕南向，东西夹之。上建关帝殿，南面临池，甚为雄畅。殿西下，总阃建牙(4)。路从总阃西循城而

南，一里，西出武胜门，乃北溯西江行(5)，一里而达隐山。

【注释】

(1)樵(qiáo)楼：古时建筑在城门上用以瞭望的高楼。樵，同“谯”。

(2)榕树门：为宋代古城南门，今仍称古南门。在榕湖北岸，过去因有古榕树盘生，故此门称榕树门，桂林也因此被称为榕城。其南的大池，明时称为“莲荡”、“阳塘”，即今榕湖和杉湖，现为桂林市内的风景区。

(3)元时拓城于外：“外”原作“内”，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4)总阃(kǔn)：乾隆本作“大将军”。阃，特指郭门的门槛，亦以指阃外负军事专责的人，《游记》中称阃帅。牙：通“衙”，即衙门。

(5)西江：即今阳江，又称桃花江。

【译文】

于是仍然从月牙池西岸往北走，出了王城。从这里又往西行半里，路过分巡道衙门。衙门西侧有一家王府的族人，收罗了各种各样精巧的石头，环绕放置在门内外。我进去观赏石头，选择其中小一点的讲定了五块石头，等后天来取。于是从他家后门走到按察使司衙门前，经由大街往南行一里，来到樵楼。从樵楼北边向西行半里，穿过榕树门。城门面向北，一棵大榕树正好跨在城门顶上，巨大的树干盘曲地向上耸起，拳曲的树根分别跨向下方，从前是唐、宋时期的南门，元代向外扩城，这座城门长期被阻塞起来，嘉靖乙卯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总兵周于德挖开堵塞的封墙才能通行。从榕树门向南出来，门前就有水汇积成一个大水池。后面就是城门顶，用巨石分在东西两边砌成台阶通上去，也有两棵大榕树面向南，分在东西两边夹住城门。城门顶上建有关帝殿，面向南，下临池水，极为雄壮舒展。关帝殿西侧的城墙下，总兵建了衙门。路从总兵府西面沿着城墙往南走，一里，向西出了武胜门，于是向北溯西江前行，一里后到达隐山。

其山北倚马留诸岫，西接侯山诸峰(1)，东带城垣，南临西江，独

峙坞中，不高而中空，故曰隐山。山四面有六洞环列：东为朝阳洞，寺在其下。洞口东向，下层通水，上层北辟一门，就石刻老君像，今称老君洞。山北麓下为北牖洞。洞东石池一方，水溢麓下，汇而不流，外窦卑伏，而内甚宏深。前有庵，由庵后披隙入，洞圆整危朗，后复上盘一龛，左有一窗西辟，石柱旁列，不通水窦。其北崖之上为白雀洞，在朝阳后洞西。门北向，入甚隘，前有线隙横列，上彻天光，渐南渐下，直通水。又西为嘉莲洞，亦北向，与白雀并列。洞分东西两隙，俱南向下坠，洞内时开小穴，彼此相望，数丈辄合，内坠渊黑，亦抵水。又西过一石隙，西北有石，平庋错萼中，绝胜琼台。乃南转为夕阳。洞西向，洞口飞石，中门为两。门左一侧壑汇水，由水窦东通于内，右有曲穴北转，内甚凄暗，下坠深潭，盖南北皆与水会焉。又南转西南山麓，为南华洞。洞南向，势渐下，汇水当门，可厉入。深入则六洞同流。五洞之底，皆交连中络，惟北牖则另辟一水窦，初不由洞中通云。闻昔唐宋时，西江之水东潆榕树门，其山汇于巨浸中，是名西湖(2)，其诸纪游者，俱云“乘舟载酒而入”。今则西江南下，湖变成田，沧桑之感有余，荡漾之观不足矣。

【注释】

(1)其山北倚马留诸岫，西接侯山诸峰：“马留”，今作“骝马山”，下同。侯山距隐山甚远，应是“西接西山诸峰”。

(2)西湖：到元代，西湖已废为田。西湖的残迹在今桂林城西郊，隐山附近一带。

【译文】

隐山北面紧靠马留山等山峦，西面连接着侯山等山峰，东面有城墙像衣带一样围绕着，南边面临西江，独自屹立在山坞中，不高但中间是空的，所以叫做隐山。隐山四面有六个洞环绕排列着：东面是朝阳洞，朝阳寺在洞下方。洞口面向东，下层通水，上层北边开有一个洞口，就着石壁刻有老君像，今天称为老君洞。隐山的北麓下是北牖

洞。洞东边有一个方形石头水池，池水溢出流到山麓下，汇积着却不流动，外洞低伏着，可内洞十分宏大深远。前方有座寺庵，由庵后钻过缝隙进去，山洞圆整，高险明朗，洞后的上方又盘踞着一个石龛，左边有一个石窗开向西边，石柱排列在四旁，不通到水洞。隐山北面的山崖上是白雀洞，在朝阳洞后洞的西边。洞口向北，进去非常狭窄，前边有一线缝隙横向裂开，顶上射入天光来，逐渐往南走渐渐斜下去，一直通到水。再往西走是嘉莲洞，也是面向北，与白雀洞并列。山洞分为东西两条裂隙，都是向南下坠，洞内不时开有小石穴，彼此相望，几丈之后就合在一起，向洞内坠入漆黑的深渊之中，也是通到水。又往西经过一条石缝，西北边有块岩石，平架在错杂的花萼状的岩石中，绝对胜过琼玉般的楼台。于是转向南是夕阳洞。山洞面向西，洞口有块飞空的岩石，从中把洞口分为两半。洞口左边一侧的壑谷中积着水，经由水洞往东通到里面，右边有个弯弯的洞穴向北转去，里边非常寒冷黑暗，下坠到深潭中，大概南北两面都与水相通。又向南转到西南方的山麓，是南华洞。洞向南，地势逐渐低下去，积水挡在洞口，可以涉水进去。深入进去则六个山洞是同一条水流。五个山洞的底部，都有网络状的水流在洞中互相连接在一起，唯有北牖洞则是另外辟有一个水洞，本来就不从洞中相通。听说过去唐宋时期，西江的江水在东面潆绕着榕树门，这座隐山浸泡在巨大的湖泊中间，这里名叫西湖。那些写游记的人，都说“乘船载着酒进去”。今天则是西江往南下移，湖泊变成了农田，沧桑巨变的感慨有余，碧波荡漾的景观不足了。

余初至朝阳寺，为东洞僧月印导，由殿后入洞，穿老君之侧上，出山北，乃西过白雀、嘉莲，皆北隅之洞也。西南转平石台，是日甫照不能停，乃南过夕阳，此西隅之洞也。又南转而东，过南华，则南隅之洞云。余欲从此涉水而入，月印言：“秋冬水涸虫蛰，方可内涉；今水大，深处莫测，而蛇龙居焉，老僧不能导。请北游北牖，可炊焉。兹已逾午矣。”余从之，乃东过西湖神庙，又北转过朝阳，别月印，逾隐山东北隅。其处石片分裂，薄若裂绡，耸若伸掌，石质之

异，不可名言。有一石峰，即石池一方，下浸北麓，其内水时滴沥，声如宏钟。西入北牖庵，令顾仆就炊于庵内，余与静闻分踞北牖洞西窗上，外揽群峰，内阚洞府。久之出，饭庵前松荫下。复由老君洞入，仍次第探焉。

【译文】

我初到朝阳寺时，是东洞的僧人月印导游，由殿后进洞，穿过老君洞的侧边上去，出到隐山的北面，于是向西经过白雀洞、嘉莲洞。都是隐山北隅的岩洞。向西南转到平坦的石台上，这时烈日正好照射不能停步，便向南经过夕阳洞，这是隐山西隅的岩洞了。又由南转向东，经过南华洞，这是隐山南隅的岩洞。我想从此处涉水进洞，月印说："秋冬时节水干涸虫子冬眠时，才能涉水进入洞内；现在水大，深处深不可测，而龙蛇居住在水中，老和尚我不能领路了。请到北边去游览北牖洞，可在洞中做饭吃。现在已经过了中午了。"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向东走过西湖神庙，又向北转路过朝阳洞，辞别了月印，越过隐山的东北隅。此处的石片分裂开来，薄如裂开的薄纱，耸立着好像伸直的手掌，石头质地的特异之处，无法说出名字来。有一座石峰，靠近一个方形的石头水池，下边浸泡着石峰的北麓，池内的水滴时常滴落下来，声音如洪亮的钟声。向西进入北牖庵，命令顾仆在庵中做饭，我与静闻分别坐在北牖洞西面的石窗上，向外观览群峰，向洞内窥视神仙洞府。很久后出洞来，在庵前的松荫下吃饭。再次由老君洞进去，仍然依次去探各个岩洞。

南抵南华，遇一老叟曰："此内水窦旁通，虽浅深不测，而余独熟经其内。君欲入，明当引炬以佐前驱。"余欲强其即入，曰："此时不及，且未松明。"及以诘旦为期(1)。余乃南随西江之东涯，仍一里，过武胜门，西门。又南循城西一里，过宁远门。南门。由正街南渡桥，行半里，复东入岐。路循西江南分之派，行一里，抵漓山。山之东即漓江也，南有千手观音庵。从山之西麓转其北，则漓水自北，西江自西，俱直捣山下，山怒崖鹏骞，上腾下裂，以厄其冲，置磴上盘

山腰，得雉岩寺(2)。时已薄暮，遂停囊岩寺。遇庠友杨子正，方读书其间，遂从其后跻石峡，同蹑青萝阁，谒玉皇像。余与子正倚阁暮谈至昏黑，乃饭岩寺而就枕焉。

【注释】

(1)诘(jié)旦：又作“诘朝”，意即明早。

(2)雉岩：雉山在今桂林城南郊，桃花江南支西岸，有洞称雉岩。雉岩寺、青罗阁等今已不存。

【译文】

往南抵达南华洞，遇见一个老头说：“此洞里边的水洞四通八达，虽然深浅不可测，可唯独我熟悉洞内的路径。您想进洞，明天我将举着火把在前边帮您领路。”我想强逼他当即进洞，他说：“此时来不及了，况且没有松明。”马上与他约定明早进洞。我于是向南顺着西江的东岸前行，仍是一里，经过武胜门，西门。又往南沿着城墙的西面前行一里，经过宁远门。南门。经由正街向南过桥，前行半里，再向东走上岔路。路沿着西江往南分出的支流走，前行一里，抵达漓山。漓山的东面就是漓江了，南麓有座千手观音庵。从漓山的西麓转到山北，就见漓江来自北边，西江来自西面，都是直接冲捣到山下，山峰狂怒，崖壁像大鹏鸟样飞举而起，上面腾空，下面迸裂，扼住两条江流的冲要处，设置有石阶上绕到山腰上，见到雉岩寺。此时已近傍晚，便停歇在雉岩寺中。遇见学友杨子正，正在寺中读书，于是从寺后登上石峡，一同登上青萝阁，拜谒了玉皇大帝像。我与杨子正凭靠在青萝阁中在暮色中交谈到昏黑时，这才到雉岩寺中吃饭，而后上床睡下了。

初五日　是为端阳节。晨起，雨大注，念令节名山(1)，何不暂憩，乃令顾仆入城市蔬酒。余方凭槛看山，忽杨君之窗友郑君子英、朱君兄弟超凡、涤凡俱至(2)，盖俱读书青萝阁。上午雨止，下雉岩寺，略纪连日游辙；而携饮者至，余让之，出坐雉岩寺亭，杨、郑四

君复以柬来订。当午，余就亭中，以蒲酒、雄黄自酬节意。下午，四君携酒至，复就青萝饮之。朱君有家乐，效吴腔，以为此中盛事，不知余之厌闻也。时方禁龙舟，舟人各以小艇私棹于山下，鼍鼓雷殷(3)，回波雪涌，殊方同俗，聊资凭吊，不觉再热。既暮，复下山，西入一洞。洞在山足，门西向，高穹而中平，上镌“乐盛洞”三字，古甚，不知何人题。前有道宫，亦就荒圮。出洞，复东循雉岩崖麓，沿江而东。其东隅有石，上自山巅，下插江中，中剜而透明，深二丈，高三丈，若辟而成户，江流自北汇其中。涉其南透崖以上，即为千手大士庵。余因濯足弄水，抵暮乃上宿雉岩。

【注释】

(1)令节：佳节。名山：著称于世的山。

(2)窗友：同窗学习的朋友，即同学。涤凡：原脱“凡”字，据本月十九日记补。

(3)鼍(tuó)鼓：用鼍皮蒙的鼓。鼍，亦称扬子鳄，皮可张鼓。

【译文】

初五日　今天是端阳节。早晨起床，大雨如注，心里想，当此佳节名山，为何不暂时休息一下，便命令顾仆进城去买菜买酒。我正靠着栏杆观看山景，忽然杨君的同窗好友郑子英先生和朱超凡、朱涤凡兄弟二位都一起来到，原来他们全都是在青萝阁读书的。上午雨停了，下到雉岩寺，简略记下了几天来的游踪；然而来了些带着酒来喝的人，我把这地方让给了他们，出来坐在雉岩寺的亭子中，杨、郑四位先生又送请柬来事先约定。当天中午，我到亭子中，自己用菖蒲酒、雄黄抚慰过节的心情。下午，四位先生带着酒过来，再次到青萝阁中饮酒。朱君有自家的乐师，仿效吴地的唱腔，自以为是此地的盛事，却不知我讨厌听到这种腔调。当时正禁止赛龙舟，赛龙舟的人各自用小艇私下在山下划，鼍皮鼓敲得雷鸣般响，回旋的波涛像雪花一样翻涌，地方不同风俗却相同，姑且借以抚慰我的思乡之情，不知不

觉心头再次热起来。黄昏以后，再次下山，向西进入一个山洞。洞在山脚，洞口向西，高大穹隆但洞中平坦，上面刻有“乐盛洞”三个字，非常古朴，不知是什么人题写的。洞前有个道观，也是将近荒芜倒塌。出洞后，又往东顺着雉岩的山麓，沿着江流向东走。雉岩的东隅有块岩石，上边起自山顶，下插到江中，中间是挖空的，透出亮光来，深二丈，高三丈，好像是被劈成门的样子。江流从北边流来汇积在石门中。涉水到石门的南边穿过石崖上去，就是千手观音庵。我于是洗脚戏水，到天黑才上到雉岩寺住下。

雉岩，《一统志》以为即漓山，在城南三里。阳水南支经其北，漓水南下经其东；东有石门嵌江，西有穹洞深入，南有千手大士庵，俱列其足。雉岩寺高悬山半，北迎两江颓浪，飞槛缀崖，倒影澄碧。寺西为雉山亭，南为雉山洞。洞外即飞崖斗发，裂隙迸峡，直自巅下彻，旁有悬龙矫变，石色都异。前大石平涌为莲台。台右根与后峡相接处，下透小穴入，西向台隙，摩崖登台，则悬龙架峡，正出其上。昔有阁曰青萝，今移置台端，登之不知其为台也。然胜概麕集，不以阁掩。是山正对城南，为城外第二重案山。北一里曰象鼻山水月洞，南三里曰崖头净瓶山荷叶洞，俱东逼漓江，而是山在中较高，《志》遂以此为漓山。范成大又以象鼻山水月洞为漓山，后人漫无适从。然二山形象颇相似。但雉岩石门，不若水月扩然巨观，故游者舍彼趋此(1)。然以予权之，濒江午向三山(2)，不特此二山相匹，崖头西北山脚，石亦剜空嵌水，跨成小门，其离立江水冲合中，三山俱可名漓也。

【注释】

(1)故游者舍彼趋此：此句语意相左。“四库”本作“故游者拾级趋此”，当因形近而误。

(2)午向：南向。

【译文】

雉岩，《一统志》认为就是漓山，在城南三里处。阳江往南的支流流经雉岩的北面，漓江南下流经雉岩的东面；东面有石门嵌入江中，西边有穹隆的山洞深入进去，南面有千手观音庵，都排列在山脚。雉岩寺高悬在半山腰，面向北迎着两条江流向下奔流的激浪，飞空的栏杆点缀在崖壁上，倒影澄澈碧绿。寺西是雉山亭，南边是雉山洞。洞外是飞崖竞放，裂隙迸裂成峡谷，一直从山顶下插到底，旁边高悬着夭矫变化的石龙，石头的颜色都很奇异。前方的巨石平地涌起成为莲台。莲台右侧的根部与后面的峡谷相连之处，往下穿过一个小洞进去，向西经过莲台旁的缝隙，摸着石崖登上莲台，就见高悬的石龙架在峡谷上，正好出现在莲台上方。从前有座楼阁叫青萝阁，今天移到石台的前端，登上这里却不知道这里是高台。然而优美的景致聚集在一起，不会被楼阁遮挡住。这座山正对着城南，是城外的第二重案山。北面一里处是象鼻山水月洞，南面三里处叫做崖头净瓶山荷叶洞，全都面向东逼近漓江，而这座山在中间较高，志书便把这座山当做漓山。范成大又把象鼻山水月洞当做漓山，后代人茫然无所适从。不过，两座山的形象十分相似。但雉岩的石门，不如水月洞那样宽阔壮观，所以游玩的人都放弃那里趋向这里。然而以我的意思来权衡二者，滨江向南的三座山，不仅这两座山互相匹敌，崖头西北面的山脚下，石山也是剜空嵌入水中，跨在江中形成小石门，它们独自并立于江水冲激的波涛中，三座山都可以起名叫漓山。

初六日　晨餐后，作二诗别郑、杨诸君。郑君复强少留，以一诗酬赠焉。遂下山，西南一里入大道，东南一里过南溪桥。南溪之山高峙桥东，有水自西南直上逼西麓，绕山东北入漓去，石梁跨其上，即所谓南溪也。白龙洞在山椒。累级而上，洞门高张，西向临溪，两石倒悬洞口，岂即所谓白龙者耶？洞下广列崇殿，仰望不知为洞。由殿左透级上，得璇室如层楼(1)，内有自然之龛，置千手观音。前临殿室之上，环瞻洞顶，为此洞最胜处。从此北向东转，遂成昏黑。先是，买炬山僧，僧言由洞内竟可达刘仙岩，不必仍由此洞出。及征钱篝火入，中颇宽宏多歧。先极其东隅，上跻一隙，余以为刘仙道也，竟途

穷莫进。又南下一洼，则支窦傍午，上下交错，余又以为刘仙道也。山僧言：“此乃护珠岩道，崄巇莫逾(2)。与其踯躅于杳黑，不若出洞平行为便。”时所赍茅炬已浪爇垂尽，乃随僧仍出白龙。下山至桥，望白龙之右复有洞盘空，而急于刘岩，遂从桥东循山南东转，则南面一崖，层突弥耸，下亦有窍旁错，时交臂而过。忽山雨复来，乃奔憩崖下，跻隙坐飞石上，出胡饼啖之。雨帘外窥，内映乳幕，仙仙乎有凌云餐霞之想。久之雨止，下岩，转岩之东，则刘仙岩在是矣。岩与白龙洞东西分向，由山南盘麓而行，相去不过一里，而避雨之岩正界其中，有观在岩下。先入觅道士炊饭，而道枕未醒，有童子师导从观右登级。先穿门西入，旋转逾门上，复透门出，又得一岩，东南向，中置三仙焉，则刘仙与其师张平叔辈也。又左由透门之上，再度而北，又开一岩，中置仙妃。岩前悬石甚巨，当洞门，若树屏，若垂帘。刘仙篆雷符于上岩右壁，又有寇忠愍准大书，俱余所(欲)得者。予至岩，即周览各窦。询与白龙潜通处，竟不可得。乃知白龙所通，即避雨岩下窦，导僧所云护珠岩是也。时雨复连绵不止，余乃令顾仆随童子师下观(3)，觅米自炊。余出匣中手摹雷符及寇书，而石崖欹侧，石雨淋漓，抵暮而所摹无几。又令静闻抄录张、刘二仙《金丹歌》，亦未竟。又崖间镌刘仙《养气汤方》及唐少卿《遇仙记》未录，遂宿观。道士出粥以饷。中夜大雨，势若倒峡。

【注释】

(1)璇(xuán)室：雕饰华丽的宫室。

(2)崄巇(xiǎn xī)：艰险崎岖。崄，同“险”。《游记》“险”亦作“崄”。

(3)童子师：粗悉法事的道童。

【译文】

初六日　早餐后，作了两首诗辞别郑、杨诸位先生，郑君又强逼我稍作停留，用一首诗回赠我。于是下山，向西南一里走上大道，向东南一里走过南溪桥。南溪的山高高耸立在桥东，有水流自西南方流

来一直向上逼近山的西麓，绕到山的东北面汇入漓江流去，石桥跨在水流上，这就是所谓的南溪了。白龙洞在山顶。沿着层层台阶上去，洞口高高张开，面向西，下临溪流，两块岩石倒悬在洞口，莫非这里是所谓的白龙吗？洞下方很大一片地方排列着高大的殿宇，仰面望去不知道是山洞。由殿宇左边通过石阶上去，见到一处华丽的殿堂，如层层高楼，里面有自然形成的石龛，安放着千手观音。站在前方面临殿堂的上边，环顾洞顶，是这个山洞最优美之处。从此处的北边向东转，就变得昏黑下来。这之前，向山中的和尚买火把时，和尚说由洞内可以到达刘仙岩，不必仍旧从此洞出来。到拿钱买来火把点燃进洞后，洞中很宽大，有很多岔洞。先穷尽了洞中的东隅，上登一条裂隙，我以为是去刘仙岩的路了。路竟然断了无法前进。又向南下到一个洼坑中，只见旁洞四通八达，上下交错，我又以为是去刘仙岩的路了。山上的和尚说："这是去护珠岩的路，艰险崎岖无法通过。与其徘徊在幽暗漆黑之中，不如出洞去从平地上走更方便一些。"此时随身带着的茅草火把已经即将白白地烧完了，只好跟随这个和尚仍然出了白龙洞。下山走到桥边，望见白龙洞的右侧又有一个山洞盘在高空，但急于去刘仙岩，便从桥东沿着山的南麓向东转，看见南面的一座石崖，层层突起更加高耸，下面也有石窍四处交错，不时擦肩而过。忽然山雨再次来临，便跑到石崖下休息，从石缝中登到飞突的岩石上坐下，拿出烧饼来吃。向外看去是一层雨帘，里边如同映照着乳白色的帷幕，仙仙然让人有腾云驾雾吞吐云霞的想法。很久后雨停了，走下石岩，转到石岩的东边，就见刘仙岩在眼前了。刘仙岩与白龙洞分在东西两个方向，由山的南面绕着山麓走，相距不超过一里路，而我躲雨的石岩正好隔在两者的中间，有个道观在岩洞下面。先进去找道士做饭，可道士睡在枕头上没睡醒，有个道童领路从道观右侧的台阶上登。先穿过洞口向西进去，随即转来转去翻越到洞口上方，又钻过洞口出来，又见到一个岩洞，面向东南方，洞中放置着三位神仙的像，这便是刘仙人和他的师傅张平叔等人了。又从左边经由钻出来的那个洞口的上方，再翻越到北边，又张开一个岩洞，洞中放置着仙妃像。岩洞前方悬垂的岩石非常巨大，挡在洞口，好像竖直的

屏风，又像下垂的门帘。刘仙人在上洞右侧的石壁上用篆字刻有雷符，又有寇忠愍公寇准。写的大字，都是我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来到刘仙岩时，立即遍览了各个洞穴。打听与白龙洞暗中相通的地方，始终找不到。这才知道与白龙洞相通的，就是我躲雨的石岩下面的洞穴，也就是指路的僧人所说的护珠岩了。这时候雨又连绵不断地下起来，我于是命令顾仆跟随道童下到道观中，找米来自己做饭。我拿出匣子中的纸笔亲手临摹雷符和寇准的字，但石崖倾斜，石壁上雨水湿淋淋的，到天黑时都没有摹好多少。又命令静闻抄录张、刘二位仙人的《金丹歌》，也没有抄完。另外，崖壁上刻有刘仙人的《养气汤方》以及唐少卿的《遇仙记》没有抄录，便住在道观中。道士拿出稀粥来款待我们。半夜下大雨，雨势如山峡崩塌下来。

刘仙名景，字仲远，乃平叔弟子，各有《金丹秘歌》镌崖内(1)，又有《佘真人歌》在洞门崖上(2)，半已剥落，而《养气汤方》甚妙，唐少卿书奇，俱附镌焉。

【注释】

(1)镌(juān)：凿刻。

(2)佘真人歌："佘"原作"俞"，据摩崖校改。

【译文】

刘仙人名叫刘景，字仲远，是张平叔的弟子，各人都有《金丹秘歌》刻写在崖壁上，又有《佘真人歌》在洞口的崖壁上，一半已经剥落，而《养气汤方》非常好，唐少卿的字很奇特，都附带镌刻在崖壁上。

初七日　雨滂沱不止。令顾仆炊饭观中。余与静闻冒雨登岩，各完未完之摹录。遂由玉皇祠后，寻草中伏级，向东北登山。草深雨湿，里衣沾透，而瞻顾岩石，层层犹不能已。而童子师追寻至岩中，顾不见客，高声招餐，余乃还饭寺中。饭后，道士童师导由观左登穿

云岩(1)。其岩在上岩东南绝壁下，洞口亦东南向。其洞高穹爽朗，后与左右分穿三窍，左窍旁透洞前，后与右其窍小而暗，不暗行也。洞内镌《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乃宋人笔。余喜其名，欲录之，而高不可及。道士取二梯倚崖间，缘缘分录，录完出洞。洞右有文昌祠，由其前东过仙人足迹。迹在石上，比余足更长其半，而阔亦如之，深及五寸，指印分明，乃左足也。其侧石上书“仙迹”二字，“迹”字乃手指所画，而“仙”字乃凿镌成之者。由迹北上，即为仙迹岩。岩在穿云东北崖之上，在上岩东隅，洞口亦东南向，外亦高朗，置老君像焉。其内乳柱倒垂，界为两重，若堂皇之后，屏列窗棂，分内外室者。洞岩穿窦两岐，俱不深，而玲珑有余。

【注释】

(1)道士童师导由观左登穿云岩：据下文，此“由”疑为“游”。

【译文】

初七日　大雨滂沱下个不停。命令顾仆在道观中煮饭。我与静闻冒雨登上岩洞，各人去完成没有摹完抄完的碑刻。于是在玉皇祠后面，找到草丛中隐伏着的石阶，向东北登山。草深雨湿，内衣湿透了，然而环顾四面的岩石，一层层的仍然看不到头。而道童寻找我们追到岩洞中，四顾不见客人，高声召唤我们去吃饭，我于是返回寺中吃饭。饭后，道士与道童领路经由道观左边登上穿云岩。这个岩洞在上岩东南方的绝壁下，洞口也是朝向东南方。这个洞高大穹隆，清爽明朗，洞后面与左右两边分别通有一个石窍，共三个，左边的石窍从旁边通到岩洞的前边，后面与右边的石窍又小又黑暗，不能在黑暗中前行。洞内刻有《桂林十二岩十二洞歌》，是宋代人的手笔。我喜欢它的名字，想要抄录它，可是太高够不到。道士取来两把梯子斜靠在崖壁上，分头顺着逐一抄录，抄完出洞。岩洞右边有座文昌祠，由祠庙前边往东经过仙人足迹。脚印在岩石上，比我的脚掌还长那么一半，而且宽处也如此，深达五寸，指头印清清楚楚，是左脚的脚印。

仙人足迹侧面的石头上写着“仙迹”二字，“迹”字是用手指画出来的，而“仙”字是凿刻成的。由脚印往北上走，就是仙迹岩。岩洞在穿云岩东北方的山崖之上，在上岩的东隅，洞口也是朝向东南方，外边也很高大明朗，洞中放置了老君像。洞内的钟乳石柱倒垂着，把山洞分隔为两层，就好像衙门大堂的后面，陈列着窗格状的屏风，分隔成内、外室的样子。洞中岩石上通有两个岔洞，都不深，可小巧玲珑有余。

徘徊久之，雨霏不止，仍从仙迹石一里，抵观前。别道士童师，遂南行二里，出十里铺。铺在斗鸡西，郡往平乐大道(1)。由铺南进灵懿石坊，东向歧路，入一里，北望穿山，隔江高悬目窦，昔从北顾，今转作南瞻，空漾雨色中，得此圆明，疑是中秋半晴半雨也。再前，望崖头北隅梳妆台下(2)，飞石嵌江，剜成门阙，远望之，较水月似小，而与雉山石门，其势相似。然急流涌其中，荡漾尤异，倏忽之间，上见圆明达云，下睹方渚嵌水，瞻顾之间，奇绝未有。共一里，东至崖头庙。其山在雉山之南，乃城南第三重当午之案也。漓江西合阳江于雉山，又东会拖剑水及漓江支水于穿山(3)，奔流南下，此山当其冲。山不甚高，而屹立扼流，有当熊之势。西向祀嘉应妃，甚灵，即灵懿庙。宋嘉定间加封嘉应善利妃。其北崖有亭，为梳妆台，下即飞崖悬嵌，中剜成门处，而崖突波倾，不能下瞰，但见回浪跃澜，漩石而出，时跫然有声耳(4)。坐久之，返庙中。由其后入一洞，其门西向。穿门历级下，其后岈然通望，有石肺垂洞中，其色正绿，叠覆田田(5)，是为荷叶洞。穿叶底透山东北，即通明之口也，漓江复潆其下。由叶前左下，东转深黑中，其势穹然，不及索炬而入。初，余自雉山僧闻荷叶洞之名，问之不得其处，至是拭崖题知之，得于意外，洞亦灵幻，不负雨中踯躅。庙中无居人，赛神携火就崖而炊(6)，前后不绝。其东北隅石崖插江，山名“净瓶”以此，须泛舟沿流观之，其上莫窥也。

【注释】

(1)平乐：明置平乐府，即今平乐县。

(2)崖头：即净瓶山，在桂林城南郊，南溪山以南的漓江边。山有荷叶洞，亦称莲叶洞。

(3)又东会拖剑水及漓江支水于穿山：原作“又东会湘水于穿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4)跫(qióng)：脚步声。

(5)田田：形容荷叶相连的样子。

(6)赛神：俗用仪仗、鼓乐、杂戏迎神出庙，周游街巷，称迎神赛会，简称赛神。

【译文】

徘徊了很久，细雨霏霏不止，仍然从仙迹石前行一里，到达道观前。辞别了道士和道童，便往南行二里，出到十里铺。十里铺在斗鸡山西面，在府城通往平乐府的大道上。由铺南走进灵懿石坊，向东走上岔路，进去一里，远望北边的穿山，隔着江流高悬着一个眼睛一样的洞穴，从前我从北面回头看，今天转到南边观看，在这空濛的雨色中，见到这明亮的圆洞，怀疑是在中秋半晴半雨的时节了。再往前走，望见崖头北隅的梳妆台下，飞石嵌入江中，剜空形成门阙，远望它，比水月洞似乎小一些，但与雉山的石门相比，两者的气势相似。然而急流奔涌在石洞中，水波荡漾之状尤为奇异，倏忽之间，往上看见明亮的圆洞直达云霄，向下看见一片小洲嵌入水中，顾盼之间，奇绝的景致从来没有过。共一里，往东来到崖头庙。这座山在雉山的南面，是城南第三重位于正南方的案山。漓江向西流与阳江在雉山合流，又往东流在穿山与拖剑水和漓江的支流汇流后，向南奔流而下，这座山正当江流的冲要处。山不怎么高，可屹立在此地扼住江流，有迎面挡熊的气势。有座祠庙面向西，祭祀嘉应妃，十分灵验，这就是灵懿庙。宋代嘉定年间(1208—1224)加封为嘉应善利妃。庙北的山崖上有座亭子，是梳妆台，下面就是飞崖悬空下嵌，中间剜空形成石门的地方，然而悬崖前突波涛倾泻，不能往下俯瞰，只见波浪回旋腾涌，回旋的激流从石门中流出来，不时发出脚步声一样的声音而已。坐了很长时

间，返回庙中。由庙后进入一个山洞，洞口向西。穿过洞口沿石阶逐级下走，洞的后面十分深远，通明透亮，有肺叶状的岩石垂在洞中，石头的颜色是纯绿色的，覆盖着层层叠叠荷叶状的岩石，这是荷叶洞。穿过荷叶底下钻到山的东北面，就是透进亮光的洞口了，漓江又萦绕在洞口下方。由荷叶前边向左下走，向东转入幽深漆黑之中，洞中的地势穹然隆起，来不及找来火把进去。当初，我从雉山的僧人那里听到荷叶洞的名字，询问他又不知道洞的位置，来到这里拂拭崖壁上的题记才知道是这里，得之于意料之外，山洞也有灵性，不辜负我在雨中来回走了一趟。庙中无人居住，参加赛神的人带着火种来就着石崖烧火做饭，前后络绎不绝。祠庙东北角的石崖插入江中，山名叫“净瓶山”就是因为这座石崖，必须乘船沿着江流观览它，在它上面无法窥视到。

仍二里出大道，傍十里铺，经白龙洞，北随溪探前所望白龙左洞，则玄岩也(1)。岩东向，洞门高耸。下峡，由南腋东入上洞；东登必由北奥，俱崇深幽邃，无炬不能遐历(2)。洞前乳柱缤纷，不减白龙。上镌“玄岩”，字甚古。出洞，饭而雨霁。五里入宁远门，南门。返寓，易衣浣污焉。

【注释】

(1)玄岩：也称元岩、观音岩。南溪山白龙洞在山腰不在山顶。白龙洞与刘仙岩不通，但与玄岩、龙脊洞却是相通的。

(2)遐(xiá)历：远游。

【译文】

仍然二里出到大道上，从十里铺旁边走过，途经白龙洞，向北顺着南溪去探先前我看见的白龙洞左边的洞，就是玄岩了。岩洞面向东，洞口高耸。下到峡谷中，由南麓的侧旁向东进入上洞；向东上登必定要经由北边的深处，全都高深幽远，没有火把不能远游。洞前边的钟乳石柱缤纷交呈，不比白龙洞差。上面刻有“玄岩”二字，字迹十

分古朴。出洞后，吃过饭后雨停了。前行五里进入宁远门，南门。返回寓所，换衣服洗去污垢。

初八日　晨餐后，市石于按察司东初旸王孙家，令顾仆先携三小者返寓，以三大者留为包夹焉。余遂同静闻里半出北门，转而东半里，北入支径，过一塘，遂登刘岩山。先有庵在山麓，洞当其后，为刘岩洞。洞门西向，东下渊黑，外置门为藏蒌之所。此岩以刘姓者名(1)，与城南刘仙同名实异也。由洞右跻危级而上，是为明月洞。其洞高缀危崖之半，上削千尺，下临重壑，洞门亦西向。僧白云架佛阁于洞门之上，层叠倚岩，有飞云缀空之势。洞在阁下，东入岈然，然昏黑莫辨，无甚奇。出洞，觅所谓望夫山。山在其北，犹掩不可睹。乃饭而下，崖半见北有支径，遂循崖少北，复见一洞西向，其门高悬，为僧伐木倒架，纵横洞前，无由上跻。方徘徊间，而白云自上望之，亟趋而下，怂恿引登。梯叠门而上，一石当门树屏；由其左透隙，则宛转玲珑；逾石脊东下，穹然直透山腹；辟门东出，外临层崖，内列堂奥，凭空下瞰，如置身云端也。洞门乳柱纵横，径窦逆裂，北有一径高穹下坠，东转昏黑，亦有门东出，暗不复下。复与白云分踞石脊之中，谈此洞灵异。昔其徒有不逞者，入洞迷昧，不知所往。白云遍觅无可得，哀求佛前。五日，复自洞侧出，言为神所缚，将置之海，以师乞免贳之(2)。然先是觅洞中数遍，不知从何出也。此间东西透豁，而有脊有门中界之。不若穿山、叠彩、中隐、南峰诸洞，扩然平通，下望明皎，内无余奥也。

【注释】

(1)“此岩以刘姓者名”句：即刘岩山，俗称看牛山。其上刘岩洞，俗称牛洞。

(2)贳：通“赦”，赦免。

【译文】

初八日　早餐后，到按察使司衙门东侧的王孙朱初旸家买石头，

命令顾仆先带着两块小的返回寓所，把三块大的留下用用夹板包装好。我于是同静闻前行一里半出了北门，转向东走半里，向北走上岔开的小径，路过一个水塘，于是上登刘岩山。先有座寺庵在山麓，岩洞位于庵后，是刘岩洞。洞口面向西，往东下去是漆黑的深渊，外边装有门作为收藏蒌蒿的场所。这个岩洞是用刘姓人的姓来起名，与城南的刘仙岩同名可实际上是不同的。由洞右边踏着高险的石阶往上走，这是明月洞。这个洞高高悬缀在危崖的半中腰，上面陡削有千尺高，下临重重壑谷，洞口也是面向西。僧人白云在洞口的上方架设了佛阁，层层叠叠地紧靠着石岩，有飞在云上悬缀在空中的气势。洞在佛阁下面，向东进去十分深邃，然而昏黑一片无法辨清东西，没什么奇特之处。出洞来，去找所谓的望夫山。望夫山在洞的北面，仍然被挡住看不见。于是吃饭后下山，走到山崖半中腰看见北边有条岔开的小径，便沿着石崖稍向北走，又看见一个洞面向西，洞口高悬，被僧人砍伐树木，纵横交错地倒架在洞前，无从上登。正在徘徊之间，白云从上边望见这种情况，急忙赶下来，鼓励并带领我们上登。用梯子一层层上到洞口，一块岩石像竖直的屏风挡在洞口；从岩石左边穿过石缝，则弯弯转转玲珑小巧；翻越石脊往东下走，穹然隆起，直通到山肚子中；从张开的洞口向东出来，外边下临层层山崖，洞内罗列着幽深的殿堂，凭临高空下瞰，如置身于云头上了。洞口石钟乳纵横排列，竖直的洞穴逆向裂开，北边有一条小径从高大穹隆的岩石上深坠下去，转向东就昏黑下来，也有洞口向东出去，因为黑暗不再下走。又与白云分别坐在石脊的中间，谈论此洞的灵异之处。从前他的徒弟中有个不得志的人，进洞后神志迷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白云四处寻找无法找到，在佛前哀求。五天后，那人又从洞的侧边出来，说是被神捆了起来，即将投入苦海，因为师傅求佛免罪才赦免了他。然而这之前在洞中找了几遍，不知他是从何处出来的。这个洞中东西透亮开阔，有条石脊有个石门隔在洞中。不像穿山、叠彩山、中隐山、南峰各山的岩洞，十分空阔，平敞通达，在下面望过去，明亮皎洁，洞内没有其他隐秘之处了。

下洞，别白云。仍一里，西过北门，门西峰当面起，削山为城。循其北麓转西北城角，下盘层石，上削危城。其西正马留山东度之脉；其南濒城为池，南汇与凉水洞桥新西门外。而南入阳江；其北则洼汇山塘，而东浅于虞山接龙桥下者。《志》所称始安峤当在其处也。志又有冷水洞，在城东，而曾公岩亦名冷水，而此又有冷水焉。凉水洞桥北，满堂皆莲花，香艳远暨，亦胜地。凉水洞在新西门外。北门在两山夹中，东西二峰峭竖而起，东峰俗呼为马鞍，西峰俗呼为真武。东峰疑即镇南峰，《志》言有唐人勒石，尚未觅得。西峰南麓，王阳明祠。因之为城，锁钥甚壮。然北城随山南转，故北隅甚狭，渐迤而南，则东西开扩矣。

【译文】

从洞中下来，告别了白云。仍是一里，往西经过北门，城门西边的山峰迎面耸起，劈山筑起城墙。沿着山峰的北麓转到城墙的西北角，下面盘结着层层岩石，上面是陡削高险的城墙。山峰的西面正好是马留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山峰的南面濒临城墙处是护城河，往南与凉水洞桥在新西门外。下的水汇流后向南流入阳江；山峰的北面则是一片洼地积水成为群山环绕的水塘，但比东边虞山接龙桥下的水塘浅些。志书所称的始安峤应当就在那个地方了。志书上又有个冷水洞，在城东，可曾公岩也叫冷水洞，然而此处又有个冷水洞。凉水洞桥北边，满塘都是莲花，香艳远播，也是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凉水洞在新西门外。北门在两山相夹之中，东西两座山峰陡峭地直竖而起，东峰俗称为马鞍山，西峰俗称为真武岩。我怀疑东峰就是镇南峰，志书上说山上有唐代人刻的石碑，我还没有找到。西峰的南麓，有王明阳祠。顺着山势筑城，锁钥之地，极为雄壮。不过北面的城墙顺着山势向南转，所以城的北隅十分狭窄，城墙渐渐逶迤向南去，东西方向就开阔起来了。

余少憩城外西北角盘崖之上，旋入北门，西谒阳明祠。复东由大街南行，则望洞西岩之穴正当明处，若皎月高悬焉。又南，共一里，至《桂岭碑》侧(1)，西向濒城，复得一山，则华景洞在焉(2)。洞门东向，前有大池，后倚山，则亦因为西城者。洞前岩平朗，上覆外敞，

其南昔有楼阁，今俱倾圮莫支，僧移就岩栖焉。岩后穿穴为门，其内峪岈，分而为三：南入者，洼暗而邃；西透者，昔穿城外，因为城门，后甃石塞而断焉；北转者，上出岩前，下覆飞石，东临岩上。崖有旧镌一，为开庆元年手敕，乃畀其镇将者。开庆不知是何年号(3)，其词翰俱为可观。而下有谢表并跋，则泐不能读矣。已复出至前岩，僧言由洞左攀城而上，山之绝顶有《诸葛碑》。余从闻异之，亟西登城陴，乃循而南登，已从石萼丛错中攀跻山顶。此顶当是宝积山(4)。《志》言宝积与华景相连，上多危石怪木，当今又为卧龙山，想一山而南北异名耳。顶南荒草中有两碑，一为成化间开府孔镛撰文，一为嘉靖间阃帅俞大猷修记(5)。皆言此山昔名卧龙，故因而祀公，以公德业在天下，非以地拘也。今顶祠已废，更创山麓。从其上东俯宫衢，晚烟历历，西瞰濛渚，荷叶田田，近则马留山倒影，远则侯山诸峰列翠，虽无诸葛遗踪，亦为八桂胜地(6)。其侧崖棘中，有百合花一枝，五萼，甚钜，因连根折之，肩而下山，即为按察司后矣。薄暮，共二里，抵寓。

【注释】

(1)《桂岭碑》：原作“桂林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华景洞：在宝积山北，洞前有铁佛寺。

(3)开庆：南宋理宗年号之一，时在1259年，仅一年。

(4)宝积山：在桂林市中山北路西侧，与叠彩山的四望山东西对峙。山南有诸葛武侯祠，俗称孔明台，故又名卧龙山。

(5)俞大猷(?—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人。负责广东地区的抗倭斗争，为抗倭名将。嘉靖二十八年(1549)，又打退了安南对钦、廉等州的侵犯。后为广西总兵官，带兵镇压了韦银豹领导的农民起义，分兵七路，斩获达八千四百多人。

(6)八桂：源自《山海经》：“桂林八树，在番隅东。”宋代以后，八桂所指范围逐步集中到广西，成为桂林府的别称，但也泛称广西为八桂。《明一统志》：“八桂，广西桂林府郡名。”“八桂堂，在桂林府治，宋范成大建。”

【译文】

我在城外西北角盘结的石崖之上稍作休息，随即进入北门，向西去拜谒了王明阳祠。再向东经由大街往南行，就望见洞西岩的石穴正位于透出亮光的地方，就好像皎洁的明月高悬在那里。又向南走，共一里，来到《桂岭碑》侧边，向西靠近城墙的地方，又见到一座山，华景洞就在山上。洞口向东，前方有个大水池，后面靠着山，原来也是就着山势建起了西面的城墙。华景洞前面部分的岩洞平敞明亮，上面下覆，外边宽敞，岩洞南边从前有楼阁，今天全部倒塌了，没有任何支撑物，僧人们搬到岩洞中来栖身。岩洞的后部穿过石穴作为洞口，洞内十分幽深，又分为三个洞：向南进去的，低洼黑暗却很深邃；向西钻进去的，从前通到城外，因为修筑了城门，后来用石块砌起来阻断了；向北转的，上走出到岩洞前边，下覆着飞空的岩石，东边下临岩洞的上方。崖壁上有旧时的一块刻石，是开庆元年皇帝的亲笔敕令，是赐给当时镇守边地的将领的。开庆不知是什么年号，敕令的辞章文采都值得观赏。而下面有这位将领谢恩的奏表和跋文，却剥落得不能读了。不久又出到前边的岩洞来，和尚说从洞左顺着城墙攀登上去，山的绝顶之上有块《诸葛碑》。我从他那里听到这话很惊奇，急忙向西登上城墙上的女墙，于是沿着城墙往南上登，不久就从成丛错杂的花萼般的岩石中攀登到山顶。此处山顶应该是宝积山。志书上说，宝积山与华景山相连，山上有很多高险的石崖和怪异的树木，当今又称为卧龙山。我想是同一座山而南北两面的名称不同而已。山顶上南边的荒草中有两块石碑，一块是成化年间(1465—1487)开府孔镛撰写的碑文，一块是嘉靖年间(1522—1565)总兵俞大猷撰修的碑记。都是说，这座山从前叫卧龙山，所以就在此地祭祀诸葛亮先生，因为先生的功德勋业遍天下，不能拘泥于地区。今天山顶上的祠堂已经废弃了，重新建在山麓。从山顶上向东俯瞰宫室街道，傍晚的炊烟历历在目，向西鸟瞰空濛中的小洲，荷叶一片片，近处是马留山的倒影，远处则是侯山等一列青翠的山峰，虽然没有诸葛亮的遗迹，也算是桂林府的一处胜地。山顶侧面山崖上的荆棘丛中，有一枝百合花，有五瓣花萼，很大，因而连根折下它，扛在肩上下山来，马上就到按察使司衙门后面了。傍晚，共走二里，抵达寓所。

初九日　余少憩寓中。上午，南自大街一里过樵楼，市扇欲书《登秀诗》赠绀谷、灵室二僧，扇无佳者。乃从县后街西入宗室廉泉园。廉泉丰仪修整，礼度谦厚，令童导游内园甚遍。园在居右，后临大塘，远山近水，映带颇盛，果树峰石，杂植其中，而亭榭则雕镂缋饰，板而无纹也。停憩久之。东南一里，过五岳观。又一里，出文昌门，乃东南门也，南溪山正对其前。转若一指，直上南过石梁，梁下即阳江北分派(1)。即东转而行，半里，过桂林会馆，又半里，抵石山南麓(2)，则三教庵在焉。庵后为右军崖(3)，即方信孺结轩处(4)。方诗刻庵后石崖上，犹完好可拓。其山亦为漓山，今人呼为象鼻山，与雉山之漓，或彼或此，未知袒当谁左。山东南隅，亦有洞南向，即在庵旁而置栅锁，则因土人藏蒌其中也(5)。洞不甚宽广，昔直透东北隅，今其后窍已叠石掩塞。循石崖东北，遂抵漓江。乃盘山溯行，从石崖危嵌中又得一洞，北向，名南极洞。其中不甚深。出其前，直盘至西北隅，是为象鼻岩，而水月洞现焉。盖一山而皆以形象异名也。飞崖自山顶飞跨，北插中流，东西俱高剜成门，阳江从城南来，流贯而合于漓。上既空明如月，下复内外潆波，“水月”之称以此。而插江之涯，下跨于水，上属于山，中垂外掀，有卷鼻之势，“象鼻”之称又以此。水洞之南，崖半又辟陆洞。其崖亦自山顶东跨江畔，中剜圆窍，长若行廊，直透水洞之上，北踞窍口，下瞰水洞，东西交穿互映之景，真为胜绝。宋范石湖作铭勒窍壁以存(6)。字大小不一，半已湮泐(7)，此断文蚀柬，真可与范铭同珍，当觅工拓之，不可失也。时有渔舟泊洞口崖石间，因令棹余绕出洞外，复穿入洞中，兼尽水陆之观。

【注释】

(1)“梁下”句：明初将桂林府城往南扩展，同时引阳江水由象鼻山下出口，凿通南门桥至象鼻山脚一段水道，使它成为城壕。自此阳江始有南北两派，且北派成为阳江主流。

(2)抵石山南麓：“南”后衍“行”字，据乾隆本、“四库”本删。

(3)右军崖：乾隆本、“四库”本作“古云崖”。

(4)方信孺(1177—1222)：字孚若，福建莆田人。曾被遣三次使金，“以口舌折强敌，金人计屈情见”，信孺坚持不屈。嘉定间任广西转运使，在桂数年。著有《南海百咏集》。

(5)则因土人藏蒌其中也：“则因”，原误倒为“因则”。

(6)范石湖(1126—1193)：即范成大，字致能，自号石湖居士，谥“文穆”，吴县人。曾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在广西有德政。工于诗文，主要著作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志》等。

(7)湮泐(yān lè)：裂坏磨灭。泐，石依其纹理而裂开。

【译文】

初九日　我在寓所中稍作休息。上午，向南从大街上前行一里路过樵楼，买扇子打算题写《登秀诗》赠给绀谷、灵室两位僧人，没有好扇子。于是从临桂县衙的后街向西进入皇族廉泉的花园。廉泉的体态丰满，容貌英俊整洁，礼貌气度谦虚忠厚，命令书童领路游览内园极为周遍。园子在居室的右边，后面临近一个大水塘，远山近水互相映衬，十分优美，果树和山峰状的岩石，杂乱地种植在园子中，然而亭台楼榭却雕刻绘饰，呆板又没有文采。停下休息了很久。往东南行一里，路过五岳观。又行一里，走出文昌门，就是东南方的城门了，南溪山正对着城门前。转过好像一指宽的地方，一直上走向南走过石桥，桥下就是阳江在北面分出的支流。马上转向东行，半里，经过桂林会馆，又行半里，抵达石山的南麓，就见三教庵在眼前了。三教庵后面是右军崖，就是方信孺建盖书斋的地方。方信孺的诗刻在庵后的石崖上，还保存完好可以摹拓。这座山也是漓山，现在的人称为象鼻山，与雉山的漓山，一座在那里一座在这里，不知应该偏袒谁偏低谁。山的东南隅，也有个山洞面向南，就在三教庵旁边，但设置了栅栏加了锁，原来是因为当地人把蒌蒿收藏在洞中了。山洞不怎么宽广，从前一直通到山的东北隅，如今山洞的后洞口已经垒砌石块堵住了。沿着石崖往东北走，便到达漓江边。于是绕着山溯江流前行，在高高嵌入江中的石崖上又见到一个洞，面向北，名叫南极洞。洞中不怎么深。出到洞前，一直绕到山的西北隅，这里是象鼻岩，而水月洞出现在这里。原来一

座山都是因为形状相像而起了不同的名字。飞空的石崖从山顶飞跨下来，向北插在江流中间，东西两面都高高地剜空成为石门，阳江从城南流来，从石门中穿流而过后又与阳江合流。上边既中空明亮如月亮，下面又内外潆绕波涛，“水月”的名称就是因此得来的。而插入江中的石崖，下边跨在水中，上面连着山，垂在中间向外翻卷，有一种卷起鼻子的姿势，“象鼻”的称呼又是因此得来的了。水洞的南边，石崖半中腰又开有一个陆洞。这里的石崖也是从山顶向东跨到江边，中间剜成圆洞，长长的好像走廊，一直通到水洞的上面，面向北坐在圆洞口，下瞰水洞，东西两面相通互相掩映的景色，真是绝顶优美。宋代的范石湖作有铭文刻在洞壁上以便存世。字的大小不一致，一半已经磨灭脱落，这一处断缺磨蚀的残简，真可以和范成大的铭文同样珍贵，应当找工匠来把它摹拓下来，不可错过了。此时有条渔船停泊在洞口的崖石中，就叫他载着我绕到洞外，再穿进洞中，兼带把水陆的景观都看完了。

乃南行一里，渡漓江东岸，又二里抵穿山下。其山西与斗鸡山相对。斗鸡在刘仙岩南，崖头山北，漓江西岸濒江之山也。东西夹漓，怒冠鼓距，两山当合名斗鸡，特东山透明如圆镜，故更以穿山名之。山之西又有一峰危立，初望之为一，抵其下，始见竖石下剖，直抵山之根，若岐若合，亭亭夹立。盖山以脆薄飞扬见奇也，土人名为荷叶山(1)，殊得之也。穿山北麓，嘉熙拖剑之水直漱崖根，循山而南，遂与漓合。余始至其北，隔溪不得渡。望崖壁危悬，洞门或明或暗，纷纷错列，即渡亦不得上。乃随溪南行，隔水东眺，则穿岩已转，不睹空明，而山侧成峰，尖若竖指矣。又以小舟东渡，出穿山南麓，北面而登。拨草寻磴，登一岩，高而倚山半，其门南向，疑即穿岩矣。而其内乳柱中悬，琼楞层叠，殊有曲折之致。由其左深入，则渐洼而黑，水汇于中。知非穿岩，乃出。由其右复攀跻而上，则崇岩旷然，平透山腹，径山十余丈，高阔俱五六丈，上若卷桥，下如甬道(2)，中无悬列之石，故一望通明，洞北崖右有镌为“空明”者。由其外攀崖东转，又开一洞，北向与穿岩并列，而后不中通，内分层窦，若以穿岩

为皇堂，则此为奥室矣。其东尚有三洞门，下可望见，至此则峭削绝径。穿岩之南，其上复悬一洞，南向与穿岩叠起，而后不北透，内列重帏，若以穿岩为平台，则此为架阁矣。凭眺久之，仍由旧路东下汇水岩。将南抵山麓，复见一洞，门亦南向，而列于汇水之东。其内亦有支窍，西入而隘黑无奇。时将薄暮，遂仍西渡荷叶山下。北二里，过河舶所，溯漓江东岸，又东北行三里，渡浮桥而返寓(3)。

【注释】

(1)荷叶山：山上建有七级六角实心塔，今名塔山。远看如一只溯江而上的军舰，又称军舰山。

(2)甬道：此处为两旁有墙的通道。“甬”原作“周”，从沪本改。

(3)“时将薄暮”数句：此句乾隆本、“四库”本作：“西渡荷叶山下，北过訾(zī)家洲，度浮桥而返”。訾家洲，今名同，在象鼻山对岸漓江中，明代河舶所可能设在訾家洲上。

【译文】

于是往南行船一里，渡到漓江东岸，又步行二里抵达穿山下。这座山西面与斗鸡山相对。斗鸡山在刘仙岩南面，崖头山的北边，是漓江西岸滨江处的山。两座山在东西两面夹住漓江，鸡冠怒张，鸡爪凸起，两座山应当合起来起名叫斗鸡山，只不过东面的山中空透明如圆圆的镜子，所以另外用穿山来给它起名。穿山的西面又有一座危峰矗立着，乍一看以为是一座山，到达山下，才看见竖直的石峰向下剖开，直达石山的根部，似分似合，高高地相对夹立。原来这座山是以脆薄飞扬见奇的，当地人起名叫荷叶山，这是非常贴切的。穿山的北麓，嘉熙桥下流来的拖剑水的江水直接冲刷着石崖的根部，沿着山往南流，于是与漓江合流。我最初来到江北，隔着溪流不能渡过去。望见崖壁高悬着，洞口或明或暗，纷纷交错排列着，即便渡过去也不能上去。只好顺着溪流往南行，隔着溪水向东眺望，就见穿岩已经转换了方位，看不见中空明亮之处，而山的侧面形成山峰，尖尖的好像是

竖起来的手指头了。又乘小船渡到东岸，出到穿山的南麓，面向北登山。拨开草丛找到石阶，登上一个岩洞，高高地紧靠在山的半中腰，洞口向南，怀疑这就是穿岩了。而洞内钟乳石柱悬垂在洞中，琼玉般的石棱条层层叠叠，很有一些曲曲折折的景致。由洞内的左侧深入进去，便渐渐下洼并黑暗下来，有水汇积在洞中。心知这不是穿岩，于是出来。由洞右侧再次攀登上去，就见一个高大的岩洞十分空旷，平直地穿透山腹，径直穿过山腹之处有十多丈，高处宽处都是五六丈，上方像卷起的桥拱，下边像甬道，中间没有悬垂罗列的石头，所以一眼望去通明透亮，洞北边右侧的崖壁上凿有“空明”二字。由洞外攀着石崖向东转，又开有一个洞，面向北，与穿岩并列，然而后面不通到山腹中，洞内分出层层洞穴，如果把穿岩比喻为宽敞的殿堂，那么这个洞就是幽深的内室了。它的东边还有三个洞口，在山下可以望见，来到这里却是峭拔陡削没有路走。穿岩的南边，山上又高悬着一个洞，面向南，与穿岩重叠在一起，可后面不通到北边，洞内罗列着重重石幔，如果把穿岩比喻为平台，那么这个洞就是高架的楼阁了。凭眺了很久，仍然经由原路往东下到积水的岩洞。即将向南抵达山麓时，又看见一个洞，洞口也是向南，但位于积水岩洞的东面。洞内也有旁洞，向西进去后又窄又黑，没有奇特之处。此时将近傍晚，于是仍然向西渡到荷叶山下。向北二里，路过河泊所，溯漓江的东岸，又往东北行三里，走过浮桥后返回寓所。

初十日　余憩寓中。上午，令取前留初旸所裹石，内一黑峰，多斧接痕。下午，复亲携往换，而初旸观戏王城后门，姑以石留其家。遂同静闻以所书诗扇及岳茗赍送绀谷。比抵王城后门，时方演剧，观者拥列门阑，不得入。静闻袖扇、茗登忏坛。适绀谷在坛，更为订期十三日。余时暴日中暑甚，不欲观戏，急托阑内僧促静闻返，乃憩寓中。

【译文】

初十日　我在寓所中休息。上午，命令顾仆去取前天留在朱初旸

那里包裹好的石头，其中有一块黑峰石，有许多斧凿粘接的痕迹。下午，又亲自带着这块石头前去调换，可朱初旸到王城后门看戏去了，暂且把这块石头留在他家。于是同静闻拿着题好诗的扇子以及岳麓山的茶叶去送给绀谷。等来到王城后门时，正在演戏，看戏的人拥堵在门前的栅栏前，不允许进去。静闻把扇子、茶叶装在袖子中登上礼佛坛。恰好绀谷在坛上，重新约定在十三日去登独秀峰。我此时在暴热的烈日下中暑十分严重，不想看戏，急忙托付栅栏里面的僧人去催促静闻回来，便歇息在寓所中。

十一日　饭后出东江门，渡浮桥，共一里，过嘉熙桥(1)，问龙隐路。龙隐岩即在桥东之南崖，乃来时所过。夹路两山，北为七星，南为龙隐，其岩洞俱西向临江。七星之后穿山而东者，为曾公岩(2)，其前有峰分岐，植立路北。龙隐之后逾岭而南者，为隐真岩，其北有石端拱，俯瞰路南。此来时初入之隘，至是始得其详也。从桥上南眺，龙隐与月牙并列东崖，第月牙稍北，度桥循山，有路可通；而龙隐稍南，须从桥下涉江而上；其大道则自端拱之石南逾岭坳，循隐真而西，又从怡云北转始达，其间又迂回里余矣。余欲并眺端拱石人，遂由桥东直趋岭下，乃南上平瞻石人。又南下，即得一大塘。由塘北循山西转，其崖石俱盘削飞突。崖有隐真岩，建阁祠。共里余，抵山之西南隅。其峰益嵯峨层叠，中空外耸，上若鹊桥悬空，心异之，知龙隐在下，始攀隙而登，上有台址，拂崖读记，则怡云亭之废迹也。由其上转罅梯空，穿石锷上跻，其石片片悬缀，侧者透峡，平者架桥，无不嵌空玲珑。既而踞坐桥下，则上覆为龛，攀历桥上，则下悬成阁，此真龙角之宫，蟾(口)之窟也。下至怡云，其右即龙隐在焉。洞门西向，高穹广衍，无奥隔之窍，而顶石平覆，若施幔布幄，有纹二缕，蜿蜒若龙，萃而为头，则悬石下垂，水滴其端，若骊珠焉(3)。此龙隐之所由其名也。其洞昔为释迦寺，僧庐甚盛，宋人之刻多萃其间(4)，后有《元祐党人碑》，则其尤著者也(5)。今已废弃，寂无人居。岂释教之盛衰，抑世变之沧桑也！洞右近口，复绾台垂柱，环为层龛，内瞩重洞，外瞰深流，此为最胜。出岩，已过午矣。

【注释】

(1)嘉熙桥：乾隆本、“四库”本作“花桥”，应即花桥。《嘉庆重修一统志》桂林府津梁载：天柱桥“旧名花桥，又名嘉熙”。桥东侧有石笋耸立如柱，故又名天柱桥。

(2)七星之后穿山而东者，为曾公岩：“七星”原作“七里”，有误，此不从。

(3)骊(lí)珠：一种珍贵的珠，传说出自深海中骊龙颔下，因称骊珠。

(4)萃(cuì)：聚集。

(5)“后有”二句：桂林文物甚多，保存至今的摩崖碑刻约有两千多件，有诗文、题名、书札、佛经、规约、告示、图画等，内容涉及唐宋以来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阶级斗争、民族关系等各方面，还保存了很多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中宋代碑刻特多，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南宋时重刻的《元祐党籍碑》，至今仍保存在龙隐岩。新中国建立后，在龙隐岩建立了桂海碑林石刻馆。

【译文】

十一日　饭后走出东江门，走过浮桥，共一里，过了嘉熙桥，打听去龙隐岩的路。龙隐岩就在桥东边南面的山崖上，是来桂林时路过的地方。夹住道路的两座山，北面的是七星山，南面的是龙隐山，山上的岩洞都是面向西下临江流。七星岩的后面穿过山往东去的，是曾公岩，岩洞前方有座分岔的山峰，矗立在道路北边。龙隐岩的后面翻越山岭往南去的，是隐真岩，岩洞北边有个正身拱手的石人，俯瞰着道路南边。这是最初来桂林时走入的隘口，到这时才得以了解到它的详情了。从桥上向南眺望，龙隐岩与与月牙岩并列在东面的山崖上，只是月牙岩稍偏北些，过桥后顺着山走，有路可以通行；而龙隐岩稍偏南些，必须从桥下涉水过江爬上去；通往那里的大道则是从正身拱手的石人旁往南越过山岭上的山坳，沿着隐真岩向西走，再从怡云亭转向北才能到达，这中间又迂回了一里多路了。我想要一并眺望正身拱手的石人，便由桥东直接赶到岭下，于是向南上岭平视石人。又向南下走，马上就到一个大水塘。由水塘北岸沿着山向西转，这里的崖

石全都盘绕陡削，飞突而起。石崖上有隐真岩，建有楼阁祠庙。共一里多路，到达山的西南隅。此处的山峰更加巍峨，层层叠叠的，山腹中空，外形高耸，上面好像是鹊桥悬在空中，心里很奇怪，心知龙隐岩就在下面，开始攀着石缝上登，上面有高台的基址，拂拭崖壁读了碑记，原来这是怡云亭的废址。由亭址上方转到裂缝处，踏着高空，穿过刀刃般的岩石上登，这些岩石一片片地悬缀着，侧立着的形成峡谷，平睡着的架为桥梁，无不下嵌中空，玲珑剔透。既而盘腿坐在桥下，则上面下覆着成为石龛，攀援跋涉到桥上，则下边悬空成为楼阁，这真是龙角星君的宫殿，月宫中的窟穴呀！下走来到怡云亭废址，废址右侧便是龙隐岩在那里。洞口面向西，高大穹隆，宽广平坦，没有幽深隔绝的洞穴，但洞顶的岩石平滑下覆，像铺展开来布做的帷幔，有两条石纹，蜿蜒游动像龙一样，聚在一起成为龙头，而悬空的石钟乳下垂着，水滴从石钟乳顶端滴下来，好像骊珠一样。这是龙隐岩之所以得名的由来了。这个洞从前是释迦寺，僧人和寺舍十分兴盛，宋代人的石刻大多聚集在洞中，后面有《元祐党人碑》，则是其中特别著名的碑刻了。今天寺院已经废弃，空寂没有人居住。难道佛教的盛衰，也和人世的变化一样沧桑巨变啊！洞右边靠近洞口之处，又盘结为石台，垂挂着石柱，环绕成层层石龛，向洞内看去是一重重洞穴，向外俯瞰是深深的江流，这是最优美的景致。出岩洞时，已经过了中午了。

仍从怡云南麓，东北逾岭，过“端拱石人”处(1)。乃西转循街共里余，将至花桥，令顾仆北炊于朝云岩。即融止所栖处。共里余，余与静闻南沿西麓，随流历磴半里，入月牙岩(2)。其岩西向，与龙岩比肩而立，第此则叠石通磴，彼则断壁削崖，路分通塞耳。其岩上环如玦而西缺其口(3)，内不甚深而半圆半豁，形如上弦之状(4)，钩帘垂幌，下映清泠(5)，亦幽境也。既而仍由街北过七星，入寿佛寺。寺在七星观北，其后即栖霞大洞。僧空生颇雅饬，因留客。时余急于朝云之餐，遂辞。乃从其北而东蹑磴，则朝云之餐已熟，亟餐之，下午矣。

【注释】

(1)东北逾岭，过“端拱石人”处：原误倒为“东北逾端岭，过拱石人处”。本日上文累云“端拱石人”，据改。

(2)月牙岩：在桂林城东郊，前临小东江。近年新建了月牙楼，月牙岩内外又建了小广寒与襟江阁，颇便眺览。端拱石人在月牙山北，一石端直峭立，高数丈，形似剑柄，今称剑柄石。

(3)玦(jué)：古代的一种玉器，环形而有缺口。

(4)上弦：此处系指月相。中历每月初八、九，从地球上可以看见月球西边的半圆，这时月相如弓，因称上弦。

(5)清泠(líng)：清爽寒凉之意。

【译文】

仍然从怡云亭废址南面的山麓，往东北越岭，经过“端拱石人”之处。于是转向西顺着街道共走一里多，将到花桥时，命令顾仆往北走到朝云岩去做饭。就是融止栖身的地方。共一里多，我与静闻向南沿着山的西麓走，顺着江流经过石阶走半里，进入月牙岩。这个岩洞面向西，与龙隐岩并肩而立，只是这里砌通了石阶路，那里却是断壁削崖，道路分为通与不通罢了。这个岩洞上面呈环状，在西边缺了一个口子，像玉玦一样。洞内不怎么深，而且一半是圆的一半缺开了口子，形状如同上弦月的样子，似钩子挂着的布帘和下垂的帷幔，下边映衬着清泠泠的水，也是一处幽静的胜景。继而仍然经由街道往北经过七星观，进入寿佛寺。寿佛寺在七星观北面，寺后就是栖霞大洞。僧人空生十分风雅谨慎，因而挽留客人。此时我急于到朝云岩去吃饭，便辞谢了。于是从寺北往东上登台阶，朝云岩的饭已经熟了，连忙吃饭，已是下午了。

下山，北过葛老桥，东入一王孙之苑，中多果木，方建亭饬庑焉。地幽而制板，非余所欲观也。时余欲觅屏风，而遍询莫识，或有以黄金岩告者，谓去城东北五里，其道路吻合，疑即此山。及询黄

金，又多指朝云下佛庐当之，谓内阉王公所建，此乃王公，非黄金也。求屏风而不得，并黄金而莫从，乃贸贸焉望东北而趋(1)。约三里，遇负担而询之，其指村北山曰："此即是矣。"此中土人鲜知其名，乃从村右北趋，问之村人，仍不知也。中犹疑信参半，及抵山东麓，则削崖平展，列嶂危悬，所云屏风，庶几不远(2)。已转北麓，则洞门如峡，自下高穹，山顶两崖，阔五丈，高十余丈。初向南平入，十丈之内，忽少转东南向，忽明穴天开，自下望之，层楼结蜃，高镜悬空，即非屏风岩，亦异境也。从此遂高跻也，又十余丈而出明穴之口。先，余一入洞，即采嫩松拭两崖，开藓剔翳，而古刻露焉。字尽得松膏之润(3)，如摹拓者然，虽蚀亦渐可辨。右崖镌"程公岩"三大字。西有记文一通，则是岩为鄱阳程公崇宁帅桂时所开(4)，而程子邻嗣为桂帅，大观四年(5)。属侯彭老为记，梵仙赵岍书之者也。《志》言屏风岩一名程公，至此乃憬然无疑(6)，而转讶负担指点之人所遇之奇也。乃更拭，其西又镌《壶天观铭序》，有"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之文(7)，而后不著撰名，第复草书二行于后曰："淳熙乙未廿八日(8)，酌别碧虚七人复过壶天观。"姓字在栖霞，必即范公无疑，又不可无栖霞一番详证矣。左崖镌张安国诗题，其字甚放逸。其西又镌《大宋磨崖碑》，为李彦弼大书深刻者。其书甚大而高，不及尽拭而读之。遂西向登级，上登穴口，其内岩顶之石，层层下垂，若云翼势空(9)，极其雄峻。将至穴口，其处少平。北奥有大石幢，盘叠至顶，圆若转轮，累若覆莲，色碧形幻，何造物之设奇若此也！是处当壶天观故址，劫尘荡尽，灵穴当悬，更觉空明不夹。出穴而西，其外山回崖转，石骨森森，下即盘峰成窝。窝底有洞北向，心颇异之。遂不及返观前洞，竟从明穴之后觅径西南下，及抵窝入洞，洞不甚深。乃即逾窝而西，有石峰骈枝并起，一为石工锤凿垂尽，一犹亭亭独立。从其东更南三里，已出葛老桥之西，于是循朝云、七星西麓，西度花桥。时方日落，市人纷言流贼薄永城，省城戒严，城门已闭。亟驰一里，过浮桥，而门犹半启，得返寓焉。

【注释】

(1)贸贸(mào)：蒙昧不明的样子。

(2)庶几(shù jī)：也许可以。

(3)松膏：即松烟墨。墨按其原料不同分为松烟墨与油烟墨。用松煤制的称松烟墨，深重而不姿媚；用油烟制的称油烟墨，则姿媚而不深重。

(4)崇宁：北宋徽宗年号，时在1102—1106年，共五年。

(5)大观四年：1110年。大观，北宋徽宗年号，时在1107—1110年，共四年。

(6)憬(jǐng)然：觉悟。

(7)有石湖居士名之曰空明之洞之文：原作“有石湖居士命曰空之文”，据《广西通志》载《壶天观铭序》改。

(8)淳熙乙未：淳熙二年，1175年。

(9)云翼势空：下一日记有“云翼劈空”，疑此处“势”应作“劈”。

【译文】

下山后，往北走过葛老桥，向东进入一家王孙的园子，园中果树很多，正在建造亭子修整廊庑。地方幽静可形制呆板，不是我想要看的东西。此时我打算去找屏风岩，可四处打听无人知道，有人告诉我是黄金岩，说是在离城东北五里处，他说的路线吻合，怀疑就是这座山。到打听黄金岩时，又有很多人指认为是朝云岩下的佛寺，说是宦官王公修建的。这是王公岩，不是黄金岩了。寻找屏风岩却找不到，连同黄金岩也无从寻找，只好茫然地望着东北方赶过去。大约走了三里，遇见一个挑担子的人便向他打听，他指着村北的山说：“这就是了。”这一带的本地人极少有人知道它的名字，于是从村子右边向北赶过去，向村里人打听屏风岩，仍旧不知道。途中还半信半疑，等来到山的东麓时，就见陡削的石崖平平地展开，排列着屏风样的山峰，高险悬绝，所说的屏风岩，大概不远了。随即转到山的北麓，就见洞口像条峡谷，从下面高高地穹隆而起，山顶两侧的崖壁，宽五丈，高十多丈。最初向南平缓地进去，十丈之内，忽然稍稍转向东南方，突然一个明亮洞穴在天上张开，从下面望它，层层高楼结成海市蜃楼，

如明镜高悬在空中，即便不是屏风岩，也算是一处奇异的胜景了。从此处便向高处攀登了，又走十多丈后便出了明亮洞穴的洞口。之前，我一进入洞中，马上采来嫩松枝擦拭两侧的崖壁，剥开苔藓剔除蒙在上面的污物，于是古代的碑刻便露了出来。字全被松烟墨浸润过，像摹拓过一样，虽然剥蚀了也慢慢可以辨认出来。右边的崖壁上刻着“程公岩”三个大字。西边有一块记文，原来这个岩洞是鄱阳人程公在崇宁年间出任桂林地方长官时开辟出来的，而后程子邻继任桂林长官，大观四年。属官侯彭老作了记文，僧人赵岍书写的碑文。志书说屏风岩又叫程公岩，到此时才醒悟过来不再疑惑，转而惊讶遇见挑担子指点的人，真是神奇。于是再擦拭崖壁，这块记文的西边又刻有《壶天观铭序》，有“石湖居士把它起名叫空明之洞”的碑文，可后面没有署明撰写人的名字，只是用草书在后面写了两行字，说：“淳熙乙未年二十八日，设宴辞别碧虚等七人再次路过壶天观。”姓名留在栖霞洞，必定就是范成大先生无疑了，这又不能不到栖霞洞去做一番详细的考证了。左边的崖壁上刻有张安国的题诗，他的字十分奔放飘逸。它的西边又刻有块《大宋磨崖碑》，是李彦弼用大字书写深深地刻在崖壁上的。他的字非常大而且很高，来不及全部擦拭出来读它。于是向西上登石阶，上登到洞口，洞内岩洞顶上的岩石，一层层垂下来，好像云中的飞鸟劈空而来，极其雄壮险峻。将要到洞口之处，那地方稍微平缓些。北边的幽深处有个大石幢，盘绕重叠直到洞顶，圆得好像转动的车轮，叠累起来好像下覆的莲花，颜色碧绿，形态奇幻，造物主是如何创造出如此奇妙的东西来的呢！此处应当是壶天观的旧址，尘世的劫难把它涤荡干净，灵异的洞穴当空高悬，更觉得空旷明亮不狭窄。出洞后往西行，洞外山回崖转，骨状的岩石森森而立，下面就是山峰盘绕成山窝。山窝底部有个洞面向北，心里感到很是奇异。便来不及返回去观看前洞，径直从明亮洞穴的后面找到小径往西南下去，到抵达山窝进洞后，洞不怎么深。于是立即穿过山窝往西行，有座石峰像骈拇枝指一样并排耸起，一座快被采石工用锤子凿子开采完了，一座仍然独自亭亭玉立。从石峰的东边再往南走三里，已经出到葛老桥的西面，于是沿着朝云岩、七星岩的西麓，向西走过花

桥。此时刚刚日落，市上的人纷纷传言流寇逼近永州府城，省城戒严，城门已经关闭。急忙快跑了一里路，走过浮桥，而城门还半开着，得以返回寓所中。

十二日　复二里，过初旸宗室，换得一石，令顾仆肩之，欲寄于都府街东裱工胡姓家。适大雨如注，共里余抵胡。胡亟来接，入手而石尖硜然中断(1)，余无如之奈何，姑置其家。候雨少止，遂西过都府前，又西径学宫，乃南行，共二里而出丽泽门。门外有巨塘汇水，水自西北城角马留过脊处，南抵振武门北，入阳江，自北而南，有石梁跨之，曰凉水洞桥。其梁北塘中，莲花盛开，幽香艳色，坐梁端树下眺之，令人不能去。又西南行一里，已出隐山之外。从其西度西湖桥，溯阳江北岸而西，通侯山背；而大道犹在西南，当自振武门西度定西桥。时余欲觅中隐山，久询不得，《志》言在城西南十里，乃转而南向行。又一里抵振武门，于是越桥西行，一里，忽见路右有山森然，有洞岈然，即北趋其下。前有古寺，拭碑读之，则西山也。

【注释】

(1)硜(kēng)：打击石头的声音。

【译文】

十二日　又是二里路，去拜访皇族朱初旸，换到一块石头，命令顾仆用肩头扛着它，打算寄放在都府街东头姓胡的裱工家中。恰逢大雨如注，共走一里多来到胡家。姓胡的慌忙来接石头，刚到手中石尖就砰的一声断了，我拿它不知怎么办，姑且放在他家。等雨稍停下后，就往西走过都指挥使司府衙前，又向西途经学宫，于是往南行，共二里后出了丽泽门。城门外有个巨大的水塘积着水，塘中的水从城的西北角马留山的山脊延过之处，向南流到振武门的北边，流入阳江，自北往南流，有座石桥跨在水流上，叫做凉水洞桥。这座桥北边的池塘中，莲花盛开，一派幽香艳色，坐在桥头的树下眺望这种美景，让人不能离去。又往西南行一里，已经出到隐山的外面。从这里

向西走过西湖桥，溯阳江北岸往西行，通到侯山的背面；然而大道还在西南方，应该从振武门向西越过定西桥。这时候我想去找中隐山，打听了很久找不到，志书说在府城西南十里处，于是转向南走。又走一路到达振武门，从这里过桥往西行，一里，忽然看见道路右边有座山森然矗立着，有个山洞十分深邃，立即向北赶到山下。山前有座古寺，擦拭石碑读了碑文，原来就是西山了。

西山之胜(1)，余以为与隐山、西湖相近，先是数询之不获，然亦不知有洞也。亟舍寺趋洞，洞门南向。其东又有裂石，自峰顶下跨成门。复舍洞趋之，则其门南北豁然，亦如雉山、象鼻之中空外跨，但彼则急流中贯，此则澄潭外绕耳。然其外跨之石，其上欹叠交错，尤露奇炫异放。亦未遽入门中，先绕其东，遂抵山北，则北向亦有洞岈然。穿洞而南，横透山腹，竟与南洞南北贯彻，第中有夹门，有垂柱，不若穿山中洞、风洞西岩一望皎然耳。然其内平整曲折，以小巧见奇，固居然一胜也。出南洞，望洞左有磴叠嵯峨中。循之北跻峰顶，则怪异之石，锷簇锋攒，中旋为平凹，长若沟洫，光滑特异。既下至南洞前，始东入石门。其门乃片石下攒，垂石上覆，中门高辟，众窍旁通，内穹一室，外启八窗，亦以小巧见奇，又一胜也。停憩久之，望其西峰，石亦耸列。从寺后西历其上，由峰崿中历级南下，出庆元伯祠。乃弘治时孝穆皇太后祠其父者。

【注释】

(1)西山：从记叙内容及方位看，本日所游西山系今牯牛山，与现在通常所称的西山不同。六月五日记有西峰，则指今西山的西峰。

【译文】

西山的胜景，我以为与隐山、西湖相接近，在此之前几次打听它都没有找到，这样也就不知道有洞了。急忙放弃古寺赶到山洞去，洞口向南。山洞东边又有迸裂的岩石，从峰顶下跨形成石门。急忙放弃山洞向石门赶过去，就见这座石门南北豁然裂开，也是像雉山、象鼻

山一样中间是空洞外面跨出去，但那两处是急流从石门中穿流而过，这里却是澄碧的水潭环绕在外面罢了。然而石门向外跨的岩石，在洞的上方倾斜重叠地交错在一起，尤其显露出奇特的光芒，放出异彩。我也没有马上进入石门中，先绕到石门的东边，便来到山的北面，就见北面也有个山洞十分深邃。穿过山洞往南走，横穿山腹，竟然与南面的山洞是南北贯通的，只是中间有道狭窄的石门，有下垂的石柱，不像穿山的中洞、风洞西面的岩洞那样一眼望去皎洁明亮罢了。不过洞内平整曲折，以小巧见奇，当然算是一处胜景了。出了南洞，望见洞左有台阶垒砌在巍峨的山间。顺着台阶往北登上峰顶，只见怪异的石头，像刀刃剑锋一样成簇攒聚在一起，中间下旋的成为平滑的凹地，长长的好像沟洫，特别光滑怪异。下到南洞前，这才向东进入石门。这座石门是石片在下面聚集，下垂的岩石覆盖上面，中间门洞高高敞开，旁边通着众多的石窍，里面穹隆成为一个石室，外边开有八个石窗，也是以小巧见奇，又是一处胜景了。停下休息了很久，望见这里的西峰，岩石也是高耸排列着。从寺后向西跋涉到峰顶上，由峰峦石崖中顺着台阶往南下山，出到庆元伯祠。是弘治时期(1488—1505)孝穆皇太后祭祀她父亲的祠庙。

西循大道行，又三里，由岐径北趋木陵村(1)。先是，求中隐不(得)，至此有居人朱姓者，告余曰："中隐、吕公，余俱未之闻，惟木陵村有佛子岩，其洞三层，道里相(同)，或即此岩未可知。"余颔之，遂从此岐入。西北二里，望见石峰在侯山东麓，洞门高悬。乃令顾仆就炊村氓家，余同静闻北抵岩下。其岩之东，先有二洞南向，余先入最东者，则洞敞而不深。稍西，则洞门侧裂，外垂列乳，中横一屏。屏后深峡下坠，屏东西俱有门可瞰而下。由峡中北入，其窍旁裂，渐隘而黑。乃复出，又西上入大洞。其洞南下北上，穹然高透，颇如程公岩。瞻右崖有题，亟以松枝磨拭之，则宋绍兴甲戌七月望吕愿中题中隐山《吕公洞诗》也(2)。后署云："假守洛阳吕叔恭游中隐山无名洞，客有言：'此洞自君题，当以吕公名之。'余未敢。披襟在坐者皆曰：'当甚。'因书五十六字镌于壁(3)。"余见之，更憬然喜，始知佛子

岩之即吕公，吕公岩之即中隐也。于是北跻后穴，其内云翼劈空，叠层倒骞，与洞俱上，不作逼隘之观。而穴口高朗，更大于程公岩之后穴也。出口而北，有石磴二道，一东北下山麓，一西北跻山顶。余先从其下者，则北向之麓，皆崆峒如云嘘幔覆，外有倒石，界而为门，列而为窗，而内蜿蜒旁通，绕若行廊复道，此下洞之最幽奇者也。既而复上中洞后穴，从其左西北跻级而上，忽复得一洞。其洞北入南穹，扩然平朗，南向之中一石耸立如台，上有石佛，不知其自来，洞右有记，言此洞从前路塞莫上，一日有樵者入憩，忽睹此像，异而建之，此宋初也。佛子洞之名所由也。其前有巨石柱，如屏中峙，东西界为两门：西窍大而正，自下远眺，从窍直透北山，而东则隐焉；东窍狭而偏，其窍内东旋一龛，中圆覆而外夹如门，门上龙虎交两旁，有因而雕缋之者(4)，反失天真，则真之宫也(5)。窍外循崖东转，又辟一门，下临中洞之上，则关帝之座也。余得一佛子，而中隐、吕公岩诸迹种种毕现，诚意外之奇遇也。仍由洞北东下，穿中洞南出，再读吕公五十六字题(6)，识之以待归录。出中洞，复循山西行。又开一洞，南向与中洞并列，中存佛座、柱础，则昔时梵宇也，而内不甚宏(7)。

【注释】

(1)木陵村：六月五日记又作“穆陵村”，即今睦邻村，在红铜崆西北。

(2)绍兴甲戌：绍兴二十四年(1154)。绍兴，南宋高宗年号，时在1131—1162年，共三十二年。

(3)“后署云”数句：此段乾隆本有删节，文字最少。季抄本亦非全文。兹录原文于后：“假守吕叔恭游中隐岩无名洞，坐客鄱阳朱国辅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显’，欲名曰吕公岩。予未敢。披襟而刘子思、陈朝彦皆曰：‘甚当。’戏书五十六字镬于石壁间。”

(4)缋(huì)：同“绘”，指用彩色画或绣的花纹图像。

(5)则真之宫也：“宫”即宫刑。或疑“宫”为“害”，因形近而误。

(6)再读吕公五十六字题：原作“二十六字”，有误，据前文改。

(7)“内不甚宏”以上句：指中隐山，在桂林城西5公里，有上、中、下三洞。下洞称张公洞，回环曲折，如九曲回廊。中洞称吕公岩，如大圆厅。上

洞为佛子岩，像个大舞台。其后洞危崖陡壁，可凭栏远眺。

【译文】

往西沿着大道前行，又行三里，由岔开的小径向北赶到木陵村去。这之前，去找中隐山没找到，来到此地有个姓朱的居民，告诉我说："中隐山、吕公岩，我都没听说过，只是木陵村有个佛子岩，那个岩洞有三层，道路和里程相同，或许就是这个岩洞也未必可知。"我点头同意他的话。于是从这条岔路进去。往西北行二里，望见石峰在侯山的东麓，洞口高悬。于是命令顾仆到村民家中去做饭，我同静闻向北来到岩洞下。这个岩洞的东边，先有两个洞面向南，我首先进入最东边的那个洞，只见洞中很宽敞却不深。稍往西走，就见侧边裂开一个洞口，外面垂着许多钟乳石，中间横着一座石屏风。石屏风后面下坠成深深的峡谷，石屏风东西两头都有石门可以向下俯瞰。由峡谷中向北进去，石窍在两旁裂开，渐渐变得又窄又黑。只得再出来，又向西上登进入大洞。这个洞南低北高，穹然隆起，高大通透，很像程公岩。看见右边的崖壁上有题记，急忙用松枝擦拭石壁，原来是宋代绍兴甲戌年七月十五日吕愿中为中隐山题写的《吕公洞诗》。后面题写道："代理知府洛阳吕叔恭游览中隐山的无名洞，宾客中有人说：'这个洞由大人题诗，应该用吕公来命名它。'我不敢同意。敞开胸怀、兴高采烈的在座者都说：'十分恰当。'因此写下五十六个字刻在洞壁上。"我看见这段话，醒悟过来，更加高兴，这才明白佛子岩就是吕公岩，吕公岩就是中隐山了。于是往北登上后洞，洞内的岩石像云中的飞鸟劈空而来，层层叠叠，倒悬高举，与山洞一同向上，没有显出逼窄的景象来。而且洞口高敞明朗，比程公岩的后洞更大了。出了洞口往北走，有两条石阶路，一条往东北方下到山麓，一条向西北上登山顶。我先从那条向下的石阶路走，原来向北的山麓全是空洞，像是吐着云气的帷幔下覆着，外边有倒立的岩石，分隔成石门，排列为石窗，而里面弯弯转转四通八达，绕着走好像走在长廊和双层通道之中，这是下洞中最幽深奇特的地方了。随即再上到中洞

的后洞，从洞的左侧向西北踏着石阶往上走，忽然又见到一个洞。这个洞北边深入进去，南边高高隆起，十分空旷，平坦明亮，中央向南之处有一块岩石耸立着如高台，上面有尊石佛，不知它是从哪里来的，洞右边有碑记，说这个洞从前道路堵塞无法上去，一天有个樵夫进洞来歇息，忽然间看见这尊佛的影像，十分惊异便建造了这尊佛像，这是宋朝初年的事了。佛子洞的名字由此得来的。石佛前方有根巨大的石柱，如屏风样耸峙在中央，把东西两面分隔成两道石门：西边的石窍又大又正，从下边远眺，从石窍中一直通到北山，可东边的却隐而不见；东边的石窍又窄又偏，这个石窍内向东旋绕成一个石瓮，中间圆圆地覆盖下来而外边相夹如门，门上龙虎交错在两旁，有人因而给它们施以雕凿彩绘，反而失去了天然的真趣，残害了真实性。从石窍外沿着崖壁向东转，又开有一道石门，下临中洞的上方，原来是关帝的神座。我找到一个佛子岩，从而中隐山、吕公岩各处遗迹的种种奇观全都出现了，确实是意外的奇遇呀！仍然从洞北向东下走，穿过中洞往南出来，再次读了吕公五十六个字的题记，把它记下来以便回去后记录下来。出了中洞，再沿着山往西行。又开有一个洞，面向南与中洞并列，洞中残存着佛座、柱础，原来是往昔的佛寺，然而洞内不十分宽敞。

由其西攀磴而上，又有南向之洞，余时腹已枵然，急下出，饭于木陵氓家。氓言："西向侯山之下，尚有铜钱岩，可透出前山；北向赵家山，亦有洞可深入；南向茶庵之西，又有陈抟岩，颇奇。"余思诸岩不能遍历，而侯山为众峰之冠，其岩不可交臂而过。遂由中隐旧路越小桥西，共一里，登侯山东麓，抵侯山庙。庙后山麓漫衍，蹈水披丛，茫不得洞。但见有级上跻，几欲贾勇一登绝顶，而山前行者，高呼日暮不可登。第西南遥望大道之南，削峰东转，有洞东北穹焉。不知为铜钱、为陈抟，姑望之而趋。交大道南去，共一里抵其下。洞门东北向，高倚山半，而前有潴水，汇而成潭。从潭上拾级攀棘，遂入洞中。其洞乱石堆门，外高内深，历石级西南下，直坠洞底，则水涯渊然。内望有一石横突而出，若龙首腾空，下有仄崖嵌水，内有裂隙旁通。余抵龙首之下，畏仄崖峭滑，逡巡未前(1)，而从者高

呼："日暮，路险。此可莫入！"乃从之出，下山。循麓转出东南，则此山之背，似复有门，前复汇水，岂所云铜钱岩可透前山者，乃即此耶？其处西峰骈耸，无侯山之高，而峭拔过之。日暮急驰，姑留以为后日之游。共二里，南出大道，回顾其西路南夹道之山，上有一窍东西透空，亦与佛子穿岩无异，俱留为后游，不暇入。执途人而问："前所入北向洞何名？"则架梯岩，一名石鼓洞也。时途中又纷言城门已闭，竭蹶东趋三里，过茶庵，又二里，过前木陵分岐处，已昏黑矣，度已不及入城。又三里抵振武门，犹未全掩也。侧身而入，从容抵寓。

【注释】

(1)逡(qūn)巡：欲进不进、迟疑不决的样子。

【译文】

由洞西攀着石阶往上走，又有一个面向南的洞，我此时腹中已经饿极了，急忙下山，在木陵村的村民家中吃饭。村民说："向西走到侯山的下面，还有个铜钱岩，可以通到前山；向北到赵家山，也有个洞可以深入进去；向南走到茶庵的西边，又有个陈抟岩，十分奇异。"我思考，众多的岩洞不能游遍了，而侯山是群峰之首，山中的岩洞不可擦肩而过。于是经由中隐山的原路过到小桥西边，共一里，登上侯山的东麓，到达侯山庙。庙后的山麓上水流漫溢，踩着水分开草丛，茫然找不到岩洞。只见有石阶上登，几乎想要鼓足勇气一口气登上绝顶，但山前走路的人高声呼叫：天晚了，不可上登。只是向西南方遥望大道的南边，陡削的山峰向东转去，有个岩洞面向东北高高隆起。不知是铜钱岩还是陈抟岩，姑且望着山洞赶过去。与大道相交后向南走去，共一里到达岩洞的下方。洞口面向东北，高高斜靠在半山腰，而山前有积水，汇流成深潭。从水潭边沿着台阶攀着荆棘逐级上登，便进入洞中。这个山洞乱石堆积在洞口，外边高里面深，顺着石阶往西南下走，一直下坠到洞底，就到了水边，潭水十分幽深。望

见里面有一块岩石横突出来，像龙头腾空，下面有倾斜的石崖嵌入水中，里面有条裂隙通到旁边。我来到龙头的下面，害怕倾斜的石崖太陡太滑，犹豫不前，而跟随来的人高呼："天黑了，道路危险。此处可莫要进去！"只好跟随他出来，下山。沿着山麓转到东南麓，就是这座山的背面，似乎还有个洞口，洞前也有积水，莫非所说的铜钱岩可以通到前山的地方，便就是这里吗？此处西面的山峰双双耸立着，没有侯山那样高，但峭拔的山势超过侯山。天晚了急着赶路，暂且留着作为日后游览的地方。共二里，往南出到大道上，回头看大道西面和道路南边夹住道路的山，上面有一个石窍东西两头穿空，也和佛子岩两头穿通的岩洞没有不同，全都留下作为以后游览的地方，来不及进去。拉着路上的人问："前面我进去的面向北的洞叫什么名字？"原来是架梯岩，又叫石鼓洞。这时候路上又纷纷传言城门已经关闭，竭尽全力跌跌绊绊地向东赶了三里路，路过茶庵，又赶了二里路，经过先前到木陵村道路分岔的地方，天已经昏黑了，估计已经来不及进城。又行三里到达振武门，城门还没有完全关上。侧着身子进了城，从从容容地来到寓所。

十三日　早促饭，即入靖藩城北门(1)，过独秀西庵，叩绀谷，已入内宫礼忏矣。登峰之约，复欲移之他日。余召与其徒灵室期，姑先阳朔，而后来此。乃出就日门，过木龙南洞，由其下渡江。还望木龙洞下层，复有洞滨江穿麓，潆流可爱。上江东涯，即溯江流北行，不半里，入千佛阁，乃平殿也。前有大榕一株。问所谓辰山者，自庵至渡头东街，僧俗少及长俱无一知。乃东向苍莽行，冀近山处或得一识者，如屏风岩故事。随大路东北五里，眺尧山在东，屏风岩在南，独辰山茫然无辨。一负刍者，执而问之，其人曰："余生长于此，未闻所谓辰山。无已，则东南数里有寨山角，其岩前后相通，或即此也。"余欲从之，将东南行，忽北望一山，去路不一里，而其山穹然有洞，洞口有石当门，赭色斑烂，彪炳有异(2)。亟问何名，负刍者曰："老虎山也。"余谓静闻："何不先了此，而后觅辰山。"遂北由岐行一里，抵山下。有耕者，再问之，语如初。乃望高贾勇，遂先登洞

口斑烂石畔，穿入跨下，其内天光自顶四射。由下北透其腹，再入重门，支峡后裂，层庋上悬，俱莫可度。返南向重门内，攀崖上跻，遂履层楼，徘徊未下。忽一人来候洞前，乃下问之，曰："是山名老虎山，是洞名狮子口，以形也。又名黄鹂岩，以色也。山前有三洞：下曰平地，中曰道士，上曰黄鹂。"似欲为余前驱者。余出洞，见山顶石丛参错，不暇与其人语，遂循路上跻。其石片片，皆冰棱铁色。久之下岭，石棱就夷，棘道转没。方踯躅间，前候者自山下释耒趋上(3)，引余左入道士岩。岩亦南向，在黄鹂之东而稍下，所谓中洞也。洞之前壁，右镌李彦弼，左镌胡槻诗，皆赠刘升之者。升之家山下，读书洞间，故当道皆重之。拂读诗叙，始知是山之即为辰山(4)。又得辰山之不待外索，更奇甚。前得屏风岩于近山之指示，又得中隐山于时登之摹拟，若此山近人皆以为非，既登莫知其是，而数百年之遗迹，独耿然示我也，其孰提醒而孰嘿导之耶(5)？

【注释】

(1)即入靖藩城北门："入"原作"出"。此句乾隆本、"四库"本皆作"十三日，入靖藩城，过独秀西庵"。据改。

(2)彪炳：文采焕发。

(3)耒(lěi)：即耒耜。古代耕地翻土的农具，亦以耒耜为农具的总称。

(4)辰山：即虎山，俗称猫儿山，在桂林城东北郊。霞客所住的王庆宇家，应即今猫儿山北面的王家碑。

(5)嘿(mò)导：暗中引导。嘿，同"默"。

【译文】

十三日　早晨催着吃了饭，立即进入靖江王王城的北门，探访独秀峰西面的寺庵，拜见绀谷，他已经进内宫礼佛去了。约定好登峰的时间，又想把它推到别的日子。我把他徒弟灵室叫过来与他约定：我暂且先去阳朔，然后再来此地。于是出了就日门，经过木龙洞的南洞，从南洞下面渡江。回头望见木龙洞的下层，又有个洞濒临江流穿

通了山麓，江流潆绕十分可爱。登上漓江东岸，立即溯江流往北行，不到半里路，进入千佛阁，是间平层的佛殿。前方有一棵大榕树。打听所谓的辰山的地方，从寺庵到渡口东街，和尚俗人老的少的全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只好向着东方在苍茫的原野中前行，希望在靠近山的地方或许能遇见一个知道的人，如原来在屏风岩发生的事一样。顺着大路往东北行五里，远眺尧山在东面，屏风岩在南面，唯独辰山茫然无法分辨出来。有一个背草的人，拉住他打听辰山，那人说："我生长在此地，没有听说过所谓的辰山。如果有的话，那么东南方几里处有个寨山角，那里的岩洞前后相通，或许就是这个地方了。"我打算听从他的话，将要向东南方走去，忽然望见北面的一座山，相距的路程不到一里路，而且那座山有个穹然隆起的山洞，洞口有岩石挡住入口，斑斓的赭红色，光彩灿烂，有奇异之处。连忙打听那叫什么名字，背草的人说："是老虎山。"我对静闻说："为何不先了结了这座山，然后再去找辰山。"于是向北经由岔道前行一里，抵达山下。有个耕田的人，再次向他打听，说的话和先前那个人说的一样。于是望着高处鼓足勇气上登，便首先登到洞口色彩斑斓的岩石旁边，钻进横跨的岩石下面，洞内天上的亮光从洞顶四面射下来。由下边往北钻到山肚子中，两次进入两道石门中，后面裂开分支的峡谷，上面悬着层层石板，都没有地方可以过去。向南返回到两重石门之间，攀着石崖上登，终于踩在了层层高楼之上，徘徊着没有下去。忽然有一个人来等候在洞口前，于是下去问他，他说："这座山名叫老虎山，这个洞名叫狮子口，是因为形态相似起的名。又叫黄鹂岩，是根据颜色起的名。山前有三个洞：下边的叫平地岩，中间的叫道士岩，上面的叫黄鹂岩。"似乎想要为我在前边领路的样子。我出洞后，看见山顶成丛的岩石参差交错，顾不上与那人说话，就顺着路上登。那些一片片的岩石，都像冰凌一样，有着铁一般的颜色。很久才下岭来，石棱条变成了平地，荆棘丛生的小道转而湮没了。正在徘徊之间，先前等候在洞口的那个人从山下放下农具赶上来，带领我从左边进入道士岩。岩洞也是面向南，在黄鹂岩的东边而且稍微偏低一些，就是所谓的中洞了。洞的前壁上，右边刻有李彦弼的诗，左边刻有胡樗的诗，都是赠

给刘升之的诗。刘升之的家在山下，在洞中读书，故而当官的人都敬重他。拂拭洞壁读了诗前的序文，才知道这座山就是辰山。又一次遇到辰山不必到外面四处寻找，更是十分奇异的事。之前找到屏风岩是在靠近山的地方有人指点，再一次找到中隐山在于登山时的揣摩思考，至于这座山，附近的人都认为不是，登山后也无法知道它就是，然而几百年前的遗迹，唯独昭然显示给我，那是谁在提醒我谁在暗中引导着我呢？

余就岩录诗，因令顾仆随导者往其家就炊，其人欣然同去。录未竟，其人复来，候往就餐，余乃随之穿东侧门而出。其门内剖重龛，外耸峡壁。东向下山，以为其家不远，瞻眺无近村，始知尚在东北一里外也。其人姓王名世荣，号庆宇，山四旁惟兹姓最近，为山之主。抵王氏，主人备餐加豆，且留宿焉。余见尧山渐近，拟为明日游，因俞其请(1)，而以余晷索近胜。庆宇乃肩梯束炬前导，为青珠洞游。不约而随者数十人，皆王姓。遂复趋辰山北麓。

【注释】

(1)俞(yú)：犹言“然”，表示应允。

【译文】

我凑近崖壁抄诗，因而命令顾仆跟随领路的人前往他家去做饭，那人欣然一同前去。没有抄完，那人又来了，等候我前去就餐，我于是跟随他穿过东侧的石门出来。这道石门内剖开重重石龛，外面耸立着峡壁。向东下山，我以为他家不远，四处眺望附近没有村庄，这才知道还在东北方一里之外。这个人姓王，名叫世荣，别号叫庆宇，这座山的四旁唯有此姓人家最近，是这座山的主人。来到王家，主人准备午饭加了豆，并且挽留我们住在他家。我看见尧山渐渐接近了，打算明天去游览，因而同意了他的邀请，而利用剩余的时间去搜寻近处的胜景。王庆宇于是肩扛梯子捆好火把在前面领路，去游青珠洞。不约而同地跟随而来的有几十人，都姓王。于是又赶到辰山北麓。

其洞北向，裂峡上并山顶，内界两层。始向南，入十余丈，乃攀崖而上，其中穹窿而暗。稍转而西，乃竖梯向北崖上跻。既登，遂北入峡中五丈余，透出横峡。其峡东西横亘，上高俱不见顶。由东行四五丈，渐辟生光，有大石柱中悬。绕出柱西，其峡又南北竖裂：南入而临洞底，即穹窿暗顶之上也；北出而临洞门，即裂峡分层之巅也。洞门中列二柱，剖为一门二窗，延影内射，正当圆柱。余诧以为奇，而导者曰："未也。"转从横峡口，又由西行四五丈，有窍南入，甚隘。悉去衣赤体，伏地蛇伸以进。其穴长三丈，大仅如筒，又曲折而有中悬之柱，若范人之身而为之窍者(1)。时从游两人以火炬先入，余继之。半晌而度，即西坠度板，然后后入者得顶踵而入，几几乎度一人须磨捱一时矣。过隘，洞复穹然，上崇下陷，乃俯南降，垂乳纷列，迥与外异。导者曰："未也！"又西逾一梁，梁横南北若阈，下可由穴以坠，上可截梁而度。越梁西下，石乳愈奇。西洼既穷，复转北上，靡丽盈眸，弥转弥胜。盖此洞与山南之黄鹂正南北相当，而南则层叠轩朗，涤虑怡神，可以久托；北则重冈崄巇，骇心恫目，所宜暂游。洵一山皆空，其环峙分门者虽多，无逾此二妙矣。北向开洞门者三，此为中，东西二门俱浅。

【注释】

(1)范人之身：以人的身体做模子。范，模子。

【译文】

青珠洞面向北，裂开的峡谷向上迸裂到山顶，洞内分隔为两层。开始时向南进去十多丈，便攀着崖石往上爬，洞中穹隆但很黑暗。慢慢转向西，于是竖起梯子靠在北面的崖壁上向上攀登。登上去后，便向北走进峡谷中五丈多，钻到横着的峡谷中。这条峡谷呈东西向横亘着，上面高得都看不见顶。在峡谷中往东行四五丈，渐渐开阔起来生出亮光来，有根大石柱悬在中央。绕到石柱的西侧，这里的峡谷呈南北向纵向裂开：向南进去就面临洞底，也就是穹隆黑暗洞顶的上方

了；向北出去就下临洞口，也就是裂开的峡谷分层的顶端了。洞口中间排列着两根石柱，把洞口剖为一道石门两个石窗，引入光线射进洞中，正照射着圆形的石柱。我很诧异，认为很奇特，可向导说："不算奇特。"转到横向的峡谷口，又经由峡谷往西行四五丈，有个石窍向南进去，非常狭窄。脱去全部衣服赤身裸体，趴在地上像蛇一样一伸一缩地前进。这个洞穴长三丈，大处仅像个竹筒，又曲曲折折的，而且有悬在中间的石柱，好像是用人的身子当模子做成的石窍一样。此时跟随我游览的两个人拿着火把先进去，我紧跟在他们后面。半晌才过去，立即就向西下坠越过石板，这样之后后面的人才得以顶着脚跟进来，几乎是过一个人必须磨蹭一个时辰了。过了这条隘道，山洞又穹然隆起，上面高下边陷下去，于是俯身向南下降，下垂的钟乳石纷纷排列着，迥然与外边不同。向导说："不算奇异！"又向西越过一座石桥，桥横架在南北好像一道门槛，下边可以从洞穴中坠落下去，上边可以横着走过桥梁。过桥后向西下走，钟乳石愈加奇异。西边的洼地走到头后，又转向北上走，绮丽的景致充满眼中，越转进去就越优美。原来这个洞与山南面的黄鹂岩正好南北相反，而南边的洞是层层叠叠，轩敞明朗，消愁怡神，可以长期居住；北边的洞则是重重密闭，艰险难行，触目惊心，只适宜作短暂的游览。确实是一座山都是空的，其中绕着山分别耸峙的洞口虽然很多，奇妙之处没有能超过这两个洞的了。向北开的洞口有三个，这个洞在中间，东西两个洞都很浅。

出，复东循北麓，过洞门一，不甚深。转南向而循东麓，先过高穹之洞一，又过内削三曲一(1)，又过狗头岩一，皆以高悬不入。又南过道士后峡门，又南得和合岩。其岩亦东向，内辄南裂成峡，而峡东壁上镌和、合二仙像，衣褶妙若天然，必非尘笔可就。南向者三，即平地、道士、黄鹂也。《志》称辰山有洞三级，第指其南耳。惟西面予未之穷。出青珠洞，过北洞一，东麓洞五，转西向而循南麓，遂入平地岩。其门南向，初入欹侧，不堪平行，侧身挨北缘东隙而上，内境既穹，外光渐㵎。时火炬俱弃北隅，庆宇复欲出取，而暮色亦上，

不堪栖迟，乃谢之出。亦以此洞既通中洞，已穷两端，无复中撷矣(2)。乃从山东北一里，复抵王氏。庆宇之母，已具餐相待。是夜月色甚皎，而蚊聚成雷，庆宇撤己帐供客，主仆俱得安寝。

【注释】

(1)三曲：原作“三门”，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撷(xié)：采摘。

【译文】

出洞后，再往东沿着北麓走，经过一个洞口，不十分深。转向南后沿着东麓走，最先经过高大穹隆的山洞一个，又经过洞内陡削的三个、曲曲折折的一个，又路过一处狗头岩，都因为悬在高处没有进去。又往南经过道士岩后面的峡口，又向南找到和合岩。这个岩洞也是面向东，洞内便向南裂成峡谷，而峡谷东面的石壁上刻有和、合二仙的像，衣服的褶皱巧妙得如天然的一样，必定不是人间的画笔能够画成的。面向南的岩洞有三个，即平地岩、道士岩、黄鹂岩了。志书说辰山的岩洞有三层，仅仅是指山南面的岩洞而已。唯有西面我没去穷究它。出青珠洞后，经过北麓的洞一个，东麓的洞五个，转向西后沿着南麓走，便进入平地岩。洞口向南，刚进去就倾斜下去，不能平走，侧着身子挨着北边顺着东边的裂隙往上走，里面既穹隆而起，外面的亮光又渐渐幽暗下来。当时火把全部丢弃在北边的角落里，王庆宇想再出去取火把，可暮色也降临了，不能停留得太晚，便谢过他出洞来。这也是因为这个洞既然是通到中洞，我已经穷究了两头，不必再摘取中间了。于是从辰山往东北行一里，再次来到王家。王庆宇的母亲，已经准备好晚饭等着了。这天夜里月光十分皎洁，可蚊虫聚集响声如雷，王庆宇撤下自己的蚊帐提供给客人，我们主仆才都得以安睡。

十四日　早餐于庆宇处，遂东行。过一聚落，又东北共三里，过

矮山。其山在尧山之西，漓水之东，其北复耸一枝，如拇指之附，乃石山最北之首峰也。山南崖削立，下有白岩洞。洞门南向，三窦旁通；其内垂石，如莲叶卷覆，下多透漏，列为支门；其后少削，而下辄复平旷；转而西入数丈，仍南透天光。出洞而东，有庵两重，庵后又有洞甚爽，僧置牛栏猪笠于中(1)，此中之点缀名胜者如此！北小山之顶，一小石尖立，特起如人。山之名“矮”，以矮于众山；余见其嶙峋，欲以雅名易之，未能也。

【注释】

(1)笠(lì)：竹篾编成的笠形覆盖物。

【译文】

十四日　在王庆宇家吃了早餐后，于是往东行。路过一个聚落，又向东北共走三里，经过矮山。这座山在尧山的西面，漓江的东面，山北又耸起一座支峰，如大拇指附着在手掌上，是石山最北边的第一座石峰。山南面的石崖陡削地矗立着，下面有个白岩洞。洞口面向南，旁边通有三个旁洞；洞内垂着岩石，如荷叶一样翻卷下覆，下面有很多透空的地方，排列为支洞口；岩石后面略有些陡峻，可下去后便又平敞空旷起来；转向西深入几丈，仍然从南面透进天上的亮光来。出洞后往东行，有两重寺庵，庵后又有个洞十分明朗，僧人在洞中安设了牛圈和养猪的篱笆，这地方点缀名胜的竟然是这东西！北面小山的顶上，一块小石头尖尖地竖立着，孤零零地立起，好像一个人。这座山名叫“矮”，是因为比群山矮；我见它山石嶙峋，想要用优雅一点的名字来给它改名，没能想出来。

于是东向溯小溪行，共二里，抵尧山西麓。由王坟之左渡一小石桥(1)，乃上山，入古石山坊，共二里，抵玉虚殿。其处小回成坞，西向开洋，水自山后转峡而来，可润可耕，名天赐田，而土人讹为天子田。由殿右转入山后，则两山夹而成涧。乃南向溯涧半里，又逾涧东上半里，始登岭角，于是从岭上望东北最高峰而登。适得樵者，询帝

尧庙所在。其人指最高峰曰："庙在此顶，今已移麓，惟存二石为识，无他可睹也。"乃益东北上，三过狭脊，三登三降。又二里，始登第一高峰，然庙址无影响，并二石亦莫辨焉。盖此中皆石峰森立，得土山反以为异，故群而称之，犹吾地皆土山而偶得一石峰也。大舜虞山已属附影，犹有《史记》苍梧之文，而放勋何与于此哉(2)！若谓声教南暨(3)，则又不独此山也。或者曰："山势舂峣(4)。"又或曰："昔为瑶人所穴。"以声音之同，遂讹为过化所及，如卧龙之诸葛，此岂三国版图哉！其山之东，石峰攒丛，有溪盘绕其间，当即大坝之上流，出于廖家村西者也。

【注释】

(1)王坟：即明代靖江王墓群，有王墓十一座，王室墓百余座，占地近万亩。

(2)放勋(xūn)：唐尧的称号，一说是尧的名。

(3)暨(jì)：及，到。

(4)峣(yáo)：山高的样子。尧山位于桂林市区东北隅，海拔909米，为桂林市境最高峰，也是桂林唯一的土山。

【译文】

从这里向东溯小溪前行，共二里，抵达尧山的东麓。由靖江王王室墓地的左边走过一座小石桥，于是上山，进入古老的石山坊，共二里，到达玉虚殿。此处小山回绕成山坞，西面十分开阔，溪水从山后转过山峡流出来，可以灌溉耕种，名叫天赐田，但本地人错读成天子田。由玉虚殿右边转进山后面，就见两座山相夹形成一条山涧。于是向南溯山涧前行半里，又越过山涧往东上走半里，这才登上岭角，于是从岭上望着东北方的最高峰上登。恰好遇见一个樵夫，向他询问帝尧庙在什么地方。那人指着最高峰说："庙在这座山顶上，今天已经迁移到山麓，只存留下两块石头作为标记，没有其他值得看的了。"于是我益发向着东北方上登，三次越过狭窄的山脊，三次上登

三次下降。又行二里，这才登上第一高峰，然而庙址没有踪迹，就连那两块石头也无法辨认出来。大概是这一带都是森然耸立的石峰，见到土山反而认为很奇特，所以大家都称颂它，就好像我家乡都是土山而偶尔见到一座石峰一样的了。大舜到虞山已经属于望影附会，况且还有《史记》记载大舜巡游苍梧的文字，但帝尧是何时到过此地的呢！如果说是声威教化传播到南方，那么又不仅仅只是这座山了。或者有人说："是山石险要高峻。"又有人说："从前是瑶人的巢穴。"由于读音相同，便误认为是帝尧来过教化所到的地方，例如卧龙山的诸葛武侯祠，此地难道是三国的版图吗！这座山的东面，石峰成丛攒聚，有溪流盘绕在石峰之间，这应当就是大坝的上游，源出于廖家村西边的溪流了。

凭眺久之，仍五里下，饭于玉虚殿。又二里，抵山麓小桥。闻其北有尧庙，乃县中移以便伏腊故事者(1)，其东南有寨山角、铁峰山，其名颇著。乃又南渡一桥，于是东南循尧山南麓而趋，将先探铁峰，遂可西南转及寨山、黄金而返也。五里，已出尧山东南坞。其南石峰森森，而东南一峰，尤铮铮屼突。余疑其为铁峰山，得两人自东来，问之，曰："铁峰在西，已逾而东矣！"余不信，曰："宁失铁峰，此铮铮者不可失也！"益东南驰松篁间，复得一小沙弥，询铁峰，曰："前即是矣！"出林，夹右转石山而南，将抵铮铮突峰之西，忽一老者曳杖至。再询之，则夹右而转者即铁峰，其东南铮铮者乃天童观后峰，铮铮者可望而不可登，铁峰山则可登而不可入。盖铁峰颇似独秀，其下有岩洞，昔有仙留记，曰："有人开得铁峰山，真珠金宝满担担。"故先后多凿崖通窍者，及将得其门，辄坠石闭塞焉。老者指余循南麓遍探，仍返勘东麓，俱无深入容身之窍。

【注释】

(1)伏腊：泛指节日。伏，指夏天的伏日；腊，指冬天的腊日。古代伏、腊日皆举行祭祀。

【译文】

凭眺了很久，仍然五里下山来，在玉虚殿吃饭。又行二里，到达山麓的小桥。听说小桥北边有座尧庙，是县里迁来以便在伏腊日举行祭祀的场所，尧庙的东南方有寨山角、铁峰山，这两座山相当著名。于是又向南走过一座桥，从这里往东南沿着尧山的南麓快步赶去，将要先去探寻铁峰山，顺路可以向西南转到寨山角、黄金岩后再返回城里。五里，已经来到尧山东南的山坞中。山坞南面的石峰森森而立，而东南方的一座山峰，尤其峥嵘突兀。我怀疑那就是铁峰山，遇到两个人从东边过来，向他们打听，他们说："铁峰山在西面，已经走过头来到东边了。"我不相信，说："宁愿错失了铁峰山，这座峥嵘的高山不可错过了。"益发向着东南方在松林竹丛中疾行，又遇见一个小和尚，向他打听铁峰山，回答说："前边就是了！"出了树林，从夹谷的右边转过石山往南走，即将到达峥嵘突兀山峰的西麓，突然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来。再次向他询问，原来从夹谷右边转过去的石山就是铁峰山，那座在东南方山势峥嵘的山峰是天童观后面的山峰，山势峥嵘的山峰可以远望却无法上登，铁峰山则是可以登上去却不能深入。原来铁峰山颇有些像独秀峰，山下有个岩洞，从前有位仙人留下了碑记，说："有人开得铁峰山，珍珠金宝满当当。"所以先后有许多在崖壁上凿洞想进去的人，到将要找到石门时，总是有岩石坠落下来堵塞了通道。老人指引我沿着南麓四处探寻，仍旧返回来踏勘东麓，都没有可以深入容身的洞穴。

乃西驰一里，转入南岐。又一里抵冷水塘(1)。小桥跨流，急涌西南而去，一村依山逐涧，亦幽栖之胜，而其人不之觉也。村南石峰如屏，东西横亘，从西嘴望之，只薄若立指。从其腋东转南山之坳，则遂出山南大道。始驰而西，共三里过万洞寺，则寨山在其西矣。其地石山始开，平畴如砥，而寨山兀立其中。望其东崖，穹然壁立，悬崖之上，有室飞嵌，而不见其径。转循山南，抵山西麓，乃历级北上。当寨山西北隅，崖开一罅，上架横梁，乃逾梁入洞，贯腹而东，透出

东崖，已在嵌室之内矣。余时急于东出，西洞真形俱不及细按。及透东洞，始解衣憩息，竟图托宿其间，不暇更问他胜矣。

【注释】

(1)冷水塘：今名同，在桂林城东郊。

【译文】

于是向西快走一里，转上向南去的岔路。又走一里到达冷水塘。小桥跨在流水上，急流向西南奔涌而去，一个村庄背靠山紧挨着山涧，也是一处幽静栖息的胜地，而村里人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村南的石峰像屏风一样，东西向横亘着，从西面的山嘴看它，薄得仅像直立的手指头。从石峰侧旁向东转过南山的山坳，便终于出到了山南的大道上。开始向西疾走，共三里后经过万洞寺，就见寨山角在万洞寺的西边了。这里的地势石山开始开阔起来，平旷的田野如磨刀石，而寨山角兀立在田野中。远望寨山角东面的山崖，穹隆的石壁矗立着，悬崖之上，有石室飞嵌在上面，然而不见通到那里的小径。转向沿着山的南麓走，到达山的西麓，于是沿着石阶往北上登。位于寨山角的西北隅，山崖裂开一条裂缝，上面横架着桥梁，于是过桥后进入洞中，横穿山腹往东走，钻到东面的悬崖上，已经身在飞嵌的石室之内了。我当时急于向东出来，西边山洞的真实情形都来不及仔细观察。等钻到东面的洞中，才脱下外衣休息，竟然考虑投宿在洞中，顾不上再去问津其他胜景了。

十五日　寨山洞中多蚊，无帐睡不能熟。晨起，晓日即射洞而入，余不候盥栉，辄遍观洞中。盖其洞西北东南，前后两辟，而中则通隘，仅容一人。由西麓上山腰，透入飞石下，旋转蹑其上，卷石为桥，以达洞门。门西北向，门内洞界为两，南北并列，俱平整可居。北洞之后，即通隘透腹处也，隘长三丈。既入，即宽辟为岩，悬乳垂莲，氤氲左右，而僧结屋掩其门。东岩上下，俱极崇削，惟屋左角余飞台一掌，不为屋掩。余先是中夜为蚊所驱，时出坐其上。月色当

空，见平畴绕麓，稻畦溢水，致甚幽旷。东岩之下，亦有深洞，第不透明。路当山麓，南转始得东上。余既晨餐，西北望黄金岩颇近，亟趋焉，不复东寻下洞也。

【译文】

十五日　寨山洞中蚊子太多，没有蚊帐不能睡熟。清晨起来，旭日立即射入洞中，我等不得洗脸梳头，就观遍了洞中。大体上这个洞呈西北—东南走向，前后两头开阔，而中间只通有一个狭窄的通道，仅能容下一个人。从西麓上到山腰，钻进飞石的下面，随即转而登到飞石的上面，翻卷的岩石成为桥，得以通到洞口。洞口面向西北方，洞口之内山洞被分隔成两半，南北两个洞并列，全都平整可以居住。北洞的后边，就是通着狭窄的通道穿透山腹之处了，狭窄的通道长三丈。进去以后，立即拓宽成为岩洞，悬垂着莲花状的钟乳石，左右云气氤氲，但和尚建了间屋子关着屋门。东面岩洞的上下，都极为高峻陡削，唯有屋子左边的角落空余下一块手掌大的飞空的平台，没被屋子遮住。我在此前半夜被蚊子驱赶，不时出来坐在石台上。明月当空，望见平旷的田野绕着山麓，稻田溢满水，景致非常幽静空旷。东面岩洞的下面，也有个深洞，只是不透进亮光。路位于山麓，向南转才能往东上山。我吃过早餐后，望见西北方的黄金岩很近，急忙赶到那里去，不再往东去寻找下洞了。

下山西麓，过竹桥，由村北西北行(1)，三里，抵岩之阳。其山骨立路北，上有竖石如观音，有伏石如虾蟆，土人呼为“蟆拐拜观音”。拐即蛙之土名也。自九疑瑶峒，俱以取拐为务。其下即裂为洞，洞不深而高，南北交透，前低后峻。后门之半，复有石横飞，若驾虹空中，门界为二。既内外分启，亦上下层分，映彻之景，莫此为甚，土人俱指此为黄金岩。余既得之黄公之外，又觉此洞之奇，虽中无镌刻，而心有余幸。由洞内上跻，北出驾虹之下，俯瞰北麓，拖剑江直啮其下而西去焉。踞坐久之，仍南下出洞。其右复有一洞，门亦南向高裂，其内则深入而不透，若重峡而已。已从西麓北转，山之西北，亦有一洞西

向，则中穹而不深，亦不透。其对山有东向之洞，与此相向，若门庑对列。其洞则内分四支如“十”字。东北二门则外透而明，然东其所入，北乃悬崖也；西南二峡则内入而黑，然西其上奥，南乃深潭也。拖剑之水在东峰之北，抵此洞前，转北循山。当洞有桥跨之，桥内汇而为池，亦山丛水曲之奥矣。出洞，不知其名，心诧其异，见汲水池中者，姑问之。其人曰：“此洞无名。其上更有一洞，可跻而寻也。”亟从之，适雨至不为阻，披箐透崖而上。南北两石屏并立而起，微路当其中，甚峻。洞峙南屏后，门亦东向，而不甚宏。门左刻石一方，则宋人遗迹也，言此洞山回水绕，洞名黄金，为东坡居士香火院(2)。岩中东坡题额可拓，予急觅之。洞右有旧镌，上有“黄金岩”三字可辨。其下方所书，则泐剥无余矣。始知是洞为黄金，而前乃其东峰之洞。一黄金洞而既能得土人之所不知，又能知土人之所误指，且又知其为名贤所遗；第东坡不闻至桂为可疑耳。洞内无他奇，而北转上透天光，断崖崩溜，无级可攀。乃出门左，见北屏内峡，有路上跻，第为积莽所翳，雨深蔓湿，不堪置足，余贾勇直前，静闻不能从焉。既登，转而南，则上洞也。洞门北向。门外棘蔓交络，余缕分而节断之，乃得入门。门内旁窦外通，重楼三叠，下俯甚深，上眺亦异，然其上俱无级罅可攀。谛视久之，见中洞之内，有旁窦玲珑，悬隙宛转，可穿而上，第隘而层折，四体难舒。于是脱衣赤体，蛇伸蠖曲(3)，遂出上层平庋阁上，踞洞口飞石驾梁之上，高呼静闻，久而后至，亦以前法教猱而升，乃共下焉。

【注释】

(1)“由村北”句：此村应即今竹桥村，在桂林城东郊，乌山里稍北。

(2)东坡居士：即苏轼(1036—1101)，字子瞻，四川眉山人。曾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永州。后为黄州团练副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有《东坡集》四十卷。香火院：施舍财物、供神拜佛的寺院。

(3)蠖(huò)：即尺蠖，为一种昆虫。它必须先弯曲身体，再向前伸，故北方称它为步曲，南方称它为造桥虫。

【译文】

下到山的西麓，过了竹桥，由村北往西北行，三里，抵达黄金岩的南面。这座山像骨头一样矗立在道路北边，上面有块竖直的岩石很像是观音，有块趴伏着的岩石像蛤蟆，当地人称为“蟆拐拜观音”。拐就是青蛙的土名。从九疑山的瑶峒起，都把抓青蛙作为重要的事。那下边就裂成洞，洞不深但很高，南北相同，前低后高。后洞口的半中腰，又有块岩石横着飞出来，好像彩虹飞架在空中，把洞口隔为两半。内外既分开，上下也分层，映照通透的景致，没有比这里更优美的了，当地人都指认这里是黄金岩。我既在黄公岩之外找到这个洞，又觉得这个洞很奇特，虽然洞中没有碑刻，可心中有种出乎意料的幸运感。由洞内上登，向北出洞来到飞架的彩虹下面，俯瞰山的北麓，拖剑江直接啃咬着山下而后往西流去。盘腿坐了很久，仍然向南下走出了洞口。洞右边又有一个洞，洞口也是面向南高高裂开，洞内则是深入进去但不通透，好像深峡而已。不久从西麓向北转，山的西北麓也有一个洞，面向西，洞中穹隆却不深，也不通透。它对面的山上有个面向东的洞，与这个洞相对，就像大门两旁的廊庑相对排列着。这个山洞里面分出四个岔洞，像个“十”字。东、北两面的洞口通到外边而且很明亮，然而东面的是山洞的入口，北面的是悬崖；西、南两面是两条峡谷，一进到里面就黑暗下来，然而西面的是这个洞上层的隐秘之处，南面的是深潭。拖剑江的江水在东峰的北麓，流到这个洞的前方，转向北顺着山流去。正对着洞口有座桥跨过江流，桥的内侧积水成为水池，也是一处山重水曲的幽深之地了。出洞来，不知道洞的名字，心里对它的奇异之处很诧异，看见一个在水池中汲水的人，姑且问问他，那人说：“这个洞没有名字。它上面还有一个洞，可以登上去找。”急忙听从他的话，恰好雨来了，不能阻止我，分开深箐穿过山崖往上登。南北两面的石屏风并立耸起，一条小路位于中间，非常陡峻。洞位于南面的石屏风后面，洞口也是向东，然而不怎么宽敞。洞口左边刻有一块石碑，是宋朝人的遗迹，说这个洞山回水绕，洞名叫黄金岩，是苏东坡居士供奉香火的寺院。岩洞中苏东坡题写的匾额值

得摹拓，我急忙去寻找它。洞右边有旧时的刻石，上面有“黄金岩”三个字可以辨认出来。这三个字下方所写的字，却剥蚀无存了。这才知道这个洞是黄金岩，而先前那个洞是东峰上的洞。找到一个黄金洞就既能知道当地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又能知道当地人误指的地方，并且又能知道这是古代名贤遗留下来的；只是没有听说过苏东坡到过桂林，这一点值得怀疑罢了。洞内没有其他奇特的，而向北转进去顶上透进天上的亮光来，断崖崩塌溜滑，没有石阶可以攀登。于是出到洞口的左边，看见北面石屏风内的峡谷中，有路可以上登，只是被堆积的草丛遮住了，雨大草湿，不能落脚，我鼓足勇气一往直前，静闻不能跟随了。登上去后，转向南走，就到上洞了。洞口面向北。洞口外面荆棘藤蔓交织在一起，我一条条分开一节节折断它们，这才得以进入洞口。洞口以内旁洞通到外面，三层重楼，向下俯瞰非常深，向上眺望也很奇异，然而那上面全无石阶裂缝可以攀援。审视了很久，看见中洞之内，有个旁洞玲珑小巧，高悬的裂隙弯弯转转，可以穿上去，只是太狭窄又一层层曲曲折折的，四肢难以舒展。于是脱去衣服赤裸着身子，像蛇和尺蠖一样一伸一缩地爬，终于出到上层平架着的楼阁上，盘腿坐在洞口飞石架成的桥上，高声呼叫静闻，很久以后静闻才来到，也用先前的方法教他像猿猴一样爬上来，这才一同下去。

时顾仆待下洞桥端甚久，既下，越桥将西趋屏风山，欲更录《程公岩记》并《壶天(观)铭序》。回望黄金岩下，其西北麓诸洞尤多，乃复越桥而西(1)，随拖剑绕山北麓。其处又得北向洞二，西向洞三，或旁透多门，或内夹深峡，一山之麓，靡不嵌空，若垂云覆翼焉。极西一洞门，亦自西北穿透东南，亦北低南峻，与东峰(缺。)午，令顾仆先炊王庆宇处，余与静闻西望屏风山而趋。将度拖剑水，望屏风、黄金两山之中，又南界一山，其下有洞北向，复迂道从之。则其洞亦旁分两门，一北一东，此山之东北隅洞也。其西有级上跻，再上而级崩路削，又有洞北向。其前有垣，其后有座，乃昔时梵宇所托，虽后左深窍可入，然暗不能穷。乃下抵西北隅，则旁透之洞，中空之峡，又连辟焉，颇与黄金岩之西北同。而正西一洞，高穹层列，纷拏杰张，

此又以雄厉见奇，非寻常窈窕窟也。土人见予久入，诧而来视，余还问其名，知为飞石洞。从此遂西度石堰，共一里入程公岩，录东崖记、铭二纸。铭乃范成大，记乃侯彭老。崖高石侧，无从缘拭，抄录甚久，有数字终不能辨。时已过午，腹中枵然，乃出岩北趋王氏。不半里，过一村，以衣质梯(2)，复肩至岩中，缘拭数字，尽录无遗。复缘拭西崖《张安国碑》，以其草书多剥，有数字不辨焉。

【注释】

(1)乃复越桥而西：疑“西”字应为“东”字。

(2)质：抵押。

【译文】

此时顾仆在下洞的桥头等了很久，下来之后，过了桥即将向西赶到屏风山去，想再去抄录《程公岩记》及《壶天观铭序》。回头望见黄金岩的下面，山的西北麓各种洞穴还很多，就又过桥来往东走，顺着拖剑江绕到山的北麓。此处又找到向北的洞两个，向西的洞三个，有的旁边通有多个洞口，有的洞内夹成深峡，一座山的山麓，无处不嵌着空洞，好像下垂的云层下覆的鸟翅一样。最西边的一个洞口，也是从西北穿透到东南，也是北面低南面高峻，与东峰(下缺。)中午，命令顾仆先到王庆宇家去煮饭，我与静闻向西望着屏风山赶过去。即将渡过拖剑江时，望见屏风山、黄金岩两座山的中间，又在南面隔着一座山，山下有个洞面向北，又绕道赶到那里去。就见这个洞也是在两旁分为两个洞口，一个在北一个在东，这是山东北隅的洞了。洞的西边有石阶可以上登，再上去后石阶路崩塌陡削，又有一个洞面向北。洞前有墙，洞后方有佛座，是往昔佛寺依托的场所，虽然左后方有个深洞可以进去，但黑暗得不能走到头。于是下到山的西北隅，只见旁通的山洞，中空的峡谷，又接连展现出来了，与黄金岩的西北麓颇有些相同。而正西有一个洞，高大穹隆，一层层排列着，纷纭杂乱，高高地张开着，这又是以雄伟壮丽见奇，不是寻常窈窕玲珑的洞

窟了。当地人见我进洞去的时间太久，觉得诧异前来探视，我反过来向他打听洞的名字，得知是飞石洞。从此地于是向西越过石坝，共走一里进入程公岩，抄录东面崖壁上的记文和铭文，抄了两张纸。铭文是范成大作的，记文是侯彭老写的。崖壁又高又斜，无从攀援拂拭，抄录了很久，有几个字始终不能辨认。此时已经过了中午，腹中饿极了，于是出了岩洞向北赶到王家。不到半里，路过一个村庄，用衣服抵押借了一把梯子，又扛到岩洞中，爬上去擦拭那几个字，全部抄完没有遗漏。又爬到西面的崖壁上擦拭《张安国碑》，因为碑文是用草书写的又多有剥落，有几个字没有辨认出来。

时已下午，于是出洞还梯，北二里，饭于王氏。王氏杀鸡为黍，待客愈隆。其母再留止宿，余急于入城，第以胡槻诗下刘居显跋未录，居显，升之乃郎。攀凳拂拭，而庆宇复负而前趋。西一里，入道士岩东峡门，穿入洞中，拭左崖，再读跋，终以剥多置。又校得胡诗三四字，乃入洞右隅之后腋，即与下洞平地岩通者。其隙始入甚隘，少进而西，则高下穹然，暗不可辨。庆宇欲取火为导，余曰："不若以余晷探外未悉之洞也。"遂仍出东峡，循东麓而北，过狗头洞。洞虽奇而名不雅，竟舍之。其北麓又有一洞，北门亦东向，外若裂罅。攀隙而上，历转三曲，遂透三窗，真窈窕之鹫宫(1)，玲珑之鹪宇也(2)。出洞再北，即为高穹之洞。其门南向，上盘山顶，与北之青珠并。入其内，即东转而上跻，已而北转，渐上渐黑，虽崇峻自异，而透朗独悭(3)，非余之所心艳也。出洞，日已薄暮，遂别庆宇南趋二里，过屏风山西麓，至是已周其四面矣。又三里，过七星岩，又一里，入浮桥门，浮桥共三十六舟云(4)。则离寓已三日矣。

【注释】

(1)鹫(jiù)：鹰科部分大型猛禽的通称。

(2)鹪(zhuó)：即鹪鹪，凤的别称。

(3)悭(qiān)：欠缺。

(4)浮桥：跨漓江上，在桂林城东郊，其址即今解放桥。《嘉庆重修一统志》桂林府津梁载：“永济浮桥，在临桂县东江门外，明正德四年(1509)，抚臣陈金造舟五十，两岸植铁柱四，中贯以铁缆二，各长百余丈，后废。本朝顺治十七年重建，雍正六年修。”

【译文】

此时已经是下午，于是出洞来还了梯子，向北二里，到王家吃饭。王家人杀鸡做饭，招待客人更为隆重。他母亲再次挽留我住下来，我急于要进城，只是因为胡㮚的诗下边刘居显的跋没有抄录，刘居显，是刘升之的公子。爬在凳子上拂拭，而王庆宇又扛着凳子在前面奔走。向西一里，进入道士岩东面的峡口，钻进洞中，擦拭左边的崖壁，再次读了跋文，最终因为剥蚀太多放弃了。又校对胡㮚的诗校出三四个字，随后进入洞右边角落的后侧，就是与下洞平地岩相通的地方。这条裂隙开始进去非常狭窄，稍微进去后往西走，上下都空荡荡的，黑暗得不能分辨东西。王庆宇想要取火种来在前边领路，我说：“不如用剩余的时间去探外边没有探完的洞。”于是仍旧出了东面的峡谷，沿着东麓往北行，经过狗头岩。洞虽然奇特但名字不雅，竟然放弃了这个洞。山的北麓又有一个洞，北边的洞口也是面向东，外边看好像一条裂隙。攀着裂隙往上登，逐一转过三个弯，就通有三个石窗，真是窈窕的灵鹫宫殿，玲珑的凤凰殿宇呀！出洞后再向北走，马上就是高大穹隆的山洞。洞口向南，盘踞在山顶上，与北边的青珠洞并列。走入洞内，立即转向东后上登，随即向北转，逐渐上去渐渐黑下来，虽然高峻自有特点，可唯独欠缺通透明朗之处，不是我心里喜爱的那种地方。出洞时，天色已近傍晚，便辞别了王庆宇向南赶了二里路，经过屏风山的西麓，来到这里已近游遍了山四面了。又行三里，经过七星岩，又行一里，进入浮桥门，浮桥共由三十六条船组成。我离开寓所已有三天了。

十六日　余暂憩赵寓，作寄衡州金祥甫书，补纪游之未尽者。

【译文】

十六日　我暂时在赵家寓所休息，写了一封寄给衡州府金祥甫的信，补记游记未完的部分。

十七日　雨。余再憩赵寓，作家报并祥甫书，简点所市石。是日下午，辄闭诸城门，以靖藩燔灵也。先是，数日前先礼忏、演剧于藩城后，又架三木台于府门前。有父、母及妃三灵，故三台。至是夜二鼓，遍悬白莲灯于台之四旁，置火炮花霰于台上(1)，奉灵主于中，是名“升天台”。司道官吉服奠觞(2)，王麻冕拜(3)，复易吉服再拜，后乃传火引线发炮，花焰交作，声震城谷。时合城士女喧观，诧为不数见之盛举。促余往寓目，余僵卧不起，而得之静闻者如此。

【注释】

(1)花霰(xiàn)：相当于现在燃放的礼花。

(2)奠(diàn)：向鬼神敬献祭品。觞(shāng)：敬酒。

(3)麻冕(miǎn)：古代帝王、诸侯等的丧服。

【译文】

十七日　下雨。我再在赵家寓所休息，写了封家信以及给金祥甫的信，检点买来的石头。这天下午，老是关闭着各道城门，是因为靖江王府在祭祀亡灵。这之前，几天前就先在王城后面礼佛、演戏，又在王府门前架起三座木台。有靖江王的父亲、母亲和王妃三个灵位，所以架了三座木台。到这天夜里的二更时分，在木台的四旁挂满了白色的莲灯，在台上放置了爆竹花炮，把灵牌供奉在中央，这名叫“升天台”。司、道一级的官员身穿吉服敬酒祭奠，靖江王穿着麻制的丧服跪拜，又换成吉服再次跪拜，然后才传递火种点燃导火线引燃花炮，礼花焰火并作，响声震荡在城垣山谷间。此时全城的男女喧闹着在观看，十分惊诧，认为是不多见的盛大活动。催促我前去观看，我僵睡在床上不起来，而是从静闻那里听到的情况是像这样的。

十八日　托静闻从朝云岩觅融止上人入寓。饭后，以所寄金祥甫

书及家报、石帐付之，托转致于衡，嘱祥甫再寄家中。

【译文】

十八日　拜托静闻到朝云岩去找融止上人，把他请到寓所来。饭后，把要寄给金祥甫的信以及家信、买石头的账单交付给融止，拜托他转送到衡州府，托付金祥甫再寄到家中。

十九日　以行囊简付赵主人时雨。余雨中出浮桥，将附舟往阳朔。时即开之舟，挨挤不堪；姑入空舟避雨，又不即去；乃托静闻守行李于舟，余复入城。登城楼，欲觅逍遥楼旧迹，已为守城百户置家于中(1)。遂由城上南行，二里，抵文昌门(2)。门外为五胜桥(3)，漓之支流与阳江之分派交通于下。复循城外西过宁远门，乃南越南门桥，觅摹碑者，已他出。余初期摹匠同往水月，拓陆务观、范石湖遗刻。至是失期，乃赴雉山别郑、杨诸君，以先两日二君托人来招也。比至，又晤白益之，名弘谦，真谦谦君子也。时杨君未至，余少待之，雨大至，遂坐雉岩亭。方伸纸欲书补纪游，而杨君、朱君继至，已而郑君书小序见投，而朱君之弟涤凡亦以诗贶，余交作诗答之。暮，抵水月岩西舟中，宿。

【注释】

(1)百户：明代兵制实行卫所制，千户所下设有百户所，统兵120人，分为二总旗，十小旗。百户为百户所的长官。

(2)文昌门：在今文明路南端。

(3)五胜桥：跨在阳江上，今称文昌桥。

【译文】

十九日　把行李点清托付给寓所主人赵时雨。我在雨中出了浮桥门，要搭船前往阳朔。此时有条马上要开的船，拥挤不堪；暂且进入空船中躲雨，这条船又不马上离开；于是拜托静闻在船上守着行李，

我再次进城。登上城楼，想去找逍遥楼的旧迹，已经被守城的百户在其中安了家。于是从城墙上往南行，二里，抵达文昌门。城门外是五胜桥，漓江的支流与阳江的支流在城下交汇。再沿着城墙外边向西经过宁远门，便向南越过南门桥，去找拓碑的人，已出门到其他地方去了。我当初与拓碑的工匠约好一同前往水月洞，去拓陆务观、范石湖遗留下来的碑刻。到此时失约，只好赶到雉山去与郑子英、杨子正诸位先生告别，因为前两天二位先生托人来邀请我。等到了那里时，又会见了白益之，名叫白弘谦。真是一位谦谦君子。此时杨子正先生还没来，我稍等他一下，大雨来临，便坐在雉岩亭中。刚铺开纸想要补记游记，可是杨子正先生、朱超凡先生相继来到，继而郑子英先生写了一篇小序赠送给我，而且朱超凡先生的弟弟朱涤凡也以诗相赠，我先后作了诗答赠他们。傍晚，来到水月岩西边的船中，睡下。

二十日　舟犹欲待附者(1)，因令顾仆再往觅拓工。遂同抵水月观洞，示所欲拓，并以纸价付之，期以阳朔游还索取所拓。是日补纪游程于舟中。舟泊五胜桥下，晚仍北移浮桥，以就众附也。是日晴丽珠甚，而暑气逼人。当午有王孙五人入舟强丐焉(2)，与之升米而去。

【注释】

(1)附者：乘船的人。

(2)丐(gài)：乞讨。

【译文】

二十日　船夫还想等人来搭船，我因而命令顾仆再去找拓碑的工匠。于是与工匠一同来到水月洞观察岩洞，把我想拓的碑刻指给他看，并且把纸钱付给他，约定在游览阳朔回来后来取他拓的拓片。这天在船中补记游览的行程。船停泊在五胜桥下，晚上仍然向北转到浮桥，是为了就近让众人搭船。这一天天气特别晴朗艳丽，但暑气逼人。当天中午有五个王孙进船来强行乞讨，给了他们一升米便离开

了。

二十一日　候附舟者，日中乃行。南过水月洞东，又南，雉山、穿山、斗鸡、刘仙、崖头诸山，皆从陆遍游者，惟斗鸡未到，今舟出斗鸡山东麓。崖头有石门净瓶胜，舟隔洲以行，不能近悉。去省已十里。又东南二十里，过龙门塘(1)，江流浩然，南有山嵯峨骈立，其中峰最高处，透明如月挂峰头，南北相透。又东五里，则横山岩屼突江右。渐转渐东北行，五里，则大墟在江右(2)，后有山自东北迤逦来，中有水口，疑即大涧榕村之流南下至此者。于是南转又五里，江右复有削崖屏立。其隔江为逗日井，亦数百家之市也。又南五里，为碧崖，崖立江左，亦西向临江，下有庵。横山、碧崖，二岩夹江右左立，其势相等，俱不若削崖之崇扩也。碧崖之南，隔江石峰排列而起，横障南天，上分危岫，几埒巫山，下突轰崖，数逾匡老。于是扼江而东之，江流啮其北麓，怒涛翻壁，层岚倒影，赤壁、采矶(3)，失其壮丽矣。崖间一石纹，黑缕白章(4)，俨若泛海大士，名曰沉香堂。其处南虽崇渊极致，而北岸犹夷豁，是为卖柴埠。共东五里，下寸金滩，转而南入山峡，江左右自是皆石峰攒屼(5)，争奇炫诡，靡不出人意表矣。入峡，又下斗米滩，共南五里，为南田站。百家之聚，在江东岸，当临桂、阳朔界。山至是转峡为坞，四面层围，仅受此村。过南田，山色已暮，舟人夜棹不休。江为山所托，倪东倪南(6)，盘峡透崖，二十五里，至画山，月犹未起，而山色空濛，若隐若现。又南五里，为兴平(7)。群峰至是东开一隙，数家缀江左，真山水中窟色也。月亦从东隙中出，舟乃泊而候曙，以有客欲早起赴恭城耳。由此东行，有陆路通恭城(8)。

【注释】

(1)龙门塘：今仍作“龙门”，在漓江北岸，桂林市区东隅。

(2)大墟：明时为广西四大墟市之一。今名同，又作“大圩”，在漓江转折处，灵川县西南隅。

(3)赤壁：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军败曹操的战场。习惯上认为在今湖北

赤壁市西北赤壁山，近人考证应在今湖北江夏区西的赤矶山。采矶：即采石矶，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江面较狭，形势险要，为江防重地和古战场。

(4)缕：原作“镂”，乾隆本、“四库”本、丁本作“缕”，据改。

(5)江左右自是皆石峰巑岏：“江”原作“山”，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6)佹(guǐ)：偶然。

(7)兴平：今作“兴坪”，在阳朔县北境，漓江东岸。熙平河从此汇入漓江。北距桂林53公里。

(8)恭城：明为县，隶平乐府，即今恭城县。

【译文】

二十一日　等候搭船的人，日上中天才开船。往南经过水月洞的东边，又向南航行，途经雉山、穿山、斗鸡山、刘仙岩、崖头等山，都是从陆地上四处游览过的地方，只有斗鸡山没到过，今天船经过斗鸡山的东麓。崖头有石门净瓶的胜景，船隔着沙洲驶过，不能在近处看清楚。距离省城已有十里路。又往东南行船二十里，经过龙门塘，江流浩浩荡荡，南岸有山巍峨地并排矗立着，在中峰的最高处有亮光透出来，如明月挂在峰头，南北相通。又向东五里，就见横山岩突兀地矗立在江右。渐渐转向东北行，五里，看见大墟在江右，后面有山自东北方逶迤延伸而来，中间有个河口，怀疑就是大涧榕村的水流往南下流到此地的河口。从这里转向南又行五里，江右又有陡削的崖壁屏风样矗立着。那隔着江流之处是逗日井，也是个有几百家人的市镇。又向南五里，是碧崖，石崖矗立在江左，也是面向西下临江流，山下有寺庵。横山岩、碧崖两座石崖夹住江流矗立在左右两岸，山势相等，都不如削崖那样高大。碧崖的南面，隔着江流之处石峰排列而起，横挡住南面的天空，上面分立着险峰，几乎与巫山相等，下面前突迸裂的石崖，每每超过庐山。石峰在这里扼住江流向东延伸而去，江流啃咬着石峰的北麓，怒涛卷上石壁，层层雾气倒映着山影，赤壁和采石矶与之相比，都失去它们的壮丽了。崖壁上有一条石纹，黑色

条纹衬着白色的底纹，俨然像漂洋过海的观音菩萨，名叫沉香堂。此处虽然南面到了高峻渊深的极致，但北岸仍然是平坦的壑谷，那是卖柴埠。一共向东航行五里，下了寸金滩，转向南进入山峡中，从这里起江流左右两岸都是突兀的石峰，争奇炫异，无不出人意料了。进入峡中后，又下了斗米滩，一共向南五里，是南田站。是个百户人家的村落，在江东岸，位于临桂县、阳朔县的交界处。山到了这里峡谷变成了山坞，四面层层围住，仅能容纳这个村子。过了南田站，山间的天色已经很晚，船夫在夜里不停地划船。江流被山衬托着，时而向东时而向南，绕过峡谷穿过山崖，二十五里，到达画山，月亮还没有升起，但山色空濛，若隐若现。又向南五里，是兴平。群峰延伸到此地东面张开了一处缝隙，几家人点缀在江流的左岸上，真是水中洞窟的景色呀！月亮也从东面的缝隙中露出来，船于是停泊下来等天亮，因为有乘客想要一早起身赶到恭城县去。由此地往东走，有陆路通到恭城县城。

漓江自桂林南来，两岸森壁回峰，中多洲渚分合，无翻流之石，直泻之湍，故舟行屈曲石穴间，无妨夜棹；第月起稽缓，暗行明止，未免怅怅。

【译文】

漓江从桂林向南流来，两岸的石壁像森林一样，石峰回绕，江中有许多沙洲时分时合，没有翻卷江流的礁石和笔直下泻的湍急水流，所以船虽然前行在曲折的山石洞穴间，但不妨害夜间行船；只是月亮升起得太迟缓，在黑暗中前行，有月光了却停下来，未免让人闷闷不乐。

二十二日　鸡鸣，恭城客登陆去，即棹舟南行。晓月漾波，奇峰环棹，觉夜来幽奇之景，又翻出一段空明色相矣。南三里，为螺蛳岩。一峰盘旋上，转峙江右，盖兴平水口山也。又七里，东南出水绿村(1)，山乃敛锋。天犹未晓，乃掩篷就寐。二十里，古祚驿(2)。又南

十里，则龙头山铮铮露骨，县之四围，攒作碧莲玉笋世界矣。

【注释】

(1)水绿村：今作“水洛”，在阳朔县北境，漓江东岸。

(2)古祚驿：应即今高州，在阳朔县北境，漓江西岸。

【译文】

二十二日　鸡鸣时分，去恭城县的乘客登上岸离开了，立即撑船往南行。拂晓时月光荡漾在碧波中，奇峰环绕着小船，觉得夜间幽静奇异的景色，又转而呈现出一片空旷明澈的景象来了。向南三里，是螺蛳岩。一座山峰盘旋而上，转而屹立在江右，大概这是兴平的水口山了。又行七里，从东南方经过水绿村，山势这才收敛起锋芒。天还没发亮，我就掩下船篷上床睡觉。二十里，到古祚驿。又向南十里，就见龙头山露出峥峥石骨，县城的四周围，石峰攒聚成碧莲玉笋的世界了。

阳朔县北自龙头山(1)，南抵鉴山，二峰巍峙，当漓江上下流，中有掌平之地，乃东面濒江，以岸为城，而南北属于两山，西面叠垣为雉，而南北之属亦如之。西城之外，最近者为来仙洞山，而石人、牛洞、龙洞诸山森绕焉，通省大路从之，盖陆从西而水从东也。其东南门鉴山之下，则南趋平乐，水陆之路，俱统于此。正南门路亦西北转通省道。直南则为南斗山延寿殿，今从其旁建文昌阁焉，无径他达。正北即阳朔山，层峰屏峙，东接龙头。东西城俱属于南隅，北则以山为障，竟无城，亦无门焉。而东北一门在北极宫下，仅东通江水，北抵仪安祠与读书岩而已，然俱草塞，无人行也。惟东临漓江，开三门以取水。从东南门外渡江而东，濒江之聚有白沙湾、佛力司诸处，颇有人烟云。

【注释】

(1)阳朔县：隶桂林府，即今阳朔县。

【译文】

阳朔县城北面起自龙头山，南面抵达鉴山，两座巍峨的山峰对峙着，位于漓江的上、下游，中间有块手掌一样平坦的地方，却在东面濒临江流，把江岸作为城墙，而南北两面连接着两面的山，西面筑墙作为城墙，而且南北两面连接着山的地方也筑有城墙。西面城墙之外，最近的地方是来仙洞山，而石人山、牛洞山、龙洞岩等群山像森林一样环绕着，通往省城的大路从那里走，原来陆路是从西面走而水路从东面走。阳朔县城东南门外的鉴山之下，是往南通往平乐府城的路，水路陆路都在此地交会。正南门的路也是转向西北通往省城的路。一直往南去则是南斗山延寿殿，今天在延寿殿的旁边建起了文昌阁，没有路通到其他地方。正北方就是阳朔山，层层山峰像屏风样耸峙着，东边接着龙头山。东西两面的城墙都连接到城的南隅，北面就以山作为屏障，竟然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而东北方的一座城门在北极宫下，仅能往东通到江水，往北通到仪安祠与读书岩而已，然而全都被荒草堵塞了，没有人行走。唯有东面濒临漓江的地方，开有三道城门以便取水。从东南门外渡江后向东去，濒江的聚落有白沙湾、佛力司等处，有很多人烟。

上午抵城，入正东门，即文庙前，从其西入县治，荒寂甚。县南半里，有桥曰“市桥双月”，八景之一也。桥下水西自龙洞入城，桥之东，飞流注壑。壑大四五丈，四面丛石盘突，是为龙潭，入而不溢。桥之南有峰巍然独耸，询之土人，名曰易山，盖即南借以为城者。其东麓为鉴山寺，亦八景之一。“鉴寺钟声。”寺南倚山临江，通道置门，是为东南门。山之西麓，为正南门。其南崖之侧，间有罅如合掌，即土人所号为雌山者也。从东南门外小磴，可至罅傍。余初登北麓，即觅道上跻，盖其山南东二面即就崖为城，惟北面在城内，有微路级，久为莽棘所蔽。乃攀条扪隙，久之，直造峭壁之下，莽径遂绝。复从其旁蹑巉石，缘飞磴，盘旋半空，终不能达。乃下，已过午矣。时顾

仆守囊于舟，期候于东南门外渡埠旁。于是南经鉴山寺(1)，出东南门，觅舟不得，得便粥就餐于市。询知渡江而东十里，有状元山，出西门二里，有龙洞岩，为此中名胜，此外更无古迹新奇著人耳目者矣。急于觅舟，遂复入城，登鉴山寺。寺倚山俯江，在翠微中，城郭得此，沈彬诗云“碧莲峰里住人家”，诚不虚矣。时午日铄金(2)，遂解衣当窗，遇一儒生以八景授。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复北由二门觅舟，至文庙门，终不得舟。于是仍出东南门，渡江而东，一里至白沙湾，则舟人之家在焉。而舟泊其南，乃入舟解衣避暑，濯足沽醪，竟不复搜奇而就宿焉。

【注释】

(1)鉴山：即通常所称碧莲峰，在阳朔县城边，漓江西岸。山麓的鉴山寺，抗日战争时被毁。近年重建为鉴山楼，并有迎江阁。通过阁四周的画窗，能眺览如画的阳朔胜景。

(2)午日铄(shuò)金：形容天气酷热，中午的太阳能使金属熔化。铄，熔化。

【译文】

我上午抵达县城，进入正东门，就在文庙前边，从文庙西边进入县衙，十分荒凉冷清。县衙南面半里处，有座桥叫做“市桥双月”，是八景之一。桥下的水自西面的龙洞岩流进城中，桥的东边，飞流泻入壑谷中。壑谷大四五丈，四面成丛的岩石盘结飞突，这就是龙潭，流进去的水不见外溢。桥的南边有座石峰巍然独自耸立着，向当地人询问它的名字，名叫易山，大概就是城南借以筑城的山。这座山的东麓是鉴山寺，也是八景之一。叫“鉴寺钟声”。鉴山寺南面靠山临江，通有道路，设置了城门，这就是东南门。易山的西麓，是正南门。易山南面山崖的侧边，石壁上有条裂隙如合起来的手掌，就是当地人号称为雌山的地方了。从东南门外的石阶小路，可以走到裂隙旁边。我最初登上山的北麓，马上找路上登，原来这座山的南、东两面是就着山崖

筑城，只有北面在城内，有石阶小路，但长期以来被丛莽荆棘遮蔽了。我只好抓着枝条摸着石缝上登，很久之后，直接到达峭壁之下，杂草丛生的小径便断了。再从峭壁的旁边踩着巉石，顺着飞空的石阶，盘旋在半空中，始终不能到达。只得下山来，已经过了正午了。此时顾仆在船上看守行李，约好在东南门外的渡口码头旁等我。于是往南经过鉴山寺，出了东南门，找不到船，在集市上买到些方便的稀粥当饭吃了。问知渡江后往东走十里，有座状元山，出了西门走二里，有个龙洞岩，是这一带的名胜，此外再没有古迹和新奇的景致能吸引人的耳目了。我急于去找船，便再次进城来，登上鉴山寺。寺院背靠山，俯瞰着江流，在一片翠微之中，城郭中能有这样的景色，沈彬的诗中所说的“碧莲峰里住人家”，确实不假呀！此时正午的烈日能熔化金属，便解开衣服面对着窗口，遇见一位儒生把八景讲给我听。阳朔的八景为市桥双月、鉴寺钟声、龙洞仙泉、白沙渔火、碧莲波影、东岭朝霞、状元骑马、马山岚气。再向北经过两道城门去找船，来到文庙前的城门，始终找不到船。于是仍然走出东南门，渡江后往东走，一里后到达白沙湾，原来船夫的家在这里。而船停在他家的南边，于是进入船中脱下衣服避暑，洗脚买酒，居然不再去搜寻奇景就上床睡下了。

白沙湾在城东南二里(1)，民居颇盛，有河泊所在焉。其南有三峰并列，最东一峰曰白鹤山。江流南抵其下，曲而东北行，抱此一湾，沙土俱白，故以白沙名。其东南一溪，南自二龙桥来，北入江。溪在南三峰之东，逼白鹤西址出。溪东又有数峰，自南趋北，界溪入江口。最北者，书童山也，江以此乃东北逆转。

【注释】

(1)白沙湾：在阳朔城东南，漓江转一大湾。河湾岸上，遍地白沙，称白沙湾。岸上的村子也叫白沙湾村。

【译文】

白沙湾在县城东南二里处，居民非常兴盛，有河泊所在这里。白

沙湾的南面有三座排列的山峰，最东边的一座山峰叫白鹤山。江流向南流到山下，向东北弯曲流去，围抱着这一处水湾，河沙全是白色的，所以用白沙来起名。白沙湾东南方有一条溪流，自南面的二龙桥流来，向北流入漓江。溪流在南面三座山峰的东边，逼近白鹤山西面的山脚流出去。溪流东面又有几座山峰，自南向北延伸，隔在溪流汇入漓江的入口处。最北边的，是书童山了，江水因为这座山便向东北逆转而去。

二十三日　早索晨餐，从白沙随江东北行。一里，渡江而南，山东界书童山之东。由渡口东望，江之东北岸有高峰耸立，四尖并起，障江南趋。其北一峰，又岐分支石，缀立峰头作人形，而西北拱邑，此亦东人山之一也。既渡，南抵东界东麓。陂塘高下，林木翛然，有澄心亭峙焉，可憩。又东一里，过穆山村，复渡江而东，循四尖之南麓趋出其东，山开目旷，奇致愈出。前望东北又起一峰，上分二岐，东岐矮而欹斜，若僧帽垂空，西岐高而独耸，此一山之二奇也。四尖东枝最秀，二岐西岫最雄，此两山之一致也。而回眺西南隔江，下则尖崖并削，上则双岫齐悬，此又即书童之南，群峰所幻而出者也。时循山东向，又五里已出二岐，东南逾一岭而下，是为佛力司(1)。司当江南转处，北去县十里。置行李于旅肆，问状元峰而上，犹欲东趋，居人指而西，始知即二岐之峰是也。西峰最高，故以状元名之。乃仍逾后岭，即从岭上北去，越岭北下，西一里，抵红旗峒。竟峒，西北一里抵山下，路为草没，无从得上，乃攀援踯躅，渐高渐得磴道，旋复失之，盖或翳或现，俱草之疏密为致也。西北上一里，逾山西下坳。乃东北上二里，逾山东上坳，此坳乃两峰分岐处也。从坳西北度，乱石重蔓，直抵高峰，崖畔则有洞东向焉。洞门虽高，而中不深广，内置仙妃像甚众，土人刻石于旁，言其求雨灵验，又名富教山焉。洞上悬窍两重，檐覆而出，无由得上。洞前有峰东向，即似僧帽者。其峰亦有一洞西与兹山对，悬崖隔莽，不能兼收。坐洞内久之，东眺恭城，东南瞻平乐，西南睨荔浦(2)，皆重山横亘。时欲一登高峰之顶，洞外南北俱壁立无磴，从洞南攀危崖，缘峭石，梯险踔虚，猿

垂豹跃，转从峭壁之南，直抵崖半，则穹然无片隙，非复手足之力所及矣。时南山西市，雨势沛然，计上既无隙，下多灌莽，雨湿枝缪，益难着足。亟投崖而下，三里，至山足，又二里，逾岭，饭于佛力肆中。居人苏氏，世以耕读起家，以明经贡者三四人(3)。见客至，俱来聚观，言此峰悬削，曾无登路。数年前，峰侧有古木一株，其仆三人祷而后登，梯转缒级，备极其险，然止达木所，亦未登巅，此后从无问津者。下午，雨中从佛力返，共十里，仍两渡而抵白沙湾，遂憩舟中。

【注释】

(1)佛力司：今作“福利”，在阳朔县东境，漓江南转处，为阳朔主要圩市之一。

(2)荔浦：明为县，隶平乐府，即今荔浦县。

(3)明经：唐时科举制度的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经义。明清时用作贡生的别称。

【译文】

二十三日　清晨找早餐吃了，从白沙湾顺着江流往东北行。一里，渡江后往南走，这里的山与书童山的东麓毗连。由渡口向东望去，江的东北岸有高峰耸立着，四座尖峰并排耸起，挡住江水向南流去。那北边的一座山峰，又岔出一些分支的岩石，悬缀矗立在峰头，作出人的样子，并面向西北方的县城拱手作揖，这也是东人山之一了。渡江后，向南到达东面一列山的东麓。池塘高高低低的，林木优美悠然，有座澄心亭屹立在这里，可以休息。又向东一里，路过穆山村，再渡过江往东行，沿着四座尖峰的南麓赶到山峰的东麓，山势开阔眼界宽广，奇丽的景致愈加展现出了。望见前面东北方又突起一座山峰，上面分为两座支峰，东边的支峰矮一些，而且倾斜着，好像和尚的帽子垂在空中，西边的支峰高一些，独自耸立着，这是一座山的两种奇观了。四座尖峰中东面的支峰最秀丽，两座支峰中西面的山峰

最雄伟，这是两座山一致的地方了，回头眺望西南方隔着江流之处，下面是尖尖的石崖都很陡峻，上面却是双峰一起高悬着，这又是书童山的南面，群峰变换而出现的景观了。此时我沿着山向东走，又走五里已经过了有两座支峰的山，往东南越过一座岭后下走，这里是佛力司。佛力司位于江流向南转之处，北面距离县城有十里路。把行李放在旅店中，问好去状元峰的路就上登，还想向东边赶过去，居民指向西走，才知道这就是那座分出两岔的山峰了。西峰最高，所以用“状元”来给它起名字。于是仍然翻越后面的山岭，随即从岭上向北去，越过岭脊往北下山，向西一里，到达红旗峒。游遍整个山洞，往西北一里到达山下，路被草淹没了，无路得以上走，只好跌跌绊绊地攀援而上，渐渐爬到高处渐渐找到一条石阶路，旋即路又消失了，大致是有时被草遮住有时又显现出来，全是草丛的疏密所导致的。往西北上山一里，翻越到山的西面下到山坳中。于是向东北上山二里，翻越到山的东面登上山坳，这个山坳是两座支峰分岔之处。从山坳中往西北穿越过去，乱石重叠杂乱，一直到达高峰，山崖侧旁便有个山洞面向东方。洞口虽然高，可洞中不深也不宽，里面放置了很多仙妃像，当地人在旁边刻有石碑，说是向她们求雨很灵验，山名又叫富教山。洞上方高悬着两层石窍，像屋檐一样倾覆出来，无法得以上去。洞前方有座山峰面向东，就是像和尚帽子的那座山峰了。这座山峰上也有一个洞，面向西与这座山相对，隔着悬崖丛莽，不能兼顾了。坐在洞内很久，向东眺望恭城县，往东南远观平乐府，向西南斜视荔浦县，都是重重深山横亘着。此时我想一口气登上高峰的峰顶，洞外南北两面都是绝壁矗立着，没有台阶，从洞的南边攀着危险的石崖，沿着陡峭的山石，把高险的山石作为梯子，越过虚空，像猿猴一样垂吊着，如豹子一般跳跃，转而从峭壁的南边，一直抵达悬崖的半中腰，悬崖穹然隆起没有丝毫缝隙，不再是手脚的力量所能及的了。此时南山和西面的集市上空，雨势非常大，考虑上面既没有缝隙，脚下有很多灌木草丛，雨水打湿后，枝叶纠缠，越发难以落脚。急忙跳下悬崖往下走，三里，来到山脚，又行二里，越过山岭，在佛力司的旅店中吃饭。居民都姓苏，世代靠种田读书起家，以考明经科成为贡生的有三四个

人。见有客人到来，都来围观，说这座山峰高悬陡削，从来没有上登的路。几年前，山峰侧边有一棵古树，他家的三个仆人祷告后去登山，用梯子粗绳一层层地转上去，备尝各种危险，然而只达到了古树在的地方，也没能登山峰顶，此后从没有问津的人了。下午，在雨中从佛力司返回来，共十里路，仍然两次渡过江流后到达白沙湾，便在船中休息。

佛力司之南，山益开拓，内虽尚余石峰离立，而外俱绵山亘岭，碧簪玉笋之森罗，北自桂林，南尽于此。闻平乐以下，四顾皆土山，而巉厉之石，不挺于陆而藏于水矣。盖山至此而顽，水至此而险也。

【译文】

佛力司的南面，山势更加开阔，旷野内虽然还有残余的石峰分别矗立着，可外围全是绵亘的山岭，像碧玉簪和白玉般的竹笋森然罗列着，北面起自桂林，南面在此地到了头。听说平乐府以下，四面环顾都是土山，高险峭拔的岩石，不是在陆地上挺拔而起却是藏在水中了。大体上山势到了此地便圆浑起来，水势到了此地却险恶起来了。

二十四日　早饭白沙，即截江渡南峰下，登岸问田家洞道(1)。乃循麓东南，又转一峰，有岩高张，外有门垣。亟入之，其岩东向，轩朗平豁，上多垂乳，左后有窍，亦幽亦爽。岩中置仙像，甚潇洒，下有石碑，则县尹王之臣重开兹岩记也(2)。读记始知兹岩即土人所称田家洞，即古时所志为白鹤山者。三日求白鹤而不得，片时游一洞而两遂之，其快何如！余至阳朔即求白鹤山，人无知者；于入田家岩，知其即白鹤也。其山东对书童山，排闼而南，内成长坞，二龙桥之水北注焉。坞中舟行六十里，可抵二龙桥。

【注释】

(1)田家洞：今称田家河，在阳朔县城东南郊，金宝河与玉龙河汇合后流入漓江处。

(2)县尹：元代称统治一县的行政长官为县尹，明清时则称知县。

【译文】

二十四日　在白沙湾吃早饭，立即横截江流渡到南面的山峰下，登上岸打听去田家洞的路。于是沿着山麓往东南行，又转过一座山峰，有个岩洞口高高张开着，外边有墙有门。急忙进洞，这个岩洞面向东，轩敞明朗，平坦宽阔，顶上有很多下垂的钟乳石，左后方有个石窍，又幽静又清亮。岩洞中放置有神仙像，十分潇洒，下边有知县王之臣重新开辟这个岩洞的碑记。读过碑文才知道这个岩洞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田家洞，也就是古时候志书记载为白鹤山的地方。寻找白鹤山三天找不到，游览一个洞却在片刻之间满足了我对这两个地方的心愿，这种快乐是何如的！我一到阳朔就在找白鹤山，没有人知道；在此地进入田家岩，了解到这就是白鹤山了。这座山东边面对着书童山，像一排门扇一样往南延伸，山内形成长长的山坞，二龙桥下的水流向北。乘船从山坞中前行六十里，可以到达二龙桥。

既出白鹤，遂循北麓溯江而西，三里，入东南门。复由正南门出，置行囊于旅肆，乃携火肩炬，西北循大道向龙洞岩(1)。先一里，望见路右一山，蛤岈崆峒，裂窍重重，以为即龙洞矣。途人指云："犹在北山。"乃出一石圈卷门，共一里，越小桥而东，有两洞门俱西向，一南列，一北列。其南列者为龙跃岩，地稍下，门极危朗；北洞地稍高，草塞门径。先入南洞，洞内东五丈，层陟一台，台右有窍深入洞前。左有石台、石座、石龛，可以憩思；右有乡人莫孝廉之先《开洞记》(2)，谓："北乃潜龙幽蛰之宫，此乃神龙腾跃之所，因命之曰龙跃岩。"出，由洞北登龙洞岩。

【注释】

(1)龙洞岩：阳朔城西钟灵山有八洞，龙洞岩、龙跃岩、珠明洞皆为其中之一，八洞形态各异，彼此通透，洞口刻有"洞分八门，勾连曲畅"。

(2)莫孝廉：原作"莫孝麈"，据本日记后文改。

【译文】

出了白鹤山之后，便沿着山的北麓溯江流往西行，三里，进入东南门。再经由正南门出城，把行李放在旅店中，随后带上火种肩扛火把，往西南顺着大路走向龙洞岩。最初的一里路，望见道路右边有一座山，幽深高峻，山上全是空洞，裂开的石窍一层层，我以为这就是龙洞岩了。路上的人指着说："还在北面的山上。"于是出了一道石圈圆拱门，共一里，越过小桥往东走，有两个洞口都是面向西，一个排列在南面，一个排列在北面。那排列在南边的是龙跃岩，地势稍微低下一点，洞口极为高险明朗；北洞的地势稍高一些，茅草堵塞了洞口的小径。先进入南洞，洞内向东进去五丈，一层层登上一个高台，高台右边有个石窍可深入到洞前。左边有石台、石座和石龛，可以坐下休息遐想；右边有本乡人莫之先孝廉的《开洞记》，其中说："北边是神龙潜藏幽居蛰伏的龙宫，这是神龙腾跃的场所，因而把它命名为龙跃岩。"出来后，由洞北登上龙洞岩。

爇炬而入，洞阔丈五，高一丈，其南崖半壁，平亘如行廊；入数丈，洞乃南辟，洞顶始高。其后壁有龙影龙床，俱白石萎蕤，上覆下裂，为取石锤凿半去，所存影响而已。其下有方池一、圆池一，深五六寸，内有泉澄澈如镜，久注不泄，屡斟辄满。幽阏之宫有此灵泉，宜为八景第一也。池前又有丹灶一圆，四围环起，下剜一窍如门，宛如砌造成者。池上连叠小龛，如峰房燕窝，而俱无通道处。由左壁洼陷处伏地而入，渐入渐小，穴仅如巨管，蛇游南透五六丈后，始可屈伸。已乃得一旁裂之龛，得宛转焉。于是南明、小酉，各启洞天，遂达龙跃后腋。

【译文】

点燃火把进去，洞宽一丈五尺，高一丈，洞内南边的崖壁半中腰，平缓绵亘如走廊；进去几丈，洞的南边开阔起来，洞顶开始变高。洞后面的石壁上有龙的影子和龙形的石床，全是白色的岩石像枯

草一样低垂着，上面下覆，下边裂开，被取石头的人用锤子凿去了一半，保存下来的仅有一点影响而已。那下面有一个方形水池、一个圆形水池，水深五六寸，水池里面有澄澈的泉水如同镜子，泉水长期流入却不会外泄，屡屡舀去总是立即就变满。幽深隐秘的龙宫中有如此灵异的泉水，应该列为八景的第一位。水池前又有一个圆圆的炼丹灶，四周呈环状突起，下面剜空一个孔洞像门一样，宛如人工砌成的灶。水池上方一连重叠着几个小石龛，如蜂房燕窝，然而全然没有什么地方有通道。由左边洞壁洼陷处趴在地上进去，逐渐进去渐渐变小，洞穴仅像一根巨大的竹管，像蛇一样游动着向南钻了五六丈后，才可以伸缩身体。不久见到一个在旁边裂开的石龛，才得以在其中转动身子。从这里起，南明、小酉各自开启一片洞天，终于到达龙跃岩的后侧方。

出洞，仍半里，由圈门入，东望龙洞南列之峰，阊阖重重，不胜登龙之企。遂由圈内渡溪东行，从棘莽沮如中(1)，又半里，抵山下。初入西向第一门，高穹如峡，内皆牛马践秽，不可容足。东入数丈，转北者愈昏黑莫穷，转南者旋明穴西透。随明蹑峡，仍西出洞门之上，盖初入洞，南上西向第二门也。由其外更南上西向第三门。其洞东入，成峡如初洞，第峡下逼仄如胡同，峡上层叠如楼阁。五丈之内，下峡既尽，上悬重门，圆整如剜琢而成者。第峡壁峭削，俱无从上。与静闻百计攀跻，得上峡一层，而上层复悬亘莫达。乃出洞前，仰望洞上又连启二门，此又南上西向第四、第五门也。冀其内下与峡内重门通。静闻欲从洞外攀枝蹑缝直上，余欲从洞外觅窦寻崖另入，于是又过南上西向第六门，仰望愈高，悬崖愈削，弥望而弥不可即。又过南上西向第七门，见其石纹层层，有突而出者，可以置足，有窍而入者，可以攀指。遂覆身上蹑，凌数十级而抵洞门。洞北又夹坳竖起，高五六丈。始入上层，其夹光腻无级，无计可上。乃令顾仆下山觅树，意欲嵌夹以登，而时无佩刀，虽有竖条，难以断取，姑漫往觅之。时静闻犹攀蹑于第五门外，度必难飞陟，因令促来并力于此。顾仆下，余独审视，其夹虽无隙级，而夹壁宛转，可以手撑足支，不虞

悬坠(2)。遂耸身从之，如透井者然，皆横绷竖耸，不缘梯级也。既升夹脊，其北复隤而成峡，而穿映明透，知与前所望洞必有一通，而未审所通果属何门。因骑墙而坐，上睇洞顶，四达如穹庐；下瞰峡底，两分如璇室。因高声促静闻，久之，静闻与顾仆后先至。顾仆所取弱枝细不堪用，而余已升脊，亦不必用，教静闻如余法登，真所谓教猱也。静闻既登，余乃从脊西南上，静闻乃从脊东北上，各搜目之所未及者，俱不能远达。于是乃从脊北下峡中北进。西上高悬一门，则第六重门也，不及上。循峡更进，转而西出，则第五门也。门有石龙，下垂三四丈，头分两岐，击之铿然。旁有一坐平庋，下临重崖，上瞩垂乳，悬龙在旁，可卧而扰也。由龙侧循崖端而北，又得一门，则第四门也。穿门东入，稍下次层，其中廓然四辟。右向东转，深黑无穷，左向西出，即前第三门之上层也。知重门若剜处即在其内，因循崖穷之，复隔一柱。转柱隙而入，门内复另环一幽，不远亦不透也。自第三门而上，连历四门，初俱跻攀无路，一入第七门，如连环贯珠，络绎层分，宛转俱透，升陟于层楼复阁之间，浅深随意，叠层凭空，此真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也。有莫公臣者，遍题“珠明洞”三字于四、五二洞之上，此亦有心表章兹洞者。时当下午，令顾仆先趋南门逆旅，炊黄粱以待。余与静闻高憩悬龙右畔，飘然欲仙，嗒然丧我(3)，此亦人世之极遇矣。久之，仍从第六门峡内，西向攀崖以上。其门虽高张，内外俱无余地，不若四、五二门，外悬台榭，内叠楼楹也。既乃逾脊，仍南下第七门，由门外循崖复南，又得南下东向第八门(4)。其洞亦成峡，东上虽高峙，而不能旁达。洞右有大理寺丞题识(5)，然不辨其为何时何姓名也。此山西向八洞，惟南北之洞不交通，而中央四洞最高而可旁达，较之他处一二门之贯彻，一二洞之勾连，辄揽奇誉，真霄壤矣。

【注释】

(1)沮如(jù rù)：低湿的地方。如，同“洳”。

(2)虞(yú)：料想，臆度。

(3)嗒(tà)然丧我：心境空虚，物我皆失。

(4)又得南下东向第八门：“东”，乾隆本、“四库”本作“西”。

(5)大理寺：我国从南北朝到清代的中央审判机关，负责审核刑狱案件。其主要官吏称卿，以下按级别顺序为少卿、丞等。

【译文】

出洞后，仍然走半里，由石拱门中进去，远望东方龙洞岩南面排列着的山峰，天门重重，禁不住有登龙门的奢望。于是由石拱门内渡过溪流往东行，从长满荆棘草丛的泥沼地中又行半里，到达山下。最初进入向西的第一个洞口，高大穹隆如峡谷，洞内全是牛马践踏的污秽物，不能落脚。向东进去几丈，转向北的地方愈加昏黑无法走到头，转向南的地方旋即就是明亮的洞穴向西通出去。顺着明亮的洞穴登上峡谷，仍然向西出到洞口之上，这就是最初进洞时，南面上方面向西的第二个洞口了。由洞口外边再向南登上第三个洞口。这个洞口向东进去，和最初进去的洞一样形成峡谷，只是峡谷下面狭窄得像一条胡同，峡谷上方层层叠叠的好像楼阁。五丈之内，下面的峡谷到头后，上面悬着两层洞口，圆滑平整得像人工挖凿成的。只是峡壁峭拔陡削，全然无从上去。我与静闻千方百计地设法攀登，得以登上一层峡谷，可上层又高悬横亘着，无法到达。于是出到洞前，仰面望去，洞上方又一连开有六个洞口，这又是南面上方面向西的第四个、第五个洞口了。希望洞内下边与峡谷内两层洞口相通。静闻想要从洞外攀着树枝踩着石缝直接上登，我打算从洞外寻找孔洞和石崖由另外途径进去，于是又经过南面上方面向西的第六个洞口，抬头望去更高了，悬崖更加陡削，越望越不可能到达。又经过南面上方面向西的第七个洞口，看见那里有一层层的石纹，有突出来的地方，可以放脚，有孔洞凹进去的地方，可以用手指抓住。于是俯下身去上登，凌空几十层后才到达洞口。洞内北边又有凹坑两旁的夹壁竖起，高五六丈。开始进入上层时，那夹壁光滑细腻没有台阶，无计可以上登。于是命令顾仆下山去找树枝，意思是想把树枝嵌入夹壁上得以上登，可此时没有

带佩刀，虽然有竖直的枝条，难以弄断取来，姑且漫无边际地去找树枝。此时静闻还只攀登到第五个洞口的外面，估计他必定难以飞渡过去，因而强行催促他过来此地一起合力攀登。顾仆下去后，我独自一人细心审视，那夹壁虽然没有缝隙和台阶，但夹壁弯弯转转的，可以用手脚支撑着上登，料想悬在高空不会坠落下来。于是挺身采用这个方法上登，就像钻出水井那样，都是手脚横向绷紧身子竖直向上耸动，不必沿着梯子台阶走了。升上夹壁上的石脊，石脊北边又陷落下去成为峡谷，而且穿通进去有亮光映照进来，心知与先前望见的洞必定有一处相通，但不清楚所通之处究竟是哪个洞口。因而骑在石头墙上坐着，向上斜视洞顶，四通八达好像帐篷一样；下瞰峡底，两面分开像美玉装饰的内室。于是高声催促静闻，很久之后，静闻与顾仆先后来到了。顾仆取来的小树枝细得不能用，而我已经爬到了石脊上，也不必用了，教静闻按照我的方法上登，真是所谓的猿猴了。静闻登上来后，我便从石脊上往西南上走，静闻就从石脊上往东北上走，各自去搜寻眼睛所不能看见的东西，都不能走到远处。于是只好从石脊北边下到峡谷中向北前进。西边的上方高悬着一个洞口，那是第六个洞两层的洞口，来不及上去。沿着峡谷再进去，转向西出来，就是第五个洞口了。洞口有条石龙，下垂之处有三四丈，头分为两岔，敲击它发出铿锵的声音。旁边有一个石座平架着，下临重重石崖，向上注视着下垂的钟乳石，悬垂的石龙在旁边，可以躺下去驯服它。由石龙侧边沿着石崖前端往北走，又见到一个洞口，这是第四个洞口了。穿过洞口往东进去，渐渐下到第二层，洞中十分空阔，四面扩展开去。从右边向东转，深黑没有尽头，从左边向西出来，就是先前第三个洞口的上层了。心知那两层洞口像人工剜空的地方就在那里边，于是沿着崖壁去穷究它，又隔着一根石柱。从石柱旁的缝隙转进去，洞口内另外又环绕成一处幽境，不远也不通透。从第三个洞口往上登，一连经过四个洞口，最初都是无路可以攀登，一进入第七个洞口，如同连在一起的玉环串在一起的珠子，络绎不绝，层层分开，弯弯转转地全部相通，爬升在层层楼阁之间，深浅之处随意，层层叠叠的，登临虚空，这真是身在群玉山头、蕊珠宫里了。有个叫莫公臣的人，在第

四、第五两个洞的上方四处题写了“珠明洞”三个字，这也是有心表彰宣扬这个洞的人。此时正当下午，命令顾仆先赶到南门的旅店中，煮好饭等着我们。我与静闻在悬垂石龙右侧的高处休息，飘飘然想做神仙，悠然忘我，物我皆空，这也是人世间一种极致的境遇了。许久，仍然从第两个洞口的峡谷内，向西攀着石崖上来。这个洞口虽然高高张开着，内外都没有空余的地方，不如四、五两个洞口，外边高悬着台榭，里面叠架着楼阁。随即越过石脊，仍然往南下到第七个洞口，由洞口外沿着石崖再向南走，又找到南面下方面向东的第八个洞口。这个洞也是形成峡谷，东面上方虽然高高地耸峙着，但不能旁通。洞右边有大理寺丞的题记，然而不能辨认出他是哪个时代的人是什么姓名了。这座山面向西的八个洞，只有南北两面的洞不相通，而中央的四个洞地势最高，而且可以四通八达，与其他地方一两个洞口贯通、一两个山洞相连比较起来，这里独揽奇观和美誉，真是天地之别了。

南崖复北转至第一洞，乃下山循麓南行半里，有峰巍然拔地屏峙于左，有峰峭然分岐拱立于右。东者不辨为何名，西者心拟为石人，而《志》言石人峰在县西七里，不应若是之近，然使更有一峰，则此峰可不谓之“人”耶？既而石人之南，复突一石，若伛偻而听命者，是一是二，是人是石，其幻若此，吾又焉得而辨之！又南半里，将抵南门逆旅，见路南山半，梵宇高悬，一复新构，贾余勇登之。新构者文昌阁，再上为南斗延寿堂，以此山当邑正南，故“南斗”之也。时当午，暑极，解衣北窗，稍凉而下。饭肆中，遂入南门，抵北山，过城隍庙、报恩寺，俱东向。觅所谓“大石岩”者，乃大乘庵也，废然而下。乃东过察院，东向临城上。北上北宸宫，以为即龙头山慈光寺也。比至，乃知为北宸。问：“龙头山何在？”云：“北门外。”问：“慈光寺何似？”云：“已久废。”问：“读书岩何托？”云：“有名而无岩，有室而无路，可无烦往也。”余不顾，亟出北门，沿江循麓，忽得殿三楹，则仪安庙也，为土人所虔事者。又北，路为草蚀，荆蔓没顶，已得颓坊敝室，则读书岩矣。亦莫孝廉之先所重建，中有曹能始学佺碑记，而旁有一碑，则嘉靖重建，引解学士缙诗曰：“阳朔县中城北

寺，云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观此，则寺之废不自今日矣。时殷雷催雨，急入北门，过市桥，入龙潭庵，观所谓龙潭。石崖四丛，中洼成潭，水自市桥东注，隤坠潭中，有纳无泄，潜通城外大江也。

【译文】

再从南面的山崖向北转到第一个洞，于是下山沿着山麓往南行半里，有座山峰巍然拔地而起，屏风一样屹立在左边，有座山峰峭拔地分为两岔，拱手矗立在右边。东面的山峰分辨不出叫什么名字，西面的山峰我心里揣测是石人峰，但志书上说石人峰在县城西面七里处，不应该像这座山峰这样近，然而即使另外还有一座石人峰，那这座山峰可以不把它称为“人”吗？继而石人的南边，又突起一座石峰，如弯腰曲背俯首听命的样子，是一座山峰还是两座山峰，是人还是石头，它的变幻竟然如此，我又怎能分辨得清呢！又向南半里，即将抵达南门的旅店，看见路南边的半山腰，有佛宇高悬着，有一处是重新建造的，鼓足剩余的勇气登上去。新建的是文昌阁，再上去是南斗延寿堂，因为这座山在县城的正南方，所以用“南斗”来给它起名了。此时正当中午，天气炎热极了，解开衣襟面对北边的窗口，稍微凉快一点便下山来。在旅店中吃了饭，于是进入南门，到达北山，路过城隍庙、报恩寺，都是面向东。寻找所谓的“大石岩”的地方，原来是大乘庵，颓然败兴地下来了。于是向东路过按察院，面向东，高高位于县城的上方。往北登上了北宸宫，我以为这就是龙头山慈光寺了。等到达后，才知道是北宸宫。我问：“龙头山在哪里？”回答说：“在北门外。”问：“慈光寺像什么样？”答道：“已经荒废了很久。”问：“读书岩坐落在什么地方？”答道：“有名字却没有岩洞，有房屋却没有路，可以不必麻烦前往了。”我不理会，急忙出了北门，沿着江岸顺着山麓走，忽然见到一处三开间的佛殿，原来是仪安庙，是当地人虔诚供奉的庙宇。又向北走，路被草侵蚀了，荆棘藤蔓没过头顶，不久找到倒塌的牌坊和破烂的房子，这就是读书岩了。也是孝廉莫之先重建

的，洞中有曹能始(曹学佺)题写的碑记，而且旁边有一块碑，是嘉靖年间重立的，碑文引用大学士解缙的诗说：“阳朔县中城北寺，云是唐贤旧隐居；山空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看了这首诗，知道这座寺院的荒废不是起自今日了。此时隆隆雷声催雨，急忙进入北门，过了市桥，进入龙潭庵，观看所谓的龙潭。石崖四面成丛，山涧下洼形成水潭，水流从市桥下向东流来，坠落到水潭中，有流进去的没有外泄的，潜流暗中通到城外的大江中了。

甫入庵，有莫姓者随余至，问：“游岩乐否？”余以珠明岩夸之。曰：“牛洞也。数洞相连，然不若李相公岩更胜。此间岩洞，山山有之，但少芟荆剔蔓为之表见者耳。惟李岩胜而且近，即在西门外，不可失也。”余仰见日色尚高，急别莫，曳杖出西门，觅火携具，即从岐北行，遇一小石梁，从梁边岐而西行，已绕此山东北两面矣。始知即前拔地屏峙之峰，即西与石人为对者也。既乃绕至西麓，其洞正西向石人峰，洞门之右，有镌记焉。急读之，始知其洞有来仙之名，李公为闽人李杜。更知其外列之山，有天马、石人诸名，则石人之不在七里，而即在此益征矣。李杜《来仙洞记》曰：“隆庆四年长至，闽云台山人李杜至阳朔，出郭选胜，得兹山倚天而中立，其南面一窍，可逾而入也。内有巨石当门，募工凿之，如掘泥折瓦然。其中有八音、五采，千怪万奇，其外则屏风、蟠桃、石人、天马、陈抟、钟离诸峰、环列而拱向，敞朗宏深，夏凉冬燠，真足娱也。其明年大水，有巨蛟长数丈乘水而去，洞中故有专车之骨(1)，亦忽不见。邑之人异之，以余为仙人来也，名之曰来仙洞。夫余本遵伦谨业，恬泊为愉，非有缪巧仙理也，安足以驱蛟而化骨！然此山之幽奇，涵毓于开辟之初，而阒伏于亿万年之久。去邑不能一里，邑之人不知其有斯洞也。一旦而见表于余，夫不言而无为，莫过于山川，而含章以贞终，以时发，是以君子贵夫需也。于稽其义，有足以觉世者矣。故为之记。门人靖藩云岳朱经弇书。”《记》谓其洞南面，余时占日影，指石人似为西面，大抵西向而少兼夫南者也。入洞东行，不甚高爽，转而南，遂昏黑。秉炬南入，有岐窍焉。由正南者，数丈辄穷；由东南者，乳窦初隘，渐入渐宏，琼葩云叶，缤纷上下。转而东北，遂成穹峡，高不见顶，其垂突蹲裂，种种开胜。深入，忽峡复下坠渊黑，不可以丈数计。以炬火星散投之，荧荧直下，久而不得其底。其左削崖不能受趾，其右乳

柱分楞，窗户历历。以火炬隔崖探之，内若行廊，玲珑似可远达，惟峡上难于横度，而火炬有尽，恐深入难出，乃由旧道出洞前，录《来仙洞记》(2)。从南麓东入西门，出东南门渡口，则舟人已舣舟待，遂入舟宿。

【注释】

(1)专车：占满一车。

(2)来仙洞：来仙洞、石人峰、牛洞、龙洞诸山，现都在阳朔公园内。

【译文】

刚进龙潭庵时，有个姓莫的人跟随我来到，问我说："游岩洞快不快乐？"我拿珠明岩向他夸耀了一番。他说："那是牛洞。几个洞相连，但不如李相公岩优美。这一带的岩洞，座座山都有，只是缺少铲去荆棘除掉藤蔓替它们表彰宣扬的人罢了。只有李相公岩景致优美而且很近，就在西门外，不可错失了。"我抬头见天色还早，急忙告别了姓莫的，拖着拐杖出了西门，找来火把带上工具，立即从岔道往北行，遇见一座小石桥，从桥边的岔路往西行，已经绕过这座山的东、北两面了。这才知道这就是先前拔地而起像屏风样屹立着的山峰，也就是在西面与石人峰相对的山峰了。既而绕到山的西麓，那个岩洞正面向西对着石人峰，洞口的右边，刻有碑记。急忙读了碑文，才知道这个洞有来仙洞的名字，李公是指福建人李杜。另外了解到洞外排列着的山，有天马、石人各种名字，那么石人峰不在县城西面七里处而是就在此地，更加得到证实了。李杜的《来仙洞记》说："隆庆四年(1570)夏至日，福建云台山人李杜来到阳朔，出城览胜，看到这座山背靠苍天矗立在中央，山的南面有一个洞穴，可以攀登进去。洞内有巨石挡在洞口，招募工匠凿开巨石，如同挖掘泥土折断瓦片一样。洞内有八种器乐和五彩颜色的景致，千奇百怪，洞外则有屏风、蟠桃、石人、天马、陈抟、钟离诸峰，环绕排列着，呈拱形相向，宽敞明朗，宏大幽深，夏凉冬暖，真值得高兴呀！那年的第二年发大水，有条几丈长的巨大的蛟龙乘着水势离开了洞穴，洞中原有的能装满一车的白骨，也忽然不见了。县里的人认为此事很奇异，把我当做是仙人来了，给岩洞起名叫来仙洞。我本来遵守人伦，谨慎行事，把清静淡泊视为快乐，并不相信荒谬巧诈的神仙的道理，哪里能够驱逐蛟龙并化

除白骨！然而这座山的幽雅奇特，孕育于开天辟地之初，而后隐藏潜伏了亿万年之久。离县城不到一里路，县城里的人却不知道有这个洞。一旦被我这样显扬，不用说什么也不必做什么，不用大讲山川美景，而洞内隐藏的秀美始终不变，只是等待时机显露出来，所以正人君子贵在等待。至于稽考它的意义，有这一点就足以警觉世人了。故而为这个洞作了这篇记文。弟子靖江王府云岳朱经弇书写。记文说这个洞面向南方，我此时观察太阳的影子，指向石人峰，似乎是面向西方，大致上是个面向西却稍稍兼向南的山洞。进洞后往东行，不怎么高大明朗，转向南，便昏黑下来。举着火把向南进去，有岔洞。向正南去的，几丈远就到了头；从东南方去的，满是钟乳石的洞穴起初很狭窄，渐渐进去渐渐宽敞起来，琼玉般的花朵，云层样的叶片，上下纷纭。转向东北走，便成了穹隆的峡谷，高得看不见顶，那些悬垂前突蹲踞迸裂的岩石，种种姿态现出优美的景致。深入进去，忽然间峡谷又向下坠入一片渊深漆黑之中，不能用丈来计数。把火把散开扔下去，火光荧荧一直往下落，很久不能见到洞底。峡谷左边陡削的崖壁不能承受脚掌，峡谷右边的钟乳石柱分为格子状，像门窗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用火把隔着悬崖探视对面，那里面像一条走廊，玲珑小巧似乎可以通到远处，只是峡谷上方难以横渡，而且火把又要用完了，担心深入进去难以出来，于是经由原路出到洞前，抄录《来仙洞记》。从山的南麓向东进了西门，走出东南门来到渡口，就见船夫已经把船停在岸边等候，于是进船睡下。

二十五日　自阳朔东南渡头发舟(1)，溯流碧莲峰下。由城东而北，过龙头山，自是石峰渐隐。十里，古祚驿。又十五里，始有四尖山在江左，其右亦起群尖夹江，是为水绿村。又北七里，有岩在江之西岸，门甚高敞，东向临江。由右腋深入，渐高而黑，久乃空濛，复东辟门焉。由岩左腋上登，其上前亘为台，后结一窦，有尼栖焉。不环堵，不覆屋，因台置垣，悬梯为道，甚觉轩爽。窦后复深陷成峡，昏黑。东下欲索炬深入，尼言无奇多险，固止之。而雷声复殷殷促人，时舟已先移兴平，遂出洞。由洞左循麓溯江，草深齐项，半里，达螺蛳峰下。其峰数盘而上，层累若螺蛳之形，而卓耸压于群峰，乃兴平东南水口山也。以前岩在其下，土人即指为螺蛳岩。余觉岩在螺

峰之南，双岐低峰之麓，及入岩读碑，而后知其为蛟头，非螺蛳也。螺蛳以峰胜，蛟头以岩胜，螺蛳穹而上盘，蛟头垂而下络，不一山，亦不一名也。绕螺蛳又二里，及舟，入半里，少舣兴平。其地有溪自东北来，石山隙中，遥见巨岭亘列于内，即所趋恭城道也。崖上有室三楹，下临江渚，轩栏横缀，为此中所仅见，额曰“月到风来”，字亦飞逸，为熊氏书馆(2)。余闯入其中，竟不见读书人也。下舟已暮，又北二里而泊。

【注释】

(1)阳朔：世称“阳朔山水甲桂林”。确切地说，桂林山水以漓江两岸最胜。漓江水的最大含沙量约为万分之三，多年平均含沙量仅为万分之零点六，数值之低，世界少有。桂林至阳朔间90公里的漓江两岸，风景点甚多，宛如一条赏心悦目的山水画廊，集中了桂林风景山秀、水清、洞奇、石美的特点。

(2)书馆：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

【译文】

二十五日　从阳朔县城东南门外的渡口码头开船，溯江流来到碧莲峰下。经由城东往北行，经过龙头山，从这里起石峰渐渐隐去。十里，到古祚驿。又行十五里，开始有四座尖山出现在江左，江右也耸起成群的尖峰夹住江流，这里是水绿村。又向北七里，有个岩洞在江的西岸上，洞口非常高大宽敞，面向东，下临江流。从右侧深入进去，逐渐变高并黑下来，很久才变得空濛一片，又在东边开启了一个洞口。由岩洞左侧上登，那上边前边横亘着成为平台，后面盘结成一个洞穴，有尼姑住在里面。没有四围的墙壁，不盖屋顶，就着平台建有矮墙，悬垂着梯子作为通道，觉得非常轩敞明亮。洞穴的后面又深陷成峡谷，昏黑一片。往东下去想要找火把来深入进去，尼姑说洞中没有奇特之处，险阻很多，坚决阻止我进去。而且雷声又隆隆响起催人上路，此时船已经先一步移到兴平，便出了洞。由洞左边沿着山麓溯江流前行，荒草深齐脖子，半里，到达螺蛳峰下。这座山峰分几层

盘绕而上，层层堆叠好像螺蛳的形状，而且高高耸起压过群峰，是兴平东南方的水口山。由于之前那个岩洞在螺蛳峰的下游，当地人便指认为是螺蛳岩。我觉得岩洞在螺蛳峰的南面，位于分为两岔的低矮山峰的山麓，到进入岩洞读了碑文后，然后才知道这是蛟头岩，不是螺蛳岩。螺蛳峰以山峰取胜，蛟头岩以岩洞取胜，螺蛳峰穹窿而起向上盘绕，蛟头岩向下低垂缠绕，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同一个名字。绕过螺蛳峰又走二里，赶上船，进入船中半里，暂时停靠在兴平。这个地方有溪水自东北方流来，在石山的缝隙中，远远看见有巨大的山岭横隔着排列在里面，那就是通往恭城县城的路了。山崖上有三间屋子，下临江中的沙洲，轩廊的栏杆横横地点缀着，是这里所仅见的，匾额上写着“月到风来”，字体也很飞舞飘逸，是熊家的私塾。我闯入私塾中，竟然不见有读书的人。下到船中时已是傍晚，又向北行船二里后停泊下来。

二十六日　昧爽发舟，西北三里，为横埠堡，又北二里为画山。其山横列江南岸，江自北来，至是西折，山受啮，半剖为削崖；有纹层络，绿树沿映，石质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上有九头，山之名“画”，以色非以形也。土语：“尧山十八面，画山九筒头(1)，有人能葬得，代代出封侯。”后地师指画山北面隔江尖峰下水绕成坪处为吉壤，土愚人辄戕其母欲葬之。是夕峰坠，石压其穴，竟不得葬，因号其处为忤逆地。余所恨者，石坠时不并毙此逆也。舟人泊舟画山下晨餐。余遂登其麓，与静闻选石踞胜，上罨彩壁，下蘸绿波，直是置身图画中也。崖壁之半，有洞北向，望之甚深，上下俱无所着足。若缘梯缀级于石纹之间，非直空中楼阁，亦画里岩栖矣。

【注释】

(1)画山：今称九马画山。人们把峭壁上的轮廓线条想象成九匹骏马，或立或卧，或仰或俯，或奔驰，或漫饮，神态各异，宛如一幅巨大的壁画。筒：疑为“箇”即“个”，因形近而误。

【译文】

二十六日　黎明开船，往西北三里，是横埠堡，又向北二里是画山。这座山横向排列在江的南岸，江水自北边流来，流到这里向西折去，山受到江水冲刷，一半被剖为陡削的悬崖；有石纹一层层地交织在一起，沿岸的绿树掩映着，石质呈黄、红、青、白各色，杂乱的色彩交错成花纹，上面有九个头，这座山之所以起名叫“画”，是根据颜色而不是根据现状。当地谚语说：“尧山十八画，画山九个头，有人能葬得，代代出封侯。”后来风水先生指出，画山北面隔着江流的尖峰下江水绕成平地之处是块吉地，当地的一个蠢人便残杀了自己的母亲想要葬在那里。这天黄昏时山峰崩塌，岩石压住了那个墓穴，竟然不能葬下去，因此把那个地方称为忤逆地。我所遗憾的是，岩石坠落时没有一并把这个忤逆之子砸死喽。船夫把船停泊在画山下吃早餐。我于是登上画山的山麓，与静闻选了一块石头盘腿坐在这景色优美的地方，上方覆盖着彩色的石壁，下边蘸着绿色的水波，简直是置身于图画之中了。崖壁的半中腰，有个山洞面向北，望过去非常深，上下都无处落脚。如果沿着石纹之间架有梯子或是石阶，那不仅只是空中楼阁，也是在画中栖身于岩洞中了。

返而登舟，又北一里，上小散滩。又北二里，上大散滩。又北七里为锣鼓滩，滩有二石象形，在东岸。其处江之西涯，有圆峰端丽；江之东涯，多危岩突兀。其山南岩窍，有水中出，缘突石飞下坠江，势同悬瀑。粤中皆石峰拔起，水随四注，无待破壑腾空。此瀑出崇窍，尤奇绝。

【译文】

返回来登上船，又向北一里，驶上小散滩。又向北二里，上了大散滩。又向北七里是锣鼓滩，河滩上有两块岩石很像大象的形状，在东岸。此处江的西岸，有座圆圆的山峰，端庄秀丽；江的东岸，有很多高险突兀的石岩。这座山南面的岩洞中，有水从洞中流出来，顺着前突的岩石向下飞泻坠入江中，水势如同悬空的瀑布。粤地都是石峰拔地而起，水顺势四处流淌，无需冲破壑谷腾空而下。这条瀑布从高高的洞穴中流出来，尤为奇妙绝伦。

又北八里，过拦州(1)。西北岸一峰纯透，初望之，疑即龙门穿穴，以道里计之，始知另穿一峰，前以夜棹失之耳。舟转西北向，又三里，为冠岩(2)。先是江东岸崭崖，丹碧焕映，采艳画山。冠岩即在其北，山上突崖层出，俨若朝冠。北面山麓，则穹洞西向临江，水自中出，外与江通。棹舟而入，洞门甚高，而内更宏朗，悉悬乳柱，惜通流之窦下伏，无从远溯。壁间有临海王宗沐题诗，号敬所，嘉靖癸丑学宪。诗不甚佳，时属而和者数十人，吉人刘天授等。俱镌于壁。觇玩久之，棹舟出洞，望隔江群峰丛合，忆前拦州所见穿山当正对其面，惜溪回山转，并其峰亦莫能辨识。顷之，矫首北见皎然一穴，另悬江东峰半，即近在冠岩之北。急呼舟人舣舟登岸，而令其以舟候于南田站。余乃望东北峰而趋，一里，抵山腋。先践蔓凌巉，既乃伏莽穿棘，半里逾岭坳。度明穴在东，而南面之崖绝不可攀，反循崖北稍下悬级，见有叠石阻隘者，知去洞不远矣。益北下，则洞果南透。其山甚薄，上穹如合掌，中罅。北下俱巨石磊落，南则峭崖悬亘，故登洞之道不由南，而由北云。洞右复有旁门复室，外列疏楞，中悬团柱，分帏裂隙，东北弥深，似昔有居者。而洞北复时闻笑语声，谓去人境不远，以为从北取道，可近达南田。时轰雷催雨，亟出明洞。北隅则巨石之隙，多累块丛棘，宛转数处，北望一茅甚迩，而绝不可通。不得已，仍逾西坳，循前莽南下，幸雷殷而雨不至。一里，转至西北隅，又得一洞，南北横贯。其北峰之麓，自冠岩来，此为北峰。北端亦透，而不甚轩豁。仍出南门，遂西北行平畴中。禾已将秀(3)，而槁无滴水(4)，时风雨忽至，余甚为幸之。其西隔江屏立者，皆穹崖削壁，陆路望之，更觉峥嵘；东则石峰离立，后托崇峦。共四里抵南田驿(5)，觅舟不得，遂濒江而北，又一里，乃入舟。舟人带雨夜行，又五里，泊于斗米、寸金二滩之间。中夜仰视，萤阵烛山，远近交映。以至微而成极异，合众小而现大观，余不意山之能自绘，更无物不能绘也。

【注释】

(1)拦州：今作“浪洲”，在阳朔县北隅，漓江东岸。

(2)冠岩：又称甘岩，在桂林以南的漓江边，是地下河的一个出口，水从洞内流入漓江。岩分四洞，循序深入。船上看到的是第一洞，第二、三、四洞洞口较低，必须枯水期才能进入。

(3)秀：指禾类植物开花。

(4)槁(gǎo)：枯干。

(5)南田驿：今作“南亭”，在灵川县西南隅，漓江东岸。

【译文】

又向北八里，路过拦州。西北方岸上有一座山峰全部穿透，最初望见它，怀疑是龙门山的穿洞，按里程来计算，才知道是另外一座穿洞的山峰，前一次因为是夜间行船错过了它罢了。船转向西北行，又行三里，是冠岩。这之前江的东岸上有高峻的石崖，红绿相间，鲜明映衬，色彩的艳丽超过画山。冠岩就在这座山的北面，山上层层石崖突出来，俨然像是上朝时戴的帽子。北面的山麓，有个穹隆的山洞面向西，前临江流，水从洞中流出来，外边与江流相通。划着船进去，洞口非常高，而洞内更加高大明朗，全是悬垂的钟乳石柱，可惜通有水流的洞穴下伏着，无法溯流走到远处。洞壁上有临海人王宗沐题的诗，别号敬所，是嘉靖癸丑年(嘉靖三十二年，1553)广西省的学官。诗不是很好，当时跟着应和的有几十个人，是吉人刘天授等人。都刻在洞壁上。观览玩赏了很久，划着船出洞来，望见隔江处群峰聚合，回忆起之前在拦州见到的有穿洞的山，应当正对着这些山峰的正面，可惜山回水转，连这些山峰也不能辨认出来。顷刻间，抬头看见北面有一个明亮的山洞，另外高悬在江东岸山峰的半中腰，就近在冠岩的北边。急忙叫船夫停船登上岸，并命令他把船停在南田站等候。我于是望着东北方的山峰赶过去，一里，抵达山侧。先踏着藤蔓登上巉岩，随即便伏下身子钻过草丛荆棘，半里翻越到岭上的山坳上。估计那个明亮的洞穴在东边，但南面的石崖悬绝不能攀登，反向沿着石崖往北慢慢走下高悬的石阶，看见有一处垒起石块堵住隘口的地方，心知离洞不远

了。再往北下去，果然看见山洞穿透到南面。这座山非常薄，上面穹隆而起如合起来的手掌，中间是裂缝。北面的下方全是累累的巨石，南面则是峭拔的悬崖高悬横亘着，所以登上洞去的路不从南边走，而是从北边走。洞右边又有旁洞和重叠的石室，外边罗列着稀疏的石棱条，中间悬垂着圆形石柱，裂隙像分开的帷幔，向东北进去更深，似乎从前是有人居住的地方。而且洞的北边又不时听到有欢笑讲话的声音，认为距离有人的地方不远了，以为取道从北面走，可以就近到达南田站。此时轰鸣的雷声催雨，急忙出了透亮的山洞。在山的北隅巨石的缝隙间，有许多叠垒着的石块和丛生的荆棘，曲曲折折地走过数处，望见北边的一间茅草屋很近，然而却绝对不可通行。不得已，仍然越过西面的山坳，沿着之前走过的丛莽往南下走，幸好雷声隆隆雨却没下。一里，转到山的西北隅，又见到一个洞，南北横向贯通。这里北峰的山麓，从冠岩过来，这座山是北峰。北面一头也是穿通的，但不怎么轩敞宽阔。仍然出了南面的洞口，便向西北前行在平旷的田野中。稻禾已经即将开花，但却干枯得没有一滴水，此时风雨忽然来临，我为此感到十分庆幸。那在西面隔江处屏风样矗立着的山，都是穹隆的石崖陡削的绝壁，从陆路上望过去，更觉得山势峥嵘；东面则是石峰分别矗立着，后面依托着高高的山峦。共走四里后抵达南田驿，找船没找到，便濒临江边往北行，又行一里，这才进入船中。船夫冒雨在夜间行船，又行五里，停泊在斗米滩、寸金滩两个河滩之间。半夜抬头仰望，萤火虫组成的军阵照亮了山谷，远近交辉。以非常微小的身子而汇成极为奇异的景象，集合众小却现出壮丽的景观，我没想到山都能描绘自己，那就再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描绘的了。

二十七日　昧爽出峡口，上寸金滩，二里至卖柴埠(1)。西面峰崖骈立，沉香堂在焉。又西北三里，其北麓有洞嵌江，舟转而东，不及入。东三里，至碧岩。其岩北向，石嘴啖江。其上削崖高悬，洞嵌其中，虽不甚深，而一楹当门，倚云迎水，帆樯拂其下，帏幄环其上，亦凭空掣远之异胜地也。于是北转五里，过豆豉井。又西北五里，至大墟，市聚颇盛，登市蔬面。又西北五里，至横山岩。其岩东向，瞰

流缀室，颇与碧岩似。右腋有窦，旁穿而南，南复辟一洞，甚宏，有门有奥。奥西上则深入昏冥，奥之南坠，皆嵌空透漏。门在坠奥东，廓然凭流，与前门比肩立。又北五里，为龙门塘。南望横山岩西透顶峰，虽似穿石，无从上跻。又西五里，为新江口，又夜行十里而泊。

【注释】

(1)卖柴埠：约当今明村，在灵川县西南隅，漓江西岸。

【译文】

二十七日　黎明时出了峡口，驶上寸金滩，二里后到卖柴埠。西面山峰石崖并立，沉香堂在那里。又向西北三里，山的北麓有个洞嵌入江中，船转向东走，来不及进去。向东三里，到达碧岩。这个岩洞面向北，石嘴吸着江水。洞上方陡削的崖壁高悬，洞嵌在崖壁中间，虽然不怎么深，可一根石柱正对着洞口，伴随着云雾迎着江水，船帆擦过洞的下方，帷幔般的石崖环绕在洞的上方，也是一处凌空观览远景的奇异胜地了。从这里转向北前行五里，路过豆豉井。又向西北五里，到大墟，集市聚落很是兴盛，登上岸到集市上买面。又向西北五里，到横山岩。这个岩洞面向东，俯瞰着江流，点缀着石室，与碧岩颇为相似。右侧有个洞穴，向旁边穿通到南面，南面又开有一个洞口，非常宽大，有洞口有隐秘之处。从隐秘之处向西上去就深入到昏黑幽暗之中，隐秘之处向南坠落下去，全嵌满空洞，通明透亮。洞口在那下坠深处的东边，十分空阔，凭临江流，与前洞口并肩而立。又向北五里，是龙门塘。向南远望横山岩，向西穿透了顶峰，虽然似乎是穿通的石洞，却无从上登。又向西五里，是新江口，又在夜间行船十里后停泊下来。

二十八日　昧爽刺舟，亟推篷，已过崖头山。十余里，抵水月洞北城下，令顾仆随舟往浮桥，余同静闻过文昌门外，又西抵宁远门南，过南关桥。觅拓碑者，所拓犹无几(1)，急促之。遂由宁远门入，经靖藩城后门，欲入晤绀谷，询独秀游期，而后门闭，不得入。乃循

其东出东江门，命顾仆以行囊入趋赵时雨寓，而其女出痘，遂携寓对门唐葵吾处。闻融止已欲行，而石犹未取。饭后令静闻往觅之，至则已行，止留字云："待八月间来取。"殊可笑也。

【注释】

(1)拓(tà)：把石碑或器物上的文字、图像刷印在纸上。

【译文】

二十八日　黎明听见撑船的声音，急忙推开船篷，已经过了崖头山。十多里，抵达水月洞北边的城墙下，命令顾仆随船前往浮桥，我同静闻一起走过文昌门外，又向西走到宁远门南边，走过南关桥。找到拓碑的人，所拓的碑帖仍然没有几张，急切地催促他。于是由宁远门进城，经过靖江王城的后门，想要进去与绀谷见面，询问游览独秀峰的日期，可后门关闭着，不能进去。于是顺着王城往东出了东江门，命令顾仆带上行李进城赶到赵时雨的寓所，但他的女儿出水痘，便带上行李住到他对门的唐葵吾处。听说融止已经打算出行，可石头还没有取来。饭后命令静闻前去找他，静闻去到时却已经走了，只留下字条说："等到八月间来取。"真是可笑呀！

二十九日　令静闻由靖藩正门入晤绀谷。余同顾仆再出宁远门促拓碑者。至是拓工始市纸携具为往拓计，余仍还寓。午暑不堪他行，惟偃憩而已。下午，静闻来述，绀谷之言甚不着意。余初拟再至省，一登独秀，即往柳州，不意登期既缓，碑拓尚迟，甚怅怅也。

【译文】

二十九日　命令静闻由靖江王府的正门进去与绀谷见面。我同顾仆再次走出宁远门去催促拓碑的人。到此时拓碑的工匠才买纸来带上工具为前去拓碑做准备，我仍然返回寓所。中午太炎热不能去别的地方，唯有躺下休息而已。下午，静闻前来述说，绀谷的话十分不在

意。我当初打算再次到省城时，登一次独秀峰后，立即前往柳州府，料想不到登独秀峰的日期既已被拖延了，拓碑也还要推迟，心中十分地闷闷不乐。

三十日　余在唐寓。因连日炎威午烁，雨阵时沛，既倦山跋，复厌市行。止令静闻一往水月洞观拓碑者，下午反命，明日当移拓龙隐云。

【译文】

三十日　我在唐家寓所。因为连日来中午的烈日炎热能熔化金属，阵雨不时暴降，我既厌倦了去山中跋涉，也厌倦了在街市中行走。只是命令静闻一人前往水月洞观察拓碑的工匠，下午他回来报告，明天应当会搬到龙隐岩去拓了。

六月初一日　在唐寓。是日暑甚，余姑憩不出。闻绀谷以焚灵事与藩王有不愜，故欲久待。而是时讹传衡、永为流寇所围(1)，藩城亦愈戒严，余遂无意候独秀之登。而拓者迁延索物，余亦不能待，惟陆务观碑二副先拓者，尾张少二字，令彼再拓，而彼复拓一付，反并去此张，及促再补，彼愈因循，遂迟吾行。

【注释】

(1)流寇：对农民起义军的诬蔑之词。

【译文】

六月初一日　在唐家寓所。这一天炎热极了，我暂且休息不出门。听说绀谷因为焚香祭灵的事与靖江王有不愉快的事发生，所以要我多等等。而此时谣传衡州府城、永州府城已被流寇包围，王城也更加戒严，我便无意再等着去登独秀峰。而且拓碑的人故意拖延索取财物，我也不能等下去，只是先拓好的二副陆务观的碑帖，末尾一张少了两个字，命令他再去补拓，然而他重拓的一副，反而连同这一张也

掉了，到催他再去补拓时，他越发拖拖拉拉，终于延迟了我的行期。

独秀山北面临池(1)，西南二麓，余俱绕其下，西岩亦已再探，惟东麓与绝顶未登。其异于他峰者，只亭阁耳。

【注释】

(1)独秀山：在桂林市中心今王城北部正中。从西麓上山，过允升门、小谢亭遗址、南天门，历275级到达山顶。山麓有读书岩、太平岩。北麓有涌泉，建有月牙池。

【译文】

独秀山的北面面临水池，西南两面的山麓，我都绕着走过它们的下面，西面的岩洞也已探察过两次，唯有东麓和绝顶没有登上去。这座山不同于其他山峰之处，只是亭台楼阁罢了。

初二日　令顾仆促拓工，而余同静闻再为七星、栖霞之游。由七星观左入岩洞“争奇门”，乃曹能始所书者，即登级为碧虚阁。是阁在摘星亭之左，与七星洞前一片云同向，“一片云”三字乃巡抚都御史许如兰所书，字甚古拙。而稍在其南，下登者先经焉。余昔游时急于七星，以为此轩阁不必烦屐齿，后屡经其下，见上有岩石倒垂，心艳之，至是先入焉。则其额为歙人吴国仕所题。“碧虚”之名，昔在栖霞，而今此复踵之，岂彼以亭，而此以阁耶？余啜茗其间，仰视阁为瓦掩，不见岩顶；既而转入玄武座后，以为石窟止此，而不意亦豁然透空，顶上仅高跨如梁。若去其中轩阁，则前后通映，亦穿山月岩之类，而铺瓦叠户，令人坐其内不及知，可谓削方竹而淹断纹者矣。阁后透明之下，复垒石为垣，高与阁齐，以断出入。余讯其僧：“岩中何必叠瓦？”曰：“恐风雨斜侵，石髓下滴。”“阁后何必堵墙？”曰：“恐外多山岐，内难幽栖。”又讯：“何不移阁于岩后，前虚岩为门，以通出入；后倚阁为垣，以便居守，岂不名山面目，去室襟喉，两为得之！”曰：“无钱粮。”然则岩中之结构，岩后之窒塞，又枵腹画空而就

者耶？又讯：“垣外后山，从何取道？’曰：“须南自大岩庵。”此庵即花桥北第一庵，庵僧自称为七星老庵，余向所入，见后有李彦弼碑者(1)。余颔之，遂出，仍登摘星，由一片云入七星前洞。由阁后东上数十级，得小坪，石盘其中。遂北出后洞。洞右壁外崖之上，裂窍悬葩，云楞历乱。余急解衣攀缘而上，连上重龛二层。俱有列户疏楞、莲垂幄飏之势，其北下则栖霞洞穹然西向盘空矣。洞外右壁古刻多有存者，则范文穆成大《碧虚亭铭》，并《将赴成都酌别七人题名》在焉。七人即《壶天观铭》所题名字，在栖霞者，其岁月俱为乙未二十八日。碧虚亭以唐郑冠卿入栖霞遇日华、月华二君赠诗，有“不因过去行方便，那得今朝会碧虚”之句，遂取以名亭，石湖铭中所云“名翁所命而我铭之”者也(2)。今亭已废，而新安吴公借以名南岩之阁，不若撤南阁以亭此，则南岩不掩其胜，而此名亦宾其实，岂不快哉！盖此处岩洞骈峙者三：栖霞在北，而下透山之东西；七星在中，而曲透山之西北；南岩在南，而上透山之东西。故栖霞最远而幽暗，七星内转而不彻，南岩飞架而虚明。三窍同悬，六门各异，可谓异曲同工，其奈南岩之碧虚阁，反以人掩何！栖霞再北，又有朝云、高峙二岩，俱西向。此七星西面之洞也，其数共五。

【注释】

(1)有李彦弼碑者：“彦”原作“丽”，据摩崖校改。

(2)铭(míng)：记载，镂刻。这种专门刻铭于碑版或器物上，用以称功德、申鉴戒的文体，称“铭”或“铭文”。

【译文】

初二日　命令顾仆去催拓碑的工匠，而我同静闻再次去游览七星岩、栖霞洞。由七星观左侧进入岩洞的“争奇门”，是曹能始写的字，立即登上台阶是碧虚阁。这座楼阁在摘星亭的左边，与七星洞前边的一片云位于同一个方向，“一片云”三个字是巡抚都御史许如兰所写，字体十分古拙。而稍稍在一片云南边一点，从下面上登的人先经过的地方。我从

前游览时急于去七星洞，以为这个有轩廊的楼阁不必麻烦动脚走过去了，后来多次经过它的下方，看见上面有倒垂的岩石，心里很喜爱，到这时首先进去。就见楼阁的匾额是歙县人吴国仕题写的。“碧虚”的名称，从前在栖霞洞，而今天这里又沿袭了这个名字，莫非那里是用于亭子，而此处是用于楼阁吗？我在楼阁中喝茶，仰视楼阁被屋瓦遮住了，看不见岩洞的顶；继而转入玄武座后面，以为石窟仅到此处为止，却不料也是豁然通透，头顶上仅有如桥梁一样高跨着的洞顶。如果去掉石窟中的轩廊楼阁，那么前后就通明透亮，也是穿山、水月岩之类的了，但铺上屋瓦装了重重门窗，让人坐在其中不能及时知道是在岩洞中，可说这是把竹子削方来掩盖竹子上断开的裂纹那样的事了。楼阁后面透进亮光之处的下方，又用石块垒砌成墙垣，高处与楼阁平齐，用以阻断行人出入。我询问这里的僧人：“岩洞中何必要铺瓦？”回答说：“担心风雨斜射进来，钟乳石上的水滴下来。”“楼阁后面何必砌上一堵墙？”回答：“担心外面山上岔路多，洞内难以隐居。”又询问他：“为什么不把楼阁移到岩洞后面，把前边的岩洞空出来作为大门，以便通行出入；后面紧靠楼阁筑道墙，以便于居住防守。难道这不是还名山的本来面目，去掉堵在要害部位的房屋，两者都各得其所！”回答：“没有钱粮。”既然这样，岩洞中的建筑物，岩洞后边的堵塞物，又是饿着肚子在空中画成的吗？又询问他：“墙外的后山，从哪里取道去？”回答：“必须从南面的大岩庵走。”这座寺庵就是花桥北面的第一座寺庵，庵里的僧人自称是七星老庵，我从前进去过，看见后面有李彦弼题写的石碑。我点头同意他的话，于是出来，仍然登上摘星亭，经由一片云进入七星岩的前洞。由后面往东上登几十级台阶，见到一小块平地，岩石盘结在平地中。于是向北出了后洞。洞右边石壁外面的石崖之上，石窍裂开，悬垂着奇葩样的钟乳石，云状的石棱条凌乱不堪。我急忙脱下外衣攀援而上，一连登上两层重叠着的石龛。全都有门洞排列石窗稀疏、莲花下垂帷幔飞扬的气势，石龛北面的下方便是栖霞洞呈穹隆状向西盘空而起了。洞外右边的石壁上有很多保存下来的古代碑刻，有范文穆成大的《碧虚亭铭》，连同《将赴成都酌别七人题名》都在其中。这七个人就是《壶天观铭》中所题的名字，在栖霞洞中的碑

刻，它们年月都是乙未年(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二十八日。碧虚亭因为唐代郑冠卿进入栖霞洞遇见日华、月华二君的赠诗，诗中有“不因过去行方便，那得今朝会碧虚”的诗句，便拿来命名亭子，就是范石湖铭文中所说的“是老先生命名的而我为它写了铭文”的地方了。今天亭子已经荒废了，而新安县吴公借用来给南岩的楼阁命名，不如拆掉南岩的楼阁来此处建亭子，那么南岩的优美景色不会被遮住，而且这里的名字也就名副其实了，难道不痛快吗！大体上此处的岩洞排列的有三个：栖霞洞在北面，而下面穿透了山的东西两面；七星岩在中间，而弯弯曲曲地通到山的西北面；南岩在南面，而上面穿透了山的东西两面。所以栖霞洞最深远而又幽暗，七星岩里面转来转去却不贯通，南岩飞架在高空而且空虚明亮。三个洞穴同样高悬着，六个洞口各有不同，可说是异曲同工，无奈南岩的碧虚阁，为何反而被人为地遮挡住了！栖霞洞再往北走，又有朝云岩、高峙岩两个岩洞，都是面向西方。这是七星岩西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一共是五个。

下栖霞，少憩寿佛寺，乃过七星观，遂南入大岩庵。望南岩之后，山石丛薄，若可由庵外东北而登者。时已过午，余曰：“何不了此而后中食。”余遂从庵门右草坪中上，静闻就荫山门，不能从焉。既抵山坳，草中复有石级，而右崖石上镌张孝祥《登七星山诗》(1)，张维依韵和之。共一里，再上，得坪一区，小石峰环列而拱之，薄若绡帷，秀分萼瓣。其北壁棘莽中，亦有记，磨崖为凿穴者戕损不可读(2)。盖其处西即南岩透明之窦，为僧人窒垣断之者；北即七星之顶，与余峰攒而斗列者。昔人上登七星，此其正道，而今则无问津者矣。觅道草中，有小径出东南坳中。从之，共一里，东南下山，得一岩，列众神焉，而不知其名。下山而西，则曾公岩在望矣。忽凉飙袭人(3)，赤日减烈，则阴气自洞中出也。此有玄风洞，余夙求之不得，前由栖霞入，将抵曾公，先过一隘口，忽寒风拂灯，至此又阴气薄日，信乎玄风当不外此，后来为曾公所掩耳，非二洞也。入洞，更采叶拂崖，观刘谊《曾公岩记》及陈倩等诗已，乃濯足涧水中。久之出，仰见岩右又有一洞在峰半，与列神之岩东西并峙。执入洞汲水者问之，

曰："此亦有洞，已不可登。"余再问其故，其人不答去。余亟攀崖历莽而上，则洞口亦东南向如曾公岩。初由石峡入，得平展处，稍转而北，其外复有龛东列，分楞叠牖，外透多明，内环重幄，若堂之有室焉。其后则穿门西入，门圆若圈，入其内，渐转渐深，而杳不可睹。乃转而出，甫抵洞外，则一人亦攀隙历险而至，乃庆林观道士也。见余独入，疑而踪迹之，至则曰："庆林古观，而今移门易向，遂多伤损，公必精青乌家言，乞为我指示。"余谢不敏，且问其岩何名，道者不告，强邀入观。甫下山，则静闻见余久不返，亦踵至焉。时已下舂，亟辞道者。道者送余出观前新易门，余再索其岩名，道者曰："岩实无名。昔有僧居此，皆以为不利于观，故去之而湮其路，公岂亦有意于此乎？第恐非观中所宜耳。"余始悟其踪迹之意，盖在此不在彼也。一笑与别，已出花桥东街矣。盖此处岩洞骈峙者亦二：曾公在中，而下透于西；列神之岩在东上，而浅不旁通；庆林后岩在西上，而幽不能悉。然曾公与栖霞，前后虽分门，而中通实一洞。其北下与之同列者，又有二岩，予昔游省舂，先经此，亦俱东南向。此七星山东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若北麓省舂三岩、会仙一洞，旁又浅洞一，乃余昔日所游者，亦俱北向。此七星山北面之洞也，其数亦共五焉。一山凡得十五洞云。既度花桥，与静闻就面肆中，以补午餐。过浮桥返唐寓，则晚餐熟矣。

【注释】

(1)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历阳人，乾道元年(1165)出知静江府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南宋著名诗人，在桂林题刻甚多。

(2)戕(qiāng)损：砍坏。

(3)飙(biāo)：疾风。

【译文】

下了栖霞洞，在寿佛寺稍作休息，于是路过七星观，便向南进入大岩庵。远望南岩的后方，山石成丛密密层层的，好像是可以从寺庵

外边往东北登上去的样子。此时已过了中午，我说：“为何不了却了此地然后再吃中饭。”我于是从庵门右边的草坪中上去，静闻到山门下去躲阴凉，不能跟随我了。到达山坳之后，草丛中又有石阶，而右侧的崖石上刻有张孝祥的《登七星山诗》，张维依照韵脚应和他。共一里，再上走，见到一块平地，小石峰环绕排列拱卫着它，石峰薄如纱帐，如分瓣的秀美花萼。平地北边石壁的荆棘草丛中，也有碑记，摩崖题刻被凿洞的人损坏得不能读了。大概此处的西面就是南岩透出亮光的洞穴，被僧人砌墙阻断之处；北面就是七星岩的峰顶，与其他山峰攒聚在一起争斗并列的地方。从前的人上登七星岩，这里是登山的正道，可今天却无人问津了。在草丛中找路，有条小径通到东南方的山坳中。顺着这条小径走，共一里，向东南下山，见到一个岩洞，其中排列着众多神像，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下山后往西行，则曾公岩在望了。忽然间凉风袭人，烈日减少了它的威力，原来是阴冷的气流从洞中吹出来。此地有个玄风洞，我过去一直在找它却找不到，前一次由栖霞洞进去，即将抵达曾公岩时，先经过一个隘口，忽然寒风吹拂灯火，到此时又阴气逼日，相信玄风洞应当不超出此地，不过是从后面过来被曾公岩挡住罢了，不是两个洞。进入洞中，又采来树叶擦拭崖壁，观看完刘谊的《曾公岩记》以及陈倩等人的诗后，便到涧水中洗脚。很久以后出来，仰面看见岩洞右侧又有一个洞在山峰半中腰，与陈列着神像的岩洞东西并列。拉住进洞汲水的人向他打听，那人说：“这里也有洞，已经不能上登。”我再问他是什么缘故，那人不回答便离开了。我急忙攀着石崖经由丛莽上去，就见洞口也是面向东南方，和曾公岩一样。最初经由石峡中进去，遇到一处平展的地方，稍转向北去，那外边又有石龛排列在东面，分出窗楞，重叠着石窗，外边透进多处亮光，里面环绕着重重帷幄，就像堂屋有内室一样。洞后边便可穿过石门向西进去，石门圆得像一个圆圈，进入石门内，逐渐转进去渐渐幽深起来，而且昏暗得看不见东西。于是转身出来，刚到洞外，有一个人也攀着石缝历经险阻而来，是个庆林观的道士。他看见我独自一人进洞，心里疑惑便跟踪我而来，来到就说：“庆林观是个古老的道观，然而今天移动了道观的大门改变了方向，于是多有

损伤，尊公必定精通风水术士的学说，请求您为我指点指点。”我用学识浅薄来推辞，并且打听这个岩洞叫什么名字，道士不告诉我，强行邀请进入道观。刚下山，就见静闻见我很久没有返回去，也尾随而来。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急忙辞别了道士。道士把我送出道观前新换的大门时，我再次追问那个岩洞的名字，道士说：“这个岩洞其实没有名字。从前有和尚住在这里，都认为是不利于道观，所以赶走了和尚并填塞了去那里的路，尊公莫非也是有意于这个岩洞吗？只是恐怕对道观不利吧。”我这才明白了他跟踪我而来的意思，原来是为了这个而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便笑了一笑与他告别了。不久，已经出到花桥东面的街道上了。大体上此处并列的岩洞也有两个：曾公岩在中间，而往下穿通到山的西面；陈列着神像的岩洞在东面的上方，然而很浅不旁通；庆林观后面的岩洞在西面的上方，却幽暗得不能全部游完。然而曾公岩与栖霞洞前后虽然分别有洞口，可中间相通实际上是一个洞。洞北面下方与它一同并列的，又有两个岩洞，我从前游览省春岩时，先经过此处，也都是面向东南方。这是七星山东南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也一共是五个。至于北麓的省春岩的三个岩洞、会仙岩的一个岩洞，旁边又有一个浅的洞，是我昔日游览过的地方，也都是面向北。这是七星山北面的洞了，它们的数目也一共是五个。一座山一共找到十五个洞。过了花桥后，与静闻到面馆中补吃午餐。走过浮桥后返回唐家寓所，却见晚餐已经熟了。

初三日　简顾仆所促拓工《水月洞碑》(1)，始见陆碑尾张上每行失拓二字，乃同静闻亲携此尾往令重拓。二里，出南门，一里，抵拓工家，坐候其饭。上午乃同往水月，手指笔画之。余与静闻乃少憩山南三教庵，录张鸣凤羽王父所撰方、范二公《漓山祠记》。遂二里，南过雉山岩，再登青萝阁，别郑、杨诸君。欲仍过水月观所拓，而酷暑酿雨，雷声殷殷。静闻谓拓工必返午餐，不若趋其家便，遂西一里，至拓工家，则工犹未返也。于是北一里，入南门，就面肆为午餐，已下午矣。雨势垂至(2)，余闻郑子英言，十字街东口肆中，有《桂故》、《桂胜》(3)俱张鸣凤羽王辑。及《西事珥》、学宪魏濬辑。《百

粤风土记》(4)司道谢肇淛辑。诸书，强静闻往市焉。还由靖藩正门而南，甫抵寓而雨至。

【注释】

(1)简：通“检”。检查，清点。

(2)垂(chuí)至：将至。

(3)《桂故》：八卷，分郡国、官名、先政、先献、游寓、杂志等六门，志桂林故实。《桂胜》：十六卷，以山水标目，志桂林胜概。二书皆明代桂林人张鸣凤撰，成书于万历年间，所记内容止于南宋。

(4)《西事珥》：八卷，明代魏濬撰，一卷讲山川地理，二卷讲风土，三卷讲时政，四卷、五卷讲故事及人物，六卷讲物产，七卷讲仙释神怪，八卷讲对少数民族的统治。《百粤风土记》：一卷，明人谢肇淛撰。

【译文】

初三日　清点顾仆催促拓工拓好的《水月洞碑》碑帖，才发现陆务观碑文的末尾一张每行漏拓了两个字，我于是同静闻带着这末尾一张亲自前去叫他重拓。二里，出了南门，一里，到达拓工家中，坐着等他吃饭。上午才一同前往水月洞，用手给他指出字的笔画。我与静闻就到山南边的三教庵稍作休息，抄录张鸣凤(表字羽王)的父亲撰写的方、范二位先生的《漓山祠记》。于是前行二里，向南到了雉山岩，再次登上青萝阁，与郑、杨诸位先生辞别。想仍然前去水月洞查看拓碑的情况，但酷暑酝酿着雨，雷声隆隆。静闻认为拓工必定回家吃午饭去了，不如直接赶到他家更方便一些，便向西一里，来到拓工家，拓工却还没有回来。于是往北一里，进入南门，在面馆中吃了午餐，已经是下午了。雨势将至，我听郑子英说过，十字街东口的书铺中，有《桂故》、《桂胜》都是张鸣凤(羽王)辑。以及《西事珥》学官魏濬辑。《百粤风土记》司道谢肇淛辑。等书，强逼着静闻前去买书。返回来经由靖江王城的正门往南走，刚到寓所雨就来了。

初四日　令顾仆再往拓工家索碑。及至，则所拓者止务观前书碑

三张，而此尾独无，不特前番所拓者不补，而此番所拓并失之，其人可笑如此。再令静闻往，曰："当须之明日。"是日，余换钱市点，为起程计。

【译文】

初四日　命令顾仆再去拓工家讨要碑帖。到返回来时，就见所拓的碑帖只有陆务观所写碑文的前面三张，但末尾一张唯独没有，不仅前次所拓的没补，而且这次所拓的也一并漏掉了，这个人可笑如此。再命令静闻前去，拓工说："要等到明天才行。"这一天，我换钱买了些点心，为上路做准备。

初五日　晨餐后即携具出南门，冀得所补碑，即往隐山探六洞之深奥处。及至，而碑犹未拓也。订余："今日必往，毋烦亲待。"余乃仍入南门，竟城而北，由华景之左出西清门。门在西北隅，再北则为北城门，西之山即王文成守仁祠在其南者。与之属焉。城外削崖之半，有洞西向，甚迥。时读《清秀岩记》，欲觅清秀岩，出城即渡濠坝而趋西。濠中荷叶田田(1)，花红白交映，香风艳质，遥带于青峰粉堞间，甚胜也。有二岐，一乃循山北西行，一南从山南入峡。其循北麓者，即北门西来之大道。更有石峰突峙其北，片片若削，而下开大洞，西南向焉。与城崖西向之洞一高一下，俱峪岈诱人欲往，但知非清秀，姑取道岐南峡中。西行一里，则峡北峡南，其山俱中断若辟门，南北向，其门径路遂四交焉；径之西北，有洞南向。急觅道而登，其洞北入，愈入愈深，无他旁窦，而夹高底平，湾环以进，幽莫能测。

【注释】

(1)濠(háo)：护城河。这一片从北往南连延的水面至今犹存，称西濠，系明清桂林府城西边的护城河。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立即带上工具出了南门，希望得到拓工补拓的碑

帖后，马上前往隐山去探察六个洞的幽深隐秘之处。等我到时，碑帖却仍旧没拓好。和我约定："今天一定去，不必麻烦您亲自等待了。"我于是仍然进入南门，往北穿城而过，由华景山的左边出了西清门。城门在城的西北角，再往北就是北城门，西面的山就是王文成(王守仁)祠庙在它的南麓的山。与城门相连。城外陡削石崖的半中腰，有个面向西的洞，非常深远。此时因为读了《清秀岩记》，打算去找清秀岩，出城后马上越过护城河上的堤坝向西赶去。护城河中荷叶亭亭玉立，荷花红白交相映衬，香风艳骨，远远地环绕在青山和粉墙之间，极为优美。有两条岔道，一条是沿着山的北麓往西行，一条是向南从山的南麓进入峡谷中。那条沿着北麓走的，就是北门向西面来的大道。另外有一座石峰突起耸峙在道路的北边，一片片像是刀削出来的，而山下张开一个大洞，面向西南方。与城墙所在山崖上的洞一高一低，都十分深邃，引诱着人想要前去，但我知道不是清秀岩，姑且取道岔向南麓的峡谷中。往西行一里，就见峡谷的南北，两面的山都从中断开，好像大开的大门，南北相向，那大门中的小径与大路在这里四面相交。小径的西北方，有个洞面向南。急忙找路往上登，这个洞向北通进去，越进去越深，没有别的旁洞，但夹壁高耸洞底平坦，弯弯绕绕地进去，幽深得无法探测。

仍出洞，候行者问之，曰："此黑洞也。"问："清秀何在？"曰："不知。"问："旁近尚有洞几何？"曰："正西有山屏立峡中者，其下洞名牛角。西南出峡为隐山，其洞名老君。由北出峡，有塘曰清塘，东界山岩曰横洞，西南濒塘，洞名下庄。近洞惟此，无所谓清秀者。"余得清塘之名，知清秀在此，遂北转从大道出峡门。其峡门东西崖俱有小洞，无径路可登。北出临塘，则潴水一泓，浸山西北麓大道，余循大道而西，沿清塘而绕其右，疑清秀在其上，急遵之。其路南嵌崖端，北俯渊碧。既而一岐南上，余以为必清秀无疑。攀跻渐高，其磴忽没，仰望山坳并无悬窍，知非岩洞所在。乃下，随路出塘之西，其南山回坞转，别成一壑，而洞门杳然无可觅也。其地去黑洞已一里矣。

【译文】

仍然出洞来，等候过路的人向他打听，回答说:“这是黑洞。”又问：“清秀岩在哪里？”回答：“不知道。”又问：“近旁还有几个洞？”回答：“正西方有座屏风样矗立在峡谷中的山，山下的洞名叫牛角洞。向西南出了峡谷是隐山，那里的洞名叫老君洞。由北边走出峡谷，有个水塘叫清塘，东面山上的岩洞叫横洞，西南方濒临水塘的洞，名叫下庄岩。附近的洞只有这些，没有所谓的清秀岩的地方。”我听到清塘的名字，心知清秀岩就在这个地方了，便转向北顺着大道走出峡口。此处峡口东西两面的山崖上都有小洞，没有道路可以上登。向北走出峡口面临水塘，只见一片积水，浸泡到山的西北麓的大道上。我顺着大道往西行，沿着清塘绕到水塘的右边，怀疑清秀岩就在那上边，急忙顺着路走。这条路向南嵌入到山崖的顶端，北面俯视着渊深碧绿的清塘。随后有一条岔路往南上走，我以为这必定是通到清秀岩的路无疑了。渐渐攀登到高处，路上的石磴忽然隐没了，仰面望去山坳上并没有高悬的洞穴，知道不是岩洞所在之处。于是下走，顺着路出到清塘的西边，这里的南面山回坞转，另外形成一个壑谷，可洞口无影无踪无法找到。这个地方距离黑洞已有一里路了。

于是仍从崖端东返，复由峡门南下，竟不得登岩之径。再过黑洞前，乃西趋屏立峡中山。一里，抵屏之东北，即有洞斜骞，门东北向，其内南下，渐入渐暗，盖与黑洞虽南北异向，高下异位，而湾环而入，无异轨焉。出洞，绕屏北而西，闻伐木声丁丁，知有樵不远，四望之，即在屏崖之半。问此洞名，亦云：“牛角。”问：“清秀何在？”其人谬指曰：“随屏南东转，出南峡乃是。”余初闻之喜，绕西麓转南麓，则其屏南崖峭削，色俱赭黄，下有洼潴水，从山麓石崖出。崖不甚高，而中若崆峒，盖即牛角南通之穴，至此则坠成水洼也。

【译文】

于是仍旧从山崖前端向东返回来，再经由峡口往南下走，始终找

不到上登岩洞的小径。再次经过黑洞前，就向西朝着屏风样矗立在峡谷中的山赶过去。一里，到达屏风样高山的东北麓，马上就有个洞口斜斜地高张着，洞口面向东北方，洞内向南低下去，逐渐进去渐渐暗下来，大体上与黑洞虽然一南一北方向不同，高低位置不同，可弯弯绕绕地进去，没有不同之处。出洞后，绕过屏风样高山的北麓往西走，听见有叮叮咚咚的伐木声，知道有樵夫在不远的地方，四面望去，就在那座屏风样山崖的半山腰。打听这个洞的名字，也是说："牛角洞。"问道："清秀岩在哪里？"那人指错了路，说："顺着屏风样的高山向南走向东转，出了南边的峡谷就是了。"我刚听到这话时很高兴，绕过西麓转到南麓，就见那屏风样高山南面的山崖峭拔陡削，石头的颜色全是赭黄色，山下有洼地积着水，水从山麓的石崖中流出来。石崖不怎么高，可中间好像有空洞，大概就是牛角洞通到南边的洞穴，到这里便下陷成积水的洼地了。

又东一里，抵南峡门，入北来大道。复遇一人，询之。其人曰："此南去即老君洞，不闻所谓清秀。惟北峡有清塘，其上有洞，南与黑洞通。此外无他洞。此是君来道。"余始悟屏端所指，乃误认隐山，而清秀所托，必不离北峡。时已当午，遂不暇北转，而罔南炊隐山。又一里，则隐山在望矣。仰见路西径道交加，多西北登崖者，因令顾仆先往朝阳，就庵而炊，余呼静闻遵径西北入。已而登崖蹑峤，丛石云缾(1)，透架石而入，上书"灵咸感应"四大字，知为神宇。入其洞，则隙裂成龛，香烟纸雾，氤氲其间，而中无神像，外竖竿标旗，而不辨其为何洞何神也。下山，见有以鸡酒来者，问之，知为都篆岩(2)。言其神甚灵异，而好食犬，时有犬骨满洞中。

【注释】

(1)缾(píng)：通"屏"，屏蔽。

(2)篆(lù)：道教的秘文秘录。

【译文】

又向东一里，抵达南面的峡口，走上北边过来的大道。又遇见一个人，向他问路，那人说："此地向南去就是老君洞，没听说过所谓的清秀岩。只是北面的峡谷中有个清塘，它上边有个洞，南边与黑洞相通。此外没有别的洞。只是您走来的路。"我这才醒悟过来，在屏风样高山顶端指路的人，是误认为是隐山，然而清秀岩所在之处，必定不会离开北面的峡谷。此时已是正午，便来不及转到北边去，而是惘然若失地往南到隐山去煮饭吃。又行一里，就见隐山在望了。仰面看见道路西边小径大道交织在一起，有多条向西北上登山崖的路，因而命令顾仆先去朝阳洞，到庵中去煮饭，我叫上静闻顺着小径向西北进山。继而登上山崖踏上山尖，成丛的岩石像云层一样遮蔽着，钻过架空的岩石进去，上方写着"灵咸感应"四个大字，知道这是神庙。进入这个洞中，只见石缝裂成石龛，香烟纸雾，弥漫缭绕在洞中，然而洞中没有神像，外边竖着标杆旗子，但分辨不出这是什么洞什么神灵。下山来，看见有拿着鸡、酒前来的人，向他们打听，知道这是都篆岩。说这里的神灵非常灵验，然而爱吃狗肉，时常有狗骨头堆满洞中。

遂南半里，抵隐山，候炊于朝阳庵。复由庵后入洞谒老君，穿上下二岩，乃出，饭庵中。僧月印力言："六洞之下，水深路冈，必不可入。"余言："邓老曾许为导。"僧曰："此亦谩言(1)，不可信而以身试也。"既饭，又半里，南过邓老所居，邓老方运斤斫木(2)，余告以来求导游之意。邓老曰："既欲游洞，何不携松明来。余无觅处，君明晨携至，当为前驱也。"余始怅怅，问："松明从何得？"曰："须往东江门。此处多导游七星者，故市者积者俱在焉。"余复与之期，乃西过西湖桥，一里，抵小石峰下。

【注释】

(1)谩(mán)言：骗人的话。

(2)运斤：挥动斧头。

【译文】

于是向南半里，到达隐山，在朝阳庵中等待煮饭吃。又从庵后进入洞中拜谒老君，穿过上、下两个岩洞，这才出洞来，在庵中吃饭。僧人月印竭力劝说："六个洞的下面，水深路塞，必定不能深入。"我说："邓老曾答应做向导。"僧人说："这也是骗人的话，不可信以为真，以身相试。"饭后，又行半里，向南来到邓老居住的地方，邓老正在挥动斧头砍树，我把请求他带我游洞的来意告诉他。邓老说："既然想游洞，为什么不带着松明来？我无处去找，您明早带松明来，一定在前为您带路。"我最初有点闷闷不乐，问道："从哪里能弄到松明？"回答："必须到东江门去。那里有很多导游七星岩的人，所以买松明和积储松明的人都在那里。"我再次与他约好日期，便向西走过西湖桥，一里，抵达小石峰下。

其峰片裂如削，中立于众峰之间，东北西之三面，俱有垣环之，而南则濒阳江，接南岭，四面俱不通。出入大路至此折而循其北麓，乃西还阳江之涯。窥其垣中，不知是何橐钥。遍绕垣外，见西北隅有逾垣之隙，从而逾之。其中荆莽四塞，止有一冢在深翳中。披其东北，指小峰南麓，则磴级依然，基砌叠缀。其峰虽小，如莲瓣之间，瓣瓣有房，第云构已湮，而形迹如画。其半崖坪中有石如犀角，独耸无依，四旁多磨剔成碑，但无字如泰山，令人无从摸索耳。其后又盘空而上，片削枝攒，尤为奇幻。从其东下，崖半又裂石成岩，上镌三字，只辨其一为"东"字，而后二字，则磨拭再三，终莫得其似焉。桂林城之四隅，各有小峰特立。东有曾公岩，东有媳妇娘焉，其峰双岐而中剖；北则明月洞，西有望夫山焉，其峰片立而端拱；南则穿山岩，西有荷叶山焉，其峰窈窕中剖，而若合若分；西则西峰顶，南有兹山焉，其峰层叠中函，而若披若簇。四峰各去城一二里，以小见奇，若合筒节焉。搜剔久之，知其奇而不知其名，仍西蹈莽棘，逾垣以出。候途人问之，曰："秋儿庄。"云昔宗室有秋英之号者，结构此山为菟裘(1)，后展转他售，丰姓者得之，遂营为地(2)，父子连掇乡科，后为盗发，幸天明见棺而止，故窒垣断道云。秋儿者，即秋英之误也。其西即阳江西来，有叠堰可渡；而南赵家山、穆陵村、中隐诸洞，隐隐在望。

【注释】

(1)菟裘(tú qiú)：原为古邑名，春秋鲁国地，在今山东泰安东南楼德镇。鲁隐公说："使营菟裘，吾将老焉。"后世因称士大夫告老退隐的处所为菟裘。

(2)地：即坟地。至今还有些地方习惯称坟地为"地"。

【译文】

这座石峰一片片裂开，如同刀削成的一般，矗立于群峰的中间，东、北、西三面，都有墙环绕着它，而南面则濒临阳江，连接着南面的山岭，四面都不通。出入的大路到了这里就要转向沿着石峰的北麓走，随后向西返回到阳江的江边来。窥视那围墙之中，不知是什么紧要的处所。绕遍围墙外面，发现西北角有处可以翻墙进去的缺口，从这里翻过围墙。围墙中四处充塞着荆棘草丛，只有一个坟丘在深草密蔽之中。分开草丛走到坟丘的东北边，指向小石峰的南麓，有一级级的石阶依然可见，铺砌的石基一层层点缀着。这座石峰虽然小，如同身在莲花的花瓣之间，瓣瓣都有莲房，只是高大壮丽的建筑物已经湮没了，然而其形状的遗迹还如画一般。在山崖半中腰的平地中有块像犀牛角的岩石，独自耸立，无依无靠，四旁大多被凿磨成石碑，但碑上没有字像泰山的无字碑一样，让人无法捉摸了。这块岩石的后部又盘空而上，陡峭的石片像树枝一样攒聚在一起，尤为奇幻。从这块岩石的东边下走，山崖半中腰的石头又裂成岩洞，上方刻着三个字，只能辨认出其中的一个是"东"字，而后边的两个字，却再三打磨擦拭，始终不能认出它们像什么字。桂林城的四隅，各有小石峰独立着。东面有曾公岩，再往东有媳妇娘峰，这座山峰分为两岔从中间剖开；北面则有明月洞，明月洞西边有望夫山，这座山峰呈片状矗立着，而作出正身拱手状；南面则是穿山岩，它的西边有座荷叶山，这座山峰窈窕秀丽，从中间剖开，而若即若离；西面则是西峰顶，它的南边有这座山，这座山峰层层叠叠的，中间下凹，而又像裂开又像簇拥在一起。四座山峰各自离城一二里路，以小见奇，像竹筒的竹节合在一起一样。搜寻了很久，了解了它的奇特之处却不知道它的名字，仍然踩着草丛荆棘向西走，翻过围墙出来。等候过路的人向他打听，那人说："秋儿庄。"说起从

前皇族中有个别号叫秋英的人，在这座山上大兴土木作为退隐的场所，后来辗转卖给了别人，一个姓丰的人买到它，便营建为墓地，父子连中乡试，后来被盗墓贼来掘墓，幸好天亮时看见棺材便停下了，所以砌围墙阻断了道路，等等。秋儿，就是秋英的误读了。这里西面就是阳江从西面流来，有垒砌好的堤坝可以度过江去；而南面是赵家山、穆陵村、中隐山的多个洞穴，隐隐约约望得见。

循江北岸入，西一里，为狮子岩。西峰顶之西，峰尽而南突，若狮之回踞而昂首者，则狮岩山也。其西又峙一峰，高耸特立，与狮岩相夹，下有村落，是为狮岩村。其西耸之峰，有岩东向者，凭临峭石之上，中垂一柱，旁裂双楞，正东瞰狮岩之首。其岩不深，而轩夹有致，可以驾风凌烟。北转有洞北向，其门高穹，其内深坠。土人以为中通山南，而不知其道；以为旧有观址，而不知其名。拭碑读之，知为天庆岩。由级南下，中亘一壁，洞界为两，入数丈，两峡复合。其北峡之上，重门复窍，悬缀甚高，可望而不可攀焉，想登此则南通不远矣。

【译文】

沿着阳江的北岸走进去，向西一里，是狮子岩。西峰顶的西面，山峰尽头便向南前突，好像狮子回身蹲坐着并昂着头的样子，这就是狮岩山了。狮岩山的西边又屹立着一座山峰，高耸独立，与狮岩山相对夹立，山下有个村落，那是狮岩村。这里西面高耸的山峰，有个面向东的岩洞，凭临在峭拔的山石之上，中间垂着一根石柱，两旁裂成两个石窗，正对东方俯瞰着狮子岩的狮头。这个岩洞不深，但宽窄有致，可以驾风凌云。向北转后有个洞面向北，洞口高大穹隆，洞内深陷下去。当地人认为洞中通到山的南面，却不知道洞中的通道；认为有旧时道观的废址，却不知道道观的名字。擦拭石碑读过碑文，知道这是天庆岩。经由石阶往南下走，中间横亘着一道石壁，洞被隔成两半，进去几丈，两条峡谷又合在了一起。北边那条峡谷的上方，石门洞穴层层叠叠的，悬缀得非常高，可以望见却不能上登了，心想登上

此处那么通到山的南面就不远了。

出洞北下，由西北行石山丛薄间，山俱林立圆耸，人行其间，松阴石影，参差掩映。又北一里，经石山西麓，见两洞比肩俱西向。辄扪棘披崖入，由南洞进五六丈，转从北洞出。其中宛转森寒，虽骄阳西射，而不觉其暑。出洞再北，仰望洞上飞崖，片片欲舞，余不觉神飞。适有过者，问之，以为王知府山(1)。其西有林木回丛在平畴间，阳江西环之，指为王知府园(2)。而沧桑已更，山峦是而村社非，竟不悉王知府为何代何名也。余一步一转眺，将转西北隅，思其西南有坳可逾，仍还南向，从双洞之左东北而登。忽得石磴，共一里，逾其坳间，磴断径绝，乃西攀石锷而上，静闻与顾俱不能从。所攀之石，利若剑锋，簇若林笋，石断崖隔，中俱棘刺，穿棘则身如蜂蝶，缘崖则影共猿鼯。盘岭腰而西，遂出舞空石上，而为丛棘所翳，反不若仰望之明彻焉。久之，仍下东坳，瞰其北麓陡绝难下，遂寻旧登之磴，共一里，下西麓，而绕出其北。又北过一峰，其南有支峰叠石，亦冕云异。抵其东麓，有洞东向，亟贾勇而登，中皆列神所栖，形貌狞恶。从其右内转，复得明窍，则支窦南通者也。

【注释】

(1)王知府山：乾隆本、“四库”本作“虾笆山”。

(2)王知府园：乾隆本、“四库”本作“王太守园”。

【译文】

出洞后往北下走，向西北方前行，在石山丛生之间，山峰林立，都是圆圆地高耸着，人行走在其中，松荫石影参差不一，互相掩映。又向北一里，经过石山的西麓，看见两个洞并肩而立，都是面向西。于是抓着荆棘分开崖石进去，从南洞进去五六丈，转而从北洞出来。洞中弯弯转转，阴森寒冷，虽然骄阳西射，却不觉得天气炎热。出洞后再往北走，仰面望见洞口上方飞空的石崖，一片片地想要起舞，我

不由得神魂飞动。恰好有过路的人，向他打听，他认为是王知府山。石山的西面有林木成丛回绕在平旷的田野间，阳江在西边环绕着那里，过路人说是王知府园。然而沧海桑田已经改朝换代，山峦依旧而乡村人世已非原样，竟然不能知道王知府是哪个朝代的人叫什么名字了。我一步一转身地眺望，即将转到山的西北隅时，心想山的西南方有个山坳可以翻越过去，仍然回身向南走，从双洞的左边往东北上登。忽然间找到石阶，共一里，穿越在山坳中，石阶小路断了，于是向西攀着刀刃状的岩石往上爬，静闻与顾仆都不能跟随。我所攀登的岩石，锋利得像剑锋，簇聚在一起像树林和竹笋，岩石断裂石崖阻隔，中间全是荆棘刺丛，穿过荆棘身体便像蜜蜂蝴蝶一般，沿着石崖走身影便如同猿猴鼯鼠一样。绕着山腰向西走，终于来到飞舞在空中的石崖上面，但被成丛的荆棘遮挡住，反而不如抬头眺望那样清楚明白。停留了很久，仍然下到东面的山坳中，俯瞰山的北麓，山势陡绝难以下走，便找到原来上登的石阶，共一里，下到西麓。然后绕到山的北麓。又向北经过一座山峰，山峰南面有座支峰岩石叠累，也是像帽子状的云朵一样奇异。走到山峰的东麓，有个洞面向东，急忙鼓足勇气往上登，洞中也是众神栖息的场所，形态相貌狰狞凶恶。从神像右边转到里面，又见到一个明亮的洞穴，那通到南边的支洞。

仍出洞，东望有一村在丛林中，时下午渴甚，望之东趋，共一里，得宋家庄焉。村居一簇，当南北两山坞间，而西则列神洞山为屏其后，东则牛角洞山为屏其前，其前皆潴水成塘，有小石梁横其上。求浆村妪，得凉水一瓢共啜之。随见其汲者东自小石崖边来，趋而视之，则石崖亦当两山之中，其西潴泉一方，自西崖出，盖即牛角洞西来之流也。其泉清泠，可漱可咽，甘沁尘胃。又东一里，即屏风中立牛角洞之山。从其南麓东趋，又一里，过北峡门，北眺西峡之半，有洞岈然，其为清秀无疑。而暮色已上，竭蹶趋城，又一里，入西清门。回顾静闻、顾仆，俱久不至，仍趁至门(1)，始知二人为阍者所屏(2)。自闻衡、永有警，即议省城止开四门，而余俱闭塞。居人以汲水不便，苦求当道，止容樵汲，而行李俱屏之四门。乃与俱出，循城而北。半里，过城外西

悬之洞，其下有级可攀而登，日暮不及。遂东转，又半里入北门焉，已昏黑矣。又二里，抵唐寓。

【注释】

(1)趁(chèn)：追赶。

(2)屏：通“摒”，排除。

【译文】

仍然走出洞来，望见东面有一个村庄在丛林中，此时是下午，口渴极了，望着村庄向东赶过去，共一里，走到宋家庄了。村子聚居成一团，位于南北两山间的山坞中，而西面就是众神所在山洞的那座山像屏风一样位于村后，东面则是牛角洞山像屏风一样排列在村子前方，村前都有积水汇成水塘，有座小石桥横架在水塘上。求村妇给点水喝，得到一瓢凉水几个人一同喝了。随后看见有些汲水的人从东边的小石崖旁边走来，赶过去观看，就见石崖也是位于两山之中，石崖西边积着一池泉水，从西面的山崖上流出来，大概这就是牛角洞向西流来的水流了。这里的泉水清澈凉爽，可以漱口可以下咽，甘甜的滋味沁入满是尘土的肠胃。又向东一里，就到屏风样矗立在中央的牛角洞山。从山的南麓向东赶路，又行一里，过了北面峡谷的峡口，向北眺望西面峡谷的半山腰，有个岩洞十分深邃，那是清秀岩无疑了。然而暮色已经上来，竭力跌跌撞撞地赶回城去，又是一里，进入西清门。回头察看静闻和顾仆，都是很久没有来到，仍然追赶到城门，才知道两个人被守城门的人拦住了。自从传闻衡州府、永州府有匪警以来，立即主张省城只开四道城门，而其余的城门全部关闭。居民因为汲水不方便，苦苦请求当权的官吏，只容许打柴汲水的人通行，但行人都被挡住走那四道城门。只好与他们一同出城，沿着城墙往北走。半里，经过城外高悬在西面的岩洞，岩洞的下方有石阶可以攀登上去，因为天晚了来不及登。于是向东转，又行半里后进入北门，天已经昏黑了。又行二里，抵达唐家寓所。

初六日　晨起，大雨如注。晨餐后，急冒雨赴南门，行街衢如涉

溪涧。抵拓工家，则昨日所期仍未往拓，以墨沈翻澄支吾(1)；再促同往，又以雨湿石润，不能着纸为解。窥其意，不过迁延需索耳。及征色发声，始再期明日往取，余乃返寓。是日雨阵连绵，下午少止，迨暮而倾倒不绝，遂彻夜云。

【注释】

(1)墨沈：墨汁。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大雨如注。早餐后，急忙冒雨奔赴南门，走在街道上如同涉过溪流山涧。抵达拓工的家中，可昨天约定的他却仍然没去拓，用墨汁打翻了的话来搪塞；再次催促他一同前去，他又拿下雨石崖湿润纸不能附着的话来辩解。我推测他的意思，不过是故意拖延来敲诈勒索罢了。到我变脸厉声发作时，这才再次与我约定明天去取，我于是返回寓所。这一天淫雨一阵阵地连绵不断，下午才稍微停了一下，到傍晚时又是倾盆大雨下个不停，竟然下了一个通宵。

初七日　夜雨达旦，市间水涌如决堤，令人临衢而叹河无舟也。令静闻、顾仆涉水而去索碑拓工家。余停屐寓中，览《西事珥》、《百粤风土记》。薄暮，顾仆、静闻返命。问："何以迟迟？"曰："候同往拓。"问："碑何在？"曰："仍指索钱。"此中人之狡而贪，一至于此！付之一笑而已。是日以仆去，不及午餐，迨其归执爨(1)，已并作晚供矣。

【注释】

(1)执爨(cuàn)：烧火做饭。

【译文】

初七日　夜雨通宵达旦，街市上雨水腾涌如决堤一样，让人对着

街道却感叹河里没有船了。命令静闻、顾仆涉水前去拓工家催要碑帖。我停留在寓所中，阅读《西事珥》、《百粤风土记》。傍晚时分，顾仆、静闻回来复命。我问："为什么迟迟不来？"回答："等着一同去拓。"又问："碑帖在哪里？"回答："他仍然指望要钱。"这一带人的狡猾贪婪，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付之一笑而已。这天因为仆人离开了，来不及吃午饭，等到他回来才烧火做饭，已经并在一起作为晚饭吃了。

初八日　夜雨仍达旦，不及晨餐，令静闻、顾仆再以钱索碑。余独坐寓中，雨霏霏不止。上午，静闻及仆以碑至，拓法甚滥恶，然无如之何也。始就炊，晨与午不复并餐。下午整束行李，为明日早行计，而静闻、顾仆俱病。

【译文】

初八日　夜里下雨仍然是通宵达旦，来不及吃早餐，命令静闻、顾仆再拿着钱去催要碑帖。我独自一人坐在寓所中，淫雨霏霏下个不停。上午，静闻和仆人拿着碑帖回来了，拓碑的技法极为粗糙低劣，然而拿它也没有办法了。开始动手做饭，早餐与午饭不再并在一起吃了。下午整理捆绑行李，为明天早晨上路做准备，但静闻、顾仆都生病了。

初九日　晨起，天色暗爽，而二病俱僵卧不行，余无如之何，始躬操爨具，市犬肉，极肥白，从来所无者。以饮啖自遣而已。桂林荔枝极小而核大，仅与龙眼同形，而核大过之，五月间熟，六月即无之，余自阳朔回省已无矣。壳色纯绿而肉甚薄，然一种甘香之气竟不减枫亭风味，龙眼则绝少矣。六月间又有所谓"黄皮"者，大亦与龙眼等，乃金柑之属，味甘酸之，其性热，不堪多食，不识然否？

【译文】

初九日　早晨起床，天色昏暗，但两个病人都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走不动路，我对他们无可奈何，开始亲自操持炊具，买来狗肉，极为肥美白嫩，是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用饮酒吃肉来自我消遣而已。桂林府的荔枝极小而且核又大，仅仅是与龙眼的形状相同，但核的大处超过龙眼，五月间成熟，六月份就没有了，我从阳朔回到省城时已经没有了。外壳的颜色是纯绿色，而且肉头非常薄，然而一种甘甜芳香的香气不比枫亭荔枝的风味差。龙眼则绝少见到了。六月间又有一种所谓的“黄皮”的东西，大处也与龙眼相同，是金柑一类的东西，味道甜中带酸，性燥热，不能多吃。不知对不对？

初十日　早觅担夫，晨餐即行。出振武门，取柳州道。五里，西过茶庵，令顾仆同行李先趋苏桥，余拉静闻由茶庵南小径经演武场，西南二里，至琴潭岩。岩东有村，土人俱讹为陈抟。其西北大道，又有平塘街。余前游中隐山，即询而趋之，以晚不及，然第知为陈抟，不知即琴潭也。后得《桂胜》，知方信孺孚若记云(1)：“最后得清秀、玉乳、琴潭、荔枝四岩。”故初四西出，即首索清秀，几及而复失之。以下三洞，更无知者。然余已心疑陈抟之即琴潭，姑俟西行时并及之。及今抵其村，觅导者，皆以为水深不可入。已得一人，许余为导，而复欲入市，订余下午方得前驱。余颔之，闻其东南又有七宝岩，姑先趋焉。乃东南行，度一岭，共三里，又度一桥，桥下水自西而东。又南为李家村。村之南有石峰西向巉突，有庵三楹缀其下，前有轩，已圮，而中无居者。其岩不深而峭，其地盖在南溪山白龙洞之正西，即向游白龙洞时西望群山回曲处也。时静闻病甚，憩不能行，强之还陈抟村，一步一息，三里之程逾于数里。及抵村，其人已归，余强老妪煮茶啖饵为入岩计，而令静闻卧其家待之。已而导者负松明并梯至，遂西趋小山之南，曰：“请先观一水洞，然不可入也。”余从之。其门南向，水汇其内，上浸洞口，而下甚满黑，深洞中宽衍，四旁皆为水际。其左深入，嵌空嵷岈，洞前左崖濒水之趾，有刻书焉，即方孚若笔也。因出洞前遍征之，又得“琴潭”二大字，始信“陈抟”之果为音讹，而琴潭之终不以俗没矣。洞左复开一旁门，后与洞通，其不甚异(2)。余既得琴潭之征，意所谓荔枝者当不远。导者篝火执炬，请游幽洞。余征幽洞何名，则荔枝岩也。问：“有水否？”则曰：“无之。”然后知土人以为水深不可入者，指琴潭言；导者以为梯楼可深

入者，指荔枝言。此中岩洞繁多，随人意所指，迹其语似多矛盾，循其实各有条理也。

【注释】

(1)方信孺："孺"原作"儒"，从"方信孺"条注改。

(2)其不甚异：乾隆本、"四库"本作"中多列柱垂葩，嵌空虚庋"。

【译文】

初十日　清早找到一个挑夫，早餐后立即上路。出了振武门，取道去柳州府。五里，向西经过茶庵，命令顾仆随同行李先赶到苏桥去，我拉着静闻由茶庵南边的小径途经演武场，向西南二里，来到琴潭岩。琴潭岩东边有个村庄，当地人都错读为"陈抟岩"。村子西北的大道上，又有个平塘街。我前几天游览中隐山时，就打听到这个地方后赶过去，因为天晚来不及去了，然而只知道是陈抟岩，不知道就是琴潭岩了。后来得到了《桂胜》，了解到方信孺(表字孚若)的题记说："最后见到清秀岩、玉乳岩、琴潭岩、荔枝岩四个岩洞。"所以初四那天到城西出游时，便首先去找清秀岩，几乎走到却又错过了。以下的三个岩洞，更没有人知道。不过我心里已经怀疑陈抟岩就是琴潭岩，姑且等到西行时一并到那里。到今天来到这个村子时，寻找向导，都认为水深不能进去。随后找到一个人，答应为我做向导，然而又想进城去，与我约定下午才能为我带路。我点头同意了他，听说村子东南方又有个七宝岩，姑且先赶到那里去。于是往东南行，越过一座岭，共三里，又跨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自西往东流。又向南走是李家村。村子的南边有座石峰面向西方，高峻突兀，有座三开间的寺庵点缀在石峰下，前边有轩廊，已经倒塌，而且庵中没有人居住。这个岩洞不深，但很陡峭，这个地方大概是在南溪山白龙洞的正西方，就是从前游览白龙洞时向西望去群山回绕弯曲的地方了。此时静闻病得很重，坐下休息不能行走，强迫他返回陈抟村，走一步歇一歇，三里的路程胜过走几里路。等到达村里时，那人已经回来了，我强逼着一

个老妇人煮茶来吃下点心，为进岩洞做准备，并让静闻躺在她家等我。不久向导肩扛火把和梯子来到了，于是向西赶到小山的南麓，说："请先去观看一个水洞，但不能进去。"我听从了他的话。水洞洞口面向南，水汇积在洞内，上边浸泡到洞口，而下边满是漆黑的水，幽深的洞中宽敞低平，四旁都是水边。由洞内左边深入进去，玲珑深邃，洞前边左边临水的石崖根部，有刻写的题字，是方孚若的手笔。因而出到洞前四处查看，又找到"琴潭"两个大字，这才相信"陈抟"果然是读错了音，从而琴潭岩到底没有被世俗湮没了。洞的左边又开有一个旁洞口，后面与这个洞相通，其中没有什么奇特之处。我得到琴潭岩的证据后，料想所谓的荔枝岩应该在不远处。向导点燃火举着火把，请我去游览深洞。我追问这个深洞叫什么名字，原来就是荔枝岩了。我问："有水没有？"他却回答："没有水。"这之后才明白当地人认为水深不能进去的洞，是指琴潭岩说的；向导认为用楼梯可以深入的洞，是指荔枝岩说的。这一带的岩洞繁多，随人的意思所指，追究他们说的话似乎矛盾很多，考察岩洞的实情却各有条理。

出琴潭岩，沿山左潴塘而行。绕塘北转而西，洞门东向琴潭西麓者，荔枝岩也。门不甚高，既入稍下，西向进数丈，循洞底右窍入其下穴。其内不高而宽平，有方池，长丈余，阔五六尺，而深及丈，四旁甚峻，潴水甚冽。再东南转，平入数十丈，两转度低隘，右崖之半有窍，阔二尺，高一尺，内有洞，上穹下平，潴水平窍。以首入窍东望，其水广邃，中有石蜿蜒，若龙之浮游水中。穴内南崖，有石盆一方，长二尺，阔一尺，高六七寸，平度水面，若引绳度矩，而弗之爽者。不能以身入也。仍出至洞底，少西进，又循一右窍入其上峡。其内忽庋为两层：下穴如队，少西转，辄止；上穴如楼，以梯上跻，内复列柱分楞。穿楞少西，遂下南峡中。平入数十丈，又南旋成龛，龛外洞顶有石痕二缕，分络夭矫，而交其端。仍出，度梯下至洞底，又循一左窍入其上峡，则层壁累垂，悬莲嵌柱，纷缀壁间，可披痕蹈瓣而登也。大抵此洞以幽阒见奇而深入。在右水窍之侧，有小石块如弹丸，而痕多磊落，其色玄黄，形如荔枝，洞名以此，正似九疑之杨

梅，不足异也。

【译文】

出了琴潭岩，沿着山左边的积水塘前行。绕过水塘的北边转向西走，洞口向东对着琴潭岩西麓的岩洞，是荔枝岩。洞口不十分高，进去后稍下走，向西进去几丈，沿着洞底右边的石窍进入洞的下层洞穴。那里面不高却又宽又平，有个方形水池，长一丈多，宽五六尺，而深达一丈，四旁非常陡峻，积水十分清冽。再向东南转，平缓地深入几十丈，两次转过低矮的隘口，右边崖壁的半中腰有个石窍，宽二尺，高一尺，里边有洞，上边隆起下面平坦，积水与石窍口平齐。把头伸进石窍向东望去，里面的积水宽广深远，中间有岩石蜿蜿蜒蜒的，好像龙浮在水中游动。洞穴里面南边的石崖上，有一个方形石盆，长二尺，宽一尺，高约六七寸，平架在水面上，好像是用墨绳尺子制成的样子，毫厘不差。身子不能进去。仍然出到洞底，略向西进去，又沿着右边的石窍进入石窍上边的峡谷中。峡谷内忽然架成两层：下面的洞穴如队列，稍向西转进去，便到了头；上边的洞穴如楼阁，用梯子上登，里面又排列着石柱分隔为石窗。穿过石窗稍向西走，便下到南面的峡谷中。平缓深入几十丈，又在南边旋绕成石龛，石龛外边的洞顶上有两条石痕，分别屈伸缠绕，可它们的顶端交缠在一起。仍然出来，爬在梯子上下到洞底，又沿着左边的一个石窍进入到岩洞上层的峡谷中，只见层层石壁叠累下垂，悬垂的莲花和下嵌的石柱，纷纷点缀在石壁上，可以分开石痕踩着莲瓣上登了。大体上这个岩洞以幽深隐秘见奇而又深入进去。在右边贮水石窍的侧边，有些小石块如弹丸，而且石痕众多杂沓，石头的颜色是玄黄色，形状如同荔枝，洞的名字就是由于这些小石块得来的，正像九疑山的杨梅洞一样，不值得惊异了。

出洞，由琴潭之北共一里，仍至其村，已下午矣。携静闻西北由间道共二里，抵平塘街。其西石峰峭甚，夹立如门，南峰山顶忽有窍透腹，明若展镜。余向从中隐寻铜钱岩不得，晚趋西门，曾过而神

飞，兹再经其下，不胜跃跃。问之，皆云无路可登。会静闻病不能前，有卖浆者在路旁，亦向从中隐来，曾与之询穿岩之胜者。其人曰："有岐路在道旁打油坊后，可扪而入，东南转至一古庙，可登山而上也。"余乃以行李挂其桁间(1)，并令静闻卧茅下以待，曳杖遂行。过打油者家问之，则仍云岩无可登，其居旁亦无径可入。余回眺其后，有蛇道伏草间，遂披篱穿隙，随山麓东行。转而南向，将抵古庙，见有路西上，遂从之。始扪级，既乃梯崖。崖之削者，有石纹锋利，履足不脱，拈指不滑；崖之觉者(2)，有枝虬倒垂，足可蹑藤，指可攀杪。惟崖穷跣峡(3)，棘蔓填拥，没顶牵足，钩距纷纷，如蹈弱水，如陷重围，淬不能出(4)，乃置伞插杖于石穴，而纯用力于指足，久之，抵丛石崖下。其上回狮舞象，翥凤腾龙，分形萃怪，排列缤纷。计透明之穴已与比肩，乃横涉而北逾，转逾出峰头，俯瞰嵌崖削窟，反在其下，而下亦有高呼路误，指余下践之级者。余感其意，随之下，竟不得所置伞杖处。呼者乃二牧翁，疑余不得下而怜之者，余下谢之。其人指登崖之道尚在古庙南，盖其岩当从崖后转入，不能从崖东入也。余言伞置崖间，复循上时道觅之。未几，闻平塘街小儿呼噪声，已而有数十人呼山下者，声甚急，余初不知其为余，迨获伞下而后知之。下至古庙侧，则其人俱执枪挟矢，疑余为伏莽而询之者(5)。余告以游岩之故，皆不之信。乃解衣示之，且曰："余有囊寄路口卖浆者茅中，汝可往而简也。"众乃渐散。余仍从古庙南历磴披棘上。遂西南转出山后坳间，眺其南，一峰枝起，顶竖一石，高数丈。予所见石峰缀立，雁宕翔鸾，龟峰灵芝，及此地笋石骈发，未有灵怪至此者。度已出岩后，而遥瞻石壁之下，犹未见洞门。忽下有童子，复高声呼误，言不及登者。时日已坠西峰，而棘蔓当前，度不可及，且静闻在茅店，其主人将去，恐无投宿，乃亟随之下，则此童已飏而去，不知其为怜为疑，将何属者。乃仍转北麓，出打油坊后，则卖浆主人将负所铺张为返家计。余取桁间挂物，随其人东趋平塘街求托宿处。其人言："家隘不能容。"为余转觅邻居以下榻，而躬为执爨，且觅其宗人，令明晨导游焉。是暮，蕴隆出极(6)，而静闻病甚，顾仆乍分。迨晚餐后，出坐当衢明月下，而清风徐来，洒然众峰间，听诸村

妇蛮歌谑浪(7)，亦是群玉峰头一异境也。

【注释】

(1)桁(héng)：梁上的横木。

(2)崖之觉者："觉"疑为"璺(wèn)"，意即罅隙。

(3)跋(bá)：踩踏。

(4)淬：通"卒"，终。

(5)伏莽：潜匿的盗匪。

(6)蕴(yùn)：通"熅"，闷热。隆：即隆隆，雷的声音。

(7)蛮歌：指壮族农村对歌。谑(xuè)浪：开玩笑的声浪。

【译文】

出洞后，由琴潭岩的北边共走一里路，仍然到达陈抟村，已经是下午了。带着静闻向西北经由偏僻的小路共行二里，抵达平塘街。平塘街西面的石峰非常陡峭，像门一样夹立着，南峰的山顶上忽然有个洞穴穿透山腹，明亮得像平展的镜子。我之前在中隐山寻找铜钱岩没找到，晚上赶到西门去，曾经路过而神魂飞舞，现在再次经过它的下边，禁不住想跃跃欲试。向路人打听，都说是无路可登。恰好静闻病得不能前行，在路旁有个卖酒的人，也是之前从中隐山过来的，是个曾经向他打听过穿岩胜景的人。那人说："有条岔路在大道旁打油坊的后面，可以摸着进去，向东南转到一座古庙，便可以登山上去了。"我便把行李挂在他茅屋的檩条上，并叫静闻躺在茅屋下等着，我拄着拐杖便走。路过打油人的家问路，却仍是说岩洞无路可登，他家旁边也没有小径可以进山。我回头眺望屋子后面，有条蛇形小道隐伏在草丛间，就分开篱笆钻出篱笆缝隙，顺着山麓往东行。转而向南走，即将到古庙时，看见有条路向西上走，便顺着这条路走。开始时摸着石阶爬，随后踏着石崖上登。石崖陡峭的地方，有锋利的石纹，脚踩上去不会脱落，手指抓着不会滑；石崖高大矗立之处，有拳曲的枝条倒垂着，脚可以踩着藤蔓，手指可以抓住树梢。唯有石崖完后要

涉过峡谷时，荆棘藤蔓堆积堵塞，没过头顶拽住脚下，像钩子刀剑一样乱纷纷的，如同踩在弱水上，就像蹈进重围之中，始终不能出来。只得放下雨伞把拐杖插进石孔中，而后把全部力量用在手脚上，很久之后，到达成丛的石崖下。石崖上面的岩石，如狮子回头，大象起舞，飞凤腾龙，分为不同形态，荟萃着各种怪兽，缤纷争呈地排列着。估计透亮的洞穴已经与我并肩而立了，便横向往北跋涉翻越，转而翻越到峰头，俯瞰深嵌的石崖和陡削的洞窟，反而在我脚下，而且山下也有人高呼路走错了，给我指点下山的石阶。我感谢他们的好意，顺着他们指点的路下来，竟然找不到放置雨伞拐杖的地方。呼叫的人是两个放牧的老翁，是怀疑我不能下山而同情我的人，我下来后谢过了他们。那两人指点我，上登石崖的路还在古庙南边，原来是那个岩洞应当从石崖后面转进去，不能从石崖东面进去。我说雨伞放在石崖上，又沿着上登时的路去找伞。不多时，听见平塘街上有小孩呼叫鼓噪的声音，随即有数十人在山下呼叫，声音十分急切，我起初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我，等拿到伞下山后才知道是为我。下到古庙侧边，就见那些人都手拿标枪带着弓箭，是怀疑我是伏在草丛中的强盗而来讯问我的人。我告诉他们是因为前来游览岩洞，都不相信我的话。只好解开衣服给他们查看，并且说：“我有行李寄放在路口卖酒人的茅屋中，你们可以前去查看一下。”众人这才渐渐散去。我仍然从古庙南边经由石阶披荆斩棘地上走。终于往西南转到山后山坳中，眺望山坳的南边，一座石峰像树枝一样耸起，顶上竖着一块岩石，有几丈高。我所见过缀立的石峰，雁宕山的翔鸾峰，龟峰上的灵芝峰，以及此地竹笋一样并立绽放的石峰，没有灵幻怪异像这样的。估计已到了岩洞的后方，可遥望石壁之下，仍不见洞口。忽然山下有个儿童，又高声呼叫路走错了，说来不及登上去了。此时夕阳已坠入西峰，而荆棘藤蔓挡在前方，估计不可能达到了，况且静闻还在那茅草店铺中，店主人即将离开，担心无处投宿，只好急忙顺着原路下山，却见这个儿童已经扬长而去，不知他是同情我还是怀疑我，究竟属于哪一种？于是仍然转到山的北麓，出到打油坊的后面，只见卖酒的店主人即将背着他摆设的东西为回家做准备。我取下檩条上挂着的东西，跟随这

个人向东赶到平塘街去找投宿的地方。这个人说："家中太窄不能容纳。"替我转而找到邻居家住下，而且亲自为我烧火做饭，并且找来他的族人，命令他明天早晨带领我游览。这天傍晚，闷热到极点，雷声隆隆，而静闻病得很厉害，顾仆突然间分开，到晚餐后，出门坐在当街的明月之下，而清风徐徐吹来，十分潇洒地身在群峰之中，听着众村姑互开玩笑的山歌声，也是在群玉峰头的一种奇异境遇了。

十一日　晨起，静闻犹卧，余令主宿者炊饭，即先过卖浆者家，同其宗人南抵古庙南登山。导者扬镳斩棘，共一里，抵山西南坳。从石隙再登一二步，即望见洞门西南向。又攀石崖数十步，即入洞焉。盖其门前向东北，后向西南，中则直透，无屈曲崚嶒之掩隔。导者谓兹洞曰榜岩洞，兹山曰枫木山。下山，仍过古庙，遂南由田塍中渡西来小涧，水自两路口西塘迤逦东穿山麓，即南溪发源也。共东南一里，入石岩洞。其门西北向，后门东北向，其中幽朗曲折。后门右崖，有架虚之台，盘空之盖，皆窗楞旁透，可憩可读。由后洞出，北一里，仍抵平塘街。街北有石峰巑岏若屏，东隅有岩东向，是为社岩。外浅而不深，土人奉社神于中。导者又指其西北，有石峰中立，山下南北俱有汇塘，北塘之上，岩口高列，南塘之侧，穴门下伏，其内洞腹潜通，水道中贯，是名架梯岩，又名石鼓洞，盖即予前觅铜钱岩不得而南入之者。导者言之，而不知余之已游；余昔游之，而不知洞之何名。今得闻所未闻，更胜见所未见矣。

【译文】

十一日　清早起床，静闻还躺着，我命令借宿的这家主人做饭，立即先去拜访卖酒人的家，同他的族人向南来到古庙南边登山。向导扬起飞镖斩断荆棘，共一里，到达山西南面的山坳中。从石缝间再上登一两步，立即就望见洞口面向西南方。又攀着石崖上登几十步，马上进入了洞中。原来这个岩洞的前洞口面向东北方。后洞口面向西南方，中间则是一直穿通的，没有曲折突起之处的遮挡和阻隔。向导说这个洞叫榜岩洞，这座山叫枫木山。下山后，仍然路过古庙，于是向

南经由田野中度过西面流来的小山涧，涧水起自两路口西边的水塘，弯弯曲曲往东穿过山麓，这就是南溪的发源地了。共往东南行一里，进入石岩洞。洞口面向西北，后洞口面向东北，洞中幽静明朗，曲曲折折的。后洞口右边的山崖上，有个架空的平台，上有盘绕空中的顶盖，两旁都通有窗棂，可以休息可以读书。由后洞口出来，向北一里，仍旧抵达平塘街。平塘街北面有座突兀的石峰像屏风一样，东隅有个岩洞面向东，这是社岩。外边浅而不深，当地人把土地神供奉在洞中。向导又指点说，这里的西北方，有座石峰矗立在中央，山下南北两面都有积水塘，北边水塘的上方，岩洞口高高排列着，南面水塘的侧边，洞穴口在下低伏着，山肚子里面山洞暗中相通，水道贯通洞中，那里名叫架梯岩，又叫石鼓洞，原来就是我前几天寻找铜钱岩没找到而后向南进去的洞。向导说着这些话，却不知道我已经游览过；我之前游览山洞时，却不知道洞叫什么名字。今天得以闻所未闻，更胜过见所未见了。

于是还饭于宿处，强静闻力疾行。西二里，经两山之峡。峡北山则巍然负扆，下为广福王庙；峡南山则森然北拱，其东有岩焉。门东向，当门有石塔，甚整而虚其中，塔后不甚崇宏。由其右穴入，渐入渐隘而黑，有狼兵数人调守于此，就岩爨寝焉。岩门外，右有旧镌磨崖，泐不可读。乃下，西出峡门，是为两路口(1)，市肆夹路。西北循山，为义宁道(2)；西南循山，为永福道。余就西南行，不一里，静闻从而后，俟之不至。望路东有岩西向，拨棘探之，岩不深而门异。下瞰静闻，犹然不见其过；欲返觅，又恐前行。姑急追之，又迟待之，执前后至者询焉，俱茫然无指，实为欲前欲却。久之，又西行四里，路右有小峰，如佛掌高擎，下合而上岐，下束而上展，于众峰中尤示灵怪。其南又骈峙两山，束而成峡，路由其中。峡南之峰，其东层裂两岩，转盼间，觉上岩透明。亟南向趋之，只下岩可入，而上岩悬叠莫登，乃入下岩。岩中列柱牵帷，界而为峡，剖而为窗，曲折明朗，转透其后，则亦横贯山腹者也。以为由后窍西出，可反跻上岩透处，而后窍上下俱削，旁无可攀。乃仍东出洞前，见东北隅石颇坎坷，姑

攀隙而登，遂达上层。则前后二门，俱与下岩并列；门内乳幄莲柱，左右环转以达后门，数丈之内，纡折无竟。前门一台，正对东北佛掌峰。凭后门龛牖，遥瞰近视，岩外之收揽既奇，岩内之绾结亦异，诚胜境也。予所见粤中重楼之胜，此为第一。

【注释】

(1)两路口：今称路口，在桂林市区西隅，公路和铁路皆从近旁经过。

(2)义宁：明为县，隶桂林府永宁州，治今临桂区五通。

【译文】

于是回到住宿的地方吃饭，强逼着静闻尽力带病上路。向西二里，经过两山间的峡谷。峡谷北面的山像屏风样巍然屹立，山下是广福王庙；峡谷南面的山面向北森然拱立着，山的东面有个岩洞。洞口面向东，有座石塔挡在洞口前，十分整齐，而塔的中间是空心的，塔的后面不十分高大宏伟。由塔右边的洞穴进去，逐渐进去渐渐变得又窄又黑，有几个土司兵被调守在此地，就着岩洞在洞中煮饭睡觉。岩洞口外边，右边有旧时刻的摩崖碑刻，剥落得不能辨读了。于是下来，向西走出峡口，这里是两路口，集市店铺夹住道路。往西北沿着山走，是通往义宁县的大道；往西南沿着山走，是通往永福县的大道。我踏上通往西南方的这条路走，不到一里路，静闻跟着走，落在了后面，等了他一会不见来到。望见道路东边有个面向西的岩洞，拨开荆棘去探这个洞，岩洞不深但洞口很奇特。向下俯瞰静闻，仍然不见他走过来；想返回去找他，又怕他走在了前边。姑且急忙去追赶他，又等了他很长时间，拉住前后到来的人询问，都茫然不知所指，实在是想前进想后退都很难。很久之后，又向西行四里，道路右边有座小石峰，像佛掌一样高高举起，下面合在一起而上面分岔，下面紧束而上面舒展，在群峰中尤其显得灵幻怪异。它的南面又并排耸峙着两座山，紧束成峡谷，道路经由峡谷中。峡谷南面的山峰，它的东面分层裂开两个岩洞，转眼间，觉得上面那个岩洞透出亮光。急忙向南

赶到那里，只有下洞可以进去，而上洞层层叠叠悬在高处，无法上登，只好进入下洞。岩洞中排列着石柱，挂着帷幔状的岩石，分隔成峡谷，剖开成为石窗，曲折明亮，转而钻到洞的后方，原来也是一个横贯山腹的岩洞。我以为由后边的石窍向西出去，可以反过来登到上洞穿通之处，可后边这个石窍上下都很陡削，旁边无处可攀。于是仍然向东出到洞前，看见东北隅的岩石坑坑洼洼的，姑且攀着石缝上登，竟然到达了上层。只见前后两个洞口，都与下洞并列；洞口内，帷幔状的钟乳石，莲花样的石柱，左右环绕着转到后洞口，几丈之内，曲曲折折没有尽头。前洞口有一个平台，正对着东北方佛掌一样的小石峰。我凭靠在后洞口的石龛石窗之间，俯瞰远处，细看近处，岩洞外面收入眼底的景色已经很奇丽，岩洞内盘结着的钟乳石也很奇异，真正是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我在粤地所见过的重楼胜景，这里是第一。

既而下山，不知静闻之或前或后，姑西向行。又见大路之左，复有岩北向，登之亦浅而不深，此亦峡南之山也。其在峡北者，西向亦有二洞层列，洞门上下，所悬亦无几，而俱石色赭黄，若独为之标异者。一出峡门，则汇水直浸两峡之西，中叠石为堤，以亘水面，旁皆巨浸，无从渡水一登赭岩。既又闻有八字岩，亦不能至。遂由石道西向行汇水中。又望其西峰之东崖壁高亘，上悬三洞，相去各二十余丈，俱东向骈列，分南、北、中焉。其山在汇水西南，与东峡南峰东西夹塘成汇。遥睇崖端，俱有微痕，自南而北，可以上跻，惟北洞则崭然悬绝，若不可阶焉。途中行人见余趋岩，皆伫呼莫前，姑缓行堤间。俟前后行人少间，视堤西草径，循水遵南麓而行，虽静闻之前后，俱不暇计。已而抵南洞之下，仰睇无级。仍以攀崖梯隙之法，猿升猱跃而上，遂入南洞，则洞门甚崇，其内崆峒宏峻，规模迥异。稍下，一岐由右入，转而西南，渐觉昏黑，莫究厥底；一岐由左入，不五丈，忽一门西透山后，返照炳焉；一门北通中洞，曲景穿焉。于是先西向披后岩，洞门高与东埒，上下俱悬崖陟绝，可瞰而不可下。遥望西南对山，有洞亦若覆梁，而门广中邃，曰牛洞，东向暗黑而不知

其涯。仍入内，旋北向上中洞，洞内北转而东透。先探其北，转至洞门，有石内庋，架为两层，上叠为阁，倒向洞内，下裂为门，直嵌壁间，盖即所望之北洞矣。至此则兹洞之旁通曲达，既极崇宏，复多曲折，既饶旷达，复备幽奇，余所观旁穿之胜，此为最矣。仍入中洞之内，东临洞门，门愈高穹，下则其外路绝崖轰，遂仍返其中，循南洞而出焉。始知是三洞者，外则分门，内俱连窍，南洞其门户也，北洞其奥窟也，中洞则左右逢原，内外共贯，何岩洞之灵异，出人意表如此！

【译文】

继而下山来，不知静闻是在前还是在后，姑且向西行。又看见大路的左边，又有一个面向北的岩洞，登到洞中也是浅而不深，这也是在峡谷南面的山上。那在峡谷北面山上的，面向西也有两个洞分层排列着，洞口一上一下，悬隔之处也不远，但岩石的颜色全是赭黄色，好像是要为它们单独标新立异的模样。一走出峡口，就有积水一直浸泡到两侧峡谷的西边，当中垒石砌成堤坝，用以横截水面，旁边都是巨大的水泽，无法渡过水去登一次赭黄色的岩洞。随后又听说有个八字岩，也不能去到。于是经由石头路向西行走在积水中。又望见堤坝西峰的东面崖壁高高横亘着，上面高悬着三个洞，相距各有二十多丈，都是面向东并列着，分为南洞、北洞、中洞。这座山在积水的西南方，与东面峡谷的南峰东西相夹形成积水塘。远看山崖顶端，都有微小的石痕，自南往北，可以上登，唯有北洞则是崭然悬绝，似乎不能登上去。途中的行人看见我向岩洞赶过去，都停下脚步高声叫我不要前去，暂且在堤坝上慢慢走。等到前后的行人少一些的间隙，看着堤坝西边草丛中的小径，顺着水边沿着南麓前行，即使静闻是在前还是在后，都来不及顾及了。不久抵达南洞的下面，仰面斜视没有台阶。仍然用攀石崖把裂隙作为梯子的方法，像猿猴般爬升跳跃地往上爬，终于进入南洞，只见洞口十分高大，洞内空阔宏大，十分险峻，规模完全不一样。稍下走，一个岔洞由右边进去，转向西南，渐渐觉

得昏黑下来，无法走到洞底；一个岔洞由左边进去，不到五丈，忽然有一个洞口向西通到山后，光线反照进来，十分明亮；一个洞口向北通到中洞，反射的光影照射到洞内。于是先向西钻入后洞，洞口的高处与东边的洞口相等，上下都是悬崖，上登的路断了，可以俯瞰却不能下走。遥望西南方对面的山，有个洞也好像是下覆的桥梁，洞口宽阔而洞中深邃，叫做牛洞，面向东，黑暗得无法知道它的尽头。仍然进入洞内，旋即向北上到中洞，洞内向北转去通到东面。先探察洞内的北边，转到洞口，有岩石在里面平架着，架成两层，上面叠架成楼阁，倒向洞内，下边裂成石门，一直深嵌在洞壁上，大概这就是先前望见的北洞了。来到此地就见这个洞弯弯曲曲四通八达的旁洞，既极其高大，又有很多曲折之处，既有很多空旷旁通的地方，又具备幽深奇绝的特点，我所观览过的通有旁洞的胜景，这里是第一了。仍然进入中洞之内，向东面临洞口，洞口愈加高大穹隆，洞外下方则是崖壁崩塌道路断绝，只好仍然返回到洞中，沿着南洞出来。这才知道这三个岩洞，外面虽分为几个洞口，里面的洞穴都连着，南洞是它的门户，北洞是它最深处的洞窟，中洞则是左右逢源，内外连贯在一起，为何岩洞的灵幻变异，竟如此出人意料之外！

于是仍由旧级下，共一里，北出大道，亟西行。循南山北麓而西，三里，越一平坡，其南北岩洞甚多，不暇详步。岐而南为通城墟。墟房累累，小若鸽户，列若蜂房，虚而无人，以俟趁墟者(1)。从墟又南一里，是为上岩后洞。余循西路登岩，门北向，前临深塘。入其内，扩然崇宏，峡分左右。右峡下坠，已浚为渊，水潴其底，石壁东西夹之，峻不可下。其底南眺沉沉，壁西之崖，回覆渊上，予所驻足下瞰者；壁东则绝壁之下，骈通二穴，若环桥连亘，水通其中，不知所往；北则石壁自洞顶下插渊底，壁半裂柱成隙，泉淙淙隙端下注。出右峡，由左峡上入，蹲石当门，中耸为台，台上一顶柱直挂洞顶。路从两旁入，其西复有石崖，由洞北突而南，若塞门焉，与洞之南壁夹而成罅。路循崖西出，转绕崖后，外穹为门，门下横阈，而上多垂檐。踞门阈而坐，门外峡复峭峙，两旁多倒悬下攫之石，若龙爪

猿臂，纷拏其门，俯仰双绝。出洞，循其东麓，复开一门，东向内洼，下滴水空声，转南渐黑，当即通后洞环桥水穴者。而下洞门之南，则上岩村村居萃焉。村后叠石开径，曲折而上，是为上岩前洞。其门东向，高齐后洞肩，深折不及。前有神庐，侧有台址。有村学究聚群蒙于台上(2)。由台直跻洞后，迸窦成龛，垂石如距：有垂至地下离一线者，有中悬四旁忽卷者，有柱立轮囷其中者(3)，有爪攫分出其岐者。其东南对山有泉源，曰龙泉云。

【注释】

(1)墟(xū)：岭南一带的农村定期集市。赶集的地方，有人则满，无人则虚，而岭南集市满时少，虚时多，故称为虚，或作“墟”、“圩”、“墟市”。一般三日一次，定期赶集，称为“趁墟”。赶集的日子称为“墟期”。平时搭盖供墟市交易用的一排排小屋称为“墟房”。很多定期趁墟的地方，亦以“墟”字为词尾命名。

(2)蒙(méng)：即蒙童，正进行启蒙教育的儿童。

(3)轮囷(qūn)：高大的样子。

【译文】

于是仍然经由原路一台台地下走，共一里，向北出到大道上，急忙往西行。沿着南山的北麓往西行，三里，越过一条平缓的山坡，山坡南北两面的岩洞非常多，来不及走过去详细看。沿岔路往南走是通城墟。墟市上的房屋层层叠叠的，小得像鸽子笼，像蜂房一样排列着，空着没有人，用以等待赶集的人。从通城墟又向南一里，这是上岩的后洞。我沿着西边的路登上岩洞，洞口向北，前方下临深塘。进入洞内，空旷高大，分出左右两条峡谷。右边的峡谷向下深陷，已被疏浚为深水潭，水积在峡底，东西两面的石壁夹住水潭，高峻得无法下去。向南眺望，峡底黑沉沉的，石壁西面的石崖，回绕下覆在深渊之上，这就是我停下脚步向下俯瞰的地方；石壁东面却在绝壁之下，双双通有两个洞穴，好像连环桥洞相连横亘着，水通到洞穴中，不知流向哪里；北面则是石壁从洞顶下插到深渊底下，石壁半中腰有石柱

裂成缝隙，泉水淙淙地从缝隙下边向下流淌。走出右边的峡谷，由左边的峡谷往上进去，蹲着一块岩石挡住洞口，中间高耸成为高台，高台上方顶上一根石柱垂直挂在洞顶。路从两旁进去，这块岩石的西侧又有石崖，由洞北向洞南前突，好像要堵住洞口的样子，与洞南的洞壁夹成一条缝。路沿着石崖向西出去，转而绕到石崖的后面，外边隆起成为洞口，洞口下方横着石门槛，而上方有很多下垂的岩石如屋檐。蹲坐在石门槛上，洞口外面的峡谷又陡峭地耸峙着，两旁有许多倒悬下垂的岩石，好像龙爪猿臂，纷纭杂乱地挡在洞口，俯身抬头两者都是绝妙的景色。出洞来，顺着山的东麓走，又开有一个洞口，面向东，洞内下洼，向下滴水发出空荡荡的声音，转向南渐渐黑下来，这应该就是通到后洞中连环桥洞一样的水洞的地方。而下洞洞口的南边，就是上岩村的村庄房屋聚集的地方了。村庄后面垒砌石块开通了一条小径，曲折地向上走，这就是上岩的前洞。洞口向东，高处与后洞口相等，深处和曲折之处赶不上。洞前有座神庙，侧边有座台基。有个乡村的读书人聚集了一群儿童在台上教授。由平台一直上登到洞的后部，洞穴迸裂成石龛，下垂的岩石像鸡爪一样；有下垂到地下离地面只有一线的，有悬垂在中央四旁忽然上卷的，有柱子一样高大地矗立在洞中的，有爪子一样伸下来分出脚爪的。这里东南方对面的山上有泉水，叫做龙泉。

下台端，仍出后洞塘北，西北行一里，入东来大道。又二里，为高桥，石梁颇整。越桥西南，石山渐开，北眺遥山连接，自西而东，则古田、义宁西来老龙矣(1)。又七里为山蚤铺，其四旁虽间出土阜，而石峰尤屼突焉。又西南八里，为马岭墟。其日当市，余至已下午，墟既散，而纷然俱就饮啜浆矣。始于墟间及静闻，复与之饭。又西南二里，至缭江桥，越桥为缭江铺，于是山俱连阜回冈，无复石峰峥峥矣。又南八里为焉石铺，乃西入山坞。二里转而西南，又十里为苏桥(2)，为洛青江上流，水始舍桂入柳去，予遂与桂山别。桥西是为苏桥之堡。入东门，抵南门，时顾仆已先抵此一日，卧南门内逆旅中。是晚蕴隆之极，与二病人俱殊益闷闷。幸已得舟，无妨明日行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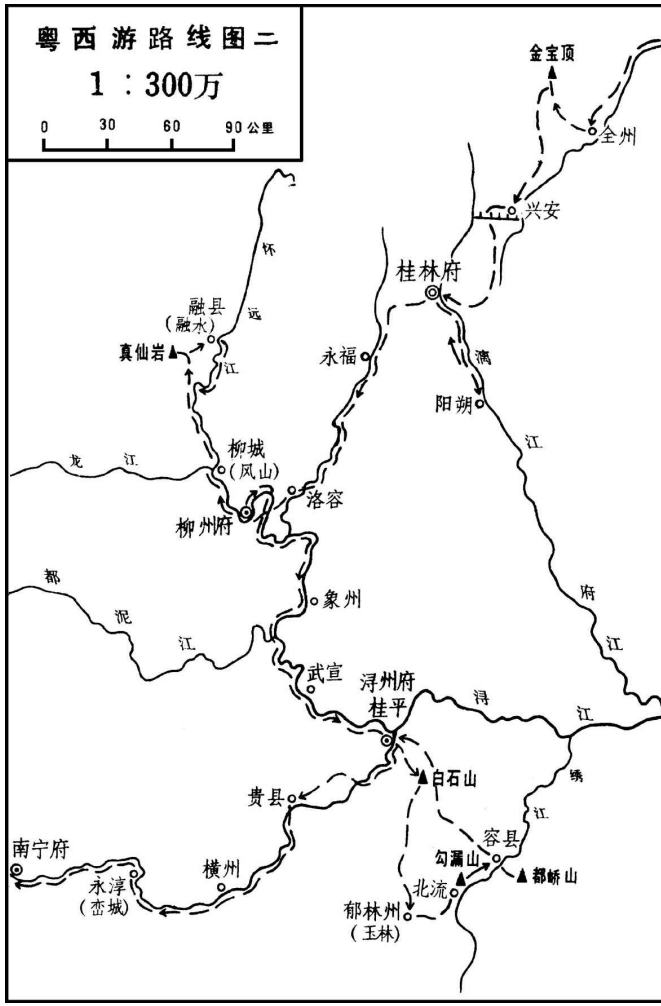
【注释】

(1)古田：明有古田县，时在1381—1571年间，后改为永宁州，又有古田所与州同城。治所先在今永福县北境寿城稍南的旧县，1482年移至今寿城。

(2)苏桥：今名同，在永福县东北境，洛清江东岸。

【译文】

从平台前端下走，仍然出到后洞水塘的北边，往西北行一里，走上东面过来的大道。又行二里，是高桥，石桥颇为整齐。过桥后往西南行，石山渐渐退开，向北眺望，远山连绵相接，自西往东延伸，那便是从古田所、义宁县往西延伸过来的山脉主脉了。又行七里是山蚤铺，这里的四旁虽然间或有土山出现，然而石峰更加突兀了。又向西南八里，是马岭墟。这一天是赶集日，我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集市已经散去，而人们都纷纷在店铺中饮茶喝酒。这才在集市上赶上静闻，再次与他一起吃了饭。又向西南二里，到达缭江桥，过桥后是缭江铺，到了这里，山全是连绵的土阜和回绕的山冈，不再有山势峥嵘的石峰了。又向南八里是焉石铺，于是向西进入山坞中。二里后转向西南，又行十里是苏桥，是洛清江的上游，水流开始离开桂林府流入柳州府去了，我于是与桂林山水告别了。桥西是苏桥的城堡。进入东门，来到南门，这时顾仆已经先一步到达此地一天，躺在南门内的旅店中。这天晚上闷热到了极点，我与两个病人都觉得特别郁闷。幸好已经找到船，不妨害明天上路的计划。


粤西游路线图二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金宝顶
全州
兴安
桂林府
怀
远
江
融县
(融水)
真仙岩
永福
漓
阳朔
江
柳城
(凤山)
龙
江
洛容
柳州府
都
泥
江
象州
府
江
武宣
浔州府
桂平
浔
江
白石山
贵县
绣
江
容县
南宁府
横州
勾漏山
都峤山
永淳
(峦城)
北流
郁林州
(玉林)

粤西游日记二(1)

【题解】

《粤西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广西北部及东南部的日记。

崇祯十年(1637)六月十二日徐霞客登舟，经永福县、洛容县(今鹿寨县)至柳州府，又往北经柳城县至融县(今融水苗族自治县)。返柳州，继续南下，过象州及武宣县，到浔州府(今桂平市)。从陆路往郁林州(今玉林市)、北流县、容县绕了一圈，回浔州府。再取郁江水行，经贵县(今贵港市)、横州、永淳县(在今横县西境)，八月二十三日抵南宁府。以后皆在南宁府，但日记缺佚，整理者季梦良在乱帙中仅找到九月初九日登罗秀山一则。

这是徐霞客万里遐征中又一段最困难的时期。静闻、顾行在临离桂林时都生了病，“奄奄垂毙”。霞客“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既要照顾病人，又坚持地理考察和旅游。在柳州游立鱼山，谒柳侯庙，凭吊柳宗元遗迹。在融水畅游真仙岩；从巨蛇身上跨过，或坐在木盆中浮水钻洞；为了搜览碑刻，梯滑人坠，“眉膝皆损”。过大藤峡，考察农民起义军利用过的险要地形。游勾漏、白石、都峤三山，考订葛洪行踪。游宝华山，访建文皇帝遗迹。沿途重视有关水道的考察，深入进行各地喀斯特地貌的比较研究，也记录了“流贼”活动的情况，为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丁丑六月十二日(2)　晨餐后登舟，顺流而南，曲折西转，二十里，小江口，为永福界(3)。又二十里，过永福县。县城在北岸，舟人小泊而市蔬。又西南三十五里，下兰麻滩。其滩悬涌殊甚，上有兰麻岭，行者亦甚逼仄焉。又二十里，下陟滩为理定(4)，其城在江北岸。又十五里而暮。又十五里，泊于新安铺(5)。

【注释】

(1)《粤西游日记二》：在乾隆刻本第三册下。

(2)丁丑：崇祯十年(1637)。

(3)永福：隶桂林府永宁州，即今永福县。

(4)理定：今作“里定”，在鹿寨县北隅。

(5)新安铺：今作“西岸”，在鹿寨县北境，洛清江西岸。

【译文】

丁丑年六月十二日　早餐后登上船，顺流往南行，曲曲折折地向西转，走了二十里，到小江口，这是永福县的辖境。又行二十里，路过永福县城。县城在北岸，船夫临时停船去买菜。又向西南行船三十五里，驶下兰麻滩。这处河滩高悬的浪头翻涌得特别厉害，河岸上有兰麻岭，走路的人都感到这里非常狭窄。又行二十里，下了陟滩是理定，理定城在江的北岸。又行十五里后天黑下来。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新安铺。

十三日　昧爽行四十里，上午过旧街(1)，已入柳州之洛容界矣，街在江北岸。又四十里，午过牛排。又四十里，下午抵洛容县南门(2)。县虽有城，而市肆荒落，城中草房数十家，县门惟有老妪居焉。旧洛容县在今城北八十里，其地抵柳州府一百三十里。今为新县，西南抵柳州五十里，水须三日溯柳江乃至。是晚宿于舟中。预定马为静闻行计。

【注释】

(1)旧街：今名同，在鹿寨县北境，洛江与洛清江汇口处。

(2)洛容县：隶柳州府，治今鹿寨县西部的洛容。

【译文】

十三日　黎明行船四十里，上午经过旧街，已经进入柳州府的洛容县境内了，旧街在江北岸。又行四十里，中午经过牛排。又行四十里，下午抵达洛容县城的南门。县城虽然有城墙，但街市店铺荒凉冷落，城中有草房几十家，县城的城门只有一个老妇人住在里面。旧的洛容县城在今天县城的北面八十里处，那个地方到柳州府城有一百三十里路。现今这个是新县城，向西南到柳州府城五十里。水路必须溯柳江走三天才能到。这天晚上住在船中。预定了马匹为静闻上路做准备。

十四日　昧爽起饭，觅担夫肩筐囊，倩马驼静闻，由南门外绕城而西。静闻甫登骑，辄滚而下。顾仆随静(闻)、担夫先去，余携骑返换，再易而再不能行。计欲以车行，众谓车之屼嵲甚于马(1)，且升降坡岭，必须下车扶挽，益为不便。乃以重价觅肩舆三人，餍其欲而后行(2)，已上午矣。余先独行，拟前铺待之，虑轿速余不能踵其后也。共一里，过西门，西越一桥而西，即升陟坡坂。四顾皆回冈复岭，荒草连绵，惟路南隔冈有山尖耸，露石骨焉。跋荒莽共十八里，逾高岭，回望静闻轿犹不至。下岭又西南二里，为高岭铺，始有茅舍数家，名孟村。时静闻犹未至，姑憩铺肆待之。久之乃来，则其惫弥甚。于是复西一里，乃南折而登岭，迤逦南上，共四里，抵南寨山之西，则柳江逼其西崖矣。乃西向下，舟人舣舟以渡。有小溪自南寨破壑(3)，西注柳江，曰山门冲。江之东为洛容界，江之西为马平界(4)。登西岸，循山濒江南向行，是为马鹿堡(5)。东望隔江，石崖横亘其上，南寨山分枝耸干，亭亭露奇。共五里，乃西向逾坳入，则石峰森立，夹道如双阙。其南峰曰罗山，山顶北向有洞，斜骞侧裂，旁开两门，而仰眺无跻攀路，西麓又有洞骈峙焉。其北峰曰李冯山，而南面峭削尤甚(6)。又二里，双阙之西，有小峰当央而立(7)，曰独秀峰。

【注释】

(1)屼嵲(wù niè)：颠簸的样子。

(2)餍(yàn)其欲：尽量让他们吃饱。

(3)南寨：今名同，在鹿寨县西南隅，柳江东岸。

(4)马平：柳州府附郭县，治今柳州市。

(5)马鹿堡：今仍称“马鹿”，在柳州市区东隅，柳江西岸，有公路经过。

(6)而南面峭削尤甚：“南”，原作“来”，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7)当央：当中。

【译文】

十四日　黎明起床吃饭，找来挑夫用筐子装上行李肩挑着，让马匹驮着静闻，由南门外绕着城墙往西行。静闻刚一登上坐骑，马上翻滚落地。顾仆跟随静闻、挑夫先离开，我带着马匹返回来调换，换了两次马可两次都不能走。打算用车子载着静闻走，大家认为车子上下颠簸比马厉害，而且在上坡下岭时，必须下车扶着拉着，更加不方便。只得用重金找来三个人抬轿子，尽量让他们吃饱后上路，出发时已经是上午了。我独自一人先走，打算在前边的驿站等他们，是考虑轿子走得快我不能跟在他们后面走。走了共一里，经过西门，向西走过一座桥后向西走，立即上登山坡。四面环顾，都是回绕的山冈和层层叠叠的山岭，荒草连绵不断，只有道路南边隔着山冈之处有座山尖尖地耸起，露出骨状的岩石来。跋涉在荒草丛中共有十八里路，翻越一座高高的山岭，回头望去，静闻坐的轿子还没来。下岭后又往西南行二里，是高岭铺，这才有几家茅草房，名叫孟村。此时静闻仍未来到，暂且在店铺中休息等他。很久后静闻才来，却见他疲惫得更加厉害了。从这里再向西走一里，于是折向南后登岭，逶迤向南上登，共四里，到达南寨山的西面，就见柳江逼近山西面的山崖下了。于是向西下走，船夫把船停靠在岸边得以渡过江去。有条小溪自南寨冲破壑谷，向西流入柳江，叫山门冲。柳江的东岸是洛容县的辖境，柳江的西岸是马平县的属地。登上西岸，顺着山势濒临江边向南行，这里是马鹿堡。隔着江流向东望去，石崖横亘在江岸上，南寨山分出支峰，主峰耸立，亭亭玉立，露出奇异的姿态。走了共五里，于是向西越过山坳进山，就见石峰森然矗立，夹住道路，好像双阙。那南面的石峰叫罗山，山顶的北面有个洞，斜斜地高张着，从侧面裂开，旁边开有

两个洞口，然而抬头眺望没有上登的路，西麓还有个洞并列在那里。那北面的石峰叫李冯山，而南面尤其峭拔陡削得厉害。又行二里，双阙的西边，有座小石峰当中而立，叫做独秀峰。

行者共憩树下，候静闻舆不至。问后至者，言途中并无肩舆，心甚惶惑。然回眺罗山西麓之洞，心异之。同憩者言："从其南麓转山之东，有罗洞岩焉，东面有坊，可望而趋也。"余闻之益心异，仰视日色尚未令昃(1)，遂从岐东南披宿草行(2)。一里，抵罗山西南角，山头丛石叠架，侧窦如圭，横穴如梁。从此转而南，东循其南麓，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高少逊于北巅，而面背正相值也。东南望一小山濒江，山之南隅，石剖成罅，上至峰顶，复连而为门。其时山雨忽来，草深没肩，不虞上之倾注，而转苦旁之淋漓矣。转山之东，共约一里，遂逾坳北入，一坪中开，自成函盖。右峰之北，有巨石斜叠而起，高数十丈，俨若一人北向端拱，衣褶古甚。左崖之北，有双门坠峡而下，内洞北向，深削成渊，底有伏流澄澈，两旁俱峭壁数十丈，南进窅然不知其宗。北抵洞口，壁立斩绝，上有横石高二尺，栏洞口如阈，可坐瞰其底，无能逾险下坠，亦无虞失足陨越也。阈之左壁，有悬绠数十丈，圈而系之壁间，余疑好事者引端悬崖以游洞底者。惜余独行无偶，不能以身为辘轳，汲此幽阒也。既北出峡门上，复西眺西峰，有道直上，果有石坊焉。亟趋之，石坊之后，有洞东向，正遥临端拱石人，坊上书"第一仙区"，而不署洞名。洞内则列门设锁，门之上复横栅为栏，从门隙内窥，洞甚崆峒，而路无由入。乃攀栅践壁逾门端入，则洞高而平，宽而朗，中无佛像，有匡床、木几(3)，遗管城、墨池焉(4)。探其左，则北转渐黑而隘；穷其右，则西上愈邃而昏。余冀后有透明处，摸索久之不得。出，仍逾门上栅，至洞前。见洞右有路西上，拨草攀隙而登，上蹑石崖数重，则径穷莫前，乃洞中剪薪道也。山雨复大至，乃据危石倚穹崖而坐待之。忽下见洞北坪间翠碧茸茸，心讶此间草色独异，岂新禾沐雨而然耶？未几，则圆绕如规，五色交映，平铺四壑，自上望之，如步帐回合，倏忽影灭。雨止乃下，仍从石坊逾南坳，共二里，转是山西麓。先入一洞，其门西

向，竖若合掌，内洼以下，左转而西进，黑不可扪；右转而东下，水不可穷，乃峻逼之崖，非窈窕之宫也。出洞又北，即向时大道所望之洞。洞门亦西向，连叠两重。洞外有大石横卧当门，若置阈焉，峻不可逾。北有隘，侧身以入，即为下洞。洞中有石中悬，复间为两门，南北并列。先从南门入，稍洼而下，其南壁峻裂斜骞，非攀跻可及；其北崖有隙，穿悬石之后，通北门之内焉。其内亦下坠，而东入洞底，水声汩汩，与南洞右转之底，下穴潜通。由北门出，仰视上层，石如荷叶下覆，虚悬无从上跻。复从南门之侧，左穿外窍，得一旁龛。龛外有峡对峙，相距尺五，其上南即龛顶尽处，北即覆叶之端。从峡中手攀足撑，遂从虚而凌其上。则上层之洞，东入不深，而返照逼之，不可向迩；惟洞北裂崖成窦，环柱通门，石质忽灵，乳然转异；攀隙西透，崖转南向，连开二楹，下跨重楼，上悬飞乳，内不深而宛转有余，上不属而飞凌无碍。岩之以凭虚驾空为奇者，阳朔珠明之外，此其最矣。

【注释】

(1)昃(zè)：太阳西斜。

(2)宿草：隔年的深草。

(3)匡床：方正而安适的床。

(4)管城：即管城子、管城侯，为毛笔的别称。墨池：磨墨的砚台。

【译文】

我和走路的人一同在树下休息，等候静闻坐的轿子，不见来到。向后面来的人打听，说途中并没有看见轿子，我心中十分惶惑。不过回头眺望罗山西麓的山洞，心里觉得它很奇异。一同休息的人说："从山的南麓转到山的东麓，那里有个罗洞岩，东面有座牌坊，可以望着牌坊赶过去。"我听了这话心里越发觉得奇异，抬头看天色，太阳还没有西下，于是从岔路向东南方分开积年的深草丛前行。走了一里，抵达罗山的西南角，山头有成丛的岩石叠架着，侧面的洞

穴好像玉圭，横卧的洞穴好像桥梁。从此处转向南麓，向东沿着山的南麓走，望见北边半山腰上也有个洞面向南，高处稍低于北山的山顶，可前后正好互相面对着。望见东南方一座小山濒临江流，山的南隅，岩石剖开形成裂隙，上边裂到峰顶，又连成一道石门。此时山雨忽然来临，草深得没过肩头，不担忧头上雨水倾注，却反而为身旁草上淋漓的雨水苦恼了。转到山的东麓，共约一里路，于是越过山坳向北进去，中间展开一块平地，自然形成一个盒盖样的地形。右侧山峰的北边，有块巨石斜斜地叠架而起，高达数十丈，俨然像一个人面向北正身拱手，衣服上的褶皱十分古朴。左侧山崖的北边，有两个洞口向下坠入峡谷中，峡谷内的洞口面向北，向下深削成深渊，洞底有伏流清澈透明，两旁都是几十丈高的峭壁，向南进去深远得不知通往何处。向北来到洞口，石壁高峻悬绝地矗立着，上边有块横着的岩石高二尺，挡在洞口像门槛，可以坐下来俯瞰深渊底下，不能越过险阻坠落下去，也不必担心失足翻身坠落下去了。石门槛左边的石壁上，有根几十丈长的粗绳子悬挂着，绕成绳圈系在石壁上，我怀疑是好事的人从悬崖顶端引下去游览洞底的绳子。可惜我独自一人走路没有同伴，不能用身子当做辘轳，到这个幽深隐秘的地方去汲水了。向北出到峡口之上后，又向西眺望西面的山峰，有条路一直通到上面去，果然有座石牌坊在那里。急忙赶到那里去，石牌坊的后面，有个洞面向东，正好远远地下临着正身拱手的石人，石牌坊上写着“第一仙区”，但没有写洞名。洞内安有门装了锁，门的上方又横着栅栏作为护栏，从门缝中向里面窥视，洞中非常空阔，但没有路进去。只好攀着栅栏踩着石壁翻过门头进去，只见山洞又高大又平坦，宽敞而明亮，洞中没有佛像，有一张床、木头桌子，留有毛笔、砚台。探测洞的左边，随即转向北去，逐渐变得又黑又窄；穷究洞的右边，越向西上去越深邃黑暗。我希望后面有透进亮光的地方，摸索了很久找不到。出来，仍然翻过门头上的栅栏，来到洞前。看见洞的右侧有条路向西上走，拨开草丛攀着石缝往上登，上登几重石崖，则小径到了头无法前进，原来这是条洞中人砍柴火的小道。山雨又猛烈来临，只得背靠高险穹隆的石崖坐下等雨停。忽然看见下面山洞北边的平地中有一片翠色绿

茸茸的，心里惊讶这里草的颜色为什么唯独不同，莫非是新栽种的禾苗淋过雨后才这样的吗？不多久，则绕成一个圆圈像圆规，五色交相辉映，平铺在四面的壑谷上方，从上面望过去，好像帷幕回绕合在一起，倏忽之间幻影消失了。雨停后才下走，仍然从石牌坊越过南面的山坳，共走了二里，转到这座山的西麓。先进入一个洞，洞口向西，直竖着好像合起来的手掌，洞内低洼下去，左转后向西进去，黑得摸不到东西；右转后向东下走，有水，走不到头，这是一处险峻逼窄的石崖，不是一处幽深的宫室。出洞后又向北走，立即到了前些时候在大道上望见的山洞。洞口也是面向西，一连重叠着两层。洞外有块大石头横卧着挡住洞口，好像设置的门槛一样，陡峻得不可翻越。北边有个隘口，侧着身子才能进去，这便是下洞。洞中有岩石悬在中央，又隔为两个洞口，南北并列。先从南边的洞口进去，渐渐低洼下去，洞内南边的石壁陡峻迸裂，斜斜地高举着，不是靠攀登可以到达的；山洞北边的石崖上有条裂缝，穿过悬垂的岩石后边，通到北边那个洞口的里面。北洞内也是向下坠落，而向东深入到洞底，水声淙淙，与南洞向右转的洞底，下面有洞穴暗中相通。由北洞口出来，仰面审视上层，岩石像荷叶一样下覆，悬在虚空中无从上登。再从南洞口的侧边，向左穿过外边的石窍，在旁边找到一个石龛。石龛外边有条峡谷对峙着，相距一尺五，峡谷上方的南边就是石龛顶的尽头处，北边就是下覆荷叶的顶端。从峡谷中用手攀着用脚撑着，终于从虚空中登临到峡谷的上方。只见上层的洞往东进去不深，可发射的光线逼射着人，不可接近；唯有洞北边的石崖裂成洞穴，石柱环列，通到洞口，岩石的质地忽然变得灵幻起来，像乳汁一样变得不同寻常；攀着裂缝向西钻进去，石崖转向南去，一连开头两间石室，下面高跨好像重楼，上边高悬着飞空的钟乳石，里面不深但曲折有余，上面不相连接而飞凌高空无遮无拦。岩洞以凌驾虚空见奇的，除阳朔的珠明洞之外，这里是最奇妙的了。

坐憩久之，仍以前法下。出洞前横阈，复西北入大道，一里抵独秀峰下。又西向而驰五六里，遇来者，问无乘肩舆僧，止有一卧牛车

僧。始知舆人之故迟其行，窥静闻可愚，欲私以牛车代易也。其处北望有两尖峰亭亭夹立，南望则群峰森绕，中有石缀出峰头，纤幻殊甚，而不辨其名。又西五六里，则柳江自南而北，即郡城东绕之滨矣。江东之南山，有楼阁高悬翠微，为黄氏书馆。即壬戌会魁黄启元(1)。时急于追静闻，遂西渡江，登涯即阛阓连络(2)；从委巷二里入柳州城(3)，东门以内，反寥寂焉。西过郡治，得顾仆所止寓，而静闻莫可踪迹。即出南门，随途人辄问之，有见有不见者。仍过东门，绕城而北，由唐二贤祠蹑之开元寺。知由寺而出，不知何往。寺僧言："此惟千佛楼、三官堂为接众之所，须从此觅。"乃出寺，由其东即北趋，里余而得千佛楼，已暮矣。问之僧，无有也。又西趋三官堂。入门，众言有僧内入，余以为是矣；抵僧栖，则仍乌有。急出，复南抵开元东，再询之途人，止一汲者言，曾遇之江边。问："江边有何庵？"曰："有天妃庙。"暗中东北行，又一里，则庙在焉。入庙与静闻遇。盖舆人以牛车代舆，而车不渡江，止以一人随携行李，而又欲重索静闻之资，惟恐与余遇，故迂历城外荒庙中，竟以囊被诒僧抵钱付去(4)。静闻虽病，何愚至此！时庙僧以饭饷，余、舆同卧庙北野室中(5)，四壁俱竹篱零落，月明达旦。

【注释】

(1)壬戌：天启二年(1622)。魁(kuí)：第一。科举考试时，各省举人到京会考称为会试，会试第一名称为会元或会魁。

(2)阛阓(huán huì)：街市，街道。

(3)柳州：明置柳州府，治马平，即今柳州市。

(4)诒(yí)：遗留。

(5)野室：村舍。

【译文】

坐下休息了很久，仍然采用先前的方法下来。出了洞前的石门槛，再向西北走上大道，走一里抵达独秀峰下。又向西疾行了五六里

路，遇到过来的人，问知路上没有乘坐轿子的和尚，只有一个躺在牛车上的僧人。这才明白轿夫故意慢慢走的原因，是窥察出静闻可以愚弄，打算私下用牛车来代替轿子了。从此处向北望去有两座夹立的尖峰亭亭玉立，向南望去则是群峰森然环绕，其中有岩石点缀在峰头，极为纤巧奇幻，但分辨不出它的名字。又往西行五六里，就见柳江自南往北流淌，就已绕到府城东面的江边了。江东岸的南山，有楼阁高悬在翠微的山色中，那是黄氏书馆。就是壬戌年会试考第一名的黄启元。此时我急于去追赶静闻，便向西渡过柳江，登上岸就是连接不断的街市；从曲折的小巷中前行二里进入柳州府城，东门以内，反而寂静了。向西经过府衙，找到顾仆投宿的寓所，但却无法找到静闻的踪迹。立刻出了南门，沿途见人就打听静闻的消息，有见到的有没见到的。仍然经过东门，绕着城墙往北走，由唐二贤祠追踪到开元寺。了解到静闻从寺中出去，不知到哪里去了。寺中的僧人说："此地只有千佛楼、三官堂是接待众人的场所，必须到那里去找。"于是出寺来，由寺东马上向北赶去，行一里多后找到了千佛楼，已经是傍晚了。向僧人打听静闻。没有啊。又向西赶到三官堂。进门后，众人说有个僧人进里面去了，我以为是静闻了；到了僧房中，却仍然没有。急忙出门，又向南走到开元寺东边，再次向过路人打听静闻，只有一个汲水的人说，曾经在江边遇见过静闻。我问："江边有什么寺庵？"回答："有座天妃庙。"在黑暗中往东北行，又走一里，便看见寺庙在那里了。进庙后与静闻相遇。原来是轿夫用牛车来顶替轿子，而且牛车没有渡过江，只用一个人带着行李随行，并且又想重重地勒索静闻的钱财，唯恐与我相遇，所以故意绕路来到城外的荒庙中，竟然把包袱被盖留给庙中的僧人抵押成钱拿走了。静闻虽然有病在身，为何愚蠢到如此地步！此时庙中的僧人拿饭来吃了，我和轿夫一同躺在庙北野外的小屋中，四面的墙壁都是零落不堪的竹篱笆，月光一直亮到天明。

十五日　昧爽起，无梳具，乃亟趋入城寓，而静闻犹卧庙中。初拟令顾仆出候，并携囊同入，而顾仆亦卧不能起，余竟日坐楼头俟

之，顾仆复卧竟日，不及出游焉。是日暑甚，余因两病人僵卧两处，忧心忡忡，进退未知所适从，聊追忆两三日桂西程纪，迨晚而卧。

【译文】

十五日　黎明起床，没有梳洗的用具，于是急忙赶到城中的寓所中，而静闻还躺在庙中。最初我打算叫顾仆出城去伺候静闻，并带上行李一同进城来，可顾仆也是躺着不能起床，我终日坐在楼上守候他，顾仆又躺了一整天，顾不上出游了。这一天热极了，我因为两个病人僵卧在两个地方，忧心忡忡，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无所适从，姑且追忆近两三天桂林以西的游程，到晚上才躺下。

十六日　顾仆未起，余欲自往迎静闻。顾仆强起行，余并付钱赎静闻囊被。迨上午归，静闻不至而庙僧至焉。言昨日静闻病少瘥，至夜愈甚，今奄奄垂毙，亟须以舆迎之。余谓病既甚，益不可移，劝僧少留，余当出视，并携医就治也。僧怏怏去。余不待午餐，出东门，过唐二贤祠，由其内西转，为柳侯庙(1)，《柳侯碑》在其前，乃苏子瞻书，韩文公诗。其后则柳墓也。余按《一统志》，柳州止有刘黄墓，而不及子厚，何也？容考之。急趋天妃视静闻，则形变语谵(2)，尽失常度。始问之，不能言，继而详讯，始知昨果少瘥，晚觅菖蒲、雄黄服之，遂大委顿(3)，盖蕴热之极而又服此温热之药，其性悍烈，宜其及此。余数日前阅《西事珥》，载此中人有食饮端午菖蒲酒，一家俱毙者，方以为戒。而静闻病中服此，其不即毙亦天幸也。余欲以益元散解之，恐其不信。乃二里入北门，觅医董姓者出诊之。医言无伤，服药即愈。乃复随之抵医寓，见所治剂俱旁杂无要。余携至城寓，另觅益元散，并药剂令顾仆传致之，谕以医意，先服益元，随煎剂以服。迨暮，顾仆返，知服益元后病势少杀矣。

【注释】

(1)柳侯：即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山西永济)人，因此人称“柳河东”。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因参加“永贞革新”，失败后

被贬为永州司马。815—819年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因此人称“柳柳州”。他在柳州期间，释放奴婢，组织群众打井、种竹、植树。他死后，虽然灵柩运回葬于长安郊区的栖凤原，但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停放灵柩的地方修建了衣冠墓；在他经常游憩的罗池边修建了罗池庙，后又改为柳侯祠；在他“手种黄柑二百株”的地方建了柑香亭。这些古迹，一直保存至今，皆包入柳州市柳侯公园内。

(2)语谵(zhān)：病中神志不清时胡言乱语。

(3)委顿：极度疲困。

【译文】

十六日　顾仆没有起床，我想自己前去迎接静闻。顾仆勉强起床出行，我一并付了钱去赎取静闻的包袱被盖。到上午回来时，静闻没来而庙里的僧人却来了。说是昨天静闻的病情稍稍好转一点，到夜间病得更厉害了，现在已经奄奄待毙，必须赶快用车子去接他。我认为既然病重了，越发不可搬动，劝和尚稍留他一些时候，我将出城去探视，并带着医生去给他治病。和尚怏怏不乐地走了。我没等到吃午饭，出了东门，经过唐二贤祠，由祠堂里面向西转，是柳侯庙，《柳侯碑》在庙前，是苏东坡写的，韩愈的诗。庙后就是柳宗元的墓了。我查对《一统志》，柳州府只有刘黄的墓，却没有提及柳子厚墓，为什么呢？容我再考证一下。急忙赶到天妃庙探视静闻，只见他形体改变，说着胡话，完全失去了常态。开始时问他话，不能说话，继而详细询问他，才知道昨天果然病痊愈了一些，晚上找来菖蒲、雄黄服用下去，便感到极度疲困，大概是体内郁积着极度的燥热却又服用了这种温热的药物，药性悍烈，难怪他到这种地步。我几天前阅读《西事珥》，记载这一带有人饮下了端午节的菖蒲酒，一家人全毙命的，正以此为戒。而静闻病中服下这种东西，他不马上丧命也算是天大的幸运了。我想用益元散给他解药性，怕他不相信。于是前行二里进入北门，找到一个姓董的医生出城为他诊治。医生说没有大碍，服药后就会痊愈。于是又跟随医生来到医生的寓所，看见医生治病的药剂都很庞杂没有切中要害。我把药带到城中的寓所，另外找来益元散，连同医生的药剂命令顾仆转交给静闻，把医生的意思告诉他，先

服下益元散，随后煎了汤药给他服下。到天黑时，顾仆返回来，了解到服用益元散后病情稍微减轻了。

十七日　中夜雷声殷殷，迨晓而雨。晨餐后，令顾仆出探静闻病，已渐解。既午雨止，湿蒸未已。匡坐寓中，倦于出焉。

【译文】

十七日　半夜雷声隆隆，到拂晓时才下雨。早餐后，命令顾仆出城探视静闻的病情，静闻已经渐有缓解。中午雨停后，像蒸笼一样的湿热没有散去。直挺挺地坐在寓所中，倦于出游了。

柳郡三面距江，故曰壶城。江自北来，复折而北去，南环而宽，北夹而束，有壶之形焉，子厚所谓“江流曲似九回肠”也。其城颇峻，而东郭之聚庐反密于城中，黄翰简、龙天卿之第俱在焉。龙名文光。黄翰简名启元，壬戌进士(1)，父名化。由乡科任广东平远令，平盗有功，进佥宪(2)。母夫人许氏，以贞烈死平远(3)，有颛祠(4)。余昔闻之文相公湛持，言其夫人死于平远城围之上，而近阅《西事珥》，则言其死于会昌(5)，其地既异，则事亦有分。此其所居，有祠在罗池东。(缺)当俟考之。翰简二子俱乡科。

【注释】

(1)壬戌：明天启二年(1622)。

(2)佥(qiān)宪：明代都察院置左、右佥都御史，位次于副都御史，通称佥院，敬称佥宪。

(3)平远：明为县，隶潮州府，治所在今广东平远县北的仁居。

(4)颛(zhuān)：通“专”。

(5)会昌：明为县，隶赣州府，即今江西会昌县。

【译文】

柳州府城三面环江，所以称为壶城。柳江自北面流来，又折向北流去，南面环绕城墙之处很宽，北边两面江流相夹之处紧束在一起，有着茶壶一样的形态，正如柳子厚所说的“江流曲似九回肠”。府城的城墙相当高峻，而东边外城聚居的房屋反而比城中密集，黄翰简、龙天卿的宅第都在那里。龙天卿名叫黄文光。黄翰简名叫黄启元。是壬戌年的进士，父亲名叫黄化。由于考中乡试出任广东平远县县令，平定盗贼有功，被提升为佥宪。母亲许夫人，因为贞烈死在平远县，有专门的祠庙。我从前从文湛持相公那里听到过这件事，说他的夫人死在平远县被包围的城墙之上，但近来阅读《西事珥》，则是说他的夫人死在会昌县，她死的地点既然不同，那么事迹也应该有所区别。此地是她的居住地，有祠庙在罗池东边。(缺)这事应当等我加以考证。黄翰简的两个儿子都中了乡试。

十八日　因顾仆病不能炊，余就粥肆中，即出东门观静闻。一里，北过二贤祠，东过开元寺，又共一里，抵天妃庙，则静闻病虽少痊，而形神犹非故吾也。余初意欲畀钱庙僧，令买绿豆杂米作糜(1)，以芽菜鲜姜为供。问前所畀，竟不买米，俱市粉饼食。余恐蹈前辙，遂弗与，拟自买畀之，而静闻与庙僧交以言侵余。此方病者不信药而信鬼，僧不斋食而肉食，故僧以大餔惑静闻(2)，而静闻信之。僧谓彼所恃不在药而在食。静闻谓予不惜其命而惜钱，盖犹惑病狂之言也。余乃还，过开元寺入瞻焉。

【注释】

(1)糜(mí)：粥。

(2)大餔(bǔ)：大吃油荤。餔，食。

【译文】

十八日　因为顾仆生病不能煮饭，我到店铺中吃了稀粥，立即出东门去看望静闻。行一里，向北经过二贤祠，向东经过开元寺，又共走一里路，抵达天妃庙，只见静闻的病虽稍微痊愈了些，但形态精神

仍然不是原来的模样了。我最初打算把钱交给庙中的和尚，让他买些绿豆杂米来煮稀粥，用豆芽菜、鲜姜给静闻吃。追问先前给他的钱，竟然没有买米，都是买了些面饼给他吃。我担心重蹈覆辙，便没有给他钱，准备自己买来交给他，可静闻与庙中的和尚交相用难听话来伤害我。这地方有人生病不信医药而是相信鬼神，和尚不吃斋却吃肉，所以和尚用吃大油大荤来蛊惑静闻，而静闻却信了他的话。和尚说他的病靠的不是药而是食物。静闻说我不珍惜他的性命却吝惜钱财，大概这仍然是他病中神志不清说的疯话了。我只得回来，路过开元寺进去瞻仰。

寺为唐古刹，虽大而无他胜。又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瞻书韩辞二纸。更觅他拓，见有柳书《罗池题石》一方，笔劲而刻古，虽后已剥落，而先型宛然。余嘱再索几纸，其人欣然曰："此易耳。即为公发硎出一石拓(1)，乃新摹而才镌之者。"问："旧碑何在？"曰："已碎裂。今番不似前之剥而不全矣。"余甚惋惜，谢其新拓，只携旧者一纸并韩辞二大纸去。询罗池所在，曰："从祠右大街北行，从委巷东入即是。然已在人家环堵中，未易觅也。"余从之，北向大街行半里，不得；东入巷再询之，土人初俱云不知。最后有悟者，曰："岂谓'罗池夜月'耶？此景已久湮灭，不可见矣。"余问何故，曰："大江东南有灯台山，魄悬台上而影浸池中，为此中绝景。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烦，抛石聚垢，池为半塞，影遂不耀，觅之无可观也。"余求一见，其人引余穿屋角垣隙，进一侧门，则有池一湾，水甚污浊，其南有废址两重，尚余峻垣半角，想即昔时亭馆所托也。东岸龙眼二株，极高大，郁倩垂实，正累累焉。度其地当即柳祠之后，祠即昔之罗池庙，柳侯之所神栖焉者。今池已不能为神有，况欲其以景存耶？

【注释】

(1)发：打磨。硎(xíng)：磨刀石。

【译文】

寺院是唐代的古刹，规模虽大却没有别的胜迹。又向西路过唐二贤祠找到拓碑人的家，买了两张他拓的苏东坡写的韩愈的碑文。再找其他拓片，看见有一张柳宗元写的《罗池题石》，笔力遒劲而且刻工古拙，虽然后边已经剥落，可原先的形制宛然在目。我嘱托他再找出几张来，那人欣然说道："这容易。马上为您用磨刀石打磨出一块石碑来拓，这是新近摹拓并刚雕刻好的碑。"我问道："旧碑在哪里？"回答说："已经碎裂了。今天这次的不像之前那张剥落不全了。"我十分惋惜，辞谢他的新拓片，只带上一张旧的和两大张韩愈的碑文离开了。打听罗池所在的地方，他说："从祠堂右边的大街往北行，从小巷中向东进去就是。但是已经在人家的围墙中了，不容易找到。"我听从他的话，沿着大街向北前行半里，找不到；向东进入小巷中再问人，当地人最初都说不知道。最后有人醒悟过来，说："莫非是说'罗池夜月'吗？这一景色已经湮没了很久，不可能见到了。"我询问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大江东南方有座灯台山，明月高悬在石台上而月亮的倒影映照在水池中，是这里绝妙的美景。当地人苦于官府游玩宴饮的烦扰，抛石块堆积垃圾，水池被填了一半，月影便不再照耀，找到它也没有什么值得看的了。"我请他带我去看一看，那人带着我穿过屋角的墙缝，走进一道侧门，就见有一个弯弯的水池，池水非常污浊，水池南边有两层废弃房屋的遗址，还剩下高墙的半个角落，想来这便是旧时亭台楼馆所在之处了。东岸有两棵龙眼树，极其高大，郁郁葱葱很是秀美，正垂挂着累累果实。估计这个地方应该就在柳侯祠的后面，柳侯祠就是从前的罗池庙，变成柳侯的神位居住的地方了。今天水池已不再为神灵拥有，何况是想要它靠景色保存下来吗？

凭吊久之，还饭于寓。乃出小南门，问融县舟，欲为明日行计。始知府城北门明日为墟期，墟散舟归，沙弓便舟鳞次而待焉。乃循江东向大南门渡江。江之南，稍西为马鞍山，最高而两端并耸，为府之案山；稍东为屏风山，形伏而端方；其东北为灯台山，则又高而扼江北转者也。马鞍之西，尖峰峭耸，为立鱼山(1)。其山特起如鱼之立，然南复有山映之，非近出其下不能辨。既渡，余即询仙奕岩，居人无

知者。西南一里至立鱼山，而后知其东之相对者，即仙奕岩也。岩在马鞍之西麓，居人止知为马鞍，不知为仙奕，实无二山也。立鱼当宾州大道，在城之西南隅。由东北蹑级盘崖而登，岩门东向，踞山之半。门外右上复旁裂一龛，若悬窝缀阁，内置山神；门外左下拾级数层，又另裂一窍，若双崖夹壁，高穹直入，内供大士。入岩之门，如张巨吻，其中宽平整朗，顶石倒书“南来兹穴”四大字，西蜀杨芳笔也。门外又有诗碑。内列神位甚多，后通两窍，一南一北，穿腹西入，皆小若剜窦。先由南窍进，内忽穹然，高盘竖裂。西复有门透山之西，其中崇彻窈窕，内列三清巨像。后门逾阈而出，西临绝壑，遥瞻西南群峰开绕，延揽甚扩。由门侧右穿峡窍以下，复有洞，门西向。其内不高而宽，有一石柱中悬，杂置神像环倚之，柱后有穴，即前洞所通之北窍也。乃知是山透腹环转，中空外达，八面玲珑，即桂林诸洞所不多见也。由门内左循岩壁而上，洞横南北，势愈高盘。洞顶五穴剜空，仰而望之，恍若明星共曜(2)。其下东开一峡，前达僧栖，置门下键(3)，不通行焉。稍南，西转下峡，复西透一门，前亦下临西壑。由门左转而入，其内下坠成峡，直迸东底，深峻不可下。由其上扪崖透腋，又南出一门。其门南向，前有一小峰枝起，与大峰骈立成坳。由其间攀崖梯石，直蹑立鱼之巅焉。盖是洞透漏山腹，东开二门，西开三门，南开一门，其顶悬而侧裂者，复十有余穴，开夹而趣括无穷，曲折而境深莫测，真异界矣！复由诸洞宛转出前洞，从门右历级南上，少憩僧庐。东瞰山下，有塘汇水一方，中洼而内沁，不知何出；其东北所对者，即马鞍山之西北麓，仙奕岩在焉；其东南所对者，乃马鞍山西南枝峰，又有寿星岩焉。遥望其后重岩回复，当马鞍之奥境，非一览可尽。时日已下舂，雨复连绵，余欲再候静闻，并仙奕岩俱留为后游。下山一里，复渡南门，又东北三里，携豆蔬抵天妃殿，而静闻与僧相侵弥甚；欲以钱赎被，而主僧复避不即至。余乃不顾而返，亟入城，已门将下键矣。昏黑抵寓，不得晚餐而卧。

【注释】

(1)立鱼山：又称“石鱼山”，今称“鱼峰山”，在柳州城区南隅，为著名风景区。传说歌仙刘三姐从此乘鱼上天，山上建有刘三姐对歌亭和刘三姐石像，至今常有群众来此对歌。

(2)曜(yào)：照耀。

(3)键(jiàn)：门上的横插。

【译文】

凭吊了很久，返回寓所吃饭。于是出了小南门，打听去容县的船，想为明天上路做准备。这才知道府城的北门明天是赶集日，集市散后船只返回时，到沙弓的便船鳞次栉比地等着乘客。于是顺着江边向东走到大南门渡江。江流的南岸，稍偏西一点是马鞍山，最高而且两端并排耸起，是府城的案山；稍偏东一点的是屏风山，形状低伏而端端正正的；它东北方的是灯台山，则又是高高地扼住江流向北转去的山了。马鞍山的西面，一座尖峰陡峭高耸，是立鱼山。这座山独自耸起像鱼一样直立着，然而它的南面还有山映衬着它，不走近到了它下面是不能分辨出来的。渡江后，我立即打听仙奕岩，居民没有知道的。向西南行一里到达立鱼山，然后知道了立鱼山东面与它相对的山，就是仙奕岩了。仙奕岩在马鞍山的西麓，居民只知道是马鞍山，不知道就是仙奕岩，实际上不是两座山。立鱼山位于去宾州的大道上，在府城的西南隅。从东北麓踏着石阶绕着山崖往上登，岩洞口面向东，盘踞在半山腰。洞口外面的右上方又在旁边裂开一个石龛，好像是高悬的鸟窝和点缀在空中的楼阁，里面放着山神；洞口外面的左边沿着石阶下走几层，又另外裂开一个石窍，好像两面崖壁夹住，高大穹隆地一直进去，里面供奉着观音大士。进入岩洞的洞口，如同张开的大嘴，洞中宽敞、平整、明亮，洞顶的岩石上倒写着“南来兹穴”四个大字，是四川人杨芳的手笔。洞口外又有块题诗的石碑。洞内排列着的神位非常多，后边通有两个石窍，一南一北，穿透山腹向西进去，都小得像刀挖空的孔洞。先由南边的石窍进去，里面忽然穹然隆起，向高空盘绕而上，竖直裂开。西边又有个洞口通到山的西面，洞中高深幽远，里面陈列着巨大的三清像。从后洞口越过石门槛出来，

西边面临极深的壑谷，遥望西南方群峰回绕开去，延伸散布得很广。由洞口右侧穿过峡谷样的石窍下去，又有一个洞，洞口面向西。洞内不高但很宽，有一根石柱悬在中央，杂乱地放置了一些神像环绕背靠着石柱，石柱后面有个洞穴，这就是前洞通着的北边那个石窍了。这才知道这座山的山腹中弯弯转转地穿通了，山肚子中是空心的，外边四通八达，八面玲珑，就是在桂林的众多洞穴中也是不多见的了。由洞口内的左侧沿着洞壁往上走，洞横成南北向，地势愈加高高向上盘绕而起。洞顶有五个剜空的洞穴，仰面望过去，恍惚像是明星在一同闪耀。洞顶下方东面开有一条峡谷，前边通到僧人的住所，装有门插着门闩，不能通行了。稍向南走，向西转下峡谷中，又向西钻出一个洞口，前方也是下临着西面的壑谷。由洞口向左边转进去，那里面下坠成峡谷，一直迸裂到东面的洞底，幽深险峻得不能下去。由峡谷上方摸着崖壁钻到侧边，又向南出了一个洞口。这个洞口面向南，前方有座小石峰分支耸起，与大山峰并立形成山坳。由两山间攀着石崖踩着岩石，一直登上立鱼山的山顶。原来这个洞穿透了山腹，东面开有两个洞口，西面开有三个洞口，南面开有一个洞口，山顶高悬侧裂之处，又有十多个洞穴，有宽有窄，从而包含了无穷的趣味，曲曲折折，地点幽深却不闭塞，真是一处奇异的地方啊！再经由几个洞辗转出了前洞，从洞口右边经过石阶向南上登，在僧房中稍作休息。往东俯瞰山下，有个水塘积了一片水，中间下洼而且浸入到地下，不知从哪流出去；立鱼山东北方相对的地方，就是马鞍山的西北麓，仙奕岩在那里；立鱼山东南方相对的地方，就是马鞍山西南面的支峰，又有个寿星岩在那里。遥望这座支峰的后面，重重石岩回绕重叠，位于马鞍山的腹地，不是一眼可以观览完的。此时夕阳已经西下，雨又连绵不断地下起来，我想再去问候静闻，连同仙奕岩都留作日后游览的地方。下山行一里，再渡江到南门，又向东北行三里，带着绿豆蔬菜来到天妃殿，可静闻与和尚更加厉害地交相伤害我；我想用钱赎回被子，但主事的僧人又躲避我不马上出来。我只好不理会他返回来，急忙进城，城门已经将要放下门闩了。在昏黑中抵达寓所，没吃到晚餐便躺下了。

十九日　凌晨而起，雨势甚沛，早出北门观墟市，而街衢雨溢成渠，墟不全集。上午还饭于寓。计留钱、米、绿豆，令顾仆往送静闻，而静闻已至。其病犹未全脱，而被襆之属俱弃之天妃庙，只身而来。余阴嘱寓主人，同顾仆留栖焉。余乃挈囊出西南门，得沙弓小舟一舱，遂附之，而同舟者俱明晨行，竟宿沙际。

【译文】

十九日　凌晨便起床，雨势非常大，早早出了北门观看集市，可街道中雨水溢成了沟渠，集市没有全部聚集起来。上午返回寓所吃饭。打算留下一些钱、米、绿豆，命令顾仆前去送给静闻，可静闻已经来到了。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但被盖包袱之类的东西都丢弃在天妃庙中，只身前来。我暗中嘱托寓所的主人，让他同顾仆留下住在这里。我于是带上行李出了西南门，找到一艘去沙弓的小船，便搭乘了这条船，但同船的人全都要明天早晨才动身，竟然住宿在沙滩边。

二十日　候诸行者，上午始发舟。循城西而北溯柳江，过西门，城稍逊而内，遂不滨江云。江之西，鹅山亭亭，独立旷野中，若为标焉。再北，江东岸犹多编茅瞰水之家，其下水涯，稻舟鳞次，俱带梗而束者，诸妇就水次称而市焉，俱从柳城、融县顺流而下者也。又北二十里，晚泊古陵堡(1)，在江西岸。

【注释】

(1)古陵堡：原作“古城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今作“古林”，在柳江县东北隅，柳江西岸。

【译文】

二十日　等候诸位上路的人，上午才开船。沿着城墙的西面往北溯柳江前行，经过西门，城墙稍向里面退进去，竟然不濒临江流。柳江的西岸上，鹅山亭亭玉立，独立在旷野中，好像标杆一样。再往北走，江东岸还有很多茅草编成俯瞰江水的人家，茅屋下面的水边，运

载稻谷的船只鳞次栉比，都是带有稻梗捆成一束束的，许多妇女就在水边称着卖，全是从柳城县、融县顺流而下的船只。又向北行二十里，晚上停泊在古陵堡，在江的西岸。

自柳州府西北，两岸山土石间出，土山迤逦间，忽石峰数十，挺立成队，峭削森罗，或隐或现。所异于阳朔、桂林者，彼则四顾皆石峰，无一土山相杂；此则如锥处囊中，犹觉有脱颖之异耳(1)。

【注释】

(1)颖(yǐng)：尖端。此句比喻好的东西终能自显突出。

【译文】

自柳州府城往西北行，两岸的山土山和石山间隔着出现，土山逶迤延伸之间，忽然有数十座石峰挺拔矗立，排成队列，峭拔陡削，森然罗列，或隐或现。不同于阳朔、桂林之处，那里四面环顾都是石峰，没有一座土山相杂；此地则是如同锥子装在口袋中，仍然觉得有脱颖而出的奇异感觉罢了。

柳江西北上，两涯多森削之石，虽石不当关，滩不倒壑，而芙蓉倩水之态，不若阳朔江中俱回崖突壑壁，亦不若洛容江中俱悬滩荒碛也。

【译文】

沿柳江往西北上行，两岸有许多森然陡削的岩石，虽然岩石没有挡在关口上，河滩没有倒悬为壑谷，然而芙蓉出水的靓丽姿态，不像阳朔的江中全是回亘的石崖和突立的壑谷绝壁，也不像洛容的江中全是高悬的河滩和荒凉的砂石堆。

此处余所历者，其江有三，俱不若建溪之险。阳朔之漓水，虽流有多滩，而中无一石，两旁时时轰崖缀壁，扼掣江流，而群峰逶迤夹

之，此江行之最胜者；洛容之洛青，滩悬波涌，岸无凌波之石，山皆连茅之坡，此江行之最下者；柳城之柳江，滩既平流，涯多森石，危峦倒岫，时与土山相为出没，此界于阳朔、洛容之间，而为江行之中者也。

【译文】

此处我经历过的地方，江流有三条，都不如建溪险要。阳朔的漓江，虽然江流中有许多河滩，但没有一处是石滩，两旁不时有崩塌的石崖点缀着绝壁，扼住江流，而群峰逶迤夹住江流，这是在江中行船风景最优美的地方；洛容的洛青江，河滩高悬，波涛汹涌，岸上没有凌波的岩石，山全是茅草连片的缓坡，这是在江中行船景色最差的地方；柳城县的柳江，河滩中江流既平缓，岸上有很多森林样的岩石，高险的山峦与倒立的山峰，不时与土山交替出没，这介于阳朔与洛容之间，是在江中行船景色中等的地方。

二十一日　昧爽行。行二十里，上午过杉岭，江右尖峰叠出。又三十里，下午抵柳城县(1)。自城北溯怀远江而入，又十里，泊于古旧县(2)。此古县治也，在江北岸。是日暑甚，舟中如炙。

【注释】

(1)柳城县：隶柳州府，治今柳城县南部的凤山。

(2)旧县：今名同，在柳城县南境。

【译文】

二十一日　黎明开船。二十里，上午经过杉岭，江右岸的尖峰层层叠叠地出现。又行三十里，下午抵达柳城县。从城北溯怀远江进去，又行十里，停泊在古旧县。这是古时候的县城，在江北岸。这一天炎热极了，在船中如同被火烤着。

柳城县在江东岸，孤城寥寂，有石崖在城南，西突瞰江，此地濒

流峭壁，所见惟此。城西江道分而为二。自西来者，庆远江也，其源一出天河县为龙江；一出贵州都匀司为乌泥江，经忻城北入龙江，合流至此(1)；自北来者，怀远江也(2)，其源一出贵州平越府，一出黎平府，流经怀远、融县至此(3)。二江合而为柳江，所谓黔江也。下流经柳州府，历象州，而与郁江合于浔。

【注释】

(1)“自西来者”以下几句：庆远江明时亦称“龙江”，今仍称“龙江”。流经天河县者，今称天河，从北往南在宜山县注入龙江。龙江主源从当时广西属的荔波来，明时称劳村江，今称打狗河；经河池县境称为金城江；至明代柳城县治与怀远江合。对于龙江，戊寅年(1638)三月初十日记有精详的叙述。乌泥江又称“都泥江”，即今红水河，从贵州来，但不源自都匀司，亦不经都匀府；虽经忻城，但并未北至庆远入龙江。这两点，霞客在七月十九日记中已有校正。天河县，隶庆远府，明时治所累迁，自1591年迁至今罗城县天河镇。

(2)怀远江：明时亦称“潭江”。

(3)“一出黎平府”以下两句：怀远江流经融县的叫融江。融江源明时称古州江，即今都柳江。

【译文】

柳城县城在江的东岸，一座孤城寥落寂静，有座石崖在城墙南边，向西前突俯瞰着江流，此地濒临江流的峭壁，我见到的只有这一处。城西江流的河道分为两条。自西面流来的，是庆远江，它的源头一处出自于天河县，称为龙江；一处出自于贵州省都匀长官司，称为乌泥江，流经忻城县北境汇入龙江，合流后流到此地；自北面流来的，是怀远江，它的源头一是出自于贵州省平越府，一是出自于黎平府，流经怀远县、融县后到达此地。两条江流合流后称为柳江，也就是所谓的黔江了。下游流经柳州府，经过象州，而后与郁江合流后汇入浔江。

今分浔州、南宁、太平三府为左江道，以郁江为左也；分柳州、

庆远、思恩为右江道，以黔江为右也。然郁江上流又有左、右二江，则以富州之南盘为右，广源之丽江为左也，二江合于南宁西之合江镇，古之左右二江指此，而今则以黔、郁分耳。

【译文】

今天划分出浔州、南宁、太平三府设置为左江道，这是把郁江视为左边了；分出柳州府、庆远府、思恩府设为右江道，这是把黔江视为右边了。然而郁江的上游又有左、右两条江，那是把富州的南盘江视为右边，把广源的丽江视为左边了，两条江在南宁西面的合江镇合流，古代的左、右二江是指这两条江，可今天却是根据黔江、郁江来划分了。

南盘自富州径田州，至南宁合江镇合丽江，是为右江。北盘自普安经忻城，至庆远合龙江，是为乌泥江(1)。下为黔江，经柳、象至浔州合郁，亦为右江。是南、北二盘在广右俱为右江，但合非一处耳。《云南志》以为二盘分流千里，至合江镇合焉，则误以南宁之左、右二江俱为盘江，而不知南盘之无关于丽江水，北盘之不出于合江镇也。

【注释】

(1)“北盘自普安经忻城”以下几句：这是徐霞客对两盘江最早的认识。这些观点后来已校正，此不足据。南盘与富州无涉，北盘亦不至庆远合龙江。

【译文】

南盘江从富州流经田州，流到南宁的合江镇与丽江汇合，这是右江。北盘江从普安州流经忻城县，流到庆远府与龙江汇合，这是乌泥江。下游是黔江，途经柳州府、象州流到浔州与郁江合流，这也是右江。这样，南、北两条盘江在广西都是右江，不过不是在一个地方合流罢了。《云南志》认为两条盘江分别流淌在千里之外，流到合江镇合流，那是错把南宁府的左、右二江都看成是盘江，却不知道南盘江

与丽江无关，北盘江不流到合江镇了。

二十二日　平明发舟。西北二十里，午过大堡(1)，在江东岸。是日暑雨时作，蒸燠殊甚，舟人鼓棹，时行时止，故竟日之力，所行无几。下午又十五里，大雨倾盆，舟中水可掬，依野岸泊。既暮雨止，复行五里而歇。

【注释】

(1)大堡(pù)：今作“大埔”，为柳城县治。

【译文】

二十二日　天明开船。往西北行船二十里，中午经过大堡，在江东岸。这一天炎热的暴雨不时倾泻，热气蒸腾闷热极了，船夫用浆划船，时走时停，所以用了一整天的力气，所走的路程不多。下午又前行了十五里，大雨倾盆，船中的雨水可以用手捧起来，靠在野外的岸边停泊下来。傍晚雨停后，又前行了五里才停歇下来。

二十三日　昧爽，西北行十五里，过草墟，有山突立江右，上盘危岩，下亘峭壁。其地鱼甚贱。十里，马头(1)，江左山崖危亘，其内遥峰森列，攒簇天半。于是舟转东行，十里复北，五里，下午抵沙弓(2)，融县南界也，江之西南即为罗城县东界(3)。沙弓，水滨聚落，北至融五十里，西至罗城亦然，西望隔江群峰攒处，皆罗城道中所由也。是晚即宿舟中。

【注释】

(1)马头：今作“码头”，在柳城县北隅，融江东岸。

(2)沙弓：今作“沙巩”，在融水县南隅，融江东岸转折处。

(3)罗城县：隶柳州府，即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

【译文】

二十三日　黎明，往西北行船十五里，经过草墟，有座山突立在江右，上面盘结着高险的岩石，下面横亘着峭壁。这个地方的鱼价非常便宜。船行十里，到码头，江左岸的山崖高高横亘着，山内远峰森然罗列，攒聚簇拥到半天高。从这里船转向东前行，行十里后又转向北，行五里，下午抵达沙弓，这是融县的南境了，江的西南方就是罗城县的东境。沙弓，是个水边的聚落，北面到融县有五十里，西面到罗城县也有五十里，向西望去，隔着江流群峰攒聚之处，都是去罗城县的途中要经过的地方了。这天晚上住在船中。

二十四日　昧爽，仍附原舟向和睦墟。先是沙弓人言："明日为和睦墟期，墟散有融县归舟，附之甚便。"而原舟亦欲往墟买米，故仍附之行。和睦去沙弓十里，水陆所共由也。舟自沙弓西即转而东北行，一里，有江自西北来，舞阳江也(1)，内滩石甚险。又直东四里，始转而北，又五里为和睦墟(2)。荒墟无茅舍，就高蓷草(3)，日初而聚，未午而散，问舟不得。久之，得一荷盐归者，乃附行囊与之偕行。始东北行一里，有小溪自西而东。越溪而北，上下陂陀，皆荒草靡靡，远山四绕。又四里过黄花岭，始有随坞之田。直北行五里，过古营(4)，其田皆营中所屯也。又北五里，越一小溪为高桥(5)，有秦姓者之居在峒中。北下一里为大溪，有水自西而东，有堰堰之，其深及膝，此中水之大者，第不通舟耳。又北五里，大道直北向县，而荷行李者陆姓，家于东梁西北，遂由此岐而西北行。二里，上鸡笼岭，其坳甚峻，西有大山突兀，曰古东山。山北东隅为东梁，县中大道所径也。西北隅为东阳(6)，亦山中聚落也，而陆姓者聚居于其北坞对山之下，越鸡笼共西北三里，而抵其家。去真仙岩尚十里，去县十五里。时甫逾午，而溽暑疲极(7)，遂止其处。

【注释】

(1)舞阳江：明时又作"武阳江"，即今牛鼻河。

(2)和睦墟：今名同，在融水县南隅，融江北岸。

(3)蓷(tuī)：益母草。

(4)古营：今作“古型”。

(5)高桥：今名同。

(6)东阳：今名同。东阳与古营、高桥皆在融水县南境，古营最南，高桥稍北，东阳最北。

(7)溽(rù)暑：盛夏又湿又热的气候。

【译文】

二十四日　黎明，仍旧搭乘原来的船去和睦墟。这之前沙弓的人说：“明天是和睦墟的赶集日，集市散后有回融县的船，搭乘这种船非常方便。”而原来乘坐的船也想到集市上去买米，所以仍然搭乘这条船走。和睦墟距离沙弓有十里路，是水路、陆路都要共同经过的地方。船从沙弓西边马上转向东北行，行船一里，有条江水自西北方流来，是舞阳江，江中的石滩极险。又一直向东行船四里，开始转向北走，又行五里是和睦墟。荒野中的集市没有茅屋，就着高处的益母草茅草，太阳初升时便聚在一起，不到中午就散了，找不到船。很久之后，遇到一个挑着盐回家的人，于是把行李让他附带挑着，与他一同前行。开始时往东北行一里，有条小溪自西往东流。越过小溪往北走，上下在山坡间，全是低伏延绵的荒草，远山四面环绕着。又走四里越过黄花岭，开始有顺着山坞的水田。一直向北前行五里，路过古营，那些田都是兵营中屯垦的。又向北行五里，越过一条小溪是高桥，有姓秦的人家居住在山洞中。向北下走一里是大溪，有溪水自西向东流，有堤坝挡住溪流，溪中的水深达膝盖，是这一带大一点的溪流，只是不通船罢了。又向北行五里，大道一直往北通向县城，可挑行李的人姓陆，家在东梁的西北方，于是由此地岔开往西北行。走了二里，登上鸡笼岭，这里的山坳非常陡峻，西面有突兀的大山，叫做古东山。山北面的东隅是东梁，是去县里的大道经过的地方。西北隅是东阳，也是个深山中的村落，而姓陆的人家聚居在东阳北面的山坞相对的山下，越过鸡笼岭共向西北走三里，便到了他家。距离真仙岩还有十里，距离县城十五里。此时刚过了正午，但湿热的天气让人疲

倦极了，便停下住在他家。

二十五日　平明起饭，陆氏子仍为肩囊送行。先隔晚，望其北山，有岩洞割然上下层叠(1)。余晚浴后欲独往一探，而稻畦水溢，不便于行；及是导者欲取径道行，路出于其下，余乃从田间水道越畦而登之。岩有二门，俱南向，东西并列，相去数丈，土人名为读学岩。外幛骈崖，中通横穴，若复道行空，蜃楼内朗，垂莲倒柱，钩连旁映，轩爽玲珑，可庐可憩，不以隘迫为病也。其西又有小石峰特起田间，旁无延附，亦有门东向，遂并越水畦入之。初入觉峡逼无奇，穿门西进，罅迸“十”字，西既透明，南北俱裂窍，土人架木窍间，若欲为悬阁以居者，但宛转轩迥，不若前岩之远可舒眺而近可退藏也。甫出洞，导者言：“西去一二里，有赤龙岩奇甚，胜当与老君洞等，惜无知者，君好奇，何不迳道观之！”余昨从和睦墟即屡问融中奇胜，自老君洞外更有何景，导者与诸土人俱云无有，盖彼皆以庵栖为胜，而不复知有山石之异也。至是，其人见余所好在此，始以其说进。余奖劳之，令即趋赤龙。于是不北向山坳，而西循溪塍，里余遂抵岩下。其岩北向，高穹山半，所倚之山，即陆氏所居之后岭，自西横列至此，而东下陆村者也。洞前北突两峰，若龙虎然，而洞当其中，高旷宏远，底平而上穹，门之中有石台两重界其间，洞后列柱分楞，别成圭门璇室。洞中直入数丈，脊稍隆起，遂成仙田每每，中贮水焉。更入则渐洼渐黑，导者云：“其内门束如窦，只平身入，既入乃复廓然透别窍焉。”恨不从家携炬，得一穷其奥也。山前有溪自西来，分两派，而东萦陆氏之居，又东抵东梁，而北汇安灵潭，为灵寿溪之上流云。下山，越溪而北向，望北山有洞割然骈列。涉水畦而攀其上，其洞门南向，虽高穹侧裂，而中乃下旋如坠螺。由门外右跻，复飞嵌悬崖，凭踞则有余，深栖则不足，乃下。盖此山正与赤龙岩南北相向，其与读学岩则东西肩列者也。北趋间道，正由此山、读学两峰中。此山之东隅，复开两岩，其门皆东向，名钟洞岩：在北者，其岩不深峻，若竖钟而剖其半，中列神像；在南者，峡门甚高，层窦叠见，而内入不深，上透无级。所入下层之洞，当门即巨柱中悬，环转

而出，无余地矣。乃下，直北趋，共二里，越一脊。脊之北为百步塘，四面尖峰环列，中开平壑一围，广漠低洼，下有溺水。塘之西北为古鼎，东北为羊膈山，东南为东梁，西南为此脊。越脊，循岩转又一里，其山分突三峰，北向百步而列。西一峰，山半洞门西向，有牧者憩歌于中，余不及登；中与东二峰前抱中环，有陆氏冢焉，北向古鼎以为案者也。中峰有洞东向，洞门层倚若重楼；东峰有洞西向，岩石下插如象鼻。余先登东峰西向之洞。其洞北迸横峡，南骞斜窦，而有石上自山巅，下嵌峡底，四面可绕而出，所云象鼻者也。但其内浅而不深，不堪为栖托之所。次登中峰东向之洞。其洞北窍下裂，南牖上悬，有石飞架其间，外若垂楞，中可透扃，上牖有石台前突，憩卧甚适，唯峻不如象鼻，而夹曲过之，所恨者亦不深广耳。既下，乃直北径百步塘。二里，越塘之北，先有一小溪自西而北，自古鼎来，横涉而过；又有一大溪自南而北，即赤龙岩前水，东过东梁至此。二水合而北行，有石梁横渡，于是东西俱骈峰成峡，溪流其中，是为灵寿溪。又北一里，溪汇为潭，是为安灵潭，神龙之所窟也。又北一里，当面有山横列，峰半剀然开张洞门，余以为真仙岩矣。至则路转西麓，遂东行环绕其北，则此山之后复有洞焉，不知与南向开张者中通否也？时望真仙岩之山尚在其北，北即安灵溪水流入真仙后洞处。遂竭蹶东循其麓，姑留此洞以俟后探焉。东出山，又北转一里，则与东梁之大道会。峰转溪回，始见真仙洞门，穹然东北高悬，溪流从中北出，前有大石梁二道骈圈溪上。越梁而西，乃南向入洞焉。洞门圆迥，如半月高穹，中剜一山之半。其内水陆平分，北半高崖平敞，南半回流中贯。由北畔陆崖入数丈，崖叠而起，中壁横拓，复分二道。壁之西有窍南入，而僧栖倚之；壁之东南，溯溪岸入其奥扃，则巨柱中悬，上缀珠旒宝络，下环白象、青牛，稍后则老君危然，须眉皓洁，晏坐而对之，皆玉乳之所融结，而洞之所以得名也。其后则堂皇忽豁，曲户旋分，千门万牖，乳态愈极缤纷，以无炬未及入。其下则溪汇为渊，前趋峡壁，激石轰雷。其隔溪东崖，南与老君对者，溪上平耸为台，后倚危壁，为下层；北与僧栖对者，层阁高悬，外复疏明，为上层，但非鹊桥不能度。后覆重崖，穿云逗日，疑其内别有天

地。

【注释】

(1)割(huò)：破裂声。

【译文】

二十五日　天明起床吃饭，陆家的儿子仍然为我肩扛行李送行。这之前，隔着夜色望见村子北边的山上，有个岩洞豁然敞开，上下两层重叠着。我晚上洗澡后想独自一人前去探察一下，可稻田中的水满溢出来，不方便走路；到这时，向导想选小径走，道路经过岩洞的下方，我于是从田间泡在水中的小道穿过稻田登上岩洞。岩洞有两个洞口，都是面向南，东西并列，相距几丈远，当地人起名叫读书岩。洞外有并立的山崖作为屏障，洞中通有横向的洞穴，像个双层的通道行走在空中，如同海市蜃楼，里面明亮，下垂的莲花和倒立的石柱像钩子样相连，四旁掩映，轩敞清爽，玲珑精巧，可以居住歇息，不会因为狭窄而成为它的缺点。岩洞的西面又有一座小石峰独自耸立在田间，四旁没有延伸依附的山，也有一个洞口面向东，于是一并越过水田进入洞中。刚进去觉得很狭窄没有奇特之处，穿过洞口往西进去，石缝迸裂成“十”字形，西面既透进亮光来，南北又都裂成石窍，当地人在石窍中架了木头，好像打算建成悬空的楼阁以便居住的样子，只是弯弯转转又高又深，不如前边那个岩洞那样，远处可以纵目眺望，而近处可以退隐藏身。刚出洞来，向导说：“向西去一二里路，有个赤龙岩非常奇特，优美之处应该与老君洞相当，可惜没有人知道，先生好奇，为何不绕道去观赏这个洞！”我昨天从和睦墟起就多次打听融县境内的奇特胜景，除了老君洞之外还有什么胜景，向导和许多当地人都说没有，大概是他们把有寺庵的地方作为胜景，却不再知道有山石的奇异美景了。到了这里，那人见我喜爱的是山水，这才把他的建议献出来。我奖励慰劳了他，命令他立即赶到赤龙岩去。于是不再向着北边的山坳走，而是向西沿着小溪的土埂走，走了一里多便抵达

岩洞下边。这个岩洞面向北，高高隆起在半山腰，岩洞背靠的山，就是陆家人居住地后面的山岭，是从西面横向排列到此地，而后往东下延到陆村的山脉。洞前的北边突起两座山峰，好像龙虎一样，而岩洞位于两座山的中间，高旷宏远，洞底平缓而顶上穹隆而起，洞口的中间有两层石台隔在当中，洞的后面分别排列着石柱和石棱条，另外形成玉圭样的门洞和美玉装饰的石室。洞中一直深入几丈，石脊稍稍隆起，便形成了肥美的仙田，仙田中贮存着水。再深入进去就逐渐下洼渐渐黑下来，向导说："那里边的洞口紧束像一个孔洞，只能平躺着身体进去，进去后就又空阔起来，通到别的石窍中去了。"悔恨没有从家里带着火把来，得以一口气穷尽洞内的幽深之处。山前有溪水自西面流来，分为两条支流，而后往东流，潆绕过陆家人的居住地，又向东流到东梁，而后向北汇入安灵潭，成为灵寿溪的上游。下山后，越过溪流向北走，望见北面的山上有个洞豁然并列。涉过水田后攀登到山上，这个洞口面向南，虽然高大穹隆斜着裂开，然而洞中却是向下旋绕如同下坠的螺蛳。由洞口外边向右上登，又有飞空深嵌的悬崖，凭靠蹲坐还有余，在深处居住则不足，于是下来。原来这座山正好与赤龙岩南北相对，它与读学岩却是东西并肩排列的山了。向北抄近路，正好经由这座山和读学岩两座山峰的中间。这座山的东隅，又开有两个岩洞，洞口都是面向东，名叫钟洞岩：在北边的，那个岩洞不深峻，像竖立的铜钟却剖掉了其中的一半，洞中排列着神像；在南边的，峡谷样的洞口非常高，现出层层叠叠的石窦来，但洞内进去不深，顶上通有洞口，没有台阶上去。我进入下层的洞中，挡在洞口就有一根巨大的石柱悬在中央，绕着石柱转出来，没有多余的地方了。于是下山，一直向北赶路，共走了二里，越过一条山脊。山脊的北面是百步塘，四面有尖峰环绕排列着，中间围成一个开阔平坦的壑谷，辽阔空旷地势低洼，下边淹着水。百步塘的西北是古鼎山，东北是羊膈山，东南是东梁，西南是这条山脊。越过山脊，沿着高峻的石崖又转了一里，这座山分别突起三座山峰，面向北边的百步塘排列。西边的一座山峰，半山腰有个洞口面向西，有牧人在洞中休息唱歌，我来不及上登；中间与东面的两座山峰向前方围抱，中间呈环形，有陆家

人的墓地在那里，是一处面向古鼎山把它作为案山的地方。中峰上有岩洞面向东，洞口层层相依好像层叠的高楼；东峰上有个洞面向西，岩石下插犹如大象的鼻子。我先登上东峰上面向西的岩洞。这个洞的北边迸裂成横向的峡谷，南面高挂着斜斜的洞穴，而且有岩石起自上面的山顶，向下深嵌到峡底，四面都可以绕着出去，这就是所说的像大象鼻子的地方了。但是洞内浅而不深，不能作为栖身居住的场所。接着登上中峰上面向东的岩洞。这个洞北边有石窍下裂，南面有石窗悬在上面，有岩石飞架在南北之间，外边好像下垂的窗棂，中间可像门洞一样穿过去，上面的石窗那里有个石台向前突出去，躺下休息十分舒服，只是不如象鼻那样陡峻，但狭窄曲折却超过象鼻，所遗憾的也是不深广罢了。下山后，便一直向北途径百步塘。走二里，穿越到水塘的北边，先有一条小溪自西往北流，从古鼎山流来，横着涉水过去；又有一条大溪自南往北流，这就是赤龙岩山前的溪水，往东流到东梁后流到此地。两条溪水合流后向北流去，有座石桥横渡过去，在这里东西两面都是并列的山峰夹成峡谷，溪水流淌在峡谷中，这是灵寿溪。又向北一里，溪水汇积成水潭，这是安灵潭，是神龙居住的洞窟。又向北一里，迎面有一列山横向排列着，山峰半中腰豁然张开一个洞口，我以为是真仙岩了。走到后路却转向西麓，于是往东行环绕到山的北麓，就见这座山的后面还有个洞，不知与南面张开的洞口中间是否相通呢？此时望见真仙岩所在的山还在这座山的北面，北面就是安灵潭的溪水流入真仙岩后洞的地方。于是尽力跌跌撞撞地向东沿着山麓走，暂且留下这个洞等以后来探察了，向东出山，又向北转一里，便与东梁来的大道会合。峰回溪转，这才见到真仙岩的洞口，穹然在东北方高悬着，溪流从洞中向北流出来，前边有座两个圆形桥拱并列的大石桥跨在溪流上。过到桥西，就向南进入洞中了。洞口浑圆，如半个月亮高高隆起，从中间剜去整座山的一半。洞内平均分为水陆两半，北半边是高出水面的石崖，平坦宽敞，南半边是回旋的流水流过洞中。经由北半边陆路的石崖进去几丈远，石崖叠累而起，中央的石壁横向拓展开来，又分为两条路。石壁的西侧有个石窍向南进去，而僧房紧靠着石窍；石壁的东南方，溯溪岸进入洞中幽深密闭之

处，就见巨大的石柱悬在当中，上面点缀着玉珠串和宝石璎珞，下面环绕着白象、青牛，稍后一点就是老君端坐着，洁白的胡须眉毛，安然坐着面对石柱，这都是白玉般的钟乳石溶解凝结成的，而且是岩洞之所以得名的原因。岩洞的后部雄伟的殿堂却突然幽闭起来，曲曲折折地旋绕着分出许多门户，千门万窗，钟乳石愈加极尽缤纷的形态，因为没有火把顾不上深入进去。岩洞的下面是溪水汇积成的深渊，向前奔流到峡谷中的石壁，冲激着岩石发出雷鸣般的响声。那隔着溪流东面的石崖上，南面与老君相对的地方，溪流上方高耸成平台，后面紧靠高险的石壁，是下层；北面与僧房相对的地方，层层楼阁高悬着，外边又透进淡淡的亮光，是上层，但没有鹊桥是不能过去的。后面下覆着重重石崖，穿破云天，逗弄着红日，我怀疑那里面别有天地。

方徘徊延伫，而僧栖中有二客见余独入而久不出，同僧参慧入而问焉。遂出憩其栖，将已过午，参慧以饭饷余及陆。既而二客与陆俱别去，参慧亦欲入市，余乃随之。北一里，过下廓(1)，少憩广化寺。寺古而半圮。又北，则大江在东，自北而南，即潭江，北自怀远、大融南来者(2)；小江在西，自西而东，(即)菜邕江，西自丹江桥绕老人岩，至此东入江。二水交流下廓两旁，道当其中。又一里，渡菜邕桥，又北半里，入融之南关焉(3)。南关之外，与下廓犹居市相望，而城以内则寥落转甚。大江北来，绕城东而南，至下廓遂东南去。其水不回拱，所以萧条日甚耶？既问老人岩道，复从下廓之北，循小江西南行(4)。既西抵一峰，见其石势叠耸，遂披棘登之。至石崖下，乃回削千仞，无池旁窦(5)，乃下。路当北溯溪岸，余误而南入山峡，其峡乃老人岩之南枝，又与南山夹而成者。南山北麓，有石磴盘山而上。其下有石窦一圆，潴水泓然，有僧方汲。急趋而问之，始知其上为独胜岩，而非老人岩也，去下廓西南一里矣。余始上探独胜。其岩北向，高缀峰头，僧庐塞其门，入其下，不知为岩也。时暑气如灼，有三士人避暑其间，留余少憩。觇其庐后有小穴焉，因穿穴入。其内复开窍一龛，稍洼而下，外列垂幛，亦有裂隙成楞者，但为僧庐掩映，

不得明光耳。独胜北有鲤鱼岩，即古弹子岩。闻乳柱甚丰，不及往。下山，日色犹未薄崦嵫，乃复东北一里，出下廓，又西北溯小溪一里，抵老人岩山下。其下有洞东向，余急于上跻，姑置之。遂西向拾级上，两崖对束，磴悬其间，取道甚胜。已透入一隘门，上镌“寿星岩”三字，甚古。门之上，转而北上，则岩之前门也。盖其岩一洞两门，前门东南向，下瞰下廓，后门东北向(6)，下瞰融城，乃石崖高跨而东突，洞透其下，前后相去不遥，亦穿岩之类，而前后俱置佛龛障之，遂令空明顿失。时前岩僧方剖瓜，遂以相饷。急从庐侧转入后岩，始仰见盘空之顶，而后岩僧方樵而未返，门闭无由入。时日暮雷殷，姑与前岩僧期为后游，遂下山；则后岩僧亦归，余不能复上矣。指小径，仍从独胜东峰披蔓草行，二里乃暮，抵真仙。夜雨适来，参慧为炊粥以供。宿岩中，蚊聚如雷，与溪声同彻夜焉。

【注释】

(1)下廓：今名同，在融水县南郊。

(2)怀远：明为县，隶柳州府，治今三江侗族自治县南境的老堡。

(3)融：即融县，又称“大融”，隶柳州府，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

(4)循小江西南行：“小江”，乾隆本作“菜邕江”。“四库”本作“蔡邕江”。

(5)无池旁窦：“池”，疑为“他”。

(6)后门东北向：“东北”，原作“东南”，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正在徘徊翘首伫立时，而僧房中有两位客人见我独自一人进入洞中却久久不见出来，同僧人参慧一起进来探问。于是出来在僧房中休息，已经将近过中午了，参慧拿出饭来给我和姓陆的吃了。不久两位客人和姓陆的都告别离开了，参慧也想到集市上去，我就跟随他一起去。向北行一里，路过下廓，在广化寺中稍作休息。寺院很古老，有一半倒塌了。又向北走，就见大江在东面，自北往南流，这就是潭江，是从北面的怀远县、大融县往南流来的江流；小江在西面，自西

往东流，这就是菜邕江，从西面的丹江桥绕过老人岩，流到此地向东流入潭江。两条江水交相在下廓的两旁流过，道路位于两条江的中间。又行一里，走过菜邕桥，又向北半里，进入融县县城的南关。南关之外，与下廓仍然是居室街市相望，但城以内却转而十分冷落。大江从北面流来，绕过城东往南流，流到下廓便向东南流去。莫非是没有江水环绕，所以县城就一天天萧条下来吗？打听到去老人岩的路后，又从下廓的北边，沿着小江往西南行。向西抵达一座山峰后，看见这座山峰的山势岩石层叠高耸，便分开荆棘登上去。到达石崖下面，只见石崖回绕陡削有千仞高，没有别的旁洞，只好下来。道路应当溯溪岸向北走，我错误地往南进入山峡中，这条峡谷是老人岩南延的支脉，与南山相夹形成的。南山的北麓，有石阶绕着山往上走。山下有一个圆圆的石穴，积水深广，有个僧人正在汲水。急忙赶过去向他打听，这才知道山上是独胜岩，而不是老人岩，距离下廓西南方一里路了。我这才上山去探独胜岩。这个岩洞面向北，高高点缀在峰头，僧房堵塞在洞口，进入岩洞的下面，不知道是岩洞了。此时炎热的天气像火烤一样，有三个读书人在洞中避暑，挽留我稍微休息一下。偷偷观察到僧房后面有个小洞穴，因而穿过洞穴进去。那里面又开有一个石龛样的石窍，略微低洼下去，外边排列着下垂的帷幔，也有裂隙裂成窗户样的地方，只是被僧房挡住了，不能得到明亮的光线罢了。独胜岩北面有个鲤鱼岩，就是古代的弹子岩。听说钟乳石柱非常多，来不及前往。下山后，太阳还没有逼近西山，于是又向东北行一里，走出下廓，又向西北溯小溪前行一里，抵达老人岩山下。山下有个面向东的洞，我急于上登，暂且放弃它。于是向西沿着石阶上登，两面的山崖相对紧束，石阶悬在两面山崖之间，道路经过的地方景色十分优美。不久钻进一个隘口，上面刻着“寿星岩”三个字，十分古奥。隘口之上，转向北上去，就到岩洞的前洞口了。原来这个岩洞一个洞有两个洞口，前洞口面向东南方，向下俯瞰着下廓，后洞口面向东北方，向下俯瞰着融县县城，而石崖高跨着向东突出去，洞穿通石崖的下面，前后相距不远，也是穿岩之类，但前后都放置了佛龛挡住了洞口，竟让空虚明亮的景色顿时消失了。此时前洞的僧人正在剖

西瓜，便拿来送给我吃。急忙从僧房侧边转入后洞中，这才仰面看见盘绕到空中的洞顶，但后洞的僧人正好去打柴还没有回来，门关着无从进去。此时天色已晚，雷声隆隆，姑且与前洞的僧人约好日后前来游览，于是下山；只见后洞的僧人也归来了，我不能再上去了。僧人指点我走小径，仍然从独胜岩的东峰拨开蔓生的草丛前行，走了二里路天就黑下来了，到达真仙岩。夜雨恰好来临，参慧为我煮了粥拿来吃。住宿在岩洞中，蚊子群聚，声音如雷，与溪水声一同响了个通宵。

二十六日　憩息真仙洞中者竟日。参慧出市中。余拂岩中题识读之，为录其一二可备考者。

【译文】

二十六日　在真仙岩的洞中休息了一整天。参慧出山去集市中。我擦拭岩洞中的题记阅读，因而抄录了其中一二块可备参考的碑文。

《真仙岩记游》　嘉熙戊戌正月二十有三日(1)，零陵唐容约延平黄宜卿、建安田传震等数人，早自平寨门出行。群山杳蔼间，夹道梅花盛开，清香袭人。二里许，至玉华岩。岩纵可十丈，横半之，无他奇瑰，而明洁可爱。东南诸峰当其前，间见层出，不移席而可以远眺望。乃具饭。饭已，循旧径过香山，历老人岩下。稍折而西，渡舟江桥，顷之至弹子岩。洞口平夷，坐百客不啻。少憩，酒三行，始秉炬以进，过若堂殿者三四。火所照耀，上下四方，皆滴乳流注，千奇万怪，恫心骇目，不可正视。有如人立，如兽蹲，如蛟蛇结蟠，如波涛汹涌，又有如仙佛之端严，鬼神之狞恶，如柱，如剑，如棋局，如钟鼓铃铎(2)，考击之有声(3)。布地皆小石，正圆如弹丸，此岩之所以得名也。其间玲珑穿穴，大率全山皆空，不可穷极，相与惊叹，得未曾有。遂出至西峰岩，所见比弹子同，尤加奇而岩稍窄。盘薄久之，乃转而东南，驰至真仙岩而休焉。仰瞻苍崖，上与云气接，划然天开，高朗轩豁，溪流贯其间，潺潺有声，东西石壁峭拔，广袤数十亩，弹

子、西峰所见，往往皆具。老君晏坐其奥，须眉皓洁，如塑如画，迨造物者之所设施，岂偶然也耶！回视先所夸诩者(4)，恍然自失矣。正如初入富商巨贾之家，珠玑宝贝，充栋盈室，把玩恋嫪(5)，殆不能去。而忽登王公大人之居，宫室广大，位置森然，而珍台异馆，洞房曲户，百好备足，而富商巨贾之所有，固亦在其间也。人之言曰："观于海者难为水。"予亦曰："游于真仙者难为岩。"于是书于岩口，以识兹游之盛。

【注释】

(1)嘉熙：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37—1240年，共四年。嘉熙戊戌为嘉熙二年(1238)。

(2)铃：金属制成的乐器，形似钟而小。铎(duó)：古代金属制成的一种大铃，形如铙、钲而有舌。

(3)考：即"敲"。

(4)诩(xǔ)：说大话。

(5)恋嫪(liáo)：留恋。

【译文】

《真仙岩记游》　嘉熙戊戌年正月二十三日，零陵人唐容约请延平人黄宜卿、建安人田传震等几人，清早从平寨门出行。在群山杳渺烟霭之间，夹道的梅花盛开，清香袭人。行二里路左右，来到玉华岩。岩洞纵深大约十丈，横处有一半，没有其他奇异瑰丽之处，然而明洁可爱。东南方群峰位于岩洞的前方，断断续续地一层层展现出来，不必移动座位就可以向远处眺望。于是准备了酒宴。饭后，顺着原路经过香山，历经老人岩下。稍微折向西走，越过舟江桥，顷刻就来到弹子岩。洞口平坦，不止可坐下成百的游客。稍事休息，斟了三遍酒，这才举着火把进去，经过像殿堂的地方有三四处。火光照耀到的地方，上下四方，都有下滴的石乳四处流淌，千奇百怪，惊心骇目，不可正视。有的如人一样站立着，有的如野兽蹲坐着，有的如蛟

龙蟒蛇盘结着，有的如波涛汹涌，又有的如神仙佛祖一样端庄威严，如鬼神一样狰狞凶恶，如柱子，如长剑，如棋盘，如钟鼓铃铎，敲击它们铿锵有声。遍地都是小石子，正圆形如同弹丸，这就是岩洞之所以得名的原因了。洞中玲珑剔透四处通有洞穴，大体上整座山都是空的，不可能穷尽，我们相互惊叹，得以见到这些不曾有过的景色。于是出洞来到西峰岩，见到的东西与弹子岩相同，更加奇丽而岩洞稍窄一些。盘桓了很久，这才转向东南，骑马赶到真仙岩后休息。仰望苍翠的山崖，上面与云气相接，突然间天空云雾散开，高旷明朗，轩敞开阔，溪流流淌在洞中，发出潺潺的水声，东西两面峭拔的石壁，长宽有几十亩，在弹子岩、西峰岩见到的景致，种种都具备。老君安然坐在洞的深处，洁白的胡须眉毛，如同雕塑画像，大概是造物主的创造物，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回头看先前所说的夸耀的话，恍然大悟是自己失言了。正如最初进入富商巨贾的家中，珠玑宝贝，充满家室，握住玩赏留恋不舍，几乎不能离开。然而忽然登上王公大人的居室，宫室广大，地位森严显赫，而且珍奇的楼台和奇异的馆阁，幽深曲折的房屋门户，千百种美好的东西都齐备充足，而富商巨贾所拥有的东西，本来也就在其中了。人们有句话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我也说："观于真仙岩者难为岩。"于是写在岩洞口，用以记载此次出游的盛况。

洞间勒记甚多，而此文纪诸胜为详，录之。

【译文】

洞中碑记非常多，但这篇文章记载各处的胜景较为详细，把它抄录下来。

宋绍兴丁巳融守胡邦用《真仙岩诗叙》(1)。

【注释】

(1)绍兴丁巳：绍兴七年(1137)。

【译文】

宋代绍兴丁巳年融州知州胡邦用的《真仙岩诗叙》。

融州真仙岩(1)，耆旧相传，老君南游至融岭(2)，语人曰："此洞天之绝胜也。山石巑岏(3)，溪流清邃，不复西度流沙，我当隐焉。"一夕身化为石，匪雕匪镌，太质具焉。匪垩匪臒(4)，太素著焉(5)。丹灶履迹，炳然在焉(6)。霓旌云幢，交相映焉。有泉湍激，空山(缺)尝以金丹投于其中，使饮之者咸得延寿，故号寿溪。东流十余里，入一村曰灵寿，其民皆享高年，间有三见甲子者(7)。余被命出守，穷文考古，询访土俗，遂得仙迹之详，皆非图经所载，故作诗以纪之，书其始末，勒石以示来者。诗曰：岭南地势富山川，不似应改"谁似"。仙岩胜概全。石璞浑成尘外像，寿溪直彻洞中天。醮坛风细迎秋月(8)，丹灶云轻压瘴烟。散步使人名利泯，欲求微妙养三田(9)。

【注释】

(1)融州：宋代有融州，即今融水苗族自治县。

(2)老君：即老子，又叫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的思想家，著有《老子》一书。后来，道教信奉老聃为教祖，并把他神化，称"太上老君"，简称"老君"。相传融水县真仙岩即为太上老君升天的胜地。

(3)巑岏(cuán wán)：形容山石高耸的样子。

(4)匪垩(è)匪臒(huò)：不刷泥土，不施彩饰。垩，用白色泥土粉刷。臒，本指赤色石脂等上等的红颜料。此指用此颜料涂。

(5)太素：形成天地的素质。

(6)炳然：十分显著。

(7)三见甲子：即经历三轮甲子，活到180岁。甲子，古人以干支相配纪年，甲居十天干首位，子居十二地支首位，自甲子至癸亥，刚好六十年轮完一遍，称六十甲子。

(8)醮(jiào)坛：僧道为祛除灾祸而设的道场。

(9)田：即丹田。道家称人身上修炼内丹的地方为丹田，认为丹田有三处，在脐下者为下丹田，在心下者为中丹田，在两眉间者为上丹田。合称为“三田。”

【译文】

融州的真仙岩，年高德重的老人们相传，老君南游来到融岭，对人说：“这是洞天之中景色最优美的地方。山石巍峨，溪流清澈深邃，我不再西渡流沙，将隐居在这里。”一天夜里老君的身体变成石头，不用雕不用凿，构成万物的本体具备了。不需粉饰不必彩绘，组成天地的素质显露了。炼丹灶和鞋子印，十分明显地留在洞中。彩虹般的旌旗和白云般的旗帜，交相辉映在洞中。有湍急的泉水，中空的山腹(缺)曾经把金丹投入泉水中，使饮水的人都得以延年益寿，所以号称寿溪。往东流十多里，流入一个村子叫灵寿村，村民都享有高寿，间或有见到三轮甲子的人。我奉命出京镇守，探究文物考察古迹，询问寻访当地的风俗，终于得到了神仙遗迹的详情，都不是图书经典上记载的内容，故而作诗来纪念它，写出了它的始末，刻在石碑上以供后人观看。诗云：岭南的地势富山川，不似应该改为“谁似”。真仙岩的胜景全。璞石浑然形成尘外像，寿溪一直贯通洞中天。祭坛风细迎秋月，丹灶云轻压瘴烟。闲步使人名利灭，想求微妙养三田。

荆南龚大器《春题真仙洞八景》(1)

天柱石星　嵯峨盘地轴，错落布琼玖；风吹紫霞散，荧荧灿星斗。

龙泉珠月　冰轮碾碧天，流光下丹井；惊起骊龙眠，腾骧弄塞影。

鹤岩旭日　仙人跨白鹤，飘飖下九垓；矫羽扶桑上，万里日边来。

牛渚暝烟　朝发函关道，暮入湘水边；一声铁笛起，吹落万峰

烟。

寒淙飞玉　悬崖三千尺，寒泉漱玉飞；奔流下沧海，群山断翠微。

碧洞流虹　丹洞连海门，流水数千里；石梁卧波心，隐隐螮蝀起(2)。

群峰来秀　青山望不极，白云渺何处；郁郁秀色来，遥看峰头树。

万象朝真　真象两无言，物情如影响；回看大始前，无真亦无象。

【注释】

(1)荆南：唐方镇名。大体包有今湖北、湖南及四川的一部分。五代时十国之一亦称荆南，治所皆在荆州(今湖北江陵)。

(2)螮蝀(dì dōng)：指彩虹。

【译文】

荆南龚大器的《春题真仙洞八景》

天柱石星　巍峨盘绕着地轴，错落散布着琼玉；风吹紫霞散，荧荧星斗灿。

龙泉珠月　冰轮碾过碧蓝天，流光下坠炼丹井；惊起黑龙千年眠，骏马奔腾戏月影。

鹤岩旭日　仙人胯下乘白鹤，飘飘摇摇下九州；振翅飞上扶桑树，万里之外日边来。

牛渚暝烟　清晨出了函关道，日暮已到湘江边；一声铁笛起，吹

落万峰烟。

寒淙飞玉　悬崖高挂三千尺，寒泉冲激白玉飞；奔流直下如沧海，群山断开露翠微。

碧洞流虹　丹洞潜通连海口，流水奔泻数千里；石桥横跨卧波心，隐隐看似彩虹起。

群峰来秀　青山远望不到头，白云悠悠飘何处；郁郁秀色奔眼底，遥看青青峰头树。

万象朝真　真象两者皆无言，万物人情如影响；回头去看太初前，既无真来也无象。

二十七日　憩息真仙洞中。有拓碑者，以司道命来拓《党籍碑》(1)。午有邑佐同其乡人来宴。余摩拭诸碑久(2)，辄得韩忠献王所书《画鹘行》，并黄山谷书二方，皆其后人宦此而勒之者。

【注释】

(1)《党籍碑》：即《元祐党籍碑》，是研究宋代社会情况的重要史料。原刻于1105年，系蔡京手书，第二年，宋徽宗下诏毁碑，原碑无存。此碑系1211年沈䃮根据家藏旧拓本重刻，至今仍存，为全国仅存的两块之一。

(2)余摩拭诸碑久："久"，原作"不"，因形近而误。

【译文】

二十七日　在真仙洞中休息。有来拓碑的人，是奉司道的命令来拓《元祐党籍碑》的。中午有县里的属吏和他的同乡人前来宴饮。我擦拭各处的碑文看了很久，找到韩忠献王所写的《画鹘行》以及黄山谷写的两块碑，都是他们的后人到此地当官后把它们刻在这里的。

二十八日　参慧束炬导游真仙后暗洞。始由天柱老君像后入，皆溪西崖之陆洞也。洞至此千柱层列，百窦纷披，前之崇宏，忽为窈

窕，前之雄旷，忽为玲珑，宛转奥隙，靡不穷搜。石下有巨蛇横卧，以火烛之，不见首尾，然伏而不动。逾而入，复逾而出，竟如故也。然此奥虽幽邃，犹溪西一隅，时时由其隙东瞰溪流，冀得一当，而终未能下涉。既出，回顾溪窦，内透天光，对崖旁通明穴，益觉神飞不能已。遂托参慧入市觅筏倩舟，以为入洞计。参慧复爇炬引予(1)，由岩前左石下，北入深穴。穴虽幽深，无乳柱幻空，然下多龙脊，盘错交伏，鳞爪宛然，亦一奇也。出洞，参慧即往觅舟。既而念参慧虽去，恐不能遽得，不若躬往图之，且以了老人、香山诸胜。乃复出洞，北遵大道行。已而西望山峡间，峰峦耸异。适有老农至，询知其内有刘公岩，以草深无导者，乃从下廓南先趋老人岩。共二里至其下，遂先入下岩。岩门东向，其内广而不甚崇。时近午郁蒸，入之即清凉心骨。其西北有窍，深入渐暗，不能竟。闻秉炬以进，其径甚远，然幽伏不必穷也。从门左仍跻石峡，上抵前岩，转透后岩。其内结阁架庐，尽踞洞口，惟阁西则留余地以为焚爨之所(2)，前有台一方，上就石笋镌象焉。由此再西入，石窦渐隘而暗，爇炬探之，侧身而入，悬级而坠，皆甚逼仄，无他奇也。出就阁前凭眺，则上下悬崖峭绝，菜邕江西来潆其北麓，自分自合，抵岩下而北转临城，大江当其前，环城聚其下，渺然如天表飞仙；其直北即为香山，为八景之一。就窗中令道人指示所从道，遂下山。绝流渡菜邕江，水浅不及膝。遂溯江北行，望其西江所从来处，峰峦瑰异，内有鸡场洞。几随路而西，一里，遇一僧荷薪来，问之，始知香山尚在东北也。乃转从草径循北山之东麓，一里抵香山。于是西向登级，有庙在两山坳间，其神为梁、吴二侯。径寂而殿森，赤暑中萧萧令人毛悚。闻其神甚灵异，然庙无碑刻，不知其肇于何代，显以何功也。始余欲就饭香山，既至而后知庙虚无人。遂东北逾一桥，过演武场，南共一里，即入西门，寥寂殊甚，东抵县前饭焉。出南门，欲觅药市纸，俱不能得。遇医者询之，曰："此中猪腰子、山豆根俱出罗城。所云不死草者，乃挂兰，悬空不槁，乃草不死，非能不死人也。"为之一笑。又南过下廓，遇樵者，令其觅舟入真仙。二人慨然许之。先是，余屡觅之居人，俱云："此地无筏，而舟为陂阻，无由入洞，须数人负之以

趋。”不意此二人独漫许之，余心不以为然。然窃计岩中有遗构，可以结桴浮水(3)，但木巨不能自移，还将与参慧图之。既抵岩，则参慧已归，亦云觅舟不得，惟觅人结桴为便。意与余合，余更幸入洞有机，欣然就卧。

【注释】

(1)爇(ruò)：点燃。

(2)爨(cuàn)：烧火煮饭。

(3)桴(fú)：小筏子。

【译文】

二十八日　参慧捆好火把带我去游览真仙岩后面的暗洞。开始时由擎天柱老君像后面进去，都是溪流西面石崖陆地上的洞。洞中来到这里，千根石柱层层排列，成百的洞穴纷纷裂开，前边的高大，忽然变为窈窕秀丽的样子，前边的雄奇空旷，忽然变得小巧玲珑，弯弯转转出入在幽深的缝隙间，没有不尽量搜寻到的。岩石下有条巨大的蟒蛇横卧着，用火光照它，看不见头尾，然而趴伏着没有动。跨过它进去，又跨过它出来，竟然和原来一样一动不动。不过这个隐秘之处虽然幽深，还只是溪流西边的一个角落，我时时从石缝中向东俯瞰溪流，希望找到一个适当的地方，但始终未能下涉溪流。出来后，回头看溪水流过的洞穴，里面透出天上的亮光来，对面的石崖上通着一个明亮的旁洞，越发觉得神魂飞舞不能自己。于是拜托参慧到集市上去找木筏小舟，为进洞做准备。参慧又点燃火把带领我，由洞前左边的岩石下边，向北进入深穴中。深穴中虽然幽深，没有在空中变幻的钟乳石柱，然而下面有很多龙一样的石脊，盘绕交错地趴伏着，鳞甲爪子十分逼真，也是一处奇景。出洞后，参慧立即前去找船。继而我考虑参慧虽然去了，但恐怕不能马上找到船，不如亲自前去找，并且去了结游览老人岩、香山诸处胜景的心愿。于是再次出洞来，往北沿着大道前行。不久望见西面的山峡间，峰峦耸立，很奇特。恰好有个老

农民来到，问知那里面有个刘公岩，因为草深没有向导，只好从下廓往南先赶到老人岩去。共行二里来到老人岩下，便先进入下洞。洞口面向东，洞内很宽广却不怎么高。此时将近中午，闷热得像蒸笼一样，进洞后清凉之感沁入心骨。洞内的西北方有个石窍，深入进去渐渐黑暗下来，不能走到头。听说举着火把进去，那里面的路非常远，然而幽暗低伏不必走到头了。从洞口左边仍然登上石峡，向上走到前洞，转弯钻到后洞。后洞内架设了楼阁房屋，全部盘踞在洞口，只在楼阁的西边留下一块空余的地方作为烧火煮饭的场所，前边有一个方形平台，上边就着石笋雕刻成佛像。由这里再向西进去，石穴慢慢变得又窄又暗，点燃火把向里面探视，侧着身子进去，从高悬的石阶上往下坠，都十分狭窄，没有其他奇特之处。出来走到楼阁前凭眺，只见上下的悬崖陡峭悬绝，菜邕江从西面流来潆绕在山的北麓，自然分开又自然合流，流到岩洞下便向北转到县城边。大江位于山前，环形的城池聚居在山下，飘飘渺渺的样子如同天外来的飞仙；岩洞的正北方就是香山，是八景之一。凑近窗口让道士指点去香山的路，于是下山。绝流横渡菜邕江，水浅得还不到膝盖。于是溯江流往北行，望见道路西面江水流来之处，峰峦瑰丽奇异，山中有个鸡场洞。几乎顺着路往西走，行一里，遇见一个和尚挑着柴火走过来，向他打听，才知道香山还在东北方。于是转而从草丛中的小径沿着北山的东麓走，行一里后到达香山。从这里向西上登石阶，有座庙在两山间的山坳中，庙中的神像是梁、吴二侯。小径荒寂而殿堂阴森，赤日炎热的天气中阴风飕飕的，令人毛骨悚然。听说这两位神非常灵验，可是庙中没有碑刻，不知它是起始于哪个朝代，是凭什么功劳显赫的。起初我打算到了香山就吃饭，来到后才知道庙中空虚无人。只好往东北越过一座桥，经过演武场，向南共走一里，立即进入西门，十分冷落寂静，向东来到县衙前吃饭。出了南门，想要找药买纸，都没能找到。遇见一个医生向他打听，他说："这一带的猪腰子、山豆根都出产在罗城县。传说的不死草的东西，是挂兰，悬在空中不会枯槁，是草不死，不是能让人不死。"我为此付之一笑。又向南路过下廓，遇上两个樵夫，命令他们去找船进真仙岩。二人慨然答应了。这之前，我多次向

居民找船，都说："此地没有木筏，而船又被山坡阻隔着，无法进洞去，必须几个人扛着船走过去。"意想不到唯独这两个人漫不经心地就答应下来，我心里边不以为然。但是我私下盘算，岩洞中有遗弃的建筑物，可以用来造一只小木筏浮水进去，只是木料巨大我自己不能移动，回去将与参慧谋划这件事。抵达岩洞后，就见参慧已经归来，也是说找不到船，只有找人来造只小木筏方便些。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我更庆幸进洞有了机会，欣然躺下睡了。

二十九日　晨起，余促参慧觅结桴者，未行而昨所期樵者群呼而至，谓予曰："已入洞否？"余应以待舟。樵者曰："舟不能至。若联木为桴，余辈从水中挟之以入，便与舟同。"余令参慧即以觅人钱畀之。其人群而负木入溪，伐竹为筏。顷间联桴已就，复以岩中大梯架其上，上更置木盆。余乃踞坐盆中，架足梯上。诸人前者纤引，旁者篙挟，后者肩耸，遇深渊辄浮水引之，遥不能引，辄浮水挟之。始由洞口溯流，仰瞩洞顶，益觉穹峻，两崖石壁劈翠夹琼，渐进渐异，前望洞内天光遥遥，层门复窦，交映左右。从澄澜回涌中破空濛而入，诵谪仙"流水杳然"(1)，"别有天地"句，若为余此日而亲道之也。既入重门，崆峒上涵，渊黛下潴，两旁俱有层窦盘空上嵌，荡映幌漾，回睇身之所入，与前之所向，明光皎然，彼此照耀，人耶仙耶？何以至此耶？俱不自知之矣！挟桴者欲从其中爇炬登崖，以穷旁窍，余令先溯流出后洞，以穷明窦。乃复浮水引桴，遂抵洞门。其门西南向，吸川饮壑。溪破石而下，桴抵石为所格，不能入溪，乃舍桴践石而出洞，又割然一天也。溪石坎坷，不能置踵，望左崖有悬级在伏莽中，乃援莽蹠空而上(2)。不数十步，辄得蹊径。四望平畴中围，众峰环簇，即余昔来横道北岩之东北隅也，第来时大道尚在南耳。乃随山左东过一小坳，计转其前，即双梁以东大道，从小径北跻山椒，即老君座对崖旁透之穴，俱可按方而求。而挟桴者俱候余仍游洞内，乃返而登桴，顺流入洞，仍抵中扃(3)。视东西两旁俱有穴可登，而西崖穴高难登，且前游暗洞，已仿佛近之，而东崖则穴竞门纷，曾未一历，遂爇炬东入。其上垂乳成幄，环柱分门，与老君座后暗洞之胜丝毫无

异。从其内穿隙透窍，多有旁穴，上引天光，外逗云影，知其东透山肤甚薄，第穴小窦悬，不容人迹，漫为出入耳。从其侧宛转而北出，已在老君对崖之下层，其处有金星石、龙田诸迹，因崖为台，下临溪流。上有石阈圊池(4)，岂昔亦有结榭以居，架飞梁以渡者耶？其后壁大镌“寿山福(地)”四大字，法甚古异，不辨其为何人笔。再出即为对崖之上层，其上亦列柱纵横，明窍外透，但石崖峻隔，与此层既不相通。仍引桴下浮，欲从溪中再上，而溪崖亦悬嵌，无由上跻。计其取道，当从洞前南转，抵小坳之东北，跻山椒而后可入；洞中非架飞梁，不能上也。乃从桴更入洞，其下水口旁洞俱浅隘，无他异。始绝流引桴，还登东崖，诸人解桴撤木，运归旧处。余急呼其中一黠者(5)，携余炬，令导为刘公洞游。

【注释】

(1)谪(zhé)仙：指唐代诗人李白。

(2)蹠(zhí)：同“跖”，脚底板。

(3)扃(jiōng)：门户。

(4)圊(qīng)池：厕所。

(5)黠(xiá)：聪慧。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我催促参慧去找人来造木筏，还没动身，而昨天约定的樵夫成群呼叫着来了，对我说：“已经进了洞没有？”我回答他们说在等船。樵夫说：“船不能到这里。如果用木头连接成木筏，我们这些人从水中在两旁推着木筏进去，便与船一样了。”我命令参慧立即把去找人的钱交给他们。这些人成群地扛着木头跳入溪水中，砍来竹子编为木筏。顷刻之间连接的木筏已经造好，再用岩洞中的大梯子架在木筏上，上面再放上一个木盆。我就坐在木盆中，把双脚架在梯子上。众人在前边的用绳子拉，在两旁的用竹篙夹持着，后面的用肩头往前推，遇到深渊就浮水拉着木筏走，太远不能拉的，就

夹住木筏浮水进去。开始时由洞口溯流进去，仰望洞顶，益发觉得穹隆高峻，两侧石崖的石壁如劈开的翡翠和夹立的美玉，慢慢进去，景象渐渐奇异起来，望见前方洞内有天上的亮光远远地照进来，一层层石门，层层叠叠的洞穴，交相掩映在左右。从澄澈回涌的波澜中冲破空濛进去，朗诵谪仙李白“流水杳然”、“别有天地”的诗句，好像是为我今日所见而亲自吟咏出来的诗一样了。进入重重石门之后，头上涵盖着空空的山洞，下面积着青黑色的深渊，两旁都有层层洞穴盘结在高空镶嵌在洞壁上，水波荡漾映照，回头斜视自身进来的地方，与前方面对着的地方，光明皎洁，彼此照耀，是人呢？还是神仙呢？为什么来到此地呢？这些自己全都不知道了！扶着木筏的人想从洞中点燃火把登上石崖，去穷究旁洞，我命令他们先溯流到后洞去，把明洞看完。于是又浮水拖着木筏，终于到达后洞口。洞口面向西南方，吸饮着壑谷中的河川。溪水冲破石崖往下流，木筏到达石崖下被挡住，不能进入溪流中，于是舍弃木筏踩着石崖出了洞，豁然又是一个天地了。溪水中的石头坎坷不平，不能落脚，望见左边的山崖上有高悬的石阶在倒伏的草丛中，就抓住草丛踏着高空上登。不到几十步，便找到小径。四面望去，平旷的田野被围在中间，群峰环绕簇拥，这就是我先前来时横在道路北边岩洞的东北隅了，只不过来的时候大道还在南边罢了。于是顺着山的左侧向东越过一个小山坳，估计转到山的前面，就是双梁以东的大道，从小径向北登上山顶，就是老君神座对面石崖上旁通的洞穴，全都可以按方位找出来。然而扶木筏的人都等着我仍旧去游览洞内，只得返回来登上木筏，顺流进洞去，仍然来到中间的石门。观察到东西两旁都有洞穴可登，但西面石崖上的洞穴太高很难登上去，况且先前游暗洞时，仿佛已经接近这里，而东面石崖上则是洞穴石门争相纷呈，不曾走过一次，便点燃火把向东进去。洞顶上下垂的钟乳石形成帷幔，石柱环绕分隔成石门，与老君神座后面暗洞中的优美景象丝毫无异。从洞内穿过缝隙钻过石窍，有很多旁通的洞穴，上面引进天上的亮光来，外边逗弄着云彩的影子，心知洞中向东穿透山的表层非常薄，只是高悬的洞穴太小，容不下人走，只好漫无目的地出入了几个地方而已。从洞穴的侧边弯弯转转地往北出来，

已经在老君对面石崖的下层，此处有金星石、龙田等胜景，就着石崖建成平台，下临溪流。上面有石门槛和粪池，莫非从前也有人在这里建房居住，架有飞桥渡过来的吗？平台后面的石壁上大大地刻着“寿山福地”四个大字，书法十分古奥怪异，分辨不出这是什么人的笔迹。再出去就是对面石崖的上层，那上面也是纵横排列着石柱，明亮的石窍通到外面，只是石崖陡峭隔断了，与这一层完全不相通。仍然拖着木筏漂浮到下游，打算从溪流中再上去，可溪边的石崖也是高悬着嵌入水中，无法上登。估计要到那里的路，应当从洞前向南转，到达小山坳的东北方，登上山顶后才可以进去；洞中如果不是架有飞渡的桥梁，是不能上去的。于是随着木筏再次进洞去，溪流下游水口两旁的洞穴都是又浅又窄，没有别的奇特之处。这才拉着木筏横渡溪流，回来登上东面的石崖，众人解开木筏拆散木头，运回到原处。我急忙叫住其中一个聪慧的，带上剩余的火把，命令他带路去游刘公洞。

北遵大道半里，即西南转入小岐，向山峡中，依前老农所指示行；导者虽屡樵其处，不识谁为刘公岩也。又二里，抵山下。望一洞在南山，东向而卑伏；一洞在南山，北向而高骞；一洞在北山中突之峰，东向而浅列。方莫知适从，忽闻牧者咳嗽声，遥呼而询之，则北向高骞者是。亟披莽从之。其人见余所携炬一束，哂曰：“入此洞须得炬数枚乃可竟。此一炬何济？”余始信此洞之深邃，而恨所携之炬少也。伏莽中石磴隐隐，随之而跻，洞门巨石前横。从石隙入，崖石上大镌“西峰之岩”四字，为宝祐三年李桂高书(1)。其前又有碑记二方，其一不可读，其一为绍定元年太守刘继祖重开此岩(2)，而桂林司理参军饶某记而并书者也。其记人约云：桂西灵异之气多钟于山川，故真仙为天下第一，而曰老人者次之，曰玉华、弹子者又次之，而西峰岩则与真仙相颉颃，而近始开之。余始知此洞之名为刘公者以此，而更信此洞之始，其开道建阁，极一时之丽。而今乃荒塞至此，益慨融之昔何以盛，今何以衰耶！入洞，内甚宽敞，先爇炬由其后右畔入，则乳柱交络，户窦环转，不数丈而出。又从其后左畔入，则乳柱宏壮，门窦峻峡，数丈之

后，愈转愈廓，宝幢玉笋，左右森罗，升降曲折，杳不可穷，亦不可记。其时恐火炬易尽，竭蹶前趋，尝脔而出(3)，不知蔗境更当何如也(4)。唐容《真仙镌记》谓："西峰岩比弹子同于加奇而稍窄。"所云"窄"者，岂以洞门巨石亏蔽目前，未悉其宫墙之宏邃耶？下山，西望北山中突东向之洞，其外虽浅而石态氤氲，门若双列，中必相通。亟趋其下，则崖悬无路。时导者已先归，见余徘徊仰眺，复还至，引入南麓小洞。其门南向而浅，与上岩不通。盖上岩危瞰峰半，遥望甚异，而近眺无奇，且路绝莫援，不得不为却步。既东行，回首再顾，则氤氲之状，复脉脉系人。仍强导者还图攀跻，导者乃芟翳级石，猿攀以登。余亦仿而随之，遂历其上。则削壁层悬，虽两崖并列，而中不相通，外复浅甚，盖徒有玲珑之质，而未通窈窕之关，始兴尽而返。仍东南二里，抵真仙岩。时适当午，遂憩岩中，搜览诸碑于巨石间，而梯为石滑，与之俱坠，眉膝皆损焉(5)。

【注释】

(1)宝祐：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53—1258年，共六年。宝祐三年为1255年。

(2)绍定：南宋理宗年号，时在1228—1233年，共六年。绍定元年为1228年。

(3)尝脔(luán)而出：只尝了切下来的一小块肉，没有能吃完整个猪就离开了。脔，切成小块的肉。

(4)蔗境：源自《晋书》，顾恺之每食甘蔗。先吃末梢，渐吃近根部，越吃越甜，渐入佳境。通常即以蔗境称最后得到的佳境。

(5)损：伤。

【译文】

往北顺着大道前行半里，立即向西南转上岔开的小路，走向山峡中，依照之前老农民指点的路线走；向导虽然经常在这里打柴，但不认识哪里是刘公岩。又行二里，抵达山下。望见一个洞在南山上，面

向东，低伏着；一个洞在南山上，面向北，高举着；一个洞在北山中央突起的山峰上，面向东方，浅浅地排列着。正在不知道往哪里走时，忽然听见有放牧人的咳嗽声，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原来那个面向北高举着的岩洞便是刘公岩。急忙拨开丛莽向那里走去。那人见我仅带着一束火把，讥笑我说："进这个洞必须要有几束火把才能走到头。这一束火把管什么用？"我这才相信这个洞很深邃，进而悔恨带来的火把太少了。隐伏在草丛中的石阶隐隐约约，顺着石阶上登，洞口有巨石横在前方。从石缝中进去，石崖上大大地刻着"西峰之岩"四个字，是宝祐三年李桂高书写的。它的前边又有两块碑记，其中一块不可辨读，其中一块是绍定元年知府刘继祖重新开辟这个岩洞时，桂林府司理参军饶某人作记并书写的碑文。这篇记文大约是说：桂林以西灵异之气大多集中于山水，所以真仙岩是天下第一，而叫做老人岩的次于真仙岩，叫做玉华岩、弹子岩的又次一等，然而西峰岩则与真仙岩不相上下，而且是近来才开辟的岩洞。我这才知道这个洞的名字称为"刘公"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而且更相信这个洞刚开辟时，开辟道路，修建楼阁，极尽一时间的壮丽。然而今天竟然荒凉闭塞到这种地步，益发让我感慨，从前的融县是什么原因得以兴盛，今天是什么原因衰败的呢！进入洞中，里面非常宽敞，先点燃火把由洞后面的右侧进去，只见钟乳石柱交缠在一起，门户样的洞穴弯弯转转的，不到几丈远便出来了。又从洞后面的左侧进去，就见钟乳石柱宏伟壮丽，门洞样的洞穴形成高峻的峡谷，几丈之后，越转进去越宽阔，宝幢玉笋，在左右两旁森然罗列，升降曲折，深远得不可穷尽，也不可能记下来。此时担心火把容易燃尽，尽力跌跌撞撞地往前赶，浅尝一口便出来了，不知里面的佳境更将是如何的了。唐容的《真仙镌记》说："西峰岩与弹子岩相比，景致相同，更加奇异，可稍微窄了一些。"他所说的"窄"，难道是因为洞口有巨石遮挡在眼前，没有详尽了解岩洞宫墙里面的宏大深邃吗？下山来，向西望去，北山中央突起的山峰上面向东的岩洞，洞的外边虽然浅，但岩石的姿态云气氤氲，好像有两个并列的洞口，洞中必定相通。急忙赶到岩洞下面，却见石崖高悬，没有路。这时向导已经先回去了，看见我徘徊在山下，仰面眺望，又返回来，带我进入南麓的小洞中。这个

洞口面向南，而且很浅，与上面的岩洞不相通。原来上面的岩洞高高俯瞰在山峰半中腰，远看非常奇特，可近看没有奇特之处，况且路断了无处攀援，不得不为此却步。往东走了之后，回头再看，却见云气氤氲的样子，又脉脉含情地系人心弦。再次强迫向导返回去设法攀登，向导于是割去密布的草丛，踏着岩石像猿猴一样攀登上去。我也仿效他跟随在后面，终于爬到岩洞上面。只见陡削的石壁层层高悬着，虽然两个岩洞并列着，但洞中不相通，外边又非常浅，原来是徒有小巧玲珑的丽质，却没有相通的幽深的通道，我这才尽兴而返。仍然往东南行二里，抵达真仙岩。此时恰好正当中午，便在岩洞中休息，在巨石间搜寻阅读众多的碑刻，而爬梯子时因为石头滑，人与梯子一同跌落，眉头膝盖都受了伤。

真仙岩中明亮可栖，寂静无尘，惟泉声轰轰不绝，幽处有蛇，不为害，而蚊蚋甚多，令人不能寐。廿八中夜，闻有声甚宏，若老人謦咳然(1)，久而不绝。早起询之，乃大虫鸣也。头大于身，夜潜穴中，然惟此夕作声，余寂然。

【注释】

(1)謦(qǐng)咳：咳嗽。

【译文】

真仙岩中明亮紧凑可以居住，寂静无尘，只有泉水声轰轰隆隆响个不停，幽深之处有蛇，不伤害人，但蚊子非常多，让人不能安睡。二十八日的半夜间，听到有声音非常洪亮，好像老人咳嗽一样，很长时间都没停。早晨起床后打听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种大虫鸣叫。这种大虫头比身子大，夜里潜入洞穴中，不过仅在这天夜里发出声音，其余的时候都安安静静。

七月初一日　早起，以跌伤故，姑暂憩岩中。而昨晚所捶山谷碑犹在石间，未上墨沈，恐为日烁，强攀崖拓之。甫竟而参慧呼赴晨

餐，余乃去而留碑候燥，亟餐而下，已为人揭去。先是，余拓左崖上《老君像碑》，越宿候干，亦遂乌有(1)。至是两番失之，不胜怅怅。盖此中无纸，前因司道檄县属僧道携纸来岩拓《元祐党籍》，余转市其连四陆张。拓者为吏所监督，欲候《党籍碑》完，方能为余拓韩忠献大碑，故栖迟以待。余先以余闲取一纸分拓此碑，而屡成虚费。然碑可再拓，而纸不可再得，惟坐候拓者完忠献大碑而已。是日僧道期明日完道碑，初三日乃得为余拓，而韩碑大，两侧不能着脚，余先运木横架焉。

【注释】

(1)乌有：没有。

【译文】

七月初一日　早晨起床，由于被摔伤的缘故，姑且暂时在岩洞中歇息。然而昨天晚上所捶的黄山谷的碑帖还在石壁上，还没上墨汁，怕被太阳晒干，勉强攀上崖壁去拓碑文。刚拓完参慧就叫我去吃早餐，我于是离开而留下碑帖等它干燥，慌忙吃了饭下来，已经被人揭走了。这之前，我拓左侧崖壁上的《老君像碑》，过了一宿等候干燥，也是竟然不见了。到这时两次丢失了拓好的碑帖，禁不住闷闷不乐。原来是这一带缺纸，之前因为司道发公文命令县里下属的和尚道士带着纸张来岩洞中拓《元祐党籍碑》，我辗转买到六张连四纸。拓碑的人被官吏监督着，要等《党籍碑》拓完，才能为我拓韩忠献的大碑，所以滞留下来等着。我先在空闲时间拿出一张纸分开来拓这块碑，却屡次白白浪费掉了。然而碑帖可以再拓，可纸却不可能再找到，唯有坐着等候拓碑的人来拓完韩忠献的大碑而已。这一天和拓碑的和尚道士约定明天拓完司道要的碑帖，初三日才能来为我拓，但韩忠献的碑大，两侧不能落脚，我事先搬来木头横架在石碑前。

初二日　是日为县城墟期，余以候拓淹留(1)，欲姑入市观墟；出洞而后知天雨，洞中溪声相溷，晴雨不辨。乃还洞，再拓黄碑。下午仍憩

岩中。

【注释】

(1)淹留：停留。

【译文】

初二日　这天是县城的赶集日，我因为等着拓碑帖被滞留下来，想姑且进城去观看集市；出洞后才知道天上下着雨，洞中因为有溪水声相混，分辨不出晴天雨天来。只好返回洞中，再去拓黄山谷的碑。下午仍旧在岩洞中休息。

初三日　早雾，上午乃霁。坐洞中候拓碑者。久之至，则县仍续发纸命拓，复既期初四焉。余乃出洞，往觅对崖明窍之径。东越洞前石梁，遂循山南转而西，径伏草中，时不能见；及抵后山过脊，竟不得西向登崖之径；乃践棘攀石，莽然跻山半觅之，皆石崖嵯峨，无窍可入。度其处似过，而南乃悬崖，复下。忽有二农过其前，亟趋询之，则果尚在北也。依所指西北上，则莽棘中果有一窍，止容一身，然下坠甚深，俯而瞰之，下深三丈余，即北崖僧栖所对望处也。已闻拓碑僧道笑语声，但崖峻而下悬，不能投虚而坠。眺视久之，见左壁有竖隙，虽直上无容足攀指处，而隙两旁相去尺五，可以臂绷而足撑。乃稍下，左转向隙，而转处石皆下垂，无上岐，圆滑不受攀践，磨腹而过，若鸟之摩空，猿之踔虚，似非手足之灵所能及也。既至隙中，撑支其内，无指痕安能移足，无足衔安能悬身。两臂两足，如胶钉者然，一动将溜而下。然即欲不动，而撑久力竭，势必自溜。不若乘其势而蹲股以就之，迨溜将及地，辄猛力一撑，遂免颠顿。此法亦势穷而后得之，非可尝试者也！既下，则岩宽四五丈，中平而下临深溪，前列柱缀楞如勾栏然，恐人之失足深崖，而设以护之者。岩内四围环壁，有卷舒活泼之意，似雕镂而非雕镂所能及者。前既与西崖罨映，后复得洞顶双明，从其中遥顾溪之两端，其出入处俱一望皎然，收一洞之大全，为众妙之独擅，真仙为天下第一，宋张孝祥题：“天下第一

真仙之岩。”而此又真仙之第一也。岩右崖前一石平突溪上，若跏趺之座，上有垂乳滴溜，正当其端，而端为溜滴，白莹如玉，少洼而承之，何啻仙掌之露盘也！由其侧攀崖而北，又连门两龛，内俱明洁无纤污，而右壁回嵌，色态交异，皆如初坠者。其前崖上，亦有一柱旁溪而起，中复纤圆若指，上抵洞顶，复结为幢络，散为蛟龙，绕纤指下垂，环而夭矫者数缕，皆有水滴其端。其内近龛处，复有一石圆起三尺，光莹如瓶卣(1)，以手拍之，声若宏钟，其旁倒悬之石，声韵皆然，而此则以突竖而异耳。此三洞者，内不相通而外成联璧，既有溪以间道，复有窍以疏明，既无散漫之滴乱洒洞中，又有垂空之乳恰当户外，卧云壑而枕溪流，无以逾此！此溪东上层之崖也。其南与下层并峙之崖相隔无几，而中有石壁下插溪根，无能外渡。稍内有隙南入，门曲折而内宛转，倒垂之龙，交缪纵横。冀其中通南崖，而尚有片石之隔，若凿而通之，取道于此，从下层台畔结浮桥以渡老君座后，既可以兼上下两崖之胜，而宛转中通，无假道于外，以免投空之险，真济胜之妙术也。时余虽随下溜其中，计上跻无援，隔溪呼僧栖中拓碑者，乞其授索垂崖，庶可挽之而上。而拓者不识外转之道，漫欲以长梯涉溪。而溪既难越，梯长不及崖之半，即越溪亦不能下。彷徨久之，拟候岩僧参慧归，觅道授索。予过午犹未饭，反覆环眺，其下见竖隙，虽无可攀援，而其侧覆崖反有凹孔，但上瞰不得见，而下跻或可因。遂耸身从之，若鸟斯翼，不觉已出阱而透井，其喜可知也。仍从莽中下山，一里，由石梁转入岩而饭焉。下午，以衣裈积垢(2)，就溪浣濯，遂抵暮。

【注释】

(1)卣(yǒu)：古代青铜酒器，椭圆形，敛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

(2)裈(kūn)：有裆的裤子，以别于无裆的套裤而言。

【译文】

初三日　早晨起雾，上午才晴开。坐在洞中等候拓碑的人。很久后才来到，县里却仍然又发纸来命令他们拓碑，再次与他们约定在初四日。我于是出洞来，去找到对面石崖上透出亮光的石窍的小径。往东越过洞前的石桥，便沿着山的南麓转到西麓，小径隐伏在草丛中，时常不能看见；等到达后山延过的山脊时，竟然找不到向西登上石崖的小径；于是踩着荆棘攀着岩石，茫然地上登到半山腰去找石窍，都是嵯峨的石崖，没有石窍可以进去。估计那个地方似乎已经走过了头，可南边是悬崖，又下山来。忽然有两个农民路过山前，急忙赶过去向他们询问，原来果然还在北边。依照他们指点的路向西北方上登，就见在草莽荆棘中果然有一个石窍，只容得下一个人的身子，然而下陷得十分深，俯身下瞰石窍中，下面深达三丈多，那就是与北面石崖上的僧房互相对望之处了。已能听到拓碑的和尚道士的说笑声，但石崖陡峻而且下面悬空，不能投身到虚空中坠落下去。眺望审视了很久，看见左边的石壁上有条竖直的裂隙，虽然一直上去都没有能落脚手抓的地方，但裂隙的两旁相距一尺五寸，可以用双臂绷紧用两只脚撑住。于是稍下走，向左边转向裂隙，可转过去的地方都是下垂的岩石，没有向上分岔的地方，圆滑得不能抓又不能踩，要擦着肚子过去，像飞鸟一样擦过天空，如猿猴一样跳越过虚空，似乎不是手脚的灵巧所能及的了。来到裂隙中后，支撑在裂隙内，没有手抓的裂痕怎么能移动脚步，没有容足之处又哪能悬吊身子。双臂双脚，如同胶粘钉钉了一般，一动就将滑下去。然而即便想要不动，可撑的时间长了力气用完，势必自己滑下去。不如乘下滑之势用大腿下蹲来准备接近地面，到即将滑到地面时，马上猛力一撑，终于免于跌倒。这种方法也是到了穷途末路时才想出来的，不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方法啊！下来后，只见岩洞宽四五丈，洞中平坦却下临着幽深的溪流，前方排列着石柱点缀着石棱条，好像栏杆一样，像是担心人失足跌到深崖下，从而设立了用来保护游人一样。岩洞内四面环绕着石壁，有卷曲舒展活泼的意趣，像是雕凿而成却又不是雕凿所能及的。前方既与西面的石崖互相掩映，后边洞顶又有一对明洞，从洞中遥望溪流的两头，溪流的出入处一眼望去都很皎洁明亮，收揽了整个洞的全部景观，独自拥

有众多的奇妙美景，真仙岩是天下第一，宋代张孝祥题写道：“天下第一真仙之岩。”而此处又是真仙岩中的第一了。岩洞右边的石崖前一块岩石平平地前突在溪流上方，好像是盘腿打坐的座位，上面有下垂的石钟乳滴下水滴，正好位于岩石的顶端，而顶端被水滴下滴，洁白晶莹如玉，稍微洼下去承接着水滴，何止是仙人手掌中承接甘露的盘子呢！由这块岩石侧边攀着石崖往北走，又有石门连在一起的两个石龛，两面都很明亮清洁，没有丝毫污迹，而右侧的石壁回旋着深嵌进去，颜色与形态交相变异，都和最初坠落下来的地方一样。石龛前边的石崖上，也有一根石柱在溪流旁边耸起，中段又纤细圆滑得好像手指，上面到达洞顶，又盘结为宝幢璎珞，散开成为蛟龙，绕着纤细的手指下垂，回绕拳曲的有几缕，它们的前端都有水滴下滴。洞内靠近石龛之处，又有一块圆圆的岩石凸起三尺高，光滑晶莹得好像瓶卣，用手拍打石头，声音好像洪钟一样，它旁边倒悬的岩石，声音都这样，而这块岩石则是因为突立直竖着而显得奇异罢了。这三个洞，里面不相通而外边却形成连在一起的玉环，既有溪流在中间作为通道，又有石窍照进疏朗的亮光，既无散漫的水滴在洞中乱洒，又有垂在空中的钟乳石恰好位于石门外，躺在云雾缭绕的壑谷中而头枕着溪流，没有能超过此处的地方了！这是溪流东面上层的石崖。岩洞的南边与下层并排耸峙的石崖相隔不远，可中间有石壁下插到溪流底下，不能渡水走到外面。稍往里面一点有条裂隙向南进去，裂口曲折而里面弯弯转转的，倒垂的石龙，交相纵横盘结在一起。我希望其中能通到南面的石崖去，但还是有一片岩石隔着，如果凿通这片岩石，从这里取道，从下层的石台旁边架座浮桥以便渡到老君神座的后边，既可以兼收上下两层石崖的胜景，而且中间弯弯转转地相通，不必从外面借道走，得以免去投身于高空的危险，真是一种有利于胜景的奇妙方法了。这时我虽然顺势下滑到洞中，估计上登没有攀援之处，隔着溪流呼叫僧房中拓碑的人，请求他们给我一条绳子垂下崖壁来，或许可以拉着绳子上去。可拓碑的人不认识外面转进来的路，徒劳无益地想用长梯涉过溪水。但溪流既难以越过，梯子的长度又不到崖壁的一半，即使是越过溪流也不能下去。彷徨了很久，打算等岩洞中的僧人参慧回来，找

到路扔绳子给我。我过了中午还没有吃饭，反复环顾眺望，在下边看那条竖直的裂隙，虽然无处可以攀援，但裂隙侧面下覆的石崖上反而有凹孔，只是从上面俯瞰不能看见，然而从下面上登或者可以利用这些凹孔。于是从裂隙中耸动身体，像鸟振动翅膀一样，不知不觉已经钻出深阱，那种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了。仍然从草莽中下山，行一里，经由石桥转进洞中吃饭。下午，因为衣裤积满了污垢，就着溪水洗衣服，居然到了傍晚。

初四日　拓碑者晨至，以余碑未了，及午乃竟，即往呈县，复约厥明焉。余待之甚闷。闻西南十里古鼎山，有龙岩高悬，铁旗新辟，且可从真仙后溯灵寿上流。欲以下午探古鼎铁旗岩，新开者。而拓者既去，参慧未归，姑守囊岩中，遂不得行。

【译文】

初四日　拓碑的人早晨来到，是因为剩余的碑文没有拓完，到中午才完工，立即前去呈送给县里，再次与他们约定在明天。我等待他们十分烦闷。听说西南十里处有座古鼎山，有个高悬的龙岩，铁旗岩新近开辟出来，并且可以从真仙岩后面去追溯灵寿溪的上游。打算在下午去探古鼎山铁旗岩，新开辟出来的岩洞。然而拓碑的人既已离去，参慧又没有归来，姑且在岩洞中守行李，终于不能成行。

初五日　吴道与镜禅之徒始至，为拓韩碑。其碑甚大，而石斜列，余先列木横架，然犹分三层拓，以横架中碍，必拓一层解架，而后可再拓也。然所拓甚草率，而字大镌浅，半为漫漶，余为之剜污补空，竟日润色之，而终有数字不全。会拓者以余纸拓《元祐党籍》、此碑为宋知军沈晦所刻。以其祖亦与名籍中也，故以家本刊此，与桂龙隐岩所刊同。但龙隐镌崖而大，此镌碑而整。《老君洞图》与像。下午，僧道乃去，余润色韩碑抵暮。

【译文】

初五日　吴道士与镜禅的徒弟这才来到，为我拓韩忠献的碑。这块碑非常大，而石碑斜斜地排列着，我事先排好木头横架起来，但仍然要分三层拓，因为有横放的木架在中间妨碍着，必须拓完一层后解开架子，然后才能再拓。然而他们拓得十分草率，而且字大刻得又浅，有一半漫漶了，我为他们挖去污点填补空缺，一整天都在润饰拓片，但始终有几个字不全。会聚拓碑的人用剩余的纸张拓《元祐党籍碑》、这块碑是宋代知军沈晴刻的。因为他的祖先也被列入党人名册之中，故而用家传的本子刻在这里，与桂林龙隐岩中所刻的相同。只是龙隐岩是刻在崖壁上而且字大，这里是刻碑而字迹工整。《老君洞图》与老君像碑。下午，和尚道士离开，我润色韩忠献碑的拓片直到天黑。

初六日　洞中事完，余欲一探铁旗岩，遂为行计。而是日雨复沛然，余不顾，晨餐即行。一里，过来时横列之北洞，又半里，抵横列之南洞，雨势弥大。余犹欲一登南洞，乃攀丛披茅，冒雨而上。连抵二崖下，竟不得洞。雨倾盆下注，乃倚崖避之。益不止，顶踵淋漓，崖不能久倚，遂去盖拄伞为杖，攀茅为绲，复冒雨下。盖其洞尚东，余所跻者在西，下望则了然，而近觅则茫不得见耳。又冒雨一里，南过安灵潭。又半里，西渡溪，乃从岐西向山坳。半里，逾坳而西，路渐大，雨渐杀。透山峡而出，共一里，南逾小桥，即来时横涉小溪上源也。则仰望桥南山半，有洞北向，有路可登，亟从之。洞入颇深，而无他岐，土人制纸于中，纸质甚粗，而池灶烘具皆依岩而备。中虽无人，知去古鼎不远。乃就其中绞衣去水，下山，循麓再西，则村居鳞次，称山中聚落之盛焉。问所谓铁旗岩者，居人指在西北峰半。又半里，抵其峰之东南，见峰腰岩罅层出，余以为是矣。左右觅路不得，为往返者数四。既乃又西，始见山半洞悬于上，阁倚于前，而左右终不得路。复往返久之，得垂钓童子为之前导。盖其径即在山下，入处为水淹草覆，故茫无可辨。稍上即得层级，有大木横偃级旁，上丛木耳，下结灵芝，时急于入岩，不及细简。及抵岩，则岩门双掩，以绳绾扣，知僧人不在，而雨犹沛，为之推扉以入。其岩南向，正与百步塘南之陆垅山相对。盖岩前古鼎村之山峙于左，沸水岩之山峙于

右，岩悬山半，洞口圆通，而阁衙于内。其内不甚宽广，丛列神像，右转宏扩而暗然，数丈之内，亦回环无他岐入矣。洞内之观虽乏奇瑰，而洞之胜，颇饶罨映。铁旗之名，其以峰著，非以洞著耶！环视僧之爨具，在右转洞中，而卧帐设于前阁。因登其上，脱衣绞水而悬之窗间，取僧所留衣掩体以俟之。过午，望见山下一僧，戴笠拨茅而登，既久不至，则采耳盈筐(1)，故迟迟耳。初至，以余擅启其闭，辞色甚倨(2)。余告以远来遇雨，不得不入以待晡。初辞以无米且无薪，余先窥其盎有夙储，不直折之而穿，强其必炊。既炊，余就与语，语遂合，不特炊米供饭，且瀹耳为蔬，更觅薪炙衣焉。其僧好作禅语。楚人。既饭，酬以钱，复不纳。时雨渐止，余因问龙岩所在。僧初住山，误以沸水岩为龙岩，指余西南入。余初不知，从之。半里至其下，山下有水穴东北向，潴水甚满，而内声崆峒，其东复然，盖其下皆中空，而水满潴之。然余所闻龙岩在山半，因望高而跻。其山上岐两峰，中削千仞，西有浅穴在削崖之下，东有夹罅在侧峰之侧，践棘披搜，终无危岩贮水。乃下，然犹不知其岩之为沸水不为龙岩也。东半里，趋古鼎村(3)。望村后山南向洞开，一高峡上穹，一圆窍并峙。私念此奇不可失，即从岐东上。上穹者，如楼梯内升，而前有一垂石当门，东透为台，下从台前南入并峙之窍；圆窍者，如圜室内剜，而内有一突石中踞。此时亦犹以沸水为龙岩，不复知此地可别觅龙岩也。既下，仍由村北旧路过小桥，则溪水暴涨，桥没水底者二尺余，以伞拄测以渡。念此小溪如此，若灵寿石堰，涨高势涌，必难东渡。适有土人取笋归古鼎，问之，曰："大溪诚难涉，然亦不必涉。逾岭抵溪，即随溪北下，所涉者止一小溪，即可绕出老君洞左。"余闻之喜甚。盖不特可以避涉，而且可以得安灵以北入洞源流，正余意中事，遂从之。逾坳，抵来所涉安灵西堰，则水势汹涌，洵非揭厉所及。乃即随溪左北行，里半，近隔溪横列之南洞，溪遂西转。又环西面一独峰，从其西麓转北，东向以趋老君后洞焉。路至是俱覆深茅间，莫测影响，惟望峰按向而趋。共二里，见灵寿大溪已东去，不能为余阻；而西山夹中，又有一小溪西来注之，其上有堰可涉。然挟涨势骄，以投鞭可渡之区，不免有望洋濡足之叹。踌躇半晌，既济而日

已西沉，遂循溪而东。盖此处有径，乃北经刘公岩出下廓大道者，按方计里，迂曲甚多；时暮色已上，谓已在洞后，从其左越坳而下，即可达洞前，即无路，攀茅践棘，不过里许，乃竭蹶趋之。其坳皆悬石层嵌，藤刺交络，陷身没顶，手足莫施，如倾荡洪涛中，汩汩终无出理。计欲反辄刘公岩，已暝莫能及，此时无论虎狼蛇虺，凡飞走之族，一能胜予。幸棘刺中翳，反似鸿蒙未凿(4)，或伏穿其跨下，或蹂踔其翳端，久之竟出坳脊。俯而攀棘滚崖，益觉昏暗中下坠无恐。既乃出洞左蔬畦中，始得达洞，则参慧已下楗支扉矣(5)。呼而启扉，再以入洞，反若更生焉。

【注释】

(1)耳：木耳。

(2)倨(jù)：傲慢。

(3)古鼎村：今作“古顶”，在融水县东南隅，融江西岸。

(4)鸿蒙：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5)楗(jiàn)：门上关插的木条，横的称“关”，竖的称“楗”。

【译文】

初六日　洞中的事情完毕，我想去探一探铁旗岩，便为出行做准备。但这一天又是倾盆大雨，我不顾，早餐后立即上路。行一里，路过来时横向排列的北洞，又行半里，抵达横向排列的南洞，雨势更大了。我还想登一次南洞，于是抓着树丛分开茅草，冒雨而上。一连到达两座山崖的下边，竟然找不到洞。大雨倾盆下浇，只好背靠崖壁躲雨。雨益发不停，头顶和脚跟都雨水淋漓，崖壁不能长久靠着，便去掉伞盖拄着雨伞当做手杖，抓住茅草作为绳子，又冒雨下山。原来那个洞还在东边，我登上去的地方在西面，在下面望则一目了然，可到近处去找却茫然不可见了。又冒雨前行一里，向南经过安灵潭。又行半里，向西渡过溪流，于是从岔道往西走向山坳。行半里，越过山坳往西行，路渐渐变大，雨势逐渐减弱。穿过山峡出来，共一里，向南

越过一座小桥，这就是来时横向涉过的小溪的上游了。仰望桥南的半山腰上，有个面向北的洞，有路可以上登，急忙顺着路走去。洞中进去很深，然而没有别的岔洞，当地人在洞中造纸，纸质十分粗糙，可水池炉灶和烘烤的器具全都齐备地放置在洞中。洞中虽然没有人，但心知距离古鼎山已经不远。于是就在洞中绞去衣服上的雨水，下山后，沿着山麓再往西走，就见村庄房屋鳞次栉比，称得上是山中聚落的盛况了。打听所谓的铁旗岩的地方，居民指点在西北方山峰的半山腰上。又行半里，抵达这座山峰的东南麓，看见山峰的半中腰岩石上现出层层裂隙，我以为在这里了。左右都找不到路，为此往返了四次。既而又向西走，这才看见山洞悬在半山腰上，楼阁紧靠在洞前，但左右始终还是找不到路。再次往返了很长时间，遇到一个钓鱼的儿童为我在前边带路。原来登山的小径就在山下，入口处被水淹着被草遮盖着，所以茫然无法辨认出来。稍上走就找到一层层的石阶，有大树横躺在石阶旁边，上面丛生着木耳，下边结着灵芝，此时我急于进岩洞去，来不及仔细察看。抵达岩洞时，却见岩洞的大门双双掩上了，用绳子缠住门扣，知道僧人不在，可雨仍然很大，为此推开门进洞去。这个岩洞面向南，正好与百步塘南边的陆垅山相对。大体上岩洞前方古鼎村所在的山矗立在左边，沸水岩所在的山屹立在右边，岩洞高悬在半山腰，洞口圆圆地通进去，而楼阁排列着洞口内。洞内不怎么宽广，排列着成群的神像，向右转去宏大空阔却很昏暗，几丈之内，也就回绕曲折地没有别的岔洞可以进去了。洞内的景观缺乏奇异瑰丽的气势，可洞中的景致，颇富掩映的情趣。铁旗的名字，是以山峰著名的，不是以岩洞著称的！环视僧人的炊具，在向右转的洞中，而卧床蚊帐设在前边的楼阁中。因而登上楼阁，脱下衣服绞干水后悬挂在窗口上，取来僧人留下的衣服遮蔽身体以便等他来。过了中午，望见山下有一个僧人，头戴斗笠拨开茅草上登，随后很久不见来到，原来是采木耳装满了一竹筐，所以迟迟不见来到。僧人刚到时，因为我擅自开了他关着的门，语言脸色都十分傲慢。我告诉他，因为远道而来遇上下雨，不得不进洞来等着他给顿饭吃。最初他用没有米又没有柴火来推辞，我事先窥见他的瓦瓮中有平时储藏的粮食，没有直接

顶撞揭穿他，强逼他必定要煮饭给我吃。他煮饭后，我凑过去与他说话，话一说便合拍，不但煮米供我吃饭，而且煮来木耳当菜吃，还找来柴火让我烤衣服。这位僧人爱讲些充满禅理的话。是楚人。饭后，拿钱酬谢他，又不接受。此时雨渐渐停了，我因而向他打听龙岩所在之处。这个僧人刚住进山中，错把沸水岩当做龙岩，指点我往西南方进山。我起初不知道，按照他说的走。半里来到山下，山下有个水洞面向东北方，积水非常满，而洞内的水声空洞洞的，山的东面又是这样，大概这座山的下面中间都是空的，而水满满地积在山腹中。然而我听说龙岩在半山腰，因而望着高处上登。这座山上面岔为两座支峰，中间陡削，有千仞高，西面在陡削的山崖下有个浅浅的石穴，东面在侧立山峰的侧面有条夹缝，踩着荆棘拨开茅草去搜寻，始终没有高险贮水的岩洞。于是下山，然而仍然不知道这个岩洞是沸水岩而不是龙岩。向东半里。赶到古鼎村。望见村子的后山上有个向南张开的洞，一条高峡向上穹隆而起，一个圆圆的石窍并排耸峙着。私下考虑，这奇异之处不可错失，立即从岔路向东上登。向上穹隆而起的，洞内如楼梯一样上升，而洞前有一块下垂的岩石挡在洞口，向东钻进去是个平台，下去从平台前向南进入并排耸峙着的石窍；圆圆的石窍，里面如挖空的圆形屋子，而洞内有一块突起的岩石盘踞在中央。此时我也仍然是把沸水岩当做龙岩，不再知道此地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龙岩了。下山后，仍然由村子北边的原路走过小桥，只见溪水暴涨，桥身被淹没在水下二尺多，用雨伞拄着试探着深浅才得以渡过去。心想这条小溪都如此，如果是灵寿溪的石坝，溪水涨高水势汹涌，必定难以渡到东面。恰好有当地人采竹笋返回古鼎村，向他打听，他说："大溪确实难以涉水，不过也不必涉水。越过岭走到溪边，立即顺着溪流往北下行，要涉过的只是一条小溪，马上就可以绕到老君洞的左边。"我听到这话高兴极了。原来这样不但可以避免涉水，而且可以找到安灵潭以北流入洞中的水流的源头，正好是我心意中的事，便按照他说的走。越过山坳，抵达来时涉过的安灵潭西边的堤坝，只见水势汹涌，确实不是提起衣裤能够涉过去的。于是马上顺着溪流的左岸往北行，行一里半，走近隔着溪流横向排列的南洞，溪流于是向西转去。又绕

过西面一座独立的山峰，从它的西麓转到北麓，向东就可以走向老君岩后洞了。路到了这里全部被覆盖在深深的茅草丛中，无法测知深浅，唯有望着山峰根据方位赶过去。共行二里，看见灵寿大溪已向东流去，不能再阻挡我了；可西山的峡谷中，又有一条小溪从西面流来汇入灵寿溪中，溪流上有堤坝可以涉过去。然而溪水仗着涨势骄横起来，在投鞭断流就可以渡过去的地方，不免有打湿鞋子望洋兴叹的感叹了。踌躇了半晌，渡过溪流后夕阳已经西沉，于是顺着溪流往东走。原来此处有条小径，是往北途经刘公岩通到去下廓的大道上的小路，按照方位来估计里程，迂回曲折得太多；此时暮色已经上来，我以为已经在洞的后边，从小径的左边越过山坳往下走，就可以到达洞前，即便没有路，攀着茅草踏着荆棘，不过一里路左右，于是竭尽全力跌跌撞撞地赶过去。那个山坳都是高悬的岩石层层深嵌，藤条刺丛交缠在一起，身子陷进去没过头顶，手脚无法施展，如倾倒飘荡在洪水波涛之中，汩汩流动，始终没有走出去的办法。估计想要返回刘公岩，天已经昏黑无法赶到，此时无论是虎狼虫蛇，凡是会飞能走的族类，一概能胜过我。幸好荆棘刺丛把我遮蔽在中间，反而像是未开凿的宇宙一样一片混沌，或者趴下去穿过它的胯下，或者像猿猴一样跃过密蔽荆棘的顶端，很久之后竟然出到了山坳中的山脊上。俯身抓住荆棘滚下山崖，益发觉得在昏暗中下坠没有恐惧的感觉。不久竟然到了岩洞左边的菜地中，这才得以到达岩洞，参慧却已经放下门闩撑住门。呼叫后他开了门，再次得以进入洞中，反而觉得好像是再生了一样。

初七日　参慧早赴斋坛，余以衣濡未干，自炊自炙于岩中。而是日雨淋漓不止，将午稍间，乃趋城南讯舟，更入城补衣焉。是早有三舟已发，计须就其处俟之，盖舟从怀远来，非可预拟，而本地之舟则不时发也。薄暮乃返洞取囊，以就城南逆旅(1)，而参慧犹未返岩，不及与别，为留钱畀其徒而去。是日七夕(2)，此方人即以当中元(3)，益不知乞巧，只知报先，亦一方之厚道也。其时雨阵时作，江水暴涨，余为沽酒漫酌，迨夜拥苫而卧(4)，雨透茅滴沥，卧具俱湿。

【注释】

(1)逆旅：旅店。

(2)七夕：指中历七月七日晚上，传说这时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妇女多于这天晚上陈设瓜果向织女星乞求智巧，称为“乞巧”。七夕和中元皆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3)中元：在中历七月十五日，群众习惯于这天晚上追祀祖先。

(4)芻(chú)：同“刍”。草。

【译文】

初七日　参慧一早赶去诵经做法事，我由于衣服被打湿了还没有干，自己在岩洞中独自煮饭烤火。而这一天雨湿淋淋地下个不停，将近正午时稍微间断了一下，于是赶到城南去打听船，再进城去补衣服。这天早上有三条船已经开走，估计必须搬到此处来等船，原因是船从怀远县驶来，不能预先计划，而本地的船发船却不定时。傍晚才返回洞中去取行李，以便搬到城南的旅店中，可参慧还没有返回洞中，来不及与他道别，为此留了些钱交给他徒弟便离开了。这天是七夕，这地方的人就拿它当做中元节，更不知道乞巧的风俗，只知道祭祖，也是这一地方厚道淳朴的风俗了。此时阵雨不时发作，江水暴涨，我因而买酒来漫不经心地喝着，到夜里抱着干草便躺下了，雨水透过茅屋房顶滴下来，铺盖全部湿了。

初八日　雨势愈急，江涨弥甚。早得一舟，亟携囊下待；久之，其主者至，舟甚隘，势难并处，余乃复负囊还旅肆。是午水势垂垂，逾涯拍岸，市人见其略长刻增(1)，多移栖高原以避之。余坐对江流滔滔，大木连株蔽江而下，分阵漩涡，若战舰之争先。土人多以小舟截其零枝，顷刻满载；又以长索系其巨干，随其势下至漩湾处，始掣入洄溜，泄之涯间。涯人谓：“庐且不保(2)，何有于薪？”舟人谓：“余因水为利，不若汝之胥溺(3)。”交相笑也。

【注释】

(1)市人见其略长刻增："略"，沪本疑为"晷"，可从。

(2)庐：小屋。

(3)胥(xū)：等待。溺(nì)：淹没。

【译文】

初八日　雨势更急骤了，江水涨得更猛。早上找到一条船，连忙带上行李上船等着；很久之后，船的主人来到了，船非常窄，情势难以共处，我只得又背着行李返回旅店中。这天中午水势浩浩荡荡的，越过岸边拍打着江岸，街市中的人见水位上涨刻度增高，多半移居到地势高的原野上去躲避洪水。我坐着面对滔滔的江流，大树连根带叶布满江面流下来，分成阵列打着漩涡，好像战舰一样争先恐后。当地人大多用小船拦截其中的零散枝叶，顷刻间就装满一船；又用长绳子系住那些巨大的树干，顺着水势下漂到漩流的水湾处，这才把大树拖入回旋的水流中，拉到岸边。岸边的人说："房屋都将要保不住了，要柴火有什么用？"船上的人说："我利用洪水获得好处，不像你们等着被淹。"相互都笑了。

初九日　夜雨复间作，达旦少止，而水弥涨。余仍得一小舟，坐其间，泊城南吊桥下。其桥高二丈，桥下水西北自演武场来，初涸不成流，至是倏而凌岸，倏而逾梁，人人有产蛙沉灶之虑。过午，主舟者至，则都司促表差也。又有本邑差以独木舟四，缀其两旁，以赴郡焉，乃郡徼取以载卤者(1)。其舟虽小，得此四舟，若添两翼。下午发舟，东南行，已转西南，二十里，有山突立江右，乃西自古东山逾鸡笼坳而东抵于此者。又二十里为高街，有百家之聚在江右。又五里，为芙蓉山亘其东南，有百家之聚在江左。又西南五里为和睦墟。又西十里过舞阳江口(2)。晚泊于沙弓，水且及街衢，尽失来时之砂碛悬崖矣。

【注释】

(1)徼(yāo)：拦截。卤(lǔ)：盐卤。

(2)舞阳江：“舞”原作“無”，据六月二十四日记改。

【译文】

初九日　夜里雨又断断续续地下起来，到天明时渐渐停了，可江水涨得更猛。我仍然找到一条船，坐在船中，停泊在城南的吊桥下。这座吊桥高二丈，桥下的水自西北方的演武场流来，最初干涸得不成流，到这时倏地越过江岸，倏地漫过了桥梁，人人都有了炉灶被淹沉水底生出青蛙来的忧虑。过了中午，主管船只的官吏来到了，原来是都指挥使司来催促奏表的差役。又有本县的差役用四条独木舟，连缀在小船两旁，以便赶赴府城去，是府里发公文调来装载盐卤的船。这条船虽然小些，有了这四条独木舟，好像添了两个翅膀。下午开船，往东南行，不久转向西南，行二十里，有座山突立在江右，这是自西面的古东山越过鸡笼坳而后往东延伸到此地的山。又行船二十里是高街，有个百户人家的聚落在江右。又行五里，是芙蓉山横亘在江流的东南方，有个百户人家的聚落在江左。又往西南行船五里是和睦墟。又向西十里经过舞阳江口。晚上停泊在沙弓，江水即将漫到街道上，来时的砂石浅滩和悬崖全部消失了。

初十日　昧爽放舟。一十五里，马头。五里，杨城，舟泊而待承差取供给于驿(1)。其江之西北有崖濒江，盖东与马头对者也。抵午始放舟。五里，草墟，十五里，罗岩(2)。村在江左，岩在江右。其岩层突沓斑驳，五色灿然。南崖稍低，有石芝偃峰顶，有洞匏剜崖半(3)，当亦有胜可寻，而来时以暑雨掩篷，去复仅隔江遥睇，崖间猿鹤，能不笑人耶！又五里杨柳(4)，又五里大堡，又十五里旧县，又五里古城(5)，又五里白沙湾(6)。江北有尖峰，两角分东西起，峭拔特甚，其南丛山即县治所倚也。江至白沙又曲而南，又十里，下午抵柳城县西门。龙江西至庆远来会。按《志》，县治西有穿山，而治西平临江渚，地且无山，安得有“穿”？又按，城北有笔架、文笔峰，而不得其据。遍询土人，有识者指城西南隔江峭峰丛立者为笔架、文笔，又言其巅有洞中透，穿山当亦即此。然方隅与《志》不合，而《志》既各

标，兹何以并萃耶？承差复往驿中，余坐待甚久，泊多行少，不意顺流之疾，淹留乃尔！既暮，差至，促舟人夜行，遂得补日之不足焉。南二里，江之左为峦拦山，削崖截江，为县城南障；江之右即峭峰丛立，土人所指为笔架、穿山者，而透明之穴终无从瞩。棹月顺流，瞬息十五里，转而东北行。又五里，有山兀耸江东岸，排列而南，江亦随之南折，滩声轰轰，如殷雷不绝，是为倒催滩。岂山反插而水逆流，故谓之“倒”，而交并逼促，故谓之“催”耶？其时波光山影，月色滩声，为之掩映，所云挟飞仙者非欤！又南十五里为古陵，又二十里为皇泽墟，西与鹅山隔山相向矣。又南三里抵柳州府，泊其南门，城鼓犹初下也。

【注释】

(1)承差：官署中一般吏役的通称，也称“经承”。

(2)罗岩：今作“洛崖”，在柳城县稍西，融江西岸。

(3)匏(páo)：一种葫芦。

(4)杨柳：今名同，在柳城县北郊，融江东岸。

(5)古城：今名同，在柳城县南境，融江东岸，浦河汇入融江处。

(6)白沙湾：今作“白沙”，在柳城县南境，融江东岸。

【译文】

初十日　黎明开船。行十五里，到马头。行五里，到杨城，船停下来等差役到驿站中去取给养。此处江流的西北方有座山崖濒临江边，大致是与东面的马头相对的山。到中午才开船。行五里，到草墟，行十五里，到罗岩。村子在江左，石岩在江右。这座石岩层层突起，杂沓斑驳，五色灿烂。南边的石崖稍低一些，有朵石灵芝倒卧在峰顶，有个葫芦样的山洞剜空了山峰的半中腰，应当也是有可以探寻的胜景，但来的时候因为天气炎热又下着雨掩着船篷，去的时候又是仅能隔着江流远远的斜视，石崖上的猿猴白鹤，能不讥笑人吗！又行五里到杨柳，又行十五里是旧县，又行五里到古城，又行五里到白沙

湾。江北有座尖峰，两个尖角分在东西两面耸起，特别峭拔，尖峰南面成丛的山峦就是县城紧靠着的地方了。江水流到白沙湾又向南弯曲，又行十里，下午抵达柳城县的西门。龙江从西面流到庆远府又流来汇合。根据志书，县城西面有座穿山，但县城西面地势平坦濒临江中的小洲，地上尚且没有山，哪能有“穿”呢？又据志书，城北有笔架峰、文笔峰，可找不到志书是依据什么。问遍当地人，有认识的人指出，城西南隔着江流山峰峭拔地成丛矗立之处是笔架峰、文笔峰；又说，峰顶有个洞穿透了山腹，穿山应当也就是这座山。然而方位与志书说的不相符，而且志书既然分别标示出来，这里为何聚集在一起呢？差役再次前往驿站中，我坐着等了很久，船停船的时间多行船的时间少，想不到原想顺流能快一点，却反而如此滞留！天黑以后，差人到了，催促船夫夜间行船，终于得以填补白天的不足了。向南二里，江流的左岸是峦拦山，陡削的山崖横截江流，是县城南面的屏障；江流的右岸就是峭拔地成丛矗立的山峰，是当地人指认为笔架峰、文笔峰的地方，然而透出亮光的洞穴始终无从见到。月夜顺流划船，瞬息就是十五里，转向东北前行。又行五里，有座山突兀地耸立在江流的东岸，向南排列，江流也顺着山势向南转，浅滩中水声轰轰响，如隆隆雷声不绝于耳，这里是倒催滩。莫非是山反向倒插而江水逆流，所以把它称为“倒”，而又交相逼近紧凑，所以把它称为“催”吗？此时波光山影，月色滩声，为它们衬托，所说的挟飞仙遨游的事不是这样吗！又向南十五里是古陵，又行二十里是皇泽墟。西面与鹅山隔山相望了。又向南三里抵达柳州府城，停泊在府城南门，城中更鼓才刚刚敲响。

十一日　早入西南门，抵朱寓，则静闻与顾仆病犹未瘥也。往返二十日，冀俱有起色，而顾仆削弱尤甚，为之怅然。

【译文】

十一日　早上进入西南门，来到朱家寓所，就见静闻与顾仆的病仍然没有痊愈。我往返二十天，希望他们的病都有起色，然而顾仆尤

其瘦削虚弱得厉害，为此心中怅然不乐。

十二日　出东门，投刺谒王翰简之子罗源公(1)，名唐国，以乡荐任罗源令(2)。其弟上春官下第(3)，犹未归。以疾辞。还从北门入。下午出南门，沿江询往浔州舡，以中元节无有行者。

【注释】

(1)刺(cì)：名帖。罗源：明为县，隶福州府，即今福建罗源县。

(2)令：战国、秦汉以来，县的行政长官称令。明代改称知县，但仍相沿别称“令”。

(3)春官：礼部又称春官。科举考试的会试，由礼部主试，故参加会试又称为“上春官”。

【译文】

十二日　走出东门，投递名帖去拜见王翰简的公子罗源县知县，名叫王唐国，因为考中乡试出任罗源县知县。他的弟弟参加会试落第，还没有归来。以生病推辞。返回来从北门进城。下午走出南门，沿着江岸打听前往浔州府的船，因为过中元节没有上路的人。

十三日　早，从南门渡江，循马鞍山北麓西行，折而南，循其西麓，由西南坞中登山。石级草没，湿滑不能投足。附郭名岩，其荒芜乃尔，何怪深崖绝谷耶！仙奕岩在山半削崖下，其门西向，正与立鱼山对，只隔山下平壑中一潭。其岩内逼如合掌，深止丈余，中坐仙像，两崖镌题满壁。岩外右有石端耸，其上迸裂成纹，参差不齐，虽可登憩，而以为黑肌赤脉，分十八道可奕，似未为确；左有崖上削，大篆“钓台”二字，江遥潭隘，何堪羡鱼。盖博不及魏叔卿之台，钓不及严子陵之矶，惟登憩崖右石端，平揖立鱼，岩中梵音磬响(1)，飘然天钧，振溢山谷也。崖左有级东南上，又裂一岩，形与仙奕同，西南向。中砌石为座，后有穴下坠，颇深而隘。右有两圆穴，大仅如筒，而中外透漏，第隘不能入其下。东南抵坳中，又迸一岩，亦浅隘不足

观。盖仙奕三岩，齐列山半，俱相伯仲而已。既西下山麓还望，复得一岩，亦西向，正在中岩之下。其岩亦浅隘，中昔有碑，今止存其趺。岩上覆有三圆岩，若梅花之瓣，惜飘零其二，不成五。出岩前，有石平砥如枰，而赤纹纵横，亦未之有。岩右有石窟如峡，北透通明，其中开朗可憩。而有病夫卧其前，已蠕蠕不能屈伸。荒谷断崖，樵牧不至，而斯人托命于此，可哀亦可敬也！出岩，西盘一山嘴，转其东南，山半有洞西南向。乃践棘而登，洞门岈然(2)，其中高穹而上，深坠而下，纵横成峡，层叠为楼，不甚宽宏，而以危峻逼裂见奇者也。入门，有石突门右，蹲踞若牛而青其色，其背复高突一石，圆若老人之首。先是，立鱼僧指其处有寿星岩，必即此矣。但所指尚在东南黄崖悬削处，盖黄崖西面与立鱼对，而此则侧隐于北，当时未见耳。由突石之左悬级下坠，西出突石之下，则下坠渊削，而上级虚悬，皆峭裂不通行。东入峡道中，湾环而进，忽得天光上映，仰睇若层楼空架，而两崖上覆下嵌，无由跖虚上跻。第遥见光映处，内门规列，高悬夹崖之端，外户楞分，另透前山之上，其顶平若覆帷，恨不能牵绡一登，怅怅而出。

【注释】

(1)磬(qìng)：佛寺中的法器，一种状如云板，一种为钵形，铜制。

(2)岈(xiā)然：深邃的样子。

【译文】

十三日　清早，从南门渡江，沿着马鞍山的北麓往西行，折向南，沿着马鞍山的西麓，由西南方的山坞中登山。石阶被草隐没了，湿滑得不能落脚。城郭附近的著名岩洞，尚且如此荒芜，难怪深山绝谷中的岩洞呢！仙奕岩在半山腰上的陡削石崖下，洞口面向西，正好与立鱼山相对，只隔着山下平敞壑谷中的一个水潭。这个岩洞内狭窄得好像合起来的手掌，深处只有一丈多，正中坐着神仙像，两侧的崖壁上刻满了题记。岩洞外面右边有块端端正正耸起的岩石，石头上面

迸裂成花纹，参差不齐，虽然可以登上去休息，但我认为石头是黑色的肌肤红色的脉络，分为十八条线，可以下棋，似乎不确实；左边有石崖上削，用大篆写着“钓台”二字，江流遥远，水塘又狭窄，怎么能钓鱼！这里下棋赶不上魏叔卿的高台，钓鱼比不上严子陵的石矶，唯有登上石崖右侧的岩石顶上休息，平对着立鱼山作揖，岩洞中的诵经声和钟磬声，飘飘然像天宫中的仙乐声，震响洋溢在山谷间。石崖左边有石阶向东南上去，又裂开一个岩洞，形状与仙奕岩相同，面向西南方。中央用石块砌成基座，后面有个洞穴下坠，相当深，很窄。右边有两个圆圆的洞穴，大处仅和竹筒一样，可以里外透亮漏风，只是太狭窄不能进入到它的下边。往东南走到山坳中，又迸开一个岩洞，也是又浅又窄不值得观赏。大体上仙奕岩的三个岩洞，整齐地排列在半山腰上，都不相上下而已。向西下到山麓后回头望去，又看见一个岩洞，也是面向西，正好在中洞之下。这个岩洞也是又浅又窄，洞中从前有石碑，今天只存留下碑座。岩洞上方有三块下覆的圆形石头，好像梅花的花瓣，可惜飘落了其中的两瓣，不成五瓣的形状。出到岩洞前，有块平得像磨刀石的石头很像棋盘，而且红色的花纹纵横交错，也是不曾有过的东西。岩洞右边有个石窟好像峡谷，通向北边透进亮光来，石窟中开阔明朗可以歇息。可是有个病人躺在石窟前边，已经蠕蠕而动不能屈伸了。在荒凉的山谷和断绝石崖之中，樵夫牧人来不到的地方，而这个人把性命寄托在这里，值得同情也值得敬重呀！出了岩洞，往西绕过一个山嘴，转到山的东南麓，山腰上有个洞面向西南方。于是踩着荆棘登上去，洞口十分深邃，洞中向上高高隆起，向下深坠，纵横交错形成峡谷，层层叠叠成为楼阁，不怎么宽大，而是以高险陡峻逼窄迸裂见奇的岩洞。进入洞口，有块岩石突立在洞口右侧，像牛一样蹲坐着，而且石头的颜色是青色的，石牛的背上又高高突起一块岩石，圆得像老人的头。这之前，立鱼山的僧人指点此处有个寿星岩，必定就是这里了。但他指的地方还在东南方黄色石崖高悬陡绝之处，大概是黄色石崖在西面与立鱼山相对，而此地却在侧边隐藏在北面，当时不能看见罢了。由突立的岩石左边高悬的石阶下走，向西出到突立岩石的下边，只见下面陷成陡削的深渊，而上

面石阶悬在虚空中，全然峭拔迸裂不能通行。向东走入峡中的道路上，弯弯绕绕地进去，忽然天上的亮光在上面照射进来，仰面斜视，好像层层高楼夹在空中，而两侧的石崖从上面覆盖下来，下面嵌入地下，无法踏着虚空上登。只是远远地看见亮光照射之处，里面排列着圆规样的洞口，高悬在相夹石崖的顶端，外边分出门窗，另外穿透到前山的山顶上。洞顶平滑得好像下覆的帷幔，遗憾不能拉着绳子登上去一次，闷闷不乐地出来了。

更下山而东，仰见北山之半，复有一门南向，计其处当即前洞光映所通也。见其下俱回崖层亘，乃稍东，循崖端西北而上，逾下崖，抵中崖，而上崖悬绝不得上。复从前道下，更东循崖角西北登上崖。沿崖西陟，则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惟此一线盘崖可通。前有平石如露台，内旋室方丈，四壁俱环柱骈枝，细若镂丝垂络，联布密嵌，而顶平如幕，下平如砥。西北内通一门，下临深峡，果即前所仰望透空处也。若断塞所登一线盘崖，从峡中设梯以上，此岩高朗如阁，正巢栖穴处之妙境矣。坐憩久之，仍循崖端东南下，其南复有山鹊起。从两山夹中取道而东，可出马鞍之东隅，而中塞无路；循南山西麓取道而南，可抵上龙潭，乃往来大道也。从西麓仰眺山半，悬崖穹拓，黄斑赭影，轰然西向，欲一登无路。循山南行，有微径从草中东上，顷即翳没。竭蹶上登，得一门，外虽穹然，而内仅如合掌，无可深入。望黄赭轰削处，已在其北，而崖嘴间隔，不可盘陟。复下至山麓，再从莽中望崖而登，久之抵轰崖下。其崖危削数千尺，上覆下嵌，若垂空之云，亘接天半。每当平削处，时裂孔一方，中多纷纶奇诡，第琐碎不能深入(1)。循崖下北行，上有飞突之崖，下有累架之石，升降石罅中，虽无窈窕之门，如度凌虚之榭，亦足奇也。

【注释】

(1)第琐碎不能深入：“琐碎”，乾隆本、“四库”本作“琐隘”。

【译文】

再下山往东行，仰面看见北山的半中腰，又有一个洞口面向南，估计那里应当就是前边那个洞中亮光照射通着的地方了。看见岩洞的下方回绕的山崖一层层横亘着，便稍向东走，沿着山崖外端往西北上登，越过下层的山崖，抵达中间一层山崖，但上层山崖悬绝不能上去。又从先前的路线下来，再往东沿着崖角向西北登上上层山崖。沿着山崖向西上登，就见洞前的三面都是高险的石壁斜靠在空中，唯有此处有一线绕着山崖可以通行。前边有个平台好像露天戏台，洞内有一个方一丈的石室，四壁都环绕着石柱和并列的枝条，细得好像雕刻出来的蚕丝和下垂的缨络，连在一起分布开，密实地镶嵌着，但洞顶平得好像幕布，下面平得如同磨刀石。洞内西北方通有一个洞口，下临深峡，果然就是前边我仰面眺望透出天空的地方了。假如阻断那条线一样绕着山崖上登的通道，从峡谷中架梯子上来，这个岩洞高悬明朗好像楼阁，正是避世隐居的绝佳场所了。坐着休息了很久，仍然沿着山崖顶端往东南下山，这座山的南面又有一座山乘势崛起。从两山的夹谷中取道往东去，可以出到马鞍山的东隅，但夹谷中阻塞无路；沿着南山的西麓取道往南走，可以抵达上龙潭，是行人来往的大道了。从西麓仰面眺望半山腰，悬崖穹隆宽阔，满是黄色和赭红色的斑影，岿然屹立，面向西，想登上去一次却没有路。沿着山往南行，有条微小的小径从草丛中向东上走，顷刻间就湮没了。竭力跌跌撞撞地上登，找到一个洞口，外边虽然穹然隆起，但洞内仅如合起来的手掌一样，没有可以深入的地方。远望黄红色崩塌陡削之处，已经在这里的北边，但石崖的尖嘴隔在中间，不能绕着上登。又下到山麓，再从丛莽中望着山崖上登，很久后抵达崩塌石崖的下边。这座石崖高峻陡削，高达几千尺，上面下覆，下面深嵌，好像垂在空中的云彩，绵亘连接到半空中。每当有一处平滑陡削之处，时常裂开一个孔洞，其中有许多纷乱奇怪之状，但只是细小繁多不能深入。沿着悬崖下边往北行，上方有飞突的悬崖，下面有堆积叠架的岩石，在石缝中爬上爬下，虽然没有幽深的洞口，如同穿越在凌空的台榭中，也算得上很奇异了。

时日已过午，下山欲南寻上龙潭，计无从得饭；而东向峡中，循马鞍东麓，即傍郭循江，既易得食，而又可窥屏风、登台。兼尽王氏山房诸胜，且取道两山间，更惬所愿也。乃披莽而东，见两崖石皆巉嵌，丛翠翳之，神愈飞动。既而得艺蔬之畦。又东一里，得北来大道。截大道横过，东去一里得聚落，则郡东门之对江渡也。于是濒江南岸倚屏风山北麓东行，其处村居连络。一里，抵登台山，居聚愈稠。江为山扼，土人谓登台山巅有三虎，夜辄下山啖猪犬。民居环山麓而崖峻，虎得负嵎，莫敢撄焉。转而北去，路从山南绕其东麓而北。闻其处有杨文广洞，甚深杳，从江底潜通府堂，今其洞已塞，土人莫能指导，仅人人言之而已。登台之北又一里，有山横列三峰，其阴即王氏山房所倚，余昔从洛容来，从其北麓渡江者也。兹从南至，望见南麓有洞骈列，路当出其东隅，而遥闻洞前人声沸然，乃迂而西北至其下，则村氓之群社于野庙者也。洞在庙北半里，南向岈然。其山倒石虚悬，内裂三峡，外通三门，宛转回合而不甚深扩，然石青润而穴旁通，亦不意中所难得者。出洞，望西峰之阳，复有一岩南向，乃涉洼从之。适有妇负刍自北坳来，问东西二洞何名，曰："东洞名蛮王，西洞浅而无名，然中有蛇穴之。"问："北坳可达王氏山房？"曰："北坳乃樵径，无岐可通；大路从东麓而遥，小径缘西坡而近，然晚辄有虎，须急行。"余乃上西洞。洞门亦南向，而中果浅，皆赭赤之石，下无旁通之窍，何以穴蛇？内高五六尺，复有石板平庋，虚悬不能上。而石板中央有孔一圆，如井栏中剜，下适有突石，践石透孔，颈项恰出孔上，如罪人之囊三木者(1)，然耸肩束臂，可自此上跃也。但其上亦不宽奥，不堪舒憩。遂下，从西坡小径下山，循西麓而北逾一冈，竹坞蓊丛。里余而得一茅舍，东倚山麓，西临江坡。坡上密箐蔽空，连麓交荫，道出其下，如行空翠穴中，不复知有西烁之日也。一里，北抵姚埠(2)，即东门渡也。其上村居数十家。由村后南向登，上即王氏山房。时日已昃。余先每入一岩，辄以所携龙眼、饼饵箕踞啖之，故至此而后索餐，得粥四瓯，饭与茶兼利之矣。遂南入竹坞中，筤筜万个(3)，森森俱碧玉翔烟，觉尘嚣之气俱尽。已而上山，石磴甚峻，西缘南折，穿榕树根中，透其跨下。其树小于桂林之榕树门，而一横跨街衢，一侧

倚崖半，穿根透隙则同也。已又东上，过一庋石片下，石去地五六尺，崖旁平庋出，薄齐架板，则山房在焉。小楼三楹横列洞前，北临绝壑，西瞻市堞纵横，北眺江流奔衍，东指马鹿、罗洞诸山，分行突翠，一览无遁形。楼后即洞，洞高不为楼掩，中置西方诸像，而僧则托栖楼中，若为洞门锁钥者。盖王氏昔读书于此，今则以为僧庐，而名东林洞焉。洞后西、东分两窍：西窍从南入，稍转而东，渐黑隘，不堪深入；东窍从南入，转而东忽透明焉。逾东阈而出，巨石迸裂成两罅：一罅北透则石丛，而平台中悬，可以远眺；一罅东下则崖削，而茅阁虚嵌，可以潜栖。四旁皆耸石云嘘(4)，飞翠鸾舞，幽幻险烁，壶中之透别有天，世外之栖杳无地，非若他山透腹而出，一览即尽也。既而还至前洞，望渡舟甫去西岸。乃从洞东南跻岭上，石磴危峻，所望愈扩，遂南瞰登台焉。久之下山，则渡舟适至，遂由东门，共二里返寓。

【注释】

(1)囊三木：古时加在罪犯颈项和手上、脚上的刑具，更以物蒙覆罪犯的头。又称“三木囊头”。

(2)姚埠：今作“窑埠”，在柳州市区东郊，柳江东岸。

(3)筤(láng)：即苍筤，幼竹。筜(dāng)：即筼筜，大竹。

(4)嘘(xū)：慢慢地吐气。

【译文】

此时时间已过了中午，下山后想向南走去找上龙潭，估计无处可以找到饭吃；而向东经由山峡中，沿着马鞍山的东麓走，就能靠近城郭顺着江流走，既容易找到食物，而且又可以窥视屏风山、登台山。兼带把王氏山房等处胜景游完，况且取道两山之间，更遂了我的心愿。于是拨开丛莽往东行，看见两面的崖石都是巉岩深嵌，翠绿的树丛遮盖着山石，神魂愈加飞动。继而遇上种菜的菜地。又向东一里，遇到北边来的大道。横截大道而过，往东去一里见到一个聚落，是府

城东门对面江边的渡口。从这里起濒临江流南岸紧靠着屏风山的北麓往东行，此处村庄居民连接不断。行一里，抵达登台山，聚居的居民更加稠密。江流被山扼住，当地人声称登台山山顶有三只老虎，夜间总是下山来吞吃猪狗。居民环绕山麓居住，而山崖险峻，老虎得以依仗险要的山势，没有人敢冒犯它们。转向北流去，道路从山的南麓绕到山的东麓往北走。听说此处有个杨文广洞，非常深邃，从江底暗中通到府衙的大堂，如今这个洞已经被填塞，当地人无人能够指路带路，只是人人都这样说而已。从登台山的北面又走一里，有一座山横向排列着三座山峰，山的北面就是王氏山房依傍之处，这里是我从前从洛容县来时，从山的北麓渡江的地方了。这次从南面来，望见南麓有并列的山洞，道路应该出到山的东隅，但远远听见洞前人声鼎沸，便绕道往西北来到山下，原来是村民成群在野外的神庙中祭祀土地神。山洞在神庙北边半里处，面向南，样子十分深邃。这座山倒立的岩石悬在虚空中，洞内裂成三条峡谷，洞外通有三个洞口，弯弯转转回绕闭合却不怎么深广，然而石色青润而且洞穴四通八达，也是意想不到之中难得遇见的地方了。出洞来，望见西峰的南面，又有一个洞面向南，于是涉过洼地走向那里。恰好有个妇女背着草料从北边的山坳中过来，向她询问东西两个洞叫什么名字，她说："东洞名叫蛮王洞，西洞很浅没有名字，但洞中有蛇作为巢穴。"我问："北边的山坳能否到达王氏山房？"回答："北边的山坳是打柴的小径，没有岔道可以通；大路从东麓走但远一些，小径沿着西面的山坡走却近一些，不过晚上常有老虎，必须快走。"我于是登上西洞。洞口也是向南，而洞中果然很浅，全是赭红色的岩石，下边没有旁通的石窍，用什么来做蛇的巢穴？洞内高五六尺，又有石板平架着，悬在虚空不能上去。然而石板中央有一个圆孔，如井栏一样中央是剜空的，下边恰好有一块突起的石头，踩着石头钻入圆孔，脖子正好钻出圆孔的上边，好像犯人戴着木枷的样子，不过耸起双肩束紧手臂，可以从此处一跃而上。但那上面也不宽深，不能舒展身体休息。于是下来，从西面山坡上的小径下山，沿着西麓往北越过一座山冈，山坞中竹丛郁郁葱葱。一里多后遇见一间茅屋，东面紧靠山麓，西边面临江边的坡地。坡地上浓密的竹林遮蔽了天

空，连片的林荫连接到山麓，道路经过林荫下，如同行走在高空的翡翠洞穴中，不再知道有西晒的烈日了。行一里，抵达姚埠，就是东门的渡口了。渡口上有村庄居民几十家。由村后向南上登，上面就是王氏山房。此时夕阳已经西下。我之前每进入一个岩洞，总是盘腿坐下拿出随身带着的龙眼、糕饼来吃下，所以来到此地后才找饭吃，得到四小盅稀粥，饭与茶的好处都兼而有之了。于是向南进入满是竹林的山坞中，大大小小的竹子有千万棵，竹影森森，全是碧玉飞烟，觉得尘世间喧嚣的气息全部消失了。随即上山，石阶非常陡峻，沿着石阶向西走后折向南，穿行在榕树根中，钻过榕树的胯下。这棵榕树比桂林榕树门的小，然而一侧横跨在街市中，一侧斜靠在山崖的半中腰，根部穿通了洞则是相同的。随后又向东上走，经过一块平架着的石片下边，石片距离地面五六尺，在石崖旁边平架出来，薄得和架子上的木板相同，王氏山房就在这里。小楼三间横列在洞前，北边下临绝深的壑谷，西面远望纵横的街市城墙，北面眺望奔泻的江流，东面指点马鹿、罗洞等山，葱翠的群山分成行列突起，一览无余。楼后就是岩洞，洞很高未被楼遮住，洞中放着许多佛像，而僧人却寄居在楼中，好像是守护山洞大门的锁和钥匙。原来王氏从前在此地读书，今天却成了僧房，并起名叫东林洞了。洞的后面西、东两面分出两个石窍：西边的石窍从南面进去，稍转向东，渐渐变得又黑又狭窄，不能深入；东边的石窍从南面进去，转向东忽然透进亮光来。越过东边的石门槛出来，巨石迸裂成两条裂缝：一条裂缝裂到北边则岩石成丛，而平台悬在中间，可以远眺；一条裂缝往东下裂则石崖陡削，而茅草盖顶的楼阁嵌在虚空中，可以隐居。四旁都是高耸的巨石吐着云气，飞舞的翠色似鸾凤起舞，幽寂奇幻，险峻闪烁，钻入酒壶中就别有洞天，世外的仙境杳然无处可寻，如果不是从另外一座山穿透山腹出来，看一眼就看完了。既而返回到前洞中，望见渡船刚刚离开西岸。于是从洞前向东南登到岭上，石阶险峻，望得见的地方更加广阔，终于向南俯瞰到登台山了。很久才下山，只见渡船恰好来到，于是经由东门，共行二里返回寓所。

十四日　在柳寓。

【译文】

十四日　在柳家寓所。

十五日　在柳寓。

【译文】

十五日　在柳家寓所。

十六日　作一书与王翰简之子罗源公。促静闻往天妃庙赎所当被，竟不得。

【译文】

十六日　写了一封给王翰简之子罗源县知县的信。催促静闻去天妃庙赎回抵押在那里的被盖，竟然要不回来。

十七日　以书投王罗源，不俟其回书，即携行李下舟。过午，雨如注。既而复从南门入抵北门，市土药于朱医士，得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蔔、兔金藤诸药各少许，下舟已昏黑矣。

【译文】

十七日　把信投递给罗源县知县王唐国，不等他的回信，马上带上行李下到船中。中午过后，大雨如注。既而又从南门进城走到北门，向朱医士买了些草药，买到山豆根、猪腰子、天竺黄、水萝蔔、兔金藤等药物各有一些，下船时天已经昏黑了。

十八日(1)　晨餐后放舟。十里，石狗湾。有小山在江左，江稍曲而东北。小山之东为龙船山，又西南为夹道双山，此北门陆路所出也。由石狗湾五里，为油闸(2)，江始转而东。又东北十里为罗沟。向

正东行者五里，始转而南，十里为山门冲(3)，即昔日洛容来渡江处也。江东为南寨山西麓，石崖回返，下嵌江流；江西岸为马鹿堡。又南十里为罗峒。前有山突兀坪中，有罅南裂，上连下透如石门。其巅又有一圆石突缀于上，若一僧倚崖南向，肩与崖齐，而上露其头颅，下透其腰背。余昔在罗山南已东望而见之，今复西眺，盖水陆兼收之矣。又南五里，诸峰森丛江右，石崖回亘，亦犹山门之列于江左者，而其上复有石森列，若立而伛偻，若坐而箕踞者。舟人谓此处有“八仙对奕”，岂即此耶？至此江稍转西南，其东岸有聚落曰鸡腊(4)，乃柳州东南陆路大道也。道侧有溪自西来入，于是舟转东行。五里，转而南，有崖悬突江左，层累叠嵌，光采离奇。眺其东，有尖峰弯竖，形若牛角。既而东转五里，江北聚落出焉，名曰犁冲(5)。盖山脉北自牛角尖直下，江流环其东、南、西三面，中成盘涯，若犁之尖，故名。忽转而北，又五里，直抵牛角山下。复转东去，北山松桧森然，名曰罗坟。遥闻滩声如雷，久之始至，则悬流回瀑，一泻数里，是曰横旋滩(6)。自犁冲北转至此，破壁而出，建瓴而下，又共五里矣。东南下滩五里，山渐开伏，又十里，稍折而东北，又东十里，三江口(7)。洛青江自东北来注，有聚落在柳江北、洛青西，昔有巡司并驿，今移賈江矣。时日已西衔山半，遂泊。

【注释】

(1)十八日：本作“丁丑七月十八日”。自本日起至九月初九日记，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四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静闻死南宁崇善寺。自柳州府起，往象州、浔州桂平县、陆川县、郁林州、北流县、容县、贵县，横州、永淳县、南宁府、新宁州、太平府、太平州、安平州、恩城州、龙英州、下雷州、胡润寨、向武州、镇远州、佶伦州、都结州。”

(2)油闸：今作“油榨”，在柳州市区北境，柳江南岸。

(3)山门冲：今作“三门江”，在柳州市区东隅，柳江西岸。

(4)鸡腊：今作“鸡喇”，在柳州市区南境，柳江西岸。

(5)犁冲：今作“立冲”，在柳江县东北隅，柳江东岸转折处。

(6)横旋滩：原作“横拉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7)三江口：明为江口镇。今作“江口”，在鹿寨县南隅。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开船。行十里，到石狗湾。有座小山在江左，江流稍稍向东北弯曲。小山的东面是龙船山，又往西南是夹住道路的两座山，这是从北门走陆路经过的地方。由石狗湾行船五里，是油闸，江水开始转向东流。又向东北十里是罗沟。向正东前行五里，开始转向南，行十里是山门冲，就是前些日子从落容县来时渡江之处了。江东是南寨山的西麓，石崖反折过来，下嵌在江流中；江西岸是马鹿堡。又向南十里是罗峒。前方有座山突兀地矗立在平地中，上山有裂缝向南裂开，上边相连下面通了个洞好像石门。山顶又有一块圆石突立点缀在上面，好像一个和尚背靠着石崖面向南方，肩头与山崖平齐，，而上边露出他的头颅，下面他的腰背处透着亮光。我从前在罗山南麓已经向东望见过它，今天又从西面眺望，大体上它水陆的景象都兼收了。又向南五里，群峰成丛地森然矗立在江右，石崖回绕绵亘，也像排列在江左山上的石门一样，而且山上又有岩石森然排列，像站着却弯腰曲背，如坐着却又像盘腿而坐的样子。船夫说此处有个“八仙对弈”，莫非就是这里吗？到了这里江流渐渐转向西南，江东岸有个聚落叫鸡腊，是柳州府城东南方向走陆路的大道。大道侧边有溪水自西面流来汇入江中，从这里船转向东前行。行五里，转向南，有悬崖突立在江左，层层叠垒深嵌，光彩离奇古怪。眺望悬崖的东面，有座尖峰弯弯地竖立着，形状好像牛角，随后转向东五里，江北露出个聚落来，名叫犁冲。大概是山脉自北面牛角样的尖峰一直下延，江流环绕在山脉的东、南、西三面，中间形成圆盘状的江岸，好像犁头的尖端，所以叫这个名字。忽然转向北，又是五里，直接抵达牛角山下。又转向东去，北岸的山上松柏森然茂密，名叫罗坟。远远听见浅滩的水声像雷声一样，很久后才到，只见高悬回旋的江流变成瀑布，一泻长达几里，这是名叫横旋滩。从犁冲转向北来到这里，冲破崖壁出来，高屋建瓴般地顺流而下，又一共前行五里了。往东南驶

下浅滩后前行五里，山势渐渐开阔低伏下来，又行十里，渐渐折向东北，又向东十里，到达三江口。洛青江自东北方流来汇入柳江，有个聚落在柳江的北岸、洛青江的西岸，从前这里有巡检司和驿站，今天搬迁到賨江去了。此时落日已经衔在西面的半山腰，我们便停泊下来。

十九日　舟人因蚊蚋甚多，乘月放舟中流，听其随波去。五鼓抵賨江(1)，市聚在东岸，其上连室颇盛，其下复有滩。下滩，舟稍泊，既曙乃行。二十里，象州(2)，在江东岸。自犁冲来，石山渐隐，土山渐开，唯賨江之下有崖特立江左，江转而西，山形下削上突，岂即《志》所谓“象台”耶？象州城在江东岸，濒江岸颇高，西门城垣因之，州即在其内。州廨内外，多茅舍萧条，其东即洼而下，居民之庐托焉。西门外隔江即为象山。山土而不高，土人曰：“春月有云气，望若象形，纷走其上，即之则散，故名。”其北岸有石蹲伏山头，谓“猫儿石”也，颇觉宛然。舟泊，市蔬米，濒午乃发。十里，转而西，有崖峙江左。又西十里，过大容堡(3)，转而西南行，两岸始扩然无山。又五里，转而东南行。又十里，都泥江自西南来会，其水浑浊如黄河之流，既入而澄波为之改色。江东北岸有小山，北面分耸两岐，西突兀而东尖峭，正与都泥入江之口相对，若为建标以识者。又东南十五里，折而西北，旋转西南。又十里，乃东下大滩，一泻五里，曰菱角滩。下滩五里，日薄崦嵫，又十五里，泊于泷村(4)。在江北岸。

【注释】

(1)賨(yǔn)江：即今运江，在象州北隅，运江汇入柳江处。乾隆本、“四库”本作“宾江”，不从。

(2)象州：隶柳州府，即今象州县。

(3)大容堡；今作“大仁”，在武宣县北隅，柳江南岸。

(4)泷村：今作“陇村”，在武宣县北境，黔江北岸。

【译文】

十九日　船夫因为蚊子太多，乘着月色把船放到中流，听任船随波而去。五更时抵达賨江，街市聚落在东岸，岸上房屋连接不断十分繁荣，这里的下游又有河滩。下了河滩，船暂时停下，日出后便出发。行二十里，到象州城，在江的东岸。自从犁冲以来，石山渐渐隐去，土山逐渐开阔起来，唯有賨江的下游有座石山独自耸立在江左，江水转向西流，山的形状是下面陡削上面前突，莫非就是志书上所说的“象台”吗？象州城在江的东岸，濒临江岸相当高，西门的城墙沿着江岸修筑，州衙就在城内。州衙内外，多半是萧条的茅草房，州衙东面立即低洼下去，居民的房屋坐落在那里。西门外隔江就是象山。山是土山但不高，当地人说：“春月间有云气，望过去形状好像大象，纷纷奔走在山上，走近它就散了，所以叫这个名字。”江流北岸有块岩石蹲伏在山头，称为“猫儿石”，我觉得十分逼真。船停泊下来，买菜买米，将近中午才出发。行十里，转向西，有山崖耸峙在江左。又向西十里，经过大容堡，船转向西南行，两岸这才十分开阔没有山。又行五里，船转向东南行。又行十里，都泥江自西南方流来汇合，都泥江水浑浊得好像黄河水，汇入柳江后清澈的江水为之变色。江的东北岸有座小山，北面分别耸起两座支峰，西峰山势突兀而东峰又尖又陡峭，正好与都泥江流入柳江的江口相对，好像是竖起的标杆以便识别方向的样子。又向东南行船十五里，折向西北，随即又转向西南。又行十里，于是向东驶下一个大河滩，一泻就是五里，叫做菱角滩。下滩后五里，落日逼近西山，又行十五里，停泊在泷村。在江北岸。

都泥江者，乃北盘之水，发源曲靖东山之北(1)，经七星关抵普安之盘山(2)，由泗城而下迁江(3)，历宾州、来宾而出于此(4)。溯流之舟，抵迁江而止。盖上流即土司蛮峒，人不敢入；而水多悬流穿穴，不由地中，故人鲜谙其源流者(5)。又按庆远忻城有乌泥江，由县西六里北合龙江。询之土人，咸谓忻城无与龙江北合水口，疑即都泥南下迁江者。盖迁江、忻城南北接壤，“乌泥”、“都泥”声音相合，恐非二

水。若乌泥果北出龙江，必亦贵州之流，惜未至忻城一勘其迹耳。若此江，则的为北盘之委，《西事珥》指为乌泥，似以二水为混，未详核之也。

【注释】

(1)发源曲靖东山之北：陈本、乾隆本皆作“发源杨林海子”，应为整理者窜入。北盘发源杨林海子，系霞客到交水后误信龚起潜之说。《粤西游日记四》戊寅二月十五日记还提到北盘江“自曲靖东山发源”，此处陈本、乾隆本有误。

(2)七星关：今名同，在贵州毕节市西隅的公路边，鸭池河源于此附近，而与北盘江无涉。

(3)迁江：明为县，隶柳州府宾州。今名同，在来宾市兴宾区西境，红水河南岸，清水江与红水河汇流处。

(4)来宾：明为县，隶柳州府，治今来宾市城区。

(5)谙(ān)：熟悉。

【译文】

都泥江这条河，属于北盘江的水系，发源于曲靖府东山的北面，流经七星关后流到普安州的盘山，由泗城州往下流到迁江县，经过宾州、来宾县后流到此地。溯流上行的船，到迁江县便停止了。大概是上游就是土司管辖的蛮族聚居区，汉人不敢进去；而且江水中有很多高悬的飞流和穿入地下的洞穴，不流经地面上，所以极少有熟悉它的源流的人。又据志书，庆远府忻城县有条乌泥江，由县城西面六里处向北与龙江合流。向当地人请教，都说忻城县没有与龙江在北面合流的江口，我怀疑志书说的是都泥江往南下流到迁江县的这一段。大概是迁江县、忻城县南北接壤，“乌泥”、“都泥”声音相似，恐怕不是两条水流。如果乌泥江果然是向北汇入龙江，必定也是在贵州省境内的江流，可惜我未能到忻城县去勘察一下它的源流了。如果这条江的确是北盘江的下游，《西事珥》把它指认为乌泥江，似乎是把两条江搞混了，没有详细核实过。

二十日　昧爽放舟，五里下一滩，曰大鹭滩，江右石峰复骈列而出。又南五里，为武宣县西门(1)。县城在江之左，亦犹象州之西临江渚也。但隔江西岸之山，卓立岐分，引队而南，岩皆奇诡，若垂首引项，伛偻比肩，种种怪异。《志》谓“县西有仙人山，南有仙岩山”，当即所望诸异峰也，不似象州西山以云气得名也。其附舟去五人，复更四人，舟人泊而待之，上午乃发。南五里，江折而东，又五里，乃东南折而去，两岸复扩然。又十五里，有溪自西来注。又东南十里，为勒马堡(2)，堡江左，过此即为浔州之桂平界矣(3)。又南十里，两岸山渐合，又五里为横石矶。有石自江右山麓横突江中，急流倒涌，遂极颂洞之势(4)。盖两崖皆连山逼束，至此为入峡之始。又南五里，转而东南二十里，江左涯辟一坪，是为碧滩(5)，设堡置戍，为峡中之界，名镇峡堡焉。又东南十里，两岸山势高耸，独冠诸峰，时有石峰悬峙。江至是转而东，其南回东转处，江左瞰流之石，有大书镌石者，土人指为韩都宪留题，然舟疾不能辨也。又东北二十里，有小溪自北破壁而出，其内深峻屈曲，如夹堵墙。又东为大藤峡，大江南北两崖，俱有石突江中。云昔有巨藤横驾江上，故南北两山之贼，此追彼窜，彼得藉为津梁，而我不能施其威武。自韩公雍破贼而断之，易名断藤峡(6)。过断藤五里，下弩滩(7)，遂南出峡口。有水自东来注，曰小江口。其水由武靖州来(8)，至此，合并西南下，势甚涌急，盖出峡而恣其放逸也。北自横石矶入峡，南至弩滩而出，其中山势回逼，正如道州之泷江，严陵之七里泷。但此峡相去六七十里，始入为东西峡，中转为南北峡，中无居庐，丛木亏蔽，两旁为瑶、僮窟宅，故易于为暴。使伐木开道，因泉置屯，则亦丹崖、钓台，胜概所丽矣。今碧滩之上置镇峡堡，声势甚孤，恐怠玩之后，不足以震慑戎心也。出峡，又西南循山下，十五里抵浔州府(9)。已暮，泊于大北门。

【注释】

(1)武宣县：隶柳州府象州，即今武宣县。

(2)勒马堡：今仍作“勒马”，在武宣县南隅，黔江东岸。

(3)桂平：浔州府附郭县，即今桂平市。

(4)溟(hòng)洞：水势弥漫无际。

(5)碧滩：今名同，在桂平市西隅，黔江北岸。《明史·地理志》：桂平县“又北有碧滩堡、镇峡堡，俱成化中置”。不识碧滩与镇峡堡是一是二。

(6)“自韩公雍破贼而断之”两句：此指明中叶大藤峡地区瑶族人民的起义，景泰七年(1456)瑶族侯大苟率领瑶、壮族人民在大藤峡地区起义；北边，修仁、荔浦、平乐等地人民起来响应；往南，势力发展到广东高、廉、雷诸州。成化元年(1465)，明政府派韩雍率军十六万，分五路对起义人民进行镇压，侯大苟被俘，英勇牺牲。韩雍斩断大藤，“勒石纪功”，改大藤峡为断藤峡。成化二年(1466)侯郑昂又继续起义，攻入浔州府城及洛容、北流两县，直到成化八年(1472)起义才暂时被镇压，但接着浔、柳两地人民又举行起义，韩雍也因此被罢了官。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最后平定了起义。大藤峡地区瑶族人民的起义坚持了数十年。

(7)弩滩：今名同，在桂平市西北境，大藤峡南口。

(8)武靖州：明代成化三年(1467)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间有武靖州，隶浔州府。治所在今桂平市北境，金田稍南，现仍称武靖。

(9)浔州府：治桂平，即今桂平市。简称“浔”。

【译文】

二十日　黎明开船，五里驶下一处河滩，叫做大鹭滩，江右的石峰又并排排列着出现。又向南五里，是武宣县城的西门。县城在江的左岸，也是像象州城一样西边面临江中的沙洲。但是隔着江流西岸的山，高高矗立着，分出支峰，排成队列往南延伸，岩石全很奇异，好像垂着头伸长脖子，弯腰曲背并肩而立，种种怪异的姿态。志书说“县城西面有座仙人山，南面有座仙岩山”，应当就是现在望见的这些众多怪异的山峰了，不是如象州的西山那样是以云气得名的。那些搭船的人离开了五个，又更换了四个人，船夫停下船等候他们，上午才出发。向南五里，江流折向东去，又行五里，便折向东南流去，两岸重又开阔起来。又行十五里。有条溪流自西面流来汇入江中。又向东南十里，是勒马堡，城堡在江左，过了此地就是浔州府桂平县境内

了。又向南十里，两岸的山渐渐合拢，又行五里是横石矶。有岩石从江右的山麓横突到江中，激流倒涌，竟然极尽了水雾弥漫无际的气势。原来是两岸的山崖都是山山相连，紧逼过来束拢，到此地是进峡的开始。又向南五里，转向东南二十里，江左的岸边辟出一块平地，这里是碧滩，建有城堡派驻了军队，是峡中的分界处，名叫镇峡堡。又向东南十里，两岸山势高耸，独自胜过群峰，不时有悬绝的石峰耸峙着。江流到了这里转向东去，江流由南向东回转之处，江流左岸俯瞰着江流的岩石上，有大字书写的刻石，当地人指认为韩都指挥使留下的题词，但船太快不能辨认出来。又向东北行船二十里，有条小溪从北边冲破崖壁流出来，溪谷内幽深险峻曲折，如两堵墙相夹。又向东去是大藤峡，大江南北两面的山崖上，都有岩石前突到江中。据说从前有座巨大的藤桥横架在江面上，故而南北两面山上的盗贼，这边追剿就逃窜到那边，那帮人得以借此逃窜的桥梁，而我军不能施展它强大的威力。自从韩雍公剿灭盗贼并砍断了藤桥后，改名叫做断藤峡。驶过断藤峡后五里，驶下弩滩，终于向南出了峡口。有水流自东面流来汇入江中，叫做小江口。这条河水从武靖州流来，流到此地，合流后向西南流下去，水势非常汹涌湍急，大概是江水出峡后就恣意纵情奔流了。北面从横石矶进入峡中，南面到弩滩出峡，其间山势回绕逼窄，正如道州的泷江，严陵的七里泷。但这条峡谷相距六七十里，开始进峡时是东西向的峡谷，中段转变为南北向的峡谷，峡中没有居民房屋，丛林遮蔽天日，两旁都是瑶人、僮人的聚居地，所以容易引发暴乱。假使砍去林木开通道路，利用泉水驻兵屯守，那也会和丹崖、钓台一样成为景色优美秀丽的地方了。今天在碧滩之上设置了镇峡堡，声势十分孤单，恐怕懈怠疏忽之后，不足以震慑戎族的心。出峡后，又往西南顺着山下行，十五里后抵达浔州府城。已经天黑，停泊在大北门外。

大藤峡东抵府约三百余里，乃漓、柳二江之夹中也。两江瑶贼昔甚猖獗，屡征之后，今两江晏然。当其猖獗时，贼东西相结，盖其中有力山焉。东助府江(1)，西援藤峡，互相窜伏，所谓狡兔之三窟也。

王新建讨定之后，当有布置，俟考之。

【注释】

(1)府江：漓江在梧州附近一段称“桂江”，亦称“府江”。《嘉庆重修一统志》梧州府山川载：“旧志，桂江一名府江，至府城西南入大江。”这一段河道今仍称桂江，又作“抚河”。

【译文】

大藤峡向东到达府城大约有三百多里，是漓江、柳江两江相夹的中间地带。两江流域的瑶人盗贼从前十分猖獗，屡次征讨之后，今天两江流域十分安定。正当盗贼猖獗之时，东西两部分的盗贼互相勾结，大概这其中是得力于山地吧。往东救助府江，向西增援大藤峡，互相逃窜潜伏，正所谓狡兔有三窟。王新建讨伐平定之后，应该有所部署，留待以后考订。

二十一日　隔晚泊浔州大北门税厂下。夜半风雨大作，五更雨止，而风势震撼不休，晨餐后乃杀。乃登涯入大北门。南行半里，转而东一里，过府前，又半里，抵四牌坊。折而南半里，出大南门，则郁江自西南来，绕城而东北，至小北门与黔江合而东北去，下平南达梧州者(1)。下定寓南门驿前。乃登小北门城埤(2)，望二江交合处，有洲当其中，其江虽北去，旋转而东南下苍梧也(3)。循埤西行，望西山屼嵲出云表，下瞰城隅，上有石纵横，土人指其处有寺，当即《志》所称三清岩也。其后山即大藤峡。时以舍馆未定，不遑命屐，姑下舟觅夫，担行囊置南门外逆旅。静闻从而后，遍觅不得，下午乃至。薄暮仍雨。

【注释】

(1)平南：原倒误为“南平”，据《明史·地理志》改。平南，明为县，隶浔州府，即今平南县。梧州：明置梧州府，即今梧州市。

(2)城埤(pì)：城墙上的矮墙。

(3)苍梧：梧州府附郭县，治今梧州市城区。今仍有苍梧县，治所在龙圩，辖境在梧州市南、北、西三面。

【译文】

二十一日　头天晚上停泊在浔州府城大北门外的税厂下。半夜风雨大作，五更天雨停了，然而风势震撼不停，早餐后才减弱。于是登上岸进入大北门。往南行半里，转向东一里，经过府衙前，又行半里，抵达四牌坊。折向南半里，出了大南门，就见郁江自西南流来，绕过府城转向东北，流到小北门与黔江合流后往东北流去，下流到平南县后流到梧州府。于是登上小北门城墙上的矮墙，远望两江汇合之处，有个沙洲位于江中，那江水虽然向北流去，随即转向东南下流到苍梧县去了。沿着城墙往西行，望见西山高高耸出云天之外，下瞰着府城的一角，山上有纵横交错的岩石，当地人指点那地方有寺院，应当就是志书上所说的三清岩了。西山后面的山就是大藤峡。此时由于旅馆还没有定下来，来不及移步前往，暂且下船来找了个挑夫，担着行李放在南门外的旅店中。静闻跟随在后面走，四处找不到，下午才来到。傍晚时仍然下雨。

二十二日　早，雨复淋漓不休。留静闻、顾仆寓浔之南门，觅担夫为勾漏、白石、都峤三山游。晨餐后雨止，乃发，即从驿前南渡郁江。五里，滩头村(1)。又三里为车路江，下有石梁，梁外水发，小水自东南西北入郁，舟得而至焉。南二里为石桥村。人家至此，惟滩头及石桥二村，余俱苍莽矣。从此南望，白石山与独秀挺峙，若在三十里外，而土人云："尚六十里而遥，竟日之力犹不能到。"盖山路迂隔也。由石桥村而南，苍莽中四高中洼，平地多伏莽突土之石，多分裂区汇之波。二里，得回石一壑，四面环丛，中潴清流，有渊坠成潭，有迸裂成隙，水石容与(2)，亦荒野中异景也。按《志》浔城南十五里有泺水(3)，旷野中天然怪石甃其旁，水泉深碧清澄，中有巨鱼，人不敢捕，即此无疑。更南，则汇潭更多。疑即《志》所称南湖(4)。上有冈为横南墟，或湖南之讹。有一妇人结茅贳酒其上，去郡盖十五里矣。其东有山，自南而北垂抵此，从

其西渐升而南，迸穴愈多，皆平地下陷，或长如峡，或圆如井，中皆丛石，玲珑攒嵌，下则渊水澄澈。盖其地中二三丈之下，皆伏流潜通，其上皆石骨嘘结，偶骨裂土迸，则石出而穴陷焉。于是升涉沟垅，又三里，乃入山坞，则山皆纯土，无复嶙峋之石，而坞中皆禾田曲蟠四麓矣。又二里，上湖塘岭，坡陀相间，岭壑重叠。十里，抵容塘村，有潭汇水，数十家聚居山半。又南陟一岭，共二里，渡一溪桥，上岭为官坂墟。墟有一妇结茅贳酒，与横南同。郡中至此三十里，为白石山行之中道，乃餐粥茅店中。从岐东南逾岭，十里，为姚村(5)。村亦百家之聚，依山汇水，真山中之乐墅也。渡一小溪，又南逾岭，五里，为木角村(6)。村在白石山之北麓，去山尚十里，日有余照而山雨复来，谋止宿其处而村人无纳者。村杨姓，俱闭门避客。徘徊抵暮，坐舂舍问拟度其夜(7)。既而一舂傍主人启扉纳焉，为之晚炊而宿。

【注释】

(1)滩头村：今仍名“滩头”，在桂平市南郊，郁江东岸。

(2)容与：闲暇自得的样子。

(3)溲水：溲，与“尿”同。今俗称“密石坡”。

(4)南湖：《嘉庆重修一统志》浔州府山川载：“南湖，在桂平县南，俗名结塘湖，广三里许，中有洲，今渐湮塞为民塘。”今分上结塘与下结塘，聚落称头塘街。

(5)姚村：今作“耀村”，在桂平市东境。

(6)木角村：因建白石水库已迁走。

(7)舂(chōng)舍：农民住屋边置石碓舂米的小棚。

【译文】

二十二日　清早，大雨又下得淋漓不止。留下静闻、顾仆寄住在浔州府城的南门，找来挑夫去游览勾漏山、白石山、都峤山三座山。早餐后雨停了，于是出发，立即从驿站前边向南渡过郁江。行五里，

到滩头村。又行三里是车路江，下游有座石桥，桥以外水面开阔起来，一条小河自东南往西北流入郁江，船得以航行到这里。向南二里是石桥村。住家到了此地，只有滩头村和石桥村两个村子，其余全是苍茫的原野了。从此地向南望去，白石山与独秀峰挺拔地屹立着，好像是在三十里之外，可当地人说："还有六十多里远，一整天的力量仍不能走到。"这大概是山路迂回阻隔的原因。由石桥村往南行，苍茫的原野中四面高中间低洼，平地上有许多倒伏在草丛中突出与地上的岩石，分散着很多深裂积水的地方。行二里，见到一个岩石回绕的壑谷，四面环绕着树丛，中间贮满清澈的流水，有的下陷成渊深的水潭，有的迸裂成裂隙，水石显出悠然自得的样子，也算是荒野中的奇异景象了。根据志书，浔州府城南面十五里处有处泺水，旷野中天然的怪石砌在它的四旁，泉水深绿清澈，水中有大鱼，人不敢捕捞，无疑就是此地。再往南走，只见积水的深潭更多。我怀疑就是志书上所说的南湖。上面有座山冈是横南墟，或许是"湖南"的错读。有一个妇女在山冈上建了茅屋卖酒，距离府城大约有十五里了。这里的东面有座山，自南往北下垂到此地，从山的西面慢慢向南爬升，迸裂的洞穴更多了，都是在平地上往下陷，有的长得像峡谷，有的圆得好像水井，中间都是成丛的岩石，玲珑剔透，攒聚深嵌，下面则是澄澈的深水潭。大概这里地下两三丈以下，都是暗中相通的地下水，地面上都是骨状的岩石盘结着吐着云气，偶尔骨头状的岩石裂开迸出泥土，那就有岩石突出来而洞穴深陷了。从这里起爬升跋涉在山沟土陇间，又行三里，这才进入山坞中，就见山都是清一色的泥土，不再有嶙峋的山石，而山坞中全是稻田曲折环绕到四面的山麓下了。又行二里，上登湖塘岭，山坡山冈相间，山岭与壑谷层层叠叠的。行十里，抵达容塘村，有深潭积着水，几十家人聚居在山腰上。又向南上登一座岭，共二里，渡过一条溪流上的桥，上岭后是官坂墟。墟市上有一个妇女建了茅屋卖酒，与横南墟相同。从府城中到此地又三十里，是去白石山的半路上，于是在茅屋酒店中吃了稀粥。从岔道往东南越岭，行十里，是姚村。姚村也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聚落，背靠山，村前积着水，真是山中的一个乐园。渡过一条小溪，又向南越岭，行五里，是木角村。村子在白石山的北麓，距离白石山还

有十里路，落日还有余晖，可山雨又下起来了，打算停下来在此处投宿，但村里人没有肯接纳的。村里人都姓杨，全部关上门躲避客人。徘徊到黄昏，坐在舂米的小棚准备度过这一夜。随后舂米小棚旁边一家的主人开门接纳了我，为我煮好晚饭吃后睡下。

二十三日　早饭，别木角主人，授火钱，固辞不纳。何前倨而后恭耶？由其东南越一岭，由岐径望白石而趋(1)。其山峰攒崖绝，东北特耸一峰为独秀，峭拔孤悬，直上与白石齐顶，而下则若傍若离，直剖其根。崖石多赭赤之色，谓之“白石”，岂不以色起耶？五里，路渐没草间。渡一溪，岭半得一山家，傍舍植芭蕉甚盛。亟投问路，始知大道尚在西南，而此乃岐中之岐也。由其左登山，东向而上，望周塘村在路右坞中(2)，相隔坑阪已两三重也。由土山之脊转而南，五里，度一山坳。稍东而南折，直抵山之北麓，则独秀已不可见，惟轰崖盘削，下多平突之石，石质虽不玲珑，而盘亘叠出，又作一态也。直上一里，抵崖石下。转而南，一里，为三清岩。其岩西向，横开大穴，阔十余丈，高不过二丈，深不过五丈，石俱平燥，惟左后深入而东，然低庳不逾尺(3)，所云南通勾漏者即指此。余谓山脉自此与勾漏南接，若此洞高峙山半，而其山四面孤悬，谓穴道潜通，夫谁入而谁试之耶？右壁尽处有穴大如管，泉自中滴下，悬四五尺，僧布竹承之，清冷异常。下丈余，汇为一潭，不甚深澈，指为“龙潭”云。岩内有一石如舡，卧可为榻，坐可为几。岩列三清像，故以“三清”为名，即白石之下洞矣。又南半里，为大寺。甚古，后倚崖壁，有观音堂甚敞。其左峭壁下有圆珠池，亦水自半崖滴下者，下甃圆潭承之，无他异也。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而《西事珥》与《百粤风土记》俱谓其泉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止则寂然，诧以为异。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及抵白石，先询之三清观，再征之白石寺并漱玉之名，不知何指，而闻钟泉沸之说，山僧茫然。洵皆好事之言也。寺僧为瀹茗，余急于会仙之胜，即以行囊置僧舍，不候茗，由后寺南循崖壁行。已东转而上，入石峡中。其峡两峰中剖，上摩层霄，中裂骈隙，相距不及丈，而悬亘千余

尺，俱不即不离，若引绳墨而裁削之者(4)，即俗所夸为“一线天”，无以过也。磴悬其中，时有巨石当关，辄置梯以度，连跻六梯，始逾峡登坳。坳之南北，俱犹重崖摩夹。乃稍北转，循坳左行，则虬木盘云，丛篁荫日，身度霄汉之上(5)，而不知午日之中，真异境也。至是东嶂稍开，始见独秀峰在东北，而东南坞中又起一峰，正与独秀对峙，而高杀其三之一，宛然莲蕊中擎，但四面为诸峰所掩，惟此得睹全体耳。又北攀悬崖而上，木根交络石间，为梯为绉(6)，足蹑手缘，无非此矣。已转一壑，有硐自顶西向坠峡，累潭捣穴。由峡右复悬梯上登，宛转三梯，遂行平冈间。其外乃万丈下削之崖，其内即绝顶漱根之峡，内外皆乔松丛木，一道深碧，间有日影下坠，如筛金飏翠，闪映无定。出林则凿石成磴，又植竹回关，跻磴转关，而会仙之岩岈然南向矣。其岩皆黄赤之石，上下开窟，而内渐凑合，旁无氤氲之窍，上无滴沥之乳，与下岩同；而地位高迥，境路幽去。五里之云梯杳蔼，自大寺来，约有五里。千秋之鹤影纵横，非有栖霞餐液之缘，谁得而至哉！时已过午，中有云寮，绾钥已久，灶无宿火，囊乏黄粱，无从扫叶煮泉，惟是倚筇卧石，随枕上之自寐自醒，看下界之云来云去。日既下舂，炎威少退，乃起，从岩右蹑削崖，凌绝顶。崖虽危峭而层遥，盘隔处中有子石，圆如鹅卵，嵌突齿齿，上露其半，藉为丽趾之级(7)，援手之阶，不觉一里，已腾踊峰头，东向与独秀对揖矣。盖此峰正从浔州来，所望独秀峰西白石绝顶，而独秀四面耸削如天柱，非羽轮不能翔其上。粤西三独秀，而桂城最著，柳州无闻，然皆嶙峋可登；此独最高耸，最孤峭。而此峰三面亦皆危崖突立，惟南面一罅，梯峡上跻，颇如太华三峰，上分仙掌，下悬尺峡，透险跖危。此真青柯嫡冢，他未见其比也。何者？桂、朔、柳、融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笋，然石质青幻，片片如芙蓉攒合，窍受蹑，痕受攀，无难直跻；而此则赤肤赭影，一劈万仞，纵覆钟列柱，连轰骈峙，非披隙导窾(8)，随其腠理，不能排空插翅也。独秀、莲蕊二峰，为此峰门户，其内环壑深堑，亏蔽日月，重冈间之，人无至者。坐眺久之，乃仍下会仙。别岩而下，历三梯，三里至峡坳上，见峡左一石，倚崖而起，上并崖端倚云，下有线罅透日。急贾勇穿其中，则其隙不即不离，仅容侧身

而进，其上或连或缺。既而渐下，南转出罅，则飞石上下悬嵌，危不可跻矣。返出峡坳，见倚石之侧，复有一道上出石端，危悬殊甚，乃流沙滚溜而成者。心益不能已，复攀根引蔓而登。跻其端，透入石阙中，则倚石西尽处也，与前崖夹而成阙。穿阙而南，则飞石南悬之上也，瞰前罅正在其下。遂攀登倚石之顶，则一台中悬，四崖环峙，见上又或连或缺，参错不齐。正凭眺间，闻雷声殷殷，仍下峡坳，历六梯，一里西出峡，又一里，北返大寺。亟问餐于僧，濯足于泉，而雷雨适至。先是，余下至上梯，遇寺中肄业诸生，见余登岩久不下，亦乘兴共登，至是未返，困于雨。而平南有乡贡梁凌霄者，开绛帷寺中(9)，见余辄有倾盖之雅(10)，为之挑灯夜谈。中夜雷雨大奋，卧室淋漓。

【注释】

(1)白石：即白石山，在桂平市南，山石洁白，四面悬绝，因此得名。世传葛仙翁曾往来其间。有会仙岩、漱玉泉、三清岩、鹅颈峰等胜迹。须经苍玉峡(一线天)、云梯(三梯)及龟背石，始达绝顶。

(2)周塘村：今亦作“周唐”，在桂平市东境，白石山西麓。

(3)庳(bì)：矮。

(4)绳墨：木匠画线用的工具，今称墨线和墨斗。

(5)霄汉：即高空。霄，云霄。汉，天河。

(6)絙(gēng)：粗索。

(7)丽趾：脚踩踏。丽，附着。

(8)窾(kuǎn)：洞穴。

(9)开绛帷：意即开讲座，在此任教。绛帷，原为红色帐帷。因师长传授知识时，常坐高堂，挂着红色帷帐，下面即坐生徒，故又以“绛帷”或“绛帐”作师长或讲座的代称，以表示尊敬。

(10)倾盖：停车交盖，两车的盖稍稍倾斜，用以形容朋友相遇，亲切交谈的情况。盖，车上的伞盖。

【译文】

二十三日　早饭后，辞别木角村的房主人，付给他柴火钱，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为何先倨傲可后来又恭敬呢？由村子往东南越过一座岭，从岔开的小径望着白石山赶过去。这座山峰峦攒聚山崖悬绝，东北方独自耸立着一座山峰，那是独秀峰，峭拔孤悬，笔直上耸，与白石山的山顶平齐，可下面则若即若离，一直剖到山脚。崖石多半是赭红色，把它称之为“白石”，难道不是根据石头的颜色起的名吗？行五里，路逐渐隐没在草丛间。渡过一条溪流，山岭半中腰看见一户山野人家，屋子四旁种植的芭蕉十分茂盛。急忙跑过去问路，才知道大道还在西南方，而此地是岔路中的岔路了。由这户人家的左边登山，向东上登，望见周塘村在路右边的山坞中，相隔的山谷和山坡已经有两三重了。由土山的山脊上转向南走，行五里，越过一个山坳。稍向东走后折向南，直达山的北麓，则独秀峰已经不能看见了，只见崩裂的石崖盘结陡削，山脚下有很多平地突起的岩石，石质虽然不玲珑精致，但盘曲绵亘，层层叠叠地露出来，又作出另一种姿态了。一直上登一里，抵达石崖下。转向南，行一里，是三清岩。这个岩洞面向西，横向裂开一个大洞，宽十多丈，高处不超过二丈，深处不超过五丈，岩石全很平滑干燥，唯有左后方可向东深入进去，但低矮得不超过一尺，所说的向南通到勾漏山的地方就是指这里。我认为，山脉从此地往南延伸与勾漏山相接，至于这个洞高高屹立在半山腰上，而且这座山四面孤悬，说是有洞穴通道暗中相通，那么谁进去过而谁又试过呢？右边洞壁的尽头处有个大如竹管的石穴，泉水从石穴中滴下来，高悬四五尺，僧人铺设了竹片接水，异常清凉。下去一丈多，积水形成一个水潭，不十分幽深清澈，指认为“龙潭”。岩洞内有一块岩石像船一样，躺下可当做床，坐下可以作为几案。岩洞内排列着三清的神像，所以用“三清”来起名，这就是白石山的下洞了。又向南半里，是大寺。十分古老，后面紧靠崖壁，有座观音堂十分宽敞。观音堂左边的峭壁下有个圆珠池，也有水从峭壁半中腰滴下来，下面砌有圆形的水池接水，没有其他奇特之处。根据志书，山的北面有个漱玉泉，而且《西事珥》和《百粤风土记》都说这处泉水傍晚听见钟鼓声就会沸腾漫溢出来，钟鼓声停下便寂静无声，认为十分诧异。我认

为，泉水的沸腾与沉寂，自然有它不变的规律，是僧人等泉水沸腾起来才去敲响钟鼓，而不是泉水听到钟鼓声才为之沸腾、沉寂。到白石山时，首先打听三清观，再考求白石寺以及漱玉泉的名字，不知道是指哪里，而且听到钟鼓声泉水就会沸腾的说法，山中的和尚茫然不知。这确实都是好事者的说法。寺里的僧人为我沏来茶水，我急于去找会仙岩的胜景，立即把行李放在僧房中，没等喝茶，就由寺后往南沿着崖壁前行。不久向东转上去，进入石峡中。这条石峡两面的山峰从中间剖开，上面摸到层层云霄，中间裂开两条裂隙，相距不到一丈，但悬空绵亘千余尺，全都不合拢也不分开，好像是拉墨线用剪刀裁剪斧子砍削出来的一样，这就是一般人夸赞为“一线天”的地方，不算过分。石阶悬在裂缝中，时常有巨石挡在险要之处，就放有梯子越过去，一连上登六架梯子，这才穿越峡谷登上山坳。山坳的南北两面，仍然全是重重石崖紧逼相夹。于是稍向北转，沿着山坳的左边走，只见蜷曲的林木盘绕在云雾中，成丛的竹林遮蔽了阳光，身子穿越在云霄之上，却不知正午红日当空了，真是奇异的地方。来到这里，东面的高峰稍微开阔了一点，这才看见独秀峰在东北方，而东南方的山坞中又耸起一座山峰，正好与独秀峰对峙，可高处低于独秀峰三分之一，宛如莲花的花蕊高擎在空中，但四面都被群峰遮住了，唯有在此处能够看到它的全貌罢了。又向北攀着悬崖上登，树根交缠在石缝间，是梯子又是绳子，脚踩手抓的，无非都是这些树根了。不久转入一个壑谷中，有条山涧自山顶向西坠入峡谷中，接连捣入几层深潭和石穴中。由峡谷的右边又顺着高悬的梯子上登，弯弯转转登上了三架梯子，终于行走在平缓的山冈间。山冈外侧就是向下陡削的万丈悬崖，山冈的里面就是山涧从绝顶奔泻到山脚的峡谷，内外都是高大的松树和树林，一片深绿色，间或有阳光下射，如同筛子筛下黄金、翡翠飘扬，闪烁不定。走出树林就是石头凿成的台阶，险要之处又种有竹子回护着，沿着石阶上登转过险要之处，就见会仙岩样子深邃地面向南方了。这个岩洞全是黄红色的岩石，上下开有洞窟，然而洞内渐渐合拢来，四旁没有云烟氤氲的石窍，顶上没有滴水的钟乳石，与下洞相同；但地势和位置高远，环境幽静，道路遥远。五里路的云梯

幽僻深远，从大寺来，大约有五里路。千秋的仙鹤身影纵横，不是有栖霞餐露的缘分，谁能够来到此地呢！此时已经过了中午，岩洞中有道士住的小屋，关锁着已经很久，灶台中没有余火，口袋中缺少小米，无法扫落叶来煮泉水，唯有这样紧靠竹丛躺在岩石上，任随在枕头上自己睡去自己醒来，看着下面的白云飘来飘去。落日已经西下，炎热的威力稍微减退了一点，这才起身，从岩洞的右边踩着陡削的崖石，登上绝顶。石崖虽然高险峭拔而且层层远隔，盘绕隔绝处崖壁中有石子，圆得像鹅蛋，深嵌在崖壁上，一齿齿地突出来，上边露出其中的一半，我借以作为踏脚的梯级，手抓的石阶，不知不觉走了一里，已经纵身跃上峰头，面向东与独秀峰相对作揖了。原来这座山峰正是我从浔州府城过来时，望见的独秀峰西面的白石山绝顶，然而独秀峰四面高耸陡削，像擎天柱一样，没有神仙的车轮是不能飞翔到山顶上的。粤西有三座独秀峰，而桂林府城的最著名，柳州府的默默无闻，然而都是尖耸高峻可以登上去；唯独此地的最为高耸，最为孤立峭拔。而这座山峰的三面也都是突立的危崖，只有南面有一个缺口，在峡中架有梯子上登，很像太华山的三座山峰，上面分岔像仙人掌，下面悬着一尺宽的峡谷，穿过险途踏着高险的岩石上登。这真是风水先生认为的正宗的风水宝地，其他地方没见过能与它相比的了。为什么呢？桂林、阳朔、柳州、融县众多的山峰，不是不亭亭玉立如碧玉簪、斑竹笋，然而石质发青变幻，一片片如芙蓉攒聚在一起，石窍可以承受踩踏，石痕承受得了攀爬，不难直接上登；可此处则是岩石表面呈赭红色斑影，一刀劈开有万仞高，纵向如下覆的铜钟和排列着的石柱，迸裂的悬崖紧相连接并排对峙，不是分开缝隙取道空处，顺着山势的纹理空隙走，是不能插翅凌空而上的。独秀、莲蕊两座山峰，是这座山峰的门户，那以内是环绕的壑谷和深陷的堑沟，遮蔽了日月，重重山冈隔在其间，世人无人能到。坐着眺望了很久，于是仍然下到会仙岩。告别岩洞后往下走，经过三架梯子，三里来到峡谷上方的山坳上，看见峡谷左边的一块岩石，紧靠崖壁耸起来，上面与崖顶并排紧靠云天，下面有一线缝隙透进阳光来。急忙鼓足勇气钻到缝隙中，就见这条缝隙不分不合，仅容得下侧着身子进去，顶上或连着或缺开。既而渐渐往下走，向南

转出缝隙，就见飞石上下悬绝深嵌，危险得不可攀登了。返回来出到峡谷上方的山坳上，看见那紧靠崖壁的岩石的侧边，又有一条道路上通到岩石顶端，特别高险悬绝，是流沙滚动下滑形成的路。心里益发不能自己，又抓着树根拉着藤蔓往上登。登到岩石顶端，钻入岩石缺口中，这就是紧靠崖壁的岩石西边的尽头处了，与前边的崖壁相夹形成缺口。穿过缺口往南走，就到南边高悬飞石的上方了，俯瞰先前钻进去的缝隙正在脚下。于是攀登到那紧靠崖壁的岩石的顶上，只见一个石台悬在中央，四面崖壁环绕耸峙着，看见上面又是或连着或缺开，参差不齐。正在凭眺之时，听见雷声隆隆，仍旧下到峡谷上方的山坳上，经过六架梯子，向西一里出了峡谷，又行一里，向北返回大寺。急忙向僧人要饭来吃下，在泉水中洗脚，而后雷雨恰好来临。这之前，我下到上面一架梯子时，遇见在寺中休息功课的几位儒生，见我登上岩洞后很久不下来，也乘兴一同登山去了，到此时没有回来，被雨困住了。而有个平南县乡试的贡生叫梁凌霄的人，在寺中开馆授徒，看见我便有一见倾心的交情，为此挑灯夜谈。半夜雷雨大作，卧室中雨水淋漓。

二十四日　作诗与梁君别，各殷勤执手，订后期焉。西向下山，望罗丛岩在三十里外，初欲从此而南趋郁林。及一里，抵山下，渡小硐。又西二里，过周塘，则山谷回互，罗丛已不可见。问其道，多未谙者。云须南至麻洞墟(1)，始有路西行。又南三里，路分为二，大道由东南上山，岐径由西南涉坞。余强从西南者，一里，逾一岭，渐不得道。二里，南行山莽间。又一里南下山，始有路自西北来，随之东南去，由坞塍出山夹中。二里抵干冲，始值北来大道，山始开。有小溪自东而西，又有自南向入之者。涉涧，随南水而上，村落依焉。于是山分东西两界，中则平畴南衍，深溪北流。西南二里，过一独木桥。又南三里，山坡突处，麻洞墟在焉。是日墟期，时已过午，乃就垆而餐(2)。其西有岐，西向逾山为高塘路(3)，觅高塘趁墟者问之，言："由此至罗丛岩尚五十里，高塘未得其中火，欲西北渡郁江乃至。"余闻之怅然，姑留为后游，遂南随散墟者循西界山而趋。五

里，有村连聚于东界大山之下，犹麻洞之聚落也。又南，山坞稍转而西，仍南共五里，为石马村(4)。村倚西麓，有石倚东麓，若马之突焉。西麓之后，其上石峰突兀，是为穿石寨。土人言其石中穿，可透出山后，余望而未之见也。又南五里为大冲(5)，聚落环倚西麓。于是坞穷畴转，截山为池，回坡为田，遂复向山坳矣。由大冲上行，又五里，路出马头岭之南，过山脊。其水北流者，经干冲由车路江入浔(6)；南流者，经都合入秀江(7)，北转高塘、罗行而入郁。出坳，复东南得平畴，山仍两开。五里，宿于中都峡。

【注释】

(1)麻洞墟：此处原作“麻墟洞”，从下文及乾隆本、“四库”本改。麻洞墟，今作“麻洞”，在桂平市南境。

(2)垆(lú)：酒店里安置酒瓮的土墩，也以垆为酒店的代称。

(3)高塘：今名同，在桂平市西境，距郁江南岸不远。

(4)石马村：今仍作“石马”。

(5)大冲：今作“大统”。

(6)干冲：今作“官冲”，位于麻洞稍北。

(7)都合：今名同。与石马村和大冲皆在桂平市南境，麻洞至罗播的公路线上，石马在北，大统稍南，都合最南。

【译文】

二十四日　作诗与梁君告别，各自殷勤地握着手，约定日后相见。向西下山，望见罗丛岩在三十里以外，最初打算从此地往南赶去郁林州。到走了一里，来到山下时，渡过一条小山涧。又向西行二里，路过周塘，只见山谷回绕交错，罗丛岩已经看不见了。打听去罗丛岩的路，大多是不熟悉的人。说是必须往南走到麻洞墟后，才有路向西行。又向南三里，路分为两条，大道由东南方上山，岔开的小径由西南方越过山坞。我强行从西南方的小径走，走一里，越过一座岭，渐渐找不到路。行二里，往南行走在山间的草丛中。又走一里向

南下山，这才有路从西北方过来，顺着这条路向东南走去，经由山坞中的土埂上走到两山间的夹谷中。二里后抵达干冲，这才遇上北面来的大道，山势开始开阔起来。有条小溪自东往西流，又有一条从南面汇入这条小溪的溪流。涉过山涧，顺着南面流来的溪水上走，一个村落紧靠着溪流。在这里山分为东西两列，中间则是平旷的田野南面平展开去，深深的溪水向北流去。向西南二里，走过一座独木桥。又向南三里，在山坡前突之处，麻洞墟就在这里。这天是赶集日，此时已经过了中午，于是到酒店中用餐。麻洞墟西边有条岔路，向西翻过山去，是到高塘的路，找到高塘来赶集的人问路，说："由此地到罗丛岩还有五十里路，高塘还不到半路上吃中午饭的地方，要往西北渡过郁江才能到。"我听见这话心里面闷闷不乐，姑且留下日后再来游览，便向南跟随散集的人沿着西面一列山往前赶。行五里，有村落连接不断地聚居在东面一列大山之下，仍然是麻洞墟的聚落了。又向南走，山坞逐渐转向西去，我仍然向南，共行五里，是石马村。村子背靠西麓，有块岩石背靠东麓，像骏马奔突的样子。西麓的后面，那上面石峰突兀，那是穿石寨。本地人讲，那石峰中间穿通，可以钻出到山后，我远望过去却未看见这样的地方。又向南五里大冲，村落环绕背靠着西麓。在这里山坞到了头，田畴转换了方向，横截山坞建成水池，回绕着山坡开垦成水田，于是又走向山坳中了。由大冲上行，又行五里，道路出到马头岭的南面，越过山脊。这里的水流向北流的，流经干冲经由车路江汇入浔江；往南流的，流经都合流入秀江，向北转经高塘、罗行后汇入郁江。走出山坳，再向东南走上平旷的原野，山仍然在两面展开来。行五里，住宿在中都峡。

二十五日　由都峡南行，二里，渡一桥，有岐从东南随水登坡，一里为回龙墟，墟犹未全集也。坡南水复西南去，渡板桥，更南三里，则坞穷而上岭。逾岭南下，一里出山，则山坞复开。南行三里，为罗播村(1)。东渡一溪，逾小岭，又涉一溪，共一里，南向登山甚峻，曰大山坪，又曰六合岭(2)。从其上北眺浔州西山，远在百里外，而东有大山屏列，西南亦有高峰，惟白石反为东北近山所掩不得见。

平行其上二里，出南坳，岭头丛木蓊密。从其右行，又一里下山。又一里，山壑四交，中成奥谷，有小水自东而西。越其南，从中道复登岭，一里，逾而东，入山峡。峡北麓堰水满坞，潆浸山谷。乃循峡沿水东入南转，一里渐升，水亦渐涸。复逾山坳，路循岭右升分岭界。二里，复下渡山脊，路循岭左一里，下核桃岭，则有大溪自南而来，至此西折去。即浔郡西绣江上流也(3)，发源自平山墟，乃大容山西北水。大容东西有两绣江：一南自广东高州(4)，北至北流县，合大容东南水，经容县注于郁，此容县绣江也(5)；一即此水，为浔上流之绣江。路循溪向东南逾二岭，共三里，涉流渡江。其水及腹，所谓横塘渡也，浔州南界止此，江南即郁林州属，为梧西北境焉。由江南岸复溯流逾岭，四里始有聚落，时已过午，遂就炊村庐。炊饭毕，山雨大作，坐待久之。逾小岭而南，村聚益连络，所谓白堤者是，亦深山之奥区也。过墟舍，取中道渡小桥，溯溪右南行八里，误从路旁小岐西入，得大寨村，遂投宿主人李翁家。翁具酒烹蛋，山家风味，与市邸迥别。

【注释】

(1)罗播村：今仍作“罗播”，在桂平市南境。

(2)六合岭：今有聚落称“六鹤”，在桂平市南隅。

(3)绣江：七月二十四日记作“秀江”。今称“大洋河”。

(4)高州：明置高州府，即今广东高州市。

(5)容县绣江：又称“容江”，即今北流江。今北流江在北流市境称“圭江”，江源与广东高州无涉，下流亦不入郁江，而往北注于浔江。

【译文】

二十五日　由都峡往南行，行二里，走过一座桥，有条岔路从东南方顺着河水上登山坡，行一里是回龙墟，集市还没有全部聚集起来。山坡南面的水流又向西南流去，越过板桥，再向南三里，山坞便到了头，而后上岭。越过山岭向南下山，行一里出山，只见山坞又开

阔起来。往南行三里，是罗播村。向东渡过一条溪流，越过一座小岭，又涉过一条溪水，共一里，向南登山十分陡峻，叫做大山坪，又叫六合岭。从岭上往北眺望浔州府城的西山，远在百里之外，而东面有大山像屏风一样排列着，西南方也有高峰，唯有白石山反而被近处的山挡住了不能看见。平缓行走在岭上二里，走到南面的山坳，岭头丛林蓊郁茂密。从岭头往右行，又走一里下山。又是一里，山中有四条壑谷相交，中央形成深谷，有条小溪自东往西流去。过到小溪南边，从中间的路又登岭，行一里，越过山岭往东行，走入山峡。山峡的北麓筑堤蓄水积满整个山坞，潆洄浸泡着山谷。于是顺着山峡沿着水边向东进去再向南转，行一里后渐渐爬升，水也逐渐干涸了。再越过山坳，道路沿着山岭右侧爬升到分岭界。行二里，又下走越过山脊，道路沿着山岭的左侧前行一里，下了核桃岭，就见有条大溪自南面流来，流到此地向西折去。这就是浔州府西面绣江的上游了，发源于平山墟，是大容山西北麓的河流。大容山东西两面有两条绣江：一条源自南面广东省的高州府，向北流到北流县，汇合大容山东南麓的水流，流经容县汇入郁江，这是容县绣江；一条就是这条大溪，是浔江上游的绣江。道路顺着溪流向东南越过两座岭，共三里，涉水渡江。江水达到腹部，这是所谓的横塘渡了，浔州府南部的辖境到此为止，江南就是郁林州的属地，是梧州府的西北境。由江南岸再溯江流越岭，四里后才有村落，此时已经过了中午，便到村舍中做饭吃。煮饭吃完后，山雨大作，坐着等了很久。越过小岭往南走，村居房屋愈加接连不断，这是所谓的白堤的地方了，也是深山中一片隐秘之地了。走过集市上的房舍，选择中间的一条路走过小桥，溯溪流右岸往南行八里，错误地从大路旁岔开的小道向西进去，走到大寨村，于是到房主人李翁家投宿。李翁备酒煮蛋，是山村人家的风味，与市镇里的客店迥然有别。

大寨诸村，山回谷转，夹坞成塘，溪木连云，堤篁夹翠，鸡犬声皆碧映室庐，杳出人间(1)，分墟隔陇，宛然避秦处也。

【注释】

(1)堤篁夹翠，鸡犬声皆碧映室庐，杳出人间：此句疑误倒，应为：“堤篁夹翠，碧映室庐，鸡犬声皆杳出人间”。

【译文】

大寨诸村，山回谷转，山坞夹成水塘，溪边的林木连着白云，堤岸上夹着翠绿的竹丛，鸡犬之声相闻，全是一片碧绿映衬着农舍，杳然脱出人间，分散的村落隔着田亩，宛如躲避暴秦的世外桃源。

二十六日　主人以鲜鲫饷客，山中珍味，从新涨中所得也。及出山，复误而西。二里，复得倚云绕翠，修竹回塘之舍。问道于村妇，知误，东出。作《误入山村诗》及《村妇留别》二绝句。二里，抵大板桥，始循大溪西岸南行。三里，过马禄山，越通明桥，遂西南折入山峡。两山逼束，中惟一溪，无夹水之畦，俱潆路之草。五里，有巨木桥横架溪上，乃通东南山路之道。余从桥右过，不从桥渡。其桥巨木两接，江右有大树，自崖底斜偃江中，巨木两端俱横架其杪，为梁柱焉，是名横江桥。又西南五里，过箬帽山，山峡稍开，南见大容焉。又西南三里，涉溪而右，又涉溪而左，共二里，逾冈而上，是为平山村(1)。由白堤至平山三十里，路隘草荒，隔绝人境，将出平山，则纷纷言前途多盗矣。由平山南行，路已开辟。过墟舍，越岭畔行，东望大容在三十里外，犹有层峰间之。五里，下入山峡，过黄草塘。西南二里，抵都长庙。其处两山开坞西去，而路横坞而南越岭，所上无几，南下甚遥。共三里，转峡西出，是为勒菜口(2)。于是山分两界，大容峙东北，寒山峙西南，排闼而东南去，中夹成大坞，溪流南注，则罗望江之源矣。于是循寒山北麓东南行，又三里，巨树下有卖浆者，以过午将撤去，乃留之就炊而饭。又五里，渡溪桥，是名萌江桥。桥南有庙，卖浆炊饭者群托焉。又东南二里，过冯罗庙。庙为冯、罗二姓所建。庙之南，山峡愈开，盖寒山南尽，大容东转，于是平畴扩然矣。其南有岐，东涉罗望，循大容南麓而东，四十里抵北流；土人以群盗方据南麓陆马庙为巢(3)，俱劝余由州而往。予取郁林道。由畦塍中南行七里，复涉冈而南，见

有鼓吹东去者，执途人问之，乃捕尉勒部过此也。又见有二骑甲胄而驰者，则州中探报之骑也。又三里，抵松城墟(4)。墟舍旁有逆旅一家，时日色尚高，而道多虞儆(5)，遂停宿焉。二鼓，闻骑声骤而南，逆旅主人出视之，则麻兵已夜薄贼巢，斩一级，贼已连夜遁去。夜半，复有探者扣扉，入与主人宿，言麻兵者，即土司汛守之兵(6)，夙皆与贼相熟，今奉调而至，辄先以二骑往探，私语之曰："今大兵已至，汝早为计。"故群贼縻遵者一人斩之(7)，以首级畀麻兵为功，而贼俱夜走入山，遂以"荡平"入报。恐转眼之后，将(已下缺)

【注释】

(1)平山村：今作"小平山"，在兴业县东境。

(2)勒菜口：今作"乐泰"，在兴业县东境，小平山稍南。

(3)陆马庙：今作"六马"，在北流市西北境，大容山南麓。

(4)松城墟：即今塘塍圩，在玉林市区北境。

(5)虞(yú)儆：候望的警戒。虞，候望。儆，同"警"。

(6)汛(xùn)守：即驻防盘查往来行人。汛，通"讯"。

(7)縻(mí)：束缚。遵：依从。

【译文】

二十六日　主人拿鲜鲫鱼来招待客人，是山中的珍味，是从新近涨水的溪流中捕到的。到出山后，再次错往西走。行二里，再次走到一处背靠白云、翠色环绕、修竹回绕着水塘的农舍。向村妇问路，知道走错路了，往东出来。作有《误入山村诗》及《村妇留别》两首绝句。行二里，抵达大板桥，开始沿着大溪的西岸往南行。行三里，经过马禄山，越过通明桥，于是往西南折进山峡中。两面的山紧逼过来束拢，中间只有一条溪流，没有夹在溪流两边的田地，全是缠在路上的草。行五里后，有座巨大的木桥横架在溪流上，是通往东南方山路的通道。我从桥右边走过去，没有从桥上过去。这座桥是用巨木从两头相接，江右岸有棵大树，从石崖底下斜斜地躺卧在江中，巨木的两端都

是横架在树梢上，当做桥的柱子，这桥名叫横江桥。又向西南五里，过了箬帽山，山峡稍微开阔了一些，南面能见到大容山了。又往西南行三里，涉到溪流的右岸，又涉到溪流的左岸，共二里，往上翻越山冈，这里是平山村。从白堤到平山村有三十里路，路窄草荒，人烟隔绝，即将走出平山村时，便纷纷传言前面的路上强盗很多。由平山村往南行，道路已经开阔起来。路过集市上的房舍，翻越到山岭的旁侧前行，向东望去大容山在三十里之外，仍有层层山峰隔着它。行五里，下山进入山峡中，路过黄草塘。向西南二里，抵达都长庙。此处两面的山夹住开阔的山坞往西延伸而去，而道路横截山坞后向南越岭，上走的路不多，向南下山的路非常远。共行三里，绕着山峡向西出来，这里是勒菜口。在这里山分为两列，大容山屹立在东北方，寒山屹立在西南方，像门扇一样往东南排列而去，中间夹成一个大山坞，溪流往南流淌，这就是罗望江的江源了。从这里沿着寒山的北麓往东南行，又行三里，大树下有个卖水的人，因为过了中午即将撤走摊子离开，于是留住他就火做饭吃。又行五里，走过溪流上的桥，这桥名叫萌江桥。桥南有座庙，卖水做饭吃的人成群托身在庙中。又向东南二里，路过冯罗庙。寺庙是冯、罗两姓人家修建的。冯罗庙的南边，山峡愈加开阔，原来是寒山到了尽头，大容山向东转去，于是破开的田野就扩展开来了。寺庙南面有条岔道，往东涉过罗望江，沿着大容山的南麓往东走，走四十里路到达北流县；当地人因为成群的强盗正占据着大容山南麓的陆马庙作为巢穴，都劝我经由州城前往。我选择去郁林州的路。由田间土埂上往南行七里，又跋涉过山冈往南走，看见有敲锣打鼓向东去的人，拉住路上的人打听，是追捕盗贼的军官率领部下经过此地。又看见有两个身披铠甲骑马飞奔的人，原来是州里刺探情报的骑兵。又行三里，抵达松城墟。集市房舍的旁边有一家旅店，此时日头还很高，可路上有很多戒严警戒的人，便停下住在这里。二更时分，听见骑兵的声音骤然往南去了，旅店的主人出门去察看，原来是麻兵已经乘着夜色逼近盗贼的巢穴，斩获了一个首级，盗贼已连夜逃走。半夜，又有探子敲门，进门后与店主人住在一起，说起麻兵的事，麻兵就是土司驻防哨所的兵，平素都与盗贼互相熟悉，今天奉命调防到此地，便事先派两个骑

兵前去侦察，私下告知强盗说："现在大军已来到，你们要早作准备。"所以群贼捆了一个归顺的人斩首，把首级交给麻兵去请功，而强盗们全部在夜里逃入山中，于是用"荡平"进城去报告。恐怕转眼之后，将(以下缺)

平山乃大容西来之脉。盖澜沧以东之山，南径交趾北境，东转过钦、廉、灵山(1)，又东北至兴业(2)，由平山东度，始突为大容，于是南北之流分焉。

【注释】

(1)钦：指钦州，明隶广东廉州府，即今广西钦州。廉：指廉州府，明隶广东，治合浦，即今广西合浦。灵山：明为县，隶广东廉州府钦州，即今广西灵山县。

(2)兴业：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治所今名旧县，在兴业县治石南镇稍南。

【译文】

平山是大容山西面延伸来的山脉。大体上，澜沧江以东的山脉，往南延经交趾北部，向东转过钦州、廉州府、灵山县，又往东北延伸到兴业县，由平山向东延伸，这才突起成为大容山，在这里南北两面的水流分流了。

寒山者，郁林西北之望也。诸山俱环伏于大容，而此独与之抗。盖其脉分自兴业，在罗望、定川二江之间。其脊至勒菜口而尽，故铮铮特起。《九域志》：越王陀遣人入山采橘，十日方回，问其故，曰："山中大寒，不得归。"因名。

【译文】

寒山，是郁林州西北部的名山。群山都低伏环绕着大容山，而唯独这座山与它抗衡。大概它的山脉是从兴业县分出来，在罗望江、定

川江两条江流之间。它的山脊延伸到勒菜口便到了头，所以山势峥嵘独自耸起。《九域志》记载：越王赵佗派人进山去采橘子，十天才回来，追问他们是什么缘故，回答说："山中太寒冷，不能回来。"因而起了这个名字。

陆马庙者，在大容南麓，乃土人以祀陆绩、马援者。流贼七八十人，夙往来劫掠村落，近与官兵遇，被杀者六人。旋南入陆川境(1)，掠平乐墟(2)，又杀数十人。还过北流，巢此庙中，縻诸妇女富人，刻期索赎，不至者辄杀之。

【注释】

(1)陆川：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即今陆川县。

(2)平乐墟：今为平乐镇，在陆川县北隅。

【译文】

陆马庙，在大容山南麓，是当地人用来祭祀陆绩、马援的庙宇。有流寇七八十人，平素往来于此地抢劫村落，近来与官兵遭遇，被杀死六人。旋即向南窜入陆川县境内，抢劫了平乐墟，又杀了几十人。返回时经过北流县，把这座庙宇作为巢穴，拘押了许多妇女富人，限期勒索赎金，不送赎金来的就杀了人质。

二十七日　早自松城墟，不待饭而行。四里，过谷山村(1)，复行田塍中。又五里，望见一石梁甚高整，跨罗望江上(2)，所谓"北桥"也。三洞连穹，下叠石为堰。水漫堰而下，转西向行，由郁林城北转而西南，与定川、南流合而南去，经廉州入海者也(3)。石梁之西，又有架木为桥以渡下流者，行者就近不趋石梁而趋木桥焉。过桥，又南逾一岭，共一里，入郁林北门(4)。北门外人居俱倚冈汇池，如村落然，既无街衢，不似城郭，然城垣高罄(5)，粤西所仅见也。城中亦荒落。过郁林道而西，即为州治。乃炊饭旅肆，问此中兵道，已久驻苍梧矣。先是苍梧道顾东曙，名应旸。余锡邑人也，其乃郎以家讯

寄来，过衡阳，为盗劫去，余独行至此，即令其仍驻此地，亦将不及与通，况其远在苍梧耶！

【注释】

(1)谷山村：今仍名“谷山”，在玉林城北郊。

(2)罗望江：一名“西望江”，亦源自大容山，从北往南流，经玉林城西，入南流江。

(3)“水漫堰而下”以下几句：此指南流江，源自大容山，从北往南经过玉林城南，再南经博白至合浦入北部湾。定川江今称“车陂江”，在玉林市西境，东南流入南流江。

(4)郁林：明置郁林州，隶梧州府，即今玉林市。

(5)罄(qìng)：严整。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从松城墟，不等吃早饭便上路了。行四里，路过谷山村，又行走在田埂上。又行五里，望见一座石桥十分高大整齐，横跨在罗望江上，这是所谓的“北桥”了。三个桥洞连着拱起，下面用石块垒砌成堤坝。江水漫过堤坝下泻，转向西流去，经由郁林州城北边转向西南，与定川江、南流江合流后往南流去，流经廉州府后汇入大海。石桥的西边，又架有一座木桥以便下游的人渡江，走路的人就近不走石桥而是走木桥了。过桥后，又向南越过一座岭，共行一里，进入郁林州城的北门。北门外的居民房屋全都背靠山冈前边的水池，像村落一样，既无街道，又不像城郭，然而城墙高大严整，是广西境内所仅见的。城中也很荒凉冷落。过了郁林兵备道往西走，就是州衙。于是在旅店中煮饭吃，问知这里的兵备道，已移驻苍梧县很久了。这之前，苍梧道的道员顾东曙，名叫顾应旸。是我们无锡县人，他的儿子有家信寄来给他，经过衡阳时，被强盗抢去，我独自走到此地，即便让他仍然驻在此地，我也将来不及与他打交道，何况他远在苍梧县呢！

饭后出南门，陂池益广(1)。西南一里，则南流江自东而西，其流较罗望为大。涯下泊舟鳞次，涯上有堤，内环为塘，堤上石碑骈立，堤下卧石片片，横列涯间。余视之有异，亟就碑读之，则紫泉也。泉隙在涯堤之半石片中，石南北夹成横罅，横三尺，阔二尺，东回环而西，缺其南，水从底上溢潴其中，停泓者三尺，上从南缺处流泻去，时见珠泡浮出水面。堤内塘水高丈余，涯下江流低亦丈余，水澄碧异常，其曰变“紫”者，乃宋淳熙间异兆(2)，非泉之常也。泉上旧有濯缨亭，今已成乌有。泉之西有石梁曰南桥，亦三礅，高跨南流江上。桥北有文昌阁，当江流环转之中，高架三层，虚敞可眺，为此中胜览。桥南为廉州大道；桥南由岐溯江岸东行，则水月岩道也。溯江半里，江自东北来，路向东南去，乃舍江从路，始由田塍行，其路犹大，乃陆川、平乐墟道也。八里，陟冈，有村焉。由村左岐东北行，又二里，从岐而北，路益没。又二里，北过一塘堤，始得西来路。循之东二里，经一村，复上一岭，路仍没。乃逾山而东，从莽中踯躅东向，一里抵东山下，得南来之路。遂循之而北，二里，仍东转入山坞。一里，渡一小石桥，又循东山而北，过一村，复东转入山坞。其坞甚深，东入二里，路渐芜没。又望坳东登，一里至岭，始得西来大道，则亦南向平乐墟路也。越岭而东，仍舍南行大道，岐而东下山。径坞中共一里，逾山峡东下，则峡东石峰森森，自北而南，如列旗整队，别成一界矣。出峡，循西山东麓而北，一村倚山东向，前有大塘，余以为龙塘村矣，问之，则龙塘犹在北也。又北一里余，转而东，得龙塘村。村踞冈脊之中，其南水南流东去，其北水北入水月洞。由其东又北一里余，直东抵石山中峰。渡石桥而北，则上岩西向，高穹峰半矣。

【注释】

(1)陂(bēi)池：池沼。

(2)淳熙：宋孝宗赵昚年号，时在1174—1189年。

【译文】

饭后走出南门，池塘更加广阔。往西南行一里，就见南流江自东往西流，江流比罗望江大。江岸下停着的船鳞次栉比，江岸上有堤坝，堤内环绕成水塘，堤坝上石碑林立，堤坝下一片片横卧的岩石，横向排列在岸边。我观察这里有些奇异，急忙走近石碑读了碑文，原来是紫泉。泉水的裂缝在江边堤坝半中腰的石片中，石片在南北两面夹成横向的缝隙，横处有三尺，宽二尺，从东面回绕到西面，南边有个缺口，泉水从底下溢出积在缝隙中，停积的泉水有三尺深，水向上涌从南边的缺口处流泻出去，不时看见有珍珠样的水泡浮出水面。堤坝内水塘中的水面高一丈多，江岸下边江流低下去也有一丈多，水质异常澄澈碧绿，泉水传说变“紫”的事，是宋代淳熙年间的异常征兆，不是泉水的常态。泉水上边旧时有个濯缨亭，今天已化为乌有。泉水的西边有座石桥叫做南桥，也是三个桥拱，高高跨在南流江上。桥北有个文昌阁，位于江流环绕之中，高高架起三层，空阔宽敞可以远眺，是这一带观赏胜景的好去处。桥南是通往廉州府的大道；桥南由岔路溯江岸往东行，就是去水月岩的路了。溯江流前行半里，江水从东北方流来，道路向东南去，于是舍弃江流顺着路走，开始经由田野前行，这条路还算宽大，是去陆川县、平乐墟的路。行八里，登上山冈，有个村庄在冈上。由村子左边的岔路往东北行，又行二里，从岔路往北走，路渐渐湮没了。又行二里，向北走过一个水塘边的堤坝，这才找到西面来的路。沿着这条路向东二里，经过一个村子，再登上一座岭，路仍然被湮没了。只好翻过山往东走，从草丛中徘徊着向东走，一里后抵达东山下，遇到南面来的路。于是沿着这条路往北行，行二里，仍然向东转进山坞中。行一里，越过一座小石桥，又沿着东山向北走，经过一个村子，再东转入山坞。这个山坞非常深，向东深入二里，路被荒草隐没了。又望着山坳向东上登，一里来到岭上，这才遇上西面来的大道，却也是向南通往平乐墟的路。越过岭头往东行，仍然舍弃向南去的大道，从岔道向东下山。经由山坞中共走一里，穿过山峡往东下走，就见峡谷东面石峰森森，自北往南延伸，如旗帜排列整齐的队列，另成一种境界了。出峡后，沿着西山的东麓往北走，一个村庄背靠山峰面向东方，村前有个大水塘，我以为这是龙

塘村了，向人询问，原来龙塘村还在北边。又向北一里多，转向东，找到龙塘村。村子盘踞在冈脊之上，村南的溪水向南流后转向东流去，村北的溪水向北流入水月洞中。由村子东边又向北一里多，径直抵达石山的中峰下。走过石桥往北走，就见上岩面向西，高高穹隆在山峰半中腰了。

上岩者，水月洞南倚山凭虚之窍也；石山自东北来，南引而下，支分队耸，而一支中出者。西瞰平芜，削崖悬窦，层级皆不甚深，而此层最下，亦最扩。环峰石皆青润，独裂岩处色变赭赤，然其质犹极灵幻，寻丈之间，层庋缕挂(1)，窦穿盖偃，无所不备，亦无所不奇。岩前架庐当门，而敞其上，庐可以栖，而上不掩胜，结构亦自不恶。由岩右腋穿窍而上，窍仅如管，历级宛转，复透一层，若偏阁焉。云牖腾空(2)，星楞透影，坐憩其内，又别一“小西天”矣。由岩左腋环柱而出，柱如龙旗下垂，从其侧缘崖上跻，转出岩端，复得一层。其岩亦西向，自分左右两重，左重在下，垂柱裂窍，仰睇上即右重也，然历磴无阶。由外北跻，始入右重。阁缀绝壁，与左层翼对增妍，皆岩之中层也。其上削崖之顶，尚有一层虚悬，而跻之无级，惟供矫首耳。水月洞尚在其北而稍下。龙塘之水，经山前石桥而北，过上岩之前，乃东向捣入洞中。洞门亦西向，路由其南，水由其北，相沿而入，透北而出。前后两门，一望通明，是为明洞。水贯其中，石蹲其旁，夹流突兀，俱作狮象形。洞顶垂石夭矫，交龙舞螭，缤纷不一。其水平流洞中，无融州真仙岩之大，而两岩亦无其深峭，可褰裳而涉溪(3)。崖之右，又有一小水，南自支洞出，是为阴洞。左则沿溪笋乳回夹，上亦裂门缀穴。层阁之上，又汇水一池为奇。此明洞以内胜也。后门崖口，列大柱数条，自门顶合并倒悬，洞内望之，蜿蜒浮动。此明洞以外胜也。阴洞乃明洞旁穴，其中又分水陆。流不甚大，东南自牛陇又开一门，穿山腹至此合明洞。溯流南入半里，洞渐沉黑，崖益陡，水益深，结筏积炬，曲屈约二里，出牛陇。此阴洞水中胜也。从阴洞溯流，始崖左嵌石下，窦甚隘，匍匐下穿，引炬而前，忽岿然上穹，上下垂耸盘柱，诡状百出，升降其中，恫心骇目，邃曲

莫尽。此阴洞陆中胜也。

【注释】

(1)庋(guǐ)：搁器物的板或架子。

(2)牖(gǒu)：窗户。

(3)褰(qiān)：用手提起。

【译文】

上岩，是水月洞南边靠山凌空的洞穴；石山自东北方延伸过来，向南延伸而下，支脉分成队列耸起，而其中一支突出在中间。岩洞向西俯瞰着平旷的荒野，陡削的石崖上高悬着洞穴，一层层一级级都不十分深，而此层在最下面，也最广阔。环绕着的石峰都是润泽的青石，唯独岩洞裂开之处石头的颜色变成赭红色，然而石头的质地仍然极为灵异变幻，丈尺之间，一层层平架着，一缕缕垂挂着，石窦穿通，伞盖倒伏，无所不备，也无所不奇。岩洞前建有房屋挡在洞口，而屋顶上是敞开的，房屋可以居住，但上面不会挡住优美的景色，这样的建筑也自然不算太差。由岩洞右侧穿过石窍往上走，石窍仅大如竹管，经由石阶弯来转去，又钻进一层洞穴，好像偏居一方的楼阁。入云的石窗腾跃在空中，星辰般的窗棂透进光影来，坐在洞内休息，又别成一个“小西天”了。由岩洞左侧绕着石柱出来，石柱如下垂的龙旗，从石柱侧边沿着石崖上登，转出到岩洞顶端，又找到一层洞。这层岩洞也是面向西，自然分成左右两层，左边一层在下面，石柱下垂，石窍迸裂，仰面斜视上方，就是右边一层了，然而没有通往那里的石阶。由洞外向北上登，这才进入右边的一层。如楼阁点缀在绝壁上，与左边的一层像翅膀一样对称，增添了不少美色，这都是岩洞的中层了。这层岩洞上边悬崖的顶上，还有一层悬在虚空中，然而没有石阶登上去，只能供人抬头观看罢了。水月洞还在这一层的北边稍下去一点的地方。龙塘的水，流经山前的石桥后往北流，流过上岩的前方，于是向东捣入岩洞中。洞口也是面向西，道路由洞口的南侧，溪

水从洞口的北侧，相伴进入洞中，穿透北面出去。前后两个洞口，一眼望去通明透亮，这是明洞。溪水流贯洞中，岩石蹲坐在溪流旁，夹住溪流突兀而立，都作出狮子大象的形状。洞顶下垂着屈曲盘绕的岩石，龙蟠蛟舞，缤纷争呈，不一而足。溪水平缓地流淌在洞中，没有融州真仙岩中的水流大，而且两岸的岩石也没有那里的深峻陡峭，可以提起衣裤涉过溪水。石崖的右边，又有一条小溪，从南面的旁洞中流出来，这是暗洞。左边沿着溪流则是石笋和钟乳石回绕相夹，上面也有裂开的洞口点缀着洞穴。层层楼阁之上，又积着一池水，很是奇特。这是明洞之内的胜景了。后洞口的石崖上，排列着几条大石柱，从洞口顶上合并在一起倒悬下来，从洞内望过去，蜿蜿蜒蜒地浮动着。这是明洞之外的胜景了。暗洞是明洞的旁洞，洞中又分为水陆两个洞。水流不十分大，在东南方的牛陇又开有一个洞口，穿过山腹流到此处，与明洞的溪水汇合。溯流向南深入半里，洞内渐渐变得漆黑一片，石崖益发陡峻，水也越深，编好木筏堆积了一些火把，弯弯曲曲大约前行二里，出洞来到牛陇。这是暗洞水洞中的胜景了。从暗洞溯流前行，开始时石崖左侧的岩石下嵌，孔洞非常狭窄，趴下身子钻进去，举着火把往前走，忽然山洞岿然向上穹隆而起，上下都悬垂耸立着圆形的石柱，现出千百种诡异的姿态来，升降在其中，惊心骇目，深邃曲折得无法穷尽。这是暗洞陆洞中的胜景了。

余欲为水月游，时已过午，尚未饭，抵上岩，道者方扃户而出(1)，余坐崖下荔阴间。久之，道者罢钓归，启扉具炊，余促其束炬游水月(2)。既入明洞，篝火入阴洞，道人不随支流入，由其侧伏洼穿隙，遍观阴洞陆崖之胜，其中崇宏幽奥，森罗诸诡，五易炬而后出。欲溯流穷水崖，道者以水深辞："请别由侧道以探其后崖，不必从中出也。"乃复出明洞，涉水穷左崖之胜，遂出后洞，仰睇垂虬舞龙之石。还饭于上岩，已日衔西山矣。

【注释】

(1)扃(jiōng)：关门，上闩。

(2)水月：即水月岩，在今玉林市玉州区东隅。

【译文】

我想去水月洞游览，但时间已经过了中午，还没有吃饭，抵达上岩，道士刚关上门外出，我坐在石崖下的荔枝树荫间。很久，道士钓完鱼归来，开了门准备做饭，我催促他捆好火把去游水月洞。进入明洞后，点燃火把进入暗洞，道士不是顺着支流进去，而是由支流的侧边低伏的洼地中钻过缝隙进去，看遍了暗洞中陆上石崖的优美景色，这其中高大幽深，森然罗列着诡异的景象，换了五次火把后才出来。想要溯流去穷究水流的两岸，道士用水太深来推辞："请另外从侧面的道路去探洞后面的石崖，不必从洞中出去了。"只好又出到明洞，涉水去左边石崖的美景，终于出了后洞，仰面斜视虬龙倒悬飞舞的石崖。回到上岩吃饭，已是日衔西山了。

二十八日　早坐上岩中。道者出龙塘为予买米。余曳杖穷其最上层，已下，憩右窍偏阁中(1)。盖是岩西向，下午则返照逼人，余故以上午，憩而拟以下午搜近山诸洞。既午，道人以米至，午炊甫毕，遂循山而南，至昨来所渡石桥，由桥侧东折入环峡中。是山石峰三支，俱锋棱巉削，由东北走西南。中支为水月岩所托，是峡则中支、南支相夹者。南支多削崖裂窍，予来时循其西麓，以为水月在其下。询之土人，皆曰："中不甚深，下无蹊径。"从峡转北，得中央平洼一围，牛千百为群，散处其内，名为牛陇。穷其西北，水汇成潭，遂入阴洞后门，即东南临潭上，四旁皆陡石，无路入，必涉潭乃登。洞甚虚敞，分之则二，合之则一。随水西入，渐北转，石崖成峡，水亦渐深昧，与水月阴洞所见等。虽未出其中，两端源流悉见，可无烦暗中摸索也。洞门右崖，石痕丛沓(2)，俱作马蹄形，《西事珥》所谓"天马"，意即此矣。出洞，益遵峡而北，仰瞩东西两界，峰翔石耸，队合层分。二支北尽处，北支又兀突起，与中支北麓对峙成峡。遥望其下，有三洞南向，其上轰霞流电，闪烁有异，亟历莽趋之。其左畔二门骈列，崖下虽悬乳缤纷，而内俱不深；其右畔一门，孤悬峰半，虽

洞门嵌空，而中忽渊坠，其深数十丈，宛转内透，极杳邈之势。而两崖峭削，无级下跻。踞崖端望之，其中飞鼠千百成群，见人蓬蓬内窜，其声甚遥，闻此中有蝙蝠洞，岂即此耶？出洞下山，望西北山嘴颇近，以为由此穿水月后洞而入，抵上岩甚便。竭蹶一里趋之，其下既洼，乃攀陟山冈，则巨石飞耸，中俱蔓络，下嵌澄渊，路断径绝。遥探洞外诸奇石，杳不可见，即溪流破壑出者，亦尽没其迹。乃循北麓，仍东趋一里，南向前来之峡。又经牛陇而南，共三里，返上岩之前。见日有余照，仍入水月，徜徉明洞之内。复随流出洞后，睇望所涉路断处，犹隔一峰嘴，始知此中山形横侧倏变，不可以意拟如此。是夕仍宿上岩。

【注释】

(1)憩右窍偏阁中："右"原作"石"，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丛：丛集。沓(tà)：繁多。

【译文】

二十八日　早上坐在上岩中。道士出洞去龙塘为我买米。我拖着拐杖穷尽了上岩的最上层，不久下来，在右边石窍形成的偏阁中休息。因为这个岩洞面向西，下午则烈日返照逼人，所以我在上午游览，打算休息一下后在下午去搜寻近处山上的各个岩洞。中午之后，道士拿着米来了，午饭刚刚吃完，便沿着山往南走，来到昨天来时走过的石桥边，由石桥的侧边向东转入环绕的峡谷中。这座山分为三支石峰，全都棱角锋利，高险陡削，由东北延向西南。中间的支峰是水月岩依托之处，昨天峡谷则是中间的支峰、南面的支峰相夹的地方。南面一座支峰陡削的石崖上裂开很多石窍，我来的时候一直沿着它的西麓走，以为水月岩就在这座山下。向当地人打听，都说："洞中不怎么深，下边没有路。"从峡中转向北，走到一处中央平坦的圆形洼地，千百头牛组成群，散布在洼地中，地名叫牛陇。走到洼地西北方的尽头处，水汇积成水潭，于是进入暗洞的后洞口，立即面临东南方

的水潭之上，四旁都是陡峭的岩石，没有路进去，必定要涉过潭水才能上登。洞十分空阔宽敞，分开看是两个洞，合起来则是一个洞。顺着水流向西进去，渐渐向北转，石崖变成了峡谷，溪水也逐渐深暗起来，与在水月洞暗洞中见到的相同。虽然没有走到洞中，两头的源流全都见到了，可以不必麻烦再到黑暗中去摸索了。洞口右边的石崖上，石痕丛聚杂沓，都呈马蹄形，《西事珥》所说的“天马”，料想就是此处了。出洞后，再顺着峡谷往北行，仰面遥望东西两列山，山峰翱翔山石高耸，合成队列层层分开。两座支峰在北边的尽头处，北面的支峰又突兀而起，与中间一座支峰的北麓对峙形成峡谷。遥望山下，有三个面向南的岩洞，岩洞上方云霞飞卷电光流动，闪闪烁烁地很是奇异，急忙经过丛莽向那里赶过去。那左侧的两个洞口并列在一起，石崖下虽然悬垂着缤纷的钟乳石，可洞内都不深；那右侧的一个洞口，孤悬在山峰的半中腰，虽然洞口嵌在高空，但洞中忽然下坠成深渊，那深处有几十丈，弯弯转转地通到里面，极尽杳渺深远的气势。而两侧的崖壁峭拔陡削，没有台阶下去。坐在崖壁顶端远望里面，洞中有千百成群的蝙蝠，见人就噗噗噗地向洞内飞窜，那声音非常遥远，听说这一带有个蝙蝠洞，难道就是这里吗？出洞后下山，望见西北方的山嘴很近，以为由此处穿过水月洞的后洞进去，去到上岩十分方便。竭力跌跌撞撞地向那里赶了一里路，山嘴下是一片洼地，于是攀登山冈，只见巨石飞耸，其中全是交缠在一起的藤蔓，下边嵌入澄碧的深渊中，大路小径全断绝了。远远察看洞外众多的奇石，杳然不可见，即便是溪流冲破壑谷流出来的地方，也全都消失了踪迹。只好沿着北麓，仍然向东赶了一里路，向南走入前边来时走过的峡谷中。又经过牛陇往南行，共三里，返回上岩的前边。看见落日还有余晖，仍然进入水月洞中，徜徉在明洞之内。再次顺着流水出了后洞，从侧面远望我所走过的道路断绝之处，还隔着一座山峰的山嘴，这才知道这一带山中地形的横竖变化倏忽不定，不能凭主观臆想来推断竟然如此。这天晚上仍然住在上岩中。

二十九日　由上岩转入东北峡，过牛陇，共三里出峡，有岐焉。

一直北循北支东麓者，为北流大道；一转东向逾岭者，为北流间道。乃东过田塍，更逾土岭而东。又二里，过一村，又东抵小石峰下，是为塘岸墟(1)。时山雨自东北来，弥漫山谷，墟无集者。墟为陆川北境，从此转而北，冒雨循山，荒冈漫衍，已为北流境矣。十里为果子山，有数家倚冈而居。过坳，雨渐止。又十里为横林，有聚落在路右坞，数日前盗劫平乐墟，还宿于此，去北流只十里也。其北有石山一支，自北而南，丛尖簇翠。余初望之，以为勾漏在是，渐近而路出其东南，西望而行，秀色飞映。盖此山在北流西十里，而勾漏尚在北流东十里也(2)。由横林东北五里，逾一土岭，下行田塍中。有石桥跨小溪，溪流西北去。又东行平冈上，五里，抵北流西门(3)。西门闭不启，以西当贼冲，故戒严也。循城由南门入，经县前，出东门，则街市颇盛。一街循城而北者，为街墟；一街随江而东者，为沙街。街墟由城北隅东转，有溪自城北来，石桥跨之，曰登龙桥。其溪为大容东流之水，由桥下而南注绣江者也。沙街由城南转东，绣江南自粤东高州来，至此已胜巨舟，故阛阓依之(4)，宋人名驿为朝宗者，指此江而言也。今驿名宝圭。沙街东北过广济桥，则北溪之水至此入绣。渡桥而与登龙之路合，路乃北出隘门，江乃东流而去。余于是饭于沙街。出隘门，抵北山下，循其南麓东行，五里，渡一小溪桥，遂入石峡中。南为望夫石，即黄婆岩西垂山也。北则石峰逶迤，愈东石骨益瘦，疑即独秀岩所托，今已失其迹。峰东崖大书“勾漏洞”三字(5)。此南北二石峰，俱东拱宝圭洞。又东五里，石山回合处，中复突一峰，则宝圭洞在其西隅，而勾漏庵在其南麓。时殷雷轰轰，先投庵中。庵颇整洁，乃万历间有司重构者(6)。内堂三楹，中列金仙，东则关圣，西则葛令(7)。而葛令之像，纶巾朱履，飘然如生。后轩则准提大士在其中，西置炊而东设坐焉。前庭佛桑盛开(8)，红粉簇映；后庭粉墙中护，篁桂森绕，其中寂然无人。有老道之妻掩关于后，询“游洞何自”？对以“俟道者晚归”。乃停囊轩中，令从去，就炊于中。既而雨止，时已暮，道人始归。乃县令摄以当道，欲索洞中遗丹及仙人米，故勾摄而去(9)。然葛令欲就丹砂，乃其一时乘兴之言，其后蝉脱罗浮(10)，实未至此，此中久已无丹砂，安得有遗丹仙粒耶？道者忧形于

色，余姑畀钱(11)，令多觅竹束炬，为明晨游具。道者领命，愿前驱焉。

【注释】

(1)塘岸墟：今为塘岸镇，在北流市西隅，邻玉州区和陆川县。

(2)而勾漏尚在北流东十里也："尚"，原作"出"，据乾隆本、"四库"本改。"十里"，"四库"本作"十五里"。

(3)北流：明为县，隶梧州府郁林州，即今北流市。

(4)阛阓(huáng huì)：街市，街道。

(5)勾漏洞：在北流市东北。平川中石峰矗立如林，溶洞勾曲穿漏，故名"勾漏"。有宝圭洞、玉阙洞、白沙洞、桃源洞等胜迹。

(6)万历：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1573—1620年。

(7)葛令：指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人，道教理论家，会炼丹术。曾参加东晋统治政权，赐爵关内侯。闻交趾出丹砂，求为勾漏令，携子侄至广东罗浮山炼丹，在山积年而卒。

(8)佛桑：即扶桑。古代传说扶桑生于东海日出的汤谷，高大扶疏，花深红色，光焰照人，叶如桑，故名扶桑，又称扶木、桑槿，与木槿同属锦葵科，为著名观赏植物。

(9)勾摄(shè)：追捕。

(10)蝉脱：即蝉蜕(tuì)，幼蝉脱壳。亦用此比喻人死去，犹如得到解脱。

(11)畀(bì)：给予。

【译文】

二十九日　由上岩转入东北方的峡谷中，经过牛陇，共三里走出峡谷，有个岔路口。一直向北沿着北面一座支峰的东麓走的，是去北流县的大道；一条转向东越岭的路，是去北流县的便道。于是向东走过田间的土埂，再越过土岭往东行。又行二里，经过一个村子，又向东抵达小石峰下，这里是塘岸墟。此时山雨从东北方下过来，弥漫在

山谷中，集市上没有赶集的人。塘岸墟在陆川县北境，从此地转向北，冒雨沿着山走，荒凉的山野漫延开来，已经是北流县的境内了。行十里是果子山，有几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走过山坳，雨渐渐停了。又行十里是横林，有个聚落在道路右边的山坞中，几天前强盗抢劫平乐墟，返回来就住在此地，距离北流县城只有十里路了。村落北面有一条石山的支脉，自北往南延伸，成丛簇拥着翠绿的尖峰。我最初望见这列石山，以为勾漏山在这里了，渐渐走近后道路通到山的东南麓，望着西方前行，秀色飞舞掩映。原来这列山在北流县城西面十里处，而勾漏山在北流县城东面十里处。由横林往东北行五里，越过一座土岭，下岭后行走在田野中，有座石桥跨过小溪，溪流往西北流去。又向东前行在平缓的山冈上，行五里，抵达北流县城的西门。西门关闭着不开，是因为西门正对着强盗来往的要道，所以戒严了。沿着城墙绕到南门进城，途径县衙前，出了东门，只见街市十分繁荣。一条街道沿着城墙往北去的，是街墟；一条街道沿着江边往东去的，是沙街。街墟由城北隅向东转去，有条溪水从城北流来，石桥跨在溪流上，叫做登龙桥。这条溪流是大容山向东流的水流，是由桥下往南流入绣江的溪流。沙街由城南转向东去，绣江自南面的广东省高州府流来，流到此地已能承载大型船只，所以街市紧靠着江岸，宋代人把驿站起名叫朝宗的地方，就是指这条江而言了。今天的驿站名叫宝圭驿。经由沙街往东北走过广济桥，就见城北流来的溪水在此处汇入绣江。过桥后与登龙桥来的路会合，道路于是向北通出关隘门，江水于是向东流去。我于是在沙街吃了饭。出了关隘门，抵达北山下，沿着北山的南麓往东行，行五里，走过一条小溪上的桥，就进入石山的夹谷中。南边是望夫石，就是黄婆岩向西下垂的山了。北面是逶迤而去的石峰，越往东走骨状的岩石越加瘦削，我怀疑这就是独秀岩依托的地方了，今天已经失去了它的踪迹。石峰东面的石崖上大大地写着“勾漏洞”三个字。这里南北两面的两座石峰，都面向东拱卫着宝圭洞。又向东五里，石山回合之处，中央有突起一座山峰，宝圭洞就在这座山峰的西隅，而勾漏庵在这座山的南麓。此时雷声隆隆响起，先跑到庵中。勾漏庵相当整洁，是万历年间官府重建的寺庵。庵内的佛堂有

三间，中间排列着佛像，东边是关帝，西边是葛洪。而葛洪的坐像，头戴纶巾，脚踏朱红色的鞋子，神采飘逸，栩栩如生。后面的轩廊内则是准提菩萨在其中，西边放置了炊具而东边摆设了座位。前边的庭院中扶桑花盛开，粉红的花簇互相掩映；后面的庭院粉墙围护着中间的庭院，竹丛桂花森然回绕，其中寂静无人。有个老道的妻子掩上门把自己关在后院中，问她："游洞从哪里走？"答以"等道士晚上回来"。只好把行李停放在轩廊中，命令她跟随我去，到庵中做饭吃。不久雨停了，时间已是傍晚，道士这才归来。原来是县令摄于当权者，想要索取洞中葛洪遗下的丹砂和仙人米，所以把他拘捕去。然而葛洪想要炼成丹砂，是他一时间乘兴说出来的话，他后来在罗浮山尸解升天，实际上没有到过此地，这一带早就没有丹砂，哪能有他遗下的丹砂和仙人米呢？道士的忧虑表露在脸上，我姑且交给他钱，命令他多找些竹子捆成火把，为明天早上游洞做准备。道士接受了命令，愿意在前边带路。

北流县当大容南面之中，其脉由大容南下，曰绿蓝山。水分东西流：东流者即北溪，循城东，下登龙桥而入绣江者也；西流者为南流江之源，西南合水月洞之水，经郁林南门而西合罗望、定川诸水，南下廉州入海。是北流县实南流之源，其曰"北流"者，以绣江南来，至此始大，东过容县界，合洛桑渡水，经容邑南门，下藤县(1)，北入郁江去，非北流源此也。

【注释】

(1)藤县：隶梧州府，即今藤县。

【译文】

北流县位于大容山南面的中段，这里的山脉由大容山往南下延，叫做绿蓝山。水流分向东西两面流：往东流的就是县城北边的溪流，沿着城东，下流到登龙桥后汇入绣江；向西流的是南流江的源头，流向西南方汇合水月洞中的溪水，流经郁林州城的南门后往西汇合罗望

江、定川江等水流，南下廉州府后流入大海。这样看来，北流县实际上是南流江的发源地，它被称为“北流”的原因，是由于绣江从南面流来，到这里水势才变大，往东流过容县境内，汇合罗桑渡的河水，流经容县县城的南门，下流到藤县，向北汇入郁江而去，不是向北流的江流发源于此地。

旧有北流、南流二县(1)，南流即今之郁林州，皆当南北二水胜舟之会，东西相距四十里焉。

【注释】

(1)南流：元代有南流县，为湖广行省郁林州附郭县，洪武二年(1369)省入郁林州。治所在南流江北岸，今玉林市城区。

【译文】

旧时有北流、南流两县，南流县就是今天的郁林州，都正当南北两条江能够承载船只的商旅会聚之处，东西相距四十里。

北流山脉中脊，由县而西南趋水月，南抵高州，散为诸山。而北流之东十里，为勾漏洞；北流之西十里，为鬼门关。二石山分支耸秀，东西对列，虽一为洞天，一为鬼窟(1)，然而若排衙拥戟以卫县城者，二山实相伯仲也。

【注释】

(1)一为鬼窟：“鬼”，原作“思”，此依上下文意改。

【译文】

北流县山脉的中脊，由县城往西南延伸到水月洞，往南延伸到高州府，散开成为群山。而北流县城的东面十里处，是勾漏洞；北流县城的西面十里处，是鬼门关。两座石山分出支峰，秀色高耸，东西相对排列，虽然一处是神仙居住的洞天，一处是鬼魂幽闭的窟宅，然而

好像是排列在两旁持戟拱卫县城的样子，两座山实际上不相上下了。

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颠崖邃谷，两峰相对，路经其中，谚所谓："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言多瘴也。《舆地纪胜》以为桂门关之讹，宣德中改为天门关(1)，粤西关隘所首称者。

【注释】

(1)宣德：明宣宗朱瞻基年号，时在1426—1435年。

【译文】

鬼门关在北流县城西面十里处，石崖倒斜，山谷深邃，两座山峰相对，道路经过山谷中，谚语说："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是说山中瘴气很多。《舆地纪胜》认为是"桂门关"的错读，宣德年间改为天门关，是粤西的关隘中被称颂为第一的地方。

八月初一日　晨餐毕，余先作宝圭行，约道者肩炬篝火后至。洞在庵北半里，庵后先有一岩南向，一岩西向，望之俱浅，而宝圭更在其北。先有漫流自西北来，东向直漱山麓，涉其北登山，则洞门在矣。其门西向，左开岩而右深入。开岩处甃以列碑轩敞(1)，平临西峰；右洼嵌而下，有石柱当门，其端有石斜飞。磴道由其侧下至洞底，交辟为四岐：一由东入，一由南进，二岐俱深黑；一向西豁，一向北透，二岐俱虚明。东岐之南，顶侧忽倒垂一叶，平庋半空，外与当门之柱相对，上下凭虚，各数十丈，卷舒悬缀，薄齐蝉翅，叶间复有圆窍曲窦，透漏异常。由左崖攀级而上，抵平庋处，盘旋其间，踞叶而坐，真云𬌗霞驭(2)，不复人间也。坐久之，复盘叶而下，向北透之岐。岐中倒垂一乳，长数丈，其端空悬，水由端涓涓下。更北入峡中，其右则洼而北出，为下门，其左则高而北渡，为上叠，叠成上阁，阁前平临西北，亦有乳柱界其中。此明洞之西北二岐也。探历久之，道者负炬至，又携伴持筐。余询其故，道者曰："县以司道命，取砂米二丹，适有庠士已为我觅仙米，而砂从洞穴中可探而得，将携

筐就炬以觅之。”始知所为砂者，非丹砂，乃砂粒如丹，其色以白为上，而黄次之，故其北洞以白砂命名；所谓米者，乃山洼中菰米(3)，土人加以“仙人”之名耳。洞外芜莽中又有黄果如弹丸，土人渭之“颠茄”(4)，云采以为末，置酒中，腋能令人发枉迷闷(5)，《峤南琐记》所载闷陀罗者是。乃爇炬先入南穴，两旁壁起如峡，高而不广。入半里，左壁有痕横亘，曰仙床，悬地丈许。其侧垂柱裂窍，皆短而隘。窍腹宕如臼，以手探之，中有磊磊之粒，方圆不计，姑扫置筐中。连探三四穴，不及升许，计出而淘濯其污，简取其圆洁成粒者，又不及十之一也。然此亦砂粒之常，岂真九转之余哉？又少进，峡忽下坠成渊，由洞抵水，其深二丈，而水之深，更不知其几也。两崖俱危峭无可着足，南眺其内，窅黑无尽(6)。始促道者涉渊，言：“水深，从无能徒涉者。”再促道者觅筏，言：“隘逼，曾无以筏进者。”“然则何如可入？”曰：“冬月水涸，始可坠崖而涉。”“入当何如？”曰：“其内甚深，能见明而不能升也。”余闻之，为之怅怅。扪石投水中，渊渊不遽及底。旁瞩久之，仰见左壁之上，有隙旁通，亟入焉。隙柱透漏，渐入渐束，亦无余窍。乃下，返而仍出四达之中，更爇炬而入东穴。初，两旁亦成峡壁，而其下渐高，既而中辟如堂皇，旁折如圭窦，皆暗窟也。稍北而东，其径遂穷，比之南窍，虽有穴宛转(7)，而深不及其半。彼有穴而水阻，此无水而穴阻，转觉东穴之无涯涘矣。

【注释】

(1)甃(zhòu)：砌垒砖石。

(2)轿(píng)：古代贵族妇女所乘的有帷幕的车。

(3)菰(gū)米：菰为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我国长江以南低洼地区种植很多。基部形成肥大的嫩茎，即茭白，又称茭瓜，可作蔬菜。颖果为狭圆柱形，即菰米，可煮食。

(4)颠茄：多年生有毒草本，夏季开淡紫色钟状花，叶和根可作抗胆碱药，治腹绞痛、胃和十二指肠溃疡等。

(5)腋能令人发枉迷闷：“腋”，疑为“液”。

(6)窅(yǎo)：深远的样子。

(7)比之南窍，虽有穴宛转：原作“北之东穴虽有窍宛转”，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八月初一日　早餐完毕，我先去宝圭洞，与道士相约让他肩扛火把与火种随后跟来。宝圭洞在勾漏庵北边半里处，庵后先有一个岩洞面向南，一个岩洞面向西，望过去都很浅，而宝圭洞还在这两个洞的北边。先有四处流淌的水流自西北方流来，向东直接冲刷着山麓，涉到水流的北边登山，就见洞口在了。洞口向西，左边是开敞的岩洞而右边深入进去。岩洞开敞之处高大宽敞，砌着众多的石碑，水平面临着西峰；右边凹嵌下去，有石柱挡在洞口，顶端有倾斜飞空的岩石。石阶路由石柱的侧边下到洞底，交叉分为四条岔洞：一个岔洞由东面进去，一个岔洞由南面进去，这两个岔洞都是又深又黑；一个岔洞向西去很宽阔，一个岔洞向北钻出去，这两个岔洞都是又空阔又明亮。东面一个岔洞的南边，洞顶的侧面忽然倒垂着一片树叶状的岩石，平架在半空中，与外边挡在洞口的石柱相对，上下都凭临虚空，各有几十丈，卷曲舒展地悬缀着，薄得像蝉翅一样，叶面上又有圆形屈曲的石窍和孔洞，异常漏风透亮。由左侧的石崖攀着石阶上登，到达石片平架之处，徘徊在石片中，盘腿坐在叶面上，真是乘着云车架着云霞，不再是人间了。坐了很久，又从圆盘状的叶片上下来，向北钻进北边的岔洞中。岔洞中倒垂着一根钟乳石，长达几丈，顶端悬空，水从尖端涓涓下滴。再向北进入峡中，峡谷右边便向北下洼出去，是下洞口，峡谷左边则是向北高耸飞度而去，是上层，在上方重叠成楼阁，楼阁前方水平地面临着西北方，也有钟乳石柱隔在洞中。这是明洞西、北两个岔洞中的情况了。来回探察了很久，道士扛着火把来到了，还带来同伴拿着竹筐。我问他所为何故，道士说：“县里奉司道的命令，要取丹砂和仙人米两种仙丹，恰好有个县学的儒生已经为我找到仙人米，而丹砂可以从洞穴中搜寻到，将带上竹筐就着火把去找

丹砂。”这才明白所谓的丹砂的东西，不是丹砂，而是像丹砂一样的沙粒，颜色以白色为上等，而黄色的次一等，所以岩洞的北洞用“白砂”来命名；所谓仙人米的东西，是产于山间洼地中的菰米，不过是当地人加上“仙人”之名罢了。洞外荒芜的原野中又有一种好像弹丸的黄色果实，当地人把它称为“颠茄”，说是采来制成粉末，放在酒中，汁液能让人迷乱发狂，《峤南琐记》记载的闷陀罗就是这种东西。于是点燃火把先进入南洞，两旁的洞壁耸起好像峡谷，高而不宽。深入半里，左边的洞壁上有横亘着的石痕，叫做仙床，高悬于地面一丈左右。仙床的侧边有石柱下垂石窍裂开，都是又短又窄。石窍的腹中平滑得好像研臼，用手伸进去摸，里面有很多砂粒，不计方圆，姑且扫了放在竹筐中。一连掏了三四个洞穴，还不到一升左右，估计出洞后淘洗去其中的污物，挑选出其中圆滑光洁成颗粒的，又不足十分之一了。然而这也就是平常的砂粒，怎能真的是仙人余留下来的九转金丹呢？又略进去一点，峡谷忽然下坠成深渊，由洞上到达水面，那深处有二丈，而水的深度，更不知是多少了。两侧的石崖全都高峻峭拔，无处可以落脚，向南眺望洞内，深远漆黑没有尽头。最初催促道士涉过深渊，道士说：“水太深，从来没有能徒步涉水过去的人。”又催促道士去找木筏，他说：“太狭窄，从来无人乘木筏进去过。”“那么如何才能进去？”回答：“冬月间水干涸时，才能坠下悬崖涉水进去。”“进去将是什么样子呢？”回答：“那里面非常深，能见到亮光却不能爬上去。”我听了这些话，为此感到闷闷不乐。摸块石头扔进水中，深深的样子没有很快到底。向四旁注视了很久，仰面看见左边的石壁之上，有条裂隙通到旁边，急忙进入裂隙中。裂隙中有透空的石柱，渐渐进去渐渐束拢过来，也没有别的石窍。于是下来，仍然返回来到达四个岔洞相通的中心，再次点燃火把进入东面的洞穴。最初，两旁也是夹壁形成峡谷，然而脚下地势逐渐变高，不久中间开阔起来，好像宏大的厅堂，两旁曲曲折折，有好像玉圭样的洞穴，全是昏暗的洞窟。稍向北后转向东，这条路便到了头，把它与南洞相比，虽然有弯弯转转的洞穴，但深处不到南洞的一半。那里有洞穴却被水阻住了，这里没有水却被洞穴阻住了，反而觉得东面的洞穴没有水岸的阻隔了。

复出至四达处，谋为白砂洞游。按《志》，白砂在勾漏北，勾漏甲天下，而此洞复甲勾漏。如玉虚、玉田诸洞，普照、独秀诸岩，道者俱不言，而独津津言此洞。余急趣其前，道者复肩炬束火携筐帚以导。从北透偏门之下层出，乃循其西北麓而行，始见其山前后两峰，骈立而中连，峰之西南突者，为宝圭所倚，峰之东北峙者，为白砂所伏。白砂前后亦有两门：前门北向而高敞，分为三门，两旁悬峻，而中可俯级而入；按《志》云，玉田洞，洞前三门，中门明广可通，似与此门合。遍询土人，无知玉田洞者。岂即以后洞为白砂，以此门为玉田洞耶？后门南向而高隘，仅通一孔，前对宝圭之背，其左即中连之脊也。先过后门山坳，草没无路，道者不入而北去。共一里，转而东，绕山北麓而南跻前门。入门即洼下，数十级及底。仰视门左右，各有隙高悬旁启，即所谓左、右门也。倒光流影，余照四达，然虚嵌莫攀焉。从洞中右转，颇崇宏，而渐暗渐穷。余先遍探而四觅之，无深入路。出，促炬命导，仍由之入抵其中，以火四烛，旁无路也。道者忽从右壁下，投炬蛇伏而入，窦高不逾尺，而广亦如之。既入，忽廓然盘空，众象罗列，如阊阖下启，天地复通。方瞻顾不遑，而崇宏四际，复旁无余隙。忽得窦如前，透而东，转而南，倏开倏合，凡经四窦，皆隘若束管，薄仅透屏，故极隘忘窘，屡经不厌其烦也。既而见左崖之上，大书“丹砂”二字。其下有一龛，道者曰：“此丹穴也。”复伏而扫砂盈掬焉(1)。其南稍有一岐，入之不深。出向西转，再折南行，则天光炯然，若明星内射，后洞门在望矣。是洞内洼而中甚平，惟壁窦回辟，无沟陀升降，前后两门，俱高悬于上。道者欲仍从前门返，余欲逾后窦出。道者曰：“后门隘不可跻，而外复草深莫从。”余曰：“前暗中之隘，尚不惮其烦，况此空明，正可宛转，草之深浅，余所不顾也。”遂穿窦出，则午日方中，始见宝圭后峰，君树塞门焉(2)。乃披茅践棘，西南出山坳，仍过宝圭透北偏门，共二里，将及庵后，命夫同道者还炊于庵，余挟寄宿庵中者东探清泉焉，即前所经南向岩也。洞不深而明洁可栖。洞前有宋碑，大书“清泉岩”三字。洞左右无泉，而独得此名，无从征其故实。还饭于庵。

【注释】

(1)掬(jū)：双手一捧。

(2)君树塞门焉：乾隆本、“四库”本皆作“特为当门屏”。“君”疑为“若”，因形近而误。

【译文】

再次出到四个岔洞互通之处，打算去游览白砂洞。根据志书，白砂洞在勾漏洞的北边，勾漏洞甲天下，而这个洞又胜过勾漏洞。如玉虚洞、玉田洞等山洞，普照岩、独秀岩等岩洞，道士都不提及，却惟独津津乐道地谈论这个洞。我急忙赶到白砂洞前，道士又肩扛火把捆好火种带着竹筐扫把在前带路。从北边钻过偏洞口的下层出来，于是沿着勾漏山的西北麓前行，这才看见这座山有前后两座山峰，双双并立而中间相连，在西南方突起的山峰，是宝圭洞依托之处，屹立在东北方的山峰，是白砂洞隐伏的地方。白砂洞也有前后两个洞口：前洞口面向北，又高又宽，分为三个洞口，两旁的洞口悬绝高峻，但中间的洞口可以俯身沿着石阶进去；据志书所说，玉田洞，洞前有三个洞口，中间的洞口明亮宽广可以通行，似乎与这个洞口相符。问遍了当地人，没有知道玉田洞的人。莫非就是把后洞称为白砂洞，把这个洞口称为玉田洞吗？后洞口面向南，又高又窄，仅通有一个孔洞，前方对着宝圭洞的背面，洞口的左边就是中间相连的山脊了。先经过后洞口前的山坳，草丛深没没有路，道士不进洞而是往北走去。共行一里，转向东，绕过山的北麓往南登上前洞口。进入洞口立即洼下去，经过几十级台阶下到洞底。仰面审视洞口的左右两侧，各有缝隙高悬着在旁边裂开，那就是所谓的左、右两个洞口。倒射进流动的光影，余辉映照到四处，然而嵌在虚空中无法攀登上去。从洞中向右转，相当高大，但逐渐变暗也渐渐到了头。我先四处探寻遍了，没有深入的路。出来，催促道士点亮火把，命令他带路，仍然由原路进到洞中，用火把四面照射，四旁没有路了。道士忽然从右边的石壁下，把火把扔进去，像蛇一样趴伏着进去，洞穴高不超过一尺，而且宽处也如此。进去后，忽然旋空而起，十分空阔，

罗列着种种景象，如天门向下打开，天地重又相通。正在四面环顾不及之时，在高大空阔的四周，又一次四旁没有别的缝隙。忽然找到一个像前边那样的洞穴，向东钻进去，转向南，忽开忽合，共经过四个洞穴，都狭窄得好像紧束的竹管，薄得仅像钻过屏风，所以虽然极为狭窄但却忘记了窘迫的处境，屡次经过其中却不厌其烦。随后看见左边崖壁之上，大字写着“丹砂”二字。字下面有一个石龛，道士说：“这就是丹穴了。”又趴下去扫满一捧砂粒。石龛稍向南有一个岔洞，进洞去不深。出来向西转，再折向南前行，只见天光灿烂，像明星一样射入洞中，后洞口在望了。这个岩洞洞内下洼而且洞中非常平坦，唯有洞壁下开有石窍，没有深沟高冈的升降，前后两个洞口，都高悬在上方。道士想要仍然从前洞口返回去，我想穿越到后洞口出去。道士说：“后洞口太窄，不能上登，而且洞外的草又深得无法走。”我说：“前边黑暗中的隘口，尚且不惮其烦，何况此处空阔明亮，正可以弯弯转转地出去，草的深浅，我就顾不上了。”于是穿过洞穴出来，就见正午的太阳正好在中天，这才看见宝圭洞后面的山峰，像树一样堵塞了洞口。于是分开茅草踏着荆棘，向西南出到山坳中，仍然经过宝圭洞通到北边的偏洞口，共行二里，即将到达勾漏庵后，命令脚夫和道士返回庵中做饭，我带着寄宿在庵中的人向东去探清泉岩，就是我先前经过时面向南的岩洞了。洞不深但明亮清洁可以居住。洞前有块宋代的石碑，写着“清泉岩”三个大字。洞的左右都没有泉水，却惟独有了这个名字，无处考证其中的缘故。回到庵中吃饭。

下午，挟夫与寄宿庵中人此人不知何处人，先停庵中，身无半文，随余游诸洞，余与之饭，两日后不知所往。探近山诸岩，乃西南入黄婆岩焉。黄婆岩者，宝圭西南诸峰所裂之岩也。其山西自望夫石攒沓而东，岩当其东北隅，与宝圭东西相对，而兹稍南逊。岩门甚高，中有黄崖叠缀。岩外石峰之顶，分岐耸异，有欹若妇人之首，鬓髻盘空，作回睇顾影之态。其北面亦有石峰丛突，南与此山并夹，东与宝圭对峙。东南石壁上，大书“勾漏山”三字，大与山齐，土人指为仙迹。此其下必昔时宫观所托，而今不可征矣。按《志》，勾漏有灵宝、韬真二观，今皆不知其

处。灵宝疑即庵基所因，韬真岂其在此耶？当时必多碑碣，而沧桑之后，断础无存矣(1)。徘徊其下。又西抵望夫山西麓，眺望山崖，别无岩洞。惟见东南一面，峦岫攒簇，疑即所云巫山寨者，巫山寨一名石寨。山峰如楼橹雉堞，周回环绕，其数十二，故有巫山之名。而渺漠无征，惟与山灵互相盼睐而已(2)。已乃循黄婆岩东麓，且盼且行，南抵东南隅，石崿悬峭，片片飞云缀空。自外崖攀峭石上，历竖隙，屡出层空，达峰顶，遂尽发其危嵌态。下山，转循南麓，见峭崖穹然，石色雄赭。下虽有门，内入不深，无从穿扉透室。乃东由营房在勾漏庵前东南坪上。草房数十间，营兵居之，为居停卖浆之所。横过勾漏庵，抵后峰东南角。盖宝圭所托之峰，南面骈立而中连，西立一峰，即庵后清泉岩所倚，东立者与之比肩南向。循峰东麓北行，路左得一东向岩，内颇深，渐缩如牛角。出洞又北，有清流一方，淙淙自乱石中流出，其上则草石蒙茸，其下则西南成小溪去，行道者俱从此渡崖，庵与营俱从此取汲，而无问其所从来者。余正欲求其源委，忽一少年至，见之，语从夫曰："汝辈欲寻洞乎？此其上有二洞，相距数十丈，路为草翳，可探而入也。"又一人曰："昨未晚，有二人携犬自东来者，虎自崖上跃下攫犬去。虎穴其上，不可往。"余不顾，亟挟夫与寄宿者攀棘践刺上跻，觅之深蔓中，则洞门果穹然东向，但外为蔓拥石蔽，无从即见耳。入洞门，即隤然下坠。俯瞰之，则有溪自北而南贯其底，水声潺湲，崖势峻削，非攀缘可下。四瞩其上，南崖有坠而未尽者，片石悬空，若栈道架壁，阔不盈咫(3)，而长竟坠处直达西崖，但栈中有二柱骈立，若树栅断路者。而外一柱已为人截去，止下存尺余，可跨而过。但其处益狭，以双手握内柱，而盘越外柱，临深越险，莫此为甚。过栈达西崖，已与洞门隔溪相向。乃明炬四烛：崖之下，深坠与外崖同，崖之上，内入则垂乳列柱，回错开阖(4)，疏棂窈窕，忽环而为璇室，忽透而为曲榭，中藏之秘，难以言罄。乃出崖临溪，从深坠处溜险投空而下，遂抵溪中。仰视洞顶高穹，延照内映，侧栈凌虚，尤增飘渺。水深不及膝，南从崖下涌来，北从崖下坠去，即由此东出，为乱石泉源也。余于是从南崖下溯流入。其穴甚低，垂覆水面，相距止尺。从夫暨寄宿者恐炬为水湿，内深莫辨，共阻莫入。余贾勇溯流，冲沫过颡

(5)。南入数丈，望前有流光熠熠，余喜，更透一洞，益高声呼二从人，虽伏水碍石，匍匐垂首，而瞻前顾后，火光与天光交通旁映，益前入不停。又南数丈，有洞穹然东西横贯，其上东辟而为外门，其内西入而成巨壑，门高耸与前所入门等势。时二人已至，乃令其以炬更前。于是西向溯流，洞愈崇宏，流愈深阔。又数丈，有石砥中流。登石内望，洞辟如广厦，渊水四际其下，以杖测水，不竟其底，以炬烛洞，洞甚深黑，不知更几转，得抵宝圭南穴前所望深坠处也。乃自砥石返步随流，仍抵东辟外门之下。二从者将垂首横炬，匍匐向低穴北入。余止之曰："此门虽峻，与先所入者无异。若伛偻下涉而就所入之门，不若攀空跻危，竟登此门为便。"二从者曰："门外不通，奈何？"余曰："门以外总不出此山，即所入之门，其外岂坦途哉？"遂攀崖先登，二人亦弃炬从之，乃出洞口。门亦东向，与所入门比肩，特翳于突石连蔓，遂相顾不见。循左崖平行，还眺门上，又上辟一层，若悬阁当空，然无级以登。盖北洞奥室内罗，此洞外缀层楼，所异者此耳。于是北转一曲，至前汲泉之穴，从容濯足，候从者至，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崖半石隙蔓影中，仿佛并北洞见之，迨极下仰眺，仍茫然失所睹矣。亟自东南山角转过营房，共一里，入勾漏庵，大雨如注。是日，先西觅玉虚、玉田诸洞而不得，既而东得此二洞，尤为奇绝。然此洞非异人忽指，则跬步之间，亦交臂而过，安知西峰大字岩之侧无棘霾蔓锁者？安得峰峰手摩足抉如黄婆岩东南诸峭石也耶！

【注释】

(1)础：柱子底下的石墩。

(2)盼睐(lài)：左右顾盼。盼，看。睐，旁看。

(3)咫(zhǐ)：古代长度名，合今制市尺的六寸二分二厘。

(4)阁：通"合"。

(5)颡(sǎng)：额头。

【译文】

下午，带上脚夫与寄宿在庵中的人此人不知是哪里的人，先就住在庵中，身无半文钱，跟随我游览了众多的岩洞，我给他饭吃，两天后不知到哪里去了。去探寻近处山中的众多岩洞，于是向西南进入黄婆岩中。黄婆岩是宝圭洞西南方群峰中裂开的岩洞。这里的山从西面的望夫石杂沓攒聚着往东延伸，岩洞位于山的东北隅，与宝圭洞东西相对，而此地稍偏南一些。岩洞口非常高，洞中有重叠连缀的黄色石崖。岩洞外面石峰的顶上，分出的支峰样子奇异地耸立着，有的斜斜的像女人的头，发髻盘绕在空中，作出回头顾盼身影的姿态。这里的北面也有成丛突起的石峰，南面与这座山并排相夹，东面与宝圭洞对峙。东南方的石壁上，写着“勾漏山”三个大字，大处与山一般高，当地人认为是神仙的遗迹。此处大字的下边旧时必定是寺观依托的地方，然而今天不可考证了。根据志书，勾漏山有灵宝观、韬真观两座道观，今天都不知它们在何处。灵宝观我怀疑就是勾漏庵基址因袭之处，韬真观莫非它就在此地吗？当时必定要很多碑碣，然而沧桑巨变之后，断碑残础无存了。徘徊在石壁下。又向西抵达望夫山的西麓，眺望山崖上，没有别的岩洞。仅见东南一面，峰峦攒聚簇拥，我怀疑就是所说的巫山寨的地方，巫山寨另一个名字叫石寨。山峰像烽火台和城墙，回旋环绕在四周，山峰的数目有十二座，所以有巫山之名。然而渺茫广漠之中无法考证，唯有与灵秀的群山互相左右顾盼而已。不久就沿着黄婆岩的东麓，边看边走，向南抵达山的东南角，石崖悬绝峭拔，一片片岩石飞入云天悬缀在高空。从外层石崖攀着陡峭的岩石上登，经过竖直的裂隙，多次钻出层层悬空的岩石，到达峰顶，终于全部看到这座山高险深嵌的姿态。下山后，转而沿着南麓走，看见峭拔的悬崖穹然隆起，石头的颜色呈深红色。下边虽然有洞口，洞内进去不深，无法穿过门扉进入内室。于是向东经由营房勾漏庵前方东南的平地上。有几十间草房，军营中的士兵住在那里，是居住停留卖水的场所。横向走过勾漏庵，抵达宝圭洞后峰的东南角，大约宝圭洞依托的山峰，在南面双双并立而中间相连，西面矗立着的一座山峰，就是庵后清泉岩依托之处，东面矗立着的山峰与它并肩面向南。沿着山峰的东麓往北行，道路左边找到一个面向东的岩洞，洞内相当深，渐渐缩拢好像牛角。出洞后又向北走，有一片清流，淙淙地从乱石堆中流出来，泉水上边满

是蒙蒙茸茸的青草和岩石，泉水的下方就向西南方形成小溪流去，走路的人都是从此处涉过山崖，庵中与营房都是到这里来汲水，然而无人追问泉水是从哪里来的。我正想去追寻泉水的源头，忽然见一个少年来到，看见我们，对随行的脚夫说："你们这些人想去找洞吗？这里的山上有两个洞，相距几十丈，路被草丛遮住了，可以试探着进去。"又有一个人说："昨天还不到晚上，有两个人带着狗从东边过来，老虎从石崖上跃下来把狗叼走了。虎穴就在山上，不能去。"我不理会，急忙带着脚夫和寄宿的人攀着荆棘踩着刺丛往上登，在深草丛中找到岩洞，就见洞口果然穹然面向东方，只不过外面被蔓草围拥着被岩石遮住了，无法立刻就能见到罢了。进入洞口，立即猛然下坠。俯瞰洞底，就见有条溪水自北往南流贯洞底，水声潺潺，缓缓流动，石崖的地势陡削，不是靠攀援可以下去的。四面注视上方，南边的石崖有一处没有全部坠落下去的地方，一片岩石悬在空中，像栈道一样架在石壁上，宽处不到一尺，但长度与下坠之处一样长，直达西面的石崖，但栈道中间有两根并立的石柱，好像用大树作栅栏把道路阻断一样。外边的一根石柱已经被人截去一截，下边只存留下一尺多，可以跨过去。但是那地方更加狭窄，用双手握住里面的石柱，而后绕着越过外边的石柱，下临深渊越过险途，没有比这里更危险的了。过了栈道到达西面的石崖上，已经与洞口隔着溪流相望。于是点亮火把四面照射：石崖之下，深深下坠与外边的石崖相同，石崖之上，进入里面就见有钟乳石下垂，又有石柱排列着，回绕交错开合，疏朗的窗棂窈窕秀丽，忽而环绕成美玉装饰的石室，忽而穿透进去成为弯弯曲曲的长廊，洞中藏着的秘密，难以言尽。于是出到石崖上面临溪流，从深坠之处投身虚空滑下险途，终于抵达溪流中。仰面审视，洞顶高大穹隆，散射的阳光映照在洞内，侧面凌空的栈道，尤其增添了不少飘渺的感觉。水的深处不到膝盖，从南面的石崖下涌来，从北边的石崖下坠落而去，随即由此地向东流出洞去，成为乱石间泉水的源头了。我遇上从南面的石崖上下去溯流进去。这个洞穴非常低矮，下垂覆盖在水面上，相距只有一尺。随行的脚夫和寄宿的人担心火把被水浸湿，洞内深处无法辨清方向，共同劝阻我不要进去。我鼓

足勇气逆流前行，水沫冲激没过额头。向南深入几丈，望见前方有闪闪流动的亮光，我很高兴，再钻进一个洞，益发高声呼唤两个随行的人，虽然伏在水中有石头阻碍着，匍匐着身子低着头，但瞻前顾后，火光与天光四面交辉映照，益发向前进去不肯停下。又向南几丈，有个穹然隆起的洞横贯东西，这个洞向上在东边张开成为外洞口，洞内向西进去形成巨大的壑谷，洞口高耸，与前边进来的洞口气势相当。此时那两个人已经来到，于是命令他们拿着火把再往前走。从这里向西溯流前进，洞越来越高大，流水越来越深广。又进去几丈，有块岩石像砥柱一样矗立在中流。登上岩石向洞内望去，岩洞开阔得好像高楼大厦，渊深的水漫到四边的洞壁下，用拐杖来测量水深，探不到水底，用火把照射洞中，山洞十分深黑，不知还要转几个弯，才能到达宝圭洞南洞先前望见的深坠之处了。于是从砥柱样的岩石返身顺流而行，仍然抵达向东张开的外洞口之下。两个随行的人即将低下头横拿着火把，匍匐着从那低矮的洞穴向北进去。我拦住他们说："这个洞口虽然高峻，与前边进来的地方没什么不同。如果弯腰下涉到进来的洞口，不如攀登高空上登高险的石崖，毕竟上登这个洞口要方便一些。"两个随行的人说："如果洞外路不通，怎么办？"我说："洞口以外的地方总不会超出这座山，即便是进来的洞口，洞外难道是坦途吗？"于是攀着石崖首先上登，二人也扔了火把跟着我上爬，于是出了洞口。洞口也是面向东，与进来的洞口并肩而立，只不过被突立的岩石和连片的蔓草遮挡住了，竟然互相看不见。沿着洞左的石崖平缓前行，回头眺望洞口上方，上面又开有一层洞口，好像空中高悬的楼阁，然而没有台阶上登。大体上北洞洞内罗列着幽深的石室，此洞外边连缀着层层高楼，不同之处仅此而已。于是向北转了一个弯，来到山前汲水的泉眼旁，从容地洗了脚，等候随行的人来到，便一口气采用在北洞中上登的方法下来。在山崖半中腰的石缝草影中，仿佛连同北洞也能见到，等到在最下边仰面眺望时，仍然茫然消失得看不见了。急忙从东南方的山角转过营房，共行一里，进入勾漏庵，大雨如注。这一天，首先向西去找玉虚洞、玉田洞等山洞却找不到，随后往东去找到这两个洞，尤其算得上奇妙绝伦。不过这两个洞如果不是奇

人忽然现身指点，那即便在一两步之间，也将交臂错过，哪能知道西峰大字岩的侧边有无荆棘隐没、蔓草闭锁的岩洞？哪里能够座座山峰用手来抚摸用脚步来选择如同在黄婆岩东南方众多峭拔的石崖中那样呢！

初二日　晨餐后，令从夫随道者西向北流市蔬米于城，余独憩庵中。先是，寄宿者夜避蚊不知何往，至是至，曰："已询得独胜岩在县北。"余知在县北者或新开他岩，必非独胜，而庵中无人，不能与即去，姑辞明日，而此人遂去不复来。既午，从夫以蔬米返，余急令其具餐，将携砚载笔往录宝圭洞中遗诗。忽道者驰至，曰："兵道将至，恐治餐庵中。"欲携余囊暂入所栖处。余不顾，竟趋宝圭。甫出庵，而使者旗旄至矣(1)，非所辖郁林道，乃廉州海北道也。乃漳浦张国径印梁，余昔在甘棠驿同黄石斋曾会之。兹驻廉州。时军门熊文灿代荆溪卢象叔总督中州(2)，追捕流寇，张往送之，回辕过此，故欲为勾漏游。余隐墙西，俟其入庵，即趋录洞诗。录未半而彼已至洞，余趋避于北岐叠阁之上。回忆《梧志》所纪西小室，洞朗外瞩，自然石榻，平铺叠架，可眠可踞，与东洞对，正如两掖，其景宛然。彼入南穴，亦抵水而返；余石卧片时，听洞中人倏寂倏喧，亦一异趣。张出南穴，亦北趋偏门下，终不能攀上层而登，与县官啧啧称奇指盼，而不知有人卧其中也。俟其去，仍出录诸诗。诗俱(近)代，只有一宋碑而不佳，盖为兵燹荡净也。录甫毕，日衔西山，乃返于庵。

【注释】

(1)旄(máo)：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也指有这种装饰的旗为旄。

(2)中州：即中土、中原。狭义的中州指今河南省一带，因其地在古九州之中，故称中州。广义的中州则指黄河流域。

【译文】

初二日　早餐后，命令随行的脚夫跟随道士向西到北流县城去买

菜买米，我独自在庵中休息。这之前，寄宿的那个人夜里躲避蚊子不知去那里了，到此时来了，说："已经打听到独胜岩在县城北面。"我知道县城北面的或许是新开辟的别的岩洞，必定不是独胜岩，而且庵中无人，不能马上就与他离开，暂且推辞到明天去，但这个人竟然离开后不再来。中午以后，随行的脚夫拿着米菜返回来，我急忙命令他做饭，即将携带着笔墨纸砚前去抄录宝圭洞中的遗诗。忽然道士快步跑来了，说："兵备道将要来，恐怕会在庵中办酒宴。"想把我的行李暂时放进他住的地方。我不理会，竟自赶去宝圭洞。刚出庵门，而使者和旌旗已经到了，不是管辖这里的郁林兵备道，而是廉州府的海北兵备道。是漳浦人张国径字印梁，我从前在甘棠驿同黄石斋一起曾经会见过他。如今驻防廉州府。此时军门熊文灿代替荆溪人卢象叔出任中州总督，追捕流寇，张国径前去护送他，回程中路过此地，因而想去勾漏洞游览。我隐藏在围墙西面，等他进入庵中，立即赶去抄录洞中的诗。还没有抄完一半他却已来到洞中，我赶快回避到北边岔洞层叠的楼阁之上。回忆起《梧志》所记的西侧的小石室，洞内明朗可以向外远眺，自然形成的石床，平整地铺着，叠成床架，可以睡可以坐，与东洞相对，正如两个胳肢窝，那景致宛如是这里。他进入南洞，也是到水边便返回来了；我在石床上躺了片刻，听见洞中的人声时而寂静时而喧闹，也是一种奇异的情趣。张国径出了南洞，也是向北赶到偏洞口下，最终不能攀登到上层，他与县官啧啧称奇指点顾盼，却不知有人躺在岩洞中。等他们离开后，仍然出来抄录众多的遗诗。诗都是近代的，只有一块宋代的石碑却不佳，大概是被兵灾扫荡干净了。刚抄录完毕，日衔西山，于是回到庵中。

初三日　饭勾漏，即东北行。由营房转山之东南角，过透石东出之泉，径草坡而行。五里，越一坡，有塘衍水环浸山谷。渡桥，又二里，堰塘愈大，石峰至此东尽，其北有尖峰兀立若独秀焉。山北隙中露大容，蜿蜒若列屏。又东十里，有水自西北容山来，东南入绣江，为容、郁分界，名洛桑渡。其水颇急，以藤跨水横系两涯之上，而系舟于藤，令渡者缘藤引舟，不用篙楫。桃叶渡江，不若藤枝更妙矣。

又东五里为西山墟(1)，有公馆，客之所庭也。东南由岭上行，已下渡小桥，共五里矣。又东出山十里，有荒铺，有板桥。又东五里为清景新桥(2)，则大容东峰，巍然北临若负扆。又东五里，入容县西外门(3)。又一里，入城西门，经县治前，即南转出城南门。门外江水自西而东，即绣江。自高州北经北流，又东合洛桑、渭龙二水(4)，绕城南而东北，由藤县入大江者也。渭龙源出天塘山(5)，北向石寨村(6)，始入绣江。渡江而南，炊于肆。又南二里，逾冈坂，误入东麓。二里，仍转西向，又二里而得大道。西南行，又五里，宿于古楼村(7)。一村皆李姓。

【注释】

(1)西山墟：今名同，在容县西隅，北流江稍北。

(2)清景新桥：原作“景清新桥”，乾隆本亦误。该桥因清景寺得名，今仍称“清景桥”。

(3)容县：隶梧州府，即今容县。

(4)洛桑、渭龙二水：洛桑水今称民乐河。渭龙水即今杨梅河，源自广东宜信县，从南往北流入北流江。

(5)天塘山：今作“天堂山”，在容县南隅。

(6)石寨村：“寨”原作“塞”，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今仍名“石寨”，在容县稍南的公路边。

(7)古楼村：今作“古柳”，分上下两村，又名“合柳”。

【译文】

初三日　在勾漏庵吃完饭，立即往东北行。由营房转过山的东南角，路过从岩石下向东渗出的泉水，经过满是荒草的山坡前行。行五里，越过一道山坡，有个宽阔的水塘环绕浸泡着山谷。过桥后，又行二里，堤坝挡住的水塘更大，石峰在此地到了东面的尽头，水塘北面有座尖峰突兀地矗立着，像独秀峰一样。山北面的缺口中露出大容山来，蜿蜿蜒蜒好像排列着的屏风。又向东十里，有水流自西北方的大

容山流来，往东南流入绣江，是容县、郁林州的分界处，名叫洛桑渡。这条水流非常湍急，用藤条横跨水面系在两边岸上，而后把船系在藤条上，让渡船上的人顺着藤条拉船，不用竹篙和船桨。用桃叶般的小船渡江，不如用藤条拉更巧妙了。又向东五里是西山墟，有公馆，是旅客居停的处所。往东南经由岭上前行，不久下岭越过小桥，一共五里路了。又向东出山后前行十里，有个荒废了的驿铺，有座木板桥。又向东五里是清景新桥，只见大容山的东峰，在北边巍然下临好像帝王背靠的屏风一样矗立着。又向东五里，进入容县县城的西外门。又行一里，进入县城西门，途经县衙前，立即向南转出县城的南门。南门外江水自西往东流，这是绣江。绣江是从高州府往北流经北流县，又向东汇合洛桑水、渭龙河两条河流，绕过县城的南面后往东北流去，经由藤县汇入大江的河流。渭龙河源出于天塘山，向北流经石寨村，这才流入绣江。渡江后往南行，在饭店中吃饭。又向南二里，越过山冈上的山坡，错走入东麓。行二里仍然转向西，又行二里才遇上大道。往西南行，又行五里，住在古楼村。一个村子都姓李。

初四日　饭于古楼村。仍西南随大路盘都峤而过(1)。先是，余按《志》言："都峤在城南二十里。"自城问之，皆曰："南山去城七八里。"故余喜其近，出南门渡江，即望山而趋，而不意其误也。盖都峤即南山，其北俱削崖悬亘，无级可阶，必绕出其南，始可北向而登。其曰七八里，乃北面抵山之数，而二十里者，并从南陟山而言也。共五里，过石寨村。又一里，抵石嘴铺。铺东南八里有黄土岩，不及登。东渡一桥，始从岐北向上山。登山东转，遂由山峡北向五里，抵南山寺，古所称灵景寺也。大岩倚东崖，其门西向，中无覆架，而外有高垣，设莲座于中，明敞平豁，虽云"寺"，实岩也。盖都峤之形，其峰北穹高顶，南分两腋，如垂臂直下，下兜成坞，而清塘一方当其中焉。两腋石崖，皆重叠回亘，上飞下嵌，若张吻裂唇。一岩甫断，复开一岩，层穴之巅，复环层穴，外有多门，中无旁窦，求如白石下岩所云"潜通勾漏"者，无可托矣。总而披之，灵景为东腋之首，岩最高而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横阔十余丈，两端稍低，中

穹如半月。其北有三岩，皆西向而差小，亦有环堵为门者，皆读书者所托，而今无人焉。三清当分腋之兜，岩最正而洁，高深横阔同灵景。其东有二室，皆南向，亦有环堵倚之，与西向三岩易隅而齐列。其西有飞崖，则南转东向，为西腋之户。高穹虚敞，第内不甚深，然迤逦而南，与灵景分门对峙，若两庑焉。此下层也。三清之上，又列重门为中层，无缘陟道。其上又启一岩为上层，是名宝盖。高十五尺，深二丈，阔五六丈，后倚峰顶，地愈高上，独当中干，平临两腋巅。再上，即中盘顶。盖是岩不以灵巧见奇，而以回叠取胜，故舍其北峭，就其南嵎(2)，信列仙望衡对字之区矣。上午，先抵灵景，门外竹光旁映，岩中霞幄高张，心乐其幽旷。时日已中，灵景僧留饭。见佛座下有唐碑一通(3)，宋幢一柱(4)，刻镌甚古，就僧觅纸，僧仅以黄色者应。遂磨墨沈于石，取拓月于抽(5)，以钟敲为锤，以裹足为毡，洗碑而敲拓之。各完两通，而日色已暮。问三清观，道者他出，空寂无人，竟止岩中。

【注释】

(1)都峤：即都峤山，在容县东南，有兜子、马鞍、八叠、云盖、香炉、仙人、中峰、丹灶等八峰，南洞称宝元洞天，北洞有三石三岩。

(2)嵎(wěi)：山高低盘曲的样子。

(3)通：计量碑的单位。

(4)幢(chuáng)：刻着佛号或经咒的石柱，计量单位称“柱”。

(5)取拓月于抽：“抽”疑为“袖”，或为“柚”，因形近而误。按，拓月为拓碑用的压纸汲墨的工具。据《桂海虞衡志》，柚子“皮甚厚，打碑者卷皮蘸墨，以代毡刷，宜墨而不损纸，极便于用。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抽，似应为“柚”，即柚子，可代毡刷。但霞客当时来不及制备拓碑各物。“抽”亦可能为“袖”，即临时撕衣袖代用。

【译文】

初四日　在古楼村吃饭。仍然往西南顺着大路绕着都峤山走过去。这之前，我根据志书上说的：“都峤山在城南二十里处。”在城中

问路，都说：“南山距离县城七八里路。”所以我因为它很近而高兴，出南门渡过江后，立即望着山赶过去，想不到却搞错了。原来都峤山就是南山，这座山的北面全是陡削悬亘的悬崖，没有石阶可以上登，，必须绕到山的南面，才可以向北上登。那些人说七八里路，是指从北面到山下的路程，而说二十里的，是连同从南面登山的里程而言的了。共行五里，经过石寨村。又行一里，抵达石嘴铺。石嘴铺东南八里处有个黄土岩，来不及去登。向东走过一座桥，这才从岔道向北上山。登上山后向东转，接着经由山峡中向北前行五里，抵达南山寺，这就是古代所称的灵景寺了。大岩洞背靠东面的山崖，洞口向西，洞中没有盖房子，可洞外有高墙，洞中设置了莲座，明亮宽敞，平整开阔，虽说是“寺”，实际上是岩洞。大致上都峤山的山形，主峰在北面隆起高高的峰顶，南面分出两座侧峰，如下垂的双臂笔直下插，下面围成山坞，而一池清澈的水塘位于山坞中。两侧的石崖，全都重重叠叠地回绕绵亘，上面飞举，下面深嵌，好像张裂开的嘴唇。一个岩洞刚刚断开，接着又裂开一个岩洞，层层洞穴的顶端，又环绕着层层洞穴，外边有多个洞口，洞中没有旁洞，要找到如在白石山下洞所说的“暗中通到勾漏洞”的地方，没有可以依托之处了。总括起来分析，灵景寺是东侧的第一个岩洞，岩洞最高最大，高三丈五尺，深五丈，横处宽十多丈，两头稍低些，中间穹隆得好像半个月亮。它的北面有三个岩洞，都是面向西而稍小一些，也有围墙环绕作为门户，都是读书的人寄身的场所，然而今天里边没有人。三清岩位于分在两旁的侧峰包围之中，岩洞方位最正而且很整洁，高处、深处、横处、宽处与灵景寺相同。它的东边有两个石室，都是面向南，也有围墙紧靠着石室，与面向西的三个岩洞变换的方位却平齐地排列着。它们的西边有飞空的悬崖，便由南转向东，成为西面侧峰的门户。高大穹隆，空旷宽敞，只是洞内不怎么深，然而逶迤向南而去，与灵景寺分为两个洞口对峙，好像两侧的厢房。这是下层。三清岩的上面，又排列着重重洞口，是中层，没有顺着上登的路。那上面又开有一个岩洞成为上层，这个洞名叫宝盖岩。高十五尺，深二丈，宽五六丈，后方紧靠峰顶，地势愈加高高在上，独自位于中峰主干之上，水平面临着

两座侧峰的峰顶。再上去，就是中盘顶。原来这里的岩洞不是以灵巧见奇，而是以回环重叠取胜，所以放弃陡峭的山峰北面，赶到高低盘曲的山峰北面，实在是众仙楼阁相望、殿宇对峙的地方呀！上午，最先到达灵景寺，门外竹林阳光在四旁映衬着，岩洞中云霞般的帷幄高挂着，心里喜爱这里的幽静空旷。此时红日已到中天，灵景寺的僧人挽留吃了饭。看见佛座下有一块唐代的石碑，一柱宋代的经幢，雕刻得十分古朴，找僧人要纸，僧人只拔出黄色的纸来应付我。于是在石头上磨墨汁，撕下衣袖作为拓肉，用钟锤作为锤子，拿裹脚布当做毡刷，洗过石碑后就敲打着拓碑帖。各拓完两张，而天色已晚。去访问三清观，道士外出到别的地方去了，空寂无人，就住在岩洞中。

初五日　早饭于灵景。由岩右北行，历西向三岩，又盘磴而上，入南向二岩，共里许，然后抵三清岩。岩空境寂，树拂空明，甚堪憩足。又西历东向虚岩，乃仍从来路一里，返三岩之间，取道北上。又里余，沿崖蹑端，遂抵玉帝殿，即宝盖岩也。盖已历重崖之上，下视中岩嵌入足底，而下岩三清，树杪衍翠铺云，若浮空而载之者。由岩左循崖跻石，其上层石回亘，如盘髻上突，而俱不中空，虽峭削无容足之级，而崖端子石嵌突，与白石之顶同一升法。约一里，遂凌峰顶。其间横突之崖，旁插之峰，与夫环涧之田，傍溪之室，遐览近观，俱无非异境。乃知是山东西骈列，惟三峰最高，皆北耸南俯，此其最西者也。回睇最东，层叠更多，但不及此峻耳。北又横突一峰，为此峰北护，即县南望之趋者。其北面峭削特甚，西则旁插一峰，颇尖锐，为此峰附。西北两附间，下开一门，内环为峡，乃北护山与西高峰夹而成者。峡中又突嶂中盘，为当门屏。由屏东进峡南转，则东西二高峰交夹隙也，回合甚深曲。久之，乃从旧道下，三里，至灵景岩取行囊。又五里，南下至山麓，西渡一桥，饭于石嘴铺。转而北一里，过石寨村。东望峡门深窈，冀一入探，而从夫阻梗不前；眺峡右有岩岈然，强其姑往探，此夫倔强如故。有土人见而问之，余以情告。土人曰：“此岩甚浅，不足入。其内山半有竹简岩，山北之岩惟此可入而游也。”夫乃俯首从命。遂东向峡门入，过峡北，岩果浅而

中北(1)，不堪置足。一里，西抵一高峰东麓，见危崖独展，内环成峡。当门屏下，其南面裂垂罅，削为三崖；西则下属北护峰，与之并起；东面危崖独展，与西高峰麓相对成峡。峡南堰水成塘，环汇南罅三崖下，西附小峰，即椎立于南。塘上一家结茅而居，环户以竹，甚有幽致。由此渡峡，转上西峰北麓。又一里，越岭稍下，其处又成峡焉。细流南向，直坠椎立小峰腋。余乃溯流北入，涧壁阴森，藤竹交荫，涧石磊落，菖蒲茸之，嵌水践绿，足之所履，知菖蒲不知其为石也。缘涧东上，复东南跻岭，共一里，有飞石二丈当道，缘梯而上，则竹简岩在其左夹。两岩并列，门俱西北向，虽不甚深，高爽殊甚，南有飞泉外坠，北则燥洁中虚，有僧新结庐其间，故其道开辟。岩下崖直达涧底。计岩后即西高峰绝顶，当与三清岩胸背值，若由此置磴，可先登峰顶，次第下诸岩也。既而下二里，仍至环塘结茅处，探南面裂罅。罅相距五尺，两罅并起，界崖为三，俱危悬绝峭。见东麓有径北倚危崖，款茅而问之(2)，其人方牧，指曰："此石背村路也。"先是，偕从夫循危崖北行，夹径藤树密荫，深绿空濛，径东涧声唧唧，如寒蛩私语；径西飞崖千尺，轰影流空，隔绝天地。若不有此行，只谓都峤南魁北峭，一览可尽，而谁觉其幽悄至此哉！时已下午，从夫顿捐倔强之色(3)，并忘跋履之劳。二里，危崖北穷，与坞西转，即当门屏北麓也，较南麓三裂崖稍逊其峻，亦环亘成坞焉。路乃东向，截坞登岭。岭乃西高东北支，北走属北护峰者。逾岭，其坞自北而南。坞东乃中高盘亘，上亦有岩悬缀，下与西高夹为此坞，北更有重崖间之，南则湾环以出，不知所极。既而南见两三家倚西峰北麓而居，亟趋而问之，即石背村也。余既得石背，因忆宝盖道者所云："山北有岩与之相近。"更详询其所在。村人曰："此处东有婆婆岩，岩高路绝，可望而不可到；西有新岩，其岩新辟，有径可别下石寨。"乃引余从屋右小径，指而望之，即竹简岩也。盖北山之洞即为竹简。此中岩名、村界，询之则彼此多错，陟之则脉络递现，山灵与杖屦辐辏(4)，其无幽不抉如此！时日已下迫，问抵县城尚二十里，亟逾岭，循危崖而行。三里，未至石寨，见有路北去，遂随之。盘一岭，路渐微，问之樵者，曰："误矣！"指从苍莽中横去，曰："从此西

南，可得大道。”从之，路益荒棘。久之，得微径向西南，约共误三四里，仍出石寨傍南来大道，日已逼虞渊矣。始北转向大道行，五里，过古楼村西，已昏黑。念前所投宿处，酬钱不受，难再入，入他家又昏暮不便，从暗中历大道北向而驰。四里，越一隘，入二里，转一岣，复下一坡，渡一涧，共二里而抵绣江，则街鼓既动(5)，宿肆俱寂。乃叩南涯之肆，入炊而宿焉。即昨来炊饭家，故闻声而即启也。

【注释】

(1)北：此指相背。

(2)款：通“叩”，敲。

(3)捐(juān)：除去。

(4)屦(jù)：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辐辏(fú　còu)：车轮的很多辐集中于毂上，引申为聚集。

(5)街鼓：古代夜间击鼓报时。一夜分为五更，击五次，亦称更鼓。街鼓既动为一更，时间约当晚上八九点钟。

【译文】

初五日　在灵景寺吃早饭。由岩洞右边往北行，经过三个面向西的岩洞，又绕着石阶往上走，进入面向南的两个岩洞，共行一里左右然后抵达三清岩。岩洞空旷地方寂静，树枝在明亮的空中轻拂着，真值得歇歇脚。又向西经过面向东的虚岩，于是仍然从来时的路前行一里，返回三个岩洞之间，取道向北上行。又走一里多，沿着石崖边登上石崖顶端，便到了玉帝殿，也就是宝盖岩了。原来我已经爬到重重山崖之上，向下俯视，中层的岩洞嵌入脚底，而下层的三清岩，树梢如散开的翠玉平铺着云层，好像飘浮在空中载着它的样子。由宝盖岩左边沿着石崖上登石崖，那上层的石崖回绕绵亘，如盘绕的发髻向上突起，但中间都不是空心的，虽然峭拔陡削没有容足之处，但石崖上嵌入的石子突出来，用攀登白石山山顶的同一种方法上登。大约行一里路，终于登上峰顶。山间横突的石崖，旁插的山峰，与那些环绕着

山涧的水田，依傍着溪流的房屋，远览近观，全部无不是奇异之境。这才知道这里的山东西并列，只有三座山峰最高，都是北边高耸南面低伏，这座山峰是群山中最西边的山峰了。回头侧视最东边，层层叠叠的山峰更多，只是没有这座山峰险峻罢了。北边又横着突起一座山峰，是这座山峰在北面的卫兵，就是从县城西南望着它赶过来的山峰了。它的北面特别峭拔陡削，西边则在旁边插着一座山峰，相当尖锐，是附着在这座山峰上的山峰。西、北两座附属的山峰之间，下面开有一个石门，门内环绕成峡谷，是北面卫兵样的山与西面的高峰相夹形成的。峡中又突起一座屏障样的山峰盘踞在中央，是挡在门前的屏风。由屏风的东侧进峡后向南转，就到东西两座高峰相夹的缝隙中了，回绕闭合，非常深远曲折。很久，仍然从原路下山，行三里，来到灵景寺岩洞中取了行李。又行五里，向南下到山麓，向西越过一座桥，在石嘴铺吃饭。转向北一里，路过石寨村。向东望去，峡口幽深杳渺，希望进去探察一下，但随行的脚夫从中作梗不肯前行；眺望峡谷右侧有个岩洞十分深邃，强逼他姑且前去看一看，这个脚夫仍像先前一样倔强。有个当地人看见了便询问缘故，我把情况告诉他。这个当地人说："这个岩洞非常浅，不值得进去。峡谷里面半山腰上有个竹简岩，山北面的岩洞只有这个洞可以进去游一游。"脚夫这才俯首听命。于是向东从峡口进去，经过峡谷的北面，岩洞果然很浅，而且洞中狭窄，不能落脚。行一里，向西抵达一座高峰的东麓，只见高险的山崖独自展开，里面环绕成峡谷。挡在门前的屏风下面，这座山峰的南面裂成垂直的裂隙，被削成三座悬崖；西面则是下面连着北面卫兵样的山峰，与它并排耸起；东面是高险的山崖独自展开，与西面高峰的山麓相对形成峡谷。峡谷南段有堤坝积水形成水塘，环绕汇积在南面裂隙削成的三座悬崖之下，西边附着的小山峰，就像锥子一样矗立在南面。水塘上边有一户人家建了茅房居住在这里，用竹丛环绕着屋门，有着十分幽雅的情趣。由此处渡过峡谷，转上西峰的北麓。又行一里，越过山岭后稍下走，此处又形成了峡谷。细细的溪水向南流去，一直下泻到像锥子一样矗立着的小山峰侧旁。我于是溯流向北进去，山涧中的石壁阴森森的，藤蔓竹丛交织成荫，山涧中的岩石众多

杂沓，菖蒲绿茸茸的，嵌入水中踩着绿草，脚下所踩之处，只知道有菖蒲不知道脚下是岩石了。沿着山涧往东上走，再向东南登岭，共一里，有一块二丈高的飞石挡住道路，沿着石梯上登，就见竹简岩在飞石左边的夹缝中。两个岩洞并列，洞口都是面向西北，虽然不怎么深，特别高敞明亮，南洞有飞泉坠落在洞外，北洞则是干燥整洁洞中空阔，有僧人在洞中新建了房屋，所以到这里的道路很开阔。岩洞下面的山崖直达涧底。估计岩洞后面就是西面那座高峰的绝顶，应该与三清岩腹背相对，如果从此处铺设了石阶，可以先登上峰顶，再依次下到各个岩洞。既而下行二里，仍然来到水塘环绕建有茅屋之处，去探测南面的裂隙。裂隙相距五尺，两条裂隙并排竖起，把山崖分隔成三座，全是高险悬绝的峭壁。看见东麓有条小径紧靠着北面的危崖，敲开茅屋的门问路，那人正在放牧，指点说："这是去石背村的路。"这之前，偕同随行的脚夫顺着危崖往北行，夹住小径的藤枝树丛树荫浓密，一片空濛的深绿色，小径东边的山涧水声唧唧，好像深秋的蟋蟀在窃窃私语；小径西边是飞空千尺的悬崖，迸裂的山影在空中流动，隔绝天地。如果没有此行，只会认为都峤山南面高大而北面陡峭，可以一眼览尽，而谁又会觉察到都峤山幽深寂静到如此地步呢！此时已经是下午，随行的脚夫顿时失去了倔强的神色，并且忘记了徒步跋涉的疲劳。行二里，危崖到了北边的尽头，顺着山坞向西转，就到了挡在门前的屏风的北麓了，与南麓三座裂开的悬崖相比较，陡峻的程度稍微逊色了一点，也是环绕绵亘形成山坞。道路于是向东走，横截山坞后登岭。这座山岭是西面那座高峰往东北延伸的支脉，向北延伸连接到北面卫兵样的山峰。越过岭头，岭东的山坞自北往南延展。山坞东面是位于中央的高峰盘绕横亘着，山上也有岩洞悬缀着，下面与西面的高峰夹成这个山坞，北边另外有重重山崖隔断了山坞，南面则是弯弯转转地出去，不知它的尽头。继而看见南面有两三家人背靠西峰的北麓居住，急忙赶到那里去问路，这就是石背村了。我找到石背村后，因而回忆起宝盖岩道士所说的话："山北有个岩洞与石背村相接近。"再次详细询问岩洞所在的地方。村里人说："此处东边有个婆婆岩，岩洞太高，道路断绝，可望而不可即；

西边有个新的岩洞，那个岩洞是新开辟的，有条小径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下到石寨村。”于是带领我从屋子右边的小径走，指着望过去，那就是竹简岩了。原来北山的洞就是竹简岩。问起这一带的岩洞名、村庄的地界，则彼此大多是错乱的，走到那里却是脉络渐次显现出来，山间的灵气与我的拐杖鞋底聚集在一起，其间的幽深之处没有不被如此挖掘出来的！此时落日已经下垂，问知到县城还有二十里路，连忙越过山岭，顺着危崖前行。行三里，还没到石寨村，看见有条路向北去，就顺着这条路走。绕过一座岭，路渐渐变小，向樵夫问路，说：“走错了！”指引我从苍茫的原野中横向走过去，说：“从此地往西南走，可以走上大道。”按照他的话走，路上荒草荆棘更多。很久之后，找到小径走向西南方，大约一共走错了三四里路，仍然出到石寨村旁边南面来的大道上，落日已逼近西山了。这才转向北沿着大道前行，行五里，经过古楼村的西边，天已经昏黑。考虑到先前我投宿的地方，用钱酬谢他不肯接受，难以再次进去，进别的人家天又昏黑不方便，从黑暗中经过大道向北快跑。行四里，越过一个隘口，又行二里，转过一座山，又下了一道坡，渡过一条山涧，共二里后抵达绣江边，就听见街市上的更鼓已经敲响，住宿的旅店全都沉寂了。只好敲开南岸的旅店门，进门煮饭吃好便睡下了。这就是昨天来时煮饭吃的那一家，所以店主听见声音后立即开了门。

初六日　早，北渡江入南门，出西门，饭于肆，即从外垣内北向行(1)。经演武场，有大塘潴水甚富，堤行其间。堤北出古城门，此古州北城遗址也。有碑言：“天顺间郑果、嘉靖间吴显宗二寇为乱(2)，皆因改州为县(3)，城失其险。故崇祯初复门旧基为外护”云。余疑改州为县，因人散城缩，非改县而后失险也。出容县北门即西行。已而北转，循大容东麓十里，有水自西北来，东入绣。乃连渡其右，复渡其左，三渡遂循溪溯流而上，行夹谷间五里，为石头铺。于是复乱流涉水，水势愈缩，山势愈夹。西折入山峡行，透峡共五里，山势复开，是为李村。已渡一桥，复渐入幽阻，盘旋山峡间，见溪流壑底，树蔓空中，藤箐沉翳，举首不见天日。五里，跻岭，复盘旋其上峡。

又五里，忽山回谷转，潴水满陂，环浸山麓，开处如湖，夹处如涧，皆平溢不流，左右回错，上下幌漾，真深山中异境也。已而路向南山，水连东坞，乃筑堤界其间，以通行者。再南出峡，水遂西流，是为水源，盖大容北下之脉所盘夹而成者。于是水分东西，夹路随水西北出山。二里为同山墟(4)，山乃大开，原田每每，村落高下。转而西行，仍南见大容西峰巍然颖出也。五里，有大溪自南，小溪自西，二溪会而东来之溪相并北去。乃涉南溪，溯西溪，北循岭过鸡黍山，有村落在路左。越溪而北，日有余照，途中人言，从此将北入深峡中，无居人，遂止于秦窑(5)。秦窑者，鸡黍山北坞中悬小阜也。左右俱有峡，通狭径，两三家当阜而居，径分其前，溪合其下。主人方裂竹为构屋具，取大竹椎扁裂之，片大尺许，而长竟其节，以覆屋兼椽瓦之用。迎客有山家风味，不若他方避客如虎也。

【注释】

(1)外垣(yuán)：指城外加筑的城墙，亦称郭。垣，矮墙。

(2)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时在1457—1464年。嘉靖：明世宗朱厚熜年号，时在1522—1566年。

(3)改州为县：元设容州，直隶湖广行省，治今容县。明代降为县。

(4)同山墟：今作“松山”，在容县西北境公路旁。

(5)秦窑，今作“寻杨”、“寻瑶”。鸡黍山，今作“鸡屎山”，皆在容县西北境，松山稍西。

【译文】

初六日　清早，向北渡江后进入南门，走出西门，在店铺中吃了饭，立即从外郭内向北行。途经演武场，有个大水塘蓄着非常多的水，有堤坝穿行在水塘中。从堤上往北走出古城门，这是古州城北城的遗址了。有块石碑说：“天顺年间郑果、嘉靖年间吴显宗两起盗贼作乱，都是因为把州改为县，城失去它的险要地位。所以崇祯初年在旧城基址恢复了城门作为外围的屏障”等等。我怀疑把州改为县，是

因为人口散去城市萎缩，不是改县后才失去险要的地位。出了容县县城的北门立即往西行。不久转向北，沿着大容山的东麓前行十里，有溪水自西北流来，向东流入绣江。于是接连渡到溪右，再渡到溪左，三次渡过溪流后就沿着溪水溯流往上游走，前行在夹谷间五里，是石头铺。从这里又涉过乱流的溪水，水势愈加缩小，山势愈加狭窄。向西折进山峡中前行，穿过山峡共走了五里，山势重又开阔起来，这是李村。随即越过一座桥，又渐渐步入幽深险阻之境，盘旋在山峡间，只见溪水流淌在壑谷底下，树枝蔓延在空中，藤蔓竹林深沉密蔽，抬头不见天日。行五里，登岭，又盘旋在岭上的峡谷中。又行五里，忽然间山回谷转，积水满池塘，环绕浸泡着山麓，开阔处像湖泊，狭窄处如山涧，都平静满溢不流动，左右回绕交错，上下荡漾，真是深山中的奇异之境呀。不久道路走向南山，水连接到东面的山坞，于是筑有堤坝隔在山坞中，以便走路的人通行。再向南走出峡谷，水于是向西流，这里是水源，大概是大容山往北下延的山脉盘绕相夹形成的水流。从这里起水流分为东西两条，夹在道路两边，顺着水流向西北出山。行二里是同山墟，山势于是十分开阔，原野中田地肥美，村落高低错落。转而向西行，仍然看见南面的大容山西峰巍然脱颖而出。行五里，有条大溪来自南面，一条小溪来自西面，两条溪流交汇后与东面流来的溪流互相并行向北流去。于是涉过南边来的溪水，溯西面流来的溪流前行，向北沿着山岭越过鸡黍山，有个村落在道路左边。越过溪流往北行，落日还有余晖，路上的人说，从此地起向北将进入深山峡谷中，没有居民，便停在了秦窑。秦窑这地方，是鸡黍山北面山坞中一座高悬的小土山。左右两侧都有峡谷，通着狭窄的小径，两三家人在土山上居住，小径在山前分岔，溪流在山下合流。主人正在剖竹子为建房做准备，选取粗大的竹子捶扁裂开，竹片大一尺左右，而长度有整节竹节长，用来覆盖屋顶兼做椽子和瓦片用。迎接客人有山村人家的风味，不像其他地方躲避客人如逃避猛虎一样了。

初七日　晨餐毕，从秦窑北行。透峡二里，山复环而成坞，有聚落焉，是为卢绿塘(1)。从此循壑西北行，山谷愈幽，径路愈塞，山俱

丛茅荒棘，求如水源一带高树深林，无复可得。况草茅高者没顶，不辨其上之或东或西；短者翳胸，不见其下之为平为坎。如是者三里，过大虫塘(2)。又二里逾长岭顶，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峰之外。于是西北从岭头下二里，又从坑中下一里，为石潭村(3)。村北逾小桥，从东岐行五里，山坞大开，有江自南而东北注，是为西罗江(4)，乃发源大容西北，至此始胜舟，而东至头家寨入绣江者(5)。其流颇大，绝流而渡，没股焉。北岸为平地墟，有舟下达绣江。由其埠西上岭，二里，入一坞，为板洞，聚落亦盛。由洞后西上岭，平行岭半二里，转而北，复平行岭半二里，乃下。旋东北上跻，遂逾岭头，南望大容东西诸峰无不毕献，惟北瞻白石，为北峰所掩。复平行岭上，一里而下岭北，其水犹东行。度峡西，稍逾一坳，水始分东西焉：东水俱入西罗江，属梧；西水俱入大水河(6)，属浔，是为分界。一里出坞，为上周冲，山始开。五里抵罗秀(7)，山乃大开。饭于肆。由罗秀北行三里，为卢塘(8)。四山开绕，千室鳞次，倚山为塘，堤分陂叠，亦山居之再盛者也。罗秀、卢塘之中，道旁有空树一圆，出地尺五，围大五尺，中贮水一泓，水面上不盈树围者五六寸，下浮出地面者几及尺焉。深碧澄莹，以杖底之，深不可测，而珠泡亹亹上溢(9)。空树虽高于地，若树中之水，止可与地相平，乃地之左右俱有溪流就下，而水贮树中者较地独高，不溢不减，此孰为之斟酌其间耶？树若井栏，或人之剜空而植之地中者。但水之浮地为可异耳。卢塘北五里，过卢忘村(10)，登一岭夹。下而复上，又二里，循山半行，始望白石双尖如觌面。其岭东西两界夹持，而北下成深坑，布禾满底坑。一里，辄有过脊横断两崖间，凡渡三脊，约循崖上者共六里焉。俯瞰坑中，或旁通，或中岐，所谓“十二岔塘”者是矣。渡脊后，遂西北逾岭，一里稍下，复东度一脊，乃北向大路，直望白石山麓。北下一里，又随夹西转一里，下至坑底，即逾小岭。一里西下，则大水河从南北注。随之北下，又一里，水转东折，又有一小水北自白石来，合并东向。乃既渡其大，复渡其小，上东北涯，已暮色逼人，投宿于岭上之陈村。大水河者，自同冲、罗秀北流过此，下流至武林入浔江(11)。

【注释】

(1)卢绿塘：今作“黎曲塘”，在容县西北境，松山稍西。

(2)大虫塘：今作“大虫冲”，在容县西北。

(3)石潭村：今作“石头”、“寺塘”，在容县西北隅。

(4)西罗江：又作“思罗江”，今称四六河。一说为丝罗江，沿江遍植桑树，盛产丝罗。

(5)头家寨：今作“道家”，在藤县西南隅，四六河在道家汇入北流江。

(6)大水河：今称“白沙河”，在平南县境，从南往北流入浔江。

(7)罗秀：今名同，在桂平市东南隅。

(8)卢塘：今作“露棠”，在桂平市东南隅罗秀稍北。

(9)亹(wěi)亹：行进的样子。

(10)卢忘村：今作“路房”，在桂平市东南隅。

(11)武林：今名同，在平南县东境，浔江南岸，白沙河汇入浔江处。

【译文】

初七日　吃过早餐，从秦窑往北行。穿越山峡二里，山又环绕成山坞，有个聚落在山坞中，这里是卢绿塘。从这里沿着壑谷往西北行，山谷中越来越幽深，道路越来越闭塞，山上全是丛聚的茅草和荒芜的荆棘，要找水源一带的高树深林，不再可能找到。何况茅草高的没过头顶，辨不清头上是东还是西；短一些的遮到胸口，看不见脚下是平坦还是坎坷。这样的路走了三里，路过大虫塘。又行二里越过长岭顶，这才望见北面的白石山在重重山峰之外。在这里向西北从岭头下行二里，又从坑谷中下走一里，是石潭村。从村子北边越过小桥，沿着向东去的岔道前行五里，山坞十分开阔，有条江水自南往东北流淌，这是西罗江，是发源于大容山西北麓，流到此地才能承载船只，而后往东流到头家寨汇入绣江的江流。江流相当大，横截江流而渡，江水没过大腿。北岸是平地墟，有船下行到绣江。由江边码头向西上岭，行二里，进入一个山坞，是板洞，村落也很兴盛。有板洞后面向

西上岭，平缓地在山岭半中腰前行二里，转向北，又平缓地在山岭半中腰前行二里，于是下山。随即往东北上登，终于越过岭头，远望南面大容山东西两面的群峰无不全部呈现出来，唯独向北远望白石山，被北面的山峰遮住了。又平缓前行在岭上，一里后下到岭北，这里的水流仍然是向东流淌。过到峡谷西面，慢慢穿越一个山坳，水流这才分向东西两面：东面的水流全部流入西罗江，属于梧州府；西面的水流全部流入大水河，属于浔州府，这里是分界处。行一里后走出山坞，是上周冲，山势开始开阔起来。行五里抵达罗秀，山势这才变得十分开阔。在饭店中吃饭。由罗秀往北行三里，是卢塘。四面群山开阔缭绕，千家万户鳞次栉比，靠山修筑了水塘，堤坝分布，池塘层层叠叠，也是山间村居中的又一处兴盛的地方了。罗秀、卢塘的中间，道路旁边有一棵圆圆的空心树干，高出地面一尺五，树干大五尺，树洞中贮满一汪清水，水面上边距离树洞口不到五六寸，下面浮出地面的距离几乎高达一尺。水深澄碧晶莹，用拐杖探测洞底，深不可测，而珍珠般的水泡汩汩地向上溢出来。空心树干虽然高于地面，但如果树干中有水，只可能与地面一样平，这是因为此地的左右两边都有溪流往下流，然而水积贮树干中的水面唯独比地面高，不溢出也不减少，这是谁在舀水灌进树干中的呢？树干像个井栏，或许是人为挖空后植入地下的。但是水浮出地面可算是很奇异的事了。从炉塘向北五里，路过卢忘村，登上一条岭上的夹谷。下岭后又上山，又行二里，沿着山的半中腰前行，这才看见白石山的一对山尖好像脸对脸的样子。这座岭被东西两列山夹持着，而北面的下方形成深坑，坑谷底部布满稻禾。行一里，总有延伸而过的山脊横向阻断在两面的山崖间，一共越过三条山脊，大约沿着山崖上走的路共有六里。俯瞰坑谷中，有的通到别的地方，有的从中间岔开，所谓的“十二岔塘”的地方就是这里了。越过山脊后，便向西北越岭，行一里稍稍下走，又向东越过一条山脊，于是向北走上大路，一直望着白石山山麓走去。往北下行一里，又顺着夹谷向西转一里，下到坑谷底下，立即越过一座小岭。向西下走一里，就见大水河从南往北流淌。顺着大水河往北下行，又行一里，河水转向东折去，又有一条小河自北面的白石山流来，合流后向东流去。于

是渡过那条大河后，又渡过那条小河，登上东北岸，已经是暮色逼人，在岭上的陈村投宿。大水河，源自同冲、罗秀，向北流过此地，下流到武林汇入浔江。

初八日　自大水河登后山入浔，路当从山左循小水北行，余误从山右大水北去。一里，大水折而东，余乃西逾岭。三里出罗捷(1)，或作“插”，有村落在山半。仍与北来小水遇，溯之行，始得大道。又二里，复逾水上岭，从岭上行二里，西瞻独秀而行。下山二里，为陈冲(2)，已出独秀东北，复见白石矣。自陈冲循坞中小水东北行，至是又以潘观山为西瞻矣。潘观山与东界山排闼而北。十里，复西北陟冈，盘西界中垂之嘴，于是复循冈陇行。共十里，逾一岭而下，是为油麻墟(3)。时值墟期，饭而后行。十里，连渡二桥，桥北为周村，水北绕而去，路陟西岭。五里，过上合村。又谓之麻合，居民二三家在岭内。又十里，抵陈坊(4)。陈坊之南，自周村来，山不甚高，水不成溪，然犹冈岭间叠，陂陀盘绕；陈坊之北，则平野旷然，西山在望，聚落成市，始不作空山寂寞观矣。

【注释】

(1)罗捷：今作“罗集”，在桂平市东隅。

(2)陈冲：今分中陈冲、上陈冲，在桂平市东隅，油麻稍南。

(3)油麻墟：今作“油麻”，在桂平市东境。

(4)陈坊：今作“寻旺”、“覃旺”，在桂平市稍东。

【译文】

初八日　从大水河登上后山进入浔州府境内，道路应当从山的左边沿着小河往北行，我错误地从山的右边沿着大河向北走去。行一里，大水河折向东去，我于是向西越岭。走三里出到罗捷，或者叫“插”，有个村落在山腰上。仍然与北面流来的小河相遇，逆流前行，才遇上大道。又行二里，又渡过河水登上岭上，从岭上前行二里，远看着

西面的独秀峰前行。下山二里，是陈冲，已经到了独秀峰的东北麓，又一次见到白石山了。自陈冲沿着山坞中的小河往东北行，走到这里又把潘观山作为西面远望的对象了。潘观山与东面一列山像门扇一样排列着往北延伸。行十里，又向西北上登山冈，绕过西面一列山从中下垂的山嘴，于是又沿着山冈土陇前行。共行十里，越过一座岭后下走，这里是油麻墟。此时正遇上赶集日，吃饭后才上路。行十里，一连走过两座桥，桥北是周村，河水向北绕着流去，道路上登西面的山岭。行五里，经过上合村。又把它称为麻合，有两三家居民在山中。又行十里，抵达陈坊。陈坊的南面，自从周村以来，山不十分高，水不成溪流，然而仍然是冈峦山岭重叠相间，山坡回绕；陈坊的北面，则是平坦空旷的原野，西山在望，聚落形成街市，这才不再呈现出空旷山野寂寞荒凉的景观了。

初九日　自陈坊墟西行荒野之中，中洼如岩，岩中突石，盘错蹲踞，但下无深坠之隙，中无渊涵之水，与前所过石桥村南洼陂突石无以异也。西行十里，直逼思灵山下，则郁江自西南环城东北，而隔江山光雉堞，恍然在望矣。渡江，抵城东南隅，往南门，至驿前。返浔郡寓中，则二病者比前少有起色。询横州渡舡，以明晨早发，遂携囊下舟以俟焉。

【译文】

初九日　从陈坊的集市上向西行走在荒野之中，中央下洼好像岩洞，洞中有突立的岩石，盘结交错地蹲坐着，但下边没有深陷的裂隙，其中没有深涵的积水，与我前边走过的石桥村南面洼地池塘中突立的岩石没有不同之处。往西行十里，一直逼近思灵山下，就见郁江从西南方环绕着府城流向东北方，而隔着江流的山光城池，恍惚在望了。渡过郁江，抵达府城的东南隅，前往南门，来到驿站前，返回浔州府的寓所中，只见两个病人比以前稍有起色。打听到去横州的渡船，因为明天一大早要出发，便带上行李下船等待。

是行也，为日十有六，所历四县、桂平、陆川、北流、容。一州郁林。之境，得名岩四，而三为洞天(1)：白石名秀乐长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名玉阙宝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峤名大上宝玄第二十洞天。惟水月洞不在洞天之列，而实容山之正脉。盖余所历，俱四面环容山之麓。盖大脊西南自钦州、灵山(2)，东北经兴业，由平山墟度脉而东，即高峙为大容(3)。其北出之支，发为白石，而山脉尽焉；其南出之支，经北流县东分为勾漏，而山脉亦尽；南行正脉，自鬼门关又南为水月洞，又南经高州、西宁之境(4)，散为粤东南界之脉，而北转者始自罗偭而北，结为都峤。是白石、勾漏、水月皆容山嫡冢，而都峤则云礽之后矣(5)。世谓容州三洞天俱潜穴相通，非也。白石之通于勾漏者，直指其山脉联属，而何必窍穴之相彻(6)；都峤之通于勾漏者，第泥其地界之接轸(7)，而岂知脉络之已分。故余于都峤而知迹之易混，于水月而知近之易遗也。

【注释】

(1)洞天：道教称神仙所居的地方为洞天，意即洞中别有天地。

(2)灵山：明为县，隶广东廉州府钦州，即今广西灵山县。

(3)大容：今名同，在容县、桂平、玉林、北流数县间，最高峰海拔1275米。

(4)西宁：明为县，隶广东罗定州，治今广东郁南县建城。

(5)礽(réng)：即扔孙。古称从本身下数第八世孙为礽孙(包括本身)；亦通称孙为“礽孙”。

(6)彻：贯通。

(7)轸(zhěn)：通“畛”。界限。

【译文】

这次出行，为时十六天，经历过四个县、桂平县、陆川县、北流县、容县。一个州郁林州。的境内，找到四个著名的岩洞，而其中三个是道教所称的洞天：白石山名为秀乐长真第二十一洞天，勾漏山名为玉阙

宝圭第二十二洞天，都峤山名为大上宝玄第二十洞天。只有水月洞不在洞天之列，但实际上是大容山的主脉。大体上我所经历的地方，四面都是环绕着大容山的山麓。大致说来，山脉主脉的山脊起自西南方的钦州、灵山县，往东北经过兴业县，由平山墟山脉向东延伸，就高耸成为大容山。主脉向北分出的支脉，突起成为白石山，而山脉在此到了尽头；主脉往南分出的支脉，延经北流县向东分为勾漏山，而山脉也到了尽头；往南延伸的主脉，自鬼门关又往南成为水月洞，又往南延经高州府、西宁县境内，散开成为广东南部的山脉，而向北转去的山脉从罗偭开始往北延伸，盘结为都峤山。这样，白石山、勾漏山、水月洞都是大容山的正宗嫡系，而都峤山则可以说要排在子孙辈以后了。世人认为大容山各州县的三个洞天都有暗洞相通，不是这样的。说白石山通到勾漏山，只是指它们的山脉相连，而何必要洞穴相通；说都峤山通到勾漏山，仅只是拘泥于它们的地界互相接壤，却哪里知道它们的地理脉络已经分开。所以我在都峤山便知道表面的迹象容易混淆，在水月洞便知道近似的东西容易遗漏了。

鬼门关在北流西十里，当横林之北，望之石峰排列，东与勾漏并矣。北流而县中峙，乃东者名仙区，西者称鬼域，何耶？余初是横林北望，心异山境，及抵北流而后知其为“鬼门”，悔不能行其中，一破仙、鬼之关也。

【译文】

鬼门关在北流县城西面十里处，位于横林的北面，远望它，石峰排列，与东面的勾漏山并立。北流县城屹立在中间，可东面的山起了仙境的名字，西面的山却用鬼域的名字来称呼，为什么呢？我最初是在横林向北远望，心里感到山景很奇特，等到达北流县城后才知道它是“鬼门”，后悔没能在山中行走，一举攻破这神仙、鬼蜮之关。

初十日　未明发舟，晓霞映江，从篷底窥之，如行紫丝步帐中，彩色缤纷，又是江行一异景也。随西山南向溯流十里，外转而东北

行，迂曲者又十里，始转而南又十里，望白石山亭峙东南，甚近。于是转而西北，是为大湾。又西十里过牛栏村(1)。转而南，复转而西，又十五里而暮。又乘月行五里，宿于镇门。是夕月明如昼，共行六十里。

【注释】

(1)牛栏村：今作“流兰”，在桂平市中部，郁江北岸。

【译文】

初十日　天未明开船，拂晓的朝霞映照在江水中，从船篷底下窥视江水，如同前行在紫色丝绸制成的帷帐中，彩色缤纷，这又是江中行船一种奇异景象了。顺着西山向南逆流前行十里，向外转向东北行，迂回曲折地又行十里，这才转向南又行十里，远望白石山亭亭玉立在东南方，非常近。于是转向西北，这里是大湾。又向西十里经过牛栏村。转向南，再转向西，又行船十五里后天黑下来。又乘着月色前行五里，住在镇门。这天夜里月光明亮如同白昼，共行船六十里。

十一日　未曙而行。二十里，白沙(1)，又五里登涯。由小路北行，一里得大路，稍折而东，渡雷冲桥。从桥东小岐北望石峰而行，涉一溪，行苍莽中。四里抵小石峰下，复透一峰峡，又三里抵罗丛岩，岩门南向。邦人黎霄鸾，乡贡进士，有记曰：“东南望白石洞天，西北接狮子、凤巢之秀，艮案峙其前，太平拥其后。”既至，日犹未午，一面索炬同道者游(2)，一面令具餐焉。盖兹岩前有东西两门，内有东西两洞。西洞之内，倏夹倏开，倏穹而高盘，倏垂而下覆，顶平若幕，裂隙成纹；至石形之异，有叠莲盘空，挺笋森立者，亦随处点缀，不颛以乳柱见奇也。西洞既穷，道者复携炬游东洞。计里许，北过一隘，西转有峡，北透天光。其内夹而不宽，高而无岐，石纹水涌，流石形如劈翅，而莲柱乳笋，亦复不汎(3)。时数炬更尽，不复能由内洞返。北跻后洞出，穴北向，仅中匍匐出洞。已下北麓，循麓东行，过东北隅，道者指其上列窦曰：“此东洞后穴也。”予即欲从之入。道者曰：“无

炬。须仍由前洞携炬出。”从之，环其东麓。麓东一峰圆峙，高逾此山，窍穴离披。道者谓都无深入窦。然其北有石一枝离立起，不由此不得睹也。复入东前洞，缚炬内游。乳石奇变，与西内洞等，而深止得半，不若西屡转愈扩也。东崖上穴骈迸，亟跻上，则有门三穴，联翩北向，而下无阶级(4)。道者谓：“从其内西向跻暗夹中，有道可出，然愈上愈隘，不若仍出前洞也。”游毕，下洞底，循故道出。

【注释】

(1)白沙：今名同，在桂平市西南境，郁江西岸。

(2)道者：本日记乾隆本、“四库”本皆作“导者”，据季抄本改。

(3)汎(fàn)：一般。

(4)阶级：台阶。

【译文】

十一日　天上还未露出曙光便行船。行二十里，到白沙，又行五里登上岸。由小路往北行，行一里后遇见大道，稍折向东，越过雷冲桥。从桥东边岔开的小径望着北面的石峰前行，涉过一条溪流，行走在苍茫的原野中。行四里后抵达小石峰下，再穿越一条石峰下的峡谷，又行三里抵达罗丛岩，岩洞口面向南。本朝人黎霄鸾，是乡贡进士，有碑记说：“东南方远望着白石山的洞天，西北方连接着狮子山、凤巢山的秀色，艮案山耸峙在洞前，太平山拥围在洞后。”来到之后，天色还没到中午，一面找火把同道士去游洞，一面命令准备午饭。这个岩洞前边有东西两个洞口，洞内有东西两个洞。西洞之内，忽而狭窄忽而开阔，忽而高高地盘旋着穹隆而起，忽而低低地垂下来覆盖着，洞顶平滑得好像帷幕，裂隙形成花纹；至于岩石的奇异形状，有重叠的莲花盘结在空中，挺拔的石笋森然矗立着，也是随处点缀着，不是专门以钟乳石柱见奇。西洞游完后，道士又带上火把去游东洞。估计一里左右，向北经过一个隘口，转向西有条峡谷，北面照进天上的亮光来。洞内狭窄不宽，很高却没有岔洞，石纹像水波一样涌动，流水样岩石的形状如张开的翅

膀，而莲花状的石柱和钟乳石笋，也又是不一般。此时几个火把都换着烧完了，不再能经由洞内返回去，向北登上后洞出去，洞穴面向北，仅能从中间趴伏着出洞来。不久下到北麓，沿着山麓往东行，路过东北隅，道士指着山上裂开的洞穴说："这是东洞的后洞。"我想马上从这个洞口进去。道士说："没有火把。必须仍然经由前洞带着火把出来。"我听从他的话，绕到山的东麓。山麓东面有一座山峰圆圆地矗立着，高处超过这座山，石窍洞穴杂乱众多。道士说都没有能深入进去的洞穴。然而这里的北面有一座石峰并立而起，不经由此地是不能见到的。再次进入东面的前洞，绑好火把游览洞内。钟乳石奇异变幻，与西洞内相同，然而深处只有西洞的一半，不像西洞那样转过多次后就越来越宽敞。东面的石崖上有洞穴并排迸裂开，急忙登上去，就见有三个洞口，连在一起面向北方，但下方没有台阶。道士说："从洞内向西上登到黑暗的夹道中，有路可以出去，但是越上去越窄，不如仍然从前洞出去了。"游完，下到洞底，顺着原路出来。

饭于道者，复束炬为水洞、龙洞游。水洞在山西南隅，其门南向，中宽数亩，潭水四际，潴而不流，其深不测，而渊碧如黛；其外浅处，紫碧浮映，想为日光所烁也。洞左右俱有重崖回环潭上，可循行以入。及抵潭际，则崖插底而路旁绝，上无岐穴，不识水洞何所止。出洞，循西麓北转而东，又得龙洞。洞在山西北隅，其门北向，中有水夹，其上片石东西交叠，成天生桥焉。五丈以内，又度一梁，箐火入，西穿石柱，夹渐大。南入约半里，路穷下黑，乃多燃火炬照耀之。亦有深潭一泓，潴水莫测，大更逾于水洞，投石沉沉，亦止而不流，洵神龙之渊宅也。已而熄炬消焰，南望隔潭，深处杳杳，光浮水面，道人神以为怪光使然。予谓穴影旁透。道人曰："昔村人结筏穷之，至其处，辄不得穴，安所得倒影？"予曰："此地深伏，虽去洞顶甚遥，然由门南出，计去水洞不远，或水洞之光，由水中深映，浮筏者但从上瞩，不及悟光从水出耳。若系灵怪，岂有自古不一息者哉？"乃复明炬出龙洞。

【译文】

在道士那里吃了饭，又捆好火把去游览水洞、龙洞。水洞在山的西南隅，洞口面向南，洞中有几亩地宽，潭水漫到四周，停积不流，水深不可测，渊深澄碧好像青黑色的颜料；潭水外边浅一点的地方，浮动映照着紫绿色，想来是被阳光照射所致。洞的左右都有重重石崖回绕在深潭上方，可以顺着走进去。来到水潭边时，有石崖插到水底而石崖旁边的路断了，上面没有岔洞，不知水洞在什么地方到头。出洞后，沿着西麓向北走，转向东，又找到龙洞。洞在山的西北隅，洞口面向北，洞中有积水的夹谷，夹谷上方石片由东西两头交叠在一起，形成天生桥。五丈以内，又越过一座桥，点亮火把进去，向西穿过石柱，夹谷渐渐变大。向南深入大约半里，路断了，下面漆黑，只得多点燃几束火把照射洞中。也是有一池深潭，积水深不可测，大处更是超过水洞，扔下一块石头，水声沉闷，也是停积不流，确实是神龙居住的渊薮啊。不久火把的光焰熄灭了，隔着潭水向南望去，深处杳渺无际，有光影浮动在水面上，道士神秘地认为是神怪发出的亮光使它这样的。我认为是旁洞的光影折射进来形成的。道士说："从前村子里的人编了木筏去穷根究底，到了那个地方，总是找不到洞穴，哪里能有倒射的光影？"我说："这个地方深深地潜伏着，虽然距离洞顶非常遥远，不过由洞口向南出去，估计离水洞不远，或许是水洞中的光线，从水中的深处映射过来，浮在木筏上的人只顾向上面看，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光线是从水下反射出来的罢了。如果确实是山灵水怪，哪有自古以来不休息一下的呢？"于是重新点燃火把出了龙洞。

别道人，即西逾石梁，西南望山坳行。皆土山漫衍，三里，辄不得路。乃漫向西南升陟垅坂，五里始得路。乃随向西南一里，度一石梁，又一里得村聚，是为厚禄(1)，有公馆焉。厚禄西南，乃往贵县大道；厚禄之北为安禄营，乃浔州所从来者。余从间道出厚禄后山，已过安禄而南，欲趋平碣尚三十里，中无人烟可以托宿。土人劝余返安禄宿铺中，时日才下舂，余不能违也。安禄营有营兵数十家，以宿客为业。

【注释】

(1)厚禄：今名同，又作“厚六”，在桂平市西隅。

【译文】

与道士辞别后，立即向西越过石桥，向西南望着山坳前行。全是绵延的土山，行三里，总是找不到路。于是漫无目的地往西南爬升在土陇山坡间，走五里后才找到路。于是顺着路向西南行一里，跨过一座石桥，又行一里走到一个村落，这里是厚禄，有公馆在村中。由厚禄向西南走，是前往贵县的大道；厚禄的北面是安禄营，是从浔州府城来的路。我从便道出到厚禄的后山，已经往南过了安禄营，想要赶到平碣去，还有三十里路，中途没有人烟可以投宿。当地人劝我返回安禄营住宿在店铺中，此时太阳才开始西斜，我不能违拗了。安禄营有几十家营兵，以招待旅客住宿作为职业。

罗丛岩西北有崇山横亘，东北自浔之西山，西南自贵之北山，二山两角高张，东西相距百四十里，中间峰峦横亘，翠环云绕，颇似大容。盖大容为郁江南条之山，界于绣、郁两江之间；而此山为郁江北条之山，界于黔、郁两江之间。其脉自东南曲靖东山至泗城州界，经思恩、宾州之境，而东尽于浔(1)。贵县之倚北山，犹郁林之于大容西岭；浔州之倚西山，犹容县之于大容东峰：皆东西突耸两角，而中则横亘焉。第大容东西八十里，较近，而中有北流县界其间；兹山较远，而别无县治，惟安禄营为中界。安禄东有土山，脉由大山东北分支南下。第大山自西南趋东北，土山自东北转西南，南抵浔、贵滨江诸山而止。其中夹成大坞，映带甚遥，平畴广溪，迤逦西南矣。

【注释】

(1)“其脉自东南”以下几句：霞客因误认南盘江的下游，所论此脉实不存在。曲靖东山至泗城州界间，其脉被南盘江隔断。

【译文】

罗丛岩西北有崇山峻岭横亘着，东北起自浔州府的西山，西南起自贵县的北山，两座山像两只角高高张开，东西相距一百四十里，中间横亘着峰峦，翠色环绕，云雾缭绕，很像大容山。大体上大容山是郁江南面条状的山脉，隔在绣江、郁江两条江流之间；而此山为郁江北面条状的山脉，隔在黔江和郁江两条江流之间。这条山脉起自东南方曲靖府的东山，延伸到泗城州境内，延经思恩府、宾州境内，而后往东延伸，在浔州府到了尽头。贵县县城背靠北山，就像郁林州州城背靠大容山的西岭一样；浔州府城背靠西山，就像容县县城背靠大容山的东峰一样：都是在东西两面突立高耸着两只角，而中间则横亘着山脉。只是大容山东西有八十里，较近一些，而且中间有北流县隔在其间；这座山较远，而且没有别的县城，只有安禄营隔在中间。安禄营东面有一列土山，山脉由大山在东北方分支向南下延。只是大山自西南向东北延伸，土山自东北转向西南，向南抵达浔州府、贵县滨江地带的群山便终止了。两列山中间夹成大山坞，互相衬托得十分遥远，平旷的田野中，宽广的溪流逶迤流向西南方了。

十二日　平明，自安禄西南行田塍间。四里，南越山冈，西下二里为飘村(1)，聚落不及厚禄三之一，而西望大山之下，则村落累累焉。又西南四里，过一小桥，于是皆沮洳之境，两旁茅草弥望，不复黍苗芃芃矣。又一里，过临征桥，乃南逾冈陇。又西南三里，有碑大书为“贵县东界”。又西南渐向冈陇，而草蓼一望如故(2)。又八里，直抵石山下，是为平碣营。先是，由飘村南望，右大山，左土岭，两界夹持，遥遥西南去，大山长后西突而起，土山短渐南杀焉。而两界之中，有石山点点，青若缀螺，至是而道出其间。平碣亦在冈阜上，有营兵数家，墟舍一环。就饭于卖浆者，恐前路无人烟也。平碣之东，石峰峭立，曰大岩山，有岩甚巨，中容数千人。其南又突小山，低而长，上有横架之石，若平桥高悬，其下透明。小山之西，平碣之南，为马鞍山，亦峭耸而起，此皆平碣之近山也。南望有骈若笔架、锐若卓锥者，在数里之外。望之而趋，三里，度石梁，为石弄桥。又南十余里，直抵南望诸峰之麓，有一第舍在路右突阜上，曰劈竹铺。眺路

左诸峰，分岐竞异，执途人而问之，始知即贵县之东山也。其西北大山尽处高峙而起者，即贵县之北山也。按《志》，贵县有东、西、南、北四山，而东山在县东二十里，为二何隐处，《一统志》曰：唐时有何特进、履光二人隐此。《风土记》谓特进乃官衔，分履、光为二人，曰何履、何光。《西事珥》载，开元中，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取安宁，立铜柱。按此，则履光乃一人，其一名特进，非衔也(3)。明秀挺拔。盖四山惟北为崇峦峻脊，而东、西、南三山俱石峰森立。东山亚于南而轶于西(4)。西北一峰如妇人搭帔簪花(5)，俗呼为新妇岩。中峰石顶分裂，如仙掌舒空，又如二人并立，今人即指为二何化名。然兹山耸拔自奇，何必摹形新妇，托迹化人也！其南支渐石化为土，峰化为冈，逶迤西南。循其右行，共九里，为黄岭(6)。其南面土冈尽处，始见村聚倚冈，室庐高列。其北隅平洼中，复立一小石峰，东望如屋脊横列，两端独耸；西眺则擎芝偃盖，怪状纷错。又西南一里，路右复突一石峰，高耸当关，如欲俯瞰行人者。从此东北，石峰遂尽，遥望南山数点，又青青前列矣。又二里，度一石梁，其水势石状与劈竹同。又五里，则路两旁皆巨塘潴水，漾山潆郭。又一里，过接龙桥。叠石塘中以通南北，乃堤而非桥也。于是居聚连络。又西一里，由贵县东门抵南门(7)，则大江在其下矣。静闻与顾仆所附舟，已先泊南门久。下午下舡，薄暮放舟，乘月西行，十五里而泊。

【注释】

(1)飘村：今作“标村”，在桂平市西隅，厚禄稍西南。

(2)蘽(lěi)：蔓生植物。

(3)“《一统志》曰”以下几句：明代诸书多本唐人记录，唐代有关何履光进兵南诏事甚详。《蛮书》卷七说：“天宝八载(749)，玄宗委特进何履光统领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伐蛮国。十载(751)，已收复安宁城并马援铜柱。”“何履光本是邕管贵州人，旧尝任交、容、广三州节度。天宝十五载(756)，方收蛮王所坐大和城之次，属安禄山造逆，奉玄宗诏旨，将兵赴西川，遂寝其收复。”《新唐书·南诏传》亦载：“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复立马援铜柱以还。”《南诏德化碑》载：“(赞普钟)三年(754)，汉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

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垅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载：“天宝十二载(753)九月辛亥，文单国王子率其属二十六人来朝，并授其属果毅都尉，赐金鱼袋。随何履光于云南征讨，事讫，听还蕃。”唐代贵州即今广西贵港市，是何履光的家乡。何履光官为广府节度，授衔特进，于749年从唐安南都护府进军南诏。安宁即今云南安宁市。马援未到过云南，马援立铜柱事不可遽信。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时在713—741年。

(4)轶(yì)：超过。

(5)帔(pèi)：披肩。

(6)黄岭：今作“旺岭”，在贵港市城区稍东北。

(7)贵县：隶浔州府，即今贵港市。

【译文】

十二日　天明时，自安禄营往西南前行在田野间。行四里，向南越过山冈，往西下行二里是飘村，村落大小不到厚禄的三分之一，然而向西望去的大山之下，却有村落层层叠叠的。又向西南行四里，走过一座小桥，从这里起全是泥沼之地，两旁是弥漫无边的茅草，不再有茂盛的禾苗了。又行一里，过了临征桥，于是向南翻越山冈土陇。又向西南三里，有块石碑用大字写着“贵县东界”。又往西南渐渐走向山冈土陇之间，而荒草藤葛一眼望去依然如故。又行八里，径直抵达石山下，这里是平碣营。这之前，从飘村向南望去，右边是大山，左边是土岭，两列山相夹对峙，远远地往西南延伸而去，大山绵长后面向西突起，土山短一些渐渐往南降低下去。而两列山的中间，有点点石山，山色青青，好像螺蛳壳一样点缀着，到了这里道路经过这些石山之间。平碣营也是在土冈之上，有几家营兵，一圈赶集用的房屋。到卖酒的人家吃了饭，是担心前面的路上没有人烟。平碣营的东面，石峰峭拔地矗立着，叫做大岩山，有个岩洞非常巨大，洞中可容纳几千人。大岩山南面又突起一座小山，低矮绵长，山上有块横架着的岩石，像一座平桥高悬着，岩石下面透出亮光来。小山的西面，平碣营的南面，是马鞍山，也是峭拔地高耸而起，这些都是平碣营附近的山

了。向南望去，有座并立好像笔架、尖得好像高高直立的锥子一样的山，在几里路之外。望着这座山赶过去，行三里，跨过石桥，是石弄桥。又向南十多里，直达远望在南面的群峰的山麓，有一座府第在道路右边前突的土阜上，叫劈竹铺。眺望道路左边的群峰，分出支峰争奇斗异，拉住路上的人打听，才知道这就是贵县的东山了。这里的西北方大山的尽头处高高耸峙而起的山，就是贵县的北山了。根据志书，贵县有东、西、南、北四座山，而东山在县城东面二十里处，是两个姓何的人隐居之处，《一统志》说：唐代有何特进、何履光二人在此地隐居。《风土记》认为“特进”是官衔，把“履”、“光”分为两个人，叫何履、何光。《西事珥》记载，开元年间，何履光率军平定南诏，夺取安宁，立有铜柱。根据这条记载，那么，何履光是一个人，其中另一个人的名字叫特进，不是官衔。明秀挺拔。大体上四座山只有北山是高峻的山峦和山脊，而东、西、南三座山都是森然矗立的石峰。东山低于南山却超过西山。西北方的一座山峰好像女人搭着披肩头上插着鲜花的样子，俗称为新妇岩。中峰的石峰顶分裂开来，好像仙人的手掌伸展在空中，又像两个人并肩而立，今天的人们就把它指认为是两个姓何的人变化成的，并用二何来起名。然而这座山高耸挺拔自成奇观，何必用新媳妇来比拟它的形态，假托是人变化成的呢！这座山的南面，山的支脉渐渐由石头变为泥土，山峰变成冈峦，逶迤向西南延伸。沿着山脉的右边前行，共九里，是黄岭。黄岭南面的土冈尽头处，才看见一个村落紧靠着山冈，房屋高高地排列着。村子北隅平坦的洼地中，又矗立着一座小石峰，向东望去好像横向排列的屋脊，两头独自耸起；向西眺望则如同高擎的灵芝和倒卧的伞盖，奇形怪状，纷繁交错。又向西南一里，道路右边又突起一座石峰，高高耸立，挡住关口，如同俯瞰着行人的样子。从此地往东北去，石峰终于到了头，遥望南山，只是几个点，又青青地排列在前方了。又行二里，跨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水势和岩石的形状与劈竹铺相同。又行五里，就见道路两旁都是巨大的水塘蓄着水，荡漾在山间潆绕着城郭。又行一里，走过接龙桥。水塘中堆砌着石块，以便南北通行，是堤而不是桥。从这里起聚居的居民接连不断。又向西一里，由贵县县城的东门走到南门，只见大江就在城下了。静闻与顾仆搭乘的

船，已经事先停泊在南门等了很久。下午下到船中，傍晚时开船，乘着月色往西行，行十五里后停泊下来。

十三日　未明而发。十里，西抵西山之南，转向南行。五里，转向东行，十里，是为宋村(1)。由贵县南至南山十里，由南山至宋村十里，而舟行屈曲，水路倍之。先，余拟一至贵县，即往宿南山，留顾仆待舟，令其俟明晨发。及余至，而舟且泊南门久矣。余别欲觅舟南渡，舟人云："舟且连夜发。"阻余毋往。余谓："舟行屈曲，当由南山间道相待于前，不知何地为便？"舟人复辞不知，盖恐迟速难期，先后有误耳。及发舟，不过十余里而泊。今过宋村，时犹上午，何不往宿南山，至此登舟也？至是，舟转西南，挂帆十里，转东南，仍纤十五里，复南挂帆行，五里，西转，是为瓦亭堡。其北涯有石突江若蹲虎，其南涯之内，有山横列焉。又十五里，则夹江两山并起，舟溯之入。又五里而暮，乘月行十里，泊于香江驿(2)。

【注释】

(1)宋村：今名"上宋"，在贵港市港南区西北隅，郁江东岸。

(2)香江驿：今仍作"香江"，在贵港市港南区西隅，郁江东岸。

【译文】

十三日　天没亮便出发。行十里，向西抵达西山的南麓，转向南前行。行五里，转向东行，行十里，这里是宋村。从贵县县城到南山有十里，从南山到宋村有十里，但乘船行走弯弯曲曲的，水路的路程是陆路的一倍。原先，我打算一到贵县，立刻前往南山住宿，留下顾仆等在船上，让他等到明天早上再出发。等我到贵县时，船却已经停泊在南门等了我很久了。我想另外找船南渡，船夫说："船将连夜出发。"阻拦我不要去找船。我说："坐船走曲曲折折的，我将由南山的便道走在前边等船，不知什么地方方便？"船夫又推辞说不知道，大概是担心快慢难以估计，先后到达的时间相错罢了。到开船后，不过

前行了十里便停泊下来。今天路过宋村时，时间还只是上午，为何不前往南山住宿，到此地再登船呢？到了这里，船转向西南行，挂上帆前行十里，转向东南，仍然用纤绳拉船前行十五里，再挂上帆向南行船，行五里，向西转，这里是瓦亭堡。江北岸有块岩石前突到江中，好像蹲着的猛虎，江南岸以内，有山横向排列着。又行船十五里，就见夹住江流两岸的山并排耸起，船逆流进入峡谷中。又前行五里天黑下来，乘着月色前行十里，停泊在香江驿。

十四日　五鼓挂帆行，晨过乌司堡，已一十里矣，是为横州界。东风甚利，午过龙山滩，又四十里矣。滩上即乌蛮滩，有马伏波庙。滩高溜急，石坝横截，其上甚艰。既上，舟人献神庙下，少泊后行。西北五里，为乌蛮驿。又南十里，则石山峥嵘立江右，为凤凰山。自过贵县西山，山俱变土，至是石峰复突而出。其双崖壁立、南嵌江中者，即凤凰岩也。又南二里为麻埠(1)，日已西昃。余欲留宿其处为凤凰游，而村氓皆不肯停客，徘徊久之而去。又西十里，其处有山高突江左，其上有洞曰道君岩，下有村曰谢村(2)。日色已暮，而其山去江尚远，亦不及停。又南五里，曰白沙堡，又乘月行五里而泊。是夜月明如昼。

【注释】

(1)麻埠：今名同，在横县东境，郁江南岸。

(2)谢村：今称“谢圩”，在横县东境，郁江北岸。

【译文】

十四日　五更时挂上帆前行，清晨经过乌司堡，已经行十里路了，这里是横州的辖境。东风十分顺利，中午经过龙山滩，又是四十里路了。龙山滩上面就是乌蛮滩，有座马伏波庙。滩高流急，有石坝横截江流，船上到上游非常艰难。上去之后，船夫在神庙下献祭，稍作停泊后便开船。向西北行五里，是乌蛮驿。又向南十里，就见有石

山山势峥嵘地矗立在江右，是凤凰山。自从过了贵县的西山，山全变为土山，来到这里石峰又突兀而出。那一双悬崖墙壁样矗立、南边嵌入江中的地方，就是凤凰岩了。又向南二里是麻埠，落日已经西斜。我想留宿在此处去游览凤凰岩，但村民都不肯留客，徘徊了很久才离开。又向西行船十里，此处有座山高高地突立在江左，山上有个洞叫做道君岩，山下有个村庄叫谢村。天色已晚，而那座山距离江边还很远，也来不及停船。又向南行五里，是白沙堡，又乘月色行船五里才停泊下来。这天夜里月光明亮得如同白昼。

乌蛮滩在横州东六十里，上有乌蛮山、马伏波庙。《志》谓："昔有乌蛮人居此，故名。"余按，乌浒蛮在贵县北，与此不相及。而庙前有碑，乃嘉靖二十九年知南宁郡王贞吉所立(1)。谓："乌蛮非可以渎前古名贤之祠，易名起敬滩。"大碑深刻，禁人旧称，而呼者如故。余遍观庙中碑甚多，皆近时诸宦其地者，即王文成《上滩诗》亦不在。而庙外露立一碑，为宋庆历丙戌知横州任粹所撰(2)，张居正所书。碑古字遒。碑言："粹初授官时，奉常二卿刘公以诗见送，有'乌岩积翠贯州图'之句。抵任即觅之，不得也。遍询之父老，知者曰：'今乌蛮山即乌岩山也，昔伪刘擅广(3)，以讳易其称，至今不改。'夫蛮乃一方丑夷，讳亦一时僭窃，遂令名贤千古庙貌，讹袭此名，亟宜改仍其旧。闻者皆曰：'诺。'遂为之修庙建碑，以正其讹。"其意与王南宁同。而王之易为起敬，不若仍其旧更妙。

【注释】

(1)嘉靖二十九年：即公元1550年。

(2)庆历丙戌：为庆历六年(1046)。庆历，北宋仁宗年号，时在1041—1048年，共八年。

(3)伪刘擅广：指五代十国时，刘隐在今广州所建立的南汉政权。范围为今两广地区。历五主，共67年，于971年为宋将潘美所灭。

【译文】

乌蛮滩在横州东面六十里处，河滩上面有乌蛮山、马伏波庙。志书上说："从前有乌蛮人居住在此地，所以用乌蛮来起名。"我考察，乌浒蛮在贵县北部，与此地不相干。然而庙前有块石碑，是嘉靖二十九年南宁府知府王贞吉立的碑。碑文说："乌蛮之名是不能用来亵渎古代名贤祠庙的，改名为起敬滩。"大碑深深地刻着这些话，禁止人们用原来的名字，但称呼的人依然如故。我看遍庙中，碑刻非常多，都是众多近代在此地为官的人立的碑，即便是王文成的《上滩诗》也不在其中。而庙外露天立着一块碑，是宋代庆历丙戌年横州知州任粹撰写、张居正书写的碑文。石碑形制古朴，字迹遒劲。碑文说："任粹最初被授予官职时，太常寺少卿刘公以诗相赠，有'乌岩积翠贯州图'的诗句。到任后就马上去找这个地方，找不到。向父老乡亲四处打听，知道的人说：'今天的乌蛮山就是乌岩山了，从前刘隐伪政权窃据两广时，因为避讳改了山名，至今没有改名。'乌蛮是一个地方丑恶的夷族，避讳也是一时之间伪政权窃位的事，竟然让名贤流传千古的庙宇，错误地沿袭这样的名字，应当赶快改名仍然用旧时的名字。听见这话的人都说：'对。'于是为此修庙立碑，用来纠正这个错误。"他说的意思与南宁王知府的相同。但王贞吉把它改为起敬滩，不如仍然沿用它的旧称更好。

十五日　五鼓挂帆，十五里，清江。有江自江左入大江。又二十里，抵横州南门(1)，犹上午也。横州城在大江东北岸，大江自西来，抵城而东南去，横城临其左。其濒江二门，虽南面瞰之，而实西南向也。近城有南、北两界山：北七里为古钵，在城西北隅；俗名娘娘山，以唐贞观中(2)，有妇陈氏买鱼将烹，忽白衣人谓曰："鱼不可食，急掷水中，上山顶避之。"陈如其言。回望所居，已陷为池矣。其池今名龙池，山顶庙曰圣婆庙。南十五里曰宝华，在城东南隅。宝华山有寿佛寺，乃建文君遁迹之地。二山皆土山逶迤，而宝华最高，所谓"秀出城南"是也。宋守徐安国诗。时州守为吾郡诸楚馀，名士翘。有寄书者，与郁林道顾东曙家书俱置箧中，过衡州时为盗劫去。故前在郁，今过横，俱得掉头而去。若造物者故借手此盗，以全余始终不见之义，非敢窃效殷洪乔也。

【注释】

(1)横州：明置横州，隶南宁府，即今横县。

(2)贞观：唐太宗年号，时在627—649年，共23年。

【译文】

十五日　五更天挂帆起航。行十五里，到清江。有条江水从江左汇入大江中。又行二十里，抵达横州州城南门，还只是上午。横州城在大江的东北岸上，大江自西面流来，流到城下便往东南流去，横州城濒临大江左岸。州城濒临江流的两座城门，虽在南面俯瞰着江流，可实际上是面向西南方。城附近有南、北两列山：城北七里处是古钵山，在州城的西北隅；俗名叫娘娘山，是因为唐代贞观年间，有个妇人陈氏买鱼回来即将烹煮，忽然间有个穿白衣的人对她说："这条鱼不能吃，赶快把它扔进水中，到山顶上去躲避洪水。"陈氏按照他的话做了。回头去望她居住的地方，已经陷成水池了。这个水池今天名叫龙池，山顶上的神庙叫圣婆庙。城南十五里处的山叫宝华山，在州城东南隅。宝华山上有座寿佛寺，是建文帝隐居的地方。两座山都是逶迤的土山，而宝华山最高，所谓的"秀出城南"就是指这座山了。宋代知府徐安国的诗句。这时的州官是我们常州府的人诸楚馀，名叫诸士翘。有寄给他的信，与郁林兵备道顾东曙的家信一同放在竹箱中，路过衡州府时被强盗抢去了。所以前几天在郁林州，今天路过横州，都只有掉头而去。好像是造物主借助这些强盗的手，以保全我始终不见当官的人的节义，不敢偷偷仿效殷洪乔。

是日为中秋节。余以行李及二病人入南宁舟。余入城，饭于市，乃循城傍江而东，二里，抵下渡。横州有三渡：极西者在州门外，为上渡；极东者在下流东转处北极庙前，为下渡；而中渡在其中。渡南岸，为宝华山道，遂登山坡而入。其道甚大，共二里，透入岭半，其内山环成峒。由峒东北行，有小径，二十里可抵凤凰山。已而复随峡南行，共五里，乃由右岐南复登岭。一里南下，又一里过蒙氏山庄，又一里，乃东向入山。又二里，过山下村居，予以为即宝华寺也。披丛入之，而后知寺

尚在山半。渡涧拾级，又半里，得寺。日才下午，而寺僧闭门，扣久之，乃得入。其寺西向，寺门颇整，题额曰“万山第一”。字甚古劲，初望之，余忆为建文君旧题，及趋视之，乃万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盖施怡建门而新其额，第书己名而并设建文之迹；后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迹也。余谓“宜表章之”。僧“唯唯”。寺中无他遗迹，惟一僧守户，而钟磬无声。问所谓山后瀑布，僧云：“坠自后岭，其高百丈。而峡为丛木所翳，行之无蹊，望之不见，惟从岭而上，可闻其声耳。”余乃令僧炊于寺，而独曳杖上岭，直造其顶。而风声瀑声，交吼不止，瀑终不见。岭南下五十里，即灵山县矣(1)。乃下返寺。寺后冈上，见积砖累累，还问之，僧曰：“此里人杨姓者，将建建文帝庙，故庀材以待耳(2)。”吁！施怡最新而掩其迹，此人追远而创其祠，里阈之间，知愚之相去何霄壤哉(3)！既而日落西陲，风吼不息，浮云开合无定。顷之而云痕忽破，皓魄当空。参一出所储酝醉客(4)，佐以黄蕉丹柚。空山寂静，玉宇无尘，一客一僧，漫然相对，洵可称群玉山头，无负我一筇秋色矣(5)。

【注释】

(1)灵山县：明置灵山县，属广东省廉州府，即今广西灵山县。

(2)庀(pǐ)：备具。

(3)知：通“智”。

(4)酝(yùn)：酒。

(5)筇(qióng)：本为竹名，可作杖。泛指手杖。

【译文】

这天是中秋节。我把行李和两个病人送入去南宁府的船上。我进城去，在街市上吃了饭，便沿着城墙紧靠江边往东行，行二里，抵达下渡。横州有三个渡口：最西边的在州城门外，是上渡；最东边的在下游向东转之处的北极庙前边，是下渡；而中渡在两个渡口的中间。渡到江的南岸，是去宝华山的路，于是登上山坡进山。这条道路十分宽大，共行二里，穿越进

山岭半中腰，那里面的山环绕成峒。由这个峒往东北行，有条小径，二十里路可以到达凤凰山。随即又顺着峡谷往南行，共五里，便由右边的岔道向南再次登岭。一里后往南下行，又走一里路过蒙氏山庄，又行一里，便向东进山。又行二里，路过山下的村庄，我以为这是宝华寺了。拨开草丛进村后，才知道寺庙还在半山腰上。渡过山涧沿着石阶上登，又是半里，走到寺前。时间才是下午，但寺中的僧人关着门，敲了很久的门，才得以进去。这座寺庙面向西，寺门相当整齐，匾额上题写着“万山第一”。字迹十分古朴遒劲，最初望见这块匾额，我回忆起是建文帝从前的题字，到赶过去仔细察看时，原来是万历末年本乡人施怡立的匾。大概是施怡修建寺门时把匾额换成新的，只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同时放上建文帝的手迹；后来向僧人询问此事，这才知道果然是建文帝的手迹。我说：“应该把这事宣扬表彰一下。”僧人说：“是是。”寺中没有其他遗迹，只有一个僧人守门，而且钟磬悄然无声。询问所谓山后的瀑布，僧人说：“瀑布从后面的岭上坠落下来，高达百丈。但峡谷被丛林遮住了，要去那里没有路，望又望不见，唯有从岭上上走，可以听到瀑布的水声而已。”我于是命令僧人在寺中做饭，而我独自拄着拐杖上岭，直达山顶。然而只听得见风声和瀑布声，交相不停地吼叫，始终看不见瀑布。从岭南下行五十里，就到灵山县了。于是下走返回寺中。寺后的山冈上，看见有累累堆积着的砖头，回来询问和尚，僧人说：“这是一个姓杨的本乡人，要修建建文帝庙，所以准备材料等待开工。”哎！施怡最后翻新寺庙却掩盖了建文帝的遗迹，此人追忆前人而创建他的祠庙，同一乡里之间，智愚之间的差别为什么会有天地之别呢！不久日落西山，狂风不停地怒吼，浮云开合不定。顷刻间，云层忽然破开，皓月当空。参一和尚拿出他储藏着的美酒来给客人痛饮，用黄色的香蕉和红色的柚子下酒。空旷的山间寂静无声，琼玉般的宇宙间洁净无尘，一个客人一个和尚，海阔天空地相对交谈，确实可以称得上群玉山头，没有辜负我的一根筇竹拐杖和这片秋色了。

十六日　早饭于宝华。下山行五里，出大路，又五里，出峒前

岭。望东北凤凰诸石峰在三十里外，令人神飞。而屡询路远，不及往返，南宁舟定于明日早发，遂下山。西五里抵州门，由上渡渡江入舟。

【译文】

十六日　在宝华寺吃早饭。下山行五里，走上大道，又行五里，出到峒前的岭上。远望东北方凤凰山等众多石峰在三十里开外，令人神魂飞舞。但屡次打听都说路很远，来不及往返，去南宁府的船定在明天一大早出发，只好下山来，向西五里抵达州城城门，由上渡渡江后进入船中。

十七日　平明发舟，雨色凄凄，风时顺时逆。舟西南行三十里，江口有小水自江南岸入江，名南江。舟转北行，又十里抵陈步江(1)，在江南岸，通小舟。内有陈步江寺，亦建文君所栖。钦州盐俱从此出(2)。泊于北岸。是日共行四十里。静闻以病后成痢，坚守夙戒，恐污秽江流，任其积垢遍体，遗臭满舱，不一浣濯，一舟交垢而不之顾。

【注释】

(1)陈步江：应即今江口，在横县西境。其水陈步江，即今沙坪河，从南往北流，在江口汇入郁江。

(2)钦州：明置钦州，属广东廉州府，即今广西钦州市。

【译文】

十七日　黎明开船，风雨凄凄，风时顺时逆。船向西南前行三十里，江口有条小河从江南岸汇入江中，名叫南江。船转向北行，又行十里抵达陈步江，在郁江南岸，通小船。江内有座陈步江寺，也是建文帝栖身的场所。钦州的盐全部是从这里运出去。船停泊在江北岸。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静闻因为久病后拖成痢疾，坚守平素的戒律，担心污物弄脏了江水，听任污物积垢弄得满身，排泄的臭东西积满船舱，不去冲洗一下，一条船上到处是污垢也不理会。

十八日　晨餐始发舟。初犹雨色霏霏，上午乃霁。舟至是多西北行，而风亦转逆。山至是皆土山缭绕，无复石峰嶙峋矣。盖自入郁江，惟凤凰山石崖骈立瞰江，余皆壤阜耳。二十里，飞龙堡(1)，又十里，东陇堡，又五里，泊于江之左岸。其处在火烟驿下流五里，土山之上有盘石，平亘若悬台，中天擎是向空，亦一奇也。是日行三十五里。

【注释】

(1)飞龙堡：今仍称“飞龙”，在横县西境、郁江南岸。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才开船。起初还是细雨霏霏，上午才晴开。船到了这里多半是往西北行，而风向也转为逆风。山到了这里全是缭绕的土山，不再有嶙峋的石峰了。大体上自从进入郁江后，只有凤凰山是并立的石崖俯瞰着江流，其余皆是土阜而已。行二十里，到飞龙堡，又行十里，到东陇堡，又行五里，停泊在郁江的左岸。此处在火烟驿下游五里处，土山之上有块圆盘状的岩石，平平地横亘着，好像高悬的平台，中天之上高举着这块岩石面向高空，也算是一处奇观了。这一天行船三十五里。

十九日　平明行。五里过火烟驿(1)，是为永淳县界。于是舟转北行，历十二矶焉。矶在江右涯，盘石斜叠，横突江畔。盖自横以来，山石色皆赭黯，形俱盘突，无复玲珑透削之状矣。共十五里，绿村(2)。舟转东北，又十里，三洲头。又五里，高村(3)，转而东南，乃挂帆焉。三里，复转东北，又五里，转而东。又二里，抵永淳之南门而泊(4)。是日行四十五里。

【注释】

(1)火烟驿：今仍作“火烟”，在横县西境，郁江南岸。按今地望，火烟在飞龙稍东，江至飞龙以后，不再往西，而折北行。

(2)绿村：今作“陆村”，在横县西隅，郁江东岸。

(3)高村：今名同。在横县西隅，郁江西岸，陆村稍北。

(4)永淳：明为县，隶南宁府横州，治今横县西隅、郁江西岸的峦城。

【译文】

十九日　黎明行船。行五里经过火烟驿，这里是永淳县的辖境。从这里船转向北行，经过十二矶。石矶在江流右侧的水边，盘结的岩石斜斜地堆叠着，横突向江畔。大体上自从横州以来，山石的颜色全是黯淡的赭红色，岩石都是盘结突立的形状，不再有玲珑剔透峭拔的形状了。共行十五里，到绿村。船转向东北行，又行十里，到三洲头。又行五里，到高村，转向东南行，于是挂上帆前行了。行三里，又转向东北，又行五里，转向东。又行二里，抵达永淳县城的南门便停泊下来。这一天行船四十五里。

永淳踞挂榜山而城。郁江自西北来，直抵山下，始东折而南，仍环南门西去。当城之西，只一脊过脉，脊北则来江，脊南则去江，相距甚近。脊之东北，石崖圆亘，峙为挂榜山，而城冒其上(1)，江流四面环之，旁无余地。

【注释】

(1)冒：覆盖。

【译文】

永淳县城高踞在挂榜山上建城。郁江自西北方流来，直达山下，这才由东折向南流，仍然环绕着南门向西流去。位于县城的西面，只有一条山脉延伸而过的山脊，山脊北面就是流过来的江流，山脊南面就是流去的江流，相距非常近。山脊的东北方，有圆圆的石崖横亘屹立着，是挂榜山，而县城覆盖在山头上，江流四面环绕着县城，四旁没有空余的地方。

二十日　舟泊而候人，上午始行。乃北绕永淳之东，旋西绕其北，几环城之四隅，始西北行。十五里，鹿颈堡(1)，已过午，始转而西，乃挂帆焉。于是两岸土山复出，江中有当流之石。五里，西南行。又十五里，伶俐水(2)，有埠在江北岸，舟人泊而市薪。风雨骤至，迨暮而止。复行五里而泊。是日行四十里。

【注释】

(1)鹿颈堡：今作“六景”，在横县西北隅，郁江北岸转折处。

(2)伶俐水：今仍作“伶俐”，在邕宁区东隅，郁江北岸。

【译文】

二十日　船停着等人，上午才出发。于是向北绕到永淳县城的东面，随即向西绕到县城的北面，几乎环绕过县城的四角，这才向西北行。行十五里，到鹿颈堡，已经过了中午，开始转向西，这才挂上帆前行。在这里两岸的土山再次出现，江中有迎着江流的岩石。行五里，往西南行。又行十五里，到伶俐水，有码头在江北岸，船夫停船去买柴。风雨骤然来临，到天黑才停止。又行船五里便停泊下来。这一天行船四十里。

二十一日　鸡再鸣即行，五里而曙。西南二十里，过大虫港，有港口在江北岸。转而南五里，又西五里，午过留人峒，有石耸立江右，宛若妇人招手留房者。石当山回水曲处，故曰峒。又北曲而西，五里，过蓑衣滩。又十里，转而北行，则八尺江自西来入。江发源自钦州，通舟可抵上思州。八尺之北，大江之西，巡司名八尺(1)，驿又名黄花(2)。宿于左峰。

【注释】

(1)八尺：明又称“八尺寨”，在今邕宁区北郊，八尺江北岸的新德。

(2)黄花：原作“黄范”。乾隆本、“四库”本作“黄花驿”，据改。下同。

【译文】

二十一日　鸡叫两遍立即出发，行五里后才现出曙光来。向西南行二十里，经过大虫港，有个港口在江北岸。转向南五里，又向西五里，中午经过留人峒，有座石崖耸立在江右，宛如女人招手留人住宿的模样。石崖正当山回水曲之处，所以称为峒。又由北弯向西行，行五里，经过蓑衣滩。又行十里，转向北行，就见八尺江自西面流来汇入江中。八尺江发源于钦州，船可以通到上思州。八尺江的北面，大江的西面，巡检司名叫八尺巡检司，驿站又叫黄花驿。住在左岸的山峰下。

二十二日　平明，由黄花北行五里，上乌涟滩(1)。江流至滩分一支西出八尺。舟上滩，始转而西，渐复西南。二十里，有土山兀出北岸，是为清秀山(2)，上有浮屠五级出青松间，乃南宁东南水口也。又西五里，为私盐渡。又西五里，上一滩，颇长，有石突江西岸小山之上，下有尖座，上戴一顶如帽，是为豹子石。舟至是转而北，又十里过白湾(3)，山开天阔，夹江多聚落，始不似遐荒矣。转而南三里，为坪南，江南岸村聚甚盛。又西三里，泊于亭子渡(4)。

【注释】

(1)涟(bàn)：烂泥。

(2)清秀山：今名同，在南宁城东南郊、邕江北岸，为风景名胜区。

(3)白湾：应即今白沙。邕江在此转一个大湾，绕流的范围称为白沙。

(4)亭子渡：今仍名“亭子”，在南宁城南郊，邕江南岸，邕江至此转而北。

【译文】

二十二日　黎明，由黄花驿向北行船五里，驶上乌涟滩。江水流到乌涟滩后分出一条支流向西流到八尺江。船驶上乌涟滩后，开始转向西行，渐渐又转向西南。行二十里，有座土山突兀地出现在北岸，

这是清秀山，山上有座五层高的佛塔在青松间露出来，这里是南宁府东南方的水口。又向西五里，是私盐渡。又向西五里，驶上一处浅滩，相当长，有块岩石突立在江流西岸的小山之上，下边有个尖尖的底座，上面戴着一个顶盖好像帽子，这是豹子石。船到了这里转向北行，又行十里经过白湾，山势开阔，天空广阔，夹着江流有很多聚落，这才不像边远荒野的样子了。转向南三里，是坪南，江南岸的村庄集市十分繁荣。又向西三里，停泊在亭子渡。

二十三日　昧爽行，五里，抵南宁之西南城下(1)。

（自此至九月初八日纪俱缺。霞客自标简端云："在杂剡包根内。"遍搜遗帙，并无杂剡。计其时俱在南宁，嗟嗟！南宁一郡之名胜，霞客匝月之游踪，悉随断简销沉。缮写至此，安得起九原而问之！梦良记(2)。）

【注释】

(1)南宁：明置南宁府，治宣化县，即今南宁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

(2)梦良记：自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徐霞客皆在南宁，但游记缺佚，仅存九月初九日的游记。季会明有校记。

【译文】

二十三日　黎明行船，行五里，到达南宁府城的西南城墙下。

（从此处到九月初八日的游记全部缺失。徐霞客自己在这一页的顶端标注说："在杂文函的封底之内。"搜遍他的遗著，并没有杂文。估计这段时间全是在南宁府，可惜呀！南宁一府的名胜，徐霞客近一个月游览的踪迹，全部随着断简残篇消逝了。抄写到此处，怎样才能把他从九泉之下唤起来问问他！季梦良记。）

九月初九日　西过镇北桥关帝庙，西行三里，抵横塘，东望望仙坡东西相距。于是西折行五里，望罗秀已在东北，路渐微。稍前始得一溪，溪水小于武江，而急流过之。渡溪始北行，二里，西去为申墟道(1)，北去为罗赖村(2)，已直逼西山东麓矣。返转东北，又二里，过

赤土村之西(3)，有小水自西而东潆山麓，绕赤土下中墟。越涧登山，越小山一重，内成田峒。又越峒过小桥而上，其路复大。路左有寺，殿阁两重甚整，望之无人，遂贾余勇先直北跻岭。岭西有涧，重山自西高峰来，即马退山夹而成者。一里，登越山坳。盖大山西北自思恩来，东西环绕如城，迤逦自西南走东北，而西南最高者为马退。又东，骈峰杂突，皆无与为并。而罗秀在其东，联络若一山，而峰岫错落，路亦因之。路抵中峰，忽分为二：左向西北者，为武缘道(4)；右走直北者，为下山间道。二道界一峰于中，则罗秀绝顶也。时余未识二道所从，坐松阴待行人，过下午而无一至者。以右道幽地，从之北出坳，而见其下岭，乃谋返辕。念峰顶不可不一登，即从其处南向上。其顶西接马退，东由黄花北走宾州。盖其脉自曲靖东山而来，经永宁、泗城、思恩至此，东至于宾，乃南峙为贵县北山，又东峙为浔州西山，而始尽焉。南宁之脉，自罗秀东分支南下，冈陀蜿蜒数里，结为望仙坡，郡城倚之。又东分支南下，结为青山，为一郡水口。青山与马退东西对峙，后环为大围，中得平壤，相距三十里，边境开洋，曾无此空阔者。从顶四望，惟北面重峰丛突，万瓣并簇，直连武缘，然皆土山杂沓，无一石峰界其间，故青山豹子遂为此巨擘。从顶西下武缘道，坳间北望，寥寂皆无可停宿处。乃还从岐约一里下，从路旁入罗秀寺，空无人，为之登眺徘徊。又一里，下至前田峒，由其左循大道，共二里，抵赤土村，宿于陆氏。

(是纪一则，于乱帙中偶得之，胡涂之甚，不知其纪何日。观《独登罗秀诗》，知为重阳日记。录之以志此日之游踪，不与前后俱没。若云登高作赋，不负芳辰，则霞客无日非重九矣。梦良又记(5)。)

(以下九月初十日至二十一日游南宁日记缺。)

【注释】

(1)申墟：今作“心圩”。

(2)罗赖村：今作“那赖”。

(3)赤土村：今作“赤里”。与申墟、罗赖村皆在南宁城北郊，赤土在北，心圩偏西，略成三角形。

(4)武缘：明为县，隶思恩府，为今武鸣县。

(5)“是纪一则”以下几句：这是季会明的整理说明，说明此篇为徐霞客重九登南宁北郊罗秀山的游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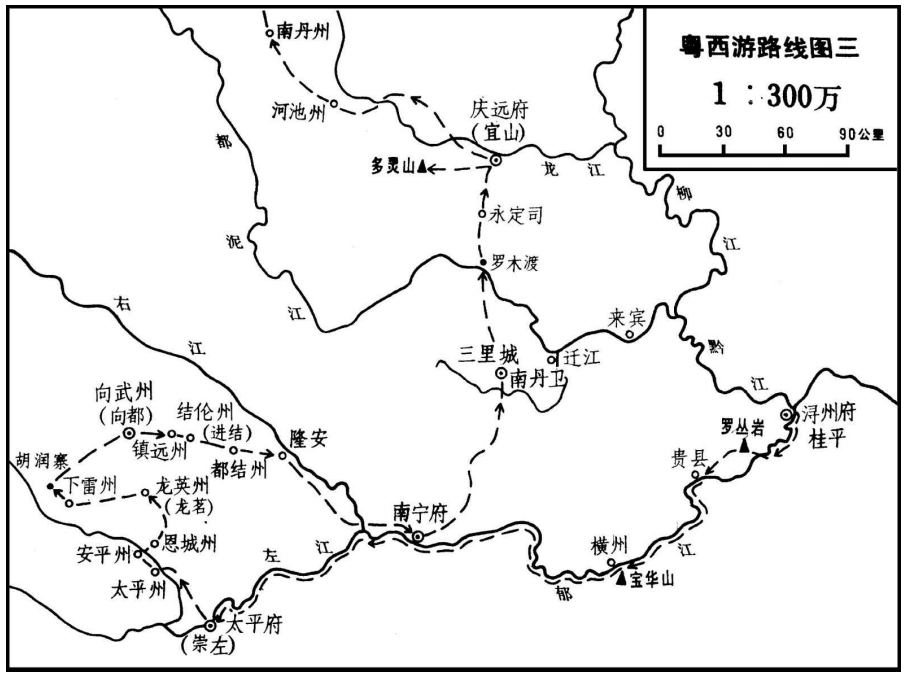
【译文】

九月初九日　向西过了镇北桥旁的关帝庙，往西行三里，抵达横塘。向东望去，望仙坡东西相隔。于是折向西前行五里，远望罗秀山已经在东北方，路逐渐变小。稍向前走才遇到一条溪流，溪水比武江小，可水流的湍急程度超过武江。渡过溪流后开始往北行，行二里，向西去是到申墟的路，往北去是罗赖村，已经径直逼近西山的东麓了。反身转向东北，又走二里，路过赤土村的西面，有条小溪自西向东潆绕着山麓，绕过赤土村下流到中墟。越过山涧登山，越过一重小山，山内形成田峒。又越过田峒跨过小桥往上走，这条路又变大了。道路左边有座寺院，两重殿宇楼阁十分整齐，望过去寺中无人，于是鼓足剩余的勇气先一直向北登岭。岭西有条山涧，重重山峰自西面的高峰延伸而来，这就是马退山相夹形成的地方了。行一里，登山越过山坳。大体上大山自西北面的思恩府延伸而来，东西两列环绕好像城墙，自西南逶迤走向东北，而西南方的最高峰是马退山。又向东走，并立的山峰杂乱地突起，都没有能与马退山相比的。而罗秀山在马退山的东面，连在一起好像是一座山，而峰峦错落，道路也沿着这些峰峦走。道路抵达中峰下，忽然分为两条路：左边通向西北方的，是去武缘县的路；右边走向正北方的，是下山的便道。两条道路中间隔着一座山峰，原来这是罗秀山的绝顶了。这时我不知道这两条路通往何处，坐在松树树荫下等过路的人，过了下午都没有一个人来到。因为右边的路地方幽深僻静，沿着这条路向北出到山坳上，然而看见这条路下岭去，于是考虑返回去。心想峰顶不能不登上去一次，立即从此处向南上登。峰顶的西面连着马退山，东面由黄花驿往北延伸到宾州。大概这里的山脉自曲靖府的东山延伸而来，延经永宁州、泗城

州、思恩府到达此地，东面达于宾州，于是向南耸峙为贵县的北山，又向东耸峙为浔州府的西山，而后才到了尽头。南宁府的山脉，自罗秀山东面分支南下，冈峦蜿蜒数里，盘结为望仙坡，府城紧靠在山坡下。又往东分支南下，盘结为青山，是一府的水口。青山与马退山东西对峙，后面回绕成一个大大的圆形，中间是平旷的土地，相距三十里，边界开阔，从来没有如此空阔的地方。从峰顶上四面望去，唯有北面有重重山峰成丛突起，如万千花瓣并列成簇，一直连到武缘县，然而都是杂沓的土山，没有一座石峰隔在群山中，故而青山的豹子石便成为了此地的第一峰。从峰顶上向西下到武缘县的路，从山坳间向北望去，空旷荒寂，完全没有可以停留住宿的地方。于是返回来从岔道大约下走一里，从路旁进入罗秀寺，寺内空寂无人，因此登上楼眺望徘徊。又行一里，下到先前走过的田峒，由田峒左边沿着大道走，共行二里，抵达赤土村，投宿在姓陆的人家。

(这一则游记，是在散乱的卷帙中偶然找到它的，非常糊涂，不知道它是记哪一天的游程。观看《独登罗秀诗》，才知道是重阳节这一天的日记。把它抄录在此以便记载徐霞客这一天游览的踪迹，不让它与前后的日记一起堙没。至于说登高作赋，不辜负良辰，那么徐霞客没有一天不是重九日了。季梦良又记。)

(以下九月初十日至二十一日游览南宁府的日记缺失。)


粤西游路线图三
1 ：300万
0 30 60 90公里
南丹州
河池州
庆远府
(宜山)
多灵山
龙 江
柳 江
永定司
罗木渡
都 泥 江
右 江
来宾
三里城
南丹卫
迁江
黔 江
浔州府
桂平
罗丛岩
贵县
向武州
(向都)
结伦州
(进结)
镇远州
都结州
隆安
胡润寨
下雷州
龙英州
(龙茗)
南宁府
恩城州
安平州
太平州
左 江
横州
宝华山
郁 江
太平府
(崇左)

粤西游日记三(1)

【题解】

《粤西游日记三》是徐霞客旅游广西西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九月二十二日，徐霞客从南宁乘舟，取左江经新宁州(今扶绥县)达太平府(今崇左市)。幸友人滕肯堂为之争得马符，自此始骑行或乘肩舆，但又增添了换夫等新的折腾。往西北经太平、安平、恩城、下雷等州(皆在今大新县境)，转东北经龙英、向武、镇远、结伦等州(皆在今天等县境)，又经都结州(在今隆安县西境)、隆安县，循右江西岸，于十二月初十日返南宁。

这一带日温差大，气候恶劣，外地人很难适应。徐霞客“卧破站中，如濯冰壶”，时而腹痛，时而疮病呻吟；顾行又中瘴气。在这种条件下，徐霞客旅游考察的兴致仍很浓，有时为了探历奇景，竟“三误三返”而不悔。沿途游犀牛洞、碧云洞、白云岩、观音岩，考察龙井、壶关、飘岩。后至向武，州官黄绍伦盛情款待，畅游百感岩诸洞，称赞这些美丽山水“洵神仙之境，首于土界得之，转觉神州凡俗矣”!左右江流域是明王朝的土司统治区，徐霞客对这一带的山川地貌、土司的明争暗斗、当地的生产生活、土特产品都作了详细记录。徐霞客经过时正值交彝侵扰边境，他耳闻目睹交彝的种种暴行，义愤填膺，充满爱国御侮的激情，对众人高呼守土卫国的口号：“守险出奇，当以并力创御为上着。”霞客离开南宁时，静闻病危，两天三次与静闻告别，“别时已恐无时见，几度临行未肯行”，后得知静闻去世，悲伤已极，有关诀别的事写得情深意切，真挚感人。

丁丑九月二十二日(2)　余往崇善寺别静闻(3)，遂下太平舟。余守行李，复令顾仆往候。是晚泊于建武驿前天妃宫下。

【注释】

(1)《粤西游日记三》：此篇与《粤西游日记四》皆在乾隆刻本第四册上。

(2)丁丑：崇祯十年(1637)。

(3)崇善寺：在南宁市云亭街，为南宁四大佛教名寺之一。1924年，因崇善寺和太子庙房舍建邕宁县立中学。寺址现为南宁市一中。2003年在教学综合楼施工工地发掘出一块《重建崇善寺碑记》及石柱础等。2008年用花岗岩建徐霞客立像及碑文。

【译文】

丁丑年九月二十二日　我前往崇善寺与静闻告别，随后下到去太平府的船上。我守着行李，命令顾仆再去伺候静闻。这天晚上船停泊在建武驿前的天妃宫下。

二十三日　舟不早发。余念静闻在崇善畏窗前风裂，云白屡许重整，而犹不即备。余乘舟未发，乃往梁寓携钱少许付静闻，令其觅人代整。时寺僧宝檀已归，能不避垢秽，而客僧慧禅、满宗又为整簟蔽风(1)，迥异云白。静闻复欲索余所买布履、衡茶，意甚恳。余语静闻："汝可起行，余当还候。此何必索之今日乎！"慧禅亦开谕再三，而彼意不释。时舟已将行，且闻宝檀在天宁僧舍，余欲并取梁钱悉畀之，遂别之出。同梁主人觅得宝檀，宝檀慨然以扶危自任。余下舟，遂西南行。四里，转西北，又四里，泊于窑头(2)。

【注释】

(1)簟(diàn)：作障蔽之用的竹席。

(2)窑头：今作"上尧"、"中尧"，在南宁城西郊，邕江东岸。

【译文】

二十三日　船早上不出发。我挂念静闻住在崇善寺畏惧窗前裂口

进来的风，云白和尚多次答应重新修整，可仍然不马上去办。我乘的船没有出发，于是带上少量的钱前往梁家寓所交给静闻，让他找人代为修整。此时寺中的和尚宝檀已经归来，能够不避忌积垢污秽，而且客居的僧人慧禅、满宗又代为整理遮风的竹席，与云白完全不同。静闻还想向我要我买的布鞋、衡州府的茶叶，意思十分恳切。我对静闻说："你可以起床行走时，我将回来问候你。这些东西何必在今天就要到手呢！"慧禅也再三开导他，但他的愿望始终放不下。此时船已经即将出发，并且听说宝檀在天宁寺的僧房中，我打算一并把梁家寓所中的钱取来全数交给他，便告别静闻出来。同梁姓的房主人一起找到宝檀，宝檀慷慨地把扶助危重病人作为自己的责任。我下船后，立即向西南行。行四里，转向西北，又行四里，停泊在窑头。

时日色尚高，余展转念静闻索鞋、茶不已，盖其意犹望更生，便复向鸡足，不欲待予来也。若与其来而不遇，既非余心；若预期其必死，而来携其骨，又非静闻心。不若以二物付之，遂与永别，不作转念，可并酬峨眉之愿也。乃复登涯东行，出窑头村，二里，有小溪自西北来，至此东注，遂渡其北，复随之东。又二里，其水南去入江。又东行一里，渡白衣庵西大桥，入崇善寺，已日薄崦嵫。入别静闻，与之永诀。亟出，仍西越白衣庵桥，共五里过窑头，入舟已暮，不辨色矣。

【译文】

此时日头还很高，我辗转不停地想着静闻讨要布鞋、茶叶的事，大概他的意思还指望再活下去，便能重新走向鸡足山，不想等我回来了。如果回来时与他不能相遇，完全不是我的心愿；如果预期他必死，而是回来带他的骨灰，又不是静闻的心愿。不如把这两种东西送给他，就此与他永别，打消折转回来的念头，可以一并实现我去峨眉山的愿望了。于是重新登上岸往东行，出了窑头村，行了二里，有条小溪自西北流来，流到此地向东流淌，于是渡到小溪北边，再顺着小溪往东行。又行二里，这条溪水向南流去汇入江中。又往东行一里，

跨过白衣庵西边的大桥，进入崇善寺，已经是日薄西山了。进屋辞别静闻，与他永别。急忙出寺来，仍然向西越过白衣庵西边的大桥，共行五里到达窑头，进入船上已经天黑，分辨不清颜色了。

二十四日　鸡三鸣即放舟。西南十五里，过石埠墟(1)，有石嘴突江右，有小溪注江左。江至是渐与山遇，遂折而南行。八里过岔九(2)，岸下有石横砥水际，其色并质与土无辨，盖土底石骨为江流洗濯而出者。于是复西向行五里，向西北十里，更向北又十里，转而西又五里，为右江口。右江自北，左江自西，至此交会。左江自交趾广源州东来(3)，经龙州(4)，又东六十里，合明江南来之水，又东径崇善县，合通利江及逻、陇、教北来之水，绕太平府城东、南、西三面，是名丽江，又东流至此。右江自云南富州东来，经上林峒(5)，又东合利州南下之水(6)，又东经田州南、奉议州北(7)，又东南历上林、果化、隆安诸州县至此(8)。　又按《一统志》：“右江出峨利州。”查“峨利”，皆无其地，惟贵州黎峨里在平越府(9)，有峨莉山，乃牂舸所经，下为下大融、柳州之右江者，与此无涉。至利州有阪丽水，其流虽下田州，然无“峨莉”之名，不识《统志》所指，的于何地。　又按《路志》曰：“丽江为左，盘江为右。”此指南盘之发临安者(10)。若北盘之经普安州，下都泥，亦出于来宾，合柳州之右江，与此无涉。此古左、右二江之分也。二水合至横州，又名郁江。而庆远之龙江，自贵州都匀、独山来；融县之潭江，自平越、黎平来；迁江之都泥，自普安七星关来。三水经武宣，是名黔江。二江俱会于浔。于是又以郁江为左，黔江为右者。而今已左、右二江道因之，彼此互称，不免因而纰缪矣(11)。又按，《一统志》于云南曲靖府盘江下注云：“盘江有二源，在沾益州，北流曰北盘江，南流曰南盘江，各分流千余里，至平伐横山寨合焉。”今考平伐属贵州龙里、新添二卫，横山寨在南宁。闻横山寨与平伐相去已千余里，二水何由得合？况龙里、新添之水，由都匀而下龙江，非北盘所经。横山寨别无合水，合者，此左、右二江耳。左江之源出于交趾，与盘江何涉，而谓两盘之合在此耶？余昔有辨，详著于《复刘愚公书》中。其稿在衡阳遇盗失去。俟身经其上流，再与愚公质之。　余闻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而止(12)。白隘本其邻境，为田州夺而有之。又考利州有白丽山(13)，乃阪丽水所出，又有“阪”作“泓濛”，二水皆南下田州者。白隘岂即白丽山之隘，而右江之出于峨利者，岂即此水？其富州之流，又西来合之者耶？自岔九来，两岸土山逶迤，俱不甚高。由右江口北望，其内俱高涯平陇，无崇山之间；而左江南岸，则众峰之内，突兀一圆阜，颇与众山异矣。又西一里，江亦转北，又南一里，是为大果湾。前临左江，后倚右江(14)，乃两江中夹脊尽处也。其北有小峰三，石圆亘如骈覆钟，山至是始露石形。其东有村曰宋村，聚落颇盛，而无市

肆。余夙考有合江镇，以为江夹中大市，至是觅之，乌有也。征之土人，亦无知其名者。是日行五十里，泊于湾下。

【注释】

(1)石埠墟：今作“石埠”，在南宁市区西部，邕江北岸转折处。

(2)岔九：今作“扎洲”，在南宁市区西部，邕江西岸转折处。

(3)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东北的广渊。

(4)龙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即今龙州。

(5)上林峒；永乐七年(1409)置上林长官司，直隶广西布政司，万历中省入泗城州。辖今田林县西境和西林县东境。

(6)利州：明初直隶广西布政司，嘉靖二年(1523)废。州治在今田林县东的乐里，今亦仍称“利州”，又作“利周”。

(7)田州：直隶广西布政司，即今田阳县。奉议州：明初直隶广西布政司，嘉靖六年(1527)改属思恩府。州治在今田阳县西南、右江南岸的旧城。

(8)上林：明为县，初隶田州府，嘉靖七年(1528)改隶思恩府，治所在今田东县东南隅、右江南岸城江北岸思林镇的远街。果化：明初隶田州府，嘉靖九年(1530)改属南宁府。治所在今平果县西隅、右江南岸的果化。

(9)平越府：《明史·地理志》：“洪武十四年置平越守御千户所，十五年闰二月改为平越卫，十七年二月升军民指挥使司。领长官司五，属四川布政司，寻属贵州都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平越府即平越军民府，与平越卫同城，治今贵州福泉市。

(10)南盘之发临安者：此指泸江，从石屏、建水往东注入南盘江，但非南盘江源。在《滇游日记》中霞客已作了校正。

(11)纰缪(pī miù)：错误。

(12)白隘：即今云南剥隘，在富宁县东隅，距广西甚近。至今行船仍可至剥隘。

(13)利州：原作“丽州”，据本日记上文改。

(14)前临左江，后倚右江：原作“前临右江，后倚右江”，有误，从沪本改。

【译文】

二十四日　鸡叫三遍立即开船。往西南行船十五里，经过石埠墟，有石山的山嘴突立在江右，有条小溪从江左汇入江中。江流到了这里渐渐与山峦相遇，于是折向南前行。八里路过岔九，江岸下有岩石像磨刀石一样横卧在水边，石头的颜色与质地和土地一样无法辨认，大概是泥土底下骨状的岩石被江流冲刷后露出来的。从这里又向西行五里，向西北十里，再向北又是十里，转向西又行五里，是右江江口。右江来自北边，左江来自西边，在此地交汇。左江自交趾的广源州向东流来，流经龙州，又向东流六十里，汇合明江南来的水流，又往东流经崇善县，汇合通利江以及逻水、陇水、教水北来的水流，绕过太平府城的东、南、西三面，这一段名叫丽江，又向东流到此地。右江自云南省的富州向东流来，流经上林峒，又往东汇合利州南下的水流，又向东流经田州南部、奉议州北部，又往东南经过上林县、果化州、隆安县等州县流到此地。　　又根据《一统志》：“右江源出于峨利州。”查考“峨利”，全然没有这个地方，只有贵州省有个黎峨里在平越府，有座峨嵛山，是牂舸江流经的地方，下游是下流到大融、柳州府的右江的江流，与此无关。至于利州有条阪丽水，这条水流虽然下流到田州，但没有“峨利”的名称，不知《一统志》所指，究竟在什么地方。又根据《路志》所载：“丽江是左江，盘江是右江。”这是指南盘江发源于临安府的水流。至于北盘江流经普安州，下游是都泥江，于是流到来宾县，汇合柳州府的右江，与此无关。这是古代左、右二江的划分法了。两条江水合流后直到横州，又称为郁江。而庆远府的龙江，自贵州省的都匀府、独山州流来；融县的潭江，自平越卫、黎平府流来；迁江县的都泥江，自普安州的七星关流来。三条江流经武宣县，这一段名叫黔江。两条江都在浔州府汇合。从这里起又把郁江作为左江，黔江视为右江了。但如今已被左江道、右江道沿用左江、右江的名称，彼此互称，不免因此而产生错误了。又考证，《一统志》在云南省曲靖府盘江条下注释说：“盘江有两个源头，都在沾益州，往北流的叫北盘江，向南流的叫南盘江，各自分流一千多里，流到平伐司的横山寨合流。”今天我考察，平伐司隶属于贵州省龙里卫、新添卫二卫，横山寨在南宁府。听说横山寨与平伐司相距已有一千多里，两条江水哪里能够合流呢？何况龙里卫、新添卫的水流，是经由都匀府下流到龙江，不是北盘江流经的地方。横山寨没有别的水流来汇合，合流的，是此地的左、右二江而已。左江的源头出自于交趾，与盘江有什么关系，却认为两条盘江的合流处在这里呢？我从前有过辨析，详细写在《复刘愚公书》中。信的底稿在衡州府遇盗时丢失了。等到我亲身经历了盘江的上游后，再与刘愚公去质证这一点。　　我听说，右江的江流，从田州溯流往上走，船走到白隘便停止了。白隘本来是田州的近邻，被田州夺取占有了。又考察，利州有座白丽山，是阪丽水源出之地，又有“阪”写作“泓濛”的，两条水流都是往南下流到田州的水

流。白隘莫非就是白丽山的隘口，而右江源出于峨利州的说法，难道是指这条水流？那富州的水流，又是从西面流来汇合到这条水流中的吗？自从岔九以来，两岸是逶迤的土山，都不怎么高。从右江江口向北望去，江内都是高高的江岸和平缓的土陇，没有高山的间隔；而左江的南岸，却在群峰的中间，突兀地矗立着一座圆圆的土阜，与群山颇有点不一样了。又向西一里，江流也是转向北，又向南一里，这里是大果湾。前方面临左江，后面背靠右江，是两条江流相夹的中间地带山脊到头之处了。大果湾北面有三座小石峰，浑圆的石峰横亘着，如并排下覆的铜钟，山到了这里开始露出石山的形态来。石峰东边有个村子叫宋村，聚落十分兴盛，但没有集市店铺。我从前考证，有个合江镇，以为是个两江相夹中大市镇，来到这里寻找合江镇，没有。向当地人打听，也没有知道这个名字的人。这一天行船五十里，停泊在大果湾下。

二十五日　鸡再鸣，发舟西向行。曲折转西南十五里，复见有突涯之石，已而舟转南向，遂转而东。二里，上长滩，有突崖飞石，娉立江北岸。崖前沙亘中流，江分左右环之，舟俱可溯流上。又三里，为杨美，亦名大湾，盖江流之曲，南自杨美，北至宋村(1)，为两大转云。自杨美西向行十五里，为鱼英滩。滩东南有山如玦，中起一圆阜，西向迎江，有沙中流对之。其地甚奇，询之舟人，云："昔有营葬于上者，俗名太子地。乡人恶而凿其两旁，其脉遂伤。"今山巅松石犹存，凿痕如新也。上滩又五里而暮，泊于金竹洲之上流野岸也。

【注释】

(1)南自杨美，北至宋村：右江在北，左江在南，两江在其东汇合。杨美，今名同，在南宁市区西境，左江东岸转折处。宋村，今名同，在南宁市区西境。

【译文】

二十五日　鸡叫第二遍，开船向西行。曲曲折折地转向西南行船十五里，又看见有突立在岸边的石山，不久船转向南行，随即转向

东。行二里，驶上一个很长的浅滩，有突立飞空的石崖，姿态娉婷地矗立在江北岸。石崖前的沙滩横亘在江流中间，江流分在左右环绕着河滩，船都可以逆流而上。又行三里，是杨美，也叫大湾，大体上江流的弯曲，南面起自杨美，北面到达宋村，形成两个大回转。自杨美向西前行十五里，是鱼英滩。鱼英滩东南方有座像玉玦的山，中间耸起一座圆圆的土阜，面向西迎着江流，有个沙洲在江流中间面对着它。这个地方非常奇特，向船夫打听，船夫说："从前有人在山上修建了墓地，俗名叫太子地。乡里人痛恨他凿断了山的两旁，地脉便受到了损伤。"今天山顶的青松石基仍然保存着，挖凿的痕迹像新的一样。驶上河滩又前行五里天便黑了，停泊在金竹湾上游野外的江岸下。

二十六日　鸡初鸣，发舟。十里，西南过萧村(1)，天色犹熹微也(2)。至是已入新宁境，至是石山复出，若屏列，若角挺，两岸濒江之石，亦时时竞异。又五里，折而东，江南岸穹石成洞，外裂多门，如狮象骈立，而空其跨下；江北岸断崖成峡，上架飞梁，如虹霓高映，而缀其两端。又五里，转而西南，与石山时向时背。两崖突石愈奇，其上嵲如翅云斜劈(3)，下覆如肺叶倒垂，幻态时时变换；但洞不甚深，崖不甚扩，未成楼阁耳。又北转五里，为新庄，转西南三里，为旧庄(4)。又西二里，转而南五里，转而北三里，复转西南，更有石山当前矣。又三里，西透两山之腋，挟江北石峰北转，而循其西麓。于是东岸则峰排崖拓，穹洞连门；西岸则波激岸回，矶空窍应。其东岸之山，南连两峰，北峰洞列三门，门虽外分，皆崆峒内扩；北骈两崖，南崖壁悬两叠，叠俱有洞，复高下中通。此即狮岩。北行三里，直抵骈崖下，乃转南行。顺风挂帆二里，又西行一里，逼一尖峰下，仍转向南。西岸复有骈崖平剖，巍临江潭，即笔架山也。而东岸石根愈耸愈透。共三里，过象石下，即新宁之西门也(5)。风帆方驶，舟人先有乡人泊此，遂泊而互酌。余乃入城，登州廨，读《州记》于仪间(6)，询狮岩诸胜于土著。还登象石，日已薄暮，遂不成行，依象石而泊。

【注释】

(1)萧村：今作“霄汉”，在扶绥县东北隅，左江西岸。

(2)熹(xī)微：天色微明。

(3)嵲(niè)：高耸险峻的山。

(4)旧庄：今名同，在扶绥县东北隅，左江西岸。

(5)新宁：明置新宁州，隶南宁府，治今扶绥县。

(6)仪间：古时称官署大门之内的门为仪门，仪门内的莅事堂则称仪间。

【译文】

二十六日　鸡叫头遍，开船。行十里，往西南过了萧村，天色仍只是微微泛白。到这里已进入新宁州境内，到这里石山又重新出现，像屏风一样排列，如兽角一样挺立，两岸濒临江流的石山，也时时在争奇斗妍。又行五里，折向东，江南岸穹隆的岩石形成岩洞，外边裂有多个洞口，如狮象一样并立，横跨的岩石下是空着的；江北岸断开的石崖形成峡谷，上面架有飞桥，如彩虹一样映衬在高空，而飞桥的两端连缀着石崖。又行五里，转向西南，与石山时而相对时而相背。两岸石崖上的岩石越来越奇特，其中向上高耸的如入云的翅膀斜着劈开，下覆的如倒垂的肺叶，奇幻的姿态时时变换着；只是洞不怎么深，石崖不怎么广阔，没有形成楼阁而已。又转向北五里，是新庄，转向西南三里，是旧庄。又向西二里，转向南五里，转向北三里，再转向西南，又有石山挡在前方了。又行三里，向西穿过两座山的侧旁，紧靠江北岸的石峰向北转，而后沿着石峰的西麓前行。这里东岸则是成排的石峰悬崖横向拓展开，穹隆的洞口相连；西岸则是江岸回绕波涛激荡，石矶悬空石窍呼应。那东岸的山，南边是两座山峰相连，北峰上排列着三个洞口，外面虽然分为几个洞口，里面则是向内扩展的空洞；北边并立着两座石崖，靠南的崖壁悬成两层，每一层都有洞，上下洞口中间又是相通的。这就是狮岩。往北行三里，直达两座并立石崖之下，于是转向南行。顺风挂上帆前行二里，又向西行一

里，逼近一座尖峰下，仍然转向南行。西岸又有并列的石崖平直剖开，巍然下临江边，这就是笔架山了。而东岸石崖耸得更高，石崖根部愈发玲珑剔透。共行三里，经过象石下方，就到新宁州的西门了。刚顺风挂上帆疾驶，船夫有个同乡人先停泊在此处，便停下船来相对饮酒。我于是进城去，登上州衙，在仪门内公堂上读《新宁州记》，向本地人询问狮岩等处名胜的情况。返回来登上象石，天色已是傍晚，终于不能成行，紧靠象石停泊。

新宁之地，昔为沙水、吴从等三峒。国初为土县(1)，后以思明土府有功(2)，分吴从等村畀之，遂渐次蚕食。后忠州从而效尤(3)，与思明互相争夺，其地遂朝秦暮楚，人民涂炭无已，当道始收其地，以武弁守之。土酋黄贤相又构乱倡逆，隆庆末(4)，罪人既得，乃尽收思明、忠州未吐地，并三峒为四，创立州治。其东南五里即宣化如何乡名。一、二、四三围，并割以附之；即萧村以上是也。其西北为思同、陀陵界(5)；西南为江、忠二州界(6)。江水自西南那勒来，绕城西北，转而东南去。万历己丑(7)，州守江右张思中有记在州门，乃建州之初任者。

【注释】

(1)土县：明代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称为土司制度。其中，隶兵部的，按等级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俗称“土司”；隶吏部的，与一般府州县称谓同，有时加“土”字区别，作土知府、土知县，俗称“土官”。他们除对中央政权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发以外，在辖区内依然保存传统的统治机构和权力。此处，“土县”、“土府”即属吏部的土官。

(2)思明土府：思明府治所在今宁明县稍东、明江北岸的明江镇。

(3)忠州：隶南宁府，治今扶绥县西南境的西长圩，又省称“西长”。

(4)隆庆：明穆宗朱载垕的年号，时在1567—1572年。

(5)思同：明置思同州，隶太平府，万历二十八年(1600)省。治所在今扶绥县西北境，仍称思同。陀陵：明为县，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崇左市江州区东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的陀芦。

(6)江、忠二州：明置江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崇左市江州区南境，仍称江州。

(7)万历乙丑：万历十七年(1589)。

【译文】

新宁州这个地方，从前是沙水、吴从等三峒，国朝初年改为土官治理的县，后来因为思明府土知府有功，把吴从等村划给他，便开始逐渐蚕食其他地方。后来忠州跟在后面效仿他，与思明府互相争夺，这一地区便朝秦暮楚，人民涂炭没有止境，当权者这才收回这一地区，派武官镇守此地。土人酋长黄贤相又制造叛乱首倡叛逆，隆庆末年，罪人捕获之后，这才把思明府、忠州没有吐出来的地方全部收回，把三峒合并为四个峒，创建了州城。新宁州东南五里就是宣化县如何乡的名称。的一、二、四三个围，一并划割附属于新宁州；就是萧村以上的地区了。新宁州西北是思同州、陀陵县的边界；西南是江州、忠州二州的边界。江水自西南方的那勒流来，绕过州城的西北方，转向东南流去。万历己丑年，州官江西人张思中留有碑记在州城城门上，是建州初期的第一任州官。

州北四里，隔江为狮岩山；州西二里，隔江为笔架山；州南一里为犀牛岩，更南三里为穿山大岩。皆石峰耸拔，石洞崆峒，奇境也。州西远峰排列更奇。象石、狮石俱在含晖门江岸。江流自南冲涌而来，狮石首扼其锐，迎流剜骨，遂成狰狞之状。下流荡为象石，巍准下倩(1)，空颊内含，截水一湾，可泊可憩，而西门之埠因之。狮石之上曰冲口，下流有石梁高架两崖间，下辟成门。余先闻之邑父老云："近冲口有仙源洞府。"记忆不真，无可问者，不识即此否？

【注释】

(1)巍准：高耸的鼻子。

【译文】

州城北面四里，隔江处是狮岩山；州城西面二里，隔江处是笔架山；州城南面一里处是犀牛岩，再向南三里是穿山大岩。都是峭拔高耸的石峰，石洞空阔，是奇异之境。州西远处的山峰排列得更为奇特。象石、狮石都在含晖门外的江岸上。江流自南面汹涌冲激而来，狮石首先扼住江流的锐气，迎着被激流剜成骨状的岩石，终于形成狰狞的状态。江水下流激荡着象石，高耸的象鼻下嵌到江中，面颊是空心的，里面含着水，截取了一湾江水，可以停船可以歇息，而西门的码头就依傍着象石。狮石的上游叫做冲口，下游有座石桥高架在两岸的山崖之间，下边开辟成门。我事先听县里的父老说："冲口附近有个仙源洞府。"记得不真切，无人可问，不知是否就是这里？

自南宁来至石埠墟，岸始有山，江始有石；过右江口，岸山始露石；至杨美，江石始露奇；过萧村入新宁境，江左始有纯石之山；过新庄抵新宁北郭，江右始有对峙之岫(1)。于是舟行石峰中，或曲而左，或曲而右，旋背一崖，复潆一嶂，既环乎此，转鹜乎彼，虽不成连云之峡，而如梭之度纬，如蝶之穿丛，应接不暇，无过乎此。且江抵新宁，不特石山最胜，而石岸尤奇。盖江流击山，山削成壁，流回沙转，云根迸出(2)，或错立波心，或飞嵌水面，皆洞壑层开，肤痕縠绉(3)；江既善折，岸石与山辅之恐后，益使江山两擅其奇。余谓阳朔山峭濒江，无此岸之石；建溪水激多石，无此石之奇。虽连峰夹嶂，远不类三峡；凑泊一处，促不及武彝；而疏密宛转，在伯仲间。至其一派玲珑通漏，别出一番鲜巧，足夺二山之席矣。

【注释】

(1)岫(xiù)：有岩洞的山。

(2)云根：古人认为云触石而出，故称岩石为云根。

(3)縠(hú)绉：丝织品的皱纹。

【译文】

从南宁府来到石埠墟，岸上开始有山，江中开始有礁石；过了右江江口，岸上的山开始露出岩石来；来到杨美，沿江的石山开始露出奇异的姿态来；过了萧村进入新宁州境内，江左开始有清一色岩石的山；过了新庄抵达新宁州城的北郭，江右开始有对峙的石峰。从这里起船穿行在石峰中间，时而弯向左边，时而弯向右边，旋即背对着一座石崖，再绕过一座山峰，既环绕过这里，又像鸭子一样转到那里，虽然未形成像浮云一样相连的峡谷，可就像梭子一样穿过纬线，如蝴蝶一样穿梭于花丛中，应接不暇，没有能超过此地的了。而且江行到达新宁州，不仅石山最优美，并且石头江岸尤为奇特。大概是江流冲击着山石，山被冲削成峭壁，江流回旋，沙洲回转，岩石迸出，或错杂矗立在江心，或飞嵌在水面上，全是层层裂开的洞穴和壑谷，岩石表面的石痕像薄纱的皱纹；江流既已多有曲折，岸上的岩石与山峰争先辅助着江流唯恐落后，益发使得江流和山石两者各自拥有了奇特之处。我认为，阳朔的山势峭拔濒临江流，却没有此地岸上的岩石；建溪的水流湍急岩石很多，却没有此地的岩石奇特。虽然峰峦连接相夹，远远不像三峡；凑聚在一处，紧凑赶不上武彝山；然而疏密有致弯弯转转之处，不相上下。至于它一片玲珑剔透的风光，更显出一番新奇精巧的情趣，足以夺取那两座山的地位了。

二十七日　鸡初鸣，自新宁西南行。已转西北，直逼西峰之下，乃南转，共八里，江东岸石根突兀，上覆中空，已为幻矣。忽一转而双崖前突，岩石高连，下辟如阊阖中通，上架如桥梁飞亘，更巧幻中雄观也。但恨舟过其前而不得一登其上，且无知者质之，所谓“狮石”、“洞府”，皆以意测，是耶？非耶？又一里，有水自东南来会，所谓冲江也(1)。其源发自忠州。又南三里，则江东岸一峰甚峭，其北垂环腋转截处，有洞西向者累累，然皆悬而无路。又西曲南转，共八里，过那勒(2)，风帆甚利，舟人以乡人泊此，复泊而饮。余乃登陆为穿山、犀牛二岩之游，舟竟泊此。

【注释】

(1)冲江：今称“渠荣河”，在扶绥县南境，从南往北流入左江。

(2)那勒：今名同，在扶绥县西境，左江东南岸。

【译文】

二十七日　鸡叫头遍，自新宁州城往西南行。不久转向西北，直逼西峰之下，于是向南转，共行八里，江东岸的岩石突兀，从上面向下覆在空中，已成为幻景了。突然一转就见一双石崖在前方突起，江边的巨石高大相连，下边裂开如像天门，中间相通，上面高架如飞贯的桥梁,更是纤巧奇幻中的雄伟奇观了。只恨船经过它的前边却不能登到那上面去一次，并且没有了解这里情况的人质证，所谓的“狮石”、“洞府”，都是凭主观推测的，是这样吗？不是吗？又行一里，有江水自东南流来汇合，这就是所谓的冲江了。冲江的源头发源于忠州。又向南行三里，就见江东岸的一座山峰十分陡峭，山峰北垂向侧旁横向转折之处，有重重叠叠面向西的洞穴，但都高悬着没有路。又由西向南转弯，共八里，经过那勒，船帆顺风十分顺利，船夫因为同乡停泊在此地，又停下船饮酒。我便登陆去游览穿山、犀牛岩两个岩洞，船始终停泊在此地。

那勒在江东岸，居民颇盛。问犀牛岩，土人皆莫知，误指南向穆窑(1)。乃透两峰之下，西南三里，有溪自东南来入大江。流小而悍，淙淙有声，新甃石梁跨其上，甚整。其源发自江州，土人谓之横江。越梁而南，即为穆窑村，有市肆西临江浒。问犀牛岩不得，得大岩。岩在其南一里，群峰排列，岩在峰半，其门西向。攀崖石而上，抵门，始西见江流横其前，山腹透其后。又见隔山回环于后门之外，翠壁掩映。乃由洞上跻，踞其中扃，则东西对辟，两门交透。其上垂石骈乳，凝结两旁；其内西下东上，故东透之门，高出西门之顶，自外望之，不知中之贯彻，必入门而后见焉。两门外俱削壁千丈，轰列云表，而东门地势既崇，上壁尤峭，下趾弥峻，环对诸岩。自门北迤逦转东，又南抱围成深谷，若另辟一翠微世界。其下旋转西去，谷口石崖交错，不得而窥也。

【注释】

(1)穆窑：今作“咘尧”，在那勒西南，左江南岸转折处。

【译文】

那勒在江东岸，居民十分众多。打听犀牛岩，当地人都不知道，错指为南面的穆窑。于是我穿越在两座山峰之下，向西南三里，有条溪水自东南流来汇入大江中。溪流小却很凶悍，发出淙淙的水声，新砌的石桥跨在溪流上，非常整齐。这条溪流发源于江州，当地人称之为横江。过桥后往南走，马上就到穆窑村，有集市店铺在西边面临江边。打听不到犀牛岩，找到大岩。大岩在村南一里处，群峰排列，岩洞在山峰半中腰，洞口向西。攀着崖石往上登，到达洞口，这才看见西面有江流横在山前，岩洞穿透山腹通到山后。又看见后洞口之外相隔回环的山上，掩映着葱翠的崖壁。于是由洞内上登，坐在岩洞中间的门洞中，只见东西两头对向开有洞口，两个洞口相通。洞顶上垂着两排钟乳石，凝结在两旁；洞内西边低东面高，所以向东进去的洞口，高出西面洞口的顶部，从外面望过去，不知道洞中是贯通的，必须介入洞口后才能看见。两个洞口外面都是千丈高的峭壁，巍然矗立在云天之外，而东面洞口的地势既已很高，洞口上方的石壁尤为陡峭，下边的峭壁根部更加陡峻，呈环形面对着众多的岩洞。峭壁从洞口向北逶迤转到东面，又向南围抱成一个深谷，好像是另外开辟出一个翠微的世界。那以下旋绕着转向西去，山谷口的石崖交错，不能窥见了。

复自前洞下山，循山北行。一里，过穆窑，问知犀牛洞在麒麟村，乃过石梁东北行。三里，至麒麟。盖其村在那勒东二里，三村鼎足，而穆窑稍南。使那勒人即指此，何由向彼得穿岩耶？麒麟村人指犀牛洞在北山东峰之上，相去只里许耳。至其下，不得路。闻岩下伐木声，披荆攀棘，呼之不应，觅之不见得，遂复出大路旁。时已过午，虽与舟人期抵午返舟，即舟去腹枵(1)，亦俱不顾，冀一得岩。而

询之途人，竟无知者。以为尚在山北，乃盘山东北隅，循大道行。道西北皆石峰。二里，见有岐北转，且有烧痕焉。初，麒麟村人云："抵山下烧痕处，即登岩道。"余以为此必是矣，竭蹶前趋，遂北入山夹。其夹两旁峰攒崖叠，中道平直，有车路焉。循之里余，见路旁有停车四五辆，有数牛散牧于麓，有数人分樵于崖。遍叩之，俱不知有岩者。盖其皆远村，且牧且樵，以车为载者。过此，车路渐堙(2)。又入一里，夹转而东，四眺重崖，皆悬绝无径，而西崖尤为峻峭。方徘徊间，有负竹而出深丛者，遥呼问之。彼摇手曰："误矣！"问："岩何在？"曰："可随我出。"从之出，至前停车处，细叩之，其人亦茫然不知，第以为此中路绝，故呼余出耳。余乃舍而复入，抵其北，复抵其东，共二里，夹环为坞，中平如砥，而四面崖回嶂截，深丛密翳，径道遂穷。然其中又有停车散牛而樵者，其不知与前无异也。余从莽棘中出没搜径，终不可得，始怅然出夹。余观此夹，外入既深，中蟠亦邃，上有飞岩，旁无余径，亦一胜境。其东向逾脊而过，度即舟行所过。东岸有洞累累者，第崖悬路塞，无从着足。然其肺腑未穷，而枝干已抉，亦无负一番跋履也。共五里，仍西南至麒麟村北大路旁，前望隔垅有烧痕一围，亟趋，见痕间有微径，直趋前所觅伐木声处，第石环丛隔，一时莫得耳，余以为此必无疑矣。其时已下午，虽腹中馁甚，念此岩必不可失，益贾勇直前，攀危崖，历丛茅。然崖之悬处，俱有支石为梯；茅之深处，俱有践痕覆地，并无疑左道矣(3)。乃愈上愈远，西望南垂横脊，攒石森森，已出其上；东望南突回峰，孤崖兀兀，将并其巅；独一径北跻。二里，越高峰之顶，以为此岩当从顶上行，不意路复逾顶北下，更下瞰北坞，即前误入夹中所云"重崖悬处"也。既深入其奥，又高越其巅，余之寻岩亦不遗余力矣。然径路愈微，西下岭坳，遂成茅洼棘峡，翳不可行。犹攀坠久之，仍不得路。复一里，仍旧路南逾高顶。又二里，下至烧痕间，见石隙间复有一路望东峡上，其径正造孤崖兀兀之下，始与麒麟人所指若合符节(4)。乃知径当咫尺，而迂历自迷，三误三返而终得之，不谓与山灵无缘也。但日色渐下，亟望崖上跻，悬磴甚峻。逾半里，即抵孤崖之北。始知是崖回耸于高峰之间，从东转西向，若

独角中突，“犀牛”之名以此。崖北一脊，北属高峰，与东崖转处对。脊上巨石巍峙，若当关之兽，与独角并而支其腋。巨石中裂竖穴，内嵌一石圭(5)，高丈余，两旁俱巨石谨夹，而上复覆之，若剜空而置其间者。圭石赭赤，与一山之石迥别，颇似禹陵窆石(6)，而此则外有巨石为冒，觉更有异耳。脊东下坠成洼，深若回渊，其上削崖四合，环转无隙，高墉大纛(7)，上与天齐，中圆若规。既逾脊上，即俯下渊底。南崖之下，有洞北向，其门高张，其内崆峒，深不知所止；四崖树蔓蒙密，渊底愈甚；崖旁俱有径可循，每至渊底，俱则翳不可前。使芟除净尽，则环崖高拱，平底如掌，复有深洞峪岈其内，洞天福地，舍此其谁？余披循深密，静若太古(8)，杳然忘世。第腹枵足疲，日色将坠，乃逾脊西下，从麒麟村北西行。二里，抵那勒下舟，舟犹未发，日已沉渊矣。

【注释】

(1)腹枵(xiāo)：腹中空虚。

(2)堙(yīn)：埋没。

(3)左道：邪道。

(4)符节：古代朝廷征调兵将或传达命令用的凭证称符，分别用金玉铜竹木等不同质料制成，双方各执一半，合起来就可凭验真假。封建国家派出使者所持的凭证称节，古代出入门关所持的凭证亦称符节，为节的一种，用竹木或金属制成。

(5)圭(guī)：古代帝王、诸侯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形制大小因爵位及所用的事而有变化。作长条形，四楞显著，上面多为圆形、尖形，下面多作方形。

(6)禹陵：即传说夏禹的陵墓，在浙江绍兴城稽山门外，陵旁有禹王庙、窆石亭，为浙江名胜。窆(biǎn)石：指禹庙附近小山坡上的窆石。

(7)墉(yōng)：城墙。纛(dào)：大旗。

(8)太古：远古。

【译文】

又从前洞口下山，沿着山往北行。行一里，经过穆窑村，问知犀牛洞在麒麟村，于是走过石桥后往东北行。行三里，来到麒麟村。原来这个村子在那勒东面二里处，三个村子像鼎足一样，而穆窑村稍偏南一些。假使那勒的人马上就把我指引到这里，哪里能够走向那里找到穿岩呢？麒麟村的人指点犀牛洞在北山的东峰之上，相距只有一里左右而已。来到山下，找不到路。听见岩洞下面有伐木的声音，拨开荆棘抓着刺丛走过去，呼唤他不答应，找又看不见他，只好又出到大路旁。此时已经过了中午，虽然与船夫约好到中午就返回船中，但即便是船离开了，腹中空空的，也全然不顾，希望一口气找到岩洞。然而询问过路人，竟然没有知道的人。我以为还在山的北面，于是绕到山的东北角，沿着大道前行。道路西北面全是石峰。行二里，看见有条岔路向北转去，并且由火烧过的痕迹。当初，麒麟村的人说："走到山下有火烧过的痕迹之处，那就是上登岩洞的路。"我以为这里必定是了，竭力跌跌撞撞地往前赶，便向北进入山间夹谷中。这个夹谷两旁山峰攒聚石崖层叠，中间的道路又平又直，有车马在路上。沿着这条路走了一里多，看见路旁有四五辆停着的车，山麓上散放着几头牛，有几个人分散在山崖上打柴。我问遍了这几个人，都没有知道岩洞的人。大概他们都是远处村子里的人，一边放牧一边打柴，用车装载打下来的柴。过了此地，车路渐渐湮没了。又进去一里，夹谷转向东去，四面眺望重重山崖，全都悬绝无路，而西面的石崖尤为险峻峭拔。正在徘徊之时，有个背着竹子从深树丛中出来的人，远远地呼叫着问他。他摇着手说："走错了！"我问："岩洞在哪里？"他说："可随我出去。"跟随他出来，来到前边停车的地方，仔细追问他，这个人也茫然不知，只是认为山里路断了，所以把我叫出来罢了。我于是离开他又进去，抵达山的北麓，再走到山的东麓，共行了二里，夹谷回绕成山坞，中间平得像磨刀石，但四面石崖回绕，险峰横亘，深树丛林密蔽，道路终于断了。然而山坞中又有停着车子散放着牛去打柴的人，他们也不知道与先前那些人一样的了。我在丛莽中出没，搜寻小径，始终找不到，这才怅然若失地出了夹谷。我观察这个夹谷，从外面进去既已很深，中间弯弯曲曲地也很深邃，上方有飞空的岩石，四

旁没有其余的小径，也是一处景色优美的地方。从这里向东越过山脊，估计就是乘船走过的地方。东岸有个岩洞层层叠叠的地方，只是悬崖太高道路堵塞，无处落脚。然而虽然它的肺腑没有穷究，但枝干已被我剔出来了，也不辜负我一番跋涉了。共行五里，仍然往西南来到麒麟村北边的大道旁，望见前方隔着土陇之处有一圈火烧过的痕迹，急忙赶过去，看见火烧的痕迹间有条小径，一直向前赶到先前我寻找伐木声的地方，只是石崖环绕树丛阻隔，一时间无法找到罢了，我以为此地必是无疑了。这时已经是下午，虽然腹中饿极了，心想这个岩洞必定不能错失，越发鼓足勇气一往直前，攀登危崖，经历成丛的茅草。然而石崖的悬绝处，都有石头支撑着作为梯子；茅草的深处，都有脚踩过的痕迹覆盖在地面上，我并不怀疑走错道了。于是越上去越远，远望西面南垂横向的山脊，石峰森森攒聚，已经高出群峰之上；向东望去，向南前突环绕的山峰，孤零零的悬崖兀立着，将与峰顶齐平；只有一条小径向北上登。行二里，翻越到高峰的顶上，我以为这个岩洞应当从峰顶上前行，想不到路又越过峰顶向北下走，再往下俯瞰北面的山坞，就是先前错误地走进去的夹谷中所说的“重重山崖悬绝之处”了。既已深入到它的幽深隐秘之处，又高高翻越到它的顶上，我寻找岩洞也算不遗余力了。然而小路越来越小，向西下到岭上的山坳中，终于变成满是茅草荆棘地势低洼的峡谷，浓密得不能前行。依然攀着茅草下坠了很久，仍然找不到路。再走一里，仍然从原路向南越过高高的峰顶。又行二里，下到火烧过的痕迹间，看见石缝中还有一条路往东面的峡谷上去，这条小径正好直达孤零零地兀立着的悬崖之下，这才与麒麟村的人所指的路像符节一样相合。这才知道这条小径近在咫尺，我却绕弯子自己走迷了路，三次走错三次返回来，但最终找到了它，不能说是与山中灵秀的景色无缘了。但是日头渐渐西下，急忙往悬崖上登，高悬的石阶非常陡峻。翻越了半里路，随即到达孤立悬崖的北边。这才知道这座悬崖回绕耸立在高峰之间，从东转向西，犹如独角突起在中间，“犀牛”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原因。悬崖北面有一条山脊，北边连着高峰，与东面山崖的转折处相对。山脊上有块巨石巍然矗立，好像把守关口的猛兽，与独角并立并支撑在

独角的侧旁。巨石从中裂成竖直的洞穴，里面嵌着一个石圭，高一丈多，两旁都有巨石恭谨地夹着它，而上方也覆盖着它，好像是人剜空后放在其中的样子。石圭的颜色是赭红色，与整座山石头的颜色完全不同，很像是禹陵的窆石，而且这里则是外边有巨石像帽子一样覆盖着，觉得更有些奇特罢了。山脊东面下坠成洼地，深得好像回绕的深渊，洼地上方悬崖四面闭合，绕成圆形没有缺口，像高大的城墙上竖着大旗，上面与天一样高，中间圆得好像圆规。翻越到山脊上后，立即俯身下到深渊底下。南面的悬崖之下，有个洞面向北方，洞口高张，洞内空阔，深处不知哪里到头；四面的悬崖上树丛藤蔓浓密，深渊底部更加浓密；悬崖旁边都有小径可以顺着走，每条路到了深渊底下，就都被草丛遮蔽着不能前进了。假如把草丛全部铲除干净，那么环绕的悬崖高高隆起，平坦的底部好像手掌，又有样子深邃的深洞在这里面，洞天福地，舍弃此地那将是哪里呢？我分开又深又密的草丛顺着路走，寂静得好像是在远古时代，杳然忘记了人世。只是肚中饥饿脚下疲乏，太阳即将西坠，便越过山脊向西下山，从麒麟村北边往西行。行二里，抵达那勒下到船中，船还没有开走，落日已经沉入深渊中去了。

二十八日　晨餐后，自那勒放舟南行。旋转西北三里，直逼双峰石壁下，再折东南五里，有小水自东南来入，即穆窑也。又西南一里，过穿山之西。从舟遥望，只见洞门，不见透穴。又一里，西入两山隙，于是回旌多西北行矣。又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绝，有小峰如浮屠插其前，又有洞南向缀其半。又六里，又有山蜿蜒而北，是曰界牌山，西即太平境矣。盖江之北岸，新宁、太平以此山分界，而南岸则俱新宁也。又二里，舟转北向，江西岸列岫嵯峨，一峰前突，俗名“五虎出洞”。舟人指昔有远客过而葬此，其家旋掇巍科(1)，然终不敢至此治冢也。由此舟遂东转，已复西北抵北山下，循之西向行，又共六里矣。过安定堡(2)，北山既尽，南山复出，又西循之。三里，随山北转，过花梨村(3)。又西北转，随江北山二里，转而西，随江南山三里，又暮行三里，泊于晚梦村(4)。属新宁。是日共行四十里。

【注释】

(1)巍科：科举考试中的高科。

(2)安定堡：今仍称“安定”，在崇左市江州区东隅，左江南岸。

(3)花梨村：今作“花黎”，壮语“花”为河湾，“梨”为长，花梨意即长长的河湾。在崇左市江州区东隅，左江北岸。

(4)晚梦村：原作“晓梦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今作“湾望村”，在崇左市江州区东隅，左江南岸。

【译文】

二十八日　早餐后，自那勒开船往南行。旋即转向西北三里，直逼到两座山峰的石壁下，再折向东南五里，有条小溪自东南流来汇入江中，这就是穆窑村了。又向西南行一里，经过穿山的西面。从船上远望，只看得见洞口，看不见穿通的洞穴。又行一里，向西进入两列山的缝隙中，从这里起帆船像回绕的旌旗一样多半是往西北行了。又行五里，江北岸山崖陡绝，有座小石峰像佛塔一样插在山崖前方，又有个面向南的山洞点缀在半山腰上。又行六里，又有山往北蜿蜒延伸，这叫做界牌山，西面就是太平府的辖境了。大体上，江的北岸，新宁州、太平府以这列山作为分界处，而南岸则全部属于新宁州了。又行二里，船转向北行，江西岸群峰巍峨，一座山峰前突，俗名叫“五虎出洞”。船夫指着说，从前有个远方来的客人路过这里死后葬在此地，他的家人旋即有人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然而始终不敢到此地来修整坟墓。从这里船便转向东，不久又向西北抵达北山下，沿着北山向西行，又一共前行六里了。经过安定堡，北山完后，南山又出现了，又向西沿着南山前行。行三里，顺着山势向北转，路过花梨村。又向西北转，顺着江北岸的山前行二里，转向西，顺着江南岸的山前行三里，又在暮色中行船三里，停泊在晚梦村。属于新宁州。这一天共行船四十里。

二十九日　循南岸山行二里，转北又一里，为驮塘。又二里转而西，山势渐开，又五里，西南过驮卢(1)，山开水绕，百家之市，倚江

北岸。旧为崇善地，国初迁太平府治于此，旋还丽江，今则迁驮朴驿于此，名曰驮柴。盖此地虽宽衍，而隔江即新宁属，控制上流，自当以壶关为胜也。江北岸太平之地，濒江虽多属崇善县(2)，内石山之后，即为诸土州地，而左州则横界焉(3)。是日止行十里，舟人遂泊而不行。

【注释】

(1)驮卢：今名同，亦作“驮芦”，壮语“驮”为河水，“卢”为船。驮卢意即河里船多。在崇左市江州区东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

(2)崇善县：“县”原作“寺”，据乾隆本改。崇善县为太平府附郭县，即今崇左市。

(3)左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崇左市江州区北境的左州。

【译文】

二十九日　沿着南岸的山行船二里，转向北又是一里，是驮塘。又行二里转向西，山势渐渐开阔起来，又行五里，往西南经过驮卢，山势开阔，江水环绕，是个百户人家的市镇，紧靠着江北岸。旧时是崇善县的辖地，国朝初年把太平府的治所迁到此地，不久又迁回丽江，今天则是把驮朴驿迁到此地，名叫驮柴。大概是这个地方虽然地势宽广低平，但隔江处就是新宁州的属地，控制着上游，自然应该是把壶关作为胜地了。江北岸太平府的属地，濒江地带虽然大多属于崇善县，内石山的后面，马上就是各土州的属地，而左州却横隔在其间。这一天只前行了十里路，船夫便停泊下来不走了。

十月初一日　昧爽，循驮卢西北五里，北岸为左州界，稍转而南，南岸石峰复突。又二里，复转西北，北岸亦有石山。三里，西南入峰夹间，于是挂帆而行。五里，渐转南向，有村在江东山坞间，曰驮木(1)，犹新宁属也。又西南五里，江西岸回崖雄削，骈障江流；南崖最高，有三洞东启；又南一峰稍低，其上洞辟尤巨。洞右崖石外跨，自峰顶下插江潭；崖右洞复透门而出，其中崆峒，其外交透。自

舟望之已奇，若置身其内，不知胜更何若矣！又南二里，东岸石壁亦然。此地峰壁交映，江潆其间，更为胜绝。又一里，转向西行，又五里，渐转南行。已而东折，则北岸双崖高穹，崖半各有洞南向；南岸矶盘嘴叠，飞石凌空，无不穿嵌透漏。行二里，转向西南，上银瓮滩。滩始有巨石，中横如坝。滩东，尖崖耸削绝壁，有形如瓮。《九域志》谓："昔有仙丹成，遗瓮成银，人往取之，辄不得，而下望又复俨然。"《一统志》谓："在南宁府境。"盖江东岸犹新宁也。转西五里，复转西北，盘东岸危崖二里，抵北山下。仍西向去，五里，又南转。既而转东一里，乃西向行，山开江旷，一望廓然。又五里而暮。又二里泊于捺利(2)。在江西岸，属新宁。江空岸寂，孤泊无邻，终夜悄然。是日行五十里。计明日抵驮朴，望登陆行，惟虑路险，而顾奴旧病未痊。不意中夜腹痛顿发，至晨遂胀满如鼓，此岚瘴所中无疑。于是转侧俱难，长途之望，又一阻矣。

【注释】

(1)驮木：今作"驮目"，在崇左市江州区东境，左江东岸。

(2)捺利：今作"濑滤"，在扶绥县西隅，左江南岸转折处。

【译文】

十月初一日　黎明，沿着驮卢往西北行船五里，北岸是左州的辖境，稍转向南，南岸又有石峰突起。又行二里，再转向西北，北岸也有石山。行三里，向西南进入山峰的夹谷间，在这里挂上帆航行。行五里，渐渐转向南，有个村庄在江东岸的山坞中，叫驮木，仍然还是新宁州的属地。又向西南行五里，江西岸回绕的山崖雄壮陡削，并排矗立着挡住江流；南面的山崖最高，有三个洞面向东敞开洞口；南边又有一座山峰稍矮一些，山上的洞口张开得特别巨大。洞口右边的崖石向外跨，从峰顶下插到江边；石崖右边的岩洞又穿过洞口出去，洞中空阔，与洞外相通。从船上望过去已经很奇特，假如置身于洞内，不知优美的景色更将是什么样的了！又向南行二里，东岸的石壁也是

这样。此地的山峰石壁交相辉映，江流潆绕在山间，更是绝顶优美。又行一里，转向西行，又行五里，渐渐转向南行。不久折向东行，只见北岸的两座山崖高大穹隆，山崖半中腰各有一个面向南的洞；南岸石矶盘踞，山嘴层叠，飞石凌空，无处不穿通深嵌，玲珑剔透。行二里，转向西南，驶上银瓮滩。河滩中开始有巨石，横在江中好像水坝。河滩的东面，尖尖的石崖高耸，绝壁陡削，形态好像瓦瓮。《九域志》说："从前有个仙人炼成仙丹，遗留下的瓦瓮变成银子，有人前去取银子，总是找不到，然而从山下望去又是十分像。"《一统志》说："在南宁府境内。"原来江的东岸仍然是新宁州了。转向西五里，再转向西北，绕着东岸的危崖前行二里，抵达北山下。仍然向西去，行五里，又向南转。既而转向东一里，于是向西行，山势开阔，江面空旷，一眼望去辽阔无边。又行五里天黑下来。又前行二里停泊在捺利。在江西岸，属于新宁州。江面空旷，江岸寂静，孤舟停泊，无人为邻，整夜静悄悄的。这一天行船五十里。估计明天到达驮朴，希望登上岸走陆路，只是顾虑路途险阻，而且顾仆的旧病还没有痊愈。想不到半夜我的腹痛突然发作，到早晨肚子竟然胀得满满的像鼓一样，这无疑是中了山间的瘴气。于是我转身侧睡都很难，走长途的希望，又多了一重障碍了。

初二日　昧爽，西北行。碧空如洗，晴朗弥甚。三里，抵江北危崖下。转而南二里，过下果湾，有村倚崖临江，在江西岸。又五里，有水自南来注，其声如雷，名响源，发于江州。水之西岸即为江州属，而新宁、江州以此水分界焉。水入江处，有天然石坝横绝水口如堵墙，其高逾丈，东西长十余丈，面平如砥，如甃筑而成者。水逾其面，下坠江中，虽不甚高，而雪涛横披，殊瀑平泻，势阔而悍，正如钱塘八月潮，齐驱下坂，又一奇观也。过响水，其南岸忠州境虽辖于南宁(1)，而濒江土司实始于此；北岸则为上果湾，有岩西向临江，上亦有村落焉。于是转北行一里，抵北山下。转西北挂帆行，两岸山复叠出。二里为宋村，在江南岸，忠州属。有八仙岩，为村中胜地。又三里，转东北，又二里，转西北，又三里，更转东北，两岸石崖叠出递

换，靡非异境。转西北五里，又北转，而西岸一崖障天，崖半有洞东向。始见洞门双穴如连联，北穴大，南穴小，垂石外间而通其内；既而小者旁大者愈穹，忽划然中剜，光透其后。舟中仰眺，若若连云驾空，明如皎月透影，洞前上下，皆危崖叠翠，倒影江潭，洵神仙之境！首于土界得之，转觉神州凡俗矣。南有驮朴村，转登山后，闻可攀跻。又北一里，东岸临江，焕然障空者为银山，劈崖截山之半，青黄赤白，斑烂缀色，与天光水影，互相飞动，阳朔画山犹为类大者耳(2)。崖下有上下二洞，门俱西向。上洞尤空邃，中悬石作大士形，上嵌层壁，下濒回潭，无从中跻。其北纷窍甚多，裂纹错缀树间，吐纳云物，独含英润焉。一里，转而西，遂为驮朴(3)，百家之市，尚在涯北一里。东南即银山，西北又起层峦夹之，迤逦北去，中成蹊焉，而市倚之。陆路由此而北，则左州、养利诸道；江路由此而西，则太平、思明诸境也。午抵驮朴，先登涯问道，或云："通"，或云："塞。"盖归顺为高平残破，路道不测，大意须候归顺人至，随之而前，则人众而行始便。归顺又候富州人至，其法亦如之。二处人犹可待，惟顾奴病中加病，更令人惴惴耳。是日，即携行李寄宿逆旅主人家。

【注释】

(1)其南岸忠州境虽辖于南宁：忠州隶南宁，原误倒为"宁南"，不从。

(2)犹为类大者耳：乾隆本、"四库"本作"竟逊一筹"。"大"疑为"犬"字。取"画虎不成反类犬"意，谓画山逊于银山。

(3)驮朴：今作"驮柏"，在崇左市江州区北境，左江北岸转折处。

【译文】

初二日　黎明，向西北行。碧空如洗，更为晴朗。行三里，抵达江北岸的危崖下。转向南二里，经过下果湾，有个村庄背靠山崖面临江流，在江西岸。又行五里，有条河水自南面流来汇入江中，水声如雷，名叫响源河，发源于江州。河的西岸就是江州的属地，而且新宁

州、江州就是以这条河水分界的。河水汇入大江之处，有个天然的石坝横堵在河口好像一堵墙，石坝高度超过一丈，东西长十多丈，石头表面平滑得像磨刀石，好像是砌筑而成的样子。河水漫过石头表面，下泻到江中，虽然不怎么高，可雪花般的波涛横着散开，特别少见的瀑布平铺着下泻，水势宽阔而凶猛，正如八月间钱塘江的潮水，并驾齐驱地流下斜坡，又是一处奇观了。过了响水滩，江南岸忠州的辖境虽然属于南宁府管辖，但濒江地带土司的属地实际上从此地开始；北岸则是上果湾，有个岩洞朝向西面临江流，岸上也有村落。从这里转向北前行一里，抵达北山下。转向西北挂上帆航行，两岸的山又层层叠叠地出现。行二里是宋村，在江南岸，是忠州的属地。有个八仙岩，是村中景色优美的地方。又行三里，转向东北，又行二里，转向西北，又行三里，再转向东北，两岸的石崖层层叠叠地出现，交替着变幻，无处不是奇异之境。转向西北五里，又向北转，而西岸一座石崖遮住天空，石崖半中腰有个面向东的岩洞。开始时望见洞口有两个洞穴好像是连在一起，北边的洞穴大，南边的洞穴小，岩石垂在外边而洞内相通；随即小洞旁边的大洞变得愈加穹隆，忽然猛地从中间剜空，亮光从洞穴后面透过来。从船中仰面眺望，拱起来的岩石好像连片的云彩在空中奔跑，洞穴明亮得像皎洁的月亮照射出来的光影，洞前的上下，都是重叠葱翠的危崖，倒影映照在江边，真正是神仙之境！首先在土司的辖境内看到这样的景象，反而觉得中原神州大地的景色都是平庸的了。南面有个驮朴村，转个弯登上山后，听说可以攀登上去。又向北行一里，东岸临江处，光彩夺目遮蔽着天空的山是银山，劈开的悬崖切断半座山，青黄赤白，点缀着斑斓的色彩，与天光波影，互相飞动，阳朔的画山仍然只是大体上类似的地方罢了。悬崖下面有上下两个洞，洞口都是面向西。上洞尤其空阔深邃，洞中悬垂的岩石作出观音菩萨的形状来，上面嵌入层层石壁，下边濒临回旋的深水，无从上登到洞中。岩洞北边纷乱的石窍很多，裂纹交错点缀在树丛间，呼吸着云雾，口中独自含着润泽的美玉。行一里，转向西，便是驮朴，是个百户人家的集市，还在江岸北边一里处。东南方就是银山，西北方又耸起层层山峦夹着村庄，逶迤向北延伸而去，中间成为山

路，而集市紧靠在道路。陆路由此地往北走，是去左州、养利州等地的路；水路由此地往西去，则是太平府、思明府等地了。中午抵达驮朴，先登上岸去问路，有人说："通。"有人说："不通。"原来是归顺州被高平人攻破残杀，道路上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大体上的意思是必须等归顺州有人来到，跟随他们前去，人多了出行才安全。归顺州的人又要等富州的人来到，方法也是如此。这两个地方的人还可以等待，只是顾仆病上加病，更是让人惴惴不安了。这天，马上带上行李寄宿在旅店主人的家中。

驮朴去驮卢五十里。自驮卢西至此，皆为左州南境，北去龙州四十里(1)。西仍为崇善地，抵太平亦四十里，水路倍之。

【注释】

(1)北去龙州四十里："龙州"，依地望疑为"左州"之讹。

【译文】

驮朴距离驮卢五十里。从驮卢往西来到此地，都是左州的南部地区，北面距离龙州四十里。西面仍然是崇善县的辖地，到太平府也是四十里，水路有一倍路程。

高平为安南地，由龙州换小舟，溯流四日可至，太平人呼之为高夷。

【译文】

高平是安南的属地，从龙州换乘小船，溯流前行四天可以到达，太平府的人把他们称为高夷。

龙州山崖更奇，崖间有龙蜿蜒如生(1)。

【注释】

(1)“龙州山崖更奇”两句：此为霞客打听到的情况，疑即指花山崖画。

【译文】

龙州的山崖更奇特，山崖上有条龙蜿蜿蜒蜒像活的一样。

思明东换小舟，溯流四日至天龙峒(1)，过山半日即抵上思州(2)。上思昔属思明，今改流官，属南宁，有十万山(3)。其水西流为明江，出龙州；东流出八尺江。

【注释】

(1)天龙峒：应即“迁隆峒”。明时设土巡检。在今宁明县东隅，明江北岸。

(2)上思州：隶南宁府，即今上思县。

(3)十万山：今仍称“十万大山”，位于上思县与防城区间，最高峰莳良岭海拔1462米。

【译文】

在思明府城东边换乘小船，溯流前行四天到达天龙峒，翻过山走半天就到上思州。上思州从前属于思明府，今天改设了流官，划属南宁府，有座十万山。那里的水流向西的成为明江，流到龙州；向东流出去的是八尺江。

高平为莫夷，乃莫登庸之后；安南为黎夷(1)，乃黎利之后。

【注释】

(1)安南：又称交南、交趾，皆为明时对越南的称呼。相当于我国明代前期，1418年黎利在越南建立黎朝，为区别于980—1009年间的黎朝，又称“后黎朝”。1527年，权臣莫登庸推翻黎朝，建立莫朝。1533年，黎朝大将阮淦占据清化、义安一带，另立政权，形式上恢复黎氏皇帝，但大权掌握在阮氏手里。1545年，阮淦死，大权又落入他的女婿郑检手中。从此以后的半个多世纪，越南历史上称为“南北朝”。莫氏政权统治北部，称为“北朝”；郑氏掌

握了清化以南地区，称为“南朝”。1558年，阮淦的儿子阮潢出外镇守顺化，逐步据有顺化、广南一带，成为阮氏割据势力，与郑氏划灵江为界。1592年，南朝大将郑松战胜北朝，占领升龙城(今河内)，结束了南北朝。但莫氏势力仍占据着许多地方，并以高平为据点，延续到1667年。1595年郑松称王，以后郑氏子孙掌握大权，世袭称王，但仍保有黎朝皇帝及其年号。可以说，相当于明代后期，越南事实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割据政权之间战争频仍。《游记》中“交夷”、“高平夷”、“莫夷”皆指莫氏。“夷”，乾隆本作“彝”。

【译文】

高平是莫夷，是莫登庸的后裔；安南是黎夷，是黎利的后代。

自入新宁至此，石山皆出土巴豆树、苏木二种。二树俱不大。巴豆树叶色丹映，或队聚重峦，或孤悬绝壁，丹翠交错，恍疑霜痕黔柴。苏木山坳平地俱生，叶如决明，荚如扁豆(1)，而子长倍之，绕干结瘿，点点盘结如乳，乳端列刺如钩，不可向迩。土人以子种成林，收贾不至，辄刈为薪；又择其多年细干者，光削之，乳纹旋结，朵朵作胡桃痕，色尤苍润。余昔自天台觅万年藤，一远僧携此，云出粤西蛮洞。余疑为古树奇根，不知即苏木丛条也。

【注释】

(1)荚：原作“英”，据“四库”本改。

【译文】

自从进入新宁州境内来到此地，石山上都有出产于当地的巴豆树、苏木两种树。两种树都不大。巴豆树树叶的颜色是红的，红光映照，或成队聚生在重重山峦之中，或孤悬在绝壁之上，红绿交错，恍惚间怀疑是白色的霜痕和黑色的木炭。苏木在山坳中平地上都生长，叶子好像决明子，荚像扁豆，但籽粒长是扁豆的一倍，绕着树干结出瘤状的球体，一点一点地盘结着，好像乳头，乳头的前端排列着钩子一样的刺，不可接近。当地人用籽种成树林，收购的商人不来，便砍

下作为柴火；又选择其中生长多年枝干细小的，剥光树皮，乳白色的花纹旋绕盘结在一起，一朵朵的，像胡桃的纹路，色泽尤为苍劲润泽。我从前在天台山寻找万年藤时，一个远方来的僧人带着这种东西，说是出产在广西蛮族聚居的地区。我怀疑是古树形状奇异的树根，不知道就是苏木丛生的枝条了。

初四日　自驮朴取道至太平。西南行一里，有石垣东起江岸，西属于山，是为左州、崇善分界。由垣出，循山溯江南行，三里，越一涸涧，又四里为新铺，数家之聚。江流从正南来，陆路遂西南转。四里，复过一涸涧，涧底多石，上有崩桥，曰冲登桥(1)。其内有堡。从此南上，盘陟冈阜三里，复与江遇。其上有营房数家，曰崩勘。又南五里，转一山嘴，其后山中有村曰驮竺。盘其东垂，乃循山南西向行，于是回崖联蹁，上壁甚峻拔，下石甚玲珑。二里，路南复突一危峰，遂入山夹。盘之而西又一里，转南二里，登媚娘山。其处峰峦四合，中悬一土阜为脊。越之而南下，东南三里，路侧有窦一圆(2)，名龙井。下坠五六丈，四围大径三丈，俱纯石环壁。坠空缀磴而下，下底甚平，东北裂一门，透门以入，其内水声潺潺，路遂昏黑。践崖扪隙，其下忽深不可测。久之，光渐启，回见所入处，一石柱细若碧笋，中悬其间，上下连属，旁有石板平庋，薄若片云，声若戛金树(3)。至其洞，虽不甚宏而奇妙，得之路旁，亦异也。其上有一亭，将就圮。(自驮朴陆行至太平，辄见冈陀盘旋，四环中坠，深者为井，浅者为田，上下异穴，彼此共窦。盖他处水皆转峡出，必有一泄水门，惟此地明泄涧甚少，水皆从地中透去。窍之直坠者，下陷无底；旁通者，则底平可植五稼(4)。路旁大抵皆是。惟龙井下陷犹有底，故得坠玩焉。)由此西南出山，又四里，而江自壶关东垂北向而至。溯之复南二里，升陟冈阜又二里，抵壶关。关内旧惟守关第舍四五间，今有菜斋老和尚建映霞庵于左，又盖茶亭于后。余以下午抵庵，遂留憩于中。菜斋，北人，年六十一岁，参访已遍海内。所食惟淡菜二盂，不用粒米，见此地荒落，特建庵接众，憩食于庵者数十人，虽久而不靳焉(5)。菜斋法名如喜，徒名海润。

【注释】

(1)冲登桥：今名同，在崇左市江州区稍北，左江西岸。

(2)窞(dàn)：深坑。

(3)戛(jiá)金：即戛玉敲金，形容声音铿锵悦耳。戛，击。

(4)五稼：即五谷。五谷指的种类不同，此处泛指粮食作物。

(5)靳(jìn)：吝惜。

【译文】

初四日　从驮朴取道前往太平府。往西南行一里，有堵石墙东边起自江岸，西边连着山，这是左州、崇善县的分界线。由石墙出去，沿着山溯江流往南行，行三里，越过一条干涸的山涧，又走四里是新铺，是个几家人的村落。江流从正南方流来，陆路从这里转向西南。行四里，又越过一条干涸的山涧，山涧底下有很多石头，上面有座倒塌了的桥梁，叫做冲登桥。桥以内有城堡。从此地向南上走，盘旋爬升在冈峦土阜间三里，再次与江流相遇。江岸上有个几家的营房，叫做崩勘。又向南五里，转过一处山嘴，山嘴后面的山中有个村子叫驮竺。绕过山的东垂，便沿着山的南麓向西行，在这里回绕的山崖连接不断，上面的崖壁非常险峻峭拔，下面的岩石十分玲珑精巧。行二里，道路南边又突起一座险峰，于是进入山间的夹谷中。绕着夹谷向西又走一里，转向南二里，登上媚娘山。此处的峰峦四面闭合，中间悬着一座土山形成的山脊。越过山脊往南下走，向东南三里，路旁有个圆圆的深坑，名叫龙井。下陷五六丈，四周直径大三丈，全是清一色的岩石环绕成的坑壁。沿着悬缀在高空的石阶往下坠，下面的底部十分平整，东北方裂开一个洞口，钻过洞口进去，洞内水声潺潺，路于是昏黑下来。踏着崖石摸着石缝走，脚下忽然深不可测。很久之后，渐渐有了光线，回头看见我进来之处，一根石柱细细的好像绿色的竹笋，悬在洞中间，上下相连，旁边有石板平架着，薄得好像一片云彩，声音好像敲击铜柱。至于说这个洞，虽然不十分宽大却很奇妙，在路旁遇到它，也是一件奇异的事。深坑上面有一座亭子，即将倒塌。(从驮朴走陆路到太平府，常常看见回旋的冈峦山坡，四面回绕中央下陷，深

的形成深井，浅的被垦为田地，上下都有不同的洞穴，彼此之间都是深坑。其他地方的水都是绕着峡谷流出去，必定有一处泄水的水口，唯有此地地表泄水的山涧非常少，水都是从地下渗透出去。洞穴竖直下坠的，下陷得没有底；通向四旁的，则是底部平坦可以种植五谷。道路旁边大体上四处都有。唯有龙井陷下去仍然有底，所以能够下去游玩。)由此地向西南出山，又行四里，而江流自壶关的东面垂向北流到这里。溯江流又向南二里，爬升在山冈土阜间又是二里，抵达壶关。关内旧时只有守关的宅院四五间，今天有位菜斋老和尚在左边建起了映霞庵，又在后边盖了个施舍茶水的亭子。我在下午到达映霞庵，便留下住在庵中。菜斋，是北方人，年纪有六十一岁，已经参观访问走遍了海内。所吃的东西只有两钵盂淡菜，不吃一粒米，看见此地荒凉冷落，特意建了寺庵接待众人，停歇在庵中吃饭的人达数十人，这些人虽然久住不去却毫不吝惜。菜斋的法名叫如喜，徒弟名叫海润。

壶关在太平郡城北一里余(1)。丽江西自龙州来，抵关之西，折而南，绕城南，东转而北，复抵关之东，乃东北流去。关之东西，正当水之束处，若壶之项，相距不及一里。属而垣之，设关于中，为北门锁钥。其南江流回曲间，若壶之腹，则郡城倚焉。城中纵横相距亦各一里，东西南三面俱濒于江。城中居舍荒落，千户所门俱以茅盖。城外惟东北有民居阛阓(2)，余俱一望荒茅舍而已。

【注释】

(1)太平：明置太平府，治崇善县。崇左改市前，县治长期称为太平镇。

(2)阛阓(huán huì)：街市。

【译文】

壶关在太平府城北边一里多处。丽江自西面的龙州流来，流到壶关的西面，折向南，绕到城南，转向东后往北流，又流到壶关的东面，于是向东北流去。壶关的东西两面，正好位于江水紧束之处，就像茶壶的脖子，相距不到一里。筑起城墙连接到两头，在中间设了关

隘，成为北门的军事要地。壶关南面江流回转弯曲之间的地方，像茶壶的腹部，府城就依傍在那里。城中纵横相距也是各有一里，东、西、南三面都濒临江流。城中的居民房屋荒凉冷落，千户所衙门都是用茅草盖顶。城外唯有东北角有民居和街市，其余全是一眼望去的荒芜的茅草屋而已。

青莲山在郡城北二十余里，重峦北障天半。其支南向，东下者即媚娘岭，西下为碧云洞(1)。洞在壶关正西二里，青莲山南下之支也。石峰突兀，洞穿峰半，门东向。先从北麓上三折坂，东向透石隙曰天门，得平台焉。洞门峙其上。门狭而高，内南转，空阔深暗，上透山顶，引光一线空濛下。光下有大士龛，北向，中坐像，后有窞深陷，炬烛之沉黑；又一穴南去，不知其底。此下层也。其上层隔窞之南，复辟为门；门前列双柱，上平庋两盆曰“宝盆”。先由大士像右壁，穿小穴南下窞侧，由双柱中抵宝盆下。透门入，始颇隘；连进门两重，渐转东上，则穹然高张，天光下迸，一门南向出为通天窍。历级上，出洞门外，亦有台甚平，下瞰平壑，与东向门无异。由大士像左壁西穿小穴曲折入，两壁狭转，下伏为隘门；透门进，忽上盘如覆钟；凡进四门，连盘而上者，亦四五处，乃出。于大士像左壁稍北，又西穿小穴，渐北转，则岈然中通，山影平透，裂一门北向，号曰盘龙窟。此洞中胜也。北门外，崖石横带山腰，东达天门，西抵一飞崖下，上覆下嵌。崖不甚高，上下俱绝壁，中虚而横带者，若平廊复榭，无愧“群峰献翠”名。北瞰深坞，重峦前拱，较东南二台，又作一观。由崖东攀石萼西望，峰顶莲瓣错落，中有一石，东剜空明，为蔓深石削，不得攀接。仍从盘龙窟入，出东台，仰眺洞南，峰裂岐崖，回环一峡。乃攀枝援隙上，直历峡峰攒合中，复有东向洞，内皆耸石攒空，隙裂渊坠，削不受趾，俯瞰莫窥其底，石块投之，声历历不休，下即大士龛中承受坠光处也。至此洞外胜始尽。此洞向无其名，万历癸丑参戎顾凤翔开道叠磴(2)，名之曰碧云，为丽江胜第一。顾乃华亭人(3)。

【注释】

(1)碧云洞：初六日记有："携火炬出壶关，西溯江岸，一里抵演武场北，又西一里，探碧云洞。出入回环者数四，还抵映霞。"本段自此以下至"为丽江胜第一"似非概语，而是探碧云洞的具体经过，疑为错简，应系于十月六日"出入回环者数四"之前。

(2)万历癸丑：万历四十一年(1613)。

(3)华亭：为松江府附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区。

【译文】

青莲山在府城北面二十多里处，重重山峦遮蔽了半边天。它的支脉向南延伸，往东下延的就是媚娘岭，往西下延的是碧云洞。碧云峒在壶关正西二里处，是青莲山往南下延的支脉。石峰突兀，岩洞洞穿了石峰的半中腰，洞口面向东。我先从北麓登上三折坂，向东钻过石缝，叫做天门，见到一处平台。洞口耸立在平台上方。洞口又窄又高，洞内向南转，空阔深暗，上面通到山顶。引进一线空濛的阳光照射下来。光线下照处有观音菩萨的佛龛，面向北，佛龛正中坐着观音像，后面有深陷的深坑，用火把照射坑中，深沉黑暗；又有一个洞穴向南去，不知它的底。这是下层。洞内的上层隔着深坑的南边，又裂成洞口；洞口前方排列着两根石柱，上面平架着两个石盆，叫做"宝盆"。首先由观音像右边的石壁下，穿过一个小洞向南下到深坑的侧边，由两根石柱中间走到宝盆下边。穿过石门进去，开始时很窄；一连进了两重石门，渐渐转向东上走，只见山洞穹然隆起高高张开，天上的亮光照射进来，一个石门向南出去成为通天的窟窿。经过石阶上走，出到洞口外，也有个十分平整的石台，下瞰着平敞的壑谷，与向东的洞口没有不同。由观音像左边的石壁下向西穿过小洞曲曲折折地进去，两侧的洞壁很狭窄，转来转去，向下低伏为隘口；钻过隘口进去，忽然顶上盘旋而起好像下覆的铜钟；一共进了四个隘口，连续向上盘旋而起的地方，也有四五处，这才出来。在观音像左边石壁的稍北处，又向西穿过一个小洞穴，慢慢向北转，就见中间相通样子深

邃，山影平平地投射进来，裂开一个向北的洞口，号称是盘龙窟。这是洞中的胜景了。北洞口外面，崖石像腰带一样横贯山腰，东边到达天门，西边抵达一处飞空的悬崖下，上面下覆，下面深嵌。悬崖不十分高，上下都是绝壁，中间是虚空像腰带一样横系着的地方，好像平直的长廊和重叠的台榭，无愧于“群峰献翠”的美名。向北俯瞰深深的山坞中，重重山峦在前方拱立着，与东、南两面的石台相比较，又现出一种景观。由悬崖东边攀着花萼般的岩石向东望去，峰顶上莲瓣样的岩石错落其间，其中有一块岩石，东面剜空透明，因为草深岩石陡削，不能攀登接近。仍然从盘龙窟进去，出到东面的平台上，仰面眺望山洞南边，山峰迸裂，悬崖分岔，回绕成一条峡谷。于是攀着树枝抓住石缝往上爬，直到峡谷山峰攒聚闭合处的中间，又有个面向东的洞，洞内都是高耸的岩石攒聚在空中，石缝裂成深渊，陡削得不能落脚，俯瞰无法窥见峡谷的底下，用石块扔下去，声音清清楚楚响个不停，下面就是洞中观音菩萨佛龛承接下射光线之处了。到这里洞外的胜景这才完了。这个洞从前没有名字，万历癸丑年参将顾凤翔垒砌石阶开通了道路，把它命名为碧云峒，是丽江的第一胜景。顾凤翔是华亭县人。

白云岩在壶关正东四里，路由郡城东渡江，是为归龙村峒(1)。在江东岸，太平隔江即江州属。是村昔有怪出没江潭，为害江州、太平。人俱莫能制，而思明独来时而杀之，其害乃息。故江州以此一峒畀思明，为思明属。今此峒东南北三面俱属江州，而西抵于江，为太平府，近太平城者惟此一村，而又远属思明，亦可异也。

【注释】

(1)归龙村峒：原误倒为“龙归村峒”，据下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改。归龙村峒，今作“归陇”，在崇左城东北郊，左江东岸。

【译文】

白云岩在壶关正东四里处，去那里的路由府城向东渡江，那是归龙村峒。在江东岸，太平府隔江处就是江州的属地。这个村子过去有妖怪出没在江

边，为害于江州、太平府。人们都无法制服它，然而思明府土司独自一人来到时便杀了妖怪，这个祸害才得以平息。所以江州把这一峒送给思明府，成为思明府的属地。今天这个峒的东、南、北三面都属于江州，但西面直到江边，是太平府的属地，太平府城附近只有这一个村子，却又隶属于远处思明府，也算是一件奇怪的事。

石门塘在壶关外东北半里。老虎岩在壶关内西南半里。铜鼓在郡城内城隍庙(1)，为马伏波遗物，声如吼虎，而状甚异。闻制府各道亦有一二，皆得之地中者。土人甚重之，间有掘得，价易百牛。

【注释】

(1)铜鼓：中国古代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的重器，用铜铸成。大者数百斤，直径在一百厘米以上；小者数十斤，仅十余厘米。鼓面有浮雕图案，中心为日光形，边缘或有蛙、鱼、牛等立体装饰，鼓身有不同的花纹围绕。很多纹饰和图案，反映了西南各族古代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情况。整个铜鼓形体凝重，声音雄沉，制作精致，纹饰丰富多彩。铜鼓从用作炊具的铜釜发展而来，成为统治权力的象征，用于祭祀、战争、赏赐、赆贝、进贡等，后又成为一种娱乐的乐器，至今仍为西南很多民族所珍爱。发现铜鼓的地区，北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西达云南腾冲县，云南、广西、贵州各省(区)博物馆收藏传世和出土的铜鼓甚多，年代约自春秋至清末不等。

【译文】

石门塘在壶关外面东北半里处。老虎岩在壶关以内西南半里处。铜鼓在府城内的城隍庙中，是伏波将军马援的遗物，鼓声像老虎吼叫，而且形状十分奇特。听说总督府下属各道也有一两个，都是从地下得到的。当地人非常看重铜鼓，间或有人挖掘到，价值可以交换一百头牛。

初五日　晨餐后，即独渡归龙，共四里，西循白云岩(1)。荒坡草塞，没顶蒙面，上既不堪眺望，下复有芒草攒入袜裤间，举足针刺，顷刻不可忍，数步除袜解裤，搜刷净尽，甫再举足，复仍前矣。已有一小水自东南峡中出，北潆岩前，上覆藤蔓，下踔江泥，揭涉甚难。过溪，抵岩下。穹崖高展，下削如屏，色莹洁逾玉。崖南峭壁半列洞

四五，大小不一，皆西向。南面一洞较大，下复叠一洞，不甚深昧，而上洞中空外削，望之窈窕，竟不得攀憩。再南半里，有洞甚大，亦西向，前俱大石交支。从石隙透门入，洼敞可容三百人，内无旁通窦。洞北有小径，东上山夹，两旁削石并耸。攀级而登，逾山坳南，亦有洼下陷，木翳不能窥其涘。其北更耸层峰，西瞰江流域堞，俱在足底。再北直出白云岩顶，其坳中洼窞虽多，然棘藤蒙密，既不得路，复无可询，往返徘徊，日遂过午，终不能下通岩半洞也。此处岩洞特苦道路芜阻，若能岩外悬梯，或叠磴中窦，其委曲奇胜，当更居碧云上。仍西二里，出归龙，南溯江岸三里，抵金柜、将军两山之间。金柜瞰江峙，崖洞中空，大容数百人。茅棘湮阨，竟金柜山岩洞不得，三周其北东南三面，又两越其巅，对瞩江城，若晰须眉于镜中。东即将军山，片崖立峰头迎江，有干城赳赳势(2)。环郡四眺，峰之特耸者此为最。下候东关渡舟，已暮不复来，腹馁甚。已望见北有一舟东渡，乃随江蹑石一里，抵其处，其舟亦西还。迁延久之，得一渔舟，渡江而西。见有卖蕉者，不及觅饭，即买蕉十余枚啖之。亟趋壶关，山雨忽来，暮色亦至。

【注释】

(1)西循白云岩：乾隆本，“四库”本皆作“乃由郡城东渡江，经归龙村峒，东抵石崖下”，疑“西”为“东”。

(2)干(gān)城：捍蔽如盾，防守如城。干，盾牌。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立即独自渡江到归龙村，共行四里，向西沿着白云岩走。荒凉的山坡上茅草塞路，没过头顶蒙在脸上，上方既不能眺望，脚下又有草上的尖刺钻入鞋袜裤子中，抬脚走就像有针在刺扎，一刻也不能忍受，走几步就得脱下袜子解开裤子，全部搜寻刷干净，刚刚再次抬脚走，又仍然像先前一样了。不久有一条小溪从东南方的峡中流出来，向北潆绕在岩洞前，上边覆盖着藤蔓，脚下踩着水

中的稀泥，提起衣裤涉水非常艰难。涉过溪水，到达白云岩下面。穹隆的山崖高高伸展开来，下面陡削好像屏风，石头的颜色晶莹洁净超过白玉。山崖南面的峭壁半中腰排列着四五个洞，大小不一，都是面向南。南面的一个洞较大，下边又重叠着一个洞，不十分深黑，但上洞洞中空阔外面陡削，望过去十分幽深，竟然不能攀登上去休息。再向南走半里，有个洞非常大，也是面向西，洞前又全是大石头交叉支撑着。从石缝间钻进洞口，地势下洼宽敞，可以容纳三百人，洞内没有旁通的洞穴。洞北有条小径，向东上到山间的夹谷中，两旁陡削的石崖排列耸立。攀着石阶上登，翻越到山坳的南面，也有下陷的洼地，林木遮蔽，不能窥见洼地的边际。洼地北面更是耸立着层层山峰，向西俯瞰江流城池，都在脚下。再往北直达白云岩的顶上，这里的山坳中间下洼的深坑虽然很多，但是荆棘藤蔓浓密，既找不到路，又无处可以问路，往返徘徊，时间便过了正午，始终不能下到半山腰的岩洞中。此处的岩洞只是苦于道路荒芜阻塞，如果能在洞外悬挂梯子，或者修砌石阶到达洞中，那洞中曲折弯转的奇妙胜景，应当更居于碧云峒之上。仍然向西二里，出到归龙村，往南溯江岸三里，抵达金柜山、将军山两座山之间。金柜山俯瞰着江流，高高耸峙着，山崖上的岩洞中间空阔，大处容得下几百人。茅草荆棘隐没阻塞，走遍金柜山找不到岩洞，在山的北、东、南三面绕了三圈，又两次越过山顶，注视对面的江流城池，好像在镜子中看胡须眉毛一样清晰。东面就是将军山，一片崖石立在峰头迎着江流，有手执盾牌捍卫城池雄赳赳的气势。环绕着眺望府城四面，群峰中独自耸立的这座山最高。下山等候东关来的渡船，已因天黑不再来，腹中饿极了。不久望见北边有一条船渡到东岸来，于是顺着江岸踩着石头前行一里，到了那里，那条船也要返回西岸去。拖延了很久，找到一条渔船，渡到江西岸。看见有卖香蕉的人，来不及找饭吃，马上买了十几个香蕉吃下。急忙赶到壶关，山雨忽然来临，暮色已经降临了。

初六日　余以归顺、南丹二道未决，余欲走归顺至富州，众劝须由南丹至贵州，盖贵州远而富州近，贵州可行而归顺为高平夷所阻也。趋班氏神庙求签

决之。庙在大西门外，临江。其神在郡极著灵异。家尸而户祝之(1)，有司之莅其境者，靡不严事焉。求签毕，有儒生数人赛庙中(2)，余为询归顺道。一年长者辄欲为余作书，畀土司之相识者。余问其姓字，乃滕肯堂也。名祚昌。其中最年少者，为其子滕宾王。名佐。居城中千户所前。余乃期造其家，遂还饭于映霞庵。携火炬出壶关，西溯江岸，一里抵演武场北，又西一里，探碧云洞，出入回环者数四，还抵映霞。见日色甫下午，度滕已归，仍入城叩其堂。滕君一见倾盖，即为留酌。其酒颇佳，略似京口，其茶则松萝之下者，皆此中所无也。坐中滕君为言："欲从归顺行，须得参戎一马符方妙。明晨何不同小儿一叩之乎？"余谢不敏(3)。滕曰："无已，作一书可乎？"余颔之。期明日以书往，乃别而返壶关。

【注释】

(1)家尸(shī)而户祝：意为家家户户都崇拜。尸，古代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后世则以画像受祭。

(2)赛(sài)：祭祀酬神。

(3)不敏：自谦之词，意为不聪明。

【译文】

初六日　我因为去归顺州、南丹州的两条路没有选定，我想走归顺州到富州，众人劝我必须经由南丹州到贵州，原来是贵州路远而走富州路近，贵州可以通行而归顺州被高平夷阻住了。赶到班氏神庙去求签决定走哪条路。神庙在大西门外，濒临江流。那里的神灵在府中极为灵验，家家户户都崇拜祭祀他，官府中有人到此地当官的，无不尊敬地祀奉他。求完签，有几个儒生在庙中祭神，我为此向他们打听去归顺州的路。一位年长的便想为我写封信，交给与他相识的土司。我问了他的姓名和表字，是叫滕肯堂了。名叫滕祚昌。其中最年轻的，是他的公子滕宾王。名叫滕佐。住在城中千户所衙门前。我便与他约定去他家拜访，于是返回到映霞庵中吃饭。带上火把出了壶关，向西溯江岸前行，行一里抵达演武场的北边，又向西一里，探了碧云峒，出入环绕了四次，回到映霞庵。看见天色刚到下

午，估计滕肯堂已经回来，仍然进城到他家的厅堂中叩见了他。滕君一见倾心如故，立即挽留我饮酒。他的酒很美，略微类似于京口酒，他的茶却是松萝茶中的下品，都是这一带没有的东西。坐着交谈中，滕君对我说："想要从归顺州走，必须得到参将的一个调马的兵符才好。明天早晨为何不同我儿子去叩拜他一次呢？"我辞谢不敢当。滕君说："不得已，写一封信总可以吧？"我点头同意了。约定明天把信送过来，于是告别后返回壶关。

初七日　雨色霏霏，酿寒殊甚。菜斋师见余衣单，为解夹衣衣我，始可出而见风。晨餐后，滕君来。既别，余作畀参戎书。饭而抵其家，则滕自壶关别后，即下舟与乃郎他棹，将暮未返，雨色复来，余不能待而返壶关。雨少止，西觅老虎岩，坠洼穿莽，终不可得。

【译文】

初七日　细雨霏霏，寒气久积，冷得特别厉害，菜斋禅师见我衣裳单薄，为此脱下夹衣来给我穿，这才可以出门来见风。早餐后，滕君到来。分别之后，我写了交给参将的信。饭后到滕肯堂家，滕肯堂却自从在壶关分别后，立即下到船中与他的公子划船到别的地方去了，天将黑还没有回来，雨又下起来，我不能等下去便返回壶关。雨渐渐停下后，向西去找老虎岩，坠入洼地中，穿越丛莽，始终不能找到。

初八日　余再抵滕，以参戎书畀之。参戎姓章，名易，为会稽人(1)。其有名正宸者，合在户科，为辛未年家(2)。滕复留饭，网鱼于池，池在门前。鱼有大小二种，大者乃白鲢，小者为鲫鱼。鲫鱼味淡而不腥。问所谓"香鱼"，无有也。剖柑于树，其柑如香橼，瓤白而皮不厚，片剖而共食之，瓤与皮俱甘香，异众柑。因为罄其生平。滕君少年廪于学宫(3)。其人昂藏有侠骨，夙与中表谢孝廉有隙(4)。谢死，其家以毒诬滕，滕求检以白其诬，谢遂大窘。时孝廉之弟为南宁司李掾(5)，而孝廉之房考赵(6)，为闽漳州人，方当道，竟罗织于宪访，且中以讪府道、殴卫所诸(莫)须有事(7)，遂被黜戍钦州(8)。未几归，复为有司崎龁不已(9)，雄心竟大耗，而须鬓俱皤然矣。其乃郎亦青年游泮，为此中铮铮出颖者，此中亦共以白眉推之(10)。且谓余何不

暂馆于此，则学宫诸友俱有束脩之奉(11)，可为道路资。余复谢不敏。透出壶关，已薄暮矣。有僧自南宁崇善寺来，言静闻以前月廿八子时回首(12)，是僧亲为下火而来。其死离余别时才五日，云白竟不为置棺，不知所留银钱并衣箧俱何人干没也？为之哀悼，终夜不寐。

【注释】

(1)会稽：浙江绍兴府附郭县，即今浙江绍兴市。

(2)辛未年：指明崇祯四年(1631)。

(3)廪(lǐn)：即食廪，领取官府发给的粮米。

(4)中表：古代称父亲的姊妹(姑母)的儿子为外兄弟，称母亲的兄弟(舅父)姊妹(姨母)的儿子为内兄弟。外为表，内为中，合称为中表，即今天通称的姑表和姨表亲戚。隙(xì)：感情上的裂痕。

(5)司李：同“司理”，即推官。详《闽游日记》注。掾(yuàn)：古代属官的通称。

(6)房考：即科举考试中的房考官，他们每人占一房。应试考卷誊录后，先要分房，交房考官阅后，再推荐给主考官决定弃取。

(7)(莫)须有：原意为恐怕有，也许有，后通称无罪被冤为“莫须有”。

(8)黜(chù)：贬官。

(9)𪓐齕(yǐ hé)：毁伤。

(10)白眉：古人多以白眉称兄弟或同类间的优秀杰出者。

(11)束脩(xiū)：脩为干肉，十条干肉称束脩。一般指送给教师的薪金。

(12)回首：回头，此处指逝世。

【译文】

初八日　我再次来到滕家，把给参将的信交给他。参将姓章，名叫易，是会稽县人。他是正科殿试考中的，合在户科，是辛未年与我家里人一同考中的。滕肯堂再次挽留我吃饭，在池塘中用网捕来鱼，池塘在门前。鱼有大小两种，大的是白鲢鱼，小的是𪓐鱼。𪓐鱼味淡但没有腥气。打听所谓的“香鱼”，没有这种鱼。从树上摘来柑子剖开，这种柑子如同香橼，瓤子是白色的而皮不厚，

切成片后大家一起吃，瓤子和皮都是又甜又香，与其他的柑子不同。因而为我把他的生平全部讲述给我听。滕君少年时是学宫里领取口粮的童生。他为人豪爽，仪表伟岸，有侠义气概，过去与中表亲戚谢孝廉有仇。谢孝廉死后，谢家人用投毒来诬陷滕肯堂，滕肯堂请求验尸以便洗清他的冤枉，谢家人于是十分难堪。当时谢孝廉的弟弟是南宁府司理的属官，而且谢孝廉的房考官赵某，是福建省漳州人，正在当权，竟然向上级查访的官员罗织罪名，并用讥讽府道官吏、殴打卫所官兵等莫须有的事来中伤他，于是被贬官去戍守钦州。没多久返回家乡，再次被官吏们不停地诋毁中伤，雄心终于大受损伤，而胡须两鬓也全都花白了。他的公子也是青年有为考中童生，是这一带脱颖而出的佼佼者，这一带也共同推举他为优秀杰出的人才。并且说，我为什么不暂时在此地开馆授徒，那样的话学宫中的诸位朋友都会有学费奉送，可以作为在路上的旅费。我再次辞谢自己无能。穿出壶关，已是傍晚了。有位僧人从南宁崇善寺来，说静闻在上个月二十八日的子时逝世，这位僧人亲自为他举行了火葬后才来此地。他死时距我离别时才有五天，云白竟然不为他置办棺木，不知我留下的银钱和衣箱都被什么人吞没了？为静闻哀伤悼念，整夜不眠。

初九日　午饭后，再入城候所进参戎书。而滕氏父子犹欲集众留余馆此(1)，故不为即进。其书立为一初贡方姓者拆。书初录，展转携去，久索而后得之。乃复缄之，嘱其速进，必不能留此也。

【注释】

(1)馆(guǎn)：教书的私塾称馆。

【译文】

初九日　午饭后，再次进城等候呈给参将的信的回音。而滕家父子还想召集众人挽留我在此地开馆授徒，所以没有马上把信呈上去。那封信立刻被姓方的刚成为贡生的人拆开。信刚被抄完，辗转又被拿了去，要了很久后才得到信。于是重新封好信，嘱咐他赶快呈进去，必定不能留在此地。

初十日　晨餐后出游石门。上午抵滕君处，坐甫定，滕宾王持参

戎招余柬来，余谢之。已参府中军唐玉屏名尚珠，全州人。以马牌相畀。余为造门投刺，还饭于滕。雨竟不止，是夕遂宿于滕馆。

【译文】

初十日　早餐后出门游览石门。上午到滕君那里，刚坐定，滕宾王拿着参将召请我的柬帖来了，我谢过了他。不久参将府的中军唐玉屏名叫唐尚珠，是全州人。把马牌送给我。我为此登门投递了名帖，回来在滕肯堂家吃饭。雨竟然不停地下着，这天晚上便住在滕家的客馆里。

十一日　雨。食息于滕。

【译文】

十一日　下雨。在滕家吃饭休息。

十二日　雨，食息于滕。迨暮，雨少止，乃别，抵壶关映霞庵。是夜，夜雨弥甚。

【译文】

十二日　下雨，在滕家吃饭休息。到傍晚时，雨渐渐停了，于是告别滕君，来到壶关的映霞庵。这天夜里，夜雨更大。

十三日　阻雨壶关。

【译文】

十三日　被雨阻在壶关。

十四日　仍为雨阻。余欲往驮朴招顾行，路泞草湿，故栖迟不前。

【译文】

十四日　仍然被雨阻住。我想前去驮朴招呼顾行，道路泥泞荒草湿滑，所以滞留不前。

十五日　雨如故。有远僧三人自壶关往驮朴，始得寄字顾行，命其倩夫以行李至郡。

【译文】

十五日　雨依然如故地下着。有三个远道而来的僧人从壶关前往驮朴，才得以寄去一个字条给顾行，命令他请脚夫带上行李前来府城。

十六日　夜雨弥甚，达旦不休。余引被蒙首而睡，庵僧呼饭乃起。饭后天色倏开，日中逗影，余乃散步关前，而顾行至矣。异方两地，又已十余日，见之跃然。即促站骑觅挑夫，期以十八日行。

【译文】

十六日　夜间雨更大，通宵达旦不停地下。我拉被子蒙着头大睡，庵中的僧人叫吃饭了才起床。饭后天色倏地晴开，红日在中天，光影逗人，我于是到壶关前散步，而顾行来到了。异乡分在两地，已经有十多天了，看见他十分高兴。立即催促驿站派马找挑夫，约定在十八日出行。

十七日　早寒甚，起看天光欲曙未曙，而焕赤腾丹，朦胧隐耀，疑为朝华，复恐雨征，以寒甚，仍引被卧。既而碧天如洗，旭日皎洁，乃起而饭。入别滕君，父子俱出，复归饭映霞。抵晚入候，适滕君归，留余少酌，且为作各土州书，计中夜乃完。余别之，返宿庵中。

【译文】

十七日　早晨冷极了，起床去看，天色要亮又没亮，而光彩四射赤红的红日腾空而起，朦朦胧胧地隐隐照耀，我怀疑是早晨的日晕，又担心是有雨的征兆，因为冷极了，仍然拉上被子躺下。既而碧空如洗，旭日皎洁，于是起床后吃饭。进城与滕君辞别，父子都出门去了，又回到映霞庵吃饭。到晚上进城去等候，恰好滕君回来，留我小饮一番，并且为我写了给各土州的信，估计半夜才能写完。我告别了滕君，返回庵中住宿。

十八日　昧爽入城，取滕所作书。抵北关，站骑已至。余令顾仆与骑俱返候壶关。滕君亦令人送所作书至。余仍入城谢别，返饭于庵。菜斋又以金赠。遂自壶关北行。关外有三岐：东北向驮朴，走左州，乃向时所从来者；西北向盘麻，走龙州，乃碧云洞游所经者；而兹则取道其中焉，太平州道也。五里，渐入山夹。又五里，过一空谷，甚平广而荒漠，无耕为田者。又三里，谷尽，有数家在路左。乃折而西二里，登楼沓峺，两傍山崖陡绝，夹隘颇逼，虽不甚高，而石骨嶙峋，觉险阻焉。逾隘门少西下，辄有塘一方，汇水当关，数十家倚之。西从峡中三里，逾二峺，高倍于楼沓；西下，辄崖石崭削，夹坞更深。北一里，上大峺，陡绝更倍之。逾坳北下，夹壁俱截云蔽日。一里，坞穷西转，其北四山中坠，下洼为不测之渊。又西一里，逾隘门西下，则悬磴旋转重崖间，直下山脚(1)，不啻千级也。按郡北有荡平隘，乃青莲山中裂成峡者。东南自楼沓峺，西北出此，中为峺者凡四重(2)，两崖重亘，水俱穴壑底坠，并无通流隙，真阨塞绝隘也。既下，循麓北行，有深窞悬平畴中，下陷如阱，上开线峡，南北横裂，中跨一石如桥，界而为两，其南有磴，可循而下，泉流潺潺(3)，仰睇天光，如蹈瓮牖也。北行畦塍间，五里，坞尽山回，复西登一岭，下蹈重峡。五里出山，山始离立，又多突兀之峰夹。又五里为陵球(4)，有结茅二所，为贳酒炊粥之肆，是为此站之中道。又西北七里，过土地屯，有村一坞在路左山坡之北。又二里，有小水东自土地屯北岭峡中来，西南流去。绝流西渡，登陇行，闻水声冲冲，遥应山谷，以为即所渡之上流也。忽见大溪汹涌于路右，阔比龙江之半，自

西北注东南，下流与小溪合并而去，上流则悬坝石而下，若涌雪轰雷焉。共二里，抵四把村，即石坝堰流处也。盖其江自归顺发源，至安平界，又合养利、恩城之水，盘旋山谷，至此凡径堰四重，以把截之，故曰“把”，今俗呼为“水坝”云。下抵崇善水口绵埠村(5)，入龙江。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6)。又西转二里，水之南有层峰秀耸，攒青拥碧，濒水有小峰孤突，下斜骞而上分岐，怒流横啮其趾；水之北，则巨峰巍踞，若当关而扼之者。路抵巍峰之东，转而北循其北麓，共五里，出其西，有村临江，曰那畔村(7)，为崇善北界。又五里，为叩山村，则太平州属矣。又西北七里，暮抵太平站。孤依山麓，止环堵三楹，土颓茅落，不蔽风日，食无案，卧无榻，可哂也。先是，挑夫至土地屯即入村换夫，顾奴随之行；余骑先抵站，暮久而顾奴行李待之不至，心其悬悬；及更，乃以三人送来，始释云霓之望。是夜明月如洗，卧破站中如濯冰壶。五更，风峭寒不可耐，竟以被蒙首而卧。

【注释】

(1)直下山脚：“山脚”，原作“山椒”，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峺(gěng)：同“埂”，地势高起成长条状。

(3)㵎(guó)㵎：流水声。

(4)陵球：今崇左市江州区西境有村名“楞球”，应即“陵球”。原缺“球”字，据补。

(5)绵埠村：今称“棉江”，在龙州东隅，龙江北岸，黑水河从北往南流，在此汇入左江。

(6)水口在太平郡西七十里：此大溪明代称逻水，今称黑水河。龙江明时又称丽江，即今左江在龙州境一段。

(7)那畔村：今作“那范”，在崇左市江州区西隅，黑水河北岸。

【译文】

十八日　黎明进城，去取滕肯堂写的信。抵达北关，驿站的坐骑

已经到了。我命令顾仆与坐骑都返回壶关等候。滕君也派人把他写的信送来。我仍然进城去向他道谢辞别，返回庵中吃饭。菜斋又拿出金钱相赠。于是从壶关往北行。关外有三条岔道：东北方通往驮朴，走向左州，是前些时候从那里走来的路；西北方通往盘麻，走向龙州，是游览碧云峒经过的路；而现在则是取道中间的一条路，是去太平州的路。行五里，渐渐走入山间夹谷中。又行五里，经过一处空旷的山谷，十分平坦广阔却又广漠荒凉，没有耕种为田地的地方。又行三里，山谷完了，有几家人在道路左边。于是折向西二里，上登楼沓峺，两旁的山崖陡绝，夹谷中的隘口相当逼窄，虽然不十分高，可石骨嶙峋的，觉得地势险阻。穿过隘口稍向西下走，就有一池水塘，积水挡住关口，有几十家人紧靠着水塘。从峡谷中向西前行三里，越过二峺，高处是楼沓峺的一倍；向西下走，就见崖石斩绝陡削，相夹的山坞更深。向北一里，上登大峺，陡绝的程度更是二峺的一倍。越过山坳往北下行，夹立的石壁全都穿云蔽日。行一里，山坞完后向西转，山坞北边四面的山都向中间下坠，下洼成不测的深渊。又向西一里，越过隘口向西下走，只见高悬的石阶路旋转在重重山崖之间，一直下到山脚，不止一千级台阶了。据考察，府城北面有个荡平隘，是青莲山从中裂成峡谷的地方。东南方起自楼沓峺，西北方到此地，中间形成峺的地方有四重，两面的山崖重重绵亘，水流都是坠入壑谷底下的洞穴中，并没有水流通过的缺口，真是一处闭塞险绝的隘口。下山后，沿着山麓往北行，有个深坑悬在平旷的原野中，像陷阱一样下陷，上面裂开线一样的峡谷，南北横向裂开，中间横跨着一块像桥一样的岩石，隔为两段，深坑的南边有石阶，可以顺着石阶下去，泉水流声潺潺，仰面斜视天上的亮光，如同踏进了瓦瓮口做的窗户中一样。往北行走在田野间，行五里，山坞尽头处山峰回转，又向西上登一座岭，下山踏进重重山峡之中。行五里后出山，山开始分散开来矗立着，又有很多突兀的山峰夹在路旁。又行五里是陵球，有两所茅草建成的房子，是卖酒煮稀粥的店铺，这里是这一站路的半路上。又往西北行七里，经过土地屯，有个村庄在道路左边山坡北面的山坞中。又向北二里，有条小溪自东面土地屯北岭的山峡中流来，往西南方流

去。向西横渡溪流，登上土陇前行，听见水声轰轰响，在山谷中远远回响，我以为就是所渡小溪的上游了。忽然看见有条大溪在道路右边汹涌奔流，宽处是龙江的一半，自西北向东南流注，下游与小溪合并后流去，上游则是从石坝上悬垂而下，有如雪花喷涌雷霆轰鸣一般。共行二里，抵达四把村，这就是石坝拦截水流之处了。原来这条江流自归顺州发源，流到安平州境内，又汇合养利州、恩城州的水流，盘旋在山谷间，流到此地共流经四道堤坝，用“把”来横截江流，故而叫做“把”，今天俗称为“水坝”。下游到达崇善县的河口绵埠村，汇入龙江。河口在太平府城西面七十里处。又向西转二里，江南岸有层层秀丽的山峰耸立着，青山攒聚绿水围抱，濒江处有座孤立突兀的小石峰，下面斜着举起而上面分出岔来，怒流横咬着山脚；江水的北边，则是巨大的山峰巍然盘踞着，好像挡在关前扼守关口的样子，道路抵达巍峨山峰的东麓，转向北后沿着山峰的北麓走，共行五里，出到山峰的西麓，有个村庄面临江流，叫那畔村，是崇善县的北境。又行五里，是叩山村，则是太平州的属地了。又向西北走七里，天黑时到达太平站。驿站孤零零地依傍着山麓，只有围墙绕着的三间房，土墙倒塌茅草零落，不能遮蔽风雨阳光，吃饭没有桌子，睡觉没有床，可笑啊！这之前，挑夫到了土地屯马上进村去换夫，顾奴跟随挑夫前行；我骑马先到达驿站，天黑后等了他们很久还是不见顾奴和行李来到，心里十分悬挂；到一更天时，才用三个人送来，这才放下高悬在云雾中的心。这天夜里明月如洗，躺在破烂的驿站中如同在冰壶中洗澡。五更时，寒风料峭不可忍耐，竟自用被子蒙住头大睡。

十九日　晓日明丽，四面碧峤濯濯，如芙蓉映色。西十里，渡江即为太平州(1)，数千家鳞次倚江西岸。西南有峰，俱峭拔攒立；西北一峰特立州后，下有洞南向，门有巨石中突，骑过其前，不及入探为怅。州中居舍悉茅盖土墙，惟衙署有瓦而不甚雄。客至，馆于管钥者，传刺入，即以刺答而馈程焉。是日传餐馆中，遂不及行。

【注释】

(1)太平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雷平镇稍东，黑水河西南岸的旧州。

【译文】

十九日　拂晓的旭日明亮艳丽，四面青山明净如洗，景色如芙蓉映照。向西十里，渡过江就是太平州城，几千家人鳞次栉比地依傍在江西岸。西南方有山峰，全都峭拔耸立，攒聚在一起；西北方的一座山峰独自矗立在州城后面，山下有个面向南的洞，洞口有块巨石突立在中间，骑马经过洞前，来不及进洞探察，为此闷闷不乐。州城中居民的房屋全是茅草盖顶和土墙，只有衙门有屋瓦盖顶却不十分雄伟。客人来到后，找到管钥匙的人住进客馆，传了名帖进去，马上用名帖来答礼并馈赠了路费。这一天在客馆中吃了送来的饭，便来不及再上路。

二十日　晨粥于馆，复炊饭而后行，已上午矣。西北出土墙隘门，行南北两山间。其中平畴西达，亩塍鳞鳞，不复似荒茅充塞景象。过特峰洞门之南，三里，过一小石梁，村居相望，与江、浙山乡无异。又三里，一梁甫过，复过一梁。西冈有铜钟一覆路左，其质甚巨，相传重三千余斤，自交南飞至者。土人不知其年，而形色若新出于型，略无风日剥蚀之痕，可异也。但其纽为四川人凿去(1)。土人云："尚有一钟在梁下水涧中，然乱石磊落，窥之不辨也。"又西北一里，辄见江流自西而东向去。又二里，复有水北流入江，两石梁跨其上。其水比前较大，皆西南山峰间所涌而出者。又西北五里，复过两梁，有三水自南来，会而北入于江。此处田禾丰美，皆南山诸流之溥其利也(2)。又二里，则平畴西尽，有两石峰界南北两山间，若当关者。穿其中而西，又一里，有小沟南属于山，是为太平州西界。越此入安平境，复有村在路右冈陂间。又西二里，即为安平州(3)。江水在州之东北，斜骞其前，而东南赴太平州去。又有小水自西而来，环贯州右，北转而入于江，当即《志》所称陇水也。其西南有山壁立，仙洞穹其下(4)，其门北向，高敞明洁，顶平如绷幔，而四旁窦壁玲珑，

楞栈高下。洞后悬壁上坐观音大士一尊，恍若乘云揽雾。其下一石中悬，下开两门，上跨重阁，内复横拓为洞。从其右入，夹隙东转，甚狭而深，以暗逼而出。悬石之外，右裂一门，直透东麓；左拾级而上，从东转，则跨梁飞栈，遂出悬石之巅。其上有石盆一圆，径尺余，深四寸，皆石髓所凝，雕镂不逮(5)。傍有石局、石床(6)，乃少加斧削者。从西入，则深窦邃峡，已而南转，则遂昏黑莫辨。然其底颇平，其峡颇逼，摸索而行。久之，忽见其南有光隐隐，益望而前趋，则一门东南透壁而出，门内稍舒直，南复成幽峡。入之渐隘，仍出至少舒处。东南出洞门，门甚隘，门以外则穹壁高悬，南眺平壑，与前洞顿异矣。久之，复从暗中转出前洞，壁间杂镌和州帅李侯诗数首(7)，内惟《邹泗洙》一首可诵。余亦和二首。既乃出洞游州前。其宅较太平州者加整，而民居不及。馆乃瓦盖，颇蔽风雨。然州乃一巨村，并隘门土墙而无之也。太平州帅李恩祀有程仪之馈。安平州帅为李明峦，止有名柬，乃太平侄行。

【注释】

(1)纽(niǔ)：装在器物上以备提携悬系的部分。

(2)溥(fū)：通“敷”，施给。

(3)安平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黑水河南岸的安平。

(4)仙洞穹其下：“仙洞”，陈本、乾隆本、“四库”本作“观音岩”。

(5)不逮(dài)：不及。

(6)局：棋盘。

(7)和州：即今安徽和县。

【译文】

二十日　早晨在客馆中吃稀粥，又煮饭吃后才动身，已经是上午了。往西北走出土墙筑成的关隘门，行走在南北两列山之间。其中平旷的田野直达西边，田亩像一片片鱼鳞，不再有荒草充塞的景象了。经过独立山峰洞口的南边，行三里，走过一座小石桥，村庄房屋相

望，与江苏、浙江一带的山乡没有不同。又行三里，刚走过一座桥，又过一座桥。西面的山冈下有一口铜钟下覆在道路左边，铜钟的体量非常巨大，相传重达三千多斤，是从南面的交趾飞来的。当地人不知道它的年代，可形制和颜色好像是新近从模子中浇铸出来的，丝毫没有被风雨阳光剥蚀的痕迹，值得惊奇。只是钟钮被四川人凿走。当地人说："还有一口铜钟在桥下的涧水中，然而乱石磊磊，看过去分辨不出来了。"又往西北行一里，就见江流自西向东流去。又行二里，又有河水向北流入江中，两座石桥跨在河上。这条河水比前边那条较大，都是从西南方的山峰间涌流出来的河流。又向西北五里，再次走过两座桥，有三条水流往北汇入到江中。此处田中的禾苗丰美，都是南山中的各条河流带给这个地方的好处。又行二里，便到了平旷田野西面的尽头，有两座石峰隔在南北两列山之间，好像把守关口的样子。穿过两座石峰中间往西行，又行一里，有条小山沟向南连接到山下，这是太平州的西界。越过这条山沟进入安平州境内，又有个村庄在道路右边的冈峦与山坡之间。又向西二里，马上就是安平州城。江水在州城的东北方，斜斜地流到州城前方，而后往东南奔赴太平州去了。又有条小河自西面流来，环绕流贯在州城右边，向北转去汇入江中，这应当就是志书所称的陇水了。州城西南有座山像墙壁一样矗立着，仙洞隆起在山下，洞口面向北，高敞明洁，洞顶平得如绷紧的帷幔，而四旁洞壁上的孔洞玲珑剔透，石楞栈道高低错落。洞后高悬的石壁上坐着一尊观音菩萨的像，恍惚像是在腾云揽雾。观音坐像下方一块岩石悬在当中，下面开有两个洞口，上方跨有重重楼阁，里面横向拓宽成为岩洞。从那右边的洞口进去，在夹缝中向东转，非常狭窄而且很幽深，因为又暗又窄便出来了。高悬的岩石之外，右边裂开一个洞口，直通到山的东麓；从左边沿着石阶逐级往上走，从东边转个弯，就见飞空的栈道跨成桥梁，于是到了高悬岩石的顶上。岩石顶上有一个圆形的石盆，直径一尺多，深四寸，都是石髓凝结成的，人工雕凿的比不上它。旁边有石棋盘、石床，是用刀斧稍加雕凿而成的。从西边进去，那是幽深的洞穴和深邃的峡谷，不久向南转，便终于昏黑得无法辨清方向。然而洞底相当平整，那条峡谷十分狭窄，摸索着

前行。很久之后，忽然看见峡谷南面有隐隐约约的亮光，益发望着亮光往前赶，就见一个洞口向东南方穿透石壁出去，洞口内稍微舒展平直一些，南面又形成幽深的峡谷。进入峡谷后渐渐变窄，仍然出到稍微舒展点的地方。往东南走出洞口，洞口非常狭窄，洞口以外则是穹隆的石壁高悬着，向南眺望平敞的壑谷，与前洞口所见顿时不一样了。很久，又从黑暗中转出到前洞，洞壁上杂乱地刻有和州人州官李侯的几首诗，里面唯有一首《邹泗洙》值得诵读。我也应和了两首诗。随即出洞来在州衙前游览。州衙的宅院比太平州的更加整齐些，但居民的房屋不如太平州的。客馆是瓦盖的，颇能遮蔽风雨。然而州城不过是一个巨大的村子，连隘门和土墙都没有。太平州的州官李恩祀有路费馈赠。安平州的州官是李明峦，只有名帖，是太平州州官的侄儿辈。

二十一日　晨餐后，上午始得夫，乃往恩城者(1)。始易骑而轮。盖恩城在安平东北，由安平西北向下雷，南宁属。日半可达；而东北向恩城，走龙英，其路须四日抵下雷焉。但安平之西达下雷界，与交夷即高平。接壤，所谓十九峺也。今虑其窃掠，用木横塞道路，故必迂而龙英。由安平东一里，即与江遇。其水自西而东，乃发源归顺、下雷者，即《志》所称逻水也。其势减太平之半。盖又有养利、恩城之水，与此水势同，二水合于下流而至太平州，出旧崇善焉。渡江，即有山横嶂江北岸，乃循山麓东行。五里，路北一峰枝起，如指之峭，其东北崖嶂间，忽高裂而中透，如门之上悬，然峻莫可登也。穿嶂之东峡，遂东北转，其峡之东复起层峰，与穿嶂对夹而东北去。有小水界其内，南流入逻江。当峡有村界其中，此村疑为太平州境，非复安平属矣。村后一里，垒石横亘山峡间，逾门而北，则峡中平畴叠塍，皆恩城境矣。渡小水，溯之东北行五里，折而东，东峰少断处，有尖岫中悬，如人坐而东向者。忽见一江自东而西，有石梁甚长而整，下开五砦，横跨北上，江水透梁即东南捣尖岫峡中。此水即《志》所称通利江(2)，由养利而来者，其下流则与逻水合而下太平云。过梁即聚落一坞，是为恩城。州宅门北向，亦颇整，而村无外垣，与安平同。是日止行十五里。日甫午，而州帅赵芳声病卧，卒不得夫，竟坐待

焉。其馆甚陋，蔬饭亦不堪举箸也(3)。按《一统志》，在田州者曰恩城，在太平者曰思城。今田州之恩城已废，而此州又名恩城，不曰思城，与《统志》异，不知何故。

【注释】

(1)恩城：州名，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南境的恩城。桃城河环城流过。

(2)通利江：今称桃城河。

(3)箸(zhù)：筷子。

【译文】

二十一日　早餐后，上午才找到挑夫，是前往恩城州的。开始把坐骑换成车子。大体上恩城州在安平州的东北方，经由安平州向西北到下雷州，南宁府的属地。一天半可以到达；而向东北到恩城州，走龙英州，这条路必须走四天才能到下雷州。但安平州的西边到达下雷州的境内，与交夷就是高平夷。接壤，是所谓的十九峺了。现在担忧交夷来抢劫，用树木横放阻塞了道路，所以必须绕道走龙英州。由安平州城向东一里，立即与江流相遇。这条江水自西往东流，是发源于归顺州、下雷州的水流，这就是志书所称的逻水了。水势比在太平州境内减弱了一半。原来是又有养利州、恩城州的江水，水势与这条江水相同，两条江水在下游合流后流到太平州，流到旧的崇善县。渡江后，马上有座山横挡在江北岸，于是沿着山麓往东行。行五里，道路北边一座山峰像树枝一样耸起，如手指一样翘起，这座山东北面屏障样的山崖上，忽然高高裂开而且中间是穿通的，像门一样悬在上方，然而陡峻得无处可以上登了。穿过屏障样山峰东面的峡谷，于是向东转，这条峡谷的东面又突起层层山峰，与屏障样的山峰对面相夹而往东北延伸而去。有条小河隔在峡谷内，向南流入逻江。在峡谷中央有个村庄隔在峡谷中，这个村子我怀疑是太平州的辖境，不再是安平州的属地了。村后一里处，垒砌石墙横亘在山峡间，穿过石墙门往北走，就见山峡中平畴广袤田亩层叠，全是恩城州的辖境了。渡过小河。溯小河

往东北前行五里，折向东，东峰稍许断开之处，有座尖峰悬在中央，如同人坐着面向东方的样子。忽然看见一条江水自西往东流，有座石桥非常长而且很平整，下面开有五个桥拱，横跨在北边的江面上，江水穿流过桥下立即向东南冲捣进尖峰下的峡谷中。这条江水就是志书所称的通利江，是从养利州流来的水流，它的下游便与逻水合流后下流到太平州。过桥后就是一个山坞的聚落，这里是恩城州。州衙的大门面向北，也颇为整齐，但村落没有外墙，与安平州相同。这一天只前行了十五里路。日头刚到正午，但姓赵的州官赵芳声生病卧床，始终找不到差夫，居然这样坐着等待。这里的客馆十分简陋，菜饭也让人不能举起筷子。据《一统志》，在田州的叫恩城，在太平府的叫思城。如今田州的恩城已经废除，而这个州的名字又叫恩城，不叫思城，与《一统志》不同，不知是什么缘故。

二十二日　晨餐后，夫至乃行。仍从州前西越五孥桥，乃折而循江东向行。五里，山夹愈束，江亦渐小，有石堰阻水，水声如雷。盖山峡东尽处，有峰中峙，南北俱有大溪合于中峰之西，其水始大而成江云。又东五里，直抵东峰之北(1)，而北夹之山始尽。乃循北夹东崖，渡一小溪，溯中峰北畔大溪，北向行夹峡中。二里，复东转越小水向东峡，溯北大溪北崖行，渐陟山上跻。一里，始舍溪，北跻岭坳。其岭甚峻，石骨嶙峋，利者割趾，光者滑足。共北二里，始逾其巅，是名鼎促，为养利、恩城之界。北下二里，峻益甚，而危崖蔽日，风露不收，石滑土泞，更险于上。既下，有谷一围，四山密护，中有平畴，惟东面少豁。向之行，余以为水从此出；一里，涉溪而北，则其水乃自东而西者，不识西峰逼簇，从何峡而去也。溪之南有村数家。又东一里，循北山之东崖北向行，又一里，溪从东来，路乃北去。又一里，有石垣横两山夹间，不知是何界址。于是东北行山丛间，峦岫历乱，分合倏忽。二里，出峡，始有大坞，东西横豁，南北开夹。然中巨流，故禾田与荒陇相半。北向三里，横度此坞，直抵北崖下，若无路可达者；至则东北开一隙，穿入之，峡峰峭合，愈觉宛转难竟。二里，北山既尽，其东山复大开，有村在平畴间，为东通养

利大道。乃从小径北行一里，折而西北行三里，南北两夹之山，引锥标笋，靡非异境。又北行一里，复开大坞，东西亘，南北两界山如南坞，但南坞东西俱有丛岫遥叠，此则前后豁然，不知西去直达何地也。乃东北斜径坞中，共五里，至北山东尽处，东山益大开，有村在其南，已为龙英属，其东隔江即养利矣(2)。盖养利之地，西北至江而止，不及五里也。又循山北行一里，有小石峰骈立大峰之东，路透其间，渐转而西，至是北条始见土山，与南条石山夹成坞。又三里，有村北向，曰耸峒(3)，有耸峒站，乃龙英所开，馆舍虽陋而管站者颇驯。去龙英尚四十余里。抵站虽下午，犹未午餐，遂停站中。自登程来，已五日矣，虽行路迂曲，过养利止数里，而所阅山川甚奇，且连日晴爽明丽，即秋春不及也。

【注释】

(1)直抵东峰之北："东"，乾隆本、"四库"本作"中"。

(2)养利：州名，隶太平府。治今大新县治。

(3)耸峒：今作"松峒"，在大新县治稍西北。

【译文】

二十二日　早餐后，差夫到了便出发。仍然从州衙前向西越过五拱石桥，于是转而沿着江岸往东行。行五里，山间夹谷越来越束拢，江流也渐渐变小，有石坝拦水，水声如雷。在山峡东面的尽头处，有座山峰耸峙在中央，南北两面都有大溪在中峰的西面汇合，水流才开始变大成为江流。又向东五里，直达东峰的北麓，而北面相夹的山才到了尽头。于是沿着北面夹谷中东边的山崖前行，渡过一条小溪，溯中峰北边的大溪走，向北前行在两山相夹的峡谷中。行二里，又向东转越过小溪走向东面的峡谷，溯北边的大溪靠北的山崖前行，渐渐登山上爬。行一里，这才离开溪流，向北上登岭上的山坳。这座岭非常陡峻，石骨嶙峋，锋利得会割脚趾头，光滑的脚下打滑。一共向北二里，这才翻越到岭头，这里名叫鼎促，是养利州、恩城州的分界处。

往北下山二里，益发陡峻得厉害，而危崖蔽日，山风雨露不止，石头湿滑，地上泥泞，更比上山还危险。下山后，有一个圆形山谷，四面的山密密层层的围护着，中间有平整的田地，唯有东面略略豁开一个缺口。向着豁口前行，我以为水流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行一里，涉过溪流往北走，就见这条溪水是自东往西流的，不知道西面山峰逼窄簇拥，溪水是从哪条峡谷流出去的了。溪流的南边有个几家人的村子。又向东一里，沿着北山东面的山崖向北行，又是一里，溪水从东面流来，道路于是向北去。又行一里，有道石墙横在两山的夹谷间，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分界线。从这里起往东北行走在成丛的山峰间，峰峦杂乱，忽分忽合。行二里，走出山峡，这才有个大山坞，东西横向豁开，南北是开阔的夹谷。然而山坞中有巨大的水流，所以稻田与荒芜的土陇各占一半。向北三里，横向越过这个山坞，直达北面的山崖下，好像无路可通的样子；来到后却发现东北方开有一个缺口，穿过缺口进去，峡谷中的山峰陡峭四合，愈加觉得弯弯转转的难以走到尽头。行二里，北山到头后，那东面的山势又变得十分开阔，有村庄在平旷的田野间，是往东通到养利州的大道。于是从小径往北行一里，折向西北前行三里，南北两面相夹的山，如伸长的锥子和冒出地面的竹笋，无处不是奇异之境。又往北行一里，又有一个开阔的大山坞，东西绵亘，南北两面的山如同南面那个山坞，只是南面那个山坞东西两头远处都有成丛重叠的峰峦，这里却是前后十分开阔，不知向西去一直到达什么地方了。于是向东北斜斜地经过山坞中，共五里，到达北山东面的尽头处，东面的山势益发十分地开阔，有村庄在山坞的南面，已经是龙英州的属地，村子东面隔着江流之处就是养利州了。原来养利州的辖地，西北面到江边就到了头，还不到五里地了。又沿着山往北行一里，有座小石峰并立在大山峰的东面，道路穿过两座山峰之间，渐渐转向西，来到这里北面一列山开始见到有土山，与南面一列石山夹成山坞。又行三里，有个人村庄面向北，叫做耸峒，有个耸峒站，是龙英州开设的驿站，客馆的房屋虽然简陋但管理驿站的人十分驯顺。距离龙英州还有四十多里路。到达驿站时虽然才是下午，还没有吃午饭，便停留在驿站中。自从上路以来，已经五天了，虽然走的路

迂回曲折，经过养利州境内只有几里路，但见到的山川十分奇丽，并且连日来晴朗明丽，即便是春秋时节也赶不上了。

二十三日　饭而候夫，上午始至。即横涉一坞，北向三里，缘土山而登。西北一里，凌其巅。巅坳中皆夹而为田，是名鲎盘岭(1)。平行其上，又西北半里，始下土山东去(2)。其北坞皆石峰特立，北下颇平，约里许至坞底。于是东北绕石峰东麓而北，二里，复有一土冈横于前，西抵遥峰隙，东则南属于土山。陟冈不甚高，逾其北，即有水淋漓泻道间，丛木纠藤，上覆下湿，愈下愈深，见前山峰回壑转，田塍盘旋其下，始知横冈之南，犹在山半也。又北二里，下渡一桥，有水自西南东北去，横巨木架桥其上。过桥，水东去，路北抵石壁下。一里，忽壁右渐裂一隙，攀隙而登，石骨崚嶒，是曰大峺。半里，跻其坳，南北石崖骈夹甚峻。西穿其间，又半里始下，乃西坠半里至坞底。其处山丛壁合，草木蓊密，州人采木者，皆取给大峺云。西半里，转而东北一里，又西北二里，北望石峰间有洞并峙，一敞一狭，俱南向。路出其西，复透峡而北，皆巨石夹径，上突兀而下廉利。于是西北共二里，两涉石坳，俱不甚高，而石俱峭丛，是名翠村岭。逾岭北下，山乃南北成界，东西大开，路向东北横截其间。二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而东，两岸石崖深夹，水潆其间，有声淙淙，而渡桥有石碑，已磨灭无文，拭而读之，惟见“翠江桥”三字。此处往来者，皆就桥前取水，爇木为炊，为耸峒至龙英中道。过桥，日已昃，而顾奴与担夫未至，且囊无米，不及为炊。俟顾仆至，令与舆夫同餐所携冷饭，余出菜斋师所贻腐干啖之，腹遂果然(3)。又东北行一里，北透山隙而入，循峡逾冈，共北三里，出田坞间，复见北有土山横于前。乃渡一小溪，共三里，抵土山下。循其南麓东北上，一里，逾岭东而北，遂西北从岭上行。又三里稍下，既下而复上，共一里，又逾岭一重，遂亘下一里，抵山之阴，则复成东西大坞，而日已西沉矣。于是循坞西行三里，北入山隙中，始有村落。一里，乃北渡一石桥。其水亦自西而东，水势与横木溪相似。桥东北有石峰悬削而起，即《志》所称牛角山也，极似缙云鼎湖峰。其西北又特立一峰，共为龙

英水口山。又西一里，过西北特峰(4)，抵龙英(5)，宿于草馆。州官名赵继宗，甚幼。

【注释】

(1)鲎(hòu)：肢口纲剑尾目鲎科动物，我国浙江以南浅海中常能见到。头胸甲宽广，作半月形；腹面有六对附肢，腹甲较小，略呈六角形，下有六对片状游泳肢；尾呈剑状。

(2)始下土山东去：乾隆本、“四库”本作：“土山自西南石峰攒合处旋亘东去。”

(3)果然：饱足的样子。

(4)过西北特峰：“西北”原倒误为“北西”，据本书上文改。

(5)龙英：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西南境的龙茗。

【译文】

二十三日　饭后等差夫，上午才来到。立即横向涉过一个山坞，向北三里，顺着土山上登。向西北一里，上登到土山头上。山头上的山坳中路两旁都被开垦为田地，这里名叫鲎盘岭。平缓行走在山头上，又向西北半里，这才走下土山往东去。土山北面的山坞中都是独立的石峰，向北下走很平坦，大约行一里左右到达山坞底下。于是向东北绕着石峰的东麓往北行，行二里，又有一座土冈横在前方，西面抵达远处山峰的缺口处，东面则与南面的土山相连。上登土冈不怎么高，翻越到土冈北面，即刻有水湿淋淋地流泻在道路上，林木成丛，藤蔓交缠，头上覆盖着林木藤蔓，脚下湿滑，越下走水越深，看见前方山峰壑谷回转，田地盘绕在山下，这才知道横亘着的土山的南面，还只是在半山腰上。又向北二里，下山越过一座桥，有溪水自西南向东北流去，溪流上横架大树作为桥。过桥后，溪水向东流去，道路向北通到石壁下。行一里，忽然石壁右边渐渐裂成一条缝隙，攀着裂隙往上登，石骨嶙峋，这里叫做大峺。行半里，登上山坳，南北两面的石崖并排相夹非常高峻。向西穿越在山坳中，又走半里开始下行，于

是向西下坠半里到达山坞底下。此处山峰成丛石壁回合，草木蓊郁浓密，州里人伐木的，都是到大峺来采伐。向西行半里，转向东北一里，又向西北二里，向北望去，石峰间有两个并立的山洞，一个宽一个窄，都是面向南。道路通到石峰的西麓，又穿过峡谷往北行，全是巨石夹住小径，巨石上面突兀而下面锋利。从这里往西北共走二里，两度跋涉过石山山坳，都不十分高，但岩石全都峭拔成丛，这里名叫翠村岭。越过岭头向北下走，山于是分为南北两列，东西向十分开阔，道路向东北横截山坞中。行二里，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这条溪流自西往东流，两岸的石崖幽深狭窄，溪水潆洄在峡谷中，淙淙有声，而过桥后有块石碑，已被磨灭得没有文字，擦拭后读了碑文，只看见“翠江桥”三个字。此处来往的人，都到桥前来取水，点燃木柴做饭吃，是从耸峒到龙英州的半路上。过桥后，太阳已将偏西，可顾仆和挑夫还没来到，并且口袋中没有米，来不及去做饭。等顾仆来到后，命令他与车夫一同吃随身带着的冷饭，我拿出菜斋禅师送我的豆腐干吃下，肚中于是感到饱饱的。又向东北行一里，往北穿过山间的缺口进去，沿着峡谷越过山冈，一共向北三里，走到满是田地的山坞中，又看见北面有土山横在前方。于是渡过一条小溪，共行三里，抵达土山下。沿着土山的南麓往东北上登，行一里，翻越到岭东往北行，于是从岭上往西北行。又走三里渐渐下山，下山后又上山，共行一里，又越过一重岭，于是连续下走一里，抵达山的北面，只见又形成一个东西向的大山坞，而落日已沉入西山了。于是顺着山坞往西行三里，向北进入山间的缝隙中，开始有村落。行一里，便向北走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水也是自西往东流，水势与横架大树的溪流相似。石桥的东北方有座石峰陡削地悬空而起，这就是志书所称的牛角山了，极像缙云县的鼎湖峰。它的西北方又有一座独立的山峰，共同成为龙英州扼住水口的山。又向西一里，经过西北方那座独立的山峰，抵达龙英州州城，住宿在茅草盖的客馆里。州官名叫赵继宗，十分年幼。

龙英在郡城北一百八十里。太平府至太平站七十里，太平站至耸峒七十里，耸洞至州四十里。其西为下雷，东为茗盈、全茗(1)，二州相去止一里。北

为都康、向武，南为恩城、养利，其境颇大。三年前为高平莫夷所破，人民离散，仅存空廨垣址而已。外城垣与宅后垣俱厚五尺，高二丈，仆多于立。土官州廨北向，其门楼甚壮丽，二门与厅事亦雄整，不特南、太诸官廨所无，即制府亦无此宏壮(2)。其楼为隆庆丁卯年所建(3)，厅事堂匾为天启四年布按三司所给(4)。今残毁之余，外垣内壁止存遗址，厅后有棺停其中，想即前土官赵政立者。今土官年十八岁，居于厅宅之左，俟殡棺后乃居中云(5)。

【注释】

(1)茗盈：明为州，隶太平府，在大新县北境，全茗稍东北的茗盈。　全茗：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北境公路边的全茗。

(2)制府：明代称总督为总制，制府即总督衙门。制，言其有节制文武各官的权力。

(3)隆庆丁卯：明隆庆元年(1567)。

(4)天启四年：1624年。三司：明代分各省的地方权为三部分，承宣布政使司管行政，提刑按察使司管刑狱，都指挥使司管军事，合称“三司”。

(5)殡(bìn)：殓而未葬称殡。古时习俗，人死后殡在屋内，经过三年，再择吉日而葬，故出葬亦称出殡。

【译文】

龙英州在府城北面一百八十里处。太平府到太平站有七十里，太平站到耸峒七十里，耸峒到州城四十里。龙英州西面是下雷州，东面是茗盈州、全茗州，两个州相距只有一里路。北面是都康州、向武州，南面是恩城州、养利州，它的辖境很大。三年前被高平的莫夷攻占，人民流离失散，仅存留下空荡荡的衙门和城墙基址而已。外面的城墙与宅第后面的围墙都是厚五尺，高二丈，倒塌的多于竖立着的。土官的州衙面向北，衙门前的门楼非常壮丽，二门与厅堂也很雄伟整齐，不仅是南宁府、太平府各地的官衙所没有，即便是总督衙门也没有这样宏伟壮丽。门楼是隆庆丁卯年修建的，厅堂上的匾额是天启四年布政使、按察使等三司赠给的。

如今在残破毁坏之余，外墙和内壁只存留下遗址，厅堂后面有棺材停放在其中，料想这就是前任土司赵政立的灵柩。现在的土司年纪有十八岁，住在厅堂宅院的左厢房中，等棺材出殡后才能住到中间来。

初，赵邦定有七子。既没，长子政立无子，即抚次弟政举之子继宗为嗣。而赵政谨者，其大弟也，尝统狼兵援辽归，遂萌夺嫡心，争之不得。政立死，其妻为下雷之妹，政谨私通之，欲以为内援，而诸土州俱不服。政谨乃料莫夷三入其州(1)，下雷亦阴助之，其妹遂挈州印并资蓄走下雷，而莫夷结营州宅，州中无孑遗焉。后莫夷去，政谨遂颛州境。当道移文索印下雷，因诒政谨出领州事(2)。政谨乃抵南宁，遂执而正其辟(3)，以印予前政立所抚子继宗，即今十八岁者，故疮痍未复云。

【注释】

(1)料：通“撩(liáo)”，撩拨，逗引。

(2)诒(dài)：欺骗。

(3)正：执而治其罪。辟(bì)：刑法。

【译文】

当初，赵邦定有七个儿子。他死后，长子赵政立没有儿子，就抚养二弟赵政举之子赵继宗作为继位人。可赵政谨这个人，是他的大弟弟，曾经统领土司兵救援辽东归来，便萌发了篡夺长兄职位的心，没有把权位争夺到手。赵政立死后，他的妻子是下雷州土司的妹妹，赵政谨与她私通，想要用她作为内援，然而各土州的土司都不服。赵政谨便招引莫夷三次进入龙英州，下雷州也在暗中协助他，下雷州土司的妹妹居然带着州印和资财积蓄逃到下雷州，而莫夷在州衙宅院里扎营，州中没有残存下来的人。后来莫夷离开后，赵政谨便在州境内独断横行。当局传递公文向下雷州索取官印，因而哄骗赵政谨出任代理州官的政事。赵政谨于是来到南宁府，便把他拘捕起来正法了，把州

印授予前任州官赵政立抚养的继子赵继宗，就是今天十八岁的那个人，所以州中创伤还没有恢复。

莫夷之破龙英，在三年前；甲戌年(1)。其破归顺(2)，则数年前事也。今又因归顺与田州争镇安(3)，复有所袒而来，数日前自下雷北入镇安，结巢其地。余至龙英，道路方汹汹然，不闻其抄掠也。抄掠者乃莫夷各村零寇，而莫酋则不乱有所犯。

【注释】

(1)甲戌年：崇祯七年(1634)。

(2)归顺：明为州，直隶布政司，治所在今靖西县治稍南的旧州。

(3)镇安：明为府，治今德保县。

【译文】

莫夷攻占龙英州，在三年前；即甲戌年。莫夷攻破归顺州，则是几年前的事了。今天又因为归顺州与田州争夺镇安府，再次有所袒护而来，几天前自下雷州进入镇安府，在镇安府境内结下巢穴。我到龙英州时，道路上正乱纷纷的，没有听说他们抢劫掳掠。抢劫掳掠的是莫夷各村的零散强盗，而莫夷的首领却不会随意侵犯。

初，莫夷为黎夷所促，以千金投归顺，归顺受而庇之，因通其妻焉。后莫酋归，含怨于中，镇安因而纠之，遂攻破归顺，尽掳其官印、族属而去。后当道知事出镇安(1)，坐责其取印取官于莫。镇安不得已，以千金往赎土官之弟并印还当道。既以塞当道之责，且可以取偿其弟，而土官之存亡则不可知矣。后其弟署州事，其地犹半踞于莫夷，岁入征利不休。州有土目黄达者，忠勇直前，聚众拒莫，莫亦畏避，今得生聚焉。

【注释】

(1)当道：当权者。

【译文】

当初，莫夷被黎夷逼迫，带着千两黄金来投奔归顺州，归顺州接受了他并加以庇护，随后与他的妻子通奸。后来莫夷的首领归去，心中含有怨恨，镇安府因而纠集他，居然攻破归顺州，把归顺州的官印、族人亲属全部掳掠走。后来当权者了解到事情出在镇安府，坐着责成镇安府去向莫夷取回官印和州官。镇安府不得已，用千两黄金前去赎回土官的弟弟和官印送还当权者。这样一来既可以向当局塞责，又可以向归顺州的弟弟索取赔偿金，而土官的存亡则是不可知的事了。后来归顺州的弟弟代理州官的政事，州里的辖地还有一半被莫夷占据着，每年不停地入境来索取好处。州里有个叫黄达的土司头目，忠心耿耿，勇往直前，聚集人马抗拒莫夷，莫夷也畏惧躲避他，归顺州今天才得以生息繁衍。

镇安与归顺，近族也，而世仇。前既纠莫夷破归顺，虏其主以去，及为当道烛其奸，复赎其弟以塞责，可谓得计矣。未几，身死无后，应归顺继嗣，而田州以同姓争之。归顺度力不及田，故又乞援于莫。莫向踞归顺地未吐，今且以此为功，遂驱大兵象阵有万余人，象止三只。入营镇安。是归顺时以己地献莫，而取偿镇安也。莫夷过下雷在月之中，闻十八日过胡润寨。今其事未定，不知当道作何处置也。

【译文】

镇安府与归顺州，是近亲族人，但世代为仇。镇安府前次既已纠集莫夷攻占归顺州，掳掠了州官而去，到被当权者察觉了他的奸计时，又赎回归顺州的弟弟来塞责，可以说是他的计谋得逞了。不多久，身死之后没有后代，应该是归顺州来继承职位，但田州因为是同姓前来争夺继承权。归顺州估计力量赶不上田州，所以又向莫夷求援。莫夷一向占据着归顺州的辖地没有吐出来，今天又以此作为功劳，便驱使着大军象队有一万多人，大象只有三头。进入镇安府安营扎寨。这是归顺州早先把自己的土地献给莫夷，而后来向镇安府取得补

偿了。莫夷经过下雷州在本月的中旬，听说是十八日这天路过胡润寨。今天这个事件还没有平定，不知当局作出什么样的处置了。

莫夷惟鸟铳甚利，每人挟一枚，发无不中，而器械则无几焉。初，莫夷为黎夷所蹙，朝廷为封黎存莫之说。黎犹未服，当道谕之曰："昔莫遵朝命，以一马江栖黎(1)，黎独不可以高平栖莫乎？"黎乃语塞，莫得以存，今乃横行。中国诸土司不畏国宪，而取重外夷，渐其可长乎？当道亦有时差官往语莫酋者，彼则厚赂之，回报云："彼以仇哄，无关中国事。"岂踞地不吐，狎主齐盟，尚云与中国无与乎？

【注释】

(1)马江：今名同，在越南清化省境。

【译文】

莫夷唯有鸟铳山峰厉害，每人带着一支，每发没有不击中的，然而器械则没有多少。当初，莫夷被黎夷逼迫，朝廷提出封赏黎夷保存莫夷的主张。黎夷还不服气，当权者就晓谕他们说："从前莫人遵奉朝廷的命令，把整个马江让黎人居住，黎人难道不可以拿高平给莫人居住吗？"黎夷这才说不出话来，莫夷得以生存下来，今天竟然横行霸道。中国的众多土司不畏惧国法，却借助境外夷族的力量来增强自己，这种逐步发展的势头难道可以助长吗？当局也有不时派遣官吏前去晓谕莫夷首领的，莫夷则重重地贿赂这些官吏，官吏们回来报告说："他们因为互相有仇内讧，不关中国的事。"难道占据着中国的土地不肯吐出来，侮慢州官，一起结盟，还说是与中国无关吗？

二十四日　候夫龙英。

【译文】

二十四日　在龙英州等候派夫。

纠夷有辟，土司世绝，皆有当宪。今龙英、镇安正当乘此机会，

如昔时太平立郡故事，疆理其地。乃当事者惧开边衅，且利仍袭之例，第曰："此土司交争，与中国无与。"不知莫夷助归顺得镇安，即近取归顺之地。是莫夷与归顺俱有所取，而朝廷之边陲则阴有所失。其失镇安而不取，犹曰仍归土司，其失归顺赂莫之地，则南折于夷而不觉者也(1)。此边陲一大利害，而上人乌从知之(2)！

【注释】

(1)折：损失。

(2)乌：何。

【译文】

约束夷族有一定的法度，土司的世系断绝了，都有相应的法度。如今的龙英州、镇安府，正好应该乘此机会，像从前太平府建府时的旧例一样，划分整理他们的属地。可当事的人惧怕引发边境事端，认为姑且沿袭旧例是有利的，只是说："这是土司间互相争斗，与中国无关。"不明白莫夷协助归顺州夺到镇安府后，马上会就近夺取归顺州的土地。这样莫夷与归顺州都有所得，而朝廷的边疆却在暗中有所损失了。他们丧失了镇安府却不去收回，还说仍然归土司所有，他们丢失了归顺州贿赂莫夷的领土，南疆被夷族损害了却不能察觉。这是边疆地区的一大祸害，可上面的人从哪里能知道这些呢！

二十五日　候夫龙英，因往游飘岩。州治北向前数里外，有土山环绕，内有一小石峰如笔架，乃州之案山也。土人名曰"飘峭"(1)，所云"峭"者，即山之称也。其前即平畴一坞，自西而东，中有大溪横于前，为州之带水，即东入养利州，为通利江源，下太平州合逻水者也。水之东有山当坞而立，即飘岩山也。为州之水口山，特耸州东，甚峭拔，即前牛角山西北特立峰也。其东崩崖之上，有岩东南向，高倚层云，下临绝壁，望之岈然。余闻此州被寇时，州人俱避悬崖，交人环守其下，终不能上，心知即为此岩。但仰望路绝，非得百丈梯不可，

乃怏怏去。循东南大路，有数家在焉。询之，曰：“此飘岩也，又谓之山岩。几番交寇，赖此得存。”问：“其中大几何？”曰：“此州遗黎(2)，皆其所容。”问：“无水奈何？”曰：“中有小穴，蛇透而入，有水可供数十人。”问：“今有路可登乎？”或曰：“可；”或曰：“难之。”因拉一人导至其下，攀登崖间，辄有竹梯层层悬缀，或空倚飞崖，或斜插石隙，宛转而上，长短不一，凡十四层而抵岩口。其两旁俱危壁下嵌，惟岩口之下，崩崖缀痕，故梯得宛转依之。岩口上覆甚出，多有横木架板，庋虚分窦，以为蜂房燕垒者。由中窦入，其门甚隘，已而渐高，其中悬石拱把，翠碧如玉柱树之，其声铿然。旁又有两柱，上垂下挺，中断不接，而相对如天平之针焉。柱边亦有分藩界榻，盖皆土人为趋避计者也。由柱左北入，其穴渐暗，既得透光一缕，土人复编竹断其隘处。披而窥之，其光亦自东入，下亦有编竹架木，知有别窦可入。复出，而由柱右东透低窍，其门亦隘，与中窦并列为两。西入暗隘，其中复穹然，暗中摸索，亦不甚深。仍由中窦出外岩，其左悬石中有架木庋板(3)，若飞阁中悬者，其中笱篚之属尚遍置焉(4)。又北杙一木(5)，透石隙间，复开一洞西入，其门亦东向，中有石片竖起如碑状。其高三尺，阔尺五，厚二寸，两面平削，如磨砺而成者，岂亦泰山无字之遗碑？但大小异制。平其内，复逾隘而稍宽。尽处乳柱悬楞，细若柯节。其右有窦潜通中窦之后，即土人编竹断隘处也；其左稍下，有穴空悬，土人以芭覆之。窥其下，亦有竹编木架之属，第不知入自何所。仍度架木飞阁，历梯以下。下三梯，梯左悬崖间，复见一梯，亟援之上，遂循崖端横度而北，其狭径尺，而长三丈余，土人横木为栏，就柯为援，始得无恐。崖穷又开一洞，其门亦东向。前有一石，自门左下垂数丈，真若垂天之翼。其端复悬一小石，长三尺，圆径尺，极似雁宕之龙鼻水，但时当冬涸，端无滴沥耳。其中高敞，不似中窦之低其口而暗其腹。后壁有石中悬，复环一隙，更觉宛转，土人架木横芭于其内，即上层悬穴所窥之处也。徘徊各洞既久，乃复历十一梯而下，则岩下仰而伺者数十人，皆慰劳登岩劳苦，且曰：“余辈遗黎，皆藉此岩再免交人之难。但止能存身，而室庐不能免焉。”余观此洞洵悬绝，而以此为长城，似非保土者万全之策。况

所云水穴，当兹冬月，必无余滴，余遍觅之不得，使坐困日久，能无涸辙之虑乎？余谓土人：“守险出奇，当以并力创御为上着；若仅仅避此，乃计之下也。”其人“唯、唯”谢去。是洞高张路旁，远近见之，惟州治相背，反不得见。余西游所登岩，险峻当以此岩冠。贵溪仙岩，虽悬空瞰溪，然其上窄甚，不及此岩崆峒，而得水则仙岩为胜。余返饭于馆，馆人才取牌聚夫，复不成行。

【注释】

(1)飘峭：意即尖山。飘，本书下月初二日记：“土人呼尖山为飘。”

(2)遗黎：劫后残留的民众。

(3)庋(guǐ)板：放器物的架子。

(4)笱(gǒu)：捕鱼的竹笼。大口窄颈，腹大而长，无底，顶部装有细竹编的倒须，鱼能入而不能出。

(5)杙(yì)：拴系在木桩上。

【译文】

二十五日　在龙英州等候派夫，因而前去游览飘岩。从州城向北前行几里之外，有土山环绕，当中有一座小石峰好像笔架，是州城的案山。当地人叫“飘峭”，所说的“峭”，就是山的称呼了。山前就是一个有广平田野的山坞，自西往东伸展，山坞中有条大溪横在前方，是州城附近像衣带一样环流的水流，就是向东流入养利州，成为通利江的江源，下流到太平州汇合逻水的水流。溪水的东面有座山正对着山坞矗立着，那就是飘岩山了。这是州境内扼住水口的山，独自耸立在州城东边，非常陡峭挺拔，也就是先前看见的牛角山西北方独自耸立的山峰了。山峰东面崩塌的山崖之上，有个岩洞面向东南方，高高依傍在云层中，下临绝壁，望过去十分深邃。我听说这个州被入侵时，州里的人都躲避在悬崖上，交趾人环绕守候在悬崖下，始终不能上去，我心里知道就是这个岩洞了。但仰面望去道路断绝，非得有百丈高的梯子不可，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沿着大路往东南走，有几家人在路

旁。向他们打听，说："这是飘岩了，又把它称为山岩。几次交趾入寇，靠这个岩洞得以存活下来。"我问："洞中有多大？"回答："这一州劫后存活下来的百姓，都是岩洞容纳下来的。"我问："没有水喝怎么办？"回答："洞中有个小石穴，像蛇一样钻进去，有水源可以供几十个人喝。"我问："现在有路可以登上去吗？"有人说："可以。"有人说："很难。"我于是拉住一个人领路来到山下，攀登在山崖间，就有竹梯一层层地悬挂着，有的斜靠在飞空的悬崖上，有的斜插在石缝中，弯弯转转地上去，长短不一，共有十四层梯子才到达洞口。洞口两旁全是下嵌的危壁，唯有洞口的下方，崩裂开的崖石上有连缀着的石痕，所以梯子得以弯弯转转地靠着崖壁上来。洞口上方下覆的部分十分突出，有很多横架着的木板，分别架成中空的洞穴，以为是蜂房燕窝的样子。由中间的洞穴进去，洞口非常狭窄，不久渐渐变高，洞中悬垂的石柱有双手合围那么粗，翠绿得像玉柱一样竖立在那里，石柱的声音铿锵悦耳。旁边又有两根石柱，上边下垂下边挺拔，中间断开不相连接，而且互相对着像天平上的指针。石柱旁边也有篱笆分隔开的卧床，大概是当地人为避难做的准备。由石柱左边向北进去，那里的洞穴渐渐黑暗下来，走到一处有一缕亮光照进来的地方，当地人又编有竹篱笆隔断了洞中的狭窄处。拨开篱笆向里面窥视，里面的亮光也是从东面射进来的，下面也编有篱笆架有木板，知道还有别的洞穴可以进去。再出来，而后由石柱右边向东钻过低矮的石窍，洞口也很狭窄，与中洞并列成为两个洞穴。向西进去又暗又窄，洞中又穹然隆起，在黑暗中摸索，也不十分深。仍然经由中洞出到外面的岩洞中，岩洞左边高悬的岩石中间有平架着的木板，好像飞空的楼阁悬在中间的样子，其中鱼笼竹筐一类的东西还四处放着。又在北边插进一个小木桩，钻进石缝中，又开有一个洞口向西进去，洞口也是面向东。洞中有竖起的石片像石碑的样子。石片高三尺，宽一尺五，厚二寸，两面平削，如同打磨成的一样，莫非这也是泰山无字碑一类的遗迹？但大小形制不同。平缓行走在洞中，再次越过隘口后才稍宽一些。尽头处的钟乳石柱和悬垂的石棱条，细得好像斧子把和竹节。这里的右侧有个洞穴暗中通到中洞的后面，就是当地人编有竹篱笆隔断

的狭窄处了；从这里的左边稍下走，有个洞穴空悬着，当地人用篱笆覆盖着洞口。窥视下边的洞穴，也有竹编的篱笆和木架之类的东西，只是不知道从哪里进去。仍然越过木板架成的飞在空中的楼阁，经由竹梯下走。下了三架梯子，梯子左边的悬崖上，又看见一架梯子，急忙攀着梯子上去，于是沿着悬崖前端向北横越过去，那狭窄之处宽一尺，但长三丈多，当地人横放了树干作为栏杆，就着树枝作为拉手，这才得以不会害怕。悬崖到头后又开有一个洞口，洞口也是面向东。洞前有一块岩石，从洞口左边下垂几丈，真像是从天上垂下的翅膀。岩石的下端又悬着一块小石头，长三尺，圆周的直径有一尺，极像雁宕山的龙鼻水，只是此时正当冬季枯水时节，顶端没有水滴下滴而已。洞中高大宽敞，不像中洞那样洞口低矮而且洞腹内很暗。后面的洞壁上有块岩石悬在中央，又环绕成一条裂隙，更觉得弯弯转转的，当地人架有木板用篱笆横隔在里面，这就是从上层空悬着的洞穴中窥见之处了。徘徊在各个洞穴中很久以后，才又经过十一架梯子下来，只见岩洞下面有几十个人抬头守候着，都过来慰问我上登岩洞的劳苦，并且说："我们这些残存下来的百姓，全靠这个岩洞得以两次免于交趾人入侵的灾难。但只能保存身体，可居室房屋就不能幸免了。"我观察，这个洞确实悬绝，但把这个洞作为长城，似乎不是保卫疆土的万全之策。何况所说的出水的石穴，在这样的冬月间，必定没有余下一滴水。我四处寻找这个石穴没有找到，假使坐守其中被困的日子久了，能没有涸辙之鲋的忧虑吗？我对当地人说："守卫险阻，出奇制胜，应当以齐心协力抗敌防御为上策；如果仅仅躲避在这里，是抗敌之计的下策了。"那些人"是、是"地辞谢而去。这个洞高高地张开在路旁，远近都能看见它，唯有州城背对着，反而不能看见。我游历西部所登的岩洞，险峻应当以这个岩洞为第一。贵溪的仙岩，虽然悬在高空俯瞰着溪流，然而洞中非常狭窄，赶不上这个岩洞空阔宽大，可是如果说到水，则是仙岩更为优美。我返回客馆中吃饭，客馆里的人这才取出马牌来召集差夫，又不能成行。

二十六日　晨餐后，得两肩舆，十夫。由州治前西行。半里，有

小水自州后山腋出，北注大溪，涉之。又西半里，大溪亦自西南山谷来，复涉之。遂溯溪西南行一里，于是石山复攒绕成峡，又一小水自南来入。仍溯大溪，屡左右涉，七里，逾一冈。冈南阻溪，北傍峭崖，叠石为垒，设隘门焉。过此则溪南始见土山，与西北石山夹持而西。四里，乃涉溪南登土岭，一里，跻其上。又西南下一里，旋转而东南一里，复转西南，仍入石山攒合中。一里，山回坞辟，畦塍弥望，数十家倚南山，是曰东村。乃西南行田塍间，三里，遂西过石峡。所跻不多，但石骨嶙峋，两崖骈合，共一里，连陟二石脊，始下。上少下多，共一里，仍穿石山坞中，至是有小水皆南流矣。东村之水已向南流，似犹仍北转入州西大溪者。自二石脊西，其水俱南入安平西江，所云逻水矣。山脉自此脊南去，攒峰突崿，纠丛甚固，东南尽于安平东北通利、逻水二江合处。由安平西北抵下雷，止二日程；由安平东北自龙英抵下雷，且四日程，凡迂数百里，皆以此支山巘丛沓，故迂曲至此也。安平西北抵下雷，俱由交夷界上行。时恐窃发，方倒树塞路，故由其迂者。又西南四里，饭于骚村。四山回合，中有茅巢三架。登巢而炊，食毕已下午矣。西行一里，复登山峡，陟石磴半里，平行峡中半里，始直坠峡而下。上少下多，共一(缺)磴道与涧水争石。下抵坞中，又西南一里，复与土山值(1)。遂西向循土山而上，已转西南，共二里，逾山之冈。其东南隔坞皆石峰攒合，如翠浪万叠；其西北则土山高拥，有石峰踞其顶焉。循石顶之西崖北向稍下，复上土山之后重，共一里，随土山之南平行岭半。又西南一里，遂逾岭上而越其北。于是西北行土山峡中，其东北皆土山高盘纡合，而西南隙中复见石峰耸削焉。一里，复转西南，下至峡底，其水皆自北山流向西南去，此逻水之上流也。过水，有岐北上山冈，其内为三家村。时日色已暮，村人自冈头望见，俱来助舆夫而代之。又西南一里，直抵所望石峰下。涉一小溪上岭，得郎头之巢(2)，是为安村，为炊饭煮蛋以供焉。是日行三十余里，山路长而艰也。

【注释】

(1)值：相逢。

(2)郎头：壮族头人。《岭外代答》和《炎徼纪闻》作“郎火”。《文献通考》卷三二八“四裔五”引《桂海虞衡志》“僚”载：“一村中推有事力者曰郎火，余但称头。”

【译文】

二十六日　早餐后，得到两乘轿子，十个轿夫。由州衙前往西行。半里，有条小溪自州城后面的山侧流出来，向北注入大溪，涉过小溪。又向西半里，大溪也是从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又涉过大溪。于是溯溪流往西南前行一里，到这里石山又攒聚回绕成峡谷，又有一条小溪自南面流来汇入大溪。仍然溯大溪前行，屡次涉到左右岸，行七里，越过一座山冈。山冈南面阻断了溪流，北面依傍着陡峭的山崖，用石块垒砌成营垒，设置了隘门。过了此地在溪流南面开始见到土山，与西北方的石山对峙着往西延伸。行四里，于是涉过溪水向南上登土岭，行一里，登到岭头上。又往西南下行一里，旋即转向东南一里，仍然进入攒聚回合之中。行一里，山峦回绕，山坞开阔，田地一望无际，几十家人紧靠在南山下，这里叫东村。于是向西南前行在田间的土埂间，行三里，便向西穿越石山山峡。上登的路不多，但石骨嶙峋的，里面的石崖并排合拢过来，共行一里，一连登上两条石头山脊，这才下走。上少下多，共行一里，仍然穿越在石山山坞中，来到这里，小溪都是往南流了。东村的溪水已经是向南流了，但似乎仍然是向北转后流入州城西面大溪中的溪流。从那两条石头山脊的西面，那里的水流全是往南流入安平州的西江，就是所说的逻水了。山脉自此地的山脊往南延伸而去，山峰攒聚，山崖高突，成丛缠绕得十分坚固，往东南延伸，在安平州东北境通利江、逻水两条江流的汇合处到了尽头。由安平州往西北到达下雷州，只有两天的路程；由安平州往东北经由龙英州到下雷州，将近要四天的路程，共绕了几百里路，都是因为这条山脉山峰成丛杂沓，所以迂回绕道来到此地了。从安平州往西北到达下雷州，全要经由与交夷交界的边界上走。此时担心出现盗贼，人们刚砍倒大树堵塞了道路，所以经由这里绕道走。又向西南四里，在骚村吃饭。四里

群山回绕闭合，中间有三间高架着的茅草屋。登上茅屋饮酒，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往西行一里，再上登山峡，上登石阶半里，平缓行走在峡谷中半里，这才一直沿着峡谷下坠。上少下多，共一(缺)石阶路与山涧水争夺山石。下到山坞中，又向西南一里，再次与土山相遇。于是向西顺着土山往上走，不久转向西南，共行二里，越过山冈。山冈东南方隔着山坞的地方全是攒聚闭合的石峰，如千万层翠绿的波浪；山冈的西北方则是高高拥起的土山，有石峰盘踞在土山顶上。沿着石峰顶西面的山崖向北稍下走，又上登土山后面的一重土山，共行一里，顺着土山的南面平缓行走在山岭半中腰。又向西南一里，于是翻越到岭上，而后翻越到山岭的北面。从这里起往西北前行在土山峡谷中，峡谷的东北面都是盘绕回合的高大土山，而西南方的缺口中再次看见有高耸陡削的石峰。行一里，又转向西南，下到峡底，这里的水流都是自北山向西南流去，这是逻水的上游了。涉过流水，有条岔路向北上登山冈，山内是三家村。此时天色已晚，村里人在冈头上望见我们，都来帮助轿夫替换他们。又向西南一里，直达远处望见的石峰下。涉过一条小溪登上岭头，找到郎头的茅屋，这里是安村，为我做饭煮鸡蛋供我吃饭。这一天走了三十多里路，山路又长又艰辛。

连日晴朗殊甚，日中可夹衫，而五更寒威彻骨，不减吾地，始知冬、夏寒暑之候，南北不分，而两广之燠(1)，皆以近日故也。试观一雨即寒，深夜即寒，岂非以无日耶？其非关地气可知。

【注释】

(1)燠(yù)：温暖。

【译文】

连日来特别晴朗，中午可以穿夹衫，但五更时寒气酷冷彻骨，不亚于我们家乡，这才知道冬、夏寒暑的气候，不分南北方，而两广温暖的气候，都是由于离太阳近的缘故。我试着观察，一下雨就冷，深夜就冷，难道不是因为没有阳光吗？可以知道，天气冷热与地气无

关。

余乡食冬瓜，每不解其命名之意，谓瓜皆夏熟而独以“冬”称，何也？至此地而食者、收者，皆以为时物，始知余地之种，当从此去，故仍其名耳。

【译文】

我在家乡吃冬瓜时，常常不理解冬瓜命名的含义，认为瓜都是在夏天成熟可唯独冬瓜用“冬”来称呼，为什么呢？来到此地后吃的瓜、采收的瓜，便都是符合季节的物产，这才明白我们家乡种的冬瓜，应当是从此地传过去的，只不过是仍然沿用原来的名字罢了。

二十七日　昧爽，饭而行。仍东下岭，由溪西循岭北坞西行。其处旧塍盘旋山谷，甚富，而村落散倚崖坞间，为龙英西界沃壤。一里，路北皆土岭，坞南多石峰。循土岭南麓渐上一里，逾土岭之西隅，岭旁即有石峰三四夹岭而起，路出其间。转北半里，复西下半里，于是四顾俱土山盘绕矣。西涉小涧一里，又西登一冈，有数茅龛在冈头，想汛守时所栖者。又盘旋西南下一里，涉一涧，其水自北而南。逾涧西行，渐循路北土山西上，二里，逾岭而北，循路西土山西北行山半，一里，逾支岭北下过，逾涧，即前所涉之上流，西自土山涯半来，夹坞田塍高下皆藉之。登涧北冈，见三四家西倚土山，已为下雷属矣。一里，西北登岭，半里，攀其巅。又西向平行半里，逾其北，始遥见东北千峰万岫，攒簇无余隙，而土峰近夹，水始西向流矣。于是稍下，循路南土峰西向连逾二岭，共一里，望见西南石峰甚薄，北向横插如屏，而路则平行土山之上。又西二里，有路自东北来合者，为英村之道。亦下雷属。其道甚辟，合之遂循路西土山南向行。一里，又逾一土岭，直转横插石峰之西。复循路西土山之南，折而西，始西向直下一里，又迤逦坦下者一里，始及西坞，则复穿石山间矣。又西北平行一里，始有村落。又西北一里，则大溪自北而南，架桥其上，溪之西即下雷矣(1)。入东隘门，出北隘门，抵行馆而解装焉

(2)。是日行约十八里。州官许光祖。

【注释】

(1)下雷：原为下雷峒，明初属镇安府，嘉靖四十三年(1564)改属南宁府，万历十八年(1590)升为州。治今大新县西北隅、逻水西南岸的下雷。

(2)行馆：政府设置的接待宾客的房舍。

【译文】

二十七日　黎明，饭后上路。仍然向东下岭，由溪流西岸沿着岭北的山坞往西行。此处多年耕种的田地盘绕在山谷中，非常富庶，而村落背靠山崖散布在山坞间，是龙英州西境的沃壤。行一里，道路北面全是土岭，山坞南面石峰很多。沿着土岭的南麓渐渐上走一里，翻越到土岭的西隅，岭旁马上就有三四座石峰夹住土岭耸起，道路经过石峰之间。转向北半里，又向西下走半里，在这里四面环顾都是盘绕的土山了。向西涉过小涧一里，又向西登上一座山冈，有几间茅屋在冈头，猜想营兵戍守时居住的地方。又盘旋着往西南下走一里，涉过一条山涧，涧水自北往南流。越过山涧往西行，逐渐沿着路北的土山向西上走，行二里，翻越到岭北，沿着路西的土山往西北行走在山腰上，行一里，越过分支的土岭向北下走过去，越过山涧，这就是前边涉过的山涧的上游了，从西面的土山边半山腰上流来，山坞两旁上上下下的田地都靠这条山涧来灌溉。登上山涧北面的山冈，看见有三四家人在西北背靠土山，已经是下雷州的属地了。行一里，向西北登岭，行半里，攀登到岭头。又向西平缓前行半里，翻越到岭北，这才远远望见东北方有千峰万岭，攒聚簇拥，没有空余的缝隙，而土峰在近处相夹，水流开始向西流去了。从这里稍下走，沿着路南的土峰向西一连越过两道岭，共行一里，望见西南方有座石峰非常薄，面向北，像屏风一样横插着，而道路则是平缓地前行在土山之上。又向西二里，有条路自东北方前来会合，这是去英村的路。也是下雷州属地。这条路十分宽敞，两条路会合后便沿着道路西边的土山向南行。行一

里，又越过一座土岭，直接转到横插石峰的西边。又沿着路西土山的南麓，折向西，开始一直向西下走一里，又平坦地弯弯曲曲下走一里，这才到达西面的山坞，就又穿越在石山间了。又向西北平缓前行一里，开始有村落。又向西北一里，就见大溪自北往南流，有桥架在溪流上，大溪的西岸就是下雷州了。进入东隘门，走出北隘门，抵达客馆后便解下行装。这一天走了大约十八里路。州官叫许光祖。

下雷州治在大溪西岸，即安平西江之上流，所云逻水也。其源发于归顺西北，自胡润寨而来，经州治南流而下。

【译文】

下雷州治所在大溪的西岸，就是安平州西江的上游，所说的逻水了。这条水流发源于归顺州西北境，自胡润寨流来，流经州城往南下流而去。

州南三十里，州北三十里，皆与高平接界。州治西大山外，向亦本州地，为莫夷所踞已十余年；西之为界者，今止一山，州衙即倚之，其外皆莫境矣。

【译文】

州城南面三十里，州城北面三十里，都与高平交界。州城西面的大山之外，从前也是本州的属地，被莫夷占据已经有十多年了；西面作为边界的地方，今天只有一座山，州衙就紧靠着这座山，那以外都是莫夷境内了。

州宅东向，后倚大山即与莫夷为界者。垒乱石为州垣，甚低，州治前民居被焚，今方结庐，(缺)内间有以瓦覆者。

【译文】

州衙的宅邸面向东，后面紧靠的大山就是与莫夷作为疆界的山。

用乱石垒砌成州城的城墙，十分低矮，州衙前的民房被火烧毁了，如今正在建房，(缺)其中间或有用瓦片盖顶的。

其地南连安平(1)，北抵胡润寨，东为龙英，西界交趾。

【注释】

(1)其地南连安平："安平"原作"平安"，据本日记前段改。

【译文】

下雷州的辖地南面连着安平州，北面到达胡润寨，东面是龙英州，西面与交趾交界。

时交趾以十八日过胡润寨，抵镇安，结营其间。据州人言："乃田州纠来以胁镇安者，非归顺也。"盖镇安人欲以归顺第三弟为嗣，而田州争之，故纠莫夷以胁之。

【译文】

这时候交趾人在十八日这天经过胡润寨，到达镇安府，在那一带扎营。据下雷州的人说："是田州纠集来威胁镇安府的，不是归顺州。"大概是镇安府的人想用归顺州的第三个弟弟作为继位人，而田州为争夺继承权，所以纠集莫夷来威胁镇安府。

归顺第二弟即镇安赎以任本州者。其第三弟初亦欲争立，本州有土目李园助之，后不得立。李园为州人所捕，窜栖高平界，出入胡润、鹅槽隘抄掠，行道苦之。

【译文】

归顺州的第二个弟弟就是镇安府赎回来出任本州州官的人。他的三弟最初也想争着继位，本州有个土司头目李园协助他，后来没能继位。李园被州里人追捕，逃窜栖身于高平境内，出入于胡润寨、鹅槽

隘掳掠，走路的人被他害苦了。

二十八日　阴霾四塞。中夜余梦墙倾覆身，心恶之。且闻归顺以南有莫夷之入寇，归顺以北有归朝之中阻，意欲返辕，惶惑未定焉。归朝在富州、归顺之间(1)，与二州为难，时掠行人，道路为梗。考之《一统志》无其名。或曰："乃富州之旧主，富州本其头目，后得沾朝命，归朝无由得达，反受辖焉，故互相𪓐齕(2)。"未知然否？下雷北隘门第二重上，有耸石一圆，高五丈，无所附丽，孤悬江湄(3)。叠石累级而上，顶大丈五，平整如台，结一亭奉观音大士像于中，下瞰澄流，旁揽攒翠，有南海张运题诗(4)，莆田吴文光作记(5)，字翰俱佳。余以前途艰阻，求大士决签为行止，而无从得签诗。叨筊笤先与约(6)，若通达无难，三筊俱阳、圣而无阴；有小阻而无性命之忧，三筊中以一阴为兆；在大害不可前，以二阴为兆。初得一阴并圣、阳各一。又请决，得一圣二阳焉。归馆，使顾仆再以前约往恳，初得圣、阳、阴，又徼得圣一，阳与先所祈者大约相同，似有中阻，不识可免大难否？

【注释】

(1)归朝：今名同，曾作"皈朝"，在云南富宁县东境的公路旁。富州：隶云南广南府，治今富宁县。《游记》所述富州与归朝的关系，当地至今还有相同的传说。清代，富州旧主沈氏重新得到封建中央承认，州治正式设在皈朝，至今皈朝还有清代富州土司衙门的遗址及碑刻。

(2)𪓐齕(yǐ hé)倾轧。

(3)湄(méi)：岸边。

(4)南海：广州府附郭县，在今广东广州市。

(5)莆田：兴化府附郭县，即今福建莆田市。

(6)筊(jiào)：同"珓"，亦称杯珓、杯筊，占卜用的工具，原用蚌壳，后亦剖竹或木片，使略像蚌壳形，掷于地，看其俯仰情况，以占吉凶。笤(tiáo)：用细竹枝扎束的笤帚。

【译文】

二十八日　天空阴霾四布。半夜我梦见墙倒下埋在身上，心里感到这很不吉利。而且听说归顺州以南有莫夷入侵，归顺州以北有归朝从中阻隔，心里想要返回去，惶惑不能决定。归朝在富州、归顺州之间，与这两个州作对，时常抢劫行人，道路因此阻塞。据《一统志》来考察归朝，没有这个地名。有人说："是富州旧时的州主，富州州主本来是他手下的头目，后来受恩得到朝廷的任命，归朝无从得以上达，反而受他管辖，所以互相倾轧。"不知这对不对？下雷州城北隘门的第二层上面，有块圆圆的岩石耸立着，高五丈，无所依附，孤悬在江边。垒砌有石阶逐级登上去，顶上大一丈五尺，平整得好像平台，建有一座亭子在当中供奉着观音菩萨的像，下瞰着澄澈的江流，四旁延揽着攒聚的翠色，有南海县人张运的题诗，莆田县人吴文光作的记文，字和文章都是佳作。我因为前途艰险受阻，抽签求观音菩萨来决定走还是不走，但无法得到写有诗句的竹签。叨念着用竹扫帚作为杯筊来占卜，事先与观音菩萨约定：如果通行畅达没有灾难，三卦都是阳卦、圣卦而没有阴卦；稍有险阻却没有性命之忧，三卦中用一个阴卦作为预兆；有大灾难不能前行，用两个阴卦作为预兆。最初求到一个阴卦以及圣卦、阳卦各一个。再次请菩萨来决定，得到一个圣卦两个阳卦。回到客馆中，派顾仆再次按照先前约定的前去恳求菩萨，起初求得圣卦、阳卦、阴卦各一个，又求到圣卦一个，阳卦的卦象与先前求到的大约相同，似乎中途有险阻，不知能否免除大难？

上午，雾开日霁，候夫与饭俱不得。久之得饭，散步州前，登门楼，有钟焉，乃万历十九年辛卯土官许应珪所铸者(1)。考其文曰："下雷乃宋、元古州，国初为妒府指镇安也。匿印不缴，未蒙钦赐，沦于土峒者二百年。应珪之父宗荫奉檄征讨，屡建厥勋，应珪乃上疏复请立为州治。"始知此州开于万历间，宜《统志》不载也。州南城外即崇峰攒立，一路西南转山峡，即三十里接高平界者；东南转山峡，即随水下安平者，为十九峺故道。今安平虑通交夷，俱倒树塞

断。此州隶南宁，其道必东出龙英抵驮朴焉。若东北走田州，则迂而艰矣。是日为州墟期，始见有被发之民。讯交夷往镇安消息，犹无动静。盖其为田州争镇安，以子女马币赂而至者，其言是的(2)。先是，镇安与归顺王达合而拒田州(3)，田州伤者数十人，故赂交夷至。而夷亦狡甚，止结营镇安，索饷受馈，坐观两家成败，以收渔人之利，故不即动云。

【注释】

(1)万历十九年辛卯：指1591年。

(2)是的(dí)：肯定确实。

(3)王达：沪本作“黄达”。

【译文】

上午，雾气散开天气转晴，等候派夫和午饭都没有得到。很久后才得以吃了饭，在州衙前散步，登上门楼，楼上有铜钟，是万历十九年辛卯年土司许应珪铸造的。考察铜钟上的铭文，说：“下雷是宋元时代以来的古州，国朝初年被妒忌的府官指镇安府。藏匿了官印不缴纳出来，没有被皇帝钦赐官位，沦为土峒的时间长达二百年。应珪的父亲宗荫尊奉朝廷的檄文征讨，屡建功勋，应珪于是呈上奏章请求恢复设立为州级政区。”这才知道这个州开创于万历年间，难怪《一统志》没有记载了。州城南边的城外就是攒聚耸立的高峰，一条路向西南转入山峡，就是走三十里后连接到高平边界的路；向东南转入山峡，就是沿着江水下行到安平州的路，是通往十九峺的老路。现在安平州担忧道路与交夷相通，都砍倒树木把道路全部阻断了。这个州隶属于南宁府，去南宁府的路必定要向东走出龙英州后到达驮朴。如果向东北方走田州，那么又绕道又艰险了。这一天是州城的赶集日，这才见到有散披头发的百姓。打听交夷前往镇安府的消息，仍然是没有动静。原来这些交夷为了帮田州争夺镇安府，是用女子、马匹、金钱贿赂才来的，这话肯定是实情。这之前，镇安府与归顺州的王达联合

抵御田州，田州伤了几十人，所以贿赂交夷前来。然而交夷也非常狡猾，只是在镇安府扎营，索取粮饷接受馈赠，坐观两家的胜败，以便坐收渔翁之利，所以没有马上行动。

夫至起行，已近午矣。出北隘门，循石山东麓溯溪西北行。四里，路左石山忽断，与北面土山亦相对成峡，西去甚深。有小水自峡中出，横堤峡口，内汇为塘，浸两崖间，余波(缺)出注于大溪。逾堤西转，路始舍大溪。已复北转，逾北面土山之西腋，复见溪自西北来，路亦西北溯之。已北径大峡，共四里，有木桥横跨大溪上，遂渡溪北，复溯大溪左岸，依北界石山行。回望溪之西南始有土山，与溪北石山相对成大峡焉。东北石山中，屡有水从山峡流出，西注大溪，路屡涉之。共西北五里，东北界石山下，亦有土山盘突而西，与西南界土山相凑合，大峡遂穷。大溪亦曲而西南来，路始舍溪西北逾土山峡，于是升陟俱土山间矣。又三里，西下土山，复望见大溪从西北来。循土山西麓渐转西行，二里，直抵大溪上。北岸土山中，复有一小水南注于溪。涉溪升阜，复溯大溪西北行，三里，抵胡润寨(1)。其地西南有大峡与交趾通界，抵高平府可三日程(2)；西北有长峡，入十五里，两峰凑合处为鹅槽隘；正西大山之阴即归顺地，日半至其州；直北鹅槽岭之北为镇安地，至其府亦两日半程，而鹅槽隘则归顺之东境也；东北重山之内，为上英峒(3)，又东北为向武地。是日下午抵胡润，闻交夷犹陆续行道上，馆人戒弗行。余恐妖梦是践，遂决意返辕，东北取向武州道。

【注释】

(1)胡润寨：又作“湖润寨”，今仍作“湖润”，在靖西县东南隅，逻水源。

(2)高平府：今越南高平。

(3)上英峒：又作“上映洞”。《明史·地理志》思恩军民府载：“上映州，元属镇安路，洪武五年(1372)废为洞，万历三十二年(1604)复置，来属。”《粤西游日记二》十一月初九日记谓：“上英峒尚属镇安。”今仍作“上映”，在天等县西境的公路边。

【译文】

差夫到了就起身出发，已经将近中午了。走出北隘门，沿着石山的东麓溯溪流往西北行。行四里，道路左边的石山忽然断开，与北面的土山也是相对形成峡谷，向西进去十分深远。有条小溪从峡谷中流出来，峡口横挡着堤坝，堤坝里面积水形成水塘，浸泡在两面的山崖之间，溢出的塘水(缺)流出来汇入大溪中。越过堤坝向西转，道路这才离开大溪。不久又向北转，越过北面土山的西侧，又见溪水自西北流来，道路也向西北溯流前行。不久往北经过一条大峡谷，共四里，有座木桥横跨在大溪上，于是渡到溪流北岸，又溯大溪的左岸走，紧靠北面一列石山前行。回头望去，大溪的西南方开始有土山，与溪流北岸的石山相对形成大峡谷。东北方的石山中，多处有溪水从山峡中流出来，向西注入大溪中，道路多次涉过溪流。共向西北前行五里，东北一列石山下，也有土山盘绕着突向西去，与西南一列土山相凑合，大峡谷便到了头。大溪也向西南弯曲而来，道路开始离开溪流往西北穿越土山的山峡，从这里起爬升跋涉全是在土山之间了。又行三里，向西走下土山，又望见大溪从西北方流来。沿着土山的西麓渐渐转向西行，行二里，直达大溪边上。北岸的土山中，又有一条小溪往南注入大溪中。涉过溪流爬上土山，再次溯大溪往西北行，行三里，抵达胡润寨。此地西南方有条大峡谷与交趾边界相通，到达高平府大约要三天的路程；西北方有条长长的峡谷，进去十五里，两列山峰的会合处是鹅槽隘；正西方大山的北面就是归顺州的辖地，一天半到归顺州城；正北方鹅槽岭的北面是镇安府的属地，到镇安府城也有两天半的路程，而鹅槽隘则是归顺州的东境了；东北方的重重山峦之中，是上英峒，再往东北是向武州的属地。这天下午抵达胡润寨，听说交夷还陆陆续续地行走在道路上，客馆里的人劝告我不要上路。我担心怪梦应验，便决心返回去，选择了东北方通往向武州的路。

二十九日　早雾颇重，旋明，霁愈甚。候夫不至，余散步寨宅前后，始见大溪之水，一西北自鹅槽隘来者，发源归顺南境，经寨前南

下下雷；一北自寨后土山峡中来者，发源镇安南境，抵寨后汇而分二口：一由寨宅北泻石堰，西坠前溪；一由寨宅东环绕其后，南流与前溪合。盖寨宅乃溪中一碛(1)，前横归顺之溪，后则镇安之水分夹其左右，于是合而其流始大，即《志》所谓逻水，为左江西北之源，与龙州、高平之水合于旧崇善县之驮绵埠者也。

【注释】

(1)碛(qì)：浅水中的沙石。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的雾气很重，旋即明亮起来，雾气散开后更加晴朗。等候差夫不见来到，我在寨子宅第前后散步，这才看见大溪的溪水，一条自西北鹅槽隘流来的，发源于归顺州南境，流经胡润寨前边向南下流到下雷州；一条自北边寨子后面的土山峡谷中流来的，发源于镇安府南境，流到胡润寨后汇积成水塘，而后分为两个出水口：一个出水口的水由寨子宅第的北边泻入石坝中，向西坠入寨前溪流中；一个出水口的水由寨子宅第东边环绕到寨子后面，往南流去与寨前的溪流合流。原来寨子的宅第只是溪流中的一片沙石浅滩地，前方横着发源于归顺州的溪流，后面则是镇安府流来的溪水，分别夹在寨子的左右，这里是合流后溪流才开始变大，就是志书所谓的逻水，是左江在西北方的水源，与龙州、高平府流来的水流在旧崇善县的驮绵埠汇流。

胡润寨有巡检(1)，其魁岑姓，亦曰土官，与下雷俱隶南宁府，为左江属；过鹅槽隘为(缺)即右江属。而右江诸土司如田州、归顺、镇安又俱隶思恩府。是下雷、胡润虽属南宁，而东隔太平府龙英、养利之地，北隔思恩府镇安、田州之境，其界迥不相接者也。

【注释】

(1)胡润寨有巡检：原缺“润寨有巡”四字，据《明史·地理志》补，唯《明

史·地理志》胡润寨巡检司属镇安府。《明史·广西土司二》亦载："镇安所属有上映洞、湖润寨。巡检皆土人，世官。"

【译文】

胡润寨设有巡检司，巡检司的头目姓岑，也是土官，与下雷州一同隶属于南宁府，是左江道的属地；过了鹅槽隘便(缺字)就是右江道的属地。而右江道的众土司如田州、归顺州、镇安府又都是隶属于思恩府。这样，下雷州、胡润寨虽然隶属于南宁府，可东面隔着太平府的龙英州、养利州的辖地，北面隔着思恩府的镇安府、田州的辖境，它们的地界距离很远不相连接。

左、右二江之分，以鹅槽岭为界，其水始分为南北流。盖山脊西北自富州来，径归顺、镇安而东过都康(1)。过龙英之天灯墟(2)，分支南下者为青莲山，而南结为壶关太平府；由龙英之天灯墟直东而去者，尽于合江镇，则左、右二江合处矣。

【注释】

(1)都康：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天等县治稍西北，仍名都康。

(2)天灯墟：即今天等县治。

【译文】

左、右二江的划分，以鹅槽岭为界，这里的水流开始分为南北两个流域。大体上山脊自西北的富州延伸而来，经过归顺州、镇安府而后往东延过都康州。延过龙英州的天灯墟，分出支脉向南下延的山形成青莲山，而后在南面盘结为太平府城的壶关；由龙英州的天灯墟一直往东延伸而去的山，尽头在合江镇，那是左、右二江的汇合处了。

田州与归顺争镇安，既借交夷为重；而云南之归朝与富州争，复来纠助之。是诸土司只知有莫夷，而不知为有中国矣。或曰："镇安有叛

目黄怀立往纠之。”

【译文】

田州与归顺州争夺镇安府，既已借助交夷来增强自己；而云南的归朝与富州相争，又纠集交夷援助他。这是众土司只知道有莫夷，却不知道有中国了。有人说：“镇安府有个叛逆的头目黄怀立把莫夷纠集来的。”

三十日　早寒甚。初雾旋霁，而夫终不来。盖此处铺司奸甚(1)，惟恐余往归顺，以归顺远也。屡以安南夷人满道恐吓余。其土官岑姓，乃寨主也，以切近交夷，亦惟知有夷，不知有中国。夷人过，辄厚款之，视中国漠如也。交夷亦厚庇此寨，不与为难云。余为馆人所惑，且恐妖梦是践，是早为三阄请于天(2)：一从归顺，一返下雷，一趋向武。虔告于天而拾决之，得向武者。馆人亦利余往向武。盖归顺须长夫，而向武可沿村起换也。

【注释】

(1)铺司：管理驿站的机构。

(2)阄(jiū)：即拈阄。用几张小纸片写上字或记号，揉成纸团，由有关的人任取，根据所取纸上的字决定弃取等行动。

【译文】

三十日　早晨冷极了。起初下雾，随即晴开，但差夫始终不见来。原来此处的铺司十分奸猾，唯恐我前往归顺州，因为去归顺州路远。屡次用满路都是安南的夷人来恐吓我。这里的土司姓岑，是寨主，由于接近交夷，也只知道有夷人，不知道有中国。夷人路过，总是厚重地款待夷人，对中原地区来的人却漠然视之。交夷也重视庇护这个寨子，不与这个寨子为难。我被客馆中的人所迷惑，并且担心噩梦应验，这天早上拈了三个阄请求上天决定：一个从归顺州走，一个返回下雷州，一个取道向武州。向上天虔诚祷告后拾起阄决定去向，得到去向武州的阄。客馆里的人也利诱我前往向武州。原来是去归顺州必须派长途差

夫，而去向武州便可以在沿途的村子中征用调换脚夫。

下午夫至，止八名。少二名。及各夫又不赍蔬米，心知其为短夫，然无可再待理，姑就之行。从寨宅溯北来溪而上，半里，渡溪中土冈而行，于是溪分为两而复合。取道于中又半里，渡其西夹冈者，回顾溪身自土山东峡来，而路出土山西峡上。二里，其峡穷，遂逾山陟坳。一里，复东下而与大溪遇，乃溯溪北岸东北行。二里，有石山突溪北岸，其上藤树蒙密，其下路潆江潭，仰顾南北，俱土山高爽，而北山之巅，时露峭骨，而复突此石山当道，崚嶒欹侧(1)，行路甚难。然两旁俱芟树披茅，开道颇阔，始知此即胡润走镇安之道，正交夷经此所开也。余欲避交夷不往归顺，而反趋其所由之道，始恨为馆人所卖云。循石山而东北一里，见一老人采薪路旁，舆人与之语，遂同行而前。半里，有树斜偃溪两岸，架桥因其杪，而渡溪之南，是为南陇村。有数家在溪南，舆夫舆入老人家，遂辞出。余欲强留之，老人曰："余村自当前送，但今日晚，请少憩以俟明晨，彼夫不必留也。"余无可奈何，听其去。时日色尚可行数里，而余从老人言，遂登其巢。老人煮蛋献浆。余问其年，已九十矣。问其子几人，曰："共七子。前四者俱已没，惟存后三者。"其七子之母，即炊火热浆之妪，与老人齐眉者也(2)。荒徼绝域，有此人瑞(3)，奇矣，奇矣！一村人语俱不能辨，惟此老能作汉语，亦不披发跣足，自下雷至胡润，其人半披发不束。并不食烟与槟榔，且不知太平、南宁诸流官地也。老人言："十六日交夷从此过，自罗洞往镇安，余走避山上，彼亦一无所动而去。"

【注释】

(1)崚嶒(léng céng)：高峻突兀的样子。

(2)齐眉：夫妇相敬如宾。

(3)人瑞：年寿特高的人。瑞，吉祥难得的东西。

【译文】

下午差夫到了，只有八名。少了两名。并且每个差夫又没带着米菜，心知他们是短途脚夫，然而没有可以再等下去的理由，姑且跟随他们上路。从寨子宅第溯北边流来的溪流上行，行半里，渡到溪流中的土冈上前行，在这里溪流分为两条后又重新汇合。取道走中间又是半里，渡过那条在西面夹住山冈的溪流，回头看去，溪流从土山东面的峡谷中流来，而道路通到土山西面的峡谷中往上走。行二里，这条峡谷完后，便翻山登上山坳。行一里，又向东下走与大溪相遇，于是溯大溪的北岸往东北行。行二里，有座石山突立在溪流北岸，山上藤枝树丛浓密，山下道路潆绕着江边走，仰望南北，全是高大清爽的土山，而北山的山顶上，不时露出陡峭的骨状岩石，而且又突起这座石山挡住道路，高峻突兀，歪斜倾侧，走路十分艰难。不过两旁的树丛茅草全被铲除干净了，道路开挖得十分宽阔，这才知道这条路就是从胡润寨通向镇安府的路，正是交夷经过此地时开挖的路。我想躲避交夷不走归顺州，却反而走在他们经过的道路上，这才悔恨被客馆中的人出卖了。沿着石山往东北行一里，看见一位老人在路旁砍柴，轿夫与他讲了几句话，便一同往前走。行半里，有棵树斜倒在溪流两岸上，利用树梢架成桥，从而渡到溪流南岸，这是南陇村。有几家人在溪流南岸，轿夫把轿子抬进老人家中，便告辞出去了。我想强行把他们留下，老人说："我们村子自然应当往前送，只是今天晚了，请稍作休息以便等到明天早晨，那些轿夫不必留下了。"我无可奈何，听任他们去了。此时天色还可以前行几里路，但我听从老人的话，便登上他的茅屋。老人煮了鸡蛋献上酒。我询问他的年纪，已经九十岁了。问他有几个儿子，说："一共七个儿子。前面的四个都已经死了，只有后面的三个还活着。"他那七个儿子的母亲，就是烧火热水的老妇人，是一位与老人相敬如宾的贤妻。在这荒凉闭塞的边疆地区，有这样年寿特高的人，奇了，奇了！一村人讲的话都听不懂，只有这位老人能说汉话，也不披发赤脚，从下雷州到胡润寨，那里的人有一半披着头发不束发。并且不吃烟草和槟榔，而且不知道太平府、南宁府等流官管辖的地方。老人说："十六日交夷从此地路过，自罗洞前往镇安府，我逃到山上躲避，他们也没有动什么东西便离开了。"

十一月初一日　早雾，而日出丽甚。自南陇东北行，一里，渡溪北岸。溯溪上二里，见其溪自东南山峡轰坠而下。盖两峡口有巨石横亘如堰，高数十丈，阔十余丈，轰雷倾雪之势，极其伟壮，西南来从未之见也。水由此下坠成溪西南去，路复由峡北山坞溯小水东北上。一里，坞穷，遂逾岭而上。一里，抵岭头，遇交夷十余人，半执线枪(1)，俱朱红柄。半肩鸟铳(2)，身带藤帽而不戴，披发跣足，而肩无余物。见余与相顾而过。舆人与之语，云已打镇安而归，似亦诳语(3)。又行岭上半里，复遇交夷六七人，所执如前，不知大队尚在何所也。从此下岭半里，复与溪遇，溯之而东又半里，溪自南来，路出东坳下，见一畴一坞，随之东北行。一里，有桥跨大溪上。其溪北自石山腋中来，西南经此坞中，乃南转循山而北，出东坳之西。由桥之北溯溪北入，即镇安道，交夷所由也；渡桥南，循溪东北，渡东来小溪北，为罗峒村；由小溪南循山东入，为向武道；又从东南山隙去，为上英、都康州道。渡桥共半里，换夫于罗峒村(4)。村倚坞北石山下。石峰之西，即镇安道所入；石峰之东，即向武道所逾，始得与交夷异道云。待夫久之，村氓献蛋醴。仍南渡东来小溪，循石山嘴转其南峡东向上，一里半，登陇上，于是复见四面石山攒合，而山脊中复见有下坠之洼。又一里半，盘陇而入，得数家焉，曰涌村。复换夫东行坞中，逾一小水，即罗峒小溪东来之上流。二里，乃东北上岭。其岭颇峻，一里抵其坳，一里逾其巅。左右石崖刺天，峭削之极，而岭道亦崎岖蒙翳，不似向来一带宽辟矣。逾岭，从岭上循东南石崖，平行其阴，又沿崖升陟者三里，渡一脊。脊东复起一崖，仍循之半里，乃东南下壑中，一里，抵其麓。于是东北行田陇间，又里许，环壑中村聚颇盛，是曰下峺(5)，其水似从东南山峡去。乃饭而换夫，日将晡矣。又东北上土山夹中，已渐北转，共二里，宿于上峺，而胡润之境抵是始尽。

【注释】

(1)线枪：鸟枪类火器的一种，周围成八棱形，木床只及身管的一半，没有通条。

(2)鸟铳(chòng)：原作“乌铳”。《武备志》：“即飞鸟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据改。亦称鸟嘴铳，是古代的一种金属管形火器。有瞄准器，身管长，有木托，但仍用火绳发火。

(3)诳(kuáng)语：欺骗人的话。

(4)罗峒村：今作“乐屯”，在靖西县东南隅，胡润东北。

(5)下峺：今作“下更”，在靖西县东南隅，乐屯东北。

【译文】

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起雾，但日出后十分艳丽。自南面的土陇往东北行，行一里，渡到溪流北岸。溯溪流上行二里，看见这条溪流从东南方山峡中轰鸣着坠落下去。原来峡口两侧有巨石横亘着像堤坝一样，高几十丈，宽十多丈，溪水雷霆轰鸣雪花倾泻的气势，极其雄伟壮丽，是到西南地区以来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流水从此处下坠形成溪流向西南流去，道路再由山峡北边的山坞中溯小溪往东北上走。行一里，山坞到了头，便翻越山岭上走。行一里，到达岭头，遇上十多个交夷，一半手握线枪，全是朱红色的枪柄。一半肩扛鸟铳，身上带着藤篾帽却不戴上，披发赤脚，而肩上没有别的东西。看见我，与我互相望着走过去。轿夫与他们交谈，说是已经打下镇安府后回来，似乎也是骗人的话。又行走在岭上半里，又遇见六七个交夷，拿着的武器与前边的一样，不知大队人马还在什么地方。从此地下岭半里，再次与溪流相遇，溯溪流往东又走半里，溪流自南面流来，道路出到东面的山坳下，见到一片田畴一个山坞，顺着山坞往东北行。行一里，有座桥跨在大溪上。这条大溪从北面的石山侧旁流来，往西南流经这个山坞中，于是向南转后沿着山往北流，从东面山坞的西边流出去。由桥的北边溯溪流向北进去，就是去镇安府的路，是交夷经过的道路；过到桥的南边，沿着溪流往东北去，渡过东面流来的小溪往北走，是罗峒村；由小溪南面沿着山向东进去，是去向武州的路；又从东南方的山缝中走去，是去上英峒、都康州的路。过桥后共半里，在罗峒村换轿夫。村子紧靠在山坞北面的石山下。石峰的西面，就是去镇安府的路

进去的地方；石峰的东面，就是去向武州的路穿越的地方，这才得以与交夷不在一条道路上了。等换夫等了很久，村民献上来鸡蛋和甜酒。仍然向南渡过东面流来的小溪，沿着石山的山嘴转到山嘴南边的峡谷中向东上走，行一里半，登到土陇上面，在这里又看见四面的石山攒聚回合，而且山脊上又看见有下陷的洼地。又行一里半，绕着土陇进去，见到有几家人在那里，叫涌村。又换了轿夫向东行走在山坞中，越过一条小溪，这就是罗峒村从东面流来的小溪的上游。行二里，于是向东北上岭。这座岭相当陡峻，行一里到达岭上的山坳，行一里翻越到岭头。左右的石崖刺向高空，峭拔陡削到了极点，而岭上的道路也是崎岖不平，荒草密蔽，不像先前过来那一带宽敞开阔了。越过岭头，从岭上沿着东南方的石崖，平缓前行在石崖的北面，又沿着石崖爬升了三里，越过一条山脊。山脊东面又耸起一座石崖，仍然沿着石崖走半里，于是往东南下到壑谷中，行一里，抵达山麓。从这里往东北前行在田野和土陇间，又是一里左右，壑谷环绕中的村落十分繁盛，这里叫做下峺，这里的水流似乎是从东南方的山峡中流去。于是吃饭后换夫，时光将到下午三五点钟了。又向东北上到土山的夹谷中，不久渐渐向北转，共行二里，住宿在上峺，而胡润寨的辖境到这里才到了头。

初二日　早无雾，而日丽甚。晨餐甚早，村氓以鸡为黍。由上峺村北入山夹中，一里，登岭而上，其右多石峰，其左乃土脊。半里，逾脊北下，即多流蹊水塍，路旁有流汩汩，反自外塍奔注山麓穴中。平下半里，又北行田陇间者一里，有村在路右峰下，是为南麓村(1)。换夫北行二里，路右石峰之夹，路左土垅之上，俱有村落。一小水溪界其间，有水如发，反逆流而南。盖自度脊，东石、西土，山俱不断，此流反自外入，想潜坠地中者。候夫流畔久之，然腹痛如割。夫至，舆之行，顷刻难忍，不辨天高地下也。北行三里，有村在路左山下，复换夫行。于是石山复离立环绕，夹中陂陀高下，俱草茅充塞，无复旧塍。东北八里，腹痛稍瘥，有村在路左石崖之内，呼而换夫。其处山夹向东北下，而路乃西北逾石坳。始上甚崚嶒，半里，逾石山

而上，其内皆土山。又上半里，即西北行土山夹中一里，又平下者一里，循北坞而去一里，见小溪自西坞中来。路涉溪左又北半里，舍溪，又西向折入土山峡半里，是为坪濑村。时顾仆以候夫后，余乃候炊村巢。顾仆至，适饭熟，余腹痛已止，村氓以溪鲫为饷，为强啖饭一盂。饭后夫至，少二名，以妇人代担。复从村后西逾一坳，共一里，转出后坞，乃东向行。止坞，转而北，共一里，则前溪自南而来，复与之遇。循溪左北行十里，又转而西向入山峡半里，有村曰六月。候夫甚久，以二妇人代舆。仍从北山之半东向出峡，半里，乃逾岭北下，共一里，复从田塍东北行。已复与南来溪遇，仍溯其西北一里，有石峰峭甚，兀立溪东，数十家倚峰临溪。溪之西，田畦环绕，辟而成坞，是曰飘峒，以石峰飘渺而言耶？土人呼尖山为“飘”。换夫，北陟岭半里，转而西入山峡，一里而下。又西北一里半，有草茅数楹在西坞，寂无居人，是曰上控。前冬为镇安叛寇王歪劫掠，一村俱空，无敢居者。于是又北半里，折而东南入石山之夹，又半里，有上控居人移栖于此。复换之行，已暮矣。透峡东南向石山下，共一里，是曰陈峒。峒甚辟，居民甚众，暗中闻声，争出而负舆。又东一里，路北石山甚峭，其下有村，复闻声出换。又东一里，峭峰夹而成门，路出其中，是曰那峺，嵚崎殊甚(2)。出峡，宿于那峺村。是日共行三十五里，以屡停候夫也。

【注释】

(1)南麓村：今作“郥留乐”，在天等县西隅。

(2)嵚(qīn)崎：山高峻的样子。

【译文】

初二日　清早没有雾，而且太阳十分艳丽。早餐吃得非常早，村民用鸡肉当饭吃。由上峺村西北进入山间夹谷中，行一里，往上登岭，道路右边石峰很多，道路左边是土山山脊。行半里，越过山脊往北下走，立即有多条伴有流水的田埂小路，路旁有淙淙的流水，反而

从田埂外面奔流到山麓下的洞穴中。平缓下走半里，又往北行走在田野土陇间一里，有个村落在道路右边的山峰下，这里是南麓村。换夫后往北行二里，道路右边石峰的夹谷中，道路左边的土陇之上，都有村落。一条小溪隔在两个村子之间，有水细得像头发丝，反而逆向往南流。大体上自从越过山脊，东面的石峰、西面的土山，山峰都是连绵不断，这条溪流反而从山外流进去，推想这是潜入地下的水流。在溪流旁等候换夫等了很久，然而肚子痛得像刀割一样。脚夫来到后，用轿子抬着我走，肚子痛得片刻都难以忍受，分辨不出天高地下了。往北行三里，有个村子在路左边的山下，又换了脚夫上路。从此地起石山又分散矗立环绕着，夹谷中倾斜的山坡高高低低的，全充塞着茅草，不再有前边那样的田地了。向东北行八里，腹痛稍缓解了一些，有个村子在路左边的石崖之内，呼叫着换了夫。此处的山间夹谷向东北下延，而道路于是向西北翻越石山山坳。开始上走时十分高峻，行半里，越过石山往上走，那以内全是土山。又上走半里，马上往西北行走在土山夹谷中一里，又平缓下走一里，顺着北面的山坞而去行一里，看见一条小溪自西面的山坞中流出来。道路涉到溪流的左岸又向北半里，离开溪流，又向西折进土山峡谷中半里，这里是坪濑村。此时顾仆因为等候脚夫走在后面，我便在村中的茅屋中等着煮饭吃。顾仆到时，恰好饭熟了，我的腹痛已经止住了，村民用溪水中的鲫鱼来下饭，为此勉强吃了一碗饭。饭后脚夫来了，少了两名，用妇女来代替挑夫。又从村后向西翻越一个山坳，共行一里，转出到后面的山坞中，于是向东行。山坞完后，转向北，共行一里，就见前边那条溪流自南面流来，再次与这条溪流相遇。沿着溪流的左岸往北行十里，又转向西进入山峡中半里，有个村子叫六月。等换夫的时间非常长，用两个妇女来代替轿夫。仍然从北山的半山腰向东走出峡谷，行半里，于是越过岭头往北下走，共行一里，又从田间的土埂上往东北行。不久再次与南面流来的溪流相遇，仍然溯溪流往西北前行一里，有座石峰非常陡峭，兀立在溪流东边，有几十家人背靠石峰面临溪流。溪流的西面，田塍环绕，敞开成为山坞，这里叫飘峒，是因为石峰飘渺才这样叫的吗？本地人把尖山称为“飘”。换夫后，向北登岭半里，转向西进

入山峡中，行一里后下走。又向西北行一里半，有几间茅草屋在西面的山坞中，寂静没有人住，这里叫上控。前年冬天被镇安府的叛贼王歪抢劫，一个村子全被抢空了，无人敢居住在此地。从这里又向北半里，折向东南进入石山的夹谷中，又行半里，有上控的村民移居在此地。再次换夫后上路，已经天黑了。穿过山峡向东南走到石山下，共行一里，这里叫陈峒。陈峒十分开阔，居民很多，黑暗中听见呼叫声，争着出来抬轿子。又向东一里，道路北边的石峰非常陡峭，石峰下有个村庄，又是听见叫声出来替换。又向东一里，峭拔的石峰夹成门一样，道路经由其中，这里叫那峺，山势特别高峻。走出峡谷，住宿在那峺村。这一天一共前行了三十五里路，是因为多次停下来等候换夫。

初三日　天有阴云而无雨。村夫昧爽即候行，而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不及饭，遂行，以为去州近也。东行半里，当前有石山巍耸。大溪自南峡中透出，经巍峰西麓，抵其北，折而捣巍峰北峡中东向去。路自西来，亦抵巍峰西麓，渡溪堰，循麓沿流，亦北折随峰东入北峡中。盖巍峰与溪北之峰峭逼成峡，溪捣其中，势甚险阻。巍峰东瞰溪西，壁立倒插，其西北隅倚崖阻水，止容一人攀隘东入，因而置栅为关，即北岸寨也。若山海之东扼(1)，潼关之西悬，皆水冲山截，但大小异观耳，而深峭则尤甚焉。去冬，交夷攻之不能克而去。王歪纠来，掠上控而去。入隘门，其山中凹而南，再东复突而临水。中凹处可容数百人，因结为寨，有大头目守云。过寨东，又南向循崖，再出隘门南下。自渡溪入隘来，至此又半里矣。于是东向行山坞间，南北石山排闼成坞，中有平畴，东向宛转而去，大溪亦贯其中，曲折东行，南北两山麓时时有村落倚之。而那峺夫又不同前屡换，村小而路长，岂此处皆因附郭守险，不与乡村同例，一贵之十里之铺者耶？东北行平畴间，两涉大溪，随溪之西共东北五里，循路右山崖南转，始与溪别。一里，乃换夫于路右村中，已望向武矣(2)。税驾于向武铺司。此州直隶于省，而辖于右江，供应不给，刁顽殊甚。投滕书，竟置不理。向武州官黄绍伦，加衔参将。其宅北向，后倚重峰，大溪在其

北山峡中，《志》谓“枯榕在州南”(3)，非也。夜半，雨作。

【注释】

(1)山海：即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在明代长城的东端，今河北秦皇岛市。北依角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关城雄伟，自古即为华北到东北的交通要冲。关城今存，上有“天下第一关”的题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向武：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所在今天等县西北境的向都。

(3)枯榕：今称“城江”，从西南往东北流，在田东境内入右江。

【译文】

初三日　天上有阴云却没有下雨。村中的脚夫黎明时就等着上路，但村子小成年男子少，一半是用儿童来代替轿夫，来不及吃饭便上路了，我以为这里离州城很近了。往东行半里，挡在前方有座石山巍然耸立。大溪自南面的峡谷中穿流出去，流经巍峨石峰的西麓，流到石峰北边，折头捣入巍峨石峰北面的峡谷中向东流去。道路从西面过来，也是到达巍峨石峰的西麓，渡过溪流中的堤坝，顺着山麓沿着溪流，也是折向北顺着石峰东麓进入北面的峡谷中。原来巍峨石峰与溪流北面峭拔的山峰形成狭窄的峡谷，溪流冲捣在峡谷中，地势十分险阻。巍峨石峰东面俯瞰着溪流的西岸，墙壁一样矗立着倒插下来，石峰的西北角紧靠悬崖阻挡着水流，只容得下一个人攀着隘口向东进去，因而这里设置了栅栏作为关隘，这就是北岸寨了。这就好像山海关扼守在东方，潼关高悬在西方，都处在水流冲激山体截断之处，只不过是景观大小不同罢了，而且幽深峭拔的地势则更为险峻。去年冬天，交夷攻打这个隘口不能攻克便离开了。是王歪纠集来的，掳掠了上控村后离开了。进入隘门，里面的山中间向南边凹进去，再向东又突起并下临流水。中间下凹之处可以容纳几百人，因而建成寨子，有大头目驻守这里。经过寨子东边，又向南沿着石崖走，再走出隘门往南下行。自从渡过溪流进入隘门以来，来到此地又是半里路了。于是向东行走

在山坞中，南北两面的石山像门扇一样排列成山坞，中间有平旷的原野，向东宛转而去，大溪也流贯在山坞中，曲折地向东走去，南北两面的山麓下时时有村落紧靠在山脚下。而那峺村的脚夫又不像前边那样多次换夫，村子小路又长，莫非此处全是因为是靠近城郭守卫险阻之地，与乡村的规定不一样，是一向重视的距城十里的驿站那样的地方吗？往东北前行在平旷的田野间，两次涉过大溪，顺着溪流的西岸共向东北前行五里，沿着道路右边的山崖向南转，这才与大溪分别。行一里，于是在道路右边的村子中换夫，已经望得见向武州城了。停下住在向武州的驿站中。这个州直接隶属于广西，但由右江道管辖，不供应给养，特别刁顽。投递了滕肯堂的信，竟然置之不理。向武州的州官是黄绍伦，加授了参将的衔头，他的宅邸面向北，后面紧靠着重重山峰，大溪在州城北面的山峡中，志书说“枯榕江在州城南面”，不对。半夜，下起雨来。

初四日　候夫司中，雨霏霏竟日。赋投黄诗，往叩中军胡、谢。二人皆贵池人(1)，亦漫留之，为余通黄。

【注释】

(1)贵池：池州府附郭县，即今安徽池州市驻地贵池区。

【译文】

初四日　在驿站中等候派夫，细雨霏霏下了一整天。作了一首投递给黄绍伦的诗，前去叩拜中军胡、谢二人。二人都是贵池县人，也是漫不经心地留下诗，答应为我通报给黄绍伦。

初五日　寒甚，上午少霁。夫至，止六名。有周兵全者，土人之用事者也，见余诗辄携入，且谕夫去，止余少留。下午，黄以启送蔬米酒肉(1)。抵暮，又和余诗，以启来授。

【注释】

(1)启(qǐ)：书札。

【译文】

初五日　冷极了，上午稍微晴开一点。脚夫到了，只有六名。有个叫周兵全的人，是本地人中管事的人，看见我的诗立即带进衙门去，并且吩咐脚夫散去，挡住我稍作停留。下午，黄绍伦用信函送来蔬菜大米和酒肉。到黄昏时，又作了一首应和我的诗，用信函送来交给我。

初六日　凌晨起，天色已霁。饭后周名尚武，字文韬。复以翰至(1)，留少停；余辞以夫至即行。既而夫亦不至。乃北向半里，觅大溪。即枯榕江。随其支流而东，一峰圆起如独秀，有洞三层，西向而峙。下洞深五丈，而无支窍，然轩爽殊甚。而内外俱不能上通，仰睇中上二层飘渺，非置危梯，无由而达。已出洞，环其北东二麓，复半里矣。共二里，还抵寓。适夫至，欲行。周文韬来坐留，复促其幕宾梁文焕往携程仪至。乃作柬谢黄(2)，装行李，呼夫速去。及饭毕，而夫哄然散，无一人矣。盖余呼其去，乃促其起程，而彼误以为姑散去也。饭后，令顾仆往催其家，俱已入山采薪，更订期明早焉。余乃散步四山，薄暮返铺司，忽一人至，执礼甚恭，则黄君令来留驾者，其意甚笃挚。余辞以名山念切，必不能留，托其婉辞。已而谢、胡各造谒，俱以主人来留，而前使又往返再三。已而周文韬复同大头目韦守老者来谒，“守老”，土音作“苏老”，当道以守备假之。传谕谆谆，余俱力辞云。既暮，黄君复以酒米蔬肉至，又以手书恳留，俟疾起一晤，辞礼甚恭。余不能决而卧。

【注释】

(1)翰：文辞，书信。

(2)柬(jiǎn)：名帖、信札等的统称。

【译文】

初六日　凌晨起床，天色已经晴开。饭后周兵全名叫尚武，表字文韬。又拿着书信来到，挽留我稍作停留；我用脚夫到了马上就走来推辞。随后脚夫也不见来。只好向北前行半里，去找大溪。即枯榕江。顺着大溪的支流往东行，一座山峰圆圆地耸起好像独秀峰，有三层洞，面向西屹立着。下洞深五丈，又没有旁洞，但特别轩敞明亮，可是内外都不能通到上层，仰面斜视，中、上两层飘飘渺渺的，不是放置高高的梯子，无法到达。不久出洞来，环绕山的北、东两面山麓，又是半里路了。共行二里，回到寓所。恰好脚夫到了，打算动身。周文韬来坐着挽留我，又催促他的同僚梁某人梁文焕前去把赠送我的路费带来。于是写了封信向黄绍伦致谢，装好行李，叫脚夫快快离开。到吃完饭，脚夫却一哄而散，没有一个人了。原来我叫他们离开，是催促他们起程，可他们却误认为是暂且散伙离开了。饭后，命令顾仆去他们家里催促，已经全部进山砍柴去了，重新约定明天早晨出发。我于是到四周的山上去散步，傍晚返回驿站，忽然来了一个人，礼节十分恭敬，原来是黄君命令他来挽留我的人，他的意思非常诚恳。我用思念名山的心情迫切来推辞，必定不能留下，拜托他婉言辞谢。不久谢某、胡某各自登门拜见，都以主人的身份来挽留，而先前那个使者又再三往返。随即周文韬又同大头目韦守老人一起来拜见，“守老”，土话读作“苏老”，当权者把守备的职务让他代理。诚恳传达了黄绍伦的意思，我全竭力辞谢了。天黑后，黄君又送来酒菜米肉，又用亲笔信诚恳挽留我，等病好起床后见一次面，词语和礼节非常恭敬。我不能决定便躺下了。

初七日　早寒彻骨，即余地禁寒不是过也。甫晓，黄君又致鸡肉酒米。余乃起作柬答之，许为暂留数日。是日明霁尤甚，而州前复墟，余乃以所致生鸡畀僧代养，买蕉煮肉，酌酒而醉。

【译文】

初七日　清早寒冷刺骨，即便是我家乡寒食节时也不过如此了。天刚拂晓，黄君又送来鸡肉酒米。我于是起床写信答谢他，同意暂时

留几天。这天天气特别明丽晴朗，而州衙前又逢赶集日，我便把黄君送来的活鸡交给僧人代为饲养，买来香蕉煮好肉，喝酒喝醉了。

初八日　上午，周文韬复以黄君手柬至，馈青蚨为寓中资，且请下午候见。盖土司俱以夜代日，下午始起栉沐耳。下午，文韬复来引见于后堂，执礼颇恭，恨相见晚。其年长余三岁，为五十五矣。初致留悃(1)，余以参礼名山苦辞之。既曰："余知君高尚，即君相不能牢笼，岂枳棘敢栖鸾凤？惟是路多艰阻，虑难即前。适有归顺使人来，余当以书前导，且移书归朝，庶或可达。"而胡润乃其婿，亦许为发书。遂订迟一日与归顺使同行。乃布局手谈(2)，各一胜负。余因以囊中所存石斋翁石刻并湛持翁手书示之，彼引余瞻钦锡奖额(3)。上书"钦命嘉奖"四字，乃崇祯八年十月十五日为加参将向武知州黄绍伦立(4)。时额新装，悬于高楣，以重席袭护，悉命除去，然后得见。久之返寓，日将哺矣。文韬又以黄柬来谢顾。

【注释】

(1)留悃(kǔn)：真心诚意相留。

(2)手谈：下围棋。

(3)钦(qīn)：对皇帝所作事情的敬称。锡(xī)：赐予，给予。

(4)崇祯八年：即1635年。

【译文】

初八日　上午，周文韬又拿着黄君的亲笔信来了，赠送了铜钱作为在寓所中的花费，并且请我下午等候见面。原来土司都是用夜晚来代替白天，下午才起床梳洗的。下午，周文韬又来把我带到后堂见面，礼节十分恭敬，恨相见太晚。黄君的年纪大我三岁，有五十五岁了。最初他表达了真心相留的诚意，我用参拜名山苦苦辞谢了他。随后他说："我知道先生品格高尚，既然先生不能屈居牢笼，哪里敢让凤凰栖息在荆棘丛中？只是这条路上艰难险阻很多，担心很难马上前

行。恰好有归顺州的使者前来，我将写信让他在前边带路，并传送文书给归朝，这样或许可以到达。”而且胡润寨是他的女婿，也答应为我发文书。最终商定推迟一天与归顺州的使者同行。于是摆开棋盘下棋，各胜负一次。我因而把行李中存放着的黄石斋翁的石刻以及文湛持翁的亲笔书法拿给他看，他带我先瞻仰了钦赐嘉奖的匾额。匾额上写着“钦命嘉奖”四个字，是崇祯八年十月十五日因加授向武州知州黄绍伦为参将而立的。这时匾额新装修过，悬在高高的门楣上，用一层层席子套上保护着，他命令全部除去，然后才得以见到。很久后返回寓所，夕阳将要西下了。周文韬又拿着黄君的信来对我的拜访表达谢意。

初九日　待使向武。是日阴云四布，欲往百感岩，以僧出不果。此地有三岩：当前者曰飘琅岩，即北面圆峰，累洞三层；中上二层不能上，时州官亦将缚梯缠架穷之。在上流者曰白岩寨，土音曰“不汗”，一作“北岸”。在治西数里，即来时临流置隘门处；在下流者曰百感岩，在治东北数里，枯榕江从此入。此三岩黄将欲穷之，订余同行，余不能待也。

【译文】

初九日　在向武州等归顺州的使者。这一天阴云四面密布，想去百感岩，因为僧人外出没有实现。此地有三个岩洞：位于州城前方的叫飘琅岩，就在北边圆圆的山峰上，重叠着三层岩洞；中、上两层不能上去，这时候州官也打算捆梯子缠架子去穷究这两个洞。在上游的叫白岩寨，土话的读音叫“不汗”，又读作“北岸”。在州城西面几里处，就是我来时面临溪流设置了隘门的地方；在下游的叫百感岩，在州城东北几里处，枯榕江水从这个岩洞流进去。这三个岩洞黄绍伦都打算去穷究它们，约我同行，我不能等下去了。

间晤胡中军□尚并归顺使者刘光汉，为余言：“昔镇安壤地甚广，共十三峒。今归顺、下雷各开立州治，而胡润亦立寨隶南宁。胡润之东有上英峒，尚属镇安，而旧镇安之属归顺者，今已为交夷所踞，其

地遂四分五裂；然所存犹不小。昔年土官岑继祥没，有子岑日寿存宾州，当道不即迎入，遂客死，嗣绝。其由镇安而分者，惟归顺为近，而胡润次之。田州、泗城同姓不同宗，各恃强垂涎，甚至假胁交夷，则田州其甚者也。”又言：“自归顺抵广南，南经富州，北经归朝。归朝土官姓沈名明通，与叔构兵，既多扰攘，又富州乃其头目。今富州土官李宝之先所辖皆僇僇，居高山峻岭之上，李能辑抚，得其欢心，其力遂强，𪊨齕其主(1)，国初竟得窃受州印，而主沈反受辖焉。故至今两家交攻不已，各借交夷泄愤，道路为阻云。”余观周文韬所藏归顺宗图，岑濬之子再传无嗣，遂以镇安次子嗣之(2)，继祥之与大伦，犹同曾祖者也。

【注释】

(1)𪊨齕(yǐ hé)：倾轧。

(2)遂以镇安次子嗣之：“镇安”，原误倒为“安镇”。《游记》多处作“镇安”，据改。嗣(sì)，继承。

【译文】

空闲时会见了胡中军□尚以及归顺州的使者刘光汉，他们对我讲：“从前镇安府的地域十分广阔，共辖有十三个峒。今天归顺、下雷各自分开设立了州治，而且胡润也设立为寨隶属于南宁府。胡润寨的东面有上英峒，还属于镇安府，然而旧时镇安府划属归顺州的地方，今天已经被交夷占据，镇安府的属地便四分五裂了；然而保存下来的地方仍然不小。前些年土官岑继祥死后，有个儿子岑日寿在宾州，当局没有马上把他迎进州里，终于客死他乡，继位人死绝了。那些从镇安府划分出去的地方，只有归顺州的血缘近一些，而胡润寨再其次。田州、泗城州同姓不是同一个祖宗，各自依仗武力垂涎镇安府的继承权，甚至假借交夷威胁对方，那田州是其中最厉害的了。”又说：“从归顺州到广南府，南面要经过富州，北面要经过归朝。归朝的土官姓岑名叫明通，与他的叔父交战，已经引发很多骚乱，富州又是他手下的头目。如今富州土官李宝的祖先管辖的全是僇僇，居住在

崇山峻岭之上，李氏能安抚他们，得到他们的欢心，李氏的力量便强大起来，倾轧他的主人，国朝初年竟然得以窃取了州印，而州主岑沈反而被他管辖了。所以至今两家不停地互相攻打，各自借助交夷来泄愤，道路因此被阻断了。”我观看了周文韬收藏的归顺州的宗族图谱，岑濬的儿子再传下去没有子孙，便用镇安府的二儿子来继承职位，岑继祥与岑大伦，仍然还是同一个曾祖父的族人。

周文韬名尚武，本归顺人，为余言：“初，高平莫敬宽为黎氏所攻，挈妻子走归顺，州官岑大伦纳之。后黎兵逼归顺，敬宽复走归朝，而妻子留归顺，为黎逼索不已，竟畀黎去，故敬宽恨之。或言奸其妻，亦或有之。及返高平，渐获生聚，而镇安复从中为构(1)，遂以兵围归顺。自丙寅十二月临城围(2)，丁卯三月城破(3)，竟掳大伦以去。镇安复取归杀之。”初，围城急，州人以文韬读书好义，敛金千两，马四十匹，段五十端(4)，令随数人驰献交夷，说其退师。交人狡甚，少退，受金，辄乘不备，复合围焉，城几为破。既抵城下，尽杀随行者，每晨以周悬竿上试铳恐之，逼之令降。悬数日，其老母自城上望之，乃缒城出(5)。母抱竿而哭于下，子抱竿而哭于上，交人义之，为解悬索赎。母曰：“儿去或可得银，余老妪何从办之？”初释周行(6)，不数步复留之。曰：“此老妪，宁足为质者！必留子释母以取金。”既而有识者曰：“观其母子至情，必非忍其母者。”乃仍释周入城，以百二十金赎母归。及城破，复一家悉缚去，编为奴者数月，母遂死其境。后防者懈，得挈家而遁(7)。昼伏夜行，经月走荒山中，得还归顺，妻子不失一人。即与归顺遗目一二人同走当道，乞复其主。又遍乞邻邦共为援助，乃得立大伦子继纲延其嗣。而向武爱其义勇，留为头目，乃家向武。

【注释】

(1)构(gòu)：罗织陷害。

(2)丙寅：天启六年(1626)。

(3)丁卯：天启七年(1627)。

(4)段：通“缎”，绸缎。端：古代计量布帛长度的单位，犹“匹”。

(5)缒(zhuì)城：系在绳子上放下城去。

(6)释：本日记原皆作“什”。依文意为“什”的音字“释”，即释放。

(7)挈(qiè)家：带领全家。

【译文】

周文韬名叫尚武，本来是归顺州人，对我说：“当初，高平府的莫敬宽被黎氏攻打，带着妻儿逃奔到归顺州，州官岑大伦接纳了他。后来黎氏的军队逼近归顺州，莫敬宽又逃奔到归朝，但妻儿留在归顺州，被黎氏不停地逼迫索要，归顺州居然把她们交给黎氏带走了，所以莫敬宽痛恨归顺州。有人说是奸污了他的妻子，或许有这种事。到返回高平府后，渐渐获得休养生息，积聚了财富，而镇安府又从中诬陷他，于是率军围攻归顺州。从丙寅年十二月兵临城下围城，丁卯年三月城被攻破，竟然把岑大伦俘虏带走了。镇安府又把他要回来杀了。”当初，州城被围的紧急时刻，州里人因为周文韬读过书行侠仗义，凑集了千两黄金，四十匹马，绸缎五十匹，命令几个人跟随他骑马奔去献给交夷，劝说交夷退兵。交夷人非常狡猾，稍稍后退，接受了黄金，随即乘城中没有防备，又包围了州城，城几乎被攻破。到达城下后，把随行的人全部杀了，每天早晨把周文韬悬挂在高杆上试射鸟铳来恐吓他，逼他下令投降。悬挂了几天，他的老母亲从城墙上望见这种情况，便用绳子缒出城来。母亲抱着杆子在下边哭，儿子抱着杆子在上面哭，交夷人被母子两人的节义感动，为他解除了悬吊之苦，索取赎金。母亲说：“儿子离开或许可以得到银子，我一个老妇人从哪里去筹办这些赎金？”最初释放了周文韬让他走，不到几步他又留下来。说：“这个老女人，哪里值得作为人质呢！必定要留下儿子释放母亲以便取得赎金。”随即有个有识之士说：“观察他们母子的至亲情义，必定不是忍心让母亲去死的那种人。”于是仍然释放了周文韬进城去，用一百二十两黄金赎回了母亲。到城被攻破时，一家人又全部被绑了去，被编为奴隶长达几个月，母亲终于死在高平境内。后来防守

的人松懈了，得以带着家人逃出来。昼伏夜行，在荒山中逃奔了一个月，才得以返回归顺州，妻儿没有丢失一个人。随即与归顺州遗留下来的一两个头目一同投奔当局，乞求恢复原来的州主。又求遍了邻境各土司共同援助，这才得以立岑大伦的儿子岑继纲继承州官的职位。而向武州喜爱他的节义英勇，留下来作为头目，他便在向武州安了家。

镇安岑继祥，乃归顺岑大伦之叔，前构交夷破归顺(1)，又取归杀之。未几，身死无嗣。应归顺第二子继常立，本州头目皆向之。而田州、泗城交从旁争夺，遂构借外夷，两州百姓肝脑涂地。虽争势未定，而天道好还如此。初，归顺无主，交夷先纵次子继常归，遂嗣州印。后复纵继纲，盖重叠索贿也。后当道以州印畀继纲，而继常返初服。

【注释】

(1)构(gòu)：交接，勾结。

【译文】

镇安府的岑继祥，是归顺州岑大伦的叔父，从前勾结交夷攻破归顺州，又把岑大伦要回来杀了。没多久，岑继祥死后没有后代。应该是归顺州的第二个儿子岑继常立为州官，本州的头目都向着他。然而田州、泗城州交相以旁系的身份来争夺，竟然勾结借助境外的夷人，两州的百姓因而肝脑涂地。虽然互相争夺的局势还没有定，可天道喜爱循环竟然如此。当初，归顺州没有州主，交夷先放回二儿子岑继常，于是继承了州印。后来又放回岑继纲，大概是想重复索取财物。后来当局把州印交给岑继纲，而岑继常恢复他原来的身份。

初十日　天色明丽。未日则寒甚，日出则回和。先晚晤归顺使，刘光汉。言归朝、富州路俱艰阻，而交夷尤不可测，劝余无从此道。余惑之，复阄于佛前，仍得南丹、独山为吉。既午，周文韬传黄君命，言："不从归顺、归朝，可另作田州、泗城书，觅道而去。"余素不顺田州，文韬亦言此二州俱非可假道者，遂决意从东。是日此地复墟，

以黄君所赐宋钱，选各朝者俱存其一，以其余市布为裹足，市鱼肉为蔬，又得何首乌之大者一枚。抵暮，黄君以绵衣、唐巾、□裙为赐(1)。

【注释】

(1)唐巾：唐代帝王所戴的一种便帽，后来也为士人所服用。

【译文】

初十日　天色明朗艳丽。太阳没出则冷极了，太阳一出就转暖和了。头天晚上会见了归顺州的使者，刘光汉。他说去归朝、富州的路都艰险难走，而且交夷尤其不可预测，劝我不要从这条路走。我对此疑惑不定，再次到佛像前抓阄，仍然得到走南丹卫、独山州吉利的阄。午后，周文韬传达了黄君的命令，说："不从归顺州、归朝走，可以另外写给田州、泗城州的信，找路前去。"我素来不认为走田州顺利，周文韬也说这两个州都不是可以借道走的地方，于是我决心从东面走。这一天此地又是赶集日，把黄君赐给的宋代铜钱，各朝都挑选了其中的一枚保存好，用其余的钱买布来做成裹脚布，买来鱼肉做菜吃，又买到一个大的何首乌。到天黑时，黄君拿来丝绵衣、唐巾、绸裙作为赏赐。

十一日　天色明丽，晓寒午暖。觅帖作启谢黄君(1)，而帖不可得。当户居民有被焚者，远近俱升屋驱飞焰，携囊远置旷野中。盖向武无土城，而官民俱茅舍，惟州宅厅事及后堂用瓦，故火易延爇云。下午，以短折复黄(2)。

【注释】

(1)帖(tiě)：小柬。

(2)折：书札用折叠的形式出现者，即称折子或手折。

【译文】

十一日　天色明朗艳丽，拂晓寒冷，中午暖和。想找信笺写信答谢黄君，但找不到信笺。对门的居民有房屋被火烧的，远近的人都爬上屋顶去扑灭飞舞的火焰，我带上行李远远地放在旷野中。原来向武州没有土城墙，而且官民都住茅草房，只有州衙的议事厅及后堂用瓦片盖顶，所以火势容易燃烧蔓延。下午，用短折子回复了黄君。

十二日　天色明丽，晓寒午暖。独再往琅山寻岩，西面仰望，不得上而还。向武东至旧州五十里。又三十里为刁村，为土上林境，枯榕江由此入右江。又三十里为土上林县。向武西南三十里上英峒界有吉祥洞，前后通明，溪流其间，为韦守所居地。又东南二十里有定稔村(1)，有洞甚奇奥，俱有石丸、荔盆。

【注释】

(1)定稔村：今作“廷稔”，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东。

【译文】

十二日　天色明朗艳丽，拂晓寒冷，中午暖和。独自再次前往琅山去寻找岩洞，从西面仰面眺望，不能上去便回来了。向武州往东到旧州有五十里。再走三十里是刁村，是土官治理的上林县的辖境，枯榕江从此地汇入右江。再走三十里是上林土县的县城。向武州西南三十里上英峒境内有个吉祥洞，前后透亮，溪水流过洞中，是韦守的居住地。又向东南二十里处有个定稔村，有个岩洞十分奇特幽深，都有石丸、荔枝盆。

十三日　同韦守老联骑往百感岩。先径琅山东，回望见东面悬梯，乃新缚以升岩者。出百感岩，度横栈，未下梯，有岐东循崖。有岩在百感东，晚不及上。

【译文】

十三日　同韦守老人并肩骑马去百感岩。先经过琅山的东麓，回头望见东面有高悬的梯子，是新近绑了去爬岩洞的梯子。出了百感岩，越过横架的栈道，没有下梯子，有条岔道向东沿着山崖走，有个岩洞在百感岩的东面，因天晚来不及上登。

十四日　韦守老再约游琅岩。余早饭，即先行，出州城北半里，觅大溪，溪即枯榕江。随其支流而东游琅岩。游毕，韦未至，余再往百感，游东上岩。复从百感大岩内，暗中穿洞北，下百感村(1)。矮僧净虚以酒来迎，遂溯水观水岩。外水深不得入，约明日缚筏以进。遂一里，东北渡桥，由百感外村东南逾岭，二里，南出东来大路。西一里，入隘门，过红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西向行月下，共五里，还铺舍。

【注释】

(1)百感村：今仍作“百感”，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东北。系壮语地名，“感”为口，意即村有百口，因村里多落水洞得名。

【译文】

十四日　韦守老人再次约我去游览琅岩。我早早吃完饭，立即先走，出了州城向北走半里，找到大溪，大溪就是枯榕江。顺着大溪的支流往东去游览琅岩。游完后，韦守老人还没到，我再次前往百感岩，游览东边的上洞。又从百感岩的大洞内，在黑暗中向北穿过洞中，下到百感村。矮个子僧人净虚拿酒来迎接我，于是逆流观看了水洞。外边的水深得不能进去，约好明天绑好木筏进洞。于是前行一里，往东北过桥，由百感外村向东南越岭，行二里，往南出到东面来的大路上。向西一里，进入隘门，经过红石崖的下面，红石崖北面的石山上有个面向南的岩洞，十分空阔。向西行走在月光下，共行五里，返回驿站的客馆中。

十五日　早起，晓寒午暖，晴丽尤甚。饭后仍往百感。过琅岩不上，东渡南曲小溪，循东流，有岩在路北，其下则东分中流所入穴。闻矮僧来言：“村氓未得州命，不敢缚筏。”阻余转。乃仍至琅岩东北，观枯榕水、三分水。北为龙行村(1)。由其西南渡溪北，越村东，随所分北溪东入山隘。东北共五里，其水东向捣入山穴。穴崖上有洞，门俱西向，中甚暖，有白丹丸。还铺，复入见黄君手谈。入夜，

出小荔盆、石丸四，俱天成。

【注释】

(1)龙行村：十一月十八日记及乾隆本、“四库”本皆作“龙巷村”，今作“陇祥”，在天等县西北境，向都稍北。

【译文】

十五日　早晨起床，拂晓寒冷，中午暖和，天气格外晴朗明丽。饭后仍然前往百感岩。路过琅岩没有上去，往东渡过向南弯曲的小溪，顺着向东流的溪流走，有个岩洞在道路北边，岩洞下边就是江水向东分出的中间的支流流进去的洞穴。听到矮个子僧人过来说：“村民没有接到州里的命令，不敢捆绑木筏。”劝阻我转回去。于是我仍然来到飘琅岩的东北麓，观看枯榕江、三分水。北面是龙行村。由村子的西南方渡到溪流北岸，穿越到村子东头，顺着分流出来的北面的溪流向东进入山隘中。一共往东北前行五里，溪水向东捣入山下的洞穴中。洞穴上面的山崖上有个洞，洞口都是面向西，洞中非常暖和，有白色的丹丸。返回驿站，又进入州衙拜见黄君下棋。入夜后，拿出四个小荔枝盆、石丸，都是天然形成的。

十六日　黄君命人送游水岩。

【译文】

十六日　黄君派人送我去游览水洞。

十七日　黄君以银镯送(1)。

【注释】

(1)黄君以银镯送：乾隆本、“四库”本作“复以银烛赠予”，“镯”作“烛”。徐镇《辩讹》：“银烛，范银如烛者。”

【译文】

十七日　黄君拿银手镯相送。

十八日　天色明丽，待夫，上午始行。周文韬、梁心谷与茂林师远送，订后期而别。东过红石崖下。其北石山有洞南向，甚崆峒，惜不及登。直东即出东隘，可五十里至旧州，又三十里为刁村，又三十里为土上林县。余从镇远道，乃从此南入山，土石相间而出。五里，南逾一石山脊，亦置隘门，是名峺腋。下岭东南行，山夹间始有田畴。又五里，得一聚落曰邓村(1)，换夫。又东入山峡，过一脊，换夫于路。其处村在山北，呼之而出。又二里，饭于喿村。村人以虫为“喿”，形如长身蟋蟀，而首有二眼，光如蜻蜓，亦一异也。又东南行山峡间，三里，换夫于北麓。又东南半里，渡小溪。半里，复上土山，其岭甚峻，半里登其巅，日已暮矣。东南下山一里，抵其坞。又暗行半里，抵一村。时顾奴候夫，后久而始至。得夫，又秉炬行。又东南下，渡一小溪，复南循水上山峡间，时闻水声潺潺，不可睹也。共五里而宿于下宁峒之峒槽村。问上宁峒，已在其西上流。是日约行三十里。

【注释】

(1)邓村：今作“下邓”，在天等县北境，向都稍东南。

【译文】

十八日　天色明丽，等待派夫，上午才上路。周文韬、梁心谷与茂林禅师远道相送，约定日后相见便告别了。向东经过红石崖下。红石崖北面的石山上有个面向南的岩洞，十分空阔，可惜来不及上登。一直向东走马上就出了东隘门，大约五十里路到旧州，再走三十里是刁村，再走三十里是土官管辖的上林县。我从去镇远州的路走，于是从此地向南进山，土山石山相间而出。行五里，向南越过一条石山山脊，也设有隘门，这里名叫峺腋。下岭后往东南行，两山相夹间开始有田地。又行五里，走到一个村落叫邓村，换脚夫。又向东进入山峡

中，越过一条山脊，在路上换夫。此处的村子在山的北面，是把脚夫叫出来的。又行二里，在“喋”村吃饭。村里人把一种虫子称为“喋”，形状像长身子的蟋蟀，而头上有两只眼睛，光彩像蜻蜓，也是一种奇特的虫子。又往东南前行在山峡间，行三里，在北麓换夫。又向东南半里，渡过小溪。行半里，又上登土山，这座岭十分陡峻，行半里登上岭头，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往东南下山一里，抵达山坞。又在黑暗中前行半里，到达一个村子。此时顾奴等候脚夫，在后面很久才来到。得到脚夫后，又举着火把前行。又向东南下走，渡过一条小溪，再向南沿着溪水上行在山峡间，不时听到有潺潺的水声，但不能看见了。共前行五里后住宿在下宁峒的峒槽村。询问上宁峒，已经在这里西面的上游。这一天大约前行了三十里路。

自十一月初三至向武，十八日起行，共十六日。向武石峰，其洞甚多，余所游者七：为百感洞，又东洞，又下洞，又后岩水洞；为琅山洞，又下洞；为龙巷东北江流所入之上洞。其过而未登者三：为琅山东北二里，中江坠穴之上，高岸南向洞；又为琅山东南二里，南江所绕独峰之上西南向洞；又为州东北巨峰南向洞，洞在红崖峰北。其闻而未至者二：为吉祥，在西南四十里，韦守老所居。洞前岳通明，溪流其间。为定稔，土音丰辇(1)，在东南三十里。二洞又最以奇著者也。共十二洞云。所游之最奇者，百感雄邃宏丽，琅山层叠透漏，百感东洞曲折窈窕，百感水洞杳渺幽阒。各擅其胜，而百感为巨擘矣。

【注释】

(1)丰辇：“丰”，原作“豊”，应系“豐”字之误。乾隆本、“四库”本皆作“风辇洞”，“风”、“丰”同音，可证。

【译文】

自从十一月初三日到达向武州，十八日起程上路，共十六天。向武州的石峰，山上的岩洞非常多，我游览过的岩洞有七个：一是百感洞，还有东洞，还有下洞，还有后洞中的水洞；一是琅山洞，又有下

洞；一是龙巷村东北方江流流入之处的上洞。那些路过但没有上登的洞有三个：一是琅山东北二里处，在中江江流坠入的洞穴的上面，高高的山崖上面向南的洞；又一个是琅山东南二里处，南江的江流绕过的独立山峰之上面向西南方的洞；还有一个是州城东北巨大山峰上面向南的洞，洞在红石崖山峰的北面。听说过但没有去到的洞有两个：一是吉祥洞，在州城西南四十里处，韦守老人居住的地方，洞前后透亮，溪水流淌在洞中。一是定稔洞，土话叫丰辇洞，在州城东南三十里处。这两个洞又最是以奇丽著称的洞。一共有十二个洞。我游过最奇丽的洞，百感岩雄奇深邃，宏大壮丽；琅山岩层层叠叠，通明透亮；百感岩的东洞曲曲折折，窈窕幽深；百感岩的水洞杳渺幽深闭塞。各自拥有它的优美之处，而百感岩是第一。

枯榕江即州北大溪，自向武西南境东流，自北岸寨抵向武北龙巷村之前。其东有石峰一枝，东西如屏横列。江当其西垂，分而为三：北枝东循峰北入峡，为正派；中枝东循峰南，停而大，为中江；南枝东南流田塍间，小而急，为南江。入峡者东北转五里，山势四逼，遂东捣石崖穴中，势若奔马齐驱。下坂，入山而东，经百感岩，北透其下，为水洞者也。循山南者，东行二里，忽下坠土穴，此派经流独短。亦北注石山而一，想亦潜通百感者也。南行塍间者，东绕平畴中两独峰之南，又东抵隘门岭西麓，折而北，直趋百感东洞之下，稍东入峡，亦下坠土穴，而北入百感。三流分于横列石峰之西，隔山岐壑，而均倾地穴，又均复合于百感一岩之中，而北出为大溪，始东北流峡去，经土上林之刁村而入右江。百感岩北，有村曰百感村。村东南向，庐舍之下有小流三派，从石穴溢而成渠，大溪自百感岩出，即与之合流。始知此山其中皆空，水无不出入旁通也。

【译文】

枯榕江就是州城北面的大溪，自向武州西南境往东流，从北岸寨流到向武州城北边的龙巷村前。村东有一支石峰，从东到西像屏风一样排列着。江流位于石峰的西垂，分为三条支流：北面的支流向东沿

着石峰的北麓流入山峡中，是主流；中间的支流向东沿着石峰的南麓流淌，水势滞缓但水面宽大，是中江；南面的支流往东南流入田野间，水势小而急，是南江。流入峡中的江流向东北转五里，山势四面紧逼，于是向东捣入石崖下的洞穴中，势如奔马并驾齐驱。流下山坡，流入山中往东流，流经百感岩，向北穿过山下，成为水洞了。沿着石山南麓流的，向东流二里，忽然下坠到土穴中，只有这条支流的径流很短。也是向北流淌到同一座石山下，想来也是暗中通到百感岩的水流了。往南流淌在田野间的，往东绕过平旷田野间的两座独立山峰的南边，又向东流到隘门岭的西麓，折向北，一直奔流到百感岩东洞之下，稍向东流入山峡中，也是下泻到土穴中，而后向北流入百感岩。三条支流在横向排列的石峰的西麓分流，隔着山，被壑谷岔开，但都是倾泻到地下的洞穴中，又都是再次在百感岩一个岩洞之中合流，而后向北流出去形成大溪，这才往东北流经峡谷而去，流经上林土县的刁村后汇入右江。百感岩的北边，有个村子叫百感村。村子面向东南方，农舍之下有三条分支的小水流，从石穴中溢出来形成水渠，大溪从百感岩中流出来，立即与这条渠水合流。这才明白这座山山中全是空的，水无处不是出入旁通的。

百感岩在向武州东北七里。其西南即分水横列之山，中江之水所由入者；其东南即隘门岭之山，北逦而屏于东，南江之水所由折而北入者；其西北即此山之背，环为龙巷东入之内坞，北江之水所由捣而下者；其东北即此山后门，绕而为百感村，众江既潜合于中，所由北出者。此山外之四面也。而其岩则中辟于山之半，南通二门皆隘：一为前门，一为偏穴。北通一门甚拓，而北面层峦阻㕓，不通人间。自州来，必从南门入，故巨者反居后，而隘者为前。前门在重崖之上，其门南向。初抵山下，东北攀级以上，仰见削崖，高数百仞，其上杙木横栈，缘崖架空，如带围腰，东与云气同其蜿蜒。既而西上危梯三十级，达崖之半，有坪一掌，石窍氤氲，然裂而深。由其东缘崖端石级而左，为东洞；由其西践栈而右，为正洞之前门。栈阔二尺，长六七丈，石崖上下削立，外无纤窦片痕，而虬枝古干，间有斜骞于外，倒悬于上者，辄就之横木为杙。外者藉树杪，内者凿石壁，复以长木

架其上为梁，而削短枝横铺之，又就垂藤以络于外。人践其上，内削壁而外悬枝，上倒崖而下绝壑，飞百尺之浮桴，俯千仞而无底，亦极奇极险矣。栈西尽，又北上悬梯十余级，入洞前门。门南向，其穴高三尺五寸，阔二尺，仅容伛偻入。下丈许，中平，而石柱四环如一室，旁多纤穴，容光外烁，宿火种于中。爇炬由西北隙下，则窅然深陷。此乃洞之由明而暗处也。下处悬梯三十级，其底开夹而北，仰眺高峻。梯之下，有小穴伏壁根。土人云："透而南出，亦有明室一围，南向。"则前门之下层，当悬栈之下者也。由夹北入，路西有穴平坠如井，其深不测。又入其西壁下，有洼穴斜倾西坠。土人云："深入下通水穴，可以取水。"然流沙圮泻，不能着足也。西壁上有奥室围环中拓，若悬琉璃灯一盏，乃禅室之最阏者。出由其东，又北过一隘，下悬梯三十级，其底甚平旷，石纹粼粼，俱作荔枝盆。其西悬乳萎蕤(1)，攀隙而入，如穿云叶。稍北转而西上，望见微光前透甚遥，蹑沙坂从之，透隘门西出，则赫然大观，如龙宫鹅阙(2)，又南北高穹，光景陆离，耳目闪烁矣。此乃洞之由暗而明处也。其洞内抵西南通偏门，外抵东北通后门，长四十丈，阔十余丈，高二十余丈。其上倒垂之柱，千条万缕，纷纭莫有纪极；其两旁飞驾之悬台，剜空之卷室，列柱穿崖之榭，排云透夹之门，上下层叠，割其一脔，即可当他山之全鼎(3)。其内多因其高下架竹为栏，大者十余丈，小者二、三丈，俱可憩可眺。由东崖跻隘入西南洞底之上层，其内有编竹架菌而为廪者(4)，可置谷千钟焉(5)。其上又有龛一围，置金仙于中，而旁小龛曰慈云莲座，乃黄君之母夫人像也。黄母数年前修西方之业于此(6)，此其退藏之所；而外所编竹栏，则选佛之场；而廪则黄君储以备不虞者。龛西则偏门之光，自顶射下。此处去后门已遥，而又得斯光相续，遂为不夜之城。攀峻峡西上，透其门颇隘，即偏门也。其门西南向，下临不测，惟见树杪丛丛出叠石间，岨悬嶂绝，不辨其处为前山、后山也。龛既穷，仍由故道下，东北趋后门。其门东北向，高二十丈，门以外则两旁石崖直坠山麓，而为水洞之门；门以内，则洞底中陷，亦直坠山底而通水洞之内。陷处径尺五(7)。周围如井。昔人置辘轳于上，引百丈绠下汲，深不啻十倍虎阜。恐人失足，亦编竹护其

上，止留二孔以引轴轳，人不敢涉而窥也。井外即门，巨石东西横峙，高于洞内者五尺，若门之阈。由井东践阈，踞门之中，内观洞顶，垂龙舞蛟，神物出没，目眩精摇；外俯洞前，绝壁抟云，重渊破壑，骨仙神耸。此阈内井外峡，下透水门，亦架空之梁，第势极崇峻，无从对瞩耳。阈东透石隘东北下，磴倚绝壁，壁石皆崆峒，木根穿隙缘窍，磴断处，亦横木飞渡。下里半而为百感村。徐子曰：此洞外险中㕛，既穿历窅渺，忽仰透崇宏，兼一山之前后以通奇，汇众流于壑底而不觉，幽明两涵，水陆济美，通之则翻出烟云，塞之则别成天地。西来第一，无以易此。

【注释】

(1)萎蕤(wěi ruí)：原为草木茂盛枝叶下垂的样子，此处用以形容众多石钟乳悬垂。

(2)如龙宫鹅阙：“鹅”，沪本作“峨”。

(3)鼎(dǐng)：古代煮东西的青铜器，圆形三足两耳，也有长方四足的。

(4)菌(jùn)：通“箘”。一种竹的名称。

(5)钟(zhōng)：古代计量单位。大小有变化，一般是十釜为一钟，合六斛四斗。

(6)修西方之业：拜佛，求往升西方净土。

(7)陷处径尺五：“尺五”，乾隆本、“四库”本作“一丈五尺”。

【译文】

百感岩在向武州城东北七里处。百感岩的西南方就是横向排列让江水分流的山，是中江的江水流进去的地方；百感岩的东南方就是隘门岭所在的山，向北逶迤而去，像屏风一样排列在东方，是南江的江水经由折向北流进去的地方；百感岩的西北方就是这座山的背后，环绕成龙巷村向东深入到里面的山坞，北江的江水从这里捣入地下的地方；百感岩的东北方就是这座山后面的山口，绕过去就是百感村，是众多江流在岩洞中暗中合流后，由北面流出去的地方。这是山外四面

的情况了。而这个岩洞则是在半山腰上从中裂开，南边通有两个洞口，都很狭窄：一个是前洞口，一个是偏洞口。北边通有一个洞口，十分宽阔，但层层山峦阻隔闭塞，不通人间。从州城来，必定要从南面的洞口进去，所以大的洞口反而在后面，而狭窄的洞口成为前洞口。前洞口在重重悬崖之上，洞口面向南。最初到山下时，往东北攀着石阶上登，仰面看见陡削的悬崖，高达数百仞，悬崖上横插木桩架成栈道，沿着悬崖架在高空，像腰带一样围在山腰上，与云气一同向东蜿蜒而去。随后向西上登三十级高险的石梯，到达悬崖的半中腰，有一块手掌大的平地，石窍云气氤氲，然而裂得很深。由平地的东边沿着悬崖前端的石阶往左边走，是东洞；由平地的西边踏着栈道向右边走，是正洞的前洞口。栈道宽二尺，长六七丈，石崖上下陡削壁立，外面没有丝毫孔洞和一片石痕，可拳曲的树枝和古树的树干，间或有斜举在外的，倒悬于上方的，便就势把它们作为横架木板的木桩。外侧借助于树梢，里面凿穿石壁，再用长木头架在石壁上作为横梁，而后砍一些短树枝横铺在木架上，又就着下垂的藤条把它编织在外边。人踩在栈道上，里面是陡削的石壁而外面是悬垂的藤枝，上面是倒悬的悬崖而下面是绝深的壑谷，像飞在百尺高漂浮着的木筏，俯身下瞰有千仞高，没有底，也是极奇特极险要了。栈道西边的尽头处，又向北上登十多级高悬的梯子，进入岩洞的前洞口。洞口面向南，洞穴高三尺五寸，宽二尺，仅容得下弯腰进去。下走一丈左右，洞中平坦，而石柱四面环绕好像一个石室，四旁有许多细小的石穴，光芒在外面闪烁，石穴中留有原来的火种。点燃火把由西北方的缝隙中下去，缝隙杳然深陷。这是洞中由明处转为暗处的地方了。下走处高悬着三十级梯子，洞底开有一条夹谷通到北边，仰面眺望，十分高峻。梯子之下，有个小洞穴隐伏在洞壁根部。本地人说："向南钻出去，还有一个明亮圆形的石室，面向南。"那是前洞口的下层，应当就是高悬在栈道之下的洞穴了。由夹谷向北进去，路的西边有个洞穴在平地上像井一样陷下去，洞深得不可测。又进入洞穴西边的石壁下，有个下洼的石穴倾斜着向西坠落下去。本地人说："深入进去下面通到水洞，可以取水。"然而流动的沙地崩塌下泻，不能落脚。西

面的洞壁上有一个隐秘的石室，四围被环绕着，其中很宽敞，好像一盏高悬的琉璃灯，是禅室中最隐秘的地方。由这里的东边出去，又往北经过一个隘口，下了三十级高悬的梯子，底下非常平坦空旷，石纹如粼粼的水波，全是荔枝盆。这里的西边悬垂着纷纭众多的石钟乳，攀着缝隙进去，如同穿行在云层叶片间。稍向北转后向西上登，望见前方有微弱的亮光从十分遥远的地方透进来，踏着沙坡赶过去，穿过隘口向西出去，便赫然出现壮丽的景观，像龙宫和巍峨的宫阙，南北向又高高穹隆而起，光怪陆离，闪烁在耳目间。这是洞内由暗处转为明处的地方了。这里从洞内抵达西南方通到偏洞口，外边抵达东北方通到后洞口，长四十丈，宽十多丈，高二十多丈。洞顶上倒垂的石柱，千条万缕，纷纭众多，没有办法计算出最终的数量；洞两旁飞架高悬的石台，剜空卷曲的石室，石柱排列穿过崖壁的台榭，分开云层穿透夹谷的石门，上上下下，层层叠叠的，随便割下其中的一点点，就可以抵得上其他山的全部美景了。洞内大多利用高低变化的地势用竹子架成围栏，大的长十多丈，小的有两三丈，全都可以休息可以凭眺。由东边的山崖上登上隘口进入西南洞底的上层，那里面有用竹子编架成粮仓的，里面可以放下千钟稻谷。粮仓上面又有一个圆形的石龛，中间放有佛像，而旁边的小石龛叫做慈云莲座，是黄君母亲的塑像。黄绍伦的母亲几年前在此处修道拜佛，这里是她隐退藏身的场所；而外边竹子编成的围栏，是她诵经念佛的场所；而粮仓则是黄君储粮以防不测用的。石龛的西边就看得见偏洞口的亮光，从洞顶射下来。此处距离后洞口已很遥远，却又得到这里的亮光接续上，便成为不夜之城。攀着陡峻的峡谷向西上登，穿过的洞口相当狭窄，这就是偏洞口了。这个洞口面向西南方，下临不测之渊，只见一丛丛的树梢出现在层层叠叠的石山间，石崖高悬，山峰断绝，分辨不出此处是前山还是后山了。看完石龛后，仍然经由原路下来，往东北赶到后洞口。这个洞口面向东北方，高二十丈，洞口以外便是两旁的石崖笔直下坠到山麓，进而成为水洞的洞口；洞口以内，则是洞底向中央下陷，也是笔直下坠到山的底部进而通到水洞之内。下陷处的直径有一尺五，周围像水井。从前有人在上面安设了辘轳，用百丈长的粗绳牵

引到下面汲水，深处不止虎阜的十倍。担心有人失足，也编有竹围栏护在井口上，只留下两个孔用来牵引辘轳，人不敢走过去窥视。井外就是洞口，巨石东西横向耸立着，高于洞内之处有五尺，像大门的门槛。由深井的东侧登上门槛，坐在门洞之中，向洞内观看洞顶，垂龙舞蛟，神龙出没，目眩神摇；向外俯瞰洞的前方，绝壁上云雾盘旋，重重深渊破开成为壑谷，身入险境，神魂耸动。这条石门槛内深井外的峡谷，往下通到水洞口，也有架空的桥梁，只是地势极为高峻，无法从正面观看而已。从石门槛东边钻过石头隘口往东北下走，石阶斜靠在绝壁上，石壁上都是孔洞，树根沿着石窍穿过缝隙，石阶断了的地方，也是横架木头飞渡过去。下走一里半便是百感村。徐子(徐霞客)说：这个洞外边险峻洞内幽深，穿过杳渺之境后，忽然仰面透进高大宏伟的景观来，兼有一座山前后的全部奇观，壑谷底下汇积了众多的水流却不能察觉，包含了幽深与明亮两种景致，兼有水陆的美景，把它打通便能翻身出到烟云之上，把它阻塞起来则另成一块天地。这是我西游以来第一优美之处，没有能替代这里的。

百感东岩在百感前门之东。由栈东危崖之端，东缘石痕一缕，数十步而得洞。其门亦南向，门以内不甚深，而高爽窈窕，石有五色氤氲之状，诡裂成形。由峡中东入三四丈，转而北，有石中峙。逾隘以进，遂昏黑。其中又南北成峡，深十余丈，底平而上峻；北尽处有巨柱回环，其外遂通明。跻级北上，有窍东透而欹侧，只纳天光，不堪出入也。由窍内转而北，又连辟为二室：一室中通而外障，乃由内北达者；一室北尽而东向，乃临深而揽胜者。先由中通之室入，其西隙旁环，俱可为房为榻。其东之外障，亦多零星之穴，悬光引照焉。北透一峡，达于北室，其前遂虚敞高门。门乃东临绝壁，中有纤笋尖峙于前，北有悬崖倒垂于外，极氤氲之致。其下闻水声潺潺，则南江之水北转而抵其下入穴者也，然止闻声而不见形焉。其内西壁，亦有群乳环为小龛，下皆编竹架栏，亦昔人栖隐者。此洞小而巧，幽爽兼备，为隐真妙境。第中无滴沥，非由前栈入百感后轴轳取之，则由前梯转觅涧山前，取道其遥矣。

【译文】

百感岩的东洞在百感岩前洞口的东边。由栈道东面危崖的外侧，向东沿着一缕石痕，走几十步便找到岩洞。洞口也是面向南，洞口以内不怎么深，然而高大明朗，窈窕可爱，岩石有五色氤氲之状，裂成诡异的形状。由峡谷中向东深入三四丈，转向北，有岩石矗立在中央。穿越隘口进去，便昏黑下来。那里面又形成南北向的峡谷，深十多丈，底下平整而上面高峻；北边的尽头处有巨大的石柱回绕着，石柱外便通到明亮之处。踏着石阶往北上登，有个石窍向东斜斜地通到侧面，只能吸纳进天上的亮光，人不能出入了。由石窍内转向北，又一连开启为两个石室：一个石室中间相通而外边阻断了，是由洞内通到北边的地方；一个石室北边的尽头处面向东方，是下临深渊观览胜景的地方。先从中间相通的石室进去，石室西面有裂隙环绕在旁边，都可以作为房间作为卧床。石室东面阻断外边的屏障，上面也有很多零星的洞穴，高悬的亮光照射进来。向北穿过一条峡谷，到达北边的石室，石室前方便空空地敞开形成高大的洞口。洞口东边下临绝壁，洞中有纤细的石笋尖尖地耸立在前方，北边有悬崖倒垂于洞外，极尽云烟氤氲的景致。洞口下方听见有潺潺的水声，那是南江的江水向北转后流到山下进入洞穴之处了，然而只听得见水声却不见它的踪影。洞内西面的洞壁上，也有成群的钟乳石环绕成小石龛，下面编有竹篱笆架起围栏，也是从前有人隐居的地方。这个洞很小巧，幽明兼备，是隐居修真的极好地方。只是洞中没有一滴水，非得从前边的栈道进入百感岩后用辘轳取水，或者由前面的梯子转到山前的山涧中去找水，取道这条路那就太远了。

百感下水岩，在百感洞后门之下，百感村之南。百感有内、外两村。山从百感洞分两界，北向回环，下成深坞，而岩下水透山成江，奔腾曲折而北去。从土上林刁村下右江。村界于其中，源长而土沃，中皆腴产。洞在内村之南二百步，其门东北向，高耸而上，即后门也。水自洞出，前汇为广潭，中溢两崖，石壁倒插水底。从潭中浮筏以入，

仰洞顶飘缈若云，孰意乃向之凌跨而下者耶！洞内两壁排空，南向而入，潴水甚深。西壁有木梯悬嵌石间，土人指曰：“此即上层轴轳之处。昔侬智高时(1)，有据洞保聚者，兹从下汲。此其遗构也。”东壁石隙中拓，有架庐绝顶，飞缀凭空，而石壁危削虚悬二十丈，无可攀跻。土人曰：“此戊午荒歉(2)，土人藏粟储粮以避寇者。须缚梯缀壁以上，兹时平，久不为也。”入十余丈，下壑既穷，上峡悬透，遥眺西南峡窦深入处，高影下射，光采烨烨，而石峻无级可跻，不知所通为山之前、山之右也。下壑石根插入水间，水面无内入之隙，水之所从，由下泛滥而出，则其中众水交合处，犹崆峒内扃，无从问津焉。乃返筏出洞，从门外潭西蹑崖登门左之壁。透峡窍而上，辟岩一围，其门东向，下临前潭，右瞰洞水，前眺对崖之上，旁窦氤氲，可横木跨洞门而渡也。辟岩中广下平，可栖可憩，第门虽展拓，而对崖高屏，曾无日光之及，不免阴森。若跨木以通对崖，则灏灵爽气无不收之矣(3)。此洞阻水通源，缥缈掩映，为神仙奥宫。若夫重峦外阻，日月中扃(4)，即内村已轶桃源，而况窈窕幽阏，若斯之擅极者乎！

【注释】

(1)侬智高：生卒年不详，宋羁縻广源州的壮族首领，属广南西路邕州(今南宁市)所辖。庆历元年(1041)，势力扩展到㵎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东部)，建立“大历国”政权。后以交趾进犯，徙安德州(今靖西县西隅的安德)建立“南天国”政权。皇祐四年(1052)起兵反宋，陷邕州，自立为“仁惠皇帝”，并沿江而下，破横、贵、龚、浔、藤、梧、封、康、端诸州，围广州五十七日不下，再北上至全州，受挫返回邕州。皇祐五年(1053)，宋遣大将狄青征讨，侬智高兵败于昆仑关归仁铺，以后退走大理。至今在云南文山州还能听到有关狄青征侬智高的传说。

(2)戊午：指万历四十六年(1618)。

(3)灏(hào)：水势大。

(4)扃(jiōng)：关门。

【译文】

百感岩下层的水洞，在百感岩后洞口的下面，百感村的南面。百感村有内、外两个村子。山脉从百感岩分为两列，向北回绕，山下形成深深的山坞，而岩洞下面的水穿过山腹后形成江流，奔腾曲折地往北流去。从上林土县的刁村下流进右江。村子隔在山坞中，水源悠长而且土地肥沃，山坞中都是丰裕的物产。洞在内村南边二百步之处，洞口面向东北方，高耸在上面的，就是后洞口了。水从洞里流出来，在洞前汇成宽广的深水潭，溢满在两面的石崖中间，石壁倒插在水底。从水潭中乘木筏漂浮进去，仰面看洞顶，好像云雾一样飘渺，谁想得到这就是先前我凌空横跨过去下面的地方呢！洞内两面的石壁凌空而起，向南进去，积水非常深。西面的石壁上有木梯高悬嵌在岩石中，本地人指着说："这就是上层装有辘轳的地方。从前侬智高的时代，有人占据洞中聚众自保，在此处从下面汲水。这是那时修建遗留下来的东西了。"东面的石壁上石缝从中间扩展开，有人在绝顶上建了房屋，飞缀在绝顶，凭临高空，而石壁险峻陡削，悬在虚空二十多丈，无处可以攀爬上登。本地人说："这是戊午年饥荒歉收，当地人用来储藏粮食以躲避盗贼的地方。必须绑梯子悬挂在石壁上才能上去，此时是太平时期，很久没有用了。"深入十多丈后，下边的壑谷到了头，上边高悬的峡谷穿透进去，远远眺望西南方峡谷样的洞穴深入之处，高处有光影下射，光彩烨烨，可石崖陡峻没有台阶可以上登，不知通过去的地方是山前还是山的右边了。下面壑谷中石壁的根部插入水中，水面上没有深入到里面的缝隙，水流出来的地方，是从水面下泛滥而出，那么洞中众多水流交汇之处，可能还深锁在空洞里面，无法问津了。于是回到木筏上出洞来，从洞口外深潭的西边踏着石崖上登洞口左边的石壁。穿过峡谷样的石窍往上走，有一个圆圆的宽敞的岩洞，洞口面向东，下临前方的深潭，右边俯瞰着洞中的水，前方眺望着对面的山崖之上，旁洞云气氤氲，可以用木桥横跨洞口飞渡过去了。宽敞岩洞中间宽底下平，可以栖身可以休息，只是洞口虽然宽敞，但对面山崖高高地挡住了，从来没有阳光照射过，不免阴森森的。如果跨过木桥通到对面的山崖上，那么水势浩渺的灵境与明朗开阔的景致就

无不收揽进去了。这个洞被水阻断，水源相通，缥缈掩映，是神仙深居的仙宫。至于重重山峦阻隔在外面，日月深锁在洞中，即便是百感内村已经超过了世外桃源，何况是窈窕幽深，像这样独擅其极的地方呢！

百感前下岩，在百感洞前门之下，路西坑腋间。其门亦南向，高拓如堂皇，中多巨石磊落，其后渐下。盖水涨时，山前之水亦自洞外捣入者，而今无滴沥也。洞东北隅有峡北入，其上透容光，其下嵌重石。累数石而下窥，其底渊然，水涵深窦，而石皆浮缀两崖间，既不能披隙而下，亦不能架空而入，惟倚石内望。西北峡穷处，亦有光内射，其隙长而狭，反照倒影，烨烨浮动，亦不知所通为山之后、山之右也(1)。

【注释】

(1)亦不知所通为山之后、山之右也："后"，乾隆本、"四库"本作"前"。

【译文】

百感岩前面的下洞，在百感岩前洞口之下，道路西边深坑的侧旁。洞口也是向南，高高拓展开来像雄伟的厅堂，洞中有很多杂乱堆积的巨石，洞的后部渐渐下洼，大概是水涨时，山前的水也是从洞外冲入洞中，但现在没有一滴水了。洞的东北角有条峡谷向北进去，顶上透进明亮的光线来，峡谷下面嵌着重重岩石。垒起几块石头向下窥视，峡底非常深，水涵在深洞中，而岩石都浮出水面点缀在两面的石崖间，既不能穿过裂隙下去，也不能架在空中进去，只能靠着石头向里面望。西北方峡谷的尽头处，也有光线射入洞内，那里的裂隙又长又窄，倒影反照，闪烁浮动，也是不知道所通的地方是山的后面还是山的右边了。

龙巷东北坞上洞，在向武州东北七里，即百感之西崖，第路由龙巷村东入，山北转盘旋成坞，枯榕北枝大江分捣其中，崖回坞绝。坠

穴东入，而洞临其上，其门西向，左右皆危崖，而下临激湍。原无入路，由其北攀线纹践悬壁以入，上幕云卷，下披芝叠。东进六丈后，忽烘然内暖，若有界其中者。盖其后无旁窦，而气盎不泄也(1)。又三丈，转而北，渐上而隘，又三丈而止。其中悬柱亦多，不及百感之林林总总(2)。而下有丸石如珠，洁白圆整，散布满坡坂间。坡坂之上，其纹皆粼粼如绉簇，如鳞次，纤细匀密，边绕中洼，圆珠多堆嵌纹中，不可计量。余选其晶圆者得数握，为薏苡，为明珠，不能顾人疑也。玉砂，洞中甚难得，亦无此洁白。

【注释】

(1)盎(àng)：充盈。

(2)林林总总：众多的样子。

【译文】

龙巷村东北方山坞中的上洞，在向武州城东北七里处，就在百感岩西面的山崖上，只是道路经由龙巷村向东进去，山崖向北转盘旋成山坞，枯榕江在北面分支的大江分流冲捣在山坞中，山崖回绕，山坞断绝。江水向东坠入洞穴中，而岩洞下临在这个洞穴的上方，洞口面向西，左右都是危崖，而且下临着湍急的水流。原来没有进洞的路，由岩洞的北边攀着线一样的石纹踏着悬空的石壁才得以进去，顶上像帷幕云层样翻卷，下面散开的灵芝层层叠叠。向东进去六丈后，洞内忽然一下暖和起来，好像有道界限隔在洞中一样。大概是洞的后面没有旁洞，而暖气充盈在洞中不外泄形成的。又进去三丈，转向北，渐渐上走就变窄了，又走三丈就到了头。洞中悬垂的石柱也很多，但赶不上百感岩那样林林总总的。然而地下有珠子一样的石丸子，洁白圆整，散布在满洞的坡地上。坡地的表面上，石纹都粼粼的像成簇的皱纹，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纤细均匀地密布着，边沿围绕着，中间下洼，圆珠大多堆积嵌在石纹中，不可计量。我选择其中晶莹圆润的找到几把，像薏仁米，如明珠，不能管别人怀疑不怀疑了。玉砂，在洞中

非常难找到，也没有这里的洁白。

琅山岩在州北半里，其形正如独秀。始见西向有门三叠，而不知登处反在东峰之半也。余至后，黄君始命缚梯通栈，盖亦欲择其尤者为静修之地耳。由东麓攀危梯数百级，入其东门，其门豁然高敞。门以内遂分三径。由北窍者，平开一曲，即透北门，直瞰龙巷后北山，大溪西来界其中，抵横裂峰西而三分之，北面峦岚溪翠，远近悉揽。由南窍者，反从洞内折而东出，外复豁然，即东门之侧窍也。第一石屏横断其径，故假内峡中曲出，其内下有深洼，渊坠而底平。由其上循崖又南入峡中，渐上渐隘，有石横跨其上，若飞梁焉。透梁下再上，峡始南尽，东壁旋穴庋空，透窗倒影，西窍高穹曲嵌，复透而南，是为南门。其前正与州东北巨峰为对，若屏之当前，西南不能眺一州烟火，东南不能挹三曲塍流，而不知其下乃通行之峡也。由西直入者，高穹旁拓，十丈以内，侧堰曲房，中辟明扉，若隘门之中堑者。然其上穹盘如庐，当隘处亦上裂成峡，高剧弥甚。透隘门而西，则西辟为堂，光明四溢，以西门最高而敞也。堂左南旋成龛，有片石平庋为榻，有悬石下卷为拓托，皆天成器具也。堂右北嵌成楼(1)，圆转无隙，比及前门，则石阈高栏。透窍以出，始俯门下层崖叠穴，危若累棋，浮如飞鹢(2)。盖已出西望第三门之上，而中门在其下矣。坐其上，倒树外垂，环流下涌，平畴乱岫，延纳重重，断壑斜晖，凭临无限，三门中较为最畅矣。夫此一山，圆如卓锥，而其上则中空外透，四面成门，堂皇曲室，夹榭飞甍，靡所不备。徙倚即殊方，宛转频易向，和风四交，蒸郁不到，洵中天之一柱(3)，兼凌虚之八窗(4)，栖真之最为缥缈，而最近人间者也。惟汲泉须盘梯而上，不便负戴耳(5)。

【注释】

(1)堂右北嵌成楼：原作“堂石北嵌戍楼”，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鹢(yì)：古书中常提到的一种水鸟，形状像鹭鸶，能高飞。

(3)中天：天之中，天顶。

(4)凌(líng)虚：高入天空。

(5)不便负戴耳："便"原作"使"，依文意改。

【译文】

琅山岩在州城北边半里处，山形正好像独秀峰。开始时看见面向西处有三层洞口，却不知道上登之处反而是在山峰东面的半山腰上。我到州城后，黄君才命令绑梯子修通栈道，大概也是想选择其中最好的作为他静修的地方罢了。由东麓攀登了几百级危梯，进入岩洞的东洞口，洞口豁然高敞。洞口以内便分为三条小径。由北边的石窍进去的，开有一处平坦的弯道，马上通到北洞口，直接俯瞰着龙巷村后面的北山，大溪从西面流来隔在山坞中，抵达横向排列山峰的西面便分为三条支流，北面的山峦雾气缭绕，溪水翠绿，远近的景观都能观览。由南边的石窍进去的，反而从洞内折向东出来，外边又豁然开阔起来，这就是洞口侧边的石窍了。第一道石屏风横向阻断了这条小径，所以要借道从洞内的峡谷中绕道出来，洞内下边有深深的洼地，深陷下去但底下平坦。由洼地上面沿着石崖又向南进入峡谷中，逐渐上走渐渐狭窄起来，有块岩石横跨在峡谷上方，像飞空的桥梁一样。钻过桥下再上走，峡谷这才到了南边的尽头，东面的石壁上旋绕的洞穴架在高空，透过石窗倒射进光影，西边的石窍高大穹隆，曲折深嵌，再钻到南边，这里是南洞口。洞口前方正好与州城东北方的巨大山峰相对，像屏风一样挡在前方，西南方不能眺望一州的烟火，东南方不能对着三条在田野中曲折流淌的江流作揖了，却不知山下就是可以通行的峡谷。由西边一直进去的，高大穹隆，向四旁拓展开，十丈以内，侧卧着曲折的石室，石室中开有明亮的门扉，好像是隘门深陷在中间的样子。然而洞顶上呈圆盘状穹隆而起像房屋一样，在狭窄处也是向上裂成峡谷，更加高峻的厉害。钻过隘门往西走，只见西面辟为大堂，光明四溢，以西洞口最高而且最宽敞了。大堂的左边向南旋绕成石龛，有一片石头平架成卧床，有悬垂的岩石向下翻卷成为拓碑用的托子，都是天然形成的器具了。大堂右边向北深嵌成楼阁，圆圆

地转进去没有缝隙，等来到前洞口时，只见石门槛高高地拦住。钻过石窍才得以出来，这才俯身看见洞口下方石崖洞穴层层叠叠的，危险得像垒起来的棋子，浮在高空像飞翔的鹚鸟。原来是已经出到望着西方的第三层洞口之上，而且中层的洞口就在这个洞口的下边了。坐在洞口上边，外面树枝倒垂，环绕的江流在下面奔涌，平旷的田野中点缀着凌乱的石峰，收揽重重山峦，断绝的壑谷斜照着夕阳的余晖，凭临着无限的空间，三个洞口比较起来视线最为畅达了。这一座山，圆得像卓立的锥子，而山上中间却是空心的，外边相通，四面形成洞口，宽敞的殿堂和隐秘的内室，夹层的台榭，飞卷的屋脊，无所不备。往返徘徊方位立即不同，弯弯转转地频繁改变方向，和风四面吹来，感觉不到闷热的天气，确实是半空中的一根柱子，兼有凌空的八面窗子，是隐居修真最为缥缈而且又最接近人间的地方了。只是汲取泉水必须绕着梯子上登，不能肩挑背扛而已。

下洞即在琅山西麓，其门西向，东入三丈余而止。仰其上，则悬岩层穴，又连叠门两重。余初至此，望之不能上达。明日又至，亦不知其上层之中通于东，并不知东之可登也。既而闻黄君命缚梯，既而由其南峡，同韦守老往百感出山之东，回望见梯已蜿蜒垂空，始知上洞须东上，下洞独西入，而中洞则无由陟焉。

【译文】

下洞就在琅山的西麓，洞口面向西，下洞向东进去三丈多便到了头。仰望洞顶上方，只见悬着岩石和层层洞穴，又一连重叠着两层洞口。我初到此地时，望见洞口不能到达上面。第二天又来，也不知道洞的上层中间通到东面，并且不知道东面的洞口可以上登。随后听说黄君命令人绑梯子，不久经由山南的峡谷，同韦守老人前往百感岩出到山的东麓，回头望见梯子已经蜿蜿蜒蜒地垂在高空，才知道上洞必须从东面上去，唯独下洞是从西面进去，但中洞却无路可以上登了。

十九日　晓起，有云。晨餐后，半里过宁墟。从南峡去，抵天灯

墟，闻有营怀洞，乃龙英分界，为左、右二江脊。东折入山坞一里，北入峡一里，逾小脊北下。随山东转，又二里，南那村换夫。东北行二里，东逾一岭，曰石房岭。下岭而东，又二里，至石房村换夫。又东二里，复上山半里，过一岭脊。脊不高，其北水从东北坠，其南水从南流，是为向武、镇远分界，而左、右江亦以此分焉。随流南下一里，大路自西来合，遂东转循老山之南，东逾平峡一里，大道直东去，又从岐随水东南下一里半，四山环坞一围，曰龙那村(1)，已镇远属矣。初至村，遥见屋角黄花灿烂，以为菊，疑无此盛，逼视之，乃细花丛丛，不知其名。又见白梅一树，折之，固李也。黄英白李，错红霜叶中，亦仲冬一奇景。饭而行，北逾岭而下，共一里，又行峡中半里，与西来大道合。于是随水形东行山峡间，五里，水形东北去，路东南上山。半里，又从岐南逾一岭，共一里而下，得南峒村。村人顽甚，候夫不即至，薄暮始发。其峒四山连脊，中洼为池，池上有穴，东面溢水穿山腹东出，池西乃居人聚庐所托也。东逾岭而下，共一里，东向行山坞间。八里，过一村，又东与石山遇。循其南崖，崖上石窦历乱，俱可入，崖下累石属南山，傍崖设隘门以入，于是南北两石山复峥峥屏立矣。又东一里为镇远州(2)，宿于州东之铺舍。州官名赵人伟。

【注释】

(1)龙那村：乾隆本、“四库”本作“龙濑村”。

(2)镇远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北境的镇远。

【译文】

十九日　拂晓起床，有云。早餐后，行半里经过宁墟。从南面的峡中去，到达天灯墟，听说有个营怀洞，是与龙英州的分界处，是左、右二江分流的山脊。向东折进山坞前行一里，往北进入峡中一里，越过小山脊往北下走。顺着山势向东转，又行二里，在南那村换夫。往东北行二里，向东翻越一座岭，叫做石房岭。下岭后往东走，

又是二里，到石房村换夫。又向东二里，再上山半里，越过一条岭脊。岭脊不高，岭脊北面的水流从东北方下泄，岭脊南面的水流往南流，这里是向武州、镇远州的分界处，而且左江、右江也是从这条岭脊分流的。顺着水流向南下行一里，大路自西面过来会合，于是向东转沿着老山的南麓，向东穿越平缓的山峡一里，大道一直向东去，又从岔路顺着流水往东南下走一里半，四面的山环绕成一个圆形山坞，叫龙那村，已经是镇远州的属地了。刚到村里时，远远望见屋角有灿烂的黄花，我以为是菊花，又怀疑没有如此繁盛，逼近仔细看它，是一丛丛细小的花朵，不知道它的名字。又看见一树白梅，折下来看，原来是李子花。黄花白李，错杂在红霜叶中，也是仲冬季节的一种奇异景象。饭后上路，向北越岭后下走，共行一里，又行走在峡谷中半里，与西面来的大道会合。于是顺着水势往东行走在山峡间，行五里，流水向东北方流去，道路向东南上山。行半里，又从岔路向南翻越一座岭，共行一里后下走，到南峒村。村里人非常刁顽，等候派夫不马上来，傍晚才出发。这个峒四面山脊相连，中间下洼成水池，水池上有洞穴，水池东面溢出来的水是穿过山腹向东流出来的，水池西面是居民房屋聚居依托之处。往东越过岭头往下走，共行一里，向东前行在山坞间。行八里，路过一个村子，又向东走与石山相遇。沿着石山南面的山崖前行，石山上石洞杂乱众多，都可以进去，山崖下垒砌石墙连接到南山，紧靠山崖设置了隘门以便出入，到这里南北两面的石山又山势峥嵘得像屏风一样矗立着了。又向东一里是镇远州城，住宿在州城东面的驿站客馆中。州官名叫赵人伟。

州宅西南向。其地属太平府，在太平府东北二百里。西南一日至全茗(1)，又经养利而达府。西北为向武界，十八里。东北为结伦界，十六里。东为结安界(2)，西南为全茗界。州前流甚细，南入山峡，据土人言，乃东北至结伦，北入右江者。由此言之，则两江界脊西自镇安、都康，经天灯墟，龙英之北，向武之南，二州分界。东径全茗、永康、罗阳诸地而抵合江镇(3)。昨所过石房村东南之脊，乃北走分支，其南下之水，尚非入左江者也。

【注释】

(1)全茗：原作“上茗”，据《明史·地理志》改。下同。

(2)结安：原作“佶安”。《明史·地理志》作“结安”，十二月初五日记亦作“结安”，据改，下同。结安，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东北境、进结稍南的结安。

(3)永康：明为县，治所在今扶绥县北境的旧县。万历二十八年(1600)升为州，仍隶太平府，治所南迁至今扶绥县北境的中东。罗阳：明为县，隶太平府，治所在今扶绥县北、中东稍南的南哨附近。

【译文】

州衙的宅第面向西南方。此地属于太平府，在太平府城东北二百里。西南方一天的路程到全茗州，再途经养利州后到达府城。西北方是向武州的边界，有十八里。东北方是结伦州的边界，有十六里。东面是结安州的边界，西南方是全茗州的边界。州城前的水流十分细小，向南流入山峡中，据当地人说，是往东北流到结伦州，向北汇入右江的水流。由此说来，那么左、右两江分界的山脊西面起自镇安府、都康州，延经天灯墟，在龙英州的北面，向武州的南面，是两州的分界处。往东经过全茗州、永康州、罗阳县等地后抵达合江镇。昨天越过的石房村东南方的岭脊，是主脉往北延伸的分支，岭脊南面下流的水流，还不是流入左江的水流。

二十日　晨起，小雨霏霏。待夫，而饭后至。乃雨止，而云不开。于是东向转入山峡，半里，循南崖之嘴转而北，循北崖之□共半里，出一隘门，循西山之麓北行二里，山撞而成峒。乃转而东一里，又东出一隘门，即循北山之麓。又东一里上一岭，共一里，逾而下，复东行一里，随小水转而北。其处山峡长开东西两界，中行平畴，山俱深木密藤，不辨土石。共北二里半，渡小水，傍西麓北行。又二里，稍东北，经平畴半里，已复北入峡中。其中水草沮洳(1)，路循西麓，崎嵚而隘(2)。二里，渡峡而东上东岭，一里跻其巅，东下一里，抵其麓。其岭峻甚，西则下土而上石，东则上土而下石，皆极峭削，

是为镇远、结伦分界。又东行坞中一里，复稍上而下，共一里，逾小石脊。又东北平行半里，乃直下石崖中，半里，已望见结伦村聚矣。既下，又东行平畴一里，有小水自西南山夹来，又一大溪自南来，二水合而北注，北望土山开拓。乃涉溪而东，是为结伦(3)，止于铺舍。适暮，微雨旋止。州乃大村落，州官冯姓。是日共行二十里。

【注释】

(1)沮洳(jù rù)：腐败植物埋地下形成的泥沼。

(2)嵚(qīn)：山高。

(3)结伦：原作“佶伦”。《明史·地理志》作“结伦”，十一月二十四日记亦作“结伦”，据改。下同。结伦，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天等县东北境的进结，又作“镇结”。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小雨霏霏下着。等待派夫，可饭后才来到。于是雨停了，但云层没有散开。从这里向东转入山峡中，行半里，沿着南面山崖的山嘴转向北，沿着北面山崖的□共前行半里，走出一道隘门，沿着西山的山麓往北行二里，山体撞击形成峒。于是转向东一里，又向东出了一道隘门，立即沿着北山的山麓走。又向东一里上登一座岭，共行一里，越过岭头下走，再往东前行一里，顺着小溪转向北。此处的山峡长长地敞开形成东西两列山，行走在中间平旷的田野间，山上都是幽深浓密的树林和藤蔓，分辨不出是土山还是石山。一共向北行二里半，渡过小溪，傍着西麓往北行。又行二里，稍偏向东北，经过平旷的田野中半里，不久又向北进入山峡中。峡中全是水草泥淖，道路顺着西麓走，又崎岖又狭窄。行二里，越过峡谷向东上登东岭，行一里登上岭头，向东下走一里，抵达山麓。这座岭非常陡峻，西面的下边是土而上面是石头，东面则是上面是土下面是石头，都极为峭拔陡削，这是镇远州、结伦州的分界处。又往东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再稍上走后便下走，共一里，越过小石山的山脊。又往东北

平缓前行半里，便一直下到石崖中，行半里，已经能望见结伦州的村庄聚落了。下山后，又往东前行在平旷的田野中一里，有条小溪自西南方的山间夹谷中流来，又有一条大溪自南面流来，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北流淌，向北望去，土山山势开阔。于是涉过溪流往东走。这里是结伦州，停在驿站的客馆中。刚好是傍晚，微微下了点雨，随即停了。结伦州是个大村落，州官姓冯。这一天共前行二十里路。

都康在镇安东南，龙英北，胡润、下雷东，向武西南，乃两江老龙所经，再东即为镇远、结伦。土人时缚行道者转卖交夷，如壮者可卖三十金，老弱者亦不下十金。如结伦诸土州隔远，则展转自近州递卖而去；告当道，仍展转追赎归，亦十不得二三。其例：每掠卖一人，即追讨七人，然不可得。土州争杀，每每以此。

【译文】

都康州在镇安府的东南部，龙英州的北面，胡润寨、下雷州的东面，向武州的西南，是左、右二江之间山脉主干延经的地方，再往东就是镇远州、结伦州。当地人时常绑架过路的人转卖给交夷，如果是壮年人可以卖三十两黄金，老弱者也不会少于十两黄金。像结伦州等土州隔得太远，那就辗转从近处的邻州依次转卖出去；向当局控告，仍然辗转追寻赎回来，但十个人中也不到两三个人。他们的惯例：每被掠卖一个人，立即追究七个人，然而不能追回来。土州间互相争杀，每每就是因为这种事。

结伦在向武东南，都结西南(1)，土上林在其北，结安在其南。其水自西南龙英山穴中流出，北流经结安，又北至结伦，绕州宅前，复东北入山穴，出土上林而入右江。疑即《志》所称泓渰江。从结伦东北入石穴，出向武境、土上林，与枯榕俱入右江者。

【注释】

(1)都结："结"原作"给"，《明史·地理志》及十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记皆作"结"，据改。下同。

【译文】

结伦州在向武州的东南，都结州的西南，上林土县在它的北面，结安州在它的南面。这里的水流自西南方龙英州山间的洞穴中流出来，往北流经结安州，又向北流到结伦州，绕到州衙宅第的前边，再向东北流入山间洞穴中，在上林土县流出来后汇入右江。我怀疑这就是志书所称的泓渰江。是从结伦州的东北境流入石山洞穴中，在向武州境内流出来，流经上林土县，与枯榕江一起汇入右江的水流。

二十一日　浓云密布而无雾。候夫未至。饭后散步东阜，得古梅一株，花蕊明密，幽香袭人。徘徊其下不能去，折奇枝二，皆虬干珠葩(1)。南望竹崖间一岩岈然，披荆入之，其门北向。由隘窦入，中分二岐，一南向入，一东南下，皆不甚深。还铺舍，觅火炙梅枝。微雨飘扬，拈村醪对之，忘其为天涯岁暮也。

【注释】

(1)葩(pā)：花。

【译文】

二十一日　浓云密布但没有起雾。等候派夫不见来到。饭后在东面的土山上散步，见到一棵古梅树，花蕊明丽浓密，幽香袭人。徘徊在树下不能离去，折下两枝奇特的梅树枝，都是蜷曲的枝干和珍珠样的花朵。望见南边竹丛石崖间一个岩洞十分深邃，分开荆棘进洞去，洞口面向北。由狭窄的洞穴中进去，洞中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向南进去，一个向东南下去，都不十分深。返回驿站客馆中，找火来烘烤梅树枝。细雨飘扬，手里捏着乡村酿的浊酒面对着梅树枝，忘记此时此地是天涯岁末了。

既午雨止，日色熹微，夫始至，复少一名，久之乃得行。从东南盘崖间小岩一里，路循坞而南，度小溪，有岐东向入土山。从坞南行又一里，有岐西南溯大溪，结安、养利大道，为此中入郡者。又正南

行一里，折而东入土山之峡。其处西为镇远来所逾，石峰峭聚如林；东为土山，自结伦北南绕而西，遥裹西面石峰；中开大坞，亦自西南转北去。从土峡中东行一里，遂跻土山而上。又一里，逾山之巅，即依岭南行。一里，出南岭之巅，东望盘谷东复有石山遥列，自东北环峙西南矣。东向循岭半行，又一里，转南半里，又东下半里，抵山之麓。遂从坞东南行二里，越一南来小水，又北越一西北来小水，得一村倚东山下，众夫遂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1)，始知其地为旧州，乃结伦旧治，而今已移于西北大溪之上。两处止隔一土山，相去十里，而州、站乃互相推委。从新州至都结，直东逾山去，今则曲而东南，欲委之旧州也。始，当站者避去，见余絷其夫，一老人乃出而言曰："铺司姓廖，今已他出，余当代为催夫。但都结须一日程，必明日乃可。"候余上架餐饭，余不得已，从之。检行李，失二鸡，乃镇远所送者。仍絷前夫不释。久之，二村人召鸡，释夫去。是日止行十里，遂止旧州(2)。

【注释】

(1)絷(zhí)：原为用绳索绊住马足，引申为拘囚。

(2)旧州；今作"高州"，在天等县东北境，进结稍东南。

【译文】

中午以后雨停了，天色微微发亮，脚夫这才来到，又少了一名，很久后才得以上路。从东南绕着山崖上的小岩洞前行一里，道路顺着山坞往南走，渡过小溪，有条岔路向东进入土山中。从山坞又向南前行一里，有条岔路向西南溯大溪走，是去结安州、养利州的大道，是这一带进府城的路。又向正南前行一里，折向东进入土山的峡谷中。此处的西面是我从镇远州来时穿越过的地方，石峰峭拔聚集像树林；东面是土山，自结伦州的北面往南绕向东去，远远裹住西面的石峰；中间是开阔的大山坞，也是自西南转向北去。从土山峡谷中往东行一里，于是往上攀登土山。又行一里，翻越到山顶，立即紧靠岭南前

行。行一里，到达南岭的岭头，向东望去，盘绕的山谷东面又有石山远远地排列着，从东北环绕到西南耸峙着了。向东顺着山岭半中腰前行，又是一里，转向南半里，又向东下走半里，抵达土山的山麓。于是从山坞中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条南边流来的小溪，又向北越过一条西北方流来的小溪，见到一个村庄紧靠在东山下，脚夫们便哄然离开了。我拉住一个人扣押了他，才知道这个地方是旧州，是结伦州的旧治所，而如今已经搬迁到西北方的大溪之上了。两地只隔着一座土山，相距十里，从而州里和驿站便互相推诿。从新州城到都结州，应该一直向东翻过山去，现在却绕路来到东南方，是想把我推给旧州了。开始时，主管驿站的人躲避出去，见我扣押了他的脚夫，一位老人才出面说话，说："掌管驿站的人姓廖，今天已经外出，我当代为催派差夫。但是到都结州必须要一天的路程，必定要到明天才行。"守候我登上高架的茅屋去吃饭，我不得已，听从了他。检查行李，丢失了两只鸡，鸡是镇远州赠送的。仍然扣押着先前那个脚夫不放走。很久后，两个村里人找人来去找鸡，放脚夫离开了。这一天只前行了十里路，便停在了旧州。

二十二日　早起，天无雾而云密布。饭后，村人以二鸡至，比前差小。既而夫至，乃行。一里，东北复登土山，四里，俱从土山脊上行。已下一坞，水乃东北行，遂西北复上土山，一里逾脊。又东北行岭上二里，转而西北二里，始与结伦西来路合。乃下山，得一村曰陆廖村(1)，数家之聚在山半。其夫哄然去，余执一人絷之，盖其夫复欲委之村人也。度其地止去结伦东十余里，因其委旧州，旧州欲委此村，故展转迂曲。始村人不肯承，所絷夫遍号呼之，其逃者亦走山巅遍呼村人。久之，一人至，邀余登架，以鸡黍饷而聚夫(2)，余乃释所絷者。日午乃得夫，遂东上。岭头有岐，直北者为果化道(3)，余从东岐循岭南而东向行。半里，遂东北下山，一里而及山坞，有小水自北坞中来，折而东去。渡之复北上岭，一里逾岭北，循之东向行。半里，有岐直东从岭畔去；即都结大道。以就村故，余从东北岐下山。复一里抵山坞，有小水自北来，折而东南去。渡之，复东北逾一小岭，

共一里半，前所渡水穿西南山夹来，又一小水从西北山夹下，共会而东，路遂因之。屡左右渡，凡四渡，共东行三里，又一小水从南坞来合之北去。又东渡之，复上岭，一里，逾岭东下，其水复从北而南。又东渡之，复上山，随之东行一里半，水直东去，路折入东北峡。一里，得数家之聚，曰那印村。夫复委之，其郎头他出，予执一夫絷而候之。时甫下午，天复明霁，所行共二十余里。问去都结尚一日程，而中途无村可歇，须明日早行，即郎头在亦不及去矣。余为怏怏，登架坐而待之。久之郎头返，已薄暮矣。其饷以鲫为供。

【注释】

(1)陆廖村：今作“陆连”，在隆安县西北隅。

(2)以鸡黍饷而聚夫：鸡，原误作“难”。《粤西游日记三》十一月初二有“村氓以鸡为黍”。《粤西游日记一》五月十五日又载：“王氏杀鸡为黍，待客愈隆。”据改。

(3)果化：明为州，隶南宁府，治所在今平果县西隅，右江西岸的果化。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天上没有雾但浓云密布。饭后，村里人拿着两只鸡来了，比原来的略小些。随后脚夫来到了，于是上路。行一里，向东北又上登土山，行四里，都是从土山的山脊上前行。不久下到一个山坞中，水流这才往东北流，于是向西北又上登土山，行一里越过山脊。又往东北行走在岭上二里，转向西北二里，这才与结伦州从西面过来的道路会合。于是下山，走到一个村子叫陆廖村，有几家人聚居在半山腰上。那些脚夫哄然离开了，我拉住一个人把他扣押下来，原来这些脚夫是又想把我推给村里人了。估计此地距离东面的结伦州只有十多里路，因为那些人把我推给旧州，旧州人想推给这个村子，所以辗转迂回绕弯子。开始村里人不肯接受，但被押的脚夫四处呼叫村里人，那些逃走的人也奔走在山头上叫遍了村里人。很久后，一个人来到，邀请我登上高架的茅屋，用鸡肉饭款待我后去召集脚

夫，我这才放了被扣押的人。时光到中午才得到脚夫，于是向东上走。岭头有条岔路，一直往北去的是去果化州的路，我从东边的岔路沿着岭南向东行。行半里，便向东北下山，走一里后到山坞中，有条小溪从北面的山坞中流来，折向东流去。渡过小溪又向北上岭，行一里后翻越到岭北，沿着山岭向东前行。行半里，有条岔路一直向东从山岭的侧旁走去；这就是到都结州的大道。因为要就近去村子的缘故，我从东北方的岔路下山。又走一里抵达山坞，有条小溪自北边流来，折向东南流去。渡过小溪，又向东北翻越一座小岭，共行一里半，前边渡过的溪水穿过西南方的山峡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西北方的山峡中流下来，汇流后一同往东流去，道路于是顺着溪流走。多次渡到左右岸，共渡了四次，一共向东前行三里，又有一条小溪从南面的山坞中流来合流后向北流去。又向东渡过溪流，再上岭，行一里，越过岭头向东下山，这里的水流又是从北往南流。又向东渡过溪流，再次上山，顺着溪流往东行一里半，溪水一直向东流去，道路折进东北方的山峡中。行一里，走到一个几家人的村落，叫做那印村。脚夫又把我推给村里人，村庄的郎头出门去别的地方，我拉着一个脚夫扣押下来等候郎头。时间刚到下午，天气重新转晴，所走的路共二十多里。问知距离都结州还有一天的路程，而且途中没有村子可以停歇，必须明天早早出发，即便是郎头在也来不及去了。我为此闷闷不乐，登上高架茅屋坐着等郎头。很久之后郎头回来时，已经是傍晚了。郎头用鲫鱼做下饭菜来款待我。

二十三日　早雾四塞，既饭而日已东出。促夫至，仍欲从东北坞行。余先问都结道，当东逾岭，窥其意，以都结道远，复将委之有村处也。盖其地先往果化，则有村可代，而东南往都结，无可委之村，故那印夫必不肯东南。久之，一人来劝余，此地东往龙村，名囤龙，亦结伦。(缺)即都结属，但稍迂，多一番换夫耳。余不得已，从之。乃东北入坞中，半里，复与前西南来之水遇，遂循之东向行。二里，下坞中，忽望见北坞石山回耸。又半里，路右东行之水，又与一东南来水会而北去。东向涉之，复上岭，东北一里，逾岭上。又北行岭脊半

里，望西北石山与所登土山分条而东，下隔绝壑，有土脊一枝横属其间，前所渡北流之水，竟透脊而入其坞穴中，不从山涧行矣。路既逾岭，循岭上东行三里，过一脊，又平行一里，始东南下。一里半，及坞底，忽见溪水一泓深碧盈涧，随之东下，渐闻潺潺声，想即入脊之水至此而出也。东行半里，又有小水自东峡而出，溯之行一里，溪四壑转(1)，始见溪田如掌。复随之东南行一里，水穷峡尽，遂东上一里，登岭。平行岭北半里，又东南坦下者半里，过一脊，又东北逾岭半里而上，逾其阴，望东北坞中，开洋成塍。又东北半里，始东向下山，半里，午抵囤龙村(2)。土人承东往果化，不肯北向都结，亦以都结无村代也。饭于郎头家。下午夫至，郎头马姓者告余曰："此地亦属结伦，若往送都结，其径已迂，恐都结村人不承，故本村不敢往；往果化则其村为顺，不敢违耳。"盖其地往都结，尚有一村曰捺村，仍须从所来高岭之脊南向而去。余不得已，仍从之。及升舆，尚少三人，遍入山追之。比至，日已西入山，余有戒心，闻结伦、都结土人不良。竟止不行。是午，土人以鼠肉供，麾却之(3)。易以小鸟如鹌鹑，乃薰干者，炒以供饭。各家所供酒，或烧酒或白浆，皆可食。又有黄酒，色浊味甜，墟中有沽者，各村罕有。是日上午行二十里而已。

【注释】

(1)溪四壑转："四"，疑为"回"，因形近而误。

(2)囤龙村：又作"龙村"，今作"亭龙"，在平果县西南隅。

(3)麾(huī)却之：挥手斥退。麾，同"挥"。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雾气四面充塞，饭后旭日已经在东方出现了。催促脚夫来到后，仍然想从东北方的山坞中走。我事先打听了去都结州的路，应该是向东越岭，窥测他们的意思，因为去都结州的路远，又将把我推给有村庄的地方了。原来是此地先去果化州，就有村子可以替换，可往东南前往都结州，没有可以推诿的村子，所以那印村的脚

夫死活不肯向东南方走。很久后，一个人过来劝我，从此地向东前往龙村，名叫囤龙，也是属于结伦州。(缺字)，就是都结州的属地，仅只是稍微绕点路，多换一次脚夫而已。我不得已，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向东北进入山坞中，行半里，又与前一天从西南方流来的溪水相遇，便沿着溪水向东走。行二里，下到山坞中，忽然望见北边的山坞中石山回绕高耸。又行半里，道路右边向东流淌的溪水，又与一条东南方流来的溪水汇合后往北流去。向东涉过溪水，再上岭，向东北一里，翻越到岭上。又向北行走在岭脊上半里，望见西北方的石山与我上登的土山分为条状往东延伸，下面隔着绝深的壑谷，有一条土山山脊横向连接在两列山之间，先前渡过的往北流的溪水，竟然穿过山脊后流入山坞里的洞穴中，不从山涧中流淌了。道路越过山岭后，沿着岭上往东行三里，越过一条山脊，又平缓前行一里，这才往东南下山。行一里半，到达山坞底下，忽然看见一片深绿色的溪水充盈在山涧里，顺着山坞向东下走，渐渐听到有潺潺的水声，猜想就是流进山脊的溪水到此地又流出来了。往东行半里，又有一条小溪自东面的峡谷中流出来，溯这条小溪前行一里，溪水回绕着壑谷流转，开始看见溪流两旁有像手掌大的田地。再沿着溪水往东南行一里，溪水到头峡谷完后，便向东上走一里，登上岭头。平缓前行在岭北半里，又往东南平坦地下走半里，越过一条山脊，又向东北越岭半里后登上去，翻越到岭北，望见东北方的山坞中，非常开阔，开垦成田地。又往东北行半里，开始向东下山，行半里，中午到达囤龙村。当地人接受差役往东前去果化州，不肯向北去都结州，也是因为去都结州没有村子替换。在郎头家中吃饭。下午脚夫来到时，姓马的郎头告诉我说："此地也是属于结伦州，如果送到结伦州去，那条路已经绕远了，恐怕都结州所属村子的人不接受差役，所以本村不敢去；前往果化州，那么那一带村子里的人较为驯顺，不敢违抗了。"原来从此地前往都结州，还有一个村子叫捺村，仍然必须从来时走过的高高的山岭上的山脊向南去。我不得已，仍然听从了他的话。到登上轿子时，还缺少三个人，进山去四处追赶这些人。等到人来齐时，落日已坠入西山，我有戒备

之心，听说结伦州、都结州的土人不善良。最终停下来不走了。这天中午，当地人拿老鼠肉来供餐，我挥手拒绝了。换来一种像鹌鹑的小鸟，是熏干的鸟肉，炒好用来下饭吃。各家提供的酒，有的是烧酒，有的是白浆，都可以食用。又有一种黄酒，颜色浑浊，味道甘甜，集市上有卖的，各村少有。这天上午走了二十里路而已。

二十四日　早起，霁色如洗；及饭，反有雾蒙四山；日出而净如故。及起行，土人复欲走果化，不肯走都结，即迂往其村，亦不肯送。盖与都结有仇杀，恐其执之也。余强之不能，遂复送向那印。盖其正道在旧州，此皆迂曲之程也。遂西南行田陇间，半里，穿石隙登土山西向平上，半里及其巅。又半里，越岭而南，稍下度一脊。又平上半里，复逾巅西下。一里，及坞中，遂循水痕西北行。一里，有小水自北坞来，与东来小水合而西去。又随之西一里，复有小水自北坞来，与东来之水合而南去。路西上山，直上者一里半，平行岭上者二里，又西向下者一里半，下及坞底。忽有水自南峡来，涵碧深沉，西向去。过坞半里，从北山西上一里，登岭上又一里，稍下，过一脊复上，始依岭北，旋依岭南，俱西向平行岭上，南望高岭，即旧州走都结者。共三里始西南下，一里半而及其坞，则前所过南峡之水，与那印之水东西齐去，而北入石山之穴。截流而西，溯东来之水三里，饭于那印。候夫至下午，不肯由小径向都结，仍返结伦。初由村左西北上山，转西南共一里，登岭上行。西南五里，稍下，度一脊复上，西南行岭上六里，转出南坳。又西南行六里，稍东转，仍向西南，始东见旧州在东南山谷，结伦尖山在西南山谷。又西二里，始下，南渡坞塍，始见塍水出北矣。又南逾山半里，又渡塍逾小山一里，得一村颇大，日已暮。从其南渡一支流，复与南来大溪遇。南越一垅，溯大溪西南行塍间，又一里半至结伦州。州宅无围墙，州官冯姓尚幼。又南渡大溪，宿于权州者家(1)。是日约行四十余里，皆迂路也。

【注释】

(1)权(quán)州者：暂代州官行使职权的人。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天色转晴，碧空如洗；到吃饭时，反而有雾蒙在四面群山上；日出后，天空明净如故。到起身上路时，本地人又想去果化州，不肯去都结州，即便绕道去本州的村子，也不肯送行。原来他们与都结州互相仇杀，害怕被都结州的人抓住。我不能强迫他们，最终又送去那印村。原来去都结州的正道在旧州，这些都是曲折绕路的路程了。于是向西南行走在田野间，行半里，穿过石缝上登土山，向西平缓上行，半里到达山顶。又行半里，越过岭头往南走，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平缓上走半里，再越过山头往西下走。行一里，到达山坞中，于是顺着溪水流淌的痕迹往西北行。行一里，有条小溪自北面的山坞中流来，与东面流来的小溪合流后往西流去。又沿着小溪往西走一里，又有小溪从北面的山坞中流来，与东面流来的小溪合流后往南流去。道路向西上山，一直上走一里半，平缓行走在岭上二里，又向西下走一里半，下到山坞底部。忽然有溪水自南面的峡谷中流来，澄碧深沉，向西流去。穿过山坞半里，从北山向西上登一里，登到岭上又是一里，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上走，开始时靠着岭北走，旋即靠着岭南走，都是在岭上向西平缓前行，远望南边高高的山岭，那就是从旧州去都结州要走的地方。共三里才向西南下山，行一里半后到达山下的山坞，只见前边路过的南面峡谷中流来的溪水，与那印村的溪水分在东西一齐流去，而后向北流入石山的洞穴中。横渡溪流往西行，溯东面流来的溪水前行三里，在那印村吃饭。等脚夫等到下午，不肯走小径去都结州，仍然返回结伦州。最初由村子左边向西北上山，转向西南共行一里，登岭上行。向西南五里，稍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又上走，往西南行走在岭上六里，转出南面的山坳。又往西南行六里，稍向东转，仍然走向西南，这才向东看见旧州在东南方的山谷中，结伦州所在的尖山在西南方的山谷中。又向西二里，开始下山，向南越过山坞中的田野，这才看见田间的水向北流出去了。又向南翻山半里，又穿过田野翻越小山一里，遇到一个村子相当大，天色已是傍晚。从村南渡过一条支流，再次与南面流来的大溪相遇。向南越过一条土陇，溯大溪往西南行走在田野间，又走一里半

来到结伦州。州衙宅第没有围墙，州官姓冯，还很幼小。又向南渡过大溪，住宿在代理州务的人家里。这一天大约前行了四十多里路，都是绕弯子的路。

二十五日　凌晨，权州者复送二里，至北村，坐而促夫者竟日，下午始行。即从村东南上山一里，始东北逾岭，旋转东南，绕州后山脊行。六里，少庭脊，复上行岭畔者三里，又稍下。其处深茅没顶，舆人又妄指前山径中多贼阵，余辈遥望不见也。又前下一里，渡脊，始与前往陆廖时所登山径遇，遂东瞰山谷，得旧州村落。又东南下者半里，时及麓，舆夫遂哄然遁去。时日已薄暮，行李俱弃草莽中。余急趋旧州，又半里下山，又行田塍间一里，抵前发站老人家(1)，已昏黑，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余恐行李为人所攫，遍呼人不得。久之，搜得两妇执之出，谕以无恐，为觅老人父子归，令取行李。既而顾仆先携二囊至，而舆担犹弃暗中。已而前舍有一客户来询(2)，谕令往取，其人复遁去。余追之执于前舍架上，强之下，同顾仆往取。久之，前所遣妇归，云："老人旋至矣。"余令其速炊，而老人犹不至。盖不敢即来见余，亦随顾行后，往负行李也。半晌，乃得俱来。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注释】

(1)抵前发站老人家：从结伦州到都结州仅须一日程。村夫转相递送，抬着徐霞客转了五天，在今天等、隆安、平果三县交界的大山中兜了一圈，仍回到原地。这是徐霞客在旅途中又一次遭遇困境。

(2)客户：从别处来客居该地的人户。

【译文】

二十五日　凌晨，代理州务的人又送了二里路，来到北村，坐着催促派夫用了一整天，下午才动身。立即从村子向东南上山一里，开始时向东北越岭，旋即转向东南，绕到州城后面的山脊上前行。行六

里，在山脊上稍作停留，又从岭旁上行三里，又稍稍下走。此处茅草深得没过头顶，轿夫又胡乱指着说前面山路上有很多强盗，我们这些人远远望去看不见。又向前下走一里，越过山脊，这才与前几天去陆廖村时登山的小径相遇，于是向东俯瞰山谷中，见到旧州的村落。又往东南下行半里，到山麓时，轿夫哄然一声逃走了。此时已接近傍晚，行李都被丢弃在草丛中。我急忙赶到旧州去，又下山半里，又行走在田野间一里，到达前几天出发的驿站的老人家中，天已经昏黑，各家的男子都逃入山谷中，老人的妻子躺在暗处发出呻吟声。我担心行李被人偷去，四处叫人都找不到。很久，搜到两个妇女，把她们拉出来，告诉她们不要害怕，替我去把老人父子找回来，命令他们去取行李。随后顾仆先带着两包行李来到了，但轿子和担子还丢弃在黑暗中。不久前边的茅屋中有一个客居此地的人过来询问，命令他去取，那人又逃走了。我追到前边茅屋的高架上抓住他，强迫他下去，同顾仆一起去取。很久之后，先前派去的妇女回来，说："老人马上到了。"我命令她们赶快做饭，可老人还是不见来。大概是不敢马上来见我，也是跟随在顾行后面，去挑行李了。半晌，这才见他们一起来到。老人惧怕我鞭打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我把不责怪他的意思晓谕他。不久吃完晚餐，他的儿子跛着脚站着，我喝令他赶快去找脚夫，便躺下了。

二十六日　凌晨饭。久之，始有夫两人、马一匹。余叱令往齐各夫。既久，复不至。前客户来告余："此路长，须竟日，早行；兹已不及。明晨早发，今且贳跛者(1)，责令其举夫可也。"余不得已，从之。是日，早有密云，午多日影。既饭，遂东向随溪入石山峡，一里，两石山对束，水与路俱从其中。东入又半里，路分两岐，一东北逾坳，一西南入峡。水随西南转，轰然下坠，然深茅密翳，第闻其声耳。已西南逾坳，则对东西山之后脊也，溪已从中麓坠穴，不复见其形矣。乃转至分岐处，披茅觅溪，欲观所坠处，而溪深茅丛，层转不能得。又出至两峰对束处，渡水陟西峰，又溯之南，茅丛路塞，旋复如溪之北也。乃复从来处度旧路，望见东峰崖下有洞南向，已得小路

在莽中，亟披之。其洞门南向，有石中悬，内不甚扩，有穴分两岐，水入则黑而隘矣。出洞，见其东复有一洞颇宽邃，其门西南向，前有圆石界为二门，右门为大。其内从右入，深十余丈，高约三丈，阔如之，后壁北转渐隘而黑，然中觉穹然甚远，无炬不能从也。其外从左南扩，复分两岐，一东北，一东南，所入皆不深，而明爽剔透，有上下旁穿者。况其两门之内，下俱甚平，上则青石穹覆，盘旋竟尺，圆宕密布无余地(2)。又有黄石倒垂其间，舞蛟悬萼，纹色俱异，有石可击，皆中商吕(3)，此中一奇境也。出洞，仍一里，返站架。日色甚暖，不胜重衣，夜不胜覆絮。是日手疮大发，盖前结伦两次具餐，俱杂母猪肉于中也。

【注释】

(1)贳(shì)：宽恕，赦免。

(2)圆宕密布无余地："宕"，"四库"本同。乾隆本作"石"，有误。南方俗称小坑为宕。

(3)皆中商吕：都能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商，中国古代通行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商为五音之一。吕，中国古代音乐有十二律制，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其中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总称"六律"、"六吕"。

【译文】

二十六日　凌晨吃饭。很久，才有两个脚夫、一匹马。我喝令前去调齐各个脚夫。很久后，还是不见来。前边客居此地的人过来告诉我："这条路长，必须走一整天，要早早上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明天早晨绝早出发，今天暂且宽恕了那瘸子，责令他去调集脚夫就行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的话。这天，早上有浓云，中午阳光很多。午饭后，便向东顺着溪水进入石山峡谷中，行一里，两面的石山相对束拢，溪水与道路都从峡谷中经过。向东又进去半里，道路分为两条岔道，一条往东北越过山坳，一条向西南进峡。溪水顺着西南方的峡谷转去，轰鸣着下泄，然而深深的茅草密蔽着，只听得见水声而

已。不久往西南越过山坳，便向东对着西山后面的山脊了，溪水已经从中间的山麓下坠入洞穴中，不再看得见溪流的踪影了。于是转到道路分岔的地方，拨开茅草去找溪流，想要观看溪水下泄之处，但溪水很深、茅草成从，一层层转进去却不能找到。又出到两面石峰相对束拢之处，渡过溪水上登西峰，又溯溪水的南岸走，茅草成丛，道路阻塞，旋即又走到溪水的北岸了。于是再从来的地方走过原来的路，望见东峰的石崖下有个面向南的洞，随即在丛莽中找到一条小路，急忙分开茅草顺着路进去。这个洞口面向南，有石柱悬在洞中，洞内不十分宽敞，有洞穴分为两个岔洞，踩着水进去就变得又黑又窄了。出洞来，看见洞的东边又有一个洞，相当宽大深邃，洞口面向西南，前边有块圆石分隔成两个洞口，右边的洞口较大些。洞口内从右边进去，深十多丈，高处大约有三丈，宽处也如此，由后面的洞壁向北转变得又窄又黑，然而觉得洞中穹然隆起十分深远，没有火把不能顺着走了。洞的外面从左边向南扩开，又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向东北，一个向东南，进去的地方都不深，然而明亮剔透，有上下旁通的洞穴。何况它的两个洞口之内，底下都非常平整，上面则是穹隆下覆的青石，盘旋之处有整整一尺，圆形小坑密布，没有余地。又有黄色岩石倒垂在洞中，如蛟龙飞舞，似花萼高悬，纹路颜色都很奇异，有的岩石可以敲击，都能发出优美和谐的声音来，是此地的一处奇境。出洞后，仍然走一里，返回驿站的高架茅屋中。天气十分暖和，穿不住两层衣服，夜里盖不住棉被。这一天手上的疮猛然发作，大概是前几天在结伦州两次准备的饭菜中，都杂有母猪肉在其中的缘故了。

二十七日　早起雾甚。既散，夫骑至乃行。仍从东北一里，上土山，与前往陆廖道相去不远。一里登岭，雾收而云不开，间有日色。从岭上北转一里，仍东北二里，又下一里，度一水，复东北上二里，岭畔遂多丛木。从木中行岭上者三里，从林木少断处，下瞰左右旋谷中，木密树丛，飞鸟不能入也。又半里乃下，甚峻。一里半乃及坞底，则木山既尽，一望黄茅弥山谷间矣。从坞中披茅行，始有小水东流峡谷。随之涉水而东，从南麓行，复渡水从北麓上，又东下坞渡

水，复东上岭，一里登其巅。行其上者三里，又直下坞中者一里，则前水复自南北注向峡中去。又东逾一小岭，有水自东坞来，自南向北绕，与西来水合。既涉东来水，复东上山登其巅，盘旋三里，出岭。二里，得一平脊，乃路之中，赍饭者俱就此餐焉。既饭，复东从岭北行，已渐入丛木。出山南，又度一脊，于是南望皆石峰排列，而东南一峰独峻出诸峰之上；北望则土山层叠，丛木密翳。过脊稍下而北，转而东上，直造前所望东南峻石峰之北，始东南下。一里半而及坞底，有细流在草中行，路随之。半里入峡，两崖壁立，丛木密覆，水穿峡底，路行其间。半里，峡流南汇成陂，直漱峻峰之足。复溯流入，行水中者一里，东南出峡，遂复仰见天光，下睹田塍，于是山分两界，中有平坞，若别一天地也。东行坞中，坞尽复攀石隘登峺，峺石峻耸如狼牙虎齿，前此无其巉峭者也(1)。逾岭从坞中行二里，循岭平上一里，平下一里，平行坞一里，穿平峡一里，穿峡又行坞中一里，逾岭上下又一里，始得长峡。行四里，又东行坞与西同。三里，逾北山之嘴，南山之麓始有茅三四架，于是山坞渐开。南山之东有尖峰复起，始望之而趋，过其东，则都结州治矣(2)。州室与聚落俱倚南山向北，有小水经其前东注，宅无垣墙(3)，廨亦隤圮(4)。铺司狞甚，竟不承应，无夫无供，盖宛然一夜郎矣(5)。州官农姓。是日为余生辰，乃所遇旧州夫既恶劣，而晚抵铺司复然，何触处皆穷也。

【注释】

(1)巉(chán)：山势高峻。

(2)都结：原作“都佶”，不从。详前注。都结，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隆安县西境的都结。

(3)宅：住家的房屋。

(4)廨(xiè)：官吏办事的屋舍。

(5)夜郎：战国至秦汉我国西南的一个古族，范围包有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部及四川南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西汉时于其地置牂牁郡。夜郎王不知汉的广大，竟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后来，人们即以“夜郎自大”形象地比喻妄自尊大的典型。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后雾很大。雾散之后，脚夫和马匹到了就上路了。仍然从东北方走一里，登上土山，与前次去陆廖村的路相距不远。行一里登上岭头，雾气散去但云层不开，间或有些阳光。从岭上向北转一里，仍然往东北行二里，又下走一里，渡过一条小溪，再向东北上走二里，岭旁于是有很多成丛的树木。从林木中行走在岭上三里，从林木稍微断开之处，下瞰左右两面盘旋的山谷中，树木密密丛丛，浓密得飞鸟都不能飞进去。又走半里才下走，非常陡峻。走一里半才到达山坞底下，长满树林的山走完后，一眼望去是黄色的茅草弥漫在山谷间了。从山坞中分开茅草前行，开始有小溪向东流入峡谷中。顺着小溪涉水往东行，从南麓走，又渡过溪水从北麓上走，又向东下到山坞中渡过溪水，再往东上岭，走一里登上岭头，行走在岭上三里，又一直下到山坞中一里，就见前边那条溪水又一次自南向北流淌到峡谷中去了。又向东越过一座小岭，有溪水自东面的山坞中流来，自南向北回绕，与西面流来的溪水合流。涉过东面流来的溪水后，又向东上山登上山顶，盘旋了三里，走出山岭。走二里，走到一条平缓的山脊，是这一站路中途，带着饭的人都在此地用餐。饭后，又向东从岭北前行，不久渐渐走入丛林中。出到山南，又越过一条山脊，在这里向南望去全是石峰排列着，而东南方一座独立的石峰险峻超出群峰之上；向北望去则是层层叠叠的土山，丛林密布。越过山脊稍往北下走，转向东上走，直达前边望见的东南方险峻石峰的北面，开始向东南下行。行一里半后到达山坞底部，有细小的水流在草丛中流淌，路顺着水流走。行半里进峡，两面的山崖像墙壁样矗立着，丛林浓密地覆盖着，水穿流过峡底，道路行走在峡谷中。走半里，峡谷中的流水在南边汇积成池塘，直接冲刷着险峻石峰的山脚。再逆流走进去，行走在水中一里，向东南走出峡谷，终于又仰面看见天上的亮光，下面见到田野，在这里山分为两列，中间有平旷的山坞，好像是另外开辟的一块天地了。向东行走在山坞中，山坞尽头又攀着石头隘口登峺，峺石险峻高耸，如狼牙虎齿，此前没有见过这样高险峭拔的

地方了。越岭后从山坞中前行二里，沿着山岭平缓上行一里，平缓下行一里，平缓前行在山坞中一里，穿过平缓的峡谷一里，穿过峡谷又行走在山坞中一里，翻越山岭上下又是一里，这才走入长长的峡谷中。前行四里，又向东行走在山坞中与在西面是相同。行三里，越过北山的山嘴，南山的山麓下开始有三四间高架的茅屋，到了这里山坞渐渐开阔起来。南山的东面又有尖峰耸起，开始望着尖峰赶过去，过了尖峰的东麓，就到都结州州治了。州治的房屋与聚落都是背靠南山面向北，有条小溪流经州治前方往东流淌，宅第没有围墙，衙门也是颓败倒塌。驿站的役吏非常凶恶，竟然不肯应差，没有脚夫没有饭吃，大概宛如是一个夜郎国了。州官姓农。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在旧州遇到的脚夫已经很恶劣，而晚上到达驿站时役吏又是这样，为何这样四处走投无路呢！

二十八日　早起，寒甚而霁。铺司不为传餐，上午始得粝饭二盂(1)，无蔬可下。以一刺令投，亦不肯去。午后，忽以马牌掷还云："既为相公，请以文字示。"余拒无文，以一诗畀之，乃持刺去。久之，以复刺来，中书一题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亦(必有德)。"无聊甚。倚筐磨墨，即于其刺后漫书一文畀之。既去，薄暮始以刺饶鸡酒米肉(2)，复书一题曰："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余复索灯书刺尾畀之，遂饭而卧。馆人是晚供牛肉为案。既卧，复有人至，订明日联骑行郊，并令馆人早具餐焉。

【注释】

(1)粝(lì)饭：糙米饭。

(2)饶：另外增添。

【译文】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冷极了，而后转晴。驿站的役吏不为我送饭来，上午才得到两钵盂糙米饭，没有菜可以下饭。拿出一个名帖命

令他投递进去，也不肯去。午后，忽然把马牌掷还给我，说："既然身为相公，请把文章出示给我看。"我拒绝说没有文章，把一首诗交给他，这才拿着名帖离开了。很久之后，拿来一个回复的名帖，其中写有一个题目，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论，有言论的人也必定有德。"无聊极了。靠着竹筐磨好墨，立即在州官的名帖背后随意写了一篇文章交给他。他离开后，傍晚才拿着名帖来，另外添加了鸡酒米肉，又写了一个题目，说："子路拱手而立，留子路住宿。"我又要来油灯在名帖末尾写了文章交给他，于是吃饭后躺下睡觉。客馆中的人这天晚上提供了牛肉作为宴席。躺到床上后，又有人来，约定明天并肩骑马去郊游，并命令客馆中的人早早准备好早餐。

二十九日　早寒，日出丽甚。晨起，餐甫毕，二骑至矣。一候余，一候太平府贡生何洞玄。同行者乃骑而东，又有三骑自南来，其当先者，即州主农姓也。各于马上拱手揖而东行。三里，渡一溪，又东二里，随溪入山峡，又东五里，东北逾一岭。其岭颇峻，农君曰："可骑而度，不必下。"其骑腾跃峻石间，有游龙之势。共逾岭二里，山峒颇开，有村名那吝，数十家在其中央，皆分茅各架，不相连属。过而东，又二里，复东逾一岭。其峻弥甚，共二里，越之。又东一里，行平坞间，有水一泓，亦自西而东者，至是稍北折，而南汇涧二丈余，乃禁以为鱼塘，其处名相村。比至，已架茅于其上，席地。临诸峒丁各举缯西流而渔，得数头，大止尺五，而止有锦鲤，有绿鳜。辄驱牛数十蹂践其中，已复匝而缯焉(1)，复得数头，其余皆细如指者。乃取巨鱼细切为脍(2)，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余不能从，第啖肉饮酒而已。既饭，日已西，乃五里还至那吝村。登一茅架，其家宰猪割鸡献神而后食，切鱼脍复如前。薄暮，十余里抵州，别农马上，还宿于铺。

【注释】

(1)匝(zā)：环绕。缯(zēng)：通"罾"。一种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的渔网。

(2)脍(kuài)：细切用以生食的鱼片。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寒冷，日出后艳丽极了。早晨起床后，刚吃完早餐，两匹马来到了。一匹马来等我，一匹马等候太平府来的贡生何洞玄。同行者于是骑马往东走，又有三匹马从南边过来，其中跑在最前边的人，就是姓农的州主了。各人在马背上拱手作揖后往东行。行三里，渡过一条溪流，又向东二里，顺着溪流进入山峡中，又向东五里，往东北越过一座岭。这座岭相当陡峻，农君说："可以骑马越过去，不必下马。"那些坐骑腾跃在陡峻的山石间，有神龙游走的气势。越岭共走二里，山峒相当开阔，有个村子名叫那吝，几十家人在山峒的中央，都是各自分散开来架设茅屋，不相连接。过了村子往东走，又行二里，再向东翻越一座岭。这座岭更加陡峻，共行二里，越过这座岭。又向东一里，平缓前行在山坞中，有一池水，也是自西往东流的，流到这里稍折向北去，而南边积水形成二丈多宽的山涧，被封禁起来作为鱼塘，此处名叫相村。等我们到达时，已经在鱼塘边上架好茅屋，席地而坐。俯视着众多的峒丁各自在西面的流水中举着罾捕鱼，捕到几条，大的只有一尺五，而且只有锦鲤，有绿鳜鱼。于是驱赶着几十头牛在水中搓揉踩踏，不久又让牛围成一圈用罾捕鱼，又捕到几条，其余都是细小得像手指一样的小鱼。于是选取大鱼细细地切成生鱼片，放在大碗中，用生葱和姜丝与盐、醋拌和后食用，认为是最美的美味。我不能跟着吃，只是吃肉饮酒而已。饭后，落日已西沉，于是前行五里回到那吝村。登上一个茅屋高架上，这家人宰猪杀鸡祭神后拿来吃，又像先前那样切生鱼片。傍晚，前行十多里后抵达州治，在马背上辞别了姓农的，回来住在驿站中。

三十日　日丽而寒少杀。作《骑游诗》二首畀农。时有南宁生诸姓者来，袖文一篇，即昨题也。盖昨从相村遇此生来谒，晚抵州官以昨题命作也。观其文毫无伦次，而何生漫以为佳。及入农，果能辨之，亟令人候余曰："适南宁生文，不成文理，以尊作示之，当骇而

走耳。”乃布局手谈。抵暮，盛馔，且以其族国瑚讦告事求余为作一申文(1)，白诸当道(2)，固留再迟一日焉。

【注释】

(1)讦(jié)：攻击别人的短处或揭发别人的阴私。申文：旧时下级对上级呈文的名称。

(2)白：述事陈义。

【译文】

三十日　红日艳丽而且寒气稍减弱了些。作了两首《骑游诗》赠给农君。此时有个南宁府姓诸的儒生来到，袖子中装着一篇文章，就是昨天的题目了。原来是昨天从相村来时遇见一个儒生前来拜见州官，晚上回到州里州官用昨天的题目命令他作文。观看他的文章，毫无条理次序，可姓何的儒生自以为是佳作。到送去给农君看时，果然能辨别出好坏，急忙让人来此候我说：“刚才南宁府儒生的文章，不成文理，把您的作品拿给他看，应当会被吓走的了。”于是摆开棋盘下棋。到黄昏时，盛宴招待我，并且把他的族人农国瑚攻击诬告他的事求我为他写一篇申辩的公文，向当权者辩白，坚决挽留我再推迟一天上路。

十二月初一日(1)　在都结铺舍。早起阴云四布，欲行，复为州官农国琦强留，作院道申文稿。盖国琦时为堂兄国瑚以承袭事相讼也。抵暮，阴云不开。既晚餐，农始以程仪来馈。

【注释】

(1)十二月初一日：本作“丁丑十二月初一日”：自本日起至戊寅三月二十七日，在季抄本《徐霞客西游记》第五册，原题“粤西”，有提纲云：“移静闻骨于南宁崇善寺。自都结出隆安、南宁府、宾州、三里，北出八寨、周安镇、忻城县、永定司，抵庆远府、德胜镇、河池州、南丹州止。”

【译文】

十二月初一日　在都结州驿站客馆里。早晨起床阴云四面密布，打算上路，又被州官农国琦强行留下，写了呈给按察院和分巡道的申诉文稿。原来是农国琦被堂兄农国瑚用承袭职位的事控告他。到傍晚时，阴云没有散开。晚餐后，农国琦才拿出路费来相赠。

初二日　早起，阴云如故。饭久之，夫至乃行。东向三里，即前往观鱼道也。既乃渡溪而北，随溪北岸东行，又二里，有石峰东峙峡中。盖南北两界山，自州西八里即排闼而来，中开一坞，水经其间，至此则东石峰中峙而坞始尽，溪水由石峰之南而东趋峡中，即昨所随而入者。今路由石峰之北而东趋北坞，又三里，得一村在坞中，曰那贤。又东二里，坞乃大开，田畴层络，有路通南坞，即那伦道也(1)。又东五里，山坞复穷，乃北折而东逾山坳。一里，越坳之东，行坞间又一里，复东穿山峡。其峡甚逼而中平，但石骨棱棱，如万刀攒侧，不堪着足。出峡，路忽降而下，已复南转石壑中，乱石高下共三里，山渐开。忽见路左石穴曲折，坠成两潭，清流潴其中，映人心目。潭之南坞有茅舍二架，潭之东坞有茅舍一架，皆寂无一人。询之舆夫，曰："此湘村也。向为万承所破(2)，故居民弃庐而去。"由湘村而东，复有溪在路北，即从两潭中溢出者。东行平坞二里，过昨打鱼塘之南。又东三里，遂北渡西来之溪，溪水穿石壑中，路复随之，水石交乱。一里，从溪北行，转入北壑。一里，水复自南来，又渡之而东。又一里，水复自北而南，又渡之，乃东向出峡。忽坠峡直下者一里，始见峡东平畴，自北而南，开洋甚大，乃知都结之地，直在西山之顶也。下山是为隆安界，亦遂为太平、南宁之分，其高下顿殊矣。随西峰东麓北行一里，溪流淙淙，溯之得一村，是为岩村，居民始有瓦房、高凳，复见汉官仪矣。至是天色亦开霁。时已过午，换夫至，遂行。于是俱南向行平畴间，二里，饭于前村之邓姓者家。既饭，又渡溪西岸，南行一里半，其西山峡中开，峰层坞叠，有村在西坞甚大，曰杨村(3)。又南一里半，杨村有溪亦自西坞而南，与北溪合，其溪乃

大。并渡其西，又南一里，水东注东界土山腋中；路西南一里，抵西界石山下，得一村曰黑区村。换夫，循西界石山南行，其峰有尖若卓锥，其岩有劈若飞翅而中空者。行其下嵌石中，又南四里，得巨村在西峰丛夹处，曰龙村(4)。又换夫而南，乃随东界土山行矣(5)。始知自黑区至此，皆山夹中平坞而无涧，以杨村所合之流，先已东入土山也。至是复有水西自龙村西坞来，又南成小涧。行其东三里，盘土山东南垂而转，得一村曰伐雷(6)，换夫。又暮向东南行三里，宿于巴潭黄姓者家。

【注释】

(1)那伦：今作“那隆”，在崇左市江州区东北境。

(2)万承：明为州，隶太平府，治所在今大新县东北境的龙门。

(3)杨村：今作“杨湾”，在隆安县西境。

(4)龙村：应为“隆屯”，在隆安县西境。壮语“隆”为草茂林密。“屯”为大，意即草茂林密的大村。

(5)乃随东界土山行矣：“土”原作“上”，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6)伐雷：今作“发雷”，在隆安县治稍西南。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床，阴云和昨天一样。饭后很久，脚夫到了就上路。向东三里，走的就是前两天去观看捕鱼的路了。随即渡到溪流北岸，顺着北岸往东行，又行二里，有座石峰屹立在峡谷中。大体上南北两列山，自州治西面八里出就像门扇一样排列而来，中间敞开一个山坞，溪水流经山坞中，到了这里东面的石峰屹立在中央而山坞才到了头，溪水由石峰的南麓往东流到峡谷中，这就是昨天跟随农国琦进去的地方。今天道路经由石峰的北麓往东通向北面的山坞中，又行三里，见到一个村子在山坞中，叫那贤。又向东二里，山坞于是变得十分开阔，田畴一层层地环绕着，有条路通到南面的山坞中，那是去那伦的路了。又向东五里，山坞又到了头，于是折向北后向东翻越山

坳。行一里，翻越到山坳的东面，前行在山坞间又是一里，再往东穿越山峡。这条山峡十分狭窄而中间地势平缓，但骨状的岩石一棱棱的，如万把侧立的尖刀攒聚在一起，不能落脚。走出山峡后，道路忽然下降，不久又向南转进石山壑谷中，在乱石中高高低低地共走了三里，山势渐渐开阔起来。忽然看见道路左边有曲折的石穴，陷成两个深潭，清流蓄积在潭中，照人心目。深潭南边的山坞中有两间高架的茅屋，深潭东面的山坞中有一间高架的茅屋，都空寂没有一个人。向轿夫询问情况，轿夫说："这是湘村。从前被万承州攻占，所以居民丢弃房屋逃走了。"由湘村往东行，又有条溪水在路北，这就是从两个深潭中溢出来的水。往东前行在平坦的山坞中二里，路过昨天打鱼水塘的南边。又向东三里，于是向北渡过西面流来的溪水，溪水穿流到石山壑谷中，路又顺着溪水走，水石交错乱流。行一里，从溪流往北行，转入北面的壑谷中。行一里，溪水又从南边流来，又渡过溪水往东行。又行一里，溪水又自北往南流，又渡过溪水，于是向东走出峡谷。忽然峡谷下坠，一直下走一里，这才看见峡谷东面平旷的田野，自北往南延展，极为开阔非常大，才知道都结州的辖地，一直到西山的山顶。下山就是隆安县的地界，也就是太平府、南宁府的分界处，地势的高低顿时悬殊了。顺着西峰的东麓往北行一里，溪水淙淙流淌，溯溪流走到一个村子，这是岩村，居民中开始有瓦房、高凳，重新见到汉族官吏的威仪了。到了这里天色也开始转晴。此时已经过了中午，替换的脚夫到了，马上动身。从这里起都是向南行走在平旷田野间，行二里，在前村姓邓的人家中吃饭。饭后，又渡到溪流的西岸，往南行一里半，这里西面的山峡从中敞开，山峰一层层，山坞重叠，有个非常大的村庄在西面的山坞中，叫做杨村。又向南一里半，杨村有条溪水也是自西面的山坞中往南流，与北面的溪水合流，这条溪水才变大。一并渡到两条溪流的西面，又向南一里，溪水向东流注到东面一列土山侧旁；道路向西南走一里，抵达西面一列石山下，走到一个村子叫黑区村。换夫后，沿着西面一列石山往南行，石峰有的尖得像卓立的锥子，岩石有的劈开像飞翔在空中的翅膀。行走在这些

下嵌的岩石中，又向南四里，在西面山峰成丛夹立处见到一个大村子，叫龙村。又换夫后往南行，于是顺着东面一列土山前行了。这才知道从黑区村来到此地，都是山间夹谷中的平坦山坞但没有山涧，因为在杨村合流的溪流，先前已经向东流入土山中去了。到了这里又有水流从西面龙村西边的山坞中流来，又向南流成小山涧。在山涧东岸前行三里，绕着土山的东南垂转过去，走到一个村子叫伐雷，换夫。又在暮色中向东南前行三里，住宿在巴潭姓黄的人家中。

初三日　巴潭黄老五鼓起，割鸡取池鱼为饷。晨餐后，东南二里，换夫于伐连村。待夫久之，乃东南逾土山峡，一里，则溪流自西北石山下折而东来，始[illegible]成声(1)。随之南行，盖西界石山至此南尽，转而西去，复东突一石峰峙于南峡之中，若当户之枢，故其流东曲而抵土山之麓，又南绕出中峙石峰，始南流平畦，由龙场人右江焉。随溪一里，南山既转，西南平壑大开，而石峰之南，山尽而石不尽。于是平畴曲塍间，怪石森森，佹离佹合，高下不一，流泉时漱之，环以畦塍，使置一椽其中(2)，石林精舍，胜无敌此者。行石间一里，水正南去，路东上，山麓得一村，聚落甚大，曰把定村。村人刁甚，候夫至日昃，始以一骑二担夫来。遂东北逾土岭，一里半，北渡一小水，乃北上岭。又一里逾其巅，又北行岭上者一里，则下见隆安城郭在东麓矣(3)。乃随岭东北下者里(4)，又东行者一里，入西门，抵北门，由门内转而南，税驾于县前肆中。是日云气浓郁，不见日光。时已下午，索饭，令顾仆往驿中索骑，期以明旦，而挑夫则须索之县中。时县君何为库役所讼往府，摄尉事者为巡检李姓(5)，将觅刺往索夫，而先从北关外抵巩阁，则右江从西北来，经其下而东去，以江崖深削，故遥望不见耳。从崖下得一南宁舟，期以明日发。余时疮大发，乐于舟行，且可以不烦县夫，遂定之。令顾仆折骑银于驿，以为舟资。乃还宿于肆。

【注释】

(1)[illegible](guó)[illegible]：水流声。

(2)椽(chuán)：安在梁上支架屋面和瓦的木条。也作房屋间数的代称。

(3)隆安：明为县，隶南宁府，即今隆安县。

(4)乃随岭东北下者里：疑“者”后脱里数。

(5)摄(shè)：代理。尉(wèi)：指县尉，掌一县的军事。明代已废，此处用以指县的长官。

【译文】

初三日　巴潭的黄老五更天起床，杀鸡捕来池塘中的鱼做饭。早餐后，向东南行二里，在伐连村换夫。等换夫等了很久，于是向东南穿越土山山峡，行一里，就见溪流自西北方的石山下折向东流来，开始淙淙有声。顺着溪流往南行，大体上西面一列石山在此地到了南面的尽头，转向西延伸而去，东面又突起一座石峰屹立在南面峡谷的中央，好像门上的门枢，所以溪流向东弯曲后流到土山的山麓，又往南绕出到屹立在中央的石峰下，这才向南流经平旷的田野，经由龙场汇入右江。顺着溪流走一里，南山转向后，西南方平敞的壑谷十分开阔，而石峰的南面，山脉到了头但岩石没到头。在这里平旷的田野和曲折的田埂间，怪石森森罗列，诡异之状忽分忽合，高低不一，流动的泉水不时冲刷着这些岩石，田塍环绕着，假使在其中建起一间屋子，石林中的精舍，优美的景致没有能敌得过此处的了。行走在怪石间一里，溪水向正南方流去，道路向东上走，山麓下见到一个村庄，聚落非常大，叫把定村。村里人非常刁滑，等派夫等到日头偏西，这才派来一匹马两个挑夫。于是向东北翻越土岭，行一里半，向北渡过一条小溪，于是向北上岭。又走一里翻越到岭头，又往北行走在岭上一里，就见下面隆安县的城郭在东麓了。于是顺着山岭往东北下走几里，又往东行一里，进入西门，来到北门，由城门内转向南，住宿在县衙前的旅店中。这一天云气浓郁，不见阳光。此时已经是下午，要饭来吃了，命令顾仆前往驿站中去要马匹，约定在明天天亮动身，但挑夫则必须要到县里去要。此时姓何的县官被管库房的差役控告前往府城，代理县尉政事的是一个姓李的巡检，将要找名帖去要求派夫，

但我先从北关外走到巩阁，只见右江从西北方流来，流经城下后往东流去，由于江岸的石崖深峻陡削，所以从远处望不见罢了。从石崖下找到一条去南宁府的船，约好在明天出发。我此时毒疮猛然发作，乐意乘船走，而且可以不必麻烦县里派夫了，于是讲定了这条船。命令顾仆到驿站去把马匹折换成银子，作为船费。于是返回旅店中住下。

初四日　晨起，饭而下舟；则其舟忽改期，初八始行。盖是时巡方使者抵南宁，先晚出囚于狱，同六房之听考察者，以此舟往。中夜忽逸一囚，吏役遂更期云。余时已折骑价，遂淹留舟中。疮病呻吟，阴云黯淡，岁寒荒邑外，日暮瘴江边，情绪可知也。

【译文】

初四日　早晨起床，饭后下到船中；但这条船忽然改期，初八才动身。原来是此时巡察地方的使者到达南宁府，前一天晚上从监狱中押出囚犯，会同县里六个机构听候考察的官吏，要乘坐这条船去南宁府。半夜忽然逃走一个囚犯，官吏差役们便更改了日期。我此时已经折换了马价，便滞留在船上。疮病发作，呻吟不已，阴云黯淡，岁寒之时仍在荒凉的县城外面，日暮时瘴气弥漫在江边，我的情绪可想而知了。

初五日　坐卧舟中。下午，顾仆曰："岁云暮矣，奈何久坐此！请索担夫于县，为明日步行计。"余然之。

【译文】

初五日　坐卧都在船中。下午，顾仆说："年终了，怎能长久在此地坐等！请到县里去要挑夫，为明天步行做准备。"我同意了他的建议。

左、右江之分，以杨村、把定以西石山为界。故石山之内，其地忽高，是为土州，都结、万承。属太平；石山之下，其坞忽坠，是为隆

安(1)，乃嘉靖间王新建所开设者，属南宁。此治界所分也。若西来之龙脊，则自归顺、镇安、都康，龙英北界之天灯墟，又东经全茗、万承(2)，而石山渐尽，又东抵合江镇，则宣化属矣。其在脊之北者，曰镇远、结伦、结安、都结，万承之东北鄙。其水或潜坠地穴，或曲折山峡，或由土上林，或由隆安入右江。然则，此四土州水入右江而地辖于左江，则以山脊迂深莫辨也。

【注释】

(1)隆安：《明史·地理志》隆安县："嘉靖十二年(1533)四月析宣化县那久地置。"

(2)全茗：原作"上茗"，据十月二十三日记改。

【译文】

左江、右江的划分，以杨村、把定村以西的石山作为分界。所以石山以内，那里的地势忽然高起来，那一带是土司管辖的州，都结州、万承州。隶属于太平府；石山之下，那里的山坞忽然下坠，这一带是隆安县，是嘉靖年间王新建开创设立的县，隶属于南宁府。这是政区界线的划分了。至于西面延伸来的山脉主脊，则是起自归顺州、镇安府、都康州，龙英州北境的天灯墟，又向东延经全茗州、万承州，而后石山渐渐到了头，又往东延伸到合江镇，那是宣化县的属地了。那在山脉主脊北面的地区，是镇远州、结伦州、结安州、都结州，万承州东北部的边远地区。这一带的水流，或潜入地下的洞穴中，或曲折流淌在山峡间，或经由上林土县，或经由隆安县汇入右江。然而，这四个州的水流汇入右江但地域却属于左江道管辖，那是由于这条山脊迂回深远没有分辨清楚的原因了。

隆安东北临右江，其地北去武缘界一百四十里，南去万承土州界四十里，东去宣化界一百二十里，有大滩驿。西去归德土州界八十里(1)。其村民始有瓦屋，有台凳，邑中始为平居，始以灶爨(2)，与土州截然若分也。

【注释】

(1)归德：明为州，隶南宁府。今仍作“归德”，在平果县东境的公路边。

(2)爨(cuàn)：烧火做饭。

【译文】

隆安县城的东北方面临右江，此地北面距离武缘县的边界一百四十里，南面距离万承土州的边界四十里，东面距离宣化县的边界一百二十里，有个大滩驿。西面距离归德土州的边界八十里。这里的村民开始有瓦房，有桌子凳子，县中开始在平地上居住，开始用灶烧火做饭，与土州截然不同了。

土人俱架竹为栏，下畜牛豕，上爨与卧处之所托焉。架高五六尺，以巨竹捶开，径尺余，架与壁落俱用之。爨以方板三四尺铺竹架之中，置灰爇火，以块石支锅而炊。锅之上三四尺悬一竹筐，日炙稻而舂。舂用巨木刳为小舟形，空其中，以双杵捣之。妇人担竹筒四枚，汲于溪。其筒长者四五尺。亦有纺与织者。织亦有扣有综(1)，第不高而平，妇人趺坐而织。纺亦然。男子着木屐(2)，木片为底，端绊皮二条，交于巨趾间。岂交趾之称以此耶？妇人则无不跣者。首用白布五六尺盘之，以巨结缀额端为美观，亦间有用青布、花布者。妇人亦间戴竹丝笠；胸前垂红丝带二条者，则酋目之妇也。裙用百骈细裥(3)，间有紧束以便行走，则为大结以负于臀后。土酋、土官多戴毡帽，惟外州人寓彼者，束发以网，而酋与官俱无焉。惟向武王振吾戴巾。交人则披发垂后，并无布束。间有笼毡帽于发外者，发仍下垂，反多穿长褶，而足则俱跣。

【注释】

(1)扣：同“筘(kòu)”。织布机的附件，作梳齿状，经纱从筘片间穿过，可控制织物经密，并把纬纱推向织口。综(zèng)：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

(2)屐(jī)：木板鞋。

(3)骈(pián)：并列。裥(jiǎn)：裙幅的折叠。

【译文】

土人都是用竹子架成干栏式竹楼，下面圈养牛和猪，楼上是烧火做饭和睡觉的地方。架子高五六尺，用巨大的竹子捶裂开，竹片宽一尺多，屋架与墙壁、屋檐滴水都是用竹子。烧火做饭是用三四尺长的方形木板铺在竹楼屋架的中间，放上木炭灰再点燃火，用石块架起铁锅煮东西。铁锅上方三四尺的地方悬挂着一个竹筐，天天烘烤稻子去舂米。舂米是用大树挖成小船的形状，掏空树干中间，用一对木杵捣谷子。妇女肩担四个竹筒，在溪流中汲水。竹筒有四五尺长。也有纺纱织布的妇女。织布也有筘有综，只是不高而且是平放，妇女盘腿坐着织布。纺纱也是这样。男子穿木板鞋，木片做成鞋底，前端绊上两条皮，交叉在大脚趾之间。难道交趾的称呼就是因为这个习俗吗？妇女则是无人不是赤脚的。头上用五六尺长的白布缠绕在上面，把巨大的头结缀在额头上视为美观，也间或有用青布、花布缠头的人。妇女也间或有头戴竹丝斗笠的；胸前垂挂着两条红丝带的，那是酋长头目家的女人了。裙子用成百排列的细褶子做成，间或有束紧裙子以便行走的，那是把裙子结成一个大结背在臀部后面。土人酋长、土司大多头戴毡帽。只有外州人客居在那里的，用发网束发，但酋长和土司都没有发网。只有向武州的王振吾戴头巾。交趾人则是散披头发垂在身后，并且不用布带束发。间或有在头发外面罩上毡帽的，头发仍然是下垂着，反而多半是穿长褶裙，但脚则全都是赤着的。

交绢轻细如吾地兼丝(1)，而色黄如睦州之黄生绢(2)，但比之密而且匀，每二丈五尺一端，价银四钱，可制为帐。

【注释】

(1)兼(jiān)：通“缣”。双丝的细绢。

(2)睦州：隋置，治雉山，在今浙江淳安县稍西南。唐代治建德，在今浙江建德市东境的梅城。1121年改名严州，明代仍称严州府，治所未变。

【译文】

交趾的绢轻薄细腻像我们地方的细丝绢，然而颜色黄得像睦州的黄生绢，但比睦州的黄生绢细密而且均匀，每二丈五尺为一匹，价值白银四钱，可以制成蚊帐。

向武多何首乌，出石山穴中，大有至四五斤者。余于州墟以十二钱得三枚，重约十五斤。余按《一统土物志》，粤西有马槟榔，不知为何物，至是见州人俱切为片，和蒌叶以敬客，代槟榔焉，呼为马槟榔，不知为何首乌也(1)。

【注释】

(1)“向武多何首乌”以下几句：此条内容专记向武物产，乾隆本、“四库”本稍略，系于十一月十七日游向武州日记，载百感诸岩后。

【译文】

向武州何首乌很多，出产在石山洞穴中，有大到四五斤重的。我在州城的集市上用十二文铜钱买到三个，大约重十五斤。我查考《一统土物志》，粤西有种马槟榔，不知是什么东西，来到此地看见州里的人都把这种东西切成片，与蒌叶拌和后用来敬献客人，代替槟榔，称为马槟榔，不知道就是何首乌了。

隆安县城在右江西南岸。余前至南宁，入郡堂观屏间所绘郡图，则此县绘于右江之北。故余自都结来，过把定，以为必渡江而后抵邑。及至，乃先邑而后江焉。非躬至，则郡图犹不足凭也。

【译文】

隆安县城在右江的西南岸。我从前到南宁府时，进入府衙的大堂观看屏风上绘制的南宁府地图，则是把这座县城绘制在右江的北岸。所以我从都结州过来时，过了把定村后，以为必定要渡过江后才能到

达县城。等来到时，是先到县城后到江边了。不是亲自来到，就不知道南宁府地图是不值得相信的了。

初六日　早雾四塞。饭后，适县中所命村夫至，遂行。初自南门新街之南南向行，三里，复入山。逾冈而下半里，两过细流之东注者，抵第三流，其水较大，有桥跨其上，曰广嗣度桥。又南上山一里半，出一夹脊，始望见山南大坞自西北开洋南去。遂南下土山，一里，土山南尽，复有石山如锥当央。由其西南向行六里，又抵一石山下，其山自北遥望若屏斯列，近循其西麓，愈平展如屏。已绕其南，转东向行三里，其山忽东西两壁环列而前，中央则后逊而北，皆削崖轰空，三面围合而缺其南；其前后有土冈横接东西两峰尽处，若当门之阈；其后石壁高张，则环霄之玦也。先是，按《百粤志》记隆安有金榜山，合沓如城。余至邑问之，无有知者。又环观近邑皆土山，而余方患疮，无暇远索。至是心异其山，问之村夫，皆曰："不知所谓金榜者。"问："此山何名？"曰："第称为石岩，以山有岩可避寇也。"余闻之，遂令顾仆同夫候于前村，余乃北向入山。半里，逾土冈而下，其内土反洼坠，其东西两崖俱劈空前抱，土冈横亘而接其两端。既直抵北崖下，望东崖之上，两裂透壁之光，若明月之高悬镜台也；又望西崖之上，有裂罅如门，层悬叠缀，若云扉之嵌空天半也。余俱不暇穷，先从北崖之麓入一窍。窍门南向，嵌壁为室，裂隙为门，层累而上，内不甚宽，而外皆叠透。连跻二重，若楼阁高倚，飞轩下临，爽朗可憩。其左忽转劈一隙，西裂甚深，直自崖巅，下极麓底，攀夹缝而上，止可胁肩，不堪寄傲。乃复层累下，出悬隙两重，遂望西崖悬扉而趋。其门东向，仰眺皆崇崖莫跻，惟北崖有线痕可攀，乃反攀倒跻，两盘断峡，下而复上，始凌洞门。门以内，隙向西北穹起；门以外，隙从崖麓坠下。下峡深数丈，前有巨石立而掩之(1)，故自下望，只知为崖石之悬，而不知其内之有峡也。然峡壁峻削，从上望之，亦不能下，欲攀门内之隙，内隙亦倾侧难攀。窥其内渐暗，于是复从旧法攀悬下。乃南出大道，则所送夫亦自前村回，候余出而后去。乃东行五里，有村在路左，曰鱼奥(2)。将入而觅夫，则

村人遥呼曰："已同押担者向前村矣。"村人劳余曰："游金榜大洞乐乎？"余始知金榜即此山。亟问："大洞云何？"曰："是山三面环列，惟西面如屏。大洞在前崖后高峰半，中辟四门，宏朗灵透。"余乃悟所游者为前崖小洞，尚非大洞也。又东五里，追及之于百浪村(3)，乃饭于村氓家。于是换夫，东南行二里，复见右江自北来，随之南，遂下抵江畔，则有水西自石峡中来注。其水亦甚深广，似可胜舟，但峡中多石，不能入耳。其下有渡舟，名龙场渡(4)，盖即把定、龙村之水，其源自都结南境，与万承为界者也。渡溪口，复南上陇，江流折而北去，路乃东南行。又六里，换夫于邓炎村(5)。又东南八里，逾一小山之脊，又南二里，抵那纵村(6)。从村中行，又二里，换夫于甲长家(7)，日已暮矣。复得肩舆，行月夜者二里，见路右有巨塘汪洋，一望其盘汇甚长。又四里，渡一石桥，有大溪自西南来，透桥东北去。越桥又东二里，宿于那同村(8)。夜二鼓，风雨大作。

【注释】

(1)前有巨石立而掩之："掩"原作"撩"，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鱼奥：应即今"儒浩"。

(3)百浪村：今作"博浪"。

(4)龙场渡：十二月三日记作"龙场"，今作"龙床渡"。

(5)邓炎村：应即今"上邓"。

(6)那纵村：今作"那重"。此村与上文所说鱼奥、百浪村、龙场渡、邓炎村各村都在今隆安县东南境，沿右江南岸，从西北往东南排列。

(7)甲长：明代实行里甲制度，作为户口编制的系统。每110户为一里，选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户，设甲长进行管理。

(8)那同村：今作"那桐"，在隆安县东南境，右江南岸。

【译文】

初六日　早晨雾气四面充塞。饭后，恰好县里下令派来的村中的

脚夫来到了，于是上路。最初从南门新街的南边往南行，行三里，又走入山中。越过山冈后下走半里，两次涉过向东流淌的细小溪流，到达第三条溪流，这条溪水较大，有座桥跨在溪流上，叫做广嗣度桥。又向南上山一里半，走出一处相夹的山脊，这才望见山南面的大山坞自西北方广袤地向南伸展而去。于是向南走下土山，走一里，土山到了南边的尽头，又有石山像锥子一样挡在中央。由石山西麓向南前行六里，又抵达一座石山下，这座山从北面远远望去好像屏风劈开排列着，走近顺着山的西麓看去，愈加平展得像屏风。不久绕到石山的南麓，转向东前行三里，这座山东西两面的崖壁忽然向前环绕排列，中央则往后面退向北方，都是陡削的悬崖在高空迸裂，三面合围却缺开南面；这座山前后有土冈横向连接着东西两座山峰的尽头处，好像挡在门口的门槛；石山后方的石壁高高扩展开，则像是环绕在云霄中的玉玦了。在这之前，根据《百粤志》的记载，隆安县有座金榜山，像城墙一样围绕闭合。我到县城时就打听这座山，没有知道的人。又环视县城附近都是土山，而且我正患病生疮，无暇到远处寻找。来到这里，心里感到这座山很奇特，询问村里人，都说："不知道所谓的金榜山的地方。"我又问："这座山叫什么名字？"答："只是称为石岩山，因为山上有岩洞可以躲避强盗。"我听见这些话，便命令顾仆同脚夫在前边的村子里等我，我于是向北进山。行半里，越过土冈往下走，土冈内地势反而洼陷下去，土冈东西两面的石崖都是劈向空中向前围抱，土冈横亘着连接到两端的石崖。一直抵达北边的石崖下后，望见东面的石崖之上，两侧裂开的石壁透进亮光来，好像明月一样高悬在明镜台上了；又望见西面的石崖之上，有条裂隙像门一样，层层高悬，重叠连缀着，像入云的门扉嵌在半空中了。我都来不及去穷究，先从北面石崖的山麓进入一个石窍。石窍的洞口面向南，石壁深嵌成为石室，缝隙裂成石门，层层叠垒上去，里面不怎么宽，但外面全都层层叠叠相通。一连登上两层，好像楼阁背靠着高空，飞空的轩廊凭临下方，明朗可以歇息。这里的左边忽然转过去劈开一条缝隙，向西裂进去非常深，一直从石崖顶端，下裂到山麓的最底部，攀着夹

缝往上爬，只可以缩紧双肩，不能寄托豪迈的情怀。于是又一层层地叠垒而下，钻出两层高悬的裂隙，于是望着西面石崖上高悬的门扉赶过去。这座石门面向东，仰面眺望，都是高峻的石崖无法上登，只有北面的石崖上有条线一样的石痕可以攀登，于是反向倒着攀登，两次绕过断开的峡谷，下了又上，这才登上洞口。洞口以内，裂隙向西北穹隆而起；洞口以外，裂隙从石崖上坠下山麓。下方的峡谷有几丈深，前方有巨石矗立着挡住了峡谷，所以从下面望去，只知道是崖石高悬着，却不知道巨石以内有峡谷了。不过峡壁高峻陡削，从上边望得见，也不能下去，想攀着洞口内的裂隙走，里面的裂隙也是倾斜得难以攀爬。窥测到峡谷内渐渐暗下来，于是又用老办法攀着悬崖下来。这才向南出到大道上，就见送行的脚夫也从前边的村子返回来，等我出山后就离开了。于是往东行五里，有个村庄在道路左边，叫鱼奥。将要进村去找脚夫，就见村里人远远叫着说："已经同押担子的人到前边的村子去了。"村里人慰劳我说："游览金榜山的大洞快乐吗？"我这才知道金榜山就是这座山。急忙问道："大洞是指什么？"回答："这座山三面环绕排列，只有西面像屏风。大洞在前面的悬崖后面高峰的半中腰，洞中开有四个洞口，宏大明朗，透着灵气。"我这才醒悟过来，我所游的是前面悬崖上的小洞，还不是大洞。又向东五里，在百浪村追上顾仆一行人，于是在村民家中吃饭。在这里换夫，往东南行二里，又看见右江自北面流来，顺着江流往南走，于是下到江边，就见有条水流自西面的石山峡谷中流来汇入右江。这条水流也十分深广，似乎可以承载船只，只是峡谷中的礁石很多，船不能深入罢了。岸下有渡船，名叫龙场渡，大概这就是把定村、龙村流来的溪水，它的源头出自都结州南境，与万承州交界的地方了。渡过溪口，再向南上登土陇，江流折向北流去，道路于是向东南前行。又行六里，在邓炎村换夫。又向东南八里，越过一座小山的山脊，又向南二里，抵达那纵村。从村子中走，又是二里，在甲长家中换夫，天色已经黑了。又得到轿子，在月夜中前行二里，看见道路右边有个巨大的水塘，一片汪洋，一眼望去水塘弯弯曲曲的，积水非常长。又行四

里，跨过一座石桥，有条大溪自西南方流来，穿过桥下向东北流去。过桥后又向东走二里，住宿在那同村。夜里二更时，风雨大作。

初七日　早起颇寒，雨止而云甚浓郁。饭后夫至，始以竹椅缚舆，遂东行。一里，路左大江自北来，前所过桥下大溪西南入之，遂曲而东，路亦随之。半里，江曲东北去，路向东南。又半里，换夫于那炎村(1)。又待夫缚舆，乃东南行。二里，路左复与江遇，既而江复东北去。又东南四里，渐陟土山，共一里，逾而下，得深峡焉，有水自西南透峡底，东北入大江。绝流而渡，复上山冈，半里逾岭侧，复见大江自北来，折而东去，路亦随之。循南山之半东行一里，南山东尽，盘壑成塘，外筑堤临江，内潴水浸麓。越堤而东，江乃东北去，路仍南转，共一里，有公馆北向大江，有聚落南倚回阜，是曰梅圭(2)。又东从岐行三里，饭于振楼村(3)。仍候夫缚舆久之。南行十里，始与梅圭西北来大道合。又东南十二里，抵平陆村。已为宣化属矣(4)。村人不肯缚舆，欲以牛车代，相持久之，雨丝丝下；既而草草缚木于梯架，乃行，已昏黑矣。共四里，宿于那吉，土人呼为屯吉云。

【注释】

(1)那炎村：今作“那元”。

(2)梅圭：今作“玫瑰”。

(3)振楼村：今作“镇流”。此村与上文所说那炎村、梅圭各村皆在今隆安县东南隅，从西往东排列在右江南岸。

(4)已为宣化属矣：“属”原作“忝”，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初七日　早晨起床相当冷，雨停了，但云层非常浓厚。饭后脚夫来到了，开始用竹椅捆成轿子，于是向东行。行一里，道路左边的大江自北边流来，前一天走过的桥下的大溪向西南汇入大江中，于是向东弯曲，路也顺着江流走。行半里，江流弯向东北流去，道路走向东

南方。又行半里，在那炎村换夫。又等着脚夫捆好轿子，这才往东南行。行二里，道路左边再次与江流相遇，不久江流再次向东北流去。又向东南四里，渐渐上登土山，共一里，越过土山下走，下到深峡中，有水流自西南方穿流过峡底，向东北流入大江中。绝流而渡，又上登山冈，半里翻越到山岭侧旁，又看见大江从北边流来，折向东流去，路也顺着江流走。沿着南山的半山腰往东行一里，南山到了东面的尽头，盘绕的壑谷中建成水塘，外面筑有堤坝面临江流，堤坝内蓄水浸泡着山麓。越过堤坝往东走，江流于是向东北流去，道路仍然向南转，共一里，有个客馆在北边面向大江，有个聚落在南面紧靠回绕的土阜，这里叫梅圭。又向东从岔路前行三里，在振楼村吃饭。仍然等着脚夫捆轿子，等了很久。往南行十里，这才从西北方梅圭来的大道会合。又向东南十二里，抵达平陆村。已经是宣化县的属地了。村里人不肯捆轿子，想用牛车来代替，相持了很久，细雨一丝丝的下着；随后草草地绑了些木头在梯子架上，这才上路，天已经昏黑了。共行四里，住宿在那吉，当地人称为屯吉。

初八日　晨起，雨不止。饭而缚舆，久之雨反甚，遂持伞登舆。东南五里，雨止，换夫于麟村，缚舆就乃行。东南三里，路分二歧，转从东南者行，渐复逾土山。三里，越山而东，则右江自北折而来，至此转东南向去，行随之。又二里而至大滩(1)，有数家之聚在江西岸，始降栏宅土，有平居矣。即旧之大滩驿也，万历初已移于宋村。江中有石横截下流，滩声轰轰，闻二三里，大滩之名以此，右江至此始闻声也。换夫缚舆，遂从村东东南逾岭，三里，逾岭南，则左江自杨美下流东北曲而下，至此折而东南去。遂从江北岸随流东行，二里，复入山脊，雨复纷纷。上下冈陀间又二里，换夫于平凤村。又东行二里半，至宋村，即来时左、右二江夹而合处，其南面临江，即所谓大果湾也。其村在两江夹中，实即古之合江镇，而土人莫知其名矣。万历初移大滩驿于此，然无邮亭、驿铺，第民间供马而已。故余前过此，求大滩驿而不知何在，至是始知之也。候饭，候夫，久之乃行，雨不止。其地南即大果湾，渡左江为杨美通太平府道，正东一里即左、右

二江交会之嘴。今路从东北行一里余，渡右江，南望二江之会在半里外，亦犹前日从舟过其口而内望其地也。渡右江东岸，反溯江东北行。已遂东向逾山，三里而下，雨竟淋漓大至。又一里至王宫村(2)，遂止息焉。雨淙淙，抵暮不能复行。王宫在大江北岸里余矣。

【注释】

(1)大滩：今名同，在南宁市区西境，左右二江之间。

(2)王宫村：今名同，在南宁市区西境，邕江北岸。大江：即郁江，今南宁一段又称邕江。

【译文】

初八日　早晨起床，雨没停。饭后捆好轿子，等了很久雨反而更大了，于是打着伞登上轿子。向东南五里，雨停了，在麟村换夫，轿子捆好就上路。向东南行三里，道路分为两条岔道，转而从东南方的岔路走，又渐渐翻越土山。行三里，越过土山往东走，就见右江从北边曲折流来，流到此地转向东南流去，顺着江流前行。又是二里后到达大滩，有个几家人的村落在江流的西岸上，干栏式的竹楼开始降低成为土屋，有在平地上居住的人了。这就是从前的大滩驿了，万历初年驿站已经搬迁到宋村。江中有礁石横截在下游，险滩水声轰鸣，二三里外都能听见，大滩的名字就源于此，右江来到此地才听见有水声了。换夫捆轿子，于是从村子东头向东南越岭，行三里，翻越到岭南，就见左江自杨美的下游向东北弯曲而下，流到此地折向东南流去。于是从左江的北岸顺流往东行，行二里，又走在山脊上，雨又纷纷下起来。上下在山冈山坡间又是二里，在平凤村换夫。又往东行二里半，到宋村，这就是我来的时候左、右二江相夹汇合之处了，宋村的南边面临江流，就是所谓的大果湾了。这个村子在两江的中心地带，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合江镇，可当地人已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万历初年把大滩驿迁移到此地，然而没有邮亭、驿站，只是由民间供给马匹而已。所以我原来经过此地，找大滩驿却不知在哪里，现在才知道是这里。等

候吃饭，等候换夫，很久后才得以上路，雨不停地下。这个地方南面就是大果湾，渡过左江是杨美通往太平府城的路，正东一里处就是左、右二江交汇的尖嘴。现在走的路从东北方前行一里多，渡过右江，向南望去两条江流交汇处在半里之外，也像前些日子从船上路过江口向江内远望那个地方一样的了。渡到右江东岸，反而溯江流往东北前行。不久间向东翻山，三里后下山，雨居然湿淋淋地下大起来。又走一里来到王宫村，便停下来休息。雨声哗哗，到天黑都不能再次上路。王宫村在大江北岸一里多处了。

初九日　中夜数闻雨声甚厉，天明，云油然四翳。迟迟而起，饭而后行，近上午矣。王宫村之左，有路北入山夹，乃旧大滩间道。由村前东南行二里，逾一岭而下，有小水自北夹来，西南入大江。越之而东又一里，稍北转循北山行，有大道自东而西，始随之东去。其直西逾小坳者，亦旧大滩道，盖南宁抵隆安，此其正道，以驿在宋村两江夹间，故迂而就之也。又东行三里，转上北冈，换夫于颜村(1)。又东南逾一岭而下，转而西，共五里，换夫于登科村。又东南二里，换夫于狼科村。山雨大至，候夫不来，趋避竹间，顶踵淋漓，乃趋避一山庄庑下。久之夫至，雨亦渐止，又东南逾一平坳，共四里，饭于石步村(2)。既饭，已下午矣，雨犹不全止，夫至乃行。东南有墟在冈头，逾冈而下共半里，越小石梁，下有涧深而甚细，盖南宁北面之山，至石步而西截江流者也。又东南行，雨势大作，遍体沾透。二里，复下一深涧，越木桥而上冈，又东南行雨中二里，止于罗岷村。候夫不至，雨不止，煨湿木以爇衣，未几乃卧。

【注释】

(1)颜村：今作“言屋”，在南宁市区西境，邕江北岸。

(2)石步村：九月二十四日记作“石埠墟”。

【译文】

初九日　半夜几次听见雨声十分猛烈，天明后，阴云浓郁，四面笼罩着。迟迟地才起床，吃饭后上路，将近上午了。王宫村的左边，有条路向北进入山间夹谷中，是从前去大滩驿的近路。由村前往东南行二里，越过一座岭后下走，有条小溪自北面的夹谷中流来，向西南流入大江中。越过小溪向东又是一里，稍向北转沿着北山前行，有条大道自东走向西，开始沿着这条大道往东去。那条一直向西翻越小山坳的路，也是从前去大滩驿的路，本来从南宁府到隆安县，这是正道，因为驿站在两江相夹地带的宋村，所以要绕道去将就驿站了。又往东行三里，转上北面的山冈，在颜村换夫。又向东南越过一座岭后下走，转向西，共行五里，在登科村换夫。又向东南二里，在狼科村换夫，山雨猛烈来临，等脚夫不见来，跑到竹丛中躲雨，从头顶到脚跟湿淋淋的，于是赶到一处山庄的廊庑下避雨。很久后脚夫来到时，雨也渐渐停了，又向东南穿越一个平缓的山坳，共行四里，在石步村吃饭。饭后，已经是下午了，雨仍然没有完全停止，脚夫到了就上路。东南方有个集市在冈头，越过冈头后共下走半里路，越过小石桥，桥下有条深深的山涧，但水流非常细小，大概是源自南宁府北面的山中，流到石步村后向西横截江流的溪流了。又往东南行，雨势猛然大作，遍身湿透了。行二里，又走下一条深深的山涧中，越过木桥后上登山冈，又向东南行走在雨中二里，停在罗岷村。等候换夫不见来，雨不停，点燃湿木柴烘烤衣服，没多久便躺下睡了。

初十日　云势油然连连，乃饭。村人以马代舆，而另一人持舆随行。雨复霏霏，于是多东南随江岸行矣。五里，稍北折，内坞有溪自东北来入江，乃南逾之。复上冈，二里，抵秦村(1)，其村甚长。先两三家互推委，既乃下一村人家，骑与送夫去。候夫久之，有奸民三四人索马牌看，以牌有马，不肯应夫。盖近郭之民，刁悍无比，真不如来境之恭也。久之，止以二夫肩行李，舆与马俱一无，余以步而行。一舆来，已数村，反为其人有矣。幸雨止，冈渐燥。一里，平逾冈东北，有溪自东北来入江，较前三溪颇大，横竹凳数十渡涧底，盖即申墟之下流，发于罗秀山者也。复东南上冈一里余，过窑头村之北，顾

奴同二担入村换夫，余即从村北大道东行。二里，北渡一石梁，其梁颇长，架两冈间，而下流亦细，向从舟登陆，自窑头村东渡小桥，即其下流也。又东四里，有长木梁驾两冈上，渡而东即白衣庵，再东即崇善寺。乃入寺询静闻永诀事。其殁在九月二十四日酉时，止隔余行一日也。僧引至窆骨之所(2)，乃在木梁东岸溪之半。余拜而哭之。南顾桥上，则顾奴与二担适从梁上过矣。乃与僧期，而趋梁店税驾焉。时才午，雨纷纷不止。饭后蹑履问云、贵客于熊石湖家，云、贵经纪。则贵竹有客才去，兹尚无来者。余以疮痛市药于肆，并履袜而还。一别南宁已七十五日矣。

【注释】

(1)秦村：今作“陈村”，在南宁城西郊，邕江北岸。

(2)窆(biǎn)：落葬。

【译文】

初十日　乌云油然而起，连绵不断，于是吃饭。村里人用马来代替轿子，而另外一个人扛着轿子一同走。雨又霏霏下起来，从这里起多半向东南顺着江岸前行了。行五里，稍折向北，山内的山坞中有条溪水自东北方流来汇入江中，于是向南越过溪流。又上登山冈，行二里，抵达秦村，这个村子非常长。开头的两三家人互相推诿，随后下马去到村中一户人家，坐骑与送行的脚夫离开了。等候派夫等了很久，有三四个奸猾的村民要了马牌去看，因为马牌上只有马，不肯应差派夫。原来城郭附近的村民，刁悍无比，真不如来时走过的地方那样恭敬了。很久，只派来两个脚夫肩扛行李，轿子和马匹都一无所见，我徒步前行。一坐上轿子以来，已经走过了几个村子，反而被这里的人把轿子占有了。幸好雨停了，山冈渐渐变得干燥起来。行一里，平缓翻越到山冈的东北面，有条溪水自东北流来汇入江中，与前边三条溪流相比水势相当大，横放着几十个竹凳渡过山涧底部，大概是申墟的下游，发源于罗秀山的溪流了。再向东南上登山冈一里多，

经过窑头村的北边，顾奴同两个挑夫进村去换夫，我立即从村北的大道往东行。行二里，向北越过一座石桥，这座桥相当长，架在两面的山冈之间，但桥下的水流也很细小，从前我从船上登陆，从窑头村向东走过小桥，就是在这条溪流的下游了。又向东四里，有座长长的木桥架在两面的山冈上，过桥后往东走就是白衣庵，再向东走就是崇善寺。于是进寺去询问静闻永诀的事。静闻死在九月二十四日五至七时，只隔着我上路后的一天时间了。僧人引路来到他下葬的地方，就在木桥边溪流东岸的半中腰上。我哭着拜祭了静闻。回头看南边的桥上，就见顾仆与两个挑夫刚好从桥上走过去了。我于是与僧人约定了日期，而后赶到梁家寓所住下来。此时才是中午，雨纷纷下个不停。饭后散步到熊石湖家去打听云南、贵州的客商，云南、贵州的经纪人。有个贵州客商才离开，现在还没有客商来。我因为疮痛到药店去买药，一并买了鞋袜后便返回来了。这一次离别南宁已经有七十五天了。

粤西游日记四

【题解】

《粤西游日记四》是徐霞客旅游广西西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年(1637)十二月十一日至十八日，徐霞客在南宁府带病和恶人打交道，为静闻办后事。十九日携静闻骨灰离开南宁，北出昆仑关，经南丹卫治三里城(在今上林县境)，抵庆远府(今宜州市)。转往西北，经河池州、南丹州，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七日出广西境。沿途所经多壮族或瑶族聚居区。

当时桂西北被视为“盗贼薮”，霞客幸得友人帮助，携带官府的马符上路，多骑行或乘竹肩舆。途中，霞客曾发病卧床数日，后来脚又被草鞋磨破，但仍坚持旅游。在三里城，得到参戎陆万里盛情款待，停五十天，遍游附近各风景胜地，如韦龟岩、独山岩、小独山、青狮岩、白崖堡岩洞、琴水岩、佛子岭诸岩。在庆远府逗留二十三天，游会仙山诸洞、龙隐岩、九龙洞、三门岩、观岩，登多灵山。经河池州游狮子洞、北山。《徐霞客游记》辨证考订了昆仑关和古漏关，记载了沿途的土司和卫所情况，土特名产和南丹锡矿。经过八寨一带时，多次提到“皆贼踞为巢”，“俱为八寨余孽所踞”，“俱贼村矣”，透露出明末阶段矛盾激化的情况。

丁丑十二月十一日(1)　夜雨达旦。余苦疮，久而后起。然疮寒体惫，殊无并州之安也。时行道莫决，闻静闻诀音，必窆骨鸡足山，且问带骸多阻，余心忡忡，乃为二阄请于天宁寺佛前，得带去者。余乃冒雨趋崇善，以银畀僧宝檀，令备蔬为明日起窆之具。晚抵梁店，雨竟不止。

【注释】

(1)丁丑十二月一日：季抄本原仅作“十一日”，年月为整理者加。丁丑，崇祯十年(1637)。

【译文】

丁丑年十二月十一日　夜雨通宵达旦。我苦于疮病，睡了很久才起床。然而又是疮痛又是寒冷，身体疲惫极了，全然没有在并州时的安适了。此时走哪条道路还没有决定，听见静闻诀别时的话语，务必要把骨头葬在鸡足山，并且打听到带着骸骨上路多有险阻，我忧心忡忡，只好做了两个阄到天宁寺的佛像前求神，得到带骸骨走的阄。于是我冒雨赶到崇善寺，把银子交给僧人宝檀，命令他备些菜肴为明天起葬做准备。晚上抵达梁家客店，雨始终不停。

十二日　雨不休，午后小止。余市香烛诸物趋崇善，而宝檀、云白二僧欲瓜分静闻所遗经衣，私商于梁店，为互相推委计，谓余必得梁来乃可。而梁故坚不肯来，余再三苦求之，往返数四，而三恶互推互委，此不肯来，彼不肯去。及余坐促，彼复私会不休。余不识其展转作奸，是何意故？然无可奈何。惟日夜恳之，而彼反以诟言交詈焉(1)。

【注释】

(1)诟(gòu)言：侮辱人的话。詈(lì)：骂。

【译文】

十二日　雨下个不停，午后稍停了一下。我买了香烛等物品赶到崇善寺，但宝檀、云白两个和尚想瓜分静闻遗留下来的佛经和衣服，私下与梁姓店主商量好，计划好互相推诿，对我说必定要姓梁的到场才行。而姓梁的又故意坚决不肯来，我再三苦苦哀求他们，往返了几次，可这三个恶棍互相推来推去，这里的不肯来，那里的不肯去。到我坐下催促时，他们又私下不停地会面。我不懂他们翻来覆去地作恶，是什么意思，什么缘故？然而我又无可奈何。唯有日夜恳求他

们，但他们反而口出难听话交相骂人。

十三日　晨起，求梁一往崇善，梁决意不行。余乃书一领(1)，求梁作见领者，梁终不一押(2)。余复令顾仆求二僧，二僧意如故。乃不得已，思鸣之于官，先为移寓计。遂入城，得邓贡士家旧房一间。乃出城，以三日房钱畀梁，移囊入城。天色渐霁。然此寓无锅，市罐为晚餐，则月色皎然，以为晴霁可望矣。

【注释】

(1)领：领条。领取物件留下的字据。

(2)押：画押。在公文契约上签字或画记号，以作凭信。

【译文】

十三日　早晨起床，求姓梁的去一次崇善寺，姓梁的坚决不走。我于是写了一个领条，求姓梁的作为认领尸骨的见证人，姓梁的始终不肯画押。我又命令顾仆去求两个和尚，两个和尚的意思和原来一样。于是我不得已，考虑到官府去鸣冤，先为换寓所做准备。随后进城来，找到一间邓贡生家旧房子。于是出城来，把三天的房钱交给姓梁的，把行李搬进城。天色渐渐转晴。然而此处寓所中没有锅，买瓦罐来做晚饭。只见月光皎洁，我以为可以指望天气转晴了。

十四日　早闻衙行蹑屐声，起视之，雨霏霏如故。令顾仆炊而起，书一揭令投之郡太守吴公(1)。而是日巡方使者自武缘来，吴已往候于郊，顾仆留侦其还。余坐雨寓中，午余，余散步察院前，观左江道所备下程及宣化县所备下马饭(2)，亦俱丰腆。还寓，顾仆以郡尊未还，请再从崇善求之。余复书，顾畀之去，仍不理焉。

【注释】

(1)揭(jiē)：即揭帖，此指具有揭发性质的私人启事。

(2)宣化县：南宁府附郭县，在今南宁市。

【译文】

十四日　早晨听见衙门中有踩着木板鞋行走的声音，起床来查看天色，淫雨又像原来一样霏霏地下起来了。命令顾仆煮好饭后便起床，写了一个揭帖命令顾仆把它投递给知府吴公。但这一天是巡察地方的使者从武缘县来，吴知府已经到郊外去迎候，顾仆留下暗中侦察等他回来。我坐在漏雨的寓所中，午后，我到都察院衙门前散步，观察到左江道准备好的礼物和宣化县准备好的下马饭，也都很丰厚。返回寓所，顾仆因为知府大人没有回来，请求我再次到崇善寺去求和尚。我又写了封信，顾仆给他们送去，他们仍然不理会。

太平、南宁俱有柑，而不见橘。余在向武反食橘数枚。橘与柑其形颇相似。

【译文】

太平府、南宁府都有柑子，却不见橘子。我在向武州反而吃到几个橘子。橘子和柑子，它们的外形颇有些相似。

边鱼南宁颇大而多，他处绝无之。巨者四五觔(1)，小者亦二三觔，佳品也。鲫鱼颇小而少，至大无出三寸者。

【注释】

(1)觔(jīn)：同“斤”。重量单位。

【译文】

南宁府的边鱼很大，而且很多，其他地方绝对没有这种鱼。大的有四五斤，小的也有二三斤，是极佳的美味。鲫鱼相当小，而且很少，最大的也没有超出三寸的。

十五日　五更峭寒，天明开霁。自初一早阴至此，恰半月而后晴

朗。是日巡方使者驻南宁，接见各属吏。余上午往观，既午，吴郡侯还自左江道，令顾仆以揭往诉静闻事，吴亦不为理。下午出城觅车夫，复俱不得，忡忡而已。

【译文】

十五日　五更天酷寒，天明后晴开。自从初一早上阴到此时，恰好半个月后才变晴朗。这一天巡察地方的使者驻扎在南宁府，接见各级下属的官吏。我上午前去观看，午后，吴知府从左江道衙门返回来，命令顾仆拿着揭帖去控告静闻的事，吴知府也不为我受理。下午出城去找车子和脚夫，又都没有找到，忧心忡忡而已。

十六日　明爽殊甚。五鼓，巡方使者即趋太平府。其来自思恩，亦急迫如此，不知何意。想亦为交夷压境而然耶！然不闻其调度若何，此间上下俱置之若罔闻也。仍令顾仆遍觅车夫，终不可得。

【译文】

十六日　天色特别明丽爽朗。五更时，巡察地方的使者就赶着去太平府。他从思恩府来时，也是如此急迫，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猜想也是因为交夷压境才使得他这样的吧！然而没有听说他是如何调度处置的，这一带上上下下都把这事置若罔闻了。仍然命令顾仆四处去找车子和脚夫，始终没能找到。

南宁城北狭西阔，北乃望仙坡来龙，西乃濒江处也。北、东、南各一门，皆偏于角上，惟西面临江，有三门。

【译文】

南宁府城北面狭窄西面宽阔，北面是山脉从望仙坡延伸过来的主脉，西面是濒临江流之处了。北面、东面、南面各有一座城门，都是偏在城角上，只有西面濒临江流，有三座城门。

十七日　再备香烛素蔬往崇善，求云白熟而奠之。止索戒衣、册叶、竹撞(1)，其他可易价者悉不问。云白犹委候宝檀回。乃先起窆白骨，一瓶几满。中杂炭土，余以竹箸逐一拣取，遂竟日之力。仍以灰炭存入瓶中，埋之旧处，以纸数重裹骨，携置崇善寺外，不容带入。则宝檀归矣。见余索册、撞，辄作盗贼面孔向余曰："僧死已安窆，如何辄发掘？"以索自锁，且以锁余。余笑而度之，盖其意欲余书一领，虚收所留诸物也。时日色已暮，余先闻其自语云："汝谓我谋死僧，我恨不谋汝耳！"余忆其言，恐甚，遂从其意，以虚领畀之，只得戒衣、册叶，乃得抱骸归。昏暮人邓寓，觅烛，重裹以拜，俱即戒衣内者。包而缝之，置大竹撞间，恰下层一撞也。是日幸晴霁，故得拣骨涯滨竟日，还从黑暗中，见沙堤有车，以为明日行可必矣。

【注释】

(1)戒衣：即"袈裟"，为佛教僧尼的法衣。册叶：即"册页"，原为书的册数、页数，此指经卷。

【译文】

十七日　再次备好香烛素菜前往崇善寺，求云白烧熟后祭奠静闻，只讨要袈裟、经卷、竹箱，其他可以换成钱的东西全部不再追问。云白还是推说要等宝檀回来。我只好先去起葬静闻的白骨，一个瓶子几乎装满。瓶子中杂有木炭和泥土，我用竹筷逐一拣出来，竟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仍然把木炭存放进瓶子中，把瓶子埋在原处。用几层纸裹好白骨，带回来放在崇善寺外边，不准许带进寺中。就见宝檀也回来了。见我讨要经卷、竹箱，马上作出盗贼的嘴脸对我说："僧人死后已经安葬，为何擅自挖掘？"用绳索锁住自己，并且把我锁上。我笑着揣测他的心意，大概他的意思是要我写一个领条，虚造我收到过静闻留下的各种物品。此时天色已晚，我先就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你说我谋杀了这个和尚，我恨不得连你一起谋杀了！"我回忆起他说的话，害怕极了，便顺从了他的意思，把假领条写给他，只得

到袈裟和经卷，这才得以抱着骸骨归来。在昏暗的暮色中进入邓家寓所，找来火烛，重新裹好骸骨拜过，全部就是袈裟内的东西包好缝起来，放在大竹箱中，恰好装满竹箱的整个下层了。这一天幸好天气转晴，所以能够一整天在溪岸边拣骸骨，从黑暗中返回来时，看见沙堤上有车子，以为明天必定可以走了。

十八日　早起则阴雨霏霏，街衢湿透。余持伞觅夫，夫之前约者，已不肯行。出沙堤觅车，车又不复得。乃还寓，更令顾仆遍索之城外，终无有也。

【译文】

十八日　早晨起床后就见阴雨霏霏，街道上湿透了。我打着伞去找脚夫，前一天约定好的脚夫，已经不肯走了。出城到沙堤上去找车，车又找不到。只好返回寓所，再命令顾仆去城外四处寻找，始终没有找到。

十九日　晨得一夫，价甚贵，不得已满其欲，犹推索再三，上午乃行。雨色已开，阴云未豁。出朝京门，由五公祠即望仙坡。东麓东北行。五里，过接官亭，有小水自西北注东南。又五里，越一冈，连涉南行小水。又五里，有一溪较大，亦自西北向东南注，此即向往清秀所过香象桥之上流也。盖郡北之山东西屏峙，西抚于石步墟，东极于司叛之尖山，皆崇峰联属如负扆(1)。其中南走一支，数起数伏，而尽于望仙坡，结为南宁郡治。又东再南走一支，南尽于清秀山而为南宁之下砂。此水其腋中之界也，有木梁架溪上，渡梁，遂登冈阜。又五里，越一最高冈脊，东下有泉一窦在脊畔(2)，是曰高井。由是三下三上，屡渡小水，皆自东南注西北，始知其过脊尚在东，此皆其回环转折之阜，流之西北注者，即西转而东南下木梁大溪者也。共四里，又越一冈脊而下，其脊高不及高井之半，而实为西北来过脊以趋清秀者也。下脊又二里，再渡一溪，其流亦自西北注东南。过溪上冈又二里，为归仁铺，三四家在冈头而已。又东北望尖山而行，七里为河丹

公馆，亦有三四家在冈头，乃就饭焉。又东北行，屡涉南流小水，五里，一溪颇大，有木梁架之，至长于前二溪。其溪盖自北崇山中来，有聚落倚其上流坞中，颇盛。越梁东上冈，是为桥村墟，数十家之聚。时方趁墟，人声沸然。于是北望尖山行，又屡涉东南流小水，十二里，北渡一木梁颇大，又三里而至施湴驿，日将晡矣，歇于店。

【注释】

(1)扆(yǐ)：古代宫殿内设在门窗间的大屏风。

(2)窞(dàn)：深坑。

【译文】

十九日　早晨找到一个脚夫，要价非常贵，我不得已满足了他的贪欲，还再三推辞要价，上午才上路。雨停了，天色开霁，阴云还未散开。出了朝京门，由五公祠就是望仙坡。东麓往东北行。行五里，路过接官亭，有条小溪自西北向东南流淌。又行五里，越过一座山冈，接连涉过向南流淌的小溪。又行五里，有一条溪流较大，也是自西北向东南流淌，这就是我从前去清秀山时走过的香象桥的上游了。大致上府城北面的山脉呈东西向像屏障一样矗立着，西面连接到石步墟，东面的尽头在司叛的尖山，都是高大的山峰连绵不断，像帝王背靠的屏风。其中往南延伸的一条支脉，几次起伏，而后在望仙坡到了尽头，盘结为南宁府城。再往东又有一条往南延伸的支脉，南边的尽头在清秀山从而成为南宁府城的下砂。这条溪水是这两条支脉侧旁位于中间的分界处了，有座木桥架在溪流上，过桥后，就上登山冈土阜。又行五里，越过一条最高的冈脊，往东下走有一深坑泉水在山脊侧旁，这叫高井。从这里三次下山三次上山，多次渡过小溪，都是自东南流向西北的，这才明白主脉延伸而过的山脊还在东面，这些都是山脉回绕转折形成的土阜，水流向西北流注的，就是向西转后往东南下流到木桥下的大溪的水流了。共行四里，又越过一条冈脊后下走，这条冈脊不到高井所在冈脊的一半，但实际上是从西北方过来向清秀山

延伸而过的山脊了。走下山脊又行二里，再渡过一条溪流，这条溪流也是自西北流向东南。渡过溪流上登山冈又是二里，是归仁铺，只有三四家人在冈头而已。又往东北望着尖山前行，行七里是河丹公馆，也有三四家人在冈头上，于是到公馆中吃饭。又往东北行，屡次涉过向南流的小溪，行五里，一条溪水相当大，有木桥架在溪水上，与前两条溪流上的桥相比最长。这条溪水大概是从北面的高山中流来的，有村落紧靠在溪流上游的山坞中，相当兴盛。过桥后向东上登山冈，这里是桥村墟，是个几十家人的聚落。此时正在赶集，人声鼎沸。从这里向北面望着尖山前行，又屡次涉过向东南流的小溪，行十二里，向北跨过一座相当大的木桥，又行三里后到达施湴驿，落日将西下了，停歇在客店中。

二十日　五更起，饭而行，犹昧爽也。由施湴东北行二里，为站墟。又一里，降而下，渡一溪，木梁亦长。越溪东上，共一里，逾一冈，已越尖山东北矣。途中屡越小水，皆北而南。又十二里，横径平畴中。其处北近崇山，南下平坞，西即所逾之冈，东则崇山东尽，转而南行，缭绕如堵墙环立。又东二里，复得大溪自北山南注其内，溪北大山之下，聚落甚盛，曰韦村。大山负扆立村后，曰朝著山。渡溪桥，东上崇冈，即南下之脊，为清秀之东郡城第二重下砂也。按《郡志》(1)，东八十里有横山，高险横截江河，盖即此山南走截江而耸起者也。宋置横山寨，为市马之所(2)。又东北二里，有三四家在山冈，曰火甲铺。于是北下行山坞间，四面皆山，水从东南透夹去。屡涉细流，五里，遂北折入山夹。两山东西骈立，从其中溯流北上，共十里，山夹束处汇塘沤水，有三四家踞山脊中度处，两崖山甚逼，乃名曰关山，土人又名曰山心。按《志》，昆仑山在郡城东九十余里，必此地无疑。然询之土人，皆曰昆仑关在宾州南，即谢在杭《百粤志》亦云然。按宾州南者乃古漏关，非昆仑也。世因狄武襄驻宾州(3)，以上元飨士(4)，夜二鼓被昆仑(5)，遂以宾州古漏当之。至今在南宁者，止知为关山，而不知昆仑；在宾州者，皆以为昆仑，而不知为古漏。若昆仑果在宾州南十里，则两军已对垒矣，武襄十日之驻，二鼓之

起，及曙之破，反不足为神奇矣。饭于氓舍，遂东北下山。一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其流汤汤，入自南宁境，尚无比也。盖关山南北水虽分流，犹南下郁江。于是溯其流北行山夹间，其山屡开屡合，又十四里，得百家之聚，曰长山驿。聚落在溪之西。其北有两溪来会，一自西北，一自东北。二水会合，其北夹而成冈，有墟舍在其上，甚盛。乃渡其西北来之溪，陟桥登墟，循东北来溪之右溯之行。又十里，溪水自东北盘坞中来，路由北麓而上，得数家之聚，曰里段墟，乃邕、柳界牌岭之南麓也。其去界牌尚十里。此地犹属宣化。盖邕、柳之水以界牌岭而分，北下者由思笼西转武缘高峰岭西入右江，南下者入郁江。此界牌岭南流之水，经长山而南，余以为即伶俐水之上流也。然土人云："伶俐水尚东隔一山；此水出大中港，其港在伶俐之西"云(6)。是日至里段，约行六十里，日才过午，夫以担重难行，且其地至思笼四十里，皆重山，无村可歇，遂税驾不前。

【注释】

(1)《郡志》："志"原作"城"，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市马之所：按，横山寨为南宋与大理、罗殿、自杞集中进行马匹贸易的地方，南宋与金对峙，战马多从大理来。横山寨的位置，近人多认为在今田东县治。此认为在邕州以东，可备一说。

(3)狄武襄：即狄青(1008—1057)，字汉臣，汾州西河人，善骑射。侬智高陷两广，青上表请行。据《宋史·狄青传》，驻兵宾州，"一昼夜绝昆仑关，出归仁铺为阵"。"青执白旗麾骑兵，纵左右翼，出贼不意，大败之，追奔五十里，斩首数千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及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去。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之"。死后赠中书令，谥武襄，故称狄武襄。

(4)上元：旧俗以中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5)被：及，抵达。

(6)"然土人云"以下几句：霞客详细记录群众的讲述甚为可贵，当地群众的说法是对的。伶俐水入郁处称伶俐，在南宁市区东隅；沙江河在伶俐水之

西，入郁处称江口，在南宁市区东境。两水皆平行湾曲南向入郁江。

【译文】

二十日　五更天起床，饭后动身，还只是黎明时分。由施湴驿往东北行二里，是站墟。又行一里，降落而下，渡过一条溪水，木桥也很长。越过溪流往东上走，共一里，越过一座山冈，已经穿越到尖山的东北方了。途中屡次越过小溪，都是自北往南流。又行十二里，横向行进在平旷的田野中，此处北面靠近高山，向南下走是平敞的山坞，西面就是翻越过来的山冈，东面则是高山到了东面的尽头后，转向南延伸，像一堵墙一样呈环状缭绕矗立着。又向东二里，又见到一条大溪自北山的南麓流注到山坞中，溪流北面的大山下，聚落十分兴盛，叫做韦村。大山屏风样矗立在村后，叫朝著山。走过溪流上的桥，向东上登高高的山冈，这就是向南下延的山脊，是清秀山的东面府城的第二重下砂了。据《郡志》，府城东面八十里处有座横山，又高又险，横截江河，大概就是指这条山脉向南延伸横截郁江后高耸起来的山了。宋代设置了横山寨，作为买卖马匹的场所。又向东北二里，有三四家人在山冈上，叫火甲铺。从这里向北下山行走在山坞中，四面都是山，水流从东南方穿过夹谷流去。屡次涉过细小的溪流，行五里，便向北折进山间夹谷中。两面的山东西并立，从夹谷中溯流往北上行，共十里，山峡紧束处汇积成水塘浸泡着水，有三四家人盘踞在山脊向中间延伸之处，两面的山崖非常逼窄，于是起名叫关山，当地人又叫做山心。根据志书，昆仑山在府城东面九十多里处，必定是此地无疑。然而我询问当地人，都说昆仑关在宾州南境，即便是谢在杭的《百粤志》也这样说。据考察，宾州南境的是古漏关，不是昆仑关。世人因为狄青在宾州驻兵，在上元节大宴将士，夜里二更时到达昆仑关，便把宾州的古漏关当做昆仑关。至今在南宁府的人，只知道是关山，却不知道昆仑关；在宾州的人，都以为是昆仑关，却不知道是古漏关。如果昆仑关果然是在宾州南面十里处，那么两军已经对垒了，狄青驻兵十天，二更时起床，到拂晓时破贼，反而算不上

神奇了。在村民家吃饭，于是向东北下山。行一里，有条大溪自北往南流，溪流浩浩荡荡，自从进入南宁府境内，还没有能与它相比的。原来关山南北两面的水流虽然分流，但仍然是往南下流进郁江。从这里溯溪流向北行走在山间夹谷中，沿途的山屡次断开屡次合拢，又行十四里，走到一个有百户人家的村落，叫长山驿。村落在溪流的西面。村北有两条溪流前来交汇，一条来自西北方，一条来自东北方。两条溪水的汇合处，溪流北边的夹角处形成山冈，有赶集用的棚屋在山冈上，非常繁荣。于是渡过那条西北方流来的溪流，走过桥登上集市，沿着东北方流来的溪流的右岸溯溪流前行。又行十里，溪水从东北方回绕到山坞中流来，道路由北麓往上走，见到一个几家人的村落，叫里段墟，是在邕州、柳州界牌岭的南麓了。这里距离界牌岭还有十里。此地还是属于宣化县。大体上邕州、柳州的水流从界牌岭分流，往北下流的经由思笼向西转过武缘县的高峰岭西麓流入右江，往南下流的汇入郁江。这座界牌岭向南流的水流，流经长山往南流，我以为就是伶俐水的上游了。然而当地人说："伶俐水还在东面隔着一座山；这条水流从大中港流出去，这个大中港在伶俐水西面"等等。这一天走到里段墟，大约前行了六十里，太阳才过中午，挑夫因为担子太重难走路，并且此地到思笼有四十里路，都是重重深山，没有村子可以停歇，于是就住下来不再前行了。

二十一日　平明，自里段北行，复下山，仍与北来水遇。溯之入五里，水左右各有支流自山腋来注，遂渡一小桥，乃西北来支流也。又四里，又渡小桥，越溪之东，东北山夹又有支流下注。又北一里，始北上登岭，西瞰其流自西夹中来，则里段、长山大溪之发源处矣。北上半里，东入一隘门，其东有公馆焉，是为邕、柳分界处。门以内属宾州。公馆惟中屋为瓦，其门庑俱茅所盖。馆门东向，其前后环壑为田，而南北更峙土山。其水犹西坠馆右峡中，盖即前西麓登山时所见，东北夹支流下注之上流也。其隘土人名为界牌岭，又指为昆仑关(1)。按昆仑为南宁地，去郡东九十五里；兹与宾分界，去南宁一百二十里，其非昆仑可知。今经行者见其处有隘，遂以昆仑当之。故《西

事珥》云："昆仑关不甚雄险，其上多支径，故曰：'欲守昆仑，须防间道。'"亦误谓此也。又平行岭夹，则田塍之东潴而为塘。三塘连汇，共半里，塘尽，复环为田。(田)之南巨山横峙，田之北列阜斜骞，而田塍贯其间，即过脉处也，其东，水北流矣。余初以小脉自北南过，及随水东北下，抵思笼而问之，始知其水犹西北转武缘南之高峰，而入右江(2)，则此脉乃自南而北渡，北起为陆蒙山，迤逦西行，过施涖尖峰，又西走而分支南结为南宁，其直西又西为罗秀，又西为石步，又西尽于王宫，则右江入郁之东岸也。自过脉处又东半里，乃下，又半里，下抵坞中。随水东北行，望前山一峰尖而甚高，云气郁勃，时漫时露。五里，渐抵尖峰之南，渡溪而北又二里，始见路左西山下有村倚焉。又东渡溪，于是循溪东而北向行。三里，已出尖峰之西麓，溪流东啮麓趾，路乃盘崖北上。转出崖北，二里，东北下，已绕尖峰之北矣。又行坞中二里，有小水南自尖山北夹来，北与界牌之水合，有小桥，渡之，是为上林县界(3)。自界牌岭来至此皆为宾州境，而是水之东又为上林境，以上林之思笼一驿孤悬独界其中也。过桥，复东北升陟冈陀，四里抵思笼(4)，村落一区在冈头，是为思笼驿。按《志》，思笼废县，昔为南宁属，不知何时割属上林。其地东西南皆宾州境，惟西北五十里至上林县。驿南面曰高尖山；北面崇山并障，东曰北斗山，西曰晒麯岭；遥山层叠正西者，曰陆蒙山。溪自界牌岭东北至此，扼于北山，遂转西南去。惟陆蒙隔于溪西也。

【注释】

(1)昆仑关：今名同，在南宁市区东北隅，原邕宁与宾阳两县界上，公路仍从此经过。

(2)而入右江："入"原作"出"，据本书上文及地理实际校改。

(3)上林县：隶柳州府宾州，即今上林县。

(4)思笼：明时为思龙镇，置巡检司，隶上林县。今作"思陇"，在宾阳县西境。

【译文】

二十一日　天明时，从里段墟往北行，又下山，仍然与北边流来的溪水相遇。溯溪流进去五里，溪水左右各有支流从山侧流来汇入溪流中，于是越过一座小桥，这是从西北方流来的支流了。又行四里，又跨过小桥，越到溪流东岸，东北方的山间夹谷中又有支流下流汇入溪流中。又向北一里，开始向北上登山岭，向西俯瞰这条溪流自西面的夹谷中流来，那就是流经里段墟、长山的大溪的发源地了。向北上登一里，向东进入一座隘门，隘门东边有客馆在里面，这里是邕州、柳州的分界处。隘门以内属于宾州。客馆只有中间的堂屋是瓦房，大门两侧的厢房都是茅草盖成的。客馆的大门面向东，客馆前后环绕的壑谷被垦为田地，而南北两面更是耸峙着土山。这里的溪水仍然是向西坠入客馆右边的峡谷中，大概就是前边在西麓登山见到的，从东北方的夹谷中向下流淌的支流的上游了。这个隘口当地人起名叫界牌岭，又指认为是昆仑关。据考察，昆仑关是南宁府的辖地，距离府城东面九十五里；此处是与宾州的分界处，距离南宁府城一百二十里，可知它不是昆仑关。如今途经此地的过路人看见此处有隘门，便把它当做昆仑关。所以《西事珥》说："昆仑关不怎么雄壮高险，关上有多条分岔的小径，因而说：'想要守住昆仑关，必须防守小路。'"也是误认为是此地。又平缓前行在山岭的夹谷间，就见(田野)的东面蓄水成为水塘。三个水塘连片积着水，共半里，水塘尽头，又环绕成田地。田野的南面巨大的山峦横向屹立着，田野的北面排列着倾斜高举的土阜，而田野纵贯其间，这就是山脉过渡之处了，这里的东面，水向北流了。我最初以为这条小山脉是自北往南延伸过去的，到顺着水流往东北下走，到达思笼后询问了这里的地势后，才知道这条水流仍然是向西北转到武缘县南面的高峰下，而后流入右江，那么这条山脉是自南往北延伸，在北面耸起成为陆蒙山，逶迤往西延伸，延过施湴驿的尖峰，又往西延伸后分出支脉南下盘结为南宁府城所在的山，主脉一直向西又在西面形成罗秀山，再往西是石步墟，再往西在王宫村到了尽头，这就是右江汇入郁江东岸的情况了。自山脉过渡处又向东半里，于是下山，又走半里，下到山坞中。顺着溪水往东北行，望见前方群

山中一座山峰尖尖的而且非常高，云气浓郁，时而弥漫在山上，时而露出峰顶来。行五里，渐渐抵达尖峰的南面，渡过溪流往北走又是二里，这才看见道路左边的西山下有个村庄背靠着山。又向东渡过溪流，于是沿着溪流的东岸向北前行。行三里，已经出到尖峰的西麓，溪流向东啃咬着山麓的下部，道路于是绕着山崖往北上走。转到山崖的北面，行二里，向东北下走，已经绕到尖峰的北面了。又行走在山坞中二里，有条小溪自南面尖山北边的夹谷中流来，向北流与界牌岭流来的溪流合流，有座小桥，渡过溪流，这里是上林县的地界。自从界牌岭以来到此地都是宾州的辖境，而这条溪水的东面又是上林县的辖境，这是因为上林县的思笼一个驿站孤零零地悬隔在其中了。过桥后，又向东北爬升在山冈山坡间，行四里抵达思笼，一片村落在冈头上，这是思笼驿。根据志书，思笼是废除了的县，从前是南宁府的属县，不知在何时划属上林县。这个地方东、西、南三面都是宾州的辖境，只有西北面五十里到上林县城。驿站南面的山叫高尖山；北面是高山像屏障一样并立着，东面的叫北斗山，西面的叫晒麯岭；正西方层层叠叠的远山，叫陆蒙山。溪流从界牌岭向东北流到此地，被北山扼住，便转向西南流去。唯有陆蒙山隔在溪流的西面了。

先是，雨色濛濛，初拟至思笼而止；及饭，而日色尚早，夫恐明晨雨滑，遂鼓勇而前。由思笼遂东下坞中，溯细流东行，一里，田夹既尽，复潴水为池。其池长亘一里，池尽复环塍为田，其南北皆崇山壁夹，南为高尖之东北垂，北为北斗之东南垂，其中夹而成田。共半里，即二山度脉之脊，水至是遂分东北与西南二派，东北者入都泥江，西南者入右江，为黔、郁两江脊，水之派至是始分。过脊，随水东北行峡中，其峡甚束。又半里始降而下，有坊焉，复为宾州界。盖宾州之地，东西夹思笼一驿于中，为上林南界者，横过仅七里云。既下，山愈逼束，路益东转，已越高尖山之东麓矣。按《志》：“宾州南四十五里有古漏山，古漏之水出焉。其关曰古漏关。”即此矣，然土人无复知者。随水东下又三里，山峡渐辟，又六里，渐出峡，始东望遥峰甚高，双尖骈起者，为百花山。水折而北，路亦随之，山乃大

辟。六里，为双峰洞，阳有庙东向，曰陈崇仪庙，乃祀宋守陈曙者。侬智高之乱，曙为宾守，以兵八千战于昆仑，兵溃，经略狄青以军法斩之，土人哀而祀焉。后韩都督征蛮，见有白马朱衣而导者，知为曙显灵，故拓而新之。其地乱山回伏，无双峰特耸；若百花骈拥，虽望而见之，然相距甚遥，不知何以“双峰”名峒。《碑》曰：“在宾州三十里。”又北二里，有小水自西坞出，东注于大溪。即古漏水。又三里，乃渡大溪之东，溪乃东转，路亦从溪南随之。共东十里，溪北之山东尽，溪南之山亦渐东转而南，是为山口。其东平畴一望，天豁岚空，不意万山之中，复有此旷荡之区也！东望五里，为丁桥村，又东十里为宾州(1)，皆在平楚中。谢肇淛云：“昆仑在宾州南十里。”此何据也？

【注释】

(1)宾州：隶柳州府，治今宾阳县稍北的新宾。

【译文】

这之前，细雨蒙蒙，最初打算到思笼就停下来；到吃完饭后，天色还早，挑夫担心明天早晨下雨路滑，就鼓足勇气往前走。由思笼就向东下到山坞中，溯细小的溪流往东行，行一里，夹在路旁的田地走完后，又有积水形成水池。这个水池长长地绵亘了一里地，水池尽头又是田埂环绕成的水田，这里的南北两面都是高山石壁相夹，南面是高尖山的东北垂，北面是北斗山的东南垂，其中的夹谷被垦为水田。共半里，就是两座山脉过渡的山脊，水流在这里便分为东北与西南两条支流，向东北流的汇入都泥江，往西南流的汇入右江，是黔江、郁江两条江流分流的山脊，江水的支系在这里开始划分。越过山脊，顺着溪水往东北行走在峡谷中，这条峡谷非常狭窄。又走半里开始下降，有座牌坊，又是宾州的地界。原来宾州的辖地，东西两面夹着思笼一个驿站在当中，是上林县南部的属地，横向走过只有七里路。下山后，山势愈加紧逼束拢，道路越加向东转，已经越过高尖山的东麓

了。据志书说："宾州南面四十五里处有座古漏山，古漏水出自于山中。山上的关隘叫古漏关。"就是指此地了，然而当地不再有知道的人了。顺着水流向东下走又是三里，山峡渐渐开阔起来，又行六里，渐渐走出峡谷，这才望见东面的远峰非常高，双峰并排耸起的，是百花山。水流折向北流去，道路也顺着水流走，山势于是十分开阔。行六里，是双峰洞，山南有座庙面向东，叫做陈崇仪庙，是祭祀宋代知州陈曙的神庙。侬智高作乱时，陈曙任宾州的知州，率兵八千在昆仑关作战，兵败，经略使狄青按军法斩了他，当地人哀悼祭祀他。后来韩都督征讨蛮族，看见有个骑白马穿朱红衣服的人在前领路，知道是陈曙显灵，因而扩建翻新了庙宇。此地乱山回绕起伏，没有双峰那样特别高耸的山；至于百花山双峰并排簇拥，虽然望得见它，然而相距非常遥远，不知为什么用"双峰"来给山洞起名。碑文说："在宾州三十里。"又向北二里，有条小溪自西面的山坞中流出来，向东注入大溪中。这就是古漏水。又行三里，于是渡到大溪的东岸，溪流于是向东转，道路也从溪流的南岸顺着溪流走。共向东走十里，溪流北面的山到了东面的尽头，溪流南面的山也渐渐由东转向南，这里是山口。山口东面平旷的田野一望无际，天空开阔，山间的雾气空濛一片，意想不到在万山丛中，又有如此空旷平坦的地方了！向东望去，五里外是丁桥村，又向东十里是宾州城，都在平川上的树丛中，谢肇淛说："昆仑关在宾州城南十里处。"这是根据什么呢？

少憩山口，征三里路于途人。知者云："当从此东北行，由北小岭入，是为口村。其道为径，可无宾州之迂。"时甫下午，日色大霁，遂由山口北渡大溪，从平畴中行。十里，抵北界小山下。其山颇低，自山口之北回环东北行，至此有村落依之。由村东又东北行五里，越山之北，复有坞自西而东，路横涉之。二里，有水亦自西而东注，架小桥于上渡之。又北一里，直抵北山下，其山乃北第二重东行小支。又有水直逼山麓，自西而东，架桥亦与前溪同。度桥即北向登山，山巅有堡一围，名竹马堡，乃二年前太平节推吴鼎元，高州人。署宾州所筑，招狼兵五十名以扼要地者。上山半里，又从山上北行半

里，山北有水一塘，横浸山麓，四面皆山峡环之。下山又半里，北望公村尚在坞北二里外，担夫以力不能前，乃从山北麓东行半里，投宿小村。村不当大道，村人初不纳客，已而一妇留之，乃南都人李姓者之女(1)，闻余乡音而款留焉。其夫姓邓，随驿骑至南宁。

【注释】

(1)南都：明制有两京，即北京和南京，北京顺天府称京师，南京应天府又称南都。直隶南京的地区称南直隶，简称南直或直，辖境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

【译文】

在山口稍作休息，向路上的人证实去三里城的路。知道的人说："应当从此地往东北行，经由北面的小岭进去，那里是口村。这条路是小路，可以不必绕道去宾州城了。"此时刚到下午，天色非常晴朗，于是就由山口向北渡过大溪，从平旷的田野中前行。行十里，抵达北面的小山下。这里的山相当低矮，从山口的北面回绕着往东北延伸，延到此地有村落依傍在山下。由村东又往东北前行五里，翻越到山的北面，又有个山坞自西向东延展，道路横向涉过山坞。行二里，有流水也是自西向东流淌，水上架有小桥渡过去。又向北一里，直达北山下，这列山是北面第二层向东延伸的小支脉。又有流水直逼到山麓，自西往东流，也和前边的溪流一样架有桥。过桥后就向北登山，山顶有一座围墙围着的土堡，名叫竹马堡，是两年前太平府姓吴的节推官吴鼎元，高州人。代理宾州州官时修筑的，调来五十个土司兵扼守此处要地。上山半里，又从山上往北行半里，山北有一塘水，横向浸泡到山麓，四面都是山峡环绕着水塘。下山又是半里，往北望去公村还在山坞北面二里路之外，挑夫因为没有力气了不能前行，于是从山的北麓往东行半里，投宿到小村子中。村子不在大道上，村里人最初不接纳客人，不久一个女人留下了我们，她是一个姓李的南京人的女儿，听见我的家乡口音便留下我们款待了。她的丈夫姓邓，跟随驿站的坐骑到南宁府城去了。

二十二日　是为立春日。晨起，阴云四合。饭而北行田坞间。二里，抵北山下，是为公村(1)。由村东越山而北，三里下及北麓，始见北向扩然，渐有石峰透突。盖自隆安西岭入，土山崇卑不一，皆纯土而不见石，至此始复见峥嵘面目矣。于是复行平畴中，一里，北过一板桥，有小水亦自西而东。又北行四里，抵北小山下，有水从山下漱南麓而东，架桥渡之。遂穿山腋而北，于是北行陂陀间，西望双峰峻极，氤氲云表者，大明山也(2)。其山在北斗山西北，为上林、武缘分界。按《志》，上林、武缘俱有镆铘、思邻二山，为二县界，曰镆铘而不及大明，岂大明即镆铘耶？又北五里，有大溪西自大明山东流而去(3)，是又为宾州、上林之界，其水较古漏诸溪为大，故不能梁而涉焉。由溪北又三里，登一冈，是为思洛墟(4)，宾州北来大道至墟而合。遂西北行，共十二里过白墟(5)，又三里为牧民堡，有卖饭于冈头者，是为宾州往上林、三里中道也。又西北行十里至开笼山，一名鸡笼，已直逼北界石山下。由歧北入石山夹中，其山千百为群，或离或合，山虽小而变态特甚。有分三岐者，东岐大而高，中次之，西岐特锐，细若竹枝，诡态尤甚；有耸立众峰间，卓如簪笔者。由其西转而北，入石山峒中。五里，北至杨渡(6)，一大溪西由上林崇山中东流至此，直逼北面石山下，又有一溪北由三里山峡中南向入之，二流合而其溪愈大，循石山而东，抵迁江入都泥焉。方舟渡北山下，有卖饭者当道，渡者屡屡不绝，遂由其东溯南来溪西岸入峡。其峡或束或开，高盘曲峙，左右俱有村落。十里，峡复大开，四山围绕，中成大坞。有一峰当坞起平畴中，四旁无倚，极似桂林之独秀、向武之瑞岩，更小而峭。路过其西，忽树影倒垂，天光中透，亟东入之，则其中南北中迸。南窍复有巨石自洞顶当门外倚，界洞门为二，门内裂窍高数丈，阔丈五，直透峰北者五六丈。出北窍，其上飞崖倒覆，骞腾而东，若复道回空，悬树倩影。复入其内，又西通一窍，西北转而出，其中宛转，屡有飞桥上悬，负窦层透，又透西门焉。一峰甚小，下透四门，中通二道，亦琅岩之具体而微者，但琅岩高迥，而兹平狭耳。由岩北又北三里，为桂水桥，溪水自西北漱崖，而南崖瞰溪临桥。昔

有叠石为台，构亭于上者，曰来远亭，今止存荒址矣。越桥东，又北二里，为三里城(7)。城建于万历八年(8)，始建参府，移南丹卫于此(9)，以镇压八寨云。时已过午，税驾于南城外陈队长家。其人乃浙之上虞陈氏也(10)，居此二十年矣。晚日甚丽，余乃入城谒关帝庙，换钱于市而出。及就寝，雨复大作。

【注释】

(1)公村：今作“公车”，在宾阳县西北隅。

(2)大明山：今名同，在上林、武鸣两县间，最高峰海拔1760米。

(3)大溪：即今蛳螺江，今上林、宾阳两县仍基本以此水为界。

(4)思洛墟：该处位于蛳螺江北，应即今蛳螺，在上林县东南隅。

(5)白墟：今设白圩镇，在上林县东境的公路边。

(6)杨渡：今作“洋渡”，在上林县东境。从上林西来之水明代称澄江、李依江、南江，从三里南下之水明代称北江。南北二江在杨渡汇合后称清水江，再往东转北流，至迁江入红水河，此水今仍称清水江。

(7)三里城：今设三里镇，在上林县东北境。

(8)万历八年：即1580年。

(9)南丹卫：驻地迁徙频繁。洪武二十八年(1395)置于南丹州，因名南丹卫。永乐二年(1404)徙上林县东，正统六年(1441)徙宾州城，万历八年(1580)迁至三里城。

(10)上虞(yú)：明为县，隶绍兴府，治所在今浙江上虞区东境的丰惠。

【译文】

二十二日　这天是立春日。早晨起床，阴云四面笼罩。饭后往北行走在山坞中的田野间。行二里，抵达北山下，这里是公社。由村东翻越到山北，行三里下到北麓，这才见到北面十分开阔，渐渐有石峰突显出来。自从走入隆安县的西岭以来，土山高低不一，都是清一色的土却不见石头，来到此地开始又见到石山的峥嵘面目了。从这里又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行一里，往北走过一座木板桥，桥下有小溪也

是自西往东流。又往北行四里，抵达北面的小山下，有溪水从山下冲刷着南麓往东流，架桥渡过溪流。于是穿过山侧往北走，从这里起向北前行在倾斜不平的山坡间，远望西面，双峰极其险峻，云雾氤氲，高出云层之外，那是大明山了。这座山在北斗山的西北，是上林县、武缘县的分界处。根据志书，上林县、武缘县都有镆铘、思邻两座山，是两县的分界处，说到镆铘关却没有提及大明山，莫非大明山就是镆铘山吗？又向北五里，有条大溪自西面的大明山向东奔流而去，这又是宾州、上林县的分界处，这条溪流比古漏水等各条溪流都大，所以不能架桥而要涉水了。由溪流北岸又走三里，登上一座山冈，这里是思洛墟，宾州往北面来的大道到思洛墟便会合了。于是向西北行，共十二里后经过白墟，又走三里是牧民堡，有在冈头卖饭的人，这里是宾州前往上林县、三里城的半路上了。又往西北前行十里到开笼山，又叫鸡笼，已经直接逼近北面一列石山下了。由岔路向北进入石山夹谷中，这里的山千百成群，或分或合，山虽然小但姿态变化特别大。有的山分为三座支峰，东面的支峰又大又高，中间的次一点，西面的支峰特别尖，细得像竹枝，姿态尤其诡异；有的耸立在群峰之中，卓然独立像发簪笔尖的样子。由石山的西麓转向北，进入石山峒中。行五里，往北来到杨渡，一条大溪由西面上林县的崇山峻岭中向东流到此地，直逼到北面的石山下，又有一条溪流由北面的三里城的山峡中向南汇入大溪，两条溪流合流后这条溪流水势更大，沿着石山往东流，流到迁江后汇入都泥江。刚乘渡船渡到北山下，有挡在路上卖饭的人，渡水的人一批批络绎不绝，于是由渡口东边溯南边流来的溪流的西岸进峡。这条峡谷时而束拢时而开阔，曲折盘绕，两面高山耸峙着，左右都有村落。行十里，山峡又变得十分开阔，四面群山围绕，中间形成一个大山坞。有一座山峰在山坞里的平旷田野中耸起，四旁没有倚靠，极像桂林的独秀峰、向武州的瑞岩，更小一些却更为峭拔。道路经过石峰的西面，忽然树影倒垂，天光照射进来，急忙向东进山，就见山中南北向从中迸裂开。南边的石窍又有巨石从洞顶下来挡在洞口外斜靠着，把洞口隔为两半，洞口内裂开的石窍高达几

丈，宽一丈五，直穿到山峰北面之处有五六丈。走出北边的石窍，洞口上方飞崖倒覆，向东腾空高举，好像双层的通道回绕在空中，悬垂的树枝透出靓丽的光影。再次进入洞内，又在西面通有一个石窍，向西北转出去，其中弯弯转转的，屡次有飞桥悬在头上，后背顶着洞顶一层层钻出去，又钻到西面的洞口。整座山峰非常小，下面通有四个洞口，山中通有两条通道，也是琅岩那样的具体而微的洞穴，只是琅岩高大深远，而此处则是又平又窄而已。由岩洞北边又向北走三里，是桂水桥，溪水从西北方流来冲刷着山崖，而南面的山崖俯瞰着溪流下临桂水桥。从前有人用石块砌成平台，在平台上建起亭子，叫做来远亭，今天只存留下荒废的基址了。过到桥东，又向北二里，是三里城。城建于万历八年，开始建立参将府，把南丹卫搬迁到此地，以便镇压八寨。此时已经过了中午，住宿在南城外陈队长家中。这家人是浙江上虞县的陈家，居住在此地二十年了。傍晚的落日非常艳丽，我于是进城去拜谒关帝庙，在市场上换钱后出城来。到就寝时，暴雨又大作起来。

二十三日　晨起雨止。既而日色皎然，遂令顾仆浣衣濯被，余乃作与陆参戎书(1)，并录《哭静闻》诸诗缄之(2)，以待明晨投入。迨暮，日复坠黑云中。

【注释】

(1)参戎：即参将。

(2)缄(jiān)：封信。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雨停了。随后阳光明亮，便命令顾仆洗衣被，我于是写了一封给陆参将的信，并抄录了《哭静闻》等诗封在信封中，以便等明天早晨投递进去。到傍晚时，落日又坠入黑云中了。

二十四日　晨起，雨复作。上午以书投陆君。陆，镇江人也，镇

此六年矣。名万里。得书即令一把总以名帖候余(1)，余乃入谒，为道乡曲，久之乃别。陆君曰："本当即留款，以今日有冗，诘朝耑候耳(2)。"盖是日乃其孙伯恒初冠，诸卫官有贺燕也。余返寓，雨纷纷不休。陈主人以酒饮余，遂醉而卧。

【注释】

(1)名帖(tiě)：亦简称"帖"，用红纸片书写姓名、官衔，为官场拜谒时交给对方的东西，犹如现今的名片。

(2)耑：同"专"。专门。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雨又下起来。上午把信投递给陆君。姓陆的，是镇江人，镇守此地六年了。名叫陆万里。陆君接到信立即命令一个把总拿着名帖来问候我，我于是进衙门去拜见他，为此互道乡情，很久后才告别。陆君说："本来应该马上留下您款待，因为今天又冗务在身，只能明天早上专门恭候您了。"原来这一天是他的孙子陆伯恒举行成人的冠礼，卫所里的众多官吏有庆贺的宴会。我返回寓所，细雨纷纷下个不停。陈家主人拿酒来给我喝，于是喝醉后躺下睡了。

二十五日　晨起渐霁，余作程纪于寓中。上午，陆君以手书订余小叙，尽返所馈仪。余再作书强之，为受《金谷秋香》卷。下午，入宴于内署，晤陆君令弟玄芝，昆仲俱长厚纯笃(1)，极其眷爱焉。

【注释】

(1)昆仲：对他人兄弟的敬称。笃(dǔ)：忠实。

【译文】

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后渐渐晴开，我在寓所中记游记。上午，陆君送来亲笔信约我去叙谈叙谈，把我赠送的礼品全部送还我。我再次

写信强逼着他收下，为此接受了《金谷秋香》的卷轴。下午，到内衙去赴宴，会见了陆君和他的弟弟陆玄芝，兄弟二人都很恭谨淳朴忠厚，极其关照爱护我。

二十六日　晨起，入谢陆君，遂为下榻东阁。阁在署东隅，乔松浮空，幽爽兼致，而陆君供具丰腆，惠衣袜裤履，谆谆款曲，谊逾骨肉焉。是日，陆君出新旧诸报见示(1)，始知石斋先生已入都，又上二疏，奉旨责其执拗，复令回话，吏部主政熊文举以疏救之。又知郑崇阳之狱拟戍(2)，复奉旨欲加重刑，刑部尚书任为镌三级焉。至六月，锦衣卫以病闻(3)。又知钱牧斋为宵人上疏(4)，以媚乌程，遂蒙迨入都(5)，并瞿式耜俱下狱(6)。抚宁侯朱国弼等疏攻乌程，六月间，乌程始归，郑、钱狱俱未结。

【注释】

(1)报：即邸(dǐ)报。为了传达政令，通报消息，封建中央主办的报纸，只在封建政府内各级机构传阅。内容主要是皇帝的命令文告，臣下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官吏的任免消息。

(2)郑崇(mì)阳：即郑鄤(màn)(1594—1639)，字崇阳，武进人。黄石斋之友，经石斋介绍，霞客曾从福建徒步到广东访郑于罗浮，后又曾访郑于常州。

(3)锦衣卫：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原为护卫皇宫的亲军，后又兼管刑狱，成为皇帝的耳目，可秉承皇帝意旨，四出侦察、缉捕，用刑极为惨酷，权力很大，成为明代监视、控制群众及各级官吏的特务机构。

(4)钱牧斋(1582—1664)：即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晚年号蒙叟，又号东涧老人，常熟人。万历进士，曾属东林党，官至礼部侍郎，后被革职。南明时为福王政权礼部尚书。清初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工诗文。钱氏对霞客有较深的了解，曾作《徐霞客传》。宵(xiāo)人：即小人。

(5)迨(dài)：同“逮”，逮捕。

(6)瞿式耜(lǔ，1590—1650)：字起田，又字稼轩，常熟人。曾任江西永丰知县、户科给事中等。明亡，瞿参加弘光政权，任广西巡抚。后拥永历，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留守桂林，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

1650年，清兵入桂林，瞿与城共，被清军捕杀。

【译文】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进衙门向陆君道谢，便被留在东阁住下。东阁在衙门内的东角落之上，高大的松树在空中浮动，兼有幽静与明亮的情趣，而且提供的用具又非常丰厚，惠赠了衣裤鞋袜，诚恳表达了殷勤之意，情谊超过了骨肉兄弟。这天，陆君出示了新旧邸报给我看，这才了解到黄石斋先生已经调任进京，又呈上两个奏疏，接到圣旨责备他执拗，又命令他回话，吏部主事熊文举上疏救下了他。又了解到郑崇阳的案件，准备发配他去戍边，又接到圣旨要加以重刑，刑部任尚书被官降三级。到六月份，锦衣卫把他生病的事报告了皇帝。又了解到钱牧斋被小人上疏诬告，用以讨好乌程，竟然蒙冤被逮捕进京，连同瞿式耜一起关进监狱。抚宁侯朱国弼等人上疏攻击乌程，六月间，乌程这才回京，郑崇阳、钱牧斋的案件都没有结案。

二十七日　雨。

【译文】

二十七日　下雨。

二十八日　稍霁。陆公特同余游韦龟岩。岩在三里西十里。

【译文】

二十八日　稍微晴开。陆公特意陪同我去游览韦龟岩。韦龟岩在三里城西面十里处。

二十九日　复雨。

【译文】

二十九日　又下雨。

三十日　复雨。

【译文】

三十日　又是下雨。

戊寅正月初一日(1)　阴雨复绵连，至初六稍止。陆君往宾州，十一日归。

【注释】

(1)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

【译文】

戊寅年正月初一日　又是阴雨连绵，到初六才稍稍停了一下。陆君前去宾州，十一日归来。

十三日　游独山岩，又小独山。

【译文】

十三日　游览独山岩，又游览了小独山。

十五日　雨中往游周泊隘。隘在三里东二十五里。晚酌南楼，观龙灯甚盛。

【译文】

十五日　雨中去游览周泊隘。周泊隘在三里城东面二十五里处。晚上在南楼饮酒，观赏龙灯，非常热闹。

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游白崖堡岩洞。洞在杨渡西，北向高洞三层，又东南向深洞，内分二支。人宿白崖哨官秦馀家(1)。

【注释】

(1)哨官：即哨的军官。哨，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明嘉靖以后，哨为军队中较小的编制单位，以3120人为一枝，每枝分中、左、右哨。清代也有哨，但编制更小，咸丰以后，陆军每百人或80人为哨，水师每80人或20人为哨。

【译文】

二十七日　同陆伯恒一起去游览白崖堡的岩洞。岩洞在杨渡西面，面向北方，有三层高洞，又有个面向东南方的深洞，洞内分为两个支洞。到白崖堡哨官秦馀家中住宿。

二十八日　陆公昆仲至，同游青狮岩(1)。岩在杨渡东南，过渡四里乃至。其岩东西直透，东门平，西门高，洞内下甚宽平，上两层中空透顶。西门内可望而高不可上，须由山北小窦攀崖而入，下临西门之顶。又东入深奥，又北透重门，俱在绝壁之上。是日酌于洞中，有孙、张、王三指挥使同饮(2)。既乃观打鱼于江畔，抵暮归，乃病。

【注释】

(1)青狮岩：在今上林县澄泰乡下金。

(2)指挥使：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数府划为一个防区设卫，辖军士5600人，卫的军官即称指挥使，也省称挥使。

【译文】

二十八日　陆公兄弟来到，一同去游览青狮岩。青狮岩在杨渡东南方，过了渡口四里路才到。这个岩洞东西两头一直穿通，东洞口平，西洞口高，洞内下边非常宽敞平整，上面的两层洞中空阔通到山顶。西洞口内可以望得见但太高不能上去，必须由山北的小洞攀着石崖才能进去，下临西洞口的顶上。又从东洞口进入洞中的幽深处，又向北钻出两层洞口，都是在绝壁之上。这一天在洞中饮酒，有姓孙、

姓张、姓王的三个指挥使同饮。随后在江边观看打鱼，到天黑归来，便生病了。

二十九、三十两日　余卧疴东阁(1)。天雨复不止。

【注释】

(1)疴(kē)：病。

【译文】

二十九日、三十日两天　我生病躺在东阁上。天又不停地下雨。

二月初一日　稍霁。

【译文】

二月初一日　稍稍晴开。

初二日　复雨。是日余病少愈，乃起。

【译文】

初二日　又下雨。这一天我的病情稍好了些，于是起床来。

初三日　雨中复往青狮潭观打鱼。先是张挥使言，青狮岩之南有鸡笼山，亦有大岩，故陆公以骑送余至此，命张往同游。张言雨中不可入，且久无游者，固阻余，仍冒雨归。自后余欲辞陆公行，陆公择十三日为期。连日多雨，至初九稍霁。陆公命内侄刘玉池、嘉生昆仲并玄芝、伯恒各分日为宴饯余。因出演武场，伯恒、二刘为走马命射。演武场周围有土城，即凤化县址也(1)，在城东。

【注释】

(1)凤化县：存在时间甚短。正德七年(1512)增设凤化县治于思恩府，嘉

靖六年(1527)王守仁平八寨，议割上林三里与思恩府，而移凤化县治于其处。巡抚林富以三里城设南丹卫，随即裁凤化县。

【译文】

初三日　在雨中再次前往青狮潭观看打鱼。在这之前，张指挥使说起，青狮岩的南面有座鸡笼山，也有个大岩洞，所以陆公派马送我来到此地，命令姓张的一同前去游览。姓张的说在雨中不能进洞去，而且很久没有人去游览，坚决阻止我，于是冒着雨归来。自从那以后我想告辞陆公上路，陆公选定十三日作为我动身的日期。连日来多雨，到初九日稍微晴开了一些。陆公命令他的内侄刘玉池、刘嘉生兄弟以及陆玄芝、陆伯恒各人分别每天为我设宴饯行。于是来到演武场，陆伯恒、姓刘的两兄弟为我跑马射箭。演武场周围有土城墙，就是凤化县城的旧址了，在城东。

十一日　早闻雨声，余甚恐为行路之阻。及起，则霁色渐开。至晚，饯余于署后山亭。月色皎然，松影零乱，如濯冰壶，为之醉饮。

【译文】

十一日　清早听见雨声，我十分担心成为我上路的障碍。到起床时，却看见天色渐渐晴开。到晚上，在衙门官署后山的亭子中为我饯行。月光皎洁，松影零乱，如同冰壶中洗澡，因此喝醉了。

十二日　日色甚丽。自至三里，始见此竟日之晴朗。是日陆公自饯余，且以厚赆为馈(1)，并马牌、荐书相畀，极缱绻之意(2)，且订久要焉。何意天末得此知己，岂非虞仲翔之所为开颐者乎(3)？

【注释】

(1)赆(jìn)：送行者赠送的路费或礼物。

(2)缱绻(qiǎn quǎn)：情意深厚缠绵。

(3)虞仲翔：即虞翻，三国时吴国的经学家，会稽余姚人。孔融曾看过他

研究《易》的著作《易注》，看后很感慨，说："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无恨。"颐(yí)：脸颊。

【译文】

十二日　阳光十分艳丽。自从来到三里城，这才见到这样一整天都是晴朗的天气。这一天陆公亲自为我饯行，并且拿出厚重的礼物作为馈赠，一并连同马牌、推荐信相送，极尽难分难舍的情谊，而且互相约定日后要长期来往。何曾想到在天涯末路会得到这样的知己，莫非这是虞仲翔那样让孔融为之开颜而笑的人吗？

十三日　五鼓，雨声复作。既起，雨止，雷声殷殷。陆公亲为治装毕，既饭，送至辕门(1)，命数骑送余。遂东出东门，过演武场，抵琴水桥，伯恒与苏友陈仲容别去。又一哨官王姓者以骑来，与刘玉池同送渡琴水桥。又东一里，北向入山，升陟坂垅，东北十四里，抵一最高石峰之麓，有一土阜西缀石峰之下，是为左营(2)。其石山东即罗洪洞贼。营北一里有墟场，趁墟者多贼人。然墟无他物，肉米而已。又北行，皆东石西土。共七里，有石崖夹道，竖峰当门，乃金鸡山也。透山腋二里，北复开间峡北去。又十里，为后营。营在西土山之上，东支则石峰参差，西支则土山盘错。营于山巅，土山形如船。其石山东乃那良贼寨(3)。哨官杨迎款甚勤。杨号耀先，闽漳州人。欲往游东岩，以雨色复来，恐暮，乃止。

【注释】

(1)辕(yuán)门：领兵将帅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

(2)左营：在今上林县东北乔贤镇恭睦村内勉庄。

(3)那良：今名同，在上林县东北境。

【译文】

十三日　五更天，雨声又响起来。起床后，雨停了，雷声隆隆。

陆公亲自为我整理好行装，饭后，送到辕门，命令几名骑兵护送我。于是向东出了东门，路过演武场，抵达琴水桥，陆伯恒和苏州友人陈仲容告别离开了。又有一位姓王的哨官率领骑兵过来，与刘玉池一同把我送过琴水桥。又向东一里，向北进山，爬升在山坡土陇间，向东北十四里，抵达一座最高的石峰的山麓，有一座土阜在西面连缀在石峰之下，这里是左营。这座石山的东面就是罗洪洞的盗贼。营房北边一里处有个集市，赶集的人多半是贼人。不过集市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米肉而已。又往北行，东面都是石山西面是土山。共七里，有石崖夹住道路，山峰迎面竖立，这是金鸡山了。穿过山侧二里，北面又裂开一线峡谷向北去。又行十里，是后营。营房在西面的土山之上，东面的一条支脉是参差的石峰，西面的一条支脉则是盘绕交错的土山。营房建在山顶上，土山的形状像一条船。那列石山的东面是盗贼在那良的山寨。姓杨的哨官迎接款待十分殷勤。杨哨官别号耀先，福建省漳州人。我想去游览东岩，因为雨又来了，担心天晚，便住下了。

自旧年十二月廿三日入三里，至今二月十三日由三里起程，共五十日。

【译文】

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入三里城，到今年二月十三日由三里城起程，共五十天。

三里砖城，周回大三里。东西皆石山排列，自后营分枝南下，中有土山一支，至此而尽，又起一圆泡，以城环之。参府即倚泡建牙(1)。府周围乔松百余，高刺云霄，干大皆三人合抱。余以为数百年物。按碑，乃隆庆初年建府时所植，栽逾六十年，地气涌盛如此。城久颓，且无楼橹(2)，陆公特增缉雉堞(3)，创三门楼。东、西、南三门。惟直北当府后无门。南门之外，又建南楼，以壮一方之形势。余有《南宣楼记》。又前，则东西二溪交于汇水桥，二溪，西大而东小，俱发源后营之东、西谷，合而下洋渡。而独山岩又中峙为下流之钥，前又有独山村之山为第二重钥。

【注释】

(1)牙：通“衙”。后文作“衙”，即官府衙门。

(2)楼橹(lǔ)：即望楼，古时用以防御、侦察或攻城的高台。

(3)缉(jī)：即缉理，整治。

【译文】

三里城是砖城，周围大三里。东西两面都有石山排列着，自后营分支南下，其中有一支土山，延伸到此地便到了尽头，又突起一座圆泡形的土山，筑有城墙环绕着这座山。参将府就是背靠圆泡建起衙门。参将府周围有百余棵高大的松树，高高刺入云霄，树干都是大得要三个人合抱。我以为是几百年前的东西。根据碑文，是隆庆初年建立参将府时种植的，栽种后超过六十年，地下的湿气如此腾涌旺盛。城墙坍塌了很久，并且没有望楼，陆公特意整治增修了女墙，在三道城门上创建了城楼。东、西、南三道城门。唯有正北位于参将府衙后面没有城门。南门之外，又建有南楼，用以增强这一个方向的地理形势。我写有《南宣楼记》。又往前去，便是东西两条溪水在汇水桥交汇，两条溪流，水势西边的大而东边的小，都是发源于后营东、西两面的山谷，合流后下流到洋渡。而独山岩又矗立在两条溪流中间从而成为下游的门户，前方又有独山村的山成为第二重门户。

三里之界，南逾杨渡或作洋渡。抵鸡笼山，共二十里。北过后营抵分脊岭，共五十里。昔时脊北那历、玄岸二村(1)，北并蓝涧俱顺业里属(2)，今已沦为贼窟。东抵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抵苏坑，五十五里(3)。纵横皆七十里。名“三里”者，以昔为贼踞，王文成平八寨(4)，始清出之，编户三里：一曰上无虞，二曰下无虞，三曰顺业里。今顺业北境与八寨接壤者十余里，那历、玄岸并蓝涧皆贼踞为巢。曾置凤化县，即今演武场周围土城，遗址尚存。随废，后以南丹卫迁此，而设参府镇之。田粮初输卫收，后归上林县，而民以不便，复纷纷议归卫矣。

【注释】

(1)那历：本月十四日记作“那力”，今作“老黎”。玄岸：今作“贤按”。

(2)顺业里：今作“顺良”。此村与上文那历、玄岸皆在上林县北境，贤岸偏北，顺良偏东。

(3)西抵苏坑，五十五里：乾隆本、“四库”本作“西抵苏坑，共四十五里”。

(4)王文成：即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理学家，但他一生也主持了不少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正德元年(1506)，因抗章救戴铣等人，触怒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为贵州龙场驿丞。后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等省，镇压了江西的农民起义。嘉靖六年(1527)，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平了田州土官的叛乱，接着，又出兵镇压了大藤峡瑶族人民起义，下令布政使林富率田州、思恩土兵直抵八寨，破石门，副将沈希仪邀斩起义军，“尽平八寨”。后被诏赠新建侯，谥文成。

【译文】

三里的地界，南面超过杨渡或者写作洋渡。到达鸡笼山，共二十里。北面越过后营到达山脊分水的山岭，共五十里。从前山脊北面的那历、玄岸两个村子，连同北边的蓝涧都是顺业里的属地，如今已经沦为贼窝。东面抵达周泊隘，共二十五里。西面抵达苏坑，五十五里。纵横都是七十里。起名叫“三里”的原因，是因为从前被盗贼盘踞着，王文成平定八寨后，才把这一地区清理出来，按照户口编为三个里：一里叫上无虞，二里叫下无虞，三里叫顺业里。现在顺业里的北境与八寨接壤的地方，那历、玄岸连同蓝涧都被盗贼占据作为巢穴。曾经设置过凤化县，就是今天演武场周围的土城墙，遗址还存留下来。随后废除了，后来把南丹卫迁到此地，进而设立了参将府镇守此地。按田地征收的税粮由南丹卫收缴，后来划拨给上林县，可百姓认为不方便，又在纷纷商议划归卫里征收了。

三里以洋渡为前门，有李依江西自上林县大明山发源，东流至此，横为杨渡。渡之南则石峰离立，若建标列戟；渡之北则石峰回合，中开一峡，外凑如门，有小江自北而南，注于洋渡下流，即汇水桥下合流水也。溯小江西岸入峡，宛转俱从两界石山中，北行数里，

两界山渐开渐拓，中环平畴，有独山村界其中，一石山中立溪西为外案，又有独山岩为内案。于是东西两溪之水前合而南去，北面石山愈开，土山自北而来，结为城治焉。城北土山中悬，直自后营西北夭矫而下，至此而尽。其东西两界石山回合如抱，愈远愈密，若天成石郭，另辟一函盖于中者。盖西来之脊高峙为大明山，分支东走，环绕于苏坑南北者，遂为西界之障；又北转而东抵后营之后，乃中分土山一枝，直南四十里而结三里，若萼中之房；其分枝东度者，又南转环绕为东界之障。故周泊、苏坑两处(1)，为三里东西之腋，正中与城治相对。其处东西最拓，若萼之中拆处焉。由周泊而南，渐转渐合，至洋渡而西向临溪，则青狮庙之后崖也。由苏坑而南，渐转渐合，至洋渡而东向临溪，则白崖堡之东崖也。二崖凑合于洋渡，即所入之前门，若萼之合尖处焉。

【注释】

(1)周泊：今作“刁泊”。苏坑：应在今罗圩附近。皆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东西两侧。

【译文】

三里城以洋渡作为前门，有条李依江从西面上林县的大明山发源，往东流到此地，横流成为杨渡。渡口的南面就是分散矗立的石峰，如像竖起的标杆和排列着的剑戟；渡口的北面则是回绕闭合的石峰，中间裂开一条峡谷，外边凑拢像一道门，有条小江自北往南流，注入洋渡的下游，这就是汇水桥下合流的水流了。溯小江的西岸进入峡中，弯弯转转地都是从两列石山中前行，往北行几里，两面的山渐渐开阔起来，中间环绕成平旷的田野，有独山村隔在其中，一座石山矗立在溪流西岸的田野中，是三里城外围的案山，又有独山岩成为里面一层的案山。在这里东西两条溪水在前方合流后往南流去，北面的石山愈加开阔，土山自北面延伸而来，盘结为三里城的治所。城北有土山悬在空中，自后营的西北方一直盘旋曲折地延伸而下，延到此地

到了尽头。城东西两面的石山回绕闭合如手臂一样围抱，越远处越密集，好像天然形成的石头城郭，另外辟有一个盒盖在中央的样子。大体上，西面延伸来的山脊高高耸起成为大明山，分出支脉向东延伸，环绕着苏坑南北两面的山，便成为西面的屏障；又向北转后往东延到后营的后面，于是从中分出一支土山，一支向南延伸四十里后盘结为三里城，好像花萼中的花房；那分支往东延伸的山，又向南转环绕成东面的屏障。所以周泊隘、苏坑两个地方，是三里城东西两面的肘腋，与正中的三里城治所相对。此处的东西两面最为开阔，就好像花萼从中绽开之处一样。山脉由周泊隘往南延伸，渐渐转过来山势渐渐合拢，延到洋渡后向西面临溪流，那就是青狮庙后面的山崖了。山脉由苏坑往南延伸，渐渐转过来山势渐渐合拢，延到洋渡后向东面临溪流，那就是白崖堡东面的山崖了。两面的山崖在洋渡凑聚会合，这就是进城去的前门，好像花萼合拢的尖端处。

东西两溪，俱在两界石山之内，土山北自后营盘伏而来，两源遂夹而与俱。西界者，南至罗墟北(1)，又合一西来之水，曲折绕城西，又西抵石村，合汛塘之水，乃东南出汇水桥下，合东溪。东界者，南至琴水岩东，又南出琴水桥，又合一东来之水，曲折抵东南石峰下，又穿流山峡中，乃西出而合西溪。二水合而南，经两独山，潆之，又南注于洋渡之东(2)。大江西下，此水北下，合并东去。其西北之夹，即洋渡；东北之夹，为青狮庙后崖。

【注释】

(1)罗墟：今作“罗圩”，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稍西。

(2)又南注于洋渡之东：原缺“南”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译文】

东西两条溪流，都在两列石山之内，土山从北面的后营盘绕起伏而来，两条水流便夹住土山一起往下流。在西面的溪流，向南流到罗

墟的北边，又汇合一条西面流来的溪水，曲折绕过城西，又往西流到石村，汇合汛塘的水，于是往东南流出汇水桥下，与东面的溪流汇合。在东面的溪流，往南流到琴水岩的东边，又向南流出琴水桥下，又汇合一条东面流来的溪水，曲折流到东南方的石峰下，又穿流在山峡中，于是向西流出来后与西面的溪流汇合。两条溪水合流后往南流去，流经两座独山，潆绕过两座独山，又向南流注到洋渡的东面。大江从西面流下来，这条水流从北面流下来，合并后向东流去。两条水流西北方的夹角地带，就是洋渡；东北方的夹角地带，就是青狮庙后面的山崖。

韦龟洞，在城西十里韦龟村(1)。西由汛塘逾佛子岭而北(2)，其路近；北由罗墟转石山嘴而南，其路远。其中群峰环绕，内拓平畴，有小水自北而南，分流石穴而去。惟北面石山少开，亦有独峰中峙若标。韦龟之山自东南中悬，北向而对之，函盖独成，山水皆逆，真世外丹丘也。数十家倚山北麓，以造纸为业，栖舍累累，或高或下，层嵌石隙，望之已飘然欲仙。其西即洞门，门亦北向。初入甚隘而黑，西南下数步，透出石隙，忽穹然高盘，划然内朗。其四际甚拓，而顶有悬空之穴，天光倒映，正坠其中。北向跻石而上，乳柱前排，内环平台，可布几席；南向拾级而下，碧黛中汇，源泉不竭，村人之取汲者，咸取给焉。平台之前，右多森列之柱，幢盖骈错，纹理明莹；左多层叠之块，狮象交踞，形影磊落。其内左右又可深入焉。秉炬由右西向入，渐下渐岐，而南可半里，又开一壑而出。秉炬由左东向入，渐跻渐逾而北，可半里，又转一窦而还。闻由右壑梯险而上，其入甚深；然觅导不得，惟能言之，不能前也。是岩外密中宽，上有通天之影可以内照，下有逢源之窍不待外求，一丸塞口，千古长春。三里虽岩谷绝盛，固当以是岩冠。况其外村居，又擅桃源、谷口之胜乎？

【注释】

(1)韦龟村：今作“韦归”。

(2)汛塘：今作“信桃”。与韦龟村皆在上林县东北境，三里城稍西。

【译文】

韦龟洞，在城西十里处的韦龟村。由西面的汛塘越过佛子岭往北走，这条路近些；由北面的罗墟转过石山的山嘴往南走，这条路远一些。其中群峰环绕，山内拓展为平旷的田野，有小溪自北往南流，分别流到石穴中去。唯有北面的石山稍微缺开一点，也有独立的石峰耸峙在中央好像标杆一样。韦龟洞所在的山在东南方悬在中央，面向北面对着它，独自形成一个盒子盖样的地形，山水都是逆向的，真是神仙居住的世外丹丘了。几十家人背靠山的北麓，以造纸为业，房舍层层叠叠，有的高有的低，一层层嵌在石缝中，望见这种景象依旧飘飘然想要成仙。村西就是洞口，洞口也是面向北。最初进去十分狭窄又很黑，向西南下走几步，钻出石缝，忽然高高地穹然盘绕而起，洞内豁然明亮起来。洞内的四边都非常宽广，而洞顶上有悬空的洞穴，天光倒射进来，正好照射在洞中。向北踏着石阶上走，钟乳石柱排列在前边，里面环绕成平台，可以摆上几桌酒席；向南沿着石阶下走，洞中积着澄碧深黑的水，是不会枯竭的源泉，村里人取水汲水，都到这里来。平台的前方，右边有很多森然罗列的石柱，石幢伞盖并列错杂，纹理明丽晶莹；左边有很多层层叠叠的石块，狮象交错盘踞着，石形光影杂乱众多。那里面左右两侧又都可以深入进去。举着火把由右边向西进去，渐渐下走渐渐分出岔洞来，往南大约半里，又开有一个壑谷出去。举着火把由左边向东进去，渐渐上登渐渐穿越到北面，大约半里，又转过一个洞穴便返回来。听说由右边的壑谷用梯子爬上高险之处，那里面进去非常深；然而找不到向导，仅能听人说说，不能前进了。这个岩洞外面隐秘洞中宽阔，洞顶上有通到天上之光影可以照射到洞内，下边有水源充裕的洞穴不需要到外面去找水，一颗丹丸塞在口中，千古长春。三里城虽然岩洞山谷极多，但应当以这个岩洞为第一。何况洞外村居房屋，又独占了桃源、谷口的优美景色呢？

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之北，中支土山东南尽处也。东溪自北环山之东。土山既尽，独露石山一拳，其石参差层沓。山南亦有数

家之村。洞在村西山半，其门南向。初入洼而下，甚欹侧；北进数丈，秉炬逾一隘，转而西，始穹然中高，西透明穴，北有暗窍；当明处有平石阔三丈，卧洞底如坠，可攀而憩焉。秉炬穷暗窍，数丈而隘，跻其上，亦不能深入。乃仍出至平石，跻西穴而出，则山之西面也。下山，仍转山前，骑而周玩之。洞前稍下，其东亦开一岩，门亦南向，外高而中浅，村人积薪于中焉。其北又开两岩，一上一下：上者在重崖，无路；下者多潴水，然亦不能与前通也。

【译文】

琴水岩，在城东六里琴水桥的北边，中间一列土山在东南方的尽头处。东面的溪流从北面环绕到山的东面。土山到头后，唯独露出一座拳头样的石山，山石参差，层叠杂沓。山南也有个几家人的村子。岩洞在村西的半山腰上，洞口向南。最初进去洼下去，十分倾斜；向北进去几丈，举着火把穿过一处隘口，转向西，洞中这才高高地穹然隆起，西边通有明亮的洞穴，北边有个暗洞；位于明亮处有块平滑的岩石，宽三丈，躺在洞底像是坠落下去的，可以攀爬上去休息。举着火把去穷究暗洞，几丈后就变窄了，登上去，也不能深入。只好仍然出到平滑的岩石处，从西面的洞穴爬出来，就到山的西面了。下山后，仍然转到山前，骑马周游赏玩风景。洞前稍下走，山的东麓也开有一个岩洞，洞口也是向南，洞口外面高而洞中浅，村里人在洞中堆积着薪柴。这个洞的北边又开有两个岩洞，一上一下：上面的在重重悬崖之上，没有路；下面的积着很多水，然而也不能与前洞口相通。

佛子岭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之西。佛子岭者(1)，石山自西分支而东，东为汛塘、仙庙诸峰，而岭界其间，石骨嶙嶙。逾岭而北下，则韦龟村西坞之水，南流而抵其麓，倾入洞焉。洞门北向甚豁，中回环成潭，潭中潴水渊澄，深不可测，潭四周皆石壁无隙。闻其南有隙在水下，大潦从北捣下(2)，洞满不能容，则跃而出于山南之崖。盖南崖较高，水涸则潴于北而不泄，中满则内激而反射于外，其交关之隙，则中伏云。门右穿旁窦，南抵潭东涯上。其上有石高若潭旁，

上与洞顶不即不离，各悬尺许，如鹊桥然。坐桥下而瞰深潭，更悠然也。

【注释】

(1)佛子岭：在今三里镇大梁村后。

(2)潦(lǎo)：雨水。

【译文】

佛子岭北岩，在城西七里汛塘村的西面。佛子岭这座山，是石山从西面分支往东延伸，东面形成汛塘村、仙庙所在的群峰，而佛子岭隔在其中，石骨嶙峋。越过佛子岭往北下走，就见韦龟村西面山坞中的溪水，往南流到山麓下，倾泻进入洞中。洞口向北，非常宽阔，洞中溪水回旋成深潭，潭中的积水渊深澄碧，深不可测，潭水四周都是石壁没有缝隙。听说洞的南边有缝隙在水下，大水从北边冲捣下来，洞中满得不能容纳下，就跃过山南的石崖流出去。原来南面的石崖较高，水干涸时就蓄积在北边而不外泄，洞中水满时就在洞内激荡，然后反冲到洞外，两面连接关键处的缝隙，就隐伏在洞中。从洞口右边穿过旁洞，向南抵达深潭东边的水边上。水潭上面有块岩石高高地拱起在水潭旁边，上边与洞顶不即不离，各自悬空一尺左右，像鹊桥一样。坐在鹊桥下俯瞰着深深的潭水，更加悠然自得了。

佛子岭南岩，在佛子岭之南。其门南向，前有石涧天成若槽，有桥横其上。时涧中无水，即由涧入洞。洞外高岩层穹侧裂，不能宏拓。北入洞，止容一人，渐入渐黑，而光滑如琢磨者；其入颇深，即北洞泄水之道也。盖水大时北洞中满，水从下反溢而出此，激涌势壮，故洞与涧皆若磨砺以成云。

【译文】

佛子岭南岩，在佛子岭的南麓。洞口面向南，洞前有条天然形成

的石头山涧像水槽，有座桥横架在山涧上。此时山涧中没有水，我就从山涧中进入洞中。洞外高大穹隆的岩石一层层侧向裂开，不能向宽大处拓展。向北进洞，只容得下一个人，逐渐深入渐渐黑下来，但洞壁光滑得像琢磨出来的样子；洞内进去相当深，这就是北洞泄水的通道了。大概是水大的时候北洞中装满水，水从下面反向溢出到这里，激流汹涌水势非常壮观，所以山洞与山涧都好像是被磨砺而成的样子。

佛子岭西北岩，在佛子岭西北一里，其门东向。韦龟村西坞之水自北来，又分流一涧，西抵此洞前，忽穴地下坠。洞临其上，外门高朗，西入三四丈即止。洞南有一隙，亦倾侧而下，渐下渐黑，转向西南，无炬而出。闻下与水遇，循水西南行，即透出后山。乃知此村水坠穴，山透腹，亦与向武百感一辙也。

【译文】

佛子岭西北岩，在佛子岭西北一里处，洞口面向东。韦龟村西面山坞中的溪水自北边流来，又分流形成一条山涧，向西流到这个岩洞的前方，忽然坠入地下的洞穴中。岩洞下临在地下岩洞的上方，外边的洞口高大明朗，向西深入三四丈就到了头。洞的南边有一条裂隙，也是倾斜着下去，逐渐下走渐渐黑下来，转向西南，没有火把便出来了。听说下面与水流相遇，沿着水流往西南行，就能钻出到后山。这才知道这个村子的水流坠入地穴后，穿透山腹，也与向武州的百感岩如出一辙了。

独山岩，今名砥柱岩，在城南四里。此地有三独山，皆以旁无附丽得名：一在溪东岸，与东界石山近，其山小而更峭；一在此山南五里，障溪而东环之，其山突而无奇；独此山既高而正当其中，与向武之琅山岩相似，省中之独秀无此峭拔，亦无此透漏也。其岩当山之腹，南北直透。南门高迸如裂阙，其前有巨石，自岩顶分跨而下，界为两门，正门在东，偏门在西南，皆有古木虬藤倒挂其上，轻风飘

曳，漾翠飞香，甚异也。岩中如合掌而起，高数丈，阔一丈五尺，平通山后者五六丈。上有飞崖外覆，下有涌石如栏，南北遥望，众山排闼，无不罗列献于前。岩之中分窍西透，亦转而北，又通一门，其内架阁两重，皆上穿圆窍，人下窍行，又若透桥而出者。此一洞四门相通，山甚小而中甚幻也。惟东向不通。其崖外又有一门东向，而西入深亦数丈，是又各分门立户者。

【译文】

独山岩，今天名叫砥柱岩，在城南四里处。此地有三座独山，都是因为四旁没有附着的山而得名：一座在溪流东岸，与东面一列石山接近，这座山小但更险峻；一座在这座山的南面五里处，挡住溪流往东环绕着山流去，这座山突立而起但没有奇特之处；唯有这座独山既很高又正好位于山坞中，与向武州的琅山岩相似，省城中的独秀峰没有这座山峭拔，也没有这座山玲珑剔透了。山上的岩洞位于山的腹部，南北一直贯通。南洞口高高迸裂像裂开的缺口，洞前有块巨石，从洞顶分跨而下，隔成两个洞口，正洞口在东面，偏洞口在西南方，都有古树曲藤倒挂在洞口上方，微风飘曳，漾翠飞香，非常地奇异了。岩洞中像手掌合拢一样隆起，高达几丈，宽一丈五尺，水平通向山后之处有五六丈。头上有飞崖在外面下覆着，脚下有岩石涌起像围栏，遥望南北，群山排列，无不罗列呈献在眼前。岩洞的中间分出一个石窍向西钻进去，也是转向北，又通有一个洞口，洞内架有两层楼阁，都是上面穿通一个圆圆的石窍，人在下面的石窍中走，又好像钻过桥洞出来的样子。这个岩洞一个洞与四个洞口相通，山很小但洞中非常奇幻了。只有向东的一面不通。洞外的山崖上又有一个洞口面向东，但向西进去深处也只有几丈，这又是各自分门立户的岩洞了。

小独山岩，在城东南五里，与砥柱东西相向，夹小江而立。自砥柱东望，似此山偏与东界近；自此山西望，又似砥柱偏与西界近；自其中望之，其实两山之去东西两界各悬绝等也。山小于砥柱，而尖锐亦甚，极似一浮屠中立者。下亦通一门，有石跨其外而不甚高。西透

小隙而上，悬崖之侧，有石平峙为台。其上悬绝处，有洞南向甚深，若能梯阶而升，亦异境也。游砥柱日独随一骑导而浮江，并尽此胜。

【译文】

小独山岩，在城东南五里处，与砥柱岩东西相对，夹着小江矗立。从砥柱岩向东望去，似乎这座山偏在一方与东面一列山接近；从两座山中间望去，其实两座山距离东西两列山都是各自高悬隔绝距离相等。山比砥柱岩小，但也是非常尖锐，极像一座佛塔矗立在中央的样子。山下也通有一个洞口，有岩石跨在洞外但不怎么高。向西钻过一条小缝隙上去，悬崖的侧边，有块平滑的岩石高耸成为平台。平台上方的悬绝处，有个岩洞面向南，非常深，如果能有梯子或者石阶爬上去，也是一处奇异之境了。游览砥柱岩那天只跟随着一个骑马的人做向导，而后漂浮过江，一并游遍了这一胜景。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由洋渡北岸溯江西行，转入山坞，则堡在其中。盖其山南北回合，又成一洞天矣。洞在南山之上，重门北向，高缀万仞之壁，自堡中望之，即在举首间，而无从着足。岩下石脚外插，亦开裂成纹。初开捱数隙(1)，如升层楼，而不知去洞犹甚远；复出望之，而后觉枪榆枋者(2)，无及于垂天之翼也。既而土人秦馀至，为秉炬前导，仍从山口出，循南山之东而转其南，始拾级上，得一门东南向，是为后洞，正对卓笔、青狮岩诸峰。由洞中东北上跻，乃暗而需炬；更转而北，其上甚峻，遥望天光中透矣。益攀跃以升，得一隙仅如掌，瞰其外辟巨门焉，则上洞之下层也。隙隘不容侧身向外，只可俯眺而已。从其内更上跻，透隘而出，则洞门岈然，北临无地，向之仰眺而莫可及者，今忽身跻其上矣。此洞甚高，呼吸可通帝座，其前夹崖下陷，以木横架而补其阙，即堪憩托，然止可凭揽诸峰，非久栖地也。仍从内隘下，再窥其外第二层洞，亦以为不可到矣。姑以杖从隙中投之，再由故道俯级直坠，抵前遥望天光处，明炬遍烛，于洞北崖下得一穴焉。其口甚隘，亟引炬蛇行而入(3)，其中渐高而成峡，其底甚平，数丈后宛转东折，又数丈而北透，则其门北向

高裂，有巨树盘根洞中，偃出洞外，是为第三层洞。洞前平石如掌，上下皆危崖峭壁，轰悬无级。回首上眺，则层门重叠，出数十仞之巅者，即上洞与第二层洞也。稍缘平石而东(4)，峡壁间有藤树虬络，乃猱升猿引以登。半晌，遂历第二层外洞，前所投杖俨然在也。其洞深三丈，高五丈，嵌上下两洞之间，而独不中通，反由外跻。因为吟句曰："洞门千古无人到，古干虬藤独为谁？投杖此中还得杖，三生长与菖坡随(5)。"乃仍挂枝下，循平石篝火穿第三层洞入，再抵前遥望天光处，则仍还后洞腹中矣。盖是洞如蹲虎，中空如腹，而上洞则其口也。第二层洞在其喉管之外，向从隙外窥处则喉管也。人从喉管上透，出其口，由喉管下坠，抵腹中。第三层洞为其脐之所通，故在腹之前。后洞乃其尾闾(6)，故在腹之下云。

【注释】

(1)初开捱数隙：乾隆本作"初攀数隙"。

(2)枪：冲，突。榆(yú)：即榆树。枋(fāng)：檀木。

(3)亟引炬蛇行而入："炬"原作"亡"，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4)稍缘平石而东："缘"原作"悬"，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5)三生：本佛教用语，指前生、今生、来生，又称三世。菖坡：通"猖(chāng)披"。衣不系带，散乱不整，引申为不遵法度，任意行为。

(6)尾闾(lǘ)：古代传说中海水所归的地方。

【译文】

白崖堡南岩，在城南十六里处。由洋渡北岸溯江流往西行，转进山坞中，白崖堡就在山坞中。原来这里的山南北回绕闭合，又成为一处洞天了。洞在南山之上，双层的洞口面向北，高高点缀在万仞高的石壁上，从土堡中望它，就在举手抬头之间，然而无处可以落脚。岩洞下面的石山脚向外下插，也开裂形成石纹。最初开始艰难地爬过几条裂隙，像爬升层层高楼，却不知离洞还非常远；又出山来观察地形，然后才觉得在丛林中左冲右突的走法，无法赶上垂在天上的翅膀

了。随后本地人秦馀来到了，为我举着火把在前领路，仍然从山口出来，沿着南山的东麓转到山的南麓，开始沿着石阶上登，走到一个面向东南方的洞口，这是后洞口，正对着卓笔峰、青狮岩等山峰。由洞中往东南上登，于是黑暗下来需要火把；再转向北，那上登的路非常陡峻，远望天光照射在洞中了。益发踊跃地攀登，见到一条缝隙，仅如手掌一样宽，俯瞰缝隙外边，劈开一个巨大的洞口，这是上洞的下层了。裂隙太窄不容许侧身走到外面，只能俯首远眺而已。从洞内再上登，穿过狭窄处出来，就见洞口十分深邃，面临北边看不见大地，这就是先前仰面眺望却无法到达的地方了，现在忽然间已跻身于它的上面了。这个岩洞非常高，呼吸可以通天庭，洞前方相夹的悬崖深深下陷，用木头横架着填补在两面悬崖间的缺口上，就能安身休息，不过也只可以凭眺观览群峰，不是久居之地了。仍然从洞内的狭窄处下来，再去窥探洞外的第二层洞，我也以为不可能到达了。姑且把拐杖从缝隙中扔进去，再经由原路低头沿着石阶一直下坠，抵达先前远远望见天光之处，点亮火把四处照射，在岩洞北边的石崖下找到一个洞穴。洞口非常狭窄，急忙把火把伸向前像蛇一样爬行进去，洞中渐渐高起来进而变成峡谷，洞底十分平坦，几丈后弯弯转转地向东折进去，又走几丈后向北钻出去，就见洞口面向北高高裂开，有大树的树根盘绕在洞中，倒卧着伸出洞外，这是第三层洞。洞前平滑的岩石像手掌，上下都是危崖峭壁，迸裂高悬，没有台阶。回头向上眺望，只见层层洞口重叠在一起，出现在几十仞高的山顶，那就是上洞和第二层岩洞了。顺着平滑的岩石稍往东走，峡壁上藤条树枝蜷曲地缠绕在一起，于是像猿猴一样拉着树枝藤条上登。半晌，终于历险到达第二层的外洞，前边我扔进拐杖之处俨然就在这里了。这个洞深三丈，高五丈，嵌在上下两个洞口之间，但惟独中间不通，反而要从洞外爬进来。我因而为此吟诵了诗句道：“洞口千古无人到，古树曲藤独为谁？投杖其中还得杖，三生长与逍遥随。”于是仍然挂着藤枝树干下来，沿着平滑的岩石点燃火把穿过第三层洞进去，再次抵达前边远远望见天光之处，便仍然返回到后洞的腹中了。大体上这个洞像蹲坐着

的老虎，洞中空空的像老虎的肚子，而上洞就是虎口了。第二层洞在老虎的喉管之外，先前从缝隙中向外窥视之处就是喉管了。人从喉管中往上钻，出到虎口中，由喉管中下坠，到达肚子中，第三层洞是老虎肚脐眼通着的地方，所以在腹部的前边。后洞是老虎的尾部，所以在腹部的下方。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之西三百步。洞门亦东南向，洞外高崖层亘，洞内即横分二道，一向西南，一向东北，皆稍下从洼中入，须用炬矣。从西南者，数丈后辄分两层，下层一穴如井。由井下坠，即得平峡，西行三丈，又悬峡下坠，复得平洼，其中峡窍盘错，交互层叠，乳柱花萼，倒垂团簇，不啻千万。随行胡生金陵人。折得石乳数十条，俱长六七寸，中空如管，外白如晶，天成白玉搔头也(1)。又有白乳莲花一簇，径大三尺，细瓣攒合，倒垂洞底，其根平贴上石，俱悬一线，而实粘连处，蒂仅如拳，铲而下之甚易。第出窦多隘，且下无所承，恐坠下时伤损其瓣，不忍轻掷也。盘旋久之，忽见明光一缕，透窍而出，井口亦如前，又在前井之南矣。又从上层西南入，其中石脊高下，屡见下陷之坑，窅黑无底，疑即前所探下层也。深入亦盘错交互，多乳柱攒丛，细若骈枝，团聚每千百枝，与下层竞远。惟后营东洞，乳柱多而大，悉作垂龙舞虬状，比列皆数十丈云(2)。从东北者，不五丈，有北嵌之窍两重，皆不甚深。东向攀崖而上，渐进渐曲，其盘错亦如西洞，而深奥少杀之。

【注释】

(1)搔(sāo)头：首饰，簪的别名。

(2)比列皆数十丈云：此据乾隆本。“四库”本作“比列皆数丈云”。

【译文】

白崖堡南山下洞，在后洞以西三百步之处。洞口也是面向东南方，洞外高大的山崖一层层横亘着，洞内立即横向分为两条通道，一

条通向西南方，一条通向东北方，都是稍下走就从洼地中进去，必须使用火把了。从西南方进去，几丈后就分为两层，下层中的一个洞穴像井一样。由井中下坠，立即走到平坦的峡谷中，往西行三丈，又从高悬的峡谷中下坠，又走到平整的洼地中，洞中峡谷石窍盘绕交错，相互层叠，钟乳石柱像花萼一般，成团成簇地倒垂着，何止千万。随行的姓胡的儒生金陵人。折到几十条石钟乳，都是六七寸长，中间像竹管一样的空心的，外面洁白得就像水晶，是天然形成的白玉簪了。又有一簇乳白色的莲花，直径大三尺，细细的花瓣攒聚在一起，倒垂在洞底，莲花的根部平贴在洞顶的岩石上，全都悬空仅有一条线宽，而实际粘连的地方，花蒂仅如拳头大小，把它铲下来非常容易。只是出去的洞穴大多很狭窄，而且下面没有东西接着，担心坠落下来时损伤了莲花的花瓣，不忍心轻易抛弃它了。盘旋了很久，忽然看见一缕明亮的光线，穿过石窍射出来，也是像前边那样的井口，又在前边那个井的南边了。又从上层向西南进去，洞中石脊高高低低的，多次看见下陷的深坑，深黑不见底，怀疑就是先前我探察过的下层了。深入进去也是相互盘绕交错，有很多钟乳石柱，攒聚成丛，细得像并排的树枝，每千百枝聚成一团，与下层比个高低长短。只有后营的东洞，钟乳石柱又多又大，都作出虬龙下垂起舞的形状，并排排列都有几十丈。从东北方进去的洞，不到五丈，有两层嵌在北边的石窍，都不十分深。向东攀着石崖往上走，渐渐进去逐渐弯弯曲曲的，洞中盘绕交错也像西洞一样，但深邃之处比西洞稍差一些。

青狮南洞，在城南二十里，西南与上林分界处，路由杨渡过江，东南四里乃至。其山石峰卓立，洞在山之下，开东西二门。东门坦下，门高数丈，阔亦数丈，直透山西者约三十丈，平拓修整(1)，下辟如砥，上覆如幔，间有石柱倒垂幔下。洞之西垂，又有石柱一队，外自洞口排列，抵洞后西界，别成长榭；从榭中瞩外洞，疏楞绮牖，牵幕披云，又恍然分境也。西门崇峻，下有巨石盘叠为台，上忽中盘高穹。从台内眺，已不见前洞之顶，只见高盘之上，四面层回叠绕，如云气融结，皆有窍穴钩连，窗楞罗列，而空悬无上处。从台外眺，则

西面三岐之峰，卓笔之岫，近当洞门中央，若设之供者。由台北下，奥窟中复开平洞一围，外峙巨石为障，下透中虚，若桥之度空。从此秉炬北入东转，其穴大而易穷；东从腋隘直入，其窍狭而甚远。计其止处，当不下十五丈，已逾外洞之半。此下洞之最奥处也。出小穴，复酌于西门之台，仰视上层云气叠绕处，冀一登，不可得。忽见其北有光逗影，知其外通，陆公令健而捷者从山外攀崖索之。久之，其人已穿入其上，从下眺，真若乘云朵而卷雾叶也。既而其人呼曰："速携炬至，尚可深入。"余从之。乃从西门下，循山麓转其北，复南向攀崖跻。山之半，有门北向。穿石窦入，则其内下陷通明，俯见诸君群酌台上，又若登月窟、扪天门而俯瞩尘界矣。其上有石砥平庋，石端悬空处，复有石柱外列，分窗界户，故自下望之，不一其窦，而内实旁通也。于是秉炬东入，愈入愈深，窅然中辟，亦几二十丈焉。东入既穷，复转西北，得一窦。攀而北上，忽倒影遥透，有峡纵横，高深骈沓。攀其东北，有穴高悬，内峡既峻，外壁弥削，只纳光晖，无从升降。更从奥窟披其西北，穿腋上透，又得一门，平整明拓。其门北向，其处愈高，吐纳风云，驾驭日月，非复凡境。其北腋尚有余奥(2)，然所入已不甚遥。由其门出，欲缘石觅磴而下，其下皆削立之壁，悬突之崖，无从着足。乃复从洞中故道，降出至悬台下瞰处。诸君自下呼噪，人人以为仙，即余亦自以为仙也。倏明倏暗，倏隔倏通，倏上倏下，倏凡倏仙，此洞之灵，抑人之灵也？非陆公之力，何以得此！

【注释】

(1)平拓修整："拓"原作"柘"，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其北腋尚有余奥："北"原作"比"，据乾隆本改。"四库"本作"北胁"。

【译文】

青狮南洞，在城南二十里处，西南方是与上林县分界的地方，去那里的路由杨渡过江，往东南走四里才到。这座山是卓立的石峰，洞

在山下，开有东西两个洞口。东洞口平坦低下，洞口高几丈，宽处也有几丈，一直通到山的西面之处大约三十丈，平整开阔，高大整齐，下面平展像磨刀石，顶上下覆像帷幔一样，间或有石柱倒垂在帷幔下面。洞的西边，又有一队石柱，从外边的洞口排列而来，抵达洞后的西边，另外形成一个长长的榭廊；从榭廊中远望外面的洞，像疏朗绮丽的窗户，帷幕高挂，云层绽开，又恍然分出一种境界来了。西洞口高大险峻，下面有巨石盘结重叠为平台，上方忽然向中间盘绕着高高穹隆而起。从平台上向洞内眺望，已经看不见前洞的洞顶，只见高高盘绕上去的洞顶上，四面层叠回绕，像云气融化凝结成的，都有石窍洞穴如钩子一样相连，窗棂罗列，然而悬在高空，没有上登的地方。从平台上向洞外眺望，只见西面分出三岔的山峰，像毛笔一样卓立的山峦，近在洞口的中央，好像专门设立的供桌一样。由平台向北下走，幽深的洞窟中又开有一围平坦的山洞，外边耸峙着巨石作为屏障，下面通透，中间是空的，像桥一样跨过空中。从这里举着火把向北进去转向东，这个洞穴很大但容易穷尽；从侧边的隘口一直向东进去，这个石窍很窄但非常深远。估计石窍到头的地方，应当不下十五丈，已经超过外洞的一半。这是下洞最幽深隐秘之处了。出了这个小洞，又到西洞口的平台上饮酒，仰面斜视上层云气层叠缭绕之处，希望能登上去一次，不可能。忽然看见上层洞口的北边有光影逗引人，知道那里可以通到洞外，陆公命令一个健壮敏捷的士兵从山外攀着山崖去寻找。很久后，那人已经钻进去到了那上边，从下面眺望过去，真好像乘坐在云朵上卷在云雾中的树叶了。随后那人高呼道：“赶快带着火把过来，还可以深入进去。”我听从了他的话。于是从西洞口下山，沿着山麓转到山北，又向南攀着山崖上登。山的半中腰，有个洞口面向北。穿过石洞进去，就见洞内陷下去，通明透亮，低头看见诸君在平台上饮酒，又像是登上月宫、摸着天门俯视尘世了。那上面有块岩石像磨刀石一样平架着，岩石前端的悬空处，又有石柱排列在外面，分隔成门窗，所以从下面远望这里，不止一个洞穴，可洞内实际是四通八达的了。于是举着火把向东深入，越进去越深，洞中杳然

拓展开，也几乎有二十几丈。向东进去到头后，又转向西北，找到一个洞穴。向北攀登而上，忽然有倒影远远照射进来，有纵横的峡谷，又高又深骈阗杂沓。攀到峡谷的东北方，有个洞穴高悬着，峡谷里面既已很陡峻，外边的石壁更加陡削，只能吸纳进光辉，无法上下。再从幽深的洞窟中穿过洞穴的西北方，穿过侧边钻上去，又找到一个洞口，平整明亮开阔。这个洞口面向北，这个地方更高了，吐纳风云，驾驭日月，不再是人间。洞口的北侧还有别的幽深之处，然而能走进去之处已经不怎么遥远。由这个洞口出来，想要沿着石崖寻找石阶下走，洞口下面都是陡削直立的石壁，悬空前突的悬崖，无处落脚。只好又从洞中的原路，下降出到能下瞰高悬平台的地方。诸君在下边欢呼鼓噪，人人以为自己是神仙，即便是我也自以为的仙人了。忽明忽暗，倏地隔断倏地又相通，时上时下，时而是凡人时而又是神仙，这是洞的灵气，还是人的灵气呢？不是靠陆公的力量，如何得以来到这个地方！

青狮北洞，在青狮潭北岸。青狮潭者，即洋渡之下流也，江潭深汇，为群鱼之宫，乃参府之禁沼(1)，罟网所不敢入者(2)。其北崖亦多穹门，与南洞隔江相对。余雨中过此，不及旁搜。又西为青狮庙。危峰西南来，抵水而尽。洋渡之水从西，三里之水从北，至此合流而东，峰截其湾，愈为屼嵲，庙倚其下，遂极幽阏焉。

【注释】

(1)乃参府之禁沼："沼"原作"治"，据乾隆本改。

(2)罟(gǔ)：网的总名。

【译文】

青狮北洞，在青狮潭的北岸。青狮潭这地方，就是洋渡的下游了，江水汇积成深潭，是鱼群的深宫，是参将府封禁的水域，是渔网不敢放进去的地方。青狮潭北边的山崖上也有很多穹隆的洞口，与南

洞隔江相对。我在雨中经过此地，来不及四处搜寻。再往西是青狮庙。高险的山峰从西南方延伸而来，延到水边就到了头。洋渡的水流从西面，三里城的水流从北面，流到此地合流后往东流去，山峰横截水湾，愈加显得突兀，青狮庙紧靠在山峰下，竟然极为幽静隐秘。

堡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巨堡之北(1)。堡南去洋渡仅三里。其门东向，中深五六丈，后洼而下，不能深入。

【注释】

(1)在城南十二里巨堡之北：原缺“巨”字，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译文】

堡北岩，在城南十二里处巨堡的北边。巨堡南边距离洋渡仅有三里路。洞口面向东，洞中深五六丈，后面洼下去，不能深入。

独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大路之西。洞门东向，前有石路，中跨为桥，盖水发时自洞溢出也。洞倚西山下，洞口危石磊落，欹嵌而下，其中窅然深黑，不能悬入也。

【译文】

独山村西北水岩，在城南八里处大路的西边。洞口向东，洞前有石子路，路中跨有桥梁，大概是发大水时有水从洞中溢出来。洞紧靠在西山下，洞口危石杂乱众多，倾斜深嵌下去，洞中杳渺深黑，不能悬空进洞去了。

砥柱岩西峰水岩，在城南四里。有峰屼突于砥柱之西，高不及砥柱，而回列倍之，上冒下削，其淋漓痕，俨若黄熟香片侧立。其南多空裂成门，而北麓有门北向，两崖如合掌上并。其内深窅，有光南透，若甚崆峒，第门有潴水溢于两涯，不能入。几番欲以马渡，而水下多乱石，骑亦不前。

【译文】

砥柱岩西峰水岩，在城南四里处。有座山峰像石桥一样突立在砥柱岩的西面，高度赶不上砥柱岩，可回绕排列是砥柱岩的一倍，上边下覆下面陡削，山崖上面雨水流淌的痕迹，俨然好像侧立着的黄熟香片。山峰南面有很多裂空形成的洞口，而且北麓有个向北的洞口，两侧的石崖如合拢的手掌向上并拢。洞内深远，有亮光从南边照射进来，好像十分空阔，只是洞口有积水溢满到两边，不能进去。几次想骑马渡水，坐骑也不能前进。

后营东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即后营东界石山之西麓也，去后营四里。中又有小山一重为界，山坳中断处，有尖峰在前，亦曰独山，则其西护也。直抵东山下，有石笋一圆云。备记五月十四日(1)。

【注释】

(1)备记五月十四日：按后述游踪，应为二月十四日，“五”字有误。

【译文】

后营东面的山洞，在城北四十里处，就在后营东面一列石山的西麓了，距离后营四里路。中间又有一重小山作为分界，山坳中断处，有座尖峰在前方，也叫独山，是后营西面的护卫了。直达东山下，有一根圆圆的石笋，等等。准备详细记在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

仙庙山，在城西四里，西面石峰之最近城者也。石峰中悬，三面陡绝，惟从西南坳中攀崖上，则三里四境尽在目中。昔有村氓登山而樵，遇仙得道，故土人祀之。

【译文】

仙庙山，在城西四里处，是西面石峰最靠近城的山了。石峰高悬在空中，三面陡绝，只有从西南方的山坳中攀着石崖上去，只见三里

城的四境尽在眼中。从前有个村民上山打柴，遇到仙人成仙，所以当地人祭祀他。

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汛塘中。汛塘者，即仙庙山南之坞也，自仙庙山前西接狮子坳(1)。坞中有塘长数里，水涨时洪流漫衍，巨鱼逆流而上，土人利之，故不疏为田，而障为塘。有石壑一区当塘之中，上浮如败荷覆叶，支撑旁偃，中空外漏，水一潭绕之，石箕踞其上，又如数梁攒凑，去水不及三尺，而虹卧云嘘，若分若合，极氤氲蜿蜒之势。其西北里余即汛塘村，倚北山之下。

【注释】

(1)自仙庙山前西接狮子坳："狮子坳"，乾隆本、"四库"本作"佛子坳"。

【译文】

汛塘浮石，在城西五里的汛塘中。汛塘这地方，就在仙庙山南面的山坞中了，从仙庙山前边向西连接到狮子坳。山坞中有个几里长的水塘，水涨时洪流漫溢，大鱼逆流而上，当地人因此获益，所以没有疏挖垦为田地，而是用水坝拦水成为水塘。有一片石头壑谷位于水潭的中央，上面浮出水面好像败谢下覆的荷叶，支撑着向四旁倒下去，中间是空的，外边漏光，一潭水环绕着岩石，岩石盘踞在水面上，又像是几座桥梁攒聚会拢，距离水面不到三尺，而彩虹横卧，吞云吐雾，似分似合，极尽氤氲蜿蜒的气势。浮石西北一里多处就是汛塘村，紧靠在北山之下。

周泊隘，在城东二十五里，东界石山之脊也。隘当脊中，南北崇崖高压，云气出没其中。逾隘而东，即为迁江境。其东北石山内，为八寨之罗洪洞。按《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则昔时亦上林境，而后沦于贼，遂不能恢复，至今为贼所踞。东南石山内，为马场洞。犹三里属。第地无居民，皆巨木。

【译文】

周泊隘，在城东二十五里处，在东面一列石山的山脊上。隘口位于山脊中央，南北高峻的山崖从高处压下来，云气出没在其中。越过隘口往东走，就是迁江县的辖境。隘口东北方的石山内，是八寨的罗洪洞。据《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城东北四十五里处。”那么从前也是上林县的辖境，而后来沦入贼手，竟然不能恢复，至今被盗贼盘踞着。东南方的石山内，是马场洞。还是三里城的属地。只是这一地区没有居民，都是巨大的树木。

汛塘后坞石洞，在城西七里。西山东来，过佛子岭分为两支，一支直东为汛塘村后峰，一支北转为韦龟山。二山之东北又环成一坞，东以仙庙山为前障，中有支峰对。其麓有洞，门东向，前有水隔之，内望甚深。土人云：“中可容千人。昔其西有村，今已鞠为草莽(1)。”所向东峰之上，亦有洞，门西向，高悬欹侧，亦翳于草莽，俱未及登。

【注释】

(1)鞠(jū)：穷，尽。

【译文】

汛塘后面山坞中的石洞，在城西七里处。西面的山脉往东延伸过来，延过佛子岭分为两条支脉，一支一直向东成为汛塘村后面的山峰，一支向北转成为韦龟山。两座山的东北方又环绕成一个山坞，东面以仙庙山作为前方的屏障，中间有座支峰相对。山麓有个洞，洞口向东，洞前有水隔开，洞内望过去非常深，当地人说：“洞中可容纳一千人，从前洞的西边有个村子，今天已经全部成为草莽。”洞口面向的东峰之上，也有洞，洞口向西，高悬倾侧，也是被草莽遮住了，都没有来得及上登。

三层阁在参府厅事东，陆公所新构也。长松环荫，群峰四合，翛

然有遗世之想。松风亭在署后土山之巅，松荫山色，遥连埤堄(1)，月色尤佳。余下榻于三层阁，几至忘行。陆公饯余于松风亭，沉醉月夜，故以终记。

【注释】

(1)埤堄(pì nì)：城墙上的小墙。

【译文】

三层阁在参将府厅堂的东边，是陆公新建的。高大的松树树荫环绕，群峰四面合围，悠然自在有脱离尘世的遐想。松风亭在官署后面土山的山顶上，松荫扶疏，山色葱翠，城墙远远地相连，月光下的景色尤其优美。我就住在三层阁中，几乎忘记了上路。陆公在松风亭为我饯行，沉醉月夜中，所以始终记得。

三里：一曰上无虞里，一曰下无虞里，一曰顺业里。

【译文】

三里：一个叫上无虞里，一个叫下无虞里，一个叫顺业里。

八寨：西界者曰寨垒、东与后营对。都者、东与周安对。剥丁，东与苏吉对。东界者曰罗洪、西与左营对。那良、西与后营对。古卯、古钵、何罗。

【译文】

八寨：西面的叫寨垒、东面与后营相对。都者、东面与周安相对。剥丁，东面与苏吉相对。东面的叫罗洪、西面与左营相对。那良、西面与后营相对。古卯、古钵、何罗。

三镇：中曰周安、北曰苏吉，西南曰古鹏。

【译文】

三镇：中间的叫周安，北边的叫苏吉，西南方的叫古鹏。

贯八寨之中者，南自后营，北抵周安，极于罗木渡。其中有那历、玄岸、蓝涧、桥蓝诸村，南北十余里。昔乃顺业里及周安之属，今为八寨余党所踞。渠魁蓝海潮。八寨交通，而三里之后门不通矣。

【译文】

纵贯八寨之中的地区，南面起自后营，北面抵达周安，在罗木渡到头。其中有那历、玄岸、蓝涧、桥蓝等村子，南北十多里。从前是顺业里和周安的属地，如今被八寨的余党盘踞着。他们的首领叫蓝海潮。八寨互相勾结，但三里城的后门不通了。

三里周围石峰，中当土山尽处，风气含和，独盛于此；土膏腴懿，生物茁茂，非他处可及。所艺禾穑特大(1)，恒种一郭，长倍之，性柔嘉，亦异庶土所植(2)。畜物无所不有。鸡豚俱食米饭，其肥异常。鸭大者重四斤而方(3)。此邦鲫鱼甚艰，长仅逾寸，而此地独有长四五寸者(4)。三里出孔雀。风俗：正月初五起，十五止，男妇答歌曰“打跋”，或曰“打卜”。举国若狂，亦淫俗也(5)。果品南种无丹荔，北种无核桃，其余皆有之。春初，枸杞芽大如箸云，采于树，高二三丈而不结实，瀹其芽实之入口，微似有苦而带凉，旋有异味，非吾土所能望。木棉树甚高而巨，粤西随处有之，而此中尤多。春时花大如木笔(6)，而红色灿然，如云锦浮空，有白鸟成群，四面翔绕之，想食啄其丛也。结苞如鸭蛋，老裂而吐花，则攀枝花也，如鹅翎、羊绒，白而有光。云泗城人亦有练之为布者(7)，细密难成，而其色微黄，想杂丝以成之也。相思豆树高三四丈(8)，有荚如皂荚而细，每枝四五荚，如攒一处，长一寸而大仅如指。子三四粒缀荚中，冬间荚老裂为两片，盘缩如花朵，子犹不落。其子如豆之细者而扁，色如点朱，珊瑚不能比其彩也。余索得合许。竹有中实外多巨刺者，丛生而最大；有

长节枝弱不繁者，潇洒而颇细；如吾地之耸节虚中，则间有之而无巨者；又一种节细而平，仅若缀一缕而色白，可为杖，土人亦曰粽竹，出三镇之苏吉；其地亦有方竹，止在下数节而不甚端。

【注释】

(1)穑(sè)：收获的谷物。

(2)庶(shù)土：众多地方。

(3)鸭大者重四斤而方：乾隆本，“四库”本作“鸭大者重七十两，方体”。

(4)独有长四五寸者：乾隆本、“四库”本作“有至尺者”。

(5)“三里出孔雀”以下几句：原系眉批，今移至所对应的正文内。

(6)木笔：即辛夷，多用作木兰的别称。因其未开花时，苞上有毛，尖长如笔，故称木笔。

(7)练(liàn)：把丝、麻、布帛煮得柔软洁白。

(8)相思豆树：即红豆树。为豆科乔木，春季开白色或淡红色花。种子朱红色，有光泽，有的一端黑色，或有黑色斑点。

【译文】

三里城周围的石峰，中间位于土山的尽头处，风光宜人，气候温和，唯独此地气候最好；土地肥沃丰美，植物茁壮茂盛，不是其他地方可以赶得上的。种植的水稻收获的谷粒特别大，长年种满在城郭附近，产量是其他地方的一倍，煮出的米饭柔软味美，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种植的。牲畜无所不有。鸡和猪都吃米饭，异常肥壮。鸭子大的重达四斤，长得方头方脑。这个省要吃到鲫鱼非常艰难，长的仅超过一寸，可唯独此地有长达四五寸的。三里出产孔雀。风俗是，正月初五开始，十五停止，男女互相对歌，叫做“打跋”，有人叫“打卜”。举国若狂，也是一种淫荡的习俗。果子的品种，南方的品种没有荔枝，北方的品种没有核桃，其余的品种这里都有。初春时，枸杞的嫩芽大如筷子，从树上采下来，树高二三丈却不结果实，把嫩芽煮好放入口中，似乎微微有些苦又带点□味，随即有点怪味，不是我们地方指望的那

种味道。木棉树非常高大，粤西到处都有这种树，而这一带特别多。春天时花大如木兰，但红色灿烂，好像彩云般的锦缎飘浮在空中，有成群的白鸟，绕着树四面飞翔，想啄食树上的花丛。结出的花苞好像鸭蛋，成熟后绽裂开吐出花，那就是攀枝花了，好像鹅毛、羊绒，白洁有光。听说泗城州也有人把攀枝花煮后织成布的，花絮细密难以织成，但布的颜色微微发黄，猜想是掺杂了蚕丝织成的了。相思豆树高达三四丈，有豆荚如皂荚一样但细一些，每一枝条上有四五个豆荚，如同攒聚在一处，长一寸而大处仅如手指。三四粒子实连缀在豆荚中，冬天豆荚长老时裂成两片，卷缩起来好像花朵，子实仍然不会脱落。相思豆的子实好像细小的豆子却扁一些，颜色像涂了朱砂，珊瑚不能与它的色彩相比。我要到一捧左右。竹子有一种中间实心外边有很多巨大的刺的品种，成丛生长而且最高大；有一种竹节长枝条柔弱不繁杂的品种，姿态潇洒而且相当细；好像我家乡竹节高耸中间空的竹子，则间或有一些但没有巨大的；又有一种竹节又细又平，仅像点缀着一缕纹路而且颜色发白的，可以做成手杖，当地人也叫做棕竹，出产在三镇中的苏吉；这个地方也有方竹，只在下面的几节是方形的而且不怎么端正。

十四日　晨起，阴云四布，即索骑游东岩。岩在东石峰之麓，由独山入隘，度土山一重，共三里抵其下。有石笋一圆，傍石峰西麓，岩在石笋之上。遥见当峰半，一门西向高悬，则西洞后穿别窍。由南麓上跻，有两门并列，暗洞在东，明岩在西，二门俱南向。先入明岩，中高敞平豁，后一石蕊中悬。穿蕊而入，下坠小穴，上则垂乳窈窕，围成龛，极玲珑纤幻。龛中圆且峻，贮水一池，沉映崖壁，光影上照，绀碧夺目。转门而西，又开一门，西向，亦明豁高爽，下临绝壁，即前从坞中遥见高悬者。其内与南门转接处，石柱或耸而为台，或垂而成龛，攒合透映，真神仙窟宅，雕镂所不能就者也。仍出南门，从其东北向，伛偻入暗洞。门外隘中洼，少下，洞遂穹然，篝火北入数丈，则玉乳倒垂骈耸，夭矫缤纷，底甚平。由其腋透隙而入，岐而西，峡东隙皆不数丈尽，惟直北逾乳隙进，内复宽。少东转，垂

柱益多。平底中有堆石一方，土人号为“棺材石”，以形似也。更入，从石东北转，石坡高下，乳笋参差立。披窍北入，复辟一最巨室，乳柱回环，阖辟莫测。从此西北穿隘而下，其入甚遥，闻深处有溪成潭，下跨石为梁，上则空明透影。时误从东转，竟从别窦仍下堆石旁。欲复入觅西北隘，而易炬已多，恐一时不继，乃从故道出。闻此洞东通迁江，虽未必然，而透山而东，即为那良贼寨之地，未知果有从出处耳？余所入止得三四转，度不及其十之一二，然所睹乳柱之瑰丽，无过此者。此洞既以深诡见奇，而西畔明岩复以明透表异，合之真成二美矣。

【译文】

十四日　早晨起床，阴云四面密布，立即要马匹来骑马去游览东岩。东岩在东面石峰的山麓，由独山进入隘口，越过一重土山，共三里到达山麓下。有一根圆圆的石笋，依傍在石峰的西麓，岩洞在石笋的上方。远远望见位于石峰的半中腰，一个洞口面向西高悬着，那是西洞后面穿通的别的洞穴。从南麓上登，有两个并列的洞口，暗洞在东边，明洞在西边，两个洞口都是面向南。先进入明洞，洞中高敞平旷，后面有一朵石花悬在中央。穿过石花进去，下边陷成一个小石穴，上面则垂挂着窈窕秀丽的石钟乳，围成一个石龛，极为玲珑纤巧。石龛中间又圆又高峻，贮藏着一池水，崖壁映照在水中，光影在上面照射，青碧夺目。由洞口转向西，又开有一个洞口，面向西，也是明朗高敞，下临绝壁，这就是前边从山坞中远远望见高悬着的洞口。洞内与南洞口转接之处，石柱有的耸为高台，有的下垂形成石龛，攒聚闭合，漏光透亮，真是神仙洞府，不是人工雕凿镂刻所能成就的。仍然出了南洞口，从它的东北方，弯腰进入暗洞。洞口外边狭窄中间下洼，稍下走，洞于是穹然隆起，点燃火把向北深入几丈，就见白玉般的钟乳石倒垂着，成群耸立，姿态夭矫，缤纷争呈，洞底非常平整。由钟乳石侧旁的缝隙钻进去，岔向西边，峡谷东面的缝隙都是不到几丈便到了头，只有从正北方穿过钟乳石的缝隙进去，里面又

宽起来。稍微向东转，下垂的石柱更多。平整的洞底中央有一堆方形岩石，当地人号称为“棺材石”，因为是形状相似。再进去，从棺材石向东北转，石坡高低不一，石钟乳和石笋参差不齐地矗立着。穿过石窍向北深入，又开有一个最大的石室，钟乳石柱四面环绕，忽开忽合无法窥测。从此处向西北穿过隘口下走，那里面进去非常遥远，听说深处有溪水汇积成深潭，岩石下跨形成桥梁，顶上则是空中照射进来的明亮光影。此时错从东面转进去，竟然从别的洞穴中仍然下到那堆岩石旁边。想再进去找西北方的隘口，然而已经换了很多火把，担心一时间接济不上，只好从原路出来。听说这个洞东面通到迁江县，虽然未必是这样，但通到山的东面，那就是盗贼占据的那良寨所在的地方了，不知道果然有从那里出去的地方吗？我进去之处只转过三四个地方，估计还不到山洞的十分之一二，然而所见到的钟乳石柱的瑰丽景象，没有超过这里的了。这个洞既以幽深诡异见奇，而且西侧的明洞又以明亮通透表现出奇异的景观，把它们合在一起真成了两处美景了。

出洞，仍下山西北行，一里半抵独山。从其北而西，又一里半，饭于后营。杨君统营兵骑而送余，遂下山北行。东西两山，一石一土，相持南下，有小水南流于其中，经后营而南，金鸡隘之北，乃西南坠壑而去，即琴水桥之上流也。从此北望，直北甚遥；南望则金鸡石峰若当门之标。后营土山头南尾北，中悬两界之中，西南走而尽于三里，遂结为土脉之尽局云。北行八里，有土脊自西而东，横属于两界之中，则南北分水之脊也，南入于杨渡，而北遂入罗木渡焉。逾脊北二里，为那力村，又三里为玄岸村。二村俱在东石峰之下，昔皆民居，今为八寨贼所踞矣。又北三里，水从直北去，路西穿土山之腋。一里西下，则土山复东西夹而成坞。又北十里，是为蓝涧，俱贼村矣。贼首蓝海潮者，家西山下。有涧从其前北流，溯之行，北一里半，有石山突于坞东，由其西麓逾小坡，即为周安界矣。又二里，一村在东山麓，曰朝蓝(1)。前涧中有潭，深汇澄澈，自是而北，遂成拖碧漾翠之流，所云“蓝涧”者，岂以此耶？蓝涧本三里之顺业里属。今

南抵那力过脊之地，俱为八寨余孽所踞，而蓝海潮则其魁也。由蓝涧而北抵罗木渡，南抵左营，中开天成直夹，皆土山也。其两石山：西为寨垒、都者、剥丁，东为罗洪、那良。东西皆贼薮。朝蓝昔本周安属，今北抵周安亦俱为诸蘠所踞(2)，并周安亦岌岌矣。由朝蓝随涧东岸又北五里，转而东逾土山，北下一里，复行坞中。三里，出坞。又西行一里，始见前溪从土山西畔北注，与石山西峡之涧合而东来，遂有汤汤之势。涉溪北上，溪亦折而北，不半里，是为周安镇，数家之聚，颓垣败址，在溪西岸，而溪东膏腴俱为贼踞，不可为镇矣。所云镇者，是为周安，其西南为古鹏，其北曰苏吉，总名三镇(3)。盖界于八寨之中者也。今周安仅存，古鹏全废，惟苏吉犹故。昔有土镇官吴姓者，以青衫居宾州(4)，未袭其职。其子甫袭而死。后委哨官及古零司九司之一(5)。兼摄之，而古零鞭长不及。前年，八寨贼由此劫上林库银，为上林县官所申，当道复觅吴氏之遗孤仍袭。其孤名承祚，才十二岁，父即前甫袭而死者。其外祖伍姓者号娱心，乃宾州著姓，游大人以成名者。甫自宾州同承祚到镇，见周安凋敝，以承祚随师卒业于苏吉。而伍适返周安，见余至，辄割牲以饷。土司以宰猪一味献客为敬。盖杨君昔曾委署此镇，见其送余，非直重新客，犹恋旧主也。是晚复同杨、伍二君北二里游罗隐岩。岩在镇之西北隅，乃石峰西断处。盖大溪南经周安之前而北至此，有土垣一周，为旧宾州、南丹卫遗址，乃万历八年征八寨移而镇此者(6)。后卫移三里，州移故处，而此地遂为丘墟，今且为贼薮，可恨也。按《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东北四十五里，为韦旻隐居之地，则罗洪昔亦上林属，而后沦于贼者也。由土垣北直去为苏吉、罗木渡大道(7)，由土垣西向入石峰隘，有数家倚隘侧，为罗寨村。村前石峰特起，岩穴颇多，但浅而不深。其西麓为罗隐岩，岩横裂如榻。昔有儒生过此，无托宿处，寄栖此中，题诗崖上，后人遂指为罗隐。其题句鄙俚，而诸绕戎过之(8)，多有继题其下者，岂以其为崔浩耶(9)？是晚还宿周安，作谢陆君书畀杨。

【注释】

(1)朝蓝：乾隆本、“四库”本作“桥蓝村”。

(2)诸蘁(wù)所踞：“蘁”原作“萼”，从沪本改。蘁，逆。

(3)三镇：皆在忻城县南境，思吉、周安、古蓬，从北往南排列在公路线上。周安，今名同。古鹏，今作“古蓬”。苏吉，今作“思吉”。

(4)青衫：古时地位低下者所穿的服装。

(5)古零司：今仍作“古零”，在马山县东南境。

(6)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

(7)苏吉：此处原作“苏吾”，从前记改。

(8)绕戎：出巡的军官。

(9)崔浩(?—450)：字伯渊，北魏时人，官至司徒。后作国书三十卷，立石铭之，以彰直笔，因此以修史暴露“国恶”的罪名被灭族。

【译文】

出洞来，仍然下山往西北行，行一里半抵达独山。从独山的北麓往西走，又走一里半，在后营吃饭。杨君率领营兵骑马送我，于是下山往北行。东西两面的山，一面是石山，一面是土山，互相对峙往南下延，有条小溪向南流淌在两列山中间，流经后营往南流，流到金鸡隘的北边，于是向西南坠入壑谷中流去，这就是琴水桥下溪流的上游了。从此地向北望去，正北方非常遥远；向南望去，则是金鸡隘所在的石峰像挡在门口的标杆。后营的土山头在南尾北，高悬在两列山的中间，往西南延伸，而后在三里城到了尽头，终于盘结为土山山脉的尽头处。往北行八里，有土山山脊自西往东延伸，横向连接在东西两列山的中间，那是南北分水的山脊，南面的流入杨渡，而北面的便流入罗木渡。越过山脊往北走二里，是那力村，再走三里是玄岸村。两个村子都在东面的石峰之下，从前都有百姓居住，今天被八寨的贼人占据了。又向北三里，水流从正北方流去，道路向西穿过土山的侧旁。行一里向西下走，就见土山又在东西两面夹成山坞。又向北十里，这里是蓝涧，都是盗贼盘踞的村子了。贼首蓝海潮这个人，家在西山下。有条山涧从村前往北流，溯涧水前行，向北一里半，有座石山突立在山坞东边，由石山的西麓越过一条小坡，就到周安镇的地界

了。又行二里，一个村子在东山的山麓，叫朝蓝。村前的山涧中有个深水潭，汇积着渊深澄澈的水，从这里向北去，便成为了拖碧漾翠的水流，所谓的“蓝涧”，莫非是因为这条山涧吗？蓝涧本来是三里中顺业里的属地。如今南边到那力村山脊延伸过的地方，全被八寨的余党盘踞着，而蓝海潮便是他们的首领。由蓝涧往北到罗木渡，南面到左营，中间敞开成为天然形成的夹谷，都是土山。这里两面的石山：西面是寨垒、都者、剥丁，东面是罗洪、那良。东西两面都是盗贼聚集的地方。朝蓝从前本来是周安镇的属地，如今北边到周安镇也都被那些叛贼所占据，连同周安镇也岌岌可危了。由朝蓝顺着山涧的东岸又向北五里，转向东越过土山，往北下行一里，又行走在山坞中。行三里，走出山坞。又往西行一里，这才看见前边那条溪水从土山的西侧往北流注，与石山西面峡谷中的山涧合流后向东流来，终于有了浩浩荡荡的水势。涉过溪水往北上走，溪水也折向北流，不到半里，这里是周安镇，是个几家人的聚落，墙垣倒塌，房基残破，在溪流西岸，而溪流东岸肥沃田野全部被盗贼占据着，不能称为镇了。所说的镇一级的政区，这里是周安镇，周安的西南是古鹏镇，周安的北面是苏吉镇，合称三镇。原来是分隔在八寨之中的政区。如今周安仅仅能保存下来，古鹏全部废除了，只有苏吉仍然和原来一样。从前有个姓吴的土镇官，以平民的身份居住在宾州，未能承袭官职。他的儿子刚刚承袭了官职便死了。后来委任哨官和古零司是九司之一。兼带代理职位，但古零司鞭长莫及。前年，八寨的盗贼由此地去抢劫了上林县的库银，被上林县的县官申告，当局又找到吴家遗下的孤儿仍然让他承袭职位。这个孤儿名叫吴承祚，才有十二岁，父亲就是刚承袭了职位就死掉的那个人。他的外祖父是个姓伍的人，别号叫娱心，是宾州的大姓，是个靠与大人物交游成名的人。刚从宾州陪同吴承祚来到镇上，看见周安凋敝不堪，便让吴承祚在苏吉跟随老师学完学业。而姓伍的刚好返回周安，看见我来了，便宰杀牲口款待我。土司把宰猪这一种食物献给客人看做是尊敬客人。原来杨君从前曾被委任代理此镇，姓伍的看见杨君送我来，不仅仅是敬重新客人，而且还是怀念旧主人了。这天晚上又同杨、伍二君向北走二里去游览罗隐岩。罗隐岩在周安镇的西北角，是石峰在西面断开之处。

大溪从南面流经周安镇的前边往北流到此地，有一圈土墙，是旧宾州、南丹卫的遗址，是万历八年征讨八寨时迁来镇守此地的。后来南丹卫迁到三里城，宾州迁回到原地，从而此地便成了废墟，今天即将成为贼窟，可恨呀！根据《一统志》，罗洪洞在上林县城东北四十五里处，是韦旻隐居之地，那么罗洪洞从前也是上林县的属地，是后来沦于贼手的了。由土墙向北一直去是通往苏吉、罗木渡的大道，由土墙向西进入石峰的隘口，有几家人紧靠在隘口一侧，是罗寨村。村前的石峰独自耸起，岩洞很多，但浅而不深。石峰的西麓是罗隐岩，岩洞横向裂开好像卧床。从前有个儒生路过此地，没有投宿的地方，寄宿在这个岩洞中，在崖壁上题诗，后人便指认为罗隐岩。这个儒生题写的诗句十分粗俗，而众多出巡的军官路过这里，有很多在他的诗句下面接着题诗的，难道是把他当做崔浩了吗？这天晚上回来住在周安镇，写了感谢陆君的信交给杨哨官。

十五日　早雨霏霏，既饭少霁，遂别杨君，伍君骑而送余，俱随大溪西岸北行。石峰西突路左，峰四面多开穴窍，中空，第高莫能上。北又有荔枝岩，深黑，须炬入，闻中有荔枝盆。于是东西两界俱石峰，无复土山中间矣。先北涉一小水，又北涉一涧，水皆东向入大溪。共四里，小峰当坞立，嵌空多穴，乃下流镇山，亦如三里之独山，但南北易位耳。北六里，山峡中拓，聚落倚西峰下，是为苏吉镇。伍君留余入头目栏，令承祚及其师出见，欲强饭；余急辞之出，乃以多人送余行。又北三里，又有土山突两界石山中，于是升陟高下，俱随两石山之麓，而流溪渐薄东界，相去差远矣。又北十五里，则一江西自万峰石峡中破隘而出，横流东去，复破万峰入峡，则都泥江也(1)。有刳木小舟二以渡人，而马浮江以渡。江阔与太平之左江、隆安之右江相似，而两岸甚峻，江嵌深崖间，渊碧深沉，盖当水涸时无复浊流渰漫上色也(2)。其江自曲靖东山发源，径沾益而北，普安而南，所谓北盘江是也。土人云自利州、那地至此，第不知南盘之在阿迷、弥勒者，亦合此否？渡江而北，饭于罗木堡(3)，乃万历八年征八寨时所置者。堡兵五十余家，其头目为王姓，泣而诉予，为土贼黄天

台、王平原所侵，近伤其人，掳其赀，求余入府乞示。余以其送人少，不之许。其地已属忻城，而是堡则隶于庆远，以忻城土司也。宾庆之分南北(4)，以江为界。堡北，东西两界石山复遥列，而土山则盘错于中。北复有小江，北自山寨而来，山寨者，即永定土司也。循东山而南入都泥。路循西畔石山北上二十里，有村倚西山之麓，曰龙头村(5)。村后石山之西，皆瑶人地。盖自都泥江北，罗木堡西已然矣。龙头村之东有水，一自北来者，永定之水也；一自东来者，忻城之水也。二水合于村前，即南流而合罗木下流者也。又北二里为古勒村，村在平坞中。村北三里，复逼小山西岸行，又五里，有小村倚西峰之麓，又有小水西自石峰下涌穴而出，东流而注于小江。截流渡小水北，又东上土坡，是为高阳站。是站在小江之西，渡江东逾峰隘而入，共十五(里)而抵忻城(6)；溯小江北五十里抵永定，又六十里而至庆远，亦征八寨时所置。站乃忻城头目所管者。其地石峰之后即为瑶窟。其西有夷江(7)，想即罗木渡之上流。其内有路，自东兰、那地走南宁者从之(8)。东石峰之后即忻城。其东界接柳州。其站始用竹肩舆(9)，盖土俗然也。自三里马至周安，周安马至高阳，高阳换舆直送至府。此地无虞，可行矣。是日共行五十余里，以渡罗木难也。

【注释】

(1)都泥江：即今红水河。

(2)渰(yān)：同“淹”。

(3)罗木堡：明时作“罗墨”，今亦作“罗墨”，在忻城县南境，红水河北岸。河南岸今称“红渡”，应即罗木渡。

(4)宾庆之分南北：“庆”原作“屡”，据乾隆本改。

(5)龙头村：今仍称“龙头”，在忻城县治稍南。

(6)忻城：明为县，隶庆远府，即今忻城县。

(7)夷江：乾隆本、“四库”本作“彝江”。

(8)东兰：明为州，隶庆远府，即今东兰县。那地：明为州，隶庆远府，治所在今南丹县南境的那地。

(9)竹肩舆：与轿子不同，即现今通称的滑竿，用两根大竹缚成，形如躺椅。

【译文】

十五日　清早细雨霏霏，饭后稍微晴开，于是告别杨君，伍君骑着马送我，一起顺着大溪的西岸往北行。石峰向西前突在道路左边，石峰四面开有很多洞穴，中间是空的，只是太高不能上去。北面又有个荔枝岩，又深又黑，必须有火把才能深入，听说洞中有荔枝盆。在这里东西两面全是石峰，不再有土山夹杂在中间了。先向北涉过一条小溪，有向北涉过一条山涧，水流都是向东流入大溪中。共四里，小石峰矗立在山坞中，嵌入高空，洞穴很多，是下游的镇山，也像三里的独山，只是南北方向变换了而已。向北六里，山峡中间拓展开来，一个聚落紧靠在西面的石峰下，这里是苏吉镇。伍君挽留我进入头目的竹楼中，命令吴承祚及他的老师出来见我，想强留我吃饭；我急忙告辞了他们出来，于是带领很多人送我上路。又向北三里，又有土山突立在两列石山的中间，从这里起上上下下地爬升跋涉，都是顺着两列石山的山麓走，而溪流渐渐逼近东面一列石山，相距逐渐变远了。又向北十五里，就见一条江水自西面万峰丛中的石山峡谷中冲破隘口流出来，横着向东流去，再次冲破万座山峰流入峡谷中，这是都泥江了。有两条用树干挖空的小独木舟用来渡人，而马浮在江中渡过去。江面的宽度与太平府的左江、隆安县的右江相似，但两岸非常陡峻，江流嵌在深深的山崖间，江水澄碧深沉，大概是正当江水干涸的时节不再有漫溢上涨的浑浊水流染上颜色了。这条江从曲靖府的东山发源，流经沾益州往北流，流到普安州向南流，就是所谓的北盘江了。当地人说是从利州、那地州流到此地，只是不知道在阿迷州、弥勒州的南盘江，是否也与这条江水合流？渡过江流往北走，在罗木堡吃饭，罗木堡是万历八年征讨八寨时设立的。堡内驻军有五十多家，他们的头目姓王，哭泣着告诉我，被当地的强盗黄天台、王平原侵扰，近来杀伤他的人，抢走了他们的财产，求我进府城后去请示。我因为他派来送行的人少，没有答应他。这个地方已经属于忻城县，而罗木

堡则隶属于庆远府，因为忻城县是土司。宾州、庆远府分在南北，以都泥江为界。罗木堡北面，东西两列石山又远远地排列着，而土山则盘绕交错在中间。北边又有一条小江，自北面的山寨流来，山寨这地方，就是永定土司了。沿着东山往南汇入都泥江。道路沿着西侧的石山往北上行二十里，有个村庄紧靠着西山的山麓，叫做龙头村。村庄后边石山的西面，都是瑶人的居住地。大体上自都泥江以北，罗木堡的西面已经是这样的了。龙头村的东面有水流，一条自北边流来，是源于永定司的水流了；一条自东边流来，是源自忻城县的水流了。两条水流在村前合流，立即向南流而后与罗木渡下游的溪流合流了。又向北二里是古勒村，村庄在平敞的山坞中。从龙头村向北三里，又逼近小山沿着小江的西岸前行，又行五里，有个小村子背靠西面山峰的山麓，又有条小溪自西面的石峰下的洞穴中涌出来，往东流淌汇入小江中。截流横渡到小溪的北岸，又向东上登土坡，这是高阳站。这个驿站在小江的西岸，渡到江东岸穿越石峰隘口进去，共十五里后到达忻城县城；溯小江向北五十(里)抵达永定司，再走六十里后到庆远府，也是征讨八寨时设置的。驿站是忻城县土司的头目管辖的。此地石峰的后面就是瑶人的巢穴。驿站的西面有条夷江，想来就是罗木渡的上游了。山内有路，从东兰州、那地州去南宁府的人走这条路。东面石峰的后面就是忻城县。忻城县的东部与柳州府接界。这个驿站开始用竹滑竿，大概当地的习俗就是这样的了。从三里城骑马到周安镇，周安镇骑马到高阳站，高阳站换乘滑竿一直送到府城，此地不会出现意外，可以走路了。这一天共前行五十多里路，是因为在罗木渡渡水很困难。

十六日　晨起，阴如故。夫自龙头村来，始缚竹为舆，既而北行。十里，东西两界石山中土山渐无，有石山突路左，小江由其东，路出其西。又北十里，西界石山突而东出，是为横山，乃忻城、永定分界处也。缘山嘴盘崖北转，巉石嵌崎(1)，中独淋漓滑淖，间有行潦停隙中，崖路颇高而独若此者，以上有重崖高峙，故水沥其下耳。然磊石与密树蒙蔽，上下俱莫可窥眺。间从隙间俯见路石之下，石裂成潭，碧波渊澄，涵影深阏(2)，又或仰见上有削云排空之嶂，透丛而出，或现或隐，倏高倏下，令人恍惚。既北，两界石山犹拓而北。又

八里，有石峰一枝中悬，坞分而为二，其一通西北，其一通东北。余循西北坞溯流入，又五里，复有峰中突，小江缘其东出，路逾其西入。又二里，有数十家倚中峰之北，是为头奎村(3)，以中突峰形若兜胄也。饭于头目何姓者家。自横山之北，皆为山寨地。弘治间(4)，都御史邓廷瓒奏置永定长官司，长官韦姓，隶府。其西又有永顺司(5)，土官名邓宗胜。嘉靖间调二土司兵至吾乡剿倭者(6)，所云狼兵是也。既饭，日色忽霁。北向坞中行，始循东界石山矣。五里，抵永定司(7)，即所谓山寨也。土官所居村在西界石山下，欲留余止宿，余以日才过午，不入而行。渐闻雷声隐隐。又北二里，西截坞而过。坞中有石潭，或断或续，涵水于中，即小江之脉也，水大时则成溪，而涸则伏流于下耳。于是复循西界石山而北，又五里，有峰当坞立，穿其腋而北，坞遂西向而转，于是山又成南北二界矣。其时黑云自西北涌起，势如泼墨，亟西驰七里，雨大至，避之石壁堡之草蓬下(8)。石壁堡在北山之麓，堡适被火，欲止其间，无宿处。半晌雨止，乃西二里，逾岭坳，此乃东西分水之脊也。南北俱石山如门，逾门西出，始扩然大开，中皆土阜高下，则永顺司接境；南即石峰丛合，皆瑶窟。循石峰之西麓，北向升陟土阜，其上多回环中洼，大者如塘，小者如井，而皆无水，俯瞰不见其底。水由地行，此其中坠处，一如太平府所见。北行五里，始下土山坞中。其水东北去，路复北透石峰之隘，此处又石峰一枝自西而东。一里出隘，又一里，于东峰之麓得一村，曰草塘，乃冯挥使之家丁也。头目曰东光，言其主在青塘(9)，今且往南乡。余以陆君书令其速传去。冯名润，二年前往泗城(10)，而泗城土官岑云汉加衔副总兵(11)，欲冯以属礼见。此地明官至土俱以宾主论，冯不从。岑拘其从者送狱中，冯亦淹留不听行，复不给粮，从者半毙。陆君以出巡至，始带出之。陆君之第三郎并两仆亦死其中。故陆君不听余从泗城行，而送余由此，托冯与南丹导余焉。是晚宿东光栏上。

【注释】

(1)嵚(qīn)崎：山势高峻。

(2)阏(bì)：幽静。

(3)头奎村："奎"，据下文，村之得名因"峰形若兜胄"，应作"盔"，头盔

即古代士兵所戴的兜胄(dōu zhòu)。今仍作头盔，在都安瑶族自治县东隅。

(4)弘治：明孝宗朱祐樘年号，时在1488—1505年。

(5)永顺司：即永顺长官司，隶庆远府，治所在今都安瑶族自治县北隅，刁江南岸的永顺。

(6)嘉靖：明世宗朱厚熜年号，时在1522—1566年。倭者：此指倭寇，即日本浪人、武士、封建主、走私商人等侵扰我国东南沿海的事。后被戚继光、俞大猷领导的爱国军民平定。广西壮族群众七千五百多人也参加了抗倭战争，称为狼兵。

(7)永定司：弘治五年(1492)析宜山县地置永定长官司，隶庆远府。治所山寨，今作“三寨”，在宜州市南隅的公路旁。

(8)石壁堡：今作“石别”，在宜州市南境。

(9)青塘：今作“清潭”，在宜州市南隅，石别稍东。

(10)泗城：明为州，直隶广西布政司，治今凌云县。

(11)副总兵：性质、职能与总兵同，仅权位稍次于总兵。详《黔游日记一》注。此处副总兵仅为加给泗城土官的虚衔，不一定实掌其权。

【译文】

十六日　早晨起床，天照旧阴着。脚夫从龙头村来开始用竹竿绑成轿子，随即往北行。行十里，东西两面石山中间的土山渐渐消失了，有座石山突立在道路左边，小江流经石山的东面，道路从石山的西面出去。又向北十里，西面的石山向东前突出来，这里是横山，是忻城县、永定司的分界处了。沿着山嘴绕着山崖向北转，巉岩高险，道路中间唯独是湿淋淋溜滑的泥淖，间或有流水停积在石缝中，山崖上的道路相当高，而唯独此处像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上面有重重山崖高耸着，所以水滴落到山崖下面罢了。然而乱石与浓密的树丛遮蔽着，上下都无法窥视眺望。间或从空隙中低头看见石头路的下面，岩石裂成深潭，碧波渊深澄澈，沉浸着幽深的光影，又或者是抬头看见上面有削云排空的高峰，透过树丛显现出来，或隐或现，忽高忽低，让人恍恍惚惚的。来到横山的北面后，两面的石山仍然向北拓展而去。又行八里，有一支石峰悬在中央，山坞被分为两个，其中一个通

向西北方，其中一个通往东北方。我沿着西北方的山坞溯江流进去，又行五里，又有石峰突立在中央，小江沿着石峰的东麓流出去，道路越过石峰的西麓进去。又行二里，有几十家人紧靠中峰的北麓，这里是头奎村，是因为突立在中央的山峰形状像头盔的原因。在姓何的头目家中吃饭。自从横山以北，都是山寨的属地。弘治年间，都御史邓廷瓒奏请设置永定长官司，长官是韦姓，隶属于庆远府。永定司西面又有永顺司，土司名叫邓宗胜。嘉靖年间调这两个土司的兵到我家乡清剿倭寇，就是所说的狼兵了。饭后，天气忽然晴开。向北在山坞中前行，开始沿着东面一列石山走了。行五里，抵达永定司，就是所谓的山寨了。土司居住的村子在西面一列石山下，想挽留我住下，我因为时间才过中午，没有进村便走了。渐渐听到有隐隐约约的雷声。又向北二里，向西横截山坞过去。山坞中有个石头水潭，水流时断时续，水深涵在潭中，这就是小江的支流了，水大时就形成溪流，而干涸时便潜流在地下了。从这里又沿着西面一列石山往北走，又行五里，有山峰在山坞中矗立着，穿过山峰的侧旁往北行，山坞于是向西转去，在这里山脉又形成南北两列了。此时黑云从西北方涌起，势如泼墨，急忙向西快走七里，暴雨猛烈来临，在石壁堡的草棚下避雨。石壁堡在北山的山麓，堡中刚被火烧过，想停在堡中，没有住宿的地方。半晌雨停了，于是向西二里，越过岭上的山坳，这里是东西两面分水的山脊了。南北都是像门一样的石山，向西穿过门出去，这才豁然变得十分开阔，原野中都是高低不一的土阜，那是与永顺司接界的地方；南面就是成丛聚合的石峰，都是瑶人居住的巢穴。沿着石峰的西麓，向北爬升在土阜间，土阜上有很多四面回绕中间下洼的地方，大的好像水塘，小的像水井，但都没有水，俯身下瞰看不见它们的底。水从地下流，这些是水下泄到地下的地方，和在太平府见到的完全一样。往北行五里，这才下到土山的山坞中。这里的水向东北流去，道路又一次向北穿过石峰的隘口，此处又有一支石峰自西往东延伸。一里后走出隘口，又走一里，在东峰的山麓下见到一个村子，叫草塘，村里人是冯指挥使的家丁。头目叫东光，说他的主人在青塘，今天将要前往南乡。我拿出陆君的信命令他从速传递出去。冯指挥使名叫冯润，两年前去泗城州，而泗城

州的土司岑云汉加授了副总兵的头衔，想要冯润以下属的礼仪相见。此地的流官到土司的辖境内都是按宾主相待，冯润不听从。岑云汉拘捕了他的随从送到监狱中，冯润也滞留下来不准他走，又不供给粮食，随从有一半死去。陆君因为出巡来到泗城州，这才把他带出来。陆君的三儿子和两个仆人也死在狱中。所以陆君不让我从泗城州走，而是送我经由此地，托付冯润与南丹州为我引路。这天晚上住宿在东光的竹楼上。

十七日　天甚晴霁。从草塘北行，其地东西两界复土山排闼。先从东麓横过西麓，坞中有水成塘，而断续不成溪，亦犹山寨之北也。塘之北始成溪北流，路从其西。从西峰北行五里，有山中坞突，水由其东，路由其西。入峡二里，东逾一隘又一里，复北行七里，又一小水横亘两山北口，若门阈然。由其西隘出，于是东西两界山俱北尽，其外扩然，又成东西大坞矣。西界北尽处，有石突起峰头，北龛独有红色一方内嵌，岂所谓“赤心北向”者耶？又北竟土坂五里，乃下坠土夹中，一里抵夹底。又从夹中行一里，得五𥳑桥(1)，有水自西而东出桥下，其势颇大，乃土山中之巨流也。逾桥北又三里，复有石山一枝自西而东，穿隘北出，其东即为南山寺，龙隐洞在焉。有水自其东谷来，即五𥳑桥东流之水，至黄冈而分为二流，一东径油罗村入龙江下流，一西北经龙隐之前，而北过庆远东门入龙江。出隘北又皆土山矣。又五里，抵庆远府之南门(2)。于是开东西大夹，其南界为龙隐、九龙诸山，北界即龙江北会仙、青鸟诸山，而江流直逼北山下，江南即郡城倚之。其城东西长而南北狭。从城南西抵西城外，税驾于香山寺(3)。日才午，候饭，乃入城。复出南门，抵南山，游龙隐。先是，余过后营，将抵蓝涧，回顾后有五人者追而至。问之，乃欲往庆远而阻于蓝涧不敢入，闻余从此道，故随而往者。杨君令偕行队伍中。及杨君别去，一路相倚而行，送至香山寺乃谢去。及余独游至此，忽见数人下山迎，即此辈也，亦非庆远人，俱借宿于此。余藉之束炬携火，先游龙隐，出，又随游双门洞。既出，见此洞奥而多不能卒尽，而不忍舍去。乃令顾仆留宿香山，令一人同往取卧具，为宿此计。余遂留此，更令两人束炬秉火，尽探双门二洞之奇。出已暮，复入龙隐，令两人秉炬引索，悬下洞底深阱。是夜宿龙隐。

【注释】

(1)五䂓桥：俗作“五拱桥”。1957年修六坡水库，五拱桥及五拱桥村被水淹没，今已不存。

(2)庆远：明置庆远府，治宜山，即今宜州市。

(3)香山寺：在宜州古城西门外，今宜州市区西部。民国年间建为中山公园，但至今徐霞客所记录的香山寺景色依旧。

【译文】

十七日　天气十分晴朗。从草塘往北行，这个地方东西两面又是土山像门扇一样排列着。先从东麓横向走到西麓，山坞中有水积成水塘，但断断续续不成溪流，也像在山寨的北面一样了。水塘的北边开始形成溪流向北流去，道路从水塘的西边走。从西峰向北行五里，山中有山坞突出，水由此向东，路由此向西而去。进峡后二里，向东穿越一个隘口又是一里，再往北行七里，又有一条小溪横亘在两列山北面的山口前，好像门槛一样。由西面的隘口出去，在这里东西两列山都到了北面的尽头，这以外十分宽广，又形成一个东西向的大山坞了。西面一列山在北面的尽头处，有块岩石突起在峰头，北边的石龛中单独有一块红色嵌在里面，莫非这就是所谓的“赤心向北”的地方吗？又向北五里走完土坡，于是向下坠入土山夹谷中，行一里抵达夹谷底部。又从夹谷中前行一里，走到一座五拱桥，有水流自西往东从桥下流出去，水势相当大，是土山丛中的巨流了。过到桥北又走三里，又有一支石山自西往东延伸，穿过隘口向北出来，隘口东边就是南山寺，龙隐洞在这里。有水流从南山寺东面的山谷中流来，这就是五拱桥下往东流的水流，流到黄冈后分为两条支流，一条向东流经油罗村汇入龙江的下游，一条往西北流经龙隐洞的前边，而后向北经过庆远府城的东门汇入龙江。出到隘口北面又都是土山了。又行五里，抵达庆远府城的南门。在这里敞开成为一个东西向的大夹谷，夹谷南面一列山是龙隐洞、九龙洞所在的群山，北面一列山就是龙江北面的会仙山、青鸟山等山，而江流一直逼到北面一列山下，江南就是府城

依傍在江边。庆远府城东西向长而南北向狭窄。从城南向西走到西城外，停下住在香山寺。时间才到中午，等候开饭，然后进城去。又从南门出来，抵达南山，游览龙隐洞。这之前，我路过后营后，即将到达蓝涧时，回头看见后面有五个人追赶过来。盘问他们，是想去庆远府却被阻在蓝涧不敢进山的人，听说我从这条路走，所以尾随而来的。杨君命令他们跟随在队伍中一起走。到杨君告别离开后，一路上我们互相依靠着走，把我送到香山寺才道谢离开。到我独自一人游览到此地时，忽然看见有几个下山来迎接，就是这些人了，也不是庆远府人，全部借宿在此地。我借助于他们捆好火把带上火种，先游览了龙隐洞，出洞来，又跟随我去游览双门洞。出洞后，看见这里的洞又深又多不能在仓猝间游览完，却又不忍心放弃离开。于是我命令顾仆留宿在香山寺，命令一个人同顾仆去取铺盖，为住宿在此地做准备。我就留在这里，另外命令两个人捆好火把举着火把，探完了双门洞两个洞中的奇景。出洞来天已经黑了，再次进入龙隐洞，命令两个人举着火把拉住绳子，悬坠下到洞底的深阱中。这天夜里住在龙隐洞中。

十八日　天色晴霁甚。早饭龙隐。僧净庵引，由山北登蚺蛇洞，借宿二人偕行。既下，再饭龙隐，偕二人循南山北西行二里，穿山腋南出，又循山南西行一里余，过龙潭。又西一里，渡北流小溪，南入张丹霞墓洞。遂东北五里，还饭于香山寺。复令一人肩卧具，随由西门入，北门出，渡龙江，北循会仙山西麓行一里，东上山又一里，游雪花洞。又里余，登山顶。是晚宿雪花洞。其人辞去，约明日来。

【译文】

十八日　天色特别晴朗。早饭在龙隐洞中吃。僧人净庵领路，由山北登上蚺蛇洞，借宿的两个人同行。下来后，再次在龙隐洞中吃饭，同那两个人沿着南山的北麓往西行二里，穿过山侧向南出来，又沿着山的南麓往西行一里多，经过龙潭，又向西一里，渡过向北流的小溪向南进入张丹霞墓洞。随后向东北前行五里，返回到香山寺吃饭。又命令一个人肩扛铺盖，跟随我由西门进城，从北门出城，渡过

龙江，向北沿着会仙山的西麓前行一里，往东上山又是一里，游览雪花洞。又是一里多，登上山顶。这天夜里住在雪花洞中。那人告辞离开，约好明天再来。

十九日　五更闻雨声，迨晓而止。候肩行李者不至，又独行探深井岩，又从书生鲍心赤从雪花东坳下，游百子岩。仍上雪花寺饭。有山下卧云阁僧至，因乞其导游中观、东阁诸胜，并肩卧具下二里置阁中。遂携火游中观、东观、丹流阁、白云洞，午餐阁中。下午，还香山寺。

【译文】

十九日　五更天听见下雨声，到拂晓时停了。等候扛行李的人不见来，又独自走着去探了深井岩，又跟随书生鲍心赤从雪花洞东面的山坳下走，游览了百子岩。仍然上山到雪花寺吃饭。有山下卧云阁中的僧人来到，因而请求他带路去游览中观、东阁等处胜景，一起肩扛铺盖下走二里放在卧云阁中。随后带上火把游览了中观、东观、丹流阁、白云洞，在卧云阁中吃午餐。下午，返回香山寺。

二十日　入候冯，犹未归。仍出游西竺寺、黄山谷祠。

【译文】

二十日　进城去等候冯润，还没有归来。仍然出城去游览西竺寺、黄山谷祠。

二十一、二十二日　皆有雨，余坐香山寺中。抵暮，雨大作，彻夜不休。是日前所随行五人，俱止南山龙隐庵，犹时时以一人来侍余。抵暮，忽有言其一人在洞诱牧牛童，将扼其吭而挟之去者(1)。村人来诉余，余固疑，其余行亦行，余止亦止，似非端人(2)；然时时随游扶险，其意殷勤，以似非谋余者。心惴惴不能测。

【注释】

(1)吭(háng)：喉咙。

(2)端(duān)人：正派的人。

【译文】

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都有雨，我坐在香山寺中。到天黑时，风雨大作，彻夜不停。这一天先前随行的五个人，都住在南山的龙隐庵中，还时时派一个人来伺候我。到天黑时，忽然有人说他们中的一个人在山洞中诱拐放牛的儿童，扼住儿童的喉咙要把儿童挟持走。村里人来告诉我，我本来就有疑心，他们这些人我走他们也走，我停下他们也停下，似乎不是正人君子；然而时时跟随我游览，临危相扶，那意思十分殷勤，又似乎不是要谋害我的人。心里惴惴不安，不能测知吉凶。

二十三日　雨犹时作时止。是日为清明节，行魂欲断，而沽酒杏花将何处耶？是处桃、杏俱腊中开落。下午，冯挥使之母以酒蔬饷，知其子归尚无期，怅怅，闷酌而卧。

【译文】

二十三日　雨还在时下时停。这一天是清明节，路上的人神魂欲断，可沽酒的杏花村将在何处呢？此处的桃、杏都是在腊月间开花凋谢。下午，冯指挥使的母亲拿来酒菜款待我，我得知她儿子归来还没有定期，怅怅不乐，喝下闷酒后躺下睡了。

二十四日　五鼓，雨声犹潺潺，既而闻雷，及起渐霁，然浓云或开或合，终无日影焉。既而香山僧慧庵沽酒市鱼，酌余而醉。及寝，雷雨复作，达旦而后止。

【译文】

二十四日　五更时，雨声还哗哗响，继而听见雷声，到起床时渐渐转晴，但浓云时开始合，始终没见太阳的影子。随后香山寺的僧人

慧庵打酒买鱼来，让我喝醉了。到睡觉时，雷雨又大作，直到天明后才停止。

二十五日　上午犹未霁。既饭，丽日晶然。先是，余疑随行五人不良，至是卜之得吉。彼欲以两人从余，先畀定银与之市烟焉。又慧庵以缘簿求施，余苦辞之；既而念其意不可却，虽橐中无余资，展转不能已，乃作书贷之陆君，令转付焉。

【译文】

二十五日　上午天还没有晴开。饭后，艳丽的太阳亮晶晶的。这之前，我怀疑随行的那五个人不是好人，到此时就这件事卜卦得到吉卦。他们想让两个人跟随我，先把定金交给他们去买烟。慧庵又拿化缘簿来求我布施，我苦苦推辞了；随后又考虑到他的诚意不可拒绝，虽然口袋中没有多余的钱财，辗转不能自己，于是写信向陆君借钱，让他转交给慧庵。

二十六日　日晴霁。候冯挥使润犹不归，投谒守备吴(1)，不见而还香山寺，再饭。同僧慧庵往九龙，西南穿塍中，蜿蜒排石而过。五里，越北流溪(2)，至丹霞遗蜕洞，即前日所入者。仍下，绕其东麓而南，回眺遗蜕峰头，有岩东向高穹，其上灵幻将甚，心欲一登而阻于无路。又东南约半里，抵东峰之北麓，见路两旁皆水坑流贯，路行其上，若桥梁而不知也。其西有巨枫树一株，下有九龙神之碑，即昔之九龙祠遗址。度其北，是昔从龙隐来所经平冈中之潭，而九龙潭则在祠南石崖之下，水从其中北向经路旁水坑而出为平冈潭者也。

【注释】

(1)守备：明代武职。驻守城哨，地位次于游击将军。无定员。

(2)越北流溪：原误倒为“北越流溪”，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译文】

二十六日　天气晴朗。等候指挥使冯润，仍然没回来，投递名帖拜见吴守备，不接见便返回香山寺，再次吃了饭。同僧人慧庵前往九龙洞，向西南穿越在田埂中，途中经过蜿蜒排列的石山。行五里，越过往北流的溪水，来到丹霞遗蜕洞，就是前几天进去过的岩洞。仍然下山，绕着山的东麓往南行，回头眺望丹霞遗蜕洞的峰顶，有个高大穹隆面向东的岩洞，那上边将会是非常灵幻的，心想登上去一次但阻于无路可走。又向东南大约走半里，抵达东峰的北麓，看见道路两旁都是水流连贯在一起的水坑，道路行走在水坑上，像桥梁一样却不能感觉到。水坑西边有一棵巨大的枫树，树下有九龙神的石碑，这就是从前九龙祠的遗址。过到水坑北边，这是从前从龙隐洞来时经过的平缓山冈中的深潭，而九龙潭则是在九龙祠南面的石崖之下，水从九龙潭中向北流经路旁的水坑而后流出去成为平缓山冈中的潭水了。

九龙洞山在郡城西南五里，丹霞遗蜕洞东南。其山从遗蜕山后绕而东，其北崖有洞，下有深潭嵌石壁中若巨井。潭中下横一石，东西界为二，东小而西巨，东水低，西水高，东水清，西水浑。想当雨后，西水通源从后山溢来，而东则常潴者也。西潭之南，石壁高数丈，下插潭底，潭多巨鱼。上镌“九龙洞”三大字，不知镌者当时横架杙木费几许精力？西潭之深莫能竟，曰垂丝一络，亦未可知，然水际无洞，其深入之窍当潜伏水底耳。洞高悬潭上三丈余，当井崖之端，其门北向，东与“九龙洞”三字并列，固知此镌为洞，不为潭也。门颇隘，既入乃高穹。峡南进，秉炬从之，其下甚平。直进十余丈，转而东，下虽平，而石纹涌起(1)，屈曲分环，中有停潦(2)，遂成仙田(3)。东二丈，忽下陷为深坑。由坑上南崖伛偻而出坑之东，其下亦平，而仙田每每与西同。但其上覆石悬乳，压坠甚下，令人不能举首。披隙透其内，稍南北分岐，遂逼仄逾甚，不得入矣。仍西出至坑崖上，投火坑中谛视之，下深三丈余，中复有洞东西通透：西洞直入，与上峡同；东洞则横拓空阔，其上水淙淙下滴，下似有潦停焉。坑之南崖平覆如栈，惟北则自上直插坑底。坑之裂窍，南北阔二丈，东西长三丈，洞顶有悬柱倒莲，恰下贯坑中，色洁白莹映，更异众乳。俯窥其

上久之，恨不携梯悬索，若南山一穷奥底也。东三百步，又有岩北向，深十余丈，在东峰崖过脊处。

【注释】

(1)而石纹涌起："石纹"，乾隆本、"四库"本作"石级"。

(2)停潦(lǎo)：指岩洞内平坦洞底的积水。

(3)仙田：由于停潦水浅，边缘的水蒸发快，沿边缘逐渐结晶，形成有纹理的蛇曲状沉淀物，比水池的水面稍高，犹如纵横阡陌，即是"仙田"，今人多称"石田坝"。

【译文】

九龙洞所在的山在府城西南五里处，丹霞遗蜕洞在东南方。这座山从丹霞遗蜕洞所在的山后面绕向东去，山北的山崖上有岩洞，下面有深潭嵌入石壁中好像巨大的水井。潭中下边横着一块岩石，把水潭分隔为东西两半，东半边小而西半边大，东边的水位低，西边的水位高，东边的水清，西边的水浑。想来应该是下雨之后，西边的水通着水源从后山溢出来，而东边则是常年积水的水潭了。西边水潭的南边，石壁高达几丈，下插到潭底，潭中有很多大鱼。石壁上刻着"九龙洞"三个大字，不知刻字的人当时栽木桩横架木架费了几多精力？西边水潭的深处无人能搞清楚，说是像一缕下垂的丝线，这也未必可知，然而水边没有洞，深入其中的石窍应当是潜伏在水底了。九龙洞高悬在深潭上方三丈多高处，位于井壁样的石崖顶端，洞口面向北，东面与"九龙洞"三个字排列，我本来就知道刻这几个字是为了岩洞，而不是为了水潭。洞口相当狭窄，进去后洞就变得高大穹隆起来。有峡谷向南进去，举着火把从峡谷中走，洞下面非常平坦。一直进去十多丈，转向东，下面虽然平坦，但石纹像水波一样涌起，弯弯曲曲分为一环一环的，其中有积水，便成了仙田。向东二丈，忽然下面陷为深坑。由深坑上面南边的石崖上弯腰钻出到深坑的东面，那下边也很平坦，而且肥美的仙田与西面的相同。只是洞顶上下覆的岩石和悬垂

的钟乳石，压坠得非常低，让人不能抬头。分开缝隙钻到洞的里面，渐渐分为南北两个岔洞，终于狭窄得越来越厉害，不能深入了。仍然向西出到深坑旁的石崖上，把火把放进深坑中仔细观察坑底，下面深三丈多，坑中又有洞东西通透：西洞一直进去，与上面的峡谷相同；东洞则是横向拓开十分空阔，洞顶上有水淙淙下滴，下面似乎有积水。深坑南边的石崖平缓下覆好像栈道，唯有北边则是从上面直插到坑底。裂开形成深坑的石窍，南北宽二丈，东西长三丈，洞顶有悬垂的石柱和倒挂着的莲花，恰好下垂到深坑中，颜色洁白晶莹，更与众多的石钟乳不同。在深坑上面俯身窥视了很久，遗憾没有带来梯子和绳索，像在南山那样能穷究一下深邃的洞底。向东走三百步，又有个岩洞面向北，深十多丈，在东峰的山崖上山脊延过之处。

九龙西峰高悬洞，在丹霞遗蜕之东顶，其门东向而无路。重崖缀石，飞突屼嵲(1)，倒攀虽险，而石铠嵯峨(2)，指可援而足可耸也。先是，一道者持刀芟棘前引，一夫赍火种后随，而余居其中。已而见其险甚，夫不能从，道者不能引，俱强余莫前。余凌空直跃，连者数层，频呼道者，鼓其速登，而道者乃至。先从其北得一岩，其门东向，前峡甚峻，中通一线，不即不离，相距尺许；曲折而入者三丈，其内忽穹而开；转而西南四五丈，中遂黑暗，恨从夫不以火种相随。幸其下平，暗中摸索又转入一小室，觉无余隙，乃出。此洞外险而中平，外隘而中扃(3)，亦可栖托，然非高悬之洞也。高悬处尚在南畔绝崖之上，亏蔽不能仰见。稍下，转崖根攀隙以升，所攀者皆兜衣钩发之刺棘也。既上，其岩亦东向，而无门环回前列，高数丈(4)，覆空若垂天之云。而内壁之后，层削而起，上有赭石一区嵌其中，连开二门，层累其上，猿猱之所不能升也，安得十丈梯飞度之。时老僧慧庵及随夫在山麓频频号呼，乃仍旧路下。崖突不能下睇，无可点足。展转悬眺，觉南上有痕一缕，攀棘侧肩循之。久之，乃石尽而得土，悬攀虽峻，无虞陨坠矣。下山五里，还香山。返照甚朗，余以为晴兆。既卧而雷雨复大作，达旦不休。

【注释】

(1)屼嵲(wù niè)：山势高耸的样子。

(2)石铓(máng)：石头的尖锋。铓，刀剑等的尖锋。

(3)扃(jiōng)：关门。

(4)高数丈：乾隆本、“四库”本作“高十丈”。

【译文】

九龙洞西峰上高悬的洞，在丹霞遗蜕洞东面的山顶上，洞口面向东但没有路。重重石崖连缀着，飞突高耸，倒挂着攀登虽然危险，但刀锋样的岩石高险嵯峨，手指可以抓住而且脚下可以借以上耸。这之前，一个道士拿着刀在前面砍去荆棘带路，一个脚夫带着火种跟随在后面，而我走在两人中间。随后看见山势极其危险，脚夫不能跟随，道士不能领路，都强迫我不要再向前走。我凌空一直上跃，接连上登几层，频频呼唤道士，鼓励他赶快上登，而后道士这才来到。先从山北找到一个岩洞，洞口面向东，前边的峡谷极为陡峻，中间通着一线宽的地方，不即不离，相距一尺左右；曲折深入进去三丈，洞内忽然穹隆开阔起来；转向西南四五丈，洞中于是黑暗下来，痛恨随行的脚夫没有带上火种跟随而来。幸好洞底下面很平坦，在黑暗中摸索着又转进一个小石室中，觉得没有别的缝隙，这才出来。这个洞外面危险可洞中平坦，外边狭窄而洞中深锁着，也可以寄身栖息，然而不是高悬的洞。高悬的洞还在南边山崖的绝壁之上，林木遮蔽仰面不能看见。稍下走，转过悬崖根部攀着石缝爬升，攀登之处都是一些挂住衣服钩住头发的荆棘刺丛。上去后，这个岩洞也是面向东，但前边没有环绕的洞口，高几丈，下覆在高空好像垂在天上的云彩。而内壁的后方，层层陡削而起，石壁上有一块赭红色的岩石嵌在其中，一连开有两个洞口，分层叠累在石壁上，是猿猴也不能爬升到的地方，哪里能找到十丈高的梯子飞越到那上面。此时老和尚慧庵以及随行的脚夫在山麓频频呼叫，于是仍从原路下来。悬崖前突不能下看，无处可以垫

脚。在悬崖上辗转眺望，觉得南边的上方有一缕石痕，攀着荆棘侧着肩头沿着石痕一步步走。很久，石壁完后才走到土山上，悬空攀爬虽然陡峻，但没有坠落下去的担忧了。下山后五里，返回香山寺。夕阳返照十分晴朗，我以为是晴天的预兆。睡下后雷雨又大作起来，通宵达旦没有停止。

二十七日　雨止而起。余令人索骑欲行，而冯挥使之母令人再留曰，已三往促其子矣，姑允其留。既而天色大霁，欲往多灵，以晚不及。亟饭而渡北门大江，登北岸上观音阁，前为澄碧庵(1)，皆江崖危石飞突洪流之上，就而结构成之者。又北一里，过雪花洞下，乃渡溪，遂西向入石山峡中。转而南，登岭坳，遇樵者问之，此上有牛陴洞，非三门也，三门尚在北山。仍出，由南来大路北行二里，过一古庙。又北，有水自西山麓透石而出，其声淙淙，东泻即前所渡自北而南小溪也。又西半里，循西山转入西坞，则北界石峰崔嵬，南界之山又转而为土矣，中有土冈南北横属。又半里，逾冈西下，则三门岩在北崖之中矣(2)。乃由岐北向抵山下，望其岩上下俱危崖，中辟横窍，一带垂柱，分楞齐列于外。拾级而上，先抵岩东，则石瓣骈沓，石隙纵横，皆可深入。而前则有路，循崖端而西，其岩中辟，高二丈余，深亦如之，而横拓四丈余，上下俱平整，而外列三石，界成四门，俱南向，惟中门最大，而左腋一门卑伏。言“三门”者，举其大也。西门岩壁抵此而莫前，其上石态更奇；东门穿隙而出，即与东偏纵横之隙并；而中门之内，设神像于中，上镌“灵岩”二字。由神像后穿隙北入，宛转三四丈，逾庋攀而上，中有一龛，乃岩中之奥室也。出岩而东，披纵横之隙，亦宛转三四丈，始辟而大。东逾石阈而上，其内上下平整，前穴通明，另成一界，乃岩外之奥室也：透其前穴出，有石高擎穴前，上平如台。其东又有小隙宛转，如簏瓣莲萼，披之无不通也。由台前小隙下，即前循崖端而西路。复从崖端转石嘴而东，稍入，有洞门内辟。其门亦南向，中深数丈，弥备幽深之致。乃仍旧路下，即沿山麓东还，北望山坳间，有岩高悬绝峡之上，心异之。乃北向望岫上，攀石跻崖以升。数十步，逾坳间，乃炭夫樵斫者所由，而

悬岩尚在其东，崖壁间之藤棘蒙密，侧身难度。乃令随夫缘枝践级，横过崖间，不百步而入岩，余亦从之。岩前悬峡，皆棕竹密翳，其色白，大者可为杖，细者可为箸。而洞当转峡之侧，上下悬峭，其门西南向，顶崇底坦。入五六丈，当洞之中，遥望西南锐竖尖峰正列其前，洞两旁裂峡分瓣，皆廉利沓合。洞后透石门而入，其内三辟三合，中连下透，皆若浮桥驾空，飞梁骈影，思各跻其上，不知何处着脚。及透入三桥之内，其中转宽而黑。从左壁摸索而上攀东崖，南出三四丈，遂凌内梁之东。其梁背刀削而起，不堪着足。而梁之西亦峻石拄顶，另隔成界，不容西渡。又南缘东崖，凌中梁之东，其不可度与内梁同。又南缘东崖凌前梁之东，则梁背平整，横架于两崖之间，下空内豁，天设徒杠(3)。其背平架之端，又有圆石尺许耸立其上，俨若坐墩。余以为人琢而置此者，扪其根，则天然石柱也。渡梁之西，又北转入峡门，即中内二梁西端之石所界而成者。其内又有东豁而下通梁后，又西刓而透穴中。入穴中，又拓而为龛，环而为门，逾而为峡，下皆细砂铺底，平洁如玉，但其中已暗而渐束，不能深入。仍出至前梁之西，缘西崖之半，攀石笋南下，穿石窟以出，复至洞中央矣。前眺尖峰，后瞩飞梁，此洞之胜，内外两绝。

【注释】

(1)观音阁、澄碧庵：皆在龙江北岸，今河池学院校园东区。

(2)三门岩：在今宜州市北三公里婆岩村后的婆岩山南崖，洞高出山麓约五十米。洞口高十米，宽三十多米，因有三柱天然垂石隔成四个岩口，但有一口很小，远望只见三口，故名“三门岩”。近年，在洞中凿石造佛像等三十多尊。

(3)徒(tú)杠：古代几根木头并列的称桥，独木小桥称杠。徒杠为仅通徒步的木桥，此亦用指小石桥。

【译文】

二十七日　雨停后才起床。我派人去要马打算上路，可冯指挥使的母亲派人来再三挽留，说已经三次去催促她儿子了，我姑且答应她

留下。不久天色大晴，想去多灵山，因为太晚来不及。急忙吃完饭然后渡过北门前的大江，登上北岸的观音阁，前边是澄碧庵，都是在江边悬崖危石飞突在洪流之上的地方，就着山势修建成的建筑物。又向北一里，经过雪花洞下，于是渡过溪流，随即向西进入石山峡谷中。转向南，登上岭上的山坳，遇上一个打柴的人问路，此地的上面有个牛陴洞，不是三门岩，三门岩还在北面的山上。仍旧出来，从南边来的大路往北行二里，路过一座古庙。又向北走，有流水自西面的山麓下透过石缝流出来，水声淙淙，向东流泻，这就是前边渡过的自北往南流的小溪了。又向西半里，沿着西山转入西面的山坞中，只见北面的一列石峰山势崔嵬，南面的一列山又转变成土山了，中间有土冈横向连接着南北两面。又行半里，越过土冈向西下走，就见三门岩在北面的山崖中间了。于是经由岔路向北走到山下，远望这个岩洞上下都是危崖，中间辟开一个横向的石窍，垂着一排衣带样的石柱，分成窗户一样整齐地排列在洞外。沿着石阶上登，先到达岩洞的东边，就见呈瓣状的岩石成丛杂沓，石缝纵横，都可以深入进去。而前边就有条路，沿着石崖外侧往西走，这个岩洞中间拓展开，高二丈多，深处也如此，但横向拓宽四丈多，上下都很平整，而外边排列着三根石柱，分隔成四个洞口，都是面向南，只有中间的洞口最大，而左侧的一个洞口低伏着。仅说“三门”，是举其大处说的。西洞口的洞壁到此处就无法前进了，洞壁上岩石的形态更加奇特；穿过东洞口的缝隙出来，立即与偏东处纵横的石缝并列；而中洞口的里面，在正中安设了神像，上方刻有“灵岩”二字。由神像后面穿过缝隙向北进去，弯弯转转走三四丈，越过平架的石板攀越上去，洞中有一个石龛，这是岩洞中的深室了：出洞后往东走，钻进纵横的石缝中，也弯弯转转地走三四丈，这才变得宽大起来。向东越过石门槛往上走，洞内上下都很平整，前方的洞穴透进亮光来，另成一种境界，这是岩洞外面的深室了。穿过前方的洞穴出来，有块岩石高擎在洞穴前方，上面平得好像平台。岩石东边又有些曲曲折折的小裂隙，如成簇的花瓣和莲花的花萼，钻进这些裂隙无处不通。由平台前的小裂隙中下走，就是前边沿

着石崖外侧向西走的路。又从石崖外侧往东转过石崖尖嘴，略微走进去，里面有个洞口张开。这个洞口也是面向南，洞中深达几丈，更加具有幽深的情趣。于是仍旧从原路下山，立即沿着山麓向东回走，望见北面的山坳中，有个岩洞高悬在悬绝的峡壁之上，心里觉得它很奇特。于是向北望着山坳上登，攀着岩石踏着石崖往上爬升。几十步后，翻越到山坳上，是一条烧炭打柴的人走的路，而高悬的岩洞还在山坳的东面，崖壁上的藤条荆棘浓密，侧着身子也难以走过去。只好命令随行的脚夫抓住树枝踩着台阶，横向走过崖壁，不到一百步就进入岩洞中，我也跟随着他走过去。岩洞前高悬的峡壁上，都是密蔽的棕竹，棕竹的颜色发白，大的可以做成手杖，细的可以做成筷子。可岩洞位于山峡转折处的侧面，上下悬绝陡峭，洞口面向西南方，洞顶高大，洞底平坦。进去五六丈，位于洞的正中，遥望西南方尖锐竖立的尖峰正好排列在洞的前方，洞两旁裂开的峡谷分为瓣状，全都棱角锋利杂沓聚合。洞的后部钻穿过石门进去，石门以内三次分开三次合拢，中间相连下边是空的，都像是浮桥架在空中，飞桥的身影并列，心想如能分别登到那上面，又不知从何处下脚。到穿入三座石桥之内后，洞中变得又宽又黑。从左侧的洞壁下摸索着往上攀登东面的石崖，向南出去三四丈，终于上登到里面一座桥的东头。这座桥的背面像刀削过一样立起，不能落脚。而桥的西头也有高峻的石柱撑着洞顶，另外隔成一境，不容许人飞渡到西面。又向南沿着东面的石崖走，凌驾在中间一座桥的东头，这里不能飞越与里面那座桥相同。又向南沿着东面的石崖凌驾在前边一座桥的东头，只见桥背平整，横架在两面的石崖之间，桥下是空的，向里面豁开，是天设地造的石桥。平架桥背的前端，又有一块一尺左右的圆石耸立在桥上，俨然像一个供人坐的石墩。我以为是有人雕凿好放在这里的，摸了摸石墩的根部，原来是天然形成的石柱。过到桥的西头，又向北转入峡口，这就是中间和里面两座桥西头的岩石隔成的地方。那里面又有向东的豁口往下通到桥后，又向西剜空通到洞穴中。进入洞穴中，又拓宽为石龛，环绕成为石门，穿通成为峡谷，下面都是细沙铺在洞底，平滑光洁好像玉石，

但洞中已经暗下来而且渐渐束拢，不能深入。仍然出到前边那座桥的西头，沿着西面石崖的半中腰，攀着石笋向南下走，穿过石窟出来，又来到岩洞的中央了。向前方眺望尖峰，往后面注视飞桥，是这个洞的优美之处，内外双绝。

出洞，取棕竹数枝，仍横度坳脊，历悬石，下危峡而抵麓。循麓东行又百步，有洞裂削崖间如“丁”字，上横下竖，甚峻，其门南向。复北向抵崖下巨峡前，大石如窒，累数石而上，皆倒攀悬跻升之。其上一石则高削数丈，无级可攀，而下有穴大如斗，蛇穿以入。中遂穹然，上高数十丈，外透而起，则“丁”字之竖裂也，而横裂则仰之莫及矣。洞内夹壁而入，倾底而下，北进七八丈，折而东，始黑暗不可穷诘。乃出斗穴，下累石，又循崖而东数十步，复入巨峡。其门亦南向，前有石界之。连跻石隙二重，其内夹下倾，亦如“丁”字岩。北进五六丈，亦折而东，则平而拓矣。暗中摸索，忽有光在足下，恍惚不定，余疑为蛇珠虎睛，及近索之，复不见。盖石板之下，复有下层窟穴通于前崖，而上下交通处，穴小于斗，远则斜引下光，近则直坠莫睹。且其穴小而曲，不能蛇伏以下。遥瞩其东二三丈，石板尽处，复有微光烨烨。匍匐就之，则其外界石如屏，中有细孔径寸，屈曲相攒，透漏不一，可以外窥，而其下有孔独巨，亦如斗大。乃以足先坠，然后悬手而下，遂及下层。其外亦有门南向，而内入不深。岩门内距屏石仅二丈，屏下又开扃窍，内入即前所望石板下窟穴也，然外视昏黑，不知其内通矣。由门外又循崖而东数丈，复得一岩。其门亦南向，内不甚深，而后壁石窍玲珑，细穴旁披，亦可捱身转隙，然无能破其扃也。岩前崖悬磴绝，遂不能东，乃仍西历前所入洞口，下及山麓。又东百步，有洞当北麓，其门亦南向。穿而入，则转东，透峡四五丈而出，其门又东豁者也。闻古城洞在青鸟山前(1)，东门渡江，三里可至，石壁对夹，中多种蔬者。时日将晡，恐渡舟晚不及济，亟从旧路还，五里余而抵龙江，渡舟适至，遂受之南济，又穿城一里，抵香山已薄暮矣。

【注释】

(1)青鸟山：乾隆本、“四库”本原作“青乌山”，据季抄本二月十七日，三月初九日记改。

【译文】

出洞后，摘取了几枝棕竹，仍然横向越过山坳上的山脊，历经高悬的石崖，走下高险的深峡而后抵达山麓。沿着山麓又向东前行一百步，有个岩洞在陡削的山崖上裂开好像一个“丁”字，上横下竖，非常高峻，洞口向南。再向北走到山崖下的巨大峡谷前，岩石巨大似乎走不通，沿着几块叠垒的岩石往上爬，都是倒攀悬登地爬上去。那上面的一块巨石高峻陡削有几丈高，没有台阶可以攀登，但下边有个像斗一样大的洞穴，得以像蛇一样钻进去。洞中便穹然隆起，顶上高达几十丈，外边穿通而且直竖起，这就是“丁”字直竖的裂缝了，然而横着的裂缝则仰面无法看到。顺着洞内的夹壁进去，在倾斜的洞底上往下走，向北进去七八丈，折向东，开始黑暗下来，不能穷究了。于是钻出斗一样大的洞穴，走下叠垒的巨石，又沿着石崖向东前行几十步，再次进入巨大的峡谷中。这个洞口也面向南，前边有岩石隔开洞口。接连上登两层石缝，洞内的夹谷向下倾斜，也像“丁”字岩一样。向北进去五六丈，也是折向东，就变得又平又宽敞了。在黑暗中摸索，忽然有亮光出现在脚下，恍惚不定，我怀疑是蛇珠虎睛，到走近搜索时，又不见了。大概是石板之下，还有下层的洞穴通到前边的山崖，而上下层相通之处，洞穴比斗还要小，在远处则斜斜地引入下层的亮光，走近却是笔直下陷无法看见。并且这个洞穴又小又曲折，不能像蛇一样趴伏着下去。遥望这个洞穴东边二三丈之外，石板的尽头处，又有微弱的亮光在闪烁。匍匐着爬到那里，原来这里的外面隔着一层像屏风一样的岩石，中间有些直径一寸的细小洞孔，弯弯曲曲地互相攒聚在一起，玲珑剔透，不一而足，可以向外面窥视，而屏风石下边有个洞孔唯独大一些，也是像斗一样大。于是我先把脚放下去，然后把手高举起来往下钻，便到了下层。下层的外边也有个洞口面向南，

可洞内进去不深。岩洞口里面距离屏风石仅有二丈，屏风石下边又开有一个幽闭的石窍，进入里面就是前边望见的石板下面的洞穴了，不过从外边看去昏黑一片，不知洞内是相通的了。由洞口外又顺着山崖往东前行几丈，又找到一个岩洞。洞口也是面向南，洞内不怎么深，但后面洞壁上的石窍玲珑小巧，细小的洞穴在四旁裂开，也可以侧着身子转进缝隙中，然而却不能冲破它深锁之处了。岩洞前的悬崖上石阶断绝，便不能再向东走，只好仍然向西经过先前进来的洞口，下到山麓。又向东走一百步，有个洞位于北麓下，洞口也是向南。穿过洞口进去，便转向东，穿过峡谷五六丈后出去，这里的洞口又是向东豁开的了。听说古城洞在青鸟山前，从府城东门渡过江，行三里路可以走到，石壁对面相夹，其中有人种了很多蔬菜。此时日头将到下午，担心渡船太晚了来不及渡江，急忙从原路返回来，行五里多后抵达龙江边，渡船刚好来到，于是乘上渡船渡到南岸，又穿过城中一里，抵达香山寺已经是傍晚了。

二十八日　天色甚霁。晨起索饭，即同慧庵僧为多灵山之行。西南过雁山村(1)，又过龙项村之北(2)，共八里过彭岭桥，其水即九龙北去之流也。又二里登彭岭，其南陇有村，是为彭村(3)。又西下岭，西南转入山坞，峡中堰而成塘，水满浸焉。共五里，逾土岭而下，于是遂与石山遇。又三里，南穿其峡，逾脊而西，其南乃扩然。循石峰南麓西行，二里，为黄窑村。其村之西，石峰前突，是为黄窑山。转山嘴而西一里，有水自南冈土峡中泻下，分为二派：一循山嘴东行，引环村之前；一捣山麓北入石峰而出其后。渡水溯流陟冈而上，则上流亦一巨塘也。山至是南北两界，石峰遥列而中横土脊，东望甚豁，直抵草塘，觉其势渐下，而冈坡环合，反堰成此水。由塘上西行，又二里，则其水渐西流。又西南二里，下土洼，中则汇水一塘，自西北石峰下成涧而去。又西四里上土冈，见南山有村三四家，投之炊，其家闭户避不出。久之，排户入，与之烟少许，辄以村醪、山笋为供。饭而西行，四里，有石峰自西北中悬而来，至此危突，曰高狮山。又二里，逾山前土脊而下，又西南四里，过一荒址，则下迁村之遗也。又

西上岭，望见一水自南，一水自东，至此合流而西去，是为下迁江。其江西北流去。截流南渡，水涨流深，上及于胸。既渡，南上陇行三里，有村在南峰东麓，龙门之流潆之而北，是为鹿桥村(4)，大路在其岭西。乃下岭循南峰东麓西行，过一浑水塘，共二里越脊而下，又二里出土山之隘，于是坞遂南北遥豁，东西两界皆石山矣。又有溪当石山之中，自南而北流去，路乃溯流南入。二里，过一石桥，由溪西南向行。又一里，有墟在路左，又有村在西山下，是曰黄村，则宜山西南之鄙矣。有全州道人惺一者，新结茅于此，遂投宿其中。是日尚有余照，余足为草履所损，且老僧慧庵闻郡尊时以朔日行香寺中，欲明日先回，故不复前。

【注释】

(1)雁山村：今作“燕山村”，在龙塘村西北。

(2)龙项村：今作“龙降”。

(3)彭村：今作“鹏岭”。与龙项村皆在宜州市治西南郊，鹏岭在西，龙降在东。

(4)鹿桥村：今作“六桥”，在宜州市西境。村的四周有六座小桥，因名。

【译文】

二十八日　天色非常晴朗。早晨起床要饭来吃了，立即同慧庵和尚动身去多灵山。往西南经过雁山村，又经过龙项村的北边，共八里走过彭岭桥，桥下的水就是九龙潭向北流去的水流了。又行二里登上彭岭，岭南的土陇上有个村子，这是彭村。又向西下岭，从西南方转入山坞中，峡中筑堤建成水塘，水满满地浸泡着水塘。共行五里，越过土岭往下走，到这里终于与石山相遇。又行三里，向南穿越石山山峡，越过山脊往西走，山脊的南面变得十分开阔。沿着石峰的南麓往西行，行二里，是黄窑村。这个村子的西边，石峰前突，这是黄窑山。转过山嘴向西一里，有水流自南面的土冈峡谷中流泻下来，分为两条支流：一条沿着山嘴往东流淌，被引流环绕过村子的前方；一条

冲刷着山麓向北流入石峰下而后从石峰后面流出来。渡过溪水逆流上登山冈，就见上游也是一个巨大的水塘。山脉到了这里分为南北两列，石峰远远地排列而中间横亘着土山山脊，向东望去非常广阔，一直到草塘，觉得地势渐渐低下来，但冈峦山坡环绕闭合，反而修筑堤坝形成这个水塘。由水塘上边往西行，又行二里，只见塘水渐渐向西流。又向西南二里，下到土坑洼地中，洼地中积着一塘水，从西北方的石峰下形成山涧流去。又向西四里登上土冈，看见南山下有个三四家人的村子，投奔到村中去做饭，村中的人家都关上门躲着不出来。很久后，推开门进去，给了他少许烟，立即拿出村中自酿的浊酒和山间的竹笋款待我。饭后往西行，行四里，有石峰自西北方高悬在空中延伸而来，延到此地高高地突起，叫高狮山。又行二里，越过石山前的土山脊往下走，又向西南四里，路过一处荒凉的废址，这是下迁村的遗址了。又向西上岭，望见一条江水来自南面，一条江水来自东面，流到此地合流后向西流去，这是下迁江。这条江水向西北流去。截留渡到南岸，水涨流深，上边到达胸口。渡江后，向南登上土陇前行三里，有个村子在南峰的东麓，龙门的水流潆绕过村子后往北流去，这里是鹿桥村，大路在这座岭的西面。于是下岭来沿着南峰的东麓往西行，路过一个浑水塘，共二里，越过山脊往下走，又行二里，走出土山的隘口，在这里山坞便呈南北向远远地伸展开去，东西两面都是石山了。又有溪流位于石山的中间，自南往北流去，道路于是溯溪流向南进去。行二里，走过一座石桥，由溪边向西南行。又行一里，有个集市在道路左边，又有个村子在西山下，这里叫黄村，是宜山县西南部的偏远山乡了。有个叫惺一的全州道士，新近在此地建了茅庵，于是投宿到他的茅庵中。这时落日还有余晖，我的脚被草鞋磨破了，而且老和尚慧庵此时听说知府大人将在初一日到香山寺中烧香拜佛，打算明天先返回去，所以不再往前走了。

二十九日　复从黄村墟觅一导者，别慧庵南向行。一里，有村在西麓，曰牛牢村(1)。有一小水在其南，自西山峡中出，东入南来之溪，行者渡小水，从二水之中南向循山行。又一里余，有岩突西峰之

麓，其门东向，披棘入之，中平而不深。其南峰回坞夹，石窍纵横，藤萝拥蔽，则山穷水尽处也。蒙密中不知水从何出，但闻潺潺有声，来自足底耳。从此半里，蹑级西上，石脊崚嶒。逾坳而西，共一里而抵其下，是曰都田隘，东为宜山县(2)，西为永顺司分界。见有溪自西南来，亦抵坳窟之下，穿其穴而东出，即为黄村上流者也。又南半里，乃渡其水西南行，山复开，环而成坞。二里，有村在西麓，是为都田村(3)，一曰秦村(4)，乃永顺司之叔邓德本所分辖者。又南二里，复渡其水之上流，其水乃西北山腋中发源者，即流入都田隘西穴，又东出而为黄村之水者也。又东南一里，陟土山之冈，于是转出岭坳，西向升降土冈之上，二里，为大歇岭。石山又开南北两界，中复土脊盘错，始见多灵三峰如笔架，高悬西南二十里外。下岭，又西南行夹坞中三里，乃西向升土山。其山较高，是为永顺与其叔分界，下山是为永顺境。

【注释】

(1)牛牢村：今名同，在宜州市西境，六桥稍西。

(2)宜山县：为庆远府附郭县，即今宜州市。

(3)都田村："都"原作"鄙"，上文有都田隘，此应即都田村。

(4)秦村：今作"新村"，在宜山县西境，距北牙甚近。

【译文】

二十九日　重新从黄村的集市上找到一个向导，告别慧庵后向南行。行一里，有个村子在西麓，叫牛牢村。有一条小溪在村南，自西面的山峡中流出来，向东汇入南边流来的溪流中，走路的人渡过小溪，从两条溪水的中间向南沿着山走。又是一里多，有个岩洞突立在西峰的山麓下，洞口向东，分开荆棘进入洞中，洞中平坦但不深。这里南面山峰回绕山坞相夹，石窍纵横，藤蔓环拥密蔽，是个山穷水尽的地方。在浓密的藤蔓中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只是听见有潺潺的水声来自脚底下罢了。从此地前行半里，踏着石阶向西上登，石脊高峻。越过山坳往西行，共一里后到达山下，这里叫都田隘，东边是宜山县，

西边是永顺司的分界处。看见有溪水自西南方流来，也是流到山坳下的洞窟中，穿过山下的洞穴往东流出去，这就是流经黄村的溪水的上游了。又向南半里，于是渡过这条溪水往西南行，山势又开阔起来，环绕成山坞。行二里，有个村子在西麓，这里是都田村，又叫秦村，是永顺司土司的叔父邓德本分管的地方。又向南二里，又渡过这条溪水的上游，这条溪水就是从西北方山中发源，随即流入都田隘西边的洞穴中，又向东流出来后成为黄村的溪水的水流了。又向东南一里，登上土山的冈头，于是转向走出岭上的山坳，向西升降在土冈之上，行二里，是大歇岭。石山又分开形成南北两列，中间又有土山脊盘绕交错，这才见到多灵山的三座山峰像笔架一样高悬在二十里之外。下岭后，又向西南行走在两山相夹的山坞中，行三里，于是向西爬升土山。这座山较高，这是永顺司与他叔父分界的地方，下山后就是永顺司的辖境。

西由坞中入石山峡，渐转西北行。其地寂无人居，而石峰离立，色青白成纹，态郁纡若缕刻，色态俱奇。行五里，路右有二岩骈启(1)，其门皆南向：东者在麓，可穿窍东出，而惜其卑；西者在崖，可攀石以上，而中甚幻。由门后透腋北入，狭窦渐暗，凌窦隙而上，转而南出，已履洞门之上矣。其下石板平如砥，薄若叶，践之声逢逢如行鼓上，中可容两三榻。南有穴，下俯洞门，若层楼之窗，但自外望之，不觉其上之中虚耳。其结构绝似会仙山之百子岩，但百子粗拙而此幻巧，百子藉人力，而此出天上，胜当十倍之也。

【注释】

(1)路右有二岩骈启："二"原作"一"，乾隆本、"四库"本同。据文意从丁本、沪本改。

【译文】

向西由山坞中进入石山山峡，渐渐转向西北行。此地荒寂无人居住，但石峰分别矗立着，石色青白相间形成纹路，姿态郁郁葱葱曲折

蜿蜒，好像雕刻出来的一样，色彩姿态都很奇特。行五里，道路右边有两个岩洞并排张开，洞口都向南，东边的在山麓下，可以穿过洞穴向东出去，但可惜洞中太低矮；西边的在山崖上，可以攀着石头上去，而且洞中非常奇幻。由洞口后侧方向北钻进去，狭窄的洞穴渐渐暗下来，由缝隙样的洞穴往上登，转到南面出来，已经脚踩在洞口的上面了。脚下的石板平得好像磨刀石，薄得像树叶，脚踩在上面发出嘭嘭嘭的声音如同行走在鼓上，洞中可容纳两三张床。南边有个洞穴，向下俯视着洞口，好像层层高楼上的窗口，只是从洞外望这里，不会觉察到那上面中间是空的而已。这里的构造极像会仙山的百子岩，只是百子岩粗糙笨拙而此处奇幻纤巧，百子岩借助于人力，而此处则是出自于天然，优美之处应该是百子岩的十倍了。

坐久之，乃南下山，复西北行。一里，路渐降，北望石峰之顶，有岩豁然，其门东南向，外有朱痕，内透明穴，乃石梁之飞架峰头者。下壑半里，转而南，始与溪遇。其水西南自八洞来，至此折而西向石山峡中。乃绝流渡，又南二里，西望有村在山坞中，是为八洞村(1)。都田村之东有八仙洞，乃往龙门道。又南一里，复南渡溪。过溪复南上，循山一里，转而东南行一里半，直抵多灵北麓。路左有土山，自多灵夭矫下坠。其后过腋处，有村数家，是为坟墓村，不知墓在何处也。从其前又转而西南行，一里下山，绝流渡溪，其溪自南来，抵石山村之左，山环壑尽，遂捣入石穴，想即八洞溪之上流矣。过溪又半里，北抵山麓，是为石山村。乃叩一老人家，登其栏而饭。望多灵正当其南(2)，问其上，有庐而无居者。乃借锅于老人，携火于村。老人曳杖前导，仍渡溪，东南上土山，共二里，越冈得坞，已在坟墓村之南，与多灵无隔阪矣。老人乃指余登山道，曰："此上已(无)歧，不妨竟陟也。"老人始去。

【注释】

(1)八洞村：今作"八峒"，在宜州市西南境。

(2)多灵：即多灵山，在宜州市西南境，突起三峰如笔架，轩耸秀丽，可

远眺数百里。

【译文】

坐了很久，随后向南下山，再往西北行。行一里，路渐渐下降，望见北面石峰的顶上，有个岩洞像拱桥一样，洞口面向东南方，外边有朱红色的痕迹，里面通有明亮的洞穴，像是飞架在峰头的石桥一样。下到壑谷中半里，转向南，开始与溪流相遇。这条溪水自西南方的八洞村流来，流到此地折向西流入石山峡谷中。于是绝流渡过溪水，又向南二里，望见西边有个村子在山坞中，这是八洞村。都田村的东面有个八仙洞，是前往龙门的路。又向南一里，再次向南渡过溪流。渡过溪流后又向南上走，沿着山前行一里，转向东南前行一里半，直达多灵山的北麓。道路左边有土山，自多灵山蜿蜒下坠。土山后面道路经过的侧边，有个几家人的村子，这是坟墓村，不知坟墓在何处了。从村前又转向西南行，行一里后下山，绝流渡过溪水，这条溪水自南面流来，流到石山村的左边，山峰环绕，壑谷到了头，于是捣入石穴中，猜想这就是八洞溪的上游了。渡过溪水又走半里，向北抵达山麓，这是石山村。于是敲开一位老人的家门，登上他家竹楼吃饭。望见多灵山正好位于村南，问知山上有房屋但没有人居住。于是向老人借了一口锅，从村中带上火种。老人拖着拐杖在前边带路，仍然渡过溪水，往东南上登土山，共二里，越过山冈走过一个山坞中，已经在坟墓村的南面，与多灵山不再隔有山坡了。老人于是给我指点登山的路，说："从此地上走已经没有岔路，不妨一直上登。"老人这才离开。

余践土麓东南上，路渐茅塞。披茅转东北行二里，茅尽而土峡甚峻。攀之上，抵石崖下，则丛木阴森，石崖峭削，得石磴焉。忽闻犬声，以为有人，久之不见；见竹捆骈置路傍，盖他村之人乘上无人而窃其笋竹，见人至，辄弃竹而避之巉岨间耳(1)。此间人行必带犬。于是攀磴上，磴为覆叶满积，几不得级。又一里，有巨木横仆，穿其下而上，则老枋之巨，有三人抱者。乃复得坪焉，而茅庵倚之。其庵北

向，颇高整，竹匡、木几与夫趺跏洒扫之具俱备。有二桶尚存斗米，惜乎人已久去，草没双扉，苔封古灶，令人恨不知何事忆人间也！令一人爇火灶中，令一人觅水庵侧(2)。断薪积竹，炊具甚富，而水不可得。其人反命曰："庵两旁俱无，亦无路。惟东北行，有路在草树间，循崖甚远，不知何之？"予从之，果半里而得泉。盖山顶悬崖缀石，独此腋万木攒翳。水从崖石滴坠不绝，昔人凿痕接竹，引之成流，以供筒酌。其前削崖断峺，无可前矣。乃以两筒携水返庵，令随夫淅米而炊。令导余西南入竹林中，觅登顶之道。

【注释】

(1)巉(chán)：山势高险的样子。岨(qū)：同"砠"，戴土的石山，或戴石的土山。

(2)令一人觅水庵侧："水"原作"火"，据上下文意改。

【译文】

我踏着土山的山麓向东南上登，路渐渐被茅草阻塞起来。分开茅草转向东北行二里，茅草完了，但土山峡谷非常陡峻。攀着峡谷往上登，抵达石崖下，只见林木阴森，石崖峭拔陡削，在石崖上找到石阶。忽然听见有狗叫声，以为有人，很久看不见人影；看见有成捆的竹子并排放在路旁，大概是其他村子的人乘山上没有人来偷山上的竹笋和竹子的，看见有人来，就丢下竹子躲避到高险的山石间去了。这一带的人走路一定要带上狗。于是沿着石阶往上攀登，石阶上盖满堆积的落叶，几乎找不到台阶。又上登一里，有棵巨树横躺着，穿过树下上走，原来是棵巨大的老枋树，有三个人合抱那么粗。随后又走到一块平地上，而茅庵就依傍在平地旁。这座茅庵面向北，相当高大整齐，竹床、木几案与那些打坐扫洒的器具都很齐备。有两只桶中还存有一斗米，可惜主人已经离开很久了，荒草淹没了两扇门，青苔封满了古旧的炉灶，让人遗憾不知是什么事使主人想起了人间！命令一个人点燃灶中的火，命令一个人去茅庵旁找水。砍断的薪柴竹子堆积着，炊

具非常多，但找不到水。那人反而命令我说：“寺庵两旁都没有水，也没有路。只有向东北方走，有条路在荒草树丛间，沿着石崖走去非常远，不知去到什么地方？”我听从他的话，果然走半里路后找到泉水。原来山顶上都是悬崖缀石，唯独这里的侧边是万木攒聚密蔽。水从崖石上不停地滴落下来，从前有人挖凿的痕迹接有竹子，把水接引成流，供人用竹筒舀水。泉水的前方就是悬崖断崾，无法前走了。于是我用两个竹筒带着水返回庵中，命令随行的脚夫淘米煮饭。命令向导带领我向西南进入竹林中，寻找登顶的路。

初有路影，乃取竹觅笋者所践；竹尽而上，皆巨茅覆顶，披之不得其隙。一里，始逾一西走之脊。其脊之西，又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下不能见，至是始陟之也。又从脊东上，皆短茅没腰，践之每惊。其路又一里，而始逾一南走之脊。其脊之南，亦旁起一峰以拱巨峰者，北不能瞩，至是又陟之也。此两峰即大歇岭所望合中峰为笔架者。于是从脊北上，短茅亦尽，石崖峻垂，攀石隙以升，虽峻极，而手援足践，反不似丛茅之易于颠覆也。直北上一里，遂凌绝顶。其顶孤悬特耸于众石山之上，南北逾一丈，东西及五丈，惟南面可跻，而东西北三面皆嵌空悬崖，不受趾焉。顶之北，自顶平分直坠至庵前石磴下，皆巨木丛列，翳不可窥，惟遥望四面，丛山千重万簇，其脉似从西南来者。遥山外列，极北一抹乃五开、黎平之脊(1)；极南丛亘，为思恩九司之岭(2)；惟东北稍豁，则黄窑、里渚所从来者也(3)。南壑之下，重坑隔阪间，时见有水汪汪，盖都泥之一曲也。山高江逼，逆而来则见，随而转又相掩矣。此即石堰诸村之境也。山之东南垂，亦有小水潺潺，似从南向去，此必入都泥者，其在分脊岭之南乎？土人言：“登此山者，必清斋数日，故昔有僧王姓者不能守戒，遂弃山而下。若登者不洁，必迷不得道。”以余视之，山无别岐，何以有迷也？又云：“山间四时皆春，名花异果不绝于树。然第可采食，怀之而下，辄复得迷。”若余所见者，引泉覆石之上，有叶如秋海棠而甚巨，有花如秋海棠而色白，嗅之萼，极清香，不知何种。而山顶巨木之巅，皆蔷薇缘枝缀花，殷红鲜耀，而不甚繁密。又有酸草，茎大如

指，而赤如珊瑚，去皮食之，酸脆殊甚。亦有遗畦剩菜，已结子离离。而竹下龙孙(4)，则悉为窃取者掘索已尽。此人亦当在迷路之列，岂向之惊余而窜避者，亦迷之一耶？

【注释】

(1)五开、黎平：明置黎平府隶贵州布政司，置五开卫隶贵州都司，治所同城，皆在今贵州黎平县。

(2)思恩九司：为思恩府属九个土巡检司，皆嘉靖七年(1528)设。思恩，明置府，治所明初在旧城，正统十年(1445)迁于桥利，嘉靖七年(1528)徙治于今武鸣县北隅的府城。兴隆，今名同，在马山县中部，乔利稍南。那马，今作“龙马”，在马山县南境，周鹿稍东。白山，即今马山县治。定罗，今名同，在马山县西境，永州稍南。旧城，今名同，在平果县东隅。下旺，在今平果县北境的六着附近。安定，在今都安县南隅，澄江与红水河汇合处的红渡。都阳，今名同，在都安县西境。古零，今名同，在马山县东南境。

(3)黄窑：今作“黄瑶”，在宜州市治西南郊。

(4)龙孙：竹笋的别称。

【译文】

最初有路的影子，是来取竹子找竹笋的人踩出来的；竹林完后往上走，都是高大的茅草覆盖在头顶，拨开茅草也找不到缝隙。行一里后，这才越过一条向西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西面，又在旁边耸起一座山峰拱卫着巨大的主峰，从下边不能看见，来到这里才攀登到它的上面。又从山脊东面上登，都是没过腰部的短茅草，踩着茅草走每每受到惊吓。这种路又走了一里，而后才越过一条向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南边，也是又在旁边耸起一座山峰拱卫着巨大的主峰，从北面不能望见，来到这里又攀登到它上面了。这两座山峰就是从大歇岭上望见的与中峰合在一起形成笔架的山峰。于是从山脊往北上登，短茅草也完了，石崖高峻地下垂着，攀着石缝往上爬，虽然极为陡峻，但手抓脚踩的，反而不像在茅草丛中那样容易跌倒了。一直向北上登一里，终于登上绝顶。这座峰顶孤悬独耸于众多的石山之上，南

北超过一丈，东西长达五丈，只有南面可以上登，而东、西、北三面都是嵌在高空的悬崖，不能承受脚趾。峰顶的北面，从峰顶平直地分开一直下坠到庵前的石阶下，都是巨树成丛排列着，浓密得无法窥视，唯有遥望四面，群山千重万簇的，山脉似乎是从西南延伸而来的。远山排列在外围，极北边的一抹痕迹是五开卫、黎平府的山脊；极南边成丛绵亘的，是思恩府九司的山岭；只有东北方稍微开阔一些，那是从黄窑、里渚延伸而来的山脉了。南面的壑谷之下，隔在重重深坑山坡间，不时看见有一片汪汪的水，大概那是都泥江的一个弯曲处了。山高江窄，逆向流来时就能看见，顺着山势转去后又被遮住了。这就是石堰村等村那片地方了。山的东南垂，也有条小河潺潺流淌，似乎是从南面流去的，这必定是流入都泥江的河流，这条河是在分水岭的南面吗？当地人说："登这座山的人，必定要清心斋戒几天，所以从前有个姓王和尚不能守戒，终于放弃山中的生活下来。如果登山的人不洁净，必定会迷路找不到路。"以我看来，山中没有别的岔路，为何会有人迷路呢？又说："山中四季都是春天，树上名花和奇异的果子四季不断。但是只能摘下来吃掉，怀揣着果子下山，总是又得迷路。"如我所见到的那样，接引泉水石崖下覆处的上方，有种树叶像秋海棠却非常巨大，有种花像秋海棠但颜色要白一些，嗅一嗅这种花的花萼，极清香，不知是什么品种。而且巨树覆盖的山顶上，全是蔷薇花点缀在枝条上，殷红鲜艳，但不怎么茂密。又有一种酸草，茎的大处如手指，而且红得好像珊瑚，去皮后吃它，特别酸脆。也有遗弃的菜地中剩下的菜，已经结出繁茂的籽实。而竹林下的竹笋，则已经全部被偷采的人搜索挖光了。这些人也应当在迷路人之列，难道先前被我惊吓后逃窜躲避的人，也是迷路人中的一个吗？

眺望峰头久之，仍从故道下。返茅庵，暝色已合，急餐所炊粥(1)，觉枯肠甚适。积薪佛座前作长明灯(2)，以驱积阴之气，乃架匡展簟而卧(3)。

【注释】

(1)急餐所炊粥：原误倒为“急炊所餐粥”，据乾隆本、“四库”本改。

(2)长明灯：佛前燃点的灯，昼夜不灭，故称长明灯。

(3)匡(kuāng)：即匡床，方正而安适的床。簟(diàn)：供坐卧用的竹席。

【译文】

在峰头眺望了很久，仍然从原路下山。返回茅庵时，暮色已降临，急忙吃了煮好的稀粥，觉得饥肠中十分舒服。在佛座前堆积起一些薪柴作为长明灯，用来驱散久积的阴冷之气，于是架起竹床铺开竹席睡下了。

三月初一日　昧爽起，整衣冠叩佛座前。随夫请下山而炊，余从也，但沸汤漱之而下。仍至石山村导路老人栏，淅米以炊。余挟导者觅胜后山，仰见石崖最高处，有洞门穹悬，随小径抵其西峡，以为将攀崖而上，乃穿腋而下者也。其隘甚逼，逾而北下，东峰皆峭壁，西峰皆悬窍，然其中石块丛沓，萝蔓蒙密，无可攀跻处也。其北随峡而出，又通别坞，不能穷焉。转出村前，乃由其东觅溪水所从入，则洞穴穹然在山坳之下，其门南向，溪流捣入于中，其底平衍而不潭。洞高二丈，阔亦二丈，深三四丈，水至后壁，旁分二门以入，其内遂昏黑莫可进。洞之前，有石柱当其右崖，穿柱而入，下有石坡尺许，傍流渡入，不烦涉水。由石柱内又西登一隙，上复有一龛焉。底平而上穹，亦有石柱前列，与水洞并向，第水洞下而此上，水洞宽而此隘耳。洞中之水，当即透山之背，东北而注于八洞之前者也。出洞，还饭老人家。仍东北循土山而下，渡水过八洞，又北渡水，东南转入石山之峡，过前所憩洞前。又东入重坞，逾分脊之岭，乃下岭东北行坞，复陟冈转陂逾大歇岭，乃北下渡溪，沽酒饮于秦村。又北向渡溪而逾都田之岭，又从岭东随穴中出水北行而抵黄村庵，则惺一瀹茶煮笋以待。余以足伤，姑憩而不行。乃取随夫所摘多灵山顶芽茶，洁釜而焙之，以当吾乡阳羡茶中之茗(1)，香色无异也。此地茶俱以柴火烘黑，烟气太重。而瀹时又捉入凉水煨之，既滚又杂以他味焉。

【注释】

(1)茗(míng)：原作“茄”，据乾隆本、“四库”本作“茗”，可从。茗为茶芽，正与前句“多灵山顶芽茶”一致。“芽茶”，乾隆本、“四库”本作“茶芽”。

【译文】

三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整理好衣帽在佛座前拜佛。随行的脚夫请求下山后再煮饭吃，我听从了，只是喝了煮沸的热水以冲洗一下饥肠就下走。仍旧来到石山村带路的老人的竹楼中，淘米煮饭。我携同向导去后山寻找胜景，仰面看见在石崖的最高处，有个洞口穹隆高悬着，顺着小径抵达石崖西面的峡谷中，我以为将要攀着石崖往上登了，却是穿过石崖侧旁往下走的路了。石崖的隘口非常狭窄，越过隘口往北下走，东峰全是峭壁，西峰上都是高悬的石窍，然而峡谷中石块成丛杂沓，藤蔓浓密，没有可以攀登的地方了。从这里向北顺着峡谷出去，又通到别的山坞中，不能穷尽了。掉头出到村前，于是由村东去寻找溪水流进去的地方，只见洞穴穹然隆起在山坳之下，洞口面向南，溪流捣入洞中，洞底平展开来却不是深潭。洞高二丈，宽处也是二丈，深三四丈，水流到后面的洞壁下，在旁边分为两个洞口流进去，那里边便昏黑下来不能前进了。洞的前面，有石柱位于洞右边的山崖旁，穿过石柱进去，脚下有一尺左右宽的石坡，傍着流水通进去，不必麻烦涉水。由石柱内又向西登上一条裂隙，上边又有一个石龛。洞底平整而顶上穹隆，也有石柱排列在前方，与水洞同一方向，只是水洞在下而这个洞在上，水洞宽而这个洞窄罢了。洞中的水，应当就是穿流到山的背面，往东北流淌到八洞村前的水流了。出洞后，返回老人家中吃饭。仍然往东北顺着土山下走，渡过溪水后经过八洞村，又向北渡过溪水，向东南转入石山的峡谷中，经过先前我休息过的岩洞前。又向东走入重重山坞中，越过分水岭的山脊，于是下岭后往东北前行在山坞中，再上登山冈转过山坡地越过大歇岭，于是向北下山渡过溪流，在秦村买酒喝。又向北渡过溪流后越过都田村所在的山岭，又从岭东顺着从洞穴中流出来的溪水向北走到黄村的茅庵中，

只见惺一泡好茶水煮好竹笋等着了。我因为脚受了伤，暂且休息不走了。于是取出随行脚夫在多灵山顶采摘的芽茶，把锅洗干净后烘焙茶叶，用来当做我家乡阳羡茶中的芽茶，香味色泽没有不同之处了。此地的茶叶都是用柴火烘黑，烟气太重。而且在煮茶时又是抓进凉水中用文火慢慢煨，水滚后又杂有其他味道了。

初二日　别惺一，惺一送余以笋脯。以丝曝干者。乃北行渡溪桥，又北，乃东转入山峡，逾平脊，东过浑水塘上岭，东望鹿桥而北行。已而北下，渡大溪之水，其水昔高涌于胸，今乃不及脐矣。但北上而崖土淖滑，无可濯处，跣而行。逾坡而下，抵下阱村旧址，有渟涝焉(1)，乃濯足纳履(2)。又东北逾一涧，乃东上高四山之南阪(3)。逾脊又东，升跛陂陀，路两旁皆坠井悬窖，或深或浅，皆土山，石孔累累不尽。既而少憩土冈上，其南即截路村。又东逾一冈下坞，有塘一方，潴水甚清，西北从石峰下破涧而去，丛木翳之，甚遥。又东逾冈，水从路侧西流。又东则巨塘汇陂间，乃北坠而下，分为两流，一北入山穴，一东循山嘴，环于黄窑村前，诸塍悉取润焉。乃饭于村栏，询观岩之路(4)。其人曰："即在山后，但路须东径草峡，北出峡口，西转循山之阴，而后可得。"从之，遂东。甫出村，北望崖壁之半，有洞高穹，其门东向，甚峻迥，不可攀。草峡之南，有双峰中悬，又有土山倚其下，是为里诸村，聚落最盛。共二里半，北入草峡。又东北行一里，逾石脊而过，有岐西行，遂从之，即黄窑诸峰石山之阴也。其山排列西北去，北尽于孤山(5)，所谓观岩者正在其中(6)。乃循山东麓行，又三里折而西南，半里而抵其下，则危崖上覆，下有深潭，水潴其中，不知所出，惟从岩北隅泻入巨门，其中窅黑，水声甚沸。盖水从山南来，泛底而出，潴为此潭，当即黄窑之西巨塘分流而捣入山穴者，又透底而溢于此也。乃一出而复北入于穴，水与山和，其妙如此。覆岩之上，垂柱悬旌，纷纭历乱，后壁石脚倒插潭中。其上旋龛回窦，亦嵌漏不一，俱隔潭不能至。潭东南亦有一岩北向，内不甚深；潭东北崖间有神祠焉，中有碑，按之，始知为小观岩。神祠之后，即潭中之水捣入石门处，其门南向，甚高，望其中崆峒，莫须浮

筏以进，不能竟入也。久之，仍从神祠东北出平畴，见有北趋路，从之，意可得大道入郡。既乃愈北，始知为独山、怀远道。欲转步，忽见西山下有潭，渊然直逼石崖，崖南有穴，则前北向入门之流，又透此而出也。计所穿山腹中，亦不甚遥，若溯流入，当可抵水声甚沸处。余欲溯流而入，时日已西昃，而足甚艰，遂从潭上东向觅畦而行。半里，将抵一村，忽坠坑而下，则前潭中之水北流南转，遂散为平溪，潆村南而东去。其水甚阔，而深不及尺，导者负而渡。渡溪，遇妇人，询去郡路几许，知犹二十里也。东北上崇涯，遂东出村前，有小路当从东南，导者循大路趋东北(7)，盖西北有大村，乃郡中趋怀远大道。知其非是，乃下坡走乱畦中，既渐失路，畦水纵横，踯躅者五六里。遇二人从南来，询之，曰："大道尚在北。"复莽行二里，乃得大道，直东向行。询之途人，曰："去城尚十里。"返顾日色尚高，乃缓步而东。其道甚坦，五里，渐陟陂陀，路两旁又多眢井坠穴(8)，与太平一辙。于是闻水声淙淙，则石壑或断或连，水走其底，人越其上，或架石为桥，俯瞰底水，所坠不一道，而皆不甚巨。盖小观之水出洞为溪，散衍诸畦洫中，此其余沥(9)，穿地峡而北泄于龙江者也。又东二里，逾冈而下，复得石壑，或断或连，水散溜其下，与前桥同。此乃彭岭桥之水，自九龙来，亦散衍畦洫，故余沥穿峡而北，泄者亦无几也。又东一里半，有庵峙路北，为西道。堂前有塘甚深衍，龙溪细流从东来注，而西北不见其所泄。又东一里，为西门街口，乃南越龙溪，循溪南东行，过山谷祠之后，又半里而抵香山寺，已昏黑矣。问冯使，犹未归也。暑甚，亟浴于盆而卧。

【注释】

(1)渟涝(tíng lào)：水塘。

(2)纳履(lǚ)：穿鞋。

(3)高四山：乾隆本同。沪本作"高狮山"。

(4)询观岩之路："岩"原作"洞"，据下文及乾隆本、"四库"本改。

(5)孤山：乾隆本、"四库"本作"独山"。

(6)观岩：原名“马驷岩”，因马驷村得名。旁有岩口村，又名岩口岩。洞前有深潭，刚入洞，即有仙女临溪待浴一景，今俗名仙女岩。旱洞起伏较大，水洞未开发。

(7)导者循大路趋东北：“东北”，沪本作“西北”。

(8)眢(yuān)井：指如井中坠的洼地，中有落水洞，水从中下泄。

(9)沥(lì)：液体的点滴。

【译文】

初二日　辞别惺一，惺一拿笋干送给我。用笋丝晒干的。于是往北行，越过溪流上的桥，又向北走，随后下到转入山峡中，越过平缓的山脊，往东越过浑水塘上面的山岭，望见东面的鹿桥村后往北行。不久向北下行，渡过大溪的溪水，溪水前几天高高地涌到胸口，今天还不到肚脐了。但是上到北岸后山崖上的土路泥淖溜滑，没有地方可以洗脚，赤着脚前行。越过山坡后下走，抵达下阱村的旧址，有个水塘，这才洗好脚穿上鞋子。又向东北越过一条山涧，于是向东走上高四山的南坡。越过山脊又向东走，爬升跋涉在山坡间，道路两旁都是下陷的深井和高悬的深坑，或深或浅，全是土山，石孔累累层出不穷。随后在土冈上稍作休息，土冈南面就是截路村。又向东越过一座山冈下到山坞中，有一个水塘，积水非常清澈，从西北方的石峰下冲破山涧流去，林木遮蔽着溪水，非常遥远。又向东翻越山冈，溪水从道路侧边往西流。又向东走就见一个巨大的水塘汇积在山坡间，水向北下泻，分为两条溪流，一条往北流入山间洞穴中，一条向东沿着山嘴流，环绕在黄窑村前，众多的田地全都取这条溪水灌溉。于是在村中的竹楼上吃饭，打听去观岩的路。村里人说：“就在山后，只是去那里的路必须向东经过草峡，向北走出峡口，转向西沿着山的北面走，然后可以找到。”听从村民的话，于是向东走。刚出村，望见北边崖壁的半中腰上，有个高大穹隆的洞，洞口向东，非常高峻深远，不可攀登。草峡的南面，有两座山峰悬在中央，又有土山紧靠在山峰下，这里是里诸村，聚落最为兴盛。共走二里半，向北进入草峡中。

又往东北前行一里，越过石山山脊，有条岔路向西走，于是顺着这条路走去，就到了黄窑村群峰石山的北面了。这列山向西北排列而去，北面在孤山到了尽头，所谓的观岩的地方正是在这列石山中。于是沿着山的东麓前行，又行三里折向西南，行半里后抵达岩洞下，只见危崖在上面下覆着，下面有深潭，水积在潭中，不知从哪里流出去，唯有从岩洞的北隅泻入巨大的洞口，洞中深黑，水势极为沸腾。大概水从山的南麓流来，从山底下漫溢出来，积为这个深潭，这应当就是从黄窑村西面巨大的水塘中分流出来泻入山间洞穴中的水流，又透过地底下在此地溢出来了。于是一露出地面后又向北流入洞穴中，水与山的和谐，其中的美妙之处竟然如此。下覆的岩洞的洞顶上，下垂的石柱如悬挂着的旌旗，纷纭杂乱，后面洞壁的石脚倒插在深潭中。深潭的上方旋绕石龛曲折的洞孔，也是深嵌透漏不一而足，全都隔着深潭不能到达。深潭的东南方也有一个岩洞面向北，洞内不怎么深；深潭东北方的山崖上有座神仙祠庙，庙中有石碑，查看了碑文，才知道是小观岩。神庙的后方，就是潭中的水捣入石洞之处，洞口向南，非常高，远望洞中空荡荡的，要不是乘着木筏进去，是不能直接深入的了。很久，仍然从神庙向东北出到平旷的田野中，看见有条通向北边的路，顺着这条路走，心想可以走上进府城的大道。随后愈加往北走，才知道这是去独山州、怀远镇的路。想要掉转脚步，忽然看见西山下有个深潭，样子渊深直逼到石崖下，石崖南边有个洞穴，这就是前边向北流进洞口的水流，又在此地穿流出来了。估计水流在山腹中穿流的距离，也不十分遥远，如果逆流进去，应当可以到达水声极为沸腾之处。我想要逆流进去，此时太阳已经西斜，而且脚痛走路走得非常艰难，便从深潭上面向东寻找田地前行。行半里，即将到达一个村子，忽然下陷成深坑，就见前边深潭中的水向北流后转向南流，终于散开成为平缓的溪流，潆绕过村南往东流去。溪水非常宽阔，而深处不到一尺，向导背着我渡水。渡过溪水，遇见一个女人，询问去府城的路有多远，得知还有二十里。向东北走上高高的岸上，随后向东出到村前，有条小路应当从东南方走，向导沿着大道走向东北方，原

来是西北方有个大村子，是从府城中通往怀远镇的大道。知道他走的不对，于是下坡后行走在杂乱的田地间，不久渐渐迷了路，田间水流纵横，跌跌撞撞地走了五六里。遇见两个人从南边过来，向他们问路，他们说："大道还在北边。"又在草莽中前行二里，这才找到大道，一直向东行。向途中的人问路，回答说："离城还有十里。"转身回头看见天色还早，就放慢脚步往东走。这条大道十分平坦，行五里，渐渐上登山坡，道路两旁又有很多深井和下陷的洞穴，与太平府的如出一辙。于是听见有淙淙的水声，就见石头壑谷时断时连，水流淌在壑谷底下，人越过壑谷上方，有的就像石块架成的桥，俯瞰着底下的流水，水流下泻不止一条水道，然而都不这么大。大概是小观岩的水流出洞后成为溪水，散开流淌在众多的田间沟渠中，这是溪水余下的末流，穿过地下的峡谷往北泄入龙江中去了。又向东二里，越过山冈下走，又遇到石头壑谷，时断时连，水散流在地下，与前边石桥下的情况相同。这是彭岭桥下的溪水，从九龙洞流来，也是散开漫流在田间沟渠中，所以剩余的水流穿过峡谷往北流，流泻的水也是没有多少了。又向东一里半，有座寺庵屹立在道路北边，是西道庵。庵堂前有个水塘十分深广，龙溪细小的溪流从东边流来注入水塘中，然而西北方不见塘水外泄的地方。又向东一里，到了西门的街口，于是向南越过龙溪，沿着龙溪的南岸往东行，经过黄山谷祠庙的后面，又走半里后抵达香山寺，天已经昏黑了。打听冯指挥使，还没有回来。热极了，连忙在木盆中洗澡后躺下睡了。

初三日　余憩足寺中。郡人祉会寺前(1)，郡守始出行香。余倚北檐作达陆参戎书，有一人伺其旁，求观焉，乃冯使之妻弟陈君仲也。名瑛，庠彦(2)。言："此书达陆君，冯当获罪，求缓之。余当作书往促。"并携余书去，曰："明日当来代请。"已而又二人至，一曰谢还拙，一曰陈斗南。谢以贡作教将乐而归(3)；陈以廪而被黜(4)，复从事武科者也(5)。二君见余箧中有文、项诸公手书，欲求归一录，余漫付之去。既暮，有河池所诸生杜、曾二君来宿寺中(6)，为余言："谢乃腐儒，而陈即君仲之叔，俗号'水晶'，言其外好看而内无实也。"

【注释】

(1)祉(zhǐ)：祈福。古代风俗，每年有春社、秋社，为祀社神的节日。社即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适当三月初，此次祉会应即春社日。

(2)庠(xiáng)：古代的学校。府学称郡庠，县学称邑庠，府州县学生员则称庠生、庠彦或庠士。彦(yàn)：古代对读书人的美称。

(3)贡：即贡生。科举制度中，地方儒学生员升入京师国子监肄业者皆称贡生。

(4)廪(lǐn)：即廪膳生员，省称廪生。明代府州县学生员最初每月都给廪膳，以后须经岁、科两试成绩好的，才取得廪生名义，由官府发给伙食津贴。

(5)武科：科举制度中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目，明代还有定期举行乡试、会试的制度。

(6)诸生：明清时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亦称诸生。

【译文】

初三日　我在寺中歇歇脚。府城中的人在寺前举行庙会，知府这才出城来烧香拜佛。我背靠在北边的廊檐下写了一封送给陆参将的信，有一个人守候在身旁，请求看一看信，原来是冯指挥使的妻弟陈君仲。名叫陈瑛，是个庠生。他说："这封信如果送给陆君，冯润就将获罪了，求您暂缓一下。我将写信前去催促。"并带着我的信离开了，说："明天将过来代为请安。"不久又有两个人来到，一个叫谢还拙，一个叫陈斗南。谢还拙以贡生的身份担任教官即将愉快地回乡；陈斗南是以廪生的身份被贬黜，又去从事武举考试的儒生。两位先生看见我竹箱中有文、项诸公的亲笔信，想要回去抄录一遍，我漫不经心地交给他们拿去了。天黑以后，有河池所的儒生杜、曾二位先生来寺中住宿，对我说："谢还拙是个迂腐的儒生，而陈斗南就是陈君仲的叔父，绰号叫'水晶'，是说他外表好看但肚中没有真才实学。"

初四日　余晨起欲往觅陈、谢，比出寺东而陈、谢至，余同返寺

中，坐谈久之。又求观黄石斋诗帖。久之去，余随其后往拜，陈乃返诸公手书。观其堂额，始知其祖名陈学夔，乃嘉靖末年进士，曾任常镇兵使者，莅吾邑，有爱女卒于任，葬西门外，为之题碑其上曰："此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吾去之后，不知将夷而去之乎？抑将怜而存之乎？是在常之人已。"过谢君之堂，谢君方留酌，而随行者觅至，请还，曰："有陈相公移酒在寺，相候甚久。"余以谢意不可却，少留饮而后行。比还寺，复领陈君仲之酌。陈出文请正，在此中亦铮铮者。为余言，其邻有杨君者，名姿胜。亦庠生，乃独山烂土司之族(1)，将往其地，"君可一拜之，俟之同行，不惟此路无虞，而前出黔境亦有导夫，此为最便"。余颔之。

【注释】

(1)烂土司：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治所在今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西隅，都柳江东岸的烂土。

【译文】

初四日　我清晨起床想要去找陈斗南、谢还拙，到出到寺东时陈、谢二人来到了，我同他们一起返回寺中，坐着谈了很久。他们又请求观看黄石斋的诗帖。很久才离开，我跟随在他们后面去回拜，陈斗南于是送还了诸公的亲笔信。观看他家堂屋上的匾额，才知道他祖父名叫陈学夔，是嘉靖末年的进士，曾出任常州府的镇兵使者，莅任我们江阴县，有爱女死在任上，葬在县城西门外，为此在她的碑上题词说："这是镇兵使者陈学夔爱女之墓。我离开之后，不知是将墓铲平挖掉呢？还是同情她将墓保存下去呢？这全在常州府的人了。"到谢君的堂上拜访他，谢君正要留我饮酒，可随行的人找来了，请我回寺去，说："有位陈相公把酒席搬到寺中，等了您很久了。"我因为谢君的诚意不可推却，留下稍饮了几口酒后就走了。等到返回寺中时，又受领了陈君仲的酒宴。陈君仲拿出文章请我指正，在这一带也算是佼佼者了。对我说起，他的邻居有个姓杨的先生，名叫杨姿胜。也是庠

生，是独山州烂土司的族人，即将前往他的家乡，“您可以拜访他一次，等他一同上路，不仅这一路不会出意外，而且前边到了贵州境内也有人做向导，这样最为方便”。我点头同意他说的。

初五日　晨起，余往叩陈君。有韦老者，廪将贡矣，向以四等停，兹补试郡中，郡守以其文不堪，复再三令改作，因强余为捉刀(1)。余辞再三，不能已，乃为之作二文。一曰《吾何执》，一曰《禄足以代其耕也》。既饭，以稿畀韦，而往叩于陈，陈已他出矣。乃返宿于寺。

【注释】

(1)捉刀：代别人作文。

【译文】

初五日　早晨起床，我前去叩拜陈君。有个韦老者，由廪生即将升为贡生了，之前因为考为四等被暂停，现在来府城补考，知府认为他的文章不堪入目，又再三命令他改写，因而强逼着我为他代笔。我再三推辞，不得已，于是为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吾何执》，一篇叫《禄足以代其耕也》。饭后，把文稿交给姓韦的，而后前去叩拜陈君仲，陈君仲已经出门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返回寺中住下。

初六日　以一书畀吴守备，得其马票。韦亦为余索夫票于戚挥使。以为马与夫可必得，及索之，仍无应者。是日斋戒而占(1)，惟思恩可行，而南丹不吉。其杨生之同行，亦似虚而不实。

【注释】

(1)斋(zhāi)戒：古人在求神、祭祀或举行典礼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清心洁身，表示诚敬，称为斋戒。占(zhān)：即占卜、卜问，预测事物的迷信方法。

【译文】

初六日　把一封信交给吴守备，得到他给的马票。姓韦的老者也为我向戚指挥使要来夫票。我以为马匹和脚夫必定可以得到了，到去要马要夫时，仍然没有应差的。这天我斋戒后占卜，只有思恩县可以走，而走南丹州不吉利。那个姓杨的庠生同行的事，也似乎是虚而不实。

初七日　索夫马仍不得。杨姿胜来顾，乃阿迷州杨绳武之族也(1)。言其往黔尚迟，而此中站骑甚难，须买马可行。余占之，颇吉。已而冯使以一金来赆，侑以蔬酒，受之。既午，大雨倾盆，欲往杨处看骑，不果行。下午雨止，余作一柬托陈君仲代观杨骑。是日为谷雨，占验者以甘霖为上兆(2)，不识吾乡亦有之否也？

【注释】

(1)杨绳武：云南广西府弥勒州人，与阿迷接近，但不是阿迷州人。

(2)甘霖(lín)：适时而有益于农事的大雨。

【译文】

初七日　去要脚夫马匹仍然没要到。杨姿胜来拜访，原来他是阿迷州杨绳武的族人。他说他去贵州还要推迟，而且这里驿站中的马匹非常难要到，必须自己买马才能上路。我就此事占卜，十分吉利。不久冯指挥使拿来一两黄金赠送，送来酒菜助餐，我接受了。午后，大雨倾盆，想到杨姿胜那里去看马，没有成行。下午雨停了，我写了一个柬帖拜托陈君仲代我去杨姿胜的马。这一天是谷雨，占卜的人把甘霖视为上好的吉兆，不知我家乡有没有这样的习俗了？

初九日　零雨浓云，犹未全霁。营中以折马钱至，不及雇骑者十之二。此间人之刁顽，实粤西所独见也。欲行，陈君仲未至，姑待之。抵午不至，竟不成行。下午，自往其家，复他出。余作书其案头作别，遂返寓，决为明日步行计。

【译文】

初九日　下着零星雨，浓云密布，天还没有全部晴开。军营中把马匹折成钱送来，数额还不到雇马的十分之二。这里的人的刁顽，实在是粤西所仅见的了。想要上路，陈君仲没有来，暂且等一等他。到中午还没来，竟然不能成行。下午，亲自前去他家，又是外出了。我写了封信放在他的案头与他道别，于是返回寓所，决心为明天步行做准备。

自二月十七日至庆远，三月初十起程，共二十三日。

【译文】

自从二月十七日来到庆远府城，三月初十日起程，共二十三天。

庆远郡城在龙江之南。龙江西自怀远镇，北凭空山，透石穴而出，其源从贵州都匀而下。循北界石山而东，其流少杀于罗木渡，而两岸森石嶙峋过之。江北石峰耸立，中为会仙，东为青鸟，西为宜山，会仙高耸，宜山卑小。又西为天门拜相山(1)，即冯京祖墓。皆凭临江北，中复开坞，北趋天河县名。者也。江南即城。城南五里有石山一枝，自西而东，若屏之立，中为龙隐洞山，东为屏山，西为大号山(2)，又西为九龙山，皆蜿蜒郡南，为来脉者也。

【注释】

(1)天门拜相山：形似纱帽，今名状元山，山下现有冯京公园。

(2)大号山：原作“火号山”，乾隆本、“四库”本同，皆误，从本日前记改。《嘉庆重修一统志》庆远府山川载：“大号山，在宜山县南二里，县境诸山，惟此独高。”《清史稿·地理志》亦载：宜山县“南，大号”。

【译文】

庆远府城在龙江的南岸。龙江自西面的怀远镇，北边紧靠着空

山，穿过石穴流出来，龙江的水源从贵州省都匀府流下来。沿着北面一列石山往东流，江流稍小于罗木渡，但两岸森然林立的嶙峋石峰超过罗木渡。江北岸石峰耸立，中间是会仙山，东面是青鸟山，西面是宜山，会仙山高高耸立，宜山矮小。再往西是天门拜相山，就是冯京的祖坟所在地。全都凭临在江北，中间又开有山坞，是向北通往天河是县名。的通道。江南就是府城。城南五里处有一支石山，自西往东延伸，像屏风一样矗立着，中间是龙隐洞山，东边是屏山，西边是大号山，再往西是九龙山，都在府城南面蜿蜒延伸，是延伸而来的山脉了。

郡城之脉西南自多灵山发轫。多灵西南为都泥，东北为龙江，二江中夹之脊也。东北走六十里，分枝而尽于郡城。将抵城五里处，先列为九龙山，又东北为大号山，又北结为土山曰料高山(1)，则郡之案也。又北遂为郡城，而龙江截其北焉。

【注释】

(1)料高山：即鹅哥山。

【译文】

府城的山脉自西南方的多灵山发端。多灵山西南是都泥江，东北是龙江，是两条江中间夹角地带的山脊。往东北延伸六十里，分支后在府城到了尽头。即将抵达府城五里处，先排列成九龙山，又往东北成为大号山，又在北边盘结为土山，称为料高山，那是府城的案山了。又向北便是府城，而龙江横截过府城的北边。

多灵山脉，直东走为草塘堡南之土脊，东起为石壁山，又东而直走为柳州江南岸诸山，又东南而尽于武宣之下柳江、都泥交会处。

【译文】

多灵山的山脉，一直往东延伸成为草塘堡南面的土山山脊，在东面耸起成为石壁山，又向东一直延伸成为柳州府柳江南岸的群山，又

向东南延伸在武宣县的柳江下游与都泥江的交汇处到了尽头。

龙江，郡之经流也。其东北有小江南入于龙，其源发于天河县北界；其东南则五拱桥诸流北入于龙，其源发于多灵山东境，皆郡城下流也。郡城西南又有小水南自料高山北来，抵墨池西流，是为龙溪。又西则九龙潭之水自九龙山北流，与之合而西北入龙江。此郡城之上流也。

【译文】

龙江，是庆远府的主要河流。府城的东北方有条小江往南汇入龙江，它的源头发源于天河县北境；府城东南方则是五拱桥下的多条水流向北汇入龙江，它们的源头发源于多灵山东境，都是府城的下游。府城西南又有一条小河自南面的料高山向北流来，流到墨池后往西流，那是龙溪。再往西则是九龙潭的潭水从九龙山往北流，与龙溪合流后往西北汇入龙江。这是府城的上游。

西竺寺在城西门外(1)，殿甚宏壮，为粤西所仅见，然寥落亦甚。其南为香山寺，寺前平地涌石环立，为门为峡，为峰为嶂，甚微而幻，若位置于英石盘中者。且小峰之上，每有巨树箕踞，其根笼络，与石为一，干盘曲下覆，极似苏阊盆累中雕扎而成者。寺西有池，中亦有石。池北郡守岳和声建香林书院，以存宋赵清献公故迹。又西北为黄文节祠(2)，后有卧龙石，前有龙溪西流。宋署守张自明因文节遗风，捐数十万钱建祠及龙溪书院，今规模已废而碑图犹存祠中。其东北即西竺寺也。

【注释】

(1)西竺寺：原址在今河池地区第一人民医院。

(2)黄文节：即黄山谷，崇宁三年(1104)被贬到宜州羁管，第二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宜州南楼。“文节”是被追赠的褒号。黄文节祠即黄山谷祠，与龙溪书院同在今广西轴承厂处，已不存。近年在白龙公园内新建了黄山谷神速

和衣冠冢。

【译文】

西竺寺在府城西门外，殿宇非常壮观。是粤西所仅见的，然而也是十分冷落。西竺寺南面是香山寺，寺前的平地上涌起一些石峰回绕矗立着，是石门是峡谷，是山峰是屏障，十分精巧奇幻，好像是安放在英石盘中的样子。况且小石峰之上，每每有巨树盘踞着，树根笼罩缠绕，与石峰成为一体，枝干盘曲下覆，极像苏州盆景中叠垒雕凿捆扎而成景观。寺西有个水池，池中也有石峰。水池北边是知府岳和声建立的香林书院，用以保存宋代赵清献公的遗迹。又往西北是黄文节祠，后面有块卧龙石，前方有龙溪往西流淌。宋代的代理知府张自明承袭黄文节的遗风，捐钱数十万修建了祠堂和龙溪书院，如今建筑物的规模已经荒废，但石碑上的地形图还保存在祠堂中。祠堂的东北方就是西竺寺了。

城内外俱茅舍，居民亦凋敝之甚，乃粤西府郡之最疲者。或思恩亦然。闻昔盛时，江北居民濒江瞰流亦不下数千家，自戊午饥荒(1)，蛮贼交出，遂鞠为草莽，二十年未得生聚，真可哀也。

【注释】

(1)自戊午饥荒："戊"，此处及南门条原俱作"或"，据十二日记改。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

【译文】

城内外全是茅草房，居民也是非常困苦，是粤西各府城中最疲敝的地方。或许思恩府也是这样。听说从前繁盛时，江北岸濒江瞰流的居民也不下几千家，自从戊午年闹饥荒以来，蛮族和盗贼交替出现，终因极为穷困而变成了荒芜之地，二十年来未能生殖人口积聚财富，这可悲呀！

绕城之胜有三：曰北山，则会仙也；曰南山，则龙隐也；曰西山，则九龙也。

【译文】

围绕府城的胜景有三处：一是北山，就是会仙山了；一是南山，就是龙隐山了；一是西山，就是九龙山了。

龙隐岩在郡城南五里，石峰东隅回环北转处也。前有三门，俱西向；后通山背亦有三门，俱东南向。其中上下层叠，纵横连络，无不贯通(1)。今将中道交加处，以巨石窒其穴(2)，洞遂分而为二。盖北偏一门最高敞，前有佛宇，僧净庵栖之；南偏二门在山腋间，最南者前多宋刻，张丹霞诸诗俱在焉；其中门已无路。余先从南门入，北透暗穴，反从上层下瞰得之，而无从下。仍出南门，攀搜到其处，再携炬入，遂尽其奥里。

【注释】

(1)无不贯通：原缺“贯”字，空一格，据乾隆本、“四库”本补。

(2)以巨石窒其穴：原缺“石”字，空一格，“窒”原作“窑”，据乾隆本、“四库”本改、补。

【译文】

龙隐岩在府城南面五里处，是石峰东面的角落向北回绕的转折处。前面有三个洞口，都是面向西；后面通到山背面也有三个洞口，都是面向东南方。洞中上下层叠，纵横相连，无处不贯通。如今将洞中道路相交处，用巨石堵住了洞穴，洞于是被分为两半。大体上北边的一个偏洞口最高敞，前边有佛寺，僧人净庵住在寺中；偏在南边的两个洞口在山侧，最南的洞口前边有很多宋代的碑刻，张丹霞等人的诗都在其中；那中间的洞口已经没有路。我先从南洞口进去，向北钻过黑暗的洞穴，反而从上层向下俯瞰到这个洞口，然而无法下去。仍

然走出南洞口，攀登搜索到那个地方，再带上火把进洞，终于看遍了洞中的幽深隐秘之处。

北门西向高穹，前列佛宇三楹，洞高不碍其朗。内置金仙像，两旁镌刻皆近代笔，无宋人者。数丈后稍隘，而偏于南畔遂暗黑矣。秉炬直东入，又数丈，有岐在南崖之上。攀木梯而登，南向入穴，有一洼下陷如井，横木板于上以渡。又南，则西壁下有纹一缕，缘崖根而卧，鳞脊蜿蜒，与崖根不即不离，此即所称龙之“隐”者。外碑有记，谓其龙有昂首奋爪之形，则未之睹矣。又南数丈，逾一隘，遂俯石级下坠，则下层穴道亦南北成隙。南透则与中门内穴通，不知何人以巨石窒而塞之。北透过二隘，仰其上，则横板上渡处也。再北，窦隘而穷，遂从横板之窍攀空而上。盖上瞰则空悬无底，而下跻则攀跃可升也。仍北下木梯，复东向直入，又逾一隘，有岐复南去。从之，渐见前窍有光烨烨，则已透山而得后门矣。又数丈，抵后门。其门东南向，下瞰平畴；山麓有溪一枝，环而北透其腋，即五砦之东流之分而北者；其前复有石山一枝环绕为坞，成洞天焉。仍北返分岐处，复东向直入，又数丈，则巨石中踞。由其北隙侧身挨入，有眢井凭空下陷，大三四丈，深亦如之。乃悬梯投炬，令一人垂索而下，两人从上援索以絷梯。其人既下，余亦随之。又东南入一窍，中复有穴，下坠甚隘而深，一飞鼠惊窜上。从其西南攀崖而上，崖内复有眢井空陷，烛之不见其底。循其上西南入穴，遂无可通处。乃仍下，从悬梯攀索而上，依故道直西而出前门。

【译文】

北洞口面向西，高大穹隆，前边排列着三间佛寺，洞口高大不妨碍洞内的光线。洞内放有佛像，两旁的石刻都是近代人的笔迹，没有宋代人的碑刻。几丈之后渐渐变窄，而偏在南边一侧便黑暗下来了。举着火把一直向东深入，又走几丈，有个岔洞在南边的石崖之上。攀着木梯登上去，向南进入洞穴中，有一处凹坑像井一样下陷，在上面横放有木板得以跨越过去。又向南走，就见西面的石壁下有一缕石

纹，沿着石崖根部横卧着，满是鳞片的石脊蜿蜿蜒蜒的，与石崖根部不即不离，这就是所说的龙“隐藏”的地方了。外面的石碑上有碑记，说这条龙有着昂首举爪的形态，我却没有看见这样的姿态了。又向南几丈，钻过一处隘口，于是俯身沿着石阶下坠，就见下层洞穴的通道也是形成南北向的裂隙。向南钻进去就与中间那个洞口里面的洞穴相通，不知是什么人用巨石把通道堵塞起来。向北钻过两个隘口，仰面看洞顶上，那就是在上面横放木板跨越过去的地方了。再向北走，洞变窄后便到了头，于是从横放有木板的石窍攀着高空往上登。原来从上面俯瞰是悬在高空没有底，但从下面上登却可以抓着跳着爬升了。仍然从北边走下木梯，又向东一直进去，又钻过一处隘口，又有个岔洞向南去。从岔洞中走去，渐渐看见前方的洞穴中有闪闪的亮光，原来是已经穿透山腹走到后洞口了。又走几丈，抵达后洞口。洞口面向东南方，下瞰着平旷的田野；山麓有一条溪流，环绕着往北穿流过山侧，这就是五拱桥以东的水流向北分出的支流；山前又有一列石山环绕成山坞，别成一个洞天了。仍然向北返回分岔之处，再向东一直深入，又走几丈，就见巨石盘踞在中央。由巨石北边的缝隙中侧着身子挤进去，有个枯井凌空下陷，大三四丈，深处也如此。于是悬挂梯子把火把扔下去，命令一个人垂在绳子上下去，两个人从上面拉紧绳子以便拴住梯子。那人下去后，我也跟着他下去。又向东南进入一个石窍中，石窍中又有洞穴，深陷下去非常狭窄又很深，一只蝙蝠受惊后飞窜上来。从这里的西南方攀着石崖往上登，石崖里面又有陷入高空的枯井，用火光照射看不见井底。沿着枯井的上边向西南进入洞穴中，终于没有可通之处了。于是仍然下来，从悬挂着的梯子上抓着绳索往上爬，顺着原路一直向西走出前洞口。

南门在北洞南二百余步山腋间，俗谓之双门洞。洞前宋刻颇多，而方信孺所题“一洞中分路口三”者，亦在焉。其诗载《一统志》。其上又有张自明《丹霞绝句》曰：“玉玲珑外玉崔嵬，似与三生识面来。自有此山才‘才’字余谓作‘谁’字妙。有此，游人到此合徘徊。”(1)此《志》所未载也。其左右又有平蛮诸碑，皆宋人年月。由门东向入，

辄横裂而分南北，若“丁”字形。南向忽明透山腹，数丈而出后门，此亦后门之最南者也；北向内分两岐，直北遥望有光，若明若暗；东北悬崖而上，累碎石垣横截之。乃先从直北透腋平入，其下有深窅，循其上若践栈道焉。数丈，北抵透明处，则有门西辟在五丈之下，而此则北门之上层也。其前列柱垂楞，飞崖下悬，与下洞若隔。从隙间俯窥下洞，洞底平直；从履下深入，洞前明敞，恍然一堂皇焉。上层逾隘北转，昏黑不能入。乃从故道南还，复出南门，索炬于北岩，复入。北至分岐处，乃东北逾石垣而下，其内宽宏窈窕，上高下平；数转约二十丈而透出东门，则后门之中也。其前犹垒石为门，置灶积薪，乃土人之樵而食息者。崖旁有遗粟，则戊午避盗者之所藏。门内五丈，有岐东南去，转而西南，共十余丈而穷。

【注释】

(1)“玉玲珑外玉崔嵬”以下几句：此碑今存双门洞摩崖上，“三生”作“三贤”，“到此”作“于此”，末署“嘉定乙亥七月既望张自明题”。诗成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

【译文】

南洞口在北洞口南边二百多步远的山侧，俗称为双门洞。洞前宋代的碑刻很多，而且方信孺所题的“一个洞中分出三个路口”的碑刻也在其中。方信孺的诗收载在《一统志》中。这块碑的上方又有张自明的《丹霞绝句》，说：“玉玲珑外玉崔嵬，似与三生有缘见面来。自有此山才‘才’字我认为改作‘谁’字更妙。有此，游人到此合徘徊。”这是志书没有收载的了。它的左右又有平定蛮族的众多碑记，落款都是宋代人的年月。由洞口向东进去，马上分为南北向横着裂开，像个“丁”字的形状。向南处忽然有亮光照进山腹中，几丈后出了后洞口，这也是后洞口中在最南边的洞口了；向北处洞内分为两个岔洞，正北方远远望去有亮光，若明若暗；东北方的悬崖之上，用碎石垒成墙横堵在洞中。于是先从正北方穿过侧旁平缓地走进去，脚下有深井，沿着深井上方像踩在栈道上走过去。几丈后，向北到达射进亮光来的地方，只

见西边有个洞口开在五丈之下，而这里就是北洞口的上层了。洞口的前边排列着石柱下垂着石棱条，飞崖下悬，与下洞好像隔开了。从缝隙中俯身窥视下洞，洞底又平又直；从脚下面深入进去，洞的前边明亮宽敞，恍然像是一个宽大的厅堂。从上层穿过隘口向北转，昏黑下来不能深入。于是从原路向南返回来，又出了南洞口，在北洞中找来火把，再次进去。向北来到分岔处，于是向东北翻过石墙往下走，那里面宽大深远，顶上高，底下平坦；转了几个弯，大约二十丈后钻出了东洞口，这是后洞口中中间的一个洞口了。洞口前边还是用石块垒成门，安有灶堆放着柴火，这是当地人打柴时吃饭休息的地方。石崖旁有遗留下来的粮食，这是戊午年躲避盗贼的人贮藏的。洞口以内五丈处，有个岔洞往东南去，又转向西南，共十多丈后便到了头。

中门在南门北数十步，与南门只隔一崖，上下悬绝，丛箐密翳，须下而复上。搜剔久之，乃得其门。亟觅炬索火于北岩(1)，由门东入，其后壁之上，即南来之上层也。从其下入峡，峡穷，攀而上，其南即上层北转处，向所瞰昏黑不能下者也，而援侧坂可通焉。其东直进又五六丈，有穴穿而下，以大石窒而塞之，即北洞交通之会，而为人所中断者也。大抵北洞后通之门一，南洞后通之门二，而中洞则南通南洞之上层，北通北洞之奥窟。是山东西南三面无不贯彻，惟北山不通，而顶有蚺蛇洞另辟一境云。

【注释】

(1)亟觅炬索火于北岩：原缺“岩”字，空一格，据本日记南门条补。

【译文】

中洞口在南洞口北边几十步，与南洞口只隔着一座山崖，上下悬绝，成丛的竹林浓密地遮蔽着，必须下山后再上登。搜寻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洞口。急忙在北洞中找来火把带上火种，由洞口向东进去，洞后面的石壁之上，就是从南洞口过来的上层了，从石壁下面进入峡谷中，峡谷完后，向上攀登，这里的南边就是上层向北转之处，先前

我俯身下瞰昏黑得不能下走的地方了，但攀着侧面的斜坡可以通过其中。从这里的东面一直进去又是五六丈，有个洞穴穿到下面去，用大石块堵塞在洞中，这就是与北洞互通的会合处，但被人从中间阻断了。大体上北洞后面通有一个洞口，南洞后面通有两个洞口，而中洞则是南边通到南洞的上层，北边通到北洞幽深的洞窟中。这座山东、西、南三面无处不贯通，唯有山的北面不通，然而山顶有个蚺蛇洞却另外辟出一个境界来了。

蚺蛇洞在龙隐山北绝顶。由山麓遂其东北一里，溪水从两山峡中破壁西北来，水石交和，漱空倒影，曳翠成声，自成一壑，幽趣窈然。渡水，共一里，南向攀崖而上，两崖如削瓜倒垂，中凹若刳，突石累累。缘之上跻，两旁佳木丛藤，蒙密摇飏，时度馨飕(1)。上一里，则洞门穹然北向，正与郡城相对；前有土山当其中，障溪西北去，而环麓成坞者也。门之中，石柱玲珑缀叠，前浮为台，其东辟洞空朗，多外透之窦。东崖既穷，转窍南入，始昏黑，须炬入，数丈无复旁窍，乃出。仰眺东崖之上，复有重龛(2)。攀崖上跻，则外龛甚大，内龛又重缀其上。坐内龛，前对外龛之北，有窦一圆恰当其中，若明镜之照焉。此洞极幽极爽，可憩可栖，惜无滴沥，奈艰于远汲何！

【注释】

(1)馨(xīn)：散布很远的香气。

(2)龛(kān)：壁上的石室。

【译文】

蚺蛇洞在龙隐山北面的绝顶上。由山麓便沿着山麓向东北走一里，溪水从两山间的峡谷中冲破石壁从西北方流来，水石交相应和，溪水冲激在高空形成倒影，拖曳着翠绿的溪水发出响声，自成一个壑谷，十分幽静，情趣深远。渡过溪水，共行一里，向南攀着石崖往上

登，两侧的石崖像剖开的瓜一样倒垂着，中间下凹像是挖空的一样，突立的岩石层层累累的。沿着石崖上登，两旁优美的树木和成丛的藤蔓，蒙茸浓密，飘扬摇曳，不时飘来馨香的山风。上登一里，就见洞口穹然隆起，面向北方，正好与府城相对；前方有土山位于山坞中，挡住溪流往西北流去，是个环绕着山麓形成山坞的地方了。洞口的正中，玲珑的石柱连缀重叠着，前边浮起成为平台，石柱东边敞开的岩洞空阔明朗，有很多通到外面的孔洞。东边的石崖走完后，转进石窍中向南进去，开始昏黑下来，必须要有火把才能进去，几丈后不再有旁洞，这才出来。仰面眺望东面的石崖之上，又有两重石龛。攀着石崖上登，只见外面的石龛非常大，里边的石龛又重叠连缀在它的上方。坐在里面的石龛中，前方面对着外面石龛的北边，有一个圆圆的石洞恰好位于两者的中间，好像明镜照耀一样。这个洞极为幽静明朗，可以休息居住，可惜没有一滴水，如何受得了到远处去汲水的艰辛呢！

卢僧洞在龙隐北洞之旁，去北数十步即是。其门亦西向而甚隘，今有葬穴于中者，可笑也。既入，中辟一室，从东北攀隙上，又得一小室，其东北奥上悬垂盖，下耸圆笋，若人之首，即指以为卢僧者也。昔盱江张自明候选都门(1)，遇一僧曰："君当得宜州，至时幸毋相忘。"问："何以知之？"曰："以数测之。"问："居何处？"曰："南山。"因以香一枝畀之，曰："依此香觅找，即知所在。"后果得宜，抵南山访之，皆曰："僧已久去，不知所向矣。"张乃出香爇之，其烟直入此洞，随之入，遂与卢遇。余以为所遇者，即此石之似僧者耳。或又谓："卢僧自洞出迎，饮以茶。茶中有鼻注(2)，张不能饮。侍者饮之，辄飞腾去。张遂愤而死。忽有风吹其棺，葬九龙洞石间。其棺数十年前犹露一角，今则石合而周之矣。"其说甚怪，不足信也。按张自明以辞曹摄宜州事(3)，号丹霞，曾建黄文节祠、龙溪书院，兴学右文(4)，惠政于民甚厚。今书院图碑刻犹存，而《统志》不载，可谓失人。至土人盛称其怪诞，又不免诬贤矣。

【注释】

(1)张自明：建昌人，南宋嘉定时，以宜州教授摄州事，用州中余钱二十万建龙溪书院，后授知宜州。都门：原为都中里门，后通称首都为都门。

(2)鼻注：岭南一些民族有鼻饮的习惯，即饮吸东西不用口而用鼻子，其法系用一根管子接到鼻子里吸进去，该管即称鼻注。

(3)辞曹：即户曹，为各州郡主管民户的属官。曹，州郡所置的属官。摄(shè)：代理。宜州：宋置，在今广西宜州市。

(4)右文：崇尚文治。

【译文】

卢僧洞在龙隐岩北洞的旁边，距离北洞几十步就是这个洞。洞口也是向西，但非常狭窄，如今有人在洞中葬有墓穴，可笑呀。进洞后，洞中辟有一个石室，从东北方攀着缝隙上走，又找到一个小石室，石室东北方深处的顶上悬垂着伞盖，下边耸起一个圆形的石笋，像人的头，这就是被指认为卢僧的地方了。从前旴江人张自明在京城等候选官，遇到一个僧人，说："您将得到宜州，到那时希望不要相忘。"张自明问："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回答："根据定数测知的。"问："住在何处？"答："南山。"于是把一炷香交给张自明，说："凭这炷香来寻找，就能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后来果然得到了宜州，到南山去查访这个僧人，都说："僧人已经离开很久，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张自明于是拿出香来点燃，香烟直接飘进了这个岩洞中，他跟随着香烟进去，便与卢僧相遇了。我认为他遇见的，只是这块形状与和尚相似的岩石而已。有人又说："卢僧从洞中出来迎接他，拿茶水给他喝。茶水中有鼻注，张自明喝不下去。伺从的人喝下茶水，马上飞腾而去。张自明终于愤恨而死。忽然间有阵风吹走他的棺材，葬在九龙洞的岩石间。那口棺材几十年前还露出来一个角落，今天则岩石合拢后包住棺材了。"这个说法十分怪异，不值得相信了。据考察，张自明以户曹代理宜州的政事，别号叫丹霞，曾经修建了黄文节祠、龙溪书院，兴办学校，崇尚文治，给百姓带来的仁政十分丰厚。今天书院中的地图碑刻还保存着，可《一统志》没记载，可以说是对人物的失察。至于当地人大力称说的他的怪诞的事，又不免是诬蔑先贤了。

九龙潭在郡城西南五里平冈之上，有潭一泓，深窅无底，而汇水常溢，北流成溪。九龙洞石山在其南，张自明祷雨有应，请封典焉。石山之北，有岩北向，前有石屏其中，若树塞门。由西隙入，其内辟为巨室，而不甚高。后复有石柱一围，当洞之中。前立穹碑，曰“郡守张自明墓”。此嘉靖间郡守所立。此实石也，何以墓为？从墓东隙秉炬南入，又南则狭隘止容一人，愈下愈卑，不容入矣。仍出洞门，有一碑卧其前，中篆“紫华丹台”四大字，甚古。两旁题诗一绝，左行曰：“百尺长兮手独提，金乌玉兔两东西(1)。”右行止存一句曰：“成言一了闲游戏”，及下句一“赤”字，以下则碑碎无可觅矣。其字乃行草(2)，而极其遒活之妙，必宋人笔。惜其碑已碎，并失题者姓名，为可恨！岩之西下又有一峡门，南入甚深而隘，秉炬入，十余丈而止。底多丸石如丹，第其色黄，不若向武者莹白耳。东下又有一覆壁，横拓甚广而平。倚杖北眺，当与羲皇不远。去岩东北四里，石阵排列，自西而东如插屏，直止于香山寺前，俗称为“铁索系孤舟”云。余览罢，即从北行，东渡龙潭北流之涧，东北三里而抵香山寺。寺僧言：“九龙洞甚深，须易数炬；此洞犹丹霞墓，非九龙岩也。”

【注释】

(1)金乌：太阳的别称。玉兔：月亮的别称。

(2)行草：汉字书法中，介于正楷与草书间的字体称行书，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没有正楷那样端正。其中，楷法多于草法的称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称行草。

【译文】

九龙潭在府城西南五里处平缓的山冈之上，有一池潭水，渊深无底，但积水常年外溢，向北流成溪流。九龙洞所在的石山在水潭的南边，张自明祷告求雨有了应验，请求朝廷封赐祭祀这个龙潭。石山的北面，有个岩洞面向北，前方有座石屏风挡在洞中，像树一样塞在洞口。由西边的缝隙进去，那里面拓开成为巨大的石室，但不怎么高。

后面又有一根圆圆的石柱，位于洞的中央。前边立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写着“知府张自明之墓”。这块碑是嘉靖年间的知府立的。这实际上是石头，怎么会是墓呢？从墓东边的缝隙举着火把向南进去，再向南走便狭窄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越下走越低矮，不容深入进去了，仍然出到洞口，有一块碑横卧在洞口前，中间用篆字刻着“紫华丹台”四个大字，十分古拙。两旁题着一首七绝诗，左边一行写着：“百尺长兮手独提，金乌玉兔两东西。”右边一行只保存下一句，说：“成言一了闲游戏。”以及下一句的一个“赤”字，以下的文字则因石碑破碎无处可以找到了。诗句的字体是行草，而且极尽了这种字体遒劲活泼的妙趣，必定是宋人的笔迹。可惜这块碑已经碎了，并且失去了题诗人的姓名，实在是遗憾！岩洞西边的下方又有一个峡口，向南进去非常深而且很狭窄，举着火把进去，十多丈就到了头。洞底有很多石丸好像丹砂，只是颜色偏黄，不如向武州的那样晶莹洁白罢了。往东下走又有一处下覆的石壁，横向拓展得非常宽广，而且很平滑。拄着拐杖向北眺望，应当与伏羲皇帝的太古时代相隔不远了。距离岩洞东北四里处，石峰像军阵一样排列着，自西往东延伸，如高插的屏风，一直到香山寺前才到了头，俗称为“铁索系孤舟”。我观览完后，立即从北边走，向东渡过九龙潭向北流的山涧，往东北行三里后抵达香山寺。寺中的僧人说：“九龙洞非常深，必须换几次火把；这个洞还只是张丹霞墓洞，不是九龙岩。”

会仙山在龙江之北，南面正临郡城，渡江半里，即抵其麓。其山盘崖峻叠，东西南三面俱无可上，惟北面山腋间可拾级而登。路从西麓北向行，抵山西北隅，乃东向上跻。第一层，岐而南为百子岩；第二层，岐而南为雪花洞，岐而北为百丈深井岩；直东上岭脊，转而南为绝顶。此皆西北面之胜也。从东麓北向上，直抵绝壁之下，最东北隅者，为丹流阁，又循崖而西为东观，又西为白龙洞，又西为中观，又西为西观。此皆东南面之胜也。东南之胜在绝壁下，而中观当正南之中；西北之胜在绝顶上，而玄帝殿踞正南之极；而直北之深井，则上自山巅，下彻山底，中辟奥穴，独当一面焉。

【译文】

会仙山在龙江的北岸，南面正面临着郡城，渡江后走半里，就能到达山麓。这座山陡峻的山崖盘绕层叠着，东、西、南三面都无处可以上去，唯有北面的山侧可以沿着石阶上登。道路从西麓向北上行，到达山的西北隅，于是向东上登。第一层，岔向南走是百子岩；第二层，岔向南走是雪花洞，岔向北走是百丈深井岩；一直向东登上岭脊，转向南是绝顶。这些都是西北面的胜景了。从东麓向北上登，直达绝壁之下，在最东北角的，是丹流阁，再沿着向西走是东观，再向西是白龙洞，再向西是中观，又向西是西观。这些都是东南面的胜景了。东南一面的胜景在绝壁下，而中观位于正南方的中间；西北一面的胜景在绝顶上，而玄帝殿盘踞在正南方的最高处；而正北方的深井，则是上面起自山顶，下面通到山底下，中间开有深远的洞穴，独自抵挡一面了。

百子崖在会仙山西崖之半，其门西向。由下门入三丈余，梯空而上，上复叠为洞，若楼阁然，前门复出下门之上。洞虽不深崇，而辟为两重，自觉灵幻。内置送子大士，故名。是山石色皆青黝，而洞石独赭。南又一洞与上层并列，已青石矣。

【译文】

百子崖在会仙山西面山崖的半中腰，洞口面向西。由下洞口进去三丈多，踏着石梯凌空上登，上边又重叠成洞，好像楼阁的样子，前洞口又出现在下洞口的上方。洞虽然不高深，但辟为两层，自然让人觉得灵妙奇幻。洞内放着送子观音，所以起这个名字。这座山石头的颜色全是青黑色，然而洞中的岩石唯独是赭红色的。南边又有一个洞与上层并列，已经是青石了。

雪花洞在会仙山西崖，乃百子之上，而绝顶之侧也。其洞西北向，前有庵奉观音大士。侧叠石为台，置室其上，则释子所栖也。由

大士龛后秉炬入，门颇不宏；渐入渐崇拓，有石柱石门；宛转数曲，复渐狭；其下石始崎嵚，非复平底矣。越一小潭，其内南转而路遂穷。洞在最高处，而能窈窕深入，石柱之端，垂水滴沥不绝，僧以器承之，足以供众，不烦远仍，故此处独有僧栖。余酌水饮之，甘冽不减惠泉也。夜宿洞侧台上，三面陡临绝壑，觉灏气上通帝座。

【译文】

雪花洞在会仙山西面的山崖上，是百子崖的上层，而且在绝顶的侧面了。这个洞面向西北，前边有座寺庵供奉着观音菩萨。侧边用石块垒砌成平台，在平台上建有房屋，那是僧人居住的场所了。由观音菩萨佛龛后面举着火把进去，洞口不怎么宽大；渐渐进去逐渐变高变宽，有石柱石门；曲曲折折转了几个弯，又渐渐变窄；脚下的石头开始变得崎岖不平，不再是平坦的洞底了。越过一个小水塘，水塘里面向南转后路便到了头。洞在最高处，却能够幽深地深入进去，石柱的顶端，水滴不停地垂落下来，僧人用容器接着水，足以供给多人饮用，不必麻烦频繁地到远处去取水，所以唯独此处有僧人居住。我舀了点水喝下，甘甜清凉不比惠泉差。夜里住宿在岩洞侧边的平台上，三面下临陡绝的壑谷，觉得弥漫在天地间的浩荡之气上通天庭。

绝顶中悬霄汉，江流如带横于下，郡城如棋局布其前，东界则青鸟山，西界则天门拜相山，俱自北而南，分拥左右，若张两翼。而宜山则近在西腋，以其卑小宜众。则此山之岩岩压众可知矣。峰顶有玄帝殿，颇巨而无居者。殿后有片石凌空，若鼓翼张喙者然。按张自明《龙溪书院图》，绝顶有齐云亭，即此。

【译文】

绝顶高悬在云天之上，江流像衣带一样横在山下，府城如棋局一样散布在前方，东面是青鸟山，西面是天门拜相山，都是自北往南延伸，分别拥围在左右两边，好像张开两只翅膀。而宜山就近在西侧，

因为它矮小适宜一般人攀登而得名，那么这座会仙山压倒群山的高峻气势可想而知了。峰顶有座玄帝殿，相当巨大却无人居住。殿后有凌空的片石，好像鼓动翅膀张开鸟嘴的样子。据张自明的《龙溪书院图》，绝顶上有座齐云亭，就是此处。

深井在绝顶之北，与雪花洞平列。路由二天门东北行，忽从山顶中陷而下，周回大数十丈，深且百丈。四面俱崭削下嵌，密树拥垂，古藤虬结，下瞰不见其底，独南面石崖自山巅直剖而下。下有洞，其门北向，高穹上及崖半，其内下平中远，反可斜瞩，盖洞上崖削无片隙，树莫能缘也。崖之西北峰头，有石横突窗中，踞其上，正与洞门对。傍又有平石一方如砥，是曰棋枰石，言仙自洞下出，升峰头而弈也(1)。余晚停杖雪花洞，有书生鲍姓者引至横突石上，俯瞰旁瞩，心目俱动。忽幽风度隙，兰气袭人，奚啻两翅欲飞(2)，更觅通体换骨矣，安得百丈青丝悬辘轳而垂之下也！僧言其洞直通山南，穿江底而出南山。通山南之说有之，若云穿江别度，则臆说也。

【注释】

(1)弈(yì)：下棋。

(2)奚啻(xī chì)：何止，岂但。

【译文】

深井在绝顶的北面，与雪花洞平排并列。路从二天门往东北走，忽然从山顶向中间下陷，周围大几十丈，深处将近一百丈。四面都崭绝陡削地向下深嵌，浓密的树丛拥围下垂着，古藤盘结，向下俯瞰看不见井底，只有南面的石崖一直从山顶剖下去。下面有个洞，洞口向北，高高向上隆起到达石崖的半中腰，洞内底下平坦洞中深远，反而可以斜斜地看到，原来是洞上面的石崖陡削没有丝毫缝隙，树木不能沿着石崖生长了。石崖西北方的峰头，有块岩石横突在深坑中，盘踞在深井的上方，正好与洞口相对。旁边又有一块平滑的岩石好像磨刀石，这叫做棋枰石，是说仙人从下面的洞中出来，飞升到峰头下棋的

地方了。我晚上停宿在雪花洞中，有个姓鲍的书生领路来到横突的岩石上，向四旁俯瞰远观，心目都受到了震动。忽然间幽静的山风从缝隙中吹来，兰花的香气袭人，何止是想插上两只翅膀飞翔，更想去寻找全身脱胎换骨的仙人了，哪里能找到百丈长的青丝带悬在辘轳上垂到下面去呀！僧人说这个洞一直通到山的南面，穿过江底后通到南山。通到山南面的说法是有的，至于说穿过江底通到别的地方，那是凭主观推测的说法。

中观在会仙山南崖之下。缘石坡而上，至此则轰崖削立。前有三清殿，已圮。上有玄帝像，倚崖缀石而奉之。像后即洞门，南向。篝灯而入，历一室，辄后崖前起。攀而上，复得龛一圆，可以趺坐，不甚深。其东崖上大书有“四遇亭”三字。循崖而东三百步，得白龙岩。

【译文】

中观在会仙山南面的山崖之下。沿着石坡往上走，来到此处就见迸裂的悬崖陡削地矗立着。前边有座三清殿，已经倒塌了。殿上有玄帝塑像，紧靠着石崖连缀的石壁供奉着玄帝。塑像后面就是洞口，面向南。点亮油灯进去，经过一个石室，后边的石崖马上向前突起。攀登上去，又见到一个圆圆的石龛，可以盘腿打坐，不怎么深。石龛东面的崖壁上大大地写有“四遇亭”三个字。沿着崖壁往东走三百步，就到了白龙洞。

白龙洞在中观之东危崖下(1)，洞南向。入门即西行，秉炬渐转西北，其底平坦，愈入愈崇宏；二十丈之内，有石柱中悬，长撑洞顶，极为伟丽。其内有岐东上，而西北仍平，入已愈开拓。中有白石一圆，高三尺，尖圆平整，极似罗筑而成者，其为仙冢无疑。冢后有巨石中亘，四旁愈扩。穿隙而入，其内石柱更多。北入数丈，过一隘，又数丈，石壁忽涌起，如莲下垂，而下无旁窦可入。望其上复窅然深黑，然离地三四丈，无级以登。乃从故道出，仍过白石冢至东上之岐，攀跻而上。其石高下成级，入数丈，石柱夹而成门。逾门脊东

下，其处深而扩，底平而多碎石漫其中。渐转而北，恐火炬不给，乃返步由故道出。余游是洞，以云卧阁僧为导(2)，取刍洞口，未及束炬，故初入至白石冢而出；再取刍入，至石壁高悬，无级以登而出；三取刍入，从东岐逾隘下深底，将北转而出。三出皆以散草易爇，不能持久也。洞口有刘棐诗一绝，甚佳，上刻“白龙洞”三大字。

【注释】

(1)白龙洞：乾隆本、“四库”本作“白龙岩”，季抄本上述中观条亦作“白龙岩”。“岩”通“洞”，即岩洞，大体广西俗称岩，贵州、云南俗称洞。近年以白龙洞及山下一片建为白龙洞公园，并塑有徐霞客立像。

(2)云卧阁：应即本日下文之“卧云阁”，《徐霞客西游记》原文如此，此处当为误倒。

【译文】

白龙洞在中观东面的危崖下，洞向南。进入洞口就向西走，举着火把渐渐转向西北，洞底平坦，越进去越高大；二十丈之内，有石柱悬在中央，长长地撑到洞顶，极为雄伟壮丽。洞内有个岔洞向东上去，而西北方仍然平坦，进去不久愈发开阔。洞中有一块圆圆的白石，高三尺，又尖又圆十分平整，极像堆筑而成的样子，这是仙人冢无疑了。仙人冢后边有块巨石横亘在中间，四旁愈加开阔。穿过缝隙进去，那里面的石柱更多。向北深入几丈，钻过一个隘口，又走几丈石壁忽然平地涌起，如莲花下垂，而下边没有旁洞可以深入。仰望洞壁上方又是杳渺深黑的样子，然而离地面有三四丈，没有台阶可以上登。只好从原路出来，仍然经过白石冢来到向东上走的岔洞，攀登而上。这里的岩石高低不一形成台阶，进去几丈后，石柱夹成石门。越过石门下边的石脊往东下走，这个地方又深又宽，洞底平整但有很多碎石散布在洞中。渐渐转向北，担心火把不够用，于是反身从原路出来。我游览这个洞，因为有云卧阁的僧人做向导，在洞口取了些干草，没来得及捆好火把，所以初次进洞来到白石冢就出来了；第二次取了干草进洞，来到高悬的石壁下，没有台阶可以上登便出来了；第

三次取了干草进洞，从东面岔洞穿过隘口下到深处的洞底，即将向北转时就出来了。三次出洞来都是由于散草容易烧完，不能持久的原因。洞口有一首刘棐的绝句诗，非常好，上方刻着“白龙洞”三个大字。

东观在白龙洞东北二百余步，前有三茅真人殿，殿后穹岩覆空，其门南向，中如堂皇，亦置金仙像。东西俱有奥室(1)，东奥下而窅黑，西奥上而通明。岩前大书“云深”二字，国初彭挥使笔也。殿西有洞高穹，其门东向。门之南偏，有石笋高二丈余，镌为立佛，东向洞外；门之北偏，有石屏高三丈余，镌为坐佛，西向洞中。其洞崇峻崆峒，西入数丈，忽下坠深坑，上嵌危石，洞转北入，益深益宏。盖下陷之坑，透石北转于下，上穹之洞，凌石北转于上，中皆欹嵚之石，横跨侧偃，架则为梁，空则为渊，彼此间阻，不能逾涉，故无深入之路，第一望杳黑而已。是洞有题崖者，亦曰“白龙”，又曰“白龙双洞”，乃知洞原有二，前之所入乃西洞，此乃东洞也。西洞路平可行，此洞石嵌，无容着足，其深远皆不可测。洞门题刻颇多，然无宋人笔，最多者皆永乐间题，有永乐四年庐陵郭子卢佥宪小记云(2)：“此乃陆仙翁休服修炼处，石床、丹灶、仙桃、玉井犹存。”按《百粤风土志》，仙翁又名禹臣，唐时人，岂名与字之不同耶？洞两旁龛窦甚多，皆昔人趺坐之所。殿东有小室，亦俱就圮。

【注释】

(1)奥(ào)室：洞的深处。

(2)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

【译文】

东观在白龙洞东北方二百多步处，前边有座三茅真人殿，殿后穹隆的岩洞覆盖在高空，洞口向南，洞中如雄伟的殿堂，也放有佛像。东西两侧都有幽深的石室，东侧的深室在下方，幽深漆黑；西侧的深

室在上方，通明透亮。岩洞前大字写着“云深”二字，是国朝初年彭指挥使的手笔。殿西有个高大穹隆的洞，洞口向东。洞口的偏南处，有根石笋高两丈多，被雕凿成站立的佛像，面向东对着洞外；洞口的偏北处，有座石屏风高三丈多，被雕凿成坐立的佛像，面向西对着洞中。这个洞高峻空阔，向西深入几丈，忽然脚下陷成深坑，头上嵌着危石，洞转向北进去，更深更宏大。原来是下陷的深坑，穿过危石向北转到下边，上面穹隆的山洞，凌驾在危石上向北转到上边，中间全是高峻的岩石，横跨侧卧，架空的岩石成为桥梁，空着的地方则成为深渊，彼此间阻隔着，不能跋涉逾越，所以没有深入进去的路，只是一眼望去的深黑而已。这个洞有题在崖壁上的洞名，也叫“白龙洞”，又叫“白龙双洞”，这才明白白龙洞原来是有两个洞，先前我进去的是西洞，这是东洞了。西洞中的路平坦可以行走，这个洞中岩石深嵌，无处容许落脚，洞中的深远全然不可测。洞口的题刻相当多，然而没有宋人的笔迹，最多的是永乐年间的题刻，有永乐四年庐陵人佥都御史郭子卢的小记，说：“这里是陆休服仙翁修炼的地方，石床、炼丹灶、仙桃、玉井还保存着。”据《百粤风土记》，仙翁的名字又叫陆禹臣，唐代人，莫非是他的名与字不同吗？洞两旁石龛洞窟非常多，都是前人盘腿打坐的场所。三茅真人殿东边有小屋，也全都将近倒塌了。

丹流阁在东观东北二百余步，其上危崖至此又一折矣。崖前有小阁两重，皆就圮。后阁中置文昌司命像。阁西有洞西入，其门东向，甚高。门之内，有石夹耸成关，架小庐其上，亦甚幽爽，皆昔人栖真之处也。由洞内西入数十丈，渐隘而北转，路亦渐黑，似无深入处，遂不及篝灯。阁北上崖裂折，下岭倒坠，北路遂尽，此中观东北之胜也。此处庐阁处处可栖，今俱凋敝，无一人居，以艰于水也。诸洞惟雪花有滴沥。

【译文】

丹流阁在东观东北方二百多步处，它上方的危崖到了此地又是一个转折处了。危崖前边有两重小楼阁，都是即将倒塌。后面的楼阁中

放着文昌司命君的坐像。楼阁西边有个洞向西进去，洞口面向东，非常高。洞口之内，有岩石夹立高耸成为关隘，关隘上面建有小屋，也十分幽静爽朗，都是前人修真养性居住的场所了。由洞内向西深入几十丈，渐渐变窄后向北转，路也渐渐黑下来，似乎没有可以深入之处，便不忙点灯。丹流阁上方北边悬崖断裂转折处，下面的山岭倒坠，北边的路便到了头。这是中观东北面的胜景了。此处的房屋楼阁处处可以居住，如今全都衰败了，没有一个人居住，这是因为取水艰难。众多的洞穴中只有雪花洞有滴水。

西观在中观西三百余步危崖之上，上下皆石壁悬亘。后有洞，亦南向。余至中观，仰眺不见，遂折而东行；既下山麓，始回睇见之，不及复往矣。闻会仙山西南层崖上，又有仙姑岩，由西南山麓攀跻上，当在西观上层，雪花、百子岩南崖，无正道也。此中观西崖之胜也。

【译文】

西观在中观西面三百多步的危崖之上，上下都是高悬绵亘的石壁。后面有个洞，也是面向南。我来到中观时，仰面眺望看不见洞，于是折向东前行；下到山麓后，才回头斜着看见这个洞，来不及再回去了。听说会仙山西南的层层山崖上面，还有个仙姑岩，由西南面的山麓攀登上去，应当在西观的上层，雪花洞、百子崖南面的山崖上，没有正道通往那里。这是中观西面山崖上的胜景了。

宜山在会仙山之西，龙江之北。其东又有小石一支并起，曰小宜山。二山孤悬众峰之间，按《志》以其小而卑，宜于众，故名。旧宜山县在江南岸、西竺寺西，正与此山相对。或又称古宜山县在江北，岂即在此山下耶？县今为附郭矣(1)。

【注释】

(1)附郭：府治所在地的县，与府同城，因称附郭县。又作“倚郭”或“倚”。

【译文】

宜山在会仙山的西面，龙江的北岸。宜山的东边又有一支小石峰并排耸起，叫做小宜山。两座山孤悬在群峰之间，根据志书，是因为它又小又矮，适宜一般人攀登，所以起这个名字。旧的宜山县城在龙江南岸、西竺寺的西面，正好与这座山相对。又有人说古代的宜山县城在龙江北岸，难道是就在这座山下吗？宜山县今天成为附郭县了。

多灵山最高耸。其上四时皆春，瑶花仙果，不绝于树。登其巅，四望无与障者。其山在郡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之境，乃龙江西南、都泥江东北，二江中分之脊也。其来脉当自南丹分枝南下，结为此山；东行至青塘之南，过脊为石壁堡山；又东走而环于柳江之南，为穿山驿诸山(1)；而东尽于武宣之西南境，柳、都二江交会之间(2)。

【注释】

(1)穿山驿：今仍作“穿山”，在柳江县南境的公路边。

(2)“而东尽于武宣”两句：柳、都二江交会处在今象州西南隅的石龙附近，武宣西北隅以江为界，此山实际没有到达武宣境，“武宣”似为“象州”之误。

【译文】

多灵山最为高耸。山上四季都是春天，美丽的鲜花和仙境中的果子，树上四季不断。登上山顶，四面望去没有挡住视线的山。这座山在府城西南九十里，永顺司邓宗胜的辖境内，是龙江西南方、都泥江东北方，两条江中间地带分水的山脊了。这座山延伸来的山脉应当起自南丹州分支南下的支脉，盘结为这座山；往东延伸到青塘的南面，山脊延过处成为石壁堡山；又向东延伸后环绕在柳江的南面，成为穿山驿等处的群山；而后向东延伸，在武宣县的西南境，柳江、都泥江两江交汇处的中间地带到了尽头。

卧云阁在龙江北半里，周氏之别墅也。周氏兄弟五人，俱发隽，有五桂坊匾。营园于此，名金谷。今已残落，寂无一人。惟阁三楹犹整洁，前后以树掩映可爱。主人已舍为玉皇阁，而中未有像，适一老僧自雪花分来守此，余同徜徉于中。其西南临江，又有观音阁，颇胜而有主者，余不及登。

【译文】

卧云阁在龙江北岸半里处，是周家的别墅。周家兄弟五人，都能发奋不凡，有五桂坊的匾额。在此地营建了园林，起名叫金谷园。如今已经残破衰落，荒寂没有一个人。只有一座三开间的楼阁还算整洁，前后因为有树木掩映十分可爱。主人已经施舍出来建为玉皇阁，但楼阁中没有神像，恰好一个老和尚从雪花洞分家出来守在这里。我同他徜徉于园中。这里西南方的临江处，又有个观音阁，相当优美而且是有主人的地方，我没来得及上登。

初十日　晨起饭于香山寺，云气勃勃未已，遂别慧庵行，西取南丹道去。随龙溪半里，逾其北，即西门外街之尽处也。又半里，见又一溪反自西来，乃九龙之流散诸田壑，北经西道堂之前东折而来。龙溪又西流而合，两水合于西街尽处，即从路下北入石穴而注于江。又半里，过西道堂，又西五里，过前小观还所过石桥架于石壑间者，其水乃小观所出之支也。过桥，西南有岐，即前小观所来大路，从桥西直行，乃怀远大道也。直西行又三里，望见西北江流从北山下一曲，盖自郡西来，皆循江南岸行，而江深不可见，至是一曲，始得而见之。江北岸之山，自宜山之西连峰至此，突而西尽，曰鸡鸣山。其西之连峰，又从鸡鸣后环而去者也。忆前从小观来，误涉水畦；既得大道后，即涉一石壑，有石架壑上，其下流水潺潺，深不可晰。又东二里，复过一石壑，其架石亦如之。今所过止东壑石桥一所，其西壑者，路已出其北，桥应在其南，但桥下北注之水，不知竟从何出，岂亦入穴而不可睹耶？向疑二桥之水，一为小观，一为九龙，以今观之，当俱为小观，非九龙也。于是两界石山俱渐转西北。从中坞行，

又十里，有山中峙于两界之间，曰独山，峭削孤耸，亦独秀之流也。独山南有村数十家，在南山下，曰中火铺。又西北一里逾土冈，复望见西北大江一曲，自西而东。又西北一里，直逼南界石山而行。路北则土阜高下，江北复石峰蜿蜒，路濒南峰，江濒北峰，而土山盘界其间，复不见江焉。是时山雨大至，如倾盆倒峡，溪流之北入江者，声不绝也。又五里，两界之中，又起石峰一枝，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1)。雨虽渐止，而泥滑不堪着足，行甚蹇也(2)。又三里，转南界石嘴，有泉一泓，独止石窞间，甚澄碧。其西有岩北向，前有大石屏门而峙，洞深五丈，中高外㕛，后壁如莲花，叶蕊层层，相叠而缀，隙扁狭，可窥而不可入焉。又西北二里，南山后逊，外攒中开，一宕北向，数家倚之，曰大洞堡(3)。入而炊于栏，问："洞何在？"曰："在南山之背。从堡后南入峡，尚三四里而至，一曰大洞，一曰天门洞，有楚氓开垦其内焉。"盖自堡北望之，则南峰回环如玦，入至堡后，又如莲瓣自裂，可披而入也。过大洞堡，升降陂陀，又十里，逾土山而下，则江流自南而北横，天堑焉。其西岸即为怀远镇(4)。时随夫挑担不胜重，匍匐不前，待久之而后渡。江阔半于庆远，乃怀远镇之南江也。其江自荔波来(5)，至河池州东境为金城江，又南至东江合思恩县西来水(6)，南抵永顺北境入山穴中，暗伏屈曲数里，而东出于永泰里(7)，又东北至中里，经屏风而东，黄村、都田之水入焉。又东北过此，又北而东五里，则北江自西北来合，为龙江焉。前谓自屏风山入穴者，讹也。屏风未尝流穴中，入穴处在永顺司永泰里之间，土人亦放巨板浮穴中下。由是观之，永顺司有三大流焉。此为北支；而司北五里者，又为都泥北支；司南与思恩府九司隔界者，为都泥南支。八峒、石壁之水，入金城下流可知。怀远镇在江之西岸，其北尚有北江自思恩县北总州来(8)，与南江合于怀远之下流，舟溯南江至怀远而止。其上则滩高水浅，不能上矣。北江通小舟，三四日至总州。是晚宿怀远镇之保正家，而送夫之取于堡中者，尚在其西土山上。盖是处民供府县，而军送武差。

【注释】

(1)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原作"江遂界其北，路遂界其北，江遂界其南"，有衍文，现依文意删正。

(2)蹇(jiǎn)：原意为跛足，亦作艰难解。

(3)大洞堡：今名“大峒塘”，在怀远稍东。

(4)怀远镇：明时隶宜山县，设巡检司，今仍称“怀远”，在宜州市西境的铁路边。

(5)荔波：明为县，先后隶庆远府、南丹州、河池州，即今贵州荔波县。

(6)思恩县：隶庆远府河池州，今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治仍称思恩镇。思恩县西来水明时即称环江，今称大环江。大环江下游明时称东江，从北往南，在河池市东境汇入龙江，汇流处聚落今仍称东江。

(7)永泰里：乾隆本、“四库”本作“泰顺里”。

(8)北江：即今小环江，从北往南，在怀远注入龙江。此段龙江又称南江。总州：应为“中州”。元代在小环江沿岸有安化峒，并分设安化中州与安化下州，隶庆远南丹安抚司。中州即安化中州的省称，至明时设治已废，但仍保留小地名。在今环江县东北境，小环江边的加兴附近。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后在香山寺吃饭，云气浓郁滚滚不绝，于是辞别慧庵上路，取道向西去南丹州。顺着龙溪前行半里，越过溪流北岸，马上就到西门外街道的尽头处了。又行半里，看见一条溪水反而自西面流来，这是九龙潭的潭水散流在众多的田间沟壑中，往北流经西道堂的前方折向东流来的溪流。龙溪又向西流去汇合，两条溪水在西街的尽头处合流后，立即从道路下方向北流入洞穴中，然后汇入龙江中。又行半里，路过西道堂，又向西五里，经过前几天去小观岩返回来时走过的架在石头壑谷间的石桥，桥下的水是从小观岩流出来的支流。过桥后，西南方有条岔路，这就是前几天从小观岩来时的大路，从桥西一直走，是去怀远镇的大道了。一直向西又前行三里，望见西北方江流从北山下转了一个弯，大体上我自从府城向西走来，都是沿着江的南岸前行，但江流深得不能看见，来到这里江流拐了一个弯，这才得以见到它。江北岸的山，起自宜山的西面，峰峰相连延伸到此地，突起后到了西面的尽头，叫做鸡鸣山。鸡鸣山西面相连的山峰，又是从鸡鸣山后面环绕而去的山了。回忆从前从小观岩过来时，

错误地涉过水田，随后找到大道后，随即涉过一处石头壑谷，有岩石像桥一样架在壑谷上，石桥下流水潺潺，深得不能看清楚。又向东二里，再次经过一处石头壑谷，壑谷上架空的岩石也是像桥一样。今天我所走过的只是东面壑谷上的一处石桥，那西面壑谷上的，道路已经走到它的北面，石桥应该在道路的南边，但桥下向北流淌的水，不知究竟是从哪里流出去，难道也是流入洞穴中不能见到的吗？从前我怀疑两处石桥下的水，一处是源于小观岩，一处是来自九龙潭，以今天观察到情况来看，应当都是源于小观岩，不是九龙潭了。从这里起两面的石山都是渐渐转向西北。从山坞中前行，又是十里，有座山当中屹立在两列山之间，叫做独山，峭拔陡削，孤峰耸立，也是独秀峰一类的石峰了。独山南面有个几十家人的村子，在南山下，叫中火铺。又向西北一里越过土冈，又望见西北方大江转了一个弯，自西往东流。又向西北一里，直接逼近南面一列石山前行。道路北边则是高低起伏的土阜，江北又有蜿蜒的石峰，道路紧靠南面的石峰，江流紧靠北面的石峰，而土山盘绕着隔在道路和江流之间，又看不见江水了。这时山雨猛烈来临，像倾盆一样倒入峡谷中，向北流入江中的溪流，响声不绝于耳了。又行五里，两列山的中间，又耸起一支石峰，道路于是被隔在石峰的北边，江流便被隔在石峰的南边。雨虽然渐渐停下来，然而泥地滑得不能落脚，走起路来非常艰难了。又行三里，转过南面一列石山的山嘴，有一汪泉水，独自停积在石坑间，十分澄澈碧绿。泉水的西边有个面向北的岩洞，前边有块大石头像屏风一样耸峙在洞口，洞深五丈，洞中高大，外边闭塞，后面的洞壁好像莲花，叶片花蕊一层层的，互相重叠连缀着，缝隙又扁又窄，可以窥视却不能进去了。又向西北二里，南面的石山向后退去，外面攒聚在一起，中间开阔，一处采石场面向北，几家人紧靠着采石场，叫做大洞堡。进堡后在竹楼中做饭吃，我问："洞在哪里？"回答："在南山的背面。从堡后向南进入峡中，还有三四里路才到，一个叫大洞，一个叫天门洞，有楚地来的百姓在峡谷里面开荒垦种。"从大洞堡北边望这里，只见南峰回绕好像玉玦，进入到堡中后，又像莲花瓣自然裂开的样

子，可以分开钻进去。过了大洞堡，升降在起伏不平的山坡间，又行十里，越过土山往下走，就见江流自南向北横在前方，像天堑一样。江流的西岸就是怀远镇。这时随行挑担子的脚夫承受不了重担，趴在地上不能前走了，等他很久后才渡江。江面只有庆远府的一半，这是怀远镇的南江了。这条江自荔波县流来，流到河池州东境称为金城江，又向南流到东江镇汇合思恩县向西流来的江水，往南流到永顺司北境后流入山间的洞穴中，暗流潜伏在地下曲曲折折几里后，在东面的永泰里流出地面，又往东北流到中里，流经屏风山往东流，黄村、都田隘的溪水汇入江中。又往东北流过此地，又向北流后转向东五里，就有北江自西北方流来汇合，就称为龙江了。之前我认为是从屏风山下流入洞穴中的看法，错了。江水未曾从屏风山下流入洞穴中，流入洞穴中的地方是在永顺司与永泰里之间，当地人也曾放过大木板从洞穴中漂浮下来。由此看来，永顺司境内有三大水流。这条江是北面的支流；而司城北边五里处的，又是都泥江北面的支流；永顺司南境与思恩府九司交界相隔的，是都泥江南面的支流。八峒、石壁村的水流，可想而知是流入金城江的下游了。怀远镇在江的西岸，怀远镇北面还有北江自思恩县北境的总州流来，与南江在怀远镇的下游合流，船溯南江上行到怀远镇便停下了。怀远镇以上则是滩高水浅，不能上行了。北江通小船，三四天到总州。这天晚上住在怀远镇的保正家中，然而送行的脚夫要到军营中去要，营堡还在怀远镇西面的土山上。原来是这里的百姓只应府县的差役，而军营中负责送行武差。

十一日　晨起，保正以二夫送至安远堡换兵夫，久之后行。于是石山遥列，或断或续，中俱土山盘错矣。西北五里，上土山，转而北，已乃复西北升降坡陇，每有小水，皆北流。共二十里，过中火铺，又西北三里，为谢表堡。其堡当土山夹中，一阜孤悬，惟前面可上，后乃汇水山谷，浸麓为塘，东西两腋，亦水环之。堡在山上，数家而已。候夫久而行。又北逾一岭，五里，有数十家在东山下，曰旧军。时已过午，贳酒一壶，酌于路隅石上。石间有小水乱(流)。其南一穴伏石窞下，喷流而出，独清冽殊甚。又西北，坞中皆成平畴，望见西北石山横列于前，共八里，循南界石峰之麓，于是与西北石山又夹而成东西坞。路由其中，转向西行，逾一横亘土脊，由此小水之分界也。由此西望，则羊角山湾竖于两界之中，此叱石之最大者也。又

西二里，抵德胜镇之东营(1)。时尚下午，候营目不至，遂自炊而食。既饭，欲往河池所，问相去尚五里。问韦家山、街南金刚山。袁家山、街北狮子洞。莲花塘，诸俱在德胜。遂散步镇间，还宿于东营。是日下午已霁，余以为久晴兆；及中夜，雨复作。

【注释】

(1)德胜镇：今仍称“德胜”，在宜州市西北境的铁路边。

【译文】

十一日　清晨起床，保正派了两名脚夫送到安远堡去换兵夫，很久后才上路。这里石山远远地排列着，或断或续，中间全是盘绕错杂的土山了。向西北五里，上登土山，转向北，不久就又向西北升降在山坡土陇间，常常有小溪，都是向北流的。一共二十里，路过中火铺，又向西北三里，是谢表堡。谢表堡位于土山相夹之中，一座土阜孤悬着，只有前面可以上去，后面是积水汇积在山谷中，浸泡着山麓形成水塘，东西两侧，也有水环绕着土阜。营堡在山上，只有几家人而已。等换夫等了很久才上路。又向北越过一座岭，行五里，有几十家人在东山下，叫做旧军。此时已经过了中午，买了一壶酒，坐在路旁石头上饮酒。岩石间有小溪杂乱流淌。小溪南边有一个洞穴隐伏在石坑下，水流喷涌而出，偏偏显得格外地清冽。又走向西北，山坞中全部成了平旷的田野，望见西北方有石山横向排列在前方，共八里，沿着南面一列石峰的山麓前行，在这里与西北方的石山又相夹形成东西向的山坞。道路经由山坞中，转向西行，越过一条横亘的土山山脊，这条山脊便是小溪的分界处了。由此地向西远望，就见羊角山弯弯地竖立在两面群山之中，这是形状像羊的岩石中最大的一处了。又向西二里，抵达德胜镇的东营。此时才是下午，等候军营中的头目不见来，便自己煮饭吃了。饭后，打算去河池所，问知相距还有五里路。问知韦家山、街道南面是金刚山。袁家山、街道北面有狮子洞。莲花塘等处胜景都在德胜镇。于是在镇上散步，回来住在东营。这天下午天

已经晴开，我以为是长期天晴的征兆；到半夜时，雨又下起来。

十二日　晨起，饭毕而雨不止。令顾奴押营夫担行李，先往德胜西营。余入德胜东巷门，一里，折而北，半里，抵北山下。袁家山。过观音庵，不入，由庵左自庵登山。有洞在山椒，其门南向，高约五丈，后有巨柱中屏，穿东西隙，俱可入，则稍下而暗。余先读观音庵碑，云庵后为狮子洞，故知此洞为狮子。又闻之土人云："袁家山有洞，深透山后。"窥此洞深杳，亦必此山。时洞外雨潺潺，山顶有玉皇阁，欲上索炬入洞，而阁僧适下山，其中无人。乃令随夫王贵。下观音庵索炬，余持伞登山。石磴曲缀石崖间，甚峻，数曲而上，则阁上为僧所扃，阁下置薪可为炬。余亟取之，投崖下。历崖两层，见两僧在洞口，余疑为上玉皇阁僧也，及至，则随夫亦在焉。僧乃观音庵者，一曰禅一，一曰映玉，乃奉主僧满室命以茶来迎，且导余入洞者。遂同之，更取前投崖下薪，多束炬入。遂由屏柱东隙，又北进数丈，则洞遂高拓，中有"擎天柱"、"犀牛望月"、"莺嘴"、"石船"诸名状。更东折数丈，则北面有光熠熠自上倒影，以为此出洞之所也；然东去尚有道杳黑，乃益张炬东觅之，又约五丈而止。乃仍出北去，向明而投。抵其下，则悬石巉岨，光透其上，如数月并引。余疑，将攀石以登，忽有平峡绕其左而转，遂北透出，其门北向，又在前所望透明之下也。出洞，南向攀丛崖而上，则石萼攒沓，如从莲花簇瓣上行，缘透明穴外过，又如垂帘隔幕也。南向上山顶，遂从玉皇阁后入，则阁僧已归。登阁凭眺，则德胜千家鳞次，众峰排簇，尽在目中也。仍从二导僧下山，折磴石崖间，凡数曲下，出过狮子洞前，下入观音庵，谢满室而别。

【译文】

十二日　早晨起床，吃完饭但雨不停。命令顾奴押着军营中兵夫挑上行李，先去到德胜镇的西营。我进入德胜镇的东巷门，行一里，折向北，行半里，抵达北山下。即袁家山。路过观音庵，没有进去，由观音庵左边从寺庵开始登山。有个洞在山顶，洞口向南，高约五丈，

后面有根巨大的石柱屏风样矗立在中央，穿过东西两侧的缝隙，都可以进去，只是稍下走便暗下来。我事先读过观音庵中的石碑，说到庵后是狮子洞，所以知道这个洞是狮子洞。又听当地人说："袁家山上有个洞，深入进去通到山背后。"窥见这个洞幽深杳渺，也必定是这座山了。此时洞外雨声哗哗响，山顶上有个玉皇阁，想上山去找火把进洞，可玉皇阁的僧人恰好下山去了，阁中没有人。我只好命令随行的脚夫叫王贵。下山到观音庵去找火把，我打着伞登山。石阶曲曲折折地点缀在石崖间，非常陡峻，转了几个弯登上去，就见楼阁上被僧人锁着，楼阁下放有薪柴可以做成火把。我急忙取了一些柴火，扔到山崖下。经过两层山崖，看见两个僧人在洞口，我怀疑是山顶上玉皇阁的僧人，等走到时，只见随行的脚夫也在其中。这两个僧人是观音庵的，一个叫禅一，一个叫映玉，是奉住持僧人满室的命令带着茶水来迎接我，并且是来带我进洞去的和尚。于是同他们一起，再去取来先前扔到山崖下的柴火，多捆了些火把进入洞中。于是从屏风样石柱东边的缝隙，又向北进去几丈，就见洞变得又高又宽，洞中有"擎天柱"、"犀牛望月"、"莺嘴"、"石船"诸般名称与形状。再向东折进去几丈，就见北面有闪闪发亮的光影从顶上倒射进来，我以为这里是出洞去的地方了；然而向东去还有深黑的通道，于是更加高举起火把向东找过去，大约又走五丈便到了头。于是仍然出来向北走去，向着明亮的地方赶过去。抵达亮光下边，只见悬空的石洞高险阻隔，光线从顶上射进来，好像几个月亮并排引入亮光来。我很疑惑，即将攀着岩石上登，忽然看见有平缓的峡谷绕过这里的左边转出去，于是向北钻出去，有个洞口面向北，又身在前边望见的透进亮光处的下边了。出洞来，向南攀着成丛的石崖上登，只见花萼样的岩石攒聚杂沓，好像是在成簇的莲花瓣上行走，沿着透光的洞穴外边走过去，又如同垂着布帘隔着帷幕了。向南登上山顶，于是从玉皇阁后边进去，就见玉皇阁中的僧人已经回来了。登上玉皇阁凭眺，就见德胜镇千家万户鳞次栉比的，群峰排列簇拥着，全部都在眼中。仍然跟随两个导游的僧人下山，石阶曲折在石崖间，下走时一共转了几个弯，出来经过狮子洞

前，下山进入观音庵，谢过满室便告别了。

遂出，南半里，过德胜街，其街东西二里余。街方墟集为市。雨中截街而南，又半里抵韦家山。从山之西麓攀级而登，崖悬峡转，有树倒垂其上，如虬龙舞空。上有别柯，从岩门横架巨树之杪，合而为一，同为纠连翔坠之势。其横架处，独枝体穿漏，刓空剔窍，似雕镂成之者。岩门在上下削崖间，其门西向，前瞰树杪，就隘为门。前有小台，石横卧崖端，若栏之护险。再上，有观音阁当洞门。由其右入洞，洞分两支：一从阁后东向入，转而南，遂暗，秉炬穷之，五丈而止，无他窦也；一从阁西东向入，下一级，转而北，亦暗，秉炬穷之，十丈而止，亦无他窦也。大抵此洞虽嵌空，而实无深入处，不若狮子洞之直透山后。然狮子胜在中通，而此洞胜在外嵌，凭虚临深，上下削崖，离披掩映，此为胜绝矣。观音阁之左为僧卧龛，上下皆峭岩，僧以竹扉外障；而南尽处余隙丈余，亦若台榭空悬，僧亦将并障。余劝其横木于前，栏而不障以临眺，僧从之。此僧本停锡未几，传闻此洞亦深透于后，正欲一穷，余以钱畀之，令多置火炬以从，其僧欣然。时有广东客二人闻之，亦追随入。及入而遍索，竟无深透之穴，乃止。洞门下悬级之端，亦有一门，入之深不过四丈，而又甚狭，遂下山，山下雨犹潺潺也。仍半里，出德胜街之中，随街西向行，过分司前。向有二府，今裁革，以河池州同摄镇事。又一里，出德胜西街门，又西一里，有营在路北，是为德胜营。往问行李，又挑而送至河池所矣。仍出至大路，稍西，遂从岐南过一小溪。半里，平原中乱石丛簇，分裂不一，中有潴水一泓，澄无片草，石尖之上，亦有跨树盘络，如香山寺前状。石片更稠合，间以潭渚，尤奇。潭西又有一石峡，内亦潴水，想下与潭通。其上则石分峡转，不一其胜也。其南有石独高而巨，僧结茅于上，是为莲花庵，亦如香山寺前之梵室。门就石隙，东西北俱小流环之，地较香山幽丽特绝。但僧就峡壁间畜猪聚秽，不免唐突灵区耳(1)。峡水之西，又有古庙三楹，扃而无人。前有庵已半圮，有木几、巨凳满其内，而竟无栖守。石虚云冷，为之怃然，乃返。

【注释】

(1)唐突：冒犯。灵区：原作“灵匽”，从沪本改。

【译文】

于是出山来，向南半里，经过德胜街，这条街东西有二里多长。街市上正在赶集。在雨中横穿街市往南行，又行半里抵达韦家山。从山的西麓攀着石阶往上登，石崖高悬山峡回转，有树倒垂在石崖上，如虬龙在空中舞动。上方有别的树枝，从岩洞口横架在巨树的树梢上，合二为一，一同作出纠缠勾连翔空下坠的姿势。那横架之处，一棵树干穿通，挖空成树洞，像人工雕凿成的一样。岩洞口在上下陡削的石崖间，洞口向西，前方俯瞰着树梢，就着险要处辟为洞口。前面有个小石台，有岩石横卧在石崖前端，像栏杆一样围护着险要处。再上走，有座观音阁挡在洞口。由观音阁右边进入洞中，岩洞分为两个支洞：一个从观音阁后边向东进去，转向南，便暗下来，举着火把穷究它，五丈后到了头，没有其他旁洞了；一个从观音阁西边向东进去，走下一个台阶，转向北，也是暗下来，举着火把穷究它十丈后到了头，也是没有其他的旁洞了。大体上这个洞虽然嵌在高空，可实际上没有可以深入之处，不如狮子洞那样一直穿通到山的后面。然而狮子洞的优美之处在于洞中相通，而这个洞的优美之处在于外边深嵌，凭临虚空，下临深渊，上下是陡削的悬崖，散乱掩映，这算是最为优美之处了。观音阁的左边是僧人睡觉的石龛，上下都是峭拔的岩石，僧人用竹门挡在外边；而南边的尽头处剩有一丈多的空隙，也是像台榭一样悬在空中，僧人也将一并挡起来。我劝他用木头横架在前方，建成栏杆而不是堵起来，以便凭临眺望，僧人听从了这个建议。原来这个僧人停住在这里没有多久，传闻这个洞也是深深地通到后山，正打算去穷究一次，我拿钱交给他，命令他多买些火把跟随我进洞去，这个僧人欣然领命。此时有两个广东客商听说这事，也跟随我们进洞去。到进洞后四处搜索，竟然没有通到深处去的洞穴，只得停下来。洞口下方石阶高悬的下端，也有一个洞口，进洞后深处不超过四丈，而且又

十分狭窄，于是下山来，山下仍然还哗哗地下着雨。仍然走半里，出到德胜街的中段，顺着街道向西行，路过分司衙门前。从前设有两个府，今天撤销了，由河池州连同代理镇上的政务。又行一里，出了德胜镇的西街门，又向西一里，有座营房在道路北边，这是德胜营。去营中打听行李，又被挑了送到河池所去了。仍然出来走到大路上，稍向西走，就从岔道向南涉过一条小溪。行半里，平原中乱石成丛地簇拥着，分离迸裂不一而足，其中有一泓积水，澄澈得没有一根草，石尖之上，也有横跨的树枝缠绕着，好像香山寺前的形状。石片更加稠密闭合，间或杂有水潭小洲，尤为奇特。水潭西边又有一条石头峡谷，里面也积着水，推想那下边与水潭相通。水潭上面山石分裂峡谷转向，其中的优美之处不一而足。峡谷南边有块岩石独自高耸着，而且很巨大，僧人在岩石上建了茅庵，这是莲花庵，也很像香山寺前的静室。庵门就着石缝建成，东、西、北三面都有小溪环绕着它，地势比香山寺幽静秀丽，特别优美。只是和尚就着峡谷间石壁在其中养猪，聚集了很多污秽物，不免冒犯这风光灵秀的地方了。峡中积水的西面，又有座三开间的古庙，门锁着没有人。庙前有座寺庵，已经有一半倒塌了，有木茶几、大木凳堆满了庵中，但居然没有人住守。石空云冷，为此怃然惋惜，这才返回来。

北出大路，又西过一石梁，其下水颇小，自北而南，又东环莲花庵之东，又西绕其前而南去，此乃南入南江之流也。又西经一古台门，则路俱砖甃，而旁舍寥落，不若德胜矣。又西一里，入河池所东门(1)。所有砖城，中开四门，而所署倾尽，居舍无几，则戊午岁凶，为寇所焚劫，荡为草莽也。德胜镇皆客民，雇东兰、那地土兵守御，得保无虞；而此城军士，反不能御而受燹(2)。担停于所西军舍，秽陋不堪。乃易衣履至东街叩杜实徵，不在舍。返寓，之东门，实徵引至其书室，则所土阜上福山庵后楹也。庵僧穷甚，无薪以炊，仍炊于军家(3)，移食于庵，并行李移入。下午，令顾仆及随夫以书及军符白管所挥使刘君(4)，适他出，抵暮归曰："当即奉叩，以晚，须凌晨至也。"所城与所后福山寺，皆永乐中中使雷春所创(5)，乃往孟英山开矿者。

【注释】

(1)河池所：洪武二十八年(1395)置于河池县，因名。永乐六年(1408)徙于今宜州市西北隅，德胜西五里处。故明代河池所与河池州不同城。

(2)燹(xiǎn)：兵火。

(3)军家：即军户人家。明代实行卫所制度，家属皆随军士驻屯地，军士的子孙仍入军籍，世代当兵。

(4)白：述事陈义通称白，即告知。

(5)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时在1403—1424年。中使：皇帝派出为使者的宦官，委以监军、找宝、开矿、收税等重任，到矿山的称“矿监”。

【译文】

向北出到大路上，又向西走过一座石桥，桥下的水很小，自北往南流，又向东环绕在莲花庵的东边，又向西绕过莲花庵前，然后向南流去，这是向南汇入南江的水流了。又向西经过一处古老戏台的门前，就见道路全是用砖铺设的，可路旁的房屋稀疏冷落，不如德胜镇了。又向西一里，进入河池所的东门。河池所有砖砌的城墙，城中开有四道城门，但河池所的衙门全部倒塌了，居民的房屋没有几间，那是戊午年年成歉收，被强盗焚烧抢劫，被扫荡成一片荒原了。德胜镇都是客居的百姓，雇佣东兰州、那地州的土司兵守卫，得以保住没有出意外；但这座城是军士驻守，反而不能抵御强盗，从而受到兵火的洗劫。担子停放在河池所西边的军营中，污秽简陋得不行。于是换了身衣服鞋子到东街去叩拜杜实徵，杜不在屋中。返回寓所，走到东门，杜实徵把我领到他的书房中，那就是所衙后面土山上福山庵的后殿了。庵中的僧人穷困极了，没有柴火供我做饭，仍然在军户人家煮好饭，搬到庵中来吃，连同行李也搬进庵中。下午，命令顾仆和随行的脚夫拿着信和兵符去告知管理河池所的指挥使刘君，恰好他外出了，到傍晚时归来，说：“应当马上来叩拜，因为天晚了，须明天凌晨来了。”河池所的城墙与所衙后面的福山寺，都是永乐年间中使雷春创建的，雷春是前往孟英山开矿的宦官。

十三日　晨起欲谒刘君，方往市觅柬，而刘已先至。刘名弘勋，号

梦予。馈程甚腆，余止收其米肉二种。已而柬至，乃答拜其署，乃新覆茅成之者。商所适道，刘君曰："南丹路大而远，第土官家乱，九年冬(1)，土官莫伋因母诞(2)，其弟妇入贺，奸之，乃第三弟妻也。于是与第四弟皆不平，同作乱。伋遁于那地。后下司即独山之烂土司(3)，向为南丹所苦，十年九月间，亦乘机报愤，其地大乱。两弟藉下司万人围南丹，伋以那地兵来援，其三弟走思恩县，四弟走上司，伋乃返州治。十二月，收本州兵，执三弟于思恩而囚之。今年春，郡遣戚指挥往其州，与之调解，三弟得不死，而四弟之在上司者，犹各眈眈也(4)。下司路不通；由荔波行，路近而山险，瑶僮时出没(5)。思恩西界有河背岭，极高峻，为畏途，竟日无人，西抵茅滥而后入荔波境(6)，始可起夫去。但此路须众人乃行。"先是，戚指挥以护送牌惠余，曰："如由荔波，令目军房玉洁送。"盖荔波诸土蛮素慑服于戚，而房乃其影，尝包送客货往来。刘君命房至，亲谕之送，房唯唯，而实无行意，将以索重贿也。从署中望北山岩，如屏端嵌一粟。既出欲游北山，有王君以柬来拜，名冕，号宪周。且为刘君致留款意。已刘君以柬来招，余乃不游北岩而酌于刘署。同酌者为王宪周、杜实徵及实徵之兄杜体乾，皆河池所学生也。曾生独后至。席间实徵言其岳陈梦熊将往南丹，曰："此地独耻夫难，若同之行，当无宵人之儆(7)。"刘君命童子往招之，不至。余持两端(8)，心惑焉。

【注释】

(1)九年：指崇祯九年(1636)。

(2)莫伋：为南丹土官。原作"莫极"，据乾隆本《黔游日记》三月二十八日及嘉庆《广西通志·土司志》改。下同。

(3)下司：即丰宁长官司，在独山州南。烂土司：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在独山州东。下司与烂土司虽同为贵州独山州所辖的两个土司，但二者有别。

(4)眈(dān)眈：威严地垂目注视。

(5)僮(zhuàng)：即今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族，1982年7月统计，有13378千人，集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6)茅滥：即毛难，指毛南族聚居区，在今环江县西部的上南、中南、下南一带。这是明代有关毛南族的难得的记载。

(7)儆(jǐng)：通“警”，戒备。

(8)持两端：持两可的态度，作不了决定。

【译文】

十三日　早晨起床后想去拜见刘君，正要前去集市上找柬帖，而刘君已经先来到了。姓刘的名叫刘弘勋，别号梦予。馈赠的路费十分丰厚，我只收了其中的米和肉两种东西。不久柬帖找到了，于是到他的官署去答拜，官署是新近用茅草盖成的。与他商议应该走哪条道，刘君说：“去南丹州的路是大路但远一些，只是土司家中出了变乱，崇祯九年冬天，土司莫伋因为母亲过生日，他的弟媳进府来贺寿，莫伋奸污了弟媳，那是他三弟的妻子。因此三弟与四弟都愤愤不平，共同作乱。莫伋逃到那地州。后来下司即独山州的烂土司，向来被南丹州害苦了，崇祯十年九月间，也乘机报仇，那一地区大乱。他的两个弟弟从下司借来一万人围攻南丹州，莫伋带领那地州的兵前来支援，他的三弟逃到思恩县，四弟逃到上司，莫伋于是返回州城。十二月，聚集了本州的兵马，到思恩县逮捕了三弟后把他囚禁起来。今年春天，庆远府派遣戚指挥使前往南丹州，与他们调解，三弟得以不死，但在上司的四弟，还各自虎视眈眈的。去下司的路不通；经由荔波县走，路近一些但山路危险，瑶人僮人时常出没。思恩县西部边界上有座河背岭，极其高峻，是艰险可怕的道路，终日没有人烟，向西走到茅滥后进入荔波县境内，才能征用脚夫离开。但是这条路必须人多才能走。”这之前，戚指挥使把护送牌惠赠给我，说：“如果经由荔波县，命令目军房玉洁送行。”原来荔波县本地的诸蛮族素来慑服于姓戚的，而房玉洁是他的影子，曾经包送客货往来。刘君命令房玉洁前来，亲自交代他送行，姓房的“是是是”的，可实际上没有送行的意思，是将以此索取厚重的贿赂。从官衙中远望北山上的岩洞，好像屏风上面镶嵌着一粒小米。出来后想去游览北山，有位王君拿着柬帖来拜访，名叫王冕，别号宪周。并且替刘君转达了挽留款待的意思。不久刘君用柬帖来邀请，我只好不去游览北山的岩洞而是在刘君的官署中饮酒。一同饮酒的是王宪周、杜实徵以及杜实徵的兄长杜体乾，都是河池所的学生了。只有姓曾的儒生是后来才到的。酒席

上杜实徵说起他的岳父陈梦熊将要前去南丹州，说："此地唯独蠢笨的脚夫难以找到，如果与陈梦熊同行，将无须防备坏人。"刘君命令书童去请陈梦熊，他不来。我在两可之间犹豫，心中很是疑惑。

十四日　以月忌(1)，姑缓陈君行。余卜之，则南丹吉而荔波有阻。及再占，又取荔波。余惑终不解。乃出北门，为北山之游。北山者，在城北一里余；拾级而上者，亦几一里。削崖三层，而置佛宇于二层之上、上层之下。出北门，先由平壑行，不半里，有乱石耸立路隅，为门为标，为屏为梁，为笋为芝，奇秀不一，更巧于莲花塘、香山寺者。又北几一里，北向陟山，危磴倚云崖而上，曲折亦几一里。进隘门，有殿宇三楹，僧以索食先下掩其扉，自下望之，以为不得入矣，及排之，则掩而不扃也。入其中，上扁为"云深阁"，右扁有记一篇，乃春元董其英者(2)，即所中人。言尝读书此中，觅阁东音石，为置茅亭。今从庵来，觅亭址，不可得。而庵之西，凌削崖而去，上下皆绝壁，而丝路若痕。已从绝壁下，汇水一坎，乃凿堰而壅者，有滴沥从倒崖垂下，汇之以供晨夕而已。庵无他奇异，惟临深凭远，眺揽甚遥。南望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正当庵前；西之羊角山，东之韦家山，则庵下东西两标也。

【注释】

(1)忌(jì)：旧时迷信称行事不吉利的日子为忌日，有忌日、忌辰、月忌等。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为月忌。

(2)春元：明代科举制度，会试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考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亦称"春元"。

【译文】

十四日　因为是月忌日，暂且让陈君推迟上路。我就此事占卜，则是去南丹州吉利而走荔波县有阻碍。到再次占卜时，又是取道去荔波县。我的疑惑始终没有解开。于是走出北门，去北山游览。北山这地方，在城北一里多处；沿着石阶上登的路，也几乎有一里路。三层

陡削的山崖，而佛寺位于第二层之上、上层的下面。出了北门，先经由平坦的壑谷前行，不到半里路，有乱石耸立在路旁，有的像大门，有的像标杆，有的像屏风，有的像桥梁，有的像竹笋，有的像灵芝，奇异秀丽，不一而足，更比莲花塘、香山寺的巧妙。又向北将近一里路，向北登山，高险的石阶紧靠着入云的山崖往上走，曲曲折折地也将近一里路。进入隘门，有三间殿宇，僧人因为去找食物先下山去了，关上了寺门，从下边望去，以为不能进去了，到推门时，原来门是虚掩着却没有上锁。进入佛殿中，上方的匾额是“云深阁”，右边的匾上写有一篇记文，是春元董其英撰写的，就是河池所中的人。说他曾经在云深阁中读书，在云深阁东边找到块音石，为此建了座茅草亭。今天我从庵中来，寻找亭址，找不到。但寺庵的西边，凌驾在陡削的石崖上走去，上下都是绝壁，而丝线一样宽的路好像一抹痕迹。不久从绝壁下走。有一坑积水，是凿水坝堵截而成的，有水滴从倒垂的悬崖上垂落下来，蓄积成水塘用来供早晚用水而已。庵中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唯有面临深渊凭眺远方，眺望得非常遥远。向南远望，多灵山在第二重石峰之外，正好位于寺庵的前方；西面的羊角山，东面的韦家山，则是寺庵下方两面的标杆了。

徙倚久之，仍下山至所城北门外，东循大路行。已岐而东北，共一里，入寿山寺。乱石一区，水纵横汇其中，从石巅构室三四处，以奉神佛，高下不一。先从石端得室一楹，中置金仙。其西则石隙南北横坠，澄流潴焉，若鸿沟之界者。以石板为桥，渡而西，有侧石一队，亦南北屏列，其上下有穴如门。又穿而西，有庵北向，前汇为塘，亦石所拥而成者。庵后耸石独高，上有室三楹，中置一像，衣冠伟然，一老人指为张总爷，而所中诸生皆谓之文昌像。余于福山寺阅《河阳八景诗》，有征蛮将军张澡跋，谓得之寿山藓石间，乃万历戊子阅师过此(1)，则此像为张君无疑。以无文记，后生莫识，遂以文昌事之，而不知为张也。凭吊既久，西南一里，入所城东门，返福山寓。令奴子买盐觅夫于德胜，为明日行计。余作记寓中。已而杜实徵同其岳陈生至，为余觅夫，决明日同为南丹行。是日午后霁，至晚而

碧空如洗，冰轮东上(2)，神思跃然。

【注释】

(1)万历戊子：指万历十六年(1588)。

(2)冰轮：月亮。

【译文】

徘徊凭靠了很久，仍然下山来到所城的北门外，向东沿着大路前行。不久岔向东北，共行一里，进入寿山寺。一片乱石，水纵横流淌汇积在乱石中，在岩石顶上建有三四处小屋，用来供奉神佛，高低不一。先从岩石顶上找到一间小屋，中间放有佛像。小屋西边就是南北横向下陷的石缝，澄澈的清流汇积在石缝中，好像鸿沟分界的样子。用石板架成桥，过到西面，有一队侧立的岩石，也是南北向屏风样地排列着，岩石上下都有洞穴好像门洞一样。又穿越到西面，有座寺庵面向北，前方积水成为水塘，也是岩石围抱而成的。庵后耸立的岩石独自高耸，上面有三间屋子，中间放着一尊塑像，衣冠伟岸，一位老人说是张总爷，但所中的众儒生都说这是文昌帝君像。我在福山寺读过《河阳八景诗》，有个征蛮将军张澡跋，在万历戊子年检阅军队经过此地，说是在寿山长满苔藓的岩石中找到这尊像，那么这尊像无疑是张君了。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后辈无人认识，便把他当做文昌帝君来供奉，却不知道这是张澡跋了。凭吊了很久之后，向西南走一里，进入所城东门，返回福山寺寓所。命令奴仆去德胜镇买盐找脚夫，为明天上路做准备。我在寓所中写日记。随后杜实徵和他的岳父姓陈的儒生到来，为我找脚夫，决定明天一同上路去南丹州。这天午后晴开，到晚上变得碧空如洗，明月跃上东方，神思敏捷跃然纸上。

十五日　晨起，天色如洗，亟饭而行。刘君来送，复往谢之，遂同杜实徵同至其岳陈处候之。出北门，即西向行。涉一涧，七里，过羊角山之北，候换夫于西村，竟不至。久之遂南逾土冈，望西峰环转

处，有洞在山巅，东南向，其门甚巨，疑即所谓新岩者。土冈之南，山又分东西二界。由其坞中南向行，五里，渐见路左小水唧唧行，已而有小水从西北石山下来合，涉北来水循之，又南二里，为都街村(1)，有数家在西山之麓。至此皆为僮贼之窟，所称“西巢”也，始不得夫。又南二里，循溪入土山峡中，其峡甚逼。又一里半，转而东，又一里半，溪乃南去，路西逾土坳，始出险，所谓都街陇也。陇之中，草木丐蔽，为盗贼薮。数日前犹御人其间，余得掉臂而过，甚幸也。下坳西行三里，有茅舍一楹在山北，为税司。乃署德胜者，委本处头目掌之。其西一里即为落索村，都街之流又西转至此，由村南入峡去，路从村北陟山。都街、落索皆盗贼薮。西北二里半，过石下，有巨石蹲路北，上有榕缘络之。又西一里，有巨洞在路右山之半，其门东南向，而高悬殊甚，望之神飞。适担夫停担于下，余急贾勇北向攀崖，茅塞无路。诸人呼于下，余益奋而上，遂凌藤棘，抵其下。前亦多棕竹，颇巨。洞门甚高，内甚爽豁，深十丈而止。右有小窦，甚隘而中空，不识可蛇伏而入否？洞前有石，分两岐倒垂其顶。余方独憩，以陈君候余于下，遂返。又西二里，宿于马草塘之北村。其村在北峰之麓，村西有江自北峡来，穿西峡而去，即东江之上流也。村氓茅栏甚巨，而下俱板铺，前架竹为台。主人出茅滤酒劝客。陈君曰：“此皆贼子也。”是夜，月从东山出，明洁如洗。自入春来，晓旭宵轮，竟晨夕无纤翳，惟此日见之。

【注释】

(1)都街村：今仍作“都街”，在宜州市西北隅的铁路边。

【译文】

十五日　早晨起床，天色晴空如洗，急忙吃完饭上路。刘君前来送行，又前去向他道谢，于是同杜实徵一起到他岳父陈梦熊处等他。出了北门，立即向西行。涉过一条山涧，行七里，经过羊角山的北麓，在西村等候换夫，脚夫竟然不来。很久后终于向南越过土冈，望

见西峰环绕转折处，有个岩洞在山顶，面向东南方，洞口非常巨大，怀疑就是所谓的新岩的地方了。土冈的南面，山又分为东西两列。由两山间的山坞中向南行，行五里，就见看见道路左边有唧唧流淌的小溪，随后有条小溪从西北方的石山下流来汇合，涉过北边流来的溪水顺着这条溪流走，又向南二里，是都街村，有几家人在西山的山麓下。到了此地都是僮人盗贼的巢穴，是所称的“西巢”了，开始得不到脚夫。又向南二里，沿着溪流走入土山的山峡中，这条峡谷十分狭窄。又行一里半，溪流转向东流，又行一里半，溪流于是向南流去，道路向西穿越土山山坳，开始走上险途，到了所谓的都街陇了。土陇之中，草木荫蔽，是盗贼藏身的地方。几天前还在其中抢过人，我得以甩着胳膊走过来，非常幸运了。走下山坳往西行三里，有一间茅屋在山北，是税司。是代管德胜镇的人委托本地头目掌管的税司。税司西面一里处就是落索村，都街村的溪流又向西转流到此地，由村南流入峡中去，道路从村北登山。都街村、落索村都是盗贼聚集的地方。向西北前行二里半，经过巨石下，有块巨石蹲坐在道路北边，上边有榕树树根沿着岩石交缠在一起。又向西一里，有个巨大的岩洞在道路右边的半山腰上，洞口面向东南，但特别高悬，望见它神魂飞舞。恰好挑夫把担子停放在山下，我急忙鼓足勇气向北攀登，茅草阻塞没有路走。众人在山下呼叫，我益发奋勇往上登，终于越过藤蔓荆棘，抵达洞口下方。洞前也有很多棕竹，相当巨大。洞口非常高，洞内十分爽朗开阔，深十多丈就到了头。右侧有个小洞，十分狭窄但中间是空的，不知能否像蛇一样爬进去？洞前有块岩石，分为两岔倒垂在洞顶上。我正想独自一人休息一下，由于陈君在山下等着我，只好返回来。又向西二里，住在马草塘的北村。这个村子在北峰的山麓下，村西有条江自北面的峡谷中流来，穿过西面的峡谷流去，这就是东江的上游了。村民的茅草楼非常巨大，但下边全部铺有木板，前边用竹子架为高台。主人拿出茅滤酒来劝客人饮用。陈君说：“这些都是贼人。”这天夜里，月亮从东山出来，明洁如洗。自从入春以来，拂晓是旭日夜晚是明月，一整天从早到晚没有一丝云彩，这样的天气只有今天见到了。

十六日　晨起，微云薄翳，已不如昨宵之明彻矣。饭后，南逾土阜而下，是为马草塘。东西俱有峰夹之，塘独低而洼，真萑苻之薮也。二里，越而南，又西三里，有江自北而南，深嵌危崖间，所谓东江也。其南有数家在冈坞间，泊舟于下，呼之不为渡，乃自取其舟渡而西。其江大数丈，而深不测，再南下数里，即与金城江合而入石穴中，透出永泰里，而下怀远镇为南江者也。由江西岸北行半里，转而西下又四里半，为界牌村，是为宜山县、河池州界。村之东南有山中悬，即东江西北岸之山也。山之南，有坞豁然东南去，则金城之江已在南山之北，向此隙东注而下，与东江合者，第此处犹未之见耳。又西二里，有山在路北，峭崖屏削，上多纹理，虬干缘之，掩映间有若兜胄，有若戈矛，土人指为南丹莫氏之祖挂盔甲所成者，乃附会形似而言也。又西一里，路北有石耸出峰头，薄若片云擎空，上有岐角之物，土人指为犀牛，而不知犀乃独角也。又西一里为大湾村(1)，村在北山之麓。村东有洼岩，有水自北山石穴南出，流宕底三丈余，复南入地穴而注于江。又西则路出临江北岸，溯之西行一里，其江自西南来，北流至此，折而东去。路从折处直西行，一里，过一小石梁，其下乱石嵯峨，而涸无滴水。其南有村在南山之麓，为桥步村。又西三里，有江自北而南，其阔十丈余，其深与东江并，乃自荔波来者，其源当亦出于黔南，是为金城渡(2)。渡北之西岸，有水悬崖，平泻一二丈，声轰如雷，东注大江，则官村南来之水也。大江南去，转而东过大湾，与东江合，又南抵南巢，贼窟也，在永顺北。而捣入石穴数里，而出于永泰里以下怀远者也。时渡舟在江西岸，候久之，乃至。登西岸，复西向行，则山回壑转，始为峒而不为峡。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溯溪南行半里，有石梁跨其上，甚高整，是为南桥。越桥西半里，其坞乃西南转，有村在路右，是为垒街。又西南三里，山帏转拓，有村在西南山麓，曰官村。路折而南，溯溪西一里，过官村前。又南一里，循西山南嘴转入西峡，半里，有巨石峙北山之麓，老榕偃盖其上，为行者憩息之所。又西一里，北山复起石岩，其色黄白焕然，与前所过诸山异。石山自三里来，所见皆青白为章。其赭黄一种，自柳州仙

奕南见后，久未之睹矣。又西半里，有村在北山麓，是为鬼岩村，入登其栏而憩焉，于是村始见瓦栏。盖德胜间用瓦而非栏，河池所无栏而皆茅覆，河池以西则诸栏无非茅覆者，独此村用瓦。主人韦姓，其老者已醉，而少者颇贤，出醇醪醉客，以糟芹为案(3)。山家清供，不意诸蛮中得之，亦一奇也。是日昼阴，而夜月甚皎。

【注释】

(1)大湾村：今仍称“大湾”，在河池市区东郊，金城江北岸。

(2)金城渡：明时为金城镇，设巡检司，即今金城江区，为河池市驻地。

(3)糟(zāo)：用酒或糟腌制食物。芹：即芹菜。案：古时进食用的短足木盘。

【译文】

十六日　早晨起床，薄云遮蔽着旭日，已经不如昨天夜里那样明澈了。饭后，往南越过土阜往下走，这是马草塘。东西两面都有山峰夹着水塘，唯独水塘低洼下去，真是盗贼潜藏出没的地方。行二里，翻越到南面，又向西三里，有条江水自北往南流，江流深嵌在危崖之间，这是所谓的东江了。江南有几家人在山冈与山坞之间，小船停泊在江岸下，呼叫村里人渡江村民却不愿意，只得自己取了他们的船渡到江西岸。这条江宽几丈，但深不可测，再往南下流几里，就与金城江合流后流入石山洞穴中，在永泰里流出地面，而后下流到怀远镇称为南江了。由江西岸往北行半里，转向西又下走四里半，是界碑村，这里是宜山县、河池州的分界处。村子的东南方有座山悬在中央，那就是东江西北岸的山了。山的南边，有个山坞豁然向东南延展开去，就见金城镇的江水已经在南山的北麓，流向这个缺口后向东流淌下去，与东江合流，只是在此处还不能见到合流处罢了。又向西二里，有座山在道路北边，峭拔的石崖像屏风一样陡削，上面有很多纹路，蜷曲的树干沿着石崖生长，互相掩映之间，有的像盔甲，有的像戈矛，当地人指认为是南丹州莫氏的祖先挂盔甲变成的，这是由于形状

相似附会的话了。又向西一里，道路北边有块岩石耸出峰头来，薄得好像一片云彩高擎在空中，上面有角一样岔出来的东西，当地人说是犀牛，却不知道犀牛是独角的。又向西一里是大湾村，村子在北山的山麓下。村东有个洼岩，有水从北山的石洞中向南流出来，流过石坑底部三丈多，再向南流入地下的洞穴中然后汇入江中。又向西走道路便通到临江的北岸，溯江流往西行一里，这条江自西南方流来，往北流到此地，折向东流去。道路从江流转折处一直往西行，行一里，走过一座小石桥，桥下乱石高峻，但干涸得没有一滴水。桥南有个村庄在南山的山麓下，是桥步村。又向西三里，有条江自北往南流，江面宽十丈多，江水的深度与东江相同，是从荔波县流来的江水，它的源头应该也是出自于贵州省南部，这里是金城渡。渡口北边的西岸上，有水流悬在山崖上，平铺直泻一二丈，水声轰响如雷，向东注入大江中，那是从官村南边流来的水流了。大江向南流去，转向东流过大湾村，与东江合流，又向南流到南巢，这是盗贼的巢穴，在永顺司北境。而后捣入石山洞穴中潜流几里，在永顺里流出地面后下流到怀远镇去了。此时渡船在江西岸，等了很久，这才来到。登上西岸，又向西行，只见山回谷转，开始成为峒而不再是峡谷了。行三里，有条小溪自南往北流，溯溪流往南行半里，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十分高大整齐，这是南桥。过到桥西前行半里，这里的山坞于是向西南转去，有村子在道路右边，这是垒街。又向西南三里，帷幔状的山峦变开阔了，有个村子在西南方的山麓下，叫官村。道路折向南走，溯溪流往西行一里，路过官村前。又向南一里，沿着西山南面的山嘴转入西面的山峡中，行半里，有块巨石屹立在北山的山麓下，老榕树倒卧覆盖在巨石上，是走路的人休息的场所。又向西一里，北山又耸起一座石崖，石色黄白相间，光彩焕发，与前边走过的群山不一样。自从三里城以来，我所见到的石山都是青白相间形成的花纹。其中一种赭黄色的，自从在柳州府仙奕岩南面见到后，很久没有见到这种颜色了。又向西半里，有个村子在北山的山麓下，这是鬼岩村，进村登上村中的竹楼休息，到这里才在村中看见有瓦片盖顶的竹楼。大体上在德胜镇一带用瓦盖顶而且不是竹楼，河池所没有竹楼而全是茅草盖顶，河池所以西各村的竹楼则无处不是茅草

盖顶了，唯独这个村子用瓦盖顶。房主人姓韦，他家的老人已经喝醉，而年轻人十分贤德，拿出醇酒让客人喝醉，用腌制的芹菜佐餐。山间农家清淡的饮食，想不到在众多的蛮族中能得到它，也是一件奇事了。这天白天天阴着，而夜里的月光十分皎洁。

十七日　及明而饭，南向行。半里，得东来大路，有坞直南而去，墟当其中，是为鬼岩墟。复西向循南山北麓行，又西里余，有岩在南山之半，其门西北向，即鬼岩矣。洞中遥望杳黑，土人祀神像于其间，故谓之“鬼”。从其下西登坳，石级颇整。共一里，逾坳西下，自是石土二山交错，而石亦有土矣。两界山又南北成坞(1)，有细流潺潺流坞中，南向而去，即东回北转而绕于官村之前者也。既下，溯细流北行坞中一里，则两界山又转为东西坞。仍溯细流西向行三里，有石堰细流之上，疑即所谓丁阑堰。上潴流一方，泻堰隙东下，是为滥觞之始，而源实出于都明岭之东麓。渡堰而南，循南山麓西行，又二里，过卢塘村(2)。盖南北两界山夹持成坞，坞底平洼，旱则涸，涨则成塘，有村在北山下，路循塘南行。又一里，复有堰当上流，又越之西二里，乃复上土岭半里，逾岭坳而西下又半里，有泉一泓出路左石穴，西向汩汩，无涨涸，亦无停息，勺而饮之，甘冽殊甚，出穴即坠石穴而下，潺潺有声。其处山犹东西成坞。循北界山随流东下三里，有村在南山下，曰都明村。村后南山既尽，有峡南去，则那地州道也；而河池之道，则西北行土陇间。又二里，渡石梁而西，桥下水北流，当亦东北入金城上流者。其源则一东自都明岭之石穴，一南自下河岭北来，二流合而成涧者也。又西北四里，陟一土冈。由冈上又西北二里，有两三家在北阜下，为乾照村，炊汤饭于其栏。遂从村侧北上土岭，由岭畔北行共三里，下至西麓，有大溪自南而北，即所谓河池江也。江底颇巨，皆碎石平铺，而无滴沥。横渡登西岸，北望则石峰回合，即有流亦无出处，不知此流涨时从何而出？盖北卓立之峰，其下有洞，门南向，当即江水透入之处也。其处南北两界又俱石山排列，江形西自河池州之南，东向至此，折而北捣入山。又西循枯江北岸行一里，则江底砂石间有细流淙淙矣。又西七里，入河池州之东门

(3)。州城乃土墙，上覆以茅，城中居民凋蔽，俱草茅而无瓦舍。其山南北对峙，中成东西坞，而大溪横其中，东至乾照后土山，亘截为前门溪，转而北，入石穴；西至大山岭石脊，为后钥水之所从发者也。抵州才过午，穿州出西门，寓茅舍中。以陆柬马符索骑于州尊萧。来凤，东粤人。萧公即为发票，取夫骑各二，不少羁焉(4)。

【注释】

(1)两界山又南北成坞："两"原作"西"，据本书下文改。

(2)卢塘村：今作"六塘"，在金城江区中部的公路旁。

(3)河池州：隶庆远府，治所今仍称河池，在金城江区西境。

(4)羁(jī)：牵留。

【译文】

十七日　到天明后吃饭，向南行。行半里，遇上东边来的大路，有个山坞一直往南延展去，有个集市位于山坞中，这是鬼岩墟。再向西沿着南山的北麓前行，又向西一里多，有个岩洞在南山的半中腰，洞口面向西北，这就是鬼岩了。远望过去洞中深黑，当地人在洞中祭祀神像，所以把岩洞称为"鬼"。从岩洞下边向西上登山坳，石阶相当整齐。共一里，越过山坳往西下走，从这里起石山土山两种山交错在一起，而且石山中也有土了。两面的山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坞，有细流汩汩地流淌在山坞中，向南流去，这就是向东回绕转向北方后绕流在官村前方的溪流了。下山后，溯细流向北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只见两面的山又转成东西向的山坞。仍然溯细流向西前行三里，有座石坝挡在细流之上，我怀疑这就是所谓的丁阑堰。水坝上游蓄着一池流水，水从石坝上的缝隙中向东下泻，这里是下游滥觞的起始处，但源头实际上出自于都明岭的东麓。越过堤坝往南走，沿着南山的山麓往西行，又行二里，经过卢塘村。大概是南北两列山夹峙成山坞，山坞底部平缓下洼，天旱就干涸，水涨就成水塘，有个村子在北山下，道路顺着水塘边往南行。又是一里，又有座堤坝挡在上游，又越过堤坝往

西行二里，于是再上登土岭半里，越过岭上的山坳往西下走又是半里，有一片泉水从道路左边的石洞中流出来，向西汩汩流淌，不会上涨干涸，也不会停息，舀水来喝下去，特别甘甜清冽，流出石洞后立即下坠到石洞中去，发出汩汩的水声。此处的山仍然是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沿着北面一列山顺着流水向东下走三里，有个村子在南山下，叫都明村。村后南山到头后，有个峡谷向南去，那是去那地州的路了；而去河池州的路，则是向西北行走在土陇间。又行二里，跨过石桥往西走，桥下的水向北流，应当也是向东北流入金城江上游的水流。它的源头一是出自东面都明岭的石穴中，一是出自下河岭往北流来，两条水流合流后形成山涧。又向西北四里，登上一座土冈。由冈上又向西北前行二里，有两三家人在北面的土阜下，是乾照村，在村子的竹楼上烧水煮饭吃。随后从村子侧边向北上登土岭，由岭旁往北共前行三里，下到西麓，有条大溪自南往北流，这就是所谓的河池江了。江底十分宽阔，都是碎石平铺着，但没有一滴水。横渡江底登上西岸，向北望去只见石峰回绕闭合，即便有流水也没有流出去的地方，不知这条江流江水上涨时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原来北面卓立的高峰，山下有洞，洞口向南，应当就是江水流进去的地方了。此处南北两面又全是石山排列着，江流的流向在西面源自河池州的南境，向东流到此地，折向北捣入山中。又向西沿着干枯的江流北岸前行一里，就见江底的砂石间，间或有细流淙淙流淌了。又向西七里，进入河池州城的东门。州城是土墙，墙上用茅草覆盖，城中的居民穷困衰败，全是茅草房却没有瓦房。这里的山南北对峙，中间形成东西向的山坞，而大溪横在山坞中，东面到乾照村后面的土山，横向绵亘成为前门前的溪流，转向北，流入石山洞穴中；西面到大山岭的石山山脊，是后钥水从此地的发源地了。到达州城时才刚过正午，穿过州城走出西门，寓居在茅草盖成的客馆中。拿出陆君的信函和调马的兵符去找州官萧公要求派马。名叫萧来凤，广东人。萧公当即发给马票，得到两名差夫和两匹马，没有少许的滞留。

十八日　晨餐后得二骑差役，即以马夫二名作挑夫影射。既而萧

公复以腆仪来贶(1)，余受其笋脯，而尽壁其余(2)。入城买帖作谢柬，久乃得之，行已上午矣。西向山坞行三里，有溪自北山南流，合于西来大溪。乃渡北溪溯大溪北岸行，又七里，有村在南山之坞，有瓦室焉，名杨村(3)。杨姓者有巨力，能保护此村。循北山麓行，又二里，有飞石覆空而出，平压行人之上。已而上危级，见级外倚深坑，内有悬穴，中空下陷，洪流溢其底焉。既上，从山半行，遂循崖北转，又成南北之峡，山凑而为东西两界矣。循东崖溯流上，升陟三里，渡溪而北，逾一坡而下，见东峡石壁危削，上有穹岩，下有骈峡，但闻水声喧甚，以为自堕峡而下也，而旁眺不见影。稍前，则溪水犹自北来，复渡之。循溪东行峡中，三里，水穷峡尽。北上岭一里，又从岭头行一里，出两山坳间，有石垣两重，属两峰之左右(4)，是为大山岭，河池、南丹之界也。逾岭北下，遂为丹州境。转而西二里，渡小水，其水南去。复西南逾一岭，复与水遇，随之西北行，共三里，复渡水，水汇于石壁下，遂就之而饭。又随水出峡，西二里，山势渐开，近山皆变石为土，南山下有茅一二楹矣。随小水西行三里，渐转而北，土山坞尽，西山陇间有数十家倚之，是为土寨关，则南丹土税之钥也。路在东山之麓，遂北上土岭。其东来之水，似无北流之隙，惟西北有巨山悬削，想亦从其下入穴以注大江，而下金城、东江者，未亲晰也。北下土岭，其坞中小水亦自东而注西南，似亦逼悬削巨山而去。于是复西北上岭，升陟共五里，转出岭头，始有巨坞西北去，路从其西山岭半行，又五里曰百步村(5)。茅舍数家在西山陇上，皆江右人，为行李居停者。时锡贾担夫三百余人，占室已满，无可托足，遂北向下陇前西北坞中。水至是转而西南去，有木梁架其上，覆以亭，亦此中所仅见者。度梁而上陇，其坞遂转东西。于是西向行五里，有四五家在南山陇间，曰岩田村。中有瓦栏三楹颇巨，亟投之，则老妪幼孩，室如悬磬(6)，而上瓦下板，俱多破孔裂痕。盖此乃巨目家，前州乱时，为贼所攻掠而破，遗此老稚，久避他乡，而始归故土者。久之觅得一锅，仅炊粥为餐，遂席板而卧。

【注释】

(1)贶(kuàng)：赐予。

(2)壁：通“避”，避而不受。

(3)杨村：今名同，在金城江区西境。

(4)属(zhǔ)：连接。

(5)百步村：今作“八步”，在南丹县东南隅，刁江东岸。

(6)悬磬(qìng)：空无所有。

【译文】

十八日　早餐后得到两名骑马的差役，就把两名马夫作为挑夫来安排。随即萧公又拿来丰厚的礼物相赠，我接受了其中的笋干，而其余的全部退回去了。进城去买帖子写了答谢的柬帖，很久后才买到帖子，上路时已经是上午了。向西在山坞中前行三里，有条溪水自北山往南流，汇合到西面流来的大溪中。于是渡过北边流来的溪水溯大溪的北岸前行，又行七里，有个村庄在南山下的山坞中，村中有瓦房了，名叫杨村。姓杨的人家有巨大的力量，能保护这个村子。沿着北山的山麓前行，又是二里，有飞石下覆在空中突出来，平平地压在行人的头上。不久上登高险的石阶，只见石阶外侧斜靠着深坑，深坑内有悬空的洞穴，洞中空空的，向下深陷，洪流从洞底溢出来。上来后，从山的半中腰走，于是沿着山崖向北转，又变成南北向的山峡，山挤拢过来成为东西两列山了。沿着东面的山崖溯流上走，爬升了三里路，渡过溪水往北走，越过一条山坡往下走，看见东面的峡谷中石壁高险陡削，上面有穹隆的石崖，下面有并立的峡谷，只听得见水声十分喧腾，我以为是从峡谷中坠落而下的水流了，可向四旁眺望不见踪影。稍向前走，就见溪水还是从北边流来，再次渡过溪水。沿着溪流的东岸行走在峡谷中，行三里，水穷峡尽。向北上岭一里，又从岭头前行一里，走到两山间的山坳中，有两层石墙，连接着左右两面的山峰，这里是大山岭，是河池州、南丹州的分界处。越过大山岭往北下行，便到了南丹州境内。转向西二里，渡过小溪，这条溪水向南流去。再往西南越过一座岭，再次与溪水相遇，顺着溪水往西北行，共行三

里，再次渡过溪水，溪水汇积在石壁下，于是就在石壁下吃饭。又顺着溪水走出峡谷，向西二里，山势渐渐开阔起来，近处的山都从石山变为土山，南山下有一两间茅草屋了。顺着小溪往西行三里，渐渐转向北，土山的山坞到了头，西山的土陇间有几十家人背靠着土山，这里是土寨关，是南丹州土司征税的关口了。道路在东山的山麓下，于是向北上登土岭。这里从东面流来的溪水，似乎没有向北流泻的缺口，只有西北方有座高悬陡削的巨大山峰，推想也是从那座山下流入洞穴中后汇入大江，而后下流到金城镇、东江镇的，没有亲自去辨析清楚。向北走下土岭，这里山坞中的小溪自东往西南流淌，似乎也是逼近高悬陡削的巨大山峰而去。于是又向西北上岭，共爬升了五里路，转出到岭头，开始有巨大的山坞向西北延展而去，道路从山坞西面的山岭半中腰上走，又前行五里叫百步村。有几家人的茅草屋在西山的土陇上，都是江西人，是行路人停息住宿的地方。此时锡矿商和挑夫有三百多人，已经占满了房间，无处可以容身，便向北下到土陇前西北方的山坞中。溪水流到这里转向西南流去，有座木桥架在溪流上，桥上覆盖着亭子，这也是这一带所仅见的。过桥后上登土陇，这里的山坞于是转为东西向。从这里向西行五里，有四五家人在南山的土陇间，叫岩田村。村中有三间瓦盖顶的竹楼相当大，急忙到那里去投宿，只有老妇和幼小的孩子，屋子中空无一物，而且上面的屋瓦和下面的地板，都有很多破洞和裂痕。原来这是大头目的家，先前州里动乱时，被强盗攻破掳掠，遗留下这些老幼，长期避难他乡，是才回归故土的人家。很久才找到一口锅，仅能煮稀粥当饭吃。随后在地板上躺下睡了。

十九日　平明起，炊饭而行。细雨霏霏。西向行土山间，三上三下共十里。有水自东北注西南，深不及膝；阔约五六丈，是为大江。其源发于西北丛山壑中，南流东转而至永顺界，合东江下流者也(1)。渡江，又西逾一岭，共五里，转下一坞。其坞中有一水东南去，溯之行，其水曲折坞中，屡涉之，俄顷数十次。共三里，有水一支自西北来，一支自正西来，遂转而向西溯之。又半里，有村在北山之麓，其

名曰金村，乃是站之当钥者(2)。其地西往锡坑止十五里，西北去南丹州五十里。入其栏，头目方往百步墟，乃坐而待之。雨时洒时止。陈梦熊从此入锡坑，遂别去。余候头目，抵晚始归。

【注释】

(1)“有水自东北注西南”以下几句：十八、十九两日所记大江应指今刁江。《嘉庆重修一统志》庆远府山川载：“大江，在南丹州南二十里，源出都利山，亦名都利江，东北入河池州界，合金城江。”霞客未及亲晰，此处即本传统说法。但明清的传统说法有误，刁江经河池州界后，又东南经永顺司北，再南入都泥江，而不入龙江。

(2)乃是站之当钥者：“钥”，原作“月”，从沪本改。

【译文】

十九日　天明起床，煮饭吃后上路。细雨霏霏。向西行走在土山间。三次上山三次下山，共行十里。有江水自东北向西南流淌，水深不到膝盖，宽处大约有五六丈，这是大江。它的源头发源于西北方的重山壑谷中，向南流后向东转到永顺司境内，是与东江下游合流的江流了。渡江后，又向西翻越一座岭，共五里，转下一个山坞。这个山坞中有一条水流往东南流去，溯水流前行，这条水流曲折流淌在山坞中，多次涉过这条水流，俄顷涉过几十次。共行三里，有一条支流自西北方流来，一条支流从正西方流来，于是转向西溯这条支流前行。又行半里，有个村子在北山的山麓下，村子的名字叫金村，是这一站路位于交通要道的地方。此地向西去锡矿坑只有十五里路，往西北去南丹州有五十里路。进入村中的竹楼，头目正好去了百步墟，只好坐着等他。雨时洒时停的。陈梦熊要从此地进锡矿去，于是告别离开了。我坐等头目，到晚上他才回来。

二十日　晨起，雨霏霏。饭而候夫，久之乃扎竹为舆，止得其一，而少其一，上午始行。雨中遂东北逾土山，一里余，越其脊，乃西北下，深茅没径。又里许，穿翳而降至坞底，则有小水自南而北，

大路亦自南随之，则锡坑道也。从之北一里，又有一水自西南来，二水合而东北去，水东有村在东山下，是曰雷家村，山峡稍开。又一里，遂转而为东西坞，有大溪自西而来，合南来小溪，东去即南转而为大江者也。于是溯溪南土山北麓行，西向升陟共十里，有茅数楹在南山之半，曰灰罗厂(1)，皆出锡之所也。由其下又西一里，其坞西尽，有土山横其中，一小水自西北，一大水自西南，二水合于横岭之下。于是涉小水西上横岭，岭东路旁有眢井种种，深数丈，而圆仅如井大，似凿掘而成者，即锡穴也。逾岭西下共四里，又与前西南来大溪遇。其溪方北曲而南，遂绝流而西，其峡复东西开。溯溪行其中，屡左右涉之，四里为西楞村，又一水自西北来入，路从大溪南岸行。又一里，路左有岐逾岭而南，想往锡坑道也。又西，有溪自南峡来合，其溪亦巨，与西来之溪等，于是又横涉南溪口，仍溯西来溪南岸行。又五里，有村在南山，曰大徐村。村之西，其峡复开，田始连塍，水盘折其中。又屡涉之，四里，直抵西山下。溯流转而北，一里，乃涉水上西山。初上甚峻，望北坞山环壑尽，瀑流从山腋悬空直喷，界群碧间，如玉龙百丈。粤西皆石山森幻，故悬水最艰，惟此景独见。忆前自全之打狗岭亦北望见之(2)，至此已迂回数千里，涉历经年，忽于此得睹，亦汗漫中一奇遇也(3)。西向援土级而上，瞻顾一里而不能释，已而渐逾岭南，始不复见。又迤逦循北峰而西上者二里，逾一脊，脊北路隅是为打锡关(4)，乃锡贾自锡坑而来者，昔于此征税，有居舍，自去年乱后被燹，遂无居人。由此西下半里，即有壑当峡之西，遂转而北，山夹成峡。又下半里，水始成涧北去，随之又半里，渡涧西，缘崖北行一里半，出峡。前峡又自东北向西南，乃循崖转而西南行，雨大至。既而复屡涉此涧，涧乃南去，路乃西逾山坳。共二里，复行坞间，半里，循北山之崖，前涧复自南来，涉之。西北行又半里，又一溪自南峡来，其水颇大，与前涧合而北，横堰而潴之。从堰西向北行，又一里而渡南丹之南桥(5)，暮雨如注，雷电交作，急觅逆旅而税驾焉。

【注释】

(1)灰罗厂：今仍作“灰罗”，在南丹县东南隅，刁江东岸。

(2)忆前自全之打狗岭亦北望见之：“打狗岭”原作“打钩岭”，即丁丑闰四月十三日所记全州的“打狗岭”，“全”原作“金”，皆误。

(3)汗漫：漫无边际。

(4)打锡关：今仍称“打锡”，在南丹县治稍东南，公路从此经过。

(5)南丹：明为州，隶庆远府，即今南丹县。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细雨霏霏。饭后等着派夫，很久后才用竹子扎成轿子，只得到其中的一乘轿子，却少了一乘，上午才上路。于是在雨中往东北翻越土山，行一里多，翻越到山脊上，于是向西北下走，深深的茅草隐没了小径。又走一里左右，穿过遮蔽道路的茅草下降到山坞底部，就见有小溪自南往北流，大路也从南面来顺着小溪走，是去锡矿坑的路了。从这条大路向北一里，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方流来，两条溪水合流后往东北流去，溪水东边有个村庄在东山下，这里叫做雷家村，山峡稍稍开阔了一些。又行一里，于是转变为东西向的山坞，有条大溪自西面流来，汇合南边流来的小溪，向东流去随即向南转，而后成为大江了。从这里溯溪流的南岸、土山的北麓前行，向西爬升跋涉共十里，有几间茅草屋在南山的半山腰上，叫做灰罗厂，都是出产锡矿的场所。由灰罗厂下边又向西一里，这里的山坞到了西面的尽头，有土山横挡在山坞中，一条小溪来自西北方，一条大溪来自西南方，两条溪水在横亘的土岭下合流。于是涉过小溪向西上登横亘的土岭，岭东的道路旁边有种种形状的深井，深几丈，而且圆圆的，大处仅如同水井一样，似乎是挖凿而成的，这就是锡矿的矿洞了。越过岭头往西下走共四里，又与前边西南方流来的大溪相遇。这条溪流正好从北向南弯曲，于是绝流渡到西岸，这里的峡谷又呈东西向敞开。溯溪流行走在峡谷中，多次涉到溪流的左右岸，行四里后是西楞村，又有一条溪水自西北方流来汇入溪流中，道路从大溪的南岸走。又行一里，道路左边有条岔路越岭往南走，猜想是通往锡矿坑

的路。又向西走，有溪水自南面的峡谷中流来汇合，这条溪水也很巨大，与西面流来的溪水相等，于是又横向涉过南面的溪口，仍然溯西面流来的溪流南岸前行。又行五里，有村庄在南山下，叫大徐村。村庄的西面，这里的山峡又开阔起来，田地开始连成片，溪水盘绕曲折在山峡中。又多次涉过溪流，行四里，直达西山下。溯溪流转向北，行一里，于是涉过溪水上登西山。最初上登时非常陡峻，望见北面的山坞中群山环绕壑谷的尽头处，流泻的瀑布从山侧悬空一直下喷，隔在碧绿的群山间，如百丈长的玉龙。粤西都是森然变幻的石山，所以悬空的水流最难见到，只有此处景观是唯一见到的。回忆从前从全州的打狗岭也是向北望见过瀑布，来到此地已经迂回了几千里路，经过一年的跋涉，忽然在此地得以见到这样的景观，也算是漫无边际中的一次奇遇了。向西沿着土台阶上登，回头瞻望了一里路也不能释怀，不久渐渐翻越到岭南，这才不再看得见了。又逶迤沿着北峰往西上登二里，越一条山脊，山脊北面的路旁是打锡关，是锡矿商人从锡矿坑来的路，从前在此处征税，有居民房屋，自从去年战乱被兵火破坏后，便没有居民了。由此处向西下走半里，立即有壑谷挡在山峡的西面，于是转向北走，两山夹成峡谷。又下走半里，水开始形成山涧向北流去，顺着山涧又走半里，渡到山涧的西面，沿着山崖往北行一里半，走出峡谷。前方的山峡又自东北伸向西南，于是顺着山崖转向西南行，山雨猛烈来临。随后又多次涉过这条山涧，山涧这才西南流去，道路于是向西穿越山坳。共行二里，又行走在山坞中，行半里，沿着北山的山崖前行，前边那条山涧又从南边流来，涉过山涧。向西北前行又是半里，又有一条溪流自南面的峡谷中流来，这条溪水相当大，与前边那条山涧合流后往北流去，横向筑有堤坝蓄水。从堤坝西边向北行，又行一里后走过南丹州的南桥，暮雨倾盆如注，雷电交加，急忙找旅店住下来了。

南丹之水北流经州治东。其山东西分界，州治在西山下。其东有街，南北依溪而列。中有一街西入，大石坊跨其前，曰“摅忠报国(1)，崇整精微”，粤省所未见者。由坊下进街西行，街尽，又入一石

卷门。门内有关帝庙，西向，前亦有坊。其西即巨塘汇水，南北各有峰，自西山环臂而前，塘水直浸其麓。塘中有堤，东西长亘数丈，两端各架木为桥，而亭其上。越西桥，又西过一废苑，则州治在西南小石峰下。其门北向，前亦有石坊，而四围土墙不甚崇整，此下署也。州官所居，则在囤上。囤上者，即署后小石峰之巅，路由署中登，乃莫公因家难后移此以避不测者。盖西界群峰蜿蜒，其南北两支东突者，既若左右臂，又有一枝中下特起为石峰，而下署倚之，囤结于上，三面峭削，惟南面有坳可登。囤之后复起小峰，与囤中连若马鞍，其后与崇山并夹为深坑，其下有小水东南出而注于大溪，此署左第一层界水也。

【注释】

(1)摅(shū)：舒展。

【译文】

南丹州的水流向北流经州治的东面。这里的山分为东西两列，州治在西山下。州治的东面有街道，呈南北向紧靠在溪流排列。中段有一条街道向西进去，有座大型的石牌坊跨在街口前，写着："摅忠报国，崇整精微。"是在广西省内没有见过的。由牌坊下走进街口往西行，街道完后，又进入一道石拱门。门内有座关帝庙，面向西，庙前也有牌坊。关帝庙西边就是巨大的水塘积着水，南北两面各有山峰，从西山像手臂一样环绕到前方，塘中的水一直浸泡到山麓下。塘中有堤，东西向绵亘有几丈长，两端各有木头架成的桥，而且桥上有亭子。跨过西边的桥，又向西路过一处荒废的花园，就见州治在西南方的小石峰下。官署的大门面向北，门前也有石牌坊，但四面的土墙不怎么高大整齐，这是下署了。州官居住的地方，那是在囤上。囤上这地方，就在官署后面小石峰的峰顶上，去那里的路要经由官署中上登，这是莫公因为家中遭受灾难后搬迁到此地以避免不测的原因。西面一列山是蜿蜒的群峰，其中南北两条向东前突的支峰，既好像左右

两只手臂，又有一条支脉从中间下延独自耸起成为石峰，而下署紧靠着石峰，在峰顶上建了囤子，三面峭拔陡削，只有南面有山坳可以上登。囤子的后面又耸起一座小石峰，与囤子中间相连好像一个马鞍，小石峰后面与高山并排相夹形成深坑，山下有条小溪往东南流出深坑后汇入大溪中，这是官署左边第一层分界的水流了。

囤山之北，其山西断，有洞裂山下。其门东南向，正与囤山对。门顶甚平，亦有圆柱倒垂。门之中即有二巨石危踞，中开一峡仅尺许，北入三四丈，折而西，稍下，则西巨石之后也。与洞后壁北距丈余，西深二丈余，窅黑无可见，不识有旁窦否？西巨石之上，其面高下不一，皆若台榭可栖，第四壁悬绝，俱无级可登。东石亦然，第后即联缀于洞壁，无后绕之隙，而石台之前，有石柱上耸接于洞顶，为异西石耳。西石之西，又有小隙穹石，而北峡中架梯一两层，即可登石上，由西石跨石二尺，即可达东石之端，惜此中人不知点缀耳。由岩前北向行半里，其山又开东西坞，循西山嘴转而西行，又有水自西峡来，东北向而入大溪，即清水塘之下流也。溯之西行，又半里，渡一桥亭。桥南有石崖障流，内汇水一池，昔水从桥下出，今捣崖根而东，不北由桥下矣。渡桥稍西，逾一冈，即清水塘。塘南北两山成夹，中开东西坞，西则大山屏其后，东即石崖所障水口也。寺在其中，东向而立。入门即为方塘，四周石砌，汇水于中，不深而甚澈。前层架阁塘中，阁后越塘又中亘一亭，亭南北塘中，复供石于水，两旁各架阁于塘为左右厢。亭西则玉皇阁也，亦从塘中甃石为基，而中通水道者。阁下位真武，上位玉皇，而真武之后，又从塘中架阁一层，下跨水上，为栖憩之所，上与玉皇阁联架为一，置三世佛焉。佛后有窗，可平眺西峰，下瞰塘水亹亹从地中溢起。塘之外，皆有垣周之，层楼叠阁，俱架于水中，而佛像皆整丽，亦粤西所未见。惜乎中无一僧，水空云冷，惟闻唧唧溪声而已。寺为天启七年莫公伋所建(1)，前年以谮(2)，鞭杀僧，遂无居者。寺南有溪自西南腋中来，即由寺前东去者。寺北有大道西向逾岭去，是通巴鹅而达平洲者(3)。寺前水东去，经石崖水口，又东出而注大溪，此署左第二重界水也。

【注释】

(1)天启七年：天启为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天启七年为公元1627年。

(2)谮(zèn)：诬害，中伤。

(3)巴鹅：今作“巴峨”，在南丹县西北隅。

【译文】

囤子所在的山的北面，那里的山西面断开，有个洞在山下裂开。洞口面向东南，正好与囤子所在的山相对。洞口的顶上十分平滑，也有圆形石柱倒垂着。洞口的中间便有两块巨石高高地盘踞着，中间开有一条峡谷仅有一尺左右宽，向北进去三四丈，折向西，稍下走，就到了西边巨石的后面了。与洞后面的石壁北边相距一丈多，西面深二丈多，深黑得看不见东西，不知有没有旁洞？西边的巨石之上，岩石表面高低不一，都好像是台榭一样可以居住，只是四面的石壁悬绝，全然没有台阶可以上登。东边的巨石也是这样，只是后面马上就连缀在洞壁上，没有从后面绕过去的缝隙，而且石台的前方，有石柱向上高耸连接到洞顶，这与西边的巨石不同而已。在西边巨石的西面，又有条小缝隙在穹隆的岩石下，而且从北面的峡谷中架一两层梯子，就可以登到岩石上，由西边的巨石上跨过二尺宽的石桥，就可以到达东边巨石的顶端，可惜这里的人不知道如何点缀景色罢了。由岩洞前向北前行半里，这里的山又敞开成为东西向的山坞，沿着西面的山嘴转向西行，又有水流自西面的峡中流来，流向东北汇入大溪，这就是清水塘的下游了。逆流往西行，又行半里，走过一座亭桥。桥南有石崖挡住水流，里面积有一池水，从前水是从桥下流出去，如今是冲捣着石崖根部往东流，不是向北经由桥下流去了。过桥后稍向西走，越过一座山冈，就到了清水塘。清水塘南北两面的山形成夹谷，中间开有东西向的山坞，西面则是屏风样的大山矗立在清水塘后面，东面就是被石崖挡住水流的水口了。寺院在山坞中，面向东屹立着。进门就是个方方的水塘，四周用石块砌成，塘中积着水，水不深但非常清澈。前边一层在水塘中架有楼阁，楼阁后面越过水塘又在中央横着一座亭

子，亭子南北的水塘中，又在水中摆设了石头，两旁在水塘上边各建有阁子作为左右厢房。亭子西面便是玉皇阁了，也是从水塘中用石块砌成地基，而且中间通有水道的。玉皇阁中在下位的是真武大帝，在上位的是玉皇大帝，而真武大帝的后方，又从水塘中架起一层楼阁，下边跨在水上，是栖息休息的场所，上边与玉皇阁架空连接为一体，楼阁中放置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像。佛像后面有窗子，可以水平眺望西峰，下瞰塘水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溢起来。水塘之外，都有墙在四周围绕着，层层叠叠的楼阁，全是架在水中，而且佛像都很整齐壮丽，也是在粤西没有见过的。可惜寺中没有一位僧人，水空云冷，只是听见淙淙的溪水声而已。寺院是天启七年莫伋公修建的，前年因为寺院被人诬陷，用鞭子打死了僧人，便没有僧人居住了。寺院南边有溪水从西南方的山侧流来，随即经由寺前向东流去。寺北有条大道向西越岭而去，这是通往巴鹅而后到达平洲的路。寺前的溪水向东流去，流经石崖挡住的水口，又往东流出去汇入大溪中，这是官署左边第二层分界的水流了。

署右第一重界水，即前来所涉堰上南峡之流，第二重即打锡关东来之涧，二水合为大溪而经州前。

【译文】

官署右边第一层分界的水流，就是先前我来时南面峡谷中从堤坝上涉过的水流，第二层就是打锡关东面流来的山涧，两条水流合流后变成大溪而后流经州治前方。

二十一日　平明起，天已大霁，以陆公书投莫。莫在囤，不及往叩，以名柬去，余乃候饭于寓中。既午，散步东街，渡塘堤，经州治前，而西循囤山北壁下行，共一里，入北山南向石洞。又从洞前西北行半里，转而西南又半里，渡桥亭，入清水塘，返寓已下午。莫公馈米肉与酒，熟而酌之。迨晚霁甚。

【译文】

二十一日　天明起床，天已经大晴，把陆公的信投递给莫公。莫公在囤子上，来不及去叩拜，把名帖送去，我就在寓所中等着吃饭。午后，在东街散步，走过水塘中的堤坝，经过州治前，而后向西沿着囤子所在的山北面的石壁下前行，共行一里，进入北山面向南的石洞中。又从洞前往西北行半里，转向西南又走半里，走过亭桥，步入清水塘，返回寓所已经是下午。莫公馈赠了米肉和酒，煮熟后饮酒。到晚上天气非常晴好。

二十二日　五更颇寒，迨起而云气复翳。站人言夫将至，可亟炊饭。既饭而夫仍不齐。先是，余无以为贽(1)，以晶章二枚并入馈(2)，此晶乃漳中署中所得，莹澈殊甚。岂一并收入后，竟无回音。余索帖再三，诸人俱互相推委，若冀余行即已者。余不得已，往叩掌案刘(3)，为言其故。刘曰："昨误以为银殊薄物，竟漫置之，不意其为垂物也(4)，当即入言。但斯时未起，须缓一日程可耳。"余不得已，从之。昨诸人竟私置于外，故不得回柬，至是然后入白也。候至更余，刘犹在囤未归，乃闷闷卧。

【注释】

(1)贽(zhì)：旧时初次求见人所送的礼物。

(2)晶章：水晶印章。

(3)叩(kòu)：询问。掌案：掌管案牍文书的人。

(4)垂物：流传永久的贵重物品。

【译文】

二十二日　五更时相当寒冷，到起床后云气又笼罩着。驿站中的人说脚夫即将到了，可以赶快煮饭吃。饭后脚夫却仍然没来齐。这之前，我因为没有什么东西作为见面礼，把两枚水晶印章一并送进去赠送给莫公，这两枚水晶印章是从漳州府官署中得到的，特别地晶莹清澈。怎么一

并收进去后，竟然没有回音。我再三催要回帖，众人都互相推诿，好像是希望我走了就完事的样子。我不得已，前去叩拜一个姓刘的掌管案牍文书的人，对他讲了其中的缘故。姓刘的说："昨天误以为是银子朱砂一类微不足道的东西，居然漫不经心地把它们放在了一边，想不到这是传世的宝物了，我应当马上进去说明。但此时莫公没有起床，必须暂缓一天上路是可以的了。"我不得已，听从了他的话。昨天众人居然私自把信函和水晶印章放在衙门外，所以我得不到回帖，到这时然后才进去禀告了。等到一更多时，姓刘的仍然还在囤子上没有回来，只好闷闷不乐地躺下睡了。

银锡二厂，在南丹州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十五里，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1)。其地厂有三：曰新州(2)，属南丹；曰高峰，属河池州；曰中坑，属那地。皆产银、锡。三地相间仅一二里，皆客省客贾所集(3)。按《志》有高峰砦，即此高峰之厂，独属河池，而其地实错于南丹、那地之间，达州必由南丹境。想以矿穴所在，故三分其地也。银锡俱掘井取砂，如米粒，水淘火炼而后得之。银砂三十斤可得银二钱，锡砂所得则易。又有灰罗厂，止产锡。在南丹东南三十又五里，即余昨所经。有孟英山，在南丹西五十里芒场相近。止产银。永乐中遣中使雷春开矿于此，今所出甚微，不及新州矣。雷春至孟英时，河池所城是其所筑。

【注释】

(1)其南去那地州亦四十里：按实际地理方位，疑"南"字为"西"字之误。

(2)新州：今名同，在南丹县南隅。此三厂清代合称"三厂"，今三厂联为一个行政单位，设大厂镇。

(3)客省客贾(gǔ)：外省来此开店做买卖的商人。

【译文】

银锡两种矿厂，在南丹州城东南四十里，在金村西面十五里，矿厂南面距离那地州也有四十里。此地的矿厂有三处：一处叫新州，属于南丹州；一处叫高峰，属于河池州；一处叫中坑，属于那地州。都

出产银、锡两种矿。三个地方相距仅一二里，都是外省的客商聚集之地。根据志书，有个高峰砦，就是此地的高峰厂，单独隶属于河池州，但实际上这片地方交错在南丹州、那地州之间，要到州里去必须经由南丹州境内。推想这是因为是矿坑的所在地，所以把这片地方分为三部分了。银、锡都要挖矿井取出矿砂，像米粒一样，用水淘洗用火提炼后才能得到银、锡。三十斤银矿砂能得到二钱银子，锡矿砂能得到的锡却要看情况而有变化。还有一处灰罗厂，只出产锡矿。在南丹州城东南三十五里处，就是我昨天经过的地方。有座孟英山，在南丹州城西面五十里的芒场附近。只出产银矿。永乐年间派遣中使宦官雷春在此地开矿，今天出产的银矿非常少，赶不上新州了。雷春到孟英山时，河池所的城墙是他修筑的。

二十三日　候夫不至，总站徐曰："以昨礼未酬，尚须待一日。"余求去不得，惟闷闷偃坐而已。至午后，始以两晶章还余，而损其一，余五色(1)，则为诸人干没矣(2)。是日午间雷雨，晚大霁。

【注释】

(1)色：种类。

(2)干没(mò)：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

【译文】

二十三日　等候脚夫不见来到，总管驿站姓徐的人说："因为你昨天礼物没有答谢，还必须再等一天。"我要求离开不能实现，唯有闷闷不乐地躺躺坐坐而已。到午后，才把两枚水晶印章还给我，但其中之一损坏了，其余的五种东西，却是被众人吞没了。这天午间下雷雨，晚上大晴。

由银锡厂而南，两日程至涯洞(1)，有大江自西而东，为那地、东兰二州界。其渡处名河水渡，即都泥江也。其上流来自泗城界，其下流东历永顺土司北五里，即下石堰，为罗木渡者也(2)。

【注释】

(1)涯洞：明时亦作“隘洞”，今作“隘洞”，在东兰县治稍北，红水河北岸。

(2)“有大江自西而东”以下几句：此处把都泥江与刁江相混了。经涯洞及罗木渡者即今红水河；在永顺司北五里者为红水河支流，即今刁江。刁江从北往南流，在罗木渡以上不远处汇入红水河。

【译文】

由银锡厂往南走，两天的路程到达涯洞，有条大江自西往东流，是那地州、东兰州两州的分界处。江边的渡口名叫河水渡，那就是都泥江了。都泥江的上游来自泗城州境内，它的下游向东流经永顺土司北面五里处，立即下流到石坝，成为罗木渡那里的江流了。

南丹东八十余里抵大山岭，为河池州界；东南四十里过新州，为那地州界；西三日程约一百五十里抵巴鹅，北为平洲四寨界，西为泗城州界；西北二日程约一百里过六寨，为独山下司界；东北日半程约七十里抵东界，为荔波县界。

【译文】

从南丹州往东八十多里抵达大山岭，是河池州的州界；东南四十里过了新州，是那地州的州界；向西走三天的路程大约一百五十里抵达巴鹅，北面是平洲四寨的边界，西面是泗城州的州界；往西北走两天的路程大约一百里路过了六寨，是独山州下司的边界；向东北走一天半的路程大约七十里抵达东部边界，是与荔波县的分界处。

南丹米肉诸物价俱两倍于他处。米俱自独山、德胜诸处来。惟银贱而甚低，所用者止对冲七成。其等甚大，中国银不堪使也。

【译文】

南丹州米肉各种东西的物价都是其他地方的两倍。大米都是从独山州、德胜镇等处运来。只有银价很贱而且成色非常低，市面上使用的银子只能

冲抵为七成。此地的戥子非常大，使用中原的银子承受不起了。

龙眼树至此无。德胜甚多。

【译文】

到了此地龙眼树没有了。德胜镇非常多。

二十四日　晨起，阴云四合，是日为立夏。饭而待夫，久不至，上午止得四名，二名犹未至。余不能待，以二名担行李，以二名肩舆行。出街北，直北行山坞间，一里半，大溪向东北去，路折而西北，逾土岭。二里半，逾岭西下，有水自东南来，北向而去，渡之南行，于是石峰复出，或回合，或逼仄，高树密枝，蒙翳深倩，时午日渐霁，如行绿幄中。已溯峡西入，惟闻水声潺潺，而翳密不辨其从出，想亦必东向之流，然石路甚大，不若州东皆从草莽中行也。共三里，有石峰中立于两山峡间，高锐逾于众，而两旁夹壁反隘，益觉峥嵘。由其南夹西透，又陟岭一里，西南逾脊，其南即深坑下坠，亦如岭北者之密翳沉碧也。由岭上西循北峰，又逾脊西下，共里余，由两山夹中西出，曰夹山关(1)。夹西即有数家倚北峰下，其后削崖如屏，前则新篁密箐，路从其下行。忽北山之麓，石崖飞架，有小水自西来，漱石崖之脚，北入石洞中。洞门南向，在浮崖之东村后危崖之下，水自南捣入，当亦透北山而泄于南丹下流者也。由浮崖下溯细流西行，其内复回田一壑，南麓又有村数十家。又西三里，逾土山下，西北又一里，有水自西南土峡中来，东抵石崖下，转而北去，路亦渡水而北。二里，水由东北坞中去，由小岐西北升陟，冈阜高下，共四里，乃下岭。又西南转入山坞，为夷州村，日已下午矣。炊而易骑，由坞中随细流东北行。一里，涉溪，又一里，逾坳乃转西北，细流在山峡中，亦西北转。已北渡一峡，复北上山，缘西山之半行，共二里，峰头石路甚崎嵚，其下峡中水亦自南而北，又有一东来小水凑合于其下而北去。又北行逾岭而下，则峡中汇水甚深，想即前水之转而西也。渡之，循涧北行，有堰截涧中，故其东水及马腹耳。共一里，又有小水

自西土峡来，合而东去。从其合处仍渡而北，则东来大路复至是会，乃循之西北上岭。一里，逾土山隘，则北面石山屏立而东，路循南界土山西北行。两界之中复有田塍，东西开坞，有小水界其中，亦东向去。又西二里余，坞南北山下俱有村，多瓦舍，曰栏路村(2)。大路直西向山隙去，从岐北向渡溪，一里，逾北界石山北下，转西行半里，宿于蜡北村。

【注释】

(1)夹山关：即今“关上”，在南丹县北境。

(2)栏路村：今作“拉六”，在南丹县北境，铁路线稍东。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阴云四面闭合，这天是立夏日。饭后等待派夫，很久不来，上午才得到四名，有两名还没来到。我不能等下去，让两名挑行李，用两名肩扛轿子上路。出到街道北边，一直向北行走在山坞中，行一里半，大溪向东北流去，道路折向西北，翻越土岭。行二里半，越过岭头向西下走，有条溪水自东南方流来，向北流去，渡过溪水往南行，来到这里石峰重又出现，后洞回环闭合，有的逼窄侧立，高大浓密的树枝，蒙密荫蔽，幽深俏丽，此时正午的太阳渐渐晴开，如同行走在绿色的帷幔中。不久逆着山峡向西进去，只听见水声潺潺，但浓密的林木遮蔽着分辨不出水是从哪里流出去的，推想也必定是向东流的水流，然而石头路非常宽大，不像在州东境都是从草莽中行走。共行三里，有座石峰当中矗立在两面山峡间，又高又尖超过群峰，而两旁夹立的石壁反而很狭窄，益发觉得山势峥嵘。由石峰南边的夹谷向西穿过去，又登岭一里，向西南越过山脊，山脊南面就是下陷的深坑，也像岭北那样浓密的林木荫蔽碧波沉浮了。由岭上向西沿着北峰走，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走，共一里多，由两山的夹谷中向西出来，叫做夹山关。夹谷西面马上有几家人紧靠在北峰下，村后陡削的山崖好像屏风，村前是清新浓密的竹林，道路从村子下边

走。忽然北山的山麓下，石崖飞架，有条小溪自西面流来，冲激着石崖的石脚，向北流入石洞中。洞口向南，在浮在空中的石崖东面村子后方的危崖之下，溪水从南面冲捣进洞中，应当也是穿过北山后泄入南丹州下游的水流了。由浮在空中的石崖下边溯细小的溪流往西行，山内又有一个田地回绕的壑谷，南麓又有一个几十家人的村子。又向西三里，越过土山下走，向西北又行一里，有溪水自西南方的土山峡谷中流来，向东流到石崖下，转向北流去，道路也是渡过溪水往北走。行二里，溪水经由东北方的山坞中流去，我由岔开的小道向西北爬升，山冈土阜高低起伏，共四里，这才下岭。又向西南转入山坞中，是夷州村，时间已经是下午了。煮饭吃了换坐骑，经由山坞中顺着细小的溪流往东北行。行一里，涉过溪水，又行一里，穿越山坳后就转向西北，细小的溪流在山峡中也是转向西北流去。不久向北越过一条峡谷，又向北上山，沿着西山的半山腰前行，共行二里，峰头的石头路非常的崎岖不平，山下峡谷中的水也是自南往北流，又有一条东面流来的小溪在山下合流后向北流去。又向北走，越过岭头后下走，就见峡中的积水非常深，猜想就是前边的溪水转向西流形成的。渡过溪水，沿着山涧往北行，有堤坝横堵在山涧中，所以堤坝东面的水淹没到马肚子了。共行一里，又有一条小溪自西面的土山峡谷中流来，合流后向东流去。从溪水合流处仍渡到北岸，就见东面来的大路又来到此地相会，于是沿着大路向西北上岭。行一里，穿过土山的隘口，就见北面的石山屏风样矗立着往东延伸，道路沿着南面一列土山往西北行。两列山的中间又有田野，成东西向开阔的山坞，有条小溪隔在山坞中，也是向东流去。又向西二里多，山坞南北两面的山下都有村子，多半是瓦房，叫栏路村。大路一直向西通向山间的缺口走去，我从岔路向北渡过溪流，行一里，越过北面一列石山向北下山，转向西前行半里，住宿在蜡北村。

二十五日　昧爽，由蜡北村稍西复北向入峡中，半里，逾小脊北下，半里，抵尖高峰下。其处另成一峒，有一二茅舍倚尖峰下。竟峒东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曰肖村。又北半里，有洞在西小山坑

中，其门东南向，外层甚敞，中壁如屏，又辟内门甚深。路由东山崖上行，隔坞对望之，藤萝罨挂，中有水自洞门潺潺出，前成涧，南流西折去。又东北半里，逾岭脊，颇峻。东西峰俱石崖，而此脊独土。逾之东北下一里，又成一峒，曰街旁村。送者欲换夫骑，而居人不承，强送者复前。于是西北登岭，岭上下多倚崖随壑之舍。一里，逾岭下而复上，又西北二里，复逾岭西转北向行，有村在东山之半，甚众。循之北行二里，有尖山竖东峰之上，甚锐，下有瓦房，环篱回堵，颇不似诸村落。其西界有山高耸，冠于诸峰，此始为南下多灵两江都泥、龙江。分界之脊，与所行东峰对夹成坞。中开大壑，自南而北，即前栏路村西行大道，转而为此坞者也。坞中土山之上，丛树蓊葱，居室鳞次。与此村东西相对者曰芒场(1)，此大道所经者；余以站骑就村相换，故就此小道。然村夫沿门求代，彼皆不承，屡前屡止，强之不行。方无可奈何，适有一少年悬剑插箭至，促其速行，则南丹莫君所遣令箭送余者，始得复前。又北逾一岭，又北一里，饭于壁坳村。数家在东峰之半，前多踞石排列，置庐其间，实为选胜，而土人莫之知也。既饭，易骑至而无鞍，乃令二夫先以担行，站夫再往芒场觅鞍；久之仍不得，乃伐竹缚舆；舆成而候夫；又久之马至，已下午矣，乃西向行。先是，壁坳站夫言："西北石山嵯峨，其下有村曰蛮王，此峰亦曰蛮(王)峰。"乃望之西行，越一土阜西下，共二里，有涧自南而北，逾涧又北上岭，逾土山二重，共一里，下至土峡中，有小水自北而南，溯之北上一里，直抵蛮王峰下。其屼嵲骈耸最，西南峰顶有石曲起，反躬北向，上复直竖如首，岂即所谓"蛮王"者耶？时顾仆押夫担在蛮王村，尚隔一夹，呼余直西从大道，彼亦从村押夫来。半里，会于峰之西，乃转而循峰西夹北向行。其夹会水于中，北上半里，夹中犹土田，而水已北注，是为北来山脊，至蛮王而西渡南下，峙为芒场西最高之峰，以至多灵，为都泥、金城两江之界者也。北随水行半里，其水西向去，路西北又半里，逾岭而下半里，西南山界扩然，北界石山之脊自西而东，有尖峰竖其上，环其西南为大壑，田陇高下，诸庐舍倚其东北尖峰下。又里许，登其栏曰郊岚村(2)，又名头

水站。有水自东北脊间出，为都泥旁枝之上流，此“头”名所由起也。村人以酒食献，餐之，易骑行。西北一里半，有路逾北夹而去，乃导者由岐西出峰南。又半里，复易夫，始知其为小路就村也。又西一里，雷雨大至，俄顷而过。又西一里，登一堡，导者欲易骑，其人不从，只易夫而行。乃挟峰北转，越岭而下。又西南坠，共二里，渡一涧，又西北行一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复西北逾岭三里，望北山石脊嵯峨，诸庐舍倚其上，而尚隔一壑。又西，大道西去，由岐北转，从北山下东向行，一里，上抵飘渺村。其村倚山半，南向，东有尖峰高插岭头，西有危崖斜骞冈上。村前平坠为壑，田陇盘错，自上望之，壑中诸陇皆四周环塍，高下旋叠，极似堆漆雕纹。盖自蛮王峰西渡脊而北，至此水皆西南入都泥，壑皆耕犁无隙，居人亦甚稠，所称巴坪哨，亦一方之沃壤也。是晚，雨后即霁甚。

【注释】

(1)芒场：今名同，在南丹县北境。

(2)郊岚村：今作“者乐”，在南丹县北隅。

【译文】

二十五日　黎明，由蜡北村稍向西走又向北进入山峡中，行半里，越过小山脊往北下行，行半里，抵达尖尖的高峰下面。此处另外形成一个峒，有一两间茅草房紧靠在尖峰下。峒走完后向东北前行二里，有个村子在西山的山麓下，叫肖村。又向北半里，有个山洞在西面小山的坑谷中，洞口面向东南方，外层十分宽敞，中间的洞壁好像屏风，里面又开有洞口非常深。道路从东面的山崖上走，隔着山坞从对面望它，藤萝覆盖垂挂着，洞中有水从洞口潺潺流出来，在洞前汇成山涧，向南流后折向西流去。又向东北行半里，翻越岭脊，相当险峻。东西两面的山峰都是石崖，可唯独这条岭脊是土质的。越过岭脊往东北下走一里，又形成一个峒，叫街旁村。送行的人想要换夫换马，但居民不肯应差，强迫送行的人再往前送。于是向西北登岭，岭

上岭下有很多背靠山崖顺着壑谷修建的房屋。行一里，翻越到岭下又再次上走，又向西北二里，再次翻越到岭西转向北走，有个村庄在东山的半山腰上，房屋非常多。沿着东山往北行二里，有座尖山竖立在东峰之上，非常尖锐，尖山下有瓦房，竹篱笆的围墙四面环绕着，不太像各地众多的村落。这里的西面有座高耸的山，胜过群峰，这才是往南下延到多灵山成为两条江都泥江、龙江。分界的山脊，与我行走的东面的山峰相对夹成山坞。中间敞开一个大壑谷，自南向北延展，这就是前一天从栏路村向西走的大道，转而成为这个山坞了。山坞中的土山之上，树林郁郁葱葱，居民的房屋鳞次栉比。与这个村子东西相对的村子叫芒场，这是大道经过的地方；我因为驿站的马匹要到村子中去调换，所以走上这条小道。乡村来的脚夫挨家挨户地央求村里人替换，那些人都不肯应差，多次前走又多次停下来，强逼他们也不肯走。正在无可奈何之时，恰好有一个腰挎长剑背插弓箭的少年来到，催促他们赶快走，原来是南丹州莫君派遣来手持令箭护送我的人，这才得以再向前走。又向北越过一座岭，又向北一里，在壁坳村吃饭。几家人在东峰的半山腰上，村前排列着很多蹲坐着的岩石，房屋建在岩石中间，实在是首选的胜景，可当地人没人知晓这一点。饭后，换的马匹来了却没有马鞍，于是命令两个挑夫先挑着担子上路，驿站的脚夫再前往芒场去找马鞍；很久后仍然找不到，只好砍来竹子捆成轿子；轿子捆成了又等候派夫；又是很久之后马匹才来到，已经是下午了，于是向西行。这之前，壁坳村驿站的脚夫说："西北方巍峨的石山，山下有个村子叫蛮王村，这座山峰也叫做蛮(王)峰。"于是望着蛮王峰往西行，越过一座土阜向西下行，共行二里，有条山涧自南往北流，越过山涧又向北上岭，越过两重土山，共行一里，下到土山峡谷中，有条小溪自北往南流，溯小溪向北上走一里，直达蛮王峰下。这座山峰最为高峻突兀，并列高耸，西南方的峰顶上有块弯曲的岩石突起，反转身体朝向北方，上面又直竖起来好像头颅，莫非这就是所谓的"蛮王"的地方了吗？此时顾仆押着挑夫和担子在蛮王村，还隔着一条夹谷，呼唤我一直向西从大道上走，他也从村子中押着挑夫过来。

行半里，在蛮王峰的西麓与顾仆相会，于是转而沿着蛮王峰西面的夹谷向北行。这条夹谷中有水流在中间交汇，往北上走半里，夹谷中还有田地，然而水流已经向北流淌，这里是北面延伸来的山脊，延到蛮王峰后向西过渡后往南下延，耸峙为芒场西面最高的山峰，以下延伸到多灵山，成为都泥江、金城江两条江流分界的山脊了。向北顺着溪水前行半里，溪水向西流去，道路向西北又走半里，越过岭头下走半里，西南方的一列山十分广阔，北面一列石山的山脊自西往东延伸，有座尖峰竖立在石山山脊上，环绕着石山的西南方形成一个大壑谷，田亩高低错落，许多房屋紧靠在东北方的尖峰下。又走一里左右，登上村中的竹楼，叫郊岚村，又叫做头水站。有水流从东北方的山脊间流出来，是都泥江支流的上游，这是起名为“头”的缘由了。村里人把酒食敬献出来，吃完酒饭，换了坐骑上路。向西北一里半，有条路穿越北边的夹谷而去，于是领路的人从岔道向西出到山峰南面。又行半里，再次换夫，这才知道他们挑小路走是为了将就村子。又向西一里，雷雨猛烈来临，俄顷就下过去了。又向西一里，登上一处土堡，领路的人想要换马，土堡里的人不听从，只是换了脚夫便上路。于是傍着山峰向北转，越过山岭下走。又向西南下坠，共行二里，渡过一条山涧，又往西北行一里，这才与东面来的大道会合。再向西北越岭三里，望见北山的石山山脊山势巍峨，许多房屋依傍在山脊上，但还隔着一条壑谷。又向西走，大道向西去，我由岔道向北转，从北山下向东走，行一里，上走到达飘渺村。这个村子紧靠在半山腰上，面向南，东面有座尖峰高高地插在岭头，西面有座危崖斜举在山冈上。村前平缓地下陷成壑谷，田亩盘绕错落，从上面望过去，壑谷中众多的田地四周都环绕着田埂，高低错落，旋绕层叠，极像漆雕堆出来的花纹。原来从蛮王峰向西延伸的山脊以北，一直到此地，水流都是往西北流入都泥江，壑谷中都被耕犁得没有空隙，居民也非常稠密，是所称的巴坪哨，也是一片肥沃的地方了。这天晚上，雨后天气就非常晴朗。

二十六日　晨起，饭而候骑，命夫先担行；待久之，乃得骑。由

西峰突崖下西向行，二里，逾岭西北下坞中。其坞东西开夹，中底甚平，东汇堰为塘，溯之西行，塘尽而成草洼。共西半里，有墟场在路隅，曰巴坪场。其西有深夹自西北来，为此东西夹上流，场乃挟右而转者。路度夹而西，复上岭，半里，逾脊西下，于是成南北夹。路转北行半里，夹仍东西转，路又西向半里，此夹中皆平底草蔓，似可为田。于是复西逾隘脊，其脊止高丈许，脊东即所行草壑，脊西则水溢成溪。随溪西行半里，渡，从北山下行，过一坳，有三四家倚之。又西半里，大路直西去，以就村觅夫故，又南由岐涉溪逾南坳，共一里，得村于南坞中，曰潭琐。居村颇盛，山转中环，又成一峒。又饭而候夫，久乃得之。下山半里，由西北峡出，即前西流之溪矣。由溪南西行半里，溪转而北，路亦随之。于是山开东西两界：东界山皆自东而西突，凡五六峰，西面皆平剖下坠，排列而北，若“五老”西向；西界山则土峰蜿蜒，与东界对列成峡，涧由其中北向去。从涧西循西山东麓北行半里，有小水东注于涧，渡之又北一里半，抵一岭，涧折而东去，路乃北逾岭。一里，则大路自东来合。又东一里，有涧亦东注，渡之北，又一里，有水一泓，在路侧树根下石隙间，清冽殊异。又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峡中来，东出与石泓北流之水合，似透东北峡而去，路溯西北峡而入。其峡湾环，北自东序六寨之一。南来，是名羊角冲，为此中伏莽之徒所公行无惮处(1)。舆夫指路侧偃草，为数日前杀人之区，过之恻然。入峡一里，东眺已逼东界突山下。又北则突山既尽，其坞大开。东望一峰尖迥而起，中空如合掌，悬架于众峰之间，空明下透，其上合处仅徒杠之凑，千尺白云，东映危峰腋间，正如吴门匹练(2)，香炉瀑雪(3)，不复辨其为山为云也。自桂林来，所见穿山甚多，虽高下不一，内外交透，若此剜空环翠者，得未曾有。此地极粤西第一穷徼，亦得此第一奇胜，不负数日走磨牙吮血之区也。又北一里，有村悬西峰石坡上，曰东序村，乃六寨极南之首村也。缚舆换夫。东北二里，复换夫。西北逾一岭而下，共一里半，有场曰六寨场。转北而东又半里，有溪自东来，独木桥渡其北。一里，有石峰中悬两峡间，前有数十家倚之，是为六寨哨(4)。所称“六寨”者，南自东

序，北抵六寨哨，中有寨六。缚舆换夫，从东峡北行一里，转而西入峡。其水东流，溯之入又一里余，大路直西逾隘，由岐西北就村半里，得浑村在北村下。头目韦姓出帖呈览，以忠勇免差者。余谕之送，其人出酒肉饷，以骑送余。其地北有崇崖，有洞，门西南向，高悬崖上；南有绝壁，有洞，门东北向，深透壁间。从小路下西坡，交大路而南，二里，抵南洞之前。循石壁西又一里，转入南山峡中，东南入坞，有村曰银村。待夫久之，晚而缚舆，昏黑就道。西北循山出峡，转而西，共三里，宿于晚宛南村。

【注释】

(1)伏莽之徒：暗藏在山林中的盗匪。无惮(dàn)：无所畏惧。

(2)匹(pǐ)：绸布等织物的量名，古代一匹长约四丈。练(liàn)：洁白的熟绢。

(3)香炉：庐山香炉峰。

(4)六寨哨：今仍称“六寨”，在南丹县北隅的公路旁。

【译文】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饭后等候坐骑，命令挑夫先挑着担子走；等了很久，才得到坐骑。由西峰前突的山崖下向西行，行二里，越过岭头向西北下到山坞中。这个山坞呈东西向敞开成为夹谷，中间的底部十分平坦，东边建有堤坝蓄水成为水塘，溯水塘往西行，水塘完后变成长满草的洼地。一共向西走半里，有个圩场在路旁，叫巴坪场。圩场西边有条深深的夹谷自西北方延过来，是这条东西向夹谷的上游，圩场是傍着右边转过去的地方。道路穿过夹谷往西走，又上岭，行半里，越过山脊向西下走，来到这里成了南北向的夹谷。道路转向北前行半里，夹谷仍然转为东西向的，道路又向西走半里，这个夹谷中都是长满草丛的平坦谷底，似乎可以开垦为田地。于是又向西越过狭窄的山脊，这条山脊高处只有一丈左右，山脊东面就是我走过的长满草的壑谷，山脊西面则有水溢出来形成溪流。顺着溪流往西行半

里，渡过溪流，从北山下前行，经过一个山坳，有三四家人紧靠着山坳。又向西半里，大路一直向西去，因为要就近到村中找脚夫的缘故，又向南经由岔道涉过溪流越过南面的山坳，共行一里，在南面的山坞中找到一个村子，叫潭琐。居民村庄相当兴盛，群山环转的中间，又形成一个峒。又吃饭后等候换夫，很久才得到脚夫。下山行半里，由西北方的峡中出来，就到了前边向西流的溪流边了。由溪流南岸往西行半里，溪流转向北流，道路也顺着溪流转向北。在这里山分开成为东西两列：东面一列山都是自东向西突起，共有五六座山峰，山峰的西面都是平剖下坠，面对北边排列，就像五老峰向西排列一样；西面一列山则是蜿蜒的土质山峰，与东面一列山相对排列形成峡谷，山涧由两列山中间向北流去。从山涧的西岸沿着西山的东麓往北行半里，一条小溪向东注入山涧中，渡过小溪又向北走一里半，抵达一座山岭下，山涧折向东流去，道路于是向北翻越山岭。行一里，就见大路从东面过来会合。又向东一里，一条山涧也是向东流淌，渡到山涧北岸，又走一里，有一片水，在路旁树根下的石缝间，清澈甘洌，特别奇异。又向北一里，又有溪水自西北方的峡中流来，向东流出去与石缝间的清泉向北流的水合流，似乎是穿过东北方的峡谷流去，道路溯西北方的峡谷进去。这条峡谷山湾环绕，从北边的东序是六寨之一。往南延展而来，这里名叫羊角冲，是这一带潜伏在草丛中的歹徒肆无忌惮公然横行的地方。轿夫指着路旁倒伏的草丛说，这是几天前杀人的地方，走过这里心中恻然哀伤。进入峡中一里，向东眺望，已经逼近东面一列突立的山峰下。又向北走，就见突立的山峰到头后，这里的山坞十分开阔。望见东边一座山峰又尖又高地耸起，中间是空心的好像合在一起的手掌，悬空高架在群峰之间，下面透出空中的亮光，峰顶上合拢之处仅好像独木桥一样凑在一起，千尺长的白云，映衬在危峰东面的山腰上，正像苏州的白色丝绢，庐山香炉峰雪花飞溅的瀑布，不再分辨得出哪是山哪是云了。自从桂林府一路过来，我见过的穿山非常多，虽然高矮不一，内外相通，像这样剜空翠色环绕的穿山，不曾见到过。此地是粤西极远的第一贫穷偏远的边

地，也能见到这样第一奇绝的胜景，不辜负我几天来奔走在这磨牙吮血的地区了。又向北一里，有个村子高悬在西峰的石坡上，叫东序村，是六寨最南边的第一个村子。捆轿子换夫。向东北二里，再次换夫。向西北越过一座岭后下走，共行一里半，有个圩场叫六寨场。转向北后又向东走半里，有条溪水自东面流来，从独木桥上过到溪流北岸。行一里，有座石峰当中悬在两面山峡间，前边有几十家人背靠着石峰，这里是六寨哨。所说的“六寨”，南面起自东序，北边抵达六寨哨，中间有六个寨子。捆轿子换夫，从东面的峡谷中往西行一里，转向西走入山峡中。峡中的溪水向东流，溯溪水又深入一里多，大路一直向西穿过隘口，我由岔路往西北前行半里去走近村子，走到在北村下面的浑村。姓韦的头目拿出帖子呈给我看，这是个因为忠勇免除差役的村子。我晓谕他为我送行，那人拿出酒肉来款待我，派坐骑送我。此地的北面有座高大的山崖，有个岩洞，洞口面向西南，高悬在山崖上；南面有绝壁，有个岩洞，洞口面向东北，深深地穿进石壁去。从小路走下西面的山坡，与大路相交后往南走，行二里，抵达南面的岩洞前边。沿着石壁又向西走一里，转进南面的山峡中，向东南走入山坞中，有个村子叫银村。等待换夫等了很久，天晚了才捆好轿子，在昏黑中上路。向西北顺着山走出峡谷，转向西，共三里，住宿在晚宛南村。

二十七日　晨起，不及饭，村人舆就即行。循西山而北，石壑中渐有水东自浑村西麓来，流而成溪。半里，渡溪北行，半里，有村在西山下，溪流环其前，村东向临之，为晚宛中村，其长又半里。路隔溪，随之北又一里，渡桥而西，饭于晚宛北村。换夫东渡桥，遂东北行一里半，逾东冈，有村在冈北悬阜上。又换夫，北下冈，渡一涧，复一里半，北上一冈，是为岜土音作“壁”。歹村，乃丹州极北之寨也。六寨北至岜歹，西至巴鹅，昔皆泗城州所属之地，去泗城远，故后为丹州所占。三年前上疏清界，当亦在其中。由此西去两日程，曰罗猴，为泗城东北境，都泥上流所经也。饭而换马，北下阜，过一涧，于是北上冈陇，渐逾坳而北，三上三下。坞中俱荒芜，无复耕塍，其水皆西南流，故知东北即大山之脊矣。共五里，为山界，土人指以为与贵州下司分界处，此

不特南丹北尽，实粤西西北尽处也(1)。

【注释】

(1)实粤西西北尽处也：杨本、陈本、乾隆本、“四库”本皆将三月二十七日记分载两处，此句下有“余粤西游亦止此”，其下内容则列入《黔游日记》首篇，且文字较详。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来不及吃饭，村里人捆好轿子立即上路。沿着西山往北走，石山壑谷中渐渐有水从东面的浑村西麓流过来，流成溪流。行半里，渡过溪水往北行，行半里，有个村子在西山下，溪流环绕在村前，村子面向东面临着溪流，这是晚宛中村，村子长又有半里。道路隔着溪流，顺着溪流又向北走一里，过桥后往西行，在晚宛北村吃饭。换夫后向东过桥，于是向东北前行一里半，越过东面的山冈，有个村子在山冈北面高悬的土阜上。又换夫，向北走下山冈，渡过一条山涧，又走一里半，往北登上一座山冈，这里是岜土话的发音读作“壁”。歹村，是南丹州最北边的寨子了。六寨北面到岜歹村，西面到巴鹅，从前都是泗城州下属的地方，距离泗城州太远，所以后来被南丹州侵占了。三年前上奏章请求清理边界，这应当也在其中。从此地向西去两天的路程，叫罗猴，是泗城州的东北境，为都泥江上游流经的地方。饭后换马，向北走下土阜，渡过一条山涧，从此地起向北上登山冈土陇，渐渐穿越山坳往北走，三次上走三次下山。山坞中全是一片荒芜的景象，不再有耕地，这里的水流都是向西南流，所以知道东北方就是大山的山脊了。共行五里，是山界，当地人指认为是与贵州省下司的分界处，此地不仅是南丹州北境的尽头，实际上是粤西西北境的尽头处了。

逾脊北下，水犹西南流。又从岭北再升一土岭，共一里，北出石山之隘，是为艰坪岭。石骨棱削，对峙为门，是为南北二水分界。北下一里，石路嶙峋，草木蒙密，马足跃石齿间，无可着蹄处，正伏莽者弄兵之窟，余得掉臂而过，亦幸矣哉！既下，西向行峡中，水似西

流，而似无出处。一里，始复睹塍田。又西半里，转而北，峡中塍乃大辟。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曰由彝村，是为下司东南第一村，亦贵省东南第一村也。南丹送骑及令箭牢子辞去(1)。待夫甚久，担先去，暮，骑至。西北二里至山寨，又逾岭涉涧，越数村，夜行八里而抵下司，慎闭户莫启。久之，得一家启户入，卧地无草，遍觅之，得薪一束，不饭而卧。

【注释】

(1)令箭：古时军中用以传令的小旗，竿头为铁制的箭镞，故称令箭。

【译文】

越过山脊往北下行，水流仍然是向西南流。又从岭北再爬升一座土岭，共一里，向北走出石山的隘口，这里是艰坪岭。骨状的石山棱角分明，像刀削成的一般，对峙成门，这里是南北两面水流的分界处。向北下走一里，石头路面崎岖不平，草木蒙茸浓密，马脚在齿状的石块间腾跃，没有可以落蹄子的地方，正是拦路抢劫的匪徒摆弄兵器的巢穴，我得以甩着手臂走过来，也算是十分幸运了呀！下山后，向西行走在峡谷中，水流似乎是往西流，可似乎没有流出去的地方。行一里，开始又看见田地了。又向西半里，转向北，峡谷中的田野变得十分开阔。又向北一里，有个村子在西面的山坞中，叫由彝村，这是下司东南境的第一个村子，也是贵州省东南境的第一个村子。南丹州送行的坐骑和手持令箭的牢子告辞离开了。等待换夫的时间非常长，担子先离开，天黑时，坐骑到了。向西北二里来到山寨，又越过山岭涉过山涧，穿越过几个村子，夜幕中前行八里后抵达下司，都关上门不肯开门。很久，找到一家人开门进屋去，睡在地上没有茅草，四处寻找，找到一束做柴火的干草，没有吃饭便躺下睡了。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三】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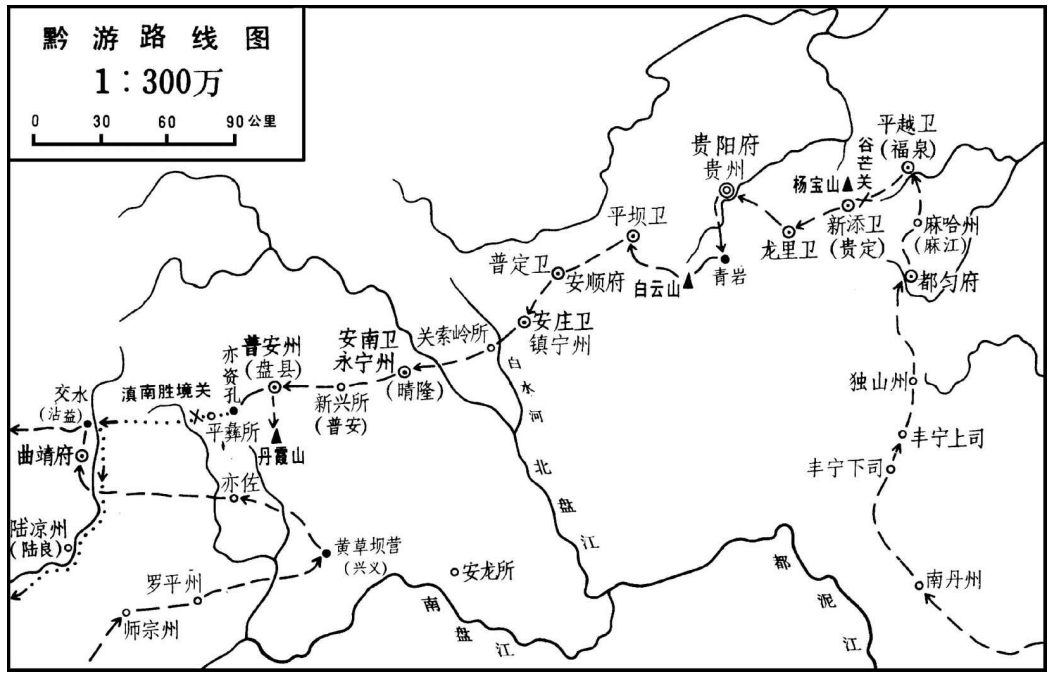
朱惠荣　李兴和◎译注

徐霞客游记　三

中華書局

目录

黔游日记一
黔游日记二
滇游日记一
    游太华山记
    滇中花木记
    游颜洞记
    随笔二则
滇游日记二
滇游日记三
    盘江考
滇游日记四
滇游日记五
滇游日记六
返回总目录


黔游路线图
1：300万
0 30 60 90公里
贵阳府
贵州
平越卫
谷芒关
(福泉)
杨宝山
新添卫
(贵定)
龙里卫
麻哈州
(麻江)
都匀府
平坝卫
普定卫
安顺府
白云山
青岩
安庄卫
镇宁州
关索岭所
白水河
安南卫
永宁州
(晴隆)
普安州
(盘县)
亦资孔
新兴所
(普安)
滇南胜境关
交水
(沾益)
曲靖府
平彝所
丹霞山
亦佐
陆凉州
(陆良)
黄草坝营
(兴义)
安龙所
罗平州
师宗州
北盘江
南盘江
都泥江
独山州
丰宁上司
丰宁下司
南丹州

黔游日记一(1)

【题解】

《黔游日记一》是徐霞客游览贵州省盘江以东的游记。

徐霞客于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二十七日到贵州下司，往北行经独山州、都匀府、麻哈州(今麻江县)、平越卫(今福泉市)，再转西经新添卫(今贵定县)、龙里卫到贵阳府，然后绕道广顺州(今长顺县)游白云山，还过平坝卫，又西经安顺府、镇宁州(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索岭所(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四月二十四日抵北盘江东侧的永宁。沿途经过布依族、苗族、仡佬族等民族聚居区。

徐霞客这一段旅程十分艰苦。在下司，“无茅无饭而卧”。在上司境，被四个持镖负弩的人夹持。“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在麻哈州，傲慢的担夫用凳子砸伤霞客的脚，他只能竭蹶而行。在狗场堡附近，担夫盗窃藏在盐筒中的路费逃走，霞客只得和顾仆共抬着行李，一前一后，举步维艰。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徐霞客沿途游览了杨宝山、古佛洞、白云山、双明洞、白水河等胜景。白水河瀑布即今黄果树瀑布，为我国最大的瀑布。徐霞客尽情欣赏黄果树瀑布的雄奇景色，从不同角度描绘了黄果树瀑布的壮美，倾注了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成为游记中的名篇。游白云山的日记不但描写了“幽旷交擅”的大自然景色，还记录了大量与明代建文皇帝有关的古迹和传说。都匀梦遇山和福泉的福泉山、武胜关，都与张三丰的传说有关。他还考察了土司踞险而居的囤山。游关岭县的日记，记录了有关关索的遗迹。《游记》为我们展示了贵州省风景名胜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也反映了明末贵州的社会生活。

戊寅三月二十七日(2)　自南丹北鄙岜歹村，易骑入重山中，渐履

无人之境。五里，逾山界岭。南丹、下司界。又北一里，逾石隘，是为艰坪岭。其石极嵯峨，其树极蒙密，其路极崎岖，黔、粤之界，以此而分，南北之水，亦由此而别。然其水亦俱下都泥，则石隘之脊，乃自东而西度，尽于巴鹅之境，而多灵大脊犹在其东也。北下一里，就峡西行，一里，始有田塍。又半里，峡转北，坞始大开。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坞中，曰由彝(3)。此中诸坞，四面皆高，不知水从何出。然由彝村南石壁下，有洞东向，细流自畦中淙淙入，透山西而去，固知大脊犹在东也。至此南丹差骑辞去。由彝人始许夫骑，久乃不至，促久之，止以二夫负担去。余独坐其栏，从午至暮，始得骑。西北二里，至山寨，则寨人已送担亦前去。乃由其东上岭，越脊北下一里，行壑中。又北一里，再越岭脊，下行峡中。壑圆而峡长，南北向皆有脊中亘，无泄水之隙，而北亘之脊，石齿如锯，横锋竖锷，莫可投足。时已昏暮，跃马而下，此骑真堪托死生也。越脊，直坠峡底，逾所上数倍，始知前之圆壑长峡，犹在半山也。峡底有流，从南脊下溢，遂滔滔成流。随之西向行，共里许，有村在南山麓，担夫已换去。又骑而西半里，担夫又已去。盖村人恐余止其家，故亟换之行；而又无骑换，骑夫不肯前，余强之暗行(4)。西北半里，有溪自东而西，横堰其中，左右渊深。由堰上北度，马蹄得得，险甚。又西转过一村，半里，由村西而北向逾岭，始与双担同行，暗中呼声相属，不辨其为石为影也。共二上二下，遂行田塍间。共五里，过一寨，排门入，居人颇盛。半里，复排一门出，又行田塍中。一里半，叩门入旧司，门以内茅舍俱闭，莫为启。久之，守一启户者，无茅无饭而卧。

【注释】

(1)黔：贵州省的简称。因省境东北部在战国、秦代属黔中郡，为贵州地区设治之始。今贵州大部地区在唐代又属黔中道，自成区域，故名黔，亦称黔中。《黔游日记一》、《黔游日记二》皆在乾隆本第四册下。徐本在第六册，题曰“黔”，不分“一”、“二”，有提纲云：“丰宁下司、上司、独山州、都匀府、麻哈州、平越卫、新添卫、龙里卫、贵州、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查城、鼎站、安南卫、普安州。”

(2)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

(3)由彝：今作“尧逸”、“尧益”，在独山县南隅。

(4)暗行：摸黑走路。

【译文】

戊寅年三月二十七日　自南丹州北郊的岜歹村，换了马进入重山之中，渐渐步入无人之境。行五里，越过山界岭。南丹州、下司的分界。又向北一里，穿越一处石头隘口，这里是艰坪岭。山上的岩石极为巍峨，山上的树木极其浓密，这里的道路非常崎岖，贵州、广西两省的分界，从此处划分，南北两面的河流，也是从此地分流。然而这里的水流也都是下流进都泥江，所以石头隘口处的山脊，是自东往西延伸，尽头在巴鹅的境内，而多灵山的大山脊还在这里的东面。往北下行一里，沿着峡谷往西行，行一里，开始有农田。又行半里，峡谷转向北去，山坞这才十分开阔。又向北行一里，有个村庄在西面的山坞中，叫由彝。这一带的各个山坞，四面地势都高，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然而由彝村南边的石壁下，有个山洞面向东，细细的水流从水田中淙淙地流进去，穿过山腹向西流去，本来我就知道大山脊还在东面。到此地后南丹州来的差人骑马告辞走了。由彝村的人起初答应派差夫和马匹，等了很久仍不见来，催促了很久，只派来两个脚夫挑着担子走了。我独自坐在村里人的竹楼中，从中午到傍晚，这才得到坐骑。往西北行二里，来到山寨，可是寨子里的人也是已经把担子送到前面去了。于是由寨子东边上登山岭，越过山脊向北下走一里，行走在壑谷中。又向北行一里，再次越过岭脊，下走前行在峡谷中。壑谷是圆的而山峡是长的，南北方向都有山脊横亘在中间，没有泄水的缝隙，而且北面横亘着的山脊，岩石一齿齿的好像锯子，横的如刀锋，竖的似剑刃，无处可以落脚。此时天色已经昏黑，跃马而下，这匹坐骑真值得把生死托付给它呀。越过山脊，一直下坠到峡底，超过上山时的几倍路程，这才知道前边的圆形壑谷与长形峡谷，还只是在半山腰呢。峡底有水流，从南面的山脊上向下溢出来，于是形成滔滔流

水。顺着水流向西行，共行一里左右，有个村庄在南山的山麓，挑夫已经换了离开了。又骑马往西行半里，挑夫又已经离去。大概是村里人害怕我住在他们家里，所以急急忙忙换了挑夫就上路；然而又没有坐骑来更换，马夫不肯再往前走，我强迫他摸黑赶路。向西北走半里，有条溪水自东往西流，有堤坝横在溪流中间，左右两侧都是深渊。经由堤坝上向北横过溪流，马蹄声“嘚嘚嘚”地响，危险极了。又向西绕过一个村子，行半里，由村西向北越过山岭，才与两个挑夫一同行走，在黑暗中高声呼叫着互相跟着走，分辨不出那是岩石还是人影了。共两次上走两次下行，终于行走在田野间。共行五里，路过一个寨子，推开寨门进去，居住的人很多。行半里，再推开一道门出来，又行走在田野中。行一里半，敲开寨门进入旧司，寨门以内的茅屋家家都关着门，无人肯开门。守了很久之后，一户人家才开了门，没有茅草铺地没有吃饭就睡下了。

上、下二司者，即丰宁司也(1)。濒南界者，分为下司，与南丹接壤。二司皆杨姓兄弟也，而不相睦。今上司为杨柚，强而有制，道路开治，盗贼屏息。下司为杨国贤，地乱不能辖，民皆剽掠，三里之内，靡非贼窟。其东有七榜之地，地宽而渥(2)，鸷鸷尤甚，其叔杨云道，聚众其中为乱首，人莫敢入。

【注释】

(1)丰宁司：《明史·地理志》独山州：“丰宁长官司：州西南。洪武二十三年(1390)置，属都匀卫，弘治七年(1494)五月属州。西南有行郎山。”

(2)渥(wò)：优厚。

【译文】

上、下二司这地方，就是丰宁司了。濒临南部边界的地区，划分出来设为下司，与南丹州接壤。两处的土司都是杨姓兄弟，但互相不和睦。现在上司的土司是杨柚，强干有才能，道路畅通，治安良好，盗贼收敛。下司的土司是杨国贤，地方上混乱，不能管束，百姓都去

抢劫，三里之内，无处不是贼窝。丰宁司的东面有处叫七榜的地方，地域宽广而且土地肥沃，桀骜不驯得尤其厉害，他的叔父杨云道，为首聚众在那一带作乱，无人敢进去。

旧司者(1)，下司昔日司治也，为上司所破，国贤移居寨上。按，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其兄弟相贼而莫问，岂羁縻之道固应然耶(2)？寨在南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隔一坞，然亦无奇险也。

【注释】

(1)旧司：即今下司，在贵州独山县南境。

(2)“丰宁二司皆贵州都匀府属”以下几句：原脱此句，据“四库”本补。

【译文】

旧司这地方，是下司昔日土司衙门的所在地，被上司所攻占，杨国贤搬到寨子上居住。据考察，丰宁二司都是贵州省都匀府的属地，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残杀却无人过问，难道羁縻的方法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吗？寨子在南山的山麓，与旧司南北相对，中间隔着一个山坞，然而也没有什么奇特险阻之处。

二十八日　平明起，雨霏霏下。余令随夫以盐易米而炊。余以刺索夫于南寨，国贤避不出，托言与上司不合，不敢发夫，止许护送者两三人送出境。余饭而待之，送者亦不至，乃雇夫分肩行李，从旧司北向逾岭行。共三里余，下至饿鬼桥，有小水自东北注西南，小石梁跨其上，御人者每每横行于此(1)。又北二里，逾岭，已为上司界。下岭二里，有村在西坞，而路东有枫木树对之。又东北逾岭二里，有村在东坞，其前环山为壑，中洼为田。村倚东峰，有石崖当村后；路循西岭，与村隔垄相向，始敢对之息肩。又西北逾岭二里，转而西向行(2)，于是峡大开，南北相向，南山下村居甚稠，北山则大路倚之。西行五里，路复西北逾岭。盖此地大山在东北，路俱缘其西南上，虽有升降，然俱上多下少，逶迤以升者也。又西北二里，逾岭。路北有

峰，回亘层叠，俨若天盘龙髻。崖半有洞，门西向，数十家倚之。路乃北转，又一里，越其西冈北向下。西冈者，大山分支西突为盘髻峰，其下横冈西度者也。西冈之北，山又东西排闼。北望西界山，一圆石高插峰头，矗然倚天之柱，其北石崖回沓，即上司治所托也；东界土山，即路所循而行者。共北五里，与西界矗柱对。又北二里，忽山雨大至。担夫停担，各牵笠蔽雨，余持伞亦蔽一挑。忽有四人持镖负弩(3)，悬剑橐矢(4)，自后奔突而至。两人趋余伞下，一人趋顾仆伞下，一人趋担夫笠下，皆勇壮凶狞，似避雨，又似夹持。余甚恐。问余何往，余对以都匀。问余求烟，余对以不用。久之，雨不止而势少杀，余曰："可行矣。"其人亦曰："可去。"余以为将同往而前者，及余行而彼复止。余益知其必非良人，然入其吻而不下咽，其心犹良也。更北半里，转而西又一里余，有营当两界夹中阜上，壁垒新整。由其下又西一里，入上司南门(5)，有土垣环绕，门内即宿铺。江西人。自下司至此，居舍中各半土半栏。

【注释】

(1)御人者：拦路抢人的人。

(2)转而西向行："四库"本作"转而西南"。

(3)镖(biāo)：形如矛头的兵器，用以投掷伤人。弩(nǔ)：一种利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弓。

(4)剑：古代随身佩带的一种兵器，两面长刃，中间有脊，短柄。橐(gāo)：古代盛放衣甲或弓箭的囊。矢(shǐ)：箭。

(5)上司：今名同，在独山县南境。

【译文】

二十八日　黎明起床，细雨霏霏下着。我命令随行的挑夫用盐换米来做饭。我拿着名帖到南面的寨子中去要差夫，杨国贤躲避着不出来，推托说与上司不合，不敢派夫，只答应派两三个护送的人送我出境。我吃了饭便等候他们，护送的人也不来，只好雇了挑夫分别担着

行李，从旧司向北翻越山岭前行。共走三里多，下行到饿鬼桥，有条小溪自东北流向西南，小石桥横跨在溪流上，拦路抢劫的人常常在此地横行。又向北行二里，越过山岭，已是上司的地界。下岭走二里，有个村庄在西面的山坞中，而道路东边有棵枫木树对着村庄。又往东北越岭行二里，有个村庄在东面的山坞中，村子前方群山环绕成壑谷，中间下洼开垦成水田。村子紧靠东面的山峰，有石崖位于村后；沿着西面山岭的道路走，与村庄隔着土垄相望，这才敢面对着村子歇歇肩头。又向西北越岭行二里，转向西行，到这里山峡十分开阔，南北两列山相对，南山下的村庄居民非常稠密，北山则是大路紧靠着山麓走。往西行五里，道路又向西北越岭。大体上此地的大山在东北方，道路都是沿着大山的西南面上行，虽然有上升有下降，不过都是上山多下山少，都是逶逶迤迤上升的路。又往西北行二里，越过山岭。道路北边有座山峰，回绕绵亘，层层叠叠，好像是天上盘旋着的龙一样的发髻。山崖半中腰有个山洞，洞口向西，几十家人背靠着山崖。道路于是向北转，又行一里，越过山峰的西冈向北下行。西冈，是大山的分支向西前突形成盘绕的发髻状的山峰，山峰下横着的山冈向西延伸形成的。西冈的北面，山脉又形成东西排列的门扉。向北远望西面一列山，一块圆圆的岩石高高插在峰头，矗立的样子像擎天的柱子，山峰的北面石崖回绕杂沓，那便是上司的治所依托的地方了；东面一列土山，就是道路顺着行走的山。一共向北走五里，道路与西面矗立的石柱相对。又向北二里，忽然山雨猛烈来临。挑夫停下担子，各自拉个斗笠遮雨，我打着伞也遮着一副担子。忽然有四个人拿着镖背着弩，腰挎长剑，箭囊中装着箭矢，从后面突然奔跑过来。两个人跑到我的伞下，一个人跑到顾仆的伞下，一个人跑到挑夫的斗笠下，全都勇武健壮，凶狠狰狞，像是避雨，又像是来挟持的。我非常恐惧。问我前往何处，我回答要去都匀。问我要烟抽，我回答不抽烟。许久，雨没停但雨势稍微弱下来，我说："可以走啦。"那些人也说："可以离开了。"我以为是将要同我们一起往前走，到我走时他们却又停下来了。我愈加知道他们必定不是好人，不过进了他们的口中却不咽下去，他们的心肠仍然还是好的。再向北半里，转向西又行一

里多，有个军营在两列山相夹中间的土阜上，壁垒崭新整齐。由军营下方又向西行一里，进入上司的南门，有土墙环绕着，城门内就是住宿的驿馆。江西人。从下司来到此地，居民的房屋中土屋和干栏式楼房各有一半。

时雨过街湿，余乘湿履，遂由街北转而西，有巨塘汇其内，西筑堤为堰，甃为驰道甚整(1)。又北半里，直抵囤山东麓(2)，北向入一门。有石罅一缕在东麓下，当其尽处，凿孔如盂，深尺许，可贮水一斗。囤上下人俱以盎候而酌之，谓其水甘冽，迥异他水。余酌而尝之，果不虚也。由此循囤麓转入北峡，峡中居人甚多，皆头目之为心膂寄者(3)；又编竹架囤于峡中，分行贮粟焉。由北峡西向行，已入囤后，有脊自西北连属于囤，乃囤之结蒂处也。脊东峡中，有洞倚囤麓，其门北向，甚隘而深。有二人将上囤，余问："此洞深否？"云："其洞不深。上至囤半，有大洞颇深而有水，须以炬入。"由下仰眺，囤上居舍累累，惟司官所居三四层，皆以瓦覆，以垩饰(4)。囤险而居整，反出南丹上也。余乃随其人拾级上囤，其级甚峻，而甃凿开整。竭蹶而上，共半里，折而东，有楼三楹跨路间，乃囤半之隘关也。洞在中楹之后，前为楼所蔽不可见。有男妇各一，炊中楹下。二人指余入，遂登囤去。余索炬于炊者，则楹后即猪栏马栈。践之下洞，洞门北向，洼坠而下，下皆污土，上多滴沥，不堪驻足，乃复出而下。先是令一夫随行，至脊下，不敢登，余乃独上。然囤上之形，可以外瞭而见，惟此洞为楼掩，非身至不知也。仍由旧路里余，返宿舍，则已薄暮矣。炊饭亦熟，遂餐而卧。

【注释】

(1)驰道：本为秦汉时期专供帝王出巡时行驶车马的道路，此处指可供车马疾驰的宽整的大道。

(2)囤(dùn)：为了军事防卫而设的堡垒的一种。凡民众团聚地建堡，地势冲要而狭隘不能建堡的，就作囤，恃险囤结，住头目或壮丁。徐霞客考察的囤山，在今上司镇西五里的屯脚村，囤山的井、洞及建筑遗址犹存。

(3)心膂(lǚ)：二者都是人体的重要部分，比喻为亲信得力的人。膂，脊

骨。

(4)垩(è)：白色土。

【译文】

这时雨过天晴街道还是湿的，我踩着潮湿的鞋子，就经由街道从北转向西走，城内有个巨大的水塘积着水，西边修筑了堤坝形成堰塘，堤坝砌成可以跑马的大道非常整齐。又向北行半里，直达囤子所在的山的东麓，向北进入一道门。有一条石缝在东麓下，在石缝的尽头处，凿了一个像钵盂一样大的孔，深一尺左右，可以贮水一斗。囤子上下的人都用瓦盆等着舀水，声称这里的水甘甜清冽，与别的水迥然不同。我舀了点水尝了尝，果然不假。由此地沿着囤子所在的山麓转入北面的山峡中，峡中的居民很多，都是头目的心腹得力的人居住的地方；又用竹子编成粮囤夹在峡谷中，分别把粮食贮藏在其中。由北面的峡谷向西行，很快进入囤子的后方，有条山脊自西北而来连接着囤子，那是连接囤子的关键处。山脊东面的峡谷中，有个山洞紧靠在囤子所在的山麓，洞口面向北，非常狭窄却很深。有两个人将要上囤子去，我问："这个洞深不深？"他们回答："这个洞不深。上到囤子的半山腰，有个大山洞相当深而且有水，必须拿着火把进洞。"从下面抬头眺望，囤子上居民的房屋层层叠叠的，只有土司居住的三四层房屋，都是用瓦盖顶，用白土粉饰。囤子险要而居屋整齐，反而超出南丹州之上了。我于是跟随那两个人沿着石阶逐级上囤子去，那石阶非常陡峻，但开凿铺砌得宽阔平整。竭力跌跌绊绊向上登，共行半里，折向东，有座三开间的楼房跨在路中间，这是囤子半山腰的关隘了。山洞在中间一间楼房的后面，前面被楼遮住了不能看见。有男女各一人，在中间一间的楼下做饭。二人指引我进洞，便登上囤子去了。我向做饭的人要来了火把，楼后面就是猪窝马圈。踩着牲畜的粪便下洞去，洞口面向北，洼陷下去，下边都是污泥，顶上有许多下滴的水滴，无法停脚，就又出洞来往下走。这之前命令一个挑夫随行，来到山脊下，挑夫不敢上登，我只好独自上山。然而囤子上的地形，

可以从外面便看得见，唯有这个洞被楼房遮住了，不是亲自来到是不会知道的。仍然经由原路走一里多，返回住宿的客馆，却已近黄昏了。饭也做熟了，便吃了饭躺下。

上司土官杨柚，由长官而加副总，以水西之役也。其地小而与南丹为仇，互相袭杀，故两土官各退居囤上。南丹州治在囤下而居于上。上司则司治俱在上，而环囤而居者，皆其头目也。南丹第三弟走荔波，为莫伋所执(1)；第四弟走上司，至今为外难，日惴惴焉。

【注释】

(1)伋(jí)：多作人名用。

【译文】

上司的土司杨柚，由长官而升任副总兵，是由于水西的战事立功的缘故。他的辖地小却与南丹州结仇，互相攻杀，所以两地的土官各自退居到囤子上。南丹州的衙门在囤子下却住在囤子上。上司则是土司宅第、衙门都在囤子上，而且环绕着囤子居住的人，都是他的头目。南丹州土司的三弟逃到荔波县，被莫伋囚禁了；四弟逃到上司，至今仍是外患，南丹州为此终日惴惴不安。

其囤圆而大，四面绝壁，惟西北有脊通级而上，路必环旋于下峡，故为天险。峡中水西南下，合塘中及外峡南北诸流，俱透西南腋中坠去。

【译文】

这个囤子又圆又大，四面都是绝壁，唯有西北方有条山脊通着石阶路上去，道路必要环绕到山下的峡谷中，所以是天险。峡谷中的水向西南下流，汇合水塘中以及外面峡谷中南北各处的水流，一起穿过西南方的山窝中下泄而去。

二十九日　由上司出南门，仍渡门东小水，溯之东北行。一里，蹑土山而上。四里，逾土山西度之脊，其西石峰突兀，至此北尽。逾脊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石脊复夹成隘门，两旁石骨嶙峋。由隘西出，转而东北下，半里，下抵坞中。又北一里，复越土山西下脊，是为上司、独山州界，于是下岭循东山行。又二里，有村在西山坞中，为苴查村。其处东西两界皆土山，中开大坞，有水自北来，界于坞中，绕苴查之东，乃西向破峡去。循东界山溯水北向行，又三里，水分二支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如“丫”字会于中支山尽处。西北者较大，路溯东北行，一里半始渡之。于中支山东麓得坛子窑村(1)，乃土官蒙氏之族也。村北溪中皆碎石，时涸时溢。又东渡之，东北上冈头，共里许，有土环遗址，名曰关上(2)，而无居舍。又东北一里，水尽坞穷，于是蹑岭，其岭甚峻。三里，北逾其脊，隘中砥石如铺(3)，两旁有屼立峰，是名鸡公关(4)。其脉自独山州西北，绕州治东南过此，又东南度六寨之东，而下蛮王峰者也。脊西南水，下苴查而入都泥；脊东北水，由合江州下荔波而入龙江(5)。从脊东北眺，则崇山蜿蜒，列屏于前，与此山遥对成两界，中夹大坞，自西北向东南焉。下山即转北行，一里抵坞。转东，即有小水东南下。又东一里，逾陟冈阜，忽有溪自西北注东南，水于此复出，为龙江上流矣。渡溪东上，于是升陟坡垅，东北行坞中。五里，有数家之村，在东北山下。从其前复转入西峡，北一里，过一脊，始北向下岭。其下甚深，半里抵其麓，始知前所行俱在山上也。又北行坞中一里半，有大溪汪然，自西峡层山中出，东注而去，亦由合江州而下荔波、思恩者(6)。历石壑而渡其北，又缘西界支陇北行五里，为羊角寨。乃蒙氏之砦也(7)。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独山州之南隘门(8)。其州无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属皆土人。即苗仲(9)。明官多缺，以经历署篆(10)，所属皆客户。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黄南溪也，其人忠厚长者，家有楼可栖。盖是州虽无城，而夹街楼房连属，俱用瓦盖，无复茅栏牛圈之陋矣。

【注释】

(1)坛子窑村：今名同，亦作“坛窑”，在独山县中部，当公路旁。

(2)关上：今称矮关，在坛窑稍北的公路旁。

(3)砥(dǐ)石：为石中的平软精细者。原作“底石”，应即“厎石”，因形近而误。“四库”本作“砥石”，“厎”通“砥”，据改。

(4)鸡公关：今作“鸡公”，在矮关东北，公路稍东。

(5)合江州：即合江洲陈蒙烂土长官司，明置，隶独山州。在今三都县西隅的烂土。

(6)“又北行坞中一里半”以下几句：此水明代称独山江，经合江州往东，应为明代古州江、福禄江源，下游即今都柳江，入广西境为融江，而不再折南经荔波、思恩了。

(7)砦(zhài)：即山居设有防守栅栏者。

(8)独山州：隶都匀府，即今独山县。

(9)苗仲：即仲家，今布依族。

(10)经历：管出纳文书的官。署(shǔ)：代理。篆(zhuàn)：官府的印章。凡某官空缺，而以其他官代管印信，暂理其事者，称为署印或署篆。

【译文】

二十九日　由上司走出南门，仍然渡过城门东边的小溪，溯溪流往东北行。行一里，踏着土山上登。行四里，翻越土山往西延伸的山脊，土山西面石峰突兀，到了此地北面的山脊完结了。越过山脊往西北行一里半，岭头的石头山脊再度夹成隘口，两旁的岩石石骨嶙峋。由隘口向西出来，转向东北下行，行半里，下到山坞中。又向北一里，再次越过土山向西下延的山脊，这是上司、独山州的交界处，从这里下山沿着东山行。又行二里，有个村庄在西面的山坞中，是苴查村。此处东西两面的山都是土山，中间敞开成为大山坞，有水流从北边流来，隔在山坞中，绕过苴查村的东边，于是向西冲破山峡流去。沿着东面一列山溯水流向北行，又行三里，溪水分为两条流来，一条来自西北方，一条来自东北方，如同一个“丫”字在中间一条山脉的尽头处交汇。来自西北方的溪流较大，道路溯流往东北行，行一里半后

才渡过溪流。在中间这条山脉的东麓遇到坛子窑村，是蒙氏土司的族人。村北的溪流中都是碎石，有时干涸有时水满。又向东渡过溪流，向东北登上冈头，共行一里左右，有土墙环绕的遗址，名叫关上，可是没有居民的房屋。又往东北行一里，水流断了，山坞也到了尽头，从这里登岭，这座山岭极为陡峻。行三里，向北越过岭脊，山隘中的砥石如人工铺设的一般，两旁有突兀矗立的山峰，这里名叫鸡公关。此地的山脉起自独山州西北，绕过州城向东南延伸经过此地，又往东南延伸到六寨的东面，而后下延到蛮王峰。岭脊西南一面的水流，下流到苴查村后流入都泥江；岭脊东北一面的水流，由合江州下流到荔波县后流入龙江。从岭脊上向东北眺望，就见高山蜿蜿蜒蜒，像屏风一样排列在前方，与这条山脉远远相对形成两列分界的山，中间夹成一个大山坞，自西北向东南延伸。下山后立即转向北行，行一里后抵达山坞。转向东，即刻有条小溪向东南流下来。又向东一里，翻越跋涉在山冈土阜之间，忽然有溪水自西北流向东南，溪水在这里又重新出现，是龙江的上游了。渡过溪水往东上行，于是上登山坡土陇，往东北前行在山坞中。行五里，有个几家人的村子，在东北方的山下。从村前又转入西面的峡谷中，向北行一里，过了一条山脊，开始向北下岭。那下走的路非常深，走半里到达山麓，这才知道前边所走的路全是在山上。又往北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半，有条大溪水势浩大，从西面峡谷的层层山峦中流出来，向东奔流而去，这也是由合江州下流到荔波、思恩的河流。经过满是岩石的壑谷后渡到溪流的北岸，又沿着西面一列山分支的土陇往北行五里，是羊角寨。是蒙氏土司的山寨。在西山的山麓。又向北行三里，有条小溪自西面的山坡上向东流淌，涉过溪流。又向北二里，进入独山州南边的隘门。这个州没有城池，一个土知州，一个明朝廷派来的知州。土官姓蒙，下属都是土人。就是苗仲。明朝廷派来的官大多空缺着，以经历代管州官的印信，下属都是客居的民户。我的房主人，是江西南昌人黄南溪，这个人是个忠厚长者，家中有楼房可以居住。这个州虽然没有城池，可家住街道两侧的楼房连接不断，全是用瓦盖顶，不再有草棚牛圈的简陋景象了。

独山土官昔为蒙诏，四年前观灯，为其子所弑。母趋救，亦弑之(1)。乃托言杀一头目，误伤其父，竟无问者。今现为土官，可恨也！

【注释】

(1)弑(shì)：古时臣杀君、子杀父母称为弑。

【译文】

独山州的土司过去是蒙诏，四年前观赏灯火时被他的儿子杀死。做母亲的赶过去救护，也被杀了。却推托说是杀一个头目，误伤了自己的父亲，竟然没有过问这事的人。今天是现任土官，可恨呀！

三十日　平明饭，出独山州北隘门，西北向循西界山行。六里，有小水亦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北坞渐穷，山脊自东界西度南转，乃路转东北，涧中小水北流。渡涧，循东界山腋间东北上，又二里，有水溢路旁石穴间，甚冽(1)。其侧有蒙氏修路碑。从此攀石磴东北上岭，雨大至。一里半，北登岭隘。是岭由东南度西北，乃祖山，从其东北分裂众枝：其直东而去者，为黎平、平崖之脊；东南分枝而下者，为荔波、罗城之派；西北分枝而下者，度此稍北，即西转南走而环于独山之西，度鸡公岭而南，为蛮王、多灵之派。独山州南二十里，有山尖起，立于众山之中，是名独山(2)，州之所以得名也。又东北行山峡间，乃下。共二里，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深河桥(3)。过桥，复跻崖而上。登岭而北，有小水自东北泻石崖而下，涉之，复升岭，共一里，遂由峡中北行。又二里，乃下，东北行壑中。有村在东山下，由其前少转西北，共二里，有溪自东北来，渡之。溯其西岸，东北逾岭二里，一水自东北来，一水自西北来，东北者较大。于是涉西北水，缘中支山而上，东北三里而登其冈。饭于冈上。乃稍下，又北逾岭而下夹坞中。共三里，又上，有溪自南峡北向下坠深潭中，潭小而高，此西北小溪之源也。又北逾岭下一里半，下度深壑中，有涧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向西转，此东北小溪之源也。涉之，西南登岭。半里而上，循岭半西南行。二里，过

兔场(4)，西出嘉坑关。随小水西下，由夹中行五里，两夹山多石崖突兀，路侧有泉涌穴出。又西二里，水坠南峡去，路逾北坳上，有寨在东冈之巅。由其西北度脊，南北俱有洼中坠，环塍为田，直抵其底，水皆自底西向透石穴者也。又西逾岭一里，出隘口，其上石骨棱峭，皆作嘘云裂萼之势。又西北下峡中，一里，转而西，半里，西出峡，是为独山州与胡家司分界。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5)。于是山开南北洋，中有大溪自北而南，是为横梁(6)。循溪东转南半里，抵南崖。崖下有卖粉为饷者，以盐少许易而餐之。随溪南岸西行，道路开整，不复以蜀道为苦。溪北有崇庙在高树间，人家田陇，屡屡从断岸而出。共六里，过坞里村。又西一里，其水南曲，乃西渡之。从溪西岸南行，半里，为邛母村。从村前西转，坞复东西开。而其村重缀冈阜，瓦舍高耸，想亦胡家司之族目也。西二里，其水北曲，复西渡之。又西北一里，其水西曲，又北渡之。从北岸悬崖西行一里半，有水自西来会，乃麦冲河也。即溯河西行二里，入麦冲堡南隘门而宿(7)。是晚雷雨大作，彻夜不止。

【注释】

(1)冽(liè)：寒冷。

(2)独山：今名同，又称独秀峰，位于独山县城东南13公里的小坝子中，有小径盘旋而上。顶呈马鞍形，有亭。

(3)深河桥：在今独山县北境，黔桂铁路深河站附近。

(4)兔场：今名同，在独山县北隅。

(5)从姓呼之，以别郡名也：原脱此句，据徐本补。

(6)横梁：今作“黄良”，在都匀市南隅。

(7)麦冲堡：今作“墨充”，在都匀市南境。

【译文】

三十日　黎明吃饭，出了独山州北边的隘门，向西北沿着西面一列山前行。行六里，有条小溪也是从西面的山坡上向东流淌，涉过小

溪。又向行北二里，北面的山坞渐渐到了尽头，山脊从东面一列山小溪延伸后向南转，而道路转向东北，山涧中的小溪向北流。渡过山涧，沿着东面一列山的山侧往东北上走，又行二里，有水从路旁的石穴中溢出来，十分清冽。石穴侧边有块蒙氏修路的石碑。从此地攀登石阶向东北上岭，雨猛烈来临。行一里半，向北登上岭上的隘口。这座山岭由东南向西北延伸，是群山起始的山，从它的东北面分裂出众多的支脉：那向正东延伸而去的，成为黎平、平崖的山脊；向东南方分支下延的，形成荔波、罗城的支脉；往西北分支下延的，延伸过此地稍向北去，立即由西转向南延伸后环绕在独山州的西面，延过鸡公岭再往南延，形成蛮王峰、多灵山的支脉。独山州南面二十里处，有座山尖尖地耸起，矗立于群山之中，那座山名叫独山，这是这个州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的原因了。又往东北行走在山峡中，于是下走。共行二里，有条山涧自东面的山谷中奔流到深深的山崖中，两旁山崖的石壁非常狭窄，涧水嵌在石壁之间非常深，架了一座石桥在山涧上，是深河桥。过桥后，再上登崖壁上走。登上岭头往北走，有条小溪自东北倾泻到石崖之下，涉过小溪，又登岭，共行一里，便经由山峡中往北行。又行二里，这才下行，向东北前行在壑谷中。有个村庄在东山下，由村前稍微转向西北，共行二里，有条溪水自东北方流来，渡过溪水。溯溪流的西岸走，往东北翻越山岭二里，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一条溪水自西北流来，从东北方流来的较大。于是涉过西北流来的溪水，沿着中间一条支脉往上走，往东北行三里后登上这座山冈。在山冈上吃饭。于是稍下走，又向北越岭后下到狭窄的山坞中。共行三里，又上走，有条溪水自南面的峡谷中向北下泄到深潭中，水潭小但地势却很高，这里就是西北流来的小溪的源头了。又向北越过山岭下走一里半，下来后穿越在深深的壑谷中，有条山涧自西南方的峡中流来，流到此地由东向西转，这是东北流来的小溪的源头了。涉过山涧，向西南登岭。上登半里，沿着山岭的半中腰往西南行。行二里，路过兔场，向西出了嘉坑关。顺着小溪向西下行，经由夹谷中行五里，夹立在两旁的山多半是突兀的石崖，路边有泉水从洞穴中涌出来。又向西二里，水坠入南面的峡谷中流去，道路翻越北面的山坳上走，有个寨子在东面山冈的

冈头上。由寨子西北方越过山脊，南北两面都有中央下陷的洼地，田埂环绕开辟成农田，一直抵达洼地底部，流水都是从洼地底部向西钻过石洞外泄的了。又向西越岭一里，走出隘口，隘口上方陡峭的岩石石骨嶙峋，棱角分明，都作出喷云绽花的姿态。又往西北下到峡谷中，行一里，转向西，行半里，向西走出峡谷，这里是独山州与胡家司的分界处。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按姓氏来称呼它，以便与府名区别开了。到了这里山势分开，南北非常开阔，中间有条大溪自北往南流，这里是横梁。沿着溪流东岸转向南半里，抵达南面的山崖下。山崖下有个卖米粉当饭吃的人，用少许盐换米粉来吃了。顺着溪流的南岸往西行，道路开阔平整，不再有蜀道之行的艰苦了。溪流北面有座高大的庙宇在高高的树丛中，人家和田垄，屡屡从对岸断开的树丛间露出来。共行六里，经过坞里村。又向西行一里，溪水向南转弯，就向西渡过溪流。从溪流西岸往南行，行半里，是邛母村。从村前向西转，山坞又呈东西向展开。而这里的村庄一层层点缀在山冈和土阜之上，瓦房高耸，想来也是胡家司族人头目的居住地。向西二里，溪水向北弯曲，又向西渡过溪流。又往西北行一里，溪水向西弯曲，又向北渡过溪流。从北岸的悬崖上往西行一里半，有溪水从西面流来汇合，这是麦冲河了。随即溯河流往西行二里，进入麦冲堡南边的隘门后住下。这天晚上雷雨大作，整夜不停。

四月初一日　平明起，雨渐止。饭间，闻其西有桃源洞，相去五里，须秉炬深入，中多幡盖缨络之物。觅主人导之不得，曰："第往关上，可西往也。"遂北向出隘门，溯溪东岸行。忽石壁涌起岸东，势极危削，溪漱之南，路溯之北，咫尺间，上倚穹崖，下循迅派，神骨俱竦(1)。三里，转入东坞，其北有小峰立路隅，当麦冲河南下之冲，有岩北向，曰观音洞。又北半里，曰麦冲关(2)。问所谓桃源洞者，正在其直西大峰之半，相望不出四里外。关之东有真武阁，南向正与观音洞门对。乃停行李于阁中，觅火炬于僧，将往探之。途遇一老者，曰："此洞相去不远。但溪水方涨，湍急不可渡，虽有导者不能为力，而况漫试乎？"余乃废然而返，取行李西南越而下，抵河东

岸。溯之北，共一里，有溪自西北山腋来，路从东北山腋上，遂与麦冲河别。当坡路潦迹间，有泉汛汛从下溢起，孔大如指，以指探之，皆沙土，随指而溷(3)，指去而复溢成孔，乃气机所动，而水随之，非有定穴也。一里，转上后峡，遂向东入。又一里，峡更东去，路复从北峡上。其处石峰嶙峋，度脊甚隘。越隘北下坞中，被垄盈坞，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花翠浪，从此遂不作粤西芜态。粤西独不艺麦(4)。脊东西乱水交流，犹俱下麦冲者。又东一里，转而北，有坞南北开洋，其底甚平，犁而为田，此处已用牛耕，不若六寨以南之用概橇矣(5)。波耕水耨，盈盈其间，水皆从崖坡泻下，而不见有浍浚之迹(6)。二里，有村颇盛，倚西峰下，曰普林堡(7)。又北一里，逾岭而上石峰，复度峡而下，转而东，平行石岭间。一里东下，盘窝中有小石峰圆如阜，盘托而出，路从之，经窝东入峡。一里，复北向升岭，一里，遂逾土脊之上。此脊当为老龙之干，西自大、小平伐来(8)，东过谷蒙、包阳之间(9)，又东过此，东南抵独山州北，又东为黎平、平崖之脊，而东抵兴安，南转分水龙王庙者也。越脊北下，峡壁甚隘。一里，下行峡中，有水透西南峡来入，北随峡去，渡之，傍涧西涯行。有岐路溯水西南峡，则包阳道，通平浪、平洲六洞者也(10)。随水东北行峡中，又三里，转而东，其峡渐开，有村在南山间，曰下石堡。又北二里，过一巨石桥，涧从桥下西北坠深峡中而去；路别之，东北逾岭。升降二重，又二里，越岭下，则东南山坞大开，大溪自西北破峡出，汤汤东去，是曰大马尾河。以暴涨难渡，由溪南循山崖东行，溪流直捣崖足。一里，东抵堡前，观诸渡者，水涌平胸，不胜望洋之恐。坐久之，乃解衣泅水而渡，从北岸东向行。水从东南峡去，别之，乃东北逾岭而下，共三里，东渡小马尾河。复东北升岭，一里半，越岭脊东下。一里半，出山峡，山乃大开，成南北坞，东西两界，列山环之，大河汤汤流其间，自北而南。溯溪西岸，循西界山北行一里，路旁即有水自西峡东向入溪，涉之。又北二里，有石梁跨一西来溪上，度之。从梁端循峡西入，是为胡家司，即都匀长官司也(11)，以名同本郡，故别以姓称。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崖上，曰黄家司，乃其副也。又北行田塍间五里，度西桥。又北半里，入小西门，是为都匀郡城(12)。宿逆旅，主人

家为沈姓，亦江西人。

【注释】

(1)竦(sǒng)：通“悚”，恐惧。

(2)麦冲关：亦称“关上”。今墨充稍北，桐水河东岸有地名“关上”。

(3)溷(hùn)：混浊。

(4)艺：种植。

(5)概橇：近年，在广西六寨镇银寨村还有农妇使用概橇。橇板为铁制，厚窄且长，适于在石漠化地区翻地钻土。张守恩《盘江考勘校》一书有照片。

(6)浍(kuài)浚：人工疏挖的田间沟渠。浍，田间的大沟渠。

(7)普林堡：今作“普林”，在都匀以南的黔桂铁路线上。

(8)大、小平伐：大平伐长官司，隶龙里卫，在今贵定县南部的平伐。小平伐长官司，属新添卫，在今贵定县中部。

(9)谷蒙：今名同，在都匀市西北隅。包阳：今名同，在都匀市南部，紧靠普林西北邻。

(10)平浪：明置平浪长官司，隶都匀府，在今都匀市南部的平浪。平洲六洞：明置平洲六洞长官司，隶都匀府，在今平塘县治。

(11)都匀长官司：据《明史·贵州土司传》：“正德三年，都匀长官司吴钦与其族吴敏争袭仇杀，镇巡以闻，言：‘钦之祖赖洪武间立功为长官，阵亡。子琮幼，弟贵署之。及琮长，仍袭，传至钦三世。敏不得以贵故妄争。’诏可之。”《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匀府载：“都匀长官司，在府城南七里，元为上都云等处军民长官司，明洪武十六年(1383)改置今司，属都匀卫，永乐十七年隶贵州布政司，寻还属都匀卫，弘治七年(1494)属府，本朝改属都匀县。正长官吴姓，副长官王姓。”都匀土长姓吴，都匀长官司应为吴家司。副长官应为王姓，副长官住地至今仍称王家司。

(12)都匀郡城：都匀府，治今都匀市。

【译文】

四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雨渐渐停了。吃饭时，听说这里西边有

个桃源洞，相距五里路，必须举着火把才能深入，洞中有很多类似幡盖缨络的东西。找房主人导游，他不愿意，只是说：“只管前往关上，可以往西去。”于是向北走出隘门，沿东岸溯溪流走。忽然间石壁在岸东涌起，山势极为险要陡削，溪流冲激着石壁的南面，道路溯溪流的北岸走，咫尺之间，头上斜靠着穹隆的石崖，脚下沿着迅疾的水流走，身心都感到非常恐惧。行三里，转入东面的山坞，山坞北边有座小山峰立在路边，位于麦冲河南下的要冲，有个岩洞面向北，叫做观音洞。又向北走半里，叫麦冲关。打听所谓的桃源洞的地方，正在此地正西方大山峰的半山腰，相望不超出四里地之外。麦冲关的东边有个真武阁，面向南方，正好与观音洞的洞口相对。于是把行李停放在真武阁中，向僧人找来火把，将要去探洞。途中遇到一位老人，说：“这个山洞相距不远。但是溪水正好暴涨，水流湍急无法渡过去，即使有向导也无能为力，何况是漫无目的地去探路呢？”我只好失望地返回来，取了行李向西南穿越而下，抵达河的东岸。溯河流往北行，共行一里，有条溪水自西北方的山侧流来，道路从东北方的山侧上走，便与麦冲河分手。在坡上道路漫流的水迹间，有泉水汩汩地从地下溢出来，泉眼大如手指，用手指伸进泉眼去试探，都是沙土，随着手指插进去水就变浑浊了，指头离开后就又溢成孔洞，这是气体上升的机理引起沙土流动，而泉水随着气体溢出来，没有固定的孔洞。行一里，转上后山的山峡，便向东进峡。又行一里，峡谷进一步向东去，道路又从北面的山峡上走。此处石峰嶙峋，延伸而过的山脊非常狭窄。越过狭窄的山脊向北下到山坞中，覆盖着田垄充满在山坞中，小麦青青，荞麦熟，粉色的花簇，翠绿的麦浪，从此地起不再有广西荒芜的状态了。唯独广西不种麦子。山脊东西两面水流杂乱地交相流淌，仍然都是下流到麦冲河的水流。又向东一里，转向北，有个山坞呈南北向，非常开阔，山坞底部十分平坦，犁为田地，此处已用牛耕种，不再像六寨以南那样用木板橇来耕地了。波耕水耨，流水充满在田野间，水都是从山崖斜坡上下泻，却不见有人工开挖的沟渠的痕迹。走二里，有个村庄十分兴盛，紧靠在西峰下，叫普林堡。又向北一里，越岭后登上石峰，再穿过山峡往下走，转向东，平缓穿行在石头山岭之

间。向东下行一里，圆盘状的山窝中有一座小石峰圆圆的好像土阜，圆盘般地托地而出，道路经由这座石峰，经过山窝的东边进入峡谷。走一里，又向北登岭，走一里，终于翻越到土山脊之上。这条山脊应当是大山主脉的主干，是西面自大、小平伐长官司延伸而来，往东延过谷蒙、包阳之间，又往东延过此地，向东南延伸抵达独山州的北面，又往东形成黎平、平崖的山脊，而后向东到达兴安县，向南转成为分水岭龙王庙的山脉。越过山脊向北下行，峡谷中的崖壁非常狭窄。走一里，下来行走在峡谷中，有水流穿过西南的山峡前来流入峡谷中，向北顺着峡谷流去，渡过山涧，靠着山涧的西岸行。有条岔路溯水流通向西南的峡中，那是去包阳的路，是通往平浪长官司、平洲六洞长官司的路了。顺着涧水往东北行走在峡谷中，又行三里，转向东，这里的峡谷渐渐开阔起来，有个村庄在南山的山间，叫下石堡。又向北行二里，走过一座巨大的石桥，山涧从桥下向西北坠入深深的峡谷中流去；道路离开了山涧，向东北越岭。上上下下两重山，又行二里，越过山岭下山，就见东南方的山坞十分开阔，大溪从西北方冲破山峡流出来，浩浩荡荡往东流去，这叫大马尾河。因为河水暴涨难以渡河，便由溪流南岸沿着山崖往东行，溪流径直冲向山崖脚下。走一里，往东到达堡垒前，观看众人渡水，溪水汹涌齐胸，禁不住生出望洋兴叹的恐惧感。坐了很久，这才脱下衣服泅水渡过去，从北岸向东走。溪水向东南方的峡谷中流去，告别溪流，于是向东北越岭后下走，共走三里，向东渡过小马尾河。又向东北登岭，走一里半，越过岭脊往东下走。走一里半，走出山峡，山势于是十分开阔，形成南北向的山坞，东西两面，群山环绕着山坞，大河浩浩荡荡流淌在山坞中，自北往南流。在西岸溯溪流走，沿着西面一列山往北行一里，路旁随即有水流自西面的峡谷中向东流入溪中，涉过溪流。又向北二里，有座石桥跨在一条西面流来的溪流上，走过石桥。从桥头沿着峡谷向西进去，这是胡家司，就是都匀长官司了，因为名称与本府相同，故而用姓氏来称呼它以示区别。又向北一里，有个村庄在西边的山崖上，叫黄家司，是黄家司的副职了。又向北前行在田野间五里，过了西桥。又向北半里，进入小西门，这里是都匀府城。住宿在旅店

中，店主人家姓沈，也是江西人。

初二日　晨起，作书投都匀司尊张，勉行，四川人。乃散步东入郡堂，堂乃西向蟒山者。又东上东山麓，谒圣庙。见有读书庑东者，问南皋邹总宪戍都时遗迹(1)。曰："有书院在东门内。"问《郡志》，其友归取以示。甚略而不详，即大、小马尾之水，不书其发源，并不书其所注，其他可知。载都八景(2)，俱八寸三分帽子，非此地确然特出之奇也。此地西门大溪上有新架石梁，垒石为九门甚整，横跨洪流，乃不取此，何耶？

【注释】

(1)总宪：对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尊称。宪，旧俗属吏称上官为宪。

(2)载都八景：都，"四库"本、叶本作"郡"。"都"字似较合理。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床，写信投送给都匀府知府张大人，张勉行，四川人。于是散着步往东进入府衙大堂，大堂是面向西对着蟒山的建筑物。又向东爬上东山的山麓，拜谒孔庙。看见有个在东厢房读书的人，打听南皋人邹总宪戍守都匀时的遗迹，回答说："有个书院在东门内。"询问《都匀府志》，他的朋友回家取来给我看。《都匀府志》十分简略而不详备，就如大、小马尾河的水流，不记载它们的发源地，而且没写明它们流向哪里，其他内容可想而知。记载都匀的八景，全都是八寸三分的帽子，不是此地确实特别突出的奇观。此地西门外的大溪上有座新建的石桥，用石块垒砌成九个桥洞，非常整齐，横跨在滔滔洪水之上，竟然不选取这一景致，为什么呢？

都匀郡城东倚东山，西瞰大溪。有高冈自东山西盘，而下临溪堑；溪自北来(1)，西转而环其东。城圆亘冈上，南北各一门，西有大小二门，东门偏于山之南。城后环东山之巅，其上有楼，可以舒眺。

【注释】

(1)溪自北来：此溪明代称都匀河，今称剑江，下为龙头河，即清水江源。

【译文】

都匀府城东面紧靠东山，西边俯瞰大溪。有座高高的山冈自东山向西盘绕，而下方面临溪水流经的深堑；溪流自北边流来，向西转后环绕在城东。城墙圆圆的绵亘在山冈上，南北各有一道城门，西面有一大一小两道城门，东门偏在山冈的南面。城后环绕着东山的山顶，山顶上有座楼，可以放眼眺望。

郡西对蟒山，为一郡最高之案，郡治、文庙俱向之。其南峰旁耸，有梵宇在其上，须拾级五里而上，以饭后雨作不及登。谓之“蟒”者，以峰头有石脊，蜿蜒如巨蛇。今《志》改为龙山。

【译文】

府城西边面对着蟒山，蟒山是全府最高的案山，府衙、文庙都面向蟒山。蟒山南面的山峰在旁边耸起，有佛寺在山上，必须沿着台阶逐级上登五里，因为饭后下雨来不及上登。把它称为“蟒山”的原因，是由于峰顶有条石头山脊，蜿蜿蜒蜒好像巨大的蟒蛇。现在写的志书改称为龙山。

九龙洞，在城东十里。按《一统志》有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十里，前门北向，后门南向，当即此洞。今《志》称为仙人洞二，下注云：“一在城东，一在城西。”殊觉愦愦(1)。

【注释】

(1)愦(kuì)愦：混乱。

【译文】

九龙洞，在城东十里处。据《一统志》，有个都匀洞，在都匀长官司东面十里处，前洞口面向北，后洞口面向南，应该就是这个洞。今天的志书称，有两个仙人洞，下面的注文说："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觉得非常混乱。

水府庙，在城北梦遇山(1)，大溪南下横其前，一小溪西自蟒山北直东来注。下有白衣阁，倚崖悬危壁上，凭临不测。上有梵音洞，西向为门。洞无他致，止云其中有石佛自土中出者为异耳。

【注释】

(1)梦遇山：《嘉庆重修一统志》都匀府载："梦遇山，在府城北三里。《通志》：下临剑河，众水汇流，波光浩淼。上有碑识曰：仙人张三丰观澜处。"

【译文】

水府庙，在城北的梦遇山，大溪往南下流横在山前，一条小溪自西面蟒山的北边一直向东流来注入大溪。下面有个白衣阁，紧靠在悬崖危壁之上，凭临着不测之深渊。上面有个梵音洞，面向西辟为洞口。洞中没有其他别致之处，只是听说洞中有尊石佛是从土中生出来的事算是奇异罢了。

初三日　下午自都匀起身，二十里，文德宿(1)。

【注释】

(1)文德：今名同，在都匀市北隅，属杨柳街镇。

【译文】

初三日　下午从都匀动身，行二十里，在文德住宿。

初四日　三十里，麻哈州(1)。又十里，干溪宿(2)。

【注释】

(1)麻哈州：隶都匀府，治今麻江县。

(2)干溪：今作“甘溪”，在麻江县北境，属碧波乡。

【译文】

初四日　行三十里，到麻哈州。又行十里，在干溪住宿。

初五日　十里，麻哈大堡(1)。又十里，干坝哨(2)。又十五里，平越卫(3)。

【注释】

(1)麻哈大堡：今作“大堡”，在麻江县北隅，麻哈江弯曲处南岸。

(2)干坝哨：今作“干巴哨”或“甘巴哨”，在福泉市南隅。

(3)平越卫：治今福泉市。徐霞客绕道平越，当与寻访张三丰的胜迹福泉山、武胜关等有关。《嘉庆重修一统志》平越州载：“张三丰，辽东懿州人，洪武间在平越卫，蓬头草履，四时惟一破衲，人呼为邋遢仙。于高真观后结茅为亭，昼则闭户静坐，夜则礼斗。永乐中，遣官征聘，莫知所之。”“福泉山，在州治南。《通志》：仙人张三丰修真处。前为高真观，后为礼斗亭，亭前有浴仙池，池水夏不溢、冬不竭，池旁有枯桂。明万历中，有丐者浴于池，云能活此树，掬水沃其根，挂巾于树而去，是年桂复荣，至今犹茂，池水可疗病。”

【译文】

初五日　行十里，到麻哈大堡。又行十里，到干坝哨。又行十五里，到平越卫。

初六日　歇平越。

【译文】

初六日　在平越卫歇息。

初七日　宿店。

【译文】

初七日　住在客店中。

初八日　雇贵州夫行，至崖头宿(1)。

【注释】

(1)崖头：即今岩头寨，又作“岩头铺”，在贵定县东境。

【译文】

初八日　雇了个贵州挑夫上路，走到崖头住下。

初九日　新添饭(1)，至杨宝宿(2)。

【注释】

(1)新添：明置新添卫，治今贵定县。在阳宝山东麓沙坝村北有地名新添司，为明新添长官司驻地，霞客中饭处应在新添司。

(2)杨宝：即杨宝山，又作“阳宝山”。《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载：“阳宝山，在贵定县北十里，高可百余丈，树木森密，殿阁崔嵬，诸峰环向此山，称黔东之胜。山上产茶。”“阳宝山寺，在贵定县北阳宝山上，前后两寺，为一方之胜。”寺虽被毁，至今寺址墙垣、石阶仍存，有僧塔124座。

【译文】

初九日　到新添卫吃饭，到杨宝山住下。

初十日　龙里歇(1)。

【注释】

(1)龙里：明置龙里卫，治今龙里县。

【译文】

初十日　到龙里卫歇下来。

十一日　二十里，至鼓角(1)。三十里，至贵州(2)。

【注释】

(1)鼓角：今作“谷脚老街”，在龙里县西境，湘黔公路上。

(2)贵州：指贵州布政司及贵州宣慰司的治所，在今贵阳市区。明清贵州城略作椭圆形。明初南至南明河，北至今喷水池，有五门，在今大南门、次南门、大西门、老东门、喷水池五处。天启年间增筑外城，往北扩展，设威清门、六广门、洪边门、小东门。内外城的范围，东西北三面比今环城路稍小，惟现只保留城门名称而已。现在东边文昌阁附近还有城墙遗迹；从延安路中段到六广门体育场附近的城基路，路基隆起如脊，也是当年西北部的城墙基址。

【译文】

十一日　行二十里，来到鼓角。行三十里，到达贵州。

十二日　止贵州。游古佛洞(1)。

【注释】

(1)古佛洞：民国《贵州通志》载：黔灵山“山半为古佛洞”。黔灵山风景区得山水之胜，明代已有开发。进入今黔灵公园往西边路登山，就是九曲径，又称赤松道。路边削壁千仞，称溜翠岩。石壁下部有一洞近一人高，内有白玉石雕苦行佛坐像一尊，即霞客所游的古佛洞。洞前小屋一楹，梁上有“道光辛丑年建”字样，建屋时间较晚。登完九曲径，山顶凹处即是弘佛寺。进入公园大门往东傍檀山涧行，即到麒麟洞。不但山形像麒麟，洞门边略加雕琢的钟乳石，亦酷似一对正舞动的麒麟。洞门外有明嘉靖九年(1530)镇守贵州太监杨金的七律诗。新中国建立后，新辟了动物园，修了黔灵湖、烈士塔及穿山隧道，黔灵山成为贵阳市的著名风景区。

【译文】

十二日　停在贵州。游览了古佛洞。

十三日　止贵州，寓吴慎所家。

【译文】

十三日　停在贵州。寄住在吴慎所家中。

十四日　晨饭于吴，遂出司南门，度西溪桥(1)，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来，东注入南大溪(2)；有石梁跨其上，曰太子桥(3)。此桥谓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桥下水涌流两崖石间，冲突甚急，南来大溪所不及也。度桥，溯南来大溪又西南三里，有一山南横，如列屏于前，大溪由其东腋北出，路从其西腋南进。又南行峡间二里，历东山之嘴，曰岜堰塘(4)，其西南有双峰骈起，其东即屏列山之侧也。又三里，过双骈东麓而出其南，渐闻溪声遥沸，东望屏列之山，南迸成峡，溪形复自南来捣峡去，即出其东北腋之上流矣；第路循西界山椒(5)，溪沿东界峰麓，溯行而犹未觌面耳。又南二里，始见东溪汪然，有村在东峰之下，曰水边寨。又南三里，曰大水沟(6)，有一二家在路侧，前有树可憩焉。又南渐升土阜，遂东与大溪隔。已从岭上平行，五里，北望双骈，又三分成笔架形矣。南行土山峡中，又一里，出峡(7)。稍折而东，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至此东转，抵东峰下，乃折而北去。有九巩巨石梁，南北架溪上，是为华仡佬桥(8)。乃饭于桥南铺肆中。遂南向循东峰之西而行，皆从土坡升陟(9)，路坦而宽。九里，见路出中冈，路东水既东北坠峡下，路西水复西北注坑去，心异之。稍上冈头(10)，则路东密箐回环，有一家当其中，其门西临大路，有三四人憩石畔，因倚杖同憩，则此冈已为南北分水之脊矣。盖东西两界，俱层峰排闼，而此冈中横其间为过脉，不峻而坦，其南即水南下矣，是云独木岭(11)。或曰头目岭。昔金筑司在西界尖峰下，而此为头目所守处。从岭南下，依东界石山行。五里，复升土岭，渐转东南，岭头有一洼中坠。从其东又南向而上，共二里，乃下。一里，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至此东转，石梁跨之，是为青崖桥。水从桥下东

抵东界山，乃东南注壑去，经定番州而南下泗城界，入都泥江者也，于是又出岭南矣。度桥而南，半里，入青崖城之北门(12)。其城新建，旧纡而东，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城中颇有瓦楼阛阓焉。是日晴霁竟日，夜月复皎。

【注释】

(1)西溪：即今市西河。

(2)大溪：明代称南门河，见《明史·地理志》。又称南明河，见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山川载："南明河，在府城南门外。……为清水江之上源，亦谓之南门河。"即今流经贵阳市区的南明河。

(3)太子桥：即今太慈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太慈桥，在治城西南五里四方河之上，俗讹为太子桥。"自西谷流来之溪即四方河。其西南有1965年发现的白龙洞地下公园，惜霞客西游时尚被土石所掩。洞内长587米，奇石缤纷，有水帘洞、双玉盘、动物园、百步桥等三十多组景色。

(4)岜(bā)堰塘：今称甘荫塘，在贵阳市南郊。

(5)椒(jiāo)：山巅。

(6)大水沟：今名同，在贵阳至花溪的公路旁。

(7)又一里，出峡：徐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作"又二里出峡。"

(8)华仡佬(gē lǎo)桥：华，同"花"。据《黔记》，此溪"俗名花仡佬河"。桥亦称花仡佬桥。花仡佬桥在今花溪区驻地，这里溪水潆洄多变，小山错落有致，自然景色极佳，被誉为"贵州高原之花"，为贵阳市郊的著名风景区和文化区。仡佬，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至今花溪附近的山区还有几家仡佬族。

(9)皆从土坡升陟：坡，原作"坂"，据"四库"本改。二字含义相同，但贵州习惯称坡。

(10)稍上冈头：原作"稍下冈头"，据"四库"本、徐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改。

(11)独木岭：今作"桐木岭"，在贵阳市花溪区中部。

(12)青崖城：《明史·地理志》作"青岩"，即今青岩镇，在贵阳市花溪区南境。

【译文】

十四日　早晨在吴慎所家吃过饭，就出了省城的南门，走过西溪桥，向西南行。行五里，有条溪水自西面的山谷中流来，向东注入南面流来的大溪；有座跨在溪流上，叫做太子桥。这座桥据说是因建文帝而得名，然而为什么用“太子”来起名呢？桥下的水奔涌流淌在两面的崖石之间，冲激奔突非常湍急，水势是南面流来的大溪赶不上的了。过桥后，溯南面流来的大溪又往西南行三里，有一座山横在南边，如屏风一样排列在前方，大溪由这座山的东侧往北流出去，道路从这座山的西侧向南进去。又往南行走在峡谷中二里，经过东山的山嘴，叫做岜堰塘，这里的西南方又有两座山峰双双耸起，这里的东边就是那座像屏风一样排列的山的侧面了。又行三里，经过双双并立的山峰的东麓后出到山峰的南面，渐渐听到远处溪水的沸腾声，远望东面屏风样排列的山，南面迸裂成峡谷，溪水的流向又从南边流来冲捣着峡谷流去，这就是流出这座山东北侧那条大溪的上游了；只是道路沿着西面一列山的山顶走，溪水沿着东面一列山的山麓流，我逆着溪流走却仍然没有见面罢了。又向南二里，这才见到东面的溪水汪洋一片，有个村庄在东峰之下，叫做水边寨。又往南行三里，叫做大水沟，有一两家人在路边，前边有树可在树下休息。又向南渐渐爬上土阜，于是与东面的大溪隔开了。随即从岭上平缓前行，行五里，远望北方双双并立的山峰，又分成三岔变成笔架的形状了。向南行走在土山峡谷中，又行一里，走出峡口。略微转向东，就见大溪从西南方的峡中流来，流到此地向东转，流到东峰下，便转向北流去。有座九个桥拱的巨大石桥，呈南北向架在溪流上，这是华仡佬桥。于是在桥南的店铺中吃饭。随即向南沿着东峰的西麓前行，都是在土坡上爬升，道路平坦又宽敞。行九里，看见道路通往中间的山冈，道路东边的流水既已向东北坠下山峡，道路西边的水流又往西北注入坑谷中去，对此现象心里感到很奇怪。慢慢登上冈头，就见道路东边浓密的竹丛回绕，有一家人在竹林中，房门向西面临大路，有三四个人在石头旁休息，因而拄着拐杖与他们一同休息，原来这座山冈已经是南北两面分水的山脊

了。大体上，东西两面都是层层山峰像门扉一样排列，而这座山冈横在东西两列山之间成为过渡的山脉，山势不高而平缓，山冈南面的水就往南下流了，这里叫做独木岭。或者叫头目岭。从前金筑司在西面一列山的尖峰下，而此地是头目驻守的地方。从岭上往南下行，紧靠东面的石山前行。行五里，又上登土岭，渐渐转向东南，岭头有一块中央下陷的洼地。从洼地东边又向南上登，共走二里，这才下走。行一里，就有溪水自西北方的峡中流出来，流到此地向东转，石桥跨过溪流，这是青崖桥。溪水从桥下往东流到东面一列山下，便向东南流入壑谷中去，流经定番州后往南下流到泗城州境内，流入都泥江，从那里又流到岭南了。过桥后往南走，行半里，进入青崖城的北门。这座城新近修建过，旧城墙绕向东去，今天把城墙的东角落折向西靠着尖峰的山势修建在山上，城中有很多瓦盖的楼房和街市。这一天晴朗了一整天，夜里月亮又皎洁明亮。

青崖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所辖(1)。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2)，东北去龙里六十里，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3)。

【注释】

(1)广顺州：隶贵阳军民府，治今长顺县北的广顺镇。

(2)定番州：成化十二年(1476)置程番府于今惠水县。隆庆二年(1568)移府入布政司城。万历十四年(1586)置定番州，仍治今惠水县。

(3)总兵：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无定员，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兵，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译文】

青崖屯属于贵州前卫，可地方上却归广顺州管辖。北面距离省城五十里，南面距离定番州三十五里，东北方距离龙里卫六十里，西南方距离广顺州五十里。有条溪流自西北方的主脉山脊发源，环绕过城

北往东流后向南转。这里是贵州省城南郊的要害之地，今天增设了总兵官驻扎在城内。

十五日　昧爽，出青崖南门，由岐西向入山峡。南遵大路为定番州道。五里，折而南。又西南历坡阜，共五里，有村在路北山下，曰蓊楼(1)，大树蒙密(2)，小水南流。从其西入山峡，两山密树深箐，与贵阳四面童山迥异(3)。自入贵省，山皆童然无木，而贵阳尤甚。西北入峡三里，遂西上陟岭。一里，逾岭西下，半里，有泉出路旁土中，其冷彻骨，南下泻壑去。又西下半里，有涧自北峡来，横木桥于上，其水南流去，路西度之。复北上岭一里，逾脊西，有泉淙淙，随现随伏。西北行两山夹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而中不见水。又西北半里，抵西脊，脊东复有泉淙淙，亦随现随隐。盖此中南北两界俱穹峰，而东西各亘横脊，脊中水皆中坠，不见洼底，故洼底反燥而不潴。越西脊而下，西北二里，路北有悬泉一缕，自山脊界石而下；路南忽有泉声淙淙成涧，想透穴而出者。半里，转而西行，又半里，得一村在北山下，曰马铃寨(4)。路由寨前西向行，忽见路南涧已成大溪，随之西半里，又有大溪自西峡来，二溪相遇，遂合而东南注壑去。此水经定番州，与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岸，又西向行二里，为水车坝(5)。坝北有土司卢姓者，倚庐北峰下；坝南有场在阜间，川人结茅场侧，为居停焉。坝乃自然石滩横截，涧水飞突其上，而上流又有巨木桥架溪南北，其溪乃西自广顺来。广顺即金筑安抚司，乃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州(6)，添设流官。由溪北岸溯流入，为广顺州道；由溪南岸逾岭上，为白云山道；随溪东南下，为定番州道。乃饭于川人旅肆；送火钱，辞不受。遂西南一里，逾岭。又行岭夹中一里半，乃循山南转，半里，又东转入峡。半里，峡穷，乃东南攀隘上，其隘萝木蒙密，石骨逼仄。半里，逾其上，又东南下，截壑而过。半里，复东南上，其岭峻石密丛更甚焉。半里，又逾岭南下，随坞南行，一里，是为八垒。其中东西皆山，南北成壑，亦有深坎(7)，坠成眢井，而南北皆高，水不旁泄者也。直抵壑南，则有峰横截壑口，西骈隘如阈，东联脊成岭。乃东向陟岭上，一里，逾其脊，是为永丰庄北岭，即白

云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东西坞，有村在南山下，与北岭对，是为永丰庄。从坞中东向行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转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树深丛，石级迤逦。有巨杉二株，夹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8)。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楹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双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傍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9)，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逾而北，开坪甚敞，皆层篁耸木，亏蔽日月，列径分区，结静庐数处，而南京井当其中。石脊平伏岭头，中裂一隙，南北横不及三尺，东西阔约五尺，深尺许，南北通窍不可测；停水其间，清冽异常，而不减不溢；静室僧置瓢勺之。余初至，见有巨鱼戏水面，见人掉入窍去，波涌纹激，半晌乃定。穴小鱼大，水停峰顶，亦一异也。以其侧有南京僧结庐住静，故以“南京”名；今易老僧，乃北京者，而泉名犹仍其旧也。

【注释】

(1)蓊楼：今名同，在贵阳市花溪区南境，青岩至马林的公路旁。

(2)大树蒙密：大，原作“木”，据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万有文库》本改。

(3)贵阳：明隆庆二年(1568)移程番府来贵州城，三年(1569)三月，改程番府为贵阳府，增辖贵竹、平伐二长官司，万历二十九年(1601)升为贵阳军民府。即今贵阳市。童山：光秃无草木的山。

(4)马铃寨：今名同，亦作“马林”，在贵阳市花溪区西南隅。

(5)水车坝：今名同，在贵阳市花溪区西南隅，马林稍西。

(6)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

(7)亦有深坎：“四库”本作“溪坎”。

(8)建文：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太孙朱允炆。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死，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年号建文，在位时间仅四年。后在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抗，攻下南京，即皇帝位，史称“靖难之变”。建文皇帝被逼走，下落不明。有传说他逃隐到西南为僧，至今云南、贵州、广西的很多地方都有他曾到过的传说。

(9)巡方使：即巡按。

【译文】

十五日　拂晓，出了青崖城的南门，有岔路向西进入山峡。往南顺着大路走是去定番州的路。行五里，折向南。又往西南历经山坡和土阜，共行五里，有个村庄在道路北边的山下，叫蓊楼，大树茂密，小溪向南流。从村西进入山峡，两面的山上树木茂密山箐幽深，与贵阳府四面光山秃岭迥然不同。自从进入贵州省后，山上都是光秃秃的没有树木，而且贵阳尤其严重。往西北深入峡中三里，于是向西上登山岭。行一里，越过山岭往西下走，行半里，有泉水从路旁的土中流出来，泉水冰冷刺骨，向南下泻到壑谷中去。又往西下行半里，有条山涧自北面的峡谷中流来，在山涧上横架了一座木桥，涧水向南流去，道路向西越过山涧。又向北上岭一里，翻越到岭脊西面，有泉水淙淙流淌，时隐时现。往西北行走在两山相夹之中，夹谷底部平整下洼，被犁为田地，可其中见不到水。又往西北行半里，抵达西面的山脊，山脊东面又有泉水淙淙流淌，也是时隐时现。大概是这一带南北两面都是穹隆的山峰，而东西两面各有横亘的山脊，山脊中间的水流都是向中央下坠，洼地底部不见水，所以洼地底部反而干燥而不积水。越过西面的山脊下走，向西北走二里，道路北边有一缕高悬着的山泉水，从山脊分界处的岩石上飞流而下；道路南边忽然有淙淙的泉水声流成山涧，推想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行半里，转向西行，又行半里，遇到一个村庄在北山下，叫马铃寨。道路经过寨子前边向西行，忽然看见道路南

边的山涧已变成大溪，顺着溪水往西行半里，又有一条大溪自西面的峡中流来，两条溪流相遇，合流后便向东南注入壑谷中流去。这条水流流经定番州，与青崖城的水合流后下流进都泥江。从这里起溯西面流来的大溪的北岸走，又向西行二里，是水车坝。水坝北边有个姓卢的土司，房屋紧靠在北峰下；水坝南边有个集市在土阜间，四川人在集市侧边建了茅屋，作为居住停留的地方。水坝是天然石滩横截水流形成的，涧水飞奔在水坝上，而且上游又有一座巨大的木桥架在溪流的南北两岸，这条溪流是从西面的广顺州流来的。广顺州就是金筑安抚司，在万历二十五年改为州，增设了流官。由溪流北岸溯溪流进去，是去广顺州的路；由溪流南岸越岭上走，是去白云山的路；顺着溪流向东南下行，是去定番州的路。于是在四川人开的旅店中吃了饭；送给他柴火钱，却推辞不肯接受。随即向西南一里，越过山岭。又在山岭相夹之中行一里半，便顺着山势向南转，行半里，又向东转进峡谷。行半里，峡谷完了，就向东南攀登隘口上走，这个隘口藤葛林木浓密，石骨嶙峋，极为狭窄。行半里，翻越到隘口之上，又向东南下山，横截壑谷而过。行半里，又往东南上登，这座山岭岩石更险峻树丛更茂密了。行半里，又越过山岭向南下走，顺着山坞往南行，行一里，这里是八垒。这其中东西两面都是山，南北形成壑谷，也有些深穴，深陷成枯井，而南北的地势都很高，是水不外泄的地方。一直抵达壑谷的南头，就见有座山峰横挡在壑谷口，西边并列的隘口好像门槛，东边相连的山脊形成山岭。于是向东上登山岭，行一里，越过岭脊，这就是永丰庄的北岭，也就是白云山向西南方向延伸的山脊了。于是向南下山，又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有个村庄在南山下，与北岭相对，这是永丰庄。从山坞中向东行二里，在北面的山崖上见到石阶，就向北上登。行半里，转向西，行半里，又折向北，都是茂密幽深的树丛，石阶逶逶迤迤。有两棵巨大的杉树，夹立在石阶旁，大处要三个人合抱，西边的一棵被火烧伤了树顶，是建文帝亲手种植的。再折向西走半里，到了白云寺，是建文帝开山的寺院；前后建有两重佛阁。有泉水一塘，在后面一重佛阁前边一间的柱子下，这是跪勺泉，泉水在地下与北面佛阁下的石窍相通，不溢出也不干涸，取水的人必得趴下去

舀，因而起名叫“跪”，是神龙供奉给建文帝的，中间通到龙潭，不时有一对金鲤鱼出没在水中。由佛阁西侧再向北上去半里，是流米洞。山洞高悬在山顶的危崖之间，洞口面向南，深处仅有一丈多，后部有个石龛，可以靠着作为卧床；石龛右边有个小孔，是米流出来的地方，流出来的米是用来供奉建文帝的，可今天没有米了；左侧有条峡谷高高地迸裂开来，而且上方通着明亮的窗口，中间横架着木板。仍然说是建文帝遗留下来的东西，这都是神化建文帝事迹的托词了。山洞前方凭临群峰，绿浪千层，环抱起伏，远近群山都出现在脚下。山洞左边构筑了楼阁，供奉着建文帝的遗像，楼阁题名“潜龙胜迹”。塑像从前在佛阁中，如今移放在此处。是巡按御史胡平运修建的，前方俯瞰着远山，右边是流米洞却没有遮住洞口，楼阁后面就是山的绝顶。过了楼阁往北走，开阔的平地十分宽敞，都是一层层竹林和高耸的林木，遮蔽日月，分布着几条小径把树林分为几片，建有几处静室，而南京井位于平地中央。石头山脊平缓地起伏在岭头，中间裂开一条缝隙，南北横处不到三尺，东西宽处大约五尺，深一尺左右，南北相通的石窍深不可测；在石窍中有积水，清冽异常，而且水不减少也不溢出；静室中的僧人放置了水瓢供人舀水。我最初来到时，看见有大鱼在水面上游戏，见人就掉头游进石窍中去了，波纹翻涌激荡，好半天才平静下来。洞小鱼大，水停积在峰顶，也算是一处奇异的景观了。因为泉水的侧边有个南京僧人建了房住下来静修，所以用“南京”来起名；今天已换了个老和尚，是北京人，可泉水仍然沿用它原来的名字。

是日下午，抵白云庵。主僧自然供餐后，即导余登潜龙阁，憩流米洞；命阁中僧导余北逾脊，观南京井。北京老僧迎客坐。庐前艺地种蔬，有蓬蒿菜，黄花满畦；莺粟花殷红千叶(1)，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四望乔木环翳，如在深壑，不知为众山之顶。幽旷交擅，亦山中一胜绝处也。对谈久之，薄暮乃返。自然已候于庵西，复具餐啜茗，移坐庵后石壁下。是日自晨至暮，清朗映彻，无片翳之滓；至晚阴云四合，不能于群玉峰头逢瑶池夜月，为之怅然。

【注释】

(1)莺粟花：一作“罂粟花”，罂粟科包括罂粟、虞美人等若干种。罂粟花瓣四片，为红、紫或白色。果中乳汁干后即鸦片。但一般观赏的为虞美人，果小，仅供赏花。

【译文】

这天下午，抵达白云庵。主管的僧人自然提供午餐后，马上带领我登上潜龙阁，在流米洞休息；命令潜龙阁中的僧人引导我向北越过山脊，观赏南京井。北京老和尚迎接客人坐下。屋子前辟地种植了蔬菜，有种蓬蒿菜，黄花开满菜地；殷红色的罂粟花千枝万叶，成簇的花朵非常巨大而且很密，丰姿艳丽不比牡丹芍药逊色了。四面望去，乔木环绕密布，如同在幽深的壑谷中，不知道是在群山的山顶。幽静和空旷兼而有之，也是山中的一处绝妙的胜景了。对坐交谈了很久，黄昏时才返回来。自然已经等候在白云庵的西侧，又准备了晚饭喝了茶，搬到白云庵后面的石壁下闲坐。这一天从早上到傍晚，天空清新晴朗，艳阳普照，无片云蔽日的混浊之感；到了晚上，阴云密布，不能在群玉峰头与夜间的瑶池明月相遇，为此闷闷不乐。

十六日　夜闻风雨声，抵晓则夙雨霏霏，余为之迟起。饭后坐小窗待霁，欲往探龙潭，零雨不休，再饭乃行。仍从潜龙阁北逾岭至南京井，从岐东北入深箐中，耸木重崖，上下窈渺，穿崿透碧，非复人世。共五里，则西崖自峰顶下嵌，深坠成峡，中洼停水，渊然深碧，陷石脚而入，不缩不盈，真万古潜渊，千峰阏壑也。其峡南北约五丈，东西约丈五，东崖低陷空下者约三丈，西崖耸陷空下者十数丈；水中深不可测，而南透穴弥深，盖穿山透腹，一峰中涵，直西南透为南京井，东南透为跪勺泉者也。崖上乔干密枝，漫空笼翠。又东北攀崖，东南度壑，皆窈渺之极。壑东有遗茅一龛，度木桥而入，为两年前匡庐僧住静处，今茅空人去。将度木披之，而山雨大作；循旧径返，深霭间，落翠纷纷，衣履沾透。再过南京井，入北僧龛。僧钥扉往白云，惟雨中莺粟脉脉对人，空山娇艳，宛然桃花洞口逢也。还逾

潜龙阁，自然已来候阁旁。遂下庵，瀹茗炙衣。晚餐后，雨少霁，复令徒导，由庵东登岭角。循之而北，一里，出其东隅，近山皆伏其下，遥山则青崖以来，自龙里南下之支也。稍北，下深木中，度石隙而上，得一静室。其室三楹，东向寥廓，室前就石为台，缀以野花，室中编竹缭户，明洁可爱。其处高悬万木之上，下瞰箐篁丛叠，如韭畦沓沓(1)，隔以悬崖，间以坑堑，可望而不可陟。故取道必迂从白云，盖与潜龙阁后北坪诸静室取道皆然(2)，更无他登之捷径也。此室旷而不杂，幽而不阏，峻而不逼，呼吸通帝座，寤寐绝人寰，洵栖真之胜处也(3)。静主号启本，滇人，与一徒同栖；而北坪则独一老僧也。白云之后，共十静庐，因安氏乱，各出山去，惟此两庐有栖者。十二庐旁，各有坎泉供勺，因知此山之顶，皆中空酝水，停而不流，又一奇也。晚返白云，暮雨复至。自然供茗炉旁，篝灯夜话，半晌乃卧。

【注释】

(1)沓(tà)沓：繁多。

(2)静室：僧侣的居室，为其习静修行的地方，故称“静室”。

(3)栖真：道家安恬修炼之术。

【译文】

十六日　夜里听见风雨声，到拂晓时便晨雨霏霏，我为此起床很晚。饭后坐在小窗前等候天气转晴，想去探寻龙潭，可零星的小雨不停地下着，再一次吃了饭才动身。仍然从潜龙阁向北越岭来到南京井，从岔路往东北进入深箐中，林木高耸，山崖重重，上下都是一片幽深，穿越山崖，钻过碧绿的树丛，不再是人世间。共行五里，就见西面的山崖从峰顶下嵌，深陷成峡谷，中间下洼积着水，碧绿渊深，深陷进山脚的岩石中去，不减少也不满溢，真是万古潜藏着的深渊，千峰障蔽着的壑谷呀！这条峡谷南北大约五丈，东西大约一丈五，东边的崖壁低低地空陷下去之处大约三丈，西边的崖壁高高耸起，空陷

下去的地方有十几丈；水中深不可测，而且南侧通着洞穴的地方更深，大概是水穿透山腹，整座山峰中间涵养着水分，一直向西南渗透出来成为南京井，在东南方渗透出来形成跪勺泉。山崖上高大的树干茂密的枝叶，漫天笼罩着绿色。又向东北攀登山崖，往东南穿过壑谷，全都幽深杳渺极了。壑谷东头有一间遗弃的茅屋，可通过木桥进去，是两年前庐山僧人住宿静修的地方，今天茅屋空着，人离开了。正要过木桥推门进去，山间的大雨猛烈来临；沿着原路返回来，深浓的云雾之间，落叶纷纷，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再次经过南京井，进入北京僧人的僧房。和尚锁上门前往白云庵去了，唯有雨中的罂粟花含情脉脉地对着人，在空旷的山间分外娇艳，宛如是在桃花洞口相遇一样了。回来路过潜龙阁，自然已经前来潜龙阁旁迎候了。于是下到白云庵中，煮茶烘烤衣服。晚餐后，雨渐渐停了，天气转晴，自然又命令徒弟领路，由白云庵东边登上山岭的尖角处。沿着山岭的尖角处往北走，行一里，出到山的东隅，近处的山都低伏在这座山下，远处的山就是从青崖城以来，自龙里卫往南下延的支脉了。稍向北走，下到幽深的林木中，钻过石缝上去，见到一处静室。这个静室有三开间，面向东方，高远空旷，静室前边就着山石开辟成平台，用野花点缀着，静室中竹子编的栅栏围在门口，明丽整洁十分可爱。这个地方高悬在万木之上，下瞰着山箐中层层叠叠的竹丛，如同菜地中的韭菜一样繁多，但是隔着悬崖，被深坑堑沟隔断，可望而不可即。所以道路必定要从白云庵绕道走，大体上与潜龙阁后边北面的平地上各个静室走的路都是一样的，再没有其他上登的捷径了。这个静室空旷而不杂乱，幽静而不闭塞，险峻却不狭窄，呼吸可以通天庭，起卧隔绝人世，实在是修真养性的绝好去处。静室主人法号叫启本，云南人，与一个徒弟同住；可北面的平地上却只有一个老和尚。白云庵的后面，一共有十个静室，因为安氏之乱，僧人们各自出山去了，仅有这两处静室有僧人住着。十二处静室旁边，各处都有坑中的泉水供人舀取，因而知道这座山的山顶，中间都是空的蓄着水，贮着水不流动，又是一处奇观。晚上返回白云庵，暮雨又来临。自然在火炉旁端来茶水，挑灯夜话，半晌才躺下。

十七日　晨起已霁，而寒悄颇甚。先是重夹犹寒，余以为阴风所致，有日当解，至是则日色皎然，而寒气如故，始知此中夏不废炉(1)，良有以耳。

【注释】

(1)始知此中夏不废炉："炉"原作"垆"，据"四库"本改。

【译文】

十七日　早晨起床天已晴开，可十分地寒冷寂静。这之前穿着两层夹衣仍然寒冷，我以为是阴天的冷风所致，过几天就应该缓解，到了这时虽然天色艳丽晴朗，可寒气依然如故，这才知道这座山中夏天也丢不掉火炉，确实是这样的呀！

白云山初名螺拥山(1)，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土人讹其名为罗勇，今山下有罗勇寨。土人居罗勇，而不知其为螺拥；土人知白云山(2)，而不知即螺拥山。僻地无征，沧桑转盼如此！

【注释】

(1)白云山：位于长顺、惠水两县及贵阳市花溪区间，海拔1436米，为著名风景区。在长顺县东北隅，属改尧镇，距县城40公里，但距惠水县城甚近，有公路达山麓。徐霞客则是经花溪区的青岩和马铃布依族苗族乡，从东北入山，距贵阳最捷直。原有主要建筑40余处，依山势错落分布。近年修复白云寺。古迹多与建文帝传说有关，跪泉、流米洞、南京井等仍存。每年中历二月十九，长顺、安顺、毕节、威宁等地的群众多来游白云山，据传他们的祖先是随建文帝从南京移居来的。

(2)土人知白云山：原脱"山"字，据"四库"本改。

【译文】

白云山最初名叫螺拥山，是因为建文帝望着山中的白云登上去，成为开山之祖，便用“白云”来命名这座山。《一统志》上有“螺拥”的名称，认为是山的形状像围抱着的螺蛳壳，却没有记载建文帝的遗迹，这是因为当时还忌讳说到建文帝。当地人把它的名字错读成“罗勇”，今天山下有个罗勇寨。当地人居住在罗勇，却不知道它应该是“螺拥”；当地人知道白云山，却不知道就是螺拥山。偏僻之地，无人稽考证明，沧桑巨变，转眼之间竟然如此！

白云山西为永丰庄北岭，即余来所逾岭也；东则自滇僧静室而下，即东隤颓然，下对青崖，皆为绝壑；前则与南山夹而成坞，即余来北上登级处也(1)；后则从山顶穷极窈渺，北抵龙潭，下为后坞，即余来时所经岭南之八垒者也。此其近址也。其远者：东抵青崖四十五里，西抵广顺三十里，东南由蓊贵抵定番州三十里(2)，北抵水车坝十五里。

【注释】

(1)即余来北上登级处也：“四库”本作“即余东北来登级处也”。

(2)蓊贵：今作“翁贵”，在长顺县东北隅，改尧稍东，惠水入白云山的公路经此。

【译文】

白云山西面是永丰庄的北岭，就是我来的时候翻越的山岭；东面则是从云南僧人静室往下去，就是东面崩塌之处，下面对着青崖城，都是绝深的壑谷；前方则是与南山相夹形成的山坞，就是我来的时候向北上登石阶之处了；后面则是从山顶穷尽极其深远之处，北面抵达龙潭，向下形成后山的山坞，就是我来的时候经过的山岭南面叫八垒的地方了。这是这座山近处的地形。那远处的：东面抵达青崖城有四十五里，西面抵达广顺州有三十里，东南方经由蓊贵抵达定番州三十里，北面抵达水车坝十五里。

白云山中有玄色、白色诸猿(1)，每六六成行，轮朝寺下。据僧言如此。余早晚止闻其声。又有菌甚美，大者出龙潭后深箐仆木间，玉质花腴，盘朵径尺，即天花菜也。又有小者名八担柴，土人呼为茅枣，云南甚多。

【注释】

(1)玄色：带赤的黑色。

【译文】

白云山中有黑红色、白色的各种猿猴，常常六个六个地排成行轮流在寺下朝拜。据和尚如此说的。我早晚只听到猿猴的叫声。又有一种菌子非常丰美，大点的出产在龙潭后面的深箐中和倒卧在地上的树木之间，白玉般的质地，菌盘丰腴，盘子样的菌朵直径达一尺，这就是天花菜了。又有一种小一些的名叫八担柴，当地人称呼为“茅枣”，云南非常多。

自青崖而西，有司如之流，其西又有马铃寨东溪，其西又有水车坝西溪，皆南流合于定番，而皆自石洞涌出。至白云南，又有蓊贵锣鼓洞水及撒崖水，皆为白云山腹下流，皆东合于定番州。其南又有水埠龙(1)，在白云南三十里，有仙人洞。其北五里又有金银洞、白牛崖。其上流亦自洞涌出，而南注于都泥江。则此间水无非洞出者矣。

【注释】

(1)其南又有水埠龙：此水源明代称濛潭。其下的都泥江，指今惠水县境的涟江和罗甸县境的濛江。

【译文】

从青崖城以西，有条司如河，那以西又有马铃寨的东溪，它的西边又有水车坝的西溪，都是往南流在定番州合流，而且都是从石洞中涌出来的水流。至于白云山南面，又有蓊贵锣鼓洞的水流以及撒崖的水流，都成为白云山山腹下边的水流，都是往东流在定番州合流。定

番州南面又有条水流叫埠龙，在白云山南面三十里处，有个仙人洞。仙人洞北面五里处又有个金银洞、白牛崖。它的上游也是从山洞中涌出来的，而后向南流入都泥江。如此，这一带的水流没有不是从山洞里流出来的了。

东望山脊蜿蜒，自龙里西南分支南下，回绕如屏，直抵泗城界，此即障都泥而南趋者。其山回环而东，中围丹平、平洲诸司(1)，即麦冲、横梁诸水南透六洞而下都泥，以此支环之也。

【注释】

(1)丹平：明置丹平长官司，属新添卫，治今平塘县西境曹渡河西岸的丹坪。平洲：此处《游记》诸本皆作“平州”，误。“平洲”即平洲六洞长宫司，在今平塘县东部，平洲河流贯其间，北部称平洲，南部称六洞。《明史·地理志》都匀府载：“平洲六洞长官司，府西南。洪武十六年置。西南有六洞山。南有平洲河，中有沙洲。”《黔游日记一》四月初一日记亦作“平洲六洞”。据改。

【译文】

向东方望去，山脊蜿蜒，自龙里卫西南分支往南下延，回旋盘绕好像屏风，直达泗城州的境内，这便是阻挡着都泥江让江流向南流去的山脉了。这条山脉曲折环绕着往东延伸，中段围抱着丹平、平洲各个长官司，即便是麦冲河、横梁河各条河流西南穿过六洞后下流进都泥江，也是因为这条支脉环绕着它们的了。

老龙之脊，自广顺北，东度上寨岭东，过头目岭，又东北过龙里之南，又东过贵定县西南(1)，又东过新添卫之桫木寨(2)，乃东南转，环蟒山之南，东过为普林北岭，又东南抵独山州北，乃东趋黎平南境，而东度沙泥北岭，以抵兴安分界。

【注释】

(1)贵定：据《明史·地理志》贵阳军民府：“贵定，倚，万历三十六年(1608)析新贵县及定番州地置。东有铜鼓山，有石门山。南有高连山，有南

门河。又东有龙洞河，下流俱入陆广河。”则初置贵定县时，治所在今贵阳市区，与新贵县同城，为贵阳府附郭县，所辖范围为今贵阳市东部和南部。明末贵定县治已迁至今贵定县西南四十里的旧县场，今称旧治。

(2)桫木寨：今作“沙木寨”，在贵定县城稍南，为定南乡驻地。

【译文】

山脉主脉的山脊，从广顺州北面，往东延伸到上寨岭的东面，延过头目岭，又往东北经过龙里卫的南境，又往东经过贵定县的西南部，又往东经过新添卫的桫木寨，于是向东南转去，环绕在蟒山的南面，向东延伸成为普林堡的北岭，又往东南抵达独山州的北境，又往东趋向黎平南境，而后向东延伸成为沙泥的北岭，以后抵达兴安县的分界处。

贵州东三里为油凿关(1)，其水西流；西十里为圣泉北岭(2)，其水东流；北十五里为老鸦关，其水南流为山宅溪(3)；南三十里为华仡佬桥，其水北流。四面之水，南最大，而西次之，北穿城中又次之，东为最微；俱合于城南薛家洞，东经襄阳桥(4)，东北抵望风台(5)，从其东又稍北，入老黄山东峡，乃东捣重峡而去；当与水桥诸水，同下乌江者也。

【注释】

(1)油凿关：今称油榨关，在贵阳城区东郊。

(2)圣泉：在今黔灵山背后川黔铁路以西、黔灵湖隧道西北约一里的山坳中。又称灵泉、漏勺泉、百盈泉、百刻泉。其水经常变化，百盈百缩，因名。明时镇远侯顾成甃石为池，池中置一石鼓，验水的消长。池旁有观音堂。

(3)山宅溪：又称宅溪或择溪，从清至今俗称贯城河。在贵阳城区东北流入城中，从北往南流，至喷水池稍南处向西穿过中华路，又往南流入南明河。现有些地段已用水泥板盖为暗河，但深陷的河床仍然存在。

(4)襄阳桥：即霁虹桥，在今贵阳城区大南门外南明河上。《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津梁载：“俗名襄阳桥，故南明河俗亦谓襄阳河；或云桥成而襄

阳府济饷适至，故名。”

(5)望风台：即观风台。《嘉庆重修一统志》贵阳府古迹载：“观风台，在府城东南一里许，明万历中建。”今地名仍称观风台，在甲秀楼稍东。在襄阳桥与望风台间，南明河从东流折往南，这一带河面比现在宽，水势迂回减缓，形成涵碧潭和芳杜洲。河中有宽平而坚实的鳌头矶，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矶石上修建了甲秀楼。楼为三层方形，绿琉璃瓦顶，颇便登高揽胜。又建了九孔石桥连接两岸，称浮玉桥(因修公路，占去了北面的两孔，今存七孔)。桥上有涵碧亭，矶上亦置石栏石凳，也是憩息瞰水的好地方。霞客对这一带形势十分熟悉，证明他踏勘过这一片地方。对于甲秀楼，康熙《贵州通志》载：天启元年(1621)毁，总督朱燮元重建，更名来凤阁，复毁，康熙二十八年(1689)田雯重建。《游记》中未提及甲秀楼或来凤阁，可能霞客到时已毁。

【译文】

贵州城东门三里是油凿关，那里的水向西流；西面十里是圣泉北面的山岭，那里的水向东流；北面十五里是老鸦关，那里的水向南流成山宅溪；南面三十里是华仡佬桥，桥下的水向北流。四面的水流，南面的最大，而西面的小一些，向北穿流过城中的又更小一些，东面的为最小；全部在城南的薛家洞合流，往东流经襄阳桥，向东北流到望风台，从望风台东边又稍向北流，流入老黄山东面的峡谷中，于是朝向东方冲开重重山峡流去；应当是与水桥等众多水流，一同下流进乌江的河流了。

十八日　辞自然师下山。一里半，抵山麓。西一里半，有数家在南麓，为永丰庄，皆白云寺中佃户也。由其前西向尖峰峡中去，是为广顺州道；由其前西去南转，是为定番州道；由其前北向逾岭，是为土地关道。先是自然为余策所从，曰：“由广顺、安顺西出普定，其道近，而两顺之间，广顺知州柏兆福，欲归临清(1)。安顺土知州，近为总府禁狱中。苗蛮伏莽可虑(2)。不若西北由东基出平坝抵普安，多行四十里，而地僻苗驯，可免意外。”余思由两顺亦须三日行，走平坝路迂而行多，亦三日可达普安，遂不西行而北逾岭，其岭即白云山之西垂也。

共一里，越其北，有坞东北向；东南界即白云后龙潭之后，西北界即南岭所环，转北而东，属于龙潭东峰之下者；其中平坞一壑，南北长二里，水亦中洼下坠，两旁多犁为田，是名八垒。北竟坞中，乃北逾石岭。共半里下，北度独木桥，有坞自东北向西南，是为干沟，横渡之。北上半里，是为土地关(3)。下关半里，凿石坎停细流一盂，曰“一碗水”，行者以口就而啜之。又西向一里半，出峡；由其北循山东北转，为水车坝道。

【注释】

(1)临清：明置临清州，治今山东临清市。

(2)苗：即指苗族。但“苗子”、“苗蛮”皆系对苗族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

(3)土地关：今名同，在长顺县东北隅，翁贵稍北。

【译文】

十八日　辞别自然禅师下山。行一里半，抵达山麓。向西行一里半，有几家人在南麓，是永丰庄，都是白云寺中的佃户。由永丰庄前边向西进到尖峰下的峡谷中去，那是去广顺州的路；由永丰庄前边往西去向南转，那是去定番州的路；由永丰庄前边向北翻越山岭，那是去土地关的路。这之前自然替我策划所走的路，说：“经由广顺州、安顺州向西去到普定卫，那条路近，然而广顺州、安顺州两地之间，广顺州知州柏兆福，打算返回山东临清。安顺州的土知州，近来被总兵府囚禁在监狱中。苗蛮伏在丛林中拦路抢劫，值得忧虑。不如向西北经由东基出到平坝卫再到普安州，多走四十里路，可地方偏僻苗民良善，可避免出意外。”我考虑，经由广顺、安顺两个州也必须走三天的路，走平坝卫这条路要绕道走但走的地方多，也是三天可以到达普安州，便不往西走而是向北越岭，这座岭就是白云山的西垂了。共行一里，翻越到岭北，有个山坞呈东北向；东南境就是白云山山后龙潭的后面，西北境就是南岭环绕的地方，转向北再向东延伸，连接到龙潭东峰之下的山峦；群山之中有一个平坦的山坞，南北长二里，水流也是向中间的

洼地下流，两旁大多被开垦成田地，这里名叫八垒。向北在山坞中走到头，就往北翻越石头山岭。共走半里后下走，向北走过独木桥，有个山坞自东北延向西南，这里是干沟，横穿山坞。往北上走半里，这里是土地关。下关来走半里，有股细流停积在一个凿成钵盂状的石坑中，叫“一碗水”，走路的人用嘴就着钵盂喝水。又向西行一里半，走出峡谷；由峡口北边顺着山势向东北转，是去水车坝的路。

由其西截坞直行(1)，一里半，有村在北山下，是为谷精(2)。从村西转，又截坞而下，一里，转入山峡，有溪自西南而北，即从北峡转而东去，是水车坝之上流也；其流自广顺州东北老龙南谷来者。渡之，又西越山坡，旋下，溯西来小流入；其流东注南来大溪，即同之直向东去。路溯溪南，山峡逼仄，时攀石上下，二里余，乃西渡此水。从其北西向又半里，其北削崖高穹，有洞上缀，其门南向，遂从其下西逾坳。坳间石骨棱厉，逼属南山。回视前溪在其下，不知从何而出，当亦透穴之流也。先是自然谓余，此间如马铃堡诸水，多从山穴出，即水车坝水亦流自穴中者，不知即指此水，抑谓南来大溪也。逾坳西稍下，约一里，有路交为“十”字：其南北皆从山岭上下，有石磴逶迤，乃广顺达贵省道也；其东西即逾坳而西下峡中者。从峡西下半里，又闻水声潺潺，有水深自坑底东注坳下，信乎即坳东透穴之水矣。溯之，山坞复开，有村在西山下，是为东基下寨。从其前转而东北，则下寨山之北突也。循之一里，又西北转，则西界山纯削为石，而东界则土脊迤逦。又北二里，有村当北冈之上，是为东基上寨。寨中悬小支尽处，皆瓦房鳞次，非他苗寨所及。由寨西北向半里，有泉飞流注腋间，由寨东而出，寨当其中。小支左右，皆崇冈峻峡。寨后复环一坞，良畴层倚焉，皆此泉之所润，而透于东坳之下者也。蜿蜒上跻者一里，从岭上复北逾顶者半里，下至坞中。望北峰夹立甚高，其下有坞自西北来者，即上寨后注腋之水，从水车坝而南去者也；其下有坞向东北坠者，即坞中东分之水，从华仡佬桥而北出者也。其坞甚平，中犁为田。从田塍北上，又东北升岭，半里，逾峰头而饭。于是北望遥山，开伏数里外，石峰屏列，俱不能与此山并峻矣。

【注释】

(1)由其西截坞直行："西"，"四库"本同，徐本作"南"。

(2)谷精：今作"谷增"，在花溪区西南隅，马铃西南。

【译文】

由峡口西边横穿山坞一直前行，行一里半，有个村庄在北山下，这是谷精。从村子西边转向，又横截山坞后下走，行一里，转进山峡中，有条溪水自西南往北流，随即从北面的峡谷中转向东流去，这是水车坝的上游了；这条溪流是从广顺州东北部山脉主脊南面的山谷中流来的。渡过溪水，又往西翻越山坡，旋即下走，溯西面流来的小溪流进去；这条溪流向东流入南面流来的大溪中，立即同大溪一起径直向东流去。道路溯溪流南岸走，山峡十分狭窄，不时攀着岩石上上下下，行二里多，这才向西渡过这条溪水。从溪流北岸向西又行半里，溪流北边陡削的山崖高大穹隆，有个山洞点缀在山崖上，洞口向南，于是从山洞下方向西穿越山坳。山坳中的岩石像骨头一样，棱角锋利，紧逼过去连接着南山。回头细看，先前的溪流就在山坳下方，不知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应当也是穿过洞穴流出来的水流了。这之前自然告诉我，这一带如马铃堡的各条水流，大多是从山洞中流出来的，即便是水车坝的水也是从洞穴中流出来的，不知就是指这条溪水，还是指南面流来的那条大溪了。穿过山坳向西略下走，大约走一里路，有道路相交成"十"字形：那南北两面都是从山岭上下来的，有石阶逶迤而去的，是广顺州通到贵州省城的路；那条呈东西向的就是穿过山坳往西下到峡中的路。从峡谷西头下走半里，又听见潺潺的流水声，有水流自深深的坑谷底向东流淌到山坳下方，这确确实实就是山坳东面穿流过洞穴的水流了。逆流而行，山坞又开阔起来，有个村庄在西山下，这里是东基下寨。从村前转向东北，就到了下寨所在的山向北前突之处了。顺着山势走一里，又向西北转，就见西面的山清一色是陡削的石山，而东面一列山则是逶迤而去的土山脊。又向北二里，有个村子位于北面的山冈之上，这是东基上寨。寨子高悬在一条小支脉

尽头处的中央，都是鳞次栉比的瓦房，不是其他苗寨能赶得上的。由寨子西边向北走半里，有泉水飞流奔泻路旁，是由寨子东边流出来的，寨子位于道路和流泉中间。小支脉的左右，都是高高的山冈和险峻的峡谷。寨子后面又环绕着一个山坞，良田层层相依，都是这条山泉滋润的地方，而后泉水穿流到东面的山坳之下去了。蜿蜿蜒蜒上登了一里路，从岭上又向北翻越山顶半里路，下到山坞中。远望北边夹立的山峰非常高，山下有个从西北方来的山坞，山坞里的水流就是东基上寨后边奔流在路旁的水流，流经水车坝而后往南流去了；山下有个向东北方下坠的山坞，山坞中就是向东分流的水流，流经华仡佬桥而后向北流出去了。这里的山坞非常平整，山坞中开垦成田地。从田间土埂上向北上走，又往东北登岭，行半里，越过峰头吃饭。在这里遥望北面的远山，开阔低伏在几里之外，石峰像屏风一样排列，全都不如这座山一样险峻了。

北下甚坦，半里，路分两岐：一从东北行者，从黄泥堡、天生桥而达省；一从西北行者，为野鸭塘出平坝道。遂从西北下山，一里，抵山下。沿坡陀西行，渐有小水，俱从东北去。二里，复溯水入峡，一里，复陟岭而上，又二里，遂西过野鸭塘(1)。有堡数十家在南山下，其前有塘潴水，直逼北山，然东西皆高，不知从何而泄，即所谓野鸭塘是也。绕堡前西南行半里，望西北山崖间有洞高穹，其前陇复有洞伏于下，乃呼担夫少停行李路隅，余独从西岭横陟之。半里，遂陟下洞之上。陇不甚高，然四面皆悬削不可下。复稍西，下山麓东向行，遂得下洞。洞门南向，门下稍洼(2)；其左透崖东出，另辟一门，门东北向，其后旋壑下陷，四面宽圆，虽洼而不暗。既上，遂透东门而出。稍下，从峡中西陟上洞。洞门东向，前有垒石为垣，后亦中洼而下，然不甚深，其上悬崖虽高，中扃之玲珑，乳柱之夭矫，反不若下洞也。

【注释】

(1)野鸭塘：今作“野雅塘”，或作“鱼雅”，在平坝县东南隅。

(2)门下稍洼：“下”原作“中”，据“四库”本改。

【译文】

向北下山非常平坦，行半里，道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从东北方走的路，是从黄泥堡、天生桥到省城的路；一条从西北方走的路，是野鸭塘通到平坝卫的路。于是从西北方这条路下山，行一里，来到山下。沿着倾斜的山坡往西行，渐渐有些小股水流，都是向东北方流去。行二里，又溯水流进峡，行一里，再次登岭上走，又行二里，便向西路过野鸭塘。有个几十家人的土堡在南山下，土堡前方有塘积水，一直逼到北山，然而东西两面地势都很高，不知水从哪里外泄，这就是所谓的野鸭塘了。绕到土堡前边往西南行半里，望见西北方的山崖间有个高大穹隆的山洞，山崖前面的土陇上还有个洞伏在下边，便呼唤挑夫稍停一下，把行李放在路旁，我独自一人从西岭上横向上登山洞。行半里，便爬到下洞的上方。土陇不很高，然而四面都是悬空的，陡削得不能下去。又稍向西走，下到山麓向东走，终于找到下洞。洞口向南，洞口下方略微下洼；洞的左边穿过崖壁向东出去，另外开有一个洞口，洞口朝向东北方，山洞后面旋绕着往下陷成壑谷，四面宽敞圆滑，虽然低洼却不黑暗。上来之后，就钻过东面的洞口出来。稍下走，从峡谷中向西登上上洞。洞口面向东，前边有石块垒成的墙，后面也是中间洼下去，然而不怎么深，洞顶上方的悬崖虽然高，洞中深藏着的玲珑之状，钟乳石柱的夭矫之态，反而不如下洞了。

既出，复从峡中下，转前陇之嘴而西，又经下洞前，则前麓皆水草沮洳，东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即其上流也。忽闻水声潺潺，自下洞前石根透出，历沮洳之坞，而东潴于野(鸭)塘者也。又从西岭下半里，仍抵路隅，呼担与顾奴，遂西缘山坳行。西望三峰攒列，外又有峰绕之，心以为异。又西四里，有寨在南山下，又绕其前，循之左转。西南半里，又逾一坳，于是西行峡中。其峡南北两界，排闼而前。北即所望三峰攒列者，但在其内，下望反不可见；南则有崖高

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独白，而状如羊，是为羊吊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断，忽露顶上之峰，盘穹矗竖，是为唐帽山；盖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转形变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桥在金筑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桥在唐帽东北三十里，是天生桥去省反近，而唐帽反远，不知当时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驻唐帽，后驻白云；《志》言其处可以避兵，亦幽㟧之区矣。

【译文】

出洞之后，又从峡中下来，转过前面那条土陇的山嘴往西行，有经过下洞前方，就见洞前的山麓全是水草泥淖，东面与野鸭塘相连，而此地就是野鸭塘水的上游了。忽然听到潺潺的水声，水从下洞前的石山脚下渗出来，流经泥淖的山坞，而后往东汇积在野鸭塘中去了。又从西岭上下山半里，仍然来到路旁，呼唤挑夫与顾奴，于是向西沿着山坳走。望见西面三座山峰攒聚排列在一起，外围又有山峰围绕着它们，心里认为很奇异。又向西四里，有个寨子在南山下，又绕到寨子前边，沿着寨子向左转。往西南行半里，又穿过一个山坳，于是往西前行在峡谷中。这条峡谷的南北两列山，如门扉一样排列向前。北边就是前边望见的三座山峰攒聚排列之处，但是身在峡谷内，从下边反而望不见；南边则有高峻陡削的山崖，上面有一块岩石倒垂着，石头的颜色唯独是白色的，而形状像只羊，这就是羊吊崖。穿过山坳来到此地，又是一里路了。峡谷北面的山崖从中断开，忽然露出山顶上的山峰，呈圆盘状穹隆矗立着，这是唐帽山；大概这就是前面望见的三座山峰，来到这里形象又转变了。根据志书，唐帽山在省城南面八十里处，天生桥在金筑司北面三十里。现在天生桥在唐帽山东北三十里，这样天生桥距离省城反而近，而唐帽山反而远，不知当时是根据什么来划分界线的呢？自然说起过，建文帝先住在唐帽山，后来才住在白云山；志书说此处可以躲避战乱，也是一处幽寂闭塞的地方了。

又西一里余，有峡南向下，是为猪槽堡(1)。路直西逾小脊而下，三里，则坞开南北，路交“十”字于中，乃横截之。渡一小水，半里，

有堡在西山上，曰柳家堡。又北半里，又有堡在北陇上。于是循其右，复西上岭。一里，将及岭坳，有泉淙淙自土穴出，其色乳白，浑而不清。逾岭下，共二里，复坞开南北，仍横截之。有涧在坞中，其水甚小，潴而不流，似亦北去者。又西一里，复上岭。其岭南北石峰骈夹，中通一坳，甚逼。一里，越坳而西，见西壑中堰水满陂(2)，始以为东出，而实不流之波也。循之又西一里，则大坞扩然西去，陂堰横障而北。又北循之，有村在北山之嘴，曰狗场堡(3)，乃汤吏部之佃苗也(4)。村西平畴一坞，为膏腴之壤。欲投之宿，村人弗纳，曰："西去二里有村，亦汤氏佃丁，其中可宿。"乃复西循平畴北陇行。一里余，有石峰界平坞中，削骨擎空，亦独秀之峭而险者。透北峡而西，又半里，复得一村，入叩之，其人闭户遁去。又西得一堡，强入其中，茅茨陋甚(5)，而卧处与猪畜同秽。盖此地皆苗熟者，虽为佃丁，而习甚鄙，令人反忆土蛮竹栏为上乘耳。

【注释】

(1)猪槽堡：今名同，在平坝县东南缘，狗场坝稍北。

(2)满陂：原作"满坡"，据"四库"本改。

(3)狗场堡：今作"狗场坝"，在平坝县东南缘，接近长顺县。小狗场在南，大狗场在北。

(4)吏部：明封建中央所设六部之一。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长官称吏部尚书。汤吏部系以其官名称其人。

(5)茅茨：茅草盖的房子。

【译文】

又向西行一里多，有条峡谷向南下来，这是猪槽堡。道路一直向西越过小山脊后下走，走三里，就见山坞呈南北向敞开，道路在山坞中交叉成"十"字形，于是横过山坞。渡过一条小溪，行半里，有座土堡在西山上，叫柳家堡。又向北半里，又有土堡在北边的山陇上。于是沿着山陇右侧，又向西上岭。行一里，将要到达岭上的山坳，有泉

水淙淙地从土穴中流出来，水的颜色是乳白色，浑浊不清。越过山岭下走，共行二里，山坞又呈南北向敞开，仍然横过山坞。有条山涧在山坞中，山涧中的水很小，停积着不流动，似乎也是向北去的水流。又向西一里，又上岭。这座山岭南北两面有石峰并排相夹，中间通着一个山坳，非常狭窄。行一里，越过山坳往西行，看见西面的壑谷中堤坝挡水积满池塘，最初我以为池水是向东流出去的，可实际上是不流动的水。沿着池水又向西一里，就见一个大山坞十分广阔地向西伸展而去，池塘的堤坝向北横挡在山坞中。又往北顺着堤坝走，有个村庄在北山的山嘴下，叫狗场堡，是吏部汤尚书的苗民佃户。村西平整的田地布满整个山坞，是肥沃的田野。想要进村投宿，村里人不接纳，说："西面前去二里路有个村子，也是汤家的佃户，村子可以住宿。"只好再向西沿着平旷田野中靠北的土陇走。走一里多，有座石峰隔在平旷的山坞中，骨状的峭壁高擎在空中，也是一座独秀峰那样峭拔险峻的山峰。穿过北边的峡谷往西行，又行半里，再次遇到一个村庄，进村敲门，村里人都关上门逃开了。又在西面找到一个土堡，强行进入土堡中，茅屋简陋极了，而且睡觉的地方同猪和牲口的污秽物混在一起。大概此地都是熟苗，虽然身为佃户，但习俗却非常鄙陋，让人反而怀念那些土著蛮族的竹楼是上等的了。

十九日　昧爽，促苗起作饭。忽担人亦呼之，余心以为异，谓从来懒不肯起，今何以人呼亦呼也？盖此人名王贵，为靖州太阳坪人(1)。先自三里抵蓝涧，彼同数人自后尾至，告曰："余侪欲往庆远(2)，苦此路不通，迂路又太远，闻参府以兵送行，故特来附带。"余怜而纳之(3)，途中即以供应共给之。及抵庆远，彼已去。及游南山，复遇之，遂日日来候余，愿随往滇中。余思自庆抵南丹，有夫可送，至贵州界，恐无负担，欲纳其一人。因与之约曰："余此地尚无所用汝，然既随余，亦每日予工价一分。若遇负担处，每日与工价三分半。"彼欲以二人从。后闻其侪在南山洞中，以絮塞牧牛童子口，余心疑之。而王贵来言，诱童子非伊，乃同行者，彼已另居于庆。已请独从。后至麻哈，遂渐傲慢，以凳伤予足。及抵贵州，见余欲另觅

夫，复作悔过状，甚堪怜，余复用之。至是早起，忽不见，观余所藏路费，亦竟窃之去矣。自余行蛮洞中，以数金藏盐筒中，不意日久为彼所窥，乃不失于蛮烟虺毒之区，而失之就坦遵途之日，徒有怅怅而已。

【注释】

(1)靖州：治今湖南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2)余侪(chái)：我辈。

(3)余怜而纳之：原误倒为“余纳而怜之”，据“四库”本改。

【译文】

十九日　拂晓，催促苗人起床做饭。忽然间挑夫也在叫他，我心里认为很奇怪，因为此人自来懒惰不肯起床，今天为何别人呼叫他也叫呢？原来这个人名叫王贵，是湖南靖州太阳坪的人。先前从三里卫到达蓝涧时，他同几个人从后面尾随而来，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人想去庆远府，苦于这条路不太通畅，绕路走又太远，听说参将府派兵护送您上路，所以特意前来请您附带着我们走。”我同情他们便接纳了他们，途中就用驿站供应的东西一同分给他们。到来到庆远府时，他们已经离开。到游览南山的时候，又遇见他们，于是就天天来守着我，表示愿意随同我去云南。我考虑，从庆远府到南丹州，有差夫可以护送，到了贵州境内时，恐怕就无人挑担子了，只想接纳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因而与他们约定说：“我在此地还没有用得上你们的地方，不过既然跟随了我，每天也给一分银子的工钱。如果遇上要挑担子的地方，每天给工钱三分半银子。”他们想让两个人跟随我。后来听说这帮人中有人在南山的山洞中，用棉絮塞在放牛儿童的口中，我心里怀疑是他。可是王贵来说，诱骗儿童的不是他，而是与他同行的那些人，那些人已经另外居住在庆远府了。末了，请求独自一人跟随我。后来来到麻哈州，逐渐傲慢起来，用板凳砸伤了我的脚。到达贵州省城时，见我想另找挑夫，又作出悔过的样子，十分值得同情，我

又用了他。到今天早晨起床后，突然不见了，察看我收藏着的路费，也竟然被他偷去了。自从我走入蛮族居住的地区后，把几两金子藏在装盐竹筒中，想不到天长日久被他窥探到了，竟然在蛮族居住的烟瘴蛇毒的地方没有丢失，却在这马上就要走上坦途的这一天丢失了，我只有闷闷不乐而已。

既明，担夫窃资已去，无可奈何。求苗子送出平坝，不及三十里，索价甚贵，已而竟遁去不肯出，盖苗习素不送客。予求之他苗，其人曰："彼好意宿汝，奈何以担累之？须自负去。二三里抵九家堡，即有送者。"遍求之，其语皆然。余无可奈何，饭而束担，与顾仆共抬而前行。由狗场西苗堡截坞堰南过，一里，逾岭西下，又过一苗堡，益转而南，又逾一岭。半里，乃由岭头从岐路北向入坞，路小山寂。一里，乃西向下。半里，有溪汪然自南而北(1)，始为脊北第一流，乃北合洛阳桥下水，东经威清而下乌江者(2)。溪上旧有石桥已圮，其东半涉水，而渡其西半，是为九家堡(3)，乃苗之熟者也。至是已近午矣，始雇得一夫，担而行。复西北上陇，六里，有村在西山下，曰二家堡。从其东盘山嘴而北，北界山远辟旷然，直东遥见高峰在四十里外者，即《志》所云马鞍山，威清之山也。路复循南山之北，西向入峡。二里出峡，有村在南山下，曰江清(4)。其处山坞大开，平畴中拓，东有石峰离立，即与南山夹而为所从之峡者也。

【注释】

(1)有溪汪然：此溪即今麻线河，为猫跳河源之一。

(2)威清：明置威清卫，治今清镇市。

(3)九家堡：今作"九甲"，在平坝县东南境，麻线河西岸。

(4)江清：今作"江青"，在平坝县东南境，高峰镇驻地稍西，羊昌河东岸。

【译文】

天明后，挑夫偷了路费已经逃走，我无可奈何。央求苗人送出平坝卫，不到三十里路，要价非常贵，不久竟然逃走了不肯出来，大概是苗人的习俗素来不送客人。我央求其他苗人，那些人说："他好意留你住宿，怎么好用担子来劳累他呢？必须自己挑着去。二三里路到了九家堡，就有人送了。"求遍了村中人，他们的话都一样。我无可奈何，吃饭后把担子捆在一起，与顾仆一同抬着往前走。由狗场堡西面的苗人土堡向南横穿过山坞中的堤坝，行一里，翻越山岭往西下行，又经过一处苗人的土堡，渐渐转向南，又翻越一座山岭。行半里，才由岭头从岔路向北进入山坞中，道路微小，山间寂静。行一里，便向西下走。行半里，有条溪流浩浩荡荡自南往北流，是山脊北面开始的第一条溪流，是往北汇合洛阳桥下的水流，向东流经威清卫后下流进乌江的溪流。溪流上原有的石桥已经坍塌，从溪流东边涉水，而后渡到溪流西边，这里是九家堡，是苗人中汉化程度较高的苗民了。来到这里已将近中午了，才雇到一个挑夫，挑着担子便走。又向西北上登土陇，行六里，有个村子在西山下，叫二家堡。从村东绕过山嘴往北走，北面的一列山远远展开，十分空旷，远远看见正东方在四十里外的高峰，就是志书所说的马鞍山，是威清卫境内的山了。道路又沿着南山的北麓，向西进峡。走二里后走出山峡，有个村庄在南山下，叫清江。此处的山坞非常开阔，平旷的田野在山坞中拓展开来，东面有石峰成排矗立，就是与南山相夹形成我来时走过的峡谷的山峰了。

由村东北向抵二石峰下。其峰兀突，南面削崖回裂而无深洞；西面有洞在峰半，其门西向。亟令苗子停担峰下。余先探其南面，无岩可入，惟西南峰下细流汩汩，向麓下窍中出(1)，遂从其上跻入洞。洞顶甚平，间有乳柱下垂，若帷带飘摇。其内分为三层。外层即洞门之前，旷若堂皇，中有圆石，如堆旋而成者。四五丈之内，即陷空而下。其下亦平整圆拓，深约丈五，而大倍之。从其上下瞰，亦颇光明，盖洞门之光，既从上倒下，而其底北裂成隙，亦透明于外，似可挨入而未及也。是为下层。下层之东，其上复深入成洞，与外层对，

第为下陷所隔，不能竟达。由外层南壁攀崖而上，东透入腋，列柱如门，颇觉幽暗，而玲珑嵌空，诡态百出。披窍北下，遂达中层，则外层之光，仍中射而入。其内千柱缤纷，万窍灵幻，左入甚深，而窈窕莫穷，前临下层，如在楼阁，亦贵竹中所仅见者(2)。方攀陟不能去，而苗夫在下呼促不已，乃出洞而下。从洞前北行，升陟塍陇二里，有大溪自西而东，溯之西行。有桥十余巩横跨其上，是为洛阳桥，乃新构而成者。桥下流甚大，自安顺州北流至此，曲而东注威清，又北合陆广，《志》所谓的澄河是矣(3)。

【注释】

(1)向麓下窍中出："出"，"四库"本同，徐本作"入"。

(2)贵竹：洪武五年(1372)正月，置贵竹长官司，隶贵州宣慰司，后改属贵阳府，在今贵阳市。万历十四年(1586)改为新贵县。又作贵筑、贵竺。《游记》中亦以"贵竹"称贵州全省。

(3)的澄河：又作"滴澄河"，即今猫跳河，全长180公里，但自然落差达549米。新中国建立后在其中游清镇境修建了红枫湖水库，库容达6亿立方米，还有百花水库，库容1.8亿立方米。沿河修了六个梯级电站，装机总容量为24万千瓦。一级红枫电站以上河段，基本在海拔1250—1300米的岩溶峰林洼地间缓流。猫跳河是现今贵州开发利用最好的河流，红枫湖成了贵州新的游览胜地。猫跳河源有狗桥河、羊昌河、麻线河、后六河等。霞客所过大溪称洛阳河，即今羊昌河。洛阳桥即因跨在洛阳河上得名，至今附近还有上洛阳、洛神坝等地名。明代陆广河为的澄河下游，《明史·地理志》：威清卫"西有的澄河，即陆广河上游。"陆广河汇入后的一段乌江也称陆广河。

【译文】

由村东向北走到两座石峰之下。石峰突兀而起，南面的崖壁上有回绕的裂缝却没有深的洞穴；西面有个山洞在石峰半中腰，洞口向西。我急忙命令苗人把担子停放在石峰下。我先去探察石峰的南面，没有岩洞可以进去，只有西南方的山峰下有汩汩流淌的细流，从山麓下的石窍中流出来，于是从石窍上方爬进洞中。洞顶十分平滑，间或有钟乳石柱下垂，好像帷幔衣带在随风飘摇。洞内分为三层。外层就

是洞口以内靠前边的部分，空旷得好像宽敞的殿堂，中间有块圆石，如用刀子削圆堆放而成的。四五丈以内，马上空陷下去。那下边也是平整圆滑空阔，深约一丈五，可大处有一倍。从这上面向下俯瞰，也很明亮，大概是洞口的光线，既已从上面反射到下边，而且洞底的北边裂成缝隙，也从外边透进亮光来，似乎可以挤进去但来不及了。这是下层。下层的东边，洞壁上又深陷进去形成山洞，与外层相对，但只是被下陷处隔断了，不能走到底。由外层南边的洞壁上攀崖上登，向东钻进侧洞，石柱排列好像门洞，觉得很是幽暗，可玲珑精巧的钟乳石镶嵌在空中，现出千百种奇异的姿态。穿过石窍向北下去，就到达中层，就见外层的亮光，仍然投射进洞中。洞内千柱缤纷，万窍灵幻，左边进去非常深，但幽深得无法穷尽，前方面临下层，如身在楼阁中，这也是贵州省境内仅有此处能见到的景观。正在攀登跋涉舍不得离开时，苗族挑夫在山下呼叫催促不已，只好出洞来下山。从山洞前往北行，上登土陇二里，有条大溪自西往东流，溯溪流往西行。有座十多个桥拱的桥横跨在溪流上，这是洛阳桥，是新建成的桥。桥下的水流非常大，自安顺州向北流到此地，向东弯曲后流入威清卫境内，又往北流与陆广河合流，这就是志书所说的澄河了。

度桥北，又溯流而西，抵水之北来东折处，遂从岐北向溯小溪行。始由溪东，已涉堰由溪西，已复西北逾冈，五里，抵铜鼓山。其处山坞南辟，北界石峰耸立，皆有洞，或高或下，随峰而出。西界则遥山自北而南，蜿蜒如屏，连裂三洞，其门皆东向，而南偏者最高敞。其前有数十家当其下，即铜鼓寨也，是洞名铜鼓洞。按《志》，铜鼓山在威清西四十五里，以方隅道里计之，似即此山；然其地去平坝仅五里，不平坝而威清，何也？其洞高悬峻裂，内入不甚深，而前多突耸之石，环牖分门，反觉窈窕。其右重壁之上，圆穴一规，北向高穹。攀崖登之，其中上盘空顶，下坠深阱，土人架木铺竹为垫，俨然层阁。顶东另透明窗，阱内复有穴自下层出入，土人置扉穴前，晚则驱牛马数十头藏其中。正岩之后，有裂窍西南入，滴沥垂其内不绝，渐转渐隘而暗，似向无入者，乃出。时有一老者，候余洞前。余

欲并探北偏中洞，老者曰：“北洞浅，不足观。有南洞在高崖上，且大路所由，可一登之。”乃循洞麓西转，不数十步，则峰南果有洞出崖端，其门南向，其下依崖而居者，犹环之为庐。乃从庐后跻级上。洞门悬嵌弥高，前垒石为垣，若雉堞形，内深五丈余，而无悬突之石，扩然高朗。其后洼陷而下者一二丈，然俱面阳而燥，土人置廪盈其间(1)。其左腋裂窍北下，渐下渐狭而卑，土人曰与东洞通，想即垂沥不绝处也，亦以黑暗不暇入。时顾仆与苗子担前行已久，余恐其不之待，遂下山。循麓西上，半里，逾坳，则顾仆与苗夫犹待于此。其坳当西界蜿蜒屏列之中，脊不甚高，而石骨棱棱，两旁骈峙甚逼。过隘，西下坞中洼，其西复有坳环属，盖南北夹起危峰，而东西又两脊如属垣。洼中有小水，牧者浸牛满其中。度洼半里，又逾脊西下约一里，有岐直下西坞者，通平坝南上之道；循岭北越岭角者，为往平坝道。乃西北上岭者一里，逾岭角而北。又北下者一里，又逾岭西北一里，与大道值(2)。循大道稍北，遂西度田塍，共半里，逾小桥，入平坝东门(3)。半里，转而南，乃停担肆中。是晚觅得安庄夫，市小鲫佐酒。时方过午，坐肆楼作记。

【注释】

(1)廪(lǐn)：米仓。

(2)值：相逢。

(3)平坝：明置平坝卫，治今平坝县。

【译文】

过到桥北，又溯溪流往西行，到达溪水从北边流来向东转折之处，就从岔路向北溯小溪走。开始时在溪流东边走，不久涉过堤坝经由溪流西边走，随即又向西北翻越山冈，行五里，抵达铜鼓山。此处南面辟成山坞，北面石峰耸立，山上都有山洞，有的高有的低，顺着山峰显现出来。西境内就是远山自北往南延伸，蜿蜿蜒蜒好像屏风，一连裂开三个洞，洞口都是面向东，而偏在南边的那个洞最为高大宽

敞。山洞前面有几十家人位于山洞下方，这就是铜鼓寨了，这个山洞名叫铜鼓洞。根据志书，铜鼓山在威清卫西面四十五里处，按方位里程来计算，似乎就是这座山；然而此地距离平坝卫仅有五里路，志书不用平坝卫来记载它的方位里程却取威清卫，为什么呢？这个洞高悬险峻地裂开，洞内进去不怎么深，但前方有很多突立高耸的岩石，像是环绕着的窗口分列的门户，反而觉得窈窕可爱。洞右侧的重重石壁之上，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面向北，高大穹隆。攀着石崖登上去，洞中上方是圆盘状空荡荡的洞顶，下方陷下去成为深深的陷阱，当地人架了木架，用竹子铺成垫子，俨然像一层层楼阁。洞顶东边另外通着一个明亮的窗口，陷阱内又有洞穴可从下层出入，当地人在大穴前装了一道门，晚上就把几十头牛马赶进洞中关起来。正洞的后面，有个裂开的石窍向西南方进去，那里面水滴不停地垂落下来，渐渐转进去，石洞渐渐变得又窄又暗，似乎从来没有人进来过，于是出洞来。这时有一位老人，在洞前等候我。我想一并去探一探偏在北边的中洞，老人说："北洞很浅，不值得观赏。有个南洞在高高的山崖上，而且是大路经过的地方，值得去登一次。"于是沿着山洞下方的山麓向西转，不到几十步路，就见山峰南面果然有个洞出现在山崖顶端，洞口向南，山洞下方紧靠山崖居住的人家，仍然是环绕着山崖建盖了房屋。于是从房屋后面沿着石阶上登。洞口高悬深嵌在更高的地方，前边用石块垒成墙，好像城墙的形状，洞内深五丈多，然而没有高悬突立的岩石，显得空阔高敞明亮。洞的后部洼陷下去之处有一二丈，然而都面向太阳，很干燥，当地人放置的粮仓充盈在洞中。山洞左侧裂开一个向北下去的石窍，渐渐下去渐渐变得又狭窄又低矮，当地人说是与东洞相通，想来就是水滴不断垂落之处了，也是因为太黑暗来不及深入进去。此时顾仆与苗人挑着担子走在前面已经很长时间，我担心他们不会等我，便下了山。沿着山麓向西上行，行半里，越过山坳，就见顾仆与苗族挑夫还等在此地。这个山坳位于西境内蜿蜒延伸屏风样排列的群山之中，山脊不是很高，可是石骨嶙峋，两旁群山对峙，非常狭窄。走过山隘，向西下到山坞中的洼地，山坞西边又有个山坳环绕连接着，大体上南北两面夹立耸起高险的山峰，而且东西两

面又有两条山脊如城墙一样连接着。洼地中有个小水塘，放牧的人把牛浸泡在整个水塘中。穿越洼地半里，又越过山脊往西下行约半里，有条岔路一直下到西面的山坞中的，是通往平坝卫向南上走的路；沿着山岭向北越过岭角的，是前往平坝卫的路。于是向西北上岭走了一里路，越过岭角向北走。又向北下走一里，又翻越山岭往西北行一里，与大道相遇。沿着大道稍向北走，便向西穿越田间土埂，共走半里，走过小桥，进入平坝卫的东门。行半里，转向南，就把担子停放在旅店中。这天晚上找到一个安庄卫的挑夫，买来小鲫鱼下酒。此时才过中午，坐在旅店的楼上写日记。

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出西门数里有圣泉，亦时涸时溢，以迂道不及往。

【译文】

平坝卫城在东西两列山相夹之间，而城池紧靠西山的山麓。城墙不怎么雄伟高峻，但城中的街市居民很是热闹，鱼和肉不缺乏。走出西门几里有个圣泉，也是时而干涸时而溢出来，因为要绕路走来不及前去。

二十日　早餐，随担夫出平坝南门，循西山麓南行。二里，有石坊当道，其南丛山横列，小溪向东峡去，路转西峡入。三里，又随峡南转。又二里，上石子岭，逾岭为石子哨(1)。又七里，过水桥屯。又五里，为中火铺(2)。又二里，西上坳，从坳夹行一里，为杨家关(3)。又西三里，为王家堡，乃南转四里，为石佛洞。洞门西向，不深，有九石佛，甚古。其处西抵大茅河为安酋界，约五十里(4)。又南五里，平坞间水分南北流，是为老龙过脊。又南五里，为头铺(5)。又南二里，西入山坳。逾之，出其西，又南行三里，过一堡，又二里上陇，入普定北门(6)。一岐自东北来者，广顺道；一岐自西北来者，大茅河诸关隘道。普定城垣峻整，街衢宏阔。南半里，有桥。又南半里，有层楼跨街，市集甚盛。

【注释】

(1)石子哨：今作“沙子哨”，在平坝县西南境。

(2)中火铺：旅途程站适中处供过往行人生火做饭或售卖食物的地方。

(3)杨家关：今名同，在安顺市西秀区东北境，七眼桥铁路车站稍北。

(4)约五十里：徐本作“约五十余里”。

(5)头铺：今名同，在安顺市西秀区西隅，滇黔公路旁。

(6)普定：明置普定卫，治今安顺城区。

【译文】

二十日　早餐后，跟随挑夫走出平坝卫城南门，沿着西山的山麓往南行。行二里，有座石牌坊位于道路中间，牌坊南面群山横向排列，小溪向东面的峡谷中流去，道路转入西面的峡谷中。行三里，又随着峡谷向南转。又行二里，上登石子岭，越过石子岭是石子哨。又行七里，经过水桥屯。又行五里，是中火铺。又行二里，向西登上山坳，从山坳的夹谷中前行一里，是杨家关。又向西行三里，是王家堡，于是转向南四里，是石佛洞。洞口向西，不深，有九尊石佛，十分古老。此处西面抵达大茅河，是贼首安邦彦的辖境，大约五十里。又向南五里，平旷的山坞中水流分为南北两个流向，这是山脉的主脉延伸而过的山脊。又向南五里，是头铺。又向南二里，向西走入山坳。穿越山坳，出到山坳西边，又往南行三里，经过一处土堡，又行二里登上土陇，进入普定卫城的北门。一条岔路从东北方来的，是去广顺州的路；一条岔路从西北方来的，是通往大茅河各关隘的道路。普定卫城的城墙高峻整齐，街道宏伟宽敞。向南半里，有座桥。又向南半里，有一层层楼房跨在街道上，集市非常兴盛。

二十一日　出南门，西南行十五里，为杨家桥(1)，有堡为杨桥堡。又南十里，为中火铺。又南一里，抵龙潭山下，转入西峡。西八里，有哨。转南七里，为龙井铺(2)。又南七里，过哑泉，大路从东南下山，绕山南入安庄东门；小路越岭西而南下，度小桥，抵安庄西门

(3)。安庄后倚北峰，前瞰南陇，而无南北门，惟东西两门出入。西门外多客肆，余乃入憩焉。遂入西门，遇伍、徐二卫舍(4)，为言："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残害独惨，人人恨不洗其穴。然以天兵临之，荡平甚易，而部院朱独主抚，以致天讨不行，而叛逆不戢。今正月终，犹以众窥三汊河，以有备而退(5)。"三汊河者，去安庄西五十里，一水西北自乌撒(6)，一水西南自老山中，合并东北行，故曰"三汊"；东经大茅、陆广、乌江，与安限为天堑者，惟此(7)；今设总兵官驻其地。时朱总督已毙(8)，舆尸还越，而按君冯士晋为四川人(9)，余离贵省日，亦亲临陆广，巡历三汊，将由安庄抵安南。伍君曰："按君此行，亦将巡察要害，分布士卒，为剿除之计，非与朱为比者。"不识然否？

【注释】

(1)杨家桥：今名同，在安顺市西秀区南境。

(2)龙井铺：今名同，在镇宁县东北隅的公路旁。

(3)安庄：明置安庄卫，治今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关镇。

(4)卫舍：明代军卫应袭子弟称舍人，亦称卫舍。

(5)"此间为安邦彦所荼毒"以下几句：元代在今贵州境内的土司即有水西、水东之称。明代设贵州宣慰司，由安氏世袭宣慰使，宋氏世袭宣慰同知，两宣慰各有分地，安氏辖境大部在今乌江上游鸭池河以西，通称水西；宋氏辖地大部在鸭池河以东，通称水东。天启二年(1622)安邦彦反，攻陷毕节，又破安顺、平坝、沾益，并配合宋万化围贵阳十余月。后安邦彦又率众数万追官军，"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崇祯元年(1628)明廷调朱燮元总督贵、云、川、广，专门对付安邦彦。安邦彦经七年始被平定，安位继，仍继续为乱。崇祯十年(1637)安位死，明废宣慰使，分其地为十二州，乱亦未止，不久复旧。戢(jí)，收敛，止息。

(6)乌撒：明置乌撒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7)"故曰三汊"以下几句：今仍称三岔河，即乌江上游。明代各段皆有专名，今六枝以北称谷龙河，今普定以北称大茅河，今安顺以北称思腊河，今平坝、清镇以北称鸭池河，今修文以北称六广河，今息烽、开阳以北始称乌

江。

(8)总督：官名。明初在用兵时派部院官总督军务，事毕即罢。后各地逐渐增置，成为定制。

(9)按君：对巡按的尊称。明代派遣监察御史分赴各省区巡视，按临州县，考核吏治，三年一更，称为巡按。其品级虽低，但可与省区行政长官分庭抗礼。

【译文】

二十一日　出了南门，往西南行十五里，是杨家桥，有座桥头堡是杨家堡。又向南十里，是中火铺。又向南一里，抵达龙潭山下，转入西面的山峡。向西八里，有个哨卡。转向南行七里，是龙井铺。又向南七里，路过哑泉，大路从东南方向下山，绕到山的南面进入安庄卫城的东门；小路越到岭西后往南下山，走过小桥，抵达安庄卫城的西门。安庄卫城后面靠着北面的山峰，前方俯瞰着南面的山陇，可南北两面没有城门，只有东西两道城门供人出入。西门外有许多客店，我于是进店歇息。随后进入西门，遇见安庄卫姓伍、姓徐的两位门客，对我说："这一带被安邦彦所毒害，残害得特别惨，人人都恨不得血洗他的巢穴。如果朝廷派大军来征讨他，荡平他非常容易，可朱部院偏要主张安抚，以致朝廷没有实行征讨，但叛逆毫不收敛。今年正月底，还率领部众窥探三汊河，因为对方事先有防备才退兵。"三汊河这地方，西面距离安庄卫五十里，一条河水从西北方的乌撒府流来，一条河水从西南方的老山中流来，合流后向东北流去，所以叫做"三汊河"；往东经过大茅河、陆广河、乌江一线，与安邦彦分界成为天堑的，唯有这条河；现在设置了总兵官驻扎在那个地方。这时朱总督已经死去，用车载着尸体返回浙东，而巡按大人冯士晋是四川人，我离开贵州省城时，他也亲临陆广河，巡察经过三汊河，即将由安庄卫去到安南卫。伍君说："巡按大人此次出行，也将要巡察军事要地，部署士卒，为剿除安邦彦做准备，不是能与朱总督相比的人。"不知是不是这样？

普定卫城内，即安顺府所驻(1)。余先闻安顺止土知州，而宦籍有知府节推，至是始知所驻在普定也。

【注释】

(1)安顺：安顺州，治所原在今安顺市西秀区东境的旧州镇。成化中(1465—1487)移与普定卫同城，即治今安顺城区。万历三十年(1602)升为安顺军民府，统辖贵州西部的大片地区。

【译文】

普定卫城内，就是安顺府的驻地。我先前听说安顺只设有土知州，而仕宦出身的只有知府节制下的推官，来到这里才知道安顺府是驻在普定卫城。

安庄卫城内，即镇宁州所驻(1)。其公署在南城内段公祠之东，段公名时盛，天启四年任镇宁道(2)。云南普名胜叛，踞阿迷州，段统兵征之，死于难，故州人立祠祀之，而招魂葬于望水亭之西。今普名胜之子犹据阿迷州。湫敝殊甚(3)。庭有古杉四株，大合两人抱，岂亦国初之遗耶？

【注释】

(1)镇宁州：洪武十八年(1385)置镇宁州于今紫云县治西南7公里的火烘，嘉靖十一年(1532)徙州治与安庄卫同城，即今镇宁县治。

(2)天启四年：即1624年。

(3)湫(jiǎo)敝殊甚：十分低矮破烂。

【译文】

安庄卫城内，就是镇宁州的驻地。镇宁州的衙门在南城内段公祠的东边，段公名叫段时盛，天启四年任镇宁道道员。云南省普名胜反叛，盘踞着阿迷州，段时盛统领兵马征伐普名胜，死于国难，所以州里人建立了祠堂祭祀他，而且为他招魂葬在望水亭的西边。今天普名胜的儿子仍然占据着阿迷州。十分低矮破烂。庭院中有四颗古杉树，大处要两人合抱，莫非也是开国初期的遗

物吗？

安南卫城内，即永宁州所驻(1)。考《一统志》，三卫三州，旧各有分地，卫俱在北，州俱在南。今州卫同城，欲以文辖武，实借武卫文也。但各州之地，俱半错卫屯，半沦苗孽，似非当时金瓯无缺矣。

【注释】

(1)永宁州：洪武十八年(1385)置永宁州于今镇宁县南部六马乡稍东的打罕。嘉靖十一年(1532)徙州治于关索岭。万历四年(1576)徙与安南卫同城，即今晴隆县治。

【译文】

安南卫城内，就是永宁州的驻地。查看《一统志》，三个卫三个州，旧时各自划分有辖地，三个卫都在北面，三个州都在南面。今天州和卫都在同一个城里，打算用文官来管辖武官，实际上是借助武官来保卫文官了。但各个州的属地，全都有一半错杂着卫所的屯田，一半沦丧在苗族叛民的手中，似乎不是当年完整无缺的疆土了。

三卫之西，为水西所苦，其东又诸苗杂据，惟中一道通行耳。

【译文】

三个卫的西面，被水西所苦害，三个卫的东面有杂乱盘踞着各支苗人，唯有中间的一条道路可以通行罢了。

二十二日　五鼓，大雨达旦，余少憩逆旅。下午霁，独南遵大路，一里逾岭，由岐东下半里，入双明洞(1)。此处山皆回环成洼，水皆下透穴地。将抵洞，忽坞中下裂成坑，阔三尺，长三丈，深丈余，水从其东底溢出，即从其下北去。溢穴之处，其上皆环塍为田，水盈而不渗，亦一奇也。从此西转，则北山遂南削为崖，西山亦削崖北属之，崖环西北二面，如城半规。先抵北崖下，崖根忽下嵌成洞，其中

贮水一塘，渊碧深泓，即外自裂坑中潜透而汇之者。从崖外稍西，即有一石自崖顶南跨而下，其顶与崖并起，而下辟为门，高阔约俱丈五，是为东门。透门而西，其内北崖愈穹，西崖之环驾而属者，亦愈合。西山之南，复分土山一支，掉臂而前，与东门外崖夹坑而峙。昔有结高垣，垒石址，架阁于上，北与东门崖对，以补东向之隙，而今废矣。由东门又数十步，抵西崖下。其崖自南山北属于北崖，上皆削壁危合，下则中辟而西通，高阔俱三倍于东门，是为西门。此洞外之“双明”也。一门而中透已奇，两门而交映尤异。其西门之外，山复四环成洼，高若列城。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2)，又透石根溢出西门之东，其声淙淙，从西门北崖，又透穴西出。门之东西，皆有小石梁跨之，以入北洞。水由桥下西行环洼中，又透西山之下而去。西门之下，东映重门，北环坠壑，南倚南山，石壁氤氲，结为龛牖，置观音大士像焉。由其后透穴南入，石窍玲珑，小而不扩，深可十余丈而止。此门下南壁之奇也。北接北崖，石屏中峙，与南壁夹而为门。屏后则北山中空盘壑，极其宏峻，屏之左右，皆有小石梁以分达之。屏下水环石壑，盘旋如带。此门下北壁之奇也。北壁一屏，南界为门，北界为洞，洞门南临。此屏中若树塞，遂东西亦分两门，南向。水自东门下溢穴而出，漱屏根而入，则循屏东而架为东桥，而东门临之；又溢穴出西门下，循屏西而架为西桥，而西门临之。此又洞内之“双明”也。先从西门度桥入，洞顶高十余丈，四旁平覆如幄；而当门独旋顶一规，圆盘而起，俨若宝盖中穹；其下有石台，中高而承之；上有两圆洼，大如铜鼓，以石击之，分清浊声，土人诧为一钟一鼓云。洞西北盘亘，亦多垂柱裂隙，俱回环不深。东南裂隙下，高迥亦如西门，而掩映弥深，水流其前，潆洄作态，崆峒清泠，各极其趣。遂逾东桥，仍出西门下，由其前南向而上，直跻崖根，复有洞东向，高阔俱三丈，而深十丈。洞后北转，遂上穹而黑，然不甚深矣。洞中干朗，有僧栖之，而中置金仙像。乃叩僧索笔携炬，同下穷西门大士后小穴，并录壁间诗。返寓已暮。

【注释】

(1)双明洞：今名同，在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南1.5公里的公路边，分前洞和后洞。前洞口宽三米余，高二十余米，洞内空旷平坦，宽处约六十米，高处约三十余米。出口有“透心泉”，洞外四山环绕，一溪横流，溪上有阅仙桥。后洞又名内洞，高宽皆约二十五米。前洞出口如门，后洞出口若窗，白天晚上阳光月光皆可透入，故名“双明洞”。近数十年，又在镇宁县东一公里处发现伙牛洞，为放伙牛的牧童避雨休憩的地方，因名。洞内有多具野兽遗骸及兽骨化石，现改名犀牛洞，已扩大了洞门，建成了新的旅游点。

(2)水自东门外北崖渊泓间：“北崖”，原误倒为“崖北”，据本书上文改。

【译文】

二十二日　五更时，大雨直下到天亮，我在旅店中稍作休息。下午天转晴，独自一人顺着大路往南走，走一里越过山岭，由岔路向东下走半里，进入双明洞。此处的山都回绕成洼地，水都是向下流入地下的洞穴中。即将到达洞中时，忽然山坞中向下裂成深坑，宽三尺，长三丈，深一丈多，水从深坑东头的底下溢出来，随即从坑下往北流出去。溢水的洞穴处，深坑上面都是田埂环绕着的水田，水满满的却不渗漏，也是一个奇观。从此地向西转，就见北山的南面是陡削的悬崖，西山也是陡削的悬崖，北边连接着北山，悬崖环绕在西北两面，如城墙一样是半个圆规形。首先抵达北面的悬崖下，悬崖根部忽然下嵌成一个洞，洞中贮藏着一塘水，渊深碧绿，这就是从外边裂开的深坑中潜流渗透汇积在洞中的水。从悬崖外边稍向西走，马上有一块岩石从悬崖顶端向南斜跨下来，岩石的顶部与悬崖并排耸起，而下面剖开成为门洞，高处宽处大约都是一丈五，这是东门。钻过门往西走，石门以内北面的悬崖愈加穹隆，西面的悬崖环绕奔突而来的连接处，也愈加合拢。西山的南面，又分出一条土山，掉转手臂往前延伸，与东门外的悬崖夹住深坑对峙。从前有人构筑了高墙，垒砌了石头地基，在上面架起了楼阁，面朝北与东门所在的悬崖相对，以此来填补东面的空隙，可今天已荒废了。由东门又走几十步，抵达西面的悬崖下。这里的悬崖自南山向北连接着北面的悬崖，上边都是高险闭合的峭壁，下面却从中剖开通到西面，高处宽处都是东门的三倍，这便是

西门。这是山洞外边的“双明”了。一个石门中间相通已经很奇特了，而两个石门交相辉映就格外奇异了。那西门之外，山又四面环绕形成洼地，高高地好像排列着的城墙。水从东门外北面悬崖下的深潭中，又渗过石山根部在西门的东边溢出来，水声淙淙，从西门北面的悬崖下，又穿过洞穴向西流出去。石门的东西两面，都有小石桥跨在流水上，以便进入北面的山洞。水从桥下向西流淌在环形的洼地中，有穿过西山之下流去。西门之下，东面映衬着两个石门，北边环绕着深陷的壑谷，南面紧靠南山，石壁上云气氤氲，建造了一个带有窗户的佛龛，佛龛内放置了观音菩萨的像。由佛龛后面钻过洞穴向南深入，石窍小巧玲珑，小而不宽，深处大约有十多丈便终止了。这是石门下南面石壁上的奇观。北边接着北面的悬崖，石头屏风耸峙在中央，与南面的石壁相夹形成石门。石头屏风后面就是北山从空中盘绕而下的壑谷，极其宏伟险峻，石头屏风的左右，都有小石桥以便分别到达那里。屏风下面的水环流在岩石壑谷中，盘旋着好像一条带子。这是石门下北面石壁上的奇观了。北面石壁上的一座石屏风，把南面分隔成门，北面被分隔成洞，洞口面临南方。这座屏风像大树一样堵塞在中央，于是东西两边也就分为两道门，面向南。水从东门下边洞穴中溢出来，冲刷着石屏风的根部流进去，便沿着石屏风的东边架成东桥，而东门面临着东桥；又在西门下从洞穴中溢出来，沿着石屏风的西边架为西桥，而西门面临西桥。这又是山洞内的“双明”了。首先从西门走过桥进去，洞顶高十多丈，四周平滑下覆好像帷幔；而当门之处只有一个旋绕上去圆形的洞顶，圆盘状地隆起，俨然像是珍宝装饰的伞盖，中央穹隆而起；圆顶下方有个石台，在中央高高地托着圆顶；石台上有两个圆形的凹坑，大处如铜鼓，用石块敲击它们，声音分为一清一浊，当地人诧异地认为是一口钟一个鼓。山洞向西北弯弯转转地进去，也有很多下垂的石柱和裂缝，全都弯弯曲曲的，不深。东南面的裂缝下，高远之处也像西门一样，可互相掩映更加幽深，溪水流过它的前边，流转回旋，娇美作态，山洞空旷，泉水清凉，各自极尽其中的情趣。于是越过东桥，仍旧出到西门下，由西门前向南上登，直接登上悬崖脚下，又有个山洞面向东方，高处宽处都是三丈，可深处

有十丈。进洞后向北转，于是洞顶上方隆起，又很黑，然而不太深。洞中干燥明亮，有僧人住在洞中，而且中央放置着如来佛像。于是拜见了和尚，要来纸笔带上火把，一同下去穷究西门观音菩萨后边的小洞，并抄录了石壁上的题诗。返回寓所天已经黑了。

二十三日　雇短夫遵大道南行。二里，从陇头东望双明西岩，其下犹透明而东也。洞中水西出流壑中，从大道下复西入山麓，再透再入，凡三穿岩腹，而后注于大溪。盖是中洼壑，皆四面山环，水必透穴也。又南逾阜，四升降，共四里，有堡在南山岭头。路从北岭转而西下，又二里，有草坊当路，路左有茅铺一家。又西下，升陟陇壑，共七里，得聚落一坞(1)，曰白水铺(2)，已为中火铺矣。又西二里，遥闻水声轰轰，从陇隙北望，忽有水自东北山腋泻崖而下，捣入重渊，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截，盖为对崖所隔也。复逾阜下半里，遂临其下流，随之汤汤西去，还望东北悬流，恨不能一抵其下。担夫曰："是为白水河。前有悬坠处，比此更深。"余恨不一当其境，心犹慊慊(3)。随流半里，有巨石桥架水上，是为白虹桥。其桥南北横跨，下辟三门，而水流甚阔，每数丈，辄从溪底翻崖喷雪，满溪皆如白鹭群飞，"白水"之名不诬矣。度桥北，又随溪西行半里，忽陇箐亏蔽，复闻声如雷，余意又奇境至矣。透陇隙南顾，则路左一溪悬捣，万练飞空，溪上石如莲叶下覆，中剜三门，水由叶上漫顶而下，如鲛绡万幅(4)，横罩门外，直下者不可以丈数计，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如烟雾腾空，势甚雄厉，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俱不足以拟其壮也。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而担夫曰："前有望水亭，可憩也。"瞻其亭，犹在对崖之上，遂从其侧西南下，复度峡南上，共一里余，跻西崖之巅。其亭乃覆茅所为，盖昔望水亭旧址，今以按君道经，恐其停眺，故编茅为之耳。其处正面揖飞流(5)，奔腾喷薄之状，令人可望而不可即也(6)。停憩久之，从亭南西转，涧乃环山转峡东南去，路乃循崖拾级西南下(7)。

【注释】

(1)聚落：定居一年以上的村落。亦省称“聚”。

(2)白水铺：今仍称白水或白水河，在镇宁县西境，打帮河稍东的公路旁。这一段河道为镇宁与关岭界河。但在打帮河西岸新设黄果树镇，为旅游小镇，亦属镇宁县。

(3)慊(qiǎn)慊：遗憾。

(4)鲛绡(jiāo xiāo)：传说中鲛人所织的绡，亦泛指名贵凉爽的薄纱。

(5)揖(yī)：拱手致礼。

(6)“奔腾喷薄之状”两句：白水河即今打帮河。以上描述的即黄果树瀑布群，为我国最大的瀑布。在打帮河上，瀑漫层叠，滩潭连续，有九级十八布之称。其中黄果树瀑布高67米，宽60米，奔流直泻犀牛潭，规模最大，最为壮观。它的上段还有三级，下段还有五级，千姿百态，各具特色。高滩瀑布高120米，为区内最高的瀑布。陡坡塘瀑布宽105米，高23米，为区内最宽的瀑布。螺蛳滩瀑布盘旋层跌，滩漫最长，形成螺旋状瀑布群。大树崖瀑布为三级断崖瀑布，仅谷底一级即高55米。伏流口瀑布，河水从槽状溶潭倾泻入地下，落差75米。千层崖瀑布系河水冲刷成数百层石级状悬崖，瀑流如从高石坎上沿级而下。游丝瀑如细丝袅袅，为季节性小瀑布。还有罕见的洞内瀑布。黄果树瀑布区岩溶现象十分突出，俗称十山九空。水帘洞、伙牛洞、观音洞、者斗洞为其中四大名洞。洞内千奇百怪，亦各有特点。该瀑布群位于今镇宁、关岭两县间，适当滇黔公路边的黄果树街附近，有观瀑亭、望水厅可凭眺。新辟的五百多道石级，可直达犀牛潭边。

(7)拾级：原作“石级”，据“四库”本改。

【译文】

二十三日　雇了个短途挑夫，沿着大道往南行。行二里，从陇头向东望双明洞西面的石崖，石崖下方仍然向东透着亮光。洞中的水向西出来流到壑谷中，从大道下又往西流进山麓，两次钻出来两次流进去，总共三次穿流过石山山腹，而后注入大溪中。大概这里是中间下洼的壑谷，四面都是山环绕着，水流必得穿过洞穴才能外泄。又向南越过山阜，四次上登四次下走，共走四里，有座土堡在南山的岭头

上。道路从北面的山岭上转向西下行，又行二里，有座茅草牌坊位于路中，道路左边有一家茅草屋的店铺。又向西下走，上登跋涉在土陇壑谷间，共行七里，遇到一个山坞中的聚落，叫白水铺，已经是中火铺了。又向西二里，远远听见水声轰轰地响，从山陇的缺口中向北望去，忽然有河水自东北方的山窝中泻下悬崖，捣入重重深渊，只见瀑布上半截横着白色的水流，宽有几丈，翻卷在空中，如雪花喷涌，可是看不见瀑布的下半截，因为被瀑布对面的山崖挡住了。又越过山阜下走半里，便面临瀑布的下游，顺着浩浩荡荡的河水向西走去，回头望东北方悬挂着的激流，恨不得能到瀑布下去看一看。挑夫说："这是白水河。前边有河水悬空下坠的地方，比这里更深。"我遗憾不能亲临其境一次，心里仍然十分懊恼。顺流走半里，有座巨大的石桥架在河水上，这是白虹桥。这座桥呈南北向横跨过去，下面开有三个桥洞，但水流非常宽广，每隔几丈远，就有水流从河底翻越岩石喷溅起的雪白的浪花，满条河面上都像是成群的白鹭在飞翔，"白水"的名字不假啊。过到桥北，又沿着河水往西行半里，忽然间山陇亏缺，深箐蔽日，再次听见如雷的水声，我料想又有奇景来到了。透过山陇的缺口向南回头看，就见道路左边一条河流悬空冲捣而下，如万条白色的丝绢飞舞在空中，河流上方的岩石如荷叶一样下覆，中间有三个如用刀剜出的洞，水从荷叶上漫过顶部泻下来，如同千万匹薄纱，横罩在洞口外，笔直下泻的距离不能用丈来计算，如舂捣珍珠，似玉屑迸溅，水沫飞溅，波涛回涌，如烟雾腾空，气势极其雄壮迅猛，所谓"珠帘钩不卷，匹练挂遥峰"的诗句，完全不足以用来比拟它的壮观了。大略说来，我所见过的瀑布，比它高峻几倍的有过，可从来没见过这样又宽又大的，仅仅只是从瀑布上方侧着身子向下俯瞰，就不免神魂惊悚。然而挑夫说："前边有个望水亭，可以歇息。"远望那座亭子，还在对面的山崖上，便从瀑布侧边往西南下走，再越过峡谷向南上登，共走一里多，登上西面山崖的顶上。这座亭子是用茅草盖顶建成的，大概是从前望水亭的旧址，现在因为巡按大人要路过，担心巡按大人会停下来眺望，所以用茅草编顶建成亭子。此处正好能面对着飞泻的水流作揖行礼，奔腾喷薄的样子，让人可望而不可即了。停留

休息了很久，从亭子南边向西转，山涧于是绕着山向东南方的峡谷中转去，道路于是沿着山崖上的石阶向西南下走。

又升陟陇壑四里，西上入坞，有聚落一区在东山下，曰鸡公背。土人指其东南峰上，有洞西北向，外门如竖而内可容众，有“鸡公”焉，以形似名也。其洞东透前山，而此坞在其后，故曰“背”。余闻之，乃贾勇先登，冀一入其内。比登，只有一道西南上，随之迤逦攀跻，竟无旁岐。已一里，登岭头矣，是为鸡公岭。坳中有佛宇。问洞何在？僧指在山下村南，已越之而上矣。担夫亦至，遂逾岭西向下，半里，抵壑中。又半里，有堡在南陇，曰太华哨(1)。又西上岭，逾而西，又一里，乃迤逦西南下，甚深。始望见西界遥峰，自北而南，屏立如障，与此东界为夹，互相颉颃；中有溪流，亦自北而南，下嵌壑底(2)。望之而下，一下三里，从桥西度，是为关岭桥。越桥，即西向拾级上，其上甚峻。二里，有观音阁当道左(3)，阁下甃石池一方，泉自其西透穴而出，平流池中，溢而东下，是为马跑泉，乃关索之遗迹也(4)。阁南道右，亦有泉出穴中，是为哑泉，人不得而尝焉。余勺马跑，甘冽次于惠，而高山得此，故自奇也，但与哑泉相去不数步，何良楛之异如此(5)！由阁南越一亭，又西上者二里，遂陟岭脊，是为关索岭。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有庙，肇自国初(6)，而大于王靖远，至今祀典不废。越岭西下一里，有大堡在平坞中，曰关岭铺，乃关岭守御所所在也(7)。计其地犹在山顶，虽下，未及三之一也。至才过午，夫辞去，余憩肆中。

【注释】

(1)太华哨：今作“大花哨”，在关岭县东境，打帮河与坝陵河间的公路边。

(2)“中有溪流”以下几句：此溪今称坝陵河，自北而南流入打帮河。

(3)观音阁：即双泉寺，清代又称龙泉寺，在关索岭东半山，古驿道北侧，现仅存石基。马跑泉出自半山，流经寺旁。

(4)乃关索之遗迹也：“四库”本作“乃关索公遗迹也”。

(5)楛(kǔ)：恶劣。

(6)国初：明代人称朱元璋建的明朝之初为国初。

(7)关岭守御所：即今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其驻地称关索镇。

【译文】

又爬升在山陇壑谷间四里，往西上登走入一个山坞，有一片聚落在东山下，叫鸡公背。当地人指点在村子东南的山峰上，有个朝向西北的山洞，外边的洞口如竖直的一条缝，但洞内可容纳许多人，洞中有“鸡公”，因为形状相似起的名。这个山洞东面通到前山，而这个山坞在山洞后面，所以叫做“背”。我听见这些话，便鼓足勇气率先登山，希望进洞去一次。到登山时，只有西南面一条路上去，顺着这条路曲曲折折地攀登，竟然没有别的岔路。行一里后，便登上岭头了，这是鸡公岭。山坳中有佛寺。询问：“山洞在哪里？”僧人指点在山下村子的南边，我已经路过山洞走上来了。挑夫也来到了，于是越过山岭向西下山，行半里，抵达壑谷中。又行半里，有土堡在南面的山陇上，叫太华哨。又向西上岭，翻越到西面，又行一里，便弯弯绕绕地往西南下走，非常深。这才望见西面远处的一列山峰，自北往南延伸，如屏障一样矗立着，与东面这一列山相夹而立，互相抗衡；中间有溪流，也是自北往南流，下嵌在壑谷底部。望着壑谷往下走，一口气下行三里，从桥上过到西边，这是关岭桥。过桥后，马上沿着石阶上登，那上走的路非常陡峻。行二里，有个观音阁位于道路左边，观音阁下边用石块砌成一个方形水池，泉水从池塘西边穿过洞穴流出来，平缓流进池塘中，溢出池塘往东流下去，这是马跑泉，是关索的遗迹了。观音阁南边道路的右边，也有泉水从洞穴中流出来，这是哑泉，人不能喝这里的水。我舀了些马跑泉的水喝，甘甜清凉的滋味比惠泉差一点，然而高山上能得到这样的泉水，本来就很奇特了，但是与哑泉相距不到几步路，为何好坏的差异如此之大！由观音阁南边越过一座亭子，又往西上走二里，便登上岭脊，这是关索岭。关索是关公的儿子，跟随蜀国丞相诸葛亮南征，开辟蛮族地区的道路来到此

地。建有神庙，始建于开国初年，而后由靖远侯王骥扩建，至今祭祀之礼没有废除。越过山岭往西下行一里，有个大土堡在平旷的山坞中，叫关岭铺，是关岭守御所的所在地了。估计此地还在山顶，虽然地势低下，但到山脚还不到三分之一呢。来到关岭铺才过中午，挑夫告辞离开了，我在客店中休息。

二十四日　晨起，以乏夫为虑。忽有驼骑至(1)，尚余其一，遂倩之，议至交水。以筐囊装马上，令之先行，余饭而后往。西南七里，上北斗岭。一里，西逾其脊，有亭跨其上。西望崇山列翠，又自北屏列而南，与东界复颉颃成夹，夹中亦有小水南去。从岭西下二里，抵夹坞中，有聚落倚其麓，是为北斗铺(2)。关岭为中界高山，而北斗乃其西陲。鸡公岭为东界高山，而太华乃其西陲。二界高岭，愈西愈高。由铺西截坞横度二里，乃西向拾级上。迤逦峰头，五里，逾一坳，东眺关岭，已在足底，有坊跨道，曰“安普封疆”，是为安庄哨。自关岭为镇宁、永宁分界，而安庄卫之屯，直抵盘江，皆犬牙相错，非截然各判者。又西上峰峡中三里，崖木渐合，曰安笼铺(3)，又永宁属。按《志》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即此。问所谓安笼守御所，土人云：“在安南东南三日程。”此属普州，又非此矣(4)。按此地在昔为安氏西南尽境，故今犹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诸名。盖安氏之地，昔以盘江为西堑，而今以三汊为界，三汊以南，盘江以东，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5)。

【注释】

(1)驼骑：即马帮，今云南山区还能看到。数十匹甚至数百匹马为一帮，进行长途驮运，用芒锣或驮铃指挥，有固定的路线及程站，是西南地区古代主要的运输方式。驼，同“驮”。

(2)北斗铺：今作“北口”，在关岭县中部鸡场坪附近。

(3)安笼铺：今作“安龙铺”，又讹作“安龙坡”，在关岭县中部。

(4)“在安南东南三日程”以下几句：原文其意难解，疑应为“彼属普州，又非此矣。”彼即指安笼所，普州即普安州。安笼守御所属普安州，在今安龙县。

(5)为中国奋武卫者仅此耳：“奋武卫”，徐本、“四库”本作“奋卫”。宁抄本作“舊卫”，因形近而误。

【译文】

二十四日　清晨起床，为没有挑夫忧虑。忽然间有马帮来到，还空余着一匹马，便请马帮代驮行李，议妥到交水。用筐子把行李装载到马背上，让马帮先走，我吃了饭才动身。向西南七里，登上北斗岭。行一里，向西越过岭脊，有座亭子跨在岭脊上。向西望去，崇山环绕，一片葱翠，又自北边屏风样向南排列，与东面一列山互相抗衡，形成夹谷，夹谷中也有小河向南流去。从岭上往西下行二里，抵达两山相夹的山坞中，有个聚落紧靠着山麓，这里是北斗铺。关索岭是中间一列高山，而北斗岭是关索岭的西陲。鸡公岭是东面的一列高山，而太华哨是鸡公岭的西陲。两面的高山，越往西延伸越高。由北斗铺向西横截山坞而过有二里路，于是向西沿着石阶上登。逶逶迤迤行走在峰头，行五里，越过一个山坳，向东眺望关索岭，已经在脚底下，有座牌坊跨在道路上，叫“安普封疆”，这里是安庄哨。从关索岭起是镇宁州、永宁州的分界线，可安庄卫的屯驻地，一直到达盘江，都是犬牙般互相交错，不是各自截然划分开的。又往西登上峰头的峡谷中行三里，山崖林木渐渐合拢，叫做安笼铺。又是永宁州的属地。根据志书，有安笼箐山、安笼箐关，想来就是此地。打听所谓的安笼守御所，当地人说：“在安南卫东南方，有三天的路程。”此地属普安州，又不是这里了。据考察，此地在过去是安氏的西南边境，所以今天仍然有安庄、安笼、安顺、安南各种地名。大概安氏的地盘，从前以盘江作为西面的天堑，而今日以三汊河作为分界，三汊河以南，盘江以东，是朝廷旧有卫所的地方仅有此地了。

由铺西更南上一里，逾岭稍下，有坞中洼。又西半里，则重峰夹坑，下坠北去。盘岭侧，西度坑坳半里，复拾级上二里，有庵跨道，是为象鼻岭。由其西度脊，甚狭，南北俱削壁，下而成坑，其上仅阔五六尺，如度堵(1)。又宛转北跻，再过一脊，共二里(2)，陟岭头，则此界最高处也。东瞰关岭，西俯盘江以西，两界山俱屏列于下，

如“川”字分行而拥之者，岭西又盘坞为坪，结城其间，是为查城(3)，即所谓鼎站也。有查城驿，属安南。鼎站为西界高山，而白云寺乃其西陲，亦愈西愈高。乃望之西北下，共二里半，而税驾逆旅赵店。江西人。时驼骑犹放牧中途，余小酌肆中，入观于城，而返憩肆间。

【注释】

(1)堵：墙壁。

(2)共二里：“四库”本作“共三里”。

(3)查城：与清代永宁州城同点，即今永宁镇，在关岭县西境的公路边。道光《永宁州志》考证：“按查城驿在镇宁、安南之间，即今永宁州治。志云在永宁州北，盖指永宁州初建于打罕时而言。”

【译文】

由安笼铺西边再向南上登一里，越过山岭稍下走，有个山坞中央下洼。又向西行半里，就有两重山峰夹着坑谷，向北下坠而去。绕到山岭侧边，往西穿越坑谷中的山坳半里，又沿着石阶上登二里，有座寺庵跨在路上，这里是象鼻岭。由寺庵西边越过山脊，非常狭窄，南北都是陡削的石壁，下垂形成深坑，山脊上仅有五六尺宽，如走在墙头上。又弯弯转转向北上登，再次越过一条山脊，共行二里，登上岭头，就是这一带的最高处了。向东下瞰关索岭，往西俯瞰盘江以西，两面的山全像是屏风排列在下方，如一个“川”字分成行簇拥着这座山岭，山岭西面又有山坞盘绕成平坝，平坝中建有城池，这是查城，就是所谓的鼎站了。有查城驿，属安庄卫。鼎站是西面的高山，而白云寺是这座山的西陲，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于是望着查城往西北下山，共行二里半，而后住宿在赵姓客店中。赵是江西人。此时马帮还在途中放牧，我在客店中小饮几杯，进城去观览，然后返回客店中休息。

其地为盘江以东老龙第一枝南分之脊，第二枝为关岭，第三枝为鸡公背。三枝南下，形如“川”字，而西枝最高，然其去俱不甚长，不过各尽于都泥江以北。其界都泥江北而走多灵者，又从新添东南，分

支下都匀南，环独山州北而西，又东南度鸡公关而下者也。

【译文】

此地是盘江以东山脉主脉第一条向南分出的支脉山脊，第二条支脉是关索岭，第三条支脉是鸡公背。三条支脉往南下延，形状如同一个“川”字，而西面的一条支脉最高，然而三条支脉延伸的距离都不太长，各自都只不过在都泥江以北就到了尽头。那隔在都泥江以北而且走向多灵山的山脉，又从新添卫东南境，分出支脉下延到都匀府南境，环绕过独山州北面后往西延伸，又向东南延过鸡公关后向下延伸。

其地东南为慕役长官司(1)，李姓。东北为顶营长官司(2)，罗姓。西北为沙营长官司(3)。沙姓。时沙土官初故，其妻即郎岱土酋之妹(4)。郎岱率众攻之，人民俱奔走于鼎站。沙营东北为狼代土酋，东北与水西接界，与安孽表里为乱，攻掠邻境；上官惟加衔饵，不敢一问也。

【注释】

(1)慕役长官司：在今关岭县南的花江镇。

(2)顶营长官司：原误倒为“营顶长官司”，据《明史·地理志》改。现仍称“顶营”，在关岭县治与永宁间的公路旁。

(3)沙营长官司：即今关岭县北部的沙营场。

(4)郎岱：《游记》中又作“狼代”。即今六枝特区南部的郎岱镇。雍正九年(1731)置郎岱厅，1913年改郎岱县，1960年墩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贵州省》载，“以城西老郎山和城中岱山得名。”

【译文】

此地的东南方是慕役长官司，姓李。东北方是顶营长官司，姓罗。西北方是沙营长官司。姓沙。这时候沙土司刚死，他的妻子就是郎岱土人头领的妹妹，郎岱率领人马来攻打她，人民全都逃奔到鼎站来。沙营长官司东北方是郎代土人的首领，东北面与水西接壤，与安邦彦贼首里应外合作乱，攻打抢劫邻近地区；上

面的官僚只会用升官晋爵来引诱他，不敢查问一下。

按是岭最高，西为查城，东为安笼箐，皆绝顶回环而成坞者，在众山之上也。《一统志》永宁之安笼箐关，正指此。普安之安笼千户所，在安南东南三日程者，即与广西之安隆长官司接界(1)，乃田州白隘所由之道。在普安安笼千户所，当作安隆，与广西同称，不当作安笼，与永宁相溷也。

【注释】

(1)安隆长官司：直隶广西布政司，治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

【译文】

据考察，这座岭最高，西面是查城，东面是安笼箐，都是在高山绝顶上回绕成山坞的地方，在群山的上面。《一统志》上说的永宁州的安笼箐关，正是指此地。普安州的安笼千户所，在安南卫东南方有三天路程的地方，就是与广西省的安隆长官司交界，是去田州白隘所要经由的通道。在普安州安笼千户所，应当写作“安隆”，与广西的安隆名称相同，不应该写作“安笼”，与永宁州的“安笼”互相混淆了。

鼎站之峡，从东北向西南，其东南即大山之脊，而查城倚其西北，亦开一峡而去，乃沙营土司道也。其泉源亦自东北脊下，穿站街而西，南坠峡底，西南峡脊亦环接无隙，遂从其底穿山腹西去，当西注盘江者矣。

【译文】

鼎站所在的峡谷，从东北走向西南，鼎站的东南就是大山的山脊，而查城紧靠在大山的西北麓，也是裂开一条峡谷通出去，是去往沙营土司地区的通道了。这里的水源也是从东北的山脊上流下来，穿流过鼎站的街道往西流，向南坠入峡底，西南方峡谷侧边的山脊也是连环相接没有缝隙，于是水就从峡底穿过山腹向西流去，应当是向西

流入盘江的水流了。

黔游日记二

【题解】

《黔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游览贵州省西部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二十五日，徐霞客过盘江桥，往西经安南卫(今晴隆县)、新兴所(今普安县)和普安州(今盘县)，沿途有些是彝族聚居区。五月初九日到达贵州的最后一站亦字孔驿。旅游路线大体与今滇黔公路一致。

这一带山高水深，景色奇丽。徐霞客详细考察了北盘江上的铁索桥，游览了晴隆威山的三明洞、普安的观音洞、盘县的碧云洞和丹霞山，对这些风景名胜作了生动详尽的描述。在贵州西部，徐霞客认真考察南北盘江的源流，指出盘县西部的小洞岭虽为南北盘江的分水岭，但岭东亦字孔、火烧铺之水非北盘江源，岭西明月所往南流之水也非南盘江源。在贵州最后的时日，徐霞客被旅店主人窃去钱物，为觅夫又耽搁了五天，还遭恶主索价刁难。霞客感叹至极："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戊寅四月二十五日(1)　晨起，自鼎站西南行。一里余，有崖在路右，上下各有洞，洞门俱东南向，而上洞尤空阔，以高不及登。路左壑泉已成涧，随之南半里，山回壑尽，脊当其前，路乃上跻，水则自其下入穴。盘折二里，逾坳脊，是为梅子关。越关而西，路左有峡，复坠坑而下，东西径一里，而西复回环连脊。路循其上平行而西，复逾脊，始下陟。二里，又盘坞中山西南转，二里，复西北上，一里，是为黄土坝(2)。盖鼎站之岭，至此中降，又与西岭对峙成峡，有土山中突而连属之，其南北皆坠峡下，中踞若坝然，其云黄土坝者以此。有数家倚西山而当其坳，设巡司以稽察焉。又上逾岭脊，共五里为白

云寺(3)。于是遂西南下，迤逦四里，途中扛担络绎，车骑相望，则临安道母忠，以钦取入京也(4)。司道无钦取之例，其牌如此，当必有说。按母，川人，本乡荐(5)，岂果有卓异特达圣聪耶？然闻阿迷之僭据未复(6)，而舆扛之纷纭实繁，其才与操，似俱可议也。又至坞底，西北上一里，为新铺(7)。由铺西稍逾岭头，遂直垂垂下。

【注释】

(1)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原仅作“二十五日”，年、月系整理者加。

(2)黄土坝：今作“黄土坡”，又称“黄丰”，在关岭县西境公路旁。

(3)白云寺：今称“白云”，又作“白英哨”，在黄土坡稍西的公路旁。

(4)钦取：皇帝取用。

(5)乡荐(jiàn)：明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举行的科举考试称乡试，乡试取中为举人者，称领乡荐。

(6)僭(jiàn)据：僭越名位，分裂割据。

(7)新铺：今名同，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西隅。

【译文】

戊寅年四月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从鼎站往西南行。行一里多，有石崖在道路右侧，上下各有一个山洞，洞口都是朝向东南方，而且上洞尤其空阔，因为太高来不及上登。道路左边壑谷中的泉水已变成了山涧，顺着山涧向南走半里，山势回绕，壑谷到了尽头，山脊挡在道路前方，道路于是上登，涧水则从山下流入洞穴中。盘旋曲折地走了二里路，越过山坳上的山脊，这里是梅子关。越过梅子关往西行，道路左边有条峡谷，又下陷成坑谷往下延，东西直径有一里，而西面又回绕着相连的山脊。道路沿着峡谷上方平缓地往西行，又越过山脊，开始向下跋涉。行二里，又绕着山坞中的山向西南方向转，行二里，又向西北上走，行一里，这里是黄土坝。原来鼎站所在的山岭，延伸到这里从中间下降，又与西面的山岭对峙形成峡谷，有座土山在峡谷中间突起并与两面的山相连接，土山的南北两面都下坠到峡谷

中，盘踞在中央好像水坝一样，这里被称为黄土坝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几户人家紧靠西山挡在山坳中，设有巡检司以便稽查。又向上越过岭脊，共行五里到白云寺。于是便向西南下走，逶逶迤迤走了四里路，途中扛轿子挑担子的人络绎不绝，车马相望，原来是临安道道员母忠，被皇帝启用进京去。司、道一级的官员没有皇帝直接征用的先例，他的行道牌上像这样写着，应当必定有说法。据查，母忠是四川人，本来是举人，难道果然有卓越特异的政绩传到皇帝耳朵里吗？但是听说阿迷州的非法割据还没有收复，可轿子担子喧喧嚷嚷的实在太繁华，他这个人的才能与操守，似乎都可以再商议。又来到山坞底，往西北上走一里，是新铺，由新铺西边渐渐越过岭头，就垂直下山。

五里，过白基观。观前奉真武，后奉西方圣人，中颇整洁。时尚未午，驼骑方放牧在后，余乃入后殿，就净几，以所携纸墨，记连日所游；盖以店肆杂沓，不若此之净而幽也。僧檀波，甚解人意，时时以茶蔬米粥供。下午，有象过，二大二小，停寺前久之。象奴下饮，濒去，象辄跪后二足，又跪前二足，伏而候升。既而驼骑亦过，余方草记甚酣，不暇同往。又久之，雷声殷殷(1)，天色以云幕而暗，辞檀波，以少礼酬之，固辞不受。

【注释】

(1)殷(yǐn)殷：震动声。

【译文】

行五里，路过白基观。白基观中前殿供奉着真武大帝，后殿供奉着西方佛祖，观中十分整洁。此时还没有到中午，马帮正在后面放牧，我便进入后殿，就着洁净的几案，用携带着的纸墨，记下连日来游过的地方；这是因为旅店中太杂乱，不如这里洁净幽静。僧人檀波，十分善解人意，时时供给一些茶水蔬菜米粥。下午，有大象路过，两头大的两头小的，停在寺前很长时间。赶象的奴仆下来饮水，

临去时，大象就跪下后面的两条腿，又跪下前边的两条腿，趴着等候站起来。不久马帮也过去了，我草记游程兴头正浓，来不及一同走。又过了很久，雷声隆隆，天色由于云层遮住黑暗下来，辞别檀波，用少许礼金酬谢他，他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初，余以为去盘江止五里耳，至是而知驼骑所期旧城，尚在盘江上五里，亟为前趋。乃西向直下三里，有枯涧自东而西，新构小石梁跨之，曰利济桥。越桥，度涧南，又西下半里，则盘江沸然，自北南注。其峡不阔而甚深，其流浑浊如黄河而甚急。万山之中，众流皆清，而此独浊，不知何故？余三见此流：一在武宣入柳江，亦甚浊，一在三镇北罗木渡，则清；一在此，复浊。想清乃涸时也。

【译文】

起初，我以为距离盘江只有五里路罢了，来到这里后才知道与马帮约定的旧城，还在盘江上面五里处，为此急忙向前赶路。于是向西一直下走三里，有条干枯的山涧自东往西而去，新建的小石桥跨过山涧，叫做利济桥。走过桥，过到山涧南边，又往西下行半里，就看见盘江波涛汹涌的样子，自北往南流淌。这里的峡谷不宽但却非常深，江流浑浊如同黄河而且非常湍急。在万山之中，众多的河流都是清的，可唯独这条江是浑浊的，不知是什么缘故？我三次见到过这条江流，一次是从武宣进入柳江时，也是十分浑浊；一次是在三镇以北的罗木渡，则是清的；一次在此地，又是浑浊的。想来江水清是在干涸时节。

循江东岸南行，半里，抵盘江桥(1)。桥以铁索，东西属两崖上为经，以木板横铺之为纬。东西两崖，相距不十五丈，而高且三十丈，水奔腾于下，其深又不可测。初以舟渡，多漂溺之患；垒石为桥，亦多不能成。崇祯四年(2)，今布政朱名家民，云南人。时为廉宪(3)，命安普游击李芳先四川人。以大铁链维两崖(4)，链数十条，铺板两重，其厚仅八寸，阔八尺余，望之飘渺，然践之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桥两旁，又高维铁链为栏，复以细链经纬为纹。两崖

之端，各有石狮二座，高三四尺，栏链俱自狮口出。东西又各跨巨坊。其东者题曰“天堑云航”，督部朱公所标也；其西者题曰“□□□□”，傅宗龙时为监军御史所标也(5)。傅又竖穹碑，题曰“小葛桥”，谓诸葛武侯以铁为澜沧桥，数千百载，乃复有此，故云。余按，“渡澜沧，为他人”乃汉武故事(6)，而澜沧亦无铁桥；铁桥故址在丽江(7)，亦非诸葛所成者。桥两端碑刻祠宇甚盛，时暮雨大至，不及细观。度桥西，已入新城门内矣。左转瞰桥为大愿寺。西北循崖上，则新城所环也。自建桥后，增城置所，为锁钥之要云。闻旧城尚在岭头五里，急冒雨竭蹶跻级而登。一里半，出北门。又北行半里，转而西，逶迤而上者二里，雨乃渐霁。新城内所上者峻，城外所上者坦。西逾坳，循右峰北转，又半里，则旧城悬岭后冈头矣。入东门，内有总府镇焉。其署与店舍无异。早晚发号用喇叭，声亦不扬，金鼓之声无有也。青崖总兵姓班，三汉总兵姓商，此间总兵姓胡。添设虽多，而势不尊矣。是夜，宿张斋公家；军人也。

【注释】

(1)盘江桥：在今晴隆、关岭两县交界的北盘江上，经过多次重修，现为铁梁吊桥。长42米，宽4.2米，高约三十米。桥基为明代所建，分两级，第二级两边各有拱式排洪桥，高5米，宽4米，枯水季节，下一级露出水面约二十五米。两岸石刻“盘江飞渡”、“铁锁盘江”、“力挽长河”等尚存十余处。其西约一公里处有明代连云城的街市遗址。

(2)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

(3)布政：即布政使，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廉宪：明代各省设提刑按察使，主管一省的司法。因元代有肃政廉访使，与按察使职掌略同，故按察使亦尊称廉宪。

(4)安普游击：“四库”本作“普安游击”。游击，明代边区守军设有游击将军，分掌驻在地的防守应援。

(5)傅宗龙(?—1641)：字仲纶，号括苍，又号云中，昆明人。万历中进士，初为铜梁知县，崇祯中历任贵州巡按、四川巡抚、兵部尚书。后因镇压明末农民起义而死。

(6)渡澜沧，为他人：原作“渡澜沧为□□”，空二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求是斋《黔游日记》抄本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渡兰仓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兰仓水即今澜沧江。

(7)铁桥：唐时有铁桥，为吐蕃所建，在今玉龙县西北塔城关附近的金沙江上，为云南通往西藏的交通要道，当时的铁桥节度和铁桥城皆因此得名。

【译文】

沿着盘江东岸往南行，行半里，抵达盘江桥。桥身使用铁链，东西两头连接在两面的山崖上作为纵向的桥身，用木板横铺在铁链上。东西两面的山崖，相距不到十五丈，但高处将近三十丈，江水奔腾在桥下，水又深得不可测。最初是用船渡江，多有漂没溺水的灾难发生；用石块垒砌桥身，也大多不能建成。崇祯四年，现在姓朱的布政使名叫朱家民，是云南人。当时担任提刑按察使，命令普安州游击将军李芳先四川人。用大铁链系在两面的山崖上，铁链有几十条，铺上两层木板，木板厚度仅有八寸，宽八尺多，远望过去桥身飘摇深远，但是踩在桥上却岿然不动，每天过往的牛马有千百群，都是载着重物往前赶路的。桥身的两旁，又拴着高高的铁链作为栏杆，再用细链子纵横连成网络。两面山崖的前端，各有两尊石狮子，高约三四尺，用作栏杆的铁链都是从狮子口中出来的。东西两头又各有巨大的牌坊横跨着。那东面的牌坊题写着“天堑云航”，是总督朱公题写的；那西面的牌坊题写着“□□□□”，是傅宗龙当时担任监军御史时题写的。傅宗龙又竖立了一块高大的圆石碑，题为“小葛桥”，意思是说武侯诸葛亮用铁链建造了澜沧江桥，历经数百千年来，这才又有了这座桥，所以这样题名。据我考证，“渡澜沧江，为其他人”是汉武帝时的旧事，而且澜沧江上也没有铁索桥；铁索桥的旧址在丽江府，也不是诸葛亮建成的。桥两端的碑刻祠堂庙宇非常多，此时暮雨猛烈来临，来不及细看。过到桥西，已经进入新城的城门内了。转向左边俯瞰着大桥之处是大愿

寺。往西北沿着山崖上走，就是新城环绕的地方了。自从建桥以后，增建了城墙设置了卫所，成为军事重镇所在的要地了。听说旧城还在五里之外的岭头上，急忙冒雨竭力跌跌撞撞地沿着石阶上登。行一里半，走出北门。又往北行半里，转向西，逶逶迤迤地上登二里，雨才渐渐停下，天气转晴。新城内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城外上走的路很平坦。向西穿越山坳，沿着右边的山峰向北转，又行半里，就看见旧城高悬在岭后的山冈头上了。进入东门，城内有总兵府镇守。总兵府衙门与店铺居民的房屋没有什么差别。早晚发号令用喇叭，号声也不洪亮，锣鼓之声是没有的。青崖城的总兵姓班，三汊河的总兵姓商，这里的总兵姓胡。增设的总兵虽然很多，可权力地位不高。这天夜里，住宿在张斋公家中；张斋公是军人。

二十六日　驼马前发，余饭而出旧城西门。始俱西南行，从岭坞升降。五里，有一二家在南陇下，为保定铺(1)。从其侧西上岭，渐陟隆崇。三里，忽有水自岭峡下。循峡而上，峡中始多田塍，盖就水而成者。时已插莳矣(2)。又上二里，是为凉水营(3)。由营西复从山坞逶迤而上，渐上渐峻。又五里，遇驼马方牧，余先发。将逾坳，坐坳下石间少憩，望所谓海马嶂者，欲以形似求之。忽有人自坳出，负罂汲水(4)，由余前走南岐去。余先是望南崖回削有异，而未见其岐，至是亟随之。抵崖下，则穹然巨洞，其门北向，其内陷空而下，甚宏。其人入汲于石隙间，随处而是，皆自洞顶淙淙散空下坠，土人少凿坯承之。水从洞左悬顶下者最盛，下有石台承之；台之侧，凿以贮汲者。洞从右下者最深，内可容数百人，而光明不㵎，然俱无旁隙别窍，若堵墙而成者也。出洞，仍由旧路出大道。登坳即海马嶂，有真武阁跨坳间。余入憩阁间，取笔楮记游，而驼马已前去。久之乃行。其内即为海马铺(5)，去城十里矣。其处北两日半程为小米马场，有堡城下临盘江，隔江即水西地；南两日程为乖场河，水涨难渡，即出铅之所也。又西循南岭而行，见其坞皆北向坠，然多中洼而外横亘者。连西又稍上二平脊，共三里，则北度而矗者，其峰甚高，是为广山。其上李芳先新结浮屠，为文曲星，盖安南城东最高之巅也。又西二里为茶

庵(6)，其北有山，欹突可畏，作负嵎之势者，旧名歪山，今改名威山(7)。余望之有异，而亟于趋城，遂遵大路而西。又三里，复逾一阜。又二里，税驾于安南城之东关外逆旅陈贡士家(8)。

【注释】

(1)保定铺：今作“保定营”，在晴隆县东境，滇黔公路旁。

(2)插莳(shì)：指插秧。莳，移栽。

(3)凉水营：今名同，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旁。

(4)罂(yīng)：小口大腹容积较大的瓦器。

(5)海马铺：民国《晴隆县志》载《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即今之哈马哨也，旧称哈马关。哈马者，下马也。盖其关极窄，骑者必下马而过也。”今仍称“哈马哨”，在晴隆县东境的公路边。

(6)茶庵(ān)：在交通要道售卖茶水供旅人歇息的小草屋。也有些地方建为小庙向行人施茶。

(7)威山：在晴隆县稍东北，今作“歪山”。《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载：“威山，今称巍山，以其高也。其洞日巍山洞，俗称神仙洞。”

(8)安南：明置安南卫。卫城在今晴隆县治莲城镇。

【译文】

二十六日　马帮先出发，我吃饭后才走出旧城西门。开始时都是往南行，在山岭山坞之间上上下下。行五里，有一两家人在南面的山陇下，是保定铺。从保定铺侧边向西上岭，逐渐步入崇山峻岭。行三里，忽然有水从山岭峡谷间流下来。沿着峡谷往上走，峡谷中开始有很多农田，大概都是靠近水流开垦成的田地。此时已在插秧了。又上走二里，这里是凉水营。由凉水营西边再从山坞中逶迤上走，渐渐上去渐渐陡峻起来。又行五里，遇见马帮正在放牧，我就先出发。将要越过山坳之前，坐在山坳下的岩石中稍微休息一下，望着所谓的海马嶂的地方，想要根据它的形状相似之处来探寻它得名的原因。忽然间有个人从山坳中出来，背着瓦瓮去汲水，经由我面前走向南边的岔路

去。我在这之前望见南面的山崖回绕陡削有些特异，却未见到那条岔路，到这时急忙跟着这个人走。抵达山崖下，就见一个穹隆的巨大山洞，洞口朝向北，洞内空陷下去，非常宽大。那人进洞后在石缝间汲水，随处都是水，都是从洞顶淙淙散在空中下落的水，当地人略微凿了些石坑来接水。水从洞左边高悬的洞顶上落下来的最大，下边有石台接着水；石头的侧边，凿了石坑贮水供人汲取。洞从右边下去的地方最深，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而且明亮不幽闭，然而四旁都没有别的缝隙和石窍，像是墙壁构成的一样。出洞来，仍然经由原路出到大路上。登上山坳就是海马嶂，有个真武阁跨在山坳中。我进入阁中休息，取出纸笔来记游记，而马帮已向前去了。很久后才动身。山坳里面就是海马铺，离城十里了。此处北面两天半的路程是小米马场，有城堡下临盘江，隔着盘江就是水西的地盘；南面两天的路程是乖场河，河水上涨难以渡河，就是出产铅矿的地方了。又向西沿着南岭前行，看见这里的山坞都是向北下斜，然而大多是些中间下洼而外面横亘着山峰的山坳。连续向西又慢慢登上了两条平缓的山脊，共行三里，就往北越过矗立的山峰，这座山峰非常高，这是广山。山峰上有李芳先新建的佛塔，名为文曲星，大概是安南卫城东面最高的山顶了。又往西行二里是座茶庵，庵北有座山，倾斜突兀，令人可畏，作出负隅顽抗的姿态，旧时名叫歪山，今天改名叫威山。我远望这座山有些异常，但要急于赶到城中去，只好顺着大路向西走。又行三里，再越过一座土阜。又行二里，住宿在安南卫城东关外陈贡士的旅店中。

二十七日　驼马已发，余乃饭。问知城东五里，由茶庵而北，有威山，山间有洞，从东透西；又有水洞，其中积水甚深，其前正瞰卫城。遥指其处，虽在山巅，然甚近也。乃同顾仆循昨来道，五里，东抵茶庵，遂由岐北向入山。一里，抵山左腋，则威山之脉自北突而南，南耸而北伏，南削而北垂，东西皆亘崖斜骞而南上；从南麓复起一小峰，亦如之。入东峡又一里，直抵山后，则与东峰过脊处也。由脊北下，甚深而路芜；由脊西转，循山北峰之半西行，路芜而磴在。

循之行，则北坞霾雾从坞中起，弥漫北峰，咫尺不可见；而南面威山之北，惟行处犹朗，而巅亦渐为所笼。西行半里，磴乃南上。拾级而登者半里，则峰之北面全为雾笼矣。乃转东北上，则东崖斜骞之上也。石脊甚狭，由东北上西南，如攀龙尾而升。复见东南峰外，澄霄丽日，遥山如靛；余所行之西北，则弥沦如海，峰上峰下，皆入混沌，若以此脊为界者。盖脊之东南，风所从来，故夙霾净卷；脊之西北，风为脊障，毒雾遂得倚为窟穴。予夙愿一北眺盘江从来处，而每为峰掩，至是适登北岭，而又为雾掩，造化根株，其不容人窥测如此！

【译文】

二十七日　马帮已出发，我才吃饭。问知城东五里处，经由茶庵向北走，有座威山，山中有山洞，从东穿到西；又有个水洞，洞中的积水非常深，山洞前方正好俯瞰着卫城。远远指着那个地方，虽然是在山顶，然而十分近。于是同顾仆一起沿着昨天来的路走，行五里，抵达东面的茶庵，就从岔路向北进山。行一里，抵达山的左侧，就见威山的山脉自北突向南，南面高耸而北面低伏，南面陡削而北面下垂，东西两面都横亘着山崖，斜斜地向南高高上耸；从南面的山麓又耸起一座小山峰，也像这样。进入东面的峡谷又走一里，直达山后，就是山脊与东面的山峰相连延伸而过的地方了。由山脊向北下山，极深，而且道路荒芜；由山脊向西转，沿着威山北面山峰的半中腰往西行，道路荒芜可石阶还在。顺着石阶走，就见北面的山坞浓雾从山坞中升起，弥漫到北峰，咫尺之间无法看见；而南面威山的北边，只有行走的地方还是晴朗的，可山顶也渐渐被浓雾笼罩起来了。往西行半里，石阶便向南上走。沿着石阶逐级上登半里，就见山峰的北面，全被雾气笼罩了。于是转向东北上登，就到了东面山崖斜斜地上耸之处的上面了。石头山脊非常狭窄，由东北向上延伸到西南方，如同抓住龙尾巴上升。又看见东南方的山峰外，澄碧的天空中红日艳丽，远山如同一抹蓝靛；我所走的西北方，则是浓雾弥漫好像大海，峰上峰

下，都陷入一片混沌，好像是以这条山脊作为分界线。大概是山脊的东南方，是风吹来的方向，所以晨雾被卷得干干净净；山脊的西南面，风被山脊挡住，毒雾便得以据此作为巢穴。我一向的愿望是面向北方眺望一次盘江流来的地方，可是每每被山峰遮住，来到此地恰好登上向北的山岭，却又被浓雾遮住了，大自然的本源，它不容许人们窥测竟然如此！

攀脊半里，有洞在顶崖之下，其门东向，上如合掌，稍洼而下，底宽四五丈，中有佛龛僧榻，遗饭犹存，而僧不知何往。两旁颇有氤氲之龛。其后直透而西，门乃渐狭而低，亦尖如合掌。其门西径山腹而出，约七丈余，前后通望，而下不见者，以其高也。出后门，上下俱削崖叠石。路缘崖西南去十余丈，复有洞西向，门高不及丈，而底甚平，深与阔各二丈。而洞后石缕缤纷，不深而幻，置佛座其中，而前建虚堂，已圮不能存。其前直瞰卫城，若垂趾可及，偶雾气一吞，忽漫无所睹，不意海市蜃楼，又在山阿城郭也。然此特洞外者也。由洞左旁窍东向入，其门渐隘而黑。攀石阈上，其中坎砢欹嵌，洼窦不一，皆贮水满中而不外溢。洞顶滴沥，下注水池，如杂珮繁弦(1)，铿锵远近。洞内渐转东北，势似宏深渊坠，既水池高下，无可着足，而无火炬遥烛，惟从黑暗中听其遥响而已。余所见水洞颇多，而独此高悬众峰之顶，又潴而不流，无一滴外泄，向所望以为独石凌空，而孰意其中乃函水之具耶。出洞，仍循崖而北，入明洞后门，抵前洞。从僧榻之左，有旁龛可登，攀而上之，则有隙西透，若窗而岐为两。其后复有洞门西向，在崖路之上，其门颇敞，第透隙处，双棂逼仄，只可外窥，不能穿之以出耳。先是余入前洞，见崖间有镌“三明洞”三字者，从洞中直眺，但见前后，而不知旁观更有此异也。

【注释】

(1)珮(pèi)：古时贵族身上所佩带的玉器。

【译文】

攀越山脊半里，有个山洞在山顶石崖之下，洞口向东，上边好像合起来的手掌，稍稍洼下去，洞底宽四五丈，洞中有佛龛和僧人的卧床，剩饭还保存着，但僧人不知到哪里去了。两旁有一些缭绕着氤氲之气的佛龛。洞的后方一直通到西面去，洞口于是渐渐变得又狭窄又低矮，也是尖尖的如像合起来的手掌。这个洞口向西径直穿过山腹出来，大约七丈有余，前后两个洞口相通，互相望得见，但是从下面看不见，原因是因为山洞在高处。出了后洞口，上下都是陡削的悬崖和重叠的岩石。道路沿着悬崖向西南方前去十多丈，又有个山洞面向西方，洞口高处不到一丈，可洞底十分平滑，深处与宽处各有二丈。而洞后部的岩石一缕缕的，缤纷争呈，不深却很奇幻，洞中放置有佛像的底座，而且前边建成空空的佛堂，已经倒塌没能保存下来。洞的前方一直俯瞰着卫城，好像伸脚就可以到达，偶尔雾气一吞吐，忽然烟云弥漫，什么也看不见了，意想不到海市蜃楼之景，又出现在这山弯城郭之间了。然而这只不过是洞外的景色。有洞左侧的旁洞向东进去，洞壁渐渐变得又窄又黑。攀着石门坎上登，洞中坎坷不平，倾斜下嵌，坑洼孔洞不一而足，其中都贮满水却不外溢。洞顶的水滴，下落到水池中，如杂乱的玉佩敲击声和繁杂的琴弦声，铿铿锵锵远近有声。洞内渐渐转向东北，地势似宏大的深渊陷下去，水池既高高低低的，无处可落脚，又没有火把照亮远处，只有在黑暗中听那些远处的响声而已。我见过的水洞相当多，可唯独这个洞高悬在群峰的顶上，水又停积着不流动，没有一点一滴外泄，先前望过去以为是一座凌空独立的石山，可谁又料想得到山中竟然是盛水的容器呢！出洞后，仍然沿着山崖往北走，进入两头透亮的山洞的后洞口，走到前洞。从僧人卧床的左边，有个侧面的佛龛可以登上去，攀着佛龛登上去，就有条缝隙通到西面去，像窗户一样分为两岔。山洞后部又有洞口面向西方，在悬崖上的道路的上方，这个洞口很宽敞，只是通着缝隙的地方，两道窗户非常狭窄，只可以向外边窥视，不能穿过裂缝出去罢了。这之前我进入前洞时，看见崖壁上刻有“三明洞”三个字，从洞中笔直望过去，只看见前后两个洞口，却不知道往旁边观看更有如此的奇异景象。

下洞，由旧路三里，出茶庵，适按君冯士俊以专巡至。从来直指巡方，不逾关岭、盘江，冯以特命再任，故历关隘至此耳。时旌旗穿关逾坳，瞻眺之，空山生色，第随其后抵安南，不免徒骑杂沓，五里之程，久乃得至。乃饮于陈氏肆中。遂入东门，西抵卫前，转南而出南门。南向行岭峡间，共平上二里，有脊自西北度东南，度处东平为塍，西忽坠坑深下，有小水自坑中唧唧出。路随之，西循北崖下坠，即所谓乌鸣关也(1)，乌鸣关在安南卫。土人呼为老鸦关。西向直下一里，有茶庵跨路隅，飞泉夹洒道间，即前唧唧细流，至此而奔腾矣。庵下崖环峡仄，极倾陷之势。又曲折下半里，泉溢浃道(2)，有穹碑，题曰“甘泉胜迹”。其旁旧亦有亭，已废，而遗址丰碑尚在，言嘉靖间有僧施茶膳众，由岭下汲泉甚艰，一日疏地得之，是言泉从僧发者。余忆甘泉之名，旧《志》有之，而唧唧细流，实溢于岭上，或僧疏引至此，不为无功，若神之如锡卓龙移(3)，则不然也。

【注释】

(1)乌鸣关：《徐霞客所经本县沿路古迹考》载：“即今之二十四拐也。《兴义府志》云：‘按乌鸣关，今土人呼为半关，下通江西坡’。现二十四拐半腰有庙曰半观。”今仍称二十四道拐，滇黔公路从此经过。此庵即涌泉寺，民国年间还能见遗址。

(2)浃(jiā)：湿透。

(3)锡卓：即僧人所拄的锡杖。杖高与眉齐，头有锡环，原为僧人乞食时所用，振环作声，以代扣门，兼防牛犬，亦称“鸣杖”。后来成为佛教的一种法器，又称“禅杖”。

【译文】

下洞来，经由原路走三里，来到茶庵，适逢巡按冯大人冯士俊专门巡察来到此地。从来直指使者巡察地方，不会越过关索岭、盘江一线，冯士俊因为特别任命连任，所以经过关隘来到此地。这时候旌旗穿过关隘越过山坳，远远眺望过去，空旷的山野间增添了色彩，只是跟随在他们后面走到安南卫城，免不了差役车骑杂乱，五里的路程，

很久后才得以走到。于是在陈家的客店中喝了点水。随即进入东门，往西抵达安南卫官衙前，转向南走出南门。向南行走在山岭峡谷间，共平缓地上行二里，有条山脊自西北延伸到东南方，山脊过渡之处东面地势平坦，垦为农田，西面忽然下陷成深坑，有细小的水流从深坑中涓涓流出来。道路顺着水流走，向西沿着北面的山崖下坠，这就是所谓的乌鸣关了，乌鸣关在安南卫。当地人称呼为老鸦关。向西一直下走一里，有座茶庵跨在路旁，飞流的泉水夹道洒落在路中间，这就是前边涓涓流淌的细流，流到此地变为奔腾之流了。茶庵下边山崖环绕峡谷狭窄，极尽倾斜下陷的气势。又曲折下走半里，泉水溢出来湿透了道路，有块圆形的石碑，题写着“甘泉胜迹”。石碑旁边旧时也有座亭子，已经倒塌，但遗址和高大的石碑还在，碑文说嘉靖年间有个和尚在此向大众施舍茶饭，从岭下汲取泉水非常艰难，一天挖地得到这股泉水，是说泉水是由这个和尚发现的。我回忆甘泉的名称，旧志书上有这个名字，可涓涓流淌的细流，事实上是在岭上溢出来的，或者是和尚疏挖引流到这里的，不能说没有功劳，如果把它神化为禅杖一拄龙王就搬家的神话，却不是这样的了。

又拾级西南下一里，下抵峡口，循西崖之足，转而西行，北则石崖排空，突兀上压；南则坠壑下盘，坵垤纵横，皆犁为田。虽升降已多，犹平行山半也。又西半里，有泉自北崖裂隙间宛转下注，路经其前，为架桥横度，泉落于桥内，复从桥下泻峡去。坐桥上仰观之，崖隙欹曲，泉如从云叶间堕出，或隐或现，又瀑布一变格也。循崖又西，迤逦平上，两过南度之脊，渐转西北，共五里，为乌鸣铺。复西北下峡间，一里余，有小水，一自东峡来，一自北峡来，各有石梁跨之，合于路左而东南去。度两石桥，又西南上岭，一里，从岭头过一哨，有数十家夹道。又从岭上循北界大山西向行，其南复平坠成壑，下盘错为田甚深。其南遥山与北界环列者，耸如展屏，而北角独尖竖而起。环此壑而东度土脊一支，遥属于北界大山，所过岭头夹哨处，正其北属之脊也。余先是从海马嶂西，即遥从岭隙见西峰缭绕，而此峰独方顶，迥出如屏。问骑夫：“江西坡即此峰否？”对曰：“尚在

南。”余望其坳入处反在北，心惑之，至是始知其即东向分支之脊，路虽对之行，而西坡实在其北。循北岭升降曲折，皆在峰半行。又西北二里，西南二里，直坠坡而下者二里，缘岭西转者一里，是为纳溪铺；盖在北崖南坠之下，虽所下已多，而犹然土山之脊也。由铺西望，则东西山又分两界，有水经其中，第此两界俱支盘陇错，不若关岭之截然屏夹也。复西南下一里半，有水从东崖坠坑而出，西悬细若马尾。从其北，路亦坠崖而下。又二里余，抵坞中。巨桥三门，跨两陇间，水从东一门涌而北出，其西二门皆下平为田，岂水涸时耶？其水自西南诸峡中，各趋于桥之南，坠峡而下，经桥下，北注而出于盘江上流，其“纳溪”之名以此耶(1)？度桥，复西北上岭，是为江西坡，以岭在溪之西也。路从夹冈中透壁盘旋而上，一里，出夹，复拾级上。一里，得茅庵，在坡之半。又北上拾级，半里，抵岭头，其北有峰夹坞，尚高；东望纳溪铺之缀东崖者，高下正与此等。于是又西向平陟岭间二里，挟南峰转循其西，又西向行半里，则岭上水多左右坠。又东北下转，则一深堑甚逼，自西南坠东北，若划山为二者。度小石梁而西，又西北逾岭头，共一里而入西坡城之东南门(2)，是为有嘉城。

【注释】

(1)纳溪：此溪称江西坡河，即今西泌河，又称新寨河，为晴隆、普安二县界河。河上桥称江西坡桥，《游记》称纳溪桥。

(2)西坡城：今名“江西坡”。在普安县东隅的公路边。

【译文】

又沿着石阶往西南下走一里，下到峡口，沿着西面山崖的山脚，转向西行，北面就是排列在高空的石崖，突兀而起，从上往下压；南面则是下坠的壑谷，向下盘绕，土丘纵横，都被犁成田地。虽然上升下降已有多次，仍然平缓前行在半山腰。又向西半里，有山泉从北面山崖上的裂缝中宛转下流，道路经过泉水前边，为此建了座桥横走过

去，泉水落在桥靠内的一侧，又从桥下泻入峡中流去。坐在桥上抬头观看山泉，崖壁间的缝隙歪斜弯曲，泉水从云彩和树叶间坠落出来，时隐时现，又是瀑布的一种变形了。沿着山崖又向西行，逶逶迤迤平缓地上行，两次越过往南延伸的山脊，渐渐转向西北，共行五里，是乌鸣铺。再向西北下到峡谷中，行一里多，有小溪，一条自东面的峡谷中流来，一条自北面的峡谷中流来，各有石桥跨过溪流，在道路左边合流后往东南流去。走过两座石桥，又向西南上岭，行一里，从岭头经过一处哨所，有几十户人家夹住道路。又从岭上沿着北面一列大山向西行，山的南面又平缓地下坠成壑谷，下面直到很深的地方都环绕交错着农田。那南面的远山与北面一列环绕排列的山峰，高耸得好像展开的屏风，而北面独角一样的山峰尖尖地竖起。环绕过这个壑谷并向东延伸的一条土山山脊，远远地连接着北面的一列大山，我所经过的哨所夹道的地方，正是连接着北面大山的山脊了。我在此前从海马嶂西边，就远远地从山岭的缺口中望见西面的山峰缭绕，可唯独这座山峰是方形的山顶，迥然出现好像屏风。我问马夫："江西坡是否就是这座山峰？"回答说："还在南边。"我远望这座山山坳的入口处反而在北边，心里对此很疑惑，到了这里才知道江西坡就是向东分支的山脊，道路虽然对着它走，可江西坡实际是在山脊的北面。沿着北岭上上下下曲曲折折，都是在山峰的半中腰前行。又往西北行二里，向西南二里，顺着山坡一直下坠二里，沿着山岭向西转一里，这里是纳溪铺；原来从北面的山崖向南下坠，虽然下走的路程已经很多，可仍然是在土山的山脊上了。从纳溪铺向西望去，就见东西两面的山又分为两列，有河流流经两列山之间，但只是两列山都是支脉盘绕山陇交错，不像关索岭那样如屏风一样截然相夹了。再向西南下走一里半，有水流从东面的山崖上坠入坑中流出来，悬挂在西面，细如马尾。从水流的北边，道路也是循着山崖下坠。又行二里多，抵达山坞中。一座三个桥洞的巨型桥，跨在两岸的土陇之间，水流从东边的一个桥洞向北涌出来，那西面的两个桥洞，下面都是平整的农田，莫非现在是河水干涸的时节吗？这条河水从西北方众多的山峡中，各自奔流到桥的南边，坠入峡谷下流，流经桥下，往北流淌而后流入盘江的上游，

它那“纳溪”的名字是出于这个原因吗？走过桥，又往西北上岭，这里是江西坡，是由于山岭在溪流的西面。道路从两面山峰相夹的山冈上穿过崖壁盘旋着往上走，行一里，走出夹谷，又沿着石阶上登。行一里，遇到茅草建盖的寺庵，在山坡的半中腰。又沿着石阶向北上登，行半里，来到岭头，岭北有山峰夹成山坞，还很高；远望东边纳溪铺连缀着东面山崖的地方，高低之处正好与此地相等。从这里又向西平缓在山岭间跋涉了二里，傍着南峰转向，沿着南峰的西面走，又向西行半里，就见岭上的水流多半是左右两侧下流。又往东北下转，就有一条深深的堑沟非常狭窄，自西南向东北方下坠，好像要把山划为两半的样子。越过小石桥向西走，又往西北越过岭头，共行一里后进入西坡城的东南门，这里是有嘉城。

二十八日　出西坡城之西北门，复西向陟岭。盘折而上二里，始升岭头，其北岭尚崇。循其南而西，又二里，望西北一峰，甚近而更耸，有雾笼其首，以为抵其下矣。又西一里，稍降而下，忽有脊中度，左右复中坠成峡，分向而去，其度脊阔仅二尺，长亘二三丈而已，为东西联属之蒂。始知西坡一山，正如一芝侧出，东西径仅十里，南北两垂，亦不过二三十里，而此则其根蒂所接也。度脊，始上云笼高峰。又二里，盘峰之南，是为倪纳铺(1)。数十家后倚高峰，南临遥谷，前所望方顶屏列之峰，正亘其南。指而询之，土人曰：“是为兔场营。其南为马场营(2)，再南为新、安二所。”新为新城所(3)，安为安笼所，即与广西安隆土司为界者。由铺之西半里，有脊自山前坞中南度，复起山一支，绕于铺前，脊东西流水，俱东南入纳溪桥之上流者，第脊西之流，坠峡南捣甚逼。又稍北，循崇山而西半里，有脊自南岭横亘而北，中平而不高，有堡楼峙脊间，是为保家楼。已为傻傻哨守之处(4)。其脊自西南屏列而来，至此北度(5)，东起而为高峰，即倪纳后之雾笼者；西亘而成石崖，即与来脊排闼为西夹坞者。由脊北循石崖直西，行夹坞之上，是为三条岭。西四里，石崖垂尽，有洞高穹崖半，其门南向，横拓而顶甚平；又有一斜裂于西者，其门亦南向，而门之中有悬柱焉。其前坞中水绕入西南岭，路乃稍降。复西上岭坳，共三里，

为芭蕉关(6)。数十家倚北山南突之坳间；水绕突峰之南，复北环关西而出；过关，则坠峡而下，复与水遇。是为普安东境之要害，然止铺舍夹路，实无关也。

【注释】

(1)倪纳铺：今作“泥拉铺”，在普安县东境公路旁。

(2)马场营：在今盘县东境的马场。

(3)新城所：在今兴仁县治。

(4)倮倮：《游记》又作“猡猡”、“猓猡”、“㹠猡”、“啰啰”等，都是带有民族歧视的写法，应作“倮倮”。倮倮最初是滇东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彝族先民的自称，元、明、清时期扩大成为各地彝族的共同名称。

(5)至此北度：徐本作“西北度”。

(6)芭蕉关：今名同，在普安县城稍东，滇黔公路旁。

【译文】

二十八日　出了西坡城的西北门，又向西登岭。盘旋曲折地上走二里，这才登上岭头，这里的北岭还很高。沿着岭头的南坡往西行，又行二里，望见西北方的一座山峰，看来很近却更加高耸，有云雾笼罩在峰顶，以为来到山峰下了。又向西一里，稍稍下降，忽然有山脊从中间延伸过来，左右两边再次从中下陷成峡谷，分头而去，这条延伸而过的山脊宽处仅有二尺，长处延绵二三丈而已，是东西两面的山连接的关键结合部。这才知道西坡所在的一座山，正如一朵灵芝从侧面长出来，东西的长度仅有十里，南北两面下垂，也不超过二三十里，而此处则是灵芝的根与蒂连接之处了。越过山脊，开始上登云雾笼罩着的高峰。又行二里，绕到山峰的南面，这里是倪纳铺。几十家人后面紧靠高峰，南边面临遥远的山谷，我之前望见的方形山顶像屏风样排列的山峰，正好横亘在倪纳铺的南面。指着那座山峰打听，当地人说：“那是兔场营。它的南面是马场营，再往南是新、安两个卫所。”新就是新城所，安就是安笼所，就是与广西省的安隆土司交界的地方。由倪纳

铺的西边走半里，有条山脊从山前的山坞中往南延伸，又耸起一条山脉，环绕在倪纳铺前方，山脊东西两面的流水，都是往东南流入纳溪桥上游的水流，只不过山脊西面的水流，坠入峡谷中向南冲捣水势非常狭窄。又稍往北走，沿着高山往西行半里，有条山脊自南岭向北横亘，中段平缓而且不高，有座堡楼屹立着山脊上，这是保家楼。已经是俚俚设哨所守卫的地方。这条山脊从西南方像屏风样排列而来，到此地后向北延伸，在东面耸起成为高峰，这就是倪纳铺后面云雾笼罩着的山峰；往西绵亘成为石崖，就是与先前来的时候山脊像门扉一样排列相夹形成西面山坞的山崖。由山脊北面沿着石崖一直向西，行走在夹立的山坞之上，这里是三条岭。向西行四里，石崖将要到头，有个山洞高高穹隆在石崖半中腰，洞口向南，横向拓展开而顶部十分平滑；又有一个斜着裂向西边的山洞，洞口也是面向南，而洞口的中央有悬垂的石柱。山洞前方的山坞中，流水绕进西南方的峡谷中，道路于是稍微下降。又向西上登山岭和山坳，共行三里，是芭蕉关。几十户人家紧靠北山向南前突的山坳中；水流绕过突立山峰的南面，再向北环流到芭蕉关西面后流出去；走过芭蕉关，就下坠到峡谷中，再次与流水相遇。这里是普安州东境的要害之地，然而只有驿站的房屋夹住道路，实际上没有城关了。

由其西降峡循水，路北重崖层突，多赭黑之色。闻有所谓“吊崖观音”者(1)，随崖物色之。二里，见崖间一洞，悬踞甚深，其门南向而无路。乃攀陟而登，则洞门圆仅数尺，平透直北十余丈而渐黑，似曾无行迹所入者。乃返出洞口，则满地白骨，不知是人是畜也。仍攀崖下。又西有路，复北上崖间，其下门多牛马憩息之所，污秽盈前；其上层有垂柱，空其端而置以小石大士(2)，乃出人工，非天然者。复下，循大路随溪西一里，溪转北向坠峡去，于是复西陟坡阜(3)，共六里而至新兴城(4)。自芭蕉关而来，所降不多，而上亦不远，其坞间溪犹出山上也。入东门，出西门，亦残破之余也。有碑，为天启四年都御史乌程闵公所复(5)。中有坐镇守备。是晚按君宿此。又西行岭峡间二里，连逾二岭脊，皆自南北度者。忽西开一深壑，中盘旋为田，其水四面环亘，不知出处。

路循东峰西南降一里，复转南向上一里，又转东南上半里，逾岭脊而南，乃西南下一里，西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甚急，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溪水自南来，北向入洞，平铺洞间，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洞顶高穹者将十丈，直北平入者十余丈，始西辟而有层坡，东坠而有重峡，内亘而有悬柱，然渐昏黑，不可攀陟矣。此水当亦北透而下盘江者。出洞，征洞名于土人(6)，对曰："观音洞(7)。"征其义，以门上崖端有置大士像于其穴者也。洞前溪由东南峡中来，其峡底颇平，大叶蒲丛生其间，淬绿锷于风前(8)，摇青萍于水上，芃芃有光。循之西南半里，又西穿岭隙间，渐循坡蹑脊。二里，有一二家在北峰下，其前陷溪纵横，水由西南破壑去，路由西北循岭上。一里，出岭头，是为蔺家坡。西南骋望，环山屏列甚遥，其中则峰巅簇簇，盘伏深壑间，皆若儿童匍匐成行(9)，无与为抗。从此乃西北下，直降者二里，又升降陇脊西行者二里，有庵缀峰头，曰罗汉松，以树名也。自逾新兴西南岭，群峰翠色茸茸，山始多松，然无乔枝巨本，皆弱干纠缠，垂岚拂雾，无复吾土凌霄傲风之致也。其前又西南开峡。从峡中直下者三里，转而西平行者一里，有城当坳间，是曰板桥铺城(10)。城当峡口，仰眺两界山凌空而起，以为在深壑中矣，不知其西犹坠坑下也。路在城外西北隅，而入宿城中之西门。

【注释】

(1)吊崖观音：此处今称"观音洞"，在普安县治稍东的公路边。

(2)大士：佛教称佛或菩萨为大士。《游记》里多专指观音菩萨。

(3)于是复西陟坡阜："陟"原作"涉"，据"四库"本改。

(4)新兴：明置新兴所，清初置普安县，治新兴，即今普安县治。

(5)天启四年：即1624年。乌程：明设乌程县，为湖州府附郭县，在今浙江湖州市城区。

(6)征：征询，询问。

(7)观音洞：在今普安县城西四公里滇黔公路旁，青龙山腰。洞中乳石酷似观音，崖下清溪环绕，俗称"观音小南海"。

(8)淬(cuì)：铸造刀剑时把剑烧红浸入水中，使之刚利。锷(è)：剑刃。此处系比喻蒲叶为绿锷。

(9)儿童："四库"本作"儿孙"。

(10)板桥铺城：应在今普安县西隅、公路边的三板桥镇。

【译文】

由芭蕉关西面下到峡谷中顺着水流走，道路北边的重重山崖一层层突起，多半是赭黑的颜色。听说有处所谓"吊崖观音"的地方，顺着山崖寻找这个地方。行二里，看见山崖上有一个洞，悬空盘踞着十分深邃，洞口面向南却没有路。于是攀援着登上去，就见洞口圆圆的仅有几尺宽，平平地一直向北钻进去十多丈就渐渐黑下来，似乎是从来没有人迹进入过的样子。于是返身走出洞口，就见满地的白骨，不知这是人还是牲畜了。仍旧攀着山崖下来。又见西边有条路，再次向北上到山崖中间，山崖下的洞口多半是牛马歇息的场所，污秽之物充满洞前；洞的上层有下垂的石柱，山洞的一端空出来放置了一尊小型的观音菩萨石像，是出自于人工，不是天然形成的。再次下来，沿着大路顺着溪流往西行一里，溪流转向北坠入峡谷中流去，从这里起又向西跋涉在山坡土阜之间，共行六里后来到新兴城。自从芭蕉关以来，下走的路不多，可上登的路也不远，沿途山坞中的溪流仍然是出没在山上了。进入东门，走出西门，也是遭受战乱残害后的残余了。有石碑，是天启四年都御史乌程人闵公修复的。城中有坐镇的守备官。这天晚上巡按大人住宿在此地。又往西行走在山岭峡谷间二里，一连越过两条山脊，都是自南往北延伸的山脊。忽然西面裂开一条深深的壑谷，中间盘绕着田地，壑谷中的水四面环流，不知从哪里流出去。道路沿着东峰往西南下降一里，再转向南上登一里，又转向东南上走半里，越过岭脊往南走，随即向西南下走一里，抵达西面的山坞中。听见水声淙淙流淌十分湍急，忽然间看见一个山洞高悬在北面的山崖之下，洞口向南而且非常高，溪水从南面流来，向北流入山洞，平缓地铺在洞中，水深仅有几寸，可宽处约有二丈。洞顶高高隆起之处将近十丈，一直往北平平地进去之处

有十多丈，这才向西拓展开而且有一层层斜坡，东面下陷而且有深峡，向里面通进去而且有悬垂的石柱，不过渐渐昏黑下来，不能攀登跋涉了。这条溪水应当也是穿过山洞后流入盘江的水流。出洞来，向当地人打听山洞的名字，回答说："观音洞。"追问洞名的意义，是由于洞口上方崖壁上的洞穴中放有一尊观音像的原因。山洞前的溪水经由东南方的峡谷中流来，这条峡谷的底部很是平坦，大叶蒲成丛生长在峡谷中，如在山风前浇淬绿色的刀刃，像在水面上摇动青萍之剑，放出郁郁光彩。顺着溪流往西南行半里，又向西穿越在山岭的空隙间，渐渐顺着山坡上登山脊。行二里，有一两家人在北峰下，村前深陷的溪流纵横流淌，溪水从西南方冲破壑谷流去，道路由西北方沿着山岭上登。行一里，来到岭头，这里是蔺家坡。向西南方放眼望去，环绕的群山屏风样排列得非常遥远，群山之中只见一簇簇峰顶，盘踞趴伏在深深的壑谷间，全像是些成行匍匐爬行的儿童，没有什么能与它们抗衡。从此地就向西北下走，一直下降二里路，又在陇脊上上上下下前行了二里，有座寺庵点缀在峰头，叫做罗汉松，是用树的名字来起名了。自从越过新安所西南方的山岭，群峰翠色葱茏，山上开始有很多松树，然而没有高大的枝干，都是些弱小的枝干纠缠在一起，垂挂在山风之中，轻拂着云雾，不再有我家乡那种凌霄傲风的风韵了。寺庵前方又向西南方裂开一条峡谷。从峡中一直下走三里，转向西平缓前行一里，有座城位于山坳中，这里叫做板桥铺城。城池正对峡口，仰面眺望，两面的群山凌空而起，以为身在深深的壑谷中了，却不知这里的西面仍然下坠成坑谷了。道路在城外的西北角，随即进城住宿在城中的西门内。

二十九日　出板桥城之西门，北折入大路，遂拾级下。有小水自右峡下注，逾其左随之行。一里，则大溪汪然，自西南转峡北注，有巨石梁跨其上，即所谓三板桥也(1)；今已易之石，而铺犹仍其名耳。桥上下水皆阔，独桥下石峡中束，流急倾涌。其水西北自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西南转重谷间，至是北捣而去，亦深山中一巨壑也。越桥西，溯溪北崖行。一里，溪由西南谷来，路入西北峡去，于

是升降陇坳，屡越冈阿。四里直西，山复旷然平伏(2)，独西南一石峰耸立，路乃不从西平下，反转南仰跻。半里，盘石峰东南，有石奋起路右，首锐而湾突，肩齐而并耸，是曰鹦哥嘴(3)。又西转而下者一里半，有铺肆夹路，曰革纳铺(4)。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又从峡平行，缘坡升降，五里，有哨舍夹路，曰软桥哨(5)。由哨西复坠峡下，遥见有巨溪从西峡中悬迅东注；下峡一里，即与溪遇；其溪转向南峡去，路从溪北，溯溪循北山之麓西行。二里，有巨石梁南北跨溪上，即所谓软桥也。余初疑冉姓者所成，及读真武庙前断碑，始知为“软”，想昔以篾索为之，今已易之石，而犹仍其名耳。

【注释】

(1)三板桥：位置与今化肥厂附近的公路桥相当。此水称软桥河，即今虎跳河，下游称格所河，从南往北流入北盘江，为普安县与盘县界河。

(2)山复旷然平伏：“复”，“四库”本作“皆”。

(3)鹦哥嘴：今雅化为“英武”，在盘县东隅。

(4)革纳铺：今名同，在盘县东隅。

(5)软桥哨：今名同，在盘县东境，滇黔公路线上。

【译文】

二十九日　走出板桥铺城的西门，向北折上大路，随即沿石阶下走。有条小溪从右边的峡谷中向下流淌，越到小溪左边顺着溪流走。行一里，就有一条水势汪洋的大溪，自西南方转过峡谷向北流淌，有座巨大的石桥跨在溪流上这就是所谓的三板桥了；今天已经改建成石桥，可是铺的名字仍然沿用板桥之名。桥上下的水面都很宽阔，唯独桥下是石头峡谷紧束在中间，湍急的水流倾泻奔涌。这条溪水从西北方的八纳山发源，流经软桥，又向西南转入重重壑谷之间，流到这里向北奔流而去，也是深山中的一条巨大的壑谷了。过到桥西，溯溪流沿着北面的山崖前行。行一里，溪水从西南方的山谷中流来，道路进

入西北方的山峡中去，从这里起在土陇山坳间上上下下，屡次越过山冈和土丘。一直向西走四里，山势全变得开阔起来，平缓起伏，唯独西南方耸立着一座石峰，道路竟然不从西面平缓下行，反而转向南仰面上登。行半里，绕到石峰的东南面，有块岩石猛然突起在道路右边，头部尖尖的并弯弯地突起来，双肩平齐而且并排耸起，这叫鹦哥嘴。又向西转后下走一里半，有些店铺夹住道路，叫做革纳铺。土话的发音“纳”都说成“捺”，来到这里后才明白所说的“捺溪”、“倪捺”都是“纳”字了。只有此处题写着铺名。又从峡谷中平缓前行，顺着山坡上下，行五里，有哨房夹住道路，叫软桥哨。由软桥哨西边又向峡谷中下坠，远远看见有条巨大的溪流从西面的峡谷中高悬迅疾地往东流淌；下到峡谷中一里，立即与溪流相遇；这条溪流转向南面的峡谷中流去，道路从溪流北岸，溯溪流沿着北山的山麓往西行。行二里，有座巨大的石桥呈南北向跨在溪流上，就是所谓的软桥了。我最初怀疑是某个姓冉的人建成的，到读了真武庙前断缺的石碑后，才知道是“软”，猜想从前是用竹篾编成绳索建成的桥，今天已换成石桥，但仍然沿用原来的名字罢了。

度桥而南，遂从溪南西向缘南崖而上，其跻甚峻。半里，平眺溪北，山俱纯石，而绿树缘错成文，其中忽有一瀑飞坠，自峰顶直挂峡底。缘南崖西上，愈上愈峻，而北眺翠纹玉瀑，步步回首不能去。上二里，峡底溪从西北而出，岭头路向西南而上。又一里，过真武庙。按君自新兴而来，越此前去。由其西南行(1)，遂下坞中。又西南共四里，两越小岭而下，有峡自东南达西北，又两界山排闼而成者，其中颇平远，有聚落当其间，曰旧普安(2)。按君饭于铺馆，余复先之而西北由坞中行。东北界山逶迤缭绕，不甚雄峻；西南界山蹁跹离立，复露森罗；峡踪虽远，然两头似俱连脊，中平而无泄水之隙者。又西三里，有石峰中起，分突坞间，神宇界其下，曰双山观(3)。按君自后来，复越而前去。又西一里，则西脊回环于前，遂坞穷谷尽。坞底有塘一方，汇环坡之麓，四旁皆石峰森森，绕塘亦多石片林立，亦有突踞塘中者。于是从塘西南上回坡，一里，登其脊。又宛转西行岭头，岭左右水俱

分泻深谷，北出者当从软桥水而入盘江上流，南流者当从黄草坝而下盘江下流(4)。又西向从岭头升陟，其上多中洼之宕，大者盘壑为田，小者坠穴为阱。共五里，为水塘铺(5)，乃饭于庙间。过铺西下岭，逶迤山半又五里，为高笠铺，南向行陇间。逾一平岭西南下，又五里，有小溪自北峡来，石桥南跨之。度其南，北门街夹峙冈上；逾冈南下，始成市，有街西去，为云南坡大道；直南，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石桥又南跨之。桥南即为普安城，州、卫俱在其中(6)。按君已驻署中矣。其城西半倚山脊，东半下临东溪，南北二门正当西脊之东麓，而东门则濒溪焉。南门外石桥，则三溪合于北，经东门而西环城南，又南去而注于水洞者。北门外石桥：第一桥，即云南坡之水，绕城西北隅而为堑，东下而与北溪合于城东；第二桥，即小溪自西北来者，《一统志》所云“目前山之水”也；第三桥，即小溪自北来者，《一统志》所云“沙庄之水”也。三溪交会于城之东北，合而南去，是为三一溪，经城南桥而入于水洞。其城自天启初，为水西叛逆，诸蛮应之，攻围一年而破，后云南临安安南土官沙姓者，奉调统兵来复。至今疮痍未复。然是城文运为贵竹之首，前有蒋都宪，今有王宫詹，名祚远。非他卫可比。州昔惟土官，姓龙，其居在八纳山下，统十二小土司。今土官名子烈，年尚少。后设流官，知州姓黄。并治焉。

【注释】

(1)由其西南行：“南”后原衍“向”字，据“四库”本删。

(2)旧普安：《明史·地理志》普安州载：“东有八部山，元普安路治山下，属云南行省，洪武十五年三月为府，属云南布政司，寻升军民府，二十七年四月改属四川，永乐后废。”旧普安即元代和明初的治所，今仍称旧普安，在盘县东境，滇黔公路稍南，不当大道。

(3)双山观：今称“双山”，在旧普安稍西。

(4)黄草坝：今兴义市区。霞客后曾到黄草坝，详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二十六至二十九日记。

(5)水塘铺：今名同，在盘县城与旧普安中间。

(6)“桥南即为普安城”两句：明设普安卫和普安州。普安卫城在今盘县城

关镇，州城又在稍北的营盘山左，万历十四年(1586)，“州自卫北来同治”，此后即州卫同城，皆在今盘县城关镇。

【译文】

过到桥南，就从溪流南岸向西沿着南面的山崖往上走，那上登的路极为陡峻。行半里，平视溪流的北面，山体全是清一色的岩石，而绿色的树丛顺着山势交错形成斑纹，山中忽然有一条瀑布飞流下泻，从峰顶一直挂到峡底。沿着南面的山崖向西上登，越上去越险峻，可向北眺望翠绿的斑纹和白玉般的瀑布，一步步回头看去舍不得离开。上登二里，峡底的溪流从西北方流出去，岭头的道路向西南方上走。又行一里，路过真武庙。巡按大人新兴城前来，越过此地向前走了。由真武庙西边向南行，随即下到山坞中。又向西南一共走四里，两次越过小山往下走，有条峡谷从东南通向西北，又是两面的山像门扉一样排列形成的，峡谷中很是平旷空远，有个聚落位于峡谷中，叫做旧普安。巡按大人在驿站的客馆里吃饭，我再次领先于他往西北经由山坞中前行。东北面的一列山逶迤缭绕，不十分雄伟险峻；西南面的一列山翩跹起舞，成排矗立，又露出森然罗列的姿态；峡谷的踪影虽然很远，然而两头似乎都有相连的山脊，峡谷中地势平缓却没有泄水的缝隙。又向西三里，有石峰在中央耸起，分别突起在山坞中，神庙隔在两座石峰下，叫做双山观。巡按大人从后面赶来，再次超越我向前去了。又向西一里，就见西面有山脊回绕在前方，于是山坞山谷到了尽头。山坞底下有一个池塘，汇积环绕在坡脚下，四旁都是森森罗列的石峰，绕着池塘也有许多林立的石片，也有些岩石突兀盘踞在池塘中。于是从池塘西南方上登回绕的山坡，行一里，登上坡脊。又弯弯转转地向西行走在岭头，岭头左右两侧的水流都分别下泻到深谷中，向北流出去的应当汇入软桥下的水流而后流入盘江的上游，往南流的应当是流经黄草坝后下流进盘江的下游。又向西从岭头上登，岭头上有很多中间下洼的深坑，大一些的盘绕成壑谷，被垦为农田，小一点的下陷成洞穴成为陷阱。共行五里，是水塘铺，于是在庙中吃饭。过了水塘铺向西下岭，在山腰上又逶迤前行五里，是高笠铺，向南前行在山陇间。越过

一座平缓的山岭往西南下行，又行五里，有条小溪自北边的峡谷中流来，石桥向南跨过溪流。过到桥南，北门外的街道夹立在山冈上；越过山冈往南下走，开始形成集市，有条街道向西去，是去云南坡的大道；一直往南走，又有一条小溪自西南方的峡中流来，石桥又向南跨过溪流。桥南就是普安城，普安州、普安卫的衙门都在城中。巡按大人已经驻在衙门中了。这座城西半边紧靠着山脊，东半边下临着东溪，南北两座城门正位于西面山脊的东麓，而东门就濒临着溪流。南门外的石桥，三条溪流在桥北合流，流经东门后往西环流到城南，又往南流去后流入水洞中。北门外的石桥：第一座桥，就是云南坡流来的水流，绕到城墙的西北角成为堑壕，往东下流后与北面的溪流在城东合流；第二座桥，就是自西北方流来的小溪，是《一统志》所说的“目前山之水”了；第三座桥，就是从北面流来的小溪，是《一统志》所说的“沙庄之水”了。三条溪流在城的东北面交汇，合流后往南流去，这就是三一溪，流经城南的石桥后流入水洞中。普安城在天启初年，因为水西叛乱，各部蛮族响应水西，围攻一年后被攻破，后来云南临安府安南司姓沙的土司，接受调令率兵前来收复了。至今疮痍尚未恢复。然而这座城以文章仕进的气运在贵州省是首位，从前有都御史蒋大人，当今有太子宫王詹事，名叫王祚远。不是别的卫可以相比的。州里过去只有土官，姓龙，他的驻地的八纳山下，统领十二个小土司。今天的土官名叫龙子烈，年纪还小。后来增设了流官，知州姓黄。一同治理此地。

州东北七十里有八纳。其山高冠一州，四面皆石崖崭绝，惟一径盘旋而上，约三十里。龙土官司在其下。其顶甚宽平，有数水塘盈贮其上，软桥之水所由出也。土音以“纳”为“但”，而梵经有“叭咀哆”之音，今老僧白云南京人。因称叭咀山，遂大开丛林(1)，而彝地远隔，尚未证果。

【注释】

(1)丛林：佛教僧众聚居较多的寺院称为丛林，意为众僧聚居一处，犹如众木丛丛成林。

【译文】

普安州城东北七十里处有座八纳山。这座山在全州最高，四面都是高峻悬绝的石崖，只有一条小径盘旋着上去，大约三十里长。龙土官的衙门在山下。山顶十分宽敞平缓，有几个贮满水的水塘在山顶上，软桥下的水流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土话把“纳”说成“但”，而佛经中有“叭呾哆”的音，今天老和尚白云是南京人。因而把它称为叭呾山，于是大规模建立寺院，但是少数民族地区偏远隔绝，还没有悟道修成正果。

州南三十里有丹霞山。其山当丛峰之上，更起尖峰卓立于中。西界有山一支，西南自平彝卫屏列而北(1)，迤逦为云南坡，而东下结为州治。西屏之中，其最高处曰睡寺山，正与丹霞东西相对。其东界有山，南自乐民所分支而北(2)，当丹霞山南十里。西界屏列高山横出一支，东与东界连属，合并而北，夭矫丛沓，西突而起者，结为丹霞山；东北耸突而去者，渐东走而为兔场营方顶之山，而又东北度为安南卫脉。其横属之支，在丹霞山南十里者，其下有洞，曰山岚洞(3)，其门北向。水从洞中出，北流为大溪，经丹霞山之西大水塘坞中(4)，又北过赵官屯(5)，又东转而与南板桥之水合(6)。由洞门溯其水入，南行洞腹者半里，其洞划然上透，中汇巨塘，深不可测。土人避寇，以舟渡水而进，其中另辟天地，可容千人。而丹霞则特拔众山之上，石峰峭立，东北惟八纳山与之齐抗。八纳以危拥为雄，此峰以峭拔擅秀。昔有玄帝宫，天启二年毁于蛮寇，四年，不昧师徽州人。复鼎建，每正二月间，四方朝者骈集，日以数百计。僧又捐资置庄田，环山之麓，岁入谷三百石。而岭间则种豆为蔬，岁可得豆三十石。以供四方。但艰于汲水：寻常汲之岭畔，往返三里，皆峻级；遇旱，则往返十里而后得焉。

【注释】

(1)平彝卫：明置平彝卫，属云南都司，治今云南富源县。

(2)乐民所：今名“乐民镇”，在盘县西南隅。

(3)山岚洞：今称“山岚”。

(4)大水塘：今称“水塘”。

(5)赵官屯：今名同。

(6)南板桥：即今“板桥”。与山岚洞、大水塘、赵官屯皆在盘县南境，从南往北沿风洞河排成一线。

【译文】

州城南面三十里处有座丹霞山。这座山位于群峰之上，更有一座尖峰卓然矗立于群山之中。西境内有一条山脉，自西南方的平彝卫屏风一样排列向北，逶逶迤迤形成云南坡，而后往东下延盘结为州城所在的山。西面屏风样的群山之中，那最高处叫做睡寺山，正好与丹霞山东西相对。普安州东境有山脉，南面起自乐民所分支向北延伸，在丹霞山南面十里。西境一列屏风样排列的高山横向伸出一条支脉，往东延伸与东境内的山相连，合并后向北延伸，屈曲蜿蜒，丛集杂沓，向西突起的，盘结为丹霞山；往东北耸立前突而去的，渐渐向东延伸而后形成兔场营方形山顶的山，而后又往东北延伸成为安南卫境内的山脉。那横向连接的支脉，在丹霞山南面十里之处，山下有个山洞，叫山岚洞，洞口向北。水从洞中流出来，向北流去变成大溪，流经丹霞山西边大水塘所在的山坞中，又向北流过赵官屯，又向东转后与南板桥下的水流汇合。由洞口溯这条水流进去，往南行走在山洞肚子里面半里，山洞顶上豁然露出天空，洞中水汇积成巨大的水塘，深不可测。当地人躲避盗匪，用小船渡水进去，洞中另外辟有天地，可容纳上千人。而丹霞山则独立挺拔于众山之上，石峰峭拔屹立，东北面只有八纳山与它齐平抗衡。八纳山以危峰拥立为雄，这座山峰以峭立挺拔独擅秀色。从前有座玄帝宫，天启二年毁于蛮族盗匪之手，天启四年，不昧禅师徽州人。又鼎力重建，每年正月二月间，四方的朝山者群集而来，每天用几百人来计算。僧人们又捐资购置了庄园田地，环绕在山麓，每年收入谷米三百石。而且山上则种植豆子作为蔬菜，每年可收到

豆子三十石。用来供给四方来客。但是汲水很艰难：平常在岭畔汲水，往返有三里路，都是陡峻的石阶；遇上干旱时，就要往返十里后才能取到水。

五月初一日　余束装寄逆旅主人符心华寓，兰溪人。乃南抵普安北门外，东向循城行。先是驼骑议定自关岭至交水，至是余欲往丹霞，彼不能待，计程退价。余仓卒收行李，其物仍为夫盗去。穷途之中，屡遭拐窃，其何堪乎！复随溪南转过东门，又循而抵南门，有石梁跨溪上。越其南，水从西崖向南谷，路从东坡上南岭，西眺水抵南谷，崖环壑绝，遂注洞南入。时急于丹霞，不及西下，二里，竟南上岭，从岭上行。又二里，逾岭转而西，其两旁山腋，多下坠之穴，盖其地当水洞东南，其下中空旁透，下坠处，皆透穴之通明者也。又西南一里，路右一峡下迸，有岩西南向，其上甚穹，乃下探之。东门有侧窦如结龛，门内洼下而中平，无甚奇幻。遂复上南行，又一里，逾岭脊，遂西南渐下，行坡峡间。一里，过石亭垒址，其南路分两岐：由东南者，为新、安二所，黄草坝之径；由西南者，则向丹霞而南通乐民所道也。遂从西南下。

【译文】

五月初一日　我捆好行装寄放在旅店主人符心华浙江兰溪县人的寓所中，于是往南来到普安城的北门外，向东沿着城墙走。在此之前，与马帮商定从关索岭到交水，来到这里我想去丹霞山，他们不能等我，计算了路程退了余款。我仓猝之间收拾行李，其中的物品仍然被马夫偷去了。走投无路之间，屡次遭到拐骗偷窃，这怎么经受得起呀！又顺着溪流向南转过东门，又沿着溪流走到南门，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过到桥南，溪水从西面的山崖流向南面的山谷中，道路从东面的山坡上登南岭，向西眺望，溪水流到南面的山谷中，山崖环抱，壑谷断绝，于是便向南流入洞中。这时我急于去丹霞山，来不及向西下去，行二里，竟自向南上岭，在岭上前行。又行二里，越过山岭转向西行，山岭两旁的山侧，有很多下陷的洞穴，大概这个地方位于水洞的东南方，山腹之下中间是空的，四通八达，下陷之处，都通有透进亮光的洞穴。又向西南行一里，道路右边

向下迸裂开一条峡谷，有个岩洞面向西南方，洞口的上部隆起很高，于是下去探察这个洞。东边的洞口有个侧洞，好像人造的佛龛，洞口内下洼但洞中平坦，没有什么奇异变幻之处。于是又上来往南行，又行一里，越过岭脊，随即往西南渐渐下行，前行在山坡峡谷间，行一里，路过一处石块垒砌的亭子的废址，废址南边道路分成两条岔路：由东南方走的，是去新城所、安笼所两个所和黄草坝的路；有西南方走的，则是通向丹霞山而后向南通到乐民所的路了。于是从西南方下走。

从岭峡中平下者二里，东顾峡坑坠处，有水透崖南出，余疑为水洞所泄之水，而其势颇小，上流似不雄壮。从其西，遂西南坠坑而下。一里，抵壑中，则有溪汪然自西而东注，小石梁跨其上，曰南板桥。以别于北大道之三板桥也。其下水西自石洞出，即承水洞之下流，至是而复透山腹也。水从桥东，又合南峡一溪，东向而去，东北合软桥下流，出北板桥而东与盘江合。其南峡之溪，则自大水塘南山岚洞来。二溪一北一南，皆透石洞而出，亦奇矣。越南板桥南一里，溯南来溪入南峡，转而西行峡中。又二里，则有坝南北横截溪上，其流涌坝下注，阔七八丈，深丈余，绝似白水河上流之瀑(1)，但彼出天然，而此则人堰者也。坝北崖有石飞架路旁，若鹚首棹虚(2)，而其石分窍连枝，玲珑上透，嵌空凑合，亦突崖之一奇也。又西三里，路缘北崖而上，西越之而下，共半里，山回水转，其水又自南向北而来者，其先东西之峡甚束，至是峡之成南北者渐宽。又循溪西崖南向行，一里，南逾一突嘴，则其南峡开而盘成大坞，南望有石梁横跨溪上。半里，度石梁而东，遂东南上坡，始与南来之溪别。东上半里，过一村，又东半里，转而南稍下，共半里，逾小溪而上，过赵官屯，遂由屯村北畔东南入坞。二里，复上岭，一里，转峡处有水飞坠山腰。循山嘴又西转而南半里，随峡东入又半里，峡中有水自东峡出，即飞瀑之上流也。小石梁跨峡而南，石碑剥落，即丹霞山《建桥记》文也。

【注释】

(1)绝似白水河上流之瀑：在白水河，徐霞客看到了两个瀑布。此“白水河上流之瀑”即今黄果树大瀑布上游不远处的陡坡塘瀑布，瀑声震耳，又称“吼瀑”。霞客对陡坡塘瀑布的生动概括，至今游人还体察得到。

(2)若鹢(yì)首棹(zhào)虚：意为如凌空的船。鹢，为一种像鹭鸶的能高飞的水鸟。古代船头上画着鹢鸟，故称船首为鹢首，亦借指船为鹢首。棹，为摇船的用具。

【译文】

从岭上的峡谷中平缓下行二里，向东回头看峡坑下坠之处，有股水流穿透山崖向南流出来，我怀疑是从水洞中外泄的水，但水势很小，上游似乎不怎么雄壮。从水流的西边，就往西南向坑谷中下走。行一里，抵达壑谷中，就见有条溪水浩浩荡荡自西往东流淌，小石桥跨在溪流上，叫做南板桥。以便区别于北面大道上的三板桥。桥下的水从西面的石洞中流出来，立即接受了水洞下游的水，流到这里后又穿过山腹流出来了。溪水从桥东流去，又汇合南边山峡中流来的一条溪流，向东流去，在东北方汇合软桥下游的水，流出北板桥后往东流与盘江合流。那条南边山峡中的溪流，则是从大水塘南边的山岚洞中流来。两条溪流一条在北一条在南，都是穿过石洞中流出来，也算奇特了。越过南板桥往南行一里，溯南面流来的溪流进入南面的峡谷，转向西行走在峡谷中。又行二里，就见有座水坝呈南北向横截在溪流上，水流涌过水坝下泻，宽七八丈，深一丈多，极像白水河上游的瀑布，但是那里是天然形成的，而这里则是人工修筑水坝形成的。水坝北边的山崖上有块岩石飞架在道路旁，好像凌空的船头，而且这块岩石分出许多石窍，如枝叶相连，玲珑剔透，上边透着亮光，深嵌成空洞，聚合在一起，也是突立的悬崖中的一处奇景。又向西三里，道路沿着北面的山崖上走，向西越过山崖下走，共行半里，山回水转，那条溪水又从南向北流来，溪流先前流过的东西向的峡谷非常狭窄，流到这条呈南北向的峡谷渐渐宽起来。又沿着溪流西面的山崖向南行，行一里，向南越过一个前突的山嘴，只见山嘴南边的峡谷开阔起来盘绕成大山坞。向南望去，有座石桥横跨在溪流上。行半里，走过石桥往东

行，随即往西南上坡，这才与南面流来的溪流分别。往东上行一里，经过一个村子，又向东半里，转向南稍下走，共半里，越过小溪往上走，路过赵官屯，便由赵官屯村北的侧旁向东南进入山坞。行二里，又上岭，行一里，峡谷转折之处有水流飞泻到山腰上。沿着山嘴又由西转向南半里，顺着峡谷向东进去又是半里，峡中有水流自东面的峡谷中流出来，这就是飞泻的瀑布的上游了。小石桥跨过峡谷往南去，有块剥落的石碑，就是丹霞山《建桥记》的碑文了。

由桥南西向盘岭，为大水塘之道，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1)。其下峡中箐树蒙密，水伏流于下，惟见深绿一道，迤逦谷底。又东半里，内坞复开，中环为田，而水流其间。路循山南转，半里，入竹树间，有一家倚山隈结庐(2)，下瞰壑中平畴而栖，余以为非登山道矣。忽一人出，呼余由其前，稍转而东，且导余东南登岭，乃下耕坞中去。及余跻半里，复西入樵径，其人自坞中更高呼“稍东”，遂得正道。其处四山回合，东北皆石山突兀，而余所登西南土山，则松阴寂历，松无挺拔之势，而偃仆盘曲，虽小亦然。遂藉松阴，以手掬所携饭抟而食，觉食淡之味更长也。既而循坡南上者半里，又入峡西上者一里，又南逾坳脊间半里。其坳两旁石峰，东西涌起，而坳中则下陷成井，灌木丛翳其间，杳不可窥。已循东峰之南，又转而东南，盘岭半里，其两旁石峰，又南北涌起，而峡中又下陷成洼。又稍转东北，路成两岐，一由北逾峡，一由东上峰。余不知所从，乃从东向而上者，其两旁石峰，复南北涌起。半里陟其间，渐南转，又半里，南向跻其坳，则两旁石峰，又东西涌起。越脊南，始见西南一峰特耸，形如天柱，而有殿宇冠其上。乃西南下洼间，半里，复南上冈脊。回望所越之脊，有小洞一规，其门南向；其西有石峰如展旗，其东冈之上，复起乱峰如涌髻，而南冈则环脊而西，遂矗然起丹霞之柱焉(3)；其中回洼下陷，底平如镜，已展土为田，第无滴水，不堪插莳。由冈西向跻级登峰，级缘峰西石崖，其上甚峻；已而崖间悬树密荫，无复西日之烁。直跻半里，始及山门。其门西北向，而四周笼罩山顶。时僧方种豆陇坂间，门闭莫入。久之，一徒自下至，号照尘。启门入余，遂以香

积供。既而其师影修至，遂憩余阁中，而饮以茶蔬。影修又不昧之徒也，时不昧募缘安南，影修留余久驻，且言其师在，必不容余去，以余乃其师之同乡也。余谢其意，许为暂留一日。

【注释】

(1)遂由桥东向溯水而入：原无“遂”字，从丁本补。

(2)隈(wēi)：弯曲的地方。

(3)丹霞：即丹霞山，今又称丹山，在盘县南境，水塘稍东，盘县到兴义的公路西边。如圆柱孤峰插天，林木蓊郁，石级盘旋而上，山顶一小块平地为殿宇铺满。当地有“三月山，玩丹山”的说法，至今仍为风景胜地。

【译文】

由桥南向西盘绕于山岭之上，是去大水塘的路，于是由桥头向东溯溪流进去。道路下方的峡谷中竹丛树木浓密，溪水伏流在下方，只看得见一条深绿的颜色，在峡谷底下逶逶迤迤。又向东半里，峡谷内山坞又开阔起来，山坞中环绕着农田，而溪水流淌在山坞中。道路顺着山势向南转，行半里，步入竹丛树林间，有一户人家背靠山弯建了房屋，下瞰着壑谷中平旷的田野居住，我以为这里不是登山的路。忽然间一个人出门来，呼唤我经由他的门前，稍转向东，并且引导我往东南方登岭，这才下到山坞中耕地去了。到我上登半里后，又向西走上了打柴的小径，那个人从山坞中又高声呼叫“稍往东一点”，终于找到了正路。此处四面群山回绕闭合，东北面都是突兀的石山，而我所上登的西南一面的土山，则是松树的树阴稀疏，松树没有挺拔的气势，却是枝干前倒后卧的，盘绕蜷曲，即使是小树也是这样。于是借着松树树阴，用手捧着随身带来的饭，团成饭团子吃，觉得吃淡饭，滋味更绵长了。既而沿着山坡往南上走半里，又进入峡谷中向西上行一里，又往南翻越在山坳山脊间半里。这个山坳两旁的石峰，在东西两面涌起，但山坳中却下陷成深井，灌木丛密布在深井中，杳然不可窥测。不久沿着东峰的南面，又转向东南，绕着山岭走半里，道路两

旁的石峰，又在南北两面涌起，而且峡谷中又下陷成洼地。又慢慢转向东北，道路分成两条岔路：一条由北边穿越峡谷，一条由东面上登山峰。我不知从哪个方向走，只好从向东上走的路走，道路两旁的石峰，又在南北两面涌起。半里路都是在石峰间上登，渐渐向南转，又行半里，向南上登这里的山坳，就见两旁的石峰，又在东西两面涌起。翻越到山脊南面，这才看见西南方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形状如同擎天柱，而且有庙宇像帽子一样坐落在峰头上。于是向西南下到洼地中，行半里，又往南登上冈脊。回头望翻越过来的冈脊，有一个圆圆的小洞，洞口向南；冈脊西面有一列石峰好像迎风招展的旌旗，冈脊东面的山冈之上，又耸起杂乱的山峰，好像高高盘起的发髻，而南面的山冈则是环绕的山脊往西延伸而去，于是巍然矗立起擎天柱一样的丹霞山；群山之中回绕下陷成洼地，底部平整得好像镜子，土地已被开辟成田地，只是没有一滴水，不能插秧。由冈头向西沿着石阶上登山峰，石阶沿着山峰西侧的石崖走，那上登的路非常陡峻；不久壁崖上悬垂着的茂密树丛遮蔽了阳光，不再有西下烈日的炎热了。一直上登半里，这才来到山门。山门朝向西北方，而四周笼罩在山顶上。这时候僧人们正在山坡上的土陇中种豆，山门关闭着无法进去。很久之后，一个徒弟从下面来到，法号叫照尘。开门让我进去，于是拿出寺中的饭食供作晚餐。既而他的师傅影修来到了，就让我在楼阁中休息，而后拿出茶水蔬菜给我饮用。影修又是不昧的徒弟了，此时不昧到安南卫去化缘，影修挽留我多住些时间，并且说，如果他师傅在，必定不会容许我离开，因为我是他师傅的同乡。我谢过他的好意，答应为此短暂停留一天。

初二日　甚晴霁。余时徙倚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相指点。其北近山稍伏，其下为赵官屯，渐远为普安城，极远而一峰危突者，八纳也。相去已百里。其南稍下，而横脊拥其后，为山岚洞；极远而遥峰隐隔者，乐民所之南，与亦佐县为界者也。其西坠峡而下，为大水塘，坞中自南而北，山岚洞之水，北出南板桥者也；隔溪则巨峰排列，亦自南而北，所谓睡寺山矣；山西即亦资孔大道，而岭障不可

见。其东仅为度脊，上堆盘髻之峰；稍远则骈岫丛沓，迤逦东北去，为兔场营方顶山之脉者也。山东南为归顺土司(1)。普安龙土司之属，与粤西土司同名。越其东南，为新安二所、黄草坝诸处，与泗城接界矣。是日余草记阁中。影修屡设茶候，供以鸡蓼菜、藟浆花、藤如婆婆针线，断其叶蒂，辄有白浆溢出。花蕊每一二十茎成一丛，茎细如发，长半寸。缀花悬蒂间，花色如淡桃花。连丛采之。黄连头(2)，皆山蔬之有风味者也。

【注释】

(1)归顺土司：明设归顺营，为普安十二营之首。今仍称归顺，又称民主，在盘县南境，为镇驻地。

(2)藟(lěi)浆花：依其描述的形态特点，应即鱼腥草，贵州称折耳根，云南有些地方称壁虱菜。

【译文】

初二日　十分晴朗。我不时徘徊凭靠在楼阁的四面，凭窗远眺，与影修互相指点四面的景色。楼阁北面近处的山微微起伏，山下是赵官屯，渐渐远去是普安城，极远处有一座高险突兀的山峰，是八纳山。相距已有一百里。楼阁南面略下去，有一条横亘的山脊拥围在楼阁后面，那是山岚洞；极远处有远峰隐约隔着的地方，是乐民所的南边，与亦佐县交界的地方了。楼阁西面向峡谷中下坠的地方，是大水塘，山坞中自南往北流的，是山岚洞的水，向北流到南板桥的溪流；隔着溪流则排列着巨大的山峰，也是自南往北延伸，就是所谓的睡寺山了；睡寺山的西面就是通往亦资孔的大道，可是被山岭挡住了不能看见。楼阁东面仅仅有一条延伸而过的山脊，山脊上堆着一座像盘绕的发髻样的山峰；稍远处就是并立的山峦成丛杂沓，向东北逶迤延伸而去，是兔场营方顶山的山脉了。山的东南方是归顺营土司的辖地。普安州龙土司的下属，与广西的土司名称相同。越过归顺营的东南，是新城所、安笼所两个所、黄草坝各地，与泗城州交界了。这一天我在楼阁中起草日记。影修多次摆设了茶点伺候着，提供了鸡蓼菌、藟浆花、藤蔓好像婆婆们使用的针线，折断它的叶蒂，便有白色多浆液溢出来。花蕊每一二十

根形成一簇，茎细如头发丝，半寸长。花朵连缀悬挂于叶蒂之间，花的颜色如同淡色的桃花。成丛采摘。黄连头，都是山间野菜中有风味的东西。

初三日　饭后辞影修。影修送余以茶酱，粤西无酱。贵州间有之而甚贵，以盐少故。而是山始有酱食。遂下山。十里，北过赵官屯，十里，东北过南板桥，七里，抵普安演武场。由其西横岭西度，一里，望三一溪北来，有崖当其南，知洞在是矣。遂下，则洞门北向迎溪，前有巨石坊，题曰“碧云洞天”(1)，始知是洞之名碧云也(2)。土人以此为水洞，以其上有佛者为干洞。洞前一巨石界立门中，门分为二，路由东下，水由西入。入洞之中，则扩然无间，水循洞西，路循洞东，分道同趋，南向十余丈，渐昏黑矣。忽转而东，水循洞北，路循洞南，其东遂穹然大辟，遥望其内，光影陆离，波响腾沸，而行处犹暗暗也。盖其洞可入处已分三层：其外入之门为一层，则明而较低；其内辟之奥为一层，则明而弥峻；当内外转接处为一层，则暗而中坼，稍束如门，高穹如桥，耸豁不如内层，低垂不如外层，而独界其中，内外回眺，双明炯然。然从暗中仰瞩其顶，又有一圆穴上透，其上亦光明开辟，若楼阁中函，恨无由腾空而上也。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3)，则堂户宏崇，若阿房、未央(4)，四围既拓，而峻发弥甚；水从东南隅下捣奥穴而去，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5)；其内突水之石，皆如踞狮泛凫，附壁之崖，俱作垂旂矗柱。盖内奥之四隅，西南为转入之桥门，西北为上透之明穴，东南为入水之深窍；而独东北回环迴邃，深处亦有穴高悬，其前有眢窟下坠，黑暗莫窥其底，其上有侧石环之，若井栏然，岂造物者恐人暗中失足耶？由窟左循崖而南，有一石脊，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痕隆起壁间者仅五六寸，而鳞甲宛然，或巨或细，是为悬龙脊，俨有神物浮动之势。其下西临流侧，石畦每每，是为十八龙田。由窟右循崖而东，有一石痕，亦自洞顶附壁直垂而下，细纹薄影，是为蛇退皮，果若遗蜕粘附之形。其西攀隙而上，则明窗所悬也。其窗高悬二十丈，峻壁峭立，而多侧痕错锷。缘之上跻，则其门扩然，亦北向而出，纵横各三丈余，外临危坡，上倚峭壁，即在水洞之东，但上下悬绝耳。门内正对矗立之柱，柱之西南，即桥门中透之

上层也。余既跻明窗，旋下观悬龙、蛇蜕，仍由𢈔桥下出，饭于洞门石上。石乃所镌诗碑，游人取以为台，以供饮馔(6)。其诗乃张涣、沈思充者，诗不甚佳，而涣字极遒活可爱(7)。镌碑欲垂久远，而为供饮之具，将磨漶不保矣(8)，亟出纸笔录之。仍入内洞，欲一登𢈔桥上层，而崖壁悬峭，三上三却。再后，仍登明窗东南，援矗柱之腋，透出柱南，平视𢈔桥之背，甚坦而近，但悬壁无痕，上下俱绝攀践，咫尺难度。于是复下而出洞。日已下舂，因解衣浴洞口溪石间。半载夙垢，以胜流浣濯之，甚快也！既而拂拭登途，忽闻崖上歌笑声，疑洞中何忽有人，回瞩之，乃明窗外东崖峭绝处，似有人影冉冉。余曰："此山灵招我，不可失也。"先是，余闻水洞之上有梵龛，及至，索之无有。从明窗外东眺，层崖危耸，心异之，亦不见有攀缘之迹。及出水洞觅路，旁有小径，隐现伏草间，又似上跻明窗者，以为此间乃断崖绝磴耳，不意闻声发𦊆，亟回杖上跻。始向明窗之下，旋转而东，拾级数十层，复跻危崖之根，则裂窍成门。其门亦北向，内高二丈余，深亦如之；左有旁穴前透，多裂隙垂棂，僧以石窒之为室；右有峭峡后坼，上颇氤氲盘结，而峻不可登。洞中有金仙三像，一僧栖其间，故游者携樽罍就酌于此(9)。非其声，余将芒芒返城(10)，不复知水洞之外，复有此洞矣。酌者仆从甚都(11)，想必王翰林子弟，余远眺而过之。下山，循溪溯流二里，有大道，即南门桥。遂从南门入，蹑山坡北行。城中荒敝甚，茅舍离离(12)，不复成行；东下为州署，门廨无一完者。皆安酋叛时，城破鞠为丘莽，至今未复也。出北门，还抵逆旅。是晚觅夫不得，遂卧。按君是早返辕矣。

【注释】

(1)题曰碧云洞天：原脱"曰"字，据"四库"本补。

(2)碧云：碧云洞在盘县古城城郊，分天洞与地洞。天洞在山腰，地洞在山麓，相距二百余米，上下相通。穿城的三一溪流入地洞，俗称水洞。地洞高处十余米，宽处三十余米，长6.5公里，有水陆两路，忽分忽合，蜿蜒曲折，钟乳变幻。天洞又称干洞，洞口接近峰顶，是登高眺览景色的好地方。每年正月二十三，当地人都来此"玩水洞"。

(3)东行暗中者五六丈而出：“东”，徐本作“西”。

(4)阿房(ē　páng)：秦宫名，在渭水南岸，今西安市西郊赵家堡和大古村之间。未央：汉宫名，在今西安市西北郊的汉城乡。二宫规模皆极宏伟，至今还有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光从西北隅上透空明而入：“西北隅”，徐本作“东北隅”。

(6)馔(zhuàn)：陈放食物。

(7)遒(qiú)：强劲。

(8)漶(huàn)：模糊不可辨识。

(9)樽(zūn)：本作“尊”，古代的一种酒器。罍(léi)：上面刻有云雷纹的酒尊。

(10)芒芒：同“茫茫”，模糊不清。

(11)都：漂亮。

(12)离离：散乱。

【译文】

初三日　饭后辞别影修。影修拿茶酱赠送给我，广西没有酱。贵州境内有酱但非常贵，是由于缺少食盐的缘故。而到了这座山才开始有酱吃。随即下山。行十里，往北路过赵官屯，行十里，向东北走过南板桥，行七里，抵达普安卫的演武场。由演武场西边向西横向越过山岭，行一里，望见三一溪从北边流来，有山崖位于三一溪南面，心知山洞就在这里了。于是走下去，就见洞口朝向北方迎着溪流，山洞前有座巨大的石牌坊，题为“碧云洞天”，这才知道这个山洞的名字叫碧云洞了。当地人把这个洞称为水洞，是因为它上面有佛像的是干燥的山洞。洞前边一块巨大的岩石立在洞口中央，把洞口隔分为两个，道路经由东侧的洞口下去，溪水由西侧的洞口流进去。进到山洞中，却是空荡荡的没有阻隔，溪水顺着山洞的西侧流，道路顺着山洞的东侧走，分道趋向同一个方向，向南深入十多丈，渐渐昏黑下来了。忽然间转向东，水顺着山洞的北边流，路沿着山洞的南边走，山洞的东边竟然穹隆而起十分宽阔，遥望洞内，光影陆离，水声沸腾，可行走的地方仍然是黑黢黢

的了。原来是，这个洞从可以进入之处已经分为三层：那从外边进来的洞口是一层，明亮却比较低矮；洞内空阔的深处是一层，明亮而且更加高峻；位于内外转折交接之处是一层，黑暗而且中间裂开，略微紧束好像门洞，高高穹隆而起好像桥梁，高耸开阔不如里面的一层，低矮下垂不如外面的一层，可唯独隔在洞的中央，从里面外面回头眺望，两面望去都很明亮。然而从黑暗中抬头注视洞顶，又有一个圆圆的洞穴通到上面，那上面也很明亮开阔，好像楼阁包藏在其中，遗憾没有办法腾空上去了，在黑暗中向东前行了五六丈便出来了，只见厅堂门户宏伟高大，好像阿房宫、未央宫一样，四周已经很开阔，而高峻之处越发厉害；水流从东南角下捣进深穴中流去，光线从西北角洞顶上透过明亮的洞穴射进来；洞内突出水面的岩石，都像是些蹲坐着的雄狮、浮水的野鸭，附着在洞壁上的崖石，全作出下垂的旌旗、矗立的柱子的模样。大体上洞内深处的四个角落，西南方是转进来的桥洞，西北方是顶上透进亮光的洞穴，东南方是水流进去的深穴；而唯独东北方是回绕深邃，深处也有洞穴高悬着，它的前边有个干枯的窟窿深陷下去，黑暗得不能窥见洞底，窟窿上面有侧立的岩石环绕着它，好像是井栏一样，难道是造物主担心人在黑暗中失足跌下去吗？有窟窿左边沿着石崖往南走，有一条石脊，从洞顶附着在洞壁上一直垂下来，那条石脊在洞壁上隆起之处仅有五六寸，可宛如鳞甲，有的巨大有的细小，这就是悬龙脊，俨然有神龙浮动的气势。悬龙脊的下方西面临水处的侧边，水田样的岩石一片片的，这就是十八龙田。由窟窿右侧沿着石崖往东走，有一条石痕，也是从洞顶附着在洞壁上一直垂下来，鳞纹细小，身影薄薄的，这是蛇蜕皮，果然好像是蟒蛇蜕皮后黏附着的形状。从蛇蜕皮西边攀着裂缝上登，就到了明亮的天窗高悬之处了。这个天窗高悬在二十丈高的地方，高峻的洞壁峭立，但侧面有许多锋刃状的石痕错落其间。沿着这些石痕上登，就见这个洞口很宽阔，也是向北出去的，纵横各有三丈多，外边下临高险的山坡，上面紧靠着峭壁，就在水洞的东边，只是上下高低悬绝罢了。洞口内正对着矗立的石柱，石柱的西南方，就是桥洞通到洞中上层的地方了。我登上明亮的天窗后，随即下去观赏了悬龙脊、蛇蜕皮，仍然

经由拱桥下出来，在洞口的石板上吃饭。石板是镌刻着诗文的石碑，游人取来作为桌子，以便摆放酒食。石碑上的诗是张涣、沈思充题写的，诗不太好，不过张涣的字写得极为遒劲活泼可爱。刻在碑上是想要流传久远，却被用来作为供人饮酒的工具，即将磨损漫漶保不住了，急忙拿出纸笔抄下了诗文。仍然进入内洞，想要登一次拱桥的上层，可是崖壁高悬陡峭，三次上登三次退下来。再后来，仍然登上明亮天窗的东南方，攀援到矗立石柱的侧旁，钻出石柱的南边，平平地看着拱桥的背部，非常平坦而且很近，但高悬的石壁上没有石痕，上下都绝无攀附踩踏之处，咫尺之间难以飞越。于是又下来后走出山洞。落日已经西下，于是脱下衣服在洞口的溪流岩石间洗澡。半年来的积垢，用清澈的溪流来洗涤干净，十分痛快呀！随后檫拭干净登上途程，忽然间听见山崖上有欢歌笑语的声音，疑惑洞中怎么突然有了人，回头注视洞中，原来是明亮天窗外边东面山崖的悬崖绝壁处，似乎有人的身影影影绰绰。我对自己说："这是山中的神灵在召唤我，不可错失机会。"这之前，我听说水洞的上面有佛龛，来到时，四处搜寻又没有。从明亮的天窗外面向东方眺望，层层石崖高耸，心里感到很奇怪，也不见有人攀爬的痕迹。到出了水洞找路时，旁边有条小径，隐约出现在倒伏的草丛间，又似乎是上登到明亮天窗的路，以为这里是悬绝的山崖石阶路断了，想不到能听见人声，发现了这个隐秘的去处，连忙掉转手杖上登。开始时向着明亮的天窗之下走，随即转向东，沿着石阶上登了几十层，又上登到危崖的根部，就见石窍裂成洞口。这个洞口也是向北，洞内高二丈多，深处也如此；左边有个旁洞通到前边，有很多裂缝和下垂的窗棂样的石柱，僧人用石块把裂缝堵塞起来作为屋子；右边有陡峭的峡谷向后方裂开，洞顶上盘结着氤氲之气，可是太陡峻不能上登。洞中有佛祖的三尊坐像，一个和尚住在洞中，所以游人带着酒樽来到这里饮酒。不是他们的声音，我将茫然不知地返回城中，不再会知道水洞之外还有这个洞了。饮酒的人带着的随从仆人都非常华丽，想必是王翰林的子弟，我远远地望着他们就走过去了。下山后，沿着溪水逆流走二里，有条大道，就到了南门桥。于是从南门进城，踏着山坡往北行。城中荒凉破旧极了，茅屋散

乱，不再排成行；向东下走是州衙，门庭官署无一处完好的地方。这都是安邦彦贼首叛乱时，城被攻破，变成荒丘丛莽，至今未能恢复的缘故。走出北门，回到旅店。这天晚上找不到脚夫，便睡下了。巡按大人这天早上车驾返回去了。

初四日　觅夫不得，候于逆旅。稍散步北寺，惟有空楼层阁，而寂无人焉，乃构而未就者。还，闷闷而卧。

【译文】

初四日　找不到脚夫，在旅店中等候。到北面的寺中略微散散步，只有空荡荡的一层层楼阁，却寂静无人，是还没有建成的寺院。回来，闷闷不乐地躺下。

初五日　仍不得夫。平明微雨，既止，而云油然四布。是日为端午，市多鬻蒲艾者。雄黄为此中所出，然亦不见巨块。市有肉而无鱼。余兀坐逆旅，囊中钱尽，不能沽浊醪解愁(1)，回想昔年雉山之乐，已分霄壤。

【注释】

(1)浊醪(láo)：浊酒。

【译文】

初五日　仍然找不到脚夫。天明时下起小雨，雨停之后，可阴云浓郁地四面密布。这一天是端午节，市场上有很多卖菖蒲艾叶的人。雄黄是这一带出产的东西，然而也不见有大块的。集市上有肉却没有鱼。我端坐在旅店中，口袋中的钱用完了，不能买浊酒来解愁，回想起往年在雉山时的快乐，已经是天地之别。

初六日　夜雨达旦。夫仍不得。既午，遇金重甫者，麻城人也(1)，贾而儒，索观余诸公手卷。为余遍觅夫，竟无至者。

【注释】

(1)麻城：明为县，即今湖北麻城市。

【译文】

初六日　夜里下雨通宵达旦。脚夫仍然找不到。中午之后，遇见金重甫这个人，是麻城县人，既是商人又是读书人，索要我带着的诸公的书画手卷观赏。他替我四处寻找脚夫，竟然没有愿意来的人。

初七日　囊钱日罄，而夫不可得，日复一日，不免闷闷。是早，金重甫言将往荆州，余作书寄式围叔。下午，彼以酒资奉，虽甚鲜而意自可歆(1)。

【注释】

(1)歆(xīn)：欣喜。

【译文】

初七日　口袋中的钱一天天告罄，可脚夫找不到，一天又一天，不免闷闷不乐。这天早上，金重甫讲到将要前往荆州，我写了封信寄给式围叔。下午，他拿了些酒钱奉送给我，虽然非常少，但他的心意自然值得欣喜。

初八日　候夫虽有至者，而恶主代为掯价(1)，即符也，钱为所窃去(2)。力阻以去。下午得骑，亦重价定之，无可奈何也。余所遇恶人，如衡阳劫盗，狗场拐徒，并此寓窃钱去者，共三番矣。此寓所窃，初疑为骑夫，后乃知为符主也。人之无良如此！夫劫盗、拐徒无论，如南宁梁冲宇、宝檀僧(3)，并此人，俱有害人之心。余以万里一身，脱其虎口，亦幸矣！

【注释】

(1)掯(kèn)价：索价刁难。

(2)即符也，钱为所窃去：原脱此八字。据“四库”本补。

(3)梁冲宇：徐本作“吴仲宇”，“吴”应系误字。《游记》多次提到“梁店”，姓梁无疑。但“冲”可能作“仲”。

【译文】

初八日　坐等脚夫，虽然有来的人，但是可恶的店主人代为抬价刁难，店主就是符心华，我的钱就是被他偷去的。竭力阻挠以致离开了。下午找到一匹马，也是重金议定的，无可奈何呀！我所遇见的坏人，例如衡阳抢劫的强盗，狗场堡拐骗的歹徒，加上此地寓所中把钱偷去的人，一共三次了。此次在寓所中被偷，起初怀疑是马夫，后来才知道是姓符的店主。人没有天良竟然如此！抢劫的强盗、拐骗的歹徒暂且不论，像南宁的梁仲宇、宝檀和尚，连同这个人，全都有害人之心。我以在万里之外的孑然一身，能逃脱他的虎口，也是万幸了！

初九日　平明，以行李付骑，别金重甫乃行。是早，云气秾郁(1)。从普安北门外第一溪桥北，循西峡入，过税司前，渐转西南，皆溯小溪西岸行。西山崇隆，小瀑屡屡从山巅悬注。南五里，始西南登坡，是为云南坡。初二里稍夷，又一里半甚峻，过一脊而西，复上坳，共一里，为马鞍岭。越而西，遂循岭西向西南行，于是升降在岭头，盘折皆西南，俱不甚高深。五里，稍降坞中，为坳子哨。先是每处有打哨之苦，此为第一哨。今才奉宪禁，并于一处，过无问者。又南越一坳，大雨淋漓，仍前。升降大峰之西，冒雨又十五里而至海子铺(2)。山坞稍开，颇大，中有水塘，即所谓海子也。有小城在其南，是为中火铺。普安二十二哨，俱于此并取哨钱，过者苦焉。先各哨分取，今并取于此。哨目止勒索驼马担夫，见余辈亦不甚阻挠，余乃入城，饭于肆。复出南门，南向登山。五里，遇驼马方牧于山坡，雨复大至，余乃先行。升降高下，俱依东大山而南，两旁多眢井坠坑，不辨水从何出。又五里为大河铺(3)，有水自铺东平泻坡陀下，漫流峡中，路随之而南。天乃大霁，忽云破峰露，见西南有山甚高，土人称为黑山。云气笼罩，时露一班，直上与天齐。望而趋五里，大河之水，已渐坠深堑，似从西北坼峡去。路东南缘岭透峡东下，则山环坞合间，中洼为塘，水满其中，而四面皆高，不知出处。又东透坳下，坞间又复洼而成塘，与前虽有高下，而潴水莫泄同之。又东缘南峰而转，越其东，则东坞大

开，深盘远错，千塍环壑于下。度其地在丹霞山南、山岚洞西南，余谓壑底水即北透山岚者。征之土人，云："西峰下有入水洞，水坠穴去，不知所出。"从西峰稍下，共五里，是为何郎铺(4)。越铺南，又上岭，仍依东岭行。回望云笼高峰，已在西北，时出时没，兴云酿雨，皆其所为，虽山中雨候不齐，而众山若惟瞻其马首者。循东岭南下峡中，有溪自南而来，溯之行其东岸。共五里，路忽由水渡西岸，而暴雨涨流，深涌莫能越，方欲解衣赴之，忽东山之上有呼者，戒莫渡，招余东上岭行。余从之，遂从莽棘中上东岭。已得微道，随之南二里，得北来大道，果从东岭上降者。盖涉溪者乃西道，从岭者乃东道，水涸则从西，水涨则从东也。西流之中，有一线深坑，涸时横板以度，兹涨没无影，非其人遥呼，几不免冯河之险矣(5)。从东岭下一里，则大道西濒溪，道中水漫数寸，仍揭而溯之。一里，有石梁跨溪上。其溪自西南抵东山之麓，至是横折而西，从梁下抵西山之麓，乃转北去。盖其源发于西南火烧铺西分水岭(6)，按《志》，分水岭在普安西南百二十里，即此。北流经此，又北抵黑山、何郎之南，不知所泄，即土人亦莫能悉也(7)。石梁西麓，有穴纷骈纵横如"亦"字，故名其地曰亦字孔，今讹为亦资孔，乃土音之溷也。梁南半里，即为亦字孔驿(8)，有城倚西山下，而水绕其东焉。比至，雷雨大作。宿于西门内周铺。

【注释】

(1)秾：原指花木稠多，此处通"浓"。

(2)海子铺：今名同，在盘县城关镇与亦资孔间的公路边。

(3)大河铺：应即今"旧铺"，在海子铺稍南的公路边。

(4)何郎铺：一作"蛾螂铺"，又作"娥娜铺"，今作"娥榔铺"，在盘县西境。亦资孔稍北，有铁路、公路经过，铁路红果车站即建在附近，1969年底通车，交通便利。1999年4月，盘县新县城迁至红果镇。

(5)冯(píng)河：徒步过河，喻其冒险行事。

(6)火烧铺：即今"伙铺"，又作"火铺"，在盘县西隅。

(7)"北流经此"以下几句：此溪即今清水河，又称拖长江。源自火铺，在

娥榔铺西峰下流入洞中，以后重新流出，从南往北入北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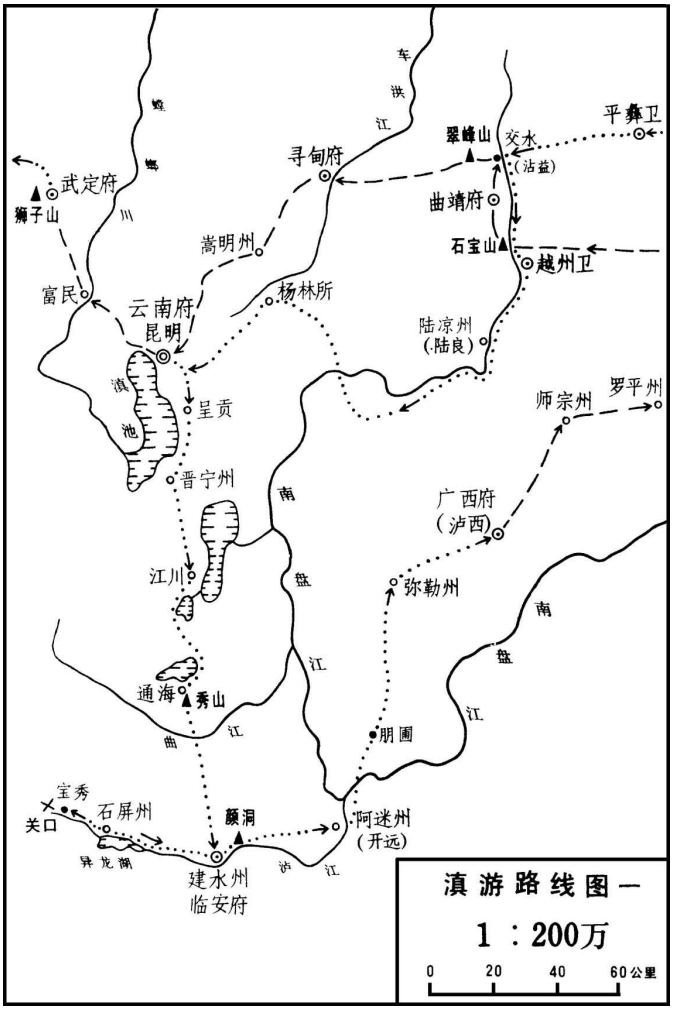
(8)亦字孔驿：今作“亦资孔”，在盘县西隅滇黔公路上。林则徐《滇轺纪程》载：七月二十一日“七十里至亦资孔，本名亦是孔，以路形似亦字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贵州省》载：“亦资孔，系彝语音译，意为有水的冲子。”

【译文】

初九日　黎明，把行李交付给马夫，告别金重甫后便动身了。这天早上，云气浓郁。从普安城北门外溪流上的第一座桥的北边，沿着西面的峡谷进去，路过税司门前，渐渐转向西南，都是在小溪西岸逆流前行。西山高高隆起，小瀑布屡屡从山顶悬空下泻。向南走五里，开始往西南登坡，这是云南坡。最初的二里路稍微平缓些，又行一里半非常陡峻，越过一条山脊往西行，再上登山坳，共一里，是马鞍岭。越到岭西，于是沿着马鞍岭的西面向西南走，从这里起在岭头上上下下，盘绕曲折地都是往西南行，都不怎么高不怎么深。行五里，慢慢下降到山坞中，是坳子哨。这之前每处都有哨卡检查的麻烦，此地是第一个哨卡。今天才接到省里的禁令，各地哨卡撤销合并在一处，路过时无人查问。又往南越过一个山坳，大雨滂沱，仍然往前走。在一座大山峰的西面上上下下，冒雨又行十五里后来到海子铺。山坞渐渐开阔起来，相当大，山坞中有个水塘，就是所谓的海子了。有座小城在水塘南边，这是中火铺。普安卫的二十二个哨卡，都在此地一并收取税钱，过路的人苦不堪言。先前各个哨卡分别收取，今天合并在此地收取。哨卡的头目只勒索马帮挑夫，见到我们这帮人也不怎么阻扰，我便进了城，在饭店中吃饭。又走出南门，向南登山。行五里，遇到马帮正在山坡上放牧，大雨再次来临，我便先走了。上上下下，高高低低，都是紧靠东面的大山往南行，两旁有许多枯井陷坑，分辨不出水从哪里流出去。又行五里是大河铺，有水流从大河铺东边平缓地下泻到山坡下，四处漫溢流淌到峡谷中，道路顺着水流向南走。天气随后大晴，忽然间云层破开，山峰露了出来，看见西南方有座山非常高，当地人称为黑山。被云气笼罩着，此时露出一小块，笔直上耸与天一般高。望着这座山赶了

五里路，大河的水，已渐渐坠入深堑中去，似乎是从西北方裂开的峡谷流去。道路在东南方沿着山岭穿过峡谷往东下行，就见山峦回绕山坞闭合间，中央下洼形成水塘，水贮满水塘中，可四面地势都很高，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又向东穿过山坳下走，山坞中又下洼成水塘，与前边的水塘虽然有地势高低的区别，可积着水无处外泄与前边的水塘相同。又向东沿着南面的山峰转，绕到山峰东面，只见东面的山坞十分开阔，盘绕错落通到深远的地方，千百块田地环绕在下方的壑谷中。估计此地在丹霞山的南边、山岚洞的西南方，我认为壑谷底下的水就是向北穿流过山岚洞的水流。向当地人验证这个看法，回答说："西峰下有个水洞，水坠入洞穴中流去，不知道流出来的地方。"从西峰渐渐下走，共行五里，这里是何郎铺。过到何郎铺南边，又上岭，仍然紧靠东面的山岭前行。回头望云雾笼罩着的高峰，已经在西北方，时出时没，兴云作雨，都是这座山峰所为，虽然山中降雨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可是群山就像是对它惟命是从的样子。沿着东岭向南下到峡谷中，有条溪水自南面流来，溯溪流行走在溪水东岸。共行五里，道路忽然从水中渡到西岸，可暴雨后水流上涨，水深浪涌不能飞越过去，正打算脱下衣服下到水中，忽然东面的山上有人呼叫，告诫不要渡水，招呼我向东上岭走。我听从他的话，就从草莽荆棘中登上东岭。不久找到一条小道，顺着小道往南行二里，遇见北面来的大道，果然是从东岭上下降的道路。原来涉过溪流的路是西道，从岭上走的路是东道，溪水干涸时就从西道走，溪水上涨时就从东道走。西道的溪流之中，有一条线一样的深坑，干涸时横放木板走过去，现在水涨木板漂没得无影无踪，不是那个人远远地呼叫，几乎免不了徒步涉水过河的危险了。从东岭上下行一里，就有一条大道西边濒临着溪流，道路中间溪水淹没了几寸，仍然要提着衣裤逆流前行。行一里，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这条溪水从西南方流到东山的山麓，流到这里横着折向西，从桥下流到西山的山麓，于是转向北流去。大概它的源头发源于西南方火烧铺西面的分水岭，根据志书，分水岭在普安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就是此地。向北流经此地，又往北流到黑山、何郎铺的南面，不知泄往何处，即便是当地人也无人能知悉了。石桥

西边的山麓上，有些孔洞杂乱地聚集在一起，纵横交错像个“亦”字，所以把这个地方起名叫做亦字孔，今天错读成亦资孔，是土话的发音混淆了。桥南半里处，就是亦字孔驿，有座城紧靠在西山下，而溪水绕流在城东。来到城下时，雷雨大作。住宿在西门内的周家店铺中。


滇游路线图一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平彝卫
翠峰山
交水
(沾益)
寻甸府
曲靖府
石宝山
越州卫
武定府
狮子山
嵩明州
富民
云南府
昆明
杨林所
陆凉州
(陆良)
呈贡
晋宁州
师宗州
罗平州
广西府
(泸西)
江川
弥勒州
通海
秀山
朋圃
宝秀
关口
石屏州
建水州
临安府
阿迷州
(开远)
滇池
异龙湖
南盘江
曲江
元江
牛栏江
普渡河
金沙江

滇游日记一(1)

【题解】

《滇游日记一》为徐霞客入滇后最初八十七天的游记，可惜在清顺治二年(1645)江阴守城的变乱岁月毁于火。

徐霞客的这一段游踪，从散见于《徐霞客游记》的其他部分可以大致获悉。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初十日从滇南胜境关进入云南，过平夷卫(今富源县)、交水(今沾益县)，以后折往南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到了曲靖府、越州卫(今曲靖市麒麟区越州)和陆凉州(今陆良县)，沿途初沐石堡温泉，游览陆凉西部的石门(今乃古石林)胜景，再经嵩明州南境的杨林，达云南省城(今昆明市)。在昆明畅游太华山，写成《游太华山记》和《滇中花木记》。以后从滇池东岸往南，经呈贡、晋宁、江川等州县，到通海县游秀山，再南达临安府(今建水县)，随流考察泸江源。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度过。七月的最后一天游颜洞，写《游颜洞记》。继续往东到阿迷州(今开远市)，转北经弥勒州达广西府(今泸西县)，途中写成《随笔二则》。

徐霞客在滇东、滇南的旅游路线，主要是围绕探珠江源安排的。这一带奇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了他，据最初整理原稿的季会明说："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经过后人多方搜求，保存至今的有四篇。西山是滇池风景名胜区的主要景点，徐霞客不但游遍山腰诸寺，还下到山麓探金线泉，上攀绝顶，寻黑龙池，登美女峰。《游太华山记》成为记西山胜景最全面的游记名篇。云南四季鲜花不断，《滇中花木记》对云南名花给以很高的评价。《游颜洞记》不但描述了颜洞的奇美，也反映了徐霞客不畏险阻的精神，至今很多人还无法亲履其境。《随笔二则》是徐霞客调查访问的札记，记黔国公沐氏的暴虐和土司普名胜为乱滇南的始末，流露出霞客对土司的痛

恨和对朝政的指斥，很多材料为他书所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季会明曰：乙酉七月(2)，余宗人季杨之避难于舅氏徐虞卿处，顾余于馆，见《霞客游记》，携《滇游》一册去。不两日虞卿为盗所杀，火其庐，记付祖龙。是书遭其残缺，亦劫数也！原稿后又抢散，此集亦失而复得，危矣哉！幸矣哉！但全集今唯义兴庠友曹骏甫处有之。骏甫亦好游，慕霞客之高，闻变，诣吊，已葬，拜墓而去。后又来，欲求遗书校录，为刊刻计。子依以原稿付去，逾一年而返赵，云已誊录。今其集必全。况此册正入滇之始，奇遇胜游，多在其中，甚不可缺，访而得之，亦甚易也。又诗稿一册，仲昭付梓人陈仲邻；仲邻遇难，稿亦散失。然其诗另为一册，与记不相连属，缺之犹可；记缺其一，便不成集，当急求之。

陈体静曰：余尝考介翁于宜兴史氏购得曹氏底本，而此册中亦仅载游太华、颜洞三节而已，其间自五月初九至八月初六，凡八十七日日记，仍不可得。想曹氏以其经行之略已见于《盘江考》中而概削之者，则知骏甫所录，先已非全文也。文章缺陷，信乎有数存焉，为之浩叹！游太华等小记三即列此后，其《盘江考》今改附日记十二后。

徐镇按：《滇一》日记，已为烬简，介翁蕞残补治，定知非辑缀假合也。或者一并汰之，直将《太华》数节，别作记外赘笔，而《滇一》则仍阙如，岂复成令丙耶(3)？兹从陈本编正。)

【注释】

(1)《滇游日记一》：和《滇游日记二》皆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上。《滇游日记一》正文原缺，乾隆本载有小记三则、随笔二则。徐本原缺第七册。《滇游日记一》散佚的经过，诸本整理者有记录。季会明所记较详。

(2)乙酉：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这年清兵南下江南，江南人民纷纷起来抗清，发生了著名的江阴守城战。群众推典史阎应元指挥作战，坚守江阴城八十一天，城破，守城群众全部壮烈牺牲。同时，江阴各地发生“奴变”。钱海岳《南明史》卷一〇一《冯士仁传》、《徐亮工传》载：“当应元兵起，

四乡奴仆勾结，向本主索身券，少不如意，则杀之。冯士仁，字允愚，梁山人，崇祯七年进士，江阴知县，文选郎中致仕，为人杀于琉璜乡。徐亮工，字虞钦，江阴人，崇祯十五年特用吴堡知县致仕，与妻苏、三子死。”

(3)“《滇一》日记”以下几句：《滇游日记一》的散佚，使人们无法知道霞客在滇东、滇南的详细游程，但从散见《游记》其他部分的追叙、对比记载，可大致获悉霞客的游踪。

霞客由黔入滇，从亦资孔经火烧铺越小洞岭，再经明月所过滇南胜境关入云南。过平彝卫(今富源县)游清溪洞。到交水(今沾益)住龚起潜家。以后，沿南盘江以船行为主，到了曲靖和陆凉(今陆良)，途经石堡温泉和越州。《盘江考》提到此段旅途经过：“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南达陆凉州。”后来，霞客又从嘉利泽南岸，经过杨林西登老脊，达云南省城。从陆凉至杨林间的路线缺载，但根据霞客常取间道，尽量不走重复路线的习惯，很可能从陆凉往西到了当时属于陆凉州的石门，再经邑市北达嵩明县南境。石门正当交通大道上，早在元代即有记载，明代有关资料更多，所记石门即今乃古石林。

霞客游滇南，系经呈贡、晋宁，南沿大坝河，过四通桥、河涧铺、关索岭，经江川县，游通海县南的秀山，对山茶花有深刻的印象。再往南，越建通关，过曲江桥，经南庄到临安(今建水)。从临安随流考南盘江西源，西到石屏、宝秀，至宝秀西十里的关口。霞客曾泛舟异龙湖，《盘江考》中有一段记载异龙湖的景色，十分生动。从石屏返回临安，再东行过金鸡哨游颜洞，经漾田越中道岭到阿迷(今开远)，留下《游颜洞记》。从阿迷渡盘江经朋圃、竹园达弥勒，途中洗沐翠微温泉。再从弥勒往东行九十里，过大麻子哨，达广西府(今泸西)，留下《随笔二则》。其所行路线，《滇游日记二》八月十三日记有一段概述：“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

府，皆东北。”

霞客滇南之行的时间，《滇游日记十一》七月十五日记：“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则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十五日在石屏，八月初一日从漾田到开远。

【译文】

(季会明说：乙酉年七月，我的族人季杨之在舅父徐虞卿那里避难，到我的书馆来拜访我，看见《徐霞客游记》，带走一册《滇游日记》。不到两天，徐虞卿被强盗杀死，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这册日记付之于火龙之中了。这本书遭到如此的残缺，也是一种劫数呀！原稿后来又被抢走散失了，此集也是失而复得，危险啊！幸运呀！但是今天这书的全集只有义兴的学友曹骏甫那里有。曹骏甫也喜爱游历，敬慕徐霞客的高风亮节，听到有变故，前去吊唁，可霞客已经下葬，曹骏甫到坟墓上拜祭后离开了。后来又来，想要找徐霞客遗下的书稿去校录，为刊刻付印做准备。子依把原稿交给他拿走了，超过一年后返还给子依，说是已经抄录完了。今天曹骏甫的集子必定是全的。何况这一册正是入滇后的起始部分，奇遇和游览名胜的经历，多半在其中，十分地不可缺少，访求到这一册，也非常容易了。又有一册诗稿，徐仲昭交给刻书人陈仲邻；陈仲邻遇难后，诗稿也散失了。不过徐霞客的诗是另外装成一册，与日记互相没有连在一起，缺少诗稿还算是可以的；日记缺了其中之一，便不成集子，应当赶快去找到它。

陈体静说：我曾经考证过，李介立翁在宜兴史夏隆那里买到曹骏甫的底本，然而这一册中也仅仅收载了游太华山、颜洞的几篇小记而已，其间从五月初九日到八月初六日，共八十七天的日记，仍然不能见到。想来是曹骏甫因为徐霞客游历的大略情况已经见于《盘江考》中，从而把这部分内容一概删削掉了，那么可以得知曹骏甫抄录的书稿，先前就已经不是全文了。文章的缺陷，确实是有天数决定存留的，为此浩然慨叹！游太华等小记三即列在此后，其中《盘江考》现

在改成附在日记十二之后。

徐镇按语：《滇游一》日记，书稿已被火化为灰烬，李介立翁搜集残文补充整理，一定知道不能靠辑录补缀能造假合成的了。有的人把《滇游一》一并裁汰，直接将《游太华山记》几篇，另外作为日记之外的冗笔来处理，然而《滇游一》则仍然空缺着，难道又把这几篇编为第三篇附录吗？现从陈体静本补编订正。）

游太华山记(1)

出省城(2)，西南二里下舟，两岸平畴夹水。十里田尽，萑苇满泽(3)，舟行深绿间，不复知为滇池巨流，是为草海。草间舟道甚狭，遥望西山绕臂东出，削崖排空，则罗汉寺也。又西十五里抵高峣(4)，乃舍舟登陆。高峣者，西山中逊处也。南北山皆环而东出，中独西逊，水亦西逼之，有数百家倚山临水，为迤西大道(5)。北上有傅园；园西上五里，为碧鸡关，即大道达安宁州者。由高峣南上，为杨太史祠(6)，祠南至华亭、太华，尽于罗汉，即碧鸡山南突为重崖者。盖碧鸡山自西北亘东南，进耳诸峰由西南亘东北，两山相接，即西山中逊处，故大道从之，上置关，高峣实当水埠焉。

【注释】

(1)太华山：又称碧鸡山，今俗称西山，因其山形酷似美人仰卧，又称睡美人山或睡佛山，为昆明市郊著名风景区。对昆明碧鸡山的秀丽景色，唐时已有记载。《蛮书》卷二载："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从东来者冈头数十里已见此山。山势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鸡山，石山有洞庭树，年月久远，空有余本。"在元代，碧鸡山亦一著名风景。《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庆路景致载："碧鸡山，山在城西，峰峦秀拔，为诸山长，俯瞰滇池。一碧万顷。"明代对碧鸡山的描述更为生动。正德《云南志》云南府山川载："碧鸡山在府治西南三十里。东瞰滇泽，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映澄波，云横绝顶，云南一佳景也。相传昔有碧凤翔翥此山，后讹为碧鸡云。"西

山北段幽奥深邃，南段峭壁千仞，山腰有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三组建筑群，还有著名音乐家聂耳墓。过去游西山多乘小船横渡滇池，爬千步崖，后来新建了登山公路，可乘车直达三清阁。

(2)省城：指明代云南布政司治所云南府城，附郭县昆明，即今昆明市区。

(3)萑(huán)苇：长成后的芦苇。

(4)高峤(qiāo)：旧称高峤渡。今名同，在滇池西岸西山脚下，但已失去水陆交通码头的作用。从昆明到滇西的公路从旁边经过。

(5)迤(yǐ)西：明时云南有迤东和迤西之分，为地区名。以昆明为中心，迤东包括今滇东及滇南，迤西即今滇西。清初在此基础上设迤东道和迤西道，乾隆年间又从迤东道中分出迤南道，专管滇南。清代成为政区名，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三迤”。至今人们仍按三迤称呼滇东、滇西和滇南。

(6)杨太史：即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现新都桂湖建有杨升庵纪念馆。明武宗时，杨升庵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人称“杨状元”、“杨太史”。世宗初，因议朝政，被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杨升庵在滇三十五年(1524—1559)，足迹遍及云南主要地区，著述甚多，保存了不少有关云南的诗文及历史资料。云南人民怀念他，至今还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和遗物。杨升庵在云南住得较久的地方要算昆明高峤，他的住处名叫“碧峤精舍”或“海庄”，后人于此建祠纪念，即杨太史祠。光绪七年(1881)改名升庵祠。杨太史祠在今徐霞客小学与普贤寺之间，居高临下，背山面水，憩览甚适。近年经过整修，普贤寺并入，建立杨升庵纪念馆和徐霞客纪念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译文】

步出省城，往西南行二里下到船中，两岸平旷的田野夹住流水。行船十里后田野完了，水泽中满是芦苇，船行走在一派深绿丛中，不再感觉得到滇池是巨大的水流，这里已是草海。草丛间船行水道十分狭窄，遥望西山，像手臂伸开向东绕出来，陡峻的崖壁排列在高空，那是罗汉寺了。又向西行船十五里抵达高峤，便离开船上岸。高峤这地方，是西山中段向内凹进去之处，南北两面的山都向东环绕伸出来，中段唯独向西凹进去，湖水也向西直逼山崖下，有几百户人家靠山面水而居，是去往滇西的大道。往北上去有座傅园；由傅园往西上

走五里，是碧鸡关，就是通到安宁州的大道。由高峣向南上走，是杨太史祠，由祠堂向南可到华亭寺、太华寺，在罗汉寺到头，就是碧鸡山往南突起为重重山崖的地方。大体上碧鸡山自西北绵亘到东南，进耳峰等群峰由西南绵亘到东北，两列山相连接之处，就是西山中段凹进去的地方，所以大道从这里经过，上面设置了关卡，高峣实际上是水陆码头。

余南一里，饭太史祠。又南过一村，乃西南上山，共三里，山半得华亭寺(1)。寺东向，后倚危峰，草海临其前。由寺南侧门出，循寺南西上，南逾支陇入腋，共二里，东南升岭，岭界华亭、太华两寺中而东突者。南逾岭，西折入腋凑间，上为危峰，下盘深谷，太华则高峙谷东，与行处平对。然路必穷极西腋，后乃东转出。腋中悬流两派坠石窟，幽峭险仄，不行此径不见也。转峡，又东盘山嘴，共一里，俯瞰一寺在下壑，乃太平寺也。又南一里，抵太华寺(2)。寺亦东向，殿前夹墀皆山茶(3)，南一株尤巨异。前廊南穿庑入阁，东向瞰海。然此处所望犹止及草海，若潆潆浩荡观，当更在罗汉寺南也。

【注释】

(1)华亭寺：相传大理时善阐侯高家曾在华亭寺原址修建别墅，高家的后人给此山取名华亭山，名称沿用到现在。元代修建了圆觉寺，明代即称华亭寺。

(2)太华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太华寺，在太华山顶，元赛典赤建，俯瞰滇池。僧佛财于寺中建为高阁，本朝都督沐昂为匾曰'一碧万顷'。"太华寺在明代为西山最大的寺院，此阁即指一碧万顷阁。该寺环境清幽，至今仍以茶花、玉兰、桂花等名花取胜。

(3)墀(chí)：台阶。

【译文】

我往南走一里，在太史祠吃饭。又往南路过一个村庄，就向西南上山，共行三里，山半中腰遇到华亭寺。华亭寺面向东方，后面紧靠

险峰，寺前面临草海。由寺南面的侧门出来，沿寺南往西上走，向南越过分支的土冈走入冈侧，共走二里，向东南登岭，此岭就是隔在华亭寺、太华寺两座寺庙中间向东凸出去的山岭。往南越过山岭，折向西进入山侧两山相会之处，上方是险峰，下面是盘绕的深谷，太华寺就在山谷东面高高对峙着，与我所走的地方平视相对。然而路必须走完山谷的西侧，随后才向东转出去。山谷侧旁悬垂着两条水流，坠入石窟中，幽深陡峭，又险又窄，不走这条小径是见不到的。转过峡谷，又向东绕过山嘴，共一里，俯瞰下方，一座寺院在壑谷中，是太平寺了。又往南行一里，到达太华寺。太华寺也是面向东方，殿前两旁夹住石台阶的全是山茶花树，南边的一棵尤其巨大特异。由前方的回廊穿过廊庑进入一座楼阁，向东俯瞰海水。然而在此处视线所及仍只能看到草海，若要观赏滇池浩淼水面浩浩荡荡的景观，应当还要在罗汉寺南边了。

遂出南侧门，稍南下，循坞西入。又东转一里半，南逾岭。岭自西峰最高处东垂下，有大道直上，为登顶道。截之东南下，复南转，遇石峰嶙峋南拥。辄从其北，东向坠土坑下，共一里，又西行石丛中。一里，复上蹑崖端，盘崖而南，见南崖上下，如蜂房燕窝，累累欲堕者，皆罗汉寺南北庵也(1)。披石隙稍下，一里，抵北庵，已出文殊岩上，始得正道。由此南下，为罗汉寺正殿；由此南上，为朝天桥。桥架断崖间，上下皆嵌崖，此复崭崖中坠。桥度而南，即为灵官殿，殿门北向临桥。由殿东侧门下，攀崖蹑峻，愈上愈奇，而楼、供纯阳。而殿、供元帝。而阁、供玉皇。而宫，名抱一。皆东向临海，嵌悬崖间。每上数十丈，得斗大平崖，辄杙空架隙成之。故诸殿俱不巨，而点云缀石，互为披映，至此始扩然全收水海之胜(2)。南崖有亭前突，北崖横倚楼，楼前高柏一株，浮空漾翠。并楼而坐，如倚危樯上，不复知有崖石下藉也。抱一宫南削崖上，杙木栈，穿石穴，栈悬崖树，穴透崖隙，皆极险峭。度隙，有小楼粘石端，寝龛炊灶皆具。北庵景至此而极。返下朝天桥，谒罗汉正殿。殿后崖高百仞(3)。崖南转折间，泉一方渟崖麓，乃朝天桥迸缝而下者，曰勺冷泉。南逾泉，即东

南折，其上崖更崇列，中止潆坪一缕若腰带，下悉陨阪崩崖，直插海底，坪间梵宇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次第连缀。真武宫之上，崖愈杰竦，昔梁王避暑于此(4)，又名避暑台，为南庵尽处，上即穴石小楼也。更南，则庵尽而崖不尽，穹壁覆云，重崖拓而更合(5)。南绝壁下，有猗兰阁址。

【注释】

(1)罗汉寺：罗汉寺因罗汉山得名。在龙门村附近观察，该山形似坐着的罗汉，天庭饱满，眼鼻清晰，嘴呈微笑，该山因名罗汉山。罗汉寺建筑群包括罗汉寺正殿(俗称大佛殿)、北庵、南庵。明代，自罗汉寺正殿往西，由下而上循崖纵向展布的，是北庵建筑群；往南在山腰若带的潆坪间自北而南横陈的是南庵建筑群。清代长时间开凿石室，出于安全考虑，在其下方的梁王避暑台等南庵建筑和罗汉寺正殿逐渐废弃。保存下来的北庵，即今三清阁建筑群。

(2)水海：滇池被海埂分为两部分。北部即草海，明时又称西湖，湖水较浅，湖面较小。南部即水海，又称外海或昆阳海，湖水较深，湖面宽广。

(3)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各时期标准有变化，周制为八尺，汉制为七尺，东汉末则为五尺六寸。

(4)梁王：元代封在云南地区的皇族，他们经常以皇帝的代理人身份在云南进行统治，甚至干预和监督行省的一切事务，在王府管辖范围内享有绝对权力。此处即俗称梁王避暑台。

(5)“更南”以下几句：此石穴即明代嘉靖年间所开的凤凰岩，俗称旧石室。清代，自此以南，又从绝壁上凿出数百米曲折蜿蜒的隧道和慈云洞、云华洞、达天阁等石室，总称龙门。系贫穷道士吴来清、杨汝兰、杨际泰等几代人及附近数十户石工，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至咸丰三年(1853)，冒着生命危险断断续续开凿出来的，成为西山风景最精彩的部分。

【译文】

于是出了寺南的侧门，稍向南下走，沿着山坞向西进去。又转向东一里半，向东翻越山岭。此岭从西面山峰最高处向东垂下来，有条大道一直上去，是上登峰顶的路。横穿大道往东南下走，再转向南，

遇见嶙峋的石峰簇拥在南边。便从石峰北面，向东坠入土坑下走，共一里，又向西行走在岩石丛中。行一里路，再上登到山崖前端，绕着山崖往南走，见到南边的山崖上上下下，如蜂房燕窝一般，重重叠叠的房屋，像要坠落的样子，那都是罗汉寺南北两面的寺庵了。分开石缝稍向下走，走一里，抵达北面的寺庵，已经出到文殊岩上，这才遇到正路。由此地往南下走，是罗汉寺的正殿；由此处往南上登，是朝天桥。桥架在断开的山崖之间，上下都是深嵌的悬崖，这里又是高峻的悬崖从空中深坠。过桥后往南走，立即就是灵官殿，殿门向北，下临灵官桥。由殿东的侧门下走，攀着崖壁上登陡峻的石阶，越上走越奇异，时而是楼、供奉纯阳祖师。时而是殿、供奉元始天尊。时而是阁、供奉玉皇大帝。时而是宫，名叫抱一宫。都是向东面临海水，高嵌在悬崖之间。每上走几十丈，就有一块斗一样大的平展的石崖，便就着空隙凌空架木建成庙宇。故而各处殿宇都不大，但点缀在白云石崖间，彼此散开，互相映衬，来到这里才眼界十分空阔，水海的胜景全部收入眼底。南边山崖上有座亭子向前突出去，北面的石崖前横靠着一座楼，楼前有一棵高大的柏树，飘浮在高空荡漾着翠绿。与楼并排坐下，如同斜靠在高耸的桅樯上，不再知道有石崖垫在下面了。抱一宫南边陡削悬崖上，钉木桩架为栈道，穿通石洞，栈道高悬在悬崖树丛间，石洞穿透悬崖上的缝隙，都极为高险陡峭。钻过缝隙，有座小楼粘着在石崖边，寝具、神龛、炊具、灶火全都具备。北面寺庵的景观到此处便完了。返回来下到朝天桥，拜见了罗汉寺正殿。殿后的悬崖有百仞高。悬崖南边的转折处，有一方形泉水汇积在石崖根部，是朝天桥迸裂的石缝中流下来的水，名叫勺冷泉。往南走过泉水，立即折向东南，那上边石崖更加高峻地排列着，中间只萦绕着一缕似腰带一样的平地，下方全是坠落的斜坡和崩裂崖壁，直插到海底，小块平地间的佛寺仙宫，雷神庙、三佛殿、寿佛殿、关帝殿、张仙祠、真武宫。依次连缀在一起。真武宫的上方，山崖愈加特异高耸，往昔梁王在此地避暑，又名避暑台，是南面寺庵尽头处，上方就是凿为石穴的小楼了。再往南，就见寺庵完了而山崖未到头，高险的崖壁覆盖着白云，重重山崖扩展开后又合拢。南面的绝壁下，有猗兰阁的旧址。

还至正殿，东向出山门，凡八折，下二里抵山麓，有村氓数十家(1)，俱网罟为业。村南即龙王堂，前临水海。由其后南循南崖麓，村尽波连，崖势愈出，上已过猗兰旧址。南壁愈拓削，一去五里，黄石痕挂壁下，土人名为挂榜山。再南则崖回嘴突，巨石垒空嵌水折成璺(2)，南复分接屏壁，雄峭不若前，而兀突离奇，又开异境。三里，下瞰海涯，舟出没石隙中，有结茅南涯侧者，亟悬仄径下，得金线泉。泉自西山透腹出，外分三门，大仅如盎(3)，中崆峒，悉巨石欹侧，不可入。水由盎门出，分注海。海中细鱼溯流入洞，是名“金线鱼”。鱼大不逾四寸，中腴脂，首尾金一缕如线，为滇池珍味。泉北半里，有大石洞，洞门东瞰大海，即在大道下，崖倾莫可坠，必迂其南，始得逶迤入，即前所望石中小舟出没处也。门内石质玲透，裂隙森柱，俱当明处。南入数丈辄暗，觅炬更南，洞愈崇拓。共一里，始转而分东西向，东上三丈止，西入窈窕莫极。惧火炬不给，乃出。

【注释】

(1)有村氓数十家：此即今山邑村，又称龙门村。从三清阁门口到龙门村足有石阶千级，此路称为千步崖。

(2)璺(wèn)：裂罅，破而未离称为璺。

(3)盎(àng)：古代的一种腹大口小的器皿。

【译文】

返回到正殿，向东走出山门，共转了八次弯，下行二里抵达山麓，有村民数十家，都是以捕鱼为业。村南就是龙王堂，前方面临水海。由龙王堂后往南沿着南面山崖的山麓走，村子尽头水波相连，山崖的地势愈加突出，上面已过了猗兰阁旧址。南面的崖壁愈加陡削，拓展开去，一去就是五里，黄色的石痕高挂在崖壁下部，当地人起名叫挂榜山。再往南，就见山崖回绕，山嘴前突，巨石垒在空中，嵌入水中，对折成裂隙，再南边，屏风样的石壁又分分合合连接不断，雄伟陡峭不如前边，然而十分突兀离奇，又别开一处奇异之境。行三里

路，向下俯瞰水海岸边，船只出没在石缝间，南岸侧旁建有茅屋，急忙从高悬狭窄的小径下山，找到金线泉。泉水从西山透过山腹流出来，外边分为三个洞口，大处仅如瓦瓮口，中间是空洞，全部都是巨石斜靠着，不能深入。水由瓦瓮口一样的洞口流出，分别注入海中。海中一种小鱼逆流游入洞中，这种鱼名叫金线鱼。鱼的大处不超过四寸，鱼身中段肥胖多脂肪，首尾之间有一缕线一样的金丝，是滇池的珍贵美味。金线泉以北半里处，有个大石洞，洞口向东俯瞰大海，就在大路下方，石崖倾斜没有可以下去的地方，必须绕到洞南，这才得以弯弯转转地进去，就是先前望见的小船在石缝中出没的地方了。洞口内石质玲珑剔透，裂隙石柱森然罗列，全都在明处。往南进去几丈便黑下来，找来火把再向南进去，洞愈加高大空阔。共走一里，才转向分为东西两个方向，往东上去三丈就到头，向西进去极其深远无法穷尽。担心火把不够用，便出洞来。

上山返抱一宫。问山顶黑龙池道，须北向太华中，乃南转。然池实在山南金线泉绝顶，以此地崖崇石峻，非攀援可至耳。余辄从危崖历隙上，壁虽峭，石缝多棱，悬跃无不如意。壁纹琼葩瑶茎，千容万变，皆目所未收。素习者惟牡丹，枝叶离披，布满石隙，为此地绝遘(1)，乃结子垂垂，外绿中红，又余地所未见。土人以高远莫知采鉴，第曰山间野药，不辨何物也。攀跻里余，遂蹑巅，则石萼鳞鳞，若出水青莲，平散竟地。峰端践侧锷而南，惟西南一峰最高。行峰顶四里，凌其上，为碧鸡绝顶(2)。顶南石萼骈丛，南坠又起一突兀峰，高少逊之(3)，乃南尽海口山也。绝顶东下二里，已临金线泉之上，乃于耸崖间观黑龙池而下(4)。

【注释】

(1)绝遘(gòu)：绝难遇见的。

(2)碧鸡绝顶：西山绝顶海拔2511米，比滇池水面高出625.5米，为昆明周围诸山的最高点。建有太华山气象站。“南坠又起一峰，高少逊之”即美女峰，海拔2404来。山顶一片石萼，今俗称小石林。

(3)逊(xùn)：差，不如。

(4)黑龙池：今称小黑龙洞。钱凤娟在当地群众引导下踏勘，得一小水潭，高出滇池三四百米，但终年不盈不涸。旁有小庙称小黑龙庙。详《滇池纪事》。

【译文】

上山返回抱一宫。询问去山顶黑龙池的路，必须去到太华山中部，才向南转。然而黑龙池实际上在山南金线泉所在的绝顶处，由于此地山崖高大、岩石陡峻，不是攀援可以到达的了。我就从高险的山崖间抓着裂隙上登，崖壁虽陡峭，可有许多石缝棱角，悬空上跃无处不如意。崖壁上的石纹间，满是琼花玉茎般的花草，千般姿容，万种变化，全是眼睛所未见过的。我平素熟悉的唯有牡丹，枝叶扶疏离乱，布满在石缝间，是此地绝难遇见的，却竟然结籽下垂着，外边绿色，中间是红色的，又是我们的地方没有见过的。当地人因为山高路远不知道采摘观赏，只说是山间的野生草药，不认识是什么东西。攀爬了一里多，便登上山顶，就见花萼般的岩石如鱼鳞状一片片，好像出水的青莲，平铺散开，满地都是。从峰头踩着似刀刃样侧立的岩石往南走，唯有西南的一座山峰最高。在峰顶行四里，登到绝顶上，这是碧鸡山的绝顶。峰顶南边，花萼般的岩石一丛丛一排排，南面深坠，又耸起一座突兀的山峰，高处稍稍不如绝顶，是往南在海口到头的山了。从绝顶往东下山二里，已面临金线泉的上方，便在高耸的山崖间观览黑龙池后下山。

滇中花木记(1)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鹃为最。

山茶花大逾碗(2)，攒合成球，有分心、卷边、软枝者为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太华寺。城中张石夫所居朵红楼楼前，一株挺立三丈

余，一株盘垂几及半亩。垂者丛枝密干，下覆及地，所谓柔枝也；又为分心大红，遂为滇城冠。

【注释】

(1)滇：古代族名，春秋战国至秦汉期间，活动于滇池地区。战国时，楚国庄蹻带兵至其地，“变服从其俗，以长其民”，称为滇王。汉武帝开西南夷(元封二年，前109)，在今云南置益州郡，滇的中心设滇池县，成为益州郡治所。后来，滇成为云南省的简称。解放后，曾在晋宁县晋城稍西滇池边的石寨山进行了五次发掘，发现滇王及其王室贵族的墓葬四十八座，出土五千余件精美的青铜器及部分铁器，还有西汉中央赐予的“滇王之印”金印，证明这里就是古滇国的中心。石寨山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立了标识。这些精美的铜器，为研究古代滇族的社会生活和阶级关系，提供了生动的资料，现珍藏在云南省博物馆里。

(2)山茶：明代云南的山茶已很著名。明人王象晋的《群芳谱》载：“山茶一名曼陀罗，树高者丈余，低者二三尺。枝干交加，叶似木樨，梗有棱，稍厚，中阔寸余，两头尖，长三寸许，面深绿光滑，背浅绿，经冬不脱。以叶似茶，又可作饮，故得茶名。”“闻滇南有二三丈者，开至千朵，大于牡丹，皆下垂，称绝艳矣。”该书记载了山茶的二十个品种，但他还说“不可胜记。”现云南茶花已达105种，被逐步移植到其他省和国外。

【译文】

滇中的花木都很奇特，而以山茶、山鹃为最奇特。

山茶花花团大处超过碗，花瓣攒聚合拢成球状，有分心、卷边、软枝的是第一等。省城所推重的，是城外太华寺中的山茶。城中张石夫居住的朵红楼前边，有一棵挺立的山茶，高三丈多；另一棵盘绕下垂，几乎遮住半亩地。下垂的这棵，枝干丛生浓密，下垂覆盖到地面，这就是所谓的软枝了；又是分心、大红色，于是成为云南省城中山茶之冠。

山鹃一花具五色(1)，花大如山茶，闻一路迤西，莫盛于大理、永昌境。

【注释】

(1)山鹃：即杜鹃花，又称映山红，属杜鹃花科，被誉为中国三大名花之一。我国有四百多种杜鹃花，其中云南占二百五十多种。

【译文】

山鹃，一朵花有五种颜色，花团大处如山茶，听说滇西一带，没有什么地方的山鹃比大理、永昌境内的繁盛。

花红形与吾地同(1)，但家食时，疑色不称名，至此则花红之实，红艳果不减花也。

【注释】

(1)花红：又称林檎、沙果，蔷薇科落叶小乔木。果实秋季成熟，为红色或黄色，果味似苹果。

【译文】

花红，形状与我家乡的相同，只是我在家乡吃花红时，心里疑惑，颜色与名称不相符，来到此地，原来花红的果实红艳艳的，果然不逊色于花的颜色。

游颜洞记(1)

临安府颜洞凡三，为典史颜姓者所开(2)，名最著。余一至滇省，每饭未尝忘钜鹿也(3)。遂由省中南过通海县(4)，游县南之秀山(5)。上一里半，为灏穹宫。宫前巨山茶二株，曰红云殿。宫建自万历初，距今才六十年，山茶树遂冠南土(6)。又南抵临安府(7)。城南临泸江(8)；此江西自石屏州异龙湖来(9)，东北穿出颜洞；而合郡众水，亦以此洞为泄水穴也。

【注释】

(1)颜洞：《嘉庆重修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石岩山，在建水县东十五里，或谓之蒙山。山麓有洞，异龙湖泸江诸水流入其中，复出入阿迷州界。府志：山麓有洞三。一曰水云洞，亦名云津洞，亦名中洞，亦名岩洞，门前虚敞，可容数百人，泸江之水赴以为壑，冬月水落，架桥列炬而入，石笋倒垂，如龙蛇虎豹之状，旋转回合，几二十里。一曰南明洞，在水云洞后，上有两窍，阳光射入，见石床丹灶。一曰万象洞，与南明洞相连，势更峻绝，历级而上，隐隐闻风雷声。通志：昔迁客阎闳所辟，又称阎洞，亦曰句町三洞。"今仍称颜洞，为建水县的风景胜地。

(2)典史：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

(3)钜鹿：古郡名，治钜鹿，在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史记·冯唐传》："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后来称时刻不忘为每饭不忘。

(4)通海县：隶临安府，即今通海县。

(5)秀山：《嘉庆重修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秀山"又名青山，又名螺峰，列翠如屏，黄龙居左，白马居右，俯瞰城郭。《滇志》：宋开禧元年(1205)，段氏就秀山建启祥宫，山半有判府泉，因爨判而名。"大理时置秀山郡，因山名郡，反映秀山在大理时已很著名。秀山与通海城相连，风景秀丽，文物古迹甚多。由毓秀坊登山，沿途古刹亭阁参差，重要的有普光寺、灏穹宫、涌金寺等建筑群。普光寺有元代宣光七年(1377)古碑。附近有空心砂石岩钵，淙淙流水，可容数挑，即古判府泉。灏穹宫原名启祥宫，规模宏敞，即霞客欣赏茶花处。宫后有建文帝祠，杨升庵书额"慈仁寺"。再上为清凉台，传说建文帝曾驻锡于此。最上有涌金寺，为段思平重建，铸铜佛百余尊，惜已不存。今有古柏两棵，传为宋代人所植。登古柏阁远眺，可饱览杞麓湖浩渺的波光和通海坝子如画的村舍田畴。现建为秀山公园供游人登临。

(6)山茶树遂冠南土：秀山山茶还有更早的记录。《元混一方舆胜览》载："秀山，山有山茶一株，花如木芍药，中原所未见也。"

(7)临安府：附郭为建水州，即今建水县。雄伟的迎晖门(东门)城楼至今仍存，上有明代洪武二十五年(1392)临安卫铸的大铜钟。

(8)泸江：今名同。异龙湖水从泸江经建水、开远流入南盘江。

(9)石屏州：隶临安府，即今石屏县。

【译文】

临安府的颜洞共有三个，姓颜的典史开辟的，最为著名。我一到云南省，每时每刻未曾忘记去游颜洞的事。于是由省城中往南经过通海县，游览了县城南边的秀山。上山一里半，是灏穹宫。灏穹宫前有两棵巨大的山茶花树，名叫红云殿。灏穹宫建于万历初年，距今才有六十年，山茶花树便已经是滇南第一了。又往南到达临安府。府城南边面临泸江；这条江自西面的石屏州异龙湖流来，在东北方穿出颜洞；而全临安府的众多水流，也都以此洞作为泄水的通道。

于是觅一导游者于城东接待寺(1)。颜洞大道，当循城而南，渡泸江桥；导者从寺前隔江东北小路行，遂不得渡泸江，东观三溪会合处。由寺北循塘岸东行，塘东皆红莲覆池，密不见水。东北十五里，渡赛公桥(2)。水自西北来，东南入泸。又五里，上山，为金鸡哨(3)。哨南泸江会诸水，由此东入峡。峡甚逼，水倾其中，东抵洞口尚里余。望洞顶石崖双劈，如门对峙，洞正透其下，重冈回夹之，不可得见。求土人导入，皆曰："水涨流急，此非游时。若两月前水涸，可不桥而入；今即有桥，亦不能进，况无桥耶！"桥非一处，每洞中水深处，辄架木以渡。往例按君来游，架桥费且百金，他费亦百金。土人苦之，乘普酋兵变，托言洞东即阿迷境，叛人尝出没此，遂绝官长游洞者。余必欲一至洞门，土人曰："须渡江南岸，随峡入，所谓泸江桥大道也。"始悔为导者误，乃舍水洞，觅南明、万象二陆洞。

【注释】

(1)接待寺：故址在今建水县老城东门朝阳楼外的东南小街边，距杨升庵寓所及小桂湖甚近。天启《滇志·寺观》载："接待寺，在府城东，元百户赵益辞职为僧，以其居为庵，并施田三段赡僧，故名。"

(2)赛公桥：今名同，在南庄以南，罗家坡稍北。

(3)金鸡哨：今有金鸡凹，海拔1342米。

【译文】

于是在城东接待寺找到一个导游。去颜洞的大道，应当沿着城墙

往南走，过泸江桥；导游的人从寺前隔着江流向东北由小路走，便没能渡过泸江，到东边观看三条溪流汇合的地方。由寺北沿着池塘岸边向东行，池塘靠东一边全是红红的莲花覆盖着池水，密密丛丛的，看不见水。往东北行十五里，走过赛公桥。桥下的水自西北方流来，向东南流入泸江。又走五里，上山，是金鸡哨。哨南泸江汇合各条水流，由此处向东流入峡中。峡谷十分狭窄，江水倾泻在峡中，向东抵达洞口还有一里多。远望洞顶的石崖双双劈开，好像门一样对峙着，山洞正穿过门下，重重山冈回绕夹住它，不能见到。请求当地人引导我进洞，都说："水涨流急，现在不是游洞的时候。如果是两个月前的枯水时节，可以不架桥就进洞；今天即便有桥，也不能进去，何况没有桥呢！"需要架桥的地方不只一处，洞中每一处水深的地方，便架木桥渡过去。从前的惯例，按察使君来游洞，架桥的费用将近百两银子，其他费用也要百两银子。当地人因此苦不堪言，乘普名胜贼首兵变叛乱的机会，借口洞东面就是阿迷州辖地，叛军曾经出没于此地，于是才杜绝了长官们前来游洞。我想一定要到洞口一次，当地人说："必须渡到江南岸，顺着峡谷进去，就是所谓的泸江桥大路了。"这才后悔被导游的人耽误了，便放弃水洞，去寻找南明、万象两个陆洞。

从哨东下坡，复上山登顶。东瞰峡江环峡东入，洞门即在东峡下。余所登山处，正与其上双崖平对，门犹为曲掩，但见峭崖西向，涌水东倾，捣穴吞流之势，已无隐形矣。东北三里，逾岭脊下山。二里，则极东石壁回耸，如环半城，下开洞门北向。余望之有异，从之直下，一里，抵峡中。又一里半，抵东壁下。稍南上，洞门廓然，上大书"云津洞"，盖水洞中门也。游颜洞以云津为奇：从前门架桥入，出后门，约四五里，暗中傍水行，中忽辟门延景，其上又绝壁回环，故自奇绝。余不能入其前洞，而得之重崿绝巘间，且但知万象、南明，不复知有云津也，诚出余意外。遂瞰洞而下。洞底水从西南穴中来，盘门内而东，复入东南穴去。余下临水湄，径之，水阔三丈，洞高五六丈，而东西当门透明处，径可二十丈。但水所出入，直逼外

壁，故非桥莫能行。出水西穴，渐暗不可远窥；东为水入穴处，稍旁拓，隔水眺之，中垂列乳柱，缤纷窈窕。复上，出洞外，上眺东南北三面，俱环壁无可上。仍西出旧道，北上山。东一里，逾岭，已陟东壁回环上，岭坞中东向一里。其地南北各起层峰，石崖时突，万象洞即在北崖上，乃导者妄谓在南崖下。直下者一里，抵南崖。一洞东向，高四丈，水从中涌出，两崖角起，前对为峡，水出洞破峡，势极雄壮，盖水洞后门也。又东二里，抵老鼠村(1)，执途人问之，万象洞在西北岭上，即前所从下山处，洞甚深，历降而下，底与水洞通。余欲更至洞门，晚色已合，去宿馆尚十里(2)。念此三洞，慕之数十年，趋走万里，乃至而叛彝阻之，阳侯隔之(3)，太阳促之，导人又误之，生平游屐，斯为最厄矣(4)！

【注释】

(1)老鼠村：今作“老鼠鲊”、“老楚鲊”。彝语“老楚”为冲沟，“鲊”为有，意即冲沟多的地方。属建水县面甸镇。

(2)去宿馆尚十里：《滇游日记二》八月十八日记：“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漾田，今名同，在建水县东境，位于古代临安到阿迷的大道上，正当颜洞稍东“去宿馆尚十里”的位置。则霞客游颜洞的时间，当为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的最末一天。当晚宿漾田，第二天晴。

(3)阳侯：古代传说中的水神名。

(4)“从哨东下坡”一段：颜洞为一水二陆共三洞组成的溶洞群。水洞有三门，泸江从前门(水云洞)流入，约四五里在中门(云津洞)稍出现又入洞，约二三里自后门(岩洞)涌出。另有二陆洞即万象洞和南明洞。由于误导，徐霞客错走泸江东北小路，仅得遥望水云洞绝壁，后转至中门，见“云津洞”刻石。后又因导者所误，错过近在北崖上的万象洞和西岭上的南明洞，而绕走南崖下，到水洞的后门。

【译文】

从金鸡哨往东下坡，再上山登到山顶。向东俯瞰，山峡中江水绕着峡谷向东流进洞，洞口就在东面峡谷下面。我登山的地方，正好与

洞上方一双石崖水平相对，洞口仍然被曲折的山谷遮住，只见陡峭的石崖面向西方，汹涌的江水向东倾泻，江水冲捣洞穴吞入江流的气势，已无法隐形了。往东北行三里，越过岭脊下山。行二里，就见最东边的石壁回绕着耸起，如同环绕着半座城墙，下边敞开着的洞口面向北。我远望那里，有特异之处，望着它一直下走，行一里，到达峡中。又走一里半，抵达东面的石壁下。稍稍往南上走，洞口十分开阔，洞上方大大写着“云津洞”三字，原来是水洞的中间一个洞口。游览颜洞以云津洞最为奇特：从前洞口架桥进洞，从后洞口出来，约有四五里，都是在黑暗中傍着水流前行，中途忽然辟有洞口，引入日光，洞上面又是绝壁回环，故而自然是奇妙绝伦。我没能进入颜洞的前洞，却能在重重山崖险绝山谷间遇到它，而且原来只知道有万象洞、南明洞，不再知道有云津洞了，确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于是俯视着洞下走。洞底的水从西南方的洞穴中流来，在洞口内盘绕着流向东去，再次流入东南边洞穴中去。我下到水边，步测洞的大小，水面宽三丈，洞高五六丈，而东西两面位于洞口透入亮光的地方，直径约二十丈。但是洞中水流出流进的，一直逼近洞外的石壁，所以没有桥就不能行走。西边出水的洞穴，渐渐黑暗下来，不能窥视远处；东边的是水流入洞穴的地方，稍稍往两旁拓展开，隔着水眺望洞中，洞中下垂排列着钟乳石柱，缤彩纷呈，窈窕可爱。再往上，走出洞外，往上眺望东、南、北三面，全是环绕的石壁无法上去。仍向西从原路出来，往北上山。向东一里，越过山岭，已登到东面石壁回绕的上方，在山岭山坞中向东走一里。这地方南北两面分别耸起层层山峰，石崖不时突起，万象洞就在北面的石崖上，导游的人竟然乱说在南面的石崖下。一直下走一里，抵达南面的石崖。一个洞向东，高有四丈，水从洞中涌出来，两面的石崖像两只角一样耸起，在洞前相对形成峡谷，水流出洞口冲破山峡流去，气势极其雄壮，原来是水洞的后洞口。又往东行二里，到达老鼠村，拉着路人问路，万象洞在西北的山岭上，就是先前下山经过的地方，洞很深，从高处逐级下降，洞底与水洞相通。我想再去到洞口，但天色已晚，离住宿的客馆还有十里。思念这三个洞，倾慕它们几十年，奔走万里才来到，却被叛乱的

彝人所阻隔，被大水隔绝，被太阳催促，又被导游的人误导，生平游程所经历的，这一次算是遭受艰难困苦最多的了！

随笔二则

黔国公沐昌祚卒(1)，孙启元嗣爵。邑诸生往祭其祖(2)，中门启，一生翘首内望，门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为众桀奴所伤，遂诉于直指金公(3)。公讳瑊，将逮诸奴，奴耸启元先疏诬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启元益嗔(4)，征兵祭纛(5)，环直指门，发巨炮恐之，金不为动。沐遂掠多士数十人，毒痛之，囊其首于木。金戒多士毋与争，急疏闻。下黔督张鹤鸣勘(6)，张奏以实。时魏珰专政，下调停旨，而启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惧斩世绪，泣三日，以毒进，启元陨，事乃解。宋夫人疏请，孙稚未胜爵服，乞权署名，俟长赐袭。会今上登极(7)，怜之，辄赐敕实授。即今嗣公沐天波，时仅岁一周支也(8)。

【注释】

(1)黔国公：沐英为明朝开国勋臣之一，受封为西平侯，后其子孙又晋封为黔国公，世袭镇守云南总兵官。他们不但与省的地方机构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甚至“骄凌三司”，“虐害小民”，横行云南，庄田遍布全省，时称“黔府”或“沐府”。

(2)“孙启元嗣爵”两句：“孙”原作“子”，“祖”原作“父”。《明史·沐英传》载：“昌祚卒，孙启元嗣。”启元为沐昌祚孙，据改。

(3)直指：汉武帝派遣直指使者，衣绣衣，持节发兵，有权诛杀不力的官员。直指，意即指事而行，挺直不阿。金公：金，《滇云历年传》、康熙《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皆作“余”。

(4)益嗔(chēn)：越生气。

(5)纛(dào)：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6)张鹤鸣：原误倒为“张鸣鹤”，据《明史·张鹤鸣传》改。

(7)今上登级：指朱由检当皇帝，年号崇祯，时在1628年。

(8)岁一周支："支"指地支，古人通常用十二地支计年，岁一周支即一轮地支，才十二岁。

【译文】

黔国公沐昌祚去世，孙子沐启元继承爵位。城中的众儒生前往吊祭他的祖父，中门大开，一个儒生抬头向门内看，守门的官吏用木杖鞭子打他。众儒生愤怒了，也鞭打那些人，反而被沐府众多凶暴的奴仆打伤，便向朝廷直接派来的使者金公控诉。金公名瑊，将要逮捕那些奴仆，奴仆们怂恿沐启元先上疏诬告众儒生。皇帝把事情下交给监察御史处理，金公照旧逮捕了奴仆们。沐启元益加生气，征调军队祭祀军旗，包围了直指使者金公的衙门，发射大炮恐吓金公，金公不因此动摇。沐启元便拘禁了数十个儒生，酷烈地残害他们，用布袋套头并用木枷加在他们头上。金公告诫众儒生不要与沐启元争辩，急忙上疏让朝廷知道。朝廷下令贵州总督张鹤鸣调查核实，张鹤鸣把实际情况上奏。当时魏珰专权，下达了调停的圣旨，因而沐启元愈发猖狂，不能控制。他母亲宋夫人惧怕因此被斩断了世代继承的爵禄，哭泣了三天，用毒药进献给他吃，沐启元死，事情才缓解下来。宋夫人上疏请罪，称孙子还小，未能胜任爵位，乞求暂时署名，等长大后再赐他继承爵位。当时恰逢当今皇上登基，可怜他，便下敕令赐给他实际继承爵位。这就是今天继承爵位的黔国公沐天波，当时年仅十二岁。

普名胜者(1)，阿迷州土寇也(2)。祖者辂，父子为乱三乡、维摩间。万历四十二年(3)，广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兵合剿(4)，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州(5)，开三乡县(6)。时名胜走阿迷，宁州禄洪欲除之。临安守梁贵梦、郡绅王中丞抚民，畏宁州强，留普树之敌，曲庇名胜。初犹屯阿迷境，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崇祯四年(7)，抚臣王伉忧之，裹毡笠，同二骑潜至州，悉得其叛状，疏请剿。上命川、贵四省合剿之。石屏龙土司兵先薄漾田，为所歼。三月初八日，王中丞亲驻临安，布

政周士昌统十三参将(8)，将本省兵万七千人，逼沈家坟。贼命黎亚选扼之，不得进，相持者二月。五月初二日，亚选自营中潜往为名胜寿，醉返营。一童子泄其事于龙。龙与王土司夜劫之，遂斩黎；进薄州城，环围四月，卒不下。时州人廖大亨任职方郎(9)，贼恃为奥援，潜使使入京纵反间，谓普实不叛，王抚起衅徼功，百姓悉糜烂。于是部郎疏论普地不百里，兵不千人，即叛可传檄定，何骚动大兵为？而王宫谕锡衮、杨庶常绳武(10)，各上疏言宜剿。事下枢部议。先是王抚疏名胜包藏祸心已久，前有司养疽莫发奸，致成难图蔓草，上因切责前抚、按。而前抚闵洪学已擢冢宰(11)，惧勿能自解，即以飞语怂恿大司马(12)。大司马已先入部郎言，遂谓名胜地不当一县，抚、按比周，张大其事势，又延引日月，徒虚糜县官饷(13)。疏上，严旨逮伉及按臣赵世龙。十月十五日，抚、按俱临安就逮。十二月十八，周士昌中铳死(14)，十三参将悉战没。五年正月朔，贼悉兵攻临安，诈郡括万金犒之，受金，攻愈急。迨十六，城垂破，贼忽退师，以何天衢袭其穴也。天衢，江右人，居名胜十三头目之一，见名胜有异志，心不安，妻陈氏力劝归中朝，天衢因乞降，当道以三乡城处之，今遂得其解围力。后普屡以兵攻三乡，各相拒，无所胜，乃退兵，先修祖父怨于宁州。方攻宁时，洪已奉调中原，其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贼不得入。后洪返，谓所予太重，责之金，诸族目悉解体。贼谍之，乘之入，洪走避抚仙湖孤山(15)，州为残破。岁余，洪复故土，郁郁死。贼次攻石屏州，及沙土司等十三长官，悉服属之。志欲克维摩州南鲁白城，即大举。鲁白城在广南西南七日程，临安东南九日程，与交趾界，城天险，为白彝所踞。名胜常曰："进图中原，退守鲁白，吾无忧矣。"攻之三年，不能克。七年九月，忽病死。子福远，方九岁。妻万氏，多权略，威行远近。当事者姑以抚了局，酿祸至今，自临安以东、广西以南，不复知有明官矣！至今临安不敢一字指斥，旅人询及者，辄掩口相戒，府州文移，不过虚文。予过安庄，见为水西残破者，各各有同仇志，不惜为致命；而此方人人没齿无怨言，不意一妇人威略乃尔！南包沙土司，抵蒙自县(16)；北包弥勒州(17)，抵广西府；东包维摩州，抵三乡县；西抵临安府：皆其横压之

区。东唯三乡何天衢，西唯龙鹏龙在田(18)，犹与抗斗，余皆闻风慑伏(19)。有司为之笼络，仕绅受其羁靮者(20)，十八九。王伉以启衅被逮，后人苟且抚局，举动如此，朝廷可谓有人乎！夫伉之罪，在误用周士昌，不谙兵机，弥连数月，兵久变生耳。当时止宜责其迟，留策其后效。临敌易帅且不可，遽就军中逮之，亦太甚矣。嗟乎！朝廷于东西用兵，事事如此，不独西南彝也！

【注释】

(1)普名胜：即普名声。《明史·云南土司传一》载："普维藩者，与宁州禄氏构兵，师歼焉。维藩子名声，幼育于官，既长，有司俾继父职。名声收拾旧部，勇于攻战，从讨奢安有功，仍授土知州，渐骄恣。崇祯五年(1632)，御史赵洪范按部，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巡抚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名声恐，使人约降，而阴以重贿求援于元谋土官吾必奎。时官军已调必奎随征，必奎与名声战，兵始合，佯败走。官军望见，遂大溃，布政使周士昌战死。朝廷以起衅罪伉，逮治，而名声就抚。然骄恣益甚，当事者颇以为患。已而广西知府张继孟道出阿迷，以计毒杀之。"崇祯七年(1634)张继孟用计毒杀于弥勒息宰，其妻万氏改嫁王弄山副长官沙定洲。

(2)阿迷州：隶临安府，治今开远市。《盘江考》又作"阿弥州"。

(3)万历四十二年：即1614年。

(4)宁州：隶临安府，即今华宁县。

(5)维摩州：隶广西府，治今砚山县北境的维摩。道光《云南通志》卷三十五引旧《云南通志》载，维摩新废州城"在丘北西阿宁乡，明崇祯四年(1631)徙州治于北，康熙九年(1670)州废城存。"明末维摩州治在今丘北县下寨马头山的旧城。

(6)三乡县：《明史·地理志》载，维摩州"西有三乡城，万历二十二年(1594)筑。"万历四十二年(1614)正式开三乡县。三乡城在今邱北县治稍西下寨马头山的新城。

(7)崇祯四年：即1631年。

(8)周士昌：原作"周世昌"，据《明史·云南土司传》改。下同。参将：明在边区军事要地设参府，分守各路。主持参府的统兵官即参将，又称参戎，

位在总兵、副总兵之下，无定员。

(9)职方郎：明代于兵部设职方司，掌管疆域图籍、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等事。职方司的长官称职方郎。

(10)王宫谕锡衮：云南禄丰人，官至大学士，明末为沙定州所执杀。杨庶常绳武：字念尔，云南弥勒人，崇祯时中进士，选庶常授监察御史，官至兵部侍郎。

(11)擢(zhuó)：提升。冢宰：周官名，为六卿之首。后世亦称吏部尚书为冢宰。

(12)飞语：没有根据的流言，或恶意的诽谤。大司马：汉武帝时改太尉置大司马，为全国军事首脑。后来则用作高级武官的专称，明代亦别称兵部尚书为大司马。

(13)县官：朝廷，官府。

(14)铳(chòng)：古代的一种火器。

(15)孤山：《读史方舆纪要》卷115载："海瀛山，在府东南，特起湖中，四壁如削，凭虚视下，竞秀争流，一名孤山。"又名环玉山。今仍称孤山，位于抚仙湖南部，面积0.55平方公里。其上原来殿阁甚多，后毁于战火，近年重建亭阁，为风景胜地。

(16)蒙自县：隶临安府，即今蒙自市。

(17)弥勒州：隶广西府，即今弥勒市。

(18)龙鹏：今作"龙朋"，在石屏县北境。

(19)慑(shè)伏：慑于威势而屈服。

(20)靮(dí)：马缰绳。

【译文】

普名胜这个人，是阿迷州的土匪。祖父普者辂，父子在三乡、维摩一带作乱。万历四十二年，广西知府萧以裕，调集宁州禄土司的军队合力围剿，一鼓作气打败叛军，普者辂父子一同被杀，这才恢复了维摩州，开始设置三乡县。当时普名胜逃到阿迷州，宁州土司禄洪想要除掉他。临安知府梁贵梦、府中的乡绅曾经的中丞王抚民，害怕宁州土司强大，留下普名胜，与宁州树敌，便曲意包庇普名胜。起初普

名胜还驻屯在阿迷州境内，十多年后，兵力骤然强大，攻灭打败了众土司，于是进驻州城，把阿迷州官的权力全部夺走。崇祯四年，巡抚王伉对此很担忧，裹毡子头戴斗笠，同两个骑兵潜入州城，全部了解到普名胜叛乱的情况，上疏请求剿灭。皇上命令四川、贵州等四省合兵围剿普名胜。石屏州龙土司的军队最先逼近漾田，被普名胜歼灭。三月初八日，王巡抚亲自驻扎临安府，布政使周士昌统领十三位参将，率领本省军队一万七千人，逼近沈家坟。叛贼命令黎亚选扼守此地，官军不能前进，双方相持达两个月。五月初二日，黎亚选自军营中秘密前去为普名胜贺寿，喝醉后返回军营中。一个小孩把这件事泄露给龙土司。龙土司与王土司夜里突袭黎亚选，便杀了黎亚选；进逼薄州城，包围州城四个月，始终没有攻下州城。当时薄州人廖大亨担任职方郎，叛贼依仗为内援，暗中派使者进京施展反间计，说普名胜实际没有叛乱，是王巡抚寻衅滋事以便邀功，百姓全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兵部职方郎上疏，认为普名胜的土地不到一百里，军队不足一千人，即便是反叛，可以下传一道檄文就能平定，何必随便调动大军呢？而宫谕王锡衮、庶常杨绳武，各自都上疏，主张应当围剿。此事下交中枢部门讨论。在此之前，王巡抚上疏说普名胜包藏祸心由来已久，前几任当官的养虎为患，不肯揭发他的奸心，以致形成野草蔓延难以根除的情形。皇上因此严词谴责前任巡抚、巡按御使。而前任巡抚闵洪学已被提升为吏部尚书，惧怕自己不能解脱，就用流言蜚语怂恿兵部尚书。兵部尚书先前已听到兵部职方郎的话，便称说，普名胜的地盘抵不上一个县，巡抚、按察使互相勾结，夸大事态，又拖延时间，只会白白浪费朝廷的粮饷。此疏上奏，朝廷严令逮捕巡抚王伉、巡按御使赵世龙。十月十五日，巡抚、巡按御使都在临安被捕。十二月十八日，周士昌被火枪击中死了，十三位参将全部战死。崇祯五年正月初一日，叛贼率领全部军队攻打临安府城，欺诈临安府搜刮万两银子犒劳叛军，接受银子后，攻城更加急切。到十六日，城将被攻破，叛贼忽然退兵，是因为何天衢偷袭他的巢穴。何天衢，江西人，是普名胜十三头目之一，见普名胜有异心，心中不安，他的妻子陈氏竭力劝他归顺朝廷，何天衢因而请求投降，当权者把三乡县用来

安置他，如今就是依靠他的力量得以解围。后来普名胜屡次率领军队进攻三乡，各自相持不下，无法取胜，才退兵，先兴兵去找宁州土司报祖父、父亲的仇。将要攻打宁州时，土司禄洪已奉命调往中原，他的母亲召集众头目，每人犒赏五两银子、两匹京城产的青布，要他们各自守住要害之地，叛贼未能攻入。后来禄洪回来，认为给的太多，要求他们返回银子，各部族头目全都离心离德。叛贼侦探到这种情况，乘势攻入宁州，禄洪逃到抚仙湖孤山避难，州城被毁坏。一年多后，禄洪恢复了故土，郁郁不欢而死。叛贼接着进攻石屏州，以及沙土司等十三个长官司，全部投降臣属于普名胜。普名胜立志要攻克维摩州南境的鲁白城，立即大举进攻。鲁白城在广南西南，有七天的路程，在临安东南，有九天的路程，与交趾接界，城位于天险之处，被白彝占据。普名胜常常说："进可图谋中原，退可据守鲁白，我就无忧了。"功鲁白三年，不能攻克。崇祯七年九月，普名胜忽然病死。儿子普福远，才九岁。妻子万氏，多有权术谋略，威势传布远近。当权者姑且用招抚的办法来了结局势，酿成的灾祸延续到今天，自临安府以东、广西府以南，不再知道有明朝官吏了！至今临安府不敢指责一个字，外来人询问到情况的，总是掩口防备，州、府下达的公文，不过是一纸空文。我路过安庄时，见到被水西土司残害的人，人人都有一同报仇的志向，不惜为此送命；而此地的人，人人闭口没有怨言，想不到一个妇人的威势谋略竟然如此！往南包括沙土司，抵达蒙自县；向北包括弥勒州，抵达广西府；往东包括维摩州，抵达三乡县；向西抵达临安府：都是她横行欺压的区域。东边唯有三乡县的何天衢，西边唯有龙鹏的龙在田，还与她对抗斗争，其余的都闻风丧胆，被她慑服。地方官被她笼络，官吏、乡绅受她约束的，十有八九。王伉因为挑起争端被逮捕，后来当官的人苟且安抚局势，如此举措，朝廷可以说是有人才吗！王伉的罪，在于误用了周士昌，不熟悉用兵的谋略，长期滞留达几个月，用兵时间一长就会发生变故罢了。当时只应该责备王伉用兵太迟缓，留用他，督促他，以观后效。面临强敌更换主帅尚且不可，何况突然到军营中来逮捕他，也太过分了。可叹呀！朝廷在东西各地用兵，事事如此，不仅仅是对西南的少数民

族如此！

滇游日记二(1)

【题解】

《滇游日记二》是徐霞客旅游云南省东部和贵州省西南部的游记续编。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初七日，徐霞客在广西府(今泸西县)。以后，随流考察南盘江，往东北经师宗州、罗平州，到了贵州的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市)。八月二十九日复入云南。

霞客这一段旅途仍很艰苦。山深人少，土匪横行，淫雨不断，经常只能喝稀饭，盖秧被。从泸西到师宗“皆荒茅沮洳”，寂无一人，踯躅昏黑中，不敢作声，唯恐匪人闻声而出。过白蜡山，只得在山头与营兵同住，“上漏下湿，人畜杂处”，连洗脚水都难得到。在江底，受摆渡者索价，受店主人欺侮。徐霞客不为艰难困苦所阻，游览了风景名胜泸源洞(今阿庐古洞)，完成了对南盘江下游的追踪考察，也完成了对我国最大的喀斯特地貌区的考察和区内广西、贵州、云南的比较研究。他还对所经各府、州、营、堡进行综合比较，提出并论证了黄草坝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沿途目睹土司残害州县的暴行，思想震撼，喊出了控诉土司制度的心声：“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

戊寅八月初七日(2)　余作书投署府何别驾(3)，求《广西府志》。是日其诞辰，不出堂，书不得达。入堂阅其四境图，见盘江自其南界西半入境，东北从东界之北而去，不标地名，无从知其何界也。

【注释】

(1)《滇游日记二》：自戊寅八月初七日起，至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徐本在第八册，题曰“滇”，有提纲云：“自广西府、师宗州、罗平州、步雄、黄

草坝、亦佐县碧峒、黄泥河、亦佐县、块泽河、罗平桃源、陆凉马场、海崖、箐口、越州卫、龙塘河、曲靖府、沾益州交水、翠峰山、寻甸府、嵩明州、邵甸，还至省城。再自省城往晋宁州，由晋宁往昆阳、海口、安宁州、汤池、碧鸡关、进耳、棋盘，又还省城。自省城往筇竹、妙高、天生桥、富民县河上洞、武定府狮子山、元谋县雷应山、金沙江、官庄、大姚县、姚安府、洱海卫至鸡足山。”史夏隆序本提纲末有“穷盘江源”四字。

(2)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

(3)别驾：汉设别驾从事史，为州刺史的佐吏，刺史巡视辖境时，别乘驿车随行，故称别驾。至宋，诸州置通判，为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职责近似别驾。明时。各府通判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也相沿称为别驾。

【译文】

戊寅年八月初七日　我写了封信投送给代理知府何别驾，索要《广西府志》。这天是他的生日，不上堂办事，信未能送到。我进入府衙大堂，看了广西府四境的地图，见到盘江从广西府南部边界靠西半边流入境内，往东北从东部边界的北边流去，没有标出地名，无法知道那是什么地界。

初八日　何收书欲相见，以雨不往。

【译文】

初八日　何别驾收到信，想要相见，因为下雨没有去。

初九日　余令顾仆辞何，不见；促其《志》，彼言即送至，而终不来。是日，复大雨不止。

【译文】

初九日　我命令顾仆去辞别何别驾，不肯见；催促他要《广西府志》，他说立即送到，然而却始终没送来。这一天，又是大雨下不停。

初十日　何言觅《志》无印就者，已复命杀青矣(1)。是日午霁，始见黄菊大开。菊惟黄色，不大。又有西番菊。

【注释】

(1)杀青：古人最初无纸，文字都是用毛笔蘸墨写在狭长的竹片上。但新鲜竹片易受虫蛀朽坏，而且青皮不易吸墨，故先用火将竹烘干，使竹简内的水分像汗样冒出来，叫做“杀青”、“汗简”。一说初稿写在青竹皮上，易于改抹，定稿时，把青皮刮掉，写在竹白上，不再改动，叫做“杀青”。后泛指书稿写定为杀青，此处杀青指用纸印刷。

【译文】

初十日　何别驾说找不到印刷好的《广西府志》，已经命令重新印刷了。这天中午天气转晴，这才见到黄菊盛开。菊花惟有黄色的，花不大。又有一种西番菊。

广西府西界大山(1)，高列如屏，直亘南去，曰草子山。西界即大麻子岭，从大龟来者。东界峻逼，而西界层叠，北有一石山，森罗于中，连络两界，曰发果山。东支南下者结为郡治；西支横属西界者，有水从穴涌出，甚巨，是为泸源，经西门大桥而为矣邦池之源者也(2)。通海从穴涌出(3)，此海亦从穴涌出。然此海南山复横截，仍入太守塘山穴中(4)，尤为异也。广福僧言，此水入穴即从竹园村北龙潭出(5)，未知果否？恐龙潭自是锡冈北坞水，此未必合出也。矣邦池俗名海子，又曰龙甸。此泸江非广中泸江也。泸江在南，而此水亦窃其名，不知何故。矣邦池之南，复有远山东西横属，则此中亦一南北中洼之坑，而水则去来皆透于穴矣。此郡山之最远者也。

【注释】

(1)广西府：明代设广西府，治今泸西县城中枢镇。广西府辖师宗、弥勒、维摩三州，跨有南盘江两侧。

(2)矣邦池：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广西府山川载：“矣邦池，在府治之南一里，周围约三十余里。”万历《云南通志》广西府山川载：“矣邦池，一名龙甸海，在府治南，南三十余里，半跨弥勒州界。水源有二，一出阿卢山

麓石窍，一出弥勒州吉双乡，南入盘江。中有小山，建广福寺于上。”矣邦池原在泸西县南，今已不存。

(3)通海：此指通海湖。《明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通海湖，在通海县北三里，源自河西县，流注为湖，周八十里。相传昔水涝不通，有僧于县治东北石笋丛立处，以杖穿穴泄其水，因名通海。”今称杞麓湖，湖水面积42.3平方公里，东西长15.5公里，南北宽0.8—5.6公里，湖岸线长约64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731.5米，平均水深4米，最大水深15米。无明显出口，从东南部岳家营附近的落水洞泄为地下暗河，再出露地表，注入南盘江。

(4)太守塘：应即知府塘，在矣邦池南部，为矣邦池尾闾。道光《云南通志》卷二一九“存疑辨误二”《太守塘》条：“广西州有支酺塘，《志》谓塘有鱼羊，供春秋祭祀酺醢之用，故名。俗讹为知府塘。今徐氏又由知府塘讹为太守塘，去之更远。”

(5)竹园村：明设竹园村巡检，今仍名竹园，在弥勒市南境。

【译文】

广西府西部的大山，高高排列，好像屏风，一直往南延伸而去，叫做草子山。西部就是大麻子岭，是从大龟山来到山脉。东部高峻狭窄，而西部山峰层层叠叠，北面有一座石山，样子森严可怖地坐落在中央，连接东西两面的山脉，叫发果山。东面的支脉向南下延的山盘结为府城所在之地；西面的支脉横向连接西部山脉的山，有水从洞穴中涌出，水十分巨大，这是泸江的源头，流经西门大桥后成为矣邦池的水源。通海湖的水从洞穴中涌出，这个海子的水也是从洞穴中涌出。然而这个海子南面还有山横着截断水流，池水仍然流入太守塘的山洞中，尤其奇异。广福寺的僧人说，这池水流入洞穴后就从竹园村北边的龙塘里流出来，不知果然是这样吗？恐怕龙塘中的水是来自锡冈北部的山坞，这池水未必与龙塘水合流后流出来。矣邦池俗名叫海子，又叫龙甸。这条泸江不是广中的泸江。泸江在南方，而此条水流也窃取了它的名字，不知是什么缘故。矣邦池的南边，又有远山横贯东西，那么这一带也是一个南北向中间下洼的坑地，而池水流来流去都是穿透于洞穴之中。这是广西府群山中最远的山。

发果山圆若贯珠，横列郡后。东下一支曰奇鹤峰，则学宫所托；西下一支曰铁龙峰，则万寿寺所倚；而郡城当其中环处。城之东北，

亦有一小石峰在其中，曰秀山，上多突石，前可瞰湖，后可揽翠。城南濒湖，复突三峰：东即广福，曰灵龟山；中峰最小，曰文笔峰，建塔于上；而西峰横若翠焉。即名翠屏。此郡山之近者也。秀山前有伏波将军庙，后殿为伏波像，前殿为郡守张继孟祠。张，扶风人(1)，以甲科守此。壬申为普酋困(2)，城岌岌矣。张奋不顾身，固保城隍，普莫能破，城得仅存。先是张梦马伏波示以方略，后遂退贼。二月终，亲莅息宰河招抚焉(3)。州人服其胆略，贼称为“舍命王”云。

【注释】

(1)扶风：明置扶风县，在今陕西扶风县。

(2)壬申：即崇祯五年(1632)。

(3)息宰河：即《游记·盘江考》中巴甸江下游流经息宰的一段，亦即今甸溪河下游，在弥勒县南境。

【译文】

发果山圆圆的好像连贯的珠子，横着排列在府城后方。往东下延的一条支脉叫奇鹤峰，就是学宫依托之处；向西下延的一条支脉叫铁龙峰，就是万寿寺紧靠的地方；而府城正当两列山环绕的中间地带。府城的东北，也有一座小石峰在其中，叫做秀山，山上有许多突起的岩石，往前可以俯瞰湖水，向后可以观览翠色。城南濒临湖水之处，又突起三座山峰：东边的就是广福寺所在的山，叫灵龟山；中间的山峰最小，叫文笔峰，建了塔在峰顶上；而西边的山峰横向排列，像翡翠屏风一样。名字就叫翠屏山。这是府中群山中近处的山。秀山前边有伏波将军庙，寺庙后殿中是伏波将军的塑像，前殿中是广西府知府张继孟的祠堂。张继孟，扶风县人，因科举考试中第一出任广西府知府。壬申年被贼首普名胜围困，府城岌岌可危了。张继孟奋不顾身，坚定保卫城池，普名胜不能攻破府城，府城才得以保存。那之前，张继孟梦见伏波将军马援教给他守城的方法策略，后来竟然击退了叛贼。二月底，张继孟亲自莅临息宰河招抚叛贼。府中的人佩服他的胆略，叛贼称他为“舍命王”。

新寺即万寿寺。当发果西垂之南，其后山石嶙峋，为滇中所无。其

寺南向，后倚峭峰，前临遥海，亦此中胜处。前有玉皇阁，东为城隍庙，俱在城外。

【译文】

新寺就是万寿寺。位于发果山西边下垂之处的南面，寺后山石嶙峋，是滇中所没有的。这座寺庙向南，后面紧靠陡峭的山峰，前边远远面临矣邦池，也是这一带的风光优美的处所。新寺前面有玉皇阁，后面有城隍庙，都在城外。

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1)。新寺后山西尽，环坞而北，其中乱峰杂沓，缀以小石岫，皆削瓣骈枝，标青点翠。北环西转，而泸源之水，涌于下穴，泸源之洞，辟于层崖，有三洞焉。上洞东南向，前有亭；下洞南向，在上洞西五十步，皆在前山之南崖。后洞在后山之北冈，其上如眢井。从井北坠穴而下二十步，底界而成脊，一穴东北下而小，一穴东南下而廓。此三洞之分向也。其中所入皆甚深，秉炬穿隘，屡起屡伏，乳柱纷错，不可穷诘焉。

【注释】

(1)泸源洞：即今阿庐古洞，在泸西县西北郊，景区1.5平方公里，有九峰十八洞。青山逶迤，山腹曲洞勾连，洞中暗河蜿蜒。主要有泸源洞、玉柱洞、碧玉洞及玉笋河。近年建有徐霞客青铜铸像。

【译文】

泸源洞在城西北四里处。新寺后山在西面的尽头，环形山坞的北边，这之间杂乱的山峰纷繁众多，点缀着一些小石峰，都是些刀削的花瓣并列的枝条，青山显现，翠色装点。向北环绕再往西转，是泸源洞的水，从下洞中涌出，泸源洞在层层山崖上张开，有三个洞口。上洞口面向东南，洞前有亭子；下洞口向南，在上洞口西边五十步，都在前山南面的山崖上。后洞在后山北面的山冈上，洞上部如同枯井。从枯井北面坠入洞中下去二十步，洞底形成分界的石脊，一个洞穴向

东北下去却很小，一个洞穴向东南下去很宽广。这是三个洞分别不同的坐向。洞中进去的地方都十分深，手举火把穿过狭窄的洞中，地势多次起伏，钟乳石柱纷纭错杂，不可穷究。

十一日　大雾。上午出西门，过城隍庙、玉皇阁前。西一里，转新寺西峰之嘴而北。又北一里，见西壑涨水盈盈，而上洞在其西北矣。由岐路一里抵山下，历级游上洞。望洞西有寺，殿两重，入憩而瀹水为餐。余因由寺西观水洞。还寺中索炬，始知为洞有三，洞皆须火深入。下午，强索得炬，而火为顾仆所灭，遍觅不可得。遥望一村，在隔水之南，涨莫能达，遂不得为深入计。聊一趋后洞之内，披其外扃，还入下洞之底，探其中门而已。仍从旧路归，北入新寺，抵暮而返。

【译文】

十一日　大晴天。上午走出西门，路过城隍庙、玉皇阁前。往西一里，绕过新寺西峰的山嘴往北走。又向北一里，看见西边沟壑中水涨得满满的，而上洞就在沟壑的西北边了。由岔路走一里到达山下，经石阶游览上洞。望见洞西有座寺庙，两重大殿，进入寺中休息并烧水做饭。我因而从寺庙西边去观看了水洞。返回寺中要了火把，这才知道洞有三个，每个洞都必须点燃火把才能深入。下午，勉强找到火把，但火被顾仆弄灭了，四处寻找火种却找不到。远远望见一个村子，隔在水的南边，水涨不能去到，便不再考虑深入洞中。姑且又赶去后洞内，逐一观看洞的外层深藏之处，返回来进入下洞洞底，探了它的中洞口而已。仍然从原路归来，往北进入新寺，到黄昏才回到城中。

十二日　早促何君《志》，犹日即送至；坐寓待之，拟一至即行；已而竟日复不可得。晚谓顾仆曰：“《志》现装钉，俟钉成帙，即来候也。”

【译文】

十二日　早晨去催促何君要《广西府志》，他还是说立即送到；坐在寓所中等他，打算书一送到马上动身；继而又是一整天没有得到。晚上他对顾仆说："《广西府志》现在在装订，等装订成册，立即前来问候。"

余初以为广西郡人必悉盘江所出，遍征之，终无谙者。其不知者，反渭西转弥勒，既属颠倒。其知者，第谓东北注罗平，经黄草坝下，即莫解所从矣。间有谓东南下广南，出田州，亦似揣摩之言，靡有确据也。此地至黄草坝，又东北四五日程。余欲从之，以此中淹留日久，迤西之行不可迟，姑留为归途之便。

【译文】

我起初以为广西府的人必定知悉盘江源头的出处，问遍当地人，始终没有熟悉的人。那些不知道的人，反而说是盘江向西流转到弥勒州，恰好完全颠倒了。那些知道一点的人，只是说出往东北流到罗平州，经过黄草坝流下去，就无人了解流往何处了。间或有人说是从东南下流到广南府，从田州流出去，也似乎是揣摩着说的话，没有确凿的证据。此地到黄草坝，往东北走，还有四五天的路程。我想要从这条路走，因为在这里滞留的日子太久，到滇西的行程不可推迟，暂且留作从滇西返回途中顺便的事。

广西府鹦鹉最多，皆三乡县所出，然止翠毛丹喙(1)，无五色之异。

【注释】

(1)喙(huì)：鸟兽的嘴。

【译文】

广西府鹦鹉最多，都出自三乡县，然而只有翠毛红嘴的，没有五彩颜色的奇异品种。

三乡县，乃甲寅萧守所城(1)。

【注释】

(1)甲寅：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

【译文】

三乡县城，是甲寅年萧知府修建的。

维摩州，州有流官，只居郡城，不往州治。二处皆藉何天衢守之，以与普拒。

【译文】

维摩州，州里设有流官，流官只住在府城，不住到州治。二个地方都依靠防守，以此抵抗普名胜。

广福寺在郡城东二里，吉双乡在矣邦池之东南，与之对。而弥勒州在郡西九十里。《一统志》乃注寺在弥勒东九十里，乡为弥勒属，何耶？岂当时郡无附郭(1)，三州各抵其前为界，故以属之弥勒耶？然今大麻子哨西(2)，何以又有分界之址也？

【注释】

(1)附郭：与府州治所同城的县，称为附郭县。

(2)大麻子哨：今作“麻子哨”，在泸西县西境，午街铺稍东，泸西至弥勒的公路经此。

【译文】

广福寺在府城东面二里处，吉双乡在矣邦池的东南方，和广福寺

相对。而弥勒州在府城西面九十里。《一统志》却注明广福寺在弥勒东面九十里，吉双乡隶属于弥勒州，为什么呢？难道是当时广西府没有附郭县，三个州各自抵达府治前边分界，所以把吉双乡划属于弥勒州的吗？然而今天大麻子哨西边，为何又有分界的遗址呢？

十三日　中夜闻雷声，达旦而雨。初余欲行屡矣，而日复一日，待之若河清焉！

【译文】

十三日　半夜听见雷声，到天亮时下起雨来。当初我屡次想要上路了，却日复一日地等他，好像是等黄河的水变清一样啊！

自省至临安，皆南行。自临安抵石屏州，皆西北。自临安抵阿迷，皆东北。自阿迷抵弥勒，皆北行。自弥勒抵广西府，皆东北。

【译文】

从省城到临安府，都是往南行。从临安府到石屏州，都是向西北行。从临安府到阿迷州，都是往东北走。从阿迷州到弥勒州，都是向北行。从弥勒州到广西府，都是往东北走。

十四日　再令顾仆往促《志》，余束装寓中以待。乍雨乍霁。上午得回音，仍欲留至明晨云。乃携行李出西门，入玉皇阁。阁颇宏丽，中乃铜像，而两庑塑群仙像，极有生气，正殿四壁，画亦精工。遂过万寿寺，停行李于其右庑。饭后登寺左铁龙峰之脊，石骨棱棱，皆龙鳞象角也。《志》又称为天马峰，以其形似也。既下，还寺中，见右庑之北有停柩焉，询之，乃吾乡徽郡游公柩也。游讳大勋，任广西三府。征普时，游率兵屯郡南海梢，以防寇之冲突。四年四月(1)，普兵忽乘之，游竟没于阵。今其子现居其地，不得归，故停柩寺中。余为慨然。是晚，遇李如玉、杨善居诸君作醮寺中(2)，屡承斋饷。僧千松亦少解人意。是晚月颇朗。

【注释】

(1)四年：指崇祯四年(1631)。

(2)醮(jiào)：僧道为除灾去鬼而设的道场。

【译文】

十四日　再次命令顾仆去催促《广西府志》，我整理好行装在寓所中等待。天忽雨忽晴。上午得到回音，说仍要留下等到明天早晨。于是携带行李走出西门，走入玉皇阁。玉皇阁颇为宏伟壮丽，大殿中是铜像，而两侧厢房塑有众多神仙像，塑得极有生气，正殿的四面墙壁上，壁画也画得精致工巧。于是经过万寿寺，把行李停放在寺中右边的厢房中。吃饭后登上寺左边铁龙峰的山脊，骨状的岩石棱角嶙峋，全像龙鳞象牙一样。《一统志》又称为天马峰，是因为山的形状相似了。下山后，返回寺中，看见右边厢房北头有停放的棺材，询问情况，原来是我家乡徽州人游公的灵柩。游公名叫大勋，历任广西府等三府。征讨普名胜时，游大勋率领军队驻屯在府城南矣邦池水尾，以防叛贼冲锋突袭。崇祯四年四月，普名胜的军队忽然趁机进攻，游大勋竟然战死在阵地上。如今他的儿子居住在此地，不能回乡，故而把灵柩停放在寺中。我为游公慨叹不已。这天晚上，遇见李如玉、杨善居诸位先生来寺中做道场，多次承蒙他们招待斋饭。僧人千松也很善解人意。这天晚上月亮十分明亮。

十五日　余入城探游君之子，令顾仆往促何君。上午，出西门，游城隍庙。既返寺，寺中男妇进香者接踵。有吴锡尔者，亦以进香至，同杨善居索余文，各携之去，约抵暮驰还。抵午，顾仆回言："何君以吏钉《志》久迟，扑数板，限下午即备，料不过期矣。"下午，何命堂书送《志》及程仪至(1)，余作书谢之。是晚为中秋，而晚云密布，既暮而大风怒吼。僧设茶于正殿，遂倦而卧(2)。

铺缀

【注释】

(1)堂书：官府治事的地方称堂。知府、知县亦称堂官。府县书吏称堂书。程仪：赠送给行者的路费或礼物。有时又省称“程”。仪，礼物。

(2)餔餟(bū zhuì)：吃喝。

【译文】

十五日　我进城去探访游君的儿子，命令顾仆前去催促何君。上午，步出西门，游览了城隍庙。返回寺中后，寺中男男女女来进香的接连不断。有个叫吴锡尔的人也因为进香来到寺中，会同杨善居一起讨要我的文章，各人带着文章离开了，约定到天黑时赶来归还。到中午，顾仆回来说：“何别驾因为属吏装订《广西府志》太慢，打了他几个板子，限令他下午就要准备好，料想不会超过这个期限了。”下午，何别驾命令书吏送《广西府志》及赠送的路费来到，我写信向他道谢。这天晚上是中秋节，可暮云密布，黄昏后就大风怒吼。僧人在正殿摆设了茶点，于是吃喝后便躺下睡了。

十六日　雨意霏霏，不能阻余行色。而吴、杨文未至，令顾仆往索之。既饭，杨君携酒一樽，侑以油饼熏凫(1)，乃酌酒而携凫饼以行。从玉皇阁后循铁龙东麓而北，一里，登北山而上。一里逾其坳，即发果山之脊也，《志》又谓之九华山。盖东峰之南下者为奇鹤，为学宫所倚；西峰之南下者为铁龙，为万寿寺之脉；中环而南突于城中者，为锺秀山：其实一山也。从岭上平行，又北三里，始见泸源洞在西，而山脊则自东界大山横度而西，属于西界，为郡城后倚。然泸源之水，穿其西穴而出，亦不得为过脉也。从岭北行，又五里而稍下，有哨在坞之南冈，曰平沙哨，郡城北之锁钥也。其东即紫微之后脉，犹屏列未尽；其西则连峰蜿蜒，北自师宗南下为阿卢山；界坞中之水，而中透泸源者也。由哨前北行坞中，六里，有溪自北而南，小石梁跨之，是为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界分支处，由梁下西注南转，坞穷而南入穴，出于泸源之上流也。又北六里，有村在西山之半，溪峡自东北来，路由西北上山。一里，蹑岭而上，二里，遂逾西界之脊，于是瞰西坞行。坞中水浸成壑，有村在其下；其西复有连山自北

而南，与此界又相持成峡焉。从岭上又北四里，乃西北下西峡中，一里抵麓。复循东麓北行十五里，复有连冈属两界之间，有数家倚其上，是为中火铺，有公馆焉(2)。按《志》，师宗南四十里有额勒哨，当即此矣。饭，仍北行峡中。其内石峰四五，离立峥峥。峡西似有溪北下，路从峡东行，两界山复相持而北。坞中皆荒茅沮洳，直抵师宗，寂无片椽矣。闻昔亦有村落，自普与诸彝出没莫禁，民皆避去，遂成荒径。广西李翁为余言："师宗南四十里，寂无一人，皆因普乱，民不安居。龟山督府今亦有普兵出没。路南之道亦梗不通(3)。一城之外，皆危境云。"龟山为秦土官寨(4)。其山最高，为弥勒东西山分脉处。其西即北属陆凉，西属路南，为两州间道。向设督捕城(5)，今渐废弛。秦土官为昂土官所杀，昂复为普所掳。今普兵不时出没其地，人不敢行，往路南、澂江者，反南迂弥勒，从北而向革泥关焉(6)。盖自广西郡城外，皆普氏所慑服。即城北诸村，小民稍温饱，辄坐派其赀以供，如违，即全家掳掠而去。故小民宁流离四方，不敢一鸣之有司(7)，以有司不能保其命，而普之生杀立见也。北行二十里，经坞而西，从坞中度一桥，有小水自南而北，涉之，转而西北行。暝色已合，顾仆后，余从一老人、一童子前行，踯躅昏黑中。余高声呼顾仆，老人辄摇手禁止，盖恐匪人闻声而出也。循坡陟坳十里，有一尖峰当坳中，穿其腋，复西北行。其处路甚泞，蹊水交流，路几不辨。后不知顾仆趋何所，前不知师宗在何处，莽然随老人行，而老人究不识师宗之远近也。老人初言不能抵城，随路有村可止。余不信。至是不得村，并不得师宗，余还叩之(8)。老人曰："余昔过此，已经十四年。前此随处有村，不意竟沧桑莫辨！"久之，渐闻犬吠声隐隐，真如空谷之音，知去人境不远。过尖山，共五里，下涉一小溪，登坡，遂得师宗城焉。抵东门，门已闭，而外无人家。循城东北隅，有草茅数家，俱已熟寝。老人仍同童子去。余止而谋宿，莫启户者。心惶惶念顾仆负囊，山荒路寂，泥泞天黑，不知何以行？且不知从何行？久之，见暗中一影，亟呼而得之，而后喜可知也！既而见前一家有火，趋叩其门。始固辞，余候久之，乃启户入。瀹汤煮杨君所贻粉糕啖之，甘如饴也。濯足藉草而卧，中夜复闻雨声。主人为余言："今早有人自府来，言平沙有沙人截道(9)。君何以行？"余曰："无之。"曰："可征君之福也。土人与之相识，犹被索肥始放，君之不遇，岂偶然哉！即此地外五里尖山之下，时有贼出没。土人未晚即不敢行，何幸而昏夜过之！"

【注释】

(1)侑(yòu)：陪进食物。

(2)公馆：封建政府修建供官府人员旅途停歇的屋舍，多设在交通沿线的重要程站。

(3)路南：明置路南州，隶澂江府，近年改石林彝族自治县。

(4)龟山：即前称“大龟”，今作“圭山”，在石林县东境。

(5)督捕：州县官署中的杂佐官，负有缉捕之责。

(6)革泥关：明又设革泥巡检司，在今弥勒和石林两县间的大麦地稍西。

(7)有司：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其专司，故又称官吏为有司。

(8)叩(kòu)：询问。

(9)沙人：民国《马关县志稿》风俗志载：“沙人，本侬人之变种。明末，其酋长沙定洲骁悍，……其部谓之沙人，衣装剪裁另为格式，以示区别，此沙人之由来也。一说该族多居河滨，男妇老稚每于沙滩乘凉，初生小儿以之卧沙上，则无疾易养，故称沙人云。查其语言风俗，与侬人无异，不同处惟裙不加折。以情判之，则前之说转为近似。”沙人系壮族中的布雅依支系，他们和侬人一样，都是以其统治者的姓氏见称。但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广西府“有沙蛮”，正德《云南志》说，广西府“沙人善治田”，则沙人的名字比沙定洲早得多。

【译文】

十六日　雨势仍细雨霏霏，不能阻止我上路的决心。可吴锡尔、杨居善没来，我命令顾仆前去索取我的文章。饭后，杨君带来一樽酒，以及下酒的油饼、烤鸭，便饮完酒后带上鸭子、油饼上路。从玉皇阁后沿着铁龙峰的东麓往北行，行一里，上登北山。一里后越过北山山坳，就是发果山的山脊了，《广西府志》又把发果山称为九华山。原来发果山的东峰往南下延的山是奇鹤峰，就是学宫背靠的地方；西峰往南下延的山是铁龙峰，是万寿寺所在的山脉；位于中央环绕向南突立于城中的山，是锺秀山：其实是一座山。从岭上平缓行走，又向北走三里，才见到泸源洞在西面，而山脊则是自东面的大山

横向往西延伸，连接到西面一列山，是府城后面紧靠之处。不过，泸源洞的水，是穿过西边的洞穴流出来的，也没有成为泸源洞水流过的山脉了。从岭上往北行，又走五里后稍稍下走，有哨所在山坞南边的山冈上，叫做平沙哨，是府城北面的要害之地。平沙哨东面就是紫薇山后面的山脉，仍然像屏风样排列延绵不尽；它的西面是连绵的山峰蜿蜒而去，北面自师宗州向南下延盘结为阿卢山；隔在山坞中的水流，是穿流过泸源洞中的水。由哨所前往北行走在山坞中，行六里，有条溪水自北流向南，一座小石桥横跨溪流上，这是矣各桥。溪水发源于东西两列山分支的地方，由桥下往西流注后向南转去，流到山坞尽头就向南流入洞穴中，出洞后就是泸源洞水流的上游了。又向北六里，有个村庄在西山的山腰上，峡谷中的溪水自东北方流来，道路由西北上山。行一里，踏着山岭上走，行二里，便越过西面一列山的山脊，于是俯瞰着西面的山坞前行。山坞中的水淹成壑谷，有村子在壑谷下方；山坞西面又有连绵的山脉自北向南延伸，与这里的一列山相对峙，又形成峡谷。从岭上又往北行四里，便向西北下到西边的峡谷中，走一里到达山麓。再沿着东面的山麓往北行十五里，又有连绵不断的山冈连接在两列山之间，有几家人紧靠在山冈上，这里是中火铺，有公馆在这里。据《广西府志》，师宗州南边四十里有个额勒哨，应当就是此地了。吃饭后，仍往北行走在峡谷中。峡谷内有四五座石峰，分别耸立，山势峥嵘。峡谷西边似乎有溪水往北流下去，路从峡中向东走，两面的山又相互对峙着往北延去。山坞中全是荒茅草，地势潮湿低洼，一直伸展到师宗州，空寂得片瓦无存了。听说从前山坞中也有村落，自从普名胜与各族彝人在此出没，官府无法禁绝，百姓都避难逃走了，于是这里便变成了荒寂的小径。广西府的李翁对我说："师宗州南边四十里，荒寂得没有一个人，都是以为普名胜作乱，百姓不能安居。龟山督府内如今也有普名胜的军队出没。路南州的道路也受阻不通。师宗一座城之外，全是危险的地方。"龟山是秦土官的山寨。那座山最高，是弥勒州东西两列山山脉分支的地方。龟山以西，北部就连接陆良州，西部连接路南州，有去两州的小路。先前龟山设有督捕城，如今渐渐废弃了。秦土官被昂土官杀死，昂土官又被普名胜俘虏。现在普名胜的军队不时在这一带地方，行人不敢走

路，前往路南州、徵江府的人，反而要往南绕道弥勒州，再向北从革泥关走。大概自广西府城以外，都被普名胜慑服了。即便是府城以北各村，百姓只要稍稍温饱，普名胜就坐地摊派作为给养，如有违抗，马上全家人就被掳掠而去。所以百姓宁愿流离四方，不敢向官府申诉一个字，因为官府不能保全他们的性命，可普名胜却生杀予夺立刻就能见到。往北行二十里，经过山坞向西走，从坞中走过一座桥，有条小河自南往北流，涉过河水，转向西北行。暮色已降临，顾仆走在后面，我跟随一个老人、一个儿童走在前面，在昏黑之中徘徊不前。我高声呼叫顾仆，老人立刻摇手制止，大概是当心土匪听见声音出来了。顺着山坡上登山坳有十里，有一座尖峰位于山坳中，穿过尖峰侧面，再往西北行。此处道路十分泥泞，小路上流水交错，几乎辨不清道路。后面不知顾仆赶到了什么地方，前方不知师宗州在何处，茫茫然跟随老人前行，而老人竟然也不知道师宗州的远近。老人起初说到不了师宗州城，沿路有村子可以住下。我不信。到这时，既找不到村子，也见不到师宗城，我返身询问他。老人说："我从前走过这条路，已经有十四年了。从前这条路上到处有村庄，想不到竟然沧桑巨变，无法辨认！"很久之后，渐渐听到隐隐的狗叫声，真像空谷中的回音，心知距有人烟的地方不远了。走过尖山，共五里，下走涉过一条小溪，上登山坡，便见到师宗城了。到达东门，城门已关闭，而且城外没有人家。沿着城墙走到城的东北角，有几家人住在茅草房中，全都已经熟睡。老人于是同儿童离开了。我停下来寻找住处，没有人家肯开门。心中惶惶不安，挂念顾仆背负着行李，山野荒凉，道路寂静，路面泥泞，天又黑，不知道他怎么走？而且不知道从哪里走？很久，见到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急忙呼叫才见到他，见面后的喜悦可想而知了！随后见到前方一户人家中有火光，赶快过去敲他的门。开始这家人坚决推辞，我等候了很久，这才开门让我们进去。烧水煮杨君赠送的粉糕吃，如同饴糖一样甘甜。洗脚后垫着茅草躺下睡了，半夜又听到雨声。房主人对我说："今早有人从广西府过来，说平沙哨有沙人在拦路抢劫。您怎么走过来的？"我说："没有沙人。"房主人说："可见您很有福气呀！当地人与沙人认识，又要被勒索重金才放行，您却没有遇到他们，难道是偶然的吗！就是此地五里之外的尖山下面，时时有盗贼出没。当地人不到天黑就不敢走了，您在黑夜里过来是何等的幸运啊！"

师宗在两山峡间(1)，东北与西南俱有山环夹。其坞纵横而开洋，

不整亦不大。水从东南环其北而西去，亦不大也。城虽砖甃而甚卑。城外民居寥寥，皆草庐而不见一瓦。其地哨守之兵，亦俱何天衢所辖。

【注释】

(1)师宗：明置州，隶广西府，即今师宗县。

【译文】

师宗州在两列山之间的峡谷里，东北与西南都有山环绕相夹。州城所在的山坞纵横都十分开阔，不整齐，也不大。河水从东南方环绕州城北边后向西流去，水势也不大。城墙虽然是砖砌的却很低矮。城外的民房寥寥无几，全是草房却不见一间瓦房。这一地区守卫哨所的军队，也全是何天衢管辖。

城西有通玄洞，去城二里，又有透石灵泉，俱不及游。

【译文】

城西有个通玄洞，离城二里路，又有处透石灵泉，都来不及去游览。

十七日　晨起，雨色霏霏。饭而行，泥深及膝，出门即仆。北行一里，有水自东南坞来，西向注峡而去，石桥跨之，为绿生桥。过桥，行坞中一里，北上坡。遵坡行八里，东山始北断成峡，水自峡中西出，有寨当峡而峙，不知何名。余从西坡北下，则峡水西流所经也。坡下亦有茅舍数家，为往来居停之所，是曰大河口。河不甚巨，而两旁沮洳特甚，有石梁跨之，与绿生同，其水势亦与绿生相似。过桥北行，度坞。坞北复有山自东北横亘西南，一里陟其坡，循之东向行。三里，越坡东下。坞中沮洳，有小水自北而南入大河。溪上流有四五人索哨钱于此，因架木为小桥以渡。见余，不索哨而乞造桥之犒，余畀以二文，各交口称谢。既渡，半里，余随车路东行，诸人哄

然大呼，余还顾，则以罗平大道宜向东北，余东行为误故也。亟还，从东北半里，复上坡东行，于是皆荒坡遥陇，夙雾远迷，重茅四塞。十五里，东逾冈，始望见东北冈上有寨一屯，其前即环山成洼，中有盘壑，水绕其底而成田塍(1)，四顾皆高，不知水从所出。从冈东下一里，越坞中细流。其坞与流，皆自南而北，即东通盘壑者。又东上一里，循壑之南脊行，与所望北冈之寨正隔坞相对矣。又逾东冈稍下一里，则盘壑之东，有峡穿陇中而至，其峡自东南大山破壁而至者。峡两崖皆亘壁，其上或中剖而成峡，或上覆而成梁，一坞之中，倏断倏续，水亦自东南流穿盘壑，但壑中不知何泄。时余从石梁而度，水流其下，不知其为梁也。望南北峡中水，一从梁洞出，一从梁洞入。乃从梁东选石踞胜，瞰峡而坐。睇其下，如连环夹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但峡峭壁削，无从下穿其穴耳。于是又东，愈冈坞相错，再上再下。八里，盘岭再上，至是夙雾尽开，北有削崖近峙，南有崇岭遥穹。取道其间，横陟岭脊，始逼北崖，旋向南岭。二里，复逾高脊，北转东下。二里，有茅当两峰峡间，前植哨竿，空而无人，是曰张飞哨，山中之最幽险处也。又东下三里，悬壑深阗，草木蒙密，泥泞及膝，是名偏头哨。哨不见居庐，路口止有一人，悬刀植枪而索钱，余不之与而过。此哨之南即南穹崇岭，罗平贼首阿吉所窟处，为中道最险，故何兵哨守焉；又名新哨，而师宗界止此矣。过哨，又东上岭。岭更峻，石骨棱厉。二里跻其巅，是为罗平、师宗之分界，亦东西二山之分界也。岭重山复，上下六十里，险峻为迤东之冠。其山盖南自额勒度脉，分支北下，结成崇岭，北度此脊而为白腊、束龙，而东尽于河底、盘江交会处者也。从岭上东向平行，其间多坠壑成穽，小者为眢井，大者为盘洼，皆丛木其中，密不可窥，而峰头亦多树多石，不若师宗皆土山茅脊也。平行岭上五里，路左有场，宿火树间，是为中火铺，乃罗平、师宗适中之地。当午，有土人担具携炊，卖饭于此，而既过时辄去，余不及矣，乃冷餐所携饭。又东一里，渐下。又一里，南向下丛中。其路在箐石间，泥泞弥甚。一里，遂架木为栈，嵌石隙中，非悬崖沿壁，而或断或续，每每平铺当道，想其下皆石孔眢井，故用木补填之也。又东下一里，始出峡口。回顾西壑，崇岭高悬，皆

丛箐密翳，中有人声，想有彝人之居，而外不能见。东眺则南界山冈平亘，北界则崇峰屏立，相持而东。于是循北坡东行。三里，复北上坡，直抵北界峰腰，缘之。三里，峰尽东下，有坞纵横，一坞从北峡来，一坞从东峡来，一坞从西峡来，一坞向东南去。时雨色复来，路复泥泞，计至罗平尚四十里，行不能及，闻此中有营房一所可宿，欲投之。四顾茫无所见，只从大道北转入峡，遂缘峡东小岭而上。一里，忽遇五六人持矛挟刃而至，顾余曰："行不及州矣。"予问："营房何在？"曰："已过。""可宿乎？"曰："可。"遂挟余还。盖此辈即营兵，乃送地方巡官过岭而返者。仍一里，下山抵坞中，乃向东坞入。半里，抵小峰之下，南向攀峰而上，峻滑不可着足。半里登其巅，则营房在焉。营中茅舍如蜗，上漏下湿，人畜杂处。其人犹沾沾谓予："公贵人，使不遇余辈，而前无可托宿，奈何？虽营房卑隘，犹胜彝居十倍也。"彝谓黑、白彝与倮倮(2)。余颔之。索水炊粥。峰头水甚艰，以一掬濯足而已。

【注释】

(1)水绕其底而成田塍："田"后衍"回"字，据徐本、"四库"本删。

(2)彝：彝族分布极广，支系复杂，黑彝、白彝都是彝族支系的不同称谓。黑彝即黑罗罗，白彝即白罗罗，又称撒摩都。也有以黑白分贵贱者，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沾益州风俗说："罗罗以黑白分贵贱。"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四川大凉山彝族还以黑彝、白彝区分贵贱。

【译文】

十七日　早晨起床，天色细雨霏霏。吃饭后上路，淤泥深陷到膝盖，出门就跌倒。往北行一里，有水流自东南方的山坞中流来，向西从峡谷中流注而去，有石桥跨过流水，是绿生桥。过桥后，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向北上坡。顺着山坡行八里，东面的山开始从北面断裂开，形成峡谷，水流从峡谷中往西流出来，有个村寨正对着峡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从西面的山坡向北下走，就是峡谷中的水向西流经的地方了。坡下也有几间茅草房，是来往行人停留休息的场所，这

里叫大河口。河水不怎么大，可河两旁特别低洼潮湿，有石桥跨在河上，与绿生桥一样，桥下的水势也与绿生桥的相似。过桥后往北行，穿过山坞。山坞北边又有山自东北横向绵亘到西南，一里后上登山坡，顺着山坡向东走。行三里路，越过山坡往东下坡。山坞中地势低洼潮湿，有小溪水自北向南流入大河。小溪上游有四五个人在此处索取哨钱，是因为他们架了座小木桥让人渡过溪水。见到我，没有索取哨钱却讨要造桥的酬劳，我给了两文铜钱，每个人都异口同声地道谢。过桥后行半里，我顺着车路往东走，众人哄然大叫，我转身回头看，原来是因为去罗平州的大道应该向东北走，我往东走错了的缘故。急忙返回来，往东北方走半里，再上坡往东行，到这里全是荒芜的山坡，遥望过去全是土陇，晨雾在远方迷迷蒙蒙，四面充塞着重重茅草。行十五里，向东越过山冈，这才望见东北方的山冈上有一个村寨，村前就是山环绕形成洼地，中央盘绕成壑谷，水流绕过壑谷底部而被开垦成田地，四面环顾地势都很高，不知水从什么地方流出去。从山冈上往东下走一里，越过山坞中的小水流。这里的山坞和水流，都是自南向北，就是向东通往盘绕成壑谷的地方。又向东上走一里，沿着壑谷南面的山脊走，与先前望见的北冈的村寨正好隔着山坞相对了。又越过东面的山冈稍下走一里，就是盘绕而成的壑谷的东面，有条峡谷从土陇中穿过来，这条峡谷是从东南方的大山中破开峭壁而来的。峡谷两面的山崖都是绵亘的峭壁，山崖上，有的从中间剖开形成峡谷，有的从上方覆盖下来形成桥梁，一个山坞之中，忽断忽续，水流也是从东南穿流过盘绕而成的壑谷，但不知壑谷中的水从哪里泄出去。当时我从石桥上走过去，水在桥下流，却不知它是桥。望见南北两面峡谷中的水，一条从桥洞中流出去，一条从桥洞中流进来。便在石桥东边选了一块能观览美景的石头俯瞰着峡谷坐下。斜着看峡谷的下方，如同连环相夹墙壁，明暗不一，曲折透空，只是峡谷两侧的石壁陡峭如刀削，无法下去钻这些洞穴了。从这里又往东走，愈发是山冈山坞相互交错，两次上行两次下走。行八里后，又绕着山岭上登，到这时晨雾才完全散开，北边有陡削的山崖在近处对峙着，南面有崇山峻岭远远的隆起。取道两山之间，横向上登岭脊，开始逼近北面的

山崖，随即转向南面的山岭。行二里路，又越过高高的山脊，往北走转向东下山。行二里，有茅屋位于两面山峰的峡谷间，房前竖着哨所的旗杆，但空寂无人，这里叫张飞哨，是山中最僻静最险要的地方。又往东下行三里，高悬的壑谷幽深寂静，草木浓密，泥泞的淤泥没到膝盖，这里名叫偏头哨。哨所不见住房，路口只有一个人，腰挎刀、枪拄着地收钱，我没给他钱就过来了。这个哨所的南面就是在南面高高隆起的崇山峻岭，就是罗平州匪首阿吉建立巢穴的地方，是途中最险要之处，所以何天衢的军队设哨所守在这里；偏头哨又叫新哨，师宗州的地界到此为止了。过了哨所，又向东上岭。山岭更加陡峻，骨状的岩石棱角锋利。行二里登上峰顶，这里是罗平州、师宗州的分界处，也是东西两面山的分界了。山岭重重叠叠，上上下下有六十里，险峻之势可称为滇东第一。这一带的山，大概是南面起自延伸过额勒哨的山脉，分出支脉向北下延，盘结成崇山峻岭，往北延过这条山脊形成白腊山、束龙山，然后往东在河底河、盘江交汇之处到头。从岭上向东平缓前行，山间多有下坠形成的壑谷与陷坑，小的是枯井，大的是盘状的洼地，其中都有丛林，树稠密得不可窥视，而且峰顶也是树多石多，不再像师宗州全是土山和长满茅草的山脊了。平缓行走在岭上五里，路左边有块场地，住宿烧火做饭都在树丛中，这里是中火铺，是罗平州、师宗州之间位于中间的地方。到中午时，有当地人肩担手提着炊具到此处卖饭，但时间一过便离去，我没赶上，便吃了随身带着的冷饭。又往东行一里，渐渐下走。又走一里，向南下到草丛中。这条路在山箐丛石间，泥泞得更加厉害。行一里，就有架木头修成的栈道，嵌在石缝中，不是在悬崖上沿着崖壁走，而是时断时续，常常平铺在道路上，猜想栈道下面都是石孔枯井，所以用木头来填补路面空陷之处。又往东下行一里，这才走出峡口。回头看西面的壑谷，崇山峻岭高高悬在高空，全是丛竹密蔽，竹林中有人声，想来有彝人的住处，但从外面看不见。向东远眺，就见南面的山冈平缓地绵亘而去，北面则是高高的山峰屏风样矗立着，相互对峙着往东延伸。从这里顺着北面的山坡往东行，行三里，再向北上坡，一直走到北面一列山的山峰半腰上，沿着山腰走。行三里，走完山峰向东下山，有山坞纵横

交错，一条山坞从北面的峡谷中过来，一条山坞从东面的峡谷中过来，一条山坞从西面的峡谷中过来，一条山坞向东南伸过去。此时天色又下起雨来，道路重又泥泞不堪，估计到罗平州还有四十里，走不到了，听说这一带有一所营房可以住宿，想去营房中投宿。四面环顾，茫茫一片，一无所见，只好沿大道向北转入峡中，于是顺着峡谷东边的小山峰上走。行一里，忽然遇见五六个人手持长矛大刀地走来，看着我说："走不到州城了。"我问道："营房在哪里？"回答说："已经走过了。"又问："可以住宿吗？"答道："可以。"便带着我往回走。原来这帮人就是军营中的兵，是护送巡查的地方官过岭才返回来的。仍旧走一里，下山到达山坞中，便向着东面的山坞进去。行半里，抵达小山峰之下，向南上登山峰，又陡又滑，不能落脚。行半里登到峰顶，就见营房在峰顶上。军营中的茅草房像蜗牛壳一样，上边漏水下边潮湿，人畜混杂在一处。那些人还沾沾自喜地对我说："相公是贵人，假使没遇上我们这些人，而前面无处可以投宿，怎么办？营房虽然低矮狭窄，仍然胜过彝人的住所十倍了。"彝人是指黑彝、白彝与倮倮。我点头同意他的说法。要水来煮粥。峰顶上用水十分艰难，用一捧水洗洗脚而已。

十八日　平明，雨色霏霏。余谓："自初一漾田晴后，半月无雨。恰中秋之夕，在万寿寺，狂风酿雨，当复有半月之阴。"营兵曰："不然。予罗平自月初即雨，并无一日之晴。盖与师宗隔一山，而山之西今始雨，山之东雨已久甚。乃此地之常，非偶然也。"余不信。饭后下山。饭以笋为菜。笋出山箐深处，八月正其时也。泞滑更甚于昨，而浓雾充塞，较昨亦更甚。一里，抵昨所入坞中，东北上一里，过昨所返辕处(1)。又一里，逾山之冈，于是或东或北，盘旋岭上。八里稍下，有泉一缕，出路左石穴中。其石高四尺，形如虎头，下层若舌之吐，而上有一孔如喉，水从喉中溢出，垂石端而下坠。喉孔圆而平，仅容一拳，尽臂探之，大小如一，亦石穴之最奇者。余时右足为污泥所染，以足向舌下就下坠水濯之。行未几，右足忽痛不止。余思其故而不得，曰："此灵泉而以濯足，山灵罪我矣。请以佛氏忏法解之。

如果神之所为，祈十步内痛止。”及十步而痛忽止。余行山中，不喜语怪，此事余所亲验而识之者，不敢自讳以没山灵也。从此渐东下，五里抵一盘壑中，有小水自北而南，四围山如环堵，此中洼之底也，岂南流亦透穴而去者耶？又上东冈，二里逾冈。又东下一里，行坞中者三里，有小水自西北向东南，至是始遇明流之涧，有小桥跨之。既度，涧从东南去，路复东上冈。三里，逾冈之东，始见东坞大辟，自南而北。东界则遥峰森峭，《志》称罗庄山。骈立东南；西界则崇谳巍峨，《志》称白蜡山。屏峙西北。东北又有一山，土人称为束龙山。横排于两界缺处，而犹远不睹罗平城，近莫见兴哆啰也。兴哆啰即在山下，以岭峻不能下瞰耳。又东，稍下者二里，峻下者一里，遂抵坞中，则兴哆啰茅舍数间，倚西山东麓焉。从此遂转而北行坞中。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则罗庄自西界老脊分枝而东环处也。坞中时有土冈自西界东走，又有石峰自东界西突。路依西界北行，遥望东界遥峰下，峭峰离立，分行竞颖，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立之峰，西南始于此，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而此又其西南之极云。过兴哆啰北，一重土冈东走，即有一重小水随之。想土冈之东，有溪北注，以受此诸水。数涉水逾冈，北五里，望西山高处有寨，聚居颇众，此倮倮寨也。又北二里，有池在东冈之下，又北二里，有池在西冈之下，皆冈坞环转，中洼而成者。又北三里，有水成溪，自西而东向注，甚急，一石梁跨之，是为鲁彝桥，桥下水东南数里入穴中。越桥北，始有夹路之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而东注，其水不及鲁彝之半，即从上流分来，亦东里余而灭，亦一石梁跨之。二水同出于西门外白蜡山麓龙潭中，分流城东南而各坠地穴，亦一奇也。桥之南，始有盈禾之塍。又北半里，入罗平南门。半里，转东，一里，出东门，停憩于杨店。是日为东门之市。既至而日影中露，市犹未散，因饭于肆，观于市。市新榛子、薰鸡蒌还杨店，而雨濛濛复至。时有杨婿姜渭滨者，荆州人，赘此三载矣，颇读书，知青乌术(2)，询以盘江曲折，能随口而对，似有可据者。先是余过南门桥，有老者巾服而踞桥坐，见余过，拉之俱坐。予知其为土人，因讯以盘江，彼茫然也。彼又执一人代讯，其人谓由澂江返天上，可笑也。渭滨言：“盘

江南自广西府流东北师宗界，入罗平之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八达彝寨会江底河(3)，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至坝楼为坝楼江，遂东南下田州。不北至黄土坝(4)，亦不至普安州。”第坝楼诸处与普安界亦相交错，是南盘亦经普安之东南界，特未尝与东北之北盘合耳。

【注释】

(1)返辕(yuán)：折转来往回走。辕，指车辕，即伸出在车前驾车的长木。

(2)青乌术：相传汉代有青乌子，又称青乌先生。精通堪舆相地之术，后世堪舆书多收青乌之说，因称相地术为青乌术，相地的人为青乌。

(3)八达彝寨：《游记·盘江考》中作“巴旦彝寨”。今称“八达河”或“八大河”，在罗平县东南隅的盘江北岸，与贵州、广西毗邻。此“彝”为泛指，当地少数民族为布依族。“八达”为布依语，意即两河交汇处。

(4)黄土坝：据所述地望，疑为“黄草坝”。

【译文】

十八日　黎明，天色细雨霏霏。我说：“从初一在漾田天晴后，半个月没下雨。恰好中秋之夜在万寿寺时，狂风酝酿成雨，应当又有半个月的阴天了。”军营中的士兵说：“不是这样。我们罗平自本月初就下雨，并没有一天是晴天。罗平与师宗隔着一座山，山的西面至今才下雨，山的东面下雨已经很长久了。这是此地的常态，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不相信。吃饭后下山。饭用竹笋做菜。竹笋出产在山箐深处，八月份正是盛产的时节。道路泥泞湿滑更比昨天还厉害，而浓雾充塞在四周，也比昨天更浓密。行一里路，到达昨天进入山坞中的地方，往东北上走一里，路过昨天往回走的地方。又是一里，越过山冈，从此地起，时而向东时而向北，盘旋在山岭上。行八里后稍稍下走，有一缕泉水，从路左边的石穴中流出来。这块岩石高四尺，形状如虎头，下层好似吐出来的舌头，而且上面有一个孔洞如同咽喉，水从喉咙中溢出来，下垂到岩石前端后往下流去。喉咙状的孔洞又圆又平整，仅能

容纳一个拳头，把整只手臂伸进孔洞去摸，大小一样，也算是石穴中最奇特的了。当时我的右脚被污泥沾染，把脚伸向虎舌下就着下落的泉水洗脚。没走几步，右脚忽然疼痛不止。我思量疼痛的原因却找不到，自己说："这是灵泉却用来洗脚，是山神怪罪我啦。请允许我以佛家的忏法来禳解疼痛。假如果然是山神所做的，祈求在十步以内疼痛就停止。"走到第十步时疼痛忽然就止住。我行走在山中，不喜欢谈论神怪，这件事是我亲身体验、见识到的事情，不敢因自己忌讳不说出来而隐没了山神的灵异。从此地渐渐向东下走，行五里后到达一个盘状的壑谷中，有小河自北流向南，四周的山如同环绕的墙，这里是向中央下洼的底部，难道向南流的水也是穿透洞穴流出去的吗？又上登东面的山冈，二里后越过山冈。又往东下行一里，行走在山坞中三里，有条小水流自西北流向东南，到这里才遇见露出地表流淌的山涧，有小桥跨在水流上。过桥后，山涧向东南流去，路又向东上登山冈。行三里，翻越到山冈的东面，这才见到东面的山坞十分开阔，自南面伸展到北面。山坞东境就是远处陡峭的山峰像森林一样，志书称为罗庄山。并排矗立在东南方；西境是巍峨的崇山峻岭，志书称为白蜡山。屏风样对峙在西北方。东北方又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为束龙山。横向排列在东西两列山的缺口处，然而远处仍然看不到罗平州城，近处看不见兴哆啰。兴哆啰就在山下，是因为山岭高峻，不能俯瞰到下方罢了。又往东，渐渐下走二里，陡峻地下山一里，就抵达山坞中，就见兴哆啰的几间茅草房，紧靠西山的东麓。从此处便转向北行走在山坞中。这个山坞西边傍着白蜡山，东望罗庄山，往南延伸而去十分遥远，就是罗庄山从西境内的主脊分出的支脉往东环绕之处了。山坞中不时有土冈自西境向东延伸，又有石峰从东境向西突起。道路紧靠西面一列山往北行，遥望东面的远峰之下，陡峭的山峰分散开矗立，分别排成行，争奇斗异，重又见到广西山水的面貌了。大体上，此类成丛矗立的山峰，西南方从这里开始出现，东北方在道州到头，磅礴延绵几千里，是西南地区的奇特优美的景观，而此地又是西南地区这类景观极为优美之处。经过兴哆啰往北走，一重土冈向东延伸，就有一条小水流顺着土冈流淌。猜想土冈的东面，有溪水向北流注，以便接纳这里众多的水

流。数次涉过溪水越过土冈，往北行五里，望见西山的高处有个村寨，聚居的人家很多，这是*倭倭*的村寨。又往北行二里，有池塘在东面山冈之下，又向北二里，有池塘在西边山冈之下，都是土冈环绕形成山坞，中间下洼形成的水塘。又往北走三里，有水流淌成小溪，自西向东流注，水势很急，一座石桥跨在溪水上，这是鲁彝桥，桥下的溪水向东南方流淌几里后流入洞穴中。过到桥北，才开始有夹在路两边的住户。又向北半里，有溪水从西往东流注，这条溪水的水量不及鲁彝桥下的一半，就是从上游分流后流来的，也是向东流一里多就消失了，也有一座石桥跨在溪水上。两条溪水共同出自罗平州西门外白蜡山山麓的龙潭中，分别流经州城东南后各自坠入地穴中，也是一处奇观。桥的南面，开始有种满稻禾的田地。又往北行半里，进入罗平州城南门。行半里，转向东，行一里，出了东门，停在杨家客店歇息。这一天是东门的赶集日。我到后日光还从头顶上的天空中露出来，集市还没散，因此在饭店中吃了饭，到集市上看看。买了些新鲜的榛子、熏鸡蓼返回杨家客店，而蒙蒙细雨重又来临。当时有个杨家的女婿叫姜渭滨的人，是荆州人，入赘此地三年了，很读过些书，懂相地术，向他询问盘江的曲折流向，能随口回答，似乎有些话可以作为依据。这之前，我经过南门桥，有位老人头戴儒巾身穿儒服盘腿坐在桥上，见我路过，拉我与他一同坐下。我知道他是当地人，因而向他询问盘江的情况，他茫然不知。他又拉住一个人代我询问，那人说是流到澂江后返回天上，可笑啊！姜渭滨说：“盘江从南面的广西府向东北流入师宗州境内，流入罗平州东南部的罗庄山之外，流到八达彝寨汇合江底河，流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龙、那贡，流到坝楼称为坝楼江，于是向东南下流到田州。不往北流到黄土坝，也没流到普安州。”但只是坝楼各地与普安州的地界也是相互交错，这说明南盘江也是流经普安州的东南境，仅仅是未曾与东北面的北盘江合流罢了。

罗平在曲靖府东南二百余里(1)，旧名罗雄，亦土州也。万历十三年(2)，土酋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文作率万人

由师宗进，夹攻平之，改为罗平。明年，继荣目把董仲文等复叛，羁知州何倓。文作以计出之，复率兵由师宗进，讨平之。今遂为迤东要地。

【注释】

(1)罗平：《明史·地理志》：“罗平州，元罗雄州。万历十五年(1587)四月更名。”明罗平州隶曲靖府，在今罗平县治罗雄镇。

(2)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

【译文】

罗平州在曲靖府东南二百多里处，原名叫罗雄州，也是土司治理的州。万历十三年，土人的头领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的文作率领一万人从师宗进军，两面夹攻平定了叛乱，改名叫罗平州。第二年，者继荣下属的土目、把事董仲文等人又叛乱，羁押了罗平州知州何倓。文作用计让何倓逃出来，重又率军从师宗进攻，讨伐平定了叛乱。今天罗平已成为滇东的要地。

罗平州城西倚白蜡山下，东南六十里为罗庄山，东北四十里为束龙山。有水自白蜡麓龙潭出，名鲁彝河(1)，东环城，南出鲁彝桥，而东入地穴。其北有分流小水亦如之。此内界之水也。其西有蛇场河，自州西南环州东北，抵江底河，俱在白蜡、束龙二山外。其东南有盘江，自师宗东北入境，东南抵八达，俱在罗庄山外。此外界之水也。

【注释】

(1)鲁彝河：今名“大干河”。

【译文】

罗平州城西边紧靠在白蜡山下，东南六十里是罗庄山，东北四十里是束龙山。有水从白蜡山山麓的龙潭中流出来，名叫鲁彝河，向东

环绕州城，往南流出鲁彝桥，而后往东流入地穴中。鲁彝桥北有分流出来的小溪流也同样流入地穴中。这是州界内的水流。罗平州西部有蛇场河，从州的西南部环流到州的东北部，流到江底河，流经的地方全在白蜡山、束龙山两座山之外。州的东南部有盘江，从师宗东北部流入州境，往东南流到八达，流经的地方全在罗庄山外。这是州界外的水流。

州城砖甃颇整。州治在东门内，俱民，惟东门外颇成阛阓。西、南二门，为贼首官霸、仲家巢，在正南八十里乌鲁河师宗界(1)。阿吉俚俚人巢，在州西南七十里偏头南大山下，二寇不时劫掠，民不能居。

【注释】

(1)乌鲁河：今作“五洛河”，在师宗县东南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

【译文】

罗平州城的城墙用砖砌得颇为整齐。州衙门在东门内，全是居民，唯有东门外形成热闹的街市。州城的西、南两道城门，被匪首官霸、是仲家人，巢穴在正南方八十里师宗州境内的乌鲁河。阿吉俚俚，巢穴在州城西南七十里偏头哨南面的大山下。两个盗贼不时前来抢劫，百姓不敢居住。

白蜡山，在城西南十余里，顶高十余里，其麓即在西门外二里。上有尖峰，南自偏头寨，北抵州西北，为磨盘山过脉，而东又起为束龙山者也。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带围，为州中一景。

【译文】

白蜡山，在州城西南十多里，山顶高十多里，山麓就在州城西门外二里处。山上有座尖峰，白蜡山南面起自偏头哨，北边到达州城西北，是磨盘山延伸而过的山脉，往东又耸起成为束龙山。这座山即使是在最晴朗的时候，也有一缕白云如腰带围绕一样横贯山腰，这是州

里的一处胜景。

束龙山，在城东北四十里。者继荣叛时，结营其上为巢窟，官兵攻围久之，内溃而破。今其上尚有二隘门。

【译文】

束龙山，在州城东北四十里。者继荣反叛时，在山上扎营据为巢穴，官兵围攻了很久，内部崩溃才被攻破。如今山上还有两道关隘门。

罗庄山，在城东南六十里。其山参差森列，下多卓锥拔笋之岫，粤西石山之发轫也(1)。

【注释】

(1)发轫(rèn)：开车时须先去轫，故称启程为“发轫”。此处用以比喻此种地形的开始。轫，止住车轮转动的木头。

【译文】

罗庄山，在州城东南六十里。那里的山，山势参差不齐，森然排列，山下有许多如同锥子尖卓然而立、竹笋拔地而起的小石峰，是广西石山的起始地。

罗平州东至广南八达界二百里，西南至师宗州偏头哨六十里，南至师宗州乌鲁河界八十五里，西南至陆凉蛇场河界一百里，西北至旧越州界发郎九十里(1)，北至亦佐县桃源界一百二十里，东北至亦佐县、黄草坝二百里。

【注释】

(1)越州：今名同，在曲靖市麒麟区南境。《明史·地理志》南宁县：“东南有石堡山，山西有元越州治，洪武二十八年(1395)正月废。”元设越州，明初相沿，后即废，故此称“旧越州”。明代又设越州卫于此。

【译文】

罗平州向东到广南府八达地界有二百里，往西南到师宗州偏头哨有六十里，向南到师宗州乌鲁河界有八十五里，往西南到陆凉州蛇场河界有一百里，向西北到旧越州地界的发郎有九十里，北边到亦左县桃源地界有一百二十里，东北方到亦佐县、黄草坝有二百里。

罗平州正西与滇省对，正东与广西思恩府对，正北与平彝卫对，正南与广西府永安哨对。

【译文】

罗平州正西方与云南省城相对，正东方与广西省思恩府相对，正北方与平彝卫相对，正南方与广西府永安哨相对。

十九日　坐雨逆旅，阅《广西府志》。下午，有伍、左、李三生来拜。

【译文】

十九日　坐在旅店中等雨停，阅读《广西府志》。下午，有姓伍、姓左、姓李的三位儒生前来拜访。

二十日　雨阻逆旅。

【译文】

二十日　被雨阻隔在旅店中。

二十一日　亦雨阻逆旅。

【译文】

二十一日　还是被雨阻隔在旅店中。

二十二日　早犹雨霏霏，将午乃霁。浣濯污衣，且补纫之。下午入东门，仍出南门，登门外二桥，观鲁彝河。询之土人，始知其西出白蜡山麓龙潭，仍东入地穴者也。还入南门，上城行，抵西门。望白蜡山麓，相去仅三里，外有土冈一层回之，鲁彝发源，即从其麓透穴而西出者也。稍北，即东转经北门。其西北则磨盘山峙焉，为州城来脉。城东北隅汇水一塘，其下始有禾畦，即东门接壤矣。其城乃东西长而南北狭者也。

【译文】

二十二日　早上还细雨霏霏，将近中午才晴开。洗脏衣服，并缝补破衣服。下午进入东门，仍旧走出南门，登上南门外的两座桥，观看鲁彝河。询问当地人，才知道鲁彝河源出自西边白蜡山山麓的龙潭，仍然是往东流入地穴中的水流。返回来进入南门，登上城墙走，抵达西门。远望白蜡山的山麓，相距仅三里路，外围有一层土冈环绕着白蜡山，鲁彝河发源处，就是从白蜡山山麓穿透洞穴往西流出来的地方了。稍往北走，立即向东转经过北门。北门西北边就是磨盘山耸峙在那里，是向州城延伸而来的山脉。州城东北隅蓄着一塘水，水塘下面开始有稻田，稻田就与东门接壤。州城是东西长而南北狭窄的城。

二十三日　晨起，阴云四布。饭而后行。其街从北去，居民颇盛。一里，出北隘门，有岐直北过岭者，为发郎道(1)，其岭即自西界磨盘山转而东行者；板桥大道，从岭南东转。东北向行十里，有村在北山之下，曰发近德(2)。其处南开大坞，西南即白蜡，东南即大堡营山。大堡营之南，一支西转，卓起一峰，特立于是村之南，为正案。其南则石峰参差遥列，即昨兴哆啰所望东南界山也。又东，屡有小水南去，渡之。东五里，有石峰突兀当关。北界即磨盘东转之山，南界即大堡山诸石峰，相凑成峡，而石峰当其中，若蹲虎然。由其东南腋行，南界石山森森成队南去，而路渐东北上。五里出当关峰之东，其东垂有石特立，上有斜骞之势，是曰金鸡山，所谓“金鸡独立”也。又

东一里，一洞在南小峰下，时雨阵复来，避入其中，饭。又东三里，东上峡脊。其脊即磨盘山东走脉，至此又度而南，为大堡营东山者也。一里，逾脊之东，其上有岐南去，不知往何彝寨。脊东环洼成坞，有小水北下，注东南坞中，稻禾盈塍。有数家倚北峰下，曰没奈德。东峰下有古殿二重，时雨势大至，趋避久之。乃随水下东南峡，峡逼路下，两旁山势，仍觉当人面而起。东行峡中二里，有水自峡南洞穴出，与峡水同东注。又一里，有小石梁跨溪，逾之。从溪南东行，一里，溪北注峡，路东逾冈。一里余，有坞自西北来，环而南，其中田禾芃彧(3)，村落高下。东二里，有数十家夹路，曰山马彝，亦重山中一聚落也。于是又东北一里，石峰高亘，逾其南坡，抵峰下。又东南一里，有塘在山坞，五六家傍坞而栖，曰挨泽村。又东北二里，为三板桥(4)。数家踞山之冈，其桥尚在冈下。时雷雨大至，遂止于冈头上寨。

【注释】

(1)发郎：今作“法郎”，在罗平县西北境，罗平至曲靖的公路旁。

(2)发近德：今作“法金甸”，在罗平县东北境。

(3)芃彧(péng yù)：茂盛。

(4)三板桥：即今“板桥”，在罗平县东境。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阴云密布四方。吃饭后便上路。城中的街道往北出去，居民十分兴盛。行一里，走出北隘门，有条岔路一直往北越过山岭，是去发郎的路，那座山岭就是从西境内的磨盘山转向东延伸的山；去板桥的大道，从岭南向东转。向东北行十里，有个村庄在北山之下，叫做发近德。这里南面展开一个大山坞，西南面就是白蜡山，东南边就是大堡营山。大堡营的南面，一条支脉向西转去，卓然耸立起一座山峰，独立于这个村庄的南面，是村子正面的案山。发近德南面就见参差不一的石峰远远排列，就是昨天在兴哆啰望见的在

东南境的山了。又往东，屡次有小溪往南流去，渡过这些小溪。往东行五里，有座石峰突兀地面对着关口。北境就是磨盘山转向东延伸的山脉，南境就是大堡营山的众多石峰，相对凑拢形成峡谷，而石峰矗立在峡中，好像蹲坐着的猛虎一样。由石峰东南侧前行，南面一列石山森林一样排成队往南延伸而去，而道路渐渐东北上走。行五里走出到正对关口石峰的东面，石峰东垂有块独自耸立的山石，山石上部有种倾斜高举的气势，这叫金鸡山，就是所谓的“金鸡独立”了。又往东行一里，一个山洞在南面小石峰的下面，此时阵雨又下起来，进入山洞中避雨，吃饭。又向东三里，往东登上山峡旁的山脊。这条山脊就是磨盘山往东延伸的山脉，到此地后又往南延伸，成为大堡营东边的山。行一里，翻越到山脊的东面，山脊上有条岔路向南去，不知通往哪个彝人村寨。山脊东面洼地环绕成山坞，有条小溪从北边流下来，流注到东南方的山坞中，稻禾布满在田亩中。有数家人背靠在北峰下，叫做没奈德。东峰下有座两重大殿的古庙，这时雨势来得很猛，急忙赶去避了很久的雨。于是顺着溪水下行到东南方的山峡中，峡谷狭窄，路往下走，两旁的山势，仍然让人觉得是迎面而起。往东行走在峡中二里，有水流从山峡南边的洞穴中流出来，与峡中的溪水一同往东流注。又行一里，有座小石桥跨在溪水上，走过小石桥。从小溪南往东行，行一里，溪水向北流注到山峡中，道路往东越过山冈。行一里多，有个山坞从西北延伸而来，环绕到南面，山坞中田中稻禾长得十分茂盛，村落高低错落。往东北行二里，有数十户人家夹在道路两旁，叫做山马彝，也是重重深山中的一个村落。从这里又往东行一里，石峰高耸绵亘而去，越过石峰南面的山坡，抵达石峰下。又向东南一里，有个水塘在山坞中，五六家人靠着山坞居住，叫做挨泽村。又往东行二里，是三板桥。几家人背靠着山冈，那座桥还在山冈下。此时雷雨突然来临，于是便停下住在冈头的上寨。

二十四日　主人炊饭甚早，平明即行。雨色霏霏，路滑殊甚。下坡即有小石梁，其下水亦不大，自西而东注，乃出于西北石穴，而复入东北穴中者。其桥非板而石，而犹仍其旧名。桥南复过一寨，乃东

向行坡间。二里，有岐当峡：从东北耆，乃入寨道；从直东者，为大道，从之。直东一里，登冈上。其北有坞在北大山下，即寨聚所托，中有禾芃芃焉(1)。冈南小石峰排立冈头，自东而西，遂与北山环峙为峡。入峡，东行四里，逾脊北上，半里入其坳。其北四峰环合，中有平坞，经之而北，西峰尤突兀焉。北半里，又穿坳半里，复由峡中上一里，直抵北巨峰下。其峰耸亘危削，如屏北障。其西有坞下坠北去，其中箐深雾黑，望之杳然。路从峰南东转，遂与南峰凑峡甚逼。披隙而东半里，其东四山攒沓，峰高峡逼，丛木蒙密，亦幽险之境也。遂循南峰之东，南向入坞，半里，乃东南上。半里，逾冈脊而东，其东有坞东下，路从冈头南向行。一里，复出南坳。其坳东西两峰，从冈脊起，路出其侧，复东向行。三里，始稍降而复上。于是升降曲折，多循北岭一行，与南山相持成坞。六里，路从坞而东。又五里，稍上逾坳，南北峡始开。再东盘北岭之南三里，始见路旁余薪爨灰，知为中火之地。从其东一里下峡，始得石路，迤逦南向。平行下二里，俯见南坞甚杳。循北岭东向行一里，忽闻溪声沸然。又南下抵坞中，一溪自东而西，有石梁跨之，溪中水颇大而甚急。四顾山回谷密，毫无片隙，不知东北之从何来，不知西南之从何泄，当亦是出入于窍穴中者。欲候行人问之，因坐饭桥上。久之不得过者，乃南越桥行。仰见桥南有岐蹑峰直上，有大道则溯溪而东。时溪涨路渰(2)，攀南峰之麓行。念自金鸡山东上，一路所上者多，而下者无几，此溪虽流坞中，犹是山巅之水也。东一里，循南峰东麓，转而南。隔坞东望，溪自东北峡中破崖而出，其内甚逼。路舍之南，半里，复循南峰南麓，转而西向入坞。一里，坞穷，遂西上岭。一里，逾岭头，始见有路自北来，合并由岭上南去；此即桥南直上之岐，逾高岭而下者，较此为径直云。由岭南行，西瞰坞甚深，而箐密泉沸，亦不辨其从何流也。又南二里，转而东，循北岭南崖东向行，亦与南山下夹成坞，下瞰深密，与西坞同。东五里，其坞渐与西坞并，始知山从东环，坞乃西下者。又东向逾冈，东北一里，度一脊，其脊东西度。从其东复上岭，一里，则岭东有坞南北辟。乃北转循西山行坞上，一里，坞穷。从坞北平转，逾东岭之东，共二里，有数家在路北坡间，是曰界

头寨，以罗平村落东止于此也。又东行冈上二里，再上岭一里，逾而东，则有深峡下嵌，惟闻水声汹涌，而不见水。从岭上转而南行，东瞰东界山麓，石崖悬削，时突于松梢箐影中，而不知西界所行之下，其崖更耸也。南行一里，始沿崖南下。又一里，仰见路西之峰，亦变而为穹崖峭壁，极危峻之势焉。从此瞰东崖之下，江流转曲，西南破壁去；隔江有茅两三点，倚崖而居。乃东向拾级直下，一里，瞰江甚近，而犹未至也。转而北，始见西崖矗立插天，与东崖隔江对峙。其崖乃上下二层，向行其上，止见上崖而不得下见，亦不得下达，故必迂而南，乃得拾级云。北经矗崖下半里，下濒江流，则破崖急涌，势若万马之奔驰，盖当暴涨时也。其水发源于师宗西南龙扩北，合陆凉诸水为蛇场河(3)，由龙甸及罗平旧州(4)，乃东北至伊泽，过束龙山后，转东南抵此，即西南入峡，又二百里而会八达盘江者也。罗平、普安以此江为界，亦遂为滇东、黔西分界焉(5)。有舟在江东，频呼之，莫为出渡者。薄暮雨止，始有一人出曰："江涨难渡，须多人操舟乃可。"不过乘急为索钱计耳。又久之，始以五人划舟来，复不近涯，以一人涉水而上，索钱盈壑，乃以舟受，已昏黑矣。雨复淋漓，截流东渡，登涯入旅店。店主人他出，其妻黠而恶，见渡舟者乘急取盈，亦尤而效之，先索钱而后授餐，餐又恶而鲜(6)，且嫚亵余(7)，盖与诸少狎而笑余之老也。此妇奸肠毒手，必是冯文所所记地羊寨中一流人，幸余老，不为所中耳！

【注释】

(1)芃芃：草木茂密丛杂的样子，《游记》中亦用以形容庄稼茂盛。

(2)渰：通"淹"。掩盖，遮蔽。

(3)蛇场河："四库"本作"蛇床河"。

(4)龙甸：今名同，在师宗东北隅。罗平旧州：大理时有罗雄部，元代相沿设罗雄州。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罗雄州古迹载："罗雄州旧址，在喜旧溪之东，遗址废为平原。"此即罗平旧州，在今罗平县治北6公里，九龙河东岸。

(5)“罗平、普安以此江为界”两句：此水今名各段不同，在师宗称子午河，入罗平称九龙河，至罗平东北称喜就溪，汇入黄泥河后即南转流入南盘江。

(6)鲜(xiǎn)：少。

(7)嫚亵(màn xiè)：轻慢，欺侮。

【译文】

二十四日　房主人很早就做好饭，黎明就上路。天色细雨霏霏，道路特别地滑。下坡就有座小石桥，桥下的水也不大，自西往东流注，是源出于西北边石洞中，然后再流入东北边石洞中的水流。这座桥不是木桥而是石桥，然而仍沿用原来板桥的名字。桥南又走过一个村寨，便向东行走在山坡间。行二里，有岔路面对峡口：往东北去的，是进村寨的路；一直向东走的，是大路，我从大路走。一直向东一里，上登到山冈顶上。山冈北边有个山坞在北面的大山下，就是村寨聚居依托的地方，山坞中有茂盛的稻禾在田野间。山冈南面小石峰成排耸立在冈头上，从东面排列到西边，于是与北面的山环绕对峙成为峡谷。进入峡谷，往东行四里，越过山脊往北上走，半里走入山坳。山坳北边四座山峰环绕合拢，中间有平坦的山坞，经过山坞往北走，西面的山峰尤其突兀。向北半里，又穿越山坳半里，再由峡中上走一里，一直到达北面的巨大山峰之下。这座山峰高耸绵亘，危崖峭壁，如屏风样遮挡在北边。山峰西边有个山坞向北下坠而去，山坞中箐深雾浓，远望其中昏暗幽远。路从山峰南边向东转，这座山峰便与南面的山峰凑拢形成峡谷，非常狭窄。穿过缝隙往东走半里，那东边四面群山攒聚杂沓，山峰高峻，峡谷逼窄，林木浓密，也是一处幽静险要环境。于是沿着南峰的东面，向南走入山坞中，行半里，便往东南上走。行半里，越过冈脊往东走，山冈东面有有个山坞向东下延，路从冈头向南行。行三里，才稍稍下坡又再上坡。从这里起，上下曲折，多半沿着北岭走，与南山相对形成山坞。行六里，路从山坞中往东走。又行五里，稍稍上坡越过山坳，峡谷的南北两面开始分开。再往东绕着北岭的南面行三里，才见到道路旁有余下的木柴和灰烬，心

知这是途中烧火做饭的地方。从此地往东一里下到峡谷中，开始有石板路，弯弯转转向南走。平缓下行二里，俯身看见南面的山坞十分幽远。沿着北岭向东行一里，忽然听见沸腾的溪水声。又向南下到山坞中，一条溪水从东流向西，有座石桥跨在溪水上，溪流中的水势相当大而且非常湍急。四面环顾，群山回绕，山峡密闭，丝毫没有一条缝隙，不知溪水从东北的什么地方流来，也不知从西南的什么地方流泻出去，应当也是从石窍洞穴中流出流进的水流吧。想要等候过路人询问情况，因而坐在桥上吃饭。很久没见到过路人，便过桥往南行。抬头望见桥南有条岔路翻越山峰一直上行，有大路则是溯溪流往东走。此时溪水上涨路被淹了，便攀援南峰的山麓前行。心想从金鸡山往东上走，一路走来，上行的路多，下走的路却几乎没有，这条溪水虽然流淌在山坞中，也仍然是山顶上的水流。往东行一里，沿着南峰的东麓走，转向南。隔着山坞向东远望，溪水从东北的峡中冲破山崖流出来，峡谷内非常狭窄。道路离开溪流向南走，行半里，又沿着南峰南面的山麓走，转向西进入山坞。行一里路，山坞到了尽头，就向西上岭。行一里越过岭头，就见有条路从北边来，两条路合并后从岭上往南去；这条路就是在桥南一直上行的那条岔路，翻越高高的山岭后下来，是比这条大路要直一些的捷径。由岭上往南行，向西俯瞰，山坞十分深，而且竹丛浓密，泉水沸腾，也辨不出水是从什么地方流来的了。又往南二里，转向东，沿着北岭南面的山崖向东行，也是与南山的山麓相夹形成山坞，往下俯瞰，箐深林密，与西边的山坞相同。往东五里，这个山坞渐渐与西面的山坞合并，这才知道山是从东边绕，山坞是往西下走的。又向东越过山冈，往东北行一里，翻过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是东西走向。从山脊往东又上岭，行一里，就见岭东有个山坞呈南北向展开。于是转向北沿着西山行走在山坞上，行一里，山坞到头。从山坞北边平缓转头，翻越东岭往东走，共二里，有几家人在道路北边的山坡上，这里叫界头寨，是因为罗平州的村落东面只到此地为止了。又向东行走在山冈上二里，再上岭行一里，越到岭东，就见有峡谷深深地嵌在下方，只听到汹涌的水声却看不见水。从岭上转向南行，向东俯瞰东面一列山的山麓，石崖高悬陡峭，不时突

起于松树梢与竹丛影中，却不知我所走的西面一列山的下面，那石崖更加高耸了。往南行一里，开始沿着崖壁往南下走。又是一里，抬头见道路西面的山峰，也变为穹窿的悬崖峭壁，极尽危险陡峻的气势。从此处俯瞰悬崖之下，江流弯曲，向西南方冲破崖壁流去；隔着江有两三点茅屋，紧靠悬崖居住。于是向东沿着台阶一直下走，行一里，俯瞰江流很近，但仍然没有走到。转向北，才见到西面的悬崖高高矗立，直插云天，与东面的悬崖隔着江流对峙。西面的山崖原来是上下两层，先前行走在山崖上层，只看得见上层的山崖却见不到下层的山崖，也走不到下边，所以必须绕道走到南面，这才得以沿着石阶走。往北经过矗立悬崖下行半里，下到江边，就见江流冲破悬崖，湍急汹涌，好像万马奔腾之势，大概正当江水暴涨的时节。这条江水发源于师宗州西南龙扩的北边，汇合陆凉州的众多河流后成为蛇场河，流经龙甸及罗平旧州，便往东北流到伊泽，流过束龙山后，转向东南流到此地，随即向西南流入峡谷，又流二百里后在八达寨与盘江汇流。罗平州、普安州以这条江为界，这也就成为滇东、黔西的分界线。有船停在江东岸边，我频频呼叫渡船，没有一个肯出来摆渡的人。傍晚雨停后，才有一个人出来说："江水暴涨，难以渡江，必须要很多人划船才行。"这不过是乘我急于过江之机勒索钱财的诡计罢了。又过了很久，才有五个人划着船过来，又不划近岸边，让一个人涉水上岸，勒索钱财，直到填满他们的欲壑，才用船载人，天色已昏黑了。雨又湿淋淋地下起来，横截江流东渡，登岸后进入旅店。旅店主人外出，他的妻子狡黠凶恶，见到划渡船的人乘我之急索取钱财装满腰包，也还想效仿他们，先要了钱后才给饭吃，饭食又难吃数量又少，而且轻慢欺负我，与几个少年轻佻地嬉戏，并且嘲笑年老。这个妇人心肠奸狠，手段毒辣，必定是冯文所记载的地羊寨中的那一类人，庆幸我老了，没有被她看中！

江底寨乃俚俚(1)；只此一家歇客，为汉人。其人皆不良，如俚俚之要渡，汉妇之索客，俱南中诸彝境所无者(2)。其地为步雄属(3)，乃普安十二营长官所辖也(4)。土酋龙姓。据土人曰："今为侬姓者所

夺。”步雄之界，东抵黄草坝二十里，西抵此江六十里，南抵河格为广南界一百余里，北至本司十二营界亦不下三四十里，亦平原中一小邑也(5)。

【注释】

(1)江底：指今黄泥河边的老江底，有别于公路边的新江底，在贵州省兴义市西隅，这一段黄泥河亦称江底河。

(2)南中：该名始于三国时，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巴蜀以南的广大地区则称南中。相当于今云南、贵州两省和四川省的大渡河以南地区。

(3)步雄：今作“布雄”，在贵州兴义市南境。

(4)普安十二营：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十“普安州风俗”载：“土酋号十二营长。部落有罗罗、仲家、仡僚、僰人。言语不相谙，常以僰人为通事译之。”光绪《普安直隶厅志》载：“州领九里十二营。明制以九里处汉人，以十二营处夷人。”《黔南识略》又载：普安“州领十二部，号十二营，谓部长曰营长。马乃、鼠场、楼下，今为普安县地；捧鲊、布雄、黄坪，今兴义县地；鲁土、归顺、狗场、普陌、毛政、簸箕，在今盘县境。”布雄营又作卜容营，黄坪营即黄草坝营。普安十二营分布在北自北盘江，南抵南盘江的广大地区。

(5)亦平原中一小邑也：“平原”原作“中原”，据徐本改。

【译文】

江底寨是倮倮人的村寨；此处只有一家接待旅客，是汉人。这里的人都不善良，如这些倮倮要挟渡江人、汉族妇女勒索旅客，全是南中地区许多彝人聚居地方没有过的事。这个地方是步雄的属地，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辖地。土司姓龙。据当地人说：“现在龙土司的权力被侬姓篡夺了。”步雄的地界，东面到黄草坝有二十里，西面到这条江有六十里，南面到河格，是广南府的地界，有一百多里，北面到本地十二营长官司边界也不少于三四十里，也算是平坝中的一个小城镇了。

二十五日　其妇平明始觅炊，迟迟得餐。雨时作时止。出门即东

上岭。盖其江自北而南，两崖夹壁，惟此西崖有一线可下，东崖有片隙可庐，其南有山横列，江折而西向入峡，有小水自东峡来注，故西崖之南，江勒而无余地，东崖之南，曲转而存小塍。过此江(1)，乃知布雄之地，西南随此江，其界更远；南抵广南，其界即盘江，此《统志》所云东入普安州境也。步雄属贵州普安州。盘旋东北共三里，逾岭头，遂与南山成南北两界。峡中深逼，自东而西；路循北山岭南行，自西而东。又五里，则北山忽断如中剖者，下陷如深坑，底有细流，沿石底自北而泻于南峡。路乃转北而下，历悬石，披仄崿，下抵石底，践流稍南，复攀石隙，上跻东崖。由石底北望，断崖中剖，对夹如一线，并起各千仞，丛翠披云，飞流溅沫，真幽险之极观，逼仄之异境也。既上，复循北岭东行。五里稍降，行坞中二里，于是路南复有峰突起，不沿南坞，忽穿北坳矣。时零雨间作，路无行人。既而风驰雨骤，山深路僻，两人者勃窣其间(2)，觉树影溪声，俱有灵幻之气。又二里，度东脊，稍转而南，复逾冈而上。二里，一岐东南，一岐直北，顾奴前驰从东南者。穿山腋间二里，忽见数十家倚北坞间，余觉有异，趋问之，则大路尚在北大山后，此乃山中别聚，皆倮倮也。见人伥伥，间有解语者，问其名，曰坡头甸。问去黄草坝，曰尚五十里。问北出大路若干里，曰不一里。盖其后有大山，北列最高，抱此甸而南，若隔绝人境者。随其指，逾岭之西北腋，果一里而得大道。遂从之，缘大山之北而上。直跻者一里，望北坞甚深而辟，霾开树杪，每伫视之，惟见其中丛茅盘谷，阒无片塍半椽也(3)。盘大山之东，又上半里，忽见有峡东坠。稍东南降半里，平行大山东南支，又见其西复有峡南坠，已与大山东西隔陇矣。于是降陟岭坞十里，有两三家居北冈之上，是曰柳树(4)。止而炊汤以饭；而雨势不止，讯去黄草坝不及，遂留止焉。其人皆汉语，非倮倮。居停之老陈姓，甚贫而能重客，一见辄煨榾柮以燎湿衣。余浣污而炙之。虽食无盐，卧无草，甚乐也。

【注释】

(1)过此江：原脱此三字，据徐本补。

(2)勃窣(sū)：匍匐而行。

(3)阒(qù)：寂静。

(4)柳树：今名柳树坪，在兴义市西境，属白碗窑镇。

【译文】

二十五日　那个女人天明才找柴做饭，很晚才吃到饭。雨时下时停。出门立即往东上岭。这是因为这条江自北向南流，两面山崖峭壁相夹，唯有这西面的山崖上有一条线样的地方可下到江边，东面的山崖上有一片空隙可建房居住，峡谷南面有山横向排列着，江水折向西流入峡中，有条小河从东面的峡中流来注入江中，所以西面山崖的南边，江流紧逼到岸边而没有空地，东面山崖的南边，曲曲折折的有些小块的田地。渡过这条江，这才知道，步雄的地域，西南面沿着这条江，它的边界更远；南部抵达广南府，其边界就是盘江，这就是《一统志》所说的往东进入普安州境内了。步雄隶属于贵州省普安州。盘旋着往东北共走三里，越过岭头，这座山岭便与南山形成南北两列山。峡中幽深狭窄，自东走向西；道路顺着北面的山岭往南行，自西走向东。又行五里，就见北山忽然断开如同用刀从中剖开一样，如深坑一样往下深陷，山底有细小的水流，沿着石山底部从北边流泻到南面的峡中。路于是转向北下走，经由高悬的岩石，劈开倾斜的山崖，下走到石山底部，踩着流水稍往南走，再次攀着石缝上登东面的山崖。从石山底部望北方，断开的山崖从中剖开，对面相夹如一条线，并排耸起，各有千仞高，翠绿的丛林披着云雾，飞流下坠，水花四溅，真是幽深险峻景观的极致，倾斜狭窄的奇异之境。登上东面山崖后，又沿着北岭往东行。行五里逐渐下走，行走在山坞中二里，在这里道路南边又有山峰拔地而起，不沿着南面的山坞走，忽然穿越到北面的山坳中了。此时零星小雨一阵阵下着，路上没有行人。不久风驰雨骤，山深路僻，我们两个人在这里面匍匐着前行，觉得树影和溪水声都有灵幻之气。又行二里，越过东面的山脊，稍转向南，又翻越山冈而上。

行二里，一条岔路通向东南，一条岔路一直往北走，顾仆在前边从东南的这条路快步走去。穿越在山侧行二里，忽然看见有数十家人在北面山坞中，我觉得有些奇怪，赶过去问路，原来大路还在北面的大山背后，此地是山中的另一处聚落，居民都是*倮倮*。见到人茫然不知所措，其中有懂汉语的人，打听这里的地名，叫做坡头甸。打听去黄草坝的路，说是还有五十里。询问向北出到大路上有多少里，说不到一里。原来在坡头甸后面有座大山，是在北面排列最高的山，环抱着这个甸子往南延伸，好似隔绝人世的地方。顺着村民指的路，越过山岭的西北侧，果然一里路就找到大路。于是顺着大路走，沿着大山的北面上登。一直上登了一里路，望见北面的山坞十分深而且很开阔，阴霾散开，露出树梢，每次伫立观看，只见山坞中成丛的茅草绕满山谷，寂静无声，没有一片田地、半间房屋。绕到大山的东面，又上行半里，忽然看见有条峡谷往东下延。稍微向东南下走半里，平缓行走在大山的东南支脉上，又见到这里西边又有一条峡谷向南下延，已经与大山在东西两面隔着一条土陇了。从这里起下到山坞中上登山岭共行十里，有两三家人居住在北面山冈之上，这叫柳树。停下来烧水做饭；可雨仍下个不停，打听到去黄草坝已来不及，便留住在这里。柳树的人都说汉语，不是*倮倮*。留我们住宿的老人姓陈，十分贫困但却能厚待客人，一见面就点燃木块以便我们烘烤湿衣服。我洗去衣服上的泥污后烤干。虽然饭食没有盐，睡觉没有草，却十分高兴。

二十六日　平明起，炊饭。风霾飘雨，余仍就火，久之乃行。降坡循坞，其坞犹西下者。东三里坞穷，有小水自北坞来，横渡之。复东上坡，宛转岭坳，五里，有场在北坡下。由其东又五里，逾冈而下，坞忽东西大开。其西南冈脊甚平，而东北若深坠；南北皆巨山，而南山势尤崇，黑雾间时露岩岩气色(1)。坞中无巨流，亦无田塍居人，一望皆深茅充塞。路本正东去，有岐南向崇山之腋，顾奴前驰，从之。一里，南竟坞，将陟山坡上，余觉其误，复返辙而北，从大路东行。披茅履湿，三里，东竟坞。有峰中峙坞东，坞从东北坠而下，路从东南陟而上。二里，南穿山腋。又东半里，逾其东坳，俯见东山

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为南流者。从岭上转南半里，逾其南坳，又俯见西山南向列，下界为峡，其中泉声轰轰，想亦南流者。盖其东北皆有层峦夹谷，而是山中悬其间。遂从其西沿岭南下，二里，有小水自东崖横注西谷，遂踞其上，濯足而饭。既饭，从坞上南行。隔坞见西峰高柯丛蔓，蒙密无纤隙。南二里，坞将尽，闻伐木声，则抡材取薪者，从其南渐北焉。又南一里，下至坞中，则坞乃度脊，虽不甚中高，而北面反下。脊南峡，南下甚逼，中满田禾。透峡而出，遂盘一壑，丰禾成塍。有小水自东北峡下注，南有尖峰中突，水从其西南坠去，路从其东北逾岭。一里半涉壑，一里半登岭。又东俯，有峡南下，其中水声甚急。拾级直下，一里抵坞底，东峡水西南注，遂横涉之。稍南，又东峡一水，自东而西注，复横涉之，二水遂合流南行。路随涧东而南，二里出峡，有巨石峰突立东南，水从坞中直南去。坞中田塍鳞次，黄云被陇，西瞻步雄，止隔一岭。路从坞东上岭，转突峰之南，一里，有数家倚北冈上，是曰沙涧村(2)，始知前所出坞为沙涧也。由其前东下而复上，又东南逾一冈而下，共一里余，有溪自北而南，较前诸流为大，其上有石梁跨之。过梁，复东上坡一里，冈头石齿萦泥，滑泞廉利，备诸艰楚。一里东下，又东南转逾一冈，一里透峡出，始见东小山南悬坞中，其上室庐累累，是为黄草坝。乃东行田塍间一里，遂经坞而东，有水自北坞来，石坡横截之，坡东隙则叠石齐坡，水冒其上，南泻而下。其水小于西石梁之水，然皆自北而南，抵巴吉而入盘江者也。自沙涧至此，诸水俱清澈可爱，非复潢污浑浊之比(3)，岂滇、黔分界，而水即殊状耶？此处有石濑(4)，而复甃堰以补其缺，东上即为黄草坝营聚(5)，坝之得名，岂以此耶？时樵者俱浣濯坝上，亦就濯之，污衣垢膝，为之顿易。乃东上坡，循堵垣而东，有街横萦冈南，然皆草房卑舍，不甚整辟。土人言，前年为步雄龙土司挟其戚沙土司兵攻毁，故非复旧观。然龙氏又为侬氏所攻而代之矣。其北峰顶，即土司黄氏之居在焉。乃入息于吴氏。吴，汉人，男妇俱重客，蔬醴俱备云。

【注释】

(1)岩岩：高峻的样子。

(2)沙涧村：今作“洒金”，在兴义市区西郊。

(3)潢(huáng)污：停积不流的水。

(4)石濑(lài)：水激石间形成的急流。

(5)黄草坝营：在今贵州兴义市区，现又为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首府。此水今名花桥河，又称湾塘河，从北往南流到兴义城西，再从西往东穿过兴义市区。河北岸即明代黄草坝营，后来曾建石城，当地群众称老城；河南岸为后来发展的商业区。

【译文】

二十六日　黎明起床，烧火做饭。风吹雾散，飘起雨来，我仍坐在火塘边，很久才上路。下坡后沿着山坞行，这个山坞仍然是往西下延的。向东三里山坞到头，有条小溪从北面山坞中流来，横渡小溪。再向东上坡，弯弯转转走在山岭山坳之间，行五里，有块平地在北面山坡之下。由平地往东又是五里，翻越山冈下走，忽然东西向的山坞十分开阔。山坞西南山冈上的山脊很平坦，然而东北面好像深坠下去；南北都是大山，而南面的山势尤其高峻，浓黑的山雾间不时露出高峻的气象来。山坞中没有大水流，也没有田地居民，一望无际全是深深的茅草充塞着。大路本来向正东而去，有条岔路向南通往高山的侧旁，顾仆在前边快步走，我跟着他走。行一里，往南走完山坞，将要爬山坡上走，我觉得路走错了，又返回来向北走，从大路往东行。分开茅草踩着湿地走三里，往东走完山坞。有座山峰矗立在山坞东面的中央，山坞从东北方坠落下去，道路从东南方攀登上去。行二里，往南穿过山侧。又向东半里，越过山东面的山坳，俯身见到东面的山向南排列，山下被分隔成峡谷，峡中泉水声轰轰响，推想是往南流的水。从岭上转向南行半里，山岭南面的山坳，又俯身看见南面的山向南排列，山下被分隔成峡谷，峡中泉水声轰轰响，推想也是往南流的水。大概这里东、北两面都有层层山峦夹着山谷，而这座山高悬在两山中间。于是从此山西面顺着山岭南下，行二里，有一条小溪自东面

山崖横向流注到西面山谷中，便坐在小溪边，洗脚后吃饭。饭后，从山坞上往南行。隔着山坞看见西面山峰林木高大、草丛蔓生，浓密的草木覆盖着，没有丝毫缝隙。向南走二里，山坞将要到头，听见有伐木的声音，是挑选木材砍柴火的人，从山坞南边渐渐转向北。又往南一里，下到山坞中，这个山坞原来是延伸而过的山脊，中间虽然不怎么高，北面反而低下去。山脊南面的峡谷，往南下延，十分狭窄，峡中满是田亩水稻。穿过峡谷出来，便绕着一个壑谷走，丰美的稻禾形成田亩。一条小溪从东北的峡谷中流下来，南面有座尖峰突立在中央，溪水从尖峰西南方坠落下去，道路从尖峰东北翻过山岭。一里半走过壑谷，一里半上登山岭。又往东俯瞰，有峡谷往南下延，峡中水声十分湍急。沿台阶一直下走，一里到达山坞底部，东面峡谷中的山涧水向西南流淌，于是横向涉过山涧。稍往南走，东面峡谷中又有一条山涧，自东往西流注，再次横向涉过山涧，两条山涧水最终合流后往南流去。路顺着山涧东岸往南行，行二里走出峡谷，有座巨大的石峰突立在东南方，涧水从山坞中一直往南流去。山坞中田地鳞次栉比，成熟的庄稼像黄色的云彩覆盖着田野，往西远看步雄，只隔着一座山岭。路从山坞东面上岭，转到突立石峰往南走，行一里，有几家人紧靠在北冈上，这叫沙涧村，这才知道前边走出来的山坞叫沙涧。由村前往东下走又上走，又向东南越过一座山冈后下走，共一里多，一条溪水自北流向南，比先前每条水流都大，溪上有座石桥横跨溪流。过桥后，再往东上坡一里，冈头上牙齿样的石块裹着污泥，湿滑泥泞，十分锋利，备尝各种艰难痛苦。一里后往东下走，又转向东南越过一座山冈，一里穿过山峡出来，这才见到东面有小山向南高悬在山坞中，山上房屋层层叠叠，这是黄草坝。于是向东行走在田野间一里，便经过山坞往东行，有水流从北面的山坞中流来，石坡横向截断水流，石坡东边的空隙则用石块堆砌得与石坡一般高，流水漫过石坡，往南流泻而下。这股水比西边石桥下的水小，不过都是自北流向南，流到巴吉后汇入盘江的水流。从沙涧到此地，每条水流全都清澈可爱，再也不是停积不流的污浊之水可比的了，难道滇、黔分界后，水的状态也随即不一样了吗？这里有水激山坡形成的激流，而且又砌

石堰来填补石坡的缺口，东面上边就是黄草坝营的聚居区，之所以得到“坝”的名字，莫非是因为这条拦水坝？这时打柴的人全都在拦水坝上浣洗，我也就着坝中的水洗一洗，脏衣服和没膝的泥污，顿时因此变了样。于是向东上坡，顺着城墙往东行，有条街道横绕到山冈南面，然而都是些草房和低矮的房屋，街道不怎么整洁、开阔。当地人说，前年被步雄龙土司裹挟他的亲戚沙土司的军队攻打毁坏，所以不再是往昔的面貌。然而龙土司又被侬土司攻打并取而代之了。黄草坝营的北峰顶上，就是黄土司的住处所在的地方了。于是进入吴姓人家住下。吴家，是汉人，夫妇全都敬重客人，菜蔬酒水都齐备。

二十七日　晨起，雨犹不止。既而霁，泥泞犹甚。姑少憩一日，询盘江曲折，为明日行计。乃匡坐作记。薄暮复雨，中夜弥甚，衣被俱沾透焉。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雨仍然没有停。不久天气转晴，仍然十分泥泞。姑且暂时停歇一天，询问盘江的曲折流向，打算明天上路。于是端坐下来记笔记。傍晚又下雨，半夜下得更大，衣服被子都浸湿透了。

二十八日　晨雨不止。衣湿难行，俟炙衣而起。终日雨涔涔也(1)。是日此处马场，人集颇盛。市中无他异物，惟黄蜡与细笋为多。乃煨笋煮肉，竟日守雨。

【注释】

(1)涔(cén)涔：雨水不断地往下流。

【译文】

二十八日　早晨，雨下个不停。衣服湿了，难以上路，等烤干衣服才起床。一整天雨不断下着。这天是此地逢马日的赶集日，来赶集

的人相当多。集市中没有其他罕见的货物，只有黄蜡与细笋最多。便煨笋煮肉，一整天坐着等雨停。

黄草坝土司黄姓(1)，加都司衔。乃普安十二营长官司之属。十二营以归顺为首，而钱赋之数则推黄草坝，土地之远则推步雄焉。

【注释】

(1)黄草坝：清嘉庆三年(1798)在黄草坝设兴义县，属普安州，嘉庆十六年(1811)改属兴义府。1952年兴仁专署迁兴义，更名兴义专区。1982年成立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成为州首府。1987年设兴义市。历史证明了徐霞客的预言。

【译文】

黄草坝的土司姓黄，加授了都司的头衔。是普安州十二营长官司的下属。十二营长官司以归顺营为首，然而缴纳钱粮税赋的数量则要首推黄草坝营，土地的大小则首推步雄营。

黄草坝东十五里为马鼻河(1)，又东五十里抵龙光(2)，乃广西右江分界；西二十里为步雄，又西五十里抵江底，乃云南罗平州分界；南三十里为安障(3)，又南四十里抵巴吉(4)，乃云南广南府分界(5)；北三十里为丰塘⑥，又北二十里抵碧洞，乃云南亦佐县分界。东西南三面与两异省错壤，北去普安二百二十里。其地田塍中辟，道路四达，人民颇集，可建一县；而土司恐夺其权，州官恐分其利，故莫为举者。

【注释】

(1)马鼻河：今作“马别河”，又称“清水河”，在兴义市东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河边有聚落称马别桥，又称马岭，公路从此经过。

(2)龙光：今作“龙广”，在贵州安龙县西隅。

(3)安障：今作“安章”，在兴义市南境。

(4)巴吉：今作“巴结”，在兴义市东南隅，南盘江北岸，为贵州少有的产

糖要地。

(5)广南府：即今云南广南县。

【译文】

黄草坝东面十五里是马鼻河，再往东五十里抵达龙光，是广西省右江的分界；西面二十里是步雄，再往西五十里抵达江底，是云南省罗平州的分界；南面三十里是安障，再往南四十里抵达巴吉，云南省广南府的分界；北面三十里是丰塘，再往北二十里抵达碧洞，是云南省亦佐县的分界。东、西、南三面与另外两个省交错接壤，北面距普安州二百二十里。这地方，原野中都开垦为田地，道路四通八达，人口较为集中，可以建立一个县；但土司害怕自己的权力被剥夺，州官担心分走了他的利益，所以没有谁提议这件事。

黄草坝东南，由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以上俱安隆土司地。其土官自天启初为部人所杀，泗城以孙代署之。八腊、者香俱泗城州地(1)。下田州，乃昔年大道。自安隆无土官，泗城代署，广南以兵争之，据其大半，道路不通，实由于此。

【注释】

(1)箐口：今名同，在兴义市东南隅。者恐：今称“上者孔”，在安龙县南隅，南盘江北岸。板屯：今名同，在册亨县西隅，南盘江边。坝楼：清代称北楼，在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东，冷水河流入南盘江处。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时在1621—1627年。

【译文】

黄草坝东南边，经由龙光、箐口、者恐、板屯、坝楼、以上都是安隆土司的属地。安隆土官自天启初年被族人杀死，泗城州用自己的孙子代理土官。八腊、者香都是泗城州的属地。到达田州，是从前的大路。自从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官，泗城州代为署理，广南府率兵与他争权，占据了安隆土司的大半领地，道路不通，实际是因为这个原因。

按盘江自八达、与罗平分界。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1)，以上俱安隆土司地，今俱为广南有。抵坝楼，遂下八蜡、者香。又有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以为即安南卫北盘江，恐非是。安南北盘，合胆寒、罗运、白水河之流，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来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界山箐所出，其非北盘可知也。于是遂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亦安隆土司属，今为广南据者。葛阆、历里俱泗城州地。来合(2)，而下田州，此水即《志》所称南旺诸溪也(3)。二水一出泗城西北，一出广南之东，皆右江之支，而非右江之源；其源惟南盘足以当之。胆寒、罗运出于白水河，乃都泥江之支，而非都泥江之源；其源惟北盘足以当之。各不相紊也。

【注释】

(1)兴隆：《游记·盘江考》又作“兴龙”，即今安龙县东部的兴隆。那贡：今作“纳贡”，在隆林县北隅，南盘江南岸。

(2)者格：今作“者厄”，在广南县北隅，驮娘江从广南进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处。葛阆：即今富宁县东隅的谷拉。

(3)南旺诸溪：应为今驮娘江、西洋江、谷拉河等水道。

【译文】

据考察，盘江从八达、与罗平州分界。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以上都是安隆土司的属地，今天全被广南府占有。流到坝楼，便下流到八腊、者香。又有一条河水从东南流来汇合，当地人认为就是从安南卫流来的北盘江，恐怕不是这样。安南卫的北盘江，汇合胆寒、罗运、白水河的水流，已经往东南流入都泥江，经由泗城州东北境，流经那地、永顺，流出罗木渡，下流进迁江。那么，这条从东北方流来的河水，自然是源出于泗城州西北境内的山箐中，它不是北盘江可想而知了。从这里起，盘江就称为右江。再往下流，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流，从者格、也是安隆土司的属地，今天被广南府占据的地方。葛阆、历里全是

泗城州的属地。流来汇合，然后下流到田州，这条河水就是志书所称的“南旺诸溪”了。两条河水一条源出泗城州西北，一条源出广南府东部都是右江的支流，而不是右江的源头；右江的源头唯有南盘江才完全能够胜任。胆寒、罗运都出自白水河，是都泥江的支流，而不是都泥江的源头，都泥江的源头只有北盘江完全能够胜任。各条水道互相间并不紊乱。

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之东，由阿迷州、维摩州本州昔置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东通广南。每哨拨陆凉卫百户一员、军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州治湮没，哨悉废弛。见有《府志》可考。抵广南富州，入广西归顺、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之南(1)，由独山州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坝楼之下田州，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竟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中路为南盘入粤出黔之交；南路为南盘萦滇之始，与下粤之末；北路为北盘经黔环粤之会。然此三路今皆阻塞。南阻于阿迷之普，富州之李、沈，见《广西小纪》。归顺之交彝；中阻于广南之蚕食，田州之狂狺(2)；北阻于下司之草窃，八寨之伏莽。既宦辙之不敢入(3)，亦商旅之莫能从。惟东路由沅、靖而越沙泥(4)，多黎人之恐州(5)，为今人所趋。然怀远、沙泥，亦多黎人之恐。且迂陟湖南，又多历一省矣。

【注释】

(1)平越府：《明史·地理志》：“万历二十九年(1601)四月置平越军民府于卫城，以播州地益之，属贵州布政司。”平越府设置较晚，与平越卫同城，治今贵州福泉市。

(2)狂狺(yín)：狗狂叫。

(3)宦辙(zhé)：官府的车轮碾过的痕迹，此指封建中央派去的流官。

(4)沅：明为州，治今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沙泥：今作“沙宜”，在广西

三江侗族自治县东北隅。

(5)多黎人之恐州：原缺“多黎人之”四字，据“四库”本补。黎人，此指侗族。侗族分布在今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一带地方。

【译文】

据考，云南省到广西省之间的道路有三条。一条在临安府的东面，经由阿迷州、维摩州维摩州从前设置过干沟、倒马坡、石天井、阿九、抹甲等哨，往东通到广南府。每个哨由陆凉卫派一名百户长、官兵十五名、民兵十五名把守。后来州治被毁灭，这几个哨也逐渐废除了。这些可见志书，可以考订。到达广南府富州，进入广西省归顺州、下雷州，然后出到驮伏，到达南宁府。这是当初我从左江取道到归顺州，可最终被交彝阻挡的路，这是南路。一条在平越府的南面，经由独山州的丰宁上、下长官司，进入广西省南丹州、河池州，出到庆远府。这是后来我取道从罗木渡进入贵州、云南的路，这是北路。一条从普安州的南面、罗平州的东面，经由黄草坝，通向安隆长官司的坝楼，下走到田州，出到南宁府的路。这是当初我徘徊在田州边界上，人人都认为不能走，因而等候了很久仍没有同行的伙伴，最终没能走成的路了，这是中路。中路是南盘江流入广西省、流出贵州省的交界处；南路是南盘江绕流于云南省境内的起始处，与下流到广西省的末尾一段之间的地区；北路是北盘江流经贵州省环流于广西省的交汇处。然而这三条路今天全都阻塞不通。南路受阻于阿迷州的普名胜，富州的李氏、沈氏参见《广西小纪》。和归顺州的交彝；中路受阻于广南府的蚕食兼并，田州的狂妄；北路受阻于丰宁下长官司的草寇、八寨的强盗。这既是官员们的车马不敢进入的地区，也是商人旅客不能经过的地方。唯有东路经由沅州、靖州后穿越沙泥，黎人很多到恐州，是今天人们所走的路。然而，怀远县、沙泥一带，也多有黎人骚扰的担忧。况且要绕道经过湖南，又要多走一个省了。

黄草坝东一百五十里为安笼所，又东为新城所，皆南与粤西之安隆、泗城接壤。然在黔曰“笼”，在粤曰“隆”，一音而各异字，一处而

各异名，何也？岂两名本同一字，传写之异耶？按安庄之东，大路所经，亦有安笼箐山，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乃远者同而近者异，又何耶？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如隆安县之类。故各从其地，而不知其地之相近，其取名必非二也。

【译文】

黄草坝东边一百五十里是安笼所，再往东是新城所，都是南部和广西的安隆长官司、泗城州接壤。然而，在贵州省叫“笼”，在广西省叫“隆”，一个音却各有不同的字，同一处地方，却名字各自不同，为什么呢？莫非是两个地名本来是同一个字，是传抄中出现的不同吗？据考察，安庄的东面，大路经过的地方，也有座安笼箐山，与安笼所相距四百里，竟然离得远的地名相同而近处的地名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呢？大体上贵州省内多用“笼”字，广西省境内多用“隆”字，例如隆安县之类。所以地名各自从属于它们所在的地区，却不知道安笼所、安隆司两地相近，它们取名字不必用两个字。

黄草坝著名黔西，而居聚阛阓俱不及罗平州；罗平著名迤东，而居聚阛阓又不及广西府。此府、州、营、堡之异也。闻澂江府湖山最胜(1)，而居聚阛阓亦让广西府。临安府为滇中首郡，而今为普氏所残，凋敝未复，人民虽多，居聚虽远，而光景止与广西府同也。

【注释】

(1)澂江府：治河阳，明代作澂江府，今澄江县。

【译文】

黄草坝著名于黔西，可居民街市都赶不上罗平州；罗平州著名于滇东，可居民街市又赶不上广西府。这是府、州、营、堡之间的差异了。听说澂江府的湖光山色最为优美，可居民街市也不如广西府。临安府是滇中地区数第一的府城，可如今被普名胜摧残，凋敝的状况还

未恢复，人口虽多，民居虽广，但境况只与广西府相同而已。

迤东之县，通海为最盛；迤东之州，石屏为最盛；迤东之堡聚，宝秀为最盛：皆以免于普祸也。县以江川为最凋，州以师宗为最敝，堡聚以南庄诸处为最惨(1)，皆为普所蹂躏也。若步雄之龙、侬争代，黄草坝之被鬨于龙、沙，沙乃步雄龙氏之妇翁。安隆土司之纷争于岑、侬。岑为广西泗城，侬为广南府。今广南势大，安隆之地为占去八九矣。土司糜烂人民，乃其本性，而紊及朝廷之封疆，不可长也！诸彝种之苦于土司糜烂，真是痛心疾首，第势为所压，生死惟命耳，非真有恋主思旧之心，牢不可破也。其所以乐于反侧者，不过是遗孽煽动。其人不习汉语，而素昵彝风，故勾引为易。而遗孽亦非果有殷之顽、田横之客也，第跳梁伏莽之奸，藉口愚众，以行其狡猾耳。

【注释】

(1)南庄：今名同，在建水县北的公路旁。

【译文】

滇东的县，通海县最繁盛；滇东的州，石屏州最繁盛；滇东的堡聚，宝秀最繁盛：都是由于免于遭受普名胜的祸害。县是江川县最为凋敝，州是师宗州最为凋敝，堡聚是南庄堡等处最为凄惨，都是被普名胜蹂躏的地方。至于步雄的龙土司、侬土司的争夺继承权，黄草坝遭受龙土司、沙土司的内讧，沙土司是步雄龙土司的岳父。安隆土司岑氏、侬氏的纷争，岑氏是广西泗城州土司，侬氏是广南府土司。如今广南府的势力大，安隆长官司的土地被他占去十分之八九了。土司践踏摧残人民，是他们的本性，而且扰乱朝廷的边疆，不可助长呀！各部彝人苦于被土司践踏摧残，真是痛心疾首，只是被土司的势力所压制，生死只有听命了，并非是真正怀有恋主思旧之心，与土司的关系牢不可破的。彝人之所以乐于反叛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受残余土司的煽动。这些人不熟悉汉语，却素来熟悉彝人风尚，亲近彝人，所以容易勾引彝人反叛。然而这些土司残余也并非果然是殷商的顽民、田横的门客，只是些跳

梁小丑、拦路的强盗一类的奸邪之徒，靠着口舌愚弄彝众，以便施行他们狡猾的诡计罢了。

所度诸山之险，远以罗平、师宗界偏头哨为最；其次则通海之建通关(1)，其险峻虽同，而无此荒寂；再次则阿迷之中道岭，沈家坟处。其深杳虽同，而无此崇隘；又次则步雄之江底东岭，其曲折虽同，而无此逼削。若溪渡之险，莫如江底，崖削九天(2)，堑嵌九地(3)，盘江朋圃之渡(4)，皆莫及焉。

【注释】

(1)建通关：《续修通海县志》载：建通关“在县南二十里通海、建水分界处，设塘设铺。”

(2)九天：高不可测的九重天上。

(3)九地：极深的九层地底。

(4)朋圃：明代又作“彭堡”、“溯普”，即今朋普，在弥勒市南境。

【译文】

我所越过的群山中最为险峻的，远处的以罗平州、师宗州交界处的偏头哨最为险峻；其次则是通海县的建通关，它们的险峻之处虽然相同，却没有偏头哨荒凉空寂；再次是阿迷州半路上的山岭，沈家坟所在之处。它们的深远虽然相同，却没有偏头哨那样的高耸狭窄；再其次，是步雄江底寨的东岭，它们的曲折之势虽然相同，却没有偏头哨逼仄陡削。至于渡过的溪水的危险程度，没有一处赶得上江底寨，悬崖陡削，耸入九重天，山谷深沟，嵌入九重地，就是在朋圃渡过盘江，也无法赶上。

粤西之山，有纯石者，有间石者，各自分行独挺，不相混杂。滇南之山(1)，皆土峰缭绕，间有缀石，亦十不一二，故环洼为多。黔南之山(2)，则界于二者之间，独以逼耸见奇。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3)。粤山惟石，故多穿穴之流，而水悉澄

清。而黔流亦界于二者之间。

【注释】

(1)滇南：云南省的别称。云南简称“滇”，又位于国土南部，故称滇南。现多称云南南部为滇南，与滇东、滇西对应，含义已有变化。

(2)黔南：贵州省的别称。贵州省本称“黔”，又位于国土南部，故称黔南。

(3)抚仙湖：《寰宇通志》澂江府山川载：“抚仙湖，在府城南，周围二百余里，一名罗伽湖，又名青鱼戏月湖，渟滀清澈，而其中多石，鱼难网。东流入盘江。”抚仙湖又称澄江海，在今澄江县南，面积212平方公里，南北长30公里，东西宽2.3—11.3公里，湖岸线长约90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720米，平均水深87米，最深处达151.5米，是云南第三大湖，也是云南最深的湖。湖水碧绿，透明度大，能见度达水下4—5米深。

【译文】

广西的山，有纯石的山，有土石相间的山，各自分成行独自挺立，不相混杂。滇南的山，全是回绕的土山，间或有石峰点缀其中，也不到十分之一二，所以多半环绕成洼地。黔南的山，则介于两者之间，唯独以逼仄高耸见奇。云南的山，因为土山多，所以多半堵住流水形成海子，然而水流大多浑浊。只有抚仙湖水最清澈。广西的山，只有石山，所以多有穿过洞穴的水流，而且水全都澄碧清澈。而贵州的河流也是介于二者之间。

二十九日　晨雨霏霏。既饭，辞主人行。从街东南出，半里，绕东峰之南而北，入其坞。伫而回睇，始见其前大坞开于南，群山丛突，小石峰或朝或拱，参立前坞中。而遥望坞外，南山横亘最雄，犹半与云气相氤氲，此即巴吉之东，障盘江而南趋者也。坞中复四面开坞：西则沙涧所从来之道，东则马鼻河所从出之峡，而南则东西诸水所下巴吉之区，北则今所入丰塘之路也。计其地，北与庆远境为对(1)，南与富州为对，西与杨林为对，东与安笼所为对。其遥对者，直东则粤西之庆远，直北则四川之重庆矣(2)。入北坞又半里，其西峰盘

崖削石，岩岩独异，其中有小水南来。溯之北又二里，循东峰北上，逾脊稍降，陟坞复上，始见东坞焉。共二里，再上北坳，转而西，坳中有水自西来，出坳下坠东坞，坳上丰禾被陇。透之而西，沿北岭上西向行。二里稍降，陟北坞。一里复西北上，二里逾北坳，从岭脊西北行。途中忽雨忽霁，大抵雨多于日也。稍降，复盘陟其西北坡冈，左右时有大洼旋峡，共五里，逾西坳而下。又三里抵坞中，闻水声淙淙，然四山回合，方疑水从何出。又西北一里，忽见坞中有坑，中坠如井，盖此水之所入者矣。从坞右半里，又西北陟岭半里，透脊夹而出，于是稍降，从长峡中行。西北三里，复稍上，始知此峡亦中洼而无下泄之道者也。饭于路旁石上。出岭之西，始见西坞中盘，内皆嘉禾芃芃。北有小山绾坞口，庐舍悬其上，是曰丰塘(3)。东西南皆回峰环之，水从西南二坞交注其间，北向坠峡。由坞东南降岭，循坞南盘南山北麓，共二里，北与绾口庐舍隔坞相对。见路旁有岐，南向入山，疑为分岐之处，过而复还。始登，见其内道颇大，以为是；再上，路分为二，西者既渐小，南者又盘南山，又疑为非。往复数四，莫可从问。而坞北居庐相距二里余，往返既遥；见南山有牧者，急趋就之，而隔峰问壑，不能即至。忽有负木三人从前岭下，问之，乃知其非。随之二里，北出大路。其人言："分岐之处尚在岭西。此处南岐，乃南坞小路之入山者，大路在西坞入也。然此去已不及黄泥河，正可从碧峒托宿矣。"乃西向入坞。有小水自西来，路逾坡西上，下而复陟，三里逾坳。坳不高而接两山之间，为南山过北之脊；东水下丰塘，西水复西北流，俱入马鼻者；脊西遥开坞直去。循北岭又西二里，岐始两分：沿北岭西向出坞，为普安州道；横度坞南，陟岭南上，为亦佐道。遂南度坞，路渐微，深茅覆水，曲磴欹坡，无非行潦。缘之南上坡，一里，西南盘岭角，始望见北界遥山横亘，蜿蜒天末。此即亦字孔西南东转之脊，从丹霞山东南，迤逦环狗场、归顺二营以走安笼所(4)，北界普安南北板桥诸水入北盘，南界黄草坝马鼻河诸水入南盘者也。又西南入峡一里余，复南跻岭巅。一里，得石磴，由脊南转。其脊茅深路曲，非此石道，复疑其误矣。循磴西下，复转而南，曲折一里，抵山麓。其麓复开大坞西去。坞虽大，皆荒茅盘

错，绝无禾塍人烟。于是随山麓西行，三里，坞直西去，路西南截坞行。坞南北界，巨岭森削，中环一壑，圆匝合沓(5)，令人有四面芙蓉之想。惟暝色欲合，山雨复来，而路绝茅深，不知人烟何处，不胜惴惴。又西南一里，穿峡脊而过，其脊中平而夹甚逼。出其西，长峡西去，南北两界夹之甚遥，其中一望荒茅，而路复若断若续，上则重茅偃雨，下则停潦盈蹊。时昏黑逼人，惟向暗中踯躅。三里，忽闻犬声，继闻人语在路南，计已出峡口，然已不辨为峡为坡，亦不辨南向从何入。又半里，大道似从西北，而人声在南，从莽中横赴之，遂陷棘刺中。久之，又半里，乃得石径。入寨门，则门闭久矣。听其舂声甚遥，号呼之，有应者；久之，有询者；又久之，见有火影出；又久之，闻启内隘门声，始得启外门入。即随火入舂者家，炊粥浣足。虽拥青茅而卧(6)，犹幸得其所矣。既定，问其地名，即碧峒也(7)，为亦佐东北界。问红板桥何在(8)？即在此北峰之麓，为黄草坝西界，与此盖南北隔一坞云。

【注释】

(1)北与庆远境为对：原缺“庆远境”三字，据“四库”本补。

(2)重庆：明置重庆府，治巴县，隶四川布政司，即今重庆市渝中区。

(3)丰塘：今作“枫塘”，在兴义市西北隅。

(4)狗场：今名同，又称“联强”，在盘县南隅。

(5)圆匝(zā)：环绕成圆。合沓(tà)：重重叠叠聚集在一起。

(6)拥青茅而卧：当地称秧被。

(7)碧峒：今作“笔冲”，分上笔冲和下笔冲，在威舍和枫塘之间，但属云南富源县古敢水族乡，为云南跨在黄泥河以东的土地。

(8)红板桥：今名同，在兴义市西北隅，枫塘稍北的公路旁。黄泥河以西的阿依、下德黑又属兴义市威舍。这一片云、贵分界的交错状况，古今相同。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细雨霏霏。饭后，辞别主人上路。从街道往东南出来，行半里，绕到东峰的南面向北行，进入东峰旁的山坞。停下伫立回头看，这才见到东峰前边，南面一个大山坞十分开阔，群山成丛突立，小石峰有的像在朝拜，有的像在拱手，参差不齐地矗立在前面的山坞中。而遥望山坞以外，南面横亘的山最为雄伟，仍然有一半被浓浓的云气所笼罩，这就是巴吉东面，堵住盘江往南急流而去的山脉了。山坞中又有山坞向四面展开：西面的山坞就是从沙涧过来走过的路，东面的是马鼻河水流出去的峡谷，而南面的就是东西两面山坞中各条水流下流到巴吉的地方，北面的就是现在去丰塘要走的路了。估计这个大山坞的位置，北边和庆远府的辖境相对，南面与富州相对，西面与杨林所相对，东面与安笼所相对。它遥遥相对的地方，正东是广西省的庆远府，正北则是四川省的重庆府。进入北面的山坞又走半里，山坞西面的山峰，层层石崖陡削壁立，高峻特异，山坞中一条小溪从南边流来。溯溪流往北又行二里，沿着东峰向北上登，越过山脊渐渐下走，穿过山坞再次上登，开始见到东面的山坞。共行二里，再上登北面的山坳，转向西，山坳中有水流从西边流来，流出山坳下泄到东面的山坞中，山坳上丰美的稻禾覆盖着田野。穿过山坳往西走，沿着北面的山岭上向西行。二里后逐渐下走，越过北面的山坞。行一里后再向西北上走，行二里越过北面的山坳，从岭脊上往西北行。途中时而下雨时而晴开，大体上下雨的时间多过出太阳的时间。渐渐下走，又盘绕跋涉在山岭西北的山坡与山冈之间，左右两边不时有大洼地和回绕的峡谷，共行五里，越过西面的山坳往下走。又行三里到达山坞中，听见淙淙的水声，然而四面群山合围，正在疑惑水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又往西北行一里，忽然看见山坞中有个深坑，中央下陷如同水井，原来这里就是水流入的地方了。从山坞右侧行半里，又向西北登岭半里，钻过岭脊是夹缝出来，从这里逐渐下走，在长长的峡谷中前行。往西北行三里，又逐渐上走，这才知道这条峡谷也是中间下洼而没有泄水的通道。在路旁的石头上吃饭。出到山岭的西面，开始见到西面山坞环绕在中央，山坞内丰美的稻禾十分茂盛。北边有座小山盘结在山坞口，房屋高悬在山上，这叫做丰塘。东、西、南三面都

有回绕的山峰环抱着，水从西、南两面的两个山坞中流出，交错流淌在山坞间，向北坠入峡谷。由山坞东南面下岭来，沿着山坞南面绕着南山的北麓共走二里，北面与盘结在山坞口的房屋隔着山坞相对。看见大路旁一条岔路，向南进山去，怀疑是分道之处，走过后又返回来。开始上登时，见山内的道路相当宽大，以为走对了；再上走，路分为两条，向西的路渐渐变小，往南的路又绕着南山走，又怀疑不对。来来回回往返了四次，没有人可以问路。而山坞北边的居民相距二里多，往返太远；见到南山上有放牧的人，急忙向着他赶过去，可隔着山峰壑谷，不能马上走到。忽然有三个背木头的人从前边山岭上下来，向他们问路，才知道走错路了。跟随他们走了二里，向北出到大路上。那些人说："分道的地方还在岭西。此处是向南的岔道，是南坞进山的小路，大路从西坞进去。不过从此地去已经来不及赶到黄泥河了，正好可以从碧峒走去那里投宿。"于是向西进入山坞。有小溪水自西边流来，路越过山坡向西上走，下坡后又上登，行三里越过山坳。山坳不高却连接在两山之间，是南山往北延伸的山脊；山脊东面的水下流到丰塘，山脊西面的水又往西北流，都是汇入马鼻河的水流；山脊西面的远方有开阔的山坞一直伸展而去。顺着北岭又往西行二里，才分为两条岔道：沿着北岭向西走出山坞，是去普安州的路；横穿到山坞南面，登岭往南上走，是去亦佐县的路。于是向南穿过山坞，路渐渐变小，茅草深深，路上淹水，石阶曲折，山坡倾斜，无非都是行走在积水之中。沿着道路向南上坡，行一里，往西南绕过岭角，才看见北面横亘着一列远山，蜿蜿蜒蜒伸到天边。这就是矣字孔驿西南向东转的山脊，从丹霞山的东南方，逶迤延伸，环绕狗场营、归顺营后延伸到安笼所，北境内普安州南北板桥各条水流汇入北盘江，南境内黄草坝马鼻河各条水流汇入南盘江的山脉。又往西南进峡走一里多，再向南上登峰顶。行一里，找到石阶，经由山脊向南转。这道山脊茅草丛生，道路曲折，不是这条石阶路，又会让人怀疑是走错路了。沿着石阶往西下走，再转向南，曲曲折折走一里，到达山麓。山麓又有个开阔的大山坞往西伸展而去。山坞虽大，全都是荒草盘根错节，绝对没有稻禾田地和人烟。从此地沿着山麓往西行，行三

里，山坞一直向西去，路往西南横截山坞走。山坞南北两面，巨大的山岭森然陡削，中间环绕成一个壑谷，群山重叠环绕成圆形，让人生出四面都是芙蓉的遐想。只是天色将黑，山雨又来，可路断草深，不知哪里才有人烟，心中忍不住惴惴不安。又往西南行一里，穿越过峡脊，这条峡脊中间平坦但相夹之处十分狭窄。出到峡脊西边，长长的峡谷向西而去，南北两面的山夹住的峡谷非常遥远，峡中是一望无际的荒草，而道路又时断时续，头上是被雨淋倒的一层层茅草，脚下则是积水流满小路。此时天色昏暗逼人，唯有再向着黑暗中徘徊。行三里，忽然听到狗叫声，接着听到在道路南边有人说话，估计已走出峡口，但已经分辨不出是峡谷是山坡，也分辨不出向南要从哪里走。又行半里，大路似乎是从西北走，可人的声音在南面，从草莽中横向赶过去，于是陷在了荆棘丛中。很久之后，又走半里，这才找到石头小路。走到寨门，寨门则已关闭很久了。听见寨内舂米的声音很远，高声呼叫，有答应的人；很久，有人询问；又过了很久，看见有火光人影出现；又是很久，听到打开内隘门的声音，又打开外寨门，这才得以进去。马上跟随着火把进入舂米的人家，煮粥洗脚。虽然是抱着青茅草睡，仍然庆幸得到一处庇护场所了。安顿下来后，询问这里的地名，就是碧峒了，是亦佐县的东北边界。打听红板桥在什么地方？就在碧峒北峰的山麓，是黄草坝的西部边界，原来与碧峒南北之间只隔着一个山坞而已。

滇游日记三(1)

【题解】

《滇游日记三》是徐霞客在云南省东部旅游的最后一部分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初一日，徐霞客从云南东界今富源县的笔冲起程，途经亦佐县(今富源县南境)、曲靖府、交水(今沾益县)、寻甸府、嵩明州，二十九日达昆明东北郊的三家村。

徐霞客用了一个月横穿滇东，其中有些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了尽量与原来走过的路不重复，多取间道小径或人迹罕至的山区，途中险些遇上剥衣杀人的盗贼。又逢雨季，路烂泥滑，行走困难。徐霞客沿途在石堡温泉洗沐，游览了东山寺、宗镜寺、法界寺，当时翠峰山寺庵最盛，在翠峰山停留的时间也最长。他对曲靖、沾益、寻甸、嵩明等府州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土司状况、城池变迁等记载尤详。徐霞客还考察了车湖、嘉丽泽等高原湖泊及滇池的主要水源——盘龙江源。最大的收获是完成了探寻南北盘江源流的宿愿，写成科学名篇《盘江考》。通过大量实地考察写就的《盘江考》，要比一般仅从文献考证高出一筹。

戊寅九月初一日(2)　雨达旦不休。起观两界山，已出峡口，碧峒在西南山下，其北山冈上即红板桥，为贵州界。复去黔而入滇，高枕一宵矣。就火炊饭欲行，主人言："此去黄泥河二十里，水涨舟莫能渡，须少需之(3)。"盖是河东岸无居庐，先有去者，亦俱反候于此。余见雨势不止，惮于往返，乃扫剔片地，拭木板为几(4)，匡坐敝茅中(5)，冷则与彝妇同就湿焰。盖一茅之中，东半畜马，西半则主人之榻，榻前就地煨湿薪以为爨(6)，爨北即所置几地也，与其榻相隔止一火。夜则铺茅以卧，日则傍火隐几。雨虽时止，檐低外泞，不能一举首辨群山也。

【注释】

(1)《滇游日记三》：在乾隆刻本第五册下，原附《盘江考》。

(2)戊寅：崇祯十一年(1638)。

(3)需：等待。

(4)几(jī)：矮小的桌子。

(5)匡(kuāng)坐：正坐。

(6)爨(cuàn)：用几块石头在屋中围成的简单的灶，云南俗称火塘。

【译文】

戊寅年九月初一日　雨通宵达旦下个不停。起床后去观看云南、贵州交界处的山势，已经走出峡口，碧峒在峡谷西南面的山下，它北面的山冈上就是红板桥，是贵州省地界。再一次离开贵州省将进入云南省，高枕无忧地睡了一夜。就着火塘做饭准备上路，房主人说："此地离黄泥河有二十里，河水上涨，船无法渡过去，必须稍作等待。"原来是黄泥河东岸没有人家居住，先前有人去到的，也全都返回这里等候。我见雨不会停，害怕来回往返，便清扫出一小块地方，擦干净木板当小茶几，端坐在简陋的茅屋中，冷了就与彝人妇女一同靠近烧湿柴的火塘烤火。原来在一间茅屋之中，东半边养马，西半边就是主人的床铺，床前就在地上烧湿柴便作为火塘，火塘北边就是我放置茶几的地方了，与主人的床铺只隔着一个火塘。夜晚铺上茅草就睡，白天就在火旁靠着小茶几。有时雨虽然停了，但屋檐低矮外面泥泞，不能一抬头看清楚群山。

初二日　夜雨仍达旦。主人言："今日涨愈甚，舟益难渡。明日为街子(1)，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子"，广西为"墟"。候渡者多，彼舟不得不至。即余亦同行也。"余不得已，复从之。匡坐如昨日，就火煨粥，日三啜焉，枯肠为润。是日当午，雨稍止。忽闻西岭喊声，寨中长幼俱遥应而驰。询之，则豺狼来负羊也，幸救者，伤而未死。夫日中而凶兽当道，余夜行丛薄中(2)，而侥幸无恐，能忘高天厚地之灵祐哉！

【注释】

(1)街子：农村集市的俗称。这些农村集市，多在村镇的街道或广场上定期进行，故词尾在云南多称“街”，在贵州多称“场”。人们往往以其举行集市的日期，按十二生肖名称称呼，如鸡街、羊街、狗场、马场。

(2)丛薄：草木丛杂的地方。

【译文】

初二日　夜里雨仍然通宵达旦地下。房主人说：“今天河水上涨得更厉害，船更难渡过去。明天是街子，贵州省叫“场”，云南省叫“街子”，广西省叫“墟”。等候渡船过河的人多，那船就不得不来。那时我也一同走了。”我不得已，又听从了他的话。和昨天一样端坐着，就着火塘煮粥，一天喝了三次粥，干瘪的肚子得到了滋润。这天正午，雨慢慢停了。忽然听见西面山岭上有喊叫声，寨子中的男女老少全都远远高声应和着奔跑过去。询问情况，原来是豺狼来背羊，幸好有人救，羊受了伤但没死。大中午的，凶猛的野兽还在路上出没，我夜里行走在草木丛中，却侥幸没有受到惊吓，这能忘记高天厚地神灵的保佑吗！

碧峒在亦佐县东百里。盖滇南胜境之界山南走东转(1)，包明月所之南横过(2)，为火烧铺南山。按滇南胜境，乃分界山也，而老脊尚在其东火烧铺西岭。余前过明月所，即平彝所，询土人，言其水南下亦佐。则明月所东，火烧铺西，乃为分水之脊，即转为火烧、亦资孔之南山，东走而北转，经乐民所，北绕归顺、狗场之间，而东南下安笼所，入广西泗城州境，又东过思恩府北，东峙为大明山，而尽于浔州，为黔、郁二江之界。其滇南胜境之南，所度火烧铺南山者，其峡中尚有明月水出焉，界从其口东度两分而已。老脊从此分为两支。正支东由亦资孔南，东北绕乐民所北，而转安笼所，下泗城州。旁一支南下东转，而黔、滇之界因之，南抵此峒，又南至于江底，又南尽于南盘之北焉。是黔界越老脊之西南，不以老脊为界，而以南支为界也。若以老脊，则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俱当属滇。以老脊东行而黔隘小，故裒滇益黔(3)，以补不足。

【注释】

(1)滇南胜境：即今胜境关，在贵州、云南界上。自古都是交通要道，今滇黔公路从这里通过。

(2)明月所：又称平彝所，属贵州都司，在今贵州盘县西隅的平关。

(3)裒(póu)：减少。

【译文】

碧峒在亦佐县东面一百里。大体上，滇南胜境关所在的云、贵分界的山，往南延伸后向东转，绕过明月所的南面横向延伸而过，成为火烧铺的南山。据考察，滇南胜境关，是云、贵分界的山，但主脉的山脊还在胜境关东面火烧铺的西岭。我先前路过明月所，就是平彝所，询问当地人，当地人说明月所的水往南下流到亦佐县。那么，明月所的东面、火烧铺的西面，才是分水的山脊，随即转向成为火烧铺、亦资孔的南山，往东延伸后转向北，延经乐民所，向北绕过归顺州、狗场营之间，而后向东南下延到安笼所，进入广西泗城州境内，又往东延伸经过思恩府北面，往东耸峙为大明山，而后在浔州到了头，成为黔江、郁江两条江的分水岭。那滇南胜境关的南面，山脉延伸过火烧铺南山的地方，那里的峡谷中还有明月水流出来，两省分界的山脉从峡口往东延伸分为两条支脉罢了。分水岭主脉山脊从这里分为两条支脉。主要的一条支脉往东由亦资孔而南，往东北绕过乐民所北边，而后转过安笼所，下延到泗城州。旁边的一条支脉往南下延向东转，而贵州、云南的分界线就沿着这条山脉走，南面到达此地的碧峒，又往南延伸到江底，又往南延伸在南盘江的北面到了尽头。这样，贵州省的疆界翻越到分水岭主脉山脊的西南面，不是以分水岭主脉山脊作为分界线，而是以南面一条支脉作为分界线了。假如以主脉山脊分界，那么乐民所、狗场营、黄草坝全都应当属于云南省。由于主脉山脊往东延伸，因而贵州省地域狭小，所以用南面一条支脉作为分界线来减少云南省的地域、增加贵州省的地域，以补贵州省面积狭小的不足。

碧峒北与新兴城遥对，南与柳树遥对。此地又滇凸而东者。

【译文】

碧峒北面与新兴城远远相对，南面与柳树远远相对。此地又是云南省向东凸出的地方。

碧峒寨有民哨，有倮倮，共居一寨门之内。其西为民寨，即余所栖者；其东为倮倮寨。

【译文】

碧峒寨有守哨所的汉民，有倮倮，共同居住在一个寨门之内。寨子西边是汉民居住的村寨，就是我住的地方；寨子东边是倮倮居住的村寨。

自黄草坝至此，米价最贱，一升止三四文而已。

【译文】

从黄草坝来到此地，米价最便宜，一升米只要三四文铜钱而已。

初三日　子夜寒甚。昧爽起，雨仍霏霏。既饭，出寨门，路当从小岐南上山，误西从大石径行。初有坞西北去，以为狗场道。随石径西南转，二里，东界石山南去，坞转而西，随之。二里，峡中禾遂盈陇，望北山崖畔有四五家悬坡上，相去尚一里，而坞南遂绝。乃莽苍横陟其坞而西北，一里，抵北山村麓，有两人耕于其下，亟趋而问之。尚隔一小溪，其人辄牵牛避去。余为停趾，遂告以问道意。其人始指曰："往黄泥河应从来处。此误矣。"再问以误在何处，其人不告去。乃返，行泥塍问，路倏断倏续。二里余，至前转坞处，犹疑以为当从南峡入。方惆怅无路，忽见坞边一牧马者，呼之，即碧峒居停主人也，问何以至此？盖黄泥河之道，即从碧峒后东南逾岭，乃转西峡，正与此峡东界石山，南北相隔，但茅塞无路，故必由碧峒始得通行。遂复二里余，返至碧峒西南，傍其寨门，东南逾岭而下。一里，东南径坞，半里复上。又半里，又东南逾一岭，有峡自南西坠，而路则直西出坳。半里始下，又半里抵西峡中，遂由峡西行。屡陟冈洼，三里，有石峰踞峡之中，为当关之标，由其北逾脊而下。时密云酿雨，见细箐萦崖，深杳叵测，真豺虎之窟也。惴惴西下，一里度壑。又二里，忽有水自北峡出，下嵌壑中，绕东南而注，是为黄泥河。其

河仅比泸江水，不阔而深，不浑而急；其源发于乐民所、明月所，经狗场至此，东南与蛇场河同下江底而入盘江者也。时有小舟舣西，稍待之，得渡，遂西上坡。一里半，逾岭坳，有岐自东南峡底来，为入小寨而抵板桥者，乃知板桥亦四达之区也。又西出峡，见群峰中围一壑，而北峰独稍开，即黄泥河所环。共一里余，抵聚落中。是日为市，时已散将尽。入肆觅饭。主人妇以地泞天雨，劝留莫前。问马场尚四十里，度不能前，遂停杖焉。

【译文】

初三日　半夜十分寒冷。黎明起床，雨仍霏霏下着。饭后，走出寨门，路应当从分岔的小路往南上山，我错从西面石头大路走。起初有个山坞往西北去，我以为是去狗场营的路。顺着石头小径往西南转，行二里，东面一列石山向南延伸而去，山坞转向西去，我顺着山坞走。行二里，峡谷之中稻禾水沟布满田间，望见北面山崖上有四五家人高悬在山坡上，相距还有一里，可山坞南面路断了，于是在野色迷茫中横穿山坞往西北行，行一里，达到北面山村所在的山麓，有两个人在山下耕地，急忙赶过去问路。还隔着一条小溪，那两个人就牵着牛离开了。我因此停下脚步，把问路的意思告诉他们。那两个人才指路说："前往黄泥河应该从你来的地方走。这条路错了。"再问他们走错在什么地方，两个人不告诉便离开了。于是返回来，行走在泥泞的田埂上，路时断时续。行二里多路，来到先前转进山坞的地方，仍然疑惑，认为应当从南边的峡谷进去。正在惆怅无法走路的时候，忽然看见山坞边有个牧马的人，呼唤他，原来是我在碧峒住宿的房主人，问我为什么来到此地？原来去黄泥河的路，就从碧峒后方往东南越过山岭，便转入西面的峡谷，正好与这条峡谷东面隔着一座石山，南北相隔，但茅草壅塞，无路可走，所以必须要经由碧峒才能够通行。于是又行二里多，返回到碧峒西南边，沿着碧峒的寨门，往东南越岭下走。行一里，往东南横穿山坞，半里后又上走。又走半里，又往东南翻过一座山岭，有条峡谷从南向西坠落下去，而路却一直向西

走出山坞。半里后开始下走，又行半里来到西面的峡谷中，便由峡中往西行。屡次跋涉在山冈洼地之间，行三里，有座石峰盘踞在山峡之中，像是挡在关口的旗杆，由石峰北面越过山脊下走。此时浓云酝酿着山雨，见到一条细细的箐沟环绕着山崖，幽深昏暗不可测，真是豺狼虎豹的窟穴了。惴惴不安地往西下行，行一里后穿过壑谷。又行二里，忽然有河水从北面的峡中流出来，下泄到深嵌的壑谷中，绕向东南流去，这是黄泥河。这条河仅和泸江一样，水面不宽却很深，水色不浑，水流却很急；黄泥河是发源于乐民所、明月所，流经狗场营流到此地，流向东南与蛇场河一同下流到江底，而后汇入盘江的河流。这时有条小船停靠在西岸，稍等了一会，得以渡过河去，于是往西上坡。行一里半，越过岭坳，有条岔路从东南方的峡谷底过来，是进小寨后到板桥的路，于是知道板桥也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又往西走出峡谷，看见群峰围绕着中间的一个壑谷，而唯独北面的山峰略微分开一些，那就是黄泥河环绕流经的地方。共行一里多，来到聚落中。这一天是集市，这时赶集的人已快散完了。进入店铺中找饭吃。主人、主妇认为地面泥泞，天又下雨，劝我留下，不要前走了。打听到，离马场还有四十里，估计不能走到了，便停下留宿在这里。

黄泥河聚庐颇盛(1)，但皆草房。其地四面环山，而北即河绕其后，复东南带之。西又一小溪，自西南峡来，北注黄泥。其中多盘坞环流，土膏丰沃，为一方之冠。亦佐之米，俱自此马驼肩负而去。前拟移县于此，至今称为新县，而名亦佐为旧县云。

【注释】

(1)黄泥河：今名同，在云南富源县东南隅。经过这里从北往南流的水道亦称黄泥河。

【译文】

黄泥河的村居房屋很多，但都是草房。此地四面环山，而北面就是黄泥河水绕到山后，又在东南方围绕着聚落。西边又有一条小溪，

从西南的峡谷中流来，往北注入黄泥河。这一带有许多回绕的山坞与环流的水流，土地肥美，物产丰足，是这一片地方的首位。亦佐县的米，全都是从这里马驮人背去的。从前曾经准备把县治迁到此地，至今这里还被称为新县，而把亦佐叫做旧县。

初四日　晨起雨止，四山云气勃勃。饭而行。西半里，度一木桥，其下溪流自南而北，即西小溪也。又西上坡，转而南，溯流半里，入西峡。又半里，转而北，其处又有北峡、西峡二流之交焉。于是随北峡溪，又溯流半里，乃西上山。时东峰云气稍开，乃贾勇上跻。仰见西岭最高，其上皆夹坡削箐，云气罩其顶，不能悉。上跻二里，渐入浓雾中，遂从峰头穿峡上，于是箐深霾黑，咫尺俱不可见。又一里陟其顶，平行岭上。又二里乃下，下一里及西坞。涉坞而西，一里，度一小桥，桥下水北流。乃南向西转，一里，有岐交其南北：南乃入牛场村道，有小峰骈立，村隐其下焉；北乃其处趋狗场营者。又西半里，乃西上山。其坡峻且滑，无石级可循，有泥坎陷足，升跻极难。二里，陟峰头，又平行峰头一里，越其巅。时浓雾成雨，深茅交道，四顾皆弥沦如银海(1)。得峰头一树如擎盖，下有列石如错屏，乃就树踞石而憩，止闻飕飕滴沥之声(2)，而目睫茫如也。又西北平行者一里，下眺岭西深坠而下，而杳不可见；岭东屏峙而上，而出没无常。已从北下，始有石磴陡坠。箐木丛水。共一里半，陟坞而西，亦中洼之宕也。半里，又逾西坳出，其壑大开，路乃稍平，尖峰旁立，若为让道者。西向平行坞中一里半，有水横潴于前，以为溪也，涉之不流，乃壑底中洼之坑，蓄而成溪者。又西二里，复有一溪，北流甚急，波涨水深，涉之没股焉。又西一里，乃饭于峡坡之下。既饭，遂西入竹峡。崇峰回合，纡夹高下，深篁密箐，蒙密不容旁入，只中通一路，石径逶迤，如披重云而穿密幄也。其竹大可为管，弥漫山谷，杳不可穷，从来所入竹径，无此深密者。其处名竹园箐。自黄泥河西抵马场，人人捆负，家家献客，皆此物也。客但出盐瀹之耳(3)。其中坡陀屡更，三里，逾峡南下，其壑中开，又为雾障，止闻隔坡人语声，然不辨其山形谷势矣。南行壑中一里，转而西半里，又越一坳。又半里，经峡而

西，抵危坡下，复西向跻磴上，于是密箐仍萦夹壁悬崖间，其陟削虽殊，而深杳一如前也。攀陟三里，西逾岭头，竹箐既尽，循山南转，皆从岭上行。路东则屏峙而上，路西则深坠而下，然皆沉雾所翳，不能穷晰也。南向平陟岭上者三里，转而西行岭脊者一里，其脊南北俱深坠而下，第雾漫莫悉端倪。既而傍北岭行，北屏峙而南深坠。又二里，雨复大至，适得羊场堡四五家当岭头(4)，遂入宿焉。其家竹床竹户，煨榛饷笋，竟忘风雨之苦也。

【注释】

(1)弥沦：完全被淹没。

(2)飕飗(sōu liú)：风的声音。滴沥(lì)：水稀疏下滴的声音。

(3)瀹(yuè)：用汤煮东西。

(4)羊场堡：今称小羊场，在黄泥河西隅。

【译文】

初四日　早晨起床雨停了，四面群山云雾腾腾。饭后上路。往西行半里，走过一座木桥，桥下溪流自南流向北，就是西小溪了。又往西上坡，转向南，溯溪流行半里，进入西面的峡谷。又行半里，转向北，此处又有从北面、西面峡中流来的两条溪水在这里交汇。从这里顺着北面的峡谷和溪流，又溯溪流行半里，这才向西上山。这时，东峰上的云气微微散开，便鼓足勇气上登。抬头看见西岭最高，岭上狭窄的山坡和陡削的山箐，云气笼罩在山顶，不能全部看清楚。上登二里，渐渐走入浓雾之中，便从峰顶穿过峡谷上登，走到这里，山箐幽深，阴霾浓黑，咫尺之间都看不见东西。又行一里登上山顶，平缓行走在岭上。又行二里才下山，下走一里来到西面的山坞。穿越山坞往西行，行一里，走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水向北流淌。于是由南向西转，行一里，有南北两面的岔路在此交会：南边来的是进牛场村的路，有小山峰并排矗立，村子隐藏在山峰下；北边来的是从此处前往狗场营的路。又往西行半里，便向西上山。山坡又陡又滑，没有石阶

可以沿着走，有泥坑陷脚，上登极为艰难。行二里，上到峰头，又在峰头上平缓前行一里，翻越在峰顶。这时浓雾变成了雨，深深的茅草交织道路上，四面环顾，全被雨雾淹没，如同银色的大海。在峰头找到一棵如高举的伞盖样的树，树下有岩石排列如同错落的屏风，就赶到树下坐在石头上休息，只听到飕飕的山风声和滴答滴答的雨滴声，而眼中茫然一片了。又往西北平缓前行了一里，往下眺望，山岭西侧深坠下去，幽远得什么也看不见；山岭东面的山峰屏风样向上耸峙着，可山影却出没无常。从北边下去后，开始有陡立的石阶往下坠，山箐中林木草丛浓密，溪水流淌。共行一里半，越过山坞往西行，也有中间下洼的采石场。行半里，又越过西面的山坳出来，这里的壑谷十分开阔，道路才稍稍平缓一些，尖峰矗立在旁边，好像是让路的样子。向西平缓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半，有水横积在路前，我以为是溪水，涉水时水不流动，原来是壑谷底部中间下洼的土坑，蓄水而成的死水。又往西行二里，又有一条溪水往北流淌，水势很急，波涌水涨，水很深，涉水时淹没大腿。又往西行一里，便在山峡旁的山坡下吃饭。饭后，便向西进入竹林密布的峡谷。高高的山峰围绕闭合，高低不一地迂回着夹立在两旁，幽深的竹林，茂密的山箐，浓密地遮蔽着峡谷，不容从两旁进去，只有中间通着一条路，石头小径逶迤而去，如同分开重重云雾后钻进密闭的帐篷之中了。这里的竹子很大，可以做笛子类乐器，布满山谷，竹林深远得看不到头，我从来时所走过的竹林中的小径，从来没有像这样竹林幽深浓密的地方。此处名叫竹园箐。从黄泥河往西到马场，人人都一捆捆背着的，家家都用来招待客人的，全是这种竹笋。客人只要拿出点盐巴煮着吃就行了。峡谷中山坡山冈多次变换，行三里，穿过峡谷往南下行，这里的壑谷中间开阔，又被雾气遮住，隔着山坡只听见人讲话的声音，却分辨不清这里山峰山谷的形状和地势了。往南行走在壑谷中一里，转向西又行半里，又越过一个山坳。又走半里，穿过峡谷往西行，来到陡坡之下，又向西踏着石阶上登，到这里，浓密的竹林仍然萦绕在夹壁悬崖之间，它们陡削的山势虽然不一样了，然而那深邃幽远的样子同前边完全一样。攀登跋涉了三里，往西越过岭头，竹林山箐完后，顺着山势向南转，都是在岭上走。路

东边是屏风样的山耸峙而上，路西边则深深地坠落下去，然而全被深浓的雾气所遮蔽，不能完全看清楚。向南平缓跋涉在岭上三里，转向西行走在岭脊上一里，岭脊南北两面都深坠下去，只不过大雾弥漫没有全部看清头绪。不久，紧靠北岭行，北面屏风样耸峙着而南面深坠下去。又行二里，大雨又来临，恰好走到有四五家人住在岭头的羊场堡，便进村住宿在这里。这家人竹床竹门，烧木块煮竹笋，竟然忘掉了在风雨中前行的痛苦。

初五日　夜雨达旦不休。饭而行。遂南向稍下，已渐转西。两旁多中洼下陷之穴，或深坠无底，或潴水成塘，或枯底丛箐，不一而足，然路犹时时陟冈逾岭，下少上多也。十里，见路北有深箐，有岐从箐中升，合并西去；有聚落当岭头，是曰水槽。其处聚落颇盛，夹道成衢，乃狗场营、安笼所、桃花大道所出。但冈头无田，其上皆耕压锄陇，只堪种粟，想稻畦在深坑中，雾翳不见也。升陟岭头，又西五里，是曰水井，其聚落与水槽同。由其西一里半，始历磴下，遥望西坞甚深。下箐中一里，由峡底西行二里，复逾坡而上。一里，稍下坡西坞中。其中不深，而回峰四辟，雾倏开合，日色山光，远近迭换，亦山中幻景也。既复西向逾岭，三里，见岭西洼中，有水成塘。乃循峰西北行，稍下一里，而入亦佐县东门(1)。县城砖甃，而城外草舍三四家，城中亦皆草舍，求瓦房寥寥也。一里，炊于县前。

【注释】

(1)亦佐县：隶曲靖府，治今富源县南境富村稍南，今仍名“亦佐”。

【译文】

初五日　夜里雨下个不停，通宵达旦。饭后上路。于是向南慢慢下坡，不久渐渐转向西。两旁有许多中洼下陷的洞穴，有的深陷无底，有的积水成塘，有的底部干枯竹林成丛，不一而足，然而道路仍然时时都在爬冈越岭，下少上多。行十里，见到路北边有深箐，一条岔路从深箐中爬上来，与大路合并后往西去；有个村落位于岭头，这

里叫水槽。此处村落很繁盛，房屋夹道，形成四通八达的街市，是通往狗场营、安笼所、桃花的大路经过的地方。但冈头没有水田，那上面都是在山边土陇上耕种，只能种粟，猜想水稻田在深坑中，雾气遮蔽看不见罢了。爬升在岭头，又往西五里，这里叫水井，这个村落与水槽相同。由水井往西一里半，开始经过石阶下走，远望西面山坞很深。下到山箐中一里，由峡底往西行二里，再翻越山坡上走。行一里，慢慢下到山坡西边的山坞中。山坞中不深，可回绕的山峰四面分开，雾气忽开忽合，日光山色，远近更迭变换，也是山中奇幻的景色。随即又向西越岭，行三里，见到岭西的洼地中，有水积成水塘。便沿着山峰往西北行，渐渐下走一里，然后进入亦佐县城东门。县城是用砖砌的，然而城外有草房三四家，城中也全是草房，要找瓦房，寥寥无几了。行一里，在县衙门前烧火做饭。

饭后，半里出西门，乃西北行。计其地犹在群峰之顶，但四山雾塞，上下莫辨耳。从岭头西北行二里，乃西向历峻级而下。其时雾影亦开，遂见西坞中悬，东界所下之山，与西界崇峰并夹，南北中辟深壑，而拐泽河自北而南(1)，经其中焉；其形势虽见，而河流犹深嵌不可窥。西山崇列如屏，南额尤高，云气尚平抹其顶，不令尽露。西山之南，复起一山，斜障而东，此则障拐泽而东南合蛇场者也。于是盘折西下，三里，抵坡而磴尽。复西北行坡陀间，一里，逾冈再下，数家茅舍在焉，然犹未濒河流也。又西半里，涉一东来小水，乃抵河岸。溯之北，又涉一东北来小水，约半里，有渡舟当崩崖下，渡之。是河发源于平彝卫及白水铺以东(2)，滇南胜境以西皆注焉。其势半于江底，而两倍于黄泥河，急流倾洞，南奔东转，与蛇场合而东南会黄泥河水而为江底河者也。亦佐、罗平南北东西二处，俱以此为界。西登崖，崖岸崩颓，攀跻而上，遂西向陟岭。时暮色将至，始以为既渡即有托宿处，而荒崖峻坂，绝无一人，登陟不已，暮雨复来。五里，遇一人趋渡甚急，执而问之。曰："此无托宿处。鸡场虽遥(3)，亟趋犹可及也。"乃冒雨竭蹶，转向西南上。五里逾坳而西，乃西转北行峡中。稍降二里，得数家之聚焉。亟投煨榱，暮色已合，而雨复彻

夜。

【注释】

(1)拐泽河：《明史·地理志》作“块泽江”，今亦作“块泽河”，下流又称“色衣河”。

(2)白水铺：今仍名“白水”，在沾益县东隅，自古即为交通要道。

(3)鸡场：在罗平县北端富乐稍南。大鸡场在东，小鸡场在西。

【译文】

饭后，行半里走出西门，于是往西北行。估计这个地方仍然在群山的顶上，只是四面群山云雾充塞，无法分辨上下罢了。从岭头往西北行二里，便向西经过陡峻的石阶下走。这时雾气也散开了，终于见到西面的山坞高悬在群山之中，东面一列山往下延伸的山，与西面一列高峰并排相夹，南北两面的中间辟成深深的壑谷，而拐泽河从北向南流经壑谷中；这里的地貌地势虽然看见了，可河流还深嵌在谷底不能看见。西面的山高高排列着，好像屏风，靠南面的一座山尤其高峻，云气还平铺在山顶，不让山顶全部露出来。西面群山的南边，又耸起一座山，斜斜的阻隔在那里，往东延去，这座山就是挡住拐泽河往东南汇入蛇场河的大山了。从这里曲折向西下走，行三里，到达坡下而石阶也完了。再往西北前行在山坡与山冈之间，行一里，越过山冈再下走，有几家人的茅草房在这里，然而还没有临近河流。又往西半里，涉过一条东边流来的小河，这才到达河岸。溯拐泽河往北走，又涉过一条从东北流来的小河，约有半里，有渡船停在崩塌的山崖下边，渡过拐泽河。这条河发源于平彝卫和白水铺以东，滇南胜境关以西都是它流经的区域。拐泽河的水势只有江底河的一半，却比黄泥河大两倍，急流倾泻，往南奔泻，向东转去，与蛇场河汇合，然后往东南汇合黄泥河水便成为江底河。亦佐县、罗平州两地的南北、东西，都以这条河为界。向西登崖，崖边崩塌，攀登而上，于是往西登岭。这时夜色就要来临，开始以为渡过河后就有投宿的地方，可过河后只

有荒崖陡坡，绝对没有一个人，只得不停地攀爬，傍晚的雨又下起来。行五里，遇到一个人十分急忙地赶去渡口，拉着他问路。此人说："此地没有投宿的地方。鸡场虽然远些，急忙赶路还可以赶到。"于是冒着雨竭尽全力疾行，转向西南上登。行五里，越过山坳往西行，又从西转向北行走在山峡中。慢慢下走二里，找到个几家人的村落。急忙投宿，烤火做饭，夜色已降临，而雨又下了一整夜。

初六日　晨起雨止，四山犹氤氲不出。既饭，稍西下，渡洼。复西北上，渐露昨所望屏列崇峰在西南，而路盘其东北。三里逾一冈，坪间有墟地一方(1)，则鸡场是也。从坳北稍下，又得数家之聚焉，问之，亦鸡场也。盖昨所宿者，为鸡场东村，此则鸡场西村矣。从村北行，其峡西坠处，有石峰屼立，路从其北逾脊。稍东转而北涉坞，共三里，遂西北跻岭。盘折石磴西北上，二里而涉其巅，则夙雾顿开，日影焕发，东瞻群峰吐颖，众壑盘空，皆昨所从冥漠中度之者。越岭西下一里，抵盘壑中，见秋花悬隙，细流萦磴，遂成一幽异之境。西一里，有山横披壑西，透其西北腋，似有耕云樵石之栖，在西峰后；循其东南坞，则大路所从去也。乃随坞南转。坞东西山分两界，余以为坞中水将南流，而不意亦俱中洼之穴也。南行三里，复逾脊而上，遂西转，盘横坡之南脊焉。一里，循横坡南崖而西，其处山脊凑合，冈峡纵横而森，石尤多娟丽。又西一里，有岐自东南峡来合。又西一里，乃转北下，于是西向山遥豁，而路则循山西北向行矣。四里，复北向逾冈，转而西下，望西北坞中，有石壁下嵌，不辨其底。已而降行坞中一里余，又直造其下，则亦中洼之峡也。由其南又西行，两陟冈坞共三里，始涉一南流小水。自渡拐泽河至此，俱行岭上，未见勺水。又西逾一冈，一里，南望冈南，一峰西辟，洞门高悬，门有木横列，而下隔一峡，遥睇无路，遂不及迂入。又半里，又涉一南流小水，西逾一冈，共二里而抵桃源村(2)。其村百家之聚，与水槽相似，倚北山而居；前有深坞，罗平之道自坞中东南来；北东西三面，俱会其水南坠入崖洞，而南泄于蛇场江：故知拐泽西岸崇山，犹非南行大脊也。村多木皮覆屋以代茅。时日已午，就村舍瀹汤餐饭，而木湿难燃。久

之，乃西向行，渡西北峡石中小水。一里，陟西坞而上。又一里，逾冈而西，见西坞自西而东，其南有小山蜿蜒，亦自西而东界之。其山时露石骨峥峥，然犹未见溪流也。坞中虽旋洼成塘，或汇澄流，或潴浊水，皆似止而不行者。又西一里，逾冈西下，有村当坞，倚南崖而居。于是绕村西行，始见坞中溪形曲折，且闻溪声潺湲矣。由其北溯之西行，又一里，见坞中又有一村当坞而居；始见溪水自西来，从其村西，环其村北，又绕其东。其村中悬其北曲中，一溪而三面环之，南倚南山之崖，北置木桥以渡溪水。其水不甚大，而清澈不汩，是为清水沟云。盖发源于西山之回坎坡，经此而东出于桃源，始南去者也。又西一里，复过一村，其村始在坞北。又西一里，又经一村，曰小板村，有税司在焉，盖罗平北境，为桃花驼盐之间道也。又西二里，始逾坡涉涧，屡有小水自北峡来，南注于清水沟，路截而逾之也。北峡中男妇二十余人，各捆负竹笋而出，盖土人群入箐采归，淡熏为干，以待鬻人者(3)。又西二里，直逼西山之麓，有村倚之，是为回窑坡。清水沟中民居峡坞，至此而止，以坞中有水可耕也。由此西南半里，过一小桥，其水自西北沿山而来，即清水沟上流之源矣。度之，即西上岭。岭头有索哨者，不之与而过。蹑岭一里半，西陟岭脊。是脊始为分水之处，乃北自白水铺西直南度此，回环西南，而峙为大龟，以分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诸派者也(4)，而罗平之界，亦至是而止焉。逾脊西，渐西北平下一里，渐转而西，行坞中。其坞东西直亘，而南北两界遥夹之，南山卑伏，而北山高耸，暮雾复勃勃笼北峰上，流泉亦屡屡自北注南。第南山之麓，似有坠涧横其北，然不辨其为东为西，以意度之，以为必西流矣，然不可见也。坞中皆荒茅断陇，寂无人烟。西行六里，其西有山横列坞口，坞始坠而西下，茅舍两三家，依坞而栖，路乃逾坞循北山而西。半里，有茅亭一龛当路旁，南与茅舍对，想亦哨守之处也。又西一里稍下，有小水成溪，自北峡来，小石梁跨之，其水南注坞口而去。既度梁，即随西山南向，随流半里，转而西上岭，暮色合矣。又上一里，而马场之聚当岭头(5)。所投宿者，乃新至之家，百无一具。时日已暮，无暇他徙，煨湿薪，卧湿草，暗中就枕而已。

【注释】

(1)墟地：农村赶集的空地。

(2)桃源村：今仍名“桃源”，在罗平县北隅。

(3)鬻(yù)人者：卖给人的。

(4)十八寨：《嘉庆重修一统志》广西直隶州关隘：“十八寨，在弥勒县西南。今蛮党分居者，曰永安寨、石洞寨、禄庆里寨、阿营里寨、米车寨，余或以山名。本一山而群蛮分居其中，曰十八寨。明嘉靖元年(1522)尝设十八寨守御千户所于此。”明置十八寨守御千户所，在今弥勒市西南的虹溪镇。

(5)马场：今分大马场、小马场，在曲靖市麒麟区东南隅。近年新建了独木水库，马场现位于水库边。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雨停了，四面群山还云气氤氲，没有显露出来。饭后，稍稍下走，渡过洼地。再往西北上走，昨天看见的屏风样排列的高峰在西南方渐渐显露出来，而路绕到高峰的东北方。行三里越过一座山冈，平地中间有一块用于赶集的场地，那就是鸡场了。从山坳往北稍下走，又有个几家人的聚落在那里，询问地名，也是鸡场。原来昨天住宿的地方，是鸡场东村，这里是鸡场西村了。从村子往北行，那峡谷往西下坠的地方，有座石峰光秃秃地矗立着，路从石峰北面越过山脊。稍向东转后往北涉过山坞，共三里，便向西北登岭。曲曲折折沿石阶绕着往西北上山，二里后爬上山顶，就见晨雾顿时散开，太阳光彩四射，远看东面的群峰露出尖尖的山顶，众多空阔的壑谷回绕，全是昨天我从昏暗迷漫的浓雾中走过来的地方。越过山岭往西下山一里，到达回绕的壑谷中，见到秋天的山花高悬在石缝中，细细的溪流潆绕着石阶，竟然成为一处幽静奇异的地方。往西行一里，有山横卧在壑谷西边，穿过山的西北侧，似乎有在山间耕种打柴采石的人居住，在西峰后面；沿着山东南的山坞走，就是大路顺着出去的地方。于是顺着山坞往南转。山坞东西两面的山分为两列，我以为山坞中的水将会向南流，却想不到也是全都流进中间下洼的洞穴

中去了。往南行三里，再翻过山脊往上走，于是转向西，绕过横坡南面的山脊。行一里，沿着横坡南面的山崖往西行，此处的山脊凑拢聚合在一起，山冈峡谷纵横而森林样的石峰尤其秀丽。又往西一里，一条岔路从东南方的峡谷中前来会合。又往西一里，便转向北下走，从这里向西看，远处的群山十分开阔，可路却顺着山往西北行了。行四里，又向北越过山冈，转向西下走，望见西北的山坞中，有石壁深深下嵌，分辨不出它的底部。不久，下到山坞中行一里多，又一直来到山坞最下方，原来也是中间下洼的峡谷。由山坞南边又往西行，两次翻越山冈和山坞共三里，才涉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溪水。自从渡过拐泽河来到此地，都是行走在山岭上，没见过一勺水。又往西越过一座山冈，行一里，往南望见山冈南面，一座山峰西面剖开，洞口高悬，洞口有木头横排着，可下方隔着一条峡谷，远远看去无路可走，便来不及绕道进洞了。又行半里，又涉过一条往南流的小溪水，往西越过一座山冈，共走二里后到达桃源村。这个村子是个百户人家的聚落，与水槽相似，紧靠着北山居住；村前有深深的山坞，去罗平州的路从山坞的东南方过来；北、东、西三面的山全都会拢过来，这里的水往南坠入岩洞中，然后往南流入蛇场江：由此知道拐泽河西面的崇山峻岭，仍然还不是往南延伸的大山主脊。村中多用树皮覆盖屋顶以代替茅草。此时太阳已到正午，到村里房屋中烧水煮饭，可木材潮湿很难燃烧。很久，才向西行，渡过西北峡中岩石间流淌的小溪水。行一里，跋涉西面的山坞上走。又行一里，越过山冈往西行，看见西面的山坞自西走向东，山坞南面有小山蜿蜿蜒蜒的，也是自西向东隔在山坞南面。这里的山不时露出峥峥石骨来，然而仍然没见到溪流。山坞中，虽然旋绕下洼成水塘，有的汇积着清水，有的停积着浑浊的泥水，似乎都是静止不流的水。又往西一里，越过山冈往西下走，有个村庄在山坞中，靠着南面的山崖居住。于是绕着村子往西行，这才看见山坞中的溪流曲曲折折的形状，而且听见溪水潺潺流淌的声音了。由溪水北岸逆溪流往西行，又一里，见到山坞中又有一个村庄居住在山坞中，这才看见溪水从西边流来，从这个村子西边绕到村子北边，又绕到村东。村子高悬在溪水往北环绕的弯曲地带，一条溪流三面环绕着村

庄，南面紧靠南山的山崖，北面架设木桥来渡过溪水。溪水水势不怎么大，但溪水清澈水流不急，因此叫做清水沟了。大概这条溪流发源于西山的回坎坡，流经此地后往东流过桃源村然后才向南流走。又往西行一里，再路过一个村子，这个村子位于山坞北面。又往西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叫小板村，有税司设在这里，大概因为这里是罗平州的北部边境，是用马去桃花驮盐的便捷小路。又往西行二里，开始翻越山坡涉过涧水，多次有小溪水从北面峡中流来，往南流入清水沟，道路横截溪水而过。北面峡中有男女二十多人，每人背着一捆竹笋出来，是当地人结伴进山箐采竹笋归来，不放盐，用火熏成干笋，用来等着卖给人的。又往西二里，直接逼近西山的山麓，有村子紧靠山麓，这里是回窑坡。清水沟中的百姓沿着峡谷、山坞居住，一直到这里为止，因为山坞中有水，可以耕种。由此地往西南行半里，走过一座小桥，桥下的水自西南方沿着山流来，就是清水沟上游的水源了。过桥后，马上向西上岭。岭头有收钱守哨的哨兵，没给他钱就过来了。登岭一里半，往西上登岭脊。这条山脊才是分水的地方，是从北面的白水铺西边一直往南延伸到这里，回绕到西南方，而后耸峙为大龟山，以后分出十八寨、永安哨、江底河各条支脉的山脉了，而罗平州的地界，也到此为止了。翻越到山脊西面，渐渐向西北平缓下行一里，渐渐转向西，行走在山坞中。这个山坞呈东西向一直绵亘，而南北两列山远远的夹住它，南面的山矮矮地趴伏着，北面的山高高耸立着，傍晚的雾气又浓浓地笼罩在北峰之上，流淌的泉水也屡屡自北往南流注。只是南山的山麓似乎有深坠的山涧横在山北，然而分辨不出山涧水是向东流还是向西流，凭想象推测，认为必定是向西流了，但无法看见。山坞中全是荒茅草阻断原野，空寂没有人烟。往西行六里，此地西面有山横向排列在山坞口，山坞开始往西下坠下去，有两三家人的茅屋，靠着山坞居住，道路就穿过山坞沿着北山往西走。行半里，有一座茅草亭位于路旁，南面与茅屋相对，猜想也是哨所守卫的地方。又往西一里稍下走，有水流淌成小溪，从北面的峡中流来，小石桥跨过溪流，溪水往南流注到山坞口而去。过桥后，立即顺西山向南行，顺水流走半里，转向西上岭，夜幕已降临。又上走一里，马

场这个聚落就在岭头。我投宿的人家，是新迁来的人家，家居用品全无一样。此时天色已晚，没时间搬到其他人家，烧潮湿的柴草做饭，睡在湿草上，在黑暗中躺到枕头上睡了。

初七日　晨起，云尚氤氲。饭而行。有索哨者，还宿处，解囊示批而去。于是西北随坡平下，其路甚坦，而种麻满坡南，盖其下亦有坞西通者。西驰四里，始与溪近。随流稍南半里，复循坡西转，又一里，下坡。西望西南坞中，有数家之聚，田禾四绕，此溪经坞环之。其坞自北山随坡南下，中有一水，亦自北而南，与此水同会于村北，合而西南破峡去。乃西截北来坞，半里抵北来之溪，有新建石梁跨之，是为独木桥。想昔乃独木，今虽石而犹仍旧名也。桥下溪流(1)，三倍于西来之水，固知北坞之源远于东矣。逾桥西，即上岭，西南直跻甚峻，一里半，逾其脊。又西向平下者一里，有岐随冈南去者，陆凉道也。冈西坞中，复有数家焉，亦陆凉属也。其坞亦自北而南，虽有村而无流。路西下截坞，半里，经村北，又半里，抵西界崇山下，遂蹑峻而上，而陆凉之界，又西尽于此矣。盖因其水南下陆凉，故西自此坞，东抵回窝西山，皆属之陆凉。其处南抵陆凉卫，路经尖山、天生桥，相距尚八十里也。由西岭而上，又为海崖属，乃亦佐县右县丞土司龙姓者所辖，亦佐县有左、右二丞(2)，皆土司。左丞姓沙，在本县，即与步雄攻黄草坝者。右丞姓龙，或曰即姓海，在此，而居近越州。其地东自此岭而西抵箐口焉。东与亦佐西界中隔，罗平、陆凉二州之地间错其间(3)，不接壤也。

【注释】

(1)桥下溪流：此溪即今篆长河。

(2)亦佐县有左、右二丞：县丞，县令的佐官，掌管文书及仓狱。

(3)陆凉：明置陆凉州和陆凉卫，皆在今陆良县境，但州卫不同城。陆凉州治在今陆良县治东北二十五里，万历二十八年(1600)始建土城，今称旧州。陆凉卫城为洪武三十一年(1398)建，即今陆良县城。清初(1666)裁卫归州，移州城于卫城，州治始在今陆良县城。

【译文】

初七日　早晨起床，仍然云雾弥漫。饭后就上路。有哨兵索要路条批文，返回住处，解开行李出示了批文便离开了。从这里往西北顺山坡平缓下行，道路十分平坦，而且山坡南面种满苎麻，大概坡下也有山坞通往西边。向西疾走四里，开始与溪流接近。沿着溪流稍往南行半里，再沿山坡向西转，又走一里，下坡。向西远望，西南方山坞中，有个几家人的聚落，稻田四面环绕，这条溪水流经山坞环绕着村庄。这个山坞自北山顺着山坡往南下延，山坞中有一条溪水，也是自北流向南，与这条溪水在村北一同交汇，合流后往西南冲破山峡流去。于是向西横截从北面来的山坞，半里后到达北面流来的溪流，有座新建的石桥跨在溪流上，这是独木桥。想来，从前是独木桥，今天虽然建成石桥却仍然沿用旧名了。桥下的溪流，水量有西边流来的溪水的三倍，因而知道北面山坞的水源比东边的远。过到桥西，立即上岭，往西南一直上登十分陡峻，行一里半，越过山脊。又向西平缓下走一里，一条岔路顺山冈往南去的，是去陆凉州的路。山冈西面的山坞中，又有几家人在那里，也是陆凉州的属地了。这个山坞也是自北往南延，虽然有村庄但没有流水。路向西下走横过山坞，行半里，经过村庄北边，又行半里，来到西面一列高山下，于是踏着陡峻的山上登，而陆凉州的地界，在西面也到此为止了。大概因为这条溪水往南下流到陆凉州，所以西面从这个山坞，东面到回窑坡的西山，全都属于陆凉州。从此处往南到陆凉卫，途经尖山、天生桥，相距还有八十里。由西岭往上行，又是海崖土司的属地，是亦佐县右县丞姓龙的土司管辖的地方。亦佐县有左、右两个县丞，都是土司。左县丞姓沙，辖地在本县，就是与步雄土司攻打黄草坝的那个人。右县丞姓龙，有人说就是姓海，辖地在这里，可居住地靠近越州。他的辖地东面起自这座山岭，往西到达箐口。东面与亦佐县的西部地界被从中隔断，罗平、陆凉二州的属地交错间隔在其中，和亦佐县不接壤。

从东麓西上，屡峻屡平，峻者削崖盘磴，平者曲折逶迤。三峻而

三逾岭头，共七里，望见南坪有数十家之聚，北峰则危耸独悬。盖自马场而西，即望见遥峰尖削，特出众峰之上，而不意直逼其下也。又一里，梯石悬磴，西北抵危峰前。其时丽日转耀，碧天如洗，众峰尽出，而是山最高，不特独木西峰，下伏如砥，即远而回窘老脊，亦不能上与之抗，惟拐泽鸡场西岭，遥相颉颃。其中翡翠层层，皆南环西转，而接于西南巨峰。此东顾之极观也。其西则乱峰回罨，丛箐盘错，远虽莫抗，而近多自障焉。其南则支条直走，近界既豁，远巘前环，此独木诸所遥带而下泄者。西南有二峰遥凑，如眉中分，此盘江之所由南注者耶？其西即越州所倚。而东峰之外，复有一峰高悬，其南浮青上耸，圆若团盖，此即大龟山之特峙于陆凉、路南、师宗、弥勒四州之交者耶？天南诸峰，悉其支庶，而此峰又其伯仲行矣。由峰西逾脊稍下，即有石坡斜悬，平庋砥峙，古木婆娑其上，亦高崖所仅见者。由此历级西下一里，有壑回环，中洼四合，复有中悬之台，平瞰其中，夹坑之冈，横亘其外，石痕木荫，映彩流霞，令人神骨俱醒。由横冈西南转，二里，复逾一脊。又西度一中悬之冈，有索哨者，不顾而去；度冈而西一里，复上坡，又一里，西逾其隘，复有索哨者，亦不顾而去：想皆所云海崖土司者(1)。逾脊，又不能西见盘江。又西半里，西障始尽，下界遥开，瞥然见盘江之流，自西北注东南而去，来犹不能尽瞩焉。于是西向拾级直下，一里抵坞中。

【注释】

(1)海崖土司：中心在今曲靖市麒麟区东南部茨营南隅，水城河水库以北，今名海寨，分大海寨、小海寨两村。

【译文】

从山岭东麓往西上走，多次上登陡峻的山峰，多次走平路，陡峻的地方是悬崖峭壁上盘绕着的石阶，平坦的地方是曲折逶迤的山路。三次上登陡峻的山峰，三次越过岭头，共行七里，望见南面的平地中有个几十家人的村落，北面的山峰却高险地耸立着，独自高悬在天空

中。原来从马场往西走，就望见远处尖削的山峰，独自高出群峰之上，可想不到现在一直逼近它的下方了。又行一里，沿着高悬的石阶，往西北走到险峰前。这时，明丽的太阳当空照耀，蓝天明净如洗，群峰全部显露出来，可这座山最高，不尽独木桥西边的山峰在下方低伏着，如同一块磨刀石，就是远到回窑坡的主脉山脊在高大处也不能与它相比，只有拐泽河边鸡场西面的山岭，才和它遥相对峙，不相上下。两座高山之间，一层层翡翠般的山峰，全环绕在南面，往西转去，而后与西南方的巨大山峰相连接。这是往东环顾的极致景观了。那西边就见杂乱的山峰回绕，相互掩映，丛林山箐盘绕交错，远处虽无法与东面相比，可近处这些山峰却多有自相遮蔽的地方。那南边就是支脉一直延伸，近处开阔，远处的山峰环绕在前方，这是独木桥各地远处像带子一样往下延伸的山脉。西南方远处有两列山凑拢在一起，如两条眉毛从中分开，这里就是盘江往南流注经由的地方吗？那西面就是越州背靠的山峰。东面的山峰之外，又有一座山峰高悬在空中，高峰的南边向上耸起青翠的山顶，圆圆的好像圆形的车盖，这就是独自耸峙于陆凉州、路南州、师宗州、弥勒州四个州交界处的大龟山吗？天外南面的群峰，全部都是大龟山众多的支脉，而这座高峰又是大龟山的兄弟辈了。由山峰往西越过山脊稍往下走，就有石坡倾斜高悬，像快平架着的磨刀石屹立着，坡上古树树影婆娑，也是在高高的山崖上仅有此处见到的景象。由此地经由石阶往西下行一里，有个曲折回绕的壑谷，中间下洼，四面闭合，又有处悬在中央的高台，平行俯瞰壑谷中，夹住坑谷的山冈，横向绵亘在壑谷外，石痕树荫，五彩掩映，云霞流动，让人身心全为之清醒。由横着的山冈往西南转，行二里，再越过一条山脊。又往西越过一座悬在中央的山冈，有索要路条的哨兵，没理他就离开了；越过山冈往西一里，再上坡，又是一里，向西穿越山隘，又有索要路条的哨兵，也是没理他就离开了：猜想都是所说的海崖土司的人。越过山脊，还是不能看见西面的盘江。又往西半里，西面的重重屏障才完了，往下远望视野开阔，一眼就看见盘江的江流自西北往东南流注而去，但江流流来的方向仍然不能尽情眺望。从这里向西沿石阶一直下走，一里后到达山坞中。

又西半里，循西山南转，半里，复稍上逾冈西，复平行岭上。半里，有岐，一直西下坑，一西南盘岭。见西南路稍大，从之。一里，得数家当岭头，其茅舍低隘，牛畜杂处其中，皆所谓傮傮也。男子皆出，妇人莽不解语，索炊具无有应者。是即所谓箐口也，海崖之界，于是止焉。由冈头西南去，为越州道；从此西北下，即越州属，为曲靖道。遂西北下岭。始甚峻，一里，转西渐夷。于是皆车道平拓，无龃龉之虑矣(1)。又西一里，饭于树下。又西驰七里，始有坞北来。遂盘东山北转，一里，始横截北来之坞。余始意坞中当有流南注，而不知其坞亦中洼也。坞中横亘一冈，南北俱成盘壑，而壑南复有冈焉。从中亘者驰而西，一里，复西上坡。又一里，陟坡之脊，亦有傮傮数家。问之道，不能对也。从脊西下三里，连越两坡，又见坞自北来南向去，其中皆圆洼贮水，有冈中间，不通流焉。从坡上西北望，则龙潭之山，自北分突，屏列而西，此近山也；西南望，则越州南岭，隔山遥障，所谓西峰也；而东峰之外，浮青直对，则大龟之峰，正与此南北相准焉。西下坡，又有一坞自北而南，南环为大坞，与东界连洼之坞合。此坞始有细流中贯，夹坞成畦。流上横小桥西度，有一老人持筐卖梨其侧，一钱得三枚，其大如瓯，味松脆而核甚小，乃种之绝胜者。闻此中有木瓜梨，岂即此耶？西上一冈，平行冈上四里，直抵西峰下，则有坞随其麓，而深涧潆之，所谓龙塘河也，然但见涧形，而不能见水。乃西下坡约半里，随坞出西南，先与一小水遇，随之；既乃截坞而西，又半里，始与龙塘河遇(2)，有大石梁跨其上。桥右村庐累累，倚西山而居，始皆瓦房，非复茅舍矣。龙塘河之水，发源于东北山峡中，其处环潭甚深，为蛟龙之窟，即所谓曲靖东山之东峡也。其山北自白水铺西分水岭分支南下，亘曲靖之东，故曰东山；而由此视之，则为西岭焉，南至此，濒河而止。其西腋之中，为阆木山；东腋之中，为龙潭，即此水之所出矣。自箐口西下坞中，即为越州属，州境至此西止，而田畴悉环聚焉。

【注释】

(1)龃龉(jǔ yǔ)：同“岨峿”，《游记》亦作“砠碐”，形容地面参差不平。

(2)龙塘河：今称“龙潭河”，从北往南流贯曲靖市麒麟区茨营坝，在越州附近汇入南盘江。

【译文】

又往西行半里，沿西山往南转，行半里，又稍上走翻越到山冈西面，再平缓行走在岭上。行半里，有岔路，一条向正西下到深坑中，一条往西南绕着山岭走。看见往西南走的路稍微大一些，便从这条路走。行一里，见到几家人位于岭头，他们的茅屋低矮狭窄，牛马牲畜杂处在房屋中，全是所说的傻傻了。男子都外出了，妇女茫然不懂汉语，向她们要炊具没有答应的人。这里就是所谓的箐口了，海崖土司的地界，到此为止了。由冈头往西南去，是去越州的路；从此处的西边下山，就是越州的属地，是去曲靖府的路。于是往西北下岭。开始时十分陡峻，行一里，转向西渐渐平坦起来。从这里起，都是车路平坦宽阔，没有高高低低的忧虑了。又往西一里，在树下吃饭。又向西快走七里，开始有山坞从北边过来。于是绕着东山往北转，行一里，才横截过从北面来的山坞。我起初估计山坞中应当有水流向南流淌，却不知这个山坞也是中间下洼的地方。山坞中横亘着一座山冈，南北两面都形成盘绕的壑谷，而壑谷南边又有山冈。从那座横亘着的山冈向西疾走，行一里，有向西上坡。又行一里，登上坡脊，也有几家傻傻。向他们问路，不能回答。从坡脊往西下行三里，一连越过两道坡，又见有从北面来向南去的山坞，山坞中都有圆圆的洼地贮着水，有山冈隔在中间，水流不相通。从坡上向西北远望，就见龙潭所在的山，从北面分出高耸的支脉，屏风样排列往西延去，这是近处的山；向西南望去，就见越州的南岭，隔着一座山，成为远山的屏障，就是所谓的西峰了；而东峰之外，与青翠的山峰直直相对，就是大龟山的主峰，正好与这里南北相对。往西下坡，又有一个山坞自北往南，南面环绕成大山坞，与东面有连片洼地的山坞会合。这个山坞中开始有细小的水流流贯坞中，夹着山坞开垦成田地。水流上横架着小桥走过

西边，有位老人拿着筐子卖梨，一个铜钱三个，梨大如碗，滋味松脆且梨核很小，是品种极佳的梨。听说这一带有种木瓜梨，难道就是这种梨吗？向西登上一座山冈，在山冈上平缓行走四里，直达西峰下，就有山坞顺着西峰的山麓绕过，而深深的山涧萦绕在山坞中，这是所谓的龙潭河了。然而只是看见山涧的形状，还不能看见水。于是往西下坡约有半里，顺着山坞往西南走出去，最先与一条小河相遇，沿着河水走；随后便横截山坞往西走，又行半里，这才与龙潭河相遇，有座大石桥跨在河上。桥右边村居房屋层层叠叠的，紧靠西山居住，开始全部是瓦房，不再是茅屋了。龙潭河的水，发源于东北的山峡中，那里圆形的潭水很深，是蛟龙的洞窟，就是所谓的曲靖东山的东峡了。那里的山自北面的白水铺西边的分水岭分出支脉往南下延，绵亘到曲靖的东面，所以叫做东山；可从此地看它，却又是西岭了，往南延伸到这里，到河边为止。东山西侧的地方，是阆木山；东侧的地方，是龙潭，就是这条河水流出来的地方。从箐口往西下到山坞中，马上就是越州的属地，越州的地界西面到此为止，而全是田野环绕聚集在山坞中。

由村西上坡，即东山之南尽处也。二里，逾冈头，方踞石少憩，忽一人自西岭驰来，谓余曰：“可亟还下山宿。前岭方有盗劫人，毋往也。”已而其妇后至，所语亦然。而仰视日方下午，前终日驰无人之境，皆豺狼魑魅之窟，即深夜幸免，岂此昼行，东西夹山而居者甚众，反有贼当道耶？因诘之曰：“既有贼，汝何得至？”其人曰：“彼方剥行者衣，余夫妇得迂道来耳。”余疑此人欲诳余还宿，故托为此言。又思果有之，今白日返宿，将明日又孰保其不至耶？况既劫人，彼必无复待之理，不若即驰而去也。遂叱顾仆行，即从冈上盘北山而西。盖北即东山南下之顶，南即其山下坠之峡，而盘江自桥头南下，为越州后横亘山所勒，转而东流，遂截此山南麓而断之，故下皆砠砆。路横架岭上，四里抵其中，旁瞩北岭，石参差而岫屼嵂，觉云影风枝，无非惴人之具，令人错顾不定，投趾莫择。又西四里，始西南下片石中。其处土倾峡坠，崩嵌交错，而石骨露其中，如裂瓣缀行。其

坠处皆流土，不可着足，必从石瓣中宛转取道。其石质幻而色异，片片皆英山绝品，惟是风鹤惊心，不能狎憩而徐赏之。亡何(1)，已下见西坞南流之江，知去桥头不远，可免虎口，乃倚石隙少憩，竟作青莲瓣中人矣。

【注释】

(1)亡(wú)何：不久。

【译文】

从村西上坡，是东山在南面的尽头处。行二里，越到冈头，刚坐在石头上稍作休息，忽然一个人从西岭奔跑过来，对我说："可以赶快返回山下去住。前面岭上刚才有强盗抢人，不要过去了。"不久他的女人在后面来到，所说的也一样。可抬头看太阳，正好下午，先前一整天奔走在无人之境，全都是些豺狼鬼怪的窟穴，即使在深夜也能幸免于难，难道在此地大白天走路，东西两面夹山居住的人很多，反而有强盗拦路抢劫吗？因此追问他们说："既然有强盗，你们怎么能够来到？"那两人说："那些强盗正在剥行人的衣服，我们夫妇才得以绕道过来了。"我怀疑这个人想骗我返回去住宿，故意假托说出这话。又想，如果真有强盗，今天白天返回去住下，到明天谁又能保证强盗不来呢？况且那些强盗抢人之后，必定没有再等在那里的道理，不如马上快跑过去算了。于是大声呼唤顾仆上路，立即从冈上绕着北山往西走。大体上，北面就是东山往南下延的山顶，南面就是东山下坠形成的峡谷，盘江从桥头往南下流，被越州后面横亘着的山约束，转向东流，于是横穿过东山的南麓把东山截断，所以下走的路坎坷不平。道路横架在岭上，四里到达东山中部，从侧面看北岭，山石参差不齐，山峰突兀，山上光秃秃的，觉得云影移动，风吹树枝，无非都是让人害怕的道具，使人不停地四处环顾，下脚慌不择路。又往西行四里，才下到西南方的片石丛中。这里的泥土被冲刷坠入山峡中，崩塌深嵌的岩石交错在一起，而骨状的岩石裸露在泥土中，如同裂开的

花瓣连缀排成行。那些泥土坠落之处全是松动泥土，不能下脚，必须从片片石瓣中弯来转去地找路走。这里的石头石质奇幻而色彩各异，片片都是英山石中的绝品，只是风声鹤唳，草木惊心，不能随意休息再慢慢欣赏它们了。不久，已经下走见到西面山坞中往南流的江水，心知离桥头已不远，可免于虎口，这才靠着石缝稍作休息，竟然作了一回青色莲花瓣中的人了。

从石中下者一里，既及西麓，复行支陇，遂多聚庐之居。又一里，路北江回堰曲，中涵大塘一围，四面丰禾环之；东有精庐，高倚东山之麓；西则江流所泄，而石梁横跨之。又行畦间半里，始及石梁。其梁不高而长，是为南盘之源，北自炎方、交水、曲靖之东(1)，直南至此。是桥为曲靖锁钥，江出此即东南流，绕越州之东而南入峡焉。逾梁而西约半里，上坡北，而宿于逆旅，即昔之所过石堡村也。适夜色已暝，明月在地，过畏途，就安庐，乐甚。问主人："岭上有御人者，果有之乎？"主人曰："即余邻人。下午樵于山，数贼自山后跃出，剥三人衣，而碎一人首。与君来时相后先也。"予于是始懔然悚，还欣然幸，深感前止宿者之厚情(2)，而自愧以私衷臆度之也。盖是岭东为越州，西为石堡，乃曲靖卫屯军之界，互相推诿，盗遂得而乘之耳。

【注释】

(1)炎方：明为炎方驿，今名同，在沾益县北境。

(2)"予于是始懔然悚"以下几句：原脱"懔然悚还欣然幸深"及"厚"等字，据"四库"本补。

【译文】

从石瓣中下山的路有一里，随即来到西边的山麓，再走在分支的土陇上，便有很多聚居的房屋。又行一里，道路北边江流回绕水坝弯曲，堤坝中蓄着圆圆一大塘水，四面丰美的稻禾环绕着水塘；东边有精致的房舍，高高的紧靠着东山的山麓；西边则是江流奔泻，而石桥

横跨在江流上。又行走在田亩间半里，才来到石桥。这座桥不高但很长，桥下的水，是南盘江的水源，北面从炎方驿、交水、曲靖府的东部，一直往南流到此地。这座桥是曲靖府的咽喉之地，江水流出这座桥立即往东南流，绕到越州的东面而后向南流入峡中。过桥后往西约走半里，上坡往北走，便住在旅店中，就是从前我路过的石堡村了。恰好天色已经昏黑，明月照射在地上，走过让人害怕的旅途，住进安全的客舍，十分快乐。问店主人："岭上有抢人的强盗，果真有强盗吗？"店主人说："就是我的邻居被抢。下午在山上打柴，几个强盗从山后跳出来，剥掉三个人的衣服，而且敲碎了一个人的头。与您过来的时间前后一点。"我于是才真正感到恐惧，又欣然庆幸，深深感谢先前阻止我劝我回去住的那两个人的深厚情谊，而且暗自惭愧用私心揣测猜疑他们。大概此岭东面属越州，西面是石堡村，是曲靖卫驻军的地域，两家互相推诿，盗匪便得以乘机横行了。

初八日　昧爽饭，索酒而酌，为浴泉计。遂由村后越坡西下，则温泉在望矣(1)。坞中蒸气氤氲，随流东下，田畦间郁然四起也。半里，入围垣之户，则一泓中贮，有亭覆其上，两旁复砖甃两池夹之。北有榭三楹，水从其下来，中开一孔，方径尺，可掬而盥也。遂解衣就中池浴。初下，其热烁肤，较之前浴时觉甚烈。既而温调适体，殊胜弥勒之太凉，而清冽亦过之(2)。浴罢，由垣后东向半里，出大道。是日碧天如濯，明旭晶然，腾翠微而出，浩波映其下，对之觉尘襟荡涤，如在冰壶玉鉴中。

【注释】

(1)温泉：即石堡温泉，为碳酸泉，宜于饮用，可治疗肠胃病。今建有温泉疗养院，从曲靖有公路可达。

(2)"殊胜弥勒之太凉"两句：明清弥勒县境温泉有三。城北三十里的步阙温泉，不当开远、弥勒、泸西道上。今弥勒城西的梅花温泉，温度不算低。据康熙《弥勒州志》："翠微温泉，朋普翠微阁，清如步阙，春夏稍凉，浴宜秋冬。"正符合《游记》所述。霞客浴者应为弥勒朋普的翠微温泉。

【译文】

初八日　拂晓吃饭，要酒来喝下，为去温泉洗浴做准备。随后由村后越过山坡往西下走，则温泉在望了。山坞中蒸汽蒸腾，顺着水流往东下去，田畦间浓郁的蒸汽四处冒起。行半里，进入低矮围墙的门内，墙内贮满一池泉水，有亭子覆盖在池子上，两旁又用砖砌了两个池子夹住它。北面有三间水榭，泉水从水榭下边冒出来，中间开有一个孔，孔的每边长一尺，可用手捧起来洗漱。于是脱下衣服到中间的池子中洗浴。刚下水时，水热得烫皮肤，感觉比从前洗浴过的温泉更强烈。不久温度便变得适宜体温，大大胜过弥勒温泉太凉的水温，而清冽的程度也超过弥勒温泉。沐浴完毕，从矮墙后面向东行半里，出到大路上。这一天，蓝天如洗，鲜明的旭日亮晶晶的，从葱翠的青山中腾跃而出，浩渺的水波映照在阳光下，面对这样的美景，顿时觉得世俗的胸襟被涤荡得一干二净，如同置身于冰壶玉镜之中。

北行十里，过南城，又二十里，入曲靖南门(1)。时有戈参戎者，奉按君命，巡诸城堡，高幢大纛(2)，拥骑如云，南驰而去。余避道旁视之，如赫电，亦如浮云，不知两界青山见惯，袒当谁左也(3)。饭于面肆中。出东门半里，入东山寺。是名青龙山，而实无山，郭东嶧嵝(4)，高仅丈余，大不及五丈。上建大殿，前列层楼配之，置宏钟焉，钟之大，余所未见也。殿左有藏经阁，其右楼三层，皆翼于嶧嵝之旁而齐其末者。徙倚久之，出寺右，循城而北，五里，出演武场大道。又三里过白石江，又二里过一坡。又十里抵新桥，殷雷轰然，大雨忽至，避茅檐下，冰霰交作，回风涌之，扑人衣面，莫可掩蔽。久之乃霁。仍北行，泞滑不可着趾。十里抵交水(5)，入南门。由沾益州署前抵东门(6)，投旧邸龚起潜家。见其门闭，异之，叩而知方演剧于内也。余以足泥衣垢，不乐观优(7)，亟入其后楼而憩焉。沾益惟土司居州治，而知州之署则在交水。

【注释】

(1)曲靖：明设曲靖府和曲靖卫，皆治南宁，即今曲靖市麒麟区。潇湘江边的古城遗迹，至今还依稀可见。曲靖一带曾经是云南的行政中心。南北朝时期的宁州治所味县在今曲靖市麒麟区西北的三岔。唐宋时又称石城，隋代南宁州总管府及唐代前期的南宁州都督即治石城。南诏和大理时皆设石城郡，为控制滇东的重镇。现今曲靖一中的碑亭内，保存了乾隆年间在曲靖杨旗田出土的爨宝子碑，系东晋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立。另有石城会盟碑，记述了明政三年(971)大理割据政权与三十七部会盟的事。两碑书法极精，且是爨氏和段氏时期的重要史料，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幢(chuáng)：古时作为仪仗用的一种旗帜。

(3)袒当谁左：意即谁露出左臂表示拥护。袒当，左袒或右袒，即露出左臂或右臂。西汉时，大将周勃清除吕氏，在军中对众说：拥护吕氏的右袒，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军队都左袒，表示拥护刘氏。

(4)㟁嵝(lǒu)：同“培嵝”，即小土山。

(5)交水：元设交水县。明代废县，但地名仍称交水，属沾益州。即今沾益县治。

(6)沾益：明设沾益州，隶曲靖府，包有今宣威、富源、沾益三市县地，治今宣威市区。明末，沾益州土官叛乱，流官知州于天启二年(1622)逃到交水，筑城寄治，而沾益土司仍居州治，在今宣威市，于是出现土官流官各自设署的情况，此处所述沾益州署即流官治所。清代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于原沾益州治处新设宣威州，即今宣威市；并承认已迁交水的为沾益州。至此，原属沾益州的范围析为两个州。

(7)不乐观优：原脱“优”字，据“四库”本补。

【译文】

往北行十里，经过南城，又行二十里，进入曲靖府南门。这时有个姓戈的参将，奉按察使的命令，巡视各地的城堡，仪仗队中旗帜如林，大旗高举，如云的骑兵簇拥着，向南奔驰而去。我回避在路旁观察他们，如同吓人的雷电，也像浮动的云彩，不知两面的青山见惯这种场景，它们会拥护谁呢？在卖面的店铺中吃饭。走出东门半里，进入东山寺。这里名叫青龙山，可实际没有山，只是外城东边的小土山，高处仅有一丈多，大处不到五丈。上面建有大殿，前方立着一座

层楼陪衬大殿，楼内放置了一口大铜钟，铜钟如此之大，我从来没见过。大殿左边有藏经阁，大殿右边有座三层高的楼，都是像翅膀一样建在小土山的两旁而与小土山的后面齐平的建筑。徘徊流连了很久，出来走到寺右，沿着城墙往北走，行五里，出到演武场的大路上。又行三里经过白石江，又走二里翻过一道坡。又行十里来到新桥，隆隆雷声轰鸣，暴雨忽然来临，到茅屋房檐下避雨，冰雹雨点交织，旋风翻涌，雨点扑到人的衣服和脸上，没有办法遮挡。很久后天才转晴。仍然往北行，道路泥泞不可落脚。行十里到达交水，进入南门。经由沾益州衙门前走到东门，到原来住过的龚起潜家投宿。见他家的大门紧闭，心中奇怪，敲门后才知道正在内院演戏。我因为双脚都是泥土衣服满是污垢，不喜欢看戏，急忙进入他家的后楼去休息。沾益州只有土司住在州治内，而知州的官署却在交水。

初九日　余倦于行役(1)，憩其楼不出，作数日游纪。是日为重九，高风鼓寒。以登高之候，而独作袁安僵卧之态(2)，以日日跻攀崇峻不少也。下午，主人携菊具酌，不觉陶然而卧。

【注释】

(1)行役：即行旅，在外长途跋涉。

(2)袁安：字邵公，东汉汝南人。洛阳下大雪，人多出来乞讨吃食，袁安独僵卧不起，被洛阳令知道，举为孝廉，后官至司徒。

【译文】

初九日　我厌倦了长途跋涉，在后楼中休息不出门，写几天来的游记。这天是重九节，高楼上凉风吹来寒意。在这登高望远的节候上，我却独自一人作出袁安僵卧不起的姿态来，是因为天天跋涉攀登的崇山峻岭不少了。下午，主人带来菊花备下酒菜，不知不觉舒畅快乐地睡下了。

初十日　寒甚，终日阴翳。止寓中，下午复雨，彻夜不休。

【译文】

初十日　冷极了，整天阴云遮天。停留在寓所中，下午又下雨，一夜不停。

十一日　余欲行，主人以雨留，复为强驻，厌其酒脯焉(1)。初余欲从沾益并穷北盘源委，至交水，龚起潜为余谈之甚晰，皆凿凿可据，遂图返辕，由寻甸趋省城焉。

【注释】

(1)厌：吃饱。

【译文】

十一日　我打算动身，主人用下雨挽留，又因此勉强住下来，在这里饱吃他家的酒肉。最初我打算从沾益州走，连同穷究北盘江的源流，到了交水，龚起潜对我讲起北盘江的源流十分清晰，全都确凿有依据，便考虑往回走，经由寻甸府去省城了。

十二日　主人情笃，候饭而行，已上午矣。十里仍抵新桥(1)，遂由岐溯流西南行。二里抵西南小山下，石幢之水(2)，乃从西北峡中来，路乃从西南峡中入。一里登岭，一里陟其巅。西行岭上者又一里，乃下。初从岭头下瞰西坞，有庐有畴，有水潆之，以为必自西而东注石幢者。迤逦西下者又一里，抵坞中，则其水返西南流，当由南谷中转东而出于白石江者(3)。询是村为戈家冲(4)。由是而西，并翠峰诸涧之流，皆为白石江上流之源矣。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之内，而沐西平曲靖之捷(5)，诗为冒雾涉江，自上流渡而夹攻之，著之青史，为不世勋，而不知与坳堂无异也(6)。征事考实，书之不足尽信如此！于是盘折坂谷四里，越刘家坡，则翠峰山在望矣。盖此山即两旁中界之脊，南自宜良分支(7)，北度木容箐，又北而度火烧箐岭，又北而度响水西岭，又北而结为此山；又西夹峙为回龙山，绕交水之西

北，经炎方，又北抵沾益州南；转东，复折而南下，峙为黑山，分为两支。正支由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南走东折，下安笼所，入泗城州，而东峙为大明山，遂尽于浔州。旁支西南由白水西分水岭，又分两支：直南者由回窑坡西岭，西南峙为大龟山，而尽于盘江南曲；西南分支者，尽于曲靖东山。其东南之水，下为白石江；东北之水，下为石幢河；而西则泄于马龙之□江(8)，而出寻甸，为北盘江焉。然则一山而东出为南盘，西出为北盘，惟此山及炎方足以当之；若曲靖东山，则旁支错出，而《志》之所称悉误也。由刘家坡西南，从坡上行一里，追及一妪，乃翠峰山下横山屯人也。随之又西一里，乃下坡。径坞一里，有小水自西北来，小石梁跨之。从此西南上坡，为三车道；从此直西溯小水，自西南岸入，为翠峰间道。其路若续若断，横截坞陇。三里，有大道自东南来，则自曲靖登山之径也，于是东南望见三车市矣(9)。遂从大道西行，二里，将抵翠峰下，复从小径西南度陇。风雨忽至，顷刻而过。一里，下坡涉深涧，又西上坡半里，抵横山屯。其屯皆徐姓。

【注释】

(1)新桥：今名同，在西河南岸，沾益南境，沾益、曲靖间的公路东侧。

(2)石幢：即石幢河，清代称阿幢河，今称西河，从西往东流入盘江。

(3)白石江：今名同，在曲靖火车站南，从西向东流，又折南入潇湘江，水小处几乎只等于一条大沟。

(4)戈家冲：今作“戈家屯”，在曲靖麒麟区西北隅。

(5)沐西平：即沐英。古人习惯以某人的官爵名为其别号，沐英受封为西平侯，故人多称沐西平。

(6)坳堂：同“坳塘”，即最小的水塘。

(7)宜良：明为县，隶云南府，即今宜良县。

(8)□江：原空一字。《明一统志》：“东河，在马龙州治东。”“西河，在马龙州治西，东流合东河，入寻甸军民府界。”江源今仍称东河，以下各段今称龙潭河、马过河、马龙河。

(9)三车市：明时又称“三岔口堡”。今作“三岔”，在曲靖市区西北。

【译文】

十二日　主人情意深厚，等吃饭后上路，已经是上午了。十里仍来到新桥，就由岔路溯水流往西南行。二里走到西南方的小山下，石幢河的水，是从西北的峡中流来，路是从西南的峡中进去。一里后登岭，一里登上岭头。往西行走在岭上又是一里，于是下岭。当初从岭头上往下俯瞰西边的山坞，有房屋有田亩，有水潆绕在山坞中，以为必定是自西往东注入石幢河的水流。弯弯转转向西又向西下走一里，来到山坞中，就见那河水返过来往西南流，应当是从南面的山谷中转向东后流出到白石江的河水。打听到这个村子叫戈家冲。从这里往西，以及翠峰山各条山涧中的水流，都是白石江上游的水源。源短水小，潆绕流经的地方不过在几里之内，可西平王沐英在曲靖的胜战，却夸大为冒着浓雾涉过江水，从上游渡江后夹攻敌军，把它记入史书，成为不可一世的功勋，却不知这些小溪与小水塘没什么不同了。征引史事要考察实际，史书中的记载不值得完全相信竟然如此！从这里盘绕曲折在山坡山谷间四里，越过刘家坡，就见翠峰山在望了。大体上，这座翠峰山就是两旁群山从中分界的山脊，南面从宜良县分出支脉，往北延过木容箐，又往北延伸到火烧箐岭，又往北延过响水西岭，又往北延伸盘结为这座山；又往西延伸，夹峙为回龙山，绕到交水的西北，经过炎方驿，又往北延到沾益州南面；转向东，再折往南下延，耸峙为黑山，分为两条支脉。正面的一条支脉，从火烧铺、明月所之间向南延伸往东折，下延到安笼所，进入泗城州，往东耸峙为大明山，最终在浔州到了尽头。旁边的一条支脉，在西南面从白水铺西边的分水岭，又分出两条支脉：一直往南延伸的，从回窑坡的西岭往西南延伸，耸峙为大龟山，然后在盘江向南弯曲的地方到了尽头；往西南分出的支脉，在曲靖东山到了尽头。翠峰山东南的水，流下去是白石江；东北面的水，流下去是石幢河；而西面的水下泄到马龙州的□江，然后从寻甸府流出，成为北盘江了。既然这样，那么一座山

往东流出去的水是南盘江，往西流出去的水是北盘江，只有这座翠峰山和炎方驿所在的山才足以胜任；如果说是曲靖府的东山，可东山四旁的支脉错杂交出，因而志书所说的全错了。由刘家坡西南方，从坡上行一里，追上一位老妇人，是翠峰山下横山屯的人。跟随她又往西行一里，于是下坡。穿越山坞一里，有条小河从西北流来，小石桥跨在河上。从此地向西南上坡，是去三车市的路；从此地一直向西溯小河走，从西南岸进去，是去翠峰山的小路。这条小路时断时续，横穿山坞土陇。行三里，有条大路从东南方前来，那是从曲靖府登翠峰山的路，在这里往东南方可以望见三车市了。于是沿大路往西行，行二里，将要走到翠峰山下，再从小径往西南越过土陇。风雨忽然来临，顷刻就过去了。行一里，下坡涉过深深的涧水，又向西上坡行半里，到达横山屯。这个屯里的人都姓徐。

老妪命其子从村后送余入山。半里抵其麓，即有两小涧合流。涉其北来者，溯其西来者，遂蹑峻西上。一里半，盘岭头而北，转入西峡中，则山之半矣。其山自绝顶垂两支，如环臂东下：北支长，则缭绕而前，为新桥西冈之脉；南支短，则所蹑以上者。两臂之内，又中悬一支，当坞若台之峙，则朝阳庵踞其上，庵东北向。其南腋又与南臂环阿成峡，自峰顶逼削而下，则护国旧寺倚其间。自西峡入半里，先达旧寺，然后东转上朝阳，以旧寺前坠峡下堑也。旧寺两崖壁夹而阴森，其病在旁无余地；朝阳孤台中缀而轩朗，所短在前少回环。余先入旧寺，见正殿亦整，其后遂危崖迥峭，藤木倒垂于其上，而殿前两柏甚巨，夹立参天。寺中止一僧，乃寄锡殿中者(1)，一见即为余爇火炊饭。余乃更衣叩佛，即乘间东登朝阳。一头陀方曳杖出庵门(2)。余入其庵，亦别无一僧，止有读书者数人在东楼。余闲步前庭。庭中有西番菊两株，其花大如盘，簇瓣无心，赤光灿烂，黄菊为之夺艳，乃子种而非根分(3)，此其异于诸菊者。前楼亦幽迥，庭前有桂花一树，幽香飘泛，远袭山谷。余前隔峡盘岭，即闻而异之，以为天香遥坠，而不意乃敷萼所成也(4)。桂芬菊艳，念此幽境，恨无一僧可托。还饭旧寺，即欲登顶为行计，见炊饭僧殷勤整饷，虽瓶无余粟，豆无

余蔬，殊有割指啖客之意，心异之。及饭，则己箸不沾蔬，而止以蔬奉客，始知即为淡斋师也。先是横山屯老妪为余言："山中有一僧，损口苦体，以供大众。有予衣者，辄复予人。有饷食者，己不盐不油，惟恐众口弗适。"余初至此讯之，师不对，余肉眼不知即师也。师号大乘，年甫四十，幼为川人，长于姚安，寄锡于此，已期年矣(5)。发愿淡斋供众，欲于此静修三年，百日始一下山。其形短小，而目有疯痒之疾。苦行勤修，世所未有。余见之，方不忍去，而饭未毕，大雨如注，其势不已，师留止宿，余遂停憩焉。是夜寒甚，余宿前楹，师独留正殿，无具无龛，彻夜禅那不休(6)。

【注释】

(1)寄锡：行脚僧投某寺院暂住，必须将他随身带的锡杖挂在僧堂东西两边的壁上。故称寄锡、挂锡。又称挂单。

(2)头陀：梵文音译，意为"抖擞"，即苦行僧。头陀应守住空闲处、常乞食、穿百衲衣等十二项苦行，称头陀行。后来也称行脚乞食的僧人为头陀。

(3)乃子种而非根分："根"原作"苗"，据徐本、陈本改。

(4)敷萼(fū è)：开花。

(5)期(jī)年：一整年。期，原作"暮"，据徐本、"四库"本、丁本改。

(6)禅那：梵文音译，通常称"禅定"，略称"禅"，即安静而止息杂虑的意思，为佛教修行的方法之一。禅定时，只许静坐，不能卧床睡眠，因此，禅定也叫坐禅。

【译文】

老妇命令她的儿子从村后送我进山。行半里来到翠峰山山麓，马上有两条小山涧合流。涉过那条从北边流来的山涧水，沿着那条从西边流来的山涧逆流而上，于是沿陡峻的山势往西上走。行一里半，绕着岭头往北走，转进西面的山峡中，就是山的半中腰了。翠峰山的山势从绝顶上垂下两条支脉，如同手臂环抱向东下延：北面的支脉长，就环绕在前方，是新桥西冈的山脉；南面的支脉短，就是我攀登上山

的地方。两条手臂之内，又高悬着一座支峰，在山坞中像高台一样屹立着，而朝阳庵就坐落在山峰上，朝阳庵面向东北。这座山峰的南侧又与南面一只手臂样的山的转弯处环绕成峡谷，从峰顶逼窄陡削地深坠而下，护国旧寺就紧靠在峡谷中。自西面的峡谷中进去半里，先到达护国旧寺，然后向东转登上朝阳庵，因为护国旧寺前方峡谷往下深坠成堑沟。护国旧寺两面崖壁相夹而阴森森的，它的毛病在于四旁没有空地；朝阳庵点缀在独自耸立的高台中央而高敞明朗，它的短处在于前方少有回旋的余地。我先进入护国旧寺，见到正殿也还整齐，寺后就是高耸的悬崖高险陡削，古藤树枝倒垂在悬崖上，大殿前的两棵柏树十分巨大，夹立在两旁，高入云天。寺内只有一个僧人，是借住在寺中的行脚僧，一见面就马上为我烧火做饭。我于是换了衣服叩拜佛祖，随即乘空向东登上朝阳庵。一个头陀刚好拖着锡杖走出庵门。我进入朝阳庵，也没有别的僧人，在东楼只有几个读书的人。我在前边的庭院中漫步。庭院中有两棵西番菊，菊花大如盘子，花瓣簇拥没有花蕊，红光灿烂，黄菊的艳丽被它夺去了，是用种子栽种而不是分根移栽，这一点是西番菊不同于其他各种菊花的地方。前楼也很幽静深远，庭院前有一棵桂花树，幽香飘逸，香气远飘山谷。我先前隔着峡谷盘绕在岭上时，就闻到花香而感到奇怪，以为是天上的香气从远处降下来，却想不到是桂树开花形成的。桂花芬芳，菊花艳丽，心想如此幽雅的环境，遗憾没有一个僧人可以投宿。返回到护国旧寺吃饭，打算饭后就动身登顶，看见做饭的僧人殷勤地准备饭食，虽然缸中没有多余的粮食，盘中没有多余的菜蔬，却大有割下手指头来待客的心意，心里很惊异。到吃饭时，僧人自己却筷子不沾菜，却只是把菜敬给客人，这才知道他就是淡斋禅师了。这之前，横山屯的老妇人对我说："山中有一位僧人，省嘴苦自己，用来供养大众。有人给他衣服，他总是又送给别人。有人供给他饭食，他自己不放盐不加油，唯恐不合众人的口味。"我刚到此处时就打听淡斋禅师，禅师不回答，我的肉眼不知道就是禅师了。禅师法号叫大乘，年纪才四十岁，幼年时在四川，长在姚安府，暂住在这里，已经一整年了。发愿要素食淡斋，供养众人，打算在此静修三年，一百天才下山一次。他的身

形矮小，而且眼睛有疯痒病。苦心修行，勤苦修炼，世上所没有。我见到他这样，正在不忍心离开，而饭没吃完，大雨如注，雨势不会停止，禅师留我住宿，我便停留在寺中歇息。这天夜里冷极了，我住在前屋，禅师独自一人留在正殿，没有床铺没有被子，整夜坐禅不止。

十三日　达旦雨不止，大乘师复留憩。余见其瓶粟将尽，为炊粥为晨餐，师复即另爨为饭。上午雨止，恐余行，复强余餐。忽有一头陀入视，即昨朝阳入庵时曳杖而出者，见余曰："君尚在此，何不过我？我犹可为君一日供，不必啖此也(1)。"遂挟余过朝阳，共煨火具餐。师号总持，马龙人，为曲靖东山寺住持，避嚣于此，亦非此庵主僧也，此庵主僧曰瑞空，昨与旧寺主僧俱入郡，瑞空归而旧寺僧并不知返，盖皆蠢蠢，世法佛法，一无少解者。大乘精进而无余资，总持静修而能撙节(2)，亦空山中两胜侣也。已而自言其先世为姑苏吴县籍(3)，与余同姓。昔年朝海过吴门，山塘徐氏欲留之放生池，师不果而归。今年已六十三矣。是夜宿其西楼，寒更甚，而夜雨复潺潺。

【注释】

(1)啖(dàn)：吃。

(2)撙(zǔn)节：节省。

(3)姑苏：苏州府治西南有姑苏山，因以姑苏为苏州府的别名。吴县：为苏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苏州市。

【译文】

十三日　通宵达旦雨下个不停，大乘法师有挽留住下休息。我见他缸中的米将要完了，为此煮粥当早饭，法师又立刻另外烧火做饭。上午雨停了，担心我就走，又强留我吃饭。忽然一个头陀进来看，就是昨天进朝阳庵时拖着锡杖出门的那个人，见到我，说："您还在这里，为何不去探望我？我还可以为您提供一天的食宿，不必在这里吃了。"于是强拉着我去朝阳庵，一同烧火做饭。禅师法号叫总持，是马龙州人，是曲靖府东山寺的住持，为躲避吵闹来到此地，也不是这

座寺庵的住持僧人。这个寺庵的住持僧人叫瑞空，昨天与护国旧寺的住持僧人一起去曲靖府，瑞空归来而护国旧寺的僧人并不知道回来，大概都是些愚昧无知，世上的法度佛门的法规，全都很少了解的人。大乘法师精心苦修却没有多余的资财，总持法静心修行而能节省，也是空阔的山野中两位绝佳的同伴。不久他自己说起，他祖辈的籍贯是苏州府吴县，与我是同姓。前些年去朝海经过吴门，山塘的徐氏想要把他留在放生池，总持法师没有答应便归来了。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这天夜里住宿在西楼，冷得更厉害，而且夜里雨又哗哗下起来。

十四日　雨竟日不霁，峭寒砭骨(1)，惟闭户向火(2)，不能移一步也。

【注释】

(1)砭(biān)骨：刺骨。

(2)向火：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至今云、贵仍称向火。

【译文】

十四日　整天下雨没晴开，严寒刺骨，只好关上门烤火，不能出门挪动一步了。

翠峰山(1)，在曲靖西北，交水西南，各三十里，在马龙西四十里，秀拔为此中之冠。朝阳庵则刘九庵大师所开建者。碑言师名明元，本河南太康人(2)，曾中甲科(3)，为侍御(4)。嘉靖甲子(5)，驻锡翠峰。万历庚子有征播之役(6)，军门陈用宾过此(7)，感师德行，为建此庵。后师入涅槃(8)，陈军门命以儒礼葬于庵之东原。土人言：刘侍御出巡，案置二桃，为鼠所窃。刘窥见之，佯试门子曰(9)："汝何窃桃？"门子不承。吓之曰："此处岂复有他人，而汝不承。吾将刑之。"门子惧刑，遂妄承之。问："核何在？"门子复取他核以自诬。刘曰："天下事枉者多矣！"乃弃官薙发于此(10)。

【注释】

(1)翠峰山：今名同，跨在曲靖市麒麟区与马龙县间，海拔2245米。依实际方位应为马龙东北，“在马龙西四十里”的“西”字疑误。朝阳庵、护国寺、太平庵、八角庵、金龙庵、盘龙寺、灵官庙等散列山间，顶有翠和宫。是一处较具规模的宗教和旅游胜地，惜后来损毁严重。近年渐被恢复。

(2)太康：明为县。即今河南太康县。

(3)甲科：科举制度时，试题依其难易又分为甲、乙、丙、丁等科，甲科指考试中最高的科目。后来，甲科即指进士。

(4)侍御：即侍御史。明清时，侍御史即监察御史，分道负责，属都察院。御史出差在外，其衙署也称察院。当地俗称朝阳庵为察院庵。天启《滇志》搜遗志载：“九庵，姓刘氏，遁迹曲靖。有识之者云，曾以通籍为达官，卧病垂死，有异人导之薙染，遂愈。在滇十余年而卒。言论修持，遐迩皈仰。”徐霞客亲履朝阳，《徐霞客游记》记刘九庵事迹最详。

(5)嘉靖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

(6)万历庚子：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播：即播州宣慰司，明属四川，治今贵州遵义市城区。土司杨氏世有其地，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定杨应龙，即此处所说的“征播之役”。次年改置遵义军民府，并置附郭县遵义。

(7)军门：明代亦称总督、巡抚为军门。陈用宾为巡抚，故称军门。

(8)涅槃(niè pán)：为梵文音译，指僧人逝世，又称“入灭”或“圆寂”。

(9)门子：明代对官衙下人的鄙称。

(10)薙发：剃光头发，披上袈裟，出家为僧，又称“披薙”、“落发”。薙，即“剃”。

【译文】

翠峰山，在曲靖府西北，交水西南，距两地各有三十里，在马龙州西面四十里，秀丽挺拔是这一带最著名的。朝阳庵是刘九庵大师开始创建的寺庵。碑文上说，大师名叫明元，本来是河南省太康县人，曾经考中进士，担任监察御史。嘉靖甲子年，住在翠峰山修行。万历庚子年有征讨播州宣慰司的战事，巡抚陈用宾路过此地，感动于大师的德行，为他建造了这座寺庵。后来大师逝世，陈巡抚命令按照儒家的礼仪埋葬在朝阳庵东边的平地上。当地人说：刘监察御史外出巡视，桌案

上放着两个桃子，被老鼠偷吃了。刘九庵暗中窥见到了，假装试探手下人说："你为什么偷桃？"手下人不承认。又吓唬他说："此处难道还有其他人，可你却不承认。我要对你用刑。"手下人害怕受刑，便胡乱承认偷吃了桃。又问："桃核在哪里？"手下人又拿别的桃核诬陷自己。刘九庵说："天下之事，被冤枉的人太多了！"于是放弃官职，剃发出家来到此地。

曲靖者，本唐之曲州、靖州也(1)，合其地置府，而名亦因之。

【注释】

(1)曲州、靖州：唐代曲州在今昭通，靖州在今昭通市昭阳区北的靖安镇。但从元代开始，误认为曲州、靖州皆在今曲靖，并取名曲靖路，相沿讹误至今。

【译文】

曲靖府这个地方，本来是唐代的曲州、靖州，合并两地设置为府，而且名字也沿用原名。

沾益州土知州安边者，旧土官安远之弟，兄终而弟及者也。与四川乌撒府土官安孝良接壤，而复同宗。水西安邦彦之叛，孝良与之同逆。未几死，其长子安奇爵袭乌撒之职，次子安奇禄则土舍也。军门谢命沾益安边往谕水西，邦彦拘留之。当事者即命奇禄代署州事，并以上闻。后水西出安边，奉旨仍掌沾益，奇禄不得已，还其位；而奇禄有乌撒之援，安边势孤莫助，拥虚名而已。然边实忠顺，而奇禄狡猾，能结当道欢(1)。今年三月，何天衢命把总罗彩以兵助守沾益(2)，彩竟乘机杀边，并挈其资二千金去。或曰：彩受当道意指，皆为奇禄地也。奇禄遂复专州事，当道俱翕然从之。独总府沐曰："边虽土司，亦世臣也，况受特命，岂可杀之而不问？"故至今九月间，沾益复机桯不安(3)，为未定之局云。

【注释】

(1)当道：执掌政柄的人。

(2)把总：明代驻守京师的京营兵分三大营，设千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总兵辖下的低级军官也称把总。此处指后者。

(3)杌㝉(wù niè)：本作“杌隉”，意为不安。

【译文】

沾益州土知州安边这个人，是原土官安远的弟弟，哥哥死去后弟弟接替土司职位。与四川省乌撒府土官安孝良的领地接壤，而且又是同一祖宗。水西土司安邦彦叛乱时，安孝良与他一同反叛。安孝良没多久死去，他的长子安奇爵继承乌撒府土司的职位，次子安奇禄则担任土舍。谢巡抚命令沾益州安边前往告知水西，安邦彦拘留了安边。主管的人就任命安奇禄代理沾益州的政事，并上奏朝廷知晓。后来水西放出了安边，奉圣旨安边仍然掌管沾益州，安奇禄迫不得已，归还了职位；可安奇禄有乌撒府援助，安边势力孤单，没有人相助，徒有知州的虚名罢了。而且安边确实忠顺，安奇禄狡猾，能结交当权者，使他们欢心。今年三月，何天衢命令把总罗彩率兵协助防守沾益州，罗彩竟然乘机杀了安边，并带着安边的资产二千两黄金逃走了。有人说：罗彩是受当权者的指使，都是为安奇禄争地盘。安奇禄终于又专擅沾益州的政事，当权者们全都安安静静听从这一结果。唯独沐总兵说：“安边虽然是土司，也是朝廷世世代代的臣子，况且受到特殊的任命，怎么能杀了他却不追究？”所以直到今年九月间，沾益州还在动荡不安，是不稳定的局势。

下午饭后，伺雨稍息，遂从朝阳右登顶。西上半里，右瞰峡中，护国寺下嵌穽口，左瞻冈上，八角庵上踞朝阳右胁。西眺绝顶之下，护国后箐之上，又有一庵，前临危箐，后倚峭峰，有护国之幽而无其逼，有朝阳之垲而无其孤(1)，为此中正地，是为金龙庵。时霏雨复来，俱当岐而过，先上绝顶。又西半里逾北岭，望见后数里外，复一峰高峙，上亦有庵，曰盘龙庵，与翠峰东西骈峙；有水夹北坞而下(2)，即新桥石幢河之源也。于是南向攀岭脊而登，过一虚堂，额曰“恍入九天”。又南上，共半里而入翠和宫，则此山之绝顶也。

【注释】

(1)垲(kǎi)：地势高而土质干燥。

(2)有水夹北坞而下：原脱“有水”二字，据陈本补。

【译文】

下午吃饭后，等雨渐渐停了，就从朝阳庵右侧登顶。往西上走半里，向右俯瞰峡中，护国寺如同下嵌在陷阱口；往左仰视山冈上，八角庵在上方坐落在朝阳庵的右侧。往西眺望山峰绝顶之下，护国寺后面山箐的上方，又有一座寺庵，前临深险的山箐，后靠陡峭的山峰，有护国寺的幽深却没有那样狭窄，有朝阳庵的高敞干爽却不像它那样孤零零的，是这一带位置最正的地方，这是金龙庵。此时霏霏细雨重又来临，在岔路口全都径直走过，先上登绝顶。又往西半里越过北岭，望见山后几里外，又有一座山峰高高矗立着，上面也有寺庵，叫做盘龙庵，与翠峰山东西两面并排对峙；有溪水夹在北面的山坞中往下流，这就是新桥石幢河的源头了。从这里向南攀登岭脊，路过一处空虚无人的殿堂，堂上牌匾写着“恍入九天”。又往南上走，共行半里后进入翠和宫，这就是这座山的绝顶了。

翠峰为曲靖名峰，而不著于《统志》。如阆木之在东山，与此隔海子遥对，然东山虽大，而非正脉，而此峰则为两江鼻祖。余初见西坞与回龙夹北之水，犹东下新桥，而朝阳、护国及是峰东麓之水，又俱注白石，疑是峰犹非正脊；及登顶而后知正南下坠之峡，则南由响水坳西，独西下马龙出寻甸矣(1)，始信是顶为三面水分之界。东北二面俱入南盘，南面入北盘。其脉南自响水坳西，平度而峙为此峰，即西度盘龙。其水遂南北异流，南者从西转北，北者从东转南。两盘之交错，其源实分于此云。

【注释】

(1)马龙：明置州，隶曲靖府，即今马龙县。

【译文】

翠峰山是曲靖府著名的山峰，却没有被记载进《一统志》中。如果阆木山在曲靖东山的位置，与此山隔着海子远远相对，不过东山虽大，却不是主脉，可这座山峰却是南盘江、北盘江两条江流起源地的鼻祖。我起初看见西面山坞与回龙山相夹的北盘江江水，仍然是向东下流到新桥，而朝阳庵、护国寺及翠峰山东麓的水，又全是注入白石江，怀疑这座山峰仍然不是主脉的正脊；到登顶后才知道往正南下坠的峡谷，是往南经由响水坳的西面，单独往西下延到马龙州，再出到寻甸府的了，这才相信这座山峰的绝顶是三面水流的分界处。东、北两面的水都流入南盘江，南面的水流入北盘江。这条山脉南边自响水坳西面，平行延伸过来耸峙为这座山峰，随即往西延伸到盘龙庵所在之处。翠峰山的水便从南北两面分流，往南流的从西转向北，往北流的从东转向南。两条盘江的交错，它们的源头实际上就是在这座山峰分流的。

翠和顶高风峭，两老僧闭门煨火，四顾雾幕峰漾，略瞰大略。由南坞西下，为寻甸间道，余拟明日从之而去者。遂东南下，由灵官庙东转，半里入金龙庵。庵颇整洁，庭中菊数十本，披霜含雨，幽景凄绝。是庵为山东老僧天则所建，今天则入省主地藏寺，而其徒允哲主之。肃客具斋(1)，暝雨渐合。遂复半里，东还朝阳。欲下护国看大乘师，雨滑不能，瞰之而过。

【注释】

(1)肃客：恭敬地引进客人。

【译文】

翠和宫所在的山顶，山高风疾，两个老和尚关着门烤火，四面环顾，浓雾如帷幕，群峰弥蒙，只能略微俯瞰到大概情形。由南面的山坞往西下去，是去往寻甸府的小路，我准备明天从这里前去的路。于是往东南下山，从灵官庙往东转，行半里进入金龙庵。金龙庵相当整

洁，庭院中有几十棵菊花，蒙着一层白霜，含着雨露，幽寂的景致凄凉极了。这座寺庵是山东老和尚天则创建的，如今天则进省城去住持地藏寺，而这里由他的徒弟允哲住持。允哲恭敬地迎客，备好斋饭，黄昏时雨渐渐下起来。于是再走半里，往东返回朝阳庵。想要下到护国寺去看望大乘法师，下雨路滑不能前去，俯瞰朝阳庵就走过了。

十五日　达旦雨止，而云气磑磑(1)，余复止不行。日当午献影，余遂乘兴往看大乘。大乘复固留。时天色忽霁，余欲行而度不及，姑期之晚过，为明日早行计。乃复上顶，环眺四围，远峰俱出，始晰是山之脉，但东西横列，而脉从中度，屡伏屡起，非直亘之脊也。惟翠峰与盘龙二峰，乃东西并夹。而翠峰之南，响水坳之支横列东下，而结为曲靖；盘龙之西，又南曲一支，始东下而结为交水，又横亘而北，始东汇炎方之水，又北始转度沾益之南坞焉。从峰东下，又还过八角庵，仍返餐于朝阳。为总持所留，不得入护国。是日以丽江、嵩明二处求兆于翠和灵签(2)，丽江得“贵人接引喜更新”，嵩明得“枯木逢春欲放花”。皆吉兆也。午晴后，窃计明日可早行，既暮而雨复合。

【注释】

(1)磑磑(ài dài)：形容云很浓密的样子。

(2)求兆(zhào)：占卜吉凶。

【译文】

十五日　到天明时雨停了，但云雾浓厚，我再次留下了没上路。太阳在正午时露出光影来，我便乘着兴头前去看望大乘法师。大乘法师又坚决挽留。此时天色突然晴开，我想动身又估计来不及了，姑且与他约定晚上过来，为明天早上上路做准备。于是重新登上峰顶，环顾远眺四面，远处的山峰全部显现出来，这才清晰地看到这座山的山脉走向，只是东西向横向排列，而主脉从中间延伸而去，多次起伏，不是一直绵亘的山脉。唯有翠峰山与盘龙山两座高峰，是东西并立相

夹。而且翠峰山的南面，响水坳的支脉横排着往东下延，然后盘结为曲靖府东山；盘龙山的西面，又往南绕出一条支脉，才往东下延后盘结为交水所在的山，又横亘着往北延去，才往东汇入炎方驿的水流，又才往北转，穿过沾益州南面的山坞。从峰顶往东下走，返回来又路过八角庵，仍然返回朝阳庵吃饭。因为总持挽留，没能够进入护国寺。这一天，到翠和宫去为去丽江府、嵩明州求签占卜吉凶，去丽江府的签是“贵人接引喜更新”，去嵩明州的签是“枯木逢春欲放花”。都是吉兆。中午天晴后，我私下估计明天可以早早上路了，天黑后雨又下起来。

十六日　阻雨。

【译文】

十六日　被雨阻挡。

十七日　雨复达旦。一驻朝阳者数日，而总持又非常住，久扰殊为不安，雨竟日复一日(1)。饭后欲别而行，总持谓雨且复至，已而果然。已复中霁，既乃大注，倾盆倒峡，更甚于昨。

【注释】

(1)“一驻朝阳者数日”以下几句：原作“念自驻朝阳者数日”，据徐本、陈本改补。

【译文】

十七日　雨又下到天明。一住进朝阳庵就是几天，而总持又不是常住的僧人，长时间打扰他感到非常不安，雨竟然一天又一天的下。饭后想要告别他上路，总持说雨即将来临，不久果然这样。后来中午又晴开，随后就大雨如注，倾盆大雨倒入山峡中，比昨天更猛烈。

十八日　彻夜彻旦，点不少辍。前二日俱午刻朗然，而今即闪烁之影一并无之，而寒且更甚，惟就榾柮作生涯(1)，不复问前程矣。

【注释】

(1)榾柮(gǔ duò)：方言词，指木头块，树根橛子。此指用木头烧火取暖。

【译文】

十八日　整整一夜到亮，雨点没有稍微停过。前两天中午时刻都还有晴朗的样子，可今天即使是闪烁的光影一同不见了，而且又冷得更加厉害，只有坐在柴火堆旁熬日子，不再过问前方的途程了。

十九日　晦雨仍如昨，复阻不行，榾柮闲谈。总持昔以周郡尊事逮系，桁杨甚苦(1)，因笔记之。东山寺昔有藏经，乃唐巡抚所请归者。郡守周之相，石阡人(2)，由乡荐擢守曲靖，以清直闻。慕总持师道行，请之检藏，延候甚密。迤东巡守以下诸僚，皆有“独清”之恨，而周复不免扬其波，于是悉侧目之，中伤于抚台王伉，罗织无迹，遂诬师往还为交通贿赂，以经篮为筐篚(3)，坐以重赃。周复代为完之而去云。

【注释】

(1)桁(háng)杨：加在脚上或颈上拘系囚犯的刑具。

(2)石阡：明置石阡府，即今贵州石阡县。

(3)篮(lù)：用竹子、柳条或藤条编成的圆形器，装佛经的称“经篮”，装书的称“书篮”。筐篚(fěi)：皆装东西的竹器，方形的称筐，圆形的称篚。

【译文】

十九日　天色昏暗，雨仍如昨天一样，又受阻没上路，坐在柴火堆旁闲谈。总持法师从前因为周知府的事被逮捕囚禁，被刑具折磨得十分痛苦，我因而用笔把这事记下来。东山寺从前有大藏经，是唐巡抚请回来的佛经。知府周之相，是石阡府人，通过乡荐被提拔为曲靖府知府，以清廉正直闻名。周知府仰慕总持法师的德行，请他检校大藏经，接待问候很周到。滇东巡抚、知府以下的众多官僚，都对周之相有“独清”之名心怀嫉恨，可周之相又不免掀起一些风波，于是官僚们对周之相全都侧目而视，到巡抚王伉面前中伤他，要罗织罪名又找不到周之相的劣迹，于是便诬陷法师与周之相互相往来勾结贿赂，用装经书的筐子来装

赃物，因大量贪赃而获罪。周之相又替法师交完赃款后便离职走了。

二十日　夜不闻檐溜，以为可行矣。晨起而雾，复以为霁可待也。既饭而雾复成雨。及午过大霁，以为此霁必有久晴。迨暮而雨声复瑟瑟，达夜而更甚焉。

【译文】

二十日　夜里没屋檐上滴水的声音，以为可以上路了。早晨起床后有雾，又以为可以坐等天晴了。可饭后雾又变成雨。到中午过后天大晴，以为这次转晴必定会晴很久。到天黑时却又雨声刷刷，到了夜里雨更大了。

二十一日　晦冥终日，迨夜复雨。是日下午，散步朝阳东数十步。东峡中一庵当峡，是曰太平庵，盖与护国东西夹朝阳者。太平老僧煮芋煨栗以饷。

【译文】

二十一日　一整天天色昏暗，到夜里又下雨。这天下午，在朝阳庵东边散步，走了几十步。东面的山峡中有一座寺庵位于峡中，这叫做太平庵，原来是与护国寺在东西两面夹住朝阳庵的寺庵。太平庵的老和尚煮芋头烤栗子给我当饭吃。

二十二日　晨起晦冥，然决去之念，已不可止矣。上午乃行。总持复赠之以米，恐中途雨后一时无宿者耳。既别，仍上护国后夹箐中观龙潭。潭小而流不竭，盖金龙庵下夹壁缝中之液，虽不竭而非涵潴之窟也。遂西上逾岭，循翠和宫之后，一里余，又逾岭而南下，雨犹霏霏不已。半里，及坞中。又一里，有岐北转，误从之，渐入山夹，则盘龙所登之道也。仍出从大道西南行。二里，有村当坞中，溪流自坞直南去，路由村西转北行。半里，涉坞而西，一里，又有村在坡间，是曰高坡村(1)。由村后下冈，有岐从坞中西南去，为小径，可南

达鸡头村(2)；从冈上西北转，为大径，乃驼马所行者。初交水主人谓余："有间道自寻甸出交水甚近，但其径多错，乃近日东川驼铜之骑所出(3)。无同行之旅，不可独去，须从响水走鸡头村大道。"乃余不趋响水而登翠峰。问道于山僧，俱云："山后虽即驼铜道，然路错难行，须仍出鸡头为便。"至是余质之途人，亦多主其说。然见所云径路反大，而所云往鸡头大路者反小甚，心惑之。曰以村人为卜，然已过村。见有村人自山中负薪来，呼而问之，则指从北不从南。余乃从驼马路转西北，循冈三里，西北过一脊。其脊乃自盘龙南度者，余初以为分支南下，而不意乃正脉之曲。出坳西，见脊东所上者甚平，而脊西则下坠深曲，脊南北又从岭头骈峰高耸，各极嵯峨。意是山之脊，又直折而南。盖前自翠峰度其北去者，此又度其南，一脊而半日间两度之矣。从坳西随南峰之上，盘腰曲屈，其坑皆深坠。北向一里，跻一坡。一里，又北度一脊，其脊平亘于南北之中者。于是又一里，再跻北岭，始西北下。其时天已渐霁，无复晦冥之色，远峰近峡，环瞩在望。二里，下西坞。其坞自南而北，其中黄云盘陇，村落连错，一溪中贯之。问水所从出，则仍从新桥石幢河也。问其所从来，则堰口也(4)。问其地何名，则兔街子也(5)。始信所过之脊，果又曲而南；过堰口，当又曲而北。余前登翠峰，第见其西过盘龙，不至此，又安知其南由堰口耶？前之为指南者，不曰鸡头，即曰桃源，余乃漫随马迹，再历龙脊，逢原之异，直左之右之矣。下坞，南行二里，遂横涉其溪，中流汤汤，犹倍于白石江源也。南上坡一里，是为堰口，聚落数十家，在溪北冈上。乃入炊。久之，饭而行，阴云复合。其处有岐，北入山为麦冲道。余乃西向行，其溪亦分岐来，一自北峡，一自西峡。余度其北来者，遂西入峡，渐上渐峻，天色亦渐霁。四里，从岭上北转，则北峡之穷坠处。又一里，复逾岭而西。是岭自木容箐杨金山北走翠峰，复自盘龙南走高坡，又南至此，始转而北。其东西相距，数里之内，凡三曲焉。余一日三过之，何遇之勤而委曲不遗耶！从岭西涉坞，其水遂南流。一里，于是又北转逾岭。一里，西北下山。二里，抵坞中，随小水北向出峡，始有坞成畦。路当从畦随流西去，而坞北有村聚当北冈上，是为洒家(6)，想亦土酋之姓，或

曰亦属平彝。乃一里经坞登冈，由洒家西向行。一里，越陇西下，有峡自北来，小水从之，是亦麦冲南来之道。遂循其坞转而西南行，二里抵新屯(7)，庐舍夹道，丰禾被坞。其处为平彝之屯。据土人言，自堰口之北兔街子，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南宁(8)；自洒家之西抵三车，屯属平彝，而粮则寄于马龙；自一碗冲之西抵鲁石，屯属平彝，而界则属于寻甸。盖寻甸、曲靖，以堰口老龙南分之脊为界；马龙、南宁，以堰口老龙为界；而平彝则中错于两府之交而为屯者也。自屯西逾坡，共一里余，过一坞，有二三家在西岭，其坞复自北而南。由村南转而逾冈西南下，二里，复有一坞，溪畴南环，聚落北倚，是为保官儿庄(9)，夹路成衢，为村聚之最盛者，此亦平彝屯官之庄也。

【注释】

(1)高坡村：今名同，分上下两村，在马龙县东北隅。

(2)鸡头村：今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的铁路线上。

(3)东川：明置东川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会泽县。今昆明市东川区明时亦属东川府。

(4)堰口：今作“沿口”。

(5)兔街子：今名同。两地皆在今马龙县东北境的西河沿。

(6)洒家：今作“色甲”。在今马龙县北境。

(7)新屯：今名同。在今马龙县北境。

(8)南宁：为曲靖府附郭县，在今曲靖市麒麟区。

(9)保官儿庄：今作“保谷庄”，在马龙县北境。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天色昏暗，然而决心离开的念头，已不能止息了。上午就动身。总持法师又送给我米，是担心雨后我在中途一时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辞别总持后，仍然上到护国寺后面相夹的山箐中去观看龙潭。龙潭虽小但水流不会枯竭，大概是金龙庵下方夹壁缝中

流出的泉水，虽不会枯竭却不是蓄水不流的洞窟。于是向西上走越岭，顺着翠和宫的后山走，行一里多，又越岭后往南下山，细雨仍霏霏不止。行半里，来到山坞中。又行一里，有条岔路向北转去，我错从这条路走，渐渐走入山间夹谷中，是上登盘龙庵的路。仍然出来从大路往西南行。行二里，有个村庄位于山坞中，溪流从坞中一直向南流去，道路由村子西边转向北走。行半里，涉过山坞往西行，行一里，又有个村子在坡上，这里叫高坡村。由村后下冈，有条岔路从山坞中往西南去，是小路，向南可以到达鸡头村；从山冈上往西北转，是大路，是驮货物的马走的路。当初交水的房主人对我说："有条便道从寻甸府出到交水很近，但这条路交错复杂，是近日到东川府驮铜的马匹走出来的路。没有同行的旅伴，不能独自前去，必须从响水坳走鸡头村的大道。"可是我没有去响水坳却登了翠峰山。向山中的和尚问路，全都说："山后虽然有驮铜的路，但道路交错，难走，必须仍然出到鸡头村才方便走。"来到这里，我向过路人质询他们的说法，也多半主张他们的说法。然而见到他们所说的小径反而大，所说的去往鸡头村的大路反而十分小，心中很是疑惑。对自己说，以村里人说的来选择，可已经走过村子。见有个村里人从山中背柴出来，呼叫着向他问路，却指引我向北走不向南走。我便从驮货物的马路转向西北，沿着山冈走三里，往西北越过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是从盘龙庵往南延伸的山脉，我起初以为是往南下延的分支，却意想不到是山脉的主脉弯曲之处。出到山坳西边，见到山脊往东上走的地方很平缓，可山脊西面却下陷得很深，弯弯曲曲的，山脊南北两面又从山头高高耸起并立的山峰，每座山峰都极其巍峨。猜想这座山的主脊，又一直转向南。原来先前从翠峰山越过山脊往北延伸去的支脉，现在又越过山脊往南去的支脉，一条山脊在半天之内翻越过它两次了。从山坳西边沿着南峰之上，盘绕在山腰上弯来绕去地走，山上的坑都深陷下去。向北一里，爬过一道坡。行一里，又往北越过一条山脊，这条山脊平缓地横亘在南北两面山峰之中。从这里又行一里，再登上北岭，开始往西北下山。此时天已渐渐晴开，不再是昏暗无光的天色，远处的山峰和近处的峡谷，环顾远眺都历历在目。行二里，下到西面的山

坞。这个山坞西南向北，山坞中成熟的稻谷如黄色的云彩盘旋在田野中，村落相连，错落有致，一条溪水流贯坞中。询问溪水从什么地方流出去，原来仍然是从新桥石幢河流出去。又问溪水从什么地方流来，是从堰口。打听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是兔街子。这才相信我走过的山脊，果然又转向南；延过堰口，应当又转向北。我先前登翠峰山，只见山脉往西延伸过盘龙庵，不来到此地，又怎能知道山脉南面经过堰口呢？前边为我指路的人，不是说鸡头村，就是说桃源村，我只好胡乱地跟着驮马的足迹走，竟然两次亲历了主脉山脊，如此奇异，真是左右逢源了。下到山坞中，往南行二里，便横向涉过那条溪水，溪中水势浩浩荡荡，仍然比白石江源头的水流大一倍。往南上坡一里，这里是堰口，是个几十家人的聚落，在溪北的山冈上。于是进村煮饭吃。很久之后，吃饭后上路，阴云又四面合围。此处有岔路，往北进山的是去麦冲的路。我于是往西走，这条溪流也有分支流来，一条来自北面的峡中，一条来自西面的峡中。我渡过那条从北面流来的溪水，便向西进峡，逐渐上走渐渐陡峻起来，天色也渐渐转晴。行四里，从岭上往北转，就见到北面山峡深坠的尽头处。又行一里，再越岭往西走。这座山岭从木容箐杨金山延伸到翠峰山，再从盘龙庵往南延伸到高坡村，又往南延伸到此地，才转向北而去。这条山脉东西相隔的距离不过数里，几里之内，共绕了三次弯了。我一天之内三次翻过了它，怎么遇到它那么多次而且它弯弯曲曲的山势一点没有遗漏呢！从岭西涉过山坞，那溪水便往南流了。行一里，从这里又向北转翻越山岭。行一里，向西北下山。行二里，到达山坞中，顺小溪向北走出峡谷，开始有山坞被开垦成田地。道路应当从田地中顺水流向西去，可山坞北面有个村落位于北面山冈上，这里是洒家想来村名出于当地头领的姓，有人说也是隶属于平彝卫。便从坞中行一里登上山冈，从洒家向西行。行一里，越过土陇往西下走，有条峡谷自北面延伸过来，小溪顺着峡谷流，这也是麦冲往南来的路。于是沿着山坞转向西南行，行二里到达新屯，房屋夹在道路两旁，丰美的稻禾覆盖着山坞。这个地方是平彝卫屯守之地。据当地人说，从堰口往北到兔街子，屯守属于平彝卫，可粮饷却要依靠南宁县；从洒家往西到三车，屯守属于平

彝卫，可粮饷却要依靠马龙州；从一碗冲往西到鲁石，屯守属于平彝卫，可地界却属于寻甸府。大概是寻甸府、曲靖府以堰口主脉往南分支的山脊为分界线；马龙州、南宁县是以堰口的主脉作为分界线；而平彝卫则是在寻甸、曲靖两府交错的地域内负责屯守的原因吧。从新屯往西翻越山坡，共行一里多，经过一个山坞，有两三家人在西岭下，还是自北往南走向。由村子往南转后越过山冈向西南下走，行二里，又有一个山坞，溪水田野环绕在南面，村落靠在山坞北面，这里是保官儿庄，房屋夹在大路两旁，是村落中最繁盛的地方，此地也是平彝卫屯守官员驻扎的村庄。

二十三日　中夜闻隔户夜起者，言明星烺烺(1)；鸡鸣起饭，仍浓阴也，然四山无雾。昧爽即行，始由西南涉坞，一里，渐转西行入峡，平陟而上。三里，逾一坳脊，遂西下。两上两下，两度南去之坞，两逾南行坡脊而西，共五里，有村在西坡上，是曰三车(2)。由其村后，复逾南行一坡，度南行一坞，一里半，披西峡而入，于是峡中水自西而东。溯之行半里，渐盘崖而上。崖南峡中，箐木森郁，微霜乍染，标黄叠紫，错翠铺丹，令人恍然置身丹碧中。一里余，渐盘而北折，下度盘壑，更觉深窈。二里，又循西峡上。一里，又逾一脊，是为南行分脊之最远者，东西皆其旁错也。由脊西下，涉坞再西，共二里，有峡甚逼。随峡西折而南行，半里，复西逾岭。半里出岭西，始见岭北有坞，居庐环踞冈上，是为一碗冲(3)。于是西行岭脊之上，其岭颇平，南北皆坞，而脊横其中。一里，陟脊西。又南转逾冈西下，共一里，度一峡，想即一碗冲西向泄流之峡也。又西北上坡，其坡颇长，一里陟其巅。于是东望所度诸岭，如屏层绕，而直东一峰，浮青远出，恐尚在翠峰之外，岂东山阆木之最高处耶？北望乃其峰之分脊处，至是乃见回支环壑。而南望则东南最豁，此正老脊分支环于板桥诸处者，不知此处何以反伏其脊？其外亦有浮青特出远甚，当是路南、邑市之间(4)。惟西则本支尚高，不容外瞩也。由巅南循坡西转，半里，又西度脊。从脊西向西北下坞，约一里，有溪始西向流，横二松渡之。其溪从西峡去，路循西北坡上。一里，复西逾脊，环坡

南下，遂循之行。一里，转而西下，有坞自北来，颇巨，横涉其西，塍泥污泞。半里，有大聚落在西坡下，是为鲁石哨(5)，其处已属寻甸，而屯者犹平彝军人也。由村南西上逾坡，一里，复逾冈头。转而西南二里，又西向逾脊。从脊西下峡中，半里，峡北忽下坠成坑，路从南崖上行，南耸危巘，北陷崩坑，坑中有石幢，则崩隤之余也。循坑西下，又半里，有北来之坞，横度之。又半里，涉溪西上，复西南上坡，横行坡上。一里，又西向入峡，其南有峰尖耸，北有峰骈立。二里，从南峰之北逾腋而西，又一里，始行北峰之南冈，与北峰隔坞相对。有村居倚北峰而悬坞北，是为郭扩(6)，始非平彝屯而为寻甸编户。

【注释】

(1)烺(lǎng)烺：如火样明亮。

(2)三车：今名同，在马龙县北境王家庄与前卫间，有别于前述曲靖三车市。

(3)一碗冲：今作“玉碗冲”，在马龙县西北境。

(4)当是路南、邑市之间：“邑市”原作“市邑”，据《明史·地理志》改。明曾置邑市县，隶路南州，治今宜良县东北境的古城。弘治三年(1490)废邑市县入路南州。明末虽已废县，但地名仍存。

(5)鲁石哨：今仍称鲁石，分上鲁石与下鲁石两村，在马龙县西北隅。

(6)郭扩：今作“戈夸”，在寻甸县东南隅。

【译文】

二十三日　半夜听见隔壁人家夜里起床的人说，明星如火一样照耀；鸡鸣时起床吃饭，仍然是浓云密布的阴天，不过四面群山没有雾。拂晓就上路，开始时由西南方涉过山坞，行一里，渐渐转向西行进入峡谷，平缓上登。行三里，越过一条山坳中的山脊，于是向西下走。两次上登两次下走，两次穿过往南去的山坞，两次翻过往南延伸的坡脊往西行，一共五里，有个村庄在西面的山坡上，这里叫三车。

由这个村子后面，又翻越一条往南延伸的山坡，穿过一个往南延伸的山坞，行一里半，钻进西面的山峡，到这里，峡中的水自西流向东。溯溪流行半里，渐渐绕着山崖上走。山崖南边的峡谷中，竹丛树木森森，十分茂盛，薄霜初染，黄色醒目，紫色重叠，翠绿色错落，红色铺陈，令人恍惚觉得是置身于绚丽多彩的画卷之中。行一里多，慢慢绕着向北转，下走越过盘绕的壑谷，更觉得深远。行二里，又沿着西面的山峡上走。行一里，又翻越一条山脊，这是往南延伸分支的山脊最远之处了，东西两面都是这条山脊往两旁分出的杂乱交错的山。由山脊往西下行，涉过山坞再往西行，共二里，有条峡谷十分狭窄。顺着峡谷向西转后往南行，行半里，又向西越岭。半里出到岭西，才看见岭北有个山坞，居民房屋环绕在山冈上，这里是一碗冲。从这里往西行走在岭脊之上，这座山岭较为平缓，南北两面都是山坞，而岭脊横在山坞中。行一里，翻越到岭西。又往南转越过山冈往西下走，共一里，穿过一条峡谷，推想就是一碗冲向西排泄水流的峡谷了。又往西北上坡，这道坡很长，行一里爬到坡头。在这里远望东面我所翻越的众多山岭，如屏风一样层层环绕，而正东的一座山峰，远远的泛出青色，恐怕还在翠峰山之外，莫非是东面群山中阆木山的最高处吗？向北远望是这座山峰的山脊分支的地方，来到这里才看见回绕的支脉环绕成壑谷。而往南望去，则是东南方最开阔，这正是主脉山脊分支回绕到板桥各地的山脉，不知此处的山脊为什么反而低伏下来？那之外也有泛出的青山特别遥远，应当是在路南州、邑市之间。唯有西面就是主脉还很高，不容许向外远看。从坡顶往南顺着山坡向西转，行半里，又向西越过山脊。从山脊西面向西北下到山坞中，约有一里，有溪水开始向西流淌，横架着两棵松树渡过溪水。这条溪流往西面的山峡中流去，路顺着西北的山坡上走。行一里，再往西越过山脊，绕着山坡往南行，于是顺着路走。行一里，转向西下走，有个山坞从北来，相当大，横穿到山坞西面，田埂上泥污泥泞难行。行半里，有个大村落在西面山坡之下，这是鲁石哨，此处已属于寻甸府，可屯守的仍然是平彝卫的军人。有村南往西上走翻越山坡，行一里，再越过冈头。转向西南行二里，又向西越过山脊。从山脊西面下到山峡中，行

半里，山峡北面忽然下坠成深坑，路从南面的山崖上往上走，南面险峰高耸，北面深坑崩陷，深坑中有个石柱，是山石崩塌的残余物。沿着深坑往西下走，又行半里，有个从北边来的山坞，横穿过山坞。又行半里，涉过溪水往西上走，又往西南上坡，横向行走在山坡上。行一里，又向西进入峡谷，峡谷南面有座山峰尖尖地耸起，北面有山峰并排矗立。行二里，从南峰的北面穿过山侧往西走，又行一里，开始行走在北峰南面的山冈上，与北峰隔着山坞相对。有个村庄背靠北峰却高悬在山坞北边，这是郭扩，从这里开始不再是平彝卫屯守而是寻甸府编入户籍的百姓。

由其西南下坡，半里，涉小涧，西登坡，循坡北行，又与骈峰东西隔坞。共二里北上，瞰骈峰之阴，遂西半里逾冈，从冈上平行。有中洼之坑，当冈之南，横坠而西。其西有尖峰，纯石而中突，两腋属于南北，若当关之标。路行坑上，一里，出尖石峰之北腋，遂西向而下，一里抵西壑，则尖石峰之西麓矣。于是南界扩然，直望一峰最高，远插天表，余疑以为尧林山，而无可征也。迤东诸山，惟尧林山最高耸特出(1)，在嵩明东二十里，与河口隔河相对(2)。登杨林老脊，犹东望而见之，今则南望而见之，皆在七八十里之外。按《志》无尧林之名，惟有秀嵩山在嵩明州东二十里，耸秀插霄汉，环州之山，惟此为最耳。度壑西转，二里，越小溪桥，有村在北陇，是曰壁假(3)。由其西攀岭北上，旋逾坳而西，一里，复下涉壑，又南见天表高峰。时已追及一老人，执而问之，果尧林也。又西一里，复入西峡。蹑峡而上半里，逾岭西，西界遥山始大开，望见南龙老脊，自西南横列而东北，则东川、寻甸倚之为界者也。其脊平峙天际，而西南与东北两头各起崇峰，其势最雄，亦最远。从屏峙中又分列一支，自西北走东南，若“八”字然。其交分之处，山势独伏，而寻甸郡城正托其坳中。由伏处入，为东川道；西逾分列之脊，为嵩明并入省道；循分列东麓而南，为马龙道。杨林之水，绕尧林之东，马龙水由中和北转，同趋而北，皆随此分列之山，而合于其东者也；但溪流犹不可见，而郡南海子则汪然可挹。从此西下，坡峻岭豁，二里抵其峡中。有小水亦南行，随之西南又半里，北坞回环，中有村庐当

坡，曰海桐(4)。由其南，西度坞，复上冈，一里抵冈头。随冈南下，转而西，共二里，坞自北来，溪流随之，内有村当坞，曰果壁(5)，外有石堰截流。路由堰上涉水而西，从平坡上行，二里，稍下，有村倚坡之西，曰柳塘(6)。于是坡尽畦连，北抵回峰，西逾江而及郡，南接海子，皆禾稻之区，而村落相望矣。从畦塍西行二里，则马龙之溪自东南峡出，杨林之溪自西南峡出，夹流而北，至此而合，石梁七洞横架其上，曰七星桥。其自南而北，为北盘上流，正与石堡桥之流，自北而南，为南盘上流，势正相等，但未能及曲江桥之大也(7)。过桥，有庙三楹，东向临之。中有旧碑，或言去郡城十五里，或言二十里；或名为江外河；或名为三岔河。无定里，亦无定名。而《一统志》又名其溪为阿交合溪，又注旧名为些邱溢派江，名其桥为通靖桥，然注其桥曰："城东二十里，跨阿交合溪。"注其溪曰："府东南十五里合流。"又自异焉。按旧城在今城东五里，今城筑于嘉靖丁亥安铨乱后(8)，则今以十五里之说为是。乃屡讯土人，皆谓其流出东川，下马湖(9)，无有知其自沾益下盘江者。然《一统志》曰入沾益，后考之《府志》，其注与《一统》同。参之龚起潜之说，确而有据，不若土人之臆度也。或有谓自车洪江下马湖，其说益讹。亦可见此水之必下车洪，车洪之必非马湖矣。盖车洪之去交水不远，起潜之谙沾益甚真，若车洪之上，不折而西趋马湖，则车洪之下，不折而北出三板桥，则起潜之指示可知也(10)。

【注释】

(1)尧林山：今作"药灵山"、"瑶玲山"，即秀崧山，海拔2627米。

(2)河口：今称小河口，在嵩明东境，两山逼窄，杨林海水东流至此，转而北流为牛栏江。

(3)壁假：今作"必寨"，在寻甸县东南境。

(4)海桐：今作"海通"。

(5)果壁：今作"戈必"。

(6)柳塘：今作"勒塘"。与壁假、海桐、果壁皆同音异写，均在寻甸东南

境。

(7)曲江桥：《明一统志》临安府关梁：“曲江桥，在府城北九十里。”曲江桥在今建水县北隅，横跨曲江上。

(8)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1527)。

(9)马湖：明置府，隶四川布政司，治今四川屏山县金沙江北岸的锦屏镇。

(10)“亦可见此水”以下几句：《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山川：“《通志》：流入寻甸州为牛栏江，按舆图，下流为车洪江，当即牛栏江别名。”《明史·地理志》四川布政司东川府载：“东南有牛栏江，自云南寻甸府流入，至府北合金沙江。”则车洪江即牛栏江，今仍称牛栏江，明代已知其自寻甸往北流入金沙江。龚起潜之说误。

【译文】

由郭扩往西南下坡，行半里，涉过小涧，往西登坡，沿着坡往北行，又与并立的山峰东西两面隔着山坞。往北共上山二里，俯视着那座并立山峰的北面，于是往西行半里，翻越山冈，从山冈上平缓前行。有个中间下洼的深坑，在山冈的南面，横向往西下坠。深坑西面有座尖峰，纯是石头，突起在中央，两侧连接着南北两面的山，好像立在关口的标杆。道路行走在深坑上边，行一里，出来到尖尖石峰的北侧，便向西下走，一里到达西面的壑谷，就是尖尖石峰的西麓了。到这里，南面豁然开朗，笔直望见一座最高的山峰，远远高插进云天之外，我怀疑这就是尧林山，可没有东西可以证明。滇东的群山，唯有尧林山最为高耸，特别突出，在嵩明州东面二十里，与河口隔河相对。我登上杨林所主脉山脊的时候，仍然向东就望见它，现在却从南面望见它，都是在七八十里之外。查证志书，没有尧林山这一名称，唯有秀嵩山在嵩明州东面二十里，秀丽高耸，直插云霄，环绕整个嵩明州的山，只有此山最高了。穿过壑谷向西转，行二里，走过小溪上的桥，有个村庄在北面的山陇上，这是壁假。由壁假西边北上攀岭，随即越过山坳往西行，走一里，再下走涉过壑谷，又望见南面插入云天的高峰。此时已追上一位老人，拉住他打听情况，果然是尧林山。又往西一里，又进入西面的峡谷。沿峡谷攀登而上，行半里，翻越到岭西，西面远处的山这才变得十分开阔，望见南面山脉的正

脊，从西南方横向排列往东北延伸，就是东川府、寻甸府紧靠着它成为两府分界的山脉了。这条山脊水平耸峙在天边，而西南与东北两端分别耸起高大的山峰，山势最为雄伟，也最远。从屏风样耸峙的山脊中部又分列出一条支脉，自西北走向东南，好似“八”字的样子。唯独在两条山脉交叉分支的地方，山势低伏，而寻甸府城正好依托在那里的山坳中。由山脉低伏之处进去，是去东川府的路；往西越过分列支脉的山脊，是去嵩明州和进省城的路；沿着分列支脉的东麓往南去，是去马龙州的路。杨林所的水流，绕到尧林山东面，马龙州的水流流经中和往北转，一同流向北方，都是顺着这条分列的山脉流淌，而后在它的东面汇合；只是溪流还不能看见，可寻甸府城南面的海子却一片汪洋，似乎可以用手捧到。从此地向西下走，山坡陡峻山岭开阔，二里到达那里的山峡中。一条小河也是向南流淌，顺河水往西南又行半里，北面环绕着一个山坞，坞中有一个村庄位于坡上，叫做海桐。由村南往西穿过山坞，又上登山冈，一里到达冈头。顺着山冈往南下走，转向西，共行二里，有个山坞从北边来，溪流顺着山坞流淌，里面有个村庄位于山坞中，叫果壁，村外有石坝横截溪流。道路经由水坝上涉水往西行，从平缓的山坡往上走，走二里，慢慢下走，有个村庄紧靠在山坡西面，叫柳塘。到了这里山坡完了，田地连绵不绝，北面抵达环绕的山峰，西面越过江流后抵达府城，南面接到海子，全都是稻禾种植的区域，而且村庄聚落相望了。从田埂上往西行二里，就见来自马龙州的河水从东南方的山峡中流出来，来自杨林所的河水从西南方的山峡中流出来，两条河相夹往北流淌，流到此地合流，一座七个桥洞的石桥横架在河上，名叫七星桥。桥下的河水从南往北流，是北盘江的上游，正好与石堡桥下的河流，从北往南流，是南盘江的上游，形势正好相等，只是七星桥的大处不能赶上曲江桥。过桥后，有座三开间的庙宇，面向东，下临河水。庙中有旧碑，碑文有的说这里距寻甸府城十五里，有的说二十里；有的称这条河叫江外河，有的称为三岔河。没有确定的里程，也没有肯定的名称。而《一统志》中又称这条溪流为阿交合溪，还注明它的原名是些邱溢派江；称这座桥为通靖桥，不过又为这座桥注释说：“在城东二十里处横跨阿交合

溪。”在这条溪流下注释说：“在府城东南十五里处合流。”又自相矛盾了。据考察，寻甸府旧城在今天的府城东面五里处，现在的府城是在嘉靖丁亥年安铨叛乱后修筑的，那么，今天看来，十五里的说法是对的。于是屡次讯问当地人，都说这条河从东川府流出来，下流到马湖府，没有知道这条河从沾益州下流进盘江的人。然而《一统志》说流入沾益州，后来我考证《寻甸府志》，府志的注释和《一统志》相同。参考龚起潜的说法，确凿而有根据，不像当地人那样凭空想象推测。有的人说是从车洪江下流到马湖府，这种说法益发错了。这也可以看出，这条河水必定下流到车洪江，车洪江却必定不是流到马湖府。大约是车洪江距交水不远，龚起潜熟悉沾益州的情况十分真实，如果车洪江的上游，流向不转向西流往马湖府，那么车洪江的下游就不转向北流到三板桥，这样，龚起潜所指示的可想而知了。

由江西岸北行半里，随江折而西。循江南岸，依山陟岭又二里余，江折而北，路逾岭头折而南下。半里，由坞中西行，于是循凤梧南山之麓矣。按凤梧山者，在郡城东北十里，山脉由郡西外界老脊，排列东突为是山，西北一峰圆耸，东南一峰斜骞，为郡中主山。阿交合溪自东来逼其麓，转而东北入峡去，若避此山者，是老龙东北行之脊也。《一统志》无其名，止标月狐山在城东北八里，环亘五十余里。以旧城计之，当即此山，第《府志》则月狐、凤梧并列，似分两山。然以山形求之，实无两山分受也。岂旧名月狐，后讹“狐”为“梧”，因讹“月”为“凤”耶？岂圆耸者为月狐，而后人又分斜骞者为凤梧耶？共西三里，南望壑中海子(1)，水不甚大，而另汇连珠。盖郡城之流东南下，杨林之川南来，相距于壑口而不相下，遂潴而成浸者。坡南下处，石渐棱棱露奇。又一里，行石片中，下忽有清泉一泓，自石底溢而南出，其底中空，泉混混平吐，清冽鉴人眉宇。又西数步，又有泉连潴成潭，乃石隙回环中下溢而起，泛泛不竭，亦溢而南去。此潭圆若镜而无中空之隙，不知水从何出，然其清冽不若东泉之碧莹无纤翳也。按《郡志》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谓郡城东十里有双泉，相去十余步，月夜中立其间，东西各见月影中逗。以余观

之，泉上石环树罨，虽各涵明月，恐不移步而左右望，中未必能兼得也。又西半里，有聚落倚山面壑，是为凤梧所(2)，土人谓之马石窝，想未置所时其旧名然耳。于是西北随田塍行，坡陇间时有聚落而不甚盛。按《郡志》，旧郡址在今城东五里，不知何村足以当之？共西三里，有溪流自北坞来，中贯田间，有石梁跨之。越之西行，又三里，复有溪自北坞来，亦贯田间，而石梁跨之，此即所谓北溪也。水在郡城之北为最近，乃城西坡与凤梧夹腋中出者。越梁，又西行一里，入寻甸东门。转而南(3)，停履于府治东之旅肆。

【注释】

(1)南望壑中海子：此即二十五日记及《盘江考》中所称的“南海子”，今已不存。

(2)凤梧所：即凤梧守御千户所，嘉靖六年(1527)建，直隶云南都司，在今寻甸县稍东的马石五村。

(3)转而南：原脱此三字，据徐本补。

【译文】

由江的西岸往北行半里，顺江水转向西。沿着江的南岸，顺着山势登岭又行二里多，江水转向北流去，道路越过岭头转向南下山。行半里，从山坞中往西行，从这里起，沿着凤梧山的南麓行走了。据考察，凤梧山这地方，在寻甸府城东北十里处，山脉由府城西面外面一重主脉山脊，往东排列突起成为这座山，西北面一座山峰圆圆地耸立起，东南面一座山峰斜斜地高举起，是寻甸府的主要山脉。阿交合溪自东面流来逼近凤梧山山麓，转向东北流入山峡中去，好像是要避让此山一样，这是主脉往东北延伸的山脊了。《一统志》没有这座山的名字，只是标明月狐山在寻甸府城东北八里，环绕绵亘五十多里。按照寻甸府旧城来计算，月狐山应当就是这座山，只是《寻甸府志》却将月狐山、凤梧山并列记载，似乎是分为两座山。不过，按山形来求证，确实无法分为两座山。莫非是原来的名字叫“月狐”，后来“狐”错

写成“梧”，于是又将“月”字错成“凤”字呢？难道是圆圆地耸立起的山是月狐山，然后后来的人们又把斜斜地高举起的山分为凤梧山的吗？共往西行三里，望见南面壑谷中的海子，水面不怎么大，而另外一些积水的地方像珠子一样相连。大概是府城的河流往东南下流，杨林所的河川从南面流来，一起流到壑谷口但水势不相上下，于是便积水后成为水泽了。山坡南面下面的地方，石头渐渐露出棱角分明的奇异之状。又行一里，行走在石片之中，下面忽然有一汪清泉，从石头底下溢出后向南流去，石头下面中间是空的，泉水汩汩平缓吐出来，清澈得能照出人的两条眉毛来。又向西走几步，又接连有泉水积贮成水塘，是从弯弯绕绕的石缝底下溢起来，源源不竭，也是溢出后向南流去。这个水塘圆圆的好像镜子，而且没有中空的缝隙，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不过它的清澈程度不如东面泉水那样碧绿晶莹没有丝毫遮蔽了。据《寻甸府志》，八景中有“龙泉双月”，说是在府城东面十里有一对泉水，相距十多步，月夜里站在两泉之间，往东西两面都能在水中见到月亮逗人的影子。凭我的观察，泉上岩石环绕、树影掩映，虽然两池泉水中各自都衔着一轮明月，恐怕不移动脚步往左右望，站在中间未必能同时看到月影。又往西半里，有个聚落背靠山面向壑谷，这里是凤梧所，当地人叫它马石窝，猜想是没有设置所时它的原名就是这样罢了。从这里往西北顺着田埂走，山坡山陇间不时有村落但不太兴盛。根据府志，原府城旧址在今天的府城东面五里，不知哪个村子能够和府城旧址相当？共往西行三里，有条溪流从北面山坞中流来，流贯在田野中，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过桥往西行，又是三里，又有溪水从北面山坞中流来，也是流贯在田间，而石桥跨过溪流，这就是所谓的北溪了。北溪是府城北面离得最近的水流，是府城西面山坡与凤梧山相夹的山窝里流出来的溪流。过桥，又往西行一里，进入寻甸府东门。转向南，停留在府衙东边的旅店中。

寻甸昔为土府(1)，安氏世长之，成化间始改流(2)。至嘉靖丁亥(3)，安之裔孙安铨者作乱，构武定凤廷文，攻毁杨林、马龙诸州所。当道奏发大兵歼之，并武定改流。乃移寻甸郡于旧治之西五里，直逼

西山下，始筑城甃砖为雄镇云。按凤廷文或又称为凤继祖，又称为阿凤，或又称为凤显祖，自改名凤廷霄。或又云本江西人，赘武定土官妇，遂专恣作乱，以兵直逼省。后获而磔之(4)。

【注释】

(1)寻甸：明置府，即今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治所曾多次迁徙，明末始移至今县治。《嘉庆重修一统志》曲靖府古迹载："寻甸故城，在今寻甸州城东五里，元仁德府遗址也。《旧志》：寻甸府在今州城北一里，明成化十五年建土城甚隘，后徙鲁兀山下，嘉靖六年为安铨所破，十二年(1533)徙今治。张志淳《筑城记》：元仁德遗址，在今城东五里，其迁于旧治，莫考厥时，今城在旧城之右逾一涧。"

(2)成化：明宪宗朱见深年号，时在1465—1487年。

(3)嘉靖丁亥：即嘉靖六年(1527)。

(4)磔(zhé)：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将肢体分裂为几块。

【译文】

寻甸府过去是土官担任知府，安氏世代统治这里，成化年间才改土归流。到嘉靖丁亥年，安邦彦的嫡孙安铨叛乱，勾结武定府土司凤廷文，攻占毁坏杨林所、马龙州各地。当权者上奏调动大军歼灭了他们。于是把寻甸府城移到原府城西边五里，一直逼到西山下，这才用砖修筑城墙成为雄壮的城镇。据考察，凤廷文或者又被称为凤继祖，又称为阿凤，或者又称为凤显祖，自己改名为凤廷霄。又有人说，他本来是江西人，入赘到武定府女土司家，便专权放纵作乱，率军队威逼省城。后来被捕获，肢解分尸处死。

寻甸四门俱不正，盖因山势所就也。东门偏于北，南门偏于东，西门偏于南，惟北门差正，而又非经行之所。城中惟街二重，前重乃府与所所莅，后重为文庙、城隍、察院所倚，其向俱东南。

【译文】

寻甸府四面的城门都不正，大概是因为就着山势建成的。东门偏向北，南门偏向东，西门偏向南，只有北门稍微正一些，却又不是南

北经线经过的地方。城中只有两层街道，前边一层是府衙与凤梧所衙门所在的地方，后面一层是文庙、城隍庙、按察院所在的地方，这些建筑物都面向东南。

寻甸之城，直东与马龙对，直西与元谋对，直南与河口对，直北与东川对。其西北皆山，其东南大豁。

【译文】

寻甸府城，正东与马龙州相对，正西与元谋县相对，正南与河口相对，正北与东川府相对。它的西北面全是山，它的东南面十分开阔。

二十四日　余初欲行，偶入府治观境图，出门，左有肆，中二儒冠者，问《图》、《志》，以有版可刷对。余辞以不能待。已而曰："有一刷而未钉者，在城外家中。"索钱四百，余予之过半。既又曰："须候明晨乃得。"余不得已，姑俟之。闻八景中有"北溪寒洞"，在东门外北山之下，北溪水所从出也，因独步往探之。遍询土人，莫有识者，遂还。步城内后街，入儒学、城隍诸庙。下午还寓作记。是日晴而有风。城中市肆，与广西府相似。卖栗者(1)，以火炙而卖之。

【注释】

(1)栗：即栗子，俗称板栗，云南、贵州出产较多。至今还有带壳用火炙的吃法，即糖砂炒板栗。

【译文】

二十四日　我起初打算上路，偶然进入府衙观看寻甸府四境的地图，出门后，左边有书铺，书铺中有两个戴儒冠的人，询问有没有地图、地方志，回答说有书版可以现印。我以不能等谢绝了。随即他们说："有一部印好可还没有装订好的志书，在城外的家中。"要四百文铜钱，我给了他们超过一半的钱。随后他们又说："要等到明天早晨

才能拿到。”我不得已，姑且等候他们。听说八景中有处“北溪寒洞”，在东门外北山之下，就是北溪水流出来的地方，因而独自一人步行前往探寻。问遍当地人，没有认识的人，便返回来。漫步在城内的后街，进入儒学、城隍庙等几座寺庙。下午返回寓所作日记。这一天天晴但有风。城中的街市店铺，与广西府相似。卖栗子的人，用火烤熟后再卖。

二十五日　晨起，往索《志》。其人初谓二本，既而以未钉者来，止得上册，而仍少其半。余略观之，知其不全，考所谓阿交合溪之下流，所载亦正与《一统志》同，惟新增所谓凤梧山、双龙潭之类而已。乃畀还之，索其原价。遂饭而行。

【译文】

二十五日　早晨起床，前去索要志书。那人开初说有两册，随后把没有装订好的拿来，只有上册，却仍然少了其中的一半。我大略翻看了一下他拿来的本子，知道它不全，查看所谓的阿交合溪的下游，书中记载的也正好与《一统志》相同，唯有新增加了所谓的凤梧山、双龙潭之类的内容而已。于是把书送还给他，要回我原来付的钱。然后，吃了饭上路。

出西门，即上西山，峻甚。五里，逶迤蹑其顶，则犹非大龙之脊也。其脊尚隔一坞，西南自果马山环界而北，乃东度而为月狐，从其北度之坳，又南走一支，横障于东，即此山也。《志》称为隐毒山，谓山下有泉为隐毒泉。盖是山之西，与老龙夹而中洼，内成海子，较南海子颇长而深；是山之东，有泉二派，一出于北，今名为北溪。一出于南，(脱数字)而是山实南北俱属于大脊焉。由其西向西南下，二里抵坞中，有小坑潴污流，不甚大也。西涉坞一里半，草房数间，倚南坡上，为黑土坡哨(1)：前有岐，西北由坞中行，为潘、金、魏所道；西南上坡为正道。余乃陟坡一里，复南逾其冈，冈头多眢井中陷，草莽翳之，或有闻水声潺潺者。越冈南行二里余，乃下坡，遂与西海子遇；其水澄碧深泓，直漱东山之麓。路既南临水湄，遂东折而循山麓

行。南向二里，见其水汪汪北转，环所逾眢井之冈，南抵南冈，东逼山麓，而西濒所聚焉。盖惟西北二面，大脊环抱，可因泉为田，而三所屯托之，所谓潘所、金所、魏所也。乃土官三姓。三所在海子西，与余所循山麓，隔水相望。是水一名清海子，一谓之车湖(2)，水濒山麓，清澈可爱，然涸时中有浅处，可径而南也。今诸山冈支瞰其间，湖水纡折回抱，不啻数十里。《一统志》谓四围皆山者是；谓周广四里，则不止焉，想从其涸时言也。又南一里，东逾一瞰水之冈，又陟漱水之坡，南向一里，海子南尽，遂西南逾冈而行。冈不甚峻，而横界于东西两界之间，皆广坡漫衍。由其上南行四里，稍南下，忽闻水声，已有细流自冈西峡坠沟而南矣。有数家在西山下，曰花箐哨(3)。始知其冈自西界老脊度脉，而东峙为东界，北走而连属于凤梧之西坳，是为隐毒山，中环大洼，而清海子潴焉；南走绵耸于河口之北崖，是为尧林山，前挟交溪，而果马水入焉。不陟此冈，不知此脉乃由此也。于是随水南行，皆两界中之坂陇，或涉西委之水，或逾西垂之坡，升降俱不甚高深，而土衍不能受水，皆不成畦。然东山逶迤而不峻，西山崇列而最雄，路稍近东山，而水悉溯西山而南焉，则花箐诸流之下泄于果马溪者，又杨林之源矣。南行二十五里，始有聚落，曰羊街子，其西界山至是始开峡，重峦两叠，凑列中有悬箐焉。由此而入，是为果渡、木朗(4)，乃寻甸走武定之间道。盖西界大山，北向一支，自西南横列东北，起嶂最高，如重盖上拥；南向一支，亦自西南横列东北，排峦稍杀，如外幔斜骞，虽北高南下，而其脉实自南而北叠，而中悬一箐为丛薄，为中通之隙焉，是曰果马山；而南北之水由此分矣。羊街子居庐颇聚(5)。又有牛街子(6)，在果马溪西大山下，与羊街子皆夹水之市，皆木密所分屯于此者(7)。盖花箐而南，至此始傍水为塍耳。时方下午，问前途宿所，必狗街子，去此尚三十里。恐行不能及，途人皆劝止，遂停憩逆旅，草记数则。薄暮，雨意忽动，中夜闻潺潺声。

【注释】

(1)黑土坡哨：今名同，在寻甸城西不远。此海水面缩小，仅存者称潘所海。魏所在北，金所在西，潘所在西南，名称至今未变，但魏所已距海较远。

(2)车湖：《明一统志》寻甸军民府山川："车湖，在府城西三十里，一名清水海子，周广四里，四围皆山，有灌溉之利。"《清史稿·地理志》寻甸州："车湖源出花箐哨山，会北山诸水潴为湖，一名清水海，周数十里，北入会泽界为小江。"车湖即清水海，为小江源，北流经东川区入金沙江，今名同，现湖水面积7平方公里，南北长4.9公里，东西平均宽0.98公里，平均水位海拔2188米，平均水深20米，最深处达30米。霞客所见海子，仅距寻甸西十多里，在潘、金、魏三所东，今称潘所海，有别于清水海。

(3)花箐哨：今作"花心哨"，在金所以南，寻甸到羊街的公路上。

(4)果渡：即今柯渡。木朗：即今木龙马。皆在寻甸县西南部。

(5)羊街子：今仍名羊街，在果马河东岸。

(6)牛街子：今仍名牛街，在果马河西。羊街、牛街皆在今寻甸南隅。

(7)木密所：洪武十五年(1382)置木密守御千户所，直隶云南都司，在今寻甸县南隅的易隆。

【译文】

走出西门，立即上登西山，非常陡峻。行五里，弯弯曲曲登上西山顶，却仍然不是主脉的山脊。主脉山脊还隔着一个山坞，从西南方的果马山在寻甸府的地界内环绕向北，于是往东延伸后成为月狐山；从主脉山脊往北延伸的山坳，又有一条往南延伸的支脉，横堵在东方，就是这座山了。志书称为隐毒山，说山下有泉水叫隐毒泉。大概是山的西面，与主脉山脊相夹而中间下洼，里面形成海子，比府城南面的海子更长更深；这座山的东面，有两条泉水，一条出自于北山，今天名叫北溪。一条出自于南山，(掉了几个字)而这座山的南北两面实际都与主脉山脊相连接。从山的西面向西南下山，二里到达山坞中，有个小坑积着污水，坑不怎么大。往西跋涉山坞一里半，有几间草房，紧靠在南面山坡上，是黑土坡哨。前边有岔路，往西北经由山坞中走，是去潘所、金所、魏所的路；向西南山坡的路是正路。我于是上

坡行一里，再往南翻越这座山冈，冈头有许多中间深陷的枯井，草丛掩蔽着这些枯井，有的枯井中能听到水声潺潺流动的声音。越过山冈往南行二里多，开始下坡，便与西面的海子相遇；海子中的水澄碧渊深，水面宽广，直接冲刷着东山的山麓。道路往南靠近海子边，于是向东转后沿着山麓前行。向南二里，看见海子的水浩浩荡荡地向北转去，绕过我所翻越的有枯井的山冈，往南抵达南面的山冈，东边逼近山麓，而西面濒临潘所、金所、魏所三所聚居的地方。大概是西北两面，高大的山脊环抱，可以依靠泉水耕种田地，因而有三个所依托在这里屯守，就是所谓的潘所、金所、魏所了。是三个土官的姓。三个所在海子西面，与我沿着走的山麓，隔着湖水相望。这湖水一个名字叫清海子，一个名字叫车湖，湖水濒临山麓，清澈可爱，不过干涸时湖水中有水浅的地方，可以径直走到南面去。今天能俯瞰到众多的山冈支脉延伸到湖水中，湖水迂回曲折环抱群山，湖面不下数十里。《一统志》说的湖水四面都是山是对的；说湖面四周大四里，却不止四里了，想来是以湖水干涸时说的了。又往南行一里，往东越过一座俯瞰湖水的山冈，又上登湖水涤荡着的斜坡，向南一里，海子到了南面的尽头，于是往西南翻越山冈而行。山冈不怎么陡峻，却横隔在东西两列山之间，全是平缓蔓延的广阔山坡。由坡上往南行四里，渐渐往南下走，忽然听到水声，已有细细的水流从山冈西面的峡谷中坠入深沟向南流去。有几家人在西山下，叫做花箐哨。这才知道这座山冈是从西面主脉山脊延伸来的山脉，往东耸峙为东面一列山，向北延伸而连接到凤梧山西面的山坳，那就是隐毒山，中间环绕成巨大的洼地，而清海子就蓄积在这洼地中；往南绵亘耸立在河口北面的山崖，那就是尧林山，山前夹着交溪，而果马山的溪水就流入交溪。不登上这座山冈，不知道这里的山脉竟是如此走向。从这里顺着溪水往南行，都是两列山中间的山坡土陇，有时涉过向西逶迤流淌的溪水，有时翻越向西下垂的山坡，上上下下都不怎么高深，土坡不能积水，都不能开垦成田地。然而东面的山逶迤不断却不陡峻，西面的山高高排列而且最雄伟，道路渐渐接近东面的山，而水流全部逆着西面的山往南流去，那么花箐哨往下泄入果马溪的各条溪流，又是杨林所河流的上游了。

往南行二十五里，这才有聚落，叫做羊街子，那西面的一列山延到此地开始分开形成峡谷，峡谷两面山峦重叠，凑聚排列的山间有个高悬的山箐。从这里进去，那是果渡、木朗，是寻甸府去武定府走的小路。原来西面一列大山，向北延伸的一条支脉，从西南横向排列到东北，耸起屏风样的山峰最高，如层层伞盖向上簇拥而起；向南延伸的一条支脉，也是从西南横向排列到东北，一排峰峦渐渐下降，如同外面的帷幔斜斜地高举起，山势虽然北高南低，可山脉实际上是自南往北层层叠叠延伸，而且其中高悬着一个草木丛生的山箐，作为中间通水的空隙，那叫做果马山；而南北两面的水流从此处分流了。羊街子居民房屋很多。又有个牛街子，在果马溪西面的大山下，与羊街子都是夹在溪水两岸的集市，都是木密所分兵屯守在此地的哨所。大约从花箐哨往南走，到此地才开始有傍水的田地。此时才下午，询问前面路上住宿的地方，必定要到狗街子，离此地还有三十里。担心不能走到了，路上的人都劝我停下，于是停息在旅店中，起草了几条日记。傍晚，天上忽然有要下雨的意思，半夜听到哗哗的雨声。

二十六日　晨起，饭后，雨势不止，北风酿寒殊甚。待久之，不得已而行。但平坡漫陇，界东西两界中，路从中而南，云气充塞，两山漫不可见，而寒风从后拥雨而来，伞不能支，寒砭风刺，两臂僵冻，痛不可忍。十里，稍南下，有流自东注于西，始得夹路田畦。盖羊街虽有田畦，以溪傍西山，田与路犹东西各别耳。渡溪南，复上坡，二里，有聚落颇盛，在路右，曰间易屯。又北一里半，南冈东自尧林山直界而西，西抵果马南山下，与果马夹溪相对，中止留一隙，纵果马溪南去；溪岸之东山，阻溪不能前，遂北转溯流作环臂状。又有村落倚所环臂中，东与行路相向，询之土人，曰果马村。从此遂上南冈，平行冈岭二里，是为寻甸、云南之界。盖其岭虽不甚崇，自南界横亘直凑西峰，约十余里，横若门阈，平若堵墙，北属寻甸，南属嵩明，由此脊分焉。稍南，路左峰顶有庵二重在松影中，时雨急风寒，急趋就之。前门南向，闭莫可入。从东侧门入，一老僧从东庑下煨槟，见客殊不为礼。礼佛出，将去之，一爨下僧号德闻。出留就

火。薪不能燃，遍觅枯槎焙之(1)，就炙湿衣，体始复苏；煨栗瀹茶，肠始回温。余更以所携饭乘沸茶食之，已午过矣。

【注释】

(1)焙(bèi)：用微火烘烤。

【译文】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饭后，雨没有要停的趋势，北风含着寒意十分寒冷。等待了很久，迫不得已才上路。只见平缓的山坡蔓延的土冈，隔在东西两列山中间，路从中间往南走，云气充塞，两面的山弥漫不能看见，而寒风从背后拥着雨点刮来，雨伞撑不住，寒风像针刺，两臂冻僵了，痛得不能忍受。行十里，逐渐往南下走，有水流从东流到西，开始见到夹在路两旁的田地。大体上，羊街子虽然有田地，因为溪流傍着西面的山，田与路仍然东西各在一边。渡到溪南，又上坡，行二里，有个村落十分兴盛，在路的右边，叫做间易屯。又往北行一里半，南面的山冈从东面的尧林山一直往西延伸，西面抵达果马山的南山下，与果马山夹着溪水相对，中间只留有一条缝隙，放果马溪往南流去；果马溪东岸的山，被溪流阻断不能向前延伸，于是逆着溪流转向北作出两臂环抱的形状来。又有个村落紧靠在环抱的手臂中间，东面与所走的路相对，向当地人打听地名，叫做果马村。从这里于是上登南面的山冈，平缓行走在冈岭上二里，这里是寻甸府、云南府的分界。大致这座山岭虽然不怎么高，从南面一列山一直横亘逼近西峰，约有十多里，横卧着好像门槛，平平的又像一堵墙，北面连着寻甸府，南面连着嵩明州，是从这条山脊划分的。稍往南走，路左边山峰顶上有一座两进房屋的寺庵在松树影中，此时雨急风寒，急忙朝着寺庵赶过去。寺庵前门向南，门关着无法进去。从东面的侧门进去，一个老和尚在东面的厢房里烤火，见到客人完全不讲礼仪。拜佛后出来，即将离开寺院，一个做饭的下等僧人法号德闻。出来挽留我烤火。薪柴烧不燃，遍地找来枯树枝烧火，就着火烤湿衣服，身体这

才苏缓过来；煮栗子烧茶吃下，肠胃才开始回暖。我重又拿随身带着的饭就着滚烫的茶水吃下，已过了正午。

零雨渐收，遂向南坡降。三里，抵坡下，即杨林海子之西坞也。其处遥山大开，西界即嵩明后诸老龙之脊，东界即罗峰公馆后分支，为翠峰祖脊，相对夹成大壑，海子中汇焉；其南杨林所城当锁钥，其北尧林山扼河口。海东为大道所经，海西为嵩明所履，但其处竹树渐密，反不遑远眺。大道东南去，乃狗街子道；岐路直南去，为入州道。余时闻有南京僧，在狗街子州城大道之中，地名大一半村者，欲往参之，然后入州。乃从岐道下竹坑间行，一里，有大溪自西北环而东注，即果马溪之循西山出峡(1)，至是放而东转者。横木梁跨石洑上(2)，洑凡三砥(3)，木三跨而达涯之西，其水盖与新桥石幢河相伯仲者也。既度，即平畴遥达，村落环错，西南直行，六里而抵州。由塍中东南向，遵小径行二里，过小一半村(4)。又一里，有大路自东北走西南，是为狗街子入州之道，道之北即为大一半村(5)，道之南即为玉皇阁。入访南京师，已暂栖州城某寺。其徒初与余言，后遂忘之。南京僧号金山。余遂出从大道，西南入州。二里，又有溪自西而东向注，其水小于果马之半而颇急，石卷桥跨之。越而西南行，泞陷殊甚。自翠峰小路来，虽久雨之后，而免陷淖之苦，以山径行人少也。一入大路，遂举步甚艰，所称“蜀道”，不在重崖而在康庄。如此又三里，直抵西山下，转而西南，又一里而入嵩明之北门，稍转东而南，停于州前旅舍。问南京僧，忘其寺名，无从觅也。

【注释】

(1)果马溪：今仍称果马河，从北往南流入嵩明坝子。

(2)石洑(fú)：下为伏流的巨石。

(3)砥(dǐ)：平而细的磨刀石。

(4)小一半村：今作“小倚伴”，位于嵩明县城稍东、果马河西，小倚伴在北，大倚伴在南。

(5)大一半村：今作“大倚伴”。与小倚伴相对，在其南。

【译文】

零星小雨渐渐停了，于是向南下坡。行三里，来到坡下，是杨林所海子西面的山坞。此处远山十分开阔，西面一列山就是嵩明州后面主脉的多条山脊，东面一列山就是罗峰公馆后面分出的支脉，是翠峰山山脊起始之处，互相对峙夹成一个巨大的壑谷，海子就汇积在壑谷中；壑谷南部就是杨林所城，位于要冲之地，壑谷北面是尧林山扼住河口。海子东面是大路经过的地方，海子西面是去嵩明州要走的路，但那地方竹丛树林渐渐茂密起来，反而不能远眺。大路往东南去，是去狗街子的路；岔路一直往南去，是进嵩明州城的路。当时我听说有位南京僧人，住在狗街子去州城大路的途中，地名叫大一半村的地方，我想前往拜访他，然后再进州里。于是从岔路下到满是竹丛的坑谷中走，走一里，有条大溪自西北往东环绕流注，是果马溪沿着西山流出峡谷后，流到这里放开来转向东流的这一段。横架着木桥跨在激起漩涡的岩石上，滑如磨刀石的巨石共有三块，木桥分三跨才到达西岸，桥下的河水大概与新桥的石幢河水不分高低了。过桥后，马上就是平旷的田野伸向远方，村庄环绕错落，往西南一直走，六里后到嵩明州城。我从田埂中向东南行，沿着小径行二里，路过小一半村。又行一里，有条大路从东北走向西南，这是从狗街子进州城的路，路北边就是大一半村，路的南边就是玉皇阁。进寺去拜访南京法师，法师已经暂时住到州城中的某个寺庙。他的徒弟当初和我说过，后来便忘了。南京僧人法号叫金山。我于是出来顺着大路走，往西南进州城。走二里，又有一条溪水自西往东流注，这条溪水比果马溪的一半还小，但水势相当急，一座石拱桥跨在溪水上。过桥后往西南行，烂泥陷脚特别厉害。从翠峰山的小路走来，虽然长久下雨之后，却免去了深陷泥淖的痛苦，是因为山间小径行人稀少。一走上大路，便举步十分艰难，所谓的“蜀道”，不在重重山崖之中，却在康庄大道上。如此又走了三里，一直来到西山下，转向西南，又行一里后进入嵩明州的北门，稍转向东后再往南走，停在州衙门前的旅店中。打听南京僧人，忘记了他的寺名，无处寻找了。

二十七日　密云重布，虽不雨不雾，而街湿犹不可行。余抱膝不下楼，作书与署印州同张(1)，拒不收；又以一刺投州目管(2)，虽收而不即答。初是州使君为吾郡钮国藩(3)，武进乡荐(4)。余初入滇，已迁饶州别驾，至是东其辕及月矣。二倅皆南都人(5)，余故以书为庚癸呼(6)，乃张之扞戾乃尔(7)，始悔弹铗操竽之拙也(8)。是日买得一野凫(9)，烹以为供。

【注释】

(1)署印州同：即原为州同而暂时代理知州事。州同，知州的佐官。

(2)州目：州里的吏目。

(3)使君：汉时称州的刺史为使君，此沿旧称以使君称知州。

(4)武进：为常州府附郭县，在今江苏常州市。

(5)倅(cuì)：古时称副职为倅。

(6)庚癸：因庚为西方，主谷，癸为北方，主水，故以庚癸为军中乞粮的隐语，后亦俗称告贷为“庚癸呼”。

(7)扞戾(hàn lì)：抵牾而乖张。

(8)弹铗操竽：战国时冯驩客孟尝君，弹铗操竽求食，后即以此作为穷乏而有所希望之词。

(9)野凫(fú)：野鸭。

【译文】

二十七日　阴云层层密布，虽然不下雨不起雾，可街道潮湿仍然不能走路。我抱着双膝不下楼，写信给代理知州张州同，他拒绝不收；又拿一张名片头送给管州目，虽然收下了却不立即答复。当初，这个州的知州是我家乡的钮国藩，武进县的举人。我初次进入云南，他已升迁为饶州别驾，到这时他往东去就职将近一个月了。州里的两个副职都是南京人，因此我写信向他们借钱，姓张的竟然如此不通情理，这才后悔作出这种因囊中羞涩而寄望于他们的笨拙行为了。这天买到一只野鸭，煮了作为饭食。

二十八日　晨起，浓云犹郁勃，惟东方已开。余令肆妇具炊，顾仆候管倅回书。余乃由州署西，践湿径，北抵城隍庙，其东为察院。其中北向登山数级，右为文庙，左为明伦堂、尊经阁。登阁，天色大霁，四山尽出，始全见海子之水当其前。是海子与杨林共之，即《统志》所云嘉利泽也(1)，以果马龙巨江及白马庙溪之水为源(2)，而东北出河口，为北盘江之源者也。由中路再上，抵文庙后夹衢西入，与文庙前后并峙者，是为宗镜寺。寺建于唐天祐中(3)。寺古而宏寂，踞蛇山之巅，今谓之黄龙山。山小而石骨棱棱，乃弥雄山东下之脉，起而中峙如锥，州城环之，为州治之后山者也。昔多小黄蛇，故今以黄龙名之。登此，则一州之形势，尽在目中矣。

【注释】

(1)嘉利泽：《寰宇通志》云南府山川："嘉利泽，在嵩盟州东南十五里，方圆百余里，水溉民田，鱼供民食，故名。又名杨林泽。"民国初年，湖面约有二万多亩，南部称杨林海，北部称八步海，至1950年已垦殖为农场和鱼池。

(2)果马龙巨江：《游记》诸本皆作"巨龙江"。《明一统志》云南府山川载："龙巨江，一名龙济溪，源出寻甸果马山，流经嵩盟州东南入嘉利泽。"《寰宇通志》寻甸军民府山川亦载："果马溪，在府城西三十里，源出果马山，流入嵩明州龙济溪。"应正为"龙巨江。"

(3)天祐：唐哀帝李柷年号，时在904—907，共四年。

【译文】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浓云仍然郁积着，只有东方已经亮开了。我命令旅店的主妇准备做饭，顾仆去等候管州目的回信。我就由州衙门西边，踩着潮湿的小径，向北来到城隍庙，城隍庙东面是按察院。从中间向北登山，登上几级台阶，右边是文庙，左边是明伦堂、尊经阁。登上尊经阁，天色大晴，四面群山全部显露出来，这才全部看清楚海子的水就在尊经阁前方。这个海子嵩明州与杨林所共同管辖，就是《一统志》所说的嘉利泽了。嘉利泽以果马山流出的龙巨江和白马

庙溪的水为水源，而后向东北流出河口，成为北盘江的水源。由中间的路在上走，到达文庙背后的狭窄街道往西进去，与文庙前后并排耸立的，这是宗镜寺。宗镜寺建于唐代天祐年间。寺庙古朴宏伟，十分寂静，坐落在蛇山顶上，今天把它称为黄龙山。山小但石头棱角分明，是弥雄山往东下延的山脉，在州城中耸峙而起，像锥子一样，州城环绕着山，是州衙门的后山。从前小黄蛇很多，所以今天用黄龙来给山起名。登上此山，那嵩明一州的地势，全部在眼中了。

嵩明旧名嵩盟(1)。《一统志》言，州治南有盟蛮台故址，昔汉人与乌白蛮会盟之处，而今改为嵩明焉。州城亦因山斜绕，门俱不正，其向与寻甸相似。

【注释】

(1)嵩明：宋代为大理嵩盟部，元代设嵩明州。明代亦置州，隶云南府，即今嵩明县。《明史·地理志》："嵩明州，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改曰嵩盟。成化十八年(1482)复故。"则自1482年改名嵩明，故《明一统志》、《寰宇通志》皆作"嵩盟"。

【译文】

嵩明原名叫嵩盟。《一统志》说，州衙门南边有盟蛮台的旧址，是从前汉人与乌蛮、白蛮会盟的地方，而今天改称为嵩明了。州城也是就着山势斜着绕，城门都不正，城门的坐向与寻甸府相似。

嵩明正北由大山峡口入，竟日而通普岸、严章，为寻甸西境；正南隔嘉利泽，与罗峰公馆对，为杨林北境；正东为尧林山，踞河口之北，为下流之砥柱；正西逾岭，为旧邵甸县。其北之梁王山，为老龙分支之处，领挈众山，为本州西境，与寻甸、富民、昆明分界者也。

【译文】

嵩明州正北面由大山峡谷口进去，走一整天就通到普岸、严章，

是寻甸府的西部地界；正南面隔着嘉利泽，与罗峰公馆相对，是杨林所的北部地界；正东是尧林山，盘踞在河口的北面，是北盘江下游的中流砥柱；正西越过山岭，是原来的邵甸县。邵甸县北面的梁王山，是主脉山脊分支的地方，统领着众多的山脉，是嵩明州西部地域，与寻甸府、富民县、昆明县分界的地方。

嵩明中环海子，田泽沃美。其西之邵甸(1)，南之杨林(2)，皆奥壤也，昔皆为县，而今省去。杨林当大道，今犹存所焉。

【注释】

(1)邵甸：元置邵甸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省入州。治今嵩明县西南部的白邑村。“白邑”为彝语，意即山脚下像城样的大村。2006年设滇源镇。

(2)杨林：元置杨林县，明初亦置为县，成化十七年(1481)废，仍存杨林守御千户所，即今嵩明县南的杨林，治今老城。

【译文】

嵩明州中部环绕着海子，田地肥沃，湖泽优美。它的西面直到邵甸，南面直到杨林，都是肥沃的土地，两地从前都是县，可现在都撤销了。杨林位于大道上，今天还保存了所的建制。

出寺下山，还饭于店，而管倅回音不至。余遂曳杖出南门，转而西，半里抵塔下。大道东南由杨林去，余时欲由兔儿关，乃西南行。一里，有追呼于后者，则管倅以回柬具程，命役追至，而程犹置旅寓中。因令顾仆返取，余从间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弥雄山东出之支，突为崇峰者也。路当从西门出，余时截冈逾陇，下度一竹坞，二里而北上山。蹑坡盘级而上，二里，逾一东下之脊，见北坞有山一支，自顶下垂，而殿宇重叠，直自峰顶与峰俱下。路有中盘坳中者，有直蹑峰顶者，余乃竟蹑其顶，一里及之。西望峰后，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遥巘最高，如负扆挈领，拥列回环，瞻之甚近，余初以为嵩明之冠，而不知其即梁王之东面也。转而东，峰

头有元帝殿冠其顶，门东向。余入叩毕，问所谓南京师者，仍不得也。先是从城中寺观觅之不得(1)，有谓在法界者，故余复迂途至，而岂意终莫可踪迹乎。由殿前东向下，历级甚峻。半里得玉虚殿，亦东向，仍道宫也，两旁危箐回合，其境甚幽。再下，出天王殿。又下半里，有一庵当悬冈之中，深竹罨门，重泉夹谷，幽寂窈窕。惜皆闭户，无一僧在。又下，始为法界正殿。先入殿后悬台之上，其殿颇整，有读书其中者，而主僧仍不在。乃下，礼佛正殿。甫毕，而顾仆亦从坞中上。东庑有僧出迎，询知南京师未尝至。而仰观日色，尚可行三十余里，遂询道于僧，更从北径为邵甸行。盖杨林为大道，最南而迂；兔儿为中道(2)，最捷而坦；邵甸为北道，则近依梁王，最僻而险。余时欲观其挈领之势，遂取道焉。

【注释】

(1)寺：佛教的庙宇称寺。观(guàn)：道教的庙宇称观。

(2)兔儿：即兔儿关。明设兔儿关巡检司，属嵩明州。今亦作“兔耳关”，在昆明市官渡区东北隅，小哨附近。

【译文】

出寺后下山，回到旅店中吃饭，可管州目的回音没到。我于是拖着手杖走出南门，转向西，行半里来到一座塔下。大路往东南向杨林方向去，我此时想去兔儿关，便往西南行。行一里，有人追在我后面呼叫，原来是管州目回帖时备了路费赠送给我，命令差役追到这里，可路费还放在旅店中。因而命令顾仆返回去取，我从便道向北到法界寺去等他。法界寺，在州城西北五里处，也是弥雄山往东分出来的支脉，突起成为高大山峰的地方。到法界寺的路应当从西门出去，我此时便横截山冈越过土陇，下走穿过一个满是竹子的山坞，走二里后向北上山。爬坡绕着台阶地上走，走二里，越过一条往东下延的山脊，见到北面山坞中有一座山，从山顶下垂，而佛寺的殿宇层层叠叠的，一直从峰顶与山峰一同排下来。道路有的从中间绕着山坳中走，有的

径直上登峰顶，我于是竟然直登峰顶，一里后到达峰顶。向西望山峰后面，下面有重重壑谷，壑谷西北方远处有座最高的山峰，好像背靠屏风统领群山的样子，群山回绕排列，簇拥着它，远看它很近，我最初以为是嵩明州最高的山，却不知它原来就是梁王山的东面了。转向东，峰头有座元帝殿像帽子一样戴在峰顶，寺门向东。我进殿叩拜完毕，打听所谓的南京法师，仍然找不到。在此之前，在城中的寺观里找他，找不到，有人说在法界寺，所以我又绕路来到此地，可竟然想不到始终没有办法可以找到他的踪迹。由元帝殿前向东下走，走过的石阶十分陡峻。走半里见到玉虚殿，也是面向东，仍然是道观，两旁高险的山箐环绕，环境非常幽静。再下走，来到天王殿。又下行半里，有一座寺庵位于高悬的山冈中间，幽深的竹林掩映着山门，两条泉水夹在山谷中，幽静空寂，窈窕可爱。可惜都关着门，没有一个僧人在。又下走，才是法界寺的正殿。先进入殿后高悬的平台之上，佛殿相当严整，有在寺中读书的人，但主持僧人仍然不在。于是下来，在正殿中拜了佛。刚拜完，顾仆也从山坞中上来了。东厢房有僧人出来迎接，询问后知道南京法师未曾来过法界寺。而后抬头观看天色，还可以前行三十多里，于是向僧人问路，改为向北径直去邵甸。原来去杨林所的是大路，在最南边，因而绕路；去兔儿关的中路，路最近而且平坦；去邵甸的是北路，却靠近梁王山，最为偏僻而且危险。我此时打算观察梁王山统领群山的地势，便选了这条路。

由寺前西南转竹箐中，随坳而南，一里，逾东南冈，出向所来道，遂南下山。一里抵山下，有坞自西北来，即前岭头下瞰重壑之第一层也。由其南横度而西南，二里，过一村，村南始畦塍相属。随塍南下，西行畦中一里余，望见北冈垂尽处，石崖骈沓，其东村庐倚冈上，为灵云山；西有神宇临壑，是为白马庙。神宇之西有坞，自北山回环而成峡，有大溪自峡中东注而出，即前岭头遥瞰之第二层也。其壑西南，始遥逼梁王最崇峰之下。盖梁王东突，耸悬中霄，北分一支，东下为灵云峰，即白马所倚；再北分一支，东峙为法界寺，法界北壑虽与梁王对夹，而灵云实中界焉，故梁王东麓之溪潆注，俱从此

出也。其流与东山之龙巨江相似，东西距州城远近亦相似也。溪无桥，涉之，即西上坡。始余屡讯途人，言渡溪而西，必宿大大村，村之东皆层冈绝岭，漫无村居。问："去村若干里？"曰："三十。"余仰视日色，当已不及，而土人言不妨，速行可至。再问皆然。遂急趋登坡，一里，有负载而来者，再问之，曰："无及矣。不如返宿为明晨计。"余随之还，仍渡溪，入白马庙。庙敝甚，不堪托宿。乃东过骈沓石崖，从村庐之后，问宿于灵云山僧。是庵名梵虚，僧虽不知禅诵，而接客有礼，得安寝焉。

【译文】

由法界寺前往西南转进满是竹林的山箐中，随着山坳往南行，行一里，越过东南方的山冈，走到先前过来的路上，于是往南下山。行一里来到山下，有个山坞从西北方过来，就是先前在岭头上往下俯瞰重重壑谷的第一层了。由山坞南部往西南横穿过去，行二里，经过一个村庄，村庄南面开始有地块田埂相连了。顺着田埂往南下走，向西行走在田野中一里多，望见北面山冈下垂的尽头处，石崖众多杂沓，石崖东面有村居房屋紧靠在山冈上，这是灵云山；西面有座神庙面临壑谷，这是白马庙。神庙的西面有个山坞，是北面的山环绕而成的峡谷，有条大溪从峡中往东流淌出来，这就是先前在岭头远远俯瞰的第二层了。这个壑谷西南面，才远远逼近梁王山最高峰之下。大概梁王山的东面突起，高悬在中央，耸入云霄，北面分出一条支脉，往东下垂形成灵云山，就是白马庙背靠的山；再往北分出一条支脉，往东耸峙为法界寺，法界寺北面的壑谷虽然被这条支脉与梁王山相夹，可灵云山实际上隔在中间，所以梁王山东麓的溪流潆绕流淌，全部从此地流出去了。这条溪水的水流与东山的巨龙江相似，东西两面距州城的远近距离也相似。溪水上没有桥，涉过溪水，立即向西上坡。起初我多次询问路上的人，说渡过溪流往西走，必定要住在大村，大村东面都是层层山冈和陡绝的山岭，蛮荒没有村庄居民。问："离村子有多少里？"回答："三十里。"我抬头看天色，应当已来不及了，可当地人

说不妨事，快走可以赶到。再问都是这样说。于是急忙快步上登山坡，行一里，有个背东西过来的人，再问他，他说："无法赶到了。不如返回去住下作明早再走的打算。"我跟随他往回走，仍然渡过溪水，进入白马庙。寺庙十分破烂，不能寄宿。于是往东经过那众多杂沓的石崖，从村子的后面走过，去向灵云山僧人投宿。这座寺庵叫梵虚寺，和尚虽然不懂坐禅诵经，可接待客人有礼貌，得以安睡在寺中。

二十九日　晨起，碧天如洗。亟饭。仍半里渡溪，蹑西坡而上。迤逦五里，逾冈脊，东望嘉利泽，犹在足下；西瞻梁王绝顶，反为近支所隐不可见，计其处，正当绝巘之东，此即其支冈也。冈头多中陷之坎，枯者成眢井，潴者成天池。稍西北盘冈一里，复西南下。一里，度中洼之底，复西北上，行山南岭坡间。二里，复西南下坞中。其坞自西北崇峰夹中来，中有流泉颇急，循坞西崖东坠，此梁王山东南之流也。有岐路直自坞外东南来，直西北向梁王山东腋去，此杨林往普岸、严章径，余交截之而西。半里，渡西涯急流，复西北蹑冈上，颇峻。一里，蹑峰头，已正当梁王山之南矣。西向平行岭头一里，又西下半里，坞有小水，犹东南流也。一里径坞，又西上逾岭。半里，复下。其岭南北俱起，崇峰夹之，水已西南行，余以为过脊矣，随之下一里，行峡中。转而南一里，又有水自西北来，同坠壑东注而下嘉利泽，始知前所过夹峰之脊，犹梁王南走之余支也。越水，复西北蹑峻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则当梁王山之西南矣。是峰西南与南来老脊又夹坑，东北下嘉利泽；是峰东北与梁王主峰，亦盘谷东下嘉利泽。从脊上平行而西，一里余，出西坳。半里，始见其脉自南山来者，从此脊之西北下，伏而再起，遂矗峙梁王焉(1)。

【注释】

(1)梁王：即梁王山，今名同，在嵩明县西北。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碧蓝的天空如同洗过一般。急忙吃好饭。仍然走半里渡过溪水，踩着西面的山坡向上走。弯弯转转五里，越过冈脊，东面望见嘉利泽，仍然还在脚下；西眺梁王山的绝顶，反而被近处的支脉挡住看不见，估计它的位置，位于险绝高峰的正东，此处是梁王山的支脉形成的山冈。冈头有许多中央下陷的深坑，干枯的成为枯井，积水的成为天池。渐渐往西北绕着山冈行一里，又向西南下走。走一里，穿过洼地中间的底部，又往西北上走，行走在山南面山岭山坡间。走二里，再往西南下到山坞中。这个山坞从西北面高峰的夹缝中延伸过来，山坞中有流淌的泉水十分湍急，顺着山坞西面的山崖向东坠落下去，这就是梁王山东南麓的水流了。有条岔路笔直从山坞外东南方向过来，一直往西北向着梁王山的东侧去，这是杨林所前往普岸、严章的小径，我横交过小径往西行。行半里，渡过西边的急流，再向西北上登山冈，相当陡峻。走一里，登上峰头，已正在梁王山的南面了。向西平缓行走在岭头一里，又往西下走半里，山坞中有条小溪，仍然是向东南流去。走一里穿过山坞，又往西上走翻越山岭。走半里，又下走。这座山岭南北两面都有高峰耸起夹住它，水流已经向西南流，我以为越过岭脊了，顺着山势下山一里，行走在峡谷中。转向南一里，又有水流从西北流来，同样坠入壑谷向东下流进嘉利泽，这才知道前边走过的两面山峰相夹的山脊，仍然只是梁王山往南延伸的其余的支脉。渡过流水，再往西北陡峻地上登，走一里半，抵达峰头，于是在梁王山的西南面了。这座山峰的西南面与南面延伸来的主脉山脊又夹成坑谷，往东北下延到嘉利泽；这座山峰的东北面与梁王山的主峰也是盘绕成山谷，往东下延到嘉利泽。从山脊上平缓向西前行，行一里多，来到西面的山坳。走半里，才看见从南山延伸来的山脉，从这条山脊往西北下延，下伏后再次耸起，最终耸峙矗立为梁王山。

梁王山者，按《志》无其名，余向自杨林西登老脊，已问而知之，云在邵甸东北，故余取道再出于此，正欲晰其分支界水之源也。然《志》虽不名梁王，其注盘龙江则曰：“源自故邵甸县之东山、西

山。”则指此为东山矣。其注东葛勒山，则曰：“在邵甸县西北，高三十里，为南中名山，远近诸峰，高无逾此。”则所谓三十里者，又指此为东葛勒山矣。但土人莫谙旧名，因梁王结寨其顶，遂以梁王名之。《志》无梁王名，未尝无东葛勒名也。其脉自澂江府罗藏山东北至宜良，分支东北走者，为翠峰之支，正支西北走者，由杨林西岭，而北度兔儿关，又北度此而高耸梁王山，横亘于邵甸之北。其东西两角并耸；东垂下临白马溪之西，西垂下临牧养涧之东。由西垂环而西南为分支，则文殊、商山之脉所由衍也；由东垂走而东北为正支，则果马、月狐之脊所自发也。西垂曲抱，而盘龙之源，遂浚滇海：东垂横夹，而嘉利之派，遂汇北盘。宜其与罗藏雄对南北，而共称梁王云。

【译文】

梁王山，查考志书，没有它的名字。我过去从杨林往西登上主脉山脊，已经打听知道了这座山，说是在邵甸东北，所以我取道邵甸再次来到此地，正是想搞清楚梁王山各条分支山脉分水的源流啊。然而志书上虽然没记载梁王山的山名，但书中注释盘龙江时却说：“发源于原邵甸县的东山、西山。”那么是把此梁王山指认为东山了。书中注释东葛勒山，则说：“在邵甸县西北，高三十里，是南中地区的名山，远近各地的群峰，高处没有超过此山的。”那么志书所说的高三十里的山，又把梁王山指认为东葛勒山了。只是当地人无人熟悉梁王山的原名，因为梁王在山顶安营扎寨，就用梁王来给它起名。志书上没有梁王山的名字，未尝没有东葛勒山的名字。它的山脉起自澂江府的罗藏山，往东北延伸到宜良县，分支往东北延伸的，是翠峰山的支脉，主脉正脊往西北延伸的，从杨林所的西岭往北延伸过兔儿关，又往北延伸到此地后高耸为梁王山，横亘在邵甸的北面。它的东西两头一同耸起，东面下垂临近白马溪的西边，西面下垂临近牧养涧的东边。由向西下垂的山往西南环绕成为分支山脉，就是文殊山、商山的山脉衍生起始的地方了；由往东下垂后向东北延伸，是主脉正脊，就

是果马山、月狐山的山脊发祥的地方了。向西下垂的山弯曲环抱，而盘龙江的水源，便泄入滇池；往东下垂的山横亘相夹，而嘉利泽的支流，便汇入北盘江。梁王山与罗藏山在南北雄峙相对，而共同被称为梁王山是适宜的。

过脊，渐西降，西瞰夹坞盘窝，皆丰禾芃芃，不若脊东皆重冈荒碛也。一坡西垂夹坞中，上皆侧石斜卧。从其上行，二里，始随坡下坠。一里及坞，有小溪自东南坞中出，越之西行。又半里，有村聚南山下，皆瓦房竹扉，山居中之最幽而整者，是曰大大村(1)，始东西开坞。梁王山西南之水，由坞北西注；余所越南坞之水，截坞而从之。半里，越村之西，又开为南北之坞，有小水自南来，经西冈下，北合于东坞之水，同破西北峡而下坠，当西出于邵甸之北者也。路越南来小水，遂西南上坡。盘坡而上，约里许，越其巅。又西下半里，西南涉溪；其溪似南流者。一里，又西逾坡脊，平行坡上。又一里余，始见西坞大开。其坞自北而南，辟夹甚遥，而环峰亦甚密，坞中丰禾云丽，村落星罗，而溪流犹仅如带，若续若断焉。于是陡降西麓，半里抵坞。有村倚麓西而庐，是曰甸头村(2)，即邵甸县之故址也。是村犹偏于坞东；坞北有峰中垂，亦有聚庐其上。其地去嵩明州四十里，重峦中间，另辟函盖。正北则梁王正脊亘列于后，东界即老脊之北走者，西界即分支之南环者。其西北度处，有坳颇平，是通牧漾(3)；东北循梁王山东垂而北，是通普岸、严章；西逾岭，通富民县；东逾岭，即所从来者；惟南坞最远，北自甸头，十里至甸尾。坞中之水，南至甸尾，折而西南去，路亦逾山而西，遂为嵩明、昆明之界焉。

【注释】

(1)大大村：今作“达达村”，在嵩明县西南境，白邑稍东。

(2)甸头村：据《嵩明县地名志》，甸头村在白邑稍北，1945年白邑曾改称凤仪村，甸头改称化龙村，取龙凤呈祥之意。后白邑恢复旧名，而化龙沿用至今。

(3)牧漾：今作“牧羊”，在嵩明县西北部盘龙江边，阿子营稍北。

【译文】

翻过山脊，渐渐往西下降，向西俯瞰夹谷、山坞与盘子样的山窝，全是丰美的稻禾十分茂盛，不再像山脊东面全是重重山冈和荒凉的沙石了。一条山坡向西下垂，夹在山坞中，坡上都是斜卧侧立的岩石。从坡上往上走，走二里，开始顺山坡下坠。走一里到达山坞，有条小溪从东南方的山坞中流出来，越过小溪往西行。又行半里，有个村落聚居在南山下，都是瓦房竹门，是山间民居中最幽静最整洁的地方，这里叫做大大村。山坞东西两面开始开阔起来。梁王山西南麓的水，流经山坞北面往西流注；我所越过的山坞南面的小溪水，横穿过山坞跟随着往西流。走半里，穿越到村子的西面，又拓展为南北向的山坞，有条小溪从南面流来，流经西面的山冈下，往北与山坞东面的水流汇合，一同冲破西北方的山峡往下流泄，应当是往西流到邵甸北面的水流了。道路越过南面流来的小溪，于是向西南上坡。绕着山坡上走，大约一里路左右，越过坡头。又往西下行半里，往西南涉过溪水；这条溪水似乎是向南流的。走一里，又往西翻越坡脊，平缓行走在坡上。又走一里多，开始见到西面的山坞十分开阔。这个山坞自北往南，夹立的山分开十分遥远，而环绕的山峰也很密集，山坞中丰美的稻禾似云层一样明丽，村落星罗棋布，可溪流仍然仅仅像带子一样宽，像是时断时续的样子。从这里陡峻地下降到西麓，半里到达山坞中。有个村庄背靠山麓西面建了房，这里叫甸头村，就是邵甸县的旧址了。这个村子仍然偏处于山坞东面；山坞北面有座山峰高垂在中央，也有房屋聚居在山上。此地离嵩明州有四十里，重重山峦隔在中间，另外开辟有一个天地。正北面就是梁王山的正脊绵亘排列在后面，东面一列山就是主脉山脊往北延伸的山脉，西面一列山就是分出的支脉向南环绕的山脉。山脉往西北延伸的地方，有个山坳相当平坦，那里通往牧漾；往东北沿着梁王山向东下垂之处往北走，那里通往普岸、严章；往西越过山岭，就是富民县；往东越过山岭，就是我走来的地方；唯有南面的山坞最远，北面起自甸头，十里到甸尾。山坞中的水流，向南流到甸尾，折向西南流去，道路也翻过山往西走，

就是嵩明州、昆明县的分界处了。

余既至甸头村，即随东麓南行。一里，有二潭潴东涯下，南北相并，中止有岸尺许横隔之，岸中开一隙，水由北潭注南潭间，潭大不及二丈，而深不可测，东倚石崖，西濒大道，而潭南则祀龙神庙在焉。潭中大鱼三四尺，泛泛其中。潭小而鱼大，且不敢捕，以为神物也。甸头之水，自北来流于大道之西；潭中水自潭南溢，流大道之东，已而俱注于西界之麓，合而南去。路则由东界之麓，相望而南。坞中屡过村聚。八里，有小水自东峡出，西入于西麓大溪，逾之。南二里，则甸尾村横踞甸南之坡(1)。有岐直南十里，通兔儿关；正路则由村西向行。一里余，直抵西界之麓，有石梁跨大溪上(2)。逾梁，始随西麓南行。半里，溪水由西南盘谷而入，路西北向逾岭。一里，登岭头。一里，下岭西坞中，路复转西南行，大溪尚出东南峡中，不相见也。盖其东老脊，南自宜良，经杨林西岭度而北，一经兔儿关，其西出之峰突为五龙山，则挟汇流塘之水而出松花坝者也(3)；再北经甸尾东，其峰突为祭鬼山，则挟邵甸之水而西出汇流塘者也。于是又西越坞脊，四里，随坞西下。一里，又有水自北峡来(4)，有梁跨之，其势少杀于甸尾桥下水。有村在梁之西，是为小河口(5)，即牧漾之流，南经此而与邵甸之水合，而出汇流塘者也。过村，又西南上岭，盘折山坡者七里，中有下洼之窞。既而陡下峡中，有小水自西北峡来，渡之，村聚颇盛。村之南，则邵甸之水，已与小河口之流，合而西向出峡，至此复折而南入峡中，是为汇流塘，其萦回之势可想也。从此路由西岸随流入峡，其峡甚逼，夹翠骈崖，中通一水，路亦随之，落照西倾，窈不见影。曲折四里，有数家倚溪北岸，是为三家村(6)。投宿不纳。盖是时新闻阿迷不顺，省中戒严，故昆明各村，俱以小路不便居停为辞。余强主一家，久之，乃为篝火炊粥，启户就榻焉。

【注释】

(1)甸尾村：今仍名“甸尾”，在嵩明县西南隅。

(2)有石梁跨大溪上：明时认此大溪为盘龙江正源，称邵甸河。今称冷水

河。

(3)汇流塘：今作“回流湾”。松花坝：今名同。从回流湾到松花坝，现已连为松花坝水库，湖面宽阔，为昆明市郊人工建筑的最大水库。但元、明时期的松花坝遗迹，至今仍能看到。

(4)又有水自北峡来：此水明时称牧漾水，今作“牧羊河”，为盘龙江正源。

(5)小河口：今称小河或小河村，在昆明市郊东北隅。

(6)三家村：近年扩建松花坝水库时，三家村已安全迁至小河村东边，邵甸河与牧漾水汇流处的东岸，原三家村址今已被水库淹没。

【译文】

我到甸头村后，立即沿着东麓往南行。行一里，有两潭水汇积在东面的山脚边，一南一北互相并排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尺左右宽的堤岸横隔着两潭水，堤岸中间开有一道缝隙，潭水从北边的水潭流向南边的水潭中，水潭大处不到二丈，可深不可测，东边靠着石崖，西面濒临大路，而水潭南面就有座祭祀龙神的神庙在那里。水潭中的大鱼有三四尺长，自在地游动在水中。潭小却鱼大，而且不敢捕捞，认为是神物。甸头的水，从北面流来在大路的西面流淌；潭中的水从水潭南面溢出，流到大路的东面，随后路两边的水都流到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合流后往南流去。大路则是沿着东面一列山的山麓，与水流相望着往南走。山坞中屡次经过村庄聚落。行八里，一条小溪从东面峡中流出来，向西流入西面山麓的大溪中，涉过小溪。往南行二里，就是甸尾村横向坐落在甸子南面的山坡上。有条岔路一直往南走十里，通往兔儿关；正路则是经过村子向西行。行一里多，径直抵达西面一列山的山麓，有座石桥跨在大溪上。过桥后，开始沿着西山的山麓往南行。行半里，溪水向西南盘绕的山谷中流进去，道路向西北翻越山岭。行一里，登上岭头。行一里，下到岭西的山坞中，路又转向西南行，大溪还在东南方的峡谷中，互相看不见。大体上，山坞东面山脉主脊，南面起自宜良县，经过杨林所的西岭往北延伸，一过兔儿关，它向西伸出去的山峰突起成为五龙山，于是夹住汇流塘的溪水而后延伸到松花坝；再往

北经过甸尾东面，那里的山峰突起成为祭鬼山，就是夹住邵甸的水流往西延伸到汇流塘的山脉了。从这里又往西越过山坞和山脊，行四里，顺着山坞往西下走。走一里，又有水流从北面峡中流来，有座桥跨过流水，水势稍稍小于甸尾桥下的水。有个村庄在桥的西面，这里是小河口，就是牧漾的水流，往南流经此地而后与邵甸的水流合流，然后流到汇流塘。走过村子，又往西南上岭，盘绕曲折地在山坡上走了七里，途中有下洼的深坑。随后陡峻地下走到峡中，有条小河从西北的峡中流来，渡过小河，村庄聚落相当兴盛。村庄的南面，就是邵甸流来的水，已经与小河口的水流合流后向西流出山峡，流到此处再折向南流入山峡中，这里是汇流塘，河里的水潆绕回旋的气势可想而知了。从此地起，道路经由河的西岸顺着河流进入峡谷，这里的山峡十分狭窄，山崖并立，青山相夹，中间通着一条水道，路也随着河水走，落日的余辉从西面斜照进来，昏暗得不见人影。曲曲折折走四里，有几家人紧靠河流北岸，这里是三家村。到村里投宿不接纳。原来是这时刚刚传闻阿迷州造反，省里戒严，所以昆明县的各个村庄，全都以小路上不方便住宿作为借口拒绝投宿。我强求一家的主人，很久之后，才为我生火煮粥，开门让我就寝。

盘江考

南北两盘江，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其发源俱在云南东境。余过贵州亦资孔驿，辄穷之。驿西十里，过火烧铺。又西南五里，抵小洞岭(1)。岭北二十里有黑山，高峻为众山冠，此岭乃其南下脊。岭东水即东向行，经火烧铺、亦资孔，乃西北入黑山东峡，北出合于北盘江；岭西水自北峡南流，经明月所西坞，东南出亦佐县，南下南盘江。小洞一岭，遂为南、北盘分水脊。《一统志》谓，南北二盘俱发源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北流者为北盘，南流者为南盘，皆指此黑山南小洞岭，一东出火烧铺，一西出明月所二流也。后西至交水城东，中

平开巨坞，北自沾益州炎方驿，南逾此经曲靖郡，坞亘南北，不下百里，中皆平畴，三流纵横其间，汇为海子。有船南通越州，州在曲靖东南四十里。舟行至州，水西南入石峡中，悬绝不能上下，乃登陆。十五里，复下舟(2)，南达陆凉州。越州东一水，又自白石崖龙潭来(3)，与交水海子合出石峡(4)，乃滇东第一巨溪也，为南盘上流云。

【注释】

(1)小洞岭：今作“硝洞岭”，在贵州盘县火铺镇稍西。

(2)复下舟：据此，徐霞客在陆凉坝子仍为舟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陆凉州山川载：“中埏泽，在州治东丘雄山麓，宽衍六十余里，有一十八泉注其中，而潇湘之水亦入焉。鱼蝦甚富。其傍地为牧马场，而所产多良马，亦其土地之所宜也。”“中埏泽”或作“中涎泽”。明代，陆凉州和陆凉卫皆在湖边，便于行舟。近代，中涎泽已成陆地。

(3)白石崖：今作“白石岩”，在曲靖市麒麟区东境，茨营北端的龙潭河源。此水即今龙潭河。

(4)交水海子：又省称“交海”，在曲靖坝子东部，亦称东海子。万历《云南通志》曲靖军民府山川载：“东海子，在府城东五里许，轮广五十余里。每秋，雨水汪秽浩淼，亦曲阳之巨浸也。”经逐步辟为圩田，今已不存。

【译文】

南、北两条盘江，我在广西省已经看到过它们的下游，两条江的发源地都在云南省东部境内。我路过贵州省亦资孔驿时，就穷究了它们的源流。从亦资孔驿往西十里，经过火烧铺。又往西南五里，到小洞岭。小洞岭北面二十里处有座黑山，高大险峻，是群山的最高处，这座小洞岭是黑山往南下延的山脊。山岭东面的水就向东流，流经火烧铺、亦资孔，于是向西北流进黑山东面的峡谷，向北流出后与北盘江合流；山岭西面的水从北面的峡中往南流，流经明月所西面的山坞，往东南流到亦佐县，向南下流进南盘江。小洞岭一座山岭，便成为南盘江、北盘江分水的山脊。《一统志》说，南、北两条盘江都发源于沾益州东南二百里处，往北流的是北盘江，向南流的是南盘江，

都是指这座黑山南面的小洞岭，一条从东面流出火烧铺，一条向西流出明月所，两面分流了。后来我往西来到交水城东面，群山中展开一个平坦的巨大山坞，北面起自沾益州的炎方驿，南面越过此地交水城，经过曲靖府，这个山坞绵亘于南北之间，不下一百里，坞中全是平旷的田野，三条河流纵横流淌在山坞中，汇积成海子。有船向南通到越州，越州在曲靖府城东南四十里处。乘船航行到越州，河水往西南流入石山峡谷中，峡谷高悬险绝，船不能上下，只好登上陆地。步行十五里后，又下到船中，往南到达陆凉州。越州东面有一条河，又从白石崖的龙潭流来，与交水的海子汇合后流出石山峡谷，是滇东地区第一大的河流，成为南盘江的上游了。

余憩足交水，闻曲靖东南有石堡温泉胜，遂由海子西而南。南下二十里，一溪来自西北，转东南去，入交海，桥跨之，为白石江；涓细仅阔数丈，名独著，以沐西平首破达里麻于此，遂以入滇也。按达里麻以师十万来拒，与我师夹江阵，是日大雾，沐分兵从上流潜济，绕出其后，遂破之。今观线大山溪，何险足据；且白石上流为戈家冲，源短流微，潆带不过数里内。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为不世勋，不知乃与坳堂无异也！度桥南六里，抵曲靖郡。出郡南门，东南二十五里，海子汪洋涨溢，至是为东西山所束，南下伏峡间。桥横架交溪上，曰上桥。桥西开一坞东向，即由上桥西折入坞，半里至温泉。泉可浴，泡珠时发自池底，北池沸泡尤多，对以六角亭，曰喷玉。东逾坡半里，抵桥头村(1)。村西行田畴间，忽一石高悬，四面蓊丛，楼楹上出，即石崖堡也(2)，与温泉北隔一坞。径平畦里许，抵堡东麓，南向攀级，上凌绝顶，则海子东界山南绕于前，西界山自北来，中突为此崖，又西峙而南为水口山。交溪南出上桥，前为东界山南绕所扼，辄西南汇为海子，正当石堡南；其东北白石崖龙潭，与东南亦佐之水，合交溪下流于越州，乃西南破峡去。而石堡正悬立众峰中，诸水又汇而潆之，危崖古松，倍见幽胜。北下山，西一里抵石堡村。回眺石堡，西北两面嵌空奇峭，步步不能去。由村南下坡，东半里，逾一石梁。南走梁下者，即交溪，溪遂折

东南去。又东一里半，抵东山麓。东北上山，从石片中行，土倾峡坠，崩嵌纷错，石骨竟露如裂瓣，从之倾折取道。石多幻质，色正黑如着墨，片片英山绝品。石中上者一里，至岭坳，下见西坞南流之江，下坠岭南之峡，乃交溪由桥头南下，横截此山南麓以东去者也。

【注释】

(1)桥头村：今名同，又称温泉村，在南盘江西岸，属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

(2)石崖堡：即石堡山，在温泉稍南，为曲靖名胜。《明一统志》曲靖府山川："石堡山，在府城东南二十余里，相传蜀汉诸葛亮征蛮时与诸酋会盟之所，其下温泉出焉。"

【译文】

我在交水城歇脚时，听说曲靖府东南部有处石堡温泉的胜景，就由海子西面往南行。向南下行二十里，一条溪水来自于西北方，转向东南流去，流入交水海子，桥跨过溪流，这是白石江；涓涓溪流，水面仅有几丈宽，偏偏很著名，是因为西平王沐英首先在这里击败达里麻，于是才得以率军进入滇池地区。据考证，达里麻率领十万军队前来抵御，与我明朝军队隔着江流布下阵地，那天下大雾，沐英分兵从上游偷偷渡江，绕到达里麻的后面，便击败了达里麻的军队。今天看来，白石江仅是线一般大的山间溪流，哪里有天险值得据守；况且白石江上游是戈家冲，源头短，水流小，潆绕流过的地带不超过几里之内。沐公在曲靖作战的捷报，夸大为冒着浓雾涉过江水，从白石江上游出奇兵夹攻达里麻，建立了世所罕见的功勋，却不知白石江不过是与堂屋前的低洼地没有什么两样的小水塘啊！过桥后往南行六里，来到曲靖府。出了府城南门，往东南行二十五里，交水海子一片汪洋，水位高涨四溢，到这里被东西两面的山紧束，向南下流到低伏的峡谷中。有座桥横架在交溪上，叫做上桥。桥西面展开一个向东的山坞，立即由上桥向西折进山坞，走半里来到温泉。泉水可以沐浴，水泡像珠子一样不时出自池底，北面的池子沸腾的水泡尤其多，面对着六角

亭，叫做喷玉泉。向东爬坡半里，到桥头村。从村子往西行走在田野间，忽然一座石崖高悬，四面丛林茂密，楼台房屋出现在山峰上，就是石崖堡了，与北面的温泉隔着一条山坞。径直从平展的田地中行一里左右，来到石崖堡的东麓，向南攀登石阶，登上凌空的绝顶，就见交水海子东面的一列山往南绕到前方，西面的一列山自北面延伸而来，途中突起成为这座山崖，又往西耸峙，而后往南延伸成为水口山。交溪往南流到上桥，前方被东面一列山向南环绕扼住，便流向西南汇积为海子，正好在石崖堡南面；这里东北面的白石崖龙潭，与东南面亦佐县的水流，汇入交溪往下流到越州，于是向西南冲破山峡流去。而石崖堡高悬矗立在群峰正中间，众多的水流又汇积潆绕着它，危崖古松，加倍显现出幽雅的美景来。从北面下山，往西行一里到达石堡村。回头眺望石崖堡，西北两面都高嵌在空中，雄奇陡峭，一步步不能离去。由村子南面下坡，往东行半里，走过一座石桥。向南流经桥下的水流，就是交溪，溪水于是转向东南流去。又往东行一里半，到达东山山麓。向东北上山，从片石丛中前行，泥土倾塌，峡谷深坠，崩塌深嵌的岩石纷繁错杂，骨状的岩石竟相裸露出来，如同绽裂开来的花瓣，从这些岩石丛中歪歪斜斜、曲曲折折地找路走。岩石的质地变幻多端，颜色纯黑好像墨染上的，片片都是英山石中的绝品。从岩石丛中上走一里，来到岭上的山坳，望见下方西面山坞中往南流的江水，下坠到岭南的峡谷中，是交溪从桥头往南下流，横截过此山的南麓向东流去的江流。

余已躬睹南盘源，闻有西源更远，直西南至石屏州，随流考之。其水源发自石屏西四十里之关口，流为宝秀山巨塘(1)，又东南下石屏，汇为异龙湖(2)。湖有九曲三岛(3)，周一百五十里。岛之最西北近城者，曰大水城，顶有海潮寺；稍东岛曰小水城。舟经大水城南隅，有芰荷百亩，巨朵锦边，湖中植莲，此为最盛。水又东经临安郡南，为泸江，穿颜洞出，又东至阿弥州，东北入盘江。盘江者，即交水海子，南经越州、陆凉、路南、宁州，至州东六十里婆兮甸，合抚仙湖水；又南至播箕街河甸，合曲江(4)；又东至阿弥州稍东，合泸江。二

江合为南盘江，遂东北流广西府东山外。

【注释】

(1)宝秀：明设宝秀关巡检司，今名同，在石屏县西境，风景甚佳。宝秀山巨塘即宝秀湖，又称赤瑞湖，今湖面甚小。

(2)异龙湖：万历《云南通志》临安府山川载："异龙湖，在石屏州东，湖有九曲，周一百五十里。中有三岛，小岛名孟继龙，有蛇虫，不可居，昔蛮酋以有罪者流此；中岛名小末束；大岛名和龙，蛮酋立城其上，汉名水城。四面皆巨浸，俗呼为海。东流为泸江。"今名同，在石屏县东南。湖泊面积约42平方公里，东西长13.8公里，南北宽1.4—6公里，湖岸线长86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411米，平均水深3.5米，最深处为7米。三岛在湖西部，其中大水城、小水城今皆在湖岸上，湖中仅最小的岛马宝龙。

(3)九曲：即大湾、高家湾、杨家湾、豆地湾、马房湾、罗色湾、狮子湾、青鱼湾、白浪湾等，多在湖的南部。北部湖岸平直，但岸上龙潭甚多。近年由于将湖水引入石屏南部灌溉农田，湖水改道流入元江，且曾一度接近干涸。有的湾已垦为农田。现逐步恢复旧貌。曲，今称"湾"。

(4)曲江：按，《明一统志》临安府山川载："曲江，在府城东北九十里，源自新兴州，由嶍峨县、石屏州会诸水，至河西县而东入于盘江。""婆兮江，在宁州东六十里，源自澂江抚仙湖，经州境汇于婆兮甸入盘江。"澂江府又载"：抚仙湖，在府治南，周二百余里。……东流入盘江。"至《嘉庆重修一统志》，对这一片水道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近代地理显示，婆兮甸即今盘溪，在华宁县东隅，曲江在此汇入南盘江。抚仙湖出口名清水河，又称海口河，往东流，为澄江、华宁县界河，在华宁县北隅的大革勒附近汇入南盘江，与盘溪无涉。

【译文】

我已经亲自目睹了南盘江的源头，听说还有处西面的源头更远，一直往西南到石屏州，我顺着水流考察这个源头。这一支流的水发源于石屏州西面四十里的关口，下流成为宝秀山巨大的水塘，又往东南下流到石屏州，汇积为异龙湖。异龙湖有九个水湾三个小岛，周长一百五十里。小岛中在西北面最接近州城的，叫做大水城，岛的顶上有座海潮寺；稍偏东的岛叫小水城。船经过大水城南边，有上百亩的荷

花，巨大的花朵，锦绣般地铺满湖边，在湖中种莲花，此地规模最为盛大。异龙湖水又向东流经临安府南部，称为泸江，穿过颜洞流出来，又往东流到阿弥州，向东北流入盘江。盘江这条河流，就是交水海子的水，往南流经越州、陆凉州、路南州、宁州，流到宁州东面六十里的婆兮甸，汇合抚仙湖的湖水；又往南流到播箕街河甸，与曲江合流；又往东流到阿弥州稍东处，与泸江合流。盘江与泸江两条江汇合成南盘江，于是往东北流向广西府的东山以外。

余时征诸广西土人，竟不知江所向。乃北过师宗州，又东北去罗平州十五里，抵一坞曰兴哆啰。其坞西傍白蜡，东瞻罗庄，南去甚遥，而罗庄山森峭东界，皆石峰离立，分行竞奋，复见粤西面目。盖此丛矗怪峰，西南始此，而东北尽于道州，磅礴数千里，为西南奇胜，此又其西南之极也。已而至罗平，询土人盘江曲折，始知江自广西府流入师宗界，即出罗平东南隅罗庄山外，抵巴旦彝寨，会江底河；寨去罗平东南二百里，江东即广南府境。又东北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至霸楼，为霸楼江；六处地名，俱粤西安隆长官司地。今安隆无土官，俱为广南、泗城所占。遂入泗城境之八蜡、者香，于是为右江。再下，又有广南富州之水，自者格经泗城之葛阆、历里来合，而下田州云。

【译文】

我当时征询过许多广西府的当地人，竟然无人知道南盘江的流向。于是我向北经过师宗州，又向东北走到离罗平州十五里处，到达一个山坞叫做兴哆啰。这个山坞西面傍着白蜡山，东面望着罗庄山，南面出去十分遥远，而罗庄山似森林一样峭拔地矗立的东面，都是分离开矗立着的石峰，分成行竞相奋起，重又显出广西石山的面貌。大体上，此类丛林般矗立的怪异山峰，在西南方起始于此地，往东北在道州到了头，磅礴延绵几千里，是西南地区奇异优美的景观，这里又是西南地区中这种奇观的极致了。随后到罗平州，向当地人打听南盘江曲折的流向，这才知道江水从广西府流入师宗州境内，随即从罗平

州东南部的罗庄山外流出去，流到巴旦彝寨，与江底河汇合；巴旦彝寨距离罗平州东南二百里，江的东岸就是广南府的辖境。南盘江又东北流经巴泽、河格、巴吉、兴隆、那贡，流到霸楼，称为霸楼江；说到地名的六个地方，全是广西省安隆长官司的属地。今天安隆长官司没有土司，全部被广南府、泗城州侵占了。随后流入泗城州境内的八腊、者香，从者香起称为右江。再往下流，又有广南府富州的水流，从者格流经泗城州的葛阆、历里流来汇合，然后下流到田州。

后余至云南省城，过杨林，见北一海子特大，古称嘉利泽，北成大溪，出河口(1)。溪北有山甚峻，曰尧林山。又东北十里出峡，经果子园(2)，北至寻甸府，合郡城西北水，汇为南海子。又东北与马龙水合于郡东二十里七星桥，为阿交合溪。余因究水所出，知其下沾益州为可渡河，乃北盘江上流也。按此则南北二盘，但名称之同耳，发源非一山之水。北盘自可渡河而东，始南合亦资孔、火烧铺之水，则火烧铺非北盘之源也。南盘自交水发源，南渡越州，始合明月所之水，则明月所非南盘之源也。乃《一统志》北盘舍杨林，南盘舍交水，而取东南支分者为源。则南北源一山之误，宜订正者一(3)。

【注释】

(1)河口：今称小河口。

(2)果子园：今名同。皆在嵩明县东境的铁路线上，杨林海水东流至此转北流为牛栏江。

(3)“乃《一统志》”以下几句：霞客订正《明一统志》之说，把南盘江源上溯到炎方，是很大的功劳。但杨林的嘉丽泽往北流入金沙江，与北盘江无涉。近代地理调查说明，南北盘江皆发源于今沾益县北境的马雄山。北盘江源在马雄山北麓，往北流为革香河，再转南即称北盘江。南盘江源在马雄山南麓。

【译文】

后来我到云南省城，路过杨林所时，见到北面有一个海子特别巨

大，古代称为嘉利泽，北边形成一条大溪，流出河口。溪水北面有座山十分险峻，叫做尧林山。又往东北流十里，流出峡谷，流经果子园，向北流到寻甸府，汇合寻甸府城西北的水流，汇积为南海子。又往东北流，与马龙州流来的水在府城东面二十里的七星桥合流，成为阿交合溪。我于是穷究溪水流出去的流向，知道了阿交合溪下流到沾益州成为可渡河，是北盘江的上游了。据此，那么南、北两条盘江，只不过是名称相同罢了，不是发源于一座山的水流。北盘江从可渡河一段往东流，才往南流与亦资孔、火烧铺的水合流，那么火烧铺不是北盘江的发源地了。南盘江从交水发源，往南流过越州，才与明月所的水合流，那么明月所不是南盘江的发源地了。可《一统志》记载北盘江竟然舍弃杨林所，南盘江舍弃交水，却选取东南面分出的支流作为源头。那么，南、北盘江发源于一座山的错误，是应该加以订正的第一个地方。

又以南盘至八蜡、者香，一水自东北来合，土人指以为北盘江，遂谓南北盘皆出于田州。夫北盘过安南，已东南下都泥，由泗城东北界，经那地、永顺，出罗木渡，下迁江。则此东北合南盘之水，自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谓两江合于普安州、泗城州之误，宜订正者二(1)。

【注释】

(1)“又以南盘至八蜡”以下几句：八蜡，又作“把兰”，今作“坝纳”，在贵州册亨县东南境。者香，今作“蔗香”，在贵州望谟县南。此两地正位于南、北盘江合流处的两岸，土人关于南、北盘在此合流的说法是可信的。霞客把“东北合南盘之水”，认为是“泗城西北箐山所出，”而以今流经惠水、罗甸间的濛江为北盘经流，亦误。

【译文】

又因为南盘江流到八腊、者香时，一条河水从东北流来汇合，当地人指认为是北盘江，便说南、北盘江都源出于田州。实际上，北盘

江流过安南卫，随后往东南下流进都泥江，经由泗城州东北境，流经那地州、永顺司，流出罗木渡，下流进迁江。那么这条从东北流来汇合南盘江的河水，自然是泗城州西北山箐中流出来的。认为南、北两条盘江在普安州、泗城州合流的错误，是应该订正的第二个地方。

至《一统志》最误处，又谓南北二盘，分流千里，会于合江镇。盖惟南宁府西左右江合流处为合江镇，是直以太平府左江为南盘，田州右江反为北盘矣。今以余所身历综校之：南盘自沾益州炎方驿南下，经交水、曲靖，南过桥头，由越州、陆凉、路南，南抵阿弥州境北，合曲江、泸江，始东转，渐北合弥勒巴甸江(1)，是为额罗江。又东北经大柏坞、小柏坞(2)，又北经广西府东八十里永安渡，又东北过师宗州东七十里黑如渡，又东北过罗平州东南巴旦寨，合江底水，经巴泽、巴吉，合黄草坝水，东南抵霸楼，合者坪水，始下旧安隆(3)，出白隘，为右江。北盘自杨林海子，北出嵩明州果子园，东北经热水塘，合马龙州中和山水，抵寻甸城东，北去彝地为车洪江。下可渡桥，转东南，经普安州北境，合三板桥诸水，南下安南卫东铁桥，又东南合平州诸水，入泗城州东北境，又东注那地州、永顺司，经罗木渡，出迁江、来宾，为都泥江，东入武宣之柳江。是南盘出南宁，北盘出象州，相去不下千里；而南宁合江镇，乃南盘与交趾丽江合，非北盘与南盘合也。其两盘江相合处，直至浔州府黔、郁二江会流时始合，但此地南北盘已各隐名为郁江、黔江矣。则谓南盘、北盘即为南宁左、右江之误，宜订正者三(4)。

【注释】

(1)巴甸江：今称甸溪河，在弥勒市境，从北往南流入南盘江。

(2)大柏坞、小柏坞：即今大百户、小百户，大百户在砚山县西北隅，小百户在丘北县腻脚一带。

(3)旧安隆：今称旧州，在南盘江南岸，广西田林县西北隅。

(4)“则谓南盘”两句：霞客订正了时人的错误，肯定北盘江下游注入今红水河，是又一大功劳。但仍沿旧说，认为南盘江入广西为右江，往下为郁

江。其实，右江源为驮娘江和西洋江，与南盘江亦不相涉。

【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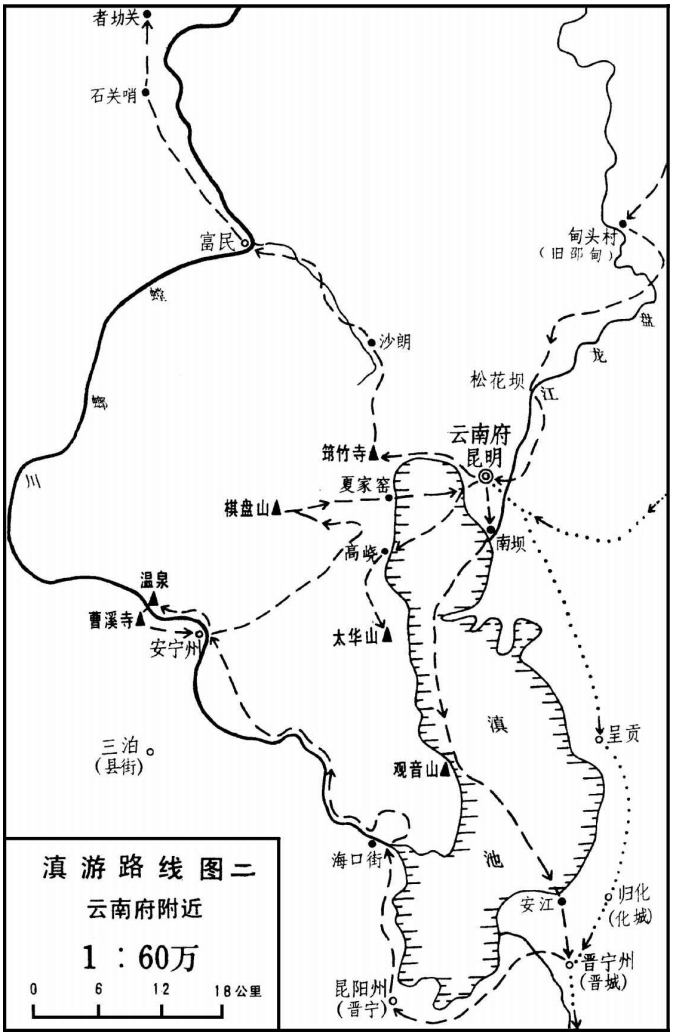
至于《一统志》最错误的地方，又认为南、北两条盘江，分别流淌一千里，在合江镇合流。大概只有南宁府西面左江、右江合流的地方称为合江镇，这样是直接把太平府的左江当做南盘江，把田州的右江反而当做北盘江了。今天用我的亲身经历来综合校正这个错误：南盘江从沾益州炎方驿往南下流，流经交水、曲靖府，往南流过桥头，经由越州、陆凉州、路南州，向南流到阿弥州境内北部地区，汇合曲江、泸江，开始向东转，渐渐往北流，汇合弥勒州的巴甸江，从这里起称为额罗江。又往东北流经大柏坞、小柏坞，又往北流经广西府东面八十里的永安渡，又往东北流过师宗州东面七十里的黑如渡，又往东北流过罗平州东南的巴旦寨，汇合江底河的水，流经巴泽、巴吉，汇合黄草坝的水流，往东南流到霸楼，汇合者坪的水流，这才下流到原安隆州，流出白隘，成为右江。北盘江源自杨林所海子，向北流出嵩明州果子园，往东北流经热水塘，汇合马龙州中和山的水流，流到寻甸府城东面，往北流入彝人居住的地区称为车洪江。下流到可渡桥，转向东南流，流经普安州北境，汇合三板桥的众多水流，往南下流到安南卫东面的铁桥，又向东南流，汇合平州的众多水流，流入泗城州东北境，又往东流注到那地州、永顺司，流经罗木渡，流出迁江、来宾，成为都泥江，往东流入武宣的柳江。这样，南盘江流出南宁府，北盘江流出象州，两条江相距不下一千里；而南宁府的合江镇，是南盘江与发源于交趾的丽江合流，不是北盘江与南盘江合流了。那两条盘江相汇合的地方，一直要到浔州府内黔江、郁江两条江合流时才汇合，但在浔州府地界上南、北盘江已经各自隐去它们的名字称为郁江、黔江了。那么，认为南盘江、北盘江就是南宁府的左江、右江的错误，是应该订正的第三个地方。

若夫田州右江源，明属南盘，《志书》又谓源自富州，是弃大源而取支水，犹之志南盘者源明月所，志北盘者源火烧铺也。彼不辨端

末巨细，悍然秉笔，类一丘之貉也夫！

【译文】

至于田州的右江源流，明明是属于南盘江，志书上又说是源自于富州，这是放弃主流却选取支流，就好像记载南盘江源自于明月所，记载北盘江源自于火烧铺一样的了。他们那种不区分起源末流水大水小，蛮横地秉笔写书的做法，类似于一丘之貉了呀！


者坳关
石关哨
富民
蠻
蠻
川
沙朗
甸头村
（旧邵甸）
盘
龙
江
松花坝
云南府
昆明
筇竹寺
夏家窑
棋盘山
南坝
高峤
温泉
曹溪寺
安宁州
太华山
滇
池
呈贡
三泊
（县街）
观音山
海口街
安江
归化
（化城）
晋宁州
（晋城）
昆阳州
（晋宁）
滇游路线图二
云南府附近
1：60万
0 6 12 18公里

滇游日记四(1)

【题解】

《滇游日记四》是徐霞客旅游云南府和武定府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初一日，徐霞客第二次来到昆明。这里是云南省会，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徐霞客结交了唐大来、吴方生、阮仁吾、唐玄鹤、张调治、张石夫、周恭先、金公趾、马云客、阮玉湾、阮穆声等一批滇中名士，得到他们的盛情款待，生活十分惬意。滇池是我国著名的淡水湖之一，山光水色冠绝于世。徐霞客环滇池畅游了一周，从昆明南郊的南坝乘船，横渡滇池，到安江上岸，再绕经晋宁、昆阳、安宁等州，取草海湖堤，从西郊的夏家窑和土堆回城，沿途游览了白鱼口、天女城、金山寺、石将军、牛恋石、龙王堂、石城、安宁温泉、曹溪寺、进耳寺、棋盘山等，以后又游了西北郊的筇竹寺、海源寺上洞和中洞、妙高寺、沙朗天生桥、富民河上洞。

十一月十一日，徐霞客抵达武定府。此后十九日的日记缺。据随行的仆人证实，这段时间霞客曾“遍阅武定诸名胜”。在武定游狮子山，特别是山上与建文皇帝传闻有关的正续寺。以后到元谋县登雷应山，“见活佛，为作碑记”。徐霞客不走通往滇西的大道，而北迂取道武定、元谋，主要目的就是追踪考察长江源头金沙江。在元谋，他北到姜驿，“穷金沙江”，亲眼见到了日夜思念的金沙江。

戊寅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2)，晴爽殊甚。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3)，即西由峡中，已乃与溪别。复西逾岭，共三里，入报恩寺。仍转东，二里，过松花坝桥。又循五龙山而南三十里，循省城东北隅南行。已乃转西度大桥，则大溪之水自桥而南(4)，经演武场而出火烧铺桥，下南坝矣。从桥西入省城东门，饭于肆。出南门(5)，抵向所居停

处，则吴方生方出游归化寺未返，余坐待之。抵暮握手，喜可知也。见有晋宁歌童王可程，以就医随吴来，始知方生在唐守处过中秋，甚洽也。

【注释】

(1)《滇游日记四》：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上。

(2)戊寅：崇祯十一年，即公元1638年。

(3)从三家村啜所存粥启行：原脱“所存”二字，据“四库”本补。

(4)大溪：此即盘龙江，明代又称滇池河，为滇池主要水源。今仍称盘龙江。

(5)“出南门”句：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云南府及附郭昆明县，并废弃元代土城不用，另筑砖城。城为方形略扁，城周九里三分，有六门。东门称咸化门，今称大东门，在小花园。东北为永清门，俗称小东门，在今圆通山大门前、圆通街东口。北为保顺门，在今北门街尽头，省杂技团门口。西为广远门，俗称大西门，在今文林街新建设电影院街口。西南为洪润门，俗称小西门，在今武成路西口、东风商店前。南门称崇政门，在今近日公园。明城的范围和规模，一直相沿到清末，清代仅在原来基础上修整，并改换了城门的名称。明清城墙及城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拆填完，现已变为青年路、南屏街、东风西路等宽大的街道。北城墙穿过云南大学及圆通公园，今圆通公园东北隅高处的瞭望亭，即建在原城墙上，是明清云南府城墙仅存的珍贵标本。

【译文】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初一日　凌晨起床，天气特别晴朗。喝了昨天保存下的稀粥后从三家村启程上路，立即经由峡谷中前行，不久便与溪流告别。再往西翻越山岭，共行三里，进入报恩寺。仍然转向东行，二里，走过松花坝桥。又沿着五龙山往南行三十里，顺着省城城墙的东南角往南行。不久就转向西走过大桥，就见大溪的溪水从桥下往南流，流经演武场后流出火烧铺桥，下流到南坝了。从桥西进入省城东门，在饭店吃了饭。走出南门，来到从前居住过的地方，可是吴方生刚好到归化寺出游还没有回来，我坐着等他。到傍晚才与他握手相见，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了。见到有一个晋宁的歌童王可程，

因为就医随同吴方生前来，这才知道吴方生在唐玄鹤知州那里过中秋节，十分融洽。

初二日　余欲西行，往期阮仁吾所倩担夫，遇其侄阮玉湾、阮穆声，询候甚笃。下午，阮仁吾至寓，以担夫杨秀雇约至。余期以五日后再往晋宁，还即启行。仁吾赆以番帨、香扇(1)。

【注释】

(1)番帨(shuì)：国外来的佩巾。

【译文】

初二日　我想要上路西行，前去和阮仁吾为我雇的挑夫约定行期，遇见他的侄子阮玉湾、阮穆声，对我的问候十分真诚。下午，阮仁吾来到寓所，把挑夫杨秀的雇用合同拿来了。我和他约定五天后再前往晋宁，从晋宁回来就启程上路。阮仁吾送给我外国来的佩巾、香扇作为临别赠礼。

初三日　余欲往晋宁，与唐元鹤州守、大来隐君作别。方生言："二君日日念君。今日按君还省，二君必至省谒见，毋中途相左也。盍少待之？"乃入叩玉湾，并叩杨胜寰，知丽江守相望已久。既而玉湾来顾寓中，知按君调兵欲征阿迷，然兵未发而路人皆知之，贼党益猖狂于江川、澂江之境矣(1)。玉湾谓余："海口有石城妙高，相近有别墅(2)，已买山欲营构为胜地。请备车马，同行一观。"余辞以晋宁之行不容迟，因在迤西羁久也。又云："缅甸不可不一游。请以腾越庄人为导。"余颔之。

【注释】

(1)江川：明置县，隶澂江府。《明史·地理志》江川县："南有故城，崇祯七年(1634)圮于水，迁于旧江川驿，即今治。"在此以前江川县治今星云湖北岸的龙街，明末迁至今江城。

(2)别墅(shù)：于住宅外另置的园林建筑等游息之所。

【译文】

初三日　我想前往晋宁，与唐元鹤知州、唐大来隐士告别。吴方生说："二位先生天天挂念您。今天按察使返回省城，二位先生必定要到省城来拜见按察使，不要在途中错过了。为何不稍微等等他们？"我于是进城去拜见阮玉湾，一并拜见了杨胜寰，得知丽江府知府盼望我去已经很久了。随后阮玉湾来到寓所中看望我，得知按察使调兵想要征讨阿迷州，然而军队还未出发可路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叛贼乱党益发得以在江川县、澂江府境内猖狂了。阮玉湾告诉我说："海口有处石城妙高寺，附近我有处别墅，已经把山买下来，打算建造成风景优美的地方。请让我备好车马，一同前去看一看。"我用晋宁州之行不容许推迟辞谢了他，因为在滇西要停留很久。他又说："缅甸不可不去游览一次。请让腾越庄园里的人为您做向导。"我点头同意了他。

初四日　余束装欲早往晋宁，主人言薄暮舟乃发，不若再饭而行。已而阮玉湾馈榼酒(1)，与吴君分饷之。下午，由羊市直南六里(2)，抵南坝，下渡舟，既暮乃行(3)。是晚西南斗风，舟行三十里，至海夹口泊。三鼓乃发棹，昧爽抵湖南涯北圩口(4)，乃观音山之东南濒海处(5)。其涯有温泉焉，舟人有登浴者，余畏风寒，不及沐也。于是挂帆向东南行，二十里至安江村(6)，梳栉于饭肆。仍南四里，过一小桥，即西村四通桥分注之水，为归化、晋宁分界处(7)。又南四里，入晋宁州北门(8)，皆昔来暗中所行道也，至是始见田畴广辟，城楼雄壮焉。入门，门禁过往者不得入城，盖防阿迷不靖也。既见大来(9)，各道相思甚急。饭而入叩州尊(10)，如慰饥渴，遂留欢宴。夜寝于下道，供帐极鲜整。

【注释】

(1)榼(kē)：古代盛酒的器具。

(2)羊市：南通街过去称羊市街，南通街与顺城街交叉处至今仍称羊市

口。

(3)“抵南坝”三句：南坝今名同，在昆明市南郊，昆明火车站南。“既暮乃行”是徐霞客在滇池中的一次难忘的航行。正德《云南志》云南府山川载：滇池，在府治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泽。周广五百余里，合盘龙江、黄龙溪诸水汇为池。池中产衣钵莲花，盘千叶，而鱼虾、凫鸟、菱芡、菰蒲之利为西南之最。中有大小卧纳二山。《史记》：滇水源广末狭，有似倒流，故曰滇。楚庄蹻王滇池，即此。有河泊所五。滇为云南巨浸，每春夏水生，弥漫无际，池旁之田岁饫其害。滇池是我国著名的高原淡水湖，今滇池周围跨西山区、官渡区、呈贡区、晋宁县，出口流经安宁市、富民县，皆霞客游屐所及。徐霞客对滇池考察的时间长，下的功夫大，视角广阔，内容丰富。

(4)圩(wéi)：湖、海边上防水护田的土堤。北圩口，即今白鱼口，为滇池土著鱼白鱼的产卵场，因名。为风景疗养区。温泉今存，在空谷园内，惜水温较低。

(5)观音山：今名同，在滇池西岸，山上有塔，附近建有昆明市工人疗养院。

(6)安江村：今名同，在滇池东岸晋宁县境。

(7)归化：明置归化县，隶晋宁州，治今呈贡区南的化城。

(8)晋宁州：隶云南府，治今晋宁县晋城镇。

(9)大来：即唐大来(1593—1673)，名泰，晋宁人，青年时曾游学于祖国内地，是杰出的书画家和诗人，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明末削发为僧，长住鸡足山，法名普荷，号担当。云南省博物馆收藏担当书画甚多。

(10)州尊：系对知州的尊称。州守：即知州，又省称“守”。

【译文】

初四日　我捆扎行装想要乘早前往晋宁州，主人说要到傍晚船才会出发，不如吃过中饭后再走。随后阮玉湾送来一盒酒菜，与吴方生分吃了它。下午，由羊市一直往南行六里，到达南坝，下到渡船中，暮色降临后才开船。这天晚上刮着逆向的西南风，船行了三十里，到海夹口停泊。三更时才开船，黎明时到达湖水南岸的北圩口，是观音山东南面濒海的地方。这里岸边有处温泉，船上有的人上岸去沐浴，我怕风冷，没去沐浴。从北圩口挂上帆向东南航行，二十里后来到安

江村，在饭店中梳头洗脸。仍然往南行四里，走过一座小桥，桥下就是西面村子四通桥下分流过来的水，是归化县、晋宁州的分界处。又往南行四里，进入晋宁州城北门，都是从前来的时候在黑暗中走过的路，到这时才见到宽广开阔的田野，城楼雄伟壮观。走进城门，城门禁止过往的行人不准进城，大概是为防备阿迷州，市面不安定。见到唐大来后，各自十分迫切地诉说相思的心情。饭后进州衙拜见知州大人，犹如饥渴之时得到抚慰，于是留下来欢畅地聚宴。夜里在下道安寝，提供的帷帐铺盖极其鲜丽整洁。

初五至初七日　日日手谈内署，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禹甸与唐君大来，更次相陪，夜宴必尽醉乃已。

【译文】

初五日至初七日　天天在州内衙下围棋，等候张调治。黄从月、黄沂水(字禹甸)与唐大来诸君，轮流着前来相陪，夜里必定宴饮到全部喝醉才罢休。

初八日　饮后，与黄沂水出西门，稍北过阳城堡(1)，即所谓古土城也。其西北为明惠夫人庙，庙祀晋宁州刺史李毅女(2)。夫人功见《一统志》。有元碑，首句云："夫人姓杨氏，名秀娘，李毅之女也。"既曰"李女"，又曰"姓杨"，何谬之甚耶？岂夫人之夫乃姓杨耶？然辞不达甚矣。人传其内犹存肉身，外加髹焉(3)，故大倍于人。余不信。沂水云："昔年鼠伤其足，露骨焉。不妄也。"是日，州幕傅良友来拜，且馈榼醴(4)。傅，江西德化人(5)。

【注释】

(1)阳城堡：《元史·地理志》晋宁州："唐晋宁县，蒙氏、段氏皆为阳城堡部，元宪宗七年(1257)立阳城堡万户，至元十二年(1275)改晋宁州。"南诏、大理时，晋宁称阳城堡部，此即当年遗址。

(2)李毅女：《明一统志》云南府祠庙："忠烈庙，在晋宁州古土城内，

祀晋宁州刺史李毅之女秀。惠帝时，五苓蛮寇宁州，毅卒，其女明达有父风，众推领州事，奖励将士，婴城固守，伺夷稍怠，出军击走之。唐开元初赐庙额。”《元混一方舆胜览》亦载此事说，当时有庙在晋宁州，贴金耗费近万两。

(3)髹(xiū)：本作“髹”，赤黑色的漆。

(4)醴(lǐ)：甜酒。

(5)德化：为九江府附郭县，在今江西九江市。

【译文】

初八日　喝完酒，与黄沂水走出西门，稍往北经过阳城堡，就是所谓的古代的土城了。阳城堡西北是明惠夫人庙，庙中祭祀晋宁州刺史李毅的女儿。夫人功绩在《一统志》中可以见到。庙里有元代的碑刻，第一句说：“夫人姓杨氏，名叫秀娘，是李毅的女儿。”既然说“李毅的女儿”，又说“姓杨”，为何如此荒谬绝伦呢？难道是夫人的丈夫姓杨吗？如果这样，辞不达意也太过分了。人们传说夫人的塑像中还保存着她的肉体，外面涂加了黑漆，所以大小有人的一倍。我不信。黄沂水说：“往年老鼠咬伤了塑像的脚，里面露出骨头来了。不是乱说的。”这一天，知州的幕僚傅良友前来拜访，并且赠送了一坛甜酒。傅良友，江西省德化县人。

初九日　余病嗽，欲发汗，遂卧下道。

【译文】

初九日　我生病咳嗽，想要发汗，便躺在下道。

初十日　嗽不止，仍卧下道。唐君晨夕至榻前，邀诸友来看，极殷绻(1)。

【注释】

(1)殷：殷勤。绻：即绻缱(quǎn qiǎn)，形容情意深厚。

【译文】

初十日　我不停地咳嗽，仍然躺在下道。唐元鹤君早晚都来到床前问候，邀请诸位朋友来看望我，极为殷勤，情谊深厚。

十一日　余起，复入内署。盖州治无事，自清晨邀以入，深暮而出，复如前焉。是日，傅幕复送礼。余受其鸡肉，转寄大来处。下午，傅幕之亲姜廷材来拜。姜，金溪人。

【译文】

十一日　我起床后，再次进入州内衙。大概是州里没有政事，知州从清晨就邀请我进去，深夜才出来，又像前几天一样。这一天，傅良友幕僚又送礼来。我接受了他的鸡肉，转寄在唐大来那里。下午，傅良友的亲戚姜廷材来拜访。姜廷材，金溪县人。

十二日　唐州尊馈新制长褶棉被。余入谢，并往拜姜于傅署，遇学师赵，相见蔼蔼(1)。及往拜赵于学斋，遇杨学师，交相拜焉。询赵师："陆凉有何君巢阿否？"赵，陆凉人，故询之。赵言："陆凉无之。当是浪穹人。然同宦于浙中，相善。"赵君升任于此，过池州(2)，问六安何州君(3)，已丁艰去矣(4)。四月初至镇远(5)，其所主之家(6)，即何所先主者，是其归已的。但余前闻一僧言，贵州水发时，城中被难者，有一浙江盐官，扛二十余(7)，俱遭漂没，但不知其姓。以赵君先主镇远期计之，似当其时，心甚惴惴，无可质问也。从陈木叔《集》中，转得二知己，为吴太史淡人及何六安巢阿，俱不及面。岂淡人为火毙于长安(8)，今又有此水厄？若果尔，何遇之奇也！

【注释】

(1)蔼(ǎi)蔼：人数众多。

(2)池州：明置池州府，隶南京，治今安徽池州市贵池区。

(3)六安：明置六安州，隶南京，即今安徽六安市城区。

(4)丁艰：旧时父母亲死称丁艰或丁忧，亦省称“忧”，当官者即须去职在家服丧。

(5)镇远：明为府，隶贵州布政司，即今贵州镇远县。

(6)主：居停。

(7)扛(gāng)：两人共抬一物为一扛。

(8)长安：为西安府附郭县，在今陕西西安市。

【译文】

十二日　唐玄鹤知州大人赠送了新做的长夹衣、棉被。我进州衙去道谢，一并前往傅良友的官署拜见姜廷材，遇见赵姓的儒学教师，相见十分和气融洽。等到前往儒学书斋中去拜访姓赵的，遇上了姓杨的儒学教师，互相行礼拜见了。我向赵学师打听：“陆凉州有没有一个叫何巢阿的人？”姓赵的，是陆凉州人，所以向他打听。姓赵的说：“陆凉州没有这个人，应当是浪穹县的人。不过我们一同在浙江省内做过官，互相处得很好。”赵君提升到这里任职，路过池州时，打听六安州的何知州，何知州因父母去世已离职去守孝了。四月初赵君到达镇远府，他所住的人家，就是何巢阿先前住过的人家。这样看来，何巢阿的确已经归乡了。但是我前段时间听到一位僧人说，贵州省发生水灾时，城中遇难的人中，有一位浙江省的盐官，二十多担行李都被洪水飘走了，只是不知道盐官的姓。根据赵君先前在镇远府居停是日期计算，似乎正当发洪水的时间，心中非常的惴惴不安，无处可打听质证。从陈木叔的文集中，间接得到了两位知己，就是太史吴淡人和六安知州何巢阿，都没来得及见面。莫非吴淡人被火烧死在长安，今天何巢阿又有此次水灾？假如果真这样，人生际遇是何等的奇异呀！

十三日　州尊赴杨贡生酌。张调治以骑邀游金山寺(1)，以有庄田在其西麓也。出西门，见门内有新润之房颇丽，问之，即调治之兄也。名□□，以乡荐任常州判(2)，甫自今春抵家。以谗与调治不睦。出西门，直西行田塍中，路甚坦。其坞即南自河涧铺直北而出者(3)，至此乃大开洋，北极于滇池焉。西界山东突濒坞者，为牧羊山；北突而最高者，

为望鹤山，其北走之余脉为天城；又西为金沙，则散而濒海者也。东界山西突而屏城南者，为玉案山；北峙而最高者，为盘龙山；其环北之正脊，为罗藏山，则结顶而中峙者也。州治倚东界之麓。大堡、河涧合流于西界之麓，北出四通桥，分为两流：一直北下滇海；一东绕州北入归化界，由安江村入滇海。经坞西行三里，上溪堤，有大石梁跨溪上，是为四通桥。由桥西直上坡，为昆阳道。西北由岐一里半，为天女城，上有天城门遗址(4)，古石两叠，如雕刻亭檐状。昔李毅之女秀，代父领镇时，筑城于此，故名。城阜断而复起，西北濒湖者，其山长绕，为黄洞山；西南并天城而圆耸夹峙者，为金沙山(5)。此皆土山断续，南附于大山者也。金沙之西，则滇海南漱而入，直逼大山；金沙之南，则望鹤山高拥而北瞰，为西界大山北隅之最。其西则将军山耸崖突立，与望鹤骈峙而出，第望鹤则北临金沙，天城、将军则北临滇海耳。黄洞山之西，有洲西横海中，居庐环集其上，是为河泊所(6)，乃海子中之蜗居也(7)；今已无河泊官，而海子中渡船犹泊焉。其处正西与昆阳对，截湖西渡，止二十里；陆从将军山绕湖之南，其路倍之。由天女城盘金沙山北夹，又一里半而入金山寺。寺门北向，盘龙莲峰师所建也，寺颇寂寞。由寺后拾级而上，为玉皇阁，又上为真武殿，俱轩敞，而北向瞻湖，得海天空阔之势。山之西麓，则连村倚曲，民居聚焉。入调治山楼，饭而登山，凭眺寺中。下步田畦水曲，观调治家人筑场收谷。戴月入城，皎洁如昼，而寒悄逼人。还饭下道，不候唐君而卧。唐君夜半乃归，使人相问，余已在梦魂中矣。

【注释】

(1)金山寺：原作“金沙寺”。方树梅《担当年谱》谓，寺名金山，在金沙山麓，误为金沙寺。据改。下同。

(2)常州：明为府，隶南京，即今江苏常州市。判：即通判，是府州长官的行政助理，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

(3)河涧铺：今作“河间铺”，在晋宁县东南隅。

(4)天城门：今名同，在晋宁县晋城稍西。

(5)金沙山：原作“金沙江山”，据徐本、“四库”本删“江”字。下同。据《读史方舆纪要》，晋宁州西有金沙山，以产沙石其色如金得名。

(6)河泊所：今仍称河泊村，在晋城正西的滇池边，但不再是水中沙洲，已与陆地联成一片。

(7)蜗(wō)居：比喻窄小的住地。

【译文】

十三日　知州大人去赴杨贡生的酒宴。张调治邀请我骑马去游金山寺，是因为他有田庄在金山寺西面的山麓。从西门出发，见到城门内有处新粉刷的房屋颇为华丽，打听房屋的主人，就是张调治的哥哥。名字叫□□，通过乡荐出任常州府通判，刚刚在今年春天回到家。因为听信别人的坏话与张调治不和睦。出了西门，一直向西行走在田野中，道路十分平坦。州城所在的山坞，就是南面起自河涧铺，一直往北延伸出来的山坞，到了此地就十分开阔，北面的尽头到滇池。西面一列山向东突出濒临山坞的山，是牧羊山；北面突出来而且最高的山，是望鹤山，望鹤山往北延伸的余脉是天城门所在的地方；又往西延伸是金沙寺所在的山，就是散开来濒临滇池的山了。东面一列山向西突出来而像屏风样位于州城南面的山，是玉案山；耸峙在北面而且最高的山，是盘龙山；那向北环绕的山脉主脊，是罗藏山，就是盘结为顶峰而耸峙在中央的山了。晋宁州城紧靠东面一列山的山麓。大堡、河涧铺的水在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合流，往北流出四通桥，分为两条支流：一条一直向北下流进滇池；一条往东绕过州城向北流入归化县境内，经由安江村流入滇池。穿过山坞往西行三里，走上溪流的堤岸，有座大石桥跨在溪流上，这就是四通桥。由桥西一直上坡，是去昆阳州的路。向西北从岔路走一里半，是天女城，上面有天城门的遗址，两层古老的岩石，如像雕刻成的亭子飞檐的形状。从前李毅的女儿李秀，代替父亲领兵镇守晋宁州时，在此处筑城，所以取名叫天女城。城所在的土山断后重又隆起，西北面濒临湖水的山，那山势长长地绕过去，是黄洞山；西南面与天城门并排而圆圆地耸立对峙的山，是金沙山。这些都是断断续续的土山，往南延伸附着于大山。金沙山的西段，就是滇池

浸润着山的南面，凹进去一直逼近大山；金沙山的南面，就是望鹤山高高拥起，俯瞰着北方，是西面一列大山北段的最高峰。望鹤山西边就是将军山高耸的山崖矗立着，与望鹤山并排对峙着延伸而出，只不过是望鹤山北边面临金沙山，天城门、将军山北边面临滇池罢了。黄洞山的西面，有沙洲向西横在海水中，居民房屋环绕聚集在沙洲上，这里是河泊所，是海子中间蜗牛壳一样狭小聚落；今天河泊所已没有官员，可海中的渡船还停泊在那里。那地方正西与昆阳州相对，向西横渡滇池，到昆阳州只有二十里；陆路沿着将军山绕着湖水往南走，那路程是水路的一倍。由天女城绕过金沙山北面的夹谷，又行一里半后进入金山寺。寺门向北，是盘龙山莲峰禅师修建的，寺中很是寂静。由寺后沿着台阶上走，是玉皇阁，再上去是真武殿，都很高大宽敞，而且向北远望着湖水，占有海天空阔的地势。山的西麓，就是连片的村庄依傍着弯曲的水湾，村民聚居在那里。进入张调治的山楼，饭后登山，在寺中凭栏远眺。下山后漫步于田间水湾边，观看张调治的家人修筑打谷场、收割谷子。顶着月色进城，月光皎洁如同白昼，可寒意悄然逼人。回到下道吃饭，没等候唐玄鹤君就睡下了。唐君半夜才回来，派人来问候，我已在梦中游魂了。

十四日　在署中。

【译文】

十四日　在州衙中。

十五日　在州署。夜酌而散，复出访黄沂水。其家寂然，花阴历乱，惟闻犬声。还步街中，恰遇黄，黄乃呼酒踞下道门，当月而酌。中夜乃散。

【译文】

十五日　在州衙。夜里饮酒后散去，又出门拜访黄沂水。黄家一片寂静，花影凌乱，只听到狗叫声。返回来漫步在街道中，恰好遇见

黄沂水，黄沂水于是叫人送来酒菜，坐在下道门前，对着明月饮酒。半夜才散。

十六日　余欲别而行，唐君谓："连日因歌童就医未归，不能畅饮。使人往省召之，为君送别，必少待之。"余不能却。

【译文】

十六日　我想告别上路，唐玄鹤君对我说："连日来因为歌童去看病还没归来，不能畅快痛饮。我派人去省城叫他回来，为您送别，务必暂时等等他。"我不能推辞。

十七、十八日　皆在州署。

【译文】

十七日、十八日　都在州衙。

十九日　在州署。夜月皎而早阴霾。

【译文】

十九日　在州衙。夜里月光皎洁可早晨天阴起雾。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署。两日皆倏雨倏霁。

【译文】

二十日、二十一日　在州衙。两天都是忽雨忽晴的。

二十二日　唐君为余作《瘗静闻骨记》，三易稿而后成。已乃具酌演优(1)，并候杨、赵二学师及唐大来、黄沂水昆仲，为同宴以饯。

【注释】

(1)优：即优伶，古代称表演戏曲、乐舞的演员为优，此处指演出舞乐戏曲。

【译文】

二十二日　唐玄鹤君为我创作了《瘗静闻骨记》，三次改稿后才完成。随后备好酒菜和歌舞戏曲，并等候杨、赵二位儒学教师以及唐大来、黄沂水兄弟，一同宴饮为我践行。

二十三日　唐君又馈棉袄、夹裤，具厚赆焉。唐大来为余作书文甚多，且寄闪次公书，亦以青蚨赆(1)。乃入谢唐君，为明日早行计。

【注释】

(1)青蚨(fú)：传说中的虫名，曾有“青蚨还钱”的传说，后人因称钱为青蚨。

【译文】

二十三日　唐君又馈赠了棉袄、夹裤，备办了丰厚的临别赠礼。唐大来为我写了好多书信，而且寄信给闪次公，也拿钱送给我做路费。于是我进州衙向唐君致谢，为明日一早上路做准备。

晋宁乃滇池南一坞稍开，其界西至金沙山，沿将军山抵三尖村，与昆阳界，不过二十里；东至盘龙山顶，与澂江界，不过十里；北至分水河桥，与归化界，不过五里；南入山坞，与澂江界，不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过十五里，东西不过三十里，不及诸蛮酋山徼一曲也(1)。

【注释】

(1)蛮酋：指少数民族酋长或土司。

【译文】

晋宁州是滇池南面一个比较开阔的山坞，它的地界西面到金沙

山，沿将军山到三尖村，到与昆阳州的交界处，不超过二十里；东面到盘龙山山顶，到与澂江府的交界处，不超过十里；北面到分水河桥，到与归化县的交界处，不超过五里；南面伸入山坞里，到与澂江府的交界处，不超过十里。总计南北不超过十五里，东西不超过三十里，还赶不上偏远山区各蛮族土司领地的一个山弯弯了。

晋宁之水，惟四通桥为大(1)。其内有二溪，俱会于牧羊山下石壁村。一为大坝河，即河涧铺之流，出自关索岭者(2)，余昔往江川由之；一为大甫河，出自铁炉关者，与新兴分水之岭界(3)。二水合而出四通桥，又分其半，东灌州北之田。至州东北，又有盘龙山涧之水，自州城东南隅，循城北流，引为城濠，而下合于四通东灌之水，遂北为归化县分界，而出安江村。其河乃唐公新浚者。

【注释】

(1)四通桥：在今新庄乡河湾村南的柴河上，原有亭式四通桥一座。柴河从南往北至此，到村后转为东西走向，该村因名河湾。

(2)关索岭：今称关岭，在晋宁县东南隅，昆明到建水的公路从此经过。

(3)新兴：明置州，隶澂江府，治今玉溪市城区。　铁炉关：明置铁炉关巡检司，在今晋宁县、玉溪市界上。

【译文】

晋宁州的水流，只有四通桥下的水流大一些。四通桥以内有两条溪流，都在牧羊山下的石壁村汇合。一条是大坝河，就是河涧铺的水流，源出于关索岭，我从前去江川县时沿着这条河走过；一条是大甫河，是源出于铁炉关的水流，铁炉关在与新兴州交界的分水岭上。两条溪水合流后流出四通桥，又分出其中的一半向东流去，灌溉晋宁州北部的田地。在州城的东北面，又有盘龙山的山涧水，从州城的东南角，沿着城墙往北流，被引为护城河，而后往下流，与四通桥下往东流灌溉田地的水合流，于是往北流去，成为与归化县的分界线，然后流出安江村。这条河是知州唐公新近疏浚的水道。

晋宁二属邑俱在州东北境，亦滇海东南之余坞也。归化在州北二十里，呈贡又在归化北四十里(1)。呈贡北即昆明县界，东北即板桥路(2)，东即宜良界(3)，东南即罗藏山，阳宗界(4)。归化北五里有莲花洞山，一名龙洞，有水出其间。罗藏山在归化东十里，盘龙山东北之主峰也，东南距澂江府四十里。其山高耸，总挈众山，与邵甸之梁王山对，亦谓之梁王山(5)，以元梁王结寨其上也。西北麓为滇池，东南麓为明湖、抚仙湖(6)。水之两分其归者，以此山为界；水之三汇其壑者，亦以此山为环。然则比邵甸梁王，此更磅礴矣。其脉自铁炉关东度为关索岭，又东为江川北屈颡巅山，遂北走为此山；又东至宜良县西境，又北度杨林西岭，又北过兔儿关，又北结为邵甸梁王山，而为果马、月狐之脊焉。

【注释】

(1)呈贡：明为县，隶云南府晋宁州，即今呈贡区。

(2)板桥：即今大板桥，在昆明城东郊。

(3)宜良：明为县，隶云南府，即今宜良县。

(4)阳宗：明为县，隶澂江府，治今澄江县北、阳宗海南的阳宗。

(5)梁王山：今名同，主峰海拔2820米。

(6)明湖：即今阳宗海。《明一统志》澂江府山川：“明湖，在阳宗县北，一名曰夷休湖，一名阳宗湖，源出罗藏山，下流盘江，周七十余里，两岸陡绝，山水黑色，鱼味甚美。”现湖面有31平方公里，南北长12.7公里，东西宽1.9～5.6公里，湖岸线长32.3公里，平均水深20米，最深处达30米，平均水位海拔1770米。

【译文】

晋宁州的两个属县都在州境东北部，也是在滇池东南岸其他的山坞中。归化县在州城北面二十里，呈贡县又在归化县北面四十里。呈贡县北面就是昆明县的辖境，往东北就是去板桥的路，东面就是宜良县的辖境，东南就是罗藏山，是阳宗县的辖境。归化县城北面五里有

座莲花洞山，又叫龙洞，有水从龙洞中流出来。罗藏山在归化县东面十里处，是盘龙山东北面的主峰，东南距澂江府有四十里。罗藏山山势高耸，总领群山，与邵甸的梁王山相对，也被称之为梁王山，是由于元代的梁王在这座山上安营扎寨。罗藏山的西北麓是滇池，东南麓是明湖、抚仙湖。水分为两面各自流向不同方向，以此山作为分界；水汇积在壑谷里成为三个湖泊，也是以此山为中心环绕着。不过，与邵甸的梁王山比较，这座梁王山气势更加磅礴了。山脉走向，自铁炉关往东延伸成为关索岭，又往东延伸成为江川县的屈颡巅山，随后向北延伸成为这座山；又往东延伸到宜良县的西部境内，又向北延过杨林所的西岭，又往北延过兔儿关，又往北延伸盘结为邵甸的梁王山而后成为果马山、月狐山的山脊。

晋宁四门，昔皆倾圮。唐玄鹤莅任，即修城建楼，极其壮丽。

【译文】

晋宁州城有四道城门，从前都倒塌毁坏了。唐玄鹤就任知州后，立即修建城楼，极其壮丽。

晋宁东至澂江六十里，西至昆阳四十里，南至江川七十里，北至省会一百里，东南至路南州一百五十里，东北至宜良一百六十里，西南至新兴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安宁州一百二十里。

【译文】

晋宁州东面到澂江府有六十里，西面到昆阳州有四十里，南面到江川县有七十里，北面到省城有一百里，东南到路南州有一百五十里，东北到宜良县有一百六十里，西南到新兴州有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安宁州有一百二十里。

唐晋宁初授陕西三水令(1)，以御流寇功，即升本州知州，以忧归，补任于此。乃郎年十五岁，文学甚优，落笔有惊人语。余三子俱

幼。

【注释】

(1)唐晋宁：即唐玄鹤，名万龄，江苏赣榆人。古人习惯以某人所主的地名为其别号，唐玄鹤为晋宁知州，故称唐晋宁。《游记》中还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出。三水：明为县，隶邠州，治今陕西旬邑。令：即县令，为县的行政长官。秦汉时期，人口万户以上的称令，万户以下的称长，至唐代始不再分令长。明代设知县，但仍俗称“令”。

【译文】

晋宁唐知州最初被授职出任陕西省三水县县令，因为抵御有功，随即升任管辖三水县的邠州知州，因父母去世归乡守丧，补职到此地出任知州。他的长子年纪有十五岁，文学特别优秀，下笔就有惊人的语句。其余三个儿子都还年幼。

唐大来名泰选贡(1)，以养母缴引(2)，诗画书俱得董玄宰三昧(3)。余在家时，陈眉公即先寄以书云：“良友徐霞客，足迹遍天下，今来访鸡足并大来先生。此无求于平原君者(4)，幸善视之。”比至滇，余囊已罄，道路不前，初不知有唐大来可告语也。忽一日遇张石夫谓余曰：“此间名士唐大来，不可不一晤。”余游高峣时，闻其在傅元献别墅(5)，往觅之，不值。还省，忽有揖余者曰：“君岂徐霞客耶？唐君待先生久矣！”其人即周恭先也。周与张石夫善，与张先晤唐，唐即以眉公书诵之，周又为余诵之。始知眉公用情周挚，非世谊所及矣。大来虽贫，能不负眉公厚意，因友及友。余之穷而获济，出于望外如此。

【注释】

(1)选贡：科举制度中各地方贡入国子监的生员的一种。明制于岁贡之外考选学行兼优者充贡，故称选贡。

(2)缴引：交回荐引的凭证，即辞不受选。

(3)董玄宰(1555—1636)：即董其昌，松江华亭人，明代著名书画艺术家。清刻本《徐霞客游记》中避讳改作“董元宰”。

(4)平原君：即赵胜(?—前251)，战国时赵国贵族，曾任赵相，有食客数千人。

(5)傅元献：师范《滇系》人物载：傅宗龙，字元宪，号括苍，昆明人，万历庚戌进士，知巴县，行取浙江巡盐御史。此处作“傅元献”。下同。据方树梅《担当年谱》，长女适昆明傅宗龙胞侄景明。傅宗龙与唐泰有姻亲关系。

【译文】

唐大来名泰入选贡生，因为要奉养母亲上缴了引荐书，诗文、绘画、书法都得到了董其昌的精义。我在家时，陈眉公就先寄信给他说：“我的好友徐霞客，足迹走遍天下，如今要来探访鸡足山和大来先生。此人不是有求于平原君的那类人，希望好好照看他。”等我到云南省时，我囊中的钱已告罄，无法前行上路，起初不知道有个唐大来可以告求。忽然有一天遇见张石夫，对我说：“这里有个名士唐大来，不可不去见一面。”我游历高峣时，听说唐大来在傅元献的别墅里，前去找他，没遇上。返回省城，忽然有个人向我拱手作揖，说：“您莫非就是徐霞客吗？唐大来君等候先生很久了！”那个人就是周恭先。周恭先与张石夫友好，与张石夫先见到唐大来，唐大来便把陈眉公的来信念给他们听，周恭先又为我诵读了这封信。这才知道陈眉公用心周到，情意诚挚，不是世上一般人的友谊所能赶得上的。大来虽然贫穷，却能不辜负眉公深厚情意，因为朋友，而把朋友的朋友当朋友。我在穷困时得到接济，是如此地出乎意料之外！

唐大来，其先浙之淳安籍，国初从戎于此。曾祖金，嘉靖戊子乡荐(1)，任邵武同知(2)，从祀名宦。祖尧官，嘉靖辛酉解元(3)。父懋德，辛卯乡荐(4)，临洮同知(5)。皆有集，唐君合刻之，名《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作序，甚佳。

【注释】

(1)嘉靖戊子：即嘉靖七年，1528年。

(2)同知：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捕盗、水利等事，分驻指定地点。

(3)嘉靖辛酉解元："辛酉"本作"辛□"，据叶本补。嘉靖辛酉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解元：科举制度中，各省举行的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

(4)辛卯：万历十九年，1591年。

(5)临洮：明置临洮府，即今甘肃临洮县。

【译文】

唐大来，他的祖先的籍贯是浙江省淳安县，国朝初年从军来到此地。曾祖父唐金，嘉靖戊子年通过乡荐，出任福建邵武府同知，去世后入祀名宦祠。祖父唐尧官，嘉靖辛酉年考中解元。父亲唐懋德，辛卯年通过乡荐，出任甘肃临洮府同知。都有文集，唐君把他们的文集合在一起刻印，起名叫《绍箕堂集》，李本宁先生为书作了序，写得很好。

大来言历数先世，皆一仕一隐，数传不更，故其祖虽发解，竟不仕而年甚长。今大来虽未发解，而诗翰为滇南一人，真不忝厥祖也(1)。但其胤嗣未耀(2)，二女俱寡，而又旁无昆季(3)，后之显者，将何待乎？

【注释】

(1)不忝(tiǎn)：无愧于。

(2)胤嗣(yìn sì)：后嗣，后代子孙。

(3)昆季：弟兄。

【译文】

大来说起来，历数他的前辈，都是一代做官一代隐居，传了几代没有改变，所以他祖父虽然中举，竟然不做官，可寿命特别长。如今

唐大来虽然还没有中举，可诗文算是滇南第一人，真是没有辱没他的祖先。但是他的后代不昌盛，两个女儿都守寡，而且又没有旁系的兄弟，后代中显扬他们家世的人，将要等待谁呢？

大来之岳为黄麟趾，字伯仁，以乡荐任山东嘉祥令(1)，转四川顺庆府云阳县令(2)，卒于任，即黄沂水、禹甸之父(3)，从月之兄也。其祖名明良，嘉靖乙酉乡荐(4)，仕至毕节兵宪(5)，有《牧羊山人集》。

【注释】

(1)嘉祥：明为县，隶济宁州，即今山东嘉祥县。

(2)顺庆府：治今四川南充市。“云阳”二字原缺，据方树梅《担当年谱》补。然今云阳县不属顺庆府。

(3)黄沂水：黄沂水名郊，其弟禹甸名都，皆为唐泰内弟。唐玄鹤、唐泰等与徐霞客在晋宁欢聚，他们都亲与其盛。黄郊所写《静闻碑记》曾长期被立在鸡足山静闻墓前。

(4)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1525年。

(5)毕节：明置毕节卫，即今贵州毕节市。兵宪：对兵备道道员的尊称。

【译文】

大来的岳父是黄麟趾，字伯仁，通过乡荐出任山东嘉祥县县令，转任四川省顺庆府云阳县令，死在任上。黄麟趾就是黄沂水、黄禹甸的父亲，黄从月的兄长。他的祖父名叫黄明良，嘉靖乙酉年通过乡荐，官至毕节卫兵备道道员，著有《牧羊山人集》。

大来昔从广南出粤西，抵吾地，亦以粤西山水之胜也。为余言：“广南府东半日多程，有宝月关甚奇(1)。从广南东望，崇山横障，翠截遥空，忽山间一孔高悬，直透中扃，光明如满月缀云端，真是天门中开。路由其下盘跻而入，大若三四城门。其下旁又一窍，潜通滇粤之水。”予按黄麟趾《昭阳关诗》注云：“关口天成一石虎头，耽耽可畏。”诗曰：“何代凿鸿濛(2)？蛮山窈窕通(3)。五丁输地力(4)，一窍自天工。

域畛华彝界，关当虎豹雄。弃繻愁日暮(5)，驱策乱流中。”按昭阳即此洞也，唐君谓之宝月者，又其别名耳。此路东去即归顺，余去冬为交彝所梗，不能从此。

【注释】

(1)宝月关：今名同，在广南县东18公里的滇桂公路线上。

(2)鸿濛：指宇宙形成以前的混沌状态。

(3)窈窕(yǎo tiǎo)：形容其深远的样子。

(4)五丁：古代神话中的五个大力士。

(5)繻(xū)：古代作通行证用的帛，上面写字，分成两半，过关时验合以为凭信。

【译文】

大来从前从广南府出去到广西，到过我去过的地方，也认为广西的山水十分优美。对我说：“从广南府往东走半天多点的路程，有一处宝月关，非常奇特。从广南府向东望去，高山横挡着，翠绿色的山峰横截过远远的天空，忽然山间有一个孔洞高悬着，直穿过去，如同门洞悬在中央，光辉明亮如像满月时的月亮，点缀在云层间，真是天门中开。道路经由山下绕着上登进去，大处好像有三四个城门大。洞下方侧旁又有一个石窍，潜流的水连通云南、广西两省。”我查阅黄麟趾题写昭阳关的诗，注释说：“关口有一处天然形成的石虎头，虎视眈眈，令人生畏。”何时凿开混沌辟天地？蛮荒山野偏远亦打通。五丁力士为大地注入力量，一个石窍来自于天然而成。疆域分为华夏彝人界，雄关当道似虎豹雄踞。抛弃路条愁天黑，扬鞭驱马乱流中。据考察，昭阳关就是这个石洞了，唐大来君把它叫做宝月关，这又是它的别名了。这条路往东去就是广西归顺州，我去年冬天被交彝阻道，不能从这条路走。

盘龙山莲峰祖师，名崇照，元至正间以八月十八日涅槃(1)。作偈曰(2)：“三界与三涂，何佛祖不由，不破则便有，能破则便无。老僧

有吞吐不下，门徒不肯用心修，切忌切忌。”师素不立文字，临去乃为此，与遗蜕俱存。至今以此日为“盘龙会”云。

【注释】

(1)至正：元顺帝年号之一，1341—1368年，共二十八年。

(2)偈(jì)：梵文“偈陀”的省称，意即“颂”，就是佛经中的唱词。

【译文】

盘龙山的莲花祖师，名叫崇照，在元朝至正年间八月十八日圆寂。写下偈语，说：“三界与三途，为何佛祖不必经历，不破规则便有，能破规则便无。老和尚我有话吞咽不下，门徒们不肯用心修炼，切忌切忌！”祖师素来不写下书面文字，临终时才写下这一偈语，与遗体一同保存下来。时至今日，到这一天还举行“盘龙会”。

邵真人以正，初名璇，晋宁人。其父名仁，叔名忠，俱由苏州徙此。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1)：“三郎足下风云达，忠子玘，领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即真人。”末句又曰：“怅望苏州是故乡。”见《州志》。

【注释】

(1)阁老刘逸挽忠诗有曰：原缺“逸”，空一格，据徐本补。阁老：明以后也称宰辅为阁老。

【译文】

邵真人名叫以正，起初名叫邵璇，是晋宁州人。他父亲名叫邵仁，叔父名叫邵忠，都是从苏州府迁徙到此地的。阁老刘逸哀悼邵忠挽诗中说：“三郎足下风云达，邵忠的三儿子邵玘，获得乡荐。小阮壶中日月长。就是指真人。”末尾一句又说：“怅望苏州是故乡。”见《晋宁州志》。

晋时，晋宁之地曰宁州(1)，南蛮校尉李毅持节镇此，讨平叛酋五

十八部。惠帝时(2)，李雄乱，毅死之。女秀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竟破贼保境，比卒，群酋为之立庙。是时宁州所辖之境虽广，而驻节之地，实在于此。至唐武德中(3)，以其为晋时宁州统会之地，置晋宁县。此州名之所由始也。州名宦向有李毅及王逊、姚岳等。迨万历间吴郡许伯衡修《州志》(4)，谓今晋宁州地已非昔时五十八部之广，以一隅而僭通部之祀，非诸侯祭封内山川义，遂一并撤去之，并《志传》亦削去，只自我朝始。遂令千载英灵，空存肸蚃(5)，一方故实，竟作尘灰，可叹也！然毅虽削，而其女有庙在古城，岳虽去，而岳亦有庙在州西，有功斯土，非竖儒所能以意灭者也(6)。许伯衡谓昔时宁州地广，今地狭，李毅虽嫡祖，晋宁不得而祀之，犹支子之不得承祧祀大宗也(7)。余谓晋宁乃嫡冢(8)，非支子比，毅所辖五十八部虽广，皆统于晋宁，今虽支分五十八部，皆其支庶，而晋宁实承祧之主。若晋宁以地狭不祀，将委之五十八部乎？五十八部复以支分，非所宜祀，是犹嫡冢以支庶众多，互相推委，而虚大宗之祀也。然则李毅乃一方宗主，将无若敖之恫乎(9)？故余谓唐晋宁、唐大来，首以复祀李毅为正。

【注释】

(1)宁州：晋泰始七年(271)以益州地广，分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为宁州，统县四十五，户八万三千。284年一度罢宁州。303年恢复宁州，增辖牂柯、越巂、朱提三郡，又分建宁以西七县别立为益州郡，共为八郡，宁州范围有所扩大。308年改益州郡为晋宁郡。西晋宁州是在云南第一次设置的州一级政区，并且大体奠定了现今云南省的范围。西晋宁州治所在今晋宁县晋城镇。

(2)惠帝：西晋皇帝司马衷，在位十七年，为290—306年。

(3)武德：唐高祖年号，618—626年，共九年。

(4)吴郡：从汉到唐，皆有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明无吴郡，此沿旧称用以指苏州。

(5)肸蚃(xī xiǎng)：祭品香味散开，借指神灵感应。

(6)竖儒(shù rú)：无识见的儒生。

(7)承祧(tiāo)：承继为后嗣。　大宗：古代宗法制度以嫡系长房为大宗，其他的儿子为小宗。

(8)嫡冢(dí　zhǒng)：正妻所生的长子称为嫡冢，妾所生的儿子则称为庶子。

(9)若敖之恫：周代楚王雄咢生子熊仪，命名为若敖。楚国令尹子文为若敖之后，其子越椒汰侈，子文担心他将会使若敖氏灭宗，临死时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旧因以此指无子绝嗣。

【译文】

晋朝时，晋宁州这一地区叫宁州，南蛮校尉李毅持兵符使节镇守此地，讨伐平定了反叛的五十八个部族的酋长。西晋惠帝时，李雄叛乱，李毅死于战乱。女儿李秀有父亲的风范，众人推举她代理宁州的政事，居然击败叛贼保住了地方。到她死时，众酋长为她建了庙。那时，宁州所辖的地域虽然广大，可持节驻守的地方，实际就在晋宁州这里。到唐朝武德年间，因为这一地区是晋朝时期宁州统领的地方，设置了晋宁县。这是州名的由来和起始。晋宁州著名的官吏从前有李毅及王逊、姚岳等人。到万历年间(1573—1619)，苏州府人许伯衡纂修《晋宁州志》，认为如今晋宁州的辖地已经不是昔日管辖五十八部时那样广大，以一隅之地而僭越整个宁州的祭祀，不符合古代诸侯祭祀封地内山川的义理，便一并将他们的名字删去，连同记载他们的传记也删去，记载人物只从我明朝开始。这样一来，让流传千年的英灵，空有能感应的神灵，一个地方的历史旧事，竟然化作尘土，可叹呀！然而李毅虽然被删去，但他女儿有庙留在古城；姚岳虽然被删去，而姚岳也有庙在州衙西面。有功于这片土地，不是见识短浅的腐儒能够凭自己的意思就可以磨灭的了。许伯衡认为，昔日宁州地域广大，今天的地域狭小，李毅虽然是治理此地的正宗始祖，晋宁州仍然不能祭祀他，犹如庶子不能继承祖宗血脉祭祀大宗祖先一样。我认为，晋宁州就是宁州的嫡长子，不能比做庶子，李毅所管辖的五十八部虽然广大，都归于晋宁统领，如今虽然被肢解分为五十八部，但都是宁州的支系庶子，而晋宁州确实是继承祖宗血脉的宗主。如果晋宁

州因为地域狭小不能祭祀李毅等人，难道要把他们交给五十八部去祭祀吗？五十八部又已经分出支系，不应该由它们祭祀，这就好像嫡长子由于分支的庶子众多，互相推诿，而大宗的祭祀就落空了。即然这样，李毅是这一片地方的宗主，将不会有没有后人祭祀的担忧吗？所以我对晋宁州唐元鹤知州、唐大来说，首先应该以恢复祭祀李毅为正事。

二十四日　街鼓未绝，唐君令人至，言早起观天色，见阴云酿雨，风寒袭人，乞再迟一日，候稍霁乃行。余谢之曰："行不容迟，虽雨不为阻也。"及起，风雨凄其，令人有黯然魂消意。令庖人速作饭(1)，余出别唐大来。时余欲从海口、安宁返省，完省西南隅诸胜，从西北富民观螳螂川下流，而取道武定，以往鸡足，乃以行李之重者，托大来令人另赍往省，而余得轻具西行焉。方抵大来宅，报晋宁公已至下道，亟同大来及黄氏昆玉还道中。晋宁公复具酌于道，秣马于门。时天色复朗，遂举大觥(2)，登骑就道。

【注释】

(1)庖(páo)人：厨师。

(2)觥(gōng)：古代青铜制的酒器，有兽头形器盖，也有整器作兽形的。

【译文】

二十四日　街上的更鼓声还没停止，唐元鹤君派人前来，说早上起床观察天色，见到阴云密布酝酿着风雨，寒风袭人，请求我再推迟一天上路，等候天气稍微转晴些再动身。我感谢他，说："动身的时间不容许再推迟，即便是下雨也不能阻挡我了。"到起床时，风雨凄凄，让人有黯然魂消的心情。命令厨师赶快做饭，我出门来辞别唐大来。当时我打算从海口、安宁州返回省城，游完省城西南部的各处名胜，从西南方到富民县观看螳螂川的下游，而后取道武定府，前往鸡足山，便把行李中重点的东西，拜托唐大来派人另外带到省城，而我

就得以轻装往西行了。刚到大来家，有人来报晋宁唐公已经来到下道，急忙同大来以及黄家兄弟一起返回下道中。晋宁唐公又在下道中备了酒宴，在门口备好马。此时天气又转晴，便举起大杯饮酒告别，骑上马上路。

从西门三里，度四通桥。从大道直西行，半里，上坡，从其西峡转而西南上，一里半，直蹑望鹤岭西坳。又西下涉一涧，稍北，即濒滇池之涯。共五里，循南山北麓而西，有石耸起峰头，北向指滇池，有操戈介胄之状，是为石将军，亦石峰之特为巉峭者。其西有庙北向，是为石鱼庙。其西南又有山西突起。亚于将军者，即石鱼山也。又西二里，海水中石突丛丛，是为牛恋石(1)。涯上村与乡，俱以牛恋名。谓昔有众牛饮于海子，恋而不去，遂成石云。于是又循峡而南，二里，逾平坡南下，有水一塘，直浸南山之足，是为三尖塘。塘南山峦高列，塘北度脊平衍，脊之北，即滇池牛恋。塘水不北泄而东破山腋，始知望鹤之脉自西来，不自南来也。从塘北西向溯坞入，其坞自西而东，即塘水之上流也。三里，坞西尽处，有三峰排列：其南最高者即南山之再起者也；其中一峰，则自南峰之西绕峡而北，峙为中峰焉；北峰则濒滇池，而东度为石将军、望鹤山之脉矣。中峰之东，有村落当坞，是为三尖村，晋宁村落止此。西沿中峰而上，一里，与南峰对峡之中，复阻水为塘，不能如东塘之大，而地则高矣。又平上而西，一里，逾中峰之脊。从脊上西南直行，为新兴道；逾脊西北下，即滇池南涯，是为昆阳道；而晋宁、昆阳以是脊为界焉。于是昆阳新旧州治，俱在一望。直下半里，沿滇池南山陇半西行，二里余，有村在北崖之下，滇池之水环其前，是曰赤峒里(2)，亦池滨聚落之大者，而田则不能成壑焉(3)。又西由村后逾岭南上，既西下，三里，有村倚南山北麓。盘其嘴而西，于是西峡中开，自南而北，与西界山对夹成坞。其脊南自新兴界分支北下，西一支直走而为新旧州治，而北尽于旧寨村；东一支即赤峒里之后山，滨池而止。东界短，西界长，中开平坞为田，一小水贯其中，亦自南而北入滇池，即《志》所称渠滥川也。按《隋书》，史万岁为行军总管，自蜻蛉川至渠滥川，破三十余部，当即指此(4)。由

东嘴截坞而西，正与新城相对，而大道必折而南，盘东界之嘴以入，三里始西涉坞。径坞三里，又随西界之麓北出一里半，是为昆阳新城。又北一里半，为昆阳旧城(5)，于是当滇池西南转折处矣。旧城有街衢阛堵而无城郭，新城有楼橹雉堞而无民庐，乃三四年前，旧治经寇，故卜筑新邑，而市舍犹仍旧贯也。旧治街自南而北，西倚山坡，东瞰湖涘。至已日西昃，亟饭于市。此州有天酒泉、普照寺，以无奇不及停屐，遂北行。

【注释】

(1)“是为石将军”至“牛恋石”数句：石将军与牛恋石至今仍存，位于晋宁县上蒜北部的滇池边上。石将军山在峭壁上有“大圣毗沙门天王”石刻像，高6.5米多，宽约2.5米，系就山石所作的薄肉雕。左手扶腰，右手持三尖叉，左脚踏龙，右脚踏虎，脚边还有骷髅，左上方刻着飘浮于云端的塔，形像雄伟，造型生动。牛恋乡岩岸边有金线洞，也以产金线鱼著称。但由于滇池水位下降，牛恋石所在的水面有的已成陆地，“众牛饮于海子”的图景已不甚清晰。

(2)赤峒里：在滇池南岸，今称渠东里，与渠西里相对。属晋宁县昆阳。

(3)而田则不能成壑焉：原脱此句，据徐本、“四库”本补。

(4)“按《隋书》”五句：蜻蛉川在今大姚坝子。渠滥川应在今大理市凤仪坝子，但自元明以来，则被误指在今昆阳，更误称昆阳坝子的小水为渠滥川。

(5)昆阳：明置州，隶云南府，治今晋宁县治昆阳镇。《游记》中所说的新城今名大新城村，系崇祯七年(1634)新筑，1647年又被孙可望拆去，州治仍回到今昆阳镇所在的旧城。昆阳系明代大航海家郑和的故里，旧城“西倚山坡”的月山上保存至今的《马哈只碑》，系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给他父亲立的墓碑，永乐九年(1411)郑和回乡扫墓，并留下了碑阴的题刻。这里现已辟为郑和公园。

【译文】

从西门出去三里，走过四通桥。从大路一直往西行，半里，上坡，从晋宁州所在山坞西面的峡谷转向西南上走，一里半，径直登上

望鹤岭西面的山坳。又往西下走，涉过一条山涧，稍稍向北走，立即濒临滇池的岸边。共行五里，沿着南山的北麓往西行，有块巨石在峰头耸起，面朝北指向滇池，有手持戈矛身披铠甲的形状，这是石将军，也是石峰中特别高险的一种。石将军西边有座向北的庙，那是石鱼庙。石鱼庙西南方又有山向西突起，比石将军小一点，就是石鱼山了。又往西行二里，海水中有一丛丛岩石突出水面，那是牛恋石。岸上的村庄和乡，都用“牛恋”来起名。传说从前有很多牛在海中饮水，留恋海水不肯离去，最后变成了石头。从这里又顺着山峡往南走，二里，越过平缓的山坡向南下走，有一塘水，一直浸润到南山的山脚，这是三尖塘。水塘南面，山峦高高排列；水塘北面，延伸而过的山脊平缓地延展而去。山脊的北面，就是滇池、牛恋石。水塘中的水不是向北流泻却往东剖开山的侧面流出去，这才知道望鹤岭的山脉是从西面延伸来的，不是从南面来的了。从三尖塘北面向西逆着山坞进去，这个山坞自西向东，就是三尖塘水的上游了。再走三里，山坞西面的尽头处，有三座山峰并排排列：其中南面最高的就是南山再次耸起的山峰；那中间的一座山峰，则是从南峰的西侧绕着山峡往北延伸，耸峙为中峰；北峰就濒临着滇池，往东延伸成为石将军、望鹤山的山脉。中峰的东面，有个村落位于山坞中，这是三尖村，晋宁州的村落到这里为止。向西沿着中峰上登，一里，中峰与南峰相对的山峡之中，又有水被阻形成水塘，不如东面的三尖塘那样大，可地势却高多了。又平缓地向西上行一里，翻越中峰的山脊。从山脊上往西南一直前行，是去新兴州的路；翻过山脊向西北下走，就是滇池的南岸，那是去昆阳州的路；而晋宁州、昆阳州以这条山脊作为分界了。在这里，昆阳州的新城、旧城都能一眼望见。一直下行半里，沿着滇池南面山陇的半山腰往西行二里多，有个村庄在北面的山崖下，滇池的湖水环绕在村前，这里叫做赤峒里，也是滇池湖滨一处大的村落，可这里的田间没有开挖成的沟渠。又往西从村子后面翻越山岭上走，随即向西下走，三里，有个村子背靠南山的北麓。绕过南山的山嘴往西行，到了这里，西面的山峡从中分开，自南往北，与西面的一列山相对夹成山坞。这里的山脊从南面的新兴州境内分支向北下延，西面的一条支脉一直延

伸成为昆阳州的新、旧州城，而后往北延伸在旧寨村到了头；东面的一条支脉就是赤峒里的后山，濒临滇池就结束了。东面一列山短，西面一列山长，中间平旷的山坞开垦为田地，一条小河流贯在山坞中，也是自南往北流入滇池中，这就是志书所说的渠滥川了。根据《隋书》，史万岁担任行军总管，从蜻蛉川来到渠滥川，击败三十几个部族，应当就是指此地。由东面的山嘴横截山坞往西行，正好与昆阳州新城相对，而大路必须折向南走，绕过东面一列山的山嘴进去，三里后才往西涉过山坞。横穿山坞三里，又沿着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向北走出一里半，这是昆阳州新城。又往北行一里半，是昆阳州旧城，这里位于滇池西南角的转折处了。旧城里有街道集市却没有城郭，新城有城楼城墙却没有居民房屋，是因为三四年前，旧城经历了盗寇入侵，所以选址构筑了新城，可集市居舍还沿袭往日的习惯。旧城的街道从南到北，西面靠着山坡，东面俯瞰湖岸。我到时已经太阳西斜，急忙在集市上吃饭。昆阳州有天酒泉、普照寺，因为没有奇特之处来不及停留，于是往北行。

四里，稍上，逾一东突之坳。其山自西界横突而出，东悬滇海中。路逾其坳中北下，其北滇海复嵌坞西入。其突出之峰，远眺若中浮水面，而其西实连缀于西界者也。乃西转涉一坞，共四里，又北向循滇池西崖山麓前行。五里，又有小峰傍麓东突，南北皆湖山环抱之，数十家倚峰而居，是为旧寨村(1)。由村北过一坞，其坞始自西而东；坞北有山一派，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水。北二里，抵山下。直蹑山北上，一里余，从崩崖始转东向山半行。又里余，从东岭盘而北，其岭南北东三面，俱悬滇海中，正东与罗藏隔湖相对。此地杳僻隔绝，行者为畏途焉。岭北又有山一支，从水涯之北，亦自西而东，直瞰滇海中，与此岭南北遥对成峡，滇海驱纳其中，外若环窝，中骈束户，是为海口南岭。北下之处，峻削殊甚，余虑日暮，驱马直下。二里，复循坞西入，二里，西逾一坳。由坳西下，山坞环开，中为平畴，滇池之流，出海就峡，中贯成河，是为螳螂川焉(2)。二里，有村傍坞中南山下，过之。行平畴间，西北四里，直抵川上。有聚落成

衢，滨川之南，是曰茶埠墩，即所谓海口街也(3)，有公馆在焉，监察御史案临(4)，必躬诣其地，为一省水利所系耳。先是唐晋宁谓余，海口无宿处，可往柴厂莫土官盐肆中宿；盖唐以候代巡，常宿其家也。余问其处尚相去六七里，而日色已暮，且所谓海门龙王庙者，已反在其东二里，又闻阮玉湾言，有石城之胜，亦在斯地，将留访焉，遂不复前，觅逆旅投宿。

【注释】

(1)旧寨村：今名同，在晋宁县北隅、滇池西岸。

(2)螳螂川：今名同，经富民县以下称普渡河，北入金沙江，为滇池出水口。

(3)海口街：今称老街，属昆明市西山区。海口一带明代为昆阳州平定乡，1954年划归昆明市。

(4)监察御史：明代设都察院，掌弹劾及建言，长官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并设监察御史按省区分道负责，故皆分别冠以某某道地名。

【译文】

四里，渐渐上坡，越过一个向东突出来的山坳。这里的山自西面一列山横突出来，东头高悬在滇池海水中。道路穿越过山坳中间往北下走，山北面的滇池海水又往西嵌入山坞。那座突出海中的山峰，远远眺望，好像在海中浮在水面上，可山峰西面实际上连接着西面一列山。于是转向西涉过一个山坞，共行四里，又向北沿着滇池西面山崖的山麓前行。五里，又有一座小山峰紧靠山麓向东突出去，南北两面湖水和群山环抱着它，数十家人背靠山峰居住，这里是旧寨村。由村北穿过一个山坞，这个山坞开始自西往东延伸；山坞北面有一列山，也是自西往东延伸，一直俯瞰着滇池海水。往北行二里，到达山下。一直往北登山上行，一里多，从崩塌的山崖处开始转向东在山半腰上前行。又行一里多，从东面的山岭上绕着向北走，这座山岭南、北、东三面悬在滇池海水中，正东方与罗藏山隔着湖水相对。此地幽远偏

僻与世隔绝，走路的人视为畏途。山岭北面又有一支山脉，在海水的北岸，也是自西往东延伸，一直俯瞰着滇池海水中，与这座山岭南北遥遥相对形成峡谷，滇池海水长驱直入汇积在峡谷中，外面看好像环形的山窝，中央并立的两座山束拢来像门一样，这座山岭是海口的南岭。往北下山的地方，险峻陡削特别厉害，我考虑天色已晚，驱马一直下山。二里，又沿着山坞进去，二里，往西越过一个山坳。由山坳往西下行，山坞呈环状展开，中间是平旷的田野，滇池中的水，流出海中进入峡谷，形成纵贯山坞的河流，这就是螳螂川了。二里，有个村子依傍在南山下的山坞中，走过村子。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向西北行四里，径直抵达螳螂川岸上。有个聚落形成街市，靠近螳螂川南岸，这里叫做茶埠墩，就是所谓的海口街了，有公馆在海口街上，监察御史莅临云南省巡察，必定要亲自前来这个地方，因为这里关系到一个省的水利事业。这之前，晋宁州唐知州告诉我，海口没有住宿的地方，可以前往柴厂莫土官的盐铺中住宿；大概是唐知州以探访代替巡视，常常住在他家。我打听到那地方还相距六七里地，而天色已近傍晚，况且所谓海门龙王庙的地方，已反而在这里的东面二里处，有听阮玉湾说过，有处石城的胜景，也在这个地方，打算留下来去探访，便不再往前走，找旅店投宿住下。

二十五日　令二骑返晋宁。余饭而蹑屐北抵川上(1)，望川北石崖矗空，川流直啮其下。问所谓石城者，土人皆莫之知，惟东指龙王堂在盈盈一水间。乃溯川南岸，东向从之。二里，南岸山亦突而临川，水反舍北而逼南，南岸崩嵌盘沓，而北崖则开绕而受民舍焉，是为海门村(2)，与南崖相隔一水。不半里，中有洲浮其吭间(3)，东向滇海，极吞吐之势；峙其上者，为龙王堂(4)。时渡舟在村北岸，呼之莫应。余攀南崖水窟，与水石相为容与，忘其身之所如也。久之，北崖村人以舟至，遂渡登龙王堂。堂当川流之中，东临海面，时有赛神者浮舟而至，而中无庙祝；后有重楼，则阮祥吾所构也。庙中碑颇多，皆化、治以后(5)，抚按相度水利、开浚海口免于泛滥，以成濒海诸良田者，故巡方者以此为首务云。

【注释】

(1)屩(juē)：草鞋。

(2)海门村：今名同，在滇池出口处海口河北岸。

(3)中有洲：即河中洲中滩，后形成聚落，称中滩街。

(4)龙王堂：在中滩上，今已不存。

(5)化、治：即成化、弘治。成化，明宪宗年号，1465—1487年，共二十三年。弘治，明孝宗年号，1488—1505年，共十八年。

【译文】

二十五日　命令两匹坐骑返回晋宁州。我吃饭后穿着草鞋向北来到螳螂川岸上，望见螳螂川北面石崖矗立在高空，河川中的水流直接啃咬着石崖下部。询问所谓的石城的地方，当地人都没人知道，只是指着东面在一片清澈湖水中的龙王堂。于是在螳螂川南岸逆着水流，向东顺着河岸走。二里，南岸的山也向前突出下临着螳螂川，河水反而舍去北面而逼近南面，南岸崩塌的山崖嵌入水中，硕大杂沓，而北面的山崖却绕开河流，容纳着民居，这里是海门村，与南面的山崖隔着一条河水。不到半里，河中有沙洲浮在河道的咽喉间，东边面对着滇池水，极尽吞吐海水的气势；矗立在沙洲上的，就是龙王堂。这时渡船在村子所在的北岸，呼叫渡船无人答应。我攀爬南面山崖下的水洞，与湖水山石融为一体，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了。很久之后，北岸村子中有人划船到来，便渡船登上龙王堂。龙王堂位于螳螂川河流之中，东面下临海面，这是有祭神的人乘船来到，可庙中没有管理香火的人；后面有座两层的高楼，是阮祥吾构建的。庙中的石碑很多，都是成化、弘治年以后的，所记内容都是巡抚、按察使巡视规划水利、开挖疏浚海口避免洪水泛滥，因而形成濒海众多良田的事情，所以巡察地方的官员都以此作为首要的政务。

出庙渡北岸，居庐颇集。其北向所倚之山有二重。第一重横突而西，多石，而西垂最高，即矗削而濒于川之北岸者；第二重横突而

东，多土，而东绕最远，即错出而尽为池之北圩者。二重层叠于村后，盖北自观音山盘礴而尽于此。村氓俱阮氏庄佃。余向询阮玉湾新置石城之胜，土人莫解，谓阮氏有坟在东岸，误指至此，村人始有言石城在里仁村。其村乃俪俪寨，正与茶埠墩对，从此有小径，向山后峡中西行，三里可至。余乃不东向阮坟，而西觅里仁焉。即由村后北逾第一重石峰之脊，北向下，路旁多错立之石，北亦开坞，而中无细流。一里，随坞西转，已在川北岸矗削石峰之后；盖峰南漱逼川流，故取道于峰北耳。其内桃树万株，被陇连壑，想其蒸霞焕彩时，令人笑武陵、天台为爝火矣(1)。西一里，过桃林，则西坞大开，始见田畴交塍，溪流霍霍，村落西悬北山之下，知其即为里仁村矣。盖其坞正南矗立石山，西尽于此。坞濒于川，亦有一村临之，是为海口村，与茶埠墩隔川相对，有渡舟焉，其坞之东北逾坡，坞之西北循峡，皆有路，凡六十里而抵省会。而里仁村当坞中北山下(2)，半里抵村之东，见流泉交道，山崖间树木丛荫，上有神宇，盖龙泉出其下也。东坞以无泉，故皆成旱地；西坞以有泉，故广辟良畴。由村西盘山而北，西坞甚深，其坞自北峡而出，直南而抵海口村焉。村西所循之山，其上多蹲突之石，下多崆峒之崖，有一窍二门西向而出者。余觉其异，询之土人，石城尚在坞西岭上，其下亦有龙泉，可遵之而上。

【注释】

(1)爝(jué)火：小火把。

(2)里仁村：今名同，分里仁大村与里仁小村，在海口北境。

【译文】

出庙后渡船到北岸，居民房屋很多。村子北面背靠的山有两重。第一重横着向西突出来，山上岩石多，而往西下垂的地方最高，就是矗立陡削而濒临螳螂川北岸的山崖；第二重横着向东突出去，山上土多，可向东绕得最远，就是错落间出而后在滇池北岸圩堤处到头的山脉。两重山重叠在村子后面，大概是北面起自观音山，气势磅礴地盘

绕到此地到了尽头。村民全是阮家庄园的佃户。我在此之前打听阮玉湾新近购置的石城胜景，当地人没有人懂，说阮家有坟地在河东岸，错把我指引到此地，村里才有人说石城在里仁村。里仁村是个*俚俚*寨，正好与茶埠墩相对，从这里一条小径，向山后的峡谷中往西行，三里可以走到。我于是不向东去阮家的坟地，而是往西去找里仁村。立即由村后往北越过第一重石峰的山脊，向北下山，路旁有许多交错矗立的岩石，北面也有开阔的山坞，可山坞中没有细小的水流。一里，顺着山坞往西转，已在螳螂川北岸矗立陡削石峰的后面；原来是石峰南面逼近螳螂川被水流涤荡着，所以道路从石峰北面走。山坞内万株桃树，连片布满山冈壑谷，想象这片桃树林开花时焕发出的彩霞一般的光彩，让人嗤笑武陵源、天台山的桃花就像小火把一样的喽。往西行一里，走过桃树林，就见西面的山坞十分开阔，才见到田野中田埂交错，溪水流得哗哗响，西面有个村落悬在北山之下，心知那就是里仁村了。大体上，这个山坞正南方矗立的石山西面在这里到了尽头。山坞濒临螳螂川，也有一个村庄面临螳螂川，这是海口村，与茶埠墩隔着螳螂川相对，河中有渡船。这个山坞的东北方越过山坡，山坞的西北方沿着峡谷走，都有路，共六十里到达省城。而里仁村位于北山下的山坞中，走半里来到村子东边，见到泉水交流在道路上，山崖上树木成丛阴翳，山上有座神庙，大概是龙潭中的泉水从山下流出来。东面的山坞因为没有泉水，所以都开垦成旱地；西面的山坞因为有泉水，所以被开辟成广阔的良田。由村子西边绕着山往北走，西面的山坞十分深，这个山坞从北面的峡谷中延伸出来，一直往南抵达海口村。村子西面我沿着走的山，山上有很多蹲踞突立的岩石，下面石崖上有很多岩洞，有的一个石窍开有两个洞口向西通出去。我觉得这里很奇异，询问当地人，石城还在山坞西面的山岭上，石城下面也有龙潭泉水，可沿着泉水上行。

共北半里，乃西下截坞而度，有一溪亦自北而南，中干无流。涉溪西上，共半里，闻水声潺潺(1)，则龙泉溢西山树根下，潴为小潭，分泻东南去。由潭西上岭，半里，则岭头峰石涌起，有若卓锥者，有

若夹门者，有若芝擎而为台，有若云卧而成郭者。于是循石之隙，盘坡而上，坠壑而下。其顶中洼，石皆环成外郭(2)，东面者巑岏森透，西面者穹覆壁立，南向则余之逾脊而下者，北面则有石窟曲折。若离若合间，一石坠空当关，下覆成门，而出入由之。围壑之中，底平而无水，可以结庐，是所谓石城也(3)。透北门而出，其石更分枝簇萼。石皆青质黑章(4)，廉利棱削，与他山迥异。有牧童二人，引余循崖东转，复入一石队中，又得围崖一区，惟东面受客如门，其中有趺座之龛，架板之床，皆天成者。出门稍南，回顾门侧，有洞岈然，亟转身披之。其洞透空而入，复出于围崖之内，始觉由门入，不若由洞入更奇也。计围崖之后，即由石城中望所谓东面巑岏处矣。出洞，仰眺洞上石峰层沓，高耸无比。复有一老俪俪披兽皮前来，引余相与攀跻。其上如众台错立，环中洼而峙其东，东眺海门，明镜漾空，西俯洼底，翠瓣可数，而隔崖西峰穹覆之上，攒拥尤高。乃下峰，复度南脊，转造西峰，则穹覆上崖，复有后层分列，其中开峡。东坠危坑而下，其后则土山高拥，负扆于上，耸立之石，或上覆平板，或中剖斜棂。崖胁有二小穴如鼻孔，群蜂出入其中，蜜渍淋漓其下，乃崖蜂所巢也。两牧童言："三月前土人以火熏蜂而取蜜，蜂已久去，今乃复成巢矣。"童子竞以草塞孔，蜂辄嗡嗡然作铜鼓声。凭览久之，乃循坠坑之北，东向悬崖而下。经东石门之外，犹令人一步一回首也。先是从里仁村望此山，峰顶耸石一丛，不及晋宁将军峰之伟杰，及抵其处而阖辟曲折，层沓玲珑，幻化莫测，钟秀独异，信乎灵境之不可以外象求也。盖是峰西倚大山，此其一支东窜，峰顶中坳，石骨内露，不比他山之以表暴见奇者；第其上无飞流涵莹之波，中鲜剪棘梯崖之道，不免为兔狐所窟耳。老俪俪言："此石隙土最宜茶，茶味迥出他处。今阮氏已买得之，将造庵结庐，招净侣以开胜壤。岂君即其人耶？"余不应去。信乎买山而居，无过此者。

【注释】

(1)㵎(huò)㵎：水流的声音。

(2)外郭：外城。

(3)石城：在里仁村西北2公里，距昆明市区45公里。分相连的大石城和小石城。东西北三面皆为陡峭嶙峋的巨石耸立，高十余米，形如天然城堡，故名。中为洼地，可容千人。大石城北面岩石间有孔可出入，出北门东转，又有一组石壁环立的小石城。周围还有漏斗、石槽、洼地、水池等。近年修建了亭台、步道，广种果树，已辟为昆郊又一胜景。

(4)黑章：黑色的纹采。

【译文】

共向北行半里，便往西下走横截过山坞，有一条溪涧也是自北往南，涧中干涸没有流水。涉过小溪向西上行，共半里，听见潺潺的水声，就见泉水从西山的树根下溢出来，汇积为小水潭，分别向东、南两面流去。由水潭西边上登山岭，走半里，就见岭头石峰像波浪涌起，有的像卓立的锥子，有的像相夹的大门，有的像灵芝高举形成平台，有的像云彩平卧成为城墙的样子。从这里顺着石丛中的缝隙，绕着山坡上行，往下坠入壑谷中。山峰顶上中间下洼，岩石都环绕成外城墙的样子，东面的岩石尖锐陡削像森林一样布满其间，西南面的岩石穹窿下覆墙壁一样竖立，向南之处就是我翻越山脊往下走的地方，北面就有曲曲折折的石窟，在若离若合之间，一块岩石丛空中坠下，挡住关口，下覆之处成为门洞，而出入都要经由这个石门，岩石围绕的壑谷中，底部平坦却没有水，可以建房居住，这就是所谓的石城了。穿过北面的石门出来，那里的岩石更像分叉的树枝、成簇的花丛。岩石全是青色的质地黑色的纹路，棱角分明，锋利陡削，与别的山完全不同。有两个牧童，领着我沿着山崖往东转，又进入一队岩石丛中，又找到石崖围着的一片地方，只有东面像门一样接受客人，这中间有僧人打坐的石房子，架起床板的床，都是天然生成的。出石门来稍往南走，回头看石门的侧边，有个深邃的山洞，急忙转身钻进洞。这个山洞穿过去，又出来到石崖围着的里面，这才觉得从石门进去，不如从山洞进去更奇妙了。估计围着的石崖后面，就是从石城中望见的我所说的东面岩石尖锐陡削之处了。出洞来，仰面眺望山洞上

方，石峰层层杂沓，高耸无比。又要一个披着兽皮的老年僳僳族人前来，领着我一同向上攀登。那上面如同众多的高台错落竖立，石台环绕的中央下洼，而屹立在石城的东面，向东眺望海门村，海水像明镜一样荡漾在空中，往西俯瞰山洼底下，翠绿色的田地一瓣一瓣的可以数出来，而隔着山崖西峰穹窿下覆之上，攒聚簇拥尤其高险。于是走下山峰，又越过南面的山脊，转到西峰，就见穹窿下覆的山崖上面，后面又有一层山分别排列，两山之中敞开成峡谷。东面往下坠入高险的坑谷，坑谷后面就是高高簇拥的土山，在上面像背靠屏风一样，耸立的岩石，有的上面覆盖着平平的石板，有的中间剖开似斜斜的窗格子，石崖侧边有两个小孔如像鼻孔，蜂群出入在孔洞中，蜂蜜浸出湿淋淋地流淌到孔洞下边，是崖蜂的蜂巢。两个牧童说："三个月前当地有人用火熏蜜蜂取蜂蜜，蜂群已离开很久，今天竟然又成为蜂巢了。"两个牧童争着用草去堵塞石孔，蜜蜂便发出像敲铜鼓一样的嗡嗡声。登高观看了很久，便沿着深坠的坑谷的北边，向东顺着悬崖往下走。经过围着的石崖东面的石门外边，仍然让人一步一回头的了。这之前从里仁村远望这座山，峰顶耸立着一丛岩石，赶不上晋宁州将军峰的雄伟出众，等到了这个地方，山石闭合曲折，层叠杂沓，玲珑剔透，变幻莫测，钟秀独异，确实呀，灵幻奇异的景致是不可以仅凭外表去寻求的！大体上，这座山峰西面紧靠大山，这里是大山向东面窜出来的一条支脉，峰顶中间是洼地，洼地内暴露出骨状的岩石，不像其他的山是在外面暴露出岩石而见奇的了；只是峰顶上没有涵养着的晶莹水源和飞流的瀑布，山中很少有斩除荆棘在山崖上架设石梯的道路，免不了成为兔子狐狸的洞窟了。老年僳僳族人说："这些石缝中的土最适宜种茶，种出的茶味道远远超出其他地方的。如今阮家已买到这座山，将要建造庙宇建盖房屋，招引情趣高雅的伴侣来开辟这片景色优美的地方。莫非您就是那个人吗？"我没回答就离开了。买山来居住，确实是无处能超过这个地方的了。

下山，仍过坞东，一里，经里仁村。东南一里，抵螳螂川之北，西望海口，有渡可往茶埠，而东眺濒川，石崖耸削。先从茶埠隔川北

望，于巑岏嵌突中，见白垣一方，若有新茅架其上者；今虽崖石掩映，不露其影，而水石交错，高深嵌空，其中当有奇胜，遂东向从之。抵崖下，崖根插水，乱石潆洄，遂攀跻水石间。沿崖南再东，忽见石上有痕，蹑崖直上，势甚峻，挂石悬崖之迹，俱倒影水中。方下见为奇，又忽闻謦欬声落头上(1)，虽仰望不可见，知新茅所建不远矣。再穿下覆之石，则白垣正在其上。一道者方凿崖填路，迎余入坐茅中。其茅仅逾方丈，明窗净壁，中无供像，亦无爨具，盖初落成而犹未栖息其间者。道人吴姓，即西村海口人，向以贾游于外，今归而结净于此，可谓得所托矣。坐茅中，上下左右，皆危崖缀影，而澄川漾碧于前，远峰环翠于外；隔川茶埠，村庐缭绕，烟树堤花，若献影镜中；而川中凫舫贾帆(2)，鱼罾渡艇(3)，出没波纹间，棹影跃浮岚，橹声摇半壁，恍然如坐画屏之上也。

【注释】

(1)謦欬(qǐng kài)：咳嗽。

(2)凫舫：形似浮游着的野鸭的小船。

(3)罾(zēng)：用木棍或竹竿做支架张起的鱼网，俗称扳罾。鱼罾，上面张着扳罾的打鱼船。

【译文】

下山后，仍然经过山坞往东行，一里，经过里仁村。往东南行一里，到达螳螂川的北岸，向西远望海口，有渡船可以前往茶埠墩，而向东眺望，濒临螳螂川的石崖陡削高耸。先前从茶埠墩隔着螳螂川向北望，在尖锐陡削深嵌突立山石中，见到一堵白墙，好像有新建的茅房架在那上面；今天虽然石崖掩映着，没有露出它的身影，但河水山石交错，高山深嵌入空中，其中应当有奇特优美的景色，于是往东向着那里走去。来到石崖下，石崖底部插入水中，乱石间流水潆洄，于是在其间涉水攀石，沿着石崖南面再往东走。忽然见到岩石上有水迹，一直上登山崖上去，地势十分陡峻，挂在岩石悬崖上的水迹，都

倒映在水中。正在为下边见到的景色感到惊奇，忽然又听到咳嗽声落到头上，虽然抬头不可能望见，心知新建的茅房所在的地方不远啦。再穿过下覆的岩石，白墙就正好在岩石上方。一个道士正在凿石崖填路，迎接我进去坐在茅屋中。这间茅屋每方仅一丈多些，窗户明亮，墙壁洁净，屋中没有供奉的神像，也没有炊具，大概是刚刚落成还没有人住的房子。道人姓吴，就是西边海口村的人，从前在外地经商，如今归乡后在此地建了这间净室，可说是找到托身的处所了。坐在茅屋中，上下左右，都是高险的山崖点缀着石影，而澄碧的螳螂川荡漾在前方，远处翠绝色的山峰环绕在外；隔着螳螂川的茶埠墩，村居房屋缭绕，烟云中的树丛，堤坝上的鲜花，犹如在镜子中现出它们的身影；而河川中鸭子一样的小船、扬帆航行的商船、撒网捕鱼的渔舟和摆渡的小艇，出没在水波之间，船影漂浮跳跃在山间的云雾中，摇桨声响遍半座山，恍惚觉得如同坐在如画的屏风中一样了。

既下，仍西半里，问渡于海口村。南度茶埠街，入饭于主家，已过午矣。茶埠有舟，随流十里，往柴厂载盐渡滇池(1)。余不能待，遂从村西遵川堤而行。其堤自茶埠西达平定，随川南涯而筑之。盖川水北依北岸大山而西，其南岸山势层叠，中多小坞，故筑堤障川。堤之南，屡有小水自南峡出，亦随堤下注。从堤上西行，川形渐狭，川流渐迅。七里，有村庐倚堤，北下临川，堤间有亭有碑，即所谓柴厂也；按旧碑谓之汉厂，莫土官盐肆在焉。至此川迅石多，渐不容舟，川渐随山西北转矣，堤随之。又西北七里，水北向逼山入峡，路西向度坞登坡。又二里，数家踞坡上，曰平定哨(2)。时日色尚高，以土人言前途无宿店，遂止。

【注释】

(1)柴厂：今作柴场。

(2)平定哨：今作坪地哨。与上文柴厂皆在海口西北隅。

【译文】

下山后，仍然往西行半里，在海口村找到渡船。往南乘渡船到茶埠墩街上，进主人家吃完饭，已经过了中午了。茶埠墩有船，顺着螳螂川行船十里，前往柴厂装盐渡过滇池。我不能等，就从村子往西沿着螳螂川的河堤走。这条堤坝从茶埠墩往西抵达平定哨，是沿着螳螂川的南岸修筑成的。大概是螳螂川的河水紧靠北岸的大山往西流，河流南岸的山势层层叠叠的，山间有许多小山坞，所以筑堤阻拦河水。堤坝的南面，多次有小溪从南面的峡中流出来，也是顺着堤坝往下流淌。从堤坝上往西行，河道渐渐变窄，河中的水流渐渐迅疾起来。七里，有村居房屋紧靠着河堤，北面下临螳螂川，堤坝上有亭子有石碑，就是所谓的柴厂了；根据旧时的石碑，柴厂原称为汉厂，莫土官的盐铺在这里。来到这里，河水迅疾礁石很多，慢慢不能行船，螳螂川渐渐沿着山势向西北转去了，堤坝顺着河流转。又往西北行七里，河水向北逼近大山流入峡谷，道路向西穿过山坞爬坡。又行二里，几家人坐落在坡上，叫做平定哨。此时太阳还很高，因为当地人说前方的路上没有住宿的旅店，便停留下来。

二十六日　鸡再鸣，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1)。三里，曙色渐启。见有岐自西南来者，有岐自东北来者，而中道则直北逾坳。盖西界老山至此度脉而东，特起一峰，当关中突，障扼川流，东曲而盘之，流为所扼，稍东逊之，遂破峡北西向，坠级争趋，所谓石龙坝也。此山名为九子山，实海口下流当关之键，平定哨在其南，大营庄在其东，石龙坝在其北。山不甚高大，圆阜特立，正当水口，故自为雄耳。山巅有石九枚，其高逾于人，骈立峰头，土人为建九子母庙，以石为九子，故以山为九子母也。余时心知正道在中，疑东北之岐为便道，且可一瞰川流，遂从之。一里抵大营庄(2)，则川流轰轰在下，舟不能从水，陆不能从峡，必仍还大路，逾坳乃得；于是返辙，从峰西逾岭北下。共二里，有小水自西南峡来，渡之。复西上逾坡，则坡北峡中，螳川之水，自九子母山之东破峡北出，转而西，绕山北而坠峡，峡中石又横岨而层阂之，水横冲直捣，或跨石之顶，或窜石之胁，涌过一层，复腾跃一层，半里之间，连坠五六级，此石龙坝也

(3)。此水之不能通舟，皆以此石为梗。昔治水者多燔石凿级(4)，不能成功，土人言凿而辄长，未必然也。

【注释】

(1)饭而出店，即北向循西山行：原脱“饭而出店即”五字，据徐本、“四库”本补。

(2)大营庄：今作大鹰庄、大仁庄，在海口西北隅。

(3)石龙坝：今名同。利用其天然地形，1912年4月在这里建成我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

(4)燔(fán)：焚烧。

【译文】

二十六日　鸡叫第二遍，吃饭后走出旅店，立即向北沿着西山走。三里，曙光渐渐露出来。见到有一条岔路从西南方过来，有一条岔路从东北方前来，而中间的大路则一直往北越过山坳。大致西面的大山延伸到此地，山脉向东延伸，唯独耸起一座山峰，突起在中间挡住关口，阻扼住螳螂川的水流，流水向东弯曲绕过这座山，河流被山扼住，渐渐向东退后，于是向西北冲破山峡，分为几级坠下，争相奔流，这就是所谓的石龙坝了。这座山的名字叫九子山，确实是海口下游挡住关口的关键门户，平定哨在山的南面，大营庄在山的东面，石龙坝在山的北面。山不怎么高大，圆圆的土山独自矗立着，正位于河口，所以自然显得很雄壮了。山顶有九块岩石，石头高处超过一个人，并立在峰头，当地人为此建了座九子母庙，把九块岩石视为九子，因而把这座山当做九子的母亲。我此时心里知道正路在中间，怀疑从东北方来的岔路是便道，而且可以再俯瞰一次螳螂川水，便从这条路走。一里到达大营庄，就见螳螂川的流水在下方轰轰作响，船不能从水路走，陆地上不能从峡谷中走，必须仍旧返回到大路上，越过山坳才行；于是原路返回来，从山峰西面越过山岭往北下行。共二里，有条小溪从西南面的峡中流来，渡过溪水。又往西上爬山坡，就

见山坡北面的峡谷中，螳螂川的水流，从九子母山的东边冲破山峡向北流出来，转向西，绕到山的北面坠入峡谷，峡中的巨石又横膈在水中层层阻碍着河水，河水横冲直撞，或者跨过岩石顶上，或者窜过岩石侧旁，涌过一层，再又腾空跃过一层，半里路之间，一连下坠五六层，这是石龙坝了。这段河水之所以不能通船，都是因为这些石头在作梗。从前治水的人多次用火烧石头凿掉这些台阶样的岩石，没能成功。当地人说，石头凿掉后总是又长出来，未必真是这样了。

石级既尽，峡亦北转。路从峡西山上，随之北行。下瞰级尽处，峡中有水一方，独清潴，土人指为青鱼塘(1)，言塘中青鱼大且多。按《志》，昆阳平定乡小山下有三洞，泉出汇而为潭，中有青鱼、白鱼，俗呼随龙鱼，岂即此耶？北二里，峡稍开，有村在其下，为青鱼塘村。北二里，西北蹑一岭，此岭最高，始东见观音山与罗汉寺碧鸡山，两峰东峙。又北见遥山一重，横亘众山之北，西尽处特耸一峰最高，为笔架山；其西又另起一峰，与之骈立，则老龙之龙山也；东尽处分峙双岫，亦最高，为进耳山，其南坳稍伏而豁，则大道之碧鸡关也。两最高之间，有尖峰独锐，透颖于横脊之南，是为龙马山，其下则沙河之水所自来也。惟西向诸山稍伏而豁，大道之往迤西者从之，而老脊反自伏处南度。老龙之脊，西北自丽江、鹤庆东，南下至楚雄府南(2)，又东北至禄丰、罗次北境(3)，又东至安宁州西北境，东突为龙山：遂南从安宁州之西，又南度三泊县之东(4)，又南向绕昆阳州之西南，乃折而东经新兴州北，为铁炉关；又东经江川县北，为关索岭，又东峙为屈颡巅山，乃折而东北，为罗藏山，则滇池、抚仙湖之界脊也。

【注释】

(1)青鱼塘：今名同，又省称青鱼，在海口西北隅。

(2)楚雄府：附郭县亦名楚雄，即今楚雄市，现为楚雄彝族自治州首府。

(3)禄丰：明为县，隶安宁州，即今禄丰县。罗次：明为县，隶云南府，治今禄丰县东北境的碧城镇。

(4)三泊县：隶昆阳州，今仍名三泊，又称县街，在安宁市南境。

【译文】

一层层台阶状的岩石完后，山峡也向北转去。道路从峡谷西面的山上，顺着峡谷往北行。向下俯瞰台阶状岩石的尽头处，峡中有一池水，唯独汇积着清水，当地人指点，是青鱼塘，说池塘中青鱼又大又多。根据志书，昆阳州平定乡的小山下有三个洞，泉水流出后汇积为深潭，潭中有青鱼、白鱼，俗称随龙鱼，莫非就是这里吗？向北行二里，往西北上登一座山岭，这座山岭最高，开始见到东面的观音山与罗汉寺所在的碧鸡山，两座山峰耸峙在东边。又见到北面远远的有一重山，横亘在群山的北面，西面的尽头处独自耸立起一座最高峰，是笔架山；笔架山西面又另外耸起一座山峰，与笔架山并排矗立，那是老龙山系主脉的主峰；东面的尽头处两座山峰分别屹立着，也最高，是进耳山，山峰南面的山坳比较低平开阔，就是大路经过的碧鸡关了。两座最高的山峰之间，有座尖峰特别尖锐，在横亘的山脊南面像锥子一样露出来，那是龙马山，山下就是沙河水来源的地方了。唯有西面的群山稍微低平开阔一些，前往滇西的大路就从这里去，可山脉主脊反而从这低平之处向南延伸。老龙山系主脉的山脊，西北起自丽江府、鹤庆府东部，往南下延到楚雄府南部，又往东北延伸到禄丰县、罗次县北部境内，又往东延伸到安宁州西北境内，向东突起成为龙山；随后往南从安宁州的西部，又往南延伸到三泊县的东部，又向南绕到昆阳州的西南部，于是转向东经过新兴州北面，成为铁炉关；又往东延经江川县的北部，形成关索岭，又往东耸峙为屈顙巅山，于是折向东北延伸，形成罗藏山，就是滇池、抚仙湖分界的山脊了。

始西一里，逾其巅。又西北下一里，则螳川之水，自岭之北麓环而西，又转而南。岭西有村，濒川而居，置渡川上，是曰武趣河，昆阳西界止此，过渡即为安宁州界。武趣之河，绕村南曲，复转西峡去；路渡河即西北上坡。连越土垅二重，共五里，北下，有水一塘在东坞中。又北二里，有水一塘在西坞中。又北一里半，有村在路东。又北一里半，坡乃北尽，坡北始开东西大坞。乃下坡西向行坞中，二里，有水东北自北界横亘中尖峰下来，是为沙河。其流颇大，石梁东西跨之。河从梁下南去，螳川之水，自武趣西峡转而北来，二水合于

梁南，半里，遂西北至安宁州城之南，于是北向经城东而北下焉。过沙河桥，又西北一里，则省中大道自东北来，螳大川自城南来，俱会于城东，有巨石梁东西跨川上，势甚雄壮。

【译文】

开始时往西行一里，越过岭头。又往西北下山一里，就见螳螂川的河水，从山岭的北麓向西环流，又转向南流去。山岭西面有个村子，濒临螳螂川居住，河岸上设有渡口，这里叫做武趣河，昆阳州的西部地界到此为止，过了渡口就是安宁州的辖地。武趣河的河水，绕着村子往南弯曲，又转向西面的峡中流去；道路渡过河立即向西北上坡。一连越过两重土陇，共五里，往北下走，有一个水塘在东边山坞中。又往北行二里，有一个水塘在东边山坞中。又往北行一里半，有个村子在道路东面。又往北行一里半，山坡才到了北面的尽头，山坡北面开始有一个开阔的东西向的大山坞。于是下坡向西前行在山坞中，行二里，东北面有河水从北面横亘的一列山中的尖峰下流来，这是沙河。沙河水流很大，石桥东西向跨过河流。沙河从桥下往南流去，螳螂川的河水，从武趣河西面的峡中转向北流来，两条河水在桥南合流，半里，便向西北流到安宁州城的南面，于是向北流经州城东面后往北流下去。过了沙河桥，又往西北行一里，就见通往省城的大路从东北方过来，宽大的螳螂川从州城南面流来，都在州城东边会合，有座巨大的石桥东西向横跨在螳螂川上，气势非常雄壮。

过梁即为安宁城(1)。入其东门，阛阓颇集，乃沽饮于市，为温泉浴计。饮毕，忽风雨交至。始持伞从南街西行，已而知道禄裱大道(2)，乃返而至东门内，从东街北行。半里，过州前，从其东复转北半里，有庙门东向，额曰“灵泉”，余以为三潮圣水也，入之。有巨井在门左，其上累木横架为梁，栏上置辘轳以汲(3)，乃盐井也。其水咸苦而浑浊殊甚，有监者，一日两汲而煎焉。安宁一州，每日夜煎盐千五百斤(4)。城内盐井四，城外盐井二十四。每井大者煎六十斤，小者煎四十斤，皆以桶担汲而煎于家。

【注释】

(1)安宁城：明置安宁州，隶云南府，即今安宁市。

(2)禄裱：亦作禄脹，明设巡检司。今名同，在安宁市西隅。禄裱大道即从昆明经过禄裱通往滇西的大道，今公路仍从此经过。

(3)辘轳(lù　lu)：安装在井上的提水装置。井上树立支架，上装可用手柄摇转的轴，轴上绕绳索系桶。摇转手柄提起水桶，即可汲取井水。

(4)“安宁”二句：安宁产盐有两千多年的开采历史。汉代为连然县，是云南最早设盐官的地方。《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连然县，有盐泉，南中共仰之。”《蛮书》卷七载：“安宁城中皆石盐井，深八十尺。城外又有四井，劝百姓自煎。”“升麻、通海已来，诸爨蛮皆食安宁井盐。”安宁的盐长期供应滇东、滇南。盐井所在称盐场坝。有盐龙祠。至今市区还有盐场村、盐场路等地名。近年探明安宁地下有60平方公里高品位的巨型盐矿床，储量和品位居全省之首。现安宁盐矿为云南食盐的主产地。

【译文】

走过这座桥就是安宁州城。进入州城东门，街市相当热闹，于是在集市中买酒喝，为去温泉洗浴做准备。喝完酒，忽然风雨交加而来。开始时打着伞从南街往西行，不久知道这是去禄裱的大路，就返回来走到东门内，从东街往北行。半里，经过州衙前，从州衙东面再转向北行半里，有座庙，门向东，匾额上写着“灵泉”二字，我以为是三潮圣水了，走进庙内。有口巨大的水井在山门左边，井上累起木头横架成横梁，井栏上安设了辘轳用来汲水，是口盐井。井水味道咸苦而且特别浑浊，有监管的人，一天汲水两次去煮盐。安宁一个州，每天日夜煮盐一千五百斤。城内有四个盐井，城外的盐井有二十四个。每口井大的煮盐六十斤，小的煮盐四十斤，都是用桶汲水挑回家去煮盐。

又西转过城隍庙而北，半里，出北门。风雨凄凄，路无行人，余兴不为止，冒雨直前。随螳川西岸而北，三里半，有村在西山麓，其后庙宇东向临之，余不入。又北二里半，大路盘山西北转；有岐下坡，随川直北行(1)。余乃下从岐，一里半，有舟子舣舟渡，上川东岸，雨乃止。复循东麓而北，抵北岭下，川为岭扼，西向盘壑去，路

乃北向陟岭。岭颇峻，一里逾岭北，又一里，下其北坞，有小水自东北来，西注于川，横木桥度之。共一里，又西北上坡，有村当坡之北，路从其侧，一里，逾坡而北。再下再上，共三里，西瞰螳川之流，已在崖下。崖端有亭，忽从足底涌起，俯瞰而异之。亟舍路西向下，入亭中，见亭后石骨片片，如青芙蓉涌出。其北复有一亭，下乃架木而成者。瞰其下，则中空如井，有悬级在井中，可以宛转下坠。余时心知温泉道尚当从上北行，而此奇不可失，遂从级坠井下。其级或凿石，或嵌木，或累梯，共三转，每转约二十级，共六十级而至井底。井孔中仅围四尺，其深下垂及底约四五丈。井底平拓，旁裂多门，西向临螳川者为正门，南向者为旁门。旁门有屏斜障，屏间裂窍四五，若窗棂户牖，交透叠印，土人因号之曰“七窍通天”。“七窍”者，谓其下之多门；“通天”者，谓其上之独贯也。旁门之南，崖壁巉削，屏列川上；其下洞门，另辟骈开，凡三四处，皆不甚深透，然川漱于前，崖屏于上，而洞门累累，益助北洞之胜。再南，崖石转突处，有一巨石下坠崖侧，迎流界道，有题其为“醒石”者，为冷然笔。冷然，学道杨师孔号。杨系贵州人。石北危崖之上，有大书“虚明洞”三大字者，高不能瞩其为何人笔。其上南崖，有石横斜作垂手状，其下亦有洞西向，颇大而中拓，然无嵌空透漏之妙。“虚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当之。“虚明”大书之下，又有刻“听泉”二字者，字甚古拙，为燕泉笔。燕泉，都宪何孟春号。何，郴州人，又自叙为吾邑。又其侧，有“此处不可不饮”，为升庵笔(2)，升庵，杨太史慎号。而刻不佳，不若中洞。门右有“此处不可不醉”，为冷然笔，刻法精妙，遂觉后来者居上。又“听泉”二字上，刻醒石诗一绝，标曰“姜思睿”，而醒石上亦刻之，标曰“谱明”。谱明不知何人，一诗二标，岂谱明即姜之字耶？此处泉石幽倩，洞壑玲珑，真考槃之胜地(3)，惜无一人栖止。大洞之左，穹崖南尽，复有一洞，见烟自中出，亟入之。其洞狭而深，洞门一柱中悬，界为二窍，有僇僇囚发赤身(4)，织草履于中，烟即其所炊也。洞南崖尽，即前南来之坞，下而再上处也。

【注释】

(1)川：水道，河流。

(2)升庵笔：杨升庵题刻今存原址，为“不可不饮”四字。

(3)考槃(pán)：贤者隐居涧谷。

(4)囚发：头发蓬乱，如囚犯样。

【译文】

又向西转过城隍庙往北行，半里，走出北门。风雨冷森森的，路上没有行人，我的兴趣没有因此打消，冒雨一直前行。沿着螳螂川的西岸往北走，三里半，有个村子在西山的山麓下，村后有座庙宇向东下临村子，我不进去。又往北行二里半，大路绕着山往西北转去；有条岔路下坡，沿着螳螂川笔直向北行。我于是下坡从岔路走，一里半，有船夫停着船摆渡，渡河走上螳螂川东岸，雨这才停了。又沿着山的东麓往北走，到达北面的山岭下，螳螂川被这座山岭扼住，向西绕着壑谷流去，路于是向北翻越山岭。山岭十分陡峻，一里越到山岭北面，又行一里，下到岭北的山坞中，有条小溪自东北流来，向西注入螳螂川，横架木桥跨过小溪。共一里，又向西北上坡，有个村子位于山坡北面，路从村子侧边过去，一里，越过山坡往北走。两上两下，共行三里，向西俯瞰螳螂川的流水，已在山崖下方。山崖前端有座亭子，忽然从脚底涌起，俯瞰着亭子，心里感到很奇异。急忙离开道路向西下山，步入亭子中，见到亭子后面一片片骨状的岩石，如同青色的莲花涌出地面。亭子北边还有一座亭子，是下方架木头建成的亭子。俯瞰亭子下方，原来是像井一样中间是空的，井中有高悬的阶梯，可以盘旋着下坠。我当时心里知道去温泉的路应当还要从这里上走往北行，可此处的奇异景致不可错失，便沿着阶梯下坠到井中。那阶梯有的是凿石而成，有的是木头嵌入石壁上建成，有的架着木梯，共转折三次，每转折一次约有二十级，共六十级才到达井底。井洞中周围仅有四尺，井的深处下垂到井底约有四五丈。井底平整，四旁裂开多处石门，向西面临螳螂川的是正门，向南的是旁门。旁门中裂开四五个石窍，好像门窗一样，交相连通，重叠辉映，当地人因而把这

里称为“七窍通天”。“七窍”这话，是说井下面有许多石门；“通天”这话，是指井上面独自贯通下来。旁门的南边，崖壁高险陡削，似屏风样排列在螳螂川岸上；它下面的洞口，另外并列张开，共有三四处，都不怎么深，不通透，然而河水冲刷在洞前，悬崖屏风样立在上边，而且洞口层层叠叠，益发有助于增添北洞的胜景。再往南，石崖转向突出之处，有一块巨石下坠到崖壁侧边，迎着水流阻断道路，有人在巨石上题写“醒石”二字，是冷然的笔迹。冷然，是学道衙门杨师孔的别号。杨师孔是贵州人。巨石北边高险的崖壁上，有人大大地写着“虚明洞”三个字，高得不能让人看清楚那是什么人的笔迹。这里上边南面的山崖上，有岩石横着斜出来作出手臂下垂的样子，那下面也有洞，洞口向西，洞中很大而且中间平整，然而没有嵌入空中透风漏光的妙趣。“虚明”二字，非北洞不足以配得上这样的说法。“虚明”大字的下方，又刻有“听泉”二字，字迹非常古朴，是燕泉的笔迹。燕泉，是总督何孟春的别号。何孟春，湖南郴州人，又自己说是我家乡的人。又在它的侧边，刻有“此处不可不饮”几个字，是杨升庵的笔迹。升庵，是太史杨慎的别号。可刻工不好，不如中洞。洞口右边刻有“此处不可不醉”几字，是冷然的笔迹，刻工手法精妙，于是有后来者居上的感觉。再有，“听泉”二字的上边，刻有一首醒石诗绝句，标明“姜思睿”，可醒石上也刻有这首诗，标明“谱明”。不知道谱明是什么人，同一首诗落两个名，莫非“谱明”就是姜思睿的字吗？此处泉水山石幽静优美，岩洞沟壑玲珑剔透，真正是贤者隐居的绝好地方，可惜没有一个人栖身于此。大洞的左边，穹窿的崖壁南面的尽头处，又有一个洞，我见到有火烟从洞中飘出来，急忙进洞去。这个洞又窄又深，洞口一根石柱悬在中央，隔为两个石窍，有个*倮倮*族人蓬头乱发赤着身子在洞中织草鞋，火烟就是他煮饭引起的。洞南面崖壁到了头，就是先前从南面过来的山坞，是我下去又上来的地方了。

时顾仆留待北洞，余复循崖沿眺而北。北洞之右，崖复北尽，遂蹑坡东上，仍出崖端南来大道。半里，有庵当路左，下瞰西崖下，庐舍骈集，即温泉在是矣。庵北又有一亭，高缀东峰之半，其额曰“冷

然”。当温泉之上，标以“御风”之名，杨君可谓冷暖自知矣。由亭前蹑石西下，石骨棱厉。余爱其石，攀之下坠，则温池在焉。池汇于石崖下，东倚崖石，西去螳川数十步。池之南，有室三楹，北临池上。池分内外，外固清莹，内更澄澈，而浴者多就外池。内池中有石，高下不一，俱沉水中，其色如绿玉，映水光艳烨然。余所见温泉，滇南最多，此水实为第一(1)。池室后，当东崖之上，有佛阁三楹，额曰“暖照”。南坡之上，有官字三楹，额曰“振衣千仞”。皆为土人锁钥，不得入。

【注释】

(1)此水：即著名的安宁温泉。《元混一方舆胜览》载：温泉，云南诸郡汤池一十七所，惟安宁州者为最。石色如碧玉，水清可鉴毛发，虽骊山玉莲池远不及。《明一统志》亦载：“汤池，在安宁州北一十里。云南温泉非一，惟此为最，色如碧玉，可鉴毛发。”该温泉为碳酸泉，含重碳酸钙54.81，镁19.46，钠12.11，还有少量的放射性元素。水温42—45℃，水质透明无味，流量每昼夜1，888吨左右。此处系一温泉群，附近还有很多泉眼，温泉每昼夜总流量达六千吨。浴后清凉爽快，皮肤润滑，对风湿性关节炎疗效甚好。可以沏茶，可以烹饪，饮后对肠胃病有疗效。霞客所游石洞及题刻.在今温泉南端螳螂川东岸的林荫道边。明清以来，温泉确是游人不绝的胜地。温泉镇今建有宾馆、饭店、疗养院、医院等。

【译文】

这时顾仆留在北洞中等我，我又沿着崖壁边沿眺望北方。北洞的右边，山崖又到了北边的尽头，于是踏着山坡向东上走，仍然出到山崖前端从南面来的大路上。半里，有座寺庵位于道路左边，往下俯瞰西面山崖的下方，房屋群集，就是温泉在那里了。寺庵北边又有一座亭子，高高点缀在东峰的半山腰上，亭子上的匾额写着“冷然”。正当温泉的上方，题写了“御风”的名字。杨君可称得上是冷暖自知了。由亭子前踩着岩石向西下走，骨状的岩石棱角锋利。我喜爱这些石头，攀着岩石下坠，温泉的浴池就在那里了。浴池汇积在石崖下，东边紧靠着崖石，西面距螳螂川几十步。浴池的南面，有三间房屋，在北边

面临池水之上。浴池分为内、外池，外池水本来就清澈晶莹，内池的水更加澄澈，而洗浴的人多半在外池。内池水中有石头，高低不一，全都沉入水中，石色像绿玉，把池水映照得光辉艳丽。我所见过的温泉，滇南最多，这里的泉水确实是第一。浴池的房子后面，位于东面山崖之上，有三间佛阁，匾额上题写“暖照”二字。南面山坡之上，有三间官府的屋宇，匾额上题写着“振衣千仞”。两个地方都被当地人锁着，不能进去。

余浴既，散步西街，见卖浆及柿者，以浴热，买柿啖之。因问知虚明之南，尚有云涛洞，川之西岸，曹溪寺旁，有圣水，相去三里，皆反在其南，可溯螳川而游也。盖温池之西滨螳川东岸，夹庐成衢，随之而北，百里而达富民。川东岸山最高者为笔架峰，即在温池东北，《志》所谓岱晟山也；川西岸山最高者为龙山，曹溪在其东陇之半，《志》所谓葱山也。二山夹螳川而北流，而葱山则老脊之东盘者矣。余时抵川上，欲先觅曹溪圣水，而渡舟在川西岸，候之不至，遂南半里，过虚明诸洞下。南抵崖处，坡曲为坞，宜仍循川岸而南，以无路，遂上昔来大路隅，由小岐盘西崖而南。亦再下再上，一里半，有一村在坡南，是为沈家庄(1)。老妇指云涛洞尚在南坡外。又南涉坞，半里登坡，路绝而不知洞所在。西望隔川，有居甚稠，其上有寺，当即曹溪。有村童拾薪川边，遥呼而问所谓云涛洞者，其童口传手指，以川隔皆不能辨。望见南坡之下，有石崖一丛，漫趋之。至其下，仰视石隙，丛竹娟娟，上有朱扉不掩。登之，则磴道逶迤，轩亭幽寂，余花残墨，狼藉蹊间，云牖石床，离披洞口。轩后有洞门下嵌，上有层楼横跨，皆西向。先登其楼，楼中供大士诸仙像，香几灯案，皆以树根为之，多有奇古者。其南有卧室一楹，米盎书簏(2)，犹宛然其内，而苔衣萝网，封埋已久，寂无径行，不辨其何人所构，何因而废也。下楼入洞，初入若室一楹，侧有一窗，下陷窈黑。其北又裂一门，透裂入，有小窍斜通于外，见竹影窜入，即堕黑而下。南下杳不知其所底，北眺亦有一牖上透，第透处甚微，光不能深烛，以手扪隘，以足投空，时时两无所著，又时时两有所碍。既至其底，忽望

西南有光烨然，转一隘，始见其光自西北顶隙透入，其处底亦平，而上复穹焉高盘。倏然有影掠隙光而过，心异之，呼顾仆，闻应声正在透光之隙，其所过影即其影也。复转入暗底，隙隘崖悬，无由著足，然而机关渐熟，升跻似易，觉明处之魂悸，不若暗中之胆壮也。再上一层，则上牖微光，亦渐定中生朗，其旁原有细级，宛转崖间，或颓或整，但初不能见耳。出洞，仍由前轩出扉外，见右崖有石刻一方，外为棘刺结成窠网，遥不能见。余计不能去，竟践而入之，巾履俱为钩卸，又以布缚头护网，始得读之。乃知是庵为天启丙寅州人朱化孚所构(3)。朱，壬辰进士(4)。其楼阁轩亭，俱有名额，住山僧亦有名有诗，未久而成空谷，遗构徒存，只增慨耳！

【注释】

(1)沈家庄：今名同，在螳螂川东岸与曹溪寺相对。

(2)米盎(àng)：一种腹大口小的装米的器皿。

(3)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1626年。

(4)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年。

【译文】

我沐浴后，在西街散步，见有卖开水和柿子的人，由于沐浴后很热，买柿子吃下。顺便问知虚明洞的南面还有个云涛洞，在螳螂川的西岸曹溪寺旁边有处圣水，相距三里，都是反而在温泉的南面，可以溯螳螂川前去游览。原来温泉浴池的西边滨临螳螂川的东岸，房屋相夹形成街道，顺着路往北走，一百里后到达富民县。螳螂川东岸最高的山是笔架峰，就在温泉浴池的东北面，就是志书所说的岱晟山了；螳螂川西岸最高的山是龙山，曹溪寺在龙山东面土陇的半山腰上，就是志书所说的葱山了。两座山夹住螳螂川往北流去，而葱山就是山系主脉往东盘绕过来的山脉了。我此时来到螳螂川岸上，想先去找曹溪寺和圣水，可渡船在河的西岸，等船不见来，就往南行半里，路过虚明等洞的下方。南面到达山崖完结处，山坡低曲为山坞，应该顺着河

岸往南走，因为没有路，便上到先去来时的大路边，从一条岔开的小道绕着西面的山崖往南行。也是两上两下，一里半，有个村子在山坡南边，这是沈家庄。一位老妇人指点，云涛洞还在南面的山坡以外。又往南涉过山坞，爬坡半里，路断了却不知洞在哪里。隔着螳螂川向西望去，有民居十分稠密，山上有佛寺，应当就是曹溪寺。有个村中的儿童在螳螂川边拾柴火，就远远地叫着他打听所谓的云涛洞，那个儿童嘴说手指的，因为隔着河都不能分辨。望见南面山坡之下，有一丛石崖，便慌不择路地朝着那里赶过去。到了石崖下，仰面看到石头缝隙中，竹丛娟秀，上面有朱红色的大门没有关上。登山，就见路上的石阶弯弯转转，轩敞的亭子幽雅寂静，残余下的花卉墨迹，在小路上杂乱不堪，窗框和石床，散乱地放在洞口。前廊后面有个洞口往下深嵌，洞口上横跨有一层楼，都是面向西。先登上那座楼，楼中供奉着观音大士等众位神仙的塑像，敬香放灯的茶几桌子，都是用树根做成的，多有奇特古旧的意蕴。楼中靠南一面有一间卧室，米瓮书箱还宛然在房间中，可是苔藓地衣藤萝蜘蛛网，尘封土埋已经很久，空寂无人，小径上无人行走，搞不清是什么人修建的，是什么原因废弃了。下楼来进洞，起初进去好像一间房，侧边有一个深坑，又深又黑地陷下去。它的北面又裂开一道石门，钻过裂缝进去，有个小孔洞斜斜地通到外面，看得见竹子的影子映射进来，随即坠入黑暗中往下走。往南下去深远得不知道洞底在哪里，向北眺望，也有一个石窗在上面透进亮光来，只是透亮的地方光线十分微弱，光线不能照到深处，我在狭窄的地方用手摸索着，在悬空的地方用脚探路，时时手脚都没有附着处，又时时手脚都被挡住。下到洞底后，忽然望见西南方有明亮的光照，转过一段狭窄处，才见到那亮光是从西北面洞顶的裂缝中射进来的此处的洞底也很平整，可洞的上方又呈圆盘状高高的穹窿而起。突然裂缝的亮光处有一个身影一掠而过，心里感到很奇怪，呼叫顾仆，听到回答的声音正在透进亮光的裂缝处，他走过的身影就是闪动的那个影子了。再转进黑暗的洞底，裂缝狭窄崖壁高悬，无处落脚，然而对关键的地方渐渐熟悉了，往上爬似乎容易些，感觉到明处反而心惊胆战，不如在黑暗中可以壮胆了。再爬上去一层，就见上

面的石窗透进微弱的光线，也渐渐心定下来，生出亮光来，原来身旁有条细小的石阶，在石崖上弯来绕去，有的坍塌了，有的很完整，只是起初我没能看见罢了。出洞来，仍旧经由前边的前廊出到门外，见到右边的山崖上有一块石刻，外面被荆棘刺丛结成网状的鸟窝，远处看不见。我估计不能去掉这些荆棘刺丛，径直踩着荆棘刺丛进去，头巾鞋子都被刺勾掉了，又用布包住头护着那网状的荆棘，这才得以读碑文。于是知道了这座寺庵是天启丙寅年安宁州人朱化孚修建的。朱化孚，壬申年的进士。这里的楼阁轩亭，都有名字和匾额，住在山中的僧人也有姓名有诗文，没多久就变成了空寂的山谷，遗留下的建筑白白保存下来，只能让人增添感概而已！

既下至川岸，若一航渡之，即西上曹溪。时不得舟，仍北三里至温泉，就舟而渡，登西岸，溯川南行。望川东虚明崖洞，若即若离，杳然在落花流水之外。南一里，又见川东一崖，排突亦如虚明，其下亦有多洞迸裂，门俱西向，有大书其上为“青龙洞”、为“九曲龙窝”者(1)，隔川望之，不觉神往。土人言此二洞甚深，篝火以入，可四五里，但中黑无透明处。此洞即在沈家庄北，余前从虚明沿川岸来，即可得之，误从其上，行崖端而不知，深为怅怅；然南之云涛，北之虚明，既已两穷，此洞已去而复得之对涯，亦未为无缘也(2)。又南一里，抵川西村聚。从其后西上山，转而南，又西上，共一里，遂入曹溪寺(3)。寺门东向，古刹也。余初欲入寺觅圣泉，见殿东西各有巨碑，为杨太史升庵所著，乃拂碑读之，知寺中有优昙花树诸胜，因觅纸录碑，遂不及问水。是晚，炊于僧寮，宿于殿右。

【注释】

(1)九曲龙窝：“窝”原作“宫”，据摩崖实物改。此题刻今存，为横排楷书“九曲龙窝”四个大字，落款“万历戊午(1618)春岭南斗野书”。

(2)“此洞”二句：螳螂川东岸山边，从南到北布列有云涛、青龙、虚明三洞。徐霞客反复寻觅，先游虚明洞，次游云涛洞，最后才发现青龙洞。近代修公路时俱被炸平。今仅存温泉南端林荫道边原虚明洞的摩崖石刻120余方，

以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的最早，以后各时期都有，成为安宁温泉的又一文化精品。

(3)曹溪寺：为昆明著名古寺之一，在温泉西南、螳螂川西岸，过去的渡口今已修为大桥，公路直达寺边。该寺的大殿具有宋元风格，寺内现存的木雕华严三圣像，经鉴定为宋代造像。霞客亲见的杨升庵著《重修曹溪寺碑记》和优昙花树，至今仍存。寺南有珍珠泉，源旺水清，浮泡如珠串。大殿有“天涵宝月”一景，相传每年中秋，月光透过殿前房檐下的圆窗，可以射到大殿正中坐佛身上，六十年有一次射到坐佛肚脐。笔者于1978年中秋节亲睹此景，月亮出山不久，铜钱大的月光射到大殿正中坐佛的右肩上。

【译文】

下到河岸上后，如果有一条船渡过河，马上可以往西上曹溪寺。此时找不到船，仍然往北行三里来到温泉，上船渡河，登上西岸，逆着螳螂川往南行。望见螳螂川东岸的虚明岩洞，若即若离的样子，俨然像在落花流水之外。往南行一里，又见到螳螂川东岸有一座山崖，也像虚明洞一样横排突立，山崖下面也有很多迸裂开的岩洞，洞口都是向西，崖壁上写有“青龙洞”、“九曲龙窝”的大字，隔着河水望着它们，不觉令人神往。当地人说，这两个洞非常深，点燃火把进洞，可以走四五里，但是洞中漆黑没有透进亮光的地方。这个洞就在沈家庄北面，我先前从虚明洞沿着河岸走来，就可找到它，却错从它的上面走，走到山崖边却不知道，深深地为此怅恨；不过，南面的云涛洞，北面的虚明洞，两个洞都已经穷究了，这里的洞已经离开却又再在对岸见到它，也未必是没有缘分了。又往南行一里，到达河西面的村落。从村后向西上山，转向南，又往西上走，共一里，就进入曹溪寺。寺门向东，是座古庙。我最初想进寺去找圣泉，看见大殿东西两面各有一块巨大的石碑，是太史杨升庵撰写的，于是擦拭石碑读碑文，知道寺中有优昙花树等胜景，因而找纸来抄录碑文，便来不及去看圣水。这天晚上，在僧人的小屋里做饭，住在大殿右边。

二十七日　晨起，寒甚。余先晚止录一碑，乃殿左者，录未竟，僧为具餐，乃饭而竟之。有寺中读书二生，以此碑不能句(1)，来相

问，余为解示。二生：一姓孙，安宁州人；一姓党，三泊县人。党生因引余观优昙树。其树在殿前东北隅二门外坡间，今已筑之墙版中，其高三丈余，大一人抱，而叶甚大，下有嫩枝旁丛。闻开花当六月伏中，其色白而淡黄，大如莲而瓣长，其香甚烈而无实。余摘数叶置囊中。遂同党生由香积北下坡，循坳而北，一里半，观圣泉(2)。泉从山坡大树根下南向而出，前以石环为月池，大丈余，潴水深五六寸余，波淙淙由东南坡间泻去。余至当上午，早潮已过，午潮未至，此正当缩时，而其流亦不绝，第潮时更涌而大耳。党生言，穴中时有二蟾蜍出入，兹未潮，故不之见，即碑所云“金龜(3)”，号曰“神泉”者矣。月池南有亭新构，扁曰“问潮亭”，前巡方使关中张凤翮为之记。党生又引余由泉西上坡，西北缘岭上，半里，登水月庵。庵东北向，乃葱山之东北坳中矣。庵洁而幽，为乡绅王姓者所建。庭中水一方，大仅逾尺，乃建庵后斸地而出者(4)。庵前有深池，泉不能蓄也。既复下至圣泉，还至曹溪北坡坳，党生别余上寺，余乃从岐下山。

【注释】

(1)不能句：即不能断句。

(2)圣泉：《寰宇通志》云南府井泉：“海眼泉，在安宁州治北，每日三潮，随涌随涸，世传戒照禅师卓锡所穿之泉。”今被围存。

(3)龜(qiū)：即蟾蜍，癞蛤蟆为其中的一种。

(4)斸(zhú)地：掘地。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十分寒冷。我昨天晚上先只抄录了一块碑，是大殿左边的。右边的碑文还没抄录完，僧人为我备好了早餐，于是吃饭后才把它抄录完。有两个在寺中读书的书生，因为不能对这块碑的碑文断句，前来相问，我为他们手指着讲解。两位书生，一位姓孙，是安宁州人；一位姓党，是三泊县人。姓党的书生因此带我去观看优昙树。这棵树在大殿前方东北角二门外的坡地上，如今已被围在修筑好

的板墙中，树高三丈多，大处要一个人合抱，而且树叶非常大，下面有成丛的嫩枝从旁边长出来。听说开花要在六月份的初伏天，花色白中显淡黄，大处如同莲花而且花瓣长些，花香十分浓烈却不会结果实。我摘了几片树叶放在口袋中。于是随同姓党的书生从寺中的厨房北边下坡，沿着山坳往北行，一里半，观看了圣泉。泉水从山坡上的大树根下西南流出来，前方用石块围成半月形的水池，大一丈多，积水深五六寸多点，泉水淙淙流经东南边的山坡上流泻而去。我来到时正是上午，泉水的早潮已经过了，午潮还没到，此时正是泉水收缩的时候，然而泉水水流不断，只不过涨潮时涌出的泉水更大而已。姓党的书生说，洞穴中不时有两个蛤蟆出入，现在没涨潮，所以见不到蛤蟆，就是碑文中说的“金龜”，号称“神泉”的地方了。半月形水池南边有座新建的亭子，匾额上写着“问潮亭”，前任巡察地方的使者关中人张凤翮为亭子作了一篇记文。姓党的书生又带着我由泉水向西上坡，往西北沿着山岭上行，半里，登上水月庵。水月庵面向东北，位于葱山东北面的山坳中。寺庵整洁而幽静，是乡中姓王的士绅修建的。庭院中有一池水，大处仅超过一尺，是建好寺庵后掘地出水而成的水池。庵前有个深水池，不能蓄住泉水。不久，又下到圣泉，返回到曹溪寺北面山坡的山坳中，姓党的书生告别我上曹溪寺去，我便从岔路下山。

一里，抵昨村后上山处。由村后南行半里，复东望川东回曲中，石崖半悬，飞楼临丹，即云涛洞也。川水已从东盘曲，路犹循西山南向下，因其山坞自南而转也。一里余，始循南山而东。二里，则其川自坞北曲而南，与路遇，既过，路又循东山溯溪转而北，一里，乃东向陟南山之北，一里，乃转东南行。一里，南陟一西来之峡，又南上坡。一里，与前来温泉渡西大道合，始纯南行。六里，入北城门。见有二女郎，辫发双垂肩后，此间幼童女，辫发一条垂脑后。女郎及男之长者，辫发两条垂左右耳旁。女仍用包髻，男仍用巾帽冠其上。若俜俜则辫发一条，周环于脑额，若箍其首者。又有男子未冠者(1)，从后脑下另挽一小髻若螺(2)，缀于后焉。手执纨扇(3)，嫣然在前，后有一老妇随之，携牲盒纸锭，将扫墓郊外。

此间重十月朝祭扫。家贫不及者，至月终亦不免也。南中所见妇女，纤足姣好，无逾此者。入城一里半，饭于东关，乃出，逾巨石梁，遵大道东北行。半里，有小溪自东坞来，溯之行。从桥南东去，三里半，上坡。又一里，逾东安哨岭。岭不甚峻，东北从横亘大山分陇西南下，为安宁东第一护城之砂者也。过岭东下，始见沙河之水自东北来。随其坞东入，过站摩村，共十五里，为始甸铺(4)。又四里，过龙马山，屼屼北透，横亘大山之南。路绕其前而东，又四里，始与沙河上流之溪遇。有三巩石梁东跨其上，是曰大桥。其水自东北进耳二尖峰西、棋盘山南峡来，西南至安宁城东，南入于螳川者也。又半里，东上坡，宿于高枧桥村(5)。

【注释】

(1)冠(guàn)：帽子。古时男子二十岁时必须举行加冠仪式，正式戴上帽子，表示已经成年。未冠，即年龄还不到二十岁。

(2)𩰫(dí)：发髻。

(3)纨(wán)扇：用细绢制成的团扇。

(4)始甸铺：今仍称始甸村。

(5)高枧桥村：今作高枧槽。皆在今安宁市东隅的公路南侧，但高枧槽村在始甸西一里多。

【译文】

一里，抵达昨天从村后上山的地方。由村后往南行半里，又向东望见螳螂川往东弯曲之处，石崖悬在半空中，飞空的高楼面临着红日，就是云涛洞了。河水已向东弯曲而去，道路还是沿着西山向南下走，顺着这个山坞从南面转过去。一里多，开始沿着南山往东行。二里，就见螳螂川从山坞的北面转向南流，与道路相遇，过了螳螂川，道路又沿着东山溯溪流转向北，一里，于是向东上登南山的北麓，一里，转向东南行。一里，往南涉过一条西面来的山峡，又向南上坡。一里，与先前来温泉时渡到螳螂川西岸的大路会合，开始一直往南

行。六里，进入安宁州北城门。见到有两个女郎，一双发辫垂在肩后，这一带年幼的女童，是编一条发辫垂在脑后。女郎及年纪大的男子，是编两条发辫垂在左右耳旁。女人仍然用布包发髻，男人仍然用头巾帽子戴头上。若是倮倮族人，就编一条发辫，顺着额头绕到脑后，像箍住头一样。还有未成年的男子，在后脑下边另外挽一个螺形的小发髻，缀在脑后。手拿丝绢做的团扇，姿态优美地走在前边，后面一个老年妇女跟随着她们，携带着装祭品的盒子和纸钱，要去郊外扫墓。这一带注重在十月初祭祖扫墓。家境贫寒来不及月初扫墓的，到月底也不能免掉了。我在南中地区见到过的妇女，脚小容貌姣好的，没有超过她们两个的人。进城走一里半，在东关吃饭，于是出城，走过巨大的石桥，沿着大路往东北行。半里，有条小溪从东面的山坞中流来，溯小溪前行。从桥南往东去，三里半，上坡。又行一里，翻越东安哨所在的山岭。山岭不怎么陡峻，从东北面横亘的大山分出土山往西南下延，是安宁州城东面护城的第一道龙脉了。越过山岭往东下走，开始见到沙河的河水从东北方流来。顺着河水流过的山坞往东进去，路过站摩村，共十五里，是始甸铺。又行四里，经过龙马山，龙马山北面全部光秃秃的，横亘在大山的南面。道路绕着龙马山前往东行，又走四里，才与沙河上游的溪流相遇。有座三拱石桥在东边跨在溪流上，这叫大桥。桥下的水是从东北方进耳山两座尖峰西面、棋盘山南面的峡中流来，往西南流到安宁州城东面，向南流入螳螂川中的溪流。又行半里，向东上坡，住宿在高枧桥村。

二十八日　平明，东行一里半，上坡，为安宁东界，由此即为昆明地。陂陀高下，以渐升陟而上，八里，其坞自双尖后进耳山来，路遂由南陇上。又二里，山坳间有聚庐当尖，是为碧鸡关(1)。盖进耳之山峙于北，罗汉之顶峙于南，此其中间度脊之处，南北又各起一峰夹峙，以在碧鸡山之北，故名碧鸡关，东西与金马遥对者也(2)。关之东，向东南下为高峣，乃草海西岸山水交集处，渡海者从之；向西北下为赤家鼻，官道之由海堤者从之。余时欲游进耳，遂西北下坡半里，循西山北行。二里，有村在西山之麓，是为赤家鼻(3)。大道由其前北去，乃西折而入村。村倚山而庐。有池潴坡侧，大不逾五尺，村

人皆仰汲焉。中复有鱼，有垂钓其上者，亦龙潭之浅者也。由池南上坡，岭道甚峻。半里，登冈上，稍北而曲，有坊当道，则进耳山门外坊也，其寺尚隔一坑。由坊西望，见寺后大山环于上，此冈绕于前，内夹深坑，旋转而入，若耳内之孔，寺临孔上盘朵边，以“进耳”取名之义，非身履此冈，不见其亲切也。进坊，西向沿坑入，半里，有岐西逾大山之坳；而入寺之路，则沿坑南转。盘崖半里，西上入寺中。寺门东向，登其殿，颇轩爽，似额端，不似耳中也。方丈在殿北，有楼三楹在殿南。其楼下临环坑，遥览滇海，颇如太华之一碧万顷，而此深远矣。入方丈，有辛贡士伯敏者，迎款殷勤。僧宝印欲具餐，辛挥去，令其徒陈履惇、陈履温二陈乃甲戌进士履忠弟(4)。及其弟出见，且为供荤食。复引余登殿南眺海楼，坐谈久之。余欲趋棋盘山，问道于宝印。宝印曰：“由坊东下山，自赤鼻山宝珠寺上为正道，路且三十里。由此寺北，西逾大山之坳，其路半之，但空山多岐，路无从觅耳。”乃同辛君导余从殿后出，遂北至坳下东来岐路，始别去。

【注释】

(1)碧鸡关：今名同，在昆明西郊碧鸡山上，自古就是昆明通往滇西的交通要隘，现滇缅公路仍从此经过。

(2)金马：即金马关，在今昆明东郊金马山脚。为昆明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隘。

(3)赤家鼻：又作赤甲鼻，即今车家壁，在昆明西郊。

(4)甲戌：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科举制度中，举人经过会试及殿试被录取者称进士。

【译文】

二十八日　天亮时，往东行一里半，上坡，到安宁州东面的边界，从这里起就是昆明县的辖地。斜坡倾斜，高低不平，得以慢慢地往上爬升，八里，这里的山坞从两座尖峰后面的进耳山过来，道路于是沿着南面的土陇上走。又行二里，山坳中有房屋位于尖峰之间，这

是碧鸡关。大体上，进耳山耸峙在北面，罗汉山的顶峰耸峙在南面，这里就是两座山中间山脊延过的地方，南北两面又各自突起一座山峰夹峙着，因为在碧鸡山的北边，所以名叫碧鸡关，是与金马山在东西两面遥遥相对的地方。碧鸡关的东面，向东南下走是高峣，是草海西岸山水交会的地方，要渡海的人都从这条路走；向西北下去是赤家鼻，要由草海堤坝上走大路的人从这条路走。我此时想去游进耳山，便往西北下坡半里，沿着西山往北行。二里，有个村子在西山的山麓，这是赤家鼻。大路由村前向北去，于是向西折进村子。村子靠山建房。有个水池汇积在山坡侧边，大处不超过五尺，村里人都靠这个池塘汲水。水池中还有鱼，有在池塘边上垂钓的人，也是一处水较浅的龙潭了。由池塘南边上坡，岭上的道路十分陡峻。半里，登到山冈上，稍微转向北，有座牌坊挡在路中央，是进耳山山门外的牌坊，山上的寺庙还隔着一个坑谷。从牌坊向西看去，见到寺后有大山环绕在上方，这座山冈绕在寺前，两山之内夹成深坑，旋转着进去，就像耳孔内的耳蜗一样，寺庙面临耳孔向上旋绕的耳郭边缘上，用“进耳”取名的含义，不是亲身踏上这座山冈，是不能见出这个名字的真切准确之处的了。走进牌坊，向西沿着坑谷进去，半里，有条岔路往西穿越大山的山坳；而进寺的路，则是沿着坑谷往南转。绕着山崖行半里，向西上登进入寺中。寺门向东，登上大殿，很是宽敞明亮，似在额头一样，不像是在耳孔中。方丈在大殿北面，有座三开间的楼阁在大殿南面。楼阁下临环绕的坑谷，远远的可观览滇池，很像是在太华寺中的一览万顷碧波，而此处更深远一些了。进入方丈，有个贡士叫辛伯敏的人，迎接款待十分殷勤。僧人宝印打算准备午饭，辛伯敏挥手让他离开，命令他的学生陈履惇、陈履温两位姓陈的是甲戌年进士陈履忠的弟弟。以及他的弟弟出来相见，并且为我提供了荤菜。又带我登上大殿南面的眺海楼，坐下交谈了很久。我想赶去棋盘山，向宝印问路。宝印说：“由牌坊往东下山，从赤鼻山宝珠寺上去是正路，路程将近三十里。由这座寺庙北面，向西穿越大山的山坳，路程只有一半，但是空寂的山间岔路多，无法找到路。”于是辛君同我一起带领我从大殿后面出来，就往北来到山坳下自东面来的岔路上，这才告别离开。

余乃西上，半里逾坳，半里西北稍下，一里涉中洼。洼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与东界进耳后双尖，并坳北之巅，东西夹成中洼。由洼西复循西山之东北行，一里，循岭北转而西，稍下一里，度峡西上。其西复有大山南北横峙，遂西向横蹑之，一里半，登其冈。见西南随坞有路，上逾其脊，将趋之。有负刍者来(1)，曰："棋盘路在北，不在西也。"乃循西山之东，又北行，其路甚微，若断若续。二里半，从西山北坳透脊西出，始望见三家村在西坞中(2)，村西盘峙一峰，自北而南，如屏高拥，即棋盘山也。其脉北自妙高寺三华山西南来，复耸此峰。分支西度，为温泉之笔架山；分支南下，为始甸后之龙马山；南环东亘，即为所逾之脊；而南度为进耳、碧鸡者也。脊北山复横列东北，至宝珠、赤鼻而止，为三家村东界护山。余昔来自金马以东，即遥望西界山横如屏，其顶复有中悬如覆釜、高出其上者，即此棋盘峰也，而不知尚在重壑之内，外更有斯峰护之，洵西峰之领袖矣。从坳西转，循东山北崖半里，乃西向下。一里，行壑中，有水北流，西涉之。又半里抵三家村，其村倚棋盘东麓。路当从村北西上，乃误由村南度脊处循峡西南上，竟不得路。攀蹑峡中三里，登一冈，有庵三楹踞坪间，后倚绝顶，其前东瞰滇中，乃发僧玄禅与僧裕庵新建者。玄禅有内功，夜坐峰头，晓露湿衣，无所退怖；庵中四壁未就，不以为意也。日已西昃，迎余瀹茗煮粥，抵暮乃别。西上跻峰，一里，陟其巅。又西向平行顶上一里，有寺东北向，则棋盘寺也。时已昏黑，遂啜茗而就榻。

【注释】

(1)负刍(chú)者：背草的人。

(2)三家村：今名同，在昆明西郊。

【译文】

我于是向西上山，半里越过山坳，半里往西北逐渐下走，一里涉过中间下洼的地方。洼地西面又有大山，南北向横着矗立着，与东面

进耳山后面的一双尖峰，以及山坳北面的顶峰，东西两面夹成中间下洼的洼地。由洼地西边又沿着西山的东麓往北行，一里，顺着山势由北转向西，渐渐下走一里，穿过山峡往西上山。这里西面又有大山，南北向横着矗立，于是横着向西登山，一里半，登上山冈。看见西南方顺着山坞有条路，往上翻越山脊，想要赶过去。有个背草的人走过来，说："去棋盘山的路在北面，不在西边。"于是沿着西山的东麓又往北行，这条路很小，时断时续。二里半，从西山北面的山坳翻越山脊向西出来，这才望见三家村在西面的山坞中，村西盘绕矗立着一座山峰，自北往南延伸，如同屏风一样高高簇拥着，就是棋盘山了。山系的山脉北面从妙高寺所在的三华山西南延伸过来，又耸峙为这座山峰。分出支脉向西延伸，成为温泉的笔架山；分出支脉往南下延，成为始甸后面的龙马山；向南环绕往东绵亘的，就成为我所翻越过的山脊；而后往南延伸成为进耳山、碧鸡山了。山脊北面的山又横着向东北排列，到宝珠寺所在的赤鼻山为止，成为三家村东面护村的山。我从前来的时候，在金马山以东，就远远望见西面一列山横卧着如像屏风，山顶上又有高悬在中央如同倒覆着的锅一样高出群山之上的山峰，就是这座棋盘峰了，却不知道它还在重重壑谷之内，外边更有这座山峰守护着它，确实是西面群峰的领袖了。从山坳向西转，沿着东山北面的山崖行半里，于是向西下走。一里，行走在壑谷中，有溪水往北流，向西涉过溪流。又行半里抵达三家村，这个村子紧靠棋盘山东麓。路应当从村子北边向西上山，我却误从村子南面山脊延伸之处沿着峡谷往西南上行，最后找不到路。在峡谷中攀登了三里，登上一座山冈，有座三开间的寺庵位于一块平地中，背靠绝顶，寺庵前方向东，俯瞰着省城，是戴发修行的僧人玄禅和僧人裕庵新建的寺庙。玄禅有内功，夜里坐在峰顶上，天亮时露水沾湿了衣服，也无所退缩与畏惧；寺庵中四面墙壁都没有完工，也不放在心上。太阳已经西斜，他们烹茶煮粥迎接我，到天将黑才分别。向西上登棋盘峰，一里，登上峰顶。又向西平缓行走在峰顶上一里，有座寺庙面向东北，就是棋盘寺了。此时天已昏黑，便在寺里喝茶后睡下。

二十九日　凌晨起，僧为余炊，余乃独蹑寺后绝顶。时晓露甚重，衣履沾透。顶间无高松巨木，即丛草亦不甚深茂，盖高寒之故也。顶颇平迥。其西南皆石崖矗突，其性平直而中实，可劈为板，省中取石，皆于此遥负之，然其上反不能见，以坳于内也。西北坞中，有大壑回环，下有水二方，村庐踞其上，即《志》所载勒甸村龙泉也，其水分青、白色(1)。西南峡中水，则循龙马山东而去，当即沙河之源矣。东南即三家之流。是顶亦三面分水之处，第一入滇池，两入螳川，皆一派耳。由顶远眺，则东北见尧林山尖耸，与邵甸梁王山并列；东南见罗藏山，环峙海外；直南见观音山屼嵘，为碧鸡绝顶掩映，半浮半隐；直西则温泉笔架山连翩而去；惟西北崇山稍豁，则螳川之所向也。下饭于寺。乃同寺僧出寺门东行三十步，观棋盘石(2)，石一方横卧岭头，中界棋盘纹，纵横各十九道。其北卧石上，楷书“玉案晴岚”四大字，乃碧潭陈贤所题。南有二石平庋，中夹为穴，下坠甚深，僧指为仙洞，昔有牧子坠羊其中，遂以石填塞之。僧言此山之腹皆崆峒，但不得其门而入耳。穴侧亦有陈贤诗碑，已剥不可读。乃还寺，录昆明令汪从龙诗碑。仍令幼僧导往峰西南，观凿石之崖。其崖上下两层，凿成大窟如厦屋。其石色青绿者，则腻而实；黄白者，则粗而刚。其崖间中嵌青绿色者两层，如带围，各高丈余，故凿者依而穴之。其板有方有长，方者大径五六尺，长者长径二三丈，皆薄一二寸，其平如锯，无纤毫凹凸，真良材也。

【注释】

(1)“其水”句：此即龙潭坝子，至今还有大水潭数处。在昆明市西山区西境，棋盘山以西。

(2)棋盘石：在棋盘山，又称玉案山，在昆明坝子西缘低山外，海拔2493米。今山顶景色，大体还和《游记》所述一致。庙宇不存，但有石墙多处，棋盘石及“玉案晴岚”卧石仍存，还有清代题刻。

【译文】

二十九日　凌晨起床，僧人为我做饭，我便独自登上寺后的绝

顶。此时清晨的露水很重，衣服鞋子都湿透了。峰顶上没有高大的松树林木，就是草丛也不高大茂密，大概是地势太高寒冷的缘故。峰顶很是平缓宽敞。峰顶西南面都是突起矗立的石崖，石头的质地平直而且中间厚实，可劈成石板，省城中取石料，都是远到这里来背石头，不过从峰顶上反而不能看见，是因为它向内凹进去了。西北面的山坞中，有条回绕的大壑谷，下面有两塘水，村屋坐落在水塘上方，就是志书记载的勒甸村的龙泉了，泉水分为青色、白色。西南面峡中的水流，是顺着龙马山往东流去，应当就是沙河的源头了。东南面的就是三家村溪流了。这座顶峰也是一处三面分水的地方，只是一面流入滇池，两面流入螳螂川，都是同一个水系。由峰顶远眺，东北面就见尧林山尖尖地耸起，与邵甸的梁王山并列；东南面见到罗藏山，环绕耸峙在滇池海水之外；正南方见到光秃秃的观音山，被碧鸡山的绝顶掩映着，半隐半现；正西方就是温泉的笔架山山连山地绵亘而去；唯有西北面的高山稍微开阔一些，就是螳螂川流经的方向。下来在寺中吃饭。于是随同寺里的僧人出寺门后往东走三十步，观看棋盘石。一块方形岩石横卧在岭头，石头中间分隔成棋盘的纹路，纵横各有十九条线。它北边倒卧的岩石上，用楷书刻着“玉案晴岚”四个大字，是碧潭的陈贤题写的。南面有两块平放着的岩石，中间夹成洞穴，陷下去十分深，僧人指认为仙洞，从前有个牧童的羊掉进去，便用石头填塞了洞口。僧人说这座山的山肚子中全是空洞，只不过是找不到洞口进去罢了。洞穴侧旁也有陈贤题诗的碑刻，已经剥蚀得不能读了。于是返回寺中，抄录昆明县令汪从龙题诗的碑刻。仍然让年幼的僧人带领我前往棋盘峰西南面，去观看采凿石材的山崖。这里的山崖有上下两层，被开凿成如同高大房屋的大洞窟。石头的颜色是青绿色的，质地细腻而结实；黄白色的，质地粗糙而坚硬。那山崖中间镶嵌着两层青绿色的岩石，如像围着两条彩带，各高一丈多，所以凿石头的人顺着开采从而形成洞穴。开采出来的石板有方的有长的，方形的大处每边长五六尺，长条形的长达二三丈，薄处都只有一二寸，石板平整如同锯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凹凸不平之处，真是好石材。

还从寺前东向下，一里，过新庵之左。直下者一里半。过三家村左，渡涧。又一里半，东逾石山之坳。其山乃东界北走之脉，至此复突一峰，遂北尽焉。从坳东坠崖而下，复渐成一坑，随之行三里，为宝珠寺。未至寺，其西坠峡处，坑水溃而为瀑，悬崖三级下，深可十五六丈，但水细如络丝，不如匹练也。宝珠寺东向，倚山之半，亦幽亦敞。由其前坠坡直下，五里抵山麓，为石鼻山，聚落甚盛，盖当草海之西，碧鸡关大道即出其下也。由村转北一里半，东北与大道合，于是东向湖堤。二里半，有村当堤之冲，曰夏家窑(1)。过此，遂遵堤行湖中。堤南北皆水洼(2)，堤界其间，与西子苏堤无异(3)。盖其洼即草海之余，南连于滇池，北抵于黄土坡，西濒赤鼻山之麓，东抵会城(4)，其中支条错绕，或断或续，或出或没，其濒北者，《志》又谓之西湖，其实即草海也。昔大道迂回北坡，从黄土坡入会城(5)，傅元献为侍御时，填洼支条，连为大堤，东自沐府鱼塘，西接夏家窑，横贯湖中，较北坡之迂，省其半焉。东行堤上一里半，复有冈有桥，有栖舍介水中央。半里，复遵堤上东行湖中，遥顾四围山色，掩映重波间，青蒲偃水，高柳潆堤，天然绝胜；但堤有柳而无花，桥有一二而无二六，不免令人转忆西陵耳。又东二里，湖堤既尽，乃随港堤东北二里，为沐府鱼池(6)。又一里半，抵小西门，饭于肆。东过闸桥，滨濠南而东一里，入城南旧寓(7)。问吴方生，则已隔晚向晋宁矣。已而见唐大来寄来行李书画，俱以隔晚先至，独方生则我来彼去，为之怅怅。乃计复为作书，令顾仆往晋宁谢唐君，别方生，并向大来索陶不退书。陶名珽(8)，有诗翰声，向官于浙。前大来欲为作书，闻其已故，乃止。适寓中有高土官从姚安来，知其犹在，皆虚传如眉公也，故复索书往见之。

【注释】

(1)夏家窑：今称夏窑，在昆明西郊，马街子稍东。

(2)“遂遵堤”二句：此堤两边，现都变为平畴良田，比之明代，滇池水位下降，滇池湖面缩小。现滇池湖面为306.5平方公里，湖水容量15亿立方米，湖岸线长163.2公里，平均水深4.4米，最深处为10.94米，平均水位海拔1886米，仍为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

(3)西子：原指古代美人西施。宋代苏轼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自此后，人们亦称杭州西湖为西子或西子湖。1089年，苏轼任杭州太守，疏浚西湖，堆成南北长堤，上建六桥，夹道种植桃柳，后人尊称“苏公堤”、“苏堤”。

(4)会城：人物商旅会集的城市，此指云南省会，即今昆明城区。

(5)“昔大道”二句：传统交通线经过今眠山脚、小团山脚、黑林铺、黄土坡、西站而至大西门，基本沿湖岸山边行。近代修筑通往滇西的公路仍沿袭这条路线，直到1959年才修了捷直的人民西路。

(6)“湖堤既尽”三句：此湖堤西起夏窑，东到土堆。土堆再东北至昆明医学院，后来为上河河堤，即明代港堤。沐府鱼池约在今昆明医学院前面至潘家湾一带。清代，从湖堤经港堤，再经沐府鱼池边至小西门，已成为交通要道。上河俗称鱼翅河，上河沿岸，土堆、江家桥、下栗村、上栗村、红庙村、六合村等村落毗连，应和当年的交通发展有关系。直到近代，滇西的马帮还常从这里经过，土堆一带的老人记忆犹新。至今湖堤基址尚存，有马车路宽，比两边的田垠稍高，当年铺路的大石板零星可见，夏窑附近还残存一座石拱桥。土堆到六合村一段，上河被掩为暗河，河上修成街道，名鱼翅路。昆明医学院至小西门一段已修为人民路。

(7)城南旧寓：综合《游记》前后所载，霞客在昆明的寓所，约在今顺城街附近。

(8)陶名珽：“名”原作“讳”，据“四库”本改。“珽”原作“挺”，“四库”本作“涎”，据《姚安县志》改。

【译文】

返回去从寺前向东下山，一里，从新建的寺庵左边走过。一直下走一里半，经过三家村左边，渡过山涧。又行一里半，往东越过石山的山坳。这座石山是东面一列山往北延伸的支脉，到此地又突起一座山峰，便到了北面的尽头。从山坳往东顺着山崖向下坠，又渐渐形成一处坑谷，沿着坑谷行三里，到宝珠寺。还没到寺中，宝珠寺西面峡谷深坠的地方，坑谷中的水冲破坑谷形成瀑布，悬挂在崖壁上分为三级流泻下去，深处大约十五六丈，但水流细小如同缠绕的蚕丝，还不如一匹白色的丝绢。宝珠寺面向东方，紧靠山的半中腰，既幽静又宽

敞。由寺前沿着下坠的山坡一直下走，五里抵达山麓，是石鼻山，村落十分兴盛，大概是因为位于草海的西边，通往碧鸡关的大路就从村子下方经过。由村子转向北行一里半，向东北走与大路会合，从这里往东走向湖边的堤坝。二里半，有个村庄位于堤坝的冲要处，叫做夏家窑。过了这个村子，就沿着堤坝行走在湖中。堤坝南北两面都是水洼地，堤坝隔在水洼地中间，与杭州西湖的苏堤没有不同之处。原来这一片水洼地就是草海的边缘地带，南面连着滇池，北边到达黄土坡，西面濒临赤鼻山的山麓，东边抵达省城，这其中一条条支流错综回绕，时断时续，时隐时现，那濒临北面的一片，志书又把它称为西湖，其实就是草海了。从前大路绕道水洼地北面的山坡走，从黄土坡进省城，傅元献担任侍御史时，填平了洼地中纵横交错的支流，连接成大坝，东面起自沐府的鱼塘，西面连接到夏家窑，横贯在湖水中央，比起从北面山坡绕道走，省去了一半路程。向东行走在堤上一里半，又有山冈和桥梁，有住房位于湖水中央。半里，又沿着堤坝往东前行在湖中，四面环顾，远看四面青山的景色，掩映在重重碧波之间，青翠的蒲草倒卧在水面，高大的柳树萦绕着湖堤，天生的绝妙胜景；只是湖堤旁有柳树却没有花，桥只有一二座而不是十二座，不免让人反而回忆起西湖来了。又往东行二里，湖堤到头后，便沿着河港的堤岸向东北行二里，到沐府的鱼池。又行一里半，抵达小西门，在店铺中吃饭。往东过了闸桥，顺着护城河南岸向东一里，进入城南原来住过的寓所。问起吴方生，他却已在前天晚上前往晋宁州了。随后见到唐大来寄来的行李和书画，都是在前天晚上先送来的，唯独吴方生是我来了他离开了，为此心中怅怅不乐。于是打算再为此写封信，命令顾仆前往晋宁州感谢唐元鹤君，辞别吴方生，并向唐大来索要写给陶不退的信。陶不退名珽，有擅长诗文的声誉，从前在浙江做官。先前唐大来想为我写信给他，传闻他已去世，就没有写。恰好寓所中有个从姚安府来的高土官，知道陶珽还活着，都是如同传闻陈眉公去世一样的虚假传闻，故而又向唐大来索要书信前去拜见他。

十一月初一日　晨起，余先作书令顾仆往投阮玉湾，索其导游缅

甸书，并谢向之酒盒。余在寓作晋宁诸柬，须其反命，即令往南坝候渡。下午，顾仆去，余欲入城拜阮仁吾，令其促所定负担人，为西行计。适阮穆声来顾，已而玉湾以书来，期明日晤其斋中，遂不及入城。

【译文】

十一月初一日　早晨起床，我先写信命令顾仆前去送给阮玉湾，向他要导游缅甸的信，并感谢他先前送来的酒盒。我在寓所中写要送到晋宁的几封信，等顾仆回来复命，立即令他前往南坝等候渡船。下午，顾仆离去，我想进城去拜见阮仁吾，让他去催促约定的挑担子的人，为西行做准备。恰好阮穆声来拜访，不久阮玉湾送信来，约定明天在他的书斋中会面，就来不及进城了。

初二日　晨起，余欲自仁吾处，次第拜穆声，后至玉湾所，忽玉湾来邀甚急，余遂从其使先过玉湾。则穆声已先在座，延于内斋，款洽殊甚。既午，曰："今日总府宴抚按，当入内一看即出，故特延穆声奉陪。"并令二幼子出侍客饮。果去而即返，洗盏更酌。已而报抚按已至，玉湾复去，瞩穆声必款余多饮，须其出而别。余不能待，薄暮，托穆声代别而返。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床，我打算从阮仁吾处起，依次拜访阮穆声，最后到阮玉湾寓所，忽然阮玉湾前来邀请十分急切，我便跟随他派来的人先去拜访阮玉湾。却见到阮穆声已先在座，把我请进内宅书斋，殷勤款待十分融洽。到中午，阮玉湾说："今天总兵府中宴请巡抚、巡按，我要进府内去看一看，马上出来，所以专门请穆声来陪同您。"并且令两个年幼的儿子出来陪同客人饮酒。果然去了后就随即返回来，洗过杯子再饮。不多久有人通报巡抚、巡按已到，阮玉湾又离去，嘱咐阮穆声必定要招待我多饮酒，等他出来再告别。我不能

等，傍晚，托阮穆声代我辞别就返回来了。

初三日　晨往阮仁吾处，令促负担人。即从其北宅拜穆声。留晨餐，引入内亭，观所得奇石。其亭名竹在，余询其故，曰："父没时，宅为他人所有，后复业，惟竹在耳。"亭前红梅盛开。此中梅俱叶而花，全非吾乡本色，惟一株傍亭檐，摘去其叶，始露面目，犹故人之免胄相见也。石在亭前池中，高八尺，阔半之，玲珑透漏，不瘦不肥，前后俱无斧凿痕，太湖之绝品也。云三年前从螺山绝顶觅得(1)，以八十余人舁至。其石浮卧顶上，不经摧凿而下，真神物之有待者。余昔以避雨山顶，遍卧石隙，乌睹有此类哉！下午，过周恭先，遇于南门内，正挽一友来顾。知金公趾为余作《送静闻骨诗》，相与同往叩之，则金在其庄，不相值。金公趾名初麟(2)，字颇肖董宗伯，风流公子也。善歌，知音律，家有歌童声伎。其祖乃甲科。父伟，乡荐，任江西万安令(3)。公趾素好客(4)，某奏劾钱士晋军门，名在疏中，黜其青衿焉。其友遂留至其家，割鸡为饷，肴多烹牛杂脯而出，甚精洁。其家乃教门，举家用牛，不用豕也。其友姓马，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父以乡科任沅州守，当安酋困黔省时，以转饷功擢常德太守(5)，军兴旁午(6)，独运援黔之饷，久而无匮，以劳卒于任。云客其长子也，文雅蕴藉，有幽人墨士之风。是晚篝灯论文，云客出所著《拾芥轩集》相订，遂把盏深夜。恭先别去，余遂留宿其斋中。窗外有红梅一株盛放，此间皆红梅，白者不植。中夜独起相对，恍似罗浮魂梦间，然叶满枝头，转觉翠羽太多多耳。

【注释】

(1)螺山：即今圆通山，在昆明古城北缘，海拔1933米，现建为昆明动物园。每年三月圆通山的樱花和垂丝海棠盛开，也是昆明一胜景。

(2)金公趾：名初麟，后更名维新，号公趾，昆明官渡人。祖父金本高，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布政司参政。父金伟，天启四年(1624)举人，江西万安县令。公趾为永历八年(1654)举人，从李定国军，在大西军农民政权中任中书令，后永历帝入滇，官至吏部左侍郎兼左都御史，"忠谅有志略"。李定国死后，公趾返昆，康熙四年(1665)冬病逝于故里九门里金刚村。

昔时墓在村中，墓碑为“明故处士金公、夫人龚氏之墓”。至今当地还有关于金公趾的传说。

(3)万安：明为县，即今江西万安县。

(4)公趾素好客：“素”原作“昔”，据“四库”本改。

(5)常德：明置府，即今湖南常德市。　太守：自汉以来，郡设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明时太守已经不是正式官名，仅依习惯用以专称知府，亦简称“守”。

(6)旁午：诸事纷繁。

【译文】

初三日　早晨前去阮仁吾处，让他催促挑担子的人。随即从他家北宅去拜访阮穆声。主人留我吃早饭，带我进入内院亭子中，观看他收藏的奇石。那亭子名叫“竹在”，我询问其中的缘故，阮穆声说：“父亲去世时，宅院被其他人占有，后来恢复了家业，只有竹子还在了。”亭子前红梅盛开。这里的梅花都是长出叶子后才开花，完全不是我家乡梅花的本来面貌，只有靠着亭子飞檐的一棵，摘去树叶，才露出本来的面目，犹如老朋友摘掉头盔相见一样了。奇石在亭子前方水池中，八尺高，宽处是高处的一半，玲珑剔透，不瘦不肥，前后都没有刀斧雕凿过的痕迹，是太湖石中的绝品。说是三年前从螺山绝顶上找到的，用了八十多人抬来。这块奇石高浮在云端躺卧在山顶上，没经过挖凿摧残就抬下来，真是神异的东西等待认识它的人啊！我从前在山顶避雨，岩石缝隙间四处都趴伏过，哪里看到有这类奇石啊！下午，去拜访周恭先，在南门内相遇，他正挽着一位朋友来看望我。知道金公趾为我作了一首《送静闻骨诗》，便一起共同前去叩拜金公趾，可金公趾在他的田庄里，没能遇上。金公趾名叫初麟，字写得很像董宗伯，是个风流公子。擅长歌唱，知晓音律，家里有歌童和歌伎。他的祖父是进士。父亲金伟，乡荐出身，出任江西省万安县县令。金公趾素来好客，某人上奏章弹劾云南巡抚钱士晋，他的名字在奏章中，学官免除了他的秀才资格。他的朋友便挽留我们来到他家，杀鸡做饭，菜肴多半是烹煮牛杂脯做出来的，十分精细洁净。他们家都是穆斯林，全家吃牛肉，不吃猪肉。他的朋友姓马，

字云客，名上捷，号阆仙。寻甸府人。他父亲通过乡荐考试出任沅州知州，当土司安邦彦围困贵州省时，因为运输粮饷有功被提升为常德府知府，战事兴起，事物繁杂，独自运送救援贵州省的粮饷，时间长久却不匮乏，由于劳累死在任上。马云客是他的长子，文雅蕴藉，有隐士文人的风度。这天夜晚点上灯谈论文章，马云客拿出他所著的《拾芥轩集》来互相订正，于是举杯饮酒到深夜。周恭先告别离去，我就留宿在书斋中。窗外有一棵盛开的红梅，这一带都是红梅，不种白色的梅花。半夜起床来独自面对着红梅，恍惚似乎在梦中魂游于罗浮山间，然而树叶长满枝头，反而觉得葱翠的树叶实在太多了。

初四日　马君留晨餐。恭先复至，对弈两局。又留饭。过午乃出城，以为顾仆将返也。及抵寓，顾仆不见，而方生已俨然在楼。问："何以来？"曰："昨从晋宁得君书，即骑而来送君。骑尚在，当迟一日复往晋宁。"问："昔何以往？"曰："往新兴，便道晋宁看君耳。"问："顾仆何在？"曰："尚留晋宁候渡。"始知方生往新兴，以许郡尊考满，求雷太史左右之于巡方使君之侧也。雷名跃龙，以礼侍丁忧于家。巡方使为倪于义，系四川人。

【译文】

初四日　马云客君留我吃早餐。周恭先又来到，下了两局棋。又留下吃饭。过了中午才出城，以为顾仆就要回来了。到了寓所时，不见顾仆，而吴方生竟然已经在楼上了。我问道："为什么回来了？"答道："昨天在晋宁州收到您的信，立即骑马前来为您送别。坐骑还在，准备推迟一天再去晋宁。"我问："先前为什么事去晋宁？"答道："去新兴州，顺路去晋宁州看望您啊。"我问："顾仆在什么地方？"答："还留在晋宁等候渡船。"这才知道吴方生前往新兴州，是因为许知府考核期满，请求雷太史在巡按御史身边说说情。雷太史名叫跃龙，因为父母去世按礼仪制度在家守丧。巡按御史是倪于义，是四川人。

初五日　方生为余作永昌潘氏父子书，父名嗣魁，号莲峰，丙子科第十

名(1)。子名世澄，号未波，丙子科解元。腾越潘秀才书；名一桂。又为余求许郡尊转作书通李永昌，永昌太守李还素，昔自云南别驾升，与许同僚。又为余求范复苏医士，江西人。转作书通杨宾川。宾川守杨大宾，黔人，号君山。原籍宜兴人(2)，以建平教中于南场(3)，与又生乡同年也。前又生有书来，然但知其家于黔，而不知其宦于宾。书为盗失，并不知其家之所在，但忆昔年与其弟宜兴总练同会于又生坐。今不知其弟尚在宜兴否。怜余无资，其展转为余谋，胜余自为谋也。下午，顾仆自晋宁返，并得唐大来与陶不退书。阮仁吾所促负担人亦至。

【注释】

(1)丙子：崇祯九年，1636年。

(2)宜兴：明为县，隶常州府，即今江苏宜兴市。

(3)建平：明为县，治今安徽郎溪县。

【译文】

初五日　吴方生为我写信给永昌府的潘氏父子、父亲名叫嗣魁，号莲峰，丙子年科举考试第十名。儿子名叫世澄，号未波，丙子年科举考试乡试的第一名。腾越州的潘秀才；名叫一桂。又为我请求许知府辗转写信给永昌府李知府，永昌府知府李还素，从前自云南府通判升任永昌知府，与许知府是共事的官吏。又为我请求范复苏医生，江西人。辗转写信给宾川州杨知州。宾川州知州杨大宾，贵州人，号君山。原籍是江苏省宜兴县人，以建平县教官的身份在南场科举考试中中举，与又生是同年的乡荐。从前又生有信来，但只知道他家在贵州省，却不知他在宾川州做官。信因为遇上强盗丢失了，并且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只记得往年与他的弟弟宜兴县的总练一同在又生家会过面。今天不知他弟弟是否还在宜兴县。吴方生同情我没有路费，他辗转为我谋划，胜过我自己去求援。下午，顾仆从晋宁州回来，并且得到了唐大来写给陶不退的信。阮仁吾催促的挑担子的人也来了。

初六日　余晨造别阮玉湾、穆声，索其所作《送静闻骨诗》。阮欲再留款，余以行李已出辞。乃出叩任君。任君，大来妹婿。大来母夫人在其家，并往起居之。任固留饭，余乃趋别马云客，不值，留诗

而还。过土主庙，入其中观菩提树。树在正殿陛庭间甬道之西，其大四五抱，干上耸而枝盘覆，叶长二三寸，似枇杷而光。土人言，其花亦白而带淡黄色，瓣如莲，长亦二三寸，每朵十二瓣，遇闰岁则添一瓣。以一花之微，而按天行之数，不但泉之能应刻，州勾漏泉，刻百沸。而物之能测象如此，亦奇矣(1)。土人每以社日(2)，群至树下，灼艾代灸，言灸树即同灸身，病应灸而解。此固诞妄，而树肤为之瘢靥无余焉(3)。出庙，饭于任，返寓。周恭先以金公趾所书诗并赆至，又以马云客诗扇至。阮玉湾以诗册并赆至，其弟镥亦使人馈赆焉。迨暮，金公趾自庄还，来晤，知余欲从筇竹往，曰："余辈明晨当以筇竹为柳亭。"余谢之曰："君万万毋作是念。明晨君在温柔梦寐中，余已飞屐峰头矣，不能待也。"是晚，许郡尊亦以李永昌书至，惟范复苏书未至也。

【注释】

(1)"土人言"数句：《南诏野史》载："优昙花，云南府省城土主庙。南诏蒙氏时，有僧菩提巴波一名大又法师，自西天竺来，以所携念珠丸子种左右。树高数丈，枝叶扶疏，每岁四月花开如莲，有十二瓣，遇闰多一瓣。今存西一树，尚茂。"土主庙在今昆明市武成路东端，五华二中校址，庙基及断碑尚能看到。

(2)社：土地神。社日：祭祀土地神的节日。社日时间，各朝代不同。

(3)瘢(bān)：创伤痊愈后留下的疤痕。　靥(yè)：面颊上的微窝。

【译文】

初六日　我早晨去向阮玉湾、阮穆声告别，索要他们写的《送静闻骨诗》。阮玉湾想要再留下我款待，我用"行李已经出发"辞谢了。于是出来叩拜任君。任君是唐大来的妹夫。唐大来的母亲在他家，我一并前去向她问候起居。任君坚决留我吃饭，我便赶去和马云客告别，没遇上，留下一首诗就返回来。路过土主庙，进入庙中观赏菩提树。菩提树在正殿台阶与庭院之间甬道的西边，树的大处有四五抱，树干向上耸起而树枝盘绕着覆盖下来，树叶长二三寸，形似枇杷叶却

很光滑。当地人说，菩提树的花也是白中带点淡黄色，花瓣如莲花，花长也是二三寸，每朵十二片花瓣，遇上闰年就增添一片花瓣。作为小小的一朵花，却能按照自然运行的规律生长，不仅只是泉水能按照时刻应和，州里的勾漏泉，每刻喷涌一百次。而事物能如此准确地测知天象，也确实是奇异呀！当地人每到祭祀土地神的日子，成群结队来到树下，用艾叶熏灼树干来代替熏烤身体，说是熏树如同熏身体，病痛随着熏烤就解除了。这本来就是荒诞的，可树皮因此而疤痕累累，没有完好的地方。出庙来，在任君家吃饭，返回寓所。周恭先送来金公趾所写的诗和赠送的路费，又送来马云客题诗的扇子。阮玉湾送来诗册和赠送的路费，他弟弟阮镫也派人送来路费。到傍晚时，金公趾从田庄回城来，前来会面，知道我打算从笻竹寺走，说："我们这些人明天早晨将把笻竹寺作为柳亭。"我辞谢他，说："您千万不要这样想。明天早晨您还在温柔的睡梦中，我已经飞越到峰头了，不能等你们了。"这天晚上，许知府也送来给永昌李知府的信，只有范复苏的信没送来。

初七日　余晨起索饭欲行，范君至，即为作杨宾川书。余遂与吴方生作别。循城南濠西行二里，过小西门。又西北沿城行一里，转而北半里，是为大西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峙其右，颇壮。又西半里，出外隘门，有岐向西北者，为富民正道：向正西者，为笻竹寺道。余乃从正西傍山坡南行，即前所行湖堤之北涯也。五里，其坡西尽，村聚骈集，是为黄土坡(1)；坡西则大坞自北而南，以达滇海者也。西行坞塍中二里；有溪自西北注而南，石梁横其上，是即海源寺侧穴涌而出之水，遂为省西之第一流云。又西一里半，有小山自西山横突而出，反自南环北；路从其北嘴上一里半，西达山下(2)。有峡东向，循之西上，是为笻竹；由峡内越涧西南上，是为圆照；由峡外循山嘴北行，是为海源。先有一妇骑而前，一男子随而行者，云亦欲往笻竹。随之，误越涧南上圆照，至而后知其非笻竹也。圆照寺门东向，层台高敞，殿宇亦宏，而阒寂无人。还下峡，仍逾涧北，令行李往候于海源，余从峡内入。一里半，涧分两道来，一自南峡，一自北峡，二流

交会处，有坡中悬其西。于是渡南峡之涧，即蹑坡西北上，渐转而西，一里半，入筇竹寺(3)。

【注释】

(1)黄土坡：今名同，在昆明城西北郊。

(2)“西达山下”句：此处即今黑林铺，明代称黑林堡。

(3)筇竹寺：在昆明城西北郊的山上，昆明至富民的登山公路从寺前经过。该寺至今保存有元代《雄辩法师大寂塔铭》和汉、蒙文对照的白话圣旨碑，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有大型塑像五百罗汉，为清光绪年间四川雕塑名匠黎广修等人用七年时间塑成，形象生动，性格各别，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译文】

初七日　我清晨起床要饭吃了准备上路，范复苏君来了，立即为我写给宾川杨知州的信。我于是与吴方生告别。沿着城南的护城河往西行二里，经过小西门。又往西北沿着城墙行一里，转向北行半里，这是大西门，城门外有文昌宫、桂香阁屹立在右边，颇为壮观。又往西行半里，走出外隘门，有条岔路通向西北的，是去富民县的正路；通向正西的，是去筇竹寺的路。我于是从正西方依傍着山坡南面走，就是先前走过的湖堤的北岸了。五里，山坡到了西面的尽头，村落街道聚集，这里是黄土坡；山坡西面就有个大山坞自北往南延伸，一直抵达滇池海边。向西行走在山坞中田埂上二里，有条溪水自西北向南流注，石桥横架在溪流上，这就是从海源寺侧边洞穴中涌出的水，它便成为省城西面我遇到的第一条河流。又往西行一里半，有座小山从西山横突出来，反而自南绕向北；道路从小山北面的山嘴上行一里半，往西到达山下。有条峡谷面向东方，沿着峡谷往西上走，那是筇竹寺；由峡谷内越过山涧往西南上走，那是圆照寺；由峡谷外沿着山嘴往北行，那是海源寺。这之前有一个妇人骑马走在前，一个男子跟随在后走的，说是也要想去筇竹寺。我跟随他们走，错误地越过山涧向南上到圆照寺，到了后才知道不是筇竹寺。圆照寺寺门向东，层层

平台高大宽敞，殿宇也很宏大，然而寂静无人。返回来下到峡谷中，仍然越到山涧北面，命令行李前往海源寺等候，我从峡谷内进去。一里半，山涧分为两条流来，一条来自南面的峡谷，一条来自北面的峡谷，两条水流交汇的地方，有条山坡当中高悬在它的西边。从这里渡过南面峡谷中的涧水，立即踏着山坡往西北上登，渐渐转向西，一里半，进入筇竹寺。

其寺高悬于玉案山之北陲(1)，寺门东向，斜倚所踞之坪，不甚端称，而群峰环拱，林壑潆沓，亦幽邃之境也。入寺，见殿左庖脍喧杂，腥膻交陈，前骑来妇亦在其间。余即入其后，登藏经阁。望阁后有静室三楹，颇幽洁，四面皆环墙回隔，不见所入门，因徘徊阁下。忽一人迎而问曰："先生岂霞客耶？"问何以知之？曰："前从吴方生案征其所作诗，诗题中见之，知与丰标不异也。"问其为谁，则严姓，名似祖(2)，号筑居，严冢宰清之孙也。为人沉毅有骨，澹泊明志，与其侄读书于此，所望墙围中静室，即其栖托之所。因留余入其中，恳停一宿。余感其意，命顾仆往海源安置行李，余乃同严君入殿左方丈。问所谓禾木亭者，主僧不在，锁钥甚固。复遇一段君，亦识余，言在晋宁相会，亦忘其谁何矣。段言为金公趾期会于此，金当即至。三人因同步殿右。循阶坡而西北，则寺后上崖，复有坪一方，其北崖环抱，与南环相称，此旧筇竹开山之址也，不知何时徙而下。其处后为僧茔，有三塔皆元时者，三塔各有碑，犹可读。读罢还寺，公趾又与友两三辈至，相见甚欢。窥其意，即前骑来妇备酒邀众客，以筇竹为金氏护施之所，公趾又以夙与余约，故期备于此，而实非公趾作主人也。时严君谓余，其侄作饭于内已熟，拉往餐之。顷之，住持僧体空至。其僧敦厚笃挚，有道行者，为余言："当事者委往东寺监工修造(3)，久驻于彼，今适到山，闻有远客，亦一缘也。必多留寺中，毋即去。"余辞以鸡山愿切："此一宵为严君强留者，必不能再也。"体空谓："今日诸酒肉汉混聒寺中。明晨当斋洁以请。"遂出。余欲往方丈答体空，严君以诸饮者在，退而不出。余见公趾辈同前骑妇坐正殿东厢，始知其妇为伎而称觞者(4)。余乃迂从殿南二门侧，曲向方丈。体

空方出迎，而公趾辈自上望见，趋而至曰：“薄醴已备，可不必参禅。”遂拉之去。抵殿东厢，则筑居亦为拉出矣。遂就燕饮。其妇所备肴馔甚腆。公趾与诸坐客，各歌而称觞，然后此妇歌，歌不及公趾也。既而段君去，余与筑居亦别而入息阴轩。迨暮，公趾与客复携酒盒就饮轩中，此妇亦至，复飞斝征歌(5)，二鼓乃别去。余就寝。寝以纸为帐，即严君之榻也。另一榻亦纸帐，是其侄者，严君携被袱就焉。既寝，严君犹秉烛独坐，观余《石斋诗帖》并诸公手书。余魂梦间，闻其哦三诗赠余(6)，余寝熟不能辨也。

【注释】

(1)玉案山：在昆明坝子西北缘，有泛称和专称之别。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云南府山川载：“玉案山，在滇池西北，盘郁逶迤十余里，佛刹绕之，花木竹石可怪可愕，亦胜境也。僧修行其间，有终身不下山者，谓之得道。”广义的玉案山指从碧鸡关至陡坡河间的一系列山体，包括进耳山、宝珠山、棋盘山、筇竹寺山、聚仙山、三华山诸山。明天启《滇志》云南府山川载：“玉案山，在城西二十里，又名列和蒙山，远望其形方广，出西南诸峰之上。有石棋枰，因又曰棋盘山，镌‘玉案晴岚’四字。其下有泉，曰菩提泉。”狭义的玉案山专指玉案山的主峰棋盘山。

(2)则严姓，名似祖：严似祖与徐霞客相遇后不久即中举，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科中举人，次年(1640)中庚辰科进士，后曾为驻滇农民军任用，主持科考，史载，永历元年“命严似祖考试省生员”。

(3)东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常乐寺，在府城南，俗呼西寺。觉照寺，在府城南，俗呼东寺。二寺俱唐贞元初弄栋节度使王嵯颠创，各有白塔，高十三丈。”两塔经过几次重修，得以保存至今，皆位于昆明城南，一在书林街，一在东寺街。1833年东寺塔因地震倒塌，今东寺塔系1883年—1887年在原址以东重建。东寺塔为密檐式十三层方形空心砖塔，高40.57米，塔顶有铜球、宝顶和四只铜鸡，俗称金鸡塔。西寺塔亦十三层密檐砖塔，方形，高31米，塔下累台基三重，第一层塔身特高。

(4)称觞(shāng)：举杯敬酒。

(5)斝(jiǎ)：古代用青铜做的酒器，圆口，有鋬和三足。

(6)哦(é)：吟哦。

【译文】

这座寺庙高悬在玉案山的北垂之处，寺门向东，斜靠在所坐落的平地上，不怎么端正对称，可群峰环绕拱立，林木众多，沟壑潆绕，也是幽静深邃之地了。进寺后，看见大殿左边厨房中切肉的声音喧闹嘈杂，腥膻之味交相杂陈，先前骑马来的女人也在其中。我立即进入寺院后面，登上藏经阁。望见藏经阁后面有三间清净的房屋，很是幽静整洁，四面都有围墙环绕着分隔开，不见进出的门，因而在藏经阁下徘徊。忽然有一个人迎上来问道："先生莫非就是霞客吗？"我问他为什么会知道？他说："先前在吴方生的书桌上请求观看他写的诗，在诗的题目中见到您的名字，知道与您的风度神采没有什么不同。"问他是谁，原来姓严，名似祖，号筑居，是吏部尚书严清的孙子。为人沉静刚毅有骨气，澹泊明志，与他的侄儿在此处读书，所看到的围墙中的清净房屋，就是他们栖身的处所。他于是挽留我进入屋中，恳请我停留一晚。我感动于他的诚意，命令顾仆去海源寺安置行李，我便同严似祖君进入大殿左边的方丈。打听所谓禾木亭的地方，主持僧人不在，铁锁锁得很严实。又遇上一位段君，也认识我，说是在晋宁相会过，我也忘了他是谁了。段君说因为金公趾约他在此聚会，金公趾应当随即就到。三个人于是一同在大殿右边漫步。沿着石阶向西北上坡，则寺后的山崖上面，又有一块平地，平地北面山崖环抱，与南面环绕的山崖相对称，此处是原来筇竹寺开山时的旧址，不知什么时候搬迁到下面。此处后面就是僧人的墓地，其中有三座塔都是元朝时的，三座塔都各有碑文，仍然可以读。读完碑文返回寺中，金公趾又与两三拨朋友来到，互相见面十分欢快。观察他们的意思，就是先前骑马来的妇人准备酒宴邀请众位客人，因为筇竹寺是金家保护布施的场所，又因为金公趾与我事先约过在此送行，所以按期在此准备，而实际上不是金公趾做主人。这时严似祖君对我说，他的侄儿在屋内做饭已经熟了，拉我前去用餐。不久，住持僧人体空来到。这位僧人忠厚诚挚，是有道行的僧人，对我说："当事的人委派我去东寺监工修造，长期住在那里，今天恰好回到山里，听说有远来的客

人，也是一种缘分。务必在寺中多留几天，不要马上就离开。”我用去鸡足山的心愿迫切辞谢他，说道：“住这一夜是因为严君强留，必定不能再住第二天了。”体空说：“今天众多的酒肉汉在寺中混杂吵闹，明天早晨将用洁净的斋饭来相请。”于是出去了。我想去方丈回拜体空，严君因为有众多饮酒的人在，离去就不出来。我见金公趾这帮人和先前骑马的女人坐在正殿东边的厢房中，这才知道这个女人是陪酒的歌伎。我于是绕道从大殿南面的二门侧边，绕路走向方丈。体空刚出来迎接，而金公趾这些人在上面望见，急忙赶过来说：“已准备好薄酒，可以不必参禅了。”竟然强拉我离开。来到大殿的东厢房，就见严筑居也被拉出来了。于是就坐宴饮。那个女人准备的菜肴饭食十分丰盛。金公趾与诸位在座客人，各人都唱歌并举杯饮酒，然后是这个女人唱歌，歌唱得不如金公趾。不久段君离开了，我与严筑居也告别后进入息阴轩。到傍晚时，金公趾与客人们又带着酒盒来到息阴轩中饮酒，这个女人也来了，还是高举酒杯畅饮点名唱歌，二更时才告别去了。我上床睡觉。寝室中用纸作帐子，是严君的床。另一张床上也是纸帐子，那是他侄儿的床，严君带着被子床单到那张床去。我睡下后，严君还点着蜡烛独自坐着，观看我的《石斋诗帖》和各位朋友的亲笔信。我在睡梦之中，听到他吟诵了三首诗赠送给我，我睡熟了，不能分辨清楚。

初八日　与严君同至方丈叩体空。由方丈南侧门入幽径，游禾木亭。亭当坡间，林峦环映，东对峡隙，滇池一杯，浮白于前，境甚疏窅，有云林笔意。亭以茅覆，窗棂洁净。中有兰二本，各大丛合抱，一为春兰，止透二挺；一为冬兰，花发十穗，穗长二尺，一穗二十余花。花大如萱，乃赭斑之色，而形则与兰无异。叶比建兰阔而柔，磅礴四垂。穗长出叶上，而花大枝重。亦交垂于旁。其香盈满亭中，开亭而入，如到众香国中也。三人者，各当窗一隙，踞窗槛坐。侍者进茶，乃太华之精者。茶冽而兰幽，一时清供，得未曾有。禾木者，山中特产之木，形不甚大，而独此山有之，故取以为名，相仍已久，而体空新整之，然目前亦未睹其木也。体空恳留曰：“此亭幽旷，可供

披览；侧有小轩，可以下榻；阁有藏经，可以简阅。君留此过岁，亦空山胜事。虽澹泊，知君不以膻来，三人卒岁之供，贫僧犹不乏也。”余谢：“师意甚善。但淹留一日，余心增歉一日。此清净界反成罪戾场矣。”坐久之，严君曰：“所炊当熟，乞还餐之。”出方丈，别体空，公趾辈复来，拉就殿东厢，共餐鼎肉汤面，复入息阴轩饭。严君书所哦三诗赠余，余亦作一诗为别。出正殿，别公趾，则行李前去，为体空邀转不容行。余往恳之，执袖不舍。公趾、筑居前为致辞曰：“唐晋宁日演剧集宾，欲留名贤，君不为止。若可止，余辈亦先之矣。”师曰：“君宁澹不膻，不为晋宁留，此老僧所以敢留也。”余曰：“师意既如此，余当从鸡山回，为师停数日。”盖余初意欲从金沙江往雅州(1)，参峨眉。滇中人皆谓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归省，假道于黔而出遵义，余不信。及濒行，与吴方生别，方生执裾黯然曰(2)：“君去矣，余归何日！后会何日！何不由黔入蜀，再图一良晤？”余口不答而心不能自己。至是见体空诚切，遂翻然有不由金沙之意。筑居、公趾辈交口曰：“善。”师乃听别。出山门，师犹远送下坡，指对山小路曰：“逾此可入海源上洞，较山下行近。”

【注释】

(1)雅州：今四川雅安市。

(2)裾(jū)：衣服的前襟。

【译文】

初八日　与严君一同来到方丈叩拜体空。由方丈南面的侧门步入幽静的小径上，游览禾木亭。亭子位于山坡间，树林山峦环绕掩映，东方面对着山峡的缝隙，滇池像一杯水，白白的漂浮在眼前，环境非常疏阔悠远，有倪云林绘画的笔法和意境。亭子用茅草盖顶，窗棂洁净。亭子中有两棵兰花，每丛有两臂合抱那么大，一棵是春兰，只从兰草丛中钻出两根花茎；一棵是东兰，发出十穗花，花穗长二尺，一穗有二十多朵花。花的大处如同萱草的花，是有斑点的红褐色，而形

状则与其他兰花没有不同。叶子比建兰宽而柔软，蓬蓬勃勃地四面垂下来。花穗长一些，超出叶子之上，而且花大枝干太重，也是交错下垂在四旁。兰花香气充盈溢满亭中，打开亭子进去，如同来到众香国中了。我们三个人，各人面对一道窗子，靠着窗栏坐下。侍者送进茶水来，是太华山出产的精品。茶水清醇而兰花幽香，同时享受着这清雅的供品，这种满足感不曾有过。禾木，是山中特产的树木，树形不怎么大，可唯独这座山才有这种树，所以取“禾木”作为亭子的名字，相传已经很久，而体空重新修整过亭子，不过目前也已看不到这种树了。体空诚恳挽留我，说：“这座亭子幽静空旷，可供您观览；侧边有小屋，可以住宿；藏经阁中收藏有佛经，可以翻阅。您留在这里过年，也是空寂山间的盛事。虽然清淡一些，知道您不是为酒肉而来的，三个人到年底的供应，和尚我还是不缺的。”我辞谢说：“法师的心意十分好。但滞留一天，我心里增添的歉意就多一天。这是清净的世界反而成了罪过的场所了。”坐了很久，严君说：“饭应当做熟了，请回去用餐。”出了方丈，辞别了体空，金公趾那帮人又过来，拉我到大殿东面的厢房，一同吃锅中的肉汤面，又进入息阴轩吃饭。严君写了昨晚吟诵的三首诗赠送给我，我也作了一首诗作为告别。走出正殿，告别金公趾，就见先前已离开的行李，被体空邀请转回来，不许走。我前去恳求他，拉着我的袖子不放。金公趾、严筑居上前来为我说话，说：“晋宁唐知州天天召集宾客演戏，想挽留著名贤人，先生没因此留下。如果可以留下他，我们这些人也就先把他留下来了。”法师说：“您宁愿淡然处世不喜俗套，不肯为晋宁唐知州留下，这就是老和尚我之所以敢留您的原因。”我说：“法师的心意既然如此，我将在从鸡足山回来时，为法师停留几天。”最初我心里想要从金沙江前往雅州，参拜峨眉山。云南省的人都说这条路阻塞了很久，不能走，必得仍旧回到省城，借道贵州省，从遵义出去，我不信。到要上路时，与吴方生告别，吴方生拉着我的衣襟神色黯然地说：“您走了，我何日归乡！日后何时再相会！为什么不经由贵州进入四川，设法再好好见一次面？”我嘴里没回答可心里不能控制自己。到这时，看见体空真诚恳切，便翻然有了不从金沙江走的想法。严筑居、

金公趾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说："好。"法师才允许我告别。出了山门，法师仍远送下山坡，指着对面山上的小路说："翻过这座山可进入海源寺的上洞，比从山下走近。"

既别，一里半，下至峡中。令肩行李者逾南涧，仍来路出峡，往海源寺(1)；余同顾仆逾北涧，循涧北入，即由峡东向蹑岭。一里，逾岭东。稍东下，半里，折而北，又半里，已遥见上洞在北岭，与妙高相并，而路则践危石历巉磴而下。下险，即由山半转而北行。半里，有大道东南自海源上坡，从之。西北上半里，岭上乱石森立，如云涌出。再北，遂得上洞(2)。洞门东向，高穹轩迥，其内深六七丈，阔与高亦如之，顶穹成盖，底平如砥，四壁围转，无嵌空透漏之状；惟洞后有石中突，高丈余，有隙宛转。逾之而入，洞壁亦嵌而下坠，深入各二丈余，底遂窅黑。坠隙而下，见有小水自后壁滴沥而下，至底而水不见，黑处亦渐明。有樵者见余入，驻外洞待之，候出乃去。洞中野鸽甚多，俱巢于洞顶，见人飞扰不定，而土人设机关以取之。又稍北，共半里而得中洞(3)。洞门亦东向，深阔高俱不及上洞三之一，四壁亦围转无他岐，惟门左旁列一柱，又有二孔外透为异耳。

【注释】

(1)海源寺：建于元代，今存，在昆明坝子西北缘，龙院村和黑林铺之间。寺旁近代建有灵源别墅。有聚落亦名海源寺。

(2)上洞：据《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海源上洞即西华洞。该洞在海源寺北面的山腰，高宽20米，洞口宽敞，入内似一大厅，洞内又有两个小洞。有"西华玄岛"、"瑶岛奇观"、"五色芝房"等明清人摩崖题刻多方。抗日战争时期，被昆明四家银行用作仓库，并修通公路。

(3)中洞：据《昆明市西山区地名志》，海源中洞即双石洞。在西华洞北约200米的陡壁间，深6米，高宽约4米。洞口有石柱，将其分为两个洞口，故名。

【译文】

分别以后，行一里半，下到峡谷中。命令挑行李的人越过南面的山涧，仍然从来的路走出峡谷，前往海源寺；我同顾仆越过北面的山涧，顺着山涧向北进去，随即经由峡谷向东登岭。一里，翻越到山岭东面。稍稍往东下走，半里，折向北，又行半里。已经远远看见上洞在北面的山岭上，与妙高寺并排，而道路却要踩着危险的山石经历高峻的石阶下走。走下险途，立即从山的半中腰转向北行。半里，东南面有条来自海源寺的大路向上爬坡，顺着这条路走。往西北上行半里，岭上乱石林立，如云朵一样涌出。再往北，就找到上洞。洞口向东，高大穹隆，宽敞深远，洞口内深处有六七丈，宽处和高处也有六七丈，洞顶隆起成伞盖样，洞底平整如像磨刀石，四面石壁圆圆地围绕着，没有嵌入空中透进亮光的形状；只有洞的后面有块岩石突起在中央，高有一丈多，有缝隙弯弯转转进去。钻过缝隙进去，洞壁也是凹陷进去又往下坠，深处与凹进去的地方各有二丈多，洞底就深远漆黑。顺着缝隙坠下去，看见有细小的水滴从洞后石壁上滴答滴答淋下来，来到洞底却不见水，黑暗的地方也渐渐明亮起来。有个打柴的人看见我进洞去，站在外洞等候我，等到我出来才离开。洞中的野鸽子很多，都在洞顶筑巢，见到人惊扰就不停地飞，而当地人安设了机关来捕捉野鸽子。又稍往北走，共行半里便找到中洞。洞口也是向东，深处宽处高处都不到上洞的三分之一，四面石壁也是圆圆地围绕着，没有别的岔洞，只是洞口左边立着一根石柱，又有两个石孔穿透到外面，算是奇异之处罢了。

余从洞前望往妙高大路，自海源由山下村落，盘西山北嘴而西上；洞前有如线之路，从岭北逾坳而西，即从岭头行，可省陟降之烦。乃令顾仆下山招海源行李，余即从洞岭北行，期会于妙高。洞北路若断若续，缘西山之半，其下皆村聚，倚山之麓，大路随之。余行岭半一里，有路自下村直上，西北逾岭，从之。一里，逾岭西，峰头有水一塘在洼中。由塘北西下一里，山复环成高坞，自南向北；坞口石峰东峙，嶙峋飞舞，踞众壑之交。石峰北，又有坞自西而东，西坞重壑层叠，有大山临之，其下路交而成蹊焉(1)。余望之行，半里，北

下至石山之西。又半里，西抵西坞之底。路当从西坞北崖缘峡而上，余误从西坞南崖蹑坡而登。一里，逾岭脊而西，即见西北层冈之上，有佛宇重峙，余知即为妙高，而下有深峡间隔，路反折而西南，已觉其误。循之行一里，以为当截峡北渡，便可折而入寺。乃坠峡西北下，半里涉底，复攀峡西北上，以为寺在冈脊矣，而何以无路？又半里，及登脊，则犹然寺前环峡之冈，与寺尚隔一坑也。冈上有一塔，正与寺门对。复从其东北下坑，半里，由坑底再上北崖，则犹然前坞底缘峡处也。北上半里，冈头有茶庵当道，是为富民大路，庵侧有坊。沿峡端西循坡半入，半里，是为妙高寺(2)。寺门东向，前临重峡，后倚三峰，所谓三华峰也，三尖高拥攒而成坞，寺当其中，高而不觉其亢，幽而不觉其阒，亦胜地也。正殿左右，俱有官舍，以当富民、武定之孔道故。寺中亦幽寂。土人言，妙高正殿有辟尘木，故境不生尘，无从辨也。

【注释】

(1)蹊(xī)：小路。

(2)妙高寺：在龙院村西北的山上，“文革”中遭到破坏，后毁于火。近年逐渐修复，分前园、中园、后园，古树尚存。

【译文】

我从洞口前远望通往妙高寺的大路，从海源寺经由山下的村落，绕着西山北面的山嘴往西上走；洞前有条如线一样细的小路，从岭北越过山坳往西去，随即从岭头走，可以省去上上下下的麻烦。于是命令顾仆下山去海源寺招呼行李，我立即从山洞所在的山岭往北行，约定在妙高寺相会。洞北的路时断时续，顺着西山的半山腰，山下都是村庄聚落，紧靠山麓，大路顺着山麓走。我沿着山岭半中腰行一里，有条路从下面的村庄一直上来，向西北翻越山岭，我顺着这条路走。一里，翻越到岭西，峰头有一塘水在洼地中。从水塘北面往西下行一里，山又环绕成高山间的山坞，自北向南延伸；山坞口有石峰屹立在

东面，山石嶙峋，临空飞舞，盘踞在几条壑谷相交的地方。石峰的北面，又有山坞自西往东延伸，西面的山坞中重重沟壑层层叠叠，有大山面临着山坞，山下道路交会变成小路了。我望着那里走去，半里，向北下到石山的西麓。又行半里，向西抵达西面山坞的底部。道路应当从西面山坞靠北的山崖沿着峡谷上走，我错从西面山坞靠南的山崖踏着山坡上登。一里，越过岭脊往西行，马上看见西北层层山冈之上，有一重重佛寺屹立着，我知道那就是妙高寺，可下方中间有深峡隔着，道路反而折向西南，已察觉路走错了。沿着路行一里，以为应当横截峡谷过到北边去，便可以转进寺中。于是向西北朝着峡谷下坠，半里涉过峡底，又攀着峡谷向西北上登，以为佛寺在冈脊上了，但为什么没有路？又行半里，到登上冈脊，却仍然只是环绕在寺前的峡谷的山冈上，和寺庙还隔着一条深坑。山冈上有一座塔，正好与寺门相对。又从山冈东北面下坑去，半里，由坑底再上登北面的山崖，就仍然是先前山坞底部沿着峡谷上走的地方了。往北上行半里，冈头有间茶庵位于路旁，这是去富民县的大路，茶庵侧旁有座牌坊。沿着峡谷一头往西顺着山坡半中腰进去，半里，这里是妙高寺。寺门向东，前方面临重重峡谷，后方靠着三座山峰，就是所谓的三华峰了，三座尖峰高高攒聚簇拥着形成山坞，寺庙位于山坞中央，地势高却不觉得它高，幽静却不觉得它空寂，也是一处景色优美的胜地。大殿左右两边，都有官府的房舍，是因为这里位于去往富民县、武定府的交通要道上的缘故。寺中也很幽静。当地人传说，妙高寺正殿中有块辟尘木，所以寺中不生尘土，无法分辨此话的真假了。

瞻眺久之，念行李当至，因出待于茶庵侧。久之，乃从坡下上。余因执途人询沙朗道，或云仍下坡，自普击大道而去(1)，省中通行之路也，其路迂而易行；或云更上坡，自牛圈哨分岐而入(2)，此间间达之路也，其路近而难知。余曰："既上，岂可复下？"遂更上坡。三里，逶迤逾岭头，即循岭北西向盘崖行。又二里，有小石峰自岭北来，与南峰属，有数家当其间，是曰牛圈哨，东西之水，从此分矣。从哨西直下，则大道之出永定桥者。余乃饭而从岭脊北向行，一里，

稍下涉壑，即从壑北上坡。缘坡东北上，回望壑底，西坠成峡，北走甚深。路东北逾坡，其东犹下滇池之峡也。又一里半，从岭头逾坳而北。北行一里，再逾一西突之坳，其北遂仍出西峡上，于是东沿山脊行。又北一里半，西瞰有村当峡底，是为陡坡。其峡逼仄而深陡，此村居之最险者。从岭上随岭东转，半里，有路自东坳间透而直西，遂坠西峡下，此陡坡通省之道，乃遵之东上。半里，逾坳东，于是南沿山脊行。又东半里，稍东北下峡中。半里，有水一池潴路南，是为清水塘，在度脊之北。塘北遂下坠成坑，随之北下，一里过峡底，有东来大道度峡西北去，此即自省会走富民间道也。随之，复从峡西傍西山北行。二里，又转而西，遇一负薪者，指北向从岐下峡中行。将半里，至其底，即清水塘之下流也。又从峡西缘坡麓行，细径断续，乱崖崩隤。二里半，逾涧，缘东麓又北一里，乃出峡口。于是北坞大辟，南北遥望，而东界老脊与西界巨峰夹而成坞。始从畦塍北行，一里，有溪颇巨，自坞北来，转而西去，余所从南来之水亦入之，同入西南峡中。路北渡之，一里，有村聚倚西山之麓，高下层叠，是为沙朗(3)。入叩居停，皆辞不纳，以非大路故，亦昆明之习俗也。最后入一老人家，强主之，竟不为觅米而炊。

【注释】

(1)普击：今作普吉，分大普吉、小普吉，亦在昆明坝子西北缘。

(2)牛圈哨：今称小哨，在妙高寺西。

(3)沙朗：今名同，在昆明坝子以外的山后。霞客居停处为今沙朗坝子西缘的大村，缘山建屋，垒石为墙，高低错落，为白族聚居区。

【译文】

眺望了很久，心想行李应当到了，因而出寺来在茶庵侧边等候。很久之后，他们才从坡下上来。我于是拉住过路人询问去沙朗的路，有人说仍然下坡去，走来自普击的大路，是省城中通常走的路，这条路绕路走却容易走；有人说再上坡，从牛圈哨分出的岔路进去，是这

一带的人便捷通达的路，这条路近却难找路。我说：“既然上坡来了，怎么可以再下去？”于是再上坡。三里，弯弯绕绕越过岭头，立即沿着山岭北面向西绕着山崖前行。又行二里，有小石峰从山岭北面延伸而来，与南面的山峰相连，有几家人位于两座山峰之间，这里叫做牛圈哨，东西两面的水，从此处分流了。从牛圈哨往西一直下山，就是通往永定桥的大路。我在此吃饭后顺着岭脊向北行，一里，慢慢下山涉过壑谷，随即从壑谷北面上坡。顺着山坡往东北上走，回头望壑谷底下，西面下坠成峡谷，往北延伸十分深远。路向东北翻越山坡，山坡东面仍然是下延到滇池的峡谷。又行一里半，从岭头往北穿越山坳。往北行一里，再越过一个向西突出来的山坳，山坳北面就仍然通到西面峡谷之上，从这里向东沿着山脊走。又往北行一里半，俯瞰西面，有村子位于峡底，那是陡坡。村子所在的峡谷很狭窄而且又深又陡，这是乡村居住最危险的地方。从岭上顺着山岭向东转，半里，有条路从东面的山坳中一直向西穿出来，然后下坠到西面的峡中去，这是陡坡通往省城的路，于是顺着这条路往东上登。半里，越到山坳东面，从这里起向南沿着山脊前行。有往东行半里，渐渐往东北下到峡中。半里，有一池水汇积在道路南边，这是清水塘，在延伸而过的山脊的北面。水塘北面便下坠成深坑，顺着深坑往北下走，一里穿过峡底，有条从东面来的大路穿过峡谷往西北去，这就是省城通往富民县的便道了。顺着这条路走，再从峡谷西面傍着西山往北行。二里，又转向西，遇上一个背柴的人，指点我向北从岔路下到峡中行。将近半里，来到峡底，就是清水塘的下游了。又从峡谷西面沿着坡脚走，细细的小径断断续续，崩塌的石崖杂乱堆叠。二里半，越过山涧，沿着东麓又往北行一里，就走出峡口。在这里，北面的山坞十分开阔，南北远远相望，而东面一列山的主脊与西面一列山的巨大山峰夹成山坞。开始沿着田埂往北行，一里，有条溪水很大，从山坞的北面流来，转向西流去，我顺着走的从南面流来的溪水也流入这条溪流中，一同流入西南的峡中去。路向北渡过溪流，一里，有个村落紧靠西山的山麓，房屋高低错落，层层叠叠，这是沙朗。进村敲门请求住下，都推辞不肯接纳，是因为不是大路的缘故，也是昆明的习俗。最

后进入一位老人的家中，勉强让我住下，竟然不为我找米做饭。

初九日　令顾仆觅米具炊。余散步村北，遥晰此坞。东北自牧养北梁王山西支分界，东界虽大脊，而山不甚高；西界虽环支，而西北有石崖山最雄峻。又南为沙朗西山，又南为天生桥，而南属于陡坡东峡之山(1)。其山东西两界既夹成大坞，而南北亦环转连属。其中水亦发源于龙潭，合南北峡而成溪，西注于富民螳螂，然不能竟达也；从坞西南入峡，捣入山洞，其洞深黑莫测，穿山西出，与陡坡之涧合。洞上之山，间道从之，所谓“天生桥”也(2)。然人从其上行，不知下有洞，亦不知洞之西透，山之中空而为桥；惟沙朗人耕牧于此，故有斯名。然亦皆谓洞不可入，有虎狼，有妖祟，劝余由村后逾山西上，不必向水洞迂折。余不从。

【注释】

(1)陡坡：今名同，在陡坡河峡谷。

(2)天生桥：今名同，在昆明城郊13公里，陡坡村北，昆明——普吉——富民公路从上经过。洞分三层。上洞为观音洞，深200米，有一石形似观音站立。中洞名仙桥洞，深1300米，石柱、石乳、石花遍布，有的石幔扣之如钟鼓响，集中了形、色、声三绝，为三洞中最美的一洞。山麓为水帘洞，长613米，两头弯曲，中段较直，高大壮阔，沙朗河从中穿流，新修的游路在河两岸摆动，颇便眺览。霞客所探为下洞。

【译文】

初九日　命令顾仆找米准备做饭。我在村北散步，远远观察这个山坞。东北从牧养河北面的梁王山西面的支脉分界，东面一列山虽然是主脊，可山不怎么高；西面一列山虽然是环绕的支脉，但西北有座石崖山最雄伟险峻。又往南延是沙朗的西山，又往南是天生桥，而后往南连接到陡坡东面峡谷的山。这里的山东西两列既夹成大山坞，而南北也环绕连接。山坞中的水也是发源于龙潭，汇合南北两面峡中的水后形成溪流，往西注入富民县的螳螂川，然而溪水不能直接到达螳

螂川；溪水从山坞的西南面流入山峡中，奔流进山洞，那里的山洞深黑无法探测，穿过大山向西流出来，与陡坡的山涧水合流。山洞上的山，便道从那里经过，就是所谓的“天生桥”了。然而人从它的上面走，不知道下面有洞，也不知道洞通到西边，山的中间是空的便成为桥；只有沙朗人在这里耕种放牧，所以有这个名字。不过他们也都说不可以进洞去，有虎狼，有妖怪作祟，劝我从村后往西翻山上走，不必要从水洞去绕路。我不听从。

既饭，乃南循坡麓行。一里半，与溪遇，遂同入西峡。其峡南北山壁夹而成，路由溪北沿北山之麓入，一里，仰见北崖之上，石壁盘突，其间骈列多门，而东一门高悬危瞰，势独雄豁，而磴迹甚微，棘翳崖崩，莫可著足。乃令顾仆并行李俟于下，余独攀跃而上。久之，跻洞东，又见一门侧迸，余以为必中通大洞，遂从其侧倒悬入大洞门。其门南向甚穹，洞内层累北上，深十余丈，而阔半之，然内无旁窦，即前外见侧迸之门，亦不中达也。出洞，欲东上侧门；念西洞尚多，既下，欲再探西洞；望水洞更异，遂直从洞下，西趋水洞。又半里，西峡既尽，山环于上，洞辟于下，水从东来逼南崖，捣西洞入，路从其北坠冈下。余令肩夫守行李于冈上，与顾仆入洞。洞门东向，高十余丈，而阔半之。始涉水从其南崖入，水漱北崖而环之。入五六丈，水环北崖，路环南崖，俱西转。仰见南崖之上，层覆叠出，突为危台，结为虚楼，皆在数丈之上，氤氲阖辟，与云气同为吞吐。从其下循之西入，北崖尚明，水漱之；南崖渐暗，路随之。西五六丈，南崖西尽，水从北崖直捣西崖下，西崖遂下嵌成潭，水呜呜其中，作冲激声，遂循西崖北折去。路乃涉水循东崖，北向随之。洞转而北，高穹愈甚，延纳余朗，若昧若明。又五六丈，水漱北崖复西转，余亦复涉西涯。于是水再环北崖，路再环南崖，竟昏黑不可辨，但闻水声潺潺。又五六丈，复西遇水，其水渐深，既上不可见，而下又不可测，乃出。

【译文】

吃过饭，就往南沿着坡脚前行。一里半，与溪流相遇，便一同进入西面的峡中。这个峡谷是南北两面像墙壁一样的山夹立而成的，道路由溪流北岸沿着北山的山麓进去，一里，仰面看见北面的山崖之上，石壁弯曲前突，石壁间并列着多处洞口，而东边的一个洞口高悬在空中，高高俯瞰着下方，气势特别雄壮开阔，可石阶的痕迹十分细微，荆棘遮蔽，崖石崩塌，无处可以下脚。于是命令顾仆和行李等在下边，我独自一人攀登跳跃而上。很久之后，登上洞口的东边，又见到一个洞口从侧面进去，我以为洞中必定通到大洞，就从它的侧边倒悬着进入大洞洞口。这个洞口向南，高高隆起成拱形，洞内向北层层叠累上去，深十多丈，可宽处有深处的一半，不过洞内没有别的孔洞，就是前边在洞外见到的在侧边迸裂开的洞口，洞中也不和大洞相通。出洞来，想往东上登侧洞口；考虑西边的洞还很多，下来后，想要再去探察西边的山洞；望见水洞更奇异，就直接从洞口下来，往西赶往水洞去。又行半里，西面的峡谷走完后，山环绕在上方，洞开在下面，水从东边流来逼近南面的山崖，奔流进西面的山洞，道路从山洞的北面坠下山冈。我命令挑夫在山冈上守护行李，我与顾仆进入水洞。水洞洞口向东，高十多丈，而宽处有高处的一半。开始时涉水从洞的南面崖壁进去，水冲刷着北面的崖壁形成环流。进去五六丈，水环绕着北面的崖壁，路环绕着南面的崖壁，一起向西转。抬头望见南面崖壁之上，岩石层层下覆，重叠前出，突出来成为高险的平台，连结为高空中的楼阁，都在几丈高的上方，氤氲之气时开时合，与云气一同吞吐。从南面崖壁下沿着崖壁向西进去，北面的崖壁还明亮，水冲激着崖壁；南面崖壁渐渐黑下来，路顺着进去。向西走五六丈，南面的崖壁到了西边的尽头，水从北面的崖壁一直冲捣到西面的崖壁下，西面的崖壁于是下嵌成深潭，水在潭中呜呜作响，发出水流冲激的声音，随后顺着西面的崖壁折向北流去。路于是沿着东面的崖壁涉水，随着水流走。洞转向北，更加高大穹隆，引进一点余辉，似明似暗。又走五六丈，水冲刷到北面的崖壁后又转向西流，我也又涉水到西岸。从这里起，水再次环绕着北面的崖壁，路再次环绕着南面的崖壁，终于昏暗得不能看清楚东西，只能听到潺潺的水声。又走五六

丈，再次在西面遇上水，洞里的水渐渐深起来，头上既看不见，而脚下水深又不可测，只好出来。

出复四渡水而上冈。闻冈上有人声，则沙朗人之耕陇者。见余入洞，与负行李人耦语待之(1)。为余言："水之西出，即陡坡北峡；山之上度，即天生桥间道所从，如前之所标记者。"始恨不携炬，竟西从洞中出也。其人又为余言："富民有老虎洞，在大溪之上，不可失。"余谢之。乃西上蹑岭，一里半，登其脊，是为天生桥。脊南石峰嶙峋，高耸而出，其脉自陡坡东度脊而北，间道循其东陲，陡坡之涧界其西麓；至此又跨洞而北，属于沙朗后西山，水从其下穿腹西出，路从其上度脊西行。脊西瞰，即陡坡涧水，直走而北，至此西折，脊上之路，亦盘壑西坠。益信出水之洞即在其下，心悬悬欲一探之。

【注释】

(1)耦(ǒu)语：相对私语。

【译文】

出洞时又四次渡水后登上山冈。听到山冈上有人的声音，是耕地的沙朗人。他看见我进洞，与挑行李的人讲着话等我。对我说："水往西边流出去，就是陡坡北面的峡谷；从山上走过去，就是天生桥的便道经过的地方，和先前标记的一样。"这才悔恨没带上火把，直接从洞中由西面出来了。那人又对我说："富民县有个老虎洞，不可错失。"我谢过他。于是往西上登山岭，一里半，登上岭脊，这是天生桥。岭脊南面石峰嶙峋，高耸出来，这里的山脉起自陡坡东面的山脊往北延伸，便道沿着山脉的东陲走，陡坡的山涧隔在山脉西麓；延伸到此地又跨过山洞向北延伸，连接到沙朗后面的西山，水从山下穿过山肚子往西流出来，路从山上越过山脊往西行。在山脊上向西俯瞰，就见陡坡的山涧水，一直向北流，流到这里向西转去，山脊上的路，也是盘绕着壑谷往西下坠。更加相信出水的洞就在这座山下，心里念

念不舍地想要去探一次洞。

西行山半者一里，见有岐直下峡底，遂令顾奴同负囊者由大道直前，余乃独下趋峡中。半里，抵峡底，遂溯水东行。一里，折而南，则后洞庞然西向，其高阔亦如前洞，水从其中踊跃而出，西与南来之涧合而北去。余溯流入洞，二丈后，仰睇洞顶，上层复裂通于门外，门之上，若桥之横于前，其上复流光内映，第高穹之极，下层石影氤氲，若浮云之上承明旭也。洞中流，初平散而不深，随之深入数丈，忽有突石中踞，浮于水面，其内则渊然深汇，磅礴崖根，不能溯入矣。洞顶亦有石倒骞，以高甚，反不觉其夭矫。其门直而迥，故深入而犹朗朗，且以上层倒射之光，直彻于内也。出洞，还顾洞门上，其左悬崖甚峭，上复辟成一门，当即内透之隙。乃涉涧之西，遥审崖间层叠之痕，孰可著足，孰可倒攀，孰可以宛转达，孰可以腾跃上。乃复涉涧抵崖，一依所审法试之。半晌，遂及上层外，门更廓然高穹也。入其内，为龛为窝，为台为榭，俱浮空内向。内俯洞底，波涛破峡，如玉龙负舟，与洞顶之垂幄悬帔，昔仰望之而隐隐者，兹如缨络随身，幢幡覆影矣，与蹑云驾鹤，又何异乎？坐久之，听洞底波声，忽如宏钟，忽如细响，令我神移志易。及下，层崖悬级，一时不得腠理(1)，攀挂甚久。忽有男妇十余人，自陡坡来，隔涧停睇。迨余下，问何所事。余告以游山。两男子亦儒者，问其上何有。余告以景不可言尽。恐前行者渐远，不复与言，遂随水少北转而西行峡中。

【注释】

(1)腠(còu)理：原指肌肉的纹理，此指山的纹理。

【译文】

在山半中腰往西行一里，见到有条岔路一直下到峡底，于是命令顾仆随同挑行李的人经由大路一直前走，我就独自一人赶去峡中。半里，到达峡底，便逆水往东行。一里，转向南，就见高大的后洞口面向西，洞口的高处宽处也如前洞一样，水从洞中奔涌而出，向西流去

与南面流来的山涧水合流后向北流去。我逆着水流进入洞中，二丈后，仰面斜视洞顶，洞壁上层又裂开通到洞口外，洞口的上方，像桥一样横架在前方，那上边又有流动的光影映射到洞内，确实是高大穹隆的极致，下层石头的影子弥漫在水中，宛如飘浮的云彩之上托着一轮明亮的旭日。洞中的水流，起初平缓散流而且不深，顺着水流深入进去几丈，忽然有块突起的岩石蹲踞在中央，浮出水面，岩石以内水流就汇积成深渊，气势磅礴地激荡着崖壁根部，不能逆水进去了。洞顶也有岩石倒悬着，因为太高，反而不觉得它的屈曲妖娇之美。洞口又直又深，所以深入进去后还很明亮，也因为上层倒射进来的光线，笔直照到洞内。出洞后，回头看洞口上方，洞口左边的悬崖十分陡峭，上面有开有一个洞口，应当就是通到洞内的缝隙。于是涉水到山涧的西岸，远远审视崖壁间层层叠叠的石痕，哪里可以落脚，哪里可以倒挂着攀登，哪里可以曲折地到达，哪里可以腾跃而上。于是重又涉涧水抵达悬崖下，完全依照审视时想到的走法试着攀登。半晌，终于来到上层的外面，洞口更加宽广高大穹隆了。进入洞内，有如佛龛，有如鸟窝，有如平台，有如水榭，全都浮在空中面向洞内。在洞内俯瞰洞底，波涛冲破峡谷，如同玉龙载着小船，与洞顶下垂的帐幕、悬垂的披肩，先前抬头望去隐隐约约的东西，现在看来如同随身悬挂的瓔珞、遮掩身影的旗帜了，这与腾云驾鹤的仙境，又有什么不同呢？坐了很久，听着洞底的波涛声，忽而如像洪钟鸣响，忽而如同丝竹细乐奏响，让我神志飘逸。到下来时，层层悬崖一台台的，一时间找不到下走的条理，悬挂着攀爬了很久。忽然有男男女女十多个人，从陡坡走过来，隔着山涧停下来看。到我下来时，问我有什么事。我告诉他们是游览山景。其中两个男子也是读书人，问山上有什么。我告诉他们美景一言难尽。担心走在前面的人渐渐走远，不再和他们说话，便顺着水流稍微转向北后，向西前行在峡谷中。

一里，渐上北坡。缘坡西行，三里，峡坞渐开。又四里，坞愈开。其北崖逾山南下者，即沙朗后山所来道；其南坡有聚落倚南山者，是为头村。路至此始由坞渡溪。溪上横木为桥，其水即陡坡并天

生桥洞中所出，西流而注于螳螂川者也。从溪南随流行一里，过头村之西。沿流一里半，复上坡西行。二里，再下坞中。半里，路旁有卖浆草舍倚南坡，则顾仆与行李俱在焉。遂入饭。又西盘南山之嘴，一里余，为二村。村之西有坞北出，横涉而过之。半里，复上坡，随南山而西，上倚危崖，下逼奔湍。五里，有村在溪北，是为三村(1)。至是南界山横突而北，北界山环三村之西，又突而南，坞口始西窒焉。路由溪南跻北突之坡而上，一里半，抵峰头。其峰北瞰三村溪而下，溪由三村西横啮北峰之麓，破峡西出。峡深嵌逼束，止容水不容人，故路逾其巅而过，是为罗鬼岭，东西分富民、昆明之界焉。过岭西下四里，连过上下罗鬼两村，则三村之流已破峡西出。界两村之中而西，又有一溪自北坞来，与三村溪合并西去。路随之，行溪南二里，抵西崖下，其水稍曲而南，横木梁渡之。有村倚北山而聚，是为阿夷冲。又从其西一里半，逾一坡。又一里半，昏黑中得一村，亦倚北山，是为大哨(2)。觅宿肆不得，心甚急。又半里，乃从西村得之，遂宿其家。

【注释】

(1)“是为头村”至“是为三村”：头村、二村、三村村名今均未变。头村、二村在昆明市西北隅，属五华区。三村则已属富民县大营。

(2)大哨：按其位置地望，应即今大营。

【译文】

一里，渐渐上登北面的山坡。顺着山坡往西行，三里，峡谷中山坞渐渐开阔起来。又行四里，山坞愈加开阔。那条从北面山崖翻山往南下走的路，就是沙朗后山我走过来的路；山坞的南坡有个村落紧靠着南山的，那是头村。路来到这里开始经由山坞渡过溪流。溪水上横架着木桥，桥下的溪水就是从陡坡和天生桥流出来的，向西流淌后注入螳螂川。从溪流南岸顺着溪流行一里，路过头村的西面。沿着溪流行一里半，又上坡往西行。二里，再次下到山坞中。半里，路旁有间

卖酒的茅草房背靠南面的山坡，就见顾仆与行李都在这里。于是进屋吃饭。又往西绕过南山的山嘴，一里多，是二村。村子的西面有个山坞向北延伸出来，横向涉过这个山坞。半里，又上坡，顺着南山往西走，上方紧靠高险的悬崖，下方逼近奔涌湍急的溪流。五里，有个村庄在溪流北岸，那是三村。到了这里南面一列山横着向北突起，北面一列山环绕在三村的西面，又向南突起，山坞口才在西面被阻塞住了。道路由溪流南岸爬上向北突出来的山坡，一里半，到达峰头。这座山峰北面俯瞰着三村的溪水往下流，溪水从三村西边横流啃咬着北峰的山麓，冲破山峡往西流出去。峡谷深陷狭窄，只容得下水过容不下人过，所以道路翻越山顶过来，这里是罗鬼岭，是划分东西两面富民县与昆明县的分界处。越过岭头往西下走四里，接连经过上罗鬼、下罗鬼两个村子，就见从三村流来的溪流已经冲破山峡往西流了出来。隔在两个村子的中间又偏西一点，又有一条溪水从北面的山坞中流来，与三村流来的溪水合流后向西流去。路顺着溪流走，行走在溪流南岸二里，到达西面的山崖下，溪水渐渐弯曲往南流，横架木桥渡过溪水。有个村庄紧靠北山居住，这是阿夷冲。又从村子往西行一里半，翻过一条山坡。又行一里半，昏暗中走到一个村子，也是紧靠北山，这是大哨。我找不到投宿的旅店，心里非常着急。又行半里，才在西村找到住处，就住宿在村民家中。

初十日　鸡鸣起饭，出门犹不辨色。西南行塍中，一里半，南过一石桥，即阿夷冲溪所出也。溪向西北流，路度桥南去，半里，又一水自东南峡中来，较小于阿夷冲溪，即《志》所云洞溪之流也。二流各西入螳螂川。度木桥一里余，得大溪汤汤，即螳螂川也；自南峡中出，东北直抵大哨西，乃转北去而入金沙江。有巨石梁跨川上，其下分五巩，上有亭。其东西两岸，各有聚落成衢，是为桥头。过桥，西北一里，即富民县治。由桥西溯川南行七里，为河上洞(1)。先是有老僧居此洞中，人以老和尚洞呼之，故沙朗村人误呼为老虎洞。余至此，土人犹以为老和尚也。及抵洞，见有刻为河上洞者，盖前任县君以洞临溪流，取河上公之义而易之。甫过桥，余问得其道，而顾仆与

负囊者已先向县治。余听其前，独沿川岸溯流去。

【注释】

(1)河上洞：在富民县西5公里，螳螂川北岸。洞口有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摩崖题刻“河上洞天”四个大字。主洞深130米，洞口宽17米，高20米，洞内平均宽15米。近年在洞内曾发掘出小熊猫，大熊猫、剑齿象、野牛、野猪、水鹿的化石。有公路通县城。

【译文】

初十日　鸡叫起床吃饭，出门时还分辨不清天色。往西南前行在田埂中，一里半，向南走过一座石桥，就是阿夷冲的溪水流出去的地方了。溪水向西北流去，道路过桥后往南去。半里，又有一条溪水从东南方的山峡中流来，比阿夷冲的溪水小，就是志书所说的“洞溪”的溪流了。两条溪流各自流入螳螂川。走过木桥行一里多，遇上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溪，就是螳螂川了；螳螂川从南面的山峡中流出来，往东北一直流到大哨西面转向北流去，然后流入金沙江。有座巨大的石桥横跨在螳螂川上，桥下分为五个桥拱，桥上有亭子。桥东西两面的山崖下各有聚落形成街市，这里是桥头。过桥后，往西北行一里，就到富民县县治。从桥西溯螳螂川往南行七里，是河上洞。早先有个老和尚住在这个洞中，人们用“老和尚洞”来称呼这个洞，沙朗人误称为老虎洞。我来到这里，当地人仍然认为是老和尚洞。等来到山洞时，看见刻有“河上洞”三个字，大概是前任县官因为这个洞面临溪流，取“河上公”的意思从而改了洞名。刚过桥来，我就打听到去河上洞的路，可顾仆和挑担子的人已经先去县城了。我听任他们往前走，独自沿着螳螂川河岸逆流走去。

一里，西南入峡。又三里，随峡转而南，皆濒川岸行。又二里，见路直蹑山西上，余疑之，而路甚大，姑从之。一里，遇樵者，始知上山为胡家山道，乃土寨也，乃复下，濒川而南。一里，其路又南上山，余觇其旁路皆翳，复随之。蹑山南上，愈上愈峻，一里，直登岭

脊，而不见洞。其脊自西峰最高处横突而东，与东峰壁夹川流，只通一线者也。盖西岸之山，南自安宁圣泉西龙山分支传送而来，至此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东北坠为此脊，以横扼之；东岸之山，东自牛圈哨岭分支传送而来，至此亦耸为危嶂，屏压川流，又西与此脊对而挟持之。登此脊而见脊南山势崩坠，夹川如线，川自南来，下嵌其底，不得自由，惟有冲跃。脊南之路，复坠渊而下，以为此下必无通衢，而坠路若此，必因洞而辟。复经折随之下，则树影偃密，石崖亏蔽，悄非人境。下坠一里，路直逼西南高峰下，其峰崩削如压，危影兀兀欲坠。路转其夹坳间，石削不容趾，凿孔悬之，影倒奔湍间，犹窅然九渊也(1)。至是余知去路甚远，已非洞之所丽，而爱其险峭，徘徊不忍去。忽闻上有咳声，如落自九天。已而一人下，见余愕然，问何以独踞此。余告以寻洞，曰："洞在隔岭之北，何以逾此？"余问："此路何住？"曰："沿溪蹑峭，四十里而抵罗墓(2)。"则此路之幽阒，更非他径所拟矣。虽不得洞，而觇此奇峭，亦一快也。

【注释】

(1)九渊：九层深潭底。比喻其水很深。

(2)罗墓：今作乐母、乐亩，在昆明市西山区西北隅。

【译文】

一里，往西南进入峡谷。又行三里，顺着峡谷转向南，都是沿着螳螂川河岸走。又行二里，见道路一直向西登山，我怀疑走错路了，但路很大，姑且顺着这条路走。一里，遇上一个打柴的人，才知道上山是去胡家山的路，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寨，于是又下来，沿着螳螂川往南行。一里，这条路又往南上山，我观察这条路两旁都被草遮蔽着，就又顺着路走。往南登山上行，越上去越陡峻，一里，径直登上岭脊，却不见洞。这条山脊从西峰的最高处往东横突，与东峰像墙壁一样夹住螳螂川的流水，只通着一线宽的地方。大体上，螳螂川西岸的山，南面起自安宁州圣泉西边的龙山，分出支脉延伸而来，延到此

地耸起成为高险陡峭的山峰，屏风一样压向螳螂川，又往东北下延形成这条山脊，从而横向扼住螳螂川的水流；东岸的山，东面起自牛圈哨岭，分出支脉延伸而来，延到此地也是耸起成为高险陡峻的山峰，屏风一样压向螳螂川，又与西岸的这条山脊对峙，从而挟持螳螂川的水流。登上这条山脊就见到山脊南面的山势崩陷下去，夹住螳螂川如同一条线，螳螂川从南面流来，下嵌在峡底，不能自由流淌，只有冲激腾跃而过。山脊南面的路，重又下坠到深渊中，我以为这条路下去必定没有通畅的大路，而且道路如此下坠，一定是为了山洞而开辟的。又顺着路曲折下走，就见树影浓密枝干倒卧，石崖崩塌蔽塞，静悄悄的，是无人之境。下坠了一里，路一直逼近西南方的高峰下，这座山峰崩塌陡削，如同要倒下来一样，危险的山影颤巍巍的，摇摇欲坠。路转到两山相夹的山坳间，岩石锋利如刀，不容下脚，岩石上凿孔修成悬架的栈道，山影倒映在奔腾湍急的流水中，犹如身在幽深的九重深渊之中了。来到这里，我知道这条路前去的地方十分遥远，已经不是洞所在的地方，但喜爱这里险峻陡峭的地势，徘徊着不愿离去。忽然听到上面有咳嗽声，如同从九重天上掉下来一样。不久一个人下来，见到我十分吃惊，问我为什么独自一人蹲在这里。我告诉他因为寻找河上洞，他说："山洞在隔着这座山岭的北面，为什么翻越到此地？"我问他："这条路通往什么地方？"他说："沿着溪流攀登峭壁，四十里后到达罗墓。"不过，这条路的幽深寂静，绝不是其他的小径可以相比的了。虽然没找到山洞，却观察到如此奇异陡峭的景致，也是一件痛快事了。

返跻一里，复北上脊。见脊之东有洞南向，然去川甚远，余知非河上洞，而高揽南山，凭临绝壑，亦超然有云外想，遂披棘攀崖入之。其洞虽不甚深，而上覆下平，倒插青冥(1)，呼吸日月，此为最矣。凭憩久之，仍逾脊北下。一里抵麓，得前所见翳路，瞰川崖而南，半里，即横脊之东垂也。前误入南洞，在脊南绝顶，此洞在脊北穷峡。洞门东向，与东峰夹束螳川，深嵌峡底，洞前惟当午一露日光，洞内之幽阻可知也。洞内南半穹然内空，北半偃石外突；偃石之

上，与洞顶或缀或离；其前又竖石一枝，从地内涌起，踞洞之前，若涌塔然。此洞左之概也。穹入之内，崆峒窈窕，顶高五六丈，多翱翔卷舒之势。五丈之内，右转南入，又五丈而窅然西穹，阒黑莫辨矣。此洞右之概也。余虽未穷其奥，已觉幽奇莫过，次第滇中诸洞，当与清华、清溪二洞相为伯仲(2)。而惜乎远既莫闻，近复荒翳，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苔痕，自成岁月而已！

【注释】

(1)青冥(míng)：苍天。

(2)清华洞：在今祥云县。详《滇游日记十二》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记。清溪洞：在今富源县。杨升庵《滇程记》载："平夷卫六亭(多罗、响水、石层)而达白水。有茶花箐，多盗(俟行者不戒而掠之，曰张冷。)路有清溪洞，面溪流，中窅深，炬火入之，有浮图、龙象、芝朵、云英之像，皆石乳溜结者。有桂花洞，有桂一本百尺，根蟠洞底，枝出洞外，秋华时香彻他山。"清溪洞当为徐霞客在富源县境所游者，因《滇游日记一》散佚而缺载。

【译文】

返回来上登一里，又向北登上山脊。见到山脊的东面有个向南的山洞，不过离螳螂川很远，我知道那不是河上洞，然而这个洞在高处俯视着南山，高高下临着极深的壑谷，也让人产生超然置身于云天之外的想法，于是披荆斩棘攀着山崖进入洞中。这个山洞虽然不怎么深，可上面下覆下面平滑，倒插进苍天，呼吸着日月，这里是第一了。靠着休息了很久，仍然翻过山脊向北下行。一里到达山麓，找到先前见到的被草遮住的路，俯瞰着螳螂川边的山崖往南行，半里，就到了横着的山脊的东垂了。前边错走进去的南洞，在山脊南面的绝顶，这个洞在山脊北面峡谷尽头。洞口向东，与东峰相夹束缚着螳螂川，深嵌在峡底，洞口前只有正午时露出一束阳光，洞内的幽暗险阻可想而知了。洞内的南半部分穹隆而起向里面空进去，北半部分倒卧的岩石向外突出来；倒卧的岩石之上，与洞顶之间，有的连缀着有的分离开来；这块岩石前边，又竖立着一根石柱，从地下涌起，盘踞在

山洞靠前的部分，像涌出地面的塔一样。这是山洞左边的大概情况了。穹隆深入进去的里面，空阔幽深，洞顶高五六丈，多有展翅翱翔卷曲舒展的气势。五丈以内，从右边转向南进去，再走五丈后，洞向西进去非常深远，寂静漆黑无法分辨了。这是山洞右边的大概情况了。我虽然没能穷究洞内深藏之处，却已经觉得洞内的幽深奇妙之处没有山洞能超过了，如果拿云南各地的山洞排名次，应当与清华洞、清溪洞两个山洞不相上下了。但只可惜在远处既没有人知晓，近处又被荒草遮蔽着，桃花流水，不在人间，白云投影，苔藓留痕，自成岁月罢了！

出洞，遂随川西岸遵故道七里，至桥头。又北一里余，入富民县南门(1)，出北门；无城堞，惟土墙环堵而已。盖川流北向，辟为大坞，县治当西坡之下，其北有余支掉臂而东，以障下流，武定之路，则从此臂逾坳北去，川流则湾此臂而东北下焉。

【注释】

(1)富民县：隶云南府。《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十四载："富民故县，旧治在安宁河南梨花村旁，寻徙大河北。明嘉靖中，以河流泛溢，复迁河南土主村。万历中复徙治大河北。旧无城垣，崇祯十三年(1640)始营城浚隍，周三里有奇，即今治也。"富民县治在明代有迁移，但明后期已固定在螳螂川北，即今富民县治。城墙是霞客刚过不久修的，故此说"无城堞"。

【译文】

出洞来，就沿着螳螂川西岸顺着原来的路行七里，来到桥头。又往北行一里多，进入富民县城南门，走出北门；没有城墙，只有土墙围绕着而已。大致螳螂川向北流去，敞开为一个大山坞，县治位于西面山坡之下，县城北面有分支的余脉掉头向东延伸，因而挡住螳螂川往下流，去武定府的路，就从沿着这掉头支脉穿过山坳往北去，螳螂川的水流就在这掉头的地方形成一个河湾，然后向东北流下去。

时顾仆及行李不知待何所，余踉跄而前，又二里，及之坳臂之

下，遂同上峡中，平逾其坳。三里，有溪自西南山峡出，其势甚遥，乃河上洞西高峰之后，夹持而至，东注螳川者。其流颇大，有梁南北跨之。北上坡，又五里，饭于石关哨。逾坳北下，日色甚丽，照耀林壑。西有大山曰白泥塘，其山南北横耸，如屏插天。土人言，东下极削而西颇夷，其上水池一泓，可耕可庐也。山东之水，即由石关哨北麓而东去。共二里，涉之，即缘东支迤逦北上。其支从白泥东北环而南下者，其腋内水亦随之南下，合于石关北麓。路溯之北，八里，又逾其坳。坳不甚峻，田塍叠叠环其上，村居亦夹峙，是为二十里铺。又四里为没官庄，又三里为者㓜关(1)。其处坞径旁达，聚三流焉。一出自西南峡中者，最大，即白泥塘山后之流也，有石梁跨其上，梁南居庐即者㓜关也。越梁西北上一里，复过一村庐，又一小水自西峡来，又一水自西北峡来，二水合于村庐东北，稍东，复与石梁下西南峡水合而东北去，当亦入富民东北螳川下流者。过村庐之西北，有平桥跨西峡所出溪上，度其北，遂西北上岭。其岭盖中悬于西北两涧之中，乃富民、武定之界也。盘曲而上者三里，有佛宇三楹，木坊跨道，曰“滇西锁钥”，乃武定所建，以为入境之防者。又西上一里余，当山之顶有堡焉，其居庐亦盛，是为小甸堡(2)。有歇肆在西隘门外，遂投之而宿。

【注释】

(1)者㓜(qín)关：即今者北，在富民县北境。

(2)小甸堡：今仍称小甸，分小甸上村和小甸下村。在富民县西北隅的罗免稍北，原属武定，1971年划归富民县。

【译文】

这时不知顾仆和行李在什么地方等我，我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又行二里，等到了山脉掉头处下面的山坳时，就随同山坳上到峡中，平缓穿越过这个山坳。三里，有条溪水从西南方的山峡中流出来，水势来得很远，是从河上洞西面高峰的后面，被夹在山间流来，往东注入

螳螂川的溪流。溪中水流很大，有座桥梁横跨溪流南北两岸。往北上坡，又行五里，在石关哨吃饭。越过山坳向北下走，阳光十分艳丽，照耀着山林壑谷。西面有座大山叫做白泥塘，这座山呈南北向横着耸起，如屏风高插天际。当地人说，从山的东面下走极为陡削，而山的西面较为平坦，山上有一池水，可以耕种可以居住。山东面的水，随即流经石关哨北麓后向东流去。共行二里，涉过这条溪流，立即沿着东边的支脉弯弯曲曲往北上走。这条支脉是从白泥塘往东北环绕着往南下延的山脉，山内侧的水也顺着山势向南下流，在石关哨北麓合流。道路溯溪流往北行，八里，又穿越山坳。山坳不十分陡峻，田地层层叠叠环绕在山上，村中的房屋也是夹住山坳对峙，这里是二十里铺。又行四里是没官庄，又走三里是者坳关。此处的山坞中小径四通八达，汇聚了三条水流。一条出自于西南方峡中的水流，最大，就是白泥塘山后的溪流了，有座石桥跨在溪流上，桥南的居民房屋就是者坳关了。过桥后往西北上行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又有一条小溪从西面的峡中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西北方的峡中流来，两条溪水在村子的东北面合流，稍往东流，又与石桥下西南方峡中流来的溪水汇合，而后向东北流去，应当也是流入富民县城东北方螳螂川下游中的水流。经过村子的西北方，有座平桥跨在西面峡中流出来的溪流之上，过到桥北，于是往西北上登山岭。这座山岭因为高悬在西面和北面两条山涧的中间，就成为富民县、武定府的分界了。绕着山曲折往上走三里，有三间佛寺，木牌坊跨在道路中央，上面写着“滇西锁钥”，是武定府修建的，作为进入武定府境内的标记。又往西上行一里多，山的顶上有个堡寨，这里的居民房屋也很兴盛，这是小甸堡。有旅店在西隘门外，于是到店中投宿。

十一日　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1)。

【注释】

(1)武定府：即今武定县。明时治所有迁移，隆庆四年(1570)始建石城于今治，周围三里三分，四门。

【译文】

十一日　从小甸堡到武定府，住下。

(季会明曰：此后共缺十九日。询其从游之仆，云武定府有狮子山(1)，丛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数日，遍阅武定诸名胜。后至元谋县，登雷应山(2)，见活佛，为作碑记，穷金沙江。由是出官庄，经三姚〔三姚：大姚县、姚安府、姚州〕而达鸡足。此其大略也。余由十二月记忆之，其在武定、元谋间无疑矣(3)。夫霞客虽往，而其仆犹在，文之所缺者，从而考之，是仆足当霞客之遗献云。)

【注释】

(1)狮子山：在武定城西郊，如屏风高插天际，被誉为“西南第一山”。在接近山顶的地方，有一平台，元时即建正续寺。传说明代建文皇帝曾到过狮山正续寺为僧，手植孔雀杉二棵，茶花一棵。今孔雀杉挺直高耸达二十五米，四人才能合抱；茶花已死，尚遗花台，皆在大雄宝殿前。殿后的藏经楼，规模甚大。下层正中有建文塑像，白发，穿蓝色袈裟，坐龙椅，扁额题“明惠帝”。寺内楹联甚多，皆与建文事迹有关。《滇略》载：狮山“岩半有庵曰龙隐，中祠建文皇帝，云帝自靖难师入自髡以出，栖此山者四十余年，始自白归大内，今其像禅衣锡杖，凄然老衲状也。”《滇略》作者谢肇淛于万历末年为宦云南，则万历年间狮山已祠建文像，此当为霞客亲见者。寺边月牙泉涌流不绝。寺后是陡峻光滑的石壁，一层层整齐的纹理，状如狮子，山因此得名。崖壁磴道悬绝，藤树密翳，石门悬阁嵌错其间。山顶宽平，海拔2400米，林木遍列，可尽览武定坝子。今已修登山公路，汽车可直达正续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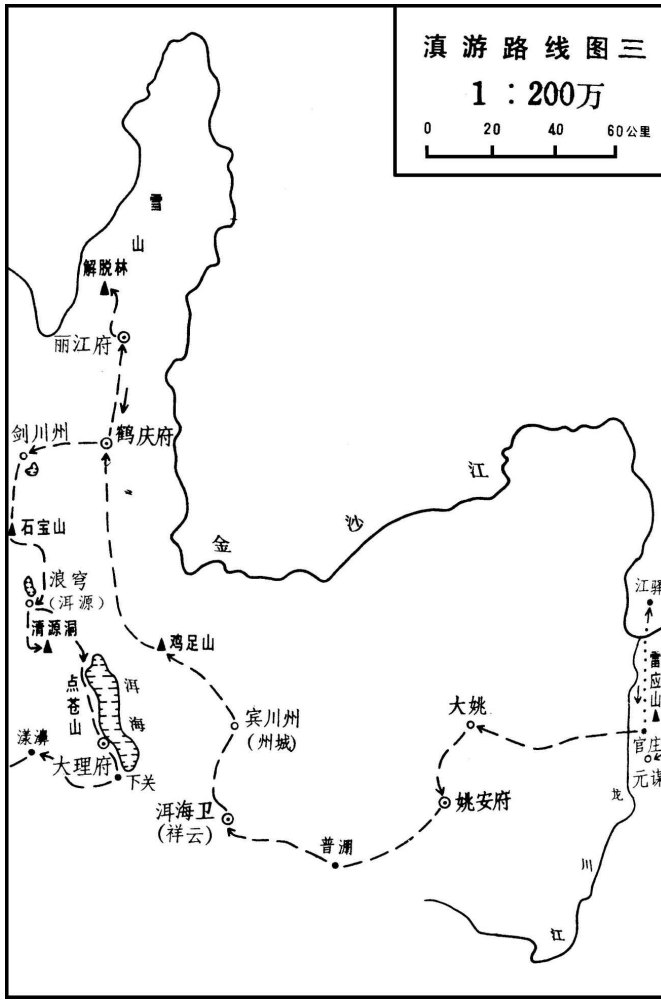
(2)雷应山：又称住雄山、东山。今名同，为元谋坝子东面的高山，南北走向，蜿蜒八十余里，最高峰海拔2803米。明时建有法灵寺和香山寺。法灵寺今已不存。香山寺在半坡平坦处，传说有山下能海闹村女子在那里留偈坐化，当地人称为活佛，称此寺为活佛寺。上有入定石、治瘿泉诸胜迹，明清时香火很盛。活佛寺现作小学校舍。雷应山上有火把梁子，当地彝族群众每年在上面欢度火把节。

(3)在武定、元谋间：据天启《滇志·旅途志》载建昌路程站：“富民西北十二亭达武定府，有鸡街子坡……逾坡有小甸关，扼要可守。”“武定西历乌

龙洞、跃鹰村、高桥村至马鞍山七亭。村落十余，皆枕山面流，川原平衍，广二十余里。有径路涉高桥水，径一亭，冬春乃过。逾马鞍山西九亭达元谋县。”从武定到元谋的大道，沿东西走向的山坞，与今公路线基本一致。乌龙洞、跃鹰村、高桥、马鞍山等名，至今仍存，皆在武定县西境的公路旁。霞客进入元谋境后，下马头山，到老城，再往北到马街。从马街往东登雷应山。从马街往北考察金沙江，经金沙江巡司，渡江直达姜驿。以后折回马街官庄。

【译文】

(季会明说：这以后共缺十九天的日记。询问跟随徐霞客游历的顾仆，他说武定府有座狮子山，佛寺十分兴盛，僧人也尊敬客人。留在寺中休息了几天，游遍了武定府的各处名胜。后来到了元谋县，登上雷应山，见到了活佛寺，为活佛寺写了碑记，穷究了金沙江。从这里走出官庄，路经三姚，即大姚县、姚安府、姚州，而后到达鸡足山。这是这些天徐霞客游程的大略情况。我从十二月的日记中追忆他的游程，他在武定府、元谋县之间游历过是无疑的了。霞客虽然去了，可他的仆人还在，游记中所缺失的内容，可从他那里考订，这个仆人足以当做霞客遗留下来的文献了。)


滇游路线图三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雪山
解脱林
丽江府
鹤庆府
剑川州
石宝山
浪穹
（洱源）
清源洞
鸡足山
点苍山
洱海
大理府
下关
漾濞
宾川州
（州城）
洱海卫
（祥云）
普洱
姚安府
大姚
江驿
雷应山
官庄
元谋
金沙江
龙川江

滇游日记五(1)

【题解】

《滇游日记五》是徐霞客赴云南西部的最初一段旅程的游记。

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初，徐霞客在元谋县官庄茶房，久难成行，顾仆病弱，又难找旅伴，天天靠僧人化缘供食。初六日起行，往西经仡佬族村寨及大舌甸、水井屯、仓屯桥等村到大姚县，折往南经龙冈卫到姚安府，再西南经弥兴、普溯、云南驿到洱海卫(今祥云县)，转往北经宾川州的宾居、州城附近及牛井。二十二日抵鸡足山，寓悉檀寺。

这一带名胜古迹较多，徐霞客得以尽情游览。在大姚游妙峰山德云寺，并写《宿妙峰山》诗。在姚安游活佛寺、青莲庵。在祥云游水目山，考察清华洞，登九鼎山。徐霞客正赶上一年一度人们登鸡足山进香的机会，那几天他在鸡足山登绝顶观日出，就浴人工烧砌的汤池，游朝山的街子，观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的火光，欣赏人间难得的胜景，感叹“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徐霞客遵静闻遗愿，把他从千里之外历尽艰辛带来的静闻骨灰妥善安葬在鸡足山，成为人们称道的友谊的典范。

戊寅十二月初一日(2)　在官庄茶房(3)。时顾仆病虽少瘥(4)，而孱弱殊甚，尚不能行。欲候活佛寺僧心法来，同向黑盐井(5)，迂路两日，往姚安府。以此路差可行，不必待街子也。

【注释】

(1)《滇游日记五》：在乾隆刻本第六册下。

(2)戊寅：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

(3)官庄：在今元谋县治元马镇东郊，仍称官庄，但由于城、乡的发展，基本与县城相连。它与能道村紧邻，今又合称官能。

(4)瘥(chài)：病愈。

(5)黑盐井：明设黑井提举及巡检司，属定远县。今仍称黑井，在禄丰县西北隅，龙川江西岸。

【译文】

戊寅年(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初一日　在官庄茶房。这时顾仆的病虽然稍微痊愈了些，可却虚弱的很，还不能走路。打算等活佛寺的僧人心法来到，一同去黑盐井，绕两天的路程，前往姚安府，因为这条路勉强可以走，不必等街子天。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日日化米以供食(1)，而顾仆孱弱如故。心法亦不至。

【注释】

(1)化：即化缘、化募，指和尚、道士求人施舍。

【译文】

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　在茶房。悟空天天去募化些米来提供饭食，可顾仆仍和原来一样虚弱。心法也没来。

初五日　前上雷应诸蜀僧返。诸僧待明日往马街，随街往炉头出大姚。余仍欲随之，而病者不能霍然(1)，为之怏怏(2)。

【注释】

(1)不能霍然：指疾病不能突然痊愈。

(2)怏怏：郁郁不乐。

【译文】

初五日　先前上雷应寺的诸位四川僧人返回来了。众位僧人要等明天去马街，由马街前往炉头出到大姚。我还是想跟随他们去，但生病的人不能很快好起来，心中为此闷闷不乐。

马街在西溪东坡上(1)，南去元谋县二十五里，北去黄瓜园三十五里，东至雷应山箐口十里，西至溪西坡五里，当大坞适中处，东西抵山，共径十五里，南抵山，北逾江，共径一百三十里，平坞之最遥者也。其东南有聚庐曰官庄，为黔府庄田。茶房即在马街坡北。

【注释】

(1)马街：又称轱辘街。逢午而市，又逢未而市，每次连赶街两天。明清以来即成为商业中心，人称“金马街，银元谋”，被誉为“滇南大都会”。光绪四年(1878)元谋县治迁此，后又建土城。至今仍为元谋县治，现称元马镇，在元谋坝子中部，海拔1065米。

【译文】

马街在西溪东面的山坡上，南面距元谋县二十五里，北面距黄瓜园三十五里，东面到雷应山的箐口十里，西面到溪西坡五里，位于大山坞中适中的地方。山坞东西两面到山脚，直线共十五里；南面到达山脚，北边越过金沙江，直线共一百三十里，是在平坦的山坞中延伸得最远的一个了。山坞的东南有个聚落叫做官庄，是黔国公沐府的田庄。茶房就在马街所在的山坡北面。

元谋县在马头山西七里(1)，马街南二十五里。其直南三十五里为腊坪(2)，与广通接界(3)；直北九十五里为金沙江，渡江北十五里为江驿(4)，与黎溪接界(5)；江驿在金沙江北，大山之南。由其后北逾坡五里，有古石碑，大书“蜀滇交会”四大字。然此驿在江北，其前后二十里之地，所谓江外者，又属和曲州(6)；元谋北界，实九十五里而已。江驿向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久无行人，今止金沙江巡检司带管。直东六十里为墟灵驿东岭头(7)，与和曲州接界；直西四十里为西岭，与大姚县接界。其地北遥与会川卫直对(8)，南遥与新化州直对(9)，东遥与嵩明州直对，西遥与大姚县直对。东界

大山即墟灵驿与雷应山也，南自大麦地(10)，直北抵金沙江南岸，横亘二百里，平障天半焉。西界山层叠错出，亦皆自南而北。县治之支，南自楚雄府定远县东来(11)，分支结为县治。其余支西绕者，由县西直北十五里西溪之口而止，是为第一层；又一支南自定远县分支来，与县西之支同夹而北，至西溪口，东支已尽，此支更夹之而北，至扁担浪而止，是为第二层；又一支西自定远西与姚安府东界分支东来，与扁担浪之支同夹而北，中界苴林后水，即所谓西尖界岭也；又一支西自姚安府东北分支东来，与西尖界岭同夹而北，中界炉头溪水，即所谓炉头西乱石冈也；又一支定远县西北妙峰山分支东来，与乱石冈同夹而北，中界河底之水，即所谓舌甸独木桥西山也。诸山皆夹川流北出，或合西溪，或出苴榷而下金沙(12)，故自县以北，其西界诸山，一支既尽，一支重出，若鳞次而北抵金沙焉。其东界水皆小，惟墟灵驿一支较大，南出马头山之南，经县治东而北与西溪合(13)。自是以北，溪东之村，倚东界山之麓甚多：官庄之北，十里为环州驿(14)，又十里为海闹村(15)，滨溪东岸，即活佛所生处，离寺二十五里。其村有木棉树，大合五六抱。县境木棉树最多，此更为大。又十五里为黄瓜园(16)。溪西之村，倚西界山之麓亦甚多：西坡下村，与官庄对峙，北十五里为五富村，又十里为苴宁村(17)，又北逾岭二十里，为扁担浪(18)，于是北夹西溪，尽于金沙焉。

【注释】

(1)元谋县：隶武定府。治所曾多次迁徙，万历三十一年(1603)始于丙弄山下筑城，天启二年(1622)改筑砖城，周一里三分。元马河从东往西，潆绕城北。城址在今元谋县南境的老城，沿河岸修砌的城墙，城内的孔庙和三元宫，遗址尚存。马头山：今名同，即老城以东的高山。今公路从此经过，再下到元谋坝子。在马头山麓，元谋坝子东缘，大那乌村东(上那蚌村北)的缓坡上，1965年发现了两颗猿人牙齿，经古地磁法测定，距今170万年，是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猿人。附近古动物化石极为丰富，现已建有文物标识。

(2)腊坪：即勒品甸。今称羊街，在元谋县南境。

(3)广通：明为县，属楚雄府，治今禄丰县西部的敦仁镇。

(4)江驿：他书皆作“姜驿”，在元谋县最北境。

(5)黎溪：元置黎溪州，明初废入会川卫，但地名仍存。今仍称黎溪街，在四川会理县西南。

(6)和曲州：属武定府。据《明史·地理志》：“和曲州，倚。旧城在南，元州治于此。隆庆三年十二月徙州为府附郭，令吏目领兵守焉。”则1569年后和曲州与武定府同点，在今武定县治。

(7)墟灵驿：他书皆作“虚仁驿”。在今武定县西隅的白路，有公路经过。

(8)会川卫：即会川卫军民指挥使司，属四川行都司，在今四川会理县城。

(9)新化州：洪武十七年(1384)置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弘治八年(1495)改为新化州，万历十九年(1591)隶临安府，治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西部的新化。

(10)大麦地：今名同，在元谋县东隅。

(11)定远县：属楚雄府，治今牟定县。

(12)苴榷(zuǒ què)：他书作“苴却”，明时属大姚县，在今永仁县治。

(13)西溪：又称西溪河，即今龙川江。发源于马头山，流经县治北，从东往西汇入龙川江的水，即今元马河。

(14)环州驿：有别于今武定环州。康熙《元谋县志》载：“环州驿，今裁。”“旧基在马街北八里。”清代裁驿，今已不存。

(15)海闹村：又作海螺村，今名牛街，在龙川江东岸。

(16)黄瓜园：即今黄瓜园镇，在龙川江东岸，有铁路和公路经过。

(17)苴(zuǒ)宁村：《游记》前作“苴林”，即今苴林，在龙川江西岸。

(18)扁担浪：今作丙大浪，在蜻蛉河汇入龙川江处。以上村寨，皆按顺序分布在元谋县北境龙川江两岸，与今地望相较，《游记》所载详实、准确，足证关于霞客“穷金沙江”的说法是可信的。霞客沿此一线约北达金沙江北岸的姜驿。

【译文】

元谋县在马头山西面七里，马街南面二十五里处。元谋县正南三

十五里是腊坪，与广通县接界；正北九十里是金沙江，渡过江往北十五里是江驿，与黎溪接界；江驿在金沙江北岸，大山的南面。由江驿后面向北翻越山坡行五里，有块古代的石碑，碑上大大写着“蜀滇交会”四个大字。然而这个驿站在金沙江北岸，它前后二十里的地区，就是所谓的江外的地方，又归属和曲州；元谋县北部的地界，实际只有九十五里而已。江驿从前设有驿丞。二十年来，道路不通，很久没有行人，今天只是由金沙江巡检司代管。正东六十里是墟灵驿东面的岭头，与和曲州接界；正西四十里是西岭，与大姚县接界。它的地理位置，北面远远与会川卫正面相对，南面远远与新化州正面相对，东面远远与嵩明州正面相对，西面远远与大姚县正面相对。东面的一列大山就是墟灵驿与雷应山了，南面起自大麦地，一直往北延到金沙江南岸，横亘二百里，平平地挡住半边天。西面一列山层层叠叠，错杂重出，也都是自南往北延伸。县城所在的支脉，南面起自楚雄府定远县东面延伸而来，分出一支盘结为县城。它的余脉往西环绕的支脉，由县城西面向正北延伸十五里，到西溪口为止，这是第一层山脉；又有一支山脉从南面的定远县分支延伸而来，与县城西面的支脉一同夹住山坞往北延伸，到西溪口，东面的支脉已到头，这条支脉再夹住山坞往北延伸，到扁担浪为止，这是第二层山脉；又有一支山脉西面起自定远县西部与姚安府东部境内分出支脉往东延伸而来，与扁担浪的支脉一同相夹往北延伸，中间隔着苴林后面的水流，就是所谓的西尖界岭了；又有一支山脉西面起自姚安府东北部，分出支脉往东延伸而来，与西尖界岭一同相夹往北延伸，中间隔着炉头的溪水，就是所谓的炉头西面的乱石冈了；又有一支山脉从定远县西北的妙峰山分出支脉往东延伸而来，与乱石冈一同相夹往北延伸，中间隔着河底的水流，就是所谓的舌甸独木桥的西山了。各条山脉都是夹住河流往北流出去，有的汇入西溪，有的流出苴榷后下流进金沙江，所以从县城以北，元谋县西部的群山，一条支脉完结后，一条支脉重又延伸出来，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往北延伸到金沙江。元谋县东境的水流都很小，只有墟灵驿的一条水流较大，南面源出马头山的南面，流经县城东边后往北流，与西溪合流。从这里往北，溪流东面的村庄，紧靠东面一列山的山麓的很多：官庄的北面，十里是环州驿，又行十里是海闹

村，濒临溪流东岸，就是活佛出生的地方，距离活佛寺二十五里。这个村子有木棉树，大处有五六个人合抱。元谋县境内木棉树最多，此地的更是大。又行十五里是黄瓜园。溪流西面的村庄，紧靠西面一列山的山麓的也很多：西坡下村与官庄对峙，往北十五里是五富村，又十里是苴宁村，再往北越岭二十里是扁担浪，从扁担浪起，两面的山夹住西溪往北去，在金沙江到了尽头。

西界诸山俱自定远夹流分支，东北而尽于金沙江。其西北又有大山方顶矗峙于北，与金沙北岸“蜀滇交会”之岭，骈拥天北。从坞中北向遥望，若二眉高列于坞口焉。余初以为俱江北之山，及抵金沙江上，而后知江从二山之中，自北而南，环东山于其北，界西山于其西，始知此方顶之山，犹在金沙之南也。其山一名方山，象形。一名番山，以地。因其音之相近而名之。其地犹大姚县属，在县东北百四十里苴榷之境，东临金沙江。是此山又从西北北胜州界环突东南，界金沙于外，抱三姚于中，与此西界回合，而对峙为门户者也。

【译文】

西部的群山，全都是起自定远县，分出支脉夹住水流，往东北延伸后，在金沙江到了尽头。县内西北部又有座大山的方顶矗立在北面，与金沙江北岸的“蜀滇交会”所在的山岭，并排拥立在北面的天际。从山坞中向北遥望，好像两条眉毛高高排列在山坞口一样。我最初以为都是金沙江北岸的山，等到了金沙江岸上时，然后才知道江水从两列山的中间，自北往南流，环绕过在江北岸的东山，把西山隔在江流的西岸，才知道这座方顶的山，还在金沙江的南岸。这座山一个名字叫方山，形状相似。一个名字叫番山，用地名取山名因为两个音相近而替它取名。那个地方仍然是大姚县的属地，在县城东北一百四十里的苴榷境内，东边面临金沙江。这样，这座山又从西北北胜州境内往东南环绕前突，把金沙江隔在外面，把姚安府、姚州、大姚县环抱在中间，与这里西面的一列山回绕会合，从而对峙成为元谋县的门户。

金沙巡司乃金沙江南曲之极处(1)。自此再东，过白马口、普渡河北口(2)，即从乌蒙山之西转而北下乌蒙、马湖(3)。巡司之西，其江自北来，故云南之西北界，亦随之而西北出，以抵北胜、丽江焉(4)。

【注释】

(1)金沙巡司：即金沙江巡检司，在今元谋县北境，龙川江和金沙江汇口处的龙街，位于金沙江南岸，龙川江东岸。

(2)白马口：今名同，在武定县北隅，所所卡河从南往北在此汇入金沙江。

(3)乌蒙山：《明一统志》武定府山川："乌蒙山，在禄劝州东北三百里，一名绛云露山，北临金沙江，山有十二峰，耸秀为一州诸山之冠，八九月间常有雪，其顶有乌龙泉，下流为乌龙河，蒙氏封此山为东岳。"此山在禄劝县与东川区间，禄劝称轿子雪山，东川称硃王山。最高峰海拔4247米。现在通常把滇东北和黔西北间的大山称乌蒙山。乌蒙：明置乌蒙府，属四川布政司，治今昭通市昭阳区。

(4)北胜：明置北胜州，治今永胜县。

【译文】

金沙江巡检司，是金沙江向南弯曲的最南处。从这里再往东，流过白马口、普渡河北口，随即从乌蒙山的西面转向北下流到乌蒙府、马湖府境内。巡检司的西面，金沙江自北边流来，所以云南省的西北境，也随着江流往西北伸出去，以到达北胜州、丽江府。

初六日　是早，云气少翳，诸蜀僧始欲游街子，俟下午渡溪而宿，明晨随街子归人同逾岭。既晨餐，或有言宜即日行者。悟空以余行有伴，辞不去，而顾仆又以恹恹不能速随诸僧后(1)，虽行，心为忡忡。出茶房西一里半，渡西溪，溪从此西曲，从其南岸随之。又一里余，抵西山下，溪折而北，又从其西崖傍山麓随之。又北一里余，有村当路北，遂由其南西向入峡。半里，涉枯涧，乃蹑坡上。其坡突石，皆金沙烨烨，如云母堆叠，而黄映有光。时日色渐开，蹑其上，

如身在祥云金粟中也(2)。一上二里，逾其顶，望其西又辟一界，有尖山独耸，路出其间，乃望之而趋。西向渐下，三里，抵坞中，有水自南峡中来，至此绕坞东北去。其水不深而阔，路北数十家，倚河东岸。由其南渡河而西，其处木棉萁有高一丈余者(3)，云两二年不凋。有枯涧自西来，其中皆流沙没足，两傍俱回崖亘壁夹持而来，底无滴水，而沙间白质皑皑，如严霜结沫，非盐而从地出，疑雪而非天降，则硝之类也。路当从涧底直入，诸僧之前驱者，误从南坡蹑岭上。上一里，见其路愈南，而西尖在西，知其误，乃与僧西北望涧底攀崖下坠。一里，复循底西行，见壁崖上悬金丸累累，如弹贯丛枝，一坠数百，攀视之，即广右所见颠茄也。志云："枝中有白浆，毒甚，土人炼为弩药，著物立毙。"行涧底二里，其底转自西北来，路乃从西南蹑岭。一里半，盘岭头西出，又一里半，西南下坡。其处开壑湾环而北，涉壑底而西，不见有水。半里，循西坑入，见石峡中有水潺潺，其峡甚逼，水亦甚微。一里，其峡有自南流而出者，下就涉之。其流之侧，有窞如半匏(4)，仰东崖下，涵水一盂，不流不竭，亦潴水之静而有常，不与流俱汩者也。涉细流西上，逾坡半里，有植木为坊者，上书"黔府官庄"。西下半里，有数家在坡北，其壑亦湾环而北，中有田塍数十畦，想即石峡之上流，得水如线，遂开此畦，所谓"黔府庄田"是也。时诸僧未及携餐，令其徒北向彝家觅火。余辈随大道绕其南而西，一里，又有木坊在西坡，书亦如前，则其西界也。从此西下，又涉一枯涧，遂西上岭，其上甚峻。前乞火僧携火至，而不得泉，莫能为炊。上岭二里，盘峡而西，又半里，转而南，半里，一坪北向，环洼中亦无水，余乃出所携饭分啖之。随坪稍南，半里，复西上，其上愈峻。二里，登冈头，以为逾岭矣，而不知其上乃东垂之脊也。望西尖尚在其北，隔一深坑甚遥，西尖又有南北二横山亘其两头，又自成一界焉。从脊向西行二里半，又南转峡上，循而环之，又西北上，再陟峻岭。二里，登冈头，又以为逾岭矣，而其上犹东垂之脊也。又从脊西向行，于是脊两旁皆深坠成南北壑，壑蟠空于下，脊端突起于外，西接横亘之界，树丛石错，风影飒飒动人，疑是畏途。时肩担者以陟峻难前，顾仆以体弱不进，余随诸僧后，屡求其待之与俱，每至一岭，辄坐待

久之，比至，诸僧复前，彼二人复后。余心惴惴，既恐二人之久迟于后，又恐诸僧之速去于前，屡前留之，又后促之，不胜惶迫，愈觉其上不已也。从脊行三里，复从岭西上一里，遂陟横亘南山之北巅。其巅与中突之尖，南北相对，上有石叠垣横界，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5)，即武定、姚安二府所分壤处也。路由其间，登巅之绝处，则有盘石当顶，于是从南横之巅，南向陟其脊，东瞰元谋，西瞰炉头，两界俱从屐底分坞焉。南行脊上二里，西向下二里，路侧渐坠成峡，石坎累累，尚无滴水。历石坡直下，一里，抵峡中。峡西又有回冈两重，自东北而蟠向西南。于是涉峡盘冈，再逾坡两重，共七里，乃西南下岭。一里，始及其麓，其坞乃南北大开，中有溪界之，望见溪西有大聚落，是为炉头(6)。时诸僧已饥，且日暮，急于问邸，遂投东麓下草庐家宿。

【注释】

(1)恹(yān)恹：精神不振。

(2)枯涧：此枯涧应即今白沙干河。这是对元谋土林的最早记录。元谋县土林甚多，以班果土林最典型，在龙川江西岸班果附近的白沙干河两岸，即霞客所经者。沙堆林立，形状各异，拟人拟物，十分壮观。沙石多呈黄色，还有粉红、玫瑰红、浅绿等色泽，且随光照角度发生变化，使土林更加迷人。

(3)木棉：即攀枝花，又称英雄树，为落叶乔木，树干高大，春季开红花。至今仍为元谋特产，在坝子里随处可见，点缀在村头田间，为广袤的田野增色不少。　其(jī)：即萁木，指树干。

(4)窞(dàn)：深坑。

(5)是为元谋东界、大姚西界：依其位置，此处似“东”、“西”倒误，疑应为“是为元谋西界，大姚东界。”

(6)炉头：明代有炉头溪，清代亦称炉头河，今称鼠街河或上白河。源自大姚县东南隅的鼠街，往东北流，至元谋牛街附近汇入龙川江。此河因流经炉头坝子而得名，今新华乡驻地仍称炉头坝，又作“卢头”。炉头坝一直属大姚，1956年始划归元谋县。

【译文】

初六日　今天早晨，有少许云气遮挡，众位四川僧人开始想要去逛街子，等到下午渡过西溪去住宿，明天早晨随同赶街子回去的人一同翻越山岭。早餐后，有人说应该当天就动身。悟空因为我有同行的同伴，告辞不一起走，可顾仆又因为病恹恹的不能跟随在众位僧人后面快走，虽然上了路，心里为此忧心忡忡。走出茶房西面一里半，渡过西溪，溪流从此处向西弯曲，从西溪南岸顺着溪流走。又行一里多，到达西山下，溪流转向北流，又从溪流西面的山崖傍着山麓顺着溪流走。又往北行一里多，有个村子位于道路北边，便由村子南面向西进入峡谷。半里，涉过干枯的山涧，于是踩着山坡走。这个山坡上突起的岩石，都是金灿灿的沙石，如同堆叠在一起的云母石，而且映照出黄色的光彩。此时天色渐渐晴开，走在坡上，如同身在祥云和金色的小米堆中一样的了。一口气上走二里，越过坡顶，望见坡西又开辟出一番境界，有座独自耸立的尖山，道路从山间出去，于是望着这座山赶过去。向西渐渐下行，三里，来到山坞中，有条河水自南面的峡中流来，流到此地绕着山坞往东北流去。河水不深却很宽，路北有几十家人，紧靠河的东岸。由村南渡河往西行，此处木棉树的树干有高一丈多的，据说木棉花两三年都不会凋谢。有条干枯的山涧从西面前来，山涧中全是没过脚面的流沙，两旁都是回绕绵亘的悬崖峭壁，夹着山涧对峙而来，涧底没有一滴水，而流沙的质地白皑皑的，如严寒霜冻结成的白沫，不是盐却从地下涌出，怀疑是雪花却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原来是硝一类的东西。路应当从山涧底笔直进去，僧人中走在前面的人，错从南面的山坡翻越到岭上。上行一里，看见这条路愈发往南去了，而西面的尖山在西边，知道他们走错了，于是与僧人们向西北望着涧底攀着山崖下坠。一里，又沿着涧底往西行，见到崖壁上悬挂着一串串金色的小球，如同弹丸挂在树丛枝头上，一枝坠有几百个，攀崖上去细看，是在广西见过的颠茄。志书说："枝干中有白色的浆液，很毒，当地人提炼后作为涂在弩上的毒药，动物沾上马上毙命。"在涧底行二里，涧底转向从西北来，道路于是向西南登岭。一里半，绕着岭头往西出来，又

行一里半，向西南下坡。此处开阔的壑谷向北转弯，涉过壑谷底往西行，不见有水。半里，沿着坑谷向西进去，见到石山峡中有潺潺流水，这里峡谷十分狭窄，水流也很小。一里，峡中有从南面流出来的水流，下走过去涉过水流。水流的侧边，有个如同半个葫芦的深坑，在东面的山崖下仰面朝上，坑内涵着一盂水，不流动也不枯竭，这也是静止不动的积水的常态，不与流水一起争流的水了。涉过细流往西上走，翻越山坡半里，有栽木柱建成的牌坊，上面写着“黔府官庄”。往西下行半里，有几家人在山坡北面，这个壑谷也向北转弯，壑谷中有几十块田地，猜想就是石山峡谷中上面的水流，得到如线一样细小的水流，便开垦这一片田地，就是所谓的“黔府庄田”了。此时诸位僧人因为没来得及带饭，让他们的徒弟去北边的彝人家找火种。我们这些人顺着大路绕过村南往西行，一里，又有一座木牌坊在西坡上，写的字也如前面的一样，则是“黔府官庄”的西界了。从此处往西下行，又涉过一条干枯的山涧，就向西上岭，那上去的路十分陡峻。先前去要火种的僧人带着火种来到，但找不到泉水，没法做饭。上岭二里，盘绕着峡谷往西行，又行半里，转向南，半里，一块向北的平地，环绕的洼地中也没有水，我便拿出带着的饭分着吃。顺着平地稍往南走，半里，又西上走，那上去的路更加陡峻。二里，登上冈头，以为已越过山岭了，却不知山头的上面才是往东下垂的山脊。望见西面的尖山还在它的北面，隔着一条深坑十分遥远，西面的尖山又有南北两座横着的山横亘在它的两头，又自成一番境界了。从山脊上向西行二里半，又往南转到峡谷上方，顺着峡谷绕着走，又往西北上走，再次登越险峻的山岭。二里，登上冈头，又以为已越过山岭了，而它的上方仍然是往东下垂的山脊。又从山脊上向西行，到这里，山脊两旁都是深深下坠形成的南北向壑谷，壑谷盘曲悬空于下方，山脊前端突起于外边，西面接着横亘的那一列山，树木成丛，岩石交错，风声飒飒，震动人心，怀疑是危险可怕的途程。此时挑担子的人因为道路陡峻难以前行，顾仆由于身体虚弱不能前进，我跟随在众位僧人后面，屡次乞求他们等等挑夫和顾仆，与他们一起走，每到一座山岭，就坐下来等待他们很久，等他们来到时，众位僧人又往前走，他们两个人

又落在后面。我心里面惴惴不安，既担心这两个人长久落在后面，又害怕众位僧人在前面快速离去，多次赶到前边挽留僧人，又到后面催促他们，不胜惶恐急迫，愈发觉得那上走的路没有止境了。从山脊上行三里，又从岭西上行一里，于是越过横亘着的南山北面的山顶。山顶与突起在中间的尖山，南北相对，山顶上有石块堆砌的石墙横隔着，这里是元谋县的东部边界、大姚县的西部边界，就是武定府、姚安府二府辖地分界之处了。道路经由分界处之间，登上山顶的绝高处，就见有块磐石位于山顶上，于是从往南横亘的山顶，向南登上山脊，东面俯瞰元谋，西面俯瞰炉头，两面都从脚底下分出山坞。往南行走在山脊上二里，向西下行二里，路侧边逐渐下坠成峡谷，石坑众多，石坑中还是没有一滴水。经由石坡一直下走，一里，到达峡中。峡谷西面又有两重回绕的山冈，从东北盘曲向西南。从这里起涉过峡谷绕过山冈，再越过两重山坡，共行七里，于是往西南下岭。一里，才来到山麓，这里山坞才呈南北走向，十分开阔，山坞中有溪流隔在中间，望见溪流西岸有个大聚落，这是炉头。此时僧人们已经饿了，而且天色已晚，急着去找旅店，就到山的东麓下住草房的人家投宿。

初七日　土人言，自炉头往独木桥，路止四十里，不及官庄来三之一。余信之。时顾仆奄奄，诸僧先饭而去，余候顾仆同行。是早阴翳如昨，西望炉头大村行。半里，渡一北流溪，又西一里余，直抵西界山麓。又有一溪颇大，自南峡中来，渡之，北上崖，即炉头大村也。其溪环村之前，转而北去。炉头村聚颇盛，皆瓦屋楼居，与元谋来诸村迥别。其西复有山斜倚，循其东麓西南溯流行，三里，逾一东突之坡，乃南下。半里，涉坞，一里，又南陟坡而上。其坡自西而东突，与北坡东向，环成中坞，溪流北注于前，田塍环错于内。陟南坡一里，见溪东又盘曲成田，倚东山为坞。由坡西南行一里，下坡，溪自北而南，乃横涉之。登其西崖，则见所涉之北，其溪复自北来，有支流自北峡来者，小水也。从崖西行，已复逾溪之南岸，溯溪上。溪在北峡，有数家倚其南冈。从其中西行二里，北峡两崖对竦(1)，石突如门。其北崖石半有流环其腰，土人架木度流，引之南崖，沸流悬度

于上，亦奇境也。路循南崖之腰，盘崖西下，又半里，则其溪又自南而北，南北俱削崖峙门，东西又危坡夹堑，境奇道险。渡溪，又西上坡半里，蹑坡南，则复逾溪之北崖，溯溪上。西二里，一峰危突溪西，溪身自其南环峡而出，支溪自其北堑壑而下。有歧西渡支溪，直蹑西峰者，小路也；自支溪之东崖，陟坡循峡而北入者，大道也。余乃从大道北上坡。半里，由坡峡平行，一里，随峡折而北，路缘堑，木丛路旁，幽箐深崖，令人有鸟道羊肠之想。一里余，峡渐从下而高，路稍由高而下，两遇之。遂西涉峡中细流，复从峡西蹑峻西上，即盘而北，乃知是为中悬之冈，其西复有峡流自北来，与所涉之峡流即会于冈前。缘冈北七一里，左右顾瞰，其下皆峡，而流贯其中，斯冈又贯二流之中，始觉两尖之岭，峰隆泉缩，不若此之随地逢源也。从冈脊北向，以渐上跻，亦以渐转西，二里，登冈之首，望其冈，犹自西峰东突而下者。盖山脊自西南来至此，既穹南山一重，即从其北峡中度而北，再起中峰，又亘为此山一重，即从其北岭环支而东，又亘为北山一重，恰如“川”字，条支东南走而所上者，是其中支也。从冈首又西向平行二里，直抵其西中峰最高之下，乃循其峰之东崖西南上，一里半，是为乱石冈，遂凌其峰之崖，下瞰南峡之底，即其中度处也，峡中之水遂东西分焉。由岭崖最高处西转而下，逶迤曲折，下四里，复从冈上西北行，忽见冈左右复成溪而两夹之，其溪流分大小。平行冈上二里，即从其端下，西渡大溪。由溪西上坡，稍转而北，半里，从北峡转西，遂向西坞入，于是溯西来大溪之北，循北山西行矣。二里半，有村在溪南，倚南山之坡，北山亦至是南突，路遂从所突峡中上。乃踞峡石而饭。又一里，盘其南崖，从崖转西。又一里，逾其西坳，乃西下坡。半里，抵坡之西麓，其西复开成坞。半里，路循溪北之山，又有村倚溪南之麓，与前倚溪南之坡者，皆所谓“夷村”也(2)。西行三里，一溪自南峡来，路亦随之南转。稍下，渡西来小水，从南坡西上，二里逾其坳，西北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壑南向，而大山环其北，又有小水东南流，当亦下大溪者，而大溪盘其东南峡中，不见也。

【注释】

(1)竦(sǒng)：高耸。

(2)夷村：少数民族居住的村寨。

【译文】

初七日　当地人说，从炉头前往独木桥，只有四十里路，不到从官庄来的三分之一。我相信这个说法。这时顾仆奄奄一息，诸位僧人先吃了饭离开了，我等候顾仆一同走。这天早晨和昨天一样阴云密布，望着西面的炉头大村走。半里，渡过一条向北流的溪水，又往西行一里多，径直抵达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又有一条较大的溪流，从南面的峡中流来，渡过溪水，往北登上山崖，就到炉头大村了。这条溪流环绕在村庄的前方，转向北流去。炉头村落很是兴盛，都是瓦房和楼房，与从元谋来的路上众多的村庄完全不同，村西又有山斜靠着，沿着山的东麓往西南溯溪流行，三里，翻过一条东突的山坡，于是往南下坡。半里，涉过山坞，一里，又往南踏着山坡上走。这条山坡自西往东突出去，与北面向东的山坡，中间环绕成山坞，溪流往北流注于前方，田地环绕交错于山坞内。上登南面的山坡一里，望见溪流东岸又盘曲成田地，紧靠东山形成山坞。顺着山坡往西南行一里，下坡，溪水自北往南流，就横向涉过溪流。登上溪流西面的山崖，就见所涉过的溪流的北面，那溪流又从北面流来，有条支流从北面的峡中流来的，是条小河。顺着山崖往西行，不久又过到溪水的南岸，溯溪流上走。溪流在北面的峡中，有几家人紧靠峡谷南面的山冈。从溪流和村子之间往西行二里，北面峡谷两边的山崖相对耸立，山石前突，如门一样。那北面的崖石有一半被水流环绕在它的半中腰，当地人架设了木槽引渡溪水，把水引到南面的山崖上，奔腾的流水悬空引渡于溪流之上，也是一个奇异的景观。路沿着南面山崖的半腰上，绕着山崖往西下走，又行半里，就见那溪流又自南往北流，南北都是如门一样对峙的陡峭山崖，东面两面又是高险的山坡夹成深堑，环境奇特，道路险要。渡过溪水，又往西上坡半里，爬到山坡南面，就又越到溪

流北面的山崖上，溯溪流上行。往西行二里，一座山峰高高突起在溪流西面，溪水主流从山峰南面绕着峡谷流出去，溪水支流从山峰北面堑沟般的壑谷中流下去。有条岔路向西渡过支流，一直上登西峰，是小路；从支流东面的山崖上，上登山坡沿着峡谷往北进去的，是大路。我于是顺着大路往北上坡。半里，从坡上顺着峡谷平缓前行，一里，顺着峡谷折向北，路沿着堑沟走，路旁的树木成丛，幽深的山箐，深险的石崖，令人产生仅有飞鸟能过的羊肠小道的联想。一里多，峡谷渐渐从下面往高处延伸，道路渐渐有高处往下走，两者相遇。于是向西涉过峡中细小的溪流，又从峡谷西面踏着险峻的山崖上登，随即绕向北，才知道这是一座高悬在中间的山冈，它的西面又有峡谷和溪流从北面前来，与我涉过的峡谷中的溪流在山冈前会合。沿着山冈往北上行一里，左右环顾，俯瞰山冈下方都是峡谷，而溪水流贯于峡谷中，这座山冈又横贯在两条溪流的中间，这才觉得西面尖山的山岭，山峰高耸泉水稀少，不如此地随处都能遇上水源了。从冈脊上向北行，逐渐上走，也就渐渐转向西，二里，登上山冈的顶上，远望这座山冈，仍然只是西峰向东前突往下延伸的山脊。原来山脊自西南延伸来到此地，既形成一重穹隆而起的南山，随即由它北面的峡谷从中间往北延伸，再度隆起成为中峰，又绵亘成为这一重山，随即从它的北岭分支往东环绕，又绵亘成为一重北山，恰好如同一个“川”字，条状的支脉往东南延伸而且是我上登的山，那是三重山中间的支脉了。从冈顶又向西平缓前行二里，径直抵达山冈西面中峰的最高处之下，便沿着中峰东面的山崖往西南上行，一里半，这是乱石冈，终于登上中峰的山崖，向下俯瞰南面峡谷谷底，就是我从其中越过的地方了，峡中的水就从这里东西分流了。由岭上的石崖最高处转向西下走，迂回曲折，下行四里，又从山冈上向西北行，忽然看见山冈左右又形成溪流，两面夹住山冈，那溪流分为一大一小。平缓行走在山冈上二里，立即从山冈前端下走，往西渡过一条大溪，由溪流西面上坡，渐渐转向北，半里，从北面的峡中转向西，便向西进入山坞，从这里起就溯西面流来的大溪的北岸，沿着北山往西行了。二里半，有个村庄在溪流南面，紧靠南山的山坡，北山延伸到此也向南前

突，道路就从前突之处的峡谷中上走。于是坐在峡中的岩石上吃饭。又行一里，绕过那南突的山崖，顺着山崖转向西。又行一里，越过它西面的山坳，便往西下坡。半里，来到山坡的西麓，山坡西面有形成开阔的山坞。半里，路沿着溪流北面的山走，又有个村庄紧靠溪流南面的山麓，与前边紧靠溪流南面山坡的村庄，都是所谓的“夷村”。往西行三里，一条溪水自南面的峡中流来，道路也随着溪流向南转。稍微下走，渡过西面流来的小溪，从南面的山坡往西上行，二里越过坡坳，向西北下行一里，下到壑谷中。这个壑谷面向南，而大山环绕在它的北面，又有条小溪流向东南流，应当也是下流进大溪的水流，而大溪盘绕在东南方的峡谷中，看不见了。

渡小水，又西上一里，透西坳出，始见西坞大开，大溪贯其中，自西而东，抵所透坳南，破其峡壁东去，其峡逼束甚隘，回顾不能见。西下坡半里，抵坞中，遵溪北坞西行，半里，过一小村。又西一里，忽坞塍间甃砖为衢，半里，绕大村之前，又西半里，抵村侧新桥而止，是为大舌甸村(1)。其坞夹溪为田，坞环而田甚辟；其村倚山为衢，村巨而家甚古，盖李氏之世居也。村后一山横拥于北，又一山三峰递下，斜突于西南。有小流自其峡中出，由村西而南入大溪，架桥其上，西逾之，遂循斜突南峰下西南行。二里，抵其西垂，则大溪自南直捣其麓，乃逾堰东向。其麓为水所啮，石崖逼削，几无置足处。历堰之西，上流停洄，自南而北，路从其西转而南入峡。又行南峡一里余，则有石梁一巩，东西跨溪上，是为独木桥。路从桥西直南上坡；其逾桥而东者，乃往省大道。是桥昔以独木为之，今易以石，有碑名之曰“蹑云”，而人呼犹仍其旧焉。桥侧有梅一株，枝丛而干甚古，瓣细而花甚密，绿蒂朱蕾，冰魂粉眼，恍见吾乡故人，不若滇省所见，皆带叶红花，尽失其“雪满山中，月明林下”之意也。乃折梅一枝，少憩桥端。仍由其西上南坡，随坡西转，盖是溪又从西坞来，至是北转而逾石堰，是坡当其转处。其南又开东西大坞，溪流贯之。路溯溪北崖，循北山西行，一里，有聚落倚北山下，是为独木桥村。有慈云寺当村之中，其门南向，其处村无旅店，有北京僧接众于中，余

乃入宿。

【注释】

(1)大舌甸村：今作设甸，在大姚县东南隅，紧邻龙街。水井屯：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隅，龙街稍西。据李祥《徐霞客考察大姚》，“在龙街水井屯停留期间，他还考察了龙泉寺”，则此寺名龙泉寺。

【译文】

渡过小溪，又往西上行一里，穿过西面的山坳出来，才看见西边的山坞十分开阔，大溪流贯于山坞中，自西往东流，流到我穿过的山坳南面，冲破两侧的峡壁往东流去，那里的峡谷被山约束得十分狭窄，回头看去看不见溪流。向西下坡半里，到达山坞中，沿着溪流北岸在山坞中往西行，半里，路过一个小村子。又往西行一里，忽然山坞中的田野间有砖砌的街道，半里，绕过大村的前方，又往西行半里，抵达村子侧边的新桥便停下来，这是大舌甸村。这里山坞夹住溪流开垦为田地，山坞环绕而田野十分广阔；这个村子靠着山建成街道，村子巨大而且住家很古老，原来是李氏世代居住的地方。村后有一座山横拥在北面，又有一座山的三座山峰依次下延，斜着突起在西南方。有小水流从山峡中流出来，由村西往南流入大溪，架了桥在溪流上，向西越过桥梁，就沿着斜向突起的南峰之下往西南行。二里，到达山的西垂，就见大溪自南面直接冲捣着山麓，于是向东越过拦河坝。山麓被水啃咬着，石崖狭窄陡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经过拦河坝的西面，上游的水停积回旋，自南往北流，道路从水坝的西面转向南进入峡中。又在峡中往南行一里多，就见有一座单孔石桥，呈东西向跨在溪流上，这是独木桥。路从桥西一直往南上坡；那过桥往东去的路，是通往省城的大路。这座桥从前是用独木架成的，今天改用石头，有块石碑把桥的名字叫做“蹑云”，可人们仍然沿用它的旧名来称呼它。桥的侧边有一棵梅树，枝干丛密而树干非常古老，花瓣细小而花朵很密，绿色的花蒂，朱红色的花蕾，冰清玉润的花魂，粉色的媚眼，恍惚见到了我家乡老朋友，不像在云南省城见到的梅花，都是

带叶的红花，完全失去了梅花“雪满山中，月明林下”的意境了。于是折下一枝梅花，在桥头稍作歇息。仍然从桥西往南上坡，顺着坡往西转，原来是这条溪水又从西面的山坞中流来，流到这里转向北后越过石坝，这个山坡位于溪流转弯之处。山坡南面又展开一个东西向的大山坞，溪流流贯在山坞中。道路在溪水北岸溯溪流沿着北山往西行，一里，有个聚落紧靠在北山下，这里是独木桥村。有座慈云寺位于村子中间，寺门向南，此处村中没有旅店，有位北京僧人在寺中接待众人，我就进寺住宿。

初八日　晨起寒甚。顾仆复病，余亦苦于行，止行一里，遂憩水井屯寺中(1)。

【注释】

(1)水井屯：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隅，龙街稍西。据李祥《徐霞客考察大姚》一文考证，此“水井屯寺”当名龙泉寺。

【译文】

初八日　早晨起床十分寒冷。顾仆又病了，我也因为走路劳苦，只走了一里路，便歇息在水井屯的寺庙中。

初九日　出寺一里半，过□家庄。半里，转南，半里，仓屯桥(1)。二里半，泗峡口。转西五里，王家桥。有小水北来。五里，孚众桥。有西北、西南二小水。西上山，十里至脊。转南半里，庙山营(2)。西下半里，庙前打哨。西下二里，有歧转北坳。一里，复西随平峡北。二里，又西下，二里，至峡底。西平行一里半，复于峡北上。一里，转北坳而西，又北半里，过一峡脊。又北下半里，又北度一峡底。又西上坡，一里，转而北，又一里，转而西下，一里，至脊间，又西二里余，乃下脊。一里余，抵其北，曰小仡老村。始有田、有池。又西四里，抵西山下，有村。转南一里，西过一小坳，又半里，西南过新坝屯。又西半里，过新坝桥。又西一里，转而南，二里，盘西山嘴，转

而西北，一里余，入大姚东门(3)。半里，过县前。又西南至旅肆歇。

【注释】

(1)仓屯桥：今作仓屯，在大姚县东南隅，水井屯稍西。

(2)庙山营：今名同，在大姚县东南部。村居山腰，原有关帝庙，因名。

(3)大姚：明为县，隶姚安府，即今大姚县。

【译文】

初九日　出寺后行一里半，路过□家庄。半里，转向南，半里，过仓屯桥。二里半，到泗峡口。转向西行五里，是王家桥。有条小溪从北面流来。五里，到孚众桥。有来自西北、西南的两条小溪。往西上山，十里到达山脊上。转向南行半里，到庙山营。向西下行半里，是庙前打哨。向西下行二里，有条岔路转向北面的山坳。一里，有向西顺着平缓的峡谷往北行。二里，又向西下走，二里，来到峡底。往西平缓行走一里半，又从峡中向北上走。一里，转到北面的山坳往西行，又向北半里，越过一条峡谷旁的山脊。又往北下走半里，又往北穿过一条峡谷的底部。又往西上坡，一里，转向北，又行一里，转向西下走，一里，来到山脊上，又往西行二里多，于是走下山脊。一里多，抵达山脊北面，叫做小仡老村。开始有田，有水池。又往西行四里，到达西山下，有村庄。转向南行一里，向西经过一个小山坳，又行半里，往西南经过新坝屯。又向西半里，走过新坝桥。又往西一里，转向南，二里，绕过西山的山嘴，转向西北，一里多，进入大姚县城东门。半里，路过县衙前。又向西南来到旅店歇息。

初十日　早寒甚。出北门，半里，经南门，转而西南上坡。一里，有桥跨溪上，曰南门桥。《志》曰承恩。过桥，南上坡，一里，登坡，倚西山南行。三里，其坞自南来，有塔在坞东北山上，乃沿西山南下，半里，抵坞底。又半里，见有水贯坞中，石梁跨其上，是名土桥。即姚安水从西南峡中来，向东北峡去，桥北为大姚，桥南为定

远，盖以是水为界也。从桥南上坡，有村为定远屯。入峡渐上，一里东转，半里上坡，半里，由坡南转，一里，是为赖山哨。于是南下，一里，抵东南坡头。有岐，南行者为姚安府路，有海子在其东；东行者为赤草峰路。逾坡东下一里，为赤草峰北村。由村转南，溯溪行一里，度桥而南，半里，随赤草峰街子南行。一里，乃东上山。一里半，逾岭东南下，其东又有坞自西而北，甚遥。下坡半里，由西山东麓南行。二里，村落傍溪左右，皆为仡老村。此定远所属。又东一里半，始傍西水岸南行。半里，东度小桥，遂由东麓南行。二里至鹿家村后(1)，遂东上山。山半有岐，路从岐入峡，半里，渡溪东北上。一里，至妙峰山德云寺(2)。寺门西向，南望烟萝，后有梦庵亭，后五里，碧峰庵。

【注释】

(1)鹿家村：今作鹿家屯，在大姚县南隅，妙峰山麓。

(2)妙峰山：在大姚县南隅。海拔2341米。　德云寺：在妙峰山西南山坳，明天启六年(1626)建。有院落五个，亭、坊、池、阁交错，古木参天。寺后有泉，甘冽可口。泉水穿寺流过。曾以收藏佛经丰富并善于管理著称。徐霞客有《宿妙峰山》诗，收入清道光《大姚县志》。

【译文】

初十日　早上非常寒冷。走出北门，半里，经过南门，转向西南上坡。一里，有座桥跨在溪流上，叫南门桥。志书称为承恩桥。过桥后，往南上坡，一里，登上山坡，靠着西山往南行。三里，山坞从南边延伸而来，有座塔在山坞东北面的山上，于是沿着西山往南下走，半里，到达山坞底。又行半里，见到有河水流贯在山坞中，石桥跨在河上，这桥名叫土桥。就是姚安府的水从西南面的山峡中流来，向东北面的山峡中流去，桥北就是大姚县，桥南属定远县，是以这条河水作为分界线。从桥南上坡，有个村子是定远屯。进入峡谷中逐渐上走，一里后转向东，半里，上坡，半里，由坡上向南转，一里，这是赖山哨。从这里向南下走，一里，抵达东南面的坡头。有条岔路，往

南行的是去姚安府的路，有个海子在路的东边；向东走的是去赤草峰的路。翻过山坡往东下行一里，是赤草峰北村。从村子转向南，溯溪流行一里，过桥后往南走，半里，顺着赤草峰街子往南行。一里，便向东上山。一里半，越过岭头往东南下走，岭东又有山坞自西延向北，十分遥远。下坡半里，沿着西山的东麓往南行。二里，有村落依傍在溪流左右，都是仡佬人的村庄。这里是定远县的属地。又往东行一里半，开始傍着溪水的西岸往南行。半里，向东走过小桥，于是顺着东麓往南行。二里来到鹿家村后，就向东上山。山腰上有条岔路，从岔路进入峡谷，半里，渡过溪水向东北上走。一里，到达妙峰山德云寺。寺门向西，向南望去是烟萝山，身后有梦庵亭，后面五里处是碧峰庵。

十一日　待师未归，看《藏(1)》。宗㬎慧大师《西方合论》。

【注释】

(1)藏(zàng)：系汉文佛教经典的总称，包括天竺和中国的佛教著述在内。唐代已有1076部5048卷，以后各代又续有新译、经论和著述入藏。明代分南北二藏，达6771卷。

【译文】

十一日　等待法师，没有归来，阅读佛教经典。是宗㬎慧大师的《西方合论》。

十二日　饭，仍西下山。二里，南行。二里，随坞西转。二里，有桥跨溪上，曰梁桥。度其北，即仡老村尽处也，其水自南来入，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逾坳西，行岭上。半里，有岐从西南下，误从坡上直西。半里，乃改从岐西南行。半里，渐下转南，又一里，乃南下，半里，抵峡中。随峡南去半里，有大路随东峡来，小水随之。西半里，入南峡。一里，有池在峡中。又一里半，峡分两岐，从西南者，倚东岭平上。一里，南逾坳。由坳转而西，始见西坞大开，西南

有海子颇大，其南有塔倚西山下，是即所谓白塔也(1)。乃西南下坡，二里，有村在坡下，曰破寺屯。于是从岐直西小路，一里，渡溪。稍西南半里，有一屯当溪中，山绕其北，其前有止水。由其西坡上南行一里，是为海子北堤。由堤西小路行半里，抵西坡下，是为海口村。转南，随西山东麓行，名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尽，有路直抵大山下，半里，为高土官家(2)。由其西南入峡中，上坡一里半，有神庙当坡峡间。又上半里，活佛寺临其后(3)。其西大山名龙凤山，又名广木山(4)。寺号龙华，僧号寂空。是日下午，寂空留止后轩东厢。其后有深峡下悬，峡外即危峰高峙，庭中药栏花砌甚幽。墙外古梅一株，花甚盛，下临深箐，外映重峦。是夜先订寂空，明晨欲早行，求为早膳。

【注释】

(1)白塔：《明一统志》姚府军民府古迹载："白塔，在姚州北二十里，晋天福间建，高十五丈。西南数里有池，清洁可鉴毛发，塔影常映其中，因名塔镜。"《嘉庆重修一统志》楚雄府寺观载："高陀山塔，在姚州北二十里，晋天福间建，高十有五级，碑记犹存，一名白塔。西南数里有池，塔影倒映其中，因名塔镜。""龙凤山，在姚州北二十里，一名白塔山。上有石塔，晋天福中建，高十五丈。"民国《姚安县志》又载："高陀山塔，在城北二十里高陀山，高十有五级。昔人传为石晋天福间建，今废。清乾隆中，邑人改建观音阁，发见塔砖，有'大宝六年甲戌'等字及梵文。"白塔建于大理段正兴大宝甲戌年(1154)，清代以来通称高陀山塔，今已不存。

(2)高土官家：在姚安县光禄镇。高氏为南诏弄栋演习，世居于此。大理时，高升泰为帝凡二年，后归权段氏，人称高让公，称该地为高让公故里。元代高氏为姚安路土官，人称高土司衙门。今存门厅、过厅、正厅和北厢基址。

(3)活佛寺：在姚安县光禄镇西的龙华山。因名龙华寺。后唐天祐年间(904—907)建，原名卧佛庵。蒙古兵灭大理，相国高泰祥殉国，其女菩提出家于此，将九粒菩提树籽植于寺后，皆茁壮成长。后兄弟九人终得团聚，其兄高长寿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改建该寺，更名活佛寺，僧建菩提像奉之。寺坐西向东，依山势建山门、钟鼓楼、两耳、碑亭、两厢、大雄宝殿。其北为大悲殿，亦称圆通楼。再北为一四合院，徐霞客曾在此歇息。

(4)广木山：今作光木山。在姚安县北隅，姚安坝子西边。

【译文】

十二日　饭后，仍然往西下山，二里，往南行。二里，顺着山坞向西转，二里，有座桥跨在溪水上，叫梁桥。过到桥北，就是仡佬人居住的村庄的尽头处了，溪水从南面流来进入山坞，道路从村西上岭。一里半，穿越到山坳西面，行走在岭上。半里，有条岔路从西南方下来，错从坡上一直往西行。半里，才改成从岔路往西南行。半里，渐渐下走转向南，又行一里，便往南下走，半里，抵达峡谷中。顺着峡谷向南走去半里，有大路顺着东面的峡谷前来，小溪顺着道路流淌。往西行半里，进入南面的峡谷。一里，有一池水在峡谷中。又行一里半，峡谷分为两条，沿着向西南去的峡谷走，紧靠东岭平缓上行。一里，向南穿越山坳。顺着山坳转向西，这才看见西面的山坞十分开阔，西南方有个很大的海子，海子南边有座塔紧靠西山下，那就是所谓的白塔了。于是往西南下坡，二里，有个村子在山坡下，叫做破寺屯。从这里由岔路口走上一直往西的小路，一里，渡过溪水。逐渐往西南行半里，有一个村子位于溪流中间，山绕过村子北面，村前有静止不流的水。由村子西面的山坡上往南行一里，这是海子北面的堤坝。顺着堤坝西边的小路行半里，到达西面的山坡下，这里是海口村。转向南，沿着西山的东麓行，名叫息夷村海子。三里，海子西南面的尽头，有条路一直通到大山下，半里，是高土官家。由他家向西南进入山峡中，上坡一里半，有座神庙位于山坡和峡谷之间。又上行半里，活佛寺面对着神庙的后方。活佛寺西面的大山名叫龙凤山，又名广木山。寺名叫龙华寺，僧人法号叫寂空。这天下午，寂空留我住在后楼的东厢房中。楼后有下悬的深峡，峡谷外就是高耸对峙的险峰，庭院中芍药种在围栏中，石阶上布满鲜花，十分优雅。墙外一棵古梅，花很繁盛，下临深深的山箐，外映重重山峦。这天夜里事先和寂空讲定，明天早晨想要早早上路，请求他为我早点做饭。

白塔尚在寺东南后支冈上。冈东有白塔海子，其南西山下，又有

阳片海子，其东又有子鸠海子，府城南又有大坝双海子，与息夷村共五海子(1)。

【注释】

(1)海子：云南俗称湖泽为“海子”，或简称“海”。上述各海子皆古代的水利工程，“皆前代所筑，瀦水以灌田”，有人区分为“溯”和“堵”，受天然水、水源不断者称“溯”，受尾闾水者称“堵”。姚安历史上有七溯、十三溯、十五溯的记载，各溯时有修废，各时期存在的溯数不同，各溯的名称亦有变换。大坝双海子即大石溯；白塔海子即塔镜溯；阳片海子即洋派溯，又称官屯海，下文作羊片湖；子鸠海子即自久海子，相传为土官自久所作，又称乌鲁溯；息夷村海子应即小邑溯。这些海子现在多已辟为农田。

【译文】

白塔还在寺后东南方分支的山冈上。山冈东面有个白塔海子，它的南面的西山下，又有个阳片海子，它的东面又有个子鸠海子，姚安府城南面又有个大坝双海子，与息夷村海子，一共五个海子。

十三日　昧爽起，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1)。二里，仍出土官家后，遂转南行。一里，过格香桥，有小水自活佛寺后峡中来者，此峡正与白塔之冈，中格而对峙。又南二里，有冈自西界东突而出，路盘其东垂，则又一海子汇其东南。从海子北堤东向行，半里，随堤南转，一里半，抵海子东南尽处，遂东南行。四里，有冈自西而东突，是为龙冈卫(2)，盘冈东皆大聚。半里，过聚东行。一里，复南。二里，曲度乾底。复南二里，则西山一峰，复突其南，遂渐抵东山(3)，则南北成两界焉。又南五里而入姚安府北门(4)，歇青莲庵(5)。

【注释】

(1)饭已久待，遂饭而下山；原脱“饭已久待遂”五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史序本补。

(2)龙冈卫：今仍名龙冈，在姚安县北境公路旁。民国《姚安县志》“杂载”注：附近父老相传，龙冈卫与河南山脉，百余年前均有小平冈东行，自洋

派溯水东流冲刷，与蜻蛉河水沉淀，沧桑屡更，平冈今已无存。证之霞客三百年前所见，不无差异。

(3)东山：今名同。皆因山或冈为名，为较重要的村寨，位于姚安县北境的公路旁。

(4)姚安府：明置姚安军民府，又置姚州附郭，即今姚安县。

(5)青莲庵：在姚安县城东郊。旧为聚远楼，明景泰中建，嘉靖时陶不退改修，中有爱莲亭，为名流宴集之所。今名青莲寺，村以寺名。

【译文】

十三日　黎明起床，饭已做好等了我很久，于是吃饭后下山。二里，仍然出来到高土官家后面，就转向南行。一里，走过格香桥，有条小溪从活佛寺后面的峡中流来，这条峡谷正好与白塔所在的山冈从中间隔开而相互对峙。又往南行二里，有山冈从东面一列山向东突出来，路绕过山冈东麓，却又有一个海子汇积在山冈东南。由海子北面的堤坝向东行，半里，顺着堤坝向南转，一里半，走到海子东南的尽头处，就往东南行。四里，有山冈自西往东突出来，这里是龙冈卫，围绕着山冈的东面都是大村落。半里，经过大村往东行。一里，再向南。二里，曲折走过干枯的河底。再往南行二里，就见西山的一座山峰，又突起在西山南面，于是渐渐走到东山，就见南北两面又形成一番天地了。又向南行五里后进入姚安府城北门，住在青莲庵。

《青莲碑记》曰："东烟萝，西金秀，南青蛉，北曲折(1)。"姚安府南随峡上一百四十里，镇南州(2)；东逾大山一百四十里，定远县；西逾小坡一百二十里，北随大坞下一百二十里，白盐井(3)。

【注释】

(1)北曲折："折"原作"拆"，据"四库"本改。

(2)镇南州：隶楚雄府，治今南华县。

(3)白盐井：又称白羊井。明置白盐井提举司，辖盐井九，又有白盐井巡检司。近代曾设盐丰县，在大姚县西北部，今称石羊，亦称盐丰。

【译文】

青莲庵中的碑文说："东边是烟萝山，西面是金秀山，南边是青蛉川，北面是曲折。"姚安府往南顺着峡谷上行一百四十里，到镇南州；往东翻越大山一百四十里，到定远县；往西越过小坡一百二十里，向北顺着大山坞下行一百二十里，到白盐井。

姚安东西两界，皆大山夹抱，郡城当其南，西界最辟，直北二十五里，两界以渐而束，各有支中错如门户焉。中有小水，西自镇南州界北来，至郡北屡堰为湖，下流绕北峡之门而出，所谓青蛉川也(1)。

【注释】

(1)青岭川：即今蜻蛉河。

【译文】

姚安府东西两面，都是大山相夹环抱，府城位于大山南边，西面最开阔，一直往北二十五里，两面的山渐渐束拢，各有分支的山峰交错其中，如门户一样。中间有条小河，自西面镇南州的境内向北流来，流到府城北面屡屡被堤坝拦截为湖泊，下游绕过北面峡谷的谷口流出去，就是所谓的青蛉川了。

十四日　饭于青莲。日色已高(1)，循城南一里半，为观音寺。转北过西门，共一里，抵旧西门。二里半，抵西麓，是为古寺山，以有古寺在山之东半也，即《志》所称祥龟寺也。二里，逾顶下，其西环坞北口，则羊片湖在焉。西下一里半，行坞中。一里半，有坊当坞中，曰羊片屯(2)。西过半里，转南半里，又西南半里，抵小山之麓。从其南坞西入一里半，又西上一里半，有岐焉：西北者，入山樵牧者所经；西南盘岭者，大道也。盘岭上一里半，逾其顶，是为当波院(3)，而实无寺宇，乃南来之脊，北度而东，为古佛寺大山及大姚西界诸山也。于是西南下二里，有小水南流，随之南入箐。又东一里半，

转而西一里半，峡始开。稍北盘坳一里，复西南下坡。三里，峡中溪自南而北注，有桥跨之。度桥，遂循西山南向溯水行。二里，饭于村家。又南向行二里余，其峡自西来转，水亦从之，于是折而入，是名观音箐。箐中止容一水，西溯之入二里，有观音堂，其前堰水甚泓澈，其侧石亦峪岈。又西三里，乃南上山，甚峻。二里，陟其脊，乃东南下。一里，抵峡中，遂循坡西南下，二里，抵景聚桥。桥上有亭，桥下水乃西来小流也。过桥三里，是为弥兴(4)，居集甚盛。又南半里，转西一里余，有公馆神庙在冈上。由其前西南半里，转而西，于是连逾三坡，下陟三峡，共九里，有村悬西坡上，是为孙家湾，宿。

【注释】

(1)日色已高：原脱此四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史序本补。

(2)羊片屯：又称官屯街，曾设洋派镇。1956年建洋派水库，迁走，村址今已淹没。

(3)当波院：今名同，在姚安县西部。因正当洋派溯的风波，故名。

(4)弥兴：即今弥兴街，在姚安县西南境。

【译文】

十四日　在青莲庵吃饭。太阳已经升高，沿着城墙往南行一里半，是观音寺。转向北经过西门，共一里，到达老西门。二里半，到达西边的山麓，这是古寺山，因为有座古寺在山东面的半山腰上，就是志书所称的祥龟寺了。二里，翻越山顶下走，山西面环绕着的山坞的北面山口，就是羊片湖在的地方。往西下走一里半，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半，有片房屋位于山坞中，叫做羊片屯。往西经过羊片屯行半里，转向南半里，又往西南行半里，来到小山的山麓。从山麓南面的山坞向西进去一里半，又往西上行一里半，有条岔路：向西北走的，是进山打柴放牧的人走的路；往西南绕着山岭走的，是大路。绕着山岭上登一里半，越过山顶，这里是当波院，可实际上没有寺庙殿

宇，是从南面延伸来的山脊，往北走向东，形成为古佛寺的大山与大姚县西境的群山。从这里往西南下行二里，有条小溪往南流，顺着溪流向南进入山箐。又往东行一里半，转向西一里半，山峡开始开阔起来。渐渐向北绕着山坳行一里，再向西南下坡。三里，峡中的溪水自南往北流注，有桥跨过溪水。过桥，就沿着西山向南溯溪水前行。二里，在村民家吃饭。又向南行二里多，峡谷从西面转来，溪水也随着峡谷流去，于是转进峡谷，这里名叫观音箐。山箐中只容得下一条溪水，向西溯溪流进去二里，有座观音堂，观音堂前堤堰中的水十分深广清澈，堤堰侧边的山石也很深邃。又往西三里，就向南上山，十分陡峻。二里，登上山脊，于是往东南下山。一里，抵达峡中，就顺着山坡往西南下走，二里，到达景聚桥。桥上有亭子，桥下的水是西面流来的小水流。过桥后行三里，这是弥兴，居民集市十分兴盛。又往南行半里，转向西一里多，有公馆和神庙在山冈上。由山冈前向西南行半里，转向西，从这里起一连翻越三道山坡，下坡涉过三条峡谷，共计九里，有个村子高悬在西面的山坡上，这里是孙家湾，住下。

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霜寒殊甚。南上坡，溯小流入。五里，盘一坡，坡下有洞甚束，其东北人家，曰尾苴村。稍西转南，是为龙马箐。三里，有哨当涧东坡上，是为龙马哨，有哨无人。山壑幽阻，溪环石隘，树木深密，一路梅花，幽香时度。又南一里，随峡转西。一里，有一峡自南来，甚深隘；一峡自西来。仍循北山行西来峡上，一里出峡，乃成坞焉。西向平下一里，有村当其西，是为大大苴村(1)。西行二里，抵西山下，遂西上坡。半里，逾坳，北下陟坞，西北半里，是为小大苴村(2)。由其南半里，转而北上坡。循西峡行二里，下渡涧中小水，即西上岭，甚峻。三里半，逾岭头。西行脊上，或南峡上，又临北峡，再平再上，三里余，则盘西岭之东，北转二里，逾其脊，此最高处也。东望烟萝东界尖山，在钱章关者(3)，隐隐连妙峰，而西界南突之山亦见；惟北望活佛寺大山，反为孙家湾后山所隔，不可见。又西二里，当西突之处，有人守哨焉，是为老虎关哨。哨西下半里，行坡间一里半，是为打金庄牌界(4)。又西一里半，逾

坡，又西上一里半，是为绝顶，有公馆，东南之峡，至是始穷。其脉自南天申堂后，直北分支来，东度老虎关而北。于是西向稍下，半里，度一坡，半里，逾其巅。从巅西行一里，遂西望四十里外，层山一重西绕，又高峰一带南环者，皆大脊也，其东有小脊二重内隔，外有远峰二抹西浮，不知为点苍为鸡足也。于是西下颇坦，五里下至峡中，是为五里坡，有水自南而北，小石梁跨之。度而西，盘西山南峡入，一里，又蹑坡而上，一里，凌其巅。一里半稍下，平行岭上。二里余，西向下，有溪自西南来，北向去，亦石梁跨之，是为普昌河(5)。西上坡半里，为巡司。半里，复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下，一里而抵普溯(6)。

【注释】

(1)大大苴村：今仍作大苴，又称上庄房。

(2)小大苴村：今仍作小苴，又称代苴街。两村之间水流经过处今仍称龙马箐。皆在姚安县西南隅。

(3)钱章关：即前场关。今姚安县东部前场镇稍南有地名“关上”。

(4)打金庄：今作打金砖。

(5)普昌河：今名同，既为河名，亦为村名。

(6)普溯：今名同，亦作普棚街。三村皆在今祥云县东隅。《明一统志》姚府军民府七溯条解释：“土人称陂堰为溯，凡七，皆前代所筑，潴水以灌田，民甚赖之。”则普溯亦因有人工陂堰等水利工程而得名。

【译文】

十五日　黎明，饭后出发，霜冻非常寒冷。向南上坡，溯小溪流进去。五里，绕着一条坡走，坡下有个十分狭窄的洞，坡东北面有人家，叫尾苴村。稍向西走转向南，这是龙马箐。三里，有个哨所位于山涧东面的山坡上，这是龙马哨，有哨所没有人。山间壑谷幽深险阻，溪流环绕，石崖险要，树木深密，一路上全是梅花，幽香不时袭来。又往南一里，顺着峡谷转向西。一里，有一条峡谷从南面来，很

深很狭窄；一条峡谷自西面来。仍然沿着北山行走在从西面来的峡谷中，上行一里走出峡谷，于是成为山坞了。向西平缓下行一里，有个村子位于山坞西面，这是大大苴村。往西行二里，来到西山下，便往西上坡。半里，穿过山坳，向北下行涉过山坞，往西北半里，这是小大苴村。从村子往南行半里，转向北上坡。顺着西面的峡谷行二里，下走渡过山涧中的小溪水，随即往西上岭，十分陡峻。三里半，越过岭头。向西行走在山脊上，有时在南面的峡谷上方，有时又下临北面的峡谷，两次平缓前行两次上走，三里多，就绕着西岭的东面，往北转二里，越过山脊，这里是最高处了。向东远望，烟萝山东面一列尖山，在钱章关一带的山，隐隐约约连接着妙峰山，而西面向南突出来的山也看得见；只是向北望活佛寺所在的大山，反而被孙家湾后面的山所阻隔，不能看见。又往西二里，在向西突出之处，有人在这里守哨所，这里是老虎关哨。从哨所往西下行半里，在山坡上行一里半，这是打金庄的界碑。又往西行一里半，翻越山坡，又向西上行一里半，这里是绝顶，有公馆，东南走向的峡谷，到这里才完结。这里的山脉从南边天申堂后面，分出支脉一直往北延伸而来，往东延过老虎关后向北延去。从这里向西稍稍下走，半里，翻过一道坡，半里，翻越到坡顶。从坡顶往西行一里，就望见西面四十里之外，一重层层叠叠的山向西绕，又有一条衣带一样的高峰向南环绕，都是大山脊，大山脊的东面有两重小山脊隔在里面，山外远处有两抹山峰悬浮在西面，不知是点苍山还是鸡足山了。从这里往西下走很是平坦，五里下到峡中，这是五里坡，有水自南往北流，小石桥跨过水流。过桥后往西行，绕着西山南面的峡谷进去，一里，又踏着山坡上走，一里，登上坡顶，一里半，渐渐下走，平缓行走在岭上。二里多，向西下行，有条溪水自西南方流来，向北流去，也有石桥跨过溪流，这里是普昌河。向西上坡半里，是巡检司。半里，又上登一条山脊。顺着山脊往西行四里，于是下山，一里后到达普溯。

十六日　由普溯西北行。二里，渡一水，一里，又渡一水，乃西上坡。二里，逾坡上一里，脊上平行三里，为金鸡庙。又西二里，为

界坊，乃姚州、小云南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西北稍下，即见南界水亦西流，出鼻窗厂而下元江矣。乃随北山临南峡西行。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盖老龙自西南来，从此脊北度，峙为一峰，其东南又折而南为水盆铺，惟中央一线，南流下元江云。铺西北上有关帝庙，就而作记，听顾仆同行李先去。久之，乃随大道西二里，则岭北山下，亦下坠成西向之峡。峡北所起尖山(1)，是为青山，至是其西横拖而去。于是循南峡之顶西行。二里，忽见路北坠峡西去，路由其峡南岭脊行，于是与峡北之尖山，又对峡分流，西注云南，而北下金沙矣。始知大脊自九鼎南下，至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2)，又耸而南为水目山，其南又东转为天华山，即云南川南兜之山也(3)。从天华东北转，数起而为沫滂东岭，又东过公馆而度水盆铺，北耸为青山，其形东突而西垂川中，故自打金庄岭望之，仅为北尖峰，而至此又横夹而西。然是山西北二支，皆非大脊也；大脊即从东南水盆哨过脉，遂东南迤逦于天申堂南(4)，又东至沙桥站分脊焉(5)。所过水盆哨、铺之南间，相去不过二里，忽度其脊南，又度其脊北，至由峡南岭稍上稍下，西南二里，公馆当其顶。又西下西上，再从岭脊西行八里，脊自西南来，至此稍突而北，乃转而北缘之。二里，又西南下，始追及前行行李。于是遂出山之西崖，见其西坞大开，于是直下，五里及麓，为沫滂铺(6)。西截坞八里，有二石梁东西跨，其下皆涸，而川水实由之北注。又西二里，过大水堰塘。堰稍北，复西十里，抵西山下，为小云南驿(7)，宿。

【注释】

(1)峡北所起尖山：原作“□□□□□□□□□峡北所起尖山”，空九字，据徐本、“四库”本、陈本补“于是循南峡之顶西径”九字。史序本亦有此数字，但“径”作“经”。但此九字与下句重复，系原稿衍文，乾隆本刻成后发现此问题并剷去版片上所刻九字，当据乾隆刻本跳过原刻九字，则文意较顺。故译文亦用此新内容。

(2)自洱海卫城南青华洞东度：“东度”误倒为“度东”，据徐本改。

(3)川：自唐代以来，云南称“川”的地方很多，即平川，现在云南通称为坝子。云南川即云南县坝子。

(4)天申堂：此处诸本皆作“天申宫”，应即前一日记中的“天申堂”，因形近而误。今仍称天申堂，在南华县西隅。

(5)沙桥站：今仍作沙桥，在南华县西境。

(6)沫滂铺：今作沐滂。两处皆在祥云县东境，下庄东南。

(7)小云南驿：即今云南驿，在祥云县东境，自古以来皆为交通要道。

【译文】

十六日　由普溯往西北行。二里，渡过一条河，一里，又渡过一条河，于是向西上坡。二里，翻越山坡上走一里，在山脊上平缓前行三里，是金鸡庙。又往西二里，是分界的牌坊，是姚州和小云南驿的分界处。又往西前行在岭上五里，来到水盆哨，便往西北渐渐下走，随即见到南面的水也是向西流，流出鼻窗厂而后下流进元江。于是顺着北山下临南面的峡谷往西行。二里，山坑向南坠入峡谷，道路顺着西面的山脊过去，有个村子位于山脊上，这是水盆铺。大体上山脉主脊自西南延伸而来，从这条山脊往北延伸，耸峙为一座山峰，山峰东南又折向南是水盆铺，只有中央一线宽的地方，水流往南下流进元江。从水盆铺西北上走有座关帝庙，进庙去写日记，听见顾仆和行李先离开了。很久之后，才沿着大路往西行二里，就见岭北的山下，也是下坠成向西去的峡谷。从峡谷北面耸起的尖山是青山，到这里山脉往西横拖着延伸而去。从这里沿着南面峡谷的山顶往西行。二里，忽然望见道路北面深坠的峡谷往西去，道路经由峡谷南面的岭脊走，在这里与峡谷北面的尖山，又对峙成峡谷，河水分流，往西注入云南县，而后下流进金沙江。这才知道主脊自九鼎山往南下延，到洱海卫城南面的青华洞往东延伸，又往南耸起成为水目山，水目山南面又向东转成为天华山，就是云南县所在平川南面环绕的山。从天华山往东北转，数次耸起后成为沫滂的东岭，又往东延过公馆而后延伸过水盆铺，向北耸立为青山，青山的山形向东前突而西面下垂到平川中，所

以从打金庄所在的山岭上远望它，仅是北面的一座尖峰，而来到此地看它又横着相夹往西而去。然而这座山西、北两条支脉，都不是主脊；主脊就是从东南面水盆哨延伸而过的山脉，于是往东南曲折绵延到天申堂南面，又往东延到沙桥站山脊分支了。我所走过的水盆哨、水盆铺的南面，两地间相距不超过二里，却忽然越到山脊南面，忽然又越到山脊北面，直到由峡谷南面的山岭上略上走又略下走，向西南行二里，公馆位于山顶。又往西下走往西上走，再从岭脊上向西行八里，山脊自西南延伸而来，到此地稍微突向北，于是转向北顺着山脊走。二里，又往西南下走，才追上走在前面的行李。在这里就走出山的西面的山崖，见到山西面的山坞非常开阔，于是一直下山，五里到达山麓，是沫滂铺。往西横截山坞行八里，有两座石桥横跨在东西，桥下都是干涸的，而平川中的水确实是经由桥下往北流的。又往西二里，经过大水堰塘。从堰塘稍往北走又往西行十里，来到西山下，是小云南驿，住下。

十七日　昧爽饭。询水目寺在其南，遂由岐随山之东麓南行，盘入其西南坞中。共五里，有水自山后破峡南出，即洱海卫青海子之流也，是为练场村(1)，村在水西。渡桥西，复沿山而南，一里半，为温泉，其穴西向。待浴妇，经两时乃浴。仍南沿西麓半里，又盘其山之南坞入，有溪自坞东出，即水目之流也，始见水目山高峙于西(2)。溯水西入，见其西又大开南北之坞。横截其间，五里，抵西山麓，有村甚大，曰冉家屯。由其后西向上山，于是有溪流夹村矣。西上逾一岭，二里稍下，涉一涧。其涧自南而北，溯之南上。山间茶花盛开。又二里余，为水目寺(3)。余误从其南大路，几逾岭，遇樵者，转而东北下，半里，入玉皇阁。又下，观倒影，又下，过普贤寺，又下，遇行李于灵光寺，遂置于寺中楼上。慧然。乃西至旧寺访无住，方在上新建住静处，不值。旧寺有井，有大香樟，有木犬，有风井，有塔。由其后上无影庵，饭于妙忍老僧静室。暮过观音阁，观《渊公碑》，乃天开十六年楚州赵祐撰者(4)。

【注释】

(1)练场村：今作练昌、练车，在云南驿稍南。

(2)水目山：今名同，在祥云、弥渡两县间，海拔2627米。

(3)水目寺：在水目山东麓。始建于南诏，即旧寺。依诸寺在山中位置，宝华寺称上庵，普贤寺称中庵，水目寺又称下庵。现存下庵中殿、大殿、左右厢、水目塔及塔林。大香樟、木犬、风井、枯井今存，还有古山茶及古月季。灵光寺在旧寺北邻，仅存基址。北岗塔林被誉为我国南方第一塔林。

(4)天开：大理段智祥年号。天开十六年为1220年。

【译文】

十七日　黎明吃饭。打听到水目寺在小云南驿南面，就从岔路沿着山的东麓往南行，绕进山西南的山坞中。一共五里，有流水从山后冲破山峡向南流出来，就是洱海卫青海子的水流了，这是练场村，村子在水流的西边。过到桥西，再沿着山往南行，一里半，到温泉，温泉泉眼向西。等待沐浴的妇女洗完，经过两个时辰才洗上澡。仍然往南沿着山的西麓行半里，又绕进这座山南面的山坞中，有溪水从山坞东边流出来，就是水目山的流水了，开始见到水目山高高耸峙于西方。溯溪水向西进去，看见山的西面又敞开一个南北向的大山坞。从山坞中横截而过，五里，抵达西山山麓，有个很大的村庄，叫冉家屯。由村后向西上山，在这里有两条溪流夹住村庄。往西上登一座山岭，二里渐渐下行，涉过一条山涧。这条山涧自南流向北，溯山涧向南上走。山间茶花盛开。又走二里多，是水目寺。我错从寺南的大路走，几乎越过山岭，遇上打柴的人，转向东北下走，半里，进入玉皇阁。又下走，观赏了倒影，又下走，路过普贤寺，又下走，在灵光寺遇见行李，就把行李放在寺中的楼上。慧然。于是向西来到旧寺拜访无住，正好在上面新修建的住静处，没遇到。旧寺中有水井，有大香樟树，有木犬，有风井，有塔。由旧寺后面上到无影庵，在妙忍老和尚的静室吃饭。日落时去到观音阁，观览《渊公碑》，是天开十六年楚州人赵祐撰写的碑文。

十八日　往无住处。午过徽僧戒月静室，饭。下午，观慧然新楼花卉。

【译文】

十八日　去无住那里。中午到徽州僧人戒月的静室，吃饭。下午，观赏慧然新楼中的花卉。

十九日　早，雨雪。无住苦留，因就火僵卧。上午，雨雪倏开，再饭，由山前东北下。五里，下山，过一村。北向二里，逾一坡。又二里，过一小海子，其北冈上有数家，曰酒药村(1)。一里，越之，乃陟坞循东山北向行。五里，即青海子之西南涯也，遂与小云南来之大道遇，于是由青海子西涯西北向行(2)。八里，则南山再突而北，濒于海，路或盘之，或逾之。又五里，为狗村铺，坊名瑞禾，馆名清华。其处北向洱海卫城八里，西向白崖城站四十里。余从西路四里观清华洞。洞北有路西过岭，此白崖道；洞南有坞南过脊，此灭渡道(3)。余出洞，循西山仍北行，六里，入卫城南门(4)。顾仆亦至。出西门宿。

【注释】

(1)酒药村：今作九约，分上九约、下九约。

(2)青海子：《滇游日记十二》八月二十日记作青龙海子。今名青海湖，在祥云县治与云南驿之间的公路北侧。湖长3公里，宽1.8公里，面积6.3平方公里，水位1966米，水深3—6米。

(3)灭渡：《滇游日记十二》八月十九、二十两日记皆作“迷渡”。《明史·地理志》亦作“迷渡市”。

(4)入卫城南门：此即洱海卫城。明设洱海卫于今祥云县治，《游记》中亦省称“洱海”。

【译文】

十九日　清早，雨夹雪。无住苦苦挽留，因而靠近火盆僵卧不起。上午，雨雪忽然停了，天晴开，再次吃了饭，由山前向东北下

走。五里，下山，路过一个村子。向北行二里，翻过一道山坡。又行二里，经过一个小海子，海子北面的山冈上有几家人，叫酒药村。一里，越过山冈，于是穿越山坞沿着东山向北行。五里，就是青海子的西南岸了，于是与小云南驿来的大路相遇，从这里起顺着青海子的西岸向西北行。八里，就见南山再次突向北，濒临海水，道路有时绕着南山走，有时翻越南山。又行五里，是狗村铺，牌坊名叫“瑞禾”，客馆名叫“清华”。此处向北去洱海卫城有八里，向西去白崖城驿站有四十里。我从西去的路走四里去观看清华洞。洞北有条路往西翻过山岭，这是去白崖城的路；洞南有山坞往南越过山脊，这是去弥渡的路。我出洞后，沿着西山仍旧往北行，六里，进入洱海卫城南门。顾仆也来到了。走出西门住宿。

二十日　饭而行，犹寒甚而天复霁。由西门北向循西山行，五里，抵一村，其北有水自西峡出，遂随之入。一里余，稍陟坡，一里余，有村在涧西，曰四平坡。北转五里，渡溪桥，又北上三里，为九鼎山寺。又二里陟其巅，饭。下午，从东北下，三里，过北溪桥，仍合大路，循梁王山西麓西北溯流入。五里，梁王村(1)。北八里，松子哨。行半里，溪西去，路北上，半里，逾岭。又东北下者五里，则溪复自西来，又有一小溪，自幕山北麓来与之合，乃涉其交会处，是为云、宾之界。又东二里，为自北关，已暮。又东二里半，渡涧桥之北。又东半里，转北一里半，为山冈铺(2)，宿。

【注释】

(1)梁王村：今作梁王山，在祥云县西北隅。

(2)山冈铺：今名同，在宾川县南隅。

【译文】

二十日　饭后动身，仍然非常寒冷，可天又晴开了。由西门向北沿着西山前行，五里，到达一个村子，村北有水流从西面的峡中流出

来，于是顺着水流进去。一里多，逐渐上登山坡，一里多，有个村庄在山涧西面，叫四平坡。转向北行五里，走过溪流上的桥，又往北上走三里，是九鼎山寺。又行二里登上山顶，吃饭。下午，从东北方下走，三里，过了北溪桥，仍然与大路会合，沿着梁王山的西麓往西北溯溪流进去。五里，到梁王村。往北行八里，到松子哨。走半里，溪流向西流去，道路往北上山，半里，越过岭头。又往东北下走五里，就见溪水又从西边流来，又有一条小溪，从幕山的北麓流来与这条溪水合流，于是涉过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这里是云南县、宾川州的分界处。又往东行二里，是自北关，已经黄昏。又往东行二里半，过到山涧小桥的北边。又往东行半里，转向北一里半，是山冈铺，住下。

二十一日　平明，行大坞中。北向十里，其西为宾居(1)。又北五里，有小水出田间。又北三里，有涧自西峡出，随之北二里，为火头基(2)。西北连渡二溪，又北五里，总府庄。又北三里，宾川州在东坡上(3)，东倚大山，西临溪流，然去溪尚里许；其滨溪东岸者，曰大罗城(4)。令行李先去，余草记西崖上。望州北有冈自东界突而西，其北又有冈自西界突而东，交错于坞中，为州下流之钥，溪至是始曲折潆之，始得见其形焉。又北三里半，逾东突之冈，则见有村当其北麓，是名红帽村。溪自东南潆东突之冈，西转而潆于村之前，其前又开大坞北去。仍循西山北行，五里，渐转而西，于是岐分为二：东北随流遵大坞直去者，由牛井街通浪沧卫道(5)；西北从小坞逾岭者，由江果往鸡足道。余初由山冈铺北望，以为东界大山之北岭即鸡足，而川中之水当西转出澜沧江。至是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6)，所云浪沧卫而非澜沧江也；其东界大山，乃自梁王山北转，夹宾川之东而北抵金沙，非大脊也。从小坞西二里，逾西界之脊，始见鸡足在西，其高与东界并，然东界尤屏亘，与雷应同横穹半壁云。从脊上南望，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7)，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其上有雪处也，至是又东西横峙；其东又耸幕山，所谓梁王山也；二山中坳稍低，即松子哨度脊而北处也。从岭西行三里，稍北下，有溪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架梁其上，覆以亭，是为江果村(8)，在溪北岸，

其流与火头基等。时日甫下午，前向东洞尚三十五里，中无托宿，遂止。

【注释】

(1)宾居：明置宾居巡检司。今名同，在宾川南境。

(2)火头基：今作河头基，分东西两村，位于宾居至州城间的桑园河两侧，此处应指今东河头基村。

(3)宾川州：弘治六年(1493)析赵州及太和、云南二县地置，隶大理府，治今宾川县州城。

(4)大罗城：明有大罗卫，弘治六年与宾川州同置。至今州城稍西、桑园河东岸仍有村名大罗城，即明代大罗卫城。

(5)浪沧卫：应为“澜沧卫”。下同。明代设澜沧卫，与北胜州同城，在今永胜县。《游记·永昌志略》作“澜沧卫”，《明史·地理志》同。

(6)宾川之流：此河明代称桑园河、宾川溪，今亦称桑园河，又称宾居河。源于茹村，东流经宾居，又北流经州城、牛井、力角，往北入金沙江。

(7)其南五德山横亘天南：此称五德山“即前洱海卫所望九鼎西高拥之山”，而九鼎西大山为五福山，此“五德”即下日记所载“五福”，疑“德”为“福”之误。

(8)江果村：今作江股，分大、小二村，在牛井街稍南。此“自西而东”的溪水即今大营河，“在溪北岸”的应指今小江股。

【译文】

二十一日　天明时，行走在大山坞中。向北十里，道路西边是宾居。又往北行五里，有小水从田间流出来。又往北行三里，有条山涧从西面峡中流出来，顺着山涧往北行二里，是火头基。向西北一连渡过两条溪水，又向北五里，到总府庄。又向北三里，宾川州城在东面的山坡上，东面紧靠大山，西边面临溪流，但距离溪流还有一里左右；那濒临溪流东岸的地方，叫做大罗城。命令行李先离开，我在西边的山崖上起草日记。望见州城北面有山冈从东境突向西，山冈北面又有山冈从西境突向东，交错在山坞中，成为州境内水流下游的地理

要地，溪水流到这里开始曲折潆绕着山冈，才得以见到溪流的形势。又往北行三里半，越过东突的山冈，就见有村子位于山冈的北麓，这里名叫红帽村。溪水从东南方潆绕着东突的山冈，转向西后潆绕在村子的前方，村前又敞开一个山坞向北而去。仍然沿着西山往北行，五里，渐渐转向西，在这里分为两条岔路：向东北沿着溪流顺着大山坞一直前去的，是经由牛井街通往浪沧卫的路；往西北从小山坞翻越山岭的，是经由江果村前往鸡足山的路。我起初从山冈铺向北远望，以为东境内大山的北岭就是鸡足山，而平川中的水应当转向西流到澜沧江。来到这里才知道宾川州的水流是向北流到金沙江，所说的浪沧卫并非是澜沧江了；州境内东部的大山，是从梁王山向北转，夹住宾川州的东面往北延伸到金沙江，不是山脉主脊。从小山坞向西行二里，越过西面一列山的山脊，才看见鸡足山在西面，它的高度与东面一列山相等，不过东面一列山仍然像屏风一样连绵不断，与雷应山一同横向穹隆而起，像半面墙壁一样。从山脊上向南望去，山脊南面五福山横亘在南部天际，就是先前在洱海卫望见的九鼎山西面高高拥立的山，山顶上有积雪的地方了，到这里又东西横向耸峙；山脊东面又矗立着幕山，就是所谓的梁王山了；两座山中间的山坳地势稍低一些，就是松子哨越过山脊往北走的地方了。从岭上往西行三里，稍稍向北下走，有条溪水自西流向东，注入宾川大溪，架有桥梁在溪流上，桥上覆盖着亭子，这里是江果村，在溪流北岸，溪中的流水与火头基的溪流相等。此时太阳才刚到下午，向前去东洞还有三十五里，途中无处可以投宿，便停下来。

二十二日　昧爽，由江果村饭，溯溪北岸西行。其溪从西峡中来，乃出于鸡山南支之外，五福之北者，洱海东山之流也。四里，登岭而北，寒风刺骨，幸旭日将升，惟恐其迟。盘岭而北一里半，见岭北又开东西坞，有水从其中自西而东，注于宾川大溪，即从牛井街出者(1)。此坞名牛井，有上下诸村，其水自鸡足峡中来，所谓盒子孔之下流也。于是西向渐下，一里半而抵坞中。又西一里过坞中村后，有坊曰“金牛溢井”，标胜也。土人指溪北冈头，有井在石穴间，云是昔年牛从井出

处也。又西二里，复逾冈陟峡，盖其山皆自南突出，濒溪而止，溪东流潆之，一开而为炼洞，再开而为牛井，此其中突而界之者。

【注释】

(1)牛井街：今名同，1961年后为宾川县治。现设金牛镇。此自西而东经过炼洞及牛井的水即今炼洞河。

【译文】

二十二日　黎明，在江果村吃饭，溯溪流沿着北岸往西行。这条溪流从西面的峡中流来，是出自于鸡足山的南支之外、五福山的北面的水流，是洱海东山的水流。四里，往北登岭，寒风刺骨，幸好旭日即将升起，唯恐太阳迟迟不出。绕着山岭往北行一里半，见到岭北有敞开一个东西向的山坞，有溪水在山坞中自西流向东，注入宾川大溪，就是从牛井街流出来的溪流。这个山坞名叫牛井，上下有许多村子，山坞中的水从鸡足山峡中流来，就是所谓的盒子孔的下游了。从这里向西渐渐下走，一里半后到达山坞中。又往西一里经过山坞中的村庄后，有座牌坊叫做“金牛溢井”，是胜地的标志。当地人指点，溪流北面的冈头，有一眼井在岩石洞穴中，说是当年牛从井中出来的地方。又往西行二里，再翻越山冈穿越峡谷，由于这里的山都是从南面突出来的，濒临溪流就到头，溪流潆绕着山向东流去，一处开阔的地方是炼洞，再度开阔的地方是牛井，此处是突起在中央而隔在两个山坞间的山冈。

盘峡而上，迤逦西北，再平再上，五里，越岭而复得坞。稍下一里半，有坊在坡，曰“广甸流芳”。又一里半，复过一村后，此亦炼洞最东南村也。又北二里，有村夹道，有公馆在村头，东北俯溪，是为炼洞之中村。其北二里，复上岭。二里，越之而北，有坊曰“炼法龙潭”，始知其地有蛰龙，有炼师，此炼洞所由名也(1)。又北二里，村聚高悬，中有水一池，池西有亭覆井，即所谓龙潭也(2)。深四五丈，大亦如之，不溢不涸，前濒于塘。土人浣于塘而汲于井。此鸡山外壑也，登山者至是，以为入山之始焉。其村有亲迎者，鼓吹填街。余不

顾而过，遂西北登岭。

【注释】

(1)炼洞：今名同，在宾川县西北境，为通往鸡足山的必经之地。

(2)龙潭：云贵两省俗称山间或坝子边缘有地下泉水涌出的深潭为龙潭。

【译文】

绕着峡谷往上走，曲曲折折向西北走，两次平行两次上登，五里，越过山岭后又遇到山坞。渐渐下行一里半，有座牌坊在坡上，叫“广甸流芳”。又走一里半，再路过一个村庄的后面，这也是炼洞最靠东南面的村庄了。又往北行二里，有个村庄夹住道路，有公馆在村头，向东北俯瞰着溪流，这里是炼洞的中村。从村北行二里，又上岭。二里，越过山岭往北走，有座牌坊叫做“炼法龙潭”，才知道此地有蛰伏的神龙，有炼丹的法师，这就是炼洞之名的由来了。又往北二里，村落高悬，村中有一池水，水池西边有座亭子覆盖着水井，就是所谓的龙潭了。龙潭深有四五丈，大处也如此，不溢出来也不干涸，前方濒临水塘。当地人在水塘中洗衣服而从井中汲水。此地是鸡足山外的壑谷，登山的人来到这里，认为是进山的起点。这个村中有迎亲的，打鼓奏乐的人挤满街道。我没观望就走过去了，于是向西北登岭。

五里，有庵当岭，是为茶庵。又西北上一里半，路分为二：一由岭直西，为海东道；一循峡直北，为鸡山道。遂北循之。稍下三里而问饭，发筐中无有，盖为居停所留也。又北下一里，有溪自西南峡中出，其峡回合甚窅，盖鸡足南峡之山所泄余波也。有桥亭跨两崖间。越其西，又北上逾岭，一里，有哨兵守岭间。又北一里，中壑稍开，是为拈花寺，寺东北向。余馁甚，入索饭于僧。随寺北西转，三里，逾冈之脊，是为见佛台。由此西北下一里，又涉一北下之峡，又西逾一北下之脊，始见脊西有坞北坠，坞北始逼鸡山之麓。盖鸡山自西北

突而东南，坞界其中，至此坞转东北峡，路盘其东南支，乃谷之绾会处也。

【译文】

五里，有座寺庵位于岭上，这是茶庵。又往西北上山一里半，路分为两条：一条从岭上一直往西去，是去海东的路；一条沿着峡谷一直向北，是去鸡足山的路。于是向北沿着峡谷走。渐渐下走三里，然后问顾仆要饭吃，打开竹筐，筐中没有吃的，大概是被停留居住的地方留下了。又往北下行一里，有条溪水从西南峡中流出来，那个峡谷回绕闭合十分深远，大概是鸡足山南面峡谷两面的山泄洪的地方了。有座桥梁上有亭子的桥跨在两面山崖之间。过到桥西，又往北上走登岭，一里，有哨兵守在山岭上。又往北一里，壑谷中间渐渐开阔起来，这是拈花寺，寺朝向东北。我饿极了，进寺去向僧人要饭吃。顺着寺北向西转，三里，越过山冈的山脊，这是见佛台。从此地向西北下行一里，又涉过一条从北面下来的峡谷，又向西越过一条从北面下来的山脊，才看见山脊西面有个山坞向北深坠，山坞北面才逼近鸡足山的山麓。原来鸡足山从西北突向东南，山坞隔在两山之中，到这里山坞转向东北方的峡谷去，道路绕着鸡足山的东南支走，是山谷盘结交会的地方。

西一里，见有坊当道左，跨南山侧，知其内有奥异。讯之牧者，曰："其上有白石崖，须东南逾坡一里乃得。"余乃令行李从大道先向鸡山，独返步寻之。曲折东南上，果一里，得危崖于松箐之间。崖间有洞，洞前有佛宇，门北向，钥不得入。乃从其西逾窒径之棘以入，遍游洞阁中。又攀其西崖探阁外之洞，见其前可以透植木而出，乃从之下，一里仍至大路。又西北二里，下至坞中，渡溪，是为洗心桥，鸡山南峡之水，西自桃花箐、南自盒子孔出者，皆由此而东出峡，东南由炼洞、牛井而合于宾川者也。溪北鸡山之麓，有村颇盛，北倚于山，是为沙址村(1)，此鸡山之南麓也。于是始迫鸡山，有上无下矣(2)。

【注释】

(1)沙址村：今名同，在宾川县西北隅。游鸡足山的公路通到沙址。近年设鸡足山镇。

(2)鸡山：即鸡足山。在宾川县西北30公里，中耸平顶，三方各有山一支伸出，形似鸡足，因此得名，又省称鸡山。有迦叶石门。世传此山为佛大弟子迦叶守佛衣以待弥勒处，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明清时最盛，庙宇甚多，旧志载有七十二峰，七十二寺，崖壑泉涧之属以数百计。有金顶、猢狲梯、虎跳涧、华首门、舍身崖、袈裟石、罗汉壁诸胜景。山顶如城，楞严塔共十二层，高达45米。经整饰或修复的寺庙有金顶寺、铜佛寺、祝圣寺等。鸡足山亦多奇花古树，有云南最高的柳杉(华严寺)，树龄达六百多年的“空心树”(悉檀寺)，明代栽的茶花(华严寺)，等等。

【译文】

向西行一里，见到有座牌坊位于道路左边，跨在南山的侧边，心知牌坊内有奇妙特异之处。向放牧的人询问，回答说：“那上面有处白石崖，必须从东南方翻越山坡走一里才能到达。”我于是命令行李从大路先去鸡足山，独自返回来去寻找白石崖。向东南曲折上走，果然是一里，在松林竹丛间找到高险的石崖。石崖上有洞，洞前有佛寺，寺门向北，门锁着不能进去。于是从佛寺西边穿过堵塞着小径的荆棘得以进去，游遍了山洞和佛阁。又攀着佛寺西面的石崖去探寻佛阁外的山洞，看见佛阁前方可以钻过种植的树木间出去，就从树丛中下山，一里仍来到大路上。又向西北行二里，下来到山坞中，渡过溪水，这是洗心桥，鸡足山南面山峡中的水，西面自桃花箐、南面自盒子孔流出来的水，都经由此处往东流出山峡，往东南流经炼洞、牛井后汇入宾川大溪。溪流北面鸡足山的山麓，有个村庄很是兴盛，北边靠着山，这是沙址村，这里是鸡足山的南麓。从这里起开始迫近鸡足山，道路有上无下了。

从村后西循山麓，转而北入峡中，缘中条而上，一里，大坊跨路，为“灵山一会”坊，乃按君宋所建者。于是冈两旁皆涧水泠泠，乔

松落落。北上盘冈二里，有岐，东北者随峡，西北者逾岭；逾岭者，西峡上二里有瀑布，随峡者，东峡上二里有龙潭；瀑之北即为大觉，潭之北即为悉檀。余先皆不知之，见东峡有龙潭坊，遂从之。盘磴数十折而上，觉深窅险峻，然不见所谓龙潭也。逾一板桥，见坞北有寺，询之，知其内为悉檀，前即龙潭，今为壑矣。时余期行李往大觉，遂西三里，过西竺、龙华而入宿于大觉。

【译文】

从村后向西顺着山麓走，转向北进入峡谷中，沿着中间的支脉上登，一里，大牌坊跨在路上，是“灵山一会”坊，是姓宋的按察使修建的。从此处开始山冈两旁都是淙淙流淌的山涧水，高大的松树稀稀落落。绕着山冈往北上登二里，有岔路，往东北去的顺着峡谷走，向西北去的翻越山岭。翻越山岭的路，西面的峡谷上方二里有处瀑布；顺着峡谷走的路，东面的峡谷上方二里有处龙潭。瀑布的北面就是大觉寺，龙潭的北面就是悉檀寺。我事先都不知道这些，看见东面的峡谷中有龙潭的牌坊，就从这条路走。绕着数十级石阶往上走，觉得幽深险峻，但看不见所谓的龙潭。走过一座木板桥，见到山坞北面有佛寺，询问地名，知道那里面就是悉檀寺，寺前就是龙潭，如今成了壑谷了。此时我事先约定行李前去大觉寺，便向西行三里，路过西竺寺、龙华寺后进入大觉寺住下。

二十三日(1)　饭于大觉，即东过悉檀(2)。悉檀为鸡山最东丛林，后倚九重崖，前临黑龙潭，而前则回龙两层环之。先是省中诸君或称息潭，或称雪潭，至是而后知其皆非也。弘辨、安仁二师迎饭于方丈，即请移馆。余以大觉遍周以足疾期晤，于是欲少须之(3)。乃还过大觉，西上一里，入寂光寺。住持者留点。此中诸大刹，惟此七佛殿左右两旁俱辟禅堂方丈，与大觉、悉檀并丽。又稍西半里，为水月、积行二庵，皆其师用周所遗也，亦颇幽整。

【注释】

(1)二十三日：徐本自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起至己卯二月二十四日，在第九册上，自己卯三月初一日至四月二十九日，在第九册下。上下合题“滇”，有提纲云：“自鸡足山过鹤庆府，进丘塘关，抵丽江府解脱林。复自解脱林出丽江丘塘关、清玄洞，再至鹤庆。西过大脊下汝南哨、清水江、山塍塘、剑川州金华山、罗尤邑、莽歇岭、驮强江、石宝山、沙溪、罗木哨、观音山、出洞鼻、浪穹县佛光寨标楞寺。由浪穹凤羽山再出普陀崆、中所、邓川驿、上关、大理府、下关、石门、漾濞、横岭、永平县、宝台山、沙木河、澜沧铁桥，水寨、永昌府、冷水箐、枯飘、盘蛇谷、潞江、分水关、龙川江、乱箭哨、腾越州、尖山、固栋、南香甸、界头。”

(2)悉檀：即悉檀寺，“文革”中被毁，今已不存。遗址在今日鸡足山宾馆后面的树林里，有说明碑。下句所称水潭仍存，在鸡足山宾馆前。

(3)须：等待。

【译文】

二十三日　在大觉寺吃饭后，立即向东去悉檀寺。悉檀寺是鸡足山最东边的寺院，后面紧靠九重崖，前方面临黑龙潭，而且前方就有两层回绕的龙脉环绕着它。这之前省城中的诸位先生有的称息潭，有的称雪潭，到这里后才知道他们都不对。弘辨、安仁二位法师迎接到方丈中吃饭，立即请我搬过来住。我因为大觉寺的遍周法师有脚病约我去会面，于是希望他们稍许等我一下。就返回来经过大觉寺，往西上走一里，进入寂光寺。住持僧人留我吃点心。此山中的各处大寺院，唯有这座七佛殿左右两旁都开辟成禅堂、方丈，和大觉寺、悉檀寺一样华丽。又稍往西行半里，是水月庵、积行庵两座寺庵，都是他们的师傅用周遗留下来的，也很是幽静整洁。

二十四日　入晤遍周，方留款而弘辨、安仁来顾，即恳移寓。遂同过其寺，以静闻骨悬之寺中古梅间而入。问仙陀、纯白何在，则方监建塔基在其上也。先是余在唐大来处遇二僧，即殷然以瘗骨事相订(1)。及入山，见两山排闼，东为水口，而独无一塔，为山中欠事。至是知仙陀督塔工，而未知建于何所。弘辨指其处，正在回龙环顾间，与余意合。饭后，遂东南二里，登塔基，晤仙陀。

【注释】

(1)瘞(yì)：埋葬。

【译文】

二十四日　进去会晤遍周，遍周正在殷勤挽留客人而弘辨、安仁前来拜访，马上恳请我搬住处。于是一同前去悉檀寺，把静闻的遗骨悬挂在寺中的古梅树间然后进去。询问仙陀、纯白在什么地方，原来是正在山上监督修建塔基。这之前我在唐大来处遇到二位僧人，立即诚恳地把埋葬静闻遗骨的事约定了。到进山时，看见两面的山像门扉一样排列，东面是出水口，却惟独没有一座塔，是山中缺憾之事。到这时知道仙陀在监督建塔工程，却不知塔建在什么地方。弘辨指明了建塔的地方，正在回绕的龙脉环绕之间，与我的意思相合。饭后，就往东南行二里，登上塔基，与仙陀会面。

二十五日　自悉檀北上，经无息、无我二庵。一里，过大乘庵，有小水二派，一自幻住东，一自兰陀东，俱南向而会于此，为悉檀西派者也。从二水之中蹑坡上，二里余，东为幻住，今为福宁寺(1)；西冈为兰陀。幻住东水，即野愚师静室东峡所下，与九重崖为界者；幻住西水，即与艮一兰陀寺夹坞之水，上自莘野静室，发源于念佛堂，而为狮子林中峡之水也。循东冈幻住旁，北向一里而得一静室，即天香者。时寺中无人，入讯莘野庐，小沙弥指在盘崖杳蔼间(2)，当危崖之西。乃从其后蹑崖上，穿林转磴，俱在深翠中，盖其地无乔松，惟杂木缤纷，而叠路其间，又一景矣。数十曲，几一里，东蹑冈，即野愚庐；西缘崖度峡，即莘野庐道。于是西向傍崖，横陟半里，有一静室高悬峡中，户扃莫入，是为悉檀寺库头所结。由其前西下兰陀寺，蹑其后而上，又半里而得莘野静室。时知莘野在牟尼山，而其父沈翁在室，及至而其门又扃，知翁别有所过，莫可问。遂从其左上，又得一静室。主僧亦出，有徒在，询之，则其师为兰宗也。又问："沈翁何在？"曰："在伊室。"问："室何扃？"曰："偶出，当亦不远。"余欲

还，以省中所寄书畀之。其徒曰："恐再下无觅处，不若留此代致也。"从之。又从左峡过珠帘翠壁，蹑台入一室，则影空所栖也。影空不在。乃从其左横转而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所谓大静室也。有堂三楹横其前，下临绝壁。其堂窗棂疏朗，如浮坐云端，可称幽爽。室中诸老宿具在。野愚出迎。余入询，则兰宗、影空及罗汉壁慧心诸静侣也。是日野愚设供招诸静侣，遂留余饭。饭后，见余携书箧，因取箧中书各传观之。兰宗独津津不置，盖曾云游过吾地，而潜心文教者。

【注释】

(1)今为福宁寺：原作"宁福寺"。宁抄本作"福宁寺"。十二月二十九日记："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鸡山志略》幻住庵注："后嗣定光。今名福宁。"据改。

(2)沙弥：梵文的音译讹略，意为"息恶"或"勤策男，"指依照佛教戒律出家，已受十戒，还没有受具足戒的男性修行者。

【译文】

二十五日　从悉檀寺向北上山，经过无息、无我两座寺庵。一里，路过大乘庵，有两条小溪，一条来自幻住庵东边，一条来自兰陀寺东边，都是向南流到这里汇合，成为悉檀寺西面的支流。从两条溪水的中间踏着山坡上走，二里多，东边是幻住庵如今是福宁寺；西面的山冈上是兰陀寺。幻住庵东边的水，就是从野愚禅师的静室东边的山峡中流下来，与九重崖形成分界的水；幻住庵西边的水，就是与艮一法师的兰陀寺夹成山坞的水，上面来自莘野的静室，发源于念佛堂，而后成为狮子林中间一条峡谷中的水。沿着东冈幻住庵旁，向北行一里后走到一处静室，是天香寺。此时寺中无人，进去打听莘野静室，小和尚指点，在幽深遥远的高大石崖之间，位于高险石崖的西面。于是从寺后攀着山崖上登，穿过树林绕着石阶走，全是走在深浓的翠绿色中，原来此地没有高大的松树，只有纷纭杂乱的杂木，而道路就重叠在其间，又是一种景致了。拐了几十道弯，将近一里，往东

上登山冈，就是野愚的静室；往西攀援石崖穿过峡谷，就是去莘野静室的路。从这里向西傍着石崖，横向上登半里，有一处静室高悬在峡谷中，门锁着无法进去，这是悉檀寺主管库房的僧人修建的。由静室前往西下到兰陀寺，从寺后向上攀登，又是半里后走到莘野的静室。此时知道莘野在牟尼山，但他的父亲沈翁在静室中，等来到时静室的门又锁着，知道沈翁到别的地方去了，无人可问。只好从静室左边上走，又见到一处静室。主持的僧人也外出了，有徒弟在，向他打听，原来他的师傅是兰宗。又问："沈翁在哪里？"答道："在他的静室。"问："静室为何锁着？"答："偶然外出，应当也不会太远。"我想要返回去，把从省城寄来的信交给他。这个徒弟说："恐怕再下去也无处可找，不如把信留在这里代为转交。"听从了他的话。又从左边的峡谷经过珠帘翠壁，登上石台进入一个静室，原来是影空居住的地方。影空不在。于是从静室左边横着转向东，一里，进入野愚的静室，是所谓的大静室。有三间堂屋横在山崖前端，下临绝壁。静室的堂屋中窗户宽敞明亮，如同坐在漂浮的云端，可称得上幽静爽朗。静室中诸位高僧都在。野愚出来迎接。我进去后询问，原来是兰宗、影空以及罗汉壁的慧心诸位静侣。这天野愚摆设了饭食招待诸位静侣，就留我吃饭。饭后，见我携带着书箱，于是取出书箱中的书各自传看。唯独兰宗津津乐道，不肯放手，原来他曾经云游过我的家乡，而且是潜心于文教的人。

既乃取道由林中西向罗汉壁，从念佛堂下过，林翳不知，竟平行而西。共一里半，有龛在磐石上，入问道。从其西南半里，逾一突嘴，即所谓望台也，此支下坠，即结为大觉寺者。望台之西，山势内逊，下围成峡，而旃檀林之静室倚之。峡西又有脉一支，自山尖前拖而下，是为旃檀岭，即西与罗汉壁分界者。是脉下坠，即为中支，而寂光、首传寺倚之，前度息阴轩，东转而尽于大士阁者也。由望台平行而西，又二里半而过此岭。岭之西，石崖渐出，高拥于后。乃折而北上半里，得碧云寺。寺乃北京师诸徒所建，香火杂沓，以慕师而来者众也。师所栖真武阁，尚在后崖悬嵌处。乃从寺后取道，宛转上

之。半里，入阁，参叩男女满阁中，而不见师。余见阁东有台颇幽，独探之。一老僧方濯足其上，余心知为师也，拱而待之。师即跃而起，把臂呼："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且诠解之(1)。手持二袜未穿，且指其胸曰："余为此中忙甚，袜垢二十年未涤。"方持袜示余，而男妇闻声涌至，膜拜不休，台小莫容，则分番迭换。师与语，言人人殊，及念佛修果，娓娓不竭。时以道远，余先辞出。见崖后有路可蹑，复攀援其上。转而东，得一峡上缘，有龛可坐，梯险登之。

【注释】

(1)诠(quán)解：详细解释。

【译文】

随后就取道经由树林中向西去罗汉壁，从念佛堂下走过，被树林遮住不知道，竟然平行向西走过。共行一里半，有座佛龛在磐石上，进去问路。从佛龛往西南行半里，越过一处前突的山嘴，就是所谓的望台了，这条支脉往下坠，就盘结为大觉寺所在的山。望台的西面，山势向内退进来，下方围绕成峡谷，而旃檀林的静室就紧靠峡谷。峡谷西面又有一条支脉，从山的尖顶向前拖下来，那是旃檀岭，就是在西面与罗汉壁分界的山。这条山脉下坠，就是中间的一支，是寂光寺、首传寺依傍着的山，往前延过息阴轩，向东转后在大士阁到了尽头。由望台向西平缓前行，又行二里半后越过此岭。山岭的西面，石崖渐渐出现，高高拥立在岭后。于是折向北上登半里，到碧云寺。寺庙是北京法师的众徒弟修建的，香火杂乱，因为仰慕法师而来的人众多。法师居住的真武阁，还在寺后悬崖上凹嵌之处。于是取道从寺后走，曲折上登悬崖。半里，进入真武阁，参拜叩头的男女挤满阁中，却不见法师。我看见阁东有个高台颇为幽静，独自去探幽。一个老和尚正在台上洗脚，我心中知道就是法师了，拱手站着等他。法师立即跳起来，拉住我的手臂高声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并且详细解释了这句话。手中拿着两只袜子没有穿，并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我

为这里面非常忙，袜子上的污垢二十年没洗过。”正把袜子拿给我看，而那些男女闻声涌过来，不停地顶礼膜拜，高台太小无法容纳，就分批轮换着来。法师与这些人说话，对每个人说的不一样，讲到念佛修炼功果，娓娓道来，滔滔不绝。这时因为路远，我先告辞出来。见到后面的悬崖上有路可以登上去，又攀援悬崖而上。转向东，走到一处峡谷的上方边缘，有个石龛可以坐，攀着危险的石梯登上石龛。

复下碧云庵。适慧心在，以返悉檀路遥，留余宿。主寺者以无被难之，盖其地高寒也。余乃亟下。南向二里，过白云寺，已暮色欲合。从其北傍中支腋行，路渐平而阔。二里，过首传寺，暗中不能物色。又东南一里余，过寂光。一里，过大觉。又东一里过西竺，与大道别，行松林间，茫不可见。又二里过悉檀前，几从龙潭外下，回见灯影，乃转觅。抵其门，则前十方堂已早闭不肯启，叩左侧门，乃得入宿焉。

【译文】

再下到碧云寺。恰好慧心在，因为返回悉檀寺的路太远，留我住下。寺中的住持由于没有被子而为难，原因是这里地势太高寒冷。我于是急忙下山。向南二里，路过白云寺，已经暮色降临。从白云寺北面靠着中间一条支脉侧边前行，道路渐渐变得又平缓又宽阔。二里，路过首传寺，黑暗中看不见东西的颜色。又往东南行一里多，经过寂光寺。一里，经过大觉寺。又向东一里过了西竺寺，与大路分手，行走在松林间，茫然看不见东西。又行二里走过悉檀寺前边，几乎从龙潭外边下去，回头看见灯影，才转回去找路。抵达寺门，却见前边的十方堂早已关闭，不肯开门，敲左侧门，才得以进寺住下。

二十六日　晨起饭。弘辨言：“今日竖塔心，为吉日，可同往一看。幸定地一处，即可为静闻师入塔。”余喜甚。弘辨引路前，由龙潭东二里，过龙砂内支。其腋间一穴，在塔基北半里，其脉自塔基分派处中悬而下。先有三塔，皆本无高弟也。最南一塔，即仙陀、纯白

之师。师本嵩明籍，仙陀、纯白向亦中表，皆师之甥，后随披薙，又为师弟。师归西方(1)，在本无之前，本公为择地于此，而又自为之记。余谓辨公，乞其南为静闻穴(2)。辨公请广择之。又有本公塔在岭北，亦惟所命。余以其穴近仙陀之师为便，议遂定。静闻是日入窆(3)。

【注释】

(1)归西方：佛教认为西方有极乐国土。佛家亦称逝世为归西方。

(2)静闻穴：即静闻墓。在鸡足山上，文笔峰之阴，东南距尊胜塔院甚近，登山公路从附近经过。1988年重建。周围绿树掩映。

(3)窆(biǎn)：落葬。

【译文】

二十六日　早晨起床吃饭。弘辨说："今天竖塔心，是吉日，可以一同去看一看。幸运的话能选定一处地方，就可以把静闻法师的遗骨葬入塔中。"我非常高兴。弘辨在前领路，由龙潭往东行二里，经过龙脉里面的一条支脉。两山间的山窝处有一个洞穴，在塔基北面半里处，这里的山脉从塔基处山脉分支的地方高悬在中央下延。早先有三座塔，都是本无禅师的高徒。最南边的一座塔，就是仙陀、纯白的师傅。禅师本来是嵩明州的籍贯，仙陀、纯白从前也是表兄弟，都是禅师的外甥，后来追随他剃度披上僧衣，又成为师傅和徒弟。禅师圆寂，在本无禅师之前，本无为他在这里选择了墓地，而且又亲自为他写了碑记。我对弘辨法师说，请求在这座塔的南面作为静闻的墓穴。弘辨法师请我广泛选择一下，还有本无禅师的塔在岭北，也任凭挑选。我认为静闻的墓穴靠近仙陀的师傅最为方便，于是商议定了。静闻这一天下葬。

二十七日　(有缺文)余见前路渐翳，而支间有迹，可蹑石而上，遂北上攀陟之。屡悬峻梯空，从崖石间作猿猴升(1)。一里半，则两崖前突，皆纯石撑霄，拔壑而起，自下望之，若建标空中(2)，自上凌之，

复有一线连脊，又如琼台中悬，双阙并倚也。后即为横亘大脊。披丛莽而上，有大道东西横山脊，即东自鸡坪关山西上而达于绝顶者(3)。因昔年运砖，造城绝顶，开此以通驴马。余乃反从其东半里，凌重崖而上。然其处上平下嵌，俯瞰莫可见，不若点头峰之突耸而出，可以一览全收也。

【注释】

(1)从崖石间作猿猴升：原脱“猿”字，据徐本补。

(2)建标：竖物作为表识。

(3)鸡坪关：今名同，在鸡山东麓，炼洞正北。

【译文】

二十七日　有缺文我见前边的路渐渐被遮蔽了，而侧旁有足迹，可以踩着岩石而上，就往北攀着岩石上登。屡次悬空在陡峻的石梯上，从崖石间像猿猴一样攀升。一里半，就见两面的崖石前突，都是清一色的岩石伸向云霄，从壑谷中拔地而起，从下面望去，好像建立在空中的标杆，从上方登上山顶，又有一条线一样宽相连的山脊，有好似琼台悬在中央，双阙并立相依。后面就是横亘的大山脊。分开丛生的荒草上走，有条大路呈东西向横在山脊上，就是从东面的鸡坪关向西上山而去到绝顶的路。因为往年要运砖，在绝顶建城，开挖了这条路以便驴马通行。我于是反身从大路往东行半里，登上重重山崖之上。然而此处上边平坦下面深嵌，俯身下视什么也看不见，不像点头峰那样突起耸立而出，可以一览无余了。

其脊两旁皆古木深翳，通道于中，有开处下瞰山后。其东北又峙山一围，如箕南向，所谓摩尼山也(1)，即此山余脉所结者。其西北横拖之支，所谓后趾也，即南耸而起为绝顶者。故绝顶自南壑望之，如展旗西立，罗汉九层之脊，则如展旗东立；自北脊望之，则如展旗南立，后趾之脊，则如展旗北立。此一山大势也。若桃花箐过脊，又在

绝顶西南峡中，南起为木香坪之岭，东亘为禾字孔之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峙为两界。此在三距西南支之外，乃对山而非鸡足矣。若南条老脊，自木香而南走乌龙坝，罗汉壁、点头峰又其东出之支，非老干矣。山后即为罗川地，北至南衙，皆邓川属，与宾川以此山脊为界，故绝顶即属邓川，而曹溪、华首，犹隶宾川焉。若东北之摩尼，则北胜、浪沧之所辖，此又以山之东麓鸡坪山为界者也。从脊直北眺，雪山一指竖立天外，若隐若现。此在丽江境内，尚隔一鹤庆府于其中，而雪山之东，金沙江实透腋南注，但其处逼夹仅丈余，不可得而望也。

【注释】

(1)摩尼山：今作牟尼山，在永胜县南隅，属片角乡。崇祯二年(1629)亦于此建牟尼庵及吉祥塔，《游记》作摩尼寺，有别于鸡山上的牟尼庵。今已不存，遗址在牟尼山村。

【译文】

这条山脊两旁都是幽深密蔽的古树，道路在林中通过，有开阔的地方向下俯瞰山后面。此山东北方又对峙着一圈山，如同向南的粪箕，是所谓的牟尼山了，就是此山的余脉盘结成的山。此山西北面横拖而下的支脉，是所谓的鸡脚的后脚爪了，就是往南耸起成为绝顶的山。所以从南面的壑谷望绝顶，像展开的旗帜矗立在西边，罗汉壁的九层山脊，就如同展开的旗帜矗立在东边；从北面的山脊上望绝顶，却如同展开的旗帜矗立在南边，后脚爪的山脊，便如同展开的旗帜矗立在北面。这是全山的大概形势。至于延伸过桃花箐的山脊，又在绝顶西南的山峡中，在南面耸起成为木香坪所在的山岭，往东绵亘成为禾字孔所在的山脊，与罗汉壁、点头峰南北对峙，成为两列山。那些山在三只鸡爪西南支脉之外，是对面的山而不是鸡足山了。至于南面的那条主脊，从木香坪往南延伸到乌龙坝，罗汉壁、点头峰又是它向东分出的支脉，不是主干了。山后就是罗川的地界，往北到南衙，都是邓川州的属地，与宾川州以这条山脊作为分界，所以绝顶就属于邓

川州，而曹溪寺、华首门仍隶属于宾川州。至于东北面的牟尼山，则是北胜州、浪沧卫的辖地，这又是以鸡足山的东麓鸡坪山为分界的了。从山脊上向正北远眺，雪山像一根手指竖立在天际之外，若隐若现。此山在丽江府境内，在其中还隔着一个鹤庆府，而雪山的东面，金沙江实际上穿过雪山侧旁向南流淌，但那里狭窄得仅有一丈多，不可能远望到了。

由脊道西行，再隆再起，五里，有路自南而上者，此罗汉壁东旃檀岭道也；交脊而西北去者，此循后趾北下鹤庆道也；交脊而东北下者，此罗川道也；随脊而西者，绝顶道也。于是再上，再纡而北，又二里余而抵绝顶之下。其北崖雪痕皑皑，不知何日所积也。又南上半里，入其南门。门外坠壑而下者，猢狲梯出铜佛殿道；由北门出，陟后脊转而西南下者，束身峡出礼佛台，从华首门会铜佛殿道。而猢狲梯在东南，由脊上；束身峡在西北，由霤中(1)。此登顶二险，而从脊来者独无之。

【注释】

(1)霤(liù)：原为屋檐下接水的长槽，此处泛指承水的槽。

【译文】

从山脊上的路往西行，山脊两次隆起，五里，有条从南往上走的路，这是去罗汉壁东面旃檀岭的路；与山脊相交往西北去的，这是沿着鸡足山后脚爪向北下到鹤庆府的路；与山脊相交往东北下走的，这是去罗川的路；顺着山脊向西走的是去绝顶的路。从这里再上走，再绕向北，又行二里多后抵达绝顶之下。绝顶北面的山崖上雪迹白皑皑的，不知是何年何月堆积起来的。又向南上登半里，进入绝顶南门。门外深坠下壑谷中的，是从猢狲梯到铜佛殿的路；由北门出去，登上后面的山脊转向西南下走的，是从束身峡到礼佛台，经由华首门会合铜佛殿来的路的路。可猢狲梯在东南方，由山脊上走；束身峡在西北方，由水槽样的山沟里走。这是登绝顶的两条险途，但从山脊上来的

路唯独没有危险的路段。

入门即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1)，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资建此，而移土主于殿左。其前之天长阁，则天启七年海盐朱按君所建。后有观风台，亦阁也，为天启初年广东潘按君所建，今易名多宝楼。后又有善雨亭，亦张按君所建，今貌其像于中。后西川倪按君易名西脚蘧庐(2)，语意大含讥讽。殿亭四围，筑城环之，复四面架楼为门：南曰云观，指云南县昔有彩云之异也；东曰日观，则泰山日观之义；北曰雪观，指丽江府雪山也；西曰海观，则苍山、洱海所在也。张君于万山绝顶兴此巨役，而沐府亦伺其意，移中和山铜殿运致之(3)，盖以和在省城东(4)，而铜乃西方之属，能克木，故去彼移此。有造流言以阻之者，谓鸡山为丽府之脉，丽江公亦姓木，忌金克，将移师鸡山，今先杀其首事僧矣。余在黔闻之，谓其说甚谬。丽北鸡南，闻鸡之脉自丽来，不闻丽自鸡来，姓与地各不相涉，何克之有？及至此而见铜殿具堆积迦叶殿中(5)，止无地以竖，尚候沐府相度，非有阻也。但一城之内，天长以后，为河南僧所主，前新建之迦叶殿，又陕西僧所主，以张按君同乡故，沐府亦以铜殿属之，惜两僧无道气，不免事事参商(6)，非山门之福也(7)。余一入山，即闻河南、陕西二僧名，及抵绝顶，将暮，见陕西僧之叔在迦叶殿，遂以行李置之。其侄明空，尚在罗汉壁西来寺。由殿侧入天长阁，盖陕僧以铜殿具支绝迦叶殿后正门，毋令从中出入也。河南僧居多宝楼下，留余晚供。观其意殊愤愤。余于是皆腹诽之(8)。还至土主庙中，寒甚。陕僧爇火供果，为余谈其侄明空前募铜殿事甚悉。“今现在西来，可一顾也。”余唯唯。

【注释】

(1)丁丑：崇祯十年，1637年。

(2)蘧(qú)庐：旅舍。

(3)中和山铜殿：徐霞客《滇游日记三》崇祯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记：“杨林之水，绕尧林之东，马龙水由中和北转，同趋而北。”《盘江考》

又说到“马龙州中和山水”。霞客对中和山是熟悉的。天启《滇志·搜遗志》载：“中和山，寻甸府易龙驿东南中和山，又名赛武当，以祀真武。有巡抚蒋公宗鲁《记》。”明人张佳胤有《望中和山诗》，见《滇略》卷八。中和山在寻甸南隅和马龙间，与昆明金殿无涉。但二者都是道教名山，容易混淆，疑“中和山铜殿”为“太和宫铜殿”之讹。

(4)以和在省城东：指昆明太和宫铜殿。《嘉庆重修一统志》云南府载：“鸣凤山，在昆明县东，距金马山三里，旧名鹦鹉山，明巡抚陈用宾易今名。上有太和宫诸胜。”“太和观，在昆明县东鸣凤山，中有铜亭，楹柱檐瓦皆铜铸成，地甃大理石，极瑰丽。其右为环翠宫。”鸣凤山海拔2058米。昆明金殿系明万历三十年(1602)云南巡抚陈用宾创建，但崇祯十年(1637)已撤迁到鸡足山。现铜殿系清康熙十年(1671)吴三桂重铸，又称铜瓦寺。殿宽、深皆6.2米，高6.7米，门窗柱瓦、帏幔、神像、供桌等全部用铜雕铸成，总重量约250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铜殿：此处指鸡足山金顶寺铜殿。两部康熙年间的《鸡足山志》都记载：“辛巳，黔国公沐天波移云南省城太和宫金殿来山，废普光殿并塔，就其址以立金殿。”大概在崇祯十四年(1641)铜殿具起架重建，此后山顶即称金顶寺。“文革”中铜殿被毁。近年重铸铜殿，恢复金顶寺旧观。中和山在寻甸府，与昆明铜殿无涉，疑此处“中和山”为“太和宫”之误。

(6)参(shēn)、商：原为二星名，此出则彼没，两不相见，故常用以比喻互不和睦。

(7)山门：佛寺多在山间，佛寺的大门因称山门。

(8)腹诽：口里不说，心中不以为然。

【译文】

进门就是迦叶殿。这是原来土主庙的基址，旧迦叶殿在山的半中腰。丁丑年(崇祯十年，1637)，巡按张君认为绝顶上不能不供奉迦叶，便捐资修建了这座迦叶殿，而把土主庙迁到迦叶殿左边。殿前的天长阁，则是天启七年(1627)海盐县人巡按朱君修建的。后面有观风台，也是楼阁，是天启(1621—1627)初年广东人巡按潘君修建的，如今改名叫多宝楼。后面还有善雨亭，也是张巡按修建的，今天亭子中画有他的像。后来四川的倪巡按改名叫西脚蘧庐，话语中大含讥讽的意思。佛殿亭子四周，筑有城墙环绕着，又在四面架楼作为门户：南

面的叫云观，指云南县从前有彩云的奇异景观；东面的叫日观，便是取泰山日观的含义；北面的叫雪观，指丽江府的雪山；西面的叫海关，则是苍山、洱海所在的地方了。张君在万山丛中的绝顶上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而沐府也暗中揣测到他的心意，把中和山的铜殿迁移搬运到此处，大概是因为中和山在省城东面，而铜是西方的属相，能克木，故而搬离那里迁到此地。有人制造流言来阻止搬迁铜殿，说是鸡足山是丽江府的龙脉，丽江知府也姓木，忌讳被金克，将要调动军队到鸡足山，如今先杀了那个首先倡议这件事的僧人。我在贵州时听到这件事，认为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丽江府在北，鸡足山在南，只听说鸡足山的山脉是从丽江府来的，没听说过丽江府的山脉从鸡足山来，姓氏与地理各不相干，有什么克不克的？等到了此地并见到铜殿的构件堆积在迦叶殿中，只是没有地方竖立起来，还要等沐府来选择地方，没有受到阻碍。但是全城之内，天长阁之后，是河南僧人住持的地方，前边新建的迦叶殿，又是陕西僧人住持的地方，陕西僧人因为与张巡按是同乡的缘故，沐府也把铜殿交给他，可惜两位僧人没有超然于物外的气量，不免事事相左，不是佛门之福。我一进山，就听说河南、陕西二位僧人的名字，等到了绝顶，天将昏黑，看见陕西僧人的叔父在迦叶殿，便把行李放在他那里。他的侄子明空，还在罗汉壁西来寺。我从殿的侧边进入天长阁，因为陕西僧人把铜殿的构件支撑起来阻断了迦叶殿后面的正门，不让人从中间出入。河南僧人住在多宝楼下，挽留我吃晚饭。观察他的意思，特别愤愤不平。我对此事心中都不赞同他们。返回到土主庙中，冷极了。陕西僧人生好火摆出果子，对我谈他的侄子明空先前为铜殿募化的事非常详细。“现在在西来寺，可去见一面。”我口中“是是是”答应着。

二十八日　晨起寒甚，亟披衣从南楼观日出，已皎然上升矣。晨餐后，即录碑文于天长、善雨之间。指僵，有张宪副二碑最长，独不及录。还饭迦叶殿。乃从北门出。门外冈脊之上，多卖浆瀹粉者。脊之西皆削崖下覆，岂即向所谓舍身崖者耶？北由脊上行者一里，乃折而西下，过一敝阁，乃南下束身峡。巨石双迸，中窗成坑，路由中

下，两崖逼束而下坠甚峻，宛转峡中，旁无余地，所谓“束身”也。下半里，得小坪，伏虎庵倚之。庵南向，从其前，多卖香草者，其草生于山脊。

【译文】

二十八日　清早起床非常寒冷，急忙披上衣服到南楼去看日出，明亮的朝阳已经升上来了。早餐后，立即在天长阁、善雨亭之间抄录碑文。手指冻僵了，有张副都御史的两块碑文最长，唯独来不及抄录。返回迦叶殿吃饭。随后从北门出来。门外山冈的山脊上，有很多卖开水煮粉的人。山脊的西面都是陡削下覆的石崖，难道就是先前所说的舍身崖的地方吗？由山脊上往北行一里，就折向西下走，路过一处破旧的楼阁，于是往南下去束身峡。巨石向两侧迸裂开，中间被流水冲刷成石坑，道路经由中间下走，两面的石崖紧逼束拢而下坠之处十分陡峻，在峡谷中弯弯绕绕，身旁没有余地，就是所谓的“束身”了。下行半里，走到一块下平地，伏虎庵依傍在这里。庵门向南，在庵前，有很多卖香草的人，这种草生长在山脊上。

循舍身崖东南转，为曹溪、华首之道；绕庵西转，盘绝壁之上，是为礼佛台、太子过玄关。余乃先过礼佛台。有亭在台东，亦中圮，台峙其前石丛起中，悬绝壑之上。北眺危崖倒插于深壑中，乃绝顶北尽处也，其下即为桃花箐，但突不能俯窥耳。其东南壑中，则放光寺在焉；其西隔坞相对者，木香坪也。是台当绝顶西北隅悬绝处，凌虚倒影，若浮舟之驾壑，为一山胜处，而亭既倾敝，不容无慨。台之北，崖壁倒悬，磴道斩绝，而西崖之瞰壑中者，萼瓣上进，若蒂斯启。遥向无路，乃栈木横崖端，飞虬接翼于层峦之上，遂分蒂而蹈，如入药房，中空外透，欲合欲分。穿其奥窟，正当佛台之下，乃外石之附内石而成者，上连下迸，裂透两头。侧身而进，披隙而出，复登南台之上。仍东过伏虎，循岩傍壁，盘其壑顶。仰视矗崖，忽忽欲堕，而孰知即向所振衣蹑履于其上者耶。

【译文】

顺着舍身崖向东南转，是去曹溪寺、华首门的路；绕着伏虎庵往西转，绕到绝壁之上，那是礼佛台、太子过玄关。我于是先去礼佛台。有座亭子在礼佛台东边，也是中间坍塌了，礼佛台矗立在亭子前边成丛突起的岩石中，高悬于绝深的壑谷之上。向北眺望，高险的崖壁倒插在深深的壑谷中，是绝顶北面的尽头处，悬崖下就是桃花箐，只不过悬崖前突不能俯视罢了。悬崖东南的壑谷中，就是放光寺在那里；悬崖西面隔着山坞相对的地方，是木香坪了。这礼佛台位于绝顶西北角高悬断绝之处，凌空倒影，好像驾着小船漂浮在壑谷上，是全山景色最美之处，然而亭子已经倒塌毁坏，不容人不感概。礼佛台的北面，崖壁倒悬，石阶路完全断绝，而西面悬崖俯瞰着壑谷中的地方，似花萼花瓣般的岩石向上迸裂开来，好像花蒂绽放。向远处去没有路，就在石崖前端横木架为栈道，在层层山峦之上像飞龙振翅飞翔一样连接起来，于是我分开花蒂踩着进去，如同进入芍药花冠中，中间是空的，外边透明，要合拢又要分开的样子。穿过这处幽深的洞窟，正好在礼佛台之下，是外面的岩石附着在里面的岩石上形成的，上边相连，下面迸裂开来，裂缝穿透两头。侧身进去，分开缝隙出来，又登到南台之上。仍然往东经过伏虎庵，沿着山崖紧靠峭壁，绕到那壑谷顶上。仰面看矗立的悬崖，恍如摇摇欲坠，可谁知道那就是我刚才脚踩在上面抖衣服的地方呀！

东南傍崖者一里余，有室倚崖，曰曹溪寺。以其侧有水一泓，在矗崖之下，引流坠壑，为众派之源，有似宗门法脉也。稍下，路分为二，正道东南循崖平去，小径西下危坡。余睇放光在西南壑，便疑从此小径是。西循之一里余，转而北逾一嘴，已盘礼佛台之下，其西北乃桃花箐路，而东南壑底，终无下处，乃从旧路返。二里，出循崖正道，过八功德水，于是崖路愈逼仄，线底缘嵌绝壁上，仰眺只觉崇崇隆隆而不见其顶，下瞰只觉窅窅冥冥而莫晰其根，如悬一幅万仞苍崖图，而缀身其间，不辨身在何际也。

【译文】

靠着悬崖往东南行一里多，有房屋紧靠悬崖，叫曹溪寺。因为寺旁有一池水，在矗立的悬崖下，引流下泄到壑谷中，成为众多支流的源头，有如佛门中各宗派传承的脉络一样了。稍下走，路分为两条，正路向东南沿着悬崖平缓前去，小径往西下陡坡。我斜看过去，放光寺在西南方壑谷中，便怀疑从这条小径走才对。顺着小径往西行一里多，转向北越过一处山嘴，已经绕到礼佛台之下，这里往西北去是去桃花箐的路，而要到东南方的壑谷底下，始终没有下走的地方，只好从原路返回。二里，出到沿着悬崖走的正路上，经过八功德水，走到这里山崖旁的路愈发狭窄了，脚底下的路像线一样围绕镶嵌在绝壁上，抬头远眺，只觉得悬崖高大穹隆却看不见它的顶，向下俯瞰，只觉得幽深杳渺却无法看清它的底，如同悬挂着的一幅“万仞苍崖”水墨图，而置身画中，却分辨不出身在何处了。

东一里，崖势上飞，高穹如檐，覆环其下，如户阈形，其内壁立如掩扉，盖其石齿齿，皆堕而不尽，堕之余，所谓华首门也。其高二十丈，其上穹覆者，又不知凡几，盖即绝顶观海门下危崖也。门之下，倚壁为亭，两旁建小砖塔襄之，即经所称迦叶受衣入定处，待六十百千岁以付弥勒者也。天台王十岳士性宪副诗偈镌壁间，而倪按院大书“石状奇绝”四字，横镌而朱丹之。其效颦耶(1)？黥面耶(2)？在束身书“石状大奇”，在袈裟书“石状又奇”，在兜率峡口书“石状始奇”，凡四处，各换一字，山灵何罪而受此耶？

【注释】

(1)颦(pín)：皱眉。效颦：丑妇人学美女西施捧心皱眉，愈加难看，常比喻以丑拙学美好为效颦。

(2)黥(qíng)面：在脸上刺字，再涂上墨。

【译文】

向东行一里，悬崖的地势上部飞起，高大穹隆如像屋檐一样，覆盖环绕着石崖下方，如同门槛的形状，它的里面崖壁峭立好似关上的门扇，原来这里的岩石一齿齿的，都往下坠落，而坠落不尽剩余下的，就是所谓的华首门了。华首门高二十丈，门上方穹隆下覆的部分，又不知一共有多高，大概就是绝顶上观海门下方的危崖了。华首门之下，紧靠绝壁建了亭子，两旁建有小砖塔陪衬它，就是佛经所说的迦叶尊者受衣入定之处，等到六百万年后把它交给弥勒佛。天台县人王十岳士性副都御史题写的诗偈镌刻在石壁上，而倪巡按题写的“石状奇绝”四个大字，横着镌刻而且把字涂成朱红色。他是东施效颦呢？还是脸上刺字呢？在束身峡题写“石状大奇”，在袈裟石题写“石状又奇”，在兜率庵峡口题写“石状始奇”，共四处，每处换一个字，山神有什么罪，要受这种折磨呢？

又半里，矗崖东尽，石脊下垂，有寺倚其东，是为铜佛殿，今扁其门曰传灯寺，盖即绝顶东突，由猢狲梯下坠为此，再下即迦叶寺，而为西南支发脉者。寺东向，大路自下而来，抵寺前分两岐：由其北峡登寺后猢狲梯，为绝顶前门道，余昨从上所瞰者；由寺前循崖西转，过华首门，上束身峡，为绝顶后门道，余兹下所从来者。盖寺北为峡，寺西为崖，寺后猢狲梯由绝顶垂脊而下，乃崖之所东尽而峡之所南环者也。寺北有石峰突踞峡中，有庵倚其上，是为袈裟石。余初不知其为袈裟石也，望之有异，遂不入铜佛殿而登此石。至则庵僧迎余坐石上。石纹离披作两叠痕，而上有圆孔。僧指其纹为迦叶袈裟(1)，指其孔为迦叶卓锡之迹。即无遗迹，然其处回崖外绕，坠壑中盘，此石缀崖瞰壑，固自奇也。僧瀹米花为献，甚润枯肠。余时欲下放光、圣峰诸寺，而不能忘情于猢狲梯，遂循石右上。半里，升梯。梯乃自然石级，有叠磴痕可以衔趾，而痕间石芒齿齿，著足甚难。脊左瞰即华首矗崖之上，右瞰即袈裟坠壑之端，其齿齿之石，华首门乃垂而下，此梯乃错而上者，然质则同也。上半里，数折而梯尽，仍从峡上。问去顶迥绝，乃返步下梯，由铜佛殿北东下峡中。

【注释】

(1)迦叶：梵文摩诃迦叶波的略称，“摩诃”是大的意思，“迦叶波”是他的姓。大迦叶是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释迦死后，第一次会诵佛教总集《三藏》时，他是召集人。袈裟(jiā shā)：梵文音译，为佛教僧尼的法衣。

【译文】

又行半里，矗立的悬崖东面的尽头处，石山脊下垂，有座寺庙紧靠山脊东面，这是铜佛殿，如今寺门上的匾额写着传灯寺，原来就是绝顶向东前突，由猢狲梯下坠形成这个地方，再下去是迦叶寺，而后成为鸡足山西南支山脉起始的地方。寺门向东，大路从下方前来，到寺门前分为两条岔路：从寺北的峡谷中上登寺后的猢狲梯，是去绝顶前门的路，就是我昨天从上面俯瞰到的路；由寺前沿着悬崖向西转，经过华首门，上登束身峡，是去绝顶后门的路，就是我现在往下顺着走来的路。迦叶寺北面是峡谷，寺西是悬崖，寺后的猢狲梯山脊由绝顶垂下来，是悬崖在东面的尽头处和峡谷向南环绕的地方。寺北有座石峰突立在峡谷中，有座寺庵依傍在石峰上，那是袈裟石。我起初不知道那就是袈裟石，望见它有些奇异，就没进铜佛殿而去登这座石峰。到达后庵中的僧人迎接我坐在石头上。石纹分散开来形成两层痕迹，而且上面有圆孔。僧人称岩石上的纹路是迦叶尊者的袈裟，认为那些圆孔是迦叶尊者插放锡杖的遗迹。即使没有迦叶的遗迹，不过这地方山崖在外面回绕，深坠的壑谷盘曲在中央，这座石峰连缀着悬崖，俯瞰着壑谷，自身本来就很奇异了。僧人煮米花送给我吃，饥肠非常滋润。我此时想要下山到放光寺、圣峰寺诸寺去，可不能忘情于猢狲梯，就沿着袈裟石右侧上走。半里，爬猢狲梯。猢狲梯是自然形成的石阶，有层层叠叠的石阶痕迹可以承受脚趾，但石痕间石尖一齿齿的，很难落脚。在山脊上向左俯瞰就是华首门矗立的悬崖之上，往右俯瞰就是袈裟石深坠壑谷的顶端。那些一齿齿的岩石，在华首门是往下垂的，在此处石梯是交错着向上的，不过石质却是相同的。上登半里，曲折几次后石梯完了，仍然顺着峡谷上走。打听到去绝顶的路

完全断绝，只好返回来走下石梯，由铜佛殿北边往东下到峡中。

一里，横盘峡底，有庵当其中，所谓兜率庵也，已半倾。其后即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处，庵前峡复深坠。循庵横度，循左崖下半里，崖根有洼内嵌，前有巨树流荫，并鹤峋居士诗碑(1)。其前峡遂深蟠，路从其上，又分为两：循右峡中西南下者，为迦叶寺、圣峰寺西支大道；循左崖下东向行者，为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间道。余时身随西峡下，而一步一回眺，未尝不神飞罗汉壁间也。下半里为仰高亭，在悬峡中，因圮未入。既下，又半里出峡，为迦叶寺，其门东向，中亦高敞。此古迦叶殿，近因顶有新构，遂称此为寺云。入谒尊者(2)。从其前南向循岐而下，其路峻而大。两丐者覆松为棚。曲折夹道数十折，一里余而至会灯寺。寺南向，入谒而出。东下半里，有岐西去者，放光寺道也。恐日昃不及行，遂不西向而东趋。其路坦而大，一里为圣峰寺。寺东向，踞分支之上，前有巨坊，后有杰阁，其势甚雄拓。阁祀玉皇，今皆以玉皇阁称之。从此北瞻西来寺，高缀层崖之上，屏霞亘壁，飘渺天半，其景甚异。出寺，东随陇行，二里，过白云寺。又从其右东行一里半，过慧林庵，则左右两溪合于前而陇尽。遂渡其左峡，东过大觉寺蔬园，一里，从息阴后逾中支之脊，从千佛阁前观街子。街子者，惟腊底集山中(3)，为朝山之节(4)，昔在石钟寺前，今移此以近大觉，为诸寺之中也。由街子东半里，过西竺寺，又二里余，入悉檀。

【注释】

(1)居士：通常称在家修道而又受过三归、五戒的佛教徒为居士。

(2)尊者：凡已成罗汉的和尚，为僧中之尊，故称为尊者。

(3)腊底：腊月底，年底。

(4)朝山：佛教徒到名山大寺进香拜佛，称为朝山。

【译文】

一里，横向绕到峡底，有座寺庵位于峡中，就是所谓的兜率庵了，已有一半倒塌。庵后就是绝顶与罗汉壁分支前突的地方，庵前又深坠成峡谷。沿着兜率庵横过去，顺着左边的山崖下行半里，山崖根部有个洼坑向里面嵌进去，前方有棵巨大的树，树荫飘动，还有一块鹤峋居士题诗的石碑。庵前的峡谷于是向深远处蟠曲而去，道路从峡谷上方走，又分为两条：沿着右边从峡谷中往西南下行的，是去迦叶寺、圣峰寺西面支脉的大路；沿着左边从悬崖下向东走的，是去西来寺、碧云寺、罗汉壁的小路。我此时虽然身子顺着西面的峡谷下走，却一步一回头地眺望，未尝不是神魂飞到了罗汉壁间了。下行半里是仰高亭，在高悬的峡谷中，因为已倒塌没进去。下来后，又走半里走出峡谷，是迦叶寺，寺门向东，寺中也高大宽敞。这是古迦叶殿，近来因为绝顶上有新建的迦叶殿，这里边称为寺。进寺去拜了迦叶尊者。从寺前向南顺着岔路下行，这条路陡峻但宽大。两个乞丐用松枝覆盖成棚子。狭窄的道路曲曲折折转了几十道弯，一里多后到会灯寺。寺向南，进寺参拜后出来。往东下行半里，有条岔路向西去的，是去放光寺的路。担心太阳西下来不及走到，便不向西而往东赶去。这条路又平坦又宽大，一里到圣峰寺。寺向东，坐落在分出的支脉上，寺前有座巨大的牌坊，后面有高大的楼阁，气势十分雄伟开阔。阁中祭祀玉皇大帝，如今都用玉皇阁来称呼它。从此处向北远看西来寺，高高点缀在层层山崖之上，云霞般横亘在屏风样的崖壁上，飘渺于半空中，这种景象很是奇异。出寺来，向东顺着山陇前行，二里，路过白云寺。又从寺右往东行一里半，经过慧林庵，就见左右两条溪水在庵前合流而山陇到了尽头，于是渡过庵左的峡谷，往东走过大觉寺的菜园，一里，从息阴轩后面越过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到千佛阁前观看街子。这里的街子，只在腊月底才聚集在山中，是朝山的节日，从前街子在石钟寺前，今天搬迁到此地，因为靠近大觉寺，是诸寺的中心位置。从街子往东行半里，路过西竺寺，又行二里多，进入悉檀寺。

具餐后，知沈公莘野乃翁。来叩，尚留待寺间，亟下楼而沈公至，

各道倾慕之意。时已暮，寺中具池汤候浴(1)，遂与四长老及沈公就浴池中(2)。池以砖甃，长丈五、阔八尺，汤深四尺，炊从隔壁釜中，竟日乃温。浴者先从池外挽水涤体，然后入池，坐水中浸一时，复出池外，擦而涤之，再浸再擦，浸时不一动，恐垢落池中也。余自三里盆浴后，入滇只澡于温泉，如此番之浴，遇亦罕矣。

【注释】

(1)汤：热水。

(2)长(zhǎng)老：佛教徒对住持僧的尊称。

【译文】

吃好晚餐后，知道沈公莘野的父亲。前来拜见，还留在寺中等待，急忙下楼而沈公已来到，各自诉说倾心仰慕的心意。此时天色已黑，寺中备好一池热水等候我去沐浴，于是与四位长老以及沈公下到浴池中。水池是用砖砌的，长一丈五尺，宽有八尺，热水深四尺，隔壁的大锅中烧热水，一整天水才温热。洗澡的人先从池外泼水洗身子，然后再进入浴池中，坐在水中泡一段时间，再出到池外，擦洗身体，再泡再擦，泡的时候不能动一下，是害怕污垢落进水池中了。我自从在广西三里城在盆中沐浴后，进入云南省后只在温泉洗过澡，像这次这种方式的沐浴，也是极少遇见到的了。

二十九日　饭于悉檀，同沈公及体极之侄同游街子。余市鞋，顾仆市帽。遇大觉遍周亦出游，欲拉与俱。余辞岁朝往祝，盖以其届七旬也。既午，沈公先别去，余食市面一瓯(1)。一里余，从大乘庵上幻住。一里入幻住，见其额为福宁寺，问道而出，犹不知为幻住也。由其右过峡西北行，一里而入兰陀寺，寺南向。由正殿入其东楼，艮一师出迎。问殿前所卧石碑。曰："此先师所撰迦叶事迹记也。"昔竖华首门亭中，潘按君建绝顶观风台，当事者曳之顶，将摩镌新记，艮一师闻而往止之，得免，以华首路峻不得下，因纡道置此。余欲录之，

其碑两面镌字，而前半篇在下。艮一指壁间挂轴云："此即其文，从碑誊写而出者。"余因低悬其轴，以案就录之。艮一供斋(2)，沈公亦至。斋后，余度文长不能竟，令顾仆下取卧具。沈公别去，余订以明日当往叩也。迨暮，录犹未竟，顾仆以卧具至，遂卧兰陀禅榻。顾仆传弘辨、安仁语曰："明日是除夕，幸尔主早返寺，毋令人悬望也。"余闻之，为凄然者久之。

【注释】

(1)瓯(ōu)：装酒或食物的小盆。

(2)斋(zhāi)：又称斋食，即不带动物油荤的素食。

【译文】

二十九日　在悉檀寺吃饭，同沈公以及体极的侄子一起去逛街子。我买了鞋子，顾仆买了帽子。遇上大觉寺的遍周也出来游逛，想拉我与他一同游。我以过年那天早上前去祝寿为由辞谢了他，因为到时他年满七十了。中午过后，沈公先告别离开，我吃了集市上买的一小盆面条。一里多，从大乘庵上登幻住庵。一里后进入幻住庵，看见门上的匾额是福宁寺，问路后出来，仍然不知道就是幻住庵了。由寺庙右边穿过峡谷往西北行，一里后进入兰陀寺，寺向南。由正殿走进寺院的东楼，艮一法师出来迎接。询问殿前倒卧着的石碑。回答说："这是我师傅撰写的《迦叶事迹》碑记。"从前竖立在华首门的亭子中，潘巡按在绝顶修建观风台，办事的人把碑拖到山顶，将要磨掉另刻新的碑记，艮一法师听说后前去制止，得以幸免，由于华首门的路太陡峻下不来，就绕道放置在此处。我想要抄录碑文，这块碑两面刻着字，而且前半篇碑文在下面。艮一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卷轴说："这就是碑文，是从碑上誊写下来的。"我于是把卷轴挂低一些，把书案搬近卷轴抄写。艮一提供了斋饭，沈公也来到。吃过斋饭后，我估计碑文太长不能抄完，命令顾仆下去取铺盖。沈公告别后离开，我约定明天要去叩拜他。到天黑时，还没抄录完，顾仆带着铺盖来

了，就在兰陀寺禅房中的床上躺下。顾仆转告弘辨、安仁的话说："明天是除夕，希望你的主人早早返回寺中，不要让人挂念盼望啊！"我听了这些话，心中为此凄凉了很久。

三十日　早起盥栉而莘野至，相见甚慰。同饭于兰陀。余仍录碑，完而莘野已去。遂由寺循脊北上，其道较坦，一里，转而东，一里出莘野庐前小静室。又半里而入莘野楼，则沈公在而莘野未还。沈公为具食，莘野适至，遂燕其楼。父子躬执爨，煨芋煮蔬，甚乐也。莘野恳令顾仆取卧具于兰陀曰："同是天涯，何必以常住静室为分(1)。"余从之，遂停寝其楼之北楹。其楼东南向，前瞰重壑，左右抱两峰，甚舒而称。楼前以桫松连皮为栏，制朴而雅，楼窗疏棂明净。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薄暮，凭窗前，瞰星辰烨烨下垂，坞底火光，远近纷拏(2)，皆朝山者，彻夜荧然不绝，与瑶池月下，又一观矣。

【注释】

(1)常住：寺僧不游方的称为常住。

(2)纷拏(ná)：相互牵引。

【译文】

三十日　早晨起床洗脸梳头而莘野到来，相见十分欣慰。一同在兰陀寺吃饭。我仍然抄录碑文，抄完后莘野已离去。于是由兰陀寺沿着山脊往北上走，这条路较平坦，一里，转向东，一里出到莘野居室前的小静室。又行半里后进入莘野的楼阁，就见沈公在而莘野没有回来。沈公为我备饭，莘野恰好来到，就在它的楼中宴饮。父子二人亲自动手做饭，炖芋头煮蔬菜，十分快乐。莘野恳请我命令顾仆去兰陀寺取铺盖，说："同是流落天涯的人，何必以常住寺院、寄住静室来区分。"我听从他的话，就留下住在他楼上靠北的一间屋内。这座楼阁面向东南，前方俯瞰重重壑谷，左右围抱着两座山峰，十分舒展而

且对称。楼前用带树皮的桫松木作栏杆，形制古朴而雅致，楼中的窗户疏朗明净。在万峰深处度过除夕，这一夜胜过人间的千百夜。傍晚，凭靠在窗前，俯瞰着星辰熠熠下垂的星光，山坞底下的火光，远近纷繁杂乱，那都是朝山的人，萤火似的整夜不断，与月光下的瑶池一样，又是一种景观了。

滇游日记六(1)

【题解】

《滇游日记六》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徐霞客游遍鸡足山上各风景胜迹，考察山形地貌，遍搜山中的清泉、悬瀑、陡崖、奇树、静室，了解诸寺缘起，抄录碑刻，寻访遗迹，还记载了正月十五观灯、人工喷泉、架桥渡水、山中建筑特点及僧侣饮食、论经、养花、赴斋、祭扫等生活情态。明末是鸡足山发展的鼎盛时期，《徐霞客游记》从动态反映鸡足山的盛况，对鸡足山所作的全面详尽的记录，比之于志书更加生动感人，是研究明代佛教名山的典型资料。

徐霞客接受丽江府土官木增的邀请，于正月二十二日离开鸡足山赴丽江。途经中所屯、北衙、西邑、松桧、辛屯、冯密等，从南往北，游屐纵贯鹤庆府。沿途游腰龙洞、鸡鸣寺，探龙珠山的石穴，考察了南衙和北衙的银矿。往北再经七和，过邱塘关，二十五日抵丽江府。二十九日，木增迎徐霞客移居解脱林。

己卯正月初一日(2)　在鸡山狮子林莘野静室。是早天气澄澈，旭日当前。余平明起，礼佛而饭，乃上隐空、兰宗二静室。又过野愚静室，野愚已下兰宗处。遂从上径平行而西，入念佛堂，是为白云师禅栖之所，狮林开创首处也。先是有大力师者，苦行清修，与兰宗先结静其下，后白云结此庐与之同栖，乃狮林最中，亦最高处。其地初无泉，以地高不能刳木以引(3)。二师积行通神，忽一日，白云从龛后龙脊中垂间，鬣石得泉(4)。其事甚异，而莫之传。余入龛，见石脊中峙为崖，崖左有穴一龛，高二尺，深广亦如之。穴外石倒垂如檐，泉从檐内循檐下注，檐内穴顶中空，而水不从空处溢，檐外崖石峭削，而

水不从削处坠，倒注于檐，如贯珠垂玉。穴底汇方池一函，旁皆菖蒲茸茸，白云折梅花浸其间，清泠映人心目。余攀崖得之以为奇，因询此龙脊中垂，非比两腋，何以泉从其隆起处破石而出？白云言："昔年剜石得之，至今不绝。"余益奇之。后遇兰宗，始征其详。乃知天神供养之事，佛无诳语，而昔之所称卓锡、虎跑，于此得其征矣。龛前编柏为栏，茸翠环绕，若短屏回合。阶前绣墩草，高圆如叠，跏趺其上(5)，蒲团锦茵皆不如也(6)。龛甚隘，前结松棚，方供佛礼忏(7)。白云迎余茶点，且指余曰："此西尚有二静室可娱，乞少延憩，当瀹山蔬以待也。"余从之。西过竹间。见二僧坐木根曝背，一引余西入一室。其室三楹，乃新辟者，前甃石为台，势甚开整，室之轩几，无不精洁(8)，佛龛花供，皆极精严，而不见静主。询之，曰："白云龛礼忏司鼓者是。"余谓此僧甚朴，何以有此？乃从其侧又上一龛，额曰"标月"，而门亦扃。乃返过白云而饭。始知其西之精庐，即悉檀体极师所结，而司鼓僧乃其守者。饭后，又从念佛堂东上，蹑二龛。其一最高，几及岭脊，但其后纯崖无路，其前则旋崖层叠，路宛转循之，就崖成台，倚树为磴，山光悬绕，真如蹑鹫岭而上也。龛前一突石当中，亦环倚为台，其龛额曰"雪屋"，为程还笔，号二游，昆明人，有才艺。而门亦扃。盖皆白云礼忏诸静侣也。

【注释】

(1)《滇游日记六》：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上。

(2)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年。

(3)刳(kū)木：把树木剖开挖空。

(4)劙(chán)：凿。

(5)跏趺(jiā fū)："结跏趺坐"的略称，即两脚交迭而坐，脚底板朝上，默然凝神，为佛教修禅者的坐法。

(6)蒲团：僧人坐禅及跪拜所用的垫子，用蒲编成，形状团圆，故称蒲团。现亦用稻草编成或布缝制。

(7)礼忏：佛家礼拜三宝忏悔罪孽的仪式，又称拜忏。

(8)室之轩几，无不精洁：原脱此八字，据徐本补。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初一日　在鸡足山狮子林莘野的静室。这天早晨天气澄澈晴朗，旭日正对前方升起。我天亮时起床，拜佛后吃饭，于是上到隐空、兰宗两处静室。又拜访野愚的静室，野愚已经下去兰宗那里。就从上面的小径平缓向西行，进入念佛堂，这里是白云法师坐禅栖身的场所，是狮子林开创时第一个静室。那之前，有个大力法师，苦行清心修行，与兰宗先在念佛堂下方建了静室，后来白云在此处建了这间房屋与他们同住，是狮子林位置最居中，也是最高的地方。此地最初没有泉水，因为地势太高不能用剖开的树干来引水。二位法师积德行善通达神灵，忽然有一天，白云在佛龛后面龙脊从中间下垂的地方，凿石找到泉水。这事十分神异，但没人传扬。我进入佛龛中，看见石头山脊耸峙在中间成为石崖，石崖左边有一个洞穴，高有二尺，深处宽处也同样是二尺。洞穴外倒垂的岩石如屋檐一样，泉水从屋檐内顺着屋檐下流，屋檐内洞穴顶上中间是空的，但水不从空的地方溢出来，屋檐外崖石陡峭如削，可水不从陡削的地方下坠，却倒流向屋檐内，如同成串的玉珠垂下来。洞穴底汇积了一池水，四旁都是茸茸的菖蒲，白云折了一枝梅花浸泡在水池中，清凉明净，映人心目。我攀上石崖见到它，认为很神奇，因而询问这条从中间下垂的龙脊，不比两侧的山脉，为何泉水从山脊隆起的地方穿透石头流出来？白云说：“往年挖石头找到泉水，至今泉水不绝。”我愈发感到奇怪。后来遇见兰宗，才征询到这事的详情。这才知道天神供养的事情，佛门中不说骗人的话，而此前传说的卓锡泉、虎跑泉的事，在这里得到了印证。佛龛前用柏树枝编成栏杆，茸茸的翠色环绕，似矮小的屏风围绕着。石阶前的绣墩草，又高又圆，如堆叠而成的，盘腿趺坐在草上面，蒲团和锦绣坐垫都赶不上了。佛龛非常狭窄，前方用松枝加了一座棚子，正在供佛行忏礼。白云用茶点迎接我，并指着对我说：“这西边还有两处静室可以去欢娱一下，请稍

微延迟一下休息休息，我将煮山里的蔬菜来款待。”我听从了他的话。往西走过竹林间，见到二位僧人坐在树根上晒后背，一个僧人领我往西进入一处静室。这个静室有三间，是新开辟的，前边用石头砌成平台，地势十分开阔严整，静室的轩廊茶几，无不精致整洁，佛龛和供奉的鲜花，都极为精细庄严，却不见静室的主人。向他询问，回答说：“在白云佛龛举行忏礼敲鼓的那位僧人就是静室主人。”我认为这个僧人很是质朴，为什么会有这座静室？于是从静室侧边又上登一处佛龛，门上的匾额写着“标月”，可门也锁着。就返回到白云那里吃饭。才知道那西边精致的房舍，就是悉檀寺体极法师修建的，而打鼓的僧人只是替他守房子的人。饭后，又从念佛堂向东上走，登上两座石龛。其中一座最高的，几乎到达岭脊，但石龛后面完全是山崖，无路可走，石龛前方就是旋绕的山崖层层叠叠，道路弯弯转转沿着山崖走，就着山崖修成平台，靠着树根建成台阶，山间的风光悬空围绕，真好像踩着西天的灵鹫山上登了。石龛前一块岩石突立在当中，也是紧靠岩石绕着建成平台，这座石龛的匾额写着“雪屋”，是程还的手笔，别号二游，昆明县人，有才艺。而门也是锁着。大概诸位静侣都参加白云的忏礼去了。

又东稍下，再入野愚室，犹未返，因循其东攀东峡。其峡自顶下坠，若与九重崖为分堑者。顶上危岩叠叠，峡东亘岩一支，南向而下，即悉檀寺所倚之支也。其东即九重崖静室，而隔此峰峡，障不可见。余昔自一衲轩登顶，从其东攀岩隙直上，惟此未及经行，乃攀险陟之。路渐穷，抵峡中，则东峰石壁峻绝，峡下隤壑崩悬，计其路，尚在其下甚深。乃返从来径，过帘泉翠壁下，再入兰宗庐。知兰宗与野愚俱在玄明精舍，往从之。玄明者，寂光之裔孙也。其庐新结，与兰宗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之下，莘野山楼之上。余先屡过其旁，翠条罨映，俱不能觉；今从兰宗之徒指点得之，则小阁疏棂，云明雪朗，致极清雅。阁名雨花，为野愚笔。诸静侣方坐啸其中，余至，共为清谈瀹茗。日既昃，野愚辈乃上探白云，余乃下憩莘野楼。薄暮，兰宗复来，与谈山中诸兰若缘起(1)，并古德遗迹(2)，日暮不能竟。

【注释】

(1)兰若：梵语“阿兰若”的省称，义即空寂闲静的地方，为寺庙的另一称谓。

(2)古德：佛教徒对其先辈的尊称。

【译文】

又往东稍下走，再次进入野愚的静室，他还没回来，就从静室往东去攀登东面的峡谷。这个峡谷从山顶往下坠，好像是与九重崖分隔成深堑的地方。山顶上高险的岩石重重叠叠，峡谷东面横亘着一条陡峻的山脉，向南延伸而下，就是悉檀寺依傍着的支脉了。山的东边就是九重崖静室，可隔着这里的山峰和峡谷，挡着不能看见。我过去从一衲轩登顶，从一衲轩东边攀着岩石缝一直上登，惟有此地没来得及经过，就涉险向那里攀登。路渐渐断了，到达峡谷中，就见东峰的石壁陡峻极了，峡谷下方是崩塌高悬的深壑，估计去那里的路，还在峡谷下面很深的地方。只好返回来顺着来时的小径，走过帘泉翠壁下，再次进入兰宗的屋内。了解到兰宗和野愚都在玄明的精舍，前去找他们。玄明这位僧人，是寂光寺继承衣钵的徒孙。他的房屋是新建的，与兰宗的静室东西相望，在念佛堂的下方，莘野山楼的上面。我先前多次经过精舍旁边，翠绿色的枝条掩映着，都没能察觉到；今天在兰宗徒弟的指点下找到了它，原来是一个小阁，窗棂疏阔，像云彩和白雪一样明朗，极为清净雅致。阁名叫雨花，是野愚的手笔。诸位静侣正坐在阁中吟咏闲谈，我到后，一同煮茶清谈。太阳西下后，野愚这帮人才上去探访白云，我便下到莘野的楼上休息。傍晚，兰宗又来，和我谈起山中众多寺庙的缘起，以及佛门前辈高僧的遗迹，到天黑还没能讲完。

初二日　饭于莘野，即再过兰宗，欲竟所徵，而兰宗不在。爱玄明雨花阁精洁，再过之，仍瀹茗剧谈。遂扶筇西一里(1)，过望台岭。此岭在狮林之西，盖与旃檀岭为界者，亦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大觉寺

所倚之冈也，自狮林西陟其岭，即可望见绝顶西悬，故以“望”名。与其西一岭，又夹壑为坞，诸静室缘之，层累而下，是为旃檀岭。先是鸡山静室只分三处，中为狮子林，西为罗汉壁，东为九重崖，而是岭在狮林、罗汉壁之间，下近于寂光，故寂光诸裔，又开建诸庐，遂继三而为四焉。盖其诸庐在峡间，东为望台岭，西为旃檀岭，此岭又与罗汉壁为界者，又自岭脊南向而下，即寂光寺所倚之支也，是为中支。盖罗汉壁之东，回崖自岭脊分隤南下，既结寂光，由其前又南度东转，为观音阁、息阴轩，峙为瀑布东岭，于是又度脊而南，为牟尼庵，又前突为中岭，若建标于中，而大士阁倚其端，龙潭、瀑布二水口交其下，一山之脉络，皆以兹为绾毂云。

【注释】

(1)筇(qióng)：通作“邛”，本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族名，在今四川西昌一带。邛地产竹，节高实中，可作手杖，即《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邛竹杖”。后来，杖也称筇。

【译文】

初二日　在莘野处吃饭，立即又去拜访兰宗，想要听完他收集到的往事，可兰宗不在。喜爱玄明雨花阁的精致洁净，再次去拜访他，仍然煮茶畅谈。于是拄着竹手杖往西行一里，经过望台岭。此岭在狮子林的西边，大概是与旃檀岭分界的山，也是从岭脊上向南延伸而下，就是大觉寺紧靠着的山冈了，从狮子林往西登上这座山岭，就可以望见西面高悬的绝顶，所以用“望”来起名。与它西面的一座山岭，又夹着壑谷成为山坞，众多的静室顺着山坞，层层叠累而下，那就是旃檀岭。早先鸡足山的静室只分散在三处，中间是狮子林，西面是罗汉壁，东面是九重崖，而这座山岭在狮子林、罗汉壁之间，下边靠近寂光寺，所以寂光寺诸位后代弟子又开辟建成了众多的静室，就继三处静室之后成为第四处了。这里众多的房屋都峡谷中，东面是望台岭，西面是旃檀岭，此岭又是与罗汉壁成为分界的山，又从岭脊向南延伸而下，就是寂光寺紧靠着的支脉了，这是中间一条支脉。罗汉壁

的东面，回绕的悬崖从岭脊分支向南坠落而下，盘结为寂光寺后，由寺前又往南延伸转向东，成为观音阁、息阴轩所在的山，耸峙为瀑布东边的山岭，于是山脊又往南延伸，成为牟尼庵所在的山，又往前突成为中岭，好像竖起的标杆立在中央，而大士阁紧靠中岭的前端，龙潭、瀑布两条水流交汇的地方就在山下，全山的脉络，都以这里作为交会的中枢。

逾望台岭西三里，由诸庐上盘壑而西三里，又盘岭而南北转一里，北崖皆插天盘云，如列霞绡，而西皆所谓罗汉壁也。东自旃檀岭，西至仰高亭峡，倒插于众壑之上，当其东垂之褶者(1)，幻空师结庐处也。真武阁倚壁足，其下曲径纵横，石级层叠，师因分箐为篱，点石为台，就阁而憩焉。其下诸徒辟为丛林，今名碧云者也。余前已访幻空返，忆阁间有陈郡侯天工诗未录，因再过录之。师复款谈甚久，出果饷之榻间。阁两旁俱有静室旁通，皆其徒所居，而无路达西来寺，必仍下碧云。

【注释】

(1)褶(zhě)：折迭。

【译文】

翻过望台岭向西行三里，由众多的房屋上方绕着壑谷往西行三里，又绕着山岭往南走，转向北一里，北面的山崖都高插天际，白云缭绕，如同披着云霞轻纱般排列着，而西面的都是所谓的罗汉壁了。东面起自旃檀岭，西边抵达仰高亭所在的峡谷，倒插在众多壑谷之上，正当悬崖往东下垂转折之处，是幻空法师建房的地方了。真武阁紧靠崖壁脚下，真武阁下有曲折纵横的小径，石阶层层叠叠，法师沿着山箐插上篱笆作为分界，用石台来点缀，在阁中憩息。阁下面众徒弟开辟为寺院，是如今名叫碧云寺的地方了。我先前已经拜访过幻空返回来，回忆起真武阁中有陈郡侯名叫天工的诗没有抄录，因而再次过去抄诗。法师又恳谈了很久，拿出果子在卧榻上品尝。真武阁两旁都

有静室相通，都是他的徒弟们住着，但没有路通到西来寺，必须仍然下到碧云寺。

由山门西盘崖坡，又一里半，北上半里，抵壁足，则陕西僧明空所结庵也，今名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三僧，俱以地名，今京、陕之名几并重。以余品之，明空犹俗僧也。其名之重，以张代巡凤翮同乡，命其住持绝顶迦叶殿，而沐府又以中和山铜殿移而畀之，故声誉赫然。然在顶而与河南僧不协，在西来而惟知款接朝山男妇，其识见犹是碧云诸徒流等，不可望幻空后尘也。然其寺后倚绝壁，云幕霞标，屏拥天际，巍峭大观，此为第一。寺西有万佛阁，石壁下有泉一方，嵌崖倚壁，深四五尺，阔如之，潴水中涵，不盈不涸。万峰之上，纯石之间，汇此一脉，固奇，但不能如白云龛之有感而出，垂空而下，为神异耳。观其水色，不甚澄澈，寺中所餐，俱遥引之西峡之上，固知其益不如白云也。寺东有三空静室，亦倚绝壁。三空与明空俱陕人，为师兄弟，然三空颇超脱有道气，留余饭其庐，已下午矣。自西来寺东至此，石壁尤竦峭，寺旁崖迸成洞，其中崆峒，僧悉以游骑填驻其中，不可拦入，深为怅恨。又有峡自顶剖洼而下，若云门剑壁，嵌隙于中，亦为伟观。僧取薪于顶，俱自此隙投崖下，留为捷径，不能藉为胜概也。

【译文】

由山门往西绕过山崖陡坡，又行一里半，向北上走半里，到达崖壁脚下，就到陕西僧人明空所建的寺庵，今天名叫西来寺。北京、陕西、河南的三位僧人，都是用地名来起名，现在北京僧、陕西僧的名声几乎一样受到尊重。由我来评价他们，明空仍然还是个庸俗的和尚。他之所以这样出名，是因为他是代理巡按张凤翮的同乡，张巡按任命他为绝顶迦叶殿的住持，而且沐府又把中和山的铜殿移来交给他，故而声誉显赫。然而他在绝顶与河南僧人不和，在西来寺却只知道接待来朝山的男男女女，他的见识还只是和碧云寺众徒弟那一流相等的，不能步幻空法师的后尘。不过此寺后面紧靠绝壁，云霞覆盖缭

绕，屏风样拥立天际，巍峨峻峭的壮美景观，这里数第一。寺西有个万佛阁，石壁下有一池泉水，嵌进石崖中紧靠石壁，水深四五尺，宽处也相同，积水涵在池中，不溢出也不干涸。万峰之上，清一色的岩石之间，汇积着这一池水，固然奇特，但不能和白云龛中的水相比，那里的水有感而出，垂空下流，更为神异。观察池中的水色，不怎么清澈，寺中所饮用的水，都是从远处西面峡谷之上引来的水，本来就知道这里的水不如白云龛的，现在愈发肯定。寺东边有三空的静室，也是紧靠绝壁。三空与明空都是陕西人，是师兄弟，不过三空颇为超脱，有超然尘世的气度，留我在他的屋中吃饭，已是下午了。从西来寺向东来到此地，石壁尤为高耸陡峭，寺旁的石崖迸裂成石洞，洞中空空的，僧人把游客骑来的马全部关在洞中，拦着不能进去，深深感到惆怅懊恼。又有一条峡谷从山顶剖开洼地伸下来，好像云中的门剑劈的绝壁，裂缝深嵌在中央，也很壮观。僧人到山顶去取柴火，都是从这条缝隙投身走下山崖，留此作为捷径，不能以此作为胜景了。

既饭，复自寺西循崖而去，二里，崖尽而为峡，即仰高亭之上也。先是余由绝顶经此下，遂从大道入迦叶寺，不及从旁岐东趋罗汉壁，然自迦叶寺回眺崖端，一径如线痕，众窦如云盖，心甚异之，故不惮其晚，以补所未竟。然其上崖石虽飞嵌空悬，皆如华首之类，无可深入者。乃返，从西来、碧云二寺前，东过旃檀，仍入狮林，至白云龛下，寻玄明精舍。误入其旁，又得一龛，则翠月师之庐也。悉檀法眷。前环疏竹，右结松盖为亭，亦萧雅有致，乃少憩之。遂还宿莘野楼，已暮矣。

【译文】

饭后，又从寺西沿着石崖下走，二里，山崖完后变为峡谷，就在仰高亭的上面了。这之前我从绝顶经过此地下走，就顺着大路进入迦叶寺，来不及从旁边的岔路向东赶去罗汉壁，不过从迦叶寺回头眺望山崖顶端，一条小径如线一样的痕迹，众多的洞穴如在云间，心中十分惊异，所以不怕天晚，去补游没有游完的地方。然而那上面的崖石

虽然飞嵌悬空，都和华首门类似，没有可以深入的地方。只好返回来，从西来寺、碧云寺两座寺庙前边，往东路过旃檀林，仍然进入狮子林，来到白云龛下，寻找玄明的精舍。误从精舍旁边走进去，又见到一处佛龛，是翠月法师的居室。是悉檀寺的弟子。前方环绕着疏散的翠竹，右边有松木建盖的亭子，也清净优雅有情趣，就在此稍作休息。于是返回来住在莘野的楼上，已经天黑了。

初三日　晨起，饭。荷行李将下悉檀，兰宗来邀，欲竟山中未竟之旨，余乃过其庐，为具盒具餐，遍征山中故迹。既午，有念诚师造其庐，亦欲邀过一饭。兰宗乃辍所炊，同余过念诚。路经珠帘翠壁下，复徙倚久之。盖兰宗所结庐之东，有石崖傍峡而起，高数十丈，其下嵌壁而入，水自崖外飞悬，垂空洒壁，历乱纵横，皆如明珠贯索。余因排帘入嵌壁中，外望兰宗诸人，如隔雾牵绡，其前树影花枝，俱飞魂濯魄，极罨映之妙。崖之西畔，有绿苔上翳，若绚彩铺绒，翠色欲滴，此又化工之点染，非石非岚(1)，另成幻相者也。崖旁山木合沓，琼枝瑶干，连幄成阴，杂花成彩。兰宗指一木曰："此扁树，曾他见乎？"盖古木一株，自根横卧丈余，始直耸而起，横卧处不圆而扁，若侧石偃路旁，高三尺，而厚不及尺，余初疑以为石也，至是循视其端，乃信以为树。盖石借草为色，木借石为形，皆非故质矣。

【注释】

(1)岚(lán)：山林中的雾气。

【译文】

初三日　早晨起床，吃饭。挑着行李准备下去悉檀寺，兰宗来邀请，意思是想讲完山中未讲完的轶事，我便前去他的居室，他为我准备了果盒和饭食，讲遍了山中的故事。午后，有位念诚法师来兰宗的居室拜访，也想邀请我过去吃一餐饭。兰宗于是终止做饭，同我一起去拜访念诚。道路经过珠帘翠壁下，又移步凭靠观赏了很久。兰宗所

建居室的东面，有石崖傍着峡谷耸起，高达几十丈，下面崖壁凹嵌进去，水飞悬在崖壁外面，垂下高空，洒落在崖壁上，纷乱纵横，全都如同绳索连贯起来的明珠。我因此分开水帘进入凹嵌的崖壁中，向外看兰宗等人，如同隔着薄雾拉着轻纱，瀑布前的树影花枝，都让人神魂飞动，心灵受到洗涤，极尽掩映的妙处。石崖的西半边，有绿色的苔藓蒙在上面，好像铺着绚丽多彩的绒毯，翠色欲滴，这又是造化创造的绘画染色作品，不是石头，不是山间的雾气，另外形成一种奇幻的景象。石崖旁山间林木纷繁众多，琼枝玉干，绿色帷幕连成树荫，野花会聚成彩绸。兰宗指着一棵树说："这是扁形树，在其他地方曾经见过吗？"原来是一棵古树，从根部起横卧一丈多，才向上直耸起来，横卧之处不是圆的而是扁的，像石块侧卧在路旁，高三尺，可厚度不到一尺，我最初怀疑是石头，到这时顺着查看它的上端，才相信是树。石崖借小草作为它的颜色，树木借石头作为它的形状，都不是它们原来的本质了。

东半里，饭于念诚庐。别兰宗，南向下"之"字曲，半里，又入义轩庐。义轩，大觉之派，新构静室于此，乃狮林之东南极处也。其上为念诚庐，最上为大静室，即野愚所栖，是为东支。莘野楼为西南极处，其上为玄明精舍，最上为体极所构新庐，是为西支。而珠帘之崖，当峡之中，傍峡者为兰宗庐，其上为隐空庐，最上为念佛堂，即白云师之庐也，是为中支。其间径转崖分，缀一室即有一室之妙，其盘旋回结，各各成境，正如巨莲一朵，瓣分千片，而片片自成一界，各无欠缺也。

【译文】

往东行半里，在念诚的屋中吃饭。告别兰宗，向南下走"之"字形的弯路，半里，又进入义轩的房舍。义轩，是大觉寺的支派，在此新建了静室，是狮子林东南面最远的地方。它的上面是念诚的房舍，最上面是大静室，就是野愚居住的地方，这是东面一条支脉。莘野的楼是西南面的最远处，它的上面是玄明的精舍，最上面是体极新建的房

舍，这是西面一条支脉。而珠帘所在的石崖，位于峡谷之中，紧靠峡谷的地方的是兰宗的房舍，它的上面是隐空的房舍，最上面是念佛堂，就是白云法师的房舍了，这是中间一条支脉。山间小径弯转，山崖分隔，点缀一处静室就有一处静室的妙处，其间盘旋回绕，各自形成一处境界，正像一朵巨大的莲花，分出千片花瓣，而片片都自成一处境界，各自都没有欠缺。

从义轩庐又南向“之”字下，一里余，过天香静室。天香，幻住庵僧也，其年九十，余初上觅莘野庐，首过此问道者。又南一里，过幻住庵，其西即兰陀寺也，分陇对衡，狮林之水，界于左右，而合于其下焉。又南下一里余，二水始合，渡之即为大乘庵。由涧南东向循之，半里，水折而南，复逾涧东南下，一里，过无我、无息二庵。其下即为小龙潭、五花庵，已在悉檀寺右廓之外，而冈陇间隔。复逾涧南过迎祥寺，乃东向随涧行，一里，抵寺西虎砂，即前暗中摸索处也。其支自兰陀南来，至迎祥转而东，横亘于悉檀寺之前，东接内突龙砂，兜黑龙潭于内，为悉檀第一重案。其内则障狮林之水，东向龙潭；其外则界旃檀之水，合于龙潭下流，而脉遂止于此焉。于是又北逾涧半里，入悉檀寺，与弘辨诸上人相见，若并州故乡焉。前同莘野乃翁由寺入狮林，寺前杏花初放，各折一枝携之上；既下，则寺前桃亦缤纷，前之杏色愈浅而繁，后之桃靥更新而艳，五日之间，芳菲乃尔。睹春色之来天地，益感浮云之变古今也。

【译文】

从义轩的房舍又向南作“之”字形下行，一里多，经过天香的静室。天香是幻住庵的僧人，他的年龄有九十岁，我当初上去找莘野的房舍，首次经过此处曾经向他问路。又往南行一里，路过幻住庵，幻住庵西面就是兰陀寺了，分别在两条山陇上相对抗衡，狮子林的水，隔在左右，而后在幻住庵下方汇合。又往南下行一里多，两条涧水才合流，渡过涧水就是大乘庵。由山涧南边向东沿着山涧走，半里，涧水折向南流，又越过山涧向东南下走，一里，经过无我、无息二庵。

那下面就是小龙潭、五花庵，已经在悉檀寺右边的围墙之外，可山冈土陇在中间隔着。又越过山涧往南经过迎祥寺，就向东顺着山涧前行，一里，抵达迎祥寺西面的虎砂，就是从前在黑暗中摸索的地方了。这条支脉从兰陀寺向南延伸而来，延到迎祥寺转向东，横亘在悉檀寺的前方，东面连接突起在山内的龙砂，把黑龙潭包围在里面，是悉檀寺的第一层案山。山的里面则阻隔了狮子林的水，向东流入龙潭；山的外面则隔开旃檀岭的水，在龙潭下游合流，而山脉就到此为止。从这里又向北越过山涧行半里，进入悉檀寺，与弘辨等高僧相见，好像同是一州一县的故乡人一样的了。前几天同莘野的父亲从悉檀寺进入狮子林，寺前的杏花刚刚开放，各人折了一枝带上去；下来后，却见寺前的桃花也是缤纷盛开，先开的杏花颜色愈发浅而繁茂，后开的桃花笑容更加清新而艳丽，五天之间，竟然如此芳菲。目睹天地间春色的来临，益发感到古今的变化如同浮云一样了。

初四日　饭于悉檀，即携杖西过迎祥、石钟二寺。共二里，于石钟、西竺之前，逾涧而南，即前山所来大道也。余前自报恩寺后渡溪分道，误循龙潭溪而上，不及过大士阁出此，而行李从此来。顾仆言大士阁后有瀑甚奇，从此下不远，从之，即逾脊。脊甚狭而平，脊南即瀑布所下之峡，脊北即石桥所下之涧，脊西自息阴轩来，过此南突而为牟尼庵，尽于大士阁者也。脊南大路从东南循岭，观瀑亭倚之。瀑布从西南透峡，玉龙阁跨之。由观瀑亭对崖瞰瀑布从玉龙阁下隤，坠崖悬练，深百余丈，直注峡底，峡逼箐深，俯视不能及其麓。然踞亭俯仰，绝顶浮岚，中悬九天，绝崖隤雪，下嵌九地，兼之霁色澄映，花光浮动，觉此身非复人间，天台石梁，庶几又向昙花亭上来也。时余神飞玉龙阁，遂不及南下问大士阁之胜，于是仍返脊，南循峡端共一里，陟瀑布之上，登玉龙。其阁跨瀑布上流，当两山峡口，乃西支与中支二大距凑拍处，水自罗汉华严来，至此隤空下捣。此一阁正如石梁之横翠，鹊桥之飞空，惜无居人，但觉杳然有花落水流之想。阁为杨冷然师孔所题，与观瀑亭俱为蒋宾川尔弟所建。有一碑卧楼板，偃踞而录之。

【译文】

初四日　在悉檀寺吃过饭，立即带着拐杖往西经过迎祥、石钟二寺，共行二里，在石钟寺、西竺寺之前，越过山涧往南走，就是前山通来的大路。我此前在报恩寺后渡过溪流分道走，错误地沿着龙潭流来的溪水往上走，来不及经过大士阁来到此地，而行李从此处来。顾仆说，大士阁后边有处瀑布十分奇特，从这里下去不远，听从了他的话，随即翻越山脊。山脊很是狭窄却平坦，山脊南面就是瀑布坠落下去的峡谷，山脊北面就是从石桥往下流的山涧，山脊从西面的息阴轩延伸来，延过此地向南突起成为牟尼庵，在大士阁到了尽头。山脊南面的大路从东南顺着山岭走，观瀑亭紧靠大路。瀑布从西南方穿过峡谷，玉龙阁跨在流水上。从观瀑亭对面的山崖上俯瞰瀑布从玉龙阁下往下飞坠，坠下悬崖如同悬挂着的白色丝绢，深有一百多丈，直接流注到峡底，峡谷狭窄山箐幽深，俯视不能看到山麓。不过坐在亭中，俯仰之间，绝顶上漂浮的云雾，高悬在九天之中，险绝山崖上坠落的积雪，嵌入九地之下，加上天晴后澄澈天色的映照，彩光浮动，觉得此时身体已不再是在人间，天上的高台石桥，差不多又是向昙花亭上走过来的了。这时我的神魂飞到了玉龙阁，便来不及向南下走去过问大士阁的胜景，从这里仍然返回山脊，往南沿着峡谷前端共行一里，登到瀑布之上，上登玉龙阁。玉龙阁跨在瀑布的上游，位于两座山的峡口，是西面一条支脉与中间一条支脉二大山脉凑集会拢之处，水从罗汉壁、华严寺流来，流到此地坠空下捣。此处的一座楼阁正像石桥横跨青山，如鹊桥一样飞在空中，可惜没有居住的人，只觉得杳然有落花流水的遐想。玉龙阁名是杨冷然(表字“师孔”)题写的，与观瀑亭都是宾川州知州蒋尔弟修建的。有一块碑卧倒在楼板上，趴着坐着抄录了碑文。

遂沿中支一里，西上息阴轩。从其左北逾涧，又北半里，入大觉寺，叩遍周老师。师为无心法嗣，今年届七十，齿德两高，为山中之耆宿(1)。余前与之期以新旦往祝，而狮林迟下，又空手而前，殊觉怏

怏。师留餐于东轩。轩中水由亭沼中射空而上，沼不大，中置一石盆，盆中植一锡管，水自管倒腾空中，其高将三丈，玉痕一缕，自下上喷，随风飞洒，散作空花。前观之甚奇，即疑虽管植沼中，必与沼水无涉，况既能倒射三丈，何以不出三丈外？此必别有一水，其高与此并，彼之下，从此坠，故此上，从此止，其伏机当在沼底，非沼之所能为也。至此问之，果轩左有崖高三丈余，水从崖坠，以锡管承之，承处高三丈，故倒射而出亦如之，管从地中伏行数十丈，始向沼心竖起，其管气一丝不旁泄，故激发如此耳。雁宕小龙湫下，昔有双剑泉，其高三尺，但彼则自然石窍，后为人斫窍而水不涌起，是气泄之验也。余昔候黄石斋于秣陵(2)，见洪武门一肆盆中，亦有水上射，中有一圆物如丸，跳伏其上，其高止三尺，以物色黄君急，不及细勘，当亦此类也。既饭，录碑于西轩。轩中山茶盛开，余前已见之，至是折一枝。

【注释】

(1)耆(qí)宿：年高而有道德学问的人。

(2)秣陵：秦汉时曾设秣陵县(治所在今南京城南秣陵镇)，故秣陵也成为南京代称。明置秣陵关，今名同，在江苏南京市南五十里。下句洪武门为明代南京宫城南面正门，在今南京光华门内稍北处。

【译文】

随后沿着中间一条支脉行一里，向西上登息阴轩。从息阴轩左边向北越过山涧，又往北行半里，进入大觉寺，叩拜遍周老法师。法师是无心法师继承衣钵的徒弟，今年年满七十岁，年齿德行两样都高，是山中德高望重年迈的高僧。我之前与他约定在新年元旦时前往祝寿，可从狮子林下来迟了，又空手前往，很是觉得怏怏不乐。法师留我在东轩廊用餐。轩廊中的水从亭子的水池中射上空中，池子不大，池中放置一个石盆，盆中插了一根锡管，水从管子中倒腾入空中，水柱高处将近三丈，一缕白玉般的水痕，自下向上喷，随风飞洒，散落为空中的花朵。先前观赏它时感到十分奇异，就怀疑虽然管子插在水池中，必定与池中的水无关，何况既然能倒射三丈高，为何不超出三

丈之外呢？这必定是另有一处水源，那水的高度与这喷射的水一样高，那里的水往下流，从这里坠落，所以这里向上喷，到这个高度为止，它潜藏的机理应当在池底，不是池水能够这样向上喷。来到此地询问它的机理，果然是在轩廊左边有处三丈多高的山崖，水从山崖上下流，用锡管接水，接水的地方高三丈，故而倒射出来的水也一样高，管子从地下潜行几十丈，才从池中心竖起来，那锡管一丝气都不外泄，所以能如此喷发。雁宕山的小龙湫下面，从前有处双剑泉，泉水高三尺，但那里则是自然形成的石窍，后来被人凿通了石窍而泉水就不再涌起，这是漏气的验证了。我从前在秣陵关去拜访黄石斋，看见洪武门一家店铺的盆中，也有水向上喷射，盆中有一个如同弹丸的圆东西，伏在水柱上跳动，水高只有三尺，因为急于去寻找黄君，来不及细细察看，应当也是这一类东西了。饭后，在西轩廊抄录碑文。轩中的山茶盛开，我先前已经看见它了，到这时折了一枝。

别遍周，西半里，过一桥，又北上坡一里，入寂光寺。寺住持先从遍周东轩同餐，至此未返。余录碑未竟，暝色将合，携纸已罄(1)，乃返悉檀。又从大觉东一探龙华、西竺二寺，日暮不能详也。

【注释】

(1)罄(qìng)：尽，完。

【译文】

辞别遍周，往西半里，过了一座桥，又向北上坡一里，进入寂光寺。寺中的住持之前在遍周的东轩廊一同用餐，到这时还没回来。我抄录碑文还未完，暮色即将降临，带着的纸已经用完，便返回悉檀寺。又从大觉寺往东去探访了一下龙华、西竺二寺，天黑不能详细观察了。

初五日　暂憩悉檀寺。莘野乃翁沈君，具柬邀余同悉檀诸禅侣，以初六日供斋狮林，是日遂不及出。

【译文】

初五日　暂时在悉檀寺休息。莘野的父亲沈君，备好柬帖邀请我和悉檀寺诸位一同修行的僧侣，初六日在狮子林提供斋饭，这一天便来不及外出。

初六日　悉檀四长老饭后约赴沈君斋，沈君亦以献岁周花甲(1)，余乃录除夕下榻四诗为祝。仍五里，至天香庐侧，又蹑峻二里而登莘野楼，则白云、翠月、玄明诸静侣皆在。进餐后，遂同四长老遍探林中诸静室。宛转翠微间，天气清媚，茶花鲜娇，云关翠隙，无所不到。先过隐空，为留盒茗。过兰宗、野愚，俱下山。过玄明，啜茗传松实(2)。过白云，啜茗传茶实。茶实大如芡实，中有肉白如榛，分两片而长，入口有一阵凉味甚异。即吾地之茗实，而此独可食。闻感通寺者最佳，不易得也。间有油者棘口。过体极静庐，预备茶盒以待。下午，仍饭于莘野楼。四长老强余骑，从西垂下二里，过兰陀寺西，从其前东转，乃由幻住前下坡，四里，归悉檀。

【注释】

(1)花甲：我国古代纪年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以十天干、十二地支参互配合，六十年为一轮，因称年满六十岁为一花甲。

(2)松实：即食用的课松籽，至今仍为云南特产。

【译文】

初六日　悉檀寺的四位长老饭后约我去赴沈君的斋饭，沈君也在年初满六十周岁，我就抄了除夕日住在他那里的四首诗作为祝寿礼。仍然五里，来到天香房舍的侧边，又上登陡峻的山路二里后登上莘野的楼阁，就见白云、翠月、玄明诸位静侣都在。进餐后，就同四位长老探遍了林中的各个静室。在青翠的山色间弯来转去，天气清新妩媚，茶花鲜艳娇美，云雾中的险关，葱翠山间的空隙处，无处不到。先拜访隐空，用果盒香茶留客。拜访兰宗、野愚，都下山去了。拜访玄明，品茶吃松子。拜访白云，品茶吃茶实。茶实大处如芡实，中间有白色如榛子样的果肉，分为两片但长一些，进嘴后有一阵凉味十分特异。就是我们地方

的茶果，可此地的唯独可以食用。听说感通寺的最好，不容易得到。偶尔有含油的会辣嘴。拜访体极的静室，他们预先备好了茶盒来款待。下午，仍然在莘野的楼上吃饭。四位长老强行要我骑马走，从西边垂直下走二里，经过兰陀寺西面，从寺前转向东，就从幻住庵前下坡，四里，回到悉檀寺。

初七日　晨起，大觉寺遍周令其徒折柬来招，余将赴之，适艮一、兰宗至，又有本寺复吾师自摩尼寺至，复吾，鹤庆人，以庠士为本无高徒。今主摩尼，间归本刹，乃四长老之兄行也。有子现在鹤庠。野愚师又至，遂共斋本刹。下午，野愚、兰宗由塔盘往大士阁，余赴大觉之招。小食后，腹果甚，遂乘间往寂光，录前所未竟碑。仍饭于大觉，而还悉檀宿。

【译文】

初七日　清晨起床，大觉寺的遍周命令他的徒弟送信来邀请，我即将赴约，恰好艮一、兰宗来到，又有本寺的复吾禅师从摩尼寺来到，复吾，是鹤庆府人，以庠生的身份成为本无法师的高徒。如今主持摩尼寺，间或归回本寺，是四位长老的师兄辈了。有儿子，现在在鹤庆府学校。野愚法师又来到，便一同在本寺吃斋饭。下午，野愚、兰宗经由塔基前往大士阁，我去赴大觉寺的邀请。小吃之后，腹中很饱，就乘空前往寂光寺，抄录先前未录完的碑文。仍然在大觉寺吃饭，而后返回悉檀寺住宿。

初八日　饭后，四长老候往本无塔院，盖先期以是日祭扫也，余从之。由寺左龙潭东下一里，又过一东腋水南行半里，则龙砂内支，自东而西突，与中支大士阁之峰，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紧。悉檀左右前后诸水，俱由此出。路由岭坳南度，余同弘辨、莘野特西探其岭。隔峡西眺，中支南突，至此而尽，大士阁倚其下，乃天然锁钥，为悉檀而设者也。仍还由大路，循东岭而南，半里，为静闻瘗骨处，乃登拜之。

【译文】

初八日　饭后，四位长老等候我前往无塔院，因为事先约定在这一天祭奠扫墓，我跟随他们一起去。由寺左的龙潭往东下行一里，又越过东侧的一条涧水往南行半里，就见龙砂位于里面的支脉，自东往西前突，与中间一条支脉大士阁所在的山峰，夹峙在悉檀寺的前方，山势十分紧凑。悉檀寺前后左右的众多水流，都是经由此处流出去。道路经由岭坳通往南面去，我同弘辨、莘野特地向西去探究这座山岭。隔着峡谷向西眺望，中间一条支脉往南前突，到此地就到头了，大士阁紧靠在山下，是天然形成的险要之地，为悉檀寺而专门设置的。仍然回来由大路走，沿着东岭往南行，半里，是埋葬静闻遗骨的地方，便登上去祭拜静闻。

又南一里，则龙砂外支(1)，又自东岭分突而西，与西支传衣之峰对，亦夹持于悉檀之前，其势甚雄。大士阁东龙潭诸水，阁西瀑布诸水，悉由此而出。此岭为一山之龙砂，而在悉檀为尤近，即鸡足前三距中之东南支也(2)。其脉自绝顶东直，屏立空中，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后脊。中支由罗汉壁下坠而止于大士阁，东支由九重崖东南环为此岭，若臂之内抱，先分一层为内砂，与中支大士阁对，又纡此层为外砂，与西支传衣后峰对。其势自东而西突，其度脊少坳如马鞍，故昔以马鞍岭名之。余初入鸡山抵大觉，四顾山势，重重回合，丛林净室，处处中悬，无不恰称，独此处欠一塔，为山中缺陷。及至悉檀，遥顾此峰尤奇，以为焉得阿育王大现神通于八万四千中，分一灵光于此。既晤弘辨，问仙陀何在？曰："在塔盘。"问塔盘何在？则正指此山也。时尚未竖塔心，不能遥瞩，自后则瞻顾如对矣。人谓鸡山前伸三距，惟西支长，而中东二支俱短，非也。中支不短，不能独悬于中，令外支环拱。西支固长，然其势较低，盖虎砂正欲其低也。若东支之所谓短者，自其环抱下坠处言之，则短，自其横脊后拥处言之，则甚长而崇，非西支之可并也。盖西支缭绕而卑，虎砂也，而即以为前案；东支夭矫而尊，龙砂也，而兼以为后屏，皆天设地造，自然之奇，拟议所不及者也。塔盘当峰头，在马鞍中坳之西，有大路在马鞍之间，则东南下鸡坪关者；有歧路在马鞍之东，则

东北向本无塔院者。时塔盘工作百余人，而峰头无水，其东峰有水甚高，以中坳不能西达，乃竖木柱数排于坳中，架桥其上以接之。柱高四丈余，刳木为沟，横接松杪。昔闻霄汉鹊桥，以渡水也，今反为水渡，抑更奇矣。大觉则抑之地中以倒射，此则浮之空中使交通，皆所谓颠倒造化也。由坳东向循峰，则鸡山大脊之南尽处也。其前复开大洋，分支环抱，又成一向，可谓灵山面面奇矣。

【注释】

(1)龙砂：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青龙，后为道教所信奉，同白虎、朱雀、玄武合称四方四神。青龙在左，代表东方，东边左砂即称龙砂。白虎在右，代表西方，西边的右砂则称虎砂。朱雀在前，代表南方。玄武在后，代表北方。

(2)距：鸡的脚爪。

【译文】

又向南一里，就见龙砂外面的支脉，又从东岭分支向东前突，与西面一条支脉传衣寺所在的山峰相对，也是夹峙在悉檀寺的前方，山势非常雄伟。大士阁东面龙潭各处的水流，大士阁西面瀑布各处的水流，全都经由此处流出去。这座山岭是全山的龙砂，而距悉檀寺尤其近，就是鸡足山前方三只鸡爪中东南方的支脉了。它的山脉从绝顶往东绵亘，屏风样立在空中，成为罗汉壁、狮子林、点头峰、九重崖后面的山脊。中间一条支脉从罗汉壁下坠而后到大士阁为止，东面一条支脉由九重崖往东南环绕成为这座山岭，好似手臂向内围抱，先分出一层成为里面的山，与中间一条支脉的大士阁相对，又迂曲成为这一层外面的山，与西面一条支脉传衣寺后的山峰相对。山势自东向西突起，那延伸的山脊稍微下凹如同马鞍，故而从前用“马鞍岭”来命名这座山。我最初进入鸡足山来到大觉寺，四面环顾山势，一重重山回绕合围，寺院静室，处处高悬山中，无不恰到好处十分相称，唯独此处缺少一座塔，成为山中的缺陷。等到了悉檀寺，遥看此峰尤其神奇，以为是哪里得到的阿育王在八万四千法门中大显神通，分得一分灵光

于此地。与弘辨见面后，询问："仙陀在哪里？"答道："在塔基。"问："塔基在什么地方？"原来指的正是这座山。那时还没有竖立塔心，不能从远处看见，自那之后远看近看就如同面面相对了。人们说鸡足山向前伸出三只鸡爪，唯有西面的支脉长一些，而中间和东面的支脉都短，不对。中间的支脉不短，不能独自高悬在中间，让外面的支脉环绕拱卫。西面的支脉固然长，但山势较低，作为虎砂正要它低一些。至于东面一条支脉的所谓短，从山势环抱下坠之处来讲它，那是短一些，从它横亘的山脊向后围抱之处来说它，则非常长而且高，不是西面的一条支脉可以并驾齐驱的了。大体上西面的支脉山势缭绕却低矮，是虎砂，因而就作为前方的案山；东面的支脉屈伸蜿蜒却高峻，是龙砂，而且兼而作为后方的屏障，都是天设地造由自然形成的奇观，是人靠模拟议论所不能做到的。塔基正当峰头，在马鞍中间下凹的西边，有大路在马鞍的中间，那是往东南下行到鸡坪关的路；有条岔路在马鞍的东边，那是往东北通向本无塔院的路。这时在塔基工作的有一百多人，可峰头没有水，这里的东峰有水，很高，由于中间的凹地不能流到西峰，就在凹地中竖了几排木柱，在木柱上架桥接水。木柱高四丈多，剖开树干挖空成为水沟，横接在松木柱子顶端。从前听说过天河上有鹊桥，用来渡过水，今天反而是让水渡过去，恐怕是更奇异了。大觉寺是把水压入地下以便让水倒喷，这里却是水浮在空中让水流通，都是所谓的颠倒自然的造化啦。由凹地向东沿着山峰走，就是鸡足山主脊在南面的尽头处了。山前又十分开阔，分支山脉环抱，又形成另一种走向，可称得上灵山面面都是奇观了。

共二里，登谒本无塔。塔甚伟，三塔并峙，中奉本公舍利(1)，左右则诸弟子普、同二塔也。左为塔院，有亭有庑，而无守者。可憩可栖。诸静侣及三番僧皆助祭，余则享馂焉(2)。时同祭者，四长老外，则白云、复吾、沈公及莘野诸后裔俱集。若兰宗、艮一，则本公雁行(3)，故不至云。祭后，仙陀、纯白又携祭品往祭马鞍岭北三塔，遂及静闻。下午，还过塔盘，叩仙陀，谢其祭静闻也。

【注释】

(1)舍利：梵文音译的略称，即佛骨。释迦牟尼死后，弟子焚其身，有骨子如五色珠，光莹坚固，称舍利子，因造塔埋葬。后僧侣死后火化的残余骨烬亦称舍利，且亦建塔埋葬。僧侣墓地集中的地方，即称塔院。

(2)馂(jùn)：剩余的食物。

(3)雁行(háng)：弟兄辈，意即兄弟长幼，年齿有序，如飞雁平行而又排列有次序。

【译文】

共行二里，上登拜谒本无塔。塔非常雄伟，三塔并立，中间供奉着本公的舍利子，左右就是两位弟子普、同二塔。左边是塔院，有亭子有廊庑，可没有守护的人。可以休息可以居住。诸位静侣以及三位外族僧人都来协助我祭拜，我就享用了祭拜剩下的食物。此时一同祭拜的人，四位长老之外，就是白云、复吾、沈公及莘野，诸位后辈全都汇集了。至于兰宗、艮一，则是本公的同辈，所以没来。祭拜后，仙陀、纯白又带着祭品前往祭拜马鞍岭北面的三座塔，就连带祭祀静闻。下午，返回来路过塔基，叩拜了仙陀，是感谢他祭祀静闻。

初九日　晨餐后，余即携杖西行。三里，过息阴轩。轩在中支之脊，大觉寺之前案也，为本无师静摄处。额为佥宪冯元成时可所书。筇竹轩，亦曰息阴，以本无从筇竹披剃也。其前有三岐：从左渡涧，趋大觉、寂光；从右渡涧，趋传衣，下接待；从后直上，则分渡右涧，或由慧林而上圣峰，或陟西支而抵华严焉。余乃先半里从右渡，转而东上南岭，半里，盘其东崖之上，即瀑布之西峰也。于是循之南行，东瞩中支之大士阁在其下，东支之塔盘岭对其上。平行三里，乃东转随坡下，一里，则传衣寺东向倚山之半。其北先有止止庵，嘿庵真语所建，传衣大机禅师之友也。又南为净云，彻空真炳所建。又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庵，皆连附于传衣寺者，而八角名之最著，以昔有八角亭，今改创矣。八角开创于嘉靖间，为吉空上人所建。其南即为

传衣寺，寺基开爽，规模宏拓，前有大坊，题曰“竹林清隐”，乃直指毛堪苏州毛具茨也。所命，颇不称。上又一直指大标所题古松诗，止署曰“白岳”。古松当坊前，本大三围，乃龙鳞，非五鬣也。山间巨松皆五鬣，耸干参天，而老龙鳞颇无大者，遂以纠拏见奇。干丈五以上，辄四面横枝而出，枝大侔于干，其端又倒垂斜攫，尾大不掉，干几分裂。今筑台拥干，高六七尺，又植木支其横枝，仅免于裂，亦幸矣。由梯登台，四面横枝倒悬于外，或自中跃起，或自巅垂飏，其纷纠翔舞之态，不一而足，与天台翥凤，其一类耶！坊联曰：“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为王元翰聚洲笔。门联曰：“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为罗汝芳近溪笔。差可人意。然罗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叠床之病，何不以“声”字易“涛”字乎？寺昔为圆信庵，嘉靖间，李中谿元阳为大机禅师宏创成寺，其徒印光、孙法界，戒律一如大机(1)。万历辛丑元日毁于火(2)，法界复鼎建之，视昔有加。先是余过止止庵，一病僧留饭，坐久之，见其方淅米(3)，乃去，饭于净云僧觉心处，遂入参寺中，入其西藏经阁。阁前山茶树小而花甚盛，为折两枝而出。乃东北下峡中，一里，有垣围一区，浚山为池，畜金鱼于中，结茅龛于上者，亦传衣之裔僧也。云影山光，以一泓印之，不觉潭影空心。又东北下半里，抵峡底，则瀑布之下流也，去瀑布已一曲。昔从瀑上瞰，不见其底，今从峡底涉，亦不见其瀑。峡西有草庐菜畦，则犹传衣之蔬圃也。峡中水至是如引丝，反不如悬瀑之势巨矣。

【注释】

(1)戒律：僧徒必须遵守的法规。

(2)万历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3)淅(xī)米：淘米。

【译文】

初九日　早餐后，我马上带着拐杖往西行。三里，经过息阴轩。

息阴轩在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上，是大觉寺前方的案山，是本无法师精心修炼的场所。匾额是佥都御史冯元成表字时可题写的。笻竹轩，又称息阴轩，是因为本无在笻竹寺剃度出家。息阴轩前方有三条岔路：从左边渡过山涧，通往大觉寺、寂光寺；从右边渡过山涧，通往传衣寺，下到接待寺；从后面一直上走，就分别渡过右边的山涧，或者经由慧林庵而后上通圣峰寺，或者攀登西面的支脉而后到达华严寺。我于是先走半里从右边渡过山涧，转向东上登南岭，半里，绕到南岭东面的山崖之上，就是瀑布西面的山峰了。从这里顺着山峰往南行，向东看中间一条支脉的大士阁就在山下，东面一条支脉塔基所在的山岭正对着山峰的上方。平缓前行三里，就转向东顺着山坡下走，一里，就见传衣寺面向东依傍在山的半中腰。寺北早先有座止止庵，是嘿庵真语创建的，他是传衣寺大机禅师的朋友。又往南是净云庵，是彻空真炳创建的。再往南有弥陀、圆通、八角三座寺庵，都是附近与传衣寺相连的寺庵，而八角庵最著名，因为从前有座八角亭，如今改建成寺庵了。八角亭开创于嘉靖年间(1522—1566)，是吉空上人创建的。它的南面就是传衣寺，寺院的地基开阔明亮，规模宏大，前方有座大牌坊，题写着“竹林清隐”，是直指使者毛堪苏州人毛具茨。命名的，很不相称。上面又有一处直指使者用大字题写的古松诗，末尾署名叫“白岳”。古松位于牌坊前，根部大处要三人围抱，是龙鳞松，不是五鬣松。山中巨大的松树都是五鬣松，树干高耸参天，而老的龙鳞松不见有大的，只以屈曲缠绕见奇。树干高一丈五尺以上，常常就向四面长出横枝，旁枝的大处与树干一样粗，枝头前端又倒垂斜抓，尾大不掉，主干几乎被分裂。如今筑起高台围抱着树干，台高六七尺，又栽了木桩支撑那些横枝，主干才免于被撕裂，也算幸运了。沿梯子登上高台，四面的横枝倒悬在外面，有的从中间飞跃而起，有的从树顶上下垂飘扬，它那纷乱纠缠飞扬舞动的姿态，不一而足，和天台山的翥凤，难道是同一类的吗！牌坊上的对联为：“花为传心开锦绣；松知护法作虬龙。”是王元翰(名叫聚洲)的手笔。门上的对联是：“峰影遥看云盖结；松涛静听海潮生。”是罗汝芳(字号叫近溪)的手笔。还稍微能让人

满意。不过罗汝芳的对联“涛”“潮”二字连用，不免有重复累赘的感觉，为什么不用“声”字来换掉“涛”字呢？传衣寺从前是圆信庵，嘉靖年间，李中谿(名叫元阳)为大机禅师扩建为寺院，他的徒弟印光、徒孙法界，遵守戒律完全和大机一样。万历辛丑年元旦毁于火灾，法界又大力重建了寺院，比从前还好。这之前我经过止止庵，一位生病的僧人留我吃饭，坐了很久，见他才去淘米，便离开了，在净云庵僧人觉心那里吃了饭，于是进到寺中参观，走入寺西的藏经阁。藏经阁前的山茶树虽小但花开得十分繁盛，为此折了两枝出来。于是往东南下到峡中，一里，有墙围着一块地，开山建成水池，养有金鱼在池中，池岸上建有茅草房，也是传衣寺的后辈僧人。云影山光，用一池清水来映衬着茅屋，水潭云影不知不觉让人心境空明。又往东下行半里，到达峡底，就是瀑布的下游了，距离瀑布已经转了一道弯。先前在瀑布上俯瞰，看不见峡底；现在从峡底跋涉，也看不见瀑布。峡谷西边有草房菜地，仍然是传衣寺的菜园子。峡中的水流到这里犹如拉细的丝带，反而不如悬空的瀑布的水势大了。

渡涧，乃东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则大士阁之侧也。阁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楼，历级甚峻，后为阁，飞甍叠栋(1)，上供大士，左右各有楼，其制亦敞。乃万历丙午(2)，直指沈公所建，选老僧拙愚者居之，命曰三摩寺。余录碑阁下，忽一僧殷勤款曲，问之，乃拙公之徒虚宇也。虚宇又为兰宗之派，今拙公没，虚宇当事。昨野愚、兰宗宿此，想先道余，故虚宇一见惓惓(3)，且留宿。余以日暮碑长，许之。令顾仆返悉檀，乃下榻于西楼之奥室。

【注释】

(1)甍(méng)：屋脊。

(2)万历丙午：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3)惓(quán)惓：诚恳而深切。

【译文】

渡过山涧，就向东上坡，一里后来到大路上，就是大士阁的侧边了。大士阁依傍在中间一条支脉往南突起之处的半山腰上，阁前方有牌坊有楼，经过的台阶十分陡峻，后面是阁，屋脊高飞，栋梁重叠，上面供着观音大士，左右各有一座楼，寺院规模也很宽敞。是万历丙午年直指使者沈公修建的，挑选老和尚拙愚住在寺中，命名为三摩寺。我在阁下抄录碑文，忽然一位僧人前来殷勤问候，问他，是拙愚公的徒弟虚宇。虚宇又与兰宗是一个宗派，如今拙愚公已去世，虚宇管事。昨夜野愚、兰宗住宿在这里，猜想事先提到过我，所以虚宇一见面就情意拳拳，并且挽留我住下。我因为天晚碑文长，答应了他。命令顾仆返回悉檀寺，就在西楼的内室住下。

初十日　晨起盥栉，而顾仆至，言弘辨师遣僧往丽江已行，盖为余前茅者(1)。余乃候饭，即从寺右大道北上，二里，陟中支之脊，有庵踞其上，曰牟尼庵。其前松影桃花，恍有异致。庵后即观瀑亭，回瞰瀑布，真有观不足之意。仍溯中支二里，过息阴轩，从其后直西一里，又南下渡涧西行，已在大觉寺蔬圃之南矣。盖大觉蔬圃当中支之后，中支至是自北转东，其西有二流交会，即瀑布之上流也。一自罗汉壁东南下，一自华严东北流，二水之交，中夹一支，其上为慧林庵，乃西南支东出之旁派，圣峰、白云寺所倚者也。华严之路，又从圃东渡其下流。乃从涧南溯之西上，一里半，渐逾支脊。其南复有一涧，与西支东走之脊隔。又从其涧北溯之西上，一里余，见脊上有冢三四，后有轩楼遗构，与冢俱颓。此脊乃西支余派，直送而出，无有环护，宜其然也。由冢西复下峡，其峡复有二：在南者，自西支法照寺南发源，东下经华严寺北，至此而与北涧合；在北者，自西支法照寺北发源，东下经毗卢寺北，至此而与南涧合。二水之交，中夹一支，为华严寺北向之案，亦西南支东出之旁派，毗卢、祝国二寺所倚者也。涉北涧，有二岐：随涧西行者，为祝国、毗卢道；由支端登脊而上，溯南涧之北西行者，为华严道。余乃登脊，瞰南涧行。一里，有亭桥横跨涧上，乃华严藉为下流之钥也。度桥，始为西南本支，又西半里而得华严寺。寺当西南支之脊，东北向九层崖而峙，地迥向

异，又山中一胜也。盖鸡山中东二支，及绝顶诸刹，皆东南二向，曾无北拱者，惟此寺回首返照，北大山诸林刹，历历倒涌，亦觉改观。规模亦整，与传衣伯仲。嘉靖间，南都古德月堂开建，其徒月轮，以讲演名，万历初，圣母赐《藏》(2)。后遭回禄(3)。今虽重建，绀宇依然，而法范寂寥矣。寺东有路，东行山脊，乃直达传衣者。由寺前峡上西行，半里，复有亭桥横跨涧上，即东桥上流也。寺左右各有桥有亭，山中之所仅见。

【注释】

(1)前茅：古代行军时，前哨侦察敌情的人以茅为旌，遇有敌情，则举旌警告后军，故前茅指先头部队。

(2)圣母：皇帝的生母。

(3)回禄：传说中的火神名，俗作火灾的代称。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梳洗时，而顾仆到来了，说弘辨法师派往丽江府的僧人已经动身，原来是为去我打前站的。我便等着吃过饭，立即从寺右的大路往北上走，二里，翻越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有寺庵坐落在山脊上，叫牟尼庵。庵前的松影桃花，仿佛有奇异的景致。庵后就是观瀑亭，回头俯瞰瀑布，真有看不够的意思。仍然反向沿中间一条支脉行二里，经过息阴轩，从息阴轩后一直往西行一里，又向南下走渡过山涧往西行，已经在大觉寺菜园子的南边了。原来大觉寺的菜园子正当中间一条支脉的后面，中间的支脉延伸到这里自北转向东，菜园子的西边有两条水流交汇，就是瀑布的上游了。一条水流从罗汉壁向东南下流，一条水流从华严寺往东北流，两条涧水的交汇处，中间夹着一条山脉，山上是慧林庵，是西南方的支脉向东延伸出来的旁系支脉，是圣峰寺、白云寺依傍的山。去华严寺的路，又从菜园子东边渡过山涧的下游。于是从山脊南边溯涧水往西上行，一里半，慢慢越过支脉的山脊。山脊南面又有一条山涧，与西面的支脉向东延伸的

山脊相隔。又从这条山涧的北边溯涧水往西上行，一里多，见到山脊上三四座坟堆，坟堆后面有高楼的遗址，与坟堆一样都坍塌了。这条山脊是西面一条支脉的余脉，一直前伸而出，没有环绕护卫的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由坟堆处又向西下到峡谷中，这里的峡谷又有两条：在南面的，从西面的支脉法照寺南边发源，往东下延经过华严寺北边，到这里后与北面的山涧会合；在北面的，从西面的支脉法照寺北边发源，往东下延经过毗卢寺北边，到这里后与南面的山涧会合。两条涧水交汇的地方，中间夹着一条支脉，是华严寺向北的案山，也是西南方的支脉向东延伸出来的旁系支脉，是毗卢、祝国二寺依傍着的山。涉过北面的山涧，有两条岔路：顺着山涧往西行的，是去祝国寺、毗卢寺的路；由支脉前端上登山脊上行，溯南面的山涧的北边往西行的，是去华严寺的路。我于是上登山脊，俯瞰着南面的山涧前行。一里，有座亭桥横跨在山涧上，是华严寺借此作为下游的门户。过桥后，才是西面支脉的主脉，又往西行半里后见到华严寺。寺院位于西面支脉的山脊上，面向东北方的九重崖耸峙着，地势遥远，方向不同，又是山中的一处胜景。大体上鸡足山中部、东部的两条支脉，以及绝顶上的各个寺院，都是向东、向南两种朝向，不曾有朝向北方的，唯有此寺回头反顾，北面大山众多的寺院静室，历历在目，反向倒着涌现出来，也让人觉得改换了一种面貌。寺院规模也很整齐，与传衣寺不相上下。嘉靖年间，南京的前辈高僧月堂开创，他的徒弟月轮，以讲演经论出名，万历初年，皇太后赐给大藏经。后来遭遇火灾。今天虽然重新修建，佛寺依然是原样，可佛法经律湮没稀少了。寺东边有条路，往东在山脊上行走，是直达传衣寺的路。由寺前的峡谷上方往西行，半里，又有座亭桥横跨在山涧上，就是东边的亭桥的上游了。寺院左右两边各又有桥有亭，是鸡足山中所仅见的。

过桥，又陟其北向余支，蹑冈半里，旋冈脊，过毗卢寺，寺前为祝国寺，俱东向踞冈。寺北有涧东下，即前所涉之北涧也。又由其南崖溯之西上，一里半，有寺踞冈脊，是为法照寺。盖西南支自铜佛殿下南坠，至此东转，当转折处，又东抽一支以为毗卢、祝国之脉，而

横亘于华严之前者也，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一。法照之北，又分一冈相夹，无住庵倚之，即下为颓冢之支，是为西南余支之第二。屡有路直北逾冈渡峡而横去，皆向圣峰、会灯之大道。余欲析其分支之原，遂从峡中溯之而上，于是南舍法照，北绕无住之后，峡路渐翳，丛箐横柯，遂成幽阒，然已渐逼绝顶之下矣。时路无行人，随一桃花箐村氓行。一里，北循峡中，又一里，北蹑坠脊，又一里，遂逾脊而西。乃西见木香坪之前山外拥，华首门之绝壁高悬，桃花箐之过腋西环，而此脊上自铜佛殿，下抵法照寺，转而东去，界此脊西一壑，另成一境，则放光寺所倚也。逾脊，更西北盘壑上行，又一里半而得大路，已直逼华首门下崖矣。其路东自圣峰来，西由放光出桃花箐，抵邓川州，为大道。余西随之，半里而放光寺在焉。

【译文】

过桥后，又上登那向北延伸的余脉，上登山冈半里，随即登上冈脊，路过毗卢寺，寺前是祝国寺，都是面向东盘踞在山冈上。寺北有条山涧往东下流，就是前边涉过的北面的山涧了。又由山涧南岸溯涧水往西上行，一里半，有座寺院盘踞在冈脊上，这是法照寺。原来西面的支脉从铜佛殿下方往南下坠，延到这里转向东，正在转折之处，又向东伸出一条支脉成为毗卢寺、祝国寺所在的山脉，而且是横亘在华严寺前方的山脉，这是西面支脉的第一条余脉。法照寺的北边，又分出一座山冈相夹峙，无住庵紧靠山冈，就是下面有倒塌的坟堆的支脉，这是西面支脉的第二条余脉。屡屡有路一直向北越过山冈渡过峡谷横着前去，都是通向圣峰寺、会灯寺的大路。我想剖析山脉分支的原委，就从峡中溯山涧往上走，从这里舍去南边的法照寺，往北绕到无住庵的后面，峡谷中的路渐渐被遮住了，成丛的竹林横生的树枝，竟然成了幽深寂静之境，然而已渐渐逼近绝顶的下方了。此时路上没有行人，跟随着一个桃花箐的村民走。一里，往北沿着峡谷中走，又是一里，就翻越山脊往西行。于是向西看见木香坪的前山向外围绕，华首门的绝壁高悬，桃花箐在侧旁延过的山脊往西环绕，而这条山脊

上面起自铜佛殿，下面到达法照寺，转向东延伸而去，这条山脊隔在下面的一条壑谷，另外形成一片区域，就是放光寺紧靠的地方了。越过山脊，再往西北绕着壑谷上行，又行一里半后遇见大路，已经径直逼近华首门下的悬崖了。这条路从东面的圣峰寺伸来，往西经由放光寺出到桃花箐，抵达邓川州，是大路。我向西顺着大路走，半里后放光寺在这里了。

其寺南向，后倚绝壁，前临盘壑，以桃花箐为右关，以西南首支为左护，其地虽在三距之外，而实当绝顶之下，发光钟异，良有以也。余初自曹溪、华首门下瞰之，见其寺沉沉直坠壑底，以为光从窅阆中上腾，乃鼯栖虺伏之窟(1)。及至而犹然在万壑盘拱之上，而上眺华首，则一削万仞，横拓甚阔，其间虽有翠纹烟缕，若绣痕然，疑无可披陟，孰知其上乃西自曹溪，东连铜佛殿，固自有凌云之路，横缘于华首之前也。然当身历华首时，止仰上崖之穹崇，不觉下壁之峻拔，至是而上下又合为一幅，其巍廓又何如也？然则鸡山虽不乏层崖，如华首、罗汉、九重诸处，其境界固高，而雄杰之观，莫以逾此矣。寺前以大坊为门，门下石金刚二座(2)，镂刻甚异，狰狞之状，恍与烟云同活。其内为前楼，楼之前有巨石峙于左，高丈五，而大如之；上擎下削，构亭于上，蒋宾川题曰“四壁无然”。其北面正可仰瞻华首，而独为楼脊所障，四壁之中，独翳此绝胜一面，不为无憾。寺建于嘉靖间，陕西僧圆惺所构。万历初，毁而复兴。李元阳有碑，范铜而镌之，然镌字不能无讹。其后嗣归空更建毗卢阁，阁成而神庙赐《藏》。

【注释】

(1)鼯(wú)：即鼯鼠，又称大飞鼠，前后肢间有宽而多毛的飞膜，常夜间出来滑翔。　虺(huǐ)：毒蛇。

(2)金刚：梵文嚩日罗的意译，原指一种最坚硬的兵器。佛教用以美化它所宣扬的教义，也称“般若”(智慧)为金刚。通常则称寺院山门两侧的四天王像为四大金刚。

【译文】

这座寺院面向南，后面紧靠绝壁，前方面临回绕的壑谷，以桃花箐作为右边的关口，西南的第一条支脉作为左边的护卫，这个地方虽然在鸡足山的三个鸡爪之外，可实际上正位于绝顶之下，发出光辉汇聚异彩，确实是有原因的。我当初从曹溪寺、华首门向下俯瞰这里，看见这座寺院沉沉地笔直坠落在壑谷底，以为光芒是从深远空寂之中向上升腾，是鼯鼠栖息毒蛇潜伏的巢穴。等来到后，才知道寺院仍然在万条壑谷环绕拱卫之上，可向上眺望华首门，却是一刀削成的万仞绝壁，横处展开十分宽阔，绝壁间虽然有似一缕青烟一样的绿色纹路，像是绣上去的痕迹一样，怀疑没有可以穿越攀登之处，谁知道绝壁上面是西面起自曹溪寺，东面连接到铜佛殿，本来自古就有的直上云霄的路，横着围绕在华首门之前。然而当亲身历经华首门时，只是抬头向上看悬崖的高大穹隆，不觉得下方绝壁的险峻挺拔，来到这里就上下又合成一个整幅，那它的巍峨宽广又是如何的呢？这样看来，鸡足山虽然不缺少层层悬崖，如华首门、罗汉壁、九重崖等处，它们所处的境界固然高险，可雄伟高大的景观，没有能超过此处的了。寺院的前方用大牌坊作为山门，门下有两座石金刚，雕刻得十分怪异，狰狞的形状，恍惚与烟云一同是活着的。门内是前楼，楼的前方有块巨石矗立在左边，高有一丈五尺，而大处也一样；上面高擎下面陡削，在巨石上建了亭子，宾川州蒋知州题写道“四壁无然”。亭子的北面正好可以抬头仰望华首门，可唯独被前楼的屋脊遮住了，四面墙壁之中，唯独挡住了这景色绝顶优美的一面，不能没有遗憾。寺建于嘉靖年间，是陕西僧人圆惺创建的。万历初年，寺毁后又重建。李元阳写有碑文，用模子镌刻碑文浇铸成铜碑，不过镌刻的字不能没有错误。圆惺的后代僧人归空另外建了毗卢阁，毗卢阁建成后神宗皇帝赐给大藏经。

余录铜碑，殿中甚暗，而腹亦馁。时主僧俱出，止一小沙弥在，余畀之青蚨，乃爇竹为炬，煮蔬为供。既饭，东遵大道一里，逾垂支

之脊又一里余，盘坠峡之上，得分岐焉。一讨峡直东者，为圣峰路；一蹑岭北上者，为会灯路，始为登顶正道。余乃北蹑上岭，数曲而至会灯寺。寺南向，昔为廓然师静室，今其嗣创为寺。由寺西更转而北上，复数曲，一里余而过迦叶寺。寺东向，此古迦叶殿也。今张按君建迦叶殿于绝顶，因改此为寺。由其前北向入峡，其峡乃西自绝顶，东自罗汉壁，两崖相夹而成，中垂磴道。少上有坊，为罗、李二先生游处。罗为近溪先生汝芳，李为见罗先生材，皆江西人，同为司道游此。又上有亭，为仰高亭，中有碑，为万历间按君周懋相所立，纪登山及景仰二先生意。周亦江西人也。余前过此，见亭中颓，不及录其文而去，故此来先录之。风撼两崖间，寒凛倍于他处，文长字冗，手屡为风所僵。录竟，日色西倾。望其上兜率庵，即前所从下，而其东横缘之路出罗汉壁者，前又曾抵此而返顶头，未了之事，未可以余晷尽也。

【译文】

我抄录铜碑，殿中十分黑暗，而肚中也饿了。这时主事的僧人都外出了，只有一个小和尚在，我给他铜钱，才点燃竹子作为火把，煮蔬菜给我吃。饭后，往东顺着大路行一里，越过下垂支脉的山脊又行一里多，绕着深坠的峡谷的上面走，到了道路分岔的地方。一条穿过峡谷一直向东去的，是去圣峰寺的路；一条往北登岭上走的，是去会灯寺的路，这才是登顶的正路。我于是向北上登山岭，转了几道弯后来到会灯寺。寺向南，从前是廓然法师的静室，如今他的后辈创建为寺院。由寺西再转向北上走，又转了几道弯，一里多后经过迦叶寺。寺向东，这是古时候的迦叶殿了。如今张巡按在绝顶上建了迦叶殿，因此把这里改为寺。由寺前向北进入峡谷，这条峡谷是西面起自绝顶，东面起自罗汉壁，两面的山崖相夹形成的，中间垂着石阶路。稍许上走有座牌坊，是罗、李二位先生游览过的地方。罗是近溪先生罗汝芳，李是见罗先生李材，都是江西人，一同出任司道官员游览此地。再上去有亭子，是仰高亭，亭中有石碑，是万历年间巡按周懋相所立，纪念登山和表示敬仰二位先生的意思。周懋相也是江西人。我先前来过此地，看见亭中衰败的

样子，来不及抄录碑文就离开了，所以这次来先抄录碑文。风撼动在两面山崖之间，比其他地方加倍寒冷凛冽，碑文字句过于冗长，手多次被风冻僵。录完碑文，太阳已西斜。望见亭子上面的兜率庵，就是从前从那里下来的地方，而兜率庵东面横着绕去的路，是出到罗汉壁的路，从前我曾经来到此地后返回绝顶，未了结的事，这次也未能用剩余的时间来完成。

乃返步下，仍过迦叶寺前，见有岐东下壑中，其壑底一庵在圣峰北者，必补处庵也，乃取道峡中随壑下，盖缘脊下经会灯者为正道，随壑东下趋补处者为间道。下二里，过补处庵。亦稍荒落，恐日暮不入。由其前渡峡涧南，遂上坡，过圣峰寺。寺东向，前有大坊。由坊外东行里余，冈脊甚狭，南北俱深坑逼之。度脊又东里余，有寺新构，当坡之中垂，是为白云寺。余欲穷此支尽处，遂东下行南涧之上，二里，则慧林庵踞坡尽处。缘庵前转下北涧，渡之，始陟中支行，北涧与南涧乃合于路南，其东即大觉蔬圃矣。东半里，过蔬圃北，又东一里，过息阴轩南，又东一里，过瀑布北，遂去中支，北涉西竺寺涧，而行中东二支盘壑中矣。又二里，薄暮，入悉檀寺。

【译文】

于是反身走下来，仍然经过迦叶殿前，看见有条岔路往东下到壑谷中，那壑谷底部一座在圣峰寺北面的寺庵，必定是补处庵了，就取道峡谷中顺着壑谷下走，原来沿着山脊下行经过会灯寺的路是正路，顺着壑谷往东下到补处庵的路是便道。下行二里，路过补处庵。也是稍显荒凉冷落，担心天黑没进去。由庵前渡过峡中的山涧往南行，于是上坡，路过圣峰寺。寺向东，寺前有座大牌坊。从牌坊外边往东行一里多，冈脊非常狭窄，南北都是深坑紧逼山脊。越过冈脊又往东行一里多，有座新建的寺，位于山坡下垂的中间，这是白云寺。我想穷尽这条支脉的尽头之处，就往东下走在南面山涧之上，二里，就见慧林庵坐落在山坡的尽头处。沿着庵前转下北面的山涧，渡过涧水，开始登上中间一条支脉前行，北面的山涧与南面的山涧就在道路南边合

流，这里东边就是大觉寺的菜园子了。往东行半里，经过菜园子的北边，又向东行一里，经过息阴轩的南边，又往东行一里，经过瀑布北边，便离开中间的支脉，向北涉过西竺寺的山涧，而后行走在中间和东面两条支脉盘绕成的壑谷中了。又行二里，傍晚，进入悉檀寺。

十一日　饭后，觉左足拇指不良，为皮鞋所窘也。而复吾亦订余莫出，姑停憩一日，余从之。弘辨、安仁出其师所著书见示，《禅宗赞颂》、《老子玄览》、《碧云山房稿》。弘辨更以纸帖墨刻本公所勒。相畀，且言遍周师以青蚨相赆，余作柬谢之。甫令顾仆持去，而大觉僧复路遇持来，余姑纳之笥。上午，赴复吾招，出茶果，皆异品。有本山参，以蜜炙为脯(1)，又有孩儿参，颇具人形，皆山中产。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未见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有，惟栗差小，而枣无肉。松子、胡桃、花椒，皆其所出，惟龙眼、荔枝市中亦无。菌之类，鸡蓑之外，有白生香蕈(2)。白生生于木，如半蕈形，不圆而薄，脆而不坚。黔中谓之八担柴，味不及此。此间石蜜最佳(3)，白若凝脂，视之有肥腻之色，而一种香气甚异。因过安仁斋中观兰。兰品最多，有所谓雪兰花白、玉兰花绿最上，虎头兰最大，红舌、白舌以心中一点，如舌外吐也。最易开，其叶皆阔寸五分，长二尺而柔，花一穗有二十余朵，长二尺五者，花朵大二三寸，瓣阔共五六分，此家兰也。其野生者，一穗一花，与吾地无异，而叶更细，香亦清远。其地亦重牡丹，悉檀无山茶而多牡丹，元宵前，蕊已大如鸡卵矣。

【注释】

(1)“有本山参”二句：距鸡山不远的巍山县，今还有蜜沙参，为当地特产，制法与此同。

(2)白生：亦作白参，菌类的一种，明人谢肇淛《滇略》与清人桂馥《札朴》，均曾记载此物，至今云南仍有。

(3)石蜜：今大姚出产的“硬蜜”，色白，肥腻，硬如肥皂，与霞客所见同。

【译文】

十一日　饭后，觉得左脚大拇指不舒服，是被皮鞋紧勒出来的。而且复吾又要我不要外出，暂时停下休息一天，我听从了他的话。弘辨、安仁拿出他俩师傅所著的书给我看，是《禅宗赞颂》、《老子玄览》、《碧云山房稿》。弘辨还把雕刻墨印的纸帖送给我，是本公刻印的。而且说起遍周法师要送钱给我作为路费，我写了柬帖去答谢他。刚刚命令顾仆拿着柬帖离开，而大觉寺的僧人拿钱来在路上相遇，我姑且收下放入竹箱中。上午，赴复吾的邀请，拿出茶点果子，都是少见的品种。有鸡足山的山参，用蜂蜜渍后烘烤成果脯；还有孩儿参，很像人形，都是山中出产的。还有桂子，还有海棠子，都是没有见过的东西。大抵滇西的果品，我们地方有的东西都有，只是栗子稍小一点，而且枣子没有肉。松子、胡桃、花椒，都是滇西出产的，唯有龙眼、荔枝市场上也没有。菌子的种类，鸡蓑之外，有白生、香蕈。白生生长在树上，如同半个香蕈的形状，不圆而且薄一些，脆却不硬。贵州省把它称为八担柴，味道赶不上这里的。此地的石蜜最好，白如凝脂，它看上去有肥腻的色泽，而且又一种十分奇异的香气。接着过去安仁的书斋中观赏兰花。兰花的品种最多，有所谓的雪兰、花是白色的玉兰花是绿色的，是最上等的品种，虎头兰花最大，红舌、白舌因为花心中有一点，如像舌头一样吐在外面。最容易开花，它的叶片都是宽一寸五分，长有二尺而且柔软，一穗花有二十多朵；长处有二尺五的品种，花朵大二三寸，花瓣宽处共有五六分，这是家养的兰花。那些野生的品种，一穗只开一朵花，与我家乡的没有不同，可叶片更细一些，香气也清新悠远。此地也看重牡丹，悉檀寺没有山茶却有许多牡丹，元宵节前，花蕊已经如同鸡蛋一样大了。

十二日　四长老期上九重崖，赴一衲轩供，一衲轩为木公所建，守僧岁支寺中粟百石，故每岁首具供一次。以雨不能行。饭后坐斋头，抵午而霁，乃相拉上崖。始由寺左半里，上弘辨静室基旁。又西半里，过天柱静室旁。又北跻一里半，横陟峡箐，始与一西来路合，遂东盘峡

上。半里，其北又下坠一峡，大路陟峡而逾东北岭，乃北下后川向罗川之道；小路攀脊西北上，乃九重崖之东道，其路甚峻，即余前所上者。第此时阴晴未定，西南望木香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融彻，与前之丽日澄空，又转一光明法界矣(1)。一里余，抵河南师静室。路过其外，问而知之。雨色复来，余令众静侣先上一衲轩，而独往探之。师为河南人，至山即栖此庐，而曾未旁出。余前从九重崖登顶，不知而过其上；后从狮林欲横过野愚东点头峰下，又不得路；踌躇至今，恰得所怀。比入庐，见师，人言其独栖，而见其一室三侣；人言其不语，而见其条答有叙；人言其不出，而见其把臂入林，亦非块然者。九重崖静室得师，可与狮林、罗汉鼎足矣。坐少定，一衲轩僧来邀，雨阵大至，既而雪霏，师挽留，稍霁乃别。蹑磴半里，有大道自西上，横陟之，遂入一衲轩。崖中静主大定、拙明辈，皆供餐络绎，迨暮不休。雨雪时作，四长老以骑送余，自大道西下。其道从点头峰下，横盘脊峡，时岚雾在下，深崖峭壑，茫不可辨。二里，与狮林道合，已在幻住庵之后，西与大觉塔院隔峡相对矣。至此始胜骑，从幻住前下山，又四里而入悉檀。篝灯作杨赵州书。

【注释】

(1)法界：佛家认为众生本性皆善，与佛无异，这种本性即称法界。此外借用以描写景物，相当于“境界”。

【译文】

十二日　四位长老约好上九重崖，去赴一衲轩提供的斋饭，一衲轩是木公修建的，守寺的僧人每年为寺中领取粟米一百担，所以每年年头提供一次斋饭。因为下雨不能走。饭后坐在书斋一头，到中午天气转晴，这才互相拉拽着上登九重崖。开始时从寺左行半里，上到弘辨静室的地基旁。又往西行半里，经过天柱的静室旁。又往北攀登一里半，横着上登峡箐，才与一条西面来的路会合，就往东绕着峡谷上走。半里，这里的北边又有一条峡谷下坠，大路穿过峡谷后向东北翻越山岭，是往

北下到后川通向罗川的路；小路攀登山脊往西北上走，是九重崖东面的路，这条路十分陡峻，就是我从前上走的路。只是此时天气阴晴未定，远望西南方木香坪一带，积雪峥嵘，照耀山谷，使人心目透彻舒畅，与前些天的丽日晴空相比，又转为另一种光明境界了。一里多，抵达河南法师的静室。路过静室外面，问后才知道。雨又来临，我让众静侣先上一衲庵去，而我独自去探访法师。法师是河南人，到鸡足山后就栖身在这间屋内，而且未曾外出。我先前从九重崖登绝顶，不知道便从静室上面走过去；后来从狮子林想横穿到野愚静室东边的点头峰下，又找不到路；犹豫到今天，恰好得以满足心愿。到进屋后，见到法师，别人说他独自一人居住，却见他一间房中有三个同伴；别人说他不说话，却见他逐条回答很有条理；别人说他不外出，却见他与朋友握着手臂步入树林，也不像是孤独的样子。九重崖的静室能有法师，可以和狮子林、罗汉壁一样鼎足而立了。刚坐定一会儿，一衲轩的僧人前来邀请，阵雨大作，不久雪花霏霏，法师挽留我，稍微晴开才告别。上登石阶半里，有条大路向西上走，横穿大路，就进入一衲轩。九重崖中的静室主人大定、拙明一帮人，都络绎不绝地提供饭菜，到天黑还不停止。雨雪不时地下着，四位长老派马送我，从大路向西下走。这条路从点头峰下边，横向绕着山脊峡谷走，这时山间在下着浓雾，陡峭的悬崖幽深的壑谷，茫然一片，不可分辨。二里，与狮子林来的路会合，已经在幻住庵的后面，西边与大觉寺的塔院隔着峡谷相对了。到这里才能够骑马，从幻住庵前下山，又行四里后进入悉檀寺。点上灯给赵州杨知州写信。

十三日　晨起饭，即以杨赵州书畀顾仆，令往致杨君。余追忆日记于东楼。下午，云净天皎。

【译文】

十三日　早晨起床吃饭，马上把给赵州杨知州的信交给顾仆，让他前往送给杨君。我在东楼回忆补记日记。下午，阴云散尽，天空皎洁明亮。

十四日　早寒，以东楼背日，余移砚于藏经阁前桃花下，就暄为记(1)。上午，妙宗师以鸡蓼茶果饷，师亦检藏其处也。是日，晴霁如故。迨晚，余忽病嗽。

【注释】

(1)暄(xuān)：太阳的温暖。

【译文】

十四日　早晨很冷，因为东楼背着阳光，我把笔墨纸砚搬到藏经阁前的桃花下，就着温暖的阳光写日记。上午，妙宗法师拿鸡蓼、茶点、果子来吃，法师也在此处翻阅经书。这一天，天气依旧晴朗。到晚上，我忽然生病咳嗽。

十五日　余以嗽故，卧迟迟，午方起。日中云集，迨晚而翳。余欲索灯卧，弘辨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灯乃闽中纱围者，佐以柑皮小灯，或挂树间，或浮水面，皆有荧荧明星意，惟走马纸灯，则暗而不章也(1)。楼下采青松毛铺藉为茵席，去卓趺坐(2)，前各设盒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本堂诸静侣环坐满室，而外客与十方诸僧不与焉(3)。余因忆昔年三里龙灯，一静一闹；粤西、滇南，方之异也；梵宇官衙，寓之异也，惟佳节与旅魂无异！为黯然而起，则殿角明蟾(4)，忽破云露魄矣。

【注释】

(1)惟走马纸灯，则暗而不章也：原脱此十一字，据徐本补。

(2)卓：同“桌”。

(3)外客与十方诸僧：《滇略·胜略》载：鸡足山“前后远近兰若七十有二，穷极幽胜，西域、天竺诸僧，岁时云集，香灯梵呗，百里相望，殆非人境。”此“外客与十方诸僧”中，有其他国家来的僧人。

(4)蟾(chán)：蟾蜍的省称，传说月中有蟾蜍，故月亮又称“蟾”或“蟾宫”。

【译文】

十五日　我因为咳嗽的原因，躺着迟迟不起，中午才起床。正午浓云聚集，到晚上就遮住了天空。我想要灯来睡下，弘辨等诸位长老邀请我到西楼去观灯。灯是用福建省出的薄纱围成的，配上柑子皮做成的小灯，有的挂在树上，有的浮在水上，都有明星荧荧闪烁的意境；只有纸做的走马灯，却昏暗不明显。楼下采来青松毛铺垫成坐垫，却掉桌子，盘腿坐下。各人面前摆放了果盒，倒茶赏玩，最初是清茶，中间是盐茶，其次是蜜茶。本寺的诸位静侣环绕着坐满一间房，而外来的客人与四面八方来的僧人不参与。我因此回忆起去年三里城的龙灯，一处清静一处热闹；广西、滇南，地方不同了；佛寺、官衙，寄身的地方不同了，只有元宵佳节与游子之魂没有不同之处！为此黯然神伤之情油然而起，就见殿角的明月，忽然破开云层露出皎洁的月光了。

十六日　晨餐后，复移砚就暄于藏经阁前桃花下。日色时翳。下午返东楼，嗽犹未已。抵暮，复云开得月。

【译文】

十六日　早餐后，又把笔墨纸砚搬到藏经阁前的桃花下就着阳光记日记。太阳不时被遮蔽。下午返回东楼，仍然咳嗽不止。到天黑，云又散开见到月亮。

十七日　作记东楼。雨色时作。

【译文】

十七日　在东楼写日记。雨一阵阵地下。

十八日　浓云密布，既而开霁。薄暮，顾仆返自赵州(1)。

【注释】

(1)赵州：隶大理府，治今大理市凤仪。

【译文】

十八日　浓云密布，不久晴开。傍晚，顾仆从赵州返回来。

十九日　饭后，晴霁殊甚。遂移卧具，由悉檀而东，越大乘东涧，一里上脊，即迎祥寺。从其南上，寺后半里为石钟寺，又后为圆通、极乐二庵。极乐之右即西竺，西竺之后即龙华。从龙华前西过大路，已在西竺之上，去石钟又一里矣。龙华之北坡上，即大觉寺。龙华西，临涧又有一寺，前与石钟同东南向。从其后渡涧，即彼岸桥，下流即息阴轩，已为中支之脊矣。从轩左北向上。过观音阁，为千佛寺，其前即昔之街子，正当中脊，今为墟矣。

【译文】

十九日　饭后，特别晴朗。于是搬迁铺盖，从悉檀寺往东行，越过大乘庵东边的山涧，一里后登上山脊，就是迎祥寺。从迎祥寺往南上走，寺后半里是石钟寺，再后面是圆通、极乐二庵。极乐庵的右边就是西竺寺，西竺寺的后面就是龙华寺。从龙华寺前往西走上大路，已经在西竺寺的上方，离石钟寺又有一里路了。龙华寺的北面山坡上，就是大觉寺。龙华寺的西边，面临山涧处又有一座寺院，与前边的石钟寺一样面向东南方。从寺后渡过涧水，就是彼岸桥，下游就是息阴轩，已经是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了。从息阴轩左边向北上走，经过观音阁，是千佛寺，寺前就是从前的街子，正好位于中间的山脊上，如今成为废墟了。

复北渡涧，从大觉侧西北上。寺僧留余入，谢之。仍过涧桥，上有屋，额曰“彼岸同登”。其水从望台岭东下，界于寂光、大觉之间者，龙华至此，又一里矣。过桥复蹑中支上，半里，中脊为水月庵，脊之东腋为寂光，脊之西腋为首传。僧净方，年九十矣，留余，未入。由寺右盘一嘴，东觑一庵，桃花嫣然，松影历乱，趋之，即积行

庵也。其庵在水月之西，首传之北。僧觉融留饭。后乃从庵左东上，转而西北登脊。从中支脊上二里，有静室当脊，是曰烟霞室，克心之徒本和所居。由其西分岐上罗汉壁，由其东盘峡上旃檀岭。岭从峡西下，路北向作“之”字上，一里，得克心静室。克心者，用周之徒，昔住持寂光，今新构此，退休。其地当垂脊之左，东向稍带南，又以西支外禾字孔大山为虎砂，以点头峰为龙砂，龙近而虎远，又与狮林之砂异。其东有中和静室，亦其徒也，为郁攸所焚(1)，今中和往省矣。克心留余，点茶稠叠，久之别，已下午。遂从右上，小径峻极，令其徒偕。

【注释】

(1)郁攸：火。

【译文】

再向北渡过山涧，从大觉寺侧边往西北上行。寺里的僧人挽留我进去，辞谢了他们。仍然走过山涧上的桥，桥上有间屋子，匾额是“彼岸同登”。桥下的水从望台岭往东流下来，隔在寂光寺、大觉寺之间，从龙华寺到这里，又是一里路了。过桥后又向上攀登中间的支脉，半里，山脊中间是水月庵，山脊的东侧是寂光寺，山脊的西侧是首传寺。僧人净方，年纪九十岁了，挽留我，没进去。由寺右绕过一道山嘴，看见东边一座寺庵，桃花嫣然盛开，松影凌乱，急忙赶过去，就是积行庵了。这座寺庵在水月庵的西面，首传寺的北面。僧人觉融留我吃饭。饭后就从庵左往东上走，转向西北上登山脊。沿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上前行二里，有间静室位于山脊上，这叫烟霞室，是克心的徒弟本和居住的地方。从静室西边分出的岔路上到罗汉壁，从静室的东边绕着峡谷走上通旃檀岭。山岭顺着峡谷往西下延，道路向北呈“之”字形上走，一里，见到克心的静室。克心这个僧人，是用周的徒弟，从前是寂光寺的住持，如今新建了这间静室，退身修养。静室的地点正在下垂山脊的左边，面向东稍偏向南，又是以西面的支脉

之外禾字孔所在的大山作为虎砂，以点头峰作为龙砂，龙砂近而虎砂远，与狮子林的龙砂、虎砂有不同了。静室东边有中和的静室，也是他的徒弟，被火焚毁，如今中和前往省城去了。克心挽留我，点心茶水又多又勤，很久才告别，已是下午。就从右边上走，小径极其陡峻，克心让他的徒弟陪同我。

上半里，得西来大道，随之东上。又半里，陟旃檀岭脊而西南行，经烟霞室，渐转东南，为水月、寂光。由其前，又西南一里，盘一嘴，有庐在嘴上，余三过皆钥门不得入，其下即白云寺所托也。又西半里，再盘突嘴而上，即慧心静室。慧心为幻空徒，始从野愚处会之，前曾过悉檀来叩，故入叩之，方禅诵会灯庵，其徒供茶而去。后即碧云寺，不入。从其侧又盘嘴两重，二里，北上西来寺，西经印雪楼前，又西循诸绝壁行，一里，为一真兰若，其上覆石平飞。又西半里，崖尽而成峡。其峡即峰顶与罗汉壁夹峙而成者，上自兜率宫，下抵罗、李二先生坊，两壁夹成中溜，路当其中。溜之半，崖脚内嵌，前耸巨木，有旧碑刻峋鹤诗，乃题罗汉壁者。中横一岐，由其上涉溜半里，过玄武庙。又半里，过兜率宫，已暮，而宫圮无居人。又上一里，叩铜佛殿，入而栖焉，即所谓传灯寺也。前过时，朝山之履相错，余不及入，兹寂然。久之，得一老僧启户，宿。

【译文】

上行半里，遇到西面来的大路，顺着大路向东上登。又行半里，登上旃檀岭的山脊后往西南行，经过烟霞室，渐渐转向东南，是水月庵、寂光寺。由寺前又向西南行一里，绕过一道山嘴，有房舍在山嘴上，我三次经过，门都锁着不能进去，那下面就是白云寺所在的地方了。又往西行半里，再绕着前突的山嘴上走，就是慧心的静室。慧心是幻空的徒弟，最初在野愚那里会过面，以前曾到悉檀寺来拜访，所以进去拜访他，他正在会灯庵坐禅诵经，他的徒弟上茶后离开了。后面就是碧云寺，没进去。从碧云寺侧边又绕过两道山嘴，二里，往北登上西来寺，向西经过印雪楼前，又往西沿着绝壁前行，一里，到一

真兰若，屋顶上覆盖的石板平滑高扬。又往西行半里，山崖完后变成峡谷。这条峡谷就是峰顶与罗汉壁对峙形成的，上面起自兜率宫，下面抵达罗、李二位先生牌坊处，两面绝壁中间夹成光滑的沟槽，道路位于沟槽中。沟槽的半中腰，绝壁根部向内凹嵌进去，前边耸立着大树，有块旧碑，刻着峋鹤的诗，是题写罗汉壁的诗。中间横着一条岔路，从这条路往上跋涉沟槽半里，路过玄武庙。又行半里，路过兜率宫，已是傍晚，而兜率宫已倒塌，无人居住。又上行一里，敲铜佛殿的门，想进寺投宿，就是所谓的传灯寺了。先前路过时，朝山的人互相错杂在一起，我来不及进去，现在静悄悄的。很久之后，有一个老和尚开了门，住下。

二十日　晨起，欲录寺中古碑，寒甚，留俟下山录，遂置行具寺中。寺中地俱大理石所铺。盖以登绝顶二道，俱从寺而分，还必从之也。出寺，将北由袈裟石上，念猢狲梯前已蹑之，登其崖端而下，束身峡向虽从之下，犹未及仰升，兹不若由南上北下，庶交览无偏。乃从寺右循崖西行，遂过华首门而西，崖石上下俱峭甚，路缘其间，止通一线，下瞰则放光寺正在其底，上眺则峰顶之舍身崖即其端，而莫能竟也。其西一里，有歧悬崖侧，余以为下放光道，又念层崖间何能垂隙下。少下，有水出崖侧树根间，刳木盛之，是为八功德水。刳木之外无余地，水即飞洒重崖，细不能见也。路尽仍上，即前西来入大道处，有草龛倚崖间，一河南僧习静其中，就此水也。又西半里，稍上，又半里，为曹溪庵。庵止三楹，倚崖，门扃无人。其水较八功德稍大，其后危崖，稍前抱如玦。余攀石直跻崖下，东望左崖前抱处，忽离立成峰，圆若卓锥，而北并崖顶，若即若离，移步他转，即为崖顶所掩不可辨。惟此处则可尽其离合之妙，而惜乎旧曾累址，今已成棘，人莫能登。盖鸡山无拔地之峰，此一见真如闪影也。又西半里余，过束身峡下，转而南，过伏虎庵，又南过礼佛庵，共一里，再登礼佛台。台南悬桃花箐过脉之上，正与木香坪夹箐相对，西俯桃花箐，东俯放光寺，如在重渊之下。余从台端坠石穴而入，西透窟而出，复有耸石，攒隙成台，其下皆危崖万仞，栈木以通，即所谓太子

过玄关也。过栈即台后礼佛龛。昔由栈以入穴，今由窟以出栈，其凭眺虽同，然前则香客骈趾，今则诸庵俱扃，寂无一人，觉身与灏灵同其游衍而已(1)。栈西沿崖端北转，有路可循，因披之而西，遂过桃花箐之上。共一里，路穷，乃樵径也。仍返过伏虎庵，由束身峡上。峡势逼束，半里，透其上，是为文殊堂，始闻有老僧持诵声。路由其前蹑脊，乃余前东自顶来者，见其后有小径，亦蹑脊西去，余从之。盖文殊堂脊处，乃脊之坳；从东复耸而起者，即绝顶之造而为城者也；从西复耸而起者，桃花箐之度而首峙者也。西一里，丛木蒙茸，雪痕连亘，遂造其极(2)。

【注释】

(1)灏(hào)：无边无际。

(2)极：指鸡山绝顶天柱峰，海拔3240米。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想要抄录寺中的古碑，非常寒冷，留待下山时再录，就把行李放在寺中。寺中的地面全是大理石铺成的。由于上登绝顶的两条路，都是从传灯寺分岔，返回来必须从这条路走。出寺后，将要往北经由袈裟石上走，考虑猢狲梯之前已经攀登过了，登上这里的山崖顶端往下走，束身峡从前虽然从那里下来过，还没来得及向上攀登过，这次不如由南面上去从北面下来，庶几能遍览无遗。于是从寺右沿着山崖往西行，随后经过华首门往西走，上下的崖石都非常陡峭，路沿着崖石间，只通着一条线，往下俯瞰就见放光寺正在悬崖底下，向上远眺就见峰顶的舍身崖就在悬崖顶端，但不能看到全貌。这里西边一里处，有条岔路高悬在山崖侧边，我以为是下到放光寺的路，又考虑到在层层山崖间哪里能有缝隙垂下去。稍下走，有水从山崖侧边的树根之间流出，剖空树干盛水，这就是八功德水。剖空的树干之外没有空余的地方，水就从重重山崖上飞洒而下，细小的不能看见，路到头了仍然上登，就到先前从西边来走上大路之处，有间草屋

紧靠山崖，一个河南僧人在屋中静修，是为了靠近这里的水。又往西行半里，稍上走，又是半里，是曹溪庵。庵只有三开间，紧靠山崖，门锁着，没有人。这里的水比八功德水稍大些，庵后是高险的山崖，略微向前环抱如像缺了一个口子的玉玦。我攀着岩石径直登到山崖下，向东望左边的山崖向前环抱处，忽然分离开形成山峰，圆圆的像锥子一样挺立，而北边连着山崖顶端，若即若离，移动脚步转到别的地方，就被山崖顶端遮住了不可分辨。唯有此处才可以完全看见它分分合合的妙处，但可惜旧时曾经层层叠叠的基址，今天已成为荆棘，人不能登上去。大体上鸡足山没有拔地而起的山峰，在此一见到真像闪电的光影。又往西行半里多，经过束身峡下方，转向南，路过伏虎庵，又向南路过礼佛庵，共一里，再次登上礼佛台。礼佛台面向南，高悬在桃花箐延伸过来的山脉之上，正好与木香坪隔着山箐相对，向西俯瞰桃花箐，往东俯瞰放光寺，如同在重重深渊之下。我从礼佛台前端坠入石穴中，向西穿过洞窟出来，又有耸立的岩石，钻出缝隙形成高台，脚下都是万仞高的危崖，用木头架成栈道通过去，就是所谓的太子过玄关了。过了栈道就是礼佛台后面的礼佛龛。从前经由栈道进洞穴，今天经由洞窟中出来到栈道，凭临眺望的景观虽然不同，然而先前是香客脚跟脚的，今天却是各个寺庵都关着门，空无一人，只觉得自己与浩瀚无际的神灵一同尽情畅游而已。栈道西边沿着山崖前端转向北，有路可以顺着走，因而穿过栈道往西行，就到了桃花箐的上方。共一里，路断了，是打柴的小径。仍然返回来经过伏虎庵，经由束身峡上走。峡谷地势狭窄，紧紧束拢，半里，穿到峡谷上方，这是文殊堂，开始听到有老和尚诵读经文的声音。路从文殊堂前上登山脊，是我过去从东面绝顶来的路，看见文殊堂后有条小径，也是向西上登山脊而去，我从小径走。原来文殊堂所在的山脊，是山脊上的凹地；在东面又高耸而起的，就是绝顶上建为城墙的地方了；在西面又高耸而起的，是桃花箐延伸过来第一座高耸的山峰。往西行一里，草丛林木蓬蓬松松的，雪迹连绵不断，终于登上鸡足山最高处。

盖其山自桃花箐北度，即凌空高峙，此其首也。其脊北垂而下，

二十里而尽于大石头，所谓后距也。其横亘而东者，至文殊堂后，少逊而中伏，又东而复起为绝顶，又东而稍下，遂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之脊，又东而突为点头峰，环为九重崖之脊，皆迤逦如屏。于是掉尾而南转，坠为塔基马鞍岭，则鸡山之门户矣。垂脊而东，直下为鸡坪关，则鸡山之胫足矣。故山北之水，北向而出于大石东；山西之水，其南发于西洱海之北者，由和光桥；西发于河底桥者，由南、北衙，皆会于大石之下，东环牟尼山之北，与宾川之流，共北下金沙大江焉。始知南龙大脉，自丽江之西界，东走为文笔峰，是为剑川、丽江界。抵丽东南邱塘关，南转为朝霞洞，是为剑川、鹤庆界。又直南而抵腰龙洞山，是为鹤庆、邓川州界。又南过西山湾，抵西洱海之北(1)，转而东，是为邓川、太和界。抵海东隅，于是正支则遵海而南，为青山，太和、宾川州界；又东南峙为乌龙坝山，为赵州、小云南界(2)；遂东度为九鼎，又南抵于清华洞，又东度而达于水目焉。分支由海东隅，北峙为木香坪之山，从桃花坞北度，是为宾川、邓川界。是鸡足虽附于大支，而犹正脊也。登此直北望雪山，茫不可见。惟西北有山一带，自北而南者，雪痕皑皑，即腰龙洞、南北衙西倚之山也。其下麦畦浮翠，直逼鸡山之麓，是为罗川，若一琵琶蟠地，虽在三十里下，而黛色欲袭人衣。四顾他麓，皆平楚苍苍也。西南洱海，是日独潏荡如浮杯在掌。盖前日见雪山而不见海，今见海而不见雪山，所谓阴晴众壑殊，出没之不可定如此。此峰之西尽处也。

【注释】

(1)西洱海：洱海在明代又称西洱海，见《明一统志》、《寰宇通志》诸书。

(2)小云南：吴应枚《滇南杂记》：“云南县俗名小云南”。明清时，为区别于省会所在地的云南府，别称云南县为小云南。明云南县与洱海卫同城，隶大理府，治今祥云县。

【译文】

原来鸡足山起自桃花箐向北延伸，就凌空高耸，这是全山的第一座高峰。山脊向北下垂，二十里后在大石头到了尽头，就是所谓的鸡脚的后爪了。那往东横亘的山，延到文殊堂后，稍许后退而且中间低伏，又往东延后重又耸起成为绝顶，又往东延后稍稍下降，就成为罗汉壁、旃檀岭、狮子林以后的山脊，又往东延后突起成为点头峰，环绕成为九重崖的山脊，都是曲折连绵如像屏风一样。于是尾部掉头向南转，下坠成为塔基所在的马鞍岭，就是鸡足山的门户了。下垂的山脊东面，一直下去是鸡坪关，就是鸡足山的脚胫了。所以山北面的水，向北流出到大石头的东面；山西面的水，那在南面发源于西洱海的北面的水，流经和光桥；西面发源于河底桥的水，流经南衙、北衙，都在大石头之下汇合，往东流绕过牟尼山的北面，与宾川州的水流，一起下流进金沙大江之中。这才知道南面的大山主脉，起自丽江府的西部地界，往东延伸成为文笔峰，那是剑川州、丽江府的分界处。延伸到丽江府东南的邱塘关，转向南成为朝霞洞所在的山，那是剑川州、鹤庆府的分界处。又往南延伸到腰龙洞所在的山，那是鹤庆府、邓川州的分界处。又往南延伸过西山湾，延到西洱海的北面，转向东，那是邓川州、太和县的分界处。延伸到西洱海的东部边缘，从这里起，主脉正支就沿着西洱海往南延伸，成为青山，是太和县、宾川州的分界处；又往东南延伸耸峙为乌龙坝所在的山，是赵州、小云南的分界处；于是向东延伸成为九鼎山，又往南延伸到清华洞，又向东于是到达水目山。分支由西洱海东部边缘，往北耸峙为木香坪所在的山，从桃花坞向北延伸，那是宾川州、邓川州的分界处。这样看来，鸡足山虽然依附于主脉，可仍然是主脊了。登上此处远望正北的雪山，茫然不能看见。唯有西南方有一条带子一样的山，从北往南延伸的，雪迹白皑皑的，就是腰龙洞、南衙、北衙在西面依傍着的山了。山下麦田泛着绿色，一直逼近鸡足山的山麓，那里是罗川，好像一把琵琶的弯曲地带，虽然在三十里外的山下，可黛绿的颜色像是要渗入人的衣服内。四面环顾其他山麓，都是平展的树林，苍茫一片。西南方的洱海，这一天唯独水波荡漾，如同杯中的水漂浮在手掌上。

前几天看见雪山却看不见海，今天看见海却看不见雪山，所以说阴天和晴天群山壑谷是不一样的，景观的出没不可确定竟然如此。这里是山峰西边的尽头处了。

东还一里，过文殊堂后脊，于是脊南皆危崖凌空，所谓舍身崖也。愈东愈甚，余凌其端瞰之，其下即束身峡，东抵曹溪后东峰，向跻其下，今临其上，东峰一片，自崖底并立而上，相距丈余，而中有一脉联属，若拇指然，可坠坳上其巅也。余攀蹑从之，顾仆不能至。时罡风横厉，欲卷人掷向空中，余手粘足踞，幸不为舍身者，几希矣。又共一里，入顶城门，实西门也。入多宝楼，河南僧不在，其徒以菉豆粥、芝麻盐为饷。余再录善雨亭中未竟之碑。下午，其徒复引余观其师退休静室。其室在城北二里，即前所登西峰之北坳也。路由文殊堂脊，北向稍下循西行。当北垂之腋，室三楹，北向，环拱亦称。盖鸡山回合之妙，俱在其南，当山北者仅有此，亦幽峻之奥区也。其左稍下，有池二方，上下连汇，水不多，亦不竭，顶城所供，皆取给焉。还抵城北，竟从城外趋南门，不及入迦叶前殿。由门前东向悬石隙下，一里，有殿三楹，东向，额曰“万山拱胜”，而户亦扃。由其前下坠，级甚峻。

【译文】

向东返回来一里，经过文殊堂后面的山脊，在这里山脊南面都是高险凌空的悬崖，就是所谓的舍身崖了。越往东去越险峻，我登临悬崖顶端俯瞰下面，悬崖下就是束身峡，峡谷东边抵达曹溪庵的东峰，先前在下面上登，现在登临在峡谷上方，东峰那一带，从悬崖底部并排向上耸立，相距一丈多，而中间有一条血管样的缝隙连通着，好像拇指一样，可从此处坠下山坳上登悬崖顶端了。我从此处攀登，顾仆不能走。这时高空的横风凌厉，想把人卷起抛向空中，我手抓脚蹬，幸好没有成为舍身的人，几乎九死一生了。又共行一里，进入绝顶的城门，实际是西门。走入多宝楼，河南僧人不在，他的徒弟用绿豆粥、芝麻盐给我吃。我再次抄录善雨亭中没抄完的碑文。下午，他徒

弟又领我去观看他师傅退休后的静室。这处静室在城北二里处，就是先前攀登西峰时北面的山坳了。路经由文殊堂所在的山脊，向北逐渐下走顺着往西行，位于鸡足山北垂的侧旁，静室有三开间，向北，环绕拱卫的山也对称。鸡足山回绕闭合的美妙处，都在山的南面，在山的北面的仅有此处，也是幽深险峻的隐秘之地了。静室左边稍稍下去，有两个水池，池水上下相连，水不多，也不会枯竭，供给绝顶城里的水，都是取之于这里。返回到城的北边，就从城外赶到南门去，来不及进入迦叶殿的前殿。由殿门前向东从高悬的石缝下走，一里，有座三开间的佛殿，面向东，匾额为“万山拱胜”，可门也是关着。由殿前往下坠，台阶非常陡峻。

将抵猢狲梯，遇一人，乃悉檀僧令来候余者，以丽江有使来邀也。遂同下，共一里而至铜佛殿。余初拟宿此，以候者至，乃取行李。五里，过碧云寺前。直下五里，过白云寺。由寺北渡一小涧，又东五里，过首传寺后，时已昏黑。又三里，过寂光寺西，候者腰间出一石如栗，击火附艾，拾枯枝燃之(1)。遵中支三里，叩息阴轩门，出火炬为导。又一里余，逾瀑布东脊而北，又三里而至悉檀。弘辨师引丽府通事见，以生白公招柬来致，相与期迟一日行。

【注释】

(1)“候者”三句：用火石取火的方法，至今在云南边疆还能看到。随身带一铁片及火石，需火时取铁片击石，即可引燃艾叶。

【译文】

将要到达猢狲梯时，遇见一个人，是悉檀寺的僧人派来等候我的人，是因为丽江府有使者来邀请我。便一同下山，共一里后来到铜佛殿。我起初打算住在这里，因为等我的人来到了，就取走行李。五里，经过碧云寺前。一直下行五里，路过白云寺。有寺北渡过一条小山涧，又往东行五里，经过首传寺后边，这时天已昏黑。又行三里，路过寂光寺西边，来等候我的人从腰间拿出像栗子一样的石头，附着

在艾草上打火，拾枯树枝点燃。沿着中间的支脉行三里，敲息阴轩的门，要出火把引路。又行一里，越过瀑布东面的山脊往北走，又行三里后到悉檀寺。弘辨法师带领丽江府的通事来见面，把木生白公邀请我的柬帖送来，互相约定推迟一天上路。

二十一日　晨起，余约束行李为行计。通事由九重崖为山顶游。将午，复吾邀题七松册子，弘辨又磨石令其徒鸡仙书《静闻碑》。

【译文】

二十一日　早晨起床，我捆扎行李为上路做准备。通事从九重崖去山顶游览。将近中午，复吾请我题写七松册子，弘辨又磨好碑石让他的徒弟鸡仙书写《静闻碑》。

二十二日　晨餐后，弘辨具骑候行，余力辞之。遂同通事就道，以一人担轻装从，而重者姑寄寺中，拟复从此返也。十里，过圣峰寺。越西支之脊而西，共四里，过放光寺，入录其藏经圣谕。僧留茶，不暇啜而出。问所谓盘陀石静室者，僧指在西北危崖之半。仰视寺后层崖，并华首上下，合而为一，所谓九重崖者(1)，必指此而名。开山后，人但知为华首，觅九重故迹而不得，始以点头峰左者当之，谁谓陵谷无易位哉？由寺西一里余，始蹑坳而上，又一里余，其上甚峻，乃逾脊。脊南北相属，东西分坑下坠，所谓桃花箐也。脊有两坊，俱标为“宾邓分界”。其处陟历已高，向自礼佛台眺之，直似重渊之底云。

【注释】

(1)九重崖：鸡足山在元明时期原称九曲山、九重岩、九曲岩。《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九曲山，峰峦攒簇，状如莲花，盘曲九折，在洱河东北。”《寰宇通志》：“九曲山，在西洱河东北百余里，盘折九曲而上，顶有石门，高不可入。”《明一统志》：“九曲山，在洱河东百余里，峰岳攒簇，状若莲花，九盘而上，又名九重岩。上有石洞，人莫能通。”《明史·地理志》宾川州：“西有鸡足山，一名九曲岩。”

【译文】

二十二日　早餐后，弘辨准备好马匹等候我动身，我竭力推辞。于是同通事上路，用一个人挑着轻便的行装跟随我，而重的行李暂且寄放在寺中，打算还从此地返回去。十里，经过圣峰寺。越过西面支脉的山脊往西行，共四里，路过放光寺，进寺抄录寺中的赐给大藏经的圣谕。僧人留我饮茶，来不及喝就出来了。打听所谓的盘陀石静室的地方，僧人指点，在西北方危崖的半中腰。仰面看寺后的层层石崖，与华首门上下并立，合二为一，所谓的九重崖的地方，必定是指此地而起名的。寺院创建后，人们只知道是华首门，要找九重崖的故迹却找不到，才把点头峰左边的悬崖当做九重崖，谁说山陵峡谷不会变换位置呢？从放光寺向西行一里多，开始踏着山坳往上走，又是一里多，那上走的路非常陡峻，于是翻越山脊。山脊南北相连，东西分别下坠成深坑，就是所谓的桃花箐了。山脊上有两座牌坊，都标明“宾邓分界”。此处已经爬升得很高了，以前从礼佛台眺望这里，简直好似在重重深渊的底部。

由箐西随箐下，二里，有茅舍夹道，为前岁底朝山卖浆者所托处，今则寂然为畏途。其前分岐西南者，为邓川州道；直西者为罗川道，乃通丽江者。遵之迤逦下二里，有庵当路北北山下，曰金花庵。又西下三里，连有二涧，俱自东而西注，即桃花箐之下流也，各有板桥跨之。连越桥南，始循南山西向行。一里，有寺踞南山之脊，曰大圣寺，寺西向。乃从其前逾脊南下，又值一涧亦西流，随之半里，涧与前度二桥之流，俱转峡北去，路乃西。半里，逾南山北突之坳。坳西，其坡始西悬而下，路遵之。四里，有村在南山坞间，是为白沙嘴(1)。随嘴又西下二里，忽见深壑自南而北，溪流贯之，有梁东西跨其上。乃坠壑而下，二里，始及梁端，所谓和光桥也。鸡山西麓，至是而止。其水南自洱海东青山北谷来，至此颇巨，北向合桃花箐水，注于大石头者也(2)。丽府生白公建悉檀之余，复建此梁，置屋数楹跨其上。遂就而饭焉。

【注释】

(1)白沙嘴：今名同，在洱源县东南隅，金王桥河南岸，距宾川、鹤庆县界甚近。

(2)“其水”四句：此溪今名金王桥河，发源于洱海北岸，从南往北流入落漏河。

【译文】

由桃花箐往西顺着山箐下走，二里，有茅草房夹在道路两边，是去年底朝山时卖水浆的人暂住的地方，今天却空寂无人成为畏途。这前面分出的岔路，向西南的是去邓川州的路；向正西的，是去罗川的路，也是通往丽江府的路。顺着路逶迤下行二里，有座寺庵在路北的北山下，叫金花庵。又往西下行三里，接连有两条山涧，都是自东往西流淌，就是桃花箐的下游了，各自都有木板桥跨在涧水上。一连过到桥南，开始沿着南山向西行。一里，有座寺庙坐落在南山的山脊上，叫做大圣寺，寺庙面向西。于是从寺前翻越山脊往南下走，又遇到一条山涧也是往西流，顺着山涧行半里，山涧与前边走过的两座桥下的水流，都转入峡谷中往北流去，路于是向西走。半里，穿越南山向北前突的山坳。山坳西边，山坡开始向西高悬而下，路顺着山坡走。四里，有个村庄在南面的山坞中，这是白沙嘴。顺着白沙嘴又往西下行二里，忽然看见一条深深的壑谷自北伸向南，溪流纵贯壑谷间，有桥梁呈东西向跨在溪流上。于是向着壑谷下坠，二里，这才来到桥头，这是所谓的和光桥了。鸡足山的西麓，到此为止。桥下的水从南面洱海东岸青山北面的山谷中流来，流到此地水势相当大，流向北汇合桃花箐的水，下流到大石头。丽江府木生白公用修建悉檀寺的余资，又修建了这座桥，建了几间屋子跨在桥上。于是就进屋子吃饭。

桥之西有小径，自北而南，溯流循峡者，乃浪沧卫通大理道，与大道“十”字交之。大道随流少北，即西上岭，盘旋而上，或峻或夷。

五里越其坳，西北下，四里始夷。又一里为罗武城，其处坞始大开。自此山之西，开东西大坞，直至千户营坞分为二，始转为南北坞，皆所谓罗川也。向自山顶西望，翠色袭人者即此，皆麦与蚕豆也。罗武无城，一小村耳。村北有溪，西自千户营来，即南衙河底之水，至此而东北坠峡，合和光桥下流，而东北经大石头者也(1)。于是循南山行溪之南，二里，有村在溪北山下，曰百户营。又西五里，有村在溪北悬冈上，曰千户营(2)。营之西，有山西自大山分支东南下，突于坞中，坞遂中分。当山之西南者，其坞回盘，其水小，为西山湾，新厂在其东南，而路出其西北。当山之东北者，其坞遥达，其水大，为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其西北，而路则由山之西南逾坳以入。于是从千户营溪南转入南坞，一里余，至新厂。皆淘沙煎银者。乃北一里余，抵分界山之阳，渡一小流，循山阳西北行三里，北逾过坳。于是稍下，循西大山之麓北向行，其东又成南北大坞，即千户营之上流也。北一里，有村倚西山之坡，是为中所屯(3)，乃邓川、鹤庆分界处，悉檀寺庄房在焉，乃入宿。悉檀僧已先传谕之，故守僧不拒云。

【注释】

(1)“村北有溪”六句：此溪今名落漏河，与金王桥河合流后，从南往北流入金沙江。

(2)“曰千户营”四句：百户营、千户营：今名同，在鹤庆县南境，黄坪新街东南邻。

(3)中所屯：今称小中所，在鹤庆县南隅，黄坪新街西邻。

【译文】

桥的西边有条小径，自北通向南，溯溪流沿着峡谷走，是浪沧卫通往大理府的路，与大路呈“十”字形相交。大路顺着溪流稍往北走，随即往西上岭，盘旋而上，有时陡峻有时平坦。五里越过山坳，往西北下行，四里才到平路。又行一里是罗武城，此处山坞开始十分开阔。从这座山的西边，展开一个东西向的大山坞，一直到千户营，山

坞一分为二，才变为南、北两个山坞，都是所谓的罗川了。这之前从山顶往西望，翠色袭人的地方就是此地，那绿色的都是麦子和蚕豆。罗武城没有城，只是一个小村子罢了。村北有溪水，自西面的千户营流来，就是南衙河底的水，流到此地后向东北坠入峡谷中，汇合和光桥下游的水流，而后往东北流经大石头。从这里沿着南山行走在溪流南岸，二里，有个村庄在溪流北岸山下，叫做百户营。又向西五里，有个村庄在溪流北岸高悬的山冈上，叫做千户营。千户营的西边，有一座从西面大山分支往东南下延的山，突起在山坞中，山坞便被从中分开。位于山的西南面的，这个山坞回绕盘曲，山坞中的水小，是西山湾，新厂在山坞东南方，而道路从山坞西北面出去。位于山的东北面的，这个山坞通到远方，山坞中的水大，是中所屯。南、北二衙又在山坞西北方，而道路则从山的西南边穿越山坳进去。从这里沿着千户营的溪流向南转进入南面的山坞，一里多，来到新厂。都是淘沙炼银子的地方。于是向北一里多，抵达分界那座山的南面，渡过一条小溪流，沿着山的南面往西北行三里，向北越过山坳。从这里稍稍下走，沿着西面大山的山麓向北行，山的东面有成为南北向的大山坞，就是千户营的上游了。往北行一里，有个村庄紧靠西山的山坡，这是中所屯，是邓川州、鹤庆府的分界处，悉檀寺庄房在这里，就进去投宿。悉檀寺的僧人已事先转告这里的人，所以守庄房的僧人没有拒绝我。

二十三日　晨，饭于悉檀庄，天色作阴。乃东下坞中，随西山麓北行。二里，有支冈自西山又横突而东，乃蹑其上。有岐西向登山者，为南衙道，腰龙洞在焉；北向逾坳者，为北衙道，鹤庆之大道随之。余先是闻腰龙洞名，乃令行李同通事从大道行，期会于松桧，地名，大道托宿处。余同顾仆策杖携伞，遂分道从岐，由山脊西上。一里，稍转而南，复有岐缘南箐而去，余惑之。候驱驴者至，问之，曰："余亦往南衙者，大路从此西逾岭下，约十里。"余问南岐何路？曰："此往鸡鸣寺者(1)。"问寺何在？其人指："南箐夹崖间者是，然此岐隘不可行。"忽一人后至，曰："此亦奇胜。即从此峡逾南坳，亦达南衙，与此路由中坳者同也。"余闻之喜甚，曰："此可兼收也。"谢其

人，遂由岐南行。里许，转入夹崖下，攀崖隙，透一石隙而入。其石自崖端垂下，外插崖底，若象鼻然，中透一穴如门，穿门即由峡中上跻，亦犹鸡山之束身焉。登峡上，则上崖岈然横列，若洞、若龛、若门、若楼、若栈者，骈峙焉。洞皆不甚深，僧依之为殿，左为真武阁，又左为观音龛，皆东北向下危壁。殿阁之间，又垂崖两重，俱若象鼻，下插崖底，而中通若门。有僧两人，皆各踞一龛，见客至，胡麻方熟(2)，辄邀同饭，余为再啜两盂。见龛后有石脊，若垂梯而上，跣而蹑之，复有洞悬其上层，中空而旁透小穴。崖之左右，由夹中升岭，即南坳道，而崖悬不通，复下，由穴门出，即转崖左西南上。仰见上崖复悬亘而中岈然，有岐细若虫迹，攀条从之，又得一大穴，其门亦东北向，前甃石为台，树坊为门，曰青莲界。其左药灶碑板俱存，而无字无人，棘萝旁翳，无可问为何人未竟之业。其右复有象鼻外垂之门，透而南，复有悬绡高卷之幛。幛之右，上崖有洞巍张，下崖即二僧结庵之处，然磴绝俱莫可通。

【注释】

(1)鸡鸣寺：今名同，在鹤庆县南隅，黄坪、北衙间。

(2)胡麻：即芝麻。过去一般认为芝麻是从西域引进的，故称胡麻。

【译文】

二十三日　清晨，在悉檀寺庄房吃饭，天色转阴。于是向东下到山坞中，顺着西山的山麓往北行。二里，有条山冈从西山分支又往东横突出来，就登上这座山冈。有条岔路向西登山的，是去南衙的路，腰龙洞就在那里；向北穿越山坳的，是去北衙的路，去鹤庆府的大路顺着这条路走。我这之前听说过腰龙洞的名字，就命令行李和通事从大路走，约定在松桧会合，松桧是地名，大路上寄宿的地方。我同顾仆拄着手杖带上伞，就分道从岔路走，沿着山脊往西上行。一里，稍转向南，又有一条岔路沿着南面的山箐而去，我对此很疑惑。等有赶驴的人到来，向他问路，回答说：“我也是去南衙的，大路从此地往西翻

越山岭下走，约有十里。”我问：“南边的岔路去哪里？”回答：“这是去鸡鸣寺的路。”问：“寺在哪里？”那人指着说：“南面山箐夹在山崖间的地方就是，不过这条岔路狭窄得不能走。”忽然有一个人从后面来到，说：“这也是一处奇异的胜景。就从这条峡谷穿越南面的山坳，也通到南衙，与这条由中间的山坳走的路一样。”我听到这话十分高兴，说：“这样可以一举两得。”谢过那个人，就从岔路往南行。一里左右，转进相夹的山崖下方，攀着山崖上的石缝，钻过一条石缝进去，这石崖从崖顶垂下来，向外插到崖底，好像大象鼻子的样子，中间通着一个像门一样的洞穴，穿过石门就从峡中上登，也像鸡足山束身峡的样子。登到峡谷上方，就见上面的石崖横向排列，十分深邃，像洞穴，像石龛，像门洞，像楼阁，像栈道，并排耸峙在那里。洞都不怎么深，僧人依托洞穴作为佛殿，左边是真武阁，再往左是观音龛，都是面向东北，下临绝壁。殿阁之间，又垂下两层石崖，都像大象鼻子，向外插到崖底，而中间相通像门一样。有两个僧人，都各自盘腿坐在石龛中，见有客人来到，芝麻刚煮熟，便邀请我一同吃饭，我为此再吃了两碗。看见石龛后面有石脊，好像下垂的梯子通上去，赤脚攀登上去，又有洞悬在上层，中间空阔而旁边通着小洞。由左右石崖的夹缝中登上山岭，就是去南面山坳的路，但崖壁高悬走不通，又下来，经由洞穴的石门中出来，立即转到石崖左边向西南上登。仰面看见上层石崖又高悬绵亘而且中间也十分深邃，一条岔路细小得虫子爬过的痕迹，攀着枝条顺着这条路走，又走到一个大洞，洞口也是面向东北，洞前用石头砌成平台，竖立牌坊作为大门，叫做青莲界。洞左边熬药的灶和刻碑的石板都在，可没有字没有人，四旁荆棘藤萝遮蔽，无人可问这是什么人未完成的事业。洞的右边又有似象鼻一样向外下垂的石门，钻到南面，又有如薄纱悬空高卷的石幛子。石幛子的右边，上层石崖上有巍然张开着的山洞，下层石崖就是两个僧人建庵之处，然而石阶断了，上下都无路可通。

乃仍由青莲界出东夹，再上半里，而崖穷夹尽，山半坪开。又有泉自南坳东出，由坪而坠于崖之右；又分而交潆坪塍，坠于崖之左。

崖当其中，濯灵涤窍，遂成异幻。由坪上溯流半里，北向入峡，峡中之流，倾涌南向。溯之一里，涧形不改，而有巨石当其中。石之下，则涌水成流；而石之上，惟砾石堆涧，绝无水痕。又溯枯涧北行半里，路穷茅翳，盖其涧自四峡来，路当北去也。乃东向蹑岭，攀崖跻棘，又半里，得南来路，遂随之北。半里，西涉一坞，复升陇而西，有岐，入西南峡中者颇小，其直北下陇者颇大。余心知直北者为南衙道，疑腰龙洞在西南峡中，遂望峡行。半里，不得路。遥听西北山巅有人语声，乃竭蹶攀岭上，一里，得东来道。又一里，得驱犊者问之，则此路乃西向逾脊抵焦石峒者(1)。问腰龙洞何在？曰："即在此支岭之北，然岭北无路，须随路仍东下山，折而北，至南衙，乃可往。"盖是山大脊，自北而南，脊之西为焦石峒，脊之东，一支东突，其北腋中，则腰龙洞所在，南腋中即此路也。余乃怅然，遂随路返。东下一里，乃转而东北下，又一里，抵山麓，循之北行，又一里而至南衙(2)。南衙之村不甚大，倚西山而东临大坞，其坞北自北衙，南抵中坳，其中甚宽。盖此中大坞，凡三曲三辟，最北者为北坞，坞南北亘，以北坳东隘为峡口；其南即中所屯坞，坞亦南北亘，以江阴村为峡口；其南即千户营、百户营坞，坞东西亘，以罗武村为峡口。总一溪所贯，皆谓之罗川云。

【注释】

(1)焦石峒：今名同，又称大营，在洱源县东隅，属右所乡。

(2)南衙：原有李、崔、周、段、煎、方、张等九户居住，1922年迁并至北衙，现为废村，但地名仍存。

【译文】

于是仍然经由青莲界出到东面的夹谷中，再上登半里，山崖完了夹谷到了尽头，山腰上平地开阔。又有泉水从南面的山坳向东流出来，流经平地后坠落到山崖的右边；又有分流的水在平地土埂间交互潆绕，坠入山崖的左边。山崖位于两面流水之中，水流涤荡着灵异的

石窍，竟成奇异的幻景。由平地上溯水流行半里，向北进入峡谷中，峡谷中的流水，向南倾泻奔涌。溯水流行一里，山涧的形状不变，但有块巨石在山涧中。巨石的下方，则有水涌成流；可巨石的上方，只有砾石堆在山涧中，绝无水的痕迹。又溯干枯的山涧往北行半里，路到头，茅草遮蔽，原来是这条山涧从西面的峡中来，路应当向北去。于是向东登岭，攀着石崖上登荆棘，又行半里，遇到南边来的路，就顺着这条路往北去。半里，向西涉过一个山坞，又往西上登土陇，有条岔路，进入西南峡中的路很小，那一直向北走下土陇的路较大。我心里知道一直往北去的是去南衙的路，怀疑腰龙洞在西南峡中，就望着峡谷前行。半里，找不到路。远远听见西北山顶上有人说话的声音，就竭力快速登到岭上，一里，遇上东面来的路。又行一里，遇到个赶小牛的人问他路，原来这条路是向西翻越山脊到焦石峒的路。问："腰龙洞在哪里？"答道："就在这座岭的北面，不过岭北无路，必须仍然顺着路往东下山，折向北，到南衙，才能达到。"原来这座山的主脊，自北延向南，山脊的西面是焦石峒，山脊的东面，一条支脉向东突起，它北面的山窝中，就是腰龙洞在的地方，南面的山窝中就是这条路了。我于是怅怅不乐，就顺着路返回来。往东下行一里，就转向东北下走，又行一里，抵达山麓，沿着山麓往北行，又是一里后到达南衙。南衙的村子不怎么大，紧靠西山而东边面临大山坞，这个山坞北面起自北衙，南面抵达中间的山坳，山坞中十分宽广。原来这一带的大山坞，共曲折了三次又三次宽阔起来，最北边的是北坞，山坞呈南北向绵亘，以北面山坳的东隘口作为峡口；它的南面就是中所屯所在的山坞，山坞也呈南北向绵亘，以江阴村作为峡口；它的南面就是千户营、百户营所在的山坞，山坞呈东西向绵亘，以罗武村作为峡口。三个山坞共有一条溪水流贯，它们都称为罗川。

由南衙之后西南上山，磴道甚辟。一里半，有亭有室，当山之半，其旁桃李烨然。亭后蹑级而上，有寺，门榜曰"金龙寺"。门内有楼当洞门(1)，其楼前临平川，后瞰洞底，甚胜也。楼后即为洞门，洞与楼俱东向，其门悬嵌而下，极似江右之石城洞。西壁上穹覆而下崆

峒，南与北渐环而转，惟东面可累级下。下五丈，一石突起，当洞之中，西耸而东削，甃以为台，亭其上，供白衣大士。其亭东对层级，架木桥以登，西瞰洞底，潴水环其下，沉绀映碧，光怪甚异。亟由桥返级，穿桥下，缘台左西降，十余丈而后及水。水嵌西崖足，西面阔约三丈，南北二面，渐抱而缩，然三面皆绝壁环之，无有旁窦，水渟涵其间，俨若月牙之抱魄也(2)。水中深浅不一，而澄澈之极，焕然映彩，极似安宁温泉，浅者浮绿，深者沉碧，掬而尝之，甘冷异常。其洞以在山之半，名为腰龙，而文之者额其寺为“金龙”，洵神龙之宫也。洞口如仰盂，下圆如石城，水潆三面如玦，石脊中盘如垂舌。其异于石城者，石城旁通无极，而此则一水中涵，若其光莹之异，又非他水可及也。久之，仍上洞口，始登前楼，则前楹后轩，位置俱备，而僧人他出，扃钥不施。

【注释】

(1)“门内有楼当洞门”句：此洞即腰龙洞，传说是玉湖龙王的第九个小儿子居住，因名幺龙洞。在北衙西南3公里，从南衙缘坡而上最近。洞口圆形，洞壁呈青、黄、橙、白等纹彩，似太极图案，又名太极洞。沿石阶下约50米，有潭形似半月，岩缝滴落的泉水，回声如音乐奏鸣。洞口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摩崖《同游太极洞碑记》。

(2)魄(pò)：月体有轮廓而无光的部分叫魄。

【译文】

由南衙的后面往西南上山，石阶路很宽阔。一里半，有亭子有房子，位于山的半中腰，路旁桃花、李花光艳盛开。从亭子后面踏着石阶上走，有寺庙，门上的匾额写着“金龙寺”。门内有座楼位于洞口，这座楼前临平川，后面俯瞰洞底，非常优美。楼后就是洞口，洞与楼都面向东，洞口悬空下嵌，极像江西省的石城洞。西面石壁上方穹隆下覆而下方空阔的山洞，南面与北面渐渐转成环形，唯有东面可以堆砌石阶下去。下走五丈，一块岩石突起来，位于山洞中间，西边高耸而东面陡削，砌为高台，高台上建了亭子，供奉观音菩萨。这座亭子

东面对着层层石阶，架了木桥可以登上去，西面俯瞰着洞底，积水环绕在下面，沉紫映碧，光怪陆离，十分奇异。急忙由桥上返回石阶上，钻到桥下，顺着高台的左边往西下走，十多丈之后来到水边。水嵌在西面的崖壁根部，西面宽约三丈，南北两面，渐渐围抱缩拢，然而三面都是绝壁环绕着水，四旁没有孔洞，水汇聚在这中间，俨然好像月牙围抱着月魄了。水中深浅不一，然而澄澈到了极点，焕然映照着光彩，极像安宁的温泉，浅处泛着绿色，深处是沉沉的碧绿，捧起水来尝一尝，异常甘甜清凉。这个山洞因为在山的半中腰，取名叫“腰龙”，而文饰它的人为寺庙的匾额题写为“金龙”，确实是神龙的宫殿。洞口如面向上的钵盂，洞下圆得如同石城洞，水潆绕在三面，如同玉玦，石脊盘绕在洞中如同下垂的舌头，它不同于石城洞的地方，石城洞四通八达没有尽头，而此洞却是一片水汇聚洞中，至于洞中水光彩晶莹的奇异之处，又不是其他的水能够赶得上的了。很久之后，仍然上到洞口，才去登洞前的楼，就见前边有楹柱后面有轩廊，位置都很完备，可僧人外出，门关锁着不能进去。

仍一里余，下至南衙，问松桧道，俱云行不能及。乃竭蹶而趋，由南衙后傍西山而北，二里，是为北衙(1)。有神庙当北衙之南，门东向，其后大脊之上，骈崖矗夹，有小水出其中，庙之北有公馆，市舍夹道，甚盛。折而东，共半里，而市舍始尽，盖与南衙迥隔矣。二衙俱银矿之厂，独以衙称者(2)，想其地为盛也。东与南来大道合，复北行一里余，市舍复夹道，盖烹炼开炉之处也。过市舍，遂北下坡，又一里余而及其底，始知南北两衙，犹山半之坞也。其峡既深，有巨涧流其间，自北而南，是为河底，盖即罗川之上流。有支流自西峡来入，其派颇小，置木桥于上。越之又北，见石梁跨巨涧，涧中有巨石，梁东西两跨之，就其中为阁，以供白衣大士。越桥之东，溯涧北向上，危崖倚道，盘级而登，右崖左涧，下嵌深渊，上削危壁。五里登坪脊，有枯涧堑山头，亦跨石梁。度梁北，有殿新构，有池溢水，有亭施茶(3)。余入亭饭，一僧以新瀹茶献，曰：“适通事与担者久待于此，前途路遥，托言速去。”盖此殿亦丽江所构以施茶者，故其僧

以通事命，候余而致之耳。余亟饭行，竟忘其地为热水桥，而殿前所流即热水也。

【注释】

(1)北衙：今名同，在鹤庆县南隅。《滇游日记七》作“北牙”。

(2)衙：即官署。特设官署直接管理的地方，亦因此称“衙”。

(3)有亭施茶：此地即今舍茶寺。在北衙东北邻、锅厂河(落漏河上游)东岸。

【译文】

仍然走一里多，下到南衙，打听去松桧的路，都说来不及走到了。于是尽力跌跌撞撞往前赶路，由南衙后面靠着西山往北行，二里，这是北衙。有神庙位于北衙的南边，庙门向东，庙后的大山脊之上，并排的山崖矗立夹峙，有小股水从山崖中流出来。神庙的北边有公馆，集市中的房屋夹在道路两边，非常繁盛。转向东，共半里，才走完集市中的房屋，大概与南衙隔得很远啦。南、北二衙都是银矿厂，偏偏用衙来称呼，想来是这地方特别兴盛。往东与南面来到的大路会合，又往北行一里多，又有集市房屋夹在道路两边，大概是开炉冶炼的地方了。走过集市房屋，就往北下坡，又行一里多后来到坡底，这才知道南、北两衙，还只是山半腰上的山坞。这里的峡谷已很深，有条巨大的山涧流淌在峡谷中，自北流向南，这是河底，大概就是罗川的上游。有条支流从西面的峡中流来汇入，那条支流很小，在上面架了木桥。越过木桥又往北行，见有石桥跨过巨大的山涧，山涧中有巨石，桥梁东西两端跨在巨石上，就在巨石中间建了间阁子，用来供奉观音菩萨。越到桥的东面，溯山涧向北上行，危崖紧靠道路，绕着石阶上登，右边的石崖左边是山涧，下方嵌进深渊，上方是陡削的绝壁。五里登上山脊上的平地，有条干枯的山涧形成的堑沟在山头，也有石桥横跨。过到桥北，有座新建的佛殿，有水池溢出水来，有座亭子施舍茶水。我进亭子吃饭，一个僧人拿新泡的茶水来敬献，

说："刚才同事和挑夫在此等了很久，前面路途遥远，托我转告您赶快去。"原来此殿也是丽江府修建用来施舍茶水的地方，所以这个僧人奉通事的命令，等候我并给我传话。我急忙吃饭后动身，竟然忘了这个地方是热水桥，而佛殿前流淌的水就是热水了。

既从其侧，又过一石梁。梁跨山头，与前梁同，而下有小水，西坠巨涧。过梁，从中脊北向而行，东西俱有巨山夹之。盖西界大山，自鹤庆南来，至七坪老脊，直南高亘于河底之西者，为鲁摆；由七坪东度，分支南下，即此中脊与东界之山，故此中脊之北，又名西邑。盖西邑与鲁摆皆地名，二山各近之，界坊遂以为名焉。中脊与鲁摆老脊夹成西峡，此河底之流所自出者，盖源于七坪之南云。行中脊十里，脊东亦盘为中洼之宕，脊悬西峡东洼之间，狂风西来，欲卷人去。又三里，乃西北上岭，一里，又蹑岭而西，半里，乃西北下。一里抵坞中，是为七坪(1)，即中界所度之脊，与西界大山夹成此坪，为河底之最高处也。由坪中北行二里，始为度脊隘口。脊南有两三家当道，脊西有村落倚山，桃李灿然。时日已下舂，尚去松桧二十里，亟逾隘北行。五里，少出西界，巨山如故，而东界亦渐夹而成洼，洼中石穴下陷，每若坑若阱。路循东脊行，又数里，有数家当北峡之口，曰金井村(2)，始悟前之下阱累累者，皆所称金井者耶。隘口桃花夹村，嫣然若笑。

【注释】

(1)西邑：今名同。　七坪：今名同，又称大营。皆在鹤庆县南境，松桂与北衙之间。

(2)金井村：今名金井坝。有口沙井，相传曾淘过金，故名。

【译文】

从桥旁走过后，又经过一座桥，桥跨在山头上，与前边的桥相同，而桥下有小溪，向西坠入巨大的山涧中。过桥后，从中间的山脊向北行，东西两面都有大山夹住山脊。大约西部的大山，自鹤庆府向

南延伸而来，延到七坪，主脊一直往南延伸，高高绵亘在河底西面的，是鲁摆；由七坪往东延伸，分支往南下延，就是这条位于中间的山脊与东面的山，所以这条位于中间的山脊的北面，名字又叫西邑。因为西邑与鲁摆都是地名，两座山各自接近两地，就以地名作为分界处牌坊的名字了。中间这条山脊与鲁摆的主脊夹成西面的峡谷，这是河底的水流出来的地方，大概是源自于七坪的南面。行走在中间这条山脊上十里，山脊东面也是盘绕成中间下洼的深坑，山脊高悬在西面的峡谷与东面的洼坑之间，狂风从西面刮来，想要把人卷了去。又行三里，就往西北上岭，一里，又踏着山岭往西行，半里，就向西北下山。一里到达山坞中，这里是七坪，就是从中部延伸而过的山脊，与西面一列大山夹成这片平地，是河底的最高处了。由平地中往北行二里，才是延伸的山脊的隘口。山脊南面有两三家人位于路旁，山脊西边有个村落靠着山，桃花李花光艳异常。这时太阳已西沉，离松桧还有二十里，急忙穿过隘口往北行。五里，渐渐走出西面一列山，大山依然如故，而东面也渐渐夹成洼地，洼地中石穴下陷，每每都像深坑或是像陷阱。路沿着东面的山脊走，又是几里路，有几家人位于北面峡谷的峡口，叫金井村，这才明白前边一个接一个下陷的深阱，都是所说的金井的地方了。隘口桃花夹住村庄，好像嫣然而笑。

由村北东向下坡，一里渐夷，乃东行岭脊，脊左右渐夹而成坞。由脊行三里，复由脊北坠坑东下，一里抵其麓，于是坞乃大开。有三楹当麓之东，亦梵龛也(1)。由其前东向径平坞而驰，望东峰南北高耸者，日光倒映其间，丹葩一点，若菡萏之擎空也(2)。盖西山屏亘甚高，东峰杂沓而起，日衔西山，反射东山，其低者，日已去而成碧，其高者，日尚映而流丹，丹者得碧者环簇其下，愈觉鲜妍，世传鹤庆有“石宝之异”，“西映为朝霞，东映为晚照”，即此意也。东驰二里，过数家之舍。又东一里，渐坠壑成涧向东南去。乃折而北度一陇，又一里，有公馆在西山之麓，其左右始有村落，知其为松桧矣(3)，而犹未知居停何处也。又北半里，担者倚闾门而呼(4)，乃入之，已就晦矣。是家何姓，江右人，其先为监厂委官，遂留居此。

【注释】

(1)梵龛(fàn kān)：佛寺。

(2)菡萏(hán dàn)：荷花。

(3)松桧：今作松桂，在鹤庆县南境。

(4)闾(lǘ)门：里巷的大门。

【译文】

由村北向东下坡，一里后渐渐平坦，就向东行走在岭脊上，岭脊左右渐渐夹成山坞。沿岭脊行三里，再由岭脊北面向着深坑往东下坠，一里抵达山麓，在这里山坞变得十分开阔。有座三开间的屋子位于山麓的东边，也是佛寺。由寺前向东径直在平敞的山坞中疾行，远望东峰南北两边高耸的地方，日光倒映在山间，红花一点，好像高擎在空中的荷花。原来西面的山屏风一样绵亘非常高，东峰杂乱耸起，西山含着落日，反射到东山，东山低的地方，阳光离开后变成碧绿，那些高的地方，日光还映照着，红光流转，红色的地方得到碧绿的地方，在它的下方环绕簇拥，愈发觉得鲜艳娇美，世上传说鹤庆府有“石宝之异”，“西边映照是朝霞，东边映照是晚照”，就是这个意思了。往东疾行二里，经过几家人的房屋。又往东行一里，渐渐壑谷下坠成山涧向东南流去。于是折向北越过一条土陇，又行一里，有公馆在西山的山麓，道路左右开始有村落，知道这里是松桧了，可仍然不知道住在哪里。又往北行半里，挑夫靠着里巷的门呼叫我，就进到住所，天已经将近昏黑了，这家人姓何，是江西省人，他们的祖先担任监厂委派的官员，就留下定居此地。

二十四日　昧爽，饭于松桧，北向入山峡。松桧之南，山盘大壑而无水，沟涧之形，似亦望东南去；松桧之北，山复渐夹为坞，小水犹南行。五里登坂，为波罗庄(1)，山从此自西大山度脊而东，脊不甚高，而水分南北。又北五里，望北坞村落高下，多傍西大山，是为山庄(2)。于是北下，随小溪北行，五里间，聚庐错出，桃杏缤纷。已而

直抵北山下，有倚南山居者，是为三庄河底村。村北溪自西而东，其水一自三庄西谷来，一自河底村南谷来，皆细流；一自西北大山夹中来，俱合于河底村北，东流而去，亭桥跨之，桥北即龙珠山之南麓矣。龙珠山者，今名象眠山，自西大山之东，分支东亘，直接东大山之西麓。其北之西大山，即老龙之脊，皆自北而南；其北之东大山，即峰顶山，亦皆自北而南。中夹成南北大坞。漾共之江(3)，亦自丽江南下，潆鹤城之东，而南至此为龙珠所截，水无从出，于是自峰顶之麓，随龙珠西转，搜得龙珠骨节之穴，遂捣入其中，寸寸而入，凡百零八穴而止。土人云，昔有神僧倔多尊者(4)，修道东山峰顶，以鹤川一带，俱水汇成海，无所通泄，乃发愿携锡杖念珠下山，意欲通之。路遇一妇人，手持瓢问："师何往？"师对以故。妇人曰："汝愿虽宏，恐功力犹未。试以此瓢掷水中，瓢还，乃可得，不然，须更努力也。"师未信，携瓢弃水中，瓢泛泛而去。已而果不获通。复还峰潜修二十年，以瓢掷水，随掷随回。乃以念珠撒水中，随珠所止，用杖戳之，无不应手通者，适得穴一百零八，随珠数也。今土人感师神力，立寺众穴之上，以报德焉。《一统志》作崛哆，土人作摩伽陀。众水于山腹合而为一，同泄于龙珠之东南麓。大路过河底桥，即逾龙珠而北，与出入诸水洞皆不相值，以俱在其东也。余乃欲从桥北，随流东下，就小径穷所出洞，令通事及担者从大路往。担者曰："小径难觅，不若同行。"盖其家在入水洞北，亦便于此也。余益喜，遂同东向随溪行龙珠山之南。一里，反越溪南，半里，又渡溪北。其路隘甚，而夹溪皆有居者。又东半里，枫密河东南泻峡去(5)，路东北逾龙珠支岭。两下两上，东北盘岭共四里，其路渐上。俯瞰东南深峡中，有水破峡奔决，即合并出穴之水也。其水南奔峡底，与枫密之水合，而东南经峰顶山之南峡以出，下金沙大江。然行处甚高，水穴在重崖下出，俯视不见其穴。令通事及担者坐待道旁，余与顾仆坠壑东南下。下半里，不得路，踯躅草石间，转向东箐半里，又南迂半里，始下至硐底。乃西向溯流披棘入，共半里，则巨石磊落，堆叠硐中，水从石隙，泛溢交涌。余坐巨石上，止见水与石争隙，不见有余穴，雪跃雷轰，交于四旁，而不知其所从来也。

【注释】

(1)波罗庄：今仍作波罗，又称北营。

(2)山庄：今名同，应即下文“三庄”。二地皆在鹤庆以南、松桂以北的公路旁。

(3)漾共江：今作漾弓江，在鹤庆坝子又称东山河，下流称中江。

(4)倔多：丁本作“赞陀倔多”。

(5)枫密河：今作枫木河，注入漾弓江。

【译文】

二十四日　黎明，在松桧吃饭，向北走入山峡。松桧的南面，山盘绕成巨大的壑谷却无水，沟涧的地形，似乎也是望着东南方去；松桧的北面，山又渐渐夹成山坞，小溪仍然往南流。五里上登斜坡，是波罗庄，山从此处自西面的大山山脊往东延伸，山脊不怎么高，而水分为南北。又往北行五里，远望北面的山坞中村落高高低低的，多数靠着西面的大山，这是山庄。从这里往北下走，顺山庄小溪向北行，五里路之间，聚落房舍错落层出，桃花杏花缤纷开放。不久径直抵达北山下，有紧靠南山居住的村庄，这是三庄河底村。村北的溪水自西往东流，这里的溪水一条自三庄西面的山谷中流来，一条自河底村南面的山谷中流来，都是细小的溪流；一条自西北面的大山夹谷中流来，都在河底村北面合流，向东流淌而去，亭桥跨在溪流上，桥北就是龙珠山的南麓了。龙珠山，今天名叫象眠山，自西面大山的东边，分出支脉往东绵亘，一直连接到东面大山的西麓。山北西面的大山，就是主脉的山脊，都是自北往南延伸；山北东面的大山，就是峰顶山，也都是自北往南延伸，中间夹成南北走向的大山坞。漾共江也是从丽江府往南下流，潆绕在鹤庆府城的东面，而后往南流到此地被龙珠山截住，江水无处流出去，于是从峰顶山的山麓，沿着龙珠山向西转，搜寻到龙珠山关键处的洞穴，就捣入洞中，一寸寸地流进去，共有一百零八个洞穴后才流完。当地人说，从前有个神僧叫倔多的尊者，在东山的峰顶修道，因为鹤庆坝子一带，都被水汇积成海，没有泄洪的通道，就发愿带着锡杖念珠下山来，想要打通水路。路上遇见一个妇人，手上拿着瓢，问：“法师去哪里？”法师回答了事情的起因。妇人说：“你的心愿虽然宏大，恐怕功力还不够。试着把

这把瓢扔进水中，瓢漂回来，才可获得功力，不这样，必须再努力。”法师不相信，把瓢抛入水中，瓢漂浮而去。不久果然没能疏通水道。又返回峰顶潜心修炼二十年，把瓢扔进水中，随手扔进去随时就回来。于是把念珠撒入水中，随着珠子停止的地方，用锡杖戳地，无不随手就打通，恰好有一百零八个洞穴，跟念珠的数目一样。如今当地人感谢法师的神力，在众多的洞穴上面建了寺，以报答他的功德。《一统志》写作“啰哆”，当地人称为“摩伽陀”。各个洞穴的水在山肚子内汇合为一处，一同在龙珠山的东南麓流出。大路经过河底桥，随即翻越龙珠山往北行，与各个出水进水的洞穴都不相遇，是因为这些洞穴都在龙珠山东面。我于是想从桥北顺水流往东下行，走小路去穷究出水的洞，命令通事和挑夫从大路走。挑夫说：“小路难找，不如一同走。”原来他的家在进水洞的北边，走这条路也方便。我更高兴了，就一同向东顺着溪流行走在龙珠山的南麓。一里，反而过到溪流南岸，半里，又渡到溪流北岸。这条路十分狭小，可溪流两岸都有居住的人家。又往东行半里，枫密河向东南泻入峡谷中流去，道路往东北翻越龙珠山分支的山岭。两次下走两次上行，往东北绕着山岭行四里，道路渐渐上走。俯瞰东南方的深峡中，有水流冲破山峡奔流，就是洞穴中合并后流出来的水。那水往南奔流在峡底，与枫密河的水合流，而后向东南流经峰顶山南面的峡谷流出去，下流进金沙大江。然而我所走的地方太高，水洞在重重山崖下面出水，俯身下看看不见出水的洞穴。命令通事和挑夫坐在路旁等待，我与顾仆向着东南方的壑谷下坠。下行半里，找不到路，在草石间徘徊，转向东面的山箐走半里，又往南绕行半里，才下到山涧底。于是向西溯水流分开荆棘进去，共半里，就见巨石错落，堆叠在山涧中，水从石缝之间，泛泛溢出，交相奔涌。我坐在巨石上，只见水与岩石争夺缝隙，不见有空余的洞穴，似雪花飞跃雷电轰鸣，交流在四旁，却不知道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

久之，复迂从旧道，一里余，迂上既近，复攀石乱跃，又半里，登大道，遂东北上。半里，转一峡，见后有呼者，乃通事与担夫也。于是北半里，上攒石间，北过脊，始北望两山排闼，一坞中盘，漾共江络其东，又一小水纬其西北，皆抵脊下而不可见。其两山之北夹而遥接于东北隅者，是为丽府邱塘关所踞，漾共水所从出也。乃北下

山，一里余而及其麓，有寺悬麓间，寺门北向，其下即入水之穴也。不及入寺，急问水。先见一穴，乃西来小流所入，其东又有平土丈余隔之，东来之漾共江，屡经穴而屡分坠，至是亦遂穷，然则所谓一百八穴者，俱在东也。余因越水北东向溯流，见其从崖下遇一穴，辄旋穴下灌，如坠瓮口，其声呜呜，每穴远者丈余，近者咫尺而已。既而复上寺前，乃北下渡西来小流，有小石梁跨之。北一里，有村当平冈间，是曰甸尾村，担者之家在焉。入而饭于桃花下。既乃西北行三里余，而入南来大道，即河底桥北上逾岭者。于是循西山又北五里，为长康铺坊。有河流自西南峡来，巨石桥跨之，有碑在桥南，称为鹤川桥。盖鹤川者，一川之通名，而此桥独擅之，亦以其冠一川也。桥北有岐，溯流西南，为大理府大道，故于此设铺焉。过桥不半里，为长康关(1)，庐舍夹道。是日街子，市者交集。自甸尾至此，村落散布，庐舍甚整，桃花流水，环错其间。其西即为朝霞寺峰，正东与石宝山对。于是路转东北，又八里余而入鹤庆南门(2)。

【注释】

(1)长康关：今仍名长康，分南北两村，又称康福，在鹤庆县稍南。

(2)鹤庆：明置鹤庆军民府，即今鹤庆县。

【译文】

很久之后，又从原路绕着走，一里多，绕道上走已经很近了，又攀着石头乱跳，又行半里，登到大路上，于是往东北上走。半里，转过一条峡谷，见后面有呼喊的人，是通事和挑夫。于是向北半里，往上钻过石头间，往北越过山脊，才望见北面的两列山像门扉一样排列，中间盘绕着一个山坞，漾共江绕流在山坞的东面，又有一条小河横在山坞的西北面，都是流到山脊下就看不见了。那两列山相夹往北延伸而远远接到东北角的地方，那就是丽江府邱塘关所在之处，漾共江水从那里流出去。于是往北下山，一里多后来到山麓，有座寺庙高悬在山麓上，寺门向北，寺下面就是进水的洞穴了。来不及进寺，急

忙去探寻水。首先见到一个洞穴，是西边流来的小河流进去的地方，它的东面又有一丈多平地隔开它，东面流来的漾共江，多次流经洞穴又多次分别坠入洞中，流到这里也终于断流了，这样看来，所说的一百零八个洞穴的地方，全都在东面。我因此越到水流北岸向东溯流走，就见水流每在山崖下遇到一个洞穴，总是旋转着往下灌入洞中，如同坠入瓦瓮口，水声呜呜响，每处洞穴相隔远的一丈多，近的不过咫尺而已。随后又上到寺前，就往北下走，渡过西面流来的小河，有座小石桥跨过小河。往北行一里，有个村子位于平缓的山冈上，这里叫甸尾村，挑夫的家在这里。进村在桃花下吃饭。饭后就往西北行三里多，然后走上南面来的大路，就是从河底桥往北上行翻越山岭的路。从这里沿着西山又往北行五里，是长康铺坊。有河流自西南方的峡中流来，巨大的石桥跨在河流上，有块碑在桥南，称为鹤川桥。“鹤川”这名字，是整条河的通名，而这座桥独占了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它是整条河最大的桥。桥北有条岔路，溯流往西南走，是去大理府的大路，所以在此地设铺。过桥后不到半里，是长康关，房舍夹住道路。这天是街子天，赶集的人交错云集。从甸尾村到此地，散布着村落，房舍十分整齐，桃花流水，环绕交错在其中。这里西边就是朝霞寺峰，正东与石宝山相对。在这里路转向东北，又行八里多后进入鹤庆府城南门。

城不甚高(1)，门内文庙宏整。土人言其庙甲于滇中，亦丽江木公以千金助成。由其东北行半里，稍东为郡治。由其西，又北行半里，出一鼓楼，则新城之北门也。其北为旧城，守御所在焉。又北半里而出旧城北门，稍西曲而北一里，复东曲而北四里，为演武场，在路东。从其西又北五里，过一村，又五里为大板桥(2)。桥下水颇大而潴(3)，乃自西而东下漾共江者。时所行路，当甸坞之中；东山下，江流沿之；西山下，村庐倚之；自此桥之北，甃路石皆齿齿如编，仰管之半，砾趾难措。又北六里，为小板桥。桥小于前，而流亦次之，然其势似急。又北七里，为甸头村之新屯(4)，居落颇盛。稍转而东，有王贡士家，遂入而托宿。王贡士，今为四川训导(5)。其孙为余言：“其西北山半，有青玄洞甚

妙，下有出水龙潭，又北有黑龙潭。若沿西山行，即可尽观。”是日欲抵冯密宿，以日暮遂止此云。

【注释】

(1)城不甚高：城即鹤庆城，明代分新城和旧城。旧城在北，较小，为守御所城；新城在南，较大，为府城。两城在今仓桥街和东门街连接。鼓楼又名安丰楼，在新城北门处。清代合两城为一，呈长方形，鼓楼成为城中心的建筑。50年代拆除城墙，建为环城公路。鼓楼今存，名云鹤楼，三重檐，黄琉璃瓦。文庙在城西南部，现为鹤庆一中校址，主体建筑大成殿今存。

(2)大板桥：今称板桥，在鹤庆县北境，桥两边的聚落分别称板南和板北。

(3)“桥下水”句：此潴水今名草海，宽1609亩，平均水深1.6米，最大水深2.6米，分为东西两片水域。水面海拔2193米，附近村民赖以捞肥、养鱼。鹤庆到丽江的大道从此中经过。

(4)新屯：今名同，亦作辛屯，在鹤庆县北境。

(5)训导：明清时期学官的一种，各府州县学皆设训导，地位略次于教谕，负责管理在学生员。

【译文】

城墙不怎么高，城门内文庙宏伟整齐。当地人说，这座文庙在云南省是第一，也是丽江府木公用千金资助建成的。由文庙往东北行半里，稍往东是府衙。由府衙西边，又往北行半里，走出一座鼓楼，就是新城的北门了。鼓楼北面是旧城，守御所在这里。又往北行半里后走出旧城北门，稍往西转后向北一里，再向东转后向北行四里，是演武场，在路的东边。从演武场西边又往北行五里，经过一个村子，又行五里是大板桥。桥下的水很大却停积不流，是自西往东下流进漾共江的水流。此时所走的路，都在甸子山坞之中，东山之下，江流沿着山流，西山之下，村庄房屋紧靠山脚，从这座桥的北面，砌路的石头都一齿齿的如同编织成的，也似向上插着的半截笔管，砾石让人难以下脚。又向北六里，是小板桥。桥比前边桥的小，而且桥下的水流也小些，不过

水势似乎很急。又向北七里，是甸头村的新村，居民聚落很是兴盛。稍转向东，有个王贡士的家，就进门投宿。王贡士，如今是四川省的训导。他的孙子对我说："这里西北方的山腰上，有个青玄洞非常奇妙，山下有出水的龙潭，山北还有个黑龙潭。如果沿着西山走，就可以全部观赏到。"这一天想要到冯密村住宿，因为天晚便停在了此地。

二十五日　昧爽，饭而行。北二里为冯密村(1)，村庐亦盛，甸头之村止此矣。盖西北有高冈一支，垂而东南下，直逼东山文笔峰下，江流亦曲而东。高冈分支处，其腋中有黑龙潭之水，亦自西大山出，南流而抵冯密，乃沿高冈之南而东注漾共江，鹤庆、丽江以此为界云。冯密之西，有佛宇高拥崖畔，即青玄洞也。余望之欲入，而通事苦请俟回日，且云："明日逢六，主出视事，过此又静摄不即出。"余乃随之行，即北上冈。四里，有路横斜而成"叉"字交，是为三岔黄泥冈。其西南腋中，松连箐坠，即黑龙所托也。于是西北之山，皆荒石濯濯(2)，而东北之山，渐有一二小村倚其下，其冈脊则一望皆茅云。

【注释】

(1)冯密村：今作逢密，在鹤庆县北隅，鹤庆至丽江的公路上。

(2)濯(zhuó)濯：光秃无草木的样子。

【译文】

二十五日　黎明，饭后动身。往北行二里是冯密村，村中房屋也很兴盛，甸头的村庄到此结束了。西北有一条高高的山冈，往东南下垂，直逼到东山的文笔峰下，江流也向东弯曲。高冈分支的地方，山窝中有黑龙潭的水，也是从西面的大山中流出来，往南流到冯密村，就沿着高冈的南麓往东注入漾共江，鹤庆府、丽江府以此作为分界。冯密村的西面，有座佛寺高高拥立在山崖旁边，就是青玄洞了。我望着洞想要进去，可通事苦苦请求我等回来的时候再去，并且说："明天是逢六的日子，主人出来处理公事，过了这一天又静心休养不会马上出来。"我于是跟着他走，立即往北上登山冈。四里，有路横着斜

成“叉”字形交叉，这里是三岔黄泥冈。这里西南方的山窝中，松树连片坠入山箐，就是黑龙潭所在的地方。从这里起，西北的山，都是光秃秃荒凉的石头，而东北的山，渐渐有一两个小村子紧靠在山下，这条冈脊上则一眼望去都是茅草。

又北一里为哨房，四五家当冈而踞，已为丽江所辖矣。又北行冈上八里而下，其东北坞盘水曲，田畴环焉。下一里，有数家倚西山，路当其前，是为七和南村(1)。又北二里，有房如官舍而整，是为七和之查税所。商货出入者，俱税于此。七和者，丽江之地名，有九和、十和诸称。其北又有大宅新构者，乃木公次子所居也。由其前北向行，又盘一支岭而北，七里，乃渐转西北，始望见邱塘关在北山上(2)，而漾共之水已嵌深壑中，不得见矣。于是路北有石山横起，其崖累累，虽不高，与大山夹而成峡。遂从峡间西北上，一里，逾其东度之脊。又西北二里余，乃北下枯壑，横陟之，半里，复北上冈。西北行冈上半里，又北半里，度一小桥，半里，乃北上山。其山当西大支自西东来，至此又横叠一峰，其正支转而南下，其余支东下而横亘，直逼东山，扼丽江南北山之流，破东山之峡而出为漾共江，此山真丽之锁钥也。丽江设关于岭脊，以严出入，又置塔于东垂，以镇水口。山下有大道，稍曲而东，由塔侧上；小道则蹑崖直北登。余从其小者，皆峻石累垂，锋棱峭削，空悬屈曲。一上者二里，始与东来大道合，则山之脊矣。有室三楹，东南向而踞之，中辟为门，前列二狮，守者数家居其内。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者入白(3)，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亦俱出迎于此，无得竟达。巡方使与查盘之委，俱不及焉。余以其使奉迎，故得直入。

【注释】

(1)七和：《元一统志》通安州注：“和即寨也。”七和，今作七河，为纳西语地名的汉译，在丽江市古城区南境。

(2)邱塘关：今称关坡，在丽江市古城区南境，其南坝子里今有村名东

关、西关。

(3)阍(hūn)者：守门人。

【译文】

又向北一里是哨房，四五家人坐落在山冈上，已是丽江府的辖境了。又往北行走在山冈上八里后下走，山冈东北山坞盘绕水道弯曲，田地环绕着山坞。下行一里，有几家人紧靠西山，道路位于村前，这是七和南村。又往北行二里，有像是官府房屋而又整齐的房子，这是七和的查税所。商品货物出入境的人，都在此地纳税。七和，是丽江府的地名，有九和、十和等名称。查税所北边又有座新建的大宅院，是木公的次子居住的地方。由查税所前向北行，又绕着一条分支的山岭往北行，七里，就渐渐转向西北，这才望见邱塘关在北山之上，而漾共江的江水已嵌入深深的壑谷中，不能看见了。这里道路北边有石山横向突起，石崖累累，虽然不高，与大山夹成峡谷。于是从峡中向西北上行，一里，越过那往东延伸的山脊。又往西北行二里多，就向北下到干枯的壑谷中，横穿壑谷，半里，再往北上登山冈。向西北行走在山冈上半里，又向北半里，走过一座小桥，半里，于是往北上山。这座山是西面的主脉分支自西往东延伸而来，到此地又横着叠成一座山峰，那支脉主体转向南下延，那其余的支脉往东横亘而下，直逼到东山，扼住丽江府南北两面山的水流，冲破东山的峡谷流出去成为漾共江，这座山真是丽江府的门户。丽江府在岭脊上设了关卡，以便严格控制行人出入，又在山的东边建了塔，用以镇住水口。山下有大路，逐渐转向东，从塔的侧边上走；小路则踏着山崖一直往北上登。我从那条小路走，路上都是叠累下垂陡峻的岩石，棱角锋利，陡峭如削，高悬空中，弯弯曲曲。一路上去有二里，才与东面来的大路会合，则已到山脊上了。有座三开间的房屋，面向东南，坐落在山脊上，中间开成门，前边排列着两座石狮，几家守关的人住在屋内。出入关的人不是奉木公的命令不能擅自通行，远方到来的人必须止步，守门人进去禀报，下令让他进去，才能够进去。所以通安等州的知州，从朝廷选派

来，都住在省城里，没有能进入此门的。即使是奉皇帝的命令前来，也都是出来在此地迎接，不能直接进去。巡察地方的使者以及委派来盘查的官员，都没有到过里面。我因为是木公派来的使者奉命迎接，所以能够直接进去。

入关随西山北行，二里，下一坑。度坑底复登坡而北，一里，稍东北下山。又东北横度坡间者二里，始转而北。二里，过木家院东。又北二里，度一小桥，则土冈一支，西南自大山之脊，分冈环而东北，直抵东山之麓，以扼漾共江上流。由冈南陟其上，是为东圆里。北行岭头，西南瞻大脊，东南瞰溪流，皆在数里之外。六里乃下。陇北平畴大开，夹坞纵横，冈下即有一水，西自文笔峰环坞南而至，有石梁跨其上，曰三生桥。过桥，有坊二在其北，旁有守者一二家，于是西北行平畴间矣。北瞻雪山，在重坞之外，雪幕其顶，云气郁勃，未睹晶莹。西瞻乌龙，在大壑之南，尖峭独拔，为大脊之宗，郡中取以为文笔者也。路北一坞，窈窕东北入，是为东坞。中有水南下，万字桥水西北来会之，与三生桥下水同出邱塘东者也。共五里，有柳径抱，耸立田间，为土人折柳送行之所。路北即万字桥水潆流而东，水北即象眠山至此南尽。又西二里，历象眠山之西南垂，居庐骈集，萦坡带谷，是为丽江郡所托矣(1)。于是半里，度石梁而北，又西半里，税驾于通事者之家。其家和姓。盖丽江土著，官姓为木，民姓为和，更无别姓者。其子即迎余之人，其父乃曾奉差入都，今以居积番货为业。坐余楼上，献酪为醴，余不能沾唇也。时才过午，通事即往复命，余处其家待之。

【注释】

(1)丽江：《寰宇通志》载："丽江军民府，在大研厢内，国朝洪武十五年建。"今丽江城仍习称大研镇，即明代丽江军民府治所。

【译文】

进关后沿着西山往北行，二里，走下一个深坑。穿过坑底再往北爬坡，一里，逐渐往东北下山。又往东北在坡上横穿二里，才转向

北。二里，经过木家院东边。又向北二里，走过一座小桥，就见一条土冈，从西南方大山的山脊，分出山冈往东北环绕，一直抵达东山的山麓，从而扼住漾共江的上游。由山冈南面登到山冈上，这里是东圆里。在岭头往北行，向西南远望大山的山脊，往东南俯瞰溪流，都在几里之外。六里就下山。土陇北面平旷的田野非常开阔，夹谷山坞纵横交错，山冈下就有一条河，从西边的文笔峰环绕山坞南面流来，有座石桥跨在河上，叫三生桥。过桥来，有两座牌坊在桥北，路旁有一两家守桥的人，从这里起向西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间了。向北遥望雪山，在重重山坞之外，白雪覆盖着山顶，云气浓郁，未能目睹晶莹的雪峰。往西眺望乌龙，在巨大壑谷的南面，尖耸陡削，独立挺拔，是大山脊的起始处，府中的人取名叫文笔峰的山。路北边的一个山坞，很深远地往东北延伸进去，那是东坞。山坞中有水往南下流，万字桥下的水自西北流来与它汇流，与三生桥下的水一同流出邱塘关东面。共行五里，有棵直径一抱粗的柳树，矗立在田间，是当地人折柳送行的地方。道路北边就是万字桥下的水潆绕往东流去，水北就是象眠山延到此地在南面的尽头处。又往西行二里，经过象眠山的西南垂，居民房屋聚集，萦绕在山坡，环绕着山谷，这里是丽江府所在地了。从这里行半里，过石桥往北行，又向西半里，停宿在通事的家中。他们家姓和。原来丽江府的土著居民，当官的姓木，老百姓姓和，再没有别的姓。家中的儿子就是迎接我的人，他父亲曾经奉命出差进京，如今以囤积居奇外国货作为职业。把我请到楼上坐，献上奶酪当做甜酒，我不能沾唇。此时才过中午，通事立即前去复命，我在他家等着他。

东桥之西，共一里为西桥，即万字桥也，俗又谓之玉河桥。象鼻水从桥南下，合中海之水而东泄于东桥，盖象鼻之水，土人名为玉河云。河之西有小山兀立，与象眠南尽处，夹溪中峙。其后即辟为北坞，小山当坞，若中门之标，前临横壑，象鼻之水夹其东，中海之流经其西，后倚雪山，前拱文笔，而是山中处独小，郡署踞其南，东向临玉河，丽江诸宅多东向，以受木气也。后幕山顶而上，所谓黄峰也(1)，俗又称为天生寨。木氏居此二千载，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盖大兵临则

俯首受绁(2)，师返则夜郎自雄，故世代无大兵燹(3)，且产矿独盛，宜其富冠诸土郡云。

【注释】

(1)黄峰：今名狮子山，在丽江古城中心四方街西部，海拔2466米。

(2)绁(xiè)：捆缚罪人的绳索。

(3)兵燹(xiǎn)：因战乱而遭受的焚烧破坏。

【译文】

东桥的西边，共一里到西桥，就是万字桥了，俗名又把它叫玉河桥。象鼻山的水从桥下往南下流，与中海的水合流后往东流淌到东桥，原来象鼻山的水，当地人称为玉河。河的西边有座小山突立，与象鼻山南面的尽头处，夹住溪流耸峙在当中。山后就是开阔的北坞，小山位于山坞中，像正门的标杆，前方面临横贯的壑谷，象鼻山的水夹住小山东面，中海的水流经小山西面，后方靠着雪山，前面拱卫着文笔峰，而唯独处在中间的这座山很小，府衙位于山的南麓，向东面临玉河，丽江府众多的住宅多半面向东，以便承受木气。背后帷幕样的山顶上，是所谓的黄峰了，俗名又称为天生寨。木氏居住在此地两千年，宫室的华丽，可以和帝王相比。如果大军来临就俯首就擒，大军返回后就夜郎自大据地称雄，所以世世代代没有大的兵灾，而且矿产特别多，无怪丽江府的富庶在众多的土府中数第一了。

二十六日　晨，饭于小楼。通事父言，木公闻余至，甚喜，即命以明晨往解脱林候见。谕诸从者，备七日粮以从，盖将为七日款也。

【译文】

二十六日　早晨，在小楼吃饭。通事的父亲说，木公听说我到了，十分高兴，立即命令在明天早晨去解脱林等候见面。吩咐众随从，备好七天的粮食带去，大概将要款待七天。

二十七日　微雨。坐通事小楼，追录前记。其地杏花始残，桃犹初放，盖愈北而寒也。

【译文】

二十七日　毛毛雨。坐在通事的小楼上，追记前几天的日记。这地方杏花才开始凋谢，桃花还刚刚开放，大概是越往北就越冷。

二十八日　通事言木公命驾，下午向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山之半，盖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诸刹之冠也。

【译文】

二十八日　通事说，木公命令备马，下午去解脱林。解脱林在北坞西面的半山腰上，大概是雪山往南下延的支脉，是本府诸寺中第一大的寺院。

二十九日　晨起，具饭甚早。通事备马，候往解脱林。始过西桥，由郡署前北上，挟黄峰东麓而北，由北坞而行，五里，东瞻象眠山，始与玉河上流别。又五里，过一枯涧石桥，西瞻中海(1)，柳岸波潆，有大聚落临其上，是为十和院(2)。其后即十和山，自雪山南下之脉也(3)。又北十里，有大道北去者，为白沙院路(4)；西北度桥者，为解脱林路。桥下涧颇深而无滴沥。既度桥，循西山而行，五里为崖脚院(5)。其处居庐交集，屋角俱插小双旗，乃把事之家也。院北半里，有涧自西山峡中下，有木梁跨其上。度桥，西北陟岭，为忠甸大道；由桥南溯溪西上岭者，即解脱林道。乃由桥南西向蹑岭，岭甚峻，二里稍夷，折入南峡，半里，则寺依西山上，其门东向，前分一支为案，即解脱林也(6)。寺南冈上，有别墅一区，近附寺后，木公憩止其间。通事引余至其门，有大把事二人来揖，俱姓和。一主文，尝入都上疏，曾见陈芝台者；一主武，其体干甚长壮而面黑，真猛士也。介余入。木公出二门(7)，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引入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寺僧之住持者为滇人(8)，颇能体主人意

款客焉。

【注释】

(1)中海：今仍存，在白沙以南。

(2)十和：今称续和，又作束和，在中海附近。

(3)雪山：《明一统志》丽江军民府山川："雪山，在府西北二十余里，一名玉龙山，条冈百里，峭巍千峰，上插霄汉，下临丽水，山巅积雪经春不消，岩崖涧谷清泉飞流，蒙氏异牟寻封为北岳。"今通称玉龙山，十三峰南北排列，主峰扇子陡海拔5596米。山顶积雪终年不化，百里外即能望见银光耀眼的雪龙高卧天穹。玉龙山有冬虫夏草、贝母、雪茶、绿绒蒿、大雪莲等名贵药材，附近农民精于采药、勤于种药。据估计，山上集中了四百多种药材，是一个理想的高山药用植物园。

(4)白沙院：今仍称白沙，在丽江古城稍北，属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距大雪山不远。至今保存有明代建筑大宝积宫和明代壁画，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崖脚院：今仍称崖脚，在白沙西邻的山脚下。

(6)解脱林：即福国寺。《嘉庆重修一统志》丽江府寺观载："福国寺，在丽江县西北，雪山西南麓。旧名解脱林，明天启时赐此名。"至今当地人仍称解脱林，并能指出霞客住过的屋子。寺内有三层木结构建筑法云阁即藏经阁，俗称五凤楼，建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形制特殊，近年照原样搬迁至丽江城郊黑龙潭。

(7)木公：即木增(1587—1646)，又号生白。《丽江木氏宦谱》载："知府阿宅阿寺，官讳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世袭土知府，后加左布政衔。著有《云薖淡墨》集、《啸月函》、《山中逸趣》集、《芝山集》、《光碧楼选草》等著作，是明代云南土官中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明史·云南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

(8)住持：为佛教寺院内主持僧的职位。久住寺中，总持事务，因称住持。

【译文】

二十九日　早晨起床，很早就备好饭。通事备好马，等候前去解脱林。起初走过西桥，由府衙前往北上行，靠着黄峰的东麓往北行，经由北坞前行，五里，向东眺望象眠山，开始与玉河上游分开。又行五里，经过一条干枯山涧上的石桥，向西眺望中海，岸上垂柳，波光潆绕，有个大聚落濒临中海岸上，这里是十和院。十和院的后面就是十和山，是从雪山南下的支脉。又向北十里，有条大路往北去的，是去白沙院的路；往西北过桥走的，是去解脱林的路。桥下的山涧很深却没有一滴水。过桥后，沿着西山前行，五里是崖脚院。此处居民房屋交错聚集，屋角都插着一对小旗子的，是把事的家。崖脚院以北半里处，有条山涧从西山的峡中流下来，有木桥跨在山涧上。过桥去，往西北登岭，是去忠甸的大路；从桥南溯溪流向西上岭的，就是去解脱林的路。于是从桥南向西登岭，山岭十分陡峻，二里后渐渐平缓起来，折进南面的峡谷，半里，就见寺院依傍在西山上，寺门向东，寺前分出一条支脉作为案山，就是解脱林了。寺南的山冈上，有一片别墅，靠近寺后，木公在其中起居。通事带领我来到别墅门口，有两个大把事上来拱手行礼，两人都姓和。一人主管文案，曾经进京上奏疏，曾见过陈芝台；一人主管武备，他的身材十分高大健壮，而且面孔黑黑的，真是勇猛之士。随同我进去。木公走出二门，迎接我进入他的内室，互相作揖行礼并互相殷勤致意。在平板上布置了席位，主人坐在平板下，是这里最重的礼节。叙谈了很久，换了三次茶水，我于是起身，木公把我送出外客厅的门，命令通事带我进入解脱林，住在藏经楼的右厢房。寺里住持的僧人是云南人，很是能体会主人的意思来款待客人。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徐霞客游记

朱惠荣　李兴和 译注

【四】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朱惠荣　李兴和◎译注

徐霞客游记　四

中華書局

目录

滇游日记七
滇游日记八
滇游日记九
滇游日记十
滇游日记十一
永昌志略
近腾诸彝说略
滇游日记十二
滇游日记十三
鸡山志目
鸡山志略一
鸡山志略二
丽江纪略
法王缘起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返回总目录

滇游日记七(1)

【题解】

《滇游日记七》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北部的游记续篇。

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的最初十天，徐霞客在丽江受到木增的盛情款待，设宴“大肴八十品”，馈赠奇点酒果，让他游象鼻水，到木家院欣赏巨山茶。这段时间，他为木增的《云薖淡墨》集整理编校，为《山中逸趣》集写跋，为木增的儿子写范文、评文章，又为木增推荐名士，圆满完成了一位中原文化使者和木氏家塾名师的任务，为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连宵篝灯，丙夜始寝”，不辞辛劳。《徐霞客游记》的有关篇章，真实记录了明末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的气候、风光、物产、生活、礼仪和民族关系。

二月十一日，徐霞客离开丽江南下，途经鹤庆，游青玄洞，并考察了鹤庆的龙潭群。再往西经汝南哨、山塍塘，十四日抵剑川州。徐霞客在剑川遍游金华山上的土主庙、天王石、玉皇阁、三清阁、玉虚亭、崖门诸胜；勇攀莽歇岭，观玉皇阁及山顶摩崖；以后又游石宝山的宝相寺。十八日抵浪穹县(今洱源县)，在何巢阿的精心安排下，徐霞客泛舟茈碧湖，考察九气台温泉，游佛光寨，尽湖山之胜。

己卯二月初一日(2)　木公命大把事以家集黑香白镪十两来馈(3)。下午，设宴解脱林东堂，下藉以松毛，以楚雄诸生许姓者陪宴，仍侑以杯缎(4)。银杯二只，绿绉纱一匹。大肴八十品，罗列甚遥，不能辨其孰为异味也。抵暮乃散。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5)。

【注释】

(1)《滇游日记七》：在乾隆刻本第七册下。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白镪(qiǎng)：白银的别称。

(4)侑(yòu)：酬报。

(5)复以卓席馈许生，为分犒诸役：原脱此十二字，据徐本补。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初一日　木公命令大把事拿来家中收集的黑香、白银十两馈赠给我。下午，在解脱林东堂设宴，地下垫着松毛，让楚雄府姓许的书生陪宴，并用银杯绸缎作为酬报。银杯两只，绿色绉纱一匹。八十种大菜，陈列的很远，不能分辨出哪些菜是奇珍异味了。到天黑宴席才散。又把一桌宴席馈赠给姓许的书生，为了分别犒劳众差役。

初二日　入其所栖林南净室，相迎设座如前。既别，仍还解脱林。昨陪宴许君来，以白镪易所侑绿绉纱去。下午，又命大把事来，求作所辑《云薖淡墨》序(1)。

【注释】

(1)薖(kē)：空。《云薖淡墨》，共六卷，木增撰。《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有存目，并载："增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是书盖其随笔摘抄之本，大抵直录诸书原文，无所阐发，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未免糅杂失伦，特以其出自蛮陬，故当时颇传之云。"但据注者最近研究，此处书名《云薖淡墨》误，霞客所写应为《山中逸趣》跋。详拙文《徐霞客〈山中逸趣跋〉的发现》。

【译文】

初二日　进入木公居住的解脱林南静室，木公相迎设座和前次一样。辞别之后，仍然返回解脱林。昨天陪宴的许君前来，用白银把酬报我的绿色绉纱换走。下午，又命令大把事来，请我为他编纂的《云薖淡墨》作序。

初三日　余以叙稿送进，复令大把事来谢。所馈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诸贵品，酥饼、油线、细若发丝，中缠松子肉为片，甚松脆。发糖白糖为丝(1)，细过于发，千条万缕，合揉为一，以细面拌之，合而不腻。诸奇点。

【注释】

(1)发糖：应即丝窝糖，近年一些农村还有生产。用燕麦制的马尾松糖，也是发糖。

【译文】

初三日　我把序言的稿子送进去，又命令大把事前来致谢。馈赠的酒果，有白葡萄、龙眼、荔枝等珍贵的果品，还有酥饼、油线、细如头发丝，中间缠着松子肉做成片状，非常松脆。发糖白糖制成丝，细得超过头发丝，千条万缕，揉和在一起，用细面粉拌进去，拌合后才不腻。各种奇特的点心。

初四日　有鸡足僧以省中录就《云薖淡墨》缴纳木公。木公即令大把事传示，求为较政(1)。其所书洪武体虽甚整，而讹字极多，既舛落无序，而重叠颠倒者亦甚。余略为标正，且言是书宜分门编类，庶无错出之病。晚乃以其书缴入。

【注释】

(1)较政：通“校正”。

【译文】

初四日　有鸡足山的僧人把在省城中抄录好的《云薖淡墨》送交给木公。木公立即命令大把事送来给我看，请我为书校正。书中所写的洪武字体虽然十分工整，但错字极多，既错落无序，而重叠颠倒也很严重。我略微加以订正，并且建议此书应该分门别类编排，这样或

许才不会有错误重出的毛病。晚上才把这本书交进去。

初五日　复令大把事来致谢。言明日有祭丁之举(1)，不得留此盘桓，特令大把事一人听候。求再停数日，烦将《淡墨》分门标类，如余前所言。余从之。以书入谢，且求往忠甸(2)，观所铸三丈六铜像。既午，木公去，以书答余，言忠甸皆古宗(3)，路多盗，不可行。盖大把事从中沮之(4)，恐觇其境也(5)。是日，传致油酥面饼，甚巨而多，一日不能尽一枚也。

【注释】

(1)祭丁：古代风俗，于仲春、仲秋的上丁日，祭奠先圣先师，称为祭丁。

(2)忠甸：即今香格里拉县，为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下句所称“三丈六铜像”，系明代中甸纳帕海西北山上衮钦寺内之强巴佛像，清初该像毁于教派之争。

(3)古宗：明代以来，称云南境内的藏族为古宗。

(4)沮(jǔ)：阻止。

(5)觇(chān)：窥看。

【译文】

初五日　再次命令大把事前来致谢。说明天有祭祀至圣先师的活动，不能长期滞留于此地。特地命令一个大把事前来听候吩咐。请我再停留几天，麻烦将《云薖淡墨》分门标类，如我前一天所说的。我同意了这件事。写信去向木公致谢，并请求去忠甸，观看那里铸造的三丈六尺高的铜像。午后，木公离去，写信答复我，说忠甸都是藏族，路上强盗很多，不能前去。大概是大把事从中阻扰，害怕窥探他们的辖境。这一天，送来油酥面饼，很大而且很多，一天吃不完一个。

初六日　余留解脱林校书。木公虽去，犹时遣人馈酒果。有生鸡

大如鹅，通体皆油，色黄而体圆，盖肥之极也。余爱之，命顾仆腌为腊鸡。

【译文】

初六日　我留在解脱林校书。木公虽然离开了，还不时派人送来酒果。有像鹅一样大的活鸡，全身都是油，色黄而体圆，肥到了极点。我喜欢这种鸡，让顾仆腌制成腊鸡。

解脱林倚白沙坞西界之山。其山乃雪山之南，十和后山之北，连拥与东界翠屏、象眠诸山，夹白沙为黄峰后坞者也。寺当山半，东向，以翠屏为案，乃丽江之首刹，即玉龙寺之在雪山者(1)，不及也。寺门庑阶级皆极整(2)，而中殿不宏，佛像亦不高巨，然崇饰庄严，壁宇清洁，皆他处所无。正殿之后，层台高拱，上建法云阁，八角层甍，极其宏丽，内置万历时所赐《藏经》焉。阁前有两庑，余寓南庑中。两庑之外，南有圆殿，以茅为顶，而中实砖盘。佛像乃白石刻成者，甚古而精致。中止一像，而无旁列，甚得清净之意。其前即斋堂香积也。北亦有圆阁一座，而上启层窗，阁前有楼三楹，雕窗文槅(3)，俱饰以金碧，乃木公燕憩之处，扃而不开。其前即设宴之所也。其净室在寺右上坡，门亦东向，有堂三重，皆不甚宏敞，四面环垣仅及肩，然乔松连幄，颇饶烟霞之气。闻由此而上，有拱寿台、狮子崖，以迫于校雠，俱不及登。

【注释】

(1)玉龙寺：在今玉峰寺处，位于白沙北面的玉龙村后。至今还有明代茶花一株，枝叶盘错成凉棚，花繁叶茂，生长良好。

(2)庑(wǔ)：殿阁周围的廊屋。

(3)槅(gé)：房屋的隔板。

【译文】

解脱林紧靠白沙坞西部的山。这座山在雪山的南面，十和后山的北面，与东面一列翠屏山、象眠山等山相连围抱着，与白沙相夹成为黄峰后面的山坞的地方了。寺院位于半山腰，面向东，以翠屏山作为案山，是丽江府数第一的寺院，就是在雪山上的玉龙寺，也赶不上。寺院的山门、廊庑、台阶都极为工整，而中间的大殿不宏伟，佛像也不高大，然而崇敬粉饰得十分庄严，墙壁屋宇清洁，都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正殿的后方，层层高台拱立，上面建了法云阁，八角形的屋脊层层叠累，极其宏伟壮丽，里面存放着万历时期(1573—1619)朝廷赐给的大藏经。法云阁前两边有廊庑，我住在南面的廊庑中。两边的廊庑之外，南边有个圆形佛殿，用茅草盖顶，可中间用砖环绕砌实。佛像是用白色石头雕刻成的，非常古朴而精致。殿中只有一尊佛像，而两旁没有排列其他雕像，很有清净的意境。殿前就是寺中吃斋的饭堂和厨房。北边也有一座圆形的阁子，上面开有一层窗子，阁前有座三开间的楼房，雕刻着花纹的花窗和格子门，都用黄金碧玉来装饰，是木公休息的处所，门关着没打开。楼前就是设宴的场所了。寺院的静室在寺右上方的坡上，门也是向东，有三层堂屋，都不怎么宽敞宏伟，四面环绕的墙仅到肩头处，然而高大的松树连为一片，很是富有烟霞之气。听说从此处上走，有拱寿台、狮子崖，因为忙于校书，都来不及上登。

初六、初七日　连校类分标，分其门为八(1)。以大把事候久，余心不安，乃连宵篝灯，丙夜始寝。是晚既毕，仍作书付大把事，言校核已完，闻有古冈之胜(2)，不识导使一游否？古冈者，一名佩偻，在郡东北十余日程，其山有数洞中透，内贮四池，池水各占一色，皆澄澈异常，自生光彩。池上有三峰中峙，独凝雪莹白，此间雪山所不及也(3)。木公屡欲一至其地，诸大把事言不可至，力尼之，数年乃得至，图其形以归。今在解脱林后轩之壁，北与法云阁相对，余按图知之。且询之主僧纯一，言其处真修者甚多，各住一洞，能绝粒休粮，其为首者有神异，手能握石成粉，足能顿坡成洼，年甚少而前知。木公未至时，皆先与诸土人言，有贵人至，土人愈信而敬之。故余神往

而思一至也。

【注释】

(1)分其门为八：木增《云薖淡墨》有两种版本。一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载，六卷，当时有浙江吴玉墀家藏本。一为上海图书馆藏，八卷，今影印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八卷本正是徐霞客为之重为编订者，闪仲俨作序事亦见《滇游日记十》和《滇游日记十一》。《云薖淡墨》今云南省图书馆有藏本，但仅存卷三至卷六，共四册。

(2)古冈：又作牯冈，应即贡嘎，为今稻城县南部的贡嘎日俄，三座雪峰耸峙，主峰高6032米。𠑇俚应即水洛，纳西语意为盛产铁矿的山谷，今木里县西部有水洛河、水洛乡。池上有三峰者应即泸沽湖。《寰宇通志》永宁府载："泸沽湖，在府城东三十里，周回三百里，中有三岛。"今名同，湖是腰子形，由草海和亮海组成。草海在东北，约万亩，水浅；亮海约九万余亩，水质极佳。湖面平均海拔2700米，周围群山环抱，绿林如海。古冈、𠑇俚、泸沽湖所在跨今稻城、木里、盐源、宁蒗诸县境。在滇川界上连成一片，为风景胜地。

(3)"池上"三句：此池应即泸沽湖。《寰宇通志》永宁府："泸沽湖，在府城东三十里，周回三百里，中有三岛。"今名同，在云南、四川两省界上，湖呈腰子形，由草海和亮海构成，草海在东北，约万亩，水浅；亮海约九万余亩。湖面平均海拔2700米，湖上现有七个小岛。湖周围群山环抱，绿林如海，风景甚佳。

【译文】

初六、初七日　连日校对、分类、标目，全书分为八个门类。由于大把事等候的时间太久，我心里不安，就连夜点灯苦战，三更天才睡下。这天晚上完事后，就写信交给大把事，信中讲，书的校对核定已经完成，听说有处古冈的胜景，不知能否派人引导我去游一次？古冈这地方，另一个名字叫𠑇俚，在府城东北十多天路程的地方，那里的山有几个中间穿透的山洞，洞内贮有四池水，池中的水各有一种颜色，都异常澄澈，自然生出光彩。水池上有三座山峰耸峙在中间，凝结的冰雪特别晶莹洁白，是这一带的雪山赶不上的。木公多次想去一

次那个地方，诸位大把事说不能去，竭力阻止，几年后才得以到那里，画了古冈的地形图归来。地图如今在解脱林后轩廊的墙壁上，北面和法云阁相对，我根据地图知道这个地方。并且向主持僧人纯一打听过这地方，纯一说那里真正修行的人很多，各人住一个山洞，能绝食断粮，那为首的，有神异之处，手能把石头握成粉末，脚能把山坡踩成洼地，年纪很轻却能知道未来的事。木公还没来到时，都事先和许多当地人说，有贵人要来，当地人愈加相信和崇敬他。所以我十分神往，想去一次。

初八日　昧爽，大把事赍册书驰去，余迟迟起。饭而天雨霏霏。纯一馈以古磁杯、薄铜鼎，并芽茶为烹瀹之具。备马，别而下山。稍北，遂折而东下，甚峻，二里至其麓。路北有涧，自雪山东南下，随之东半里，有木桥。渡涧西北逾山为忠甸道；余从桥南东行，半里，转而东，是为崖脚院，倚山东向。其处居庐连络，中多板屋茅房。有瓦室者，皆头目之居，屋角俱标小旗二面，风吹翩翩，摇漾于天桃素李之间。宿雨含红，朝烟带绿，独骑穿林，风雨凄然，反成其胜。院东南有洼地在村庐间，中涸无水，尚有亭台堤柳之形，乃旧之海子环为园亭者，今成废壑矣。又南二里，有枯涧嵌地甚深，乃雪山东南之溪，南注中海者。今引其水东行坞脊，无涓滴下流涧中，仅石梁跨其上。度梁之东，即南随引水行，四里，望十和村落在西，甚盛。其南为中海，望之东南行，其大道直北而去者，白沙道也。南四里，有枯涧东西横坞中，小石梁南跨之。

【译文】

初八日　黎明，大把事带着书册疾驰而去，我迟迟才起床。饭后天气雨势霏霏。纯一拿古瓷杯、薄铜鼎以及芽茶赠送给我，作为烧水烹茶的器具。备好马，和纯一告别后下山。稍向北，就转向东下走，十分陡峻，二里来到山麓。路北有条山涧，从雪山上往东南下流，顺着山涧往东行半里，有座木桥。渡过山涧向西北翻山走是去忠甸的路；我从桥南往东行，半里，转向东，这是崖脚院，靠着山，面向

东。此处居民房屋连接不断，其中大多是木板房和茅草房。有瓦房的地方，都是头目的家，屋角都插着两面小旗子，风吹得翩翩舞动，摇晃飘动在妖艳的桃花和素淡的李花之间。红花含着夜间的雨滴，清晨的炊烟围绕着一片翠绿，独自骑马穿过树林，风雨凄凉，反而成为一种优美的景致。崖脚院东南有洼地在村居房屋之间，洼地中干涸无水，还留有亭台堤柳的形迹，是昔日环绕着海子建为园林亭台的地方，今天成为废弃的壑谷了。又往南行二里，有条干枯的山涧嵌入地下很深，是雪山东南的溪流，往南流入中海的河道。今天把雪山的水引向东流经山脊下的山坞，没有一滴水下流到山涧中，仅有石桥横跨在山涧上。过到桥的东边，就向南顺着引流来水前行，四里，望见十和村在西边，十分兴盛。村南是中海，望着中海往东南行，那大路一直向北而去的，是去白沙的路。往南行四里，有条干枯的山涧呈东西向横在山坞中，小石桥向南跨过山涧。

又东五里，东瞻象眠山已近(1)。通事向许导观象鼻水(2)，至是乃东南行田间，二里，抵山下。水从坎下穴中西出，穴小而不一，遂溢为大溪，折而南去。二里，析为二道，一沿象眠而南，一由坞中倒峡；过小石桥，又析为二，夹路东西行。五里，至黄峰山北，所引之水，一道分流山后而去，一道东随黄峰而南。始知黄峰之脉，自象鼻水北坡垂坞中南下，至此结为小峰，当坞之口，东界象眠山亦至此南尽，西界山自中海西南环绕而北，接十和后山。南复横开东西大坞，南龙大脊，自西而东列案于前，其上乌龙峰，独耸文笔于西南，木家院南峰，回峙雄关于巽位(3)。众大之中，以小者为主，所以黄峰为木氏开千代之绪也。从黄峰左腋南上西转，又一里，出其南，则府治东向临溪而峙，象鼻之水环其前，黄峰拥其后。闻其内楼阁极盛，多僭制，故不于此见客云。

【注释】

(1)象眠山：即今丽江古城北郊的象山。象山脚下的水源有清溪和黑龙潭，清溪泉群在黑龙潭上游，距丽江城中心三公里，近年建清溪水库。黑龙

潭明末尚无，清乾隆二年(1737)辟为潭，建龙王庙，被清廷敕封“龙神”，因称黑龙潭。

(2)象鼻水：今名黑龙潭，为丽江著名风景区，现有五凤楼、得月楼和丽江文化馆。黑龙潭又称玉泉，泉水通过丽江城内，称为玉河，分为若干明渠，清流伴街，纵横交错，形成丽江城独特的秀丽景色。

(3)巽(xùn)位：巽为八卦之一，以八卦定方位，巽位为东南方。

【译文】

又向东五里，往东远望象眠山已经很近。通事之前答应带我去看象鼻水，到这时就向东南行走在田间，二里，到达山下。水从高坎下的洞穴中往西流出来，洞小而且不止一个，水溢出来于是成为大溪，折向南流去。二里，大溪分为两条支流，一条沿着象鼻山往南流，一条流经山坞中倒流进峡谷；走过小石桥，又分为两条水流，夹在道路东西两边流淌。五里，来到黄峰山的北面，所引流的水，一条分流到山后流去，一条向东沿着黄峰往南流。才知道黄峰的山脉，从象鼻水北面的山坡下垂到山坞中往南下延，延到这里盘结为小山峰，挡在山坞口，东面的象眠山也延到此地而到了南面的尽头，西面一列山自中海西南往北环绕，连接十和村的后山。南面又横向展开一个东西向的大山坞，南面的山脉主脊，自西往东排列在前方成为案山，主脊上的乌龙峰，在西南方单独耸立为文笔峰，木家院的南峰，如险要的关口样环绕耸峙于东南方。众多的大山之中，以小山为主，所以黄峰成为木氏家族开创千秋万代事业的根基。从黄峰左侧向南上走转向西，又行一里，出到山峰南面，就见府衙向东面临溪流矗立着，象鼻水流来的水环绕在府衙前方，黄峰围护在府衙后方。听说府衙内的楼阁极为华丽，多有僭越制度的地方，故而不在这里会见客人。

先是未及黄峰三里，有把事持书，挈一人荷酒献胙(1)，冲雨而至，以余尚未离解脱也。与之同过府治前，度玉河桥，又东半里，仍税驾于通事小楼。读木公书，乃求余乞黄石斋叙文，并索余书，将令人往省邀吴方生者。先是木公与余面论天下人物，余谓：“至人惟一

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易见，亦不易求。”因问：“可以亲炙者(2)，如陈、董之后，尚有人乎？”余谓：“人品甚难。陈、董芳躅，后来亦未见其继，即有之，岂罗致所及？然远则万里莫俦，而近则三生自遇。有吴方生者，余同乡人，今以戍侨寓省中。其人天子不能杀，死生不能动，有文有武，学行俱备，此亦不可失者。”木公虑不能要致，余许以书为介，故有是请，然尚未知余至府治也。使者以复柬返。前缴册大把事至，以木公命致谢，且言古冈亦艰于行，万万毋以不赀蹈不测。盖亦其托辞也。然闻去冬亦曾用兵吐蕃不利，伤头目数人，至今未复，佩偻、古宗皆与其北境相接，中途多恐，外铁桥亦为焚断。是日雨阵时作，从楼北眺雪山，隐现不定，南窥川甸，桃柳缤纷，为之引满(3)。

【注释】

(1)挈(qiè)：带领。　胙(zuò)：祭祀用的肉。

(2)亲炙：亲身受到教益。

(3)引满：举饮满杯的酒。杨慎《游点苍山记》：“不觉惊喜，拍手大笑，因引满尽醉。”

【译文】

这之前在没到黄峰三里处，有个把事拿着信，带领一人挑着酒和肉，冒雨前来，以为我还没离开解脱林。与他们一同路过府衙前，走过玉河桥，又往东行半里，仍旧停歇在通事的小楼上。读木公的信，是请我向黄石斋讨要一篇序文，并要我写信，将派人前往省城去请吴方生。这之前，木公与我当面谈论天下人物，我说：“完人只有一个黄石斋。他的字画在翰林院数第一，文章是本朝第一，人品是海内第一，他的学问直接继承周公、孔子，是古今第一。但这个人不容易见，也不容易求。”木公因此问：“可以亲自受到教诲，例如陈、董之后的，还有人吗？”我说：“人品很难。陈、董的美德事迹，后来也没

见有人继承，即使有这样的人，哪里能是收罗来的？不过，远处的则万里之外无法相伴，而近处的却能在前生、今生、来生中自然相遇。有个吴方生，是我的同乡人，如今因为戍守边地侨居在省城中。这个人天子不能杀，生死不能动摇，有文有武，学问德行都具备，这也是不可错失的人才。”木公担心不能把他邀请来，我答应写信介绍，所以有现在的请求，但还不知道我已到府衙了。使者拿着回信返回去。先前去送书册的大把事来到，按照木公的命令来致谢，并且说去古冈的路上也很艰险，万万不要用宝贵的生命去冒意外的风险。大概这也是木公推托的借口。但是听说去年冬天也曾经对吐蕃用兵，没打胜，伤了几个头目，至今没有恢复，偑俀、古宗都与丽江府北部辖境相接，途中多有让人害怕的事，外铁桥也被烧断。这一天阵雨不时地下，从楼上向北眺望雪山，时隐时现不稳定，往南观看一马平川的坝子，桃柳缤纷，为此举杯饮下满杯酒。

是方极畏出豆(1)。每十二年逢寅，出豆一番，互相牵染，死者相继。然多避而免者。故每遇寅年，未出之人，多避之深山穷谷，不令人知。都鄙间一有染豆者，即徙之九和，绝其往来，道路为断，其禁甚严。九和者(2)，乃其南鄙，在文笔峰南山大脊之外，与剑川接壤之地。以避而免于出者居半，然五六十岁，犹惴惴奔避。木公长子之袭郡职者，与第三子俱未出，以旧岁戊寅，尚各避山中，越岁未归。惟第二、第四名宿，新入泮鹤庆(3)。者，俱出过。公令第四者启来候(4)，求肄文木家院焉。

【注释】

(1)出豆：即传染病天花。

(2)九和：今作九河，在玉龙县南境，石鼓以南。

(3)泮(pàn)：即学宫前的水池，形如半月，故称泮池。因称学宫为泮宫，考入府州县学即称入泮或游泮。

(4)第四者：据《丽江木氏宦谱》，木增四子名阿春、阿光、阿宝、阿仁。长子阿寺阿春即木懿，袭知府职。

【译文】

这地方极为害怕出水痘。每十二年遇到虎年时，就出一次水痘，互相传染，死亡的人接连不断。不过大多数人躲避开而能幸免。所以每到虎年，没有出痘的人，大多躲避到深山穷谷之中，不让人知道。城乡间一有传染上水痘的人，马上把他搬到九和，断绝与他的来往，道路被截断，禁令很严。九和这地方，是丽江府城的南部偏远之地，在文笔峰南山的大山脊之外，与剑川州接壤的地方。靠躲避而免于出痘的人占一半，而且五六十岁的人，仍然惴惴不安地逃避。木公要继承知府职位的长子与第三子都没出过水痘，因为去年是虎年，还各自躲避在山中，跨年了还没回来。只有第二子、第四子名宿，新近考入鹤庆府府学。两人，都出过痘。木公命令第四子用书信来问候，请求到木家院研习文章。

初九日　大把事复捧礼仪来致谢，酬校书之役也。铁皮褥一，黄金四两。再以书求修《鸡山志》，并恳明日为其四子校文木家院，然后出关。院有山茶甚巨，以此当折柳也。余许之。是日仍未霁，复憩通事楼。

【译文】

初九日　大把事又捧着礼物来致谢，酬劳校书的事。铁皮褥子一床，黄金四两。木公再次写信请我修纂《鸡足山志》，并恳请明天在木家院替他的四儿子订正文章，然后再出关。木家院有棵十分巨大的山茶树，用山茶来代替折柳送行。我同意了。这一天天气仍然没转晴，又在通事的楼上休息。

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礼。自元旦至元宵后二十日，数举方止。每一处祭后，大把事设燕燕木公。每轮一番，其家好事者费千余金，以有金壶八宝之献也。

【译文】

这里的风俗新年正月重视祭天的礼仪。从元旦到元宵节后的二十天内，举行几次才结束。每一次祭天之后，大把事要设宴宴请木公。每轮完一遍，那些好事的人家要花费一千多两银子，因为有献祭金壶和八宝的礼仪。

其地田亩，三年种禾一番。本年种禾，次年即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则停而不种。又次年，乃复种禾。

【译文】

这地方的土地，三年轮种一次稻谷。当年种稻子，次年就种豆、菜之类，第三年就停止不种。再下一年，才又种稻。

其地土人皆为麽些(1)。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其北即为古宗。古宗之北，即为吐蕃。其习俗各异云。

【注释】

(1)麽些(mó xiē)：又作“磨些”、“摩沙”，即今纳西族。

【译文】

这地方的土著居民都是麽些。本朝初年来此地戍守的汉人，今天都接受了当地的习俗了。原来本朝初年也是军民府，而今天却不再知道有军人了。只分为官、民两种姓氏，当官的姓木，最初都姓麦，从汉朝到本朝初年。太祖皇帝时才改为木姓。百姓姓和，没有别的姓氏。丽江府北面就是古宗。古宗的北面。就是吐蕃。他们的风俗各不相同。

古宗北境雨少而止有雪，绝无雷声。其人南来者，至丽郡乃闻雷，以为异。

【译文】

古宗北部辖境内少雨却只有雪，绝对没有雷声。那里的人来到南方的，到丽江府才听到过雷声，认为很奇异。

丽郡北，忠甸之路有北岩，高阔皆三丈，崖石白色而东向。当初日东升，人穿彩服至其下，则满崖浮彩腾跃，焕然夺目，而红色尤为鲜丽，若镜之流光，霞之幻影。日高则不复然矣。

【译文】

丽江府北境，去忠甸的路上有北岩，高处宽处都是三丈，崖石是白色的而且面向东方。当太阳从东方初升时，人穿着彩色衣服来到北岩下，整个石崖上就会有浮动的彩光腾跃，焕然夺目，而红色尤其鲜丽，好像镜子流动的光彩，彩霞的幻影。太阳升高后就不再这样了。

初十日　晨餐后，大把事复来候往木家院。通事具骑，而大把事忽去，久待不至，乃行。东向半里，街转南北，北去乃象眠山南垂，通安州治所托(1)，南去乃大道。半里，过东桥，于是循溪南岸东南行。三里，有柳两三株，在路右塍间，是为土人送行之地。其北有坞，东北辟甚遥。盖雪山之支，东垂南下者两重，初为翠屏、象眠，与解脱、十和一夹而成白沙坞；再为吴烈东山，与翠屏、象眠再夹而成此坞，其北入与白沙等。其北度脊处，即金沙江逼雪山之麓而东者。东山之外，则江流南转矣。脊南即此坞，中有溪自东山出，灌溉田畴更广。由此坞东北逾脊渡江，即香罗之道也(2)。坞中溪东南与玉河会于三生桥之东，又有水西南自文笔山沿南山而东转，随东圆冈之下，经三生桥而东与二水会，于是三水合而成漾共江之源焉。东员冈者(3)，为丽郡东南第一重锁钥。盖有大脊自西来，穹为木家院后高峰大脊，从此南趋鹤庆。其东下者为邱塘关，其东北下者，环转而为此冈，直逼东山之麓，束三水为一，沿东山南下而出邱塘东峡，自七和、冯密而达鹤庆。冈首回环向郡，南山之溪经其下，巩桥度之，曰

三生桥。桥北有二坊，两三家为守者。自柳塘至此，又五里矣。其北皆良畴，而南则登坡焉。一里，升坡之巅，平行其上。右俯其坡内抱，下辟平坞，直北接郡治，眺其坡，斜削东下，与东山夹溪南流。坡间每有村庐，就洼傍坎，桃花柳色，罨映高下。三里，稍下就洼，有水成痕，自西而东下于溪。又南逾一坡，度板桥而南，则木家院在是矣(4)。

【注释】

(1)通安州：为丽江军民府附郭，与丽江府同点，在今丽江古城。

(2)香罗：明设香罗甸长官司，隶云南永宁府，治所在今四川木里县西北。

(3)东员冈：上句作“东圆冈”。冈北今有东元桥，位置约即明代三生桥。

(4)木家院：在今丽江古城南8公里漾西村，又称万德宫。今存门楼、过厅及北厢。

【译文】

初十日　早餐后，大把事又来等候前去木家院。通事备好马，可大把事突然离去，等了很久不来，于是出发。向东走半里，街道转成南北向，往北去是象眠山的南垂，通安州的治所在那里，向南去是大路。半里，走过东桥，于是沿着溪流的南岸往东南行。三里，有两三棵柳树，在路右边的田间，这里是当地人送行的地方。这里北面有山坞，向东北方延展得非常遥远。原来雪山的支脉，东垂往南下延的山有两层，第一层是翠屏山、象眠山，与解脱林、十和院首先相夹成为白沙坞；第二层是吴烈东山，与解脱林、象眠山再次相夹成为这个山坞，这个山坞往北进去的深远处与白沙坞相同。山坞北面山脊延伸之处，就到金沙江逼近雪山的山麓往东流去的地方。东山之外，江流就向南转去了。山脊南面就是这个山坞，山坞中有溪水从东山流出来，灌溉的田野更加广阔。由这个山坞往东北翻越山脊渡江，就是去香罗长官司的道路，山坞中的溪水往东南流与玉河在三生桥东边汇流，又

有条河水从西南方的文笔山沿着南山往东转，顺着东圆冈之下，流经三生桥后往东流与两条河水汇合，在这里三条河水汇合成漾共江的源头。东圆冈这地方，是丽江府东南的第一层军事要地。大体上，有大山脊从西面延伸而来，高耸而起成为木家院后高峰的大山脊，从此处向南延伸到鹤庆府。那往东下延的山是邱塘关，那往东北下延的山环绕成为这座山冈，一直逼近东山的山麓，把三条河水约束成为一条河，沿着东山往南下流后流出邱塘关东面的峡谷，自七和、冯密村而后到达鹤庆府。山冈的头对着府城环绕，南山的溪水流经山冈下，有拱桥跨过溪流，叫做三生桥。桥北有两座牌坊，两三家人是守桥的人。自柳塘来到此地，又是五里了。溪流北岸都是良田，而南面则上登山坡了。一里，爬到坡顶，平缓行走在坡顶上。俯瞰右边，这条山坡向内围抱，坡下敞开为平坦的山坞，一直向北接到府治，眺望这条山坡，斜斜地向东削下去，与东山夹住溪水往南流。坡上处处有村舍，就着洼地，傍着土坎，桃红柳绿，高下掩映。三里，渐渐下到洼地中，有流水的痕迹，自西向东下流到溪流中。又往南翻越一条山坡，走过板桥后往南行，就见木家院在这里了。

先是途中屡有飞骑南行，盖木公先使其子至院待余，而又屡令人来，示其款接之礼也。途中与通事者辄唧唧语，余不之省。比余至，而大把事已先至矣，迎入门。其门南向甚敞，前有大石狮，四面墙垣之外，俱巨木参霄。甫入，四君出迎，入门两重，厅事亦敞。从其右又入内厅，乃拜座进茶。即揖入西侧门，搭松棚于西庑之前，下藉以松毛，以示重礼也。大把事设二卓，坐定，即献纸笔，袖中出一小封，曰："家主以郎君新进诸生，虽事笔砚，而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求为赐教一篇，使知所法程，以为终身佩服。"余颔之。拆其封，乃木公求余作文，并为其子斧正(1)。书后写一题曰："雅颂各得其所。"余与四君，即就座拈毫(2)，二把事退候阶下。下午，文各就。余阅其作，颇清亮。二把事复以主命求细为批阅。余将为举笔，二把事曰："馁久矣，请少迟之。后有茶花，为南中之冠，请往一观而就席。"盖其主命也，余乃从之。由其右转过一厅，左有巨楼，楼

前茶树，盘荫数亩，高与楼齐。其本径尺者三四株丛起，四旁萎蕤下覆甚密(3)，不能中窥。其花尚未全舒，止数十朵，高缀丛叶中，虽大而不能近觑。且花少叶盛，未见灿烂之妙，若待月终，便成火树霞林，惜此间地寒，花较迟也。把事言，此树植与老把事年相似，屈指六十余。余初疑为数百年物，而岂知气机发旺，其妙如此。已还松棚，则设席已就。四君献款，复有红毡、丽锁之惠。二把事亦设席坐阶下，每献酒则趋而上焉。四君年二十余，修皙清俊(4)，不似边陲之产，而语言清辨可听，威仪动荡，悉不失其节。为余言北崖红映之异。时余欲由九和趋剑川，四君言："此道虽险而实近，但此时徙诸出豆者在此，死秽之气相闻，而路亦绝行人，不若从鹤庆便。"肴味中有柔猪、牦牛舌，俱为余言之，缕缕可听。柔猪乃五六斤小猪，以米饭喂成者，其骨俱柔脆，全体炙之，乃切片以食。牦牛舌似猪舌而大，甘脆有异味。惜余时已醉饱，不能多尝也。因为余言，其地多牦牛，尾大而有力，亦能负重，北地山中人，无田可耕，惟纳牦牛银为税。盖鹤庆以北多牦牛，顺宁以南多象，南北各有一异兽，惟中隔大理一郡，西抵永昌、腾越，其西渐狭，中皆人民，而异兽各不一产。腾越之西，则有红毛野人，是亦人中之牦、象也。抵暮乃散。二把事领余文去，以四君文畀余，曰："灯下乞细为削抹，明晨欲早呈主人也。"余颔之。四君送余出大门，亦驰还郡治，仍以骑令通事送余。东南二里，宿村氓家。余挑灯评文，就卧其西庑。

【注释】

(1)斧正：请人修改文章的客气话。

(2)拈(niān)毫：执笔。

(3)萎蕤(wēi ruí)：又作"葳蕤"，形容草木茂盛枝叶下垂的样子。

(4)修皙：即修长而白皙，身体瘦高，皮肤白净。

【译文】

这之前途中多次有飞驰的骑马人向南走，大概是木公让他的儿子

先到木家院等我，而且又多次派人来，指示他诚恳接待的礼节。途中来的人与通事总是唧唧唧的说话，我听不懂。等我到的时候，而大把事已先到了，迎进门。院门向南，非常宽敞，门前有高大的石狮子，四面围墙之外，都是参天的巨树。刚进门，四公子出来迎接，进了两重门，大厅也很宽敞。从大厅右边又进入内厅，才行礼入座献茶。随即请进西侧门，在西面的廊庑之前搭起一座松棚，下面用松毛铺地，以表示隆重的礼节。大把事摆了两张桌子，坐定后，马上献上纸笔，袖子中拿出一个小信封，说："我家主人因为公子新近考进学宫，虽然初学文墨，但此地学宫中没有名师，未能窥见到中原文章的条理，请求为他赐教一篇文章，使他了解应该效法的章法程式，以便作为他终身佩服的榜样。"我点头同意。拆开那信封，是木公求我写篇文章，并为他儿子修改文章。信后边写了一个题目，是"雅颂各得其所"。我与四公子马上就坐拿起笔，二把事退下台阶等候。下午，各人的文章都写好。我读了四公子的文章，很是爽朗明快。二把事又奉主人的命令求我仔细为他批阅。我即将提笔批改，二把事说："饿了很久了，请稍等晚一些改。后面有茶花，在云南省中数第一，请去观赏一番再去入席。"大概是他主人的命令，我就听从了他。由松棚右边转过一个厅堂，左边有座巨大的高楼，楼前方的茶花树，圆圆的树荫有几亩地，高处与楼平齐。有三四株直径一尺粗的树干成丛立起，茂盛的枝叶向四旁下覆，十分浓密，看不到中间。树上的花还没有完全绽放开，只有几十朵，高高点缀在丛生的枝叶中，花虽大却不能近看。况且花少叶茂，没看见茶花灿烂的美景，如果等到月底，便会成为火树霞林，可惜此地气候寒冷，花开得较晚。把事说，这棵树种植的时间与老把事的年纪相似，屈指算来有六十多年。我最初怀疑是几百年的树，却哪里知道气候条件让它生长旺盛，自然的奥妙竟然如此。不久返回松棚，就见宴席已经摆设好。四公子殷勤敬酒，又有红毡子、丽江锁的赠礼。二把事也摆设了席位坐在台阶下，每次敬酒就急忙走上台阶。四公子年纪有二十多岁，体貌修长白净，清秀英俊，不像生长在边疆的人，而且说话的声音清晰可辨，十分动听，举止仪容庄重，全都不失礼节。对我说起北崖红光映照的奇异景致。这时我

想经由九和赶到剑川州去，四公子说：“这条路虽然险要但实际上近些，但这时许多出水痘的人都搬到此地，死尸污秽的气味四处都能闻到，而且路上行人也断绝了，不如从鹤庆府走方便。”菜肴美味中有乳猪、牦牛舌，四公子都给我讲解，一条条很是动听。乳猪是五六斤重的小猪，用米饭喂养成的，猪骨柔软松脆，整只猪烘烤，再切成片吃。牦牛舌像猪舌头但大一点，甘甜松脆有奇异的味道。可惜我这时已经吃饱喝醉，不能多尝一些了。因而对我说，这地方牦牛很多，尾巴大而且有力，也能够驮负重物，北部的山里人，无田可耕，只有缴纳牦牛银作为税金。大体上鹤庆府以北多产牦牛，顺宁府以南多产大象，南北各有一种奇异的野兽，只是中间隔着大理一个府，西面抵达永昌府、腾越州，那西边地势渐渐狭窄起来，山中都有人，各地却不再出产一种奇异的野兽。腾越州的西面，则有红毛野人，这也是人群中像牦牛、大象一样奇异的族类了。到傍晚才散席。二把事拿了我的文章离去，把四公子的文章交给我，说：“请在灯光下细细为他修改，明天早晨想要早早呈报给主人。”我点头答应了。四公子把我送出大门，也骑马奔回府治，仍然派马命令通事送我。往东南行二里，住在村民家中。我点上油灯批改文章，在村民的西厢房睡下。

十一日　昧爽，通事取所评文送木家院，就院中取饭至，已近午矣。觅负担者，久之得一人，遂南行。二里，抵南山下。循山东南一里，下越一坑底，仍东南上二里，出邱塘关。关内数家居之(1)，有把事迎余献茶。其关横屋三楹，南向踞岭上，第南下颇削，而关门则无甚险隘也。其岭自西大脊分支东突，与东山对，夹漾共江于下，关门东脊临江之嘴，竖塔于上，为丽东南第二重锁钥。隔江之东山，至是亦雄奋而起，若与西大峰共为犄角者。关人指其东麓，即金沙江南下转而东南，趋浪沧、顺州之间者(2)。此地有路，半日逾此岭，又一日半而东南抵浪沧卫(3)。

【注释】

(1)关内数家居之：“数家”，徐本作“数十家”。

(2)顺州：隶鹤庆府，今仍称顺州或州城，在永胜县西境，团街稍北。

(3)浪沧卫：上句“浪沧”及此处“浪沧卫”，皆应为“澜沧卫”。

【译文】

十一日　黎明，通事取走我批改的文章送到木家院，到院中取饭来到时，已将近中午了。找挑担子的人，很久才找到一个人，于是向南走。二里，到达南山下。沿着南山往东南行一里，下走越过一个深坑底部，仍然向东南上行二里，走到邱塘关。关内有几家人住在这里，有把事迎接我献上茶水。邱塘关横排着三间房屋，面向南，坐落在山岭上，只是南面下去相当陡削，可关门却不怎么险要。这座山岭从西面的大山脊分出支脉向东前突，与东山相对，把漾共江夹在山下，关门东边的山脊面临江流的山嘴，上面竖了塔，是丽江府东南方的第二层军事要地。隔着江流的东山，延伸到这里也是雄伟地奋起，好像是与西面的大山峰共同成为犄角的样子。守关的人指着山的东麓说，那就是金沙江往南下流转向东南，流往浪沧卫、顺州之间的地方。此地有路，半天翻越此岭，又走一天半后往东南到达浪沧卫。

出关，辞通事以骑返，余遂同担夫仍南向就小道下山。其道皆纯石嵯峨，践隙攀峰而下，二里，乃抵其麓。遂西南陟桥，桥西有坡，南向随之。半里，复下坡，西有坞南开，而中无水。又半里，横陟之，由西坡上半里，依西大山之麓转而东南行。一里余，路左复起石山，与西山对夹，路行其中。二里，逾脊南下，脊右有石崖下嵌，而东半石峰，尤为巇峭。南一里，东峰始降，复随西坡盘而西南。二里，其支复东突，再南逾之。下半里，还顾东突峰南，有崖嵌空成门，返步探之，虽有两门，而洞俱不深。又循西山而南，一里余，三四家倚西山下，于是复见漾共江出峡而下盘其麓，峡中始环叠为田，村之前，已引水为渠，循山而南，抵七和矣。随渠盘西山东突之嘴，又三里而抵七和。七和者，丽郡之外郛也(1)，聚落倚西山，颇盛。其下坞中，水田夹江，木公之次子居此，其宅亦东向。由其前又南半里，为税局，收税者居之。又南渐下一里，复过一村，乃西南上坡。

一里，陟坡顶，其上甚平。由其上平行而南，二里，有数家居坡脊，是为七和哨，则丽江南尽之鄙也。故设哨焉。

【注释】

(1)外郛(fú)：外城，又称郭。此系比喻七和位置重要，有如丽江的外城。

【译文】

出关来，辞别通事，让马返回去，我就同挑夫仍旧向南走小道下山。这条小道是高峻的纯石路，踩着石缝攀着石峰而下，二里，就到达山麓。于是往西南登上桥，桥西有条坡向南走，顺着山坡走。半里，又下坡，西面有个向南敞开的山坞，可山坞中没有水。又行半里，横向穿过山坞，由西边的山坡上行半里，靠着西面大山的山麓转向东南行。一里多，路左边又耸起石山，与西山对峙，道路行走在两山之中。二里，越过山脊向南下走，山脊右边有下嵌的石崖，而东边的半座石峰，尤为高险。向南一里，东峰开始降低高度，又顺着西面的山坡绕向西南行。二里，东峰的支脉又向东前突，再向南越过这座山。下行半里，回头看见向东前突山峰的南面，有石崖嵌入空中形成洞口，便返回去查看，虽然有两个洞口，可洞都不深。又沿着西山往南行，一里多，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下，到这里又见到漾共江流出山峡后绕着山麓下流，峡中开始环绕着层层田地，村庄的前边，已引水建为水渠，沿着山往南流，流到七和。顺着水渠绕着西山向东突的山嘴，又行三里后到达七和。七和这地方，是丽江府的外城，聚落紧靠西山，十分兴盛。七和下面的山坞中，水田夹住江流，木公的次子住在此地，他的宅院也是面向东。由宅院前又往南半里，是税局，收税的人住在这里。又往南渐渐下走一里，又经过一个村子，就向西南上坡。一里，爬到坡顶，坡顶上十分平坦，由坡顶上往南平缓前行，二里，有几家人住在坡脊上，这是七和哨，是丽江府南部边地的终点，所以在此地设立哨所。

哨南又半里，有路自东南横过西北者，为三岔黄泥冈。盖是坡自西大山下垂，由此亘而东南，横路随其脊斜去，脊西遂下陷成峡，黑龙潭当其下焉(1)。大道由峡东直南，鹤庆、丽江之界，随此坡脊而分。故脊西下陷处，自西盘而南至冯密，其下已属鹤庆；脊东盘亘处南下冯密东，其内犹属丽江，此东西两界大山内之横界也。于是西瞰峡内，松箐遥连，路依东脊南向渐下，六里而至冯密。

【注释】

(1)黑龙潭：在鹤庆县北隅，今扩建为大龙潭水库。

【译文】

从哨所南又行半里，有条路自东南横向西北过去，是三岔黄泥冈。原来这条山坡自西面的大山垂下来，从这里往东南绵亘，横着的路顺着坡脊斜下去，坡脊西面便下陷成峡谷，黑龙潭位于坡脊下方。大路由峡谷东边一直向南走，鹤庆府、丽江府的边界，沿着这条坡脊划分。因此坡脊西面下陷之处，自西向南绕到冯密，冯密以下已经属于鹤庆府；坡脊往东盘绕绵亘之处向南下到冯密东边，那以内仍然属于丽江府，这是东西两列大山内横向的分界了。在这里向西俯瞰山峡内，松竹远远相连，路紧靠东面的山脊向南逐渐下行，六里后来到冯密。

日才过午，觅宿店，漫投一楼上，乃陈生某家也，向曾于悉檀相晤者。担人卸担去，余炊饭其家，欲往青玄洞。陈生止余曰："明日登程，可即从此往。今日晚，可一探东山之麓乎？"遂同东陟坞塍。盖此坞即自黑龙潭南下，至此东向而出者，坞北则黄泥冈之坡，直垂而逼东山之麓，江亦东逊若逗而出于门者，故坞东之界，直以此门而分。由坞东行一里，即与漾共江遇。溯之东北半里，有木桥横江上。从桥东度，木凡四接。循东岸溯之而北，半里，登东陇，其上复盘陇成畦，辟田甚广。又北一里，直对黄泥之嘴，东界尖峰最耸，是为笔架峰，正西与冯密后堆谷峰相对焉。陈生父冢正在其陇之上，时将议

迁，故来相度。余劝其勿迁，惟来脉处引水开渠，横截其后，若引从墓右，环流于前，是即旋转之法。陈生是之。仍从木桥度江，共三里，还寓。陈生取酒献酌。余嘱其觅远行担夫，陈言明日可得，不必嘱也。

【译文】

时间才过中午，找住宿的旅店，随意投宿到一家人楼上，是某个姓陈的儒生家，从前曾在悉檀寺见过面。挑夫放下担子离开了，我在他家做饭，想去青玄洞。陈生阻止我说："明天上路，可以就从这里去。今天晚了，可以去看一看东山的山麓吗？"于是一同穿越过山坞中的田埂。原来这个山坞就是从黑龙潭往南下延，到此地向东伸展出去，山坞北面就是黄泥冈所在的山坡，一直下垂逼近东山的山麓，漾共江也向东退进去，好像停留后再出门的样子，所以山坞东面的界限，直接以这个山口来划分。从山坞中往东行一里，立即与漾共江相遇。溯江流往东北行半里，有座木桥横在江上。从桥上向东走，木桥一共接了四段。沿着江东岸溯江流往北走，半里，登上东边的土陇，土陇上又围着土陇开垦成田地，开垦的田地十分宽广。又向北一里，正对着黄泥冈所在的山嘴，东面的尖峰最为高耸的，那是笔架峰，与正西冯密后面的堆谷峰相对。陈生父亲的坟墓正在这条土陇之上，此时正商议打算迁坟，所以前来察看地形。我劝他不要迁坟，只是在山脉延伸来的地方开渠引水，在坟墓后方横截而过，如果从坟墓的右边引水，环绕流过坟前，这就是旋转转运的方法。陈生认可了这个方法。仍旧从木桥上过江，共三里，返回寓所。陈生取酒来敬我。我嘱咐他去找能远行的挑夫，陈生说明天就可找到，不必叮嘱。

十二日　陈为余觅夫，皆下种翻田，不便远去，已领银，复来辞。既饭，展转久之，得一人曰赵贵，遂行。余以纯一所馈瓯二鼎一，酬陈生之贳酒(1)。从其居之西涉一涧，既截坞而西北，一里余，登西坡，已逼堆谷峰下。坡上引水为渠南注，架木而度，即南循东下之脊而上，半里，得平冈。由冈上西行半里，直逼西山下，有庙临冈

而峙。庙南东下腋底，有庙祀龙王，南临一池，甚广而澄澈，乃香米龙潭也。庙南西上层崖，有洞东向辟门，其上回崖突兀，即青玄洞也(2)。二庙俱不入，西蹑山直上，半里，抵崖下，则洞门有垂石中悬，门辟为二，左大而右小。有僧倚中垂之石，结庐其外，又环石于左门之下，以为外门。由环石窦间入，登左门，其门大开，西向直入，置佛座当其中。佛座前稍左，其顶上透，引天光一缕下坠，高盖数十丈也。其右则外悬之壁当其前，中旁达而南，即豁为右门，门稍东南向，下悬石壁，可眺而不可行也。盖佛座之前，悬石外屏，既觉回环，而旁达两门，上通一窍，更为明彻，此其前胜也。佛座以后，有巨碑中立，刻诗于上。由此而内，便须秉炬。乃令担人秉炬前，见内洞亦分两门，则右大而左小。先循左壁攀左隙上跻，既登一崖，其上夹而成隙。披隙入，转而南向，有穴下坠甚深。先投炬烛其底，以为阱也，乃撑隙支空而下，三丈，至其底；稍南见有光遥透，以为通别窦矣；再前谛视，光自东入，始悟即右门所入之大窦也。复转而西入，内有小门渐下，乃伏而穷之。数丈，愈隘不能进，乃倒退而出。循右崖之壁，从其西南，复得一门。初亦小，其内稍开，数丈后，亦愈隘而渐伏，亦不能进，复倒退而出，即前之有光遥透处也。向明东蹈，左审右顾，石虽蜿蜒而崖无别窍。遂至大碑后录其诗，并出前洞，以梯悬垂石内后崖，亦录其诗。僧瀹茶就，引满而出下洞前，则有桃当门，犹未全放也。是洞前后分岐窈窕，前之罨映透漏，后之层叠峪岈；擅斯二美，而外有回崖上拥，碧浸下涵，亦胜绝之地。

【注释】

(1)贳(shì)：赊欠。

(2)青玄洞：在逢密村西，西悬倒壁，东瞰香米龙潭的碧波。洞口由石柱分为4道石门，北壁上有天生石盆，名通天洞。主洞深84.6米，由8棵石柱隔为若干洞间；右侧洞深38米，洞底有3个小水潭；左侧洞深25米。大洞侧又有15个小岔洞。

【译文】

十二日　陈生替我找挑夫，都要下地耕田播种，不便远行，已领走银子的，又来辞退。饭后，折腾了很久，找到一个人叫赵贵，就动身。我把纯一和尚赠送的两个碗、一个鼎，酬谢赊欠陈生的酒资。从陈生家的西边涉过一条山涧，不久横截山坞往西北行，一里多，上登西面的山坡，已逼近堆谷峰下。坡上引水建为水渠向南流淌，架有木板越过水渠，随即往南沿着往东下延的山脊上走，半里，遇到平缓的山冈。由山冈上往西行半里，径直逼近西山下，有座庙面临山冈矗立着。庙南往东下到山窝底，有座庙祭祀龙王，南边面临一个水池，十分宽广清澈，是香米龙潭了。庙南往西上登层层山崖，有个洞口向东张开的山洞，洞上方回绕着突兀的石崖，就是青玄洞了。两座庙我都不进去，向西一直朝上登山，半里，来到石崖下，就见洞口有下垂的岩石悬在中间，洞口被剖为两个，左边的大而右边的小。有个僧人斜靠着下垂在中间的岩石上，房屋建在洞口外，又在左边的洞口下堆石块环绕着，作为洞外的门。由环绕的石块孔洞间进去，登上左边的洞口，洞口十分开阔，向西一直进去，位于洞的正中设置了佛座。佛座前方稍往左边点，洞顶上通，引入一缕天上的亮光射下来，高处大概有几十丈。佛座右边则是向外悬空的崖壁，正在佛座前方，洞中往南面的旁边通去，就裂开成为右边的洞口，洞口稍偏向东南，下方悬着石壁，可以眺望却不能通行了。原来佛座的前方，屏风样向外悬空的石壁，已经让人觉得迂曲回绕，而旁边通着两个洞口，上方通着一个石窍，更显得通明透亮，这是山洞前边的优美之处。佛座的后面，有块巨碑立在中央，刻有诗在碑上。由此往里走，就必须拿上火把。于是命令挑夫举着火把在前走，看见内洞也分为两个洞口，却是右边的大而左边的小。先沿着左边的洞壁攀着左边的石缝上登，登上一层石崖后，石崖上夹成缝隙。分开缝隙进去，转向南，有个洞穴下陷得很深。先将火把扔下去照亮洞底，以为是陷阱样的，就支撑着缝隙腾空而下，下去三丈，来到洞底；稍往南走，看见有亮光远远透进来，以为是通到别的洞穴；再往前仔细看，亮光从东边进来，这才明白就是从右边的洞口进来的大洞。又转向西进去，里面有小洞渐渐低矮下来，就趴伏着去穷究。几丈后，愈发狭窄得不能前进，就倒退着出

来。沿着右边的崖壁进去，在崖壁的西南，又找到一个洞口。最初洞口也很小，洞内稍微开阔一点，几丈后，也越来越窄而且渐渐低伏下去，也是不能前进，又倒退着出来，就是先前有亮光远远透进来的地方了。向着明亮处向东走，左顾右盼，石崖虽然蜿蜿蜒蜒但崖壁上没有别的洞穴。于是来到大碑后抄录碑上的诗，并出到前洞，用梯子悬靠在下垂岩石里面的后崖壁上，也抄录了那里的诗。僧人沏好茶送来，一饮而尽后出来下到洞口前，就见有桃树挡在洞口，桃花还没有全部开放。这个洞前后分岔，幽远深邃；前边透进亮光，互相掩映；后面层层叠叠，十分深远。拥有这两种美景，而且洞外有回绕的石崖向上围着，碧绿的池水浸润涵蓄在山下，也是优一处优美绝顶的地方。

既下，至平冈，余欲北探黑龙潭。担者言："黑龙潭路当从黄泥冈西下，不然。亦须从冯密后溯流入。此山之麓，无通道可行。盖此中有二龙潭，北峡为黑龙潭，此下为香米龙潭，皆有洞自西山出，前汇为潭，其胜如一轨，不烦两探。"余然之，遂南向趋香米。其潭大数十亩，渊然澄碧。盖即平冈之脊，东向南环，与西山挟潭于中，止西南通一峡容水去。路从潭西循西山而南，山崖忽进，水从中溢于潭，乃横石度崖口。崖前巨石支门，水分潆巨石之隙，横石亦分度之。其石高下不一，东瞰澄波，西悬倒壁，洞流漱其下，崖树络其上，幽趣萦人，不暇他顾。已乃披隙入洞，洞中巨石斜骞，分流衍派，曲折交旋，一洞而水石错落，上如悬幕，下若分莲，蹈其瓣中，方疑片隔，仰其顶上，又觉空洞。入数丈，后壁犹有余光，而水自下穴出，无容扪入矣。

【译文】

下山后，来到平缓的山冈上，我想往北走去看黑龙潭。挑夫说："去黑龙潭的路应当从黄泥冈往西下走，不然，也必须从冯密后面溯溪流进去。这座山的山麓，没有路可以通行。因为这里有两个龙潭，北面的峡谷中的是黑龙潭，这里下去是香米龙潭，都有水从西山

的山洞中流出来，洞前汇积成深水潭，它们的优美之处如出一辙，不必麻烦去看两个地方。”我同意他的说法，就向南赶去香米龙潭。这个龙潭大处有几十亩地，水非常深，澄澈碧绿。原来就是平缓山冈的山脊，自东向南环绕，与西山把龙潭夹住中间，只有西南方通有一条峡谷容纳潭水流出去。道路从龙潭西边沿着西山往南行，山崖忽然迸裂开，水从缺口中溢到龙潭中，于是横放着石板越过山崖缺口。山崖前有巨石支撑在洞口，水从巨石的缝隙间分别潆绕流淌，也分别横放有石板越过去。那些巨石高低不一，往东俯瞰澄碧的潭水，西面倒悬着崖壁，山洞流出的水流淌在脚下，崖壁上的树枝缠绕在头顶上，幽雅的情趣萦绕在人心间，无暇他顾。不久后就分开石缝进洞，洞中的巨石斜斜地翘起，水分流为许多支流，曲曲折折，交相回旋，一个洞却水石错落，，上方如高悬的帷幕，下边似分开的莲花，脚踩在莲瓣之中，正怀疑为何一片片隔开，仰面看见洞顶上，又觉得洞中极为空阔。进去几丈，洞的后壁还有余光，而水从下面的洞穴中流出来，不容许摸着进去了。

出洞，依西山南行二里，有数家倚山而居。由其前又南一里，转而西行一里，又逼西山之麓。复南行二里，则西山中断，两崖对夹如门，上下逼凑，其中亦有路缘之上。盖此崖乃丽江南尽之界，川内平畴，鹤庆独下透而北，两界高山，丽江俱前踞而南，以两山之后，犹麽些之俗耳。自此而南，东西界后亦俱倮倮，属鹤庆土官高千户矣。又南二里，一溪自西山下出，余溯而穷之。稍转北半里，其水分两穴东向出，皆溢自石下，无大窍也。乃逾出水石上，由水之西，循山南行。半里，有洞连裂三门，倚崖东向，洞深丈余，高亦如之，三门各峙，中不相通，而石色殷红，前则桃花点缀，颇有霞痕锦幅之意，但其洞不中透，为可惜耳。崖右，其支峰自上东向，环臂而下，腋中冲砂坠砾，北转而倾于崖前。腋底亦有一洞，南登环臂之脊，始回眺见之，似亦不深，乃舍之。南逾臂脊，东南下半里，有村庐十数家，倚西山之嘴，是为四庄(1)。其南腋中，有龙潭一围，大百余亩，直逼西山，西山石崖插潭而下。路盘崖上凌其南，又一里，循潭东岸南绕

之，泄水之堰，在其东南，悬坑下坠，即东出而注于小板桥者也。其西北腋崖回转，石脚倒插，复东起一崖，突潭中如拇指，结槛其上，不知中祀何神，其下即潭水所自出也，亦不知水穴之大小。然其境水石潆回，峰崖倒突，而水尤晶莹晃漾，更胜香米之景，惜已从潭东一里，抵泄水之堰，不便从西崖逾险而上矣。由其南循西山又二里，有石山一支，自西山东向突川中，其西南转腋处，有古庙当其间，前多巨石嶙峋，如芙蓉簇萼，其色青殷(2)，而质廉利，不似北来之石，色赭而质厉也。入叩无人，就庑而饭。既乃循东突之峰东行半里，转而南盘其嘴。其嘴东临平川，后耸石峰，嘴下石骨棱棱，如侧刃列锷，水流一线，穿于其间，汩汩南行，心异之。仰眺其后耸石峰，万萼云丛，千葩蜃结，以为必有灵境。担者曰："近构一寺，曰鹤鸣，不识有人栖否。"余乃令担仆前行，独返而蹑其上，披绡蹈瓣半里，陟峰头而庵在焉。其门东北向，中有堂三楹，供西方大士，左有楼祀文昌，俱不大，而饰垩未完。有一道者栖其间。盖二年前，居人见山头有鸣鹤之异，而道者适至，募建此庵，故乡人感而名之。道者留余迟一宿，余以担仆已前，力辞之，不待其炊茶而别。

【注释】

(1)四庄：今作士庄，在鹤庆县北隅，辛屯以西。水潭今存，称士庄龙潭。

(2)殷(yān)：赤黑色。

【译文】

出洞后，靠着西山往南行二里，有几家人靠山而居。由村前又往南行一里，转向西行一里，又逼近西山的山麓。再往南行二里，就见西山从中断开，两面的山崖如门一样对面相夹，上下紧逼合拢，缺口中有路顺着向上走。这座山崖是丽江府南部尽头的分界处，平川内田野平整，鹤庆府独自往北下穿，两面的高山，丽江府都向南前伸，因为两面山的后面，还是麽些的风俗。从此地往南走，东南两面也全是

倮㑩，隶属于鹤庆府的土官高千户了。又往南行二里，一条溪水从西山下流出来，我溯溪流去穷究它。稍转向北行半里，溪水分别从两个孔洞中向东流出来，都是从石头下溢出来，没有大的洞。于是越过出水的石头上方，由水的西边，沿着山往南行。半里，有个山洞一连裂开三个洞口，靠着山崖面向东，洞深一丈多点，高处也如此，三个洞口各自屹立，洞中不相通，而石头是殷红色，洞前有桃花点缀，颇有些霞痕锦帛的意境，只是这个洞中间不相通，感到可惜罢了。山崖右边，一座分支的山峰从上方向东延伸，似手臂样环绕而下，山窝中冲落下砂砾，向北转后倾斜到山崖前。山窝底部也有一个洞，往南登上手臂样环绕的山脊，才回头远远看见这个洞，似乎也不深，就放弃了它。往南越过手臂样的山脊，向东南下行半里，有个十几家人的村庄，紧靠西山的山嘴，这是四庄。村南的山窝中，有一池龙潭，大处有一百多亩，一直逼近西山，西山的石崖往下插入龙潭。道路绕着石崖上登到龙潭南面，又行一里，沿着龙潭东岸往南绕着龙潭走，泄水的堤堰，在龙潭的东南面，水悬空下坠到深坑中，就是向东流出去然后流淌到小板桥的溪流了。龙潭西北侧，石崖回转，石脚倒插，东边又耸起一座石崖，如拇指一样突立在潭水中，那上面建了栅栏，不知里面祭祀什么神，石崖下面就是龙潭中的水流出来的地方，也不知出水洞的大小。不过这里的环境水石潆洄，山峰突起石崖倒立，而潭水尤其晶莹荡漾，更胜过香米龙潭的景色，可惜我已经从龙潭往东走了一里，走到了泄水的堤堰，不方便从西边的石崖上越过险阻上登了。由堤堰南边沿着西山又行二里，有一座分支的石山，从西山向东前突到平川中，石山转向西南的山窝处，有座古庙位于山窝间，庙前有许多嶙峋的巨石，如同一簇芙蓉的花瓣，石头颜色青中泛红，而石质棱角锋利，不像从北边过来见到的石头，颜色赭红而石质粗硬。进庙敲门，没有人，就在廊庑下吃饭。饭后就沿着向东前突的石峰往东行半里，转向南绕过山嘴。山嘴东边面临平川，后方耸立着石峰，山嘴下骨状的岩石棱角分明，如侧放成排的刀刃，一条线一样的水流，穿流在石丛间，汩汩地往南流淌，心里感到很奇异。抬头眺望身后高耸的石峰，万朵花萼成丛如云，千枝花朵盘结盛开，以为必定有灵异的地

方。挑夫说："最近建了一座寺，叫鹤鸣寺，不知是否有人居住。"我于是命令挑夫和仆人往前走，我独自返回去上登石峰，分开薄纱样的草丛踩着花瓣样岩石走半里，登上峰头，而寺庵就在峰头。寺门面向东北，寺中有三间堂屋，供奉观音菩萨，左边有楼，祭祀文昌帝君，都不大，而且粉刷还没完。有一个道士住在寺中。原来是两年前，居民见山头有鹤鸣的异事，而道士恰好来到，募资建了这座寺庵，所以乡里人感念而起名叫鹤鸣寺。道士留我住一宿，我因为挑夫和仆人已往前走了，竭力辞谢了他，没等他烧火沏茶就告别了。

其庵之南，村庐倚西山下者甚盛。三里余，又有危峰自西山东突，与鹤鸣之峰南北如双臂前舒，但鹤鸣嶙峋而缭绕，此峰耸拔而拱立为异耳。是峰名石寨，前有村名石寨村(1)。有一龙泉自峰下出，汇水为潭，小于四庄，东乃环堤为堰，水从堰东注壑去，即东出于大板桥者也。半里，越堤之南，复循西山南行，其地渐莽，无田塍村庐之托，想无水源故也。八里，始有溪东注，路东转而南渡之，于是东望为演武场北村(2)，西望为西龙潭大村(3)，盖此水即西龙潭所分注者也。西龙潭亦当西山东突之腋，汇水颇大，东北流者为此水，中为城北大路口水，东南引者为城中之水，其利为一郡之冠云。又南二里，出大路。正当大路所向之处，其东有竹丛村庐，即来时所遵道也。从大路南四里余，而抵鹤庆北关，托宿于关外，乃入北门，是为旧城。南半里，转而西，为御前守御所在焉。摩尼庵复吾师之子张生家北向而居，入叩之，往摩尼未返也。又转南，再入城门，是为新城。始知鹤庆城二重，南新北旧，南拓而北束。入新城，即从府治东南向行，半里，东转郡学前，南向有大街，市舍颇盛。已乃仍出两北门，入寓而餐始熟，遂啜而卧。

【注释】

(1)石寨村：今名新华，在鹤庆县北隅，板桥以西。水潭今存，仍称石寨子龙潭。

(2)演武场：在鹤庆县北郊的公路上，今称教场坝。

(3)西龙潭：今名同，已扩为西龙潭水库。

【译文】

寺庵的南面，村居房屋紧靠在西山下的很是兴盛。三里多，又有险峰从西山向东前突，与鹤鸣寺所在的石峰一南一北如同双臂向前舒展，但鹤鸣寺所在的石峰山石嶙峋而缭绕，这座山峰高耸挺拔而拱立，这是不同处。此峰名叫石寨峰，山峰前有个村庄名叫石寨村。有一股山泉从山峰下流出来，泉水汇积为龙潭，比四庄的龙潭小，东面环绕着堤堰，水从堤堰东边流淌到壑谷中去，就是向东流出去流到大板桥下的溪流了。半里，越到水堤的南边，又沿着西山往南行，这一带渐渐长满草丛，没有田地村屋，想来是没有水源的缘故。八里，才有溪水往东流淌，道路自东转向南渡过溪流，在这里向东望去是演武场北村，向西望去是西龙潭大村，原来这条溪水就是西龙潭分流出来的水。西龙潭也是位于西山向东前突的山窝中，积水相当大，向东南流的就是这条溪水，中间的是城北大路口的水，往东南引流的是城中的水，它的灌溉之利在鹤庆府数第一。又往南二里，出到大路上。正在通向大路的地方，东边有竹丛村舍，就是来时所走的路了。沿大路往南行四里多，就到鹤庆府城北关，投宿在关外，于是进入北门，这是旧城。向南走半里，转向西，是御前守御所所在地。摩尼庵复吾法师的儿子张生的家面向北居住，进去敲门，张生去摩尼庵还没回来。又转向南行，再进入城门，这是新城。这才知道鹤庆府城有两座，南边是新城北面是旧城，南城宽阔而北城狭小。进入新城，就从府衙前向东南行，半里，往东转到府学前，向南之处有大街，集市房屋十分兴盛。不久就仍然走出两道北门，进入寓所后饭刚刚熟，就吃饭后睡下。

鹤庆西倚大山，为南龙老脊，东向大山，为石宝高峰，石宝山高穹独耸，顶为倔多尊者道场(1)。此山自丽江东山南向下，南尽于金沙江。中夹平川，自七和南下。但七和之南，又有三岔黄泥冈，自西而横逼东山。故其川以冯密南新屯为甸头，直下而南，共五十里，有象眠山西自西大脊

东属于石宝山。石宝山西与剑川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从《志》为是。象眠山与丽江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亦当从《志》为是。漾共江贯于中川，南抵象眠，分注众窍，合于山腹，南泄为一派，合枫木之水，东南入金沙江。两旁东有五泉，出石宝之下；西有黑龙、西龙诸潭(2)，出西大山下。故川中田禾丰美，甲于诸郡。冯密之麦，亦甲诸郡，称为瑞麦，其粒长倍于常麦。

【注释】

(1)道场：佛教礼拜、诵经的场所。

(2)“西有黑龙”句：鹤庆坝子边缘以龙潭著称，风景甚佳，亦颇饶灌溉。万历《云南通志》鹤庆军民府山川载：“龙潭，在府治者有十五：曰黑龙、曰青龙、曰白龙、曰西龙、曰龙宝、曰吸钟、曰石朵、曰香米、曰北渼、曰柳树、曰小柳南、曰赤土和、曰宣化，俱流入漾共江；曰龙公，流入金沙江；曰大龙，其周五亩余，深不可测，亦不深泄”。该府堤闸又载：“去府北四十里，又有黑龙潭，西北三十里，有香米龙潭，俱筑有堤，灌溉逢密等村田地。白龙潭，在府西北八里，灌溉罗尾邑等村田地。又有南渼潭、北渼潭，大小渼潭，石寨子龙潭、龙公潭，俱利灌溉，军民赖之。”吸钟龙潭又称黄龙潭。

【译文】

鹤庆府西面紧靠大山，是往南延伸山脉的主脊，东边面对大山，是石宝山的高峰，石宝山高大穹窿，独自耸立，山顶是倔多尊者的道场。这座山从丽江府的东山向南下延，南面的尽头到金沙江。中间夹着的平川，从七和往南伸展下来。但在七和的南面，又有三岔黄泥冈，从西面横向逼近东山。所以这个平川以冯密南边的新屯作为甸头，一直往南伸展下来，共有五十里，西面有象眠山从西面的大山脊往东延伸连接到石宝山。石宝山与西边剑川州的石宝山同名，《一统志》称为峰顶山，采纳志书说的才对。象眠山与丽江府的象眠山同名，《一统志》称为龙珠山，也应当采纳志书说的才对。漾共江流贯在平川中，往南流到象眠山，分别流进众多的洞穴中，在山肚子中汇流，向南外泄形成一条水流，汇合枫木桥下的水，向东南流入金沙江。平川两旁东面有五处山泉，从石宝山下流出来；西面有黑

龙潭、西龙潭等龙潭，从西面大山下流出来，所以平川中稻田丰美，在各府中数第一。冯密的麦子，也在各府中数第一，成为瑞麦，麦粒比普通的麦粒长一倍。

十三日　早饭，平明抵北门。从门外循旧城而西，一里，转而南，半里，其南则新城复拓而西出。随之又西半里，又循城南转半里，过西门，乃折而西向行。度一桥，西三里，乃蹑坡，二里，逾坡西稍下。其坡自西山东下，至此伏而再起，其南北俱有峰舒臂前抱，土人称为旗鼓山，而坡上冢累累，盖即郡城之来脉也。土人言："昔土官高氏之冢当此冈，国初谓其有王气，以大师挖断其后脉，即今之伏处也。"不知起伏乃龙脉之妙，果挖之，适成其胜耳，宜郡城之日盛也。由伏处即上蹑坡行，一里，至坡脊，南北俱坠坑成峡。又一里，南度西峡之上，从南坡蹑峻西登，二里稍平。再缘南坡折而上，一里，复随峡西入，一里，抵西岭下，转而北向蹑峡中。其峡乃坠水枯涧，巨石磊磊，而叠磴因之，中无滴沥，东西两崖，壁夹骈凑，石骨棱棱，密翳蒙蔽，路缘其中，白日为冷。二里余，有巨石突涧道中，若鹚首之浮空(1)，又若蹲狮之当户。由其右崖横陟其上，遂循左崖上，其峻束愈甚。二里始平，西行峡中。一里稍上，北崖峭壁耸起，如奋翅劈霄，而南崖亦崭削相逼，中凑如门，平行其中，仰天一线，余以为此南度之大脊也。透其西，峰环壑转，分为二岐：一由脊门西下，循北山而西北；一由脊门直出，循南山而西南。莫定所适。得牧者，遥呼而问之，知西北乃樵道也，遂从其西南行。半里，有峰中悬壑中，两三茅舍当其上，亦哨守者之居也。从其南平行峡中，西望尖峰耸立，高出众顶，余疑路将出其西北。及西二里，稍下洼中，半里，抵尖峰东麓，其处洼而无水，西北、西南之峡，俱似中坠，始悟脊门西来平壑，至此皆中洼，而非外泄之峡矣。从洼西南上，遂披尖峰东南峡而登，密树蒙茸，高峰倒影。二里，循峰西转，遂逾其东度之脊。西半里，盘尖峰之南，西北半里，又逾其南度之脊。北脊高于东度者，然大脊所经，又似从东度者南转，而脊门犹非其度处也。逾脊，遂北向而下，一里，已出尖峰之西，至此盖三面挟尖峰而行

矣。

【注释】

(1)鹢(yì)：像鹭鸶样的水鸟，能高飞。

【译文】

十三日　早饭后，天亮时到北门。从北门外沿着旧城往西行，一里，转向南，半里，这里的南边就是新城又往西拓展出去的地方。顺着新城又往西行半里，又沿着新城向南转半里，经过西门，于是折向西行。走过一座桥，向西三里，就上登山坡，二里，翻过山坡往西慢慢下走。这个山坡从西山往东伸展下来，到此地低伏下去又再隆起，山坡南北都有山峰展开手臂向前围抱，当地人称为旗鼓山，而山坡上坟墓重重叠叠的，大概就是延伸到府城的龙脉。当地人说："从前高土官家族的坟墓就在这座山冈上，国朝初年认为这里有帝王之气，按风水大师的意思挖断了山冈后面的地脉，就是如今低伏的地方了。"这是不知道地势起伏是龙脉的妙处，果真挖断了它，恰好成为优美的景致了，难怪府城会一天天兴盛起来了。由低伏之处就往上登坡，前行一里，来到坡脊上，南北两面的深坑都下坠成峡谷。又行一里，往南过到西面峡谷的上方，从南面的山坡踏着陡峻的路向西上登，二里后渐渐平缓起来。再沿着南面的山坡转向上走，一里，又顺着峡谷向西进去，一里，到达西岭之下，转向北穿行在峡谷中。这个峡谷是泄水的干枯山涧，巨石磊磊，而层层石阶顺着地势走，山涧中没有一滴水，东西两面的山崖，似两面墙壁样相夹凑拢，骨状的岩石棱角分明，浓荫遮蔽，道路顺着峡谷中走，白天都感到冷。二里多，有巨石突立在山涧的道路中间，像鹢鸟的头飘在空中，又像石狮蹲坐在大门口。从巨石右边的石崖下横爬到巨石上，就沿着左边的石崖上走，那路越来越险峻狭窄得厉害。二里才平缓一些，向西行走在峡谷中。一里逐渐上走，北面的悬崖峭壁耸起，好像要振翅冲向云霄，而南边的山崖也是高险陡峻逼过来，中间挤拢像门一样，平缓行走在峡

谷中，抬头天只有一线宽，我认为此地是向南延伸的大山主脊了。钻到峡谷西边，山峰回绕壑谷弯转，分为两条岔路：一条从山脊口往西下行，沿着北山向西北走；一条经由山脊口一直出去，沿着南山往西南走。无法决定往哪里走。遇到放牧的人，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知道向西北的是打柴的小道，就从那通往西南方的路走。半里，有座山峰高悬在壑谷中，两三间茅屋位于山峰上，也是守哨所的人的住房。从山峰南边平缓行走在峡谷中，望见西面耸立的尖峰，高出群山的山顶，我怀疑道路将会从尖峰西北方出去。等到向西行二里后，逐渐下到洼地中，半里，到达尖峰的东麓，此处地势下洼却没有水，西北、西南的峡谷，似乎都向中间下坠，这才明白从山脊口往西来的平展的壑谷，到这里都向中间下洼，而不是往外泄水的峡谷。从洼地往西南上行，就穿越尖峰东南的峡谷上登，浓密的树丛茂密葱茏，高峰倒映下山影。二里，沿着尖峰向西转，便翻越尖峰往东延伸的山脊。向西半里，绕过尖峰的南麓，往西北行半里，又翻越尖峰往南延伸的山脊。北面的山脊比往东延伸的山脊高，然而主脊的走向，又似乎是从往东延伸的山脊往南转，而且山脊口还不是主脊延伸而过的地方。越过山脊，就向北下走，一里，已经出到尖峰的西边，来到这里，大体上傍着尖峰的三面走过了。

乃西向随峡下坠，一里，峡始开。一里，转而西南，乃循南山之坡曲折西下，三里，抵盘壑中。其处东北西三面皆崇峰，西北东南二面皆坠峡，惟西南一脊如堵垣。平陟其上，共二里，逾前冈，有废舍踞冈头，是为汝南哨(1)。其东南坞中，有村倚东山，乃土官所居，土人又名为虞蜡播箕。由哨南下，行坞中一里余，遂南入峡。东西皆土峰逼夹，其下颇峻。二里出峡，乃饭。复见东南有坠壑，乃盘西峰之南，复西陟其坞。一里余，复陟其西峰而南盘之，遂西向循坡下，北峰南壑，路从深树叠石间下，甚峻。四里，转峡度脊，其下稍平。西南半里，有茅棚卖浆冈头，乃沽以润枯肠。又西南半里，下至壑底，有水自南峡来，竟壑中，北透峡去，是为清水江(2)。始知壑西之山，反自大脊南度而北，其水犹滥觞细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其

下流北出，当西转南下，而合于剑川之上流，然则剑川之源，不第始于七和也。清水江东岸，有数家居壑中，上有公馆，为中道。

【注释】

(1)汝南哨：今名同，又称新峰，在鹤庆县西隅。

(2)清水江：此水今仍称清水江，在剑川县东北隅。水边有村亦名清水江。

【译文】

于是向西顺着峡谷下坠，一里，峡谷才开阔起来。一里，转向西南，就沿着南山的山坡曲折向西下行，三里，来到盘绕的壑谷中。此处东、北、西三面都是高峰，西北、东南两面都是深坠的峡谷，只有西南方的一条山脊像一堵墙。平缓地登到山脊上，共走二里，翻越前方的山冈，冈头上有废弃的房屋，这是汝南哨。哨所东南的山坞中，有个村子紧靠东山，是土官居住的地方，当地人有称之为虞蜡播箕。由哨所往南下山，行走在山坞中一里多，就向南进入峡谷。东西两面都是土峰紧逼相夹，那下走的路很陡峻。二里后走出峡谷，于是吃饭。又看见东南有下坠的壑谷，就绕着西峰的南麓，又向西穿越这里的山坞。一里多，又登上西峰后往南绕过西峰，就向西顺着山坡下行，北面是山峰南面是壑谷，道路从幽深的树林和叠累的岩石间下走，十分陡峻。四里，转过峡谷越过山脊，那下走的路稍微平坦一些。往西南行半里，有座在冈头上卖酒浆的茅草棚，就买酒润一润干枯的肠子。又往西南行半里，下到壑谷底，有水从南面的峡谷中流来，流贯整个壑谷中，向北穿过峡谷流去，这是清水江。这才知道壑谷西面的山，反而从主脊由南往北延伸，这里的水还是起源处的涓涓细流，不足以称得上溪流，可怎么竟然用江来取名呢？江水下游往北流出去，应当转向西往南下流，而后与剑川州水流的上游汇合，这样看来，剑川州的水源，不仅仅起始于七和了。清水江东岸，有几家人住在壑谷中，上面有公馆，是中间一条路。

涉水西，从西坡南向上，迤逦循西山而南，三里余，乃折而西南上，甚峻。一里，又折而西，半里，西逾岭脊，即南从东大脊西度北转者，当北尽于清水江西透之处者也。越脊西下峡中，二里，峡始豁而下愈峻，又一里余，始就夷。行围壑间，又一里余，乃循南峰之西而南盘之。一里，出其口，始见其西群峰下伏，有峡下嵌甚深，南去稍辟，而东南峡中，似有水光掩映者，则剑川湖也；西南层峰高峙，雪色弥莹者，则老君山也。南盘二里，又见所盘之崖，其西石峰倒涌，突兀嵯峨，骈错趾下，其下深壑中，始见居庐环倚，似有楼阁瞻依之状，不辨其为公馆、为庙宇也。从其上南向依东崖下，二里，西度峡脊，已出居庐之南，遂循西峰南下，一里，则东峡已南向，直趋剑湖矣(1)。于是南望湖光杳渺，当东山之麓，湖北带壑连青，环畦甚富，意州治已在其间，而随峡无路。路反从峰头透坳西去，一里稍下，又转西峰而盘其南。又一里，于是南面豁然，其前无障，俯见南湖北坞，而州治倚西山，当其交接处，去此尚遥。路盘坡西行，一里余，乃从坡西峡中南下。又一里，抵山麓，乃循崖西转。半里，则村居倚山临坞，环堵甚盛，是为山塍塘。问距州尚十里，而担者倦于行，遂止。

【注释】

(1)剑湖：《嘉庆重修一统志》丽江府山川：“剑川湖，在剑川州南五里，亦名东湖，周广六十里，尾绕罗鲁城，流为漾濞江，亦曰濞溪江。俗称为海子，岁办鱼课。”今剑湖水面仅7.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4米，最深处9米，平均水位海拔2186米。

【译文】

涉水到西岸，从西面山坡向南上行，曲曲折折沿着西山向南走，三里多，便折向西南上登，很陡峻。一里，又折向西，半里，向西翻越岭脊，就是从东面的大山主脊往西延伸向北转的山脊，北边应当在清水江向西穿越之处到了尽头。越过山脊往西下到峡谷中，二里，峡谷开始开阔起来，可下走更加陡峻，又行一里多，才走上平路。前行

在围绕的壑谷间，又行一里多，于是沿着南峰的西边往南绕着山峰走。一里，走出山口，才看见山口西面群峰低伏，有峡谷下嵌得非常深，往南去渐渐开阔起来，而东南方的峡谷中，似乎有水光掩映的地方，就是剑川湖了；西南方层层山峰高耸对峙，雪光弥漫晶莹的地方，就是老君山了。往南绕行二里，又看见绕行之处的山崖，它西面的石峰倒立涌起，突兀嵯峨，在脚下交错罗列，石峰下的深壑中，才看见有房屋紧靠环绕着山，似乎有楼阁相依的样子，分辨不出那是公馆还是庙宇了。从壑谷上方向南靠着东边的山崖下走，二里，往西越过峡谷旁的山脊，已经出到房屋的南边，就沿着西峰往南下行，一里，就见东面的峡谷已经向南，一直通往剑湖了。在这里望见南面湖光杳渺，湖水位于东山的山麓，湖北面的壑谷青翠之色连成带状，环绕着非常多的田地，猜想州城已经就在这一带，但顺着峡谷去没有路。路反而从峰头穿过山坳往西去，一里逐渐下走，又转向西峰后绕道山峰南面。又行一里，到这里南面豁然开阔，前方没有障碍，俯瞰南面的湖水、北边的山坞，而州城紧靠西山，位于湖水和山坞交接之处，离此地还很遥远。路绕着山坡往西行，一里多，就从山坡西边的峡谷中向南下走。又行一里，抵达山麓，于是沿着山崖往西转。半里，就见村庄房屋背靠山面临山坞，环绕的围墙很长，这里是山塍塘。打听到离州城还有十里，可挑夫疲倦了，走不动，便停下了。

十四日　昧爽，饭于山塍塘，平明乃行。自是俱西南向平畴中行矣。二里余，有一小山南突平川，路从其北西转而挟之。复西南行平畴中，雨霏霏至。二里，有大溪自北而南，平流浅沙，汤汤南注湖中，然湖自下山塍，已不可见矣。随溪南行，又半里，大石梁西跨之，其溪流盖北自甸头来。按《志》，州西北七十里山顶，有山顶泉，广可半亩，为剑川之源。此山不知何名，今丽江南界七和后大脊，实此川发源之所(1)，则此山即在大脊之南可知。更有东山清水江之流，亦合并之，其盘曲至此，亦不下七十里，则清水江亦其源可知。从桥北望，乃知水依西山南下，其东则山塍塘北之山盘夹之，山塍塘之东山南坠而为川，又东，则东山乃南下而屏其东，与西界金华

山为对。是山塍塘者，实川之北尽处，其东南辟而为川以潴湖，其西北夹而为峡以出水者也。过桥，风雨大至。随溪南行半里，避于坊下，久之稍止，乃西南复行塍间。一里余，有一小流西来，乃溯之西一里，抵剑川州(2)。

【注释】

(1)“实此川”句：甸头，今名同，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九河。至今此水仍发源于九河。《滇游日记八》三月二十三日记也明确说：“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此处“七和”应为“九和”之误。

(2)剑川州：隶鹤庆军民府，治今剑川县金华镇。

【译文】

十四日　黎明，在山塍塘吃饭，天亮就上路。从这里起都是向西南在平旷的田野中前行了。二里多，有一座小山向南突起在平川中，路从小山北面转向西后靠着山走。又往西南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细雨霏霏来临。二里，有条大溪自北往南流，平缓流过浅水处的细沙，浩浩荡荡向南流入湖中，然而湖水自从走下山塍塘，已经不能见到了。顺着溪流往南行，又行半里，大石桥向西跨过溪流，这条溪流大概是从北面的甸头流来的。根据志书，州城西北七十里的山顶上，有个山顶泉，大处约有半亩，是剑川的源头。这座山不知是什么名字，如今丽江府南境七和后面的大山脊，实际是这条河川发源的地方，那么这座山就在大山脊的南面是可以知道的。还有东山清水江的水流，也是合并入这条河川，河水弯弯曲曲流到此地，也不下七十里路，那么清水江也是它的源头是可以知道的。从桥上向北望，才知道河水靠着西山往南下流，河东边就是山塍塘北面的山盘绕夹住河流，山塍塘的东山往南下坠成平川，又往东，就是东山向南下延后屏风样矗立在平川东面，与西面的金华山相对立。因此山塍塘这个地方，实际是平川北面的尽头处，它的东南展开成为平川，蓄水成湖，它的西北夹成峡谷以便水流出去。过桥后，风雨猛烈来临。顺着溪流往南行半里，

在牌坊下避雨，很久后雨渐渐停了，于是向西南又行走在田野间。一里多，有一条小溪流从西边流来，就溯溪流向西一里，到达剑川州。

州治无城，入其东街，抵州前，乃北行，税行李于北街杨贡士家。乃买鱼于市。见街北有祠，入谒之，乃祠死节段公者。段名高选，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巴县令(1)，阖家死奢酋之难(2)，故奉诏立祠。今其长子暄荫锦衣在都。祠中有一生授蒙童。植盆中花颇盛，山茶小仅尺许，而花大如碗。出祠，东还寓，以鱼畀顾仆，令守行囊，而余同主人之子，令担者挈饭一包，为金华之游。

【注释】

(1)“段名高选”四句：本作“段名某，州人，万历末，以进士为重庆某县令”，据“四库”本、叶本补。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县，在今四川重庆市渝中区。

(2)“阖家”句：明时设永宁宣抚司，在今四川叙永县。奢酋指永宁宣抚司土官奢崇明。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其部党领兵至重庆，乘机起事，杀明官，据重庆，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进围成都百日。崇祯初始平。

【译文】

州治没有城墙，进入东街，到达州衙前，就往北行，把行李放在北街的杨贡生家。于是在集市上买鱼。看见街道北边有个祠堂，进去祭拜，是祭祀死于气节的段公的祠堂。段公名叫高选，本州人，万历末年，以进士的身份出任重庆巴县县令，全家死于奢崇明之难，所以奉皇帝的诏命修建了祠堂。今天他的长子段暄因为父亲的功勋在都城锦衣卫。祠堂中有一个儒生在教小孩读书。盆中种的花很茂盛，山茶小的仅有一尺左右高，可花大如碗。走出祠堂，向东返回寓所，把鱼交给顾仆，让他守护行李，而我和房主人的儿子，命令挑夫带上一包饭，去游金华山。

出西郊，天色大霁，先眺川中形势。盖东界即大脊南下分为湖东

之山者，是为东山。西界则金华山最高，北与崖场诸山，南与罗尤后岭，颉颃西峙，是为西山。其金华之脉，实西南从老君山来。老君山者(1)，在州西南六十里杨村之北，其山最高，为丽江、兰州之界，出矿极盛，倍于他山者。土人言，昔亦剑川属，二十年前，土千户某姓者，受丽江贿，以其山独畀丽江。丽江以其为众山之脉，禁矿不采。然余按《一统志》，金华山脉自西番罗均山来(2)，盖老君即罗均之讹，然谓之西番者，则《统志》之讹也。其山犹在兰州之东，西番在兰州西澜沧江外，其山即非剑川属，亦丽江、兰州界内，胡以有西番之称？然即此亦可知此山原不属剑川，土人贿畀之言，不足信也。其北则山塍后岭，自东山北转，西亘而掉其尾。其南则印鹤山，自东山南下，西顾而回其岭。中围平川，东西阔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汇其半。湖源自西北来，向西南破峡去，而湖独衍于东南。此川中之概也。其地在鹤庆之西，而稍偏于南；在丽江之南，而稍偏于西(3)；在兰州之东，而稍偏于北；在浪穹之北，而稍偏于西。此四境之准也。州脉自金华北岭东环而下，由州治西行一里余，及其麓。有二寺，并列而东向，俱不宏敞。寺后有亭有轩，在层崖盘磴之上，水泉飞洒，竹影桃花，罨映有致，为乡绅杨君之馆。由其北蹑崖西上，有关帝庙，亦东向，而其处渐高，东俯一川甸色湖光，及东山最高处雪痕层叠，甚为明媚。由庙后循大路又西上半里，北循坡而下，为桃花坞；南分岐而上，为万松庵；而直西大道，则西逾岭而抵莽歇岭者也。

【注释】

(1)老君山：今名同，仍是玉龙、兰坪、剑川三县界山，最高峰海拔4298米。

(2)西番：此指今普米族。《维西见闻录》载："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浪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麽些杂居，亦麽些头目治之。"直至近代，兰坪县的普米族仍最多。

(3)而稍偏于西："西"原作"东"，据徐本改。

【译文】

走出西郊，天气大晴，先眺望平川中的地势。东面就是大山主脊

往南下延分支成为剑湖东面的山，那是东山。西面一列山则是金华山最高，北面与崖场的群山，南面与罗尤后面的山岭，不分高低地在西面对峙，那是西山。金华山的山脉，实际是从西南的老君山延伸而来。老君山，在剑川州西南六十里的杨村北面，这座山最高，是丽江府、兰州的分界处，出产的矿石极多，是其他山的两倍。当地人说，从前也是剑川州的属地，二十年前，一个不知姓什么的土千户，接受丽江府的贿赂，把这座山私下送给丽江府。丽江府把它视为群山的命脉，禁止不许采矿。不过我查对《一统志》，金华山的山脉是从西番的罗均山延伸来的，大概“老君”就是“罗均”的错读，然而认为是从西番来的，则是《一统志》的错误了。这座山还在兰州的东面，西番在兰州西面的澜沧江以外，这座山既不是剑川州的属地，也不在丽江府、兰州境内，怎么会有西番来的说法呢？但是就根据这种说法也可以知道此山原本就不属于剑川州，当地人贿赂、赠送一类的说法，不能够相信。平川北面就是山塍塘后面的山岭，自东山往北转，往西绵亘后掉转尾部。平川南面是印鹤山，自东山往南下延，向西回过头来回绕成南岭。中间围成平川，东西宽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水汇积占了平川的一半。湖中的水源从西边流来，向西南冲破山峡流去，而湖水独自溢满在东南方。这是平川中的大概面貌。平川的地点在鹤庆府的西面，而稍偏向南；在丽江府的南面，而稍偏向西；在兰州的东面，而稍偏向北；在浪穹县的北面，而稍偏向西。这是四面边界的准确位置。州内的山脉从金华山北岭向东环绕而下，由州治往西行一里多，到达金华山山麓。有两座寺庙，并排面向东，都不宏大宽敞。寺后有亭子有轩廊，在石阶盘绕的层层石崖之上，泉水飞洒，竹影桃花，掩映有致，是乡绅杨君的别墅。由别墅北边踩着崖石往西上登，有座关帝庙，也是面向东，而此处地势渐渐高起来，向东俯视整个平川中的湖光山色和甸子中的景色，以及东山最高处重重叠叠的白雪痕迹，非常明媚。由庙后沿着大路又往西上行半里，向北顺着山坡下走，是桃花坞；往南从分出的岔路上行，是万松庵；而一直向西的大路，则是向西越岭后到达莽歇岭的路。

乃随杨君导，遂从北坡下，数百步而桃花千树，深红浅晕，倏入锦绣丛中。穿其中，复西上大道，横过其南，其上即万松庵，其下为段氏墓，皆东向。段墓中悬坞中，万松高踞岭上，并桃花坞，其初皆

为土官家山，墓为段氏所葬，而桃花、万松，犹其家者。万松昔为庵，闻今亦营为马鬣(1)，门扃莫由入。遂仍从关庙侧，约一里下山。山之北，有峡甚深，自后山环夹而出，涧流嵌其下，是为崖场。两崖骈立，其口甚逼，自外遥望，不知山之中断也。余欲溯其流入，以急于金华，遂循山南行。一里余，有冈如堵墙，自西山而东亘州南，乃引水之冈也。逾冈又南一里余，有道宫倚西山下，亦东向。其内左偏有何氏书馆，何乡绅之子读书其中。宫中焚修者，非黄冠(2)，乃瞿昙也(3)。引余游馆中，观茶花，呼何公子出晤，而何不在，留余少憩。余急于登山，乃出。

【注释】

(1)马鬣(liè)：马颈上的长毛。此处引申为马栈。

(2)黄冠：道士所戴束发的冠为黄色，因此道士也别称黄冠。

(3)瞿昙(qú tán)：系乔答摩的另一译法，为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姓，故常称佛为瞿昙。此处以瞿昙称和尚。

【译文】

于是跟随杨君的引导，就从北面的山坡下走，几百步后就有千树桃花，深红浅晕，突然间进入锦绣丛中。穿越在桃树林中，又往西走上大路，横过桃树林南边，路上面就是万松庵，路下方就是段氏的墓地，都是面向东。段氏墓地高悬在山坞中，万松庵高高坐落在岭上，加上桃花坞，它们最初都是土官家的山，墓地被段家占用，而桃花坞、万松庵，仍然是土官家的。万松庵从前是寺庵，听说现在改建为马厩，门关着无法进去。于是仍然从关帝庙侧边，大约下山一里。山的北边，有条峡谷很深，从后山环绕相夹着出来，山涧嵌在峡底流淌，那是崖场。两面山崖并立，峡口十分狭窄，从外面远远望去，不知山从中间断开了。我想溯涧水进去，因为急于去金华山，就沿着山往南行。一里多，有座山冈像一堵墙，自西山往东绵亘到州治南面，是引水的山冈。越过山冈又往南行一里多，有座道观紧靠在西山下，

也是面向东。道观内左侧有何氏书馆，何姓乡绅的儿子在书馆中读书。道观中焚香修炼的，不是道士，而是和尚。和尚带我在书馆中游览，观赏茶花，叫何公子出来会面，但何公子不在，挽留我稍作歇息。我急于去登山，就出来了。

从宫右折而西上坡(1)，一里，有神庙当石坡上，为土主之宫。其庙东向而前有阁，阁后两古柏夹立，虬藤夭矫，连络上下，流泉突石，错落左右，亦幽阒名区也。与何公子遇，欲拉余返馆，且曰："家大人亦祈一见。"盖其父好延异人，故其子欲邀余相晤。余约以下山来叩。后询何以进士起家，乃名可及者，忆其以魏党削夺(2)，后乃不往。遂从庙右西上，于是崇攀仰陟，遵垂坡以登，三里，转突崖之上。其崖突兀坡右，下临深峡，峡自其上石门下坠甚深。从此上眺，双崖骈门，高倚峰头，其内环立罨翠，仿佛有云旌羽裳出没。益鼓勇直上，路曲折悬陡，又一里而登门之左崖。其上有小石塔，循崖西入，两崖中辟，上插云霄，而下甚平。有佛宇三楹当其中，楹左右恰支两崖，而峡从其前下坠，路由左崖入，由右崖栈石壁而盘其前以登玉皇阁。佛宇之后，有池一方，引小水从后峡滴入，池上有飞岩嵌右崖间，一僧藉岩而栖。当两崖夹立之底，停午不见日色，惟有空翠冷云，绸缪牖户而已。由崖底坡坳而登内坞，有三清阁；由崖右历栈而蹑前崖，有玉虚亭，咫尺有幽旷之异。余乃先其旷者，遂蹑栈盘右崖之前。栈高悬数丈，上下皆绝壁，端耸云外，脚插峡底，栈架空而横倚之。东度前崖，乃盘南崖，西转北上而凌其端，即峡门右崖之绝顶也。东向高悬，三面峭削，凌空无倚。前俯平川，烟波村树，历历如画幅倒铺。后眺内峡，环碧中回，如蓉城蕊阙，互相掩映，窈蔼莫测。峰头止容一阁，奉玉宸于上。

【注释】

(1)"从宫右折"句：此即登金华山。金华山是剑川县西郊风景胜地，今存石牌楼、白塔、卧佛及石将军像。石将军像系山腰路旁一块孤立的巨石，上雕天王像，高4.55米，全身戎装，右手持戟，左手擎塔，左右有二小像侍

立，双手合十，近人研究为南诏时雕像。金华山的建筑，有土主庙、老君殿、玉皇阁、望海楼等。

(2)魏党：明末，宦官魏忠贤(1568—1627)为司礼秉笔太监，又兼管东厂，自称九千岁，专断国政，累兴大狱。其爪牙、私党遍全国，人称魏党。崇祯帝即位，魏被黜职逮治，在途中惧罪自缢。其私党皆被当时人所痛恨，后亦遭削夺。

【译文】

从道观右边折向西上坡，一里，有座神庙位于石坡上，是座土主庙。这座庙面向东而庙前有楼阁，楼阁后面夹立着两棵古柏树，拳曲的藤蔓夭矫屈曲，上下连缀着，流淌的泉水，突立的岩石，错落在左右，也是幽雅寂静的胜景。与何公子相遇，想拉我返回书馆，并且说："家父也希望见一面。"原来他父亲喜欢延揽奇人，所以他的儿子想邀请我相见。我约好在下山后前去拜见。后来打听到，姓何的以进士身份起家，是个名叫何可及的人，回忆起他因为是魏忠贤的党羽被削夺官职，后来就没去。于是从庙右边往西上行，从这里起仰面攀登高处，沿着下垂的山坡上登，三里，转到前突的山崖之上。这座山崖突兀在山坡右侧，下临深峡，峡谷从峡谷上方的石门下坠得很深。从此处往上眺望，两边的石崖像门一样并立，高高靠在峰顶，石门内岩石环立，翠色掩映，仿佛云中有旌旗羽衣出没。愈加鼓足勇气一直上登，道路曲折，高悬陡峻，又行一里后登上石门左边的石崖。石崖上有座小石塔，沿着石崖向西进去，两边石崖从中分开，上方直插云霄，而下面很是平坦。崖壁中有三间佛寺，左右的柱子恰好支撑在两边的石崖上，而峡谷从寺前下坠，道路从左边的石崖进去，经由右边石崖石壁上的栈道绕向前方以便登上玉皇阁。佛寺的后方，有一池水，把从后面的峡谷中滴落的小股水流引来，水池上方有飞空的崖石嵌在右边的石崖上，一个僧人借着飞空的岩洞居住。在两面崖壁夹立的峡谷底，正午见不到阳光，只有空阔的翠色和冷冷的云雾，缠绵在门窗之间而已。经由石崖底部山坳中的山坡登上石门内的山坞，有三清阁；经由石崖右侧走过栈道登上前边的石崖，有玉虚亭，咫尺之间有幽闭和空旷的不同。我

于是先去那空旷的地方，就踩着栈道绕到右边石崖的前方。栈道高高悬空几丈，上下都是绝壁，头上高耸云天外，脚下插入峡谷底，栈道架空而横靠着崖壁。向东越过前边的石崖，于是绕到南面的石崖，由西转向北登上石崖顶端，就是峡谷石门右侧石崖的绝顶了。绝顶向东高悬，三面陡峭如削，凌空而立，无依无靠。前方俯瞰着平川，烟波村树，历历在目，如同画卷倒着铺开。向后面眺望里面的峡谷，峡谷中回环着葱翠之色，如同芙蓉般的城而有花蕊般的门阙，互相掩映，深远葱茏不可测。峰头上之容得下一座楼阁，楼上供奉着玉皇大帝。

余凭揽久之，四顾无路，将由前道下栈，忽有一僧至，曰："此间有小径，可入内峡，不必下行。"余随之，从阁左危崖之端，挨空翻侧，践崖纹一线，盘之西入，下瞰即飞栈之上也，半里而抵内峡之中。峡中危峰内簇，瓣分蒂绾，中空如莲房。有圆峰独穹于后，当峡中峙，两旁俱有峰攒合，界为两峡，合于中峰前。旁峰外缀连冈，自后脊臂抱而前，合成崖门，对距止成线峡。外围中簇，此亦洞天之绝胜矣。冈上小峰共有五顶，土人谓上按五行，有金木水火土之辨。此亦过求之论，即不藉五行，亦岂输三岛哉？中峰前结阁，奉三清(1)，前有古柏一株颇巨，当两峡中合之上。余欲上蹑中峰，见阁后路甚仄，陟左峡而上，有路前蹈峡门左崖之顶，乃陟峡而北蹑之。东出西转，有塔峙坡间，路至此绝。余犹攀巉践削，久之不得路，而杨氏之子与担夫俱在下遥呼，乃返。从内峡三清阁前下坠峡底，共一里而至峡门内方池上，就岩穴僧栖，敲火沸泉，以所携饭投而共啖之。乃与僧同出峡门，循左崖东行。僧指右峡壁间突崖之下，石裂而成峡，下临绝壑，中嵌巉崖，其内直逼山后莽歇，峡中从来皆虎豹盘踞，无敢入者。余欲南向悬崖下，僧曰："既无路而有虎，君何苦必欲以身试也。且外阻危崖，内无火炬，即不遇虎，亦不能入。"杨氏子谓："急下山，犹可觅罗尤温泉。此不测区，必不能从也。"乃随之东北下山。一里，路分两岐：一循山北下，为入州便道；一直东随坡下，即来时道。僧乃别从北去，余仍东下。一里，路左有一巨石，当坡东向而峙，下瞰土主庙后，石高三丈，东面平削，镌三大天王像于上，中

像更大，上齐石顶，下踏崖脚，手托一塔，左右二像少杀之，土人言，土司出兵，必宰猪羊夜祭之，祭后牲俱乌有，战必有功。是为天王石。又下一里，至土主庙南，乃逾涧南上坡，循西山之东，逾坡度坞，南向而行。村之倚坡临川者，篱舍屈曲，竹树扶疏(2)，缀以夭桃素李，光景甚异，三里余而得一巨村，则金华之峰，至是南尽。又下为盘岭，回亘南去，兰州之道，由是而西逾之，从杨村而达焉。

【注释】

(1)三清：道教称天上有三种最高仙境，其中居住着三位最高天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合称“三清”。

(2)扶疏：树木高大，而且枝叶茂盛分披。

【译文】

我凭栏观览了很久，四面环顾没有路，将要从先前的路下到栈道，忽然一个僧人来到，说：“这里有条小径，可以进入里面的峡谷，不必往下走。”我跟随着他，从楼阁左边危崖的前端，凌空挨着石崖侧边翻越，踩着崖壁上一线宽的石纹，向西绕进去，向下俯瞰就是飞架在空中的栈道，半里后来到里面的峡谷中。峡中险峰成簇聚在里面，如花瓣分开，似花蒂盘结，中间空如莲蓬。有座圆圆的山峰独自穹窿在后面，在峡谷正中间耸峙，两旁都有山峰聚合在一起，隔成两道峡谷，在中峰的前方会合。旁边的山峰外连缀着山冈，从后面的山脊处像手臂样向前围抱，合成石崖门，峡谷两边相对的距离成为一条线。外面围着中间簇拥，这也是绝顶优美的洞天了。山冈上的小山峰共有五座山顶，当地人认为上面按照五行，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座山峰。这也是过分苛求的言论，即使不借助于五行，难道又会输给东海的三座仙岛吗？中峰前建有楼阁，供奉三清神像，前方有一棵古老的柏树相当巨大，位于两条峡谷在中间会合处的上方。我想要上登中峰，看见楼阁后面的路很窄，沿着左边的峡谷上走，有条路通往峡口左边石崖的顶上，就穿过峡谷往北攀登。从东边出来向西转，

有座塔矗立在山坡上，路到此断了。我仍然攀爬在悬崖峭壁间，很久找不到路，而杨贡生的儿子与挑夫都在下面远远地呼叫，只好返回来。从里面峡谷三清阁前下坠到峡底，共行一里后来到峡口内的方形水池上，就着僧人住的岩洞，点火烧泉水，把带来的饭放入水中后一同分了吃。于是与僧人一同走出峡口，沿着左边的石崖往东行。僧人指点说，右边峡谷绝壁间前突崖石的下面，岩石裂成峡谷，下临断绝的壑谷，中间嵌有巉岩，那里面一直通到山后的莽歇岭，峡中从来都是虎豹盘踞的地方，无人敢进去。我想向南从悬崖上下去，僧人说："既然无路又有虎，您何苦一定要以身试险呢！况且外面有危崖阻隔，里面没有火把，即使没遇上老虎，也不能进去。"杨贡生的儿子说："赶快下山，还可以去找罗尤温泉，这是不能预测危险的地方，必定不能从这里走。"遇上跟随他们往东北下山。一里，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顺着山往北下走，是去州治的便道；一条笔直往东顺着山坡下走，就是来时走的路。僧人于是告别从北边去了，我仍旧向东下行。一里，路左边有一块巨石，位于坡上向东矗立，下方俯瞰土主庙的后面，巨石高三丈，东面平滑如刀削，上面刻有三大天王的神像，中间的天王像更大，上面与岩石顶齐平，下面踏着石崖脚，左右二位天王像稍矮一些，当地人说，土司要出兵，一定要宰杀猪羊在夜里祭祀神像，祭祀后祭品都没有了，作战必定成功。这是天王石。又下行一里，来到土主庙南边，就越过山涧往南上坡，沿着西山的东面，翻越山坡穿过山坞，向南前行。有靠着山坡面临平川的村庄，弯弯曲曲的篱笆围着村舍，竹丛树木疏密有致，点缀些妖艳的桃花素雅的李花，风光景色甚是奇异，三里多后走到一个大村子，就见金华山的山峰，延伸到这里到了南面的尽头。又下去是盘绕的山岭，回绕着往南绵亘而去，去兰州的路，由这里往西翻越山岭，经由杨村后就到达那里了。

由村南东盘东突之嘴，共里余，南转而得罗尤邑，亦百家之聚也。其处有温泉，在村洼中出，每冬月则沸流如注，人争浴之，而春至则涸成污池焉。水止而不流，亦不热矣。有二池，一在路旁，一在环堵之内，今观之，与行潦无异。土人言，其水与兰州温泉彼此互

出，溢于此则彼涸，溢于彼则此涸。大意东出者在秋冬，西出者在春夏，其中间隔重峦绝箐，相距八十里，而往来有时，更代不爽，此又一异也。村中有流泉自西峡出，人争引以灌，与温泉不相涉。其上有石龙寺，以晚不及探，遂由大道北返。四里，北越一桥，桥北有居庐，为水寨村。从村北折而西，望金华山石门之峡，高悬双阙，如天门夐峙。又二里，北抵州治，入南街，又里余而返寓。

【译文】

由村南向东绕过向东前突的山嘴，共一里多，往南转后走到罗尤邑，也是个百户人家的聚落。此处有温泉，在村子的洼地中流出来，每到冬月沸腾如注的泉水流出来，人们争相洗浴，而春天来临就干涸成污水池。泉水静止不流，也不热。有两个水池，一个在路旁，一个在围墙之内，今天看来，和积水的凹坑没有两样。当地人说，这泉水和兰州的温泉彼此互通，在此地溢出来则那里就干涸，那里溢出来则这里就干涸。大体上秋冬季在东边流出来，春夏时在西边流出来，这中间隔着重重山峦和绝深的山箐，相距八十里，可泉水按季节流来流去，东西交替不出差错，这又是一件奇异的事。村中有流动的泉水从西面峡中流出来，人们争着引水来灌溉，与温泉不相干。村子上面有座石龙寺，因为天晚来不及探访，就由大路向北往回走。四里，往北越过一座桥，桥北有居民房屋，是水寨村。从村北转向西，远望金华山石门的峡谷，像双阙高悬，如天门远远矗立。又行二里，往北抵达州治，进入南街，又行一里多后返回寓所。

十五日　余欲启行，闻杨君乔梓言莽歇岭为一州胜处(1)，乃复为一日停。命担者裹饭从游，先从崖场入。崖场者(2)，在金华北峰之下，有涧破重壁而东出，剖层峰为二，其内皆云舂水碓，极幽寂之致。莽歇正道，当从南崖上；余意披峡而西，由峡底觅道上，更可兼尽，遂溯流入。始缘涧北，不得入。仍渡涧南西入，南崖之上，即昨桃花迷坞处，而此当其下嵌。矫首两崖逼霄，但谓涧底流泉，别有天地，不复知峰头春色，更占人间也。曲折三里，只容一溪宛转，乱舂

互答。既而峰回峡转，前岭西亘，夹涧北来，中壑稍开，环崖愈嵌，路亦转北，而回眺西南岭头，当是莽歇所在，不应北入。适有樵者至，执而问之，曰："此涧西北从后山来。莽歇之道，当从西亘之岭，南向蹑其脊，可得正道。"余从之。遂缘西亘岭西南跻之，虽无路径，方位已不出吾目中。一里余，遂南蹑其北突之脊，东来之路，亦逾此转南矣，遂从之。此峰自金华山北向横突，从此下坠，前尽于崖场峡口，后尽于所逾之脊。其西又有山一支，亦自南北向横突金华山之后，而为北下之峡。盖二山俱从西南老君山来，分支并驰，中夹成箐，石崖盘错，即所谓莽歇岭也(3)。于是循金华山之西南向二里，又渐下者半里，而抵箐中。其箐南来，东崖即金华北岭之后，西崖是为莽歇，皆纯石危亘，骈峡相对，而路当其下。先有一崖，北向横障箐中，下嵌成屋，悬覆二丈余，而东北一石下垂，如象鼻柱地，路南向无隙。从象鼻卷中，傍东崖上透，遂历覆崖之上。望东西两崖，俱有石庋壁覆云，而西崖尤为突兀，上露两亭，因西向蹑危登之。其亭皆东向，倚崖缀壁，浮嵌欹仄，而南列者较大，位佛像于中。左壁有泉自石罅出，下涵小池而不溢。北亭就嵌崖通路。摭虚而过，得片石冒亭其上，三面悬削，其路遂绝。此反北凌箐口，高出象鼻覆崖之上矣。凭眺久之，闻木鱼声甚亮(4)，而崖回石障，不知其处。复东下箐底，溯细流北入，则西崖转嘴削骨，霞崩嶂压，其势弥异。半里，矫首上眺，或下嵌上突，或中刳旁裂，或层堆，或直劈，各极骞腾。有书其上为"天作高山"者，其字甚大，而悬穹亦甚高，或云以篾箩藤索，从峰顶倒挂而书者。西崖有白衣大士，东崖有胡僧达摩，皆摩空粘壁而成，非似人迹所到也。更南半里，有玉皇阁当箐中。由此攀西崖，捱石磴，有僧嵌一阁于崖隙。其阁亦东向。其崖上下陡绝，中嵌横纹，而阁倚之。挨横纹而北，又覆一亭，中供巨佛，倚壁而立，以崖逼不容青莲座也。其北横纹迸绝矣。前闻鲸声遥递，即此阁僧。其师为南都人，茹淡辟幽，栖此有年，昨以禅诵赴崖场，而守庐者乃其徒也，留余待之。余爱其幽险，为憩阁中作记者半日。

【注释】

(1)乔梓(zǐ)：原为二木名，乔树果实向上，梓树果实下俯，因以此比喻父子。

(2)崖场：今作岩场，在剑川县稍西北，永丰河出山口。

(3)莽歇岭：今作满贤林，意为贤士荟萃的山林。在剑川县城西，金华山后，海拔2500米。亦风景胜地。近年，当地工匠就山崖雕遍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石狮群，俗称千狮山。

(4)木鱼：佛教法器名，以木雕挖成鱼形，中空。念经时敲击伴诵，以调音节。下文的“鲸声”即礼佛时敲击木鱼的声音。

【译文】

十五日　我打算上路，听杨君父子说，莽歇岭是全州景色最美的地方，就又为此停留一天。命令挑夫裹上饭随从我游览，先从崖场进去。崖场这地方，在金华山北峰之下，有涧水冲破重重崖壁向东流出来，层层山峰被一剖为二，峡谷内都是在云雾间舂米的水碓，极尽优雅寂静的景致。去莽歇岭的正路，应当从南面的山崖上走；我考虑穿过峡谷往西行，经由峡底找路上走，更能兼及全部景色，就溯水流进去。开始时沿着山涧北岸走，不能进去。仍然渡到涧水南岸往西进去，南面的山崖之上，就是昨天桃花迷乱的山坞处，而此地正在桃花坞下方深嵌之处。抬头看两面的山崖直逼云霄，便只认为涧底流淌着泉水，别有一番天地，不再知道峰头的春光，更是占尽人间美景。曲曲折折三里，峡中只容得下一条溪流弯弯转转，水流乱冲，互相呼应。不久之后峰回峡转，前面的山岭往西绵亘，夹着山涧向北流来，中间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一些，环绕的山崖愈加深嵌，道路也转向北，可回头眺望西南方的岭头，应该是莽歇岭所在的地方，不应该向北进去。恰好有个打柴的人来到，拉着他问路，他说：“这条山涧从西北方的后山流来。去莽歇岭的路，应该沿着向西绵亘的山岭走，向南翻越山脊，就可找到正路。”我听从他的话。于是沿着向西绵亘的山岭往西南登山，虽然没有路，具体方位已不会超出我的眼中了。一里多，就往南攀登那向北前突的山脊，东边来的路，也越过这里转向南了，就顺着路走。这座山峰从金华山向北横突，从这里下坠，前面在

崖场的峡口到了尽头，后面在我所翻越过的山脊处到了尽头。山的西面又有一列山，也是自南向北横突到金华山的后面，而后成为往北下延的峡谷。大概两列山都是从西南的老君山延伸而来，分支并排延伸，中间夹成山箐，石崖盘绕错落，就是所谓的莽歇岭了。从这里沿着金华山的西面向南行二里，又渐渐下行半里，而后到达山箐中。这个山箐从南边来，东边的山崖就是金华山北岭的后面，西面的山崖就是莽歇岭，都是清一色的石崖高险绵亘，并排相对夹成峡谷，而道路正当山崖下方。先有一座石崖，面向北横挡在山箐中，下面凹嵌成石屋，高悬下覆有二丈多，而东北一块下垂的石柱，如象鼻一样竖在地上，路向南去没有空隙。从象鼻卷中间，靠着东面的山崖往上钻，于是经过下覆石崖之上，望见东西两面山崖，都有石壁高架白云覆盖，而西面的山崖尤其突兀，上面露出两座亭子，因而向西踏险登山。两座亭子都面向东，靠着石崖连着崖壁，浮空倾斜，而位于南边的较大，在亭中设了佛像。左边的石壁上有泉水从石峰中流出，下面积水一小池却不外溢。北边的亭子就嵌在崖壁上道路通过的地方，挑选空处过去，有一片岩石盖在亭子上方，三面悬空陡削，道路于是断了。这里往回登上箐口北面，高高站在象鼻和下覆石崖之上了。凭眺了很久，听见有敲木鱼的声音十分响亮，可山崖回绕石壁阻隔，不知木鱼声来自何处。又往东下到山箐底，溯细小的溪流往北进去，就见西面的山崖山嘴回转，骨状壁立，似云霞崩塌，如直立的山峰下压，山势更加奇特。半里，抬头向上眺望，有的下嵌上突，有的中剖旁裂，或者层层堆积，或者一直劈开，各自极尽飞举奔腾的姿态。有人在石壁上写有“天作高山”，字非常大，而悬崖穹窿也非常高，有人说是用藤索下坠篾箩，从峰顶倒挂着写成的。西面的崖壁上有观音菩萨，东面的崖壁上有西域僧人达摩，都是凌空贴着崖壁刻绘成的，似乎不是人迹所能到的了。再往南半里，有座玉皇阁位于山箐中。由此地攀登西面的山崖，顺着石阶走，有僧人在石崖缝隙中嵌入了一座楼阁。这座楼阁也是向东。这里的石崖上下陡绝，中间嵌入横向的石缝，而楼阁就紧靠在石缝中。沿着横向的石缝往北行，又覆盖着一座亭子，亭中供着巨大的佛像，靠着崖壁站立，是因为崖石逼仄容不下青莲座。亭

子北边横向的石缝断绝了。先前听见木鱼声远远传来，就是这阁中的僧人。僧人的师傅是南京人，吃素开辟了这片幽境，住在此地有些年份了，昨天因为坐禅诵经到崖场去了，而守房子的是他的徒弟，挽留我等待他师傅。我喜爱这里的幽静险要，为此在阁中休息半天写日记。

僧为具餐。下午而师不至。余问僧："此处有路通金华山否？"僧言："金华尚在东南，隔大脊一重，箐中无路上。东向直蹑东崖，乃南趋逾顶而东下之。盖东崖至是匪石而土，但峭削之极，直列如屏，其上为难。"余时已神往，即仍下玉皇阁，遂东向攀岭上。时有游人在玉皇阁者，交呼："此处险极难阶！"余不顾，愈上愈峻。二里，有路缘峰腰自南而北，担者欲从北去，余强之南。半里，此路乃东通后岭，非东南逾顶者，乃复东向蹑峻。担者屡后，呼之不至，余不复待，竭蹶上跻，一里余而东逾其脊。从脊上俯视，见州治在川东北矣，乃即从脊南趋。半里，又东南蹑峻上，一里，始凌金华山顶。于是北眺丽江，西眺兰州(1)，东眺鹤庆，南眺大理，虽嵌重峰之下，不能辨其城郭人民；而西之老君，北之大脊，东之大脊分支处，南之印鹤横环处，雪痕云派，无不历历献形，正如天际真人下辨九州(2)，俱如一黍也。复从顶脊南行，脊上已有路，直前一里，渐西转向老君，余知乃杨庄道(3)，乃转而北瞰东向之路，得一线垂箐下，遂从之。下里余，路穷箐密，倾崖倒坎，欹仄蒙翳，下嵌莫测。乃攀枝横跌，跌一重复更一枝，幸枝稠箐密，不知倒空之险。如是一里，如蹈碧海，茫无涯际。既而审视，忽见一塔下涌，虽隔悬重箐，而方隅在目，知去石门，不在弱水外矣。益用攀坠之法，又一里，有线径伏箐间，随之亟行。半里，得中洼之峡，又半里，出三清阁之后，即昨来审视而难从者。于是下峡门，过昨所饭处，皆阒无一人。乃前趋过昨所望虎穴之上，此直康衢，非险道矣。乃从北道循西山北向下，五里而返寓，则担夫犹未归也。

【注释】

(1)兰州：隶丽江府。元明时治所在今剑川县西部的坡脚。

(2)真人：修真得道的人，传说中的成仙者。道家成仙者，男为真人，女为元君。

(3)杨庄：十四、十七日记皆作“杨村”，今剑川县西北隅仍有杨家村，距老君山不远。

【译文】

僧人为我准备了午餐。下午法师还没到。我问僧人：“此处是否有路通往金华山？”僧人说：“金华山还在东南方，隔着一层大山脊，山箐中无路上走。向东一直登上东面的山崖，就向南越过山顶后往东下山。东面的山崖延伸到那里不是石山而是土山，但陡峭峻削到极点，笔直排列如同屏风，那上去的路十分艰难。”我此时已经神往，立即仍然下到玉皇阁，就向东攀登山岭上走。这时有在玉皇阁游览的人，交相呼叫：“此处极其危险，难以上登！”我不理会，越上走越险峻。二里，有路沿着山峰半中腰自南通向北，挑夫想向北去，我强逼他往南走。半里，此路是往东通向后面山岭的，不是往东南翻越山顶的路，就又向东上登险峻的山峰。挑夫屡次落后，呼叫他不见来，我不能再等，竭力跌跌撞撞上登，一里多后往东越过山脊。从山脊上俯视，见到州治在平川的东北方了，于是立即从山脊上往南赶去。半里，又往东南踩在险峻的山路上走，一里，这才登上金华山山顶。在这里向北眺望丽江府，向西眺望兰州，向东眺望鹤庆府，向南眺望大理府，虽然深嵌在重重山峰之下，不能分辨出那里的城郭人民；可西面的老君山，北面的大山脊，东面大山脊分支的地方，南面印鹤山横亘环绕之处，雪山的痕迹和云样的山系，无不历历在目，献出形迹，正像天边的仙人，分辨下方的九州，都像一粒黍子。又从山顶上的山脊往南行，山脊上已经有路，一直前行一里，渐渐向西转，面向老君山，我知道是去杨庄的路，于是转向北俯瞰着向东去的路，见到一条线一样的路下垂到山箐中，就顺着这条路走。下行一里多，路断了，山箐林密，斜立的石崖，倒立的土坎，倾斜浓密，下嵌很深，无法推测。就攀着树枝横着下跌，跌下去一层再换一条树枝，幸好树枝竹丛

稠密，不觉得倒腾在空中的危险。如此一里，如踩在碧绿的海洋中，茫无边际。不久之后仔细查看，忽然看见一座塔在下面涌出来，虽然悬隔着重重山箐，而方位已在眼中，心知距离石门，不会在几千里的弱水之外了。再用攀挂悬坠的方法，又是一里，有条线一样宽的小径伏在山箐间，顺着这条路急忙前行。半里，走到中间下洼的峡谷，又行半里，出到三清阁的后面，就是昨天来仔细查看却不能走的地方。于是下到峡口，走过昨天吃饭的地方，都寂静无一人。便往前赶，走过昨天望见虎穴的上面，这里一直是平安的大路，不再是险途了。于是从北道沿着西山向北下山，五里后返回寓所，而挑夫还没回来。

十六日　平明，炊饭而行。遵南街出，七里至罗尤邑。余以为将滨湖而行，而大道俱西南循坡，竟不见波光渚影。途中屡陟冈越涧，皆自西向东，而冈涧俱不巨，皆有村庐。八里，一聚落颇盛。从其南又一里，大路将东转而趋海门桥(1)，有岐西南入，乃石宝山道也，从此始与大道别。南瞻印鹤山，尖耸而当湖之南，为一川之南屏。其脉自湖东南下伏，而西度复耸，故榆城大道，过海门桥绕湖南而东，由其东伏处南逾而出观音山；湖流所注，由海门桥绕山北而西，由其西尽处南捣而下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西南，东隔此溪南下，又西隔驼强江北流，故其路始从此溪北峡入，又从驼强江东峡渡，然后及石宝之麓焉。由岐路循西坡南下，一里，度一峡，从峡南上，转而西行，二里余，已遥望石宝山尖穹西大峰之南矣。

【注释】

(1)海门桥：今称海门口，在剑湖出口。曾在此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边村落遗址和三千八百年前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文物。

【译文】

十六日　天亮时，做饭吃后动身。沿着南街出来，七里到罗尤邑。我以为就要沿着湖边走，可大路都是往西南沿着山坡走，竟然见不到波光湖影。途中多次上登山冈越过山涧，都是自西向东走，而山

冈山涧都不大，都有村居房屋。八里，一个村落相当兴盛。从村落南边又行一里，大路就要转向东通往海门桥，有条岔路向西南进去，是去往石宝山的路，从此处开始与大路分别。往南远看印鹤山，尖尖耸起而位于湖水的南岸，是整个平川南面的屏障。印鹤山的山脉自剑湖的东南往下低伏，而后往西延伸再耸起，所以去大理府城的大路，经过海门桥绕道湖水南岸往东走，经由东面山脉低伏处向南穿越后出到观音山；湖水的流向，经由海门桥绕流到山的北面后往西流，经由山脉西面的尽头处向南冲捣后下流到沙溪。石宝山又在印鹤山的西南，东边隔着这条往南下流的溪流，西边又隔着向北流的驼强江，所以这条路才从这条溪流北岸进入峡中，又从驼强江东岸渡过峡谷，然后才到达石宝山的山麓。由岔路沿着西面的山坡向南下行，一里，穿过一个峡谷，从峡谷往南上走，转向西行，二里多，已远远望见石宝山的山尖隆起在西面大山峰的南面了。

于是复西南下一里，涉涧，乃南向升层冈，峡中曲折三里，始南逾其脊。南下二里，有水自西南峡来，至此折而东去，是为驼强江，有大石梁南跨之，桥南环塍连阡。南陟之，半里，有村庐倚南坡下，颇盛，是为驼强村。从村南复随箐南上，一里余，登岭脊。从脊上西望，老君山雪色峥嵘，在重峰夹涧之西，始知石宝之脉，犹从金华南下，而尽于驼强北转之处；若老君之脉，则南从横岭而尽于黑会、澜沧之交矣。平行脊上一里余，稍南下，度峡坳，半里，东望海门桥之溪，已破峡嵌底而南，有路随箐直下而就之，此沙溪道也；有岐南上盘西峰之南，此石宝道。乃南上盘峰，一里余，凌峰之南，遂西转而饭。从岭头西向行二里，稍下而逾脊西，随之南转西向，一里，又西南逾其北突之崖，始平望石宝之尖，与西峰并峙，而白塔高悬其间。

【译文】

从这里再往西南下行一里，涉过山涧，就向南爬升层层山冈，曲曲折折走在峡中三里，才向南翻越山脊。往南下行二里，有江水从西南峡中流来，流到此处转向东流去，这是驼强江，有座大石桥跨到江

南，桥南田地环绕阡陌相连。过到桥南，半里，有个村庄紧靠在南面山坡下，很是兴盛，这是驼强村。从村南又顺着山箐往南上走，一里多，上登岭脊。从岭脊上向西望，老君山雪景峥嵘，在重重山峰山涧相夹的西面，这才知道石宝山的山脉，还要从金华山往南下延，而后在驼强江向北转的地方才到尽头；至于老君山的山脉，则是从横向排列的山岭处向南延伸，而后在黑会江、澜沧江的交汇处到了尽头。平缓行走在岭脊上一里多，渐渐往南下行，越过峡中的山坳，半里，向东望海门桥的溪流，已经冲破峡谷嵌入峡底往南流去，有条路顺着山箐一直下走后通向溪流，这是去沙溪的路；有条岔路向南上走绕到西峰的南面，这是去石宝山的路。于是向南上行绕着山峰走，一里多，登上山峰的南面，就向西转后吃饭。从岭头向西行二里，稍下走后翻越到山脊西面，沿着山脊南面向西转，一里，又往西南翻越那向北前突的山崖，开始平视石宝山的山尖，与西峰并排对峙，而白塔高悬在山上。

南一里，遂坠壑直下，一里，抵崖麓，则驼强江自南而北，奔流石峡中，而两崖东西夹峙，巉石飞骞，古木盘耸，悬藤密箐，蒙蔽山谷，只觉绿云上幕，而仰不见天日，玉龙下驰，而旁不露津涯。盖西即石宝之麓，东乃北绕之峰，骈夹止容一水，而下嵌上逼，极幽异之势。循东崖南行三里，夹壁稍开，有石梁西度，立梁上四眺，尚不见寺托何处。梁南两崖，溯水而上，已无纤径，而桥东有路，南逾东峰，则沙溪之道也。度桥西半里，西壁稍开，中坠一坑，甚峻，有巨阁当其口，已倾圮不蔽风雨，而坑中亦无入路，惟仰见其上盘崖层叠，云回幛拥，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路循坑右盘崖磴曲折上，一里余而入石宝寺山门(1)。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

【注释】

(1)石宝寺：在剑川县城南25公里，占地面积约11平方公里，分为石钟寺和宝相寺两部分。石宝山区遍布天然奇石。《重建石宝山祝延寺碑记》载，

宝相寺周围“灵泉结乳，怪石磊磊，作仙佛相，鸟兽相，钟鼓琳琅相，种种天成。”后因改祝延寺为宝相寺。康熙《剑川州志》载：“钟山，石宝山南，其中有石龛、石佛、石狮、石虎、牛、马。”石钟寺周围更甚。

作者按：宝相寺坐落山北，山高谷深，树密藤拥，奇花异草甚多，以自然风光取胜。宝相寺依筑在高耸的削壁上，沿石栈转折攀登，分上下两层，下层有大殿，上层为玉皇阁。海云居(回龙寺)在万树丛中，别有天地。还有牛魔王洞，据说长达五百米，约可容千人。

石钟寺在宝相寺南五公里，文物价值最高，有西南边疆规模最大的石窟群，包括石钟寺八窟，其北的狮子关三窟，其南的沙登村后山谷中五窟。石窟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在大量的佛像中，还夹有“剖腹观音”，“愁面观音”，“酒醉鬼观音”和属于密宗系统的八大明王雕像。其中三窟雕南诏王及其家属官吏等，还有“波斯国人”雕像，藏文题记。有一窟雕一女性生殖器，白族语称为“阿盎白”，一直受到祷拜。石窟保留了南诏、大理以来的大量题记，如“大理囹”、“天启十一年”(870)、“盛德四年”(1179)等，明代李元阳重游石宝山题诗亦保留至今。该石窟开凿于南诏，大理时也有增刻，为我们保留了研究南诏历史的生动资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石宝山区的路线不同。一般人由南而北，从沙溪坝子北端的甸头村登山，先石钟后宝相；若由公路边的明涧哨岔路口往西进山，则先到海云居；徐霞客从北而南，先宝相后石钟，宝相即《游记》中所称石宝寺，但因无人向导，把石钟寺石窟错过了。

【译文】

往南行一里，就望着壑谷一直下坠，一里，抵达山麓，就见驼强江自南往北流，奔流在石山峡谷中，而两面的石崖东西夹立对峙，高险的山石斜飞，古树盘绕高耸，高悬的藤蔓，浓密的竹丛，遮蔽山谷，只觉得头上是幕布一样的绿云，而抬头不见天日，下方江水似玉龙奔驰，而江畔不见露出的渡口江岸。大概西面就是石宝山的山麓，

东边是向北绕的山峰，并排夹立只容得下一条江水，而下面深嵌上方逼窄，极尽幽深特异的气势。沿着东面的石崖往南行三里，夹立的崖壁稍微开阔一点，有座石桥过到西边，站在桥上四面眺望，还看不见佛寺在何处。桥南两面是石崖，逆江水上行，已经没有小路，而桥东有条路，往南翻越东峰，就是去沙溪的路了。过到桥西行半里，西面的崖壁逐渐变开阔，中间下坠成一个深坑，非常陡峻，有座巨大的楼阁正在坑谷口，已经倒塌不能遮蔽风雨，而且也没有进入坑中的路，只是仰面见到坑谷上方盘绕着层层叠叠的石崖，如云朵样缭绕着，似幛子状拥围着，如同十二层楼高的芙蓉，令人目眩心惊。道路沿着坑谷右边绕着崖壁上的台阶曲折上走，一里多后进入石宝寺的山门。山门佛殿有三四层，都是面向东，荒凉冷落不整齐，和尚道士也很稀少；然而石阶和殿址，自身本来就很雄壮。

余停行李于后殿之右，一老僧栖其后，初不延纳。余不顾，即从殿北盘左腋，穷北岩二重，复下，从殿南盘右腋，穷北岩一重，再下，则老僧已炊黄粱相待。时已下午，复从右腋上玉皇阁，穷塔顶，既暮始下。盖后殿正嵌崖脚，其层亘之崖，重重上盘，而路各从两旁腋间，分道横披而入，其前既悬削，不能直上，而上亦中断，不能交通，故殿后第一层分嵌三窍，北窍二重，路从北腋转，南窍一重，路从南腋转，俱回临殿上，而中间不通。其上又环为第二层，殿后仰瞻不见也。路又从玉皇阁北转，即凭临第一层之上，从突崖北陟，蹑北支西上三里余，凌后峰之顶。顶颇平，西半里，有白塔当坪间，又中洼为土塘者二而无水。洼之南，皆石坡外突，平庋如塘堰，而石面有纹如龙鳞，有小洼嵌其上，皆浅而有水。其顶即西并大峰，其峰横列上耸，西拥如屏，欲蹑其上，路绝日暮而止。僧言其上有天成石像，并不竭石池，余所睹颇不一，亦少就雕刻，不辨孰为天成也。

【译文】

我把行李停放在后殿的右侧，一个老和尚住在殿后，起初不接纳我。我不理会，立即从殿北绕到左侧，去穷究北面的两层陡岩，又下

来，从殿南绕到右侧去穷究北面的一层陡岩，再次下来，则见老和尚已经煮好黄米饭等着了。此时已是下午，又从右侧上登玉皇阁，穷究塔顶，黄昏后才下来。原来后殿正嵌在石崖脚下，那层层绵亘的石崖，一层层向上盘绕，而道路各从两旁的侧旁间，分为两条路横穿进去，前方既悬空陡削，不能径直上走，而往上走路也中断，不能通行，所以殿后边的第一层分别嵌着三个洞穴，北边的洞穴有二重，路从北侧转，南边的洞穴有一重，路从南侧转，都要迂回到殿的上方，但中间不相通。第一层上面又环绕成为第二层，在殿后抬头看不见了。路又从玉皇阁向北转，随即登临第一层的上方，从突立的崖石往北上走，登上北面的支脉往西上走三里多，登上后峰的峰顶。峰顶很平缓，向西半里，有座白塔立在平地中，又有两个中间下洼没有水的泥塘。洼地的南边，都是向外突的石坡，平架着如同水塘的堤坝，而且石头表面有如同龙鳞的纹路，有小凹坑嵌在岩石上，都很浅但有水。这峰顶西面就是并列的大山峰，大山峰横列向上高耸，向西围抱如同屏风，想要登到那上面去，因道路断绝天色已晚而止步。僧人说，峰顶上有天然形成的石像，以及不会枯竭的石头水池，我所看见的不止一处，也有稍作雕刻的，分辨不出哪里是天然生成的了。

十七日　由石宝饭而下山。二里，度桥东上，即转东南，二里，东逾其脊，乃转而南行。渐下，转而西南，三里，又转而东，一里，循山南转。其地马缨盛开(1)，十余小朵簇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同艳。二里，过一南度之脊，里余，越岭而南，始望见沙溪之坞，辟于东麓。所陟之峰，与东界大山相持而南，中夹大坞，而剑川湖之流(2)，合驼强江出峡贯于川中，所谓沙溪也(3)。其坞东西阔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所出米谷甚盛，剑川州皆来取足焉。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即钟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观，已无及矣。又一里，遂东南下，三里及其麓。从田塍间东南行，二里，得一大村，曰沙腿(4)。遇一僧，即石宝山之主僧也，欲留余还观钟山，且言："从此西四十里，过蕨食坪，即通杨村、兰州，由兰州出五盐井(5)，径从云龙州抵

永昌，甚便。”余将从之，以浪穹何巢阿未晤，且欲一观大理，更闻此地东去即观音山，为鹤庆、大理通道，若舍此而西，即多未了之愿。

【注释】

(1)马缨：当指杜鹃花科马缨杜鹃，为常绿灌木至小乔木，花色深红艳丽，云南全省皆有分布。《滇海虞衡志》载：“马缨花，冬春遍山，山氓折而盈抱，入市供插瓶，深红不下于山茶。”

(2)剑川湖：此湖流出的水即前称“黑会”，今作黑惠江，往南流入澜沧江。驼强江今称羊岑河、桃园河。

(3)沙溪：今名同，在剑川县南境。

(4)沙腿：南诏、大理时已称沙退，见石宝山石窟题记。即今沙登村，在石钟山东南麓，甸头村南。

(5)五盐井：“五盐井”之说始于明初。洪武十六年(1383)设五井盐课提举司于诺邓，并在所辖的诺邓井、大井、山井、师井、顺荡井等五处设置盐课大使。万历四十二年(1614)废五井盐课提举司，各井改属云龙州、浪穹县管，仍按习惯概称五盐井。后来新开盐井逐渐增多，旧井又有湮废。虽年湮代久，新旧互异，数量变化，但直到近代仍有“云龙五井”的说法。“五盐井”产区主要分布在沘江沿岸。今云龙县治为石门井，曾设石门镇，稍北即诺邓井，近年县治改名诺邓镇。石门稍南的宝丰为原洛马井，稍东的和平为原天耳井。师井、顺荡井在今云龙县北部，为聚落名，保存至今。

【译文】

十七日　在石宝寺吃饭后下山。二里，过到桥东上走，随即转向东南行，二里，往东越过山脊，就转向南行。渐渐下行，转向西南，三里，又转向东，一里，围着山往南转。这地方马缨花盛开，十多朵小花簇拥成一丛，殷红夺目，与山茶一样艳丽。二里，越过一条往南延伸的山脊，一里多，越岭往南行，开始望见沙溪所在的山坞，在山的东麓展开来。所登越的山峰，与东面一列大山互相对峙往南延伸，中间夹成大山坞，而剑川湖的水流，汇合驼强江流出山峡后流贯在平川中，是所谓的沙溪了。这个山坞东西宽五六里，南北不下五十里，出产的谷米

非常多，剑川州都来这里取粮补充不足。从岭上又往南行二里，峰头的岩石突然涌起，如狮子如大象，高的成石崖，低的成台阶，穿过石门，踩着石花瓣，觉得有些特异，却不知这里就是钟山了。离开后才知道，想再返回去观赏，已来不及了。又行一里，就往东南下行，三里到达山麓。从田野间往东南行，二里，走到一个大村子，叫沙腿。遇见一个僧人，就是石宝山的主持僧人了，想挽留我返回去观览钟山，并说："从此地往西走四十里，经过蕨食坪，就通往杨村、兰州，由兰州去到五盐井，经过云龙州去到永昌府，十分便捷。"我将要听从他的话，但因为还没见到浪穹县的何巢阿，而且想去观看一下大理府，更听说此地往东去就是观音山，是去鹤庆府、大理府的通道，如果舍弃这里往西去，就有许多未了却的心愿。

乃别僧东南行塍间，三里至四屯(1)，村庐甚盛，沙溪之水流其东，有木梁东西驾其上，甚长。度桥，又东南望峡坡而趋，二里，由峡蹑坡东向上者五里，得一坡顶，踞而饭。又东一里余，见路右有峡西坠如划堑，其南有崖北向，一洞亦北向辟门，艰于坠峡，惟隔崖眺望，不及攀也。又东里余，抵东脊之下，有涧自北来，小水流其中，南注西坠峡间。大路涉涧而东逾脊，已乃知其为三营道，如欲趋观音山，当溯涧而北入坞。余乃复返涧西，北向溯之入，行夹中，径甚微，两旁石树渐合。二里出夹，乃东北蹑坡而上，坡间万松森列，马缨花映日烧林，而不闻人声。五里，转而东，又上五里，始蹑其脊。脊南北俱峰，中反洼而成坳，穿坳一里，始东北向而下。望见东界，遥山屏列，上干云汉，而其下支撑陇盘，犹不见下辟之坞也。

【注释】

(1)四屯：即今仕登，又作寺登。为沙溪镇驻地。

【译文】

于是告别僧人往东南行走在田野间，三里到四屯，村居房屋十分兴盛，沙溪的水流过村东，有座木桥呈东西向架在溪流上，很长。过

桥，又往东南望着峡谷山坡赶过去，二里，由峡中的山坡向东上登五里，走到一处坡顶，坐下吃饭。又向东一里多，看见道路右边有峡谷向西深坠像割开的堑壕，峡谷南边有向北的山崖，一个山洞也是面向北敞开洞口，很难坠入峡谷中，只好隔着山崖眺望，来不及攀登了。又向东一里多，抵达东面山脊的下方，有山涧从北边过来，小溪水流淌在山涧中，往南流入向西深坠的峡谷中。大路涉过涧水后向东翻越山脊，随后才知道这是去三营的路，如想去观音山，应当溯涧水往北进入山坞。我于是又返回到山涧西面，向北溯涧水进去，想前行在夹谷中，小径很小，两旁岩石树丛渐渐合拢过来。二里走出夹谷，就往东北上登山坡，山坡上万棵松树森然耸立，马缨花在日光映照下烧红松林，却听不到人声。五里，转向东，又上行五里，才登上山脊。山脊南北都是山峰，中间反而下洼成为山坳，穿行山坳一里，向东北方下行。望见东边的山界，远山屏风样排列，上冲云霄，而山下支脉前伸山陇盘绕，还看不见山下开阔的山坞。

坠峡而下二里，又见东麓海子一围，水光如黛，浮映山谷，然其径芜塞，第望之东下。又二里，始有路自北顶而下，随之东北降，又五里余，始及山麓。麓之东，平壑内环，小山外绕，自西大山北麓分支，回环东抱，又转而西，夹于南麓，四周如城，中辟如规，北半衍为平畴，南半潴为海子。海子之水，反西南逼大山之麓，破峡坠去，其中盖另一天也。当壑之中，有居庐骈集，是为罗木哨(1)。其北冈峰，如负扆独拥于后，而前有庐室倚其阳，是为李氏之居。李名某，以进士任吏部郎。今其家居(2)。地灵人杰，信有征哉。东行塍畴间二里，过罗木哨村。又东一里余，有大道自西北向东南，交过之。又东半里，抵东冈下，循之而北，半里，乃东向逾坳而上，又半里乃下，及其东麓，数家濒东溪而居。其溪自三岔路涧峡发源，经观音山过此，而西南绕出洞鼻，合浪穹海子及凤羽闷江，而同入普陀崆，南经中所下洱海者也。其时将暮，担者欲止，问村人不得，乃误从村南度小桥，由溪东大道北行。二里，得观音铺村，已日暮矣，遂宿。

【注释】

(1)罗木哨：今作龙门哨，在洱源县北隅。其南的海子称海西海，南北长3.6公里，东西宽0.9公里，面积约2.6平方公里。岸线长约10公里，平均水深10米，最深处16米。正常水面海拔2122米。海子今扩建为海西水库。

(2)今其家居：原脱此四字，据徐本补。

【译文】

望着峡谷下坠二里，又见到东麓有海子一片，水光如青黑色，浮光映照山谷，然而这条小径荒芜闭塞，只是望着海子往东下走。又行二里，才有路从北边的山顶下来，顺着路向东北下降，又行五里多，才来到山麓。山麓的东边，平敞的壑谷在里面环绕，小山在外面围绕，自西面的大山北麓分出支脉，向东回环围抱，又转向西，夹在南麓，四周如同城墙，中间开阔如像圆规画成的，北半边地势低平成为平旷的田野，南半部积水成为海子。海子的水，反而向西南逼近大山的山麓，冲破山峡泄流出去，峡谷中大概是另一番天地了。在壑谷的中间，有居民房屋聚集，这是罗木哨。它北面的山冈峰峦，如背靠的屏风独自拥围在后方，而前方有房屋紧靠山的南面，这是李氏的居所。李某，以进士身份出任吏部郎。如今他在家闲居。地灵人杰，确实有应验。往东行走在田野间二里，经过罗木哨村。又往东行一里多，有条大路从西北通向东南，交叉走过大路。又向东半里，抵达东面的山冈下，沿着山冈往北行，半里，就向东穿越山坳往上走，又行半里才下走，到达山冈的东麓，有几家人濒临东溪居住。这条溪流从三岔路的峡谷山涧中发源，流经观音山后流过此地，而后往西南绕过出洞鼻，汇合浪穹海子和凤羽闷江的水流，而后一同流入普陀崆，往南流经中所下流进洱海。此时天快黑了，挑夫想停下来，问遍村里人找不到住处，就错从村南走过小桥，沿溪水东岸的大路往北行。二里，到观音铺村，天已经黑了，于是住下。

十八日　昧爽促饭，而担夫逃矣。久之，店人厚索余赀，为送浪

穹。遂南行二里，过一石桥，循东山之麓而南，七里，至牛街子(1)。循山南去，为三营大道；由岐西南，过热水塘(2)，行坞中，为浪穹间道。盖此地已为浪穹、鹤庆犬牙错壤矣。于是西南从支坡下，一里，过热水塘，有居庐绕之。余南行塍间，其坞扩然大开。西南八里，有小溪自东而西注。越溪又南，东眺三营(3)，居庐甚盛，倚东山之麓，其峰更崇；西望溪流，逼西山之麓，其畴更沃；过此中横之溪，已全为浪穹境矣。三营亦浪穹境内，余始从鸡山闻其名，以为山阴也，而何以当山之南？至是而知沐西平再定佛光寨，以其地险要，特立三营以控扼之。土人呼营为“阴”，遂不免与会稽之邻县同一称谓莫辨矣(4)。

【注释】

(1)牛街子：今仍名牛街，在洱源县北境。

(2)热水塘：云南俗称温泉为热水塘，此处专指牛街温泉。该温泉至今仍存，在牛街稍南的公路边。

(3)三营：今名同，在洱源县北境。

(4)“土人呼营”二句：明置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同为其附郭县，治所皆在今浙江绍兴。

【译文】

十八日　黎明催促开饭，而挑夫逃走了。很久，店主人多要我的钱，为我送行李到浪穹县。于是往南行二里，走过一座石桥，沿着东山的山麓往南行，七里，到牛街子。沿着山往南去，是去三营的大路；由岔路往西南，经过热水塘，走山坞中，是去浪穹县的便道。原来此地已经是浪穹县、鹤庆府犬牙交错的地带了。从这里向西南从分支的山坡下行，一里，经过热水塘，有村居房屋绕着水塘。我往南行走在田间，这里山坞豁然开阔。往西南行八里，有条小溪自东向西流注。越过溪水又往南，向东眺望三营，居民房屋非常兴盛，紧靠东山的山麓，那里的山峰更加高大；往西远望溪流，逼近西山的山麓，那里的田野更加肥沃；过了这条横在中间的溪流，已全部是浪穹县的辖境了。三营也在浪穹县境内，我最初在鸡足山听到三营的名字，以为是“山阴”二字，

却为什么在山的南面？到这里才知道西平侯沐英第二次平定佛光寨，因为那里地势险要，特地设立三营来控制扼守那里。当地人把“营”称为“阴”，就不免与会稽县的邻县山阴县是同一个称谓，无法分辨了。

又南十里，则大溪自西而东向曲(1)。由其西，有木桥南北跨之，桥左右俱有村庐。南度之，行溪之西三里，溪复自东而西向曲。又度桥而行溪之东三里，于是其溪西逼西山南突之嘴，路东南陟陇而行。四里，则大溪又自西而东向曲，有石梁南跨之，而梁已中圮，陟之颇危。梁之南，居庐亦盛，有关帝庙东南向，是为大屯。屯之西，一山北自西大山分支南突，其东南又有一山，南自东大山分支北突，若持衡之针，东西交对，而中不接。大溪之水北捣出洞鼻之东垂，又曲而南环东横山之西麓，若梭之穿其隙者。两山既分悬坞中，坞亦若界而为二。

【注释】

(1)大溪：即今涨茨河。

【译文】

又向南十里，有条大溪自西向东弯曲。经由大溪西岸，有木桥南北横跨溪流，桥左右都有村庄房屋。向南过桥，在溪流的西岸行三里，溪流又自东向西弯曲。又过桥后在溪流的东岸行三里，到这里这条溪流往西逼近西山向南前突的山嘴，道路向东南上登土陇前行。四里，就见大溪又自西向东弯曲，有石桥向南跨过溪流，可桥中间已经坍塌，过桥很是危险。桥的南边，居民房屋也很多，有座关帝庙面向东南，这里是大屯。大屯的西面，北边一座山自西面的大山分支向南前突，它的东南又有一座山，在南边自东面的大山分支向北前突，好似保持平衡的指针，东西相对，而中间不相连接。大溪的水向北冲捣着出洞鼻的东垂，又转向南，环绕往东横亘的山的东麓，像梭子一样穿过两山间的空隙。两座山既分别高悬在山坞中，山坞也被分隔为两部分。

于是又西南行塍间，三里，转而西，三里，过一小石梁，其西则平湖浩然，北接海子，南映山光，而西浮雉堞，有堤界其中，直西而达于城。乃遵堤西行，极似明圣苏堤，虽无六桥花柳，而四山环翠，中阜弄珠，又西子之所不能及也。湖中鱼舫泛泛，茸草新蒲，点琼飞翠，有不尽苍茫、无边潋滟之意，湖名“茈碧”(1)，有以也。西二里，湖中有阜中悬，百家居其上。南有一突石，高六尺，大三丈，其形如龟。北有一回冈，高四尺，长十余丈，东突而昂其首，则蛇石也。龟与蛇交盘于一阜之间，四旁沸泉腾溢者九穴，而龟之口向东南，蛇之口向东北，皆张吻吐沸，交流环溢于重湖之内。龟之上建玄武阁，以九穴环其下，今名九炁台(2)。余循龟之南，见其腭中沸水，其上唇覆出，为人击缺，其水热不可以濯。有僧见余远至，遂留饭，且及夫仆焉。其北蛇冈之下，亦新建一庵，余以入城急，不暇遍历。

【注释】

(1)茈(zǐ)碧湖：道光《云南通志》卷六九大理府物产载：“茈碧花产宁湖中，似白莲而小，叶如荷钱，根生水底，茎长六七丈，气清芬，采而烹之，味美于莼。八月花开满湖，湖名茈碧以此。”该湖特产茈碧花，因以名湖。花俗称茈碧莲，属睡莲科草本水生植物。花有白色、粉红，还有花瓣边缘为紫色的，但花蕊都是金黄色。七八月间开放，每天上午十一时陆续开放，正午最盛，下午五时左右闭合，又称“子午莲”。

(2)炁(qì)：同“气”。

【译文】

从这里又往西南行走在田野间，三里，转向西，三里，走过一座小石桥，桥西就是平静广阔的湖面浩浩荡荡，北边连接着海子，南边倒映着山光，而西边浮动着城墙，有堤隔在湖水中，一直往西通到县城。于是沿着湖堤往西行，极像西湖的苏堤，虽然没有六桥花柳，但四面青山环翠，湖中的小土山如串珠样逗弄人，又是西子湖所不能赶上的了。湖中渔舟飘荡，茸茸的水草，新生的蒲草，琼玉点缀，翠色飞舞，有无穷的苍茫无边、水光潋滟的意境，湖取名“茈碧”，有原因

的呀！往西行二里，湖中有小土山悬在中央，百多家人住在山上。南边有一块突起的岩石，高有六尺，大处有三丈，石头形状像乌龟。北边有一座回绕的土冈，高有四尺，长十多丈，向东前突而且高昂着头，就是蛇石了。龟与蛇交错盘踞在一座小土山之间，四旁是沸腾外溢的九个泉眼，而龟的嘴朝向东南，蛇的嘴朝向东北，都张着嘴吐出沸腾的泉水，交相外溢环流于重重湖水之中。龟的上方建有玄武阁，由于有九个泉眼环绕在阁下，今天名叫九炁台。我绕到龟石的南边，见龟腭中沸腾的泉水，龟的上唇凸出下覆，被人敲缺了，泉水热得不可以洗脚。有个僧人见我远道而来，就留我吃饭，并且惠及挑夫和仆人。土山北面蛇形土冈的下面，也新建有一座寺庵，我因为急于进城，无暇游遍。

由台西复行堤间，一里，度一平桥，又二里，入浪穹东门(1)。一里，抵西山之下，乃南转入护明寺，憩行李于方丈。寺东向，其殿已久敝，僧方修饰之。寺之南为文昌阁，又南为文庙，皆东向，而温泉即洋溢于其北。既憩行李，时甫过午，入叩何公巢阿，一见即把臂入林，欣然恨晚，遂留酌及更(2)，仍命其长君送至寺宿焉。何名鸣凤，以经魁初授四川郫县令(3)，升浙江盐运判官。尝与眉公道余素履，欲候见不得。其与陈木叔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之句，余心愧之，亦不能忘。后公转六安州知州，余即西游出门。至滇省，得仕籍(4)，而六安已易人而治；讯东来者，又知六安已为流寇所破，心益忡忡。至晋宁，会教谕赵君(5)，为陆凉人，初自杭州转任至晋宁，问之，知其为杭州故交也，言来时从隔江问讯，知公已丁艰先归。后晤鸡足大觉寺一僧，乃君之戚，始知果归，以忧离任，即城破，抵家亦未久也。

【注释】

(1)浪穹：明为县，隶邓川州，即今洱源县。

(2)更(gēng)：古代夜间计时的单位，一夜分为五更，每更约两小时。及更就是直到天黑后打更。

(3)“何名鸣凤”二句：何鸣凤，字巢阿，云南浪穹(今云南洱源)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乡试为经魁。崇祯间，授四川郫县令，后升浙江盐运判官，又转六安州知州。后回家乡，置万卷书，以诱掖后进为己任。著有《半留亭

稿》、《嵩寮集》。其有关徐霞客的诗，被收入陈函辉《小寒山子集·合刻纪游诗》。经魁(kúi)：科举制度以五经取士，每经各取一名为首，称为经魁。郫县：隶成都府，即今四川郫县。

(4)仕籍：官吏的名册。

(5)教谕：县学中主持祭祀和考试、教育和管束生徒的学官。

【译文】

由九炁台往西又走在堤上，一里，走过一座平桥，又行二里，进入浪穹县城东门。一里，抵达西山下，就向南转入护明寺，把行李放在方丈中。寺面向东，寺中殿宇已破败了很久，僧人正在休整粉饰。寺院的南边是文昌阁，再南边是文庙，都是面向东，而温泉就在寺北滚滚溢出来。放下行李后，时间刚过中午，进去叩见何巢阿公，一见面就握着手臂请进门，十分高兴，相见恨晚，就留我饮酒直到打更时分，于是命令他的长子把我送到寺中住下。何公名叫鸣凤，最初以经魁的身份被任命为四川省郫县县令，后升任浙江省盐运司判官。曾经和陈眉公说起过，我是布衣平民，想拜见却不能。他写给陈木叔的诗，有“死愧王紫芝，生愧徐霞客”的诗句，我心里对此很惭愧，也不能忘怀。后来何公转任六安州知州，我就出门西游。到云南省后，看到官吏的名册，而六安州已经换了人来治理；向东部来的人打听，又知道六安州已经被流寇攻破，愈加忧心忡忡。到晋宁州时，见到教谕赵君，是陆凉州人，当初从杭州转任来到晋宁州，向他打听，知道他们在杭州是老朋友，说起在他来就任时从与六安州隔江的地方打听过，了解到何公已因为父母去世先回乡去了。后来在鸡足山大觉寺见到一个僧人，是何公的亲戚，才知道何公果然回乡了，因父母去世离任，随即六安州城被攻破，回到家也没多久。

十九日　何君复具餐于家，携行李入文庙西庑，乃其姻刘君匏石读书处也。上午，何君具舟东关外，拉余同诸郎四人登舟。舟小仅容四人，两舟受八人，遂泛湖而北(1)。舟不用楫(2)，以竹篙刺水而已。渡湖东北三里，湖心见渔舍两三家，有断埂垂杨环之。何君将就其处，结楼缀亭，绾纳湖山之胜，命余豫题联额，余唯唯。眺览久之，仍泛舟西北，二里，遂由湖而入海子。南湖北海，形如葫芦，而中束如葫芦之颈焉。湖大而浅，海小而深，湖名茈碧，海名洱源。东为出洞鼻，西为刖头村，北为龙王庙，三面山环成窝，而海子中溢，南出

而为湖。海子中央，底深数丈，水色澄莹，有琉璃光穴从水底喷起，如贯珠联璧，结为柱帏，上跃水面者尺许，从旁遥觑水中之影，千花万蕊，喷成珠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所谓“灵海耀珠”也。《山海经》谓洱源出罢谷山，即此。杨太史有《泛湖穷洱源》遗碑没山间，何君近购得之，将为立亭以志其胜焉。从海子西南涯登陆，西行田间，入一庵，即护明寺之下院也。何君之戚，已具餐庵中，为之醉饱。下午，仍下舟泛湖，西南二里，再入小港，何君为姻家拉去，两幼郎留侍，令两长君同余还，晚餐而宿文庙西庑。

【注释】

(1)“遂泛湖”句：该湖即茈碧湖，前称浪穹海子，明代又称宁湖、明河。《明史·地理志》：浪穹县“西北有宁湖，亦曰明河，即普陀江上源。”《明一统志》大理府山川：“明河(即)宁湖，在浪穹县西北五里，周回五十里，水色如镜。”现茈碧湖湖面为8平方公里，南北长6公里，东西宽1～2公里，一般水深11米，最深处32米，平均水位海拔2056米。

(2)楫(jí)：划船的短桨。

【译文】

十九日　何君又在家备好饭菜，我带着行李进入文庙的西廊庑，是何君的姻亲刘匏石君读书的地方。上午，何君在东关外准备好小船，拉我和他的四个儿子一同登上船。船小，仅容得下四个人，两条小船乘八个人，于是在湖中向北泛舟。船不用浆划，只是用竹篙撑入水中而已。在湖中向东北行船三里，湖心见到两三家渔户的房屋，有断开的堤坝下垂的杨柳围绕着。何君将要在此处建盖楼亭，收揽湖光山色的美景，命我预先题写楹联匾额，我应从了。眺望观览了很久，仍然向西北泛舟，二里，就由湖面进入海子。南面是湖北面是海，形状如像葫芦，而中间紧束如同葫芦的颈部。湖大但水浅，海小却水深，湖名叫茈碧，海名叫洱源。东面是出洞鼻，西面是刚头村，北面是龙王庙，三面山环绕成山窝，而海子充溢在其中，往南流出后成为湖。海子的中央，海底有几丈深，水色澄碧晶莹，有琉璃般的光芒从

水底的洞穴中喷起来，如一串串珍珠或连贯的玉璧，结为帷幕状的水柱，向上跃出水面一尺左右，从旁边远看水中的影像，千花万蕊，喷成珍珠样的树，粒粒分明，丝丝不乱，是所谓的“灵海耀珠”的景观了。《山海经》说洱源出自于罢谷山，就是这里。杨太史有《泛湖穷洱源》的遗碑隐没在山中，何君最近买到这块碑，将要为碑建亭子来记载这里的胜景。从海子的西南岸登陆，往西行走在田间，进入一座寺庵，就是护明寺的下院了。何君的亲戚，已经在庵中备好午饭，为此酒饱饭足。下午，仍然下船泛舟湖中，向西南行二里，再次驶入小港，何君被姻亲家拉去了，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陪我，让两个年长的公子同我一起返回，晚餐后住在文庙西廊庑。

二十日　何君未归，两长君清晨候饭，乃携盒抱琴，竟堤而东，再为九炁台之游(1)。拟浴于池，而浴池无覆室，是日以街子，浴者杂沓，乃已。遂由新庵掬蛇口温泉，憩弄久之，仍至九炁台，抚琴命酌。何长君不特文章擅藻，而丝竹俱精(2)。就龟口泉瀹鸡卵为餐，味胜于汤煮者。已而寺僧更出盒佐觞，下午乃返。西风甚急，何长君抱琴向风而行，以风韵弦，其声泠泠，山水之调，更出自然也。

【注释】

(1)九炁台：今名九气台温泉，在洱源县城东郊九气台村，水温达76℃，可烫熟鸡蛋。当地群众并从温泉沟道上刮取天生磺。村周围今已成陆，四周荷田垂柳，景色秀丽。真武阁今存，为二层木结构建筑。

(2)丝竹：对弦乐器与竹制管乐器的总称。

【译文】

二十日　何君没回来，两位年长的公子清晨就等候我吃饭，于是带着食盒抱着琴，一直向东走完湖堤，再次去游九炁台。打算在池子中洗浴，可浴池没有房子遮盖，这一天因为是街子天，洗浴的人很杂乱，就没洗。就到新建的寺庵用手捧蛇嘴里的温泉水，休息玩耍了很久，仍旧来到九炁台，弹琴饮酒。何君的大公子不仅擅长文章辞藻，

而且精通音乐。就着龟嘴中的泉水煮鸡蛋作为午饭，味道好于开水煮的。继而寺中的僧人又拿出食盒来助酒，下午才返回来。西风很急，何大公子抱着琴迎风前行，用风声和着琴声，琴声清越，山水之音，更出于自然了。

二十一日　何君归，饭余于前楼，以其集示余，中有为余咏者。余亦作二诗以酬之。

【译文】

二十一日　何君归来，在前楼款待我吃饭，把他的文集给我看，其中有为我吟咏的诗。我也作了两首诗来酬对他。

二十二日　何君特设宴宴余。余以小疾欲暂卧，恳辞不获，强起赴酌。何君出所藏山谷真迹、杨升庵手卷示余。

【译文】

二十二日　何君专门设宴宴请我。我由于生小病想暂时卧床不起，诚恳推辞没有获准，勉强起床去赴宴。何君拿出他收藏的黄山谷的真迹、杨升庵的手卷给我看。

二十三日　何长君联骑同为佛光寨之游。佛光寨者，浪穹东山之最高险处(1)。东山北自观音山南下，一穹而为三营后山，再穹而为佛光寨，三穹而为灵应山(2)，其势皆崇雄如屏，连障天半，遥望虽支陇，其中实多崩崖叠壁，不易攀跻，故佛光寨夙称天险。《名胜志》谓为孟获首寨，然载于邓川，而不载于浪穹，误矣。国初既平滇西，有右丞普颜笃者(3)，复据此以叛，久征不下，数年而后克之。今以其地建灵光寺。从寺后而上，有一女关最险，言一女当关，莫之能越也。颜笃据寨，以诸女子分守峰头，遥望山下，无所不见。从关而上，即通后山之道，北出七坪，南下北牙者也。余闻其胜，故与长君先及之。仍从九炁台，共十里，过大屯石梁。其梁已折而重建，横木桥以度。遂从

东北行五里，转而东，从径路又三里，直抵东山下，乃沿山东北上，又二里而及灵光寺。寺门东向，下临遥川，其前坡虽峻而石不多，惟寺前一石，高突如屋。前楼后殿，两庑为炊卧之所，乃何君之伯某府别驾所建，今且就圮矣。余至，先有三客在，皆吕姓，一少而麻衣者，为吕挥使子，其二长者，即其叔也。具餐相饷，为余言一女关之胜，欲即登之，诸君谓日晚不及。迨下午，诸吕别去，何长君亦往三营戚家，余独留寺中，为明晨遍历之计。诸吕留蔬果于僧(4)，令供余，且导余游。

【注释】

(1)佛光寨：又称佛光山。《明史·地理志》：浪穹县“东北有佛光山，山半有洞，可容万人，山后险仄，名一女关。”因普颜笃立过旗杆，今名旗杆山，海拔3119米。灵光寺今已不存。据《鹤庆县地名志》，佛光山主峰在鹤庆，海拔3427米。

(2)灵应山：今名同，在旗杆山南，隔大河涧相望。海拔3256米。

(3)有右丞普颜笃者：原脱“右丞”二字，据“四库”本补。

(4)诸吕留蔬果于僧：“果”，“四库”本作“米”。

【译文】

二十三日　何大公子和我一同骑马去佛光寨游览。佛光寨这地方，是浪穹县东山最高最险要的地方。东山自北面的观音山往南下延，第一次隆起成为三营的后山，再次隆起成为佛光寨，第三次隆起成为灵应山，山势都是高大雄伟如同屏风，高山相连遮住半边天，远望虽然是条状的山陇，山中其实有很多崩塌的山崖和层叠的崖壁，不容易攀登，所以佛光寨素来被称为天险。《名胜志》认为是孟获最重要的山寨，但记载在剑川州，却没记载在浪穹县，错了。建国初年平定滇西后，有个叫普颜笃的右丞，又占据此地叛乱，征讨很久没有攻下，几年后才攻克了这里。今天在此地建了灵光寺。从寺后往上走，有处一女关最险要，说是一个女子挡住关口，无人能够越过。普颜笃占据佛光寨时，派众女子分别据守峰头，远望山下，无所不见。从一女关往上走，就

是通到后山的路，是往北出到七坪，往南下到北牙的路。我听说过这处名胜，所以和大公子先去那里。仍然从九炁台走，共十里，走过大屯的石桥。这座桥已经折断而且正在重建，横架木桥过去。于是往东北行五里，转向东，从小路又走三里，径直抵达东山下，就顺着山势向东北上登，又行二里后来到灵光寺。寺门向东，下临远方的平川，寺前的山坡虽然陡峻石头却不多，只是寺前的一块岩石，高高突立如同房屋。前边是楼后边是殿，两边的廊庑是做饭和住宿的地方，是何君的伯父、某府的别驾建盖的，如今快要倒塌了。我来到时，先有三个客人在这里，都姓吕，一个年少而穿麻衣的，是吕指挥使的儿子，其中两个年长的，就是他的叔父了。他们备好饭请我吃，对我说起一女关的胜景，我想立即去登一女关，诸位先生说天晚来不及了。等到下午，几个姓吕的告别离去，何大公子也前往三营的亲戚家，我独自留在寺中，打算明天早晨游遍这里。诸位姓吕的把蔬菜水果留给僧人，让僧人给我吃，并引导我游览。

二十四日　晨起索饭，即同寺僧从寺后跻危坡而上。二里余，有岐：北盘入峡者，向寨址道也；历级直上而南越峰头者，向一女关道也。余从其上者，一里余，凌坡之脊，随之南转，俯瞰脊东盘夹中，有遗址围墙，即普颜笃之旧寨也，反在其下矣。南一里，峰头始有石累累。从其下东转，南突危崖，北临寨底，线径横腰(1)。(下缺)

(二十五日至月终俱缺)

【注释】

(1)“线径横腰”句：原整理者注：“二十五日至月终俱缺。”此后数日皆在浪穹县(今洱源县)无疑。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要来饭吃了，立即同寺里的僧人从寺后攀登陡坡上走。二里多路，有岔路：向北绕进峡谷的，是去向佛光寨遗址的路；沿着石阶一直上走后向南越过峰头的，是通向一女关的路。我

沿那往上走的路走，一里多，登上山坡的坡脊，顺着坡脊向南转，俯瞰坡脊东边盘绕的夹谷中，有围墙的遗址，就是普颜笃原来的山寨了，反而在坡脊的下面了。向南一里，峰头开始有层层叠叠的岩石。从峰头下向东转，南边是突立的险崖，北边下临谷底的山寨，线一样的小径横贯山腰。(下文缺失。)

(二十五日到月底的日记都已缺失。)

滇游日记八(1)

【题解】

《滇游日记八》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西部苍山洱海胜景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徐霞客到浪穹县(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坝子居停七日，登鸟吊山，游清源洞。在白族聚居的凤羽，徐霞客目睹清明扫墓，欣赏“胡舞”紧急鼓，饮钩藤酒、孩儿茶，民族风情甚浓。初九日离浪穹县城，往南经邓川州(今洱源县南部)赴大理府，沿途过普陀崆考察温泉，游邓川西湖，考察油鱼洞、蝴蝶泉，观“十里香”奇树，探古佛洞，游清碧溪，赶观音街子(即三月街)，欣赏多彩的大理石，在著名的三塔寺和感通寺留连。这一带风光旖旎，阅读《徐霞客游记》如展画卷，引人入胜。

三月二十日徐霞客离大理，过下关，往西经漾濞街、永平县。途中攀登苍山西坡的石门，浴曲硐温泉，登宝台山，记录炉塘的红铜矿。考察澜沧江铁索桥，这一带重山叠嶂，路径起伏，徐霞客详记了沿途的山川地貌，辨析了漾水和濞水，探讨了澜沧江和礼社江的关系。二十八日抵平坡，进入永昌府(今保山市)境。

己卯三月初一日(2)　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3)，再馈餐为包，乃出南门。一里，过演武场，大道东南去，乃由岐西南循西山行。四里，西山南尽，有水自西峡出，即凤羽之流也，其水颇大(4)。南即天马山横夹之，与西山南尽处相峙若门，水出其中，东注茈碧湖南坡塍间，抵练城而南入普陀崆。路循西山南尽处溯水而入，五里，北崖忽石峰壁立耸首，西顾其内坞稍开，有村当耸首下坞中，是名山关。耸首之上，有神宇踞石巅，望之突兀甚，盖即县后山，自三台分支南下，此其西南尽处也。其内大脊稍西曲，南与天马夹成东西坞。循溪北崖间

又三里余，西抵大脊之下，于是折而南，一里，渡涧，东循东山南行。一里，为闷江门哨，有守哨者在路旁。又南二里，有小山当峡而踞，扼水之吭，凤羽之水南来，铁甲场之涧西出，合而捣东崖下。路乃缘崖袭其上，二里，出扼吭之南，村居当坡东，若绾其口者。由是村南山坞大开，西为凤羽，东为启始后山，夹成南北大坞，其势甚开。三流贯其中，南自上驷，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5)，古之朱陈村、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循东山而南，为新生邑(6)，共五里，折而西度坞中。截坞五里，抵西山凤羽之下，是为舍上盘，古之凤羽县也(7)。今有巡司，一流一土，土尹姓。名忠，号懋亭，为吕挥使梦熊之婿。吕梦熊先驰使导为居停，而尹以捕缉往后山，其内人出饭待客，甚丰。薄暮尹返，更具酌，设鼓吹焉。是夜大雨，迨晓而雪满西山。

【注释】

(1)《滇游日记八》：在乾隆刻本第八册上。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何长君以骑至文庙前："君"原作"公"，据徐本改。

(4)"有水自西峡出"三句：此水明代称凤羽溪，即今凤羽河。

(5)皋(gāo)：近水的高地。

(6)新生邑：今名大新生，又称凤河，在洱源县南境，风羽坝子东缘。

(7)风羽县：大理时已设凤羽郡。元置凤羽县，隶邓川州。明初亦设凤羽县，隶邓川州，后并入浪穹县为凤羽乡，设巡检司。景泰及正德《云南志》皆已记载凤羽县省入浪穹县，则省并时间当更早。古凤羽县治在今洱源县南部的凤羽。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初一日　何大公子骑马送我到文庙前，再次馈赠包好的食品给我，于是走出南门。一里，渡过山涧，

向东顺着东山往南走。一里，经过演武场，大路向东南去，就从岔路往西南沿着西山行。四里，到了西山南面的尽头，有溪水从西面的峡谷中流出来，就是凤羽溪的流水了，那水势相当大。南面就是天马山横向夹住溪流，与西山南面尽头处的山峰对峙像门一样，溪水从其中流出去，向东注入茈碧湖南面山坡的田畦之间，流到练城后往南流入普陀崆。道路沿着西山南面的尽头处逆水进去，五里，北面的山崖忽然间石峰壁立，山头高耸，向西边回头看，见山崖内山坞较为开阔，有个村庄位于山头高耸处下方的山坞中，这里名叫山关。山头高耸处的上方，有座神庙盘踞在石峰顶，远望石峰，十分高峻，大概就是浪穹县的后山，从三台山分出支脉往南下延，这里是它西南方的尽头处。后山里面的大山脊稍向西弯曲，南边与天马山相夹形成东西向的山坞。沿着溪流北岸的山崖间又行三里多，向西抵达大山脊之下，从这里折向南行，一里渡过山涧，向东顺着东山往南走。一里，是闷江门哨，有守哨所的士兵在路旁。又往南行二里，有座小山正当峡谷中央盘踞着，扼住流水的咽喉，凤羽的水从南边流来，铁甲场的涧水从西边流出来，合流后直捣东面的山崖下。道路于是顺着山崖进入到山崖上，二里，走出扼住流水咽喉小山的南边，有村庄房屋位于山坡东面，就好像扼住流水出口的样子。从这个村子往南，山坞十分开阔，西面的凤羽山，东面是启始后山，两面的山夹成南北向的大山坞，地势非常开阔。三条水流流贯山坞中，南面起自上驷村，北面抵达这里，方圆约二十里，都是良田，田地相连，盘结的山谷中形成村落。通过曲折的峡谷进入幽静的地方，夹住流水灵秀的高地上散布着村居，古代的朱陈村、桃花源，已经衰落完全消失了，而还存留着这一片古朴的山区腹地，也是一件大奇事啊！沿着东山往南行，是新生邑，共五里，折向西横穿在山坞中。横穿山坞五里，到达西山即凤羽山的下面，这里是舍上盘，是古代的凤羽县了。今天设有巡检司，一个流官一个土官，土官姓尹。名字叫忠，别号懋亭，是指挥使吕梦熊的女婿。吕梦熊事先就派使者骑马来充当向导并安排住宿，而尹土官因为缉拿罪犯去了后山，他的妻子拿出饭来招待客人，十分丰盛。傍晚尹土官回家，再次准备酒宴，安排了乐队奏乐佐餐。这天晚上下大雨，到天

亮时皑皑白雪布满了西山。

初二日　晨餐后，尹具数骑，邀余游西山。盖西山即凤羽之东垂也，条冈数十支，俱东向蜿蜒而下，北为土主坪，南为白王寨。是日饭于白王寨北支帝释寺中。其支连叠三寺，而俱无僧居，言亦以避寇去也。从土主庙更西上十五里，即关坪，为凤羽绝顶(1)。其南白王庙后，其山更高，望之雪光皑皑而不及登。凤羽，一名鸟吊山。每岁九月(2)，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3)。

【注释】

(1)凤羽绝顶：凤羽山，今称罗坪山，在凤羽坝子西缘，最高处海拔3612米。

(2)每岁九月：原作“每禁□月”，据叶本改补。

(3)“鸟千万”句：有关鸟吊山的记载很早。《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广志》载：“有吊鸟山，(叶榆)县西北八十里，在阜山，众鸟千百群共会，鸣呼啁哳，每岁七月八月晦望至，集六日则止，岁凡六至。雉雀来吊，特悲。其方人夜燃火伺取，无嗉不食者以为义鸟，则不取也。俗言凤凰死于此山，故众鸟来吊。”这种动人的奇景至今仍然存在。每年中秋前后，在大雾迷濛、细雨绵绵的夜晚，成群结队按一定路线迁徙的候鸟，迷失了方向，在山间徘徊乱飞，当地群众在山上四处点燃火把诱鸟，火光缭乱，群鸟乱扑。鸟吊山的奇景，在云南共有三十多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坝溜乡瑶家寨附近的大风丫口，至今每年秋天总有二三晚“鸟会”，有时也出现在春季。还有巍山的“鸟道雄关”，弥渡的打雀山，南涧的凤凰山，南华的大中山，镇沅、新平间的金山丫口，富宁的鸟王山等。

【译文】

初二日　早餐后，尹忠备好几匹马，邀请我去游览西山。原来西山就是凤羽山往东下垂的山峦，条状的山冈有几十条支脉，都是向东蜿蜒下延，北面是土主坪，南面是白王寨。这天在白王寨北面的支脉上的帝释寺中吃饭。这条支脉上连续重叠着三座寺庙，可都没有僧人居住，据说也是因为躲避盗贼离开了。从土主庙再往西上登十五里就

是关坪，是凤羽山的绝顶。它南面的白王庙后面，那山势更高，遥望它，满山白雪皑皑，银光闪闪，可来不及去攀登。凤羽山，另一个名字叫鸟吊山，每年九月间，成千上万的鸟类成群飞来聚集在山间坪地间，全是此地没有的种类。当地人燃起篝火，鸟就会纷纷投入火中。

初三日　尹备骑，命四人导游清源洞，晨餐后即行。循西山南行五里，过一村，有山横亘坞南，大坞至是南尽而分为二峡，西峡路由马子哨通漾濞，有一水出其中；东峡路由花甸哨出洪珪山，有二水出其中，其山盖南自马子哨分支北突者。由其北麓二里，东降而涉坞，过上驷村(1)，渡三涧，三里，东抵一村，复上坡循东山南行。一里余，渡东涧之西，乃南蹑坡冈，则东之蜡坪厂山其厂出矿(2)，山之东即邓川州。与西之横亘山又夹成小坞。南行里余，乃折而东逾一坳，共一里，东向下，忽见一水自壑底出，即东涧之上流，出自洞下者也。亟下壑底，睹其水自南穴出，涌而北流成溪。其上崖间一穴，大仅二三尺，亦北向，上书“清源洞”三字(3)，为邓川缙绅杨南金笔(4)。水不从上洞出。由洞口下降而入，亦不见水。或曰：“行数里后，乃闻水声。”其入处逼仄深坠，恰如茶陵之后洞。导者二，一人负松明一筐，一人然松明为炬以入。南入数丈，路分为二，下穿者为穴，上跻者为楼。楼之上复分二穴。穿右穴而进，其下甚削，陷峡颇深，即下穿所入之峡也，以壁削路阻不得达。乃返穿左穴而进，其内曲折骈夹，高不及丈，阔亦如之，而中多直竖之柱，或连枝剖楹，或中盘旁丛，分合间错，披隙透窾，颇觉灵异，但石质甚莹白，而为松炬所薰，皆黑若烟煤，着手即腻不可脱。盖其洞既不高旷，烟雾莫散，而土人又惯用松明，便于伛偻，而益增其煤腻。盖先是有识者谓余曰：“是洞须岁首即游为妙，过二月辄为烟所黑。”余问其故，曰：“洞内经年，人莫之入，烟之旧染者，既渐退而白，乳之新生者，亦渐垂而长，故一当新岁，人竞游之，光景甚异。从此至二月，游者已多，新生之乳，既被采折，再染之垢，愈益薰蒸，但能点染衣服，无复领其光华矣。”余不以其言为然。至是而知洞以低故，其乳易采，遂折取无余，其烟易染，遂薰蒸有积，其言诚不诬也。透柱隙南入，渐有水贮柱底盘中。

其盘皆石底回环，大如盆盎，颇似粤西洞中仙田之类，但不能如其多也。约进半里，又坠穴西下，其深四五尺，复夹而南北，下平上凑，高与阔亦不及丈，南入三丈而止，北入十余丈，亦窘缩不能进。乃复出，升坠穴之上，寻其南隙，更披隘以入。入数丈，洞渐低，乳柱渐逼，俯膝透隙，匍匐愈难。复返而出，由楼下坑内批隙东转，又入数十丈，其内高阔与南入者同，而乳柱不能比胜。既穷，乃西从下坑透穴出。由坑仰眺，其上稍觉崆峒，即入时由楼上俯瞰处。既下穴出，渐见天光，乃升崖出口，满身皆染淄蒙垢矣(5)。乃下，濯足水穴之口，踞石而浣。水从乱穴中汩汩出，遂成大溪北去，清冷澈骨。所留二人，炊黄粱于洞外者亦熟。以所携酒脯，箕踞啖洞前(6)，仰见天光如洗，四山如城，甚惬幽兴。饭后，仍逾西坳，稍南遵花甸路，遂横涉中溪，西上横亘山之东坂。沿山陟陇，五里下，出上驷村之西，仍循西山北行。一里，过一村，遂由小径遵西山陇半搜剔幽奥。上下冈坂十余里，抵暮，还宿于尹宅。

【注释】

(1)上驷村：今作上寺，在凤羽坝子南端。

(2)蜡坪厂：今仍称腊坪，属洱源县右所。

(3)清源洞：今存，在洱源县凤羽坝子东南角，为游览胜地。每年农历六月十三日传统的清源洞会，附近群众皆来此游玩。

(4)缙绅(jìn shēn)：原为古代官宦的装束。缙意为插，插笏于绅；绅为束在衣外的大带子。亦用以称官吏或做过官的人。

(5)淄(zī)：黑色。

(6)箕踞：古人一种比较随便的坐势。两脚张开坐，形如簸箕，故称箕踞。

【译文】

初三日　尹忠备好坐骑，命令四个人领路去游清源洞，早餐后立即出发。沿着西山往南行五里，路过一个村子，有座山横亘在山坞南

面，大山坞至此到了南边的尽头，而后分为两条峡谷，西边峡谷中的路经由马子哨通往漾濞，有一条溪水从峡谷中流出来；东边峡谷的路经由花甸哨出到洪珪山，有两条溪水从峡谷中流出来，那座山大概是从南面的马子哨分出支脉向北前突形成的。由这座山的北麓前行二里，向东下行后涉过山坞，经过上驷村，渡过三条山涧，三里，抵达东面的一个村子，又上坡沿着东山往南行。一里多，渡到东边山涧的西岸，于是向南上登陡坡山冈，就见东面的蜡坪厂所在的山蜡坪厂出产矿石，山的东面就是邓川州。与西面横亘的山又夹成小山坞。向南行一里多，便折向东穿越一个山坳，共一里，向东下走，忽然看见一条溪水从壑谷底流出来，就是东边山涧的上游，是出自于清源洞下的水了。急忙下到壑谷底，看见那溪水从南边的洞穴中流出来，涌出后向北流成溪。溪水上方的山崖间有一个洞穴，大处仅有二三尺，也是面向北，上方写着“清源洞”三个字，是邓川州官绅杨南金的手笔。溪水不是从上面的洞穴中流出来。由洞口下走进入洞中，也不见有水。有人说：要走几里路后，才能听到水声。那进洞的地方狭窄倾斜，深深下坠，恰好像茶陵的后洞。导游的两个人，一个人背着一筐松明，一个人点燃松明作为火把以便进洞。向南进去几丈，路分为两条，从下方穿过去就是洞穴，往上攀登的地方就像是楼。楼的上方再分为两个洞穴。穿过右边的洞穴进去，那下边十分陡削，下陷的峡谷很深，就是从下方穿进去的峡谷了，由于石壁陡削道路险阻而不能到达。于是返回来穿过左边的洞穴进去，洞穴内曲曲折折洞壁相夹，高不到一丈，宽处也如此，而洞中有很多直立的石柱，有的似相连的树枝，有的像厅堂前分立的柱子，有的立在中央，四旁围绕着成丛的石柱，或分或合，间隔交错，分开缝隙钻过窟窿，觉得很是灵异，只是石质十分晶莹洁白，却被松明火把熏染，全都黑得像烟煤一样，用手一摸就油腻得无法去掉。原来是这个洞既不高大宽阔，烟雾无法散去，而当地人又习惯用松明照明，便于弯腰前行，从而更增多了洞内的黑烟腻垢。这之前，有一位有见识的人对我说：“这个洞一定要年头去游才好，过了二月就被烟火熏黑了。”我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洞内经过一年，没有人进洞去，旧时被烟火染黑的石头，既已渐渐褪色变白，新生的钟

乳石，也渐渐下垂长长了，所以一到新年，人们竞相去游洞，洞中的光景十分奇异。从新年到二月，游洞的人已经很多了，新生的钟乳石既已被折断采摘，再熏染上烟垢，就更加烟熏火燎，只能污染衣服，不再能领略到洞中的光彩了。”我不把他的话当真。到这时才知道清源洞因为低矮的缘故，洞中的钟乳石容易采摘，就都被折断拿走没有剩余的了，松明火烟容易熏染，于是烟雾蒸腾不断积多，他的话确实不假。钻过石柱间的缝隙进去，渐渐有水贮存在石柱底部的石盘中。石盘都是石柱底部回环而成的，大小像盆盎一样，很像广西石洞中的仙人田一类，只是没有像那里那么多罢了。大约前进了半里，又下坠到洞穴中向西下走，洞穴深四五丈，洞壁又相夹而呈南北向，下方平坦而上面紧凑，高处与宽处都不到一丈，往南进去三丈便止步了，向北进去十多丈，也因身体受困蜷缩不能前进。于是再出来，爬到深坠洞穴的上方，寻找它南边的缝隙，再穿过狭窄处进去。进去几丈，洞渐渐变低，钟乳石柱渐渐紧逼过来，曲膝俯身钻过缝隙，后来连爬行也越来越难了。再次返身出来，经由楼一样的地方下面的坑谷穿过缝隙向东转，又进去几十丈，那里面高处宽处与从南边进去的洞相同，而钟乳石柱不能比美。到头后，就往西从下面的坑谷中钻洞出来。从坑谷中抬头眺望，坑谷上方觉得稍微空阔些的地方，就是进洞时从像楼一样的地方俯视之处。从下面的洞穴中出来后，逐渐见到天光，就爬上石崖走出洞口，满身都染成黑色蒙上烟垢了。于是下山，在水洞口洗脚，坐在石头上洗衣服。水从散乱的洞穴中汩汩流出来，于是汇成一条大溪向北流去，溪水清澈，寒冷刺骨。留在洞外的两个人，也把黄粱小米饭煮熟了。拿出带来的酒和肉干，盘腿坐在洞前吃着，抬头望见那如洗的天光，四围青山如同城墙，十分惬意，探幽的兴致大起。饭后，仍然穿过西面的山坳，稍转向南沿着去花甸哨的路走，于是横向涉过中溪，向西上登横亘之山东面的山坡。顺着山势登上土陇，五里后下走，出到下驷村的西边，仍旧沿着西山往北行。一里，经过一个村子，就从小径沿着西山土陇的半山腰去搜寻幽静隐秘的胜景。在山冈陡坡间上上下下十多里，到傍晚时，回到尹家宅院住宿。

初四日　尹备数骑，循西山而北。三里，盘西山东出之嘴。又北半里，忽见山麓有数树撑空，出马足下，其下水声淙淙出树间，则泉穴自山底东透隙而出也。又北半里，有坑自北山陷坠成峡，涉之。稍东，又盘一嘴，又三里而至波大邑(1)，倚西山而聚庐，亦此间大聚落也。由村北坠坑而下，横涉一涧，又北上逾冈，三里而下，是为铁甲场(2)，有溪自西山东注，村庐夹之。前闷江门南当峡扼水，小山又东踞，为此中水口，南北环山两支，复交于前，又若别成一洞天者。过溪，上北山。北山自西山横拖而来，为铁甲场龙砂，实凤羽第三重砂也，东束溪流，最为紧固，其西南之麓即铁甲，东北之麓即闷江门，凤羽一川，全以此为锁钥焉。骑登其上。还饭于铁甲场居民家。置二樽于架上，下煨以火，插藤于中而递吸之，屡添而味不减(3)。其村氓惯走缅甸，皆多彝货，以孩儿茶点水飨客(4)，茶色若胭脂而无味。下午，仍从波大邑盘泉穴山嘴，复西上探其腋中小圆山。风雨大至，沾濡而返。

【注释】

(1)波大邑：今作包大邑，又名起凤。

(2)铁甲场：今作铁甲。二村皆在凤羽坝子北端。

(3)“置二樽于架上”三句：此处所述即用钩藤饮酒。《滇略·产略》载：“钩藤，藤也，可以酿酒，土人溃米麦于罂，熟而着藤其中，内注沸汤，下燃微火，主客执藤以吸。按钩藤即千金藤，主治霍乱及天行瘴气，善解诸毒，其功似与槟榔同也。”

(4)孩儿茶：即儿茶，又称黑儿茶，傣语称“西谢”。豆科植物，用其树干黄褐色的心材制取儿茶膏，作为饮料，可清热、生津、化痰。在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广东、广西皆有种植。

【译文】

初四日　尹忠备好几匹马，沿着西山往北行。三里，绕过西山向东突出来的山嘴。又往北行半里，忽然看见山麓有几棵树撑入空中，出现在马足之下，那下面淙淙流水声从树丛间传出，那么洞穴中的泉

水是从山底下往东渗过缝隙后流出来的了。又向北半里，有个坑谷从北山下陷坠落成峡谷，涉过峡谷。稍往东走，又绕过一个山嘴，又行三里后来到波大邑，背靠西山而房舍聚居，也是这一带的大村落了。由村北望着坑谷下坠，涉水横渡一条山涧，又往北翻越山冈，三里后下走，这里是铁甲场，有溪水自西山向东流注，村子房屋夹住溪流。前方有闷江门哨位于南面的峡口，扼住流水，一座小山又盘踞在东面，是这里的出水口，南北环绕着两列山，再相互交错于前方，又好像另成一个洞天的样子。渡过溪流，上登北山。北山是从西山横向延伸而来的，是铁甲场的龙砂，实际上又是凤羽山的第三重山了，它东面约束着溪流，最为紧要坚固，它西南面的山麓就是铁甲场，东北面的山麓就是闷江门哨，凤羽坝子一片平川，完全是以此地作为锁钥的。骑马登到北山上。回来在铁甲场居民家中吃饭。在架子上放了两个盛酒的樽，下面用微火慢慢煮，把钩藤条插进酒樽中，而后依次传递着吸酒，多次添水进去可酒味并未减淡。这里的村民习惯于跑缅甸做生意，每家都有许多边地民族的货物。他们用孩儿茶泡水待客，茶水颜色像胭脂一样却没有味道。下午，仍然从波大邑绕过泉水流出洞穴所在的山嘴，再往西上山，去探山窝中的圆形小山。风雨暴降，返回的路上衣服湿透了。

初五日　晨起欲别，尹君以是日清明，留宴于茔山(1)，即土主庙北新茔也。坐庙前观祭扫者纷纷，奢者携一猪，就茔间火炕之而祭；贫者携一鸡，就茔间吊杀之，亦烹以祭。回忆先茔，已三违春露，不觉怃然(2)！亟返而卧。

【注释】

(1)茔(yíng)：墓地。

(2)怃(wǔ)然：悲哀惆怅。

【译文】

初五日　早晨起床想要告别，尹忠君以为这一天是清明节，挽留在坟山设宴款待，就是土主庙北面新开的坟地。坐在庙门前观看祭祀扫墓的人纷纷扰扰，奢侈的人带来一头猪，就地在坟茔间挖坑生火烧熟后祭祀；贫穷的人带来一只鸡，就地在坟茔间杀了吊祭，也有煮熟后拿来祭祀的。回想起祖先的坟茔，已有三年不能亲自在春天举行露天祭祀，不知不觉悲伤惆怅起来！急忙返回来睡下。

初六日　余欲别，而尹君谓，前邀其岳吕梦熊，期今日至，必再暂停。适村有诸生许姓者，邀登凤羽南高岭，随之。下午返而吕君果至，相见甚欢。

【译文】

初六日　我想告别，可尹忠君说是先前邀请了他的岳父吕梦熊，约定今天到来，必定要再暂作停留。恰好村子有个姓许的儒生，约我去登凤羽山的南高岭，就跟随他前往。下午回来后吕梦熊君果然来到了，互相见面十分欢喜。

初七日　尹君仍备骑，同梦熊再为清源洞之游。先从白米村截川而东(1)，五里，遵东山南行。山麓有骑龙景帝庙(2)，庙北有泉一穴，自崖下涌出，崖石嵌磊，巨木盘纠，清泉漱其下，古藤络其上，境甚清幽。土人之耕者，见数骑至，以为追捕者，俱释耜而趋山走险(3)，呼之，趋益急。又南五里而抵清源洞。不复深入，揽洞前形势。仍西渡中溪，遍观西山形胜而返。下午，余苦索别，吕君代为尹留甚笃。是日宴张氏两公子。客去，犹与吕君洗盏更酌，陈乐为胡舞，曰“紧急鼓”(4)。

【注释】

(1)白米村：今名同，在凤羽坝子中部。

(2)骑龙景帝庙：该庙祀南诏王世隆。世隆又作酋龙，谥景庄皇帝。

(3)耜(sì)：即耒耜，是我国最原始的翻土工具，形似犁。后世也以耒耜

为各种耕地农具的总称。

(4)紧急鼓：聂乾先《云南民族舞蹈文集》谓："'紧急鼓'即为大理白族在'绕三灵'等活动中跳的'金钱鼓舞'。白语为'纠几股'，与'紧急鼓'音谐同"

【译文】

初七日　尹忠君仍旧备好马，同吕梦熊再次去游清源洞。先从白米村横截平川向东走，五里，沿着东山往南行。山麓有座骑龙景帝庙，庙北有一眼泉水，从山崖下涌出来，石崖深嵌叠累，巨树盘根错节，清泉冲刷在石崖下方，古藤缠绕在石崖之上，环境十分清净幽雅。当地耕种的人，见有几匹马来到，以为是来追捕的差役，全都抛下农具逃向山中的险要之处，呼唤他们，逃得更急。又往南行五里后到达清源洞。不再深入洞中，饱览洞前的地形。仍然往西渡过中溪，观遍了西山的地形胜景后返回来。下午，我苦苦想要告别，吕梦熊君代替尹忠君挽留我非常诚恳。这一天宴请张家的两位公子。客人离开后，仍然与吕梦熊君洗过杯子再饮，安排了乐人表演胡人的歌舞，称为"紧急鼓"。

初八日　同梦熊早饭后别尹君。三十五里，抵浪穹南门。梦熊别去，期中旬晤榆城(1)。余入文庙，命顾仆借炊于护明寺，而后往候何六安。何公待余不至，已先一日趋榆城矣。余乃促何长君定夫，为明日行计。何长君留酌书馆，复汲汤泉为浴而卧。

【注释】

(1)榆城：大理的别称。西汉时置叶榆县，中心在今大理喜洲附近，后因称大理为榆城。

【译文】

初八日　同吕梦熊早饭后告别了尹忠君。三十五里，抵达浪穹县城的南门。吕梦熊告别离开了，约定本月中旬在大理城会面。我进入文庙，命令顾仆在护明寺借火做饭，然后我前去问候何六安。何公等

我不见来，已经在前一天赶到大理城去了。我就催促何大公子议定脚夫，为明天上路做准备。何大公子留我在书馆饮酒，又取来温泉水沐浴后躺下。

初九日　早饭于何处。比行，阴云四合，大有雨意，何长君、次君仍以盒饯于南郊。南行三里，则凤羽溪自西而东注，架木桥度之。又南里余，抵天马山麓，乃循而东行，风雨渐至。东里余，有小阜踞峡口之北，曰练城(1)，置浮屠于上，为县学之案。此县普陀崆水口既极逼束，而又天生此一阜，中悬以锁钥之。茈碧湖、洱源海及观音山之水出于阜东，凤羽山之水出于阜西，俱合于阜南，是为三江口。由其西望之而行，又二里，将南入峡，先有木桥跨其上流，度桥而东，应山铺之路自东北逾横山来会(2)，遂南入峡口。

【注释】

(1)练城：今作炼城，又称中炼，在洱源坝子东南缘。

(2)应山铺：今名同，又称永乐，在洱源坝子东缘。

【译文】

初九日　在何家吃早饭。到上路时，阴云四面合拢，大有要下雨的势头，何大公子、二公子仍然带着食盒在南郊为我饯行。往南行三里，就见凤羽溪自西往东流注，架有木桥渡过溪水。又向南一里多，抵达天马山的山麓，就沿着山麓往东行，风雨渐渐来临。向东一里多，有座小土山盘踞在峡口的北边，叫做练城，在山上建有佛塔，是县学的案山。这个县普陀崆的河口既已极为狭窄，而此处又天然生出一座土山，悬在中央如锁钥一般。茈碧湖、洱源海子以及观音山的水流从土山东边流出去，凤羽山的水流从土山西边流出去，全都在土山南面合流，这就是三江口。由土山西面望着它前行，又行二里，即将往南进入峡谷，先有一座木桥横跨在溪水上游，过桥后往东行，应山铺来的路从东北方越过横亘的山前来会合，就向南进入峡口。

是峡东山即灵应山西下之支，西山即天马山东尽之处，两山逼凑，急流捣其中，为浪穹诸水所由去。路从桥东，即随流南入峡口。有数家当峡而居，是为巡检司(1)。时风雨交横，少避于跨桥楼上。楼圮不能蔽，寒甚。南望峡中，风阵如舞；北眺凌云诸峰，出没闪烁。坐久之，雨不止，乃强担夫行。初从东崖南向行普陀崆中，一里，峡转而西曲，路亦西随之。一里，复转而南，一里，有一家倚东崖而居。按《郡志》，有龙马洞在峡中，疑即其处，而雨甚不及问。又南，江流捣崆中愈骤，崆中石耸突而激湍，或为横槛以扼之，或为夹门以束之，或为龃龉，或为剑戟，或为犀象，或为鸷鸟，百态以极其搏截之势；而水终不为所阻，或跨而出之，或穿而过之，或挟而潆之，百状以尽超越之观。时沸流倾足下，大雨注头上，两崖夹身，一线透腋，转觉神王(2)。二里，顾西崖之底，有小穴当危崖下，东向与波流吞吐，心以为异。过而问热水洞何在，始知即此穴也。先是，土人言普陀崆中有热水洞，门甚隘而中颇宽，其水自洞底涌出如沸汤。人入洞门，为热气所蒸，无不浃汗，有疾者辄愈。九炁台止可煮卵，而此可糜肉。余时寒甚，然穴在崆底甚深，且已过，不及下也。

【注释】

(1)巡检司：此即普陀崆巡检司，位于普陀崆峡口，约在今巡检村附近。

(2)王：通“旺”，旺盛。

【译文】

这个峡谷东面的山就是灵应山往西下延的支脉，西边的山就是天马山在东面的尽头处，两面的山紧逼凑拢过来，激流冲捣在峡中，是浪穹县各条水流经由的去路。道路从桥东起，立即顺着流水向南进入峡口。有几家人在峡中居住，这是巡检司。这时风雨交加，暂时在跨桥楼上避雨。楼已坍塌不能遮蔽风雨，寒冷极了。向南远望峡中，狂风阵阵，如同在起舞；往北远眺凌云等群峰，闪闪烁烁，忽隐忽现。坐了很久，雨不停，便强迫挑夫上路。起初从东面的山崖向南行走在

普陀崆中，一里，峡谷转向西弯曲，路也顺着峡谷向西走。一里，又转向南，一里，有一家人紧靠东面的山崖居住。根据《大理府志》，在峡谷中有个龙马洞，怀疑就是此处，因雨太大来不及过问。又往南走，江流冲捣在普陀崆中愈加急骤，普陀崆中岩石高耸突兀而激流湍急，有的似横卧的门槛以扼住流水，有的如夹立的门扇束住水流，有的像参差不齐的牙齿，有的仿佛刀枪剑戟，有的如同凶猛的苍鹰，千姿百态，极尽它们搏击拦截流水的气势；但流水始终未被这些岩石阻止住，有时跨过岩石流出去，有时穿过岩石流出去，有时夹着岩石潆洄流淌，千百种状态，尽情展示了流水超越障碍的景观。这时沸腾的激流倾泻在脚下，大雨浇注在头上，两面的山崖夹住身体，一线宽的路穿过山侧，反而觉得精神大振。二里，回头看见西边山崖的底下，有个小洞正在高险的山崖之下，面向东，与波涛洪流一同吞吐，心里认为很奇异。过来后打听热水洞在哪里，这才知道就是这个洞穴了。这之前，当地人说起普陀崆中有处热水洞，洞口非常狭窄而洞中相当宽敞，洞内的水从洞底涌出来如同开水。人进入洞口，被热气熏蒸，无不汗流浃背，有病的人马上就痊愈了。九炁台只可以煮鸡蛋，而此处可以把肉煮烂。我此时冷极了，但是洞穴在普陀崆底下非常深，并且已经走过了，来不及下去了。

又南一里，峡乃尽，前散为坞，水乃出崆，而路乃下坡。半里抵坞，是为下山口(1)。盖崆东之山，即灵应南垂，至是南尽，余脉逊而东，乃南衍为西山湾之脊；崆西之山，南自邓川西逆流而上；中开为南北大坞，而弥苴佉江贯其中焉(2)。峡口之南，有村当坞，是为邓川州境，于是江两岸垂杨夹堤。路从东岸行，六里余而抵中所(3)。时衣已湿透，风雨不止，乃觅逆旅，沸汤为饭。入叩刘陶石。名一金。父以乡荐为涿州守(4)，卒于任。前宿其来凤庄者。刘君出酒慰寒，遂宿其前楼。出杨太史《二十四气歌》相示，书法带赵吴兴，而有媚逸之致。

【注释】

(1)下山口：今名同，在洱源县南境，邓川坝子北端，属右所镇。

(2)弥苴(zuǒ)佉(qū)江：本作“弥宜佶江”，据陈本、叶本改。下同。《明史·地理志》：邓川州“又有普陀江，一名蒲萄江，又名弥苴佉江，南入西洱河。”弥苴佉江今又作弥苴河，在洱源县南部，从北往南流入洱海。

(3)中所：今名同，在邓川坝子北部、弥苴河西岸。

(4)涿州：今河北涿州市。

【译文】

又往南行一里，峡谷才到了头，前方散开成为山坞，水流才流出普陀崆，而道路由此下坡。半里抵达山坞，这里是下山口。原来普陀崆东面的山，就是灵应山的南垂，垂到这里到了南面的尽头，余脉向东退去，于是往南延伸成为西山湾的山脊；普陀崆西面的山，从南面邓川州的西部逆流上延；中间辟为南北向的大山坞，而弥苴佉江流贯在山坞中。峡口的南边，有个村子位于山坞中，这里是邓川州的辖境，从这里起江两岸下垂的杨柳夹住江堤。路从江东岸走，六里多后到达中所。这是衣服已经湿透，风雨不停，只好找旅店，烧开水做饭。进村叩拜刘陶石。名叫刘一金。他父亲以举人的身份出任涿州州官，死于任上。就是先前寄宿在他的来凤庄的人。刘陶石君拿出酒来驱寒，就住在他的前楼中。刘陶石拿出杨太史的《二十四气歌》给我看，书法杂带有赵孟頫的意趣，而且有妩媚飘逸的风貌。

初十日　雨止而余寒犹在，四山雪色照人。迨饭而担夫逸去，刘君乃令人觅小舟于江岸之西覆钟山下，另觅夫肩行李从陆行，言西山下有湖可游，欲与余同泛也。盖中所当弥苴佉江出峡之始，其地平沃，居屯甚盛，筑堤导江，为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自焦石洞下，沿东山经龙王庙前，汇为东湖，流为闷地江(1)，是为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自钟山石穴中，东出为绿玉池(2)，南流为罗莳江(3)，是为西流所。故其地亦有三江之名。然练城之三江合流，此所之三江分流，虽同南行注洱海，而未尝相入也。

【注释】

(1)闷地江：今名永安江。

(2)绿玉池：今名同，在中所西邻。

(3)罗莳江：今作罗时江。

【译文】

初十日　雨停后余寒还在，四面群山雪光照人。到吃饭时挑夫逃走了，刘陶石君于是派人在江岸西边的覆钟山下找来小船，另外找来脚夫肩担行李从陆路走，说是西山下有个湖泊值得一游，想要与我一同泛舟游览。原来中所位于弥苴佉江流出峡谷的起点，这里土地平旷肥沃，居民屯田十分繁荣，修筑堤坝引流江水，是中流所；东山之下，有水流从焦石洞下流，沿着东山流经龙王庙前，汇聚成东湖，流出来成为闷地江，那是东流所；西山之下，有水流源自钟山的石洞中，向东流出来后成为绿玉池，往南流成为罗莳江，那是西流所。所以此地也有三江之名。不过练城是三江合流，此地的三个所是三江分流，虽然同是往南流注入洱海，但未曾互相连通。

余与刘君先西过大石梁，乃跨弥苴佉江上者。西行塍中一里，有桥跨小溪上，即罗莳江也。桥之北，水塘潋滟(1)，青蒲蒙茸；桥之南，溪流如线，蛇行两畦间。因踞桥待舟，北望梅花村、绿玉池在里外，而隔浦路湿，舟至便行，竟不及北探也。此地名中所。东山之东，罗川之上，亦有中所，乃即此地之分屯也，余昔自鸡山西下所托宿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与凤羽舍上盘相对，但各间一山脊耳。桥西诸山皆土，而峭削殊甚，时多崩圮。钟山峙桥西北，溪始峙桥正西(2)，盖钟山突而东，溪始环而西。溪始之上，有水一围，汇绝顶间，东南坠峡而下，高挈众流之祖，故以“溪始”名。下舟，随溪遵其东麓南行。两旁塍低于溪，壅岸行水于中，其流虽小而急。此处小舟如叶，止受三人。其中弥苴佉江似可通大舟，而流急莫从。二里，则两岸渐平，而走沙中壅，舟胶不前。刘君与余乃登岸行陇，舟人乃凌波曳舟。五里，乃复下舟。少曲而西，半里，遂南挺而下湖。湖中菱蒲泛泛，多有连芜为畦，植柳为岸，而结庐于中者。汀港相间，曲折成趣，深处

则旷然展镜，夹处则窅然罨画(3)，翛翛有江南风景(4)：而外有四山环翠，觉西子湖又反出其下也。湖中渚田甚沃(5)，种蒜大如拳而味异，莺粟花连畴接陇于黛柳镜波之间，景趣殊胜。三里湖尽，西南瞻邓川州治当山腋曲间(6)，居庐不甚盛而无城，其右有崩峡倒冲之；昔年迁于德源城，以艰于水，复还故处。大路在湖之东，弥苴佉江西岸，若由陆路行，不复知此中有湖，并湖中有此景也。

【注释】

(1)潋滟(liàn yàn)：水满波连的样子。

(2)溪始：今作起始河，有起始河水库。

(3)罨(yǎn)画：彩色杂陈的画。

(4)翛(xiāo)翛：风景天成，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

(5)渚(zhǔ)田：水中小洲上的田。此水今称西湖，湖长3公里，宽2.5公里，面积3.3平方公里。枯水期蓄水量593万立方米，洪水期蓄水量达1000万立方米。水域内有六村七岛，水产丰富。湖内芦苇、垂柳遍布，扁舟轻摇，湿地风光绝佳。

(6)邓川州：隶大理府，治今洱源县南部邓川坝子西缘的旧州。

【译文】

我与刘陶石君先向西走过大石桥，是跨在弥苴佉江上的桥。往西在田野中行一里，有座桥跨在小溪上，就是罗苛江了。桥的北边，水塘波光粼粼，青青的蒲草蒙蒙茸茸；桥的南边，溪流像线一般，像蛇一样流淌在两岸的稻田间。趁着坐在桥头等船的时间，远望北边的梅花村、绿玉池在一里开外，可隔着水边道路湿滑，船到了便动身，竟然来不及向北去探看一下。此地名叫中所。东山的东面，罗川的岸上，也有个中所，仅仅只是此地分兵屯垦的地方，是我从前从鸡足山向西下山投宿之处。大约此地正东与鸡鸣寺、西面与凤羽的舍上盘相对，只是各自隔着一条山脊罢了。桥西的群山全是土山，可峻峭陡削得特别厉害，不时有很多崩塌的地方。钟山屹立在桥的西北方，溪始

山屹立在桥的正西方，大体上钟山往东前突，溪始山向西环绕。溪始山之上，有一池水，汇积在绝顶间，向东南方的峡谷中下坠，高高在上，是众多溪流的起始处，所以用“溪始”来取山名。下船后，顺着溪流沿着溪始山的东麓往南行。两旁田地的地势低于溪流，培土筑起堤坝让水流淌在田地中，水流虽小但很湍急。此处的小船如一片树叶，只能承受三个人。其中的弥苴佉江似乎可以通行大船，但水流太急无法从那里走。二里，就见两岸地势渐渐平缓，而流沙壅积在江中，船像胶粘住一样不能前进。刘陶石君与我于是登上岸行走在土陇上，船夫只好登上河岸拖船。五里，才再下到船中。稍微弯向西，半里，就笔直向南下到湖中。湖中菱角蒲草漂浮，有许多连片的荒地开垦为稻田，湖岸上种植了柳树，而且有在湖中建盖房屋的人。绿洲港湾相间，曲曲折折，自成情趣，水深处则是一片空阔，如平展的镜子，狭窄处则是杳渺一派，如五彩的风景画，悠悠然有江南风景的韵味；而外围有四面青山翠色环绕，觉得西子湖反而不如它了。湖中小洲上的田地非常肥沃，种的蒜大处如拳头而且味道很特异，罂粟花在翠柳与镜子般的水波间连片接陇，景色情趣特别优美。三里后湖面完了，向西南方远看，邓川州州治位于山侧的弯曲处，居民房屋不怎么多而且没有城墙，州治右边有崩塌的峡谷倒倾着对着它；前几年州治迁到德源城，因为用水艰难，又迁回原处。大路在湖的东面、弥苴佉江的西岸，假如从陆路走，不会知道这一带有个湖，并且湖中有如此美景啦。

又南行港间一里余，有路自东横亘于西山，即达州治之通道也。堤之下，连架三桥以泄水。舟由堤北东行，一里，穿桥而南。又半里，有小桥曰三条桥，即北从中所来之大道也。水穿桥东，路度桥南，俱南向行。初约顾仆以行李待此而不在，刘君临岐跼蹐(1)。时已过午，腹馁，余挥手别刘君，令速返。余遵大道南行，始见路东有小山横亘坞中，若当门之槛，截坞而出者，是为德源城(2)，盖古迹也。按《志》，昔六诏未一，南诏延五诏长为星回会，邓赕诏之妻劝夫莫往，曰：“此诈也，必有变。”以铁环约夫臂而行。后五诏俱焚死，遗尸莫辨，独邓赕以臂约认之还。后有欲强妻之，复以计诒之，得自尽，不为所污。故后人以“德源”旌之(3)。山横坞中

不甚高，而东西两端，各不属于大山。山之西，与卧牛相夹，则罗苛江与邓川驿路从之；山之东，与西山湾山相夹，则弥苴佉、闷地二江从之。南三里，从其西峡傍卧牛山东突之嘴行。卧牛山者，邓川东下南砂之臂也，一大峰，一小峰，相属而下，大者名卧牛，小者名象山；土人以象小而牛大，今俱呼为象山云。凑峡之间，有数十家当道，是为邓川驿(4)。过驿一里，上盘西山之嘴，始追及仆担。遂南望洱海直上关而北，而德源横亘之南，尚有平畴，南接海滨。德源山之东，大山南下之脊，至是亦低伏东转，而直接海东大山。盖万里之脉，至洱海之北而始低渡云。

【注释】

(1)跼蹐(jú jí)：不安的样子。跼，同“局”。蹐，用极小的步子走路。

(2)德源城：为唐代前期六诏之一邓赕诏的中心，在今洱源县邓川东北，公路东边的小山上。三面陡峻，弥苴河流绕山脚，如天然堡垒。山顶平坦，周围遗留至今的土筑城墙还清晰可见，随地势高低起伏。城内有一古庙，过去供奉慈善夫人(即邓赕诏之妻)木雕像，衣冠服饰都反映了南诏的遗俗。城内地下曾挖出过陶片、砖瓦及引水用的陶制水管。是保存较完整的六诏城池遗址之一，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按志”句：唐代前期，洱海地区有六诏，唐中央政府即其地分别设置州县，进行治理。其中蒙舍诏在今巍山，位置最南，又称南诏，唐置为蒙舍州。蒙嶲诏在今巍山坝子北部，唐置阳瓜州。越析诏在今宾川县牛井，唐置越析州。浪穹诏在今洱源坝子，唐置浪穹州。施浪诏在今洱海北岸的江尾一带，唐置舍利州。邓赕诏在今洱源县邓川镇的德源山，唐置邓备州。737年，南诏统一六诏，并遂步发展势力，建立地方政权。其范围比今云南全省大得多，中心先在太和城，后迁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902年为郑买嗣所灭。《游记》这里讲的是南诏统一六诏的传说。

(4)邓川驿：后又称新州，即今邓川镇，在洱源县南境。

【译文】

又往南在港汊间前行一里多，有条路从东边横亘到西山，就是通往州治的通道了。堤岸之下，一连架有三座桥来泄水。船从堤坝北边

往东行，一里，穿过桥下往南行。又行半里，有座小桥叫做三条桥，就是北面中所来的大路了。水穿流到桥东，路越到桥南，都是向南行。起初与顾仆约好带着行李等候在此地，但此时却不在，刘陶石君面对岔路犹豫不决。此时已过中午，腹中饿极了，我挥手告别刘君，要他快回去。我沿着大路往南行，这才见到路东边有座小山横亘在山坞中，好像挡在门口的门槛，横截山坞伸出来，这里是德源城，是一处古迹。根据志书，从前六诏没有统一时，南诏邀请五诏的酋长召开星回会，邓赕诏诏主的妻子劝丈夫不要去，说："这是奸计，必定有变故。"用铁环套在丈夫的手臂上才动身。回来五诏诏主都被烧死，遗体无法辨认，唯独邓赕诏诏主因为手臂套有铁环才得以认尸返回来。后来有人想强行娶她为妻，她又用计骗了此人，自杀身亡，没有被侮辱。因此后人用"德源"来表彰她。山横在山坞中不怎么高，而东西两头，各自不与大山连接。山的西面，与卧牛山相夹，则罗莳江与去邓川驿的路经由那里；山的东边，与西山湾的山相夹，则弥苴佉江、闷地江两条江水流经那里。向南三里，从山西边的峡谷中傍着卧牛山向东前突的山嘴前行。卧牛山，是邓川州东面向南下延山脉的手臂，一座大山峰，一座小山峰，相连下延，大的山名叫卧牛山，小的山名叫象山；当地人认为象小而牛大，今天都称为象山了。紧束的峡谷之间，有几十家人挡在路上，这里是邓川驿。走过驿站一里路，向上绕过西山的山嘴，才追上仆人和挑夫。于是向南望见洱海一直到达上关的北边，而德源城横亘的南面，还有平旷的田野，往南连接到洱海之滨。德源城的东面，大山往南下延的山脊，到这里也是低伏下去向东转，而后径直连接到洱海东面的大山。大体上，万里长的山脉，到了洱海的北面后才低伏延伸而去。

由嘴南仍依西山南下，二里，下度一峡口，其峡自西山出，横涉之而南上坡间。又二里，有坊当道，逾坡南行，始与洱海近。共五里，西山之坡，东向而突海中，是为龙王庙。南崖之下，有油鱼洞，西山腋中，有十里香奇树，皆为此中奇胜。而南瞻沙坪，去坡一里而遥，急令仆担先觅寓具餐，余并探此而后中食。乃从大路东半里，下至海崖。其庙东临大海，有渔户数家居庙中，庙前一坑下坠，架石度

其上如桥。从石南坠坑下丈余，其坑南北横二丈，东西阔八尺，其下再嵌而下，则水贯峡底，小鱼千万头，杂沓于内。渔人见余至，取饭一掌撒，则群从而噍之(1)。盖其下亦有细穴潜通洱海，但无大鱼，不过如指者耳。油鱼洞在庙崖曲之间，水石交薄，崖内逊而抱水，东向如玦，崖下插水中，崆峒透漏。每年八月十五，有小鱼出其中，大亦如指，而周身俱油，为此中第一味，过十月，复乌有矣。崖之后，石耸片如芙蓉裂瓣，从其隙下窥之，多有水漱其底，盖其下皆潜通也。稍西上，有中洼之岩当路左，其东崖漱根，亦有水外通，与海波同为消长焉。

【注释】

(1)噍(zuō)：咬吃。

【译文】

由山嘴南边仍然靠着西山往南下行，二里，下山越过一处峡口，这个峡谷从西山通出来，横涉过峡谷后往南上爬到山坡上。又行二里，有座牌坊位于道路中央，翻过山坡往南行，开始与洱海接近。共行五里，西山的山坡，向东前突到海中，这便是龙王庙。南面的山崖之下，有个油鱼洞，西山的山窝中，有棵十里香奇树，都是这一带奇特的胜景。而向南远望沙坪，距离山坡有一里远，急忙命令仆人和挑夫先找寓所备好饭，我一并探看了这两处胜景后再吃中饭。于是从大路往东行半里，下到海边的山崖上。这座庙东边面临大海，有几家渔民住在庙中，庙前一个深坑下陷，上边架有石板越过深坑如桥一样。从石板南边下坠到坑中一丈多，这个深坑南北横处有二丈，东西宽八尺，坑下再往下深嵌，就见水流贯在峡底，千万条小鱼，杂乱地游动在水中。渔夫见我来到，拿了一把饭撒在水中，就见鱼群追着吞食饭粒。原来水下也有细小的洞穴暗中通到洱海，只是没有大鱼，不过是些如手指大小的鱼罢了。油鱼洞在庙宇所在的山崖弯曲之处，海水山石交相拍击，山崖向内退去而环抱着海水，面向东，如同玉玦，山崖

下插进水中，有许多玲珑剔透的空洞。每年八月十五日，有小鱼出没在空洞中，大处也像手指头，而周身都是油，是这地方数第一的美味，过了十月，又没有了。山崖的后方，石片高耸如芙蓉裂开的花瓣，从石缝中向下窥视下方，很多地方有水激荡在石崖底部，原来那下边都是暗中相通的了。稍往西上走，有块中间下洼的岩石位于路左边，它东边的石崖根部激荡着水波，也有水通到外面，与海水一同消退上涨。

从其侧交大路而西逾坡，不得路，望所谓三家村者，尚隔一箐踞西峡间。乃西半里，越坡而下，又西半里，涉箐而上，乃沿西山南向而趋。一里，渐得路，转入西腋，半里，抵三家村。问老妪，指奇树在村后田间。又半里，至其下。其树高临深岸，而南干半空，矗然挺立，大不及省城土主庙奇树之半，而叶亦差小。其花黄白色，大如莲，亦有十二瓣，按月而闰增一瓣，与省会之说同；但开时香闻远甚，土人谓之“十里香”，则省中所未闻也。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下关风(1)，上关花，苍山雪(2)，洱海月。上关以此花著。按《志》，榆城异产有木莲花，而不注何地，然他处亦不闻，岂即此耶？花自正月抵二月终乃谢，时已无余瓣，不能闻香见色，惟抚其本辨其叶而已。乃从村南下坡，共东南二里而至沙坪(3)，聚落夹衢。入邸舍，晚餐已熟，而刘君所倩担夫已去，乃别倩为早行计。

【注释】

(1)下关：俗称风城。位于苍山南端的缺口，一年中至少有250天以上是刮风天，每年平均约有35天以上的大风，风的强度经常在七级左右，最大风力超过八级，还常发生阵风，冬春两季特别突出。

(2)苍山：又称点苍山，是横断山脉中段一座名山，如屏风障在大理坝子西缘，北起邓川，南抵下关，南北长五十多公里，东西宽约十多公里。山顶积雪时间很长，五月还能看到皑皑白雪。新雨后，山腰飞瀑如练。山上云雾变幻无常，望夫云、玉带云都极美丽动人。苍山风景极佳，山脚的蝴蝶泉、清碧溪、下关温泉、天生桥，山腰的龙眼洞，凤眼洞，山顶的洗马塘等都各具特色。

(3)沙坪：今名同，原在洱源县南隅，属江尾镇。近年，洱海北岸原洱源县江尾镇和双廊镇划属大理市，江尾镇更名为上关镇，沙坪、油鱼洞、龙王庙、三家村一片，皆为大理市辖。

【译文】

从它的侧边与大路相交后往西翻过山坡，找不到路，远望所谓的三家村的地方，还隔着一个山箐盘踞在西面的峡谷中。于是向西行半里，越过山坡下行，又向西半里，涉过山箐上走，然后沿着西山向南赶路。一里，渐渐找到路，转入西侧，半里，抵达三家村。询问老妇，指点奇树在村后的田间。又行半里，来到树下。这棵树高高下临深深的海岸，而树干向南伸入半空中，矗立挺拔，大处不到省城土主庙奇树的一半，而且叶片也略小些。树上的花是黄白色，大如莲花，也是有十二瓣，按月份和闰月增加一瓣，与省城的说法相同；只是开花时香气在很远都能闻到，当地人把它称为“十里香”，这却是在省城中没有听说过的了。大理城有风、花、雪、月四大景色，就是下关的风，上关的花，苍山的雪，洱海的月。上关以此花著名。据志书记载，大理城奇异的物产有木莲花，却没有注明在何地，不过其他地方也没听说过，难道就是此花吗？花从正月开到二月底才凋谢，此时已经没有剩余的花瓣，不能闻到花香见到花的颜色了，只能抚摸树干分辨树叶而已。于是从村南下坡，共向东南行二里后来到沙坪，聚落夹住大路。进入旅店时，晚饭已经熟了。而刘君所请的挑夫已经离去，只好另外请人为明早上路做准备。

十一日　早炊，平明，夫至乃行。由沙坪而南，一里余，西山之支，又横突而东，是为龙首关，盖点苍山北界之第一峰也。凤羽南行，度花甸哨南岭而东北转者，为龙王庙后诸山，迤逦从邓川之卧牛、溪始，而北尽于天马，南峙者为点苍，而东垂北顾，实始于此，所以谓之“龙首”。《一统志》列点苍十九峰次第(1)，自南而北，则是反以龙尾为首也。当山垂海错之处，巩城当道，为榆城北门锁钥，俗谓之上关(2)，以据洱海上流也。入城北门，半里出南门，乃依点苍东麓南行。高眺

西峰，多坠坑而下，盖后如列屏，前如连袂，所谓十九峰者，皆如五老比肩，而中坠为坑者也。

【注释】

(1)苍山十九峰：峰间夹十八溪，自北而南，排列如下：云弄峰——霞移溪，沧浪峰——万花溪，五台峰——阳溪，莲花峰——芒涌溪，白云峰——锦溪，鹤云峰——灵泉溪，三阳峰——白石溪，兰峰——双鸳溪，雪人峰——隐仙溪，应乐峰——梅溪，观音峰——桃溪，中和峰——中溪，龙泉峰——绿玉溪，玉局峰——龙溪，马龙峰——清碧溪，圣应峰——莫残溪，佛顶峰——葶莫溪，马耳峰——南阳溪，斜阳峰。其中以马龙峰最高，海拔达4122米。

(2)上关：今名同，在大理市北隅，至今还能看到蜿蜒的古城残迹，西抵苍山，东达洱海。

【译文】

十一日　早起做饭，黎明，脚夫来了就上路。由沙坪往南行，一里多，西山的支脉，又横着突向东，这便是龙首关，是点苍山北面的第一峰。凤羽山往南延伸，延过花甸哨的南岭后向东北转的山，是龙王庙后的群山，逶逶迤迤从邓川州的卧牛山、溪始山起始，往北在天马山到了尽头，耸峙在南面的是点苍山，而往东下垂向北回绕，实际起始于此地，所以把它称为“龙首”。《一统志》列举了点苍山十九座山峰的次序，由南向北，那是反而把龙尾作为龙头了。在山峰下垂海岸交错之处，坚固的城关挡住道路，是大理城北门的军事要地，俗称为上关，是因为它占据着洱海的上游。进入城关北门，半里走出南门，就靠着点苍山的东麓往南行。眺望西面高大的山峰，大多往下坠成坑谷，大体上后面如屏风一样排列，前面如衣袖相连，所谓的十九峰，全都如同五老峰一样并肩而立，而山峰之间下陷为坑谷。

南二里，过第二峡之南，有村当大道之右，曰波罗村。其西山麓有蛱蝶泉之异(1)，余闻之已久，至是得土人西指，乃令仆担先趋三塔寺，投何巢阿所栖僧舍，而余独从村南西向望山麓而驰。半里，有流

泉淙淙，溯之又西，半里，抵山麓。有树大合抱，倚崖而耸立，下有泉，东向漱根窍而出，清冽可鉴。稍东，其下又有一小树，仍有一小泉，亦漱根而出。二泉汇为方丈之沼，即所溯之上流也。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2)。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3)。余在粤西三里城，陆参戎即为余言其异，至此又以时早未花，询土人，或言蛱蝶即其花所变，或言以花形相似，故引类而来，未知孰是。然龙首南北相距不出数里，有此二奇葩，一恨于已落，一恨于未蕊，皆不过一月而各不相遇。乃折其枝、图其叶而后行。

【注释】

(1)蛱(jiá)蝶：蝴蝶的一类，成虫为赤黄色。

(2)与生蝶无异："生蝶"原作"蛱蝶"，据"四库"本、叶本改。

(3)"游人"三句：至今每年阴历四月十五日为蝴蝶会。笔者有幸得与其盛。泉边有一棵大合欢树，树上吊着蝶团，每团都有成百上千的蝴蝶挤在一起，犹如树上吊的峰房，也有的蝴蝶蜷伏在树叶上，远看犹如枯叶，但偶尔动几下，证明它们不是花或叶。还有一些在绿树丛中穿梭飞舞，但种类不多，体型较大的有带红点的黑蝴蝶，较小的有黄蝶、枯叶蝶等。也有人认为，成串垂吊在树枝上的是蛾，而不是蝴蝶，蝴蝶会中的蛾类实际上比蝶类多，大约有一百一十种以上。

【译文】

向南二里，经过第二条峡谷的南边，有个村子位于大道的右边，叫做波罗村。村西的山麓有蛱蝶泉的奇景，我听说过这里已经很久了，来到这里得到当地人的指点，在西边，就命令仆人挑夫先赶去三塔寺，到何巢阿寄宿的僧房中投宿，而我独自一人从村南向西望着山麓急速赶过去。半里，有淙淙流淌的泉水，溯泉水又往西走，半里，抵达山麓。有棵树，大处有一抱粗，紧靠山崖耸立着，树下有泉水，朝向东方从树根下的石窍中流出来，清澈凉爽，可当做镜子。稍往东

一点，山崖下又有一棵小树，还是有一处小泉，也是从树根间流出来。两处泉水汇成一丈见方的池水，就是所溯泉水的上游了。泉水上的大树，在四月初就开花如同蝴蝶，触须翅膀栩栩如生，与活蝴蝶没有不同之处。又有千万只真蝴蝶，触须相连腿部相勾，从树梢倒悬而下，垂到水面上，缤纷络绎，五彩焕然。从这个月起，游人都成群前来观看这一奇景，过了五月才结束。我在广西三里城时，陆参将就对我说起过这里的奇异之处，来到这里又因为季节还早没有开花，询问当地人，有人说蝴蝶就是树上的花变的，有人说，是花的形状相似，所以引来蝶类，不知谁说的对。然而龙首关南北相距不超出几里地，有这两种奇花，一种遗憾的是花已零落，一种遗憾的是还未开花，都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却各自不能相遇。只好折下树枝、画下树叶，然后上路。

已望见山北第二峡，其口对逼如门，相去不远，乃北上蹑之。始无路，二里，近峡南，乃得东来之道，缘之西向上跻，其坡甚峻。路有樵者，问何往，余以寻山对。一人曰："此路从峡南直上，乃樵道，无他奇。南峡中有古佛洞甚异，但悬崖绝壁，恐不能行，无引者亦不能识。"又一老人欣然曰："君既万里而来，不为险阻，余何难前导。"余乃解长衣，并所折蛱蝶枝，负之行。共西上者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上者三里，复西向悬跻。又二里，竟凌南峡之上，乃第三峡也。于是缘峡上西行，上下皆危崖绝壁，积雪皑皑当石崖间，旭日映之，光艳夺目。下瞰南峰，与崖又骈峙成峡，其内坠壑深杳，其外东临大道，有居庐当其平豁之口，甚盛。以此崖南下俱削石，故必由北坡上，而南转西入也。又西上二里，崖石愈巀嶭，对崖亦穹环骈绕，盖前犹下崖相对，而至此则上峰俱回合矣。又上一里，盘崖渐北，一石横庋足下，而上崖飞骞刺空，下崖倒影无底。导者言，上崖腋间，有洞曰大水，下崖腋间，有洞曰古佛(1)，而四睇皆无路。导者曰："此庋石昔从上崖坠下，横压下洞之上，路为之塞。"遂由庋石之西，攀枝直坠，其下果有门南向，而上不能见也。门若裂罅，高而不阔，中分三层。下层坠若眢井，俯窥杳黑而不见其底，昔曾置级以

下，燆灯而入甚深(2)，今级废灯无，不能下矣。中层分瓣排棂，内深三丈，石润而洁，洞狭而朗，如披帷践榭，坐其内，随峡引眺，正遥对海光；而洞门之上，有中垂之石，俨如龙首倒悬，宝络中挂。上层在中洞右崖之后，盘空上透，望颇窅窆，而中洞两崖中削，内无从上。其前门夹处，两崖中凑，左崖前削，石痕如猴，少刓其端，首大如卵，可践猴首飞度右崖，以入上洞。但右崖欹侧，与左崖虽中悬二尺余，手无他援，而猴首之足，亦仅点半趾，跃陟甚难，昔亦有横板之度，而今无从觅。余宛转久之，不得度而下。导者言："数年前有一僧栖此崖间，多置佛，故以'古佛'名。自僧去佛移，其叠级架梯，亦久废无存，今遂不觉闭塞。"余谓不闭塞不奇也。乃复上庋石，从其门扪崖直上。崖亦进隙成门，门亦南向，高而不阔，与下洞同，但无其层叠之异。峡左石片下垂，击之作钟鼓声。北向入三丈，峡穷而蹑之上，有洼当后壁之半，外耸石片，中刓如齑臼(3)，以手摸之，内圆而底平，乃天成贮泉之器也。其上有白痕自洞顶下垂其中，如玉龙倒影，乃滴水之痕。臼侧有白磁一，乃昔人置以饮水者。观玩既久，乃复下庋石。导者乃取樵后峡去，余乃仍循崖东下。

【注释】

(1)古佛洞：在周城村西，苍山云弄峰神魔涧内约3公里。东向，高5米，宽3米，深10米。就钟乳石雕有大小不等的四十余躯佛像。

(2)燆(gòu)：举火。

(3)刓(wán)：剜刻。

【译文】

不久，望见山北面的第二条峡谷，峡口对峙紧束如同门洞，相距不远，于是向北上登峡口。开始没有路，二里，走近峡口南边，才遇上东面来的道路，沿着路向西上登，这里的山坡非常陡峻。路上有打柴的人，问我要去哪里，我回答要去找山景。一个人说："这条路从峡谷南边一直上走，是打柴的路，没有别的奇异之处。南边的峡谷中

有个古佛洞十分奇异，只是悬崖绝壁，恐怕无法走，无人领路也不能找到。”又有一个老人欣然说道：“您既然从万里之外来到，不被艰险所阻，我在前边引路又有何难？”我于是脱下长衣，连同折下的蝴蝶树枝，扛起来上路。共往西上登三里路，就折向南，又平缓上行三里，再向西悬空上登。又行二里，竟然登到南面峡谷的上方，这是第三条峡谷了。从这里沿着峡谷上方往西行，上下都是危崖绝壁，积雪白皑皑的，布满石崖之间，旭日映照着白雪，光艳夺目。向下俯瞰南面的山峰，与石崖又对峙成峡谷，峡谷内深陷的壑谷幽深杳渺，峡谷外东边面临大路，有村居房屋位于平敞开阔的峡口，十分兴盛。由于这里的石崖南边下去都是陡削的岩石，所以必得经由北面的山坡上来，然后由南转向西进峡。又往西上爬二里，崖石更加高峻突兀，对面的山崖穹隆而起并排环绕，在前边下面的山崖还互相对峙，而到了此地后则上面的山峰全都回绕合拢了。又上登一里，绕着山崖慢慢往北走，一块岩石横架在脚下，而头上的石崖斜着飞刺到空中，下方的石崖倒影看不见底。导游老人说，上崖的山窝间，有洞名叫大水；下崖山窝间，有洞名古佛，而看看四方都没有路。导游的老人说：“这块横架的岩石过去从上面的山崖上坠落下来，横压在下洞的上方，路被石头堵住了。”于是从横架着的岩石的西边，攀着树枝一直下坠，岩石下果然有个向南的洞口，可在上边不能看见。洞口像裂开的缝隙，高而不宽，洞中分为三层。下层深陷好像枯井，俯身窥视深杳漆黑看不见洞底，从前曾放有梯子以便下去，点燃灯火进去十分深邃，今天梯子废弃了，又没有灯火，不能下去了。中层呈瓣状分开，似窗棂一样排列，洞内深三丈，石质圆润光洁，山洞狭窄但却明亮，如同分开帷幔踩在台榭上，坐在洞内，顺着峡谷放眼眺望，正好远远对着洱海中的波光；洞口的上方，有块悬垂在中央的岩石，俨然似倒悬的龙头、挂在正中的华盖。上层在中洞右侧石崖的后面，旋绕着向上通到空中，看起来很是深远，可是中洞两侧的石崖中间如刀削一般，里面无法上去。它的前洞口相夹之处，两面的石崖向中间凑拢过来，左边的石崖前方陡削，有石纹如同猴子，稍微凿去它的顶端，头部大如鸡蛋，可以踩着猴头飞跃到右边的石崖上，才能进入上洞。但右边的

石崖倾斜，与左边的石崖虽然中间只悬隔着二尺多，手没有其他攀援之处，而且猴头上的下脚处，也仅能放半个脚趾，跳跃攀登都很难，从前也有横放的木板越过去，可今天无法找到了。我辗转了很久，不能过去便下来了。导游的老人说："几年前有一个僧人住在这里的石崖间，放了很多佛像，所以用'古佛'来起洞名。自从和尚离开佛像移走后，那些垒砌的台阶架起的梯子，也废弃了很久不再存在，今天想不到竟然闭塞起来了。"我认为不闭塞就不奇特了。于是又登上横架着的岩石，从洞口摸着石崖一直上爬。石崖上也有迸裂的缝隙形成洞口，洞口也是向南，高而不宽，与下洞相同，但没有下洞层层叠叠的奇异景象。峡谷左边有石片下垂，敲击石片发出钟鼓样的声音。向北进洞三丈，峡谷完后踩着石壁上登，有个凹陷处在后洞壁的半中腰，外边耸立着石片，中间凿刻进去如像石臼，用手去摸它，里面圆圆的而底部平滑，是天然形成的贮存泉水的器物。它的上方有条白色的痕迹从洞顶下垂到石臼中，如玉龙倒立的身影，是滴水形成的痕迹。石臼侧边有一个白瓷碗，是从前的人放在这里饮水用的。观察玩赏了很久之后，才再下到横架的岩石上。导游的老人于是到后面的峡谷中去取柴火，我就仍旧沿着山崖向东下山。

三里，当南崖之口，路将转北，见其侧亦有小岐，东向草石间，可免北行之迂，乃随之下。其下甚峻，路屡断屡续。东下三里，乃折而南，又平下三里，乃及麓，渡东出之涧。涧南有巨石高穹，牧者多踞其上，见余自北崖下，争觇眺之，不知为何许人也。又南一里半，及周城村后(1)，乃东出半里，入夹路之衢，则龙首关来大道也。时腹已馁，问去榆城道尚六十里，亟竭蹶而趋。遥望洱海东湾(2)，苍山西列，十九峰虽比肩连袂，而大势又中分两重。北重自龙首而南至洪圭，其支东拖而出，又从洪圭后再起为南重，自无为而南至龙尾关，其支乃尽。洪圭之后，即有峡西北通花甸；洪圭之前，其支东出者为某村，又东错而直瞰洱海中，为鹅鼻嘴，即罗刹石也。不特山从此叠两重，而海亦界为两重焉。十三里，过某村之西，西瞻有路登山，为花甸道；东瞻某村，居庐甚富(3)。又南逾东拖之冈，四里，过二铺，

又十五里而过头铺(4)，又十三里而至三塔寺。入大空山房，则何巢阿同其幼子相望于门(5)。僧觉宗出酒沃饥而后饭。夜同巢阿出寺，徘徊塔下，踞桥而坐，松阴塔影，隐现于雪痕月色之间，令人神思悄然。

【注释】

(1)周城村：今仍名周城，在大理市北境。

(2)洱海：《明一统志》大理府山川："西洱海，在府城东，古叶榆河也，一名溷海，又名西洱河。源自邓川，合点苍山之十八川而汇于此，形如人耳，周三百余里，中有罗筌、浓禾、赤崖三岛及四洲九曲之胜，下流合于漾备江。"现今洱海湖面宽250平方公里，南北长40.5公里，东西宽3.4～8.4公里，湖岸线长116公里，平均水位海拔1974米，湖水呈绿色。喜洲附近有一沙堤伸入海中，俗称海舌，分洱海为两部分。北为内海，水深一般不足13米；南为外海，平均水深15米，最深处达21米。

(3)"十三里"五句：此村应即今喜洲，在大理市北境，距洱海甚近。元代已有"喜州"之名，见《元混一方舆胜览》，明时亦应称喜州。花甸：今仍称花甸坝，在大理西北隅苍山后，古代大理到凤羽的大道即经花甸。

(4)头铺：今名同，在大理市北境的公路上，银桥东邻。

(5)其幼子：史夏隆序本作"小乃郎"。

【译文】

三里，在南面山崖的山口，道路即将转向北，看见路侧边也有一条岔开的小路，往东通向草石间，可以免去向北绕路走，便顺着小路下走。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路多次时断时续。往东下山三里，于是折向南，又平缓下行三里，才到达山麓，渡过向东流出去的山涧。山涧南边有巨石高高隆起，许多放牧的人坐在巨石上，看见我从北边的山崖上下来，争着探望我，不知我是什么人。又往南行一里半，来到周城村后，就向东出去半里，走进房屋夹路的街道，就是从龙首关来的大路了。这是腹中已饿极了，打听到去大理府城的路还有六十里，急忙尽力跌跌绊绊地赶路。遥望洱海东面的海湾，苍山排列在西面，十九座山峰虽然并肩相连，但大体的山势又从中分为两重。北边的一

重从龙首关往南延伸到洪圭山，它的支脉向东延伸而出，又从洪圭山后再度耸起成为南面一重山，从无为山往南延伸到龙尾关，它的支脉才到了头。洪圭山的后面，就有峡谷往西北通往花甸；洪圭山的前方，那向东伸出的支脉所在的地方是某个村庄，又往东交错而径直俯瞰洱海中央，是鹅鼻嘴，就是罗刹石了。不仅山从这里重叠为两层，而且海也被隔为两半了。十三里，经过某个村子的西边，远望西面有登山的路，是去花甸的路；远望东边的某个村庄，居民房屋十分富庶。又往南越过向东下垂的山冈，四里，经过二铺，又行十五里后路过头铺，又行十三里后来到三塔寺。进入大空山房，就见何巢阿同他的小儿子在门口相望了。僧人觉宗拿来酒灌入饥肠后吃饭。夜里同何巢阿出寺来，徘徊在塔下，靠着桥头坐下，松荫塔影，隐约出现在雪影月色之间，让人精神思绪安静下来。

十二日　觉宗具骑挈餐，候何君同为清碧溪游(1)。出寺即南向行，三里，过小纸房，又南过大纸房。其东即郡城之西门，其西山下即演武场。又南一里半，过石马泉。泉一方在坡坳间，水从此溢出，冯元成谓其清冽不减慧山(2)。甃为方池，其上有废址，皆其遗也。《志》云："泉中落日照见有石马，故名。"又南半里，为一塔寺(3)，前有诸葛祠并书院。又南过中和、玉局二峰。六里，渡一溪，颇大。又南，有峰东环而下。又二里，盘峰冈之南，乃西向觅小径入峡。峡中西望，重峰罨映(4)，最高一峰当其后，有雪痕一派，独高垂如匹练界青山，有溪从峡中东注，即清碧之下流也。从溪北蹑冈西上，二里，有马鬣在左冈之上，为阮尚宾之墓。从其后西二里，蹑峻凌崖。其崖高穹溪上，与对崖骈突如门，上耸下削，溪破其中出。从此以内，溪嵌于下，崖夹于上，俱逼仄深窅。路缘崖端，挨北峰西入，一里余，马不可行，乃令从者守马溪侧，顾仆亦止焉。

【注释】

(1)清碧溪：又称翠盆水，见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山川。在下关西北13公里，从感通寺西北侧取小道进入山箐，约1小时可达。为点苍山18溪中

风光最美的一溪，有上、中、下三潭，水清如碧玉，纤尘不染，澄潭飞瀑相映成趣，恍若桃源。溪水东流出谷，灌农田千顷，俗称德溪。

(2)慧山：即无锡惠山。晋代有西域僧人慧照在那里讲经说法，名声大振，人们因以慧照名称该山为慧山。慧、惠两字可通，后多作惠山。

(3)一塔寺：《明一统志》大理府寺观："弘圣寺，在点苍山七峰麓，中有塔高二十丈，又名一塔寺。"此塔今存。

(4)罨映：彼此掩覆而衬托。罨，通"掩"。

【译文】

十二日　觉宗备好马匹带上午饭，等候何巢阿君一同去游清碧溪。出寺门马上向南行，三里，经过小纸房，又往南经过大纸房。村东就是府城的西门，村西的山下就是演武场。又往南行一里半，路过石马泉。一池泉水在山坡与山坳之间，泉水从此处溢出去，冯元成认为泉水的清冽不比慧山的泉水差。砌成方池，池上有废弃的遗址，都是冯元成的遗迹。志书说："落日下泉水中照见有石马，所以这样起名。"又向南半里，是一塔寺，寺前方有诸葛祠及书院。又往南经过中和、玉局两座山峰。六里，渡过一条溪流，水势很大。又往南行，有山峰向东环绕而下。又是二里，绕过峰下山冈的南边，于是向西寻找小径进峡。在峡中向西望，重重山峰互相掩映，最高的一座山峰位于群山之后，有一片白雪的痕迹，独自高高下垂，如同一匹白色的丝绢隔断了青山，有溪水从峡中向东流注，就是清碧溪的下游了。从溪流北岸踏着山冈向西上登，二里，有坟丘在左边的山冈之上，是阮尚宾的坟墓。从墓地后往西行二里，踏着峻岭登上山崖。这里的山崖高高隆起在溪流上，与对面的山崖并立突起如门洞一样，上方高耸下面陡削，溪流冲破门洞中流出去。从此处以内，溪流深嵌在下方，山崖夹立在上方，全都狭窄倾斜，幽深杳渺。路沿着山崖前端，紧靠北面的山峰往西进去，一里多，马不能再走，就命令跟随的人在溪流边守马，顾仆也停在了这里。

余与巢阿父子同两僧溯溪入。屡涉其南北，一里，有巨石蹲涧

旁，两崖巉石，俱堆削如夹。西眺内门，双耸中劈，仅如一线，后峰垂雪正当其中，掩映层叠，如挂幅中垂，幽异殊甚。觉宗辄解筐酌酒，凡三劝酬。复西半里，其水捣峡泻石间，石色光腻，文理灿然，颇饶烟云之致。于是盘崖而上，一里余，北峰稍开，得高穹之坪。又西半里，自坪西下，复与涧遇。循涧西向半里，直逼夹门下，则水从门中突崖下坠，其高丈余，而下为澄潭。潭广二丈余，波光莹映，不觉其深，而突崖之槽，为水所汩，高虽丈余，腻滑不可着足。时余狎之不觉，见二僧已逾上崖，而何父子欲从涧北上，余独在潭上觅路不得。遂蹑峰槽，与水争道，为石滑足，与水俱下，倾注潭中，水及其项。亟跃而出，踞石绞衣。攀北崖，登其上，下瞰余失足之槽，虽高丈余，其上槽道曲折如削，腻滑尤甚；即上其初层，其中升降，更无可阶也。再逾西崖，下觑其内有潭，方广各二丈余，其色纯绿，漾光浮黛，照耀崖谷，午日射其中，金碧交荡，光怪得未曾有。潭三面石壁环窝，南北二面石门之壁，其高参天，后面即峡底之石，高亦二三丈；而脚嵌颡突，下与两旁联为一石，若剖半盎，并无纤隙透水潭中，而突颡之上，如檐覆潭者，亦无滴沥抛崖下坠；而水自潭中辄东面而溢，轰倒槽道，如龙破峡。余从崖端俯而见之，亟攀崖下坠，踞石坐潭上，不特影空人心，觉一毫一孔，无不莹彻。亟解湿衣曝石上，就流濯足，就日曝背，冷堪涤烦，暖若挟纩。何君父子亦百计援险至，相叫奇绝。

【译文】

我与何巢阿父子连同两个僧人溯溪流深入。多次涉到溪流的南北两岸，一里，有块巨石蹲在山涧旁，两面山崖上高险的山石，全都陡削地堆积着如同夹道。向西眺望里面的石门，双双高耸，当中劈开，仅像一条线，后面山峰上下垂的积雪正位于门中，互相掩映，层层叠叠，如挂在墙上的条幅垂在中央，特别幽雅奇异。觉宗总是解下竹筐斟酒，共劝饮了三次酒。再向西走半里，溪水冲捣着峡谷奔泻在岩石间，石头颜色光洁细腻，花纹灿烂，颇富有烟云的意态。从这里绕着

山崖上走，一里多，北面的山峰略微敞开一些，走到一块高高隆起的平地。又向西半里，从平地向西下走，再次与山涧相遇。沿着山涧向西行半里，直接逼近相夹的石门下，就见溪水从石门中突立的石崖上下泻，石崖高一丈多，而下方是澄澈的深水潭。水潭宽二丈多，波光晶莹映照，不觉得水深，而突立崖石上的沟槽，被水流冲刷，高处虽只有一丈多，腻滑得不能落脚。当时我只顾戏水没察觉，看见二位僧人已翻越到上面的石崖上，而何家父子想从山涧的北边上登，我独自一人在水潭上方找路，找不到。于是踩着峰上的沟槽上走，与水流争路，被脚下的石头滑倒，与流水一起冲下来，倾注在深潭中，水没过脖子。急忙跳出水来，坐在石头上绞去衣服上的水。攀着北面的石崖，登到石崖上，往下俯瞰我失足跌倒的沟槽，虽然高仅一丈多，岩石上的沟槽水道曲曲折折，如像刀削一般，腻滑得尤其厉害；即使登上它的第一层，峡谷中上上下下之处，再也没有可以踩踏之处了。再翻越西面的山崖，向下看去，山崖内有水潭，长宽各有二丈多，水色纯绿，波光荡漾，青山浮动，照耀在山崖峡谷之中，正午的艳阳照射在水中，金碧交辉，流波激荡，光怪陆离得未曾有过。水潭三面的石壁环成一个窝状，南北两面石门的石壁，高耸进天空中，后面就是峡底的岩石，高处也有二三丈；可石脚下嵌上方前突，下边与两旁连成一块岩石，好似剖开的半个瓦瓮，并没有丝毫缝隙漏水到水潭中，而前突的崖石之上，如屋檐覆盖在水潭上方的地方，也没有水滴从石崖上抛洒下落；然而水总是从水潭中向东面溢出去，轰鸣着倒入沟槽水道之中，如神龙冲破峡谷。我从石崖顶端俯身见到此景，急忙攀着石崖坠落下来，盘腿坐在水潭边的岩石上，不仅山影荡空人心的一切杂念，觉得每一根汗毛每一个毛孔，无不晶莹透彻。连忙脱下湿衣服晒在岩石上，就着流水洗脚，就着阳光晒脊背，冷得足以洗去烦恼，暖得好像怀抱着丝绵被。何君父子也千方百计攀援险途来到，互相高声叫喊奇绝。

久之，崖日西映，衣亦渐干，乃披衣复登崖端，从其上复西逼峡门，即潭左环崖之上。其北有覆崖庋空，可当亭榭之憩，前有地如

掌，平甃若台，可下瞰澄潭，而险逼不能全见。既前，余欲从其内再穷门内二潭，以登悬雪之峰。何君辈不能从，亦不能阻，但云："余辈当出待于休马处。"余遂转北崖中垂处，西向直上。一里，得东来之道，自高穹之坪来，遵之曲折西上，甚峻。一里余，逾峡门北顶，复平行而西半里，其内两崖石壁，复高骈夹起，门内上流之间，仍下嵌深底。路旁北崖，削壁无痕，不能前度，乃以石条缘崖架空，度为栈道者四五丈，是名阳桥，亦曰仙桥。桥之下，正门内之第二潭所汇，为石所亏蔽，不及见。度桥北，有叠石贴壁间。稍北，叠石复北断，乃趁其级南坠涧底。底有小水，蛇行块石间，乃西自第一潭注第二潭者。时第二潭已过而不知，只望涧中西去，两崖又骈对如门，门下又两巨石夹峙，上有石平覆如屋而塞其后，覆屋之下，又水潴其中，亦澄碧渊渟(1)，而大不及外潭之半。其后塞壁之上，水从上涧垂下，其声潺潺不绝，而前从块石间东注二潭矣。余急于西上，遂从涧中历块石而上。涧中于是无纤流，然块石经冲涤之余，不特无污染，而更光腻，小者践之，巨者攀之，更巨者则转夹而梯之。上瞩两崖，危矗直夹，弥极雄厉。渐上二里，硐石高穹，滑不能上，乃从北崖转陟箐中。崖根有小路，为密箐所翳，披之而行。又二里，闻人声在绝壁下，乃樵者拾枯于此，捆缚将返，见余，言前已无路，不复可逾。余不信，更从丛篁中披陡而西上。其处竹形渐大，亦渐密，路断无痕。余莽披之，去巾解服，攀竹为缒。复逾里余，其下壑底之涧，又环转而北，与垂雪后峰，又界为两重，无从竟升。闻清碧涧有路，可逾后岭通漾濞，岂尚当从涧中历块耶？

【注释】

(1)渊渟(tíng)：深水潭。

【译文】

很久之后，石崖上阳光西射，衣服也渐渐干了，就披上衣服再次登上石崖顶端，从那上面再向西逼近峡谷中的石门，就在水潭左边环

绕的山崖之上。这里的北边有下覆的石崖平架在空中，可以当做亭台楼榭来休息，前方有块如手掌大的地，平平地砌得好像高台，可以向下俯瞰澄碧的水潭，可险要狭窄得不能看见全貌。向前走后，我想从峡谷内再去穷尽石门内的两个水潭，并上登高悬积雪的山峰。何君这帮人不能跟随，也不能阻止我，只是说："我们这些人将出去在马匹休息的地方等候。"我于是转过北面山崖垂在中央之处，向西一直上登。一里，遇到东边来的路，是从高高隆起的平地来的路，顺着这条路曲折上登，非常陡峻。一里多，越过峡中石门北面的山顶，再往西平缓前行半里，这以内两侧山崖的石壁，又高高耸起并排相夹，石门内山涧上游之间，底部仍然深深下嵌。路旁北边的山崖，陡削的石壁上没有裂痕，不能过到前方，就用条石沿着崖壁架空，横架为栈道，有四五丈长，这里名叫阳桥，也叫做仙桥。桥的下方，正是石门内第二个水潭积水的地方，被岩石遮挡着，来不及见到。过到桥北，有叠垒的石阶贴在石壁上。稍往北走，叠垒的石阶在北边又断了，就趁着石阶向南下坠到山涧底下。山涧底有小溪，像蛇一样流淌在石块间，是从西面的第一个水潭流注到第二个水潭的水流。这时第二个水潭已经错过却不知道，只管望着山涧中向西走去，两面的山崖又并排相对如同门扇，石门下又有两块巨石夹立对峙，上边有块岩石平平地覆盖着如同房屋，但堵住了后面，覆盖的房屋之下，又有水蓄积在其中，也是澄碧的深水潭，可大处不到外边水潭的一半。它后边堵塞的石壁之上，水从上边的山涧中垂流下来，水声潺潺不绝，然后从前方的石块间往东注入第二个深潭中去了。我急于向西上登，便从山涧中经过石块上走。山涧中从这里起没有了纤细的水流，然而石块经过冲刷洗涤之后，不尽没有污泥沾染，而且更加光滑细腻，小些的踩着它走，大点的攀着它走，更大的就转过夹缝把它当做梯子。从上边远望两面的山崖，危崖矗立，笔直相夹，更加极尽雄伟壮丽之姿。慢慢上登二里，山涧中的岩石高大穹隆，光滑得不能上去，只好从北边的山崖转到山箐中上登。山崖脚下有条小路，被浓密的竹丛遮蔽了，分开竹丛前行。又是二里，听见有人声在绝壁下，是打柴的人在此处拾枯枝，捆好后即将返回去，见到我，说是前方已经没有路，不再能翻越过

去。我不信，再从成丛的竹子间拨开道路往西上登。此处竹子的形态渐渐大起来，也渐渐浓密起来，路断了，毫无踪迹。我不着边际地拨开竹丛前行，去掉头巾脱下衣服，抓住竹子作为绳索。又穿越一里多，脚下壑谷底的山涧，又环绕着转向北，与后面积雪下垂的山峰，又分隔为两层，无法径直上登。听说过清碧涧有路，可以翻越到后面的山岭通往漾濞，莫非还是应当从山涧中经过石块上走么？

时已下午，腹馁甚，乃亟下；则负刍之樵，犹匍匐箐中。遂从旧道五里，过第一潭，随水而前，观第二潭。其潭当夹门逼束之内，左崖即阳桥高横于上，乃从潭左攀磴隙，上阳桥，逾东岭而下。四里至高穹之坪，望西涧之潭，已无人迹，亟东下沿溪出，三里至休马处。何君辈已去，独留顾仆守饭于此，遂啜之东出。三里半，过阮墓，从墓右下渡涧，由涧南东向上岭。路当南逾高岭，乃为感通间道；余东逾其余支，三里，下至东麓之半。牧者指感通道，须西南逾高脊乃得，复折而西南上跻，望崖而登，竟无路可循也。二里，登岭头，乃循岭南西行。三里，乃稍下，度一峡，转而南，松桧翳依，净字高下，是为宕山，而感通寺在其中焉(1)。

【注释】

(1)“是为宕山”二句：宕山，《明一统志》作荡山，又称上山。《元混一方舆胜览》大理路崇圣寺条载：“又西南有上山寺，幽雅之趣非云南诸寺比。”感通寺又称上山寺，元代已很著名。

【译文】

此时已经是下午，腹中饿极了，便急忙下山；就见背负柴草的樵夫，还爬行在山箐中。于是从原路返回，五里，经过第一个水潭，顺水往前走，观看了第二个水潭。这个水潭正当夹立的石门狭窄处之内，左边的石崖上就是阳桥高高横在上方，于是从水潭左边攀着石缝中的石阶，登上阳桥，越过东岭下山。四里后来到高高隆起的平地，远望西面山涧中的水潭旁，已经没有人的踪迹，急忙往东下走沿着溪

流出来。三里路来到马匹休息的地方。何君一帮人已经离开，单独留下顾仆在此地守着饭，于是吃饭后向东出山。三里半，路过阮尚宾的墓地，从墓地右侧下走渡过山涧，由山涧南边向东登岭。路应当往南翻越高高的山岭，是去感通寺的便道；我向东翻越它的余脉，三里，下到东麓的半山腰。放牧的人指点去感通寺的路，必须向西南翻越高大的山脊才能到达，就折向西南上爬，望着山崖上登，居然无路可走了。二里，登上岭头，就沿着岭南往西行。三里，才稍稍下走，越过一条峡谷，转向南，松柏密闭依稀，佛寺高低错落，这里是宕山，而感通寺就在山中了。

盖三塔、感通，各有僧庐三十六房，而三塔列于两旁，总以寺前山门为出入；感通随崖逐林，各为一院，无山门总摄，而正殿所在，与诸房等，正殿之方丈有大云堂，众俱以大云堂呼之而已。时何君辈不知止于何所，方逐房探问。中一房曰斑山，乃杨升庵写韵楼故址，初闻何君欲止此，过其门，方建醮设法于前，知必不在，乃不问而去。后有人追至，留还其房。余告以欲觅同行者，其人曰："余知其所止，必款斋而后行。"余视其貌，似曾半面，而忘从何处，谛审之，知为王赓虞，乃卫侯之子，为大理庠生，向曾于大觉寺会于遍周师处者也。今以其祖母忌辰，随其父来修荐于此，见余过，故父子相谂(1)，而挽留余饭焉。饭间，何君亦令僧来招。既饭而暮，遂同招者过大云堂前北上，得何君所止静室，复与之席地而饮。夜月不如前日之皎。

【注释】

(1)谂(shěn)：知悉。

【译文】

三塔寺、感通寺，各有僧舍三十六房，而三塔寺的是排列在两旁，总的以寺前的山门作为出入口；感通寺顺着山势靠着树林而建，各自辟为一院，没有山门统摄，而且正殿所在的地方，与各处的僧房

一样高，正殿的方丈有处大云堂，僧众都用“大云堂”来称呼正殿而已。此时不知何君那帮人住在何处，打算逐一到僧房去打听。其中有一房叫做斑山，是杨升庵写韵楼的旧址，起初听说何君想要住在此处，经过房门，正在门前设坛念经做法事，心知必定不在，便不问就离开了。后边有人追上来，留我返回他们房中。我告诉他想去找同行的人，那人说：“我知道他们住的地方，一定要招待了斋饭再走。”我看他的容貌，似乎曾见过一面，但忘了是在什么地方，仔细审视他，知道是王赓虞，是卫侯的儿子，大理府的生员，从前曾在大觉寺遍周法师那里见过面。今天因为是他祖母去世的忌日，跟随他父亲来此处施斋做法事，见我路过，所以父子俩都认出了我，便挽留我吃饭。吃饭时，何君也命令僧人前来召唤。饭后天色已晚，就同前来召唤的僧人经过大云堂前往北上走，找到何君住宿的静室，再与他席地坐下饮酒。夜里月光不如前一天那样皎洁。

十三日　与何君同赴斋别房，因遍探诸院。时山鹃花盛开，各院无不灿然。中庭院外，乔松修竹，间以茶树(1)。树皆高三四丈，绝与桂相似，时方采摘，无不架梯升树者。茶味颇佳，炒而复曝，不免黝黑。已入正殿，山门亦宏敞。殿前有石亭，中立我太祖高皇帝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2)，前后有御跋。此僧自云南入朝，以白马、茶树献，高皇帝临轩见之，而马嘶花开，遂蒙厚眷。后从大江还故土，帝亲洒天葩，以江行所过，各赋一诗送之，又令诸翰林大臣皆作诗送归。今宸翰已不存(3)，而诗碑犹当时所镌者。李中谿《大理郡志》以奎章不可与文献同辑(4)，竟不之录。然其文献门中亦有御制文，何独诗而不可同辑耶？殿东向，大云堂在其北。僧为瀹茗设斋。

【注释】

(1)茶树：《明一统志》大理府物产：“感通茶，感通寺出，味胜他处产者。”《滇略·产略》将感通茶与太华茶相比，结论是：“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

(2)太祖高皇帝：即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游庐山日记》称“高

帝”。《楚游日记》丁丑四月二十七日称“高皇帝。”赐僧无极归云南诗十八章：“无极”原作“某”，“十八章”原作“十二章”。据“四库”本、叶本、谢肇淛《滇略·胜略》、诸葛元声《滇史》、《嘉庆重修一统志》大理府寺观补改。

(3)宸翰(chén　hàn)：皇帝的亲笔文字。宸，帝王的宫殿，引申为帝王的代称。翰，文字、文词。

(4)奎章：帝王的手笔。

【译文】

十三日　与何君一同去别的僧房赴斋宴，因而探遍了各寺院。这个季节杜鹃花盛开，各寺院无不山花灿烂。中庭院的外边，高大的苍松修长的翠竹，间杂有茶树。茶树都有三四丈高，与桂树极其相似，此时正在采摘，无处不是架着梯子爬到树上的人。茶的味道很好，炒后再晒，色泽不免黝黑。不久进入正殿，山门也很宏伟宽敞。正殿前有座石砌的亭子，亭子中立有我朝太祖高皇帝赐给僧人无极的十八首归云南诗石碑，前后都有高皇帝写的跋文。这位僧人从云南进朝廷，用白马、山茶树进贡，高皇帝亲临轩廊接见了他，当即白马嘶鸣茶花开放，于是受到厚爱。后来从长江返回故乡，皇帝亲自抛洒鲜花，根据沿江要走过的地方，各赋了一首诗送给他，又命令翰林院诸位大臣都作诗送他回归。今天皇帝亲笔书写的诗篇已不存在，但诗碑还是当时所刻的。李中谿的《大理府志》认为帝王的诗文不能与文献一同辑录，竟然不收录这些诗。不过该书的文献类中也有皇帝写的文章，为什么唯独诗就不能一同辑录呢？正殿面向东，大云堂在正殿北边。僧人为我沏茶摆上斋饭。

已乃由寺后西向登岭，觅波罗岩。寺后有登山大道二：一直上西北，由清碧溪南峰上，十五里而至小佛光寨，疑与昨清碧溪中所望雪痕中悬处相近，即后山所谓笔架山之东峰矣；一分岐向西南，溯寺南第十九涧之峡，北行六里而至波罗岩。波罗岩者，昔有赵波罗栖此，朝夕礼佛，印二足迹于方石上，故后人即以“波罗”名。波罗者，乃此方有家道人之称。其石今移大殿中为拜台。时余与何君乔梓骑而行。

离寺即无树，其山童然。一里，由岐向西南登。四里，逾岭而西，其岭亦南与对山夹涧为门者。涧底水细，不及清碧，而内峡稍开，亦循北山西入。又一里，北山有石横叠成岩，南临深壑。壑之西南，大山前抱，如屏插天，而尖峰齿齿列其上，遥数之，亦得十九，又苍山之具体而微者。岩之西，有僧构室三楹，庭前叠石明净，引水一龛贮岩石下，亦饶幽人之致。僧瀹茗炙面为饵以啖客。久之乃别。

【译文】

随后就由寺后向西登岭，去找波罗岩。寺后登山的大路有两条:一条一直向西北上走，经由清碧溪的南峰上去，十五里后到达小佛光寨，怀疑与昨天在清碧溪中望见的上有雪迹悬在中央的地方相接近，就是后山中所谓的笔架山的东峰了；一条分开岔向西南方，逆着寺南边第十九条山涧的峡谷，往北行六里后到波罗岩。波罗岩这地方，从前有个赵波罗住在这里，朝夕拜佛，印下两个脚印留在方形岩石上，所以后人就用“波罗”来起名。“波罗”一词，是这地方对有家室的僧人的称呼。那块岩石如今被移到大殿中作为跪拜用的石台。这时我与何乔梓先生骑马前行。离开寺院就没有树，这里的山光秃秃的。一里，由岔路向西南登山。四里，越过山岭往西行，这里的山岭也是在南面与对面的山夹着山涧形成门的样子。涧底的水流细小，赶不上清碧溪，而里面的峡谷稍微开阔些，也是沿着北山向西进去。又行一里，北山上有岩石横着叠累成岩洞，南边面临深深的壑谷。壑谷的西南方，大山向前围抱，像屏风一样插向天空，而且有一齿齿的尖峰排列在山上，远远数了数，也是有十九座山峰，这又是苍山具体而微之处了。岩洞的西边，有僧人建了三间房，庭院前叠垒的岩石明丽洁净，引来一坑水贮存在岩石下，也很有让人生出幽思的情趣。僧人煮茶烤面饼给客人吃。很久之后才道别。

从旧路六里，过大云堂，时觉宗相待于斑山，乃复入而观写韵楼。楼已非故物，今山门有一楼，差可以存迹。问升庵遗墨，尚有二扁，寺僧恐损剥，藏而不揭也。僧复具斋，强吞一盂而别。其前有龙

女树。树从根分挺三四大株，各高三四丈，叶长二寸半，阔半之，而绿润有光，花白，小于玉兰，亦木莲之类而异其名。时花亦已谢，止存数朵在树杪，而高不可折，余仅折其空枝以行。

【译文】

从原路返回六里，经过大云堂，此时觉宗在斑山等候，就再次进门观览写韵楼。楼已经不是原有的建筑物，今天山门上有一座楼，差不多算是可以保留一点遗迹。打听杨升庵遗留下的墨迹，还有两块匾，寺里的僧人担心剥落损伤，收藏起来不肯揭开。僧人又准备了斋饭，勉强吞下一钵盂后告别了。寺前有棵龙女树。树从根部分出三四枝挺拔的大树枝，各枝高有三四丈，树叶长二寸半，宽处是长处的一半，而碧绿润泽有光，花是白的，比玉兰花小，也是木莲一类的，但它们的名字不同。这时花也已凋谢，只留下几朵在树梢上，可太高不能折到，我仅折下树上的空树枝就走了。

于是东下坡，五里，东出大道，有二小塔峙而夹道；所出大道，即龙尾关达郡城者也。其南有小村曰上睦(1)，去郡尚十里。乃遵道北行，过七里、五里二桥(2)，而入大理郡城南门(3)。经大街而北，过鼓楼，遇吕梦熊使者，知梦熊不来，而乃郎已至。以暮不及往。乃出北门，过吊桥而北，折而西北二里，入大空山房而宿。

【注释】

(1)上睦：今作上末。

(2)七里桥：今名同。　五里桥：今名同。皆在大理古城南境，从南往北依次排列于下关至大理古城的公路附近。

(3)大理：明置大理府，治太和县，即今大理古城。方正的城垣和整齐的街道，至今还大体保持了明清时期的面貌。

【译文】

从这里往东下坡，五里，向东走上大路，有两座小塔夹住道路对峙；所走上的大路，就是从龙尾关到府城的路了。塔南边有个小村子叫上睦，离府城还有十里。于是顺着大路往北行，经过七里桥、五里桥两座桥，而后进入大理府城的南门。经过大街往北行，路过鼓楼，遇见吕梦熊派来的使者，知道吕梦熊不来了，但他儿子已来到。因为天晚来不及前去。于是走出北门，过了吊桥向北走，折向西北行二里，进入大空山房住下。

十四日　观石于寺南石工家。何君与余各以百钱市一小方。何君所取者，有峰峦点缀之妙；余取其黑白明辨而已(1)。因与何君遍游寺殿。是寺在第十峰之下，唐开元中建，名崇圣。寺前三塔鼎立，而中塔最高，形方，累十二层，故今名为三塔(2)。塔四旁皆高松参天。其西由山门而入，有钟楼与三塔对，势极雄壮；而四壁已颓，檐瓦半脱，已岌岌矣。楼中有钟极大，径可丈余，而厚及尺，为蒙氏时铸(3)，其声闻可八十里。楼后为正殿，殿后罗列诸碑，而中谿所勒黄华老人书四碑俱在焉。其后为雨珠观音殿，乃立像铸铜而成者，高三丈。铸时分三节为范，肩以下先铸就而铜已完，忽天雨铜如珠，众共掬而熔之，恰成其首，故有此名。其左右回廊诸像亦甚整，而廊倾不能蔽焉。自后历级上，为净土庵，即方丈也。前殿三楹，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北一方为远山阔水之势，其波流潆折，极变化之妙，有半舟庋尾烟汀间。南一方为高峰叠障之观，其氤氲浅深，各臻神化。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4)，为苍石之最古者。清真寺在南门内，二门有碑屏一座，其北趺有梅一株，倒撇垂趺间。石色黯淡，而枝痕飞白，虽无花而有笔意。新石之妙，莫如张顺宁所寄大空山楼间诸石，中有极其神妙更逾于旧者。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从此丹青一家，皆为俗笔，而画苑可废矣。张石大径二尺，约五十块，块块皆奇，俱绝妙著色山水，危峰断壑，飞瀑随云，雪崖映水，层叠远近，笔笔灵异，云皆能活，水如有声，不特五色灿然而已。其后又有正殿，庭中有白山茶一株，花大如红茶，而瓣簇如之，花尚未尽也。净土庵之北，又有一庵，其殿内外庭除，俱以苍石铺地，方块大如方砖，此亦旧制也；而清真寺则新制

以为栏壁之用焉。其庵前为玉皇阁道院，而路由前殿东巩门入，绀宫三重，后乃为阁，而竟无一黄冠居守，中空户圮，令人怅然。

【注释】

(1)“观石”数句：此即大理特产的大理石，明代称点苍石、苍石或文石，当地人又称础石。《明一统志》大理府物产载：“点苍石，点苍山出，其石白质青，文有山水草木状，人多琢以为屏。”杨慎《滇程记》载：点苍山“五台峰怪石是产，巧出灵陶，文有云树人骑，是斫屏障。”以花纹不同，大理石又分彩花、水墨花、纯白石三大类，是精致的玩赏装饰品及优良的建筑材料，至今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当年皇帝享用的大理石镶嵌的屏风及桌椅。现大理石厂产品已有六十多种，远销十多个国家。

(2)三塔：崇圣寺三塔迭经风雨地震，一直保存到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塔称千寻塔，高69.13米，方形十六层，每层的高度和宽度自下而上逐渐收缩，为中空密檐式砖塔，建于唐代。北塔、南塔各高42.19米，皆为八角形十层实心砖塔，建于晚唐或五代。

(3)蒙氏：《蛮书》卷三，“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正德《云南志》蒙化府建置沿革：“乐进求时有细奴逻者，亦哀牢之裔，耕于蒙化巍山之下，因号蒙氏，部属渐盛。”蒙氏系南诏统治家族，自元以来，亦称南诏统治时期为“蒙氏时”。

(4)趺(fū)：碑下的石座。

【译文】

十四日　在寺南的石匠家观赏石头。何君与我各用一百文钱买了一小方块石头。何君选中的石头，上有峰峦点缀在上边的美妙之处；我选了其中一块黑白分明的而已。于是与何君遍游寺中的殿宇。这座寺院在第十座山峰之下，唐代开元年间创建，名叫崇圣寺。寺前的三座塔像鼎足一样矗立，中间的一座塔最高，方形，重叠十二层，所以今天称之为三塔。塔的四旁都是高耸参天的松树。寺西由山门进去，有钟楼与三塔相对，气势极为雄壮；但四面的墙壁已经倒塌，屋檐上的瓦片有一半脱落，已经岌岌可危了。楼中有口铜钟非常大，直径大约一丈多，而钟壁厚达一尺，是蒙氏时期铸造的，钟声可在八十里外

听到。楼后面是正殿，正殿后面罗列着许多石碑，而李中谿所刻的黄华老人书写的四块碑全在其中。石碑后面是雨珠观音殿，是用铜铸成的立像，高三丈。铸造时分为三段制成模子，肩头以下先铸成后铜就已用完，忽然天上落下珠子一样的铜雨，众人一起用手捧起来熔化，恰好铸成铜像的头部，所以有了这个名字。雨珠观音殿左右回廊中的众神像也十分严整，但回廊倒塌得不能遮蔽风雨啦。从殿后沿着石阶上走，是净土庵，就是方丈了。前殿有三开间，佛座后边有两块巨石，嵌在中间两根柱子之间，各有七尺见方，厚一寸左右。靠北的一块有远山阔水的气势，石头上流水波涛潆洄曲折，极尽变化的妙趣，有半条船尾停靠在烟波绿洲之间。南面的一块是高峰层峦叠嶂的景观，石间的氤氲之气深浅相宜，各自臻于出神入化的境界。这两块石头与清真寺中古梅花纹的碑座，是大理石中最古老的东西。清真寺在南门外，二门内有一座屏风样的石碑，碑座朝北的一面上有一棵梅花，倒垂飘拂在碑座上。石质颜色黯淡，但树枝的痕迹却露出丝丝白色，虽然没有花却有绘画的意境。新采石头中奇妙的，没有比得上顺宁府张知府寄放在大空山房楼上的那些石头的，其中有极其神妙更加超过旧石的。因此了解到造物主的创造是越来越神奇，从此之后，画家的绘画全是俗笔，而画苑可以废除了。张知府的石头，大的直径有二尺，约有五十块，每块都很奇特，全是绝妙的着色山水画，高险的山峰，断绝的壑谷，飞瀑追随着流云，积雪的山崖倒映在水中，层层叠叠，远近疏朗有致，笔笔灵动奇异，云气都能活过来，流水如有声，不仅仅是五彩灿烂而已。前殿后边又有正殿，庭院中有一棵白山茶，花的大小如红山茶，而且花瓣成簇也像红山茶，花还没有开完。净土庵的北面，又有一座寺庵，佛殿内外的庭院石阶，都是用大理石铺地，方形的石块大小如方砖，这也是旧时制成的；但清真寺则是用新制成的大理石作为栏杆护板。这座寺庵前边是玉皇阁道观，可路要经由前殿东边的拱门进去，有三层道宫，后面就是楼阁，但是竟然没有一个道士居留守护，殿中空空，门户倒塌，令人怅然不快。

十五日　是日为街子之始。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1)，设于城西演武场中(2)，其来甚久。自此日始，抵十九日而散，十三省物无不

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闻数年来道路多阻，亦减大半矣。晨餐后，何君以骑同余从寺左登其祖茔。过寺东石户村，止余环堵数十围，而人户俱流徙已尽，以取石之役，不堪其累也。寺南北俱有石工数十家，今惟南户尚存(3)。取石之处，由无为寺而上，乃点苍之第八峰也，凿去上层，乃得佳者。又西上二里半，乃登其茔。脉自峰顶连珠下坠，前以三塔为案，颇有结聚环护之胜。还二里，至寺后，转而南过李中谿墓(4)，乃下马拜之。中谿无子，年七十余，自营此穴，傍寺以为皈依，而孰知佛宇之亦为沧桑耶！由西石户村入寺饭。同巢阿趋街子，且欲入城访吕郎，而中途雨霰大作，街子人俱奔还，余辈亦随之还寺。

【注释】

(1)观音街子：即现在通称的三月街。三月街始于何时，无明确记载。大理地区长期流传的《白国因由》载南诏细奴逻时，观音口授方广经辞张敬入寂一段说："观音令婆罗部十七人以白音口授之，不久皆熟，自是转相传授，上村下营，善男信女，朔望会集。于三月十五日在榆城西搭篷礼拜方广经。是日，彩毫绵布，观音驾云而去，众皆举首遥望，攀留不及。年年三月十五日，众皆聚集，以蔬食祭之，名曰祭观音处，后人于此交易，传为祭观音街，即今之三月街也。"

(2)演武场：在今大理城西苍山脚下，为一大广场，从明至今，皆在此赶三月街。广场上有大德八年(1304)立的《元世祖平云南碑》，碑通高4.44米，宽1.65米，由两块石头相接成，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南户：此南户位置应为现在的三文笔村，过去称础石街，村中精于石工者甚多，至今仍以产大理石著名。

(4)李中谿(1497—1580)：即李元阳，字仁甫，嘉靖时进士，选为庶吉士，出知江阴、分宜等县，有政绩，入为监察御史，巡按福建，以持正不阿著称，"墨吏望风解绶"。父丧返乡后，蛰居家乡四十余年，修有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等书。晚年信佛教，常来往于鸡山、大理等处。当时人李选撰有《侍御中谿李公行状》载李元阳知江阴政绩事甚详。其墓仍在大理古城西郊三文笔村西。

【译文】

十五日　这天是街子的头一天。原来大理城有观音街子的集市，设在城西的演武场中，其由来非常久远。从这天起，到十九日才散，十三省的货物无所不至，云南省内各民族地区的货物也无所不至，听说几年来道路常被阻断，也减少大半了。早餐后，何巢阿君骑马同我从寺左去登他的祖坟。路过寺东的石户村，只剩下几十圈环绕着的围墙，而匠人居民都已流亡迁徙光了，这是因为采石的劳役，民众不堪忍受这种劳累就逃亡了。寺院南北都有几十家石匠，如今只有寺南的匠户还在。采石的地方，从无为寺上去，是点苍山的第八座山峰，凿去上面一层，才能得到好的石料。又往西上登二里半，才登上他家的坟地。地脉从峰顶像串连的珠子一样下坠，前方以三塔作为桌案，颇有些聚落前结环绕守护的优美之处。返回来二里，来到寺后，转向南经过李中谿的坟墓，于是下马祭拜了他。李中谿无子，年龄七十多岁时，自己营建了这个墓穴，紧靠佛寺以示皈依佛门，可谁知佛寺也已成为沧海桑田了呢！由石户村向西进入寺中吃饭。同何巢阿去赶街子，并且想进城去拜访吕家儿郎，可半路上雪珠风雨大作，街子上的人都往回奔跑，我们这帮人也随着人流返回寺中。

十六日　巢阿同乃郎往街子，余由西门入叩吕梦熊乃郎。讯其寓，得于关帝庙前，盖西城内之南隅也，时已同刘陶石往街相马矣。余乃仍由西门西向一里半，入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数人骑而驰于中，更队以觇高下焉。时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场市。巢阿买文已返，刘、吕物色无从，遇觉宗，为饮于市，且觅面为饭。观场中诸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而已，无足观者。书乃吾乡所刻村塾中物及时文数种，无旧书也。既暮，返寺中。

【译文】

十六日　何巢阿同他儿子去赶街子，我从西面进城去叩拜吕梦熊的儿子。打听他的寓所，在关帝庙前找到，是在西城内靠南的角落，这时他已同刘陶石到街子上相马去了。我只好仍然经由西门向西行一

里半，进入演武场，到处搭起棚子作为市场，环绕错杂，纷纷扰扰。集市北边是赛马场，成千的骑手交集在一起，几个人骑马奔驰在场中，分为几队轮番比赛以见出高低。此时男女杂乱，交臂擦肩不能分辨，只好在市场上四处走走。何巢阿买了文章已经返回去，刘陶石、吕家儿郎无从寻找，遇到觉宗，为此在市场上饮酒，并找面来当饭吃。观察市场上的各种货物，药材很多，有许多毡子、布匹以及铜器、木制器具而已，没有值得观看的东西。书籍是我家乡刻印的乡村私塾中用的东西和几种当代流行的科考书，没有经典旧书。天黑后，返回寺中。

十七日　巢阿别而归，约余自金腾东返，仍同尽点苍之胜，目下恐渐热，先为西行可也。送至寺前，余即南入城。遇刘陶石及沙坪徐孝廉(1)，知吕郎已先往马场，遂与同出。已遇吕，知买马未就。既而辞吕，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亦无佳者。仍觅面为饭。饭后觅顾仆不得，乃返寺，而顾仆已先在矣。

【注释】

(1)孝廉：明清时亦称举人为孝廉。

【译文】

十七日　何巢阿告别回乡，约我从金腾返回东部，仍然一同去游完点苍山的胜景，眼下担心天气渐渐热起来，可以先往西走。送到寺前，我立即向南进城。遇见刘陶石和沙坪的徐孝廉，了解到吕家儿郎已先去了赛马场，就与他们一同出城。不久遇上姓吕的，去观看永昌府商人卖的宝石、琥珀及翡翠石等货物，也没有好东西。仍旧找面来当饭吃了。饭后找不到顾仆，只得返回寺中，可顾仆已先在寺中了。

十八日　由东门入城，定巾，买竹箱，修旧箧。再过吕寓，叩刘、吕二君。吕命其仆为觅担夫，余乃返。

【译文】

十八日　由东门进城，定购头巾，买来竹箱，修理旧箱子。再次拜访吕家寓所，叩访了刘陶石、吕家儿郎两位先生。姓吕的命令他的仆人替我找挑夫，我于是返回来。

十九日　早过吕寓，二君留余饭。同刘君往叩王赓虞父子，盖王亦刘戚也，家西南城隅内。其前即清真寺。寺门东向南门内大街，寺乃教门沙氏所建，即所谓回回堂也。殿前槛陛窗棂之下，俱以苍石代板，如列画满堂，俱新制，而独不得所谓古梅之石。还寺，所定夫来索金加添，余不许。有寺内僧欲行，余索其定钱，仍掯不即还。令顾仆往追，抵暮返，曰："彼已愿行矣。"

【译文】

十九日　早上去拜访吕家寓所，二位先生留我吃饭。同刘君前去叩拜王赓虞父子，原来王家也是刘陶石的亲戚，家在城内西南角。他家前边就是清真寺。寺门向东对着南门内的大街，清真寺是教门中姓沙的人修建的，就是所谓的回回堂了。大殿前的门槛台阶窗棂之下，全部用大理石代替木板，如满堂陈列着山水画，全是新制的，可唯独找不到所谓有古梅的石碑座。回到寺中，讲定的挑夫来要求加价，我不同意。寺内有僧人打算上路，我想要回挑夫的定金，仍然刁难我不肯马上退还。叫顾仆去追，到天黑时顾仆回来，说："他已愿意走了。"

二十日　晨起候夫，余以其溪壑无厌，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彼展转不还(1)。余乃以重物寄觉宗，令顾仆与寺僧先行。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2)。余仍入清真寺，观石碑上梅痕，乃枯槎而无花，白纹黑质，尚未能如张顺宁所寄者之奇也。

【注释】

(1)余以其溪壑无厌，另觅寺僧为负。及饭，夫至，辞之。索所畀，彼展转不还：原作“晨起候夫不至”，据徐本改补。

(2)余乃入西门。自索不得，乃往索于吕挥使乃郎，吕乃应还：原脱此段，据徐本补。

【译文】

二十日　早晨起床等候挑夫，我因为他的欲壑无法满足，另外找寺中的僧人为我挑担子。到吃饭时，挑夫到了，辞退了他。追要给他的定金，他翻来覆去不肯还来。我只好把重东西寄放在觉宗那里，命令顾仆和寺中的僧人先走。我于是进入西门。自己要不到，只得去向吕指挥使的儿子索赔，姓吕的只好答应赔还。我仍然走入清真寺，观赏石碑上古梅痕迹，是枯树枝却没有花，白色的花纹，黑色的质地，还不如顺宁府张知府寄存的那些石块奇特。

出南门，遂与僧仆同行。遵西山而南，过五里、七里二桥，又三里，过感通寺前入道。其南，有三四家夹道，曰上睦。又南，则西山巍峨之势少降，东海弯环之形渐合。十里，过阳和铺(1)。又十里，则南山自东横亘而西，海南尽于其麓，穿西峡而去。西峡者，南即横亘之山，至此愈峻，北即苍山，至此南尽，中穿一峡，西去甚逼。而峡口稍旷，乃就所穿之溪，城其两崖，而跨石梁于中以通往来，所谓下关也(2)，又名龙尾关。关之南则大道，东自赵州，西向漾濞焉。

【注释】

(1)阳和铺：明代阳和铺有别于现在五里桥附近的阳和村。依其里距，应即今大理南的太和村。南诏中心太和城遗址即在今太和村一带，南北两道城墙，西起苍山，东至洱海，至今还依稀可辨。南诏德化碑现仍屹立在太和城遗址，碑高3.02米，宽2.27米，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下关：即今大理市驻地下关镇，为滇西的交通中心，大理白族自治州首府。

【译文】

出了南门，便与僧人仆人同行。沿着西山往南行，过了五里桥、七里桥两座桥，又行三里，经过感通寺前走上大道。寺南有三四家人夹住道路，叫上睦。又向南，就见西山巍峨的山势渐渐降低，东面洱海弯曲环绕的地势逐渐合拢。十里，路过阳和铺。又行十里，就见南山自西向东横亘，洱海的南边在南山的山麓下到了尽头，穿过西面的峡谷流去。西面的峡谷这地方，南面就是横亘的山，延到此地后愈加高峻，北面就是苍山，延到此地后到了南边的尽头，中间通着一条峡谷，向西进去非常狭窄。而峡口略微空旷一些，便就着穿过峡谷的溪流，在溪流两面的山崖上建了城墙，而中间跨有一座石桥，以便来往通行，这是所谓的下关了，又叫做龙尾关。城关的南面就是大路，东边起自赵州，往西通向漾濞。

既度桥出关南，遂从溪南西向行。三里，南北两山俱逼凑，水捣其中如线，遥睇其内，崇峰北绕苍山之背，壁立弯环，掩映殊异。破峡而入，又二里，南峰俱成石壁，倒压溪上，北峰一支，如渴兕下赴(1)，两崖相粘，中止通一线，剖石倒崖，始行峡中，继穿石下。峡相距不盈四尺，石梁横架其西(2)，长丈五尺，而峡仅尺余，正如天台之石梁，南崖亦峻，不能通路。出南崖上，俯而瞰之，毛骨俱悚。又西里余，折而北，其溪下嵌甚微。又北，风雨大至。北三里余，数家倚西山下，是为潭子铺(3)，其地为赵州属。北五里，转而西，又北十五里，有溪自西峡来入，是为核桃箐(4)。渡箐溪，又北五里，有三四家倚西山下，是为茅草房(5)，溪两旁至此始容斫崖之塍，然犹杯棬之缀于箐底也(6)。是日，榆道自漾濞下省(7)，赵州、大理、蒙化诸迎者，蹀躞雨中(8)。其地去四十里桥尚五里，计时才下午，恐桥边旅肆为诸迎者所据，遂问舍而托焉，亦以避雨也。

【注释】

(1)兕(sì)：古代称雌性犀牛为兕。

(2)石梁：此即今下关西面的天生桥，在西洱河上。《明一统志》：“龙尾关，在点苍山南，其右有石长丈余，名天桥，洱河之水过其下，两岸石险，人不可度，又名石马桥。”

(3)潭子铺：今作塘子铺。

(4)核桃箐：应即今大菠箐。

(5)茅草房：今作茅草哨。皆在下关西郊西洱河两岸的狭谷里。塘子铺附近的公路边有下关温泉，《南诏野史》高河条“温汤”注：“今龙尾关西温泉”，即指此。大理石镶嵌的浴池和满院的茶花，突出了该温泉的特点。

(6)杯棬(quān)：曲木制成的盂。

(7)道：明代布政、按察二司因辖区广大，派出布政司的佐官左右参政、参议分理各道钱谷，称为分守道，按察司的佐官副使、佥事分理各道刑名，称分巡道。这些皆称为道员，或省称“道”。

(8)蹀躞(dié xiè)：小步行走。

【译文】

过桥后出到城关南边，就从溪流南岸向西行。三里，南北两面的山都紧逼凑拢过来，溪水冲捣在峡谷中像一条线，远远斜视峡谷内，高大的山峰在北面绕到苍山的背后，墙壁一样矗立，弯曲环绕，互相掩映，特别奇异。破开峡谷进去，又行二里，南面的山峰全成了石壁，倒压在溪流上方，北面的一条山峰，如饥渴的母犀牛猛扑下来，两面的山崖互相粘在一起，中间只通着一线宽的地方，石崖剖开，悬崖倒立，开始时走在峡谷中，继而穿越在石崖下。峡谷相距不足四尺，石桥横架在峡谷西边，桥长一丈五尺，而峡谷宽仅一尺多点，正像天台山的石桥，南面的山崖也很险峻，不能通路。到了南面的山崖上面，俯视下看峡底，全身毛骨悚然。又往西行一里多，折向北，那条溪流深嵌在下方，非常细小。又向北走，风雨猛烈降临。往北行三里多，几家人紧靠西山脚下，这里是潭子铺，这个地方是赵州的属地。往北行五里，转向西，又向北十五里，有溪水从西面的峡谷中前来汇入溪流中，这里是核桃箐。渡过山箐中的溪流，又往北行五里，有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下，这里是茅草房，溪流两旁到了这里开始能

容下挖山开辟的田地，然而仍然只是些像杯子碗口大的地点缀在山箐底部。这天，大理道道员从漾濞去省城，赵州、大理府、蒙化府众多迎接官员，小步行走在雨中。此地距四十里桥还有五里，估计此时才是下午，担心桥边的旅店被众多迎接的官员所占据，便打听住处投宿在这里，也是借以避雨。

二十一日　鸡再鸣(1)，促主者炊，起而候饭。天明乃行，云气犹勃勃也。北向仍行溪西，三里余，有亭桥跨溪上，亭已半圮，水沸桥下甚急，是为四十里桥(2)。桥东有数家倚东崖下，皆居停之店，此地反为蒙化属。盖桥西为赵州，其山之西为蒙化，桥东亦为蒙化，其山之东为太和(3)，犬牙之错如此。至是始行溪东，傍点苍后麓行。七里余，有数十家倚东山而庐，夹路成巷，是为合江铺(4)。至是始望西北峡山横裂，有山中披为隙，其南者，余所从来峡也；其北来者，下江嘴所来漾濞峡也；其西南下而去者，二水合流而下顺宁之峡也。峡形虽遥分，而溪流之会合，尚深嵌西北峡中，此铺所见，犹止南来一溪而已。出铺北，东山余支垂而西突，路北逾之，遂并南来溪亦不可见，盖余支西尽之下，即两江会合处，而路不由之也。西北行坡岭者四里，始有二小流自东北两峡出。既而盘曲西下，一涧自东北峡来者差大，有亭桥跨之，亭已半圮，是为亨水桥(5)。盖苍山西下之水，此为最大，亦西南合于南北二水交会处。然则“合江”之称，实三流，不止漾水、濞水而已也。从桥西复西北逾一小岭，共一里，始与漾水遇。其水自漾濞来经此，即南与天生桥之水合(6)，破西南山峡去，经顺宁泮山而下澜沧江。路溯其东岸行。其东山亦苍山之北支也，其西山乃罗均南下之脉，至此而迤逦西南，尽于顺宁之泮山。

【注释】

(1)鸡再鸣：史序本作“鸡初鸣”。

(2)四十里桥：今名同，在漾濞县东隅，西洱河北岸。

(3)太和：为大理府附郭县，即今大理古城。

(4)合江铺：今分大合江、小合江二村，皆在漾濞县东隅、西洱河北岸。

(5)亨水桥：疑为“响水桥”，霞客据音录记为“享水桥”。

(6)“其水”二句：上句漾水即今漾濞江。天生桥之水：即今西洱河。二水相交处今称平坡。

【译文】

二十一日　鸡叫第二遍，催促房主人做饭，起床后等着吃饭。天明才动身，云气仍然十分浓郁。向北仍旧行走在溪流西岸，三里多，有座亭桥横跨在溪流上，亭子已有一半倒塌，溪水沸腾在桥下十分湍急，这里是四十里桥。桥东有几家人紧靠在东面的山崖下，全是停留住宿的客店，此地反而是蒙化府的属地。原来桥西是赵州，这座山的西面属蒙化府，桥东也属蒙化府，这座山的东面是太和县，辖地犬牙交错竟然如此。到这里才走在溪流东岸，靠着点苍山后山的山麓前行。七里多，有几十家人背靠东山建了房，夹住道路形成巷道，这里是合江铺。到这里才望见西北方山峡横向裂开，有座山从中间剖开成为缝隙，那在南面的，是我从那里来的峡谷；那从北边来的，是从下江嘴来漾濞的峡谷；那向西南下延而去的，是两条水流合流后下流到顺宁府的峡谷。峡谷的地形虽然在远处能分别出来，可溪流会合之处，还深嵌在西北方的峡谷之中，在这个合江铺所能见到的，还只有南边流来的一条溪水而已。出到合江铺北，东山的余脉向西下垂前突，道路向北越过这里，于是连同南边流来的溪水也不能见到了，大概这条余脉在西边的尽头处的下面，就是两条江水会合的地方，可路不从那里走了。往西北行走在山坡山岭间四里，才有两条小水流从东面和北面的两条峡谷中流出来。不久之后，绕着曲折的路向西下走，一条从东北方的峡谷中流来的山涧水势稍大一些，有座亭桥跨在溪流上，亭子已有一半倒塌，这是亨水桥。苍山上向西下流的水流，这条最大，也是流向西南方在南、北两条江水交汇处合流。这样看，“合江”的名称，实际上是三条水流，不仅只是漾水、濞水而已了。从桥西再向西北翻越一座小山岭，共走一里，这才与漾水相遇。这条江水

漾濞前来流经此地，立即向南与天生桥的水合流，冲破西南方的山峡流去，流经顺宁府的泮山后下流进澜沧江。道路溯漾水东岸走。这里的东山也就是苍山往北延伸的支脉了，这里的西山是罗均山向南下延的山脉，延伸到此后向西南逶迤而下，在顺宁府的泮山到了尽头。

北行五里，有村居夹而成巷，为金牛屯(1)。出屯北，有小溪自东山出，架石梁其上，侧有石碑，拭而读之，乃罗近溪所题《石门桥诗》也。题言石门近在桥左，因矫首东望，忽云气迸坼(2)，露出青芙蓉两片，插天拔地，骈立对峙，其内崇峦叠映，云影出没，令人神跃。亟呼顾仆与寺僧，而二人已前，遥追之，二里乃及。方欲强其还，而一僧旁伺，问之，即石门旁药师寺僧也。言门上有玉皇阁，又有二洞明敞可居，欣然愿为居停主。乃东向从小路导余，五里，抵山下，过一村，即药师寺也，遂停杖其中。其僧名性严，坐余小阁上，摘蚕豆为饷。时犹上午，余欲登山，性严言，玉皇阁蹑峰而上十里余，且有二洞之胜，须明晨为竟日游，今无及也。盖性严山中事未完，既送余返寺，遂复去，且以匙钥置余侧。余时慕石门奇胜(3)，餐饭即扃其阁，东南望石门而趋，皆荒翳断塍，竟不择道也。

【注释】

(1)金牛屯：今名同，在漾濞县东境，漾濞江东岸。

(2)迸坼(chè)：裂开。

(3)石门：在漾濞彝族自治县东南境，为点苍山马龙峰西坡的一断崖峡谷，长千余米，宽约100米，石门河从中湍流，形成串串水塘，景色奇秀，被誉为“天开石门”。过石门关，穿林绕石，登石门山顶，有玉皇阁。

【译文】

往北行五里，有村庄房屋夹成巷道，是金牛屯。出到屯北，有条小溪从东山流出来，架有石桥在溪流上，侧边有石碑，擦拭后阅读碑文，是罗近溪题写石门桥的诗句。题诗中说到石门近在桥的左边，因此抬头向东望去，忽然云气迸裂开，露出两片青色的芙蓉，插入天

空，拔地而起，并立对峙，石门以内高大的山峦层叠掩映，云影出没，令人深思踊跃。急忙呼唤顾仆和寺里的僧人，可两人已走在前边，远远地追赶他们，二里后才赶上。正想强逼他们返回去，而一个僧人在路旁观望，向他打听，就是石门旁药师寺的僧人了。他说，石门上有个玉皇阁，又有两个山洞明亮宽敞可以居住，欣然表示愿意做我们停留住宿的主人。于是向东从小路为我领路，五里，抵达山下，路过一个村子，就到药师寺了。就停宿在寺中。这个僧人名叫性严，请我坐在小阁上，摘来蚕豆做饭吃。此时还是上午，我想要登山，性严说，到玉皇阁要登山上走十里多路，况且还有两个山洞的胜景，必须明天早晨去游一整天，今天来不及了。原来性严在山中的事没有办完，送我返回寺中后，就又离开了，而且把钥匙放在我身旁。我此时向往石门奇妙的胜景，饭后立即锁上他的阁子，望着东南方的石门赶过去，全是荒草蔽野，田埂残断，竟然顾不上选择道路了。

二里，见大溪自石门出，溪北无路入，乃下就溪中；溪中多巨石，多奔流，亦无路入。惟望石门近在咫尺，上下逼凑，骈削万仞，相距不逾二丈，其顶两端如一，其根止容一水。盖本一山外屏，直从其脊一刀中剖而成者，故既难为陆陟，复无从溯溪。徘徊久之，乃渡溪南，反随路西出。久之得一径东向，复从以入，将及门下，复渡溪北。溪中缚木架巨石以渡，知此道乃不乏行人，甚喜过望。益东逼门下，丛篁覆道。道分为二，一东蹑坡磴，一南下溪口。乃先降而就溪，则溪水正从门中跃出，有巨石当门扼流，分为二道。袭之而下，北则漫石腾空，作珠帘状而势甚雄；南则嵌槽倒隙，为悬溜形而势甚束。皆高二丈余，两旁石皆逼削，无能上也。乃复上就东岐蹑磴。已又分为二，一北上蹑坡，一南凌溪石。乃先就溪凌石，其石大若万斛之舟，高泛溪中，其根四面俱湍波潆激，独西北一径悬磴而上，下瞰即珠帘所从跃出之处，上眺则石门两崖劈云削翠，高骈逼凑，真奇观也。但门以内则石崩水涌，路绝不通，乃复上就北岐蹑磴。始犹藤箐蒙茸，既乃石崖耸突，半里，路穷，循崖南转，飞崖倒影，上逼双阙，下临绝壑，即石门之根也，虽猿攀鸟翥(1)，不能度而入矣。久

之，从旧路返药师寺。穷日之力，可并至玉皇阁，姑憩而草记，留为明日游。

【注释】

(1)翥(zhù)：飞翔。

【译文】

二里，见有一条大溪从石门流出来，溪流北岸无路进去，就下到溪中；溪中有许多巨石，多奔泻的激流，也无路进去。只是望见石门近在咫尺，上下紧逼束拢，两面陡削，有万仞高，相距不超过两丈，山顶两端如同一体，山脚只容得下一条溪水。原来它本来是一座山，外看像屏风，从山脊上一刀从中间笔直剖开形成的，所以既难以从陆地上上登，又无法从溪中逆流进去。徘徊了很久，只好渡到溪流南岸，反身顺着路向西出来。很久之后找到一条向东去的小径，又顺着小径进去，将要到达石门下，又渡到溪流北岸。溪水中有绑着的木头架在岩石上以便渡过去，心知这条路有不少行人，大喜过望。在往东逼近石门下，竹丛遮住了道路。道路分为两条，一条向东上登山坡上的石阶，一条往南下到溪口。于是先往下走近溪流，就见溪水正好从石门中腾跃出来，有巨石挡在门口扼住水流，分为两条水道。水流顺着水道下流，北边的则漫过岩石在空中飞腾，作出珠帘的形状而且气势非常雄壮；南边的则嵌入水槽中倒流进缝隙中，现出悬垂下泻的样子，但水势受到相当的约束：都是两丈多高，两旁的石崖都逼束陡削，不能上登。只好再往上走上东边的岔路上登石阶。不久路又分为两条，一条往北上登山坡，一条向南登上溪边的巨石上。就先走近溪边登上巨石，这块巨石好像能装万石粮食的大船，高高漂浮在溪流中，岩石根部四面都是湍急的波涛潆洄激荡，唯独西北方有一条小径悬有石阶上来，向下俯瞰就是珠帘从那里飞跃出去的地方，往上眺望就见石门两面的石崖劈开云天，削成青山，双双高耸，狭窄紧凑，真是奇观呀!但是石门以内则是岩石崩塌，溪水奔涌，路断不通，只能再

次往上走上北边的岔路上登石阶。开始时还是藤条竹丛蒙蒙茸茸的，继而石崖高耸突立，半里，路到了头，沿着石崖向南转，石崖飞空，倒映山影，上方双阙紧逼过来，下边面临断绝的壑谷，这就是石门的根部了，即使是能攀登的猿猴会飞翔的鸟类，也不能飞越进去了。很久，从原路返回药师寺。用完一天的力气，可以一并去到玉皇阁，姑且休息一下写日记，留待明天去游。

二十二日　晨起候饭，性严束火负铛(1)，摘豆裹米，令僧仆分携，乃从寺后东向登山。二里，转而南向循山腰上，二里，复随峡转东，一里，从峡尽处南转逾岭。一里，路分二岐。一东上者，为花椒庵石洞道；一南上者，一里而逾石门之上。此石门之北崖也，所登处已在门之内，对瞰南崖崩削之状，门底轰沸之形，种种神旺，独所踞崖端危险，不能返观，犹觉未能两尽也。东眺门以内，峡仍逼束，水自东南嵌底而来。其正东有山一支，巍然中悬，恰对峡门，而玉皇阁即踞其上，尚不能遥望得之，盖其内木石茸密，非如外峰可以一览尽耳。于是缘冈脊东上一里，南与峡别，折而东北上半里，坳间有颓垣遗构，为玉峰寺废址。玉峰者，万历初僧石光所建，药师乃其下院，而性严即其后嗣也。其后又有一废址，曰极乐庵。从其后复转向东南上半里，再与东峡遇，乃缘支峡东向行，古木益深。半里，支峡东尽，乃南度其上，复北转，共二里而得玉皇阁。阁南向石门而遥，东临峡壁而逼，初创于朱、史二道人，有僧三贤扩而大之，今前楼之四壁俱颓，后阁之西角将仆，盖岌岌矣。阁东有台，下临绝壑，其下有洞，为二道静修处。时二僧及仆，俱然火觅泉将为炊(2)，余不及觅洞，先从阁援石独上。盖遥望峡后大山，上耸三峰者，众皆指为笔架峰，谓即东南清碧溪后主峰，余前由四潭而上，曾探其阳，兹更欲一穷其阴，以尽石门涧水之源，竟不暇招同行者，而同行僧仆亦不能从。余遂贾勇直前。

【注释】

(1)铛(chēng)：底平而浅的铁锅。

(2)然：为“燃”的本字，即燃烧。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等着开饭，性严捆上柴火背着浅底铁锅，摘来蚕豆裹上米，命令僧人仆人分别带上，从寺后向东登山。二里，转向南沿着山腰上走，二里，再顺着峡谷转向东，一里，从峡谷的尽头处往南转翻越山岭。一里，道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往东上行的，是去花椒庵石洞的路；一条向南上走的，一里后翻越到石门的上方。这是石门靠北的石崖，上登之处已经在石门之内，俯瞰对面南边的石崖崩裂陡削的状态，石门底下轰鸣沸腾的形态，种种令人精神焕发的奇观，只是所坐的石崖顶端太危险，不能回身观览，仍然觉得不能两全其美。向东面眺望石门以内，峡谷仍然狭窄紧束，溪水从东南方嵌在谷底流来。石门正东有一条山脉，巍然悬在中央，恰好正对着峡口，而玉皇阁就盘踞在山上，还不能远远望到它，大概是山内树木山石丛生浓密，不像外边的山峰那样可以一览而尽罢了。从这里顺着冈上的山脊往东上行一里，与南边的峡谷分别，折向东北上走半里，山坳间有坍塌的墙壁残存的建筑物，是玉峰寺废弃的遗址。玉峰寺，是万历初年僧人石光修建的，药师寺是它的下院，而且性严就是寺里的后代传人。它的后方又有一处废弃的遗址，叫做极乐庵。从极乐庵后边再转向东南上行半里，再次与东面的峡谷相遇，于是沿着分支的峡谷向东前行，古树愈加幽深。半里，分支的峡谷到了东边的尽头，就向南翻越到山上，再向北转，共二里后找到了玉皇阁。玉皇阁面向南，远远与石门相望，东临峡谷，峡壁逼窄，最初创建于朱、史两位道士，有个三贤和尚扩建了寺院，今天前楼的四面墙壁全部倒塌了，后面楼阁的西角落即将倒下，大多岌岌可危了。楼阁东边有个高台，下临绝深的壑谷，台下有个洞，是两位道士静心修炼的地方。这时两个僧人和仆人，都在点火找泉水做饭，我来不及去找山洞，先从玉皇阁抓着岩石独自一人上登。遥望峡谷后面的大山，山上耸立着三座山峰的地方，大家都指着说是笔架峰，我认为就是东南方清碧溪后面的苍山主

峰，我先前经由四个水潭上登，曾经探察过苍山的南面，现在更想一并穷尽苍山北面，以便穷尽石门山涧水的源头，竟然顾不上招呼同行的人，而且同行的和尚仆人也不能跟随。我于是鼓足勇气一直往前走。

二里，山石既穷而土峰峻甚，乃攀树。三里，山树亦尽，渐陟其顶。层累而上，登一顶，复起一顶。顶皆烧茅流土，无复棘翳，惟顶坳间，时丛木一区，棘翳随之。余从岭脊烧痕处行，虎迹齿齿，印沙土间。连上数顶，始造其极，则犹然外峰也。始知苍山前后，共峰两重：东峙者为正峰，而形如笔架者最高；西环者南从笔架、北从三塔后正峰，分支西夹，臂合而前，凑为石门。但其中俱崩崖坠派，不复开洋，俱下盘夹箐，水嵌其底，木丛其上。余从峰头东瞰笔架山之下，有水悬捣涧底，其声沸腾，其形夭矫，而上下俱为丛木遥罨，不能得其全，此即石门之源矣。又从外岭北行，见其北又分支西下，即漾濞驿北之岭，西尽于漾濞桥者也。时日色正午，开霁特甚(1)，北瞻则凤羽之西，有横山一抹，自西北斜亘而来者，向从沙溪南望，斜亘其西南，为桥后水口者也(2)，剑川之路，溯之北入；南眺则潭子铺西之山，南截漾、濞二水之口，为合江铺者，大理之路，随之北来；西览则横岭铺之脊，排闼西界，北接斜亘之岭，南随合江西下，永昌之路，逾之西向；惟东面内峰巀立，榆城即在东麓，而间隔莫逾，一以峰高崖陡，攀跻既难，一以山划两重，中箐深陷，降陟不易。闻此山北坳中，有大堡白云寺，可跻内峰绝顶，又南逾笔架，乃东下清碧溪。大堡之路，当即从分支西下之岭，循度脊而上，无此中堑之箐，沐西平征大理，出点苍后，立旗帜以乱之，即由此道上也。

【注释】

(1)开霁(jì)：云雾散，天气放晴。

(2)桥后：今作乔后，在洱源县西境，为著名盐井之一。

【译文】

二里，山石走完后就是土山，陡峻极了，只好抓着树枝攀登。三里，山上的树也完了，渐渐登到山顶。一层层叠累而上，登上一座山顶，又耸起一座山顶。山顶上全是火烧过的茅草和流动的沙土，不再有荆棘遮盖着，唯有山顶和山坳之间，不时有一片丛林，密蔽的荆棘伴随着树丛。我从岭脊上有火烧过的痕迹的地方走，老虎的脚印一齿齿的，印在沙土上。一连登上几座山顶，这才到达最高处，却仍然只是外层的山峰。这才知道，苍山前后，共有两重山峰：屹立在东方的是主峰，而形状如同笔架的山峰最高；向西环绕的山，南边从笔架峰、北边从三塔后面的主峰，手臂一样往前合抱，凑拢成为石门。但两重山之间都是崩塌的山崖深坠的支脉，不再有开阔的地方，全都是下面盘绕着狭窄的山箐，水流深嵌在山箐底下，树木丛生在山上。我从峰头向东俯瞰笔架山的下方，有高悬的水流捣入涧底，水声沸腾，水流的形态有弯曲的流向，可上下都被丛林远远挡住了，不能看到水流的全貌，这就是石门的源头了。又从外层的山岭上往北行，只见它的北边又分出支脉向西下延，就是漾濞驿北面的山岭，往西延伸在漾濞桥到了尽头的山。这时天色是正午，云开雾散特别晴朗，眺望北方，就见凤羽山的西面，有一抹横卧的青山，从西北方斜斜地绵亘而来，这是以前我从沙溪向南望，斜着横亘在沙溪西南方、形成桥后河口的山了，去剑川州的路，逆流往北进去；眺望南方，就见潭子铺西面的山，往南横截漾水、濞水两条江水的江口，成为合江铺的山，去大理府的路，顺着山从北边来；向西观览，就见横岭铺的山脊，门扉一样排列在西境，北边连接着斜向绵亘的山岭，往南顺着合江铺向西下延，去永昌府的路，向西翻过这列山；只有东面靠内一层的山峰巍峨险峻，大理城就在山的东麓，但中间阻隔无法穿越，一是因为山峰太高，石崖陡峻，攀登已很艰难，一是因为山被划为两重，中间山箐深陷，上上下下不容易。听说这座山北面的山坳中，有个大堡白云寺，可以登上里面一层山峰的绝顶，再往南越过笔架峰，才下到东边的清碧溪。去大堡的路，应当就是从分支向西下延的山岭，顺着延伸的山脊上走，没有这样堑沟一样横在中间的山箐，西平王沐英征大理时，从点苍山后出兵，竖起旗帜以惑乱敌军，就是从这条路上去的。

凭眺久之，乃循旧迹下。三里，忽误而坠西北支，路绝崖欹，无从悬坠，且空山杳隔，莫辨真形，竟不知玉皇阁所倚之支在南在北也。疑尚濒南涧箐中(1)，而涧中多岐，且峻崖绝坂，横度更难，有棘则蒙翳，无棘则流圮。方徘徊间，雨复乘之，忽闻南箐中有呼噪声，知玉皇阁在其下。余亦漫呼之，已遥相应，而尚隔一箐，树丛不可见，路绝不可行。盘箐之上腋二里，始得石崖，于是攀隙坠空，始无流坠之恐，而雨倾如注。又一里而出玉皇阁之右，炊饭已寒，重沸汤而食之。阁左少下，悬崖之间，有洞南向，下临深涧，乃两巨石合掌而成者。洞高一丈，下阔丈五，而上合尖，其深入约及数丈，而底甚平。其石质粗砺，洞形亦无曲折之致，取其通明而已。洞前石崖上下危削，古木倒盘，霏烟揽翠，俯掬轰流，令人有杳然别天之想。

【注释】

(1)疑尚濒南涧箐中："尚"原作"南"，据徐本、丁本改。

【译文】

凭眺了很久，就沿着来时的脚印下山。三里，忽然错误地下到西北方的支脉上，道路断绝石崖倾斜，无处可悬空下坠，而且空旷的山野杳渺隔绝，无法辨别山的真实形状，竟然不知道玉皇阁所依托的支脉是在南还是在北了。怀疑还在濒临南边山涧的山箐中，可山涧中岔路很多，并且山崖险峻山坡断绝，横向穿越更难，有荆棘则浓密遮蔽，没有荆棘却流土倾塌。正在徘徊之时，雨又乘机而来，忽然听见南面的山箐中有呼叫的声音，知道玉皇阁就在山箐下方。我也漫无目的地呼叫他们，已经远远地互相呼应，但还隔着一条山箐，树林丛密不能看见，道路断绝不能前行。绕着山箐的上侧走了二里，才见到石崖，于是攀着石缝坠在空中，这才没有了流土下坠的担心，可大雨倾盆如注。又行一里后出到玉皇阁的右边，做好的饭已经凉了，重新烧开水吃了饭。玉皇阁左边稍微下走，在悬崖之间，有个洞面向南方，下临深深的山涧，是两块巨石像手掌一样合拢形成的洞。洞高一丈，

下边宽一丈五尺，但上方合拢过来尖尖的，洞内深入进去约有几丈，而洞底非常平整。岩石的石质粗糙，洞的形状也没有曲折的景致，取它能射入亮光而已。洞前的石崖上下都高险峻削，古树倒垂盘曲，烟云霏霏，远揽翠色，俯身可捧起轰鸣的流泉，让人有杳渺悠然别有洞天的想象。

时雨已复霁，由旧路转北而下，三里，至玉峰寺旧址。由岐下北壑，转峡度坞，一里余而得花椒庵石洞。洞亦巨石所覆，其下半叠石盘，半庋空中，空处浮出二三丈，上下亦离丈余，而平皆如砥。惟北粘下盘之上，而东西南三面，俱虚檐如浮舫，今以碎石随其檐而窒之，只留门西向，而置佛于中。其前架楼三楹，而反无壁；若以窒洞者窒楼，则洞与楼两全其胜矣。其北又一巨石隆起，下有泉出其隙间，若为之供者。此地境幽坞绕，水石错落，亦栖真之地。龛中器用皆备，而寂无居人，户亦设而不关。余愧行脚不能留此，为怅然而去。乃西向平下一里，即石门北顶北来之道，向所由上者。又北六里而返药师。途中遇一老人，负桶数枚下山，即石洞所栖之人，每日登山箍桶，晚负下山，鬻以为餐，亦不能夜宿洞间也。

【译文】

这时雨已停了，天又转晴，由原路转向北下山，三里，来到玉峰寺旧址。由岔路下到北边的壑谷中，转过峡谷越过山坞，一里多后找到花椒庵的石洞。石洞也是巨石覆盖成的，洞的下半部分叠垒成石盘，一半架在空中，空的地方浮出地面二三丈，上下也离着一丈多，可平整得如同磨刀石。只有北边粘在下边的石盘之上，而东、西、南三面，都是虚空的屋檐状，犹如漂浮着的船只，如今用碎石沿着屋檐堵住了空处，只留下向西的门，而且在洞中放置了佛像。洞前架起三间楼，但反而没有墙壁；如果用堵洞的碎石来堵楼，那么洞与楼都能两全其美了。洞北边又有一块巨石隆起，下面有泉水从石缝中流出来，很像是专门为花椒庵提供的。此地环境幽静，山坞环绕，水石错落，也是一处隐居修真养性的地方。佛龛中用具都很齐全，可空无人

住，也装有门但没关上。我惭愧要云游四方不能留在此地，为此闷闷不乐地离开了。于是向西平缓下行一里，就是石门北边的山顶向北来的路，是先前上山经过的路。又向北六里后返回药师寺。途中遇见一位老人，背着几只木桶下山，他就是住在石洞中的人，每天登上山箍木桶，晚上背下山，卖了作为饭钱，夜里也不能住在洞中。

二十三日　晨起，为性严作《玉皇阁募缘疏》(1)。因出纸请书，余书而后朝食。山雨忽作，因停屐待之。近午雨少杀，余换草履，性严披毡送之。出药师殿门，即北行，二里，涉一枯涧。其涧自东北山麓出，下嵌甚深，苍山之后至此，又西北一里矣。既渡，西北上西纡之坡，一里逾其上，始见其西开一东西坞，漾濞之水从其中东注之。西向平下共二里，山南有数十家当大路，是为漾濞驿。别送僧，西行溪北田塍中三里余，北界山环而稍南，扼水直逼南山下，是为矶头村，亦有数十家当矶之腋。路南向盘之，遂蹑矶嘴而西。半里，雨止，路转北，复开南北坞，于是倚东山西麓北行。三里余，抵漾濞街(2)。居庐夹街临水甚盛，有铁锁桥在街北上流一里，而木架长桥即当街西跨下流，皆度漾濞之水，而木桥小路较近。

【注释】

(1)募缘：意即和尚向人募化钱物，以结善缘。募缘疏为僧道条陈广求大家帮助的文字。

(2)漾濞街：又作样备，明设样备巡检司，属蒙化府，即今漾濞彝族自治县治。

【译文】

二十三日　早晨起床，替性严写《玉皇阁募缘疏》。性严于是拿出纸请我写，我写好后吃早饭。山雨忽然来临，因此停下来等雨停。接近中午雨势稍小了些，我换上草鞋，性严披上毡子送我。走出药师寺的殿门，立即往北行，二里，涉过一条干枯的山涧。这条山涧从东北方的山麓出来，下嵌得十分深，苍山的后山到此地后，又往西北延

伸了一里。渡过山涧后，向西北上爬向西曲折延伸的山坡，一里翻越到坡头上，这才看见山坡西面敞开一个东西向的山坞，从漾濞流来的水流自山坞中往东流注。向西平缓下走，共二里，山的南边有几十家人位于大路上，这里是漾濞驿。告别了送行的僧人，往西前行在溪水北岸的田野中三里多，北面一列山渐渐向南环抱，扼住流水，一直逼到南山下，这是矶头村，也有几十家人住在石矶的侧旁。路向南绕过石矶，于是踩着石矶嘴往西行。半里，雨停了，路转向北，又敞开一个南北向的山坞，从这里起紧靠东山的山麓往北行。三里多，到达漾濞街。居民房屋夹街临水十分兴盛，有座铁索桥在漾濞街北面上游一里处，而木头架的长桥就在街道西边横跨下游，都是跨过漾濞江的桥，而木桥是小路比较近。

按《志》：剑川水为漾，洱海水为濞，二水合流故名。今此桥去合江铺北三十里，驿去其北亦十五里，止当漾水，与濞水无涉，何以兼而名之耶？岂濞水非洱海，即点苍后出之别流耶？然余按：水出丽江府南者，皆谓之漾。如漾共发源于十和之中海，经七和下鹤庆，合东西诸泉而入穴，故曰漾共。此水发源于九和，经剑川别而南流，故曰漾别。则“别”乃分别之“别”，非口鼻之“鼻”也。然《一统志》又称为“漾备”，此又与胜备同名，亦非“濞”字之一征也。

【译文】

根据志书：源自剑川湖的水是漾水，源自洱海的水是濞水，两条江水合流后因此起名漾濞江。今天这座桥距合江铺北边有三十里，漾濞驿距合江铺北边也有十五里，只应当是漾水，与濞水无关，为什么兼用两条江来给它起名呢？难道濞水不是源于洱海，却是点苍山后山流出来的别的水流吗？不过，据我的考察：源出于丽江府南部的水流，都被称之为“漾”。例如，漾共江发源于十和的中海，流经七和下流到鹤庆府，汇合东西两岸各地的泉水后流入洞穴，所以称为漾共江。这条江水发源于九和，流经剑川州另外往南流，所以叫做漾别江。那么，“别”是分别的“别”，不是口鼻的“鼻”了。不过，《一统

志》又称为漾备江，这又与胜备江同名，也不是“濞”字一样得到证明了。

余乃就木桥东买蔬米，即由此度，不及北向铁桥度，其中始觉汤汤，倍于洱水。西向又有一峡自西来，是为永平道；望大坞北去，亦数里而分为二；而永昌大道，则从此而西。始行坞中，二里渐上。又二里，有数家夹道，大坊跨之，曰“绣岭连云”，言登岭之始也，是为白木铺(1)。由是循南坡西向上，二里，由坡间转向南，一里余，复转向西，于是回眺东之点苍，东北之凤羽，反愈近，然所临之峡则在南。更西蹑坡，迤逦而上，又四里，有寺东向，当坡嘴中悬，是为舍茶寺。就而饭。由其后又西上，路稍平，其南临东出之涧犹故也。又二里，有村当岭脊，是为横岭铺(2)。铺之西，遂西蹑夹坑中，又上三里而透岭坳之脊。其坳夹隘如门，透其西，即有坑北坠，又有坑西流。路随西流者下，二里，路转向南峡，而水乃由北峡去，始知犹北流而东入漾濞上流者。

【注释】

(1)白木铺：今作柏木铺，在漾濞县城西南邻。

(2)横岭铺：今作秀岭铺，在柏木铺稍西的公路旁。

【译文】

我于是走到木桥东头买菜买米，立即由此处过桥，来不及向北去过铁索桥，在桥中间才发觉江水浩浩荡荡，超过洱水一倍。向西走又有一条峡谷从西面来，是去永平县的路；望着大山坞往北去，也是几里路后分为两条路；而去永昌府的大路，则是从此地往西走。开始时行走在山坞中，二里逐渐上走。又行二里，有几户人家夹住道路，大牌坊跨在路上，题为“绣岭连云”，是说这里是登岭的起点，这是白木铺。由这里沿着南面的山坡向西上爬，二里，从山坡上转向南，一里多，再转向西，在这里回头眺望东方的点苍山，东北方的凤羽山，反

而更加近了，不过我所登临的峡谷则在南边。再往西爬坡，逶迤而上，又行四里，有座寺庙面向东，挡在坡嘴上悬在中央，这是舍茶寺。走进寺中吃饭。由寺后又往西上行，路稍微平缓些，路南边下临向东流出来的山涧依然如故。又行二里，有个村子位于岭脊上，这里是横岭铺。从横岭铺的西边，就向西跋涉在狭窄的坑谷中，又上行三里后穿越山坳上的山脊。这个山坳夹立的隘口如门一样，钻到它的西边，马上有个坑谷向北下陷，又有一个坑谷中有水向西流。路顺着有水向西流的坑谷下走，二里，路转向南面的峡谷，可水就经由北面的峡谷流去，这才知道这仍然是往北流后向东流入漾濞江上游的水流。

又南二里，其峡中平而水忽分南北，始知其脉由此峡中自西而东度，其上所逾夹隘，乃既度而北突之峰，非南来之脊也。盖此脊西北自罗均山分支，东南至此，降度峡底，乃东突崇峰，由其北而东下者为横岭，而东尽于白木铺，由其南逶迤南去者，东挟碧溪江(1)，西挟胜备水(2)，而尽于两水交会处，是其脉亦不甚长也。从峡中南行半里转西，有小水自东南坠峡来。始成流西去。又一里，随流南转，始循水东崖下。既渡其西，复涉其东，四里余，有水自东峡出，西与南下之涧合，其流始大，而峡愈逼，东崖直瞰水而西，路乃渡而循西崖下。南出隘，已昏黑。稍上坡，共二里，有一二家倚西坡上，投宿不得。又南，两崖愈凑，三里及之，复渡溪东，则数家倚东崖下，是为太平铺(3)，乃宿其敝楼。按《志》，是水为九渡河(4)，沿山绕流，上跨九桥者是。其下流与双桥河合于黄连堡东南，入胜备江。

【注释】

(1)碧溪江：又作备溪江，指今漾濞江及与胜备河汇流后的黑惠江。

(2)胜备水：今作胜备河或顺濞河。

(3)太平铺：今名同，在漾濞县西境的公路上。

(4)九渡河：今称太平铺河，至今公路仍傍水行。

【译文】

又向南二里，这里峡中地势平坦但水忽然南北分流，这才知道地脉由这个峡谷中自西往东延伸，峡谷上面我所穿越的夹立的隘口，是它延伸后在北边突起的山峰，不是南面来的山脊。这条山脊从西北方的罗均山分支，往东南延到此地，下降越过峡底，于是向东突起成为高峰，由高峰北边往东下延的山是横岭，而后在东面的白木铺到了尽头，由高峰南面往南逶迤而去的山，东面傍着碧溪江，西面傍着胜备江，而后在两条江的汇合处到了尽头，这样看，它的山脉也不是怎么长了。从峡中往南行半里转向西，有条小溪从东南方泻入峡中流来，开始成流向西流去。又行一里，顺着溪流向南转，开始沿着溪水东面的山崖底下走。渡到溪流西岸后，又涉水到溪流东岸，四里多，有水流从东面的峡谷中流出来，向西流与向南下流的山涧合流，溪流开始变大，而峡谷愈发狭窄起来，东面的山崖笔直向西俯瞰着流水，路于是渡过溪流后沿着西面山崖底下走。往南走出隘口，天已昏黑。渐渐上坡，共二里，有一两家人紧靠在西面的山坡上，投宿不成。又向南，两面的山崖愈加挤拢过来，三里后到达溪边，再次渡到溪流东岸，就见几家人紧靠在东面的山崖下，这里是太平铺，于是住宿在驿站的破楼上。据志书，这条溪水是九渡河，沿着山绕流，河上跨有九座桥的就是了。它的下游与双桥河在黄连堡东南方合流，流入胜备江。

二十四日　鸡鸣具饭，昧爽即行。越涧傍西山而南，其峡仍逼。五里，遵西山之崖渐上，五里，盘其南突之嘴，遂挟北峰西行，路转于上，溪转于下。又西十里，有村倚北山坡峡间，庐舍最盛，是为打牛坪(1)。相传诸葛丞相过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又遵北坡随峡流西下，十里，有山横截其西，乃稍降而逼其下。忽见有溪自北而南，漱横截山之东麓，太平铺九渡河自东注之，有数家当其交会之峡，是为胜备村，此北来之水，即胜备江也。盘村坡溯江而北半里，乃涉亭桥，渡江西崖。江流差大于洱水，而不及漾濞，其源发于罗武山，下流达于蒙化，入碧溪江。由其西转而随流南下，循西山之麓行，崖峭甚。半里，又隔江与胜备村对。又南一里余，有小峡自西来，截之渐南上，盘其东突之坡，共七里，又上而盘其南突之嘴，水

从其下西转南折而破峡去，路从其上挟北坡西下。盖其西有峡，自西坳下坠而来，又有山，从峡南挟之俱东，当突嘴之下，与胜备合而破其南峡，突嘴之路，不能超峡而度其南挟之东垂，故西折一里余，而下循其西坳，又东折一里，而上盘其东垂，东垂即胜备所破峡之西崖也。半里，转其南，又有一小水自东垂南西峡来入，乃舍其南去大流，而溯其西来小流，循东垂南崖西向入之。一里余，有村踞小流之北坡，夹路成聚，是为黄连堡(2)，始知此小流即双桥河也(3)。饭于其处，山雨骤至，稍待复行。渐转西北，行冈上二里，其下峡直自北来，乃下渡峡中小桥而西。此桥即双桥之一也，其河源尚在北坞中。

【注释】

(1)打牛坪：明设打牛坪驿，今名同，在太平铺以西的公路旁。

(2)黄连堡：今作黄连铺，在顺备江西岸，永平县东北隅。

(3)双桥河：今作双卡河，在黄连铺汇入顺备河。

【译文】

二十四日　鸡叫做饭，黎明就上路。越过山涧傍着西山往南行，这里的峡谷仍很狭窄。五里，绕过西山向南突的山嘴，就傍着北峰往西行，路转到山上，溪水转流在山下。又向西十里，有个村庄紧靠在北山的山坡与峡谷间，房舍最为兴盛，这里是打牛坪。相传是丞相诸葛亮路过此地，恰逢立春，打牛给老百姓看的地方。又沿着北面的山坡顺着峡谷中的溪流往西下走，十里，有座山横堵在道路西边，于是慢慢下降后逼近山下。忽然看见有溪水自北往南流，冲激着横堵着的山的东麓，太平铺的九渡河自东边流入溪中，有几家人住在两条水流交汇的峡口，这是胜备村，这条从北面流来的溪水，就是胜备江了。绕过村庄所在的山坡，溯江流往北行半里，于是走过亭桥，渡到江流西岸的山崖上。江流比洱水稍大一些，但赶不上漾濞江，它发源于罗武山，下游到达蒙化府，流入碧溪江。由亭桥西边转而顺江流南下，沿着西山的山麓前行，山崖陡峭极了。半里，又隔着江流与胜备村相

对。又向南一里多，有条小峡谷自西面来，横穿峡谷渐渐往南上坡，绕着那向东前突的山坡，共行七里，又上走后绕过那南突的山嘴，江水从山下向西转后折向南，冲破山峡流去，路从山上傍着北面的山坡往西下走。路的西边有条峡谷，从西面的山坳下坠而来，又有一列山，从峡谷南面傍着峡谷一起向东延伸，在南突的山嘴之下，江水与胜备江汇合后冲破山嘴南面的山峡，南突山嘴上的路，不能越过峡谷过到山嘴南边傍着山的大路走，所以向西折进去一里多，而后下山沿着它西边的山坳走，又向东折一里，而后上走绕过山的东垂，东垂就是胜备江冲破的山峡西边的山崖了。半里，转到山的南面，又有一条小溪从东垂南面的西峡中前来流入胜备江，于是我放弃那条向南流去的大江，而是逆着那条西边流来的小河走，沿着东垂南面的山崖向西进入峡中。一里多，有个村庄盘踞在小河的北坡上，夹住道路成为聚落，这里是黄连堡，这才知道这条小河就是双桥河了。在此处吃饭，山雨骤然来临，稍等了一会又上了路，渐渐转向西北，前行在山冈上二里，山冈下山峡笔直从北面过来，于是下山走过峡中的小桥往西行。这座桥就是双桥之一了，这条河的源头还在北面的山坞中。

从桥西即蹑西坡而上，二里稍平，西向坞倚南峰复上坡，二里，西逾冈脊，是为观音山脊，南北俱有寺。南峰当脊而起，其巅颇耸，有阁罩其上，以远不及登。拂脊间碑读之，言昔武侯过此，方觅道，闻犬吠声，而左右报观音现，故俗又呼为娘娘叫狗山(1)，即《郡志》所谓宝藏山也。从脊西遥望，其南壑杂沓而下，高山无与为匹者，当遥通阿禄司、新牛街之境也；其西壑亦杂沓而来，其外远山，自北亘脊南去，北支分而东向，逶迤与此山属，南抱为壑，颇宽豁，而坡陀层伏，不成平坞；西山亘脊之半，有寺中悬，缥渺云岚间，即所谓“万松仙景”也。

【注释】

(1)娘娘叫狗山：今仍称叫狗山，在黄连铺西北邻，双卡河西岸。

【译文】

从桥西立即踩着西面的山坡上走，二里后稍许平缓些，往西向着山坞紧靠南面的山峰又上坡，二里，向西越过冈脊，这是观音山的山脊，南北都有寺庙。南面的山峰在山脊上隆起，峰顶耸的相当高，有楼阁罩在峰顶上，由于太远来不及上登。擦拭山脊上石碑读了碑文，说是从前武侯诸葛亮路过此地，正在找路时，听见狗叫声，而且左右的人报告观音菩萨现身，所以民间又把这里叫做娘娘叫狗山，就是《府志》所说的宝藏山了。从山脊西面遥望，山脊南面的壑谷杂沓罗列在下方，没有与它匹敌的高山，应当远远通到阿禄司、新牛街的境内；山脊西面的壑谷也是杂沓而来，那以外远处的山，山脊自北向南绵亘而去，北面分出支脉向东延伸，逶迤下延与这座山连在一起，往南围抱成壑谷，相当宽阔，可山坡山冈层层低伏，没有成为平旷的山坞；西山绵亘山脊的半山腰，有座寺庙悬在中央，在缥缈的山间云雾之间，那就是所谓的“万松仙景”了。

于是从岭头盘旋，西北二里，转过西下之峡，由其北乃陟西来之脊。其脊南北俱有峡，路从其中，共二里，西向稍下，树木深翳。再下，再过脊，又八里，有数十家倚北坡夹道而庐，是为白土铺(1)。又西入峡，七里渐上，渐逼西山，山脊东垂，南北坠壑甚深，松翳愈密，上下亓蔽，有哨房在坡间，曰松坡民哨，而无居人。此处松株独茂，弥山蔽谷，更无他木，闻其地茯苓甚多，鲜食如山药。坡名以“松”，宜也。其脊盖自西岭分支，东度观音山者，第不知南北之水何下耳。于是西上蹑磴，甚峻，数十盘而登。共五里，有寺踞东悬之脊，东向凭临于松云翠涛之间，是为万松仙景寺(2)。后有阁曰松梵，朱按君泰桢所题。登之，东眺甚豁，苍山雪色，与松壑涛声，远近交映也。由其后再曲折上跻，二里余，登岭头。又一里余，西过一脊，以为绝顶矣，顶脊南北分坠之峡，似犹东出者。又西上一里，蹑南突之巅，榜曰“日升天顶”。又西一里，穿峡而入，有数家散处峡洼间，俱以木皮为屋，木枝为壁，是为天顶铺。先是土人俱称为“天井”，余以为在深

壑中，而不意反在万山绝顶也，问所谓井者，亦竟无有。岭头之庐，以非常站所歇，强之后可。既止，风雨交作，寒气逼人，且无从市米，得面为巴而啖之(3)，卧。

【注释】

(1)白土铺：今作北斗铺，在北斗村以南、黄连铺以西。今公路旁的北斗村，有别于白土铺。

(2)万松仙景寺：今称万松庵，又讹作万松安，在公路稍南。

(3)巴：即粑粑。云贵通称麦面、荞面、包谷、米等做的饼类食物为粑粑，亦简称粑。

【译文】

于是从岭头向西北盘旋二里，转过向西下延的峡谷，由峡谷北边于是登上西面延伸来的山脊。这条山脊南北两面都有峡谷，路从其中走过，共行二里，向西稍下走，树木幽深密蔽。再下走，再次越过山脊，又行八里，有几十家人紧靠北面的山坡夹住道路居住，这里是白土铺。又往西进峡，七里渐渐上行，渐渐逼近西山。山脊向东下垂，南北下陷的壑谷非常深，松树密蔽，越来越浓密，上下荫蔽，有个哨房在山坡上，叫做松坡民哨，但无人居住。此处偏偏松树很茂盛，弥漫山野遮蔽山谷，再没有别的树木，听说此地茯苓特别多，新鲜时吃像山药。松坡用“松”来起名，很合适。这条山脊大概是从西岭分支后，往东延伸到观音山的山脊，只是不知道南北两面的水下流到哪里罢了。从这里向西上登石阶，非常陡峻，转折了几十台才登上去。共五里，有座寺庙盘踞在高悬于东面的山脊上，面向东方，凭临在白云和翠绿的松涛之间，这是万松仙景寺。寺后有座楼阁叫松梵阁，是巡按朱泰桢君题写的。登上松梵阁，往东眺望十分开阔，苍山雪景，与壑谷中的松涛声，远近交相映衬。由寺后再曲折上登，二里多，登上岭头。又行一里多，往西越过一条山脊，我以为这是绝顶了，山顶上山脊南北两面分别下坠的峡谷，似乎仍然是向东出去的。又往西上行一里，

登上南突的山顶，匾额上题写着“日升天顶”。又往西行一里，穿进峡谷中，有几家人散布在峡谷中的洼地间，都是用树皮建屋，用树枝做墙壁，这里是天顶铺。这之前当地人都称为“天井”，我以为是在幽深的壑谷中，可意想不到反而是在万山中的绝顶之上，打听所谓“井”的地方，也竟然没有。岭头的房屋，因为不是常设驿站住宿的地方，强逼他们后才同意留宿。住下后，风雨交加，寒气逼人，而且无处买米，买到些面粉做成粑粑吃了，睡下。

二十五日　昧爽，啖所存巴，平明即行。雾蔽山顶，茫无可见。西向稍下一里，山峰簇立成洼，洼中有小路北去，有小水南流，大道随之。南行峡中，一里，折而随峡西下，峡南已坠壑盘空，窈然西出矣。西下三里余，有哨房当坡而西向，亦虚而无人。其北又有一峡自东下，与南峡会于坡前。路盘坡而北，渡坡北涧，即随北涧西下，共四里余，过梅花哨(1)，于是南北两界山渐开。循北山又西，四里，度西垂之脊，始全见其南北两崖下坠之坑，盘壑西出，而西有巨壑焉。沿支西下，又八里，抵西麓，有寺当路北。渡峡中小水，从其西转西北，行田塍中二里，有一塘积水东坡下。挟其西而北，又三里。抵永平县之东街(2)。

【注释】

(1)梅花哨：今作梅花铺，在永平县城稍东的公路旁。

(2)永平县：隶永昌军民府。即今永平县，属大理白族自治州。

【译文】

二十五日　黎明，吃了剩下的粑粑，天明就上路。浓雾遮蔽着山顶，茫茫一片看不见东西。向西慢慢下行一里，山峰成簇拥立围成洼地，洼地中有条小路往北去，有条小溪往南流，大路顺着小溪走。往南前行在峡谷中，一里，转而顺着峡谷往西下走，峡谷南边不久下陷成回绕空旷的壑谷，向深远的西方伸出去。往西下行三里多，有处哨

房面向西方位于坡上，也是空无一人。这里的北边又有一条峡谷从东面下来，与南面的峡谷在山坡前会合。路绕着山坡往北行，渡过山坡北边的山涧，马上顺着山坡北边的山涧往西下走，共行四里多，经过梅花哨，到了这里南北两面的山渐渐开阔起来。沿着北山又往西行，四里，越过向西下垂的山脊，这才见到山脊南北两面山崖下陷形成的坑谷的全貌，盘绕的壑谷向西出去，而西边有个巨大的壑谷。沿着支脉往西下山，又行八里，抵达西面的山麓，有座寺庙在路北。渡过峡中的小溪，从小溪西岸转向西北，行走在田野中二里，有一塘积水在东面山坡下。傍着水塘西边向北走，又行三里，到达永平县城的东街。

其处东西两界山相距八里，北即其回环之兜，南为其夹门之峡，相距一十五里，而银龙江界其中。其水发源上甸里阿荒山(1)，一名太平河。每岁孟冬近晓，有白气横江，恍若银龙(2)，故名。下流经打坪诸寨(3)，入澜沧江。当县治东，有桥跨其上，其处即为市而无城。其北有城堞略具，乃守御所，而县不在其中也。银龙桥之西，又有桥名普济，桥下小水东南入银龙江。大道由县治西，沿西山而南，至石洞村西(4)，西南入山；余欲从石洞浴温泉，当不沿西山而由中坞，盖温泉当坞而出也。乃从银龙桥市蔬米，即从桥东小路，随江而渡其下流，由税司前西行，过一小浍(5)，即随之南行坞中，与大道之在西坡者，相望而南也。八里，则温泉当平畴之中，前门后阁，西厢为官房，东厢则浴池在焉。池二方，各为一舍，南男北女。门有卖浆者，不比他池在荒野也。乃就其前买豌豆，煮豆炊饭。余先酌而入浴。其汤不热而温，不停而流，不深而浅，可卧浴也。舍乃一参戎所构而成者。然求所谓石洞，则无有矣。

【注释】

(1)阿荒山：今作阿黄山，在永平县北隅。

(2)银龙：即银龙江，今称银江大河。

(3)打坪：今作打平，在昌宁县东北隅。

(4)石洞：《寰宇通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载：“曲洞河，在永平县西南十里，源出和丘山西麓，南流五十里入于银龙江。”“和丘山，在永平县西三十里。”今永平县城南8公里处有曲洞，曲洞河从西往东在此汇入银江大河，曲洞村北的温泉仍存。则明代已有曲洞名，至今未变，位置及地理特点与《游记》所述完全一致，此处“石洞村”应为“曲洞村”。

(5)浍(kuài)：田间的水沟。

【译文】

此处东西两面的山相距八里，北面是两面的山环绕成口袋的样子，南面是两面的山夹成门一样的峡谷，南北相距十五里，而银龙江隔在山坞中。这条江水发源于上甸里的阿荒山，另一个名字叫太平河。每年冬季的第一个月，将近拂晓时，有白气横在江面上，仿佛好像银色的飞龙，所以起这个名字。下游流经打坪各个寨子，汇入澜沧江。在县治东边，有座桥跨在江水上，此处就是街市但没有城墙。这里的北边有城，城墙大致完备，是守御所，但县衙不在城中。银龙桥的西边，又有一座桥叫普济桥，桥下的小河向东南流入银龙江。大路由县治西边，沿着西山往南走，到石洞村西边，向西南进山；我想从石洞走去温泉洗澡，应当不是沿着西山走而是从山坞中走，大概温泉是在山坞中流出来的了。于是在银龙桥买来蔬菜和米，立即从桥东的小路，顺着江流走，渡过银龙江下游，由税司前往西行，越过田间的一条小水沟，立即顺着水沟往南行走在山坞中，与在西面山坡上的大路，互相望着往南走。八里，就见温泉在平旷的田野之中，前边有门，后边是楼阁，西厢房是官家专用的房间，东厢房就有浴池在里边。浴池有两个，各在一个房间，南边的是男的北边的是女的。门前有买酒水的，不像其他地方浴池是在荒野中了。于是走到门前买来豌豆，煮豆烧饭。我先喝酒后进去洗澡。温泉水不热只是温的，泉水不停而是流水，水不深而浅，可以躺下洗。房间是一个参将建成的。不过要找所谓的石洞，却没有啦。

既浴，饭而出眺，由其西向入峡不二里，即花桥大道；由其南向逾岭，为炉塘道。余时闻有清净宝台山，在炉塘之西，西由花桥抵沙木河大道入，其路迂，南由炉塘间道行，其路捷，余乃即从坞中南向

行。二里余，抵南山之麓，有水自西峡来，东注而入银龙江峡口，即花桥之水也(1)。度桥而南半里，有寺倚南山而北向，曰清真寺。回回所造(2)。由其前东转半里，为后屯，有小坞自南来。又东截坞半里，逾桥上坡，东南跻一里余，转而东陟其岭。一里，从岭上误折而南，二里，逾山南下，路绝。二里，由坑西转，又二里，复转而北，仍出后屯小坞，乃复上东坡。二里，仍过岭上误处，乃竟岭峡而东。半里，有峡直东者，为铜矿厂道(3)；东南逾冈坳者，为门槛、炉塘道，乃折而从东南。稍上逾冈半里，东向随峡而下者二里，及峡底，则深峡自北而南，银龙江捣壑而随之，路随其西岸南行溪崖间，幽深窈窕，水木阴阗，一奇境也。雷雨大作，行雨中十里而雨止。有小溪自西峡来，架木桥渡之。依南山东转，二里，转而南。一里，有数家踞西山之半，东向临江，是为门槛村(4)，下跨江之桥，为门槛桥，言江流至此，破峡捣空，若门阈之当其前也。宿于村家，买米甚艰，只得半升。以存米为粥，留所买者，为明日饭。

【注释】

(1)花桥：今名同，在永平县西境。此水明代即称花桥河，今又称里海冲河。

(2)回回：即回回民族，简称回族。

(3)铜矿厂：此应指青羊厂，今名同，在永平县东境。

(4)门槛村：今名门坎桥，在永平县中部，银江河西岸的公路旁。

【译文】

洗完澡，吃过饭后出门眺望，由这里向西进峡不到二里，就是去花桥的大路；由这里向南越岭，是去炉塘的路。我这时听说有处清净宝台山，在炉塘的西面，往西经由花桥到沙木河的大路进去，这条路绕远了，向南由去炉塘的便道走，那条路便捷，我于是马上从山坞中西南行。二里多，到达南山的山麓，有水流从西面的峡谷中流来，往东注入银龙江的峡口，这就是从花桥流来的河水了。过桥后向南半

里，有座寺庙背靠南山面向北方，叫清真寺是回族建造的。由清真寺前向东转半里，是后屯，有个小山坞从南面来，又横穿山坞半里，过桥后上坡，向东南上爬一里多，转向东上登山岭。一里，从岭上错误地折向南，二里，翻过山往南下走，路断了。二里，由深坑中向西转，又行二里，再转向北，仍然出到后屯的小山坞中，于是又上登东面的山坡。二里，仍旧经过岭上走错路的地方，就始终沿着山岭峡谷往东行。半里，有条一直往东去的峡谷，是去铜矿厂的路；向东南翻越山冈山坳的，是去门槛村、炉塘的路，于是转身从东南方走。稍上走翻越山冈半里，向东顺着峡谷往下走二里，来到峡底，就见深远的峡谷自北向南去，银龙江顺着峡谷冲捣着壑谷，路顺着银龙江的西岸往南行走在江流与山崖之间，幽深杳渺，江水林木阴森隐秘，是一处奇异的地方。雷雨大作，前行在雨中十里后雨停了。有条小溪自西面的峡中流来，架有木桥渡过小溪。靠着南山向东转，二里，转向南。一里，有几家人盘踞在西山的半山腰，面向东方，下临江水，这里是门槛村，下方跨过江流的桥，是门槛桥，意思是说，江水流到此地，冲破峡谷倒入空中，这座桥像门槛一样挡在江流的前方。住宿在村民家，买米非常艰难，只买到半升米。用原来保存着的米煮成粥，留下买来的米，作为明天的饭。

二十六日　鸡再鸣，具饭。平明，随江西岸行。四里余，南至岔路(1)，有溪自西峡来，东与银龙江合，数十家下绾溪口。乃下涉其溪，缘南山之北，于是江东折于下，路东折于上。东向上者一里余，盘北突之坡而东，于是江南折于下，路亦南折于上。南折处，又有峡自东来入，正与东折之江对，或以为永平之界今仅止此，其南折之峡，已属顺宁矣。

【注释】

(1)岔路：今名同，在银江河西岸的公路边。

【译文】

二十六日　鸡叫第二遍，准备早饭。天明时，顺着江流西岸前行。四里多，往南来到岔路，有条溪水自西面的峡谷中流来，在东边与银龙江合流，几十家人在下游扼住溪口。于是下走涉过这条溪流，沿着南山的北面走，在这里江流在下方折向东去，路在上面转向东。向东上行一里多，绕过向北前突的山坡往东行，到这里江流在下方折向南去，路也在上面转向南。向南转折的地方，又有峡谷自东方前来汇入江中，正好与向东折的江流相对，有人认为永平县的辖地今天仅到此地为止，那条向南折的峡谷，已经属于顺宁府了。

循江西岭南向渐下，四里，稍折西南，下缘江岸。已复南折，二里余，出峡，峡乃稍开，始见田塍，有两三家倚西坡，是为稻场(1)。山行至是，始有稻畦，故以为名。其江之东南坡间，亦有居庐，其下亦环畦塍，亦稻场之属。江流其间直南去，与澜沧江合。路由西坡村右即西南缘坡上，一里，至岭头，正隔江与东坡之庐对，于是缘峡西入，遂与江别。其峡自西脊东下，循北崖平坡入之。四里，降度峡南，循南崖悬跻而上，乃西南盘折二里余，逾北突之冈。循南坡而西，二里，有坑北下，横陟之。又西二里，乃凌其东南度脊。此脊之东，水下稻场南峡中，西南水下炉塘。而南从脊上，即西望崇山高穹，上耸圆顶者，为宝台山；其北崖复突而平坠者，为登山间道；其南垂纡绕而拖峡者，为炉塘所依。余初拟从间道行，至是屡询樵牧，皆言间道稍捷而多岐，中无行人，莫可询问，不若从炉塘道，稍迂而路辟，以炭驼相接(2)，不乏行人也。其岐即从脊间分，脊西近峡南下，其中居庐甚殷，是为旧炉塘(3)。由其北度峡上，即间道也；由其东随峡南下，炉塘道也(4)。

【注释】

(1)稻场：今作稻田，在银江河东岸。

(2)炭驼：驮木炭的马帮。

(3)旧炉塘：今名炉塘，在炉塘河南岸。

(4)炉塘：即指上厂、下厂，今称厂街，在永平县南境。

【译文】

沿着江流西面的山岭向南渐渐下走，四里，慢慢转向西南，下山沿着江岸走。不久又转向南，二里多，走出峡谷，峡谷于是逐渐开阔起来，开始见到田地，有两三家人紧靠西面的山坡，这里是稻场。在山中行走到这里，开始有稻田，所以用来作为地名。江水流经其间一直往南流去，与澜沧江合流。路由西面山坡村子的右边马上向西南顺着山坡上爬，一里来到岭头，正好隔着江流与东面山坡上的村屋相对，从这里顺着峡谷往西进去，终于与江流分别。这条峡谷从西面的山脊向东下来，我沿着北面山崖上的平坡进峡。四里，下坡过到峡谷南边，沿着南面的山崖悬空而上，于是往西南曲折上登二里多，越过向北前突的山冈。沿着南面的山坡往西行，二里，有个坑谷往北下陷，横穿坑谷。又向西二里，于是登上那往东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的东面，水往下流入稻场南面的峡谷中，西南方的水下流到炉塘。从山脊上往南，就望见西面的高山高高隆起，圆顶向上高耸的地方，是宝台山；宝台山北边山崖又向前突而后平缓下坠的地方，是登山的捷径；宝台山向南下垂曲折回绕而拖着一条峡谷的地方，是炉塘所在之处。我最初打算从捷径走，到了这里，多次询问樵夫牧人，都说捷径稍微便捷一些但岔路很多，途中没有行人，无人可询问，不如从去炉塘的路走，稍微绕点路但路宽一些，因为驮木炭的马帮前后相连，行人不少。那岔路就从山脊上分开，从山脊西面近处的峡谷中往南下走，峡中居民房屋非常多，这里是旧炉塘。由旧炉塘北边穿过峡谷上走，就是捷径了；由旧炉塘向东顺着峡谷往南下行，是去炉塘的路了。

余乃南下坡，一里，至峡底。半里，度小桥，随涧西岸南行。其涧甚狭，中止通水道一缕，两旁时环畦如栝棬。四里，稍上，陟西崖而下，半里，始有一旁峡自西北来，南涉之。又沿西崖渐上，五里，盘西崖而逾其南嘴，乃见其峡甚深，峡底炉烟板屋，扰扰于内，东南

嵌于峡口者，下厂；西北缀于峡坳者，上厂也；缘峡口之外，南向随流下者，往顺宁之大道也。余从岭上西转，见左崖有窍，卑口竖喉，其坠深黑，即挖矿之旧穴也。从其上西行二里，越下厂，抵上厂，而坑又中间之，分两岐来，一自东北，一自西北，而炉舍踞其中。所出皆红铜，客商来贩者四集。肆多卖浆市肉者，余以将登宝台，仍斋食于肆。

【译文】

我于是往南下坡，一里，来到峡底。半里，走过小桥，顺着山涧西岸往南行。这条山涧非常狭窄，中间只通着一条线一样的水道，两旁不时有环绕成杯碗一样大的稻田。四里，稍上走，登上西边的山崖往下走，半里，旁边才有一条峡谷从西北来，向南涉过峡谷。又沿着西面的山崖渐渐上走，五里，绕着西面的山崖越过它南边的山嘴，就见这里的峡谷非常深，峡底的炉烟和木板房，在峡内纷纷扰扰，东南方深嵌在峡口的，是下厂；西北方点缀在峡谷山坳间的，是上厂了；沿着峡口之外，向南顺着水流下走的，是去顺宁府的大路。我从岭上向西转，见到左边的山崖上有个洞穴，洞口低矮，喉管样的洞直竖着，洞深陷漆黑，这就是挖矿的旧矿井了。从峡谷上方往西行二里，越过下厂，到达上厂，但坑谷又在中间隔开了上下厂，分为两条岔路前来，一条来自东北，一条来自西北，而炉子房屋盘踞在两条路中间。出产的全是红铜，前来购买的客商四面云集。店铺中有很多卖酒卖肉的人，我因为即将要去登宝台山，仍然在店铺中吃了斋饭。

由西峡溯流入，一里，居庐乃尽。随峡北转，峡甚深仄，而止通一水，得无他迷，然山雨倾注，如纳大麓(1)，不免淋漓。三里，渐上，又二里，上愈峻。见路有挑大根如三斗盎者，以杖贯其中，执而问之，曰："芭蕉根也。以饷猪。"峻上二里，果见芭蕉蔽崖，有掘而偃者，即挖根处也。其处树箐深窅，山高路僻，幸有炭驼俱从此赴厂。为指迷。又上二里，乃登其脊。有路自东北径脊而来者，乃随脊向西南去。从之行脊上二里，乃西南下。见路左有峡西北出，路遂分为两

岐，而所望宝台圆顶，似在西南隔峰，乃误下从峡西南。一里余，渡峡中支涧，缘之西北转。一里，盘北突之嘴，复西南入峡中。溯涧二里，路渐湮(2)，见涧北有烧山者，遥呼而问之，始知为误。然不知山在何所，路当何从，惟闻随水一语，即奉为指南。复东北还盘嘴处，涧乃北转，遂缘坡北向下。二里，有一岐自东南来合，即前分岐西北之正道也。盖宝台正在西南所误之峡，其南即度脊之自东西突者，此宝台东隅之来脉也，而其路未开，皆深崖峭壑，为烧炭之窟，以供炉塘所用；峡中之流，从其西北向流，绕北崖而西出，至西北隅，始与竹沥寨南来之路合，故登山之道，必自西北向东南，而其东不能竟达也。循东崖又北一里，复随涧西转，循北崖西行二里，始望见前峡稍开，有村聚倚南山之坡。乃西下一里，度涧桥，缘其南崖西上，又一里余而抵其村，是为阿牯寨(3)，乃宝台门户也。由寨后南向登山，三里，至慧光寺。

【注释】

(1)大麓(lù)：大山脚。《尚书·尧典》有“纳于大麓”，指尧帝为考验舜的能力，而让舜担任守山林官吏，古今均有人解“大麓”为管理苑囿的官名，但此处“麓”指山脚。

(2)湮(yān)：埋没不见。

(3)阿牯寨：今作阿古寨，在永平县西南隅。

【译文】

由西面的峡谷逆流进去，一里，居民房屋这才完了。顺着峡谷向北转，峡谷十分深邃狭窄，但只通着一条山涧水，我得以不迷路，然而山间大雨倾盆如注，如同大舜在大山脚下林间遭遇到的暴风雨一样，不免周身雨水淋漓。三里，渐渐上走，又行二里，上去更陡峻。见到路上有人挑着大处如同能装三斗的瓦瓮一样粗的树根，用手杖穿在树根中，拉住他询问，他说：“是芭蕉根。用来喂猪。”陡峻地上登二里，果然见到有芭蕉树布满山崖，有的被挖倒了，这就是挖树根的

地方了。此处树林山箐深远，山高路僻，幸好有驮运木炭的马帮都是从此地赶去厂中。为我指点迷途。又上走二里，就登上了山脊。有条路从东北方经过山脊前来，就顺着山脊向西南走去。顺着路前行在山脊上二里，就往西南下行。看见路左边有条峡谷从西北方出来，道路于是分为两条岔路，而我所望见的宝台山的圆顶，似乎在西南方隔着山峰的地方，就错误地下山从峡谷中往西南走。一里多，渡过峡中分支的山涧，沿着山涧向西北转。一里，绕过北突的山嘴，再向西南进入峡中。溯山涧行二里，路渐渐堙没了，看见山涧北边有烧山的人，远远呼叫着向他问路，才知道走错了。但是不知道宝台山在什么地方，路应当从哪里走，只听见“顺水走”一句话，就奉为指南。又往东北回到绕过山嘴的地方，山涧于是向北转，就顺着山坡向北下走。二里，有一条岔路从东南前来会合，就是先前分岔向西北走的正路了。原来宝台山正是在西南方走错路的峡谷之处，它的南边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脊自西往东前突的地方，此地是宝台山东隅延伸过来的山脉，可道路还未开通，全是陡峭的山崖幽深的壑谷，是烧木炭的场所，木炭用来供给炉塘使用；峡中的流水，从峡中向西北流，绕着北面的山崖往西流出去，流到宝台山西北角，才与从竹沥寨向南来的道路会合，所以登山的路，必定要从西北走向东南，而从山的东面是不能直接到达的了。沿着东面的山崖又向北一里，再顺着山涧向西转，沿着北面的山崖往西行二里，才望见前方的峡谷稍微开阔起来，有村落紧靠南山的山坡。于是向西下山一里，走过山涧上的桥，沿着山涧南边的山崖往西上登，又行一里多后抵达这个村庄，这是阿牯寨，是宝台山的门户。由阿牯寨后方向南登山，三里，来到慧光寺。

其寺西向，前临一峡，隔峡又有山环之而北，而终不见宝台。盖宝台之顶，高穹于此寺东南，而其正寺又在台顶之南，尚当从西南峡中盘入也。宝台大寺为立禅师所建，三年前，立师东游请《藏》，久离此山。余至省，即闻此山之盛，比自元谋至姚安途中，乃闻其烬于火，又闻其再建再毁。余以为被灾久矣，至是始知其灾于腊月也，计其时余已过姚安矣，不知何以传闻之在先也？自大寺灾后，名流多栖

托慧光。余至，日犹下午，僧固留，遂止寺中。

【译文】

这座寺院面向西方，前方面临一条峡谷，隔着峡谷又有山环绕着峡谷往北延伸而去，但始终看不见宝台山。原来宝台山的山顶，高高隆起在这座寺院的东南方，而山中的正寺又在宝台山顶的南面，还应当从西南方的峡中绕进去。宝台大寺是立禅师修建的，三年前，立禅师东游去请大藏经，离开这座山很久了。我到省城时，就听说过这座山的盛况，等到在从元谋到姚安的途中，却听说寺院被火烧毁了，又听说寺院再次建起再度被毁。我以为遭火灾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到这里才知道那场火灾是在腊月中，算起来那时我已经走过姚安府了，不知为何会传闻在先呢？自从大寺火灾后，名僧大多投身居住在慧光寺。我到时，时间还是下午，僧人坚决挽留，便住在寺中。

二十七日　饭于慧光寺，即南上五里，登其西度之坳。此坳乃宝台之西支，下而度此者，其坳西余支，即北转而环于慧光之前。逾坳南，见南山前矗，与坳东横亘之顶，排闼两重，复成东西深峡。南山之高，与北顶并，皆自东而西，夹重峡于中而下不见底，距澜沧于外而南为之堑。盖南山自炉塘西南，转而西向，溯澜沧北岸而西行，为宝台南郛，于是西距澜沧之水，东包沙木河之流，渡江坡顶而北尽于沙木河入澜沧处，此南山外郛之形也。宝台自炉塘西南亦转而西向，大脊中悬，南面与南山对夹而为宝台，西面与西度北转之支，对夹而为慧光，此宝台中踞之势也。其内水两重，皆西转而北出，其外大水逆兜，独南流而东绕，此诸流包络之分也。至是始得其真面目，其山如环钩，其水如交臂。山脉自罗均为钩之根把，博南丁当关为钩干之中(1)，正外与钩端相对，而江坡顶即钩端将尽处，宝台山乃钩曲之转折处也。澜沧江来自云龙州为右臂，东南抱而循山之外麓，抵山东垂尽处而后去。沙木河源从南山东峡为左臂，西北抱而循山之内坞，抵山西垂尽处而后出。两水一内一外，一去一来，一顺一逆，环于山麓，而山之南支又中界之，自北自南，自东自西，复自南而北，为宝

台之护，此又山水交潆之概也。

【注释】

(1)博南：即博南山，即永平县西境花桥和杉阳间的大山，又称金浪颠山、丁当丁山，山上所设关即丁当关。今仍称博南山或叮当山。

【译文】

二十七日　在慧光寺吃完饭，立即向南上登五里，登上宝台山向西延伸的山坳。这个山坳是宝台山西面的支脉,下延经过此地形成的，这个山坳西面余下的支脉，马上转向北环绕在慧光寺的前方。穿越到山坳的南边，见到南山矗立在前方，与山坳东边横亘的山顶，门扇样排列成两层，又形成东西向的深峡。南山的高处，与北面的山顶一样高，都是自东往西延伸，夹着重重峡谷在山中而且下面深不见底，把澜沧江挡在外面，在南面形成天堑。南山从炉塘的西南方，转而向西，溯澜沧江的北岸往西延伸，成为宝台山南面外围的山，于是西边挡住澜沧江的江水，东边围住沙木河的水流，延过江坡顶，然后在北边沙木河流入澜沧江的地方到了尽头，这是南山外围的山的地形。宝台山从炉塘的西南也转向西延伸，大山脊悬在中央，北面与南山对面相夹成为宝台山，西面与从西边延伸来转向北的支脉，对面相夹而成为慧光寺，这是宝台山盘踞在中央的地势。山内水分为两重，都是由西转向北流出去，山外的大江逆向包抄过来，独自往南流后向东绕去，这是各条水流穿行环流的分布情况。来到这里才见到它的真实面目，这里的山如环状的钩子，这里的水如交叉的手臂。山脉从罗均山起是钩子根部的把手，博南山丁当关是钩子主干的中段，正好与外边钩子的尖端相对，而江坡顶就是钩子尖端将要完结的地方，宝台山是钩子弯曲的转折处。澜沧江来自云龙州，是右臂，向东南环抱，沿着宝台山外围的山麓，流到宝台山东垂的尽头处而后流去。沙木河源自南山东面的峡谷，是左臂，向西北围抱，沿着宝台山山中的山坞，流到宝台山西垂的尽头处而后流出去。两条水流一条在内一条在外，一

条流去一条流来，一条顺流一条逆流，环绕在山麓，而宝台山南面的支脉又在中间隔开了它们，从北面从南面，自东方自西方，再由南向北，成为宝台山的护卫，这又是山水交错潆绕的大概情形了。

从坳南于是东转，下临南峡，上倚北崖，东向行山脊之南，两降两上，三里，东至万佛堂。此即大寺之前院也，踞宝台南突之端(1)，其门西向，而堂陛俱南辟，前临深峡之南，则南山如屏，高穹如面墙。其上多木莲花，树极高大，花开如莲，有黄白蓝紫诸色，瓣凡二十片，每二月则未叶而花，三月则花落而叶生矣。绝顶有涌石塔，高二丈，云自地涌出，乃石笋也。其南坳间，又有一陕西老僧结茅二十年，其地当南山奥阻，曾无至者，自万佛堂望之，平眺可达，而下陟深峡，上跻层崖，竟日而后能往返焉。由万佛堂后北上不半里，即大寺故址。寺创于崇祯初元，其先亦丛蔽之区，立禅师寻山见之，为焚两指，募开丛林，规模宏敞，正殿亦南向，八角层甍，高十余丈，址盘数亩。其脉自东北圆穹之顶，层跌而下，状若连珠，而殿紧倚之，第其前横深峡，既不开洋，而殿址已崇，西支下伏，右乏护砂，水复从泄，觉地虽幽阻而实鲜关锁，此其所未尽善者。或谓病在前山崇逼，余谓不然，山外大江虽来绕，而无此障之则旷，山内深峡虽近环，而无此夹之则泄，虽前压如面墙，而宇内大刹，如少林之面少室，灵岩之面岱宗，皆突兀当前，而开拓弥远，此吾所谓病不在前之太逼，而在右之少疏也。

【注释】

(1)宝台：即宝台山，今名同，俗称木莲花山，在永平县西南隅、澜沧江东北岸，海拔2913米，为永平县境最高峰。现山上有金光寺，古木参天，风景优美。群众指说该山特产木莲花，现有十五万亩原始森林，近年发现一棵五百年树龄的原种云南山茶，高七米，根部直径70.63厘米，分五大枝，花开万朵，颜色深红，为目前所知云南最大的山茶。

【译文】

从山坳南边于是向东转，下边面临南边的峡谷，上面紧靠北面的山崖，向东前行在山脊的南面，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三里，往东来到万佛堂。这就是大寺的前院了，盘踞在宝台山南突之处的尖端，寺门向西，但殿堂台阶全都开向南，前方下临深峡的南边，只见南山就像屏风，高高隆起如同一面墙。山上有许多木莲花，树极为高大，开的花如同莲花，有黄、白、蓝、紫各种颜色，花瓣共二十片，每年二月底没长树叶便开花，三月份花落后就长出树叶了。绝顶上有座涌石塔，高二丈，说是从地下涌出来的，原来是石笋。寺南的山坳中，又有一个陕西老和尚建了茅屋达二十年，那地方正当南山幽深险阻之处，从来没有人到过，从万佛堂远望那里，水平看去可以到达，可是下走跋涉深峡，上登层层悬崖，要一整天然后才能往返。由万佛堂后边往北上走不到半里，就是宝台大寺的旧址。寺院创建于崇祯初年，那之前也是丛林密蔽的地方，立禅师找山见到这里，为此烧了两个手指，募化开创了寺院，规模宏大宽敞，正殿也是面向南，一层层的八角屋脊，高十多丈，基址的地盘有几亩地。这里的山脉从东北方圆形穹隆的山顶，层层跌落下来，形状好似连成串的珠子，而殿宇紧靠着山，只是寺院前方横着的深峡，既不开阔，而且殿址太高，西面的支脉在下方低伏着，右边缺乏围护的龙砂，水又从此处外泄，我觉得地势虽然幽僻隐秘实际上却缺少闭锁的门户，这是它未能尽善尽美之处。有人认为毛病在于前方的山太高太近，我认为不是这样，山外的大江虽然流来环绕，但没有这座山挡着它就太空旷，山内的深峡虽然在近处环绕着，可如果没有这座山夹住它水流就会外泄，虽然压在前方如同一面墙，但天下的名山大寺，例如少林寺面对少室山，灵岩寺面对泰山，都是突兀的高山挡在前方，可眼界开拓得更远。这就是我认为毛病不在于前方太过于逼近，而在于右边稍微空阔了些的原因。

初余自慧光寺来，其僧翠峰谓余曰：“僧少待一同伴，当即追随后尘。”比至万佛堂，翠峰果同一僧至，乃川僧一苇自京师参访至此，能讲演宗旨。闻此有了凡师，亦川僧，淹贯内典(1)，自立师行后，住静东峡，为此山名宿，故同翠峰来访之。时了凡因殿毁，募闪

太史约庵先铸铜佛于旧基，以为兴复之倡，暂从静室中移栖万佛前楼，余遂与一苇同谒之。了凡即曳杖前引，至大寺基观所模佛胎，遂从基左循北崖复东向行。盘磴陟坡，路极幽峭，两过小静室，两升降，南下小峡，深木古柯，藤交竹丛，五里而得了凡静室。室南向，与大殿基东西并列，第此处东入已深，其前南山并夹如故，而右砂层叠，不比大殿基之西旷矣。其脉自直北圆穹之顶中垂而下，至室前稍坳，前复小起圆阜，下临深峡之北。而室则正临其坳处，横结三楹，幽敞两备，此宝台奥境也。一苇与了凡以同乡故，欲住静山中，了凡与之为禅语。余旁参之，觉凡公禅学宏贯(2)，而心境未融，苇公参悟精勤，而宗旨未彻，然山穷水尽中亦不易得也。了凡命其徒具斋，始进面饼，继设蔬饭。饭后雨大至，半晌方止。下午乃行，仍过寺基，共十五里，还宿慧光寺。

【注释】

(1)淹贯：深入精通。　内典：佛教徒认为佛教经论为影响人们思想的“济神之典’，因称内典。

(2)禅学：本为佛教的一大宗，偏重宗教修持，主要流行于北方，后也泛指佛学为禅学。

【译文】

最初我从慧光寺来时，寺里的僧人翠峰对我说：“和尚我暂时等一位同伴，就将追随您的后尘。”等到了万佛堂时，翠峰果然同一位僧人来到，是四川和尚一苇从京城来到此地参拜访问，能够讲演佛法的主旨。听说此处有位了凡禅师，也是四川和尚，精通佛学经论，自从立禅师走后，住在东面的峡谷中静修，是此山的著名高僧，所以同翠峰前来拜访他。这时了凡因为佛殿被毁，募化闪约庵太史先在旧基址上铸造铜佛，作为复兴寺院的首倡，暂时从静室中迁居于万佛堂的前楼上，我于是与一苇一同去拜见他。了凡当即拖着拐杖在前边领路，来到宝台大寺的基址观看铸造铜佛的胎模，随后从基址左边一座

北面的山崖再向东行。绕着石阶爬坡，路上极为幽静陡峭，两次路过小静室，两次上升两次下降，向南走在下方小峡谷中，深树古木，藤枝交缠，翠竹丛生，五里后走到了凡的静室。静室面向南，与大殿的基址东西并列，只是这里往东进来已经很深，静室前方南山并排相夹依然如故，而且右边的龙砂层层叠叠，不像大殿基址的西边那样空旷了。这里的山脉从正北方圆形穹窿的山顶由中间垂下来，到静室前边稍稍凹下去，前方又隆起圆形的小土丘，下临深峡的北边。而静室则正好面临那下凹之处，横向建了三间房，幽静宽敞两样都具备，此地是宝台山深远隐秘的地方。一苇与了凡因为是同乡的缘故，想住在山中静修，了凡与他互相讲说佛理。我在旁边观察他们，觉得了凡公对佛学广博通晓，但心境未能融通，一苇公参悟佛理精当勤奋，可主旨未能领悟透彻，不过在这山穷水尽的地方也是不容易见到的了。了凡命令他的徒弟准备斋饭，开始时呈上面饼，继而摆上蔬菜米饭。饭后大雨来临，半晌才停。下午就动身。仍旧经过大寺基址，共行十五里，回来住在慧光寺。

二十八日　平明，饭而行。三里，北下至阿牯寨。由其西下又二里，越东来涧，缘北山之南崖，西北上一里余，盘其西垂而北，其下即阿牯北西二涧合而北流之峡也。二里，越西突之坡，仍循东坡西北行。六里，坠悬坡而下。一里及涧。仍随涧东岸北行，望见峡北有山横亘于前，路直望之而趋。五里，有一二家倚东山下，其前始傍水为田。又北二里，直抵北山下，有峡自东而西，中有一水沿北山而西注。此即旧炉塘西来之道，阿牯寨之涧南来，此与之合，是为三汊溪，旧炉塘指答者，谓间道捷而难询，正指此也。于是其峡转为东西，夹水合而西去，路北涉之，循北崖西行。

【译文】

二十八日　天亮时，吃饭后上路。三里，往北下到阿牯寨。由阿牯寨的西边又下走二里，越过东面来的山涧，沿着北山南面的山崖，往西北上行一里多，绕着北山的西垂往北行，山下就是阿牯寨北面、

西面两条山涧合流后向北流淌的峡谷了。二里，越过向西前突的山坡，仍然沿着东面的山坡往西北行。六里，从高悬的山坡上下坠，一里来到山涧边。仍然沿着山涧东岸往北行，望见峡谷北面有山横亘在前方，路笔直望着山通过去。五里，有一两家人紧靠在东山下，村前开始傍着涧水开垦为田地。又向北二里，直接抵达北山下，有条峡谷自东向西延伸，峡中有一条溪水沿着北山往西流淌。这就是从旧炉塘往西来的道路，阿牯寨的山涧水向南流来，这条溪水与它合流，这就是三汊溪，在旧炉塘指路的人回答说，说是捷径便捷但难问路，正是指此地。在这里山峡变成东西两条，相夹的流水合流后往西流去，路向北涉过溪水，沿着北面的山崖往西行。

三里，西降而出峡口，其西乃开南北大峡。盖南自宝台南峡来，从南山北转，而界澜沧于外者，为此坞西山；从西坳北转，而挟慧光寺于内者，为此坞东山，东山为三汊溪西出而界断，宝台中脉止至其北。又旧炉塘北脊之支，分派西突，与西山对峡，而北峡中坞大开，陂陀杂沓，底不甚平，南峡与三汊溪水合流北去，是为沙木河上流(1)。峡中田塍，高下盘错，居庐东西对峙，是名竹沥寨(2)。路挟东山北转，行东村之上而北三里，坞中水直啮东山之麓。路缘崖蹑其上，又北二里，逾马鞍岭。此岭乃东山西突之嘴，水曲而西环其麓，路直而北逾其坳，此竹沥寨之门户也。北下二里，始为平川，水与路俱去险就夷。

【注释】

(1)沙木河：今又称倒流河。

(2)竹沥寨：今作竹林祠，在永平县西隅，倒流河东岸。

【译文】

三里，向西下走出了峡口，峡口西边于是敞开成为南北向的大峡谷。大体上，南面从宝台山南面的峡谷前来，从南山向北转，而后把

澜沧江隔在外面的山，是这个山坞的西山；从西面的山坞向北转，而后把慧光寺夹在里面的山，是这个山坞的东山，东山被向西流出来的三汊溪隔断，宝台山中间的一条山脉延伸到溪流北岸断了。还有旧炉塘北面山脊的支脉，分支向西前突，与西山对峙成峡谷，而北面峡谷中的山坞十分开阔，山坡山冈杂沓，底部不怎么平坦，南边的山峡与三汊溪的溪水合流后往北流去，这就是沙木河的上游。峡中的田地，高低盘绕错落，居民房屋东西对峙，这里名叫竹沥寨。路傍着东山向北转，行走在东面山村的上方向北三里，山坞中的溪水直接啃咬着东山的山麓。路沿着山崖登到山上，又往北行二里，翻越马鞍岭。这座山岭是东山向西突出来的山嘴，溪水弯向西环绕在山麓，路一直往北越过山坳，这个山坳是竹沥寨的门户。向北下山二里，开始变为平川，溪水与道路都离开险阻走上坦途了。

北行溪东三里，有村倚东山下，曰狗街子，倚西山曰阿夷村。东山乃博南大脊西盘，西山乃宝台南山北转者也。其山平展而北，又四里，而沙木河驿之西坡(1)，自丁当关西突于川之北，与西界山凑，川中水自沙潭亦逼西山之麓而北。路乃涉水，缘西崖之上行。又三里，北下及溪，有桥跨溪，东来者，是为沙木河驿大道。其桥有亭上覆，曰凤鸣桥。余南来路，经桥西，不逾桥也。饭于桥西。随西山大路北行三里，盘西山北突之嘴，于是北坞稍开，田塍交布，其下溪流贯直北去，透北峡，入澜沧。路盘嘴西行又一里，为湾子村(2)。数家倚南山北麓，当北突之腋，故曰湾子。由其西循峡南入，一里，峡穷。复遵峡西之山，曲折西向上跻，三里，陟岭脊，此即宝台南山北转至此者。踞岭东望，东界即博南山所从南环而至者。北望峡口中伏，即沙木河北注澜沧，而此支所北尽于此者；其外有崇峰另起，横峙于五十里外者，曰瓦窑山，为永平北与云龙州分界(3)，昔王磐踞而为乱处。按《腾永图说》，崇祯戊辰(4)，王磐据险为叛，烧断澜沧桥。又按，马元康曾领兵追捣王磐、何某巢穴于曹涧。马亦言：先是王、何构叛，来袭攻永昌，幸从澜沧烧桥而来，故得为备。按曹涧在云龙州西界(5)，瓦窑山在云龙州南界，曹涧当永昌北鄙。王、何二贼不直南下，而东由澜沧桥，固欲截其东援大路，亦以与瓦窑相近也，盖瓦窑、曹涧皆二贼之窟矣(6)。西望则重崖层峡，其下逼簇，不知澜沧之流已嵌其

底也。由脊而南，有庵横跨坳中，题曰普济庵，有僧施茶于此，是即所谓江坡顶也。出其南，西瞰峡底，浊流一线绕东南而去，下嵌甚深，隔流危崖崒嵂(7)，上截云岚而下啮江流者，即罗岷山也。

【注释】

(1)沙木河驿：今杉阳街，在永平县西隅。

(2)湾子村：今仍名湾子，在杉阳稍西、倒流河西岸。

(3)云龙州：隶大理府，原治今云龙县西部、澜沧江西岸的旧州，崇祯年间迁治于雒马井，即今沘江边的宝丰。

(4)崇祯戊辰：即崇祯元年，1628年。

(5)曹涧：今作漕涧，在云龙县西南境。

(6)瓦窑：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东北隅，澜沧江西岸。

(7)崒嵂(zú lǜ)：山高峻而危险。

【译文】

向北前行在溪流东岸三里，有村落紧靠在东山下，叫做狗街子，紧靠西山的叫阿夷村。东山是博南山的大山脊向西盘绕之处，西山是宝台山的南山向北转的山。这里的山向北平缓伸展而去，又行四里，沙木河驿西面的山坡，从丁当关西面前突在平川的北面，与西面一列山凑拢，平川中的水流从沙潭也是逼近西山的山麓往北流。道路于是涉过溪水，沿着西面的山崖上行走。又行三里，向北下到溪水边，有座桥跨在溪水上，从东边来的路，是去沙木河驿的大路。这座桥上盖有亭子，叫凤鸣桥。我从南面来的路，经过桥的西头，不过桥。在桥西吃了饭。顺着西山的大路往北行三里，绕过西山向北突的山嘴，到这里北面的山坞略微开阔了一些，田亩交错密布，山下溪流一直向北流贯而去，穿过北面的峡谷，流入澜沧江。路绕着山嘴往西又行一里，是湾子村，几家人紧靠南山的北麓，位于北突山嘴的山窝中，所以叫做湾子。由村西沿着峡谷向南进去，一里，峡谷完了。再沿着峡谷西面的山，曲折向西上登，三里，登上岭脊，这就是宝台山的南山

向北转到此地的山，坐在岭上向东望，东面就是博南山从南面环绕而来的山。远望北边，峡口低伏在中央，就是沙木河向北流入澜沧江，而这条支脉往北在此地到了尽头的地方；它的外层另外有高峰耸起，横向耸峙在五十里之外，叫做瓦窑山，是永平县北境与云龙州分界的地方，是从前王磐盘踞着造反的地方。据《腾永图说》记载，崇祯戊辰年，王磐占据天险叛乱，烧断澜沧江桥。又据考察，马元康曾经领兵追剿，在曹涧捣毁王磐、何某人的巢穴。马元康也说：这之前，王磐、何某人造反，前来袭击进攻永昌府，幸好是从澜沧江被烧断的桥那里来，所以得以做准备。据考察，曹涧在云龙州的西境，瓦窑山在云龙州的南境，曹涧位于永昌府的北部边区。王、何两个盗贼不直接南下，却向东经由澜沧江桥，肯定是想截断官军东援的大路，也是因为与瓦窑相接近，大概瓦窑、曹涧都是这两个盗贼的巢穴。眺望西方，就见重重山崖层层峡谷，那里的下方狭窄簇拥，不知澜沧江的江流已深嵌在峡底了。由山脊上往南走，有座寺庵横跨在山坳中，匾额题写为普济庵，有和尚在这里施舍茶水，这里就是所谓的江坡顶了。出到寺庵南边，向西俯瞰峡底，一线浑浊的江流绕向东南流去，嵌在下方非常深，隔着江流，危崖高耸险峻，上边截断云雾而下面啃咬着江流的山，就是罗岷山了。

澜沧江自吐蕃嵯和哥甸南流，经丽江兰州之西，大理云龙州之东，至此山下，又东南经顺宁、云州之东，南下威远、车里(1)，为挝龙江，入交趾至海。《一统志》谓赵州白崖睑礼社江至楚雄定边县合澜沧(2)，入元江府为元江(3)。余按，澜沧至定边县西所合者，乃蒙化漾濞、阳江二水，非礼社也；礼社至定边县东所合者，乃楚雄马龙、禄丰二水(4)，非澜沧也。然则澜沧、礼社虽同经定边，已有东西之分，同下至景东(5)，东西鄙分流愈远。李中谿著《大理志》，定澜沧为黑水，另具图说，于顺宁以下，即不能详。今按铁锁桥东有碑，亦乡绅所著，止云自顺宁、车里入南海，其未尝东入元江，可知也。

【注释】

(1)威远：明置威远御夷州，治今景谷县。现景谷坝子仍称威远坝。车里：明置车里宣慰司，范围比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中心在景昧，即今

景洪。

(2)睑：又作“赕”、“赕”、“脸”。《新唐书·南诏传》载，“夷语赕若州。”《元混一方舆胜览》亦载：“脸，汉语府也。”睑是唐代南诏相当于府州一级的政区设治。后世有的地名仍保留“睑”字，但已完全失去原来的含义，而突出了平坝的意思，与“甸”意同。白崖睑为南诏中心区十睑之一，明代亦沿袭旧称白崖睑，即今弥渡坝子北端的红岩。

(3)元江府：明置元江军民府，即今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4)马龙水：今仍称马龙河，源自南华县西部，从北往南流经楚雄、双柏县西部，汇入礼社江。禄丰水：即源自禄丰往南汇入礼社江的水道，明代自北而南各段分别称星宿河、舍资河、九渡河、绿汁江，现仍分别称星宿江、绿汁江、丁癸江、太和江。

(5)景东：明置景东府和景东卫，皆在今景东县。

【译文】

澜沧江从吐蕃的嵯和哥甸往南流，流经丽江府兰州的西面，大理府云龙州的东面，流到这座山下，又向东南流经顺宁府云州的东面，往南下流到威远、车里，称为挝龙江，流入交趾流到大海中。《一统志》认为，赵州白崖睑的礼社江流到楚雄府的定边县汇合澜沧江，流入元江府称为元江。我考察，澜沧江流到定边县所汇合的，是蒙化府的漾濞江、阳江两条江水，不是礼社江；礼社江流到定边县东面所汇合的，是楚雄府马龙、禄丰两地的河水，不是澜沧江。既然这样，那么澜沧江、礼社江虽然同样流经定边县，已经分在东西两面，一同下流到景东县东西两面的边远地区，分流得就更远了。李中谿著的《大理志》，认定澜沧江是黑水，另外备有图说，在顺宁府以下，就不能详细说明。今天根据铁索桥桥东存有的碑文，也是本乡士绅所著，只是说从顺宁、车里流入南海，可知澜沧江未曾往东流入元江了。

由岭南行一里，即曲折下，其势甚陡。回望铁桥嵌北崖下甚近，而或迎之，或背之，为“之”字下者，三里而及江岸。即挨东崖下溯江北行，又一里而至铁锁桥之东(1)。先临流设关，巩石为门(2)，内倚东崖，建武侯祠及税局。桥之西，巩关亦如之，内倚西崖，建楼台并祀

创桥者。巩关俱在桥南，其北皆崖石巉削，无路可援。盖东西两界山，在桥北者皆夹石，倒压江面，在桥南者皆削土，骈立江旁，故取道俱南就土崖，作“之”字上下，而桥则架于其北土石相接处。其桥阔于北盘江上铁锁桥，而长则杀之。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溯湃之势(3)，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狭束而与北盘共拟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4)。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故首祀之，然其时犹架木以渡，而后有用竹索用铁柱维舟者，柱犹尚存。或以为胡敬德，或以为国初镇抚华岳。而胡未之至，华为是。然兰津之歌，汉明帝时已著闻，而不始于武侯也(5)。万历丙午(6)，顺宁土酋猛廷瑞叛，阻兵烧毁。崇祯戊辰，云龙叛贼王盘又烧毁(7)。四十年问，二次被毁，今己巳复建(8)，委千户一员守卫，固知迤西咽喉，千百载不能改也。余时过桥急，不及入叩桥东武侯祠，犹登桥西台间之阁，以西崖尤峻，为罗岷之麓也。于是出巩关，循罗岷之崖，南向随江而上。按《志》，罗岷山高十余丈。蒙氏时有僧自天竺来(9)，名罗岷，尝作戏舞，山石亦随而舞。后没于此，人立祠岩下，时坠飞石，过者惊趋，名曰“催行石”。按石本崖上野兽抛踏而下，昔有人于将晓时过此，见雾影中石自江飞上甚多，此又一异也。五里，至平坡铺(10)，数十家夹罗岷东麓而居(11)，下临澜沧，其处所上犹平，故以“平坡”名，从此则蹑峻矣。时日色尚可行，而负僧苦于前，遂止。按永昌重时鱼。其鱼似鲭鱼状而甚肥，出此江，亦出此时。谓之时者，惟三月尽四月初一时耳，然是时江涨后已不能得。

【注释】

(1)铁锁桥：即澜沧江铁索桥，元代以来称霁虹桥。桥身总长115米，净跨56.2米，宽3.8米。由18根铁索组成，其中底链16根，扶链2根，上横覆以木板。两岸以条石倚崖筑成半圆形桥墩。1986年因上游大面积滑坡截流，桥被洪水冲断。现存遗迹有桥墩、护堤和铁柱，有东岸武侯祠、玉皇阁和西岸观音阁的石屋、石墙，还有西岸摩崖石刻23幅。

(2)巩：原作“鞏”，通“拱”。

(3)溯湃：同“澎湃”，波涛汹涌冲击。

(4)综(zèng)：织布机上使经线上下交错以受纬线的一种装置。

(5)“然兰津之歌”三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西汉武帝时，势力已达今澜沧江以西。不韦在今保山金鸡村，后为永昌郡治。嶲唐在今漕涧，初为益州郡西部都尉治。

(6)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7)王盘：应即前“王磐”。

(8)己巳：崇祯二年，1629年。

(9)天竺(zhú)：古印度的别称。玄奘《大唐西域记》：“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10)平坡铺：今仍名平坡，在保山市隆阳区东隅。

(11)罗岷：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军民府山川载“罗岷山，在府城北八十里，即澜沧江西，岩高千丈，袤四十里。”

【译文】

由岭上往南行一里，立即曲折下走，地势非常陡。回头望去，铁索桥深嵌在北面的山崖下非常近，但有时迎面对着它，有时背对着它，呈“之”字形下走，三里后来到江岸。随即靠着东面的山崖下边溯江流往北行，又行一里后来到铁索桥的东头。起初面临江流设了城关，用石块筑成城门，两面紧靠东面的山崖，建有武侯祠和税局。桥的西头，拱门筑成的城关也和桥东一样，两面紧靠西面的山崖，建有楼台并祭祀建桥的人。有拱门的城关都在桥的南边，桥的北边全是高险陡削的崖石，无路可攀。原来东西两面的山，在桥北的全是夹立的石崖，倒压在江面上，在桥南的都是陡削的土山，并排矗立在江边，所以道路都是就着南面的土山走，作“之”字形上下，而桥就架在城关北边土石互相交接之处。这座桥比北盘江上的铁索桥宽，而长处则比它要短些，桥下的江流都很浑浊，但北盘江有奔流沸腾的姿态，汹涌澎湃的气势，江水似乎很浅；这里却是浑浑的流逝着，渊深寂静，水深不可测，不能因为它狭窄紧束便拿它来与北盘江一起比较。北盘江

铁索桥横在纵向桥链上的铁链，都是在木板下面；这座桥则是下面既有托着的铁链，上面又有高高的绷子，位于两面山崖中间架在两头的柱子之间，到了桥中心，又有倾斜下坠的铁链向下绷紧桥身，如同织布机织布一样经纬线交织，就像综提起经线一样。这座桥始建于武侯诸葛亮南征时，所以首先祭祀他，不过那时还是架木桥渡江，而后有用竹绳用铁柱系在船上渡江的，铁柱仍然还保存着。有人认为是胡敬德，有人认为是国朝初年镇抚此地的华岳。但胡敬德未到过这里，华岳是对的。然而那首提及兰津的歌谣，汉明帝时已经著名，却不是开始于武侯时的了。万历丙午年，顺宁府的土人酋长猛廷瑞反叛，为阻击官兵烧毁了桥。崇祯戊辰年(崇祯元年，1628)，云龙州的叛贼王磐再次烧毁桥。四十年之间，两次被毁，今天的桥是己巳年重建的，委派了一个千户守卫，本来就知道这是滇西的咽喉，千百年不能改变的。我这时急着过桥，来不及进去叩拜桥东的武侯祠，但仍然登上桥西平台上的楼阁，是因为西面的山崖格外陡峻，是罗岷山的山麓。从这里出了有拱门的城关，沿着罗岷山的山崖，向南顺着江流上走。根据志书，罗岷山高十多丈。南诏蒙氏时，有个僧人从天竺来，名叫罗岷，曾经演出歌舞戏，山石也跟随着起舞。后来死在此地，人们在岩石下建了祠堂，不时坠落下飞石，过路的人受惊奔跑，名叫“催行石”。据考察，飞石本来是石崖上野兽踩踏抛落下来的。从前有人在天将要亮时路过此地，看见雾影中有很多石头从江中飞上山，这又是一件怪异的事。五里，来到平坡铺，几十家人夹在罗岷山的东麓居住，下临澜沧江，到此处为止上走的路还算平坦，所以用“平坡”来起名，从这里起就上登险峻的山路了。此时天色还可以走路，可挑担子的僧人再往前走很辛苦，便住下来。按，永昌府的人看重时鱼。这种鱼像鲭鱼的样子但很肥，出产在这条江中，也是出在这一季。把它称为时鱼的原因，是只在三月末四月初一时之间出产罢了。但是这时江水上涨后已不能捕到。

二十九日　鸡再鸣，具餐。平明行，即曲折南上。二里余，转而西，其山复土尽而石，于是沧江东南从大峡去，路随小峡西向入。西一里，石崖矗夹，有水自夹中坠，先从左崖栈木横空度，即北向叠磴夹缝间，或西或北，曲折上跻甚峻。两崖夹石如劈，中垂一窗，水捣石而下，磴倚壁而上，人若破壁扪天，水若争道跃颡，两不相逊者。

夹中古木参霄，虬枝悬磴，水声石色，冷人心骨，不复知有攀陟之苦，亦不知为驱驰之道也。上二里，有庵夹道，有道者居之，即所谓山达关也(1)。

【注释】

(1)山达关：今作山大铺，在保山市隆阳区东隅，水寨东南。

【译文】

二十九日　鸡叫第二遍，准备早餐。天明上路，马上往南曲折上走。二里多，转向西，这里的土山完后又变成石山，在这里澜沧江向东南从大峡谷中流去，路顺着小峡谷向西进去。向西一里，石崖矗立相夹，有水流从夹谷中下坠，先从左边石崖上的木头栈道横在空中走过去，马上向北走上夹缝中层层叠叠的石阶，有时向西有时向北，曲折上登非常陡峻。两面夹立的石崖如同刀劈开的，中间垂下来一个溜槽，水冲捣着岩石流下来，石阶紧靠石壁往上走，人就像是破开石壁去摸天，水好像要争道跃过额头，两者互不相让。夹谷中古木参天，屈曲的树枝悬在石阶上，水声石色，让人心骨俱冷，不再知道有攀登跋涉的辛苦，也不知道是要快步赶路的险途了。上登二里，有座寺庵夹住道路，有道士住在庵中，就是所谓的山达关了。

由其后又西上，路分为二，一渡水循南崖，一直上循北崖，共一里余而合，遂凌石峡上。余以为山脊矣，其内犹然平峡，水淙淙由峡中来，至是坠峡石东下，其外甚峻，其内甚平。登其峻处，回望东山之上，露出层峰，直东而近者，乃狗街子、沙木河驿后诸脊，所谓博南丁当也；东南而远者，宝台圆穹之顶也。内平处亦有两三家当峡而居。循之西入，坞底成畦，路随涧北。二里，涉涧而南，盘南峰之腋而西。一里，透峡西出，则其内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不意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也，是为水寨(1)。先是闻其名，余以为将越山而下，至是而知平洼中环，山顶之水，交注洼

中，惟山达关一线坠空为水口，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所不及矣。此当为入滇第一胜，以在路旁，人反不觉也。循洼东稍南上，有庐夹道，是为水寨铺，按《志》有阿章寨，岂即此耶？又南随峡坡东行二里，逾一东坡之脊，脊两旁有两三家，脊南水犹东南下澜沧，仍非大脊也。过脊南，东南二面，山皆下伏，于是东望宝台，知澜沧挟其南去，南瞻澜沧西岸，群峰杂沓(2)。(已下缺)

【注释】

(1)水寨：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东隅，为乡驻地。

(2)自此以下缺。本日徐霞客当取大道经山达关、水寨，在天井铺翻过山脊，以后再往西南，经官坡、板桥抵永昌府(今保山市)。

【译文】

由庵后又往西上登，路分为两条，一条渡过溪水沿着南面的山崖走，一条一直上行沿着北面的山崖走，共行一里多后两条路会合，于是登到石头峡谷的上方。我以为是山脊了，山内仍然是一条平坦的峡谷，溪水淙淙地从峡中流来，流到这里坠入石头峡谷中往东下流，峡谷外侧非常陡峻，峡谷里面十分平坦。登上那险峻之处，回头望去，东山的上方，露出层层山峰，正东方近处的山峰，是狗街子、沙木河驿后面群山的山脊，就是所谓的博南丁当关了；东南方远处的山峰，是宝台山圆形穹隆的山顶。峡谷内平坦之处也有两三家人在峡谷中居住。沿着峡谷向西进去，山坞底部开垦成田地，路顺着山涧北岸走。二里，涉过山涧往南行，绕着南峰的侧旁向西行。一里，向西穿出峡谷，就见那里面有一圈平坦的洼地，下陷的如同城池，四面的山回绕合拢在洼地上方，底部浑圆平整如同镜子，有良田几千亩，村屋错落，鸡犬桑麻都有灵气。料想不到在这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花蒂般的山崖里边，又呈现出如此的一个世界，这里是水寨。这之前听说过它的名字，我以为要翻过山在山下，到这里才知道是环绕在山中的平坦洼地，山顶的水，纵横交错流淌在洼地中，只有山达关一线宽的地方

坠空而下成为出水口，武陵的桃花源，王官的盘谷，都有所不及了。这里应当是进入云南后的第一胜景，因为在路旁，人们反而不能察觉了。沿着洼地东边稍往南上走，有房屋夹住道路，这是水寨铺，根据志书有处阿章寨，莫非就是此地了吗？又往南顺着峡谷东边的山坡行二里，越过东面山坡上的一条山脊，山脊两旁有两三家人，山脊南面的水仍然是向东南流下澜沧江，仍然不是大山主脊。过到山脊南面，东、南两面，山全在下方低伏着，在这里远望东方的宝台山，知道澜沧江傍着宝台山的南麓流去，向南远望澜沧江的西岸，群峰杂沓。以下缺失

(自此至四月初九，共缺十日(1)。其时当是在永昌府入叩闪人望：讳仲俨(2)，乙丑庶吉士，与徐石城同年，霞客年家也。并晤其弟知愿：讳仲侗(3)，丙子科解元也。即此时。业师季会明志)。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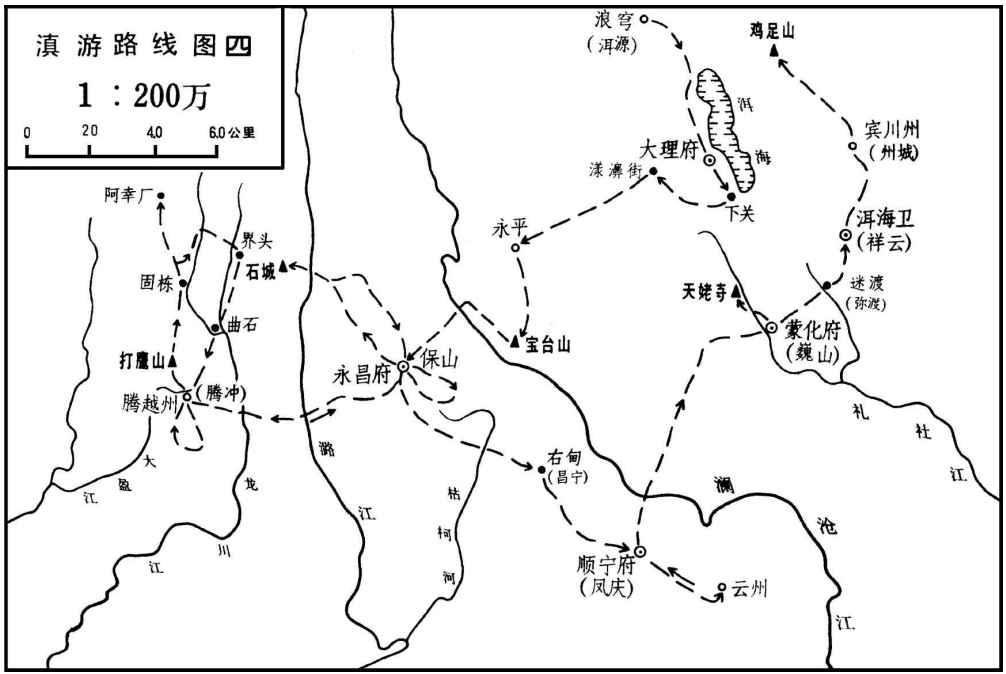
(1)共缺十日：徐霞客在永昌府最初十天的活动，季会明注作了说明，其时当是在永昌府入叩闪人望，并晤其弟知愿。

(2)闪仲俨：字人望，闪继迪长子，保山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因得罪权贵魏忠贤被革职。后崇祯皇帝召为纂修日讲官。文中称“闪太史”。

(3)闪仲侗：字知愿，闪继迪次子。据雍正《云南通志》、党乐群《云南古代举士》，为天启七年(1627)丁卯科解元，丙子科之说有误。曾随其父游学吴越，父子唱和，善诗画。著有《鹤和篇》、《似堂文集》、《诗集》等。文中又尊称“闪次公”。

【译文】

(从这里到四月初九日，共缺少十天的日记。那段时间应当是在永昌府去叩拜闪人望：名叫闪仲俨，是乙丑年的庶吉士，与徐石城是同年，与徐霞客是同年世交。并会见了闪人望的弟弟闪知愿：名叫闪仲侗，丙子年科举考试的解元。就在此时。授业教师季会明记。)


滇游路线图四
1：200万
0 2.0 4.0 6.0公里
浪穹
(洱源)
鸡足山
洱
海
宾川州
(州城)
大理府
漾濞街
下关
洱海卫
(祥云)
永平
迷渡
(弥渡)
天姥寺
蒙化府
(巍山)
宝台山
阿幸厂
界头
石城
固栋
曲石
打鹰山
腾越州
(腾冲)
永昌府
保山
礼
社
江
右甸
(昌宁)
澜
沧
江
顺宁府
(凤庆)
云州
大
盈
江
龙
川
江
潞
江
枯
柯
河

滇游日记九(1)

【题解】

《滇游日记九》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初十日，徐霞客离永昌府西行，途中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过龙川江桥，十三日抵腾越州城。以后经顺江、固栋、南香甸、界头、瓦甸、曲石等遍游腾冲北境。为探寻雄奇的山河，艰难险阻在所不顾。扒石房洞山，“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下坡则双脚向前，随草下滑。结果把盘费抛掉，只得脱下身上的绸裙换钱买饭吃。

腾冲是丰富多采的“自然博物馆”。徐霞客详析了当地的山川形势，游览了宝峰山、云峰山、迭水河瀑布，考察了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水系的龙川江、大盈江的源流，干峨的海子，阿幸附近的温泉和打鹰山。他记载打鹰山万历年间火山爆发的情形，为我们认识腾冲火山群提供了宝贵的依据。腾冲是徐霞客一生旅游最西的地方，他涉足滇滩关、姊妹山一带，详记了三宣、六慰、八关、九隘等边境形势；他途经景颇族、傣族聚居区，详记了民族风情和土特产品；他考察了明光六厂的银矿、腾冲赶街的习俗和丛山中的各式桥梁。《徐霞客游记》再现了明末腾冲一带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

己卯四月初十日(2)　闪知愿早令徐使来问夫，而昨所定者竟不至。徐复趋南关觅一夫来，余饭已久矣。乃以衣四件、书四本并袜包等寄陶道，遂同至夫寓。候其饭，上午乃行，徐使始去。出南门，门外有小水自西而东，吊桥跨其上，即太保山南峡所出者。南行五里，有巨石梁跨深溪上，其下水断而不成流，想即沙河之水也。又南半里，坡间树色依然，颇似余乡樱珠，而不见火齐映树，一二家结棚树

下，油碧舆五六肩，乃妇人之游于林间者，不能近辨其为何树也。又南半里，有堤如城垣，自西山环绕来。登其上，则堤内堰水成塘，西浸山麓，东筑堰高丈余(3)。随东堰西南行，二里堰尽，山从堰西南环而下，有数家当曲中。南转行其前，又二里，有数十家倚西山下，山复环其南，是为卧狮窝(4)。盖其西大山将南尽，支乃东转，其北先有近支，东向屡下，如太保、九隆皆是也；又南为卧狮，在西南坳中，山形再跌而下，其上峰石崖盘突，俨然一如狻猊之首(5)，其下峰颇长，则卧形也。

【注释】

(1)《滇游日记九》：在乾隆刻本第八册下。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东筑堰”句：此即诸葛堰，该水利工程一直留存至今。《明一统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山川载：“大诸葛堰，在府城南一十五里，其东有东岳堰及小诸葛堰，皆有灌溉之利。”

(4)卧狮窝：1963年更名云瑞街，在保山坝子西缘。

(5)狻猊(suān ní)：狮子。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初十日　闪知愿早上命令姓徐的使者前来询问找脚夫的情况，而昨天讲定的脚夫竟然不来。姓徐的又赶到南关去找来一个脚夫，我吃过饭已经很久了。于是把四件衣服、四本书以及袜子包裹等寄存在陶道士那里，便一同来到脚夫的家。等脚夫吃饭，上午才动身，姓徐的使者这才离开。出了南门，门外有小溪自西向东流，有吊桥跨在溪流上，就是太保山南面峡谷中流出来的溪流。往南行五里，有座巨大的石桥跨在深深的溪流上，桥下的水断断续续的不成流，猜想就是沙河的水了。又向南半里，山坡间树影依然，很像我家乡的樱桃，但不见火红的果子映衬在树上，一两家人在树下搭起棚子，旁边有五六乘油绿色的轿子，这是到树林中游玩的妇

女乘坐的，所以我不便走近去分辨那是什么树。又向南半里，有堤坝如城墙，从西山环绕而来。登到堤坝上，就见堤坝内拦水成为水塘，西边浸泡着山麓，东侧筑起一丈多高的堤坝。顺着东边的堤坝往西南行，二里后堤坝完了，山从堤坝西南方环绕而下，有几家人住在山弯中。转向南走到村前，又行二里，有几十家人紧靠在西山下，山又环绕在村南，这里是卧狮窝。这里西面的大山将要到达南面的尽头，支脉于是向东转，它的北面先有近处的支脉，屡屡向东下延，如太保山、九隆山都是这样的支脉；又向南延伸成为卧狮窝，在西南方的山坳中，山势再次跌落而下，它上面的山峰石崖盘结突兀，俨然像一头雄狮的头，狮头下边的山峰很长，就是狮子趴着的形状了。

余先望见大路在南坡之上，初不知小路之西折而当狮崖盘突间，但遥见其崖突兀，与前峰凑峡甚促，心异之。候土人而问，初一人曰："此石花洞也。"再问一人，曰："此芭蕉洞也。"小路正从其下过，石花即其后来之名耳。盖大路上南坡，而小路西折而由此，余时欲从小路上，而仆担俱在后，坐待久之。俟其至，从村南过小桥，有碑称卧佛桥。过桥，即西折从小路上坡。一里余，从坡坳间渡小水，即仰见芭蕉洞在突崖之下，盖突崖乃狮首，而洞则当其卧脐之间。涉涧，又西上而探洞。洞门东向，高穹二丈，正与笔架山遥对。洞内丈余，即西北折而下。其洞下虽峻而路颇夷，下三丈渐暗，闻秉炬入，深里余，姑俟归途携炬以穷也。

【译文】

我先望见大路在南面的山坡之上，开始并不知道小路折向西后走在盘结突兀的狮形石崖之间，只远远望见那里石崖突兀，与前边的山峰紧凑的峡谷十分靠近，心里觉得它很奇异。等候当地人来到打听，起初一个人说："这是石花洞。"再问另一个人，说："这是芭蕉洞。"小路正好从它下边经过，石花洞就是它后来的名字罢了。原来大路上登南面的山坡，小路折向西后经由这里，我此时从小路上走，可仆人担子都在后面，就坐着等了他们很久。等他们来到，从村南走

过小桥，有石碑称为卧佛桥。过桥后，立即折向西从小路上坡。一里多，从山坡山坳间渡过小溪，马上抬头望见芭蕉洞在突兀的石崖之下，原来突兀的石崖是狮子头，而山洞则正在狮子躺卧的肚脐眼之间。涉过山涧，又向西上山去探看山洞。洞口面向东，高高隆起二丈，正好与笔架山遥遥相对。洞内进去一丈多，立即折向西北下去。这个洞下走虽然陡峻但路很平坦，下去三丈渐渐暗下来，听说举着火把进去，深一里多，姑且留待归途时带上火把再来穷究它。

出洞，循崖西上一里，过突崖下峡，透脊而西半里，度一洼。脊以内乃中洼之峡，水东挨突崖脊，下捣其崖麓，无穴以泄，水沫淤浊，然前所渡芭蕉洞前小水，即其透崖沥峡而出者。从水上循岭南转，一里，逾南坡之脊，始见脊南亦下坠成大洼，而中无水。南坡大道，从右洼中西南上；而余所从小道，则循西大山南行岭间。五里，连逾二坡脊。共二里，则西界大山南向坠为低脊，此其东转之最长者也，南坡涉洼之路，至此而合。乃共转西向，循低脊而进，脊北亦中洼潴水焉。西一里，降而下坡，半里而得洼底铺，五六家在坑峡间。其峡虽纵横而实中洼，中无滴水。随洼西下一里，直抵大山下。复南行洼峡中二里，又得东坠之脊，脊南坞稍开，于是小圆峰离立矣，然其水犹东行。一里，又南上坡，盘坡南离立圆峰，取道峰隙而南。一里，转峰腋，始东南上盘而西南。共里余，则南北两支，俱自北大山之西分支东绕，中夹成峡甚深。路逾北支，从其上西向入峡；其南支则木丛其上，箐坠其下(1)，虽甚深而不闻水声焉。西行二里，乃西下箐中。又一里，有数家当箐底，是为冷水箐，乃饭于鬻腐者家(2)。于是西南随箐上，一里，过一脊，其脊乃从西而东度之脉也。脊南始见群山俱伏，有远山横其西南。路又逾冈西上，一里，登其南突之崖，是为油革关旧址，乃旧之设关而榷税处，今已无之。其西即坠崖西下，甚峻。下二里，渐平。又二里，西峡渐开，有僧新结楼倚北山下施茶，曰孔雀寺。由寺西循山嘴南转，共一里，逾嘴而西，乃西北盘其余支，三里而得一亭桥。桥跨两峡间，下有小涧，自北而南，已中涸无滴。桥西逾坡西北下，路旁多黄果，即覆盆子也，色黄，酸甘可

以解渴。其西坞大开，坞西大山，一横于西，一横于南，而蒲缥之村，当西大山下。其山南自南横大山，又东自油革关南下之支，横度为低脊而复起者；其中水反自南而北，抵罗岷而西入潞江焉。共西下二里，乃得引水之塍，其中俱已插秧遍绿。又西北行二里余，过蒲缥之东村(3)。村之西，有亭桥跨北注之溪，曰吴氏舆梁。又西半里，宿于蒲缥之西村。其地米价颇贱，二十文可饱三四人。蒲缥东西村俱夹道成街，而西村更长，有驿在焉。

【注释】

(1)箐(qìng)：云南、贵州称树木丛生的山谷为箐。

(2)腐：即豆腐。

(3)蒲缥：今仍名蒲缥，在蒲缥河东，应即明代蒲缥东村。昔日蒲缥西村为今大站、中站、陈家门口几部分。

【译文】

出洞来，沿着石崖往西上走一里，经过突兀石崖下方的峡谷，越过山脊往西行半里，走过一处洼地。山脊以内是中间下洼的峡谷，水在东边紧靠石崖突兀的山脊，下泄直捣那石崖的山麓，没有洞穴外泄，水沫淤积浑浊，不过前边渡过的芭蕉洞前的小溪，就是这里的水渗过石崖滴到峡谷中流出去的水流。从水边沿着山岭向南转，一里，越过南面山坡的坡脊，才见到坡脊南面也下坠成大洼地，但中间没有水。南面山坡上的大路，从右边洼地中往西南上走；而我所走的小路，则是沿着西面的大山向南行走在山岭间。五里，一连越过两条山坡的坡脊。共二里，就见西面一列大山向南下坠成低矮的山脊，此地是它向东转是最长的山脊，南面山坡涉过洼地的路，到此地后会合。于是一同转向西，沿着低矮的山脊前进，山脊北面也是中央下洼积着水。向西一里，下降下坡，半里后走到洼底铺，五六家人住在深坑峡谷间。这个峡谷纵横裂开但实际上中间下洼，峡中没有一滴水。顺着洼地往西下行一里，径直抵达大山下。再向南前行在下洼的峡谷中二

里，又遇上向东下坠的山脊，山脊南面的山坞稍微开阔一些，一座小圆峰矗立在这里，然而这里的水还是向东流。一里，又向南上坡，绕着山坡南面矗立的圆峰，取道山峰间的缝隙往南行。一里，转到山峰侧旁，开始向东南上走绕到西南。共一里多，就见南北两条支脉，都是从北面大山的西边分支向东环绕，中间夹成峡谷非常深。路翻越北面的支脉，从山上向西进峡；那南面的支脉则树木丛生在山上，山箐深陷在山下，虽然非常深但峡中听不到水声。往西行二里，就向西下到山箐中。又行一里，有几家人在山箐底下，这是冷水箐，就在卖豆腐的人家吃了饭。从这里向西南顺着山箐上走，一里，翻过一条山脊，这条山脊是从东向西延伸的山脉。山脊南边才见到群山都低伏着，有远山横亘在它的西南方。路又越过山冈向西上登，一里，登上那山冈向南前突的山崖上，这里是油革关的旧址，是旧时设关卡征税的地方，今天已没有关。这里西边山崖立即向西下坠，非常高峻。下行二里，渐渐平缓了些。又行二里，西面的山峡渐渐开阔起来，有僧人紧靠北山下新建了楼施舍茶水，叫做孔雀寺。由寺西沿着山嘴向南转，共一里，越过山嘴往西行，就向西北绕过它的余脉，三里后走到一座亭桥。桥跨在两面的峡谷间，桥下有条小山涧，自北向南，山涧中已干涸没有一滴水。从桥西翻过山坡往西北下走，路旁有许多黄色的野果，就是覆盆子了，黄色，味道酸甜可以解渴。这里西面的山坞十分开阔，山坞西面的大山，一列横在西边，一列横在南边，而蒲缥的村落，位于西面的大山之下。这里的山南面起自南边横着的大山，又从东方起自油革关往南下延的支脉，横向延伸变为低矮的山脊后重又突起；其中的水反而自南向北流，流到罗岷山后向西流入潞江。共往西下行二里，才见到引水灌溉的田地，田中都已经插秧，遍野碧绿。又向西北行二里多，经过蒲缥的东村。村子的西头，有座亭桥跨在向北流淌的溪流上，叫做吴氏舆梁。又向西半里，住宿在蒲缥的西村。此地的米价很便宜，二十文铜钱可以吃饱三四个人。蒲缥的东村、西村都是夹住道路形成街市，而西村更长一些，有驿站在村中。

十一日　鸡鸣起，具饭。昧爽，从村西即北向循西大山行。随溪

而北，渐高而陟崖，共八里，为石子哨，有数家倚西山之东北隅。又北二里，乃盘山西转，有峡自西而东，合于枯飘北注之峡。溯之，依南山之北，西入二里，下陟南来峡口。峡中所种，俱红花成畦(1)，已可采矣。西一里，陟西来峡口，其上不多，水亦无几，有十余家当峡而居，是为落马厂(2)。度峡北，复依北山之南西入，一里，平上逾脊。其脊自南而北度，起为北峡之山，而北尽于罗岷者也。逾脊西行峡中，甚平，路南渐有涧形依南崖西下，路行其北。三里，数家倚北山而居，有公馆在焉，是为大坂铺(3)。从其西下陟一里，有亭桥跨涧，于是涉涧南，依南山之北西下。二里，有数家当南峡，是为湾子桥(4)。有卖浆者，连糟而啜之，即余地之酒酿也(5)。山至是环耸杂沓，一涧自东来者，即大坂之水；一涧自南峡来者，坠峡倒崖，势甚逼仄，北下与东来之涧合而北去，小木桥横架其上。度桥，即依西山之东北行，东山至是亦有水从此峡西下，三水合而北向破峡去。东西两崖夹成一线，俱摩云夹日，溪嵌于下，蒙箐沸石，路缘于上，麈壁摭崖。排石齿而北三里，转向西下，石势愈峻愈合。又西二里，峡曲而南，涧亦随峡而曲，路亦随涧而曲。半里，复西盘北转，路皆凿崖栈木。半里，复西向缘崖行。一里，有碑倚南山之崖，题曰“此古盘蛇谷”，乃诸葛武侯烧藤甲兵处，然后信此险之真冠滇南也。水寨高出众险之上，此峡深盘众壑之下，滇南二绝，于此乃见。碑南渐下，峡亦渐开。又西二里，乃北转下坡。复转而西一里，有木桥横涧而北，乃度，循北崖西行。一里，逾南突之脊，于是西谷大开，水盘南壑，路循北山。又西平下三里，北山西断，路乃随坡南转。西望坡西有峡自北而南，俱崇山夹立，知潞江当在其下而不能见(6)。南行二里余，则江流已从西北嵌脚下，逼东山南峡之山，转而南去矣。乃南向下坡，一里，有两三家倚江岸而栖，其前有公馆焉，乃就瀹水以饭。

【注释】

(1)红花：一年生直立草本，菊科，夏季开桔红色花，果实可榨油，花可做染料，制胭脂，也可入药。

(2)落马厂：今称马厂，分里马厂和外马厂，又称马街，在蒲缥以西的公路旁。

(3)大坂铺：《游记》五月二十二日作打板箐，今亦作打板箐。

(4)湾子桥：即今里湾。亦在今蒲缥以西的公路旁。

(5)酒酿：用糯米酿成，云南现称甜白酒，贵州称甜酒。

(6)潞江：唐时已作怒江，见《蛮书》。后讹为潞江。《明史·地理志》保山县注："又南有潞江，旧名怒江，一名喳里江，自潞江司流入。"今仍称怒江。

【译文】

十一日　鸡叫起床，准备早饭。黎明，从村西立即向北沿着西面的大山前行。顺着溪流往北走，地势渐渐高起来，上登山崖，共八里，是石子哨，有几家人紧靠在西山的东北角。又向北二里，就绕着山向西转，有峡谷自西向东流去，与枯飘向北流淌的峡谷会合。逆水流，靠着南山的北面，向西进峡二里，往下走过南面来的峡口。峡中种植的，全是成片的红花，已经可以采摘了。向西一里，越过西面来的峡口，上走的路不多，水也没有多少，有几十家人在峡中居住，这里是落马厂。过到峡谷北面，再靠着北山的南面向西进去，一里，平缓上山翻越山脊。这条山脊自南向北延伸，耸起成为北面山峡的山，而后在北面的罗岷山到了尽头。越过山脊往西行走在峡谷中，十分平坦，路南边渐渐有山涧依傍着南面的山崖向西下流，路前行在山涧北边。三里，几家人紧靠北山居住，有公馆在村中，这里是大坂铺。由村西下行一里，有座亭桥跨在山涧上，于是过到山涧南边，靠着南山的北面向西下走。二里，有几家人位于南面的峡谷中，这里是湾子桥。有卖淡甜酒的，连酒糟喝了它，就是我们地方的酒酿了。山延伸到这里，环绕高耸，杂沓罗列，一条山涧从东边来的，就是大坂铺流来的水流；一条山涧自南面峡谷中流来的，坠入峡谷，倒悬于山崖上，水势十分狭窄，向北下流与东边来的山涧水合流后往北流去，一座小木桥横架在水流上。过桥后，即刻靠着西山的东面往北行，东山

到了这里也有水流从这条峡谷中往西下流，三条水流合流后向北冲破峡谷流去。东西两面的山崖夹成一条线，全都上摩云天夹住红日，溪流深嵌在山下，山箐蒙密，溪石沸腾，路沿着山崖上走，鏖战石壁在悬崖间选择路径。攀着齿状的岩石往北行三里，转向西下行，石山的山势愈加险峻愈加合拢。又往西行二里，峡谷弯向南，山涧也随着峡谷弯曲，路也随着山涧弯曲。半里，又由西转向北，道路都是开凿山崖建成的木栈道。半里，再向西沿着山崖前行。一里，有石碑背靠南山的山崖，题写着“此处是古盘蛇谷”，是武侯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地方，这才相信此处天险真正是雄冠滇南了。水寨高高突起在众多险峰之上，这条峡谷深深盘绕在众多壑谷之下，滇南的两处奇绝之境，到这里才见到了。从石碑往南渐渐下走，峡谷也渐渐开阔起来。又向西二里，就转向北下坡，再转向西行一里，有座木桥横通到山涧北岸，于是过桥，沿着北面的山崖往西行。一里，越过南突的山脊，到这里西面的山谷一下子开阔起来，涧水绕着南面的壑谷流，道路沿着北山走。又往西平缓下行三里，北山在西边断了，道路于是顺着山坡向南转。向西望去，山坡西面有条峡谷自北向南去，全是崇山峻岭夹立，心知潞江应当就在峡谷下方但不能见到。往南行二里多，就见江流已从西北方流来深嵌在山脚下，逼近东山南面峡谷的山，转向南流去了。于是向南下坡，一里，有两三家人紧靠江岸居住，村前有公馆，于是进村烧水做饭。

时渡舟在江南岸，待久之乃至。登舟后，舟子还崖岸而饭，久之不至，下午始放渡而南。江流颇阔，似倍于澜沧，然澜沧渊深不测，而此当肆流之冲，虽急而深不及之，则二江正在伯仲间也。其江从北峡来，按《一统志》云，其源出雍望，不知雍望是何地名。据土人言出狗头国，言水涨时每有狗头浮下也。注南峡去，或言东与澜沧合，或言从中直下交南，故蒙氏封为“四渎”之一(1)。以余度之，亦以为独流不合者是。土人言瘴疠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余正当孟夏，亦但饭而不酒，坐舟中，棹流甚久(2)，亦乌睹所云瘴母哉。渡南崖，暴雨急来，见崖西有树甚巨，而郁葱如盘，急趋其下。树甚异，本高二丈，大十围，有方石塔甃其间，高与干等，干跨而络之，西北则干密而石不露，东

南临江，则干疏而石出，干与石已连络为一，不可解矣，亦穷崖一奇也(3)。

【注释】

(1)渎(dú)：独流发源注海的大河。

(2)棹流甚久："棹"原作"擢"，"四库"本作"櫂"，即"棹"，据改。

(3)"树甚异"数句：清初刘昆《南中杂说》亦记此树："潞江之滨一石塔，累巨石而成之，四面各阔二丈，高亦二丈有奇，一大树冠其上，亭亭如盖，严冬不凋，根分十余股，笼罩石塔，下垂入地，南人不识此木，……余戍腾冲日，就而察之，盖闽广之榕树云。"此即今傣族地区常见的大青树，通称榕树。

【译文】

这时渡船在江南岸，等了很久才来到。上船后，船夫返回石崖岸上吃饭，长时间不来，下午才放船渡到南岸。江流相当宽阔，似乎是澜沧江的一倍，但澜沧江渊深不可测，而此处正当江水肆意奔流的冲要，水流虽急但水深赶不上澜沧江，然而两条江各有特点不相上下。这条江从北面的峡中流来，据《一统志》说，它的源头出自雍望，不知雍望是什么地名。据当地人说，出自于狗头国，说是江水上涨时每每有狗头飘下来。流注到南面的峡中去，有人说向东流与澜沧江合流，有人说从中间下流到交趾南部，所以蒙氏把它封为"四渎"之一。以我来推测它的流向，也认为独自流淌不合流的说法是对的。当地人说瘴气非常毒，必定要饮酒后才能渡江，夏秋两季不能渡江。我此时正当初夏，也只是吃过饭但没有饮酒，坐在船中，在江流中划了好久的船，也没见到所说的瘴母呀！渡到江南的山崖上，暴雨急骤来临，见到山崖西边有棵树非常巨大，郁郁葱葱如同盘子，急忙赶到树下。这棵树十分奇异，树干高二丈，大处要十人围抱，有座方形石塔砌在树中间，高处与树干相等，树干高跨缠绕着石塔，西北方是树干密布石塔没有露出来，东南一面临江，却是树干稀疏石塔漏了出来，树干与石塔已经连接缠绕为一个整体，不可分了，这也算是偏僻山间的一处奇景了。

已大风扬厉，雨散，复西向平行上坡。望西北穹峰峻极，西南骈崖东突，其南崖有居庐当峰而踞，即磨盘石也。望之西行，十里，逼西山，雨阵复来。已虹见东山盘蛇谷上，雨遂止。从来言暴雨多瘴，亦未见有异也。稍折而南，二里，有村当山下，曰八湾(1)，数家皆茅舍。一行人言此地热不可栖，当上山乃凉、从村西随山南转，一里，过一峡口。循峡西入，南涉而逾一崖，约一里，遂从南崖西上。其上甚峻，曲折盘崖，八里而上凌峰头，则所谓磨盘石也(2)。百家倚峰头而居，东临绝壑，下嵌甚深，而其壑东南为大田，禾芃芃焉。其夜倚峰而栖，月色当空，此即高黎贡山之东峰。忆诸葛武侯、王威宁骥之前后开疆(3)，方威远政之独战身死(4)，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慨然者久之！

【注释】

(1)八湾：今作坝湾，在保山市隆阳区西隅。

(2)磨盘石：今名同，但仅留地名，已无百家之居。

(3)诸葛武侯：诸葛亮南征，时在建兴三年(225)，从安上(今四川屏山县)由水路进入大凉山，五月渡过泸水(今金沙江)，“亮至南中，所在战捷”，俘降孟获后，“遂至滇池”。这年冬天取归途经过汉阳(今贵州威宁附近)，年底还成都。行程和战事都在一年之内。当时永昌郡已有吕凯保境，“执忠绝域”，诸葛亮没有必要渡过澜沧江。经过诸葛亮南征，蜀汉在西南边疆的统治进一步巩固，并以⿸广康降都督统领南中的朱提、牂柯、越嶲、建宁、兴古、云南、永昌等七郡，都督治所迁至今曲靖。诸葛亮对南中的经营，在西南边疆各族中产生了极深的影响，至今云贵两省有关诸葛亮的传说和遗迹还很多。王威宁骥：即王骥(1378—1460)，字尚德，束鹿人，官至兵部尚书，封靖远伯，死后赠靖远侯，故又称王尚书、王靖远。“威宁”当作“靖远”。明代，麓川土司经常骚扰内地，为了应付麓川土司的叛乱，明廷曾多次出兵，最后才有王骥三征麓川的事。1441年，王骥带领南京、湖广、四川、贵州等地军队共十五万，分三路进兵，东路由湾甸、镇康趋孟定，西路由上江西进，中路由下江西进，合兵腾冲。追思任发至杉木笼山，破其连环七营。又追至马鞍山，以精骑突寨，并败其象阵，思任发逃。1443年复令王骥总督军务，调五万兵征麓川。王骥从腾冲趋者兰，“捣机发巢，破之”，思任发子思机发逃据孟养，明在麓川旧地设立了陇川宣慰司。1449年，王骥又统官军、土军十三万三征

麓川。由干崖造船，水陆兼程，过浮桥进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攻破思机发设在鬼哭山的栅寨。结果，许思任发少子思禄“部勒诸蛮，居孟养如故。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思禄亦惧，听命，乃班师”。至此，最后平定了麓川土司的叛乱。

(4)方威远政：即方政，事迹见《明史·云南土司传二》。正统三年(1438)，麓川土司思任发叛，扰孟定、湾甸等地，“掠杀人民”。廷臣举右都督方政往云南，协同镇守右都督沐昂率兵讨之。“任发方修贡冀缓师，而晟遽信其降，无渡江意。任发乃遣众万余夺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云龙，又杀死甸顺、江东等处军余殆尽。帝以贼势日甚，责晟等玩寇养患。政亦至军，欲出战，晟不可。政造舟欲济师，晟又不许。政不胜愤，乃独率麾下与贼将缅简战，破贼旧大寨。贼奔景罕，指挥唐清复击破之。又追之高黎贡山下，共斩三千余级。乘胜深入，逼任发上江。上江，贼重地也。政远攻疲甚，求援于晟，晟怒其违节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夹象石，又不进。政追至空泥，知晟不救，贼出象阵冲击，军歼，政死焉”。“而晟惧罪，暴卒。”后追赠方政为威远伯。

【译文】

不久大风飘扬凌厉，雨散开，又向西平行上坡。望见西北方穹隆的山峰极为险峻，西南方并立的山崖向东前突，路南边的山崖上有居民房屋在山峰上盘踞着，就是磨盘石了。望着它往西行，十里，逼近西山，阵雨又来临。不久彩虹出现在东山盘蛇谷的上方，雨终于停了。从来都说暴雨时多有瘴气，也没见有什么异样。稍折向南，二里，有村庄位于山下，叫八湾，几家人都是茅草房。同行的人说此地炎热不可居住，要上山后才会凉快。从村西顺着山势向南转，一里，经过一个峡口。沿着峡谷向西进去，向南涉水后越过一处山崖，大约一里，于是从南面的山崖往西上登。那上面的路非常陡峻，曲曲折折绕着山崖走，八里后登上峰头，就是所谓的磨盘石了。百来家人依傍着峰头居住，东边面临绝深的壑谷，下嵌之处非常深，而这个壑谷东南方是大片农田，禾苗茂盛生长在田中。这天夜里紧靠在峰头住下，月色当空，这里就是高黎贡山的东峰。回忆起武侯诸葛亮、靖远侯王骥前后开拓边疆，威远伯方政只身战死，往事如同观看镜中之影，漂

泊一生独自背靠着岩石，感慨了很长时间！

十二日　鸡再鸣，饭，昧爽出门。其处虽当峻峰之上，而居庐甚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其上。山下东南成大川，已插秧盈绿，潞江沿东山东南去，安抚司依西南川坞而居(1)。遂由磨盘石西南上，仍峻甚。二里，逾其南峡之上，其峡下嵌甚深，自西而东向，出安抚司下。峡底无余隙，惟闻水声潺潺在深箐中。峡深山亦甚峻，藤木蒙蔽，猿鼯昼号不绝。峡北则路缘崖上，随峡西进，上去山顶不一二里，缘峡平行西四里，有石洞南临路崖，深阔丈余，土人凿石置山神碑于中。又四里，稍折而北上崖，旋西，西登临峡之坡。北峡之上，至是始南垂一坡，而南峡之下，则有峡自南山夹底而出，与东出之峡会成“丁”字，而北向垂坡焉。又西二里，或陟山脊，或缘峰南，又三里，有数家当东行分脊间，是为蒲满哨(2)。盖山脊至是分支东行，又突起稍高，其北又坠峡北下，其南即安抚司后峡之上流也。由此西望，一尖峰当西复起，其西北高脊排穹，始为南渡大脊，所谓高黎贡山(3)，土人讹为高良工山，蒙氏僭封为西岳者也。其山又称为昆仑冈，以其高大而言，然正昆仑南下正支，则方言亦非无谓也。由蒲满哨西下一里，抵所望尖峰，即蹑级数转而上。两旁削崖夹起，中坠成路，路由夹崖中曲折上升，两岸高木蟠空，根纠垂崖外，其上竹树茸密，覆阴排幕，从其上行，不复知在万山之顶，但如唐人所咏：“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4)，情与境合也。一里余，登其脊。平行脊上，又二里余，有数家倚北脊，是为分水关(5)，村西有水沿北坡南下，此为潞江安抚司后峡发源处矣。南转，西逾岭脊，砖砌巩门，跨度脊上。其关甚古，顶已中颓，此即关之分水者。关东水下潞江，关西水下龙川江。

【注释】

(1)安抚司：此即潞江安抚司，隶永昌军民府，在今潞江坝。先治城子田，天启年间迁治老城。

(2)蒲满哨：今名同，在高黎贡山上的公路边。

(3)高黎贡山：山名最早见于唐代，又作“高丽共”，系景颇语地名，高良工即高黎贡的同音异写。高黎今译作“高日”，为景颇族的一个姓，汉姓作“排”。贡又作“共”，今译作“硭”，是地方的意思。高黎贡山即景颇族高日家支居住的地方。

(4)“但如唐人”句：此系杜甫于大历元年(766)春在云安所著《子规》诗。

(5)分水关：今称城门洞，在公路稍北，海拔2561米，为高黎贡山脊，隆阳区和腾冲县以此为界。

【译文】

十二日　鸡叫第二遍，吃饭，黎明出门。此处虽然位于险峻的山峰之上，但居民房屋十分兴盛，有公馆在村北，潞江驿在公馆上方。山下东南一面成为大平川，已插满秧绿色盈野，潞江沿着东山向东南流去，安抚司依傍着平川西南方的山坞居住。于是由磨盘石往西南上走，仍然非常陡峻。二里，翻越到磨盘石南面峡谷的上方，这里的峡谷下嵌得非常深，自西延向东，延伸到安抚司下方。峡底没有空余的缝隙，只听见在深嵌的山箐中有潺潺的水声。峡深山也非常高峻，藤枝树丛蒙密荫蔽，猿猴鼯鼠在白昼嚎叫不止。峡谷北面就是道路沿着山崖上走，顺着峡谷往西进去，上边距山顶不到一二里，顺着峡谷向西平缓前行四里，有个石洞面向南下临道路经过的山崖，深处宽处各有一丈多，当地人用石头凿了一块山神碑放在洞中。又行四里，稍微折向北上登山崖，旋即转向西，往西上登面临峡谷的山坡。北面的山峡之上，到这里开始向南垂下一条山坡，而南面的山峡之下，却有峡谷自南山的夹谷底伸出来，与东面出来的峡谷相会形成一个“丁”字，然后向北下垂成山坡。又往西二里，有时上登山脊，有时沿着山峰南面走，又行三里，有几家人位于向东分支延伸的山脊之间，这里是蒲满哨。大体上山脊到了这里分出支脉向东延伸，又稍微高高突起，山脊北面又向北下坠成峡谷，山脊南面就是安抚司后峡的上游了。由此向西望去，一座尖峰在西面重又突起，尖峰西北方排列着高大穹隆的山脊，开始成为往南延伸的大山脊，就是所谓的高黎贡山，当地人错读为高良工山，是蒙氏僭封为西岳的山。此山又称为昆仑冈，是就它

的高大而言的，不过它正好是昆仑山往南下延的正脉，那么方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了。由蒲满哨往西下行一里，抵达来时望见的尖峰，立即踏着石阶转了几道弯上登。两旁陡削的山崖夹立耸起，中间深坠成道路，道路经由夹立的山崖中间曲折上升，两侧的高崖上高大的树木盘曲在空中，树根缠绕下垂在石崖外边，山崖上竹树蒙茸浓密，下覆的树荫似成排的帷幕，从树海之上走，不再觉得是在万山之顶上，只是如唐代人所吟咏的“两边山林合，终日杜鹃啼”，情与景合一了。一里多，登上山脊。平缓行走在山脊上，又是二里多，有几家人背靠北面的山脊，这是分水关，村西有水沿着北面的山坡向南下流，这里是潞江安抚司后峡的发源处了。转向南，往西越过岭脊，有砖砌的拱门，横跨在延伸的山脊上。此关非常古老，顶上中央已经倒塌，这就是分水的关隘。关东的水下流进潞江，关西的水下流进龙川江。

于是西下峡，稍转而南，即西上穿峡逾脊，共五里，度南横之脊，有村庐，是为新安哨。由哨南复西转，或过山脊，或蹈岭峡，屡上屡下，十里，为太平哨(1)。于是屡下屡平，始无上陟之脊。五里，为小歇厂。五里，为竹笆铺。自过分水关，雨阵时至，至竹笆铺始晴。数家夹路成衢，有卖鹿肉者，余买而炙脯(2)。于是直下三里，为茶庵。又西下五里，及山麓，坡间始盘塍为田。其下即龙川江自北而南，水不及潞江三分之一，而奔坠甚沸。西崖削壁插江，东则平坡环塍。行塍间半里，抵龙川江东岸。溯江北行，又半里，有铁锁桥架江上。其制两头悬练，中穿板如织，法一如澜沧之铁锁桥，而狭止得其半。由桥西即蹑级南上，半里为龙关，数十家当坡而居，有税司以榷负贩者(3)。又西向平上四里余，而宿于橄榄坡(4)。其坡自西山之脊，东向层突，百家当坡而居，夹路成街，踞山之半。其处米价甚贱，每二十文宿一宵，饭两餐，又有夹包(5)。

【注释】

(1)太平哨：今作太平铺，与下文竹笆铺，皆在腾冲县东隅，高黎贡山西坡。

(2)炙(zhì)：熏烤。脯(fǔ)：干肉，云南俗称干巴。腾冲向以产鹿著称，所出鹿茸称为南茸，现在和顺的下庄建有人工养马鹿的养鹿场。

(3)榷(què)：征税。

(4)橄榄坡：今作橄榄寨，在腾冲县东部，龙川江西岸，上营和芒棒之间。

(5)夹包：带在路上吃的食品。

【译文】

从这里向西下峡，稍转向南，随即往西上走穿过峡谷越过山脊，共有五里，越过横在南面的山脊，有村庄房屋，这是新安哨。由哨南再向西转，有时越过山脊，有时跋涉山岭峡谷，多次上登多次下走，十里，是太平哨。从这里起屡次下山屡次遇上平地，开始没有上登的山脊。五里，是小歇厂。五里，是竹笆铺。自从过了分水关，阵雨不时降临，到竹笆铺天才晴起来。几家人夹住道路形成街市，有卖鹿肉的人，我买了一些准备熏烤成肉干。从这里一直下走三里，是茶庵。又往西下行五里，来到山麓，山坡间开始有田埂盘绕的农田。山坡下就是龙川江自北往南流，水面不到潞江的三分之一，但水势奔腾倾泻非常汹涌。西面山崖陡削的石壁插进江中，东面则是平缓的山坡田塍环绕。前行在田塍间半里，抵达龙川江东岸。逆江流往北行，又行半里，有座铁索桥架在江上。它的建造方法是两头悬吊着铁链，中间用木板像织布一样穿起来，方法完全和澜沧江铁索桥一样，但窄一些，只有澜沧江桥的一半。由桥西立即踏着石阶往南上登，半里是龙关，几十家人居住在山坡上，有税司向肩挑背驮贩卖的人征税。又向西平缓上行四里多，而后住宿在橄榄坡。这里的山坡起自西山的山脊，向东层层突过来，百来户人家在坡上居住，夹住道路形成街市，盘踞在山的半中腰。此处米价很贱，每二十文铜钱住宿一晚上，管两餐饭，另有带在路上吃的食物。

龙川江发源于群山北峡峨昌蛮七藏甸(1)，经此，东为高黎贡，西为赤土山。下流至缅甸太公城(2)，合大盈江。

【注释】

(1)峨昌蛮：即阿昌族。

(2)太公城：今作达冈，在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上游东岸，杰沙西南。

【译文】

龙川江发源于峨昌蛮七藏甸北面的群山峡谷中，流经此地，东面是高黎贡山，西面是赤土山。往下流到缅甸太公城，汇合大盈江。

十三日　平明而饭。由坡西登岭西北上，八里，稍北，逾北峡西上，二里，从岭上平行。望西北有层峰排簇岭上，初以为将由其南垂行，一里，忽从岭头转北，三里，乃西南下峡中。一里，有四五家当峡而居，竹篱茅舍，颇觉清幽，是为赤土铺。其村当西面排簇层峰之麓，东与橄榄坡夹而为坳。村西有亭桥架小涧上，其水自南峡来，捣北峡去，桥名建安。按《志》，大盈江之水，一出自东北赤土山，而此铺名赤土，水犹似东北下龙川者，岂其西排簇层峰为赤土山，而此犹其东麓之水，以其在麓，即以名铺耶？由桥西即南向上坡，二里，西南登脊，即自排簇峰东南分支下者。又转而西一里余，有庵施茶，当脊北向而踞，是为甘露寺(1)。又西一里，坡间水北向坠崖，路越之西向下峡。峡中有水自北而南，又与坡上水分南北流，以余意度之，犹俱东下龙川者。半里，乃从峡底溯水北入。其峡东西两崖，俱从排簇层峰分支南下者，西崖即其本支，东崖乃分支，东南由甘露寺脊而下者也，第峡水南出东转，不知其北合于建安桥，抑直东而下龙川否也？北行峡底一里余，水分二道来，皆细甚。遂从坡西蹑峻上，一里，北穿岭夹，半里，透脊。其脊自东北度西南，脊以北即坠峡西下。路从峡端北转而西，有数家倚北山之上，是为乱箭哨，至是始出排簇层峰岭脊之西。按《志》，赤土山在州城东三十里，水至是始分，则前之赤土铺犹东岸之麓，非分流之正脊可知也。

【注释】

(1)甘露寺：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境的公路边。

【译文】

十三日　天亮后吃饭。由山坡西边向西北登岭上走，八里，略偏北，越过北面的山峡往西上走，二里，从岭上平缓前行。望见西北方有层层山峰排列簇拥在岭上，起初以为将要由它的南垂走，一里，忽然从岭头转向北，三里，就向西南下到峡中。一里，有四五家人住在峡中，竹篱笆茅草房，觉得很是清净幽雅，这里是赤土铺。这个村子位于西面层层排列簇拥山峰的山麓，东面与橄榄坡夹成山坳。村西有座亭桥架在小涧上，涧水自南面的峡中流来，捣入北面的峡中流去，桥名叫建安。根据志书，大盈江的水源，一条出自东北的赤土山，而此铺名叫赤土，江水仍然似乎是往东北下流进龙川江的样子，莫非村西那层层排列簇拥的山峰是赤土山，而这里的水仍然是它东麓的水流，因为村子在山麓，就用山名来起铺名吗？由桥西立即向南上坡，二里，向西南上登山脊，就是从成排簇拥山峰往西南分支下延的山脊。又转向西行一里多，有座寺庵施舍茶水，在山脊上面向北盘踞着，这是甘露寺。又向西一里，山坡间的水向北坠下山崖，道路越过流水向西下到峡中。峡中有水自北往南流，又与山坡上的水分向南北流去，以我的意思来估计，仍然都是向东下流进龙川江的水流。半里，便从峡底溯水流往北进去。这条峡谷东西两面的山崖，都是从层层排列簇拥的山峰分支往南下延的山，西面的山崖是它的主干支脉，东面的山崖是分出的支脉，往东南由甘露寺所在的山脊下延的山崖，只是峡中的水往南流出去向东转，不知它是否是向北流在建安桥合流，还是一直向东后下流进龙川江呢？往北前行在峡底一里多，水分为两条流来，都十分细小。于是从山坡西侧踩着陡峻的山坡上爬，一里，向北穿过岭上的夹谷，半里，穿过山脊。这条山脊自东北向西南延伸，山脊以北马上向西下坠到峡中。路从峡谷尽头由北转向西，有几家人依傍在北山之上，这里是乱箭哨，来到这里才走出到层层排列簇拥山峰岭脊的西面。据志书，赤土山在州城东面三十里，水到这里

开始分流，那么前边的赤土铺还只是龙川江东岸的山麓，可知不是水流分流的主脊了。

饭于岭哨。西向行稍下，共二里，有坞自南而北，细流注其中。按《志》，大盈江有三源，一出赤土山，当即此矣，从此而西，出马邑河，绕州城北而西合龍岘、罗生二水，同为大盈之源者也。又北上坡二里余，有一二家当坡之南，环堵围南峡之坳甚遥，杂植果树于中，是为板厂。由其西二里，又西下半里，有十余家当峡坳而居，是为芹菜塘(1)。其前小水，东北与大盈之源合。村庐不多，而皆有杜鹃灿烂，血艳夺目。若以为家植者，岂深山野人，有此异趣？若以为山土所宜，何他冈别陇，杳然无遗也？由村西复西上坡一里余，转峡而平行顶上三里余，乃出西岭之端。下望其坞甚深，而中平如砥，良畴远村，交映其间。其坞大而圆，乃四面小山环围而成者，不比他川之沿溪成峡而已。西向峻下者五里，循峡东北折，又折而西三里，乃循东山北行，其下稍平。又二里，有村当东山之麓，是为坡脚村。有卖浆者，出酒甚旨(2)，以醋芹为菜。与同行崔姓者，连啜二壶乃行。于是西行平畴中，一里，有小水自南而北，即《志》所云罗生山之水，亦大盈三源之一，分流塍中者也。又西北二里余，有村曰雷打田。其东亦有小溪自南而北，则罗生山之正流也，与前过小流，共为大盈之一源云。是溪之东田洼间，土皆黑坟(3)，土人芟其上层曝干供爨(4)，盖煤坚而深入土下，此柔而浮出土上，而色则同也。由村北又西三里，有庐舍当坡塍间，曰土锅村(5)，村皆烧土为锅者。于是其西庐舍联络，一里为东街，又半里，西交大街，则“十”字为衢者也。腾越州城之南门(6)，即当大街之北。城南居市甚盛，城中所无，而此城又迤西所无。乃税驾于大街东黔府官舍，时适过午也。时黔府委官王仰泉者已返省，阮玉湾导书姑与店中。

【注释】

(1)芹菜塘：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境的公路边。

(2)旨(zhǐ)：味美。

(3)坟：高出地面的土堆。

(4)曝干供爨(cuàn)：晒干后当烧的东西。这种东西俗称草煤，腾冲坝子群众至今仍在采用，称为海粪。

(5)土锅村：即今满金邑，在城东郊。

(6)腾越州：隶永昌军民府；即今腾冲县。明清城为石城，周七里三分，开四门，作正方形，城墙、街道及房屋基址至今尚存。闹市则在明清城址的南郊。

【译文】

在岭上的哨房吃饭。向西稍往下走，共二里，有个山坞自南向北延伸，细小的水流流淌在山坞中，据志书，大盈江有三个源头，一个出自赤土山，应当就是这里了，从此往西流，流出马邑河，绕到州城北面后向西汇合巃岌山、罗生山两地的水流，一同成为大盈江源头的水源。又往北上坡二里多，有一两家人位于山坡南面，环绕的围墙围住南面峡谷中的山坳非常远，在其中杂乱地种植着果树，这里是板厂。由板厂西边行二里，又往西下行半里，有十多家人住在峡中的山坳里，这里是芹菜塘。村前的小溪，流向东北与大盈江的源头合流。村中房屋不多，但都有灿烂的杜鹃花，血红的颜色鲜艳夺目。如果以为是农家种植的，难道深山中的山野之人，有此等奇异的情趣？如果认为是山上的土适宜杜鹃生长，为什么别的山冈土陇上，杳然不见踪影呢？由村西再向西上坡一里多，转出山峡后平缓前行在山顶上三里多，便到达西岭的顶端。向下望，山下的山坞很深，可山坞中平得像磨刀石，良田和远处的村庄，交互掩映在山坞中。这个山坞又大又圆，是四面的小山环绕围抱而成的，不像别的平川是沿着溪流形成的峡谷而已。往西陡峻地下走五里，顺着峡谷向东北转，又折向西行三里，于是沿着东山往北行，这下走的路稍稍平缓些。又行二里，有村子位于东山的山麓，这里是坡脚村。有卖酒浆的人，拿出来的酒味道很美，用醋渍的芹菜当下酒菜。与同行姓崔的人，一连喝了两壶才上路。从这里起往西行走在平旷的田野中，一里，有条小溪自南往北流，就是志书上所说的罗生山的溪水，也是大盈江的三个源头之一，

分流在田野中。又往西北行二里多，有个村庄叫雷打田。村东也有条小溪，自南往北流，那是罗生山的主流，与前边走过的小溪流，共同成为大盈江的一个源头。这条溪流东岸的田间洼地中，土地都是黑土堆，当地人铲来黑土的上层晒干后供烧火做饭用，煤炭都很坚硬而且深埋在土下，这种东西柔软且浮出地面上，但颜色则是相同的。由村北又往西行三里，有房屋位于坡上的田野间，叫土锅村，村中都是用土烧制土锅的人家。从这里起，村西房屋连接，走一里是东街，又行半里，西边大街相交，便成为“十”字形的大路口。腾越州城的南门，就位于大街的北边。城南居民街市十分繁荣，是城中所没有的，而此城又是滇西所没有的。于是住宿在大街东头黔府官邸的客馆中，这时刚好过了正午。此时黔府委派的官员叫王仰泉的人，已返回省城，阮玉湾引荐的信姑且交给客店中。

十四日　早雨。命顾仆觅潘秀才家(1)，投吴方生书。上午雨止，潘来顾。下午，余往顾而潘出，乃返，作记寓中。薄暮，同行崔君挟余酌于市，以竹实为供，竹实大如松子，肉圆如莲肉，土人煮熟以卖。投壶畅饮(2)。月上而返，冰轮皎然。

【注释】

(1)秀才：经过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生员。

(2)投壶：古人饮酒娱乐的一种方式，依次投矢于壶中，决定胜负而喝酒。

【译文】

十四日　早晨下雨。命令顾仆去找潘秀才的家，投递了吴方生的信。上午雨停了，潘秀才来拜访。下午，我去拜访他但姓潘的外出了，只好返回来，在寓所中记日记。傍晚，同行的崔君拉我到集市中饮酒，用竹实来供餐，竹实大处如松子，肉圆圆的如同莲子肉，当地人煮熟了拿来卖。作投壶游戏畅饮。月上天空才返回来，明月皎洁。

十五日　晨往晤潘。潘劝无出关。上午，潘馈酒肴。下午，店中老人亦来劝余无行。先是余以阮玉湾书畀杨主人，托其觅同行者，主人唯唯。至暮，以潘酒招之共酌。兄弟俱劝余毋即行，谓炎瘴正毒，奈何以不赀轻掷也。屈指八月，王君将复来，且入内，同之入关最便。余姑诺之。是夜月甚皎，而邸舍不便凭眺，竟郁郁卧。

【译文】

十五日　早晨前去会晤潘秀才。潘秀才劝我不要出关。上午，潘秀才馈赠了酒肴。下午，客店中的老人也来劝我不要前行。这之前，我把阮玉湾的信交给杨姓店主人，拜托他寻找同行的人，店主人口中是是是的。到天黑时，拿出潘秀才馈赠的酒菜招待他们一同饮酒。兄弟二人都劝我不要马上上路，说是天气炎热瘴气正毒，怎能把无价的生命轻易抛掷呢！屈指算来已有八个月，王仰泉君即将再来，况且进入内地时，同他一起入关最为方便。我姑且答应了他们。这天夜里月光非常皎洁，可在官邸的客馆中不便凭眺，最终郁郁不欢地躺下了。

十六日　晨起，候主人饭，欲为尖山之行。其山在州城西北百里。先是主人言其灵异，怂恿余行，故谋先及之。乃以竹箱、衫、毡寄杨主家，挈轻囊与顾仆行。从南门外循城西行，半里，过新桥，巨石梁也。桥下水自北合三流，襟城西而南，过此南流去，即所谓大盈江矣。

【译文】

十六日　早晨起床，等候店主人开饭，打算出行去尖山。这座山在州城西北一百里处。这以前店主人说起过它的灵异之处，怂恿我前去，所以计划先到那里。于是把竹箱、衣衫、毡子寄放在杨主人家，带上轻装与顾仆上路。从南门外沿着城墙往西行，半里，走过新桥，是座巨大的石桥。桥下的水从北边汇合三条水流，绕过城西往南流，流过此桥向南流去，这就是所谓的大盈江了。

余既过桥，四望山势回环，先按方而定之。当城之正东而顶平者，为球琈山，乱箭哨之来道逾其南脊；当城之正西而尖耸者，为擂鼓山，南为龙光台，为缅箐道，为水口西夹；直北者，为上干峨山，乱箭哨之脉，从之东度南起，去城北二十里；直南者，为来凤山，州治之脉，从之北度，又西突保禄阁，为水口东夹。城西南为水口，束峡极紧，坠空而下，为跌水崖。城东南、东北俱有回坞，乃来凤山自北环度之脉。而东北独伏，有高山穹其外，即龙川江东高黎贡山北来之脉也。城西北一峰独耸，高出众峰，为巃岘山，乃北来分脉之统会。从此直南，为笔峰，为宝峰，为擂鼓，而尽于龙光台。从此西度南转，为猛蚌。从此东度，为上干峨；低伏而东度南起，为赤土山乱箭岭；南下西转，为罗生山；支分直北者，为球琈，峙州东而北尽马邑村；支分由西而南者，为来凤，峙州南而西夹水口，北与龙光对。此州四面之山也。

【译文】

我过桥后，四面望去，山势回绕环抱，先按方位来确定群山。在州城正东而且山顶平平的山，是球琈山，从乱箭哨来的路越过它南面的山脊；在州城正西而且尖耸的山，是擂鼓山，南边是龙光台，是去缅箐的路，是江口西面相夹的山；正北的山，是上干峨山，乱箭哨的山脉，从那里往东延伸后向南突起，距离城北二十里；正南的山，是来凤山，州城所在的山脉，从这里往北延伸，又向西突起成为保禄阁，是江口东面相夹的山。州城西南是江口，紧束的峡谷极为紧凑，江水坠入空中下泻，成为跌水崖。州城的东南、东北都有回绕的山坞，是来凤山从北面回绕延伸的山脉。而唯独东北一面地势低伏，有高山隆起在山坞之外，那就是龙川江东面的高黎贡山从北面延伸来的山脉了。城西北方一座山峰独自耸立，高出群峰，是巃岘山，是北面延伸来的各条支脉汇总的地方。从此地一直向南，是笔峰，是宝峰山，是擂鼓山，而后在龙光台到了尽头。从此地向西延伸后转向南，是猛蚌。从此地往东延伸，是上干峨山；山势低伏往东延伸后向南突

起，是赤土山乱箭哨所在的山岭；向南下延转向西，是罗生山；向正北分出的支脉，是球琲山，耸峙在州城东边而后在北边的马邑村到了尽头；分出的支脉由西往南延伸的，是来凤山，耸峙在州城南边而后往西延夹住江口，北边与龙光台相对。这是州城四面的山了。

其水一东南出罗生山，北流经雷打田，至城东北；一东出乱箭哨，北流西出马邑村西南，至城东北；一出巃嵸山，滀为海子，流为高河，南至城东北。三水合为一，是为大盈江，由城西而南，过二桥，坠峡下捣，其深十丈，阔三丈余，下为深潭，破峡西南去，经和尚屯(1)，又名大车江(2)。此州四面之水也。

【注释】

(1)和尚屯：《游记》又作河上屯，即今和顺，在腾冲稍西南，为著名侨乡。

(2)大车江：《元混一方舆胜览》镇西路景致："大居江，出腾冲北山下，由南甸经干崖合槟榔江，入江头城，名大盈江。"江头城在今缅甸杰沙。大居江即大盈江，明清时又作大车(jū)江。

【译文】

这里的水流一条在东南出自罗生山，向北流经雷打田，流到州城东北；一条在东面出自乱箭哨，向北流后往西流出马邑村西南，流到州城东北；一条出自巃嵸山，蓄积为海子，流出成为高河，往南流到州城东北。三条水流合为一条，这就是大盈江，由城西往南流，流过两座桥，下捣坠入峡中，峡谷深十丈，宽三丈多，下边是深水潭，冲破峡谷向西南流去，流经和尚屯，又叫大车江。这是州城四面的水流了。

其北二日抵界头，与上江对；其南一日抵南甸(1)，与陇川、缅甸对(2)；其西一日半至古勇，与茶山对；其东一日半至分水关，与永昌对。八关自其西北斜抵东南(3)，西四关属蛮哈守备(4)，自西北而东南：一曰神护，二曰万仞，三曰巨石，四曰铜壁。东四关属陇把守备，自西南而东南：一曰铁

壁，二曰虎踞，三曰天马，四曰汉龙。八关之外，自神护而出，为西路，通迤西，出琥珀、碧玉；自天马而出，为南路，通孟密，有宝井(5)；自汉龙而出，为东南路，通木邦，出邦洋布；自铁壁而出，亦为南路，通蛮莫，为缅甸阿瓦正道。昔蛮莫、孟密俱中国地(6)，自万历二十二年金腾戚道立此八关，于是关外诸彝，俱为阿瓦所有矣(7)。由州南抵南甸分路：西向干崖(8)，至蛮哈诸关；南向陇川，至陇把诸关。由州西抵缅箐分路：西出神护，通迤西(9)；西北逾岭，至古勇。大概三宣犹属关内，而六慰所属(10)，俱置关外矣。遂分华彝之界。此其四鄙之望也。

【注释】

(1)南甸：即南甸宣抚司。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南甸路，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为府，后废，属腾冲守御千户所。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置州，直隶布政司。正统九年(1444)六月升宣抚司，仍直隶布政司。南甸宣抚司治所常有迁徙，明末驻蛮干，在今梁河县九保街。

(2)陇川：即陇川宣抚司。元有麓川路，在今瑞丽市，又有平缅路，在今陇川县。明初合并置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治所为猛卯城，后又称平麓城，在今瑞丽市区西郊，至今城墙、壕堑犹可辨识。后土官思氏叛乱，被平，司废。正统九年(1444)改置陇川宣抚司，并缩小了其辖境面积。司治陇把，即今陇川县城西南的弄巴，陇把守备与陇川宣抚司治同城。

(3)八关：神护关，在今盈江县苏典稍东北、猛戛稍西南的孔家湾。万仞关，在今盈江县西北的猛弄山。巨石关，在今盈江县西部的昔马。铜壁关，在今盈江县西部的戛渎山。铁壁关，在今陇川县西部境外洗帕河内的瓦兰岭下。虎踞关，在今陇川县西部境外的那潞班附近。天马关，在今瑞丽市西南境外的勐卯三角地。汉龙关，在今瑞丽市南部境外的南波河上游北岸。《游记》诸本皆误作“汉陇”，据光绪《续云南通志稿·武备志》载：“于关址中掘得龙关二字各半残石额二块”，证明应为“汉龙关”。

(4)蛮哈：蛮哈山在今铜壁关前，蛮哈守备即驻今铜壁关。

(5)宝井：在今缅甸蒙米特西南、曼德勒区东部的抹谷一带。

(6)蛮莫：万历十三年(1585)分孟密地置蛮莫安抚司，治今缅甸克钦邦东南、太平江北岸的蛮冒。　孟密：原作“猛密”，据《明史·地理志》改。孟密即孟密宣抚司，治今缅甸掸邦西北部的蒙米特，亦仍写作孟密。

(7)阿瓦：明时缅甸的行政中心在阿瓦，即今曼德勒稍西南、伊洛瓦底江东岸的阿瓦。

(8)干崖：大理时称干额。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干崖宣抚司，旧名乾崖甸，元置镇西路军民总管府。”明永乐元年(1403)从麓川平缅司中析置干崖长官司，正统九年(1444)升干崖宣抚司，治今盈江县旧城。

(9)迤西：黄贞元《黑水考》：“孟养，腾人号为迤西，正在金沙江滨。”此金沙江为大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此迤西即指孟养。

(10)“大概三宣”二句：三宣六慰：即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皆为明代在云南边疆设置的较大的土司。三宣即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即车里宣慰司(治景昽，即今西双版纳景洪)、孟养宣慰司(治所今仍作孟养，在缅甸喀钦邦)、木邦宣慰司(治今缅甸腊戍北部的兴维)、缅甸宣慰司(治今缅甸曼德勒南部的阿瓦)、八百大甸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的清迈)、老挝宣慰司(治芒龙，即今老挝琅勃拉邦)。但实际不止此数，明初还设过底兀剌宣慰司(治洞吾)、大古剌宣慰司(治摆古，又称白古，即今缅甸勃固)、底马撒宣慰司(治马都八，即今缅甸莫塔马)。后来，又从木邦分出孟密宣抚司，从干崖分出盏达副宣抚司(治今盈江县西北的莲花山)，从陇川分出遮放副宣抚司(今仍名遮放，在芒市南境)共为九个宣慰司、四个宣抚司、两个副宣抚司。

【译文】

州城北面两天的路程抵达界头，与上江相对；州城南面一天的路程抵达南甸，与陇川、缅甸相对；州城西门一天半的路程到古勇，与茶山相对；州城东面一天半的路程到分水关，与永昌相对。八关自腾越州西北境斜向抵达东南境，西面的四个关隶属于蛮哈守备，自西北往东南：第一叫神护关，第二叫万仞关，第三叫巨石关，第四叫铜壁关。东面的四个关隶属于陇把守备，自西南往东南：第一叫铁壁关，第二叫虎踞关，第三叫天马关，第四叫汉龙关。八关之外，从神护关出去，是西路，通往迤西，出产琥珀、碧玉；从天马关出去，是南路，通往孟密，有宝井；从汉龙关出去，是东南路，通往木邦，出产邦洋布；从铁壁关出去，也是南路，通往蛮莫，是去缅甸阿瓦的正道。从前蛮莫、孟密都是中国的土地，自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金腾戚主张设立这八个关后，从那时起关外众多的少数民族，全被阿瓦所拥有了。由州城往南抵达南甸后分路走：西面通向干崖，到蛮哈各关口；南面通向陇川，到陇把各关口。由州城往西抵达缅箐分路走：西面出了神护关，通往迤西；往西北越过山岭，通到古勇。大概三个宣抚司仍然属于关内，可是六个宣慰司所属之地，全都设置在关外了。便是华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这是腾越州四周边远地区的大体形势。

大盈江过河上屯合缅箐之水，南入南甸为小梁河；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西南入干崖云笼山下，名云笼江；沿至干崖北，为安乐河；折而西一百五十里，为槟榔江，至比苏蛮界(1)，注金沙江入于缅。一曰合于太公城，此城乃缅甸界。按缅甸金沙江，不注源流，《志》但称其阔五里，然言孟养之界者，东至金沙江，南至缅甸，北至干崖，则其江在干崖南、缅甸北、孟养东矣。又按芒市长官司西南有青石山(2)，《志》言金沙江源出之，而流入大盈江，又言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岂大盈经青石之北，金沙经青石之南耶？其言源出者，当亦流经而非发轫，若发轫，岂能即此大耶？又按芒市西有麓川江，源出峨昌蛮地，流过缅地，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有孟乃河(3)，源出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东，实出峨昌蛮地，南流至缅太公城，合大盈江。是麓川江与龙川江，同出峨昌，同流南甸南干崖西，同入缅地，同合大盈。然二地实无二水，岂麓川即龙川，龙川即金沙，一江而三名耶？盖麓川又名陇川，“龙”与“陇”实相近，必即其一无疑；盖峨昌蛮之水，流至腾越东为龙川江，至芒市西为麓川江，以与麓川为界也。其在司境，实出青石山下，以其下流为金沙江，遂指为金沙之源，而非源于山下可知。又至干崖西南、缅甸之北，大盈江自北来合，同而南流，其势始阔，于是独名金沙江。而至太公城、孟养之界，实当其南流之西，故指以为界；非孟养之东又有一金沙南流，干崖之西又有一金沙出青石山西流；亦非大盈江既合金沙而入缅，龙川江又入缅而合大盈。大盈所入之金沙，即龙川下流，龙川所合之大盈，即其名金沙者也(4)。分而岐之名愈紊，会而贯之脉自见矣。此其二水所经也。于是益知高黎贡之脉，南下芒市、木邦而尽于海，潞江之独下海西可知矣。按《志》又有大车湖在州南(5)，甚广，中有山，如琼浪中一点青。今惟城北上干峨巃㟁山下有二海子，城南并无潴水，岂洪流尽扬尘耶？

【注释】

(1)比苏蛮：原作“北苏”，应为“比苏”，因形近而误。比苏蛮即傈僳族。《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缅地

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缅，曰渠罗，曰比苏。”《明史·地理志》腾越州亦载：“西有大盈江，亦曰大车江，自徼外流入，下流自比苏蛮界注于金沙江。”

(2)芒市长官司：唐时已称茫施蛮，见《蛮书》。元置茫施路，明置芒市御夷长官司。今仍称芒市，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首府。

(3)孟乃河：《明一统志》南甸宣抚司山川：“孟乃河，在司东南一百七十里，即腾冲龙川江之源。”《明史·地理志》南甸宣抚司：“又东南有孟乃河，即腾越州之龙川江。”

(4)金沙江：即今伊洛瓦底江，为别于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又称大金沙江。大金沙江正源为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它们围成了“孟养陆阻地”，即里麻长官司的所在，现称为江心坡。合流后的一段成为孟养东边从北往南流的大金沙江，另有大盈与龙川两江皆汇入大金沙江。但霞客游缅的夙愿没有实现，未能亲履其境，不知道还有从北往南流的金沙主源。

(5)大车湖：《明一统志》卷八七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山川载：“大车湖，在司南。湖甚广阔，中有山，远观之，真琼浪中一点青也。”万历《云南通志》卷二永昌军民府山川所载较为具体：“大车湖，在州南团坡下。湖面广阔，中有小山，远观可爱。”天启《滇志》卷二永昌府山川载：腾越州“治南有大车湖，在团城下。湖面广阔，中有小山，远瞩如画。”《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一八腾越州载：“大车湖，在州南团坡下。湖面广阔，中有小山若浮。”有关大车湖的记载明代诸书不绝，但徐霞客终未找到，特录出以备参考。

【译文】

大盈江流过河上屯汇合缅箐的水流，向南流入南甸称为小梁河；流经南牙山，又称为南牙江；往西南流入干崖的云笼山下，名叫云笼江；沿途流到干崖北面，称为安乐河；折向西流一百五十里，是槟榔江，流到比苏蛮境内，注入金沙江后流到缅甸。一种说法认为在太公城合流，此城是在缅甸境内。据考，缅甸的金沙江，没有注明它的源流，志书只是称说它的江面宽五里，不过说到孟养的界限，东面到金沙江，南面到缅甸，北面到干崖，那么这条江在干崖南面、缅甸北面、孟养东面了。又考察，芒市长官司西南部有座青石山，志书说金沙江的源头出自于那里，而后流入大盈江，又说大车江自腾冲流经青石山下。难

道大盈江流经青石山的北面，金沙江流经青石山的南面么？志书所说的源出之地，应当也是流经而不是发源，如果是发源，怎么能马上就有此等大的水流呢？又考察，芒市西部有条麓川江，源出于峨昌蛮的地区，流过缅甸的辖地，汇合大盈江；南甸东南一百七十里处有条孟乃河，源出于龙川江。而龙川江在腾越州东部，实际出自于峨昌蛮的地区，往南流到缅甸的太公城，汇合大盈江。这样，麓川江与龙川江，同样源出于峨昌蛮的地区，一同流到南甸南边干崖西面，一同流入缅甸的辖地，同样是汇合大盈江。但是这两个地方实际上没有这两条江流，莫非麓川江就是龙川江，龙川江就是金沙江，一条江却有三个名字吗？原来麓川又叫陇川，“龙”与“陇”的发音实际相近，必定就是其中之一无疑了；大概是峨昌蛮境内的水流，流到腾越州东部称为龙川江，流到芒市西部称为麓川江，因为与麓川交界罢了。它在长官司境内，实际上是流经青石山下，由于它的下游是金沙江，便被指认为是金沙江的源头，而不是源出于青石山下可知了。又流到干崖西南、缅甸的北部，大盈江自北面流来汇合，一同往南流，水势开始变宽，于是独自名叫金沙江。而后流到太公城、孟养的交界处，实际上正当它向南流的江流的西边，所以指认为边界；不是孟养的东边又有一条金沙江往南流，干崖的西面又有一条金沙江源出于青石山向西流；也不是大盈江汇合金沙江后流入缅甸，龙川江又流入缅甸后汇合大盈江。大盈江流入的金沙江，就是龙川江的下游，龙川江汇合的大盈江，就是那条名叫金沙江的江流了。把它们分开来不同的名称愈加紊乱，把它们会集贯通起来脉络自然显现出来了。这就是这两条江水流经的地方。到这时愈发了解到高黎贡山的主脉，往南下延到芒市、木邦而后在大海边到了尽头，潞江单独下流到大海西边可以知道了。据志书，又有个大车湖在州城南边，非常宽广，湖中有山，如琼玉碧浪中的一点青色。今天只有城北上干峨的巃岌山下有两个海子，城南并无积水，莫非滚滚洪流全部变为飞扬的尘土了吗？

过新桥，西行半里，有岐：西北行者，为乌沙、尖山道(1)；南下者，为跌水河道(2)。余闻其胜甚，乃先南趋。出竹坞中一里，涉一东

流小涧，南上坡，折而东约半里，有大石梁架大盈江上，其桥东西跨新桥下流。从桥西稍南上坡，不半里，其水从左峡中透空平坠而下，崖深十余丈，三面环壁。水分三派飞腾，中阔丈五，左骈崖齐涌者，阔四尺，右嵌崖分趋者，阔尺五，盖中如帘，左如布，右如柱，势极雄壮，与安庄白水河齐观，但此崖更近而逼。从西崖绕南崖，平对而立，飞沫倒卷，屑玉腾珠，遥洒人衣面，白日间真如雨花雪片。土人所称久雨不晴者以此，但“雨”字当易“旱”为是，用“雨”字则叠床架屋矣。其水下坠成潭，嵌流峡底甚深，因下蹈之。有屋两重在夹壑中，乃王氏水舂也。复上西崖。其南一峰高耸，凭空揖瀑，是为龙光台，上建关帝殿。回盼久之，复下西崖。其崖甚狭，东即瀑流坠空，西亦夹坑环屋。俯视屋下坑底，有流泉叠碓，亦水舂也，而当环坡间，其西即南下缅箐大道(3)，不知水所从出。细瞰之，水从脚下透穴出，南分为二，一随大道南注，一复入巨石下，入夹坑之屋为舂。回眺崖北有峡一线，深下五六丈，骈峙北来，阔仅一尺，而高不啻三丈余，水从其底透入前崖之腹而出其南。计崖穴之上，高亦三丈余，南至出水之穴，上连三四丈，不识其下透之穴与上骈之峡从何而成，天巧人工，两疑不能至此矣。

【注释】

(1)乌沙：应即后文之“乌索”。

(2)跌水河：今作叠水河，为腾冲城西的风景胜地。瀑布高46米，上流有一石桥横卧江上，称太极桥。对岸的龙光台是观瀑的好地方。近年又在瀑布右侧建了水电站。

(3)缅箐：在腾冲县西境，至今仍有缅箐街。三水在缅箐合流后称缅箐河，往南称明朗河，再南入大盈江。

【译文】

过了新桥，往西行半里，有岔路：往西北走的，是去乌沙、尖山的路；向南下行的，是去跌水河的路。我听说那里非常优美，就先向

南赶去。在满是竹林的山坞中走一里，涉过一条往东流淌的小山涧，向南上坡，折向东约走半里，有座大石桥架在大盈江上，这座桥呈东西向跨在新桥的下游。从桥西稍往南上坡，不到半里，江水从左边的峡谷中穿过空中平缓下坠，悬崖深十多丈，三面环绕着石壁。江水分为三条支流飞腾而下，中间的宽一丈五，左边与山崖并排一齐奔涌的，宽四尺，右边嵌入山崖分流的，宽一尺五，大体上中间的如门帘，左边的如布匹，右边的如圆柱，气势极为雄壮，与安庄的白水河一样壮观，但这里的山崖更加靠近而狭窄。从西面的山崖绕到南面的山崖，水平面对瀑布站着，飞溅的水沫倒卷而下，似玉屑珍珠飞腾，远远洒在人的衣服和脸上，白昼之间真如雨花雪片。当地人所称的“久雨不晴”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但是“雨”字应该改为“旱”字为好，用“雨”字那就重复累赘了。江水下坠成深潭，水流下嵌在峡底非常深，因此下去踏着江边走。有两层房屋在夹立的壑谷中，是王家的水碓。又上到西边的山崖上。这里南边一座山峰高耸，如凭临高空向瀑布拱手作揖，这是龙光台，上面建有关帝庙。回头顾盼了很久，再走下西边的山崖上。此处的山崖非常狭窄，东面就是飞流的瀑布坠入空中，西面也是夹谷深坑环绕着房屋。俯视屋子下边的坑底，有流淌的泉水和一层层水碓，也是水碓房，但正当环绕的山坡间，它的西面就是往南下通缅箐的大路，不知水从哪里流出去。仔细俯瞰地形，水从山脚下钻过洞穴流出去，在南边分为两条，一条随着大路往南流淌，一条又流入巨石之下，流入夹谷深坑中的屋子中推动水碓。回头眺望山崖北面有一线峡谷，深下去有五六丈，往北对峙而来，宽处仅有一尺，可高处不止三丈多，水从峡底钻入前边山崖的山腹后流出山的南边。估计山崖洞穴之上，高处也有三丈多，南边到出水的洞穴，上边相连之处有三四丈，不知山下穿通的洞穴与上边对峙的峡谷，是怎样形成的，天然之巧与人工之力，怀疑两者都不能做到这个地步。

从崖上蹑西峰，一里，有寺踞峰之东，门东向，为毗卢寺(1)。由其西二里，直抵擂鼓尖峰下，见有路直蹑峰西上，而路有二生指宝峰大道尚在北，乃横涉田间。半里，得大道，随而西上坡。二里，西抵

擂鼓之北。当西北从岐上，而余误从西南，一里，蹑峻，一里，渐转南陟，复向擂鼓行。又一里，心知其误，遂西逾岭脊，则望见宝峰殿阁，在西北岭半，与此脊齐等，而隔箐两重，其下甚深，皆从西南岭脊坠下。计随坡东下，就大道复上，与蹑坡西上，从峰脊转下，其路相比，不若上之得以兼陟其顶也。遂西南上，甚峻，一里，直出擂鼓尖之西，有路自尖南向来合，同之西北度脊。脊北路分为二，一西北沿峰去，一东北攀岭行。一里，再逾岭陟脊，其脊两旁皆东西下，乃饭于脊。过北，路复分为二如前，然东北者犹非宝峰路，尚隔一箐也。乃复西北上顶，一里，蹑其最高处，东俯州城东坞，西俯峨陇南坞，皆近夹此脊下，而峨陇之西，又有高峰一重，自北而南，夹峨陇之坞，南出缅箐，而与大盈之江合而南去焉。顶东南深树密翳，乃从西北下，甚峻，半里就夷。随东箐北行岭脊，又半里，路交“十”字：一从南直北者，俱行其脊；一从东箐中上，横过西北者，出山腰。知宝峰之寺在箐翳矣，乃折而东下。木叶覆丛条间，甚峻而滑，非攀枝足无粘步。

【注释】

(1)毗卢寺：今存，现作小学校舍。

【译文】

从山崖上上登西峰，一里，有寺庙盘踞在山峰的东面，寺门向东，是毗卢寺。由寺西行二里，直达擂鼓山的尖峰下，见有路一直上登山峰向西上走，但路上有两个书生指点，去宝峰山的大路还在北边，于是横向跋涉在田间。半里，找到大路，顺着路往西上坡。二里，向西抵达擂鼓山的北麓。应当从西北方的岔路上走，可我错从西南方走，一里，上登陡峻的路，一里，渐渐转向南上登，再向着擂鼓山的尖峰前行。又行一里，心知路走错了，便向西越过岭脊，就望见宝峰山的殿堂楼阁，在西北方山岭的半山腰，与这条岭脊同样高，可是隔着两重山箐，那下面非常深，都是从岭脊向西南深坠下去。估计

顺着山坡向东下走，走上大路再上走，与踏着山坡向西上走，从峰脊上转下去，它们的路程相比较，不如上走能得以兼带上登山顶了。于是向西南上登，十分陡峻，一里，直接出到擂鼓山尖峰的西面，有条路自尖峰向南来会合，随同这条路往西北越过山脊。山脊北面路分为两条，一条往西北沿着山峰而去，一条向东北攀登山岭前行。一里，再翻越山岭上登山脊，山脊两旁都是向东、向西下陷，于是在山脊上吃饭。过到北面，路又像前边一样分为两条，然而往东北去的仍然不是去宝峰山的路，还隔着一条山箐。于是再往西北登上山顶，一里，登上山峰最高处，向东俯瞰州城东面的山坞，向西俯瞰峨陇南面的山坞，都在近处夹在这条山脊的下方，而峨陇的西面，又有一重高峰，自北向南延伸，夹住峨陇所在的山坞，往南延到缅箐，而后与大盈江会合后往南延伸而去。山顶东南一面深树密蔽，只好从西北面下走，非常陡峻，半里走上平地。顺着东边的山箐往北前行在岭脊上，又行半里，道路相交成“十”字形：一条从南边一直往北走的，全是行走在山脊上；一条从东边山箐中上走的，横过到西北方的，通到山腰。心知宝峰的寺庙是密蔽的山箐中了，于是折向东下走。树叶下覆枝条丛密之间，十分陡峻滑溜溜的，不抓住枝条脚下就无法站住脚底。

下一里，转殿角之右，则三清殿也。前有虚亭三楹，东揽一川之胜，而其下亭阁缀悬崖间，隔箐回坡，咫尺缥渺。殿西庑为二黄冠所栖。余置行囊，令顾仆守其处，乃由亭前东下。道分为二，一从右下危坡，一从左转深箐。余先随箐下，半里，右顾崖间，一亭飞缀，八角重棂，高倚悬崖之上，乃参府吴君蜀人，名荩臣。新建以祀纯阳者。由亭左再下，缘箐半里，南转，仰见亭下之石，一削千仞，如莲一瓣，高穹向空，其南又竖一瓣骈附之，皆纯石无纤纹，惟交附处中垂一线，阔仅尺余，凿级其中，仰之直若天梯倒挂也。北瓣之上，大书“奠高山大川”五字，亦吴参府笔；其下新构一轩跨路，貌灵官于中。南瓣侧有尖特耸，夹级为门，其下玉皇阁倚之。环腾多土山，独是崖纯石，危穹夹箐之间，觉耳目顿异。玉皇阁南亦悬箐无路，灵官轩北又凿崖为梯，嵌夹石间。北下数丈，有石坊当其前，大书曰“太

极悬崖”。从此北度东下之箐，再上北坡，共里余，则宝峰寺当峰而踞(1)，高与玉皇阁等。而玉皇阁东向，此寺南向，寺东龙砂最微，固不若玉皇阁当环箐中央，得一山之正也。寺颇寥落，有尼居之(2)，此昔之摩伽陀修道处(3)。他处皆释盛于道(4)，而此独反之。已复下箐中，蹑太极崖，过北瓣下，从一线之级上。其级峻甚，几不能留趾，幸两崖逼束，手撑之以登。一上者八十级，当纯阳亭之南，峡始曲折为梯，又三十余级而抵虚亭间。余拟眺月于此，以扩未舒之观，因拭桌作记。令顾奴汲水太极下箐东以爨，二黄冠止之，以饭饭余。仍坐虚亭，忽狂飚布云，迨暮而月色全翳。邵道谓虚亭风急，邀余卧其榻。

【注释】

(1)宝峰寺，在腾冲城西5公里宝峰山的山谷中，有南天门、佛殿、皇殿、清殿、天梯及明代胡璇兄弟读书处等。

(2)尼：“比丘尼”的简称，即尼姑。妇女出家为僧者称尼。

(3)摩伽陀：亦作摩揭陀，古印度的大国，又是早期佛教的中心。《新唐书·西域传》说：“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此摩伽陀指印度僧人。

(4)释：佛教创始人为释迦牟尼，后泛指佛教为释。　道：道教的简称。

【译文】

下行一里，转到大殿角落的右边，就是三清殿了。殿前有空亭子三间，面向东收揽一片平川的胜景，而亭子下方的亭台楼阁点缀在悬崖间，隔着山箐围绕着山坡，咫尺之间飘飘渺渺。大殿西边的厢房是两个道士居住的地方。我安置了行李，命令顾仆守在此处，就由亭子前边向东下走。路分为两条，一条从右边走下高险的山坡，一条从左边转入深箐。我先顺着山箐下走，半里，回头看右边的山崖间，一座亭子飞缀，八角形，有重重窗棂，高高依傍在悬崖之上，是参将吴君四川人，名叫荩臣。新建成用来祭祀纯阳祖师的地方。由亭子左边再下

走，顺着山箐行半里，转向南，仰面看见亭子下面的石崖，一如刀削有千仞高，如同一瓣莲花，高大穹隆伸向天空，它的南边又竖立着一个莲瓣并排依附着它，都是纯一的岩石没有丝毫裂纹，只是在互相附着处中间垂着一线裂纹，宽处仅有一尺多，在其中凿了石阶，仰面看它简直像倒挂的天梯了。北边的莲瓣之上，写着“奠高山大川”五个大字，也是吴参将的手笔；岩石下新建了一座轩廊跨在路中，绘了灵官像在其中。南边莲瓣的侧边有尖尖的岩石独自耸立，夹住石阶成为门户，尖石下玉皇阁紧靠着它。环绕着腾越有许多土山，唯独这座山崖是清一色是岩石，高高隆起在相夹的山箐之间，耳目顿时觉得不同。玉皇阁南面也是高悬的山箐，没有路，灵官轩北面又在石崖上凿成石梯，深嵌在夹立的岩石间。往北下走几丈，有座石牌坊挡在石梯前，大大写着：“太极悬崖。”从此处穿过向东下延的山箐，再上登北面的山坡，共有一里多，就见宝峰寺在峰头盘踞着，高处与玉皇阁相等。但玉皇阁面向东，这座寺庙面向南，寺东的龙砂最小，当然不如玉皇阁在环绕的山箐中央，获得了整座山正中的位置。寺中相当冷落，有尼姑住在寺中，这里从前是摩伽陀僧人修道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佛教比道教兴盛，可此处唯独相反。不久再次下到山箐中，登上太极崖，经过北边的莲瓣下边，从一线宽的石阶上登。这石阶非常陡峻，脚掌几乎不能停留，幸好两侧的石崖十分狭窄，用手撑着两侧上登。一口气上登了八十级，在纯阳祖师亭的南边，峡谷才变为曲折的石梯，又上登三十多级才到达空亭子中。我打算在这里眺望明月，以便扩展未能舒展的景观，因此擦拭桌子记日记。命令顾奴到太极崖下边的山箐东面去汲水来烧火做饭，两个道士止住了他，拿出饭来给我吃。仍然坐在空亭子中，忽然狂飙突起浓云密布，到天黑时月光全被遮住了。邵道人说是空亭子中风太急，邀请我睡在他的床上。

十七日　余起，见日丽山幽，拟暂停憩其间，以囊中存米作粥，令顾奴入州寓取贵州所买蓝纱，将鬻以供杖头(1)。而此地离州仅八里，顾奴去不返。抵下午，馁甚，胡道饭余。即而顾奴至，纱仍不携来也。

【注释】

(1)鬻(yù)：卖。　杖头：买酒的钱。此处泛指路费。

【译文】

十七日　我起床后，看见旭日艳丽山境幽静，准备暂时停歇在山中，拿出口袋中保存的米做成稀粥，命令顾奴进州城寓所去取在贵州买到的蓝纱，将它卖了拿来作为路费。然而，此地距州城仅有八里地，顾奴一去不见返回来。到下午，饿极了，胡道士给我吃了饭。随即顾奴来到了，蓝纱仍然没有带来。

十八日　录记于虚亭。先夜有虎从山下啮参戎马，参戎命军士搜山觅虎。四峰瞭视者，呐声相应，两箐搜觅者，上下不一，竟不得虎(1)。

【注释】

(1)“先夜有虎”数句：腾冲一带向来多虎，曾有特产虎骨酒，远销各地。

【译文】

十八日　在空亭子中记日记。头天晚上，有老虎在山下咬死了参将的马，参将命令军士搜山找寻老虎。四面山峰瞭望的军士，呐喊声互相呼应，两面山箐搜寻的人，上下不一，始终找不到老虎。

巅塘关南越大山，西南绕古勇关北。分支东突者，为尖山；东南突者，为马鞍山；又分支南下者，为宝峰，又南为打鼓尖，又南尽于龙光台。其马鞍山正支东度者，一起为笔峰，又起为巃嵸，于是南环为赤土，为乱箭哨过脊，又南为半个山，而西北环来凤而结州治。此所谓回龙顾祖也。从古勇关北分支南下者，为鬼甸西山，又南为鹅笼西山，又南抵于缅箐；正支西南下者，为古勇西关，而南接于神护焉。八关之外，其北又有此古勇、巅塘二关，乃古关也。巅塘之外为茶

山长官司，旧属中国，今属阿瓦。巅塘东北、阿幸厂北为姊妹山，出斑竹，其外即野人。宝峰山东向屏立其前，下分为二箐，中垂石崖高穹，两旁倒插箐底。北箐之上，环冈一支，前绕如堵墙，石崖中裂，凿级悬其间，名猢狲梯。梯南玉皇阁倚其下，梯北纯阳阁踞其上，旧有额名为“太极悬崖”，而吴参戎又大书镌其上，曰“奠高山大川”(1)。纯阳阁之上，则开轩三楹，左右当悬箐之中，而下临绝壑。向东北，近则环冈前伏，平川绕其下，远则东山之外，高黎贡北尖峰特出众山之顶，正对其中，此峰土人又名为小雪山，遥峰横亘天半，而其上特耸一尖如拱圭，盖在分水关之北二十里。关间无路能上，亦不能见，至此乃东见之。马鞍山宝藏之徒径空，昔在戎行时(2)，曾从赤土铺北度龙川至其下，为高简槽，有居人段姓者，导之登其顶。其高盖四十里云。目界甚爽。其后为三清殿，则邵道所栖也。三清殿去西顶不遥，余前从之下。盖是山之最高者，为三清殿，东北向；当石壁而居一山之中者，为玉皇阁，东向；居北箐之北，倚环冈腋间者，为宝峰寺，南向。玉皇阁当石壁下，两箐夹之，得地脉之正；而纯阳阁孤悬崖间，从莲花尖上现神奇，是奇正相生之妙也。盖腾阳多土山，而此山又以土山独裹石崖于中，如颖跃于囊(3)，且两箐中怪树奇株，郁葱蒙密。竹之大者，如吾地之猫竹，中者如吾地之筋竹，小者如吾地之淡竹，无所不有，又非迤东西所有也。(廷甲按：“旧有额”至“大川”廿五字，宜从杨本节去，已见十六日。)

【注释】

(1)“旧有额”三句：叶迁甲按：“‘旧有额’至‘大川’廿五字，宜从杨本节去，已见十六日。”其实，“四库”本所收的杨名时本“竟不得虎”后整段皆删，题额之事仅见于十六日记。

(2)戎行(róng háng)：军队。

(3)颖(yǐng)：锥尖，也比喻出类拔萃的东西。

【译文】

巅塘关南面延伸过的大山，向西南绕到古勇关北面。分支往东前突的，是尖山；向东南前突的，是马鞍山；又分出支脉向南下延的，

是宝峰山，又往南成为打鼓尖，又往南在龙光台到了尽头。那马鞍山的正脉向东延伸的，第一次耸起成为笔峰，又耸起成为巃嵸山，于是往南环绕成赤土山，成为延过乱箭哨的山脊，又往南形成半个山，而后往西北环绕成为来凤山后盘结为州城。这就是所谓的“回龙顾祖”了。从古勇关北面分支往南下延的山，成为鬼甸的西山，又往南成为鹅笼的西山，又往南延到达缅箐；主脉向西南下延的山，成为古勇西关，而后往南连接到神护关。八关之外，它们的北面又有这古勇、巅塘二关，是古关。巅塘关之外是茶山长官司，旧时属于中国，如今属于阿瓦。巅塘关的东北、阿幸厂的北面是姊妹山，出产斑竹，那以外就是野人。宝峰山面向东方屏风样矗立在它的前方，下边分为两条山箐，中间垂直矗立着高大穹隆的石崖，两旁倒插进山箐底。北面的山箐之上，环绕着一条山冈，向前环绕如同一堵墙，石崖中间裂开，凿有石阶悬在石崖间，名叫猢狲梯。猢狲梯南边玉皇阁紧靠在它的下边，猢狲梯北边纯阳阁盘踞在它的上方，旧时有块匾额题名叫“太极悬崖”，而吴参将又写大字刻在它的上方，叫“奠高山大川”。纯阳阁之上，则有开阔的轩廊三间，位于左右高悬的山箐的中间，而下方面临绝深的壑谷。面向东北方，近处是环绕的山冈低伏在前方，平川围绕在山下，远处则是东山之外，高黎贡山北段的尖峰独自高出群山的山顶，正对着它的中央，这座尖峰当地人又称为小雪山，遥远的山峰横亘在半天空，而群峰之上独自耸立着一座尖峰，像拱形的玉圭，大约在分水关的北面二十里。分水关与尖峰之间无路能上去，也不能看见，来到此地才面向东方看见它。马鞍山宝藏的徒弟径空，从前在军队中时，曾经从赤土铺往北渡过龙川江走到山下，是高简槽，有个姓段的居民，带领他登上峰顶。山峰高处大约有四十里。眼界十分开阔。纯阳阁后面是三清殿，就是邵道士居住的地方了。三清殿距西面的山顶不远，我先前从那里下来过。大体上，这座山最高的地方，是三清殿，面向东北；位于石壁下边而居全山正中的，是玉皇阁，面向东；居于北面山箐的北边，紧靠环绕山冈的山窝间的，是宝峰寺，面向南。玉皇阁在石壁之下，两面的山箐夹住它，得到地脉的正位；而纯阳阁孤悬在山崖间，从莲花般的山尖上现出神奇，这是偏正相生的妙处。腾越州的北部土山很多，而这座山又是土山把石崖独自围裹在中央，如锥尖从口袋中

刺出来，而且两条山箐中怪树奇木，郁郁葱葱，葱茏密布。竹子中大点的，如同我们地方的猫竹，中等的如我们地方的筋竹，小的如我们地方的淡竹，无所不有，又不是迤东迤西所能有的了。(叶廷甲按：从“旧有阁”到“大川”共二十五个字，应该从杨本删节掉，已经出现在十六日的日记中。)

二十一日　饭后别邵道，下纯阳阁，东经太极崖。其处若横北箐而上，半里而达宝峰寺；余以南箐悬峭，昨所未经，乃从大路循玉皇阁下悬崖。曲折下半里，又度北箐之下峡，从环冈大道复半里，北上宝峰寺。问道于尼。尼引出殿左峰头，指山下核桃园，直北为尖山道，西北登岭为打鹰山道。闻打鹰山有北直僧新开其地(1)，颇异，乃先趋打鹰。于是东北下坡，一里，抵坡北。又北一里余，有数家倚西山麓，是为核桃园(2)。其西北有坳颇低，乃宝峰之从北度脊者，有大道西向之，有小溪东注。逾之，直北一里余，乃西北登坡。四里，逾坡脊而西，是名长坡。又西半里，乃转而北，挟西峰而循其北，仍西行脊上。其脊北下，即酒店岭之东度为笔峰、巃嵸者，南下，即野猪坡之南出为鹅笼、缅箐者，盖俱从分支之脊行也。西五里，岭坳间路交“十”字，乃西北横陟之。当从西北蹑坡，误从西行岭之南。二里，遇樵者，知为鬼甸道，打鹰开寺处已在直北双峰下。然此时已不见双峰，亦不见路影，乃蹑棘披砾，直上者三里，雾气袭峰，或合或开。又上二里，乃得乱坪，小峰环合之，中多回壑，竹丛杂布。见有撑架数柱于北峰下者，从壑中趋之，仍无路。柱左有篷一龛，僧宝藏见余，迎入其中，始知即开山之人也。因与余遍观形势。饭后雾稍开，余欲行，宝藏固留止一宵。余乃从其后山中垂处上。

【注释】

(1)北直：明代首都称京师，在顺天府，即今北京市。京师附近地区不设布政使司，各府州直隶于京师，这一地区即称为京师或直隶。为与南京相区别，则称北直隶，省称北直。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大部及河南、山东的小部。

(2)核桃园：今名同。据李根源《雪生还乡吟·汉五铢钱诗注》，1938年在腾冲城西八里宝峰山下核桃园荒冢中发现汉五铢钱千枚，证明腾冲属汉益州永昌郡无疑。

【译文】

二十一日　饭后告别邵道士，走下纯阳阁，往东经过太极崖。此处如果横过到北边的山箐往上走，半里后就到宝峰寺；我因为南边的山箐高悬陡峭，昨天没有经过，便从大路沿着玉皇阁走下悬崖。曲折下行半里，又越过北边山箐走下峡谷，从环形山冈上的大路再走半里，往北登上宝峰寺。向尼姑问路。尼姑领路走出大殿左边的峰头，指着山下的核桃园，正北是去尖山的路，向西北登岭是去打鹰山的路。听说打鹰山有北直隶来的僧人新近在那地方开山，颇为奇异，就先赶去打鹰山。从这里向东北下坡，一里，抵达山坡北面。又往北行一里，有几家人紧靠西山山麓，这里是核桃园。村子西北有个山坳地势很低，是宝峰山往北延伸的山脊，有条大路向西通往那里，有条小溪向东流淌。越过小溪，一直往北行一里多，就向西北登坡。四里，越过坡脊往西行，这里名叫长坡。又往西行半里，于是转向北，傍着西峰而且沿着它的北面走，仍然往西前行在山脊上。这条山脊往北下去，就是酒店岭往东延伸形成的笔峰、巃嵸山，从南面下走，就是野猪坡的南边出去称为鹅笼、缅箐的地方，大概都是从分支的山脊上走。向西五里，山岭山坳之间道路交叉成“十”字形，于是向西北横向越过路口。应当从西北方登坡，错从西面行走在山岭的南面。二里，遇上打柴的人，了解到这是去鬼甸的路，打鹰山新建寺庙的地方已经在正北方的双峰之下。但是此时已经看不见双峰，也不见路的踪影，只好踏着荆棘分开砾石，一直上登三里路，雾气侵袭着山峰，时而分开时而合拢。又上登二里，就遇上一块杂乱的平地，小山峰环绕着平地，中间有许多回绕的壑谷，竹丛杂乱地分布着。看见北峰之下有个几根梁柱撑住屋架的地方，从壑谷中望着那里赶过去，仍然没有路。柱子左边有一个篷子搭成的佛龛，僧人宝藏见到我，迎入篷子中，这才知道他就是开山的人了。于是他与我遍观地形。饭后雾气渐渐散

开，我想要上路，宝藏坚决留我住一夜。我只好从这里的后山下垂在中央的地方上登。

其山乃中起之泡也，其后复下，大山自后回环之，上起两峰而中坳，遥望之状如马鞍，故又名马鞍山。据土人言，其上多鹰，旧《志》名为集鹰山，而土音又讹为打鹰云(1)。其山脉北自冠子坪南耸，从顶上分二岐，一峙西南，一峙东北，二峰之支，如抱臂前环。西南下者，当壑右而伏，过中复起小阜而为中案，南坠而下，复起一峰为前案。东北下者，当壑左而伏，结为东洼之钥。两峰坳处正其环窝处，前蹲一峰当窝中，其脉复自东北峰降而中度，宛如一珠之托盘中。其前复起两小阜，如二乳之列于胸。其脉即自中蹲之峰，从左度右，又从右前度，而复起一阜于中，与双乳又成鼎足，前列为中峰近案，即南与中案并峙。稍度而东，又起一阜，即北与东洼之钥对夹。故两乳之前，左右俱有洼中坳，中峰之后，左右亦有峡中扃，其脉若甚平，而一起一伏，隐然可寻。其两峰之高者，左右皆环而止，唯中之伏而起者，一线前度，其东为笔峰、巃嵸，南为宝峰、龙光者，皆是脉也。土人言，三十年前(2)，其上皆大木巨竹，蒙蔽无隙，中有龙潭四，深莫能测，足声至则涌波而起，人莫敢近；后有牧羊者，一雷而震毙羊五六百及牧者数人，连日夜火，大树深篁，燎无孑遗(3)，而潭亦成陆，今山下有出水之穴，俱从山根分逗云。山顶之石，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宝藏架庐在中峰之下，前临两乳，日后有扩而大者，后可累峰而上，前可跨乳为钟鼓之楼云。今诸洼虽中坳，而不受滴水，东洼之上，依石为窞，有潴水一方，岂龙去而沧桑倏易，独留此一勺以为开山之供者耶！宝藏本北直人，自鸡足、宝台来，见尖山虽中悬而无重裹，与其徒径空觅山至此，遂龛坐篷处者二年。今州人皆为感动，争负木运竹，先为结此一楹，而尚未大就云。径空，四川人，向从戎为选锋(4)，复重庆，援辽援黔，所向有功，后为腾越参府旗牌(5)，薙发于甘露寺，从师觅山。师独坐空山，径空募化山下，为然一指(6)，开创此山，俱异人也。是晚宿龛中。有一行脚

僧亦留为僧薙地者(7)，乃余乡张泾桥人(8)，萧姓，号无念，名道明。见之如见故人也。

【注释】

(1)打鹰山：今名同，又作打莺山，在腾冲往北至固东的公路西侧。腾冲县城周围有四十多座火山，呈南北方向线状排列。有些山峰的外貌，至今还保持着截顶状圆锥形的火山形体，山顶有圆形洼地，山周围遍布黑灰色含有大量气孔的浮石，当地人称蜂窝石。腾冲火山群中，以打鹰山最典型。该山海拔2614米，相对高度645米，山体底面直径十二公里，顶部火山口直径三百米，深度超过一百米。火山口上覆盖着近二十厘米的尘土和火山灰混合物，以下则是暗红色的浮石和火山弹。火山口内还有三个间隔不一的火山口湖，冬季干枯，雨季积水。《游记》记载了难得的火山爆发的真实情景及火山爆发前后的变化，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三十年前：按其记载推算，应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

(3)孑(jié)遗：剩余。

(4)从戎：参军。选锋：经选择精锐之士作为冲突敌阵的先锋部队。

(5)旗牌：即王命旗牌，为上面写有令字的蓝旗和圆牌，由中央政府颁给地方官，用以代表王命。掌王命旗牌的官称为旗牌官，简称旗牌。

(6)为然一指："然"同"燃"。《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禁僧俗舍身炼指注："炼指者，束香于指而燃之。"

(7)行脚僧：僧人随处参访，行踪无定，如行云流水，称为云水僧，亦称行脚僧。

(8)张泾桥：今名同，在江苏江阴市东南。

【译文】

这座山是中央凸起的水泡状的山，山后又低下去，大山从后面回绕着它，上方耸起两座山峰而中间下凹，远望它的形状如同马鞍，所以又叫做马鞍山。据当地人说，山上有很多鹰，旧志书名为"集鹰山"，而土话又把音错读为"打鹰"了。它的山脉北面起自冠子坪南边耸立的山，从山顶上分为两岔，一座耸峙在西南方，一座耸峙在东北

方，两座山峰的支脉，如围抱的手臂向前环绕。往西南下延的，在壑谷右边低伏下去，延过中央重又突起小土阜，成为中央的案山，向南深坠而下，再耸起一座山峰，成为前边的案山。往东北下延的，在壑谷左边低伏下去，盘结为东面洼地的门户。两座山峰间的下凹处正好在那环状的山窝处，前方蹲着一座山峰在山窝中，山脉又从东北方的山峰下降向中央延伸，宛如一颗明珠托在盘子中。它的前方又突起两座小土阜，如两个乳房排列在胸前。它的脉理就是起自蹲在中央的山峰，从左边延伸到右边，又从右边向前延伸，而后又在中间突起一座土阜，与两个乳房又形成鼎足之势，排列在前方成为中峰近处的案山，就在南面与中间的案山对峙。稍往东延伸，又突起一座土阜，就在北面与东面洼地的门户相对夹立。所以两个乳房的前方，左右都有中间下洼的山坳，中峰的后面，左右也有峡谷锁闭着中峰，它的脉理好像非常平缓，但一起一伏的，隐约可以探寻。那两座山峰中较高的，左右都环绕过来便到了头，唯有中间低伏后又隆起的山，像一条线一样向前延伸，它的东面称为笔峰、巃嵸山的，南面称为宝峰山、龙光台的，都是这座山的山脉。当地人说起，三十年前，山上都是大树和巨大的竹子，密蔽得没有空隙，山中有四个龙潭，深不可测，有脚步声传来波浪就腾涌而起，人不敢走近；后来有牧羊的人，一声惊雷就震死了五六百只羊和几个牧羊人，一连几天几夜燃起大火，大树和幽深的竹林，被烧得了无孑遗，而龙潭也变成了陆地，今天山下有出水的洞穴，全是从山脚分别引流出来的。山顶的岩石，颜色赭红而质地轻浮，形状如同蜂房，是漂浮的泡沫凝结成的，即使大到一人合抱，但用两个手指就可以拿起来，不过石质仍然很坚硬，真是劫后剩余下的灰烬。宝藏在中峰之下架起屋架，前方面临两个乳房，日后有人扩大寺庙，后面可以靠着山峰叠累而上，前方可以横跨乳房建为钟、鼓楼。如今各个洼地中虽然中间下凹，但不能容留一滴水，东面的洼地之上，紧靠岩石形成深坑，有一池积水，难道是神龙离开后沧海桑田倏忽间变幻，唯独留下这一勺水供给开山的人饮用吗！宝藏本来是北直隶的人，从鸡足山、宝台山来，看见尖山虽然高悬在中央但没用重重围护的山，与他的徒弟径空找山来到此地，便在竹篷中设置

佛龛坐禅两年。如今州里的人全被感动了，争相扛树运竹，先为他建了这间房，但尚未全部建成。径空，是四川人，以前从军担任选锋，收复重庆，救援辽东，救援贵州，所向之处建立了功勋，后来担任腾越参将府的旗牌官，在甘露寺剃发出家，跟随师傅找山。师傅独自坐在空寂的山中，径空到山下去募化，为此烧了一个手指，开创了此山，都是奇人。这天晚上住在佛龛中。有一个云游僧人也留下为僧人铲地，是我家乡张泾桥的人，姓萧，法号无念，法名叫道明。见到他如同见到了老朋友。

二十二日　晨起，宿雾净尽。宝藏先以点饷余，与余周历峰前。凭临而南为南甸，其外有横山前列，则龙川后之界也；近嵌麓西为鬼甸(1)，其外有重峰西拥，则古勇前南下之支也；下伏而东度，为笔峰，其外有高岭东穹，则高黎贡后耸之脉也；惟北向则本山后屏焉。然昨已登岭北眺，知东北之豁处，为龙川所合；西北之丛处，为尖山所悬；而直北明光六厂之外，皆野人之栖矣。久之，乃饭而别。

【注释】

(1)鬼甸：今作奎甸，又称民振，在腾冲西北境。

【译文】

二十二日　早晨起床，夜雾散尽。宝藏先拿点心款待我，与我遍游山峰前方。登高凭眺，南面是南甸，那以外有横亘的山排列在前方，就是龙川江后面的地界了；近处嵌在山麓西边的是鬼甸，那以外有重重山峰拥立在西面，就是古勇关前面往南下延的支脉了；在下方低伏着往东延伸的，是笔峰，那以外有高大的山峰隆起在东方，就是高黎贡山后面耸起的山脉了；唯有北面就是本山在后面成为屏障了。不过我昨天已登上山岭向北方眺望过，知道东北方的开阔之处，是龙川江汇合的地方；西北山峰成丛之处，是尖山高悬的地方；而正北明光六厂之处，都是野人居住的地区了。很久之后，才吃了饭告别。

宝藏命其徒径空前导，从东北行，皆未开之径也。始逾东环之臂，即东北下，虽无径而颇坦。三里余，有路循岭北西去，往鬼甸道，盖是山前后皆向鬼甸道也。于是交之，仍东下，甚峻。一里，又有路自东南来，西北逾岭去，此即州中趋冠子坪道。盖冠子坪从北南度，穹起打鹰之顶，自北望之，不见双峰如鞍，只觉层起如冠。逾脊西下，是为坪村所托，有龙潭西涌，乃鬼甸上流，经鹅笼而南下者也。余交其路，仍东北下、行莽棘中。一里余，北向下，傍西小峡渐有微径，径右峡中亦有丛竹深藤。东转，再逾一峡。一里，乃北行环冈上。冈之西，大山始有峡中盘；冈之东，始随坡东下。共二里，抵坡麓，则响水沟之峡在其东矣。有溪自西峡出，北涉之，随西山北行。西山至是稍开，有路西入之。交其路而北，一里余，稍下，又有小水从西坞出，是为王家坝。以此水为界，南俱沐府庄。又北半里，遂与南来大路合。又北一里，有村在西山下，至是中坞始开。其坞南从酒店脊来，北至此东西乃辟，溪沿东麓北下，村倚西山东向，而路出其中。又北里许，有岐东北往界头。余循西山西北下，渡一小峡，半里，西转，其南谷为湾腰树(1)，盖王家坝之后山也；其北坞为左所屯，乃龍岘北又起一峰，其余支西北而环者。坞中始有田畴下辟，响水沟之流亦西北贯之，而路从南山西向行。一里余，有小水北流。又西一里余，有结茅卖浆在南山下，于是巨松错立，高影深阴，午日俱碧。又西二里为马站(2)，其北坡下颇有隔林之庐，而当路左者止一家，州来者皆饭焉；其西始田塍环坡。从田中西北行一里余，抵北山下。稍西复北，一里，逾其坳，有墟场，为马站街房。其北山坡杂沓，石齿高下，东冈与西山，遂夹溪北注。共三里，有山横于前，乃西随之，半里，北透其坳，其北则山开而下盘环壑，溪从西山透峡南来，绕壑北去，固知透坳之山，乃自南而西转，坳西一峰，即西尽于溪者也。盘壑而西北一里余，遂循溪东岸行，其西冈松桧稠密，有大寺基在焉。乃饭于溪旁。又北半里为邱坡(3)，有两三家倚西山下。其西则群山中迸为峡，有岐西入之，为古勇道；其东则谷口横拓，南北之水俱由之出焉。于是北行田塍间，二里，屡逾其分流之水。又北一里余，为顺江村，古之顺江州治也(4)。西山至是中断复起，其特耸颇

厉，是为三清山。村多环石为垣，连竹成阴者。又北半里，有水自西峡来，东向而注，是为顺江，有木梁跨其上。顺江村之东，山坞东辟。过桥，复北上坡，行竹径中。半里，北下，过乾海子。一里余，北上坡，有虚茅在坡北(5)，是为顺江街子。复西北行坡坂间。其坂西倚三清山，东临夹壑，壑之东，则江东山南下而横止焉。从此三清西亘，江东东屏，又成南北之坞。行坂间三里，北向稍下，忽闻水声，则路东有溪反自南而北，至是乃东转去，想顺江之分流而至者。盖江东山之西，已有两江自北而来，此流何以反北耶？流既东，路遂北盘东垂之坡，二里，是为鸡茨坪(6)。逾坪北下一里余，复得平畴，有卖浆者当路右。于是东北行田塍间，一里余，有江自西北注东南，长木桥横跨之，是为西江；其东又有一江自东北注东南，沿东山与西江并南行坞中，是为东江(7)。既度西江桥，遂北行江夹中，一里而至固栋(8)，宿于新街。

【注释】

(1)湾腰树："四库"本、丁本作"湾腰村"，今称弯腰树坡。

(2)马站：今名同，又称保家。

(3)邱坡：今作秋坡，分上下村。以上居民点从南往北排列在今腾冲往北到固东的公路边。

(4)顺江州：《明一统志》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载："至元中改腾越州及治腾越县。寻复腾冲府，仍置腾越县。后以顺江州及腾越、越赕、古勇三县省入。"乾隆《腾越州志》卷三古迹对置废年代有追叙：顺江废州，"元至元十一年置，寻废。至正七年酋长某求内附，立宣抚司，寻又废。"则元代前期曾设过顺江州，但元代各志缺载。今仍称顺江，又称顺利、和平，在腾冲北境，固东以南。顺江街子颇大，分上顺江、中顺江、下顺江。

(5)虚茅：赶街的草棚。虚：同"墟"。

(6)鸡茨坪：今又误作基刺平，在顺江稍北。

(7)东江：今称磨龙河，又称明光河，西江今称西沙河，又称固东河，在固东稍南汇合。

(8)固栋：今作固东，在腾冲县北境。

【译文】

宝藏命令他的徒弟径空在前领路，从东北方走，都是未开辟的小径。开始时翻越向东环绕的手臂，立即往东北下走，虽然没有路但很平坦。三里多，有条路沿着山岭北面向西去，是通往鬼甸的路，原来是这座山前后都有通鬼甸的路。于是与道路相交，仍然往东下走，十分陡峻。一里，又有一条路从东南方过来，向西北翻越山岭而去，这就是州里通往冠子坪的路。原来冠子坪从北往南延伸，隆起打鹰山的山顶，从北面望它，看不出双峰像马鞍，只觉得层层耸起如像帽子。翻过山脊向西下行，那是坪村依托的地方，有龙潭向西涌流，是鬼甸的上游，流经鹅笼后往南下流。我的路线与这条路相交，仍然往东北下行，行走在荆棘中。一里多，向北下走，依傍着西边的小峡谷渐渐有条小径，小径右边的峡谷中也有成丛的竹子和幽深的藤蔓。转向东，再越过一条峡谷，一里，就往北前行在环绕的山冈上。山冈的西面，大山开始有峡谷盘绕在山中；山冈的东面，开始顺着山坡往东下坡。共行二里，抵达坡脚，就见响水沟的峡谷这里的东边了。有溪水自西面的峡谷中流出来，向北涉过溪水，顺着西山往北行。西山到这里稍微开阔了些，有路向西进山。穿过这条路往北走，一里多，略下走，又有一条小河从西面的山坞中流出来，这里是王家坝。以这条小河为界，南面全部是沐府的庄田。又往北行半里，便与南面来的大路会合。又向北一里，有个村庄在西山下，到这里中间的山坞开始开阔起来。这个山坞从南面酒店岭的山脊处伸展过来，北面到了此地东西两面才开阔起来，溪水沿着山的东麓往北下流，村庄背靠西山面向东方，而道路经过其中。又向北走一里左右，有条岔路向东北通往界头。我沿着西山向西北下走，渡过一条小峡谷，半里，转向西，这里南面的山谷是湾腰树，大概就是王家坝的后山了；这里北面的山坞是左所屯，是在龍岗山北面又耸起的一座山峰，它的余脉向西北环绕的山。下边山坞中开始有开垦出来的田地，响水沟的水流也从西北方一直流过山坞，而道路从南山向西行。一里多，有条小河向北流。又向西一里多，有人在南山下建了茅屋卖酒浆，到这里巨大的松树错杂林立，高

大的树影，深浓的树荫，正午的阳光都成了绿色的。又向西二里是马站，这里北面的山坡下隔着树林有许多房屋，但在路左边只有一家人，州里来的人都在这里吃饭；这里的西面开始有田地环绕着山坡。从田中往西北行一里多，到达北山下。稍向西再向北转，一里，越过这里的山坳，有个墟场，是马站赶街子的房子。这里的北面山坡杂沓，齿状的岩石高低不一，东面的山冈与西山，就夹住溪水向北流淌。共三里，有山横在前方，就向西顺着山走，半里，向北穿过这里的山坳，山坳北边就见山势开阔而下方盘绕着壑谷，溪水从西山穿过峡谷向南流来，绕着壑谷往北流去，本来就知道山坳穿透的山，是自南往西转，山坳西面的一座山峰，就是在西面溪流边到头的山。绕着壑谷往西北走一里多，就沿着溪流东岸前行，溪流西面的山冈上松柏稠密，有大寺庙废弃的地基在那里。于是在溪边吃饭。又向北半里是邱坡，有两三家人紧靠在西山下。村西就见群山从中间迸裂成峡谷，有条岔路向西进峡，是去古勇关的路；村东是山谷口横向拓开，南北两面的水流都经由山谷流出去。从这里向北行走在田野间，二里，屡次越过田间分流的溪水。又向北一里多，是顺江村，是古代顺江州的州治。西山到这里从中间断开后又再耸起，那独自耸立的山势相当高险，这是三清山。村子多半是用石块垒成环绕的围墙，竹丛连片成荫。又向北半里，有河水自西面的峡中流来，向东流淌，这是顺江，有座木桥横跨江上。顺江村的东面，山坞向东拓展开去。过桥后，再往北上坡，前行在竹林小径中。半里，往北下行，经过乾海子。一里多，向北上坡，有赶街子用的茅草屋在山坡北边，这里是顺江街子。再向西北行走在山坡间。这里的山坡西面紧靠三清山，东边面临相夹的壑谷，壑谷的东面，就是江东山向南下延后横着止住的地方。从此处三清山横亘在西面，江东山屏风样挡在东面，又形成南北向的山坞。在山坡间行三里，向北稍下走，忽然听见水声，就见道路东边有溪水反而自南往北流，流到这里就转向东流去，猜想是顺江分出的支流流到这里的。原来江东山的西面，已有两条江水自北面流来，这条溪流为何反而向北流呢？溪流向东流后，道路于是往北绕过向东下垂的山坡，二里，这是鸡茨坪。穿过鸡茨坪往北下行一里多，又遇上平

旷的田野，在道路右边有卖酒浆的人。于是向东北行走在田野间，一里多，有江水自西北流向东南，有座长木桥横跨在江上，这是西江；这里东面又有一条江水自东北流向东南，沿着东山与西江并排向南流经山坞中，那是东江。走过西江桥后，就往北前行在两条江相夹的地带中，一里后来到固栋，住宿在新街。

固栋一名谷栋，聚落当大坞中，东、西二江夹之。其北则雅乌山南垂，横亘两山间，至此而止；其南则两江交合于三里外，合流东南去，至曲石入龙川江；东则江东山北自石洞东，南向而下；西则三清山北又起一峰，南与三清雁行而峙，其中有峡如门，而小甸之路从之(1)。是峰即云峰尖山东下北转之脉，云峰正在其西，为彼所掩，故固栋止西见此山而不见云峰也。其地直东与瓦甸对，直西与云峰对，直北与热水塘对，直南与马站对。有新旧二街，南为新，北为旧。

【注释】

(1)小甸：今名同，在腾冲县北境，固东稍西。其西的山今仍称云峰，又称小尖山。

【译文】

固栋又叫谷栋，聚居的村落在大山坞中，东江、西江两条江夹住村落。固栋的北面就是雅乌山的南垂，横亘在两山之间，到此地便止住了；固栋的南面就是两条江在三里之外相交合流，合流后向东南流去，流到曲石汇入龙川江；东面就是江东山自北面的石洞东边，向南下延；西面则是三清山北边又耸起一座山峰，与南边的三清山如雁阵一样对峙，两山之中有条像门一样的峡谷，去小甸的路从峡谷中走。这座山峰就是云峰尖山往东下延向北转的山脉，云峰正在它的西面，被它遮挡住了，所以固栋西面只看得见这座山却看不见云峰了。此地正东与瓦甸相对，正西与云峰相对，正北与热水塘相对，正南与马站相对。有新旧两个街子，南面的是新街，北面的是旧街。

二十三日　命主人取园笋为晨供，味与吾乡同。八九月间有香笋，薰干瓶贮，味有香气。北一里，过旧街。买飞松一梆于刘姓者家。“飞松”者，一名狐实，亦作梧实，正如梧桐子而大倍之，色味亦如梧桐，而壳薄易剥；生密树中，一见辄伐树乃可得，迟则树即存而子俱飞去成空株矣，故曰“飞松”，惟巅塘关外野人境有之(1)。野人时以茶、蜡、黑鱼、飞松四种入关易盐、布。其人无衣与裳，惟以布一幅束其阴，上体以被一方帏而裹之，不复知有衿袖之属也。此野人即茶山之彝，昔亦内属，今非王化所及矣(2)；然谓之“红毛”，则不然也。

【注释】

(1)野人：明时对景颇族的带有民族歧视的称呼。

(2)“此野人”句：《明史·地理志》永昌军民府：“茶山长官司，永乐五年析孟养地置，属金齿军民司。嘉靖元年属府。东有高黎共山。”茶山长官司在高黎贡山以西、尖高山以北的糯千卡河两岸，即通常所称的小江流域。

【译文】

二十三日　命令房主人取来园子中的竹笋做早餐，味道与我家乡的相同。八九月间有种香笋，熏干后用瓶子贮存起来，笋味有香气。向北一里，经过旧街。在姓刘的人家买来一竹筒飞松。“飞松”这种东西，另一个名字叫狐实，也叫梧实，正好像梧桐子但大处有梧桐子的一倍，颜色味道也像梧桐子，但外壳薄容易剥开；生长在密林中，一看见就砍树才可得到，迟了就只有树还在但子实却马上全都飞去成空树了，所以叫做“飞松”，只有巅塘关外的野人境内有这种东西。野人时常用茶叶、蜂蜡、黑鱼、飞松四种东西入关来交换食盐、布匹。那些人没有衣服与裤子，仅用一幅布束在阴部，上身用一块方形布幔披着裹住身子，不再知道有衣襟袖子之类的了。这种野人就是茶山长官司的少数民族，从前也曾经归属内地，今天已不再是君王的教化所能达到的地方了；然而把他们称为“红毛”，却是不对的。

又北二里余，横冈后亘，望之若东西交属于两界崇山，不复知其

内有两江之嵌于两旁也。此冈即雅乌山南垂尽处，东、西二江皆从其两腋南出，疑即挨河，而土人讹为“雅乌”耳。陟冈而北，又二里，冈左渐突而成峰，冈右渐嵌而为坑，路渐逾坑傍峰而上，于是坑两旁皆峰，复渐成峡。循峡西峰行二里，陟其北坳，遂挟西峰之北而西向下。二里，路右有大栗树一株，颇巨而火空其中；路左则西江自西壑盘曲东来，破峡而东南去，于是出固栋西山之西北矣。始下见盘壑西开，江盘壑底，而尖山兀然立其西南矣。又西下一里，随江北岸西行二里，始有村庐倚冈头，是为乌索。其江反北向折而来，路乃南下冈就之，半里，则长木桥横架江上，反自西而东度之。桥东复有竹有庐，从其侧转而西南，则固栋西山与尖峰后大山围环其南，而江曲其北者也。又西半里，有村连竹甚盛。半里，从其村南西转，复行冈坂者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庐倚之。半里，西向下，涉一坑。又西南一里余，连过两村，又西向下，涉一坑，始及山麓。遂西向上，半里，有小水注坡坂间，就而涤体。时日色亭午(1)，解衣浣濯久之，乃西南循小径上。一里，转而西，始与东来路合。时雷雨大至，行草径间，一里，稍西下，涉一峡底，于是巨木参霄，纬藤蒙坞，遂极幽峭之势。盘峡嘴而西，一里，又涉一峡底。二峡皆在深木中，有小水淙淙自北而南，下注西来之溪，合而东行北出者也。涉峡之西崖，有巨石突立崖右。路由巨石之东，北向上，曲折跻树荫中，高崖滴翠，深木筛金，始知雨霁日来，阴晴弄影，不碍凌空之屐也。上三里，遂陟冈脊。脊两崖皆坠深涵碧，闻水声潺潺在其底，而不辨其底也。脊狭不及七尺，而当其中复有铺木以度者，盖脊两旁皆削，中复有窞下陷，故以木填之。行脊上一里，北复稍下，又涉一南坠之峡，半里，乃西北上，其上甚峻。一里余而饭。稍夷，转西南盘而北，半里，复曲折上，峻愈甚。一里，又稍夷，循峰崖而转其腰，始望见尖峰在隔箐陇树间，而不知所循者亦一尖峰也。北半里，抵其峰西腋，稍西下度一脊，遂西上，上皆悬崖削磴。回顾前所盘脊东峰，亦一峰复耸，山头尖削，亦堪与尖山伯仲(2)，但尖山纯石中悬，而彼乃土峰前出耳。两峰之北，复与西大山夹成深壑，支条盘突，箐树蒙蔽，如翠涛沉雾，深深在下，而莫穷端倪，惟闻猿声千百，唱和其间，而人莫至

也。崖头就竖石凿级为梯，似太华之苍龙脊。两旁皆危崖，而石脊中垂，阔仅尺许，若龙之垂尾以度，而级随之，仰望但见层累不尽，而亦不能竟其端倪也。梯凡三转，一里而至其顶。顶东西长五丈，南北阔半之，中盖玉皇阁，前三楹奉白衣大士，后三楹奉三教圣人，顶平者如是而止，其向皆东临前峰之尖。南北夹阁为侧楼，半悬空中，北祠真武，下临北峡，而两头悬榻以待客；南祠山神，下临南峡，而中厂为斋堂(3)。皆川僧法界所营构，盖其上向虽有道，而未开辟，莫可栖托。法界成之，不及五年，今复欲辟山麓为下殿，故往州未返。余爱其幽峻，遂止东侧楼。守寺二僧，一下山负米，一供樵炊而已。

【注释】

(1)亭午：又作“停午”，即正午。

(2)“山头”二句：以下霞客所登之山即云峰山，在腾冲县城北50公里，海拔2445米，山顶有云峰寺。沿三折云梯而上，有玉皇阁、老君殿、观音殿、吕祖殿等，如琼阁玉宇，隐现云中。

(3)厂：通“敞”。“四库”本作“敞”。

【译文】

又向北二里多，横卧的山冈绵亘在后面，远望它好像与东西两面的高山互相连接，不再知道山内有两条江深嵌在两旁了。这座山冈就是雅乌山往南下垂的尽头处，东、西两条江都是从它的两侧向南流出来，怀疑就是挨河，不过是当地人错读为“雅乌”罢了。上登山冈后往北走，又行二里，山冈左侧渐渐突起变成山峰，山冈右侧渐渐下嵌成为深坑，道路渐渐越过深坑傍着山峰往上走，在这里深坑两旁都是山峰又渐渐变成峡谷。沿着峡谷西面的山峰行二里，登上峡谷北面的山坳，于是傍着西峰的北面向西下行。二里，路右边有一棵大栗树，相当巨大但火烧空了树干；路左边就见西江自西面的壑谷中弯弯曲曲向东流来，冲破峡谷往东南方流去，到这里已走出固栋西山的西北方了。开始见到下方盘绕的壑谷在西面敞开，江流盘绕在壑谷底下，而

尖山突兀地矗立在壑谷的西南方。又往西下行一里，顺着江流的北岸往西行二里，开始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冈头，这里是乌索。那江水反而折向北流来，道路于是向南走下山冈走近江流，半里，有座很长的木桥横架在江上，反而自西向东过桥。桥东边又有竹丛有房屋，从桥侧边转向西南，就见固栋的西山与尖峰后面的大山围抱在这里的南面，而江水弯曲流过这里的北面。又往西行半里，有村庄竹丛连片十分兴盛。半里，从这里的村子南边向西转，再在山冈山坡间前行二里，冈头巨松错落，居屋紧靠山冈。半里，向西下行，涉过一个坑谷。又向西南走一里多，一连经过两个村庄，又向西下行，涉过一个坑谷，这才到达山麓。于是向西上山，半里，有条小溪流淌在山坡间，走过去洗身子。此时天色是正午，脱下衣服洗了很久，这才往西南沿着小径上走。一里，转向西，开始与东面来的路会合。这时雷雨暴降，行走在草丛小径间，一里，略向西下走，涉过一条峡谷的底部，在这里巨树参天，横爬的藤蔓蒙住山坞，竟然极尽幽深峭拔的气势。绕过峡嘴往西行，一里，又涉过一条峡谷的底部。两条峡谷都在幽深树林中，有小溪水淙淙自北往南流淌，往下流入西面来的溪流中，合流后向东流淌再往北流出去。涉到峡谷西边的山崖上，有巨石突立在山崖的右边。路经由巨石的东边，向北上登，曲折上登在树荫中，高高的山崖翠色欲滴，深树丛中筛下金色的阳光，这才知道雨停后太阳出来，阴晴之间逗弄着光影，不妨碍我凌空上登的脚步。上登三里，终于登上冈脊。冈脊两侧的山崖都坠入深渊包涵在碧绿之中，听到在山崖底下水声潺潺，但不能分辨出峡底。冈脊狭窄不到七尺，但在冈脊中段又铺有木板越过去，原来冈脊两旁都很陡削，中间又有深坑下陷，所以用木板来填补空处。行走在冈脊上一里，再向北渐渐下走，又涉过一条往南下坠的峡谷，半里，就向西上山，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一里多后吃饭。稍微平坦了一些，转向西南绕向北，半里，再曲折上登，愈加陡峻得厉害。一里，又稍微平坦了一些，沿着山峰上的石崖转到山腰，开始望见尖峰在隔着山箐土陇的树丛间，却不知道我沿着走的也是一座尖峰了。向北半里，抵达那座尖峰的西侧，稍向西下走越过一条山脊，就向西上登，上面全是悬崖上陡削的石阶。回头看前边绕

过的山脊东面的山峰，也是一座山峰又耸起，山头尖削，也能与尖山比高低，只是尖山是纯石的悬在中央，而那座尖峰是土山往前突出来罢了。两座尖峰的北面，又与西面的大山夹成深深壑谷，支脉盘绕前突，山箐中树丛浓密荫蔽，如翠绿的波涛沉浮的浓雾，深深的在下方，可无法穷尽它的边际，只听到成百上千的猿猴啼叫声，唱和在山间，但人无法达到。悬崖上头就着竖立的岩石凿成一级级的石梯，好似太华山的苍龙脊。两旁都是奇险的山崖，而石头山脊垂在中间，宽处仅有一尺左右，好像下垂的龙尾向前伸，而石阶顺着山脊走，仰面望去只见层层叠叠延绵不尽，而且也不能完全看到它的边际。石梯共转了三次弯，一里后来到山顶。山顶东西长五丈，南北宽处有一半，中间建盖了玉皇阁，前边三间供奉着白衣观音，后面三间供奉着儒、释、道三教的圣人，山顶上平坦的地方如此便完了，建筑物的朝向都是朝向东方面临前方山峰的山尖。南北相夹的楼阁是侧楼，一半悬在空中，北楼祭祀真武大帝，下临北面的峡谷，而在两头悬架的卧床用来招待客人；南楼祭祀山神，下临南面的峡谷，而在中间敞开作为斋堂。都是四川僧人法界所营建的，原来山上从前虽然有路，但没有开辟，无处可以栖身。法界建成玉皇阁后，不到五年，今天又想开辟山麓作为下院，所以前往州城还没返回来。我喜爱这里幽静险峻，就住在东边的侧楼上。守寺的两个僧人，一个下山去背米，一个供烧火煮饭而已。

二十四日　晨起，天色上霁，四山咸露其翠微，而山下甸中，则平白氤氲，如铺絮，又如漪波，无分远近，皆若浮翠无根，嵌银连叠，不知其下复有坡渊村塍之异也。至如山外之山，甸外之甸(1)，稍远辄为岚掩翠映，无能拈出，独此时层层衬白，一片内，一片外，搜根剔奥，虽掩其下而愈疏其上。乃呼山僧与之指质远近诸山，一一表出，因与悬南崖而下。有崖前临绝壑，后倚峭壁，中刓横罅，下平上覆，恰如匡床，虽小而可憩可卧，是名仙床。俯层峭之下，巉覆累累，无可攀循。僧指其下有仙洞，须从梯级下至第二层，转崖下坠，乃可得之，遂导而行。其洞乃大石叠缀所成，乱崖颠磴，欲坠未坠，

迸处为罅，覆处为洞，穿处为门，门不一窍，洞不一层，中欠宽平，外支幽险，若叠级架板，亦可幽栖处也。洞门东向腋中者为大，入而南穿，一峡排空而下，南出峡门。其门南临绝壑，上夹重崖，有二木球倒悬其前。仰睇之，其上垂藤，自崖端悬空下丈余，即结为瘿(2)，如瓠匏之缀于蔓者(3)。瘿之端，缀旁芽细枝，上迎雨露，茸茁夭矫，花叶不一状，亦有结细子圆缀枝间者，即山僧亦不能名之，但曰寄生，或曰木胆而已(4)。一丝下垂，结体空中，驭风吸露，形似胆悬，命随空寄，其取意亦不诬也。余心识其异，欲取之，而高悬数丈，前即崩崖直坠，计无可得。但其前有高树自崖隙上耸，若得梯横度树间，缘柯而上，以长竹为殳(5)，可钩藤而截取之。余乃识而行，复随导僧由梯级北下悬空之台。乃石脊一枝，下瞰北壑，三面盘空，矫若龙首，条冈回壑，纡郁其下，与仙洞各缀梯级之旁，若左右垂珥。洞倚南崖，以幽峭见奇；台踞北壑，以凭临为胜！此峰前两概也。由峰后西南越脊而下，更多幽境。近法界新开小路，下十里至小甸，乃固栋西向入峡，经此而趋古勇之道(6)。其坡有热水塘，亦法界新开者，由此东可出固栋，西可穷古勇，而余时有北探滇滩、阿幸之兴，遂不及兼收云。

【注释】

(1)甸：云南也称坝子为甸，即山间盆地。腾冲称甸的大小坝子更为普遍。

(2)瘿(yǐng)：动、植物体上出现的囊状赘生物。

(3)瓠匏(hù páo)：即瓠瓜，俗称葫芦。

(4)木胆：近年，友人在腾冲马站的农家院里看到若干堆垒为盆景的寄生植物，农村集市也有售卖，大小不一，形状各异，与《游记》描述的木胆同，当地俗称树挂。

(5)殳(shū)：用长竹制的撞击用的兵器。

(6)古勇：元曾设古勇县，后并入腾冲府，明为古勇关。今作古永，在腾冲县西北隅。

【译文】

二十四日　早晨起床，天空上方晴开，四面群山都露出翠微的山色，但山下的甸子中，却平铺着白色氤氲的云气，如铺开的棉絮，又像翻涌的波涛，不分远近，全都像是无根漂浮的翠玉，连片重叠镶嵌的白银，不再知道那下面还有山坡深渊村庄田野的异境了。至于山外的山，甸子外的甸子，稍微远一点的就被山间的雾气和翠色掩映着，不能分辨出来，唯独此时层层白云映衬着，一片在内，一片在外，寻根究底，虽然云层下方遮住了但云层上方愈加疏朗。于是把山中的僧人叫来与他一同指点质证远近的群山，一一指认出来，因而与他从南边的悬崖下走。有悬崖前方面临绝壑，后方背靠峭壁，中间挖空成横向的裂缝，下面平整上面下覆，恰好像方方正正的小床，虽然小一些却可以歇息躺卧，这名叫仙床。俯瞰层层峭壁之下，巉岩累累下覆，没有可以顺着攀登之处，僧人指点那下面有个仙洞，必须从石梯上下到第二层，转过悬崖下坠，才可走到洞口，于是领路前去。这个石洞是大石块叠垒连缀而成的，杂乱的石崖倒斜的石阶，想要坠落又没坠落，迸裂之处成为裂缝，下覆之处成为洞穴，穿通之处成为洞口，成为洞口的石窍不止一处，石洞不止一层，洞中缺少宽敞平整的地方，外边支撑着幽深的险石，如果垒砌台阶架起木板，也可以作为隐居之处了。洞口面向东方山窝中的大一点，进去后向南穿行，一条峡谷凌空而下，往南走出峡口。峡口南边面临绝深的壑谷，上方夹着两层悬崖，有两个木球倒悬在前方。仰面斜视木球，那上边垂下藤枝，从悬崖顶端悬空一丈多，随即结为瘤状的囊体，如同葫芦连缀在藤蔓上。囊体的顶端，旁边连缀着嫩芽细枝，向上迎着雨露，毛茸茸的，屈曲夭矫，茁壮生长，花和叶子的形状不一致，也有结出圆圆的细小子实连缀在枝条间的，即便是山中的和尚也不能说出它的名字，只是叫做寄生，或者称为木胆而已。一丝下垂，结出的囊体中间是空的，驾驭着山风，吸吮着雨露，形状似悬挂着的胆囊，顺从命运寄生在高空，取这个意思作为它的名字也不冤枉啊。我心知它的奇特之处，想把它摘取下来，但悬在几丈高的地方，前方就是崩塌悬崖笔直下坠，估计

不能得到。但是它的前边有高大的树从石崖的缝隙中向上耸立，如果找到梯子横渡到树上，顺着树枝上爬，用长竹竿当做殳，可钩住藤条后截断取到它。我于是记住这个地方后才走开，又跟随导游的僧人经由石阶往北下到悬空的高台上。是一条石脊，下瞰北边的壑谷，三面盘绕在高空，姿态屈曲好像龙头，条形的山冈回绕的壑谷，曲折盘结在山下，与仙洞各自点缀在石阶的两旁，就像垂在左右的耳环。仙洞紧靠南面的悬崖，以幽深峭拔见奇；石台盘踞在北面的壑谷上方，以凭高临险为胜！这是山峰前边的两处景象。由山峰后面往西南翻越山脊下走，幽境更多。近来法界新开辟了小路，下行十里到小甸，是固栋向西进峡，经过此地通往古勇关的路。这里的山坡上有个热水塘，也是法界新开辟的，由此往东可出到固栋，向西到头可达古勇关，但我此时有往北去探寻滇滩关、阿幸厂的兴致，便顾不及兼带游览了。

是午返寺，同顾仆取斧缚竿负梯而往，得以前法升木取瘿。而崖高峡坠，木杪难于著力，久而后得之。一瘿圆若葫芦倒垂，上大下小，中环的颈(1)；一瘿环若巨玦，两端圆凑而中空：皆藤悬于上而枝发于下。如玦者轻而松，如葫芦者坚而重，余不能兼收，后行时置轻负坚者而走。

【注释】

(1)的(dì)颈：白色的颈子。

【译文】

这天中午返回寺中，同顾仆拿来斧子绑在竹竿上扛着梯子前去，得以用前述的方法爬上树去取囊体。可悬崖太高峡谷深陷，树梢难以受力，很久之后才取到囊体。一个囊体圆得好像倒垂的葫芦，上大下小，中间是白色环形的颈；一个囊体呈环状如像巨大的玉玦，两头圆圆的凑在一起而中间是空的：都是藤条悬在上方而枝芽发在下边。像玉玦的又轻又松，像葫芦的又硬又重，我不能兼顾，后来上路时放弃了轻的背走了坚硬的。

二十五日　余留二诗于山，负木胆于肩，从东大道下梯级。一里余，东度过坳，遂东南循前峰之腰。又半里，东度脊项，于是俱深木夹道。曲折峻下者二里，涉一南盘峡，复东北上。半里凌脊，乃东行脊间，左右皆夹壑甚深，而重木翳之。又半里，度脊间铺木。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1)。又东南半里，复盘壑东北下。二里，至前巨石之左，遂涉南下之溪。半里，复东逾一冈。又半里，再涉一南下之溪，东向稍上，遂出箐东北行。一里，至下院分岐之路，仍从向来之小路，一里余，至前浴流之所。又半里，越坞而得一村，入问热水塘道。仍东北三里，过乌索桥，从桥西逾冈而北，一里，与大道合。随之西北，循东山之麓行。六里，有冈自东山直对西峰而下，驱江流漱西峰之麓，而路亦因之与江遇。已复逾冈北下，北坞稍开，有小水交流西注，蒸气杂沓而起，即热水塘也(2)。半里，抵塘上，有池而无屋，雨霏霏扑人。乃令顾仆守行囊于塘侧，北半里上坡，观其街子，已散而无他物。望南冈有村庐在坳脊间，街子人指其上有川人李翁家可歇。复南半里回觅之。有闽人洪姓者，向曾寓余乡，为导入同寓。余乃出就塘畔招顾仆入，出携餐啖之，而北探滇滩、阿幸之兴不能自己(3)。问阿幸路，须仍从此出。此中东至明光，虽止隔一山，险峻不可行也。见日色尚早而雨止，乃留热水待出时浴，并木胆寄李翁家菜园中，遂仍西北行。

【注释】

(1)脊两旁甚狭，而中复空坠，故以木填而度之：原脱此句，据徐本补。

(2)热水塘：此温泉今存，温泉北的街子即腊幸街。

(3)而北探滇滩、阿幸之兴不能自己：原脱此句，据“四库”本补。

【译文】

二十五日　我留下两首诗在山上，把木胆扛在肩上，从东边的大路走下石阶。一里多，向东越过山坳，就往东南沿着前峰的山腰走。又行半里，向东越过山脊的脖子，在这里全是幽深的树木夹住道路。

曲折陡峻地下走二里，涉过一条向南盘绕的峡谷，再向东北上登。半里登上山脊，于是向东行走在山脊上，左右都夹着壑谷非常深，但重重树木遮住了壑谷。又行半里，越过山脊上铺设的木板。山脊两旁极为狭窄，而中间又从空中下陷，所以用木板填补缺口走过去。又往东南行半里，再绕着壑谷往东北下行。二里，来到先前走过的巨石的左边，于是涉过向南下流的溪水。半里，再往东越过一座山冈。又行半里，再次涉过一条向南下流的溪水，向东稍上走，就走出山箐往东北行。一里，来到下院分岔的路口，仍然从先前来的小路走，一里多，到了先前在溪流中洗澡的地方。又行半里，越过山坞后遇见一个村庄，进村去问到热水塘的路。仍然往东北行三里，过了乌索桥，从桥西越过山冈后往北行，一里，与大路会合。顺着道路往西北行，沿着东山的山麓走。六里，有山冈从东山正对着西峰往下延伸，驱赶江流冲激着西峰的山麓，而道路也顺着山冈与江流相遇。不久又越过山冈往北下山，北面的山坞稍许开阔起来，有小溪相交向西流淌，蒸汽杂乱升起，这就是热水塘了。半里，到达热水塘上边，有池子没有屋子，雨雾霏霏扑人。于是命令顾仆在水塘侧边守行李，我向北上坡半里，观看这里的街子，集市已散而且没有其他东西。望见南面的山冈上有村庄房屋在山坳和山脊间，街子上的人指点，山冈上有个四川人李翁的家中可以住宿。又往南走半里回头去找他。有个姓洪的福建人，从前曾经寓居我家乡，为我领路进入同乡的寓所中。我于是出门走近水塘边招呼顾仆进来，拿出带着的饭吃下，但是向北去探寻滇滩关、阿幸厂的兴致自己也不能控制。打听去阿幸厂的路，必须仍旧从这里出去。此地往东到明光，虽然只隔着一座山，但险峻不可走。见天色还早而且雨停了，就留下热水塘等回来时再沐浴，并且把木胆寄放在李翁家的菜园中，就仍然向西行。

五里，北上坡，为左所，盖其分屯处也。其处居庐甚盛，行者俱劝余宿此，谓前皆僰彝家(1)，不可栖，且多茶山彝出入，不可晚行。余不顾。又北二里，逾一坡，又三里，过后所屯(2)。渐折而从西北，三里，直逼西大山东北垂，复与江遇。回顾尖山与前峰并峙，中坳如

马鞍，而左所之南，复有峰一支自西山突出，横亘其北，故路必东北从乌索桥抵热水塘，又西北至此也。此地正当尖山之北，其北则西大山渐伏，中逊而西，为滇滩过脉处；东大山直亘而南，分坠西窜，下冲小山，横界于北，为松山坡，坡之北，即阿幸北进之峡。其西北，高峰浮出于横坡之上，则阿幸、滇滩之间，又中界之一峰，所谓土瓜山也。行江东岸一里，复折而东北一里，抵东山腋下。山峰丛立处，有两三家倚东坡而栖，是为松山。从其前又北一里，上北山西亘之坡，一里蹑坡脊。其脊正西与滇塘相对，有坞西盘，而江水自北横界脊下，脊若堵墙。溯水北上，从脊间行二里，乃西北下。半里，有石屏西向立峰头，是为土主碑，乃神之所托也。从石西随坡下，涉江西上，乃滇滩关道(3)，已茅塞不通。惟茶山野人间从此出入，负茶、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诸土人交易盐布。中国亦间有出者，以多为所掠，不甚往也。其关昔有守者，以不能安居，多遁去不处，今关废而田芜，寂为狐兔之穴矣。其隘亦纡坦，不甚崇险，去此三里，已望而知之，遂北下坡。一道从坞间溯江东岸北行，为度桥捷径；一道沿东坡北上，为托宿之所。乃下半里，渡东来小涧，复上东坡，北随之行。

【注释】

(1)僰(bó)彝：元明时期原作“白夷”，万历《云南通志》始将白夷改写为“僰夷”。李思聪《百夷传》说：“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雍正《顺宁府志》说：“僰彝，一作百彝，一作摆夷，有水旱二种。”则僰彝即傣族。

(2)后所屯：今作后所。与前文“左所”皆在腊幸街往北的公路旁。

(3)滇滩关：在今腾冲县北隅瑞滇北部的水城附近，近年设滇滩镇。乾隆《腾越州志》说：“大塘隘，即巅塘关也”，但在《游记》中仍作“大塘”。四月十八、二十三、二十五日有作“巅塘”者，其位置接近茶山司、阿幸厂和姊妹山，应为“滇滩”之误。

【译文】

五里，向北上坡，是左所，大概是腾越卫分兵屯垦的地方。此处

居民房屋十分兴盛，走路的人都劝我住在此地，说是前方都是僰彝人家，不能住，又多有茶山彝人出入，不可在晚上走路。我不理睬。又向北二里，翻过一条山坡，又行三里，路过后所屯。渐渐转向从西北走，三里，直逼西面大山的东北垂，又与江流相遇。回头看去，尖山与前峰并排对峙，中间下凹如同马鞍，而左所的南边，又有一列山峰从西山突出来，横亘在左所的北面，所以路必得从东北方的乌索桥到达热水塘，又往西北来到此地。此地正在尖山的北面，这里的北面就是西部的大山渐渐低伏下去，中段向西退去，是滇滩关的山脉延伸经过之处；东部的大山一直往南绵亘，分支下坠向西窜，下奔成为小山，横隔在北方，那是松山坡，松山坡的北面，就是阿幸厂向北进去的峡谷。这里的西北方，高峰浮出在横亘的山坡之上，那是阿幸厂、滇滩关之间，中间又隔着一座山峰，就是所谓的土瓜山了。前行在江东岸一里，再转向东北一里，抵达东山的山窝下。山峰成丛矗立处，有两三家人紧靠东面的山坡居住，这是松山。从村前又向北一里，上登北山向西绵亘的山坡，一里登上坡脊。这条坡脊正西与滇塘相对，有山坞向西盘绕，而江水从北面横隔在的山脊下，山脊好像一堵墙。溯江水往北上走，从山脊上前行二里，于是向西北下走。半里，有块岩石屏风样面向西竖立在峰头，这是土主碑，是神灵依托的地方。从岩石西边顺着山坡下走，涉过江水向西上走，是去滇滩关的路，已被茅草阻塞不通。只有茶山的野人间或从此地出入，背来茶叶、蜂蜡、红藤、飞松、黑鱼，与松山、固栋等地的当地人交换食盐和布匹。中国也间或有出去的人，因为多被抢劫，不怎么愿意去。这里的关口从前有守卫的人，由于不能安居，大多逃走不愿定居，如今关口废弃田园荒芜，荒寂得成为狐狸野兔的巢穴了。这里的隘口也曲折平坦，不怎么高险，离此地还有三里路，望过去就已经知道它的地形了，就向北下坡。一条路从山坞中沿江东岸逆流往北行，是过桥的捷径；一条路沿着东面的山坡西边上爬，是投宿的地方。就下坡半里，渡过东面流来的小山涧，再走上东面的山坡，往南顺着山坡走。

二里，有四五家倚东山而居，即托宿之所也。其主人王姓者，夫

妇俱伐木山中未归。余将西度桥，望西山下投栖；闻其地江岸西庐，乃土舍所托，皆不纳客，纳客者惟东岸王店。方踌躇间，一锄于田者，乃王之邻，谓其妇亦入山未归，不识可徐待之否。余乃还待于其门。久之妇归，为汲水而炊。此地名土瓜山(1)，西乃滇滩东北高峰南下之支，东乃雅乌直北崇亘之岭，中夹成坞。江流贯其间；南则土主碑之横冈自东而西突，北则土瓜山之东岭自西而东突，中界此坞，南别松山坡，北别阿幸厂，而自成函盖于中。盖滇滩土巡检昔为某姓，已绝，今为土居之雄者，曰龙氏，与此隔江相向，虽未授职，而俨然以土舍自居矣。

【注释】

(1)土瓜山：今名同，既是山名，又是山边的村名。在滇滩滇以北、核桃园南邻。

【译文】

二里，有四五家人紧靠东山居住，就是投宿的地方了。村中姓王的房主人，夫妇都到山中伐木没回来。我即将向西过桥，望着西山下去投宿；听说此地江西岸的房屋，是土舍居住的场所，都不接纳旅客，接纳旅客的只有东岸的王家客店。正在犹豫之间，一个在田中锄地的人，是王家的邻居，说他的妻子也进山没回来，不知可不可以慢慢等等她。我于是返回来在他门口等待。很久之后妇人归来，为我汲水煮饭。此地名叫土瓜山，西面是滇滩关东北方的高峰往南下延的支脉，东面是雅乌山正北高大横亘山岭，中间夹成山坞，江水流贯在山坞中；南面是土主碑所在的横亘的山冈自东向西前突，北面是土瓜山的东岭自西向东前突，中间隔成这个山坞，南边与松山坡隔开，北边与阿幸厂隔开，而在中间自然形成一处盒子盖一样的地形。原来滇滩关的土巡检从前是某姓人，已经绝嗣，今天是土著居民中称雄的，称作龙氏，与此地隔江相望，虽然没有授过职位，但俨然以土舍自居了。

二十六日　凌晨起饭，西下行田间，半里，抵江岸。溯江北行，有木桥跨江而西，度之。复溯江西岸北行，一里，北上坡。半里，折而东，盘其东突之嘴。半里，复转而北，从坡上行。西循峰腰，东瞰江流，坞底至此，遂束而为峡。隔峡瞻东山之崖，崩石凌空，岩岩上拥，峡中之水，北自阿幸厂北姊妹山发源南下，南趋乌索而为固栋西江者也。东西两界山，自姊妹山分支：西下穹为滇滩东北峰，而下为土瓜山；东下穹为阿幸东山，而南接雅乌。东山之东，北为明光，南为南香甸，第此山峻隔，路仄难逾，故行者避之。北行西坡五里，稍下，有小涧自西而东，涉之北上，于是屡陟东突之坡，再渡东流之涧。八里，西坪稍开，然北瞻姊妹，反茫不可见。又北二里，盘西山之嘴，始复见姊妹山北倚，而前壑之下，炉烟氤氲，厂庐在焉。遂五里而至厂(1)。厂皆茅舍，有大炉、小炉。其矿为紫色巨块，如辰砂之状。有一某姓者，方将开炉，见余而留饭于龛中。言其北姊妹山后，即为野人出没之地，荒漠无人居，而此中时为野人所扰，每凌晨逾箐至，虽不满四五十人，而药箭甚毒，中之无不毙者。其妻与子，俱没于此，现葬山前。姊妹山出斑竹(2)，北去此三十里，可望而尽，不必登。明光逾峻而过，东去此四十里，然径仄无行者，恐箐深蔓翳，亦不可行。乃遂出，仍二十里下土瓜山。

【注释】

(1)至厂：此即阿幸厂，在今滇滩滇北隅的棋盘石附近。

(2)姊妹山：乾隆《腾越州志》载：姊妹山，在滇滩关西北三十里，其地崇山密岭，有双峰插天，亭亭卓立，宛如巫峡神女峰，山后即茶山野人矣。其山出斑竹。姊妹山海拔3158米。因一大一小，故名姊妹。按其走向又分上姊妹山和下姊妹山。

【译文】

二十六日　凌晨起床吃饭，向西下走前行在田野间，半里，抵达江岸。溯江流往北行，有木桥跨到江西岸，过桥。再溯江西岸往北行，一里，向北上坡。半里，折向东，绕过那向东突的山嘴。半里，

再转向北，从山坡上前行。向西沿着山峰的半中腰走，东面俯瞰着江流，山坞底到这里，便束拢成为峡谷。隔着峡谷远看东山的石崖，崩裂的岩石凌空而起，高高地向上围抱着，峡中的水，是从北面的阿幸厂以北的姊妹山发源往南下流，向南奔流到乌索后成为固栋西江的水流。东西两列山，从姊妹山分支：往西下延隆起成为滇滩关东北的山峰，而后下延成为土瓜山；往东下延隆起成为阿幸厂的东山，而后往南连接到雅乌山。东山的东面，北边是明光，南边是南香甸，只是这座山高险隔绝，道路狭窄，难以翻越，所以走路的人避开它。在西面的山坡上往北行五里，渐渐下走，有条小山涧自西向东流，涉过山涧向北上走，从这里起屡次上登向东突的山坡，两次渡过向东流的山涧。八里，西面的平地稍微开阔一些，然而向北望姊妹山，反而茫然不可见。又向北二里，绕过西山的山嘴，这才又看见姊妹山斜靠在北边，而山前的壑谷之下，炉烟氤氲，厂房就在那里了。于是五里后走到厂区。厂区都是茅草屋，有大炉子、小炉子。所练的矿石是紫色的巨大石块，如朱砂的形状。有一个某姓的人，正即将开炉，见到我就留我在他屋中吃饭。谈到这里北面姊妹山后的后面，就是野人出没的地方，荒凉偏僻无人居住，而且这一带时常被野人骚扰，每到凌晨穿越山箐来到，虽然不满四五十人，但毒箭非常毒，中箭的人没有不死的。他的妻子和儿子，都死在此地，现在埋葬在山前。姊妹山出产斑竹，在北面距离此地三十里，可以一眼完全看见，不必去攀登。明光翻越峻岭过去，在东面距离此地四十里，然而小径狭窄无人行走，担心山箐幽深藤蔓密布，也不能走。于是只好出来，仍旧二十里下到土瓜山。

又一里，过江桥而东，乃沿江南随坞中捷径，二里，抵西南坡下。江漱坡而南，路稍东，逾东峡来小涧。其涧西注于江，即前涉土主碑坡北之流。江之西亦有小涧自滇滩南来，东注于江，其处乃正流之会也。复东南上坡半里，至石屏土主碑下，与前来之道合。又南越冈而下，过松山及诸所，二十里而入热水塘李老家。时犹下午，遍观热水所泄，其出甚异。盖坞中有小水自东峡中注而西者，冷泉也。小

水之左右，泉孔随地而出，其大如管，喷窍而上，作鼓沸状，滔滔有声，跃起水面者二三寸，其热如沸，有数孔突出一处者，有从石窗中斜喷者，其热尤甚。土人就其下流，作一圆池而露浴之。余畏其热，不能下体，仅踞池中石上拂拭之而已。外即冷泉交流，若导入侵之即可浴。此冷泉南坡之热水也。其北倚东坡之下，复有数处，或出于砂孔，或出于石窗，其前亦作圆池，而热亦如之。两池相望，而溢孔不啻百也。

【译文】

又行一里，过了江上的桥往东行，于是沿着江南岸顺着山坞中的捷径走，二里，来到西南面的山坡下。江水冲刷着山坡往南流，路稍偏向东，越过东面峡谷中流来的小涧。这条山涧向西注入江中，就是先前涉过的土主碑所在山坡北面的溪流。江的西岸也有小涧从滇滩关向南流来，向东注入江中，此处是与江水主流汇流之处。再往东南上坡半里，来到石屏风样的土主碑下，与前边来时的道路会合。又往南越过山冈下走，经过松山及几个哨所，二十里后进入热水塘李老的家。此时才是下午，观遍了热水流泄之处，热水流出的样子十分奇异。山坞中有小溪从东面峡谷中往西流淌的，是冷水泉。小溪的左右，泉眼随地而出，泉眼大处如竹管，泉水从窍中喷上来，作出凸起沸腾的样子，水流滔滔发出声音，跃出水面有两三寸高，水热得如同开水，有几个孔在一处突出来的，有从石坑中斜着喷出来的，那里的水尤其热得厉害。当地人就在泉水的下游，建了一个圆形的池子在露天沐浴。我害怕水太热，不能浸下身子，仅仅是蹲在池中的石头上用水轻轻擦拭身体而已。池外就是冷泉水交错流淌，如果把冷水引入池中混合就能沐浴了。这是冷水泉南面山坡的热水。这里的北边紧靠东面山坡之下，又有几处泉眼，有的从砂孔中流出来，有的从石坑中流出来，泉眼前边建有圆形的池子，而且水也像南面山坡的热水一样热。两个圆形池子相望，而溢水的泉眼不下一百个了。

二十七日　晨起，饭而行，仍取木胆肩负之。由冈东南下峡一里

余，复有烟气郁勃，则热水复溢坞中，与冷水交流而西出峡，其坞皆东大山之环壑也。由其南复上坡里余，有坑自东山横截而西，若堑界之者，其下亦水流淙淙。随坑东向上一里，从坑坠处南渡其上。盖其东未渡处，亦盘壑成坪，有村倚东峰下，路当其西南。半里，有岐：一南行坡上，一东向村间。余意向东者乃村中路，遂循东峰南行，前望尖山甚近。三里稍下，见一坞横前，其西下即乌索之旁村，其南逾即雅乌之西坳矣，乃悟此为固栋道。亟转而东，莽行坡坂间。一里，得南来大路，乃知此为固栋向南香甸道，从之。渐东北上一里，稍平，东向半里，复上坡。平上者一里，行峰头稍转而南半里，即南雅乌之脊也。从其上可南眺巃嵸山，而北来之岭，从其北下坠为坳，复起此坡。东随坞脊平行半里，乃东北下。抵坳东，则有路西自坳中来者，乃热水塘正道，当从坠坑东村之岐上，今误迂而南也。于是又东下一里余，其下盘而为坪，当北山之东，山界颇开，中无阡塍，但丰草芃芃。东北一峰东突，巀嶭前标，即石房洞山也，其后乃西北而属于西山。西山则自北而南，如屏之列，即自热水塘之东而南度雅乌者也。于是循西山又北下半里，见有两三家倚南坡而庐，下颇有小流东向而坠，而路出其西北，莫可问为何所。已而遇一人，执而询之。其人曰“雅乌山村也(1)”，亟驰去。后乃知此为畏途，行者俱不敢停趾，而余贸贸焉自适也(2)。又北一里，再逾一东突之坡，一里，登其坳中，始觉东江之形，自其南破雅乌东峡而去，而犹不见江也。北向东转而下，一里，有峡自西北来，即巀嶭后西北之山，与西界夹而成者，中有小水随峡东出，有小木桥度其上。过而东，遂循北山之麓，始见南壑中，东江盘曲，向西南而破峡。盖此地北山东突而巀嶭，南山自石洞厂南，盘旋西转，高耸为江东山北岭，与北对夹，截江西下，中拓为坞，曲折其间。路从其北东行一里，有岐东南下坞中，截流渡舟，乃东趋石洞之道；有路东北挟巀嶭之峰而转，乃北趋南香甸道。于是东北一里余，转巀嶭峰东。遥眺其坞大开，自北而南，东西分两界夹之。西山多东突之尖，东山有亘屏之势，坞北豁然遥达，坞东则江东北嶂，矗峙当夹。惟东南一峡，窈窕而入，为杨桥、石洞之径；西南一坞，宛转而注，为东江穿峡之所。

【注释】

(1)雅乌山：今作鸦乌山，亦省称鸦乌，在固东与明光间的公路旁。

(2)贸贸：糊涂不明的样子。

【译文】

二十七日　早晨起床，吃饭后上路，仍然取来木胆用肩扛着它。由山冈东南方下到峡中一里多，又有浓郁蓬勃的烟气，是热水又从山坞中溢出，与冷水交混流淌后向西流出峡谷，这里的山坞都是东面的大山环绕形成的壑谷。由泉水的南边再上坡一里多，有个坑谷自东山向西横截过来，好似堑沟一样隔在这里，坑谷下也有水淙淙流淌。顺着坑谷向东上行一里，从坑谷下坠处向南越到坑谷上。在这里的东面我未走过之处，也有盘绕的壑谷形成的平地，有个村子紧靠在东峰下，路在村子的西南方。半里，有岔路：一条往南行走在坡上，一条向东经过村子中。我意料向东走的是去村子中的路，就沿着东峰往南行，望见前方尖山非常近。三里后稍下走，看见一个山坞横在前边，山坞的西面下去就是乌索近旁的村子，山坞的南面越过去就是雅乌山西面的山坳了，这才醒悟过来这是去固栋的路。急忙转向东，莽然前行在山坡上。一里，遇到南面来的大路，才知道这是固栋通向南香甸的路，顺着这条路走。渐渐往东北上行一里，稍平缓了些，向东半里，再上坡。平缓上爬一里，走在峰头渐渐转向南半里，就向南走上雅乌山的山脊了。从山脊上向南可以眺望巃嵸山，而北面延伸来到山岭，从这里的北面下坠成山坳，再隆起成为这条山坡。往东顺着山坞和山脊平行半里，就向东北下行。抵达山坳的东面，就见有条路从西面的山坳中过来，是去热水塘的正道，原来应当从下坠坑谷东面村庄的岔路上走，现在错绕向南了。于是又往东下走一里多，山坳下边盘绕成平地，在北山的东面，两面山之间的距离相当开阔，其中没有田地，但丰美的草地十分茂盛。东北方一座山峰向东突起，山势高大险峻，标杆样矗立在前方，就是石房洞山了，它的后面就往西北连接到西山。西山则是自北向南延伸，如屏风一样排列，就是自热水塘的东

面往南延伸的雅乌山了。从这里沿着西山又往北下行半里，见到有两三家人紧靠南面的山坡居住，下边有些小溪流向东下泄，而路通到村子的西北方，无人可以打听是什么地方。随后遇见一个人，拉着他问路。那人说："这是雅乌山村。"急忙跑开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是险途，走路的人都不敢停止脚步，可我却糊里糊涂地坦然自如。又向北一里，在越过一条向东突的山坡，一里，登到山坳中，这才察觉到东江的形迹，东江从这里的南边冲破雅乌山东面的峡谷流去，可还看不见江流。向北转向东下走，一里，有条峡谷自西北方过来，就是高大险峻之山后面西北方的山，与西面一列山相夹形成的，峡谷中有小溪顺着峡谷往东流出来，有座小木桥横过溪流上。过桥后向东，就沿着北山的山麓走，这才看见南面的壑谷中，东江盘绕弯曲，，向西南冲破峡谷流去。此地的北山向东前突而且高大险峻，南山自石洞厂南面，盘旋着向西转，高耸成为江东山的北岭，与北山对面相夹，横江流往西下延，中间拓宽成为山坞，江流曲折流经山坞间。路从江北往东行一里，有条岔路向东南下到山坞中，乘船截流而过，是向东通往石洞厂的路；有条路往东北傍着高大险峻的山峰转，是往北通往南香甸的路。于是往东北行一里多，转到高大险峻山峰的东面。远远眺望，这里的山坞十分开阔，自北伸向南，东西分为两列山夹住山坞。西山多有向东突起的尖峰，东山有屏风横亘之气势，山坞北面豁然开阔通到远方，山坞东面就是江东山屏障样的北山，矗立着相对夹峙。唯有东南面一条峡谷，深远地通进去，是去杨桥石洞的小径；西南面一个山坞，弯弯转转流淌，是东江穿流峡谷的地方。

先是，余望此巀嶭之峰，已觉其奇；及环其麓，仰见其盘亘之崖，层耸叠上；既东转北向，忽见层崖之上，有洞东向，欲一登而不见其径，欲舍之又不能竟去。遂令顾仆停行李，守木胆于路侧，余竟仰攀而上。其上甚削，半里之后，土削不能受足，以指攀草根而登。已而草根亦不能受指，幸而及石。然石亦不坚，践之辄陨，攀之亦陨，间得一少粘者，绷足挂指，如平帖于壁，不容移一步。欲上既无援，欲下亦无地，生平所历危境，无逾于此。盖峭壁有之，无此苏

土；流土有之，无此苏石。久之，先试得其两手两足四处不摧之石，然后悬空移一手，随悬空移一足，一手足牢，然后悬空又移一手足，幸石不坠，又手足无力欲自坠。久之，幸攀而上，又横帖而南过，共半里，乃抵其北崖。稍循而下坠，始南转入洞。洞门穹然，如半月上覆，上多倒垂之乳。中不甚深，五丈之内，后壁环拥，下裂小门。批隙而入，丈余即止，无他奇也。出洞，仍循北崖西上。难于横帖之陟，即随峡上跻，冀有路北迂而下，久之不得。半里，逾坡之西，复仰其上崖高穹，有洞当其下，洞门南向，益竭蹶从之。半里，入洞。洞前有巨石当门，门分为二，先从其西者入。门以内辄随巨石之后东转，其中夹成曲房，透其东，其中又旋为后室，然亦丈余而止，不深入也。旋从其东者出。还眺巨石之上，与洞顶之覆者，尚余丈余。门之东，又环一石对之，其石中悬如台，若置梯蹑之，所揽更奇也。出洞，循崖而北半里，其下亦俱悬崖无路，然皆草根悬缀。遂坐而下坠，以双足向前，两手反而后揣草根，略逗其投空之势，顺之一里下，乃及其麓。与顾仆见，若更生也。

【译文】

这之前，我望见这座高大险峻的山峰，已觉得它很奇特；到环绕在它的山麓时，仰面看见它盘绕绵亘的山崖，层层高耸重叠在上方；由东转向北后，忽然看见层层山崖之上，有个洞面向东方，想登一次却不见有上去的路，想舍弃它又始终不能离去。最终命令顾仆放下行李，在路边守着木胆，我竟然仰面攀登而上。那上走的路极为陡削，半里之后，山土陡削不能承受脚掌，用手指抓住草根上登。不久草根也不能承受手指，幸好已到了有岩石的地方。然而岩石也不坚固，踩上去岩石总是坠落，手攀岩石也会坠落，间或找到一处稍微粘牢的，双腿绷紧手指挂牢，如同平贴在墙壁上，不容许移动一步。想上去既无处可抓，想下去也没有地方，生平所经历的险境，没有超过此处的。峭壁有过，没有这种酥松的土质；流动的土石有过，没有此等松散的岩石。很久之后，先试探着找到那能承受两手两脚四处不会动摇

的岩石，然后悬空移动一只手，随后悬空移动一只脚，一只手一只脚抓牢，然后又悬空移动一只手一只脚，幸好石头没有坠落，可又手脚无力想自己坠落下去。很久之后，侥幸攀登上去，又贴身横过南边，共半里，才抵达山洞北边的悬崖。沿着悬崖渐渐下坠，才向南转进洞中。洞口穹然隆起，如半个月亮覆盖在上方，顶上有很多倒垂的钟乳石。洞中不怎么深，五丈之内，后面的洞壁呈环状前拥，下方裂开一个小洞口。分开缝隙进去，一丈多就到了头，没有别的奇特之处。出洞后，仍然沿着北边的石崖向西上爬。比贴身横着爬艰难，随即顺着山峡上登，希望有路向北绕下山，很久都没找到。半里，翻越到山坡的西面，又抬头望见山坡上面的山崖高峻穹隆，有个山洞位于山崖下，洞口向南，益发竭力跌跌撞撞向那里走去。半里，进了洞。洞前有巨石挡在洞口，洞口分为两个，先从那西边的洞口进去。洞口以内立即随着巨石的后方向东转，洞中夹成深邃隐蔽的密室，钻到洞的东边，洞中又旋绕成后室，不过也是一丈多就到了头，没有深入进去。旋即从山洞东边的洞口出来。回头眺望巨石之上，与洞顶下覆之处，还余下一丈多。洞口的东边，又环绕着一块岩石对着洞口，那块岩石悬在中央如同平台，如果放把梯子登上岩石，收揽的景色会更奇妙了。出洞后，沿着山崖往北行半里，脚下也都是悬崖无路可走，不过全是草根悬挂着。于是坐下向下坠，把双脚伸向前，两手反向后面拉住草根，略微作出那投空而下的姿势，顺山势下滑一里，竟然来到山麓。与顾仆相见，就像再生一样了。

日将过午，食携饭于路隅，即循西山北行。三里而西山中逊，又一里，有村倚西山坞中，又半里，绕村之前而北，遂与江遇，盖江之西曲处也。其村西山后抱，东江前揖，而南北两尖峰，左右夹峙如旗鼓，配合甚称。有小溪从后山流出，傍村就水，皆环塍为田，是名喇哈寨，亦山居之胜处也。溯江而北，半里，度小溪东注之桥，复北上坡。二里，东北循北尖峰之东麓。一里余，仰见尖峰之半，有洞东向高穹，其门甚峻，上及峰顶，如檐覆飞空，乳垂于外，槛横于内，而其下甚削，似无陟境，盖其路从北坡横陟也。余时亦以负荷未释，遂

先趋厂。又北一里余，渡一西来之涧，有村庐接丛于江之西岸，而矿炉满布之，是为南香甸。乃投寓于李老家，时甫过午也。

【译文】

太阳快过中午，在路旁吃了带来的饭，立即沿着西山往北行。三里后西山从中间向后退去，又行一里，有村庄依傍在西山的山坞中，又行半里，绕到村子的前边往北行，终于与江水相遇，大概是江流向西弯曲之处了。这个村子，西山在后面围抱，东江在前方作揖，而南北两座尖峰，夹峙在左右如同旗鼓，配合得十分相称。有条小溪从后山流出来，村子附近靠着水边，都是土埂环绕着的水田，这里名叫喇哈寨，也是山间居住景色优美的地方。溯江流往北行，半里，走过向东流淌小溪上的桥，再往北上坡。二里，向东北沿着北面尖峰的东麓走。一里多，仰面看见尖峰的半中腰，有个洞面向东高高隆起，洞口非常高峻，上方直达峰顶，如下覆飞空的屋檐，石钟乳垂在洞外，门槛横在洞内，可洞的下方非常陡削，似乎没有上登的地方，大概去那里的路要从北面的山坡横向上登。我此时也因为挑着担子未能放下，就先赶往矿厂。又向北一里多，渡过一条西面流来的山涧，有村庄房屋成群连接到江的西岸，而炼矿的炉子布满甸子，这是南香甸。于是投宿到李老家中，此时刚过正午。

先是，余止存青蚨三十文，携之袖中，计不能为界头返城之用，然犹可籴米为一日供。迨石房洞扒山，手足无主，竟不知抛堕何所，至是手无一文。乃以褶袜裙三事悬于寓外(1)，冀售其一，以为行资。久之，一人以二百余文买□裙去。余欣然，沽酒市肉，令顾仆烹于寓。余亟索饭，乘晚探尖峰之洞。乃从村西溯西来之溪，半里，涉其南，从僰彝庐后南蹑坡。迤逦南上一里，遂造洞下。洞内架庐三层，皆五楹，额其上曰“云岩寺”。始从其下层折而北，升中层，折而南，升上层。其中神像杂出，然其前甚敞。石乳自洞檐下垂于外，长条短缕，缤纷飘飏，或中透而空明，或交垂而反卷，其状甚异。复极其北，顶更穹盘而起，乃因其势上架一台，而台之上又有龛西迸，复因

其势上架一阁。又从台北循崖置坡，盘空而升，洞顶氤氲之状，洞前飘洒之形，收览殆尽。台之北，复进一小龛南向，更因其势而架梯通之，前列一小坊，题曰“水月”，中供白衣大士。余从来嫌洞中置阁，每掩洞胜，惟此点缀得宜，不惟无碍，而更觉灵通，不意殊方反得此神构也(2)。时洞中道人尚在厂未归，云磴不封，乳房无扃，凭憩久之，恨不携囊托宿其内也(3)。洞之南复有一门骈启，其上亦有乳垂，而其内高广俱不及三之一，石色赭黄如新凿者。攀其上级，复透小穴西入，二丈后曲而南，其中渐黑，而有水中贮，上有滴沥声，而下无旁泄窦，亦神瀵也。洞中所酌惟此。其中穴更深迥，但为水隔而黑，不复涉而穷之。乃下，仍从北崖下循旧路，二里返寓。遂啜酒而卧，不觉陶然。

【注释】

(1)褶(dié)：夹衣。裙：古代男子的下身也穿裙。

(2)殊方：边远偏僻的地方。

(3)瀵(fèn)：水源深大而由地底下喷出者。《列子·汤问》：终北国有“山名壶领，状若甑甄。顶有口，状若员环，名曰磁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过兰椒，味过醪醴。”神瀵可算是形状奇特、味道醇美的神泉。

【译文】

这之前，我只剩下三十文铜钱，把它们携带在袖子中，估计不够作为从界头返回城中的费用，但还可以买米作为一天的口粮。到石房洞爬山时，手脚无主，竟然不知道抛落在什么地方，到这时手中没有一文钱。只好把夹衣、袜子、裙子三件东西悬挂在寓所外边，指望卖掉其中之一，作为路费。很久后，一个人用二百文钱把绸子裙买走。我十分欣喜，打酒买肉，命令顾仆在寓所中烧煮。我急忙要饭来吃了，乘着晚照去探尖峰上的洞。于是从村西溯西面流来的小溪走，半里，涉到溪水南岸，从僰彝的屋后向南上登山坡。逶迤向南上登一里，就到了山洞下。洞内架起三层房屋，都是五开间，屋上的匾额写

着“云岩寺”。开始时从洞的下层折向北，爬上中层，折向南，爬到上层。屋子中神像杂乱出现，不过屋子前方山峰宽敞。石钟乳从洞檐上下垂在外边，长的成条短的为缕，缤纷飘扬，有的中间穿通而且又空又亮，有的相交下垂而且翻卷上去，它们的形状十分奇异。再穷尽洞的北边，洞顶更加穹隆盘绕而起，便就着地势在上边架起了一座平台，而平台之上又有石龛向西迸裂，再就着地势在上边架起一个楼阁。又从平台北边沿着石崖设置了斜坡，向高空盘绕上升，洞顶的氤氲之状，洞前的飘扬潇洒之形，几乎尽数收揽。平台的北边，又迸裂开一个面向南的小石龛，再就着地势架了梯子通到那里，前方立着一座小牌坊，题写着“水月”，石龛中供奉着白衣观音。我从来都厌恶在洞中建楼阁，每每遮住了洞中的胜景，唯有此处点缀得宜，不仅没有妨碍，而且更觉得灵妙通畅，意想不到偏僻边远的地方反而见到如此神奇的建筑。此时洞中的道人还在矿厂没回来，入云的石阶没封闭，石钟乳上的房屋没上锁，歇息凭眺了很久，悔恨没带来行李寄宿在洞中了。洞的南边又有一个洞口并排开启，洞的上方也有石钟乳下垂，但洞内高处宽处都不到前边那个洞的三分之一，岩石的颜色赭黄如像新开凿成的样子。攀登那向上去的石阶，再钻过小洞向西进去，两丈后弯向南，洞中渐渐黑下来，但洞中积有水，顶上有滴水声，可下边四旁没有泄水的孔洞，也算是一处神奇的泉水。洞中取水唯有此处。它的中洞更加深远，但被水隔开又黑暗，不再涉水去穷尽洞中。于是下山，仍然从北门的山崖沿着原路下走，二里返回寓所。于是喝酒后躺下，不知不觉舒畅快乐地睡着了。

南香甸(1)，余疑为“兰香”之讹，盖其甸在北，不应以南称也。山自明光分派来，西即阿幸东南来之山，东乃斜环而南，至甸东乃西突而南下，夹江流于中。其流亦发于明光，北即姊妹山东行之脉也，是为固栋东江之源。此中有“明光六厂”之名，而明光在甸北三十里(2)，实无厂也，惟烧炭运砖，以供此厂之鼓炼。此厂在甸中，而出矿之穴在东峰最高处，过雅乌北岭，即望而见之，皆采挖之厂，而非鼓炼之厂也。东峰之东北有石洞厂，与西北之阿幸，东南之灰窑，共为六厂

云。诸厂中惟此厂居庐最盛。然阿幸之矿，紫块如丹砂；此中诸厂之矿，皆黄散如沙泥，似不若阿幸者之重也。

【注释】

(1)南香甸：在今小辛街一带。其南的喇哈寨，今称老花寨。寨南北两尖峰今皆称大尖山，南峰海拔2150米，北峰海拔2196米。北尖山麓今仍存银岩寺，即古云岩寺。

(2)明光六厂：包括明光、南香甸、石洞、阿幸、灰窑、雅乌，为明代在今腾冲县北境著名的银矿区。明光厂在南香甸北三十里，则应位于今东营以北。

【译文】

南香甸，我怀疑是“兰香”的错读，因为这个甸子在北面，不应该用“南”来称呼。山从明光分出支脉延伸而来，西面就是阿幸厂东南延伸来的山，向东延伸后斜着往南环绕，到甸子东面就向西前突后往南下延，把江流夹在中间。这条江流也是发源于明光，北面就是姊妹山往东延伸的山脉了，这是固栋东江的源头。这一带有“明光六厂”之名，而明光在甸子北边三十里，实际没有厂，只是烧炭运砖，用来供这里的厂中鼓铸冶炼。这个厂在甸子中，但出矿的矿坑在东峰的最高处，过了雅乌山的北岭，立即就能望见矿区，都是开采挖掘的矿厂，却不是鼓铸冶炼的厂。东峰的东北有个石洞厂，与西北的阿幸厂，东南的灰窑，一共是六个厂。各厂中唯有这个厂居民房屋最兴盛。然而阿幸厂的矿石，是紫色的块状体如同丹砂；这一带各厂的矿石，都是黄色松散的如同泥沙，似乎不如阿幸厂的矿石那样重了。

二十八日　晨起，雾甚。平明，饭而为界头之行。其地在南香甸东南，隔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东北大厂逾山(1)，则高壑重叠，路小而近；由南香东南阳桥矿逾东岭，则深峡平夷，路大而遥。时因霾黑，小路莫行，遂从土人趋阳桥道(2)，且可并揽所云石洞也。从村东度江桥。其桥东西横架于东江之上，覆亭数楹。由桥东，即随江东

岸，循东山南向行。东山者，即固栋江东山之脉，北自明光来，至大厂稍曲而东南，至是复西突而南下，屏立南香甸之东。其上有矿穴当峰之顶，茅舍缘之，自雅乌北岭遥望，以为南香甸也，至而后知为朝阳出矿之洞。然今为雾障，即咫尺东山，一无所睹，而此洞直以意想定之而已。南行八里，则有峡自东山出，遂东转而蹈之。其峡北即东山至此南尽，南即东岭之转西，西矗于南香甸南，为江东山北岭者也。开峡颇深，有泉西出而注于东江，即昨所从巇嵲山前分岐渡江而东入之峡也。峡径虽深，而两崖逼仄。循北山东行二里，望见峡内乱峰参差，扼流跃颖，亟趋之。一里至其下，忽见北崖中迸，夹峙如门，路乃不溯涧东上，竟北转入门。盖门左之崖，石脚直插涧底，路难外潆，故入而内绕耳。由门以内，仍东蹑左崖之后，一里，遂逾乱峰之上，盖石峰三四，逐队分行，与流相鏖，独存其骨耳。循北峰揽涧南乱峰，又东一里，路复北转，蹈北峰之隙北下。半里，则峰北又开一峡，自北而南，与东来之峡，会于北峰东突之下，同穿乱峰之隙而西。所谓北峰者，从大厂分支西南下，即南香甸东突之峰，余今所行路，循其南垂向东者也，其东南垂亦至是而尽。是山之西北，有矿西临南香甸者，曰朝阳洞；是山之东南，有矿东临是峡者，曰阳桥。阳桥之矿，亦多挑运就煎炼于南香，则知南香乃众矿所聚也。随峡北望，其内山回壑辟，有厂亦炉烟勃勃，是为石洞厂(3)。所云石洞者，大厂之脉，至是分环：西下者，自南香东界而南至阳桥，下从峡中，又东度一峰，突为“虎砂”而包其内；东下者，亦南走而东环之，至东岭而西转，穹为江东山北境，绕为“龙砂”而包其外。其水自石洞东，南出合东岭北下之水，西注于乱峰，与阳桥度峡水合流，西注东江。是石洞者，众山层裹中之一壑也，从阳桥峡北望而见之，峡中度脉而东，虽无中界之脊，而水则两分焉。

【注释】

(1)大厂：今为大洞铅厂。

(2)阳桥：二十七日记作“杨桥”。

(3)石洞厂：今称石洞坝，在明光、界头间。

【译文】

二十八日　早晨起床，雾很大。黎明，饭后动身去界头。那地方在南香甸东南方，隔着大山、大江各一重。由南香甸东北的大厂翻山走，高山上的壑谷重重叠叠，路小但近一些；由南香甸东南的阳桥矿翻越东岭，深山中的峡谷平坦，路大但远一些。这是因为阴霾天黑，小路无法走，就跟随当地人走上去阳桥的路，而且可以一并收揽所说的石洞了，从村东越过江上的桥。这座桥呈东西向横架在东江之上，覆盖着几间亭子。由桥东头，立即顺着江的东岸，沿着东山向南行。东山这座山，就是固栋江东山的山脉，从北面明光延伸来，延到大厂稍微弯向东南，到这里又向西前突后往南下延，屏风样矗立在南香甸的东面。山上有矿坑位于山峰的顶上，茅草房沿着矿井建盖，从雅乌山的北岭远远望去，以为就是南香甸了，来到后才知道是朝阳出矿的矿洞。然而今天被雾气遮着，即便是近在咫尺的东山，也一无所见，而这个矿洞的位置只是凭主观想象来推定它而已。往南行八里，就有峡谷从东山出来，于是向东转后踩着峡谷走。这条峡谷北面就是东山延伸到这里在南边的尽头处，南面就是东岭向西转，往西延伸矗立在南香甸的南面，成为江东山北岭的山了。开阔的峡谷相当深远，有泉水向西流出后注入东江，就是昨天我从高大险峻的山前边分岔渡江后向东走进去的峡谷了。峡谷纵向虽然深远，但两面的山崖十分狭窄。沿着北山往东行二里，望见峡谷内杂乱的山峰参差不一，扼住水流，如锥尖跃出，急忙向那里赶过去。一里来到山峰下，忽然看见北面的山崖从中迸裂开，对峙如门，路于是不溯山涧往东上走，竟然向北转进门内。门左边的石崖，石脚笔直插进山涧底，路难以从外边绕过去，所以进入门内绕路走罢了。从石门以内，仍然向东登上左边的石崖之后，一里，就翻越到杂乱的山峰之上，是三四座石峰，分行成对追逐着，与流水相鏖战，仅保存下那骨状的山石。沿着北峰游览山涧南边杂乱的山峰，又向东一里，路又向北转，踏着北峰的缺口往北下

走。半里，就见山峰北面又敞开一条峡谷，自北向南，与东面来的峡谷，在北峰向东前突之处的下方会合，一同穿过杂乱山峰间的空隙向西而去。所谓的北峰，从大厂分支往西南下延，就是南香甸往东前突的山峰，我今天所走的路，沿着它的南垂向东而去，它的东南垂也是到了这里就到了头。这座山的西北，有矿厂西边面临南香甸的，叫做朝阳洞；这座山的东南，有矿厂东边面临这条峡谷的，叫做阳桥。阳桥的矿石，也大多挑运到南香甸去烧炼，这才知道南香甸是各地矿石聚集的场所。顺着峡谷往北望，峡谷内山峰回绕壑谷开阔，有矿厂也是炉烟浓浓的，那是石洞厂。所说的石洞，大厂的山脉，延伸到这里分支环绕：往西下延的，从南香甸东部往南延伸到阳桥，从峡中下延，又向东延过一座山峰，突起成为“虎砂”而后把石洞包围在内；向东下延的，也是往南延伸后往东环绕着石洞，延到东岭后向西转，隆起成为江东山的北境，绕成“龙砂”后把石洞包围在外。这里的水出自石洞东边，向南流出来汇合东岭往北下流的水，向西注入乱峰丛中，与阳桥流过峡中的水合流，向西注入东江。这样，石洞这地方，是群山层层包裹中的一个壑谷，从阳桥的峡谷中向北望就能望见它，峡中延过的山脉往东去，虽然没有隔在中间的山脊，而水却两面分流了。

余时欲从峡趋石洞，虑界头前路难辨(1)，不若随同行者去，遂舍石洞，从东峡溯流入。三里，则路东有峰前屏，北界阳桥东度之峰，至是东尽。石洞之水，随东屏之山，南出而西转，则阳桥南峡之上流也。路抵东屏前山下，亦分岐为二：东北溯石洞水逾岭者，为桥头路；东南溯东岭北下之水逾岭者，为界头路。然则西下峡中之水，以石洞者为首，以东岭者为次也。于是东南上坡，二里余，陟岭巅，是即所谓阳桥东岭矣。逾岭即南下。一里，复陟峡而上，从岭上南行。二里，就其东南坡而下，二里，越东流之壑。复稍上二里，越其南坡，再下。有岐下东大峡，为同行者误而南，一里余，始知其误。乃莽陟坡而东北，一里，遇西来道，偕之东陟塍。一里余，则龙川东江之源，滔滔南逝，系藤为桥于上以渡。桥阔十四五丈，以藤三四枝高络于两崖，从树杪中悬而反下，编竹于藤上，略可置足，两旁亦横竹

为栏以夹之。盖凡桥巩而中高，此桥反挂而中垂，一举足辄摇荡不已，必手揣旁枝，然后可移，止可度人，不可度马也。从桥东遵塍上，始有村庐夹路。二里，复东上坡，由坡脊东行。其坡甚平，自东界雪山横垂而西下者。行其上三里，直抵东山下，是为界头村。其村倚东山而北，夹庐成街。而不见市集。询之，知以旱故，今日移街于西北江坡之间，北与桥头合街矣(2)。盖此地旱即移街，乃习俗也。乃令顾仆买米而炊。余又西北下抵街子，视其扰扰而已，不睹有奇货也。既乃还饭于界头。其地已在龙川江之东，当高黎贡雪山西麓(3)，山势正当穹窿处。盖高黎贡俗名昆仑冈，故又称为高仑山。其发脉自昆仑，南下至姊妹山；西南行者，滇滩关南高山；东南行者，绕小田、大塘(4)，东至马面关(5)，乃穹然南耸，横架天半，为雪山、为山心、为分水关，又南而抵芒市，始降而稍散，其南北之高穹者，几五百里云，由芒市达木邦，下为平坡，直达缅甸而尽于海，则信为昆仑正南之支也。

【注释】

(1)界头：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北境。

(2)桥头：今名同，在界头北8公里的龙川江东岸。

(3)雪山：海拔3822米，为腾冲、保山界上高黎贡山的最高点。

(4)大塘：今名同，在腾冲县东北隅，界头北境。

(5)马面关：今名同，在腾冲县桥头、大塘及隆阳区勐古间的适中处，高黎贡山脊，海拔3194米。原称马回关，光绪《腾越厅志》卷二地舆志，“曰马回者，言其山险，马至此而回也，今马面关即马回之讹。”大塘、马面皆明清时著名隘口。明代已有九隘之称，明人吴宗尧著《腾越八关九隘论》。但乾隆《腾越州志》称七隘，且列六隘名。光绪《腾越厅志》称九隘，又注“后增一隘为十隘”。看来，隘的多少并无定数，比较一致的有止那隘、古勇隘、滇滩隘、明光隘、大塘隘，马面隘。关偏在西南，隘则在北面；关多建在山顶，居高临下，隘多设于山腰，堵截来路；关主要防备缅甸，隘主要针对“野夷”。但有的隘也称关。

【译文】

我这时想从峡中赶到石洞去，考虑前去界头的路难以辨认，不如跟随同行的人前去，就放弃了石洞，从东面的峡谷中逆流进去。三里，就见路东边有座山峰屏风样矗立在前方，北面阳桥向东延伸的山峰，到这里到了东面的尽头。石洞的水，顺着东面屏风样的山，往南流出后向西转，就是阳桥南面峡谷中流水的上游了。路抵达前方东面屏风样的山的下面，也分为两条岔路：向东北溯石洞流出来的水翻越山岭的，是去桥头的路；向东南溯东岭往北下流的水翻越山岭的，是去界头的路。然而往西下流到峡中的水，以从石洞流出的居首位，以从东岭下流的居于次。从这里往东南上坡，二里多，登上岭头，这就是所谓的阳桥东岭了。翻过岭头立即往南下行。一里，再涉过峡谷上爬，从岭上往南行。二里，顺着山岭东南面的山坡下走，二里，越过水向东流的壑谷。再渐渐上走二里，越过这里南面的山坡，再次下走。有条岔路下到东面的大峡谷中，被同行的人错领向南走，一里多，才知道路走错了。于是茫然地往东北爬坡，一里，遇上西面来的道士，与他一同往东登上土埂。一里多，就见龙川江东江的源头，滔滔不绝往南流逝，在江上系藤条作为桥以便渡江。桥宽十四五丈，用三四根藤条高高地连接着两岸的山崖，从树梢向中间悬垂反曲向下，编竹子在藤条上，略微可以放脚，两旁也横有竹子作为护栏夹着中间。凡是桥都是中央高拱，这座桥反而悬挂着向中间下垂，一抬脚就摇晃动荡不停，必得要手拉着两旁的藤条，然后才可移步，只可以过人，不能过马，从桥东沿着土埂上走，开始有村庄房屋夹在路旁。二里，再往东上坡，由坡脊上往东行。这条山坡十分平坦，是从东面的雪山向西横向下垂形成的。行走在坡上三里，直达东山下，这里是界头村。这个村子背靠东山面向北，房屋夹成街市，但不见集市。询问原因，知道是由于天旱的缘故，今天街子移到西北面的江流与山坡之间，与北边桥头的街子合在一起了。原来此地天旱就迁移街子，是习俗。于是命令顾仆买米来做饭。我又往西北下到街子中，只见街子上也是扰扰攘攘而已，不见有奇特的货物。既而就回来在界头吃饭。此地已在龙川江的东面，位于高黎贡雪山的西麓，山势正当穹隆之处。高黎贡山俗名叫昆仑冈，所以又称为高仑山。它的山脉起自于昆仑

山，往南下延到姊妹山；向西南延伸的，形成滇滩关南面的高山；向东南延伸的，绕过小田、大塘，往东延到马面关，就穹然向南耸起，横架在半天之上，成为雪山，成为山心，成为分水关；又往南延伸到芒市，山势才降低渐渐散开，山脉由南到北高大穹隆的山峰，几乎有五百里；由芒市到达木邦，下延成为平缓的坡地，直达缅甸而后在海边到了头：这确实是昆仑山正南方的支脉。

由界头即从雪山西麓南行，屡逾西突之坡，十五里，遥望罗古城倚东山坡间(1)，有寺临之。此城乃土蛮所筑之遗址。其寺颇大。有路从此逾雪山，过上江。又南二里，过磨石河。又南二里，越一山，又逾一西突之坳。又南二里，过一小木桥。又南一里，越一坡，乃循坡东转。二里，抵东南峡口，有山自东大山南环而峙于门，大路逾坡而南上，小径就峡而西南。乃就峡口出，则前所过藤桥江亦自坞北来，遂循其东岸而南。三里，始有村倚江岸，乃傍村南行。又一里，宿瓦甸(2)。濒江东岸，亦南北大坞也，村塍连络；东向大山，即雪山，渐南与山心近矣。

【注释】

(1)罗古城：今作罗哥城。另有罗妹城。两城相隔数里，建在高台上的城墙犹存。

(2)瓦甸：宣德二年(1427)置瓦甸长官司，正统五年(1440)升为瓦甸安抚司，属永昌府。今仍称瓦甸，又称永安，在腾冲县东北境，界头和曲石之间的龙川江东岸。

【译文】

由界头立即从雪山西麓往南行，屡次翻越向西突的山坡，十五里，远远望见罗古城紧靠在东山的斜坡上，有寺庙面临罗古城。这座城是土著蛮族修筑的遗址。那座寺庙相当大。有路从此地翻越雪山，翻过去是上江。又向南二里，经过磨石河。又往南行二里，越过一座山，又越过一个向西前突的山坳。又向南二里，走过一座小木桥。又向南一里，翻越

一条山坡，就沿着山坡向东转。二里，抵达东南方的峡口，有座山从东面的大山向南环绕后屹立在峡口，大路翻越山坡后往南上走，小径走入峡中往西南行。于是走近峡口出来，就见前边走过的藤桥下的江水也从山坞北边流来，就沿着江的东岸往南行。三里，开始有村庄紧靠着江岸，就从村庄旁边往南行。又行一里，住宿在瓦甸。濒临江的东岸，也是个南北向的大山坞，村庄田野相连；东边面对的大山，就是雪山，渐渐向南与山心接近了。

二十九日　饭而平明，随江东岸行。二里余，两岸石峰交合，水流峡间，人逾崖上，江为崖所束，奔流若线，而中甚渊深。峡中多沸水之石，激流荡波，而渔者夹流置罾于石影间，揽瑶曳翠，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1)，固自胜也。半里，越崖南下。江亦出峡，有石浮波面，俨然一鼋鼍随水出也(2)。又南二里，过上庄，有山西突，中夹坞成田，村倚突峰之东，江曲突峰之西，而路循坞中。逾脊而西南，又一里余，复与江遇，而两崖复成峡，石之突峡迎流，与罾之夹流曳翠，亦复如前也。一里，江曲而西，路从江之南，亦曲而西截向北之坞。于是北望隔江南下之山，至是中分；其东支已尽横突而东，即西峡之绕而下者；其西支犹横突西南，即固栋两江所合而南盘者；两支之中，北逊成坞，而灰窑厂临其上焉(3)。是厂亦六厂之一，所出矿重于他处，昔封之而今复开，则不及他处矣。西一里，复上一北突小冈，有竹环坡，结庐其中者，是为苦竹冈。越而南下，共一里，又越坞南上，遂从坡上南行。二里，江随西峰之嘴曲而东南，始舣舟而渡其西岸，随西山南行。一里，坡尾东掉，路亦随而东。南逾之一里，有一二家倚坡北向而居，由其东更南上一里，遂逾其东下之脊。南行脊间二里，复稍下，有小峡自西而东，其峡甚逼，中有小水，捣坑东出。乃下半里，稍西转，迎流行峡中，有数家倚峡北，是为曲石(4)。而峡之西，其内反辟而成坞，亦有村庐倚之，则峡水之所从来也。于是南截峡流，又上坡，行坡间二里，有村当路左，亦曲石之村庐。又南三里，乃随坡西转，始见坡南坞大开，水东贯之，则固栋两江合而与顺江、响水沟诸流一并东出者也。循此坡稍北，即与界头、瓦甸之

江合，是为龙川江之上流，盖交会于曲除者也。固栋之江东山，自石洞南度脊，亦中尽于曲除者也。余先自固栋历其西，又从阳桥东岭逾其北，又从瓦甸瞻其东，又从灰窑、曲石转其南，盖江流夹其三方，而余行周其四隅矣。西行一里，又南向峻下者一里，及坞底，有桥跨江，亦铁锁交络而覆亭于其上者，是为曲石桥。按《一统志》，龙川江上有藤桥二，其一在回石。按江之上下，无回石之名，其即曲石之误耶？岂其桥昔乃藤悬，而后易铁锁耶？

【注释】

(1)无问得鱼与鱼之肥否：原作“无问得鱼与否”，据徐本、陈本补。“四库”本作“无论得鱼与鱼之肥否”。

(2)鼋(yuán)：团鱼。　鼍(tuó)：亦称扬子鳄，为鳄鱼的一种。

(3)灰窑厂：今仍称灰窑，又称江南，在曲石稍西北的西沙河边上。现有灰窑水泥厂。

(4)曲石：《游记》诸本多处作“曲尺”，有误。唯本日记作“曲石”，据此统正为“曲石”。曲石在今腾冲县东北境，明光大河与界头小江在此合流后称龙川江。

【译文】

二十九日　饭后天才亮，顺着江的东岸前行。二里多，两岸的石峰交相合拢，水流在峡谷中，人翻越在石崖上，江流被石崖约束，奔腾的江流如线一样宽，但江中极为渊深。峡中有很多激起水浪的岩石，激流荡起波涛，而打鱼的人夹住江流把罾放在石影之间，如同网美玉拉翡翠，不问捕到捕不到鱼，不问鱼肥不肥，自身本来就是美景了。半里，越过石崖往南下行。江水也流出了峡谷，有块岩石浮出在水面上，俨然像一只团鱼或是鳄鱼随水浮出来。又向南二里，路过上庄，有座山向西前突，中间相夹的山坞开垦成田地，村庄紧靠突立山峰的东面，江流曲绕在突立山峰的西面，而路沿着山坞中走。越过山脊往西南行，又行一里多，再次与江流相遇，而且两面的山崖又变成峡谷，岩石突立在峡中迎着江流，以及夹住江流放罾拉起翡翠的景

色，也又如前边一样了。一里，江流向西弯曲，道路从江的南面，也向西弯曲横截通向北面的山坞。在这里向北远望隔着江流往南下延的山，延到这里从中间分开；那东面的支脉已到头，横向往东突，就是绕着西面的峡谷往下延伸的山；那西面的支脉仍然向西南横突，就是固栋东西两条江汇合处向南盘绕的山；两条支脉的中间，北面退缩进去成为山坞，而灰窑厂面临在山坞上方。这个厂也是六厂之一，出产的矿石比其他地方的重，从前封闭了矿井但如今重新开挖，就赶不上其他地方了。向西一里，又上登一座向北突的小山冈，有竹林环绕着山坡，竹林中建有房屋的地方，这是苦竹冈。越到南面下走，共一里，又越过山坞往南上走，于是从山坡上往南行。二里，江流顺着西峰的山嘴往东南弯曲，这才乘船渡到江西岸，沿着西山往南行。一里，坡尾向东掉过去，路也随着山坡往东走。向南翻越山坡一里，有一两家人紧靠山坡面向北居住，由村东再往南上行一里，于是翻越那向东下延的山脊。向南行走在山脊上二里，又渐渐下走，有条小峡谷自西通向东，这条峡谷非常狭窄，峡中有小溪，冲捣着坑谷向东流出去。于是下山半里，稍向西转，迎着溪流前行在峡谷中，有几家人紧靠峡谷北面，这里是曲石。而峡谷的西边，峡谷内反而开阔起来成为山坞，也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山坞中，就是峡中溪水从那里流来的地方了。于是向南横截峡中的溪流，又上坡，前行在坡上二里，有村庄位于路左边，也是曲石的村屋。又向南三里，就顺着山坡向西转，这才见到山坡南面的山坞十分开阔，水流向东流贯在山坞中，就是固栋东西两条江汇合后与顺江、响水沟各条水流一同合流向东流出去的江流了。沿着这条山坡稍向北流，马上与界头、瓦甸的江水合流，这成为龙川江的上游，大概是在曲除交汇的江流了。固栋的江东山，山脊自石洞往南延伸，也是中途在曲除到了头的山脉。我先前从固栋走过它的西面，又从阳桥的东岭翻越过它的北面，又从瓦甸远望过它的东面，又从灰窑、曲石转到它的南面，原来江流夹在它的三面，而我走遍了它的四面了。往西行一里，又向南陡峻地下走一里，来到山坞底，有座桥跨在江上，也是铁锁链交错连接而桥上建有亭子的桥，这是曲石桥。据《一统志》龙川江上有两座藤桥，其中一座在回石。考

察沿江上下，没有回石的地名，那它就是曲石的误写吗？难道这座桥从前是用藤条悬挂的，而后才改建成铁索桥的吗？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西向由峡上。二里余，复南向陟岭，二里余，登岭头。有三四家当岭而居，是为酒店(1)，以卖浆得名也。饭而行，循岭东南向二里下，稍西转，复南行坡上。又二里稍下，陟一坞而上。又南二里，过陈挥使庄。又南随峡中行，二里，有陇环前峡折而自西来，有岐直南蹑其陇，余乃随众从峡中西行。半里，渐西上，又半里，折而南上，又半里，南登陇脊，始逾东度之脉。于是南望前壑大开，直南与罗生山相对，其中成坞甚遥，州城隐隐在三十里外，东之球琅，亦可全见，惟西之宝峰，又西北之集鹰，皆为龍岘南下之支所掩，不得而见焉。余先贾勇独上，踞草而坐。久之后行者至，谓其地前有盗，自东山峡中来，截路而劫，促余并驰南下。东望层峡重峦，似有寻幽之径，而行者惟恐不去之速也。

【注释】

(1)酒店：今名同，在腾冲城与曲石间，分上酒店、中酒店、下酒店三村。

【译文】

于是从江南岸上坡，向西由峡谷上走。二里多，再向南登岭，二里多，登上岭头。有三四家人在岭头居住，这里是酒店，以卖酒得名。吃饭后上路，沿着岭头向东南下行二里，稍向西转，再往南前行在山坡上。又行二里逐渐下走，越过一个山坞后上走。又向南二里，路过陈指挥使庄。又向南顺着峡谷中前行，二里，有条土陇环绕过前边的峡谷自西边折过来，有条岔路一直向南登上那条土陇，我就跟随众人从峡中往西行。半里，渐渐往西上走，又行半里，折向南上走，又行半里，向南登上陇脊，开始翻越向东延伸的山脉。从这里向南望去，前方的壑谷十分开阔，一直向南与罗生山相对，这其中形成的山坞非常遥远，州城隐隐约约在三十里开外，东面的球琅山，也可以全

部看见，唯有西面的宝峰，还有西北的集鹰山，都被龍岌山往南下延的支脉遮挡住了，不能够见到。我先一步鼓足勇气独自上登，盘腿在草上坐下。很久，后边走路的人才来到，说是此地前面有强盗，从东面的山峡中出来，拦路抢劫，催促我一同向南跑步下山。远望东方，层层深峡重重山峦，似乎有探寻幽境的路径，但路上走的人唯恐不快些离开。

下二里，望见澄波汇山麓，余以为即上干峨清海子矣。又峻下二里，有村庐当海子北岸，竹径扶疏，层峦环其后，澄潭映其前。路转其东北隅，有小水自峡间下注，有卖浆之庐当其下。入而少憩，以所负木胆浸注峡泉间，且问此海子即上干峨澄镜池否。其人漫应之，但谓海子中有鱼，有泛舟而捕者，以时插秧，止以供餐，不遑出卖。然余忆《志》言，下海子鱼可捕，上海子鱼不可捕(1)，岂其言今不验耶？循海东峻麓行二里，及海子南滨，遇耕者，再问之。始知此乃下海子(2)，上海子所云澄镜池者，尚在村东北重山之上，由此而上五里乃及之。余不能从。南二里，越一涧，有村连竹甚深，是为中干峨村(3)。由村南又南下三里，其村竹庐交映更遥，是为下干峨村。至是东坡之下，辟为深坞，而溪流南贯。由是从村南稍西，即转南向，随坡上行。一里，渐南下，俯瞰坞中溪流，已有刺小舟而浮者。既而南行二里，有一二家倚坡湾而居，与下干峨南北遥对。从此东向随坡上半里，乃蹑坡之东嘴。从其上南转，则东嘴之下，其崖甚峻，又数十家倚其麓而居，竹树蒙茸，俯瞰若不可得而窥也。南半里，稍西复转而南，半里，崖下居庐既尽。忽见一大溪东向而横于前，乃透崖而出石穴者。崖峻无路下坠，沿崖端南行半里，稍下，见有径下沿坡麓，乃令顾仆守木胆于路隅，余策杖坠麓循崖北转。又半里，投丛木中，则其下石穴交流，土人以石堤堰水北注。堤之上，回流成潭，深及四五尺(4)；堤之下，喷壑成溪，阔几盈四五丈。泉之溢处，俱从树根石眼纠缪中出(5)，阴森沁骨。掬而饮之，腑脏透彻，悔不携木胆来一投而浸之也。既乃仍南沿崖麓，半里，至顾奴候处，取木胆负而行。

【注释】

(1)上海子：即澄镜池，又名清河，今仍称青海。

(2)下海子：今称北海。下海子所在的坝子今仍称干峨。青海在东北，北海在西南，相距3公里。青海水面0.4平方公里，海拔1893米，最深处27米。北海水面0.35平方公里，海拔1730米，水深5米，周围已成沼泽。当地有谚云："北海无边，青海无底。"

(3)中干峨村：即今岗峨中村，省称中村，在北海和青海以南。

(4)深及四五尺：原缺"深及四五"四字，据宁抄本补。

(5)纠缪(liǎo)：缠绕。

【译文】

下山二里，望见澄澈的碧波汇积在山麓，我以为就是上干峨的清海子了。又陡峻地下行二里，有村庄房屋位于海子的北岸，竹丛小径，枝叶扶疏，层层山峦环绕在村后，澄碧的水潭映照在村前。路转到村庄的东北角，有条小溪从峡中往下流淌，有卖酒人的房屋正在小溪下边。进屋稍作休息，把背着的木胆浸泡在峡中流出来的泉水中，并且询问这个海子是否就是上干峨的澄镜池。那人漫不经心的答应着我的话，只是说海子中有鱼，有乘船去捕鱼的人，因为这个时节插秧，鱼只拿来供吃饭用，来不及出卖。不过我回忆起志书上说的，下海子的鱼可以捕，上海子的鱼不能捕，难道志书上的话今天不灵验了吗？沿着海子东面陡峻的山麓前行二里，来到海子南岸的水边，遇到耕田的人，再问他。才知道这是下海子，所说的上海子澄镜池的地方，还在村子东北的重重深山之上，由此地往上走五里才能到达那里。我不能从那里走。向南二里，越过一条山涧，有个村子竹林连片十分幽深，这是中干峨村。由村南又往南下行三里，这里的村子竹丛居屋交相掩映得更远，这里是下干峨村。到这里，东面的山坡之下，拓展为深深的山坞，而溪流向南流贯山坞中。由这里从村南稍向西走，马上转向南，顺着山坡上行。一里，渐渐往南下走，俯瞰山坞中的溪流，已经有撑小船漂浮的人。随即往南行二里，有一两家人依傍

在山坡下的水湾里居住，与下干峨村南北远远相对。从此处向东顺着山坡上爬半里，于是上登山坡走向东突的山嘴。从坡上向南转，就见东突山嘴之下，那里的山崖非常险峻，又有几十家人背靠山麓居住，竹丛树林蒙蒙茸茸，俯瞰过去好似不能窥见的样子，向南半里，稍向西再转向南，半里，山崖下的居民房屋完了后，忽然看见一条大溪横在前方向东流，是穿过山崖从石洞中流出来的水流。山崖险峻无路下坠，沿着山崖前端往南行半里，略下走，见有条小径向下沿着坡脚走，就命令顾仆在路边守着木胆，我拄着手杖坠下坡脚沿着山崖向北转。又行半里，投身丛林中，就见那下边石穴中流水交错流淌，当地人用石堤拦水向北流淌。石堤之上，回旋的水流积成水潭，深达四五尺；石堤之下，水喷进壑谷形成溪流，宽处几乎达到四五丈。泉水溢出的地方，全是从树根石眼缠绕中渗出来，阴森森的沁入心骨。捧一捧水喝下，透彻肺腑，后悔没带木胆来投入水中浸泡一下了。既而仍然向南沿着崖脚走，半里，来到顾奴等候之处，取来木胆扛着上路。

又南二里下坡，有数家当坡之东，指余东向逾梁。其梁东西跨干峨下流之溪，《志》所谓马场河也。逾梁东，即东南逾田塍间，三里，抵东山下，又有溪自东而西，有梁南北跨之，是为迎凤桥，以其西有飞凤山也。桥下水即东南出于赤土坡者，北流至罗武塘，出马邑村，西向经此而与马场河合(1)。过桥遂直趋而南。二里，再南逾一梁，梁下水如线将绝，则黄坡泉之向北而西转者。又南一里，又南逾一梁，其水亦将绝，则饮马河之向北而西转者(2)。又南一里，入腾越北门。行城中二里，出南门。城中无市肆，不若南关外之喧填也(3)。抵寓已下午矣。

【注释】

(1)“出马邑村”二句：马邑村，今作蚂蚁村。此水明时称马邑河，即今沙河。马场河因马场得名，今作马厂，分上、下两村，临近马场河汇入沙河处。

(2)饮马河：今称运马水河，在腾冲城边。

(3)喧填：声大而杂。

【译文】

又向南下坡二里，有几家人位于山坡的东面，指引我向东过桥。这座桥东西向横跨在干峨下游的溪水上，是志书所说的马场河了。过到桥东，立即向东南穿越在田野间，三里，抵达东山下，又有溪水自东向西流，有座桥南北向横跨溪流，这是迎凤桥，是因为桥西面有座飞凤山。桥下的溪水就是从东南方的赤土坡流出来的，往北流到罗武塘，流出马邑村，向西流经此地后与马场河合流。过桥后就一直向南赶路。二里，再次向南走过一座桥梁，桥下的水如线一样将要断流，这是黄坡泉向北流淌后向西转来的水流。又向南一里，又向南走过一座桥梁，桥下的水也将要断流，这是饮马河向北流后向西转来的水流。又向南一里，进入腾越州城北门。前行在城中二里，走出南门。城中没有集市店铺，不如南关外那样喧哗繁荣。抵达寓所已经是下午了。

滇游日记十(1)

【题解】

《滇游日记十》是徐霞客旅游云南腾越州(今腾冲县)和永昌府(今保山市隆阳区)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徐霞客主要旅游腾冲南境，途经绮罗、团山、杨广哨、半个山等地，考察了壮观的硫磺塘沸泉及罗汉冲、大洞等温泉。霞客游屐南到马鹿塘一带，考察的范围已达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境。

十九日离腾越州东返，以后六月份都在永昌。永昌府是滇西重镇，也是《徐霞客游记》记录字数最多的府县。徐霞客寓居太保山腰的会真楼，得闪人望、闪知愿等朋友的盛情款待，游憩甚欢。徐霞客游遍城附近的太保山、易罗池及其他风景园林；往南游石花洞，浴蒲缥温泉，考察诸葛堰等水利设施；往北游龙王塘、卧佛寺，浴金鸡温泉；往东南登哀牢山，考察东河伏流的天生桥。保山、腾冲物产丰富，《徐霞客游记》记录了各种玉石及如何碾玉，也记录了各种花卉和水果。

己卯五月初一日(2)　平明起，店主人言："自往尖山后，参府吴公屡令把总来候，且命店中一至即入报。"余不知其因，令姑缓之，且游于市，而主人不听。已而吴君令把总持名帖来，言："欲躬叩，旅肆不便，乞即枉顾为幸。"余颔之，因出观街子。此处五日一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麓。是日因旱，断屠祈雨，移街子于城中。旱即移街，诸乡村皆然。遂往晤潘捷余。捷余宴买宝舍人(3)，留余同事。余辞之，入城谒参府。一见辄把臂入林(4)，款礼颇至。是日其子将返故乡，内简拾行囊，余辞之出。吴，四川松潘人(5)。为余谈大江自彼处分水岭发源，分绕省城而复合(6)。且言昔为贵州都阃，与陈学宪平人士奇同事，知黄石斋之异。下午还寓。集

鹰山宝藏徒径空来顾，抵暮别去。

【注释】

(1)《滇游日记十》：在乾隆刻本第九册上。　徐本自己卯五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第十册上，自己卯八月初一日至九月十四日在第十册下，上下合题曰“滇”，有提纲云：“自腾越罗生山、杨广哨、硫磺塘还至腾越。过龙川、高良工山、潞江、蒲缥、永昌、哀牢山、清水沟、峡口山、笔架山、山窠、卧佛寺、金鸡村、宝盖山、虎坡、干海子、玛瑙山、松坡、猛赖、上江蛮边、石城、北冲、清水关，再还永昌。养邑、腊彝、枯柯、右甸、锡铅、顺宁府、云州。再从顺宁渡澜沧江、三台山、阿禄司、新牛街，渡壁溪江、瓦葫芦、猪矢河、蒙化府、天姥崖、龙庆关、迷渡、清华洞大脊、洱海城、荞甸、宾川州、炼洞，还至鸡足山止。”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舍人：公侯都督及各卫指挥嫡长次子才可试用者，为散骑参侍舍人，隶都督府，充宿卫，或署各卫所司，听候差遣。

(4)把臂：互相扶住手臂，表示亲密。

(5)吴，四川松潘人：吴荩臣，字忠宇，号巨卿，四川松潘人。其先祖洪武年间立有战功，擢松潘卫百户，世袭，数传至荩臣。天启二年(1622)奢崇明围成都，奉调驰援，事平，升松潘卫指挥佥事。崇祯六年(1633)升贵州都司。崇祯十年(1637)转腾冲卫参将。崇祯十四年(1641)升云南协副将。在腾冲所题写的摩崖“奠高山大川”今存。松潘：明置松潘卫，隶四川都司，在今四川松潘县。

(6)“为余谈”二句：此处指岷江源。省城指四川布政司治成都府，即今成都市。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一日　黎明起床，店主人说：“自从您前往尖山之后，参将府的吴公屡次命令把总前来等候，并且命令店中您一到就进府去报告。”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命令他暂缓报告，暂且去游一游街市，但店主人不听。不久吴君命令把总拿着名帖前来，说：“想要亲自叩拜，但旅店中不方便，乞请您马上枉

驾前来拜访便是幸事。”我点头同意了他，于是出门观看街子。这地方五天赶一次大街，大街在南门外来凤山山麓。这一天因为天气干旱，停止宰杀牲口祈雨，把街子移到城中。天旱就迁移街子，各地乡村都这样。于是前往会见潘捷余。潘捷余宴请来买珠宝的舍人，挽留我一同赴宴。我辞谢了他，进城拜谒参将府。一见面就互相拉住手臂志气相投，款待的礼节相当周到，这一天他的儿子即将返回故乡，在内室收拾行李，我告辞他出门来。姓吴的，是四川松潘卫人。向我谈起大江从他们地方的分水岭发源，分流绕过省城后再次合流。并且说起从前他担任贵州都司时，与学官陈平人(表字士奇)是同事，了解黄石斋的奇异之处。下午返回寓所。集鹰山宝藏的徒弟径空前来拜访，到天黑告别离去了。

初二日　余止寓中。云峰山即尖山老师法界来顾。州庠彦李虎变昆玉来顾(1)。李居绮罗。

【注释】

(1)李虎变：腾冲下绮罗村人，原名李振邦，虎变为其乳名，痒生。当地人习称他们这支李家为“老虎李”。其父经商创业，家境殷富，不忘报恩乡里，常施钱粮济困。虎变与其妻尹氏不仅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双双寿过百年，乾隆三年(1738)获旌表“双寿”。见《保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高镇仁《徐霞客居住李虎变家遗址考》。昆玉：对于他人兄弟的美称。

【译文】

初二日　我停在寓所中。云峰山就是尖山的老禅师法界来拜访。州学中的贤士李虎变兄弟来拜访。李家住在绮罗。

初三日　参府来候宴。已又观音寺天衣师令其徒来候，余以参府有前期，辞之。上午赴参府招，所陈多腊味，以断屠故也。腊味中始食竹鼯。下午别之出。醉后过万寿寺拜法界，不在。出西门半里，过凌云桥(1)，又西半里，由玉泉池南堰上西山之麓(2)，则观音寺在焉(3)。寺东向临玉泉池，寺南有古刹并列，即玉泉寺矣。天衣师拜经观音寺，三年不出，一见喜甚，留余宿。余辞以他日，啜其豆浆粥而返，

已昏黑矣。

【注释】

(1)凌云桥：俗称观音塘桥，近年改建后称新桥。

(2)玉泉池：今名同，建有自来水厂。

(3)观音寺：今存，在腾冲城北郊。所在的村因名观音塘。

【译文】

初三日　参将府派人来等候我去赴宴。不久又有观音寺的天衣法师命令他的徒弟前来迎候，我因为与参将府事前有约定，辞谢了他。上午赴参将府的召请，陈列的多半是腊味，是由于停止屠牲的缘故。腊味中第一次吃到竹鼯。下午告别参将出来。酒醉后到万寿寺去拜访法界，不在。走出西门行半里，过了凌云桥，又往西行半里，由玉泉池南边的堤坝上走到西山的山麓，就见观音寺在那里了。寺庙向东面临玉泉池，寺南边有座古刹并列，就是玉泉寺了。天衣法师在观音寺拜经，三年不出门，一见面高兴极了，挽留我住宿。我答应改天来住辞谢了他，喝了他的豆浆粥后返回来，已经天色昏黑了。

初四日　参府令门役以《州志》至。方展卷而李君来候。时微雨，遂与之联骑，由来凤山东麓循之南，六里，抵绮罗，入叩李君家。绮罗(1)，《志》作矣罗，其村颇盛，西倚来凤山，南瞰水尾山，当两山夹凑间。盖罗汉冲之水，流经大洞、长洞二小阜间，北曲而注于平坞，乃分为二流，北为饮马河而抵城东，南为绮罗水而逼南山下，又西逼来凤东南麓，乃南捣两山夹间。是村绾其谷口，竹树扶疏，田壑纡错，亦一幽境云。是夜宿李君家。

【注释】

(1)绮罗：今名同，又作矣罗，分上绮罗与下绮罗。按霞客所行里距，此应为今下绮罗。

【译文】

初四日　参将府命令守门的差役把《腾越州志》送来。刚翻开书而李君前来问候。这时下着细雨，便与他并排骑马，由来凤山的东麓顺着山麓往南行，六里，抵达绮罗，进去拜见李君的家人。绮罗，志书写作矣罗，这个村子颇为兴盛，西面紧靠来凤山，南面远看水尾山，位于两山相夹凑拢之间。罗汉冲的水，流经大洞、长洞两座小土阜间，向北弯曲后流入平坦的山坞中，于是分为两条支流，北面的是饮马河，流到城东，南面的是绮罗水，逼近南山下，又往西逼近来凤山的东南麓，于是往南捣入两山的夹谷间。这个村庄盘结在山谷口，竹林树丛摇曳扶疏，田野壑谷迂曲错杂，也是一处幽雅的环境。这天夜里住在李君家中。

余初望腾越中坞，东为球琅、矣比，西为宝峰、毗卢，南为来凤、罗生，北为干峨、飞凤。西北则龍岘最耸，而龙潭清海之水溢焉；东南则罗汉冲最深，而罗生、黄坡之流发焉；东北则赤土山最远，而罗武、马邑之源始焉；大盈江惟西南破龙光台、来凤西麓而去。则是州之脉，盖西北由集鹰山分脉：南下者，为宝峰、毗卢，而尽于龙光台；东曲者，一峙为笔峰，再耸为龍岘，遂东下而度干峨之岭，又东南而纡为永安、乱箭之哨。其曲而西也，余初疑南自罗生、水尾，而北转为来凤，至是始知罗汉冲水又南下于罗苴冲，则来凤之脉，不南自罗生、水尾，而实东自黄坡、矣比二坡也。但二坡之西皆平坞，而南抵罗生，脉从田塍中西度。郡人陈彝典进士《文星阁记》云(1)："嘉靖壬子(2)，城外周凿城隍(3)，至正南迤东竈地丈许(4)，有络石，工役斫截之。其石累累如脊骨，穿地而来，乃秀峰之元龙正脉也(5)。"其说可与余相印证。土人不知，乃分浚罗汉冲水一枝，北流为饮马河而抵于城东。是此脉一伤于分流，再凿于疏隍，两受其病矣。土人之为之解者曰，脉由龙光台潜度于跌水河之下。不知跌水河虽石骨下亘，乃大水所趋，一壑之流交注焉；饮马河本无一水两分之理，乃人工所为，欲以此掩彼不可得也。

【注释】

(1)陈彝典：原作“陈懿典”，据《云南腾越州志》、《腾越厅志》改。陈彝典，明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进士。

(2)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

(3)隍(huáng)：城外的护城濠，有水称池，无水称隍。

(4)竁(cuì)：挖地造穴。

(5)秀峰：今仍名秀峰山，为腾冲古城中心的最高点，山上原有秀峰亭。

【译文】

我最初远望腾越州中间的山坞，东面是球琈山、矣比坡，西面是宝峰寺、毗卢寺，南面是来凤山、罗生山，北面是干峨山、飞凤山。西北则是龍岌山最为高耸，而龙潭清海子的水从那里溢出来；东南则是罗汉冲最深，而罗武塘、马邑村的水源从那里起始；唯有西南方大盈江冲破龙光台、来凤山西麓后向西流去。那么这个州的山脉，大体上在西北方由集鹰山分出支脉：往南下延的，成为宝峰寺、毗卢寺所在的山，而后在龙光台到了头；向东弯曲的，最先耸起成为笔锋，再次耸起成为龍岌山，于是向东下延后越过干峨所在的山岭，又往东南曲折延伸成为永安哨、乱箭哨所在的山。那向西弯曲的，我最初怀疑是起自南面的罗生山、水尾山，而后向北转成为来凤山，到这时才知道罗汉冲的水由向南下流到罗苴冲，那么来凤山的山脉，不是起自南面的罗生山、水尾山，却实际上是起自东面的黄坡、矣比坡两条山坡了。但是这两条山坡的西面都是平敞的山坞，而后往南抵达罗生山，山脉从田野中向西延伸。本府人进士陈彝典的《文星阁记》中说：“嘉靖壬子年，在城外四周挖掘护城濠，挖到正南方向东挖坑一丈左右，有脉络状的岩石，工匠夫役们凿断了岩石。那里的岩石层层累累如像脊梁骨，穿过地下延伸而来，是秀峰最主要的龙脉的正脉。”这个说法可与我的看法互相印证。本地人不知道，就把罗汉冲的水分流，疏挖出一条支流，向北流成为饮马河，而后流到城东。这样，这条地脉第一次被分流损伤，再一次在疏挖护城濠时被凿断，两次受到伤害了。当地人为此解释说，山脉由龙光台潜伏在地下

延伸到跌水河的下方。却不知道跌水河虽然是骨状的岩石从地下绵亘，却是大水流向的地方，一条壑谷的流水都交相流淌在壑谷中；饮马河本来没有一条河分为两条河的道理，是人工建成的，想以此来掩盖那样的过失是不可能的。

初五日　晨餐后，即从李君循南山之麓东向行。先半里，过水应寺(1)。又东二里，两逾南山北下之支，有寺在南峡中北向峙，即天应寺也(2)。其后即罗生主峰，仰之甚峻，《志》称其条冈分布，不诬也。又东半里，上一北下之支，随之北下。共一里，冈东尽处，竹树深密，绿荫袭人，披映心目。其前复起一圆阜，立平畴中，是为团山(3)，与此冈断而复续。冈东村庐连络。余从竹中下，一老人迎入其庐，具腊肉火酒献。盖是日端午，而老人与李君有故，遂入而哺之。既午，复东向循南山行。半里，其北复起一长阜，如半月横于前，是为长洞山。又东二里，遂入山峡，有溪中贯而出，是为罗汉冲(4)。溪南北皆有村夹峙峡口。由南村溯溪而东，又二里，越溪之北，有大路倚北山下，乃东逾岭趋猛连者(5)，从其北坞中觅温泉。其泉不热而温，流不急而平，一大石突畦间，水汇其旁，浅不成浴。东山下有“大洞温泉”，为八景之一，即在其北岭峡中，与此隔一支岭，逾而北颇近，而李君急于还家，即导余从大路西出。二里，过溪南村，出峡口，随溪西行。一里，过一桥，从溪南又西一里，过长洞北麓。北望大洞之阜，夹溪而峙，余欲趋之，浴其温泉。李君谓泉在东峡中，其入尚远，遂强余还。又西一里，过团山北麓，又西三里而还李君家。

【注释】

(1)水应寺：今作水映寺。

(2)天应寺：今名同，建筑皆存。

(3)团山：与下文“长洞山”今名皆同，已为村落布满。

(4)罗汉冲：今名同，温泉犹存。以上皆在腾冲县南境。

(5)猛连：今作勐连，在腾冲县东南境。

【译文】

初五日　早餐后，立即跟随李君沿着南山的山麓向东行。先走半里，经过水应寺。又向东二里，两次翻越南山往北下延的支脉，有座寺庙在南面的峡谷中面向北屹立，就是天应寺了。寺后就是罗生山的主峰，仰面看它非常高峻，志书称它是呈条状分布的山冈，不假呀！又往东行半里，上登一条往北下延的支脉，顺着山冈往北下行。共一里，山冈东面的尽头处，绿色的树荫袭人，树影婆娑，映人心目。山冈前方又耸起一座圆形的土阜，矗立在平旷的田野中，这是团山，与这座山冈断开后又连接起来。山冈东面村庄房屋连接不断。我们从竹林中下来，一位老人把我们迎进他的屋子中，准备了腊肉、火酒献上来。原来这一天是端午节，而老人与李君有交情，就进屋吃饭。中午之后，又向东沿着南山行。半里，这里北边又突起一条长形的土阜，如半个月亮横在前方，这是长洞山。又向东二里，就进入山峡，有溪水从峡中流贯而出，这里是罗汉冲。溪水南北都有村庄夹峙在峡口。由南面的村庄溯溪流往东行，又行二里，越到溪流的北岸，有条大路紧靠在北山下，是向东翻越山岭通往猛连的路，到大路北边的山坞中去找温泉。这里的温泉不热但是温的，水流不急而平缓，一块大岩石突立在田地中，水汇积在岩石旁，浅得洗不成澡。东山下有个“大洞温泉”，是八景之一，就在这里北面山岭的峡谷中，与这里隔着一条岭，向北翻越相当近，可李君急于回家，就领我从大路往西出来。二里，经过溪流南岸的村庄，走出峡口，顺着溪流往西行。一里，走过一座桥，从溪流南岸又向西一里，经过长洞山的北麓。远望北边大洞所在的土阜，夹住溪流耸峙，我想要望着那里赶过去，在那里的温泉中洗澡。李君说泉水出在东面的峡谷中，进去的路还很远，就强逼我往回走。又向西一里，路过团山北麓，又往西行三里后返回李君家中。

初六日　晨饭，令顾仆携卧具，为杨广哨之游。先是李君为余

言，此地东南由罗汉冲入二百里，有滃吕山，东南由罗生四十里，有马鹿塘，皆有峰峦可观。余乃先其近者，计可从硫磺塘、半个山而转也。东三里，从水应、天应二寺之间，南向上山。愈上愈峻，七里，登绝顶。北瞰即天应寺悬其坑麓，由州坞而北，惟巃㟁山与之对峙焉；西瞰则旁峡分趋，势若赘旒(1)，皆下坠于绮罗南向之峡，有龙井出其下焉；惟东眺则本峰颉颃自掩；而南眺则浓雾弥沦，若以山脊为界，咫尺不可见。于是南从岭上盘峡，俱行氤氲中，茫若蹈海。半里，南下。下二里余，山半复环一壑，其脊自东南围抱而西，中藏圆坞，有小水西去。其内雾影稍开，而雨色渐逼，虽近睹其田塍，而不免远罹其沾湿矣。复上南坡，蹑坡脊而南，五里，一岐随脊而西南，一岐坠坡而东向。余漫从脊上直南，已而路渐东下而穷。二里，有村倚东坡下，披雾就讯之，乃清水屯也(2)。按《志》，城南三十里为清水朗，此其地矣。然马鹿塘之径，当从北岐分向而东，此已逾而过南。

【注释】

(1)赘旒(zhuì liú)：古代旗帜边缘悬垂的飘带。

(2)清水屯：今仍作清水，在绮罗正南，与清水朗无涉。

【译文】

初六日　早晨吃完饭，命令顾仆带上铺盖，动身去游杨广哨。这之前李君对我说，此地东南方由罗汉冲进去二百里，有座滃吕山，东南方经由罗生山走四十里，有个马鹿塘，都有峰峦值得观览。我于是先去那近处的，预计可以从硫磺塘、半个山转回来。向东三里，从水应寺、天应寺两座寺庙之间，向南上山。越上去越险峻，七里，登上绝顶。俯瞰北面就是天应寺高悬所在坑谷的山麓；由州城所在的山坞往北，唯有巃㟁山与这座山对峙；俯瞰西面，就见两旁山峡分向延伸而去，势如旗帜上悬垂的飘带，都是下坠到绮罗向南的峡谷中，有个龙井在峡谷下方涌出来；只有向东眺望则是本山的山峰互相抗衡，自

相挡住了；而眺望南方，就见浓雾弥漫沉浮，好像是以山脊为界，咫尺之间不能看见东西。从这里向南从岭上绕着峡谷走，都是行走在氤氲的浓雾之中，茫茫一片如蹈大海。半里，往南下行。下行二里多，山半腰又环绕成一个壑谷，这里的山脊自东南往西围抱，中间藏着圆形的山坞，有小溪向西流去。山坞内雾影稍稍散开，可雨势渐渐逼近，虽然近处看得见四旁的田野，但远处不免被雨水沾湿了。又上登南面的山坡，登上坡脊后往南行，五里，一条岔路顺着山脊通向西南方，一条岔路向东坠下山坡，我漫无目的地从山脊上一直往南行，不久路渐渐向东下去后断了。二里，有个村庄紧靠在东面的山坡下，分开浓雾去村中问路，是清水屯了。根据志书，州城南面三十里是清水朗，这就是那地方了。不过去马鹿塘的小径，应当从北边的岔路分向往东行，此地已经走过头在南边了。

屯人指余从坡北东下，当得大路。从之，半里，东北涉一坑甚深，雾影中窥其东南旋壑下盘，当时不知其所出何向，后乃知其南界高蜂，反西自竹家屯而东突，为陈播箕哨也。复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东向下，辄随之行，不意马鹿塘正道尚在其北。雾漫不辨，踉跄东下。一里余，有峡自北而南，溪流贯之，有田塍嵌其底，而绝无人居。塍中插禾已遍，亦无一人。抵塍而路绝，塍狭如线，以杖拄畦中，东行抵溪，而溪两岸蒙翳不可渡。复还依西坡南向，一里得小径，渡溪东上。一里，路伏草间，复若断若续，然其上甚峻。三里，东向登岭头，复从岭上东南再陟一岭。半里，始见岭北有坳，自北南度，中伏再起，其东则崩崖下坠，其势甚拓，其坠甚峭，若中剖其脊并左右两帏而平坠焉。坳北有路自崩崖北岭东行，南亦有微路，自崩崖南岭东上，而坳中独无北交之路。余遂循崖南路上。东一里，路为崩崖所坠，复岐而南，再陟南岭。半里，复东行岭脊。二里始有南来之路，循之东。北瞰崩崖下陷，东向成坑，箐木深翳。又东半里，再陟岭，岭乃南去，微径始东北下坡。曲折连下三里，余以为将及北坑之底，随之出即马鹿塘矣；孰知一坡中环，路岐而东西绕之，未几遂绝，皆深茅丛棘，坑嵌其下甚深。余始从其南，不得道，转而东，复

不得道，往返踯躅，茅深棘翳，遍索不前。久之，复从南坡下得微径，下一里余而东抵坑底。则坑中有水潺潺，自崩崖东南流，坑两旁俱峭崖密翳，全无路影，而坑底甚平，水流乱砾间，时有平沙潆之，遂随之行。或东或南，仰眺甚逼，而终绝路影。三里，稍开，俯见潆沙之上，虎迹甚明，累累如初印。随之又东南一里余，有小溪自西南来注，有路影南缘之，始舍坑而南陟坡，一里，越其上。余意将逾坡东下，而路反从坡脊南行，余心知其误，然其路渐大，时亦渐暮，以为从大道，即不得马鹿塘，庶可得栖宿之所。乃蹑脊西驰二里，见西峰顶有峰特倚如覆钟，大道从此分岐，一自东南坡下而上，一向西北峰顶而趋，一从西南盘壑而行。未审所从，姑解所携饭啖之。余计上下二径，其去人必远，不若从盘壑者中行。于是又东南三里，遂坠坡而下，渐闻人声。

【译文】

清水屯的人指引我从山坡北面往东下走，应该找得到大路。听从他的话走，半里，向东北涉过一个非常深的坑谷，雾影中窥见坑谷的东南方旋绕的壑谷向下盘绕，当时不知道壑谷出去通往哪里，后来才知道壑谷南面的高峰，反而自西面的竹家屯往东突，是陈播箕哨了。再向东北上坡半里，见有路向东下走，就顺着这条路走，没想到去马鹿塘的正路还在这里的北边。浓雾弥漫辨不清方向，踉踉跄跄往东下走。一里多，有条峡谷自北通向南，溪流贯穿峡谷中，有田地嵌在峡底，可完全没有人居住。田野中已插遍了禾苗，也没有一个人。走到田埂路就断了，田埂窄得如同一根线，用手杖拄在田中，往东走到小溪边，但溪流两岸树丛浓密遮蔽不能渡水。再返回来靠着西面的山坡向南走，一里后遇上小径，渡过溪流往东上走。一里，路隐伏在草丛中，再次似断似续的，然而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三里，向东登上岭头，又从岭上向东南再上登一座山岭。半里，才见到岭北有个山坳，自北向南延伸，中间低伏后再次隆起，山坳东面就是崩塌下坠的山崖，山势非常宽阔，那下坠之处十分陡峭，好像山脊从中剖开左右两

幅帷幔并排平平下坠的样子。山坳北边有条路自崩塌的山崖北面的山岭往东行，南边也有一条小路，自崩塌的山崖南面的山岭往东上行，可唯独山坳中没有北面来相交的路。我于是沿着山崖南面的小路上走。向东一里，路被崩塌坠落的崖石阻断，又岔向南，再上登南面的山岭。半里，又往东行走在岭脊上。二里后才有南面来的路，顺着这条路向东走。向北俯瞰，崩塌的山崖下陷，向东处形成深坑，山箐中林木幽深浓密。又向东半里，再次登岭，山岭于是向南延伸而去，小径开始向东北下坡。一连曲折下坡三里，我以为将要走到北面深坑的底部，顺着深坑出去就是马鹿塘了；谁知道一条山坡环绕在中间，路分为东西两条岔道绕过山坡，不多久就断了，都是深深的茅草成丛的荆棘，坑谷嵌在它的下方非常深。我开始时从这里往南走，找不到路，转向东，还是找不到路，往返徘徊，茅草深深，荆棘密蔽，四处搜索不能前行。很久后，又从南面的山坡下找到小径，下行一里多后向东到达坑底。就见坑中有潺潺流水，自崩塌的山崖那里往东南流，坑谷两旁都是陡峭密蔽的悬崖，完全没有路的踪影，可坑底十分平坦，溪水流淌在杂乱的砾石间，不时有平坦的沙滩潆绕着溪流，就随着溪流前行。有时向东有时往南，仰面眺望非常狭窄，可始终绝对没有路的影子。三里，稍开阔了些，俯视看见潆绕的沙滩之上，老虎脚印十分明显，一串串的像是刚印上去的。随着溪流又往东南行一里多，有条小溪自西南流来汇入，有条路的影子向南沿着小溪走，这才离开坑谷向南爬坡，一里，越到坡上。我本想即将翻过山坡往东下坡，可路反而从坡脊上往南行，我心知路走错了，不过这条路渐渐变大，这时天也渐渐黑下来，以为从大路走，即便找不到马鹿塘，或许可以找到栖身寄宿的处所。于是登上坡脊向西疾走二里，看见西峰顶上有山峰依傍着如下覆的铜钟，大路从此处分岔，一条自东南面的山坡下往上走，一条向西北的峰顶走去，一条从西南方绕着壑谷前行。我不清楚从那条路走，姑且解下带来的饭吃了。我估计上下两条小径，它们离开人必定很远，不如从盘绕在壑谷中的路走。于是又向东南行三里，就从坡上下坠，渐渐听到人声。

下里余，得茅二龛在峡间，投之，隘鄙不堪宿。望南坡上有数龛，乃下陟深坑，攀峻而上，共一里而入其龛，则架竹为巢，下畜牛豕，而上托爨卧，俨然与粤西无异。屈指自南丹去此，至今已阅十五月，乃复遇之西陲，其中数千里所不见也。自登崩崖之脊，即望见高黎贡南亘之支屏列于东，下有深峡，而莫见龙川，意嵌其下也。又西南二十余里，至所宿之坡，下瞰南峡甚深，即与高黎贡遥夹者，意龙江从此去。西坞甚豁，远见重山外亘，巨壑中盘，意即南甸所托也。时雾黑莫辨方隅(1)，而村人不通汉语，不能分晰微奥。即征其地名，据云为凤田总府庄，南至罗卜思庄一日余(2)，东北至马鹿塘在二十里外(3)，然无确据也。夜以所携米煮粥，啜之而卧。

【注释】

(1)方隅：四方和四隅。

(2)罗卜思庄：又作罗必丝庄，今称罗卜坝，在梁河县南境。

(3)马鹿塘：今名同，在梁河县东北隅，曩宋河北。

【译文】

下行一里多，在峡中找到两间茅房，到那里投宿，又窄又简陋不能住宿。望见南面山坡上有几间房，就下到深坑，攀登陡峻的山路上走，共行一里后进入那里的房屋，是竹子架成的窝棚，下边圈养着牛猪，而上方托举着烧火做饭和睡觉的地方，俨然与广西的竹楼没有不同之处。屈指算来，自从离开南丹来到此地，至今已经历十五个月，才又在西部边陲遇见这种竹楼，这期间几千里路中没有见到过。自从登上崩塌山崖的山脊，立即望见高黎贡山往南绵亘的支脉屏风样排列在东方，下边有深峡，但无法见到龙川江，推想是深嵌在山下。又向西南走二十多里，来到投宿的山坡，下瞰南面的峡谷非常深，就是与高黎贡山远远相夹之处，推想龙川江从这里流去。西面的山坞非常开阔，远远望见重重山峦横亘在外面，巨大的壑谷盘绕在中间，推想就是南甸依托之处了。这时雾浓天黑无法辨清方位，而且村里人不通汉

语，不能分辨清楚地形的细微深奥之处。随即追问这里的地名，据说是凤田总府庄，南面到罗卜思庄要走一天多，东北到马鹿塘在二十里之外，然而没有确凿的证据。夜里用带来的米煮粥，喝下稀粥后睡下。

初七日　阴雨霏霏(1)，饭后余姑止不行。已而村人言天且大霁，余乃谋所行。念马鹿塘在东北，硫磺塘在西北，北山之脊，昨已逾而来，西山之脊，尚未之陟，不若舍马鹿而逾西脊，以趋硫磺塘，且其地抵州之径，以硫磺塘为正道，遂从之。土人指余从村后西北向大山行。余误由直北，一里余，下涉一涧，溯之北上坡，一里余，又下涉涧。其处一涧自西峡崩崖来，一涧自北峡崇山来，涉其西来者。又北上坡半里，路复分岐，一向北峡，一向西峡，皆盘其上坡。余从其北峡者，二里，路渐湮。已北下，则其涧亦自西来，横堑于前，虽小而颇深，藤箐蒙塞，雨雾淋漓，遂不能入。乃复出，至岐口，转向西峡。一里，路亦渐湮，其南崩崖下嵌，即下流之所从出，而莫能逾焉。复出，从岐口南涉其涧，从涧南又得一岐西上，其路甚微。一里，北逾一坡，又北一里，即崩崖西对之坡也，其上皆垦崖，而仍非通道。蹑之行，一里，上西顶。顶高云黑，莫知所从，计返下山，乃转南行莽棘中。湿茅壅箐，踯躅东南向，二里，渐有径，下眺风田所宿处，相距止二三里间。

【注释】

(1)阴雨霏霏：原脱“霏霏”，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译文】

初七日　阴雨霏霏，饭后我暂且停下不走。不久村里人说天将要大晴，我这才打算上路。考虑马鹿塘在东北方，硫磺塘在西北方，北山的山脊，昨天已经翻越过来，西山的山脊，还没有上登过，不如舍弃马鹿塘去翻越西山的山脊，以便赶往硫磺塘，而且此地到州城的路，以走硫磺塘是正路，就从这条路走。当地人指点我从村后向西北

的大山走。我错从正北走，一里多，下走涉过一条山涧，溯山涧向北上坡，一里多，又下走涉过山涧。此处一条山涧自西面峡中崩塌的山崖处流来，一条山涧自北面的峡谷高山中流来，涉过那条西面流来的山涧。又往北上坡半里，路又分岔，一条通向北面的峡谷，一条通向西面的峡谷，都是绕着峡谷上坡。我从那通向北面峡谷的路走，二里，路渐渐堙没了。不久向北下走，就见那条山涧也从西边流来，堑沟样横在前方，水流虽小但相当深，藤枝竹丛浓密堵塞，雨雾湿淋淋的，始终不能进去。只得又出来，来到岔路口，转向西面的峡谷。一里，路也渐渐堙没了，路南边崩裂的山崖向下深嵌，就是山涧从那里向下流出去的地方，可是不能超越过去。又出来，从岔路口向南涉过那条山涧，从山涧南边又找到一条岔路往西上走，这条路非常小。一里，往北越过一条山坡，又向北一里，就是崩塌的山崖西边面对着的山坡了，那上边都是开垦过的山崖，但仍然不是通行的路。踏着山坡前行，一里，登上西面的山顶。顶高云黑，不知从哪里走，打算返回去下山，就转向南行走在草莽荆棘中。茅草湿淋淋的，壅塞着山箐，跌跌绊绊走向东南，二里，渐渐有小径，往下眺望凤田总府庄住宿过的地方，相距只有二三里之间。

更南半里，得大道西去，遂从之。西循北山行一里，得耕者在坡下，问之，始知其上有小寨，名拶图(1)，即从杨广哨入州正道矣。乃亟西北上，蹑坡一里，有二茅当峡坪间，是为拶图寨。由寨后更蹑峻而北，半里，登冈。西望盘壑下开，水田漠漠，有溪流贯其中，壑西复有崇山外峙，其南又起一崇山，横接而南，交接之中，似有水中贯而去。又北上一里半，遂凌大脊。北下回峡中，半里，一村庐倚南坡，是为杨广哨(2)。从此西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小溪自东北坠西南，其嵌甚深，乃从昨所度崩崖南岭分坠而成者。涉之西北上，复一里余而跻其脊，余以为即从此缘脊上北大峰矣，而孰意犹中界之支也。半里越脊，又即北下峡底。一里余，有大溪自北南坠，皆从石崖中破壁而去，此即清水朗东溪也(3)。水嵌峡底甚逼，横独木渡其上。余宁木下涉水，即西北上坡。始循崖石，继蹑陇脊，一里余，转而东北上，

一里跻峰头。由峰头西盘半里，复随峡北行。其峡颇平，行其中一里余，当其东西分峡处，有村庐倚其中，是为陈播箕哨。从哨北即西北下，二里，循南山而西，一里，有村庐当坡，是为竹家寨。由寨东向北行，寨后复起一峰，有峡横其中，路分为二：循北峰直去，为腾越、南甸大道；穿北峰南峡而西，为硫磺塘道。余乃舍大道从横峡西行。半里，忽坠峡西下。其峡甚逼而下甚峻，坠级历坎，与水争隘。一里余，望见西峡自北而南，一溪贯其中，即矣罗村之水(4)，挟水尾山西峡而南者。溪西之山，嵘岘南踞，是为半个山。按《一统志》有罗苴冲，硫磺塘在焉，疑即此山。然《州志》又两书之，岂罗苴冲即溪东所下之山耶？

【注释】

(1)始知其上有小寨，名㧞图："㧞图"，徐本、"四库"本、陈本作"摆图"。

(2)杨广哨：今作羊管哨，在腾冲县南隅。

(3)清水朗：即今朗蒲寨，在腾冲县南境。

(4)矣罗村："四库"本作"绮罗村"。

【译文】

再向南走半里，遇上向西去的大道，就顺着这条路走。往西沿着北山行一里，在山坡下遇见耕田的人，向他问路，才知道坡上有个小寨子，名叫㧞图，就是从杨广哨进州城的正路了。于是急忙往西北上坡，爬坡一里，有两间茅屋位于峡谷中的平地里，这是㧞图寨。由寨子后面再踩着险峻的山路往北走，半里，登上山冈。远望西面，盘绕的壑谷在下方敞开，水田密布，有溪流纵贯壑谷中，壑谷西面又有高山耸峙在外层，壑谷南面又耸起一座高山，横着连接到南边，互相连接处的中间，似乎有水从中间流贯而去。又往北上行一里半，就登上大山的山脊。往北下到回绕的峡谷中，半里，一个村庄的房屋紧靠南面的山坡，这里是杨广哨。从此地向西北下到峡底一里多，有条小溪

自东北倾泻到西南，溪流嵌得非常深，是从昨天越过的崩塌山崖处南面的山岭分流下泄形成的。涉过溪流向西北上走，又行一里多后登上山脊，我以为就是从此处沿着山脊上登北面的大山峰了，可谁想到还只是隔在中间的支脉。半里越过山脊，又立即向北下到峡底。一里多，有条大溪自北向南流泄，都是从石崖中冲破石壁流去，这就是清水朗的东溪了。溪水嵌在峡底非常狭窄，溪流上横架了独木桥渡过去。我宁愿从独木桥下涉水，随即往西北上坡。开始时沿着崖石走，继而上登陇脊，一里多，转向东北上走，一里登上峰头。由峰头向西绕半里，再顺着峡谷往北行。这条峡谷相当平坦，行走在峡中一里多，在峡谷分为东西两条的地方，有村庄房屋依傍在峡谷中，这是陈播箕哨。从陈播箕哨北边立即往西北下行，二里，沿着南山往西行，一里，有村庄房屋位于坡上，这是竹家寨。由寨子东边向北行，寨子后边又突起一座山峰，有峡谷横在其中，路分为两条：沿着北峰一直去的，是去腾越州、南甸的大路；穿过北峰南面的峡谷往西行，是去硫磺塘的路。我于是舍弃大路从横向的峡谷往西行。半里，忽然峡谷向西下坠。这条峡谷非常狭窄而且下走的路十分陡峻，坠下台阶经过坑穴，与水流争夺隘口。一里多，望见西面的峡谷自北延向南，一条溪水流贯峡谷中，这就是矣罗村的溪水，傍着水尾山西边的峡谷往南流的溪流。溪流西面的山，突兀地盘踞在南边，这是半个山。据《一统志》，有处罗苴冲，硫磺塘在那里，怀疑就是这座山。但是《腾越州志》又把它记载为两个地方，莫非罗苴冲就是溪流东面我走下来的山吗？

又西下半里，直抵溪上，有二塘在东崖之下，乃温水之小者。其北崖之下，有数家居焉，是为硫磺塘村，有桥架溪上。余讯大塘之出硫磺处，土人指在南峡中，乃从桥南下流涉溪而西，随西山南行。时风雨大至，田塍滑隘，余踯躅南行，半里得径。又南一里，则西山南迸，有峡东注大溪，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

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时雨势亦甚大，持伞观其上，不敢以身试也。其东大溪，从南下，环山南而西合于大盈；西峡小溪，从热池南东注大溪。小溪流水中亦有气勃勃，而池中之水，则止而不流，与溪无与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绾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1)，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其龈齵之上，则硫磺环染之。其东数步，凿池引水，上覆一小茅，中置桶养硝，想有磺之地，即有硝也。又北上坡百步，坡间烟势复大，环崖之下，平沙一围，中有孔数百，沸水丛跃，亦如数十人鼓煽于下者。似有人力引水，环沙四围，其水虽小而热，四旁之沙亦热，久立不能停足也。其上烟涌处虽多，而势皆不及此三者。有人将沙圆堆如覆釜，亦引小水四周之，虽有小气而沙不热。以伞柄戳入，深一二尺，其中沙有磺色，而亦无热气从戳孔出，此皆人之酿磺者(2)。时雨势不止，见其上有路，直逾西岭，知此为半个山道，遂凌雨蹑崖。其崖皆堆云骈瓣，嵱崿嵌空，或下陷上连，或旁通侧裂，人从其上行，热气从下出，皆迸削之余骨，崩坠之剥肤也，所云“半个”之称，岂以此耶？

【注释】

(1)橐(tuó)：炉子鼓风吹火的器具。

(2)酿磺者：腾冲地热资源十分丰富。据初步统计，沸泉、热泉、喷泉多达79处，有不少高温沸泉，有12个泉群水温在70～90℃。硫磺塘温泉可算腾冲地热的中心。直径三米的圆形沸水池，水温高达96.6℃，翻滚沸涌之势十分壮观，群众俗称大滚锅，说老水牛掉下去很快就煮离骨了。至今当地群众仍用简单方法提取硫磺，全县每年可得硫磺一万多斤。硫磺塘稍南不远的黄瓜箐温泉，含有氡等元素，可治关节炎、高血压、末梢神经疼等多种疾病，医药疗效特好，现建有专门医疗机构，每年冬天，远近都有人到那里长住治

疗。在硫磺塘和黄瓜箐之间是澡塘河瀑布，很多喷冒热水、热气的泉眼点缀在河中、瀑下，泉眼岩石形状奇异，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狮子头”、“蛤蟆嘴”等等。

【译文】

又向西下行半里，直达溪流边，有两个水塘在东边的山崖之下，是温水塘中小一些的。水塘北面的山崖之下，有几家人住在那里，这里是硫磺塘村，有桥架在溪流上。我打听出产硫磺的大塘所在之处，当地人指点在南面的峡谷中，就从桥南的下游涉过溪水向西走，顺着西山往南行。这时风雨猛烈降临，田埂又滑又窄，我跌跌撞撞地往南行，半里后遇到小径。又向南一里，就见西山的南面迸裂开，有条峡谷，大溪向东流注，遥望峡中升腾的蒸汽，东西有几处，浓郁旺盛地喷发，如浓烟或翻卷的雾气，东边濒临大溪，向西纵贯山峡。先赶去那靠近溪边烟势特别大的地方，就见一个水池大有四五亩，中间像大锅一样下洼，水贮在池中，只到池子的一半，水色浑浊发白，从下往上沸腾，作出翻滚腾涌的形状，但气势更加猛烈，沸腾的水泡大如弹丸，成百个一齐跃起而且伴有声音，其中高的将近一尺多，也算是奇异的景观了。这时雨势也非常大，打着伞在水池上观看，不敢用身子去试水。水池东边的大溪，从南面下流，环流过山的南面后向西汇流进大盈江；西面峡中的小溪，从热水池南边向东注入大溪。小溪的流水中也有勃勃升腾的热气，而池中的水，却停止不流，与溪水不相干。溯小溪向西上行半里，坡上的烟势更大，只见石坡平平地前突，东北面开有一处洞穴，如仰着的嘴张开它的上腭，穴中下边绾结如同喉咙，水与气从穴中喷出，如同有火炉用的风箱在下边鼓风煽焰，水沸腾上跃一次，停歇潜伏一次，作出呼吸的样子。水跃出的气势，风水交迫，喷射时好像抛石机发射，声音如猛虎吼叫，水高数尺，坠落到下游的山涧中，还热得好像伸手去摸沸水。有时水上跃时风从中卷起，水便向四旁喷射，在几尺之外洒在人的身上，飞溅的水沫还会烁人脸面。我想俯身窥视喷水的喉咙中，被水射得不能靠近。那如同齿龈上腭的上边，就有硫磺环绕沾在上面。这个洞穴东边几步开外，挖

凿了水池引水，池上覆盖着一间小茅屋，屋中放了木桶养硝，想来有硫磺的地方，就有硝了。又向北上坡一百步，坡上烟势又大起来，环绕着山崖之下，一圈平坦的沙地，其中有几百个孔，沸水成丛腾跃，也像有几十个人在下边鼓风煽火的样子。似乎有人力引水，环绕沙地四周，那水虽小但很热，四旁的沙也是热的，站立久了不能停脚。这里的上面烟气腾涌的地方虽然很多，但气势都不如这三处的。有人把沙堆积成圆形的沙堆如同倒覆的大锅，也引来了小股水流四面围绕着沙堆，虽然有少量热气但沙不热。用伞把戳入沙中，深达一二尺，其中的沙有硫磺的颜色，可也没有热气从所戳的孔中溢出，这都是人酿制硫磺的地方。这时雨势不停，见那上边有路，径直翻越西面的山岭，心知这是去半个山的路，便冒雨上登山崖。这里的山崖都是都像云朵堆积花瓣并列，高峻挺拔，嵌入高空，有的下边深陷上面相连，有的两旁相通侧旁裂开，人从那上边走，热气从下面冒出来，全是迸裂开来如削去皮肉剩余的骨头，崩塌坠落剥去皮肤的样子，所说的“半个”的名称，难道是根据这种地形吗？

蹑崖半里，从其南循岭西上一里，渐随峡南转，则其峡自南岭头坠，中有水悬而为瀑，作两叠坠北下，即峡水之上流也。又上半里，遂西逾瀑布之上。复从峡西更西南上一里，渐转而西半里，见大道盘西崖坠处，出南坳去，小径则西上峰顶，渐转北行，盖此即半个山之顶，至此南下为坳，入城之路，当在其东北，不应西去，遂舍大道从小道。西上半里，随峰东向北行二里余，乃西北下，得竹坞村庐。时雨势甚大，避雨庐中，就火沸汤，瀹饭而食之。其处即半个山村也(1)，昔置镇彝关于路次，此为屯哨，今关废而村存云。由其东下坡，随峡东行里余，与南来大道合。随西山北转而行，于是水尾西溪即从此峡南下硫磺塘矣。北行二里余，复陟东突之坡。行坡峡中，五里稍下，又一里而绮罗村在东坡下矣。时已薄暮，遂舍入州大道，东里余，宿李虎变家。虎变以骑候于马鹿道中，不遇，甫返，煮竹鼯相待。

【注释】

(1)半个山：在腾冲南境，南麓陡峭，北麓平缓，似只有半个，因名。半个山村亦因山得名。另有镇彝关，今作镇邑关，在半个山以北的大盈江畔，为腾冲城西跌水河、芭蕉关道所经。《肇域志》载："罗左冲山、半个山，俱在州治南六十里，上有镇夷关。后即南甸之界，悬崖峭壁，是为华夷之限。"霞客已到了南甸宣抚司境，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梁河县。

【译文】

上登山崖半里，从山崖南面沿着山岭往西上行一里，渐渐顺着峡谷向南转，就见这条峡谷从南面的岭头下坠，峡中有水流下垂成为瀑布，分作两台向北下泄，就是峡中的水的上游了。又上走半里，就向西越过瀑布的上方。又从峡谷西边再往西南上爬一里，渐渐转向西行半里看见大路盘绕在西面山崖下坠之处，出到南面的山坳去，小径则向西上登峰顶，逐渐转向北走，大概这就是半个山的山顶，到此地向南下走是山坳，进城的路，应当在这里的东北方，不应当往西去，于是舍弃大路从小道走。向西上行半里，顺着山峰东面向北行二里多，于是往西北下走，走到满是竹林的山坞中村庄房屋。此时雨势很大，在屋中避雨，就着火炉烧开水，煮熟饭后吃饭。此处就是半个山村了，从前在路旁设置了镇彝关，此地是驻屯的哨所，如今关废弃了可村子留存了下来。由村东下坡，顺着峡谷往东行一里多，与南面来的大路会合。顺着西山转向北走，在这里水尾山的西溪就从这条峡谷向南下流到硫磺塘了。往北行二里多，再上登东突的山坡。行走在山坡峡谷中，五里稍微下走，又行一里后绮罗村在东面的山坡下了。此时已近傍晚，就舍弃进州城的大路，向东一里多，住宿在李虎变家中。李虎变带了坐骑等候在去马鹿塘的道路中，没有遇上，刚返回来，煮了竹鼯在等待。

初八日　大雨，不成行，坐李君家作《田署州期政四谣》(1)，以李君命也。

【注释】

(1)署州：州官离任，暂以其他官代理者，即称署州。

【译文】

初八日　下大雨，未成行，坐在李君家中写《田署州期政四谣》，是奉李君的命令。

初九日　大雨，复不成行，坐李君家录《腾志》。

【译文】

初九日　下大雨，又未能成行，坐在李君家中抄录《腾越州志》。

初十日　雨不止。既午稍霁，遂同李君联骑，由村西半里，横陟半个山、南甸大路，经南草场，半里，西上岭坡，乃来凤南度半个山之脊也。来凤至是南降而下伏(1)，脊间中洼为平塘而不受水。洼之西为金银堆，即南度之脊。洼北半里，有坪倚来凤而南瞰半个山，乃昔王尚书骥驻营之处，《志》称为尚书营。陟坪北半里，有路横沿来凤峰南，西越金银堆，出芭蕉关(2)。芭蕉关西通河上屯、缅箐之道，州西跌水河路不若此之平，昔兵部郎中龚永吉从王公南征(3)，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之句。从此复转骑，循来凤东峰而北，八里，乃还官店。迨晚复雨。

【注释】

(1)来凤：来凤山，在腾冲城南郊，海拔1914米。近年以来凤寺为中心建为公园，设腾冲历史陈列馆、地貌馆及碑林。北麓有腾冲茶花园。

(2)芭蕉关：今名同，在和顺稍南的丛山中。

(3)郎中：明代各部皆沿置郎中，分掌各司事务，为尚书、侍郎、丞以下的高级部员。

【译文】

初十日　雨不停。中午后稍微晴开，就同李君并肩骑马，由村西行半里，横向上登半个山通往南甸的大路，途经南草场，半里，向西走上岭上的山坡，就是来凤山往南延伸到半个山的山脊了。来凤山到了这里向南下降低伏，山脊中间下洼成平坦的池塘但不积水。洼地的西边是金银堆，就是往南延伸的山脊。洼地北边半里，有块平地依傍着来凤山而西南远看着半个山，是从前尚书王骥驻扎兵营之处，志书称为尚书营。骑马走过平地北边半里，有条路沿着来凤峰的南面横着，往西越过金银堆，通到芭蕉关。芭蕉关向西通到河上屯、缅箐的道路，州城西面跌水河的路不如这条路平坦，从前兵部郎中龚永吉跟随王骥公南征，有“狭转芭蕉关，难于橄榄坡”的诗句。从此地再掉转马头，沿着来凤山的东峰往北行，八里，就返回官办的客店。到晚上又下雨。

十一日　雨不止，坐官店。上午，李君来。下午，雨少止，泞甚，跖泥往潘生家(1)，不遇；以书促其为余买物，亦不答。潘生一桂虽青衿，而走缅甸，家多缅货。时倪按君命承差来觅碧玉，潘甚苦之(2)，故屡屡避客。

【注释】

(1)跖(zhí)：踩踏。

(2)潘甚苦之：原脱“甚”字，据“四库”本补。

【译文】

十一日　雨不停，坐在官办的客店中。上午，李君来访。下午，雨稍停，非常泥泞，踏着稀泥前往潘秀才家，没遇上；用书信催促他为我买东西，也不回信。秀才潘一桂虽然是儒生，却跑缅甸，家中多有缅甸货。这时巡按倪君命令差役来寻找碧玉，姓潘的被他缠苦了，所以常常回避客人。

十二日　雨，坐店中。李生以《期政四谣》私投署州田二府(1)，不答。

【注释】

(1)二府：对府、州同知的别称。

【译文】

十二日　下雨，坐在客店中。李生把《期政四谣》私下投送给代理州官田同知，没有回音。

十三日　雨时止时作，而泥泞尤甚。李生来，同往苏玄玉寓观玉。苏，滇省人，本青衿，弃文就戎，为吴参府幕客。先是一见顾余，余亦目其有异，非风尘中人也。苏有碧玉，皆为簪，但色太沉。余择四枝携寓中，后为李生强还之。

【译文】

十三日　雨时停时下，而尤其泥泞得厉害。李生来访，一同前往苏玄玉的寓所观赏玉石。姓苏的是云南省人，本来是儒生，弃文从戎，成为吴参将府中的幕僚门客。这之前一见面就回头看我，我看他也有奇异的气质，不是风尘中的俗人。苏玄玉有碧玉，都制成簪子，但颜色太沉暗。我选择了四支带回寓所中，后来被李生强逼着归还了苏玄玉。

十四至十八日　连雨不止，坐寓中，不能移一步。潘捷余以倪院承差苏姓者，索碧玉宝石，窘甚，屡促不过余寓，亦不敢以一物示人，盖恐为承差所持也。幸吴参府以程仪惠余，更索其“八关”并“三宣”、“六慰”诸图，余一一抄录之，数日无暇刻，遂不知在寓中并在雨中也。潘生送翠生石二块(1)。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2)。

【注释】

(1)翠生石：即翡翠，为较名贵的玉石之一，光泽如脂肪，半透明，硬度较宝石低，产于今缅甸北部伊洛瓦底江西岸。腾冲加工的宝石及雕琢宝石的传统工艺，至今仍名扬远近。

(2)苏玄玉答华茶竹方环：“四库”本作“苏答萎茶以方环”。

【译文】

十四日至十八日　连日阴雨不止，坐在寓所中，不能移动一步。潘捷余因为倪按院姓苏的差役，逼着要碧玉宝石，处境非常窘迫，屡次催促仍不肯来我的寓所探访，也不敢拿一件东西给人看，大概是害怕被差役拿走。幸好吴参将府拿来路费惠赠给我，另外要来他的“八关”以及“三个宣抚司”、“六个宣慰司”的各种地图，我一一把它们抄录下来，几天来没有片刻闲暇，竟然不知道是在寓所中并且是在雨中了。潘秀才赠送了两块翠生石。苏玄玉答谢了花茶、竹方、玉环。

十九日　晨，雨少止。觅担夫，以连日雨泞，贵甚。既而雨复作，上午乃止而行。店人欲捎余罗一端，不遂，与之哄而后行。由东街，始泞甚，已而渐燥。二里，居庐始尽，下坡行塍中。半里，连越二小桥，水皆自东南来，即罗汉冲所出分流之水也。又二里余，为雷打田，有数家东向。从其前转而东行里余，又过一小亭桥，其流亦自东南向西北者，乃黄坡泉所溢也。又东里余，抵东坡下，停担于酒家。问大洞温泉道，土人指在东南山坳中，此去尚有数里。时天色已霁，令担夫与顾行待于其家，余即循东山而南。

【译文】

十九日　清晨，雨稍停。去找挑夫，因为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夫价很贵。随后雨又下起来，上午雨才停，于是上路。店里的人想要勒索我的一匹绫罗，没得逞，与他争吵后动身。由东街走，开始非常泥泞，不久渐渐干燥一些。二里，居民房屋才完了，下坡行走在田埂中。半里，一连走过两座小桥，水都是从东南方流来，就是罗汉冲流出来分流的水了。又行二里多，是雷打田，有几家人面向东方。从村前转向东行一里多，又走过一座小亭桥，桥下的水流也是自东南流向西北的，是黄坡泉溢出的水。又向东一里多，抵达东面的山坡下，把担子停放在酒店中。打听去大洞温泉的路，当地人指点是在东南方的山坳中，从此地去还有几里地。这时天色已经晴开，命令挑夫和顾行在他家等着，我立即沿着东山往南行。

二里，过土主庙。庙倚山西向，前二柏巨甚。又南二里，路岐为二：一南循山麓，为黄坡道；一东南上坡，为趋温泉道。乃从上坡者，南一里，登坡嘴。西瞰山麓，有泉西向溢于下，即黄坡之发源处也。于是东转，有路颇大，横越之，就其东南小径。一里，渐上坡，折而东北。睨温泉之峡，当在其南，中亦有峡南下，第茅塞无径，遂随道西北上。一里，其道渐高，心知其误。有负刍者二人至，问之。曰："此入山樵道，可通芹菜塘者。温泉在南，尚隔一峰。"遂与之俱返，一里，下至茅塞之峡，指余南去。余从之，横蹈峡中，既渐得小径。半里，忽有峡从足下下坠而西，其上石崖骈突如门。从其东又南半里，逾坡而下，其峡始大，有水淙淙流其中，田塍交潆之，即大洞村之后峡也(1)。有大道从峡中东上，又南下半里，从之东。半里，上一坡，大道东北上，亦芹菜塘道；乃从坡东南下，半里，及溪。又东溯溪半里，则溪流奔沸盘石中，右一崖突而临之，崖下则就石为池。而温泉汇焉。其池与溪同峡，而水不关溪流也。崖石叠覆如累棋，其下凑环三面，成一小孔，可容一人坐浴。其后倒覆之石，两片下垂而中划，如所谓试剑石，水从片石中淙淙下注，此温泉之源也。池孔之中，水俱不甚热，正可着体。其上更得一亭覆之，遂免风雨之虑矣。时池上有十余人共浴，余恐其旁有石洞，姑遍觅之，不得，乃还浴池中。

【注释】

(1)大洞村：今作大董。此温泉在黄坡村东峡谷中，俗称黄坡澡塘，水温39℃。

【译文】

二里，路过土主庙。寺庙靠山向西，寺前两棵柏树非常巨大。又向南二里，路岔为两条：一条往南沿着山麓走，是去黄土坡的路；一条往东南上坡，是通向温泉的路。于是从上坡的路走，向南一里，登上坡嘴。向西俯瞰山麓，有泉水在山下向西溢出，就是黄坡泉的发源

地了。从这里向东转，有条路很大，横越过这条路，走上那东南方的小径。一里，渐渐上坡，转向东北。斜视温泉所在地山峡，应当在这里的南面，中间也有峡谷向南下延，只是茅草阻塞没有路径，就顺着小道往西北上走。一里，这条小道渐渐爬高，心知路走错了。有两个背干草的人来到，向他们问路。说："这是进山打柴的路，可以通到芹菜塘。温泉在南面，还隔着一座山峰。"就与他们一起返回来，一里，下到茅草阻塞的峡谷中，他们指引我向南去。我听从他们的话，横向踏入峡谷中，不久渐渐找到小径。半里，忽然有峡谷从脚下向西下坠，峡谷上方的石崖并排突起如门一样。从它的东边又往南行半里，翻过山坡下走，这里的峡谷开始变大，有溪水淙淙流淌在峡谷中，田埂交相潆绕着峡谷，就是大洞村后面的峡谷了。有条大路从峡中向东上行，又向南下行半里，顺着大路往东行。半里，上了一道坡，大路向东北上走，也是去芹菜塘的路；于是从坡上往东南下走，半里，来到溪边。又往东溯溪流半里，只见溪流奔泻沸腾在盘结的岩石中，右边一座石崖前突面临着溪流，石崖下方就着崖石建成水池，而温泉蓄积在池子中。这个水池与溪流同在峡中，但泉水与溪流不相通。崖石叠累下覆如累起来的棋子，石崖下部三面环绕凑拢，形成一个小孔，可容得下一个人坐着洗澡。石崖后方倒覆的岩石，两片下垂而中间分开，如同所谓的试剑石，水从石片中淙淙下流，这是温泉的源头。孔洞和水池中，水都不怎么热，正可以用身体接触。石崖上面另外有一座亭子覆盖着水池，便免去了风雨的忧虑了。此时水池上有十多个人一同沐浴，我担心温泉旁边有石洞，姑且四处去找石洞，找不到，这才返回池中洗澡。

又三里，随山之西嘴抵黄坡(1)，转北一里，过麓间溢水之上。又北三里，乃入来时分岐处。又西北四里，至矣比坡之麓(2)。促挑夫行，以晚辞，遂止。

【注释】

(1)黄坡：今名同，在大董东郊。

(2)矣比坡：今作玉壁村，在腾冲坝子东缘。

【译文】

又行三里，沿着西面的山嘴走到黄坡，转向北一里，经过山麓间溢水处的上方。又往北行三里，这才走入来时道路分岔的地方。又向西北四里，来到矣比坡的坡脚。催促挑夫上路，他用天晚来推辞，只好停下。

二十日　晨起，饭而登坡，雨色复来。平上二里，峻上八里，抵岭头。又平行岭上四里，又稍下一里，过芹菜塘。复东上坡，半里而下，半里过木厂，又下二里，过北下之峡。又东上三里，至坡脊。平行脊间，一里至永安哨，五六家当坡间而已。又东南半里，逾岭脊而下。一里，有水自北而南，路从之。半里，乃东陟坡，平行脊上。三里，至甘露寺，饭。从寺东下三里，至赤土铺桥，其下水自南而北，即大盈江水也。《一统志》谓大盈之源出自赤土，其言不谬。桥东复上半里，有四五家当坡坳，为赤土铺。铺东又上半里，遂从岭脊东南行。一里，有岐南去，为猛柳道；余仍东南，三里，乃东下，又十里而止于橄榄坡。时才午，雨时下时止，遂止不前。

【译文】

二十日　清晨起床，吃饭后登坡，雨又来临。平缓上爬二里，陡峻地上登八里，到达岭头。又平缓前行在岭上四里，又稍下走一里，经过芹菜塘。再向东上坡，半里后下走，半里后路过木厂，又下行二里，走过北面下来的峡谷。又向东上行三里，走到坡脊上。平缓行走在坡脊上，一里来到永安哨，五六家人位于坡上而已。又往东南行半里，翻过岭脊下走。一里，有溪水自北向南流，路顺着溪流走。半里，就向东涉水上坡，平缓走在山脊上。三里，来到甘露寺，吃饭。从寺东下行三里，走到赤土铺桥，桥下的水自南流向北，就是大盈江江水了。《一统志》说大盈江的源头出自赤土山，这话不错。从桥东再上走半里，有四五家人在坡上的山坳间，是赤土铺。从赤土铺东边

又上走半里，就从岭脊上往东南行。一里，有条岔路向南去，是去猛柳的路；我仍向东南走，三里，就往东下走，又行十里后停在橄榄坡。此时才是中午，雨时下时停，便停止不前。

二十一日　平明起饭。自橄榄坡东下，五里，抵龙川江西岸，过巡检司，即下渡桥。西岸峻若堵墙，乃循岸北向叠级，始达桥。桥东有阁，登之可眺江流夭矫之势。又南向随东岸行半里，东向平上者一里余，始曲折峻上。五里，过茶房，僧舍无一人。又峻上三里，过竹笆铺。又上七里余，饭于小歇场。又上五里，过太平铺，又平行入坞。二里余，有水自北涧来，涉之，遂东上。其上愈峻，两旁皆竹石深翳，而风雨西来，一天俱漫，于是行雨浪中。三里，逾一最高之岭，乃屡上屡下，屡脊屡坳，皆从密箐中行。七里抵新安哨，两三家夹岭头，皆以劈藤竹为业。时衣湿透，寒甚，就其家烧薪烘之。又二里余，抵分水关，有五六家当关之东。余乃就火炙衣，贳烧酒饮四五杯乃行。天色大霁，路磴俱燥，乃知关名分水，实分阴晴也。于是东向下者八里，始就东行之脊。又二里，过蒲满哨。又平行岭上，东十五里，宿于磨盘石之卢姓者；家有小房五六处，颇洁。

【译文】

二十一日　天明起床吃饭。从橄榄坡往东下走，五里，抵达龙川江的西岸，路过巡检司，立即走下渡桥。西岸险峻得好像一堵墙，只好沿着江岸向北垒砌了石阶，才能到达桥头。桥东头有楼阁，登上楼阁可以眺望江流屈曲弯曲的形势。又向南顺着东岸行半里，向东平缓上行一里多，开始曲折陡峻地上登。五里，经过茶房，僧房中没有一个人。又陡峻地上登三里，路过竹笆铺。又上登七里多，在小歇场吃饭。又上登五里，路过太平铺，又平缓地走入山坞中。二里多，有水流自北边的山涧中流来，涉过涧水，就向东上走。那上走的路愈加险峻，两旁都是竹石深深地遮蔽着，而风雨从西边下过来，满天都是漫漫一片，于是行走在如浪的暴雨中。三里，越过一座最高的岭，于是屡次上登屡次下行，多次上登山脊，多次越过山坳，都是从浓密的竹

木丛中前行。七里抵达新安哨，两三家人夹住岭头，都是以劈藤条竹子为业。这时衣服湿透了，冷极了，到他们家中烧柴烘干衣服。又行二里多，抵达分水关，有五六家人在关隘的东边。我便就着火烤衣服，买烧酒来饮下四五杯才上路。天色十分晴朗，道路石阶都是干燥的，这才知道关隘的名字叫分水，实际是按天气阴晴来划分的。从这里向东向西八里，才走上向东延伸的山脊。又行二里，路过蒲满哨。又平缓前行在岭上，向东十五里，住宿在磨盘石姓卢的人家；他家有小房间五六处，相当清洁。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1)。其下甚峻，曲折下者六里，及岭北之涧。是岭自蒲满哨分支东突，左右俱有深峡夹流，来时从南峡上行，至此坠北峡之口过。涉北涧，又越北岭东突之嘴，共一里余而过八湾。八湾亦有数家居坡上，人谓其地暑瘴为甚，无敢置足者。于是东向行平坡间，十二里抵江，则怒流奔腾，势倍于来时矣。乃坐巨树下待舟，观洪流汹涌，竞渡者之纷纭，不啻从壁上观也。俟久之，乃渡而东上坡。三里，抵北山之麓，循坡东行。五里，逾南下之嘴，得一桥跨涧，是为箐口。于是渡涧入峡，循涧南崖东向上，二里，过一碑，即来时所见盘蛇谷碑也。又东三里，过一西来枯涧。又二里，南折而北，乃逾其北突之嘴而东，遂东南渐上，其峡遂曲折掩蔽，始不能西见高黎贡峰矣。又南六里，抵杨柳湾而饭。乃逾南来之峡，溯东来之流，二里，有桥跨涧，西度之。从涧西溯箐上，又一里，为打板箐，有数十家当涧西。又东北四里，过平度之脊。其脊度峡中，乃自北而南，即从冷水箐西度蒲缥，又北过此，夹蒲缥之水北出而入潞江者也。是日热甚，得一荫辄止而延飕(2)，数息树边，不复问行之远近矣。过脊东下一里，止于落马厂。时才下午，以热甚，担夫不前也。

【注释】

(1)平明饭而行：原脱“饭而”，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2)延飕(sōu)：纳凉。飕，寒气。

【译文】

二十二日　黎明吃饭后上路。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曲折下走六里，到达岭北的山涧。这座山岭自蒲满哨分支向东前突，左右都是深深的峡谷，溪流相夹，来的时候从南面的峡谷上方走，到此地坠入北面峡谷的峡口走过。涉过北面的山涧，又越过北面山岭向东突的山嘴，共一里多后路过八湾。八湾也有几家人住在坡上，人们称说此地暑热瘴气最为厉害，无人敢驻足的。从这里向东前行在平缓的山坡间，十二里到达江边，就见狂怒的江流奔腾，水势比来的时候加倍了。于是坐在大树下等船，观看汹涌的洪流和纷纷纭纭争着渡江的人，不亚于是从壁上旁观了。等了很久，才渡过江向东上坡。三里，抵达北山的山麓，沿着山坡往东行。五里，越过向南下延的山嘴，见到一座桥横跨山涧，这里是箐口。于是渡过山涧进入峡谷，沿着山涧南边的山崖向东上走，二里，路过一块石碑，就是来的时候见到的盘蛇谷碑了。又向东三里，走过一条从西面来的干枯的山涧。又行二里，由南转向北，就越过那向北突的山嘴后往东行，于是往东南渐次上走，那峡谷便曲曲折折地掩蔽起来，开始不能见到西面高黎贡山的山峰了。又向南六里，抵达杨柳湾后吃饭。于是越过南边来的峡谷，溯东面流来的水流，二里，有座桥跨在山涧上，向西过桥。从山涧西面溯山箐上走，又行一里，是打板箐，有几十家人位于山涧西面。又向东北四里，越过平缓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延伸到峡中，是自北向南延伸，就是从冷水箐往西延伸到蒲缥，又往北经过此地，夹住蒲缥的水流向北流出后流入潞江的山脊了。这一天热得厉害，见到一处树荫就停下来纳凉，几次在树边休息，不再过问走路的远近了。翻过山脊往东下山一里，停在落马厂。时间才是下午，因为太热了，挑夫不肯前走了。

二十三日　平明，从落马厂东行。三里，逾东突之山嘴而南，又一里余，有一庵倚西山之上。又南四里，过石子哨。始南下。二里余，望温泉在东山下，乃从岐东南下。二里余，转而北涉北流一涧，

又半里，东从石山之嘴，得温泉焉。其水温而不热，浑而不澄，然无气焰，可浴。其山自东山横突而西，为蒲缥下流之案也。浴久之，从涧东溯流二里余，抵蒲缥之东村，蒲人(1)，缥人。乃永昌九蛮中二种。饭。以担夫不肯前，逗留久之。乃东二里上坡，五里，迤逦上峰头。又平行岭夹，一里稍东下，有亭桥跨峡间。时风雨大至，而担夫尚后，坐亭桥待久之，过午始行。又东南上坡，逾坡一重，转而北，又逾坡一重，共六里，过孔雀寺。又东上坡五里，直蹑东峰南突之顶。此顶自北而南，从此平坠度为峡，一冈西迤，乃复起为崖，度为蒲缥后山，北去而夹蒲缥之涧，南去而尽于攀枝花者也(2)。又东一里稍上，复盘一南突之嘴，于是渐转而北，二里，有公馆踞冈头。乃北下一里，而止于冷水箐(3)。时方下午，以担不能前，遂止。见邸榻旁有卧而呻吟者，乃适往前途，为劫盗所伤，还卧于此。被劫之处，去此才六里，乃日才过午，盗即纵横，可畏也。

【注释】

(1)蒲人：又称蒲蛮或扑子蛮，即布朗族。《滇略》卷九说："蒲人，散居山谷，无定所，永昌凤溪、施甸二长官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种也。"

(2)攀枝花：今仍称攀枝花寨，在保山市隆阳区西境，蒲缥坝子南缘。

(3)冷水箐：今名同，在蒲缥与保山城之间，但不在公路边上。

【译文】

二十三日　黎明，从落马厂往东行。三里，翻越东突的山嘴后往南行，又走一里多，有一座寺庵紧靠在西山之上。又向南四里，经过石子哨，开始往南下行。二里多，望见温泉在东山下，就从岔路往东南下走。二里多，转向北涉过一条向北流的山涧，又行半里，向东在石山的山嘴处，找到温泉。温泉的水温而不热，浑浊而不清澈，不过没有蒸汽火焰，可以洗澡。这里的山起自东山向西横突，是蒲缥下游的案山。洗澡洗了很久，从山涧东面溯水流走二里多，抵达蒲缥的东村，蒲人、缥人，是永昌府九种蛮人中的两种吃饭。由于挑夫不肯前行，逗

留了很久。于是向东二里后上坡，五里，逶逶迤迤登上峰头。又平缓行进在相夹山岭间，一里后稍向东下走，有座亭桥跨在山峡间。这时风雨大作，可挑夫还在后面，坐在亭桥中等了很久，过了中午才动身。又向东南上坡，翻过一重山坡，转向北，又翻过一重山坡，共六里，路过孔雀寺。又向东上坡五里，径直登上东峰南突的山顶。这座山顶自北向南延伸，从此处平缓下坠延伸成为山峡，一条山冈向西延伸，于是再度突起成为山崖，延伸成为蒲缥的后山，向北延去夹住蒲缥的山涧，向南延去在攀枝花到了尽头。又往东一里稍上走，再绕过一处南突的山嘴，从这里渐渐转向北，二里，有公馆盘踞在冈头。于是向北下行一里，而后停止在冷水箐。此时正好下午，因为挑夫不能前走，便停下来。见客店中卧床旁有躺着呻吟的人，是刚才去到前边的途中，被抢劫的强盗杀伤，返回来躺在这里。被抢劫的地方离此地才有六里地，竟然太阳才过正午，强盗就横行霸道，可怕呀！

二十四日　雨复达旦，但不甚大。平明，饭而行。随东行之箐，上其北坡，三里，循嘴北转。二里渐下，一里下至坳，即昨被劫之商遇难处也。其北丛山夹立，穿其峡行三里，再过一东突之坡，其水始北下。随之北二里，下至坳洼中，乃东转而上。一里，过坳子铺，觅火把为芭蕉洞游计。又东半里，过冈头洼地，遂转北下。三里余，越一坡脊，过洼中汇水之崖。崖石上插而水蓄崖底，四面俱峻，水无从出而甚浑。由其南再越脊而下，一里余，至芭蕉洞，乃候火于洞门。担夫摘洞口黑果来啖，此真覆盆子也(1)；其色红，熟则黑而可食，比前去时街子所鬻黄果，形同而色异，其熟亦异，其功用当亦不同也。黄者非覆盆。覆盆补肾。变白为黑，则为此果无疑。火至，燃炬入洞。始向北，即转东下四丈余，至向所入昏黑处，即转北向，其下已平，两崖愈狭而愈高。六七丈，更宽崇，一柱中悬，大如覆钟，击之声铿铿然(2)。其处盖不特此石有声，即洞底顿足，辄成应响，盖其下亦空也。又入五六丈，两崖石色有垂溜成白者，以火烛之，以手摩之，石不润而燥，纹甚细而晶。土人言，二月间石发润而纹愈皎茁，谓之“开花”，洞名“石花”以此。石花名颇佳，而《志》称为芭蕉，不如方言之

妙也(3)。更北路尽，由西腋透隙入，复小如门。五丈，有圆石二叠，如幢盖下垂，又如大芝菌而三级累之者。从其下复转而北，其中复穹然宏耸。又五六丈，西北路尽，洞分两岐：一南上环为曲室，三丈而止；一北入降为坠道，七丈而止。是洞曲折而旁窦不多，宛转而底平不汙，故游者不畏深入，使中有通明之处，则更令人恍然矣。出至向所入昏黑北转处，今已通明。见直东又一岐入，有柱中间之，以余炬入探其中，亦穹然六七丈而止。出，从洞门外以余炬入探西崖间小窦。其窦北向悬壁间，其门甚隘，而中亦狭而深，秽气扑人，乃舍之。出洞，下百余步，抵坑峡下观水洞。水洞者，即此洞之下层也，虽悬数丈，实当一所，前中入有声，已知其下之皆空矣。洞前亦东向，稍入，亦曲而自北来，与上洞同一格，但水溢其中，不能进也。由此东折而北，共里余，抵卧狮窝村(4)，饭于村妇家。

【注释】

(1)覆盆子：蔷薇科落叶灌木，茎叶皆有刺，夏季开淡红色小花。果实为聚合的小核果，呈头状，红色，可食，亦可入药。

(2)铉(hóng)铉：形容其声音轰轰响。

(3)“石花”三句：今仍称石花洞，在保山坝子西缘，从云瑞街入山不远即是，曾为风景胜地。

(4)卧狮窝村：1963年新命名为云瑞街。

【译文】

二十四日　夜雨又下到天亮，但不这么大。黎明，吃饭后上路。顺着向东去的山箐走，上登山箐北面的山坡，三里，沿着山嘴向北转。二里渐渐下走，一里下到山坳，就是昨天被抢劫的客商遇难之处了。山坳北面成丛的山峦相夹而立，穿行在山间峡谷中三里，再次翻过一条东突的山坡，这里的水开始向北下流。顺着水流向北二里，下到山坳的洼地中，就向东转后上行。一里，路过坳子铺，找火把准备去游芭蕉洞。又向东半里，经过冈头的洼地，就转向北下走。三里

多，越过一道坡脊，经过洼地中积水的石崖。崖石上插而水蓄积在石崖脚下，四面全很险峻，水无处流出去而且非常浑浊。由这里的南边再翻越山脊往下走，一里多，来到芭蕉洞，就在洞口等候火种。挑夫摘了洞口的黑色果子来吃，这是真正的覆盘子了；果子颜色是红的，成熟就变黑可以吃，比较先前去的时候在街子上所卖的黄色果子，形状相同但颜色不同，它们成熟的情况也不同，它们的功用应当也不同了。黄色的不是覆盘子。覆盘子补肾。由白色变为黑色，那是这种果子无疑了。火种到后，点燃火炬进洞。开始时向北走，随即转向东下走四丈多，来到从前进洞时的昏黑处，立即转向北，脚下随即平坦起来，两面的崖壁越来越窄而且越来越高。六七丈后，又变宽变高，一根石柱悬在中央，大处如下覆的铜钟，敲击石柱声音轰轰响。原来此处不仅这根石柱有声音，就是在洞底跺脚，也立即形成回响，大概洞下边也是空的。又深入五六丈，两侧崖壁石头的颜色有水滴垂流形成白色的地方，用火光照亮岩石，用手去摸岩石，岩石干燥不湿润，纹理十分细腻晶莹。当地人说，二月间石头发润而且纹理愈加皎洁粗壮，把这种现象称为“开花”，山洞起名叫“石花”是根据这个原因。“石花”的名字很美，可志书称为“芭蕉”，不如方言起得巧妙了。再向北路到了头，由西侧钻过缝隙进去，又小得像门一样。五丈后，有三层圆形的石头，如石幢的顶盖样下垂，又像巨大的灵芝菌分三层叠起来的样子。从它下边再转向北，洞中再次穹然宏大高耸。又进去五六丈，西北方的路到了头，山洞分为两个岔洞：一个往南上去环绕成深邃的密室，三丈后到头；一个通入北边下降为深坠的通道，七丈后到头。这个洞曲曲折折的可旁洞不多，弯弯转转的但洞底平坦不积水，所以游览的人不怕深入进去，假使洞中有通进亮光之处，那就更能让人豁然开朗了。出来到从前进洞时昏黑向北转的地方，现在已通入亮光了。看见正东方又有一个岔洞进去，有石柱在中央隔开洞口，用剩余的火把进去探看洞中，也是穹然隆起六七丈便到了头。出来，从洞口外用剩余的火把进去探察西边石崖上的小洞。这个洞面向北，高悬在石壁间，洞口非常狭窄，而洞中也是又窄又深，污秽之气扑人，只得放弃了它。出洞来，下走一百多步，抵达深坑样的峡谷中，下去观看水洞。

水洞，就是这个洞的下层了，虽然悬隔几丈远，实际应当是一个地方，先前进去洞中有声音，已经知道洞的下方全是空的了。洞前边也是面向东，稍稍进去，也是转弯而且从北边通来，与上洞同样一种格局，但水溢满洞中，不能前进了。由此地从东转向北，共一里多，到达卧狮窝村，在村中农妇家吃饭。

北三里，过一村，即东上堤，是为大海子。随海子南堤东行，二里下堤，又东一里为沙河桥。其桥五巩，名众安桥。越桥东，即从岐西北循山行。二里，过胡家坟，为正统间挥使胡琛墓。墓有穹碑，为王学士英所撰(1)，又一碑，乃其子名誌者(2)，则王翰时撰之文(3)，与吾家梧塍之垅(4)，文翰规制颇相似，其颓芜亦相似也。其一时崇尚，穷徼薄海，万里同风，至荆棘铜驼(5)，又旷代无异，可慨也！其墓欲迎水作东北向，遂失下手砂，且偏侧不依九隆正脉，故胡氏世赏虽仅延，而当时专城之盛遂易。永昌，故郡也，胡氏时适改为司，独专其地(6)。今复为郡，设流官，胡氏遂微。土人言，胡氏墓法宜出帝王，为朝中所知，因掘断其脉。余按，凿脉乃诸葛南征时所为，土人误耳。更循山而北，一里，上一东盘之嘴。于是循冈盘垅，甃石引槽，分九隆池之水，南环坡畔，以润东坞之畦。路随槽堤而北，是堤隆庆二年筑，置孔四十一以通水，编号以次而及，名为“号塘”，费八百余金。遇有峡东出处，则甃石架空渡水，人与水俱行桥上，而桥下之峡反涸也。自是竹树扶疏，果坞联络，又三里抵龙泉门，乃城之西南隅也。城外山环寺出，有澄塘汇其下，是为九隆池。由东堤行，见山城围绕间，一泓清涵，空人心目。池北有亭阁临波，迎岚掬翠，滟潋生辉。有坐堤垂钓者，得细鱼如指；亦有就荫卖浆者。惜有担夫同行，急于税驾，遂同入城(7)。半里。北抵法明寺，仍憩会真楼。而崔君亦至，崔，江西人，寓此为染铺。前去时从磨盘石同行，抵腾依依，后复同归，以担夫行迟，至蒲缥先返。余迟一日至，故复来此看余。遂与同入市，换钱畀夫，市鱼烹于酒家，与崔共酌。暮返楼。夜大雨。

【注释】

(1)学士：官名，因所属机构不同，职权各异。明代翰林院长官亦称学

士，掌管文墨，并备皇帝顾问。

(2)乃其子名誌者：原脱“名誌”二字，据“四库”本补。

(3)则王翰时撰之文：原倒误为“王翰撰时之文”，据近年移置太保山顶碑林之原碑实物改。陈本、“四库”本作“王翰时撰之坟”。

(4)梧塍：即明代江阴县的梧塍里，为霞客家乡。

(5)荆棘铜驼：《晋书·索靖传》说：“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后因此用“荆棘铜驼”慨叹旧王朝被推翻后的残破景象。

(6)独专其地：按明制，军民指挥使司由军事长官统管军事、民政，“尚无考选军政，可使世世专有此土。”这与明代府、卫分管地方军、政不同，只用于边境战略要地。

(7)入城：指入永昌城，明代永昌府治保山，在今保山城区，西倚太保山，东临保山坝。今保山城建城始于南诏的永昌城，但今城的规模则为明代所奠定，至今还能辨认整齐的街巷和方正的城基。

【译文】

向北三里，走过一村，立即往东走上堤坝，这是大海子。顺着海子南面的堤坝往东行，二里后走下堤坝，又向东一里是沙河桥。这座桥有五个桥拱，名叫众安桥。过到桥东，立即从岔路往西北沿着山走。二里，路过胡家坟，是正统年间(1436—1449)指挥使胡琛的墓地。墓前有高大的石碑，是学士王英撰写的，又有一块碑，是他的儿子名叫胡誌的墓碑，则是由翰林院撰修王时撰文，与我家乡梧塍里的坟墓，文笔辞藻规模形制很是相似，它们的颓败荒芜也相似了。那种一时间的崇尚，穷尽边境逼近海疆，万里之间风气相同，到了旧王朝灭亡后铜驼埋藏于荆棘之中，又隔代无异了，可叹息呀！他的墓地想要面迎水流作东北向，便失去了下手的龙砂，而且偏在一侧没有背靠九隆山的正脉，所以胡家世代的赏赐虽然仅能延续，然而当时独占一城的盛况终于改变了。永昌，是旧时设置的郡，胡氏时恰好改为军民指挥使司，独占了这一地区。今天恢复为府，设置了流官，胡氏便衰微了。当地人说，胡家墓葬的葬法应该出帝王，被朝廷中知道后，于是挖断了它的地脉。我考察，凿断地脉是诸

葛亮南征时做的事，当地人错了。再沿着山往北行，一里，走上一处向东盘绕的山嘴。在这里沿着山冈绕着土陇，用石头砌成引水槽，分流九隆池的水，往南环绕在山坡畔，用以灌溉东边山坞中的田地。路顺着水槽的石堤往北行，这道石堤是隆庆二年(1568)修筑的，设置了四十一个孔洞以便通水，按次序相继编上号，起名叫“号塘”，花费八百多两黄金。遇到有峡谷往东出来的地方，就砌石槽架空引水，人与水都通行在桥上，而桥下的峡谷中反而干涸了。从这里起竹丛树木扶疏，满是果木的山坞相连，又行三里到达龙泉门，是永昌城的西南隅。城外山峰环绕佛寺显露，有澄澈的池塘汇积在城下，这是九隆池。由东面的池堤前行，只见青山和城墙围绕之间，涵养着一池清水，让人心目空阔。水池北边有亭台楼阁面临清波，迎着山风捧来翠色，水波潋滟生辉。有坐在水堤上垂钓的人，钓到的小鱼如手指一样大小；也有就着树荫卖酒的人。可惜有挑夫同行，急于住下，便一同进城。半里，向北抵达法明寺，就歇息在会真楼。而崔君也来到，姓崔的，是江西人，寓居此地开染铺。以前去的时候从磨盘石同行，到达腾越后依依不舍，后来又一同归来，因为挑夫走得慢，他到蒲缥后就先返回来。我晚一天到，所以又来此处看望我。于是与他一同进街市，换钱来交给挑夫，买鱼来在酒家烹煮，与崔君一起饮酒。天黑返回会真楼。夜里下大雨。

二十五日　晓霁。崔君来候余餐，与之同入市，买琥珀绿虫。又有顾生者，崔之友也，导往碾玉者家，欲碾翠生石印池盂子，不遇，期明晨至。

【译文】

二十五日　拂晓转晴。崔君来等候我用餐，与他一同进市场，买了琥珀绿虫。又有个姓顾的儒生，是崔君的朋友，带领前去碾玉的人家中，打算碾翠生石的印池和杯子，没遇上，约定明天早晨来。

二十六日　崔、顾同碾玉者来，以翠生石畀之。二印池、一盂子，碾价一两五钱，盖工作之费逾于买价矣，以石重不便于行，故强

就之。此石乃潘生所送者。先一石白多而间有翠点，而翠色鲜艳，逾于常石。人皆以翠少弃之，间用搪抵上司取索，皆不用之。余反喜其翠以自白质而显，故取之。潘谓此石无用，又取一纯翠者送余，以为妙品，余反见其黯然无光也。今命工以白质者为二池，以纯翠者为盂子。时囊中已无银，以丽江银盃一支，重二两余。畀顾生易书刀三十柄，余付花工碾石。是午，工携酒肴酌于北楼，抵晚乃散。

【译文】

二十六日　崔、顾二人同碾玉的人来到，把翠生石交给碾玉的人。两个印池、一个杯子，碾玉的工价一两五钱，这样，加工的费用超过买石料的价钱了，因为石料太重不便带着走路，故而勉强迁就了他。这些石料是潘生赠送的。最先的一块石料白色多而间或杂有翠色的点，但翠色鲜艳，超过平常的石料。一般人都认为翠色少放弃这种石料，间或用来搪塞充抵上司的索取，都不用它。我反而喜爱它的翠色从自身的白色质地中显露出来，所以选择了它。潘生认为这种石头没有用，又拿出一块翠绿色的送给我，认为是绝妙的品种，我看它反而觉得黯然无光了。今天命令工匠把白色质地的做成两个印池，把纯绿色的做成杯子。这时口袋中已没有银子，把丽江的一只银杯，重二两多。交给顾生换来三十把书刀，剩余的付给姓花的工匠碾玉石。这天中午，工匠带来酒肴在北楼饮酒，到晚上才散去。

二十七日　坐会真楼作记。

【译文】

二十七日　坐在会真楼写日记。

二十八日　花工以解石来示。

【译文】

二十八日　姓花的工匠拿解开的石料来给我看。

二十九日　坐会真楼。上午往叩闪知愿，将取前所留翰札碑帖。

闪辞以明日。还过潘莲华家，将入晤，遇鸡足安仁师丽江公差目把延至(1)，求闪序文。与邱生邱，新添人，眇一目(2)，以箕仙行术(3)，前会于腾，先过此。同行。万里知己，得之意外，喜甚，遂同过余寓。坐久之，余亦随访其寓。下午乃返。

【注释】

(1)把延：执请。

(2)眇(miǎo)：一只眼睛瞎。

(3)箕仙行术：用箕箕插筷子占卜的一种迷信活动。

【译文】

二十九日　坐在会真楼。上午前往叩拜闪知愿，将取回从前寄存的信札碑帖。闪某推辞说明天。返回时路过潘莲华家，将进门见面，遇见鸡足山安仁禅师丽江府木公差遣头目延请来的，求闪知愿为文章作序。与姓邱的儒生姓邱的，是新添卫人，瞎了一只眼睛，以箕仙的身份行法术，先前在腾越见过面，先我一步来到此地。同行。万里之外遇见知己，意外之间遇到他，非常高兴，就一同到我的寓所，座谈了很久。我也跟随他去拜访他的寓所。下午才返回来。

三十日　晨餐后，往拜潘，即造闪。知愿犹不出，人传先生以腹泻，延入西亭相晤。余以安仁远来，其素行不凡，且赍有丽江《云薖全集》来至，并求收览。闪公颔之。余乃出往安仁寓，促其以集往，而余遂出龙泉门观九龙泉(1)。

【注释】

(1)九龙泉：在保山市区西南隅。初名易乐池，又作易罗池，因泉有九窦，故名九龙泉、九龙池。呈砚形，中有湖心亭，池西有濯缨亭，池北山丘上有慈云塔。林木掩映，风景秀丽。

【译文】

三十日　早餐后，前去拜访潘莲华，随即去找闪知愿。闪知愿仍然不出来见客，有人传言先生因为腹泻，延请到西亭相见。我因为安仁远道而来，他平素的德行不凡，而且持有丽江木知府的《云薖全集》来到，一并请求收藏阅览。闪公点头答应了这件事。我这才出门，前往安仁的寓所，催促他把集子送去，而我便出了龙泉门去观览九龙泉。

龙泉门，城之西南门也，在太保山之南麓(1)。门外即有涧自西山北夹而出，新城循之而上。涧之南有山一支，与太保并重，而易罗池当其东尽处，周回几百亩，东筑堤汇之，水从其西南隅泛池上溢，有亭跨其上，东流入大池。大池北亦有亭。池之中，则邓参将子龙所建亭也，以小舟渡游焉。池之南，分水循山腰南去，东泄为水窦，以下润川田。凡四十余窦，五里，近胡坟而止焉。由池西上山，北冈有塔，南冈则寺倚之。寺后有阁甚钜。阁前南隙地，有花一树甚红，即飞松之桐花也，色与刺桐相似，花状如凌霄而小甚，然花而不实，土人谓之雄树。既而入城，即登城北，蹑其城侧倚而上。一里余，过西向一门，塞而不开。乃转而北又里余，则山东突之坪也。其西宝盖山穹立甚高，东下而度一脊，其南北甚狭，度而东，铺为平顶，即太保之顶也，旧为寨子城。胡渊拓而包此顶于内，西抵度脊处而止，亦设门焉；塞而不开，所谓永定、永安二门也。旧武侯祠在诸葛营，今移于此顶，余入而登其楼，姜按君有诗碑焉。坪之前有亭踞其东。由此坠而下，甚峻，半里即下临玉皇阁后，由其西转阁前而入会真饭焉。

【注释】

(1)太保山：在保山市区西隅，保山坝子西缘，海拔2257米。山顶平敞，有武侯祠及碑林。山腰为玉皇阁，系三层高台回廊式建筑。阁北侧为会真楼，即徐霞客在保山的寓所，南侧有翠微楼。其他建筑还有四川会馆、阐化楼、状元楼等。

【译文】

龙泉门，是城的西南门，在太保山的南麓。城门外就有山涧自西山北边的夹谷中流来，新城沿着山涧向上修建。山涧的南边有一条山脉，与太保山一样重要，而易罗池正在山脉东面的尽头处，周围有几百亩，东面筑堤蓄水，水从易罗池的西南角漫过池子从上边溢出，有亭桥跨在水面上，向东流入大池子中。大池子北边也有亭子。池子的中央，则是参将邓子龙修建的亭子，用小船渡过去游览。池子的南边，池水分流沿着山腰往南流去，东边泄水的是水洞，以便下流灌溉平川中的农田。共有四十多个洞，五里长，接近胡家坟地便完了。由水池西边上山，北面的山冈上有座塔，南面的山冈则有佛寺背靠着山冈。寺后边有座楼阁极为巨大。楼阁前方南边的空地上，有一树花开得十分红艳，就是叫飞松的桐花了，颜色与刺桐相似，花的形状像凌霄花但非常小，然而只开花却不结果，当地人称之为雄树。既而进城，立即登上北面的城墙，踏着那城墙倾斜地向上走。一里多，经过向西的一道城门，城门堵塞着没有开。于是转向北又行一里多，就到山东突之处的平地了。这里的西面宝盖山穹然矗立非常高峻，一条山脊向东下延，山脊的南北非常狭窄，往东延伸，铺开成为平缓的山顶，就是太保山的山顶了，旧时是寨子城。胡渊拓宽城区把这座山的山顶包围在城内，西面抵达山脊延伸的地方便止住了，也设有城门；堵塞没有开的，是所谓的永定、永安两座城门。旧时武侯祠在诸葛营，今天移到这座山顶上，我进去登上祠堂的楼，按察使姜君在楼上立有诗碑。平地的前方有亭子盘踞在祠堂的东面。由此坠落而下，甚为陡峻，半里路就下临玉皇阁后方，由玉皇阁西边转到玉皇阁前边后进入会真楼吃饭。

六月初一日　憩会真楼。

【译文】

六月初一日　在会真楼休息。

初二日　出东门，溪之自龙泉门灌城而东者，亦透城而出。度吊

桥，遂随之东行田塍中。十里至河中村，有石桥，北来之水遂分而为二(1)：一由桥而东南注，一绕村而西南曲。越桥东一里余，则其地中洼而沮洳(2)。又里余，越冈而东，一里，抵东山之麓。由岐东北二里，过大官庙(3)。上山，曲折甚峻，二里余，至哀牢寺。寺倚层岩下，西南向，其上崖势层叠而起，即哀牢山也。饭于寺。由寺后沿崖上，一里转北，行顶崖西，半里转东，行顶崖北，一里转南，行顶崖东。顶崖者，石屏高插峰头，南北起两角而中平。玉泉二孔在平脊上，孔如二大屦并列(4)，中隔寸许，水皆满而不溢，其深尺余，所谓金井也。今有树碑其上者，大书为“玉泉”。按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亦两孔，而中出比目鱼，此金井则在山顶，有上下之别，而碑者顾溷之，何也？又一碑树北顶，恶哀牢之名，易为“安乐”焉，益无征矣。南一里至顶南。一里，东南下，又一里，西南下。其处石崖层叠，盖西北与哀牢寺平对，俱沿崖而倚者也。

【注释】

(1)北来之水：此水从北往南流贯保山坝子。明代称清水河、永昌溪，今称东河。此水分两股绕过的村子即前文“河中村”，后因村边河床拐弯多变，改名河图村，现为河图镇。

(2)“则其他”句：此水面即青华海，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军民府山川载：“青华海，在府城东五里，汇诸水为池。”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地理志载：保山县“东有青华海，广二十余里，汇纳众流，足资灌溉”。

(3)大官庙：今名同，在保山坝子东缘。

(4)屦(jù)：麻鞋。

【译文】

初二日　走出东门，自龙泉门灌溉城中往东流的溪水，也穿城而出。走过吊桥，就顺着溪流往东行走在田野中。十里到河中村，有座石桥，北面流来的河水于是分为两条：一条由桥下往东南流淌，一条绕着村庄向西南弯曲。过到桥东行一里多，就见这里的地势中间下洼而且全是泥淖。又行一里多，越过山冈向东走，一里，抵达东山的山

麓。由岔路往东北行二里，经过大官庙。上山，曲曲折折十分陡峻，二里多，来到哀牢寺。寺院依傍在层层岩石之下，面向西南，寺院上方崖势层层叠累而起，就是哀牢山了。在寺中吃饭。由寺后沿着石崖上登，一里后转向北，行走在山顶石崖的西边，半里后转向东，行走在山顶石崖的北边，一里后转向南，行走在山顶石崖的东边。山顶的石崖，是屏风状的岩石高插在峰头。南北突起两角而中段平缓。玉泉的两个泉眼在平缓的石脊上，孔洞如并列的两只大麻鞋，中间隔开一寸左右，泉水都是满而不溢，水深一尺多，就是所谓的金井了。今天有人在泉水上树了碑，大字写着“玉泉”。据考察，玉泉在山下大官庙前，也是两个泉眼，而且水中出产比目鱼，这个金井则是在山顶，有上下的区别，可立碑的人却把它们混淆了，为什么呢？又有一块碑树在北面的山顶，厌恶哀牢的名称，改为“安乐”，益发没有根据了。向南一里来到山顶的南面。一里，往东南下走，又行一里，往西南下走。此处石崖层层叠叠，大概与西北方的哀牢寺水平相对，都是沿着石崖紧靠着石崖的地方了。

又南下里余，为西来大道，有茅庵三间倚路旁，是为茶庵。由此东向循峡而入，五里，过一坳。坳中有庙西向。东一里，度中洼之宕，复东过坳。又从岭上二里余，盘北突之嘴。其北峡之底，颇见田形。于是东南下，二里，越一峡而东，一里，东上冈。又里余，逾坳东南行，见其东有南北峡，中干无水。峡东其山亦南北亘，有一二家倚之，是为清水沟(1)。沟中水不成流，似从峡底东度脉者。随峡南行一里，复度而东上冈，始望见南壑中洼，其南有峰危耸中立，即笔架山之北峰也；前从水寨西南盘岭时，所望正南有峰双突如马鞍者，即此峰也。其峰在郡城东南三十余里，即清水西山南下之脉，至此而尽，结为此山，南北横亘，西自郡城望之，四顶分尖，北自此临之，只见北垂一峰如天柱。从冈上东盘北峰，三里降而下洼，始有小水自北峡下，一里，涉之。又东循北山一里余，过一脊坳。又西稍降一里，始见东山渐豁，山冈向东南下，中路因之；又一岐东北分趋瓦渡(2)；又一岐西南下坑，坑中始闻水声。有三四家倚西山崖下，是为沈

家庄，其下有田塍当坑底焉。已暮，欲投之宿，遂西南下一里余，及坑底。渡小水，西南半里，投宿村家，暮雨适来。

【注释】

(1)清水沟：今名同，在瓦渡西南邻。

(2)瓦渡：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东境。

【译文】

又向南下走一里多，是西面来的大路，有三间茅草盖成的寺庵紧靠在路旁，这是茶庵。由此地向东沿着峡谷进去，五里，走过一个山坳，山坳中有座庙面向西方。向东一里，越过中间下洼的石坑，再往东走过山坳。又从岭上行二里多，绕过北突的山嘴。山嘴北面峡谷的谷底，颇能见到田地的形迹。从这里往东南下走，二里，穿越一条峡谷往东行，一里，向东上登山冈。又是一里多，穿越山坳往东南行，看见山坳东面有条南北向的峡谷，峡中干涸没有水。峡谷东面那里的山也是呈南北向绵亘，有一两家人背靠着山，这里是清水沟。沟中的水不成流，似乎是从峡底向东穿流过山脉的水。顺着峡谷往南行一里，再向东登上山冈，这才望见南面的壑谷中间下洼，壑谷南边有座高险耸立山峰当中而立，就是笔架山的北峰了；从前从水寨向西南绕着山岭走时，望见正南方有座山峰双双突起如同马鞍的，就是这座山峰了。这座山峰在府城东南三十多里，就是清水沟的西山往南下延的山脉，延到此地到了尽头，盘结为这座山，呈南北向横亘，从西面的府城远望它，分为四个尖顶，从北面的这里面向它，只见北面垂下一座山峰如同擎天柱。从山冈上向东绕过北峰，下降三里后下到洼地中，这才有小溪自北面峡中流下来，一里，涉过溪水。又往东沿着北山走一里多，走过一个山脊上的山坳。又往西稍下降一里，开始见到东山渐渐开阔起来，山冈向东南下延，中间的路顺着山冈走；又有一条岔路分开通向瓦渡；又有一条岔路向西南下到坑中，坑中开始听见水声。有三四家人紧靠在西山的山崖下，这里是沈家庄，村子下方有

田地位于坑底。已是傍晚，想到村中投宿，就向西南下走一里多，来到坑底。渡过小溪，向西南半里，投宿到村中农家，暮雨恰好来临。

初三日　雨潺潺不止。饭而登途，稍霁。复南下坑底，半里，渡坑涧。复东南上坡，一里余，得北来大路，随之南行冈脊三里。其冈在垂坞中，遂随之下一里，南行坞中。其中有小水唧唧，乃穿壑西南，逼近笔架东北之麓，合北来沈庄水，同东而绕于闪太史墓前者也。路又南一里，逾一小坳。一里稍下，遂沿坞东行，其坞始豁而东向去，水从其西南濒笔架山之北冈，亦随之东折。一里余，逾一小冈而下，即闪墓之虎砂也。北望有茔当中坡之嘴，乃涉壑而登之，即闪太史夫人马氏之冢，太翁所择而窆者(1)，已十余年矣。其脉西北自昨所度沈家庄东岐之脊东南下，又峙为一巨山下坠。自西而东者为虎砂，即来道所再逾者；自东而南者为龙砂，即庄居外倚者；而穴悬其中，东南向。外堂即向东之坞，水流横其前，而内堂即涉壑而登者，第少促而峻泻。当横筑一堤，亘两砂间(2)，而中蓄池水，方成全局。虎砂上有松一圆独耸，余意亦当去之。其庄即在龙砂东坡上，又隔一小坞，亦有细流唧唧，南注外堂东下之水。从墓又东半里，逾小水抵庄。庄房当村庐之西，其门南向。前三楹即停太翁之柩者，钥之未启；后为庐居，西三楹差可憩。时守者他出，止幼童在。

【注释】

(1)太翁：祖父。此系对闪人望、闪知愿的父亲闪继迪的尊称。闪继迪，字允修，万历十三年(1585)举人，官吏部司务。性笃孝，家法严正。喜奖掖人，不喜人谀。著有《羽岑园秋兴》、《吴越游草》诸集。乡人为之立祠。

(2)亘两砂间：“亘”原作“拒”，据徐本改。

【译文】

初三日　雨哗哗下个不停。饭后登上旅途，渐渐晴开。再向南下到坑底，半里，渡过坑中的山涧。再往东南上坡，一里多，遇上北面来的大路，顺着大路往南行走在冈脊上三里。这条山冈在下垂的山坞

中，于是顺着山冈下行一里，往南行走在山坞中。山坞中有小溪潺潺流淌，是穿过壑谷往西南流，逼近笔架山东北的山麓，汇合北面沈家庄流来的水流，一同向东绕到闪太史墓地前的溪流。路又向南一里，穿越一个小山坳。一里后稍下走，于是沿着山坞往东行，这里山坞开始开阔起来向东伸展而去，水流从山坞西南方濒临笔架山的北冈，也随着北冈向东转。一里多，越过一座小山冈往下走，就是闪太史墓地的虎砂了。远望北边有坟地在中间山坡的尖嘴处，就涉过壑谷登上坟地，是闪太史夫人马氏的坟墓，是闪家祖父选择的埋葬地，已经十多年了。这里的山脉从西北方昨天走过的沈家庄东面分支的山脊往东南下延，又耸峙为一座巨大的山峰往下坠。自西往东延伸的是虎砂，就是来的时候道路两次翻越的山；自东往南延伸的是龙砂，就是庄园的居屋在外面紧靠着的山；而墓穴悬在两者中间，面向东南方。墓地外堂就是向东的山坞，水流横在它的前方，而墓地的内堂就是我涉过壑谷上登之处，但只是稍有些狭窄而且陡峻下泻。应当横着修筑一条堤坝，横亘在龙砂和虎砂之间，而在中间蓄一池水，才成完整的格局。虎砂上有一棵圆圆的松树独自耸立，我的意思也应该去掉它。守墓的庄子就在龙砂东面的山坡上，又隔着一个小山坞，也有细流唧唧流淌，是往南流淌在墓地外堂向东下流的溪水。从墓地又往东行半里，越过小溪水抵达庄子。庄子的房屋位于村庄房屋的西面，庄子大门面向南。前边三开间就是停放闪太翁灵柩的地方，门锁着未开启；后面是居住的房屋，西侧三间房屋勉强可以歇息。此时守墓的人外出，只有年幼的儿童在家。

余待久之，欲令其启钥入，叩太翁灵几，不得。遂从村东问所谓落水坑者，其言或远或近，不可方物。有指在东北隅者，趋之。逾冈脊而北，二里余，得一中洼之潭，有水嵌其底，四面皆高，周遭大百亩，而水无从出。从洼上循其北而东上坡，又里余而得俚俚寨，数十家分踞山头。其岭亦从北而亘南，东南接天生桥者，为闪庄东障之山。余时不知其为天生桥，但求落水坑而不得，惟望闪庄正东，其山屏起下陷，如有深穴，意此中必有奇胜，然已随土人之指而逾其北

矣。遍叩寨中啰啰，终无解语者。遂从东岭西南下，仍抵洼潭之东，得南趋之道，乃随之循东岭而南。二里，见有峡东自屏山下陷处出，峡中无水而水声甚沸。乃下，见有水西自壑底，反东向腾跃，而不见下流所出，心奇之而不能解。乃先溯旱峡遵北岭东入，二里抵下陷处，见石崖骈列，中夹平底。半里，峡分两岐：一北向入者，峡壁双骈而底甚平，中无滴水，如抉堑而入，而竟无路影；一南向入者，东壁甚雄，峡底稍隆起，而水与路影亦俱绝。路则直东蹑岭而上，余意在穷崖不在陟岵(1)，乃先趋北向峡中。底平若嵌，若鸿沟之界，而中俱茅塞，一里未有穷极。复转，再趋南向峡中，披茅而入。半里，东崖突耸，路辄缘西崖上。俯瞰峡中，其南忽平坠而下，深嵌数丈。东崖特耸之下，有洞岈然，西向而辟于坑底。路亦从西崖陡下坑中，遂伏莽而入洞。洞门高数丈，阔止丈余，水痕尚湿，乃自外入洞中者。时雨甫过，坑源不长，已涸而无流。入洞二丈，中忽暗然下坠，其深不测。余乃以石块掷之，久而硿然，若数十丈不止。然有声如止洞底，有声如投水中，固知其下有水而又不尽水也。出洞南眺，其坑亦南夹，不知穷极，然或高或洼，底亦无有平准。乃从旧路北出半里，复随大路行峡底半里，复随北岭小径二里，西抵闻水声处，其坡在闪墓正东。二里，逾横峡而南，有寨数家，乃西通山窠，南通落水寨总道。大路自山窠走天生桥，出枯柯、顺宁，即从此寨沿南岭而入者。余时尚不知所入岭即天生桥也，惟亟西下绝壑，视西来腾跃之水。一里，抵壑之悬绝处，则水忽透石穴下坠。其石皆磊落倚伏，故水从西来，捣空披隙而投之，当亦东合天生桥之下者也。其水即沈家庄西北岭坳诸水，环闪墓、闪庄之前，又东盘冈嘴，始北曲东入于此。此所谓小落水坑也，即土人所谓近者，余求之而不得，不意过而遇之。

【注释】

(1)岵(hù)：有草木的山。

【译文】

我等了很久，想让儿童开锁进屋，叩拜闪太翁的灵柩几案，不行。于是在村东打听所谓的落水坑的地方，他们说的有的远有的近，不可辨别方位。有人指点在东北方的，就向那里赶去。越过冈脊往北行，二里多，见到一个中间下洼的水潭，有水深嵌在潭底，四面地势都高，周围大一百亩，可水没有流出去的地方。从洼地上沿着洼地的北边往东上坡，又走一里多后遇见个*俚俚*寨，几十家人分散盘踞在山头上。这里的山岭也是从北向南绵亘，东南方连接到天生桥的山，是闪家庄东面屏障样的山。我这时不知道它就是天生桥，只管去找落水坑却找不到，只是望见闪家庄的正东方，那里的山屏风样耸起下陷，好像有深藏的洞穴，意料这里边必定有奇异的胜景，然而已经按照当地人的指点走过头到了它的北边了。问遍了寨子中的*俚俚*，始终没有懂汉语的人。就从东岭往西南下行，仍然抵达下洼水潭的东边，找到通向南面的道路，就顺着路沿着东岭往南行。二里，看见有条峡谷从东面屏风样山的下陷处出来，峡中没有水但水声十分鼎沸。于是下去，间有水出自西面的壑谷底，反而向东腾跃，但不见下游流出去的地方，心里对此很奇怪却不能解释。便首先溯干旱的峡谷沿着北岭向东深入，二里路抵达下陷处，见有石崖并列，中间夹着平坦的谷底。半里，峡谷分为两条岔开：一条向北进去的，峡谷两侧的崖壁双双并列但底部非常平坦，峡中没有一滴水，如同挖掘成的堑沟通进去，但始终没有路的影子；一条向南进去的，东面的崖壁十分雄伟，峡底稍稍隆起，而水与路的影子也是全然断绝。道路则是一直向东登岭上行，我的兴趣在于穷尽山崖不在登山，就先赶到向北的峡谷中。峡底平整好似镶嵌成的，犹如鸿沟一样隔开，而峡中全是堵塞的茅草，一里路后还没有穷尽。又转回来，再赶到那向南的峡谷中，拨开茅草进去。半里，东边的石崖突耸，路就沿着西边的山崖上走。俯瞰峡中，峡谷南面突然平缓下坠，深嵌下去几丈。东面特别高耸的石崖之下，有个山洞十分深邃，面向西，在坑底张开。路也从西面的山崖上陡直地下到坑中，于是伏在草丛中进入洞中。洞口高几丈，宽处只有一丈多，水的痕迹还湿淋淋的，是从外边流入洞中的水。这时雨刚刚下过，坑中的水源不长，已经干涸没有流水。进洞去两丈，洞中忽然在

黑暗中下坠，洞深不可测。我于是用石块抛入洞中，咚咚咚地响了很久，好像不止几十丈。然而有的声音好像是在洞底止住，有的声音好像是投入水中，我本来就知道那下边有水却又不全然是水。出洞来向南眺望，那坑谷也是向南相夹而去，不知尽头，不过有的高些有的下洼，底部也没有一定的高度。于是从原路向北出来半里，又顺着大路前行在峡底半里，又顺着北岭的小径走二里，抵达西边听见水声之处，这里的山坡在闪太史墓地的正东方。二里，越过横向的峡谷往南行，有个几家人的寨子，是往西通往山窠，向南通往落水寨的道路会聚之处，大路从山窠通向天生桥，通到枯柯、顺宁府，就是从这个寨子沿着南岭进去的。我这时还不知道走进去的山岭就是天生桥了，只是急忙向西下到断绝的壑谷中，观看从西边流来腾跃的水。一里，抵达壑谷悬绝之处，就见水忽然钻入石穴中下泄。这里的岩石都错杂地斜靠着趴伏着，所以水从西边流来，冲捣着空隙分开石缝后投入洞穴中，应当也是向东流在天生桥之下汇合的水流了。这里的水就是沈家庄西北岭坳间的诸条水流，环流在闪太史墓地、闪家庄之前，又向东绕过山冈的尖嘴，才向北弯曲后向东进峡流到此地。这是所谓的小落水坑了，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在近处的，我四处找它却找不到，不料经过时遇见了它。

时已过午，遂南越一冈，又西下一里，仍南渡其水曲，复西逾坡，一里再至闪庄。余令顾奴瀹水餐饭。既毕，而其守者一人归，觅匙钥不得，乃开其外门而拜于庭，始询所谓天生桥落水洞之道。乃知落水有二洞，小者近，即先所遇者，为本坞之水；大者远，在东南十里之外，乃山窠南道所经，为合郡近城诸流。又知天生桥非桥也，即大落水洞透穴潜行，而路乃逾山陟之，其山即在正东二里外(1)。

【注释】

(1)“又知天生桥”四句：此处今仍称落水洞和天生桥，在保山市隆阳区东南境，丙麻街稍南，东河至此伏流从洞中穿过。

【译文】

此时已过中午，就向南越过一座山冈，又往西下行一里，仍然向南渡过那水流弯曲的地方，再往西翻越山坡，一里后再次来到闪家庄。我命令顾奴烧水做饭吃。吃完饭，那守墓的有一个人归来了，找不到钥匙，只好开了灵堂的外门在庭院中叩拜，这才询问去所谓天生桥落水洞的路。才了解到落水洞有两个洞，小的近，就是先前我遇见的，是本处山坞中的水；大的远，在东南十里之外，是去山窠的南路经过的地方，是汇合了全府靠近府城的诸条水流。又了解到天生桥不是桥，而是大落水洞穿过地穴潜流，而道路就翻山越过它，这座山就在正东方二里开外。

余随其指，先正东寻天生桥。二里，至横峡南岭之寨，将由南岭大路东入。再执途人问之，始知即前平底峡中东上之坡，是为天生桥，逾之即为枯柯者。余乃不复入，将南趋落水寨。一土人老而解事，知余志在山水，曰："是将求落水洞，非求落水寨者。此洞非余不能指。若至落水寨而后回，则迂折多矣。"遂引余从其寨之后东逾岭。莽苍无路，姑随之行。二里，越岭东下，即见一溪西南自落水寨后破石门东出，盘曲北来，至此岭东麓，即捣入峡。峡东即屏山下陷之南峰，与所逾之岭夹成南北峡。水从南入峡，悬溜数丈，汇为潭。东崖忽迸而为门，高十余丈，阔仅数尺，西向峙潭上，水从潭中东捣而入之，其势甚沸。余从西崖对瞰，其入若饮之入喉，汩汩而进，而不知其中之崆峒作何状也。余从西崖又缘崖石而北，见峡中水虽东入，而峡犹北通，当即旱峡南或高或洼南出之峡，由此亦可北趋峡底，西向旱壑洞。固知两洞南北各峙，而同在一峡中，第北无水入而南吸大川耳，其中当无不通，故前投石有水声，而上以桥名也。从西崖俯瞰久之，仍转南出。土老翁欲止余宿，余谓日尚高，遂别之。遵南路可以达郡，惟此处犹不得路，盖沿大溪而南，抵西山峡门，即落水寨；西越坡，溯小溪而西上岭，盘笔架山之南，即郡中通枯柯大道。余乃西从之。

【译文】

我按照他指点的，先到正东方去找天生桥。二里，来到横向峡谷南岭的山寨，即将由南岭的大路向东进去。再次拉住路上的人问路，才知道就是先前底部平坦的峡谷中向东上走的山坡，那就是天生桥，翻过山坡就是枯柯的地方。我便不再进去，就将向南赶去落水寨。一个年老的当地人明白事理，知道我的志趣在于山水，说："这是要去找落水洞，不是去找落水寨的人。这个洞除了我不能指路。如果到了落水寨后往回走，就迂回曲折多了。"于是带领我从他的寨子的后面向东越岭。莽莽山野无路可走，姑且跟随他走。二里，越过山岭往东下走，马上见到一条溪水从西南方的落水寨后冲破石门向东流出来，弯弯曲曲向北盘绕流来，流到这座山岭的东麓，随即捣入峡中。峡谷东面就是屏风样的山下陷处的南峰，与我所翻越的山岭夹成南北向的峡谷。水从南面流入峡中，迅疾的水流高悬几丈，汇积为深潭。东面的石崖忽然迸裂为石门，高十多丈，宽处仅有几尺，面向西，耸峙在深潭之上，水从潭中向东捣入石门，水势甚为沸腾。我从西面的石崖上对面俯瞰，水流进去就好像把水饮入喉咙中，汩汩地流进去，但不知道其中的空洞是什么形状了。我从西面的石崖上又沿着崖石往北走，见到峡中的水虽然向东流进去，但峡谷仍然通向北方，应该就是干涸的峡谷南面有的高些有的下洼向南通出去的峡谷，由此地也可以向北走向峡底，往西通向干旱壑谷中的山洞。我本来就知道两个洞分在南北各自对峙，但同在一条峡谷中，只是北面的没有水流进去，而南面的吞吸着大河水罢了，其中应当无处不通，所以我之前投石有水声，而上面用桥来起名了。从西面的石崖上俯瞰了很久，仍然转向南出来。当地的老人想留我住宿，我认为日头还高，便辞别了他。沿着往南走的路可以到达府城，只是此地还找不到路，大概沿着大溪往南行，到达西山的峡口，就是落水寨；向西翻越山坡，溯小溪往西上岭，绕过笔架山的南面，就是府城中通往枯柯的大路。我就向西顺着大路走。

沿坡涉坞，八里抵西坡下，有倻倻寨数家，遂西上坡。层累而上八里，其山北盘为壑，而南临下嵌之涧，有四五家倚北峡而居，上复成田焉。又西盘西峰南嘴而上三里，其上甚峻。又平行峰头二里，余以为此笔架南峰矣，而孰知犹东出之支也，其西复下坠为坑，与笔架尚隔一坞。乃下涉坑一里，越坑西上，始为笔架南垂。有数十家即倚南崖而居，是为山窠。当从投宿，而路从树底行，不辨居址，攀树丛而上，一里遂出村居之后。意西路可折而转，既抵其西，复无还岐，竟遵大路西北驰。二里余，下涉一涧，复西北上坡。二里余，越坡，复下而涉涧。共三里，又上逾一坡，乃西向平下。二里出峡门，已暮，从昏黑中峻下二里，西南渡一溪桥，又西北从岐逾坡，昏黑中竟失路(1)。踯躅二里，得一寨于坡间，是为小寨。叩居人，停行李于其侧，与牛圈邻，出橐中少米为粥以餐而卧(2)。

【注释】

(1)昏黑中竟失路：原脱“昏黑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2)橐(tuó)：此处指袋子。

【译文】

沿着山坡涉过山坞，八里抵达西坡下，有个几家人的倻倻寨，于是向西上坡。层层叠叠地上走八里，这里的山北面盘绕成壑谷，而南边面临下嵌的山涧，有四五家人背靠北面的峡谷居住，山上又开垦成农田。又向西绕着西峰南突的山嘴上登三里，那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又平缓在峰头前行二里，我以为这是笔架山的南峰了，可谁知还只是向东延伸出来的支峰，山峰西面又下坠成深坑，与笔架山还隔着一个山坞。于是下到坑中跋涉一里，越过深坑向西上山，这才是笔架山的南垂。有几十家人就紧靠南面的山崖居住，这里是山窠。应当从此地去投宿，可路从树底下走，辨不清民居的地点，攀着树丛上登，一里便出到村庄的后面。猜想西去的路可以折转来，抵达村庄的西面后，又没有返回来的岔路，竟自沿着大路向西北疾奔。二里多，下走涉过

一条山涧，又向西北上坡。二里多，翻越山坡，又下走涉过山涧。共三里，又上走翻越一条山坡，于是向西平缓下行。二里走出峡口，已经天黑，在昏黑中陡峻地下走二里，往西南渡过一座溪流上的桥，又向西北从岔路翻越山坡，昏黑中竟然迷了路。跌跌撞撞地走了二里路，在坡上遇到一个寨子，这是小寨。敲开居民的门，把行李停放在屋子侧边，与牛圈相邻，拿出袋子中的少许米煮粥来吃了便躺下。

初四日　其家插秧忙甚，竟不为余炊。余起问知之，即空腹行，以为去城当不及三十里也。及西行，复逾坡两重，共八里，有庐倚山西向而居，始下见郡南川子。又随坡西向平行五里，趋一西下小峡，复上一西突之冈，始逼近西川。下瞰川中之水，从坡西南环坡足，东南抱流而入峡，坡之南有堰障之，此即清水关沙河诸水，合流而东南至此，将入峡东向而出落水寨者也。于是东北一里余，下至坡麓。循嘴北转半里，始舍山而西北行平陆间。二里，西及大溪，有巨木桥横其上，西渡之。西北行川间，屡过川中村落，十六里而及城之东南隅。度小桥，由城南西向行，一里而入南门，始入市食馒面而饱焉(1)。下午，返会真楼。

【注释】

(1)一里而入南门，始入市食馒面而饱焉：“四库”本作“一里半入南门，始索面及馒头于市而饱餐焉”。

【译文】

初四日　他家插秧非常忙，竟然不为我做饭。我起床后问知情况，立即空腹上路，以为距离府城不到三十里了。到往西走时，又越过两重山坡，共行八里，有房屋背靠山面向西方居住，这才看见下方府城南面的平川。又顺着山坡向西平缓前行五里，走向一条向西下延的小峡谷，再上登一座向西前突的山冈，开始逼近西面的平川。下瞰平川中的水，从山坡西南环绕到坡脚，向东南围抱流入峡中，山坡的南面有堤坝拦水，这就是清水关沙河各条河水，合流后往东南流到此

地，即将流入峡中向东流到落水寨的水流。从这里往东北行一里多，下到坡脚。沿着坡嘴向北转半里，开始离开山往西北行走在平旷的陆地上。二里，向西来到大溪边，有座巨大的木桥横架在溪流上，向西渡过溪流。往西北前行在平川中，屡次经过平川中的村落，十六里后来到府城的东南角。走过小桥，由城南向西行，一里后进入南门，这才走入街市买来馒头和面条吃了个饱。下午，返回会真楼。

初五、初六两日　憩会真楼。

【译文】

初五、初六两天　在会真楼休息。

初七日　闪知愿来顾，谢余往叩灵几，礼也。知愿馈饼二色。

【译文】

初七日　闪知愿来探访，答谢我前去叩拜他家的灵柩几案，是礼俗。闪知愿馈赠了两种饼子。

初八日　知愿又馈猪羊肉并酒米甚腆。

【译文】

初八日　闪知愿又馈赠了猪、羊肉以及酒、米，十分丰厚。

初九日　闪太史招游马园。园在龙泉门外，期余晨往。余先从法明寺南，过新建太翁祠。祠尚未落成，倚山东向，与法明同。其南即方忠愍公祠，名政，征麓川死于江上者(1)。亦东向。正室三楹，俱守者栖止于其中，两庑祀同难者，俱倾倒，惟像露坐焉。出祠，遂南出龙泉，由池东堤上抵池南，即折而西入峡。半里，园临峡西坡上，与龙泉寺相并。园之北，即峡底也，西自九隆山后环峡而来。有小水从峡底东出，仅如线不绝。而园中则陂池层汇。其北一池，地更高，水从其底

泛珠上溢，其池浅而水独澄映有光，从此遂潺潺泻外池。外池中满芰荷。东岸旧有菜根亭，乃马玉麓所建者，并园中诸榭俱颓圮。太史公新得而经始之，建一亭于外池南岸，北向临流。隔池则龙泉寺之殿阁参差，冈上浮屠，倒浸波心。其地较九龙池愈高，而陂池罨映，泉源沸漾，为更奇也。盖后峡环夹甚深，其水本大，及至峡口，此园当之，峡中之水，遂不由溪而沁入地中(2)。故溪流如线，而从地旁溢如此池与九龙池，其滔滔不舍者，即后峡溪中之流也。

【注释】

(1)征麓川死于江上者：诸本如此，疑应为“死于上江”，详《滇游日记九》四月十一日方政条注。

(2)沁(qìn)：渗入。

【译文】

初九日　闪太史召唤去游马园。园子在龙泉门外，约我早晨前去。我先从法明寺南边，走过新建的太翁祠。祠堂尚未落成，背靠山面向东，与法明寺相同。太翁祠南边就是方忠愍公祠，名叫方政，是征麓川时死在江上的人。也是面向东。正室有三开间，都是守祠堂的人住在屋子中，两侧的厢房祭祀一同遇难的人，全倾倒了，唯有塑像露天坐在那里。出了祠堂，就向南走到九龙泉，由九龙池东面的堤坝上走到九龙池南面，随即折向西进峡。半里，园子高临在峡谷西面的山坡上，与龙泉寺相并排。园子的北边，就是峡底了，峡谷自西边的九隆山后环绕而来。有小溪水从峡底向东流出来，仅如线一般流淌不绝。而园子中却有层层陂池积着水。那北边的一个池子，地势更高，水从池底泛着水珠上溢，这个池子水浅但池水唯独澄澈映照有光，从此处就潺潺流泻到外池中。外池中满是菱角荷花。东岸旧时有个菜根亭，是马玉麓修建的，连同园中的各处水榭全都颓败倒塌了。太史公新近买到手后开始营建园子，建了一座亭子在外池的南岸，朝向北面临流水。隔着池子就是龙泉寺高低不一的殿宇楼阁，山冈上的佛塔，倒影

浸入波心。这里的地势较九龙池更高，但陂池掩映，泉水源源不绝，沸腾荡漾，就更为奇妙了。大概是后面峡谷环绕的夹谷非常深，峡中的水本来很大，流到峡口时，这个园子挡住水路，峡中的水，便不经由溪中而是渗入地下。所以溪流如线一样，却从地下四旁溢出进入这个池子与九龙池，池水滔滔不绝的原因，就是有后面峡谷溪流中的流水了。

余至，太史已招其弟知愿相待。先同观后池溢泉，遂饭于池南新亭。开宴亭中，竟日欢饮，洗盏更酌，抵暮乃散。是日始闻黄石翁去年七月召对大廷(1)，与皇上面折廷诤(2)，后遂削江西郡幕(3)。项水心以受书帕亦降幕。刘同升、赵士春亦以上疏降幕(4)。翰苑中正人一空(5)。东省之破(6)，传言以正月初二，其省中诸寮(7)，无不更易者。虽未见的报，而颜同兰之被难可知矣。

【注释】

(1)大廷：朝廷。

(2)面折：当面指责过失。廷诤：在朝廷上向皇帝谏争。诤(zhèng)，直言规谏。

(3)幕：即幕僚，为地方官吏幕府中的属员。

(4)赵士春：原作“陈之遴”，据徐本、《明史·黄道周传》改。

(5)翰苑(hàn yuàn)：为翰林院的别称。唐初始置，明代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负责修史、著作，图书等事。翰林院的职官统称翰林，从进士中选拔。

(6)东省之破：指清兵入山东省，破济南，俘德王朱由枢等，官民死者无数。

(7)寮：通“僚”，同官为寮。

【译文】

我到时，闪太史已经招来他的弟弟闪知愿等候。先一同观赏后池溢水的泉，就在池子南面新建的亭子中吃饭。在亭子中开宴，终日欢

饮，洗过杯盏再斟上酒，到天黑才散。这天才听说黄石斋老翁去年七月被朝廷召见对策，在朝廷上当面指责皇上直言规劝，后来就被削职降为江西府幕僚。项水心因为收受书帕贿赂也降为幕僚。刘同升、陈之遴也因为上疏降为幕僚。翰林院中正人君子一扫而空。山东省的失守，传言是在正月初二，该省中的众多官僚，无不被更换的。虽然未见到准确的通报，但颜同兰的被害可想而知了。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来拜，皆不遇，余往玉工家故也。返楼知之，随拜马元中，并拜俞禹锡。二君襟连也(1)，皆闪太翁之婿，前于知愿席相会而未及拜。且禹锡原籍苏州，其祖讳彦，中辛丑进士(2)，中时犹李时彦，后复俞姓，名彦。移居金陵大功坊后(3)。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寓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4)。前年太翁没，俞来就婚，拟明春偕返云。时禹锡不在，遂返会真。闪太史以召对报来示(5)。

【注释】

(1)襟连：姊妹的丈夫。

(2)辛丑：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3)金陵：战国时置的古邑名，在今江苏南京市，后人因作今南京市的别称。

(4)季女：排行最小的女儿。　字：过去称女子许嫁为字。

(5)召对报：登载皇帝召致臣僚问对的内部通报。

【译文】

初十日　马元中、刘北有相继前来拜访，都没有遇上，是我前往碾玉工匠家的缘故。返回楼中知道了这件事，随即去拜访马元中，一并拜见了俞禹锡。二位先生是连襟，都是闪太翁的女婿，从前在闪知愿的酒席上相会但未来得及拜访。而且俞禹锡的原籍是苏州，他的祖父名叫彦，考中辛丑年的进士，考中时还叫李时彦，后来恢复姓俞，名叫彦。

迁居到金陵大功坊后面。他的祖父、父亲年纪都是壮年，闪太翁寓居金陵时，想要把家搬到南方，就把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俞禹锡。前年闪太翁死后，俞禹锡前来完婚，打算明年春天偕同妻子返回家乡。这时俞禹锡不在，便返回会真楼。闪太史把召对报拿来给我看。

十一日　禹锡招宴。候马元中并其内叔闪孩识、孩心等同饮，约同游卧佛。

【译文】

十一日　俞禹锡招去赴宴。等候马元中以及他妻子的叔父闪孩识、闪孩心等人一同饮酒，约定一同去游览卧佛寺。

十二日　禹锡馈兼金。下午，元中移酌会真楼，拉禹锡同至。雷风大作，既暮乃别。

【译文】

十二日　俞禹锡馈赠了纯金。下午，马元中把酒宴搬到会真楼，拉着俞禹锡一同来到。雷电大风狂作，天黑后才道别。

十三日　禹锡以他事不及往卧佛，余遂独行。东循太保山麓，半里，出仁寿门。仁寿西北倚太保山北麓，城随山西叠而上，与龙泉同。出城，即有深涧从西山悬坑而下，即太保山顶城后度脊所分之水也。逾桥循西山直北半里，有岐东北行平川中，为纸房村间道；其循山直北者，乃逾岭而西，向青蒿坝通乾海子者。余乃由间道二里，北过纸房村(1)，又东一里余，出大道，始为拱北门直向卧佛寺者。又北一里，越一东出小涧，其北有庙踞冈头，乃离城五里之舍也。大道中川而行，尚在板桥孔道之西。又北五里，再过一庙，在路之西。其西又有巨庙倚西山(2)，村落倚之，所谓红庙村也(3)。又北八里，有一涧自西山东出，逾之而北，是为郎义村。村庐联络，夹道甚长，直北二里，村始尽。缘村西转，有水自北堰中来，即龙王塘之下流也。溯流

沿坡西北行，三里，有一卷门东向列路旁。其北即深涧缘坡下。乃由卷门西入，缘南坡俯北涧西入。半里，闻壑北水声甚沸，其中深水丛箐，亏蔽上下，而路乃缘壑北转。不半里，穿门北上，则龙王祠巍然东向列(4)，其前与左，皆盘壑蒙茸，泉声沸响。乃由殿左投箐而下，不百步，而泓泉由穴中溢，东向坠坑。其北坑中，又有水泻树根而出，亦坠壑同去。其下悬坠甚深，而藤萝密蔓。余披蔓涉壑求之，抵下峡则隔于上，凌上峡则隔于下，盖丛枝悬空，密蔓叠幕，咫尺不能窥，惟沸声震耳而已。已乃逾其上，从棘蔓中攀西北崖而上。按《统志》谓龙王岩断崖中劈，兀立万仞。余望双岩上倚山顶，谓此有路可达，宛转上下，终不可得，乃返殿前而饭。

【注释】

(1)纸房村：今作纸坊，分两村，黄纸坊在南，白纸坊在北，皆位于保山城北郊，保山坝子西缘。

(2)庙：指一般奉祀神的庙宇。

(3)红庙村：与下句“郎义村”今名皆同，在保山坝子西缘。

(4)龙王祠：即今龙王塘。在保山城北8公里，保山坝子西缘。清泉从石隙涌出，汇而为潭，分三沟向外流淌。亭台楼阁掩映在古树苍藤中。

【译文】

十三日　俞禹锡因为别的事来不及去卧佛寺，我就独自上路。往东沿着太保山的山麓走，半里，出了仁寿门。仁寿门在西北方紧靠太保山的北麓，城墙顺着山势向西重叠而上，与龙泉门相同。出城后，立即有深深的山涧从西山高悬的坑谷中流下来，就是太保山山顶城墙后面山脊延伸处分流的水流了。过桥后沿着西山一直向北半里，有条岔路向东北前行在平川中，是去纸房村的便道；那沿着山一直向北走的，是翻越山岭往西行，走向青蒿坝通往乾海子的路。我于是经由便道走二里，往北经过纸房村，又向东一里多，走上大道，这才是由拱北门直接通向卧佛寺的路。又向北一里，越过一条向东流出去的小山

涧，山涧北边有座庙盘踞在冈头，是离城五里的住宿地。大道在平川中前行，还在通往板桥必经之路的西面。又向北五里，再次经过一座庙，在路的西边。庙西又有一座巨大的寺庙紧靠西山，村落依傍着寺庙，是所谓的红庙村了。又向北八里，有一条山涧从西山向东流出来，越过山涧往北行，这里是郎义村。村中房屋连接，夹住道路非常长，向正北走二里，村子才到了头。沿着村子向西转，有水从北边的堤堰中流出来，就是龙王塘的下游了。溯水流沿着山坡往西北行，三里，有一道拱门面向东立在路旁，拱门北边就是深深的山涧顺着山坡下流。于是由拱门向西进去，沿着南面的山坡俯瞰着北面的山涧向西深入。半里，听见壑谷北边水声极为鼎沸，壑谷中深水丛竹，荫蔽上下，而路就沿着壑谷向北转。不到半里，穿过山门往北上走，就见龙王祠巍然向东而立，龙王祠的前方和左边，都是盘绕的壑谷蒙蒙茸茸的，泉水沸腾发出声响。于是由大殿左边投身走下山箐，不到一百步，奔涌的泉水从洞穴中溢出来，向东坠入深坑中。泉水北边的深坑中，又有水冲激着树根流出来，也一同坠入壑谷中流去。壑谷下面高悬下陷非常深，而藤萝密布蔓延。我拨开藤蔓涉过壑谷去探寻泉水，来到下边的峡中便被隔在上边，登到峡谷上方却被隔在下面，原来是树丛枝叶悬在空中，浓密的藤蔓如层层叠叠的帷幔，咫尺间不能窥视，唯有沸腾的泉水声震响在耳中而已。不久就翻越到泉水上方，从荆棘藤蔓中攀着西北面的山崖上登。据《一统志》，说是龙王岩是从中劈开的断崖，突兀直立有万仞高。我望见一双石崖紧靠着山顶，认为这里有路可以到达，弯弯转转上上下下，始终不能找到路，只好返回殿前吃饭。

仍出卷门，遂北下度涧桥。见桥北有岐缘涧西入，而山顶双岩正峙其西，余遂从之。始缘涧北，半里遂登坡西上。直上者三里，抵双岩之下，路乃凌北岩之东，逾坳而西北去。余瞰支峰东北垂，意卧佛当在其西北峰下，遂西北逾支峰，下坑盘峡，遵北坡东行。二里，见有路自北坡东来，复西北盘坳上，疑以为此即卧佛路，当从山下行，不登山也，欲东下。土人言："东下皆坑崖，莫可行；须仍转而南，

随路乃下。”从之转南，又二里，随前东来之路下坡。二里，从坡麓得一村，村之前即沿麓北行之大道。沿之北，又五里，稍西向入谷，则卧佛寺环西谷中(1)，而谷前大路，则西北上坡矣。

【注释】

(1)卧佛寺：在保山城北10公里，云岩山东麓。山麓有一宽大石洞，分内外两重，又分南北两重。原有就岩凿成的大卧佛，因名。现有从缅甸接回的汉白玉卧佛一尊，长1.8米。寺前有半月形水池，池中有亭，周围林木荫翳。

【译文】

仍然走出拱门，就向北下走越过山涧上的桥。看见桥的北边有条岔路沿着山涧往西进去，而山顶的一双石崖正耸峙在这里的西面，我就顺这条路走。开始时沿着山涧的北边走，半里就向西登坡上行。一直上爬三里，抵达那一双石崖之下。路于是登到北面石崖的东边，穿过山坳往西北去。我俯瞰支峰的东北垂，猜想卧佛寺应当在这里西北方的山峰下，就西北越过支峰，下到坑谷中绕着峡谷走，沿着北面的山坡往东行。二里，看见有条路从北面的山坡上向东来，再向西北绕着山坳上走，心知疑惑以为这就是去卧佛寺的路，应当从山下走，不必登山，想往东下走。当地人说：“往东下去都是坑谷悬崖，不能走；必须仍然转向南，顺着路走才能下去。”听从他的话转向南走，又行二里，顺着之前东面来的路下坡。二里，在坡脚见到一个村子，村子的前边就是沿着山麓往北行的大路。沿着大路往北行，又走五里，渐渐向西走入山谷，就见卧佛寺环绕在西面的山谷中，而山谷前的大路，便向西北上坡了。

盖西山一支，至是东垂而出，北峡为清水关，南抱为卧佛岩，但清水深入，而卧佛前环耳。入谷即有池一围当寺前，其大不及九隆池，而回合更紧。池东有一亭绾谷口。由池北沿池入，池尽，其西有官房三楹临其上。北楹之下，泉汩汩从坳石间溢入池中，池甚清浅。官房之西历砌上，即寺门也，亦东向临之。其内高甍倚岩，门为三

卷，亦东向。卷中不楹而砖亦横巩如桥，卷外为檐，以瓦覆石连属于洞门之上壁。洞与巩连为一室，巩高而洞低，巩不掩洞，则此中之奇也。其洞高丈余，而深入者二丈，横阔三丈，其上覆之石甚平。西尽处，北有门，下嵌而入；南有台，高四尺，其上剜而入。台如胡床横列(1)，而剜有石像，曲肱卧台上，长三丈，头北而足南。盖此洞横阔止三丈，北一丈嵌为内洞之门，南二丈犹不足以容之，自膝以下，则南穴洞壁而容其足。其像乃昔自天成者，自镇守内官巩其前轩(2)，又加斧琢而贴之金，今则宛然塑像，失其真矣。内洞门由西北隅透壁入，门凹而下，其内渐高，以觅炬未入。时巩殿有携酒三四生，挟妓呼僧，团饮其中，余姑出殿，从北庑厢楼下觅睡处，且买米而炊焉。北庑之西亦有洞，高深俱丈五尺，亦卷其门，而南向于正洞之北隅，其中则像山神以为护法者。是夜卧寺中，月颇明，奈洞中有嬲子(3)，寺中无好僧，恹恹而卧。

【注释】

(1)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躺椅。

(2)内官：即宦官，也称太监。因其专门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故称内官。明中叶以后，太监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出镇一方者即称镇守内官。

(3)嬲(niǎo)子：猥亵的家伙。

【译文】

西山的一条支脉，延到这里向东下垂而出，北面的峡谷是清水关，南面环抱为卧佛岩，只是清水关深入进去，而卧佛岩向前环绕罢了。进入山谷就有一围池水位于寺前，水池大处赶不上九隆池，但回绕合抱更为紧凑。水池东边有一座亭子控制着山谷口。由水池北边沿着水池进去，水池完了，水池西边有三间官房下临在水池上方。靠北的一间之下，泉水汩汩地从山坳的石缝中溢出流入水池中，池水很浅，十分清澈。官房的西边经由台阶上去，就是寺门了，也是面向东

方下临水池。寺内高高的屋脊紧靠着岩石，寺门是三个拱，也是面向东。门拱中不用柱子而也是像桥一样用砖横向砌拱，门拱外是屋檐，用瓦片覆盖在石头上连接到洞口上面的石壁。山洞与拱门连成一间屋子，门拱高而洞口低，门拱遮盖不了洞口，是这个寺中的奇观。这个山洞高一丈多，而深入之处有两丈，横处宽三丈，洞内上覆的岩石十分平滑。西面的尽头处，北边有洞口，下嵌进去；南边有石台，高四尺，石台上方剜空进去。石台如同胡人用的床横放着，而且雕凿有石像，弯着胳膊躺在石台上，长三丈，头向北而脚朝南。这个洞横处只有三丈宽，北边的一丈深嵌为内洞的洞口，南面的二丈还不足以容纳石像，从膝盖以下，就在南面的洞壁上开凿了洞穴来容纳石像的脚。这座石像是从前天然形成的，自从镇守的宦官修筑了石像前边的轩廊，又加以雕凿后给它贴上了金，如今就宛如一尊塑像，失去了它天然纯真的味道了。内洞口由西北角穿过洞壁进去，洞口凹向下方，洞内渐渐高起来，因为要找火把没进去。这时拱门殿中有三四个儒生带着酒，抱着妓女呼唤僧人，聚成一团在殿中饮酒，我姑且出殿来，在北厢房楼下找到睡觉的地方，暂且买米来做饭吃。北厢房的北头也有个洞，高处深处都是一丈五尺，也是在洞口建了拱门，但朝向南方，在主洞的北隅，洞中则塑了山神像作为护法神。这天夜里躺在寺中，月光相当明亮，无奈洞中有些猥亵的家伙，寺中没有好和尚，恹恹不乐地睡了。

十四日　早饭于僧舍，觅火炬入内洞。初由洞门西向直入，其中高四五丈，阔二丈，深数丈，稍分岐辄穷，无甚奇也。仍出，从门内南向觅旁窦而上。入二丈，亦穷而出，笑此洞之易穷。有童子语于门外曰：“曾入上洞乎？余今早暗中入，几坠危窦。若穿洞而上，须从南，不可从北也。”余异其言，乃益觅炬再入。从南向旁窦得一小穴，反东向上，其穴圆如甑。既上，其穴竖而起，亦圆如井。从井中攀南崖，则高而滑，不可上，乃出，取板凳为梯以升。既上，其口如井栏，上有隙横于井口之西。复盘隙而北，再透出一口，则有峡东西横峙。北向出峡，则渊然下坠，其深不可睹，即前内洞直入之底也，

无级可梯，故从其东透层穴而上耳。南向下峡丈余，有洞仍西向入，其下甚平，其上高三四丈，阔约丈五，西入亦五六丈，稍分为岐而止，如北洞之直入者焉。此洞之奇，在南穿甑穴，层上井口，而复得直入之洞。盖一洞而分内外两重，又分上下二重，又分南北二重，始觉其奇甚也。

【译文】

十四日　在僧房中吃早饭，找来火把进内洞。最初由洞口向西一直进去，洞中高四五丈，宽二丈，深有几丈，略微分出岔洞就到了头，没什么奇特之处。仍旧出来，从洞口内向南找到旁洞上去。进去二丈，也到了头便出来，嘲笑这个洞容易走到头。有个儿童在洞口外说道："曾经进过上洞吗？我今早在黑暗中进去，几乎跌入危险的洞穴中。如果穿过山洞上去，必须从南边走，不可从北边走。"我觉得他的话很奇怪，就多找了些火把再次进洞。从西南的旁洞中找到一个小洞穴，反向东上爬，这个洞穴圆得如像甑子。上去后，洞穴直竖而起，也圆得像井。从井中攀登南侧的崖壁，却又高又滑，不能上去，只好出来，取来板凳当做梯子上登。上去后，出口如同井栏，上边有裂隙横在井口的西边。又绕着裂隙往北进去，再钻出一个洞口，就见有峡谷呈东西向横着对峙。向北出到峡谷边，就见渊然向下深陷，峡谷深得不能见到底，就是之前从内洞一直深入的洞底了，没有台阶可以踩踏，所以从它的东边钻过层层洞穴后上来罢了。向南走下峡中一丈多，有个洞仍然向西进去，洞下边非常平坦，洞上方高三四丈，宽约一丈五，向西进去也有五六丈，略微分为岔洞便断了，如同北洞一直进去的地方一样。这个洞的奇特之处，在于向南穿过甑子样的洞穴，一层层上到井口，而后又找到一直深入进去的洞。一个洞分为内外两重，又分为上下两层，又分为南北两重，这才觉得它非常奇特了。

既出，仍从池左至谷口大路。余时欲东访金鸡温泉，当截大川东南向板桥，姑随大路北瞰之，半里，稍西北上坡，见其路愈西上，乃

折而东，随旁岐下坡。盖西北上者为清水关道，乃通北冲者；川中直北五里，为章板村，为云龙州道；川东蹑关坡而上，为天井铺道(1)，从此遥望皆相对也。下坡一里，其麓有一村。从此由田塍随小溪东南行，二里，始遇清水关大溪(2)，自北而南流川中。随之南行半里，渡横木平桥，由溪东岸又东半里，过一屯，遂从田塍中小径南行。半里，稍折而西，复南就一小水。随之东下，遂无路。莽苍行草畦间，东南一里半，始得北来小路。随之南，又得西来大路，循之。其东南一里，又有溪自北而南，其大与清水溪相似，有大木桥架其上。度桥东，遂南行。二水俱西曲而合，受龙王塘之水，东折于板桥之南焉。路南行塍中，又二里半而出板桥街之中(3)。由街稍南过一小桥，则沿小溪东上。半里，越溪上梗(4)，东南二里半，渐逼东山。过一村，稍南又东，半里，有小溪自东北流西南，涉之从溪东岸。又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下，复有村倚之。从村南东向入，有水舂踞冈上。冈之南，即有涧自木鼓山北峡来，绕冈南西去，有亭桥跨其上，此大道也；小径即由北脊入峡，盘冈东下。遂溯溪岸东行。一里，有小木桥平跨上流，乃南度之。又东上坡，一里而至金鸡村(5)。其村居庐连夹甚盛，当木鼓山之东南麓。村东有泉二池，出石穴中，一温一寒。居人引温者汇于街中为池，上覆以屋。又有正屋三楹临池之南，庭中紫薇二大树甚艳，前有门若公馆然。乃市酒餐饭于市，而后浴于池。池四旁石甃，水止而不甚流，亦不甚热，不甚清，尚在永平温泉之下，而有馆有门则同也。从村后东南循峡上岭数里，自金鸡村逾岭东下，通大寨、瓦渡之路也；从村后直东上木鼓西南峰，二十里，有新建宝顶寺。余不及登，遂从村西南下。

【注释】

(1)天井铺：今名同。上半句“关坡”，今作“官坡”。皆在保山市隆阳区东北境，板桥与水寨之间。

(2)清水关：在隆阳区北境清水河源，今名清水河村。

(3)板桥街：今名同，在保山坝子北部，为交通要道。

(4)梗：即“埂”，指田埂、堤埂。

(5)金鸡村：今名同，在保山坝子东缘。金鸡村是澜沧江西部最早的行政中心，汉代永昌郡治及附郭县不韦县即设于此。东汉设永昌郡，不韦又为附郭县。至今还有三国时吕凯的祠堂，当地群众还流传吕凯的故事，金鸡村现在是隆阳区最大的村子。

【译文】

出洞来，仍然从水池左边来到山谷口的大路上。我此时想往东去探访金鸡村的温泉，应该横截大平川往东南走向板桥，姑且顺着大路向北方远看着它走，半里，慢慢向西北上坡，看见这条路愈发向西上走，就折向东，顺着旁边的岔路下坡。原来往西北上走的是去清水关的路，是通往北冲的路；在平川中一直向北五里，是章板村，是去云龙州的路；平川东边踏着关坡上去，是去天井铺的路，从此地遥望全都远远相对。下坡一里，坡脚有一个村子。从此地经由田埂顺着小溪往东南行，二里，开始遇见清水关流来的大溪，自北向南流淌在平川中。顺着大溪往南行半里，渡过横架着的木头平桥，由溪流东岸又向东半里，路过一个屯子，于是从田野中的小径往南行。半里，稍折向西，再向南走近一条小溪。顺着小溪往东下走，竟然无路可走。苍茫一片行走在长满草的田野间，向东南一里半，才遇见北面来的小路。顺着小路往南行，又遇上西面来的大路，顺着大路走。大路东南一里处，又有溪水自北向南流，溪流的大小与清水关流来的大溪相似，有座大木桥架在溪流上。过到桥东，就往南行。两条溪流都是向西弯曲后合流，接受了龙王塘的水，向东折到板桥的南面。路往南行走在田野中，又行二里半后出到板桥街的中段。由街上稍往南走过一座小桥，就沿着小溪向东上行。半里，越过溪流走上田埂，向东南二里半，渐渐逼近东山。经过一个村子，稍向南又往东，半里，有条小溪自东北流向西南，涉过溪水从小溪东岸走。又向东南二里，直逼东山之下，又有村子紧靠东山。从村南向东进去，有水碓盘踞在山冈上。山冈的南面，就有山涧从木鼓山北面的峡中流来，绕过山冈南面向西流去，有座亭桥跨在山涧上，这是大道；小径就经由北面的山脊通进

峡谷，绕着山冈往东下行。于是溯溪流沿着岸边往东行。一里，有座小木桥平平地跨在溪流上游，就向南过桥。又往东上坡，一里后来到金鸡村。这个村落居民房屋连成片夹住道路，十分繁荣，在木鼓山的东南麓。村东有两池泉水，从石洞中流出来，一个是温水一个是凉水。居民把温水引到街道中蓄水建为水池，上边用房子覆盖。又有三间正屋面临水池的南边，庭院中两棵紫薇大树非常艳丽，前边有门好像公馆的样子。于是在集市上买酒来吃了饭，然后在池中沐浴。水池四旁是用石头砌成的，池水静止而不怎么流动，也不怎么热，不怎么清澈，还在永平县的温泉之下，但有公馆有门则是相同的了。从村后往东南沿着峡谷上岭走几里，从金鸡村翻越山岭往东下行，是通往大寨、瓦渡的路；从村后一直向东上登木鼓山西南的山峰，二十里处有座新建的宝顶寺。我来不及去登，就从村子往西南下行。

三里，北折，度亭桥北，随溪西南行塍中。五里，西值大溪，溪之东有村傍之，乃稍溯之北，度大木桥而西行塍中。又四里而至见龙里。其南有报功祠甚巨，门西向(1)，而祠楼则南面。入其中，祠空而楼亦空，楼上止文昌一座当其中。寺僧云昔有王靖远诸公神位，觅之不见也。由此又十里，入拱北门，又二里而返会真。令人往讯安仁，已西往腾越矣。

【注释】

(1)门西向：原脱“门”字，据徐本补。

【译文】

三里，折向北，过到亭桥的北边，顺着溪流往西南前行在田野中。五里，在西边遇上大溪，溪流的东岸有村庄紧靠着溪流，就溯溪流稍向北走，走过大木桥后往西行走在田野中。又行四里后来到见龙里。村南有座报功祠非常巨大，大门面向西，但祠堂的楼阁则面向南。进入祠堂中，祠堂是空的而且楼也是空的，楼上只有一尊文昌帝君的坐像位于当中。寺里的僧人说，从前有王靖远诸公的神位，寻找

神位见不到了。由此处又行十里，进入拱北门。又行二里后返回会真楼。派人前去闻讯安仁，已经西去腾越了。

十五日　憩会真楼。

【译文】

十五日　在会真楼休息。

十六日　往晤闪知愿。还拜刘北有，留饭，即同往太保山麓书馆。馆中花木丛深，颇觉幽闲。坐久之，雨过，适闪知愿送《南园录》并《永昌志》至，即留馆中。北有留余迁寓其内，余屡辞之，至是见其幽雅，即许之，约以明晨(1)。雨止，刘以钥匙付余，以刘将赴秋闱(2)，不暇再至也。余乃别，还会真。

【注释】

(1)约以明晨："晨"，徐本、陈本、"四库"本作"日"。

(2)闱(wéi)：科举考试的考场。科举考试时，各省在仲秋举行乡试，故称"秋试"或"秋闱"。

【译文】

十六日　前往会晤闪知愿。返回时拜见了刘北有，留我吃饭，随即一同前往太保山山麓的书馆。书馆中花木成丛幽深，觉得很是幽静闲适。坐了很久，雨下过后，恰好闪知愿送《南园漫录》和《永昌府志》来到，就留在书馆中。刘北有留我搬到书馆内来住，我多次辞谢了他，到这时见到这里幽静雅致，马上答应了他，约定在明天早晨搬迁。雨停后，刘北有把钥匙交给我，因为刘北有将要赶去参加秋试，无暇再来了。我于是告别，返回会真楼。

十七日　闪知愿再候宴，并候其兄太史及其族叔孩识同宴。深夜乃别。

【译文】

十七日　闪知愿再次前来迎候赴宴，并等候他的兄长闪太史以及他的堂叔闪孩识一同赴宴。深夜才告别。

十八日　迁馆于山麓西南打索街，即刘北有书馆也。其馆外有赁居者(1)，以日用器进，亦刘命也。余独坐馆中，为抄《南园漫录》(2)。既而马元中又觅《续录》至，余因先抄《续录》。乘雨折庭中花上花(3)，插木球腰孔间辄活，蕊亦吐花。花上花者，叶与枝似吾地木槿，而花正红，似闽中扶桑，但扶桑六七朵并攒为一花，此花则一朵四瓣，从心中又抽出叠其上，殷红而开甚久，自春至秋犹开。虽插地辄活，如榴然，然植庭左则活，右则槁(4)，亦甚奇也。又以杜鹃、鱼子兰、兰如真珠兰而无蔓，茎短，叶圆有光，抽穗，细黄子丛其上如鱼子，不开而落，幽韵同兰。小山茶分植其孔，无不活者。既午，俞禹锡雨中来看，且携餐贳酒，赠余诗有“下乔”之句。谓会真楼高爽，可尽收一川阴晴也。余答以“幽栖解嘲”五律。谓便于抄书也。

【注释】

(1)赁(lìn)居者：租房子住的人。

(2)《南园漫录》：与下句《南园续录》皆明人张志淳著。张志淳号南园，保山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侍郎。该书成于嘉靖以前，书中所记多有创见。

(3)花上花：清代《植物名实图考》载：“佛桑一名花上花，云南有之。”花上花为扶桑中的重瓣良种，更为可贵。

(4)槁(gǎo)：枯干。

【译文】

十八日　把寓所迁到太保山山麓西南的打索街，就是刘北有的书馆了。他的书馆外边有个租房子住的人，把日用器具送进来，也是刘北有的命令。我独自坐在书馆中，为了抄写《南园漫录》。随后马元中又找来《续录》，我于是先抄《续录》。乘着雨势折来庭院中的花上花，插进木球腰部的孔洞中就活了，花蕊也吐出花朵。花上花这种花

卉，叶片与枝条类似我们地方的木槿，但花色是正红，类似福建的扶桑，但扶桑是六七朵并拢攒聚成为一团花，这种花却是一朵有四瓣花片，从花心中又抽出花瓣来重叠在花上，殷红色而且时间开得很久，从春天到秋天还在开。即使插在地上也总能活，如石榴一样，不过种在庭院左边就能活，种在右边就会枯死，也是非常奇特。又把杜鹃、鱼子兰、这种兰草像珍珠兰但没有蔓枝，茎短，叶片圆而有光，抽出花穗，细小的黄色籽粒成丛结在上面如像鱼子，不开花就脱落，幽雅的韵味如同兰草。小山茶分别栽在木球的孔洞中，没有不活的。午后，俞禹锡在雨中来看我，并带来饭买来酒，赠送我的诗中有“下乔”的诗句。认为会真楼高旷清爽，可以把一片平川的阴晴尽数收揽。我用一首“幽栖解嘲”的五律诗来回答。是说方便抄书。

十九日　抄书书馆。闪知愿以竹纸湖笔馈(1)，以此地无，纸笔俱不堪书也。

【注释】

(1)湖笔：湖州在今浙江湖州市，湖州出产的毛笔全国著名，称为湖笔。

【译文】

十九日　在书馆抄书。闪知愿拿竹纸湖笔来馈赠，因为此地没有，当地的纸笔都不能书写。

二十日　抄书麓馆。

【译文】

二十日　在山麓的书馆抄书。

二十一日　孩识来顾。

【译文】

二十一日　闪孩识来探望。

二十二日　抄书麓馆。

【译文】

二十二日　在山麓的书馆抄书。

二十三日　晨，大雨。稍霁，还拜孩识，并谢北有。下午，赴孩识之招，闪、俞俱同宴。深夜乃别。

【译文】

二十三日　清晨，下大雨。稍转晴，回拜闪孩识，并向刘北有去道谢。下午，赴闪孩识的召请，闪知愿、俞禹锡都一同赴宴。深夜才分别。

二十四日　绝粮。知刘北有将赴省闱，欲设酌招余，余乃作书谓："百杯之招，不若一斗之粟，可以饱数日也。"

【译文】

二十四日　断粮。知道刘北有即将赴省城去应试，打算设宴招待我，我就写信说："一百杯酒的招待，不如一斗粟米，可以吃饱几天了。"

二十五日　新添邱术士挟一刘姓者至(1)，邱自谓诸生，而以请仙行。招游九龙池，遂泛池中亭子。候刘携酌不至，余返寓抄书。北邻花红正熟，枝压墙南，红艳可爱。摘而食之，以当井李。此间花红结子甚繁，生青熟红，不似余乡之熟辄黄也。余乡无红色者，"花红"之名，俱从此地也(2)。下午，北有以牛肉斗米馈，刘、闪、马俱教门，不食猪而食牛。刘以素肴四品馈。

【注释】

(1)术士：指占卜星相等迷信职业的人。

(2)俱从此地也：“四库”本作“唯此地相称耳”。

【译文】

二十五日　新添卫人邱术士带来一个姓刘的人，姓邱的自认为是儒生，却靠请神为生。招呼我去游九龙池，于是泛舟来到池中的亭子里。等候姓刘的带酒来，没来，我返回寓所抄书。北面邻居的花红正好熟了，树枝压到墙的南边，红艳可爱。摘来吃下，拿它当做井李。这地方的花红结果子非常多，生的是青色，熟了就变红，不像我家乡的花红成熟后就变黄。我家乡没有红色的，“花红”的名字，全然是来源于此地了。下午，刘北有拿来牛肉和一斗米馈赠，刘北有、闪知愿、马元中都是教门中人，不吃猪肉而吃牛肉。刘生拿来四种素菜馈赠。

二十六至二十九日　俱抄书麓馆。俱有雨，时止时作，无一日晴也。

【译文】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都是在山麓的书馆抄书。都有雨，时停时下，没有一日天晴。

滇游日记十一(1)

【题解】

《滇游日记十一》是徐霞客旅游云南永昌府(今保山市隆阳区)的游记续篇。

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徐霞客仍在永昌府。永昌西北境一般旅游者很难涉足，徐霞客得马元康、早龙江的精心安排，经虎坡、大寨、松坡、勐赖、蛮边、北冲、清水关等处，沿途考察干海子，参观玛瑙的开采，欣赏水帘洞的奇景和“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的杨柳大瀑布，登上高黎贡山东坡的石城，对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作了生动的描述。归途遇大雨，“头目既伤，四肢受病”，“受寒受跌且受饥”，但终于完成了这次考察。二十九日离永昌南行。

徐霞客曾途经彝族、傣族等聚居区，《徐霞客游记》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及古朴优良的民风。永昌以围棋“永子”、鸡㧞等著称，徐霞客对这些特别宝爱。徐霞客忧国忧民，关心边疆问题，搜集资料，写成专篇《永昌志略》和《近腾诸彝说略》。《永昌志略》概述永昌府及所辖的腾越州、保山县、永平县、潞江安抚司、凤溪长官司、施甸长官司的设治沿革，《近腾诸彝说略》概述腾越边境形势，并提出了稳定边疆的时务策，都是重要的历史资料。

己卯七月初一至初三日(2)　抄书麓馆，亦无竟日之晴。先是俞禹锡有仆还乡，请为余带家报(3)。余念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4)，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乃作书辞之。至是晚间不眠，仍作一书，拟明日寄之。

【注释】

(1)《滇游日记十一》：在乾隆刻本第九册下，原附《永昌志略》、《近腾诸彝说略》。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家报：家信。

(4)无定河：唐末陈陶诗《陇西行》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无定河在今陕西北部，上源称红柳河，绕经内蒙古自治区南端，穿过长城折向东南汇入黄河，从唐至今皆称无定河。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七月初一日至初三日　在山麓的书馆抄书，也是没有一整天的晴天。这之前俞禹锡有仆人返回家乡，请求替我带家信。我考虑自己沉浮不定的身躯，恐怕家里人已经认为我是无定河边的鬼物了，如果信到了家中，知道我还在，又担心我反而不在了，就写信辞谢了他。到这天晚上睡不着，仍然写了一封信，打算明天寄给家里人。

初四日　送所寄家书至俞馆，而俞往南城吴氏园。余将返，其童子导余同往。过南关而西，一里，从南城北入其园。有池有桥，有亭在池中。主人年甚少，昆仲二人，一见即留酌亭中。薄暮与禹锡同别。始知二主人即吴麟征之子，新从四川父任归者。麟征以乡荐，初作教毗陵(1)，升南都，故与俞遇(2)，今任四川建昌道矣(3)。

【注释】

(1)毗(pí)陵：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江苏常州市。明未设毗陵，此系沿用旧名。

(2)升南都，故与俞遇："南都"原作"南部"。《滇游日记十》六月初十日记：俞禹锡原籍苏州，其祖时"移居金陵大功坊后。其祖、父年俱壮，闪太翁移金陵时，欲移家南来，遂以季女字俞。"禹锡家住南都无疑。"南部"应为"南都"之误。麟征升任南都，故与俞遇。

(3)建昌：明设建昌卫，为四川行都司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备录下"载："建昌道开府建昌卫，辖行都司三员：一署篆，

一操练，一屯局。近改屯局为游击将军。”

【译文】

初四日　送要寄的家信到俞禹锡的书馆，可俞禹锡去了城南的吴家花园。我将要返回去，他的书童带领我一同前去。过了南关往西走，一里，从城南进入那座园子。园中有池子有小桥，有亭子在水池中。主人年纪很轻，兄弟二人，一见面就留我在亭子中饮酒。傍晚与俞禹锡一同道别。这才知道二位主人就是吴麟征的儿子，新近从四川父亲的任所归来。吴麟征以举人的身份，最初在毗陵做教谕，升职到南都金陵，所以与俞禹锡相遇，如今出任四川省建昌道了。

初五日　又绝粮。余作书寄潘莲华，复省中吴方生，潘父子以初八日赴公车(1)。且与潘索粮。不及待，往拜吴氏昆仲，不遇，即乘霁出龙泉门，为乾海子之游。由九隆池左循北坡西向上，一里，出寺后，南瞰峡中马家园，即前日闪太史宴余其中者，昔为马业，今售闪氏矣。从此益西向上，一里，瞰其北峡，乃太保新城所环其上者，乃知其西即宝盖山之顶，今循其南冈而上也。又迤逦上者三里，始随南峡盘坡入。二里，路北之树木，森郁而上，路南之树木，又森郁而下，各有庄舍于其中。其北者为薛庄，其南者为马庄，其树皆梨柿诸果。余夙闻马元中有兄居此，元中嘱余往游，且云：“家兄已相候久矣。”至是问主人，已归城，庄虚无人。时日甫上午，遂从其后趋乾海子道。其处峰稍南曲，其下峡中有深涧，自西北环夹东出，水声骤沸，即马家园绾九隆南坞之上流也。此处腾涌涧中，外至坞口，遂伏流不见。南溢而下泛者，为马园内池；北溢而下泛者，为九隆泉池，皆此水之伏而再出者也。

【注释】

(1)公车：即官车，汉时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会试的代称。

【译文】

初五日　又断了粮。我写信寄给潘莲华，回复省城中的吴方生，潘家父子在初八日要赴京城参加会试。并且向潘莲华要粮食。来不及等待，前去拜访吴家兄弟，没遇上，立即乘着天放晴走出龙泉门，去乾海子游览。由九隆池左边沿着北面的山坡向西上爬，一里，出到龙泉寺后面，向南俯瞰峡谷中的马家园，就是前几天闪太史在园子中宴请我的地方，从前是马家的产业，如今卖给闪家了。从此地再向西上走，一里，俯瞰这里北面的峡谷，就是太保山新城环绕在它上边的地方，才知道这里的西面就是宝盖山的山顶，今天沿着它南面的山冈登上来了。又逶迤上登三里，开始顺着南面的峡谷绕着山坡进去。二里，路北边的树木，森然茂密地在上方，路南边的树木，又森然茂密地在下方，各有村庄农舍在树林中。那路北边是薛庄，那路南边的是马庄，那些树全是梨、柿各种果树。我过去听说马元中有个兄长居住在此地，马元中嘱咐我去游一游，并且说："家兄已经相等很久了。"到了这里一打听，主人已经归回城中，庄子中空无一人。这时日头刚到上午，就从庄子后面走向去乾海子的路。此处的山峰稍向南弯曲，山下的峡谷中有深深的山涧，从西北方环流过夹谷向东流出去，水声急骤沸腾，就是马家园控制着九隆池南面山坞的上游了。此处奔腾汹涌的山涧中，外流到山坞口，便成为伏流看不见了。往南溢出向下漫流的，成为马家园的内池；往北溢出向下漫流的，成为九龙泉的池水，都是这条山涧水伏流后再度流出形成的了。

于是循涧北崖盘坡而上，一里，北折入峡。二里，稍下就涧行。其处东西崖石夹峙，水腾跃其中，路随之而上，盖已披宝盖山之西麓矣。或涉水西，或涉水东，或涉水中而上。北五里，渐西，其溪分两道来。由其中蹑岭西北上，始望见由此而北，分峡东下者，为宝盖之脊，又东下而为太保；由此而南，分峡东下者，为九隆南山之脊，又东下为九隆冈。此其中垂之短支，蹑之迤逦上，五里始西越其脊。下瞰脊西有峡下绕甚深，水流其中沸甚，此即沙河之上流也(1)。其西又

有山一重横夹之，乃为南下牛角关之脊，而此脊犹东向之旁支也。循北崖西行三里余，始西南坠壑下。下又三里余，始抵溪之东岸。两崖夹溪之石甚突兀，溪流逗石底而下，层叠腾涌，而蒙箐笼罩之，如玉龙踊跃于青丝步障中，《志》所谓溜钟滩，岂即此耶？路缘东崖下，北溯溪，有小洞倚崖，西瞰溪流。入坐其间，水乳滴沥，如贯珠下。出，复北溯溪三里，有木桥跨而西。度其西上岭，遂与沙河上流别。

【注释】

(1)沙河：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西境丛山中，流到保山坝子汇入东河。

【译文】

从这里沿着山涧北面的山崖绕着山坡上走，一里，向北折进峡中。二里，渐渐向下靠近山涧走。此处东西两面崖石夹立对峙，水流腾跃在山涧中，路顺着山涧往上走，大概已穿越到宝盖山的西麓了。有时涉到涧水西边，有时涉到涧水东边，有时跋涉在水中往上走。向北五里，渐渐向西，这里溪水分为两条流来。由两条溪流中间踩着山岭往西北上登，才望见由此地往北，分出峡谷往东下延的，是宝盖山的山脊，又向东下延成为太保山；由此地往南，分出峡谷往东下延的，成为九隆山南山的山脊，又向东下延成为九隆冈。此地是两条山脉中间下垂的较短的支脉，踩着这条支脉逶迤上登，五里才向西越过它的山脊。下瞰山脊西面，有峡谷在下方盘绕得非常深，水流淌在峡谷中激烈沸腾，这就是沙河的上游了。峡谷西面又有一重山横夹着峡谷，那是往南下延到牛角关的山脊，而此处是山脊还只是向东延伸的旁系支脉了。沿着北面的山崖往西行三里多，开始向西南坠下壑谷。下走又是三里多，才抵达溪流的东岸。两面山崖夹住溪流的岩石十分突兀，溪流欢快地从岩石底下往下流，层层叠叠，奔腾汹涌，浓密的竹林笼罩着溪流，如同玉龙跳跃在青丝帷帐之中，志书所说的溜钟滩，莫非就是此地吗？路沿着东面的山崖下走，溯溪流向北走，有个

小山洞紧靠山崖，向西俯瞰着溪流。进去坐在洞中，钟乳石上水珠下滴，如串珠一样下落。出来，再向北溯溪流走三里，有座木桥跨到溪流西边。过到桥西上岭，便与沙河的上游分别。

三里，登南度之脊。其脊中低，南北皆高，南即牛角关之脉，北高处为虎坡，乃从西北度脉而来者。路逆溯之，循北岭东坡而上，又二里，从岭北西向穿坳，是为虎坡。此坡由北冲东蒲蛮寨岭度脊西南下(1)，绕为北冲南峰，南向逶迤，东坠沙河之源，西环乾海子之坞(2)，南过此岭，稍伏而南耸牛角关。又伏而度脉，分支西北掉尾者，为蒲缥西岭；正支东峙松子山，绕石甸东而南尽于姚关者也。过坳西即有坑西坠，路循北坡西北行，五里西下，行峡中。溯流蹑涧，三里，再逾岭。又三里，出岭西，始见西南下壑稍开，有西峡自北而南，与南峡合而西去，有茅数龛嵌峡底，曰锣鼓寨。皆僇僇之居。于是盘东坡北向，而转溯西峡之上行。盖西峡有山自北坳分支南亘，环于东界之西，路由其中直披北坳而入。三里，涉北来小水，遂西盘其坳脊。二里，出坳西，其西南盘壑复下开，而路乃北向蹑岭，曲折西北，盘之而升，三里余，登岭头。盖此岭从虎坡北乾海子东分支西突，又西度为大寨西峰，西北横亘于大寨、玛瑙山之间，此其东下之岭也；其北为崇脊，其南为层壑。遥望数十家倚西亘横峰下，即大寨也。于是西南盘层壑之上，二里，越冈西下，又二里，西南下至坞间。涉北来小峡，又西上半里，是为大寨(3)。所居皆茅，但不架栏，亦僇僇之种。俗皆勤苦垦山，五鼓辄起，昏黑乃归，所垦皆硗瘠之地，仅种燕麦、蒿麦而已，无稻田也。余初买米装贮，为入山之具，而顾仆竟不之携，至是寨中俱不稻食。煮大麦为饭，强啮之而卧。

【注释】

(1)蒲蛮寨："寨"原作"塞"，从"四库"本改。蒲蛮寨即蒲人聚居的村寨。

(2)乾海子：原夺"子"字，据徐本补。《游记》所述乾海子，今已建为大海坝水库。

(3)大寨：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西境，沙河稍西，大海坝水库以南。

【译文】

三里，登上往南延伸的山脊。这条山脊中间低，南北都高，南面就是牛角关的山脉，北面高的地方就是虎坡，是从西北的山脉延伸而来的。路逆向迎着山势走，沿着北岭东面的山坡往上走，又行二里，从岭北向西穿过山坳，这里是虎坡。这条山坡由北冲东面的蒲蛮寨岭延伸过的山脊往西南下延，回绕成北冲的南岭，向南逶迤而去，东面坠落在沙河的源头处，西面环绕着乾海子所在的山坞，南面延过这座山岭，略微低伏后在南面高耸成为牛角关。又有低伏延伸的山脉，分支向西北掉转尾部的，是蒲缥的西岭；正支在东方耸峙为松子山，绕到石甸东面后在南边的姚关到了尽头。过到山坳西边立即有坑谷向西下坠，路沿着北面的山坡往西北行，五里后向西下走，前行在峡谷中。逆流踩着涧水走，三里，再次翻越山岭。又行三里，出到岭西，才见到西南方下面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些，西面有峡谷自北往南延伸，与南面的峡谷会合后向西延去，有几间茅草房深嵌在峡底，叫做锣鼓寨。都是倮倮的居住地。从这里绕着东面的山坡向北走，而后转到西峡之上逆向走。西峡有山从北面的山坳分支往南绵亘，环绕在东面一列山的西边，路经由两列山中间一直穿过北面的山坳进去。三里，涉过北面流来的小溪，就向西绕着这里的山坳和山脊走。二里，出到山坳西面，这里的西南方盘绕的壑谷又在下方张开，而路于是向北登岭，曲折地向西北走，绕着山岭上升，三里多，登上岭头。这座山岭从虎坡北面的乾海子东边分支向西突，又向西延伸成为大寨的西峰，向西北延伸横亘在大寨、玛瑙山之间，这里是它往东下延的山岭；这里北面是高大的山脊，这里南面是层层壑谷。遥望有几十家人紧靠在西面横亘的山峰下，就是大寨了。于是向西南盘绕在层层壑谷之上，二里，越过山冈往西下行，又行二里，往西南下到山坞中。涉过北面来的小峡谷，又向西上走半里，这里是大寨。所住的都是茅草房，但不架楼，也是倮倮一类的民族。民俗全是勤苦垦种山地，五更就起床，昏黑才归家，所垦种的都是瘠薄的山地，仅能种植燕麦、蒿麦而已，没有稻田。我起初买来米装好贮存起来，为进山做准备，可顾仆竟然没

有把它带来，到了这里寨子中都不吃稻米饭。煮大麦当饭，勉强嚼了些大麦饭后睡下。

初六日　天色阴沉。饭麦。由大寨后西涉一小峡，即西上坡。半里，循西山北向而升。二里，坡东之峡，骈束如门，门以内水犹南流，而坡峡俱平，遂行峡中。又北一里，有岐逾西山之脊，是为玛瑙坡道。余时欲穷乾海子，从峡中直北行，径渐翳，水渐缩。一里，峡中累累为环珠小阜，即度脉而为南亘西山，此其平脊也。半里过北，即有坑北下。由坑东循大山西北行，又一里而见西壑下嵌，中圆如围城，而底甚平，即乾海子矣。

【译文】

初六日　天色阴沉沉的。吃大麦饭。由大寨后面往西涉过一条小峡谷，马上向西上坡。半里，沿着西山向北爬升。二里，山坡东面的峡谷，并列紧束如门一样，门以内水仍然向南流，而山坡峡谷都很平缓，就行走在峡谷中。又向北一里，有条岔路翻越西山的山脊，这是去玛瑙坡的路。我这时想穷究乾海子，从峡谷中一直往北行，小径渐渐被遮蔽了，水流渐渐缩小。一里，峡谷中层层累累变为圆珠状的小土阜，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脉往南绵亘成为西山，此地是山脉平缓的山脊。半里翻过北边，立即有坑谷往北下去。由坑谷东面沿着大山往西北行，又行一里后看见西边的壑谷下嵌，中间圆得如同围绕的城墙，但谷底非常平坦，这就是乾海子了。

路从东山西向，环海子之北，一里，乃趁峡下。东山即虎坡大脊之脉，有岐东向，逾脊为新开青江坝道(1)，入郡为近。南下半里，抵海子之北，即有泉一圆在北麓间，水淙淙由此成流出。其东西麓间，俱有茅倚坡临海而居，而西坡为盛。又半里，循麓而入西麓之茅。其庐俱横重木于前，出入皆逾之。其人皆不解汉语，见人辄去。庐侧小溪之成流者，南流海子中。海子大可千亩，中皆芜草青青。下乃草土浮结而成者，亦有溪流贯其间，第不可耕艺，以其土不贮水。行者以

足撼之，数丈内俱动，牛马之就水草者，只可在涯涘间，当其中央，驻久辄陷不能起，故居庐亦俱濒其四围，只垦坡布麦，而竟无就水为稻畦者。其东南有峡，乃两山环凑而成，水从此泄，路亦从此达玛瑙山，然不能径海中央而渡，必由西南沿坡湾而去。于是倚西崖南行一里余，有澄池一圆，在西崖下芜海中，其大径丈余，而圆如镜，澄莹甚深，亦谓之龙潭。在平芜中而独不为芜翳，又何也？又南一里，过西南隅茅舍，其庐亦多，有路西北逾山，云通后山去，不知何所。其南转胁间，有水从石崖下出，流为小溪东注。余初狎之，欲从芜间涉此水，近水而芜土交陷，四旁摇动，遂复迂陟西湾，盘石崖之上，乃倚南山东向行。一里余，有岐自东峡上，南逾山脊，为新开道，由此而出烂泥坝者。余乃随坡而下东峡。半里，则峡中横木为桥，其下水淙淙，北自海子菰蒲中流出(2)，破峡南坠。峡甚逼仄，故一木航之，此水口之最为潆结者。其水南下，即为玛瑙山后夹中瀑布矣。度横木东，复上坡，半里，陟其东冈，由脊上东南行。还顾海子之窝，嵌其西北；出峡之水，坠其西南；其下东南坞中，平坠甚深，中夹为箐，丛木重翳，而轰崖倒峡之声不绝。其前则东西两界山又伸臂交舒，辟峡南去，海子峡桥之水，屡悬崖泻箐中，南下西转而出罗明坝焉(3)。于是循东山，瞰西峡，东南行一里余，转而南下。

【注释】

(1)青江坝：今作青岗坝，在保山市隆阳区西境的沙河边。

(2)菰(gū)：俗称茭白，可食用。　蒲：水生植物，可以制席。

(3)罗明坝：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西隅，怒江东岸，罗明坝河从此往西汇入怒江。

【译文】

路从东山向西行，环绕到海子的北边，一里，就急忙赶到峡谷底下。东山就是虎坡大山脊的山脉，有条岔路向东翻越山脊，是去新开发的清江坝的路，进府城要近一些。向南下行半里，抵达海子的北

边，立即有一处圆圆的泉水在北面的山麓间，泉水淙淙由这里形成小溪流淌出来。这里东西两面的山麓上，都有茅草屋背靠山坡面临海子居住，而西面的山坡上要多一些。又行半里，沿着山麓进入西麓的茅草屋中。这里的房屋全都在屋前横放着重叠起来的木头，出入都要翻越木头。这里的人都不懂汉语，见人就走开。房屋侧边的小溪成流的，向南流进海子中。海子大处约有一千亩，其中全是青青的荒草。地下是草和土漂浮结成的，也有溪水流贯在其中，只是不能耕种，因为这里的土不能贮存水分。走路的人用脚震动地下，几丈之内都会摇动，就着水草放牧牛马的，只可以在水边，在海子中央，停留时间长了就陷下去不能起来，所以居民房屋也都是濒临在海子的四周，只是垦种了山坡布满小麦，而且竟然没有靠近水边开垦为稻田的地方。海子的东南方有条峡谷，是两面的山环绕凑拢来形成的，水从此处外泄，路也从这里通到玛瑙山，然而不能径直从海子中央横渡，必须从西南方沿着山坡水湾前去。于是紧靠西面的山崖往南行一里多，有一个圆形澄澈的水池，在西面山崖下满是荒草的海子中，水池大处直径一丈多，而且圆圆的如同镜子，澄澈晶莹非常深，也把它称为龙潭。水池在平旷荒芜之中却惟独不被荒草遮住，这又是为什么呢？又向南一里，走过西南角的茅屋，这里的房屋也很多，有条路向西北翻山，说是通到后山去，不知是什么地方。村南转到侧边，有水从石崖下流出来，流为小溪向东流淌。我起初走近小溪，想从荒草丛中涉过这条溪水，走近水边荒草和土地就交相下陷，四旁摇动，只得又绕道上爬西面的水湾，绕到石崖之上，就紧靠南山向东行。一里多，有条岔路从东面的峡中上来，向南翻越山脊，是新开通的道路，是由此地去烂泥坝的路。我于是顺着山坡下到东面的峡谷中。半里，就见峡中横放木头作为桥，桥下的水淙淙流淌，从北边海子茭白蒲草中流出来，冲破峡谷往南下泄。峡谷非常狭窄，所以一根木头就能架桥渡过河，这是河口中最为潆洄盘结的地方。这里的水往南下流，就成为玛瑙山后山夹谷中的瀑布了。过到横放的木头东边，又上坡，半里，登上峡谷东面的山冈，由山脊上往东南行。回头看海子所在的山窝，深嵌在这里的西北方；流出峡中的水，下陷在这里的西南方；这里下方东南的山坞中，

平缓下坠得非常深，中间夹成山箐，丛林层层密蔽，而轰鸣着倾泻在山崖和峡谷中的水声不绝于耳。这里的前方就是东西两列山又伸开手臂交相展开，宽广的峡谷向南延去，海子峡中桥下的水，屡次从高悬的山崖上倾泻到山箐中，往南下流转向西后流到罗明坝。从这里沿着东山，俯瞰着西面的峡谷，往东南行一里多，转向南下走。

一里，有路逾东岭来，即大寨西来者，随之西南下坡。半里，忽一庐踞坡，西向而居，其庐虽茅盖，而檐高牖爽，植木环之，不似大寨海子诸茅舍。姑入而问其地，则玛瑙山也。一主人衣冠而出，揖而肃客，则马元康也。余夙知有玛瑙山，以为杖履所经，亦可一寓目(1)，而不知为马氏之居。马元中曾为余言其兄之待余，余以为即九隆后之马家庄，而不知有玛瑙山之舍。玛瑙山，《一统志》言玛瑙出哀牢支陇，余以为在东山后。乃知出东山后者，为土玛瑙，惟出此山者，由石穴中凿石得之。其山皆马氏之业。元康一见即谛视曰："即徐先生耶？"问何以知之。曰："吾弟言之。余望之久矣！"盖元中应试省中，先以书嘱元康者，乃玛瑙山，而非九隆后之马家庄也。元康即为投辖(2)，割鸡为黍，见其二子。深山杳蔼之中，疑无人迹，而有此知己，如遇仙矣！

【注释】

(1)寓目：过目，看到。

(2)辖：车轴的键，去辖则车不能行，因以"投辖"比喻主人留客的殷勤。

【译文】

一里，有条路翻越东岭过来，就是大寨往西来的路，顺着这条路向西南下坡。半里，忽然一所房子盘踞在坡上，面向西居住，这所房子虽然是茅草盖顶，但屋檐高大窗户明亮，种了树环绕着房子，不像大寨、海子各处的茅屋。姑且进屋去打听这个地方，就是玛瑙山了。一个房主人衣冠整洁地出门来，尊敬地向客人作揖，是马元康。我过去就知道有处玛瑙山，以为是我游历要经过的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眼，却不知是马家的居住地。马元中曾对我说起过他的兄长在等我，

我以为就是九隆池后山的马家庄，却不知他家还有玛瑙山的住房。玛瑙山，《一统志》说玛瑙出产在哀牢山分支的土陇上，我以为是在东山后面。这时才知道出产在东山后面的，是土玛瑙，只有出产在这座山的，是从石洞中挖凿岩石得到的。这里的山都是马家的产业。马元康一见面就仔细地看着说："是徐先生吗？"问他凭什么知道是我。说："我弟弟说起过您。我盼望您很久了！"原来马元中去省城应试时，事先送信嘱咐我去马元康所住的地方，是玛瑙山，而不是九隆池后山的马家庄。马元康立即殷勤挽留客人，杀鸡做饭，引见了他的两个儿子。杳渺蔼蔼的深山之中，怀疑没有人迹，却有这样的知己，如同遇见神仙了！

下午，从庐西下坡峡中，一里转北，下临峡流，上多危崖，藤树倒罨，凿崖迸石，则玛瑙嵌其中焉。其色有白有红，皆不甚大，仅如拳，此其蔓也。随之深入，间得结瓜之处，大如升，圆如球，中悬为宕，而不粘于石。宕中有水养之，其精莹坚致，异于常蔓，此玛瑙之上品，不可猝遇，其常积而市于人者，皆凿蔓所得也。其拳大而坚者，价每斤二钱。更碎而次者，每斤一钱而已。是山从海子峡口桥东，南环而下，此其西掉而北向处，即大寨西山之西坡也。峡口下流悬级为三瀑布，皆在深箐回崖间，虽相距咫尺，但闻其声，而树石拥蔽，不能见其形，况可至其处耶。坐玛瑙崖洞间，有覆若堂皇，有深若曲房，其上皆垂干虬枝，倒交横络，但有氤氲之气，已无斧凿之痕，不知其出自人工者。元康命凿崖工人停捶，向垂箐觅树蛾一筐，乃菌之生于木上者，其色黄白，较木耳则有茎有枝，较鸡蓑则非土而木，以是为异物而已。且谓余曰："箐中三瀑，以最北者为胜。为崖崩路绝，俱不得行。当令仆人停凿芟道，异日乃可梯崖下瞰也。"因复上坡，至其庐前，乃指点四山，审其形势。元康瀹茗命醴，备极山家清供，视隔宵麦饭粝口，不谓之仙不可也。

【译文】

下午，从房子西边下坡走入峡中，一里后转向北，下边面临峡中的流水，上方有许多高险的山崖，倒垂覆盖着藤蔓树枝，凿裂崖石，

就有玛瑙深嵌在岩石中了。玛瑙的颜色有红的有白的，都不怎么大，仅像拳头，这就是玛瑙的矿脉了。顺着矿脉深入进去，间或挖得到结成瓜一样大的地方，大的如升，圆如球体，中间悬空成为石矿坑，却不粘在岩石上。石矿坑中有水养护着它，其中的精品，晶莹、坚硬、细密，不同于平常的矿脉所产的，这是玛瑙中的上品，不可能在仓猝间遇到，那些平常堆积着卖给人的，都是挖凿矿脉得到的。那种拳头大而且坚硬的，价格每斤二钱银子。更碎小而次一点的，每斤一钱银子而已。这座山从海子峡口木桥以东，往南环绕下延，这里是山脉从西向北掉头之处，也就是大寨西山西面的山坡了。峡口下游高悬为三级瀑布，都是在深箐回崖之间，虽然相距只是咫尺间，只听得见水声，但树丛岩石环拥密蔽，不能见到瀑布踪影，何况是能够走到那地方呢！坐在挖掘玛瑙的石崖洞中，有的下覆如同厅堂，有的深似幽深的密室，洞的上方都下垂着拳曲的枝条，倒垂着横爬着交缠在一起，只有氤氲之气，已经没有斧头凿子挖凿过的痕迹，不再知道它们是出自人工所为的了。马元康命令挖凿石崖的工人停止捶打，去临近的山箐找来一筐树蛾，是生长在树上的一种菌子，菌子的颜色是黄白色，与木耳比较则有茎有枝，与鸡蓑比较则不是生在土里而是长在树上，把它作为奇异的特产而已。并且对我说："山箐中的三级瀑布，以最北边的最优美。因为山崖崩塌道路断绝，全然不能走。应当命令仆人停止挖凿，割草开道，改天就可以登上山崖下瞰了。"因此重新上坡，来到他的房子前边，于是指点四面群山，审视周围的地形山势。马元康泡好茶，命令上酒，极尽了山间人家清素的山珍，对比那隔夜糙口的大麦饭，非说是神仙不可了。

初七日　雨。与元康为橘中之乐(1)。棋子出云南，以永昌者为上(2)，而久未见敌手。元康为此中巨擘(3)，能以双先让。余遂对垒者竟日。

【注释】

(1)橘：通"局"。局中之乐指弈棋，这里说的是围棋。

(2)"棋子出云南"二句：云南出的围棋子一直名噪全国，称为"云子"。光

绪《永昌府志》杂纪志载："永棋：永昌之棋甲于天下。其制法以玛瑙石合紫瑛石研为粉，加以铅硝，投以药料，合而煅之，用长铁蘸其汁滴以成棋。有牙色深黑者最坚，次碧绿者稍脆，又腊色、杂色及黑白皆有花者其下也。"

(3)巨擘(bò)：即大拇指。比喻如大指异于其他指头，杰出于众，堪称第一。

【译文】

初七日　下雨。与马元康下围棋找乐子。棋子出产在云南，以永昌府出产的为上品。但我长期未遇见敌手，马元康是棋局中的高手，能够以两个子先让我。我于是与他对垒了一整天。

初八日　晨饭，欲别而雨复至。主人复投辖布枰(1)。下午雨霁，同其次君从庐右瞰溪。悬树下，一里，得古洞，乃旧凿玛瑙而深入者，高四五尺，阔三尺，以巨木为桥圈，支架于下，若桥梁之巩，间尺余，辄支架之。其入甚深，有木朽而石压者，上透为明洞。余不入而下，仍悬树，一里坠涧底。其奔涌之势甚急，而挂瀑处俱在其上下峡中，各不得达，仍攀枝上。所攀之枝，皆结异形怪果，苔衣雾须，蒙茸于上。仍二里，还庐舍。元康更命其仆执殳前驱，令次君督率之，从向来路上。二里，抵峡口桥东冈，坠崖斩箐，凿级而下。一里余，凭空及底，则峡中之水，倒侧下坠，两崖紧束之，其势甚壮，黔中白水之倾泻，无此之深；腾阳滴水之悬注，无此之巨。势既高远，峡复逼仄，荡激怒狂，非复常性，散为碎沫，倒喷满壑，虽在数十丈之上，犹霏霏珠卷霰集。滇中之瀑，当以此为第一，惜悬之九天，蔽之九渊，千百年莫之一睹，余非元康之力，虽过此无从寓目也(2)。

【注释】

(1)枰(píng)：棋盘。

(2)"滇中"数句：此瀑布在今杨柳白族彝族乡境内，称杨柳瀑布。

【译文】

初八日　早饭后，想要告别但雨又来临。主人重又留客布下棋局。下午雨后转晴，同他的二儿子从房子右侧俯瞰溪流。悬挂在树枝上下走，一里，见到个古洞，是旧时挖凿玛瑙深入进去的洞，高有四五尺，宽三尺，用巨大的木头作为拱券，支撑着架在下边，好像桥梁的桥拱，间隔一尺多，就支撑着木架。洞中进去非常深，有的地方木头腐朽后岩石压下来，上方穿通后成为透进亮光的洞。我没进去就下走，仍然悬挂在树枝上下走，一里下坠到山涧底。山涧奔腾汹涌的水势非常湍急，可悬挂着瀑布的地方都在这里上下方的峡谷中，各处都不能到达，仍然攀着树枝上登。所攀的树枝，都结着形状奇异的怪果子，苔藓地衣雾状的须根，毛茸茸地蒙在上面。仍旧走二里，返回房舍中。马元康再次命令他的仆人拿着刀斧在前引路，命令二儿子监督率领着他们，从先前来的路上走。二里，抵达峡口木桥东面的山冈，坠下石崖劈开竹丛，开凿台阶下行。一里多，凌空下到峡底，就见峡中的水，倒斜着下泄，两侧的石崖紧束着水流，气势非常雄壮，贵州省倾泻的白水河，没有这里深；腾越南面高悬倾泻的滴水河，没有这里大。水势既又高又远，峡谷又狭窄，激荡狂怒，不再是平常的性子，散开成为碎末，倒喷在整条壑谷中，虽然在几十丈远的上方，仍然水雾霏霏，水珠飞卷，雪珠凝聚。云南省中的瀑布，应当以这里为第一，可惜高悬在九天之上，九重深渊遮蔽着它，千百年来无人能见它一次，我要不是借助马元康的力量，即使路过此地也无法见到了。

返元康庐，挑灯夜酌，复为余言此中幽胜。其前峡下五里，有峡底桥；过之随峡南出，有水帘洞；溯峡北入，即三瀑之下层。而水帘尤奇，但路阻难觅，明晨同往探之。此近胜也。渡上江而西，有石城插天，倚雪山之东，人迹莫到，中夜闻鼓乐声，土人谓之鬼城。此远胜也。上江之东，玛瑙之北，山环谷迸，中有悬崖，峰峦倒拔，石洞峪岈，是曰松坡，为其家庄。其叔玉麓构阁青莲，在石之阿(1)，其人云亡，而季叔太麓今继栖迟(2)，一日当联骑而往。此中道之胜也。余闻之，既喜此中之多奇，又喜元康之能悉其奇，而余之得闻此奇也。地主山灵(3)，一时济美，中夜喜而不寐。

【注释】

(1)阿：曲隅，弯曲的角落。

(2)季叔：小叔。　栖迟：游息。

(3)地主：所在地的主人。

【译文】

返回马元康的屋中，连夜挑灯饮酒，马元康有对我讲说这一带幽奇的胜景。这里前方从峡谷中下走五里，有座峡底桥；过桥后顺着峡谷往南出去，有个水帘洞；溯峡谷向北进去，就是三级瀑布的下层。而水帘洞尤其奇异，但道路堵塞难以找到，明天早晨一同前去探洞。这是近处的胜景。渡过上江往西走，有座石城高插天际，紧靠在雪山的东面，人迹无法到达，半夜能听见鼓乐声，当地人把它叫做鬼城。这是远处的胜景了。上江的东面，玛瑙山的北面，山脉环绕峡谷迸裂，山中有处悬崖，峰峦倒拔，石洞深邃，那里叫松坡，是马家的庄子。他的叔父马玉麓建了座青莲阁，在石山的弯曲处，此人已经仙逝，如今他的小叔马太麓继续隐居在那里，隔一天将一同骑马前去。这是中等路程的胜景。我听了这些话，既为这一带奇景多而高兴，又为马元康能熟悉这些奇景高兴，从而让我得以听说这些奇景了。主人的热情和山间的灵气，一时间成全了我的美事，半夜高兴得睡不着觉。

初九日　余晨起，欲为上江之游。元康有二骑，一往前山未归，欲俟明日同行。余谓游不必骑，亦不必同，惟指示之功，胜于追逐。余之欲行者，正恐其同，其不欲同者，正虑其骑也。元康固留。余曰：“俟返途过此，当再为一日停。”乃饭而下山。元康命其幼子为水帘洞导。

【译文】

初九日　我早晨起床后，打算去游上江。马元康有两匹马，一匹

前往前山没归来，想要我等到明天一同走。我认为游览不必骑马，也不必陪同，只要有那指点的功劳，就胜过追随我。我之所以想走的原因，正是担心他陪同，他不想一同走的原因，正是考虑他的马没回来。马元康坚决挽留。我说："等返回途中路过此地，将再停留一天。"这才吃了饭下山。马元康命令他的小儿子为我去水帘洞做向导。

于是西下者五里，及峡底，始与峡口桥下下流遇。盖历三瀑而北迂四窠崖之下，曲而至此，乃平流也，有桥跨其上。度桥，西北盘右岭之嘴，为烂泥坝道。从桥左登左坡之半，其上平衍，有水一塘汇冈头，数十家倚南山而居，是为新安哨，与右岭盘坡之道隔峡相对也。水帘洞在桥西南峡底，倚右岭之麓，幽阏深阻，绝无人行。初随流觅之，傍右岭西南，行荒棘中，三里，不可得，其水渐且出峡，当前坳尖山之隩矣。乃复转，回环遍索，得之绝壁下，其去峡底桥不一里也，但无路影，深阻莫辨耳。其崖南向，前临溪流，削壁层累而上，高数丈。其上洞门峪岈，重覆叠缀，虽不甚深，而中皆旁通侧透，若飞甍复阁，檐牖相仍。有水散流于外，垂檐而下，自崖下望之，若溜之分悬，自洞中观之，若帘之外幕，"水帘"之名，最为宛肖。洞石皆棂柱绸缪，缨幡垂飏，虽浅而得玲珑之致。但旁无侧路可上，必由垂檐叠覆之级，冒溜冲波，以施攀跻，颇为不便。若从其侧架梯连栈，穿腋入洞，以睇帘之外垂，只中观其飞洒，而不外受其淋漓，胜更十倍也。崖间有悬干虬枝，为水所淋漓者，其外皆结肤为石。盖石膏日久凝胎而成，即片叶丝柯，皆随形逐影，如雪之凝，如冰之裹，小大成象，中边不欹，此又凝雪裹冰，不能若是之匀且肖者。余于左腋洞外得一垂柯，其大拱把，其长丈余，其中树干已腐，而石肤之结于外者，厚可五分，中空如巨竹之筒而无节，击之声甚清越。余不能全曳，断其三尺，携之下，并取枝叶之绸缪凝结者藏其中，盖叶薄枝细，易于损伤，而筒厚可借以相护，携之甚便也。

【译文】

于是向西下走五里，来到峡底，开始与峡口桥下水流的下游相遇。原来流水经过三级瀑布后往北迂回到四窠崖之下，弯曲来到此地，是平缓的水流了，有座桥跨在流水上。过桥后，往西北绕过右边山岭的山嘴，是去烂泥坝的路。从桥的左侧登上左边山坡的半中腰，坡上平缓展开来，有一塘水汇积在冈头，几十家人紧靠南山居住，这里是新安哨，与右边的山岭绕着山坡走的道路隔着峡谷相对。水帘洞在桥西南方的峡底，紧靠右边山岭的山麓，幽寂隐秘，深邃险阻，绝对没有人走。起初顺着流水去找它，靠着右边的山岭往西南行走在荒草荆棘中，三里，找不到，那流水渐渐快要流出峡谷，已在前方山坳尖山的西南角了。只好再转回来，周围四处寻找，在绝壁下找到它，这里距峡底的木桥不到一里路，只是没有路的影子，深草阻隔无法辨认罢了。这里的石崖面向南，前方面临溪流，陡削的石壁层层叠累而上，高有几丈。石壁上洞口深邃，重重叠叠地下覆连缀着，虽然不怎么深，可洞中的侧旁都是通透的，好像层层飞檐楼阁，屋檐窗户互相重叠。有水散流在洞外，垂下洞檐下流，从石崖下望去，好像屋檐水分散悬落，从洞中观赏它，好似门帘一样覆盖在外面，“水帘”的名字，最为逼真。洞中的岩石全像窗棂柱子的样子，互相缠绕，璎珞旗帜般下垂飘扬，洞虽然小却获得了小巧玲珑的情趣。只是旁侧没有路可以上去，必须经由下垂的洞檐下层层叠叠下覆的台阶，冒着滴水冲激着水波，才得以攀登上去，很是不方便。如果从洞的侧边架设梯子连接成栈道，穿过侧旁进洞，得以斜视外面垂挂着的水帘，只是在洞中观赏水滴的飞洒。而不必遭受洞外飞流的浇淋，更好过十倍了。石崖上有悬垂的树干拳曲的枝叶，被水浇淋到的，它们的外层都结成石头的外壳。大概是石膏天长日久凝结为石头的外壳形成的，都随着枝干的形状追逐着它们的影子，如雪一样凝结，如冰一样包裹，大小都成为相像的形状，布满边缘不偏不倚，这又是雪凝冰裹，也不能如此均匀和逼真的了。我在左侧的洞外得到一支下垂的树枝，树枝的大处有一满把，树枝长一丈多，其中的树干已经腐烂，而结在外面的石头外壳，大约厚五分，中间是空的，如大竹子的竹筒却没有竹节，敲击它的声音十分清越。我不能整枝拖着走，折断其中的三尺，把它带下

来，并选择些交缠凝结的枝叶藏在树筒中，因为叶子薄枝条细，易于损伤，而筒壁很厚可以借以保护枝叶，携带十分方便。

水帘之西，又有一旱岩。其深亦止丈余，而穹覆危崖之下，结体垂象，纷若赘旒，细若刻丝，攒冰镂玉，千萼并头，万蕊簇颖，有大仅如掌，而笋乳纠缠，不下千百者，真刻楮雕棘之所不能及！余心异之，欲击取而无由，适马郎携斧至，借而击之，以衣下承，得数枝。取其不损者二枝，并石树之筒，托马郎携归玛瑙山，俟余还取之。遂仍出桥右，与马郎别。乃循右坡西上里余，隔溪瞰新安哨而行。大雨忽来，少憩树下。又西里余，盘右坡之嘴，转而北行。盖右坡自四窠崖颉颃西来，至此下坠，而崖石遂出，有若芙蓉，簇萼空中，有若绣屏，叠锦崖畔，不一其态。北盘三里，又随湾西转，一里余。又北盘其嘴，于是向北下峡中。盖四窠横亘之峰，至此西坠为壑，其余支又北转而突于外，路下而披其隙也。二里余，坞底有峡自东北来，遂同盘为洼而西北出。路乃挟西坡之麓，随之西转，其中沮洳，踔陷深泞(1)，岂烂泥坝之名以此耶？西北出隘一里，循东坡平行，西瞰坠壑下环，中有村庐一所，是为烂泥坝村(2)。路从其后分为二岐：一西向下坞，循村而西北者，为上江道；一北向盘坡，转而东北登坳者，为松坡道(3)。余取道松坡，又直北一里，挟东坡北嘴，盘之东行。半里，遂东北披峡而上，蹑峻半里，其上峡遂平。溯之东入，一里，峡西转，半里，越西峡而西北上。其坡高穹陡削，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崖，又里余，逾其北亘之脊。由脊东北向随坡一里，路又分岐为二：一直北随脊平行者，横松枝阻绝，以断人行；一转东入腋者，余姑随之。一里，其坡东垂为脊，稍降而东属崇峰。此峰高展众山之上，自北而南，东截天半，若屏之独插而起者，其上松罗丛密，异于他山，岂即松坡之主峰耶？脊间路复两分：一逾脊北去，一随脊东抵崇峰。乃傍之南下，二里，径渐小而翳。余初随南下者半里，见壑下盘，绕崇峰南垂而东，不知其壑从何出，知非松坡道；乃仍还至脊，北向行，东截崇峰西坞。二里，坞北坠峡西下，路从崇峰之西北崖行，盘其湾，越突坡，三里余，西北下峡中。其下甚峻，而路荒径窄，疑非

通道。下二里，有三四人倚北坡而樵，呼讯之，始知去松坡不远，乃西转而就峡平行。

【注释】

(1)踔(chuō)：践踏。

(2)烂泥坝村：今称小浪坝，在保山市隆阳区两北境，怒江东边。

(3)松坡：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西北境，小浪坝稍北，河湾街稍东。

【译文】

水帘洞的西边，又有一个旱洞。洞内深处也只有一丈多，但穹隆下覆的危崖之下，岩石的结体呈各种形象下垂，纷纷然如下坠的玉串，细得好像刻出来的头发丝，如攒聚的冰凌、镂刻成的美玉，千百萼片并拢在头部，万朵花蕊簇拥成花穗，有的大处仅如手掌，而石笋石钟乳纠缠在一起，不下千百个，真正是精巧的木头雕刻所不能及的！我心里对此感到很奇异，想要敲取一些却没有办法，恰好马家儿郎带着斧头来到，借来敲击石钟乳，用衣服在下边接着，得到几条，挑选其中两条没有损坏的，连同石树的树筒，拜托马家儿郎带回玛瑙山，等我返回时来取。于是仍然出到桥的右边，与马家儿郎告别。便沿着右边的山坡向西上坡一里多，隔着溪流俯瞰着新安哨前行。大雨忽然来临，在树下稍作休息，又向西一里多，绕过右边山坡的坡嘴，转向北行。右侧的山坡起自四窠崖向西上下起伏而来，到了此地往下坠，而崖石便露了出来，有的像芙蓉，花萼簇拥在空中，有的似绣花的屏风，锦绣叠累在石崖畔，崖石的形态不一而足，向北绕三里，又顺着山弯向西转，一里多，又往北绕过山嘴，于是向北下到峡中。四窠崖横亘的山峰，到此地后向西下坠成壑谷，它余下的支脉又向北转后突出在外，路下走后穿过山的缺口。二里多，山坞底有条峡谷自东北方过来，随即一同盘绕成为洼地后往西北出去。道路于是傍着西面山坡的坡脚，随着山势向西转，山坞中全是泥沼，踩下去陷在深深的泥泞中，莫非烂泥坝的名字就是出于这个吗？往西北走出隘口一里，

沿着东面的山坡平缓前行，向西俯瞰，深坠的壑谷在下方环绕，壑谷中有一处村庄，那是烂泥坝村。路从村后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向西下到山坞中，沿着村子往西北去的，是去上江的路；一条向北绕着山坡走，转向东北登上山坳的，是去松坡的路。我选择了去松坡的路，又一直向北一里，傍着东面山坡朝北的坡嘴，绕着坡嘴往东行。半里，就向东北穿过峡谷上走，陡峻地上登半里，那上面峡谷便平坦起来。逆着峡谷向东进去，一里，峡谷向西转，半里，向西穿越峡谷后往西北上坡。这条山坡高高隆起，极为陡削，一里多，绕过那向东前突的石崖，又走一里多，翻越那向北绵亘的山脊。在山脊上向东北顺着山坡行一里，路又分岔成为两条：一条向正北顺着山脊平缓前行的，被横放的松枝阻断了，用以阻止行人通行；一条是向东转入侧旁的路，我姑且顺着这条路走。一里，这条山坡往东下垂变为山脊，稍微下降后往东连接到高峰。这座山峰高高展现在群山之上，自北向南，横截过东方的半天之上，好像单独插着的屏风耸起的样子，山上松林密布，不同于别的山，难道这就是松坡的主峰吗？山脊上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翻过山脊向北去，一条顺着山脊向东通到高峰去。于是傍着山脊往南下走，二里，小径渐渐变小后被遮住了。我最初顺着向南下走的路走了半里，看见壑谷在下面盘绕，绕过高峰的南垂向东去，不知这条壑谷从哪里出去，心知不是去松坡的路；只好仍然返回到山脊上，向北行，往东横截高峰西面的山坞。二里，山坞北面向西下坠成峡谷，路从高峰西北的山崖上走，绕过山弯，越过前突的山坡，三里多，向西北下到峡中。那下走的路非常陡峻，而且道路荒芜小径狭窄，怀疑不是通道。下行二里，有三四个人紧靠北面的山坡打柴，呼叫着向他们问路，才知道离松坡已不远，就向西转后走到峡谷中平缓前行。

里余，出峡口，其西壑稍开，崇冈散为环阜，遂有参差离立之势。又西下里余，有村庐当中窝而居，村中巨庐，杨氏在北，马氏在南，乃南趋之。一翁方巾藜杖出迎(1)，为马太麓；元康长郎先已经此，为言及。翁讶元康不同来，余为道前意。翁方瀹茗，而山雨大

至。俟其霁，下午，乃东蹑坡上青莲阁。阁不大，在石崖之下，玉麓先生所栖真处。太麓于是日初招一僧止其中，余甫至，太麓即携酒授餐，遂不及览崖间诸胜。太麓年高有道气。二子：长读书郡城，元真。次随侍山中。元亮。为余言：其处多岩洞，亦有可深入者二三处，但路未开辟，当披荆入之。地当山之翠微，深崖坠壑，尚在其下，不觉其为幽阏；乱峰小岫，初环于上，不觉其为孤高。盖崇山西北之支，分为双臂，中环此窝，南夹为门，水从中出，而高黎贡山又外障之，真栖遁胜地(2)，买山而隐，无过于此。惟夹中无田，米从麓上，尚数里也。松坡虽太麓所居，而马元中之庄亦在焉。

【注释】

(1)方巾：明代处士及儒生所用的一种头巾。藜(lí)杖：用藜茎制的手杖。

(2)栖遁：隐居。

【译文】

一里多，走出峡口，峡口西面的壑谷渐渐开阔起来，高高的山冈散布为环形的土阜，便有了参差独立的气势。又向西下行一里多，有村庄房屋在山窝中居住，村中的房屋巨大，杨家在北，马家在南，就往南赶过去。一个老翁头戴方巾拄着藜茎手杖出门迎接，是马太麓；马元康的长子事先已经过此地，对他说起过。老翁惊讶马元康没一同前来，我为此说明了先前说过的意思。老翁正在烹茶，而山雨猛烈来临。等到天转晴，已是下午，就往东踏着山坡登上青莲阁。阁子不大，在石崖之下，是马玉麓先生隐居修真的地方。马太麓在这一天刚招来一个僧人住在青莲阁中，我刚到，马太麓就带来酒送来饭，便来不及游览山崖上的各处胜景。马太麓高龄，有道者的气度，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府城读书，马元真。次子在山中随从伺候。马元亮。对我说：此处有很多岩洞，也有二三处可以深入进去的洞，只是路没有开辟，应当披荆斩棘进洞。此地在翠微的山间，山崖深坠成壑谷，还在它的下方，不觉得它幽暗闭塞；乱峰小山，本来就环绕在它的上方，

不觉得它孤拔高耸。高山西北的支脉，分为一双手臂，中间环绕成这个山窝，南面相夹作为门户，水从中间流出去，而且高黎贡山又在外围屏蔽着这里，真是隐居遁世的胜地，买山来隐居，没有能超过此地的。只是夹谷中没有田地，米要从山麓运上来，还有几里路远。松坡虽然是马太麓的居住地，但马元中的庄子也在这里。

初十日　晨起，霁色可挹。遂由阁东竹坞，绕石崖之左，登其上。其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石擎空，四面壁立，而南突为岩，其下嵌入，崖顶平展如台。冈脊从北来环其后，断而复起，其断处亦环为峡，绕崖左右，而流泉潆之。种竹峡中，岚翠掩映，道从之登。昔玉麓构殿三楹在顶，塑佛未竟，止有空梁落燕泥也。已复下青莲阁，从阁侧南透崖下，其岩忽绷云罨幕，亭亭上覆，而下临复跫然无地。转其西，岩亦如之，第引水环流其前，而断北通之隘，致下岩与上台分为两截。余谓不若通北隘，断东路，使青莲阁中道，由前岩之下从西北转达于后峡，仍自后峡上崖台，庶渐入佳境，不分两岐也。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天气晴朗，秀色可挹。于是从青莲阁东边长满竹林的山坞，绕到石崖的左边，登到石崖上面。这座石崖高五六丈，大四丈，一块岩石高擎空中，四面像墙壁一样竖立，而南面前突成为高峻的石崖，石崖下方深嵌进去，石崖顶上平平地展开如同平台。冈脊从北边过来环绕在石崖后面，中断后重又隆起，那断开的地方也环绕成峡谷，围绕在石崖的左右，而流淌的泉水萦绕着石崖。峡中种了竹子，山岚翠竹掩映，道路从这里上登。从前马玉麓在石崖顶上建了三间佛殿，佛像没塑好，只有空荡荡的梁上落下燕窝泥来。不久再下到青莲阁，从青莲阁侧边向南钻到石崖下，这里的岩石忽然像绷紧的云层下覆的帷幕，高高地覆盖在上方，而下临之势也是局促没有余地。转到石崖西面，岩石也是如此，只不过引水环流在石崖前方，而且阻断了通到北边的隘口，导致下边的岩石与上面的平台分为两截。我认为，不如打通北面的隘口，阻断东边的路，使青莲阁中间

的路，经由前面的石崖之下从西北转到后面的峡谷，仍然从后面的峡谷上登到石崖上的平台，或许能够渐渐进入佳境，不必分为两条岔道走了。

既而太麓翁策杖携晨餐至。餐毕，余以天色渐霁，急于为石城游。太麓留探松坡石洞，余以归途期之。太麓曰："今日抵江边已晚，不必渡，可觅土官早龙江家投宿。彼自为登山指南。不然，其地皆彝寨，无可通语者。"余识之，遂行。乃西南下，至其庐侧，遂渡坞中南出之水，其西一里，上循西坡北向行。一里，转而披其西峡，半里，逾脊西下，一里，下至壑中。其处忽盘窝夹谷，自东北而透西南之门。路循其南坡西行，一里，涉峡中小水，同透门出，乃西南随坡下。三里，复盘坡西转，望见南坞中开，下始有田，有路从东南来合，即烂泥坝北来道也。坡西南麓，有数家倚坡南向，是为某某。仍下坡一里，从村左度小桥(1)。是坡左右俱有小水从北峡来，而村悬其中。又西北开一峡，其水较大，亦东来合之，会同南去，当亦与松坡水同出罗明者。由是望其西北而趋，一里，逾坡入之。又渡一东北来小水，即循北坡溯涧西北行。二里西下，渡坞中涧，复西北上涧西之山。又随其支峡入，二里，再上盘西突之坡。坡西有壑中盘，由壑之北崖半里，环陟其西脊，约三里，由脊西南下。半里，平行枯峡中，一里，有枯峡自北来合，横陟之，循北岭之坡西行。一里，其处峡分四岐：余来者自东，又一峡自北，又一峡自南，虽皆中枯，皆水所从来者；又一峡向西，则诸流所由下注之口。路当从西峡北坡上行，余见北来峡底有路入，遂溯之。二里，其中复环为一壑，闻水声淙淙，数家倚西坡而居，是为打郎(2)。入询居人，始知上江路在外峡之西，壑东北亦有路逾岭，此亦通府之道，独西北乃山之环脊，无通途也。乃随西山之半南向出，二里，盘西山之南嘴而西，其前有路自峡底来合，则东来正道也。于是倚北崖西行西峡之上，峡南盘壑屡开，而水仍西注；峡北西垂渐下，石骨迸出。行二里，时上午暑甚，余择荫卧石半晌，乃西北下坡。

【注释】

(1)从村左度小桥："左"，徐本、"四库"本作"右"。

(2)打郎：今名同，又作打狼。

【译文】

既而太麓翁拄着手杖带来早餐。用餐完毕，我因为天色渐渐转晴，急着去游石城。马太麓挽留我去游松坡的石洞，我与他约定归途时去游。马太麓说："今天到达江边已经天晚，不必渡江，可以去找土官早龙江家投宿。他自然会成为登山的指南。不然，那地方都是彝人的村寨，没有可以通汉语的人。"我记下了他的话，便上了路。于是向西南下山，来到他的屋子侧边，就渡过山坞中往南流出来的溪水，从这里向西一里，上去沿着西面的山坡向北行。一里，转向穿过这里西面的峡谷，半里，翻越山脊向西下走。一里，下到壑谷中，此处山窝忽然盘绕成夹谷，自东北穿出西南的谷口。道路沿着这里南面的山坡往西行，一里，涉过峡中的小溪，一同穿过谷口出去，就向西南顺着山坡下行。三里，又绕着山坡向西转，望见南面的山坞中间开阔，下面开始有水田，有条路从东南方过来会合，就是烂泥坝通到北面来的路了。山坡的西南麓，有几家人背靠山坡面向南，这是某某村。仍然下坡一里，从村子左边走过小桥。这条山坡左右都有小溪从北面的峡中流来，而村子悬在两条溪流中间。西北方又裂开一条峡谷，峡中的水较大，也向东流来与两条小溪合流，合流后一同往南流去，应当也是与松坡的水一同流到罗明坝的水流，由此地望着峡谷向西北方赶去，一里，越过山坡进入峡谷。又渡过一条东北流来的小溪，立即沿着北面的山坡溯山涧往西北行，二里后向西下行，渡过山坞中的山涧，又往西北上登山涧西边的山。又顺着这里分支的峡谷进去，二里，再上走绕过向西突的山坡。山坡西面有条壑谷盘绕在山中，经由壑谷北面的山崖走半里，环绕着上登山崖西边的山脊，大约三里，由山脊上向西南下走。半里，平缓行走在干枯的峡谷中，一里，有条干枯的峡谷从北面来会合，横向涉过峡谷，沿着北岭的山坡

往西行。一里，此处峡谷分为四岔：我走来的自东边来，又一条峡谷来自北边，又一条峡谷来自南边，峡中虽然都是干枯的，都是山水流来的地方；又一条峡谷通向西去，却是各处的流水经由下泄的水口，路应该从西面峡谷的北坡上行，我看见北边来的峡谷底有路进去，就逆着这条峡谷进去。二里，峡中又环绕成一个壑谷，听见水声淙淙流淌，几家人紧靠西面的山坡居住，这是打郎。进村询问居民，才知道去上江的路在峡谷外边的西面，壑谷东北方也有路翻越山岭，这也是通往府中的路，唯独西北方是环绕的山脊，没有通途。于是沿着西山的半山腰向南出来，二里，绕着西山南面的山嘴往西行，山嘴前方有条路从峡底过来会合，就是东面来的正道了。从这里靠着北面的山崖向西行走在西面峡谷的上方，峡谷南边屡次有盘绕的壑谷敞开，而水仍然是往西流淌；峡谷北面渐渐向西下垂，骨状的岩石迸裂出来。前行二里，此时上午十分炎热，我选择了树荫在岩石上躺了半晌，这才向西北下坡。

半里，有涧自东来，其水淙淙成流，越之，仍倚北坡西北行。二里，饭于坡间。又西北二里，越冈西下，其间坑堑旁午，陂陀间错，木树森罗。二里，路岐为两，一西南，一西北。余未知所从，从西北者。已而后一人至，曰："西南为猛赖渡江径道(1)，此西北道乃曲而从猛淋者。"余欲转，其人曰："既来一里，不必转，即从猛淋往可也(2)。"乃西北随峡稍下。二里余，有聚落倚南坡，临北壑，是为猛淋。此乃打郎西山，南下西转，掉尾而北，环为此壑。其壑北向颇豁，遥望有巨山在北，横亘西下，此北冲后山，夹溪西行，而尽于猛赖溪北王尚书寨岭者也。壑中水当北下北冲西溪。其人指余从猛淋村后西南逾岭行。一里，陟岭头，逾而南下，遂失路。下一里，其路自西来合，遂稍东下，度一小桥，乃转西南越坡。二里，则坡南大涧自东而西向注，有路亦自涧北西来，其路则沿坡而上，余所由路则坠崖而下，于是合而西向。半里，沿崖半线路行。其崖峭石凌空，下临绝壑，其下奔流破峡，倒影无地，而路缘其间，嵌壁而行。西南半里，稍下离崖足，回眺北崖上插，犹如层城叠障也。又西二里余，从崖足

盘西南突嘴，半里，始见上江南坞，其峡大开，中嵌为平畴，只见峡底而不见江流。有溪自西山东南横界平畴中，直抵东山之麓，而余所循之溪，亦西南注之。峡口波光，四围荡漾，其处不审即峡溪所汇，抑上江之曲。余又疑东南横界之流即为上江，然其势甚小，不足以当之。方疑而未定，逾突嘴而西，又半里，转而北，随北峡下一里，从北峡西转，始见上江北坞，虽平畴较小于南坞，而北来江流盘折其中，东峡又有溪西向入之。其南流虽大，而江流循东山之麓，为东山亏蔽，惟当峡口仅露一斑，不若此之全体俱现也。又西向者一里，有十余家倚南山北向而居，其前即东峡所出溪西南环之。问上江渡何在，村人指在其西北。问早土官何在，在其西南二里。乃北渡其溪。溪水颇大，而其上无桥，仅横一木，平于水面，两接而渡之，而木为水激，撼摇不定，而水时踊跃其上。虽跣足而涉，而足下不能自主，危甚。于是上西坡，南向随流行塍间，一里，稍折而西南，又一里，入早氏之庐，已暮。始在其外室，甚陋，既乃延入中堂，主人始出揖，犹以红布缠首者。讯余所从来，余以马氏对。曰："元康与我厚，何不以一柬相示？"余出元康诗示之，其人乃去缠首，易巾服而出，再揖，遂具晚餐，而卧其中堂。

【注释】

(1)猛赖：今名同，亦作勐来，又称大门坎，勐来溪从东往西在勐来汇入怒江。打郎、猛淋、猛赖三地皆在保山市隆阳区北境、怒江东岸，依次从南往北斜列。

(2)猛淋：今作勐林。

【译文】

半里，有条山涧从东边流来，涧水淙淙成流，越过山涧，就靠着北面的山坡往西北行。二里，在坡上吃饭。又向西北二里，越过山冈向西下行，这其中坑谷堑沟交错纵横，山坡错杂相间，树木森然罗列。二里，路岔为两条，一条通向西南，一条通向西北。我不知从哪

条路走，就从通向西北的路走。不久后边一个人来到，说：“西南方是去猛赖渡江的直路，这条往西北去的路是绕道从猛淋走的路。”我想转身走，那人说：“既然过来一里路，不必转回去，可以就从猛淋前去了。”于是向西北顺着峡谷渐渐下走。二里多，有个聚落背靠南面的山坡，面临北边的壑谷，这里是猛淋。此地是打郎的西山，往南下延后向西转，向北掉转尾部，环绕成这个壑谷。这个壑谷面向北方相当开阔，遥望过去有巨大的山峰横亘在北边，往西下延，这是北冲的后山，夹住溪流向西延伸，而后在猛赖溪北边王尚书寨所在的山岭到了尽头。壑谷中的水应该是往北下流进北冲的西溪。那人指引我从猛淋村后向西南翻越山岭走。一里，登上岭头，越过后往南下走，就没有了路。下走一里，那条路从西边过来会合，就稍向东下走，走过一座小桥，于是转向西南翻越山坡。二里，就见山坡南面有条大山涧自东向西流淌，有条路也从山涧北边往西过来，那条路是沿着山坡往上走，我所经由的路则是坠下山崖，在这里会合后向西走。半里，沿着山崖半中腰线一样的路前行。这里的山崖峭石凌空，下临绝深的壑谷，脚下奔腾的溪流冲破峡谷，只见倒影不见地，而路沿着山崖中间，嵌在绝壁上前行。向西南半里，渐渐下走离开石崖脚，回头眺望，北边的石崖上插，犹如层层叠叠的城墙阻隔着。又向西二里多，从石崖脚下绕过向西南突的山嘴，半里，才看见上江南面的山坞，这里的山峡非常开阔，中间下嵌成为平旷的田野，只看得见峡底却看不见江流。有条溪流从西山流向东南横隔在平旷的田野中，一直流到东山的山麓，而我沿着走的溪水，也是向西南流入那条溪流。峡口波光粼粼，在四周荡漾，这地方不清楚是峡中的溪流汇积成的，还是上江的弯曲之处。我又怀疑东南方横隔着的溪流就是上江，然而它的水势非常小，不足以充当上江。正在疑惑未定时，翻越前突的山嘴往西行，又行半里，转向北，沿山嘴北面的峡谷下行一里，从北面的峡谷中向西转，才看见上江北面的山坞，虽然平旷的田野比南面的山坞要小些，可北面流来的江流盘绕曲折在山坞中，东面的峡谷中又有溪水向西流入江中。那向南的江流虽然很大，但江流压在东山的山麓流淌，被东山遮住了，只在峡口露出一点斑点，不如在此地整体都显现

出来了。又向西行一里，有十多家人背靠南山面向北居住，村前就是东面峡谷中流出来的溪水在西南方环绕着村庄。打听上江的渡口在哪里，村里人指点在村子的西北。询问早土官在哪里，说在村子西南二里处，于是向北渡过这条溪流。溪流水势很大，可溪流上没有桥，仅横放着一根木头，平架在水面上，两段连接渡过溪流，但木头被水冲激，摇撼不定，而且溪水不时腾涌跃过木头上方。虽是赤脚涉过去，但脚下不能自主，危险极了。于是上登西面的山坡，向南顺着溪流前行在田野间，一里，稍稍折向西南，又行一里，进入早家的屋子中，已经天黑。最初在他家的外室，非常简陋，继而延请进入中间的堂屋，主人这才出来作揖行礼，仍然还是用红布缠头的人。讯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回答从马家来。他说："马元康与我交情深厚，为何不拿出一封柬帖来给我看看？"我拿出马元康的诗来给他看，那人才去掉缠头布，换成方巾儒服出来，再次作揖行礼，于是准备了晚餐，而后就睡在他家中间的堂屋里。

此地为猛赖，乃上江东岸之中(1)。其脉由北冲西溪北界之山，西突为王尚书营者，下坠坞中为平畴，南衍至此，上江之流西潆之，北冲西溪东夹之，而当其交会之中。溪南即所下之岭，自猛淋南夹溪南下，峙为下流之龙砂，而王尚书营岭即其本支，而又为上流之虎砂也。上江之东，尚称为"寨"，二十八寨皆土酋官舍。江以西是为十五喧，"喧"者，取喧聚之义，谓众之所集也。惟此地有此称(2)。其人皆彝(3)，栏居窟处，与粤西彝地相似。而早龙江乃居中而辖之者。

【注释】

(1)上江：明代云南境内怒江的一部分又有上江、下江之分。以怒江坝起算，上江在北，下江在南。今泸水县南隅设有上江乡，保山市隆阳区西北隅的一段狭长的怒江河谷今仍称上江坝。

(2)"江以西"句：《天启滇志·土司官氏》：保山县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诸夷有大僰、蒲人、峨昌，其酋长或以百夫长称，或以千夫长称，或以实授百户称，皆奉命令，服徭役，第性勇悍，不能骤格，又为市侩所诱，渐习奸伪耳。十五喧名，《天启滇志》录有敢顶喧、旱纳喧、古里喧、荡习喧、蛮

云喧、西牙喧、蛮冈喧、空广喧、喇伦喧、蛮养上喧、蛮养下喧、蛮宽喧、蛮场喧。光绪《永昌府志》补充崩戛喧、蛮雷喧，分敢顶喧为敢顶上、下喧，但无蛮场喧。

(3)其人皆彝：此“彝”泛指少数民族。十五喧二十八寨为多种民族的村寨杂处，每寨又为一种单一民族。按其土官姓氏，早氏土官多为阿昌族，罕氏、孟氏、线氏、刀氏多为傣族，莽氏多为布朗族。

【译文】

此地是猛赖，是上江东岸的中段，这里的山脉由北冲的西溪北面横隔着的山，往西前突成为王尚书营所在的山，下坠到山坞中成为平旷的田野，往南延展到此地；上江的江流在西面潆绕着这里，北冲的西溪在东面夹着这里，而这里正处在两条水流交会的中间地带；溪流南边就是我走下来的山岭，自猛淋南边夹住溪流往南下延，耸峙为溪流下游的龙砂，而王尚书营所在的山岭就是这条山脉的主脉，而且又成为溪流上游的虎砂了。上江的东面，还称为“寨”，二十八寨都有土人首领的官邸。江以东那是十五喧，“喧”这个字，选取喧闹聚集的意思，是说人口众多聚集的地方。只有此地有这个名称。这里的人都是少数民族，居住在竹楼洞穴中，与广西的少数民族地区相似。而早龙江是居住在中部管辖十五喧的人。

十一日　晨起，早龙江具饭，且言：“江外土人，质野不驯，见人辄避。君欲游石城，其山在西北崇峡之上，路由蛮边入。蛮边亦余所辖，当奉一檄(1)，令其火头供应除道，拨寨夫引至其处，不然，一时无栖托之所也。”余谢之。龙江复引余出庐前旷处，指点而言曰：“东北一峰特耸，西临江左者，为王尚书驻营之峰。西北重峡之下，一冈东突江右者，是为蛮边，昔麓川叛酋思任踞为巢。其后重崖上，是为石城，思酋恃以为险，与王尚书夹江相拒者也。此地昔为战场，为贼窟。今藉天子威灵，民安地静，物产丰盈，盛于他所。他处方苦旱，而此地之雨不绝；他处甫插莳，而此中之新谷已登；他处多盗贼，而此中夜不闭户。敢谓穷边非乐土乎！第无高人至此，而今得之，岂非山川之幸！”余谢不敢当。时新谷、新花，一时并出，而晚稻香风，盈川被陇，真边境之休风，而或指以为瘴，亦此地之常耳。

【注释】

(1)檄(xí)：用于征召、晓谕的文书。

【译文】

十一日　早晨起床，早龙江准备了早饭，并说："江外的土人，质朴粗野，不驯顺，见人就躲避。您要去游石城，那座山在西北的高峡之上，道路经由蛮边进去。蛮边也是我管辖的地方，当奉送一道檄文，命令那里的火头供应所需，清除道路，调拨寨子中的夫役领路去到那个地方，要不然，一时之间没有栖身的场所了。"我谢过他。早龙江又领我出到房子前的空旷处，指点着讲说："东北方的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在西边面临江左岸的，是王尚书驻扎兵营的山峰。西北方重重山峡之下，一座山冈往东前突到江右岸的，那是蛮边，从前麓川叛逆的酋长思任盘踞作为巢穴。山冈后面重重山崖上面，那是石城，是姓思的贼首据为天险，与王尚书夹住江流互相抗拒的地方。此地从前是战场，是贼窟。今天凭借天子的威严神灵，百姓安居，物产丰富，比其他地方兴盛。其他地方正苦于干旱，而此地的雨水不断；其他地方刚刚插秧，而这一带的新谷已经成熟；其他地方盗贼很多，而这一带夜不闭户。敢说闭塞的边疆不是乐土吗？但只是没有高人来到此地，而今天得到了您，难道不是这一片山川的幸运？"我辞谢不敢当。当时新稻谷、新稻花，一时之间一齐长出来，而晚稻的香风，充盈笼罩在平川田野中，真正是边境的优美风光，但有人指摘为是瘴疠盛行的地方，这也是此地的常事罢了。

既饭，龙江欲侍行，余固辞之，期返途再晤，乃以其檄往。出门，即溯江东岸北行。二里，时渡舟在西岸，余坐东涯树下待之，半晌东来，乃受之。溯流稍北，又受驼骑，此自北冲西来者。渡舟为龙江之弟龙川所管，只驼骑各畀之钱，而罄身之渡(1)，无畀钱者。时龙川居江岸，西与蛮边之路隔一东下小溪。渡夫谓余，自蛮边回，必向溪南一晤龙川。余许之。乃从小溪北岸登涯，即西北行，于是涉上江

之西矣。此十五喧之中也，循西山北二日为崩戛(2)，南二日为八湾。崩戛北为红毛野人。八湾南为潞江安抚司。昔时造桥，西逾山心，出壶瓶口，至腾阳道，尚在其南下流二十里。其天生石崖可就为桥址者，又在其下。昔众议就崖建桥，孙郡尊已同马元中辈亲至而相度之(3)。后徐别驾及腾越督造卫官，以私意建桥于石崖北沙嘴之冲，旋为水摧去，桥竟不成。此江王靖远与思任夹江对垒，相持不得渡。王命多缚筏。一夕缚羊于鼓，缚炬于筏，放之蔽江南下。思酋见之，以为筏且由下流渡，竟从西岸趋下流，而王师从上流济矣，遂克之。今东岸之罗明，乃其缚松明寨，罗鼓乃其造鼓寨也。

【注释】

(1)罄(qìng)身：只身不带其他东西。

(2)崩戛：今作丙贡，在泸水县南隅。

(3)郡尊：对知府的敬称。

【译文】

饭后，早龙江要陪同我上路，我坚决辞谢了他，约定返回途中再次会面，这才拿着他给的檄文动身。出门后，就沿着江的东岸往北走。二里，这时渡船在江西岸，我坐在东岸树下等船，半晌来到东岸，船就上了人。逆流稍往北走，又装载了驮东西的马匹，这是从北冲往西来的马帮。渡船是早龙江的弟弟早龙川管辖的，只有驮东西的马匹每匹交给他钱，但空身渡江的人，没有人交钱。这时早龙川住在江岸上，西边与通往蛮边的路隔着一条向东下流的小溪。摆渡的船夫告诉我，从蛮边回来，必须去溪流南边与早龙川见一次面。我答应了他。于是从小溪的北岸登上江岸，立即往西北行，从这里起就跋涉在上江的西面了。此地是十五喧的中部地带，沿着西山向北走两天是崩戛，往南走两天是八湾。崩戛以北是红毛野人。八湾以南是潞江安抚司。昔日造有桥，向西越过山心，通出壶瓶口，到腾越州南部的通道，还在这里南面下游二十里处。那天生的石崖可以就势作为桥基的地方，又在它的下游。从前众人商议就着石崖建桥，孙知府已经会同马元中一帮人亲自前来考察地形。后来徐别驾以及来腾越州督造的卫官，凭私人的意思在石崖北面沙嘴的冲要

之处建桥，不久被江水摧毁冲走，桥始终没有建成。这条江，靖远侯王骥与思任夹住江流对垒，互相坚守不能渡江。王骥命令多扎一些木筏。一天夜里把羊绑在鼓上，把火把捆在木筏上，放木筏布满江面往南下漂。姓思的贼首见此，以为木筏将要从下游渡江，争着从西岸赶到下游去，可王骥的军队却从上游渡江了，便战胜了思任。今天东岸的罗明坝，是王骥捆松明火把的营寨，罗鼓寨是王骥造鼓的营寨。

西北三里，有溪自西峡出，北渡之。半里，有聚落倚坡东向罗列，是为蛮边(1)。按《志》，十五喧无蛮边之名，想即所谓中冈也。闪太史亦有庄在焉。觅火头不见。其妻持檄觅一僧读之，延余坐竹栏上而具餐焉(2)。其僧即石城下层中台寺僧，结庵中台之上，各喧土人俱信服之，今为取木延匠，将开建大寺。此僧甫下山，与各喧火头议开建之事，言庵中无人，劝余姑停此，候其明日归，方可由庵觅石城也。余从之，坐栏上作纪。下午浴于涧。复登栏，观火头家烹小豚祭先。令一人从外望，一人从内呼。问："可来？"曰："来了。"如是者数十次。以布曳路间，度入瓮而酌之饭之，劝亦如生人。薄暮，其子以酒肉来献，乃火酒也。酌于栏上，风雨忽来，虽栏无所蔽，而川中蕴热，即就栏而卧，不暇移就其室也。"火头"者，一喧之主也，即中土保长、里长之类。

【注释】

(1)蛮边：在保山市隆阳区西北隅，怒江西岸，今小永附近的黑山河以北。

(2)"延余"句：此即古代所称的"干阑"，即今傣族的竹楼。墙壁、楼板全用竹子。人住楼上，火塘也在楼上，登梯而上，楼边还有阳台，楼下则养牲畜。

【译文】

向西北三里，有溪水自西面的峡中流出来，向北渡过溪流。半里，有个聚落背靠山坡向东分布，这是蛮边。根据志书，十五喧中没有蛮边的名字，猜想就是所谓的中冈了。闪太史也有庄园在这里。找火头不见人影。他的妻子拿着檄文找来一个僧人读了，把我引入竹楼上坐下后就去做饭。那个僧人就是石城下层中台寺的和尚，在中台之上建了寺庵，各

喧的土人全都信服他，今天是为了取木料请工匠来此地，将开始修建大寺院。这个僧人刚下山，就与各喧的火头商议开工建寺的事情，他说庵中无人，劝我暂且留在这里，等他明天回山，才可以经由寺庵去找石城。我听从了他，坐在竹楼上写日记。下午在山涧中洗澡。再登上竹楼，观看火头家煮小猪祭祀祖先。让一个人在外面望着，一个人在楼内高呼。问道："可来了？"回答说："来了。"像这样子几十次。用布拖在地上，把祖先魂灵引入神龛中，再给他饮酒吃饭，劝吃劝喝也同活人一样。傍晚，火头的儿子拿酒肉来敬献，是火酒。在竹楼上饮酒，风雨忽然来临，虽然竹楼中没有东西遮蔽，但平川中郁闷炎热，便就在竹楼中躺下，顾不上搬到他的屋中去了。"火头"这种人，是一个喧的主人，就是中原地区的保长、里长一类的人。

十二日　火头具饭，延一旧土官同餐。其人九十七岁矣，以年高，后改于早龙江者。喧中人皆言，其人质直而不害人，为土官最久，曾不作一风波，有馈之者，千钱之外辄不受。当道屡物色之，终莫得其过迹。喧人感念之，共宰一牛，卖为赡老之资。既饭，以一人引余往中台寺。余欲其人竟引探石城，不必由中台。其人言："喧中人俱不识石城路，惟中台僧能识之；且路必由中台往，无他道也。"余不信，复还遍征之喧中，其言合，遂与同向中台。

【译文】

十二日　火头准备好饭，请来一个旧土官一同进餐。那人九十七岁了，因为年纪大，后来改任早龙江为土官。喧中的人都说，这个人质朴正直而且不会害人，任土官时间最长，从不曾招惹一次是非，有送他钱的，一千文钱以上便不接受。当权者屡次罗织他的罪名，始终没法找到他犯过失的痕迹。喧中的人感激怀念他，共同宰了一头牛，卖了作为他养老的资金。饭后，派一个人领我去中台寺。我想要那个人直接领我去探石城，不必经由中台寺。那人说："喧中的人都不认识去石城的路，只有中台寺的僧人能够认识这条路；并且道路必须经由中台寺前去，没有别的路了。"我不相信，又返回来问遍喧中的

人，他们说的一致，便与他一同走向中台寺。

由村北溯溪西向入，二里，过上蛮边，渐入峡。又西一里余，涉一水沟，遂临南涧倚北坡而行。又里余，则北坡稍开，有岐北去。又西逾坡，过一水塘，北下峡中。共二里，有溪自北峡来，架木为桥，西度之。桥之南，又有溪自南峡西来，与桥水合，迸而出于蛮边南大溪者。既度桥西，即北向上坡。其坡峻甚，且泞甚，陷淖不能举足，因其中林木深阏，牛畜蹂践，遂成淖土，攀陟甚难。二里，就小径行丛木中。三里，复与大路合，峻与泞愈甚。又北上一里，折而西南上峡中。一里，南逾其冈，则中台东下之脊也，始见有茅庵当西崖之下，其崖矗然壁立于后，上参霄汉，其上盖即石城云。乃入庵。

【译文】

由村北溯溪流向西进去，二里，路过上蛮边，渐渐走入山峡。又向西一里多，涉过一条水沟，就面临南边的山涧紧靠北面的山坡前行。又是一里多，就见北面的山坡稍微敞开，有条岔路向北去。又往西翻越山坡，经过一个水塘，往北下到峡中。共行二里，有条溪水自北面的峡中流来，架有木头作为桥，向西过桥。桥的南面，又有溪水自南面的峡中向西流来，与桥下的溪水合流，奔流而出，流到蛮边南面的大溪中。过到桥西后，立即向北上坡。这条坡陡峻极了，并且十分泥泞，陷在泥淖中不能抬脚，因为这其中林木幽深密蔽，牛群牲畜蹂躏践踏，便成了泥淖，攀登十分艰难。二里，走上小径前行在丛林中。三里，又与大路会合，陡峻与泥泞愈加厉害。又向北上登一里，折向西南上到峡中。一里，往南越过这里的山冈，就是中台寺往东下延的山脊了，这才见到有座茅草庵在西面的山崖之下，那座山崖岿然矗立在后面，向上耸入云霄，那上边大概就是石城了。于是进入庵中。

庵东向，乃覆茅为之者，其前积木甚巨，一匠工斫之为殿材(1)。昨所晤老僧号沧海，四川人。已先至，即为余具饭。余告以欲登石城，

僧曰："必俟明日，今已无及矣。此路惟僧能导之，即喧中人亦不能知也。"余始信喧人之言不谬，遂停其茅中。此寺虽称中台，实登山第一坪也。石城之顶，横峙于后者，为第二层。其后又环一峡，又矗而上，即雪山大脊之东突，是为第三重。自第一坪而上，皆危嶂深木，蒙翳悬阻，曾无人迹。惟此老僧昔尝同一徒，持斧秉炬，探历四五日，于上二层各斫木数十株，相基卜址，欲结茅于上，以去人境太远，乃还栖下层。今喧人归依(2)，渐有展拓矣。

【注释】

(1)斫(zhuó)：砍削。

(2)归依：又作"皈依"。对佛教表示归顺依附，信仰而且崇拜，称为归依。

【译文】

寺庵面向东，是茅草盖成的房屋，庵前堆积着的木料非常巨大，一个工匠在砍斫木头作为佛殿的材料。昨天见面的老和尚法号叫沧海，是四川省人。已经先到达，马上为我准备中饭。我告诉他想去登石城，和尚说："必须等到明天，今天已经来不及了。这条路只有和尚能够领路，即使是喧中的人也不能知道这条路。"我这才相信喧中人的话不假，就停在他的茅庵中。这座寺虽然称为中台，实际上是登山第一层平地。石城的山顶，横向耸峙在后方的，是第二层。石城后面又环绕着一条峡谷，又高耸而上，就是雪山的大山脊东突之处，那是第三层。从第一层平地上去，全是高险的山峰幽深的林木，密蔽悬阻，从来没有人迹。只有这个老和尚从前曾经同一个徒弟，拿着斧子举着火把，经历了四五天的探寻，在上面两层各砍了几十棵树，观测选择基址，想在上面建茅庵，由于离有人的地方太远，只好返回来住在下层。今天喧中的人皈依佛门后，渐渐有所拓展了。

十三日　僧沧海具饭，即执殳前驱。余与顾仆亦曳杖从之。从坪冈右腋仆树上，度而入。其树长二十余丈，大合抱，横架崖壁下，其两旁皆丛篝

纠藤，不可着足，其下坎坷蒙蔽，无路可通，不得不假道于树也。过树，沿西崖石脚，南向披丛棘，头不戴天，足不践地，如蛇游伏莽，狨过断枝(1)，惟随老僧，僧攀亦攀，僧挂亦挂，僧匍匐亦匍匐。二里，过崇崖之下。又南越一冈，又东南下涉一箐，共里余，乃南上坡，践积茅而横陟之。其茅倒者厚尺余，竖者高丈余，亦仰不辨天，俯不辨地。又里余，出南冈之上。此冈下临南峡，东向垂支而下，有微径自南峡之底，西向循冈而上，于是始得路。随之上蹑，其上甚峻，盖石城屏立，此其东南之趺，南峡又环其外，惟一线悬崖峡之间。遂从攀跻西向上者五里，乃折而北上。一里，西北陟坎坷之石，半里，抵石城南垂之足。乃知此山非环转之城，其山则从其后雪山之脊，东度南折，中兜一峡，南嵌而下，至此南垂之足，乃峡中之门也。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2)，特耸而上，至此南垂之足，则承趺之座也。峡则围三缺一，屏则界一为二，皆不可谓之城。然峡之杳渺障于内，屏之突兀临于外，此南垂屏峡之交，正如黄河、华岳，凑扼潼关，不可不谓险之极也。从南垂足盘其东麓而北，为崖前壁，正临台庵之上。壁间有洞，亦东向，嵌高深间，登之缥缈云端，凭临琼阁，所少者石髓无停穴耳。盘其西麓而北，为崖后壁，正环坠峡之东。削垒上压，渊堑下蟠，万木森空，藤蘚交拥，幽峭之甚。循崖北行一里，路分为二：一东北上，为蹑崖顶者；一西北，为盘峡坳者。乃先从峡。半里，涉其底，底亦甚平，森木皆浮空结翠，丝日不容下坠。山上多扶留藤，所谓篓子也，此处尤巨而长，有长六丈者。又有一树径尺，细芽如毛，密缀皮外无毫隙。当其中有木龙焉，乃一巨树也。其下体形扁，纵三尺，横尺五。自地而上，高二尺五寸，即半摧半茂。摧者在西北，止存下节；茂者在东南，耸干而起。其干正圆，围如下体之半，而高不啻十余丈。其所存下节并附之，其圆亦如耸干，得下体之半，而其中皆空。外肤之围抱而附于耸干者，其厚止寸余，中环空腹如桶(3)，而水盈焉。桶中之水，深二尺余，盖下将及于地，而上低于外肤之边者，一寸有五，其水不甚清，想即树之沥也。中有蝌蚪跃跳，杓水而干之则不见。然底无旁穴，不旋踵而水仍满，亦不见所自来，及满至肤边下寸五，辄止不溢，若有所限之者，此又何耶？其树一名溪母树，又名水冬

瓜，言其多水也。土人言，有心气痛者，至此饮之辄愈。老僧前以砍木相基至，亦即此水为餐而食。树之北，有平冈自西而东，属于石崖之峰。即度冈之北，有洼汇水，为马鹿潭，言马鹿所栖饮者。洼之北，则两崖对束如门，潭水所从泄也。循冈西上半里，西大山之麓有坡一方，巨木交枕，云日披空，即老僧昔来所砍而欲卜之为基者，寄宿之茅，尚在其侧。由此西上，可登上台，而路愈蔽，乃返由前岐东北蹑崖，半里而凌其上。南瞰下台之龛庵，如井底寸人豆马，蠕蠕下动，此庵遂成一画幅。其顶正如堵墙，南北虽遥而阔皆丈余，上下虽悬而址皆直立。由其上东瞰上江如一线，而东界极北之曹涧，极南之牛角关，可一睫而尽；惟西界之南北，为本支所掩，不能尽崩戛、八湾之境也；西眺雪山大脊，可以平揖而问，第深峡中嵌，不能竟陟耳。乃以老僧饭踞崖脊而餐之，仍由旧径下趋中台庵。未至而雨，为密树所翳不觉也。既至而大雨。僧复具饭。下午雨止，遂别僧下山，宿于蛮边火头家，以烧鱼供火酒而卧。

【注释】

(1)狨(róng)：金丝猴。

(2)其崖则从南折之脊，横列一屏：徐本作“其南崖之脊，折而横列一屏。”

(3)中环空腹如桶：原脱“空”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译文】

十三日　沧海和尚准备好饭，立即拿着刀斧在前边引路。我与顾仆也拖着拐杖跟着他走。从平地山冈右侧倒卧的树干上，横越进去。这棵树长二十多丈，大处有一抱粗，横架在崖壁下，树的两旁都是成丛的竹林和纠缠在一起的藤蔓，不能落脚，树的下方坎坷不平草木蒙蔽，不得不从树干上借路走了。走过树干后，沿着西面的石崖脚下，向南分开成丛的荆棘，头上顶不着天，脚下踩不着地，像蛇一样伏在草莽中游走，如金丝猴一般跃过折断的树枝，唯有跟随着老和尚，和尚攀登我也攀登，和尚悬挂我也悬挂，和尚趴下我也趴下。二里，走过高高的悬崖之下。又向南越过

一座山冈，又往东南下走涉过一条山箐，共一里多，才向南上坡，踩着堆积的茅草横向登坡。这里的茅草，倒伏的厚一尺多，竖直的高一丈多，也是抬头不辨天日，俯身看不清地面。又行一里多，出到南面的山冈之上。这座山冈下临南面的峡谷，余脉向东下垂，有条小径从南面的峡底，向西沿着山冈上走，在这里才找到路。顺着小径上登，那上走的路非常陡峻，大体上石城像屏风样矗立，此地是屏风东南方的石座子，南面的峡谷又环绕在它的外层，只有一条线悬在石崖与峡谷之间。于是跟随他向西攀登上走五里，便折向北上登。一里，向西北爬过坎坷的岩石，半里，抵达石城南垂的山脚下。这才知道这座山不是环绕的城，这里的山势是从石城后面雪山的山脊，往东延伸后折向南，中间兜成一条峡谷，往南下嵌，延到此处南垂的山脚下，是进入峡中的门户。那山崖则是从向南折的山脊，横向排列成一座屏风，独自高耸向上，延到此处南垂的山脚下，就成了承受石碑的石座了。峡谷是围着三面缺开一面，屏风则是把一条山脉隔成两段，都不能称之为城。不过杳渺的峡谷阻隔在内，突兀的屏风高临于外，此地是山脉南垂屏风与峡谷相交之处，正像黄河、华山，凑在一起扼住潼关，不能不说是险要之极了。从南垂的山脚下绕着石城的东麓往北走，是悬崖的前壁，正下临中台寺之上。石壁上有个洞，也是面向东，嵌在高高的深崖间，登上洞后缥缈在云端，凭临在琼玉楼阁中，所缺少的是洞中没有积留的钟乳石罢了。绕着石城的西麓往北走，是悬崖的后壁，正在环绕深坠的峡谷东面，陡削的石壁压在上方，渊深的堑谷蟠曲在下方，万木森森竖在空中，藤蔓苔藓交缠围抱，幽深峭拔到了极点。沿着石崖往北行一里，路分为两条：一条向东北上走，是上登崖顶的路，一条通向西北，是绕进峡谷山坳的路。于是先从峡中走。半里，涉过峡底，峡底也十分平坦，森森的林木都浮在空中结成翡翠，不容一丝阳光下射。山上有很多扶留藤，就是所谓的篓子了，此处的尤其巨大修长，有长达六丈的。又有一种树直径一尺，细芽像毛一样，浓密地连缀在树皮外没有丝毫空隙。在树林中有条木龙，原来是一棵巨大的树啊。树干的下半截形状是扁的，长三尺，横处有一尺五。从地面往上，高二尺五寸，有一半折断一半枝叶茂盛。折断的在西北面，只存留着下半截；枝叶茂

盛的在东南面，树干高耸而起。上面的树干是正圆形，外围如下半截的一半，可高处不止十多丈。那存留着的下半截并排附着在高耸的树干上，它也和高耸的树干一样圆，占了下半截树干的一半，，但树干中全是空的。外边的树皮围抱附着在高耸的树干上的，树皮的厚度只有一寸多点，中间是圆形的空腹如水桶一样，而水充盈在树干中。桶中的水，深二尺多，大概下边将要到达地面，而上边低于外层树皮的边缘之处，有一寸五分，树干中的水不怎么请，想来是树上的滴水。水中有蝌蚪跳跃，舀干水后蝌蚪就不见了。然而底下没有别的洞穴，来不及转身水就仍然溢满了，也不见水从哪里来，等满到树皮边缘下边一寸五处，就停止不再溢出，好像有什么东西限制着水，这又是为什么呢？这种树一个名字叫溪母树，又叫水冬瓜，是说这种树多水。当地人说，有心痛病的人，到此处饮水后就会痊愈。老和尚从前因为砍树选择寺基来过，也就是用这个水做饭吃的。树的北面，有平缓的山冈自西向东延伸，连接到石崖所在的山峰。就在延伸的山冈的北面，有洼地积水，是马鹿塘，是说那是马鹿栖息饮水的场所。洼地的北面，是两座石崖对面紧束如门一样，塘中的水从那里外泄。沿着山冈往西上走半里，西面大山的山麓有一片山坡，巨树交错地倒在地上，白云红日披拂在空中，就是老和尚昔日来砍树想选为基址的地方，寄宿的茅屋，还在那片倒卧的大树的侧边。由此处向西上走，可以登到上台，但路更加隐蔽了，只得返回来经由前边的岔路向东北攀登悬崖，半里后登到悬崖顶上。向南俯瞰下台的佛龛寺庵，如同井底一寸高的人、豆大的马，在下方蠕蠕而动，这中台庵便成了一幅画。石城顶上正像一堵城墙，南边虽长一些但宽处都是一丈多，上下虽然悬绝但崖脚都是笔直竖立的。由顶上向东俯瞰，上江如一条线，而东境极北的曹涧，极南的牛角关，可以一眼望尽；只有西面的南北两端，被本山的支脉挡住，不能尽览崩戛、八湾那些地方了；向西眺望雪山的大山脊，可以平视作揖问候，只是深峡嵌在中间，不能径直攀登罢了。于是拿出老和尚带来的饭盘腿坐在悬崖脊上用餐，仍然经由原来的小径下山赶回中台庵。没到就下雨，被浓密的树林遮蔽着不觉得。到庵中后下大雨。和尚又准备了饭。下午雨停，就辞别僧人下山，住宿在蛮边的火头家中，等他们拿

来烧鱼献上火酒吃后睡下。

十四日　从蛮边饭而行。仍从旧路东南一里，宜东下，误循大路倚西山南行。二里，望渡处已在东北，乃转一里，得东下之路，遂涉坑从田塍东行。一里，至早龙川家，即龙江之弟，分居于此，以主此渡者。时渡舟尚在江东岸，龙川迎坐以待之，其妻女即织纴于旁。出火酒糟生肉以供。余但饮酒而已，不能啖生也。雨忽作忽止，上午舟乃西过。又候舟人饭，当午乃发，雨大作。同渡者言，猛赖东溪水暴涨，横木沉水底，不能着足；徒涉之，水且及胸，过之甚难。余初以路资空乏，拟仍宿早龙江家，一日而至松坡，二日而至玛瑙山，皆可无烦杖头，即取所寄水帘石树归。今闻此，知溪既难涉，且由溪北岸溯流而入，由北冲逾岭，既免徒涉之险，更得分流之脊，于道里虽稍远，况今日尚可达歪瓦，则两日即抵郡，其行反速也。遂从渡口东向截坞望峡入，先由坞东行田塍间。一里，路为草拥，草为雨偃，几无从觅。幸一同渡者见余从此，亦来同行，令之前驱。半里，遂及峡口，循峡北突峰南麓东向入，溪沸于下，甚汹涌。五里，峡自北来，有村在东山下，曰猛冈(1)。路挟西山北转上坡，五里，遂东盘东峰之南椒。又东十里，有峡自东南来，想即猛淋所从来之小径也。于是折而北上山坳，二里，闻犬声。又里余，山环谷合，中得一坪，四五家倚之南向而居，曰歪瓦，遂止而宿。

【注释】

(1)猛冈：应即十五喧之一的蛮冈，即今芒冈。傣语“芒”为寨，“冈”为中，意即中寨。今分为上芒冈、中芒冈、下芒冈三寨。

【译文】

十四日　从蛮边吃饭后上路。仍然从原路往西南行一里，应该向东下走，却错误地沿着大路紧靠西山往南行。二里，远望渡江处已在东北方，就转弯走一里，遇到向东下走的路，就涉过坑谷从田野中往东行，一里，来到早龙川家中，他就是早龙江的弟弟，分居住在此

地，是主管这个渡口的人。这时渡船还在江东岸，早龙川迎接坐下等船，他的妻子女儿就在旁边织布缝纫。拿出火酒与糟制生肉给我吃。我只是饮酒而已，不能吃生肉。雨突然下突然停的，上午船才过到西岸来。又等候船夫吃饭，正午才开船，雨势大作。一同渡江的人说，猛赖东溪的水暴涨，横架的木头沉入水底，不能落脚；徒步涉水，溪水将要没到胸口，走过溪水非常难。我起初因为缺乏路费，打算仍然住在早龙江家中，一天后到松坡，两天后到玛瑙山，都可以不必麻烦带路费，就便取回寄放的水帘洞石树回去。现在听到这话，知道溪水已经很难涉过去，并且由溪流北岸溯流进去，经由北冲越岭，既免去徒步涉水的危险，更能见到分水的山脊，就道路里程而言虽然稍远些，何况今天还可以到达歪瓦，那么两天就可以抵达府城，那路反而走得快了。于是从渡口向东横截山坞望着峡谷进去，先经由山坞往东行走在田野中。一里，路被草拥围着，草被雨压倒，几乎无法找到路。幸好一同渡江的人见我从这里走，也过来一同前行，叫他在前边引路。半里，便来到峡口，沿着峡谷北面前突山峰的南麓向东进去，溪流沸腾在脚下，非常汹涌。五里，峡谷自北面来，有个村庄在东山下，叫做猛冈。路傍着西山向北转上坡，五里，就向东绕上东峰南面的山顶。又向东十里，有条峡谷自东南方过来，猜想就是从猛淋过来的小径了。于是折向北登上山坳，二里，听见狗叫声。又走一里多，山峰环绕山谷闭合，中间有一块平地，四五家人背靠山面向南居住，叫歪瓦，便停下来住宿。

十五日　昧爽而炊(1)，平明饭而行。雨色霏霏(2)，南陟东坡一里，稍北下三里余，不得路。乃西向攀茅蹑坡，二里，登岭，乃得南来之路。又稍北，循崖曲复东向行。八里，有峡自东来，而大溪则自北峡来受，其回曲处藤木罨蔽，惟见水势腾跃于下。路仍北转溯之，遂从深箐中行。又二里稍下，渐与溪逼。又北五里，峡复转东，路乃东溯之。屡降而与溪会，一路皆从溪右深箐仄崖间。东北溯流行十五里，有一溪自北峡出，而下有田缘之，渐出箐矣。又东五里，其下田遂连畦夹溪。又东五里，又有水自西北峡来，溪源遂岐为两，有桥度

其北来者，仍溯其东来者。其下田愈辟，路始无箐木之翳。又东五里，北界之山，中环为坪，而土官居之；亦早姓，为龙江之侄。南界之峡，平拓为田，而村落绕之，此即所谓北冲也。又东五里，山箐复合，是为箐口(3)。时才下午，而前无宿店，遂止。

【注释】

(1)昧爽而炊：原脱此四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2)雨色霏霏：原作“雨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3)箐口：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北境，瓦房街边，土官驻地的北冲，今称瓦房，为瓦房乡驻地。

【译文】

十五日　天蒙蒙亮做饭，黎明吃饭后上路。雨势霏霏，往南上登东面的山坡一里，渐渐向北下行三里多，找不到路。于是向西抓着茅草登坡，二里，登岭，这才遇上南面来的路。又稍向北，沿着山崖弯曲处再向东行。八里，一条峡谷自东面来，而大溪则从北面的峡谷中流来接受了东来的溪水，溪流弯曲处藤蔓竹木掩映密蔽，只见汹涌的水势腾跃在下方。路仍然向北转溯溪流走，于是从深箐中前行。又行二里稍下走，渐渐与溪流逼近。又向北五里，峡谷又转向东，路于是向东溯溪流走。屡次下降后与溪流相会，一路上都是从溪流右边的深箐窄崖间走。向东北溯溪流前行十五里，有一条自北面的峡谷中流出来，而下边有水田沿着溪流，渐渐走出山箐了。又向东五里，那下边的水田就连成片夹住溪流。又向东五里，又有水流自西北的峡谷中流来，溪流便岔为两条，有桥跨过那北面流来的溪流，仍然溯那条东面流来的溪流走。山下的田野更加开阔，道路开始没有竹丛树木的遮蔽。又向东五里，北面的一列山，中间环绕成平地，而土官住在这里；也是姓早，是早龙江的侄子。南面的峡谷，平缓拓展为田地，而村落环绕着这片平地，这就是所谓的北冲了。又向东五里，山箐重又合拢，这里是箐口。这时才是下午，可前方没有住宿的客店，便停下

来。

是夕为中元，去岁在石屏，其俗犹知祭先，而此则寂然矣。

【译文】

这天晚上是中元节，去年在石屏，那里的风俗还知道祭祖先，可此地却寂然无声了。

十六日　平明饭(1)。由箐口东稍下入峡，二里，有涧自东北来，越之。其大溪则自峡中东来，犹在路之南。路从两涧中支东上，已复北倚中支，南临大溪，且上且平。七里稍下，又一里，下及溪，濒溪溯水而行。又里余，有木桥跨溪，遂度其南岸，倚南崖东向行。又里余，复度桥，行溪北岸。由是两崖夹涧，涧之上屡有桥左右跨，或度桥南，或度桥北，俱潆涧倚坡，且上且折。又连度六桥，共七里，水分两派来，一东南，一东北，俱成悬流，桥不复能施，遂从中坡蹑峻，盘垂磴而上。曲折八里，冈脊稍平，有庐三楹横于冈上，曰茶庵，土人又呼为蒲蛮寨，而实无寨也。有一道流瀹茗于中。余知前路无居庐，乃出饭就之而啖。又北上，始临北坑，后临南坑，始披峡涉水，后蹑磴盘脊，十里，乃东登岭坳。既至岭头，雨势滂沱，随流南下，若骑玉龙而揽沧海者。南下三里，雨忽中止，云霾遥涤。又二里，遂随西峡下，坠峡穿箐，路既蒙茸，雨复连绵。又五里，从箐底踏波随流出。又南五里，稍东逾一东障西突之坡。从其南坠坡直下者三里，复随峡倚东障之支南向行，其西中壑稍开，流渐成溪。二里，雨益大，沾体涂足，足滑不能定，上嶮涉流(2)，随起随仆。如是者三四里，头目既伤，四肢受病，一时无可如何。雨少止，又东南五里，坞稍东曲，乃截坞而度一桥。桥下水虽汹涌浑浊，其势犹未大，仅横木而度。至是从溪西随西山行，溪逼东障山去。复逾坡坠箐向东南下，五里，又东南盘一坡，下涉一箐。又五里，转坡南，腋间得卧佛寺，已暮。急入其厨，索火炙衣，炊汤啖所存携饭，深夜而卧其北楼。

【注释】

(1)平明饭：原脱此三字，据徐本、陈本、史序本、“四库”本补。

(2)嶮(xiǎn)：高峻、险阻的山。

【译文】

十六日　黎明吃饭。由箐口稍下行进入峡谷，二里，有条山涧自东北流来，越过山涧。那条大溪则自峡中从东面流来，还在路的南边，路从两条山涧中间的支脉往东上登，随后又往北紧靠中间支脉走，南边面临大溪，逐渐上走逐渐平缓起来。七里后渐渐下走，又行一里，下到溪流边，濒临溪流溯溪水前行。又行一里多，有座木桥跨在溪流上，就过到溪流南岸，紧靠南面的山崖向东行。又是一里多，又过桥，行走在溪流北岸。从这里起两面的山崖夹住山涧，山涧之上多次有桥跨到左右岸，有时过到桥南，有时过到桥北，全是山涧潆洄紧靠山坡，又是上走又是转弯，又一连过了六座桥，共行七里，水分为两条流来，一条来自东南，一条来自东北，都形成高悬的水流，不能再建桥，就从中间的山坡陡峻地上登，绕着悬垂的石阶往上走。曲折上登八里，冈脊上稍平缓了些，有三间房屋横在山冈上，叫做茶庵，当地人又称为蒲蛮寨，可实际上没有寨子。有一个道士在庵中煮茶。我知道前边的路上没有居民房屋，便拿出饭来到庵中吃饭。又向北上走，开始时面临北面的坑谷，后来面临南面的坑谷，开始时穿越峡谷涉过流水，后来踏着石阶绕上山脊，十里，便向东上登岭坳。来到岭头后，大雨滂沱，随着流水往南下走，就好像骑着玉龙力挽沧海的样子。向南下走三里，雨忽然中途停了，乌云雾霾远远涤荡着。又行二里，就顺着西面的峡谷下走，坠入峡谷穿越山箐，路既蒙蒙茸茸的，雨又连绵不断。又行五里，从箐底踏着水波顺流出来。又向南五里，稍往东越过东面一座屏障样山峰向西突的山坡。从山峰南面的山坡上一直下坠三里，再顺着峡谷紧靠东面屏障样山峰的支峰向南行，支峰西边中间的壑谷稍稍敞开，流水渐渐形成溪流。二里，雨更大，沾湿全身涂在脚上，脚下打滑不能站定，上登险峰涉过流水，随时站

起来随即就跌倒。如此走了三四里，头和眼睛已经受伤，四肢筋疲力尽，一时之间无可奈何。雨稍停，又向东南五里，山坞略向东弯曲，就横穿山坞后走过一座桥。桥下的水虽然汹涌浑浊，但水势还不算大，仅仅是横架木头越过去。到这里从溪流西岸沿着西山行，溪流紧靠东面屏障样的山峰流去。再翻越山坡坠入深箐向东南下走，五里，又向东南绕过一条山坡，下走涉过一个山箐。又行五里，转到山坡南面，山窝中见到了卧佛寺，已经天黑。急忙进去寺中的厨房，要火来烤衣服，烧来热汤吃下带来的剩饭，深夜才在寺中的北楼躺下。

十七日　晨起绝粮。计此地去郡不过三十余里，与前东自小寨归相似，遂空腹行。仍再上岩殿，再下池轩，一凭眺之。东南里许，过一小室，始有二家当路，是为税司。又南八里，过龙王塘峡，皆倚西山行。又东南五里，过郎义村，村西有路逾岭，为清江坝、打郎道。又南二十里，至郡城北通华门外，即随城北涧西上。二里入仁寿门，由新城街一里余，过法明寺前，西抵刘馆。余初拟至乾海子一宿即还，至是又十三日矣。馆前老妪以潘莲华所留折仪、并会真陶道所馈点畀余，且谓闪知愿使人以书仪数次来候。盖知愿往先茔(1)，恐余东返，即留使相待也。下午安仁来，俞禹锡同闪来，抵暮乃别。

【注释】

(1)先茔(yíng)：祖先的墓地。

【译文】

十七日　早晨起床断了粮。估计此地离府城不超过三十多里，与此前从小寨归来相似，就空着肚子上了路。仍然再次登上岩洞中的佛殿，再次下到水池边的轩廊，凭眺了一番风光。向东南走一里左右，路过一间小屋，开始有两家人位于路旁，这是税司。又向南八里，经过龙王塘的峡谷，都是紧靠西山前行。又向东南五里，经过郎义村，村西有条路翻越山岭，是去清江坝、打郎的路。又向南二十里，来到府城北面的通华门外，立即顺着城墙北边的山涧向西上走。二里后进

入仁寿门，经由新城街走一里多，路过法明寺前，往西抵达刘北有的书馆。我最初打算到乾海子去住一宿就回来，到这时又是十三天了。书馆前的老妇人把潘莲华留下的信札、赠送的路费以及会真楼陶道士赠送的点心交给我，并且说闪知愿派人拿着书信和馈赠的礼金几次前来等候。原来是闪知愿去祖先的墓地，担心我返回东方就留下使者相等了。下午安仁前来，俞禹锡同闪知愿来，到天黑才道别。

十八日　余卧未起，马元真同其从兄来候。余讶其早。曰："即在北邻，而久不知。昨暮禹锡言，始知之。且知与老父约，而不从松坡返，能不使老父盼望耶？"余始知为太麓乃郎。太麓虽言其长子读书城中，而不知即与刘馆并也。禹锡邀饭，出其岳闪太翁降乩语相示(1)，录之，暮乃返。闪知愿使以知愿书仪并所留柬札来，且为余作书与杨云州。

【注释】

(1)降乩(jī)：旧时迷信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用木架在沙盘上划字预示吉凶。

【译文】

十八日　我躺在床上没起来，马元真同他的堂兄来访。我惊讶他们来得太早。他们解释说："就在北边相邻，但长期不知道。昨天晚上俞禹锡说起，才知道住在近旁。并且知道您与老父亲相约，但没从松坡返回来，能不让老父亲盼望吗？"我这才知道他是马太麓的儿子。马太麓虽然说起过他的长子在城中读书，却不知道是就与刘北有的书馆相邻了。俞禹锡邀请我吃饭，拿出他岳父闪太翁扶乩时得到的话给我看，把它抄录下来，天黑才返回来。闪知愿的使者拿着闪知愿的书信、馈赠的礼金以及留下的柬帖前来，并为我写了给云州杨知州的信。

十九日　闪太史手书候叙，既午乃赴之。留款西书舍小亭间，出

董太史一卷一册相示，书画皆佳，又出大理苍石屏置座间。另觅鲜鸡蓼瀹汤以佐饭。深夜乃归馆。知安仁所候闪序已得，安仁将反命丽江矣。

【译文】

十九日　闪太史亲笔写信来等我去叙谈，中午后才去赴约。他款留我在西书房的小亭子中，拿出董其昌太史一个卷子一个册子给我看，书画都是佳作，又拿出大理苍山的石屏风放在座椅中间。另外找来新鲜鸡蓼烧汤来下饭吃。深夜才回书馆。了解到安仁等着要的闪太史的序文已经得到，安仁即将返回丽江复命去了。

二十日　作书并翠生杯，托安仁师赍送丽江木公。

【译文】

二十日　写了封信连同翠生石杯，拜托安仁禅师带去送给丽江府木公。

二十一日　命顾仆往玛瑙山取石树，且以失约谢马元康。

【译文】

二十一日　命令顾仆前往玛瑙山去取石树，并以失约向马元康谢罪。

二十二日　雨(1)，禹锡同闪□□来寓(2)，坐竟日，贳酒移肴，为联句之饮。

【注释】

(1)雨：原脱，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

(2)闪□□：叶本作“闪太史”，史序本、“四库”本作“闪知愿”。二十九日记中“闪□□”同。

【译文】

二十二日　下雨，俞禹锡同闪□□来到寓所，坐了一整天，买酒端菜，联句饮酒。

二十三日　早，马元真邀饭。以顾奴往玛瑙山，禹锡知余无人具餐，故令元真邀余也。先是自清水关遇雨，受寒受跌，且受饥，连日体甚不安，欲以汗发之。方赴市取药，而禹锡知余仆未归，再来邀余，乃置药而赴之，遂痛饮。入夜，元真辈先去，余竟卧禹锡斋。禹锡携襆被连榻(1)，且以新绵被覆余，被褥俱丽甚。余以醉后觉蒸蒸有汗意，引被蒙面，汗出如雨，明日遂霍然，信乎挟纩之胜于药石也(2)。

【注释】

(1)襆(fú)：被单。

(2)纩(kuàng)：丝绵。

【译文】

二十三日　早上，马元真邀请去吃饭。因为顾奴去了玛瑙山，俞禹锡知道我无人做饭，所以让马元真来邀请我。这之前自从在清水关遇雨，受寒被摔，又挨饿，连日来身体十分不舒服，想要用出汗来发表风寒。刚到市场上去取来药，但俞禹锡知道我的仆人还没归来，再次来邀请我，便放下药去赴宴，于是痛饮。入夜后，马元真一帮人先离去，我竟然躺卧在俞禹锡的书斋中。俞禹锡拿来床单被子连同卧床，并且用新的丝绵被盖在我身上，被褥都非常华丽。我因为酒醉后觉得热腾腾地有出汗的意思，拉被子蒙在脸上，汗出得像下雨一样，第二天便霍然好转，确实是怀抱丝绵被胜过吃药呀！

二十四日　还寓。夜深而顾奴返。以马元康见余不返，亲往松坡询踪迹，故留待三日而后归也。

【译文】

二十四日　返回寓所。夜深后顾奴返回来。由于马元康见我没返回来，亲自前往松坡查询我的踪迹，故而顾奴留下等了三天后才归来。

二十五日　闪太史以所作长歌赠，更馈以赆。其歌甚畅，而字画遒劲有法，真可与石斋赠余七言歌并镌为合璧。已而俞禹锡又使人来邀移寓。余乃令顾仆以石树往视之，相与抵掌为异(1)。已而往谢太史之赐，太史亦为索观，遂从禹锡处送往观之。

【注释】

(1)抵(zhǐ)掌：拍手叫好。

【译文】

二十五日　闪太史把他所作的长歌相赠，另外馈赠了路费。他的长歌非常流畅，而且字画遒劲有笔法，真正可以与黄石斋赠送我的七言歌一同刻石，成为珠联璧合的作品。继而俞禹锡又派人来请我搬迁寓所。我于是命令顾仆拿着石树去给他看，互相击掌称异。随后前去感谢闪太史的赏赐，闪太史也为此想要观看石树，便从俞禹锡的住处送去给他观赏。

二十六日　禹锡晨至寓，邀余移往其斋。余感其意，从之。比至而知愿归，即同往晤，且与之别，知此后以服阕事(1)，与太史俱有哭泣之哀，不复见客也。比出门，太史复令人询静闻名号寺名，盖为静闻作铭已完(2)，将欲书以畀余也。更谓余，石树甚奇，恐致远不便，欲留之斋头，以挹清风。余谓："此石得天禄石渠之供甚幸(3)，但余石交不固何！"知愿曰："此正所谓石交也(4)。"遂置石而别。余仍还刘馆，作纪竟日。晚还宿于俞。既卧，太史以静闻铭来赐，谓明日五鼓祭先，不敢与外事也。

【注释】

(1)服阕(què)：旧制，父母死后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为服阕。

(2)铭(míng)：古代刻于碑板或器物上称颂功德、记述事实的一种文体。

(3)天禄、石渠：皆阁名，汉初修在未央宫旁，专门收藏入关所得秦朝图籍，以后又增藏秘书。此处用以比喻石树放在闪家，犹如珍藏于天禄阁、石渠阁。

(4)石交：交谊坚固的朋友。

【译文】

二十六日　俞禹锡早晨来到寓所，邀请我搬到他的书斋去。我被他的诚意感动，听从了他。等来到书斋后才知道闪知愿归来了，立即一同前去会面，并且与与他道别，了解到他此后因为有服阕的事，与闪太史都有哭泣的哀痛，不再见客人了。到出门时，闪太史又派人来询问静闻的姓名、法号以及寺名，原来是他为静闻作的铭文已经完成，即将写好后交给我。另外对我说，石树非常奇特，恐怕带到远处不方便，想留在他书斋的案头上，以便感受一下清风。我说："这块石头得以存放在天禄阁、石渠阁一样的地方，非常幸运，但只是我与这块石头的交情不稳固怎么办？"闪知愿说："这正是所谓的坚如磐石的友情了。"便放下石树后告别。我仍旧返回刘北有的书馆，写了一整天日记。晚上回到俞禹锡的书斋住宿。躺下后，闪太史把静闻的铭文拿来赐赠，说他明天五更天祭祖先，不敢参与家外的事了。

二十七日　余再还刘馆，移所未尽移者。并以银五钱畀禹锡，买鸡蓼六觔(1)。湿甚，禹锡为再蒸之，缝袋以贮焉(2)。乃为余定往顺宁夫。

【注释】

(1)觔：俗借为斤两的"斤"。"四库"本作"斤"。

(2)缝袋句：《黔书》卷下鸡蓼条称："滇黔鸡蓼之美，久为中州脍

炙。”“滇以永昌、蒙自为最，黔者普定所产，味不及滇”。光绪《永昌府志》杂纪志载：“鸡蓥，菌属，滇省在在有之，永郡惟永平尤多，以六七月大雷雨后生沙土中，或松下，或林中，鲜者多虫，间有毒，或云其下有蚁穴，出土一日即宜采，过五日即腐，采后过一日则香味俱减。土人盐而脯之，经年可食。若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其味尤佳，浓鲜美艳，侵溢喉舌，洵为滇中佳品，汉使所求蒟酱当是此物。从来解者皆以为扶留藤，即今蒌子也，其味辛辣，以和槟榔之外，即不堪食，此有何美而求之。盖虽泥于蒟字之义，实于酱字之义何取?必非扶留可知。然古今相沿已久，卒莫有识其误者，特为表而志之，格物之士或有采焉。”鸡蓥(zōng)今作鸡㙍。云南鸡蓥著名，霞客对鸡蓥尤有爱好。至今油鸡㙍及干鸡㙍仍为云南特产。鸡㙍油是否蒟酱，此为一说，录出备考。

【译文】

二十七日　我再次返回刘北有的书馆，去搬没搬完的东西。并拿五钱银子交给俞禹锡，买来六斤鸡蓥。湿气非常重，俞禹锡为我再蒸过，缝在布袋里贮存好。于是为我讲定了前往顺宁府的脚夫。

二十八日　夫至欲行，禹锡固留，乃坐禹锡斋头阅《还魂记》(1)，竟日而尽。晚酌遂醉。夜大雨。

【注释】

(1)《还魂记》：即《牡丹亭》，又名《牡丹亭还魂记》，明人汤显祖撰。

【译文】

二十八日　脚夫到了打算上路，俞禹锡坚决挽留，只好坐在俞禹锡书斋的案头阅读《还魂记》，一整天就读完了。晚上饮酒居然喝醉了。夜里下大雨。

二十九日　晨，雨时作时止。待饭待夫，久之乃别禹锡。适马元真、闪□□亦来送。遂出南门，从大道南二里，至夹路村居之街，遂分路由东岐，当平坞中南行，西与沙河之道相望。五里，过神济桥。其

南居庐连亘，是为诸葛营(1)，诸葛之祠在焉，东向，颇小。又南为东岳庙，颇巨，亦东向。又南五里，为大树墩(2)，亦多居庐。村之北有小溪东南流，村之南有小溪东北流，合于村之东而东去，此两流即卧狮窝之水也。又南三里，有水自西沿南坡而东，此乃坳子铺东注之水，小石桥跨其上。越桥南上坡，路分为三：一西南向大山之麓，一东南为石甸、姚关之道，一直东为养邑道。于是直东行坡上。三里，有小溪自南而北，此亦自西南而来，至此北注而入于东溪，同东向落水坑者，其源当出于冷水箐。于是下越一木桥，复东上坡，坡北有村倚之，其地为三条沟(3)。由坡东东南下而复上，三里，越一冈，有两三家当冈头，是为胡家坡(4)。越冈而东，三里又下，有水自南而北，南坞稍开，下盘为田，有数家倚南冈，是为阿今(5)。过阿今，复东上三里，其南坞水遂分东西下。又东五里，乃饭。又三里稍下，为养邑(6)。南有坞盘而为田，北正对笔架山之南垂，有数家当坞。日才下午，而前无止处，遂宿。

【注释】

(1)诸葛营：今名同，又称汉营，在保山坝子西部，公路东侧。《明一统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祠庙载：“武侯庙，在司城南一十里，蜀汉诸葛亮擒孟获屯营于此，民怀其德，立祠祀之。至今土人自称为诸葛之遗民，因名诸葛村。”

(2)大树墩：今作大树屯。

(3)三条沟：今名同。

(4)胡家坡：今名同。此数村皆在今保山至昌宁的公路上。

(5)阿今：今作阿金，在胡家坡稍南的公路西边。

(6)养邑：今作羊邑街，在保山市隆阳区东南境，大庄东邻。

【译文】

二十九日　清晨，雨时下时停。等着吃饭等脚夫来，很久后才告别俞禹锡。恰好马元真、闪□□也来送行。于是走出南门，从大道向南

二里，来到村庄房屋夹住道路的街市，就分路从东边的岔路走，在平旷的山坞中往南行，西面与去沙河的路相望。五里，走过神济桥。桥南居民房屋连绵不断，这里是诸葛营，诸葛亮的祠堂在这里，面向东，很小。又在南边是东岳庙，相当巨大，也是面向东。又向南五里，是大树墩，也有很多居民房屋。村庄的北边有条小溪往东南流，村庄的南边有条小溪向东北流，在村庄的东面合流后向东流去，这两条溪流就是卧狮窝流来的水了。又向南三里，有流水自西面沿着南面的山坡往东流，这是坳子铺向东流注的水，小石桥跨在流水上。越到桥南上坡，路分为三条：一条往西南通往大山的山麓，一条往东南是去石甸、姚关的路，一条向正东是去养邑的路。于是向正东行走在山坡上。三里，有条小溪自南往北流，这也是自西南流来，流到此地往北注入到东溪，一同往东流向落水坑的溪流，它的源头应当出自于冷水箐。从这里下走越过一座木桥，再向东上坡，山坡北面有村庄紧靠山坡，那地方是三条沟。由山坡东面往东南下走后再上走，三里，翻越一座山冈，有两三家人在冈头上，这是胡家坡。越过山冈往东行，三里后又下走，有水流自南往北流，南面的山坞稍微开阔了一些，下面盘绕成田地，有几家人背靠南面的山冈，这里是阿今。过了阿今，又向东上走三里，这里南面山坞中的水于是分向东、西下流。又向东五里，才吃饭。又行三里稍下走，是养邑。南面有山坞盘绕开垦为农田，北方正对着笔架山的南垂，有几家人位于山坞中。日头才是下午，可前方没有停留的地方，便住下了。

三十日　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1)，出店东南行。稍下，渡南来小溪，即上坡，东逾南转，即养邑东环之支也。有公馆当坡，西瞰壑中，田庐历历。东逾坡而下，又涉一小坞而东上坡，遂行冈头，共五里。路分二岐：一东南者，为西邑道；一西北者，为山河坝道。先是问道，多言由西邑逾芭蕉岭达亦登(2)，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其处有大道通顺宁。余欲从之，而养邑店主言，往西邑路近，而山溪无桥，今雨后无桥，水涨难渡；当折而北，由山河坝渡其下流，仍由枯柯而达亦登为便。至是，见同行者俱不走西邑而走山河坝，余

亦从之。

【注释】

(1)店妇鸡鸣起炊，平明余起而饭：原仅“平明起而饭”，据徐本、陈本、史序本补“店妇鸡鸣起炊”、“余”等字。“四库”本作“店妇鸡鸣起炊平明饭”。

(2)西邑：今名同，在保山市隆阳区东南隅。

【译文】

三十日　店里的妇人鸡叫起床做饭，黎明我起床后吃饭，出客店后往东南行。稍下走，渡过南面流来的小溪，立即上坡，向东翻越转向南，就是自养邑向东环绕的支脉了。有公馆位于坡上，向西俯瞰着壑谷中，田野房屋历历在目。向东越过山坡往下走，又涉过一个小山坞后往东上坡，于是行走在冈头，共五里。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向东南的，是去西邑的路；一条往西北的，是去山河坝的路。这之前问路，多数人说经由西邑翻越芭蕉岭到达亦登，有热水从石盘中溢出来，那个地方有大路通往顺宁府。我想从这条路走，可养邑客店的主人说，去往西邑的路近，但山间的溪流中没有桥，溪水上涨后难以渡过去；应当折向北走，经由山河坝渡过溪流的下游，仍然经由枯柯到达亦登也很方便。到这时，见同行的人都不走西邑而是走去山河坝的路，我也跟随着他们。

遂西北两涉小坞，二里余，升坡而东，遂循永昌溪南崖行。溪嵌崖底，止见北崖削壁下嵌，而犹不见水。又东二里稍下，见水嵌崖底如一线，遂东见其门对束如削，门外环畴盘错，溪流曲折其中，有村倚北崖之东，即落水寨也。其南崖之夹溪为川者，东突如踞狮，水从其北出，路从其南下。半里，遂由狮腋下降，路甚逼仄，半里，抵狮麓。又东半里，一溪自南坞来，有坝堰其上流，有桥跨其下流。度桥东行田塍间，泞甚。一里，登坞东冈南行。一里，见坞西有瀑挂西崖，历两层而下，注坞中南来之溪。路隔对之，东向入峡，雨大至。二里，逾岭头，有路西南来合，山头坑洼旁错，乱水交流。又东三

里，再度坑坳，盘而东北行。其下有流(1)，破石搜崖，亦突而北注。随之一里余，乃东下越其流。又东北上半里，见东坞又有小水自东而西向，与南来之溪合于北崖下。北崖纯石耸起，其上树木葱郁，而下则有穴，伏而暗坠，二水之所从入也。又东向上岭，半里，逾其脊。行岭头半里，始见东壑有田下盘，其东复有山夹之。路从岭上转而南行，一里余而下。下半里，其坞自南而北，水亦经之。度桥溯流而南，二里，南坞稍开，是为五马(2)。其西南壑中居庐颇多，东坡上亦有四五家居路左。坡南有一坑，自东峡出，有小水从其中注西南壑。下坑，涉其水之南，溯之东上。里余，随峡南转，而坑中水遂穷，有脊自东而西。度脊南，复坠坑而下，从脊东行，转坑东之崖。其下亦嵌而成壑，壑中亦有人家，隐于深崖重箐之间，但闻鸡鸣舂响而已。东坑既尽，从其上涉坞升冈，见冈南一峰特耸而卓立，白雾偏笼其半，乃东来脊上石峰之层起者。由其北穿坳而东，共二里而抵坳中之脊。有巨石当脊而中踞，其高及丈，大亦如之，其上有孔，大及尺，深亦如之，中贮水及其半，不涸不盈，正与哀牢金井之孔相似。踞大石而饭。土人即名此岭为大石头。

【注释】

(1)其下有流："流"原作"坑"，据"四库"本改。

(2)五马：今作乌马，在保山市隆阳区南隅、西邑东邻，保山至昌宁的公路边。

【译文】

于是向西北两次涉过小山坞，二里多，向东登坡，就沿着永昌溪南面的山崖走。溪流深嵌在山崖底下，只见北面山崖陡削的石壁下嵌，还仍然看不见溪水。又向东二里稍下走，看见溪水嵌在山崖底下像一条线，终于看见东面的峡口相对紧束如刀削出来的一样，峡口以外环绕的田亩盘绕交错，溪流曲折流淌在田野中，有个村子紧靠在北面山崖的东边，就是落水寨了。村子南面的山崖夹住溪流成为平川的

山，向东前突如同蹲坐着的雄狮，水从雄狮的北边流出去，路从雄狮的南边往下走。半里，就由雄狮侧旁下降，路非常狭窄，半里，抵达雄狮山山麓。又向东半里，一条溪流自南面的山坞中流来，有水坝挡在溪流上游，有座桥跨在溪流下游。过桥后往东前行在田野间，非常泥泞。一里，登上山坞东面的山冈往南行。一里，看见山坞西面有瀑布挂在西面的山崖上，历经两层往下落，注入山坞中南面流来的溪流中。路隔着山坞面对瀑布，向东进入峡中，大雨来临。二里，翻越岭头，有条路从西南过来会合，山头上深坑水洼四旁错杂，雨水交错乱流。又向东三里，两次穿越坑谷山坳，回绕着往东北行。坑谷下边有流水，冲破岩石搜寻山崖，也是奔涌向北流淌。顺着水流走一里多，就向东下走越过水流。又向东北上走半里，看见东面山坞中又有小溪自东向西流，与南面来的溪水在北面的山崖下合流。北面的山崖是纯粹的岩石，高高耸起，山崖上树木郁郁葱葱，而下边则有洞穴低伏着，黑暗深坠，是两条溪水流进去的地方了。又向东上岭，半里，登上岭脊。前行在岭头半里，开始望见东面的壑谷中有农田盘绕在下方，壑谷的东面又有山夹住壑谷。路从岭上转向南行，一里多后下走。下行半里，那个山坞自南向北延伸，水也流经山坞中。过桥后溯水流往南行，二里，南面的山坞渐渐开阔起来，这里是五马。这里西南方的壑谷中居民房屋相当多，东面的山坡上也有四五家人住在道路左边。山坡南面有一个坑谷，从东面的峡中出来，有条小溪从坑谷中注入西南方的壑谷中。走下坑谷，涉到溪水的南岸，溯溪流往东上行。一里多，顺着峡谷向南转，而坑谷中的水便完了，有条山脊自东向西延伸。翻越到山脊南边，又有下坠的坑谷，从山脊上往东行，转到坑谷东面的山崖上。山崖下边也是深嵌成壑谷，壑谷中也有人家，隐藏在深深的山崖与重重山箐之间，只是听得见鸡叫声和舂米的响声而已。东面的坑谷到头后，从坑谷向上涉过山坞登上山冈，只见山冈南面一座山峰特别高耸卓立，白雾偏在一侧笼罩着半个山峰，是东面延伸来的山脊上层层突起的石峰。由石峰北面穿过山坳往东行，共二里后抵达山坳中的山脊。有块巨石在山脊中间盘踞着，岩石高达一丈，大处也如此，岩石上有个孔，大到一尺，深处也如此，孔洞中贮

存着的水到达孔洞的半中腰，不干也不满，正好与哀牢山金井的孔洞相似。坐在大石头上吃饭。当地人就把这座岭起名为大石头。

从石东下坞中，道分为二：一由东向逾冈者，为大道，稍迂而达大猎彝(1)；一由东南下峡者，为捷道，稍近而抵小猎彝。此皆枯柯属寨也。乃由峡中下，于是石崖南突，丛箐交萦，北嵌为峡，南耸为崖。二里，行南冈之上。又二里，盘冈嘴而南，其东峡中，平坠南绕。盖由此嘴东坠，其下皆削崖，故路又分为二：一由崖下循崖根南转，一由崖上蹑崖端南曲。乃从崖端南逾石隙而下，一里，仍随南坡东转。还瞰所逾之崖，壁立下嵌，其下盘为深坞，崖根有泉淙淙出穴间，小路之下盘者因之；遥望北崖山冈，排闼东出，大道之东陟者因之。余平行南冈，又东一里，下盘之小路逾冈来合。又东一里余，南冈复东突，路下其北腋间。复盘坳东上半里，登东冈之南坡，始东见枯柯之川，与东山相夹，而未见其西底。又西南见岭头一峰，兀突插云雾中，如大士之披络而坐者，闪烁出没，亭亭独上，乃南来脊上之峰，不知其为何名也。又东一里，复转冈之北坡，东下一里，有四五家倚冈而居，是为小猎彝。余欲下坡问亦登道，土人行人皆言下坡至江桥不可止宿，亦无居停之家，循江而南至亦登，且五六十里，时已不及，而途无可宿，必止于是。时才过午，遂偕止而止。幸主人杨姓者，知江流之源委，道路之曲折，询之无不实，且知溢盘温泉不在亦登而在鸡飞。乃止而作纪，抵暮而卧。

【注释】

(1)大猎彝：今作大腊邑，或称腊邑坝。下句“小猎彝”：今作小腊邑。二村皆在昌宁县西北隅，大腊邑在北，当公路旁；小腊邑在南。“猎”(liè烈)，“腊”(là蜡，又xī西)。它们含义不同，读音各异。“猎”应为“腊”，因形近而误。

【译文】

从大石头向东下到山坞中，路分为两条：一条由东门翻越山冈

的，是大路，稍微绕些路，通到大猎彝；一条由东南下到峡中的，稍近一些，通到小猎彝。这都是枯柯下属的寨子。于是从峡中下走，到这里石崖向南前突，树丛竹林交错萦绕，北面嵌为峡谷，南面高耸成山崖。二里，行走在南面的山冈上。又行二里，绕过山冈的山嘴往南走。这里东面的峡谷中，平缓下坠往南回绕。原来是从这里的山嘴往东下坠，那下边全是陡削的山崖，所以路又分为两条：一条由山崖下沿着崖脚向南转，一条由山崖上登崖顶向南弯曲。于是从崖顶向南钻过石缝下走，一里，仍然顺着南面的山坡向东转。回身远望翻越过来的山崖，墙壁一样竖立下嵌，山崖下盘绕成深深的山坞，崖脚有泉水从洞穴中淙淙流出来，向下盘绕的小路靠着泉水走；遥望北面的山崖山冈，门扉一样在东面排列而出，往东上登的大路沿着山冈走。我平缓前行在南冈上，又向东一里，向下盘绕的小路越过山冈前来会合。又向东一里多，南冈又向东突，路下到山冈北面的山窝间。又绕着山坳往东上登半里，登上东冈南面的山坡，开始看见东面枯柯所在的平川，与东山相夹，但看不见平川西面的底部。又看见西南方的岭头有一座山峰，突兀地上插进云雾之中，如同观音大士披着璎珞坐着的样子，闪烁出没，亭亭玉立，独立在上，是南面延伸来的山脊上的山峰。不知它是什么名字了。又向东一里，再转过山冈北面的山坡，向东下行一里，有四五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这里是小猎彝。我想下坡去打听前往亦登的路，当地人和走路的人都说下坡去到江桥不能住宿，也没有居住停歇的人家，沿着江流往南到亦登，将近五六十里，时间已来不及，而且途中无处可住，必须住在这里。此时才过中午，便跟随同行的人一同住下来。幸好姓杨的房主人，知道江流的源流和道路的曲折情况，询问他没有不符合实际的，并且知道石盘中溢出的泉水不在亦登而是在鸡飞。于是住下来写日记，到天黑才睡下。

永昌志略

汉永昌郡(1)，元为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置司治于永昌，后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齿卫。十六年六月，麓川彝叛(2)，屠其城。二十三年，省府，改金齿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从指挥使胡渊请也。于是遂名金齿，不名永昌，而实非金齿之地(3)，如澜沧江在永昌，而澜沧卫在北胜，各不相蒙。盖国初立卫，经理皆出武臣，故多名实悖戾耳(4)。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5)、郴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永昌卫。府领州一腾越，县二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

【注释】

(1)汉永昌郡：永昌置郡始于东汉。公元69年，哀牢全部内属，汉王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两县，并分出原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的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等六县，合为永昌郡。永昌郡辖境宽阔，包有洱海周围的昆明人和澜沧江以西的哀牢地两大部分。三国时，洱海地区分出为云南郡，永昌郡仍长期包有今保山市、临沧市、普洱市所辖各县及其以西、以南的广阔土地，置有不韦、嶲唐、比苏、博南、永寿、哀牢、南涪、雍乡等八县。

(2)麓川彝叛：原脱“彝”字，据徐本补。

(3)“于是”三句：顾炎武《肇域志》永昌军民府载：“按永昌非金齿地。金齿在永昌徼外千里。古蒙乐山之银生甸。《纲目》注云：金齿地连八百媳妇。则其去永昌远矣。元置金齿百夷诸路，而永昌则隶大理路，初不相摄也。”“最后不能守，移置金齿卫于永昌，乃遂以永昌为金齿，而诸《志》皆然，岂非误耶！”

(4)“盖国初”三句：《明史·地理志》北胜州载：“澜沧卫旧在州南，本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洪武二十八年九月置，属都司。弘治九年徙州来同治。寻罢军民司，止为卫。西南有澜沧山。”《清史稿·地理志》永北直隶厅载：“西南澜沧山，卫、驿皆以此得名。”悖戾(bèi lì)：违背。按，据《明史·地理志》“北胜州”及《清史稿·地理志》“永北直隶厅”相关记载，澜沧卫系以今永胜县城西南二里的澜沧山得名，并非完全“违背”事实。

(5)巡抚：明初派京官巡抚地方，事毕即罢。宣德时在一些地方专设巡抚，遂与总督同为地方的最高长官。俗称抚臣、抚院、抚台。

【译文】

汉代的永昌郡，元代是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总管在永昌设置了宣抚司治所，后来改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前朝的永昌万户阿凤率领他的部众到指挥王贞处投降归附，仍旧设置了永昌府，建立了金齿卫。十六年(1383)六月，麓川彝人反叛，永昌城被屠城。二十三年(1390)，撤销府，把金齿卫改为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是听从指挥使胡渊的奏请。从那时起便改名为金齿，不再称为永昌，但实际上不是金齿的地域，如同澜沧江在永昌府，可澜沧卫在北胜州一样，各自不相统辖。大概是国朝初年建立卫所时，谋划治理都是出自于武臣，所以有许多名称和事实相背离的事罢了。景泰年间(1450—1456)设立镇守使，弘治二年(1489)设立金腾道。嘉靖元年(1522)巡抚何孟春、原籍郴州路，江阴县人。巡按御史陈察常熟县人。上疏废除镇守使，设为永昌府，建立了保山县，把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改为永昌卫。府管辖一个州、腾越州两个县，保山县、永平县。仍然统领潞江安抚司、凤溪和施甸两个长官司。

保山编户十里(1)。又城北彝民曰“喧”，共十五；城南彝民曰“寨”，共二十八(2)。

【注释】

(1)里：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单位。明初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多粮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为十甲，甲设甲首一人。

(2)“又城北彝民”四句：两处“彝”字皆脱，据徐本补。

【译文】

保山县编入户籍的有十个里。另外城北的彝民称为“喧”，共十五个喧；城南的彝民称为“寨”，共二十八个寨。

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1)。正统十四年，升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并。嘉靖二年，复置州，隶永昌府，改指挥使司为腾冲卫，州名腾越。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2)，以地多藤，元名藤州(3)。

【注释】

(1)洪武三十三年，改腾冲守御千户所隶金齿司："洪武三十三年"，《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作"洪武末"，《明史·地理志》作"永乐元年"，《嘉庆重修一统志》作"洪武三十一年"。

(2)在府城南三百六十里：《明一统志》载，金齿司"西至腾冲卫界二百三十里"，腾冲"东至金齿潞江安抚司界一百二十里"。《寰宇通志》所载同。《清史稿·地理志》亦载腾越厅在永昌"府西三百六十里。"此处"府城南"与实际方位不符，疑应为"府城西"。

(3)以地多藤句：腾冲在唐代作"藤充"，见《蛮书》。"以地多藤"，是对藤充最好的解释。但元代记录无藤州，藤州似即藤越州的省称。《元史·地理志》："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睒地，唐置羁縻郡。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睒，逐诸蛮有其地，为软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至元十一年，改藤越州，又立藤越县。十四年，改腾冲府。二十五年，罢州县，府如故。"

【译文】

洪武三十三年(1400)，将腾冲守御千户所改为隶属于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十四年(1449)，升级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与金齿同级。嘉靖二年(1523)，重新设州，隶属于永昌府，把指挥使司改为腾冲卫，州名叫腾越。在府城南面三百六十里处，由于此地出产的藤条很多，元代名叫藤州。

永平，即东汉之博南县(1)。以山名。洪武初隶永昌府。二十三年(2)，改府为金齿指挥司，属指挥司管辖。嘉靖二年，复府，仍属府。在府东一百七十里。

【注释】

(1)即东汉之博南县：东汉博南县治今永平县花桥。直到数十年前，花桥仍称博南镇。

(2)二十三年：原作“三十二年”，据上文及《明史·地理志》改。

【译文】

永平，就是汉代的博南县。用山来起名。洪武初年隶属于永昌府。二十三年，把府改为金齿指挥使司，属于指挥使司管辖。嘉靖二年，恢复府制，仍然归属永昌府。在府城东面一百七十里。

潞江安抚司，在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柔远路，国初柔远府，永乐九年立安抚司。

【译文】

潞江安抚司，在府城西南一百三十里。元代是柔远路，国朝初年是柔远府，永乐九年(1411)设立安抚司。

凤溪长官司(1)，在城东二十五里。

【注释】

(1)凤溪长官司：在今保山市隆阳区东北，老营之南。

【译文】

凤溪长官司，在府城东面二十五里。

施甸长官司(1)，在城南一百里。唐银生府北境(2)，元为石甸，后讹为施甸。

【注释】

(1)施甸长官司：即今施甸县。

(2)唐银生府：银生府不是唐的建置，系唐代南诏所设银生节度，管

理“墨嘴之乡”的广大傣族地区，中心在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北部的上允。

【译文】

施甸长官司，在府城南面一百里。是唐代银生府的北部辖境，元代是石甸，后来错读为施甸。

近腾诸彝说略

腾越密迩诸彝(1)，实滇西藩屏。而滇境大势，北近吐蕃，南皆彝缅，郡邑所置，介于其间，不过以声教羁縻而已。正统以来，经略南彝者，设宣慰司六，御彝府二(2)，宣抚司三，州四，安抚司一，长官司二。如孟养阻负于西，最为荒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其内，业非羁縻所可制驭，而近听约束者，惟南甸、干崖、陇川而已。数十年频为缅患，如刁落参以南甸近彝，夺刁落宁之官，尚构缅内讧，为兵备胡公心忠所歼(3)；岳凤父子以陇川舍目谋主多思顺之地，造逆犯顺，为游击刘绎所擒(4)，边境赖以安。其后阿瓦日强，蚕食日多。幸抚彝同知漆文昌、知州余懋学，请大司马陈公用宾檄暹罗以弱缅(5)，而腾获稍康。迨思正就戮，瓦酋猖獗，命思华据迤西，思礼据木邦，思绵据蛮莫，而内地渐为逆缅所窃。至若多俺席麓川之旧，附缅而叛天朝，参将胡显忠平之。多安民藉安酋、瓦酋之援，负固以拒天兵，兵备黄公文炳、参将董献策取之，腾之获存者，幸也！目今瓦酋枭悍称雄，诸彝悉听号召，倘经略失驭(6)，其造乱者，尤有甚于昔也，为腾计者慎之！外芒市虽属府，近于猛稳为木邦辖(7)，藏贼劫掠。腾境不安，所恃简廷臣防御之(8)，而反罹其害。自后当重其责以弭变(9)，庶于腾少安云。

【注释】

(1)密迩(ěr)：贴近。迩，近。

(2)御彝府二：即孟定御夷府，治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孟艮御夷府，治今缅甸景栋。

(3)兵备：明代于各省重要地方设整饬兵备的道员，称为兵备道或兵备。

(4)为游击刘綎所擒："游击"原作"参将"，据陈泓抄本、《明史·刘綎传》、《明史·云南土司传》改。

(5)暹罗：即今泰国。旧分暹与罗斛两国，十四世纪中叶，两国合并，称暹罗国。

(6)失驭(yù)：失其统驭的办法。

(7)猛稳：清时设猛稳卡，属龙陵厅。今作勐稳，在芒市南境。

(8)简：原缺，据扫叶山房本、丁本补。通"柬"，选择。

(9)弭(mǐ)变：消除变乱。

【译文】

腾越附近地区的各族彝民，实际上是滇西的屏障。而云南省边境的大体形势，北部接近吐蕃，南边全是缅甸的彝人，设置府县的地区，介于两者之间，不过是用声威教化来羁縻约束而已。正统年间(1436—1449)以来，经营治理南部彝人的人，设置了六个宣慰司，两个御彝府，三个宣抚司，四个州，一个安抚司，两个长官司。如同孟养，在西面依仗险阻，最为荒凉偏僻，而缅甸、八百、老挝，地势濒海，木邦、车里、孟密，又在这些地区以内，已不是靠羁縻政策可以制服驾驭的了，而近处听从朝廷约束的，唯有南甸、干崖、陇川而已。几十年来缅人频频成为边患，例如刀落参因为南甸靠近彝人，抢夺了刀落宁的官位，还造成缅人内讧，被兵备道胡心忠歼灭；岳凤父子以陇川头目的身份图谋掌管多思顺的领地，造反作乱，被游击将军刘綎擒获，边境地区赖以安宁。那以后阿瓦日渐强盛，蚕食边疆的事日渐多起来。幸好主张安抚彝人的同知漆文昌、知州徐懋学，请求大司马陈用宾发檄文给暹罗，得以削弱缅人，从而腾越稍微获得平安。到思正被斩时，阿瓦的贼首猖獗，命令思华占据迤西，思礼占据木邦，思绵占据蛮莫，而且内地渐渐被叛逆的缅人所窃据。至于多俺席

是麓川的旧部，归附缅人而叛逆天朝，参将胡显忠平定了他。多安民凭借安酋、瓦酋的援助，依仗险要的地形来抗拒天朝的大军，兵备道黄文炳、参将董献策攻取了那里，腾越得以保存下来，侥幸呀！如今阿瓦首领强悍称雄，各族彝人全听他的号召，倘若经营治理失去驾驭的方法，那些制造动乱的人，更有比从前厉害的，为腾越谋划考虑的人对这种形势要慎重！另外，芒市虽然隶属于永昌府，近来由于猛稳为木邦管辖，窝藏盗贼抢劫掳掠，腾越境内不得安宁，所依赖的是选择朝廷中的大臣防御，搞不好就反遭他的祸害。自此以后应当加重镇边大臣责任以便消除变乱，这样腾越庶几能稍稍安宁了。

滇游日记十二(1)

【题解】

《滇游日记十二》是徐霞客在云南省西部从永昌府(今保山市)回鸡足山的游记。

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初一日，徐霞客从小猎彝起行，往东南经枯柯新街、右甸(今昌宁县)、锡铅、顺宁府(今凤庆县)、鹿塘达云州(今云县)。复回顺宁府，往北渡澜沧江和黑惠江入蒙化府(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转东过龙庆关到迷渡(今弥渡县)，再往东转北，经过洱海卫(今祥云县)、荞甸、宾川州(今宾川县州城)，于二十二日回到鸡足山。

这是徐霞客一生的最后一段壮游，取道这条路线是为了追踪考察澜沧江，在云县终于搞清了澜沧江独流入海，不与礼社江合，订正了《明一统志》的讹误。在弥渡和巍山又得睹礼社江源，可惜霞客当时还不知道阳江是礼社江西源。至此，徐霞客在云南完成了对长江、珠江、红河、澜沧江、怒江及伊洛瓦底江支流等六条大河的考察。沿途浴锡铅温泉，游天摩雅寺；再探清华洞，因水淹及洞口，“望门而止”；遍寻鸡飞温泉，却茫不可得。终因久涉瘴地，染疾在身，“头面四肢俱发疹块”，“时时有蠕动状”。旅途的艰辛于此可见。

己卯八月初一日(2)　余自小猎彝东下山。猎彝者，即石甸北松子山北曲之脉，其脊度大石头而北接天生桥，其东垂之岭，与枯柯山东西相夹。永昌之水，出洞而南流，其中开坞，南北长四十里，此其西界之岭头也。有大、小二猎彝寨，大猎彝在北岭，小猎彝在南岭，相去五里，皆枯柯之属。自大石头分岭为界，东为顺宁，西为永昌，至此已入顺宁界八里矣。然余忆永昌旧志，枯柯、阿思郎皆二十八寨之

属，今询土人，业虽永昌之产，而地实隶顺宁，岂顺宁设流后界之耶？又忆《一统志》、《永昌志》二者，皆谓永昌之水东入峡口，出枯柯而东下澜沧。余按《姚关图说》，已疑之。至是询之土人，揽其形势，而后知此水入峡口山，透天生桥，即东出阿思郎，遂南经枯柯桥，渐西南，共四十里而下哈思坳，即南流上湾甸(3)，合姚关水(4)，又南流下湾甸，会猛多罗(5)，而潞江之水北折而迎之，合流南去。此说余遍访而得之猎彝主人杨姓者，与目之所睹，《姚关图》所云，皆合，乃知《统志》与《郡志》之所误不浅也。其流即西南合潞江，则枯柯一川，皆首尾环向永昌，其地北至都鲁坳南窝，南至哈思坳，皆属永为是，其界不当以大石头岭分，当以枯柯岭分也。

【注释】

(1)《滇游日记十二》：在乾隆刻本第十册上。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湾甸：在昌宁县西南隅，枯柯河下游。傣语称勐哑，意为两河相汇的坝子；明永乐元午(1403)置湾甸长官司，后升为湾甸御夷州。上湾甸称城子，即过去土司驻地。下湾甸称新城。

(4)姚关：今名同，在施甸县南境。姚关有风景胜地清平洞，竹木掩映，桥榭错落有致。姚关曾是古战场，至今还有明将邓子龙的遗迹磨剑亭、烹象池、古碑亭等。

(5)猛多罗：即今勐波罗河。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初一日　我从小猎彝向东下山。猎彝这地方，就是石甸北面松子山往北弯曲延伸的山脉，山脉的山脊延伸过大石头后往北接到天生桥，山脉往东下垂的山岭，与枯柯山相夹。永昌的水，出洞后往南流，两列山中间是开阔的山坞，南北长四十里，此地是山坞西面一列山的岭头了。有大、小两个猎彝寨子，大猎彝在北岭，小猎彝在南岭，相距五里，都是枯柯的属地。以大石头

的分水岭为界，东面是顺宁府，西面是永昌府，来到此地已经进入顺宁府境内八里了。不过我回忆永昌府的旧志书，枯柯、阿思郎都在二十八寨之列，今天询问当地人，虽然已经是永昌府的产业，可地方实际上隶属于顺宁府，莫非是设置流官后划给顺宁府的吗？又回忆起《一统志》、《永昌府志》二书，都说永昌的水向东流入峡口，流到枯柯后向东下流进澜沧江。我查看《姚关图说》，已经怀疑这种说法。来到这里向当地人询问地形，收揽这里的地理形势，然后了解到，这条水流流入峡口的山中，穿过天生桥，立即向东流到阿思郎，于是往南流经枯柯桥，渐渐往西南流，共四十里后下流到哈思坳，马上向南流到上湾甸，汇合姚关的水，又向南流到下湾甸，汇入猛多罗河，而潞江的江水向北折后迎着它流来，合流后向南流去。这个说法我四处查访后在猎彝姓杨的房主人那里得到了它，与亲眼所见的，《姚关图》所说的，都合得上，这才知道《一统志》与《永昌府志》的错误不浅。它的流向如果就在西南方与潞江合流，那么枯柯一个平川的水流，都是首尾向着永昌环绕，流经的地域北面到达都鲁坳南窝，南面到达哈思坳，都属于永昌才对，顺宁府与永昌府的分界不应当以大石头所在的山岭来划分，应当以枯柯所在的山岭来划分。

由岭头东南直下者三里，始望见江水曲折，南流川中。又下三里，乃抵江上。有铁锁桥横架江上，其制一如龙江曲石，而较之狭其半。其上覆屋五六楹，而水甚急。土人言，桥下旧有黑龙毒甚，见者无不毙。又畏江边恶瘴，行者不敢伫足。云其南哈思凹更恶(1)，势更甚于潞江，岂其峡逼而深坠故耶？其水自阿思郎东向出石崖洞，而西南入哈思坳峡中者，即永昌峡口山入洞之下流也。按阿思郎在猎彝北二十里，其北有南窝都鲁坳，则此坞极北之回环处也。逾岭而北，其下即为沧江东向之曲。乃知罗岷之山，西南下者尽于笔架，直南下者尽于峡口山，东南挟沧江而东，为都鲁南窝北脊，山从其东复分支焉。一支濒江而东；一支直南而下，即枯河之东岭也，为此中分水之脊，迤逦由湾甸、镇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2)，为孟定、孟艮诸彝，而直抵交趾者也。其濒江东去之支，一包而南，为右甸，再包而南，为顺宁、大侯即今之云州。焉

(3)。是坞南北二坳北都鲁，南哈思。相距四五十里，甚狭而深。濒江两岸俱田，惟僰彝、倮倮居之，汉人反不敢居，谓一入其地即“发摆”(4)，寒战头疼也。故虽有膏腴而让之彝人焉。

【注释】

(1)哈思凹：《游记》多作哈思坳，今作卡斯坳，傣语意为茅草很多的地方。在枯柯坝南缘，称卡斯街。

(2)迤逦由湾甸、镇康而南，界澜沧、潞江之中：“镇康”，诸本皆作“都康”。以地望考校，湾甸州南，澜沧江与潞江之间应为镇康州。

(3)大侯：此处诸本作“大猴”，但八月九日记作“大侯”，据改。明初为大侯长官司，宣德三年(1428)升为大侯御夷州，直隶布政司。万历二十五年(1597)更名云州，始属顺宁府管辖。

(4)发摆：俗称打摆子，即患恶性疟疾。

【译文】

由岭头往东南一直下走三里，这才望见江水曲曲折折向南流淌在平川中。又下行三里，才到达江边上。有座铁锁桥横架在江面上，桥的形制完全同龙川江的曲石桥一样，但比曲石桥窄了一半。桥上盖了五六间房子，但江水非常湍急。当地人说，桥下旧时有条黑龙，非常毒，见到的人没有不死的。又害怕江边恶性的瘴气，走路的人不敢停止脚步。说是这里南边的哈思凹更恶劣，瘴气的势头比潞江更厉害，难道是那里的峡谷狭窄而且深深下坠的缘故吗？那江水是从阿思郎石崖的洞穴中向东流出来，而后往西南流入哈思坳的峡中的，就是永昌峡口山流入山洞中的水流的下游了。据考察，阿思郎在猎彝北面二十里，阿思郎北面有南窝都鲁坳，是这个山坞最北边回绕之处了。越到山岭以北，山下就是澜沧江向东弯曲之处。这才知道罗岷山的山脉，往西南下延的在笔架山到了尽头，一直往南下延的在峡口山到了尽头，在东南方傍着澜沧江往东延伸的，成为都鲁坳南窝北面的山脊，山脉从这条山脊东面又分支了。一条支脉濒临江流往东延伸；一条支脉一直往南下延，就成为枯柯的东岭了，成为这一带分水的山脊，经由湾甸、都康逶迤往南延伸，隔在澜沧江、潞江的中

间，是孟定、孟艮各地彝人的区域，而后直达交趾。那濒临江流向东去的支脉，一条向南围绕，成为右甸，再向南围绕，成为顺宁府、大侯州。就是今天的云州。这个山坞有南北两个山坳，北面的是都鲁坳，南面的是哈思坳。相距四五十里，非常狭窄而且很深。濒江两岸全是农田，只有僰彝、倮倮族人居住在那里，汉人反而不敢居住，说是一进入那地方就“打摆子”，发冷、发抖、头痛。所以虽然有肥沃的土地却把它让给了彝人。

渡桥沿江西岸(1)，西南至哈思坳，共四十里而至亦登(2)；沿江东岸，东南逾冈入峡，六十里而至鸡飞。余初闻有热水溢于石盘中，盘复嵌于台上，皆天成者；又一冷水流而环之，其出亦异。始以为在亦登；问道亦登，又以为在鸡飞；问道鸡飞(3)，又以为瘴不可行，又以为茅塞无路，又以为其地去村远，绝无居人，晚须露宿。余辗然曰(4)：“山川真脉，余已得之，一盘可无问也。”遂从东大路上坡，向枯柯、右甸道。始稍北，遂东上一里，而平行西下之冈。三里，有墟茅三四在冈头，是为枯柯新街(5)。又东一里，有一树立冈头，大合抱，其本挺直(6)，其枝盘绕，有胶淋漓于本上(7)，是为紫梗树，其胶即紫梗也，初出小孔中，亦桃胶之类，而虫蚁附集于外，故多秽杂云。冈左右俱有坑夹之，北坑即从冈盘窟下，南坑则自东峡而出。于是南转东盘北坑，又半里转东，半里抵东峰下，乃拾级上跻。三里，始登南突之岭，始望见南峡两山壁夹，自东而西，从此西出，则盘壑而西注于江桥之南，同赴哈思之坳者。乃知其山之度脊，尚在岭之东上，不可亟问也。此坡之即为团霸营，盖土官之雄一方者，即枯柯之夜郎矣。于是循南峡而东蹑，又一里，再登岭头，有一家隐路南，其后竹树夹路。从树中东行一里，稍转而北，盘一南突之坳，又向上盘坡而东，有大树踞路旁，下临西出之涧。其树南北大丈余，东西大七尺，中为火焚，尽成空窟，仅肤皮四立，厚二尺余，东西全在，而南北俱缺，如二门，中高丈余，如一亭子，可坐可憩，而其上枝叶旁覆，犹青青也。是所谓“枯柯”者，里之所从得名，岂以此耶？由此又东二里，折而北，上一坡，盘其南下之坳。坳北有居庐东西夹峙，而西庐

茅檐竹径，倚云临壑，尤有幽思。其东有神宇踞坡间，闻鲸音鼓赛出绝顶间，甚异之。有一家踞路南，藩门竹径，清楚可爱。入问之，曰："此枯柯小街也。"距所上坡又二里矣。于是又东沿北坡平上。其南即西出深涧，北乃崇山，竹树蒙蔽，而村庐踞其端，东向连络不绝。南望峡南之岭，与北峰相持西下，而荞地旱谷，垦遍山头(8)，与云影岚光，浮沉出没，亦甚异也。北山之上虽高，而近为坡掩，但循崖而行，不辨其崇坠；而南山则自东西坠，而尽于江桥之南，其东崇巘穹窿，高拥独雄，时风霾蒙翳，出没无定，此南山东上最高之峰，自北岭东度，再突而起者也。沿之东行，南瞰深壑，北倚丛巘。又东二里有岐：一南下坞中，为垦壑之道；一北上丛岭，为庐坡之居；而路由中东行，南瞰下坳，有水出穴间。又东二里，下瞰南壑，有水一方倚北坡之上，路即由之北向而上，以有峡尚环而东也。北上里余，又转而东，盘北坳而东上坡，屡上不止，又七里而至中火铺。

【注释】

(1)渡桥沿江西岸："西岸"原作"东岸"，与下句重复，据"四库"本、丁本改。

(2)亦登：今作邑等，在昌宁县西境，柯街至昌宁的公路旁。

(3)鸡飞：今称鸡飞澡塘，在昌宁县西境鸡飞乡，澡塘河东岸，距县城西南17公里，有公路可通。传说过去有一个大石头压着一对金鸡，挣扎了一千多年，将大石挣开为两半，留下的石窝就是现在的金鸡窝温泉。大金鸡飞到英韬山，即今大鸡飞村，在今英韬；小金鸡落到澡塘河边，就是今小鸡飞村。鸡飞澡塘系一温泉群，在不到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怪石嶙峋，大小泉华如钟、如兽、如公母塔等。各泉眼高低不同，温度各异，有的高达90℃，有的仅40℃左右，著名的有蒸塘、小石锅、大石锅数处。蒸塘水温达90℃，可煮熟鸡蛋；小石锅形如一口铁锅大，也不断涌出高达90℃的沸泉；大石锅是位于古泉华顶部的石潭，约有见方大，潭底涌出50℃的热水，大旱之年也未干涸过。

(4)冁(chǎn)然：形容笑的样子。

(5)枯柯新街：今名柯街，在昌宁县西境。

(6)其本挺直："直"原作"植"，据"四库"本改。

(7)“其枝盘绕”二句：此即紫胶，至今仍为滇西南的特产。紫胶为紫胶虫的分泌物，云南干热地区紫胶虫的寄主树种甚多，紫梗树为紫胶虫的寄主树。

(8)垦遍山头：“垦”原作“恳”，据“四库”本改。下同。

【译文】

过桥后沿着江的西岸走，往西南到哈思坳，共四十里后到亦登；沿着江的东岸走，向东南越过山冈进入山峡，六十里后到鸡飞。我最初听说热水从石盘中溢出，石盘又嵌在石台上，都是天然形成的；另外有一条冷水环绕着石台流淌，冷水的流出也很奇异。开始时以为是在亦登；打听去亦登的路，又认为是在鸡飞；打听去鸡飞的路，又认为有瘴气不能走，又认为茅草塞路无路可走，又认为那地方离村庄远，荒绝没有居民，晚上必须露天住宿。我灿然一笑说；“山川的真实脉络，我已经得到了，一个石盘可以不去过问了。”就从东边的大路上坡，走向去枯柯、右甸的路。开始时稍向北，于是往东上行一里，而后平缓前行在向西下垂的山冈上。三里，有三四间赶集用的茅屋在冈头上，这是枯柯新街。又向东一里，有一棵树竖立在冈头，大有一抱粗，树干挺直，树枝盘绕，有胶汁湿淋淋地在树干上滴下来，这是紫梗树，它的胶汁就是紫梗了。最初从小孔中流出来，也是桃胶一类的东西，但虫子蚂蚁附着聚集在外边，所以有很多杂物脏东西。山冈左右都有坑谷夹住山冈，北面的坑谷就从山冈向下盘绕成洞窟，南面的坑谷则从东面的峡谷中出去。于是由南转向东绕着北面的坑谷走，又行半里转向东，半里抵达东峰下，就顺着石阶逐级上登。三里，才登上向南突的山岭，开始望见南面的峡谷中，两面的山墙壁样夹立，自东向西延伸，从此地向西出去，就是盘绕在壑谷中往西流注到江桥的南边，一同奔流到哈思坳的水流。才知道这里的山延伸而过的山脊，还在山岭东面的上方，不可急着去过问了。这条山坡之上就是团霸营，大概是称雄一方的土官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枯柯的夜郎国了。从这里沿着南面的峡谷向东上登，又行一里，再次登上岭头，有一家人隐藏在道路南边，房屋后边竹丛树木夹住道路。从树丛中往东

行一里，稍转向北，绕过一个南突的山坳，又向上绕着山坡往东走，有棵大树盘踞在路旁，下临西边流出来的山涧。这棵树南北大一丈多，东西大七尺，中间被火烧过，完全成了空洞，仅有四面的树皮立着，厚二尺多，东西两面全部在，可南北两面都缺失了，如同两道门，门中高一丈多，如一座亭子，可以坐着歇息，而且树上的枝叶向四旁下覆，还是青青的。这就是所谓的枯柯了，枯柯里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难道是由于这棵树吗？由此处又向东二里，折向北，登上一条坡，绕过那南下的山坳。山坳北边有居民房屋东西两面夹峙，而西边的房屋是茅草房，竹丛小径，背靠白云，下临壑谷，尤其富于幽雅的情思。房屋东边有神庙盘踞在山坡上，听见祭神的钟鼓声出在绝顶间，对此十分奇怪。有一家人盘踞在路南，篱笆门外竹丛小径，清雅可爱。进门问路，说："此地是枯柯小街。"距离所上的山坡又是二里了。于是又向东沿着北面的山坡平缓上爬。山坡南面就是向西出去的深涧，北面是高山，竹林树丛密蔽，而村庄房屋盘踞在坡头，面向东，连接不断。向南望去，峡谷南边的山岭，与北峰相持向西下延，而种着荞麦旱谷的山地，垦遍山头，与山间是云雾光影，一同出没沉浮，也是非常奇异了。北山的上面虽然高，但近处被山坡挡住，只是沿着山崖前行，分辨不出它的高处深处；而南山则是自东往西下坠，而后在江桥的南边到了尽头，南山东面穹隆的高峰，高高拥立，独自称雄，这时山风夹着雾霾一片迷茫，出没不定，这是南山东面上方最高的山峰，是起自北岭往东延伸，再次突起的山峰。沿着这座高峰往东行，俯瞰南面深深的壑谷，北边紧靠成丛的峰峦。又向东二里有岔路：一条往南下到山坞中，是去壑谷中垦种的路；一条向北上登成丛的山岭，是居民房屋所在的山坡，而路由中间往东行，俯瞰南面的山坳，有水从洞穴中流出来。又向东二里，向下俯瞰南面的壑谷，有一池水紧靠北面的山坡之上，道路就经由水池向北上走，是因为还有峡谷向东环绕。往北上走一里多，又转向东，绕着北面的山坳往东上坡，屡屡上走不停，又行七里后来到中火铺。

其坡南突最高，中临南峡之上，峡脊由其东南环而西下。于坡之

对崖，南面复耸一峰，高笼云雾间，即前所望东畔穹窿之顶也。自枯柯江桥东沿峡坡迤逦而上，约三十里矣。踞坡头西瞰江桥峡中，其水曲折西南下，松子山北环之岭，东北而突为猎彝之岭，峡南穹窿之峰，又南亘分支西绕，横截于江桥坞之南，西至哈思坳。坳之南复有小支，自猎彝西南湾中东突而出，与横截坞南之山凑，西南骈峙如门。门内之湾，即为哈思坳，门外又有重峰西障，此即松子山南下之脊，环石甸于西者也(1)。自此坡遥望之，午雾忽开，西南五十里历历可睹。

【注释】

(1)石甸：即今施甸，元置石甸长官司，明代虽已改为施甸长官司，但仍俗称石甸。

【译文】

这条山坡南突的最高处，位于中间下临在南面的峡谷之上，峡谷旁的山脊由山坡东南向西环绕下延。在山坡对面的山崖上，南面又耸起一座山峰，高高笼罩在云雾间，就是先前望见的东面穹隆的山顶了。自枯柯江桥往东沿着峡谷山坡逶迤上走，大约三十里了。坐在坡头向西俯瞰峡中的江桥，峡中的江水向西南曲折下流，松子山往北环绕的山岭，在东北方突起成为猎彝所在的山岭，峡谷南面穹隆的山峰，又向南绵亘分支向西环绕，横截在江桥所在山坞的南边，西面到达哈思坳。哈思坳的南面又有条小支脉，自猎彝西南的山湾中向东突出来，与横截在山坞南边的山会合，在西南方像门一样对峙。门内的山湾，就是哈思坳，门外又有重重山峰挡在西面，这就是松子山向南下延的山脊，环绕在石甸西面的山了。从这条山坡遥望群山，中午雾气忽然散开，西南五十里开外可以历历在目。

坡之东有瓦室三楹，踞冈东南，两旁翼以茅屋，即所谓中火铺。有守者卖腐于中，遂就炊汤而饭。及出户，则浓雾自西驰而东，其南峡近岭俱不复睹。东下半里，渡一脊，瞰其南北二峡，环坠如阱，而

丛木深翳，不见其底，当犹西下而分注江桥南北者也。其脊甚狭，度而东，复上坡，山雨倏至。从雨中涉之，得雨而雾反霁。一里余，盘崖逾坳，或循北峰，或循南峰，两度过脊，始东上。沿北坡而东，一里余，又陟一南突最高之岭，有哨房一龛踞其上，是为瓦房哨。于是南临南峡，与峡南穹窿之顶平揖而对瞰矣。至是雨晴峰出，复见峡南穹顶直南亘而去，其分支西下者，即横截坞南之冈，西与哈思坳相凑成门者也。穹顶东环之脉，尚从东度，但其脊稍下，反不若西顶之高，皆由此北坡最高之岭，东下曲而度脉者。始辨都鲁坳东所分南下之脊，至此中突，其分而西者，为中火铺、枯柯寨之岭；其曲而东降者，度脊南转西向而突为穹窿之顶。此分水之正脉也。

【译文】

山坡的东面有三间瓦房，盘踞在山冈的东南方，两旁像翅膀样排列着茅草屋，这就是所谓的中火铺。有守铺的人在房子中卖豆腐，于是就着火烧汤吃饭。到出门时，就见浓雾自西向东奔涌，这里南面的峡谷和近处的山岭都不再看得见了。往东下行半里，越过一条山脊，俯瞰山脊南北的两条峡谷，环绕深坠，如同陷阱，而林木深深密蔽，看不见峡底，应当仍然是向西下流后分别流入江桥南北两面的水流了。那山脊非常狭窄，过到东面，又上坡，山雨突然来临。在雨中涉水，遇到雨后雾气反而散开。一里多，绕过山崖穿越山坳，有时沿着北峰走，有时沿着南峰走，两次越过山脊，开始向东上走。沿着北面的山坡往东行，一里多，又跋涉一座向南突的最高的山岭，有一间哨房盘踞在岭上，这是瓦房哨。在这里，南边面临南面的峡谷，与峡谷南面穹隆的山顶平视作揖、相对远看了。到这时雨后天晴，山峰显现出来，又看见峡谷南面穹隆的山顶向正南方绵亘而去，山脉分支向西下延的，就是横截在山坞南面的山冈，在西面与哈思坳互相会合形成门的山了。穹隆山顶往东环绕的山脉，还向东延伸，但延伸的山脊略低一些，反而不如西面的山顶那样高，这都是由此地北面山坡上最高的山岭，向东曲折往下延伸的山脉。这才分辨清楚，都鲁坳东面分支

往南下延的山脊，延到此地从中突起，山脉分支向西延伸的，是中火铺、枯柯寨所在的山岭；山脉曲折向东下降的，延伸的山脊由南转向西后突起成为穹隆的山顶。这是分水岭的主脉。

由瓦房哨东下半里，复东度脊，始见北峡坠坑，为东北而下右甸之上流，是北水之所分也，而南水犹西下南峡。又东度两脊，穿两夹岭，一里，复盘南岭之阴而上。其处深木丛篁，夹坡笼坳，多盘北坑之上。又一里，南转而凌其西下之坳，始逾南峡上流，从其东涉冈东上，始逾南渡之脊，此分水正脉所由度而西转者也。又东一里，有草龛踞北冈，是为草房哨。从其东又东北下一里，稍转而东南半里，有脊又南度而东转，此右甸南环之岭所由盘礴者也。于是东向而下二里余，下度一曲，有小水北下成小溪，小桥横涉之。又东逾一冈，共下四里，始南峡成溪，遂望见右甸城在东坞中，有岐从东北坡去，而大道循南峡东向平下。二里，南峡中始有村庐夹坞，舂杵之声相应。又南三里，遂出坡口，乃更下一里而及坡麓。路由田塍中东南行，望见右甸之城(1)，中悬南坡之下，甸中平畴一围，聚落颇盛。四面山环不甚高，都鲁坳东分之脉，北横一支，直亘东去，又南分一支，南环右甸之东；草房哨南度之脉，东环右甸之南，从甸南界东北转，与甸东界南环之支凑；甸中之水，东向而破其凑峡，下锡铅去。甸中自成一洞天，其地犹高，而甸乃圆平，非狭嵌，故无热蕴之瘴，居者无江桥毒瘴之畏，而城庐相托焉。由塍中行，共四里，入其北门。暮宿街心之葛店。葛，江西人。

【注释】

(1)右甸：明有广邑州，直隶云南布政司，治所在今昌宁县西隅的广邑寨，又作广益。正统元年(1436)徙广邑州治于右甸。右甸城在坝子中的小山上，建于万历年间，为砖城，即今昌宁县治南门街和北门街所包围的老城部分。今仍俗称右甸城。

【译文】

由瓦房哨往东下行半里，再向东越过山脊，才看见北面峡谷深坠的坑谷，是从东北下流到右甸水流的上游，这是北面分流的水，而南面的水仍然向西下流进南面的峡谷中。又向东翻越两条山脊，穿过两面夹立的山岭，一里，再绕着南岭的北面往上走。此处满是深树丛竹，夹住山坡，笼罩着山坳，多数围绕在北面的坑谷之上。又行一里，向南转后登上那往西下延的山坳，开始穿越南面峡谷的上游，从峡谷东面向东上登山冈，这才越过向南延伸的山脊，这是分水岭的主脉延伸向西转的山脊。又向东一里，有草房盘踞在北面的山冈上，这是草房哨。从草房哨东边又往东北下走一里，稍转向东南行半里，有条山脊又向南延伸后向东转，这是右甸南面环绕的山岭盘绕延伸而来的山脊。从这里向东下行二里多，下走越过一个山弯，有小水流向北下流形成小溪，小桥横向涉过溪流。又往东越过一座山冈，共下走四里，南面峡谷中开始形成溪流，于是望见右甸城在东面的山坞中，有条岔路从东北方的山坡上去，而大路沿着南面的峡谷向东平缓下行。二里，南面的峡谷中开始有村庄房屋夹住山坞，杵臼舂捣谷米的声音互相应和。又向南三里，便出了坡口，于是再下走一里后来到坡脚。道路经由田野中往东南行，望见右甸的城墙，当中悬在南面的山坡之下，甸子中间是圆圆的一片平旷的田野，聚落非常兴盛。四面环绕的山不怎么高，都鲁坳东面分支的山脉，北面横出一条支脉，一直向东绵亘而去，又在南面分出一条支脉，向南环绕在右甸的东面；草房哨往南延伸的山脉，向东延伸环绕在右甸的南面，从甸子南部向东北转，与甸子东部往南环绕的支脉凑拢；甸子中的水流，向东冲破那凑拢的峡谷，下流到锡铅去。甸子中间自成一处洞天，这里的地势仍然很高，但甸子是圆形的平川，不是狭窄深嵌之地，所以没有酷热蕴涵的瘴气，居民没有江桥那样恶毒瘴气的畏惧，而城池房舍互相依托。由田野中前行，共四里，进入右甸城北门。天黑住在街心葛家客店。姓葛的，是江西人。

右甸在永昌东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一百三十里。其东北邻莽水之境(1)，正与芦塘厂对(2)；其西南邻鸡飞之境，正与姚关对。其正南

与湾甸对，正北与博南山对，正西与潞江安抚司对，正东与三台山对。数年前土人不靖，曾杀二卫官之莅其地者，今设城，以顺宁督捕同知驻守焉。城不大而颇高，亦边疆之雄也。

【注释】

(1)莽水：今作漭水，在昌宁县东北境。

(2)芦塘厂：即炉塘厂，又称铜矿厂，在今永平县南境，详《滇游日记八》。

【译文】

右甸在永昌东面一百五十里，在顺宁西面一百三十里。右甸东北邻境莽水的地域，正好与芦塘厂相对；右甸西南邻境鸡飞的地域，正好与姚关相对。右甸正南方与湾甸相对，正北方与博南山相对，正西方与潞江安抚司相对，正东方与三台山相对。几年前土人不安定，曾经杀了两个治理此地的卫所军官，如今建了城，派顺宁府的督捕同知驻守此地。城不大但相当高，也算是边疆的雄关了。

初二日　晨起，雾色阴翳。方觅饭而夫逃。再觅夫代行，久之不得。雨复狎至(1)，遂郁郁作记寓中者竟日。

【注释】

(1)狎(xiá)：更迭，交替。

【译文】

初二日　早晨起床，天气浓雾阴蔽。正在找饭吃可脚夫逃走了。再去找脚夫来代替上路，很久找不到。雨又交替着来临，就闷闷不乐地在寓所中写了一整天的日记。

初三日　雨复霏霏，又不得夫，坐邸楼郁郁作记竟日。其店主葛姓者，乃市侩之尤，口云为觅夫，而竟不一觅，视人之闷以为快也。

【译文】

初三日　雨又霏霏下起，又找不到脚夫，坐在客店的楼上郁郁不欢地写了一整天日记。那店主姓葛的，是个极其市侩的人，口中说是为我找脚夫，但居然不去找一次，坐视别人的烦心事以为快乐。

初四日　早雾而晴。顾仆及主人觅夫俱不足恃，乃自行市中。是日为本甸街子。仍从北门内南转冈脊，是为督捕同知公署，署门东向，其南即往南门街，而东则曲向东门街，皆为市之地也。余往来稠人中，得二人，一担往顺宁，一驼往锡铅，皆期日中至葛寓，余乃返。迨午，往锡铅驼骑先至，遂倩之；而往顺宁者亦至，已无及矣。乃饭，以驼骑行。

【译文】

初四日　早晨下雾后晴开，顾仆和店主人去找脚夫都不值得依赖，只好自己走到集市中。这一天是本甸的街子天。仍然从北门内向南转到冈脊上，这里是督捕同知的衙门，衙门大门面向东，衙门南面就是通往南门的街道，而东边就是转向东门的街道，都是集市所在的地方了。我往来于稠密的人群中，找到两个人，一个挑担子前往顺宁府，一个用马匹驮物去锡铅，都约定中午到葛家寓所，我这才返回来。到了中午，前往锡铅驮物的马匹先来到，便请了他；而后前往顺宁府的人也来了，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吃饭，用马匹驮物上路。

出东门，循南坡东向半里，涉东来之坞，渡小溪东，山冈渐折而东南，行四里，遂临东坞。东坞者，右甸东南落水之坞尾也。城北大甸圆而东南开此坞，南北西三面之水，皆合而趋之。路临其西坡，于是南转二里余，又涉二东北注之坑，复依南麓东行二里余，上北突之嘴，则甸东之山，亦自北南环，与嘴凑峡，于是相对若门，而甸水由其中东注焉。此甸中第一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一重东环南下之分支，虽不峻，而蜿蜒山顶，地位实崇也。

【译文】

出了东门，沿着南面的山坡向东半里，涉过东面来的山坞，渡到小溪东面，山冈渐渐折向东南，行四里，便下临东面的山坞。东面的山坞，是右甸东南落水的山坞末端。城北的大甸子圆圆地伸向东南敞开这个山坞，南、北、西三面的水流，都合流后流向这里。道路下临山坞西面的山坡，从这里向南转二里多，又涉过两条向东北流注的坑谷，再傍着南麓往东行二里多，登上北突的山嘴，就见甸子东面的山，也是自北向南环绕，与山嘴凑拢成为峡谷，与这里相对，像门一样，而甸子中的水，经由峡中往东流淌。这是甸子中锁住东面的第一重要地，也是右甸东面第一重向东环绕往南下延的分支，虽不险峻，但蜿蜒在山顶，地势实际上很高。

逾嘴东稍下，凑峡之外，复开小坞而东，水由其底，路由其南坡之半。又东二里余，有数家倚坡，北向坞而庐。过此东南下，有水自南峡出，涉之，上其东坡，遂循坡之南峡东南上，水流其冈北，路由其冈南，于是始不与水见。又东南循冈三里，盘一北下之坳而上冈头，是为玉璧岭。其岭自南北突，东西俱下分为坑，有两三家住峰头。时日尚高，以前路无可止，遂歇。

【译文】

越过山嘴往东稍下走，凑拢的峡谷之外，又向东敞开一个小山坞，水流经山坞底，道路经由山坞南面山坡的半中腰。又往东行二里多，有几家人紧靠山坡，面向北边的山坞建了房。路过此地往东南下行，有水流自南面的峡中流出来，涉过流水，上登峡谷东面的山坡，于是沿着山坡南面的峡谷向东南上坡，水流淌在这座山冈的北面，路经由这座山冈的南面，到这里开始不与水流见面。又往东南沿着山冈走三里，绕过一个从北面下来的山坳后登上冈头，这是玉璧岭。此岭自南向北突，东西两面都分别下陷成坑谷，有两三家人住在峰头。这时太阳还很高，因为前面的路上无处可住，便休息了。

初五日　平明起，饭而行，宿雾未收。下其东坑，涉之，复东南上一里，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四里，度其北过之脊，仍循峡东下，行夹冈之南。二里余，又稍下，涉北出之水，又循东来之峡，而行夹冈之南。东向二里，复度其北过之脊，于是从脊北东行之支，东向行其上。半里，有两三家夹道，是为水塘哨。由此东南行山夹间，五里，始坠坡而下。其右又坠一峡东下，其左路再随崖东下者二里，西临右峡之上。而路左忽坠一坑，盘阱而下者二丈，有水沉其底，长二丈，阔八尺，而狭处仅二尺，若琵琶然，渊然下嵌。左倚危壁，右界片栈，而外即深峡之下盘者，不知此水之何以独止也。由其南又半里，而蹑嘴下坠者半里，左崖之端遂尽，而右峡来环其前。还望左崖尽处，丛石盘崖，俨如花簇，而右崖西界大山，亦悬屏削于重树间，幽异之甚。由峡底又东南行一里，其峡外束如门。披门南出，稍转东而下坡，半里，有水自东曲而西，大木横架其上，南度之，是为大桥。桥下水即右甸下流(1)，东行南转，至是西折过桥，又盘西崖南去，已成汤汤之流。桥南沿流之峡，皆随之为田，而三四家倚桥南东坡上，有中火之馆。此右甸第二重东锁之钥，亦为右甸东第二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与东南行大脊右甸相对成峡，夹溪南去者也。

【注释】

(1)“桥下水”句：此即今右甸河。

【译文】

初五日，黎明起床，饭后上路，夜间的雾气还未收去。下到岭东的坑谷中，涉过坑谷，再往东南上走一里，又沿着东面来的峡谷，前行在夹立山冈的南面。向东四里，越过那北面延伸过来的山脊，仍然沿着峡谷往东下走，行走在夹立山冈的南面。二里多，又稍下走，涉过北面流出来的水，又沿着东面来的峡谷，前行在夹立山冈的南面。向东二里，再次越过那北面延伸过来的山脊，于是从山脊北面向东延伸的支脉，向东行走在山头上。半里，有两三家人夹住道路，这里是

水塘哨。由此地往东南前行在两山相夹间，五里，开始坠下山坡。山坡右边又有一条山峡向东下坠，山坡左边道路再次顺着山崖往东下走二里，西边下临右边峡谷的上方。而路的左边忽然陷成一个深坑，绕着陷阱下去二丈，有水沉在坑底，长二丈，宽八尺，而狭窄处仅有二尺，好像琵琶的样子，渊深下嵌。左边靠着高险的石壁，右边隔着一片栈道，而外边就是在下方盘绕的深峡，不知这里的水为什么唯独能静止不流。由深坑南边又行半里，而后上登山嘴下垂处半里，左边山崖的前端于是到了尽头，而右边的峡谷过来环绕在这里的前方。回头望左边山崖的尽头处，岩石成丛山崖盘绕，俨然像花簇，而右边山崖西面的一列大山，也像陡削的屏风高悬在重重树林之间，幽深奇异之极。由峡底又往东南行一里，这条峡谷外边紧束如门。穿过门向南出来，稍转向东后下坡，半里，有水流自东向西弯曲，大树横架在流水上，向南过桥，这是大桥。桥下的水就是右甸河的下游，向东流淌转向南，流到这里向西折过桥下，又绕过西面的山崖向南流去，已成为浩浩荡荡的河流。桥南沿着河流的峡谷，都顺着河流开垦成农田，而三四家人紧靠在桥南东面的山坡上，有中途做饭的客馆。这里是右甸锁住东面的第二重要地，也是右甸东面第二重向东环绕往南下延的分支，是与向东南延伸的大山脊右甸相对形成峡谷，夹住溪流往南延伸而去的山。

由桥南即蹑东南坡而上，水由峡直南去，路蹑坡东南升。一上者二里，凌岭头。西望夹溪之山，稍南有破峡从西来者，即水塘哨西下之水也；其南夹水一支，亦至是东尽，而有寨盘其上焉；其又南一支，嶙峋独耸，上出层峦，是为杜伟山。此乃右甸南东来之正脊，自草房哨度脉至此，更崇隆而起，转而直南去，而东夹此溪，其脊乃东南下老龙，自云州南下，分澜沧、潞江之脊，而直下交南者也。所望处尚在寨盘顶之东北，从此更夭矫南向，夹溪渐上，又二里而隔溪与寨盘之顶对。又二里，降坡南下，穿坳而东，见其东又坠为小坑，路下而涉之。一里，又南逾东坡西环之坳。又一里，有数家倚东坡而居，其东又有一溪自东北来，环所庐之坡而注西峡，西峡水自北南

下，与此水夹流而合于坡南。此坡居庐颇盛，是为小桥(1)，正西与杜伟山对。遥望杜伟山自西北来，至此南转，其挟臂而抱于西南者，皆湾甸州之境，水亦皆西南流；其北峡与寨盘之顶夹而东出者，皆顺宁之境，水皆东南流。则此山真一方之望，而为顺宁、湾甸之东西界者也。

【注释】

(1)小桥：即今昌宁县小桥街，有小桥温泉。

【译文】

由桥南立即踏着东南的山坡往上爬，水由峡中一直往南流去，路沿着山坡向东南上升，一口气上登二里，登上岭头。远望西边夹住溪流的山，稍往南处有冲破峡谷从西面流来的溪流，就是水塘哨向西下流的溪水了；溪流南边夹住溪水的一条支脉，也是到了这里便到了东面的尽头，有寨子盘踞在山上；它再南边的一条支脉，怪石嶙峋，独自高耸，向上高处层层山峦，这是杜伟山。这是右甸南面往东延伸来的主脊，山脉自草房哨延伸到此地，更加高高隆起，转向正南延伸而去，而在东面夹住这条溪流，这条山脊是往东南延伸的主脉，自云州往南下延，是澜沧江、潞江分水的山脊，而后一直下延到交趾南部。我站着望的地方还在山寨盘踞的山顶的东北方，从此地起更加气势夭矫地向南而去，夹住溪流渐渐上走，又行二里后隔着溪流与山寨盘踞的山顶相对。又行二里，从坡上往南下降，穿过山坳往东走，看见山坳东边又下陷成小坑，路下行涉过小坑。一里，又向南穿越东面的山坡向西环绕的山坳。又行一里，有几家人紧靠东面的山坡居住，村东又有一条溪水自东北流来，环绕过房屋所在的山坡后注入西面的峡谷，西面峡谷中的水自北向南下流，与这条溪水相夹而流，而后在山坡南面合流。这条山坡上的居民房屋十分兴盛，这是小桥，正西方与杜伟山相对。遥望杜伟山从西北方延伸而来，延到此地向南转，在这里的西南方山脉像手臂一样围抱的地方，都是湾甸州的辖境，流水也

都是向西南流；这里北面的峡谷与山寨盘踞的山顶相夹向东出去的地方，都是顺宁府的辖境，流水都是向东南流。那么这座山真正是这一片地方最重要的山，而且是顺宁府、湾甸州东西分界的山。

饭于村家，大雨复至，久而后行。由坡东下，渡北来之溪，小石梁跨之。所谓小者，以别于大溪之桥也。复东南上，隔溪对杜伟山而南，下瞰西峡之底，二流相合，盘壑南去。此山为右甸东第三重东环南下之分支，为锡铅之脉者也。南五里，或穿岭而左，见岭东近峡坠坑，其远峰又环峙而东，又或分而南；穿岭而右，见岭西近峡，西溪盘底，杜伟骈夹。如是二里，乃坠其南坡，或盘壑西转，或蹑坳东折，或上或下，又五里，有两三家当坳而庐，是为兔威哨。于是再上其东坡，则东西壑皆可并睹矣。西壑直逼西麓而长，以杜伟西屏也；东壑遥盘东谷，其下丛沓，而犹不见底。其东北有横浮一抹者，此挟江澜沧而东南之岭也；其正东有分支南抱者，此中垂而为顺宁之脉也。从岭渐下，或左或右，岭脊渐狭。四里，始望见东坞有溪，亦盘折其底，与西峡似；而西界外山，自杜伟顶南，其势渐伏，又纡而南，则东转而环其前；东界外山则直亘南向，与东转前环之岭凑。问东西峡水，则合于锡铅之前，而东南当凑峙之峡而去。问顺宁之道，则逾东界之岭而行；有道逾前山南环之岭者，为猛峒道(1)，从猎昔、猛打渡江而至兴隆厂者也(2)。于是从冈脊转东行。其脊甚狭，又二里，西峡之溪直逼南麓下，而东峡溪亦近夹，遂如堵墙上行。又东二里，又东南下者二里，坡尽而锡铅之聚落倚之(3)。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三重之尽处也。其前东西二溪交会，有温泉当其交会之北涘，水浅而以木环其四周，无金鸡、永平之房覆，亦无腾越、左所之石盘，然当两流交合之间而独有此，亦一奇也。

【注释】

(1)猛峒：今作勐统，在昌宁县东南隅。

(2)猛打：据《游记》本月九日载：云州“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则猛打江即今南丁河，猛打应在南丁河北岸，兴隆厂应在南丁河以

南。

(3)锡铅：今作习谦，在凤庆县西隅。

【译文】

在村中农家吃饭，大雨又来临，很久后才上路。由坡上向东下坡，渡过北面来的小溪，小石桥跨过溪流。所谓的小，是为了与大溪上的桥区别。再向东南上走，隔着溪流面对着杜伟山往南行，下瞰西面峡谷的谷底，两条溪流互相汇合，盘绕着壑谷向南流去。这里的山是右甸东面第三重向东环绕往南下延的分支，是成为锡铅的山脉的山。向南五里，有时穿越到山岭左边，看见岭东近处的峡谷下坠成深坑，那远峰又在东面环绕耸峙，又有的山分支向南延伸；穿越到山岭的右边，看见岭西近处的峡谷，西面的溪流盘绕在峡底，杜伟山并列夹峙。如此二里，就坠下岭南的山坡，有时绕着壑谷向西转，有时踏着山坳向东转，时上时下，又行五里，有两三家人在山坳中建了房，这是兔威哨。于是再上登兔威哨东面的山坡，就见东西两面的壑谷都可以一起看到了。西面的壑谷直逼西边的山麓而且很长，以杜伟山作为西面的屏障；东面的壑谷远远盘绕成东面的山谷，壑谷下方成丛杂沓，还仍然看不见底，此地东北方有一抹横浮着的山，这是夹住江流澜沧江往东南延伸的山岭；此地的正东有分支向南围抱的山，这是从中间下垂后成为顺宁府的山脉。从岭上渐渐下走，时左时右，岭脊慢慢变窄。四里，才望见东面的山坞中有溪流，也是盘绕曲折在山坞底，与西面的峡谷相似；而西面外围的山，自杜伟山顶以南，山势逐渐低伏，又向南迂曲，就向东转后环绕在杜伟山前；东面外围的山则是一直向南绵亘，与向东转往前环绕的山岭凑在一起。打听到东西两面峡谷中的水，就在锡铅的前边合流，往东南在凑拢对峙的峡谷中流去。打听去顺宁府的路，则是翻越东面的山岭走；有道路越过前面的山向南环绕的山岭的，是去猛峒的路，是从猎昔、猛打渡江后到兴隆厂的路。于是从冈脊上转向东行。冈脊非常狭窄，又行二里，西面峡谷中的溪流直逼南面的山麓下，而且东面峡谷中的溪流也在近处相

夹，于是便如同在一堵墙上行走。又向东二里，又往东南下走二里，山坡完后就见锡铅的聚落紧靠着山坡了。这是右甸东面分支往南下延的第三重山的尽头处了。村前东西两条溪流交汇，有温泉在溪流交汇的北岸，水浅，用木头环绕在温泉四周，没有金鸡村、永平那样的房屋覆盖，也没有腾越、左所那样的石盘，不过正处在两条溪流交汇处的中间却仅有此处了，也是一个奇观。

是日下午至，驼骑税驾逆旅，先觅得一夫，索价甚贵，强从之，乃南步公馆，即锡铅驿也。按《旧志》作“习谦”。土人谓出锡与铁，作“锡铅”。返饭于肆，亟南由公馆侧浴于温泉(1)，暮返而卧。

【注释】

(1)温泉：明代在今昌宁、凤庆两县间的古道沿线有阿柱村温泉和西添村温泉。阿柱村温泉即今昌宁县小桥街温泉，该处今设温泉乡。西添村温泉即徐霞客所记锡铅温泉。清代后期以来无锡铅温泉记载，可能因自然或认为原因破坏。近年该温泉被重新发现，证明徐霞客的记录不诬。

【译文】

这天下午来到后，驮物的马匹投宿客店，先找到一个挑夫，要价太贵，勉强依从了他，于是向南步入公馆，就是锡铅驿了。据考察，旧志书写作“习谦”。当地人认为是出产锡矿与铁矿，称作“锡铅”。返回来在客店中吃完饭，急忙往南经由公馆侧边到温泉洗澡，天黑返回来睡下。

初六日　晨起而饭。其夫至，付钱整担而行；以一饭包加其上，辄弃之去，遂不得行。余乃散步东溪，有大木横其上为桥，即顺宁道也。仍西上公馆，从其西南下西溪，是为猛峒道。有茅茨丛北冈上，是为锡铅街子。问得一夫，其索价亦贵甚，且明日行，遂返邸作记。

【译文】

初六日　早晨起床后吃饭。那个挑夫来到，付钱后整理担子上

路；把一包饭加在担子上，他立即抛下担子离开了，终于不能成行。我就到东溪边散步，有大树横放在溪流上当做桥，这就是去顺宁府的路了。仍然向西上到公馆，从公馆的西南下到西溪，这是去猛峒的路。有茅屋丛集在北面的山冈上，这是锡铅街子。问到一个挑夫，他要价也非常贵，并且是明天走，于是返回客店写日记。

初七日　前弃担去者复来，乃饭而同之行。从公馆东向下，涉东溪独木桥，遂东上坡。半里，平行坡上，或穿坳而南，或穿坳而北，南北皆深坑，而路中穿之。东去二里余，沿南崖北转，半里，穿西突之坳，半里，复东逾岭而南，半里，又出南崖上。于是见南壑大开，壑中支条崩叠，木树茸茏，皆出其下，而锡铅南山，其南又叠一支，纡而东南下，以开此壑。所陟山东自东大山分支，西突此冈，为锡铅东锁钥，直西南逼凑南山，水下其中甚束，至此而始出东壑也。瞰南倚北，又二里，见冈北亦嵌为东西坞，闻水声淙淙，余以为即西下锡铅东溪者，而孰知从倚北之岭已分脊，此坞且东南下矣。于是反倚坡北下，共半里而涉一桥，度坞中水，是为孟祐之西溪(1)，其水南出前坞，与锡铅之水合于孟祐之南，所谓孟祐河者也(2)。涧之东，居庐叠出，有坡自北来悬其中，一里，东向蹑其上，当坡而居者甚盛；又东转，再盘一坡，共一里，又有居庐当坡，皆所谓孟祐村矣。此右甸东分支南下第四重之尽处也。于是又见一溪自东坞出，环坞而前，与西溪交盘南壑中。南壑平开，而南抵南山下，锡铅之水沿其北麓，又破峡东南去，东南开峡甚遥，而溪流曲折其间，直达云州旧城焉。

【注释】

(1)孟祐：今作勐佑，在凤庆县西境。

(2)孟祐河：源自昌宁，今称右甸河；勐佑以下今仍称勐佑河，又称南桥河。

【译文】

初七日　前一天抛下担子离去的人又来了。就吃了饭同他上路。

从公馆向东下走，涉过东溪的独木桥，就向东上坡。半里，平缓行走在山坡上，有时穿越到山坳的南边，有时穿行在山坳的北边，南北都是深坑，而路从中间穿过山坳。向东去二里多，沿着南面的山崖向北转，半里，穿过向西突的山坳，半里，再向东越过山岭往南走，半里，又到了南面的山崖上。在这里看见南面的壑谷十分开阔，壑谷中条状的支峰崩塌叠累，树木蒙茸葱茏，都出现在脚下，而锡铅的南山，南山的南面又叠起一条支脉，迂曲着往东南下延，所以敞开这个壑谷。我所上登的山东面自东大山分支，向西突为这座山冈，是锡铅东面的地理要地，一直向西南逼近南山，水下流在壑谷中非常狭窄，流到此地后开始流出东面的壑谷。俯瞰着南面的壑谷紧靠着北山，又行二里，看见山冈北面也下嵌成东西向的山坞，听见水声淙淙，我以为就是向西下流进锡铅东溪的水流，可谁知从紧靠着的北面的山岭已经是分水的山脊，这个山坞中的水将要向东南下流了。于是反向背靠山坡往北下行，共半里后涉过一座桥，越过山坞中的水，这是孟祐的西溪，溪水往南流到前方的山坞，与锡铅的水流在孟祐的南边合流，就是所谓的孟祐河了。山涧的东边，居民房屋层层叠叠地出现，有条山坡从北边来悬在山坞中，一里，向东踏着山坡上走，在坡上居住的人家非常众多；又向东转，再绕过一条山坡，共一里，又有居民房屋位于坡上，都是所谓的孟祐村了。这是右甸东面分支往南下延第四重山的尽头处了。在这里又看见一条溪流自东面的山坞中流出来，环绕在山坞中往前流，与西溪交相盘绕在南面的壑谷中。南面的壑谷平旷开阔，往南抵达南山下，锡铅的水流沿着南山的北麓，又冲破峡谷向东南流去，东南开阔的山峡非常遥远，而溪流曲折流淌在山峡间，一直流到云州的旧城。

由村东即循峡北入东坞，一里东下，度峡中桥。其桥东西跨溪上，上覆以亭，桥内大水自东北透峡出，桥外小水自东南透峡出。过桥东向，缘西垂之岭上，其上甚峻，曲折梯危，折而左，则临左峡，折而右，则临右峡，木荫藤翳，连幄牵翠，高下亓蔽，左右叠换，屡屡不已。五里渐平，则或沿左坡，或沿右坡，或陟中脊，脊甚狭，而

左右下瞰者，亦与前无异也。又三里，则从坡右稍下。约一里，陟脊坳而东，又缘坡左上。一里，临南坡之上，于是回望孟祐、锡铅诸山，层环叠绕，山外复见山焉。余初疑锡铅西岭颇伏，何以猛峒之道不西由其坳而南陟其岑(1)？又疑湾甸之界，既东以猛峒，而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其西又作何状？至是而遥见西岭，又有崇峰一重臂抱于西。盖枯柯东岭老脊之南度者，一由瓦房哨东度脊西南下，其亘反高，夹永昌之流而南下哈思坳；坳之南其脉犹未尽，故亦登、温板、鸡飞在此脊之西者，犹顺宁属；而其南即东与杜伟山自草房哨度脊者，如椅之交环其臂，其中皆丛沓之山，直下东南，而开峡底于猛峒西坳之伏处，其西正开峡之始，南降三十里而后及猛峒焉。猛峒富庶，以其属湾甸境也。此正西遥望之所及者。而正南则前夹之顶，至是平等，而犹不能瞰其外；正北则本坡自障之；正东即其过脉分支之处，第见南峡之犹自东北环来也。

【注释】

(1)岑(cén)：小而高的山。

【译文】

由村东立即沿着峡谷往北进入东面的山坞，一里后向东下走，走过峡中的桥。这座桥东西向跨在溪流上，桥上用亭子覆盖，桥以内大溪水从东北方穿过峡谷流出来，桥以外小溪水从东南方穿过峡谷流出来。过桥后向东行，沿着西垂的山岭上登，那上去的路非常陡峻，曲曲折折上登险峰，转向左边，就下临左边的峡谷，转向右边，就下临右边的峡谷，树木藤蔓荫蔽，如帷幔相连，葱翠连片，上下遮蔽，左右重叠变换，屡屡不断。五里后渐渐平缓起来，便有时沿着左边的山坡走，有时沿着右边的山坡走，有时上登中间的山脊，山脊非常狭窄，而且向左右两边下瞰的景象，也与前边没有不同了。又行三里，就从山坡右边逐渐下走。大约一里，登上山脊上的山坳往东行，又沿着山坡左边上登。一里，下临在南面的山坡之上，从这里回头看孟

祐、锡铅的群山，层层叠叠环绕，山外又看见山了。我最初疑惑锡铅的西岭相当低伏，为什么去猛峒的道路不向西经由那里的山坳，却往南上登那座高高的小山？又疑惑湾甸州的分界，既然东面是以猛峒来划分，可猛峒以北，杜伟山以南，这一线以西又是什么状况？来到这里后遥望西岭，又有一重高峰手臂样围抱在西面。大概是枯柯东岭的主脊向南延伸的山脉，一条从瓦房哨东面延伸的山脊向西南下延，绵亘的山势反而高，夹住永昌府的水流往南下流到哈思坳；哈思坳的南边山脉仍然没有完，所以亦登、温板、鸡飞在这条山脊西面的地方，仍然还是顺宁府的属地；而山脉南段就是在东面与杜伟山相对从草房哨延伸的山脊，如同椅子的扶手一样交错环抱，两列山中间全是成丛杂沓的山，一直下延到东南方，而后在猛峒西面山坳低伏的地方敞开成为峡底，它的西边正是开阔的山峡的起始处，向南下降三十里后到达猛峒。猛峒很富庶，因为它是属于湾甸州的辖境了。这是遥望正西所能见到的情况。但正南方却是前面相夹的山顶，到了这里平视过去同样高，从而还是不能看见它的外层；正北方则是本处的山坡自己挡住了视线；正东方就是那延伸而过的山脉分支之处，只看见南面的峡谷仍然是从东北方环绕而来了。

又东上五里余，坡脊遂中夹为槽。路由槽中行里余，透槽东出，脊乃北转，其下右壑盘沓如初，而左峡又坠南下之坑，故路随脊北转焉。又一里，脊东有峰中突，稍上，有中火之馆，西向倚峰而峙，额曰“金马雄关”，前有两家，即所谓塘报也，铺司、铺兵之类。卖腐以供旅人之饭云。既饭，由馆左又东半里，转而北透一坳。其西峰即中火之馆所倚者，此其后过脉处，与东峰夹成坳。由其中北透半里即东转，挟过脉东峰之北东向下。半里，又临北壑之上，旋入夹槽中，两崖如剖，中嵌仅通三尺，而底甚平。槽上丛木交蔽。半里，有倒而横跨其上者，连两株，皆如从桥下行，又一里，其跨者巨而低，必伛伏而过焉。槽南阙处犹时时见西坠之峡(1)，最后又见槽北之峡犹西坠也。共二里，稍东上，逾脊南转，有架木为门踞岭东者，为白沙铺哨。此南度之脊也，乃右甸东分支南下之第五重。其脉独长，挟西分四支而抱

于内，又南度而东南行，与右甸南杜伟山之脊，西夹孟祐河而出于云州旧城西；又与第六重沿澜沧南岸之脊，东夹顺宁河而出于云州旧城东；从此南度，纡而西南，折而东南下，东突为顺宁郡城，又东南而尽于云州旧城焉。

【注释】

(1)阙：通“缺”。

【译文】

又向东上走五里，坡脊上中央便对夹为沟槽。道路经由沟槽中前行一里多，向东钻出沟槽，山脊于是向北转，山脊下右边的壑谷盘绕杂沓如初，而左边的峡谷又下坠成向南下延的深坑，所以道路顺着山脊向北转了。又行一里，山脊东面有山峰当中突起，稍上走，有中午起火做饭的客馆，面向西，背靠山峰对峙着，匾额题为“金马雄关”，前边有两家人，就是所谓的塘报了，驿站机构、驿站驻兵之类。卖豆腐来供给旅途上的人吃饭。吃完饭，由客馆左边又向东半里，转向北穿过一个山坳。这里的西峰就是中午做饭的客馆背靠着的山峰，此地是山峰后面山脉延伸过的地方，与东峰相夹形成山坳。由两座山峰中间向北穿越半里马上向东转，傍着东峰的山脉延过之处的北面向东下走。半里，又下临在北面壑谷之上，旋即进入相夹的沟槽中，两侧的山崖如同刀剖开的，中间深嵌仅通着三尺宽的地方，可底部非常平坦。沟槽上方树丛交缠密蔽。半里，有倒下横跨在沟槽上的树，一连两棵，都像是从桥下走一样，又行一里，那横跨的树又大又低伏着，必得弯腰趴伏着才能过去。沟槽南边的缺口处还时时能见到向西下坠的峡谷，最后又看见沟槽北边的峡谷仍然是向西下坠的。共行二里，稍向东上走，越过山脊向南转，有个用木头架成大门盘踞在岭东的地方，是白沙铺哨。这是往南延伸的山脊，是右甸东面分支往南下延的第五重山。这条山脉特别长，傍着西面分支的第四重支脉延伸环抱在内，又往南延伸后走向东南，与右甸南面杜伟山的山脊，在西面夹住孟祐

河延伸而后出到云州旧城的西面；又与第六重山沿着澜沧江南岸延伸的山脊，在东面夹住顺宁河延伸而后出到云州旧城的东面；从此地往南延伸，向西南迂曲，折向东南下延，向东突起成为顺宁府城，又向东南延伸后在云州旧城到了尽头。

由哨门南向稍下，辄闻水声潺潺，从西南迸峡下，即东北坠坑去；而路从其南东向下，犹有夹槽。坠其中二里余，出槽，东行冈脊上，于是见北壑之北，则澜沧南岸之山，纡回东抱而南，为老脊东之第六支，屏亘于顺宁河之东，今谓之东山，即《志》所称某山也。其脊南至云州西南突者，尽于新城西；东北由茅家哨过脉而南者，尽于云州旧城所合二水东下而入澜沧处。南壑之南，则即此白沙脊南度东转，为老脊东之第五支，屏亘于顺宁城之西，今谓之西山，即《志》所称某山也。两山夹坞东南去，而顺宁郡城踞其中西山下；西北盘东山之坳，为三台山渡江大道；东南坞尽之隙，则云州在焉。此一川大概也，而川中欹侧，不若永昌、腾越之平展云。

【译文】

由哨所大门向南稍下走，就听见有水声潺潺流淌，从西南峡中涌流而下，立即向东北坠入坑谷流去；而道路从哨所南向东下走，还是有相夹的沟槽。坠入沟槽中行二里多，出了沟槽，向东行走在冈脊上，在这里看见北面壑谷的北方，就是澜沧江南岸的山，迂回到东面又往南围抱，是山脉主脊东面的第六条支脉，屏风样横亘在顺宁河的东面，今天把它称为东山，也就是志书所称的某某山了。这条山脊往南延伸到云州西南突起的，在新城西面到了尽头；东北方由茅家哨延伸过的山脉往南下延的山，在云州旧城两条水流合流后向东下流进澜沧江之处到了尽头。南面壑谷的南方，便就是这条白沙铺哨所在的山脊向南延伸后向东转，成为山脉主脊东面的第五条支脉，屏风样横亘在顺宁府城的西面，今天把它称为西山，也就是志书所称的某某山了。两条山脉夹着山坞向东南而去，而顺宁府城雄踞在山坞中的西山下；往西北绕过东山的山坳，是从三台山渡江的大道；东南方山坞尽

头的空隙处，便是云州在那里了。这是这一片平川的大概形势了，可平川中倾斜不平，不如永昌府、腾越州那样平坦开阔了。

从冈平行二里，又稍下一里，前有一峰中道而突，穿其坳而上，约一里，有一二家倚坡东，是为望城关，从东南壑中遂见郡城故也。从此又迤逦下坡，十里，抵坡下。东出大路，两度小桥，上一坡，约二里，入郡城新城之北门(1)。南过郡治前，稍转东街，则市肆在焉。又南逾一坡，出南门，半里而入龙泉寺，寺门亦东向。其地名为旧城，而实无城也。时寺中开讲甫完，僧俗扰扰，余入适当其斋(2)，遂饱餐之而停担于内。

【注释】

(1)“入郡城”句：明置顺宁府，府治所在的新城和旧城都在今凤庆县治凤山镇。新旧城的格局直到近年还能窥见。下文所说龙泉寺原址在旧城龙泉街西侧。《凤山镇志》载：龙泉寺在旧城龙泉街。明天启四年(1624)建。旧为勐家园亭。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知府徐丽重修，内置十王殿、斗母宫、旁有龙泉，伏流石出，清冽异常，不盈不涸，有“龙湫泛月”之美景，是“庆阳十景”之一。咸丰七年(1857)兵焚毁。光绪五年(1879)僧真檀重建大殿、两庑文楼，光绪十三年(1887)绅士重修水阁，光绪二十七年(1901)重修池塘、围墙。后改为龙泉小学。建国初期，又改设县酒精厂，最后改为县造纸厂至今。

(2)斋(zhāi)：施饭给僧人。

【译文】

从山冈上平缓行走二里，又渐渐下走一里，前方有一座山峰在路中间突起，穿过山峰上的山坳上走，大约一里，有一两家人紧靠在山坡东面，这里是望城关，是从东南方的壑谷中就能望见府城的缘故。从此处又逶迤下坡，十里，抵达坡下。向东走上大路，两次走过小桥，上爬一条山坡，约有二里，进入府城新城的北门。往南走过府衙前边，稍转弯走上东街，就有集市店铺在这里了。又向南越过一条坡，走出南门，半里后进入龙泉寺，寺门也是面向东，此地名为旧

城，可实际上没有城。这时寺中开堂讲经刚刚完，僧俗纷纷扰扰，我进寺时刚好赶上寺中施斋，便饱餐斋饭后把担子停放在寺内。

初八日　晨起，从殿后静室往叩讲师(1)，当其止静，未晤而出。余时欲趋云州，云州有路可达蒙化。念从此而往，则雇夫尚艰，不若仍返顺宁，可省两日负戴。乃以行李寄住持师达周，以轻囊同仆行。达师留候饭。上午，乃出寺前，东随小溪下川中。一里，渡亭桥，循东界山麓南行。三里，稍上一西突之坡，村庐夹道，有普光寺傍东山西向。又东南半里，下涉一小涧，仍南上坡，居庐不绝。已而其山东夹而入，又有小水自东壑来，渡之。又东南逾一坡，共五里，则大溪之水自西而东折，有亭桥名归化。跨之，其水汤汤大矣(2)。由桥南里余，渐西南上东突之坡。上一里，村庐夹道，倚西山东向，有长窑高倚西坡，东下而西上，是为瓦罐窑。由其南再越东突之脊一里余，东南下东出之峡一里，又东南上，循西界山麓南行。再下再上，五里，有一二家倚东突之坡，坡间有小池一方，是为鸭子塘。又东南五里，冈头有村，倚西冈东向，是为象庄，此未改流时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也。由其南稍折而下，一里，渡一涧。其涧悬冈东下，其西山环峡。复东南上二里，逾其东突之冈。盘之而西南下，二里，抵西坳下。折而循南冈东上，盘嘴而南，六里，有坊倚路左，其上有村，曰安乐村。又东南四里，稍下，有村倚西坡东向，是为鹿塘。自归化桥渡溪右，循西界山行，其南支峰东突，溪流盘峡中；至鹿塘，其下壑稍盘而开，田塍益盛，村庐之踞东西两山者甚繁，而西坡之鹿塘尤为最云(3)。时日才下午，前无宿店，遂止邸楼作记。

【注释】

(1)讲师：宣讲佛法的僧侣称为讲师。

(2)“其水”句：此即顺宁河，今称凤庆河，又名迎春河、北桥河。

(3)鹿塘：今作洛党，在凤庆至云县的公路适中处。傣语“洛”为塘，“党”为路，意即大路水塘边。

【译文】

初八日　早晨起床，到大殿后面的静室去叩拜讲经的法师，正遇上他坐禅入定，没见面便出来了。我此时想赶到云州去，云州有路可到达蒙化府。考虑从此地前去，那么雇脚夫还很难，不如仍然返回顺宁府。可以省去两天的负重。于是把行李寄放在住持禅师达周处，带着轻装同仆人上路。达周禅师挽留，等着吃了饭。上午，才出到寺门前，向东顺着小溪下到平川中。一里，走过一座亭桥，沿着东面一列山的山麓往南行。三里，慢慢上登一条向西突的山坡，村庄房屋夹住道路，有个普光寺背靠东山面向西。又往东南行半里，下走涉过一条小山涧，仍然向南上坡，居民房屋不断。继而这里的山向东夹立而入，又有小溪自东面的壑谷中流来，渡过小溪。又向东南翻越一条山坡，共行五里，就见大溪的溪水自西向东弯折，有座亭桥名叫归化桥。跨过溪流，溪水浩浩荡荡变大了。由亭桥向南一里多，渐渐向西南上登向东突的山坡。上爬一里，村庄房屋夹住道路，紧靠西山面向东，有座长长的瓦窑高高地紧靠着西面的山坡，东边往下西面伸上去，这是瓦罐窑。由瓦罐窑的南边再翻越向东突的山脊一里多，向东南走下向东出去的山峡一里，又向东南上登，沿着西面一列山的山麓往南行。两次下行两次上行，五里，有一两家人紧靠向东突的山坡，坡上有一个小水池，这是鸭子塘。又向东南五里，冈头有个村子，背靠西面的山冈面向东，这里是象庄，此地是没有改设流官时土人首领猛廷瑞饲养大象的场所。由村南稍转向后下走，一里，渡过一条山涧。这条山涧高悬在山冈上往东下流，这里的西山环绕成峡谷。再向东南上走二里，翻越那向东突的山冈。绕着山冈往西南下走，二里，抵达西面的山坳下。转弯沿着南面的山冈向东上登，绕过山嘴往南行，六里，有座牌坊紧靠在道路左边，牌坊上边有村庄叫安乐村。又向东南四里，稍下走，有个村子紧靠西面的山坡面向东，这是鹿塘。自从在归化桥渡到溪流右岸，沿着西面一列山前行，道路南边的分支的山峰向东突，溪流盘绕在壑谷中；来到鹿塘，道路下方的壑谷稍稍回绕开阔些，田地更多，村庄房屋盘踞在东西两面山上的非常繁盛，而西面

山坡上的鹿塘最为繁荣。此时才是下午，前方没有住宿的客店，便住在客店楼上写日记。

初九日　平明，饭而行。仍循西界山南行，八里，西界山忽横突而东，大溪乃东北折入峡，有小溪自西南山腋来合。乃舍大溪，溯小溪南半里，东度小溪石桥，又南半里，有村三四家倚南山东坳。由南山蹑西坳而上，一里，南逾东突之脊，有茅屋三楹踞脊间，是为把边关，有两三家傍之居，即西山之东突者，而溪流则绕其东峡而南焉。由关南下峡中，半里，透峡，仍循西山行，复东见溪流自其东破峡南出。又下一里，溪流西南来，路东南临其上。两盘西湾之峡，又稍上，共一里，有村踞路右冈上。又南一里，稍下，再盘西湾，南逾小石东行之脊，遂东南行坡塍间。一里余，又稍上东突之坡，东南盘其嘴。一里余，路分两岐，一东南下峡者，为渡溪往新城道，一西南循岭者，为翁溪往旧城道，盖新城道由溪东峡中行，旧城道由溪西崖半行也。时峡中溪桥已为水涨冲去，须由翁溪涉溪而渡，而水急难涉，不若由旧城东北度桥，迂道至新城，虽绕路十里，而免徒涉之艰焉。时闻杨州尊已入帘去(1)，闪知愿书当不必投，正可从旧城兼收之。

【注释】

(1)“时闻”句：科举制度时，乡试的考官称帘官。帘官分为内帘与外帘，负责在外提调、监视的为外帘官，负责在内主试、阅卷的为内帘官。帘官系由各州、县官调入充任。担任帘官的人，必须暂时离开其知州或知县的本职，称为入帘。

【译文】

初九日　黎明，饭后上路。仍然沿着西面一列山往南行，八里，西面的山突然向东横突，大溪于是向东北折进山峡中，有条小溪自西南的山侧流来汇合。于是离开大溪，溯小溪向南半里，向东越过小溪上的石桥，又向南半里，有个三四家人的村子紧靠南山东边的山坳。由南山踏着西面的山坳往上走，一里，向南越过向东突的山脊，有三

间茅屋高踞在山脊上，这里是把边关，有两三家人傍着茅屋居住，这就是西山向东突的山脊，而溪流则绕着山脊东面的峡谷往南流。由把边关往南下到峡中，半里，穿出峡谷，仍然沿着西山行，又向东看见溪流从这里的东面冲破峡谷向南流出去。又下行一里，溪流从西南方流来，道路向东南登临到溪流上方，两次绕过向西弯曲的峡谷，又稍上走，共一里，有村庄盘踞在路右侧的山冈上。又向南一里，稍下走，再次绕过西面的山弯，向南越过小石山往东延伸的山脊，就往东南行走在山坡上的田野间。一里多，又渐渐登上向东突的山坡，向东南绕过山嘴。一里多，路分为两条岔路：一条往东南下到峡中的路，是渡过溪流前往新城的路，一条向西南沿着山岭走的路，是翁溪通往旧城的路，原来是去新城的路经由溪流东面的峡中走，去旧城的路经由溪流西面山崖的半中腰走。这时峡中溪流上的桥已被上涨的溪水冲走，必须经由翁溪涉溪水渡过去，但溪水湍急难以涉水，不如经由旧城东北过桥走，绕道到新城，虽然绕了十里路，但免去了徒步涉水的艰难了。此时听说知州杨大人已经进省城担任帘官去了，闪知愿的信也不必投递了，正可以从旧城走兼收两地的景色。

乃由溪西西南循山行，复入坡塍，一里，东南上东突之坡。又南二里，有村倚西山岭上，是为翁溪村。村之南，西界山又环而东突，东界山亦折而东向去，中开东西坞，大溪东盘坞底，平畴夹之。翁溪之村，正东向而下临坞中，有路下涉坞中者，即渡溪往新城道也；由村南循南山东转者，即旧城道也。乃循山东行一里，复东南缘坡上，北瞰坞中溪，南逼坡足，潆而东流。路蹑坡上，甚峻，二里，东登岭头，乃转南行，坞亦随之，南向破峡出。路南行西坡，一里，大溪纡东南去，路乃南下坡。二里，有数家分庐坞中，是为顺德堡。堡南有山，自西界横度而东突，大溪纡之。路南由其度脊处穿坳而过，半里，抵坳南，辄分峡下。又一里，有峡自南来。盖西大山由坳西直南去，南抵旧城之后，其东余支又北转如掉尾，而中夹为坞，其来颇深，有村庐倚西坡上，二峡合于前，遂东向成流坠峡下。路亦挟北坡东下，随之半里，度峡中小桥，其南则掉尾之支又横度东突，路复南

向其度脊处穿坳而上。一里余，逾岭坳南下，有村在南坞，大溪自马鞍山西，盘西界东突之嘴，循东山南行坞东，路循西麓南行坞西。二里，西界山之南，复一支横障而东，又有数家倚南山，庐间曲路随山东转，溪亦随坞东折。一里余，盘其东突之嘴，大溪亦直捣其下，路与水俱抱之而南。南壑颇开，庐塍交错，黍禾茂盛，半秀半熟，间有刈者。壑中诸庐，函宗地名最大，倚西山而居壑中。一里余及之，由其前东南行塍间，一里余，南从大溪西岸行。二里余，东西两界余支交环于前，而西支回突为尤甚，既东向环而至，中复起一小尖，若当门之标，水由其东裂堑出，路由其西逾坳上，是为顺宁、云州分界。

【译文】

于是由溪流西边往西南沿着山走，再次进入山坡上的田野，一里，往东南上登向东突的山坡。又向南二里，有个村庄紧靠在西面的山岭上，这是翁溪村。村庄的南边，西面一列山环绕向东突，东面一列山也折向东延伸而去，中间敞开东西向的山坞，大溪向东盘曲在山坞底，平旷的田野夹着溪流。叫翁溪的村子，正好面向东下临着山坞中，有条路下走涉过山坞中的，就是渡过溪流前往新城的路了；有村南沿着南山向东转的，就是去旧城的路了。于是沿着山往东行，又向东南顺着山坡上爬，俯瞰北面山坞中的溪流，往南流逼近坡脚，潆绕着向东流去。路踏着山坡上走，非常陡峻，二里，向东登上岭头，就转向南行，山坞也随着路转，向南破开山峡出去。路向南前行在西面的山坡上，一里，大溪向东南迂曲而去，路于是向南下坡。二里，有几家人的房屋分散在山坞中，这里是顺德堡。顺德堡南面有山，自西面一列山横向延伸后向东突，大溪弯弯曲曲地顺着山势流淌。道路往南经由那山脊延伸之处穿过山坳，半里，抵达山坳南面，马上分出峡谷下延。又行一里，有条峡谷从南面来。西面的大山由山坳西边一直向南延去，往南抵达旧城之后，山脉东面余下的支脉又向北转如尾巴掉转过来一样，而中间夹成山坞，山坞过来的地方相当深远，有村庄房屋依傍在西面的山坡上，两条峡谷在前方会合，于是向东形成溪流

坠下峡谷。路也傍着北面的山坡往东下走，顺着山坡走半里，走过峡中的小桥，小桥南面就是尾部掉转的支脉，又横向延伸向东突，道路再次向南从山脊延伸处穿过山坳往上走。一里多，越过岭上的山坳往南下行，有个村庄在南面的山坞中，大溪自马鞍山的西面，绕过西面一列山向东突的山嘴，沿着东山向南流淌在山坞的东面，道路沿着西山的山麓，向南行走在山坞的西面。二里，西面一列山的南面，又有一条支脉横挡着往东延伸，又有几家人紧靠南山，村舍间弯曲的道路顺着山势向东转，溪流也随着山坞向东折。一里多，绕过那向东突的山嘴，大溪也直捣到山嘴下边，道路与溪水都怀抱着山嘴向南去。南面的壑谷相当开阔，房屋田野交错，黍米稻谷茂盛，一半开花一半已经成熟，间或有收割的人。壑谷中各处的房屋，函宗是地名最大，背靠西山居住在壑谷中。一里多后来到函宗，由村前向东南行走在田野间，一里多，往南从大溪西岸走。二里多，东西两列山余下的支脉交互环绕在前方，而西面的支脉回绕前突尤其厉害，向东环绕到此地后，中间又耸起一个小山尖，好像挡在门口的标杆，溪水经由小山东面裂开的堑谷流出去，道路经由小山西面穿越山坳上走，这里是顺宁府、云州的分界处。

越脊南下，则其南壑又大开，坡流杂沓于其间。而远山旁午，或斜叠于南，则西大脊自锡铅南盘绕而东者；或天矫于东，则东界分支，沿澜沧西岸，度茅家哨而南尽于顺江小水者。此其外绕之崇峰也。而近山，则坞北西山之脉，至此南尽于西，为旧城，东山之脉，至此南尽于东，为新城；坞西则西大脊之中，一峰从湾中东突，直临旧城之西；坞南则西大脊东转之支，又从南大脊之北，先夹一支为近案；坞东则东界沿江之支，又从东西转，直抱于新城之前为龙砂。此其内逼之回峦也。然犹近不见壑中诸水，而只见旧城庐落即在南冈；一里及之，亦数百家之聚也。

【译文】

越过山脊南下，就见山脊南面的壑谷又十分开阔，山坡上流水杂

乱流淌在坡上。而远处的山纷繁交错，有的斜斜地重叠在南面，就是西面的大山脊自锡铅南面往东盘绕的山；有的弯曲盘绕在东方，是东面一列山的分支，沿着澜沧江的西岸，延伸过茅家哨而后往南在顺江小河边到了尽头的山。这是那外围环绕的高峰。而近处的山，是山坞北面西山的山脉，延伸到此地在南面到了西边的尽头，辟为旧城，东山的山脉，延伸到此地在南面到了东边的尽头，辟为新城；山坞西面是西面大山脊的中段，一座山峰从水湾中向东突，一直下临在旧城的西边；山坞南面是西面的大山脊向东转的支脉，又从南面大山脊的北边，先夹着一条支脉成为近处的案山；山坞东面是东面一列山沿江的支脉，又从东向西转，一直围抱在新城的前方，成为龙砂。这是那向山坞内逼近回绕的山峦。不过仍然看不见近处壑谷中各条水流，而是只看得见旧城的房屋聚落就在南面的山冈上；一里后来到旧城，也是个有几百家人的聚居地了。

饭于旧城(1)，乃东向下坡。半里，有大道沿坡西南去者，兴隆厂道也；东北去者，新城道也。于是东北行田塍间。半里，有新墙一围，中建观音阁甚整(2)，而功未就，然规模雄丽，亦此中所未睹也。其处当壑之中两水交会处，目界四达。于是始见孟祐河即绕其东(3)，顺宁河即出其北，遂共会于东北焉。于是西向遥望，有特出而临于西者，即大脊湾中东突之峰；其北开一隙自西北来者，孟祐河所从出也；其南纡一隙向西南峡者，兴隆厂所从逾也。有中界而垂于东者，即沿江渡茅家哨西环之支；其北开一隙，直上而夹茅家哨者，新城所托之坞也；其南进一隙，东叠而注于顺江小水者，诸流所汇之口也。

【注释】

(1)饭于旧城：此旧城为大侯州治，即今云县县治爱华镇。改名云州后，万历三十年(1602)迁治于新城，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治所仍迁回旧城，至今未变。

(2)观音阁：近人修《云县志》，收有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的《三教寺碑记》。该碑载：“云县城北有古刹名三教寺，明代江阴徐弘祖游云城，曾有记

载。因年久失修，殿寺飘零，佛像剥落。为保存古迹，得地方士绅同意，……恢复旧观。”疑此三教寺即《徐霞客游记》中的观音阁。

(3)“于是”句：此孟祐河下游今称南桥河、罗闸河、顺甸河。

【译文】

在旧城吃饭，于是向东下坡。半里，有条大道沿着山坡往西南去的，是去兴隆厂的路了；向东北去的，是去新城的路了。从这里往东北行走在田野间。半里，有一堵新围墙，围墙中建有观音阁，非常整齐，但工程没有完成，不过规模宏伟壮丽，也是在这一带没有见过的了。此处正当壑谷的中央两条水流交汇的地方，眼界四面畅达。这里是才见到孟祐河就回绕在这里的东面，顺宁河就流淌在这里的北边，于是一同在东北方汇合。从这里向西遥望，有特别高出来而下临在西边的山，就是大山脊从水湾中向东突的山峰；山峰北面裂开一条缝隙从西北方来的地方，是孟祐河从那里流来之处；山峰南面一条缝隙迂曲着通向西南峡中的，是去兴隆厂穿越的地方。有隔在中间下垂在东方的山，是沿着江流延伸到茅家哨往西环绕的支脉；这座山的北面裂开一条缝隙，一直上走后夹着茅家哨的地方，是新城依托的山坞了；这座山南面迸裂出一条缝隙，东面层层叠叠流注到顺江小河的地方，是各条水流汇流的河口了。

小憩阁中，日色正午，凉风悠然。僧瀹茗为供。已出围墙北，则顺宁之水，正出当门之堑。循北崖东转，架亭桥其上，名曰砥柱。其水出桥东，绕观音阁后，则孟祐河自西南来合之，东去入水口峡者也。度桥即东北上坡。是坡即顺宁东山之支，自澜沧西岸迤逦而来，其东南直下者，过茅家哨；此其西南分支者，至此将尽，结为马鞍山，东下之脉为新城，而此其东南尽处也。登坡里余，下瞰二流既合，盘曲壑底，如玉龙曲折。其北又有一坡东下，即新旧两城中界之砂，夹水而逼于南山者。稍下而上，里余，又越其脊，始望见新城在北峡之口，倚西山东下之脉。又三里，稍下，越一小桥，又半里，抵城之东南角。循城北行，又半里，入云州东门(1)。州中寥寥，州署东

向，只一街当其前，南北相达而已。至时日才过午，遂止州治南逆旅。

【注释】

(1)云州：云州新城在旧城北，原名大栗村，为砖城，开四门。曾作为云州行政中心的新城存在了近二百年，至今已无迹可寻。但当地人仍称新城坝，有新城农场，保留的聚落名“城里”、“东门外”、“南门外”，反映了当年新城的位置和范围。

【译文】

在观音阁中稍作休息，天色正当中午，凉风轻轻地吹。僧人烹茶来献上。不久出到围墙北边，就见顺宁河的河水，正好流过门对着的堑沟中。沿着北面的山崖向东转，架有亭桥在河上，名叫砥柱桥。河水流到桥东，绕到观音阁的后面，就有孟祐河从西南方流来合流，向东流去流入河口所在的峡谷中。过桥后立即向东北上坡。这条山坡就是顺宁东山的支脉，自澜沧江西岸逶迤延伸而来，那往东南一直下延的山，延过茅家哨；此处是山脉向西南分支的山，延到此地即将到尽头，盘结为马鞍山，往东下延的山脉成为新城，而这条山坡就是山脉东南方的尽头处了。登坡一里多，下瞰两条河流合流后，盘曲在壑谷底，如玉龙一样曲曲折折。这里的北面又有一条山坡向东下斜，是隔在新城、旧城两城中间的地脉，是夹着河水直逼到南山的山坡。稍下走后上走，一里多，又越过山脊，这才望见新城在北面峡谷的峡口，紧靠西山向东下延的山脉。又行三里，稍下走，越过一座小桥，又行半里，抵达新城的东南角。沿着城墙往北行，又是半里，进入云州的东门。州城中人烟非常稀少，州衙门面向东，只有一条街道位于衙门前，南北相通而已。我来到时日头才过中午，就住在州衙南边的客店中。

云州即古之大侯州也。昔为土知州俸姓，万历间，俸贞以从逆诛(1)，遂并顺宁设流官，即以此州属之。州治前额标“钦命云州”四字，

想经御定而名之也。今顺宁猛廷瑞后已绝，而俸氏之后，犹有奉祀子孙，岁给八十五金之饩焉(2)。

【注释】

(1)俸贞：扫叶山房本，丁本作“奉赦”。据《明史·土司传》、《滇史》、《蛮司合志》，被诛者系奉学，“学兄赦守大侯如故”。

(2)饩(xì)：赠送人的谷物、饲料或薪资。

【译文】

云州就是古代的大侯州了。从前的土知州姓俸，万历年间(1573—1619)，俸贞由于跟随造反被诛杀，便连同顺宁府一起设置了流官，就把这个州归属了顺宁府。州衙前的匾额标明“钦命云州”四个字，想必是经过皇帝亲自定的名字了。今天顺宁府猛廷瑞的后代已经死绝，而俸家的后人，还有供奉祭祀的子孙，每年拨给八十五两黄金的薪资。

云州疆界：北至顺宁界止数里，东北至沧江渡八十里为蒙化界，西南逾猛打江二百三十里为耿马界(1)，东至顺江小水一百五十里为景东界，东南至夹里沧江渡二百里亦景东界。

【注释】

(1)耿马：万历十三年(1585)析孟定地置耿马安抚司，即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

【译文】

云州的疆界：北边到顺宁府的边界只有几里，东北到澜沧江渡江八十里是蒙化府的边界，西南越过猛打江二百三十里是耿马安抚司的边界，东面到顺江小河一百五十里是景东府的边界，东南到夹里澜沧江渡口二百里也是景东府的边界。

余初意云州晤杨州尊，即东南穷澜沧下流，以《一统志》言澜沧从景东西南下车里，而于元江府临安河下元江，又注谓出自礼社江(1)，由白崖城合澜沧而南。余原疑澜沧不与礼社合，与礼社合者，乃马龙江及源自禄丰者，但无明证澜沧之直南而不东者，故欲由此穷之。前过旧城遇一跛者，其言独历历有据，曰："潞江在此地西三百余里，为云州西界，南由耿马而去，为渣里江(2)，不东曲而合澜沧也。澜沧江在此地东百五十里，为云州东界，南由威远州而去，为挝龙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于是始知挝龙之名，始知东合之说为妄。又询之新城居人，虽土著不能悉，间有江右、四川向走外地者，其言与之合，乃释然无疑，遂无复南穷之意，而此来虽不遇杨，亦不虚度也。

【注释】

(1)礼社江：今名同，为红河上游。

(2)渣里江：又作喳哩江，为明清时期对怒江的另一称谓，专指木邦以东，镇康、孟定、孟连以西的一段怒江。

【译文】

我当初心想在云州会晤了知州杨大人，立即向东南去穷究澜沧江的下游，因为《一统志》说，澜沧江从景东府向西南下流到车里宣慰司，而后在元江府的临安河下流进元江，又在注释中认为出自礼社江，经由白崖城汇合澜沧江往南流。我原来怀疑澜沧江不与礼社江合流，与礼社江合流的，是马龙江以及发源于禄丰县的江流，但是没有澜沧江一直往南流不向东流的明确证据，所以想从此地区穷究澜沧江的源流。先前路过旧城时遇到一个瘸子，他说的话特别清楚有根有据，说："潞江在此地西面三百多里，是云州的西境，往南经由耿马安抚司流去，称为渣里江，不是向东弯曲后汇合澜沧江。澜沧江在此地东面一百五十里，是云州的东境，往南经由威远州流去，称为挝龙江，不是向东弯曲后汇合元江。"到这时才知道挝龙江的名字，才知

道向东合流的说法是荒谬的。又拿这件事询问新城的居民，虽然土著人不能知悉详情，但中间有江西、四川一向走外地的人，他们说的与瘸子说的相合，这才释然无疑，便不再有向南穷究的想法，而且此次前来虽然没有遇上杨知州，也不算虚度了。

初十日　平明起饭。出南门，度一小坑桥，即西南循西山坡而行。二里余，渐折而沿其南坑之崖西向上，二里余，南盘崖嘴。此嘴东北起为峰顶，分两丫，即所谓马鞍山也；东南下为条冈，直扼旧城溪而东逼东山，界两城之间，为旧城龙砂，新城虎砂者也。此乃顺宁东山之脉，由三沟水西岭过脊南下而尽于此者。由此循峰西向北上，又二里，始平行峰西。一里，出马鞍峰后，为马鞍岭。有寺倚峰北向，前有室三楹当岭头，为茶房。从岭脊西向峻下，二里始平，又半里及山麓。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河，此已为顺宁属矣。盖云州北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小尖束水之坳，其相距甚近也。

【译文】

初十日　黎明起床吃饭。出了南门，走过一座小坑上的桥，立即往西南沿着西面的山坡前行。二里多，渐渐转向道路南面坑谷的山崖向西上走，二里多，向南绕过崖嘴。这个山崖嘴向东北突起成为峰顶，分为两丫，就是所谓的马鞍山了；向东南下垂成为条形的山冈，直接扼住旧城的溪流往东流逼近东山，隔着两座城之间，成为旧城的龙砂、新城的虎砂了。这是顺宁府东山的山脉，是由三沟水西面的山岭延伸过来的山脊往南下延后在此地到了尽头的山脉。由此处沿着山峰西面向北上登，又行二里，开始平缓前行在山峰西面。一里，出到马鞍峰后面，是马鞍岭。有座寺庙背靠山峰面向北方，寺前有三间房子位于岭头，是茶房。从岭脊上向西陡峻地下走，二里后才平缓些，又行半里来到山麓。有条山涧自东北的小峡谷中流来，向西注入顺宁河，此地已经是顺宁府的属地了。大体上云州北部的边界，新城以马鞍山，旧城以函宗南面小尖山紧束水流的山坳来划分，两地相距非常

近了。

渡涧北上坡，盘北山西麓行，四里，东西崖突夹，顺宁溪捣其中出，路逾其东崖而入。又北一里，其坡西悬坞中，是为花地，其坡正与翁溪村东西遥对，中坠为平坞，则田塍与溪流交络焉。乃西北下坡，半里及坞，又有涧自东北小峡来，西注顺宁溪。路从溪北西向行坞中，三里余，将逼翁溪村之麓，大溪自北峡出，漱西麓而界之，当从此涉溪上翁溪村，出来时道，见溪东有路随北峡入，遂从之。又里余，路渐荒。又里余，坠崖而下，及于溪，即断桥处也。新城之道，实出于此，不由翁溪，从东崖坠流间架桥以渡；自桥为水汩(1)，乃取道翁溪，以溪流平坞间，可揭而涉也。临溪波涌不得渡，乃复南还三里，西渡翁溪。然溪阔而流涨，虽当平处，势犹悬激，抵其中流，波及小腹，足不能定，每一移趾，辄几随波荡去。半晌乃及西岸，复由田塍间上坡。一里，西抵村下大路，乃转而北，即来时道也。循西山蹑坡而下，三里，有岐自峡中来合，即断桥旧境矣。于是随大路又六里，过把边关，瀹汤而饭。下坳东北一里余，渡小桥。又一里，复与大溪遇，溯其西崖，北十里而至鹿塘。时才过午，以暑气逼人，遂停旧主人楼作记。

【注释】

(1)汩(gǔ)：即汩没，淹没。

【译文】

渡过山涧向北上坡，绕着北山的西麓走，四里，东西两面的山崖突立相夹，顺宁溪冲捣在夹谷中流出去，道路穿越夹谷东面的山崖进去。又向北一里，一条山坡在西面悬在山坞中，这是花地。这条山坡正好与翁溪村东西遥遥相对，中间下坠成平旷的山坞，只见田间土埂与溪流交互环绕。于是向西北下坡，半里来到山坞中，又有山涧自东北的小峡谷中流来，往西注入顺宁溪。道路从溪流北岸向西行走在山坞中，三里多，即将逼近翁溪村所在的山麓，大溪从北面的峡中流出

来，冲激着山麓挡在道路前方，应当从这里涉过溪流上到翁溪村去，走上来时的路，看见溪流东岸有条路顺着北面的峡谷进去，就从这条路走。又行一里多，路渐渐荒芜了。又是一里多，坠下山崖，来到溪流边，就是断桥的地方了。去新城的路，实际上在这里通过，不经由翁溪村，从东面的山崖上下坠到溪流之间架桥渡过去；自从桥被洪水淹没后，只好取道翁溪村，因为溪水流淌在平坦的山坞中，可以提起衣服涉水。面对着水波汹涌的溪流不能渡水，只好在往南回走三里，向西渡到翁溪村。然而溪流宽阔而且水流上涨，虽然是在平缓的地方，水势仍然高悬激荡，到达水流中间，水波淹没到小腹，脚下不能站稳，每移动一只脚，总是几乎随着波浪漂荡而去。半晌才到达西岸，再经由田间土埂上坡。一里，向西抵达村子下边的大路，于是转向北，就走上来时的路了。沿着西山踏着山坡下走，三里，有条岔路自峡中前来会合，就是通往先前去过的断桥所在的地方了。从这里顺着大路又行六里，路过把边关，烧汤来吃饭。走下山坳往东北行一里多，渡过小桥。又行一里，再次与大溪相遇，溯大溪西面的山崖走，向北十里后到达鹿塘。这时才过中午，因为暑气逼人，便停下来在原先住过的房主人楼上写日记。

十一日　由鹿塘三十里，过归化桥(1)。从溪东循东山麓行，五里，入普光寺。余疑以为即东山寺也，入而始知东山寺尚在北。乃复随大路三里，抵南关坡下亭桥，即从桥东小径东北上坡。又二里而东山寺倚东山西向(2)，正临新城也。入寺，拾级而上。正殿前以楼为门，而后有层阁。阁之上层奉玉帝，登之，则西山之支络，郡堞之回盘，可平揖而尽也。下阁，入其左庐，有一僧曾于龙泉一晤者，见余留同饭。既饭而共坐前门楼，乃知其僧为阿禄司西北山寺中僧也，以听讲至龙泉，而东山僧邀之饭者。为余言，自少曾遍历挝龙、木邦、阿瓦之地(3)，其言与旧城跛者、新城客商所言，历历皆合。下午乃出寺。一里，度东门亭桥，入顺宁东门。觅夫未得，山雨如注，乃出南关一里，再宿龙泉寺。

【注释】

(1)归化桥：今作“桂花桥”。

(2)东山寺：一名万祥寺，明嘉靖间土知府勐效忠建，今存，在凤庆县城东郊。所在聚落亦称东山寺，位于迎春河东岸。

(3)挝龙：挝龙江又称九龙江。自明代至今，西双版纳傣族称澜沧江为九龙江。此处“挝龙”系地名，即景昧。自宋代以来，西双版纳即称景昧。其行政中心亦称景昧，即今景洪。挝龙、九龙皆为景昧的同音字。

【译文】

十一日　由鹿塘行三十里，走过归化桥。从溪流东岸沿着东山的山麓前行，五里，进入普光寺。我怀疑以为就是东山寺了，进寺后才知道东山寺还在北边。于是再顺着大路走三里，抵达南关山坡下的亭桥，立即从桥东的小径向东北上坡。又行二里后，东山寺背靠东山面向西方，正好面临着新城了。进寺后，沿着石阶逐级上登。正殿前边用楼作为大门，而后面有层层楼阁。楼阁的上层供奉玉皇大帝，登上楼阁。就见西山的支脉回绕，府城的城墙回旋盘绕，可以平视作揖而一眼览尽了。走下楼阁，进入楼阁左侧的僧房，有一个僧人曾经在龙泉寺见过一面，见到我挽留我一同吃饭。饭后便一同坐在前边的门楼中，才知道这位僧人是阿禄司西北山中寺院里的和尚，是因为听讲经来到龙泉寺，而后东山寺的僧人邀请他来吃饭。对我说起，从少年时代起曾经走遍挝龙江、木邦、阿瓦这些地方，他的话与旧城的瘸子、新城的客商所说的，清清楚楚全都相同。下午才出寺来。一里，走过东门的亭桥，进入顺宁府城东门。找脚夫没找到，山雨如倾盆，只得出了南关走一里，再次住宿在龙泉寺。

十二日　饭于龙泉。命顾仆入城觅夫，而于殿后静室访讲师。既见，始知其即一苇也。为余瀹茗炙饼，出鸡蓼、松子相饷。坐间，以黄慎轩翰卷相示，盖其行脚中所物色而得者。下午，不得夫，乃迁寓入新城徐楼，与蒙化妙乐师同候驼骑(1)。

【注释】

(1)妙乐：四库本作“妙药”，下同。

【译文】

十二日　在龙泉寺吃饭。命令顾仆进城去找脚夫，而后在大殿后的静室拜访讲经的法师。见面后，才知道他就是一苇了。他为我煮茶、烤饼，拿出鸡蓼、松子来款待。坐谈之间，拿出黄慎轩的书画卷轴给我看，大概是他云游四方途中物色到的东西。下午，找不到脚夫，就把寓所搬到新城徐家的楼上，与蒙化府的妙乐禅师一同等候马帮。

十三日　与妙乐同寓，候骑不至。薄暮乃来，遂与妙乐各定一骑，带行囊，期明日行。驼骑者，俱从白盐井驼盐而至，可竟达鸡足，甚便。时余欲从蒙化往天姥岩，恐不能待，止雇至蒙化城止。

【译文】

十三日　与妙乐同住，等候的马帮没有到。傍晚才来，便与妙乐各自讲定了一匹马，只带行李，约定明天上路。马帮，都是从白盐井驮运食盐过来的，可以径直到达鸡足山，非常方便。这时我想从蒙化府前往天姥岩，恐怕他们不能等我，只雇到蒙化府城为止。

十四日　晨起而饭。驼骑以候取盐价，午始发。出北门，东北下涉溪。约二里，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焉。其岐而西者，即永昌道也。时驼骑犹未至，余先至，坐览一郡形势，而并询其开郡始末。

【译文】

十四日　早晨起床吃饭。马帮因为等候收取盐款，中午才出发。出了北门，向东北下走涉过溪流。大约二里，经过接官亭，有税课司在这里。那分岔往西走的，就是去永昌府的路了。这时马帮还没来到，我先到，坐下观览全府的地理形势，而且一并询问顺宁设府的始

末。

顺宁者，旧名庆甸，本蒲蛮之地。其直北为永平，西北为永昌，东北为蒙化，西南为镇康(1)，东南为大侯。此其四履之外接者。土官猛姓，即孟获之后。万历四十年，土官猛廷瑞专恣，潜蓄异谋，开府陈用宾讨而诛之(2)。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之济逆，遂并雉狝之(3)，改为云州，各设流官，而以云州为顺宁属。今迤西流官所莅之境，以腾越为极西，云州为极南焉。

【注释】

(1)镇康：明置镇康御夷州，治今永德县永康坝，其辖境西抵怒江。

(2)开府：原指成立府署，自选僚属，为古代高级官吏设置府署的制度。汉代仅三公、将军可以开府，晋代诸州刺史多以将军开府，都督军事。明代已废，仅借用开府为高级武官的代称。

(3)雉(zhì)：牵牛绳：狝(xiǎn)：杀伤禽兽。雉狝在此指消灭土司。

【译文】

顺宁这地方，旧时名叫庆甸，本来是蒲蛮的地方。顺宁的正北是永平县，西北是永昌府，东北是蒙化府，西南是镇康州，东南是大侯州。这是顺宁四境与外面接壤的地方。土官姓猛，是孟获的后代。万历四十年(1612)，土官猛廷瑞专权放肆，暗中图谋反叛，开府陈用宾讨伐诛杀了他。大侯州土官俸贞与他一同叛逆，便被一起歼灭了，改设为云州，各自设立了流官，而且把云州划为顺宁府的属地。今天滇西流官治理的地区，以腾越州为最西，云州为最南了。

龙泉寺基，即猛廷瑞所居之园也，从西山垂陇东下。寺前有塘一方，颇深而澈，建水月阁于其中。其后面塘为前殿。前殿之右，庭中皆为透水之穴，虽小而所出不一。又西三丈，有井一圆，颇小而浅，水从中溢，东注塘中，淙淙有声，则龙泉之源矣。前殿后为大殿，余之所憩者，其东庑也，皆开郡后所建。

【译文】

龙泉寺的基址，就是猛廷瑞居住的花园了，土陇从西山向东下垂。寺前有一个方形池塘，池水相当深而且清澈，在池塘中建了水月阁。池塘后边面对池塘是前殿。前殿的右边，庭院中都是出水的洞穴，虽然小一点但出水的地方不止一处。又往西三丈，有一眼井，很小，水又浅，水从井中溢出来，向东流淌到池塘中，有淙淙的水声，就是龙泉的源头了。前殿后面是大殿，我所歇息的地方，是大殿的东厢房了，都是设府后修建的。

旧城即龙泉寺一带，有居庐而无雉堞。新城在其北，中隔一东下之涧。其脉亦从西山垂陇东下，谓之凤山。府署倚之而东向。余入其堂，欲观所图府境四止，无有也。

【译文】

旧城就在龙泉寺一带，有居民房屋却没有城墙。新城在旧城北面，中间隔着一条向东下流的山涧。这里的山脉也是土陇从西山向东下垂，称之为凤山。府衙紧靠着凤山面向东方。我进入府衙的大堂，想观看顺宁府辖境四至的地图，没有地图。

顺宁郡城所托之峡，逼不开洋，乃两山中一坞耳。本坞不若右甸之圆拓，旁坞亦不若孟祐村之交错。其坞西北自甸头村，东南至函宗百里，东西阔处不及四里。

【译文】

顺宁府城依托的山峡，狭窄不开阔，只是两列山中间的一个山坞罢了。本地这个山坞不如右甸那样又圆又平展，四旁的山坞也不像孟祐村那样纵横交错。这个山坞西北起自甸头村，东南到达函宗有一百里，东西的宽处不到四里。

顺宁郡之境，北宽而南狭。由郡城而南，则湾甸、大侯两州东西

夹之，尖若犁头。由郡城而北，西去绕湾甸之北，而为锡铅，为右甸，为枯柯，而界逾永昌之水；东去入蒙化之腋，而为三台，为阿禄，为牛街，而界逾漾备之流；其直北，则逾澜沧上打麦陇，抵旧炉塘北岭，始与永平分界。俱在二百里外，若扇之展者焉。自以云州隶之，而后西南、东南各抵东、西二江，不为蹙矣。

【译文】

顺宁府的地域，北边宽而南边窄。由府城往南，就是湾甸州、大侯州两个州，在东西两面夹着它，尖尖的好像犁头。由府城往北，向西去绕过湾甸州的北边，便是锡铅，是右甸，是枯柯，而边界越过永昌河；向东去进入蒙化府的侧旁，便是三台山，是阿禄司，是牛街，而边界越过漾备江；府城的正北方，则是越过澜沧江登上打麦陇，抵达旧炉塘北面的山岭，才与永平县分界。全在二百里以外，好像扇子展开的样子。自从把云州隶属于顺宁府，那以后西南、东南各自抵达东、西两条大江，不再窘迫了。

澜沧江从顺宁西北境穿其腹而东，至苦思路之东，又穿其腹而南，至三台山之南，乃南出为其东界，既与公郎分蒙化(1)，又南过云州东，又与顺江分景东。郡之经流也。

【注释】

(1)公郎：今名同，在澜沧江北，南涧县西南境。

【译文】

澜沧江从顺宁府西北境穿流过顺宁府的腹地往东流，流到苦思路的东面，又穿流过它的的腹地往南流，流到三台山的南面，这才西南流出去成为顺宁府的东部边界，既流经公郎与蒙化府分界，又往南流过云州的东部，又流经顺江与景东府分界。这是府中的主要河流。

郡境所食所燃皆核桃油。其核桃壳厚而肉嵌，一钱可数枚，捶碎

蒸之，箍搞为油，胜芝麻、菜子者多矣。

【译文】

顺宁府境内所吃所烧的都是核桃油。这里的核桃壳厚而且果肉深嵌，一文铜钱可以买到几个，把核桃敲碎后蒸，箍紧榨出油，出的油胜过芝麻、菜子油了。

驼骑至，即东下坡，渡北来溪身。以铁索架桥，亭于其上，其制仿澜沧桥者，以孔道所因也。度桥东，即北上坡，循东山之麓，北向而登。是时驼骑一群，以迟发疾趋，余贾勇随之。上不甚峻，而屡过夹坑之脊，三里，从脊上西望望城关，只隔一峡也。又北上，两过旁坠之脊，三里，忽随西坡下。转一坳，复一里，越一西突之冈。由其北下，环山为坞，有坪西向而拓，丰禾被塍，即西突之冈所抱而成者。一里，陟坪而北，又下，连越二小溪，皆从东南腋中来下西峡者。其处支流纵横，蹊径旁午，而人居隐不可见。从此复北上五里，有两三家倚冈头，是为二十里哨。登冈东北，平行其脊。一里，复转东向，循冈北崖下。又里余，则有溪自东峡来。余初以为既登冈，历诸脊，当即直上逾东大山，而不意又有此溪中间之也。既下，乃溯流东入峡。半里，其水分两峡出，一西南自冈脊后，一北自大岭过脊处。乃依南麓涉其冈后之流，溯北涧之左，复北向上，盖即两水中垂之坡也。于是从丛木深翳中上，二里，逾一冈，复循南崖之上行。一里余，又穿坳而西，临西崖之上。两崖俱下盘深箐，中翳丛木，而西箐即顺宁北坞大溪源所出矣。又穿夹槽而上半里，循西箐北崖上。西北平行一里，转入北坳。平透坳北一里，其脊南之箐，犹西坠也。半里，复入夹壁之槽。平行槽中半里，亦有上跨之树。又北一里，稍高，有石脊横槽底，即度脉也。此脊自罗岷山东天井铺南度(1)，迤逦随江西岸，至此为顺宁东山、云州北山，而南尽于顺江小水之口；若罗岷大脊，则自南窝东北折而南，自草房哨而去矣。已出夹槽，东北坠坑而下。一里，即有水自东南腋飞坠下西北坑者，路下循之，与白沙哨之东下者，同一胚胎。又东北陟脊，度脊再上，共三里，有四五

家踞冈头，是为三沟水哨。盖冈之左右，下坠之水分为三沟，而皆北注澜沧矣。又东北下七里，盘一冈嘴。又下三里，有一二家当路右，是为塘报营。又下三里，过一村，已昏黑。又下二里，而宿于高简槽(2)。店主老人梅姓，颇能慰客，特煎太华茶饮予(3)。

【注释】

(1)此脊自罗岷山东天井铺南度："东"，徐本作"西"，不从。天井铺今为天井铺林场，在澜沧江以西，保山市隆阳区水寨和官坡之间的山脊。

(2)高简槽：今作高枧槽，在凤庆县北境大寺乡。

(3)太华茶：谢肇淛《滇略·产略》载明代云南名茶有三种，即太华茶、感通茶、普茶。"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太华茶系昆明特产，徐霞客在昆明亦饮太华茶。

【译文】

马帮来到后，立即向东下坡，渡过从北面流来的溪流。用铁索架桥，在桥上建了亭子，桥的形制与澜沧江桥相仿，因为是交通要道必经之地。过到桥东，立即向北上坡，沿着东山的山麓，向北上登。这时一群马帮，因为出发晚了急忙赶路，我鼓足勇气跟随着他们。上走的路不怎么陡峻，但屡次走过坑谷夹着的山脊，三里，从山脊上向西远望望城关，只隔着一条峡谷。又向北上走，两次走过向两旁下坠的山脊，三里，忽然顺着西面的山坡下走。转过一个山坳，又是一里，越过一座向西突的山冈。由山冈北面下走，山冈环绕成山坞，有平地向西拓展而去，丰美的稻禾覆盖着田野，这就是向西突的山冈环抱成的地方。一里，从平地上往北上登，又下走，一连越过两条小溪，都是从东南的山窝中前来下流进西面峡谷中的溪流。这个地方支流纵横，蹊径交错，但人居住的地方隐藏着看不见。从此地又向北上登五里，有两三家人紧靠在冈头，这是二十里哨。登上冈头向东北走，平缓前行在冈脊上。一里，又转向东，沿着山冈北边的山崖下走。又行一里多，就见有溪水自东面的峡中流来。我最初以为登上山冈后，经

过了多条山脊，应该立即直接向上翻越东面的大山，可意想不到又有这条溪流隔在中间了。下来后，就溯溪流往东进峡。半里，溪水分别从两条峡谷中流出来，一条在西南方来自冈脊后面，一条从北面来自大山山脊延伸而过之处。于是靠着山冈的南麓涉过那条从山冈后面流来的溪流，溯北面山涧的左岸，再向北上走，原来这里就是两条溪流中间下垂的山坡了。于是从深深密蔽的丛林之中上行，二里，越过一座山冈，再沿着南面的山崖上行。一里多，又穿过山坳往西行，登临到西面的山崖之上。山崖两侧都向下盘绕成深箐，深箐中密蔽着丛林，而西面的山箐就是顺宁北面山坞中的大溪的源头流出来的地方了。又穿过相夹的沟槽往上走半里，沿着西面山箐北面的山崖上走。往西北平缓前行一里，转进北面的山坳。平缓向北穿越山坳一里，山脊南面的山箐，仍然向西下坠。半里，再次进入石壁夹立的沟槽。平缓行走在沟槽中半里，也有横跨在上方的树。又向北一里，地势稍高一些，有石脊横在沟槽底下，这就是延伸而过的山脉了。这条山脊起自罗岷山东面的天井铺往南延伸，沿着江流西岸逶迤下延，延到此地成为顺宁的东山、云州的北山，而后向南延在顺江小河的河口到了尽头；至于罗岷山的主脊，则是起自南窝东北折向南，从草房哨延伸而去了。不久走出夹立的沟槽，向东北坠下坑谷。一里，马上有水流自东南一侧飞坠下西北的坑谷中，路下山沿着水流走，与白沙铺哨东面下流的水流，同出于一个源头。又往东北上登山脊，越过山脊再上走，共三里，有四五家人盘踞在冈头上，这里是三沟水哨。原来是山冈的左右两边，下泄的水分为三条水沟，而后都是向北注入澜沧江了。又往东北下行七里，绕过一座山冈的山嘴。又下走三里，有一两家人在道路右边，这是塘报营。又下走三里，路过一个村子，天已经昏黑。又下走二里，便住宿在高简槽。店主老人姓梅，很能安慰客人，特意煎了太华茶来给我饮下。

十五日　昧爽，饭(1)。平明，东北下坡。坡两旁皆夹深崖，而坡中悬之，所谓高简诸村庐，又中踞其上。二里，转坡北，下峡中。一里，复转东北，循坡而下。四里，始望见澜沧江流下嵌峡底，自西而

东；其隔峡三台山犹为夙雾所笼，咫尺难辨。于是曲折北下者三里，有一二家濒江而居，是为渡口。澜沧至此，又自西东注，其形之阔，止半于潞江，而水势正浊而急。甫闻击汰声(2)，舟适南来。遂受之北渡，时驼骑在后，不能待也。

【注释】

(1)昧爽，饭：原脱此三字，据“四库”本补。

(2)汰(tì)：水波。

【译文】

十五日　黎明，吃饭。天明后，向东北下坡。山坡两旁都夹着深深的山崖，而山坡悬在山崖中间，所谓的高简槽各村的房屋，又在中间盘踞在山坡上。二里，转到山坡北面，下到峡中。一里，又转向东北，沿着山坡往下走。四里，开始望见澜沧江的江流下嵌在峡底，自西往东流；那隔着峡谷的三台山还被晨雾笼罩着，咫尺之间难以辨认。从这里向北曲折下走三里，有一两家人濒临江流居住，这是渡口。澜沧江流到此地，又自西向东流注，江面的宽处，只有潞江的一半，但水势正是又浑浊又湍急。刚听到有拍击水浪的声音，渡船恰好来到了南岸，便上船北渡，这时马帮还在后面，不能等了。

登北岸，即曲折上二里余，跻坡头。转而东行坡脊，南瞰江流在足底，北眺三台山屏回岭北，以为由此即层累而升也。又闻击汰声，则渡舟始横江南去，而南岸之驼骑，犹望之不见。乃平行一里，折而北向逾脊。半里，乃循东崖瞰西坞北向行。二里，始望见三台村馆，在北山之半，悬空屏峙，以为贾勇可至。又一里，路盘东曲，反渐而就降，又二里，遂下至壑底。壑中涧分二道来，一自西北，一自东北，合于三台之麓，而三台则中悬之，其水由西坞而南入澜沧。乃就小桥渡东北来涧，约一里，即从夹中上跻中悬之坡。曲折上者甚峻，六里，始有数十家倚坡坪而居，是为三台山，有公馆焉。又东北瞰东

坞循西崖而上，十二里，蹑南亘之脊，其脊之东西坞，犹南下者。又蹑磴三里，有坊，其冈头为七碗亭者。冈之东，下临深壑，庐三间缀其上，乃昔之茶庵，而今虚无人矣。又上里余，盘突峰之东。其峰中突，而脊则从北下而度，始曲而东起，故突峰虽为绝顶，其东下之坞，犹南出云。乃踞峰头而饭。其时四山云雾已开，惟峰头犹霏霏酿氤氲气。

【译文】

登上北岸，立即曲折上登二里多，登上坡头。转向东行走在坡脊上，向南俯瞰，江流就在脚底下，眺望北方的三台山，屏风样回绕岭北，以为从此地就层层叠叠地上升了。又听见拍击水浪的声音，就见渡船开始横过江面往南去了，可南岸的马帮，仍望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平缓前行一里，转向北越过山脊。半里，就沿着东面的山崖俯瞰着西面的山坞向北行。二里，开始望见三台山的村庄公馆，在北山的半中腰，高悬在空中，屏风一样耸峙着，以为鼓足勇气一口气可以走到。又行一里，路盘绕着向东弯曲，反而渐渐往下降，又行二里，便下到壑谷底。壑谷中的山涧分为两条流来，一条来自西北方，一条来自东北方，在三台山的山麓合流，而三台山高悬在两条山涧的中间，山涧水经由西面的山坞往南流入澜沧江。于是走上小桥渡过东北方流来的山涧，大约一里，立即从夹角地带中间上登悬在中央的山坡。曲折上登的路非常陡峻，六里，才有几十家人紧靠在山坡上的平地居住，这里是三台山，有公馆在这里。又往东北俯瞰着东面的山坞沿着西面的山崖上走，十二里，上登往南绵亘的山脊，这条山脊东西两面的山坞，仍然是向南下延的。又上登石阶三里，有座牌坊，这里的冈头是叫七碗亭的地方。山冈的东面，下临深壑，三间房屋点缀在山冈上，是从前的茶庵，可今天空寂无人了。又上走一里多，绕到突立山峰的东面。这座山峰突立在中央，而山脊则是从北边往下延伸，开始向东弯曲后隆起，所以这座突立的山峰虽然是绝顶，山峰东面下方的山坞，仍然是向南出去的。于是坐在峰头吃饭。此时四面群山的云雾

已经散开，只有峰头还是云雾霏霏酝酿着氤氲之气。

由峰北随北行之脊，下坠一里余，乃度脊东突，是为过脉。是山北从老君山南行，经万松岭、天井铺度脊南来，其东之横岭，西之博南二脊，皆绕断于中，惟此支则过此而南尽于泮山。从其北临西壑行，再下再上三里余，有哨房当路，亦虚无栖者。又东北随岭脊下六里，循东坞，盘西岭，又下二里，乃北度峡中小石桥。其水从西峡来，出桥而合于南峡，北从阿禄司东注于新牛街，入漾濞者也。石桥之南，其路东西两岐：东岐即余所从来道，西岐乃四川僧新开，欲上达于过脊者。度桥，即循北坡临南壑东北上。三里，蹑冈头，有百家倚冈而居，是为阿禄司(1)。其地则西溪北转，南山东环，有冈中突而垂其北，司踞其突处。其西面遥山崇列，自北南纡，即万松、天井南下之脊，挟澜沧江而南者；其北面乱山杂沓，中有一峰特出，询之土人，即猛补者后山，其侧有寺，而大路之所从者。余识之，再瀹汤而饭，以待驼骑。下午乃至，以前无水草，遂止而宿。是夜为中秋，余先从顺宁买胡饼一圆(2)，怀之为看月具，而月为云掩，竟卧。

【注释】

(1)阿禄司：在今凤庆县北境，澜沧江以北的鲁史。彝语“阿鲁”意为小城镇。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设阿鲁巡检司，后简称鲁司，转音为鲁史。1949年设鲁史镇。

(2)胡饼：烧饼。

【译文】

由山峰北面顺着往北延伸的山脊，下坠一里多，是延伸的山脊向东突，这条山脊是延伸而过的山脉。这条山脉从北面的老君山往南延伸，山脊经过万松岭、天井铺向南延伸而来，山脉东面的横岭，西面的博南山两条山脊，都在环绕中途断了，只有这条支脉则是延过此地后在南面的泮山到了尽头。从山脊北面下临西面的壑谷前行，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三里多，有哨房在路上，也是空无人住。又往东北顺着

岭脊下走六里，沿着东面的山坞，绕着西面的山岭，又下走二里，就向北走过峡中的小石桥。桥下的水从西面的峡谷中流来，流出桥下后在南面的峡中合流，向北流从阿禄司东面流淌到新牛街，流入漾濞江。石桥的南边，道路分为东西两条岔路：东边的岔路就是我从那里过来的路，西边的岔路是四川僧人新近开通的，想要上通到山脊延伸过的地方。过桥后，立即沿着北面的山坡下临南面的壑谷往东北上走。三里，登上冈头，有百来户人家紧靠山冈居住，这里是阿禄司。在此地就看见西溪向北转，南山向东环绕，有座山冈在中央突起而山冈的北面下垂，阿禄司盘踞在山冈突起之处。这里的西面远山高高排列，自北向南迂曲，那就是从万松岭、天井铺往南下延的山脊，傍着澜沧江往南延伸的山；这里的北面乱山杂沓，其中有一座山峰特别突出，向当地人打听，就是猛补者的后山，山侧有寺院，而且大路要从那里经过。我记下了这些话，再烧汤做饭吃，以便等待马帮。下午马帮才来到，因为前方没有水草，便停下来住下。这天夜里是中秋节，我事先从顺宁府买了一个烧饼，把它揣在怀里作为赏月的点心，可月亮被云遮住了，竟自睡下。

十六日　昧爽，饭而北行。随坡平下十里，而下更峻。五里，至坡底，东西二坞水来合而北去，乃度东坞小桥，沿东麓北行坞中。随水三里，又一溪自东峡来，渡其亭桥。又北一里，渡一大溪亭桥，是为猛家桥。水由桥东破峡北出，路从桥北逾冈而上。其冈东绾溪口，有数家踞其上。从其北下，复随溪行西岸，曲折盘坞十二里，有百家之聚踞冈头，东临溪口，是为新牛街(1)。俱汉人居，而地不开洋，有公馆在焉，今以旧街巡司移此。由其北西北下二里，有小江自西而东，即漾濞之下流也。自合江铺入蒙化境，曲折南下，又合胜备江、九渡、双桥之水，至此而东抵猛补者地名，乃南折而环泮山，入澜沧焉。江水不及澜沧三之一，而浑浊同之，以雨后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随江东南行。

【注释】

(1)新牛街：即明代顺宁府七巡检司之一的牛街，亦即今鲁史的犀牛村，在凤庆县北隅黑惠江边。

【译文】

十六日　黎明，饭后往北行。顺着山坡平缓下行十里，而后下走的路更陡峻。五里，来到坡脚底，东西两面山坞中的水流来汇合后向北流去，于是走过东面山坞中的小桥，沿着山的东麓向北前行在山坞中。顺着水流走三里，又有一条溪流自东面的峡中流来，渡过溪流上的亭桥。又向北一里，渡过一条大溪上的亭桥，这是猛家桥。溪水由桥东冲破山峡向北流出去，路从桥北翻越山冈往上走。这座山冈在东面控制着溪流的出水口，有几家人盘踞在山冈上。从山冈北面下走，再顺着溪流的西岸行，曲折盘绕在山坞中十二里，有个百户人家的聚落盘踞在冈头，东面下临溪流的出水口，这里是新牛街。全是汉人居住，可地势不开阔，有公馆在这里，如今把旧街的巡检司搬迁到这里。由新牛街北边往西北下走二里，有条小江自西向东流，就是漾濞江的下游了，自合江铺流入蒙化府境内，曲折往南下流，又汇合胜备江、九渡河、双桥河的水流，流到此地后向东流到猛补者是地名，于是向南折后环绕过泮山，流入澜沧江。江水不到澜沧江的三分之一，可浑浊的水势与澜沧江相同，是因为雨后的缘故了。两条船并在一起渡江，登上北岸，立即顺着江流往东南行。

半里，随江东北转，遂循突坡而上。二里，登南突之坡，下瞰隔江司，与阿禄司溪出江之口对，江流受之，遂东入峡，路从北山之半，亦盘崖而从之。半里，有一家独踞冈头，南临江坡而居，颇整。又东三里，有削崖高临路北，峭壁间有洞南向，其色斑赭，即阿禄所望北面特出之峰，此其西南隅之下层也。又东四里，有两三家倚冈而居，是为马王箐，江流其前峡中，后倚特出崇峰。东望遥壑中开，东北坳中有箐盘峡而下，西与江流合而南去，其东南两峰对峙，夹束如门，而江流由此南出焉。乃瀹汤而饭于村家。由村东北上三里余，当特出崇峰之南，其下江流峡中，至此亦直南去。又东北二里，盘其东

南之垂支，有两三家踞冈上，是为猛补者(1)，亦哨寨之名也，于是逼特出崇峰东南麓矣。其东下盘壑中回，即东北桫松哨南箐之所下者；其正南江流直去，恰当两门之中。又从门隙遥见外层之山，浮青远映，此乃澜沧江畔公郎之境矣。又东北盘崖麓而上，二里而下。半里，忽涧北一崖中悬，南向特立，如独秀之状，有僧隐庵结飞阁三重倚之(2)。大路过其下，时驼马已前去，余谓此奇境不可失，乃循回磴披石关而陟之。阁乃新构者，下层之后，有片峰中耸，与后崖夹立，中分一线，而中层即覆之，峰尖透出中层之上，上层又叠中层而起。其后皆就崖为壁，而缀之以铁锁，横系崖孔，其前飞甍叠牖，延吐烟云，实为胜地，恨不留被襆于此，倚崖而卧明月也。隐庵为瀹茗留榻，余恐驼骑前去不及追，匆匆辞之出。此岩在特出崇峰东南峡中，登其阁，正南对双突之门。门外又见一远峰中悬，圆亘直上如天柱，其地当与澜沧相近，而不知为何所。隐庵称为钵盂山，亦漫以此岩相对名之耳；又谓在江外，亦不辨其在碧溪江名外，抑在澜沧外也。

【注释】

(1)猛补者，今作蒙库者。

(2)“有僧”句：此“飞阁三重”即为灵岩寺建筑，俗称茶房寺，建筑今存，2005年巍山县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译文】

半里，随着江流向东北转，于是沿着前突的山坡往上走。二里，登上向南突的山坡，下瞰隔着江流的巡检司，与阿禄司的溪流流到江中的出水口相对，江流接受了溪流，就向东流入峡中，路从北山的半中腰，也是绕着山崖顺着江流走。半里，有一家人独自盘踞在冈头，南面下临江边的山坡居住，相当整洁。又向东三里，有陡削的山崖高高下临在路的北边，峭壁上有个山洞面向南，石头的颜色是赭红色，斑斑点点的，这就是在阿禄司望见的在北面特别突出的山峰，这里是山峰西南角的下层。又向东四里，有两三家人背靠山冈居住，这里是

马王箐，江流在村子前方的峡谷中，后面背靠特别突出的高峰。远望东方远处的壑谷从中敞开，东北方的山坳中有山箐盘绕着峡谷往下流，在西面与江流合流后向南流去，这里东南方的两座山峰相对耸峙，夹立紧束如像门一样，而江流由此处向南流出去。于是在山村人家烧汤做饭吃。由村东往北上走三里多，在特别突出高峰的南面，山下江水流过峡中，流到此地也一直向南流去，又往东北行二里，绕过山峰东南下垂的支脉，有两三家人盘踞在山冈上，这是猛补者，也是哨所营寨的名字了，到这里已经逼近特别突出高峰的东南麓了。山峰东面下方盘绕的壑谷回绕在中间，那就是东北方桫松哨南面的山箐下延形成的；山峰正南方江流笔直流去，恰好位于两座山峰形成的门的中间。又从门缝中远远看见外层的群山，漂浮着一抹青色远远地映衬着，这是澜沧江畔公郎的境内了。又向东北盘绕着山麓的石崖往上走，二里后下走。半里，忽然山涧北边一座石崖悬在中央，向南独立，如独秀峰的形状，有位叫隐庵的僧人紧靠石崖建了三层飞凌空中的楼阁。大路经过山下，这时马帮已走到前面去了，我认为此处奇景不可错失，就沿着回绕的石阶穿过岩石关隘登上楼阁。楼阁是新建的，下层的后边，有一片石峰耸立在中央，与后面的石崖相夹而立，中间分开一条线，而中层就覆盖在石缝上边，峰尖钻出中层的上方，上层又重叠在中层上建起。楼阁的后部都是就着石崖作为墙壁，并用铁链它们连缀起来，横系在石崖上的孔洞中，楼阁的前部屋檐高飞窗户重叠，吞吐着云烟，实在是风景优美的胜地，遗憾不能把被子铺盖留在此地，紧靠着石崖躺卧在明月之下了。隐庵为我泡茶挽留我住下，我担心马帮向前走去来不及赶上，匆匆辞别他出来。这座石崖在特别突出的高峰东南方的峡谷中，登上这座楼阁，正南方面对着双双突立的门。门外又看见远处一座山峰悬在中央，圆圆地横亘着，笔直上耸，如同擎天柱，那地方应当与澜沧江接近，但不知道是什么地方。隐庵称为钵盂山，也不过是因为与这座石崖相对随便起的名字罢了；又说是在江外，也分辨不出它是在碧溪是江名之外，还是在澜沧江之外。

由其东又上坡，二里，登东冈。又东北迢遥而上，八里而至桫松哨(1)。是哨乃东来之脊，西度而起为特出崇峰，南尽于碧溪江东北岸，是为顺宁东北尽处，与蒙化分界者也，以岭有桫松树最大，故名。时驼骑方饭于此，遂及之。又随脊东上四里，转而北，登岭头，是为旧牛街(2)。是日街子犹未散，已行八十里矣。此东来度脊之最高处，北望直抵漾濞，其东之点苍，直雄插天半；南望则瓦屋突门之峰(3)，又从东分支西绕，环壑于前；西望则特出崇峰，近耸西南，江外横岭诸峰，遥环西北，亦一爽心快目之境矣。

【注释】

(1)桫(suō)松哨：今作杉松哨。

(2)旧牛街：今称老牛街。在巍山县西南隅。

(3)瓦屋：今名同，在凤庆县东北部，黑惠江西侧。

【译文】

由石崖的东边又上坡，二里，登上东面的山冈。又往东北远远地上走，八里后来到桫松哨。这个哨房是东面来的山脊，向西延伸后耸起成为特别突出的高峰，南面在碧溪江的东北岸到了尽头，这里是顺宁府东北境的尽头处，与蒙化府分界的地方，因为岭上有最大的桫松树，所以起这个名字。这时马帮正在此地吃饭，终于赶上了他们。又顺着山脊往东上走四里，转向北，登上岭头，这里是旧牛街。这天的街子还没有散，已经走了八十里了。此地是东面延伸过来的山脊的最高处，北方一直望到漾濞，漾濞东面的点苍山，笔直雄伟地插进半天之上；远望南方，就见瓦屋突立为门的山峰，又从东面分支向西回绕，壑谷回绕在前方；向西望去，就见特别突出的高峰，高耸在西南方的近处，江外横亘山岭的群峰，远远环绕在西北方，也是一处爽心悦目的地方呀！

于是北向随岭下，二里，盘崖转东，循脊北东行，八里，至旧巡

司。又东北下二里，盘南壑之上，有路分岐：逾脊北下，想北通漾濞者；正路又东随脊。二里余，逾东岭北下，于是其峡北向坠，即随峡东坡东北行。五里，至瓦葫芦(1)，有数十家倚坡嘴，悬居环壑中。坡东有小水，一自西腋，一自南腋，交于前壑而北去。则此瓦葫芦者(2)，亦山丛水溢之源也。是夜宿邸楼，月甚明，恨无贳酒之侣，怅怅而卧。

【注释】

(1)瓦葫芦：今作瓦铺路，在巍山县西南境，石房河西岸，直捷村北邻。

(2)“则此瓦葫芦者”句：此句下叶本按：“甲按，杨本添注云：‘碧溪江即漾濞江’，当存考。”据《嘉庆重修一统志》永昌府山川：“碧溪江在永平县东北二百里，旧志即漾濞江。”杨说是。

【译文】

从这里向北顺着山岭下走，二里，绕过山崖转向东，沿着山脊北边往东行，八里，来到旧巡检司。又往东北下行二里，绕到南面的壑谷之上，有路分为两条岔道：翻越山脊向北下走，猜想是向北通往漾濞的路；正路又往东顺着山脊走。二里多，越过东面的山岭向北下走，在这里山岭下的峡谷向北下坠，立即顺着峡谷东面的山坡往东北行。五里，到瓦葫芦，有几十家人紧靠坡嘴，悬隔居住在环绕的壑谷中。山坡东面有小溪，一条来自西侧，一条来自南侧，在前方的壑谷中交汇后向北流去。那么这个叫瓦葫芦的地方，也是群山中泉水溢出的源头了。这天夜里住宿在客店的楼上，月光非常明亮，遗憾没有买酒来喝的伴侣，闷闷不乐地躺下。

十七日　昧爽，饭而行，即东下坡。一里，渡西来小水，循北山而东。半里，南来小水与之合，同破峡北去，路亦随之，挟山北转，一里，有亭桥跨其溪，曰广济。渡而东，循东麓北行二里余，有峡自西山来合。又北五里，北壑稍开，水走西北峡去；又有一水自东峡来合，其势相埒，即溯之入。东行里余，有小桥架其上，北度之。复循

北坡东上半里，溯溪北转二里余，转而东一里余，有数十家倚北山而居，是为鼠街子(1)。峡至是东西长亘，溪流峡底，路溯北崖。北崖屡有小水挂峡而下，路东盘之，屡上屡下。十里，逾坡东降，东峡稍开，盘北崖之纡，盖北崖至是稍逊，而南障之屏削尤甚也。东三里，其溪一自北来，一自南坠，而东面则横山障之，路乃折而溯北来之溪。二里稍下，一里余，涉溪东岸，复溯溪北行。半里，溪仍两派，一西北来，一东来，乃折而从东来者上。半里，有数家倚坡间，是为猪矢河哨(2)。“猪矢”乃土音。此处为诸河之始，恐是“诸始河”也。其处山回峡凑，中迸垂坡：一岐直北逾岭者，为漾备道；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3)；惟东向随峡上者，为蒙化大道。乃东上三里，稍随一北曲之湾。湾中有小水南坠其侧，岐径缘之而北，此非漾备，即下关捷径，惜驼骑不能从也。又东随大道上，或峻或平，皆瞰南壑行，五里，乃逾岭脊。脊稍中坳，乃东北自定西岭分支，西度为甸头山，又分两支：一支北转，挟洱水北出苍山后；一支南下，亘为蒙化西夹之山，而此其脊也。脊东即见大坞自北而南，其东界山与此脊排闼相对；而北之甸头山，则中联而伏，其外浮青高拥者，点苍山也；南之甸尾，阳江中贯，曲折下坠，而与定边接界焉(4)。蒙化郡城已东伏平川之中，而不即东下也。

【注释】

(1)鼠街子：今称西鼠街，在巍山县西境。

(2)猪矢河哨：今作猪食河，在巍山城至五印的公路边，鼠街河三源汇于此。

(3)一岐逾坡东北去者，为炉塘道：此作“东北去”，惟炉塘在其西北，至炉塘道似应作“西北去”。

(4)定边：明为县，隶楚雄府，在今南涧彝族自治县。

【译文】

十七日　黎明，吃饭后上路，立即往东下坡。一里，渡过西面流

来的小溪，沿着北山往东行。半里，南面流来的小溪与它合流，一同冲破山峡向北流去，路也随着溪流走，傍着山向北转，一里有座亭桥跨在这条溪流上，叫广济桥。渡到桥东，沿着山的东麓往北行二里多，有条峡谷自西山前来会合。又向北五里，北面的壑谷稍微开阔了一些，水流奔向西北的峡谷中流去；又有一条水流自东面的峡中流来汇合，水势相等，立即溯流进峡。往东行一里多，有座小桥架在流水上，向北过桥。又沿着北面的山坡向东上走半里，溯溪流向北转二里多，转向东一里多，有几十家人背靠北山居住，这里是鼠街子。峡谷到了这里呈东西向长长地绵亘，溪水流淌在峡底，道路溯溪流的北面的山崖走。北面的山崖上屡屡有小股水流挂在峡壁上往下泄，路往东绕着峡谷走，屡次上走屡次下行，十里，越过山坡向东下降，东面的峡谷稍稍开阔一些，绕过北面山崖的迂曲处，原来北面的山崖到了这里稍稍后退，但南面像屏风样挡住的山崖陡削得特别厉害。向东三里，峡谷中的溪水一条从北边流来，一条从南边坠下来，而东面则是横挡着的山堵住溪流，道路于是转向逆着北边流来的溪流走。二里后稍下走，一里多，涉到溪流东岸，再溯溪流往北行。半里，溪流仍然分为两条，一条从西北方流来，一条从东面流来，于是转向顺着东面流来的溪流上走。半里，有几家人紧靠在山坡上，这里是猪矢河哨。“猪矢”是当地人的口音。此处是诸条河流起始的地方，恐怕是“诸始河”吧。此处山峰回转峡谷凑聚，中间迸裂开下垂着山坡：一条岔路向正北翻越山岭的，是去漾备江的路；一条岔路翻越山坡向东北去的，是去炉塘的路；唯有向东顺着峡谷上走的，是去蒙化府的大路。于是向东上走三里，慢慢顺着一个向北弯曲的山弯走。山弯中有条小溪向南下泄到山弯的侧边，岔开的小径沿着小溪向北去，这不是去漾备江的路，就是去下关的捷径，可惜马帮不能从这里走。又向东顺着大路上走，有时陡峻有时平坦，都是俯瞰着南边的壑谷前行，五里，便越过岭脊。岭脊稍向中间下凹，是从东北方的定西岭分支，向西延伸成为甸头山，又分为两条支脉：一条支脉向北转，傍着洱水往北延伸到苍山后面；一条支脉往南下延，绵亘为蒙化府西面夹立的山，而此处就是这条支脉的山脊了。山脊东面立即看见一个大山坞自北向南伸展，山坞东面

的一列山与这条山脊像门扉一样排列相对；而北面的甸头山，则连接在中间低伏着，甸头山之外浮着一抹青色高高拥立的，是点苍山了；南面的甸尾，阳江流贯在山坞中，曲折下泄，而与定边县交界了。蒙化府城已经伏在东面的平川之中，但不马上向东下走。

从岭脊平行而南半里，其脊之盘礴西去者，桫松、猛补者之支所由分；旁午东出者，郡城大路随之下。始由峡中坠者二里，既随北坡下者三里，又从坡脊降者五里，于是路南之峡，坠而愈开，路北之峰，断而复起。其峰自西脊下垂至是，屡伏屡耸，若贯珠而下，共四五峰，下至东麓，而阳江之水，自城西西曲而朝之，亦一奇也。路从其南连盘二峰，则南坞大开，有数家倚南山下，而峡中皆环塍为田。又东一里，乃转北，穿一东突峰后而透其坳。此峰即连珠下第五峰尽于东麓者，其上诸峰皆随下而循其南，至此峰独中穿而逾其北。此处似有神皋蕴结(1)，而土人不识，间有旁缀而庐者，皆不得其正也。挟突峰之北而下，半里至麓。又东半里，则阳江自东来(2)，抵山而南转去。路溯江北岸东行，半里，有三巩石桥南架江上。逾桥南，复东一里，入蒙化西门(3)。一里余，竟城而抵东门，内转半里，过等觉寺，税驾于寺北之冷泉庵(4)，即妙乐师栖静处。中有井甚甘冽，为蒙城第一泉，故以名庵。

【注释】

(1)神皋(gāo)：神明所集聚之地。

(2)阳江：今称西河、蒙化大河或巍山河。

(3)蒙化：明置蒙化府，治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至今尚能看到部分城墙遗迹和明代碑刻。高大雄壮的北城楼和玲珑纤秀的鼓楼，亦完好地保存至今。

(4)“过等觉寺”二句：等觉寺、冷泉庵均在今巍山县城东部，为县医院住地。等觉寺今存有成化元年(1465)蒙化府土知府左琳建的双宝塔及碑刻。冷泉庵为古药师殿，嘉靖年间杨升庵两游蒙化，皆寓此。

【译文】

从岭脊上往南平缓前行半里，这里的山脊气势磅礴向西延伸去的，是桫松哨、猛补者所在的支脉从这里分出去的地方；纷繁交错地向东延伸出去的，去府城的大路顺着那里下走。开始时经由峡中下坠二里，随即顺着北面的山坡下走三里，又从坡脊上下降五里，到了这里道路南边的峡谷，深坠后愈发开阔，道路北边的山峰，中断后又耸起。这座山峰自西面的山脊下垂延伸到这里，多次低伏下去多次耸起，好像连贯在一起的珠子往下延伸，共有四五座山峰，下走到山的东麓，而阳江的江水，自城西向西弯曲后朝着山麓流过来，也是一处奇观。道路从山峰南面一连绕过两座山峰，就见南面的山坞非常开阔，有几家人紧靠在南山下，而峡中全是田埂环绕着的农田。又向东一里，就转向北，穿过一座向东突山峰的后面，穿出山坳。这座山峰就是连珠般下延的第五座山峰在东麓到了尽头的山峰，它上边的几座山峰，道路都是顺着山势下走而后沿着山峰的南面走，唯独来到这里是从这座山峰中间穿越到山峰的北面。此处似乎有神异的地脉蕴结着，可当地人不知道，间或有连缀在地脉旁边建房的，都没能得到地脉的正位。傍着突立山峰的北面往下走，半里来到山麓。又向东半里，就见阳江自东边流来，流到山下后向南转去。道路溯江流北岸往东行，半里，有一座三个桥拱的石桥向南架在江流上。过到桥南，再向东一里，进入蒙化府城西门。一里多，穿过城中后抵达东门，在城墙内转向走半里，路过等觉寺，住宿在寺北边的冷泉庵，就是妙乐禅师驻锡静修的地方。庵中有一眼井十分甘甜清凉，是蒙化府城中的第一泉，所以用来给庵起名。

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阛阓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北门外有卖饼者三四家，想皆中土人。其制酷似吾乡“眉公饼”，但不兼各味耳，即省中亦不及。

【译文】

蒙化府城非常整齐，是座古城，而高处与洱海卫城相似。城中的

居民房屋也非常兴盛，而北门外则是街市相连都是居民区了。听说城中有三四家进士，这样反而胜过大理府了。北门外有三四家卖饼的人家，猜想都是中原地区来的人。饼的制法酷似我家乡的“眉公饼”，但不是兼有各种味道罢了，即便是省城中的饼也赶不上。

蒙化土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东桀骜，其居在西山北坞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专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亦不似他流官之有郡伯上压也。蒙化卫亦居城中，为卫官者，亦胜他卫，盖不似景东之权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为政也。

【译文】

蒙化府的土知府姓左，世代奉公守法，不像景东府那样桀骜不驯，他的住处在西山北面的山坞中三十里之外。蒙化府有流官同知一人，居住在城中，反而有独擅全城的重权，不像其他土府流官在外边要受土官的制约，也不像其他流官那样有府官在上边压制了。蒙化卫也住在城中，出任卫官的人，也胜过其他卫，大概是不像景东府那样，权力在土官，也不像永昌府那样人人各自为政。

蒙化疆宇较蹙，其中止一川，水俱西南下澜沧者，以定西岭南脊之界其东也。

【译文】

蒙化府的疆域较紧促，府中只有一片平川，水流都是向西南下流进澜沧江的，因为定西岭往南下延的山脊隔在平川的东面。

定西岭从大脊分支，又为一东西之界，其西则蒙化、顺宁、永昌，其东则元江、临安、澂江、新化及楚雄。脊南之州县水，皆从是岭而分，南龙大脊虽长，此亦南条第一支也。至脊西之大理、剑川、兰州，脊东之寻甸、曲靖，虽在其北为大脊所分，而定西实承大脊而当其下流，谓非其区域所判不可也。

【译文】

定西岭从大山脊分支，又成为一列东西分界的山，山脉西面是蒙化府、顺宁府、永昌府，山脉东面则是元江府、临安府、澂江府、新化州和楚雄府。山脊南面各州县的水流，都是从这座山岭分流的，往南延伸的主脉大山脊虽然长，这座山岭也是南面的支脉中的第一支峰了。至于山脊西面的大理府、剑川州、兰州，山脊东面的寻甸府、曲靖府，虽然在定西岭的北面被大山脊分开，可定西岭实际上承接着大山脊而且位于大山脊的下游，我认为非得按它们的区域来判别不可了。

蒙化有四寺，曰天姥、竹扫、降龙、伏虎(1)，而天姥之名最著，在西北山坞间三十五里。余不及遍穷，欲首及之。

【注释】

(1)竹扫：即竹扫寺，在巍山、弥渡两县交界的太极顶。　降龙：似应为玄龙寺，在巍山县城东3公里的玄珠山上。　伏虎：即伏虎寺，在巍山县东隅龙箐关附近。

【译文】

蒙化府有四座寺院，名叫天姥寺、竹扫寺、降龙寺、伏虎寺，而天姥寺最著名，在西北的山坞中三十五里处。我来不及四处游遍，想要首先到天姥寺去。

十八日　从冷泉庵晨起，令顾仆同妙乐觅驼骑，期以明日行。余亟饭，出北门，策骑为天姥游，盖以骑去，始能往返也。北二里，由演武场后西北下，约一里，渡一沟，西北当中川行。五里，过荷池。又北一里，过一沟。又西北三里，则大溪自东曲而西流，北涉之。四里，盘西山东突之嘴，其嘴东突，而大溪上流亦西来逼之，路盘崖而北，是为蒙化、天姥适中处。又北二里，过西山之湾，又北二里，再盘一东突之嘴。又过西湾三里，其东突之嘴更长。逾其坳而北，有岐

西向入峡，其峡湾环西入，内为土司左氏之世居。天姥道由坳北截西峡之口，直度北去。约三里，又盘其东突之嘴，于是居庐连络，始望见天姥寺在北坞之半回腋间，其山皆自西大山条分东下之回冈也。又三里，有一圆阜当盘湾之中，如珠在盘，而路萦其前。又北三里，循坡西北上，一里而及山门，是为天姥崖。而实无崖也。其寺东向，殿宇在北，僧房在南。山门内有古坊，曰“云隐寺”。按《一统志》，巃㟁图山在城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龙伽独自哀牢将其子细奴逻居其上，筑巃㟁图城，自立为奇王，号蒙舍诏，今上有浮屠及云隐寺。始知天姥崖即云隐寺，而其山实名巃㟁图也(1)。其浮屠在寺北回冈上，殿宇昔极整丽，盖土司家所为，今不免寥落矣。时日已下午，亟饭而归。渡大溪，抵荷池已昏黑矣。入城，妙乐正篝灯相待，乃饭而卧。

【注释】

(1)巃㟁(lóng yú)图山：今人省称巃㟁山，山上的天摩雅寺，即此所称天姥(mǔ)崖，在巍山坝子西缘。曾在此挖出过有字瓦及花瓣纹瓦当，应即南诏早期的巃㟁图城。

【译文】

十八日　从冷泉庵早晨起床，命令顾仆同妙乐去找马帮，约定在明天动身。我急忙吃完饭，走出北门，策马去游天姥寺，因为骑马去，一天才能往返。向北二里，由演武场后面向西北下走，大约一里，渡过一条水沟，往西北在平川中前行。五里，路过荷花池。又向北一里，越过一条水沟。又往西北行三里，就见大溪自东弯向西流淌，向北涉过大溪。四里，绕过西山东突的山嘴，这个山嘴向东突，而大溪的上游也向西流来逼近山嘴，道路绕着山崖往北走，这里恰好是蒙化府城、天姥寺的半道上。又向北二里，经过西山的山湾，又向北二里，再次绕过一处东突的山嘴。又经过西山的山湾走三里，这里东突的山嘴更长。穿越山坳往北行，有条岔路向西进峡，那条峡谷弯弯绕绕地向西进去，里面是土司左家世代居住的地方。去天姥寺的路经由山坳北边横截西面峡谷的峡口，笔直过到北边去。大约三里，又

绕过那东突的山嘴，在这里居民房屋连接不断，开始望见天姥寺在北面山坞的半山腰回绕的山窝中，那里的山都是从西面的大山分成条状向东下延回绕的山冈。又行三里，有一座圆形的土阜位于圆盘状山湾的中间，如同明珠在盘子里边，而道路萦绕在土阜前。又向北三里，沿着山坡向西北上登，一里后来到山门，这里是天姥崖，可实际上没有山崖。这座寺院面向东，殿宇在北边，僧房在南边。山门内有座古老的牌坊，题写着“云隐寺”。据《一统志》，巃𡸁图山在府城西北三十五里处，蒙氏龙伽独从哀牢山带领他的儿子细奴逻居住在山上，修筑了巃𡸁图城，自立为奇王，号称蒙舍诏，今天山上有佛塔及云隐寺。这才知道天姥崖就是云隐寺，而且这座山实际名叫巃𡸁图山了。山上的佛塔在寺北回绕的山冈上，殿宇从前极为整齐壮丽，大概是土司家修建的，今天免不了冷落了。这时日头已是下午，急忙吃饭后归来。渡过大溪，抵达荷花池天已经昏黑了。进城后，妙乐正点燃灯火等我，于是吃饭后躺下。

十九日　妙乐以乳线赠余(1)。余以俞禹锡诗扇，更作诗赠之。驼骑至，即饭而别，妙乐送出北门。仍二里，过演武场东。又北循东麓一里，有岐分为二：一直北随大坞者，为大理、下关道；一东向入峡逾山者，为迷渡、洱海道。乃从迷渡者东向上。五里，涉西下之涧，于是上跻坡。二里，得坪，有数家在坪北，曰阿儿村。更蹑坡直上五里，登坡头，平行冈脊而南度之。此脊由南峰北度而下者，其东与大山夹为坑，北下西转而入大川，其西则平坠川南，从其上俯瞰蒙城，如一瓯脱也(2)。又北倚坡再东上三里，有三四家当脊而居，是为沙滩哨(3)。脊上有新建小庵，颇洁。又蹑脊东上二里，盘崖北转，忽北峡骈峙，路穿其中，即北来东度而南转之脊也，是为龙庆关(4)。透峡，即随峡东坠，石骨嶙峋。半里，稍平。是脊北自定西岭南下(5)，东挟白崖、迷渡之水，为礼社江，南由定边县东而下元江；西界蒙化甸头之水，为阳江，南由定边县西而下澜沧，乃景东、威远、镇沅诸郡州之脉所由度者也(6)。东向下者四里余，有数家居峡中，是为石佛哨(7)，乃饭。

【注释】

(1)乳线：为云南的珍稀小吃，可携带远行，食用方便。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和曲州土产载："乳线，积牛乳澄定造之，土人以为素食，名曰连煎。"乳线又作乳腺，但与连煎有别。据嘉靖《大理府志》："乳腺，酥乳冰皮也，气味不异酥乳，然酥乳非盐，则不耐久，此则不盐而可以致远。""连煎，以乳腺为肤，珍蔬珍果为馅，酥沃成饼。"

(2)瓯(ōu)脱：边境屯戍或守望的土室。《史记·匈奴列传》载："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此处用瓯脱形象地比喻巍山坝子虽宽阔，巍山古城却辟处山边以屯守的形势。

(3)沙滩哨：今作沙塘哨，在巍山县东隅。

(4)龙庆关：今作龙箐关，为巍山、弥渡两县分界丫口，东西两侧有山箐，为两县间驿道必经的关隘。此处为候鸟迁徙必经之道，该关附近有"鸟道雄关"古碑，近年成为对候鸟进行观察研究的基地。

(5)定西岭：今名同，俗称红岩坡，为大理市与弥渡县界山，此山南至定边即被二水交汇处截断，其脉亦未达景东等县。

(6)镇沅：明置府，在今镇沅县治按板镇。按，《明一统志》蒙化府山川载："阳江，在府城西，源出甸头涧，过定边县入澜沧江。"霞客本《明一统志》，故有此说。其实，毗雄河和巍山河在定边县汇合，即成为元江的东西二源，阳江并未流入澜沧江。

(7)石佛哨：今名同，在弥渡县西隅。

【译文】

十九日　妙乐把乳线香赠送给我。我把俞禹锡的诗扇，另外题写了诗赠送给他。马帮来到后，立即吃饭后道别，妙乐送出北门。仍然走二里，路过演武场东边。又向北沿着山的东麓走一里，有岔路分为两条：一条向正北顺着大山坞走的，是去大理、下关的路；一条向东进峡翻山走的，是去弥渡、洱海卫的路。于是从去弥渡的那条路向东上走。五里，涉过向西下流的山涧，于是上登山坡。二里，遇到一块平地，有几家人在平地北边，叫阿儿村。再踏着山坡一直上爬五里，登上坡头，平缓行走在冈脊上，而后向南越过冈脊。这条冈脊是由你

们的山峰往北下延形成的，山冈东面与大山夹成坑谷，向北下延后向西转，而后进入大平川，山冈西面就平缓下坠到平川的南边，从山上俯瞰蒙化府城，如同一间屯戍的土房子了。又紧靠北面的山坡再往东上登三里，有三四家人居住在山脊上，这里是沙滩哨。山脊上有座新建的小庵，相当整洁。又踏着山脊上登二里，绕着山崖向北转，忽然北面有峡谷对峙，道路穿越在峡谷中，这就是北面来的往东延伸后向南转的山脊了，这里是龙庆关。钻进峡谷，立即顺着峡谷向东下坠，石骨嶙峋。半里，稍平缓了些。这条山脊自北面的定西岭向南下延，东面傍着白崖站、弥渡的水流，称为礼社江，往南流经定边县东部后下流进元江；西境蒙化府甸头的水流，称为阳江，往南流经定边县西部后下流进澜沧江，是景东府、威远州、镇沅府各府州的山脉由这里延伸下去的山。向东下走四里多，有几家人住在峡中，这里是石佛哨，于是吃饭。

又三里，有三四家在北坡，曰桃园哨。于是曲折行峡中，随水而出，或东或北。不二里，辄与峡俱转，而皆在水左。如是十里，再北转，始望见峡口东达川中，峡中小室累累，各就水次，其瓦俱白，乃磨室也。以水运机，磨麦为面，甚洁白。乃知迷渡川中，饶稻更饶麦也。又二里，度桥，由溪右出峡口(1)，随山南转半里，乃东向截川而行。其川甚平拓，北有崇山屏立，即白崖站也(2)；西北有攒峰横亘而南，即定西岭南度之脊也。两高之间，有坳在西北，即为定西岭。逾岭而西，为下关道；从坳北转，为赵州道。余不得假道于彼，而仅一涉礼社上流，揽迷渡风景，皆驼骑累之也。东行平堤三里，有围墙当路，左踞川中，方整而甚遥，中无巨室，乃景东卫贮粮之所，是曰新城(3)。半里，其墙东尽，复行堤上三里，有碑亭在路右，乃大理倅王君署事景东，而卫人立于此者。又东半里，有溪自北而南，架木桥于上，水与溪形俱不大，此即礼社之源，自白崖定西岭来，南注定边，下元江(4)，合马龙为临安河，下莲花滩者也(5)。时川中方苦旱，故水若衣带。从此望之，川形如犁尖，北拓而南敛，东西两界山，亦北高而南伏，盖定边、景东大道，皆由此而南去。又东半里，入迷渡之西

门(6)。其墙不及新城之整，而居庐甚盛，是为旧城，有巡司居之。其地乃赵州、洱海、云南县、蒙化分界，而景东之屯亦在焉。买米于城。出北门，随墙东转一里，有支峰自东南绕而北，有小浮屠在其上。盘其嘴入东坞中，又一里，其中又成一小壑，曰海子(7)。有倚山北向而居者，遂投之宿。

【注释】

(1)“又二里”三句：当地人称此峡为蒙化箐，直到民国年间，还是巍山县通往昆明的要道。本段上文霞客所见“小室累累”的白瓦磨房，至今风光依然如此。在此峡口稍北的庙前村铁柱小学内，有著名的南诏铁柱，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07年，唐王朝派唐九征在洱海地区大败吐蕃后，即在波州(今祥云县)建铁柱，上面刻有唐中央在这一地区设置州县的地图和说明文字，是唐统一洱海地区的历史见证，这就是通常说的“唐标铁柱”。872年，南诏王蒙世隆可能利用了波州铁柱重铸为弥渡铁柱。今存铁柱高3.3米，圆周1.05米，直立在一米多高的土台上，题记为直列正书阳文二十二字：“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这就是南诏铁柱，又称为“天尊柱”，被用作神化南诏统治的象征。

(2)白崖站：《明史·地理志》载：“有旧白崖城，嘉靖四十三年(1564)修筑，更名彩云城。”今称红岩，在弥渡坝子北端。

(3)新城：今名同，在弥渡县治稍西。

(4)“又东半里”八句：此水明代称白崖𨻶江，即今毗雄河，又称西大河。

(5)莲花滩：在今河口瑶族自治县田房附近的红河上。自古为水上交通要隘。原有许多乱石滩，如莲花开放，故名。前些年为方便航行，对莲花滩进行了炸滩整治。

(6)迷渡：明代作迷渡市，嘉靖初筑城，设有迷渡市巡检司，即今弥渡县治。

(7)海子：今名同，分下海子与上海子两村，村边一水塘称双龙海，皆在弥渡县治稍东。

【译文】

又行三里，有三四家人住在北面的山坡上，叫做桃园哨。从这里

起曲曲折折行走在峡谷中，顺着水流出去，有时向东有时向北。不到二里，总是与峡谷一起转向，但都是在水流的左边。如此走了十里，再次向北转，才望见峡口向东通到平川中，峡谷中小房子层层叠叠的，各自靠近水边，屋瓦都是白色的，原来是磨房。用水力运转机械，把小麦磨成面，面粉非常洁白，这才知道弥渡的平川中，丰产水稻更丰产小麦了。又行二里，过桥，由溪流右边走出峡口，顺着山势向南转半里，就向东横截平川前行。这里的平川非常平坦广阔，北方有高山屏风样矗立着，那就是白崖站了；西北方有攒聚的山峰往南横亘，那就是定西岭往南延伸的山脊了。两面的高山之间，有山坳在西北方，那就是定西岭。翻越定西岭往西走，是去下关的路；从山坳向北转，是去赵州的路。我不能借道从那里走，却仅仅是在礼社江上游跋涉了一番，游览了弥渡的风景，都是马帮拖累我造成的。向东在平坦的堤坝上行三里，有围墙在道路左边，盘踞在平川中，方方正正而且非常长，围墙中没有巨大的房屋，是景东卫贮藏粮食的场所，这里叫新城。半里，围墙到了东边的尽头，又行走在堤坝上三里，有座碑亭在道路右边，是大理府的副职王君代理景东卫的政事，而卫里的人在此地立了石碑。又向东半里，有条溪流自北向南流，架有木桥在溪流上，水势与河床都不大，这就是礼社江的源头，从白崖站、定西岭流来，向南流入定边县，下流到元江府，汇合马龙河成为临安河，下流到莲花滩。此时平川中正苦于干旱，所以溪水像一条衣带一样宽。从此处远望过去，平川的形状如同犁尖，北面拓展开去而南面收拢来，东西两面的山，也是北边高而南边低，大概去定边县、景东府的大路，都是经由此地往南去的。又向东半里，进入弥渡的西门。弥渡城不如新城那样整齐，但居民房屋非常繁盛，这里旧城，有巡检司住在城中。此地是赵州、洱海卫、云南县、蒙化府的分界处，而且景东卫的驻屯地也在这里。在城中买了米。走出北门，顺着城墙向东转一里，有分支的山峰自东南方绕到北面，有座小佛塔在山上。绕过山嘴进入东面的山坞，又行一里，山坞中又形成一个小壑谷，叫做海子。有紧靠着山面向北居住的人家，就进门投宿。

二十日　平明，饭而行。又东一里，入峡，其中又成一小壑。二里，随壑北转，渐上坡。再上再平，三里，逾岭头，遵冈北行。又三里，有村在西坡腋间，为酒药村。又北循坡行，其坡皆自东而西向下者，条冈缕缕，有小水界之，皆西出迷渡者。再下再上约十里，有卖浆者庐冈头，曰饭店，有村在东山下，曰饭店村。又北逾一冈，二里，坡西于是有山，与东坡夹而成峡，其小流南下而西注迷渡。路乃从峡中溯之北，二里余，转而东北上，二里余，陟而逾其坳。此乌龙坝南来大脊，至此东度南转，而峙为水目者也。脊颇平坦，南虽屡升降坡间，而上实不多，北下则平如兜，不知其为南龙大脊。余自二月十三从鹤庆度大脊而西，盘旋西南者半载余，乃复度此脊北返，计离乡三载，陟大脊而东西度之，不啻如织矣！

【译文】

二十日　黎明，饭后上路。又向东一里，进入峡中，峡谷中又变成一个小壑谷。二里，随着壑谷向北转，渐渐上坡。两次上登两次平缓前行，三里，越过岭头，沿着山冈往北行。又行三里，有个村庄在西面山坡的侧旁，是酒药村。又向北沿着山坡行，这里的山坡都是自东向西下斜的，条状的山冈一缕缕的，有小溪隔在山冈之间，都是向西流到弥渡的溪流。两次下行两次上登大约十里，有卖酒的人在冈头建了房屋，叫做饭店，有个村子在东山下，叫做饭店村。又往北翻越一座山冈，二里，坡的西面在这里有座山，与东面的山坡夹成峡谷，峡中的小溪向南下流后往西流入弥渡。道路于是从峡中溯小溪往北行，二里多，转向东北上走，二里多，上登越过山坳。这是乌龙坝向南延伸来的大山脊，到了此地往东延伸后向南转，而后耸峙为水目山的山脊了。山脊颇为平坦，往南走虽然多次升降在山坡间，可上走的路实际不多，往北下走却平坦得如同头盔一样，觉察不到这是向南延伸的山脉主脊。我自二月十三日从鹤庆府向西越过大山脊，盘旋在西南方的时间有半年多，于是再次越过这条山脊返回北方，算来离开家乡三年，上登大山脊而且翻越到山脊的东西两面，无异于像织布一样

来往穿梭了！

脊北平下半里，即清华洞(1)，倚西山东向。再入之，其内黄潦盈潴(2)，及于洞口。余去年腊月十九日(3)，当雨后，洞底虽泞，而水不外盈，可以深入；兹方苦旱，而水当洞门，即外台亦不能及，其内门俱垂垂浸水中，止北穿一隙，其上亦透重光，不如内顶之崇深也。稍转而北，其上窦即黑暗而穷，其下门俱为水没，无从入中洞也。此洞昔以无炬不能深入，然犹践泞数十丈，披其中透顶之扃，兹以涨望门而止，不知他日归途经此，得穷其蕴藏否也？

【注释】

(1)清华洞：今存，在祥云县城西南约两公里，附近村子亦因洞得名清华洞。入洞约30米处，可看到菜碟大的一块蓝天，俗称“碟大天”。

(2)潦(lǎo)：雨后地面的积水。

(3)余去年腊月十九日：“十九日”，原作“十八日”，徐本作“廿一日”。据本书前文，徐霞客初游清华洞为腊月十九日。

【译文】

从山脊北面平缓下走半里，就是清华洞，山洞紧靠西山面向东。再次进洞，洞内充盈着黄色浑浊的积水，淹到洞口。我去年腊月十九日，正是雨后，洞底虽然泥泞，但水没有漫到外边，可以深入进去；现在正苦于干旱，可水却挡在洞口，即便是外边的平台也不能去到，山洞的内洞口都低低地浸泡在水中，只在北边穿通着一条缝隙，缝隙上方也照射进亮光，不如内洞的洞顶那样高深了。稍转向北，洞内的上洞马上黑暗下来而且到了头，洞内的下洞口全被水淹没了，无法进入中洞了。这个洞从前由于没有火把不能深入，不过还踩着泥泞走了几十丈，钻入洞中通到山顶的门户，现在因为涨水望见洞口便停下来了，不知他日归途中经过此地，能不能穷究洞中蕴藏着真面目呢？

出洞，北行半里，逾岭即西向白崖大道，仍舍之而北。二里，有

池一方在西坡下，其西南崖石嶙峋，亦龙潭也。又北一里，过一村聚，村北路右有墙一围，为杨土县之宅。又北一里，即洱海卫城西南隅。从西城外行半里，过西门，余昔所投宿处也。又随城而北半里，转东半里，抵北门外，乃觅店而饭。先是余从途中，见牧童手持一鸡蓼，甚巨而鲜洁，时鸡蓼已过时，盖最后者独出而大也。余市之，至是瀹汤为饭，甚适。

【译文】

出洞来，往北行半里，越过山岭后就是向西通往白崖站的大道，仍然放弃大路往北走。二里，有一池水在西面的山坡下，水池西南的石崖石骨嶙峋，也是一处龙潭了。又向北一里，经过一个村落，村北道路右边有一圈围墙，是杨土知县的宅院。又向北一里，就到了洱海卫城的西南角。从西城外行半里，经过西门，是我从前投宿的地方了。又顺着城墙往北走半里，转向东半里，抵达北门外，就找客店吃饭。这之前我在途中，遇见一个牧童手里拿着一朵鸡蓼，非常巨大而且新鲜洁白，此时鸡蓼已经过了季节，大概是最后长出来的要特别大一些了。我买下这朵鸡蓼，到这时煮汤来下饭吃，非常适口。

洱海往鸡山道，在九鼎、梁王二山间，余昔所经者；骑夫以家在荞甸，故强余迂此。盖洱海卫所环之坞甚大，西倚大脊崇冈，东面东山对列，东南汇为青龙海子，破峡而绕小云南驿为水口，其南即清华洞前所逾南坳。其北即梁王山东下之支，平伏而横接东山者，自洱海北望，以为水从此泄，而不知反为上流。余亦欲经此验之，于是北行田塍间，西瞻九鼎道，登缘坡，在隔涧之外数里也。六里，抵梁王山东支之南，有寺在其西腋，南向临川，曰般若寺。路乃东向逾冈，一里余，有村庐倚西山而居，曰品甸(1)。由其东一里余，再北上坡，乃一堤也。堤西北山回壑抱，东南积水为海，于时久旱，半已涸矣。从堤而东半里，一庙倚堤而北悬海中，为龙王祠。又东半里转北，堤始尽。复逾东突之坡，一里，复见西腋尚蟠海子支流。平行岭脊，又北三里，则东峡下坠，遥接东山，腋中有水盈盈，则周官𣲘海子也(2)。

其北则平冈东度，而属于东山，此海实青龙海子之源矣。梁王之脉，由此东度，不特南环为洱城东山，即荞甸北宾川东大山崇窿，为铁索箐、红石崖者(3)，皆此脊绕荞甸东而磅礴之。余夙闻洱城北有米甸、禾甸、荞甸之名(4)，且知青海子水经小云南随川北转，经胭脂坝，合禾、米诸甸水而北入金沙(5)，意此脊之北，荞甸水亦东北流。至此乃知其独西北出宾川者，始晤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6)，北界于荞甸之东，耸宾川东山而尽于红石崖金沙江岸，脊北盘壑是为荞甸，与禾、米二甸名虽鼎列，而水则分流焉。从岭上转西北一里，随北坞下，三里而至坞底。直北开一坞，其北崇山横亘，即斜骞于宾川之东而雄峙者；西界大山，即梁王山北下之支；东界大山，即周官㝢北冈东度之脊，所转北而直接横亘崇山者。从岭上观之，东西界仅与脊平，至此而岩岩直上，其所下深也。坞中村庐累落，即所谓荞甸(7)。度西南峡所出涧，稍北上坡，又一里而止于骑夫家。下午热甚，竟宿不行。

【注释】

(1)品甸：今名同，在祥云县北隅。其东的海子今已建成品甸水库，又称丰收水库。

(2)周官㝢海子：在祥云县北隅，今已建成前进水库，又称浑水海。

(3)红石崖：应为“赤石崖”，又名“赤石耆”，因蕴藏大量赤石矿得名。即邹应龙所征赤石崖。曾设古底彝族乡，2005年并入平川镇。

(4)米甸：今名同，在祥云县东北隅。禾甸：今名同，在祥云县东北境。

(5)“且知青海子”三句：青海经云南驿东流北转之水今称中河，为鱼泡江西源，禾、米诸甸水今称禾米河，其下称楚场河，往东北流入鱼泡江，再北入金沙江。

(6)始悟此脊自□□山南度为□□□山而尽于小云南：“山南度为”四字据宁抄本补。

(7)荞甸：今名同，又称杨保街，在宾川县东南隅。

【译文】

洱海卫前往鸡足山的路，在九鼎山、梁王山两座山之间，是我从前所经过的路；马夫因为他的家在荞甸，所以强迫我绕道于此地。原来环绕洱海卫的山坞非常大，西边靠着大山脊高高的山冈，东面的东山相对排列，东南积水成为青龙海子，冲破峡谷后绕到小云南驿成为出水口，出水口南面就是清华洞前边我所翻越的南面的山坳。出水口的北面就是梁王山向东下延的支脉，平缓起伏横向连接到东山，从洱海卫向北方望去，以为水从这里外泄，却不知反而是上流。我也想经过此地验证这一点，于是向北前行在田野中，远望西面去九鼎山的路，沿着山坡上登，还在隔着山涧的几里地之外了。六里，抵达梁王山东面支脉的南麓，有座寺院在山麓的西侧，向南面临着平川，叫般若寺。道路于是向东翻越山冈，一里多，有村庄房屋紧靠西山居住，叫做品甸。由村东走一里多，再向北上坡，是一条堤坝了。堤坝西北山峦回绕壑谷围抱，东南方积水形成海子，在此时长期干旱，一半已干涸了。从堤坝上往东行半里，一座庙宇背靠水堤悬在北边的海子中，是龙王祠。又往东半里转向北，堤坝才完了。又翻越东突的山坡，一里，又看见西侧尚蟠海子的支流。平缓前行在岭脊上，又向北三里，就见东面的峡谷往下坠，远远连接着东山，侧边的峡中有水满满的，那是周官㞐海子了。海子北面就是平缓的山冈往东延伸，而后连接到东山，这个海子实际上是青龙海子的源头了。梁王山的山脉，由此向东延伸，不仅在南面环绕成洱海卫城的东山，就是荞甸北面宾川东面高大穹隆的大山，称为铁索箐、红石崖的山，也都是这条山脊气势磅礴地绕过荞甸东面形成的。我过去听说洱海卫城北面有米甸、禾甸、荞甸的地名，并且知道青龙海子的水流经小云南驿随着平川向北转，流经胭脂坝，汇合禾甸、米甸各个甸子中的水后向北流入金沙江，推测这条山脊的北面，荞甸的水也是向东北流。来到此地才知道荞甸的水唯独是向西北流到宾川的，这才明白这条山脊自□□山往南延伸成为□□□山而后在小云南驿到了尽头，在荞甸的东面隔在北方，高耸成为宾川的东山，而后在红石崖所在的金沙江岸边到了尽头，山脊北面盘绕的壑谷那就是荞甸，荞甸与禾甸、米甸两个甸子名称上虽然像鼎足一样并列，但水流却分流了。从岭上转向西北行一里，顺着北

面的山坞下走，三里后来到山坞底。正北方敞开一个山坞，山坞北面高山横亘，那就是斜向高举在宾川东面雄峙的山；西面一列大山，就是梁王山向南下延的支脉；东面一列大山，就是周官梦北面的山冈向东下延的山脊，转向北后一直接到横亘着的高山的山。从岭上观看地形，东西两面的山仅仅与我所在的岭脊一样高，来到此地后却高高地笔直向上，山下的地势下去得很深了。山坞中村庄房屋重重叠叠的，那是所谓的荞甸。越过西南峡中流出来的山涧，渐渐向北上坡，又行一里后停在马夫家中。下午热极了，最终住下来不走了。

二十一日　平明，饭而行，骑夫命其子担而随。才出门，子以担重复返，再候其父饭，仍以骑行，则上午矣。北向随西山之麓，五里，有一村在川之东，为海子。村当川洼处，而实非海也，第东山有峡向之耳。渐转西北，五里，西山下复过一村。又四里，有数十家倚西山而庐，其前环堤积水，曰冯翊村，其北即崇山横障之麓。川中水始沿东山北流(1)，至是西转，漱北山而西，西山又北突而扼之，与北麓对峙为门，水由其中西向破峡去，路由其南西向逾坳入，遂与水不复见，盖北突之嘴，夹水不可行，故从其南披隙以逾之也。由冯翊村北一里，至此坳麓，乃西向盘崖历壑。山雨忽来，倾盆倒峡，浃地交流。二里，转西南盘崖上，又一里，转西北，遂蹑石坡，里余，升冈头。有岐西向逾坳者，宾居道也；北向陟冈者，宾川道也。乃北上半里，遂登岭头。于是西瞰大川，正与宾居、海东之山，隔川遥对，而川之南北，尚为近山所掩，不能全睹，然峰北荞甸之水，已透峡西出，盘折而北矣。

【注释】

(1)“川中水”句：此即荞甸水，今仍称乔甸河，上游分为东河和西河，并蓄为海哨水库。

【译文】

二十一日　黎明，饭后上路，马夫命令他的儿子挑着担子跟随我

走。才出门，他儿子因为担子太重又返回去，再等候他父亲吃好饭，仍然用马匹上路，便已经是上午了。向北顺着西山的山麓走，五里，有一个村子在平川的东面，是海子。村子位于平川低洼之处，可实际上并不是海子，只是东山有条峡谷通向那里罢了。渐渐转向西北，五里，在西山下又经过一个村子。又行四里，有几十家人紧靠西山建了房，村前水堤环绕积着水，叫冯翊村，村北就是横挡着的高山的山麓。平川中的水开始沿着东山往北流，流到此地向西转，冲刷着北山往西流，西山又向北前突扼住水流，与北面的山麓对峙形成门，水经由门中向西冲破峡谷流去，道路经由门的南边向西穿越山坳进去，于是与水流不再见面，原来是向北突的山嘴，夹住流水不能行走，所以道路从山嘴南边分开缝隙得以穿越山坳进去了。由冯翊村向北一里，来到此处山坳的山麓下，于是向西绕着山崖走在壑谷中。山雨忽然来临，倾盆般倒入峡谷中，雨水遍地流淌。二里，转向西南绕着山崖上登，又行一里，转向西北，于是踏着石坡走一里多，登上冈头。有条岔路向西穿越山坳的，是去宾居的路；向北上登山冈的，是去宾川的路。于是向北上登半里，便登上岭头。在这里向西俯瞰大平川，正好与宾居洱海东面的山，隔着平川远远相对，而平川的南北两面，还被近处的山遮住了，不能看到全貌，然而山峰北面荞甸的水流，已经穿过峡谷向西流出来，又曲折盘绕着往北流去了。

乃西北下山。一里余，骑夫指北峰夹冈间，为铁城旧址，昔土酋之据以为险者。盖梁王山北尽之支，北则荞甸水界为深堑，南则从峰顶又坠一坑环之，此冈悬其中，西向特立，亦如佛光寨恃险一女关之意也，非邹中丞应龙芟除诸巢(1)，安得此宁宇乎！又下里余，渡坠坑之水，乃循东山北行。又三里，抵荞甸水所出口。其水分衍漫流，而北随之，或行水中，或趋碛上(2)，或涉水左，或涉水右，茫无正路。四里，乃上东麓，始有路北向。循麓行六里，望路西有巩桥当川之中，则大理由宾居来大道。有聚落在桥西，是为周官营(3)。从其东直北三里，一小坊在冈上，过之，始见宾川城。又北一里，过南薰桥，入其南门。行城中，北过州治前，约一里，出北门饭，市肉以食。

【注释】

(1)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明史·邹应龙传》载："万历改元，铁索箐贼作乱，讨平之。"《天启滇志·大事考》亦载：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巡抚都御史邹应龙剿平铁索箐屡叛夷寇罗革等。霞客所到处今仍名铁城，在宾川县南境，与此无涉。万历《云南通志》姚安军民府山川载：铁索箐，在大姚县西北山阿水偎。箐夷党聚，专以剽掠为业，百年逋诛。万历元年，巡抚侍郎邹应龙帅师讨平，添捕设御，四郡乃安。铁索箐应在今大姚县西北的铁锁，为乡驻地，因江上有铁索桥得名，后讹为铁锁。与一泡江西侧宾川县的赤石崖(今古底)互相呼应，李元阳之说可从。

(2)碛(qì)：浅水中的沙石。

(3)周官营：今名同，在宾川县南境，州城稍南。

【译文】

于是向西北下山。一里多，马夫指点，在北面山峰山冈夹立之间，是铁城的旧址，从前是土人首领占据作为天险的地方。梁王山北面的支脉到了尽头后，北边则是荞甸水分隔成深堑，南面便从峰顶又下坠成一个坑谷环绕着山峰，这座山冈高悬在坑谷中，向西独立，也如同佛光寨一女关凭借险阻的意思了，要不是邹中丞邹应龙铲除各地的巢穴，哪能有这样安宁的天下呢！又下走一里多，渡过下坠坑谷中的水，于是沿着东山往北行。又行三里，抵达荞甸水流出去的出水口。这里的水分散蔓延开来四处流淌，而我向北顺着水流走，有时行走在水中，有时快步前行在浅水沙石滩上，有时涉到水流左边，有时涉到水流右边，茫茫一片没有正路。四里，便走上山的东麓，才开始有条路通向北方。沿着山麓行六里，望见道路西边有座拱桥位于平川之中，是大理府经由宾居过来的大道。有个聚落在桥西，这是周官营。从周官营东边一直向北走三里，有一座小牌坊在山冈上，走过牌坊，开始望见宾川州城。又向北一里，走过南薰桥，进入宾川州城南门。行走在城中，往北经过州衙前，大约一里，走出北门吃饭，买肉来吃了。

北一里，过小冈坊，西北下坡，一里，抵川中涧。其北有巩桥五洞，颇整(1)，以涧水仅一衣带，故不由桥而越涧。又西北二里余，遂抵西山东突之嘴。盘之北，又二里，有路自西南逾岭坳来合，即余昔从梁王山来者。其北有村庐倚西峰下，是为红帽村，余昔来饭处也。从村后随西山北行四里，西山开小峡，于是路分为二，遂西向入峡。一里，涉小涧北上，一里，登冈头，过一坊，复西北行。二里，西逾冈脊，望见南山自西屏列而东，是排沙北界之山，西自海东，东抵宾居，南与大脊乌龙坝山并夹者，土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其北坞。其西北濒洱海，为鲁摆山，则三涧门所来之脊，又东挟上下仓之水(2)，而北出拈花寺南桥下者也。从冈头又西北行三里，稍下，有水自西南来，有亭桥北跨之，是为干果桥(3)。北有数家倚冈，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干果北有一尖峰，东向而突，亭亭凌上，盖西南自鲁摆、海东之脊，分支东北，上为上下仓、观音箐分界，下为炼洞、干果二溪中垂，亦鸡山东第一水口山也。

【注释】

(1)“其北”二句：此处今有一村，称五洞桥。

(2)上下仓：即上仓、下仓，今作上沧、下沧，皆位于宾川县西境，原有小湖名沧海，上沧、下沧皆湖边聚落，上沧在湖南岸，下沧在湖北岸。

(3)干果：今无干果村，但《游记》说：“余昔之所宿，而今亦宿之。”则应即戊寅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宿的江果村，且所记地形与今江股村一致。此处“干果”皆应为“江果”。

【译文】

向北一里，走过小山冈上的牌坊，向西北下坡，一里，抵达平川中的山涧边。这里的北边有座五个桥洞的拱桥，相当整齐，由于山涧中的水仅有一条衣带宽，所以不经过桥就越过山涧。又往西北行二里多，便抵达西山向东突的山嘴。绕到山嘴的北面，又行二里，有条路自西南方穿越山岭和山坳前来会合，这就是我从前从梁王山来的路。

路口北边有村庄房屋紧靠在西面的山峰下，这是红帽村，是我从前来的时候吃饭的地方了。从村后顺着西山往北行四里，西山裂开一条小峡谷，在这里路分为两条，就向西进峡。一里，涉过小山涧往北上走，一里，登上冈头，走过一座牌坊，再往西北行。二里，向西越过冈脊，望见南山自西向东像屏风一样排列，那是排沙北面的山，西面起自洱海东面，往东延到宾居，在南边与大山脊乌龙坝的山并排夹立的山，当地人称为北山，而观音箐在它北面的山坞中。山脉的西北面濒临洱海，是鲁摆山，而三涧门延伸来的山脊，又向东傍着上仓、下仓的水流，往北流到拈花寺南边的桥下了。从冈头又往西北行三里，稍下走，有水流自西南方流来，有座亭桥向北跨过流水，这是干果桥。北岸有几家人背靠山冈，是我从前投宿的地方，而且今天也在这里住宿。干果村北面有一座尖峰，面向东突起，亭亭玉立，凌空而上，大体上西南方起自鲁摆山、洱海东面的山脊，分支向东北延伸，上延成为上仓、下仓、观音箐的分界，下延成为炼洞溪、干果溪两条溪流中间下垂的山，也就是鸡足山东面的第一座水口山了。

二十二日　平明，饭而行。西北三里余，涉一小溪，又上里许，抵尖峰下。循其东崖而北，一里，随崖西转，遂出峰北。于是北坞自西而东，即鸡山之水，自炼洞而东下牛井街，合宾川而北者也。路随南崖西向下，二里，有村在路旁，上有坊，曰“金牛溢井”，土人指溪北村旁，有石穴为金牛溢处，而街则在其外。又西盘峡陟坡，二里，下渡一小水，复西北上。再下再上，五里，登一冈头，皆自南而北突者。又二里，稍下，过“广甸流芳”坊。又北一里，于是村庐相望，即炼洞境矣。南倚坡，北瞰坞，又二里，过公馆街，又北一里，过中谿庄。李中谿公以年老，炼洞米食之易化，故置庄以供餐。鸡山中谿公有三遗迹：东为此庄，西桃花箐下有中谿书院，大顶之侧礼佛台有中谿读书处。又北上冈一里，茅舍累累布冈头，是为炼洞街子。又北半里，过“炼法龙潭”坊。又北里余，稍下，过一桥，有数家倚西山坞中，前有水一塘，其上有井，一小亭覆之，即龙潭也，不知炼法者为谁矣。村北有巨树一株，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1)，中空，巩而复倒入地中，其下可通人行。于

是又西北二里，逾一坡，又西北一里余，过茶庵。又西北下涉一坑，一里，涉坑复上，乃循北山之环腋而西上。一里余，瞰其南壑，中环如规，而底甚平。又西上一里，遂分两岐，北向逾岭为鸡山道。乃北上行岭头二里，复西折而下。下二里余，有峡自西南来，其底水破峡东北出，即下仓海子水所由注牛井者，有亭桥跨之，是鸡山东第二水口山也。渡桥西，复北上坡。折而南，盘西峡而北一里余，循峡西北上，又里余，有哨当岭头，从此平行直南，乃下仓道。逾岭北下一里，则拈花寺东向倚西山，居环壑中，乃入而饭。既饭，雨至，为少憩。遂从寺左转而西上，一里余，逾一北突之岭，有坊曰“佛台仰止”，始全见鸡山面目。顶耸西北，尾掉东南，高悬天际，令人神往。

【注释】

(1)根曲而出土上，高五六尺：“高”原作“其”，据“四库”本、丁本改。

【译文】

二十二日　黎明，饭后上路。向西北三里多，涉过一条小溪，又上走一里左右，抵达尖峰下。沿着尖峰东面的山崖往北走，一里，顺着山崖向西转，便出到尖峰北面。在这里，北面的山坞自西向东延展，就是鸡足山的水流，自炼洞向东下流到牛井街，汇合宾川坝子的水流后往北流去了。道路顺着南面的山崖向西下走，二里，有个村子在路旁，路上边有座牌坊，叫“金牛溢井”，当地人指点说，溪流北岸的村庄旁，有个石穴是金牛溢出水来的地方，而街子则是在村子外边。又向西绕着峡谷上登山坡，二里，下走渡过一条小溪，再向西北上走。两次下走两次上登，五里，登上一处冈头，都是自南向北突的山冈。又行二里，稍下走，路过题为“广甸流芳”的牌坊。又向北一里，到了这里村庄房屋相望，这是炼洞境内了。南面紧靠山坡，北面俯瞰山坞，又行二里，走过公馆街，又向北一里，经过中谿庄。李中谿公因为年老，炼洞的米吃下去容易消化，所以购置了庄园以便供应伙食。鸡足山上中谿公有三处遗迹：东边是这个庄子，西边的桃花箐下有中谿书院，大山顶侧边的礼

佛台有李中谿读书的地方。又往北上登山冈一里，茅草屋层层叠叠散布在冈头上，这里是炼洞街子。又向北半里，经过题为“炼法龙潭”的牌坊。又向北一里多，稍下走，走过一座桥，有几家人紧靠在西面山坞中，村前有一个水塘，水塘上边有眼井，一座小亭子覆盖着水井，这就是龙潭了，不知道炼法的人是谁了。村北有一棵巨树，树根弯曲突出地面上，高五六尺，中间是空的，弯曲成门拱形再倒插进土中，树根下边可让人通行。从这里又向西北二里，越过一条坡，又向西北一里多，经过茶庵。又向西北下涉一个坑谷，一里，涉过坑谷后再上走，于是沿着北山环绕的山窝往西上登。一里多，下瞰山南的壑谷，中间呈环状如同圆规，而且底部非常平坦。又向西上登一里，便分为两条岔路，向北越过山岭的是去鸡足山的路。于是向北上登行走在岭头二里，再向西转后下走。下行二里多，有条峡谷从西南方过来，峡底的水冲破峡谷向东北流出去，就是下仓海子的水经由这里流入牛井街的水流，有座亭桥跨在流水上，这里是鸡足山东面第二座水口山了。过到桥西，又向北上坡。折向南，绕着西面的峡谷往北行一里多，沿着峡谷向西北上登，又行一里多，有个哨房在岭头，从这里一直向南平缓前行，是去下仓的路。翻越到岭北下走一里，就见拈花寺面向东背靠西山，坐落在环绕的壑谷中，便进寺吃饭。饭后，雨来了，为此稍作歇息。于是从拈花寺左边转向西上走，一里多，翻越一座向北突的山岭，有座牌坊叫“佛台仰止”，这才全部见到鸡足山完整面貌。山顶高耸在西北方，尾部掉转在东南方，高悬在天际，令人神往。

逾脊西下，即转而北，一里，下涉北坠之峡。又半里，西逾一北突之坳。坳南岐有坊倚坡，此白石崖东麓坊也，余昔来未及见，故从其西麓之坊，折而东上。过坳复西向，循大路趋里余，过白石崖西坊。又西里余，有岐稍下，则鸡山前峡之溪，东向而入牛井街，合宾川溪北向桑园而下金沙矣。溪有小亭桥跨其上，过桥北，骑夫东转北上而向沙址，余西向溯溪，欲寻所谓河子孔者(1)。时水涨，浊流奔涌，以为不复可物色。遇一妪，问之，指在西南崖下，而沿溪路绝，

水派横流，荆棘交翳。或涉流，或践莽，西二里，忽见一亭桥跨溪上，其大倍于下流沙址者，有路自北来，越桥南，即循南山东向，出白石崖前，乃登山官道。始知沙址小桥乃捷径，而此桥即洗心桥也，河子孔即在桥南石崖下。其石横卧二三丈，水由其下北向溢出，穴横长如其石，而高不及三尺，水之从中溢者甚清，而溪中之自桥西来者，浑浊如浆。盖桥以西水从二派来(2)：一北来者，瀑布峡中，与悉檀、龙潭二水所合；一西来者，桃花箐东下之流。二派共会桥西，出桥东，又会此孔中清派，此鸡山南涧之上流也。孔上有神祠。其南崖之上，更有静室。于是随北来大路，上“灵山一会”坊。

【注释】

(1)河子孔：《滇游日记五》作“盒子孔”或“禾字孔”，神祠已不存，水色之异，至今如此。

(2)派：水的支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刘逵注引《字说》曰：水别流为派。”文中“二派”指来水有二支。

【译文】

越过岭脊向西下行，随即转向北，一里，下涉向北下坠的峡谷。又行半里，往西越过一处向北突的山坳，山坳南边的岔路上有座牌坊紧靠着山坡，这是白石崖东麓的牌坊，我从前来的时候没来得及看见，所以从白石崖西麓的牌坊，折向东上山。过了山坳再向西行，沿着大路赶了一里多路，经过白石崖西麓的牌坊。又向西一里多，有条岔路稍下走，就见鸡足山前峡谷里的溪流，向东流入牛井街，汇合宾川溪向北流到桑园后流下金沙江了。溪上有座小亭桥跨在溪流上，过到桥北，马夫由东转向北往上走向沙址，我向西溯溪流走，想去寻找所谓的河子孔的地方。这时溪水上涨，浊流奔腾汹涌，以为不再可能找到了。遇见一位老妇人，向她打听，指点我在西南的山崖下，可是沿着溪流走路断了，溪水支流众多，纵横流淌，荆棘交错密蔽。时而涉过流水，时而踏着丛莽走，向西二里，忽然看见一座亭桥横跨在溪

流上，桥的大处比下游沙址的桥大一倍，有条路从北边来，过到桥南，立即沿着南山向东走，通到白石崖前，这是登山的官修大道。这才明白沙址的小桥是捷径，而这座桥就是洗心桥了，河子孔就在桥南的石崖下。这块岩石横卧着有二三丈高，泉水从岩石下向北溢出来，洞穴横处长处都和这块岩石一样大，可高处不到三尺，从洞穴中溢出来的水非常清，但溪中从桥西流来的溪水，如泥浆一样浑浊。桥以西的溪水从两条支流流来：一条从北边流来的，在峡中形成瀑布，与悉檀寺、龙潭两处的水流合流；一条从西面流来的，是从桃花箐向东下流的溪流。两条支流一同在桥西汇合，流出桥东，又汇合此处河子孔中的清流，这是鸡足山南面山涧的上游了。河子孔上边有座神庙。神庙南面的山崖之上，还有静室。从这里顺着北面来的大路，上登“灵山一会”坊。

二里，至坊下，即沙址西来路所合者。其西南隔涧，有寺踞坡麓，为接待寺。此古刹也，在西第一支东尽之麓，鸡山诸刹，山路未辟，先有此寺，自后来者居上，而此刹颓矣。时余不知骑仆前后，徘徊一里，渐随溪东岸而上。其东峰下临，即东第三支回环之岭，新构塔基于其上，中与大士阁中第二支相对成峡，而路由其下者也。又北一里，盘坡稍上，过报恩寺。寺为东第三支山麓之首刹，亦如接待之在西支之首。惟中第二支，其麓为两溪交会处，夹尖无刹可托，其上即大士阁中临之而已。从报恩西又北一里，有桥西跨涧上。度桥，循大士阁东麓北向上半里，有岐：西南盘岭者，大士阁大道也；直北临东溪西崖而入者，悉檀、龙潭道也。问驼骑已先向龙潭，余随之。一里，又东度桥，从涧东蹑峻上。其上趾相叠，然巨松夹陇，翠荫飞流，不复知有登陟之艰也。又二里，转龙潭上，半里而入悉檀寺。时四长老俱不在，惟纯白出迎。乃税驾北楼。回忆岁初去此，已半载余矣。

【译文】

二里，来到牌坊下，这里就是由沙址向西来的路会合的地方。牌坊西面隔着山涧，有座寺院盘踞在坡脚，那是接待寺。这是座古刹，

在山的西面第一座支峰东边尽头处的山麓，鸡足山各处的佛寺，进山的路未开辟时，先有了这座寺，自从后来者居上后，这座寺院便颓败了。我这时不知马匹和仆人在前还是在后，徘徊了一里路，慢慢顺着溪流的东岸往上走。溪流东面下临的山峰，就是山的东面第三座支峰回绕的山岭，在山上新建了塔基，中间与大士阁所在的中段第二座支峰相对形成峡谷，而道路经由山峰下面走。又向北一里，绕着山坡慢慢上登，路过报恩寺。报恩寺是东面第三座支峰山麓的第一座寺院，也正如接待寺是在西面的支峰的第一座寺院一样。唯有中段的第二座支峰，山麓是两条溪流的交汇处，相夹的尖角地带没有可让寺院依托的地方，交汇处的上方就是大士阁居中下临着山麓而已。从报恩寺西边又向北一里，有座桥向西横跨在山涧上。过桥后，沿着大士阁的东麓向北上登半里，有岔路：往西南绕着山岭走的，是去大士阁的大路；向正北方由西面的山崖面临东面的溪流进山的，是去悉檀寺、龙潭的路了。问知驮物的马匹已先走向龙潭，我便尾随而去。一里，又向东过桥，从山涧东面陡峻地上登。那上登的路脚步相重叠，然而两旁土陇上巨大的松树夹住道路，翠绿的树荫飞舞流动，不再知道有登山跋涉的艰难了。又行二里，转到龙潭上面，半里后进入悉檀寺。此时四位长老都不在，只有纯白出门来迎接。于是住在北楼。回忆起年初离开此地，已经半年多了。

滇游日记十三(1)

【题解】

《滇游日记十三》是徐霞客在鸡足山游记的续篇，也是保存至今的徐霞客写的最后一部分游记。

从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四日，徐霞客在鸡足山一边调治疾病，一边搜集资料，考究地形，并游前所未竟的水帘洞瀑布、山脊灵泉、崖半洞穴，为修《鸡山志》作准备。九月十五日以后，徐霞客受木增邀请，创修《鸡山志》。惜《鸡山志》及以后的日记已佚，保存至今的仅《鸡山志目》和《鸡山志略》一、二。附篇还有记丽江与其北各族关系的《丽江纪略》及有关西藏社会宗教制度的《法王缘起》。《溯江纪源》又名《江源考》，成篇当更晚。该文敢于大胆否定被视为圣经的《禹贡》“岷山导江”的传统说法，通过实地考察进行地理考证，“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成为科学名篇。徐霞客在鸡足山赠妙行诗两首的原件保存在云南省博物馆，是流传至今徐霞客唯一的手迹。

在鸡足山，长年跟随徐霞客旅游的仆人顾行盗走他的钱物逃跑，霞客又患病，“两足俱废”，再不能旅游，两个沉重的打击使霞客心力交瘁。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徐霞客被丽江木土官派滑竿护送，后改乘船，经150日回到家乡。长达四年的“万里遐征”，攀登上地理科学的高峰，极大地丰富了古代对我国西部的认识，为我们留下了一份文化瑰宝。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2)　雨浃日(3)，憩悉檀。

【注释】

(1)《滇游日记十三》：在乾隆刻本第十册下，原附《鸡山志略》、《法王缘起》、《丽江纪略》、《江源考》。

(2)己卯：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

(3)浃(jiā)日：整天。浃，周匝。

【译文】

己卯年(崇祯十二年，1639)八月二十三日　雨下了一整天，在悉檀寺休息。

二十四日　复雨，憩悉檀。

【译文】

二十四日　又下雨，在悉檀寺休息。

二十五日　雨仍浃日。下午，弘辨师自罗川、中所诸庄回，得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书。乃丽江令人持余书往邀而寄来者。弘辨设盒夜谈。

【译文】

二十五日　雨仍然下了一整天。下午，弘辨禅师从罗川、中所各地的庄子回来，接到了吴方生三月二十四日的信。是丽江府木公派人拿着我的信前去邀请他后寄来的信。弘辨摆上了食品盒彻夜交谈。

二十六日　日中雨霁，晚复连绵。

【译文】

二十六日　正午雨后天转晴，晚上重又阴雨连绵。

二十七日　霁，乃散步藏经阁，观丁香花。其花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滇中甚多，而鸡山为盛。折插御风球。时球下小截，为驼夫肩负而损，与上截接处稍解。余姑垂之墙阴，以遂其

性。“御风”之意，思其悬崖飘飏而名之也。

【译文】

二十七日　天晴开，于是到藏经阁散步，观赏丁香花。这种花很娇艳，在秋海棠、西府海棠之间，滇中非常多，而鸡足山的最为繁盛。折了一些来插在御风球上。这时御风球下面的小半截，被马夫用肩扛着损伤了，与上半截的连接处稍稍分开了。我姑且把它垂挂在墙的背阴处，以便顺从它的天性。“御风”的意思，想来是它生长在山崖上随风飘扬因而给它起的名字了。

二十八日　霁甚。下午，体极自摩尼山回，与摩尼长老复吾俱至。素餐极整，设盒夜谈。

【译文】

二十八日　十分晴朗。下午，体极从摩尼山回来，与摩尼山的长老复吾法师一起来到。素餐极为规整，摆出了食品盒彻夜深谈。

二十九日　为弘辨师诞日，设面甚洁白。平午，浴于大池。余先以久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1)，累累丛肤理间，左耳左足，时时有蠕动状。半月前以为虱也，索之无有。至是知为风，而苦于无药。兹汤池水深，俱煎以药草，乃久浸而薰蒸之，汗出如雨。此治风妙法，忽幸而值之，知疾有瘳机矣(2)。下午，艮一、兰宗来。体师更以所录山中诸刹碑文相示，且谋为余作揭转报丽江。诸碑乃丽江公先命之录者。

【注释】

(1)疹：皮肤上出现的斑块病变。

(2)瘳(chōu)：病愈。

【译文】

二十九日　是弘辨禅师的生日，摆出的面点非常洁白。正午，在大池中沐浴。我先前由于长期跋涉在瘴疠流行的地区，头脸四肢全引发了块状的疹子，密密麻麻地成丛长在皮肤的纹理之间，左耳与左脚，时时有蠕动的症状。半个月前以为是生了虱子，四处找来又没有。到此时心知是中风了，但苦于没有药。这个热水池水很深，全是用药草烧煮的，便长时间浸泡在水中熏蒸身体，汗出得如同下雨。这是治中风的好方法，忽然间幸好遇上了这池热水，知道疾病有痊愈的机会了。下午，艮一、兰宗来访。体极禅师再次拿出他所抄录的山中各寺的碑文来给我看，并且打算替我写揭帖转报丽江府。各寺的碑文是丽江府木公事先命令他抄录的。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上午，与兰宗、艮一观菊南楼，下午别去。

【译文】

九月初一日　在悉檀寺。上午，与兰宗、艮一在南楼观赏菊花，下午他们告别离去。

初二日　在悉檀，作记北楼。是日体极使人报丽江府。

【译文】

初二日　在悉檀寺，在北楼记日记。这一天体极派人去丽江府报告。

初三日、初四日　作记北楼。

【译文】

初三日、初四日　在北楼写日记。

初五日　雨浃日。买土参洗而烘之。

【译文】

初五日　雨下了一整天。买土参来洗干净后把它烘干。

初六日、初七日　浃日夜雨不休。是日体极邀坐南楼，设茶饼饭。出朱按君泰贞、谢抚台有仁所书诗卷(1)，并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存诗跋，程二游名还，省人。初游金陵，永昌王会图诬其骗银，钱中丞逮之狱而尽其家(2)。云南守许学道康怜其才(3)，私释之，避入山中。今居片角(4)，在摩尼东三十里。诗画图章(5)，他山陈浑之、恒之诗翰，相玩半日。

【注释】

(1)谢抚台有仁："有仁"，徐本、陈本作"存仁"。

(2)中丞：即御史中丞。汉代为御史大夫的属官，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其中副都御史即相当于前代的御史中丞。尽其家：陈泓本作"籍其家"。

(3)学道：明有儒学提举司，后又设提督学政，两京以御史、十三布政司以按察司佥事充任，为提学道，又省称学道。

(4)片角：今名同，系永胜县跨在金沙江南的部分。

(5)诗画图章：原"章"字重出，据四库本删。图章：印章的通称。

【译文】

初六日、初七日　一整天白天黑夜雨下个不停。这一天体极邀请我坐在南楼，设有茶水、饼子、米饭。拿出巡按朱大人朱泰贞、巡抚谢大人谢有仁所写的诗卷，连同鸡足山本山大力、本无、野愚所保存的诗跋，程二游名叫程还，省城人。当初游学金陵，永昌人王会图诬告他骗取银子，钱中丞把他逮捕入狱并抄没了他的家产。云南署理学道许康怜爱他的才能，私下释放了他，逃入山中避难。现今居住在片角，在摩尼山东面三十里。的诗、画和印章，他山陈浑之、陈恒之的诗文，互相赏玩了半天。

初八日　雨霁，作记北楼。体极以本无随笔诗稿示。

【译文】

初八日　雨后晴开，在北楼记日记。体极把本无的随笔诗稿拿来给我看。

初九日　霁甚。晨饭，余欲往大理取所寄衣囊，并了苍山、洱海未了之兴。体极来留曰："已着使特往丽江。若去而丽江使人来，是诳之也。"余以即来辞。体极曰："宁俟其信至而后去。"余从之，遂同和光师穷大觉来龙。

【译文】

初九日　天气晴朗极了。早晨吃饭后，我想到大理去取回寄存的衣服行李，一并了却苍山、洱海未了的游兴。体极前来挽留我，说："已经派使者特意前往丽江。如果你离开后丽江府派人来，这是欺骗木公了。"我用马上回来的话答复他。体极说："宁可等木公的信使来到后再离开。"我听从了他的话，就同和光禅师去穷究大觉寺的来龙去脉。

从寺西一里，渡兰那寺东南下水，过迎祥、石钟、西竺、龙华，其南临中溪，即万寿寺也，俱不入。西北约二里，入大觉，访遍周。遍周闲居片角庄，月终乃归。遂出，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共一里至寂光东麓。仍东过涧，从涧东蹑大觉后大脊北向上。一里余，登其中冈，东望即兰那寺峡，西望即水月庵后上烟霞室峡也。又上里余，再登一冈。其冈西临盘峡，西北有瀑布悬崖而下，其上静庐临之，即旃檀林也。东突一冈，横抱为兰陀后脊，冈后分峡东下，即狮子林前坠之壑也。于是岐分岭头：其东南来者，乃兰那寺西上之道；东北去者，为狮林道；西北盘崖而上者，为旃檀岭也；其西南来者，即余从大觉来道也。始辨是脊，从其上望台连耸三小峰南下，脊两旁西坠者，南下为瀑布而出锁水阁桥；东坠者，南下合狮林诸水而出兰那寺东。是东下之源，即中支与东支分界之始，不可不辨也。余时欲东至狮林，而忽见瀑布垂绡，乃昔登鸡山所未曾见，姑先西北上。于是愈上愈峻，路愈狭，曲折作"之"字而北者二里，乃西盘望台南嘴。

此脊下度为大觉正脊，而东折其尾，为龙华、西竺、石钟、迎祥诸寺，又东横于大龙潭南，为悉檀前案，而尽于其下。此脊当鸡山之中，其脉正而雄，望台初涌处，连贯三珠，故其下当结大觉，为一山首刹，其垂端之石钟，亦为开山第一古迹焉。然有欲以此山作一支者，如是则塔基即不得为前三距之一，而以此支代之。但此支实短而中缩，西之大士阁，东之塔院，实交峙于前，与西支之传衣寺岭鼎足前列。故论支当以寂光前引之冈为中，塔基上拥之脊为东，而此脉之中缩者不与；论刹当以大觉中悬为首，而西之寂光，乃其辅翼，东之悉檀，另主东盟，而此寺之环拱者独尊。故支为中条附庸，而寺为中条冠冕，此寺为中条重，而中条不能重寺也。嘴之西有乱砾垂峡，由此北盘峡上，路出旃檀岭之上，为罗汉壁道；由此度峡西下，为旃檀中静室道，而瀑布则层悬其下，反不能见焉。

【译文】

从悉檀寺向西一里，渡过兰那寺往东南下流的山涧水，路过迎祥寺、石钟寺、西竺寺、龙华寺，那南边面临着中间那条溪流的，就是万寿寺了，都没有进去。向西北大约二里，进入大觉寺，拜访遍周。遍周闲居在片角庄，月底才回来。便出寺来，经过锁水阁，于是从桥西上走，共一里来到寂光寺的东麓。仍然往东越过山涧，从山涧东面踏着大觉寺后面的大山脊向北上登。一里多，登上山脊中间的山冈，向东望去就是兰那寺所在的峡谷，向西望去就是水月庵后面上通到烟霞室的峡谷。又上登一里多，再次登上一座山冈。这座山冈西面下临盘绕的峡谷，西北方有瀑布悬垂在山崖上往下流，瀑布上方有静室面临着瀑布，这就是旃檀林了。向东突的一座山冈，横着围抱成兰陀寺后面的山脊，山冈后面分出峡谷向东下延，那就是狮子林前方下坠的壑谷了。在这里岭头分出岔路：那从东南方来的，是由兰那寺向西上走的路；向东北去的，是去狮子林的路；往西北绕着山崖上登的，是去旃檀岭的路了；那从西南方来的，就是我从大觉寺来的路了。这才分辨清楚，这条山脊从山脊上面的望台一连耸起三座小山峰向南下

垂，山脊两旁向西下坠的，往南下流形成瀑布，而后流出锁水阁桥下；向东下坠的，往南下流汇合狮子林各处的水流，而后流到兰那寺东边。这是向东下流的水源，这就是中间的一条支脉与东面的支脉分界的起始点，不可不分辨清楚了。我此时想往东到狮子林去，可突然看见瀑布像垂挂着的白绸子，是从前登鸡足山时所没有见到过的，姑且先向西北上登。从这里起越上去越陡峻，路越窄，曲曲折折呈“之”字形往北走二里，就向西绕过望台南面的山嘴。这条山脊往下延伸成为大觉寺所在的主脊，而后向东掉转它的尾部，成为龙华寺、西竺寺、石钟寺、迎祥寺各个寺院，又往东横在大龙潭的南边，成为悉檀寺前方的案山，然后在悉檀寺下方到了尽头。这条山脊位于鸡足山的中心地段，它的山脉方位又正又雄壮，望台最初涌起之处，如连贯的三颗珠子，所以山脊下方应当盘结着大觉寺，成为全山首要的佛寺，山脊下垂处前端的石钟寺，也成为开山以来的第一古迹了。不过有人想把这座山算作一条支脉，如果这样，那么塔基就不能作为前伸的三个鸡爪之一，而是用这座支峰来代替它。但是这座支峰实际上很短而且缩在中央，西面的大士阁，东面的塔院，实际上交相对峙在前方，与西面一条支脉上传衣寺所在的山岭像鼎足一样排列在前方。故而论支脉应当把寂光寺前方延伸的山冈看做中间的支脉，塔基上方拥围着的山脊作为东面的一条支脉，但这条中间缩进来的山脉不算进来；论寺院应当把悬在中央的大觉寺作为首位，而西边的寂光寺，是辅佐大觉寺的羽翼，东面的悉檀寺，另外成为东面的盟主，而此寺环绕拱卫之处独自占有尊贵的地位。所以这座支峰是中间一条支脉的附庸，可大觉寺却是中间一条支脉的第一，这座寺院为中间一条支脉增强了地位，可中间这条支脉却不能增强寺院的地位。山嘴的西面有充满乱石块下垂的峡谷，由此地向北绕着峡谷上走，路通到旃檀岭之上，是去罗汉壁的路；由此地越过峡谷向西下行，是去旃檀林中静室的路，可瀑布却层层悬挂在道路的下方，反而不能看见了。

乃再度峡西崖，随之南下。一里，转东岐，得一新辟小室。问瀑布何在？其僧朴而好事，曰：“此间有三瀑：东箐者，最上而小；西

峡者，中悬而长；下坞者，水大而短。惟中悬为第一胜，此时最可观，而春冬则无有，此所以昔时不闻也。”老僧牵衣留待瀹茗，余急于观瀑，僧乃前为导。西下峻级半里，越级湾之西，有小水垂崖前坠为壑，而路由其上，南盘而下。又半里，即见壑东危崖盘耸，其上一瀑垂空倒峡，飞喷迢遥，下及壑底，高百余丈，摇岚曳石，浮动烟云。虽其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瀑，而峡口内嵌于两崖之胁，观者不能对峡直眺，而旁觑倒瞰，不能竟其全体；此瀑高飞于穹崖之首，观者隔峡平揖，而自颡及趾(1)，靡有所遗(2)。故其跌宕之势，飘摇之形，宛转若有余，腾跃若不及，为粉碎于空虚，为贯珠于掌上，舞霓裳而骨节皆灵(3)，掩鲛绡而丰神独迥，不由此几失山中第一胜矣！

【注释】

(1)颡(sǎng)：额头。

(2)靡(mǐ)：不。

(3)霓裳：如彩虹样漂亮而飘逸的裙裳。霓(ní)，虹的一种，也称副虹。

【译文】

于是再次穿越到峡谷西面的山崖上，顺着山崖往南下走。一里，转上东边的岔路，找到一处新开辟的小静室。询问瀑布在哪里？那和尚质朴又好事，说：“这一带有三个瀑布：东边山箐中的，在最上方但水小；西面峡谷中的，悬在中央而且水最长；下面山坞中的，水很大但最短。唯有悬在中央的是第一胜景，此时最值得观赏，到春冬时节便没有水，这就是为什么昔日你没有听说过的原因了。”老和尚拉着我的衣服挽留我等着沏茶，我急于去观看瀑布，和尚便在前边为我领路。向西沿陡峻的石阶下走半里，沿石阶越到山湾的西边，有小溪垂挂在山崖前下坠成为壑谷，而石阶路经由小溪上方，向南盘绕而下。又行半里，马上望见壑谷东面的危崖盘绕着上耸，危崖上一条瀑布垂空倾泻进峡谷中，远远地飞溅喷泻，下泄到壑谷底，高一百多丈，山风飘摇，山石摇曳，烟云浮动。虽然水势小于玉龙阁前峡口的

瀑布，但峡口的瀑布向内深嵌在两面山崖的侧旁，观看的人不能面对着峡谷直视，而是要在旁边弯腰斜着下瞰，不能完整看到瀑布的全貌；这个瀑布高高飞挂在穹隆的山崖头上，观看的人隔着峡谷平行观看，而且从头到脚，没有遗漏。所以它那跌宕的气势，飘摇的形态，弯弯转转好像有余，奔腾踊跃的气势好像不够，形成碎在虚空中的粉末，成为手掌上的串珠，似彩虹般的裙裳在飘舞而且身姿都很灵动，像披着鲛人织成的丝绢而丰姿神韵独特迥异，不经由此地几乎错失了山中的第一胜景了！

由对峡再盘西嘴，入野和静室。门内有室三楹甚爽，两旁夹室亦幽洁。其门东南向，以九重崖为龙，即以本支旃檀岭为虎，其前近山皆伏；而远者又以宾川东山并梁王山为龙虎，中央益开展无前，直抵小云南东水盘诸岭焉。盖鸡山诸刹及静室俱南向，以东西二支为龙虎，而西支之南，有木香坪山最高而前巩，亦为虎翼，故藉之为胜者此，视之为崇者亦此；独此室之向，不与众同，而此山亦伏而不见，他处不能也。野和为克新之徒，尚居寂光，以其徒知空居此。年少而文，为诗虽未工，而志甚切，以其师叔见晓寄诗相示，并己稿请正，且具餐焉。见晓名读彻，一号苍雪，去山二十年，在余乡中峰(1)，为文湛持所推许，诗翰俱清雅。问克新向所居精舍(2)，尚在西一里，而克新亦在寂光。乃不西，复从瀑布上，东盘望台之南。二里余，从其东胁见一静室，其僧为一宗，已狮林西境矣。室之东，有水喷小峡中，南下涉之。又东即体极静室，其上为标月静室。其峡中所喷小水，即下为兰那东涧者，此其源头也。其山去大脊已不甚遥，而崖间无道，道由望台可上，至是已越中支之顶而御东支矣。

【注释】

(1)在余乡中峰：“中”原作“三”，据陈本改。

(2)精舍：寺院的异名。意为精行者所居，故称精舍。

【译文】

经由对面的峡谷再绕过西边的山嘴，进入野和的静室。大门内有三间房子非常清爽，两旁相夹的屋子也很幽静整洁。静室的门朝向东南方，把九重崖作为龙，就把本条支脉的旃檀岭作为虎，静室前方近处的山全都低伏着；而远处又把宾川的东山以及梁王山作为龙、虎，中央愈加开阔平展，前方没有障碍，一直抵达小云南驿东面的水盘岭各处。大体上鸡足山各处的寺院及静室都是面向南方，以东西两条支脉作为龙、虎，而西面一条支脉的南边，有木香坪山最高而且向前环绕，也是虎翼，所以借此成为胜地的原因是这一点，把它视为崇山峻岭的原因也是这一点；唯独此处静室的坐向，与众不同，而且这座山也隐伏着看不见，其他地方不可能这样。野和是克新的徒弟，还住在寂光寺，让他的徒弟知空住在此地。知空年少而文雅，作的诗虽然不工整，但志向十分恳切，把他师叔见晓寄赠的诗拿给我看，并把自己的诗稿请我指正，并且准备了午饭。见晓法名叫读彻，另一个法号叫苍雪，离开鸡足山二十多年，在我家乡的中峰，被文湛持所推重称许，诗文都很清雅。打听克新从前居住的精舍，还在西边一里处，但克新也在寂光寺。就不再向西走，再从瀑布上方，往东绕到望台的南边。二里多，从望台的东侧见到一处静室，静室的僧人是一宗，已经到了狮子林的西境了。静室的东边，有溪水喷泻在小峡谷中，往南下涉溪流。又向东走就是体极的静室，它的上边是标月的静室。这条峡谷中喷泻的小溪，就是流下去成为兰那寺东面的山涧的溪流，这是那条山涧的源头。这里的山距离大山脊已经不是很远，可山崖间没有路，道路经由望台可以上行，来到此地已经越过中间一条支脉的山顶从而迎接东面的支脉了。

由此而东半里，入白云静室，是为念佛堂。白云不在。观其灵泉，不出于峡而出于脊，不出崖外而出崖中，不出于穴孔而出于穴顶。其悬也，似有所从来而不见；其坠也，曾不假灌输而不竭(1)。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2)。何前不遽出，而必待结庐之后，何后不中止，而独擅诸源之先，谓之非“功德水”可乎？较之万佛阁岩下之潴穴，霄壤异矣。又东一里，入野愚静室，是为大静室。浃谈半晌。西南下一里，饭于影空静室。与别已半载，一见把臂，乃饭而

去。从其西峡下半里，至兰宗静室。盖狮林中脊，自念佛堂中垂而下，中为影空，下为兰宗两静室，而中突一岩间之，一踞岩端，一倚岩脚，两崖俱坠峡环之。岩峙东西峡中，南拥如屏。东屏之上，有水上坠，洒空而下，罩于嵌壁之外，是为水帘。西屏之侧，有色旁映，傅粉成金，焕乎层崖之上，是为翠壁。水帘之下，树皆偃侧，有斜骞如翅，有横卧如虬，更有侧体而横生者。众支皆圆，而此独扁，众材皆奋，而此独横，亦一奇也。

【注释】

(1)曾不假灌输而不竭："曾"，徐本、陈本、"四库"本作"似"。

(2)有是哉，佛教之神也于是乎征矣：原脱此句，据徐本、陈本补。

【译文】

由此地往东行半里，进入白云的静室，这里是念佛堂。白云不在。观看这里的灵泉，不是从峡谷中流出来而是从山脊上流出来，不是从石崖外边流出来而是从石崖中间流出来，不是从洞穴的孔洞中流出来而是从洞穴的顶上溢出来，泉水高悬，似乎有流来的地方却看不见，泉水下流，从不必借助于排灌输送却不会枯竭，竟然有这样的泉水，佛教的神异在这里得到了证实了。为何从前不马上就流出来，却必定要等建了寺庵之后，为何后来不中止，却独擅了各处水源的先河？说它不是"功德水"行吗？把它与万佛阁岩石下积水的洞穴相比较，真是天地之别了。又向东一里，进入野愚的静室，这就是大静室。深谈了半晌。往西南下走一里，在影空的静室中吃饭。与影空分别已经半年，一见面就互相握着手臂，于是吃饭后离开。从静室西面的峡谷中下走半里，来到兰宗的静室。狮子林中间的山脊，自念佛堂居中下垂，中间是影空、下边是兰宗两位僧人的静室，而当中突起一座石崖隔开了它们，一个静室盘踞在石崖顶端，一个静室紧靠在石崖脚下，石崖两侧都有深坠的峡谷环绕着它。石崖耸峙在东西两条峡谷的中间，向南拥围如同屏风。东边的屏风之上，有水从上面下坠，洒

在空中落下来，罩在下嵌的石壁之外，这便是水帘。西面屏风的侧边，有色彩向四旁映照，如同用粉抹成金色，光彩焕然地在层层石崖之上，这便是翠壁。水帘之下，树都是倒伏着侧长着的，有的斜举着如同翅膀，有的横卧着如同虬龙，更有枝干侧着横长的树。众多的树木枝干都是圆的，可这里的唯独是扁的，众多的树木都是向上直长的，但这里的唯独是横长的，也算是一处奇观了。

兰宗遥从竹间望余，至即把臂留宿。时沈莘野已东游，乃翁偶不在庐，余欲候晤，遂从之。和光欲下山，因命顾奴与俱，恐山庐无余被，怜其寒也。奴请匙钥，余并箱筐者与之，以一时解缚不便也。奴去，兰宗即曳杖导余，再观水帘、翠壁、侧树诸胜。既暮，乃还其庐。是日为重阳，晴爽既甚，而夜月当中峰之上，碧落如水，恍然群玉山头也。

【译文】

兰宗远远地从竹丛间望见我，来到后立即拉住手臂留我住宿。这时沈莘野已去东方游历，莘野的父亲偶然不在静室中，我想等他见面，便听从了兰宗。和光想下山去，因而命令顾奴与他一同去，担心山间的房舍中没有多余的被褥，是怜惜他会受寒。奴仆请求把钥匙交给他，我连同箱子竹筐的钥匙都给了他，因为一时间解开捆钥匙的线不方便。奴仆离开后，兰宗立即拖着拐杖引导我，再次去观看水帘、翠壁、侧树各处胜景。天黑后，就返回他的静室中。这天是重阳节，白天既已非常晴朗，而且夜里明月正在中峰之上，恍惚身在群玉山头了。

初十日　晨起，问沈翁，犹未归。兰宗具饭，更作饼食。余取纸为《狮林四奇诗》畀之。水帘、翠壁、侧树、灵泉。见顾仆不至，余疑而问之。兰宗曰："彼知君即下，何以复上？"而余心犹怏怏不释，待沈翁不至，即辞兰宗下。才下，见一僧仓皇至。兰宗尚随行，讯其来何以故。曰："悉檀长老命来候相公者。"余知仆逋矣(1)。再讯之。

曰："长老见尊使负包囊往大理，询和光，疑其未奉相公命，故使余来告。"余固知其逃也，非往大理也。遂别兰宗，同僧亟下。五里，过兰那寺前幻住庵东，又下三里，过东西两涧会处，抵悉檀，已午。启箧而视，所有尽去。体极、弘辨欲为余急发二寺僧往追，余止之，谓："追或不能及。及亦不能强之必来。亦听其去而已矣。"但离乡三载，一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

【注释】

(1)逋(bū)：逃亡。

【译文】

初十日　早晨起床，打听沈翁，仍然没归来。兰宗备好饭，另外做了饼子来吃。我取出纸作了《狮林四奇》的诗送给他。水帘、翠壁、侧树、灵泉。见顾仆没来，我疑心去问兰宗。兰宗说："他知道您就要下去，为何再上来？"但我心里仍然怏怏不乐放不下心，等不到沈翁，随即辞别兰宗下山。才下走，看见一个和尚仓皇来到。兰宗还随行，讯问他来是为什么事。说："悉檀寺长老命令我前来迎候相公的。"我心知仆人逃走了。再次追问和尚。回答说："长老见您的仆人背着包袱前往大理，询问和光，怀疑他不是奉相公的命令，所以派我来报告。"我本来就知道他逃跑了，不是去大理。于是告别兰宗，同和尚急忙下山。五里，走过兰那寺前幻住庵的东边，又下走三里，经过东西两条山涧交汇之处，抵达悉檀寺，已经是中午。打开箱子来察看，所有的东西全部不见了。体极、弘辨想要为我急速派两个寺里的僧人去追，我阻止了他们，说道："追或许不能追上。追上也不能强迫他一定回来。也只能听任他离开而已了。"只是离开家乡三年，一个主人一个仆人，形影相依，一旦在万里之外抛弃了我，为何这样狠心呀！

十一日　余心忡忡。体极恐余忧悴(1)，命其侄并纯白陪余散行藏经楼诸处。有圆通庵僧妙行者，阅《藏》楼前，瀹茗设果。纯白以象

黄数珠见示(2)。象黄者，牛黄、狗宝之类，生象肚上，大如白果，最大者如桃，缀肚四旁，取得之，乘其软以水浸之，制为数珠，色黄白如舍利，坚刚亦如之，举物莫能碎之矣。出自小西天(3)，彼处亦甚重之，惟以制佛珠，不他用也。又云，象之极大而肥者乃有之，百千中不能得一，其象亦象中之王也。坐楼前池上征迦叶事，取《藏经》中与鸡山相涉者，摘一二段录之。始知《经》言“迦叶守衣入定，有四石山来合”，即其事也，亦未尝有鸡足名。又知迦叶亦有三，惟迦叶波名为摩诃迦叶。“摩诃”，大也，余皆小迦叶耳。是晚，鹤庆史仲文适自省来(4)。史乃公子，省试下第归(5)，登山自遣。

【注释】

(1)悴(cuì)：忧伤。

(2)数珠：又称念珠或佛珠，佛教徒随身携带，作为诵读佛号或经咒时计数的工具。

(3)小西天：今印度。

(4)鹤庆史仲文适自省来：原缺“文适”二字，据“四库”本补。

(5)下第：考试未被录取。

【译文】

十一日　我忧心忡忡。体极担心我忧伤，命令他的侄子和纯白陪同我到藏经楼各处散步。有个圆通庵的僧人妙行，在藏经楼前读经文，泡来茶摆上果子。纯白拿象黄念珠给我看。象黄这种东西，是牛黄、狗宝一类的东西，生长在大象肚子上，大处如同白果，最大的如同桃子，连缀在肚子四旁，取得象黄后，趁它柔软的时候用水浸泡，制成念珠，颜色黄中带白如同舍利子，坚硬也如同舍利子一样，任何重物不能砸碎它了。出自于小西天，那地方也十分看重象黄，只用来制造佛珠，不做其他用途。又说，极为巨大而且肥壮的大象才有象黄，成百上千头大象中不能找到一头，这样的大象也算是象中之王了。坐在藏经楼前的水池上探询迦叶尊者的事迹，取来藏经楼中与鸡足山有关的书籍，摘取一二段把它们抄录下来。这才知道佛经上所说的“迦叶守护佛衣入定，有四座石山飞来聚合在一起”，就是这里的事了，也未曾有鸡足山的名字。又知道迦叶也有三个，只有迦叶波的名字是摩诃迦

叶。“摩诃”，是“大”的意思，其余的都是小迦叶而已。这天晚上，鹤庆府的史仲文恰好从省城来到。史仲文是位公子，到省城应试落第归来，登山自我排遣。

十二日　妙行来，约余往游华严，谓华严有老僧野池，乃月轮之徒，不可不一晤，向以坐关龛中，以未接颜色为怅。昔余以岁首过华严，其徒俱出，无从物色。余时时悼月公无后，至是而知尚有人，亟饭而行。和光亦从。西一里，逾东中界溪，即为迎祥寺，于是涉中支界矣。又一里余，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1)，于是涉中支脊矣。西北溯脊一里，过息阴轩。又循瀑布上流，西北行里余，渡北来之溪，于是去中支涉西支界矣。又北里余，西涉一峡溪，再上一西来小支之嘴，登之西北行。一里，又西度亭桥，桥下水为华严前界水，上下俱有桥，而此其下流之渡桥。内峡中有池一圆，近流水而不溷，亦龙潭类也。由溪南向西北行，于是涉西支脊矣。半里，乃入华严寺。寺东向，踞西支大脊之北，创自月潭(2)，以其为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至月轮而光大之，为鸡山首刹，慈圣太后赐《藏》贮之。后毁于火，野池复建，规模虽存，而《法藏》不可复矣。野池年七十余，历侍山中诸名宿，今老而不忘先德，以少未参学，掩关静阅，孜孜不倦，亦可取也。闻余有修葺《鸡山志》之意，以所录《清凉通传》假余，其意亦善。下午将别，史君闻余在，亦追随至。余恐归途已晚，遂别之，从别路先返，以史有舆骑也。

【注释】

(1)南逾锁水阁下流水登坡：“流”后原脱“水”字，据徐本补。

(2)月潭：《鸡山志略二》作“月堂”。

【译文】

十二日　妙行来，约我去游华严寺，说是华严寺有位老和尚野池，是月轮的徒弟，不可不见一面，以前因为在佛龛中闭门坐禅，所以未能接触到他的容貌，为之遗憾。从前我在岁首时路过华严寺，他

的徒弟们都外出了，无法找到他。我时时为月轮公没有后继者而悲伤，到这时才知道还有这个人，急忙吃完饭动身。和光也跟随我们一同去。向西一里，越过东面、中间两条支脉分界的溪水，就是迎祥寺，从这里起跋涉在中间一条支脉的地界内了。又行一里多，向南越过锁水阁下游的溪水登坡，到这里跋涉在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上了。往西北逆着山脊走一里，路过息阴轩。又沿着瀑布的上游，往西北行一里多，渡过北面流来的溪水，到这里离开中间一条支脉跋涉在西面一条支脉的地界内了。又向北一里多，向西涉过一条峡谷中的溪流，再上登一条西面延伸来的小支脉的山嘴，登上山嘴后向西北行。一里，又向西走过一座亭桥，桥下的水是华严寺前面分界的溪水，上下游都有桥，而这座桥是渡过溪流下游的桥。桥内的峡谷中有一个圆形水池，靠近流水却不相混，也是龙潭一类的水源了。由溪流南边向西北行，到这里跋涉西面一条支脉的山脊了。半里，就进入华严寺。寺院面向东，盘踞在西方一条支脉主脊的北面，创始于月潭和尚，因为他是南京人，又称为南京庵。传到月轮后扩建了寺院，成为鸡足山首要的佛寺，慈圣太后赐给《大藏经》贮藏在寺中。后来毁于火灾，野池重新修建，规模虽然得以保存，可《法藏》不可恢复了。野池年纪有七十多岁，逐一侍奉过山中各位有名望的前辈，如今年老了却不忘先人的功德，由于年少时未探究过学问，关上门静心研读，孜孜不倦，也有可取之处。他听说我有修撰《鸡足山志》的意图，把他抄录的《清凉通传》借给我，他的用意也很好。下午即将告别时，史君听说我在这里，也追随而来。我担心归去途中已经太晚，便告别了他们，从别的路先返回去，因为史君有轿子和坐骑。

出寺，西北由上流渡桥，四里，连东北逾三涧，而至其东界之支，即圣峰、燃灯之支垂也。又一里，东下至其尽处，有寺中悬，是为天竺寺。其北涧自仰高亭峡中下，其南涧又从西支东谷屡坠而下者，夹圣峰之支，东尽于此。王十岳《游纪》以圣峰为中支，误矣。由其垂度北峡小桥，于是又涉中支之西界。循北麓而东，半里，两过南下小水，乃首传寺前左右流也。其南峡中始辟为畦，有庐中央，是

为大觉菜圃。从其左北转，半里，逾支脊，连横过法华、千佛、灵源三庵，是皆中脊下垂处。半里，北逾锁水阁下流，即大觉寺矣。仍东随大路一里，过西竺寺前，上圆通庵，观灯笼花树。其树叶细如豆瓣，根大如匏瓠，花开大如山茱萸，中红而尖蒂俱绿，似灯垂垂。余从永昌刘馆见其树，未见其花也。此庵为妙行旧居，留瀹茗乃去。一里，由迎祥寺北渡涧，仍去中界而入东支界。溯水而北，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今名小龙潭，乃悉檀大龙潭之上流，大龙潭已涸为深壑，乃小龙潭犹汇为下流。余屡欲探之，至是强二僧索之五华后坡。见水流淙淙，分注悉檀右，而坡道上跻，不见其处。二僧以日暮劝返，比还，寺门且闭矣。

【译文】

出寺来，向西北由上游过桥，四里，一连向东北越过三条山涧，然后来到鸡足山东部的支脉上，就是圣峰寺、燃灯寺所在的支脉下垂处了。又行一里，往东下到这条支脉的尽头处，有座寺院悬在中央，这是天竺寺。寺院北边的山涧自仰高亭所在的峡谷中流下来，寺院南边的山涧又从西面一条支脉东面的山谷中屡次坠落流下来，夹住圣峰寺的支脉，东边在此地到了尽头。王十岳《游纪》把圣峰寺所在的山脉作为中间一条支脉，错了。由山脉的下垂处走过北边峡谷中的小桥，在这里又跋涉在中间一条支脉的西部地界内了。沿着北面的山麓往东行，半里，两次越过往南下流的小溪，是首传寺前方左右两侧的溪流了。这里南边的峡谷中开始开垦成田地，有房屋在中央，这是大觉寺的菜园。从菜园左边向北转，半里，越过支脉的山脊，接连横着走过法华庵、千佛庵、灵源庵三座寺庵，这都是中间一条支脉的山脊下垂处。半里，向北越过锁水阁的下游，就到了大觉寺了。仍然往东顺着大路走一里，经过西竺寺前，登上圆通庵，观赏灯笼花树。这种树的树叶细如豆瓣，树根大如葫芦，花开得大如山茱萸，中间红但花尖花蒂都是绿色的，像灯笼一样低低垂挂着。我在永昌府刘北有的书馆中见过这种树，没见过这种树开花。这座寺庵是妙行的旧居，留下

泡茶喝后才离开。一里，由迎祥寺北边渡过山涧，仍旧是离开中间一条支脉的地界后进入东面一条支脉的地界内。溯涧水往北行，路过龙泉庵、五华庵。五华庵今天名叫小龙潭，是悉檀寺大龙潭的上游，大龙潭已经干涸成深深的壑谷，可小龙潭仍然积着水往下流。我多次想去探寻小龙潭，来到这里强逼着二位僧人到五华庵后面的山坡去找小龙潭。只见淙淙的水流，分散开流入悉檀寺的右侧，可沿着山坡上的路上登，看不见龙潭所在的地方。二位僧人因为天晚劝我返回去，等到回来时，寺门将要关闭了。

是夜，与史君对谈复吾斋头。史君留心渊岳，谈大脊自其郡西金凤哨岭南过海东，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过易门、昆阳之南(1)，而包省会者，甚悉。且言九鼎山前梁王山西腋之溪，乃直南而下白崖、迷渡者，其溪名山溪。后人分凿其峡，引之洱海，则此溪又一水两分矣。果尔，则清华洞之脉，又自梁王东转南下，而今凿断之者。余初谓其脊自九鼎西坠，若果有南下白崖之溪，则前之所拟，不大误哉？目前之脉，经杖履之下如此，故知讲求不可乏人也。史君谓生平好搜访山脉，每被人哂(2)，不敢语人，邂逅遇余(3)，其心大快。然余亦搜访此脊几四十年，至此而后尽，又至此而后遇一同心者，亦奇矣。夜月甚明，碧宇如洗，心骨俱彻！

【注释】

(1)易门：明为县，隶昆阳州，即今易门县。

(2)哂(shěn)：讥笑。

(3)邂逅(xiè hòu)：不期而合。

【译文】

这天夜里，与史君在复吾的书斋案头对坐深谈。史君留心山川，谈起大山脊自他们鹤庆府西部的金凤哨所在的山岭往南延伸经过洱海东面，自五龙坝、水目寺、水盘铺，经过易门县、昆阳州的南部，而

后包围省会的山脉，非常熟悉。并且说到九鼎山前面、梁王山西侧的溪流，是一直往南下流到白崖站、迷渡的水流，这条溪流名叫山溪。后代人凿开它所流经的山峡，把它分流引入洱海，那么这条溪流又是一条水流分为两条支流了。果然是这样，那么清华洞的山脉，又是起自梁王山东面转向南下延，而是今天凿断的地方。我当初认为这条山脊起自九鼎山向西下坠，如果有往南下流到白崖站的溪流，那么从前我所估计的，不是大错了吗？眼前的山脉，经过我拄着拐杖游历之下还如此，因此懂得了不可缺少研究探求的人。史君说起他生平喜爱搜寻探访山脉，每每被人讥笑，不敢对人说起，偶然之间遇上我，他的心中十分痛快。然而我也是搜寻探访这条山脊几乎四十年，来到此地后才完结，又是到此时才遇见一个同心的人，也算是一件奇事了。夜间月亮非常明亮，澄碧的天宇如水洗过一般，身心全都明澈透了！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书巨匾(1)，盖此君夙以临池擅名者(2)，而诗亦不俗。复相与剧谈。既午，舆人催就道，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遂由悉檀东上坡，半里，过天池静室，六里而过河南止足师静室。更北上里余，直蹑危崖下，是为德充静室。德充为复吾高足，复吾与史君有乡曲之好，故令其徒引游此室，而自从西路上罗汉壁，具饭于西来寺，以为下榻地。

【注释】

(1)匾：原作“扁”，从“四库”本改。

(2)临池：练习书法。

【译文】

十三日　史君为悉檀寺写了一块巨大的匾额，原来这位先生向来是以擅长于书法出名的人，而且诗也不俗。再次相互畅谈。午后，轿夫催着上路，史君恳切邀请我一同去游九重崖，向西横过狮子林、旃

檀林，住在罗汉壁，明天一同登上绝顶告别。我听从了他。于是由悉檀寺东面上坡，半里，经过天池的静室，六里后经过河南止足禅师的静室。再向北上登一里多，一直登到危崖之下，这是德充的静室。德充是复吾的高足弟子，复吾与史君有乡亲的情谊，所以命令他的徒弟领路来游此处静室，然后自此地从西路上登罗汉壁，在西来寺备好饭菜，作为下榻的地方。

此室当九重崖之中，为九重崖最高处，室乃新构而洁，其后危岩之半，有洞中悬，可缘木而上。余昔闻之，不意追随首及于此。余仰眺丛木森霄，其上似有洞门仿佛。时史君方停憩不前，余即蹑险以登。初虽无径，既得引水之木，随之西行，半里，又仰眺洞当在上，复蹑险以登。初亦无径，半里，既抵岩下，见一木倚崖直立，少斫级痕以受趾，遂揉木升崖(1)。凡数悬其级，始及木端，而石级亦如之，皆危甚。足之力半寄于手，手之力亦半无所寄，所谓凭虚御风，而实凭无所凭，御无所御也。洞门正南向，上下皆削壁，中嵌一门，高丈五，阔与深亦如之，而旁无余隙。中有水自顶飞洒，贮之可供一人餐，憩之亦仅受一人榻，第无余隙，恐不免风雨之逼。然临之无前，近则木香坪之岭已伏于下，远则五龙坝之障正横于南，排沙、观音箐诸山层层中错，各献其底里而无余蕴焉(2)。久之，闻室中呼声，乃下。又随引水木而东过一栈，观水所出处，乃一巨石下，甫出即刳木引之西注，此最上层之水也；其下一二丈，又出一水，则复吾之徒引入静室；其下又出一水，则一衲轩引之。连出三级，皆一峡坳，虽穴异而脉必潜通，其旁分而支引者，举岩中皆藉之矣。

【注释】

(1)揉(róu)：攀揉，搓挪。

(2)底里：深藏不显见的地方。

【译文】

这个静室位于九重崖的中心地带，是九重崖的最高处，静室是新建的而且很整洁，静室后方危崖的半中腰，有个山洞悬在中央，可以顺着树木爬上去。我从前听说过这个山洞，意想不到追随别人游山，首次来到此地。我仰面眺望，丛林森森插入云霄，悬崖上仿佛有个洞口。这时候史君正好停下休息不再前行，我立即踏着险阻上登。最初虽然没有小径，遇到引水的木槽后，顺着木槽往西行，半里，又抬头眺望，山洞应当在上方，又踏着险阻上登。起初也没有路径，半里，抵达悬崖下之后，看见一棵树紧靠悬崖直立着，稍微有砍凿过台阶的痕迹可以承受脚掌，就攀着树干上登悬崖。一共悬空越过树干上的几台，才来到树梢，而石崖上的台阶也是如此，全都危险级了。脚上的力量一半寄托在手上，手上的力量也有一半无所寄托，这就是所谓的凭靠虚空驾驭山风了，可实际上要凭靠又无所凭靠，要驾驭又无所驾驭了。洞口面向正南方，上下全是陡削的石壁，中间嵌进一个洞口，高一丈五，宽处与深处也如此，而且四旁没有其余的缝隙。洞中有水从洞顶飞洒下来，把水贮存起来可供一个人饮用，在洞中歇息也仅能放下一个人的床，只是没有其余的缝隙，恐怕免不了风雨的逼迫了。然而在洞内临眺一望无际，近处就是木香坪所在的山岭已低伏在下方，远处则是五龙坝所在的山峰正好横在南方，排沙、观音箐的群山层层交错在中间，各自呈现出它们深藏着的地方而没有剩余的深奥之处了。很久之后，听见静室中的呼叫声，这才下来。又顺着引水的木槽往东经过一条栈道，观看泉水流出来的地方，是在一块巨石下。泉水刚流出来，立即用挖空的树干把水引向西边流，这是最上层的水；这里下去一二丈，又流出一处泉水，就被复吾的徒弟引入静室中；它的下边又流出一处泉水，则是被一衲轩把水引去。一连涌出三层泉水，都是在一个峡谷中的山坳上，虽然泉眼的位置不同可泉水的脉络必定暗中相通，那往四旁分支引流的泉水，整座山崖之中都仰仗着它了。

既下室中，啜茶果，复继以饼饵，乃随下层引水之木，西一里入一衲轩。延眺久之，又茶而行。西一里，过向所从登顶之坡。横而

西，路渐隘，或盘坡嘴，或过峡坳，皆乱砾垂脊，而中无滴水，故其地不能结庐，遂成莽径。二里余，峡坳中有一巨木，横偃若桥。又西二里，乃践坡转嘴而上，过野愚静室。又半里，上至白云静室。白云固留，以日暮而去，白云随过体极静室而别。西半里，过一宗静室。傍水又蹑坡半里，逾望台南突之脊，于是暝色已来，月光渐耀。里余，两过望台西坳之水，又一里，南盘旃檀岭，乃西过罗汉壁东垂，皆乘月而行也。又稍盘嘴而上半里，是为慧心静室，此幻空碧云寺前南突之坡也。余昔与慧心别于会灯寺，访之不值，今已半载余，乃乘月叩扉。出茗酌于月下，甚适。此地去复吾先期下榻处尚三里，而由此西下度箐，暗不可行，慧心乃曳杖为指迷。半里，度而上，又半里，登坡，与碧云大路合，见月复如前，慧心乃别去。又西一里，过一静室，乃盘嘴北向蹑坡，则复吾使人遍呼山头矣。又一里，入西来寺。寺僧明空他出，其弟三空，余向所就餐者，闻之，自其静庐来迎。复吾知吾辈喜粥，为炊粥以供。久不得此，且当行陟之后，吸之明月之中，不啻仙掌金茎矣。

【译文】

下到静室中后，吃了茶水果子，又继之以糕饼，于是顺着下层引水的木槽，向西一里进入一衲轩。伸长脖子眺望了很久，又喝了茶后上路。向西一里，经过从前来的时候登顶的山坡。横着向西走，路渐渐变窄，有时绕过坡嘴，有时走过峡谷中的山坳，都是乱石块垂下山脊，峡中没有一滴水，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建房屋，便成了满是草丛的小径。二里多，山峡的山坳中有一棵巨树，横躺着好像桥梁一样。又向西二里，便踏着山坡转过山嘴上登，路过野愚的静室。又行半里，上到白云的静室。白云坚决挽留，由于天晚便离开了，白云随同走过体极的静室才告别。往西行半里，路过一宗的静室。傍着水流又爬坡半里，越过望台向南突的山脊，到了这里暮色已经来临，月光渐渐照耀起来。一里多，两次越过望台西面山坳中的流水，又行一里，向南绕过旃檀岭，于是往西走过罗汉壁的东垂，都是乘着月光前行的。又

渐渐绕过山嘴往上走半里，这是慧心的静室，此地是幻空住持的碧云寺前边向南突的山坡。我从前与慧心在会灯寺分别后，拜访他没遇上，至今已是半年多，便乘着月光敲开门。慧心出门来在月光下品茶，十分适意。此地距离复吾事先约定的下榻处还有三里地，然而由此地往西下行越过山箐，黑暗得不能走路，慧心便拖着手杖为我指点迷津。半里，越过山箐上走，又行半里，上登山坡，与碧云寺来的大路会合，看见月光又如先前一样，慧心这才告别离开。又往西行一里，路过一处静室，就绕过山嘴向北爬坡，就见复吾派人在山头上四处呼叫了。又行一里，进入西来寺。寺中的僧人明空出门去别的地方，他的师弟三空，是从前我们一起就餐的人，听见我的声音，从他的静室中出来迎接。复吾知道我们这帮人喜欢喝粥，为此煮了粥献上来。很久没有吃到这样的东西，并且是在行走攀登之后，在明亮的月光之中吸着稀粥，如同是仙掌金茎一般的东西了。

十四日　三空先具小食，馒后继以黄黍之糕，乃小米所蒸，而柔软更胜于糯粉者。乳酪、椒油、蒌油、梅醋，杂沓而陈，不丰而有风致。盖史君乃厥兄明空有约而来(1)。(以下缺)

【注释】

(1)“盖史君”句：本日记自此以下散佚。上一日记云：“史恳余同游九重崖，横狮林、旃檀而西，宿罗汉壁，明日同一登绝顶作别。余从之。”十四日当按计划与史君同登鸡山绝顶。十五日以后的日记缺。

【译文】

十四日　三空先准备了些小食品，馒头之后继之以黄黍米做的糕，是用小米蒸制的，但柔软更胜过糯米粉做成的。乳酪、辣椒油、鸡蒌油、梅子醋，杂乱地陈放着，不丰盛却颇有风味。原来史君与他的师兄明空是有约而来的。(以下缺失)

(季梦良曰：王忠纫先生云：“自十二年九月十五以后，俱无小

纪。”余按公奉木丽江之命，在鸡山修《志》，逾三月而始就。则自九月以迄明年正月，皆在悉檀修《志》之日也。公另有《鸡山志》摘目三小册，即附载此后，而《丽江纪事》一段，及《法王缘起》一段，并附见焉(1)。)

【注释】

(1)“季梦良曰”以下数句：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丽江土官木增派人用滑竿护送双脚致残的徐霞客踏上归途。回程所经，《滇游日记十二》记清华洞载：“此洞昔以无炬不能深入，然犹践泞数十丈，披其中透顶之扃；兹以涨望门而止；不知他日归途经此，得穷其蕴藏否也。”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载：“沐黔国亦隆以客礼。闻其携奇树虬根，请观之，欲以镒金易。霞客笑曰：‘即非赵璧，吾自适吾意耳，岂假十五城乎？’黔国亦高之。”《溯江纪源》载：“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又载：“霞客于峨眉山前，作一札寄予。其出外番分界地，又有书贻钱牧斋宗伯，并托致予。”钱谦益《徐霞客传》也记载：“还至峨眉山下，托估客附所得奇树虬根以归，并以《溯江纪源》一篇寓余。”徐霞客归程的路线，当从鸡足山往南再游清华洞，往东经昆明受到沐天波的礼遇，再往东北取东川驼铜道到金沙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叙州府(今四川宜宾)，完成《溯江纪源》的考察，在峨眉山下定稿并寄出，乘肩舆登上峨眉山。以后取长江水道乘船东行。陈函辉《徐霞客墓志铭》又载：“至楚江困甚，黄冈侯大令为具舟楫，六日而达京口，遂得生还。”徐霞客在这年六月回到了故乡江阴。

【译文】

(季梦良说：王忠纫先生说：“自从崇祯十二年九月十五日以后，都没有短小的日记。”我考证，霞客公奉丽江府木公之命，在鸡足山纂修志书，超过三个月后才完成。那么从九月以至第二年的正月，都是在鸡足山修撰志书的日子了。霞客公另外有《鸡山志》摘要的目录三小册，就附载在这里的后面，而且《丽江纪事》一段，以及《法王缘起》一段，一并在这里附带参见。)

鸡山志目

一卷　真形统汇此山之纲领也。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二卷　名胜分标胜概本乎天，故随其发脉，自顶而下分也。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三卷　化宇随支功业本乎人，故因其登陟，自卑而上升也。

中条刹舍

四卷　化宇随支

东条刹舍　西条刹舍

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罗城　山外刹舍　附坊、亭、桥、聚

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法显事迹　附小沈事迹

古德垂芬

名宿传　高隐传

七卷　宰官护法

名宦传　乡贤传　附檀越信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景致十则　物产　临莅　朝参

市集　塔墓十则

八卷　艺苑集成

集诗　集文

徐子曰：志图经者，有山川之一款；志山川者，又有图经之全例，不相假也。兹帙首真形，次名胜，次化宇，渐由天而人；次古德，次护法，则纯乎人矣；胜事天之余，艺苑人之余，故又次焉。此编次之大意也。

【译文】

第一卷　真形统汇这是全山的纲领。

山名　山脉　山形　山界　开辟　鼎盛

第二卷　名胜分标胜景的根本在于天，所以顺着它们发展的脉络，从山顶往山下分别列出。

峰　岩　洞　台　石　岭

梯　谷　峡　箐　坪　林

泉　瀑　潭　涧　温泉

第三卷　化宇随支功业的根本在于人，所以沿着山势上登，从低矮处向上升高。

中间一条支脉上的佛寺

第四卷　化宇随支

东面一条支脉上的佛寺　西面一条支脉上的佛寺

第五卷　化宇随支

绝顶的罗城　山外的佛寺　附记牌坊、亭子、桥梁、聚落

第六卷　神迹原始

传法正宗传　附记法显事迹　附记小沈事迹

古德垂芳

著名前辈传　高人隐士传

第七卷　宰官护法

著名官宦传　乡绅名贤传　附记施主信徒布施

胜事记余

灵异十则　景致十则　物产　莅临视察　上朝参拜

集市　塔墓十则

第八卷　艺苑集成

诗集　文集

徐子说：记述图经的人，有山川这一条目；记述山川的人，又有图经的全部体例，不相互借用。这册书首先记述真形，其次记述名胜，其次记述庙宇，逐渐由天到人；其次是前辈高僧，其次是护法，则纯粹关乎人事了；胜事是天余下的内容，艺苑是人事余下的内容，

所以又在其次。这是编撰次序的主要意旨。

鸡山志略一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译文】

灵异十则

放光　老僧香　金鸡泉　收蛇穴　石门复开

土主报钟　经声应耳　然身雷雨　猿猴执炊

灵泉表异

景致十则

山之有景，即山之峦洞所标也。以人遇之而景成，以情传之而景别，故天下有四大景，图志有八景、十景。岂天下之景，数反诎于郡邑乎?四乃拔其尤，十乃足其数也。若鸡山则异于是，分言之，即一顶而已萃天下之四观，合言之，虽十景犹拘郡邑之成数也。

【译文】

景致十则

山中之所以有景致，就是通过山中的峰峦洞穴表现出来的。因为人遇见了这些峰峦洞穴便成了景致，凭着人的情感来传扬它们，景致便有了区别，所以天下有四大景，图经志书中有八景、十景。难道全天下的景致，数量反而屈居于府县之下吗？四景是挑选其中最突出的，十景是为了凑足景致的数量。至于鸡足山则不同于此，分开来说，就是一个绝顶便已经荟萃了天下的四种景观；合起来讲，纵然是十景也仍然是拘泥于府县通行的数目。

绝顶四观东日、西海、北雪、南云。

观之有四，分于张直指，而实开辟以来，即罗而致之。四之中，海内得其一，已为奇绝，而况乎全备者耶。此不特首鸡山，实首海内矣。

诗五首见《鸡山十景》

【译文】

绝顶四观东方日出、西面洱海、北方雪山、南面云海

景观有四种，这种划分法始于张直指使，而实际上开天辟地以来，就分布存在着这些景观。四种景观之中，海内得到其中之一，已经是绝顶奇特的事了，何况是全部齐备的地方呢！这不仅是鸡足山的第一景，实在是海内的第一景。

诗五首未收录见下文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转恨此门不辟。不知使其中堂奥潜通，纵别有天地，不过一窈窕之区耳；何如双阙高悬，一丸中塞，使仰之弥高，望之不尽乎。故方广石梁，以为五百应真之地，而亦旁无余窦，其意正与华首同也。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译文】

华首重门

龙华浩劫之时，转而怅恨此门不开。不知即使其中深邃隐秘之处暗中相通，纵然另有天地，不过只是一处幽深杳渺的地方罢了；哪里比得上双阙高悬，一个弹丸塞在中央，使得仰望它更加高大，远望它望不到头呢！故而正在扩建的石桥，以为是五百罗汉应验真身的地方，然而也是四旁没有其余的洞穴，它的意境正好与华首门相同。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太子玄关

琼台中悬，已凌灏爽。玄关上透，更转虚灵。栈壁排云，出没于烟霞之上。所称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在此。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译文】

太子玄关

琼台悬在中央，已凌驾在浩大清朗的空中。玄关向上穿透，更变得虚幻灵妙。石壁上的栈道排上云天，出没在烟霞之上。所说的群玉峰头，瑶池月下，仿佛就在此地。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罗汉绝壁

每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展拓闲云架小庐”之句。行罗汉壁，宛然诗中之画也。至其崩云叠翠，人皆面壁，石可点头，自是一幅西来景，不烦丹青落笔(1)。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注释】

(1)丹青：中国古代绘画中常用的颜色，也泛指绘画艺术。

【译文】

罗汉绝壁

每每喜爱袁石公“补填积雪成新径，展拓闲云架小庐”的诗句。行走在罗汉壁，宛然是诗中之画了。来到罗汉壁乱云飞崩翠色重叠之处，人人都面向石壁，岩石可以触到头顶，自然是一幅西方来的景象，不必麻烦画家再落笔了。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狮林灵泉

山下出泉，有渟有流(1)，皆不为异。乃泉不出于麓而出于峦，峦不出于坳而出于脊，脊不出于外泻而出于中垂，中垂不出于旁溢而出于顶灌。此惟狮林念佛堂见之，欲不谓之灵不得也。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注释】

(1)有渟有流：“渟”原作“停”，据徐本改。

【译文】

狮林灵泉

山下流出泉水，有积水有流水，都不算奇异。此泉不是出在山麓而是出在山峦上，山峦上不是出在山坳中而是出在山脊上，山脊上不是出在向外流淌的地方而是出在中央下垂之处，中央下垂之处不是出在向四旁外溢之处而是出在山顶灌注之处。这种仅在狮子林念佛堂见过的泉水，想不说它灵异是不可能的了。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放光瑞影

川泽之气，发为光焰，海之蜃楼，谷之光相(1)，皆自下而上。放光四面深环，危崖上拥，灵气攸聚，瑞影斯彰，其与四大比隆，宜也。然四大亦惟峨眉、五台，其光最异；若九华、普陀，亦止佛灯，未着光相。故放光之瑞影，真四之中，二之上者矣。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注释】

(1)光相：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现象。当太阳位置较低时，在太阳相对方向处形成围绕人影的彩色光环，太阳、观察的人和光环成一直线。这种现象，是光线通过云雾中的小水滴时，发生衍射作用而成，主要见于山区，过去被称为“佛光”或“峨眉宝光”。

【译文】

放光瑞影

江河湖泽的水蒸气，发散变成光焰，海中的海市蜃楼，山谷中的光相，都是自下而上。放光塔四面环绕着深深的壑谷，危崖拥围在上

方，灵气聚集，瑞影彰显，它与四大名山并列崇高的地位，是合适的。然而四大名山也只有峨眉山、五台山，山中的光影最奇异；至于九华山、普陀山，也只有佛灯，挨不上光相，所以放光塔的灵瑞光影，真正是居于四大名山的中间，在两座名山之上的了。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浮屠绾胜

三距东环，百刹中峙；扃龙华于双阙，悬象魏于九重(1)；玉毫遍地，只欠当门一楗；金掌中天，忽成华藏千祥。既合此尖，永证胜果。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注释】

(1)象魏：即宫门外的双阙。因其为悬示教令的地方，故称象；因其巍然高大，故称魏。

【译文】

浮屠绾胜

三只鸡爪环绕在东方，百座庙宇屹立在山中，在双阙锁住龙华寺，在九重崖高悬着双阙，玉笔遍地，只欠当门的一根门闩，金掌立于中天，忽然幻化成光彩万丈的佛经，呈现出千种祥瑞。既已聚合在此处塔尖上，永证善果。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瀑布腾空

匡庐之瀑，不及雁宕，独得列名四景，以人所共瞻也。鸡山玉龙

瀑布，亦不若猴子峒峡中崖石掩映，然玉龙独挂山前，漾荡众壑，领挈诸胜，与匡庐同，不得分大小观也。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译文】

瀑布腾空

庐山的瀑布，赶不上雁宕山，唯独得以列入天下的四景，是因为它是人们共同瞻仰的地方。鸡足山的玉龙瀑布，也不像猴子峒的瀑布在峡谷中有崖石掩映，然而玉龙瀑布独自挂在山前，荡漾在群山壑谷中，带领着众多的胜景，与庐山瀑布相同，不能分出景观的大小来。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传衣古松

鸡山之松，以五鬣见奇，参霄蔽陇，碧荫百里，须眉尽绿，然挺直而不虬，巨润而不古。而古者常种也，龙鳞鹤氅，横盘倒垂，缨络千万，独峙于传衣之前，不意众美之外，又独出此一老。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译文】

传衣古松

鸡足山的松树，以五鬣松见奇，耸入云霄，遮蔽了山冈，碧绿的树荫广布百里，映照得人的眉毛胡子都是绿色的，然而挺拔直立却不拳曲，巨大润泽而不古拙。而古拙的松树是常见的树种。龙鳞一样的树皮，仙鹤大氅一般的树冠，横缠倒垂，万千缨络，独自屹立在传衣

寺的前方，意想不到众多的美景之外，又偏偏出现这样一棵老松树。

诗一首见《鸡山十景》

古洞别天

鸡山岩有重门，洞无奥室，独于山后另辟神境。盖山脉至此将尽，更出一番胚胎，令人不可测识。人所共瞻者，则扃之使不可几；人所不到者，则通之示有所入，何山灵之幻乃尔?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译文】

古洞别天

鸡足山的山崖有重重石门，洞穴中没有深室，唯独在山后另外辟有神奇之境。大概是山脉到此将要到头，另外翻出一番胚胎，让人不可测知。人们所共同瞻仰的地方，便把它闭锁起来使人不可考察；人迹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却把它打通显示有通进去的地方，为何山间灵气的变幻竟然如此！

诗二首见《鸡山十景》

鸡山志略二

诸寺原始俱以年次为先后。

接待寺嘉靖间，天心和尚跪华首门，遥礼初祖迦叶为师，落发，乃创此寺于山麓，又建圣峰寺于山半。其后有宝山禅师得授衣钵(1)。现在讲师和雅，住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建(2)，后嗣和雅。

龙华寺隆庆间，元庆和尚开山，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3)。前题“石鼓名区”，阁题“水月”。石鼓，以左峰绝顶高耸，有声如鼓也。

石钟寺以楼下掘出石形如钟，故云石钟。又云以建寺时，侧崖有石，风吹如钟声。皆无的据(4)。

放光寺嘉靖间，古德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护法檀越李中谿先生(5)。无穷后嗣有归空禅师，建藏经阁。阁成，神宗赐《藏》。

寂光寺嘉靖间，古德定堂禅师创建。檀越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先生俱翰林。又居士杨碧泉，皈依禅师，捐资建造。后嗣用周禅师，大兴宏敞，又建大觉寺，请无心禅师住持。后嗣野愚大师现住静，见晓现住南直中峰，克心现住持。

大觉寺万历间，无心禅师奉密旨，赍华严寺《藏经》至此，用周请住此寺。后嗣遍周现在。

幻住庵嘉靖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具碑纪。后嗣定光。今名福宁，现在住持妙宗。天香寿九旬。

华严寺嘉靖间，南京古德月堂创建。圣母赐《藏》。回禄后，有法孙野池重建，参随张宾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间，古德所庵禅师创建。师寻甸人。护法檀越黔国武靖公，参随张宾轩。后嗣高僧本无，讲师了宗、念休，现在。克徽，在滇省圆通寺(6)。禅师大力现在。静主兰宗、干蛊。常住艮一。

悉檀寺万历间，古德本无建。护法檀越丽府生白木公。后嗣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静白云(7)。

补处庵嘉靖间，古德广西如正禅师创建。后嗣本真、所庵禅师传记，念诚住持。

西竺寺万历间，古德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间，阔然老师先结静室。今法嗣朗耀创建丛林，迦叶殿法眷。

大士阁万历间，直指沈建立，请古德拙愚禅师住持。师乃五华、龙泉二寺法眷之主。后嗣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住持。

传衣寺古圆信庵，古德大机禅师创建(8)，中谿李先生护法。后嗣映光禅师弘建。回禄后，映光后嗣法界重建，即今觉悟住持。旁建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间，古德中泉禅师创建，后嗣离微禅师重修，现在。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注释】

(1)衣钵：指佛教僧尼的袈裟和食器。禅宗师徒间佛法的授受，常付衣钵为信，称为授衣钵。

(2)禅师：对和尚的尊称。

(3)后阁是嗣孙雪亭重建：原脱“阁是”二字，据徐本补。

(4)的据：确实的依据。

(5)护法：保护佛法的人或鬼神。檀越：梵文音译，意即施主，系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的人的尊称。

(6)圆通寺：在今昆明市圆通山南麓，南诏时始建补陀罗寺，元代改建为圆通寺。《明一统志》云南府寺观载：“圆通寺，在螺山下盘谷间，穷幽极阻。”现经修葺，为昆明市区最大古寺。

(7)住静白云：原脱此四字，据徐本补。

(8)古德大机禅师创建：“大机”，徐本作“大和”。

【译文】

诸寺原始一概以年代先后为序。

接待寺嘉靖年间(1522—1566)，天心和尚跪在华首门，遥拜初祖迦叶为师，削发，于是在山麓创建了这座寺院，又在半山腰上建立了圣峰寺。那以后有位宝山禅师得到他传授衣钵。现在讲经的法师是和雅，住在圣峰寺。

圣峰寺宝山禅师创建，后代传人是和雅。

龙华寺隆庆年间(1567—1572)，元庆和尚开山，后面的楼阁是传人孙雪亭重建。前殿的匾额题为“石鼓名区”，楼阁题为“水月阁”。石鼓，是因为左边山峰的绝顶高耸，发出鼓声一样的声音。

石钟寺因为在楼下挖出的岩石形状如同铜钟，所以叫石钟寺。又说是建寺时，侧边的山崖上有块岩石，风吹过的声音如同钟声。都没有确凿的依据。

放光寺嘉靖年间，前辈高僧无穷禅师，河南人，创建该寺。护法施主是李中谿先生。无穷的后代传人有归空禅师，修建了藏经阁。藏经阁建成后，神宗皇帝赐给《大藏经》。

寂光寺嘉靖年间，前辈高僧定堂禅师创建。施主是李中谿、苏大云、赵雪屏，三位先生都是翰林。又有居士杨碧泉，皈依定堂禅师，捐资建造寺院。后代传人用周禅师，大兴土木扩建，又修建了大觉寺，请无心禅师担任住持。后代传人野愚大师现在住在寺中静修，见晓现在住在正南的中峰，克心现任住持。

大觉寺万历年间(1573—1619)，无心禅师奉皇帝的密旨，带着华严寺的《大藏经》来到这里，用周禅师请他住持此寺。后代传人遍周今天还在。

幻住庵嘉靖年间，寂安禅师创建。德行全部有碑文记载。后代传人定光，现名叫福宁，今天还在。住持是妙宗，天香的寿命有九十岁。

华严寺嘉靖年间，南京前辈高僧月堂创建。皇太后赐给《大藏经》。火灾后，有个徒孙野池重建，参将随从张宾轩护法。

那兰陀寺万历年间，前辈高僧所庵禅师创建。禅师是寻甸县人。护法施主黔国武靖公、参将随从张宾轩。后代传人是高僧本无，讲经的法师了宗、念休，现今还在；克徽，在云南省城圆通寺；大力禅师如今健在；静室主人兰宗、干蛊；常住僧人艮一。

悉檀寺万历年间，前辈高僧本无创建。护法施主是丽江府木生白公。后代传人有法润、弘辨、安仁、体极，住在白云寺静室中。

补处庵嘉靖年间，前辈高僧广西人如正禅师创建。后代传人本真、所庵禅师有传记，念诚任住持。

西竺寺万历年间，前辈高僧饮光禅师创建。

会灯寺嘉靖年间，阔然老法师先建了静室。今天继承他衣钵的弟子朗耀创建了寺院，与迦叶殿住持僧是同门弟子。

大士阁万历年间，直指使者沈某某建立，请前辈高僧拙愚禅师任住持。禅师是五华寺、龙泉寺两座寺院同门弟子的主管。后代传人虚宇，现在大士阁中任住持。

传衣寺古代的圆信庵，前辈高僧大机禅师创建，李中谿先生护法。后代传人映光禅师扩建。火灾后，映光的后代传人法界重建，今天觉悟是住持。四旁建有八角庵、圆通庵、慈圣庵、雷云寺、静云庵、净土庵、开化庵、九莲寺、报恩寺、白石庵。

万松庵万历年间，前辈高僧中泉禅师创建，后代传人离微禅师重修，现今尚存。

古迦叶殿

罗汉壁静室广西禅师　印宗禅师　幻空禅师

狮子林静室兰宗禅师　大力禅师

大静室野愚禅师

旃檀岭静室克心禅师

九重崖静室本无禅师　大定禅师　闻玺禅师

各刹碑记

《止止庵记》宾州知州黄冈廖自伸记(1)。万历三十二年。

又《止止庵记》荆州知府、前翰林庶吉士、监察御史、郡人李元阳记。嘉靖三十八年。

《传衣寺记》长芦运使、郡人阮尚宾记(2)。万历甲辰(3)。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知宾州廖自伸记。万历丙午(4)。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记。

《仰高亭记》柱史周茂相记(5)。万历三十五年。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洱举人孙启祚撰(6)。崇祯九年。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万历戊午(7)。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傅宗龙撰(8)。万历己未(9)。

【注释】

(1)黄冈：黄州府附郭县，即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

(2)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

(3)万历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

(4)万历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当年廖自伸所撰记文后收入范承勋《鸡足山志》，作“廖士伸”。

(5)柱史：因御史所掌职责及侍立的位置固定在殿柱之下，故又称柱史或柱下史。

(6)举人：明清科举制度中各省乡试被录取者称举人。

(7)万历戊午：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

(8)御史：秦以前本为史官，汉以后职权专主纠察。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仅存监察御史，御史即指监察御史。

(9)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译文】

名刹碑记

《止止庵记》宾川州知州黄冈县人廖自伸作记。万历三十二年(1604)。

又一篇《止止庵记》荆州府知府、前任翰林院庶吉士、监察御史、本府人李元阳作记。嘉靖三十八年(1559)。

《传衣寺记》长芦转运使、本府人阮尚宾作记。万历甲辰年。

《鼎建大士阁三摩禅寺记》宾川州知州廖自伸作记。万历丙午年。

《重建放光寺铜碑》李元阳作记。

《仰高亭记》御史周茂相作记。万历三十五年(1607)。

《寂光寺传衣法嗣纪略》云南省洱海卫举人孙启祚撰文。崇祯九年(1636)。

《西竺寺碑记》进士陶珽撰文。万历戊午年。

《寂光寺用周禅师道行碑记》御史昆明县人傅宗龙撰文。万历己未年。

丽江纪略

丽江名山牯冈、辇果，俱与佩罗相近。东北界。胡股、必烈，俱丽

江北界番名。甲戌岁(1)，先有必烈部下管鹰犬部落，得罪必烈番主，遁居界上，剽窃为害。其北胡股贩商，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2)，皆为其所中阻。乙亥秋(3)，丽江出兵往讨之。彼先以卑辞骄其师，又托言远遁，丽人信之，遂乘懈返袭，丽师大败。丽自先世雄视南服，所往必克，而忽为所创，国人大愤，而未能报也。

【注释】

(1)甲戌岁：崇祯七年，1634年。

(2)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之道：原脱“往来”二字，据徐本补。

(3)乙亥：崇祯八年，1635年。

【译文】

丽江府的名山牯冈、辇果，全都与傈罗族人相接近。东北部边界。胡股、必烈，都是丽江府北部边界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名称。甲戌年，先有必烈部下面管辖的鹰犬部落，得罪了必烈部族的主子，逃走居住在边界上，抢劫为害边境。必烈部北面胡股部贩卖货物的商人，与西北大宝法王往来的通道，都被必烈部从中阻断。乙亥年秋天，丽江出兵前往讨伐必烈部。他们先用卑下谦恭的言辞让丽江的军队骄傲，又假意声称远逃了，丽江人相信了他，于是乘丽江人松懈时回师偷袭，丽江兵大败。丽江自从前代祖先起就雄视南部边疆，所到之处必定战胜，可突然遭到重创，全体人民极为愤怒，但是未能报仇。

法王缘起

吐蕃国有法王、人王(1)。人王主兵革(2)，初有四，今并一。法王主佛教(3)，亦有二。人王以土地养法王，而不知有中国；法王代人王化人民，而遵奉朝廷。其教，大法王与二法王更相为师弟。大法王将没，即先语二法王以托生之地。二法王如其言往求之，必得所生，即

抱奉归养为大法王而传之道。其抱归时，虽年甚幼，而前生所遗事，如探环穴中，历历不爽。二法王没，亦先语于大法王，而往觅与抱归传教，亦如之。其托生之家，各不甚遥绝，若只借为萌芽，而果则不易也。大与二，亦只互为渊源，而位则不更也(4)。

庚戌年(5)，二法王曾至丽江，遂至鸡足。

大宝法王于嘉靖间朝京师，参五台。

丽江北至必烈界(6)，几两月程。又两月，西北至大宝法王。

【注释】

(1)吐蕃(bō)：为公元七至九世纪我国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政权。在吐蕃崩溃后，仍相沿称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族、部为吐蕃。明代设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进行管辖。

(2)人王：明王朝对青藏地区封建领主的封号。所封“俱赐印诰”，各有分地，分别管辖一定地区，统一于明中央。

(3)法王：元明两代对藏传佛教首领的封号。元至元七年(1270)，忽必烈封萨迦派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明代又封噶玛噶举派首领为“大宝法王”，萨迦派首领为“大乘法王”，格鲁派首领为“大慈法王”等。

(4)“其教”以下句：所述即藏传佛教为解决其首领的继承而设立的转世制度。该法始于十三世纪噶举派的噶玛巴支系，后来，各教派竞相仿效，通称为活佛。宗喀巴进行宗教改革，创立黄教，禁止喇嘛娶妻生子，转世制度流行更广。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的说法，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称为“呼毕勒罕”，藏语为化身的意思。这两个弟子即此篇所述大法王与二法王，亦即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传》载：“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时有僧锁南坚错者，能知以往未来事，称活佛，顺义王俺答亦崇信之。万历七年，以迎活佛为名，西侵瓦剌，为所败。此僧戒以好杀，劝之东还。俺答亦劝此僧通中国，乃自甘州遗书张居正，自称释迦摩尼比丘，求通贡，馈以仪物。居正不敢受，闻之于帝。帝命受之，而许其贡。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此僧有异术能服人，诸番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自是西方止知奉此僧，诸番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

号令矣。”锁南坚错即达赖三世。俺答尊他为“圣识一切瓦尔齐达赖喇嘛”，自此才有达赖喇嘛的称呼。“达赖”为蒙古语，意为大海，表示尊敬。没：通“殁”，死亡。

(5)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6)必烈：应即必里，明设必里卫，在今青海省南境。

【译文】

吐蕃国有法王、人王。人王主掌军事，最初有四人，今天合并成一个人。法王主管佛教，也是有两个。人王用土地来养法王，却不知有中国；法王代替人王教化人民，但尊奉朝廷。他们的教规，大法王与二法王互相交替着作为师弟。大法王即将死时，就事先告诉二法王他托生的地方。二法王按照他说的前去寻找，必定能找到转生的人，马上抱回来奉养作为大法王并且传授给他教旨。他被抱回来时，虽然年龄非常幼小，但前生的遗事，如伸手从洞穴中去取玉环，清清楚楚没有差错。二法王死时，也是事先告知大法王，而后前去寻找、抱回来传教，也是如此。他们投生的人家，各自都不怎么遥远隔绝，好像只是借以作为萌生的幼芽，但结出的果子却不变。大法王与二法王，也只是互为渊源，而地位则是不变的。

庚戌年，二法王曾经到过丽江，便来到鸡足山。

大宝法王在嘉靖年间朝见京师，参拜五台山。

丽江向北到必烈境内，将近两个月的路程。又走两个月，往西北通到大宝法王的驻地。

溯江纪源(一作《江源考》)

(冯士仁曰：谈江源者，久沿《禹贡》“岷山导江”之说。近邑人徐弘祖，字霞客，夙好远游，欲讨江源，崇祯丙子秋，辞家出流沙外，至庚辰秋归。计程十万，计日四

年。其所纪核，从足与目互订而得之，直补桑《经》、郦《注》所未及。夫江邑为江之尾闾，适志山川。而霞客归，出《溯江纪源》，遂附刻之。)(1)

江、河为南北二经流，以其特达于海也。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势至此而大且尽也。生长其地者，望洋击楫，知其大不知其远；溯流穷源，知其远者，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纪籍(2)，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3)。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4)，后有都实之佩金虎符(5)。其言不一，皆云在昆仑之北，计其地，去岷山西北万余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迨逾淮涉汴，而后睹河流如带，其阔不及江三之一，岂江之大，其所入之水，不及于河乎?迨北历三秦(6)，南极五岭(7)，西出石门、金沙，而后知中国入河之水为省五，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8)。入江之水为省十一。西北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西南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9)。计其吐纳，江既倍于河，其大固宜也。

【注释】

(1)此序出自冯士仁崇祯《江阴县志》。徐本收有此序。

(2)余初考纪籍："初"，徐本、史序本作"幼"。

(3)大河：即黄河。积石：山名，明代分大积石山和小积石山。大积石山即阿尼马卿山，在今青海省南部，距黄河源甚近。小积石山在青海省东部，两山如削，黄河从中冲出。明有积石关，今称积石峡，在甘肃、青海界上，附近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亦称积石。

(4)槎(chá)：用竹木编成的筏。神话中称乘木排上天河为乘槎。西汉人张骞曾被封为博望侯，他出使西域，回来后对汉武帝说："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这段话出自《史记·大宛列传》，是关于黄河源的最早记载。于阗，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田县。盐泽指今罗布泊。

(5)都实：元代人。《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综录了元代探河源的成果，也概述了都实探河源的经过。"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潘昂霄从都实之弟阔阔出得其说，撰为《河源志》。"

(6)三秦：秦亡后，项羽把关中分为三份，封给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后来即称陕西(不包括汉中)、陇东为三秦。

(7)五岭：即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明代，越城岭又称始安峤，都庞岭又称永明岭，萌渚岭又称白芒岭，骑田岭又称黄岑山，大庾岭又称梅岭。五岭亦合称南岭，蜿蜒在今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四省区之间。

(8)入河之水为省五：这是按明代的行政区划讲的。明代无甘肃省，今甘肃省大部份包入陕西，故不提甘肃。明代黄河往南夺淮入海，故说黄河经过南直隶，即今安徽、江苏两省。

(9)入江之水为省十一：按，现今广东、福建不属长江水系。另有江西属长江水系，《游记》未列。

【译文】

冯士仁说：谈论长江源流的人，长期以来沿袭《禹贡》“岷山导江”的说法。近来本县人徐弘祖，表字霞客，素来喜好远游，想要探究长江的源流，崇祯丙子年(崇祯九年，1636)秋天，辞别家人出到沙漠之外，到庚辰年(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归来，合计行程十万里，算来时间长达四年。他所纪录的内容翔实正确，是从足迹所至和亲眼所见互相订正从而得出的结论，可以直接补充桑钦《水经》、郦道元《水经注》所不到之处。江阴县在长江的江尾，恰好县志中记载山川，而霞客归来，写出《溯江纪源》，便附带刻在书后。

长江、黄河是南北方的两条主干河流，是因为它们特别出众通到大海。我们江阴县正在大江入海的冲要处，县因为长江而得名，也因为长江流到这里水势变大并且将要到头了。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望着浩淼的江流击浆，知道水势浩大不知道江流遥远；溯流穷源，知道江流遥远的人，也只是以为它发源于岷山而已。我最初考证典籍，了解到黄河自积石山流入中原。追溯黄河源头的人，前有博望侯张骞如乘竹筏上天河一样地出使西域，后有都实佩戴金虎符探求河源。他们的说法不一致，都说是在昆仑山的北面，估计那个地方，距离岷山西北一万多里，为何长江的源头短而黄河的源头长呢？莫非黄河的大处

更比长江大一倍吗？等到我越过淮河涉过汴河，然后看到黄河的水流如像衣带一样宽，水面宽处不到长江的三分之一，难道长江这样大，它所汇入的水流，赶不上黄河吗？到我游历了北方的三秦地区，南方最远到了五岭，向西到了石门关、金沙江，然后才知道中国流入黄河的水域是五个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直隶。流入长江的水域是十一个省。西北地区来自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南直隶，西南地区来自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浙江。计算它们水流的吞吐量，长江既然比黄河多一倍，说长江比黄河大本来就是应该的。

按其发源，河自昆仑之北，江亦自昆仑之南，其远亦同也。发于北者曰星宿海，佛经谓之徙多河(1)。北流经积石，始东折入宁夏(2)，为河套，又南曲为龙门大河，而与渭合。发于南者曰犁牛石，佛经谓之殑伽河。南流经石门关(3)，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4)，与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经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江经丽江、云南、乌蒙至叙，共二千余里，舍远而宗近，岂其源独与河异乎?非也!河源屡经寻讨，故始得其远；江源从无问津，故仅宗其近。其实岷之入江，与渭之入河，皆中国之支流，而岷江为舟楫所通，金沙江盘折蛮僚溪峒间，水陆俱莫能溯。在叙州者，只知其水出于马湖、乌蒙，而不知上流之由云南、丽江；在云南、丽江者，知其为金沙江，而不知下流之出叙为江源。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也；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云南诸志，俱不载其出入之异，互相疑溷，尚不悉其是一是二，分北分南，又何由辨其为源与否也。既不悉其孰远孰近，第见《禹贡》“岷山导江”之文，遂以江源归之，而不知禹之导，乃其为害于中国之始，非其滥觞发脉之始也。导河自积石，而河源不始于积石；导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于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为河源也。不第此也，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蕃，经黎、雅与岷江合(5)，在金沙江西北，其源亦长于岷而不及金沙，故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

【注释】

(1)徙多河：古代印度传说，以为地面各大河都是从雪山(指今喜马拉雅山西部一带)四向分流，因称四河。往北流出的一条称徙多(sītā)河，后有人以今叶尔羌河和塔里木河为徙多河，并误认为它是黄河上源。东面流出的一条称殑伽(jìng　jiā)河，指今印度恒河。南面流出的一条称信度河，即今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西面流出的一条称缚刍河，应为今阿姆河。在此篇，霞客对以上各河多有自己的解释。

(2)宁夏：明置宁夏卫和宁夏镇，隶陕西省，治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3)石门关：明设石门关巡检司，在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西一百二十里石鼓镇稍北的金沙江西岸，地当吐蕃、么些界上。

(4)叙州：明置叙州府，在今四川宜宾市。

(5)黎：明置黎州安抚司，治今四川汉源县九襄镇。

【译文】

考察黄河、长江的发源地，黄河源自昆仑山的北面，长江也是源自昆仑山的南面，它们的长度也相同。发源于北面的叫星宿海，佛教把它称为徙多河。往北流经积石山，这才向东折进宁夏卫，形成河套，又向南弯曲成为龙门峡一带的大河，而后与渭水合流。发源于南面的叫犁牛石，佛教把它称为殑伽河。往南流经石门关，这才向东折进丽江府，称为金沙江，又向北弯曲成为叙州府一带的大江，与源于岷山的江水合流。我考察，岷江流经成都后流到叙州府，不到一千里，金沙江流经丽江府、云南府、乌蒙府后流到叙州府，共有二千多里，舍弃远处的源头却尊崇近处的，难道长江的源头唯独要与黄河的不同吗？不对！黄河的源头多次经过寻找探求，所以才找到它远处的源头；长江源头从来无人问津，所以仅仅尊崇它近处的支流。其实岷江流入长江，与渭水流入黄河一样，都是在中国境内的支流，而且岷江是舟船通航的地方，金沙江盘绕曲折在蛮、僚各民族聚居的溪谷之间，水陆两路都无人能逆流进去。在叙州府的人，只知道这条江水出自于马湖府、乌蒙府，却不知道上游流经云南府、丽江府；在云南府、丽江府的人，知道它是金沙江，却不知道下游流到叙州府成为长江的源头。云南省也有两条金沙江：一条往南流后向北转，就是这条金沙江，是佛经所称的殑伽河了；一条向南流下大海，就是靖远侯王

骥征讨麓川时，缅甸人凭借作为天险的金沙江，是佛经所称的信度河了。云南的各种志书，都不记载两条金沙江出入的差异，互相疑惑混淆，还不知悉它们是一条江还是两条江，分流在北方还是分流在南方，又从那里来分辨清楚它是不是长江的源头呢？既然不知悉它们谁远谁近，只是见到《禹贡》“岷山导江”的字句，便把长江的源头归属于岷江，却不知道大禹疏导岷江，是因为岷江是为害于中国的起点，不是长江滥觞发源的起点。疏导黄河起自积石山，可黄河的源头不是起始于积石山；疏导长江起自岷山，而长江的源头也不是起始于岷山。岷江流入长江，却不是长江的源头，正如渭水流入黄河，却不是黄河的源头一样的了。不仅如此，岷江流域的南边，又有一条大渡河，源自西面的吐蕃，流经黎州、雅州与岷江合流，在金沙江西北方，大渡河的源头也比岷江长但赶不上金沙江，所以推寻长江源头的，必定应当把金沙江作为第一。

不第此也，宋儒谓中国三大龙，而南龙之脉，亦自岷山，濒大江南岸而下，东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1)，此亦不审大渡、金沙之界断其中也。不第此也，并不审城陵矶、湖口县为洞庭、鄱阳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发于贵州之谷芒关(2)；南源自湘，发于粤西之釜山、龙庙。鄱阳之南源自赣，发于粤东之浰头、平远；东源自信、丰，发于闽之渔梁山、浙之仙霞南岭(3)。是南龙盘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谓南龙濒江乎?不第此也，不审龙脉，所以不辨江源。今详三龙大势，北龙夹河之北，南龙抱江之南，而中龙中界之，特短。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俱另有说。惟南龙磅礴半宇内，而其脉亦发于昆仑，与金沙江相持南下，经石门、丽江，东金沙，西澜沧，二水夹之。环滇池之南，由普定度贵竺、都黎南界(4)，以趋五岭。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江之所以大于河也。不第此也，南龙自五岭东趋闽之渔梁，南散为闽省之鼓山(5)，东分为浙之台、宕。正脉北转为小箪岭，闽浙界。度草坪驿，江浙界。峙为浙岭、徽浙界。黄山，徽宁界。而东抵丛山关(6)，绩溪、建平界。东分为天目、武林(7)。正脉北度东坝(8)，而峙为句曲(9)，于是回龙西结金陵，余脉东趋余邑。是余邑不特为大江尽处，亦南龙尽处也。龙与江同发于昆仑，同尽于余邑，屹为江海

锁钥，以奠金陵，拥护留都千载不拔之基以此。岂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趋碣石(10)，今徙而南夺淮、泗，漫无锁钥耶?然则江之大于河者，不第其源之共远，亦以其龙之交会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于河；不与河相提而论，不知其源之远。谈经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陈体静曰：此考原本已失，兹从本邑冯《志》中录出，非全文也。前人谓其书数万言，今所存者，仅千有余言而已。考内“北龙亦只南向半支入中国”下注云：“俱另有说。”其说必甚长，乃一概删去．殊为可惜。）

【注释】

(1)城陵：指城陵矶，今名同，为洞庭湖口，在湖南省岳阳市北。湖口：明设湖口县，今名同，为鄱阳湖口，在江西省九江市东。

(2)谷芒关：今名同，在贵定县稍东，有公路从此经过。

(3)“东源”二句：渔梁山在福建北隅，仙霞南岭在浙江西南隅，皆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而信丰在赣南，今名同，赣水南源亦称信丰江，与渔梁、仙霞不相值。信丰应为广信、永丰的省称，广信府在今江西上饶市，永丰县在今广丰县。鄱阳东源应指上饶江，即今信江。

(4)贵竺：即贵竹，明置贵竹长官司，治今贵州省贵阳市。都黎：即都泥江。

(5)鼓山：今名同，在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山顶有大石如鼓，故名。为著名风景胜地。

(6)“正脉”四句：小箕岭，今作小竿岭，在浙江江山市南，此地《江右游日记》首日所载较详。草坪驿：即《江右游日记》首日所经之草萍公馆，在浙江常山与江西玉山两县间，“昔有驿，今已革”。又作草平，曾设镇。按，此江浙界的“江”应指江西。丛山关：在今安徽绩溪县北三十里。

(7)东分为天目、武林：“林”原作“陵”，据徐本改。武林山为灵隐、天竺诸山的总名，在今浙江杭州市西。天目山在浙江省西北部，分为东天目山与西天目山两支，多奇峰竹林，为风景胜地。

(8)东坝：明时又称广通镇，今仍称东坝，在江苏南京高淳区东境。

(9)句曲：指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市东南，金坛、溧阳以西，又称茅山，有三峰，分别为大茅、中茅、小茅。

(10)碣石：古籍中称碣石的地方很多。一说即今河北昌黎县西北的碣石山，一说在今秦皇岛市北戴河附近。《肇域志》又载：“山东海丰县马谷山，即大碣石。”明清海丰县在今无棣旧城，今无棣县北，仍称碣石山。依文意，此碣石应在古黄河河口附近。

【译文】

不仅如此，宋代儒生认为中国有三大龙脉，而南方的龙脉，也是起自岷山，濒临大江南岸往下延伸，向东延过城陵矶、湖口县后抵达金陵，这也是不清楚大渡河、金沙江在山脉中间隔断了。不仅如此，并且是不清楚城陵矶、湖口县是洞庭湖、鄱阳湖两个巨大的湖泊流入长江的出水口。洞庭湖西边的水源来自于沅江，发源于贵州的谷芒关；南边的水源来自于湘江，发源于广西的釜山、龙庙。鄱阳湖南边的水源来自于赣江，发源于广东的浰头、平远县；东边的水源来自于信江、永丰溪，发源于福建的渔梁山、浙江的仙霞岭南面的山岭。这样，南方的龙脉盘绕屈曲地距离长江的南岸将近三千里，却认为南方的龙脉是濒临长江吗？不仅如此，不清楚龙脉，所以不能分辨长江的源头。今天已经详尽知晓三大龙脉的大体走势，北方的龙脉夹在黄河的北面，南方的龙脉围抱在长江的南面，而中部的龙脉隔在两者中间，特别短。北方的龙脉也只有向南延伸的半条支脉进入中原。全都另外有论说。只有南方的龙脉气势磅礴地延伸在半个中国境内，而且它的山脉也是起始于昆仑山，与金沙江互相并列往南下延，经过石门关、丽江府，东面是金沙江，西面是澜沧江，两条江水夹着山脉。环绕到滇池的南面，经由普定延伸到贵竹、都黎的南境，以后奔向五岭。龙脉远长江也远，山脉长江源也长，这就是长江之所以大于黄河的原因了。不仅如此，南方的龙脉从五岭往东延伸到福建的渔梁山，向南散开成为福建省的鼓山，向东分支成为浙江的天台山、雁宕山。主脉向北转成为小箕岭，福建、浙江交界处。延伸到草坪驿，江西、浙江交界处。高耸成为浙岭、徽州府、浙江省交界处。黄山，徽州府、宁国府交界处往东抵达丛山关，绩溪县、建平县境内。向东分散成为天目山、武林山。主脉向北延伸经过东坝，而后耸峙成为句曲山，于是龙脉向西回绕盘结为金陵，

余脉往东奔向我们江阴县。这样，我们江阴县不仅是大江的尽头处，也是南方这条龙脉的尽头处了。龙脉与长江一同发源于昆仑山，一同在我们江阴县到了尽头，屹立成为长江入海的门户，得以奠定金陵，拥围守护着留都金陵千年不动摇的基础就是凭借这一点。难道是像黄河的下游，从前向北弯曲流向碣石，如今改道往南流夺取了淮河、泗水的河道，漫无边际没有入海的门户吗？既然这样，长江之所以大于黄河的原因，不但是它们的水源都一样长远，也是因为长江与龙脉交会了。所以不探索长江的源头，不知道长江比黄河大；不与黄河相提并论，不知道长江的源头长远。谈论主干河流的人，可以先谈南方而后再谈北方了。

(陈体静说：这个《江源考》原来的本子已经佚失，现在从本县冯士仁的《江阴县志》中抄录出来，不是全文。前人说徐霞客的书有几万字，今天存留下来的，仅有一千多字而已。考察文章内“北方的龙脉也只有向南延伸的半条支脉进入中原”下面的注释提到“全都另外有论说”，他的论说必定非常长，竟然一概删去了，特别可惜。)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道德经

张景 张松辉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张　景　张松辉◎译注

道德经

中華書局

前言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老子经》，其作者老子为圣人孔子之师。《道德经》不仅是传统文化中鼎立三足之一的道家（包括道教）代表作，而且还被尊为诸子之首。《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左右，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政治、军事、教育、人生处世等各方面智慧，对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老子生平与《道德经》

《道德经》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大哲学家老子，关于老子生平及其著作，《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可信的简要介绍：

>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
>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
>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
>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准确地讲，老子应是春秋末期陈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大约在老子去世后不久，陈国即被并入楚国，所以《史记》又说他是楚国人。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其生卒年不可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580年（周简王六年），死于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他曾担任过周朝藏书室史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孔子三十多岁时，曾专程去向他请教有关礼制的问题。后来孔子在自己的弟子面前，赞叹老子就像“乘风云而上天”的龙一样，因此后人又称老子为“犹龙”。

老子对当时的政治状况极为不满和失望，为此他辞官隐居。当他出关（后人认为是函谷关，一说为散关）时，守关的官员尹喜为这位大学者的隐退甚为惋惜，便劝他著书立说，以便为社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于是老子就著书上、下两篇，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德经》。至于老子此后的情况，人们就不太清楚了。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接着还有一段记载：“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当时社会上传说老子活了两百岁左右，而且战国时期的太史儋即老子，一些学者把这条记载作为证据之一，说老子为战国时期的人。仔细研味《史记》记载的这些传言，全属无法确证的游言虚辞，连司马迁也不太相信。

由于老子被后来的道教尊为太上老君，所以一些方士、道人就慢慢为老子的出身、经历增添了不少神话传说，其一为：“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集解引《列仙传》）说尹喜因为看到一团紫气从东方飘浮而来，马上意识到将有圣人要来到函谷关，于是就仔细查访，不久，果然看到一位老人乘坐着青牛，神情从容而凝重地来到关下。这位老人就是尹喜所要寻找的圣人——老子。于是尹喜就拜老子为师，一起隐居修道去了。这就是后人所津津乐道、带有神秘色彩的“紫气东来”“骑青牛过关”这一典故的来历。

《道德经》的书名，其雏形已经见于《史记》说的“老子修道德……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但此时的“道德”毕竟还不是书名。《汉书·外戚传》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艺文志》也著录有《老子邻氏经传》四

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四篇，这说明当时人们一般称《道德经》为《老子》。《文史通义》卷一对《老子》书名的变化，有一个简单介绍：

> 《老子》二篇，刘、班著录，初不称经，《隋志》乃依阮《录》，称《老子经》，意者阮《录》出于梁世，梁武崇尚异教，则佛老皆列经科，其所仿也。而加以《道德真经》，与《庄子》之加以《南华真经》，《列子》之加以《冲虚真经》，则开元之玄教设科，附饰文致，又其后而益甚者也。

这种说法有两处不妥。一是认为《老子》称“经”始于南朝萧梁，实际上《汉书》记载的《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这些书名中的“经”无疑都是指《老子》原文而言，嵇康《圣贤高士传》载：“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持《老子经》，恬净不求进宦，号曰安丘丈人。”可见至迟于魏晋时，《老子经》这一书名就已出现。二是说《道德经》一名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也不确。远在隋朝以前，《道德经》这一书名就屡见于史书。《晋书·王羲之列传》：“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北齐书·杜弼列传》：“（杜）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北史·卢光列传》：“（卢光）注《道德经章句》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 《老子道德经》二卷　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汉长陵三老毌丘望之注《老子》二卷，汉徵士严遵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
>
> 《老子道德经》二卷　王弼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
>
> 《老子道德经》二卷　锺会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释；《老子经》二卷，东晋江州刺史王尚述注；《老子》二卷，晋郎中程韶集解；《老子》二卷，邯郸氏注；《老子》二卷，常氏传；《老子》二卷，孟氏注；《老子》二卷，盈氏注。亡。
>
> 《老子道德经》二卷、音一卷　晋尚书郎孙登注。
>
> 《老子道德经》二卷　刘仲融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巨生

解；《老子道德经》二卷，晋西中郎将袁真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凭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琳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释惠严注；《老子道德经》二卷，王玄载注。亡。

《老子道德经》二卷　卢景裕撰。

依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远在战国时期，《老子》已称《老子经》，甚至已称《老子道德经》。如果说这一判断还有可以商榷余地的话，那么至迟到魏晋时期，《道德经》这一书名已经出现，因为《晋书》《北史》《隋书》等如此多的史书记载说明，《道德经》是当时注释者所普遍使用的书名。

《文史通义》之所以说《道德经》书名出于唐玄宗，可能是由于对《旧唐书·礼仪志》一段话的误读："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至天宝元年正月……置玄元庙于太宁坊，东都于积善坊旧邸。二月丁亥，……诏：'《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圣。庄子号南华真人，文子号通玄真人，列子号冲虚真人，庚桑子号洞虚真人。改《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仔细研读这段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唐玄宗在天宝元年（《文史通义》误为开元年间）的诏书中只是下令修改了《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四本书名，根本没有提到《道德经》，因为在此之前，《老子》已称《道德经》了，故不在改名之列。

《道德经》只有五千多字，后人把它分为八十一章。《史记》说"老子乃著书上、下篇"，是指《道德经》中的上篇《道经》（前三十七章）和下篇《德经》（后四十四章）。这样划分，是因为前三十七章主要阐述"道"，而后四十四章主要阐述"德"。

二、《道德经》的思想

《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字左右，但言简意赅，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哲学、政治、军事、人生处世等方方面面。特别是《道德经》把人放置于大自然这一无限的时空中去探求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

之间的关系，通过逆向思维，提出了许多为时人所忽略的重大问题，显得大气恢宏，发人深省。

第一，哲学思想。

《道德经》这本书的主旨是谈论政治与人生的，但它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及人生处世原则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加以论证，因此本书的哲学意味就显得特别浓郁。

在本体论方面，老子提出了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道”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德”。这也是老子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道家、本书被称为《道德经》的原因所在。但老子讲的“道德”与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在内涵上具有极大的差异，因此我们首先要讲清楚老子的“道”与“德”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最高概念的“道”究竟是什么，近百年来的学界有不少分歧，主要观点有：（一）道是精神性的、能够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老子为唯心主义者。（二）道是细微物质性的、能产生万物的根源。本派学者据此定老子为唯物主义者。（三）以上两派在承认道是产生万物根源（或物质的或精神的）的同时，也都承认道是宇宙总规律。由于赋予道可以直接生养万物的功能，所以这些解释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而我们认为，道没有任何神秘性，道就是所有规律、真理、原则的总称。

“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必须遵循某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古代，老子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老子所讲的规律同今天所讲的规律虽然在概念上一样，都是指万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但在阐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却有所不同。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老子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

所谓“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德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天的德。万物一旦产生，就必定具备各自的本性和本能，比如

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呼吸、吃喝，这就是人的最初本能。而这个本能，古人认为就是道赋予的。二是指后天的德。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由此可见，“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是个别，是主观存在。我们打一个比方：“道”好比大江大海的水，浩浩汤汤；我们去饮用大江大海的水，只能喝取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喝到我们肚子里的那些水就叫作“德”，所以古人说：

> 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从大道那里得到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就是“德”。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因为“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二者的内容又是一致的，这就是《道德经》二十一章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在方法论方面，老子特别重视辩证地去观察、处理问题。他认识到有与无、高与下、前与后、好与坏、善与恶等事物都是在相互对立中才能出现，并由此提出“无为”方能“无不为”的政治主张。他认识到事物都存在着向相反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写下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五十八章）、“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九章）等留传至今的格言。

在事物发展观方面，《道德经》认为天地万物就是在道的支配下，不停地进行着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万物由无到有、由弱到强，发展到极盛，然后再走回头路，由强到弱、由有到无，这就是二十五章说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种循环是闭合式的，是无限的，当一个旧的循环周期结束之后，将是一个新的循环周期的开始，如此终而复始，永无结束，这就是十六章说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

在认识论方面，老子提醒人们“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章），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一定要保持清静的心态，因

为深重的欲望会遮蔽人的眼睛，使人无法认识真理，从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与此同时，老子还提出了认识过程的反复性问题：“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五十二章）我们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也即不断地从特殊走向一般、再由一般走向特殊的辩证运动过程，而老子则要求人们由一般（母、道）到特殊（子、具体事物），再由特殊到一般，也即先掌握大道，然后依据大道原则去认识特殊事物；认识特殊事物之后，还要回头把握大道，以道为依据去处理具体事务。

老子的哲学思想非常丰富，比如他在主张循环论的同时，并不否认递进论；他的“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这一命题中，包含着性善论的雏形。如此等等。可以说，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大哲学家。

第二，政治思想。

在政治态度方面，老子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强烈的抗议。他认为百姓受饥挨饿，是由于统治者食税太多；国家混乱不堪，是由于统治者欲望太大。他痛骂统治者是不走大道专行邪路的强盗头子：“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五十三章）批判当时的社会是“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的极不公平的罪恶社会。

在政治理想方面，老子向往的是“小国寡民”社会。在这个美好的社会里，国家小，人口少，没有繁复的文化，不用先进的器具，更无残酷的战争，百姓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不思远徙，国与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很明显，老子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不重科技、没有压迫、相对封闭的美好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属于理想主义的产物，但也不能否认其中蕴含着许多合理因素。

《道德经》治国的核心理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就是反对人为干涉，一切顺应自然而为。《文子·自然》引用老子的话，对“无为”作了明确解释：“老子曰：‘所

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非吾所为也。’”简言之，“无为”就是要求人们理政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私意。除此之外，老子还提出诸如反对苛政暴敛、保证百姓温饱、维护社会安定等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老子的态度与墨子相似，他反对侵略战争，《道德经》三十一章说：“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指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三十章中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这一千古名言为后世反战人士提供了极佳的理论支撑。老子在反对侵略战争的同时，又态度鲜明地支持反侵略之战，并为我们留下“哀兵必胜”这一重要的军事理论：“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九章）

第三，人生处世思想。

老子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引导人们贵柔守雌、和光同尘、知足抱朴，恢复到无知无欲的婴儿状态。因为在他看来，“物壮则老”（三十章）、“兵强则灭”（七十六章），保持婴儿状态，不仅有利于自我保全，也能促进社会和谐。老子特别重视守柔：“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可见其重“柔”的目的，还是为了取强，也即“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

除上述之外，老子在养生、用人等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因篇幅所限，读者可以参阅有关正文，这里就不再全面详细介绍了。

三、《道德经》对后世的影响

《道德经》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对此，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有一个总结：“老聃，孔子所尝问礼者。……道家祖

之；……神仙家祖之；……兵家祖之；……庄列祖之；……申韩祖之；……张良祖之；……曹参祖之。”（《诸子辨》）这就是说，儒家、道家、兵家、法家、道教以及一些政治家，都曾受到《道德经》的影响，老子成了众派之祖，《道德经》实为诸子之源。

在哲学方面，老子思想影响极大，有学者甚至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道家以各种方式、从不同角度影响着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魏晋玄学与老子思想的密切关系，已是公认的事实。就连以儒家正统自居的宋明理学，在构建自己理论体系时，也大量地吸收了道家思想营养。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邵雍的天象数学，朱熹的“理”“气”思想，心学家的“安坐”“去欲”主张，无不与老子思想有着源与流的关系。

在宗教方面，老子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东汉时，老子已被皇室视为神灵而进行祭祀。东汉末年，道教正式创立，老子被尊为教主。特别是天师道，对老子更是推崇备至，《道德经》被奉为圣书，每位信徒都要诵读。佛教传入中国初期，更是大量地借用道家的思想概念，以解说佛教的理义，以至于今天的佛教还念念不忘道家的“接引之谊”。不少高僧大德致力于《道德经》的研究，如释惠琳、释惠严、憨山德清等，都有《道德经》注释本问世。

老子思想对政治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西汉前期的政治上。西汉前期的几代皇帝崇尚黄老，主张清静无为，窦太后更是要求皇子“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竭力维护道家的政治地位。执行老子清静无为思想的效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辉煌的、至今仍为人所称道的“文景之治”。到了唐代，太宗视老子为皇家先祖，高宗又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规定《道德经》为上经，王公大臣都要学习，并定为科举考试内容。玄宗时，老子先后三次被加封：由“大圣祖玄元皇帝”到“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再到“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此时的老子，成为集人主、皇祖、教主于一身的最高偶像。太宗在政治上也坚持老子的贵清静、重无为的思想原则，他罕动干戈、抑情损欲、安抚百姓、宽刑简法，有效地保证了百姓休养生息，促进了经济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辉煌的政治局面——贞观之治。汉唐两大王朝的兴盛，有力地证明了老子政治思想的

积极意义。

以上只是简略地介绍了老子对哲学、宗教、政治的一些影响。其实老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的重“自然”思想，先后在中国的文学、音乐、绘画、建筑等领域里发挥过巨大作用。他的一些思想原则，还被广泛地运用到军事、管理和外交方面。

在中国历史中，儒、道两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仅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品格，甚至对于整个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的形成，都起到了主导作用。可以说，不了解儒、道两家，就不了解中国的过去，因而也无法深刻理解中国的今天和未来。

《道德经》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世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至迟在唐代，《道德经》即已走出国门：

> 五天竺所属之国数十，风俗物产略同。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旧唐书·西戎列传》）
>
> 寻又下敕，令翻《老子》五千文为梵言，以遗西域。（玄）奘乃召诸黄巾，述其玄奥，领叠词旨，方为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竞引释论《中》《百》玄意，用通道经。（《续高僧传》卷四）

其后，《道德经》在国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流传范围也越来越广。王华玲、辛红娟《〈道德经〉的世界性》（见《光明日报》2020年4月18日国学版）介绍说：近世以来，译介和研究老子思想已经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一种风尚，学界甚至把《道德经》翻译和研究成果的多寡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汉学研究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准之一。《道德经》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据统计，已经被译为73种语言文字，凡数千种，其在英语世界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结合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美国经典中的〈道德经〉：文本、传统与翻译》文后提供的《道德经》英译目录与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美国学者邰谧侠（Misha Tadd）整理的“《老子》译本总目”，通过对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图书网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文献联合检索确认，截至2020年4月共有各类《道德经》英译本（全译

文、节译文、改写本以及借《道德经》之名进行的创作本）562种。

从以上资料不难看出，《道德经》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四、《道德经》版本及注疏

《道德经》的版本较多，主要有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本、河上公《老子道德经章句》（又称《老子道德经注》）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本（甲本，乙本）、郭店竹简《老子》本等等。这些版本的主旨内容基本相同，但在文字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有些版本甚至篇章结构也不相同，如大部分版本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而帛书《老子》则刚好相反，“德经”在前而“道经”在后，因此一些学者据此提出《道德经》应为《德道经》的建议。

至于《道德经》的注释本，其古今数量多得无法确切统计，据说至元代已达三千多种：“《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元代道士张与材撰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序》）注释者的身份更是千差万别，有至尊天子，也有普通士人，还有道真释子。这些注释者因集苑集枯而见仁见智，有的主要从哲学角度诠释《道德经》，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有的主要从政治的视角解释《道德经》，如唐玄宗李隆基、明太祖朱元璋的御注；有的则从宗教角度去理解《道德经》，如传为张道陵撰写的《老子想尔注》。即便是站在同一角度去注释《道德经》，也因为对一些具体字句的理解不同而对同一句话做出不同的解释，甚至断句、篇章安排都出现诸多差异。正如憨山德清说的那样：“搜诸家注释，则多以己意为文……因谓注乃人人之《老》《庄》，非老庄之《老》《庄》也。”（《老子道德经解·注道德经序》）可以说，历史上对《道德经》的解释纷纭复杂，莫衷一是。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本《道德经》，以中华书局《王弼集校释》中的《老子道德经注》（王弼注，楼宇烈校释，1980年版）为底本。我们选择王弼本，主要是因为这一版本的文字，历代使用率最高，所以王弼本被学术界视为流行本、通行本。我们在注释时，尽量保持原

貌，对于其中的一些极少数的明显不当之处，参考其他版本予以修正，并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如十五章中的“俨兮，其若客”，王弼本作“俨兮，其若容”，如果作“容”，其义滞碍难通，我们依据河上公本、帛书本改为“客”。

《道德经》用词简洁，不易理解，连司马迁都说老子“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再加上老子由于逆向思维而产生的一些看似反常的观点，即使有注释和译文，也不太好懂。因此在多数章节中，我们还对一些疑难问题做出了相应的解读，如果一个章节中有数个问题需要解读，我们则以“一、二、三……”做出标识。

由于我们学识所限，本书的译注及解读，肯定会有许多不当甚至错误之处，恳请专家与读者不吝赐教。

张景　张松辉

2021年4月

目录

前言
上篇　道经
一章
二章
三章
四章
五章
六章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章
十一章
十二章
十三章
十四章
十五章
十六章
十七章
十八章
十九章
二十章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二十六章
二十七章
二十八章
二十九章

三十章
三十一章
三十二章
三十三章
三十四章
三十五章
三十六章
三十七章
下篇　德经
三十八章
三十九章
四十章
四十一章
四十二章
四十三章
四十四章
四十五章
四十六章
四十七章
四十八章
四十九章
五十章
五十一章
五十二章
五十三章
五十四章
五十五章
五十六章
五十七章
五十八章
五十九章
六十章
六十一章
六十二章

六十三章
六十四章
六十五章
六十六章
六十七章
六十八章
六十九章
七十章
七十一章
七十二章
七十三章
七十四章
七十五章
七十六章
七十七章
七十八章
七十九章
八十章
八十一章
附录：《道德经》原文
返回总目录

上篇　道经

一章

【题解】

本章为《道德经》的主旨所在，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认为“老氏之学尽在于此，其五千余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本章提出了哲学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是本体论。本章开门见山地摆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道，同时指出道无法用语言描述清楚，必须自己用心去体悟。第二是方法论。本章提出“无名”与“有名”相对立而产生的辩证观，这一辩证观可以说贯穿于《道德经》全书，成为老子处理一切事务的指导思想。第三是认识论。本章认为，只有保持清静无欲的心态，才能够正确而深刻地认识客观世界，同时还指出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及其重要意义。这三个重要问题，我们分别在“解读”中加以详述。

道可道，非常道①；名可名，非常名②。

无名③，天地之始；有名④，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⑤。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⑥，同谓之玄⑦。玄之又玄⑧，众妙之门⑨。

【注释】

①道可道，非常道：用语言能够表达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第一、第三个“道”是老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相当于今天讲的规律、真理。第二个“道”是道说、描述的意思。常，永恒。学界还有一种解释：“道是可以描述清楚的，而且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把“道可道，非常道”放在古代的哲学环

境中，可以明显感觉到这一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么为什么说大道不可言说呢？可详见“解读一”。

②名可名，非常名：可以叫得出的具体名字，就不是永远存在的名字。第一、第三个“名”是名字的意思，是名词；第二个“名”是叫、称呼的意思，是动词。可以叫得出的具体名字也即具体事物的名字，这些名字会随具体事物的消失而消失，或随时代或各种人为因素而改变，所以说它们“非常名”。

③无名：没有名字的东西，也即“无”，虚无。这里指空间。老子之前，很少有人谈论空间。其后，古人在必须谈到空间时，所用名称也十分杂乱，如“无”“空”“虚”“宇”“无有”等等。

④有名：有名字的东西。这里指构成万物的最基本的物质元素。如古人讲的阴阳二气，或金、木、水、火、土等。至于为什么说“无名”和“有名”是天地万物的开始，可详见“解读二”。对于以上两句，不少注家断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认为其中的“无”和“有”都是指大道，那么这两句讲的就是同一个意思，形成了无谓的重复。

⑤“故常无欲”几句：不少注本从“常无”“常有”后断句：“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译为：“所以常从‘无’中，去关照‘道’的奥妙；常从‘有’中，去关照‘道’的端倪。”但帛书本《道德经》于两个“欲”字后有“也”字，而“也”字是断句的标志。通观全书，于“欲”字后断句较为恰当。以观，即凭借无欲的心态去观察。其妙，“无”和“有”的微妙道理，也即空间与万物的微妙道理。其，代指上文的“无名”“天地”“万物”。徼（jiào），边境，边界。《玉篇·彳部》：“徼，边徼也。”引申为表面，这里指表面现象。为什么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详见“解读三”。

⑥两者同出：空间和物质同时出现。两者，指“无”与“有”。没有“无”就没有“有”，反之亦然。这一句依然是在强调辩证法。

⑦玄：微妙，奥妙。

⑧玄之又玄：不断探索奥妙。这两个“玄”字都用如动词，是探索

奥妙的意思。“玄之又玄”，即探索玄妙、再探索玄妙的意思，与四十八章“损之又损”句式一样。本句在阐述认识过程的反复性。

⑨众妙之门：通向万物奥妙的大门。众，众物，万物。

【译文】

可以用语言描述清楚的道，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大道；能够用来称呼的具体名称，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称。

空虚无名的空间，是天地得以出现的开始；真实有名的基本物质，是万物得以产生的根源。

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够经常保持清静无欲的心态，就可以观察空间和万物的微妙之处；如果经常处于多欲状态，就只能看到空间和万物的一些表面现象。

空间与物质同时出现而有不同的名称，它们可以说都是非常奥妙的。如果能够反复不断地去探索它们的奥妙，那么就能够打开通向天地万物奥秘的大门。

【解读】

一

老子为什么说“道可道，非常道”？

要想讲清楚这一道理，我们首先要讲清楚《道德经》中关于“道”与“德”的含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道”和“德”是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也是《道德经》命名及老子所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道家”的原因所在。

我们今天讲“道德”，老子也讲“道德”，但二者的含义有很大不同，我们今天讲的“道德”只是老子“道德”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道”是老子思想体系中的最高概念，其权威超过了上帝、鬼神，因此老子开创的学派被称为“道家”。“道”的本义是道路，人们从某地到某地，必须通过某一条道路，否则，就无法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的道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遵循某一种规律、原则，否则就无法成功。于是在词汇比较贫乏的古代，老子就把道路的“道”拿来作规律、真理、原则等含义来使用。“道”是天地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我们必须说明，老子所讲的规律同我们今天所讲的规律虽然在概念上一样，都是指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客观法则，但在阐述规律的具体内容时，却有很大不同。除了自然、社会规律外，老子还把一些伦理道德、甚至一些与规律相违背的东西也视为规律，这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

所谓的“德”，就是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德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先天的德。万物一旦产生，就必定具备自己的本性和本能，比如人一生下来就知道吃喝，这就是人的最初本能。而这个本能，老子认为就是道赋予的。二是指后天的德。道是客观存在，人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得道，然而人们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道全部掌握，那么已经被人掌握的这一部分道就叫作“德”。

“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是整体，是客观存在；而“德”是指具体事物的规律、本性，属于个别。我们打一个比方：“道”好比长江的水，浩浩汤汤；我们去喝长江的水，只能喝取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喝到我们肚子里的那些水就叫作“德”。所以古人说：

> 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王弼《老子道德经注》）

从大道那里得到的、属于个人所有的那一部分就是“德”。简言之，“道”是整体，“德”是部分；“道”是客观的，“德”是个人的。因为“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因此二者的内容又是一致的，这也就是《道德经》二十一章说的“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作为所有规律的总称，其内涵就显得异常的丰富深奥、微妙复杂，所以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庄子和佛教也认为难以用语言表述大道和佛教真理，就是因为“言不尽意”。“言不尽意”的意思不是说语

言不能表达思想、情感，而是说语言不能完全地、彻底地表达清楚思想、情感，特别是真理中的精髓部分和感情中的细微体验，用语言根本无法讲清。这一看法符合事实。

相对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语言显得非常贫乏；相对于自然与社会的不断变化，语言又总是滞后的。因此语言无法把人们的每一个生活、感情细节都精确地表述出来。唐代僧人道明在六祖慧能的启发下悟了佛理，他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是：

>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五灯会元》卷二）

这一比喻简明、通俗，却十分恰当。一个人饮水，他只能大约地告诉别人这水“冷”“热”或“稍冷”“稍热”或“很冷”“很热”，至于冷到什么程度，热到什么程度，饮水者无法表述，听者也无从知道。为了说明语言的贫乏，宋代克勤禅师有一首更为形象生动的诗：

> 金鸭香销锦绣帷，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五灯会元》卷十九）

悟道后的感受就如同男女幽会时的感受一样，因人而异，各不相同，且奇妙无比。而这种各不相同、奇妙无比的感受只能当事人自己知道、体味，无法用语言表达给别人听。

既然语言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述人们的思想感受和生活细节，那就只能采取别的办法，《庄子·田子方》中有一个“目击道存”的故事：

> 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仲尼见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温伯雪子是孔子极为钦佩的学者，但二人见面后却一言不发，这是因为孔子与温伯雪子之间所交流的那种“道”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只能用目光传递。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禅宗出现以后，对无言境界也异常重视，《五灯会元》卷一记载了一个著名的且带有诗情画意的故事——拈花微笑：

>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

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同孔子与温伯雪子一样，佛祖与迦叶之间只能用拈花微笑来交流思想，因为他们所要交流的思想太微妙，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达。正因为摩诃迦叶独得佛祖教外心传，所以被禅宗奉为一祖。就这样一代一代地传递到菩提达磨，菩提达磨被尊为西土（印度）二十八祖。后来达磨来到中国，面壁少林，被奉为东土（中国）禅宗的初祖。

正是因为最高真理无法用语言表达，所以其后的许多学者和禅师就拒绝用语言教学，拒绝回答有关最高佛理是什么的提问：

> 洞山（良价禅师）却问：“如何是古佛心？”……师（兴平和尚）曰：“若恁么，即问取木人去。”（《五灯会元》卷三）
>
> 问：“如何是祖西来意？”师（居遁禅师）曰：“待石乌龟解语，即向汝道。”（《景德传灯录》卷十七）

为什么拒绝回答，这些禅师的回答有点故弄玄虚，文益禅师的回答则比较实在：

> 问：“如何是第一义？”师云：“我向尔道，是第二义。”（《文益禅师语录》）

“第一义”是最高佛理，而最高佛理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述的，所以，只要一张口去解释“第一义”，就不可避免地落入第二义。禅宗把这种情况叫作“鸦啄铁牛，无下口处”（《五灯会元》卷十七）。

语言讲不清佛理，于是就只好使用动作。所以禅师们常常用棒敲口喝、拳打脚踢、竖指头、立拂子等动作作为启发后学的方法。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指头禅”的故事：

> 婺州金华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时，有尼名实际来，戴笠子执锡绕师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问，师皆无对，尼便去。师曰：“日势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师又无对。
>
> 尼去后，师叹曰：“我虽处丈夫之形，而无丈夫之气。不如弃庵，往诸方参寻知识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须离此。将有肉身菩萨来为和尚说法也。”逾旬，果天龙和尚到庵，师乃迎礼，

具陈前事。龙竖一指示之，师当下大悟。自此凡有学者参问，师唯举一指，无别提唱。……

师将顺世，谓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言讫，示灭。（《五灯会元》卷四）

伸出一个指头，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说天龙和尚用一个指头去回答比丘尼的“三匝”还多少可以从中索解出一点含义的话，那么后来的俱胝禅师无论见到什么样的人，无论别人提什么问题，他都竖起一个指头，并如此坚持终身，就多少有些故弄玄虚之嫌。关于“一指头”表示什么，后代禅师已有分歧，多数人认为它表示“万物一齐”“不分别”思想。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最高真理无法用语言彻底表述清楚，就连一些普通技能，也是如此。《庄子·天道》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制造车轮。轮扁就问桓公：“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说：“都是古代圣王的书。”轮扁认为他读的不过是一些古人留下的糟粕而已。桓公听后非常生气，轮扁解释说：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轮扁从无法把自己得心应手的制轮经验用语言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以此推论出，古代的圣王也无法把自己得心应手的治国经验用语言传授给齐桓公。这个故事充分说明，无论是最高真理，还是普通技能，都需要学习者亲自去体悟与实践，仅仅靠书本、语言，无法掌握其中的奥妙。

二

关于“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这两句话涉及中国古代万物生成的理论。古人认为，在天地万物

形成之前，宇宙间一片混沌之气，这种混沌之气叫作“元气”。随着时间推移，“元气”中又清又轻的气逐渐上升，慢慢形成了天；而元气中又浊又重的气逐渐下降，慢慢形成了地。而天地的中间就形成了一片巨大的空间。所以说，只有有了这片空间，才会有天和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名（空间），天地之始”。天地形成之后，天气（又称阳气）下降，地气（又称阴气）上升，天地二气相互交融，于是就产生了万物。

从辩证法的角度讲，老子认为“有无相生”（二章），没有一个对立面，就没有另一个对立面。而天地万物作为“有（物质）”，是在与“无（空间）”相对立中显现的。没有“无（空间）”，也就没有天地万物，所以说天地万物始于“无（空间）”。但绝非“无”能生“有”，在纯粹的虚无之中能产生万物，这无论对古人还是对今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老子紧接着说：存在的基本物质，才是产生万物的根源。如有人认为是阴阳二气相互融合产生万物，有人认为是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相杂而产生万物，实际上五行也是来自阴阳二气。

许多学者把老子的“无”同“道”等同起来，认为“无”就是“道”，这是不对的。老子之所以重视“无（空间）”，是因为他看到一切事物都依赖于空间这一对立面才有存在的可能，认为只有有了空间，才会有天地万物。《道德经》十一章专门阐述“无（空间）”的作用，可参阅。

老子特别重视“无”的作用，主要是为其政治、处世思想寻找理论根据，因为以此类推开去，那么只有“无为”，才会有“无不为”（三十七章）；只有“无私”，才能“成其私”（七章）；只有“不争”，才能“天下莫能与之争”（二十二章）。另外，“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二十八章）等主张也都是建立在这一辩证观点之上的。

可以说“有无相生”这一辩证思想，贯穿了《道德经》全书。

三

为什么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道家提倡清静无欲，认为如果一个人多欲，那么他在认识事物时就会受到这种主观欲望的干扰与蒙蔽。而只有那些没有个人欲望、内心虚静的人才能领会到宇宙间的真谛。所以老子在十六章中提倡“致虚极，守静笃”，认为这样的人才能“知常”，才算是“明”。这与老子一贯主张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十九章）的思想是一致的。

庄子说：“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一个人欲望越深重，他的天然智慧就会越浅薄。关于欲望对一个人的认识能力的影响，《列子·说符》有一个故事：

> 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从前有一个齐国人特别贪恋黄金。在一个赶集的日子，他一大早就穿戴得整整齐齐去市场买东西，当他路过金店时，被灿烂的黄金给吸引住了，他脑子一热，不顾一切，抢了一把黄金就跑，结果很快就被抓住。官员在审问他时，百思不得其解，就问他：“赶集的日子，人这么多，你怎么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别人的黄金呢？”此人回答：“当我伸手抢黄金的时候，眼里根本没有看到人，只看到了黄金。”对黄金的贪欲，使这个齐国人面对满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视而不见。

二章

【题解】

本章主要是对第一章中的辩证思想做进一步阐述，并初步把这一辩证思想运用到实践中去。本章的前半部分着重阐明了普遍存在于社会、自然中的辩证关系，如有美则有丑、有善则有恶、有高则有下等，然后老子就把这种辩证思想引入政治、处世实践中。既然美与丑、有与无等相互对立的东西必须相互依赖才能存在，那么在社会领域里，无为和无不为、教和不教、居功和不居功这些相反的东西也一定如此。既然没有“无”就没有“有”，那么没有“无为”，自然也就没有“无不为”；没有占有，自然也就没有失去。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①；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②。

故有无相生③，难易相成，长短相较④，高下相倾⑤，音声相和⑥，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⑦，行不言之教⑧。万物作焉而不辞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⑩，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⑪，是以不去⑫。

【注释】

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好的东西是美好的，那么丑陋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斯，就。恶，丑。此处用作动词，显露出丑陋。已，通“矣”。句末语气词。

②斯不善已：不善的事情就显露出来了。

③有无相生：物质和空间在相互对立中得以产生。有，物质存

在。无，空间。

④相较：在相互比较中存在。

⑤相倾：相互依赖。倾，偏斜，偏倚。一个物体偏倚于另一个物体之上，给人一种依赖的感觉。

⑥音声相和：音和声在相互应和中得以区分。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叫作“声”，经过修饰的声音叫作“音”，也即后世所说的音乐。

⑦处无为之事：做顺应自然的事。处，行，做。无为，顺应自然而为，反对人为的干涉。“无为”是道家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子·自然》引用老子的话，对“无为”做了解释：“老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夏渎冬陂，因高为山，因下为池，非吾所为也。’”简言之，“无为”就是要求人们做事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私意。

⑧行不言之教：圣人推行的是不用语言的教育。这是对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这一理论的实践。详见“解读”。

⑨作：兴起，出现。不辞：不拒绝，不限制。

⑩为而不恃（shì）：帮助万物而从不依赖它们。即帮助万物而不求万物的回报。为，帮助。恃，依赖。引申为追求回报。按照老子的辩证观，越是不求回报，得到的回报越多。

⑪夫唯：发语词。无义。

⑫是以不去：因此不会失去。

【译文】

如果天下的人都知道美好的东西是美好的话，那么丑陋的东西就显露出来了；如果都知道善良的事情是善良的话，那么不善良的事情

就显露出来了。

有和无在相互对立中得以形成，难和易在相互对应中得以产生，长和短在相互比较中得以显现，高和下在相互依赖中得以存在，音和声在相互应和中得以区分，前和后在相互对比中得以出现。

因此圣人所做的事情就是顺应自然而不提倡人为的干涉，圣人推行的是不用语言的教育。圣人顺应万物的生长而不加以限制，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而不要求它们的回报，建立了功劳而不据为己有。正因为圣人从不居功，所以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功劳。

【解读】

圣人之所以“行不言之教”，原因有二：第一，是对“道可道，非常道”的实践。既然最高真理不可言说，那么即使口才最好的老师，他的语言教育充其量也只能是二流的教育。第二，该命题也含有身教重于言教的意思。在中国古代，心口不一、言行脱节是教育失败的最主要原因，这也是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古代，的确有实践“行不言之教”的实例。《庄子·德充符》记载：

>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

鲁国王骀的弟子与孔子弟子一样多，而他无论何时何地从不给人以言语教诲，却能够使弟子们空怀而来，满载学识而归。这就是“不言之教”。如果说《庄子》多寓言，那么《晋书·隐逸列传》记载了一则真实的“不言之教”的故事。晋代道家学者张忠隐于泰山，他“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他带了一批弟子，使用的教育方法是：

> 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

张忠每五天才教授弟子一次，而且一言不发，让弟子们看看自己的形体就可以了。这种教育方法是独特的。然而这位行不言之教的道士受到前秦朝廷的极大尊重，被苻坚召至长安，归来时，死于途中华山。所以他临死时感叹说：“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

三章

【题解】

本章主要提出了三项治国措施：不尚贤，虚心实腹，无知无欲。这些措施，有的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和启发意义，也有的稍显偏颇或不合时宜。

不尚贤①，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②，使民不为盗③；不见可欲④，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⑤，实其腹；弱其志⑥，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⑦。为无为⑧，则无不治⑨。

【注释】

①不尚贤：不崇尚、重用贤人。尚，崇尚，重用。国家“尚贤”则民众好名，“不尚贤”就是要破除人们的好名之心。关于“尚贤”的弊端，详见“解读一”。

②不贵难得之货：不看重金银珠玉之类的财物。国家“贵难得之货”则民众好利，“不贵难得之货”就是要破除人们的好利之心。

③为盗：当盗贼。为，当。

④不见（xiàn）可欲：不显露那些可以引起欲望的事物。见，同“现”。显露。可欲，即上文要破除的名利。“不现可欲”的实例见“解读二”。

⑤虚其心：使人们的内心虚静而无太多的欲望和杂念。其，指所有的人。关于“虚其心”的益处，详见“解读三”。

⑥志：志向。《说文解字·心部》：“志，意也。”这里泛指欲望。

⑦智者：指世俗社会所认为的聪明人，而非真正的智者。不敢为：不敢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做事。为，与“无为”相对，指按照主观意愿行事。

⑧为无为：执行无为政策。第一个“为”是动词。执行。

⑨治：安定，太平。

【译文】

不要崇尚、重用贤人，百姓就不会去争夺美名；不要看重贵重难得的金银财宝，百姓就不会去做盗贼；不显露那些可以引起人们欲望的事物，百姓的心就不会被搅乱。

因此圣人治国的原则是：减少百姓的杂念，填饱他们的肚皮；降低百姓的欲望，增强他们的体质。永远使百姓没有多少知识和欲望，使那些所谓的聪明人不敢按照主观意愿去为所欲为。执行无为的政策，天下就会安定太平。

【解读】

一

老子为什么反对“尚贤”？

包括儒家在内的多数人都主张“尚贤”，而老子反对“尚贤”。为什么呢？《韩非子·二柄》解释说，一旦君主提倡重用贤人，真正的贤人未必就去出仕，而那些不贤的人为了名利权势，就投君主所好，把自己假扮成贤人的模样，一旦大权在握，这些人就会露出本来面目，为所欲为，危害国家和百姓。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如隋唐时代喜欢重用隐士，一些一心当官的文人就把自己打扮成不愿当官的隐士，以便引起朝廷的关注。卢藏用就是其中一例。《大唐新语》卷十记载：

> 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

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

卢藏用就是靠隐居终南山当了大官，所以当司马承祯要归隐远方时，卢藏用就建议他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而司马承祯则讽刺说：“根据我的观察，隐居终南山，那可是一条当官的捷径啊！”从而为我们留下“终南捷径”这条成语。《旧唐书·卢藏用列传》说，卢藏用进士及第后，没能迁升，于是他辞去小官职而当了隐士。他把自己隐居的地点选择在紧靠长安、洛阳二京的终南、少室（嵩山）二山，因此被当时人讥讽为“随驾隐士”。后来他因隐居而出了名，被朝廷召入京城，转身成了朝廷要员。他当隐士时，“有贞俭之操”，骗取了好名声；当官以后，“趑趄诡佞，专事权贵，奢靡淫纵”，受到世人的讥讽，后被流放岭南。司马承祯的话可以说是有的放矢。

卢藏用走“终南捷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在他之前的杜淹在这条路上却栽了跟头，《旧唐书·杜如晦列传》记载：

> （杜）淹聪辩多才艺，弱冠有美名，与同郡韦福嗣为莫逆之交，相与谋曰：“上好嘉遁（隐士），苏威以幽人（隐士）见征，擢居美职。”遂共入太白山，扬言隐逸，实欲邀求时誉。隋文帝闻而恶之，谪戍江表。

杜淹是唐初名相杜如晦的叔叔，他看到苏威因当隐士而受到隋朝廷的重用，于是也跑到终南山（太白山为终南山最高峰）里去当隐士，由于没有伪装好，被隋文帝抓住了尾巴，结果被流放到江南去戍边。

贤人还是要重用的，但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这一命题的提出，也具有极大的警示作用，他提醒人们：在重用贤人时，一定要仔细考察，防止那些伪善者的欺骗行为。

二

关于“不见可欲”。

《汉书·张释之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率领慎夫人及大臣一起来到自己修建中的陵墓——霸陵，让慎夫人弹琴，他自己伴琴声而歌，歌声非常凄凉。然后，他与大臣有这样一段对话：

（文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

文帝看到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就对大臣们说：“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材，再用陈漆搅拌苎麻丝絮灌注其中，别人就无法盗墓了。”大家都表示赞同，只有张释之回答说：“如果墓中有让人想得到的东西，即使用熔化的金属灌注南山，别人依然可以盗挖；如果墓中没有什么让人想得到的东西，即使不用石棺，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由此可见，“可欲”不仅会为自己带来伤害，还会诱发别人犯罪，这对别人也是一种间接伤害。

据报道，西欧有一城市，城中有一十字路口，此处虽然繁华热闹，但交通一直顺畅。然而从某天开始，此处不断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很奇怪，便进行实地勘察。交警发现，原来是从那天开始，有人在十字路口的旁边竖起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而广告牌上画的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孩，司机路过此地时，便分散注意力去欣赏女孩，因此交通事故不断。于是交警强制拆除了这一广告牌，“可欲”没有了，这里的交通又恢复了顺畅。《吕氏春秋·为欲》对“可欲”使人心乱的情况，有一个生动的比喻：

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

一群狗本来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只因有人向它们投喂了一只“可欲”的烧鸡，群狗便开始相互撕咬，打得不可开交。

“可欲”往往是一些好的东西，美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多了，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美味、美物、美事、美景等等，向来被视为有用之物，然而却有人从中看到了极大的害处。明朝人吕坤在《呻吟语·养生》中反复提醒自己要远离“美”，并把自己的住室题名为“远美轩”。为什么呢？他回答说：

天地间之祸人者，莫如“多”。令人易多者，莫如“美”。美味令人多食，美色令人多欲，美声令人多听，美物令人多贪，美官

> 令人多求，美室令人多居，美田令人多置，美寝令人多逸，美言令人多入，美事令人多恋，美景令人多留，美趣令人多思。皆祸媒也。不美则不令人多，不多则不令人败。予有一室，题之曰“远美轩”，而扁其中曰“冷淡”。非不爱美，惧祸之及也。夫鱼见饵不见钩，虎见羊不见阱，猩猩见酒不见人。非不见也，迷于所美，而不暇顾也。此心一冷，则热闹之景不能入；一淡，则艳冶之物不能动。夫能知困穷、抑郁、贫贱、辘轲之为祥，则可与言道矣。

吕坤讲得十分明白，他不是不爱美的东西，正是由于太爱了，所以才主张“远美”。这说明吕坤是一位比较明智的人。古代书院一般都坐落在远离闹市的地方，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三

关于“虚其心”的益处。

老子的“虚其心”，就是把心中的各种欲望和杂念（如害人之心）清除掉，使心处于一种虚净的状态。有了这种虚净的心态，不仅有利于我们与人相处，而且即使一人独处，这种心态也是非常有益的。

关于“虚心”有利于我们与人相处的问题，庄子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比喻，这就是“虚舟效应”。《庄子·山木》说：

> 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庄子说，当我们乘船过黄河时，一只空船从上游来撞我们的船，即使我们的性格暴躁，心胸狭隘，我们也不会生气，因为这只空船是“虚其心”的，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们。如果撞我们的船上有人，我们就会大声呼叫对方避让，对方一再不回应，我们就要骂人了。这当然是比喻，所谓的“虚舟”，就是“虚心”，就是没有主观成见和害人之心。对于一个“无心”的人做出的“无心”之事，又有谁会去计较呢？这也是

《庄子·达生》中说的“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即使狠毒之人，也不会怨恨落下砸伤他的瓦片，因为瓦片是“虚心”的。

“虚舟心态”不仅有利于我们与别人相处，即使一个人生活，这种心态也是非常有益的，能使自己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境。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三记载：

> 伯父君谟，号“美髯须”。仁宗一日属清闲之燕，偶顾问曰：“卿髯甚美长，夜覆之于衾下乎？将置之于外乎？”君谟无以对。归舍，暮就寝，思圣语，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一夕不能寝。盖无心与有意，相去适有间。凡事如此。

蔡君谟有一把又长又多的胡须，一次宴会，宋仁宗偶尔问他：“您的胡须这么美、这么长，晚上睡觉时，您是把它放在被子里面呢？还是放在被子的外面？”蔡君谟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他此前根本没有关注过这一问题。宴会结束回家，晚上就寝时，他突然想到皇上提的这个问题，于是就留意胡须放置的位置，结果无论是放在被子外面，还是放在被子里面，他都睡不踏实，折腾了一宿没有睡好。蔡君谟过去“虚心”时，无论把胡须放在哪里，他睡得都很安稳；一旦留心放置胡须的位置，竟觉处处不妥，以至于彻夜难眠。因此，许多文人对“虚心”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白居易有四句诗：

> 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
> （《达理二首》其一）

一个人无法违背命运的安排，只能按照命运的指令过完自己的一生。但命运对一个“方寸（心）如虚空”的人同样无可奈何，因为“虚心”之人，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高官厚禄无法使他欣喜，穷困潦倒无法使他悲伤，命运无法给他带来丝毫的痛苦。从这个角度讲，命运也拿他无可奈何！

四章

【题解】

本章主要包含三个内容，第一是要求人们办事不求盈满，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因为“日极则仄，月满则亏”；第二是要求人们做到“和光同尘”，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三是把“道”摆在上帝之前，这就极大地降低了上帝与鬼神的地位，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超时代的。

道冲①，而用之或不盈②。

渊兮③，似万物之宗④：挫其锐⑤，解其纷；和其光⑥，同其尘⑦。湛兮⑧，似或存⑨。吾不知谁之子⑩，象帝之先⑪。

【注释】

①道冲：大道是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象的。冲，空虚，无形无象。

②而用之或不盈：如果遵循着大道办事，也许就不会要求把事情办到十全十美的盈满状态。而，如果。用，使用，遵循。或，也许。盈，盈满，十全十美。关于办事不求盈满的原因，详见“解读一”。

③渊：深渊。这里用深渊比喻大道的深邃奥妙，难以认识。

④宗：宗主，主宰者。

⑤挫其锐：挫去万物的锋芒。其，泛指万物，这里主要指人。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故要“挫其锐”。

⑥和其光：使万物的光芒柔和一些。与“挫其锐”义近。光，指人或物的长处、优点。在五十八章中，老子认为圣人应做到“光

而不耀”，即有光芒但不刺眼。

⑦尘：尘埃。比喻污垢、缺陷。与“光”相对。后人把“和其光，同其尘”浓缩为“和光同尘”一词，成为古人十分重视的处世原则。详见“解读二”。

⑧湛（zhàn）：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样子。

⑨似或：好像。或，也许，似乎。

⑩吾不知谁之子：我不知道是谁产生了它。本句实际意思是说，道是自本自根、无条件存在的。

⑪象帝之先：出现在上帝之前。象，显象，出现。老子虽然没有否认上帝、鬼神的存在，但把上帝、神鬼摆在次要位置，这一思想可以说是超时代的。

【译文】

道是无形无象的，如果遵循它办事，也许就不会要求把事情办到盈满、极盛的状态。

大道就像深渊那样深邃奥妙而难以认识，它好像是万物的主宰者：它挫去万物的锋芒，从而化解它们之间的纠纷；调和它们的优点，从而使它们都有一定的缺陷。道是无形无象的，但似乎确实存在着。我不知道是谁产生了它，只知道它出现在上帝之前。

【解读】

一

学界多把“用之或不盈”解作“用之不尽”。我们把“盈”解释为“满”“极盛状态”，不但对字义的解释较为合理，而且同《道德经》全书的思想也是扣合的。老子认为“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九章），办事追求盈满，不如不办，因此提倡“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十五章说：“保此道者不欲盈。”可见“不盈”是道的一个原则，

而且本章紧接着就阐述道在主宰万物时，是不求“盈”的。另外，《道德经》中其他“盈”字没有一处作“尽”讲。

把事情办到十全十美是常人所追求的，那么老子为什么反对办事“盈满”“十全十美”呢？古人对此有共同的答案：

> 日极则仄，月满则亏。（《管子·白心》）

> 老子曰：“天道极即反，盈即损，日月是也。……夫物盛则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是故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文子·九守》）

古人观察到，太阳到了最高处以后，紧接着是走下坡路；月亮圆了以后，紧接着就是一天天亏缺。于是，老子就得出一个结论：“物壮则老。”（三十章）这种观察结论是正确的。既然“盛”是成功与衰败的转折点，因此办事就不要求“盈满”，不要求达到“盛”，以免走向衰落。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记载：

> 初，真人（邱处机）自行在归，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礼致下顾，将冀一言以为福。既入其室，默默无语，辄以所持铁拄杖于窗房墙壁上，颇毁数处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尔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毁，理势然也。吾不尔毁，尔将无以图厥终。今毁矣，尔宜思其毁而欲□克保全之，则尔与尔子子孙孙，庶几歌斯哭斯，永终弗替！”主人说服。吁，真人真知道也。

有一富豪宅院修造得十分华美，邱处机就用自己的铁拐杖把窗户、墙壁捣毁几处，就是因为宅院修得太完美了，而“完而必毁”，为了使这户人家能够长期享有这处住宅，他才做出这一举动。建筑物要留有缺陷，并非邱处机的发明，远在先秦就有此原则：

> 孔子闻之曰：“……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为屋，不成三瓦而陈之，以应之天。天下有阶，物不全乃生也。”（《史记·龟策列传》）

孔子说：“任何事情怎么能够做到十全十美呢？因为连天都做不到十

全十美，所以人们在建房时，要少盖三片瓦，然后才居住，以此来上应天道。”后来，人们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了人事的各个方面。《谈苑》卷三记载：

> 吕文靖教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未谕，其后语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尽。”

“事不要做到十分”讲的道理与“而用之或不盈”是一样的。而这一道理大概只能与智者言，常人很难理解。

二

本段中的“和其光，同其尘”二句，被后人压缩为“和光同尘”一词，成为颇受欢迎的保身原则。那么什么叫“和光同尘”？我们试举一例：

> 纣为长夜之饮，欢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乃使人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韩非子·说林上》）

酒池肉林是商纣王的“杰作”，有一次，纣王与大臣们连续醉了几天，酒醒后，君主与大臣都晕头转向地不知“今夕何夕”了，于是就派人去问贤臣箕子。清醒的箕子意识到“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于是就不醉装醉，也不知道“今夕何夕”了。箕子的行为是典型的“和光同尘”。

五章

【题解】

本章主张圣王应该效法“不仁”的天地，对百姓也要做到“不仁”。“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是一个难以理解但异常深刻的命题。同时，老子还提出了“守中”原则，提醒人们在发展生产时，要注意“度”的把握，不能不发展，也不可过度发展。

天地不仁①，以万物为刍狗②；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③。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④？虚而不屈⑤，动而愈出。多言数穷⑥，不如守中⑦。

【注释】

①天地不仁：天地无所仁爱。仁，仁爱，爱护。天地没有主观意识，虽然养育了万物，但不是出于爱心，因此说“天地不仁”。

②刍（chú）狗：草和狗。刍，草。一说“刍狗”指古代祭祀时使用的用草扎成的狗。吴澄《道德真经注》：“刍狗，缚草为狗之形，祷雨所用也。既祷则弃之，无复有顾惜之意。天地无心于爱物，而任其自生自成；圣人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刍狗为喻。”根据本章上下文，此解不确。

③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圣人无所仁爱，把百姓视同草、狗一样。这样做的原因，详见“解读一”。

④橐籥（tuó　yuè）：古代的一种鼓风吹火工具，类似今天的风箱。橐，外面的箱子。籥，里面的送风管。

⑤不屈（jué）：不会穷尽。屈，尽，竭。风箱中间看似虚无，但

越拉风箱，其风越多，故言“不屈”。比喻人们在天地之间做的越多，出现的各种事物就越多。

⑥多言数（shuò）穷：说的做的越多，处境就越发的困窘。多言，即多为，而且是按照主观意志行事的多为，与顺应自然的无为相对。言，除说话的意义外，这里还含有行动的意思。数，屡次，多。穷，困厄，困窘。

⑦守中：遵循着不偏不倚的正确原则。中，不偏不倚，恰如其分。详见“解读二”。

【译文】

天地无所仁爱，把万物视同草、狗一样；圣人无所仁爱，把百姓视同草、狗一样。

天地之间这个大空间，不就好像是一个大风箱吗？虽然其中空虚却不会穷尽，越推拉风量越大。人们的言行也是这样，人们说的做的越多，产生的事物就越多，处境就会越发困窘，不如遵循着不偏不倚的适中原则行事。

【解读】

一

儒家提倡仁爱，老子反对提倡仁爱，为什么呢？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一命题集中地体现了老子“不干涉”的治国理念。老子认为，对于百姓，既不要去伤害他们，也不要去爱护他们，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去发展生产，调节生计。老子深信，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百姓完全能够过上美满的生活。国家一旦干涉百姓生活——无论是盘剥百姓还是爱护百姓，都将产生负面效应。所以《庄子·徐无鬼》说：“爱民，害民之始也。”

老子认为提倡仁义本身就标志着人类道德已经堕落。有这样一种

普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当社会提倡、赞美某种品质的时候，刚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缺乏这种品质了。《道德经》十八章说：“大道废，有仁义。”“仁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是社会无道的标志。因为在老子理想的有道社会里，人们本性纯朴、彼此友好、互不伤害，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去提倡仁义呢？所以说，提倡“仁义”，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现象，而是说明了人类道德的堕落。

老子认为公开提倡仁义会破坏人的仁义本性，从而进一步破坏人类的美好生活。老子没有直接、明确地讨论人性的善恶问题，但根据其整个思想可以看出，他与孟子一样，都是性善论者。他认为人性本来就是纯朴厚道、相爱而不相害的。而庄子则明确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庄子·骈拇》说：“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既然仁爱是人的天性，就不用再去提倡它。为什么呢？《道德经》四十章认为：“反者，道之动。”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都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竭力提倡、奖赏仁义的结果，就会使一些阴谋家假借仁义之名以欺世谋利，这样就会使人性发展到它的反面——不仁不义。

我们认为，老庄的一些言论看似在反对仁义，而实际上，老庄不仅不反对仁义，而且还去除了带有功利性的“仁义”，以及借“仁义”之名而进行的“假仁假义”“不仁不义”，提高了行仁行义的标准和层次。

《道德经》提到“仁”这个字的地方只有五处，但涉及“仁”的内容很多。《道德经》第八章明确说：“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所谓“与善仁”，就是提倡与人交往时要有仁爱之心。其实，像这一类表面看似矛盾的说法在《老》《庄》中比比皆是，下面仅举几例：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

大仁不仁……仁常而不成。（《庄子·齐物论》）

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庄子·天地》）

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庄子·天道》）

这就是说，老庄提出了自己的“上仁”“大仁”“至仁”等概念。总括这些言论，可以看出，老庄的“大仁”与儒家的“仁”在内容上没有本质区

别，无非是“相爱”“泽及万世”等，但在施仁的对象和行仁的态度方面，道家则与儒家明显不同，这表现在：

其一，在施仁的对象方面，老庄打破了儒家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推恩法，提出了“至仁无亲”“仁常而不周”的观点。老庄认为，至仁是没有偏私的，对所有的人、甚至所有的物都一视同仁。《庄子·天运》曾嘲笑儒家的仁：

> 商太宰荡问仁于庄子。庄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谓也？”庄子曰：“父子相亲，何为不仁？”

在老庄看来，如果“亲亲”也是一种仁的话，那么连虎狼也是仁的，因为它们也懂得父子相亲。可见老庄对这种仁义持明显的蔑视态度。老庄是最广泛的博爱者，他们不仅爱亲人，也爱别人；不仅爱别人，而且还爱万物。《吕氏春秋·贵公》的一段记载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文中说的荆人（楚国人）是爱人的，但他所爱的人仅仅局限于楚人；孔子也爱人，他爱整个天下的人；而老子不仅爱人，而且爱物。老子才属于真正的博爱者。

其二，在施仁的目的方面，完全摒除了功利性。

儒家提倡、劝勉人们行仁义时，有时不得已而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而老庄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老子说的“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就是说真正的“上仁”之人在做仁义之事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所谓的“无以”就是“无目的”“无原因”，行仁行义是一种纯道德行为。既然如此，也就不应该让受惠方有丝毫的感激之情：

> 太上，不知有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十七章》）

> 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庄子·徐无鬼》）

最优秀的统治者，使百姓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百姓普遍受到统治者的

恩德，却认为自己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既然百姓根本就感觉不到施恩者的存在，那就谈不上去感谢、拥戴施恩者，施恩者也就不能、准确讲是根本就不想从行仁中得到任何的好处。

老庄的毫无功利目的的博爱精神不仅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还超越了当今这个时代。今天的爱物者是为了保护环境，而这个“环境”是指人的生存环境，因此今天的爱物者也是功利的，他们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爱自己。只有老庄的博爱是无个人目的、无功利性的，套用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只有这种无功利性的博爱行为，才能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功利。

其三，在施仁的自觉性方面，老庄要求把它由有意识的行为变为无意识的行为。

儒家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克制自己的欲望，严格按照礼制行事，这是一件相当辛苦的事情，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约束自己，故儒家需要“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而老庄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勉强自己去行仁，这本身就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仁义行为，因为当你勉强自己去做仁义之事时，这种仁义还属于外在的东西，并未同你融为一体。老庄要求把“爱人”由有意识的、辛苦的行为变为自然而然的无意识行为，这就是《庄子·天地》所反复强调的“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自己行为端正，施爱于人，而自己却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更不会认为自己真的做了什么好事。大仁大义之人在行仁行义的时候就好像人们呼吸空气而不知不觉一样，完全成了下意识的举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老庄的仁义观同儒家仁义观不是一种敌对关系。老庄反对的不是仁义本身，而是儒家推行仁义时将其变成一种“难得之货”，从而遮蔽、破坏了人的美好天性。

二

老子反对人的多为，所以告诫人们“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老子这里讲的“中”，颇似孔子提倡的“中庸”，也即“过犹不及”的原则。

《论语·先进》记载：

>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师与商是孔子的两位弟子。师，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商，姓卜名商，字子夏。子贡问孔子："师和商这两位弟子哪位更贤良？"孔子说："师超过了贤良的标准，商还没有达到贤良的标准。"子贡问："这样说来，师远远超过了商了？"孔子说："过犹不及。"超过这一标准的和达不到这一标准是半斤八两，一样的不好。正如我们评价一个人是否聪明时，我们可能有三种评价：聪明，太聪明，不聪明。"聪明"是正面评价，而"太聪明"和"不聪明"则都是否定性评价，太聪明的人与不太聪明的人是一样的愚笨。因此为人做事要讲究度，要不偏不倚，这就是老子说的"守中"思想。

简言之，本章的"守中"原则，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反对正常的发展，而反对过度发展。

六章

【题解】

本章依然是在强调“无（空间）”的作用。老子之所以反复强调“无”的作用，目的是为其政治主张服务：只有有了“无（空间）”，才会有“有（物质）”；只有有了“无为”，才会有“无不为”。

谷神不死①，是谓玄牝②。玄牝之门③，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④，用之不勤⑤。

【注释】

①谷神不死：神奇的空间作用永远不会消失。谷，即山谷，引申为空虚、空间。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谷神，谷中央无者也。”不死，永远不会消失。另外，关于“谷神”的解释，高亨《老子正诂》说：“谷神者，道之别名也。谷读为穀。《尔雅·释言》：‘穀，生也。’《广雅·释诂》：‘穀，养也。’……谷神者，生养之神，道能生天地养万物，故曰谷神。”现代的一些学者，如任继愈、张松如、陈鼓应等，均把“谷神”解释为“道”。

②是谓玄牝（pìn）：这就叫作玄妙的母体。是，代词。代指谷神。玄，玄妙。牝，雌性的鸟兽，这里泛指母体。

③门：门户，生养之门。这里用母性的生殖器官比喻大自然的生养之门。《庄子·庚桑楚》：“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

④绵绵若存：连绵不断的空间似乎也是一种存在。绵绵，连绵不断的样子。老子意识到空间也是一种存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

一种卓见。

⑤用之不勤：使用空间而又使用不尽。勤，穷尽，枯竭。空间可以反复使用，故曰“用之不勤”。一说“勤”通“觀”。本句意思是使用空间却又看不到空间。觀，觀见，看见。

【译文】

神奇的空间作用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它好像是一个玄妙的母体。而这一母体的生殖器官，就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空间连绵不断似乎永远存在，万物使用它却又用不完它。

【解读】

本章进一步阐述有关重视空间的思想。老子认为空间包含着万物，就像孕育着子女的母体，因此，空间也是万物产生的基础，没有空间，也就没有万物。老子非常重视空间，在十一章中，老子还专门讨论空间的作用，提出了“无之以为用”的观点，认为空间对万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道德经》原来并不分章，因此本章同上一章讲的是同一件事。上一章讲天地之间好像一个大风箱，万物在这个风箱中变化繁衍，强调空间的重要作用。本章紧承上章，进一步说明空间的神妙作用永不会消失。联系上一章，很显然，这个“谷”仍取其空虚之义，指的是万物赖以存在的空间。这样解释，不仅上下文通畅，而且也能保证全书“谷”字训诂的一致。把“谷”通假为“穀”，进而把“谷神”解释为“道”，只是一种臆测，没有充分的根据，因为“谷”与“穀”在先秦是两个不同的字，而且与全书“谷”字的用法也有矛盾。

七章

【题解】

效法自然是老子的核心原则之一。本章先描述自然现象，然后把这一现象引入人事，再次说明老子的“人道”来自“天道”。本章的主题依然是阐述老子的辩证思维：既然有“无”才有“有”，那么只有“不自生”，才能“长生”；只有“后其身”，才能“身先”；只有“无私”，才能“成其私”。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①，以其不自生②，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③，外其身而身存④。非以其无私邪⑤？故能成其私。

【注释】

①所以：……的原因。用法类似今天的“之所以”。

②以其不自生：因为天地不是为自我而生存的。以，因为。天地没有主观意识，是无私的，所以说它们“不自生”。

③后其身而身先：把自己放在别人后面，就能够得到人们的拥护，结果反而能够占先。至于如何“后其身而身先”，详见“解读一”。

④外其身而身存：把自身置之度外，反而能够更好地生存。详见“解读二”

⑤邪（yé）：疑问语气词。通“耶”。

【译文】

天地能够长久存在。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是为了自我而生存，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因此圣人先把自己放在别人的最后，反而能够站到别人的前面；把自身置之度外，反而有利于自己的生存。不正是因为圣人不自私吗？所以反而能够成就他们的私利。

【解读】

一

老子认为，与人交往时，要善于“处后”，不要自私，客观上反而能够占先，能够成就自己的私利。为什么？我们举例说明。

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军队为了争夺上党之地（约今山西沁河以东一带地区），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一带对峙。赵军的主帅是廉颇。由于当时赵军实力稍弱，所以廉颇采取坚壁固守的策略，秦军多次挑战无果。当时的秦军属于长途远征，军资运输不便，最忌讳持久战，于是秦国就使用反间之计，到处散布流言说：“秦国最怕的是赵奢的儿子赵括，廉颇容易对付，而且他马上就要投降了。”赵王听信了流言，决定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去替代廉颇。此时赵括的母亲坚决反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了赵括母亲上书反对的原因：

> 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

赵奢是与廉颇齐名的名将，当时已经去世。赵奢的夫人对赵王说：“赵奢在世时，每当接受命令、准备出兵打仗时，就再也不过问家事。他亲自端茶送水侍奉的人就有数十人，以友相待的就有几百人，大王及国家赏赐给他的金银财宝，他全部转赠给将士们，自己不拿一文钱。而赵括不同，他一旦被任命为主帅，就威风凛凛，高高在

上，部下不敢仰视，大王赏赐的金银财宝，他全部藏入家中，占为己有，每天都在求田问舍，置办家产。”赵母就是通过他们父子行为的比较，知道赵括不可重用。可惜的是，赵王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赵奢是无私的，身处将士之后，赢得了将士的衷心拥戴，结果成就了他一代名将的美名；赵括是自私的，导致将士们离心离德，最后兵败长平，使赵国损失四十余万军队，自己也丧命疆场，贻笑万年。

二

关于“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我们也举例说明。

老子认为，爱惜生命是对的，正是为了爱惜生命，有时又不可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太重，这样反而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反过来，如果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过重，反而不利于自己的生存。事实的确如此。

现实中常有这种现象，有的人正当壮年，身体一贯很好，但一旦得知自己患上癌症等严重疾病时，就精神崩溃，身体瘫软，连路也走不动了。虽然也接受了很好的治疗，但不过一年半载就去世了。人们对于这些人的去世遗憾之余总认为他们的去世肯定与病有关，但主要不是病死的，而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自己把自己吓死了。如果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淡一点，凭着那么好的体质，熬上三五年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太看重生命，结果反而伤害了自己的生命。对此，庄子有一段文字讲得十分有趣：

> 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迕）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庄子·达生》）

庄子说，喝醉酒的人，从车上掉下来，虽然也会受伤，但他受伤的程度要比别人轻。为什么喝醉的人身体与别人的身体一样，而受伤的程度却会轻一些，这就是因为醉酒者已经置生死于度外，没有任何恐惧感，当车子翻倒的时候，醉酒的人身体会软绵绵地顺势掉在地上。而清醒的人不同，当车子翻倒的时候，他们恐惧、挣扎，整个肌肉、骨

头都是僵硬的，因此，他们受到的伤害就会严重一些。

庄子这样讲的目的，是要求我们通过精神修养，做到不用喝酒也能够达到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有了这一境界，当我们面对各种危险时，无忧无惧，能够冷静处理，这样反而有利于我们的生存。

社会法则与自然法则确有相通之处，如自然现象中的有与无、高与下同社会生活中的“后其身”与“身先”或“外其身”与“身存”等成对的矛盾都是相反相成的关系，但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之间毕竟还存在着很大不同。在自然界，有“上”必有“下”，这是绝对的；而在社会生活中，有“后其身”“外其身”就未必一定会有“身先”“身存”，要想实现这一转化，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如果认为只要保持“后其身”“外其身”，紧接着势必就会出现一个“身先”“身存”的局面，这无疑是幼稚的。

八章

【题解】

本章“上善若水”是一则非常著名的命题。水具有处下不争、施恩而不求回报等特性，因此应该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在此基础上，老子还提出“善地”“善渊”等命题。本章再次印证了老子“法自然”的思维模式。

上善若水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②，故几于道③。

居善地④，心善渊⑤，与善仁⑥，言善信⑦，正善治⑧，事善能，动善时⑨。夫唯不争，故无尤⑩。

【注释】

①上善：指上善之人，也可指最高尚的品德。

②所恶（wù）：所讨厌的地方，指低洼之地。俚语说：“人向高处走，水向低处流。”所以说水所处的低洼之地是人们所讨厌的地方。

③几于道：基本上符合道的原则。几，差不多，接近。老子认为万物的生息都是由道支配的，没有道，万物就不可能生存。道对于万物的恩泽可以说是很大的，然而道从不与万物争夺什么，也不求万物的回报。而水正具备类似的特性，所以说水“几于道”。关于水的诸多优点，可详见“解读一”。

④居善地：居住时善于选择恰当的地方。这个地方指卑下之地，比喻低下的位置。本段中的“善”都是“善于”的意思，译文为了避免重复生硬，大多免去。

⑤渊：指圣人的思想境界如同深渊一样深邃难识。不仅道家认为圣人“心善渊”，儒家、佛教也如此认为，详见“解读二”。

⑥与善仁：与别人交往时非常仁爱。与，交往。

⑦信：诚信，诚实。

⑧正善治：从政时善于治理。正，通“政”。执政。治，治理。

⑨动善时：有所行动善于选择恰当时机。时，用作动词，选择时机。

⑩尤：过失，罪过。这里引申为灾难。

【译文】

品德最美好的圣人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施恩泽于万物而从不与万物相争，安居于众人所讨厌的低洼之地，所以说水的特性基本上符合大道。

圣人像水那样：居于卑下之位，思想深邃难识，交往仁慈友爱，言语诚实无欺，为政善于治理，做事无所不能，行为择时而动。正因为他们与人无争，所以也不会招来任何灾难。

【解读】

一

苏辙《老子解》对本段有关水的诸多优点有一个很好的阐释，这段阐释不仅道理讲得透彻，而且语言优美。他说：

> （水）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地也；空虚静默，深不可测，善渊也；利泽万物，施而不求报，善仁也；圆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也；遇物赋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节，善时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争也。水惟不争，故兼七善而无

尤。

这些文字字面意思是在赞水，实际是在赞人，而赞水的最终目的是要求人们去效法水。

二

不仅身为道家的老子认为圣人的思想境界很难猜度，儒家和佛教也如此认为。关于儒家圣人的境界，《韩诗外传》卷八有这样一段记载：

> 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子贡认为，孔子的思想境界如同上天一般，虽然自己终身头顶着天，却无法知道天有多高。佛教甚至认为，那些思想境界极高的僧人，连鬼神也无法知道他们的行踪。《五灯会元》卷三记载：

> 师（唐代普愿禅师）因至庄所，庄主预备迎奉。师曰："老僧居常出入，不与人知，何得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报道，和尚今日来。"师曰："王老师（普愿俗姓王）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

普愿禅师俗姓王，有一次他因为有事到一村庄，庄主事先就做好了迎接准备，普愿甚是诧异："我平时出门办事，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您怎么事先就把事情准备好了呢？"庄主回答说："是土地神昨晚梦中告知我，您今天要来。"普愿听后感叹说："因为我的修行还不到位，所以行踪能够被鬼神发现。"那么反过来讲，修行到极致的高僧，连鬼神都无法知晓其行踪，更不用说那些凡夫俗子了。

九章

【题解】

本章主要有三个内容：第一，再次申明办事不要追求盈满。第二，指出“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这一常见社会现象。第三，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功成身退”这一原则。可以说，后面两个内容都是建立在第一条原则之上的，老子告诫人们，无论是财富还是功名，皆不可求盈求满。其中功成身退成为此后数千年中国文人的座右铭。

持而盈之①，不如其已②；揣而锐之③，不可常保④。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⑤。富贵而骄，自遗其咎⑥。功遂身退⑦，天之道⑧。

【注释】

①持而盈之：做事做到盈满。持，握持。引申为做事。盈，盈满，鼎盛。

②不如其已：不如停止不干。已，停止。关于“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这一观点，外国人也很赞同，详见“解读一”。

③揣（zhuī）而锐之：反复捶锻刀剑而使其刀锋锐利。揣，捶击。此指整个锤炼锻磨过程。锐，用作动词，使刀锋锐利。

④不可常保：刀锋很难长期保持锋利。如果刀锋太锐利，很快就会用坏。

⑤莫之能守：即“莫能守之”。莫，没有人。之，代指满堂金玉。

⑥自遗其咎：自取灾难。遗，遗留，带来。咎，灾难。

⑦功遂：事业成功。遂，成就，成功。

⑧天之道：大自然的规律。为什么说功成身退是“天之道”，可详见“解读二”。

【译文】

如果做事一定要做到盈满，还不如停止不做；刀刃捶锻得尖锐锋利，其锋刃就不能长期保持锋利。

金玉满屋，没有人能够守住。富贵而傲慢，是自取灾难。功成身退，是大自然的规律。

【解读】

一

办事留有余地、切忌盈满这一原则，外国人也很赞同。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在《帕金森定律》（王少毅编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中说：

> 完善等于终结，终结等于死亡。

接着，他分别用一个单位的建筑和人员配备情况来论证这一观点。他说：“据了解，只有面临垮台的单位，才有可能进行这样完善无瑕的设计（指这一单位的建筑设计和人员配备——引者注）。我们这个结论听起来似是而非，但却是经过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才得出来的，……经过一番研究和比较，我们证明了，凡是尽善尽美的规划，就是工作衰退的征兆。”他还说：“现在有的单位刚一成立，就设立了副会长、顾问、行政领导等多人，让他们集中在一座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大楼里。这类例子俯拾皆是。经验证明，像这样的单位必死无疑。它将因样样求全而把自己窒息，它将因缺少泥土而不能扎根，它将因已经充分发育而不能继续生长。它生来就不能结果，而且它连花都不能开。”

时隔几千年、地距数万里的老子和帕金森以各自不同的证据提出

了完善就是死亡的开始这一结论，这种看似谬误的观点里却包含着一定的、毋庸置疑的正确性。

二

老子认为功成身退符合自然规律，是因为古人通过观察“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这一自然现象，从而得出“物盛则衰”（《文子·九守》）的结论。不仅日月如此，四季也是如此，春天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就主动地让位于夏天，而夏天、秋天和冬天也皆如此。既然功成身退是自然规律，那么主张效法自然的老子理所当然地提醒人们，应该在自己成功后的鼎盛时期急流勇退，以免遭受衰落为自己带来的痛苦。古人普遍认同这一点：

> 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
>
> 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文子·上德》）

自然规律就是在盈满之后接着走向损毁，功成身退当然就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后来这一原则就成为数千年文人的座右铭。历史上的范蠡、张良等人都是这方面的楷模，而不愿功成身退的李斯却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

范蠡是文子的弟子，而文子是老子的弟子。也就是说，范蠡是老子的再传弟子。关于范蠡功成身退的事情，史书有记载：

> 句践已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
> （范蠡）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浃日（每隔十天）而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者以为范蠡地，曰：“后世子孙，有敢侵蠡之地者，使

无终没于越国，皇天后土、四乡地主正之。”（《国语·越语下》）

范蠡和文种是勾践灭吴的两大功臣。文种留了下来，结果以极为荒唐的理由被杀；范蠡功成身退，远走高飞，受到勾践的极大尊重与思念。

与文种相比，李斯的遭遇则更为典型。《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朝统一中国后，李斯身为宰相，他的儿子皆娶秦公主为妻，女儿也全部嫁给秦皇子。一次李斯置酒宴于家，百官都来祝贺，门前的车辆有数千。李斯看到这种情况后感叹说：“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百姓），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归宿）也！”李斯知道“功成身退”的道理，却做不到急流勇退，结果被赵高诬为谋反，最后被灭三族，李斯本人受尽酷刑，“论腰斩咸阳市”。他临死前对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后来诗人胡曾在《咏史诗·上蔡》中感叹道：

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在政治斗争激烈、人事关系复杂的古代社会里，功成身退的确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过去，“功成身退”一般起到的是保身的作用，而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新的启示，那就是任何一代人都有各自的责任，当他们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之后，都应自觉地让位于新的一代。如果功成而身不退，继续用老的一套经验去执行新的历史任务，而把充满生机的新一代排斥在外，其结果势必令人失望。

十章

【题解】

本章主要内容是针对君主个人而言，要求君主做到形神合一、去智返愚、安雌守柔、清静无为等。如果能够遵守以上原则，就是具有“玄德”的圣王。

载营魄抱一①，能无离乎？专气致柔②，能婴儿乎？涤除玄览③，能无疵乎④？爱民治国，能无知乎⑤？天门开阖⑥，能为雌乎⑦？明白四达⑧，能无为乎？

生之畜之⑨，生而不有，为而不恃⑩，长而不宰⑪，是谓玄德⑫。

【注释】

①载：语助词，无实义。一说同“哉”，句尾语气词，应属上句。营魄抱一：使肉体和灵魂结为一体。营魄，肉体和灵魂。寄托之处叫营（住所），古人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寄托之所，所以把肉体叫作营。抱一，结为一体。古人认为，灵魂来自上天，肉体来自大地，二者合而为一，人就可以生存；二者分离，人就会死亡，所以老子告诫君主要“营魄抱一”。

②专气致柔：专一精神，以达到守柔的状态。气，这里指精神。

③涤（dí）除玄览：清除尘垢污染，保持心灵的清明。涤，洗涤。玄览，指心灵。心灵是玄妙的，而且能够观照万物，故称“玄览”。一说，玄，微妙。览，此通“鉴”。镜子。比喻能够观照万物的微妙之心。

④疵（cī）：瑕疵，错误。

⑤爱民治国，能无知乎：老子反对君主使用巧智治国，因为使用巧智治国，会使人们变得越来越奸诈。知，同“智”。智慧，指世俗智慧。“爱民治国，能无知乎”的主张实际就是愚民思想。关于老子愚民思想与法家愚民思想的不同，可详见“解读”。

⑥天门开阖（hé）：指人们的言行。天门，天然的门户。指耳、目、口、鼻。开阖，即开闭。一说“天门开阖”指大自然的变化；天门，指自然。这一解释似不确，因为全章都是对君主个人的要求。

⑦为雌：守柔。雌，柔雌，柔和。本句中的“为”，王弼本误为“无”，义不可通，《道藏》本、马王堆帛书《老子》等其他各版本均作“为雌”，今据改。

⑧明白四达：处处明白通达。

⑨畜（xù）之：养育万物。畜，养。之，代指万物。

⑩为而不恃（shì）：帮助万物却不求万物的回报。为，帮助。恃，依赖。引申为要求回报。

⑪长而不宰：使万物顺利生长却不做它们的主宰者。长，使万物生长，也即养育万物。

⑫是谓玄德：这就是高尚的品德。是，代指以上做法。玄，微妙，高尚。

【译文】

肉体和灵魂要保持合而为一，大概能够做到不相分离吧？专一精神以达到守柔状态，大概能够像婴儿一样吧？清除污垢以保持心灵的清明，大概能够不犯错误吧？爱民治国，大概能够不去使用巧智吧？说话做事的时候，大概能够安居于柔雌的状态吧？明白通达，大概能够做到清静无为吧？

圣王帮助万物繁殖、成长，养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却不求回报，使万物得以顺利生长却不做它们的主宰者，这就是高

尚的品德。

【解读】

《道德经》认为，一个统治者真心“爱民治国”，就不要使用巧智去治理国家，类似言论在其他章节也很多，如“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六十五章）等等，具有明显的愚民思想。在先秦，谈论愚民思想最多的是道家和法家，但二者主张愚民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法家提倡愚民，是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之上，百姓愚，而统治者不愚，这样更有利于统治。所以，执行法家政策的秦朝焚的是民间的书，而朝廷的书保存完好。可惜的是，朝廷所保存的书，又被项羽给烧了。

老子提倡愚民，则是站在全人类的利益之上。因为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如此动乱，就是由于人们过分聪明，人们把这些所谓的聪明全部运用到了争名夺利方面，正如《庄子·人间世》中所说：“知也者，争之器也。”智慧成了人们争斗的工具。由此可以推论出：人们的智慧少一分，社会就会安定一分。其实，按照道家的观点，少点世俗智慧，不仅有利于社会安定，对个人的生活也是有好处的。苏东坡《石苍舒醉墨堂》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忧患意识强烈，心绪难宁，是从读书认字开始的，所以道家笔下的圣人是“居无思，行无虑”（《庄子·天地》），无思无虑，自然也就无忧无愁。

老子主张愚民的动机是好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却很难实施。

十一章

【题解】

本章的主旨是再次强调空间的作用。老子借用最常见的车辆、陶器、房屋等事物，以浅显易懂的比喻，说明空间的重要性。由于一般人只看到物质的作用，而忽略了空间的作用；只知“无不为”的好处，而不知“无为”的好处；只追求“刚强”，而不愿处于“柔弱”，于是老子提醒人们，如果没有空间，一切事物都将失去其存在意义。明白这一道理，老子的“无为”“柔弱”等学说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十辐共一毂①，当其无②，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③，当其无④，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⑤，当其无⑥，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⑦，无之以为用⑧。

【注释】

①三十辐（fú）共一毂（gǔ）：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辐，车子的辐条。共，集中。毂，车轮中心有圆孔可以插轴的部分。本句泛指人们制造车辆的过程。

②当其无：正是因为车厢里有了空间。当，正。引申为正因为。无，空间。这里指车厢里的空间。如果车辆全部是物质组成，没有车厢里的空间，这样的车辆是没有用处的。一说“无”是指车毂中间插车轴用的圆孔，如果没有这个圆孔，无法插入车轴，车子是做不成的。

③埏埴（shān　zhí）以为器：揉和黏土制造各种陶器。埏，以水和土。埴，黏土。

④无：此指陶器中的空间。

⑤户牖（yǒu）：门和窗。户，门。双扇门叫“门”，单扇门叫“户”。这里泛指门。牖，窗。

⑥无：此指房屋中的空间。

⑦有：指物质，与下句中的“无（空间）”相对。

⑧无之以为用：空间才使万物发挥作用。如果没有空间，整个宇宙铁板一块，那么一切事物都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

【译文】

三十根辐条集中在一个车毂上，正是因为有了车厢中的空间，才有了车子的作用；用水和着黏土制造各种陶器，正是因为有了陶器里的空间，才有了陶器的作用；开凿门窗修建房屋，正是因为有了房屋中的空间，才有了房屋的作用。所以说各种器物的物质部分给人带来了利益，而器物里的空间才使这些器物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

【解读】

老子善于逆向思维，比如：常人往往看到的是提倡仁义的正面意义，而老子却能看到提倡仁义的负面作用；常人往往关注智慧为人类带来的利益，而老子却能发现智慧为人类带来的伤害；常人往往重视尚贤的益处，而老子却能看到尚贤的弊端。本章也十分典型地凸显了老子的这种逆向思维，常人往往只注重物质的作用，而老子却特别强调空间的作用。这种逆向思维方式，使老子能够看到常人所无法看到的一些问题。

十二章

【题解】

本章反对追求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等奢侈生活，并指出了这种奢侈生活方式为人们带来的伤害。老子认为圣人“为腹不为目”，只求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追求耳目享受。这一主张对于今天的人们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色令人目盲①，五音令人耳聋②，五味令人口爽③，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④，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⑤。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⑥，故去彼取此⑦。

【注释】

①五色：指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这里泛指各种艳丽的色彩。目盲：眼瞎。这里指视力衰退。

②五音：又叫五声。指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这里泛指美妙的音乐。

③五味：指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这里泛指美食。爽：伤。这里指损害味觉。

④驰骋（chěng）畋（tián）猎令人心发狂：驰马打猎使人精神失常。驰骋，驱马奔驰。在春秋时期，贵族出游多乘车。畋猎，打猎。狂，心疾，即今天所说的精神失常。老子反对五色、五音、五味、畋猎的原因，详见“解读一”。

⑤行妨：使人行动不便。妨，妨碍。一说指行为不好，比如盗窃、掠夺之类的不好行为。为什么说“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详见“解读二”。

⑥为腹不为目：只求吃饱肚子而不求耳目享受。目，这里泛指以上所说的各种感官享受。

⑦去彼取此：不要感官享受，只求填饱肚皮。去，不要，排除掉。彼，指上文讲的五色、五音、五味、畋猎等生活方式。此，指“为腹不为目”的生活原则。

【译文】

艳丽的色彩看多了，伤害人的视力；美妙的音乐听多了，伤害人的听力；味美的食物吃多了，伤害人的味觉；沉溺于驰马打猎，会使人精神失常；珍贵的金银财宝，会使人行动不便。所以圣人只求吃饱肚子而不求感官享受，因此要舍弃感官享受而只求填饱肚皮。

【解读】

一

老子反对各种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固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视其中合理的一面。

首先，当时能够享受“五色”“五音”“五味”，能够“驰骋畋猎”的人多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这些享受，他们势必要加紧对百姓的剥削。老子反对享乐的思想与墨子的“非乐”“节用”思想有相似之处，都含有反对统治者享乐腐化以减轻百姓负担的意义。这一思想在七十五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可参阅。

其次，即使排除反对剥削压迫这一点不谈，过分的享乐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是有害的。枚乘在《七发》中对此阐述得十分透彻：

> 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腊，命曰腐肠之药。

玩物丧志，纵欲伤身，恐怕没有人会怀疑这些话的正确性。

二

古人很早就发现“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一社会现象。《左传·桓公十年》记载：

> 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远在老子之前，人们就发现，一个普通百姓本来没有犯罪，可一旦他藏有一块珍贵的玉璧，那就是他的“罪过”了。原因是权贵要给他罗织罪名，陷害他，以便劫夺他的玉璧。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道，石呆子并不富裕，却有二十把古扇子，而这些古扇子偏偏被贾府看中，愿意出钱购买。但石呆子说：“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此事被当地官员贾雨村知道了，贾雨村为了讨好贾府，便设个法子，讹诈石呆子欠了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就把这些扇子抄了充公，作了官价送给贾府。后来石呆子自杀。如果没有这些古扇，石呆子过得平平安安；有了这些古扇，把他搞得家破人亡。

潘永因《宋稗类钞》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姓刘的隐士隐居在衡山的紫盖峰下，家徒四壁，有时还要靠乞讨为生。后来有一位好心的富人送给他一件袍子，刘隐士十分高兴，道谢而去。过了几天，那富人见隐士仍是破衣烂衫，就问他为什么不穿那件袍子。隐士回答说：“我从前出门，从不锁门；睡觉时，也从不插门。自从有了那件袍子后，放在家里不放心，于是就买了一把锁，出门就把门锁上。晚上睡觉时，也总得把门关得紧紧的。天天都得为这件袍子操心。今天我本来是穿着这件袍子来的，突然一想：为了一件袍子，把自己搞得这么心神不宁，太不值得了。这时正好有个人从我身边路过，我就把这件袍子脱下来送给他了。袍子送出去以后，我的心就轻松多了，坦然多了。哎！我差点被你的一件袍子给拖累住了。”这位隐士说自己连一件袍子都放心不下，可能只是一种“借题发挥”，但也反映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

从这些事例来看，“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这一说法的确是有道理的。那么反过来，没有“难得之货”，往往会为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福祉。陈平是西汉的开国元勋，他原来追随项羽，后投奔刘邦，在投奔刘邦途中搭船过黄河：

> 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要（腰）中当有金玉宝器，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史记·陈丞相世家》）

船工看到陈平相貌堂堂，怀疑他是逃亡的将军，而将军必定带有金银，于是准备杀人劫财。陈平发现气氛不对，就把衣服脱光，帮助船工划船。船工发现他赤条条一无所有，这才打消了杀人的念头。如果陈平此时拥有难得之货，他的生命大概到此而止，历史上也就没有一位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的陈平了。

十三章

【题解】

本章要求人们做到宠辱不惊，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宠辱若惊”，乃是自私心理造成的。按照老子的辩证思维，那些太看重自我的人，反而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不看重自我，不仅能够治理好天下，而且也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宠辱若惊①，贵大患若身②。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③，得之若惊④，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⑤。

何谓“贵大患若身”⑥？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⑦，及吾无身⑧，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⑨，若可寄天下⑩；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注释】

①宠辱若惊：受宠惊喜而受辱惊恐。宠辱，都用如动词，指受到宠辱。一说“惊”为“动”的意思，也即“动心”。本句可译为“如果地位的尊贵或低贱能够使之动心的话”，见张景《老子“宠辱若惊”新解》（《光明日报》2020年7月18日）。

②贵大患若身：这是把名利之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贵，看重。大患，大灾难。这里指因为太看重自我而形成的名利之心。老子认为一个人如果达到无私的境界（即下文讲的“无身”），就不会因为宠辱而惊恐。“宠辱若惊”正是太看重自我的“有私”表现，无私方能成其私（七章），有私反而会对自己造成伤害，因此，“有私”是很危险的。另外，道家认为，大喜

大恐都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所以本章把“宠辱若惊”视为“大患”。

③宠为上，辱为下：把受宠视为尊荣，把受辱视为卑下。这两句，王弼本原作一句“宠为下”，据景福碑、陈景元本改。

④之：代指宠辱。

⑤是：代指上述情况。

⑥何谓：什么叫作。一说“何谓”是何为、为什么。

⑦有身：即有我、有私，太看重自己。自“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以下几句话，学界理解分歧较大，详见“解读”。

⑧及吾无身：如果我能够做到无私。及，如果。无身，无我，无私。

⑨贵以身为天下：情愿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治理天下的人，即“无身”“无私”的人。贵，看重。引申为愿意。以，用。为，治理，也可理解为介词“为了”。“以身为天下”全部属于“贵”的宾语。“爱以身为天下”的句式与此相同，意思也相同。

⑩若可：才可以。若，乃，才。杨树达《词诠》：“若，副词，乃也，始也。”

【译文】

受宠惊喜而受辱惊恐，这是把名利之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

什么叫作“宠辱若惊”呢？因为人们把受宠看得很荣耀，把受辱看得很卑下，所以得到这些好像受到惊吓，失去这些也好像受到惊吓，这就叫作“宠辱若惊”。

为什么会把这些名利之心看得如同生命一样重要呢？我们有这些名利之心的原因，是因为太看重自我了，如果我们能够达到无私的境界，还会有什么名利之心呢？所以只有那些看重用自己全部身心去治理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只有那些愿意以自己全部身心去

治理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解读】

本章自“吾所以有大患者”以下，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解释。任继愈《老子新译》把这一段翻译为：“我所以有大患（虚荣），由于有了我的身体，若没有我的身体，我还有什么祸患呢？所以只有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担当起来；只有把天下看轻、爱自己胜过爱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交付给他。”并在解说词中说：“他（老子）认为有许多麻烦，是由于自己这个人的存在而引起的，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来忧患，最好不要身体。身体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忧患呢？照这样的逻辑，为了避免牙痛，就不要牙齿，为了不犯错误，就不要工作。”蒋锡昌《老子校诂》和张松如《老子校读》等人的解释、译文基本与此相同。

按照任先生的解释，老子用来解脱灾难的办法就是消灭自己的身体，这不仅在全书找不到根据，而且也殊难想象老子会生出如此愚蠢的办法去解决矛盾。老子在这里讲的完全是有私（有身）和无私（无身）的问题。在第七章中，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很清楚，老子是要求人们“后其身”“外其身”“无私”的，至于“身先”“身存”“成其私”则是前者的自然结果。七十八章还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这明明讲的都是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是无私的人。就《道德经》全书思想来看，老子也是提倡清静寡欲、无私无我的，这里突然提出要“爱自己胜过爱天下”，明显与全书思想是冲突的。而且按照“后其身而身先”的理论去推理，那么过分爱护自身的结果势必会导致自身难保，老子又怎能提出把爱护自身放在首位的主张呢？特别是老子又怎能提出把天下交给极端自私的人呢？

另外，任先生的解释本身就前后矛盾。既然老子认为“为了避免给自己招来忧患，最好不要身体”，那么为什么会紧接着又提出“只有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才可以把天下的重任担当起来”的主

张呢？一会儿不要身体，一会儿又要看重身体，老子当不会在同一章中出现如此严重的抵牾吧。

实际上本章讲的主旨是“无私”。老子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会“宠辱若惊”，根本原因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一个人如果达到无私（无身）的境界，把个人利益置之度外，他根本就不会因荣辱而受惊，甚至根本就不会有荣辱之感。更何况圣人“不争，故无尤”（八章），不争荣，哪里会受辱呢？而且只有这种无私无欲的圣人才能够治理好天下。这样解释，不仅全章浑然一体，而且与全书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再分析一下“贵以身为天下”和“爱以身为天下”的句式。很明显，“贵”和“爱”是互文，都作动词使用，而“以身为天下”则是它们的宾语。“以身为天下”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治理天下”或“用自己的全部身心去为天下服务”，这也不会产生歧义。相反，把“贵以身为天下”译为“把天下看轻、把自己看重的人”，把“爱以身为天下”译为“把天下看轻、爱自己胜过爱天下的人”，则与原句意思全不相符。蒋锡昌深知这一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采取了颠倒词序的办法：“此数语乃倒文。正文当作‘故以身为天下贵者，则可以托天下矣；以身为天下爱者，则可以寄天下矣’。”（《老子校诂》）这么一颠倒，固然文从字顺，但这种随便颠倒原文的做法却难以服人。

十四章

【题解】

本章首次对道的模样进行了全面描述。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无首无尾，上不皦而下不昧，这就说明道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体。但这种非物质的东西又确实存在，因为道还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道虽然无形无象，但掌握它以后，就可以驾驭、支配天下万物。因此，这种非物质性的道也绝不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本体，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

视之不见名曰夷①，听之不闻名曰希②，搏之不得名曰微③。此三者不可致诘④，故混而为一⑤。

其上不皦⑥，其下不昧⑦，绳绳不可名⑧，复归于无物⑨。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⑩，是谓惚恍⑪。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⑫，以御今之有⑬，能知古始⑭。是谓道纪⑮。

【注释】

①视之不见名曰夷（yí）：看它又看不见，这叫作无形。之，本段中三个“之”都代指道。夷，灭，没有。这里指没有形状。

②希：同“稀”。少，稀有。这里引申为没有，指没有声音。

③搏之不得名曰微：摸它又摸不着，这叫作无体。搏，握，抓。这里指用手去触摸。微，无，没有。这里指没有形体。

④三者：指前文描述的道的三种特性。致诘（jié）：追究到底。致，极尽。诘，追问，探究。

⑤混而为一：合为一体。混，合。一，一体。这个一体指的是道。

⑥其上不皦（jiǎo）：它的上面不会显得明亮。其，代指道。皦，明亮。

⑦昧（mèi）：昏暗。道是规律，规律是无形的东西，所以它的上面不会因为阳光而显得明亮，而下面也不会显得昏暗。这就说明道不可能属于物质的东西。

⑧绳绳（méng）：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象的样子。不可名：无法道说，无法描述。名，名状，描述。

⑨复归：二字同义，都是归属、属于的意思。

⑩无物之象：没有形体的形象。物，事物，形体。象，形象。道是存在的，但又没有形体，所以老子无可奈何地把它描述为“无物之象”。

⑪惚恍：迷离恍惚、无法捉摸的样子。

⑫执古之道：掌握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道。执，掌握。

⑬以御今之有：可以凭借它来驾驭、支配现在的万物。以，凭借。后省略“道”字。御，驾驭，支配。今之有，现在的万物。有，物质存在，泛指万物。

⑭古始：二字同义，指原始古代。这里指原始古代的情况。古人认为，古今一理，因此，掌握了大道，就能够推知古代的情况。

⑮道纪：大道的主要状况。纪，原指丝团的头绪，引申为主要部分。

【译文】

察看大道又看不见，这叫作无形；聆听大道又听不到，这叫作无声；触摸大道又摸不着，这叫作无体。这三种特性都是无法进一步追

究考察的，它们混合于一体。

大道的上面不会显得明亮，它的下面也不会显得昏暗，它无形无象难以描述，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实体。可以说大道是没有形状的形状，没有形体的形象，它可以说是迷离恍惚、无法捉摸的。站在它前面却看不见它的头部，尾随着它也看不见它的尾部。

掌握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大道，就能够凭借它来驾驭、支配现在的万物，就能够了解远古时代的情况。以上所讲的就是关于大道的大致情况。

十五章

【题解】

上章描述道的模样与特性，本章则紧承其义，描述得道之人的具体表现。得道之人办事认真，做人谨慎，庄重而又通达，纯朴而又宽容。他们做事留有余地，不求盈满。特别是本章提到的宽容品质，更值得我们效法。

古之善为士者①，微妙玄通②，深不可识③。夫唯不可识④，故强为之容⑤：

豫焉⑥，若冬涉川⑦；犹兮，若畏四邻；俨兮⑧，其若客⑨；涣兮⑩，若冰之将释⑪；敦兮⑫，其若朴⑬；旷兮⑭，其若谷；混兮⑮，其若浊⑯。

孰能浊以止⑰？静之徐清⑱；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⑲。

保此道者不欲盈⑳。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㉑。

【注释】

①善为士者：善于当士的人。“士”在先秦的含义极多，如男子、士兵、读书人、最底层贵族等，皆可称“士”。根据下文，这里指掌握了大道的人。

②玄通：指思想深邃而通达。玄，玄妙深邃。

③深不可识：思想深邃而难以认识。既然大道深不可识，那么得道之人与大道融为一体，自然也深不可识。

④唯：因为。

⑤强为之容：勉强对他们加以描述。容，用作动词。形容，描

述。

⑥豫：犹豫。迟疑不决的样子。引申为办事谨慎小心、反复考虑的样子。“豫”也可与下文中的“犹”构成一个双声词“犹豫”，这里拆开使用，作互文看待。焉，语气词。

⑦若冬涉川：就好像冬天徒步过河一样。涉，徒步过河。

⑧俨（yǎn）：恭敬，庄重。

⑨客：王弼本作“容”，义不可通，河上公本、帛书本等均作“客”，今据改。

⑩涣：离散，分散。这里形容思想通达而不固执。

⑪释：消融，融化。

⑫敦（dūn）：敦厚，朴实。

⑬朴：未加工过的木材。即原木。

⑭旷：空阔。这里指心胸宽广。

⑮混：混同。这里指能够接纳、包容一切。

⑯浊：混浊的大水。大水好坏兼容，无所不包，比喻得道之人心胸宽广，能够包容一切。关于宽容，东方朔《答客难》有一段话，值得学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

⑰孰能浊以止：谁能像混浊大水那样包容一切并持守在这种状态上。孰，谁。以，而。止，停留，持守。王弼本原无“止”字，据河上公本补。

⑱静之徐清：世人总是要让浊水安静下来，慢慢加以澄清。静之，使浊水安静下来。之，代浊水。徐，慢慢地。本句比喻世人总是把是非好坏搞得清清楚楚，只能接受好人，而不能容忍坏人，不能像得道者那样包容一切。

⑲动之徐生：搅动这种清静状态，慢慢产生各种追逐名利的行

为。动，搅动。之，代指上句讲的是非分明的状态。本句比喻多数世人实际上做不到是非分明，廉洁自处，多为名利之徒。以上四句晦涩难懂，详见“解读一”。

⑳保：占有，掌握。不欲盈：办事不追求盈满。

㉑蔽不新成：安于有缺陷的旧状态而不创造新的事物。蔽，通“敝”。破旧，比喻有缺陷的旧状态。新成，新的成功，新的事物。按照老子的辩证法观点，守旧反而能够创新，因此二十二章说：“敝则新。”详见“解读二”。

【译文】

古代那些掌握大道的人，其思想微妙通达，深刻得难以理解。正因为他们难以被理解，所以要勉强对他们的言行加以描述：

他们做事反复考虑，就好像寒冬要徒步过河一样；谨慎小心，就好像畏惧四邻的围攻一般；恭敬庄重，就好像一位做客的人；通达而不固执，就好像将要融化的冰块；朴实敦厚，就好像未经雕饰的原木；胸怀空阔宽广，就好像那深山的幽谷；能够包容一切，就好像那混浊的大水。

谁能够持久地像混浊的大水那样去包容一切呢？世人总是要让浊水安静下来，慢慢加以澄清；但是谁又能够永远坚持这种安定清静的状态呢？世人又总是搅动这种清静状态，慢慢产生各种追名逐利的活动。

掌握大道的人，办事不求盈满。正因为不求盈满，所以能够安于有缺陷的旧状态而不去创造新的事物。

【解读】

一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这几句是老子

对世人的感叹。他认为只有得道的人才能像混浊的大水那样包容一切，而世人有谁能做到这些呢？他们总是斤斤明察，要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正如二十章讲的那样：“俗人昭昭”，“俗人察察”。但是老子并不认为世人有能力把是非搞清楚并始终坚守正确原则，于是又感叹道，他们谁能够长期保持这种“静之徐清”的状态呢？不能，世人为了追求生活享受，总是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由于私欲蒙蔽，使他们总是以主观的得失去衡量事物，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有公允的是非观。“静之徐清”是世人的主观愿望，“动之徐生”是世人的客观行为，二者刚好相反。

这几句话讲的是三种思想境界：最低层次的是追逐名利、是非不分的世俗人；高一个层次的是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批评谬误，如儒家；最高层次的是以宽大的胸怀包容一切，而包容的目的是为了感化坏人，把坏人也变为好人，也即四十九章说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由于这几句含义模糊，历来解释分歧较大，所以摘录几家译文，以供参考：

（1）任继愈《老子新译》：“谁能使浑浊停止？安静下来，会慢慢澄清。谁能长久保持安定？变动起来，会慢慢打破安静。”

（2）张松如《老子校读》：“谁能把浊流阻挡住，停止它慢慢澄清？谁能将安静稳定住，促动它慢慢茁生？”

（3）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谁能在动荡中安静下来而慢慢地澄清？谁能在安定中变动起来而慢慢地趋进？”

二

老子认为原始状态的小国寡民、结绳记事、无知无识等是顺乎人的自然本性的，因此极力推崇。虽然这种带有原始状态的生活也有诸多缺陷，但掌握“此道”的人办事从来是不求盈满的，因此也就能安于现状。而那些不懂“此道”的人，办事总是追求盈满，为了弥补原始生活的某些不足，生出许多新的东西——各种器物、技巧智慧、法令制

度等等，结果却适得其反——“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五十七章），正如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的那样：“盈必溢也。”这里主要讲得道之人能够满足于旧有的自然状态，而不去人为地创立新的事物，仍然体现了全书的主旨：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同时，根据老子的辩证思想，只有如此“守旧”，才能更好地“创新”，老子说的“创新”，主要是指为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幸福。

十六章

【题解】

本章阐述万物发展观。老子认为万物都是不停地、呈环状地循环发展。既然循环是万物运动的规律，那么人们就不仅要公正地对待生存、富贵等正面状态，也应公正地对待死亡、贫贱等负面现象。只有懂得这一规律的人，才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接受一切，从而安然度过一生。

致虚极①，守静笃②。万物并作③，吾以观复④。

夫物芸芸⑤，各复归其根⑥。归根曰静⑦，是谓复命⑧，复命曰常⑨，知常曰明⑩。不知常，妄作⑪，凶。

知常容⑫，容乃公⑬，公乃王⑭，王乃天⑮，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⑯。

【注释】

①致虚极：极力做到虚静寡欲。致，致力于，努力做到。虚，内心虚静寡欲。极，形容程度很深的副词。

②守静笃（dǔ）：彻底坚持清静无为。笃，甚，彻底。

③并作：一起生长起来。作，产生。

④吾以观复：我就凭借着清静寡欲的心态观察万物循环往复的情况。以，凭借。后省略宾语“虚”“静”。复，循环往复。

⑤芸芸（yún）：众多的样子。

⑥复归其根：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也即回归死亡。从生到死构成一个循环。一说“根”指道、虚静的心态。这种解释不确，因为

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复归大道。

⑦静：虚寂。指死亡状态，也即死亡。

⑧是谓复命：死亡之后会重新获得生命。是，代指“静”，死亡。关于循环论的正确与否，以及为什么说万物死亡之后会重新获得生命，详见“解读一”。

⑨常：永恒。这里指永恒不变的情况、道理。

⑩明：明智。

⑪妄作：胡乱行动。妄，胡乱。作，作为，行动。

⑫容：包容。指包容一切。懂得万物循环往复的道理后，就既能包容生、强、荣等，也能包容死、弱、辱等。

⑬公：公允，公正。指公正地对待一切。关于老子的“公”，详见“解读二”。

⑭王（wàng）：称王，统治国家。这里指治国的道理。

⑮天：指天之道，也即自然规律。

⑯没（mò）身不殆（dài）：终身不会遇到危险。没，通“殁”。死。这里指一直到死。殆，危险。

【译文】

极力做到虚静寡欲，彻底坚持清静无为。万物一起生长起来，我就凭借着清静寡欲的心态去观察万物循环往复的情况。

万物是那样的众多，但最终都要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回到出发点就是虚寂死亡，死亡后会重新获得生命，这种生命的获得过程是永恒不变的，懂得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可以叫作明智。不懂得这个永恒不变的道理，胡乱行动，就会遇到凶险。

懂得这一永恒真理，就能包容一切；能够包容一切，就能够公正地对待一切；能够公正地对待一切，就能够懂得治国的道理；懂得了治国的道理，进而就能懂得自然规律；懂得了自然规律，进而就能掌

握大道；掌握了大道就能长久生存，终身不会遇到危险。

【解读】

一

《道德经》认为，在大道的支配下，万物是运动的，其运动方式是呈环状的循环。万物的循环路线是“大（大道）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是“周行而不殆”（二十五章）。本章所描写的万物循环路线也基本相似，即“作——芸芸——归其根”。“作”相当于“逝”；“芸芸”指万物纷纭繁荣，达到极盛状态，相当于“远”；“复其根”相当于“反”。

循环论和递进论是一对对立的哲学范畴，一般认为递进论正确，循环论错误。而老子在认同递进论的基础上，更强调循环论。其实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我们的看法是：

> 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进行观察，事物的发展是递进式的；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进行观察，事物的发展是循环式的。

比如一个人，从短时间内去观察他的前半生，他的发展可以说是波浪式前进，或者叫作螺旋形上升；如果从长时间内去观察他，他就构成了一个“不存在——存在——不存在”的循环过程。不仅每个人如此，整个人类也是如此；不仅整个人类如此，宇宙也是如此。因此，老子的循环论不能被轻易否定。

既然是环状循环，自然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因此老子认为当事物完成一轮循环归于死亡之后，会重新获得生命，以新的形态开始第二轮循环，如此周而复始，以至无穷。《孙子兵法·势篇》举例说：“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日月的落而复升，四季的循环交替，草木的秋枯春荣，社会的盛衰兴亡，是古人循环论的基础。

庄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物化”思想。所谓“物化”，类似今人讲的“物质不灭”。庄子认为，人的身体是由各种物质（如阴阳二气、五行）和合而成，这些物质聚在一起就是人的出生，这些物质散开就是

人的死亡。但这些散开后的物质并不会消失，它们继续存在于天地之间这个大熔炉里，在大道的支配下，继续演变，用庄子的话说，可能会“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庄子·大宗师》）。总之，人的这块肉体是不会消失的，它会演化为其他东西。当演化为其他某种东西之后，这种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也会死亡，死亡之后又再次演化为另外的东西。如此循环往返，永无休歇。

道家不仅认为生死是一种循环，富贵、贫贱也是一种循环，也即俗话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懂得这一循环规律，我们不仅能够正确对待生存、富贵，也能够正确对待死亡、贫贱。当死亡与贫贱到来时，我们就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二

关于老子“公”的思想，《吕氏春秋·贵公》有一个形象的阐述：

>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

楚国又叫荆国，荆人即楚人。这位楚国人爱自己国家的人，对他们一视同仁，所以自己的弓遗失在楚国，就不愿去寻找，因为自己的弓还是会被楚国人拾到。用今天的话讲，这位楚人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而孔子则要求去掉“荆”字，爱所有的人。用今天的话讲，孔子是一位“人类主义者”。至于老子，则要求去掉“人”字，认为弓来自大自然，又回归大自然，因此不用寻找。老子泛爱万物，视万物与人为一体，因此《吕氏春秋》的作者赞美他是“至公”者，老子能够公正地对待万物。

十七章

【题解】

本章主要介绍几种层次不同的统治者，再次强调道家的治国理念——不干涉主义。本章还提醒统治者，他们之所以不被民众信任，原因在于诚信不足，进一步要求他们做到清静无为，不可任意多为。

太上①，不知有之②；其次，亲而誉之③；其次，畏之；其次，侮之④。

信不足焉⑤，有不信焉。悠兮⑥，其贵言⑦。功成事遂⑧，百姓皆谓“我自然”⑨。

【注释】

①太上：最上等的，最好的。这里指最好的统治者，也即老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统治者。关于各种层次统治者的实例，详见“解读”。

②不知有之：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之，代指最好的统治者。因为最好的统治者顺应自然，不干涉百姓的生活，因此百姓生活美满，却又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本句中的“不”，王弼本作“下”，据吴澄本、明太祖本等版本改。

③誉：赞美。

④侮：轻视，羞辱。

⑤信：诚信，诚实。下一句中的“信”，是“信任”的意思。

⑥悠兮：悠闲自得的样子。即清静无为。

⑦贵言：特别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即不敢轻易地发号施令。

言，代指言行。

⑧功成事遂：天下治理好了。功、事，都指治国的事情。成、遂，都是成功的意思。

⑨自然：本书的“自然”全作“本身的样子”讲，与今天“自然界”的意思不同。自，自身，本来。然，……的样子。

【译文】

最高层次的统治者，百姓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低一层次的统治者，百姓亲近他们、赞美他们；更低层次的统治者，百姓害怕他们；最低层次的统治者，百姓轻视、羞辱他们。

正是因为统治者本身的诚信不足，所以才出现不被百姓信任的情况。最好的统治者清静无为，很少发号施令。国家治理得美满祥和，而百姓都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解读】

关于君主的优劣，《道德经》把他们分为四个层次。

最优秀的君主，一切顺物而为，不去干涉百姓生活，因此百姓的生活虽然美满幸福，却又根本感觉不到这些统治者的存在。这就是文中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击壤歌》歌唱的就是这种情况。据《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说，尧在位时，天下安定太平，百姓生活幸福美满，有几位老人一边在田中耕作，一边唱道：

>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渴了“凿井而饮”，饿了“耕田而食”，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他们根本感觉不到君主的存在。

低一个层次的君主，用仁义治理天下，他们布恩施惠、功德昭著，所以百姓亲近他们，赞美他们。如历史上的周文王、周武王等开

明君主。这一层次的君主是儒家理想的君主。但老子认为，竭力推行仁义已属于人为的东西，它破坏了人的自然天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弊端，因而同无为政治相比，已稍逊一筹了。关于老子对待仁义的态度，可详见本书第五章的“解读”。

再低一个层次的君主，就是那些极端专制主义的暴君，他们专用刑威，残害百姓。虽然他们残暴，但他们强大有力，所以百姓害怕他们。如历史上的秦始皇等。

最低一个层次的君主就是商纣王一类的亡国之君，他们会受到极大的羞辱。在诸多亡国之君中，刘备的儿子刘禅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据《汉晋春秋》记载：刘禅亡国后，被带到魏国的都城洛阳。有一次，魏国权臣司马昭与刘禅宴饮，问刘禅：“你还思念自己的蜀地吗？”刘禅乐滋滋地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乐不思蜀”的成语。跟随刘禅一起降魏的大臣郤正当时也在场，他听到这一回答后，非常羞愧，宴会后就求见刘禅说：“如果以后他再向您问这一问题，您应该先努力流几滴眼泪，然后回答说：‘我祖先的坟墓远在蜀地，我无日不思念啊！’回答完以后，您就闭上双眼，做出一副痛苦、悲伤的模样。”过了一段时间，司马昭又一次询问刘禅是否还思念蜀地，刘禅突然想到郤正的教诲，便按照郤正的话一步步表演下去。司马昭听了以后，问：“您的这些话听起来怎么不像是您的话，倒好像是郤正的语言！”刘禅听后吃惊地睁开眼睛，盯着司马昭问道：“您怎么知道的？”在场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当然，受辱的刘禅可能还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受辱。

十八章

【题解】

本章探讨了“仁义”“慧智”“孝慈”“忠臣”这些美好概念出现的原因，明确指出这些美好概念出自不美好的社会背景，显示出《道德经》深刻的辩证思维方法。

大道废，有仁义①；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②，有孝慈③；国家昏乱④，有忠臣。

【注释】

①大道废，有仁义：大道被废弃之后，人们开始提倡仁义。《道德经》认为，在有道的社会里，人人都保持着自己的美好天性，互爱互助，不相伤害，根本无人去为非作歹，因此也就不需要去提倡仁义。大道被抛弃之后，人们开始不仁不义，于是就有人站出来提倡仁义了。

②六亲：指父、子、兄、弟、夫、妇。这里泛指亲人。

③孝慈：子女爱父母叫孝，父母爱子女叫慈。

④昏乱：混乱，动乱。

【译文】

大道被抛弃之后，人们开始提倡仁义；智慧出现之后，就产生了严重的虚伪；亲人之间关系不和睦，开始提倡孝慈；国家动乱，才会出现忠臣。

【解读】

本章体现了老子丰富的辩证思想和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正如“有无相生”“高下相倾”（二章）一样，孝慈和六亲不和，忠臣和国家动乱，都是在对立中才产生的。如果每个家庭都一直很和睦，没有不孝不慈的事情，也就无从显示出孝慈来；如果国家太平无事，人人忠厚，忠臣也就无从表现出他的忠诚来。本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老子能够通过值得肯定的事物看到它们背后隐藏着的应该否定的事物，并明确指出，这些值得肯定的事物正是由那些应该否定的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正如王弼说的那样：“甚美之名，生于大恶，所谓美恶同门。”（《老子道德经注》）比如孝慈是人人赞扬的，然而老子却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孝慈，正是人们变得不孝不慈的标志，是不孝不慈的产物。这种洞察力不能不令人佩服。

关于国家混乱与忠臣出现的关系，《旧唐书·魏徵列传》记载的魏徵与唐太宗的一段对话说得十分清楚：

> （魏）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在君主圣明、政治安定的局面下，良臣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结果是君臣皆大欢喜。如果君主残暴、政治混乱的话，忠臣被诛杀，君主获恶名，最后家破国亡，玉石俱焚。可见忠臣的出现，是社会动荡的产物。魏徵对忠臣和良臣作如此区分，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他所借的“题”，就是本章的“国家昏乱，有忠臣”。

十九章

【题解】

本章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这三种拯救时弊的主张，并且制定出落实这三种主张的具体措施，那就是与这三种主张相对应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绝圣弃智①，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②，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③，故令有所属④：见素抱朴⑤，少私寡欲⑥，绝学无忧⑦。

【注释】

①绝圣弃智：抛弃世俗的聪明才智。绝，不要。圣，聪明通达。《尚书·洪范》：“聪作谋，睿作圣。”“圣”与“智（睿）”义近。后世讲的“圣人”，则指品德、智慧都达到最高境界的人。道家把人们的智慧分为真智和俗智，这里说的“圣”“智”主要指世俗人的聪明才智，而非道家的真智、大智。

②利：精良的技术。这个“利”不是“利益”义，而用如“国之利器”之“利”，是技术精良的意思，与“巧”义近。老子为什么反对才智、仁义及各种技巧呢？答案见“解读一”。

③此三者以为文不足：即“以此三者为文不足”，把这三条原则仅仅形成文字理论还不行。三者，指“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三条原则。文，文字，引申为理论。

④所属：有所依归，有所落实。即为以上三条原则各自落实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

⑤见（xiàn）素抱朴：行为单纯，内心淳朴。这一措施是针对“绝

圣弃智”，大家都单纯了，圣、智就没有了。见，同“现”。表现，行为。抱，怀抱。指内心坚持。

⑥少私寡欲：减少私心，降低欲望。这一措施是针对“绝仁弃义”，人们的私欲少了，争夺也就少了，于是也就不用提倡仁义了。

⑦绝学无忧：这一措施是针对“绝巧弃利”，人们不去学习、思考了，各种“巧”“利”就没有了。无忧，不要思考。无，同“毋”。不要。忧，忧虑。引申为思虑、思考。王弼本“绝学无忧”原属下章，误，今移入本章。详见“解读二”。

【译文】

抛弃世俗的聪明才智，百姓反而会得到百倍的利益；不去提倡仁义，百姓反而能够做到孝慈；清除各种技巧，盗贼就不会产生。以上三条原则仅仅作为理论谈谈是不够的，所以要为它们分别落实一些施行的具体措施：行为单纯，内心淳朴；减少私心，降低欲望；抛弃学问，不要思考。

【解读】

一

落实“绝圣弃智”的措施是“见素抱朴”，如果人们能够返璞归真，简单质朴，浑浑沌沌，哪里还会有什么聪明才智呢？落实“绝仁弃义”的措施是“少私寡欲”。正因为有了私欲，人们才相互争夺，所以不得不用仁义说教去加以劝导和限制。如果大家都没有私欲了，不再争夺了，也就无须再提倡什么仁义了。落实“绝巧弃利”的措施是“绝学无忧”，大家都不去学习、思考了，各种技巧当然不会产生。三种病症，三张处方，但归根结底仍然是要求人们恢复美好天性，做到清静无欲。老子这种以反对提倡仁义的方式去恢复人们的仁义本性的苦心，朱元璋的马皇后看得十分清楚：

（马皇后）问女史："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曰："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后曰："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明史·后妃列传一》）

我们不能不诧异马皇后的"妇人之见"远超褒衣博带的扬雄、韩愈，扬、韩依据字面意思得出老子反对仁义的结论（分别见扬雄《法言》、韩愈《原道》），而马皇后则从这一字面看到了老子执著于仁义的实质。老子反仁的文字里包裹着的却是真正的仁爱情怀，老子是为了恢复先天本性中的仁义，才去反对后天人为的仁义。

我们还需附加解释的是，道家竭力反对宣扬圣、智、仁、义等等这些美德，除了本书以上各章节讲的诸多原因外，庄子还提出了著名的"盗亦有道"这一命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他们反对的原因：

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庄子·胠箧》）

盗跖是先秦时期一个大强盗头子，他率领数千人烧杀抢掠，横行天下。他在总结如何把儒家的"道（美德）"运用到强盗职业时说："不需要任何依据就能够推测出一户人家室内财物的多少，这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圣'；抢劫时能够冲锋在前，这体现了儒家提倡的'勇'；撤退时能够主动殿后，这体现了儒家提倡的'义'；每次行动前的判断不发生失误，这体现了儒家提倡的'智'；能够把赃物分得很公平，这体现了儒家提倡的'仁'。如果不具备这五种儒家所提倡的美德，要想成为大强盗头子，是根本不可能的。"庄子接着感叹说：由此可见，好人如果不具备儒家所提倡的诸多美德，就无法成为好人；盗跖如果不具备儒家所提倡的诸多美德，就无法祸害天下。可惜的是，天下的好人少而坏人多，所以儒家提倡的美德对天下来说是弊大于利。这可以说是老庄反对儒家提倡圣、智、仁、义的又一个原因。

老子的辩证法是著名的，但结合上章和本章来看，在社会领域里，他运用起辩证法来却显得时巧时拙。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权的进一步明确，势必导致一些不良的社会现象，如思想混乱、彼此欺诈、六亲不和。也就是说，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弊病，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老子只看到弊的一面，而未看到利的一面，使他产生了一些较为偏颇的看法。

二

本章中的“绝学无忧”原属下章，这显然是不对的。蒋锡昌《老子校诂》说：此句“应属上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张君相三十家《老子注》，以‘绝学无忧’一句附‘绝圣弃知’章末，以‘唯之与阿’别为一章，与诸本不同。当从之。后归有光、姚鼐亦以此句属上章，是也”。

高亨同意此说，另外还列举了三条证据：“‘绝学无忧’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句法相同，若置在下章，为一孤立无依之句，其证一也。足、属、朴、欲、忧为韵（足、属、朴、欲在古韵侯部，忧在古韵幽部，二部往往通谐），若置在下章，于韵不谐，其证二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文意一贯，若置在下章，则其文意远不相关，其证三也。”（《老子正诂》）

二十章

【题解】

古今注者都把本章视为阐述哲学理论和政治思想的篇章，因此无法顺畅解读。我们认为本章与第七十章一样，都属于抒情诗。它抒发了作者因受人排挤而郁闷压抑、孤独无告的愤懑之情，全章充满了对前途渺茫、归宿难觅的担忧。最后，作者表示，虽然自己被社会所遗弃，但绝不会改变初衷，将继续以大道为依归。本章所表达的情绪，类似于屈原的《离骚》。

唯之与阿①，相去几何②？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③，其未央哉④！

众人熙熙⑤，如享太牢⑥，如春登台。我独泊兮⑦，其未兆⑧，如婴儿之未孩⑨。儽儽兮⑩，若无所归⑪。

众人皆有余⑫，而我独若遗⑬。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⑭！俗人昭昭⑮，我独昏昏⑯；俗人察察⑰，我独闷闷⑱。澹兮⑲，其若海；飂兮⑳，若无止㉑。

众人皆有以㉒，而我独顽似鄙㉓。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㉔。

【注释】

①唯之与阿（hē）：赞成与反对。唯，表示赞成、服从的应答之声，《说文解字》：“唯，诺也。”故有“唯唯诺诺”一词。阿，通“诃”。《说文解字》：“诃，大言而怒也。”即今天讲的呵斥，表示反对。“唯”与“阿”即赞成与反对。

②相去几何：相差有多远？相去，相差。几何，多少。本句用反问句，表示二者相差不大。

③荒：荒远辽阔，这里指前面路途的漫长。

④未央：没有尽头。指前途渺茫，看不到自己的归宿。央，尽头。以上为本章的第一段，是讲自己辞官出走的原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道德经》这本书是老子在离开周王朝的途中写的，在本章中，确实能够体现出这一点。老子反复提倡要善恶兼蓄、包容一切，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受到赞扬还是反对，无论是善人还是恶人，都可以容忍和接受。但这只是他的主观态度，而现实生活远不是如此，所以一旦回到现实，他不由得发出感叹：别人所害怕的，我也不能不怕。可见老子虽以包容一切的态度去对待别人，而自己却不被别人所包容，最后不得不辞官而去。老子离开周王朝，不仅是“见周之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很可能是受到别人的排挤。“荒兮，其未央哉”，类似《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充满着对前途渺茫的慨叹。

⑤熙熙（xī）：欢乐的样子。

⑥如享太牢：就像参加盛大的宴会。太牢，宴会或祭祀时并用牛、羊、猪三牲，叫太牢。这里代指丰盛的宴会。牢，祭祀或宴会用的牲畜。如果只用猪、羊而无牛，则称“少牢”。

⑦泊：淡泊，表示对这些事物不感兴趣。

⑧未兆：没有任何表现。兆，显现，表现。

⑨如婴儿之未孩：就好像一个还不会笑的婴儿一样。孩，婴儿笑。《说文解字》：“孩，古文咳。”“咳，小儿笑也。”

⑩儽儽（léi）：同“累累”。垂头丧气、狼狈不堪的样子。《史记·孔子世家》：“累累若丧家之狗。”

⑪无所归：无所归依，无家可归。以上为本章第二段，主要讲老子的价值观与世人不同。世人在物质生活中得到了无限乐趣，而老子对此却持反对态度，要求人们“见素抱朴，少私寡

欲”（十九章），因而受到众人的排斥。据有关史书记载，老子是楚国人（实际为陈国人，陈国后被楚国吞并，故老子又被称为楚国人），在周王朝供职，后来却出关西去，真可谓有国难投，有家难归，难怪老子会发出“儽儽兮，若无所归”的长叹。

⑫有余：有富裕的财产。余，富足。

⑬若遗：好像被社会遗弃了一样。遗，遗弃。

⑭沌沌（dùn）：愚昧无知的样子。此为激愤之辞。

⑮昭昭：明白的样子。本句带有讥讽意味。

⑯昏昏：糊涂的样子。此也为激愤之辞。

⑰察察：与“昭昭”同义，明白的样子。

⑱闷闷：与“昏昏”同义，糊涂的样子。

⑲澹（dàn）：水动荡不安的样子。这里用来比喻生活动荡不安。

⑳飂（liù）：急风。

㉑无止：找不到归宿。止，停止。这里指停止的地方，也即自己的归宿。以上为本章第三段，主要述说自己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苦闷之情。《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与老子的“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是何等相似！虽然从表面看来，词义相反，但二人的心境是一样的，都在斥责世人的愚昧，悲叹自己的孤独，充满了不被理解的苦闷和痛世疾俗的愤懑。屈原是“正话正说”，而老子不过是“正话反说”而已。屈原被放逐，老子则出走，都是被迫离去，结局大致一样，因此一个悲歌“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离骚》），一个长叹“飂兮，若无止”。

㉒有以：有用。以，用。

㉓顽似鄙：冥顽无能。顽，固执。似，通“以”。而。鄙，思想浅陋。

㉔食母：即“食于母”，从大道那里汲取营养，也即遵循大道行事。食，汲取营养。母，即道，因为道是天下万物生存的根本，故称其为“母”。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以上为本章最后一段，也是本章的结束语。老子表示虽然自己不被世人理解，处境艰难，然而还是不改初衷，继续按照大道去为人做事。对待自己的信念，有着屈原那种“亦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的坚贞。

【译文】

赞成与反对，相差有多远？善良与丑恶，相差又有多远？然而别人所害怕的，我不能不怕。前面的道路多么漫长啊，就像没有尽头！

众人是那样的快乐，就好像参加盛大宴会、春日登台赏景一样；而只有我淡泊处之，无动于衷，就如同一个还不会笑的婴儿一般。我是如此狼狈不堪，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

众人都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只有我却像被遗弃了一样。因为我有一副愚人的心肠，太笨拙了！世人是那样的明白，只有我是如此的昏聩；世人是那样的聪慧，只有我是这样的糊涂。我的生活是那样的坎坷多难，就好像那动荡不安的大海一样；我如同那飘忽不定的长风，不知何处才是归宿。

众人活得都是那样的有用，只有我如此冥顽无能。虽然我和世人格格不入，但我还要继续以大道为依归。

【解读】

前人把本章也当作一首哲理、政治诗去理解，因而有很多地方难以贯通，甚至自相矛盾，所以高亨《老子正诂》说：“本章文句颇多

窜乱，无可[illegible]正。”认为本章文字错乱严重，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梳理了。下面试举几例：

（一）在第一段中，既然老子认为赞同与反对、善与恶相去无几，不必在意，那么为什么紧接着又感叹“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呢？如果把这些都看作理论，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由于无法解决这一矛盾，高亨《老子正诂》就认为“右二句（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为一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一句“与上下文不联，盖自为一章”。完全把这一段割裂了。

（二）如按哲学、政治思想理解本章，有不少句子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比如“荒兮，其未央”一句，蒋锡昌认为是“言圣人之态度，无形无名，无情可睹；广大微妙而远无涯际也”（《老子校诂》）；高亨怀疑本句的位置不对，“疑此句原在‘我独泊兮其未兆’下”（《老子正诂》）；任继愈把它译作“远古以来已如此，这风气（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引者注）还不知道何时停止”（《老子新译》）；张舜徽则改“荒”为“恍”，解释说：“此言众情恍惚，相与驰逐未已，下文即所以形容之”（《周秦道论发微》）；而张松如说这是讲世道“混乱呵，一切全无边无际呀”（《老子校读》）。由此可见，按哲学、政治思想去理解，要想合理地解释这句话是何等的困难。

（三）还有一些句子，因为无法理解，竟然被移出本章。如“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这段话，就被移至第十五章：“这两句原是二十章文字，因与上下文不相应，疑是本章错简，今据严灵峰之说，移入‘混兮其若浊’句下。”（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这种把本章句子移于其他章节的做法，实属无奈之举，当然也不足为训。

（四）关于“儽儽兮，若无所归”句，前人认为这是形容圣人“乘万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无所归”（焦竑《老子翼》）。蒋锡昌也认为这是讲圣人“无情无欲，貌若羸疲不足，而其行动泛若不系之舟，又似无所归也”（《老子校诂》）。说“若无所归”是形容圣人乘万物之理，无所定见，倒是可以的，但是这与前面的“儽儽兮”却难以协调。《礼记·玉藻》说：“丧容累累。”《史记·孔子世家》说：“累累若丧家之狗。”“儽”“累”通用。由此可见，“儽儽兮”是形容狼狈的模样。“儽儽兮，若无所归”塑造的分明是一个狼狈懊丧、进退维谷的人物形

象，这与圣人“乘万物之理而不自私”的行为毫无相似之处。

因此，我们认为本章不是一首哲理诗，而是老子的一首抒发悲愤心情的诗，类似屈原的《离骚》。理由如下：

（一）无论根据史书记载，还是根据本书言论，都可以看出老子是一位不得志的人，因此在阐明自己学术思想的同时发几句牢骚是正常的。在本章中，他一再谈到自己与世人的对立，把自己比作无所依归的飘风，并且提到自己有所畏惧，义愤填膺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溢于言表。同本章一样，《道德经》七十章也是一首哀怨诗：“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他抱怨世人不理解自己，使自己满腹才华而无从施展，因此不得不在贫穷、困窘的生活中挣扎。把两章结合阅读，更能相互彰明。

（二）如按一首悲愤诗看，本章的结构就十分清楚了。第一段谈自己受人排挤，被迫出走，以长叹前途渺茫为结尾；第二段谈自己与众人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不一样，因而受到孤立，搞得狼狈不堪，补充说明出走原因，以悲歌“若无所归”为结尾；第三段谈自己与众人的思想认识不一致，诉说生活的孤独和苦闷，以痛呼自己若长风无所依归为结尾；最后一段总括自己“异于人”，并表示虽然不为世所容，也决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以明志为结尾，并总揽全章。这四段，都是以叙事始，以抒情终，真可谓一唱三叹，悲愤感人。

（三）按一首悲愤诗理解，本章读起来是非常通晓流畅的，一些看来相互抵牾的地方也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如第一段中所反映的正是老子的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从理论上讲，老子可以“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认为这样就可以“德善”了；“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这样就可以“德信”了（四十九章），也就是说无论好人坏人，只要一视同仁，就会得到好的结果。不善、不信、毁谤、迫害，这是世人所害怕的，老子可以从理论上去淡泊处之，而在现实中，却不得不像别人一样害怕了，于是也不得不出走了。

根据本章，我们可以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乃修书上下篇”的记载是可信的。

二十一章

【题解】

本章首先阐述“德”与“道”的一致性，因为“德”来自“道”。接着再次强调，虽然大道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真实存在，而且充满诚信，从不欺人。最后指出只要我们掌握了大道，就能够以此推知万物开始时的状况。

孔德之容①，惟道是从②。

道之为物③，惟恍惟惚④。惚兮恍兮，其中有象⑤；恍兮惚兮，其中有物⑥。窈兮冥兮⑦，其中有精⑧；其精甚真，其中有信⑨。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⑩，以阅众甫⑪。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⑫？以此⑬。

【注释】

①孔德之容：高尚品德的内容。孔，伟大，高尚。德，品质，品性。容，内容，内涵。

②惟道是从：同大道保持一致。“惟道是从”是古汉语的一种宾语提前句式，相当于“惟从道”。惟，同“唯”。只，只是。是，助词。从，听从，遵循。关于“道”与“德”的关系，可参阅“前言”、第一章的“解读一”及本章“解读一”。

③物：事物。这里的“物”并非指物质。在古代，“物”的含义非常广泛，既包含可触可视的物质事物，也包含不可触不可视的抽象事物。如：“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周易·家人·象》）“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

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周礼·地官·大司徒》）这里讲的“言有物”“三物”的“物”都不属于物质的东西。前人对本章关于大道特性的描述甚感困惑，详见“解读二”。

④惟恍惟惚：即“恍恍惚惚”。隐约不清、难以捉摸的样子。惟，语气词。下文中的“惚兮恍兮”“恍兮惚兮”意思同此。

⑤象：形象。引申为内容。大道作为规律，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并非绝对空无，它具有真实的规定性，所以说“其中有象”“其中有物”。

⑥物：事物。引申为内容。

⑦窈（yǎo）兮冥（míng）兮：即“窈冥”。深邃玄妙、难以认识的样子。

⑧精：通“情”。真实。这里指真实的内容。也可理解为“精华”。

⑨信：诚信。大道从不欺人，只要我们按照大道行事，就定能成功，因此说大道充满了诚信。

⑩其名：大道的名字。实际即指大道。去：排除，废弃。

⑪以阅众甫：凭借着大道可以了解万物开始时的情况。以，凭借。后省宾语“道”。阅，观察，认识。众，万物。甫，开始。

⑫何以：以何，凭什么。

⑬以此：凭借大道。以，凭借。此，代指大道。

【译文】

高尚品德的内容，与大道是一致的。

大道这种事物，是恍恍惚惚而没有形体的。它虽然是那样的恍惚迷离，但其中确实有一定内容；它虽然是那样的迷离恍惚，但其中确实有自己的内涵。大道是那样的深邃而难以认识，但它却有着自己的内容，它的内容是那样的真实无妄，充满了诚信。

从古至今，大道都是无法被废弃的，凭借着它就可以知道万物开始时的情况。我凭什么知道万物开始时的情况呢？就是凭借大道。

【解读】

一

在本章中，老子明确指出“德”与“道”的关系是从属关系，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王弼在《老子道德经注》第三十八章中说：“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这就是说，“道”作为万物规律的总称，属于客观存在。而天地万物则是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这些千差万别的事物在产生之时，都各自从“道”中得到自己的天性、本能，各自所得的这一份“道”，就叫作它们各自的“德”。另外，人有主观能动性，他们还可以通过后天学习多获得一些“道”，从而提高自己的品德和才能。由于物种不同，人的后天努力程度不同，各自所得的“道”就有大小精粗、多少厚薄之分，因而也就有了品德、行为的不同。

朱熹在解释“理”的时候，讲了同样的道理：“伊川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朱子语类》卷一）并在同书引用佛教《永嘉证道歌》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把天地万物共有的“理（一理）”比作天上的月亮，把天地万物各自的“理（万殊之理）”比作水中的月亮，二者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老子的“道”相当于朱熹的“一理”，老子的“德”相当于朱熹的“万殊之理”。实际上，“道”即规律的总称，“德”即特殊规律及个人所掌握的知识，也就是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本性和知识、修养。简单地说，“道”与“德”的关系是河水与盆水的关系，一盆盆的水都是从河水里舀出来的，因此二者的内容、性质是一致的。

二

本章再次较为集中地描写了“道”的特点。有人认为既然“道”恍恍

惚惚没有形体，当然应属于精神本体；有人根据“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则认为“道”应属于物质本体，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对此任继愈先生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我自己多年来对老子的哲学十分关心，认为老子哲学思想比孔子、孟子都丰富，对后来的许多哲学流派影响也深远，总期望把它弄清楚。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是四卷本的缩写本），则认为老子属于唯心主义。主张前说时，没有充分的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心主义者的观点驳倒；主张后说时（《简编》的观点），也没有充分证据把主张老子属于唯物主义者的观点驳倒。好像攻一个坚城，从正面攻，背面攻，都没有攻下来。”（《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见《中国哲学研究》1981年第1期）

我们认为老子的“道”是所有规律的总称。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声的（见十四章），所以老子说它恍恍惚惚、不可捉摸；但老子又敏锐地感觉到，规律又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所以又说“其中有象”“其中有物”，这里的“象”和“物”是指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并不是指物质。无形无声而又客观存在，正是规律的特点之一。

真实无妄、诚信不欺是规律的另一个特点，这在自然界反应得特别明显。古人常说“信如四时”（贾谊《治安策》），认为四季更替，从不欺人，而四季更替就是自然规律的一个主要内容。关于对“道”的解释，可参阅一章、四章、十四章、二十五章、五十一章。

二十二章

【题解】

本章阐述了诸如委曲求全、以旧求新、切莫贪得无厌、不可自恃己力、切忌自我炫耀、不要矜骄傲慢等等一系列处世原则。这些原则，即使放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本章主要还是就君主而言，但其中许多原则也适用于普通百姓。

曲则全①，枉则直②；洼则盈③，敝则新④；少则得，多则惑⑤。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⑥：不自见⑦，故明⑧；不自是，故彰⑨；不自伐⑩，故有功；不自矜⑪，故长⑫。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⑬。

【注释】

①曲则全：忍受委屈则能保全自我。曲，委屈。关于委曲求全的典型例子，见“解读一”。

②枉则直：先弯曲反而能够伸直。枉，弯曲。

③洼则盈：低洼反而能够变得充盈。比如，大海的地势最低，结果获取的水最多。比喻一个人做到谦下，就能得到众人的支持，力量会变得强大。

④敝则新：在守旧的基础上去创新。敝，破旧，陈旧。这里指传统的旧文化、旧习俗。一些传统文化虽然显得有些陈旧，但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想创新，也一定要在这些传统

文化基础上去创新，不顾传统文化，全盘创新，很难成功。一说："'敝则新'者，衣之污损曰'敝'；不敝，则不浣濯，不见其新，以其敝乃新耳。"（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用衣服破旧后通过洗涤使其变新，比喻圣人通过摒除世俗知识，洗心革面，以换取新的真知灼见。

⑤多：贪多，贪得无厌。惑：迷乱，犯错误。

⑥抱一：坚持一致。即与上述原则保持一致。抱，坚持。学界一般认为"抱"是"保护"或"坚守"义，"一"指自我的身体或大道，"抱一"即保护身体或坚守大道。详见"解读二"。式：楷模。

⑦不自见：不要只依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⑧明：看得清楚。因为圣王能够利用众人的眼睛去观察，所以他看得特别清楚。《韩非子·定法》："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作为君主，如果能够发动全国的人为自己去看、去听，那么谁都无法比君主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明白。

⑨彰：彰显。指为众人所知。

⑩伐：夸耀自己的功劳。

⑪矜（jīn）：骄傲，傲慢。

⑫长：领导者。这里用作动词，当领导者。

⑬诚全而归之：确实应把保全自我之功归于这一原则。诚，确实。全，保全。之，代指"曲则全"这一原则。

【译文】

忍受委屈则能保全自我，先弯曲反而能够伸直；低洼反而能够变得充盈，守旧反而能够创新；少取一些则有所收获，贪得无厌反而会变得迷惑。

因此圣人能够同以上原则保持一致，从而成为天下的楷模：他们不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所以才能够看得清楚；从不自以为是，所以才能够彰显名声；从不自我夸耀，所以才能够保有功劳；从不自高自大，所以才能够成为领导者。正因为他们从不与别人争夺，所以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争得赢他们。

古人所说的“委屈则能求全”这句话，难道是句空话吗？确实应该把保全自我的功劳归于这一原则。

【解读】

一

关于“曲则全”的典型例子，就是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胯下之辱”。《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在韩信未得志时，

>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韩信辅佐刘邦登基为天子，自己被封为楚王后，

> 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

韩信就是因为能够忍受胯下之辱，委曲求全，所以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如果他当时挥刀杀了这个无赖少年，历史上就没有一位叱咤风云的韩信了。

二

关于“抱一”，高亨、张松如都把它解释为“守身”，“一谓身也。抱一，犹云守身也。身为个体，故《老》《庄》或名之曰一”（《老子正诂》）。任继愈把“一”解释为“道”，“抱一”即“用道”，坚守道的原则（《老子新译》）。

我们从全章的逻辑关系考虑，不同意以上意见。本章开始引用六句格言，说明处下反能居上的一般理论。从“不自见”至“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数句讲的是圣王如何具体运用这些理论，正如钟应梅说的那样：“‘不自见’以下，盖推‘曲则全’‘少则得’之理而极论之也。”（《老子新诠》）很显然，“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一句在这前后两部分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如果解释为“守身”或“用道”，这句话就被孤立起来，失去了这一桥梁作用，不能把上下两部分很好地联系起来。

另外，把“一”解释为身体，在《老子》《庄子》中无此先例。如果把“一”解释为“道”，则与四十二章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产生用词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把“一”解释为“道”，那么“道生一”就是“道生道”，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此我们把“抱一”解释为“坚持一致”。

二十三章

【题解】

本章首先要求君主做到清静无为，放手让百姓自由发展。接着提醒君主做事要按部就班，不要做一些跳跃式的暴烈行为。最后告诫君主，认识大道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要有诚心。

希言自然①。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②。孰为此者③？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④，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⑤。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⑥；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⑦。

【注释】

①希言自然：尽量少发号施令，要让百姓自由发展。希言，尽量少讲话。主要指统治者少发号施令，要做到清静无为。希，同“稀”。少。自然，本来的样子。即按照本来的样子自由发展。一般注本把本句解释为“很少发号施令、做到清静无为才合乎自然法则”。这种解释文从字顺，而且也符合老子效法自然的原则，但在先秦，“自然”没有“大自然”的意思。

②飘风不终朝（zhāo），骤雨不终日：狂风刮不了整整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整整一天。飘风，狂风。终朝，整整一个早上。骤雨，暴雨。本句用自然现象提醒统治者治国时要稳步前进，不要采取跳跃式的暴烈行为。

③孰为此者：谁制造了这些狂风暴雨？孰，谁。为，产生，制

造。此，代指狂风暴雨。

④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所以说寻求大道的人，其言行就会符合大道。从事，寻求，学习。本句王弼本作“故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重出“道者”二字。帛书本不重出，意义更为清晰，今据改。

⑤失者同于失：坚持错误的人就会永远犯错误。失，过失，错误。一说“失”指失去道、德，亦通。

⑥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愿意同大道在一起的人，大道也愿意同他在一起。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与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意思相似。下两句与此相同。

⑦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自己的诚信不足，才会不被信任。本句是说君主之所以无法获取大道，主要原因是自己求道的诚信不足。

【译文】

君主要很少发号施令而让百姓自由发展。所以说狂风刮不了整整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整整一天。谁制造了这些狂风暴雨？是天地。天地尚且不能长久维持这种剧烈动荡的局面，更何况人呢？

因此那些寻求大道的人，言行就会符合大道；修养美德的人就会具备美德；坚持错误的人就会永远犯错误。愿意同大道在一起的人，大道也乐于同他在一起；愿意同美德在一起的人，美德也乐于同他在一起；愿意同错误在一起的人，错误也乐于同他在一起。

由于自己的诚信不足，才会不被信任。

二十四章

【题解】

本章紧承上两章内容，再次提醒包括君主在内的人们不要做跳跃式的暴烈行为，因为“欲速则不达”；告诫大家不要“自见”“自是”“自伐”“自矜”，因为这些行为不符合大道，而不符合大道的行为会招来别人的厌恶。

企者不立①，跨者不行②；自见者不明③，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④，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⑤，曰余食赘行⑥，物或恶之⑦，故有道者不处⑧。

【注释】

①企者不立：踮起脚跟想站得高一些反而站不稳。企，踮起脚跟。不立，站不稳。

②跨者不行：跨着大步想走得快一些反而走不远。跨，迈大步。对于以上两句的详细解释见“解读一”。

③自见者不明：只依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反而看不清楚。自此以下四句与二十二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相反相成，可互相参看。

④自伐者无功：自我夸耀反而会把功劳夸没了。伐，自我夸耀。关于“自伐”对自身的严重危害，详见“解读二”。

⑤其在道也：站在大道的立场去衡量这些行为。其，代指以上行为。

⑥曰余食赘（zhuì）行：可以把它们叫作剩饭赘肉。余食赘行，比喻多余无用的东西。赘行，附生于人体的肉瘤、骈指之类多

余的东西。赘，多余的。行，通“形”。形体，肉体。

⑦物或恶（wù）之：人们大概都讨厌这些行为。物，主要指人。老庄认为，人为万物中之一员，故称人为“物”。或，也许。恶，厌恶。关于人们讨厌自我炫耀的例子，详见“解读三”。

⑧不处：不做。指不做“企”“跨”“自见”“自伐”等事情。

【译文】

踮起脚跟想站得高一些的人反而站不稳，跨着大步想走得快一些的人反而走不远；仅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反而看不清楚，自以为是反而名声不高，自我夸功反而会把功劳夸没了，自高自大反而做不了领导者。站在大道的立场上去衡量这些行为，可以说这些行为都像剩饭肉瘤一样多余无用，人们大概都很讨厌这些行为，所以懂得大道的人不去做这样的事情。

【解读】

一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实际上讲的就是“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孔子对此也十分赞成。《论语·子路》记载：

>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要到莒父（在今山东高密，一说在今山东沂南与莒县之间）去做官，临行前向孔子请教做官应注意的事项，孔子告诫他两条原则：一是办事不要急于求成，二是不要两眼只盯着小利。这不仅是做官的原则，也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原则。

二

“自伐”的内容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我夸耀才能，二是自我

夸耀功劳。这两者都会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首先我们看看自我夸耀才能的害处。《三国演义》七十二回记载了杨修的遭遇：

> 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
>
> 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
>
> 当夜曹操心乱，不能稳睡，遂手提钢斧，绕寨私行。只见夏侯惇寨内军士，各准备行装。操大惊，急回帐召惇问其故。惇曰："主簿杨德祖先知大王欲归之意。"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
>
>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
> 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
>
> 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

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今乃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之。修死年三十四岁。后人有诗叹曰：

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纓。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闲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

以上文字虽然是出于小说《三国演义》，但这些故事也见于其他正史。杨修处处想炫耀自己的聪明，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误"掉了自己的性命。

其次我们看自我夸耀功劳的害处。我们也举《三国演义》的故事为例。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奠定了王业基础，其中许攸立了大功。许攸由袁绍投曹操，劝曹操偷袭袁绍粮仓乌巢，后来又出计策引漳河水灌冀州，使曹操对袁绍集团的作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我们看《三国演义》三十三回对许攸在胜利后表现的描写：

却说曹操统领众将入冀州城，将入城门，许攸纵马近前，以鞭指城门而呼操曰："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操大笑。众将闻言，俱怀不平。……

一日，许褚走马入东门，正迎许攸，攸唤褚曰："汝等无我，安能出入此门乎？"褚怒曰："吾等千生万死，身冒血战，夺得城池，汝安敢夸口！"攸骂曰："汝等皆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剑杀攸，提头来见曹操，说："许攸如此无礼，某杀之矣。"操曰："子远（许攸字子远）与吾旧交，故相戏耳，何故杀之！"深责许褚，令厚葬许攸。

许攸无疑是曹操的一大功臣，然而由于他不停地自我夸耀，四处表功，不仅自己的功劳没有了，连性命也给"夸"没了。

三

喜欢自我炫耀是招人厌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庄子·

山木》举了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 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

阳子就是因为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被孟子批评为“无君”的著名思想家杨朱。杨朱在去宋国途中住在一家旅店里，他发现旅店主人有两个侍妾，长相丑陋的那位在家里地位尊贵，而长相美丽的反而地位低贱。阳子甚感不解，店主人回答说：“那个容貌美丽的总是喜欢自我吹嘘，时间久了我就一点也不觉得她美；那个长相丑陋的总是自谦，时间久了我一点也不觉得她丑。”喜欢炫耀长相美丽的美女，妥妥地把自己由美女炫耀成了丑女。所以杨朱感慨地对自己的弟子说：“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做贤良的事，但一定要去掉自以为贤良的言行，这样到哪里会不受爱戴呢？”

二十五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三个内容：第一，再一次描述了道的特性及作用；第二，提出万物“周行而不殆”的循环论；第三，明确要求人们效法天地自然。本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千古名言，特别是“道法自然”，几乎成为人们的口头禅。

有物混成①，先天地生②。寂兮寥兮③，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④，可以为天下母⑤。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⑥。大曰逝⑦，逝曰远⑧，远曰反⑨。

故道大⑩，天大，地大，王亦大⑪。域中有四大⑫，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⑬，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⑭。

【注释】

①有物混成：有一个事物混然而成。物，指大道。混成，混然而成。

②先天地生：它出现在天地之先。老子认为，先有大道，后有天地，天地也是按照大道的规定性产生、运行的。

③寂兮寥兮：无声无形的样子。寂，无声。寥，无形。

④周行而不殆：呈环状循环运动而永不停止。周行，呈循环状地运动。殆，通“怠”。懈怠。引申为停止。本句的意思实际是说，在大道的支配下，万物永不懈怠地循环运动。大道是无形无象的规律，是原则，本身是无所谓动与不动的。

⑤可以为天下母：可以把它看作天地万物产生的前提。母，根本，基础。关于道“先天地生”和道生万物的问题，详见“解读一”。

⑥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给大道起个字叫作“道”，又勉强给它起个名叫作“大”。因此“道”又被称为“大道”。字，古代贵族男子出生后三月起名，二十岁成年时举行加冠礼，此时又加字。合称“名字”。成年时加字的原因是：“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冠而加字”是对成年者的尊重。

⑦逝：行进，发展。老子“大曰逝”的表述不够准确，只能说事物发展运动是一种规律，而不能说规律本身是运动的。出现这种不准确的表述，是文字过于简略、又追求句式整齐的原因造成的。

⑧远：这里指发展到极盛状态。

⑨反：同“返”。返回。这里指由鼎盛状态回头向衰弱发展，最后又回到原点。关于老子的循环论，详见“解读二”。

⑩道大：同义词连用，目的是为了同下文协调。大，根据“强为之名曰大”，大指道、规律。

⑪王（wàng）：称王，治理天下。

⑫域中有四大：天地间有四种主要规律。域中，这里指天地间。大，道，规律。

⑬法：效法，学习。

⑭自然：本身的样子。自，自己。这里具体指道本身。然，形容词词尾，表示“……的样子”。“道法自然”的意思是说，道是第一位的，它谁都不去效法，就效法自身。老子这样讲，主要是为了追求句式的整齐，并形成一种递进的关系。今天人们谈到“道法自然”，把它理解为“道的原则是要求人们效法大自然”，这是可以的，因为这样理解没有违背老子思想，老子主张人要效法天地自然。详见“解读三”。

【译文】

有一个事物混然而成，它出现在天地之先。它无声无形，独立存在永不改变，它支配万物循环运动永不停止，可以把它看作是天地万物产生的根源。

我不知道这个事物的名字，就给它起个字叫“道”，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叫“大”。“大”使万物向前发展，发展下去就会走向极盛，走向极盛后又要返回到起点。

所以说道有道的规律，天有天的规律，地有地的规律，治国也有治国的规律。天地间有四种主要规律，而治国的规律只占其中之一。人要效法地，地要效法天，天要效法大道，大道就效法它自身的样子。

【解读】

一

老子认为大道“先天地生”，朱熹也有类似观点。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朱子语类》卷一）老子的“道”也即朱熹的“理”。“道”“理”先天地而生，而且是产生天地万物的先决条件，没有“道”“理”的安排，天地万物就无法产生与生存。正如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计划，就不可能办成一件事一样。

关于道生万物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本章的“可以为天下母”以及四十二章的“道生一”理解为“道”可以直接产生万物。因为五十一章说得很明白：“道生之，……物形之。”如果“道”能直接产生万物，为什么还要“物形之”呢？这句话的意思是：“道赋予万物生息的规律，……物质（如阴阳二气）才使万物具有形体。”也即第一章说的“有名，万物之母”。朱熹也持同样观点：“人之所以生，理与气（按，相当于老子讲的道与物）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

所凑泊，故必二气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语动作，思虑营为，皆气也，而理存焉。”（《朱子语类》卷四）

如果把“道”理解为能够直接产生万物，那么必须把本书的“道”解释为“宇宙本体”和“客观规律”两层意思，这样就不能保持思想的前后统一。大多数学者是这样做的，有的甚至在同一章中也不能保持一致，如张松如在解释十四章时说：“《老子》书中的‘道’，大体有两个意思：有时指物质世界的实体，即宇宙本体；更多场合下是指物质世界或现实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本章（十四章）中‘故混而为一’的‘道’，便偏于指前一种意思；而到末尾，便转而指后一种意思了。”（《老子校读》）这样解释显然是割裂了“道”的含义，显得勉强。

因此我们认为，老子的“道在物先”与朱熹的“理在气先”是一个意思，“道”是各种规律的总称，是万物产生的基础，但又不能直接生出万物。关于这一看法，可参阅四十二章、五十一章的“解读”。

二

老子认为万物的运动是永恒的，是循环的：从原点出发——走向极盛——再回到原点。这就是所谓的“周行”。老子的不少政治观、人生观都建立在这一点上。既然任何事物发展的结果，最终都不免要回到原点，那么最好就不动，或者虽然动一动，但不要达到极盛，这样就不会走向反面，或者说能够推迟走向反面的时间。所以他提倡“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二十八章），而对敌人则要“张之”“强之”“兴之”“与之”（三十六章），其目的就是把对手抬到最高点，然后再使他们跌回原处。这种认为“守雌”就能安己、“张之”就能灭敌的策略有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不正确的一面，因为要通过“守雌”“张之”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是要一定条件的，不讲条件，一味地“守雌”“张之”，就未必能够保己克敌。而老子对这些条件的论述是不够的。

三

老子举出宇宙间的四种主要规律，这四种规律以“道”为首，“道”是天、地、人，也即万物效法的对象，由此可以证明老子的“道”是各种规律的总称。由于大道只能通过天地万物才能够得以体现，所以老子在本章中明确主张人类要效法天地。事实上，老子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如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可见老子的无为主张完全是来自对自然规律的效法。

实际上，古人对自然的效法是全方位的，我们以政治、科技为例。

儒、道两家都主张效仿自然的“生养”之德和无为清静。除此之外，在一些具体的政治措施中，也能明显看到古人效法自然的痕迹。如官制，人们很早就以天、地、春、夏、秋、冬这些自然概念来命名官职。周代的天官为百官之长，地官为教育之长，春官掌管礼仪，夏官统领军政，秋官管理刑罚，冬官负责工程。这种以天地四季为官名的制度，时断时续，一直到明代洪武年间，还曾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辅助皇帝处理政务。

在一些具体的政治行为中，比如刑法的使用，就是古人法天的典型一例。古人多在秋冬季节处决犯人，称“秋决”，那是因为古人认为上天在秋冬季节使万物枯萎死亡，所以人也应该在秋冬季节处决犯人；因此，对于春夏季节判处的一般死刑犯，不能马上处死，而是“斩监候”，关在监狱里等待“秋决”，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春夏是上天让万物生长的季节，官府也应该尽量少杀人。刑律上还有一条，就是“斩立决”，对于那些犯下十恶大罪的人，可以马上处死，这也可以从大自然中找到根据：春夏之时，虽然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但也有一些植物死亡，比如小麦、荠菜即是。既然大自然可以在春夏“杀”少量植物，那么在春夏杀少量的人，也没有违背自然法则。

人们除了在政治方面模仿自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是如此。文字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一大标志，而发明文字的灵感就来自鸟兽的足迹：“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叙》）传说是黄帝的大臣仓颉在观察了鸟兽的足迹以后，受到了启发，于是发明了文字。除了文字的发明之

外，古人认为其他许多发明也应归功于大自然的启示：

> 牟子曰：“夫转蓬漂而车轮成，窊木流而舟楫设，蜘蛛布而罻罗陈，鸟迹见而文字作。”（《理惑论》）

古人认为，人们看到蓬草在地上随风旋转，于是发明了车轮；看到中心凹陷的木片在水上漂流，于是发明了舟船；看到蜘蛛结网，于是发明了用来捕鱼兽的网罟。在各个方面，大自然都是人们的老师。

二十六章

【题解】

本章把“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这一普遍自然现象运用到政治领域里，提醒君主不要轻视自己的国家，否则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存基础，导致国破身亡。

重为轻根①，静为躁君②。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③，虽有荣观，燕处超然④。奈何万乘之主⑤，而以身轻天下⑥？轻则失本，躁则失君⑦。

【注释】

①重为轻根：重是轻的基础。根，根本，基础。比如古人认为，又浊又重的阴气下降，形成地；又轻又清的阳气上升，形成天。较轻的树叶、树枝在上，较重的树干、树根在下。如此等等。

②静为躁君：静是动的根本。躁，动。君，主。引申为根本。老庄认为，该动则动，该静则静，但动必须以静为基础。比如人们要想运动，必须要先安静下来积蓄力量才行。老子把这两句话当作一般性的原则提出，所以“重”“轻”“静”“躁”是泛指，含义比较宽泛。如“重”，既包括客观事物中的“重”，如辎重、重物等，也包括主观思想中的“重”，如重视、稳重等。老子在下文中把这一原则运用到日常生活和政治领域里，这四个字的内容就比较具体了。

③终日：整天。辎（zī）重：原指行军带的粮食、装备等。这里指圣人出门所带的衣食行李。

④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即使遇到奇观美景，也安闲而居，不为外物所动。即不离开衣食行李而去观赏美景。虽，即使。荣观，相当于今天说的“奇观”，美好的景色。燕处超然，即不受“荣观”的诱惑，以免丢失自己的行李。燕处，安闲而居。燕，安闲。处，居。超然，不为外物所动的样子。这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做比喻，为下文的政治主张做铺垫。

⑤万乘（shèng）之主：拥有万辆战车的君主。指大国君主。乘，古时一车四马叫一乘。先秦时期，人们常以“万乘之国”代指大国，以“千乘之国”代指中等国家。

⑥以身：因为个人的享受。以，因。身，这里指万乘之主自己。

⑦躁：动。这里指轻举妄动。君：根本。这里指国家，国家是君主的生存之本。

【译文】

重是轻的基础，静是动的根本。

因此圣人整天在外旅行而从不离开自己的衣食行李，即使有奇观美景，也安闲而居，超然于美景之外而不为所动。为什么一个大国君主，却为了个人享乐而不重视自己的国家呢？不重视国家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存基础，轻举妄动就会丢掉自己的生存根本。

【解读】

圣人在外旅行，深知衣食行李是他们的生活基础，所以即使遇到奇观美景，他们也静守在衣食行李旁边寸步不离，不为奇观美景所动。对万乘之主来说，国家是他们的生存基础，然而他们为了个人享乐，而不把国家放在心上。老子把圣人和万乘之主对举，一褒一贬，十分清楚。关于君主不重视自己的国家，我们看以下两个例子：

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颜涿聚曰：“君游海而乐之，奈臣有图国者何？君虽乐之，将安

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归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将击之。颜涿聚曰：“昔桀杀关龙逄而纣杀王子比干，今君虽杀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为国，非为身也。”延颈而前曰：“君击之矣！”君乃释戈趣驾而归。至三日，而闻国人有谋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齐国者，颜涿聚之力也。故曰：离内远游，则危身之道也。（《韩非子·十过》）

江都新作龙舟成，送东都。宇文述劝幸江都，帝从之。……朝臣皆不欲行，帝意甚坚，无敢谏者。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杖杀之。……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谏，帝大怒，先解其颐，然后斩之。……至汜水，奉信郎王爱仁复上表请还西京，帝斩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车驾上书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斩之。（《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田成子和隋炀帝都是“以身轻天下”的万乘之君，为了个人享乐而置国家于不顾。只不过田成子接受了大臣的劝谏，醒悟较早，避免了一场政变，保住了自己的政权。隋炀帝晚年，社会已不安定，但他为了享乐，还要去江都（今扬州一带）一游，并为此杀害数位劝谏者，结果天下大乱，隋炀帝也被自己的属下杀死在江都。

二十七章

【题解】

本章阐述三个内容：一是要求人们善行、善言等；二是要求人们善于使用人与物，不可轻易地抛弃他们；三是要求人们妥善地处理好善人与不善人之间的关系，以保证社会的和谐安定。

善行，无辙迹①；善言，无瑕谪②；善数，不用筹策③；善闭④，无关楗而不可开⑤；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⑥。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⑦，故无弃人⑧；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⑨。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⑩。不贵其师⑪，不爱其资⑫，虽智大迷。是谓要妙⑬。

【注释】

①善行，无辙迹：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车辙的痕迹。比喻善于做事的人，不会留下后遗症。辙迹，车轮辗过的痕迹。一说，辙，车迹。迹，马足踏过的痕迹。

②瑕谪（xiá zhé）：玉石上的斑痕，比喻毛病、瑕疵。瑕，玉石上的斑点。谪，过错，缺点。一说，通“璾（tì）”，玉石上的斑点。古人非常重视讲话的艺术，详见“解读一”。

③筹策：古时计算用的竹码。

④闭：关门。

⑤关楗（jiàn）：关闭门户用的器具，相当于今天的门闩。

⑥绳约：绳索。约，绳子。

⑦救人：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圣人的面前，没有被杀的人，因为圣人能够包容坏人并把坏人感化成好人；二是在圣人的面前，没有因无用而被抛弃的人，在圣人面前，所有的人都能够派上用场。关于用人的问题，见“解读二”。

⑧弃人：被遗弃的人。

⑨袭明：是属于明智的。袭，符合，属于。明，明智。

⑩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善人是善人的凭借。资，凭借。这是在讲善人与不善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善人之所以被称为善人，是因为有不善的人作衬托，如果没有不善的人，也就无所谓善人。因此说“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一说这两句的意思是不善的人可以作为善人的借鉴，通过观察不善人，以防止善人犯同样的错误。其义类似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⑪不贵其师：不善人不尊重他们的老师。本句的主语是“不善人”。

⑫不爱其资：善人如果不爱惜他们的凭借。本句的主语是“善人”。

⑬是谓要妙：善人与不善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而微妙的。是，代指善人与不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要妙，重要而微妙。

【译文】

善于行走的人，不会留下车辙痕迹；善于讲话的人，不会出现语言瑕疵；善于计算的人，不必使用筹策；善于关门的人，不用关楗却固不可开；善于打结的人，不用绳索却牢不可解。

因此圣人总是善于感化、使用别人，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人；总是善于利用万物，所以没有被遗弃的事物。这些做法可以说是明智的。

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是善人的凭借。不善人如果不尊重他们的老师，善人如果不爱惜他们的凭借，即使是明智的人也会变得

十分糊涂。善人与不善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而微妙的。

【解读】

一

古人非常重视讲话的艺术，甚至为了避免言多有失而主张三缄其口。《说苑·敬慎》记载，孔子到东周的洛阳去求学，看到太庙（周天子祭祖的地方）右边的台阶前，有一个用金属铸造的人像，嘴巴上有三道封条，人像背部铭刻了这样一些话："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这就是"三缄其口"一词的出处。关于讲话的艺术，限于篇幅，我们只举其中的三条原则。

第一，切记不可讲伤人之语。

关于语言对别人产生的正负作用，《荀子·荣辱》有一段话讲得极好：

> 故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之言，深于矛戟。

暖心的话，其温暖的程度超过了棉衣棉被；伤人的话，其伤人的程度超过了刀剑矛戟。荀子的这几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先看"与人善言，暖于布帛"的例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宣公十二年冬天，楚王率兵进攻萧国，这期间有一个小插曲：

> 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纊。

因为是冬天作战，大臣申公巫臣向楚王汇报说将士们十分寒冷，楚王便巡视全军，对将士们讲了一些慰问的话，结果将士们听后，一个个身上都暖融融的，就像穿上了温暖的厚棉衣。

我们再看用语言伤人而自伤的例子。孟尝君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宰相，在当时名声极大，《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了他路过赵国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 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孟尝君被封在薛，故又称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孟尝君为天下名人，赵人争相观看，结果大失所望，议论说："原以为孟尝君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大丈夫，没有想到却是一个又矮又瘦的小男人。"观看者的这番议论也可能是随口而出，甚至可以说是客观评价，却极大地伤害了自尊心极强的孟尝君，导致数百人被孟尝君的门客所杀。因此明人吕坤在他的《小儿语·杂言》中说："人生丧家亡身，言语占了八分。"

第二，借用圣贤言语进行批评或反批评。

借用圣贤的语言去批评别人，就是《庄子·人间世》说的"与古为徒"：

> 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谪之实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是之谓与古为徒。

意思是：在批评别人时，不要直接用自己的话去讲，而是针对对方的错误，引用古代圣贤的话去批评，这样，既达到了批评的目的，又使被批评的人相对容易接受一些，因为那是古代圣贤讲的，不是自己讲的。

与此类似的就是借用圣贤的言论去反击别人的批评。王阳明曾经批评朱熹中年之前的一些言论，而在明代，朱熹被视为圣贤，因此王阳明遭到了士人的围攻，王阳明便采取用圣贤朱熹自己的话去反批评。他在《与安之》中说：

> 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环四面。……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信中说的"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是指王阳明把朱熹晚年对自己早年观点的批评言论编为《朱子晚年定论》，用朱熹自我批评的话做盾牌，去应对士人的批判之矛，其效果极佳，王阳明"不加一辞"，就使批评者"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矣"。

第三，要注意谈话对象的不同。

古人认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素质和理解力，因此交流时要用不同的语言，正如庄子说的那样：“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了孔子的一个故事：

> 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拘妄言而反当。何以明之？
>
> 孔子行游，马失，食农夫之稼，野人（农夫）怒，取马而系之。子贡往说之，卑辞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大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过也。”
>
> 乃使马圉（马夫）往说之。至，见野人曰：“子耕于东海，至于西海，吾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说若此其无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
>
> 故圣人量凿而正枘。夫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此《延路》《阳局》。非歌者拙也，听者异也。

孔子的马跑了，吃了农夫的庄稼，农夫就把马扣押了。孔子就派最善于外交的弟子子贡去讨要，但无论子贡如何讲大道理，如何恳求，那位农夫就是不肯把马交还。孔子意识到子贡与农夫不是同一层次的人，所以话不投机，于是就派为自己养马的人去了。养马人一见农夫，就盛赞对方的富有：“您太富有了。您的土地东边到了东海，西边到了西海，我们的马跑了，不吃您的庄稼还会去吃谁的呢？”那农夫一听，心花怒放，当即就把马还给了他。

二

准确地说，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无用之人，只要善于使用，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文子·自然》说：

> 老子曰：“乘众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者，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之也。有一功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圣人兼而用之，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

圣人之所以善于使用众人的才能，是因为圣人不求备于一人，有什么样的才能，就给他安排什么样的职位。因材而用，在圣人那里，就没有被抛弃的人和物。

《国语·晋语四》记载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与大臣胥臣的一段对话：文公在询问如何用人时，胥臣认为“籧篨（不能弯腰的残疾人）不可使俯，戚施（驼背的人）不可使仰，僬侥（矮人）不可使举，侏儒（个子特别矮小的人）不可使援（抓举），矇瞍（盲人）不可使视，鬷瘖（哑人）不可使言，聋聩（聋人）不可使听，僮昏（糊涂人）不可使谋”。晋文公进一步求教如何安排这几种人时，胥臣回答说：有关部门应该量才使用。弯不下腰的人，就把他们培养成头顶玉磬演奏的乐师；驼背的人，就把他们培养成敲钟的乐师；让身体特别矮小的人去学习爬木杆的杂技，让盲人学习音乐，让聋人负责掌管火；至于僬侥、瘖哑、昏聩无知的人，官府无处安排，可以让他们到边远地区垦荒种地。

善于使用看似“无用”的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这样于国于人都是有益的。

古人认为，善于用人的人，不仅能够使用别人的优点，甚至能够利用别人的缺点，《文子·自然》以用兵为例，讨论了如何使用别人的缺点：

> 故用兵者，或轻或重，或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轻者欲发，重者欲止，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进斗，不可令持坚；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敌；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财；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进取；信者可令持约，不可令应变，五者，圣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怀一物，阴阳不产一类；故海不让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让枉桡以成其崇，圣人不辞其负薪之言以广其名。夫守一隅而遗万方，取一物而弃其余，则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浅矣。

这段话翻译出来就是：“善于用兵的人，其部下性格各异，有的轻率，有的持重，有的贪婪，有的廉洁，四种性格相反，无法统一。轻率的人总想出兵进攻，持重的人总想按兵不动，贪婪的人贪得无厌，

廉洁的人不愿获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要让轻率勇敢的人去冲锋陷阵，不可让他们去守城；让持重的人去守城，不可让他们去冲锋陷阵；让贪婪的人去攻城略地，不可让他们去分配财物；让廉洁的人去分配财物，不可让他们去攻城略地；让诚实的人去坚守盟约，不可让他们去应变。对于这几种人，圣人兼收并蓄，量才录用。天地包容万物，阴阳创造万类；因此大海不拒绝细小的流水而成就了自己的辽阔，高山不拒绝曲弱之木而成就了自己的高大，圣人不拒绝卑贱者的忠告而成就了自己的英名。”轻率、贪婪，是人的性格缺陷，经常受到大家的批评，然而圣人却都能恰当地去使用他们，把他们的性格缺陷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优势。

孟尝君善于使用“鸡鸣狗盗”的故事，就曾传为美谈。《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

> 齐湣王二十五年，复卒使孟尝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尝君为秦相。人或说秦昭王曰：“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于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尝君，谋欲杀之。
>
> 孟尝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坐有能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昭王释孟尝君。孟尝君得出，即驰去，更封传，变名姓以出关。夜半至函谷关。秦昭王后悔出孟尝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驰传逐之。
>
> 孟尝君至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而鸡齐鸣，遂发传出。出如食顷，秦追果至关，已后孟尝君出，乃还。
>
> 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鸡鸣狗盗之人，在一般人看来，实在是没有太大作用，然而就是这些看似无用的人，却救了孟尝君一命。由此可见，只要使用恰当，就不

存在无用之人。

在善于用人方面，唐太宗堪为表率，他说：

> 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帝范·审官篇》）

唐太宗不仅善于使用智者、勇者，就连那些愚者、怯者，也都能够在唐太宗那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善于使用“弃物”的也有一例。《晋书·陶侃列传》记载，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就是一位善于使用“弃物”的人：

> 时造船，木屑及竹头悉令举掌之，咸不解所以。后正会，积雪始晴，听事前余雪犹湿，于是以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其综理微密，皆此类也。

陶侃造船时，把木屑和用剩的竹头全部收集起来，大家都不知何意。后来正月初一官员聚会，大雪始晴，大厅前泥泞不堪，于是陶侃就命令把木屑铺于地上。桓温伐蜀时，又用陶侃积累的竹头做成竹钉，用于造船。用人和用物是一个道理，只要善于思考，看似无用的事物都能派上用场。

二十八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两个内容：第一，要求人们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要像婴儿那样，无知无欲，柔弱不争；第二，老子告诫人们，在治理国家时，一定要顺应万物的天性，不可依据个人意愿而随意去伤害万物的天性。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①。为天下谿，常德不离②，复归于婴儿③。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④。为天下式，常德不忒⑤，复归于无极⑥。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⑦。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⑧。

朴散则为器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⑩。故大制不割⑪。

【注释】

①“知其雄”三句：知道什么是雄强，却要安于柔雌的地位，甘做天下的沟谿。雄，雄强，刚强。雌，柔雌，柔和。谿，河沟。比喻低下的地位。曾国藩对这几句十分欣赏，见“解读一”。

②常德不离：高尚的品德永远不会丧失。常，永远。

③复归于婴儿：恢复到无知无欲、柔弱不争的婴儿状态。按照老子的说法，我们一般人只有两个发展阶段：婴儿——成人。而圣人有三个发展阶段：婴儿——成人——婴儿。依照哲学“否定之否定”的定义，第三阶段的“婴儿状态”与第一阶段的“婴儿

状态”，从表面看来有相似之处，都无知无欲，柔弱不争，但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阶段是真正的“柔”，而第三阶段的表现则是“至刚若柔”。

④“知其白”几句：知道什么是显赫地位，却要安于低下的地位，做天下人的榜样。白，显明。这里指显赫的地位。黑，幽暗。此处指不显赫的地位。式，范式，榜样。

⑤忒（tè）：错误，差错。

⑥无极：无穷。这里指无穷的力量。极，边际。

⑦谷：川谷。这里比喻低下的地位。

⑧朴：未加工过的原木，这里比喻“道”。未加工过的原木与“道”有许多相似之处：原木可以分别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器具，而“道”可以分别显现为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的规律；原木是各种器物的本源，“道”是各种具体规律的本源；原木无人工痕迹，“道”同样是原始自然而不掺入任何人工痕迹。所以老子用“朴”比喻“道”。

⑨朴散则为器：这是个比喻。把原木分割开来，可以分别做成各种各样的器具，以此来比喻“道”可以分别显现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德”。

⑩用之：顺应万物各自的本性。用，因，顺应。之，代指万物本性。官长：领导者，管理者。

⑪大制不割：最完美的治理，就是不去伤害万物的本性。大，伟大，完美。制，治理。割，伤害。为什么要做到“大制不割”，可参见“解读二”。

【译文】

知道什么是雄强，却要安于柔雌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沟谿。甘愿做天下的沟谿，高尚的品德就永远不会丧失，就能恢复到无知无欲、柔和不争的婴儿状态。

知道什么是显赫地位，却要安于低下的地位，做天下人的榜样。做天下人的榜样，高尚的品德就永远不会出差错，就能具有无穷的力量。

知道什么是荣耀，却要安于屈辱的地位，甘愿做天下的川谷。甘愿做天下的川谷，高尚品德就会永远保持圆满，就能够同大道保持一致。

大道会分散显现为万物各自的本性，圣人就顺应着万物各自的本性去进行管理。所以说最完美的治理是不去伤害万物的本性。

【解读】

一

曾国藩对“知其雄，守其雌”两句特别欣赏，把它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曾国藩是一位儒家人物，曾国藩的确受儒家影响很大，但根据他的朋友、幕僚欧阳兆熊的看法，曾国藩在思想上“一生三变”：

第一阶段：在京做官时，以程朱理学（儒家）为依归；

第二阶段：办理军务前期，崇尚法家思想，还想写一部《挺经》；

第三阶段：办理军务后期，崇尚老庄思想。

这一记载见于欧阳兆熊的《水窗春呓》卷上。欧阳兆熊是曾国藩的老乡，又是亲戚，多次为曾国藩治病，后来又在曾国藩那里担任幕僚，可以说，两人是一生的交情，因此他的记载是可信的。欧阳兆熊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直接留在北京做官，此时崇尚的是儒家思想；办理军务之后，他认为自己应该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用强硬的手段处理人际关系和各种事务，还想写一部《挺经》，以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行事的曾国藩处处碰壁，各种关系都没有处理好，以至于得了“不寐之疾”，也即我们现在说的失眠症。此时他的父亲去世，曾国藩回乡守丧，欧阳兆熊就推荐曹镜初为曾国藩治

病，曹镜初的药方是：

> 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岐黄”指岐伯和黄帝，岐伯是黄帝大臣，精通医术，《黄帝内经》就是以岐伯与黄帝的对话形式写成的。“黄老”指黄帝和老子，其实黄帝不过是虚设而已，主要是指老庄。

曾国藩回乡守丧期间，认真研读老庄思想，守丧结束，再次出山，集十二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其中后六个字就是出自《道德经》本章：

> 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

前六字出自《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据说是姜太公传授给周武王的丹书中的内容。曾国藩所集的十二字意思是：以认真的态度战胜自己的懈怠，用正义的原则战胜个人的欲望；我知道什么是雄强，但我要守着柔雌的原则。所以欧阳兆熊说，此次出山后，曾国藩“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水窗春呓》卷上）。

按照欧阳兆熊的说法，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归宿。

二

为什么说“大制不割”，不要去破坏万物的天性？《庄子·应帝王》中有一个寓言故事，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

>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南海大帝叫儵，北海大帝叫忽，中央大帝叫浑沌。儵与忽时常相会于浑沌之处，浑沌对他们招待得很周到。儵与忽便商量如何报答浑沌的美意：“人人都有眼、耳、鼻、口七个孔窍用来观看、聆听、吃饭和

呼吸，唯独浑沌没有，我们试着也为他开凿七个孔窍吧！”于是他们每天就辛辛苦苦地为浑沌开凿一个孔窍，凿了七天，七窍开凿成了，而浑沌却被开凿死了。这个故事说明，自以为是地去改变万物的天性，即使动机是好的，其结果也适得其反。

二十九章

【题解】

本章告诫君主在治理国家时，不要按照个人意愿与臆想去采取行动，更不能把国家据为己有。老子认为君主的个人意志往往违背自然法则，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本章特别强调在治国时，君主一定要清除那些脱离实际的、过分的思想行为。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①，吾见其不得已②。天下神器③，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④。

故物或行或随⑤，或歔或吹⑥，或强或羸⑦，或挫或隳⑧。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⑨。

【注释】

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想要治理好天下却按照个人意志去采取行动。取，治理。《广雅·释诂》：“取，为也。”河上公本四十八章注：“取，治也。”为，与“无为”相对，指按照主观意愿去治理。

②不得已：达不到目的。不得，得不到自己所想得到的。已，句末语气词，表确定语气。

③神器：神圣的器物，指天下。

④执者失之：想把天下据为己有的人，一定会失去天下。执，占为己有。之，代指天下。

⑤或行或随：主观上也许是想走在别人的前面，结果可能反而会落在别人后面。或，可能，也许。行，与“随”相对，表示前行。随，落在后面。

⑥或歔（xū）或吹：本句意思是，用嘴巴呼气，主观目的是为物取暖，结果由于用力过当，反而使物变凉，使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不一致。歔，此通“嘘”。慢慢而轻轻地哈气。“嘘”的目的是为物取暖，故有“嘘寒问暖”一词。吹，速度较快地吹气。吹气能够使物变凉。

⑦羸（léi）：瘦弱，弱小。

⑧挫：此处与“隳”相对，表示减损一点儿。隳（huī）：全部毁掉。

⑨去甚、去奢、去泰：去掉过分的欲望和言行。甚、奢、泰，都是指过分的言行、欲望。老子主张“去甚、去奢、去泰”的原因，就是担心过度的言行会造成“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的结果。详见“解读”。

【译文】

君主想要治理好天下却又按照个人意志去采取行动，我将会看到他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天下这个神圣的器物，是不可以按照个人意志去治理的。随心所欲地去治理天下的君主，一定会搞乱天下；想把天下据为己有的君主，一定会失去天下。

所以事情往往如此：本意也许是想走在前面，结果可能反而落在后面；本意也许是想轻轻哈气为物取暖，结果可能因为吹气太快而使物变凉；本意也许是想强壮，结果可能反而变得瘦弱；本意也许是想稍微减损一点儿，结果可能是全部毁掉了。因此圣人去掉那些极端的、过度的、过分的言行和欲望。

【解读】

关于“或行或随”四句，一般被解释为在讲事物之间的差别，如任继愈把它们译作：“所以，一切事物（本来就）有的前进，有的后随；有的轻嘘，有的急吹；有的强壮，有的瘦弱；有的小挫，有的全

毁。”（《老子新译》）陈鼓应的翻译与此相似：“世人（秉性不一）有前行，有后随；有呴暖，有吹寒；有刚强，有羸弱；有安定，有危险。”（《老子注译及评介》）这样翻译不仅与上文无任何联系，而且与下文也脱节了，完全被孤立起来。高亨《老子正诂》的解释虽然与任继愈、陈鼓应不一样，但也认为前六句为一章，后五句为一章，互不相干。

其实本章的内在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老子首先说明：“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如果想按照主观愿望去有所作为，反而会把天下搞乱；想要占有天下，反而会失去天下。也就是说，客观结果往往与主观愿望相反，由此自然导出“或行或随”的一般性结论，“行”是主观愿望，“随”是客观结果。这主要是告诫人们：社会上出现事与愿违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言行过度所造成的，因此就应该根绝那些过分的想法和欲望。

关于用力过度而事与愿违的例子，历史上很多。东汉的帝王师桓荣在奏章中讲过这样两个典故：

> 昔乐羊食子，有功见疑；西巴放麑，以罪作傅。（《后汉书·桓荣列传》）

战国时期魏国将军乐羊率兵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就把在中山做官的乐羊的儿子烹作肉羹，并派使者送给乐羊一杯羹。乐羊为了表示自己攻占中山的决心和对魏国的忠诚，就吃了这杯羹，最终攻下中山，为魏国立了大功。然而此后魏王君臣再也不信任他了，认为乐羊“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韩非子·说林上》）。乐羊在表达忠心时有些过度，所以这片忠心未被接受。

唐代也有一个典型例子。唐太宗与长孙皇后共生三位嫡子，依次是：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李承乾因足疾及生活奢靡，担心被废，于是就想谋杀弟弟李泰，进而效法父亲去谋划逼宫，事泄后被废为庶人并流放黔州（今重庆彭水）。按情理，李承乾被废后，太子位自然会落在才华出众、深受太宗宠爱的魏王李泰身上。李泰为了能够当上太子，二十余岁的他竟然扑进唐太宗的怀里，向太宗表达孝父爱弟之情：

> 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臣百年之后，当为陛下杀之，传国晋王。（《旧唐书·褚遂良列传》）

李泰对太宗说："如果我能够当上皇帝，待我死时，就杀掉我唯一的亲生儿子，把皇位传给弟弟李治。"这种不近情理的表态引起褚遂良和唐太宗的警觉，李泰随即便被赶出京城，以顺阳王的名义安置郧乡（在今湖北郧阳），于三十五岁时死于郧乡。李泰为了能够当上太子，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然而由于这场表演太过，结果与太子位失之交臂。

最后，顺便解释一下"西巴放麑，以罪作傅"这一典故。"西巴"是指鲁国贵族孟孙的部下秦西巴。有一次，孟孙打猎，抓到了一头小鹿，让秦西巴把这头小鹿带回去。一路上，小鹿的母亲紧紧跟随，不停地哀叫，秦西巴实在不忍心，就放掉了小鹿，让它们母子团圆。孟孙知道秦西巴私自放走了自己的猎物，大怒，当即赶走了秦西巴。三个月以后，孟孙又恭恭敬敬地把秦西巴请了回来，让他当了自己儿子的师傅。别人问孟孙为什么提拔一个有罪的人，孟孙回答说："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孟孙的意思是：他连头小鹿都不忍心伤害，他会忍心伤害我的孩子吗？所以说"乐羊以有功见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韩非子·说林上》），其主观行为和客观效果也不相同。

三十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反战思想。老子的反战思想与墨子的“非攻”主张十分相似，他们都反对不义的侵略战争，而对反侵略的行为采取支持态度。本章中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为千古名言，此后许多大臣都用这句话去反对君主的穷兵黩武。

以道佐人主者①，不以兵强天下②。其事好还③：师之所处④，荆棘生焉；大军之后⑤，必有凶年⑥。

善有果而已⑦，不敢以取强⑧。果而勿矜⑨，果而勿伐⑩，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⑪，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⑫，不道早已⑬。

【注释】

①以道佐人主者：遵循大道去辅佐君主的人。以，按照，遵循。佐，帮助，辅佐。人主，君主。

②不以兵强天下：不依仗武力在天下称王称霸。以，凭借，依仗。兵，兵器。代指武力。强，逞强，称王称霸。

③好还：很快就会得到报应。好，甚，很。高亨《老子正诂》：“好者，甚也。今俗谓‘甚大’曰‘好大’，‘甚长’曰‘好长’，……殆亦古之遗言耳。”还，还报，报应。

④师之所处：军队驻扎过的地方。这里泛指发生战争的地区。师，军队。处，驻扎。

⑤大军：大部队。这里代指大的战争。

⑥凶年：灾荒年。

⑦善有果而已：只要很好地取得胜利就罢手。果，胜利。《尔雅·释诂》：“果，……胜也。”

⑧以：凭借。后省略“兵”字。取强：逞强，称王称霸。

⑨勿矜（jīn）：不要自大。矜，自大。

⑩伐：夸功。

⑪果而不得已：胜利之后还要感到自己是出于不得已才打的这次胜仗。换言之，这次胜仗是在敌人威逼下迫不得已打的。

⑫是：代指求强求壮。不道：不符合大道，不符合正确原则。

⑬早已：很快就会灭亡。已，停止。这里指灭亡。

【译文】

遵循大道去辅佐君主的人，是不会凭借武力去逞强于天下的。用兵打仗的事很快就会得到报应：战争发生过的地区，荆棘丛生；大战之后，必有一个灾荒年。

只要很好地取得胜利就罢手，不敢依仗武力称王称霸。胜利了而不自大，胜利了而不夸耀，胜利了而不骄傲，胜利之后还要感到自己是出于不得已才打的这次胜仗，胜利了而不逞强。事物强盛了就会走向衰败，求强求壮的做法是不符合大道的，不符合大道就会很快灭亡。

三十一章

【题解】

本章紧承上章，继续阐述反战主张。老子认为，战争是不祥之物，因此人们都讨厌战争，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参与战争，而且还要带着悲哀的心情去参战。打了胜仗，不要夸耀，更不可热衷于战争。

夫唯兵者①，不祥之器，物或恶之②，故有道者不处③。

君子居则贵左④，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⑤，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⑥。胜而不美⑦，而美之者⑧，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⑨。

吉事尚左⑩，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⑪，上将军居右⑫，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⑬，战胜，以丧礼处之。

【注释】

①夫唯兵者：夫唯，发语词。王弼本原作“夫佳”，王念孙《读书杂志》举出许多理由认为“夫佳”是“夫唯”之误。卢文弨《抱经堂文集》认为“夫佳”未误，“佳兵”的意思是“精良的兵器”。此说也通。兵，战争。

②物或恶（wù）之：人们大概都很讨厌它。物，主要指人。或，也许，可能。恶，讨厌。

③处：处理，安排。这里引申为使用。

④居：平时。贵左：以左边为贵。古人认为左阳右阴，阳代表生，阴代表杀。所以平时以居左为贵，战争为杀人之事，所以

战时以居右为贵。

⑤君子：指有道之人。

⑥恬淡为上：最好漠然处之。即不要热衷于战争。恬淡，淡漠，不热衷。

⑦美：用如动词，赞美，炫耀。

⑧而：如果。

⑨得志于天下：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

⑩尚：崇尚，与上文“贵”同义。

⑪偏将军：副将。

⑫上将军：主将。

⑬以哀悲莅（1ì）之：要带着悲痛的心情参加战争。莅，到，参加。王弼本原作“泣”，罗运贤《老子余义》：“‘泣’当为‘莅’讹。”

【译文】

战争，是一种不吉祥的东西，人们大概都很讨厌它，所以掌握大道的人不去使用它。

君子平时以左边为高贵，作战时却以右边为高贵。战争，是不吉祥的东西，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迫不得已时才使用它，最好漠然处之。即使战胜了也不应该赞美胜利，如果赞美战争的胜利，这就是以杀人为快乐。以杀人为快乐的人，不可能实现统一天下的志向。

吉庆之事以左边为高贵，凶丧之事以右边为高贵。打仗时副将居于左边，主将居于右边，这是说要用办理丧事的礼节去处理战争的事情。战争杀人众多，要带着悲哀的心情参与战争，战胜了，也要用办理丧事的礼节去处理它。

三十二章

【题解】

本章指出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大道，只要君主按照大道办事，国家自然安定，百姓自然宾服。本章还提醒人们在发展生产、制造工具、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时，应该把握好适当的度，要做到“守中”，适可而止。

道常无名①，朴虽小②，天下莫能臣也③。侯王若能守之④，万物将自宾⑤，天地相合，以降甘露⑥，民莫之令而自均⑦。

始制有名⑧，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⑨。

譬道之在天下⑩，犹川谷之于江海⑪。

【注释】

①道常无名：大道永远处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状态。无名，无可名状，虚无。大道作为规律，当然是处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状态。

②朴虽小：道虽然像未加工过的原木那样微不足道。朴，未加工过的木材。小，道作为规律，本无所谓大或小，这里用“小”来形容道，主要是从大道主观上不去做万物的主宰者的角度而言。详见三十四章。

③天下莫能臣：天下没有人能够支配、改变它。莫，没有人。臣，用如动词。臣服，役使。无论任何一种规律，人们都无法改变它，所以说“天下莫能臣”。

④侯王：王公大人。泛指统治者。守之：坚守大道，遵循大道。

⑤宾：宾服，服从。

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之气和地之气相互交融而降下甘露。甘露，甜美的露水。这两句属于“天人感应”思想。古人认为，社会政治清明，百姓心情舒畅，就会对自然界的阴阳二气产生良好的影响，于是冷热合时，风调雨顺，并出现各种祥瑞。而甘露就属于祥瑞之一。

⑦民莫之令：即“民莫令之”，没有人指使他们。古代“民”与“人”通用。之，代指人们。

⑧始制有名：人们开始制作各种有名称的工具器物、规章制度。制，制作，这里泛指人类活动。有名，有名称的东西，泛指各种器物，也包括各种有名称的规章制度。

⑨殆（dài）：危险。

⑩譬（pì）：打比方。

⑪犹川谷之于江海：就好像川谷流向大江大海一样。这是比喻。用“川谷”比喻万物，用“江海”比喻大道，用川谷流向大海，比喻万物要服从大道。

【译文】

大道永远处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状态，它好像未加工过的原木一样，虽然微不足道，但是天下没有人能够改变它。王侯如果能够遵循大道，万物将会自然而然地宾服于他，天之气和地之气就会相互交融，降下甘露一类的美好事物，没有人指使人们该如何做而自然均平安定。

人们开始制作各种各样有名称的器物和制度，各种器物和制度出现以后，也应该知道适可而止。知道适可而止就能避免危险。

打个比方，大道与天下万物的关系，就好像江海与河川的关系一样。

【解读】

从“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这几句话可以看出，老子对待人们制造器物、建立制度这些事，是抱着“过犹不及”的态度。他并不反对人们使用某些器物，但要求人们在制作器物时要适可而止，有一个限度，不要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这个限度就是以吃饱穿暖为准，也即老子说的“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甘其食，美其服”（八十章），因此农具、织机一类的东西大概不在老子的反对之列，而乐器、甲兵、车船以及文字等，老子是不赞成使用的（见八十章），因为它们不是谋衣求食的必需品。老子的“知止可以不殆”思想与全书的“物壮则老”思想是一致的。

最后一句是个比喻，它形象地说明了万物与大道的关系，万物好像小河流，大道好像大江海，万川归海，这与朱熹讲的“理一分殊”是同一个道理。既然万事万物都从属于“道”，那么老子关于侯王“守之”的要求，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三十三章

【题解】

本章主要讨论四个问题：一是“知人”与“自知”，二是“胜人”与“自胜”，三是“知足者富”，四是提醒人们要遵循大道行事，只有如此，才能死而不亡，精神长存。

知人者智①，自知者明②。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③，强行者有志④。不失其所者久⑤，死而不亡者寿⑥。

【注释】

①知人者智：能够认识别人的人是聪明的。“知人”既重要又困难，因此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详见“解读一”。

②自知者明：能够认识自我的人更为明智。根据上下文，本句与上句有递进关系。认识别人不易，认识自我更难。关于认识自我更难的例子，见“解读二”。

③知足者富：知道满足的人才是富有的人。为什么说知足者富有，详见“解读三”。

④强行：坚持力行。指努力地按照大道做人做事。

⑤不失其所者久：不违背大道的人能够长久生存。失，丧失，引申为违背。其所，他所依赖的。根据全书的思想，人们所依赖的东西是“道”。本句的意思与十六章的“道乃久”一样。

⑥死而不亡者寿：身死而道存的人才是真正的长寿。类似今天讲的“身死而精神长存的人永垂不朽”。一说本句指到死都没有失去道的人才长寿。儒、释、道三家都追求不朽，道家发展到道教，追求的是肉体成仙；佛教追求的是死后成佛；儒家则追

求“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译文】

能够认识别人的人是聪明的，能够认识自我的人则更为睿智。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够战胜自我的人则更为强大。知道满足的人是富有的，遵循大道坚持力行的人是有志的。不违背大道的人就能长久生存，死而精神永存的人是真正的长寿之人。

【解读】

一

关于善于知人、用人，是一个涉及每一个人的大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于君主尤为重要。

《荀子·大略》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工贾亦然。”意思是做君主的主要任务是知人用人，做大臣的主要任务是懂得如何做事。所以舜治理天下时，不去具体指示如何做事，所有事都办得很好。农民擅长种田却不可以做农官，工匠与商人也是如此。知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庄子·列御寇》说：“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险”是“险峻”“险阻”的意思。由于古代科技不发达，人们要想认识大山大川，要想认识上天，十分困难。但庄子认为，由于人心的隐蔽性和多变性，对人心的认识比对山川、上天的认识更为困难。后来白居易在《天可度》中阐述了同样的道理：

>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劝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妇为参商。劝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海底鱼兮天上鸟，高可射兮深可钓，唯有人心相对时，咫尺之间不能料。君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瞋。

这首诗歌涉及三个历史典故：

第一个典故："劝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妇为参商"讲的是楚怀王等人的故事。《战国策·楚策四》记载，魏王送给楚怀王一位美人，楚怀王非常宠爱。怀王的夫人郑袖看到丈夫爱这位美人，于是就表现得比怀王更爱美人：把最好的衣服玩器、宫室卧具等等都让给这位美人。怀王看到这种情况十分高兴，说："妇人侍奉丈夫，靠的是美色；而嫉妒，则是妇人的常情。现在郑袖知道寡人爱这位美人，结果比我更爱她，郑袖对待我，就像孝子对待父母、忠臣对待君主一样啊！"郑袖看到怀王认为自己不嫉妒了，便开始施展阴谋。她对美人说："大王很爱你的美丽，就是有点讨厌你的鼻子，以后你见大王时，最好把鼻子捂着，大王就会更爱你了。"魏美人不知是阴谋，于是每次见怀王时就把自己的鼻子捂住。次数多了，怀王感到奇怪，就问郑袖说："美人每次见寡人，总是捂住鼻子，为什么？"郑袖回答："我知道原因，但不必讲了。"怀王说："即使难听也要讲。"郑袖说："她好像是讨厌君王身上的气味。"怀王听后大怒："真是个悍妇啊！"当即命令武士把美人的鼻子给割了。没有鼻子的女子再也得不到男人的宠爱了。

第二个典故："劝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讲的是西周宣王的重臣尹吉甫的故事。尹吉甫前妻去世，后妻为了诬陷前妻的儿子伯奇，便把一只毒蜂放在自己的衣领上，令伯奇摘掉它。尹吉甫从远处看到伯奇把手伸到后妻的脖子上，误以为伯奇在调戏后母，大怒，便把伯奇流放到远方去了。

第三个典故：李义府在唐高宗时任中书令（相当于宰相），时人评价他是："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旧唐书·李义府列传》）李义府与人相处，表面上恭敬温柔，满面笑容，背后害人十分残酷，后被流放嶲州（今四川西昌），五十余岁时死于此地。"笑里藏刀"一词即出于此。

白居易时代，人们对天地的了解依然甚少，也可以说对当时的人来说，天不可度，地不可量，然而诗人认为，人心比天地更难猜度。白居易的"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这一结论与"人心险于山

川”是一样的。

虽说是“人心险于山川”，但也有不少古人认为通过某种方法，人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知的。如庄子在“人心险于山川”的下文就提出一系列考察人的方法。由于原文难懂，我们直接翻译出来：

> 有时让他到远方办事来考察他对自己是否忠诚，有时让他在自己身边办事来考察他时间久了对自己是否恭敬，有时给他安排许多任务来考察他是否有能力，有时突然提问来考察他是否有智慧，有时交给他期限紧迫的工作来考察他是否能够守信用按时完成，有时把财产托付给他管理来考察他是否廉洁，有时把危难处境告诉他来考察他是否能够坚守节操，有时把他灌醉来考察他醉后能否坚持正确原则，有时让他与女人杂处来观察他是否好色。

庄子认为，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就会显露无遗。孔子也认为人心是可知的，但其考察方法不同。《论语·为政》说：

>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我们把这段话翻译出来就是：“孔子说：‘考察一个人的行为动机，观察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使用的方法，了解他办事的最后结果。那么这个人又如何能够隐瞒自己的真实品德呢？这个人又如何能够隐瞒自己的真实品德呢？’”“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几句话，包含了观察一个人做事的三个阶段：行为目的的确定，为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最后所安于的状态（也即办事的结果）。孔子认为，通过这三个阶段的考察，一个人的好坏就能显露出来。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认为人心是可知的，不过他的方法不是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行，而是观察他的眸子。《孟子·离娄上》说：

> 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认为，观察一个人，最好去观察他的眸子（瞳仁、眼睛）：如果他品行端正，思想高尚，其眼睛是明亮的；反之，眼睛就是浑浊的。

与人交往时，一边听他的言谈，一边紧盯着他的眼睛，通过对方眸子的明亮与否，来判断这个人的品质是否高尚，用心是否端正。

《吕氏春秋·季春纪》则提出了“八观六验”的知人方法：

当一个人生活得意时，观察他尊敬什么人；

当一个人掌握大权时，观察他举荐什么人；

当一个人十分富有时，观察他赡养什么人；

当一个人侃侃而谈时，观察他的实际行为；

当一个人居家生活时，观察他的兴趣爱好；

当一个人读书学习时，观察他的谈论内容；

当一个人穷困潦倒时，观察他不接受什么；

当一个人地位低贱时，观察他不愿做什么；

有时让一个人得意洋洋，以检验他的操守如何；

有时让一个人快乐无比，以检验他的缺点毛病；

有时让一个人怒气冲天，以检验他的节制能力；

有时让一个人恐惧万分，以检验他的胆量大小；

有时让一个人忧伤悲哀，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

有时让一个人受苦受难，以检验他的志向高低。

实际上，知人的方法还很多，比如观察一个人对待亲人、朋友的态度等等。除了以上所述，古人还特别强调考察人要假以时日，不可过早下结论。白居易有一首《放言》：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意思是说，考察一个人的好坏，不用占卜问卦，最好的方法就是拉长一点考察的时间。玉石质量好坏，要烧烤三天；树木能否成材，要观

察七年。周公对成王忠心耿耿，却有人放出流言，说他有篡位之心；王莽在篡夺汉朝政权之前，却被人们赞誉为谦恭仁爱的圣人。如果周公去世于流言四起之时，王莽死亡于篡汉夺权之前，那么他们品质的好坏，又有谁能够分辨得清楚呢？

用今天的话讲，考察人是一个“系统工程”。从横向讲，对人要全方位考察；从纵向讲，对人要长期考察。知人难，是从古至今公认的事情。但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和企业，我们又无法回避这一难题，只能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尽可能地把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重用他们，这是国家昌盛、企业兴旺的唯一途径。

二

知人不易，自知更难。齐湣王是齐宣王之子，他在位早期，齐国比较强盛，于是他四处出击，先后进攻秦、楚等国，灭掉宋国，曾称“东帝”。因其自矜骄暴，处处树敌，诸侯忍无可忍，于是燕国联合各国伐齐，攻入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逃，后被号称前来救援的楚将淖齿所杀。我们看他逃亡时的表现：

> 齐湣王亡居于卫，昼日步足（一本作“走”，逃跑），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吕氏春秋·审己》）

> 齐湣王亡居卫，谓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对曰：“王，贤主也。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辨（治理）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满，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吕氏春秋·过理》）

文中说的“公玉丹”与“公王丹”是同一人，古代“玉”与“王”相通。齐湣王已经亡国，却不知道自己亡国的原因，虽然公玉丹是阿谀蒙蔽齐湣公，但齐湣公自己显然是缺乏自知之明，还误以为真是因为自己才华

出众、贤良无比，故而引起各国君主的嫉妒，才遭此厄运。正是因为齐湣王自以为贤良，对亡国之事“问心无愧”，所以逃亡期间，心宽体胖，体重不断增加，不得不连续三次加长自己的腰带。齐湣王可以说至死也没能做到“自知”。

三

“满足”是人幸福的基点，然而这个基点，我们在物质世界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如果不进行适当的心理调整，人的物质欲望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因此，这个幸福的基点，我们只能到精神世界中去寻找。老子说：

>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经·四十六章》）

老子认为，最大的灾祸就是不知足，就是贪得无厌，懂得满足的“满足”，才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高士传》记载了一个知足、不知足与贫富关系的故事。汉代，蜀地成都有一位高士，名叫严君平，才高德厚，名声极大。他平时以占卜为职业，每当挣的钱够自己花销之后，就关门读书著述。家中除了一床书之外一无所有。当地有一位名叫罗冲的大富翁，对严君平很钦佩，同时也希望严君平能够通过自己的资助去取得一官半职，以便自己将来有个靠山。于是他就向严君平提出，愿意出一笔钱帮助严君平出门游仕求官。没想到严君平却说：“我比你富有，怎好让钱不够用的你来资助钱用不完的我呢？”罗冲说：“我家有万金，而你家没有一石粮食，却说你比我有钱，你说错了吧？”严君平说：“你说的不对。我有一天留宿在你家里，夜深人静了，成都所有的人都休息了，而你们全家人还在忙忙碌碌地商量如何赚钱，这不说明了你家特别缺钱吗？我以占卜为业，不出门而钱自至，现在还剩余了数百钱，上面落满了一寸厚的尘埃，我都不知该如何花出去。这不是说明了我有余钱而你的金钱不足吗？”罗冲听后十分惭愧。这个故事说明，是贫是富，既有客观标准，也有主观标准。大富翁可能会整天受着“贫穷”的煎熬，而穷人可能会过着自感非常富有的生活。

一般说来，人的欲望不仅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无止境的，“欲壑难填”这个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人。《殷芸小说》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有几个人聚会，各自说自己的愿望：有人愿做扬州刺史，有人愿发大财，有人愿骑鹤升天成仙，“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明代朱载堉有一首小曲，题目叫《山坡羊·十不足》：

>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这首通俗易懂的小曲生动准确地揭示出一般人的共同心理状态，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如果我们不对这种心态进行适当的调整，那么无论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如何优越，我们也都将在欲望的煎熬中度过自己的一生。

关于知足，苏东坡有一首《薄薄酒》写得极好，前有一序：“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诗说：

> 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匣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都两忘。

饮薄酒胜过喝茶汤，穿粗衣胜过无衣裳，娶丑妻胜过守空房。五更即起、霜满朝靴、等待进朝的官员，不如在凉爽的窗下睡足睡够的普通百姓；死后穿上缀满珠玉的衣服、躺在玉棺中被万人簇拥着送往墓地，不如穿得破破烂烂活着在那里晒太阳。用这种心态去看问题，自然能省却许多烦恼。明代人陈继儒《岩栖幽事》中有一首关于知足的

更通俗的诗歌：

> 莫言婚嫁早，婚嫁后，事不少；莫言僧道好，僧道后，心不了。唯有知足人，鼾鼾直到晓；唯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

可以说，古人几乎都认为知足是幸福快乐的前提，对于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来说，他永远会处于一种四处奔走经营的生活之中，根本没有闲暇的时间和心情去享受生活。

三十四章

【题解】

本章又一次描述大道的特性。首先，大道无处不在；其次，大道支配着世界上万事万物，但自己却没有任何欲望；再次，大道能够做到“万物归焉而不为主”，不做任何事物的主宰者。从这一角度看，大道的地位当然卑微了；但从另一角度看，又可以把它叫作“大”，因为任何事物都不能违背它。

大道泛兮①，其可左右②。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③，功成而不名有④，衣养万物而不为主⑤，常无欲。

可名于小⑥，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⑦，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⑧。

【注释】

①大道泛兮：大道无处不在。泛，广泛，普遍。大道作为规律，可以体现在各种事物之中，所以说“大道泛兮”。参见“解读”。

②左右：泛指各处各地。

③恃：依赖。不辞：不拒绝，不限制。

④名有：求名与占有。名，求名。有，占有。

⑤衣养：保护养育。衣，用如动词。覆盖，保护。

⑥可名于小：可以把它叫作“卑微”“渺小”。因为大道从来不去做万物的主宰者，从这一角度看，可以把它叫作“小”。

⑦可名为大：也可以把它叫作伟大。虽然大道从来不去做万物的主宰者，但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违背大道，从这一角度看，又可

以把它叫作“大”。

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这里讲的道理与第七章“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的道理一致。自为大，自己追求成为伟大者。为，追求。

【译文】

大道的作用是那样的广大而普遍，可以说无处不在。万物依靠它才能生存，而它从不限制万物，大功告成也不去求名、不去占有，护养了万物而不做万物的主宰者，永远没有什么欲望。

可以把道看作是卑微的，因为虽然万物归附于它，而它却不当万物的主宰者；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伟大的，因为它始终不追求成为伟大者，所以才能成为伟大者。

【解读】

关于大道无处不在的道理，《庄子·知北游》有一段对话讲得更为形象生动：

>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

东郭子向庄子请教说：“您所说的大道，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庄子说：“大道无处不在。”东郭子说：“一定要指明一个具体地方才行啊！”庄子说：“存在于蝼蛄和蚂蚁身上。”东郭子说：“怎么会存在于如此卑下的地方呢？”庄子说：“还存在于野草身上。”东郭子说：“怎么越说越卑下了呢？”庄子说：“还存在于砖瓦之中。”东郭子说：“怎么说得更卑下了呢？”庄子说：“还存在于屎尿里。”东郭子听了没再吭声。

东郭子之所以不再回应，是因为他认为庄子在拿他开心，实际上

庄子是在认真地回答他的疑问。砖瓦有砖瓦的形成规律，野草有野草的成长规律，同样的道理，虫蚁、鸟兽、人类也有各自的生存规律，推而广之，上至宇宙运行，下至社会治理，也都有自己的规律，所有这些规律，老庄用一个“道”字把它们统统囊括起来，所以说大道无处不在。

本章提出的大道无处不在的观点，客观上提醒人们，只要留意，在万物中，甚至在极为卑微的物体中，都可以领略到大道。

老庄的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广泛，如著名书法家怀素从“夏云之奇峰”中学习草书，归终居士从自然的各种声响中懂得了天理人情，高启在泉水那里悟得大道等等。禅宗在老庄的大道无处不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颇富诗意的著名命题：

> 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卷六）

这就是说，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体现了佛家真理。因此有不少高僧信士都曾通过观察大自然而获益匪浅，而苏东坡就是其中的一位。据《五灯会元》卷十七记载，苏东坡夜宿东林寺，于水声山色中领悟了佛法，于是第二天就写了一首偈：

> 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
>
> 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赠东林总长老》）

据说佛祖的异相之一就是舌头又宽又长，善于说法。而苏东坡认为潺潺的水声就是佛祖的说法声，起伏的山峦就是佛祖的清净法身，他从中获得了许多的启示和心得，这些心得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精妙，以至于他无法用语言表达给别人听。

三十五章

【题解】

本章指出，如果君主遵循大道，将会惠及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然而安逸生活往往会绊住君主寻求大道的脚步。希望过上安逸生活是人之常情，但如果处理不好，安逸的生活会成为君主学习大道、皈依大道的障碍。本章虽然是针对君主而言，但也适用于普通民众。

执大象①，天下往②，往而不害，安平泰③。乐与饵，过客止④。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⑤，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⑥。

【注释】

①执大象：掌握了大道。执，掌握。大象，最大的形象，指大道。

②往：依归，归附。

③安平泰：三字同义，都是太平安乐的意思。泰，安泰。

④乐与饵（ěr），过客止：人们本来是要归向“大象”、遵循大道的，但往往受到各种享乐生活的引诱，半途而废。乐与饵，音乐与美食。这里泛指各种生活享受。饵，糕饼。这里泛指美食。过客，过路人。这里指归往“大象”的人。“乐与饵，过客止”的实例见“解读”。

⑤不足：不能，无法。

⑥既：尽，完。大道是规律，而规律是无法用完的。一条规律，一人可用，十人可用，千万人也可用，而且用不完。用不完的东西，往往不被珍惜。

【译文】

如果君主掌握了大道，天下人都会归附于他，归附他不会有任何害处，都能过上太平安乐的好生活。然而由于贪图诸如音乐美食等各种安逸的事物，往往会使那些皈依大道的人半途而废。大道这种事物说出来，淡淡的没有任何味道，看它又看不见，听它又听不到，用它却用不完。

【解读】

关于“乐与饵，过客止”的情况，我们举晋文公重耳当君主前的事例。

由于晋献公后妻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替代太子申生继承君位，使晋国发生了严重内乱，申生被迫自杀后，其弟重耳也受到连累，只得带着舅舅子犯等人流亡国外，目的是要争取各国的支持，以便自己能够回国当君主。我们看他逃亡到齐国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 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而谓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闻之者，吾杀之矣。”公子曰：“无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重耳流亡到齐国，本想借齐国的力量回国争位，但当他因为有了一个妻子和几十匹马的家产，就贪图安逸日子，不想离开齐国了，自然也就不再追求什么政治理想了。最后，妻子和舅舅只好合谋把他灌醉，然后放在车上，把他拉离了安乐窝。然而重耳醒后，还十分生气，拿起武器追杀舅舅。重耳后来回国继位，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一个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人！

三十六章

【题解】

本章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等一系列的斗争策略，进而提出“柔弱胜刚强”的主张，以至于“世之观此章，皆谓老子用机智”（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老子最后告诫人们，在使用这些策略时，既要注意特殊的客观条件，又要注意保密。

将欲歙之①，必固张之②；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③。是谓微明④，柔弱胜刚强⑤。

鱼不可脱于渊⑥，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⑦。

【注释】

①歙（xī）之：削弱自己的对手。歙，收缩，削弱。之，泛指自己的对手。

②必固张之：必须暂时让对手扩张开来。固，通“姑”。姑且，暂时。如把“必固”看作同义词连用，解释为“一定要”，亦通。

③必固与之：必须暂时先给对手一些好处。与，给予。关于以上手段的运用，详见“解读一”。

④微明：含而不露的聪明。微，幽暗不明。一说“微明”指先幽暗而后显明，即先处劣势而后处优势，与下文“柔弱胜刚强”的意思相似。

⑤柔弱胜刚强：以柔弱的手段战胜刚强之人。“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重要处世原则，也是千古名言，详见“解读二”。

⑥鱼不可脱于渊：这是比喻，字面意思是说鱼不可离开水，一旦离开水，鱼必死无疑。实际是说，在使用“将欲歙之，必固张之”这些策略时，必须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否则，这些做法势必会失败，就像鱼离开水注定要死亡一样。老子知道，如果不顾条件，一味地去加强敌人，无疑是自取灭亡，因此他用“鱼不可脱于渊”去加以强调。脱，脱离，离开。渊，深水。这里泛指水。

⑦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本句意思是说，使用这些策略时，要注意保密，不能让对手知道，一旦天机泄露，“张之”就未必能达到“歙之”的目的。利器，优良的武器。指以上所述的策略。示人，让人看到。

【译文】

要想收缩自己的对手，必须暂时让对手扩张开来；要想削弱自己的对手，必须暂时加强自己的对手；要想废除自己的对手，必须暂时让对手振兴起来；要想夺取对手的东西，必须暂时先赠予一些东西给对手。这就叫作含而不露的聪明，也即以柔弱的手段战胜刚强之人的策略。

使用这些策略时要像鱼不可离开水那样不能脱离一定的客观条件，也像国家的优良武器一样，不能让别人知道。

【解读】

一

通过本章阐述的这些手段可以看出，老子在理论上可以混混沌沌，善恶兼容，然而一接触现实，他就不能不讲究斗争策略了。关于以上手段的实际运用，我们试举两例。

首先举例说明什么叫作“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有人总结说，与人斗争或竞争通常有两种手段，一是棒杀，二是捧杀。所谓棒杀，就是在力量允许的情况下，一棍子将对方置于死地；在无法采取强硬措施时，就用捧杀的手段，先把对方捧得高高的，然后让他跌下摔死。所谓捧杀，就是老子说的“必固兴之”。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捧杀分善意的和恶意的两种。即使善意的吹捧，也难以让人招架。《风俗通义·佚文》有这么一句话：

杀君马者，路旁儿也。

害死你的马的人，是那些路边喝彩的年轻人。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位官员，家庭富有，养的马又肥又壮，跑得也快。有一次，官员骑马在路上飞奔，路两边的人看到后，齐声喝彩。大家越喝彩，官员越得意，打着马跑得越快；跑得越快，大家就越喝彩，如此陷入“恶性循环”，结果官员把自己的马累死了。人们不仅能够把马“捧”死，还能够把人“捧”死。晋代有一位名叫卫玠的人，长得非常漂亮，从小就被人称为“玉人”，是闻名全国的美男子。有一次，卫玠到建邺（今南京，一说是南昌）去，建邺人听说“玉人”来了，都想一睹风采，结果把道路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是阴历六月，天气很热，卫玠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结果又被人围观于太阳之下，中暑生病，不久就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时人说“看杀卫玠”（《晋书·卫瓘列传》）。

这还是善意的捧，因为马主人在心理上没有承受住人们的“捧”，自己的马被捧杀了；卫玠在身体上没有承受住人们的“捧”，人被捧杀了。如果是恶意的捧，其结果会更糟。

汉武帝时有两位大儒，一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倡者董仲舒，一位是公孙弘。公孙弘的道德、学问皆不如董仲舒，但他善于揣摩上意，位至宰相。董仲舒为人正直，就批评公孙弘阿谀奉承，投机取巧。公孙弘为此非常痛恨董仲舒。当时的胶西王刘端是汉武帝的兄长，为人狠戾，违法妄为，尤其仇视朝廷派去的相国等高级官员，总是想方设法地杀掉他们，所以被杀的高级官员非常多。在这种情况下，公孙弘就大肆赞扬董仲舒的才能，说只有他才有能力去辅佐胶西王，其实际目的是想借胶西王之手杀害董仲舒。武帝听信了公孙弘对董仲舒的“捧”，就派董仲舒去胶西当相国。虽然胶西王善待了董仲

舒，但董仲舒还是担心这位喜怒无常的诸侯王随时可能会加害于自己，所以很快就借口生病辞官而归，从此以著述为生，再也没有踏入仕途。公孙弘就是用“兴之”的手段把董仲舒彻底挤出仕途。

其次，我们举例说明什么叫作“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韩非子·说林下》记载：

> 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说，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随之，不可内也。”仇由之君不听，遂内之。赤章曼枝因断毂而驱，至于齐七月，而仇由亡矣。

春秋时期，晋国是一个强大国家，有一段时间，知伯掌握了晋国政权。在执政期间，他特别想消灭一个诸侯国——仇由国（在今山西盂县东北）。仇由国不大，但处于深山之中，道路不通，军队无法进入。于是知伯就派使者对仇由国君说：“我想送您一口大钟，不知您是否愿意接受？”仇由国君当然十分高兴，当时大钟是国家重器，小国是没有能力铸造的。青铜钟铸成之后，个头非常大，非常重，人抬不动。于是仇由国君就动员全国百姓修一条大路，想把大钟用车拉回来，遭到大臣的反对，大臣认为自己的国家很小，但相对还比较安全，原因就在于没有大路与外界交通，如果修了大路，国家就不安全了。但是仇由国君没有听从大臣劝告，修了一条大路出去。钟是拉回来了，但知伯的军队也沿着这条大路打进来了。史书记载，从仇由国君把钟拉回来，到这个国家的灭亡，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二

庄子认为老子处世思想的核心就是“守柔”，是以柔克刚，《吕氏春秋·不二》也说：“老耽贵柔。”老耽即老子。

贵柔思想并非老子的首倡，远在商代，人们就提出“柔克”这一概念。具体到老子，他的守柔思想是来自他的老师常摐。《说苑·敬慎》记载，当常摐有病临死之前，老子去看望他：

> 常摐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

诸弟子者乎？”常摐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耶？”常摐曰：“嘻，是已。”常摐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其敬老耶？”常摐曰：“嘻，是已。”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摐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常摐年龄很大，又得了重病，快要去世了。老子去看望他，希望常摐在去世之前再教育自己一次。于是常摐就在临死之前教育了老子三件事。

第一件事：常摐问老子：“我们路过故乡时，一定要下车步行，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步行路过故乡是尊敬，乘车路过是不尊敬。老子说：“我懂了，路过故乡一定要下车，这是提醒我们一定要‘不忘故’。”“不忘故”的字面意思是不要忘记故乡，其实它的含义很丰富，比如不要忘记老熟人、老朋友，不要忘记历史等等。我们现在人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古人早有这一思想。常摐说：“你理解得对。”接着教育了老子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常摐问老子：“我们路过外面的大树、古树时，一定要‘趋’，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所谓“趋”，就是小步快走，这是古人规定的最尊重人的一种走法。老子回答说：“我懂了，这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敬老’。”“敬老”的字面意思是尊重老人，实际还包括尊重旧有习俗、传统文化的含义。常摐说：“你理解得对。”接着教育了老子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常摐把自己的嘴巴张开，让老子看，问道：“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还在，您的舌头完好无损。”常摐接着问：“你再看看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说：“您的牙齿没有了，全部掉光了。”常摐又问：“那么你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吗？”老子说：“我懂了，舌头之所以完好无损，是因为它柔；牙齿之所以掉光了，是因为它太刚强。”于是道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柔弱胜刚强。”

《列子·黄帝》也有一段论述“守柔”的话，很有道理：

> 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强，先不己若者；柔，先出于己者。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则殆矣。先出于己者，亡所殆矣。

翻译成白话，大意为：天下有常胜的方法，有不常胜的方法。常胜的方法是柔弱，不常胜的方法是刚强。刚强，可以战胜那些力量不如自己的人；柔弱，则可以战胜那些力量超过自己的人。刚强可以战胜那些力量不如自己的人，但遇上力量同自己一样的人，那就危险了。柔弱可以战胜那些力量超过自己的人，因此就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列子的思想，就是：

> 刚强：非常胜之道；柔弱：常胜之道。

列子认为，我们与别人竞争也好，斗争也好，一般有两种手段，一是刚强，一是柔弱。用刚强的手段对付对手，不是常胜之道。为什么？用刚强的手段对付对手，就是比力量的大小，比拳头的大小。如果遇到一个力量比自己小的，拳头比自己小的，那么自己就会赢，对方就会输；如果遇到一个力量比自己大的，拳头比自己大的，那么自己就会输，对方就会赢。所以用刚强的手段对付对手，不是常胜之道。为什么说用柔弱手段对付对手是常胜之道呢？因为用柔弱的手段，可以战胜力量比自己强大的人。

关于守柔、以柔克刚的例子，我们举刘邦的事迹。

刘邦首先率领义军进入关中，占领了秦朝都城咸阳。他为了能够在八百里秦川称王，就派兵坚守函谷关。但函谷关很快就被项羽攻破，当项羽来到鸿门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时项羽军队四十万，刘邦只有十万。在此危急时刻，刘邦开始示弱，他请项羽的叔叔项伯转告项羽说：

> 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史记·项羽本纪》）

刘邦请求项伯转告项羽："我进入关中之后，秋毫不敢侵占，我登记了官民名字，封存了秦朝府库，天天在盼望着您的到来，之所以派军队把守函谷关，目的是为了防备盗贼出入，是为了社会治安。我永远是忠于您的，绝对不会背叛您。"第二天，刘邦还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表示忠心，从而赢得项羽的谅解。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刘邦逐渐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后反制项羽，逼项羽乌江自杀，统一了天下。

就是这位善于"以柔克刚"的开国皇帝，后来又被别人的"示弱"假象所欺骗。刘邦即位后的第七年，发生了一件让汉朝廷痛彻心扉的事情：

> 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刘邦即位的第七年，他手下的诸侯王韩王信反叛，并且联合匈奴，共同进攻汉朝。刘邦非常生气，于是亲自率领军队反击。在他出兵之前，就派十几批使者出使匈奴，名义上是为了相互沟通，实际是去探察匈奴人的虚实。匈奴人也知道刘邦的用意，于是就把自己的精兵强将全部隐藏起来，让使者看到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的将士，和一些瘦弱的战马，结果把使者骗住了。使者回来报告，都认为此时匈奴十分衰弱，可以与匈奴一战。刘邦信以为真，便率领军队，一直向北打到平城（今山西大同一带）。此时，匈奴的精锐军队出现了，把刘邦团团包围在大同附近的白登山上，时间长达七天七夜。当时是冬天，刘邦军队不少人的手脚都被冻坏了，失去了战斗力。最后是通过外交手段，实际就是贿赂的方法，使匈奴"解围之一角"，刘邦才安全脱险。

我们看这两次"示弱"：刘邦向项羽示弱，是以"弱"示弱（刘邦是真的弱小，不得不示弱）；匈奴向刘邦示弱，是以"强"示弱（匈奴是强大的，示弱是为了诱骗）。虽然二者示弱的基础不同，但他们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战胜了对方。

三十七章

【题解】

本章要求统治者做到清静无为，即使国家富强了，也要遵循大道，不可多欲多事。只有如此，百姓才能生活富裕，国家才能安定祥和。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①。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②。化而欲作③，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④。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⑤，天下将自定⑥。

【注释】

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大道永远是清静无为的，然而却又做好了所有的事情。常，永远。无为，顺应万物而为，不掺进任何主观意志。无不为，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好。

②万物：这里主要指人。自化：自我化育发展。指百姓自己能够发展生产，搞好生活。

③欲作：欲望产生了。欲，本章皆作“欲望”解。作，兴起，产生。生产发展了，生活富裕了，欲望也就自然产生了。

④镇：使安定下来。无名之朴：无形无象的道。无名，虚无，不可名状。朴，比喻“道”，详见二十八章注释。

⑤不欲以静：没有欲望而安静下来。以，而。

⑥自定：自然安定祥和。

【译文】

大道永远是清静无为的，然而却又成就了万事万物。王侯如果能够遵循着它，百姓将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生产发展繁荣之后如有欲望产生，我将用无形无象的大道使他们安定下来。无形无象的大道也不过就是没有欲望而已，如果人们没有欲望而做到了清静无为，天下将自然会太平安定。

【解读】

本章主要是讲国君如何治理国家。大道运行，是无目的的、无欲望的，就主观来说，大道并不想有所作为，然而客观上却成就了万物，所以说它是“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君主如果能效法大道，坚持无为政治，自然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化而欲作”是说天下安定、国家繁荣以后，万物、主要是指包括国君在内的人，可能会产生多为的欲望，如大兴土木、发动战争等等。此时要用大道来说服他们，使他们清静下来，像大道那样永远“无为而无不为”。

西汉中期以前的政治情况类似老子所描述的这一过程。《汉书·食货志四上》记载：

>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
>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从汉初到汉景帝刘启，一直执行无为政策，终于摆脱了“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困境，使国家经济繁荣起来，有吃不完的粮食和花不完的金钱，确实达到了“无不为”的程度。这就是老子说的“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汉武帝凭借这一国富民强的基础，欲望膨胀起来，他对外用兵，对内改制，忙忙碌碌，真可谓“化而欲作”。可惜的是，此时老子早已

去世，无人去“镇之以无名之朴”。汉武帝数十年的“多为”，使中国再次陷入“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户口减半、义军蜂起的混乱局面，“无不为”的大好局面被“多为”给葬送了。

武帝晚年面对破败不堪的局面，开始自我反省，认真悔过，颁布了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下》）。武帝再次恢复文景时期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国家逐渐安定下来。这就是老子说的“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下篇　德经

三十八章

【题解】

本章认为“上德”之人不会去有意表现自己的美德，他们的仁爱行为也不带有任何个人功利目的，而不具备美德的人刚好与此相反。本章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为道、德、仁、义、礼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定位。这一点，对后世影响较大。

上德不德①，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②，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③，下德为之而有以为④。上仁为之而无以为⑤，上义为之而有以为⑥，上礼为之而莫之应⑦，则攘臂而扔之⑧。

故失道而后德⑨，失德而后仁⑩，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⑪。前识者⑫，道之华而愚之始⑬。是以大丈夫处其厚⑭，不居其薄⑮；处其实⑯，不居其华⑰。故去彼取此⑱。

【注释】

①上德不德：真正崇尚美德的人并不会有意去表现自己的美德。上，用如动词，以……为上。崇尚，重视。一般把“上”解释为“最高的”，“上德”即最高尚的美德，亦通，两种解释没有本质区别。但考虑到下文的“上仁”“上义”“上礼”中的“上”不便解释为“最高的”，故不采用后一种解释。

②下德不失德：不重视美德的人处处要表现自己的美德。老子认为，人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无私无欲。而那些不重视美德的

名利之徒却处处想表现出一副恬淡寡欲的样子，这种装模作样的行为本身就是与美德相矛盾的。不表现个人美德的人，才真正具有美德；刻意表现自己美德的人，正说明他已失去了美德。这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一观点深刻揭示出现象往往与本质不统一这一客观事实，启示人们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③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真正崇尚美德的人清静无为是因为他们没有私欲需要去多为。无以，无个人功利目的。为，多为，追求。

④有以：有个人功利目的。与“无以”义相反。

⑤上仁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解老》解释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报也。故曰：‘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这是说，“上仁”之人施惠于人是出于爱人之心，并不是为了求人报答，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

⑥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义”之人与“上仁”之人相反，他们是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去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各种原则、制度，至于“上礼”之人，就更等而下之。义，人们制定的原则、规则。

⑦莫之应：即“莫应之”。没有人响应他、回应他。

⑧攘（rǎng）臂而扔之：就会卷起袖子，死拉硬拽地强人就范。攘臂，捋起袖子，伸着胳膊。形容奋起争斗的样子。扔，牵拉，拉扯。儒家讲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重礼之人对别人行礼，如果得不到对方的回礼，便会生气，甚至要奋起拉扯对方。老子对“礼”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其原因见“解读”。

⑨失道而后德：失去了道而后才去提倡德。道是规律的总和，是规律的全部，德是具体规律，是规律的一部分，因此掌握不了整体大道的人，就只能掌握个人的美德。

⑩失德而后仁：失去美德之后才去提倡仁爱。提倡仁的人是有意

地去爱人，老子认为这并不符合道与德的原则。道与德的原则是顺应自然，让万物自由发展，这是对万物最大的仁爱。

⑪忠信之薄：忠信不足。首：开端。

⑫前识：超前意识，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比如在普遍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代，却去提倡恋爱自由，显然是不明智的。《韩非子·解老》：“先物行，先理动，谓之前识。前识，无缘而妄意度也。”

⑬华：同“花”。虚华，华而不实。

⑭厚：忠厚，忠信。

⑮薄：浇薄，指上文讲的“礼”。

⑯实：根据前文，指“道”。

⑰华：根据前文，指“前识”。

⑱彼：指“礼”“前识”等不符合大道的言行。此：指“道”。

【译文】

真正崇尚美德的人并不去有意表现自己的美德，所以他才真正具有美德；不是真正崇尚美德的人却处处要表现自己的美德，所以他并不具有美德。

真正崇尚美德的人清静无为，是因为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需要多为；不是真正崇尚美德的人碌碌多为，多为是为了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真正崇尚仁的人去做好事，做好事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那些非常重视义的人去制定各种规则，制定规则是为了满足个人私心；那些非常重视礼的人去推行礼仪，如果没有人响应，他就会卷起袖子，死拉硬拽地强人就范。

因此说失去了道而后才去提倡德，失去了德而后才去提倡仁，失去了仁而后才去提倡义，失去了义而后才去提倡礼。礼，是忠信不足的标志，是祸乱的开始。那些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站在道的角度来

看，属于华而不实的东西，是愚昧的开始。因此大丈夫要笃守忠信，排除虚礼；要遵循规律，不要提倡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所以要舍弃虚礼和超越时代的思想主张，笃守大道。

【解读】

老子认为，礼制的出现是人与人之间诚信不足的标志，是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人们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害关系的产物，更是当权者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老子为什么把“礼”看作是社会动乱的标志呢？他没有做详细的论述，对此庄子则讲得比较清楚：

> 蹍市人之足，则辞以放骜，兄则以妪，大亲则已矣。（《庄子·庚桑楚》）

踩住了陌生人的脚，赶紧赔礼道歉；踩住了兄弟的脚，只需表示一下关心即可；踩了父母的脚，什么表示都不必要。道家认为，两人关系密切，是用不上“礼”的，而讲“礼”，正好是人与人关系疏远的一种标志。庄子太理想化了一点，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像父子关系一样，既然是父子，哪里用得着繁文缛节呢？

从那以后，抛弃繁文缛节，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纯朴关系就一直成为有识之士（或称之为理想主义者）追求的目标。《五灯会元》卷六记载：

>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并不知轨则。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礼仪。晚间见老宿外归，遂去问讯。老宿怪讶，遂问童子曰：“阿谁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僧唤其僧来，问：“上座傍家行脚，是什么心行？这童子养来二三年了，幸自可怜生，谁教上座教坏伊？快束装起去！”黄昏雨淋淋地，被趁出。

童子从小就被收养在寺庙中，根本不懂得社会上的什么礼仪制度，一切按照自己的淳朴本性行事，深得老僧的喜爱。没想到前来暂住的一位行脚僧想讨好老僧，巴巴地教导童子学习礼仪，使他在行为上表现出对老僧的尊重。结果适得其反，童子的纯朴本性被破坏掉了，开始变作一个虚伪的人了。那位一心讨好老僧的行脚僧也被老僧在黄昏的

大雨之中赶出了庙门。

司马光与苏东坡之间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古夫于亭杂录》卷二记载说：

> 温公家老苍头称公曰“君实秀才”，东坡教之，始改称“端明”。人谓东坡教坏君实家仆。

司马光字君实，死后赠温国公，所以后人称之为“温公”。司马光曾为端明殿学士，之后又当了宰相，他的老仆人依旧像从前那样叫他“君实秀才”，而苏东坡认为这样称呼不妥，应尊称为“端明”才对，才符合礼节。苏东坡的一番好意，却使又一个人开始失去自己的淳朴本性。五代时的赵州从谂禅师更是以“讲礼”与“不讲礼”来区分人的境界高低：

> 真定帅王公（指唐后期割据于今河北一带的王镕，当时被封为赵王）携诸子入院，师坐而问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自小持斋身已老，见人无力下禅床。”王尤加礼重。翌日令客将传语，师下禅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见大王来，不下禅床。今日军将来，为甚么却下禅床？”师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五灯会元》卷四）

在从谂禅师看来，上等人看破了世俗的虚礼，所以同他们交往时，可以不讲究任何礼节，坐在禅床上接待他们即可。思想境界越低的人，越要对他们“讲礼”，越要对他们表示“恭敬”。据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七记载，苏东坡有一次想去金山寺游玩，便提前给金山寺的佛印了元禅师写了一封信，请他“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这就是说，彼此都是思想境界高的上等人，不必讲究虚礼。谁知佛印还是出山远迎了，东坡笑问何故，佛印以偈答道：

> 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山门见赵王。
> 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

佛印认为，按照禅宗的不分别和万物为一的思想，大千世界和自己的小小禅床并无二致，因此，自己虽然离开了禅床，实际上同躺在禅床上是一样的。这一辩解是异常巧妙的，使自己的行为既不失世俗社会

所提倡的热情周到，又不至于落入庸俗的虚礼之中，从理论上把自然的纯朴天性和人为的礼仪十分圆融地结合在一起，连苏东坡听了以后也极力称赏。

《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人们制定礼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礼制又往往成为双刃剑，在维护和谐的同时，也会破坏和谐。我们分别举国家和家庭两个例子。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当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曹国时，"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曹国君主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成一片，十分好奇，便趁着重耳洗澡的时候，凑近重耳身边观看。这是十分失礼的行为。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此就忧心忡忡地说："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重耳返国当上君主之后，第一个灭掉的果然是曹国。另一个谭国也是因为失礼而亡国："齐侯之出也，过谭，谭不礼焉。及其入也，诸侯皆贺，谭又不至。冬，齐师灭谭，谭无礼也。谭子奔莒。"（《左传·庄公十年》）

我们再看礼仪对家庭的破坏。《韩诗外传》卷九记载：

>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

踞是指蹲坐在地上，古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礼仪的坐姿。妻子仅仅因为坐姿不雅，竟要被孟子抛弃；只是在母亲的干预下，孟子才"不敢去妇"，而"不敢"不等于"不愿"。这一记载中，夫以礼责妻，母以礼责子，在相互责备中，亲情不会不受到损害。据《荀子·解蔽》说，孟子最终还是出妻了："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

正是从这一角度看问题，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礼制对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作用。

三十九章

【题解】

本章首先强调包括天地、神灵在内的万事万物，都必须遵循大道，否则将无法存在。接着阐述“贵”与“贱”、“高”与“下”的辩证关系，要求人们不要过高估价自我，应该安守谦卑地位。

昔之得一者①：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②。

其致之③，天无以清④，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⑤；神无以灵，将恐歇⑥；谷无以盈，将恐竭⑦；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⑧。

故贵以贱为本⑨，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⑩，此非以贱为本邪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⑫。不欲琭琭如玉⑬，珞珞如石⑭。

【注释】

①得一：能够（与大道）保持一致。得，能够。一，一致。学界多把“得一”解释为“得道”，“一”就是“道”。详见“解读一”。

②贞：通“正”。首领。王念孙《读书杂志》：“《尔雅》曰：‘正，长也。’《广雅》曰：‘正，君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可以为天下正。’高注：‘正，主也。’‘为天下正’，犹《洪范》言‘为天下主’耳。……王弼本‘正’作‘贞’，借字耳。”

③致之：放弃大道。致，送出，引申为放弃。之，代指道。

④无以：没有凭借，没有办法。

⑤发：通“废”。废弃，废掉。

⑥歇：停歇，绝灭。

⑦竭：枯竭，干涸。

⑧蹶（jué）：跌倒。引申为失败、亡国。

⑨故贵以贱为本：所以高贵者要以低贱者为根本。没有低贱的百姓，就不会有高贵的君主、贵族。这是在讲贵与贱的辩证关系。

⑩孤、寡、不穀（gǔ）：都是君主、王侯的谦称。孤，是君主谦称自己无德，从而成为孤独无助之人。寡，又称“寡人”，是“寡德之人”的简称，即缺少美德之人。不穀，不善。穀，即稻谷的“谷”。谷（穀）可以养人，因此“穀”有善、好的意思。先秦诸侯王多自称“不穀”。

⑪邪（yé）：语气词。通“耶”。

⑫致数舆无舆：要想得到很多的荣誉反而会得不到任何荣誉。致，获取。数，多。舆，通“誉”。荣誉。

⑬琭琭（lù）：美好的样子。这里形容玉的美好。

⑭珞珞（luò）：丑陋、卑贱的样子。关于这两句的解释分歧，见“解读二”。

【译文】

从前所有能够同大道保持一致的事物：天与大道保持一致，因而能够清明；地与大道保持一致，因而能够安宁；神与大道保持一致，因而能够有灵；河谷与大道保持一致，因而能够充盈；万物与大道保持一致，因而能够滋生；侯王与大道保持一致，因而能够做天下人的首领。

如果放弃了大道，天无法清明，恐怕要破裂；地无法安宁，恐怕要废掉；神无法有灵，恐怕要绝灭；河谷无法充盈，恐怕要枯竭；万

物无法滋生，恐怕要灭绝；侯王无法保持高贵的地位，恐怕要亡国。

因此贵要以贱为根本，高要以下为基础。所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这不正是以低贱为根本的表现吗？难道不是吗？想要获取过多的荣誉反而会失去荣誉。因此不要把自己看作是高贵的美玉，而应定位为一块丑陋的石头。

【解读】

一

关于本章的“一”，绝大多数的学者都把它解释为“道”，这几成定论。这样注译，上下文文从字顺，也符合老子思想。我们之所以没有采用这一解释，原因如下。

《道德经》通行本提到“一”的地方共十五处，其实可以归纳为八处，因为本章的七个“一”是一个用法，四十二章中的两个“一”是一个用法。在这八处中，“三十辐共一毂”（十一章）、“而王居其一焉”（二十五章）、“一曰慈”（六十七章）三处的“一”为数目字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五处的用法。

（1）“载营魄抱一”（十章）：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把精神和肉体合而为一，不要神不守舍，所以紧接着问“能无离乎”，“一”与“离”相对，意思非常明确。

（2）“故混而为一”（十四章）：这是说“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三种特性混合于一体，成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虽然指的是“道”，但“一”并不是“道”的名字，正如我们讲“一个东西”，它可以指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但它并不是这一具体东西的名字。

（3）“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在这一章中，老子先摆出“曲则全，枉则直……”这些普遍原则，紧接着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意思是讲圣人能够成为天下的楷模，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与以上原则保持一致。接着就具体讲圣人是如何运用这一原则的，即“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如果把“一”解释为“道”，反

而割断了全章的联系，“是以”也没有了着落。

（4）“道生一，一生二”（四十二章）：这个“一”指什么，众说纷纭，或说指“道”，或说指“元气”，或说指“天”，众家各持一说，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正好说明了各家都是出自臆测，并无足以驳倒对方的证据。特别是把“一”解释为“道”以后，这句话就成了“道生道”，这显然不合逻辑，因此把“一”解释为“某一种事物（我们把它解释为元气）”更为合理。

（5）至于本章的“一”，如解释为“道”，根据上下文，确实很通顺，而各家之所以如此解释，也的确仅仅是根据上下文而已，在全书中找不到扎实的根据。因为《道德经》曾说过那个先天地而生的事物叫作“道”，也叫作“大”，而从没有讲过它还叫作“一”，对“一”也从没有做过任何解释。总之，我们认为把“一”解释为“道”是缺乏说服力的，且与“道生一”的“一”相互矛盾。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一”为后人所误抄。因为韩非在引用这段话时，没有“一”字。他说：“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韩非子·解老》）很可能“得一”原作“得之”，“一”为“之”之误。本章下文即作“其致之”，而不作“其致一”。

如果按照一般看法，势必会把“一”解释得支离破碎。高亨说：“《老子》书中之‘一’，厥义有三：一曰，‘一’者身也，说见十章。二曰，‘一’者太极也，说见四十二章。三曰，‘一’者道也。”（《老子正诂》）再加上用如数字的“一”，就“厥义有四”了。全书用“一”的地方实际只有八处，就被解释为四种意思，可见这是一种随文生义、曲为求通的做法。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不认为“一”的意思是“道”，而把全书的“一”都解释为数目字或它的引申义。

关于“得一”，《晋书·裴楷列传》记载了一件有趣的用“得一”化解尴尬局面的故事：

> 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数多少，而得一，帝不悦。群臣失色，莫有言者。（裴）楷正容仪，和其声气，从容进曰：“臣闻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武帝大悦，群臣皆称万岁。

晋武帝即位时，用拈阄的方法来预测一下自己的王朝能够存在多少代，结果竟然抓出一个“一”字。这就是说，晋朝只能存在一代。面对如此隆重的场面，这是何等令人不悦而尴尬的事啊！而裴楷不慌不忙地拈出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的名言，化解了尴尬局面，使君臣皆大欢喜。

二

任继愈《老子新译》把“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这句话译为：“不想做什么高贵的美玉，或下贱的坚石。”并解释说：“《老子》为了自保，宣扬既不要过分拔尖，也不要过分落后，认为只有这样最安全。”这显然与上文的思想不协调。老子从“贵以贱为本”的思想出发，提倡守贱、守下，并以侯王为例加以说明，认为如果一味去追求高位、美名，反而会落空。因此他告诫人们不要去追求当什么美玉，而应该当一块卑下的石头。既然“贵以贱为本”，守着下贱，自然会高贵起来，也即下一章讲的“反者，道之动”。另外，最后一句马王堆帛书作“是故不欲禄禄如玉而硌硌若石”，加一转折连词“而”字，意思就更清楚了。

老子告诫我们：一个人不要把自己定位于一块美好的玉石，要把自己定位于一块丑陋的顽石。我们对此还有一层理解是，如果一个人自以为是块美玉，他对生活待遇的要求就高，而且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甚至会目中无人，结果反而害了他一生。唐末著名诗人罗隐就是其中一例：

> 黄寇事平，朝贤议欲召之。韦贻范沮之曰：“某曾与之同舟而载，虽未相识，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罗曰：‘是何朝官！我脚夹笔，亦可以敌得数辈。’必若登科通籍，吾徒为秕糠也。”由是不果召。（《北梦琐言》卷六）

黄巢军被平息后，朝廷原打算召罗隐进京为官，结果曾任唐朝宰相的韦贻范给大臣们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我与罗隐同舟，彼此并不

认识，但船工告诉他船上有朝廷大臣，罗隐回答：‘什么朝廷大臣！我用脚指头夹着笔写文章，也能抵得过他们许多人！’”目中无人的结果使罗隐失去了一次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反之，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定位低一点，那么他对生活待遇的要求就不会太高，这不仅有利于自我心理平衡，而且也能够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这样就会成就他的一生。

四十章

【题解】

本章以简洁的文字阐述了老子思想中的两大原则；一是在道的支配下，万物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二是再次强调守柔思想。最后重温“有无相生”（二章）的辩证观，强调有“无”才有“有”，为有“弱”才有“强”这一处世观寻找理论依据。

反者，道之动①。弱者，道之用②。天下万物生于有③，有生于无④。

【注释】

①反者，道之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道的运动特点。实际上道作为规律，本身无所谓动与不动。本句的实际意思是说，在大道的支配下，万物是在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万物总是由弱而变强，当发展到最强盛时，则又由强而变弱，是“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二十五章），于是老子就得出“反者，道之动”这一结论。

②弱者，道之用：大道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提醒万物保持柔弱的状态。七十六章：“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处于柔弱状态的事物才具有生命力。

③有：存在的物质。如阴阳二气、五行（金、木、水、火、土）等。

④无：虚无的空间。关于最后两句，见“解读”。

【译文】

万物在大道的支配下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大道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提醒万物保持柔弱的状态。天下万物产生于某种物质，而物质产生于空间。

【解读】

关于“有生于无”，不少学者认为这是讲“无中生有”“无能生有”，也就是说，“无”是“没有”，而“有”是从“没有”中产生出来的。从绝对虚无中产生万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西晋的裴頠撰写《崇有论》一文，对这一观点进行批判。

更多的学者把“无”解释为“道”，因为大道看不见、摸不着，故称之为“无”。如果把“无”解释为大道，那么第二章中的“有无相生”就应该解释为“万物与大道相互产生”，这更是一种逻辑上的混乱，因此杨柳桥在他的《老子译话》中责怪老子说：“既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又说‘有无相生’，他的思想体系是不够周延的。”在杨柳桥先生看来，“有生于无”的“无”是指作为宇宙本体的大道，“有无相生”的“无”是“有”存在的条件，于是老子在使用“无”这个概念时就自相矛盾了。

其实《道德经》全书中的“无”，除了用于“虚无”“没有”等本义外，其他指的都是空间，而“空间”正是由“虚无”引申而来。既然“有无”能够“相生”，那么现在强调其中的一面——“有生于无”，当然是可以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物质只有相对于空间才能存在，如果没有空间，也就无所谓什么物质。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知道物质带来的好处和作用，而不注意空间带来的好处和作用，因此在第十一章中，老子就专门强调空间的作用，认为各种器物之所以有用，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存在着“有”“无”两个对立面，如果全是物质，而没有空间，那么物质就失去它的作用，器物也就没用了。老子把这一观点引入政治领域，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无不为”的好处，还要注意“无为”的好处，“无不为”是以“无为”为基础的，就像物质是以空间为基础一样。具体到本章，老子强调有“无”才有“有”，是为他的有“弱”才有“强”的处世观服

务的。

可以说，老子如此反复强调空间的作用，其最终目的仍是想通过自然现象来为他的政治主张、处世原则寻找理论根据。

四十一章

【题解】

本章首先指出素质不同的人，对大道会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次指出现象与本质之间有时候看似存在矛盾，然而二者之间却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最后指出虽然大道很难被常人所理解，然而就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道，成就了万事万物。

上士闻道①，勤而行之②；中士闻道，若存若亡③；下士闻道，大笑之④，不笑，不足以为道。

故建言有之⑤："明道若昧⑥，进道若退⑦，夷道若纇⑧，上德若谷⑨，大白若辱⑩，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⑪，质真若渝⑫，大方无隅⑬，大器晚成，大音希声⑭，大象无形⑮。"道隐无名⑯，夫唯道，善贷且成⑰。

【注释】

①上士：素质最高的人。下文中的"中士"指素质一般的人，"下士"指素质低下的人。

②勤而行之：努力按照大道去做人做事。勤，积极努力。

③若存若亡（wú）：若有若无，将信将疑。亡，同"无"。意思是说，中士听说大道以后，因为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所以他们对待大道的态度是将信将疑。

④大笑之：应理解为"大而笑之"。认为它大而无用、迂阔空洞而加以嘲笑。大，用如意动词，认为道大而无用、迂阔而不切实际。笑，嘲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下士素质低下，无法理解大道，所以嘲笑大道。如果把"大笑之"理解为"大声地嘲笑大

道”，亦通。古人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两个层次——道、术。术，指各种技术，它可以为人们直接带来切实利益；道，类似于今天说的哲学原理，而哲学原理无法为人们直接带来切实利益。但古人认为，一个人不仅要有术，而且还要把术上升到道的高度去把握，这才算得上是高层次的人。

⑤建言：立言，讲话。类似今天说的“格言”。一说“建言”是书名。

⑥明道若昧：明白易懂的道理听起来好像难以理解。昧，幽暗不易看清。引申为不易理解。

⑦进道若退：鼓励人前进的道理听起来好像是在让人后退。详见“解读”。

⑧夷道若纇（lèi）：很容易做到的道理听起来好像难以施行。夷，平坦。比喻容易办到。纇，不平坦，不顺畅。引申为难以做到。

⑨谷：山谷。引申为空虚，一无所有。

⑩辱：通“黀（rǔ）”。黑垢，黑色。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圣人纯素贞白，一尘不染，而能纳污含垢，示同庸人，故‘大白若辱’。”

⑪建德若偷：能够有所建树的品德反而好像不厚道。建，建立，建树。偷，刻薄，不厚道。比如，刘邦建立大汉王朝，是中国第一位从平民登上帝位的人，然而他的许多行为看似不厚道，甚至被人们误称为“无赖皇帝”。

⑫质真若渝（yú）：品质最纯真的反而好像变化无常。本质最纯真的人，不会固执于个人成见，能够因民顺物而变。渝，变化。

⑬隅（yú）：角。

⑭希声：无声。十四章：“听之不闻名曰希。”

⑮大象无形：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清它的形状。一说“大象”指大

道，大道是无形无象的。

⑯道隐无名：大道无形无声。隐，无形，看不见。无名，空虚。也可理解为不可名状。

⑰贷：施恩惠，帮助。

【译文】

素质最高的人听到了大道，就会尽心尽力按照它去做人做事；素质一般的人听到了大道，若有若无，将信将疑；素质低下的人听到了大道，就会认为它大而无用、迂阔空洞而加以嘲笑，不被素质低下的人所嘲笑，大道也就不足以成为大道了。

因此格言说："明白易懂的道理听起来好像难以理解，鼓励人前进的道理听起来好像让人后退，容易做到的道理听起来好像难以施行，最崇高的品质反而好像一无所有，最洁白的颜色反而好像是黑色的，伟大的品德反而好像有许多欠缺，能够有所建树的品德反而好像不厚道，品质纯真反而好像变化无常，最大的方形看不到它的棱角，最大的器物总是最后完成，最大的声音反而无法听到，最大的形象反而看不清它的形状。"大道虽然无形无声、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就是这个大道，善于帮助万物并且成就万物。

【解读】

我们举"进道若退"为例，以说明这一段所讲的道理。唐代末年的布袋和尚契此有一首偈语：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全唐诗补编》卷四十五）

此偈一语双关：第一句借插秧比喻修道求福；第二句借插秧的情景说明退一步（低头）海阔天空的道理；第三句中的"稻"与"道"谐音双关，提醒人们只有做到六根（耳、鼻、眼、口舌、身、意）清净，排

除杂念，一心劳作（一心修道）才能成功；特别是最后一句，借插秧的“退而进”，形象地揭示出了普遍存在的“以退为进”的社会现象。

先秦的墨家学者田鸠就曾感叹说：“之秦之道，乃之楚乎？”意思是“到秦国去见秦王的道路，原来是应该先经过楚国”。就是说，要想见秦王，应该先绕到楚国去。这件事情记载于《吕氏春秋·首时》：

> 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于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

墨家学者田鸠是齐国人，想见秦王，他开始时按照常规办事，直接向西去了秦国，结果在那里整整等了三年也未能如愿。有人将他推荐给了楚王，他只好前去南方的楚国，没想到，到了楚国不久，就因为出使而见到了秦王。

以退为进、以败为胜的另一个著名例子是田完子与越人之战。《吕氏春秋·似顺》记载：

>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国。君与诸孤处于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败，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

田成子篡夺姜氏齐国之后，其兄田完子认识到田氏新政权的真正敌人不是在国外，而是国内的那帮子希图恢复老王朝的旧臣宿将，于是就借越国来犯的机会，率领他们打了一次大败仗，让齐国的大部分旧臣宿将死于战场，少数侥幸逃脱者也不敢回国。田完子就这样借刀杀人，铲除了田成子的潜在政敌。

社会上类似的事情还很多，所以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七中说：

吃亏二字，能终身行之，可以受用不尽。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亏；能吃些小亏，必有大便宜也。

“吃亏”和“占便宜”是一对矛盾，但一个人可以通过吃亏而达到占便宜的目的，再一次说明了“以退为进”的正确之处。

四十二章

【题解】

本章首先以极为简洁的文字阐述了万物生成的过程，指出万物皆由阴阳二气构成。接着提醒人们，事情发展的结果往往出乎个人的意愿与预料，因此做事不可强悍霸道。强悍霸道者不过是为了争名夺利，结果却会使自己身败名裂。

道生一①，一生二②，二生三③，三生万物④。万物负阴而抱阳⑤，冲气以为和⑥。

人之所恶⑦，唯孤、寡、不穀⑧，而王公以为称。故物⑨，或损之而益⑩，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⑪："强梁者不得其死⑫。"吾将以为教父⑬。

【注释】

①道生一：在大道的支配下，唯一的元气出现了。关于本段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解释分歧很大，详见"解读一"。

②一生二：元气一分为二，分化出阳气和阴气。一，元气。二，阴阳二气。

③二生三：由阴阳二气相互配合，生出天、地、人。三，指天、地、人。

④三生万物：天、地、人相互配合，生出万物。

⑤负阴而抱阳：包含着阴气与阳气。负，背上背着。引申为包含。抱，怀抱。引申为包含。

⑥冲气：阴阳二气相互冲荡、交融。冲，冲荡，激荡。气，阴阳二气。以为和：把阴阳二气调和起来。阴阳二气调和好了，就可以演化出万物。

⑦所恶（wù）：所讨厌的名称。

⑧孤、寡、不穀（gǔ）：都是君主的谦称。孤，是“孤独无助之人”的简称。寡，是“寡德之人”的简称，即缺少美德之人。不穀，不善。穀，即稻谷的“谷”。谷（穀）可以养人，因此“穀”有善、好的意思。

⑨物：事。这里指办事。

⑩或损之而益：本意也许是想减少它，结果反而增加了它。或，或许，可能。益，增加。

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别人用来教导我的，我也用它去教导别人。因为“强梁者不得其死”是前人流传下来的格言，老子从中受到启发，因而也拿来再去启发别人。

⑫强梁者不得其死：强悍霸道的人不得正常死亡。强梁，强悍，霸道。死，这里指正常死亡。道、儒、释三家都反对强梁，详见“解读二”。

⑬教父：教育的重要内容。父，父亲。“父”与“子”相对，父为主，子为次。比喻主要的、重要的。或把“父”解释为“始”，“教父”即教育的最初内容。亦通。

【译文】

在大道的支配下出现了唯一的元气，由元气分解为阴阳二气，由阴阳二气生出天、地、人，天、地、人相互配合产生了万物。万物都包含着阴气和阳气两个对立面，它们通过互相激荡而得以调和。

人们所讨厌的名称就是孤、寡、不穀，而王公却用它们称呼自己。所以说做事情往往如此，本意也许是想减少它，结果反而增加了它；本意也许是想增加它，结果反而减少了它。别人用来教导我的，

我也用它去教导别人："强悍霸道的人不得好死。"我将把这一原则当作教育人的重要内容。

【解读】

一

"道生一"并不是说规律能够直接产生出万物，而是说规律是万物得以产生的前提，没有规律的规定性，事物就无法出生、发展。这与朱熹的思想是一致的。朱熹在《答黄道夫》中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熹同样认为"理"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必须与"气"相配合才行，因为"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朱子语类》卷一）。朱熹的"理"虽然不能直接产生万物，但他仍说"理"是"生物之本"。老子的这一"生"字用法与朱熹的一样，所以在五十一章中，老子谈到万物产生的过程时说"道生之""物形之"，这个"物"就相当于朱熹的"气"。

老子、朱熹所说的"生"很类似"和气生财"中的"生"。"和气"属于精神性的东西，它并不能直接产生物质性的"财"，所谓"和气生财"只是说"和气"是"生财"的前提。没有"和气"，固然不能"生财"，但"和气"要想"生财"，还必须通过物质的手段。

"生"用作间接产生义，在本书其他地方也有。如二章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圣人显然是不能直接产生万物的，这个"生"也只是"帮助产生"的意思。

对于本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的解释，分歧极大，各家意见举不胜举，因此我们不再抄列各家意见原文，只简单地摆出几种主要观点：

（一）"一"指元气，"二"指阴、阳二气，"三"指天、地、人。

（二）"一"指"道"，"二"指阴、阳二气，"三"指阴、阳二气与"和

气”。

（三）“一”指“冲气”，“二”指阴、阳二气，“三”泛指众多事物。

（四）认为“一”“二”“三”没有特殊的意义，只是说事物由混沌的气分化为万物，代表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罢了。

我们比较认同第一种意见，结合本书第一章中讲的道理，万物生成的过程是：在天地万物形成之前，在大道的支配下，唯一的混沌之气——元气出现了，这是“道生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元气又一分为二，其中又清又轻的气叫作阳气，又浊又重的气叫作阴气，这是“一生二”。阳气逐渐上升，慢慢形成了天；阴气逐渐下降，慢慢形成了地；天地二气、也即阴阳二气相互冲荡交融，从而形成了人，这是“二生三”。天、地、人相互配合，生出万物来，这就是“三生万物”。

二

儒、释、道三家都反对强梁。

在孔子弟子中，子路的性格最为强梁。《论衡·率性》描写子路早年的形象时说：

> 世称子路无恒之庸人，未入孔门时，戴鸡佩豚，勇猛无礼，闻诵读之声，摇鸡奋豚，扬唇吻之音，聒贤圣之耳，恶至甚也。

子路，即仲由，在他未入孔门时，经常打架斗殴，他头戴公鸡状的帽子，腰佩公猪的尾巴，以示有勇。他甚至大声鼓噪，羞辱孔子，让孔子师生无法读书，简直就是一个流氓。他当了孔子弟子后，孔子曾讲过一句十分幽默的话：“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就是说，在子路当孔子弟子之前，还有人当面说孔子坏话；自从有了子路这个弟子以后，孔子的耳根清净了，因为如果有人再敢说孔子坏话，子路就会与他拼命。子路一生以好勇闻名，所以孔子曾经毫不留情地批评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最后，子路果然死于卫国内乱。

佛教更是反对强梁，把能够忍辱视为成佛的前提条件之一。《大

般涅槃经》卷二十七说：

> 雪山有草，名为忍辱，牛若食者，则出醍醐（酥乳）。

牛如果以忍辱草为食，就能产出香甜可口的醍醐；人如果具有忍辱精神，自然能够干出一番事业，甚至成圣成佛。佛教把忍辱视为僧人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他们甚至把僧衣叫作“忍辱铠”：

> 浊劫恶世中，多有诸恐怖，恶鬼入其身，骂詈毁辱我。我等敬信佛，当著忍辱铠。（《法华经·劝持品》）

后来，人们就直接把袈裟叫作“忍辱铠”或“忍辱衣”。如梁简文帝《谢敕赍纳袈裟启》说：“蒙赍郁金泥细纳袈裟一缘，忍辱之铠，安施九种。”江总《摄山栖霞寺碑》说：“整忍辱之衣，入安禅之室。”

清人金埴《不下带编》卷五记载了一首关于小猪的诗歌，也涉及了反强梁的问题，写得很有意味：

> 倚栏闲看小猪儿，一个强梁把众欺。纵使糟糠独食尽，先肥未必是便宜。

语言非常通俗，含义却非常深刻。强梁的人即使“先肥”了，也未必就是一件占便宜的事情。

四十三章

【题解】

本章用“无有入无间”这一自然现象，再次强调“无”的重要性，以此来印证自己所倡导的“不言之教”“无为”等原则的正确性。

天下之至柔①，驰骋天下之至坚②，无有入无间③。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④，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⑤。

【注释】

①至柔：最柔和的。一般注者认为“至柔”指水，根据下文“无有”一词，我们认为应指空间。空间的阻力比水更小，因此说是“至柔”。

②驰骋（chěng）：奔驰。引申为存在。至坚：最坚硬的物体。如金属、石头之类。

③无有入无间：虚无的空间可以存在于看似没有间隙的坚固物体之中。无有，什么也没有，即空间。《庄子·知北游》：“光曜问乎无有。”“光曜”指光明，“无有”指空间。无间，看似没有间隙的东西，即物体。任何看似没有间隙的坚固物体中都会存在着大小不等的空间，因此说“无有入无间”。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若以有入有，即相触而有间；若以空入有，则细无不入。如虚空遍入一切有形，即纤尘芒芴，无所不入，以其虚也。”

④不言之教：不用语言的教育。详见本书第二章的“注释”及“解读”。

⑤希及之：很少能比得上这些原则。希，同“稀”。少。及，赶上，比得上。之，代指“不言之教”“无为之益”。

【译文】

天下最柔和的东西，能够存在于最坚硬的东西里，虚无的空间可以存在于看似没有间隙的坚固物体之中。我从这里认识到清静无为的好处。不用语言的教育，清静无为的好处，天下很少有比得上这些原则的。

【解读】

本章又一次清楚地表明老子的政治主张是对自然规律的效法。这种效法，有些颇具合理性，但也有一些较为生硬、机械，从“无有入无间”推理出“无为之益”就显得不那么顺理成章。像这样的推理，在《老子》一书中还不少，如第七章中从天地“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一自然现象推理出圣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处世方法，第七十六章中从“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推理出“兵强则灭”这一用兵原则。由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现象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所以老子的这些推理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太正确的一面。

四十四章

【题解】

本章提醒人们三件事情：第一，生命健康比名利更为重要；第二，对于财富不可过于吝啬，否则会造成更大损失；第三，只有懂得知足和适可而止的人，才能够平安度过自己的一生。

名与身孰亲①？身与货孰多②？得与亡孰病③？是故甚爱必大费④，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⑤，可以长久。

【注释】

①名与身孰亲：美名和生命，哪个更值得亲近？孰，谁，哪个。

②身与货孰多：生命与财富，哪个更值得重视？货，财富。多，重要，重视。

③得与亡孰病：获得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更有害处？得，指得到名利。亡，失去。指失去生命。病，害处。以上三句都是用反问的口气，提醒人们不要为了名利而损害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人们对名利贪求的例子，见“解读一”。

④甚爱：过分吝惜。爱，吝啬。费：破费，损失。关于“甚爱必大费”的实例见“解读二”。

⑤知止不殆（dài）：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殆，危险。

【译文】

美名和生命哪个更值得亲近？生命和财富哪个更值得重视？获得

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个更有害处？所以说过分的吝啬反而会招致更大的破费，过多的聚财反而会招致严重的损失。知道满足，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不会遇到危险，可以长久平安。

【解读】

一

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说："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求名、贪财就是"得"的内容，人们本想通过获得更多的名利使自己过得更舒适一些，然而往往事与愿违，名利的获得反而给自己招来灾难，使自己失去健康和生命。

自古以来，人们对名利的热情一直未减。关于古人对名利的贪求，我们各举两例。

假托名人为祖先以求得高名，是古今人们常用的一种手法。唐朝的李氏皇帝以老子李耳为先祖，宋代赵氏皇帝没有唐皇室那样幸运，找不到一位有大名大德的赵姓祖先，于是就虚构了一个神仙赵玄朗为先祖。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布衣草民呢！《玉堂丛语》卷八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 陈太史嗣初家居，有求见者称林逋十世孙，以诗为贽。嗣初留之坐，自入内手一编，令其人读之，则《和靖传》也，读至"终身不娶，无子"，客默然。公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

林逋是宋代大隐士，品行高洁，名声极大，但一生未婚，被赞为"梅妻鹤子"，去世后被谥为"和靖先生"。然而竟然有人自称是他的十代孙。自称为名人之后，是博取名利的一个捷径，至今还有人在四处寻觅这一捷径。有些人得不到真名声，对假名声也是一往情深。《古今谈概》第三《痴艳部》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 山人某姓者，自负其才，傍无一人。途中闻乞儿化钱，声甚

凄惋，问曰：“如此哀求，能得几何？若叫一声太史公爷爷，当以百钱赏汝。”乞儿连唤三声，某倾囊中钱与之，一笑而去。乞儿问人：“太史公是何物，值钱乃尔？”

当不上太史公爷爷，能听到别人虚叫一声也是很舒心的事情。

“名”，特别是稍大一点的“名”，并非每个人都有资格谋取，而“利”，或大或小，人人都能得到。对于利，有的人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就骗，骗不到就耍无赖。我们不妨举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

一翁好施，天大雪，见一人避雪于门，怜而延入，暖酒与敌寒，遂留一宿。次日雪又大下，不可行，又留之。如是三日。

天晴，此人将别去，因向翁借刀一用。翁取刀出，持以谓翁曰：“素不相识，承此厚款，无可以答，唯有杀此身以报耳。”遂欲自刃。翁惊，止之曰：“如此则害我矣！”其人曰：“何也？”翁曰：“家中死了一个人，零碎吃官司不必说，一些无事，烧埋钱也要十二两。”其人曰：“承翁好意，不好算得许多零碎，竟拿烧埋钱十二两与我去罢。”翁大怒，遂喧嚷惊动邻里，为之劝解，减其半，以六两与之。

临去，翁叹息曰：“谁想遇此凶人！”其人曰：“不说你凶，倒说我凶。”翁曰：“如何是我凶处？”其人曰：“即不凶，如何留得我三夜，就扣除我二两一夜？”（陈皋谟《笑倒》）

这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它却包含了无庸置疑的真实性，社会上的无赖用来赚钱的无赖手段不知要比这龌龊多少倍。这个无赖想讹诈一点银子，就要用刀自杀，这自然是假装的，但历史上的确有人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银子：

元祐末，宇文昌龄聘契丹，皇城使张璪价焉。张颓龄，枢府难其行，璪哀请。故事，死于虏庭，恩数甚渥，北虏棺银装校三百两。既行，璪饮冷食生无忌，昌龄戒之不听。既至虏境，益甚，昌龄颇患之，禁从者无供。璪怒骂，果病噤，不纳药粥，至十许日。既而三病三愈，复命登对。上面哂之，退语近臣者：“张璪生还，奈何诣政事堂？”诸公大笑。（《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

张璪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家里也不会太缺钱，然而他竟然愿意拿自己的老命去换取一点抚恤金，那么金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出其意料的是，这位一心寻死想换取金钱的张璪虽然一路上生冷不忌、拒绝药粥，受尽自我折磨，竟然“三病三愈”，不得不又活着回来了。张璪这次出使的唯一收获是：自己为皇上、同僚平添了一份笑料。

关于名利与个人的关系，元代道士姬志真曾写过一首《名利》诗：

> 仆马车舟历险艰，区区名利两相关。细思本欲图安稳，却使身心不暂闲。

博取名利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过上安稳日子，结果反而被名利闹得一刻也不得清闲。诗中所讲的道理是值得人深思的。

二

范蠡功成身退之后，几经迁徙，最后定居于陶（在今山东定陶）。他在那里率领全家发家致富，史称“朱公”或“陶朱公”。有一件“甚爱必大费”的悲剧就发生在他的晚年。这一故事虽然出自正史，但其曲折、生动之程度绝不亚于“小说家言”。《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

>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于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朱公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长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
> 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藿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

金，如其父言。庄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既去，不过庄生而私留，以其私赍献遗楚国贵人用事者。

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及朱公进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后复归之以为信耳。故金至，谓其妇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诫，后复归，勿动。”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

庄生间时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则害于楚。”楚王素信庄生，曰：“今为奈何？”庄生曰：“独以德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将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府。楚贵人惊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庄生，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庄生惊曰：“若不去邪？”长男曰：“固未也。初为事弟，弟今议自赦，故辞生去。”庄生知其意欲复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长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独自欢幸。

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虽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长男竟持其弟丧归。

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唯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顾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故也。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陶朱公成为巨富之后，其中子在楚国杀人被囚，陶朱公便派自己的少子前去营救，而长子认为自己身为老大，家中发生如此大事，本应自己出面。长子以死相求，陶朱公只好让长子前去。营救本来已经成

功，却功亏一篑。陶朱公总结失败原因说：“长子不是不爱自己的弟弟，只是因为长子从小与我一起艰苦创业，知道财富来之不易，所以他在花钱方面比较吝啬。而少子不同，少子生而富贵，花钱大手大脚，根本不知道爱惜钱财。我就是看重他舍得花钱这一点，才派他前去营救。而长子做不到这一点，最终害了弟弟。”可以说，长子救弟失败是“甚爱必大费”的典型例子，因为“甚爱”钱财，结果“大费”掉了弟弟的性命。

四十五章

【题解】

本章从辩证法的角度指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差异，其中“大巧若拙”为千古名言。本章最后强调清静无为是修身治国的最根本原则。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②。大直若屈③，大巧若拙④，大辩若讷⑤。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⑥。

【注释】

①大成若缺，其用不敝：最成功的好似有所欠缺，但其作用将永远存在。用，作用。敝，破，坏掉。这里引申为消失。

②大盈若冲，其用不穷：也即第四章说的“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做人做事要留有一定的余地，不求盈求满，就会从中受益。冲，空虚，一无所有。

③屈：弯曲。

④大巧若拙：最巧妙的看似笨拙。为什么说“大巧若拙”？详见“解读”。

⑤讷（nè）：不善言谈。

⑥“躁（zào）胜寒”几句：意思是动有动的作用，静有静的作用，但归根结底，静是根本，因为要想运动，必须先安静下来以积蓄力量，然后才能运动。躁，躁动，运动。正，长官，首领。引申为最重要的。

【译文】

最成功的好似有所欠缺，而它的作用却不会消失。最圆满的好似一无所有，而它的作用却不会穷尽。最直的好似弯曲，最巧的好似笨拙，最善辩的好似不善言谈。运动能够战胜寒冷，安静能够克服暑热，清静无为是天下最重要的原则。

【解读】

“大巧若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装拙”，也即假装糊涂，而这种假装出来的“拙”里却隐藏着“巧”。《论语·公冶长》记载：

>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是卫国大夫，他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显得十分聪明能干；一旦国家政治混乱，他就装作糊糊涂涂。孔子感叹说：“甯武子的聪明我们学得到，但他的装糊涂我们就学不到了。”唐昭宗时，奸臣朱全忠当权，有一个叫柳璨的大臣助纣为虐，想把有名望的大臣一网打尽，以便早日推翻唐朝廷，于是就把名臣司空图召到京城任职。司空图在朝堂上装作连笏都拿不住的样子，而且思维糊涂，言行粗野。柳璨认为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糊涂老人不足为虑，就准许他退休回家。后来不少朝臣被杀，而司空图因“愚”而终其天年。

第二种情况不是“装拙”，而是表现形式看似拙，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大巧。《淮南子·道应训》记载九方堙相马的故事：

>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对曰：“……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臣有所与供儋缠采薪者九方堙，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之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马矣，在于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牡而黄。”使人往取之，牝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问之曰：“败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伯乐喟然大息曰：“一至此

> 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贵乎马者！”马至，而果千里之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伯乐推荐九方堙（《列子·说符》作“九方皋”）为秦穆公相马，九方堙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匹千里马，秦穆公问是什么样的马，九方堙回答说是匹黄色的公马，结果牵回来一看，却是一匹黑色的母马。秦穆公认为伯乐所荐非人，因为九方堙连公马、母马和毛色都搞不清楚。而伯乐认为这正是九方堙的超人之处，因为九方堙相马时，只注意关键问题，而忽略次要问题；只看自己应该看的问题，而不去关心不必看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九方堙连牝牡、黑黄都没能弄明白，可以说是“拙”到了极点，然而在这种“拙”的背后，却是超人的“巧”。后来事实证明，他找到的这匹马的确是一匹千里马。

四十六章

【题解】

在本章中，老子首先表达反对战争的态度，接着提醒人们要根除贪欲，因为引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就是贪得无厌。根除了贪欲，也就消除了战争，避免了许多危险。老子把战争归因于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贪求，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①；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②。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③。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注释】

①却走马以粪：连跑得很快的马也可以拉回去种地。却，驱赶，拉回去。走马，快马。走，跑。这里指跑得很快。粪，施肥。这里泛指精耕细作。

②戎马生于郊：连怀孕的马也要上战场，以至于在战场上生出小马。本句意思是说，在无道的社会里，战争频仍，马都被拉去打仗，社会生产与人民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干扰与破坏。戎马，战马。郊，郊野。这里指战场。

③咎（jiù）：灾难。欲得：贪得无厌。关于贪得无厌造成的灾难，见“解读”。

【译文】

国家的政治措施如果符合大道，那么连跑得很快的马也可以拉回去种地；国家的政治措施如果违背了大道，那么连怀孕的母马也要用来作战，以至于在战场生子。最大的灾祸是不知满足，最大的危险是

贪得无厌。因此懂得满足的这种满足，才是一种永恒的满足。

【解读】

关于贪得无厌所造成的恶果，《左传·桓公十年》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 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也。无厌，将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虞是周代诸侯国，在今山西平陆东北一带。虞公是虞国的君主，虞叔是虞公的弟弟。虞公先向虞叔索要宝玉，得手后又向虞叔索要宝剑。虞叔感到虞公如此贪得无厌，他的不断索求，总有一天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于是就起兵赶走了虞公。由于虞公的贪婪，不仅使自己兄弟反目，而且也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为国家、自己和弟弟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四十七章

【题解】

本章主要提醒君主为了避免受到外界事物的诱惑，尽量不要外出，而应该坐在室内静心思考治国方略，然后利用臣民的力量，做到“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不出户①，知天下；不窥牖②，见天道③。其出弥远④，其知弥少⑤。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⑥，不为而成⑦。

【注释】

①户：门。双扇门叫门，单扇门叫户，这里泛指门。本句的主语是君主。为什么君主“不出户，知天下”，详见“解读”。

②不窥牖（yǒu）：不朝窗外望一眼。窥，从小孔里看。牖，窗。

③天道：自然规律。

④弥远：越远。弥，越，更加。

⑤知：知识。这里说的知识是指道家的真知，而非世俗知识。老子认为，如果一直在外奔波，就会受到外界各种事物的诱惑，使自己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就会使自己越来越远离大道。

⑥名：通“明”。明白，清楚。《韩非子·解老》的引文即作“不见而明”。

⑦不为而成：这里是说圣王顺应万物本性，不去人为地干涉，而万事万物也就自然成功了。为，人为地干涉。一说，“不为而

成”是指君主不用亲自动手，而是依靠臣民的力量，一切事情就都办成功了。

【译文】

不用走出门户，就能够了解天下大事；不必朝窗外看一眼，就能够知道自然运行规律。出门越远，获得的真知越少。因此圣人不必亲自去实践就能懂得，不必亲自去观察就能明白，不必亲自去做就能成功。

【解读】

老子认为君主不要出门受外界干扰，只需坐在室内静静思考，就可以认识大道，治理好天下。这与今人的认识是相悖的。今人认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要想认识一般规律，必须先通过实践去认识特殊规律。具体到治国问题上，更是要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然后才能拿出正确的治国方案。

实际上，老子在具体认识过程中，他还是不自觉地、或者说不得不走着一条由个别到一般的道路。他所说的有关普遍规律（大道）的一些特点都是从自然或社会等特殊规律（德）中抽象出来的。如“反者，道之动”即来自“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四十四章）、“兵强则灭”（七十六章）等社会现象的启示；“弱者，道之用”则来自“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七十八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七十六章）等自然现象的启示。然而老子或有意或无意地把这一段从个别抽象出一般的过程给抽掉了。他忘记自己之所以能够登上一般规律的高楼，完全是由一级一级特殊规律的阶梯走上来的，反而认为能够直接站在一般规律上，居高临下，去认识特殊规律。老子要求君主“不出户，知天下”，无疑是抽掉楼梯而迫人上楼。但古代不少学者认同老子的这一认识方法，他们的理解大约有三种：

（1）使用众人智慧。

文子强调，老子讲的“不出户，知天下”主要是针对君主讲的。君

主不用出门，可以通过大臣来了解天下情况。《文子·下德》说：

> 夫人君者，不出户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

《淮南子·主术训》也认同这一解释，说：

> 是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乘众人之智，则天下之不足有也。

君主自己不出门，他是通过别人来了解天下情况的。这种解释没有否认实地调查的重要性。

（2）以己推人。

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够“不出户，知天下”，是因为圣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感受而推知别人的感受。《韩诗外传》卷三说：

> 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以己之度度之也，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

圣人根据自己讨厌饥寒，就知道天下人都需要衣食；根据自己讨厌劳苦，就知道天下人都喜欢安逸；根据自己讨厌贫穷，就知道天下人都喜欢富足。这也即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3）排除欲望干扰以静心思考。

古人认为，考虑问题时，应该闭门静思，不可被外物勾起的欲望所扰乱。《淮南子·道应训》记载白公胜的故事：

> 白公胜虑乱，罢朝而立，倒杖策，锻上贯颐，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郑人闻之，曰：“颐之忘，将何不忘哉！”此言精神之越于外，智虑之荡于内，则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远，则所遗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户以知天下，不窥牖以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此之谓也。

楚国贵族白公胜一心思索如何灭掉郑国替父报仇，结果赶马杖上的马

刺把自己的下巴刺破，血流至地，他都没有感觉到。欲望充满了他的内心，使他忘记了自身的安全。最后白公胜因楚国君臣不支持他灭郑报仇而造反，失败后逃于山中自杀。马钰的《十六障》也说明了自身的一些欲念是如何给自己带来灾难的：

火风地水结皮囊，眼耳鼻舌四魔王。
人我是非招业种，气财酒色斩人场。

按照佛教的说法，人的肉体是由火风地水四大结合而成，只有勘破四大，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人的眼耳鼻舌不停地与外界交往，从而逐步地勾起自己的各种欲望；有了各种欲望，于是就有了人我、是非之分，从而为后生种下各种孽障；至于逞气、争财、酗酒、好色，更是损人健康、折人寿命的杀人场。

关于“不行而知，不见而名”，我们借用《鹤林玉露》卷一中的一段话，可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

> 人主以一身立乎巍巍之上，以一心运乎茫茫之中，不出户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理四海。前旒蔽明，若无见也，而无所不见；高拱穆清，若无为也，而无所不为。

这段话与本章的旨意相似，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本章讲的主要还是君主的领导艺术。

四十八章

【题解】

本章要求君主抛弃世俗学问，一心修习大道，做到清静无为，而清静无为的过程实际就是积蓄力量的过程，积蓄了强大的力量，做事就会成功。如果君主多为多事，不断消耗人力、物力，是无法治理好天下的。

为学日益①，为道日损②，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③。取天下常以无事④，及其有事⑤，不足以取天下。

【注释】

①为学日益：研究世俗学问，情欲一天比一天增多。为，研究。学，泛指世俗间的学问。益，增多。这里指欲望的增多。人类获取的知识越多，所想获取的物质利益也就会越多，因为获取知识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物质利益。

②为道日损：学习大道，情欲一天比一天减少。损，减少。

③无为而无不为：做到清静无为，就能够做成一切事情。清静无为实际上是在积蓄力量，有了强大的力量，一旦办事，就会成功。关于对“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见“解读”。

④取：治理。无事：清静无为，不要多事。

⑤及其有事：如果他多事。及，如果。有事，多事。

【译文】

研究世俗学问，情欲一天比一天增多；学习大道，情欲一天比一

天减少，减少了再减少，最后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清静无为反而能够做成一切事情。治理天下总是依靠清静无为，如果多为多事，就无法治理好天下。

【解读】

本章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命题，意思是只有做到了清静无为，才能做成一切事情。“无为”就是要求人们做事时顺应客观规律，不可掺进私心私意而去妄为、多为。比如治国，只有清静无为的君主，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到了唐代无能子时，他又赋予这一命题新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作为我们常人的座右铭。《无能子·答华阳子问》说：

> 夫无为者，无所不为也；有为者，有所不为也。故至实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为，以其本无欲而无私也。……故圣人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理安于独善，则许由、善卷不耻为匹夫；势便于兼济，则尧、舜不辞为天子。

无能子认为：“只有那些能够做到清静无为的人，才能够去承担一切事务；主观上有所作为的人，有些事情就不会去做。因此只有那些具备了最真实天性的人才懂得永恒的大道，只有大公无私这种思想才接近清静无为，因为这些人本来就不存在欲望和私心。……因此圣人该隐居时就去隐居，该做官时就去做官。按照道理应该安心隐居以独善其身的时候，那么许由和善卷就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百姓而羞愧；根据形势应该出去当官以兼济天下的时候，那么尧和舜就不会拒绝去当天子。”无能子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做到了清静无为，才能够去承担一切应该承担的事务（无不为）。所谓的“无为”，就是顺应外物而为。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客观情况，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也即无能子说的“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相反，如果需要我们去干某事的时候，而我们不去干，那就是没有做到“无为”了。而“有为”的人就不同了，“有为”的人主观目的性非常明确，与主观目的无关的事情就坚决不会去做。比如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人，就不愿去务农经商；反过来，以经商赚钱为目的的人，就不愿去花工夫舞文弄墨了。

人生在世，不可能事事如意。我们想做某一个工作，但这个工作未必就需要我们；我们想做某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未必就一定能够做成功。当我们无法改变客观环境的时候，就应该调整心态，勇敢地改变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无能子说的“无不为”的心理准备，才能更好地融入这个社会，才能使自己具有相对平和的心态。如果一个人坚决要当一个高贵的“天子”，不给自己留下一点回旋余地，那么他不仅是在为难社会，更是在为难自己。

四十九章

【题解】

本章对君主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君主在治国时要顺应民心，不可固执己见；二是对待民众重在教育感化，而非礼制与刑罚的强制矫正；三是反对智巧，要让天下人都变得像无知无欲的孩子一样。

圣人无常心①，以百姓心为心②。

善者，吾善之③；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④。信者，吾信之⑤；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⑥。

圣人在天下⑦，歙歙为天下浑其心⑧，百姓皆注其耳目⑨，圣人皆孩之⑩。

【注释】

①圣人无常心：圣明的君主没有固执不变的思想。常，永恒不变。圣君顺应自然，顺应客观，因时而变，因民而变，所以说“无常心”。

②以百姓心为心：把百姓的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也即一切顺应民意。

③吾善之：我要以善意对待他。吾，泛指统治者。

④德善：得到了善。德，通“得”。意思是说，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这样就会感化他，得到好的结果，使他也变成善人。

⑤信者，吾信之：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信，第一个“信”是诚实的意思，第二个“信”是“相信”的意思。下一句同。

⑥德信：得到了诚实。意思是把那些不诚实的人也感化为诚实的

人。

⑦在：在位。即治理国家。一说是“生活在”的意思。

⑧歙歙（xī）：形容思想混沌、憨愚的样子，即下文所说的“浑其心”。另外还有多种解释：蒋锡昌《老子校诂》认为是描写“无欲之状”。高亨《老子正诂》认为“犹汲汲”，描写急急忙忙的样子。任继愈《老子新译》认为是描写“谐和的样子”。浑：混混沌沌、无知无欲的样子。

⑨注其耳目：向他们的耳目里灌注世俗知识，即多闻博见的意思。注，灌注。引申为学习、汲取。王弼本无“百姓皆注其耳目”一句，今据道藏本、帛书本补。另外，王弼本的《道德经》原文中虽然没有这一句，但王弼的注中也能证明应有该句子：“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⑩孩之：使他们像孩子一样。孩，使动词。

【译文】

圣人没有固执不变的思想，而是把百姓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

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善良。诚实的人，我相信他；不诚实的人，我也相信他，结果就会使他也变得诚实。

圣人治理天下的时候，要使天下人的思想都变得混沌、憨愚一些。百姓都喜欢多闻博见，而圣人要使他们都变得像无知无欲的婴儿一样。

【解读】

老子提倡不管别人是善是恶，都一视同仁，都用自己那善良、纯真的高尚品质去诚恳地对待他们、感化他们，而不必用礼制、刑罚去强行矫正，这样他们就会自然变得善良、诚实。不少思想家都很认同

这一观点：

> 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亦从而恶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中》）

>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爱别人的人也会得到别人的爱，施恩惠于别人的人也会得到别人的恩惠。在“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汉文帝。《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 南越王尉佗（原名赵佗，真定人，秦时曾任南海尉，后创建南越国）自立为武帝，然上召贵尉佗兄弟，以德报之，佗遂去帝称臣。……吴王（刘邦兄长刘仲之子刘濞）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汉文帝对一切人施行的几乎都是以德感化的策略，而不是用刑法惩罚去强制纠正，结果人们反而能够“兴于礼义”，因此文帝在位时期，社会非常安定祥和，从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治世”。

投桃报李，以诚换诚，历史上不乏其例。但如果认为只要如此就能感化所有的人，也太天真了一点。农夫与蛇的故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庄子提出“外物不可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江，苌弘死于蜀……。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庄子·外物》）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吕氏春秋·必己》讲得非常好：

> 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

君子能够把握住的是自己去敬人、爱人，无法把握的是能否得到别人相应的回报；那么君子就只管做自己能够把握得住的事情，不必考虑

自己把握不住的事情。这就是冯道说的“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天道》）。我们很欣赏类似的两句话：只求耕耘，不问收获。因为我们坚信，只要耕耘不辍，肯定会有收获。恩将仇报的“蛇”毕竟还是极少的。

五十章

【题解】

本章认为人生在世，能够使人顺利生存的生活方式大约占了三分之一，如诚实做人、努力工作；能够使人死亡的生活方式也大约占了三分之一，如为非作歹、沉溺酒色；努力追求生存反而陷入死地的生活方式同样占了大约三分之一，如服食金丹。最后再次提醒人们只要不争，就不会受到别人的伤害。

出生入死①，生之徒十有三②，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③，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④。

盖闻善摄生者⑤，陆行不遇兕虎⑥，入军不被甲兵⑦。兕无所投其角⑧，虎无所措其爪⑨，兵无所容其刃⑩。夫何故？以其无死地⑪。

【注释】

①出生入死：从出生到死亡，也即人的一生。《韩非子·解老》：“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谓出，卒之谓入，故曰出生入死。”

②生之徒十有三：能够使人顺利生存的生活方式占十分之三。徒，通“途”，道路。这里指生活方式。所谓的“生之途”，如诚实做人、努力工作等。十有三，十分之三。

③人之生：一个人本来是为了追求生存。之，到……去。引申为追求。动之死地：为求生存碌碌多为反而走向了死亡。动，指求生的活动。之，走向。“人之生、动之死地”的实例见“解读”。

④生生之厚：用来保养生命的办法太过分了。第一个“生”为动词，保养。第二个“生”为名词，生命。厚，多。引申为过分。

⑤摄（shè）生：养生。摄，保养。

⑥兕（sì）：动物名。雌性的犀牛。

⑦不被甲兵：不会被兵器杀害。被，受到。甲兵，战衣和兵器。这里泛指兵器。

⑧无所：没有因由，没有必要。

⑨措：放置。这里指用爪子抓人。

⑩容：容纳。这里引申为插入、刺入。

⑪死地：死亡的领域。引申为被杀死的原因。善于养生的人不会造成自身被杀的原因就是“不争”。上文说，“动之死地”的原因之一是“生生之厚”，也就是欲望太多，而欲望太多，势必就要与人相争，与人相争，当然就有危险。而善于养生的人清静寡欲，陆行不与兕虎相争，兕虎当然也不与他相争；入军不与对手相争，对手当然也不与他相争。第八章说：“夫唯不争，故无尤。”第二十二章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本章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描写“无欲”“不争”为人带来的好处。

【译文】

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之中，让人生存的生活方式占了十分之三，让人死亡的生活方式占了十分之三，为了追求生存而碌碌多为、结果反而让人陷入死亡的生活方式也占了十分之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来保养生命的手段太过分了。

听说那些善于保护生命的人，在陆地行走不会遇到犀牛和猛虎的伤害，在战争中不会遭到兵器的伤害。因为犀牛没有必要用角去触击他，猛虎没有必要用爪子去撕抓他，兵器没有必要去刺伤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不存在引起死亡的原因。

【解读】

最能够说明“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这一道理的大概要属古人的服食金丹了。

古代不少人为了追求长生，便辛辛苦苦地去烧炼金丹，服用“仙药”，结果适得其反，中毒早死。皇甫谧是晋代的大名士，《晋书·皇甫谧列传》记载：

> 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初服寒石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谏之而止。

寒石散就是金丹的一种。皇甫谧为了健康长寿才去服用寒石散，结果中毒，使自己浑身发热，隆冬季节只能裸体饮冰，痛苦不堪，意欲自杀。

唐宋时期，服食金丹的风气依然强劲。唐朝的几位皇帝，如太宗、宪宗等都是因服金丹而死的，服食金丹的还有高宗、玄宗、武则天、武宗等。服食金丹的文人学士就更多了，以反对佛教和服食金丹著称的韩愈就是因为服用金丹而去世的。韩愈深知金丹有毒，这是他反对服丹的主要原因，但他又抵挡不住长生的诱惑，于是他就拿出文人的智慧，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据五代人陶穀《清异录》卷上记载，韩愈先用硫磺拌粥喂公鸡，不让它交配，养千日而食，号之为“火灵库”。硫磺是炼丹的主要原料之一，直接服用恐中毒，于是就让鸡从中做一个缓冲的中介，让鸡先吃硫磺，自己隔一天吃一只，“始亦见功，终致绝命”，还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五十一章

【题解】

本章明确指出万物生存需要四个基本条件：道、德、物、势。既然道、德是万物生存的基础，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贵德。道、德虽然成就了万物，但从不占有万物，更不求万物回报，这就是人们应该效法的高尚品德。

道生之①，德畜之②，物形之③，势成之④。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⑤。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⑥，养之覆之⑦。生而不有，为而不恃⑧，长而不宰⑨，是谓玄德⑩。

【注释】

①之：代指万物。本章除“道之尊，德之贵”中两个“之”字外，其他所有的“之”全部代指万物。

②畜（xù）：蓄养，养育。

③物形之：物质使万物得以成形。物，物质。如古人说的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等等。实际上，五行也是来自阴阳二气。换言之，在中国哲学里，阴阳二气是比五行更为抽象的物质元素。形，使动用法。使……成形。

④势：环境。指万物生长所需的诸如土地、气候等各种环境。关于道、德、物、势四种基本条件对万物生存的具体作用，详见“解读”。

⑤莫之命：即“莫命之”，没有人命令它们如此。自然：自己成为这个样子。自，代指万物。然，……的样子。

⑥亭之毒之：使万物成熟。亭、毒，都是成熟的意思。高亨《老子正诂》：“‘亭之毒之’，河上本作‘成之熟之’，古本多与河上同。亨按：‘亭’当读为‘成’，‘毒’当读为‘熟’。皆音同通用。”

⑦覆：覆盖，遮护。这里引申为保护。

⑧为而不恃（shì）：帮助万物而从不依赖万物。即养育万物而不求万物的回报。为，帮助，养育。恃，依赖。引申为追求回报。

⑨长而不宰：成就了万物却不做万物的主宰者。长，使万物得以顺利生长。宰，主宰者。

⑩玄德：高尚的品德。玄，高深，高尚。

【译文】

道使万物得以产生，德使万物得以养育，物质使万物得以成形，环境使万物得以成长。

因此万物没有不尊崇道和重视德的。道受到尊崇，德受到重视，并没有人如此命令，而是万物本身自然而然地永远去这样做。

所以说道使万物得以产生，德使万物得以养育，道、德使万物成长发育，使万物顺利成熟，对万物加以抚养保护。道、德养育了万物却不据为己有，帮助了万物却不求它们的回报，成就了万物却不做它们的主宰者，这可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

【解读】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四句讲的是万物生存所需的四个基本条件。《道德经》认为必须首先要有规律——道，万物才能根据这些规律的安排而出现，没有规律，一切都将杂乱无章，万物就

无法产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老子道德经注》说："道者，物之所由也。"可见"理""道"都是指规律。这就是本章说的"道生之"。

万物的产生和发展，还必须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也即各自的本性、本能，这叫作"德"，而"德"是来自"道"："德者，得也。……何以得德？由乎道也。"（《老子道德经注》）万物只有具备了各自的本性和规律——德，才能顺利成长。这就是本章说的"德蓄之"。

但是只有道和德还远远不够，因为它们都属于无形无影、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所以还必须有物质（如阴阳二气）才能使万物具有形体，没有这些物质，万物同样不能出现。这就是本章说的"物形之"。

势，则指某种事物所处的环境，比如禾苗，土地、阳光、雨露等对它来说就是生存环境，没有这种环境，禾苗的生长和成熟则是不可能的。对于人来说，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就是他们生存所需的势。这就是本章说的"势成之"。

老子提出的万物生长所必需的几个条件——道、德、物、势，其中前三种类似朱熹讲的万物产生的条件——理、性、气。试加以比较：

朱熹《答黄道夫》说：	老子说：
人物之生，必禀此理，	道生之，
然后有性，	德畜之，
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物形之。

朱熹认为人或物要想产生，必须先得到"理"，"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答黄道夫》），而老子就简单地说："道生之。"表达得虽然简古一些，但"道""理"相同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朱熹认为人或物得到了"理"，就形成了各自的"性"，而老子的"德"也是"惟道是从"（二十一章），所谓"德"就是各种具体事物所得到的那一份"道"。在天叫"道""理"，在己叫"德""性"，老子的"德"即朱熹的"性"。有"道"有"理"、有"德"有"性"虽然是产生万物的先决条件，

但还必须有“气”“物”，才能使万物具有形体，所以朱熹说：“必禀此气，然后有形。”老子说：“物形之。”朱熹说的“气”实质上就是老子说的“物”，只是朱熹把各种具体的物质抽象、统一为最细微的物质颗粒“气”而已。

这四句特别重要，它使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老子的“道”不能直接产生万物。万物的生成必须是“道”与“物”的结合，这样，万物才能既有各自的本性（“道”的产物），又有可视可触的形体（“物”的产物）。

关于道、德、物、势对万物生存的作用，我们再打个比方：建筑师在学校时学的是设计、材料、美术、绘图、力学等等，这是建筑的一般性的“道”；建筑具体房屋时，因为房屋有圆的、方的、高的、矮的，各不相同，建筑师就要依据学到的一般性建筑知识，为这些具体的房屋设计出具体图纸与修筑步骤，这就是各种房屋的“德”；建筑师掌握了建房的“道”和“德”，要想建成房屋，还必须有砖瓦木料等物质的东西，这就是建房的“物”；有了建房的道、德、物，还必须为房屋找一块坐落的地方，这块坐落的地方就是建房的“势”。四者缺一，房屋都不可能建成。

五十二章

【题解】

本章主要讲三个内容：第一，要求人们首先掌握大道，并依据大道去认识万事万物，回头再固守大道，这是在讲认识过程的反复性；第二，要求人们闭目塞听，不要受外界诱惑，以免在相互攀比中受尽煎熬；第三，要求人们以小见大、守柔谦退，以免遭遇灾难。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①。既得其母②，以知其子③。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④。

塞其兑，闭其门⑤，终身不勤⑥。开其兑，济其事⑦，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⑧，守柔曰强。用其光⑨，复归其明⑩，无遗身殃⑪，是为习常⑫。

【注释】

①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天下万物都有一个源始，可以把这个源始看作万物的根本。天下，指天下万物。母，根本。即大道。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②得：得到，掌握。

③其子：指万物各自具有的特殊规律、本性，即"德"。德来自道，所以称它为道之子。

④没（mò）身：一直到死，终身。没，通"殁"。死亡。殆（dài）：危险。

⑤塞其兑（duì），闭其门：闭目塞听。兑，孔窍，指耳、目、口、鼻。门，与“兑”义同。这两句为同一个意思，即闭目塞听、无识无欲的意思。老子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外界的诱惑，降低人们的欲望。详见“解读”。

⑥勤：辛苦，痛苦。

⑦济其事：一定要多为以求成功。济，成功。这里指碌碌多为以求成功。

⑧见小曰明：观察细微叫作明智。见小，通过细枝末节，能够看到大问题。

⑨光：光芒。比喻优点、长处。

⑩复归其明：恢复自己的明智。

⑪无遗身殃：不给自己招来灾难。遗，遗留，带来。

⑫是：代指以上行为。习常：掌握了大道。习，熟悉，掌握。常，永恒不变的真理，即大道。

【译文】

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源始，可以把这个源始看作万物的根本。掌握了这一根本，就可以凭此来认识万事万物的各自特性。认识了万事万物的各自特性之后，再回头坚守这一根本，终生不会遇到危险。

闭目塞听、无识无欲，终身没有痛苦。博见多闻，碌碌多为以求成功，终身不可救药。

观察细微叫作明智，保持柔弱叫作强大。发挥长处，恢复明智，不给自己招来灾难，这可以说是掌握了大道。

【解读】

对于常人来讲，他的幸福或苦恼一般不是来自个人已经占有名利的多少，而是来自与他人的比较。一个人如果不能安心修习大道，总

是睁大眼睛盯着别人的富贵，那么他就是自寻苦恼。《韩非子·喻老》记载：

> 子夏见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也。”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两者战于胸中，未知胜负，故臞。今先王之义胜，故肥。”

子夏与曾子（即曾参）都是孔子的弟子。有一次，子夏遇见了曾参。曾参问：“你最近怎么长胖了？”子夏回答说：“因为打了胜仗，所以长胖了。”曾参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子夏说：“过去我在家里学习前代圣王的大道时心中很是羡慕，出门看到荣华富贵给人带来的快乐时心中又是很羡慕。这两种羡慕在我的胸中交战，分不出谁胜谁负，因此我身体消瘦。现在是前代圣王的大道获胜了，因而我也就长胖了。”如果子夏一直盯着别人的富贵而羡慕不已，不仅会使他一直处于羡慕、嫉妒、矛盾的泥淖里饱受精神上的折磨，也会极大地伤害他的肉体健康。

五十三章

【题解】

本章是批判锋芒最为锐利的一章。老子把那些不遵大道、胡作非为的统治者视为一群杀人越货的强盗头子，可以说是无情地揭示了残暴统治者的本来面目。

使我介然有知①，行于大道②，唯施是畏③。大道甚夷④，而民好径⑤。

朝甚除⑥，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⑦，带利剑，厌饮食⑧，财货有余，是谓盗竽⑨。非道也哉！

【注释】

①使：假使，假若。我：这里的“我”泛指人们，而不是专指个人。介然：很少的样子。介，通“芥”。“芥”是小草。这里用来形容细小、微少的样子。

②大道：大路。这里比喻大道。

③唯施（yí）是畏：即“唯畏施”。只怕走斜路。施，斜，斜路。是，助词。

④甚夷：非常平坦。夷，平。

⑤民：人。先秦时“民”“人”通用。根据下文，这个“民”主要指罪恶的统治者，而非民众、百姓。径：小路，斜路。

⑥朝甚除：宫殿修建得整洁雄伟。朝，朝堂，宫殿。除，修整，治理。引申为修建得整洁雄伟。

⑦服文彩：穿着华丽的衣服。服，穿。文彩，华丽的衣服。

⑧厌饮食：吃饱喝足。厌，吃饱，饱足。

⑨盗竽（yú）：强盗头子。《韩非子·解老》：“竽也者，五声之长者也，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竽在古代属“五音之长”，每次演奏，一般是竽先发音，然后是其他乐器相和，所以用竽来比喻首领。王弼本原作“盗夸”，据《韩非子·解老》改。

【译文】

如果人们多少有点常识的话，就一定走大路，而只怕走斜路。大路非常平坦，而有些人偏偏喜欢走斜路。

宫殿修建得十分整洁雄伟，而农田却非常荒芜，仓库也很空虚。身上穿着华丽服装，腰里佩着锋利长剑，吃饱喝足，财富有余，这样的人就叫作强盗头子。他们的行为是不符合大道的！

【解读】

《道德经》把荒淫无道的统治者称为强盗头子，可谓是一针见血，实在是既深刻又恰当。《庄子·胠箧》说：

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偷盗小财物的人受到惩处，偷盗整个国家的人却成了帝王。当看到大大小小的窃贼和强盗入室偷盗、拦路抢劫时，我们会感到无比蔑视和愤慨；当看到帝王、特别是开国皇帝攻城略地、所向无敌的事迹时，我们会感到无限向往和敬佩。这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感受。但当我们看到庄子的这些话以后，我们又是什么感受呢？我们难道不会静下心来，认真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历史上除了一些被逼无奈、揭竿而起的义军之外，还有大批的开国皇帝，如王莽、曹魏的曹氏集团、晋朝的司马氏集团等等，难道不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强盗”吗？

一个小头目，领着一小群喽啰，占山为王，掠人财物，他们可以自称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一个大头目，领着一大群喽啰，屠城

灭国，杀人无数，他们可以自诩为“奉天承运”“救民水火”。这两种头目的手段和目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依靠暴力的手段以达到把别人的财物（包括国土和百姓）占为己有的目的。

更为可恶的是，无论一般的盗贼如何自我标榜，人们大多不会相信，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卑下的。而一些带有盗贼性质的开国皇帝则不同，他们不仅要窃取天下所有的财物，而且还要窃取天下所有的美名。结果，这些皇帝不仅成为天下最富有的人，而且也成为“正义”的化身，至少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如此。

虽然大、小两种盗贼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可恶，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大不一样。这是因为后者的势力太大，大得让人晕头转向，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大得让人感到压抑，以至于在他们面前直不起腰来。再加上他们用各种理论进行精心地自我文饰，通过千万遍的重复把谎言打扮成“真理”。时间久了，老百姓慢慢地就真的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救星，真的认为没有这些皇帝，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于是就歌颂他们，忠于他们。然而此时的这些皇帝，正率领大大小小的官员，像强盗一样对百姓敲骨吸髓，百般盘剥，然后依据官位高低进行分赃，过着比一般强盗、小偷富裕百倍、千倍的奢侈生活。

我们不能不佩服老庄思想的深刻和目光的敏锐，他们使我们看到了一些残暴皇帝的真相，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唐末有一位道家学者叫无能子，他对唐末政治局势的态度，没在自己的《无能子》一书中明确说明（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社会环境之中，无能子不敢明确表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明确表态，不等于没有表态。《无能子·质妄》说：

> 天下人所共趋之而不知止者，富贵与美名尔。所谓富贵者，足于物尔。夫富贵之亢极者，大则帝王，小则公侯而已。……夫物者，人之所能为者也，自为之，反为不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为富贵，无物者为贫贱，于是乐富贵，耻贫贱，不得其乐者，无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壮哉物之力也！

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无能子对统治者是非常不满的。物质财富是百

姓创造的，而创造财富的百姓却不能享受自己创造的财富，而不创造财富的统治者却可以享受这些财富，社会是多么的不平等啊！无能子接着说，正因为一些人得不到享受财富、美名的乐趣，于是他们就“无所不至”，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这完全是对当时黄巢兵乱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

无能子对统治者不满，并不意味着他就支持黄巢的行为。实际上他对黄巢一类人的行为也是不满的，因为在他看来，黄巢起兵同样是为了争夺富贵，正像他在《无能子·严陵说》中借严陵之口讲的那样：

> 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与子（指刘秀）之有天下何异哉？同乎求为中国所尊者尔，岂忧天下者耶？

这实际就是说，无论是唐天子在位，还是黄巢称帝，都是一样，因为他们都是为一己之私利在“战争杀戮，不知纪极，尽人之性命，得己之所欲”（《无能子·严陵说》），没有一个是真正忧国忧民的人。无能子同庄子一样，深刻地认识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这一历史真相。

基于这种政治态度，无能子既不像司空图、王徽、林慎思等文人那样在动乱中继续忠于朝廷，也不像皮日休、刘允章等文人那样投入黄巢的怀抱，而是游离于当时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之外。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朝廷，还是黄巢，都不过是在为争夺赃物而争斗的一群盗贼而已，都无正义可言。于是他就做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袖手旁观去了。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从客观上看，历史上还是有好皇帝的，如汉文帝等，他们的确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为社会进步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五十四章

【题解】

“善建”“善抱”是本章阐述的主题，而“善建”“善抱”的前提就是要具备美好品德，因此老子紧接着提出了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类似的观点，要求人们以修身为起点，把美德逐次推向整个天下。

善建者不拔①，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②。

修之于身③，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④；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⑤，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⑥，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⑦？以此⑧。

【注释】

①善建者不拔：善于建立某种事物，别人是无法把它拔掉的。比喻善于建功立业者，其功业永远不会消失。如何叫作“善建”，可见“解读一”。

②子孙以祭祀不辍（chuò）：子孙凭此可以世世代代祭祀祖先而不会中断。也即世代可以保有先祖所建立的基业。以，凭借。后省略宾语“善建”“善抱”。祭祀，指祭祀祖先。辍，停止，断绝。

③之：本段中的“之”全部指道。因为德来自道，只能以道修身，才会有德。关于本段与儒家思想的近似处，可见“解读二”。

④修之于家，其德乃余：意思是说，用道来治家，德就会变得多起来，以至于化及全家人。家，家庭。先秦时期，大夫的采邑也叫作“家”，但考虑到本段中身、家、乡、国、天下为递进关系，“家”应是指家庭。余，丰余。以下数句中的“长”“丰”“普”也是递进关系，表示修道的人越多，德的普及范围就越广。

⑤国：指天子分封的诸侯国。如秦、齐、楚、燕等。

⑥以身观身：用修身的原则来观察个人。这个原则就是指大道。以，用。

⑦何以：凭什么。以，凭借。然：代词，这里具体代指天下情况的好坏。

⑧以此：就凭借这一原则。以，凭借。此，代指大道。

【译文】

善于建立一种事物而这种事物就无法被拔掉，善于抱持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不会脱落，子孙凭此可以世世代代祭祀祖先而不会中断。

按照大道来修养自身，自身的美德就会变得纯真；按照大道来要求全家，美德就会化及全家；按照大道来教育全乡，美德就会波及全乡；按照大道来整顿全国，美德就会遍及全国；按照大道来治理天下，美德就会普及整个天下。

所以要用修身的原则来观察个人，用齐家的原则来观察全家，用理乡的原则来观察全乡，用治国的原则来观察全国，用平天下的原则来观察天下。我凭什么来了解天下情况的好坏呢？就凭借这一原则。

【解读】

一

用以民为本的理念去治国、平天下，用仁义、勤俭的原则去修身、齐家，以到达“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目的，这一道理明白易懂。我们这里要讲的是“以不利为利”的“善建”故事。

春秋时期，有一位大智大勇之人，名叫孙叔敖，他三次担任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宰相）而不得意洋洋，三次罢相而不忧愁苦恼。《吕氏春秋·异宝》记载了有关他临死前的一件事情：

>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蓛（一本作“祝”）。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孙叔敖之知，知以不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

“寝之丘”即寝丘，在今河南固始与沈丘之间。寝丘这个地方不仅土质贫瘠，而且“寝丘”这一名字也不吉利，在古代，“寝”有丑恶的意思。别人把这些因素看作不利，故而不去争夺，而孙叔敖则把这些不利因素看作利，这正是大智之人的超人之处。孙叔敖是春秋时人，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时已到了战国末年，而书中说“故至今不失”，可见孙叔敖的后人保有寝丘这块土地长达数百年之久。汉代的开国宰相萧何也学会了这种做法，《汉书·萧何曹参传》记载：

> 何买田宅必居穷辟处，为家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作为极有权势的开国宰相，只在穷乡僻壤买田置地，这就是“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

二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老子的这一段论述十分相似，《礼记·大学》说：

>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

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儒家提出的治国程序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齐家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家，其德乃余”，治国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国，其德乃丰”，平天下相当于老子说的“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在先秦，儒道两家本为一家，老子与孔子是师生关系，庄子被不少学者视为儒家弟子，如韩愈《送王埙秀才序》、章学诚《文史通义·经解上》、郭沫若《十批判书》等等。从本章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老孔思想的相通之处。

五十五章

【题解】

本章提醒人们要像赤子那样柔弱不争，无识无欲，这样就能够保护好自身安全。而放纵欲望，求壮逞强，就会导致灭亡。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①。蜂虿虺蛇不螫②，猛兽不据③，攫鸟不搏④。骨弱筋柔而握固⑤。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⑥，精之至也⑦。终日号而不嗄⑧，和之至也⑨。知和曰常⑩，知常曰明，益生曰祥⑪，心使气曰强⑫。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⑬。

【注释】

①比于赤子：能像婴儿一样。比，和……一样。赤子，婴儿。小孩刚出生时，身体呈红色，故称“赤子”。

②蜂虿（chài）虺（huǐ）蛇：泛指各种毒虫。虿，蝎子一类的毒虫。虺，一种毒蛇。螫（shì）：毒虫叮咬。

③据：抓，扑杀。

④攫（jué）鸟不搏：凶猛的鸟不去搏击他。攫鸟，指能用爪子搏击的凶猛之鸟。如鹰、雕之类。攫，用爪抓取。

⑤骨弱筋柔而握固：婴儿的身体柔弱无力而自身却保护得很好。握固，掌握得很牢固。一说“握固”是指幼儿的拳头握得很紧。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赤子，无求无欲，不犯众物，故毒虫之物无犯于人也。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无物以损其全也。”这一解释符合老子本意。如果纯真得像婴儿一样，清静

无欲，与物无争，也就没有谁与他争，即六十六章所讲的“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正因为如此，婴儿虽然柔弱无力，而安全却很有保障。本章与五十章一样，都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说明“无欲”“不争”的好处。

⑥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婴儿连一般的常识都没有，却能安全生长。牝牡之合，雌性和雄性交配，这里代指一般生活常识。全作，安全成长。河上公本作“□作”，“□”同“朘”，小儿的生殖器，《说文解字》：“朘，赤子阴也。”“未知牝牡之合而□作”，意思是婴儿还不知道什么是男女交合，而小生殖器就能勃起。

⑦精：精诚纯一，没有杂念。

⑧号（háo）：大声哭。嗄（shà）：声音嘶哑。

⑨和：心态平和。赤子的需求单一而且容易满足，不会像成年人那样产生许多复杂而矛盾的心理冲突，故曰“和”。

⑩知和曰常：懂得保持心态平和，可以说是懂得了大道。常，指道。道是永恒的，所以又把道叫作“常”。

⑪益生：对生命有好处。指精诚纯一、平和少欲有益于生命。祥：吉祥。学者多把“祥”解释为灾殃、妖孽。古代“祥”确有此种用法，但《道德经》在谈到“灾殃”义时全部用“不祥”一词。如三十一章“夫唯兵者，不祥之器”“兵者，不祥之器”，七十八章“受国不祥”。因此，这里的“祥”应解释为“吉祥”。

⑫心使气曰强：理智能够控制自己的肉体欲望就叫作强大。心，指人的思想意志，也即理智、理性。气，指人的肉体欲望。古人认为人的肉体是由阴阳二气形成的。“心使气曰强”也即三十三章中所讲“自胜者强”。关于理智与欲望的冲突，见“解读”。

⑬已：停止，灭亡。

【译文】

品德极为高尚的人，看起来就像婴儿一样。各种毒虫不去叮咬他，猛兽不去扑抓他，凶鸟也不去搏击他。他们的身体虽然柔弱无力然而自我保护得却很好。

幼儿连一般的生活常识都没有，却能安全成长，这是因为他们精诚纯一到了极点。整天号哭而声音却不会嘶哑，这是因为他们心态平和到了极点。懂得保持平和无欲的心态可以说是懂得了大道，懂得了大道就叫作明智，行为有益于生命就叫作吉祥，理智能够控制自己的肉体欲望就叫作强大。

事物太强盛了就会走向衰老，追求过分强盛不符合大道的原则，不符合大道就会很快灭亡。

【解读】

关于理智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庄子·让王》为我们举了一个典型例子：

>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利轻。"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中山公子牟是魏国国君的儿子，名牟，因封于中山（在今河北定州、唐县一带），故称"中山公子牟"。公子牟理智上清楚地知道重生轻利的道理，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应该远离险恶的官场；但肉体欲望又使他难以忘怀王宫中的富贵荣华。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去向瞻子求教。瞻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如果实在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那就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样一来精神就不会受到伤害。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还要勉强去克制，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双重伤害，受到双重伤害的人，就不可能成为长寿之人。"瞻子的解决方案未必正确，但这个故事本身则说明了理智与欲望往往会处于一种激烈的矛盾状态之中。老子认为只有让理智控制欲望，才算是真正强大的人。"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一常用语即出自公子牟的这一

故事。

五十六章

【题解】

本章描述了得道圣人的三种表现：一是圣人不去谈论大道，因为大道无法用语言表述清楚；二是圣人闭塞耳目，拒绝诱惑，和光同尘，与万物混同一片；三是圣人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贵贱标准，不受外界左右，因此受到世人尊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①。

塞其兑，闭其门②；挫其锐，解其纷③；和其光，同其尘④。是谓玄同⑤。

故不可得而亲⑥，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⑦。

【注释】

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不去谈论大道，喜欢谈论大道的人并不懂得大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子提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一命题，把自己置于言行不一的矛盾之中，详见“解读一”。

②塞其兑（duì），闭其门：这两句为同一个意思，即闭目塞听、无识无欲的意思。老子提出这一主张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外界的诱惑，降低人们的欲望。兑，孔窍，指耳、目、口、鼻。门，与“兑”义同。

③挫其锐，解其纷：挫去自身的锋芒，从而解脱人我之间的纷争。

④和其光，同其尘：调和自身的优点，从而使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光，光芒。代指优点。尘，尘土。代指缺点。

⑤玄同：微妙的混同。玄，微妙。《道德经》反复要求人们和光同尘，与物混同，为什么？详见“解读二”。

⑥不可得而亲：不可能与他十分亲近。不可得，不可能。圣人如何做到“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贱”，详见“解读三”。

⑦故为天下贵：所以他被天下人所尊崇。为，被。贵，看重，尊崇。

【译文】

懂得大道的圣人不去谈论大道，而喜欢谈论大道的人并不懂得大道。

圣人闭目塞听，不受外界诱惑；挫去自身的锋芒，从而解脱人我之间的纷争；调和自身的光耀，从而使自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这就叫作微妙的与人混同。

所以既不可能与这样的圣人亲近，也不可能与他们疏远；既不可能使他们得利，也不可能使他们受害；既不可能使他们尊贵，也不可能使他们卑贱。所以他们被天下人所尊崇。

【解读】

一

老庄、佛教及绝大多数的世俗文人，都认为大道不可言说、说出即非大道，原因见第一章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注释”与“解读”。但他们的主张与他们的实践之间有很大的矛盾。既然大道是不可言说的，自然就得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结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写书？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去推理，他们说的话、写的书，其中宣扬的道理，充其量不过是二流的东西，而且写作行为也会把自己划

入“不知道”者之列。白居易就曾批评老子说：

>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
>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读老子》）

老子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结果被白居易抓住了把柄。但庄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当他面对自己写出的文字、说出的话时，感到十分尴尬。他说：

> 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齐物论》）

提倡“至言去言”（《庄子·知北游》）的庄子喋喋不休地说了那么多，对此，他只好如此自我解嘲：我说了等于没说。庄子知道，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论，自己就应该一言不发。他虽然知道这一点，但他还要说、还要写。因为他更知道，要想让人们都明白大道，离开了语言终究是不行的。语言是一种工具，是一座桥梁，只有通过它才能够把握大道。他说：

>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筌是捕鱼的工具，蹄是捕兔的工具。大道是鱼、兔，语言是筌、蹄。没有筌、蹄，人们就得不到鱼、兔。得鱼、兔是目的，设筌、蹄是手段。同样，人们表意是目的，说话是手段。人们就应该得鱼忘筌，得意忘言。这就是说，语言好比一个路标，在这个路标的指引下，行人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地。这个路标是少不得的，但必须明白，路标并不等于目的地。

佛教的思路同庄子基本一样，他们虽然大讲最高佛理是不可言说的，但他们还是写了许多的佛经，讲了许多佛理。为什么会这样呢？佛教作了同样解释：

> 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惟亡失月轮，亦亡其指。（《首楞严经》卷二）

文字如手指，内容如月体，人要领会的是内容，文字不过是指示内容的工具。当别人指示月亮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懂得顺着手指去看月

亮，而只盯着别人的手指，那么这个人结果既没有看到月亮，也没有看懂手指。内容比文字重要，但文字又是必不可少的。

轻视语言而又不得不使用语言，这是一种无奈的行为。

二

《道德经》反复要求人们和光同尘，与物混同，为什么？《庄子·山木》对此有一个较好的解释。孔子受楚王之邀，计划去楚国为官，陈、蔡两国认为孔子到楚国后将对自己不利，于是就把孔子师徒围困起来。师徒们整整七天没能生火做饭，与死相邻。大公任前去看望孔子，为他讲了一番“不死”的道理：

> 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翛翛翛翛，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

大公任这段话的大意是：“我试着给您谈谈‘不死’的办法吧！东海有一种鸟，名叫意怠。意怠飞得很慢，似乎非常无能；它们总是看到别的鸟起飞后自己才起飞，栖息时也是与别的鸟挤在一起；前进时不敢飞在前面，后退时也不敢落在后头；有食物不敢先吃，总是吃别的鸟剩下的。因此它们不会受到别的鸟的排斥，而外人也始终无法伤害它们。笔直的树木先被砍伐，甘甜的井水先被汲干。而您总是有意显示自己的知识以惊吓普通民众，修养好自我品德以反衬出别人的缺点错误，您光明正大的样子就像是高举着日月行路一样，所以您难免遇到灾祸。我听圣人说：‘自我夸功者反而无功，功成不退者必将失败，名声太大就会受到伤害。’谁能放弃功名而回过头去当一名普通百姓呢！推行了大道而自己却韬光养晦，广施美德而自己却不求名声，纯朴憨

厚，平平常常，就像一个愚笨人；削除自己的形迹，放弃自己的权势，不求任何功名。这样一来您就不会去责求别人，别人也不会来责求您。思想境界最高的人不求闻名于世，而您为什么偏偏喜欢名声呢？”孔子听了这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的道理之后，深受触动，于是改弦易辙，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 （孔子）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

因为孔子能够和光同尘，把自己混同于万物，竟然出现了“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的奇迹。连鸟兽都不讨厌他，更何况人呢！

三

“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这是说圣人清静无为，寡言少行，能够像大道那样“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二章）；既然能够像大道一样，因此人们对他既无法特别亲近，也无法疏远，既不能使他尊贵，也不能使他卑贱，因为他已超然物外，任何名利灾祸也影响不了他的思想情感，他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世俗人就不是如此，《孟子·告子上》说：

>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意思是说，由于世俗人的贵贱标准是指官位的高低，那么像晋国执政大臣赵孟这样的人，就能够凭借着自己的权力，既能使一个世俗人变得高贵，也能使这个人变得低贱。由此可见，世俗人的贵贱控制在别人的手里。而圣人是以道德的高低作为贵贱的评判标准，那么人的贵贱就不是别人所能够左右的了。

五十七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清静无为这一核心治国理念，反对制定过于繁杂的制度、禁令，甚至反对过多的技巧。本章最后讨论“其身正，不令而行”（《论语·子路》）这一普遍社会现象，指出社会风气是否良好，国家是否富强，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关键在于统治者。

以正治国①，以奇用兵②，以无事取天下③。吾何以知其然哉④？以此：天下多忌讳⑤，而民弥贫⑥；民多利器⑦，国家滋昏⑧；人多伎巧⑨，奇物滋起⑩；法令滋彰⑪，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⑫：“我无为，而民自化⑬；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

①以正治国：用正规的方法治理诸侯国。以，用。正，指正规的方法，这里即指清静无为的方针。国，指诸侯国。如晋国、齐国、楚国等。所有的诸侯国都属于周天子的臣下，而周天子所管理的范围，叫作“天下”。

②奇：权诈。这里指权诈的手段。与“正”相对。

③以无事取天下：用清静无事的策略来管理整个天下。无事，清静无事。取，治理。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治理天下不可多事。

④然：这样。代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这些主张。

⑤忌讳：泛指不许做的事、不许说的话，也即各种禁令。憨山德清《老子道德经解》：“‘忌’，谓禁不敢作；‘讳’，谓不敢言。”

⑥弥（mí）贫：更加贫穷。弥，更加。

⑦利器：优良的器具。一说泛指智慧、技巧。

⑧滋昏：更加混乱。滋，更加。昏，混乱。

⑨伎巧：即技巧。伎，技艺。

⑩奇物：权诈的事情，邪恶的事情。

⑪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制定得越清楚，犯罪者越众多。彰，明白，清楚。为什么会出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现象，详见“解读一”。

⑫圣人：这里专指治国的圣人，也即圣明的君主。

⑬我无为，而民自化：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人为干涉，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我，统治者自称。无为，不去人为干涉，一切顺应自然。化，化育发展。关于本段讲的道理，详见“解读二”。

【译文】

用正规的方法治理诸侯国，用权诈的手段用兵打仗，用清静无事的政策来管理整个天下。我根据什么知道应该这样做呢？根据如下情况：天下禁令越多，百姓越贫穷；人们的优良器具越多，国家越混乱；人们的技术越巧妙，邪恶的事情越会出现；法令制定得越清楚，盗贼越众多。

所以那些治国的圣人说：“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人为干涉，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生产；只要我们领导者做到内心清静，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品行端正；只要我们领导者不去多事，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富足；只要我们领导者做到无欲，百姓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得淳朴。”

【解读】

一

我国早期的法律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是不公开的。春秋时期，郑国子产和晋国先后铸刑鼎（刻有法律的大鼎），把法律公布于众。这是中国法制进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孔子和晋国大夫叔向对此都表示反对，其理由大致有：

第一，当法律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时，民众就会尊重贵族，看贵族脸色行事，一旦“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孔子语，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法律公布之后，民众看重的是法律，而不是贵族，于是贵族就失去了自己的权威。

第二，民众不知道法律时，做事时战战兢兢，生怕触犯法律，一旦知道了法律，民众还会钻法律的空子，整天琢磨着如何做坏事而不受制裁。比如，凡是法律没有明文限制的，都可以去做；甚至就会打法律的擦边球。我们试举一例：

>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吕氏春秋·离谓》）

郑国人喜欢悬书（类似今人说的贴大字报）以攻击别人，子产就下令禁止，于是邓析就把大字报的内容以信件的方式分寄给人们传阅；子产又下令禁止这种方式，于是邓析就把这些内容依托在其他物品中（比如把大字报作为包装物）传递出去。结果是“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与今天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简直一模一样。

第三，民众知道法律之后，当判决案件时，就会引起官府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争执。邓析是一位法律学家，写过一本《竹刑》。因为他精通法律，所以他平时就靠为人打官司、调解民间纠纷谋生。我们看他是如何调解民间纠纷的：

>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

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吕氏春秋·离谓》）

洧河（在今河南）涨水，一位富人被淹死，尸体顺流而下，被别人打捞起来。富人家属想把亲人尸体赎回来埋葬，而捞尸者索要的赎金极高。富人家属无奈，便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您别着急，只管把赎金压低，这件‘商品（尸体）’他不能卖给别人！”富人家属觉得此话甚为有理，于是不再着急赎回尸体。这下轮到捞尸者着急了，也去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您别着急，只管把赎金抬高，这件‘商品’他们必买不可！”邓析就这样两边出主意，两边收钱。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在打官司时，他是如何与官府纠缠的。因为邓析比官员更懂法律，官府拿他无可奈何，最后干脆把他杀了。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依法治国是正确的，但仅仅依法治国，上下就会斗智斗勇，结果必然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奸诈，国家也越来越难治理。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强调以德治国。

二

在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一个社会的风气好坏，民众的品德高低，关键取决于领导者。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极多，我们择其要者，罗列数条：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后汉书·马援列传》）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资治通鉴》卷二百二）

像这类的言论极多。这就提醒统治者，当自己的臣民在品行方面出现问题时，不必去责怪他们，而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关于这方面的实例，我们仅举一个：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

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贵甚，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全国臣民都跟着穿紫色衣服，结果导致紫色衣服价格飞涨，五匹白色布都换不到一匹紫色布。齐桓公对此忧心忡忡，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色衣服，紫色衣料就变得特别昂贵，全国民众都喜好穿紫色衣服而且没完没了，该怎么办呢？”管仲说：“您如果想制止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先不穿紫色衣服呢？您就告诉身边人说：‘我非常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这时候有穿紫色衣服的侍从走到您的跟前，您一定要对他说：‘你往后退一点，我讨厌紫色衣服的气味。’”齐桓公说：“好。”就在当天，宫中的郎中没有谁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二天，都城中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到了第三天，齐国整个境内就没有人再去穿紫色衣服了。

五十八章

【题解】

本章主要揭示了祸与福、善与恶相互转化这一普遍社会现象。老子提醒人们，为了防止福转化为祸、善转化为恶，做人做事时就要“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这与第四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原则是一致的。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①；其政察察，其民缺缺②。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③。孰知其极④？

其无正，正复为奇⑤，善复为妖⑥。人之迷⑦，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⑧，廉而不刿⑨，直而不肆⑩，光而不耀⑪。

【注释】

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政，政令，法令。闷闷，糊涂、模糊的样子。淳淳，忠厚的样子。这是说“其政闷闷”看似坏事，却会转化为“其民淳淳”的好事。

②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察察，清清楚楚的样子。缺缺，奸诈狡猾的样子。缺，败坏，奸诈。司马光甚至认为政令太多、太烦琐是亡国的征兆，他说：“叔向有言：‘国将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谨择忠贤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则赏，有罪则诛，无所阿私，法制不烦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执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择人，而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碍于制度）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上下劳扰而天下大乱。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资治通鉴》卷五十七）用人为本，制令为末，重制令而轻用人，就是“逐其末”，而“逐其末”就会导致亡国。

③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倚，靠，紧紧地挨着。此为千古名言，至于祸福转化的原因及实例，详见“解读一”。

④孰知其极：意思是说福变为祸，祸又变为福，如此反复转化，谁也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福是祸。极，终极，最后的结果。

⑤奇：邪恶。七十四章：“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

⑥妖：妖孽，罪恶。关于“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的例子，见“解读二”。

⑦迷：迷惑。指不懂得“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一道理。

⑧割：损害，伤害。

⑨廉而不刿（guì）：有棱有角却不去伤害别人。廉，棱角。刿，划伤。

⑩直而不肆（sì）：自己正直，但不要求别人也正直。肆，延伸，扩张。这里引申为把自己的思想行为推广开去，强求别人也这样做。

⑪耀：过分明亮，刺眼。老子敏锐地感到任何事物都会向反面转化，那么圣人如何能够避免自己转化为恶人呢？办法就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也即办事留有余地，不走极端，因为一旦达到极端，就会走向反面。

【译文】

国家政令模模糊糊，百姓反而会变得淳朴善良；国家政令清清楚楚，百姓反而会变得奸诈狡猾。灾祸啊，幸福就紧靠在它的旁边；幸福啊，灾祸就埋伏在它的里面。谁能知道最终的结果是祸是福呢？

没有永远正确的事情，正确会变为邪恶，善良会化作妖孽。人们不懂得这一道理，由来已久了。因此圣人方方正正却不去为难别人，有棱有角却不去伤害别人，自己坚持正直品德却不强迫人去做，发出光芒却不刺人眼睛。

【解读】

一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与上章“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意思一样。政令模糊一些，看似坏事，然而结果反而使人们变得淳朴，坏事也就转化为好事，所以老子感叹说：“祸兮福之所倚。”政令清楚一些，看似好事，然而结果反而使人们变得奸诈，好事也就转化为坏事，所以老子感叹说：“福兮祸之所伏。”

韩非从主观的角度去寻找祸福转化的原因，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两句的意蕴作出自己的解释：

>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全而寿。必成功，则富与贵。全寿、富贵之谓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
> 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韩非子·解老》）

这种解释合乎情理。韩非主要是从人的思想变化、也即主观作用的角度来解释祸福转化的原因。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客观原因也能够使人的祸福发生转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塞翁失马。《淮南子·人间训》记载：

> 夫祸福之转而相生，其变难见也。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为

祸，祸之为福，化不可极，深不可测也。

塞翁就因为失马这件事情，家里的祸福转化了几次。知道祸福转化的道理之后，当我们面临幸福之时，千万不可得意忘形，而应更加小心谨慎，以免幸福转化为灾祸；反过来，当我们面临灾祸之时，不必怨天尤人、气馁沮丧，而要想方设法，因势利导，争取让灾祸转化为幸福。

二

不仅祸福可以相互转化，善恶也同样能够相互转化。对此，《庄子·秋水》解释得比较详细：

>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唐尧、虞舜因禅让而称帝天下，燕王哙、子之因禅让而几乎亡国；商汤王、周武王通过武力争夺而登上王位，白公胜却因为武力争夺而遭杀身之祸。远古帝王的禅让方式各不相同，夏、商、周三代继承王位的方法也各不一样。不符合时代要求，背逆了当时的风俗习惯，人们就称之为篡逆之徒；符合了时代要求，顺应了当时的风俗习惯，人们就称之为高义之士。

由于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自然就会出现“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这种情况。古今一理，这种善恶相互转化的事情也普遍发生于现代社会。20世纪50年代，多山的湖南有很多华南虎，由于当时人们大规模开荒，导致野岭荒山不断减少，栖息地越来越少的华南虎开始袭击村民，伤害人畜，于是政府便组织百姓打虎。湖南耒阳一位名叫陈耆芳的村民，率领打虎队，几年时间打死了一百多只华南虎。因为他为民除害有功，先后被授予省劳模、国家劳模、打虎英雄的荣誉称号。可是无限制的猎杀使得华南虎极速减少，如今华南虎已经野外灭绝，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如果还有人去打虎，不仅成不了英雄，恐怕还要蹲在监狱里反省自新了。

五十九章

【题解】

本章主题是提倡清静节俭以积蓄力量。老子提醒人们，无论处理人事，还是对待自然，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清静节俭以积蓄力量。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无往而不胜，就有能力治理好国家，就能够长期地生存下去。

治人、事天莫若啬①，夫唯啬，是谓早服②。早服谓之重积德③，重积德则无不克④，无不克则莫知其极⑤。莫知其极，可以有国⑥。有国之母⑦，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⑧。

【注释】

①治人、事天莫若啬（sè）：处理人事、对待自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勤俭节约。治人，处理人事。事天，对待自然。事，侍奉，对待。天，指自然。啬，节俭。这里泛指清静无为，积蓄力量。

②是：代指“啬”。早服：在困难来临之前及早服从大道。服，服从，遵循。后省略宾语“道”。《韩非子·解老》：“众人之用神也躁，躁则多费，多费之谓侈。圣人之用神也静，静则少费，少费之谓啬。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能啬也，是从于道而服于理者也。众人离于患，陷于祸，犹未知退，而不服从道理。圣人虽未见祸患之形，虚无服从于道理，以称‘早服’。故曰：‘夫谓啬，是以早服。’”

③重积德：很好地修养自己的品德。积，这里是不断修养的意思。

④无不克：无往不胜。克，胜。

⑤莫知其极：没有人知道他的力量极限。也即他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从“早服”到“莫知其极”的过程，也即“无为而无不为”的过程。

⑥有国：占有一个国家。也即当国家的领导者。

⑦有国之母：掌握了治国原则。母，根本，也即大道、规律。《韩非子·解老》：“所谓有国之母，母者，道也。”

⑧深根固柢（dǐ）：加深加固自己的根基。柢，与“根”同义。《说文解字》：“柢，木根也。”久视：与“长生”同义。即长期生存。视，活。

【译文】

处理人事、对待自然，最好的办法就是清静节俭以积蓄力量。清静节俭以积蓄力量，这就是及早地服从了大道。及早服从大道也就是很好地修养了自己的美德，修养好自己的美德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胜，就没有人能够估量出他究竟有多大力量。有了无法估量的力量，就可以成为国家的领导者。掌握了治理国家的根本原则，就可以长久存在。这就是巩固根基、永世长存的办法。

【解读】

节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对于个人品德修养和事业成功都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节俭，包括精力节俭和物质节俭两个方面。我们各举一例。

首先我们看精力的节俭。《庄子·知北游》记载：

> 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长得其用。

大司马家有一位锻造衣带钩（一说“钩”是一种兵器）的老人，已经八十岁了，但他锻造的衣带钩没有丝毫误差。大司马问他：“您是有什么技巧呢？还是有什么道术呢？”老人回答说：“我一直坚持专心造钩。我从二十岁时就喜欢锻造衣带钩，对其他事情连看也不看，除了衣带钩我什么都不关心。”这位老人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精湛的锻造衣带钩的技艺，凭借的就是他不把精力运用到别的事情上。这也即人们常说的“人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

其次，我们再看物质的节俭。陈录《善诱文·司马温公训俭》记载，北宋人张知白担任宰相时，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节俭，有人劝他从众，以免被讥为虚伪，张知白回答说：

> 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宋史·张知白列传》也说：“知白在相位，慎名器，无毫发私。常以盛满为戒，虽显贵，其清约如寒士。”身居高位的张知白坚持节俭的生活，不仅可以使全家生活在物质上无后顾之忧，也为将来可能会出现的贫苦日子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居位去位、身存身亡”一句，使人备受启迪：虽然我高居相位，但我思想上把自己视为没有任何地位的平民；虽然我还活在世上，但我思想上把自己看作已经死亡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居位去位、身存身亡”，那么他就可以在物质、精神两个层面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六十章

【题解】

本章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为千古名言，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一样，不能反反复复地折腾它，否则就会导致国家衰败乃至灭亡。老子还指出，如果君主能够按照大道治国，鬼神就无法显示自己的神灵，再次强调大道高于神灵。

治大国若烹小鲜①。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②。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③，故德交归焉④。

【注释】

①治大国若烹（pēng）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调小鱼那样不要经常折腾它。烹，煎，煮。小鲜，小鱼。鲜，鱼。烹调小鱼时，如果不停地翻来覆去，就会把小鱼折腾成碎渣；治理大国时，如果不停地改变政令，就会把国家折腾衰亡。详见“解读”。

②以道莅（lì）天下，其鬼不神：莅，治理。鬼，这里实际上是泛指神鬼。神，神灵。这里用如动词，显示神灵。《韩非子·解老》对此解释说：“人处疾则贵医，有祸则畏鬼。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少祸害自然不去疑神疑鬼。韩非认为怕鬼是心理造成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老子虽然没有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认为只要人们按照大道生活，鬼神的力量也就不存在了，人的力量能压倒鬼神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老子无疑站在时代前列。

③两不相伤：两者都不伤害民众。两者，圣人和鬼。相，表示一方对另一方的实施行为。

④德交归焉：恩德都归于民众。交，都。

【译文】

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调小鱼那样不要经常折腾它。

君主如果能够按照大道来治理天下，此时的神鬼也就无法显示自己的神灵。并不是此时的神鬼无法显示自己的神灵，而是它们的神灵不能伤害民众。不是它们的神灵不去伤害民众，根本原因是圣人不去伤害民众。因为圣人与神鬼都不去伤害民众，所以他们的恩德都将施与民众。

【解读】

“治大国若烹小鲜”是千古名言，这一治国观念起源很早，《诗经·桧风·匪风》说：“谁能亨（烹）鱼？溉之釜鬵。”意思是说：“谁善于煎鱼，我愿意为他帮忙洗锅。”《毛传》解释说：“亨鱼烦（经常翻动）则碎，治民烦则散。知亨鱼则知治民矣。”《韩非子·解老》说得更为清楚：“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静，不重变法。”“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主旨仍是清静无为，要求统治者保持政令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可朝令夕改。

历史上最不懂得“治大国若烹小鲜”这一道理，以至于把国家折腾灭亡的当属王莽。王莽篡汉当上皇帝后，凭借西汉遗留下来的强大国力，企图通过恢复西周制度来达到平天下的目的，于是开始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王莽改制”。主要有：将天下土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远古时代的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一起均不得买卖；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施行五均六筦的经济政策；降低周边异族国家的等级并给予羞辱性的称号，如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改高句丽为“下

句丽”等。史学家称“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小”（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由于王莽的这些政策只求符合古制，悖逆社会现实，引起国内外民众的一致反对，结果仅仅十多年时间，就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新朝彻底葬送了。

六十一章

【题解】

本章主要是提醒君主一定要虚心谦下，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民众支持。老子接着把这一原则重点运用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要求大、小国家相互谦让，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无疑大有裨益。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①；天下之牝②，牝常以静胜牡③，以静为下④。

故大国以下小国⑤，则取小国⑥；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⑦。故或下以取⑧，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⑨，小国不过欲入事人⑩。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⑪。

【注释】

①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大国应该像大海一样居于百川的下游，这样天下民众就会归附于它。下流，下游。交，交汇，归附。下游地势低，所以天下的水都流向这里。比喻大国态度谦下，就能取得小国的拥戴。

②天下之牝（pìn）：还应该像雌性动物那样居于天下最柔和的状态。牝，雌性的鸟兽。雌性多柔，因此这里的“牝”含有柔弱的意思。

③以：凭借。牡：雄性鸟兽。

④以静为下：因为文静性格也是一种谦下的表现。以，因为。关于谦下的益处，详见“解读”。

⑤以下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对待小国。以，用。

⑥则取小国：就能够取得小国的拥戴。

⑦则取大国：就能够取得大国的庇护。

⑧或：不定代词。根据上下文，这一个“或”代指大国，下一句的“或”代指小国。以：而。

⑨兼畜：兼并占有。此处指得到他国的拥戴，就像春秋五霸那样，得到各小国的拥戴。

⑩入事人：事奉别人以求得到庇护。

⑪大者宜为下：大国更应该注意谦下。宜，应该。吴澄《道德经注》说，强调“大者宜为下”的原因是：“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为下’。”意思是，小国实力弱小，不得不谦下；而大国最容易傲慢，所以要特别予以提醒。

【译文】

大国应该像大海一样居于百川的下游，这样天下民众就会归附于它；还应该像雌性动物那样居于天下最柔和的状态，雌性动物总是凭着文静的性格战胜雄性动物，因为文静的性格也是一种谦下的表现。

因此大国用谦下的态度去对待小国，就能够取得小国的拥戴；小国用谦下的态度去对待大国，就能够取得大国的庇护。因此有的谦下能够取得别人的拥戴，有的谦下能够取得别人的庇护。大国不过是想得到别人的拥戴，小国不过是想得到别人的庇护，如果大国、小国都能做到谦下，那么它们就能各自满足各自的需求。不过大国更应该注意谦下。

【解读】

本章通过对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描写，重点阐述“谦下”的好处。关于“谦下”的好处，《周易·谦卦·彖》有一个哲学化的总结：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上天的运行规律是减少盈满（傲慢）的而去补益谦虚的，大地的运行规律是改变盈满的而去补充谦虚的，鬼神的行事原则是损害盈满的而去赐福谦虚的，人们的行事原则是讨厌盈满的而去喜欢谦虚的。有了谦虚的品德，处于高位会更加昌盛繁荣；处于低下的位置，别人也无法在品质方面超越他，君子应该终身谦虚。后来，人们把《周易》的这一思想总结为“一谦而四益”（《汉书·艺文志》），意思是，一个人一旦做到谦虚，天、地、鬼神、人四者都会赐福于他。

六十二章

【题解】

本章主要强调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大道对他们都极为重要。因此对于治国的天子和重臣，与其赠送他们贵重礼品，还不如为把大道传授给他们。

道者，万物之奥①，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②。

美言可以市尊③，美行可以加人④。人之不善，何弃之有⑤！

故立天子，置三公⑥，虽有拱璧⑦，以先驷马⑧，不如坐进此道⑨。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⑩，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⑪。

【注释】

①道者，万物之奥：大道，是万物的主宰者。奥，主。一说义同“暧”，庇护义。这两句意思是“大道，是万物的庇护者”。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奥，犹暧也。可得庇护之辞。”

②所保：用来安身保命的东西。老子认为，如果人们都能够按照大道办事，就能善恶兼容，不去苛苛明察，斤斤计较，甚至“报怨以德”（六十三章）。那些懂得大道的人，其待人原则是“不善者，吾亦善之”（四十九章），而且还提出善人要爱惜不善人的主张（见二十七章）。既然如此，不善人即使做了坏事，也不会被抛弃，所以说大道是不善人借以安身保命的东西，也即下文说的大道能使人“有罪以免”。

③市：买卖。此处指得到。

④美行：王弼本原无“美”字，据《淮南子》的《道应训》《人间训》补。加人：居于别人之上。即得到别人的拥戴。

⑤何弃之有：又何必抛弃他呢！怀疑“人之不善，何弃之有”句应在“不善人之所保”句后，这样文义才连贯。

⑥三公：古代朝廷中三位最高官员，历朝所指不同。周代为太师、太傅、太保。

⑦拱璧：大玉璧。拱，两手合围。一说“拱”通“珙”，大璧。璧，平圆形的玉，中心有小孔。

⑧驷（sì）马：同驾一辆车的四匹马。这里指四匹马驾的车。关于“虽有拱璧，以先驷马”的解释，详见“解读”。

⑨坐进：安坐而进言。进，此处指把大道讲给天子、三公听。

⑩以求得：凭借大道去追求，就能有所收获。以，凭借。

⑪故为天下贵：所以被天下人所尊崇。为，被。贵，看重，尊崇。

【译文】

大道，可以说是万物的主宰者，是善人的法宝，也是坏人借以安身保命的东西。

言语美好就可以换来别人的尊重，行为美好就可以得到别人的拥戴。即使有人做了坏事，又何必抛弃他呢！

因此在天子即位时，或者在三公就职时，即使有大玉璧在先、驷马随后这样的重礼，也不如安坐在那里把大道传授给他们。自古以来人们重视大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就是因为遵循大道就能够有求而得、有罪而免吗？所以大道被天下人所尊崇。

【解读】

先秦人送礼，往往先送一些小礼物，向收礼者打声招呼，然后再

送重礼。这一礼俗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远古时代部落众多，各部落人数相对较少，彼此送礼又往往送的是猎物，需要许多人肩扛手提，为了避免误会，所以送礼时，就先让少数人带少量的礼品去通知对方。后遂以此为礼制。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

> （袭击郑国的秦军）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四张熟皮子）先，牛十二，犒师。

秦军要偷袭郑国，当秦军走到滑（在今河南滑县），郑国商人弦高得知此事，就急中生智，擅自以郑国国君的名义，先送四张熟皮子，后送十二头牛去犒劳秦军，意思是告诉对方：你们的偷袭行动已经被我们发现了。这种送礼方式还见于《左传·襄公十九年》："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鲁襄公送给晋国大臣荀偃一只吴寿梦之鼎，在此之前，还先送了丝绸、玉璧、马匹。这种送礼方式的记载，屡见于先秦史书。到了后来，金银、丝绸等便于携带的礼物出现后，送礼人数不需太多，这种两次送礼的礼仪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史记·郑世家》关于弦高送礼的记载也就与《左传》不同："缪公元年春，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

"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的意思是，送给当权者再贵重的物质礼物，也不如把大道奉献给他们，因为他们如果掌握了大道，不仅本人受益无穷，而且天下人也能过上安乐的日子。

关于这几句的解释，学界意见纷纭。高亨先生说："'拱璧'聘问之物，'驷马'使者所乘，使者乘车抱璧以聘邻国，则拱璧何能先驷马哉！知其义不可通也。疑'以先'二字当在'驷马'二字下。'先'借为'诜'。《说文》，'诜，致言也。'《广雅·释诂》，'诜，问也。'《尔雅·释言》：'聘，问也。'是'诜'即'聘'义。"（《老子正诂》）把这句话解释为使者乘驷马抱拱璧聘问诸侯，而且还要转这么多弯，显然是不正确的。任继愈先生把这句话译为"虽有拱璧在先驷马随后（这样隆重）的仪式"（《老子新译》），也是不确切的。至于张松如先生把它译作"虽然可以抱持大璧宝玉，乘坐四马高车以游聘"（《老子校读》），意思则与高亨先生的差不多。

六十三章

【题解】

本章提出诸多行为原则，依次是：第一，坚持清静无为，既不可多事，也不可轻视小事；第二，与人交往要报怨以德；第三，无论是解决困难，还是成就大业，都要从小事做起；第四，不要轻易许诺，因为轻诺必寡信；第五，做事要认真，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无为①，事无事，味无味②，大小多少③，报怨以德④。

图难于其易⑤，为大于其细⑥。天下难事必作于易⑦，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必寡信⑧，多易必多难⑨。是以圣人犹难之⑩，故终无难矣。

【注释】

①为无为：要做到清静无为。第一个“为”是动词，做。

②味无味：把没有任何味道的东西当作有味道的东西。第一个“味”为动词，有味道。无味，实际就是指大道。第三十五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

③大小多少：根据上下文，意思是“以小为大，以少为多”。大、多，都用如意动词。这与下文提出的要重视细微之事的主张是一致的。

④报怨以德：即以德报怨。关于儒家、佛教对这一原则的态度，详见“解读一”。

⑤图难于其易：对付困难事情要在它还容易解决的时候开始。

图，设法对付。

⑥为大：做大事业。细：微小。指细小事情。

⑦必作于易：一定是产生于容易的事情。作，产生，出现。

⑧轻诺（nuò）必寡信：轻易许诺，势必缺少信用。诺，许诺。寡信，缺少信用。为什么说“轻诺必寡信”？见“解读二”。

⑨易：用作动词，把事情看得容易，也即做事时掉以轻心。为什么说“多易必多难”？见“解读三”。

⑩难之：以之为难，把办事看得很难。难，用如意动词。之，泛指办事。

【译文】

把清静无为当作自己的做事原则，把无事当作自己要做的事情，把无味的东西当作有味的东西，以小为大，以少为多，以德报怨。

对付困难事情要在它还容易解决的时候开始，成就大业要从很小的事情做起。因为天下的难事都开始于容易的事，天下的大事都开始于一些小事。因此圣人始终不去直接做大事，所以才能成就大事。

轻易许诺，势必缺少信用；把事情看得越容易，势必会遇到越多的困难。因此连圣人都把办事看得很困难，所以他最终不会遇到困难。

【解读】

一

关于如何“报怨”的问题，老子、孔子、佛教（以《四十二章经》为例）的看法有同有异，我们对比一下他们的言论：

> 大小多少，报怨以德。（《道德经》六十三章）
>
>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

德报德。”（《论语·宪问》）

佛言：人愚，以吾为不善，吾以四等慈（慈悲喜舍）护济之。重以恶来者，吾重以善往。福德之气常在此也，害气重殃反在于彼。（《四十二章经》）

比较三者的思想，《四十二章经》与《老子》稍微接近一些。老子主张以德报怨，而孔子不赞成，提出“以直报怨”，也即用公平合理的方式来回报别人对自己的怨恨。实际上，孔子的许多言论是针对具体情况而发，所以，他在其他场合对以德报怨的原则也持赞成态度：

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礼记·表记》）

孔子承认以德报怨这一原则不仅对别人有益，对自己也有好处。

《四十二章经》主张“重以恶来者，吾重以善往”，也是以德报怨的意思。但与老子存在不同之处：老子认为，以德报怨的结果是既利己又利人，彼此皆大欢喜，所以他说：“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只要能够坚持以德报怨，就能够把坏人也感化成好人。而《四十二章经》认为以德报怨的结果，会使自己得到更多的福报，使对方受到更多的惩罚：

有愚人闻佛道守大仁慈，以恶来，以善往，故来骂佛。佛嘿然不答，愍之，痴冥狂愚使然。骂止，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实理如之乎？”曰：“持归。”“今子骂我，我亦不纳。子自持归，祸子身矣！”

把不接受别人的辱骂比作不接受别人的礼物，礼物送不出去自然是带回去，带回去这样的“礼物”自然是害了自己。《四十二章经》提倡以德报怨的目的是为了利己害人。关于这种利己害人的做法，苏东坡就提出了批评。《东坡志林》卷二“改观音咒”条说：

《观音经》云：“咒咀（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东坡居士曰：“观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念观音之力而使还著于本人，则岂观音之心哉？”今改之

曰：“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

由此可见，与《四十二章经》相比，老子的思想境界更高一些。《四十二章经》的这个比喻也不伦不类，谁会把送不出去的有害“礼物”再带回自己的家中呢？当然，佛教宗派很多，也有不少佛家弟子主张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地去以德报怨。

二

为什么“轻诺必寡信”？《管子·形势解》有一个解释：

> 圣人之诺己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小人不义亦诺，不可亦诺，言而必诺，故其诺未必信也。故曰：“必诺之言，不足信也。”

圣人在答应别人的请求时，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对方的请求是否合理，二是如果对方的请求合理，还要考虑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所以圣人不会轻易许诺。而小人就不是这样，小人为了讨好别人，无论别人的请求是否合理，也不管自己是否能够做到，他都满口答应，结果小人很难实现自己的诺言。

如何对待自己的诺言，孔子讲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可以作为我们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礼记·表记》）

孔子说：“对别人口头承诺得非常好，就是不去实际兑现，这是自身招惹灾难的原因。因此作为君子，宁可落下拒绝别人要求的抱怨，也不可承担无法兑现诺言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孙希旦《礼记集解》）。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当别人拒绝我们某种要求时，我们心里虽不舒服，但也能谅解，因为别人也有别人的难处；如果有人已经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事后却无故失信，我们会非常生气。因此，我们不要轻易允诺，一旦允诺，就一定要做到。

三

为什么说“多易必多难”呢？关于“易”与“难”的辩证关系，《国语·晋语四》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 文公问于郭偃曰：“始也，吾以治国为易，今也难。”对曰：“君以为易，其难也将至矣；君以为难，其易也将至焉。”

这个历史故事同老子的这几句话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当你意识到办事困难而认真对待时，困难的事情也容易解决；当你认为办事容易而掉以轻心的时候，容易的事情也变得困难起来了。

六十四章

【题解】

本章涉及内容较多：第一，要求人们居安思危，要把各种不利因素消解于萌芽状态；第二，要求人们从小事做起，因为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第三，要求人们做到清静无为，不可把任何东西据为己有；第四，告诫人们慎终如始，越是即将成功之时，越要小心谨慎；第五，指出由于人们思想境界不同，其好恶取舍会有很大差别。

其安易持①，其未兆易谋②，其脆易泮③，其微易散④。为之于未有⑤，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⑥；九层之台，起于累土⑦；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败之⑧，执者失之⑨。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⑩，常于几成而败之⑪。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⑫，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⑬，复众人之所过⑭。以辅万物之自然⑮，而不敢为。

【注释】

①其安易持：局面稳定时，容易维护原状。持，维护。本句讲的是居安思危的问题。

②兆：苗头，征兆。这里指动乱的苗头。

③其脆易泮（pàn）：当事物脆弱时容易消除。泮，消解，消灭。

④散：消散，消灭。

⑤为之于未有：在患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也即防患于未然。为，动词，做准备。未有，没有动乱苗头。

⑥毫末：毫毛的尖端，比喻非常细小。毫，长而尖锐的毛。

⑦累：通“蘽”。装土的筐子。《淮南子·说山训》：“针成幕，蘽成城。事之成败，必由小生。”

⑧为：与“无为”相对，指不顺应自然规律、按照主观愿望去人为干涉。

⑨执：手握。这里指占为己有。

⑩民之从事：人们在办事的时候。民，人。先秦时期“民”“人”通用。从事，办事。

⑪几成：将要成功。几，几乎，将要。关于“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的道理，见“解读一”。

⑫欲不欲：圣人希望得到的东西是一般人不愿意得到的，这个东西就是“道”。“欲”的主语是圣人，“不欲”的主语是常人。详见“解读二”。

⑬学不学：圣人学习的内容是一般人不愿意学习的，这个内容也是“道”。

⑭复：反，扭转。引申为纠正。过：过错。

⑮以辅万物之自然：顺应着万物的自然天性去帮助它们成功。

【译文】

局面稳定时，容易维护原状；国家还没有出现动乱苗头时，容易对付；事物脆弱时，容易消除；事物微小时，容易消散。在危险局面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做好准备，在国家还没有混乱的时候就注意治理。

合抱粗的大树，是由细小如毫毛的萌芽成长起来的；九层高的高

台，是由一筐一筐的土堆砌起来的；千里远的路程，是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按照个人意愿做事，就会失败；想把东西占为己有，就会失去。因此圣人顺物而为，因而不会失败；不去占有，因而也不会失去。

人们做事，往往在快要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如果结束时依然像开始时那样谨慎小心，就不会把事情办坏。

因此圣人所想得到的东西是一般人所不想得到的，不看重一般人所喜爱的奇珍异宝；圣人学习的内容是一般人所不愿学习的，并以此来纠正众人的过错。圣人顺应着万物的自然天性去帮助它们成功，而不敢按照个人意志去做事。

【解读】

一

古人常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胜利在望，人们往往会麻痹大意，更为重要的是，在即将走到终点时，也是最为困乏的时候，此时是否能够再坚持一下，就成为能否成功的关键。《晋书·朱伺列传》记载：

> （杨）珉又问："将军前后击贼，何以每得胜邪？"（朱）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

晋代将军朱伺之所以能够每战必胜，就在于他能够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再坚持一下子。

不仅做具体事情要慎终如始，人的整个一生也要慎终如始。我们一直认为，毅力比聪慧更为重要，坚持是成功的基础，然而多数人很难做到这一点。《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们开始时都能够志气豪迈，劲头十足，但坚持到底的却少之又少。才华横溢的子贡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之一，他在学习时就产生过半途而废的念头：

>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

息。”子贡曰：“然则赐（子贡姓端木名赐）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圹，睪如也，宰如也，坟如也，鬲如也，则知所息矣。”（《列子·天瑞》）

子贡厌倦了学习，想休息，孔子提醒他活着就不能休息。子贡很失望，问老师：“难道我就没有可以休息的时间和地方了吗？”孔子说：“有啊。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圆圆的、高高的、如倒置的锅一样的坟墓，就知道该休息的时间和地方了。”在孔子看来，人的唯一休息场所就是自己的坟墓。孔子不仅如此教育弟子，而且身体力行，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书来，比至日中，何事乎？”（《论衡·别通》）

孔子生了重病，让弟子商瞿占卜自己的死期，占卜结果是死期就在当天中午。孔子对商瞿说：“拿本书来，从现在到中午，不读书干什么呢？”孔子做到了他要求的“生无所息”，有始有终，始终如一，不愧为万世师表！

二

由于认识水平、思想境界的不同，每个人所看重的东西也不相同。关于这一点，《吕氏春秋·异宝》有两段话说得很好。第一段说：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

宋国有一个农夫耕地时，拾到一块美玉，便把它献给宋国的执政大臣子罕，子罕却不接受。农夫很奇怪，说这块美玉是一件宝物。子罕就解释说：“您把美玉看作宝物，而我把不接受贿赂看作‘宝物’。”农夫和子罕都有自己所看重的东西，只是所看重的东西不同而已：农夫以美玉为宝，子罕以廉洁为宝。

第二段话说：

> 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把百金（先秦时期，二十四两或二十两黄金为一金）与一碗小米饭拿来让小孩子选择，小孩子一定会选择小米饭而不要百金；把和氏璧与百金拿来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选择，这个人一定会选择百金而不要和氏璧；把至理名言与和氏璧拿来让贤者选择，贤者一定会选择至理名言而不要和氏璧。由此可见，认识水平越高的人，他的选择就越精；认识水平越低的人，他的选择就越粗。

六十五章

【题解】

本章主题是要求君民同愚。老子认为，国家混乱的原因是人们的智慧太多，因此要求君主与百姓一起变得憨愚一些。老子意识到自己的观点与常人看法刚好相反，但他认为，如果能够按照自己的主张去治国，一切都会顺利。

古之善为道者①，非以明民②，将以愚之③。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④；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⑤，常知稽式，是谓玄德⑥。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⑦。然后乃至大顺⑧。

【注释】

①为道：按照大道做事。为，学习，遵循。

②明民：使百姓变得聪明。这里说的“明”，是指世俗聪明，而非道家提倡的大智。明，使动用法，使……变得聪明。

③愚之：使人们变得憨愚、纯朴。之，代指百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在讲愚民。

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所以说君主用智慧治国，是国家的灾难。贼，伤害。这里引申为灾难。与下文的“福”相对。“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是在讲愚君。关于老子“君民同愚”的思想，见“解读”。

⑤两者：指“以智治国”的坏处和“不以智治国”的好处。亦：相当于“是”。稽式：原则。蒋锡昌《老子校诂》：“‘稽’为‘楷’之借字。‘稽’‘楷’一声之转。”楷、式都是法则的意思。河上公本“稽

式”即作“楷式”。而王弼认为“稽，同也。今古之所同则（共有的法则），不可废”（《老子道德经注》）。

⑥玄德：微妙而高尚的品德。

⑦与物反矣：好像与一般的事理相反。物，事物。这里指一般的事理。老子认为那些懂得大道、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是难以被一般人所理解的，十五章说：“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他们之所以难以被理解，是因为“玄德”之人的做法往往与常人恰恰相反。二十章说：“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且这样的人“欲不欲”“学不学”（六十四章），他们想的、学的、做的都与常人不一样，所以我们把“与物反矣”译作“好像与一般事理相反”。具体到本章，也就是说，老子认为圣人治国时主张君民同愚，从表面看来，这好像是违背了常理，是害了民众，而实际上却有利于民众。

⑧然后：这样以后。然，代词，指以上所讲的情况。大顺：非常顺利。是说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办事好像与一般事理相背，然而如果能够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事，就会十分顺利。

【译文】

古代那些善于遵循大道办事的人，并不是用大道使百姓变得聪明伶俐，而是要用它使百姓变得憨愚纯朴。百姓难以治理，原因在于他们的智慧太多。所以说如果君主用智慧治国，这是国家的灾难；不用智慧治国，是国家的福气。

要懂得以上两条是治国的原则，能够永远把握住这些原则，就可以说是具备了微妙高尚的品德。高尚的品德高远深邃，好像与一般事理相反。然而具有这样的品质之后办起事来却十分顺利。

【解读】

老子看到“慧智出，有大伪”（十八章）这一社会现象，于是对症

下药，提出君民同愚的治国方略。老子的这一主张虽然不够正确，而且也无法做到，但并不能因此就说老子的主观目的是残害百姓，因为老子不仅主张愚民，也主张愚君。即便是仅就愚民这一点来看，也不能否认老子的主观善意，因为老子愚民的出发点与现实社会的当权者不同，当权者愚民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老子愚民是为了根除虚伪，使民获利（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虽然老子以“愚民”去求“利民”的目的很难实现，但绝不能因此就把老子划到百姓的对立面去。

可能会有人提出质疑，老子在谈到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总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说话，这分明是替统治者出谋划策，怎么能说他是反对统治者呢？我们认为，老子不是无君论者，他并不反对有个统治者来治理国家，但他所赞成的统治者是他一再提到的圣人，而不是当时的君主。老子往往把二者对举，褒扬前者，痛斥后者。老子心目中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二章），这个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四十九章），而且生活朴素，“为腹不为目”（十二章），这个圣人还能够像“天道”那样均贫富，“能有余以奉天下”（七十七章）。总之，这个圣人是与当时的统治者完全不同的人，老子把改变现实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圣人身上。

六十六章

【题解】

本章主要讨论领导艺术。老子认为，既然处于百川之下的江海能够成为百川之王，那么领导者就应该效法自然，先处于百姓之下，自然也就能够成为百姓的领导者。老子最后指出，正是因为圣人“不争”，结果却是“天下莫能与之争”。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①，以其善下之②，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欲上民③，必以言下之④；欲先民，必以身后之⑤。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⑥，处前而民不害⑦。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⑧。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⑨。

【注释】

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大江大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的首领。谷，小河流。

②下之：居于小河之下。之，代指“百谷”。

③上民：处于民上。即做百姓的领导者。

④以言下之：用语言对百姓表示谦下。比如“侯王自谓孤、寡、不穀”（三十九章）就体现了这一点。

⑤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要想领导百姓，必须先把自己置于百姓的后面。先民，处于民前，即领导百姓。“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例子见“解读一”。

⑥重：感到有压力。重，重量。这里引申为压力。

⑦害：感到有妨碍。害，伤害。这里引申为妨碍。

⑧推：推举，拥戴。

⑨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圣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也没有人能够争得赢他。详见“解读二”。

【译文】

大江大海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川的首领，原因在于它们善于处于百川的下游，所以才能够成为百川的首领。

因此要想统治百姓，必须用言语对百姓表示谦下；要想领导百姓，必须先把自己置于百姓的后面。因此圣人居于百姓之上而百姓并不感到有压力，处于百姓之前而百姓并不感到有妨碍。因此天下人都乐于拥戴他而不会感到讨厌。因为圣人不与人争，所以天下也没有人能够争得赢他。

【解读】

一

本章主旨就是阐述领导者“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道理，关于实施这一原则的方法与效应，《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一个故事作了很好的说明：

> （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作为主帅，每次出兵打仗时，他的生活待遇与最下等的士兵一样，睡觉不用垫席，行军不乘车马，亲自背负军粮。有一次，一位年轻士兵身上长了疮，吴起就亲自用口为这位士兵吸出疮里的脓血。士兵的母亲听到这事，伤心地哭了起来，别人不理解她哭泣的原因，母

亲回答说："从前我的丈夫也在吴将军手下当过兵，吴将军也曾为他吸过疮脓，结果我的丈夫为了报答将军的恩德，打仗时宁死不退，最后战死战场。换句话说，我丈夫当年就是被吴将军用嘴巴给'吸死'的，现在他又来吸我儿子，我不知道儿子这次还能否活着回来。"吴起就是靠这种"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管理方式取得了士兵的拥戴，使士兵甘心情愿地为他付出自己生命。

二

纵观历史，"不争"的行为大约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不争，结果却从中受益。一种是表面不争，暗中做好争的准备，不争仅仅是一种争的手段。我们各举一例。

我们在二十九章的"解读"中提到唐太宗的三位嫡子：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李承乾与李泰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斗得你死我活，结果是两败俱伤，皆被流放。而李治对于两位兄长的争斗袖手旁观，从不参与，更无觊觎太子位的野心。一是因为李治当时年龄还小，二是与李治仁厚、软弱的性格也有关系。结果太子位却稳稳妥妥地落在李治身上，使他做了唐朝第三代君主高宗皇帝。李治是真正不争而得益的典型。

还有一种情况是把不争当作一种争的手段。《明史·朱升列传》记载：

> 朱升，字允升，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讲授有法。蕲、黄盗起，弃官隐石门。数避兵逋窜，卒未尝一日废学。太祖下徽州，以邓愈荐，召问时务。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太祖善之。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一主张不仅深得朱元璋的赞赏，对明王朝的建立起到了极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影响深远，被当代人发展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斗争策略。朱元璋"缓称王"，目的是为了避免自己过早成为各军事集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以便为自己赢得充分发展力量的时间与空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称王目的。事实证明，朱元璋的这一表面不争的策略是成功

的。

六十七章

【题解】

本章带有总结性地提出了三条重要原则：一是守柔，二是节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但这三条原则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守柔的目的是为了克刚，节俭的目的是为了扩展，不敢为天下先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万物的领导者。

天下皆谓我道大①，似不肖②。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③！

我有三宝④，持而保之⑤：一曰慈⑥，二曰俭⑦，三曰不敢为天下先⑧。慈，故能勇⑨；俭，故能广⑩；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⑪。

今舍慈且勇⑫，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⑬。天将救之，以慈卫之⑭。

【注释】

①大：含有大而不当、迂阔而无用的意思。

②似不肖：似乎什么也不像。道是万事万物规律的总称，因此它不可能与某个具体事物相似。

③细：小，微不足道。

④三宝：三件法宝。也即三条值得珍惜的原则，具体指下文说的“慈”“俭”“不敢为天下先”。

⑤保：保持。同“持”义近。《韩非子·解老》以及河上公本都作“宝”。宝之，以之为宝。

⑥慈：柔和。《增韵》解释“慈”：“柔也，善也，仁也。”这里主要取“柔”义。“慈”与“勇”相对，“俭”与“广”相对，“不敢为天下先”与“故能成器长”相对，意义皆相反。“勇”为刚，所以把“慈”解释为柔。也有不少注者把“慈”解释为仁慈的意思。

⑦俭：与五十九章的“啬”义同。意思是清静节俭，积蓄力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

⑧不敢为天下先：做事不敢抢在天下人的前面。老子主张“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因，见“解读”。

⑨慈，故能勇：能够做到守柔，所以才能变得勇猛刚强。老子说的“柔”，不是懦弱无能，而是至刚若柔，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忍辱含羞，最终以柔克刚。如勾践能够忍受亡国之耻，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刘邦能够忍受鸿门之羞，而这些人的本质则是至刚至勇之人。

⑩广：扩大展开，成就事业。“俭，故能广”，也即无为而无不为的意思。

⑪器长：万物的首长。器，泛指万物，这里主要指人。

⑫且：而。

⑬“夫慈”几句：能够做到守柔，凭它作战就能胜利，凭它守卫就能坚不可摧。这同六十九章所说的“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一个意思，是说作战也要用守柔之道，这样才能取得胜利。

⑭天将救之，以慈卫之：天要救助一个人，保护这个人的办法就是让他处于柔和的状态。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可见老子认为谁柔和谁就能生存，谁刚强谁就将死亡。

【译文】

天下人都认为我讲的道太大了，似乎什么都不像。正因为它太大，所以什么也不像。如果它像某个具体事物的话，它早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我有三件法宝，我要牢牢地掌握着它们：一是守柔，二是节俭，三是做事不敢抢在天下人之前。能够做到守柔，所以才能变得勇猛刚强；能够做到节俭，所以才能拓展功业；做事不敢抢在天下人之前，所以才能成为万物的领导者。

现在如果舍去守柔，而只求勇猛刚强；舍去节俭，而只求拓展功业；舍去退让处后，而一味抢先，结果只能是灭亡。能够做到守柔，凭它作战就能胜利，凭它守卫就能坚不可摧。上天要救助一个人，保护这个人的办法就是让他具备柔和的品性。

【解读】

不少人都主张“敢为天下先”，认为这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而老子却提倡“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就政治而言，从政治的角度看，老子的这一主张不无道理。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内部政变，二是依靠暴风雨式的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老王朝，建立新政权。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位起兵造反的都没有成功，而成功者都是随后起兵的人。如秦朝末年首先起兵的是陈胜、吴广，而最终得天下的是随后起兵的刘邦，建立西汉；王莽篡汉建立新朝之后，首先起兵的是绿林、赤眉，而最终得天下的是随后起兵的刘秀，建立东汉；东汉末年首先起兵的是黄巾，而最终得天下的是随后起兵的魏蜀吴；隋朝末年首先起兵的是瓦岗军、王薄，而最终得天下的是随后起兵的李渊，建立大唐。如此等等，几无例外。明朝朱元璋也是一位后起兵者，因此史学家在《明史·太祖本纪》中评论朱元璋时说：“天道后起者胜。”后发制人者是最后的胜利者。

刘邦在正式起兵之前，有一个行为也特别能够说明“不敢为天下先”的重要性。刘邦曾以亭长身份押送徒役去骊山服役，这些徒役半

路逃走很多。刘邦估计等到了骊山就会逃光，于是走到丰（今江苏丰县）西的大泽时，就趁着酒兴，干脆把所有徒役全部释放，然后带着愿意留下的徒役藏于山中，后来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史记·高祖本纪》接着记载：

>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刘邦深藏不露地躲在芒山与砀山（两山相距八里，在今安徽砀山与河南永城一带）的广泽深山之中，不公开打出反秦旗号，一直熬到"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时，才率领部下出山逐鹿中原。可以说，刘邦深谙"不敢为天下先"之道，后发制人，结果力克群雄，最终成为天下之"器长"。

六十八章

【题解】

本章阐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战原则，同时提醒君主一定要对所用之人表示谦下。

善为士者不武①，善战者不怒②，善胜敌者不与③，善用人者为之下④。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⑤。

【注释】

①善为士者不武：善于当武士的不依赖勇猛。士，先秦时期“士”的含义非常广泛，底层贵族、文人、武士、男子均可称为“士”。根据上下文，这里的“士”指武士。一说专指将官，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士，卒之帅也。”武，勇猛，勇敢。

②怒：奋激。解释为“愤怒”也可，因为愤怒会使人失去理智。

③善胜敌者不与：善于战胜敌人的人不和敌人直接作战就能制服对方。与，对付。这里指直接与敌人作战。见“解读”。

④为之下：处于所用者之下。为，处，居。之，代指所用的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上古时期，将军出征时，君主要为他跪地推车，这就是“为之下”的表现。

⑤配：符合。天：自然。极：最高原则。

【译文】

善于当武士的人不依赖勇猛，善于作战的人不表现激奋，善于胜敌的人不去直接和敌人作战，善于用人的人先对所用之人表示谦下。这就是不与人争夺的美德，这就是善于利用别人力量的办法，这就符合了自然的、自古以来就有的最高法则。

【解读】

古人认为对待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孔子说的“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吕氏春秋·召类》），在朝堂上谋划好自己的政治，就能够使千里之外的敌人自动退却。《孙子兵法·谋攻》也说：

>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战场上百战百胜，也不是最好的，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吕氏春秋·召类》记载了一例：

> 士尹池为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觞之。南家之墙，犨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于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

楚王计划进攻宋国，就派大夫士尹池出使宋国以打探虚实。士尹池看到宋国相国子罕是如此爱民，就急忙赶回楚国，劝告楚王不可攻宋，因为爱民者必得民心。而此时的楚王已经召集军队准备出征，总不能再把军队遣散，使自己失信于国。楚王最后决定，既然宋国不能打，那就打郑国，算是为自己找了一个台阶。子罕就是凭着自己对百姓的

爱护，不战而屈人之兵。

六十九章

【题解】

本章再次阐述了反战思想。老子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正义之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哀兵必胜”这一影响重大的军事思想。

用兵有言①：“吾不敢为主而为客②，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③，攘无臂④，扔无敌⑤，执无兵⑥。

祸莫大于轻敌⑦，轻敌几丧吾宝⑧。故抗兵相加⑨，哀者胜矣⑩。

【注释】

①用兵：指用兵打仗的人。

②吾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不敢主动发动侵略，但可以反抗侵略。主，主动进攻别人，也即发动侵略战争。客，被动地防守，也即反抗侵略。一般来说，“主”是指侵略战争，“客”是指卫国战争。由此可见，老子并不反对正义战争。

③行无行（háng）：即“无行行”，不摆军阵。前一个“行”作动词用，指行动、排列。后一个“行”作名词用，指行列、军阵。

④攘（rǎng）无臂：即“无攘臂”，不要卷起袖子以示争斗。攘臂，卷起袖子，高举臂膀。描述争斗的样子。

⑤扔无敌：即“无扔敌”，不要随便攻击敌人。扔，拉扯。这里指攻击。

⑥执无兵：即“无执兵”，不要随便使用兵器。执，拿，使用。

⑦轻敌：轻易与人为敌。也即轻易树敌。不少注本，如任继愈

《老子新译》、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都把“轻敌”解释为“轻视敌人”，似不确，与上下文义不合。

⑧几丧吾宝：意思是如果轻易与人为敌，这基本上就是违背了大道。几，几乎，基本上。丧，丧失。引申为违背。宝，指道。六十二章：“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一说，“宝”指身体。“丧吾宝”意思是丧失自己的生命。

⑨抗兵：举兵。抗，举。加：施加。这里指把兵力施加于对方身上，也即攻敌。一说“加”应作“若”，蒋锡昌《老子校诂》：“《道德真经集注》引王弼注，‘抗，举也；若，当也。’是王本作‘若’。”帛书本也作“若”。若，相等。“抗兵相若”的意思是“双方出动的军队实力相等”。

⑩哀者胜矣：主观上不愿打仗，但在受到攻击、不得不带着悲哀心情去自卫反击的一方能够取胜。即三十一章所说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关于本章的主旨及哀兵必胜的例子见“解读”。

【译文】

用兵打仗的人说过：“我不敢主动地发动侵略战争，但可以奋起反抗侵略；我不敢前进一寸，而宁可后退一尺。”这就是提醒人们不要随便动用军队，不要随便卷起袖子奋臂争斗，不要随便攻击敌人，不要随便使用兵器。

最大的灾祸就是轻易与人为敌，轻易与人为敌基本上就是违背了大道。因此两军举兵对抗，被迫自卫、心情哀伤的一方获胜。

【解读】

任继愈先生说：本章“是讲用兵打仗的道理。老子以退为进的方针，在军事方面，则表现为以守为主、以守取胜的主张。这条总的作战原则是不全面的。但老子提出的不可轻敌和双方兵力差不多相等的

条件下，悲愤的一方将获胜等见解还有它的合理的地方。”（《老子新译》）

我们认为本章同三十一章一样，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本章一开始就说“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主动攻击别人，只在必要时进行自卫，这正是三十一章所讲的“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本章接着说：“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宝”即“道”，“道”是清静无为的。而随便用兵，轻易与人为敌却是多为的表现，是违背大道的，这正是三十一章所讲的“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本章最后的“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一方面讲的是三十一章中的“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同时也体现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一贯思想，也就是说，只有不愿作战的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如果把“轻敌”按今天的意思解释为看轻敌人的力量，虽然合乎军事常识，但同本章以及全书的思想都失去了联系，甚至相违背。老子是反对战争、反对杀人的，他不是一个兵家，他之所以谈兵，仍是为他的哲学、政治观点服务的。

关于“哀兵必胜”，《史记·田单列传》记载：燕军及各国联军在占领齐国大部分国土之后，又包围了齐国的即墨，守城的主帅田单有以下举措：

> （田单）乃宣言曰：“吾唯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劓，皆怒，坚守，唯恐见得。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

田单就是采取各种办法——设法让燕军割掉被俘齐军的鼻子，挖掘齐国百姓的祖坟，使自己的军队变为“哀兵”，最后转败为胜，一举击退了燕军，收复了齐国国土。

七十章

【题解】

本章与第二十章的性质一样，是一首抒情诗。在第二十章中，老子抒发了被迫出走、前途渺茫的悲愤抑郁之情。本章则吐露了自己不被理解、主张不被重视的苦闷心境。老子在理论上可以对一切都淡泊处之，但一回到现实，对自己所处境况依然是难以释怀。

吾言甚易知①，甚易行②；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③。夫唯无知④，是以不我知⑤。知我者希⑥，则我者贵⑦。是以圣人被褐怀玉⑧。

【注释】

①吾言甚易知：我的主张很容易理解。言，言论，主张。

②甚易行：很容易实践。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可不出户窥牖而知，故曰‘甚易知’也；无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于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于荣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③言有宗，事有君：我提出的主张是有依据的，我要求做的事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宗，主，根据。君，主。引申为根据。老子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言论、主张都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所依据的，这个依据就是大道。

④夫唯无知：人们太无知了。本句的主语是世人。夫唯，发语词。

⑤不我知：即“不知我”。知，理解。

⑥希：同“稀”。少。

⑦则：效法。贵：可贵。物以稀为贵，因此这里的“贵”引申为难得，稀少。

⑧被褐（pī hè）：穿着粗布衣。形容贫贱的生活。被，同“披”。穿着。褐，古代穷人穿的粗布衣。玉：比喻美好的才能。

【译文】

我的主张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践行；然而天下竟然没有人能够理解，也没有人能够践行。

我提出的主张都是有所依据的，我要求做的事情也是有一定根据的。由于人们太无知了，所以不能理解我。理解我的人太少了，能够效法我的人更为难得。因此圣人虽然怀着美好的才能，却过着贫贱的生活。

【解读】

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将进酒》）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圣贤是四位：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这四位圣贤无一例外都是孤独寂寞的。老子是孤独寂寞的，他哀叹自己“天下莫能知”，孔子也是孤独寂寞的：

> 子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

孔子认为天下没有一个人理解自己，如果有，那大概就是上天了，因此“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史记·儒林列传》）。孟子的遭遇与孔子相似，时人都认为孟子思想“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时运不济，再加上个性原因，庄子似乎更为孤独寂寞：

>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适者，犹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则劳而不至，惑者胜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虽有祈向，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强之，又一惑也。（《庄子·天地》）

庄子说："三人同行而其中只有一个糊涂人，他们还可以到达目的地，因为糊涂人毕竟只占少数；如果三人中有两个糊涂人，他们就会搞得疲惫不堪也到不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因为糊涂人占了多数。更何况如今整个天下人都是糊涂人，我虽然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可又怎能实现呢？知道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却还要勉强去追求，这就是在所有糊涂人之外又多了一个糊涂人！"朱熹对庄子的孤独处境看得极为清楚："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五）"僻处自说"准确地描述了庄子那种孤立无助、备受冷落的处境。

七十一章

【题解】

本章赞美“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品质，批评那些不懂装懂、信口开河的人。

知不知，上[1]；不知知，病[2]。

夫唯病病[3]，是以不病[4]。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注释】

①知不知，上：懂得了，外表看起来却好像什么也不懂得，最好。上，上等，最好。

②不知知，病：不懂却装懂，那就是毛病了。关于“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的实例，见“解读”。

③夫唯：发语词。病病：把这种毛病看作毛病。第一个“病”是动词，意思是“把……看作毛病”。第二个“病”是名词。

④不病：不会犯这种毛病。

【译文】

懂得了而外表上好像什么也不懂得，最好；不懂得而装出懂得的样子，这就是毛病。

如果知道这种毛病是一种毛病，就不会犯这种毛病。圣人没有这种毛病，这是因为他们把这种毛病当作毛病，所以没有这种毛病。

【解读】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曾经单车赴周，问礼于老子。老子告诫孔子说：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优秀的商人虽然家藏万贯财货，表面上看起来却好像一无所有；道德高尚的人内心充满了美德，表面上看起来却好像憨愚无知。这讲的正是“知不知，上”的意思。在《道德经》一书中，类似的观点不少，如四十一章的“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四十五章的“大成若缺”“大盈若冲”等。如果把“知不知，上；不知知，病”解释为“知道自己不知道，最好；不知道，而自以为知道，就是病”（任继愈《老子新译》），这与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的意思相似。这种解释虽然也具有普遍意义，但考虑到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故不取此说。

关于“知不知”和“不知知”这两种人的表现，我们举《玉堂丛语》卷八记载的一件事情为例：明朝永乐年间，曾鹤龄进京参加科举考试，途中与几位浙江举子同坐一只船。那几位举子年轻气盛，傲视一世，一路上议论锋出，谈笑风生，而曾鹤龄却沉默寡言，似无能者。几位举子见状，就故意拿书中的一些疑义询问他，而曾鹤龄也谦虚退让，口称不知，几位举子就嘲笑他说：“此人无知，被推荐为举子进京考进士，完全是一种‘偶然’。”于是他们就毫不客气地一路称他为“曾偶然”。然而考试结果却大出意料，几位不可一世的举子名落孙山，而“曾偶然”却“抡大魁”，中了状元。于是，曾鹤龄就写了一首诗歌送给几位举子：

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
世间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曾鹤龄是“知不知”的典范，而几位年轻的浙江举人则是“不知知”的典型。

这几位浙江举人的学问固然不如曾鹤龄，但能够考上举人，腹中当不会空无一物，言谈大约也无大的失误。还有一些满腹败絮的人，

竟然也敢“口吐莲花”，丝毫不惧见笑于大方之家：

>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张岱《夜航船·序》）

这位士子连澹台灭明（孔子弟子，复姓澹台，名灭明）是一个人、尧舜是两个人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竟敢在众人面前高谈阔论，信口开河，唬得僧人连腿也不敢伸直。

七十二章

【题解】

本章指出百姓生活动荡、无以温饱，完全是暴君造成的；那些圣君与暴君相反，圣君虽然也有自爱之心，但从不抬高自我，更不会施行残暴政策。

民不畏威①，则大威至②：无狎其所居③，无厌其所生④。夫唯不厌，是以不厌⑤。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⑥；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⑦。

【注释】

①民不畏威：百姓不害怕暴君的恐怖政策。威，威胁，恐怖。

②则大威至：那么更大的恐怖政策就施加于百姓的头上。这两句讲统治者对百姓的统治手段越来越严酷，下面两句解释“大威”的内容。

③无狎（xiá）其所居：不让百姓生活安定。狎，安习，安乐。居，生活。理解为“居住”也可。

④无厌其所生：不让百姓有充足的生活资料。厌，吃饱，满足。所生，生存所需。即衣食。

⑤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正是因为暴君不让百姓吃饱穿暖，所以百姓才吃不饱穿不暖。这两句揭示百姓挨冻受饥的原因，正如七十五章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关于这一段，学界有不同解释，录以备考：“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则更大的祸乱就要发生了。不要逼迫人民的居处，不要压榨人民的生活。只有不压榨人民，人民才不厌恶（统治

者）。”（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

⑥见（xiàn）：同“现”。表现，炫耀。

⑦彼：指“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这种做法。此：指“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的做法。这几句旨在说明圣人如果处在统治者的地位是如何做的：他们有自知之明，从不炫耀自我；他们虽然也爱护自己，但并不抬高自己。一般统治者与圣人的做法是相反的，其分歧的焦点还在于“有为”和“无为”。前者知道“民不畏威”而有为——“则大威至”，后者知道“民不畏威”则无为——“不自见”“不自贵”。“有为”将激化矛盾，天下大乱；“无为”将消除对立，天下大治。

【译文】

由于百姓不害怕恐怖政策，于是暴君就用更大的恐怖政策施加于百姓头上：他们不让百姓安逸地生活在自己的家园，不让百姓有充足的生活资料。正是因为暴君不让百姓吃饱穿暖，所以百姓才吃不饱穿不暖。

因此圣君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去炫耀自我；有自爱之心，却从来不去抬高个人。所以圣君抛弃暴君的做法而不去炫耀、抬高自己。

七十三章

【题解】

本章阐述两个内容：一是强调守柔，反对刚强；二是描述天道不争善胜、不言善应、不召自来、绰然善谋的特性。其中“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为千古名言。

勇于敢①，则杀②；勇于不敢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④。天之所恶⑤，孰知其故⑥？是以圣人犹难之⑦。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⑧，绰然而善谋⑨。天网恢恢⑩，疏而不失⑪。

【注释】

①勇于敢：努力做到果敢刚强。勇，奋勇，努力。敢，果敢，刚强。

②杀：被杀，非正常死亡。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必不得其死也。”

③不敢：不刚强，也即谦退、柔和。

④或利或害：有的行为使人得益，有的行为使人受害。或，有的。第一个“或”指“勇于不敢”，第二个“或”指“勇于敢”。

⑤所恶（wù）：所讨厌的东西，指“敢”这种品性。

⑥孰：谁。故：原因。

⑦是以圣人犹难之：因此连圣人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难之，以之为难。除王弼本外，其他不少版本都没有这一句，而且与全章也不协韵，因此怀疑是注文误入正文。

⑧不召而自来：不用召唤而自动到来。如春夏秋冬、风雨寒暑等等。

⑨缠（chǎn）然：不慌不忙、从从容容的样子。

⑩天网恢恢：大自然的规律就像一张广大无边的网一样。天，大自然的规律，也即大道。恢恢，广大的样子。

⑪疏而不失：网孔看似稀疏却从不遗漏任何东西。疏，稀疏。失，遗漏。“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这一比喻十分恰当，因为大至天地，小至蝼蚁，都必须遵循大道才能生存。后人改为“法网恢恢，疏而不失”，只能说是表达了一种美好愿望，因为在古代社会，法网如蛛网，只能逮住小者，至于大者，不仅无法逮住，连网也能毁掉。

【译文】

努力做到果敢刚强的人，就会死于非命；努力做到谦退柔和的人，就能安然生存。这两种努力有的使人得益，有的使人受害。上天讨厌一些品行，谁能知道它讨厌这些品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此连圣人也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不去争夺而善于取胜，不发一语而善于回应，不用召唤而自动到来，从从容容却善于谋划。大自然的规律就像一张广大无边的网一样，网孔看似稀疏却从不遗漏任何东西。

七十四章

【题解】

本章主要阐述反对刑杀的主张。老子首先指出“民不畏死”这一事实，因此依靠杀人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接着提醒玩火者必自焚，嗜好杀人者最终势必会伤害自己。

民不畏死①，奈何以死惧之②？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③，吾得执而杀之④，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⑤。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⑥。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⑦。

【注释】

①民不畏死：百姓不怕死。百姓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他们无法生存。七十五章说：“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因为统治者太重视自我，他们为了个人享乐，加重盘剥，使百姓无法生存，结果百姓就会拼死反抗。

②奈何以死惧之：怎么能用死亡去威胁他们呢？惧，恐吓，威胁。

③为奇：干坏事。为，做。奇，邪恶，坏事。

④吾：不是指老子本人，而是以统治者的口气说话。执：逮捕。

⑤司杀者：掌握杀人权者。这里主要指自然规律。自然规律能够使万物生存，也能够使万物死亡。“司杀者”也可理解为司法官员。司，主管。

⑥大匠：技术高超的木工。斫（zhuó）：砍削木头。

⑦希有：很少有。希，同“稀”。少。

【译文】

百姓不怕死，怎么能用死亡去威胁他们呢？如果百姓一直是怕死的，那么对于那些干坏事的人，我们就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干坏事？

永远应该由天地自然去杀人。代替天地自然去杀人，这就好比代替技术高超的木工去砍削木头一样。代替技术高超的木工去砍削木头，很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七十五章

【题解】

本章紧承上章，解释“民不畏死”的原因。老子首先指出暴君是制造灾难、引起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接着从辩证的角度指出，不太重视个人生命的君主胜过那些过分重视个人生命的君主。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①，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②，是以难治；民之轻死③，以其上求生之厚④，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⑤，是贤于贵生⑥。

【注释】

①以：因为。上：指统治者。食税：收税。

②有为：多为。这里指统治者好大喜功，如秦皇、汉武大搞土木工程、征战拓边等。

③轻死：看轻死亡，不重视生命。指百姓不惜生命以反抗暴君。

④以其上求生之厚：是因为统治者用来养生的手段太过分。统治者太重视个人生命，势必会盘剥百姓以养己，结果会引起百姓拼死反抗。

⑤无以生为：不以生为事。即不把自我生命看得太重要。

⑥贤于：胜过。贵生：看重自我生命。为什么说“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见“解读”。

【译文】

百姓之所以忍饥挨饿，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收税太多，所以忍饥

挨饿；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好大喜功，所以难以治理；百姓之所以不怕死，是因为统治者用来养生的手段太过分，所以百姓不怕死。那些不一味重视自我生命的统治者，胜过那些过分重视自我生命的统治者。

【解读】

本章直截了当地指出统治者是给百姓制造灾难、引起社会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本章提出的“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主要是要求当权者不要太看重自己的生命，以盘剥百姓为自己服务。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皇帝，当属汉文帝：

>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史记·孝文本纪》）

就是这位“无以生为”的汉文帝，不仅稳定了汉王朝局面，开创了文景之治，而且也成就了自己的圣君美名，更重要的是全国百姓因此而过上了富裕祥和的日子。文帝的行为利国、利民、利己，可以说一举而三得。

“无以生为”这一道理不仅适合于君主，也适合每一位常人的养生活动。我们看白居易的《自觉》：

>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病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

这首诗通过自己与崔舍人的对比，说明越是担忧老病，老病越是前来纠缠；把老病放在一边别去考虑它们，反而能使老病远离自己。这也就是第七章讲的“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

七十六章

【题解】

本章以万物初生时柔弱、死后僵硬与“强大处下，柔弱处上”等自然现象为依据，再次强调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人之生也柔弱①，其死也坚强②。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③。故坚强者死之徒④，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⑤。强大处下，柔弱处上⑥。

【注释】

①柔弱：指身体柔软。

②坚强：僵硬。指尸体僵硬。

③枯槁：草木枯槁后，同样是僵硬而不柔软。

④徒：通“途”。道路，途径。与五十章“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用法一样。

⑤兵强则灭，木强则折（shé）：兵力强大了就会灭亡，树木强大了就会折断。王弼本原作“兵强则不胜，木强则兵”，意思是依赖军队称王称霸，必定会遭到天下人的反对，因而必败无疑；树木长大了就会被砍伐。今据《列子·黄帝篇》《淮南子·原道训》改。从长远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兵强则灭，木强则折”的提法有其正确的一面，因为任何事物一旦达到它的极盛点，都会向反面发展，而且这种极盛状态也为滥施暴力提供了条件，客观上加速了这种转化。只是老子用自然现象去论证社会现象的方法是机械的，如果认为凡是柔弱的东西就能生存，凡是坚强的东西就会死亡，也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带有

片面性。

⑥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坚硬庞大的东西总是处于下面，柔软微小的东西总是居于上面。王弼《老子道德经注》用树干与枝条的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坚强的枝干处于下，柔弱的枝条却居于上。这两句字面意思讲的仍然是自然现象，目的是用自然现象去印证柔弱胜刚强的道理。

【译文】

人初生时身体是柔软的，死后的身体是僵硬的。万物草木初生时是柔脆的，死后是枯槁的。所以追求刚强是条死路，保持柔弱是条生路。

因此兵力强大了就会灭亡，树木强大了就会折断。坚硬庞大的东西总是处于下面，柔软微小的东西总是居于上面。

七十七章

【题解】

本章主要表达了追求平等的愿望。老子赞美了公正平等的“天之道”，批判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

天之道①，其犹张弓与②？高者抑之③，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④，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⑤，人之道则不然⑥，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⑦？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⑧，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⑨。

【注释】

①天之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天，大自然。

②其犹张弓与：大概很像安装弓弦吧？其，表示推测的语气词。犹，像。张弓，在弓上装弦。《说文解字》：“张，施弓弦也。”与，语气词，表疑问。弓弦的两端必须安装在弓两头相等的地方，一头高一头低是不行的，所以下文说：“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③高者抑之：高的一端要压低一些。

④有余者损之：弓弦长了就剪短一些。有余者，指过长的弓弦。损之，减少它。

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减损有余的而补给不足的。自然界的风风雨雨，都是把高处的东西向低处搬运，因此老子得出“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自然法则的结论。

⑥人之道：人们制定的原则。不然：不是这样。然，代词。这样。

⑦孰能有余以奉天下：谁能够把多余的财物拿出来奉献给天下人。

⑧为而不恃（shì）：帮助万物而从不依赖它们。即帮助万物而不求万物回报。为，帮助。恃，依赖。引申为追求回报。

⑨见（xiàn）贤：表现自己的恩德和才能。见，同“现”，表现。贤，这里是品德好、才能高的意思。

【译文】

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大概就像安装弓弦一样吧？高的一端要压低一点，低的一端就抬高一点；弓弦长了就剪短一些，短了就补长一些。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减损有余的而补充给不足的；人们制定的原则却不是这样，是减损不足的去奉献给有余的。

谁能够把多余的财富奉献给天下人？只有懂得大道的人才能如此。因此圣人帮助了万物而不求它们回报，功成而不居功，他们不愿表现自己的恩德和才能。

七十八章

【题解】

本章首先用水的强大力量，说明柔弱胜刚强的道理；接着指出只有那些能够为国家忍受屈辱、承担灾难的君主，才能够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①，其无以易之②。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③，是谓社稷主④；受国不祥⑤，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注释】

①攻：攻击，摧毁。坚强者：指坚固的物体。莫之能胜：即"莫能胜之"。没有什么事物能够超过水。之，代指水。

②其无以易之：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水。其，表示推测的语气词。无以，没有什么。易，代替。

③受国之垢（gòu）：能够为国家忍受屈辱。垢，屈辱。"受国之垢"的典型例子是勾践。勾践失败后，"其身亲为夫差前马"（《国语·越语上》），受尽屈辱，卧薪尝胆，最后灭吴兴越。

④社稷（jì）：国家。社是土神，稷是谷神，由于历代新王朝建立时，都要重新立社坛、稷庙以祭祀土神和谷神，因此社稷也就成了国家的代称。

⑤受国不祥：为国家承担灾难。不祥，灾难。"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的例子见"解读"。

【译文】

天下最柔弱的事物是水，然而摧毁坚固物体的力量没有能够超过它的，也没有能够代替它的。弱胜强、柔胜刚的道理，天下没有人不懂，然而却没有人能够做到。

因此圣人说："能够为国家忍受屈辱，这才算是天下的君主；能够为国家承担灾难，这才算是天下的君王。"这些正面的话听起来就好像反话一样。

【解读】

上古不少帝王在灾难面前，都能够挺身而出，比如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韩非子·五蠹》），以至于最后导致半身不遂，为后人留下"禹步"这一典故。商汤王为了"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身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尸子·卷下》）。商汤王乘坐素车白马，穿着粗布麻衣，身上缠绕着白茅，把自身当作祭品献给神灵，以祈求上天降雨。春秋时期也有一位能够为国家承担灾难的君主，他就是宋景公：

> 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史记·宋微子世家》）

天象预示灾难将要落在宋君宋景公的身上，主管占候星象的大夫子韦表示可以通过祈祷的方式，把灾难转嫁到相国或者百姓头上，甚至还可以转嫁给收成。作为一国之君的宋景公对子韦的建议一概拒绝，甘愿自己承担这场灾难。由于宋景公敢于"受国不祥"，感动了上天，上天便改变了不利于景公的天象。

七十九章

【题解】

本章首先提醒人们不要与人结怨；接着用形象的比喻说明圣人“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从不结怨于人；最后指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道毫无偏爱，永远赐福好人。

和大怨，必有余怨①，安可以为善②？是以圣人执左契③，而不责于人④。有德司契⑤，无德司彻⑥。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⑦。

【注释】

①和大怨，必有余怨：两家结了大仇恨，通过某种方法，虽然和解了大仇大恨，但这些仇恨毕竟还会为两家留下难以完全抹去的阴影。这种仇恨的阴影就是“余怨”。因此，最好从开始就不要与人结怨。比如西汉初年，匈奴围困刘邦，羞辱吕后，后来虽然以和亲方式缓和了匈奴与汉朝之间的大仇恨，但到了汉武帝时，武帝仍以此为理由，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②安：怎么。

③左契（qì）：收债的凭据。古代借债时，在木板或竹简上写清借债内容，然后一分为二，债权人保存左边的一半，负债人保存右边的一半。左契，即左边的一半，是讨债的凭据。

④责：责求，讨债。“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两句，比喻圣人即使有恩于别人，也不求别人回报；即使居于有利地位，也不为难别人，这样就根本不会与人结怨了。

⑤有德司契：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像那些握有契约而不向人索债

的圣人一样。因为一旦索债，就会结怨。司，主管。

⑥司彻：掌管税收的人。税务官员收税时是不讲情面的。彻，周代的一种收税法，在百姓的十分收入中收取一分税。《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⑦与：帮助。善人：指按照规律办事的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一个颇受争议的命题，见“解读”。

【译文】

即使和解了大怨，也一定还有余怨存在，这怎么能算是尽善尽美呢？因此圣人即使握有讨债的契约，也不向人索取欠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像握有契约而不向人索取债务的圣人一样宽容，没有高尚品德的人就像主管收税的税务官员一样苛刻。

大道对谁也不偏爱，它总是帮助那些按照大道办事的好人。

【解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与《周易·坤·文言》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思想一致，是一个带有因果报应性质的命题。中国古代的报应思想分两类，一类是宗教报应观（即神学报应观），一类是人事报应观。

我们首先简要谈谈宗教报应观。

佛教入华之前，中国的宗教报应思想已经存在。中国报应观的核心思想也是善恶有报，如果他本人没有得到报应，那么这个报应就会落在他的子孙身上。这种报应观存在两个“弊端”。第一个弊端是，这种报应思想对于那些极端自私之人缺乏约束力。极端自私者只顾自己，根本不会把子孙后代放在心上，既然自己做了坏事，有可能不会得到报应，那么这些极端自私者就会肆无忌惮。第二个“弊端（这是个假弊端）”是人们可以去验证这种报应观。中国史学非常发达，从

先秦始，朝廷就有史官负责记载历史。特别是对于一些重要家族、人物，史官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及其后代情况。既然史学发达，人们就可以根据史书记载去验证这一报应思想。某人干尽坏事，却终生无恙；那么再去查他们的子孙，结果发现他们的子孙照样享尽荣华富贵，于是人们就会怀疑，所谓报应，究竟有还是没有。

佛教报应观就非常精巧，克服了这些“弊端”。佛教报应观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善恶有报，而这种报应必须由本人承担，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谁欠债，谁还钱”，包括子孙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替他还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极端自私者就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二是佛教把报应思想与轮回思想联系起来。佛教认为一个人得到报应的时间分三种情况：一是现报，二是生报，三是后报。现报，就是说一个人的善恶在其生前就能得到报应。生报，是指一个人这辈子作的“业”，到他的来生、也即下一辈子时得到报应。后报，是指一个人这辈子作的“业”，要等到他的第二生、第三生，甚至百生、千生以后才得到报应。佛教报应思想不仅对于那些极端自私之人具有极强的约束力，而且人们还无法去验证这种报应思想。别说是下十生、百生，即使下一生的情况，我们也无法验证。人们有一种普遍心理，对于这类没法验证的事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何况这是大圣人释迦牟尼佛说的。

其次，我们谈人事报应。

神学报应思想代表了民众的一种美好祈求，至于其真实与否，不必深究。我们坚信人事报应，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我们各举一例：

> 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寘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左传·宣公二年》）

赵国贤臣赵盾（又称赵宣子）曾经救助过灵辄，当晋灵公要攻杀赵盾

时，时为灵公卫士的灵辄反戈而击，救了赵盾。这是好有好报的事例。

我们再举恶有恶报的事例。武则天掌权时，喜欢重用酷吏。有位酷吏名叫周兴，他审问犯人时善用酷刑，因而制造了大量冤狱。据史书记载，死在他手里的就有数千人，还有大量的官员及家属被他流放到了岭南（今广东一带）。接着发生的事情让周兴始料不及：

> 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勣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伏罪。法当死，太后原之，二月，流兴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资治通鉴》卷二百四）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请君入瓮"故事。周兴发明酷刑本来是要残害别人的，结果却害到自己头上。虽然武则天没有杀他，但最终还是在流放途中死于仇家之手。

由于社会生活极为复杂，因此播种龙种、收获跳蚤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于是就有人质疑善恶有报这一观念。司马迁说：

>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

司马迁列举了一些事实，如伯夷饿死、颜回早夭，而盗跖却能寿终正寝，以说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一命题的不可靠性。

由于历史太长，人口太多，谁都可以像司马迁那样，举出千万实例以证明好人没有得到好报，而坏人没有得到恶报，但和整个人类的数量及发生的事件相比，这类事情还是属于个例。从总体来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仍然属于真理，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八十章

【题解】

本章描述老子理想社会的情况，对后世影响极大。在理想社会里，国家小，人口少；人们居住安定，不用迁徙；社会和谐，没有战争；生活简朴富足，没有各种技巧；邻国相望，但无交往。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美满。这与《桃花源记》的内容十分接近，代表了古人那种美好的生活诉求。

小国寡民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②，使民重死而不远徙③。虽有舟舆④，无所乘之⑤；虽有甲兵⑥，无所陈之⑦；使人复结绳而用之⑧。

甘其食⑨，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⑩。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⑪。

【注释】

①小国寡民：国家要小，人口要少。小、寡，都用如动词，使国小，使民少。关于“寡民”的问题，详见“解读一”。

②什伯之器：泛指众多的器具，包括下文所讲的舟舆、甲兵等。什伯，即“十百”，泛指众多。

③使民重死而不远徙（xǐ）：重死，把死亡看得很重，也即重视生命。徙，搬迁，搬家。这一句话，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历朝历代执行的都是这一政策，古人称之为“安土重迁”。执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税收，二是为了社会安定。

④虽：即使。舆（yú）：车。

⑤无所：没有因由，没有必要。所，代词。代指“乘之”的原因。因为不“远徙”，所以用不上车船。

⑥甲兵：这里泛指武器装备。甲，战衣。兵，兵器。

⑦陈：陈列，摆出来。引申为使用。社会安定，没有战争，所以用不上甲兵。

⑧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文字。结绳，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远古没有文字，人们依靠在绳上打结以帮助记事，绳结形状、大小的不同则标志着不同的事情。关于老子反对文字、科技的原因，见“解读二”。

⑨甘：用如使动词，“甘其食”即“使其食甘”，使他们吃好。下面的“美”“安”“乐”的用法同“甘”。总观《老子》全书，老子并不反对发展生产，但他认为发展生产应该有一个度，要适可而止，适可而止的标准就是十二章讲的“为腹不为目”。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三十二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的注释及“解读”。

⑩乐其俗：为百姓制定他们所乐于接受的风俗习惯。换言之，在美好的社会里，百姓愿意怎么生活，就让他们怎么生活，不要干涉、约束他们。

⑪不相往来：彼此不交往。老庄反对交往的原因，见“解读三”。

【译文】

国家要小，人口要少。即使有各种各样的器具也不使用，使百姓看重生命而不随便迁徙到远方。即使有船只车辆，也没有必要去乘坐它们；即使有武器装备，也没有必要去使用它们；让人们重新使用结绳的方法去记事。

百姓的食物甜美，衣服舒适，居住安定，风俗称心。邻国之间彼此看得见，鸡狗之声互相听得到，而人们直到老死，也不相往来。

【解读】

一

《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大原。"但当时的人口数量没有记载下来。《文献通考·户口考》依据战国时期"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就在人口如此稀少的情况下，我国的先哲们已经就人口数量多少及其利弊问题展开了论争。论争主要分为两派，一派以儒家、墨家为主，认为当时人口太少，应尽快提高人口数量；一派以道家、法家为主，认为应该控制人口数量。

儒家提倡仁政，主要目的是为了百姓福祉，但也希望能够顺便以此招徕人口。孔子说只要推行仁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梁惠王向孟子诉苦："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就告诉他说要推行仁政，要让百姓"不饥不寒"，那么"天下之民至焉"。在这篇文章里，孟子也为齐宣王出过主意："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其若是，孰能御之？"总之，孟子总体施政方针之一就是"广土众民"（《孟子·尽心上》）。可以说儒家将人口多少视为评判一个国家政治好坏的标准。

墨子同样认为人口应尽快增加，并且提出了比儒家更为具体的措施，强力推行早婚多育政策：

> 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疑为"人"）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墨子·节用上》）

墨子认为，如果一对夫妇能够提前结婚十年，那么这对夫妇就可以为国家多生两三个孩子。

道家与法家则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本章“寡民”二字明确表示老子希望控制人口增长。他认为要想实现理想社会，人口一定要少。这一主张颇具远见，因为自然资源有限，而人口增长一旦超出自然资源的承受力，对彼此都是严重伤害。现代自然资源与人口猛增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是站在这一角度，主张控制人口。韩非把战国动乱直接归咎于人口过多与自然资源匮乏这一矛盾：

>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

韩非认为远古时期社会之所以安定，就是因为人口少而自然资源充裕，人们不用从事太重的体力劳动，就能够通过自然馈赠而满足衣食所需；而战国动乱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自然界为人们提供的衣食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从而造成人们彼此间的争夺。

对古代影响最大的是儒、墨两家的人口思想。汉惠帝即位第六年，命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汉书·惠帝纪》）。汉朝规定每人每年要缴纳一百二十钱即一算的人头税，女子十五岁还不出嫁，每年要缴纳五算。惠帝运用经济手段敦促百姓早婚多育的目的与墨子一样。南朝周朗向朝廷也提出同样建议：“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宋书·周朗列传》）而道、法两家的主张，一直到近现代才慢慢受到重视。

二

老子反文字、科技的主张，受到学界一致批判，认为是在开历史倒车，而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审视老子的这一主张。

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极度落后，人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下。而老子的“小国寡民”社会并不具备这些特征，因为在“小国寡民”的社会里，还有舟船、甲兵、文字等先进工具，只是不去使用它们而已。我们过去阅读这段话时，总有一个疑问：既然“不用”，为什么还要提出“使有什伯之器”“有舟舆”“有甲兵”？其答案只能是：老子所描绘的这个社会并非我们常说的原始社会，而是要求人类经过文明发展后再自觉回归自然生活。人类初期阶段，没有车船、甲兵等什伯之器，也没有文字，后来人们创造、使用这些东西，使用一个阶段之后，又发现使用这些东西给自己带不来多少幸福，反而平添了不少麻烦，于是又自觉地把这些东西放置一边不再使用，重新回到结绳而治的纯自然生活状态。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

> 没有什伯之器，过纯自然生活——发明什伯之器，过所谓文明生活——虽有什伯之器而不用，重新恢复纯自然生活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不难明白，老子所提倡的理想社会，不是蒙昧落后的原始时代，而是经过否定之否定后，对所谓文明的抛弃和对自然的回归。这就像老子多次提到的“复归于婴儿”（二十八章）一样。老子提倡的婴儿状态，绝非一般所说的婴儿状态，而是经过“婴儿——成人——复归婴儿”三个过程，后一种婴儿状态是大智大勇、至刚若柔的“婴儿状态”。同样，“小国寡民”是一种看似原始社会、而实际属于文明形式更高的社会。

三

老庄反对人们交往的原因有二。

一是为了避免摩擦。先秦的诸侯国很多，这些国家有时会为一点儿小事而发动一场大的战争。《史记·楚世家》记载：

> 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锺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锺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吴国卑梁（在今安徽天长西北）一小孩与相邻的楚国锺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一小孩为争采桑叶而争斗，这次争斗后来逐步升级，最后吴、楚两国竟然为此打了一仗。从“楚乃恐而城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的记载看，这次战争规模不小，而这次战争的起因仅仅是为了一篮子桑叶。

二是为了避免攀比。人的幸福感并非来自个人占有名利的多少，而是来自比较。一旦交往，就会比较；一旦比较，就会攀比；一旦攀比，就会竞争；一旦竞争，就会相互挤压，彼此伤害。交往是如何破坏人的幸福感的，我们举《庄子·秋水》的一个寓言：

> （坎井之蛙）谓东海之鳖曰：“吾乐与！出跳梁乎井干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则接腋持颐，蹶泥则没足灭跗。还虾、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坎井之蛙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

井蛙的生活本来非常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它与虾、螃蟹和蝌蚪的比较；后来井蛙又很痛苦，而这种痛苦则来自与海鳖的比较。如果没有海鳖的来访，井蛙就会快快乐乐地过完一生，不幸的是它半道遇到了海鳖，它的快乐日子到此为止。

老子想阻断人们的交往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否认其用心还是善良的。

八十一章

【题解】

本章首先指出“信言不美”“善者不辩”“知者不博”等问题，接着要求人们效法“利而不害”的天道，提出圣人“既以为人，己愈有”的双赢原则。

信言不美①，美言不信；善者不辩②，辩者不善；知者不博③，博者不知。

圣人不积④，既以为人⑤，己愈有；既以与人⑥，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⑦。

【注释】

①信言：诚实的话，真话。信，诚实。

②辩：会说话，有口才。对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这段话，任继愈评价得十分中肯：“这一章包含着一些辩证法思想。老子提出了真假、美丑、善恶等矛盾对立的社会现象，并指出某些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实质的不一致。这比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是深入了一层。但是……如果认定‘信言’都是‘不美’的，‘美言’都是‘不信’的；‘辩者’一定都‘不善’，‘善者’一定都‘不辩’，这就片面了。不能说世界上真、善、美的事物永远不能统一而只能互相排斥。因此，我们在肯定老子说对了的地方时，也要指出老子说错了的地方。”（《老子新译》）

③知者不博：明智的人不去广求知识。知，同“智”。明智。博，广泛地学习，这里主要指学习世俗知识。我们把“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理解为“明智的人不去广求知识，广求知识的人不明智”，是以全书思想为依据。老子在二十章中说：“绝学无忧。”在四十七章中说：“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在其他各章中，反对博学的言论也不少。本章说的知识主要是指世俗知识。老子反对人们去学习世俗知识，要求人们只要掌握大道就可以了，因为世俗知识越多，人们的欲望就会越大，争夺也就会越激烈。

④积：指积累名利。

⑤既：尽，全部。《战国策·魏策一》引用本句时就把第一个“既”写作“尽”。如解释为“既然”的“既”，表示“……以后”，亦通。为：帮助。

⑥与人：给予别人。与，给。为什么说“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见“解读”。

⑦为而不争：只帮助别人而从不与人争夺。为，帮助。“不争”是老子处世的重要原则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不争”确实能避免一些灾难，有时甚至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好处，但如果认为只要“不争”，就绝对安全，那无疑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理解老子思想时，一定不能过于胶着。

【译文】

真话不好听，好听的不是真话；好人不巧辩，巧辩的不是好人；明智的人不去博求世俗知识，博求世俗知识的人不明智。

圣人从不积累财富名利，尽全力去帮助别人，他自己反而变得更加富有；把一切都给予别人，他自己反而变得更加充实。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是施恩惠于万物而从不损害它们；圣人的处世原则，是只帮助别人而从不与别人争夺。

【解读】

从先秦至清代，不少贤臣良将都在践行老子的“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这一原则。《战国策·魏策一》记载：

> 魏公叔痤为魏将，而与韩、赵战浍北，禽乐祚。魏王说，迎郊，以赏田百万禄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辞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前脉形地之险阻，决利害之备，使三军之士不迷惑者，巴宁、爨襄之力也。县赏罚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后者，王之明法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公叔岂非长者哉！既为寡人胜强敌矣，又不遗贤者之后，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无益乎？”故又与田四十万，加之百万之上，使百四十万。故老子曰：“圣人无积，尽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公叔当之矣。

魏国大夫公叔痤打了大胜仗，但他把功劳归之于吴起余教、将士之力和王之明法，结果感动了魏王，在百万赏田之上，另加四十万亩。

清代曾国藩也是如此。我们在第二十八章的“解读”中谈过，按照欧阳兆熊的说法，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道家思想为归宿，他不仅把“知其雄，守其雌”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而且也积极践行老子的“既以为人，己愈有”这一原则。

《湘军志》《湘军记》等书记载，曾国藩在率兵打仗时，每打一次胜仗，他都把功劳归之于下属，自己从不揽功，这就是“圣人不积，既以为人”；我们设想一下，当下属看到主帅这种无私行为之后，肯定是感激万分，一心一意地跟着主帅作战。正是因为曾国藩的军队能够上下齐心协力，所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那么在整个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朝廷会把整体功劳归之于谁？自然是归功于曾国藩，这就是“己愈有”。反过来，如果曾国藩每次打了胜仗，把所有功劳全部占为己有，其他任何人不得染指，那么结果就是将士们与他离心离德，曾国藩不仅无法取得最终胜利，自己反而会被对手击败而变得一无所有。

附录：《道德经》原文

上篇　道经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三章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六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七章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十章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十一章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十三章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

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十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

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

十五章

古之善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

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

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十六章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十九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二十章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

二十二章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亦乐得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二十七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

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

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

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三十一章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

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三十二章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三十四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

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三十五章

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

三十六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

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下篇　德经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

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数舆无舆。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四十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四十一章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毂，而王公以为称。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四十七章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盖闻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蜂虿虺蛇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

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

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

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六十章

治大国若烹小鲜。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

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六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古之所以贵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邪？故为天下贵。

六十三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六十七章

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

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六十八章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

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八十章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

四书五经

周易 上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杨天才◎译注

周易 上

中華書局

前言

一　关于《周易》的一些基本问题

《周易》本来是殷末周初人们用来占卜算卦的方法，起初，它并不是一本书，也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卦爻辞，更没有《彖传》、《系辞》、《象传》、《文言》、《说卦》等被后代易学家称为《易传》或“十翼”的部分，只是蕴涵数理逻辑的卦画而已。后来，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卦画与事物产生了一定的对应规律性后，人们就逐渐在每个卦画下系属了一些简约的卦辞。再后来，《易》“变则通，通则久”，于是，又在六十四卦的各爻之下系属了爻辞。至此，《易》就有了卦画、卦辞和爻辞，形成了汉代易学家称之为《易经》的部分。到了汉代，又将《易传》并入，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周易》的样子。

《易经》的创作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阴阳概念的产生，八卦创立，重卦并撰成卦爻辞。

无论是八卦还是六十四卦都是由阴阳两爻组合而成的。在古人心目中，天地、男女、昼夜、炎凉、上下、胜负……几乎生活环境中的一切现象都体现着普遍的、相互对立的矛盾。根据这种直感的、朴素的观察，前人把宇宙间变化万端、纷繁复杂的事物分为阴、阳两大类，用阴、阳两种符号表示：阴物为--，阳物为—，象征着广泛的相互对立的种种事物、现象。

在此基础上，古人以阴、阳符号为“爻”，每三爻叠成一卦，出现了“八卦”。八卦各有不同的名称、形式，分别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的取象，已经从阴阳二爻对事物的广泛象征发展到对自然界八种基本物质的具体象征，这八种基本物质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在后来的易理演绎和易筮运用的过程中，八卦的卦象又不断扩展增益，可以分别象征八种类型的诸多物象。

此后八卦两两相重，出现了六十四卦，并产生了解说这些卦形所寓哲理的卦爻辞。卦爻辞的出现有两大意义：其一是使《周易》成为卦形符号与语言文字有机结合的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其二是使易象从隐晦的符号暗示发展为用文字表述的带有一定文学性的形象。卦爻辞的表现形式是“假象喻意”，即拟取人们生活中习见常闻的物象，通过文字的具体表述，使卦形、爻形内涵的象征旨趣更为鲜明生动，而每卦的卦辞与六则爻辞在相互联系中披露了该卦所蕴涵的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哲理；六十四卦相承相受，从六十四种角度分别展示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事理特征和变化规律——此时，《周易》“经”文全部创成，其独具体系的哲学思想已趋成熟。

现存的《易传》共七种十篇，又称“十翼”，它们是《文言》、《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这十篇的创作宗旨均在解释《易经》的大义，但各有一定的侧重点或特定的角度。《文言》分前后两节，分别解说《乾》、《坤》两卦的象征意旨，故前节称《乾文言》，后节称《坤文言》。《彖》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共六十四节，分释六十四卦卦名、卦辞及一卦大旨。《象》亦随上下经分为上下两篇，阐释各卦的卦象及各爻的爻象，其中释卦象者六十四则，称《大象传》，释爻象者三百八十六则，称《小象传》。《系辞》因自身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篇，可视为早期的《易》义通论，对《易经》的各方面内容作了较为全面、可取的辨析、阐发，有助于后人理解八卦、六十四卦及卦爻辞的

大义，简言之，其要义在于发《易》义之深微，示读《易》之范例。《说卦》是阐说八卦象例的专论。《序卦》旨在解说《周易》六十四卦的编排次序，揭示诸卦相承的意义。《杂卦》即打散《序卦》所揭示的卦序，把六十四卦重新分成三十二组，两两对举，以精要的语言概括卦旨。总之，《易传》是今天研究《易经》最重要的“津梁”，其本身的哲学内涵也值得深入探讨。

《周易》经传的作者与创作时代是易学史上争论已久的问题。

八卦的作者，《系辞下》以为是伏羲，前人多信而不疑。重卦始于何人，唐前主要有四种说法：伏羲说（王弼）、神农说（郑玄）、夏禹说（孙盛）、文王说（司马迁）。卦爻辞的作者，唐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卦爻辞均为文王所作（郑玄）；二、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周易正义·序》）。《易传》的作者唐前人多认为是孔子，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同时，班固还在《艺文志》中引述了伏羲始作八卦诸语，又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其中的“三圣”、“三古”，颜师古注曰：“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

到北宋，欧阳修第一次对《易传》为孔子所作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撰《易童子问》，认为“十翼”非出自一人之手，《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不是孔子所撰，而《彖》、《象》二种可能是孔子所撰。自此以后，疑古之风渐启。至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的主要倾向是否定汉儒说法，认为《周易》经部的作者当是周初人，而不是伏羲、文王（顾颉刚等），甚至有人认为其写定可能要到西周晚期（李镜池

等）。《易传》的作者不是一人，更不是孔子，其成文时间晚至战国末（郭沫若）甚至西汉昭、宣之后（李镜池）。此后四十余年，人们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也没有一致的结论，而较有影响的看法是卦爻辞作于周初，《易传》作于春秋战国间，作者均非一人，而是经过多人多时加工编纂而成的。近年来，随着对商周甲骨文、陶文、金文中一些“奇字”的探研，根据《周礼》、《山海经》等古代文献对“三易”之法，对《连山》、《归藏》等筮书的记载，人们开始认同清人顾炎武等据古代文献及《左传》所载春秋筮例得出的重卦应在周以前，“不始于文王”，而周初的卦爻辞写定以后，《周易》才被取名为“《易》”的结论。

笔者认为《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氏就是伏羲氏，伏羲“观物取象”画出了八卦。又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上古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所谓“三易之法”，其实是指“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种不同时代的认识世界与人生的方法，它们都由六十四卦组成。《周易正义·序》引郑玄《易赞》及《易论》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这就说明六十四卦在夏朝已经就有了。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六十四卦的符号也是伏羲发明的，这种说法在时代上来看，是完全有可能的。伏羲“观物取象”，“一画天地开”，使人类从混沌中走出来，走进了文明觉悟的时代。至于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首先，文王不是六十四卦的发明人，即演绎人；其次，在中国古代“演”既可以解释为“演绎”，也可以理解为“演算”，如果是前一种，文王“演”的《易》可能是在推演六十四卦的变化形式，如果是后一种，文王拘在“羑里”时，可能只是演算着六十四卦的意义。总之，基于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史事，结合《系辞》里有关“《易》之所兴”的推断来看，文王对《周易》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汉代以后的学

者，基本认为卦辞是文王通过推演后系属在六十四卦的卦象上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推测，班固在《汉书》里所说的“人更三圣”的最后一位，可能指的是周公，既然文王做了卦辞，那么，汉以后的儒生们就认为，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六爻，爻辞就是周公创作的。

人们多已接受《易传》成于众手的说法，而孔子与《易》的关系似乎仅如《论语》里记载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是一个读者。可是这又如何解释司马迁、班固等人言之凿凿的孔子作《易传》说呢？马王堆出土帛书《周易》的传文部分让我们看到孔子与《易传》有着更深、更近的联系。帛书的《易传》有《系辞》两篇、《二三子问》两篇，又有《要》、《缪和》、《昭力》各一篇。经李学勤先生考证后发现，其中的《要》“记载有孔子同子贡的问答，也说到‘夫子老而好《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句话口吻和《孟子》所载孔子所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是很类似的。孔子说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因为他对《春秋》作了笔削，所以他与《易》的关系也一定不是一个读者，而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他所作的，只能是解释经文的《易》”。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孔子曾经作过《易传》，现存的《易传》是他的弟子后学对其编纂、加工，甚至加入了自己理解的产物，这在古代文献的形成过程中是很正常的。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孔子是《易传》的作者之一。

《周易》这一书名对于真正深入理解与掌握其思维特征与基本方法十分重要。

“周”字基本有以下几种意思：一、指周代；二、循环往复（见《周易·系辞》“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三、周知万物（见《周易·系辞》“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四、周密。在《周礼》的“三易之法”里，《周易》只是“三易之法”中的一种，显然《周

易》的“周”还是应该与“循环往复”的方法与“周知万物”的特征有关系。

再说“易”字。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家郑玄以为：“《易》有三义：简易、变易、不易。”按《说文解字》解释：“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这些解释有两种基本意思，一是蜥易等爬行类动物，二是指由“日”“月”合成的文字。其实，这两种意思都描述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从日月交替和变化开始的，而且这两种天体的运行与古人的生活联系得也最为密切。但是，如果只有变化，或者所有事物都存在绝对的变化之中时，事物也就变得不可知了。因此，郑玄在提出“变易”意义时，也提出“不易”作为“变易”的对立面。这种道理与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有关静止与运动的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周易》通过分析的方法，将任何事物都分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加以理解和阐释，而“对立统一”规律又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的始终，这样，《易》就不仅能够永远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变化规律，而且，还能够通过对立与统一的规律使这些本质和规律变得简单清楚。因此，郑玄提出的“变易”的“不易”是世界观，而“简易”则是方法论，“简易”存在于“不易”与“变易”之中。当“易”字包含的变化通过“八卦”与“六十四卦”的数理演绎方式得以体现时，事物的变化也就进入到这个数理的演绎体系中，顺着这种数理体系推理，人们也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预知未知世界的部分情况。

实际上，《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不断“变化”的方法，拓展、深化着人们对现实世界和未知世界的认识。

通过对《周易》一书书名的解说，可知《周易》是我国一部特殊的哲学专著。

《易经》的最初结构和核心思想是“阴阳”两种事物的对立与统一

形式。庄子认为“易以道阴阳”，《易传》作者明确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在形式上是混沌难分的，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所以老子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对道体的认识本身也反映了古人在《周易》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某种抽象思维的能力，或者说正因为古人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才从意识中产生了“道”的模糊性与抽象性。《周易》在认识上的意义就在于它将“道”分为阴阳两种对立形式，使“道”从“不可道”的神秘感觉中走出来，展现出人们可以认知的世界面貌。又因为它认识的对象及这种对象展现的面貌是世界存在的根本形式和发展形态，所以它不仅不可能终止人们对它的认识，而且还在发展与变化中更加深入、广泛地开拓着人们的认识能力，因而也就必然随着人们的思维发展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当《周易》解析了“道”的存在形式时，“道”本身也就反映了发展的必然性和普遍联系的原则，这是因为阴阳的形态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它贯穿于一切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始终，其发展的必然性是因为阴阳的“变通”性，其普遍联系的原则，是因为道体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源。正因为如此，它成为先秦以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主题，成为生成宇宙万物的根源。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因为“道”是混沌一团的、不可“道”的、幽妙难明的形质，因此，古人把它称作“太极”。《周易》基本元素是阴阳，根本方法也是阴阳，本质内容和符号特征也是阴阳。从卦象到卦爻辞，《周易》就是通过对阴阳两种属性的解释来揭示天、人、地的生存逻辑与发展变化的，代表着那个时期人们探索、认识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也记载着那个时期人们认识世界的经验和体会。通过以上的分析，在继承古人的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易经》就是通过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结构与变化方式，象征性地反映世间万物的本质特征与变化规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以普遍联系的观点与对立统一的方法对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预先做出吉、凶、悔、吝等判断，其目的是劝善惩恶，避凶趋吉。

《周易》本是一本用来占卜算卦的书，一直笼罩在宗教仪式和神秘奇异的迷雾之中。《易传》的出现，使得《周易》具备了义理富

赡、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同时，也赋予《周易》“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神圣责任。是古人以其具象思维从卦象和阴阳之道中逐渐悟出一些抽象玄奥的哲理，使其成为融数学、伦理、哲学、历史等为一体的人文科学。帛书《易传》之《要》篇记述了孔子不信卜筮而观其德义的《易》学观，清楚而明确地将占卜之《易》与哲理之《易》区别开来。因此，战国以后的《易》便有了两种精神：一是用《易》占卜解疑的数术学，一是用《易》教化人心、安邦治国的经学。根据这种情况，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将内容属于前者的书归类于“数术”类，将内容属于后者的书归为“六艺”类。其实，《易》从占卜的书上升到经学的书，反映着古人对《易》学思想的认识从天道、神道向着人道的转变过程。总的来看，卦画→卦爻辞→易经→易传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天道→神道→人道→义理的变化过程。

二　读《易》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术语

当位与不当位

因为六十四卦为两两相重组合而成的，所以，其各卦分上下两卦，按古法通例，解卦时，从下卦开始，先说下卦，后说上卦。卦中各爻的位置，也是从下往上数，因此，最底下的那个爻位，才是一爻，念作“初爻”。最上面的爻位数为六爻，但是，为了避免与标志阴爻的“六”相重，于是就读作“上爻”。按《周易》演算方法的通例，阳爻以“九”为标志，如初九、九三、九五；阴爻以“六”为标志，如六二、六四、上六。

六爻在卦中的位次有奇偶之分，阴数对应于偶，阳数对应于奇，初、三、五为奇，以阳爻对应；二、四、六为偶，以阴爻对应。以阴居阴位、阳居阳位谓之“当位”，反之，以阴居阳、以阳居阴则谓之“不当位”，或称“失位”。当位之爻象征着遵循“正道”，符合规律，所以在

爻辞中多以“吉”或“无咎”论；而“不当位”（失位）则悖逆正道，违背规律，多以“凶”、“吝”、“悔”言。但是，当位与不当位在具体的一卦中，其吉凶的判断也并非必然如此。一方面要看它与上下周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看它能不能因“变”得“正”，故《周易集解》中引虞翻、荀爽等人的注解时往往有“之正”之说，即本有其“悔”，变“正”则“无悔”；本有其“咎”，变正则“无咎”。

世应

在六十四卦中，爻辞的吉凶悔吝情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有一个基本对应的形式：世应。“世”为世爻，“应”为应爻，简称“世应”。“世应”以联系的方法来揭示爻与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决定着自身的得失，另一方面又影响着所对应爻位的吉凶。世应本身存在于爻位与卦体之中，后又通过京房创立的“八宫卦”体系加以明确。具体而言，世爻：八个经卦（又叫纯卦）各自以上爻为世，其他各卦自初爻变起，依次为初、二、三、四、五，各以其所变之爻为世爻，游魂卦（八宫之第七卦）以第四爻为世爻，归魂卦（八宫之最后一卦）以第三爻为世爻。应爻：就是与世爻相对应的爻，世应之间总是相隔两个爻位，即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世爻为一卦之主。古人在占筮时以世爻代表占问者本人，以应爻象征占问者所问的事、人、时、地、物等。

中、正、比、应

古人占卦时，先是找到所筮之卦的动爻，然后再看它与其他各爻产生的关系。这种方法逐渐成为通用的“中正比应”方法。

中：各卦的二爻居下卦之中，各卦的五爻居上卦之中，其卦气最为纯粹，称为“中”。一般而言，这两爻在一卦中的地位最重要，卦爻辞的意义更为吉利。

正：卦中六爻，按“当位”与“不当位”来分析，一般而言，当位则

正，“正”的爻位意思多属吉利。如果这个爻位不仅当位，而且还处在二、五爻，即为“中正”，其爻辞的意思就更为吉利。

比：在一卦之六爻中，相邻之间的爻称之为“比”。“比”有承、乘之区别，如二爻往下与初爻比，就叫做“乘”，二爻往上与三爻比，就叫做“承”。同理，四爻往下与三爻比，就叫做“乘”，四爻往上与五爻相比，就叫做“承”。在“比”的关系中，还要看阴阳爻所处的位置，如阴爻在上，阳爻在下，阴爻“乘”阳爻，那么这个阴爻的爻辞意思多为不吉。如果阴爻在下，阳爻在上，阴爻“承”阳爻，即阴爻上承比附于处在上面的阳爻，那么这个阴爻的爻辞意义多属吉利。因此，“比”以阳上而阴下为宜。

应：按八宫卦的变化规则找出一卦的世爻，与之隔两位而对应的爻就称为“应”，合称“世应”。根据古法，相应的两爻必须是一阴一阳才能相互感应，俱阴或俱阳皆不能感应。初爻为本，为始；上爻为末，为终。初、四两爻，二、五两爻，三、上两爻之间的关系，往往影响着所占之爻的意义。“应”则往往以阴在上，阳在下为宜。

《系辞上》说：“六爻之动，三材之道也。”意思就是，在每个卦象的六个爻位中，只要找到动爻，就能通过天、人、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找到未知事物的答案和意义。又说：“六爻之义易以贡。”就是说，六爻中的意义是通过变化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眼前的。虽然蕴涵在卦爻辞中的意义有时是隐晦难明的，有时是捉摸不定的，有时是委婉曲折的，但是，只要读《易》者在分析卦象时运用“中正比应”之法，就可以找到使“六爻之义易以贡”的方法，同时，也就找到六爻蕴涵在卦爻辞里的意义，达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的理解水平。《彖传》对一卦大义所做的判断，其实，就是运用“中正比应”的结果。

互卦

互卦又叫做“互体”。在一卦之中，还能互连出一个卦，其方法是：除初、上爻外，下互卦以二与四为“同功”，互出一下卦；上互卦以三与五为“同功”，互出一上卦，这种从互相关联中找出的卦，就叫“互卦”。如《谦》卦（䷎）中的二至四互为一个坎，三至五互为一个震，下坎上震，于是，《谦》卦中又互出一个《解》卦（䷧）。互卦的发明主要是汉代主张以象数理解《周易》卦象和卦爻辞的易学家以增多卦象的方式来强化对卦象内容的解说。

反对与旁通

反对是以上下卦象的变化来显示卦与卦之间的关系，即上卦变为下卦，下卦变为上卦，如《明夷》（䷣）的反对就形成《晋》（䷢）；或上卦以相反的卦象变为下卦，下卦卦象不变而易位于上卦，如《观》（䷓）的反对形成了《临》（䷒）；或上下卦象俱以相反的卦象上下易位，如《渐》（䷴）反对成《归妹》（䷵）等。旁通是本卦的六爻尽变，即阴爻变为阳爻，阳爻变为阴爻，则本卦就变为与之对应的另一卦，如《比》（䷇）与《大有》（䷍）旁通。通过“反对”与“旁通”的对应关系，就使得六十四卦的卦与卦之间形成相生相存、相辅相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同时，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使得《周易》象征的世间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对于今天学习和研究《周易》的人而言，了解了反对与旁通，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自宋朝以后，很多《周易》的图画都以反对与旁通的关系来陈列；二是汉人注解《周易》时多以旁通与反对的关系来说明爻辞的深义，如唐朝李鼎祚的《周易集解》中所引用的荀爽、虞翻等人的注解，往往是运用反对与旁通来曲尽其解，解析卦爻辞的意义的。

卦主

卦主就是指一卦之主，基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成卦之主，指一个卦的形成是由某一个爻所变而成，那么，这个爻就是这个卦的卦主，如《乾》、《坤》之用爻。二是决定一卦关键意义的爻，即在意义方

面能够影响整个卦象的那个爻。一般而言，多以二、五爻为主。总的说来，卦主的意义不仅往往与《彖传》意义是符合的，而且爻辞的意义也多为吉利。

卦德

卦德是古人从八卦卦象所对应的物象中揭示出的行为特点和内容特征，这些特征是从卦象的象征性含义中得出的本质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它揭示了八卦象征事物的最基本的情况。在《周易》这本书中，卦德是通过八经卦的《彖传》，以极其简约的言辞加以说明。因六十四卦皆为两卦相重而成，所以，卦德不仅对理解八经卦的意义极为重要，对理解八经卦以外的其他五十六卦也同样重要。卦德是从物的属性推及人的性情，这就使得《周易》本身的义理得到发挥，形成了做人、做事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也就是人生哲学。如《乾》卦的卦德是“刚健”，推及人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的卦德是“柔顺”，推及人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读《易》必先从认识卦德着手，因为它不仅是卦的核心内容，而且对人生也有着深刻切实的指导意义。

三　译注通例

一、本书从形成初稿到校审完毕历时六年，以“给《周易》一个干净的本子”为宗旨，原文以阮刻“十三经注疏”本之《周易正义》为底本，偶有校改处则注明依据；同时，除去了不属于底本的“易图”及“易例”部分，这也是本书的主要特征。

二、本书主要内容有：题解、原文、注释、译文、评析。其中题解、注释、评析为作者在长期学习和研习前人注解的基础之上的心得，其中于前人未解或解之未的之处多有新见。当然，作者并不敢视此为确定之说，只是出于“引玉”之思而言之，或为贻笑大方，冀见之

于高明批正，当为学易、研易之快事。

三、“题解”部分，主要概述一题、一卦之大义，并从内容上做出简略解析，期以明确、简要的解释，勾勒出卦象及卦爻辞的主要内容。

四、“注释”部分，在标明疑难字音、字义和分析句式前提下，主要解释卦爻辞与卦象之间的联系及其所蕴涵的意义。在注解观点及方法上，以突破前人在理、气、象、数方面之成见为尝试，不做分释而为通解，本之以象，疏之以理，基于对卦象的理解来使卦爻辞的意义阐发尽可能地接近本义。历来解《易》者或重“义理”，或重“象数”，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兼顾二者，能以义理解释通，则不再牵强附会“象数”；能以象数解释通的地方，就不再穿凿附赘其“义理”。以“通”解为目的，不偏持门户之见。间或有个人之见，也本着“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求证态度，力求义理的解释以卦象为基础。在引用前人注解时，以解释经义为目的，不涉及注解者本身存在的学术争论，故如有不妥之处，期待读者更有高明之见。

五、“评析”部分。《周易》内容表现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周易》本是一种古老的占筮之书；其二，卦爻辞的意义本是卦象的文字表现形式。因此，对于占验吉凶而言，重在阐发动变之爻的意义，所以“述评”基本上是一爻就附有一“述评”。对于卦爻辞的意义，“述评”则采取立足于卦象，旁通于其他，在简述前人注解的基础上，发挥其大义。

六、本书所引文献，对常用的书名简略名称：如王弼《周易注》简称为《王注》；孔颖达《周易正义》简称为《正义》；李鼎祚《周易集解》简称为《集解》；对于《周易尚氏学》简称为《尚氏学》等等。

七、著者能撰写此书，幸赖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注解过程中，苦

戒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之说。然书中难免有见识浅陋之处，诚心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杨天才

2018年12月

目录

前言
周易上经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返回总目录

周易上经

乾（䷀）

【题解】

《乾》卦为六十四卦之首，它最大的特点是六爻皆为阳爻，是六十四卦中唯一的一个纯阳之卦。《乾》卦以“天”来喻指其刚健、正大的美德，又以“龙”为喻，来宣扬“天”之纯阳刚健的精神，解释天体的运行规律。这两种比喻实际上说的是一体一用的关系，即“天”为《乾》之体，“龙”为《乾》之用。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易》难看，不比他书，《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实际上，整个《周易》这本书都是以象征性的比喻来说明事物的特征和运行规律。只是在《乾》卦中，这种特征更为突出、显著。《乾》卦开篇就以“元，亨，利，贞”四言，高度概括“天”具有开创万物、并使之亨通吉利、和谐富裕、光大正直的功德。这些“功德”不仅是“乾道”之本，也是万物之本。以这种根本来说明人事，则君子之行：或“勿用”，或“乾乾”，或“利见大人”，或亢而“有悔”。但是，作为君子始终如一的精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乾[1]：元，亨，利，贞[2]。

【注释】

[1]乾：卦名，下上皆为乾☰，象征着“天”象的阳刚之气和刚健之行。

[2]元：开始。亨：亨通。利：和谐。贞：从卜贝，本义为卜问。儒家解经直音曰“贞者，正也”，即正直、坚贞之意。正则洁，不正则不吉，这样的理解也是通的。

【译文】

《乾》卦象征着天：是万物的开始，有亨通的力量，能和谐而有利于物，有光明正大的品格。

【评析】

古人认为自混沌开明以后，天就以其光明和温暖普照着大地，它高高在上，周流运转，变化无穷，沿着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制约、主宰着大自然和人类。

初九[1]，潜龙[2]，勿用[3]。

【注释】

[1]初九：《周易》六十四卦均由初、二、三、四、五、上六个爻位组成，此处因爻位处于一卦中的开始，所以叫“初”。古人用《周易》占筮时，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本爻为阳爻，故称“初九”。

[2]潜龙：初九以潜伏在深水中的龙象征着一个人的力量和道德还没有成长到足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3]勿用：龙在深水中潜伏时，因为尚未等到腾飞的时机，故宜于潜伏在下，以等待时机。

【译文】

初九，当巨龙还潜伏在深水之中时，就不应该使自己发挥作用。

【评析】

在中国，龙以强大的威力和变化莫测的特征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几千年来，这种文化符号解释着中国人能屈能伸、灵活变通的心性，也解释着乾乾刚健、自强不息精神的力量。此处，“初九”以其在《乾》卦中的不利位置象征着君子的德才尚未能达到实现自己的理想时机，因此，就应该像“潜伏”在深水中的龙一样，隐忍一时，不要妄动。

九二，见龙在田[1]，利见大人[2]。

【注释】

[1]见（xiàn）：出现。田：田地。九二在初之上，已上于“潜”位，故以田地象征。

[2]大人：在《易经》中，大人是贵族的通称，在这里是指那些有道德修养并身居高位的人。

【译文】

九二，当巨龙出现在田野之间时，就有利于去拜见大人。

【评析】

“九二”以龙来象征大人，龙出现在田野之间时，就如同有道德、有作为的人来到民间，接近民众，体察民情，这是值得高兴的事。这时，如果你能见到他，他会帮助你解决困难。也有学者以为“利见”之“见”读为“现”，意指出现，也可以讲得通。但是，按《易》例，初与四应，二与五应，三与上应，断辞取意宜考虑所应之爻的位置。因九二所应之爻在九五，九五为尊，为君王，故理解为“拜见”为是。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1]，夕惕若厉[2]。无咎[3]。

【注释】

[1]君子：是贵族和读书人的通称，后来泛指一切有才有德的人。终日：就是一整天。乾乾：勤勉而刚健。

[2]夕惕若厉：惕，警惕。若，像，如。厉，危险。

[3]咎：小的灾难。

【译文】

九三，君子整天勤勉健进，直到夜静更深时还像遇到危险一样保持着警惕，这样，就会免于灾祸。

【评析】

有的《周易》读本和学者在“若”后断句，以“若”为语助词，将“惕若”解为警惕的样子，意也通，但是，按《周易》卦爻辞的一般句式，“无咎”作为断句决疑之辞常常处在句尾。

九三爻辞所指的“君子”也是《周易》称之为“经”的部分首次出现的“君子”，由此可见，“君子”作为中国人文心理象征道德品行的文化符号在殷末周初就已经深入人心。后来，“君子”成为儒家文化推崇和追求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深远而广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品德、言行等诸多方面，也成为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

作为君子，就应该像“九三”一样乾乾警惕，勤谨慎重。在社会实践中，一方面，“九三”成为中国人自勉“修身”的标准，另一方面，“九三”也成为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坚强精神和不屈意志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九四，或跃在渊[1]，无咎。

【注释】

[1]或：疑惑之心。跃：暂时起飞的样子。渊：深渊，这里指龙安身之处。

【译文】

九四，龙时而有飞起之状，时而又伏处在深渊之中，这种情形没有过错。

【评析】

因为居于九四的龙既不能安于地，也不能飞于天，故而于进退之间多有疑惑。这说明，龙所处的地位和时间还未达到飞腾的时机，故而有时进时退之疑。“跃”，一方面是“自修”其功，另一方面也是“自试”其力。

九五，飞龙在天[1]，利见大人[2]。

【注释】

[1]九五，飞龙在天：九五在爻位上象征着君王，古人以龙比君，九为阳，为高，故以“飞龙在天”象征君王处于大有作为之时。

[2]利见（xiàn）大人：见，出现。九五所应之爻在九二，九二在下，不能理解为“大人”，但是，应爻在九五，本身为九五之尊，所以宜解为“出现大人”。

【译文】

九五，当飞龙在天空自由飞腾时，此时利于出现有道德并居于高位的人。

【评析】

在《周易》中，若阳爻处于第五爻时，则往往以吉利解释。作为龙，在处于九五之位时，就如同有道德的人居于高位，因而能有所作为。此时就有利于出现大人，或者能见到圣人之功绩。

上九，亢龙[1]，有悔[2]。

【注释】

[1]亢龙：亢，过分，极度，过高。上九位于《乾》之极高之处，故曰“亢龙”。

[2]悔：悔恨，这里指不幸、懊悔的事情。

【译文】

上九，龙飞至极高之处，就会出现悔恨之事。

【评析】

天生万物，有盈有虚，有进有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子曰：“过犹不及。”龙处于穷极过高之处，“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故终有悔恨之事发生。

用九[1]，见群龙无首[2]，吉。

【注释】

[1]用九：《乾》卦特有之爻题。依古筮法，筮遇《乾》卦，六爻皆七，则以卦辞断事，六爻皆九，则以“用九”爻辞断事，用九犹言“通九”，是六爻皆九之意。九，纯阳之数，象征着天。

[2]群龙：《乾》卦，六爻皆为纯阳，犹群龙相聚。

【译文】

用九，群龙相聚而没有一个以首领自居，吉利。

【评析】

“九”为天德，若六爻皆变，则变为《坤》卦，阳刚之性变为阴柔之态，故而“无首”，而群龙相聚，是阳中有阳。群龙以其纯阳之德、阳刚之性于变中不自居首位，有

同和之美、谦让之德，所以就显得很吉利。

《彖》曰[1]：大哉乾元[2]，万物资始，乃统天[3]。云行雨施，品物流形[4]。大明终始[5]，六位时成[6]。时乘六龙以御天[7]。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8]，乃利贞。首出庶物[9]，万国咸宁[10]。

【注释】

[1]彖（tuàn）：断定，断定一卦之义。

[2]乾元：乾之元气。元，阳和之气开始产生。

[3]统天：统，继续，统属。统天，就是统属于天。

[4]品物：各类事物。

[5]大明：指太阳。

[6]六位：一说为六爻之位；一说为天地四时之位。天在上方，地在下方，日出处为东方，日入处为西方，向日处为南方，背日处为北方。

[7]时：时间，名词用作状语，这里指“按照时间”。乘：驾驶。

[8]大和：太和，阴阳化合之气，即太和之气。

[9]庶物：庶，众也。庶物，即众物。

[10]万国：天下万方之地。咸：皆，都。宁：安宁。

【译文】

《彖传》说：崇高而伟大的上天啊！您是所有事物的统领，万物依赖您的阳气而生息，世间万物都统属于天道。云儿在天空飘荡，雨

水降落在大地，各类事物随地成形。辉煌温暖的太阳周而复始地运转，按照上天、下地、东西南北六种位置形成了昼夜变化和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犹如羲和驾驶着六条龙拉着太阳运转在天空。虽然大自然变化莫测，但是它还是以自己的规律保持事物的正道本性。保全太和元气，以利于守持正固。阳气周流不息，当春天到来时，大地又沐浴在春光里，万物萌生，天下万方都和美安泰。

【评析】

《彖传》以动情的语言歌颂了《乾》卦所具有的美德，因为乾象征的“天”体不仅开启了光明，而且以“元、亨、利、贞”的品德成就了四时之序：春配元，夏有亨，秋成利，冬藏贞。这样的情景和时序使得万物的生长都依赖于天的光明和温暖。古人还想象有序地运行着光明和温暖的天，应该有“龙”牵引着太阳来巡视天空，于是就将时序的推进与龙的活动规律联系起来，认为这样的变化是由于龙按照它们自己在时节上的反应而进行活动的结果。龙自“潜伏”、“在田”、“乾乾”、“跃渊”到“在天”的变化，实际上，就是阳气不断升进的过程，也就是从冬至到夏至的六种时序和节气。因为它们能与时俱进，各安其性，各尽其职，就使得天地之间充满着太和之气，万物也因此而兴旺茂盛，各方安宁，举国安泰。

《象》曰[1]：天行健[2]，君子以自强不息[3]。

【注释】

[1]象：即形象、象征之意。在《周易》中，象有二义：一是指卦形和卦爻辞，故《系辞下》曰：“《易》者，象也。”宋人项安世《周易玩辞》言：“凡卦辞皆曰象，凡卦画皆曰象。”二是指“十翼”中的《象传》，旨在阐释卦象、爻象的象征意义。在这里是指第二义。《象传》又有《大象传》、《小象传》之分，前者每卦一则，释上下卦象，即《正义》所言：“总象一卦，故谓之《大象》。”后者每卦六则，释六爻爻象，即《正义》所言：“释六爻之《象辞》，谓之《小象》。”

[2]行：指天道，在这里指天体的运行。

[3]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君子效法《乾》卦之“健行”之象，其立身、行事始终保持奋发图强的精神。以，介词，词后省略“之”字，可释为“依此”、“像这样”（后之六十三卦《象传》中的“以”字均同此义）。

【译文】

《象传》说：“天体以劲健刚强的方式运行，君子也应当像天体的运行一样自强不息。

【评析】

《象传》作者说事论理的根本依据是因“象”取义，当然，这也是《周易》描述事物情景的根本特征。《乾》卦的《象传》概括出天象的总体特征就是“健”，这种特征具体在一个人的品格方面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乾》卦各爻辞的意义都是在“健行”的特征上展开的，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人的品格特征也是基于这种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孔子认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许我们可以这样以为，正是《周易》的文化培育了中国人的天人观，同样，我们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天人观”成就了《周易》的人文情怀。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1]。“见龙在田”，德施普也[2]。“终日乾乾”[3]，反复道也[4]。“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5]。“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6]。“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注释】

[1]阳在下：指初九，虽有阳气，然而阳气潜伏在下。

[2]德施普：普，遍布，广大。《墨子·尚贤》：“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

[3]乾乾：《说卦》曰：“乾，健也。”即刚健。

[4]复：犹言“反”，反复。

[5]造：这里指九五爻，孔颖达曰：“造，为也。”有作为。

[6]盈：盈满。

【译文】

“潜伏在水中的龙，暂时不宜施展自己的能力”，这是因为龙属于阳性之物，潜在水下时，说明阳气还很微弱。“巨龙出现在田间”，也就是阳气之德普泽广施于世间之时。“整日勤勉健进”，反复行其正道而不知疲倦。“有时飞起，有时伏处深渊”，前进也不会有灾害。“巨龙在天空自由飞腾”，这是大人奋发有为之时。“龙飞至极高之处则会有悔恨之事发生”，因为刚强过甚的行为是不能持久的。用九，它在说明天的美德在于不自居首位。

【评析】

龙的活动方式和规律是与气候的变化和时节相联系的，时有春夏秋冬，龙也有潜伏、在田、跃渊、飞腾在天的不同情况。在这段文字里，我们虽然知道龙既有“乾乾”之德，也有奋发有为的精神和能力，但是，它还是要待时而动，见机而行，不能妄动，更不可穷极其能。龙飞得不能过高，人做事也不能过极，过极则反，必有悔恨之事。龙的美德也就是天的美德，“天不言，四时成焉”，天德之所以能至高无上，就在于它以有序不争的精神实现着一团和气的气象。

《文言》曰[1]：“元”者，善之长也[2]；“亨”者，嘉之会也[3]；“利”者，义之和也[4]；“贞”者，事之干也[5]。君子体仁足以长人[6]；嘉会足以合礼[7]；利物足以和义[8]；贞固足以干事[9]。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注释】

[1]《文言》：又称《文言传》，为“十翼”之一，旨在文饰《乾》、《坤》两卦之言辞。《正义》引庄氏曰：“以

《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

[2]“元”者，善之长也：“元”是开初的生长，是生命的开始，如《本义》所言：“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

[3]“亨”者，嘉之会也：嘉，嘉美。会，会合。嘉之会，即美好之聚合。《本义》曰：“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

[4]义之和：义，宜，适宜。和，相应。

[5]事之干：干，主干，犹言“根本”。

[6]体：读为履，践行。

[7]礼：礼节。《集解》引何妥曰：“礼，是交接会通之道，故以配‘通’。‘五礼’有吉、凶、宾、军、嘉，故以‘嘉’合于‘礼’也。”

[8]义：正义，情义，善。

[9]贞固：贞，正，正义，正道。贞固，《本义》曰：“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就是坚定地守持正义。

【译文】

《文言》说：开初的生长，是众善之长；亨通，是美好事物的集合；有利，是“义”的和谐体；正直，是做事的根本。君子实践仁德之本，就足以为人们的尊长；会聚美好的事物，就符合“礼”；有利于物，有利于人，则足以和谐“正义”，坚守正义、正直的品德就能做成事情。君子就是能够实行这四种美德的人，所以说他们就像《乾》卦的卦象所蕴涵的哲理一样，具有“元始，亨通，利人，正直”的品德。

【评析】

元、亨、利、贞，是《乾》之四德，它们按照时序来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品性，于时则有春、夏、秋、冬，于人则有仁、义、礼、智。君子明其理、明其德、践其行。只有用此四德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利人而成为人之尊长，才能有为做事。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1]。不易乎世[2]，不成乎名，遁世无闷[3]，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4]，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5]，‘潜龙’也。”

【注释】

[1]隐：潜藏，隐居。

[2]不易乎世：易，更改，改变。乎，介词，于。

[3]遁世无闷：遁，逃避。闷，烦恼，苦闷。《集解》引崔憬曰：“道虽不行，达理无闷。”就是说世间虽然无道，若通达明理也就见怪不怪了。

[4]乐则行之：之，指示代词，这里指所乐之事，后“之”字同。

[5]确乎其不可拔：确，坚定。拔，犹言“移”。初九虽潜居下位，然阳刚之德与君子之行则坚定不移。

【译文】

初九的爻辞说“巨龙潜伏在水中时，就不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这说的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指有龙一样的品德而暂时隐居的人，他们不会因世俗的丑恶而改变自己的坚贞品德，也不会因侥幸的成功而扬名于世。他们遁隐于世也不苦闷，不能扬名于世也不苦闷。所乐于做的事就去实行，所忧愁的事就避开不去做，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这就是‘潜龙’。”

【评析】

《论语·里仁》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龙在潜伏时，虽然暂时不能发挥作用，但是，因为它当位居正，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不仅不为世俗的丑恶所动摇、改变它的美德，相反，其高尚的修养使它能通达明理，故而于其进退之间均不失其阳刚之德。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1]。庸言之信[2]，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3]，善世而不伐[4]，德博而化[5]。《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注释】

[1]正中：指九二爻居《乾》下卦之中正之位。

[2]庸言之信：庸，平常。信，真实可信。《正义》：“从始至末，常言之信实，常行之谨慎。”

[3]闲邪：闲，防，犹言“防止”。闲邪，防止邪恶。

[4]善世而不伐：善，美德。世，世间，天下。善世，指《乾》之九二能以美德利天下。伐，夸耀。不伐，即不夸耀自己的好处。

[5]德博：德，道德。博，广大。

【译文】

九二的爻辞说“当巨龙出现在田间时，就利于拜见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有龙一样品德的人，他也就是立身中正的人。他平常所言必讲信用，他的平常之行为也是谨慎的，防止邪恶而内心保持真诚，有功于人、有惠于民而从不自我夸耀，其道德广大而能感化人心。《周易》说‘巨龙出现在田间，就有利于拜见大人’，这才是人君之德啊！”

【评析】

《孟子》曰："人知之，亦嚣嚣；不人知，亦嚣嚣。"九二爻居《乾》下卦之中，"二"本属于阴爻之位，而此处为阳爻所居，这种情况，就如同德才兼备的人沦落在垄亩之中。然君子即使是失身于卑贱之位，其所言也是真实可信的，其所行也是谨慎可靠的。此时，他要时常防止邪恶的事污染自己，同时，内心还要始终保持真诚，用自己的美好品德去感化人们。如老子之言："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君子身处下位时，常常不能为人所理解，这时不仅不能放纵自己，相反，更应该保持自己真诚不欺、谨慎可靠的品德修养。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1]。忠信[2]，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3]，所以居业也[4]。知至至之[5]，可与言几也[6]。知终终之[7]，可与存义也[8]。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9]，虽危无咎矣。"

【注释】

[1]进德：增进、提高道德修养。《正义》曰："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是进德也。"修业：修美事业。

[2]忠信：对朋友忠实不欺，与人言而有信。

[3]修辞立其诚：修饰言辞，不妄语，不虚言。

[4]居业：居，蓄积，累积。《尚氏学》曰："居者，蓄也，积也，业以积而高大也。"

[5]知至至之：至，达到。知至，就是知道事业所能达到的目标。至之，就是达到某种地步。

[6]几：事发前的征兆。《系辞下》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

[7]知终终之：前一个“终”作名词，指事物的结果；后一个“终”作动词，即“以……为结果”。

[8]存义：存其所适宜的行为。承上文“知至”、“终之”，意指知道所能达到目标和所能得到的结果，就应当至则至，当止则止。

[9]因其时：因，随，顺。意指随其时间而保持警惕性。

【译文】

九三的爻辞说“君子整日勤勉健进，直到夜间还像是遇到危险一样保持警惕，这样就会免于灾祸”，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指出：“这就是说，君子要不断地增进自己的道德修养、发展事业。忠诚待人，言而有信，通过增进道德和修饰自己的言辞树立诚实可靠的形象，这也是蓄积功业的方法。知道自己的事业上所能达到的目标，就去努力实现它，这样的人才是可以谈论事物发展的征兆的人。能预知自己将有某种结果，而去努力奋斗得到这种结果，这样的人就可以与他共同保持适宜的状况。因此这样的人能身居上位而不骄傲，身处下位而不忧愁，所以能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而始终保持强健和警惕，即使是有危险也不会酿成灾祸。”

【评析】

九三为我们的人生确立了一个君子标准，那就是以“终日乾乾”的精神“进德修业”和“修辞立诚”。同时指出，“进德”的方法在于讲求“忠信”，“修辞”的关键在于“立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忠信是做人的根本前提，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因为，只有具备诚实忠信的言行和品德，我们才能与朋友和他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1]，非为邪也[2]。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3]，故无咎。”

【注释】

[1]上下无常：常，常规，恒定。《集解》引荀爽曰：“进谓居五，退谓居初。”上为进，下为退。

[2]非为邪：非私心邪念之为，接下句可知进退之事因时间而定。

[3]及时：赶得上、抓得住时机。

【译文】

九四的爻辞说“龙有时飞起，有时又伏于深渊，这种情形没有过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是指君子之行，或上升，或下降，本没有什么一定不变的道理，这种行为并非出于自私的邪念。或进取，或隐退，本没有什么常规可循，这也并非是脱离群众。君子涵养道德，建功立业，就是要在需要自己的时候，抓住机会，不失时机，这样才能尽可能地避免灾祸。”

【评析】

九四爻上临九五之尊位，下应初爻而不得，或进或退，虽有“上下无常”之惑，然“跃在渊”中，目的并不在“疑惑”，而在于“解惑”，以期达到“进德修业”、“及时”而动的理想境界。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水流湿，火就燥[2]；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3]；本乎天者亲上[4]，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5]。”

【注释】

[1]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阳刚之声与阳刚之声相应，九五为君，上应于天，故有同声之感应。同气为阴气与阴气相感

应，阳气与阳气相感应。

[2]就：接近。

[3]圣人作而万物睹：作，创造。睹，目之所见。指圣人创造卦象，使万物可睹。

[4]本乎天者亲上：亲，亲近，依附。《尚氏学》：“天地者，阴阳。本乎天者亲上，谓阳性上升顺行……本乎地者亲下，谓阴性下降逆行。”

[5]各从其类：《本义》谓“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则同类之物本是相互依附的。

【译文】

九五的爻辞说“巨龙在天空自由飞腾，利于出现大人”，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在譬喻相同的声音是相互感应的，同类的气息是相互吸引的；水向湿处流，火向干燥的地方烧；云随着龙吟啸而涌动，风跟随着老虎呼啸而出现；圣人创作卦的目的在于以类比的方式描绘和说明万物的情理，这样，万物就可以欣然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依附于天的东西本来就亲近于上，依附于地的东西本来就亲近于下，世间万物都是按照类别而相从相应。”

【评析】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事物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一件事物的存在可能预示着另一件事物的发生。只要人们善于观察，就会从一件事物的发生与变化看到另一件事物的情况。君子秉持“飞龙”阳刚之德，故当“飞龙在天”时，就象征着将有“大人物”出世，这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且“人以群分，方以类别”，“圣人作卦”就是以类比的方法和普遍联系的观点来“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德”。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1]，贤人在下位而无辅[2]，是以动而‘有悔’也。”

【注释】

[1]无民：九五为君王之位，上九则太高，已失去君王之位，故高贵太甚则脱离民众。正如《集解》引荀爽曰：“在上故贵，失正故失位。”又引何妥之言：“既不处九五帝王之位，故无民也。”

[2]无辅：即上九与九三均为两阳相对而不相应。故君不以臣为臣，臣也不知君在何处。如贤人在下位失意，君王则在朝中无人相助，故《集解》引荀爽曰：“两阳无应，故无辅。”

【译文】

上九的爻辞说“巨龙飞至极高之处，就会有悔恨之事发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就像一个尊贵的人没有实际的地位，爬得太高而远远脱离了民众，贤人居于下位而朝中却无人辅佐君主，所以若要妄动就会发生悔恨之事。”

【评析】

做事、做人都不能走极端，人们常说：“飞得越高，摔得越重。”上下之间应当有沟通和交流，处高位而“骄”则必有二失：其一，脱离群众，失去民众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其二，失去贤人的帮助。故高位之险不在“得”而在“失”。对于人的品格修养而言，唯有“在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才算得上君子。而最难做到的也是这种上下一定、得失无二的坚贞。

“潜龙勿用”，下也[1]。“见龙在田”，时舍也[2]。“终日乾乾”，行事也[3]。“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4]。“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5]。

【注释】

[1]下：身处下位。

[2]时舍：舍，居。时舍，犹一时之居。

[3]行事：勤勉做事。

[4]上治：上，通“尚”。崇尚。《正义》释此为“言圣人居上位而治理”，于理也通。

[5]天下治：“用九”由极阳转为阴，由刚转柔，故能治天下。

【译文】

“巨龙潜伏于水中，暂时不要施展才能”，说明它的地位处在低下。“巨龙出现在田间”，这是贤人暂时的居住之所。“整日勤勉健行”，这是君子勉励做事的精神。“有时飞起，有时又伏于深渊”，这是自我试验，展示自己才华的时候。“巨龙腾飞于天”，这说君王在上治理着国家。“巨龙飞得太高，就有悔恨之事”，这说明过极就会有灾祸。天有元德，天有善德，所以至“用九”则化刚为柔，由阳变阴，阴阳合和，天下大治。

【评析】

此段文字将“龙”在不同时间所表现的行为与君子的相应行为相比，以“龙”为喻体来象征君子之行要因时而动，动而适宜，不能过极。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1]；“见龙在田”，天下文明[2]；“终日乾乾”，与时偕行[3]；“或跃在渊”，乾道乃革[4]；“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5]；《乾》元“用九”，乃是天则[6]。

【注释】

[1]潜藏：时在夏历之十一月，阳气还在地中，故曰“潜藏”。

[2]天下文明：九二之爻象征着阳气已经冒出地面，这时草木萌

生，万物欣荣，故曰“天下文明”。

[3]偕：俱，全。行：运行。

[4]革：变革，即改变。

[5]偕：同。极：过度，过极。

[6]天则：则，法则，这里指天体运行的规律。

【译文】

“潜伏在深渊中的龙，暂时不要施展才能”，这是因为阳气还潜藏在地下；“巨龙出现在田间”，天下就欣欣向荣，光辉灿烂，一片文明的气象；“整日勤勉健行”，就是为了随着时光不断进取；“有时飞起，有时又伏于深渊”，这是因为天道、阳气正处在改变之时；“龙腾飞于天”，这是“龙”德性已上达天位；“龙飞得过高就有悔恨之事”，是因为它与时间一起推进到一个穷极过度之时；《乾》有出生万物之德，“用九”象征着大自然的法则。

【评析】

时间的变化不仅改变着“龙”的精神状态，而且改变着“龙”对待自己的态度。“天”是什么？其实，“天”就是时间，故古人以“天时”名之，《贲·彖》亦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事物的发展以空间的形式展开，却以时间的形式来衡量，即使是空间本身也要受到时间的制约。就《乾》卦蕴涵的道德观而言，变则因时而变，化则因时而化。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1]。《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2]，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3]。六爻发挥[4]，旁通情也[5]。“时乘六龙”[6]，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注释】

[1]性：天之本性。情：天之心情。

[2]以美利利：前一“利”作名词，指有利、利益；后一“利”作动词，即“使……有利”。美利，即美好有利。

[3]纯粹：米不杂曰“纯”，谷不杂曰“粹”。纯粹，就是不杂不变。

[4]发挥：《广雅·释诂》曰：“挥，动也。”这里指六爻的变化运动。

[5]旁通情：旁，广大，即广通于万物。《集解》引陆绩曰：“《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

[6]时乘六龙：以四时之变，六爻之动来驾驶六龙。如《月令》所言：“盛德在木则行春令，盛德在火则行夏令，盛德在金则行秋令，盛德在水则行冬令。”

【译文】

“《乾》能出生万物”，就在于它具有创造万物的美德并使之亨通发展。“有利于万物，守正持固”，此乃天之本性、真情。《乾》一开始就能以美好有利的方法而利天下之万物，却不说出它所给予世间的恩惠，这是多么的伟大啊！伟大啊！您刚健中正，纯粹不杂，至精至诚。《乾》卦六爻的运动变化，通达于万物发展的情理。就像六条巨龙顺应时序巡视着天空一样，云儿因此而飘动，雨水因此而下降，给大地万物带来安详和平。

【评析】

《乾》象征的是天之刚健中正、纯粹精诚的美德，并以美德利物、利人，故而能生万物并使之按照时间亨通发展。但是，它却从不去宣扬自己的善行。不言而成，成而不言，其“美利”天下的品德只是通过“发挥”与“旁通”来践实。

君子以成德为行[1]，日可见之行也[2]。“潜”之为言也[3]，隐而未见[4]，行而未成[5]，是以君子“弗用”也。

【注释】

[1]成德为行：行，行动。《集解》引干宝曰：“君子之行，动静可观，进退可度。动以成德，无所苟行也。”

[2]日：副词，作状语，即每日。

[3]为：动词，作为。言：讲，谈论。

[4]隐而未见（xiàn）：隐，隐藏。见，出现，显现。

[5]未成：即事业、德行尚未达到显著。

【译文】

君子以成就美德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每天都能使自己的道德有所增进。而初九爻“潜”的意思却是退隐潜伏而不显现，这是因为其德行尚未显著，所以君子暂时就不去施展才能。

【评析】

初九阳气潜伏，“龙”因时而隐；但是，初九之“隐”并不是归隐，也不是隐退，而是通过隐藏的方式来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孟子·公孙丑》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乾》的六阳爻同处一卦之中，其吉凶悔咎的意义各不相同，这与其他的卦象不同，因为，其他的卦象主要是通过爻位来说事，而《乾》卦的爻位说的其实就是时间。

君子学以聚之[1]，问以辩之[2]，宽以居之，仁以行之[3]。《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注释】

[1]学以聚之：九二爻处上进之位，但仍然在田野之间，尚未启用，更需要积累自己的知识。

[2]问以辩之：辩，通“辨”。多问才能有辨，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故君子之于学，学则有问，问则能辨，辨而能明。

[3]仁以行之：之，复指“仁德”，即用仁德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译文】

君子依靠学习来积累自己的知识，靠多向别人请教提问来辨明是非，靠胸怀宽广来居于适宜之位置，靠心存仁爱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周易》说：“巨龙出现在田野之间，有利于去拜见大人。”因为大人有君子之德。

【评析】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然君子之所乐，非为有朋来访，而在朋友能成就“学以聚之，问以辩之”的条件。这样，一则可以切磋竞进，二则免于孤陋寡闻。其“宽以居之”，或解为“居室之宽”，此非圣人作《文言》之本义，“宽”应解为心宽，非为室宽。

九三重刚而不中[1]，上不在天，下不在田[2]，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注释】

[1]重刚而不中：初九、九二均为阳爻，九三又是阳爻，故为“重刚”。《乾》下卦九二为正中，《乾》上卦九五为正中，九三位居三位，故失正中之位。

[2]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上不在天，即不在九五之位，九五为人君之位；下不在田，即不在九二之位，故九三是悬于进退

之间的位置。

【译文】

九三是重阳强刚之位，然而其居位不在正中，上不能通达于天，下不能立身于田间，之所以要强健，就因为自身处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之时，这样即使是面临危险也没有灾祸。

【评析】

与其说九三的《文言》是在说明爻位，毋宁说是在说明这种爻位所代表的时间。这个时间，一方面使九三偏离了中正的位置，另一方面，这个位置有着更大的责任。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1]，故“或”之[2]。“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注释】

[1]中不在人：九四爻，上不在君位，下又不在田野之位，中不在百姓之位，而在人臣之位，战战兢兢故失中正之位。《系辞下》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即指卦之六爻，上、五为“天”，四、三为“人”，二、初为“地”。

[2]或：疑惑，即疑而未决。之：指“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情况。

【译文】

九四也是处在多重阳刚之上，也不在正中之位，上不在九五之天位，下不在九二之田野之位，中不在九三人群之位，而且比九三还多了一层，即“中不在人”位。故感到“疑惑”，因为有“疑而未决”之警惕性，所以没有灾祸。

【评析】

人之所难，不在于进，也不在于退，而在于进退之间。九四处于《乾》上卦之不正之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然“疑”而能慎，则无大错。

夫“大人”者[1]，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2]，先天而天弗违[3]，后天而奉天时[4]。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注释】

[1]夫：发语词，此处无意。

[2]鬼神：非真指鬼神。鬼，隐秘莫测之事。神，精灵幽妙之形。

[3]先天：先于天地阴阳化物之前，这里指“道”。古人认为未有天地之前，先有天地之道。圣人能遵循“道”（即客观规律），所以“天”也顺着他。

[4]后天：指后于天地阴阳化物。奉：遵循。虞翻曰：“奉，承行。”《说文》：“承，奉也。”故此处当解为“顺承”之意。

【译文】

九五之爻所称颂的“大人”，他的心灵能与天地万物沟通，能像日月的光辉一样普照大地，治理天下也能顺应四时之节序，而且还具有如“鬼神”一样隐秘幽妙的能力揭示吉凶的预兆，因为他能行先天之道，故天也不违背他，后于天道而行事，却能顺应天时四序。天尚且不违背他，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评析】

身处九五之尊的“大人”，上应天时，下顺民情，其行事如四时之有序，如日月之

同辉。且唯其如此，他也就上可以先于天道而行，下可以顺应天时而动，故天地万物都能遵循他的号令。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1]。其唯圣人乎[2]！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3]，其唯圣人乎！

【注释】

[1]丧：失去，丧失。此处指“亢”之过极，定难持久，必有所丧失。

[2]其：语气词，有“恐怕”、“大概”之意。

[3]正：中正之位，中正之德。

【译文】

《乾》卦之上九所说的“亢”，是在譬喻某些人只晓得进取而不知道及时隐退，只知道生存而不知道衰亡，只知道一味地去获得利益而不知道要舍弃一些。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恐怕只有圣人吧！因为圣人深知进取、引退、生存、衰亡之理，并因此不使自己的行为失去正道，这样明智的人，大概只有圣人啊！

【评析】

“亢”象征着事物发展到过极的情况，“月盈则亏”，“日中则损”，这是常理，也是常识。《文言》在揭示了产生“亢极”原因的同时，启示我们，过分与过极都是违背自然的错误行为，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欠缺”的状态和谦虚的精神，如老子所言：“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坤（䷁）

【题解】

《坤》与《乾》同为“天地之门户”，是以纯阴来象征“含弘广大”的大地有“德合无疆”的内涵。如果说《乾》象以“刚健中正”的纯粹来张扬“自强不息”的君子之行，那么，《坤》则以“柔顺利贞”的宁静来表彰“厚德载物”的君子之美。在《坤》象中，我们看到君子的美德是由表及里地得到体现，在初六的爻辞中，这种体现主要是启发人们要“驯致其道”，“驯”，义通“顺”。在实际生活中，“顺利”是一个词，“顺”是“利”的前提，只有顺从、顺应“其道”，才能达到“利”的境界。体现在六二爻辞上，就是以“直方大”的地象来修养“正直方大”的君子之德，正如《论语》所言“德不孤，必有邻”。美德，不仅本身代表着力量，而且它还会聚集更多的力量。养成并聚集了道德之后，就会有所行动，故《坤》六三以“含章”之美德、善才而“从王事”。然而，六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虽有所成，却不自恃其“成”，因而能善始善终。老子云“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地象的道德不仅在于她的“含弘光大”与“厚德载物”，还在于她有安宁沉静的、如月光一样温柔静美的仪态。顺至《坤》六四之“括囊无咎”，其内敛矜持的意蕴里，仿佛能将一颗躁动的心沉浸在那静谧柔美的月光里。至于六五的“黄裳元吉”则使历代封建帝王将“黄裳”霸占为他们的专利。但是，真正的“黄裳”并不是穿着于外体的服饰，而是《象传》所言之“文在中”的敦厚之德与内美之质。至于上六的“其血玄黄”，在揭示阴极而“战”的惨烈与悲壮时，更多地启示人们物不可极，极则生变，而且这种“变”是本象之中的变化，是一种异化的逆变，必然没有好的结果。故《乾》“亢”则有“悔”，《坤》“极”就流“血”。总而言之，《坤》道，即地道、妻道、臣道，她有安静顺从的品行，她有正直方大的仪态，她有含蓄内敛的心性，她有含弘光大的“厚德”。正因为如此，她能将“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的内美之质“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因而她就当之无愧地成为六十四卦中唯一称得上“美之至”的卦象。

坤[1]：元，亨[2]，利牝马之贞[3]。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4]。西南得朋，东北丧朋[5]。安贞吉[6]。

【注释】

[1]坤：卦名，下卦、上卦皆为☷，象征着地、母亲、马等。《说卦》，“坤，地也”，“坤，顺也”，就是说《坤》于“象”则象征着大地，于“行”则象征着顺从。

[2]元：这里的“元”与《乾》卦中的“元”略同，因为天大，地也大，天能生物，地能化物。亨：天地相配，乾坤合德，所以能亨通。

[3]利牝马之贞：牝，《说文》解释：“牝，畜母也。”就是母马。贞，正，就是要守正而行。《集解》引干宝注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故《乾》以龙繇，《坤》以马象也。”龙行天上为阳，马行在地为阴。

[4]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攸往，所往之地。《集解》引卢氏曰：“《坤》，臣道也，妻道也。”坤为阴，应随人后而行，不宜抢先而行。若抢先则有迷路之失，若随后则有得主之喜，故有利。

[5]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尚秉和先生以《十二辟卦图》为说，指出《坤》居西北亥位，阴气逆行，沿西南方向前行遇阳气而渐盛，故“阴得阳为朋”，若沿东北方向前行，则失阳气渐尽，故东北行则丧朋。尚氏之说虽于理也通，却忽略了《十二辟卦图》应晚于《坤》卦卦辞。揆理度情，此处不妨以文王八卦的方位为解，则《坤》卦位于西南时六爻皆阴，同类为朋，以阴居阴，故曰“得朋”。《坤》卦相对的卦象《艮》卦（䷳），则六阴爻变出两阳爻，余有四阴爻，故曰“丧

朋”。

[6]安贞吉：安，安守。贞，正道。意指《坤》若安分随顺则能吉利。

【译文】

《坤》卦，它象征着大地，大地有元始之生，亨通之利，有利于像牝马一样守持正道。君子若要与人有来往，就要随着别人的后面，让别人来做主，必有利益，若是抢先或居首位，就会迷失方向。往西南会得到朋友，往东北则会丧失朋友。安分守正就会吉利。

【评析】

《坤》之卦辞，概括起来，反映着作为纯阴之卦的《坤》具有两种特征：一是先行则迷，二是后顺则吉。阴晦不明，如在黑夜，故类于迷道之物，如牝马之类。我们说“老马识途”，但是，那个识途的“老马”定然不是“牝马”，而是一匹公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即女性的方向感远不如男性的方向感明确，因为男人为阳，女人为阴。那些表现于外在的特征，实际上是由阴阳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天化育万物，地生载万物。天地相配，阴阳相合而生育万物，乾坤有相合之理，阴阳有相合之情。然而，乾以强健为德，坤以阴柔为美。《坤》为阴，象征着臣道、妻道，要有随顺安分的守正之心，不能抢先冒进。

《彖》曰：至哉坤元[1]，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2]。含弘光大[3]，品物咸亨[4]。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5]，先迷失道，后顺得常[6]。西南得朋，乃与类行[7]。东北丧朋，乃终有庆[8]。安贞之吉[9]，应地无疆。

【注释】

[1]至哉坤元：坤，坤为地。元，大。这里指生育万物的大地有至善的美德。

[2]无疆：地广博无边，长久无疆。

[3]含：包容。弘：《尔雅·释诂》：“弘，大也。”

[4]品物：即万物。亨：亨通畅达。

[5]攸行：攸，助词，用于动词前，相当于“所”。攸行，即所往之地。

[6]后顺得常：常，经常恒久之道。《坤》为阴卦，其德为柔顺，其行应随从。若“先行”则迷，故曰“先迷”；若后随顺于阳刚之德，则能得其恒久之道。

[7]类行：类，类别，这里指同类之人。类行，就是与志同之士共行。

[8]终有庆：庆，福庆吉祥之事。“先迷”而“后顺”，故“终有庆”。

[9]安贞之吉：安，安分，安心。贞，正直，正道。即安分守正就会吉祥。

【译文】

《彖传》说：美德至极的大地啊，万物的滋生依赖您，您顺承天道，厚实的土地上承载着万物，天地相合，阴阳相生的德性广大无边。您含育一切生命并使之发扬光大，使万物都能亨通和顺。牝马是地上的生物，它能驰骋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以柔顺的性情安分守正。君子若争先前行则易于迷失正道，若能随顺人后，就会走上正道。往西南方向前行，就会得到朋友，并且可以与朋友共赴前程。若向东北方向前进，则会失去朋友，但最终还是会吉祥福庆。安分守正的吉祥，应和着大地的美德而向无边无际的远方展开。

【评析】

“坤元”的美德不仅在于她有生育万物的厚实博大，更重要的是，她还有柔顺安正、含弘随和的心量。因此，她上可以顺承阳光的照耀而哺育万物的生长，下可以安

分随顺地承载万物。这是因为对应《乾》卦的《坤》卦有着阴柔之美和随顺而安的品性，她安于处下，安于在后。如果保持她的本性之正，则往往是吉利的；反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违背其内在本质而欲争强、抢先，就会迷惘失道。

《象》曰：地势坤[1]。君子以厚德载物[2]。

【注释】

[1]地势坤：坤，下、上均为阴，为地，故地势有随顺之德。坤为顺，“坤”古字作“巛”，而“巛”为顺的借字，自《周易正义》改作“坤”。

[2]厚：用如动词，在这里有增进、增厚的意思。

【译文】

《象传》说：广大无垠的大地包含着随顺安分的美德。君子从中悟出做人的道理，以大地之德来修养自己的品德，这样也能像大地一样包容、承载万物。

【评析】

《乾》之德在自强不息，《坤》之德在厚德载物，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坤》能知阳而守阴，知雄而守雌，有安于在下、随和顺从的美德。君子也应从地理之情、地势之性中顿悟出做人的道理，在具备自强不息的精神后，更应该有厚德载物的心性和气量。

初六[1]：履霜，坚冰至[2]。

【注释】

[1]初六：居下卦之第一位，故称“初”；又因为它是阴爻，故称“六”（参《乾》之初九注）。

[2]履霜，坚冰至：履，践，踏，踩。至，到来。初六阴气始来，故有霜象，然始于纯阴之卦，则“坚冰至”。或曰《乾》与《坤》旁通，“乾为寒”，时至《坤》卦，则阴消尽阳，故曰“坚冰至”。

【译文】

初六，当你踩着微霜时，严寒与坚冰也就即将来到。

【评析】

由微霜至坚冰，大自然的物候与气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只要我们注意观察那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就能比较准确地预知未来。因为，时间既能改变一切，也会告诉我们答案。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1]，驯致其道[2]，至坚冰也。

【注释】

[1]阴始凝：阴，阴寒之气。始，初六为“始”。凝，凝结。《五经通义》曰：“寒气凝以为霜，从地升也。”古人认为寒气是从地中升起的。

[2]驯：犹言“顺”，《说卦》曰“坤顺也”，就是说《坤》有“顺从”之德。致：使之到来。

【译文】

《象传》说：“踩着微霜即将迎来寒冬和坚冰”，从时间上说，这说明已经到阴气开始凝结的时节，顺从其中的规律看待事物，那么，结成坚冰的时候也就自然到来。

【评析】

初六，居《坤》卦之初，本为阳爻之位，然而阴气已经开始从地中升起，故作为

《坤》卦之阴爻就要顺从自然规律，使寒冬和坚冰逐渐来到。因而朱熹就说：“其端甚微，而其势必盛。”谚语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君子应有见微知著、审时度势的能力。

六二，直方大[1]，不习[2]，无不利。

【注释】

[1]直方大：六二处中正之位，有端方之体，宏大之德。也有学者认为：直，读为《诗·宛丘》“值其鹭羽”之值，犹言“持”；方，并船。意谓操持方舟渡河。

[2]不习：习，学习，熟悉。因六二处中正之位，故不学习，也能够具有顺从道德的品性。

【译文】

六二，正直、端方、宏大，虽然是不熟悉其事，也不会有不利的事发生。

【评析】

如果说《乾》卦强调的是人的行为，那么，《坤》卦强调的则是人的道德，而德之美善者，莫过于《坤》之六二。六二爻处《坤》卦中正之位，所以有正直、端方、宏大的品德，即使是不学习，也能够顺利行事。正如朱熹所言：“《坤》卦中惟这一爻最纯粹。”因为它得中正之位，故而有德。

《象》曰：六二之动[1]，直以方也[2]。“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3]。

【注释】

[1]六二之动：六二的变动于中正之位，顺从事物规律性。

[2]直以方：直，值也，训为“持”。方，方正。即持以方正之德。

[3]地道光：光，借为“广”，有广大之义。《集解》引干宝曰：“女德光于夫，士德光于国也。”地以厚德载物，又能生长收成万物，所以其德“光大”。

【译文】

《象传》说：六二的变动，是坚持方正的法则，“不学习，未必不利”，因为地有广大的道德。

【评析】

事物的变动有变好的，也有变坏的。六二爻因处于《坤》卦的中正之位，故这种变动也是坚持其方正之品性，这很符合广大无边的地势所具有的美德。

六三，含章，可贞[1]，或从王事[2]，无成有终[3]。

【注释】

[1]含章，可贞：含，包含，包裹。章，《正义》曰：“章，美也。”贞，正直。阴消阳至三，则坤道成，《说卦》曰“坤为文”。三本为阳位，以阴居之，故有阴包阳之象，故曰“含章”。

[2]王事：即公家之事，国家之事。

[3]无成有终：成，成功。终，事情的发展有好的结果。三失位于《坤》，故曰“无成”，动而变正则成《谦》（䷎），《谦》之九三曰“劳谦，君子有终，吉”，故曰“有终”。

【译文】

六三，蕴含着阳刚之美德，所占问的事情是可行的；或者跟随君

王去做事，成功之后，不要把功劳归于自己，谨守为臣之道，这样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评析】

六三处阳爻之位而为阴爻，故有以阴爻包含阳爻的情形。其所占问之事是可行的，然而，若辅佐君王有功，则应该不居功自大才能善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1]。“或从王事”，知光大也[2]。

【注释】

[1]以时发：以，介词，自，按照。时，时间，时机。发，发动。以时发，即按照时机去做事。

[2]知光大：知，智慧。六三从王事则为“智”；事而“有终”，故能“光大”。

【译文】

《象传》说：“蕴含阳刚之美德，所占问的事情是可行的”，按照时机去发挥作用，“或者跟从君王去做事”，其智慧是广博宏大的。

【评析】

有智慧的人应该见机行事，应时而发，这是因为六三之爻蕴含着阳刚之德，有以阴包阳、含而不发的智慧和耐心守正的品性。

六四，括囊[1]，无咎无誉[2]。

【注释】

[1]括：《广雅·释诂四》释：“结也。”《方言》十二释：“闭也。”即束缚、扎紧之义。囊：口袋。《集解》引《九家易说

卦》曰：“坤中虚，故为‘囊’。”

[2]无咎无誉：咎，灾殃，罪过，过失。誉，赞誉，美好的名声。《文言》曰：“天地闭，贤人隐。”六四近五则多惧，“多惧”就有警惕之心，故曰“无咎”；位不在中，且无下应，就不能建功立业，故曰“无誉”。

【译文】

六四，束紧口袋，就不会有危害，也不要求赞誉。

【评析】

《坤》之六四爻以束紧口袋为喻，来说明括囊即可使内无所出，也可使外无所入，劝说人在不当言之时，就应缄默其口。不求有功赞誉，但求无过无悔，正所谓君子之道“慎于言而敏于行”。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1]。

【注释】

[1]慎：谨慎，在这里是指慎于言，少说话。不害：无所害。

【译文】

束紧口袋，就会使灾祸之事进不来，所以君子慎于言，就不会受到危害。

【评析】

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孔子要求，君子当“讷于言”，“慎于言”，“察颜色而言”，谚语有：“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些都在劝喻人们谨慎自己的言行，危害的事才能不降到自己的身上。

六五，黄裳[1]，元吉[2]。

【注释】

[1]黄裳：黄，黄为中和之色，坤为土地，中土之色为黄，土又能生万物，故于诸色中最为贵重。裳，下身所着之衣饰。《集解》：“黄，中之色；裳，下之饰；元，善之长也。”此处以“黄裳”喻指中和之德。

[2]元吉：元，相当于大、长。五本为阳位，六阴居之，象征着有中和之德的君王谦居君位，以治天下，故曰“元吉”。

【译文】

六五，身穿黄色裙裳，就很吉祥。

【评析】

在中国文化中，黄色被尊为高贵的颜色，这是因为它象征着土地的颜色，土能生长万物，故深受人们的尊崇。六五在《坤》卦中居五爻，本为君王之位，然而，《坤》之道是为臣之道，为妻之道，因此，六五就有臣居君位之嫌，故欲安人心、定天下，就必须内服中和之气，如黄色服于下饰一样。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1]。

【注释】

[1]文在中：文，“坤为文”。文，谓“温文”，与“威武”相对。五在《坤》上之中，故《象传》说：“文在中。”

【译文】

《象传》说：“身穿黄色裙裳，就很吉祥”，这是因为它以温和之性、中和之德处于中正之位。

【评析】

六五居尊位而谦和，所以事情会吉祥如意。正如朱熹所言：“这是那居中处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刚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顺底道理，各随他阴阳，自有一个道理。”这也就是说，虽然同居五位，但是阴阳之性不同，其道理也自然不同。

上六，龙战于野[1]，其血玄黄[2]。

【注释】

[1]龙战：战，交战，《坤》之所处之位在亥，临戌之西北方，西北为《乾》卦之位，故《坤》阴必与之有交战之事。按，“战”又训为“接”，“龙战”，即阴阳交合。《坤》之上六阴气至盛，阴气甚极而阳气来复，故《坤》尽则《复》（䷗）来。《说文》云：“《易》曰‘龙战于野’，‘战’者‘接’也。”野：《乾》居西北广漠之方，故称“野”。

[2]其血玄黄：玄，赤黑色。血为精气所致。“天玄地黄”，承上句，可知戌亥之位为《坤》至《乾》位之地，居则天地二气交合于此，故曰“其血玄黄”。

【译文】

上六，龙在原野上交战，流出青黄相杂的鲜血。

【评析】

《坤》为纯阴，然运行至戌亥之方，遇纯阳之气，故有一战。此所谓“阴阳相薄”之理。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1]。

【注释】

[1]其道穷：道，即《坤》之道。穷，穷尽，至极。上六居《坤》之穷尽之处，故曰“其道穷”。

【译文】

《象传》说：“龙在原野上交战”，这是因为《坤》之上六的纯阴之道已经走到穷尽之处。

【评析】

龙之所以于原野一战，在于它的纯阴之道已经运行到至极。极则生变。

用六[1]，利永贞[2]。

【注释】

[1]用六：义与《乾》卦“用九”相对。在筮法中，凡筮得阴爻，或为“六”，或为“八”，其“六”为可变之数，“八”为不可变之数，据筮法之原则，用“六”不用“八”，若筮后六爻皆八，则以卦辞断事，若筮后六爻皆六，则以“用六”之爻辞为占（参《乾》之用九）。

[2]利永贞：永，永久，持久。《坤》之“用六”为极柔至变之时，且《坤》为臣道，柔为本分，以柔顺为正则有利于持久。

【译文】

用六，有利于永久地保持正直之心。

【评析】

做人、做事需要守住本分，《坤》为臣道、妻道，当以柔顺为正道。能走正道，且不失本分，故能持久，故老子有言曰：“柔之胜刚也，弱之胜强也。”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1]。

【注释】

[1]以大终：阳大阴小，阴柔阳刚。《坤》至阴至柔，故“无成有终”。“大终”，就是阴极而转阳的结果。

【译文】

《象传》说：用六“能永远保持正直之心”，所以也就能得到以阴之柔顺而归之于阳气的结果。

【评析】

阴以柔顺为本，但是，纯阴则不能成事，故“用六”以至阴转阳为终。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1]，至静而德方[2]，后得主而有常[3]，含万物而化光[4]。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5]。

【注释】

[1]坤至柔而动也刚：《坤》虽至柔，然动而有变，变则为刚。故《集解》引《九家易》曰：“坤一变而成震（☳），阴动生阳，故‘动也刚’。”

[2]至静而德方：至静，阴静而阳动，《坤》为纯阴之象，故曰“至静”。德方，谓《坤》之恩德因阳动而流布于四方。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然此处含有“流布四方”之意。《集解》引荀爽曰：“坤性至静，得阳而动，布于四方也。”

[3]后得主：《坤》性阴而“先迷”，动而为《震》，《震》为主持祭祀之主，故曰“后得主”，“得主”实谓从其“阳”。

[4]含万物而化光：《说卦》曰“坤以藏之”，地道能藏，故曰“含万物”，《彖传》曰“含弘光大”，《系辞上》曰“坤化万物”，化育万物，则其德光大，故曰“化光”。

[5]承天而时行：承，承接，顺应。而，犹言“以”。天行其四时之节，《坤》顺承天道，故曰“承天而时行”。

【译文】

《文言》说：象征大地的坤道虽然有至阴至柔的秉性，但它的运行是刚强的。它安安静静地将它的美好品德流布于四方。以他人为主，随从在后，顺从人君，所以能保持永恒之道。大地包容万物，化育万物，使万物弘扬光大。坤道是多么的柔顺啊！它顺承天道，顺应四时之序而运行。

【评析】

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而动，方则静。大地的道德在于阴柔至静，但是，它却能从顺应天道中，使它的柔顺之德得以发挥，因而默默地响应着天上的雷声，静静地接应着天上的光辉，使万物得以生长、繁荣。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1]，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2]，由辩之不早辩也[3]。《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4]。

【注释】

[1]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弑，下杀上，幼杀长，谓之“弑”。《坤》阴消阳至三则成《否》（䷋），《否》下坤上乾。《说卦》曰乾为君，坤为臣，坤成而乾灭，故曰“臣弑其君”。《坤》阴消阳至二成《遁》（䷠），《遁》下艮上乾，《说卦》曰乾为父，艮为少男，即父之少子。艮成则乾灭，故曰“子弑其父”。

[2]其所由来者渐：渐，渐进，逐步发展。阴消阳非一日之事，实从初至二、至三，故曰“由来者渐”。

[3]由辩之不早辩也：由，由于，因为；辩，通“辨”，《经典释文》引马融曰：“别也。”即这是因为其辨之不早的缘故。

[4]顺：遵循。《说文》：“循，顺也。”故“循”与“顺”同义。

【译文】

积德行善的家族，必有很多福庆之事；累积了很多恶劣行为的家族，必然留下许多祸殃。臣民杀害君王，儿子杀害父亲，并非一朝一夕的原因所致。其作恶的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只不过是君王和父亲没有及早地辨清真相。《周易》说“踩着微霜时，坚冰也就即将到来”，这句话可能是在譬喻阴险丑恶的事是顺着时间累积的。

【评析】

事物的发展有一定的过程，积恶与积善一样，均非一朝一夕之所为，只要人们去细心观察，就会预见其必然趋势，故知善而多积善则多有福庆，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之，则恶有恶报。明智之举是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1]。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2]，敬义立而德不孤[3]。“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注释】

[1]“直”其正也，“方”其义也：直，正直，即存心要正；方，方正；义，适宜，合理。此句意谓为人做事要以原则性去适应其物理人情。

[2]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内，内心，以恭敬之德而使内心正直，以“仁义”之德而形端方于外。故《正义》曰“内，谓心

也。用此恭敬以直内心”，“用此义事以方正外物”。

[3]德不孤：谓美德传扬，众人响应。

【译文】

“直”是品性正直，“方”是指行为仁义。君子以其恭敬之德而使内心正直，行为仁义则使其外形端方。树立了恭敬、仁义的品德就会在道德上不孤立。“正直、端方、宏大，不熟悉也未必不获利”，这说明只要道德美好，就应对自己的行为无所疑虑。

【评析】

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道德的力量在于能以正直的品格团结人，只要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就不要怕别人说什么，更不要对自己的行动疑虑重重。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1]，弗敢成也[2]。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3]。

【注释】

[1]含之：内含其美，含藏不显。

[2]弗敢成：《坤》为臣道，虽内含其美，也要唯《乾》命是从，故虽有“成”而不敢自称为“成”。故《系辞上》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即坤道非无成就，只是不敢居功而已。

[3]代有终：代，代替，《说文》释“更也”。地替代天道而终成结果。《集解》曰：“是凡之生，皆始于《乾》而终于《坤》，成物即终也。”

【译文】

阴柔的地道虽然含其内美之德、之才，“含”其美德、美才而跟从

君王做事，即使是有所成就也不敢自居其功。因为地道就是妻道、臣道。故地道不将成就归之于己，却替代天道去成就万物。

【评析】

地道象征着臣道、妻道，故其虽有内美之德、之才，却含而不露，隐而不显。原因就在于：其一，地虽有成就万物之实，然而谨守臣道，不居功自傲；其二，成就万物的结果虽然表现于地，而其原因则在于天。

天地变化，草木蕃[1]。天地闭，贤人隐[2]。《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注释】

[1]草木蕃：蕃，繁衍。天地变化，阴阳二气交通，则草木繁衍。

[2]天地闭，贤人隐：闭，闭塞，闭塞无光、无道。此句指《坤》之六四，六四既不在乾，又不在坤。其在互卦则为艮，"艮为止"，"止"于中间则上下之气不得交流。其中上卦，阴消阳至六四时，止卦为巽，"巽"为绳，下卦有坤，"坤为囊"，绳在囊上，故六四爻辞曰"括囊无咎"。乾为君子，至于六四则为贤人。当此"止"而不通之时，六四既不在天，又不在地，无天无地，即为"天地闭"。此时，因六四之变又出现了上卦巽，互卦艮，按《说卦传》，"巽为木"，"艮为山"，于是贤人为着"无咎"，只好隐退山林。

【译文】

天体与大地运转变化，草木繁衍茂盛。而当天地闭塞昏暗时，贤人就退避归隐。《周易》说："束紧口袋，没有过错，也没有荣誉。"这大概说的就是要严谨处事吧。

【评析】

“括囊”则“无咎”、“无誉”，就是用譬喻的方式启发人们，当身逢无道之乱世时，就应该像束紧的口袋一样，隐藏自己的言行。不要求取荣誉，也就不会因此而招致过错，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

君子黄中通理[1]，正位居体[2]，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3]，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注释】

[1]黄中通理：黄，地之色，其色中和，譬喻君子之德。理，文理。《尚氏学》曰：“理，文也；《坤》为文，故曰‘理’。‘黄中通理’者，言由中发外，有文理可见。”

[2]正位居体：六五虽居贵位之正，但以阴柔为用，故以“黄裳”之中和之色来饰其德才。

[3]支：通“肢”，即四肢。

【译文】

君子以中和之黄色通达于文理，端正地居于正义之位，使美德含于内心，舒畅四肢，并将这些美德发挥到事业之中，这是最美好的事。

【评析】

黄色象征着地道，它是中和之色，能够体现君子端居正位的美德，圣人有言曰“心宽体胖”，故有德则能使四肢通泰舒畅，将这样的心情和身体发挥到事业中去，岂不是“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1]，为其嫌于无阳也[2]，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3]。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注释】

[1]阴疑（nǐ）于阳必战：疑，通“拟”，比拟。朱熹曰：“疑，谓均敌而无大小之差也。”王引之曰：“疑之言拟也。”即阴气到了与阳气相抗衡时，阴阳二气就会有一战。

[2]为其嫌于无阳：《集解》本无“无”字，“嫌”作“兼”，即阴中有阳，《坤》之上六卦象兼阴阳二气。《说文》曰：“嫌，疑也。”同上文之“疑于阳”之“疑”。

[3]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上六，虽已兼有阴阳二气，然仍属《坤》卦，故曰“犹未离其类也”。血，阴气之类为“血”。朱熹曰：“血，阴属。”因犹未离其阴类，故称“血”。

【译文】

当阴气强盛到与阳气相抗衡时，就会与阳气发生交战。这是因为阴气可与阳气抗衡，所以就可以与《乾》一样被称作“龙”，但是，它仍然未脱离阴属之类，故称“血”。青黄之色，就是天地之色的相互杂合，天的颜色是青蓝色的，地的颜色是黄的。

【评析】

阴气达到极致时，就会与阳气抗衡。二者既对立，又统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气是在阳气的升长中逐渐形成，阳气是在阴气的凝结中升长。阳与阴总是在对立中相互依存。

屯（䷂）

【题解】

《屯》象征着万物初生的景象。“刚柔始交”，则万物“生于忧患”；“天造草昧”，则“多难兴邦”。故《易》以《乾》、《坤》开篇之

后，就以《屯》来阐释万物开始的道理，既以“元亨，利贞”来总说卦情，又以“刚柔始交而难生”来说明生物之初的艰难。筮得《屯》卦，下卦为震，震为动，上卦为坎，坎为陷，动而有陷，如行而遇险，故其卦爻辞以其“难”启示人们：《屯》利于内建诸侯，而不利于外有攸往。卦中六爻，以不同的物象和富有哲理性的意象揭示“屯”道：初“盘桓”，君子以“居正”不出为利；二“屯邅”，女子以“守贞待字”为宜；三“即鹿”，应知退而不进；四“求婚”，亲下则获吉；五居位不正，宜“柔小”用事；上位虽正，却“泣血涟如”。《屯》通体多难，但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命就是在这种艰难中发育的，邦国也正是在这种艰难困苦中成立的。因此，唯“难生”之《屯》，才能展示君子经天纬地之才。

屯[1]：元亨，利贞[2]。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注释】

[1]屯（zhūn）：卦名，下震☳上坎☵，震为动，坎为险，动而遇险，所以“屯”从字形到卦象都象征出生的艰难。《说文》曰：“屯，难也，像竹木之初生，屯然有难。”

[2]元亨，利贞：元，大。亨，亨通。利贞，有利于所占问之事。

【译文】

《屯》卦：亨通之至，有利于所占问之事。不要出门远行。有利于建立诸侯。

【评析】

《白虎通义》引逸礼《王度记》曰：“诸侯封不过百里，象雷震百里。”《屯》之“元亨”在于“建侯”，而不在于“攸往”。建国封侯，正是《屯》之《象传》中所说的“经纶”之事。《屯》下震上坎，《说卦》曰震为雷，为长子；坎为陷。春雷震动时，

也就是万物生长时，而雷震百里之地也就是封侯之地。震又为长子。按《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按古制，唯嫡长子有继承侯国的权利。然而，要成就此功、此业则必要经历“动乎险中”的艰苦卓绝，并在此过程中使“君子”的“经纶”之才有验证与展示的用武之地。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1]。动乎险中[2]，大亨贞[3]。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4]。宜寻建侯而不宁[5]。

【注释】

[1]刚柔始交而难生：阳为刚，阴为柔，下震一阳初生于阴爻之下，故称“刚柔始交”。一阳屈居于二阴之下，此为一“难”；动而遇险，此为二“难”。

[2]动乎险：《屯》之上卦为坎，坎为陷，下卦为震，震为动，故曰“动乎险”。即动于险难之中。

[3]大亨贞：大即“元”，大亨即“元亨”。贞，有利。

[4]天造草昧：昧，冥昧。阴覆于初阳，故曰“昧”。

[5]不宁：因初生有“难”，“造”昧多艰，故不可以宁而无事。

【译文】

《彖传》说：屯象征着刚柔开始交感而产生的艰难，虽然它萌动于艰险之中，却还是亨通而有利的。天地之间充盈着雷雨时，上天就开辟世界创造万物于冥昧之中。在适宜于建立诸侯的时候，本来就不能安宁无事。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1]。

【注释】

[1]经纶：经，常也，用如动词“治理”。纶，青丝绶带，用如动词“治理”。经纶，即治理国家。

【译文】

《象传》说：雷声在乌云中震动，天空正在酝酿“初生”的希望。君子也应有所感动而经略天下，治理国家。

【评析】

“屯”象征着雷雨震动之时，生一阳于水中、陷中，萌生万物于冥昧之中，故多有艰难险阻，然而初生本来就是艰难的，我们在艰难中应该看到，一阳所生的光明已经来到，而且要勉励自己要有排除万难的坚强意志，来迎接生长与发展。《周易本义》曰：“屯难之世，君子有为之时也。”也就是说，生命在萌生时所遇到的困难，既传达着困难，也兆示着希望，这正是君子奋发有为的时候。

初九，磐桓[1]，利居贞[2]，利建侯。

【注释】

[1]磐桓：磐，通“盘”。磐桓，即盘桓，徘徊。

[2]利居贞：居，即居守。一阳生于二阴之下，坎险之下，身微力弱，故利于居而守正。

【译文】

初九，盘桓徘徊时，利于居守正道，利于建立诸侯。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1]。以贵下贱[2]，大得民也。

【注释】

[1]志行正：志在行正义之道。

[2]以贵下贱：《屯》初爻为阳，阳为贵，然屈居二阴及一卦之下，故曰“以贵下贱”。

【译文】

《象传》说：虽然初九在遇到危险时会徘徊犹豫，然而有志于践行正道。如果能以尊贵的身份来到社会底层，就能大得民心。

【评析】

《老子》有言曰：“善用人者为之下。”《屯》，一阳生于冥昧之中，上有阴气为重，险难于前，故徘徊犹豫实所难免，但是，它启示“君子”，欲得人心，就要放下架子，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关心人民的疾苦，这样才能受到他们的拥护和爱戴。

六二，屯如邅如[1]，乘马班如[2]。匪寇婚媾[3]。女子贞不字[4]，十年乃字。

【注释】

[1]屯如邅（zhān）如：屯，聚集。如，语气词。邅，转悠。《释文》引马融曰：“难行不进之貌。”

[2]班如：班，通“盘”，盘旋。《尚氏学》谓“班如”为马多之状，并引吴汝纶先生《易说》云：“《汉书》：‘车班班，往河间。’”

[3]匪：同“非”。婚媾：即婚姻之事。

[4]不字：字，许嫁。《礼记·曲礼上》：“女子许嫁笄而字。”不字，即不许嫁。

【译文】

六二，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乘着马回环徘徊，纷纷前来。但是

他们不是强盗，他们是来求婚姻的，女子若在此时不应许，则十年之后才能结成姻缘。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1]。十年乃字，反常也[2]。

【注释】

[1]乘刚：乘，凌驾。乘刚，就是指六二爻乘于初九之上，阳为刚，阴在上，故称“乘刚”。

[2]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二以阴居阴，当位居正，上应九五，应及时嫁人，“宜其室家”，而此误至“十年乃字”，违背常理，故曰“反常”。或注“反”借为“返”，返于常理、常道。六二“不字”，误至十年后“乃字”，则归于妇女之常道。此说也通。

【译文】

《象传》说：六二陷入困难，因为它凌驾于初九阳刚之上，违犯了男尊女卑、阴下阳上的常理。十年后才许嫁，这是违背常理的。

【评析】

一般而言，在《易》理中，阳为刚，阴为柔，其初并没有贵贱之分，故《复》之六二曰：“休复，吉。”《家人》之六二曰：“窥观，利女贞。”《坤》之六二、六五，皆以吉论。此处，《屯》之六二仅以“十年不字”为辞，并未言之以“难”，更没有把这种“难”与六二在初九之上的爻象相联系，然而此爻的《象传》却解释为“六二之难”原因在于“乘刚”，这与整个《易》理并不相符。按卦象，六二之“十年不字”，非“乘刚”有难，而是因为六二虽当位居正，然上应九五，须经历“坎”险。且六二至九五，又有六三、六四为阻挠，故“字”迟至“十年”。

六三，即鹿无虞[1]，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2]，往吝[3]。

【注释】

[1]即：追逐，接近。虞：古代掌管山泽禽兽的官员。

[2]几不如舍：几，接近，求取。舍，舍去。

[3]往吝：往，前往。吝，困难。上卦为坎，《说卦》曰坎为水，坎为陷，往而遇险，故曰“往吝”。

【译文】

六三，没有虞官引导就追逐山鹿，结果进入茫茫的森林之中，君子与其紧随其后，不如暂时舍弃，如果执意前往，就会陷入困境。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1]。君子舍之，往吝穷也[2]。

【注释】

[1]从禽：从，紧随其后，追踪。禽，鸟兽的统称。“从禽”义与“即鹿”同。

[2]往吝穷：穷，穷于术，穷于途，无路可走之意。六三本应上应上六，然上六处《屯》之穷尽之处，且三、上皆为阴，故不能相应，又有坎水为阻，故曰“往吝穷”。

【译文】

《象传》说：“在没有虞官的引导下就追逐山鹿”，是因为紧紧地追赶野鹿。君子不如暂时舍弃，执意前往会陷入困境，无路可走。

【评析】

《系辞》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圣人作《易》，观象系辞。六三的爻辞说明：在六三上应上六的过程中，六三须与三个卦象产生联系，六三在震，震为足、为动，故有“即”之行；六三至九五成艮象，艮为狗，故类如鹿象；上为坎，坎为荆棘，故有林中之象；又坎为险，故有“往吝”之象；因六三不当位，故曰“无虞”。这一连串的卦象与爻象既为我们展示了古人捕猎的生动画面，又寓教于辞，警示来者。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1]。往吉，无不利[2]。

【注释】

[1]求婚媾：阴爻六四顺承比合于阳爻九五，故有婚媾之事。又六四下应初九，初九在震，震为长子，二者相应，也有婚媾之事。

[2]无不利：有应有比，阴阳相亲，亲成婚姻，顺于情理，故无有不利。

【译文】

六四，乘着马纷纷前去，求取婚姻。前往是吉利的，无有不利之事。

《象》曰：求而往[1]，明也。

【注释】

[1]求而往：四阴求初阳，有礼贤下士之德。《尚氏学》曰："四与初本为正应，婚媾而已；然必求者，以二、三为阻也，知其阻而往求之，故往吉也。"

【译文】

《象传》说：求婚而前往，这是明智之举。

【评析】

同说求婚之事，然六二与六四的结果迥然不同，这是因为阳气在上，则吉；阴气在上，则逆。六四有当位之正，然上比于九五之阳，下求于初阳，故进也吉，退也吉。

九五，屯其膏[1]，小，贞吉[2]；大，贞凶。

【注释】

[1]屯其膏：膏，用如动词，谓“施膏泽”。《集解》引虞翻曰：“坎雨称‘膏’，《诗》云‘阴雨膏之’是其义也。”

[2]小，贞吉：坎为水，九五在坎中，犹如雨水之中，有润泽之象，九五当位而居中正之位，故曰“贞吉”。然上下皆阴，阴小而阳大，故曰“小贞吉”。

【译文】

九五，在草木萌发初生时遇到雨水的润泽，若雨水小，就吉祥；若雨水滂沱，则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译文】

《象传》说：“在草木萌发初生时遇到雨水的润泽”，说明九五所施恩泽德惠尚未广大。

【评析】

《屯》为水中有雷之象，云行雨施，就会膏泽万物。九五处于两阴之间，阳陷于阴中，故不宜“大”其膏泽。其实，《屯》时应在春季，春雷震而雨水动，春雨膏泽万物时，宜小不宜大。如杜甫《春夜喜雨》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前人解说此卦，或将“小，贞吉；大，贞凶”解释为不得已；或将其解释为对小事有利，大事无利；或解释蓄物小则吉，蓄物大则凶，此皆为忘乎卦象之说。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1]。

【注释】

[1]涟如：犹涟然，流泪不断之状。

【译文】

上六，乘马盘旋徘徊，泪流如血涟涟不止。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1]。

【注释】

[1]何可长（cháng）：长，即长久之长，上六乘刚于九五，本来就不能长，且泪流如血，其痛感之悲，必有所变，故“不可长”也。

【译文】

《象传》说：“泪流如血涟涟不止”怎么能长久呢？

【评析】

上六以阴居阴，本属当位之爻，然下应六三，六三失位无应，犹如危急困厄时无人相救，徒居坎险之极，故有泣血之悲。坎为血卦，流血如流泪之状，其悲痛之情，难以言表，显然不是吉兆。痛至于此，于情则至深，于身则损身，故不能长久。

蒙（䷃）

【题解】

《蒙》象征着事物初生后的蒙昧幼稚的状况。从卦序上看，《蒙》出现在《屯》之后，体现出圣人“爱人”、“育人”的良苦用心。既然人有“蒙稚”，就应当“发蒙”教导。故《礼记·学记》云：“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先以教学，充分说明了古人对教育的重视。这种重视不仅有古人“尊师敬教”的精神，而且也有如何施教的方针，如卦辞所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就与《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原则相一致；而卦辞所谓“再三渎，渎则不告”的教学态度，则与《论语·述而》中的“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方法相一致。在《蒙》卦中，二阳象征着启蒙者，四阴象征着被启蒙者，如程颐所言：“二阳为治蒙者，四阴皆处蒙者也。”其中九二以阳刚之德居下卦之中，有“师表”之象；上九则以“击蒙”来说明教育方法和原则；六五谦居上卦之中，象征着谦虚好学的君子；初、三、四爻以“发蒙”、“勿用取女”、“困蒙”为喻，来说明人处在“蒙昧幼稚”时的困窘和危难。明末理学家、教育家蔡清在其《易经蒙引》中说：“在蒙者便当求明者，在明者便当发蒙者，而各有其道。”总的来说，这个“道”就是“蒙以养正”。

蒙[1]：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2]。初筮告[3]，再三渎[4]，渎则不告。利贞。

【注释】

[1]蒙：卦名，下坎☵上艮☶，象征着启蒙。其字义为“幼小”。《集解》引干宝曰：“蒙，为物之稚；施之于人，则童蒙也。苟得其运，虽蒙必亨，故曰‘蒙’亨。”《说文》曰：“蒙，细小貌。”对人而言，细小就意味着蒙昧，故《蒙》卦就与人的教育有关，教育细小者就是启蒙。

[2]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即幼童。《蒙》之卦象有延师求教之义，故曰“童蒙求我”。《蒙》之上卦为艮，艮为童蒙。《集解》引虞翻曰：“童蒙谓五，艮为童蒙，我谓二。”卦中六五下应九二，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3]筮（shì）：筮有二义，一是作名词，指用筮草做成的占卜工具；二是作动词，指古人用筮草占问吉凶的方法。这里用第二义。

[4]渎：亵渎，轻侮。

【译文】

《蒙》卦本义是幼稚蒙昧，象征着教育：亨通。不是我去求幼童，是幼童来有求于我。初次占筮，我告以教诲之辞，若接二连三地来问就是亵渎和轻侮，若轻侮，就不给以教诲。利于做事。

【评析】

《蒙》卦既有幼稚蒙昧之义，又有延师启蒙之象。童蒙幼稚，就有所问。九二爻值中正之位，故无求于人，六五为阴，虚居尊位，又处在艮中，为少男之身，应虚心下问，然问之太繁则有轻侮师尊之嫌。《蒙》之所言“童蒙求我”，“渎则不告”，意在告诫人们师道尊严，不可轻侮。当然，这里强调的师道，实际上并不仅指教学者个人，也是指教与学的关系与态度。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1]，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2]。“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3]。“初筮告”，以刚中也[4]。“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5]。

【注释】

[1]山下有险，险而止：下卦为坎，坎为险，上卦为艮，艮为山，山为止。其卦就有山下有险之象，遇险而止。

[2]亨行：亨，亨通。行，九二与六五相应交通，使上下两卦都得以亨通。时中：这是指九二位居下卦中位，如得时之正。

[3]志应：指九二阳爻与六五阴爻阴阳相亲，心志相应。

[4]以刚中：九二为阳爻，阳爻为刚，且居中正之位。

[5]蒙以养正，圣功也：二阳居刚中，二与五应，以二养五，五变而得正，故曰“养正”。古人以为“建国君居，教学为先”，教养弟子除去蒙昧，使其正直，故曰“圣功”。

【译文】

《彖传》说：蒙昧，譬如高山之下遇险，遇险而停止前行，这就是蒙昧不明啊！“蒙昧而亨通”，因为亨行于合适的时机。“不是我求童蒙来问我，而是要童蒙来求我启发他”，只有这样，二者的心志才能相互应和。“初次占问时就告知”，因为九二以阳刚居中正之位。“若再三地来问，就是亵渎，亵渎则不能告知”，因为这是亵渎启蒙之道。启蒙就是培养人的正直品格，这是圣人的功德。

《象》曰：山下出泉[1]，蒙。君子以果行育德[2]。

【注释】

[1]山下出泉：艮为山，在上，坎为水，在下，如山下流水之象。

[2]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果决，勇敢。育，养也。《说卦》曰“艮为果”，坚而多节，故“果”有坚毅之象，故“果行”就是以果决之行培养其德。

【译文】

《象传》说：山下流动着泉水，就如蒙昧渐渐开启。君子就是要以果决之行来培养美德。

【评析】

《蒙》，下卦为坎，上卦为艮，由下而上则有二五之应，其卦象应在延师求教之象；由上而下，则仿佛有一懵懂小儿走在坎水上，蒙昧而不识险，故必求知于师，师以睿智启蒙，则能亨通于适时之机。在《蒙》卦中，我们看到知识的重要性在其启蒙之功，而启蒙之功则一在避险之知，二在“养正”之德。山因水而灵，水因山而止。孔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之心当仁，君子之思当知，君子之行当勇。故曰“果行育德”。

初六，发蒙[1]，利用刑人[2]，用说桎梏[3]，以往吝[4]。

【注释】

[1]发蒙：发，启发。初六动于《蒙》之初爻，有启发蒙昧之象。

[2]利用刑人：利用，即利于。刑人，《蒙》卦初动而变为兑，兑为刑，时在正秋。刑人，即受刑之人。

[3]用说（tuō）桎梏：说，即脱离。桎梏，古之刑具。《说文》，“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4]以往吝：吝，难，困难。往吝，即往有困难。初六居坎之初爻，动而往，往至于坎，坎为险，为陷，故曰“往吝”。

【译文】

初六，启发蒙昧，利于受刑之人，脱去桎梏，然前行仍然有困难。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1]。

【注释】

[1]正法：严正其法。

【译文】

《象传》说："有利于受刑之人"，这是为了严正国家的法律。

【评析】

脱去刑具，启发蒙昧，虽然都是好事，但是因为山下之坎已变为"兑"，《说卦》曰"艮为手"，艮为手足，入于兑，犹入于刑，故仍然有桎梏之事，毁折之难。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礼，齐之以德，有耻且格。"故严正其法不仅在桎梏"刑人"，更在其脱去桎梏。桎梏为刑具，一制一脱，才称得上是"利用刑人"的"正法"。

九二，包蒙[1]，吉。纳妇[2]，吉。子克家[3]。

【注释】

[1]包：包养，包涵。《说文》："包，象人怀妊，巳在其中，象子未成形也"。九二在四阴之包养之中，又九二动而化坤，坤为母，九二至六四为震，震为长子，故有妊娠之象。

[2]纳妇：纳，接纳，接受。九二为阳爻，有六五来应，故有纳妇之象。

[3]子克家：克，能够，胜任。子，九二至六四形成震，震为子，子居刚中，又能得六五为助，故能够治家。

【译文】

九二，为众阴所包涵，吉祥。就像迎娶美丽贤淑的媳妇一样，吉祥。因为儿子已经有能力治理家庭，可以给他娶亲了。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1]。

【注释】

[1]刚柔接：九二与六五相应，故阳刚与阴柔相接。六五居于尊位，能虚心求教于九二，二五能相应而合。接，原作“节”。孔颖达疏曰：“《正义》曰：以阳居于卦内，接待众阴，是刚柔相接，故克干家事也。”

【译文】

《象传》说：“儿子能治理家庭”，这是因为阳刚与阴柔互相接应。

【评析】

九二有众阴包养，又能上应六五之尊位，上有亲，内有助，上下亲和，故吉而又吉。儿子有能力治理家庭，不仅在于自居阳刚之位，更在于他们有六五相应为助。九二启示人们，一个人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总是或助人，或为人所助，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他人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

六三，勿用取女[1]，见金夫[2]，不有躬，无攸利[3]。

【注释】

[1]勿用取女：取，同“娶”。六三爻下乘二阳，失位不正，本应上应上九，然六四至上九为艮，艮为止，又为六四、六五二阴所阻，所行不顺，娶之不吉，故曰“勿用取女”。

[2]金夫：六三既不得上应，退而见九二，九二至六四互震，震为夫，阳为金，故称“金夫”。《尚氏学》：“金夫者，美称。《诗》‘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左传》‘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皆以金喻人之美。”

[3]不有躬，无攸利：有，通“由”。躬，身体。《正义》曰：“为女不能自保其躬，固守贞信，乃‘非礼而动’；行而不顺，若欲娶之，无所利益。”六三失位不足，不能保持自身之正，以非

礼之动来乘二阳之刚，有非礼之行。

【译文】

六三，不宜娶这个女子为妻，因为当她见到美男子，就会不顾礼节地接近这个美男子，所以娶她为妻是很不利的。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1]。

【注释】

[1]行不顺：行，行事。六三阴居阳位，失位不正，故不吉。《集解》引虞翻曰："失位乘刚，故行不顺也。"

【译文】

《象传》说："不宜娶此女子为妻"，因为这件事不顺利。

【评析】

《诗》云"静如处子"，"窈窕淑女"，"静女其姝"。女子之美在于温顺，文静，若躁动而无礼，则为人所轻视。《蒙》之六三之所以多凶，就在于阴居了阳位，如孔子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其行无礼，其事则不顺，所以娶妻之吉在于礼，非礼勿行，非礼勿娶。《系辞下》曰"三多凶"，六三失位不正，失位多凶，故"行不顺"。

六四，困蒙，吝[1]。

【注释】

[1]困蒙，吝：吝，难，困难。六四处于两阴爻之间，故上下为蒙昧所困，且远于师教，故"吝"。

【译文】

六四，困于蒙昧，如陷入困境之中。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1]。

【注释】

[1]独远实：阳为实，阳实阴虚。六四独困于二阴之中，上不能应上九，下不能应九二，故曰“独远实”。《集解》引王弼曰：“阳称‘实’也。独远于阳，处两阴之中，暗莫之发，故曰‘困蒙’也。”

【译文】

《象传》说：“陷于蒙昧之中的困难”，是因为它远离于师教。

【评析】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六四之吝，在其不仅自身蒙昧，而且周围也为蒙昧所包围。既不能自救其身，也不能求救于人，困而无助，昧又无师，均因远于九二之阳所致。“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故孟母以“三迁”之明，使其子近于师而益于教。

六五，童蒙[1]，吉。

【注释】

[1]童蒙：六五处艮之中位，艮为少男，类如童子，故曰“童蒙”。下应九二，求教于九二，六五属阴，九二属阳，阴暗而阳明，以暗就明，故吉。

【译文】

六五，幼童受到启蒙，吉祥。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1]。

【注释】

[1]顺：恭顺。巽（xùn）：通“逊”，谦让。

【译文】

《象传》说：“幼童受到启蒙”的“吉祥”，是因为幼童能如和风一样顺应老师的教诲。

【评析】

《蒙》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以形象生动的卦象说明教育是脱离愚昧、克服困难的力量，有子无教，就会使其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教育环境直接影响着教育的成果，所以重视教育就应重视其环境建设。恭于求师，顺于师教，这样教育才能顺利进行。学习的态度本身就是学习，而且它比学问更重要，因为态度不仅决定着人的学习，而且反映着人的道德。

上九，击蒙[1]，不利为寇[2]，利御寇[3]。

【注释】

[1]击：敲打，敲击。

[2]不利为寇：寇，伤害，危害。《蒙》上卦为艮，艮为止；下卦为坎，《说卦》坎为险，坎为寇。艮在上，止险止寇，故曰“不利为寇”。

[3]利御寇：御，禁止，抵御。坎下艮上，止高险下，居高临下，故曰“利于御寇”。

【译文】

上九，以责罚的方式启发幼童的蒙昧，不利于做伤害别人的盗寇

之事，有利于做抵御别人伤害的事。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1]。

【注释】

[1]上下顺：《蒙》卦的六三至六五互出一个坤，“坤为顺”，自上御下，坤顺其中，故曰“上下顺”。

【译文】

《象传》说：“有利于做抵御别人伤害的事”，就能使上下之间的意志顺畅。

【评析】

对幼童的教育，有时会采用责罚的方式，但不能“击”之过猛，猛则必有伤害。美好的目的要靠正确的方法去实现，因为任何一种事都不能独立存在，于普遍联系中寻找合适的方法，就能得到好的配合，事情也就能顺利发展。

需（䷄）

【题解】

在六十四卦中，凡言有“利涉大川”的卦，多有进取之象，《需》卦就是这样的一个卦。但是，进取需要耐心、稳步、有序地进行，而不是轻举妄动。所以《彖传》以“需，须也”，阐明卦德。《需》中六爻，初言“无咎”，二言“终吉”，三言“慎不败”，四言“顺以德”，五言“贞吉”，上又言“终吉”，皆无凶象，这表明以诚实、耐心、慎重的态度进取，就会吉祥有利。所以吕祖谦说：“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终是少错。”

需[1]：有孚[2]，光亨[3]。贞吉，利涉大川[4]。

【注释】

[1]需：卦名，下乾☰上坎☵，按《说卦》，坎为水，乾为天，水在天上，故有下雨之情。《京房易传》曰：“需，云上于天，凝于阴而待于阳，故曰需者待也。”

[2]有孚：孚，诚信。《说卦》曰坎为孚。上卦为坎，故曰“有孚”。

[3]光亨：有光明、亨通之意。按《说卦》，“离为日，为光”。九三至九五互为离，离下有天，如日光普照于天，故有“光亨”之象。

[4]利涉大川：大川，川流不息之大河。《需》之上卦为坎，有水之象，故曰“大川”。

【译文】

《需》卦象征着等待：心怀诚信，光明亨通。守持正直之心，利于涉过大河。

【评析】

水为养命之源，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中国是一个农业文化为主体的民族，古人对“水”的渴望胜过其他。但是，水流成川，则有阻于行路之便，持之以诚信，待之以天晴，则有利于涉过大川。马其昶《重定周易费氏学》曰：“舟楫之利，最是天地大用。凡言涉川，其象皆取诸乾、坤、坎、巽四卦，其义则所谓致远以利天下者是已，非为涉险之喻。惟不利涉大川，乃取险象尔，皆在坎体。所谓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坎险故也。”

《彖》曰：需，须也[1]。险在前也[2]，刚健而不陷[3]，其义不困穷矣[4]。“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5]，以正中也[6]。“利涉

大川”，往有功也[7]。

【注释】

[1]须：等待。《说卦》曰乾为马，马能健行，然前有坎险，故宜“须待”。

[2]险在前：坎为水、为陷，故“险于前”者，是指有险象于“乾”前。

[3]刚健而不陷：指《需》之下卦为乾，乾有刚健之行，故曰“刚健”。《集解》引何妥曰：“坎为险也，有险于前，不可妄涉，故须待时然后动也。”

[4]其义不困穷：义，犹言“宜”。待其时而动，则不至于“困穷”致难。

[5]位乎天位：“乾为天”，九五爻居乾之上，故曰“位乎天位”。

[6]以正中：九五居坎之中，以九五之尊居光明之位，故曰“正中”。

[7]往有功：此指“利涉大川”之结果，故《正义》曰：“以乾刚健，故行险有功也。”

【译文】

《彖传》说：“需”，就是等待。因为有险象于前，等待就不会使乾之刚健之行陷入困境，适宜的时候再前行就不会导致困穷之苦。“等待，心怀诚信，光明亨通，坚持正直之德”，这是因为九五居天君之位，保持正中之德行的缘故。“利于涉过大河”，建立功业。

《象》曰：云上于天[1]，需。君子以饮食宴乐[2]。

【注释】

[1]云上于天：乾为天，坎为水，水在天上为云，云浮于天，故曰“云上于天”。

[2]君子以饮食宴乐：前有大川，上有云雨，暂不能前行，等待之时，君子以作乐饮食而乐观其时。

【译文】

《象传》说：云浮动在天空的情景，就是《需》卦。在这个时候，君子应该在家饮食作乐等待天晴。

【评析】

古人涉河，不仅要备有舟楫之用，而且要等待天晴，因此，时机要比工具更为重要。时不我利，则不能行而有成，往而有功。《需》卦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情景：象征阳刚健行的乾，前有大川为阻，上有云雨即降，故暂不能前行，此时正好以饮食之乐养身正体。俗话说：“天下雨留人。”古人出行遇雨则止，天晴而行，这本是常理，但是，现代人已经很难体会这个“常理”，因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人们已经没有这样的经验了。

初九，需于郊[1]，利用恒[2]，无咎[3]。

【注释】

[1]需于郊：郊，城市周围地区，郊野之地。按卦象，乾为野，即郊野之地。《需》下卦为乾，上应六四，六四在坎，遇险则“需”于郊野。

[2]利用恒：恒，长久，经常。等待需要恒心与耐心的支持。

[3]无咎：咎，灾祸，过失。遇险而用恒心等待，所以就没有过失。

【译文】

初九，在郊外等待，有利于保持恒心，如此则没有过失。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1]。“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2]。

【注释】

[1]不犯难行：犯，冒着。因前有险情，前行有难，等待于郊野之外，就远避于难，故曰“不犯难行”。

[2]未失常：常，经常，常道。坎之难在五，初变而应于四，远于难，故未失常理。

【译文】

《象传》说“等待于郊野之处”，不冒险前行。“用恒心等待则没有过失和灾难”，远离灾害未失常理。

【评析】

需以时，待于地，利在恒。人，作为行为的主体，有时坚持就是胜利，而胜利往往青睐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某种意义讲，等待本身不仅是一种坚持，而且是一种行为。因为既然动而有险，不如知难而退，保持正道，静观其变。初九动而应于六四，就是等待时机、远害避祸。

九二，需于沙[1]，小有言[2]，终吉。

【注释】

[1]需于沙：沙，九二应于九五，而九五为坎中之刚，如柔水之中的硬物，故曰“沙”，这说明“需”而涉“大川”的人，又往前进

了一步。由郊外而至于水边。

[2]言：言论，这里指责让。因九二至六四为兑象，兑为口，有口舌之事，故为“言”。

【译文】

九二，等待于沙滩之中，虽有口舌之事，最终还是吉利的。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1]。虽小有言，以终吉也。

【注释】

[1]衍（yǎn）在中：衍，沼泽。《说文》：“衍，流也。”《穆天子传》三：“天子乃遂东征，南绝沙衍。”此句于“需于沙”相释，当解为沼泽。《集解》引荀爽注：“二应于五，水中之刚，故曰‘沙’。知前有沙漠而不进也。”

【译文】

《象传》说：“在沙滩中等待”，水流于其中。即使稍有言语口舌之事，但是最终还是吉利。

【评析】

九二上应九五，九五刚中而正，故虽“小有言”而终无危难。在实际生活中也是这样的，有时我们面临困难，只要我们有好友帮助，最终就有可能获得吉利的结果。九五对于九二而言，就如同是一个好朋友。九二之动虽然向坎难接近了一步，但是，因为这时离险象尚远，所以还是处于等待中，且有九五接应，故最终还是有惊而无险。

九三，需于泥[1]，致寇至[2]。

【注释】

[1]需于泥：泥，泥潭，泥泞。譬喻濒临困境。《周易集解纂疏》：“坎为水，泥在水旁，故称泥。”

[2]致寇至：坎为寇，九三近临于水而陷于泥，故有招寇之象。

【译文】

九三，等待于泥潭之中，不能进也不能退，结果招致强寇来侵。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1]。自我致寇[2]，敬慎不败也[3]。

【注释】

[1]灾在外：指九三居于坎象之外，坎为险陷，故身在灾险之外。《正义》：“泥犹居水之外，即灾在身外之义。”

[2]自我致寇：自己来到坎水边，坎为险陷，就在身边，故如招致强寇。

[3]敬慎不败：敬慎，犹谨慎。《需》之下卦为乾，乾之九三有“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之德，故能谨慎而不败。

【译文】

《象传》说：“等待于泥潭之中”，这时灾难尚存在于自身之外。是我的前行招致了强寇，虽然如此，只要谨慎就不会失败。

【评析】

等待的地方，越是靠近“大川”，就越是接近危险。九三因濒临于坎水，其险情也就随之严重。但是，因为九三有“乾乾”之德，所以，即使是有“需于泥”之难和“致寇”之险，依然能“不败”。《象传》昭示人们：卦象中所兆示的危险和困难，在事情未发生之前，还是有避免的可能。由此可知，《周易》预测吉凶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判断出凶险危难，而是通过吉凶悔吝的预见，预先准备避凶趋吉的方法。

六四，需于血[1]，出自穴[2]。

【注释】

[1]需于血：血，喻伤之重。六四居于坎下，为阳所伤，伤而见血，如在血泊之中。

[2]出自穴：穴，喻险之深。六四居于坎下，坎本为阴，坎之下乃阴中之阴，故有穴象。《王注》曰："穴者，阴之路也。处坎之始，居穴者也。"六四虽已有险，还是能从穴中逃出，故曰"出自穴"。

【译文】

六四，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爬出。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1]。

【注释】

[1]顺以听：坎为耳，六四居于坎下，上有九五为天，处下而听于天命。

【译文】

《象传》说："在血泊中等待"，要顺从地听命于九五。

【评析】

六四身陷阴险大难之中，却"大难不死"，还自穴中逃出。其所以如此，就在于六四当位居正，上有比，下有应，又处在九五之下，终未失其柔顺之道，故尚有生机。阴顺于阳，下顺于上，此天道常理，然认识它、领会它，并最终能接受它的人不多。《需》以六四之险象昭示人们，顺则化险为夷，险而能生。故老子曰"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柔顺不仅是生存之德，而且是生存之道。

九五，需于酒食[1]，贞吉。

【注释】

[1]需于酒食：九五位居坎中，“坎为水”。又《需》之九三至九五互为离，“离为火”，水在离上，故有蒸煮之象，象如饮食、酒食之需。《集解》引荀爽曰：“五互离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序卦》曰：“惟《需》有饮食之道。”

【译文】

九五，在危险面前，不犯险前行，却需待于酒食之前，这是吉利的。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1]。

【注释】

[1]以中正：九五当位居正，尊居《需》中，故曰“中正”。

【译文】

《象传》说：“需待于酒食之前是吉利的”，这是因为九五居于中正之尊位。

【评析】

《需》至九五刚中之正位，就可以享受酒食之美味，这种好处来自于水在上而火在下的卦象，象生于物，有象则必有物。九五多吉，因其有中正之德，君子之行，天尊之位，故多吉祥如意。

上六，入于穴[1]，有不速之客三人来[2]，敬之终吉[3]。

【注释】

[1]入于穴：上六处于坎穷极之处，如在坎水之穷深之处，故曰“入于穴”。

[2]有不速之客三人来：速，邀请，招致。三人，谓下卦之三阳，三阳动而自至，故曰“不速之客”。

[3]敬之：阴顺于阳，故上六虽遇不速之客，上六也要尊敬他们。

【译文】

上六，返入于地穴之中，有三位不速之客来到，恭敬相待，最终是吉利的。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1]，未大失也[2]。

【注释】

[1]虽不当位：上六以阴处阴，应属“当位”，辞曰“不当位”，实因其位在坎险之穷极之处。

[2]未大失：上六“居不当位”，然当位而下应九三，所以未有大失。

【译文】

《象传》说：“不经邀请的客人来到，恭敬地接待他们，最终是吉利”，即使其位有不当之处，也不会有大的过失。

【评析】

《需》卦有云水之象，然至上六则变为坎阴之极。古人认为云从地中升，升而入天，降而为雨，又入于地。故天地之物，物物相生，变中有变。然变而不当位，则非变者所自愿，如不速之客，非其自愿如此，自有其不得已的原因。在生活中，我们不可做不速之客，但是，当别人作为不速之客而到来时，我们应该待之以礼，如《论语》之所谓“君子敬而无失”。

讼（䷅）

【题解】

《讼》象征着争议和诉讼。或争而不已，或争而结怨，不损人，则必损于人，二者必居其一。故卦以“中吉”而“终凶”来劝诫那些陷于争讼的人，不要因为时或有“吉”而争讼不已，否则必遭遇“终凶”之实。《论语·颜渊》载孔子之言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所以筮遇此卦的人切不可因卦辞有“中吉”和九五爻之“元吉”，就心迷于讼之得而不知讼之祸。因为所谓“元吉”，并非指争讼者本人，而是指评判争讼的君子。在此卦象中，除九五外，皆为持讼者本人，初六以不“永”讼而“终吉”，九二以“归”而“无眚”，六三以守“贞”而“终吉”，九四以“不克讼”而获“吉”，上九因讼“受服”而终得“三褫”之辱。儒家政治理想是“和为贵”，而争讼则是他们力求避免的事，息事宁人与和睦相处才是他们寻求社会和谐的方法。

讼[1]：有孚窒惕[2]，中吉[3]，终凶[4]。利见大人[5]，不利涉大川[6]。

【注释】

[1]讼：卦名，下坎☵上乾☰，水就下而行，天向上而行，一上一下，其所行方向有迥异不和之象。《说文》：“讼，争也，从言公声。”《释文》：“争也，言之于公也。”《本义》释

为“争辩”。

[2]有孚窒惕：坎之九二为孚，孚，诚信。窒，堵塞，遏制。惕，恐惧。有孚，按《说卦》，坎为孚。九二失位于坎中，上无所应，故其诚信被堵塞。又因居位不正，故有恐惧感。

[3]中吉：讼则争而不亲，然九二以阳刚之德居于中位，象征着《讼》有“中吉”之象。

[4]终凶：争而讼，讼而有所得，然而，讼为不祥之事，不可长久，争之太甚，终之必凶。

[5]利见大人：大人指九五，九五得位而居中正之位，故曰“大人”。人有争讼，必言之于公，决断于“大人”，故曰“利见大人”。

[6]不利涉大川：上九处于《讼》之穷极之处，且不当位，下应六三，六三在坎，坎为险难，故曰“不利涉大川”。

【译文】

《讼》卦象征着争辩之事，因为诚信被阻塞而心情恐惧。其过程中可能有暂时的吉利，然最终还是凶险的。此时，有利于去拜见大人，但不利于去涉越大川。

【评析】

“冤家宜解不宜结”。《讼》而“得理饶人”，则有“中吉”之象；《讼》而“结怨”则必“终凶”。其所谓“利见大人”，则对世人有更大的启发，因为有了争讼之事，不能私自了事，应诉诸于法律才是正理。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1]，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2]。“终凶”，讼不可成也[3]。“利见大人”，尚中正也[4]。“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注释】

[1]上刚下险，险而健：上刚指乾，下险为坎。坎内而外乾，险于内而健行于外，故曰“险而健”。

[2]刚来而得中：九二为阳，阳为刚，阳本为三位，来居二位，故曰“刚来而得中”。

[3]“终凶”，讼不可成也：讼为不亲之争辩，因诚信堵塞而争，诚信不在，故曰“终凶”，且“不可成”也。

[4]尚中正：《讼》卦唯有九五当位而正，其余均失位而不正。九五居君位，以阳刚而决断九二与九四之争，故在卦中深为众爻所崇尚。

【译文】

《彖传》说：争辩之事，是因为上有阳刚之乾，下有坎水为险，内险而外健，故有争辩之事。“争讼是因为诚信被阻塞，心有恐惧，其过程可能有暂时的吉利”，阳刚之爻来归于中位。卦辞说“最终是凶险的”，原因就在于争讼之事是不可能有所成功的。“利于去拜见大人”，因为九五得中正之位，能决断九二与九四之争，因而深受其崇尚。“不利于涉越大川”，这是因为阳来居于坎水之中，如“入于深渊”。

《象》曰：天与水违行[1]，讼。君子以作事谋始[2]。

【注释】

[1]天与水违行：《讼》之上卦为乾，乾为天，下卦为坎，坎为水。古人认为日月星辰皆自东向西运转，水自西向东流动，故天与水之运转的方向不同。《集解》引荀爽曰：“天自西

转，水自东流，上下违行，成讼之象也。”又《程传》曰：“天上水下，相违而行。”于义也通。

[2]君子以作事谋始：君子指《讼》之上卦乾，乾为君子，有元始之德，故其“作事”之初就要有谋划。

【译文】

《象传》说：天与水相背而行，故有讼象。君子因有元始之德，作事之初就要有谋划。

【评析】

《彖传》从下卦与上卦之间的阴阳关系来论断《讼》卦的吉凶，因为讼本有不亲之争，争之于公，则必诉诸“大人”。虽然大人有中正之明，决断争讼，但是，《讼》因失诚信而来，故不可持久，也不可有所成，其终以“入渊”必“凶”。《讼》卦以阴阳失位不和的卦象来告诫人们争讼之事是不吉利的。《讼》又有天水违行、上下不和之象，“违行”则有“争”，不和则必“讼”。人常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君子当深谋远虑，防患于未然。不然，难免终乱、终凶之后则生愧悔之心、窘迫之情。

初六，不永所事[1]，小有言[2]，终吉。

【注释】

[1]不永所事：初六以阴居《讼》卦初爻，有退而不争之象，故不能永于讼事。永，长久。《正义》：“永，长也。不可长久为斗讼之事，以讼不可终也。”

[2]小有言：言，争论，责难。初六处“讼”之始，遇九四相犯，变而正，故“小有言”，即稍有责难之语。

【译文】

初六，不能长久从事诉讼之事，稍有言语责难，最终是吉利。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1]。

【注释】

[1]其辩明：《讼》卦九五处中正之位，具有分清辨明是非的能力。

【译文】

《象传》说：“不能长久从事诉讼之事”，因为诉讼之事本身是不能长久的。虽然“稍有言语相伤”，然有九五处阳刚中正之位，能辨明是非。

【评析】

《讼》之上、下之行相背，爻多失位，有诉讼之象。其初六动而有变，变而成兑，兑为口舌，故有言语之伤。因初六与九四相应，九四失位，与初六有诉讼之事，然初六处下，且能变而正，使讼不能长久，故最终还是吉利。事有所变，人也应有所变，变而得正则吉，若筮得初六变，则初变为正，使讼不可久，终岂不吉？俗言“得饶人处且饶人”，意在劝诫人们“讼不可久”。

九二，不克讼[1]，归而逋[2]。其邑人三百户[3]，无眚[4]。

【注释】

[1]不克讼：克，能够，胜任。九二居阳而失位，与九四争而不能赢，且变刚为柔，不能与五敌，故不能克。

[2]归而逋：逋，逃亡，逃跑。

[3]其邑人三百户：一个三百户的小城。九二变阴后则下卦为坤，坤为户，乾为百，故曰“三百户”。《集解》引虞翻曰：“眚，灾也，坎为‘眚’。谓二变应五，乾为‘百’，坤

为‘户’，三爻，故‘三百户’。”

[4]无眚（shěng）：眚，灾异。无眚，即无灾难。

【译文】

九二，不能赢得诉讼，回家后就急速逃跑。跑到一个有三百户人家的城中，就没有灾难了。

《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1]。

【注释】

[1]患至掇（duō）：掇，停止。九二身居坎险之中，遭遇祸患后，逃而罢讼，故曰“掇”。吴汝纶《易说》：“掇，借为‘辍’。辍，止也，患至而止，即讼而‘不克’，逃离家园。”

【译文】

《象传》说：“不能赢得诉讼”，就回到家里，立即逃跑。这是因为九二以下讼上，以民告官，故有灾难来到，灾难来而逃跑则灾难就暂时停止了。

【评析】

自古就有“民不告官”之说，九二以失位之刚，怒而告上，告之不能赢，则急急逃跑，跑至人多处才能无灾。告则有失，逃则有谋，终免于难。九二处不正之位，然变而柔，柔虽不能胜九四之刚，但是，罢其讼而逃其难，则虽有患而终无难。如《诗·魏风》有“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之歌。

六三，食旧德[1]，贞厉[2]，终吉。或从王事，无成[3]。

【注释】

[1]食旧德：六三不正，不能胜九四之阳刚，变而为阳，阳来自乾，“乾为旧”，故曰“食旧德”。

[2]贞厉：厉，危险，祸乱。六三失位不正，且居于坎险之中，故曰“厉”。

[3]或从王事，无成：六三失位不正，其所应之上九也失位不正。其跟随君王做事，成功而不居功。《集解》引虞翻曰：“乾为王，二变《否》时，坤为事。”六三临九四，故从君王而辅助之。

【译文】

六三，享用往日累积的功德，虽然占测的结果是危难，但最终会吉利的。或跟随君王做事，但不要把成绩归于自己。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1]。

【注释】

[1]从上吉：六三处于阳刚之下，故尊从上之阳刚则吉。

【译文】

《象传》说：“享用往日累积的功德”，尊从于上位之阳刚则会吉利。

【评析】

《集解》引侯果曰：“虽失其位，专心应上，故能保全旧恩。”六三之所以“食旧德”而享有“终吉”之果，就在于他坚持“或从王事”、尊从于上、顺应于上的臣道，实践了“地道无成而有终”的本分。且六三虽有事王之德，辅王之功，却秉持“知雄守雌”之心性，故而不仅没有矜功伐善之心，还深怀老子所谓“为而不有”和“功成弗居”的美德，因而能于《讼》中享有“终吉”之果。此《老子》所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1]。安贞吉[2]。

【注释】

[1]复即命渝：复，返还，恢复。即，就，接近，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就位于……”。渝，改变。九四失位不正，与初六争讼，“讼”而不能“克”，则回复到应有之位，九四复于阴位，就有归正之吉。

[2]安贞吉：九四动而变阴，九二先于九四已变为阴，则下卦有坤象，如此则同有坤之所谓“安贞吉”。

【译文】

九四，不能赢得诉讼，就复其本来之位，改变争讼的想法。安于已变之正位就吉利。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1]。

【注释】

[1]“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九四既变，变阴而正其位，则如人安于本分，守持正道，故无过失。

【译文】

《象传》说：“复其本来之位，改变争讼的想法”，安于已变之正位则没有过失。

【评析】

九四不能胜初六，则退而求其本位，复于本位也就随之改变它的诉讼争胜之心。《论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其位正则人也正，其位不正则人也不能正。九四之所以有“安贞不失”的好处，就在于它既能罢争讼之事，又能复于正

当之位。

九五，讼，元吉[1]。

【注释】

[1]元吉：九五居尊位中正，能明辨争讼之事，故大吉。

【译文】

九五，明辨诉讼之事，大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1]。

【注释】

[1]以中正：处尊位而为众爻之主，用其中正之德辨明是非，故曰"中正"。

【译文】

《象传》说："明辨诉讼之事，大吉"，因其居九五之尊位，有中正之德。

【评析】

《讼》之爻多失位而争，争而多凶，唯赖于九五决之以理、辨之以正。人能用其正则吉，君能用其正则大吉。《集解》引王弼曰："处得尊，讼之主。用其中正，以断枉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刚则无所溺，公则无所偏，故'讼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1]，终朝三褫之[2]。

【注释】

[1]或锡之鞶（pán）带：或，疑惑，《乾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锡，即“赐”。鞶带，《说文》：“大带也。”即束衣的革质大带。这里是以朝中之服饰来比喻高官厚禄。

[2]终朝三褫（chǐ）：终，尽，整个。终朝，指从天明至夜晚的一整日。三褫，三指多次；褫，《尚氏学》：“褫，夺也。”以讼而得“鞶带”，得之不正，故一日之间，被九五夺去三次。

【译文】

上九，在疑虑中被赐予鞶带，又在一日之间多次剥夺这一赏赐。

《象》曰：以讼受服[1]，亦不足敬也[2]。

【注释】

[1]以讼受服：因争讼所得朝服。

[2]亦不足敬：讼因阻塞诚信之心而起，有不正之心，不亲之争，虽得其显贵，故曰“不足敬”。

【译文】

《象传》说：因为争讼而得到显贵的服饰，故不足以为人所敬重。

【评析】

《乾凿度》曰：“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上九失位不正，故有所惑，惑而赐“鞶带”，又间有争讼之事，实惑而有惑，虽有受赐之幸，然一日之间被夺之再三。上九因讼而得，得之不正，不正则难以长久。失者不能服，得者心有惧，故不足以有“敬”。

师（䷆）

【题解】

《师》卦强调的“用兵之道”：其一，在于“正”，只有正义之师才有资格用兵，才能如其《彖传》所言“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其二，是欲治兵必先选将，也就是说，必须用人得当，如《师》之所谓“丈人吉”，“小人”则“乱邦矣”。也因此，《师》之六爻皆一一演示其用人与用兵的关系：初六强调军纪必须要严明，九二因用将得当而吉利，六三因用人不当而无功，六四行军有序而“无咎”，六五则直接说明用人当否的两种结果，上六则强调“小人勿用”。实际上，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用兵之道的关键在于自己要“正”，故《彖传》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

师[1]：贞丈人吉[2]，无咎。

【注释】

[1]师：卦名，下坎☵上坤☷，象征民众，兵众。

[2]贞丈人吉：贞，占测。或以为“正当”之正，也讲得通。丈人，指贤明之长者。《释文》：“丈人，严庄之称。”《师》之九二居中正之位，上应六五，故能“贞正”而“吉”。

【译文】

《师》卦象征军旅之事：占测行军用兵的结果是，如果贤明之长者执掌军旅就吉祥，没有灾害。

【评析】

《师》以上坤下坎之象象征一阳为长而统众人之旅。军旅之事，于内须严明军纪，于外则须师出有名，故须守持正义、正直之道，才能以“师”正天下。《孙子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此均言军旅之事为国之大事，不仅军旅之命运掌握在一人之手，而且一国之命运也掌握在一人之手，故非贤明之长者不可以为之。

《彖》曰：师，众也[1]。贞，正也。能以众正[2]，可以王矣[3]。刚中而应[4]，行险而顺[5]，以此毒天下[6]，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注释】

[1]师，众也：上卦为坤，坤为众；下卦为坎，坎为水。《国语·晋语》“坎，劳也，水也，众也”，故“坎”、“坤”均为众象。且天下之众莫多于水，以水喻众于理甚通。

[2]能以众正：以，使。九二居中为阳，阳为升，阴为降。阳升至其五则能使众人正，且阳御众阴，阴为众，故能使众人正。

[3]可以王矣：九二失位，然在军旅之中为众人响应，升至其五，则可以为王。《集解》引虞翻曰：“坤为众。谓失二位，变之五为《比》（䷇），故‘能以众正’乃‘可以王矣’。”

[4]刚中而应：刚中，指九二处下卦之中位，应，指得六五之应。

[5]行险而顺：下坎为险，上坤为顺，故《正义》曰：“‘行险’谓下体坎也，‘而顺’谓上体坤也。”

[6]毒：治理。《释文》引马融曰：“毒，治也。”俞樾曰：“毒读为督，治也。”

【译文】

《彖传》说：军旅之事，是众人所组成的军队。贞，就是要坚守正道、正义。能使兵众坚守正道、正义，就可以做君王了。譬如有刚健中正之人在军旅之中响应君王，执行危险的任务而能顺应天下之民心，以此来治理天下，而民众纷纷顺而从之，吉利得很，还哪有什么灾害！

《象》曰：地中有水，师[1]。君子以容民畜众[2]。

【注释】

[1]地中有水，师：坎为水，水为众多之象，地中有水之象就如同民中有兵之象。

[2]君子以容民畜众：容，宽容。《集解》引虞翻曰："容，宽也。"容民，即广泛地容纳民众。畜，畜养。地能畜养万物，君也能以其道而畜养民众。

【译文】

《象传》说：地中蓄积着很多的水，这种情况象征着兵众和军旅之事。君子深悟其中的道理而广泛地容纳百姓畜养民众。

【评析】

《师》卦的卦象与卦辞关键强调两个意义：一是众，一是正。无"众"则不能成军，不"正"则无法行军。按中国传统的军事观点，优秀的军事家总是注重把自己的军队锻炼成军纪严明的军队。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让自己的军队师出有名。这两种因素联系在一起，才能形成正义之师。

初六，师出以律[1]，否臧凶[2]。

【注释】

[1]师出以律：律，法令，军纪。初六阴居阳位，位既不正，法令恐不能行。

[2]否臧凶：否，不也；臧，善也，好也。否臧，即军纪不好。军纪不严，出师必凶。

【译文】

初六，军旅出征必遵循国法军纪，反之，则必有凶险。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1]。

【注释】

[1]失律凶：初六失位不正，故曰"失律"。师本属"不详之事"，又居坎险之中，坎为险，故曰"凶"。

【译文】

《象传》说："军旅出征必遵循国法军纪"，没有国法军纪的约束就会有凶险。

【评析】

《孙子兵法》曰"法令孰得"，"赏罚孰明"，以此可以观"胜负孰得"。"军令如山"，是军人，就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信奉"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因为，军令是治军的前提，也是胜利的前提。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1]。王三锡命[2]。

【注释】

[1]在师中吉，无咎：九二以阳刚之德居中，上与君王相应，下有众人从之，秉持阳刚之德于众阴之中显示"将才"，故曰"中

吉”，吉则“无咎”。

[2]王三锡命：三，泛指“多次”。锡，通“赐”。九二为将，上应六五，六五以阴居阳，虚心锡命与九二，九二受君命于师中，故曰“王三锡命”。

【译文】

九二，贤明长者在军旅之中就吉利，也没有灾害。受到君王多次奖赏并委以重任。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1]。“王三锡命”，怀万邦也[2]。

【注释】

[1]承天宠：六五为君，二、五相应，九二因“相应”而承受六五之君的信任及宠爱，故曰“承天宠”。

[2]怀万邦：怀，归服。《尔雅·释言》曰：“怀，来也。”邦，国家。六三以上为坤，坤土为“邦”，在《师》卦中，群阴因九二之德而归服于六五，故曰“怀万邦”。

【译文】

《象传》说：“贤明长者在军旅之中就吉利”，承受天子君王的宠爱。“受到君王多次奖赏并委以重任”，四方万邦之民皆因此而归服君王。

【评析】

《孙子兵法》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九二以阳刚之德居群阴之中，成为唯一可以信赖的将才。但是，九二的爻辞还是通过强调“承天宠”和“三锡命”来说明九二的作用必须得到六五的认可，才有可能是“师中吉”。

六三，师或舆尸[1]，凶。

【注释】

[1]师或舆尸：或，有时，或者，也许之意。舆尸，舆，车辆。尸，尸体。坎为舆，坤阴为死，死象为尸。坤在舆上，故曰“舆尸”。

【译文】

六三，军旅出征有时会运输尸体归来，有凶险。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1]。

【注释】

[1]大无功：六三失位乘刚，内外无应，以此帅师必然大败，故无功而有丧。

【译文】

《象传》说：“军旅出征有时会运输尸体归来”，说明六三无战功，很失败。

【评析】

六三以“舆尸”喻其失败，则六三既遭其败，又见其残。其败之如此，皆因六三用兵无道，治军无法。六三既“失位”于用人不当，又“乘刚”于有职无能，上不得其应，下不得其助，所以败而无功。由此观之，用兵之道，关键在于用将。

六四，师左次[1]，无咎[2]。

【注释】

[1]师左次：次，驻扎。《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2]无咎：六四当位居正，然柔不能进，又与失位的初四无法相应，只能按兵不动。按兵法，右靠高山，左临水泽驻扎军队是符合常理的，故曰“无咎”。

【译文】

六四，军队驻扎于左方，就没有灾难。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译文】

《象传》说：“军队驻扎于左方，就没有灾难”，没有违背正道、常理。

【评析】

《老子》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又曰：“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左是生位、阳位，右则是阴位、死位。又《礼记·檀弓》篇记孔子丧姐，郑注云：“丧尚右，右，阴也；吉尚左，左，阳也。”《周易正义》曰：“行师之法，欲右背高者，此兵法也。故《汉书》韩信云‘兵法欲右背高陵，前左水泽’。”六四承五而无应，上无所应，进无所胜，退以次之。其不战而退符合用兵之道，其退而舍之也符合地理形势。

六五，田有禽[1]。利执言[2]，无咎。长子帅师[3]，弟子舆尸，贞凶[4]。

【注释】

[1]田有禽：田，打猎。禽，通“擒”，擒获。田有禽，即打猎而有

所擒获。

[2]利执言：言，话，言论。六五处尊而失位，有发布命令的权力。

[3]长子帅师：互卦为震，震为长子，统领众阴，如一将而统三军。

[4]弟子舆尸，贞凶：弟子，指三爻，互卦有震象。三以阴居阳，失位不正，且九二乘刚。失位乘阳，故“贞凶”。

【译文】

六五，打猎有所擒获。有利于发布命令，没有灾祸。长子统帅军队，弟弟打了败仗载着尸体而归，这件事是很凶险的。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1]。“弟子舆尸”，使不当也[2]。

【注释】

[1]“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六五阴居阳位，处尊而失位，下应九二，九二在师中，应王命而统众阴，受益于“中行”之道，故曰“以中行”。《集解》引荀爽曰：“‘长子’谓九二也。五处中应二，受任帅师，当上升五，故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

[2]使不当：使，用人。弟子居三，位在坎中，坎为震之弟。三应上而不应五，有失位之过，乘刚之错，使之不当，故曰“使不当”。

【译文】

《象传》说：“长子统帅军队”，这是因为九二以中正之道行

师。“弟弟失败载着尸体而归”，这都是因为用人不当啊！

【评析】

“长子帅师”、“弟子舆尸”，明显的对比之辞系于“利执言”的六五，意味深长。因为，对于六五而言，虽未有将才之能，却身居君王之位，有“执言”的地位。若用师，功成在将，用将在君。若六五用人不当，则九二也不能帅师。

上六，大君有命[1]，开国承家[2]，小人勿用[3]。

【注释】

[1]大君有命：大君，天子，君王。《集解》引干宝曰：“大君，圣人也。有命，天命也。”上六位居六五之上，故曰“大君”。

[2]开国承家：开国，裂土以封诸侯。承家，采邑以立大夫。《集解》曰：“开国，封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上六居坤上，坤为土、为地、为城邑，下不能应三，然有“开国承家”之责。

[3]小人勿用：小人指六三，上本与三应，然三失位不正，不能应上六，犹不能任以重任，故曰“小人勿用”。

【译文】

上六，君王发布命令，裂土分封诸侯，采邑赏封大夫，小人不可重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1]。“小人勿用”，必乱邦也[2]。

【注释】

[1]以正功：正，作动词，犹“评定”。

[2]乱邦：祸乱邦国。

【译文】

《象传》说：“君王发布命令”，就是为了公正地评定功劳。“小人不可重用”，说明任用小人必然导致祸乱国家。

【评析】

功大者“开国”，功小者“承家”，小人者“勿用”。赏罚之事有关国家政纪，须因功而封，不可因亲而赐。“小人勿用”是《师》卦的劝诫之辞，也是不可忽视的用人之道。阴为小人，阴多则小人多。《师》以一阳御众阴，有小人多于君子之象。人常说“防小人，不防君子”。军旅之事，关乎国之存亡，若委之以小人，岂一军之败，国也随之而亡。故论功行赏是为了奖励有功之臣，能赏罚分明，方可以服众人而治国家。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赏有功，另一方面也要罚小人。因为小人者，无才无德之人，用之必乱国。“勿用”即应罚之，不罚而仅“勿用”，小人也可以乱国。

比（䷇）

【题解】

《比》卦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比”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亲切辅助”。《彖》曰：“比，吉也；比，辅也。”《荀子·议兵》曰：“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比》从德、人、上下、内外等方面来说明“比”的意义。初六以“比”而“有孚”，强调人欲与人有“比”，必要心怀诚信；六二以“自内”提示，“比”应内附而不应外索；六三以“匪人”来指明所“比”之人应有正直的品德；六四则以外比于贤，来说明“比”应以贤人为友，而不应有内外之分；九五因以中正居尊，故以“显比”来宣扬其亲比于下的仁爱之德；上六则以“无首”来揭示不能终“比”则必终于“凶”。《比》卦的理想是要实现上下皆亲的“和谐”状态。

比[1]：吉。原筮[2]，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3]，后夫凶[4]。

【注释】

[1]比：卦名，下坤☷上坎☵，《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水流于地，亲而附之，附之无间，相融相合。

[2]原筮：原，卜也。《周礼·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故“原”训为“卜”。

[3]不宁方来：宁，安乐。方，四方之国。不安宁之四方之国来归附。《正义》曰：“此是宁乐之时，若能与人亲比，则不宁之方皆悉归来。”

[4]后夫凶：夫，语气词，后来归服者则有凶险。

【译文】

《比》卦象征着亲近和团结：吉利。卜筮其卦象，则知元统大业利于坚持正道，无有灾祸。不安宁的四方之国均来归附，后来者有凶险。

《彖》曰：比，吉也[1]；比，辅也[2]，下顺从也[3]。“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4]。“不宁方来”，上下应也[5]。“后夫凶”，其道穷也[6]。

【注释】

[1]比，吉也：亲则不争，比则归附，故“吉”。

[2]比，辅也：上下相应，众阴归附亲近于一阳，故有亲而辅助

之象。

[3]下顺从：众阴在下，上应于九五之阳。《集解》引崔憬曰：“下比于上，是下顺也。”

[4]以刚中：指九五以阳刚之德而当位居于上坎之中。

[5]上下应：所谓上下应，蕴有二义：其一，九五居四阴之上，四阴顺从于九五之阳刚，九五以尊贵之位下亲四阴，故有上下相应之亲。其二，六二居中得正，上与九五相应。

[6]其道穷：指上六。上六虽然当位于上，然于四方之归为后，又处于《比》卦之穷尽之处，失礼无道，违道失人，故曰“其道穷”。

【译文】

《彖传》说：亲近归附，就能吉祥如意；“比”，归附而又顺从，这是因为九五之下有众阴顺从。“元统大业利于坚持正道，无有灾祸”，这是因为九五以阳刚之德上居中正之位。“不安宁的四方之国均来归附”，这是因为九五与四阴相亲相应。“后来者有凶险”，这是因为后来者失礼无道，穷途末路。

《象》曰：地上有水，比[1]。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2]。

【注释】

[1]地上有水，比：地得水则滋润，水得地则相依，相亲而依，故曰“比”。《程传》：“夫物相亲比而无间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为‘比’也。”

[2]亲诸侯：坤为土，土成“万国”，万国既立，则应亲近其诸侯。

【译文】

《象传》说：地上有水的情形，象征着亲密比辅的关系。先代的君王因此而建立万国之邦，亲近诸侯。

【评析】

《比》卦以水流于地象征众望所归的形势，天下皆亲而内附。此安宁有庆之时，后来者上违君王之心，下失众人所愿，礼失则无所成，故有凶险危及其身。《彖传》归纳了《比》卦吉凶相对的几种情况，并一一分析了导致吉凶的原因，从总体上使人们对“比”而亲之的吉利和“后夫凶”的后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对于得民心、顺民意的大好形势，不仅要从内心里认同它，而且还要积极响应，后至者则招致上下怨恨。坤象为腹，坎象为心，腹心相亲，一如水地相依之情，故“先王”效法《比》卦之象，而有亲近诸侯之心。

初六，有孚比之[1]，无咎。有孚盈缶[2]，终来有它，吉[3]。

【注释】

[1]有孚比之：孚，诚信。初失位，变而得正，上与四应，四在坎，坎为孚，故曰“有孚比之”。

[2]有孚盈缶（fǒu）：盈，满，充满。缶，古代瓦制容器。《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坎为水，坎为孚，下为坤象，坤内虚而外实，中空而外有，器像缶，故曰“有孚盈缶”。

[3]终来有它，吉：来，使动用法，使之来。初本与四应，然失位则不能应四，舍四而应五，犹如外来之“比”，一如“有它”之“吉”。

【译文】

初六，怀着诚信来归附“九五”之君，没有灾祸。满腹的诚信犹如

满缶的水一样，若终有其他来归附，这种情况也是吉利的。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1]。

【注释】

[1]有它吉：初本不应于五，内怀诚信而由外归附，故曰“有它”。

【译文】

《象传》说：《比》卦的初六，内附于九五，就如同来自它方的吉利。

【评析】

古人日常所用的器皿多为陶土制成。《比》上为坎，坎为水；《比》下为坤，坤为土。由土制成缶，就有了“盈”水的器皿缶。又《说卦》曰：坎为孚。孚，就是诚信。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心慌意乱，我们就无法将水盛入缶中；反之，如果我们能心怀诚信，心定意闲，我们就能把水盈满于缶中。《比》卦通过“盈缶”的卦象和情景告诫人们，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事的前提。

六二，比之自内[1]，贞吉。

【注释】

[1]比之自内：六二得位于坤之中，自坤内而比于九五。坤中犹国之内部，故曰“比之自内”。《本义》曰：“柔顺中正，上应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

【译文】

六二，以中正仁和之心亲近归附于君王，吉利。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1]。

【注释】

[1]不自失：六二当位于坤，上应九五，居地应水，故无所失。

【译文】

《象传》说：“在内而亲近归附于君王”，说明六二坚持正道而不使自己有所过失。

【评析】

六二以阴居坤中，得位而正，柔顺而亲比于君王，始则顺于人，终则顺于己，亲自内，顺于正，所以有吉利之兆。上不失其亲，内不失于道，有亲可靠，实谓亲上加亲，诚如《论语》所谓“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六三，比之匪人[1]。

【注释】

[1]比之匪人：六三失位不正，本应上应上六，然上六失位，失位无应，故曰“匪人”。匪，通“非”，指行为不正当的人。

【译文】

六三，亲近归附于行为不正当的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1]？

【注释】

[1]不亦伤乎：依《集解》引干宝说，“伤”为伤害。《正义》释“伤”为悲伤。二义均通。

【译文】

《象传》说："亲近归附于行为不正当的人"，就像亲近辅佐暴君一样，就会受到伤害。

【评析】

六三失位无应，阴柔而不能居正，"三多凶"，故有"匪人"之说。《周易折中》引赵彦肃曰："初比于五，先也；二，应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之义，将不能比五矣。"此说与此爻义甚切。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古代仁人志士常常信奉"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生存法则，六三爻辞与《象传》则将这种道理做了形象化的说明。

六四，外比之，贞吉[1]。

【注释】

[1]外比之，贞吉：六四在外卦，然能承五比五，故曰"外比"。《集解》引虞翻曰："在外体，故称'外'。"

【译文】

六四，自外亲近归附九五之尊，吉利。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1]。

【注释】

[1]外比于贤，以从上也：五在四上，四近于五，故承而从之。

【译文】

《象传》说：六四自外辅佐其贤君，说明六四有顺从君王的意志。

【评析】

《系辞》曰“四多惧”，这一通例在《比》卦中就不能应验了。六四临近君王之位，理应有“伴君”之惧，然因其当位居正，以柔从刚，以阴顺阳，亲附于上，虽在外卦，却因“近”而“比”，就如贤臣在外而亲附于内、于上一样。

九五，显比[1]，王用三驱[2]，失前禽[3]，邑人不诫[4]，吉。

【注释】

[1]显比：显，光明。九五居中，如道德光明悬著在天，引得众阴来比。

[2]王用三驱：三驱，三面围拢，仅一面张网，使愿者入网，不愿者离去。

[3]失前禽：向己者则舍之，背己者则射之，所以“失前禽”。九五在坎中，坎为荆棘；六三至九五互艮，艮为狗，类如禽。有禽，有荆棘，也有手，即有猎捕之象。

[4]邑人不诫：九五下应六二，六二在坤，坤为城邑、为民，故曰“邑人”。上下相亲，内外比合，故曰“不诫”。

【译文】

九五，光明之德使四方皆来归附，先王在围猎时，三面围拢，仅张开一面网，任前面的猎物走离，属下邑人因此知先王有仁德之心而不诫惧，这当然是一件吉利的事。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1]。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2]。

【注释】

[1]位正中：九五居《坎》卦之中正之位，当位而公正无私，故《周易学说》引刘沅曰：“显，光明之意。上下相比，至公无私，故曰‘显比’。”

[2]使：任用，派遣。中：为公正守中之人。

【译文】

《象传》说：“光明之德使四方皆来归附”所形成的吉祥，来自于九五居于《比》卦正中之位。舍弃悖逆而接取顺从，“任前面的猎物走离”。“属下邑人因此知先王有仁德之心而不诫惧”，这是因为居于九五之位的君王使用中正之人的缘故。

【评析】

九五用“三驱”之法，说明先王有爱及“禽兽”的仁德之心，而《象传》则以“舍逆取顺”之意进一步说明先君“失前禽”的深意。古之先王围猎，网而驱之，使走者自走，来者自来，不强求，不滥杀，施仁爱而“失前禽”。《史记·殷本纪》曰：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这个故事说明先王之所以用“三驱”之法，是将仁爱之心推及禽兽。因为九五有这样的善德，遂使“邑人”也没有了诫惧之心。如此，则光明之德使四方之人归附，如《论语》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上六，比之无首[1]，凶。

【注释】

[1]无首：首，始也，首先。无首，即后于“比”。上六虽当位于比，然“比”而后来，冷了众人之心，有违于“比”道。

【译文】

上六，亲近归附时不能领先居首，有凶险。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1]。

【注释】

[1]无所终：上六阴居其上，“比”而后至。后至则无所成，也无所终。

【译文】

《象传》说：“亲近归附时不能领先居首”，最终无所归附。

【评析】

因为上六在归附时是最后来到的，所以，就应了卦辞之“后夫凶”的意思。《正义》曰：先王用“三驱”的本意是“爱来，恶去”。那么，上六不能及时归附于君王，则终为王所弃。

小畜（䷈）

【题解】

按《易》理通例来说，阴小而阳大，六四是《小畜》唯一的一个阴爻，因以阴畜阳，故其畜量则“小”。卦以“密云不雨”为喻，来说明阴阳不调的状况。因其卦有“风行天下”之象，故有利于修“文德”之事，以等待时机。卦中六爻，初、二皆因“复道”而“吉”，九三以“脱辐”为喻言其有“决躁”之失，六四因“有孚”、“去惕”而“无咎”，九五诚信有实而利人，上九失正于“畜”道，则以“征凶”戒之。

小畜[1]：亨。密云不雨[2]。自我西郊[3]。

【注释】

[1]小畜：卦名，下乾☰上巽☴，象征着“小有畜积”的一种情状。畜，聚积，养育。卦有一阴畜众阳，阴为小，阳为大，以“小”畜“大”，故曰“小畜”。

[2]密云不雨：上为巽，巽为风，风行天上则卷云而去，云去则无雨，故曰“密云不雨”。

[3]自我西郊：因互卦为兑，兑为西，乾为野，故曰“西郊”。

【译文】

《小畜》象征着小有畜积：亨通。浓云密布却不降雨，云气从城邑的西郊升起。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1]，曰小畜。健而巽[2]，刚中而志行[3]，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4]。“自我西郊”，施未行也[5]。

【注释】

[1]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六四得位，且有阴柔之顺，故使得上下相应。

[2]健而巽：健，指下卦乾，“乾为健”。巽，指上卦为巽。内乾而外巽，故称“健而巽”。

[3]刚中而志行：刚中，指二、五为阳爻各居于下、上卦之中。又因五得位而中，二虽失位，然变而应之，故其志可以行通。

[4]尚往：尚，通“上”，这里指阳气上行，阴气太弱，只能“小畜”阳气，则云“不雨”而往。

[5]施未行：施，散布。阴不能胜阳，故只有“密云”而未能雨，故曰“施未行”。

【译文】

《彖传》说：“小有畜积”，是六四爻以柔顺之德当位而上下阳爻皆来相应，这种情形就叫做“小畜”。乾之刚健之德遇巽之随顺之性，则九五、九二之刚中之志就可以施行，因而得以亨通。“浓云密布却不能降雨”，这是因为阳气上行离去，云气无法聚集成雨水。“云气从我所住的城邑之郊外飘来”，云气散布但未能降下雨来。

《象》曰：风行天上[1]，“小畜”。君子以懿文德[2]。

【注释】

[1]风行天上：巽为风，乾为天，巽在乾上，故称“风行天上”。

[2]懿（yì）：美，善。《说文》曰：“懿，专一而美也。”文德：巽为风，《象传》以风比德教、教化。

【译文】

《象传》说：风流行于天空之上，象征着“小有畜积”。君子识其时机未到，功德未成，故修美其文章道德以待其时机来到。

【评析】

凡物之能生，皆合于阴阳。《小畜》阴气不足以敌阳气，故虽有“密云”，天也“不雨”。又有“风行天上”，故云气往而不能积成云雨之势，终随风散去。这种情景启示我们，当我们的知识和德行尚未聚积到胜过对立面时，我们的志气也就不能行得通。《象传》以“风行天上”的卦象来说明，当一种力量尚未畜积到足以建功立业时，就应该以修养自己的文章和道德以等待时机：一方面是阴阳和谐的天时，另一方面则是自身的文章和道德要纯粹而精美。如屈原之：“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初九，复自道[1]，何其咎？吉。

【注释】

[1]复自道：复，返还。此句应有二义：其一，初九为阳爻，《小畜》下卦为乾，乾为纯阳，初九就阳而得其正位，故有返还其道之象。其二，初九以阳刚当位居正，上应六四之阴，《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初九与六四阴阳相应合和，故曰“复自道”。

【译文】

初九，返回到正道，又有什么灾害呢？这本来就是吉祥的。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1]。

【注释】

[1]其义“吉”：义，读为“宜”，指合适，应当。以阳遇阴，以刚应柔，甚合于自然之道，故吉祥如意。

【译文】

《象传》说：“返还其正道”，其行为正当而获得“吉祥”。

【评析】

初九以阳刚之德下居《小畜》，然当位居正，上应于六四之阴而远于阴，下就于乾之健行之德，往来返还之间皆在阴阳之中，虽为二、三所阻，然回复于自己的得正之位，“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自己本来就处于得正之位，又能应变于阴阳之中，退能守正，进可有应，因“复”而有“道”，故进退自如，从容无失。

九二，牵复[1]，吉。

【注释】

[1]牵复：牵，牵连。《集解》引崔憬曰：“四柔得位，群刚所应。二以中和，牵复自守，不失于行也。”九二本与九五应，然九二失位，上不能应于九五，强牵而复。巽为绳索，失位不应，以绳子强牵而使之复，虽如此，然自居中位，又不失于阴阳之应，则“牵复”也“吉”。

【译文】

九二，牵连于初，旁通于六四而畜之，故吉利。

《象》曰：牵复在中[1]，亦不自失也。

【注释】

[1]牵复在中：九二失位于中，故曰“在中”。既就阳位，就当应于阴，上无所应，舍五应四，四在巽，“巽为绳”，故曰“牵复”。

【译文】

《象传》说：九二虽牵复于四，而其位在乾刚之中，因而没有自失其道。

【评析】

初与四应，故曰“自复”。九二与九五无应，旁应于六四而“复”之，勉而行之，故曰“牵复”。初得正，二得中，故曰“亦不失”。

九三，舆说輹[1]。夫妻反目[2]。

【注释】

[1]舆说（tuō）輹（fù）：舆，大车。輹，《说文》曰“辐，车轴

缚也”，即车厢下勾连底板与车轴的部件。说，脱离。《说卦》曰坤为大舆，按，《小畜》旁通于《豫》（䷏），《豫》之下卦为“坤”象，变至九三则成乾，坤象不见，故曰“说輹”。

[2]反目：九三至九五互为离象，“离为目”。九三本与上应，然上失位不正，不能下应九三，故有“反目”之象。

【译文】

九三，车厢与车轴相脱离。这种情形象征着夫妻反目成仇。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1]。

【注释】

[1]不能正室：室，妻室。《礼记·曲礼上》曰“三十曰‘壮’，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九三为阳，为夫，六四为阴，为妻。九三在六四之下，故不能正妻室。

【译文】

《象传》说：“夫妻反目成仇”，这种情形是在说明九三为“夫”，为阴四所制，不能正其妻室。

【评析】

朱熹曰：“《易》不比《诗》、《书》……只一两个字，便是一个道理。”《小畜》之九三以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两种事物的错位之失，阴柔乘于阳刚，则夫不能正妻室，妻不能守其道，故于家不和，于事不吉。历来易家对《小畜》的解释纷纭不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过多地掺入了义理的成分，以理说理，置卦象而不顾，以至于此。就《小畜》卦辞来看，主要是在说明“密云不雨”和“风行天上”的卦象，而九三却以“舆说輹”来喻言“夫妻反目”之事。其实，细察卦象，则可以发现，下卦乾，乾为老夫，上卦为巽，巽为长女。以此为婚配，本有不和的隐患。且九二至六四

互有兑，兑为少女；九三至九五互有离象，离为中女。又众阳聚合一阴，九三近于六四，并为六四所乘，故“反目”之事也就自然应在九三。

六四，有孚[1]，血去惕出[2]，无咎。

【注释】

[1]有孚：“孚”指九五，九五以刚健之德而给六四以诚信。

[2]血去惕出：血，《正义》曰：“凡称血者，阴阳相伤也。”《释文》引马融曰：“当作恤，忧也。”惕，忧惧。承上句，九五既以刚健之德给予六四诚信，则六四之忧惧之心消除。

【译文】

六四，九五以阳刚之德而给予六四以诚信，则六四之忧惧之心消除，这种情况没有灾害。

《象》曰：“有孚惕出”[1]，上合志也[2]。

【注释】

[1]有孚：六四当位处正，既下应初九，又能顺承于上，故“有孚”。

[2]上合志：指六四上承九五之志。上顺承则“合志”，故曰“上合志”。

【译文】

《象传》说：“借助九五给予的诚信，六四心中的忧惧消除了”，这是因为六四以柔顺之德而上合于九五的意志。

【评析】

六四以一阴畜众阳，本有忧惧之心，所幸它能借助九五之诚信，故而能去除忧惧之心。《折中》引项安世曰：“以阴畜阳，以小包大，能无忧乎？独恃与五有孚，故能离其血惕，去而出之，以免于咎。”这种情形就如同女子借助了男性之阳刚之气，才能无所畏惧。阴顺于阳，下承于上，诚如孔子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上下之间意气相得，意志相合。

九五，有孚挛如[1]，富以其邻[2]。

【注释】

[1]挛（luán）：牵系。《释文》引马融曰：“挛，连也。”《集解》引虞翻曰：“挛，引也。”此三义均与“牵引”之义合。

[2]富以其邻：九五有六四为邻，六四畜众阳之实，六四畜之，九五用之，故曰“富以其邻”。

【译文】

九五，心怀诚信之德，牵引上下之众阳而畜以一阴之中，这说明九五不是独享畜积之富。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1]。

【注释】

[1]不独富：九五当位居正，中正仁和，尊居一卦之主，秉持阳刚之德，因而能不独享六四之财而使其自富其身。

【译文】

《象传》说：“心怀诚信之德，牵引上下之众阳而畜以一阴之中”，不独享其财富。

【评析】

按《易》之通例，阴虚而阳实。《小畜》以六四畜积众阳之实，九五邻近六四，近水楼台，本应独享“小畜”之实，然九五尊居君王之位，中正仁和，诚信“挛如”，不仅没有“独富”的私心，而且还能用“小畜”之实供养亲邻。

上九，既雨既处[1]，尚德载[2]。妇贞厉[3]，月几望[4]；君子征凶[5]。

【注释】

[1]既雨既处：《玉篇》曰：“既，已也。”上动而为坎，坎为水，雨降则为水，故曰“既雨”。处，停止。上九本应于九三，然上九失位，九三不能来应，故曰“既处”。

[2]尚德载：尚，通“上”。德，《集解》本作“得”，高亨曰：“德，读为得。”此处应以高说为是。上为阳德，变坎为车，上九得车而有载乘之象。

[3]妇贞厉：《小畜》之上卦为巽，巽为中女，为妇。上动而变坎，坎成则巽毁，故曰“妇贞厉”。

[4]月几望：几，近也。月几望即月圆将满之时。此以月圆而未满之象为喻，来劝诫阴不可过极。

[5]君子征凶：征，进。君子为阳，小人为阴，上动而变坎，坎之阴盛于巽，阴盛于阳，故曰“君子征凶”。

【译文】

上九，密云已经降下雨来，阳刚之气已经畜止于终极，上九为阴气所积载。此时妇女必须守持正道以防止祸乱和危险，要像月亮将圆而未满的样子，阴气不能过盛；君子在阴气太盛时前进，就会遇到凶

险。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1]。"君子征凶"，有所疑也[2]。

【注释】

[1]德积载：承爻辞之"既雨既处"可知，上九之所以能"既雨"，在于畜积至积载之状。

[2]"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疑惑。坎象为心，遇阴气兼于阳，故心存疑虑，疑而有征则必凶。故《正义》曰："言所以'征凶'者，阴气盛满，被阳有所疑忌，必见战伐，故'征凶'。"

【译文】

《象传》说："密云已经降下雨来，阳刚之气已经畜止于终极"，这是因为上九被阴气所积载。"君子在阴气太盛时前进，就会遇到凶险"，就会心存疑忌。

【评析】

历来易家对《小畜》之上九解释纷繁复杂，至今仍"有所疑"。其实，所谓"既雨"，按《说卦》，坎为水、为雨，然《小畜》上九失位，上九失位则坎象毁，坎象毁则雨象已过，故曰"既雨"。所谓"既处"，实际上是在说明雨已停止的状态。所谓"德积载"，"德者，得也"。"尚"，读为上。积与畜积的意义相同。载，以下载上。因六四在下，承载上九之阳，故曰"德积载"。至于"妇贞厉"、"月几望"与"君子征凶"，实际上有着前后因果的关系。按《说卦》，坎为月，古人以月亮比拟女人。因上九失位使坎象毁，故曰"妇贞厉"。至于"君子征凶"，原因有三：一为"月几望"，阴盛于阳，故君子"有所疑"；其二，月象为夜象，君子焉有夜行之理；其三，上九以阳居阴，虽有失位之嫌，然阳为君子，故上九有"君子"之称，然失位则不能下应于九三。总此三种原因，则君子不能有"征"，征则必凶。

履（䷉）

【题解】

我们常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履》卦以“履虎尾”为喻，形象地警示人们“老虎的尾巴踩不得”。这里讲到的“老虎”并非指真老虎，而是喻指走路时可能遇到的危险。适当“履”行，如初九的“素履”，九二的“幽人”之履，九四的“愬愬”之履，上九的“视履”都是慎行正道之履，或“无咎”，或“贞吉”。唯九五履行得过于刚猛，故有危险。六三因履而“眇视”而“跛履”，故有“咥人”之凶。就卦象而言，六三不仅失位不当，而且还应着“虎”象而来。

履[1]：履虎尾，不咥人[2]。亨。

【注释】

[1]履：卦名，下兑☱上乾☰，《正义》释：“履，践行也。”以兑之柔小，对应于乾阳之刚，故有“履”象。

[2]履虎尾，不咥（dié）人：咥，咬。兑为西方之卦，西方为虎，又兑为口，六三为虎口，故有“咥人”之象。兑为阴柔，乾为阳刚，兑行于乾上，如履之于虎尾，然履之以柔，则人不伤虎，虎也不伤人，故“亨”而“不咥人”。

【译文】

《履》卦：象征着人轻轻地踩了一下老虎的尾巴，因未踩伤踩痛虎，虎不咬人，故亨通。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1]，是以“履虎尾，不咥

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2]，光明也。

【注释】

[1]说而应乎乾：说，通“悦”。六三爻应上九爻，也就等于兑应于乾。六三以和悦之态度对待乾之刚强。

[2]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刚中正，指九五爻，九五居乾之中，当位而正，故曰“刚中正”。帝位，九五为君王之位，故曰“帝位”。疚，《说卦》曰坎为心病。九五以刚中履帝位之正，坎象不见，故曰“不疚”。

【译文】

《彖传》说：“轻轻地行走”，就是以轻柔之足行走于坚刚之体上。以和悦之情应和其乾刚之体，所以即使是一不小心，“轻轻地踩着了老虎的尾巴，老虎也不会咬人”。亨通，这是因为乾以阳刚之德而居于中正之位，履行“帝王”之职而无有灾害，显现出道德光明。

《象》曰：上天下泽[1]，“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2]。

【注释】

[1]上天下泽：乾为天在上，兑为泽处下，故曰“上天下泽”。

[2]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天在上，泽处下，上下既分，然后民志有定。

【译文】

《象传》说：上为乾，为天；下为兑，为泽。这种情景就像人“轻轻地行走”。君子以其卦象而分辨其上下之名分，端正百姓的心志。

【评析】

按《序卦》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于《履》。"崔憬曰："履，礼也。"《彖传》作"柔履刚"解，以柔履之，则履之以礼，故无害。以"柔履刚"，则虎不食人；以悦应强，则强不伤人。这种对应强者的态度说明，强者并非就一定能伤人，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对应刚强，则或"愬愬终吉"，有惊无险；或"履道坦坦"，"幽人贞吉"。《庄子》曰："礼以道行。""履"既为践行之义，就当以礼节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为天在上，地聚泽居下，此本自然之理。君子研习此卦，当知柔之有道，柔能胜刚。

初九，素履往[1]，无咎[2]。

【注释】

[1]素履往：素，白色而无华饰之文采。《增韵》曰："白，素也。"履，鞋子。有人断句于"履"后，但是按《易》例，"无咎"是断句。

[2]无咎：初与四应，初九当位，九四失位不正，在外卦，故初九之应称"往"。无应而"往"本有其咎，然"素履"而往则"无咎"。

【译文】

初九，穿着洁白柔软的鞋子，轻轻前行，没有灾害。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1]。

【注释】

[1]独行愿：初九不为他人之奢华所动，坚持自己的朴实的美德。如《正义》所言："素履之往，它人尚华，己独质素，则何咎也。"

【译文】

《象传》说："穿着洁白柔软的鞋子，轻轻前行"，这是因为初九自己愿意奉行朴实的美德。

【评析】

初九为阳在下，故行事谨慎，朴实无华，谦恭好礼，有"潜渊"之德，"素"而有礼，独行其愿。在此，只一个"独"字，《象传》的作者就为我们刻画出初九执著坚定的神态和凛然独行的节操。在某种意义上，初九独行其愿的行动，就是孔子"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精神实践。

九二，履道坦坦[1]，幽人贞吉[2]。

【注释】

[1]履道坦坦：九二失位不能应九五，然二者居中位，如走直道。又九二至九四互离，离为日，履日下直道，故曰"履道坦坦"。

[2]幽人贞吉：幽，幽深。《论衡·知实》云："退而幽思。""幽思"即深思。九二虽失位于中，然以阳居阴位，明生暗中，如深思明哲之人，故曰"幽人贞吉"。

【译文】

九二，深思明哲的人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吉利。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1]。

【注释】

[1]中不自乱：九二失位不正，本属不当，然居中守正则不乱，

故曰“中不自乱”。

【译文】

《象传》说：“深思明哲的人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吉利”，这是因为他的心中不乱。

【评析】

对于《履》之九二爻，历来有多种解释。总起来看，前人对“幽人”的解释略可归为两类：或说是幽静安恬之人，或说是幽系之人，即被囚之人。此二说皆不通。因为九二既以阳居阴，失位不正，且阳动而阴静，又何以见“幽静安恬”？若以第二种论，则九二既有“坦坦”之“履”，又何以为囚？既然为吉，又怎么可能在幽禁之中？从字义看，幽本义为“隐”。《说文》：“幽，隐也。”《尔雅》：“幽，微也。”二义均有“隐蔽”之义，然再深究其义，幽何以能“隐”，则其义在蔽于“深”。故《尔雅》又曰：“浚，幽深也。”《书·舜典》：“浚哲文明。”《论衡·知实》云：“退而幽思。”“幽思”，即深思，则幽人可解为“深思之人”，也可谓“既明且哲”之人。实际上，爻辞“幽人贞吉”本身既包含有一个前提也包含着一个结论，即不做“幽人”则失位“不吉”，若做得了“幽人”则“贞吉”。

六三，眇能视[1]，跛能履[2]，履虎尾[3]，咥人，凶[4]。武人为于大君[5]。

【注释】

[1]眇（miǎo）能视：眇，《说文》：“眇，一目小也。”九二至九四互有离象，离为目，然六三居离中而失位，失位不正，故曰“眇能视”。

[2]跛能履：跛，跛足。《说卦》曰：震为足。九二至六三为半震之象，乾为健行，六三失位则乾象毁，故曰“跛能履”。

[3]履虎尾：六三失位，不中不正，目盲而足跛，有跌跌撞撞之窘态，故曰“履虎尾”。

[4]咥人，凶：目眇而不良于视，足跛而不良于行，踩着老虎的尾巴必为虎所啮伤。《集解》引虞翻曰：“既跛又眇，视步不能，为虎所啮，故‘咥人凶’，《象》曰‘位不当’也。”

[5]武人为于大君：三，本为阳刚武人之位，六三虽失位于《履》，然上应于上九，上九在九五之上，故曰“大君”。三上而应之，故曰“武人为于大君”。

【译文】

六三，目盲而视物，足跛而行路，踩着了老虎的尾巴，老虎就会咬人，有凶险。武士要效力于大人君王。

【评析】

六三因失位于《履》，既眇又跛，可谓多灾多难。究其原因，皆因其失位不正，身不正，则名分不正，名分不正，则淹蹇多难，故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1]。

【注释】

[1]志刚：六三不正，动而有变，变而成乾，乾有刚强之德，故曰“志刚”。又六三上应上九，上九在乾，应而有志于乾，故曰“志刚”。

【译文】

《象传》说：“目盲而视物”，不足以辨明事物。“足跛而行路”，力不足以行走。“老虎咬人有凶险”，在于六三居于不当、不正之位。“武士要效力于大人君王”，因为他有乾刚之志。

【评析】

凡世事有凶有吉，凶可以变吉，吉也可能变凶。六三既盲于目，又跛于足，明不能辨物，力不能制虎，则必为虎所伤，多凶多难。但是，《老子》有言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若六三动变而成乾，则持志而上应于乾，仍有武人之勇可“为于大君”，终可补其不当位之失。

九四，履虎尾，愬愬[1]，终吉[2]。

【注释】

[1]愬愬（sè）：《释文》引《子夏传》曰：“恐惧貌。”

[2]终吉：九四虽有“履虎尾”之危，但是九四为阳爻，居乾为刚，而又能以“愬愬”之谨慎小心走在老虎尾巴之后，故最终是吉利的。

【译文】

九四，小心翼翼地走在老虎的尾巴之后，心中保持警惕，终将是吉利的。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1]。

【注释】

[1]志行：因九四能以谨慎而免于凶，故其志愿就得以实行。

【译文】

《象传》说：“小心翼翼地走在老虎的尾巴之后，心中保持警惕，终将是吉利的”，这样他的志愿也就得以实行。

【评析】

《履》唯六三、九四爻有“履虎尾”之辞，且二者均失位不正，可见，卦辞中的“虎尾”应指下兑，而非上乾，前人多以上乾为虎尾，实为乱象之说。按卦象，兑主西方，西方为白虎。乾为马，为健行，六三因位在兑之尾，故曰“履虎尾”。九四应乾之健行于兑上，下不能应初，故而也有“履虎尾”之忧。然其有上行之势，且以“愬愬”之心而履之，故有惊无险，化险为夷，有“终吉”之果。

九五，夬履[1]，贞厉。

【注释】

[1]夬（guài）履：夬，决断。《集解》引干宝曰：“夬，决也。”九五以阳刚之德而居中正之位，故有果决之行。

【译文】

九五，刚猛果断地行走，是会有危险的。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1]。

【注释】

[1]位正当：位，指卦位，九五以阳为得位，当位中正，故曰“位正当”。

【译文】

《象传》说：“刚猛果断地行走是会有危险的”，这是因为九五处尊得位，恃正决刚的缘故。

【评析】

九五恃其得位之正，又有君临天下之气势，故行事果决，无所忌惮。然而，《履》本应以“柔履刚”，九五却以刚履柔，故“贞厉”。《王注》曰：“得位处尊，以刚决正，故曰‘夬’。”正所谓“刚则易折”。“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凡干大

事，应居安思危。九五位尊任重，一言一行，事关社稷民众，更应该谨慎处事。九五之“厉”，用朱熹《周易本义》一言可蔽之，曰“伤于所恃”。

上九，视履考祥[1]，其旋元吉[2]。

【注释】

[1]视履考祥：考，考察。祥，吉祥，美善。上九处《履》之极，能审视履之善否。故《正义》曰：“履道已成，故视其所履之行，善恶得失，考其祸福之征祥。”

[2]其旋元吉：旋，回还。元，大。上九尊居乾之极，转身向下而应于兑三，刚极而返回于柔道，故“元吉”。

【译文】

上九，回顾所行之善恶，就可以考察吉凶之征兆，这是因为上九能回还而下应于三爻之阴，所以很吉祥。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1]。

【注释】

[1]大有庆也：上九能以阳极还柔，故“吉”而有“庆”。

【译文】

《象传》说：很吉祥的情况存在于上九之位，这说明上九有很大的福庆。

【评析】

高而无危，极而能还，这是上九的圣明之处，而其所以能圣明如此，就在于他能从其他几爻所履行的经历中考察得失，吸取教训。《集解》引卢氏曰：“王者履礼于

上，则万方有庆于下。”上九视履之善恶而考察得失，即以阳合阴，由刚还柔，故上九之“庆”，也是应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

泰（䷊）

【题解】

在《周易》里，一个卦象的吉利与否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交流、相应、变通。三者之中，“交流”与“相应”是“变通”的前提。交流，就是下卦与上卦交流，下爻与上爻交流。相应，就是爻与爻之间的阴阳属性要相应。有了交流与相应，自然也就能够实现变通。“变通”不仅是《周易》认识世界的方法，也是认识世界的目的。在《周易》六十四卦里，《泰》卦是唯一实现“交流”、“相应”和“变通”的卦。它一反大自然的本来面貌，将“天上地下”变化为“地上天下”。这种“反态”使得“天地交”泰，爻爻相应，气象变通。于是六爻之中，初九“征吉”，九二“得尚”，九三“有福”，六四“戒孚”，六五“元吉”，唯上六“泰”极而“吝”。

泰[1]：小往大来[2]，吉，亨。

【注释】

[1]泰：卦名，下乾☰上坤☷。《说文》：“泰，滑也。”滑而不滞则通，引申为通。《序卦》曰：“泰者，通也。”观其卦象，阳来而阴去，小往而大来，阴阳二气相互交感而通，通则久，久而安，故气泰则人安。

[2]小往：坤与乾比，也就是天与地比，则天大而地小。坤在外卦，纯阴为小，于象为“往”，故曰“小往”。大来：乾为天，天为大，纯阳而大，天在地下，为内卦，于象为“来”，故曰“大

来”。

【译文】

《泰》卦象征着通顺安泰：坤道柔小往外，乾道伟大入内，吉祥，亨通。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1]。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2]。

【注释】

[1]上下交而其志同：上喻君子，下喻臣子，上下交则表明其志气相投相合。

[2]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阴阳二气至《泰》卦时，已至于立春的时节，这时阳息而生，阴消而降，阴气已经渐渐消亡，而阳气则渐渐兴旺生长。

【译文】

《彖传》说：“通泰，坤道柔小往外，乾道伟大入内，吉祥，亨通。”就是说天地交感而万物亨通，上下交感互应则人们的志气相同。内卦有阳而外卦有阴，内为刚健而外为柔顺，内为君子而外为小人，于是君子之道兴旺生长，小人之道减弱消亡。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1]，辅相天地之宜[2]，以左右民。

【注释】

[1]后以财成天地之道：后，君王。上古之君称“后”，后世之君始称“王”。财，《释文》引荀爽注，作“裁”。《集解》引郑注，曰“节”。《本义》释“财”同“裁”。由卦象可知，泰处于阴阳二气运行的通泰之时，故君王分其时节以裁制时序之变。

[2]辅相天地之宜：《集解》引郑注曰：“辅、相，左右助也。”宜，适当。君王分时节序以指导百姓的生活，使其与天地时序的变化相应相合。

【译文】

《象传》说：天地交合，通泰。君王由此而裁制成天地运行之道，辅助天地以适当的方式运行，这样就可以保佑百姓生存发展。

【评析】

《周礼·考工记》之所谓：“天有时，地有气。”朱熹在其《周易本义》曰：“天地交而二气通，故为泰。”这样的解释来自于卦象，也来自于卦位。因为阴居于外而在上，阳处于内而在下。阴阳二气的上下错位正说明了二气已经发生了交感，天地已经相通，故万物能通泰地生长。“孤阴不生，独阳不长”，阴气上行，阳气下降，上下交感，阴阳相通。若以此理对应于人事，则上下“志同”。唯其志同，君王才能观察天地运行之道，裁制时序之节，使百姓能按时节的变化而安排生产活动，辅助并保佑百姓顺利平安地顺应天道。

初九，拔茅茹[1]，以其汇[2]。征吉[3]。

【注释】

[1]茅：茅草，《说文》：“菅也。”茹：《集解》引虞翻曰：“茹，茅根。”王弼曰：“茹，相牵引之貌也。”

[2]以其汇：汇，郑注“类也”。即以其同类而聚集在一起。

[3]征吉：坤为阴，为顺；乾为阳，为健进。阳气上升则为进，

进而顺，故曰“征吉”。

【译文】

初九，拔出茅草，茅草与根相连着，这是因为它们以同类相聚。此时此景，前进就会吉祥。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1]。

【注释】

[1]志在外：初九为阳，阳气上升，升则上应六四。六四在坤，坤为外卦，乾为内卦。乾，健行至坤，故曰“志在外”。

【译文】

《象传》说：“拔出茅草，前进就会吉祥”，这说明初九的志愿在于向外发展。

【评析】

《尚氏学》认为：“坤为茅茹。”又言“此象失传”，故引《易林》以证之。其实，就卦象而言，以初九之阳刚对应六四之阴柔，则茅茹之柔象已焕然而出，再深入研究，则六四位居坤下，有柔而又柔之容，更类茅茹之象。《乾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茅茹附于地上，为初九上应之象，以理推之，则“坤为茅茹”不仅在爻辞之中，而且也在象中。

九二，包荒[1]，用冯河，不遐遗[2]。朋亡[3]，得尚于中行[4]。

【注释】

[1]包：包容，囊括。荒：巟，荒为古今字，巟从巛，巛为川之本字。《说文》：“巟，水广也。”《集解》引虞翻曰：“巟，大川。”

[2]用冯（píng）河，不遐遗：冯，通“淜”。《说文》：“淜，无舟渡河也。”《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即徒步涉过河水。遐，遐远。遗，遗忘。不遐遗，即远而无所遗忘。

[3]朋亡：《坤》卦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说，《泰》卦所处的位置正是东北方，乾之九二上应六五，六五处坤中，故曰“朋亡”。

[4]得尚于中行：尚，保佑，辅助。九二为臣，上应君王六五，二者俱居于卦中，以阳而应阴，故得阴阳中和之道。

【译文】

九二，以包容之心，囊括之志，徒步涉过河水，无论多远都无所遗弃。心中也不结党营私，而以中正之德去辅佑君王。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1]。

【注释】

[1]以光大：以，因为。九二以阳居阴，阳阳光明，故曰“以光大”。

【译文】

《象传》说：“以包容之心，囊括之志，徒步涉过河水，以中正之德去辅佑君王”，这是因为九二有光明正大的道德。

【评析】

陶铸同志曾经说过：“心地无私天地宽。”九二以阳刚之德而居于乾中，但是，九二要历尽艰险去辅佐处在六五的君王，就需要有包容天地的气量和囊括四海的意志。《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九二身处乾之正中，虽有失位之嫌，但是，他能有包容天地的气度和以刚健中正之德上应六五之阴柔，故曰“光大”。故能以

其“光大”之德而“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1]，无往不复[2]。艰贞无咎[3]。勿恤其孚[4]，于食有福[5]。

【注释】

[1]无平不陂：平，九三爻处天地相交之处，平而能分，故曰“平”。“平”而面临变革，故曰“无平”。陂，通“坡”，即倾斜的山坡。

[2]无往不复：乾本在上、在天，因《泰》而互通至下，相交于地。九三上应上六，又复于本位，故曰“无往不复”。

[3]艰贞无咎：艰，《集解》引虞翻注作“险”。九三所处的位置，如《乾文言》所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本有“夕惕若厉”之心，又位于阴阳相交之处，至六五互有震象，故曰“艰”。三虽“多凶”而“艰”，然以阳居阳，当位居正，又能应于上六，故曰“无咎”。

[4]勿恤其孚：恤，忧虑。孚，诚信。意谓不要担心自己的诚信不为人所理解。

[5]于食有福：九三在乾，乾为福。九二至六四互为兑，兑为口，上应坤象，坤有多食之象，故曰“于食有福”。

【译文】

九三，世上的事物未有平坦而无坡的情况，也没有往而不复还的情况。艰难曲折时须守持正道，就会免于灾害。不要担心自己的诚信不能被人理解，在食物供给方面有幸福。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1]。

【注释】

[1]天地际：际，交接。乾为天，坤为地，九三位于两卦相交接之处，故曰“际”。

【译文】

《象传》说：“世上的事没有往而不复还的情况”，这是因为九三处于天地交接之处。

【评析】

九三以“平”与“陂”和“往”与“复”为喻，说明世上的事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非此则即彼，有往则必有复，有平则必有陂。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九三处于天地之位将要发生变革之时，为乾之极，所应之爻上六为坤之极，两极处在乾坤交接之间，可升而归其乾之本位，有“复自道”之意。而且，因为九三位于阴阳二气的交合点，很容易产生变革，故九三在《泰》中的位置，实际上也反映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六四，翩翩[1]，不富以其邻[2]，不戒以孚[3]。

【注释】

[1]翩翩：疾飞的样子，《诗·小雅·巷伯》“缉缉翩翩”，毛传云“往来貌”，四与三接，下应初九之间，互有兑，兑为悦。兑下为乾，乾为天。兑，悦然翻飞于天，故有“翩翩”之状。尚氏以互震为蝶，于理也通。

[2]不富以其邻：《泰》之互卦为《归妹》䷵），下兑上震，兑与震为邻，故曰“其邻”。六四处于坤卦，坤为阴，阴为虚，虚则无实，故“不富”。其上六五、上六皆为阴虚，又九二至六四互为兑。按《说卦》：兑为刚卤，为毁折。故曰“不富以

其邻”。

[3]不戒以孚：即不以其诚信之心而戒其行为，六四当位居正，虽有乘阳之嫌，然下应于初九，初九为乾，阳为君子，故可以“不戒”。

【译文】

六四，翩翩地飞来飞去，因上与阴虚为邻，下有乘阳之嫌，故不富裕，这是因其不以诚信戒其行为的缘故。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1]。“不戒以孚”，中心愿也[2]。

【注释】

[1]皆失实：按卦例，阴虚阳实，上坤为阴，六四在坤，故曰“皆失实”。

[2]中心愿：按卦例，阳升而阴降，六四邻近九三，有下降之愿，且阴喜应阳，非初九所强，实六四之所愿，故曰“中心愿”。

【译文】

《象传》说：“翩翩地飞来飞去，因上与阴虚为邻，下有乘阳之嫌，故不富裕”，原因全在于阴虚而失实的缘故。“不以诚信戒其行为”，这说明坤之阴爻都有下降而乘阳的愿望。

【评析】

《周易本义》曰：“阴虚而阳实，故凡言不富者，皆阴爻也。”人常言“远亲不如近邻”，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六四以阴虚为邻，又有乘阳之嫌，故曰“不富以其邻”。至于“翩翩”，前人有多说，或以义理，或以音训，而因象见义者则很

少。尚氏以互震为蝶，以卦象论，震为龙，龙有腾飞之象，以蝶类之，未尝不可。现试以兑为蝶类之：九二与六四互为兑，兑为少女，为悦。乾为天，少女悦然而飞天，翩翩如花蝶之貌，故曰“翩翩”。如此，则不仅于理通，于情、于象、于貌也通。

六五，帝乙归妹[1]，以祉元吉[2]。

【注释】

[1]帝乙归妹：帝乙，据《子夏易传》、京房、荀爽等人的注，皆认为是古帝商汤。归妹，古代女子出嫁称为“归”。妹，古称女子，少女。《说文》曰“女弟也”。六五尊居中位，故曰“帝”。六五下应九二，九二至六四互为兑，兑为少女。九三与六五互为震，震为长子，以兑为妹而归之于九二，故曰“归妹”。

[2]以祉元吉：祉，获得幸福，六五居《泰》卦之主，又有“归妹”之喜，故曰“元吉”。

【译文】

六五，帝乙嫁出了自己的妹妹，其妹因下嫁而获得幸福，这件事很吉祥。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1]。

【注释】

[1]中以行愿：六五处尊居中，屈尊而下应阳，既顺应阴阳之情，又符合女子从夫之礼，故以其中和之礼而行其下嫁之愿。

【译文】

《象传》说："获得幸福，且很吉祥"，这是因为六五以"中和"之德实现了自己美好的愿望。

【评析】

京房在其《易传》载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贵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而夫，必以礼义。"六五，以阴居尊，以阴应阳，象征着帝王家的女子下嫁。古之筮者以"帝乙归妹"之事为例，来说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顺应天道的大喜事。六五因下应于九二之阳而得到幸福，原因不仅在于六五能屈尊下嫁，更在于她以中正之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上六，城复于隍[1]，勿用师[2]，自邑告命[3]。贞吝[4]。

【注释】

[1]城复于隍：复，通"覆"，即倾覆。隍，护城的壕沟。《说文》曰："隍，城池也。"九三至六五互为震，震为艮之覆象，艮为城，艮覆为震，则曰"城覆"。又九二至六四互为兑，"兑为泽"，"为毁折"，类如护城河，故有"城覆于隍"之象。

[2]勿用师：坤为众，有兵众之象，然上六处在穷极之地，上临群阴之象，阴柔之甚，不可以用兵，故曰"勿用师"。

[3]自邑告命：坤为土，土筑城邑，坤性阴，阴皆有下降之志，故曰"自邑"。告，请，传达。命，训令。

[4]贞吝：贞，占问，吝，困难。

【译文】

上六，城墙倾覆于壕沟之中，这时不可出征用兵，城邑中的人请命不要用兵。因为占问的结果是有难。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1]。

【注释】

[1]其命乱：泰道行将灭亡，否道将要形成，卑不上承，尊不下施，故"其命乱"。

【译文】

《象传》说："城墙倾覆于壕沟之中"，这是因为阴乘于阳，尊卑颠倒，政令不顺。

【评析】

上六为《泰》之极，极则有变，变《泰》为《否》，则上下不交，政令不顺，又有"城覆于隍"这样的不祥之兆。子曰"言不顺则事不成"，《泰》之上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故有"命乱"之失。而"命乱"之时，又有阴虚之弱，且无强兵可用。"城覆于隍"、"命乱"、"勿用师"，这一连串的麻烦皆聚集于上，则《泰》之上六，不仅不能泰安，而且还有危而又危的险情，故观《泰》之象，玩《泰》之辞，方可见圣人居安思危的良苦用心。

否（䷋）

【题解】

变化之理本来是事物的本质特征，也是《周易》的普遍特征，而这种特征在《否》、《泰》两卦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这两卦代表着事物发展变化的两个终极。本来天上地下是天地的本来面貌，但是，这种固定不变的位置说明天地、上下之间缺乏交流互动，使事物处于闭塞不通的情况而不能发展。对于人而言，《否》象征着小人行志，君子困厄之时；对于事而言，《否》象征着闭塞不通，难以成就大业。然而至九四则有"否极泰来"之势。总的说来，《否》卦是在说

明“小人吉，大人否”的道理，小人于吉中有“包羞”之耻，君子于否中有不乱群之志。卦之六爻：初有“吉”，二有“亨”，九四“无咎”得福，九五则于大人“吉”，上九“先否而后喜”，唯有六三因居位不正而蒙受耻辱。

否[1]：否之匪人[2]，不利君子贞[3]，大往小来[4]。

【注释】

[1]否（pǐ）：卦名，下坤☷上乾☰，闭塞不通。

[2]匪人：匪，通“非”。《否》与《泰》反，阴气剥阳，不利君子，又非人道，故曰“匪人”。

[3]不利君子贞：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否》下之三阴剥上之三阳，阴阳两种势力对峙僵持，闭塞不通，三阳有渐去之势，故不利于君子之行。

[4]大往小来：阳为大，阴为小，“大往”即阳消而去，“小来”即阴来而长。

【译文】

《否》卦：《否》卦象征着闭塞不通，不利于人道，不利于君子之行，因为这时是正大的阳气消往而去，卑弱的阴气生长而来。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1]，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2]；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3]，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4]。

【注释】

[1]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乾居上而不降，坤居下而不升，故曰“不交”，天地不交实为阴阳不交，阴阳不交则万物的化育就不能通畅。

[2]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上为君，下为臣，上下不交则天下不能成邦国。

[3]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坤为阴柔在内，乾为阳刚在外，这种情况同时也就象征着小人于朝内当道，君子流放在外。

[4]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否》有闭塞不通之象，故于小人则其道日长，于君子则其道日消。

【译文】

《彖传》说：“闭塞而不利于人道，不利于君子之行，因为正大的阳气消失而去，卑弱的阴气生长而来。”这是因为天地不能交通使得万物的生长不能通达，君臣上下不能相互交流，使得国君的天下没有邦国的辅助。阴气居内，阳气居外，柔顺者居内，刚强者居外，小人居内，君子居外。这种情况就像是小人之道在增长，君子之道在消亡。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1]，不可荣以禄[2]。

【注释】

[1]以俭德辟难：即以俭为德，避开危难。

[2]不可荣以禄：乾为福、为禄。乾不施下，故“不可荣以禄”。

【译文】

《象传》说：天地不能相互交通，象征着“闭塞”不通的情况。君子以勤俭之德避难，不可追求荣华、俸禄。

【评析】

《序卦》曰：“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否》。”《否》卦象征着由通泰转变为否闭的状态。于其时，则阳气日渐衰退，阴气日渐生长；于其事，则君子居外在野，小人居内在朝；于其势，则君子不通，小人得势。当此之时，君子应不求荣禄有功与闻达显贵，唯以俭德避难为是。故南容“三复白圭”，孔子称赞南容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并“以其兄之子妻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1]。贞吉，亨。

【注释】

[1]拔茅茹以其汇：坤顺而柔，故曰“茅茹”。汇，郑注曰：“汇者，类也。”坤阴有三，类多如汇，故曰“以其汇”。

【译文】

初六，拔起茅草，根系相连，这是因为草根以同类相聚的缘故。这种情况是吉祥的，也是亨通的。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1]。

【注释】

[1]志在君：初六上与九四相应，九四居于乾卦之初，故曰“志在君”。

【译文】

《象传》说：初六之所以有“拔起茅草与吉祥如意”的好事，就因为初六有上应九四之君的志向。

【评析】

《否》与《泰》二卦之初爻皆以“茅茹”取象，然而，《泰》卦初爻为阳，《否》卦初爻为阴，故象虽同类，而其志则不同。《论语》有言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阳为君子，于《泰》有生长之道；阴为小人，于《否》则有闭塞之道。君子进则吉，故其爻辞告以“征吉”；小人守正则吉，故爻辞告以“贞吉”。

六二，包承[1]，小人吉，大人否[2]。亨。

【注释】

[1]包：包容，二五相应，就是二为五所包容。承：六二顺承于九五，故曰“承”。

[2]小人吉，大人否：小人受包容则吉，而于大人则否。如《经义述闻》所言：“六二包承于五，小人之道也；九五之大人若与二相包承，则以君子而入小人之群，是‘乱群’也。故必不与相包承，而其道乃亨。”六二受九五“包承”，故曰“小人吉”；而大人不愿同流随波，故“否”而有“亨”。

【译文】

六二，被包容且顺承上位之尊者，小人吉利，大人不为这种小人之道所包容。故亨通。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1]。

【注释】

[1]不乱群：群，小人同而好群，下坤之三爻皆阴，如小人为群，九五不屈尊而入于群小，故“不乱群”。

【译文】

《象传》说："大人不入于小人之道，亨通"，这说明大人不能为小人之道所乱。

【评析】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六二当位居中，上应九五之尊，本以吉论，然居在《否》中，为群小所包围，故有小人之象，正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六二居正《否》中，既可以为大人，也可以为小人。若知《否》道，不以俭德独善其身，误入群小，则"吉"而为"小人"；若能以俭德退身无为，正己而不乱其群，则为"大人"而"亨"。六二既知小人之"邪"，当反其道而不行之，洁身自好，独善其身，此之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六三，包羞[1]。

【注释】

[1]包羞：羞耻，羞辱。《否》之所成在于六三，六三处在下卦之终，不中不正，位既不当，又为九四所包，故曰"包羞"。

【译文】

六三，被包容而行小人之道，终致羞辱。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以阴居阳位，违义失正，故曰"位不当"。

【译文】

《象传》说："被包容而行小人之道，终致羞辱"，说明六三居于不正当之位。

【评析】

《系辞》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三本多凶，若失位不正，则不仅有凶，且有其耻。然《否》之六三爻辞言"包羞"而不言"凶"，似对六三有劝勉之心，一如孟子之所谓"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六三既能包羞，则有"知耻近乎勇"的德行。杜牧《题乌江亭》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否》之六三启示人们：蒙"羞"而"知耻"，才是有"勇"之人，才是真"男儿"。

九四，有命无咎[1]，畴离祉[2]。

【注释】

[1]命：天命，也就是天之所令，六三至九五互为巽卦，九四在互巽中，巽为号令。无咎：九四以阳居阴位，虽有不正之嫌，然受命于上，故"无咎"。

[2]畴（chóu）离祉：畴，通"俦"，同类，一起。离，依附，附着。祉，福，得福。乾为福，九四因失位而附于乾象，故曰"畴离祉"。

【译文】

九四，承受上天之命，没有过错，因类附于乾而获得幸福。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译文】

《象传》说："承受上天之命，没有过错"，这说明九四奉命扭转否道的行动正在进行。

【评析】

近朱者朱，近墨者黑。六二居在阴中，虽当位而有"小人"之象；九四失位于阳

下，“无咎”而“畴离祉”。

九五，休否[1]，大人吉[2]。其亡其亡[3]，系于苞桑[4]。

【注释】

[1]休否：休，止息，停止。六三至九五互为巽，巽为木。乾为人，人依树木，有休息之象。《否》道于此“大人”之位，方可休息一阵，故曰“休否”。

[2]大人吉：九五以其正大之道尊处君位，阴不能消其阳刚之正气，故曰“大人吉”。

[3]其亡其亡：其，语气词。又“其”有“几”音，又有“几”义，《释诂》：“几，近也。”其亡，犹言“将要灭亡”。因《否》道阴侵阳消，坤三阴将要消去九五之阳，故曰“其亡其亡”。

[4]系于苞桑：苞，丛生，茂盛，根本深固。《诗·大雅·常武》“如山之苞”，就是此义。桑，桑木，古人言：“田上之木，莫过于桑。”《周易集解纂疏》引京房注《典术》：“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六三至九五互巽，巽为木。九五为大人，有救世之责，故曰“系于苞桑”。

【译文】

九五，使否闭停止，大人就会得到吉祥。将要灭亡！将要灭亡！要使我系之于如山之固，如桑之坚。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译文】

《象传》说：大人能得到吉祥，这是因为他居于九五之正当之位。

【评析】

九五尊居君王之位，担负着存亡继绝的重要使命。因此，能于“其亡其亡”的《否》道之中坚持“系于苞桑”的积极态度，真可谓不辱使命。《朱子语类》曰：“有戒惧危亡之心，则便有苞桑系固之象。盖能戒惧危亡，则如系于苞桑，坚固不拔矣。”九五居阳刚中正之位，在危机迫近时，不仅没有惊惶失措，而且有着“系于苞桑”的决心和准备，救危亡于将倒。由此观之，则“休否”之吉并非“系于苞桑”，实系于君子之德。

上九，倾否[1]，先否后喜[2]。

【注释】

[1]倾否：倾，倾覆。上九居《否》道终极之时，下应六三，六三失位，且在坤阴之中，虚而不能承阳，故有“倾否”之象。

[2]先否后喜：否道在先，故曰“先否”。上九失位不正，下应六三，动而变正，则三之上，成《咸》卦。咸，下艮上兑，有少女取悦少男之象。动而变，变正而悦，故曰“后喜”。

【译文】

上九，倾覆否闭的局势，起先还有否闭之困，尔后则通泰喜悦。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译文】

《象传》说：否闭之道终极之时，就会使否道倾覆，如此则否道怎么能长久呢！

【评析】

物极必反，泰极则反于否，否极则反于泰。事物的变化规律总是以起伏不定的状态和循环往复的方式进行。在展现希望时，也隐藏着危亡；在显示危亡时，又给人们以希望。在此，否道启示着人们：尽管天地或有反常之时，但是，总体上看，还是以时节有序地成就着万物，而丝毫没有毁灭万物的本性。因此，人应该顺应天地之道，保持热爱生命的信念和希望。因为，就整个人类而言，真正放弃生命的是人类自己，而不是天地。

同人（䷌）

【题解】

《同人》卦因六二以柔中当位，上应九五，因而名之以“同人”，《礼记·礼运》载孔子之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同样是孔子，在《论语·子路》中他却以冷静精辟的态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由此可知，“同”之义因其所言的对象不同，意义也有所不同。《礼记》之所谓“同”是一种政治理想，故而孔子赞叹，《论语》之所谓“同”指人在思想上相同，故孔子不赞。《周易》之“同”是指人们在“言行”上保持一致性，因此，在《同人》卦中，没有真正以“吉”对应的爻位，其中初以“同”“无咎”，二因“同”而“吝”，三、四、五皆有兵象，上九仅“无悔”而已。于是王弼于此卦叹曰：“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言下之意，即今日之“同”实为往日攻战而来。

同人于野[1]，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2]。

【注释】

[1]同人于野：同人，卦名，下离☲上乾☰，象征着与人同志。下离为日，上乾为天，日附于天，“县象著明”，此为一同；六二与九五俱得位而处中正之位，又相互因应，是谓二同。

野，原野。《本义》曰：“同人于野，谓旷达而无私也。”乾为野，有六二上应，故曰“同人于野”。

[2]利君子贞：内卦文明而外卦刚健，六二中正而应，心怀文明而健行，故“利君子贞”。

【译文】

在广阔的原野上行走，其志气相同，亨通。有利于涉过大河，有利于君子守正持固。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1]，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2]。文明以健[3]，中正而应，君子正也[4]。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5]。

【注释】

[1]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阴为柔，六二以阴柔之德居下离之中，上应于乾之九五爻，故曰“应乎乾”。

[2]乾行：指《乾》卦有“刚健”之行。

[3]文明以健：《同人》之内卦为离，离为火，火有文明之象；外卦为乾，乾有“健行”之德，故曰“文明以健”。

[4]中正而应，君子正也：指六二居其中正之位，上应于乾之九五，即因应君子“正大”之德，故曰“君子正也”。

[5]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乾为天，故曰“天下”。离有文明普照天下；六二至九四互为巽，巽为风，风有风气传扬、播送天下，则君子能“通天下之志”。

【译文】

《彖传》说：《同人》卦，六二以其阴柔之爻得中正之位，上应于乾之刚健之德，象征着和同于人。《同人》卦说："在原野上行走，与人志气相同，亨通。有利于涉过大河"，这正应了乾之刚健之行。其卦内文明而外刚健，位居中正而上应于乾，这是君子和同于人的纯正美德。只有君子才能通达于天下人的心志。

《象》曰：天与火[1]，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2]。

【注释】

[1]天与火：与，作动词，犹"亲"。天在上，火有炎上之势，故天与火同性，两相亲和。

[2]以类族辨物：类，用如动词，犹言"类析"。族，聚集。此句意谓按照类别的聚集来辨别事物的性质。

【译文】

《象传》说：天与火相亲近，象征着人与人之间志气相同。君子以事物的类别来辨别事物的本质特性。

【评析】

《同人》之六二一心一意上应九五，此所谓"本乎天者亲上"。亲则和，和则同，则《同人》之同，实为君子心志相同。其内秉文明之德，外持刚健之行，于象，则"县象著明"，光被四表；于德，则刚健中正，正大光明；于事，则传播文教，教化人心。如《中庸》之所谓"高明配天"，"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故而能"通天下之志"。

初九，同人于门[1]，无咎。

【注释】

[1]同人于门：初九上应九四，六二至九四互为巽，巽为门。初九在巽下，如在门内，故曰“同人于门”。

【译文】

初九，出门与人志气相同，必无灾害。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译文】

《象传》说：“出门与人志气相同”，又有谁能使其有灾害！

【评析】

初九为阳，其所应九四也是阳，阳阳相同，此为一同；下离为火，火势向上，上乾为天，天也为上，上上同性，此为二同。按《说卦》曰巽为入，人由门而入，故巽也为门。初在巽下，如同在门内，同门相亲，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同门”。

六二，同人于宗[1]，吝[2]。

【注释】

[1]同人于宗：宗，宗亲。六二以阴柔之性得中正之位，上应九五，九五居一卦之尊，如同宗主一样，故曰“同人于宗”。

[2]吝：吝啬，吝惜。在《同人》卦里，除六二之外，均为阳爻。因六二只与九五相应，不与其他阳爻相应，故曰“吝”。

【译文】

六二，仅与同宗血亲求同，有难。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译文】

《象传》说：“仅与同宗血亲求同”，说明六二以阴柔合和之德与贞静吝惜之心唯与九五和同。

【评析】

或有学者以为“同人于宗”的“宗”读为“众”，然“同人”于“众”，岂有“吝”意？或释吝为“难”，然与众人同，又岂有“难”意？根据卦象，六二唯相应于九五，正所谓“吝”。

九三，伏戎于莽[1]，升其高陵[2]，三岁不兴[3]。

【注释】

[1]伏戎于莽：《同人》下卦为离，离有兵戎之象，互巽，“巽为伏”，巽有草木之象，故“伏戎于莽”。

[2]升其高陵：九三与九五互乾，乾为陵，为行，六二至九四互为巽，巽为高。为兵之道，在于占领有利地势，故于理、于象皆有“升其高陵”的理由。

[3]三岁不兴：乾为天，一岁等于一周天，因爻在九三之位，故曰“三岁”。兴，兴起，“三岁不兴”即三年也不敢兴兵作战。

【译文】

九三，潜伏兵戎于草莽之中，登上高陵频频察看，三年也不敢兴兵作战。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1]。“三岁不兴”，安行也[2]。

【注释】

[1]敌刚：九三与九五之刚强相敌。

[2]安行：安，安稳。行，健行。九三当位而正，离上乾下，故曰“安行”。或释“安”为疑问代词，意如“怎么，如何”，然按古代汉语语法的通例，凡“也”字煞句，通常是判断句。且根据卦象，也没有用疑问词的地方。

【译文】

《象传》说：“潜伏兵戎于草莽之中”，这是因为敌人刚强。“三年也不敢兴兵作战”，这说明九三是为了安稳健行。

【评析】

阳阳相敌，阴阴相斥。九三居离之上，按《说卦》，离为戈戟，本有兵戎之象，加之九三不能与上九相应，故与乾之三阳为敌。敌强我弱，则九三虽有“乾乾”之德，也只能“伏戎于莽”，“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九四，乘其墉[1]，弗克攻，吉[2]。

【注释】

[1]乘其墉（yōng）：墉，城墙。六二至九四互为巽，巽为高，九四在巽上，故曰“乘其墉”。

[2]弗克攻，吉：离有兵戎之象，巽为入，兵象入于九四，故有“攻”象。然九四乘墉居高，又依恃乾刚，敌攻而不克，故曰“吉”。

【译文】

九四，登上高墙，敌人不能攻打我，吉利。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1]。其“吉”，则困而反则也[2]。

【注释】

[1]义弗克也：义，意思，道理，即按照卦象显示的道理，不能攻克。九四以乾刚之勇乘其墉，兼“甲胄”武装，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不能被敌方攻克。

[2]困而反则：乾刚不能克，然其为乱兵所克，皆因九四自己失位不正。若反正而当位，则下应初九，化敌为友，“克”象不存，故曰“困而反则”。

【译文】

《象传》说：“登上高墙”，不能为敌方所克，其所以有如此“吉利”的情况，就是因为九四能知“失位”之“困”而变正“返则”。

【评析】

九四失位不正，下不能应于初九，且有兵戎之象，本应以凶论，而爻辞则曰“吉”，故历来易家或曰“不得其义”，或曰“不得其解”。究其原因，就在于注解者淆乱了攻防之阵，因为他们在解释此爻时，多以九四为攻击者，而以九五或乾卦为被攻击者，以至于或误解妄说，或“不得其解”。其实，既然《说卦》已经言明离为戈兵，为甲胄，《同人》有兵戎之象，则进攻者应为下离，而非九四。九四“乘其墉”显然是在防守，居高临下，防敌有道，使敌“弗克攻”，故曰“吉”。

九五，同人先号啕后笑[1]，大师克[2]，相遇。

【注释】

[1]同人先号啕而后笑：二与五应，互有巽，巽为风，如号啕之声，先遇敌，故曰“先号啕”；旁通于《师》（䷆），大师克敌于号啕之后，故曰“后笑”。

[2]大师：大哉乾元，乾为大。师，兵马，军队。《说卦》曰“离为甲胄”，借指军旅征战之事，《同人》下离上乾，故曰“大师”。

【译文】

九五，与人和同时先是号啕而哭，尔后笑容满面，这是因为大军克敌告捷而归，志气相同的人相遇在一起。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1]。大师相遇[2]，言相克也[3]。

【注释】

[1]中直：指九五有乾道的真诚中直之性。

[2]大师相遇：六二欲合于九五，中间有三、四之强相隔，故须九五用师战胜其强后，才能与其相合。

[3]言相克：此处意在解释“大师”，而非自言相克。

【译文】

《象传》说：一开始就和同于人，乾德真诚中直。待大军相遇后，九五战胜三、四之强后，才能与六二言语相合。

【评析】

二、五同心，故《系辞上》释此爻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九五与六二的亲合，关系到全局的亲和，而实现亲和的途径则必须经历“大师”之事，才能相遇。在此，“遇”为二五遇合之遇，非大师相遇之遇。六二上应九五，因有九三、九四途中阻截，又有离为兵象；六二至九三又互为巽，巽为入，兵象入，则有“大师”之事，故九五欲实现与六二相遇，就必须以大师临之九三、九四，然后才能“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1]，无悔[2]。

【注释】

[1]同人于郊：郊，城外之地称“郊”。按《易》例，乾为野，上九处外卦与乾之极，故曰“郊”。

[2]无悔：《同人》之上卦为乾，按乾之上九应“有悔”，其所以言“无悔”，在于上九逸于兵象相争之外，不参与世事，悠悠于郊野之上，得其“同人”而乐，无违“同人”之道，故“无悔”。

【译文】

上九，在远郊野外而和同于人，也是没有悔恨的。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译文】

《象传》说：“在远郊野外而和同于人”，这说明上九的志向未能如愿。

【评析】

上九虽失位于穷极之处，却依然秉持“同人”之德，独处郊野之外，不与内争，故“无悔”。另一方面，上九虽有同人之心，可惜无人与其同心，故“志未得”。

大有（䷍）

【题解】

《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富家大有往往与国泰民安的政绩相联系。具体在《大有》卦中，“柔得尊位”，“上下应之”，这是多么好的太平盛世啊！故卦中六爻，如杨万里所评：“六

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贤毕集，无一败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诚斋易传》）这里所说的“吉二”，就是六五与上九。六五以阴虚居上，为众阳朝拱，一阴之虚承受众阳之实，故有“威如”、“交如”之吉。上九失位无应，然有六五之君为邻，得其“天佑”之吉。

大有[1]：元亨[2]。

【注释】

[1]大有：卦名，下乾☰上离☲，乾为天，天为大，又有日丽于天，普照万物，生长万物，具“大有”之象。

[2]元亨：九二处乾之中位，故曰“元”，六五下应九二，故有“亨”。

【译文】

《大有》卦象征着大有收获：极为亨通。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1]，而上下应之[2]，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3]，应乎天而时行[4]，是以元亨。

【注释】

[1]柔得尊位大中：《王注》曰：“处尊以柔，居中以大。体无二阴，以分其应。上下应之，靡所不纳。《大有》之义也。”大有之六五为卦主，六五以阴柔居五之尊位，有中正之德。《正义》曰：“柔处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内，是其中也。”

[2]上下应之：六居五位，上下之阳皆应之。

[3]其德刚健而文明：外卦为离，离为火，火有文明之象；内卦为乾，乾有刚健之德。

[4]应乎天而时行：离为日，日行天上，顺应天道，以时而行。

【译文】

《彖传》说："大有收获"，这是因为阴柔居于尊崇之位，身居高位，中正有德，上下响应，这种情况就称之为"大有收获"。《大有》内秉刚健之德，外著文明之光，能顺应天体的规律，按照时节运行，所以大有亨通。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1]。君子以遏恶扬善[2]，顺天休命[3]。

【注释】

[1]火在天上，"大有"：离为火，在乾上，乾为天，故曰"火在天上"，于时为夏，夏季万物并生，故曰"大有"。

[2]遏恶扬善：《集解》引虞翻曰："遏，绝。扬，举也。"乾阳为善，坤阴为恶。光明于天，故曰"遏恶扬善"。

[3]顺天休命：《释诂》曰："休，美也。"顺天休命，就是说要顺应天道，美化政令。

【译文】

《象传》说：日光如火，高悬于天，象征着"大有收获"。君子遏止邪恶，弘扬善德，顺应天道，美化万物之性和政令。

【评析】

天上之火就是太阳，她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光明，也带来了生命。离本为阴卦，有女象，《大有》以阴居尊位，得上下众阳响应，圣人体验到太阳的灿烂光辉能生长万物，也能驱除腐朽，故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治理天下。

初九，无交害[1]，匪咎[2]。艰则无咎[3]。

【注释】

[1]无交害：害，初与四应，四失位为害、为恶人，初不应四，故曰“无交害”。

[2]匪咎：匪，通“非”。咎，灾祸，过失。初不应“害”，故“无咎”。

[3]艰则无咎：初居乾下，虽秉君子之德，然有“潜渊”之艰，故曰“艰则无咎”。

【译文】

初九，不与恶害相交，自然无有过错。即使身处患难之中也没有灾祸。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译文】

《象传》说：《大有》的初九，无与恶害相交。

【评析】

子曰：“择不处仁，焉得知。”初九虽当位居正，然位处乾下，且上不与失位之九四相应，有患难之象，处“潜渊”之艰，而不以“交害”为援，知以“明哲”而“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1]，有攸往，无咎。

【注释】

[1]大车以载：大车，《大有》旁通于《比》（䷇），《比》之下卦坤，坤为大车，乾阳为实，载实于上，故曰“大车以载”。

【译文】

九二，用大车承载“大有”之财富，有所前往，必无灾祸。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1]。

【注释】

[1]积中不败：载物之重，路途之远，只有将物品积载于正中，才能不败于途中。

【译文】

《象传》说：“用大车承载‘大有’之财富”，将物承载在正中就不会失败。

【评析】

按《易》例，阳为实，阴为虚。《大有》之所以为“大”，就是因为有五阳之实应于一阴之虚。且九二应于六五，阴阳相亲，故有“大车”之“载”。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1]，小人弗克[2]。

【注释】

[1]公用亨于天子：九三为“公侯”。亨，通“享”。九三有刚正之德，四为“害”，不能用，故六五虚心纳贤，九三以公侯之刚正受到君王的重用。

[2]小人弗克：小人指九四。

【译文】

九三，公侯享用天子的宴请之礼，小人则不能享受此种礼遇。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1]。

【注释】

[1]小人：指九四爻，九四失位不正，故为“小人”。

【译文】

《象传》说：公侯享用天子的宴请之礼，小人受此礼遇必致祸害。

【评析】

九三当位且有刚正之德，因此，深受君王的信任和重用。《诗》云“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大有》之九三爻辞中，我们看到君臣间和睦相处的亲切关系，也注意到古人对“小人”之“害”的警惕性。

九四，匪其尪[1]，无咎。

【注释】

[1]匪：通“非”。尪（wāng）：邪曲不正。《正义》本作“彭”，《集解》本作“尪”，九四以阳居阴，失位不正，宜作“尪”解。

【译文】

九四，排除自身的邪曲不正，无所祸害。

《象》曰：“匪其尪，无咎。”明辩晰也[1]。

【注释】

[1]明辩晰：辩，同“辨”，别也。晰，《说文》释：“昭明也，从日，析声。”九四刚正而失位，若“匪其尪”，则可谓能“辩晰”而“明”是非。

【译文】

《象传》说：“排除自身的邪曲不正，无所祸害”。这说明九四能辨明自身的处境。

【评析】

从初九爻辞之“无交害”至九四，皆以四爻为“害”、为“小人”来阐释卦义。九四失位不正，故多非议。《本义》曰：“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刚近之，有僭逼之嫌。”然若能“匪其尪”、“明辩晰”，也可以“无咎”。“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这也是对“小人”的劝惩之辞，指给他们一条生路，并不是一棍子将其打死。

六五，厥孚交如[1]，威如[2]，吉。

【注释】

[1]厥孚交如：厥，代词，其。孚，诚信。如，语气词。九二与六五应，六五以诚信接应，故其“交”则“孚”。

[2]威如：乾有阳刚之德，故曰“威如”。

【译文】

六五，用诚信与人交往，威严庄重，吉祥。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1]；“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2]。

【注释】

[1]信以发志：信，诚信。发，启发，激发。以己之信启发他人之诚信。

[2]易而无备：易，平易，简易。六五以阴居尊位，以柔顺之性行中正之德，其诚信足以服人，故有威不用，行简易之政，无所防备。

【译文】

《象传》说：“用诚信与人交往”，这说明六五用诚信来感化、激发他人的心志；“威严庄重而得到吉祥”，这是因为六五简易而对人无所防备。

【评析】

《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六五居离中，下应九二，光融天道，不怒而威，“信以发志”，故“厥孚”而“交”，“交”“孚”有“吉”，深得《大有》之益。

上九，自天佑之[1]，吉，无不利。

【注释】

[1]自天佑之：上九位在离上，离为日，日悬于天，又有六五承之，故得“天佑之”。

【译文】

上九，得到上天的帮助，吉祥，无有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译文】

《象传》说：《大有》上九的吉祥，是来自于上天的佑助。

【评析】

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上九处《大有》穷尽之处，本与三应，然上九失位不正，不能应下，本应以凶论，然辞曰"吉，无不利"，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它自身的位置，而是因为它得天之"佑"。

谦（䷎）

【题解】

《谦》卦六爻，初、二、三皆因谦德而获"吉"，四、五皆因谦而"无不利"，上六因谦德极盛，断之以"可用行师"。综观六爻，无一不吉。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谦》卦以"君子有终"来劝勉君子之行，算得上是对"谦谦君子"的最高嘉奖。周公曾经就以此来劝诫伯禽曰："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尚书·大禹谟》曰："满招损，谦受益。"故《谦》之《象传》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称赞君子之行。正所谓"谦虚使人进步"，在几千年的华夏文化中，谦虚始终是被视为君子所奉行的美德。

谦[1]：亨。君子有终[2]。

【注释】

[1]谦：卦名，下艮☶上坤☷，艮为山，坤为地。山本应在地上，而在《谦》象中，高山却卑处地下以象征“谦虚”。

[2]君子有终：唯三为阳爻，故称其为君子，《集解》引虞翻曰：“‘君子’为三，艮‘终万物’，故‘君子有终’。”

【译文】

《谦》卦象征着谦虚：亨通。君子若保持谦虚的美德就能得到美好的结果。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1]，地道卑而上行[2]。天道亏盈而益谦[3]，地道变盈而流谦[4]，鬼神害盈而福谦[5]，人道恶盈而好谦[6]。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7]，君子之终也。

【注释】

[1]天道下济而光明：《尔雅·释言》：“济，成也。”“天道”有日月之行，风雨雷电。自上而下，哺育万物，故曰“下济”。

[2]地道卑而上行：卑，地低处。上行，地气上行与天气相交。《正义》曰：“地体卑柔而气上行，交通于天以生万物也。”

[3]天道亏盈而益谦：亏，损也。如日高则落，月满则亏，故曰“亏盈”。又如日出则上升，月虚则渐盈，故曰“亏盈”而“益谦”。

[4]地道变盈而流谦：俞樾曰：“变，毁也，流，流而使之益也。”变盈，如河水满则溢，山陵高则摧。流谦，地洼则渐平，沟虚则水至。

[5]鬼神害盈而福谦：指富裕过甚则为鬼神所忌害。《集解》引崔憬曰：“朱门之家，鬼阚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其义矣。”

[6]人道恶盈而好谦：“满招损，谦受益”，此人道之所以恶盈。

[7]卑而不可逾：逾，凌越。这是说谦虚的人即使是身处下位，也不可为人所凌越。

【译文】

《彖传》说：谦虚，亨通。天因为能将其光明、雨露下济于地而愈显其光明，大地的本性在于处于低底之处而地气则冉冉上升。天道的规律是亏损满盈而补益谦虚，大地的规律是改变满盈而充实谦虚，鬼神的本性是损害满盈而施福于谦虚，人类的本性是厌恶满盈而爱好谦虚。人爱好谦虚，处于尊位就光荣，即使是处于卑贱之位也不可超越，所以君子能有好的结果。

《象》曰：地中有山[1]，谦。君子以裒多益寡[2]，称物平施[3]。

【注释】

[1]地中有山：《谦》卦之内为艮，外为坤，艮为山，坤为地，山高而处于地下，此内高峻而外卑下之象，故谓之“谦”。如《集解》引郑玄之言曰：“高能下下，谦之象。”

[2]裒（póu）多益寡：裒，削减。益，补充，补助。即削减过多者以补充寡少者。

[3]称物平施：称，《说文》：“称，铨也。铨，衡也。”施，予也。即权衡物之轻重而公平地施予。

【译文】

《象传》说：巍峨的高山就在大地之中，这种情形象征着谦虚。因此，君子对待事物的态度是削减过多的，补充不足的，权衡事物，然后公平地施予。

【评析】

“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卦强调的思想，反映了古人的对社会公平的一种热切向往。对此，古人以“地中有山”这样的卦象来说明“天道”、“地道”、“鬼神之道”、“人道”对谦虚的作用力，从而使谦虚的品格上升到无所能及的境界。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1]，吉。

【注释】

[1]谦谦君子，用涉大川：谦谦，即谦而又谦。六二至六四互为坎，坎为水。初六本与四应，然初失位不能应四，动而变正，则上应六四，涉川而应四，故曰“用涉大川”。

【译文】

初六，谦而又谦的君子，可以涉越大河，吉祥。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1]。

【注释】

[1]卑以自牧：牧，《说文》曰：“牧，养牛人也，从攴，从牛。”牧牛必有守护，故“牧”有“守”义，从其义而设官为“牧”，故义又有“司”义，即管理。“卑以自牧”即用谦卑之品性来修养自己的道德。

【译文】

《象传》说："君子谦而又谦"，这说明初六以谦卑来制约自己。

【评析】

初本阳爻之位，而《谦》之初六则以阴居阳，又处在《谦》最下位，"知雄守雌"，"卑以自牧"，谦而又谦，故有"谦谦君子"之风。

六二，鸣谦[1]，贞吉。

【注释】

[1]鸣谦：九三至六五互震，震为雷，雷震而鸣，声应六二，故曰"鸣谦"。六二于《谦》中当位居中，实属《谦》中之谦，故曰"贞吉"。

【译文】

六二，宣扬谦虚的美德，吉祥。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1]。

【注释】

[1]中心得：六二得中正之位，如心怀谦德之象，故曰"中心得"。

【译文】

《象传》说："宣扬谦虚的美德能获得吉祥"，这是因为心中坚守正道的缘故。

【评析】

《谦》初六因身处最下，以卑"自牧"，而《谦》之六二则以中正之位，超越"自牧"而"鸣谦"，从而使更多的人受益于"谦"。

九三，劳谦[1]，君子有终[2]，吉。

【注释】

[1]劳谦：九三本有“乾乾”、“夕惕”之德，于《谦》中又位居互坎之中，坎为劳，故曰“劳谦”。

[2]君子有终：阳为君子，九三为一卦之主，故曰“君子”。九三处艮上，艮为“万物之终始”，故曰“君子有终”。

【译文】

九三，有功劳而能谦虚的君子，必然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吉祥。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1]。

【注释】

[1]万民服：指九三以阳居下，上下皆阴，阴为民，阴喜阳，九三又有谦德，为众阴所重，故曰“万民服”。

【译文】

《象传》说：“有功劳而能谦虚的君子”，天下的万民都信服他。

【评析】

《老子》曰：“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因君子有功不居，谦以自守，故而更为人民所敬重、信服。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九三之“劳谦”，不仅使君子自身“吉”而“有终”，而且使万民敬服。如此，则“谦”之受益者，岂独君子，实及于万民。

六四，无不利，㧑谦[1]。

【注释】

[1]㧑（huī）谦：㧑，注有多义：一是《集解》所引荀爽注：“㧑犹举也。”二是《本义》、《说文》所注：㧑与“挥”同。三是高亨按《释文》注：㧑读为“宣”。今采“挥”义，“㧑谦”即发挥谦虚的美德。

【译文】

六四，无有不利，发挥谦虚的美德。

《象》曰：“无不利㧑谦”，不违则也[1]。

【注释】

[1]不违则：指六四以阴居四，临近君位，当位处正，居功臣之上而能“㧑谦”，故“不违则”。

【译文】

《象传》说：“无有不利，发挥谦虚的美德”，说明六四不违背谦虚的法则。

【评析】

从卦象上来看，六四位在互震中，本应下应初六，因初六失位不得相应，近取九三而应之，九三居艮上，艮为手，震为动，手动，故有“挥”象。就卦德而言，六四乘三承五，如朱熹所言“不敢自安”之位。然因其当位居正，发挥谦虚之美德，与众阴一起拥护九三，因而与整个《谦》卦的精神保持一致。

六五，不富以其邻[1]，利用侵伐[2]，无不利。

【注释】

[1]不富以其邻：以，因也。邻，指四、上爻。六五以阴柔居君位，虽以谦德服众，然众阴乘阳，阴虚而阳实，故不能富。

[2]利用侵伐：六五本与二应，因柔居尊位不能相应，君命在己，有讨伐之权，故曰“利用侵伐”。

【译文】

六五，不富裕是因为其邻国的原因，我用武力讨伐，无有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1]。

【注释】

[1]征不服：六五以柔处尊，虽有谦德，或有不服者，征之则服。

【译文】

《象传》说：“我用武力讨伐”，只是征伐那些骄横不服的邦国。

【评析】

谦虚的美德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上，就是退让、谦和。然而，对于那些恃强凌弱者而言，这种美德并不能使其信服，故而必须强之以武力征伐。《谦》之六二至六四互坎，坎为寇，有寇则必伐，则谦德并非虚弱之象，也并非无原则的虚与委蛇和逆来顺受，而是当伐则伐，宜谦则谦。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1]。

【注释】

[1]利用行师征邑国：行师，即出兵。邑，古代行政区域名，一般而言，以三十家为一邑。《说文》释“国也”，故“邑”为小

国。上六虽有谦虚的美名，但是因其阴柔且居偏远，使其与九三之相应受到重重阻碍，其“志未得”，故有“用师”之意。

【译文】

上六，宣扬谦虚的美德，就有利于用兵作战，征伐那些不服的小国和都邑。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1]。“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注释】

[1]志未得：上六身居高位，有很谦虚的美名，本与九三相应，然众阴喜阳，上应三受阻，故曰“志未得”。

【译文】

《象传》说：“宣扬谦虚的美德”，然而心中的志向仍然未能实现。“可以出兵作战”，征伐那些不服的邑国。

【评析】

《谦》六四至上六为坤，六二至六四互为坎，则二至六有《师》象。故自五爻始，有用兵征伐之语。谦德有礼，礼不能服之，则须用兵征伐。《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故用礼谦让的同时还须有武力的准备。当谦则谦，谦而好礼，方可谓之“谦谦君子”；当武则武，武而“用师”，凛然难犯，此《谦》之文武之道。

豫（䷏）

【题解】

《豫》卦以“顺以动”的主要特征启示人们，当雷声在大地上震动

时，一则有利于“建侯行师”，二则“天地如之”。雷声是上天献给大地的音乐盛典。随着雷声的震动，感受雷声的云天山河、花木鸟兽也应着雷声而动。这样的盛典表现着地球生命最大的欢乐。雷声给大地欢乐使先王“作乐崇德”，使“天地如之”。《乐记》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故舜有一夔足以治国。初六失位，应四而遇险，故有“凶”；六二因位居“中正”而吉；三“有悔”；五以“不死”为喻说明守正防病的必要性；上六“无咎”。《豫》之六爻，唯九四为阳，居震应坤，为《豫》卦之主，因其将欢乐献给众生而使自己“大有得”。

豫[1]：利建侯行师[2]。

【注释】

[1]豫：卦名，下坤☷上震☳，象征着“欢乐”。《尔雅·释诂》：“豫，乐也。”

[2]利建侯：封侯建国，震为长子，下临坤，坤为地，为城邑，故曰“利建侯”。行师：行军，出征。《豫》下坤上震，其六三至六五互有坎象，坎为水，“兵形象水”，因此，《易》有坎象则多言师，如《师》、《谦》、《豫》等。又坎为寇，长子监国御寇，故曰“行师”。

【译文】

《豫》卦象征着欢乐：有利于建立诸侯，行军出征。

《彖》曰：豫[1]，刚应而志行[2]，顺以动[3]，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4]，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5]。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6]！

【注释】

[1]豫：喜悦，欢乐。《集解》引郑曰：“坤，顺也；震，动也。顺其性而动者，莫不得其所，故谓之‘豫’。豫，喜豫悦乐之貌也。”

[2]刚应而志行：刚应，指九四爻有众阴爻相应。志行，因众阴相应而从，故志向得以实现。

[3]顺以动：坤为顺，震为动，坤下震上，故“顺以动”。

[4]天地如之：如，《说文》释：“随从也。”指天地之动随着雷声的震动而来，春雷震动时，春天就来了，于是开始了一年四季之变。

[5]四时：指四季。忒（tè）：差错。

[6]豫之时义大矣哉：当春雷震动时，大地回春，万物欣然复苏，其乐融融，此时、此情、此景关乎民生，意义就非常大。

【译文】

《彖传》说：欢乐，因为在此卦象之中有阳刚与阴柔相应，使得心中的志向能实现，顺着事物的本性而动，就会得到欢乐。之所以欢乐，是因为顺应事物的本性而动，所以天地的运行也是这样。更何况封侯建国、出师征战这样的事呢？天地能按照事物本性运动，所以日月的运转就不会出现过错，四季的更替也不会出现差错。圣人顺应事物的本性行动，那么运用刑罚就清楚分明，老百姓也就信服。“欢乐”的时候包涵的意义是多么伟大啊！

《象》曰：雷出地奋[1]，豫。先王以作乐崇德[2]，殷荐之上帝[3]，以配祖考[4]。

【注释】

[1]雷出地奋：震为雷，坤为地，震为“动”，雷动于地上，故曰“雷出地奋”。

[2]先王以作乐崇德：崇，尊崇，赞扬。先代的君王受《豫》情启发，心有所感而制作音乐歌舞，以赞赏天地的美德。

[3]殷：盛。荐：献。

[4]配：配享。祖考：即祖先。

【译文】

《象传》说：雷声发出时，大地都感到振奋，欢乐。先代圣明的君王因此而制作音乐以赞赏美德，并以盛大的场面将其乐歌呈献给伟大的天帝，同时，让祖先的神灵配享。

【评析】

《尔雅》曰：“豫，安乐。”《诗·小雅·白驹》云：“尔公尔侯，逸豫无期。”豫，即乐。或有易家引《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释“豫”为“预备”，义与卦象不符。按，卦象有春雷震动，卦辞曰“利建侯”，《彖传》曰“顺以动”，《象传》曰“作乐崇德”，此皆有欢乐之情，并无“预备”之意。从某种意义上看，《豫》是一个描绘音乐和研究乐理的卦，雷声震动万物，这是上天的音乐，它感动着人心，也使整个大地都感到欣喜、振奋、欢乐。圣明的先王感悟雷声之于大地与万物的喜悦和振奋，作乐配天，颂祖娱民，如《诗》之《商颂》、《周颂》、《鲁颂》。百姓手舞足蹈，歌颂天地，赞扬祖先，敬奉天帝，献给祖先，其乐融融，洋洋大观。此正所谓：“豫之时义大矣哉！”

初六，鸣豫，凶[1]。

【注释】

[1]鸣豫，凶：初六阴居阳位，失位在下，上应九四，九四为一

卦之主，位在震，震为雷，雷动而“鸣”，故曰“鸣豫”。又初六应四，四在坎中，坎为险，失于位而应于险，故曰“凶”。

【译文】

初六，狂呼乱喊地娱乐，有凶险。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1]。

【注释】

[1]志穷凶也：乐极则丧志，身处于失位下贱之地，不思进取，乐极则必生凶。

【译文】

《象传》说：“狂呼乱喊地娱乐”，这是因为它欢乐之极，乐极生凶。

【评析】

《王注》曰：“处《豫》之初，而特得志于上，乐过则淫，志穷则凶。豫何可鸣！”《王注》曰“得志于上”，《象传》曰“志穷凶”，二者的区别在于，《王注》以应为说，初能应上，故曰“得志于上”。而《象传》以爻象释义，初失位，虽有应，却应在坎险之中，故曰“志穷”。

六二，介于石[1]，不终日[2]，贞吉。

【注释】

[1]介于石：介，《说文》曰“从人，从八”，训为“间”。则“介”引申为“两者之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楚介江淮。”介，即“间”，用作动词。“介于石”，即“使石有间”。六

二至九四互为艮，艮为手，三上为震，震为动，手动于石上，故六二为“攻玉”之事。

[2]不终日：艮为终始，六二在艮下，当位居正，为治玉攻石之事，不及“终日”而功成，故曰“贞吉”。

【译文】

六二，攻石治玉，不到一天就做成了，这是一件吉祥可庆的事。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译文】

《象传》说：“攻石治玉，不到一天就做成了，吉祥可庆”，这是因为六二以君子之德当位居正的缘故。

【评析】

对于《豫》之六二爻辞的解释，尤其是“介于石”的确切意义，前代易学家做了很多的探索，或以文训义，或从文字及卦象两方面训义。如《王注》释“介”为“坚定”，《正义》宗之，并延义为“耿介”，朱熹训“介”为“坚确”。然诸说皆因拘泥字义而忽略卦象，故难符爻辞之义。《尚氏学》引《释文》、《广韵》等训“介”为“触”，又据艮象释“介于石”即“触于石”。尚氏说义近于爻象，而迥异于辞义。因为，若释六二“触石”以坚，则无以释“不终日”。现就卦象、爻辞及《易传》三方面“研几”六二并析解如下：六二既与九四互艮，艮为手，艮为石。《豫》上震，震为动，手动于石上，则使石有“间”。间而“不终日”，功成事顺，故曰“贞吉”。且如上所注，治玉攻石之事，本上古“日用”之常事，写入爻辞之中，也合乎情理。如以此解，则不仅符合卦象与辞义，而且也通于《系辞》之义。《系辞》曰：“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断，即介其石而“断”其石。如以上述三种（卦象、辞义、《易传》）为依据，若不引互卦为说，我们就可以得到通顺并切近的解释：上震为动，动于坤上，坤为土，在五行中，土石同类，同入坤象而为地，则震动坤上，也有动土攻石之象。

六三，盱豫[1]，悔，迟有悔[2]。

【注释】

[1]盱（xū）豫：盱，忧愁。《尔雅》曰：“忧也。”《诗·小雅·何人斯》有：“壹者之来，云何其盱。”又《诗·小雅·都人士》：“我不见兮，云何盱矣！”意皆“忧愁”。六三失位在《豫》，位居互坎下，坎为疾，故曰“盱豫”，即忧而未乐之义。

[2]迟有悔：迟，六二至九四艮，艮为止，故有“迟”象。本已“盱豫”有悔，若迟缓，则违背《豫》道，又增其“悔”，如《本义》所谓：“当速悔，若悔之太迟则必有悔也。”

【译文】

六三，以媚眼取悦九四而得到欢乐，必有悔恨；若醒悟迟缓必将更加悔恨。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也：这是说六三以阴居阳，失位不正。

【译文】

《象传》说：“以媚眼取悦九四而得到欢乐，必有悔恨”，这是因为六三所处的位置不当所致。

【评析】

“盱”字前人有多种解释，至今无确定意义。《王注》以“盱”为“睢盱”。《正义》曰：“睢盱者，喜悦之貌。若睢盱之求豫，则悔吝也。”《集解》引向秀曰：“睢盱，小

人喜悦佞媚之貌也。”朱熹曰：“盱，上视也。”可译为“张目仰视”。

现就以上三种试论之。六三失位不正，又居坎象之中，何以言“喜悦”？朱说以六三承上之九四，故以“上视”为解，然《尔雅》曰“盱，忧也”，已引《诗》用“盱”两处，皆以“忧”为义，并无“上视”之义。再者《集解》既以言六三“喜悦佞媚”，则“悔”从何出？

现试以从“盱”字本义看卦象，六三因失位不正，居互坎下，坎为忧，“为心疾”，则六三无有“豫”情而有“盱”心。六三与六五，均近于九四，然二者又皆在互坎之中，故一为“盱有悔”，一为“贞疾”。若联系二爻而释义，则六三与九四爻辞，义出坎象甚明。六三处豫而不得豫，近阳、喜阳而不能和合于阳、相应于阳，故“悔而又悔”。正所谓：“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李煜《子夜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曹丕《燕歌行》）此情此景，不由使人想起：“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

九四，由豫[1]，大有得[2]，勿疑。朋盍簪[3]。

【注释】

[1]由豫：由，自，从也。九四为《豫》之卦主，为众阴之宗主，故众阴之乐皆来自于九四一阳之所为，故曰“由豫”。

[2]大有得：九四为阳，阳为大，一阳得众阴，故“大有得”。

[3]朋盍簪：朋，朋友，《尚氏学》曰：“阳以阴为朋。”盍，合也。簪，古代人用来束发的头饰。九四如簪子束发一样，将众阴聚合在一起。

【译文】

九四，人们依赖他而得到欢乐，大有所得，至诚不疑。这会使自己的朋友像头发括束于簪子一样聚拢在一起。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译文】

《象传》说："人们依赖他而得到欢乐，大有所得"，这说明九四的志向大为成功。

【评析】

九四为一卦之主，有众星捧月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九四更应当保持至诚不疑的胸怀和气量，使自己的朋友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样才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同时，也能使自己"大有得"，"志大行"。

六五，贞疾[1]，恒不死[2]。

【注释】

[1]贞疾：六五虽尊居中位，然失位而不能下应六二，其位又在互坎之上，互坎为疾，阴虚有疾，故曰"贞疾"。

[2]恒不死：恒，长久。六五尊居上卦之中，虽失位，然动而变正，故虽有"疾"，却能久病不"死"。

【译文】

六五，贞问的结果是有疾病，但仍然长久延命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1]。"恒不死"，中未亡也[2]。

【注释】

[1]乘刚：六五以阴处尊，位于九四之上，阳为刚，故曰"乘刚"。

[2]中未亡：六五处尊而乘刚，然居中怀柔，有中和之道，故"未亡"。

【译文】

《象传》说："贞问结果是有疾病"，这是因为他凌乘于九四之刚直之上。"仍然长久延命不死"，这是因为六五以阴柔处尊位，行中和之道，故不能败亡。

【评析】

注《易》之书，多训"贞"为"正"。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注"贞"为"占问"，释此句为"贞问疾病，筮遇此爻，则久不死，其寿尚长"。相较其义并联系卦象、爻辞看，则释以"贞问"义通卦象及爻辞。六五以阴柔之性凌乘于九四之阳，难以安心处身，思虑忧患之间，又有染疾之忧。然而，因其居中正之位，中和怀柔，使阴阳平和，故"贞疾"而"未亡"。

上六，冥豫[1]，成有渝。无咎[2]。

【注释】

[1]冥豫：冥，《说文》："幽也。"《释言》："冥，晦也。""冥豫"，即天昏地暗还在娱乐。

[2]无咎：上六处《豫》之极，虽当位于上，然与失位之六三无应，至变而有应，则"豫"而不极，故"无咎"。

【译文】

上六，日昏天暗还一味地耽于娱乐，如改正有所变化则无灾祸。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1]？

【注释】

[1]何可长：因上六处于极上之位，极则有变，故不可长。

【译文】

《象传》说："日昏天暗还一味地耽于娱乐"，处于上位之极，怎么能够长久呢？

【评析】

冥之义，于日为夜，于月为晦。上六之过在"冥"，"冥"而耽于娱乐，乐而忘返，义在说明日"昏"而人也"昏"。因此，欲"无咎"则须"成渝"，"渝"则"无咎"。

随（䷐）

【题解】

《说卦》云"动万物者莫疾乎雷"，"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故《彖传》以"动而说"来赞美《随》卦之德。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中可以看出孔子随从善道的乐观情绪。同样，《随》卦以"元亨，利贞"来赞美随从于善道的品德。具体到六爻：初九"出门"而"有功"，六二随从"小子"而有"失"，六三失"小"得"大"，九四"有孚"而"无咎"，九五因"孚"而"吉"，上六则"穷"于随道。晏子曰："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故君子之"随"必"择善而从"。

随[1]：元亨，利贞，无咎。

【注释】

[1]随：卦名，下震☳上兑☱。随，《说文》："从也。"从卦象看，下震为长男，上兑为少女。从卦德看，上兑为悦，下震为动，联想起来，均有"随"意。故《集解》引郑玄曰："震，动也。兑，说（悦）也。内动之以德，外说之以言，则天下

之人咸慕其行而随从之，故谓之‘随’也。”

【译文】

《随》卦象征着随从、顺应：大为亨通，有利于做大事，无灾祸。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1]，动而说[2]，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3]，随时之义大矣哉！

【注释】

[1]刚来而下柔：震为阳卦，附内卦而来，故曰“刚来”。兑为阴卦，震居阴卦之下，又初九居六二、六三之下。九四、九五居上六之下，均为阳刚下居阴柔之下，故曰“下柔”。

[2]动而说：《随》之内卦为震，外卦为兑，《说卦》曰震为动，兑为说（悦），故曰“动而说”。

[3]天下随时：《随》有雷来入于泽之象，为秋天之卦。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天下随时而动，随时而生，随时而有，随时而收，故曰“天下随时”。

【译文】

《彖传》说：随从，阳刚来屈居于阴柔之下，震动而充满喜悦，故有众人相随。大为亨通，做大事而无灾害，因而使天下之物随之以适宜的时机，随从以适宜的时机意义非常伟大啊！

《象》曰：泽中有雷[1]，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2]。

【注释】

[1]泽中有雷：兑为泽，震为雷，雷在泽下，故曰“泽中有雷”。

[2]向晦入宴息：向，趋向。晦，日暮，晚上。宴，安也；宴息，即休息。兑为西方之卦，二阳处于一阴之下，为日落之处，故曰“晦”。震动而入于兑，故曰“向晦”。六二至九四互艮，艮为止，止则安，君子向晦而止，则有“宴息”之象。

【译文】

《象传》说：大泽中有雷声，象征着随从。随着日晦天晚之时来到，君子也回家入室休息。

【评析】

《随》之所以有“随从”的意义，就在于《随》有内动外悦的卦象。这种卦象隐含着“刚来而下柔”的“随从”之举。故《周易折中》引王逢曰：“上能下下，下之所以随上；贵以下贱，贱之所以随贵；随之义，刚下柔也。”且雷动之以德，则众随之以德。君子法象“天下随时”的法则，故“泽中有雷”，则君子“向晦”；雷来入泽，则君子“宴息”。如《程传》之所言：“君子昼则自强不息，及向昏晦，则入居于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随时，适其宜也。”

初九，官有渝[1]，贞吉，出门交有功[2]。

【注释】

[1]官有渝：官，官职，在此宜引申为职能。初九为阳，为君子，为长子，为下卦之主，主犹“官”。渝，改变。震为动，动而出，故曰“有渝”。

[2]出门交有功：初九上无所应，须出门有所交往，以随其正，故曰“交有功”。

【译文】

初九，人的职能随着时间改变，就吉祥；出门与人交往就能成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1]。“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注释】

[1]从正吉：初与四应，然四失位不正，故初爻动，以随从其“正”者，从正则吉，故曰“从正吉”。

【译文】

《象传》说：“思想观念随着时间发生改变”，随从正道就吉利。“出门与人交往就能成功”，说明初九随从正道就不会有所失。

【评析】

初九为震之主，也为一卦之主。其爻辞“官有渝”之“官”，前人或释为官职，或释为“人心”，或释为“馆”，或释为“职能”，《王注》释为“意”之“所主”，义近“人心”。《正义》宗《王注》曰：“‘官有渝’者，官谓执掌之职。人心执掌，与官同称，故人心所主，谓之‘官’。渝，变也。”《程传》释为“主守”，犹今之“意念”，意承《王注》、《正义》。《周易本义》释为“官职”，于理也通。《尚氏学》取六二之九四互艮为象，艮为馆，故以“官”为“馆”。此说，虽于象有通，于理则悖。按，初九为震主之爻，动于“随时”，本该上应四，然四失位，不能相应，故其职能也有所变。因六二至九四互艮，艮为门，初九动之于《随》，动则“出门”，“出门”而“从正”，一如《王注》之所谓“随不以欲，以欲随宜”，故曰“出门交有功”。

六二，系小子[1]，失丈夫[2]。

【注释】

[1]系小子：系，附，依附。小子，喻初九。即依附于小子。

[2]失丈夫：丈夫，喻九五。六二系于初九，不能上应九五，故

曰“失丈夫”。

【译文】

六二，依附小子，失去阳刚之大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1]。

【注释】

[1]弗兼与：弗，不。兼，兼有。与，亲附，亲和。即六二不能同时与初九与九五好。

【译文】

《象传》说：“依附小子”，这是因为六二不能同时兼有“小子”与“丈夫”。

【评析】

六二为阴，不能独处于世，必要有所归属或依附。本来其应在九五，然因位近于初九而就近相亲，故失去与九五相亲的机会。按《易》通例，初小而上大，故爻辞以五为君，以上为大君。如以此卦论，则初九因其卑处六二之下，故曰“小子”，九五因其尊居于五位，故曰“丈夫”。或以九五为小子者，如《集解》引虞翻说，以为二应五，故以九五为“小子”。尚氏驳之曰：“五为少女，焉能为小子。”虞说虽有可驳之处，然尚氏驳论也误。尚氏以上兑为少女，本没有错，然爻象与卦象岂能同象而论之，且依尚氏说为是，不论爻象而总以兑为少女，则《大过》之上卦同为兑卦，爻辞曰“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又做何解，难道是爻辞错了？又《革》之上卦也为兑卦，然九五之爻辞曰“大人豹变”，如以尚氏说为是，则少女怎么可以为“大人”？由此可见，尚氏知虞氏之误而驳之，可惜论证、论据皆误。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1]，随有求得[2]。利居贞。

【注释】

[1]系丈夫，失小子：初九为“小子”，然已为六二所系。故六三舍初系四，志在“丈夫”，故而失去“小子”。

[2]随有求得：九四失位，然六三近之，相随而求之，阴阳相亲，则得其所求，故曰“随有求得”。

【译文】

六三，依附于大丈夫，失去了小子，随从于人，求而有所得。利于守居正道。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译文】

《象传》说：“依附于丈夫”，这说明六三的心志在于舍弃居于己下的初九。

【评析】

阴之为物必有所归属，六三以阴居阳，失位而无应，故随而求之于人，求而得其“丈夫”。且六三有“居贞”之志，舍其不可乘，得其应所承，故虽有失位之憾，也能有“得”。

九四，随有获，贞凶[1]。有孚在道，以明[2]，何咎？

【注释】

[1]随有获，贞凶：随有获，六三随从九四而为其所获。贞凶，因三、四均有失位之嫌，自六三至上成《大过》，《大过》为棺椁之象，则“贞凶”。

[2]有孚在道，以明：孚，诚信。明，显示。《王注》曰：“心有

公诚，著信在道以明其功，何咎之有？”

【译文】

九四，为六三相随而有所获，却有凶险之兆。然而，若于正道之中保持其诚信，使自己的行为光明磊落，又有什么灾害呢？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译文】

《象传》说：“六三随从九四而为其所获”，但蕴涵的意义则是凶险。“在正道之中保持其诚信”，这是九四保持了光明磊落所立的功劳。

【评析】

六三与九四俱失位不正，然他们“同病相怜”，相随相依。虽有凶象，仍有化险为夷的可能，故朱熹于《本义》有言曰：“九四以刚居上之下，与五同德，故其占随而有获，然势凌于五，故虽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则上安而下从之，可以无咎也。”“孚道”以明，“凶”而无咎，此九四之侥幸不在其位而在其邻，邻其五，则上成兑卦，兑为悦；邻六三，则下互有巽，“巽为入”，九四置于二者之间，蕴有“入”而“悦”之象。

九五，孚于嘉[1]，吉。

【注释】

[1]孚于嘉：嘉，美善。九五履中居正，刚直诚信，故于美善之道中有吉祥之庆。

【译文】

九五，保持诚信于美善之道中，吉祥。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译文】

《象传》说：“保持诚信于美善之道中，吉祥”。这是因为九五处于正中之位的缘故。

【评析】

九五处《随》之中正，能尽“随时”之义，且以中正刚直之诚信得其“随时”之德，故而能获美善之吉。

上六，拘系之[1]，乃从维之[2]，王用亨于西山[3]。

【注释】

[1]拘系之：拘，拘捕。此句意即强迫而使之相附于己。

[2]乃从维之：乃，就，便。维，本义为系物之绳，此处用作动词，系结。此句意谓使其随从并系属于己。

[3]王用亨于西山：王，指九五。亨，通“享”，其义为“祭祀”。西山，《随》上卦为兑，兑为西方，又《随》互为《渐》（䷴），渐之下卦为艮，艮为山，故象有“西山”。在周代时，应指岐山，因在镐京之西，故曰“西山”，朱熹在其《本义》曰：“自周而言，岐山在西。”

【译文】

上六，九五拘捕上六，强迫其相附于己，并使其随从并系属于己，君王因兴师讨逆，祭祀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1]。

【注释】

[1]上穷：穷，穷尽。上六居《随》穷极之处，乘刚无应，故曰“上穷”。

【译文】

《象传》说：“拘捕而强迫其相附于己”，因为上六处于穷极之处。

【评析】

《易》之爻辞或系之于爻象，或系之卦象，皆从象出。就《随》卦而言，因六三至九五互有巽，巽为绳，故《随》之六二、六三、上六皆有“系”字。因上六独处《随》卦之极，穷极乘刚，内无所应，故不肯相随于五。九五行王道，故“拘系”而使之从。《系辞》曰：“圣人之大宝曰位。”三“系”之中，唯上六因“穷”而“拘”，随而不当位。按《易》通例，爻辞之断吉、凶、悔、吝与当位与否有直接的关系。

蛊（䷑）

【题解】

《蛊》卦之义在除弊治乱。就其卦象而言，以山下有风来喻指“往有事”。苏轼曾在《东坡易传》中就《蛊》卦何以谓“蛊”做了细致的分析：“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故爻皆以‘父子’言之。”因为二、五皆不正，无法挟制众爻，则其有“事”，必是“弊乱之事”。有乱事必要治之，故初、三、五皆以匡正父弊而或吉、或无咎；六四因缓正父“蛊”而有“吝”；上九以不服侍王侯而“高尚其事”；唯九二以匡正母弊为喻，来说明“守正持中”的必要性。

蛊[1]：元亨[2]。利涉大川[3]，先甲三日，后甲三日[4]。

【注释】

[1]蛊：卦名，下巽☴上艮☶，《说文》曰：“蛊，腹中虫也。”可引申为蛊惑、蛊乱等意。《序卦》曰：“蛊者，事也。”事乱则至于“蛊惑”，故《左传》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2]元亨：九二以阳居中，上应六五，故曰“无亨”。

[3]利涉大川：初六至六四为大坎之象，初六在巽下，巽为入，入于坎，故曰“利涉大川”。《正义》曰：“有为之时，利在拯难。”故“利涉大川”。

[4]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古代以天干、地支记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为天干之首，是一个创制法令的日子，先甲三日即为“辛”，后“甲”三日即为“丁”。欲要治乱，就要在先“甲”之日宣传政令，以期于后“甲”三日得以治理。

【译文】

《蛊》卦象征着弊乱和整治：大为亨通。有利于涉过大河；应当在“甲”日的前三天准备，至“甲”日的后三天行动。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1]，巽而止，蛊[2]。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3]。“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4]。

【注释】

[1]刚上：下卦巽以二、三阳乘于初六阴爻之上，上卦艮以上九

处于二阴之上。柔下：下卦初六之阴柔居于二阳爻之下，上卦二阴爻居于上九之阳爻下。

[2]巽而止，蛊：《说卦》曰，巽为入，艮为止，入而止，止则不通，不通则“蛊”。

[3]往有事也：巽为中女，艮为少男，巽入于艮，有蛊惑之事，然止而不得其入，或生乱事，故《正义》曰：“物蛊必有事。”

[4]终则有始，天行也：行，天道，即规律性。“天行”即天体的运行规律。天之道，有终则有始，始于治“蛊”之始，终于治“蛊”之终。如朱熹在其《本义》所言：“乱之终，治之始，天运然也。”

【译文】

《彖传》说：蛊之卦象，阳刚之爻居于阴柔之爻上，政令入而弊乱止，这就是“蛊”的真义啊！弊乱而最终得到整治，是大有可为的亨通之事，它能使天下得到大治。“利于涉越过大河”，这是因为前往则有事可做。“应当在‘甲’日的前三天准备，至‘甲’日的后三天行动”，有终止，也有开始，终而复始，就如同天体的运行一样。

《象》曰：山下有风[1]，蛊。君子以振民育德[2]。

【注释】

[1]山下有风：《蛊》之上卦为艮，艮为山；下卦为巽，巽为风。故其卦象为“山下有风”。

[2]君子以振民育德：按《象传》以山比贤人，以风比教化，其卦象比喻贤人传德教以教化万民。

【译文】

《象传》说：山下吹来一阵风，象征着有乱事出现。这时君子就应以道德来培养百姓，拯救他们。

【评析】

《彖传》曰：“巽而止，蛊。”学者多以“巽而止蛊”为解，误解为“巽”能“止蛊”。其误因在“止蛊”相连而释，错断句读，又不明卦象，以至于误训“止”义。按《说卦》，则巽为入，入而有止，止则不通，不通则“蛊”生，故“止”与“蛊”间必须断明句读。

初六，干父之蛊[1]，有子，考无咎[2]。厉，终吉[3]。

【注释】

[1]干父之蛊：《易》注多训“干”为“正”，木之正者为“干”，即正其父辈的弊乱。

[2]有子，考无咎：考，《说文》曰：“老也。”后专指去世之父。按卦象，乾为父，初六失位则乾象毁，毁则无父象，故辞称其“考”。父辈有了过错，子能纠正，故曰“有子”。因有子正其父辈之过错，后继有人，故曰“无咎”。

[3]厉，终吉：厉，祸乱。初六本上应四，然失位不正，故曰“厉”。巽为入，入其互震，震为父，则初能“干父之蛊”。子绪父业，故曰“终吉”。初六之“终吉”在其“有子”。“有子”才能“干父之蛊”。“有子”才能使父辈未竟之业“无咎”而“终吉”。

【译文】

初六，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这是说有儿子可以依靠，那么，即使是父辈去世了，也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而且，即使是有一些危害，因为有儿子能纠正并继续父辈未竟的事业，故最终也是吉利的。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1]。

【注释】

[1]意承考：意，意愿。承，继承。即初六的意愿在于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

【译文】

《象传》说："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这说明儿子的意愿是继承已去世的父辈的未竟事业。

【评析】

"考"，前人多释"考"为"成"。按，《尔雅》曰："考，成也。"然此"成"为功成、落成之"成"，非成就之"成"，故类词有"功、绩、登"等词。《春秋·隐公五年》："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服虔注："宫庙初成，祭之，名为考。"且《蛊》之《象传》曰"意承考也"，即"干父之蛊"意在继承父辈未竟事业。若依前人之解，强释"考"为"成"，则不仅不符卦象，也有悖于《象传》。按《蛊》象，因初六失位而致乾象毁，乾为父，乾象毁则父为"考"。故依卦象，则"考"取《说文》"老也"之说，再延义而训"父死曰考"之"考"，则既符卦象，也正"考"训。

九二，干母之蛊[1]，不可贞[2]。

【注释】

[1]干母之蛊：九二居巽中，为母象，然失位不正，故有"蛊"。

[2]不可贞：九二以阳居阴，失位不正，故曰"不可贞"。故《王注》曰："妇人之性难可全正，宜屈己刚。既干且顺，故曰'不可贞'也。"也就是说，妇人之性情难全正。应在顺其性情的前提下正其弊乱，而不可强求。

【译文】

九二，纠正母辈的弊乱之事，是不可以勉强做的。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1]。

【注释】

[1]得中道：九二刚中而上应六五，有中正之道。

【译文】

《象传》说：“纠正母辈的弊乱之事”，这是因为九二居于下卦之中，得中正之道的缘故。

【评析】

九二居下卦之中，此女主内之象，然以阳居阴，故有失位不正之嫌。按封建礼教有“夫死从子”之说，故子有纠正母辈弊乱之事的责任。然而，古人认为，妇人之性情难以全正，所以作为儿子，一方面要正其弊乱，另一方面，也要顺其性情。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1]。

【注释】

[1]小有悔，无大咎：小，稍有。九三欲正父辈弊乱，然上九失位，以刚济刚，故“有悔”。九三当位居正，故曰“小有悔”。

【译文】

九三，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稍有悔恨，但没有大的过失。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1]。

【注释】

[1]终无咎：以己之正“干父之蛊”。故虽“小有悔”而终则“无大咎”。

【译文】

《象传》说：“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最终并没有什么过失。

【评析】

九三当位居正，处巽之上，互兑之中，互震之上。按卦象，巽为入，兑为口，为言，震为动，口动而言入，意在“干父之蛊”。与初六相比，九三虽同有“干父之蛊”之辞，然辞同而象不同。初六失位，乾象毁，所应在四，四也为阴，故父已为“考”。九三当位而正，如父有生气，故辞称“父”不言“考”。然上无所应，且有艮止，故终言“无咎”，不如初六“终吉”之好。

六四，裕父之蛊[1]，往见吝[2]。

【注释】

[1]裕父之蛊：裕，宽缓，宽容。六四以阴居阴，柔弱而不能如初六、九三之“干父之蛊”，又为艮所止，故以“裕”之。

[2]往见吝：六四本应下应初爻，然初爻失位，不能应四。又居艮下，艮为止，止而不前，故曰“往”而见“吝”。

【译文】

六四，慢慢地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前面肯定会遇到困难。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译文】

《象传》说：“慢慢地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往前发展也不能得

到功效。

【评析】

君子有过则改，然六四却“裕父之蛊”，正如朱熹《本义》所言：“以阴居阴，不能有为。”力不从心，故只能是“往吝”而“未得”。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1]。

【注释】

[1]用誉：用，因为，因而。誉，赞誉。六五以柔居尊，应二承上，《系辞下》曰“二多誉”，于此处则用其所长，故曰“用誉”。

【译文】

六五，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因而得到人们的赞誉。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1]。

【注释】

[1]承以德：六五以柔处尊，以德承父业，又能应二，故曰“承以德”。

【译文】

《象传》说：“纠正父辈的弊乱之事而受到人们的赞誉”，这是因为六五自己用美德继承了父辈的事业。

【评析】

六五以柔处尊，居高位而不骄，执权势而不横，有“威而不猛，温而不厉”之德，

秉持美德，子承父业，故理应赢得人们的赞誉。《中庸》曰：“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子能“干父之蛊”，可谓善继、善述。《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蛊》初六、九三、六四、六五，皆有“干父之蛊”之象，故卦辞曰“利涉大川”，《彖传》曰“天下治”，此《蛊》卦之大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1]。

【注释】

[1]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前“事”字，作动词，侍奉。后“事”字，作名词，行为，言行。上九处于《蛊》卦之极，内无所应，仿佛事外之人，超然于世事，自乐其行。

【译文】

上九，不侍奉君王公侯，并把自己的行为看得很高尚。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1]。

【注释】

[1]志可则：《释诂》曰：“则，法也。”志可则，即言其人之志值得效法。

【译文】

《象传》说：“不侍奉君王公侯”，这种高尚的心志值得效法。

【评析】

上九居《蛊》卦之极，无应而无事，故无世俗之累，无忧无虑，不累于位，故可以逍遥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超然境界。伯夷、叔齐不食周黍，不做周臣，李太白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是这种行为的表率。

临（䷒）

【题解】

“临”有“大”的意思，而《临》卦的真正意思则是“统治”。就其卦象而言，它所蕴涵的本义就是如何统治人民。因为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统治者认识到物盛则衰，并以“八月有凶”而告诫自己。因此卦中各爻演绎各种方法，就是要如何避免“凶”而有“咎”的结局。从“咸临”、“甘临”、“至临”、“知临”、“敦临”，可以说是机关算尽，但是，这些方法唯一可取的则是教育对于治国的重要作用，故朱熹在其《本义》中说：“教之无穷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下兑为说（悦），上坤为顺，“说而顺”，“刚中而应”，治之则“大亨以正”，教之也“大亨以正”。

临[1]：元亨，利贞[2]。至于八月有凶[3]。

【注释】

[1]临：卦名，下兑☱上坤☷。《序卦》云：“临，大也。”《临》之阳气渐长，其德壮大，临之于阴，阳大而阴下，故曰“临”。

[2]元亨，利贞：按十二辟卦的运行，《临》之二阳有渐趋增长之势，增至三则动而为乾，乾有元亨利贞四德，《临》欲变至《乾》，故卦辞同。且九二以阳居中正之位，上应六五，大而能应，故曰“元亨利贞”。

[3]至于八月有凶：《临》为十二月之卦，至八月则变至《否》。此时，有阴消阳之势，故《正义》曰：“三阴既盛，三阳方退，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

【译文】

《临》卦象征着君临天下：大为亨通，利于做大事。但时至八月则有凶险。

《彖》曰：临，刚浸而长[1]，说而顺[2]，刚中而应[3]。大亨以正，天之道也[4]。“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5]。

【注释】

[1]刚浸而长：刚，指卦中初、二之阳爻。《临》卦始于《复》，阳气有逐渐增长之势。

[2]说而顺：《临》之内卦为兑，兑为说（悦），外卦为坤，坤为顺。

[3]刚中而应：九二居内卦之中，故曰“刚中”。上有六五顺应。

[4]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亨通之时，守正持固，这种情状符合天道。故《程传》曰：“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刚正和顺而已。以此临人、临事、临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

[5]“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临》之二阳至于《姤》则一阴来生，至此，则阴剥阳，至八月则《否》道成，故“临”之道“不可久”。

【译文】

《彖传》说：“君临天下”，这是因为阳刚有渐趋增长之势，全国上下心悦诚服，随和顺从，君子秉持阳刚之正气，又有六五顺应相亲。不仅大为亨通，而且守正持固，这顺应了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时至八月有凶险”，那是因为接近消亡之时，“小人道长，君子道消”，故曰“有凶”。

《象》曰：泽上有地[1]，临。君子以教思无穷[2]，容保民无疆[3]。

【注释】

[1]泽上有地：是说地高出于泽，地包容泽，所以圣人观此象而知包容民众之心。

[2]君子以教思无穷：君子，九二，因九二以阳刚之德居中正之位。思，念也，即关心。教，教育。因内卦为兑，兑为口，有讲习之象。无穷，坤为地，地厚而博大，故曰“无穷”。

[3]容：包容，宽容。无疆：上坤为地，“地行无疆”喻地之广大。

【译文】

《象传》说：水泽之上是大地，象征着“君临天下”。君子以无穷无尽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众，关心民众，并以宽厚博大的胸怀容纳民众，保护民众。

【评析】

《临》有阳气渐长之势，阳为大，为君子。九二以阳刚之德上应六五之柔顺，故卦象有和悦、随顺的大好局面，圣人知教育是立国、治国之本。观象知物理而识人情，于是容民以德，教民以德，治民以德。

初九，咸临，贞吉[1]。

【注释】

[1]咸临，贞吉：咸，感也，这里指感化，感应。初九当位，以刚直感应柔顺，上应六四，故“贞吉”。

【译文】

初九，以感化之道君临天下，大事吉祥。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1]。

【注释】

[1]志行正：六四当位而正，初九以阳刚之德与之呼应，故“志行正”。

【译文】

《象传》说：“以感化之道君临天下，大事吉祥”，这说明初九的志向是实行正道。

【评析】

初九屈居《临》下，然当位居正，上应六四。六四位在互震，又居坤下。初九在兑，兑为言，兑为悦。雷震于地，言感于震，悦应于坤，故曰“咸临”。其地有所感应，人心也有所感应，故《象传》以“教思无穷”传《临》之大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1]。

【注释】

[1]吉，无不利：九二虽以阳居中，上应六五，然位在兑与互震之中，与初九同应坤象，故辞同初九曰“咸临”。又九二兑，兑为悦；二至四互震，震为动。三至五互有坤，于是由下至上悦而动，动而顺，以愉悦之情入顺利之境，以阳中之德上应六五之尊，故“无不利”。

【译文】

九二，以感化之道君临天下，吉祥，没有不利的事情。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1]。

【注释】

[1]未顺命：九二有中正、刚直之德与六五相感应。六五在坤中，坤为顺，然九二以阳“临”之，故不为六五所“顺”，而以阳刚临之于六五，故曰“未顺命”。

【译文】

《象传》说：“以感化之道君临天下，吉祥，没有不利的事情”，这说明九二并非全顺应六五之命。

【评析】

《诗·商颂·烈祖》曰：“鬷假无言，时靡有争。”九二虽上应六五，以阳临之，然“临”而“未顺命”。当此之时，九二并未以刚强逼，而是通过感化得其相应。因九二所涉卦象有兑、有震、有坤，兑为口、为言，震为动，坤为民、为众，则九二虽失位于《临》，却类有初九之“吉”：悦以言之，动以言之，阳以临之。故九二之临，并非仅以阳刚临之，实以德临之，一如《中庸》之所谓：“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

六三，甘临[1]，无攸利[2]；既忧之，无咎[3]。

【注释】

[1]甘临：甘，美味，引申为美言。《王注》曰：“甘者，佞邪说媚不正之名也。”《集解》引虞翻曰：“兑为口，坤为土，土爰稼穑作甘，兑口衔坤，故曰‘甘临’。”即以甜美之巧言取悦人。

[2]无攸利：六三失位乘阳，上无所应，故无所利。

[3]既忧之，无咎：既，已经，既然已经为自己的过失感到忧

虑，则终无过失。

【译文】

六三，靠甜美之巧言统治人民，无所得利；若已经为此感到忧虑，则无过失。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1]。“既忧之”，咎不长也[2]。

【注释】

[1]位不当：六三以阴居阳，失位不正，上无所应，故“位不当”。

[2]咎不长：六三既已忧其“咎”，且为阳气进逼，故“咎不长也”。

【译文】

《象传》说：“靠甜美之巧言统治人民”，这是因为六三失位不正。“若已经为此感到忧虑”，其过失必不会长久。

【评析】

有过能改，善莫大焉！六三虽有巧言佞人之嫌，然忧而改之，故如《正义》所言：“改过自修，其咎则止，不复长久，故‘无咎’也。”

六四，至临，无咎[1]。

【注释】

[1]至临，无咎：至，《说文》曰：“鸟飞从高下至地也。”六四“从高下至地”以应初九，故曰“至”。《集解》引虞翻曰：“至，下也。”谓至初九而应，当位有实，故“无咎”。

【译文】

六四，以极为亲近的方式统治民众，没有过失。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译文】

《象传》说：“以极为亲近的方式统治民众，没有过失”，这是因为六四当位居正。

【评析】

“至临”之“至”，释存二义。《王注》与《正义》释为“至极”。以为六四能“尽其至极之善而为临”。《周易折中》引王宗传曰：“四以上临下，其与下体最相亲，故曰‘至临’。以言上下二体莫亲于此也。”其所释“至”义，实基于六四与初九之关系而言，然字义也是“至极”。以上二说，均与理通。然从“至”字本义为训，再联系六四与初九之相应关系，则释“从高下至地”更切卦象。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1]，吉。

【注释】

[1]知（zhì）临，大君之宜：知，同“智”。大君，指六五，六五居君王之位，下与九二相应，犹如任用刚健能干的大臣，辅佐自己“君临天下”，此可谓明智之举，故曰“大君之宜”。

【译文】

六五，以聪明睿智统治民众，大人君主以适宜的方式治理国家，吉祥。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1]。

【注释】

[1]行中：六五以柔居中，处君王之位，柔而能行中和，故曰“行中”。

【译文】

《象传》说：“大人君主以适宜的方式治理国家”，说明六五实行的是中和之道。

【评析】

《中庸》曰：“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六五之所以得“大君之宜”，在于他能贤能于上，有垂拱而治之妙。

上六，敦临[1]，吉，无咎。

【注释】

[1]敦临：敦，敦厚。上六处于《临》之极，又处坤之上，“坤厚载物”，故曰“敦临”。虽柔而无应，然以敦厚恭顺之德，待阳气上临，则“吉”而“无咎”。

【译文】

上六，温柔敦厚地统治民众，吉祥，没有过失。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1]。

【注释】

[1]志在内：内，指卦中二阳，二阳为贤能之士，上六柔居其上，以待内卦阳气临之，故曰“志在内”。

【译文】

《象传》说："温柔敦厚地统治民众，吉祥"，这说明上六的志向在于邦国之内。

【评析】

上六柔居《临》之终极，且无所应，本可以逍遥于世，超然于外，然心系二阳之贤，故而无意乘刚，有志助贤。怀此"敦厚"之德，则得《临》之善、之德、之吉。

观（䷓）

【题解】

《系辞下》曰："天垂象，圣人象之。"这其中就有"观"的情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春秋时吴国季札在鲁国观乐，当他欣赏到《韶箾》之乐舞时，赞叹："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这个故事说明盛大之"观"对人心的感召力。而这样的感召力就蕴含在《观》之六爻：初六因观之以幼稚而"无咎"；六二说明女子之"观"应悄然而观；六三自观其"进退"；唯六四因近于君王之侧，而得"观国"之"观"，成为王之座上宾；九五、上九则从上往下观，观下之民风而知其政治得失，所以君王观民之时也是自观，正如《象传》所谓"省方观民设教"。《朱子语类》记载，朱熹的学生曾经问道："《观》六爻，一爻胜似一爻，岂所据之位愈高，则所见愈大耶？"朱子答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据之位愈近，则所见愈亲切底意思。"

观[1]：盥而不荐[2]。有孚颙若[3]。

【注释】

[1]观：卦名，下坤☷上巽☴。六三至九五互艮，艮为观。艮下为坤，坤为民，九五居巽中，“中正以观天下”，故曰“观”。

[2]盥而不荐：盥，灌祭，是古代祭祀宗庙时用香酒灌地以降神的祭礼。荐，献贡，指灌礼完毕后，陈列祭品的仪式。“盥”礼隆重，“荐”礼简略。故卦辞曰：“盥而不荐。”王弼《周易注》引孔子“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之言说明“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于盥也。至荐简略，不足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

[3]有孚颙（yóng）若：孚，诚信。颙，敬也，指严肃端正的样子。若，语气词。《集解》引马融曰：“以下观上，见其至盛之礼，万民信敬。”即下观而化，故云“有孚颙若”。

【译文】

《观》卦象征着观察：看过祭祀开始时用香酒灌地以降神的隆重仪式后，就可以不再观看后面贡献祭品的过程了。因为你经过庄严隆重的祭典，你的内心对君王的威严已充满崇敬和信服。

《彖》曰：大观在上[1]，顺而巽[2]，中正以观天下[3]，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4]。观天之神道[5]，而四时不忒[6]，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7]。

【注释】

[1]大观在上：指九五以阳刚居正，与下之众阴相比，形成上大而下观之象。如《程传》所言：“五居尊位，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其德甚大，故曰‘大观在上’。”

[2]顺而巽：《观》之内卦为坤，坤为顺；外卦为巽，巽为风。

[3]中正以观天下：中正，指九五，九五尊居中正之位“以观天下”。

[4]下观而化：下为坤，坤为众、为顺，众观祭祀之典而知君王之威严，诚信悦服，故为其上所感化。

[5]天之神道：即天体运行时的神奇规律。

[6]四时不忒：忒，差错。四时以天道运行，故“不忒”。

[7]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即天道。圣人悟“天道”之奇妙而设立教化，使天下诚心悦服。

【译文】

《彖传》说：隆重壮观的场面呈现在上面，而这种场面蕴涵着和顺润物的气象，君王以中正之德让天下的人都看到宏大威严的场面。观看的含义在于：“看过祭祀开始时用香酒灌地以降神的隆重仪式后，就可以不再观看后面贡献祭品的过程了，因为你经过庄严隆重的祭典，你的内心对君王的威严已充满崇敬和信服。”这说明在下面观看祭典的人们已从中被感化。而观看大自然神奇的运行规律，其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不会发生差错，圣人从中悟出“天道”的奇妙，并将其运用于设立教育的意义中，使天下的百姓都能信服。

《象》曰：风行地上[1]，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2]。

【注释】

[1]风行地上：巽为风，坤为地，巽在坤上，即风行于地上。

[2]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说文》：“省，视也。”《释诂》曰：“省，察也。”方，这里指“邦国”。即先王视察天下邦国，

观民风而推教化。

【译文】

《象传》说：有风行于大地之上，象征着“观察民风”。先代的君王因此而视察天下邦国，观察民风，实施教化。

【评析】

卦辞以“有孚颙若”为观，《彖传》以“大观在上”、“中正以观天下”为观。“国之大事，在祀于戎”，“子之所慎：斋，战，疾”。卦辞蕴涵的意义是：在参与和观看祭祀神明、宗祖的盛大场面时，应秉持诚信。主要在强调祭祀之庄严肃穆的场面对人心的净化作用。而《彖传》则从“祭神如神在”之“祭思敬”的神秘气氛中解放出来，重点强调王者观民风的教化功能。需要指出的是，《彖传》的作者并没有背离卦象，而是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准则贯彻到《观》卦的解释中，因而能在不违背卦象与卦辞意义的前提下，使《观》卦的意义更加丰富，更接近王道，更贴近民生。其实，古代君王举行祭祀盛典这样宏大庄严的场面，本意并不在于祭祀，其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天道的神圣来显示王者的威严和气象，并以此来感化处在下层的百姓，使他们目有所观，心有所感，感而化之，化则服之。说得好听一点是“省方观民设教”，实际上则是“以神道设教”而使“天下服”之。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1]。

【注释】

[1]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童，指初六，失位在下，位居坤下，晦昧之至，故曰“童观”。吝，《说文》曰：“恨惜也。”此处有“羞耻”意。因初六失位，本已晦昧无知，又上无所应，故有所“吝”。

【译文】

初六，若如幼童一样观看事物，这对于小人而言，并没有什么过失，如对君子而言，则为可羞之事。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1]。

【注释】

[1]“小人”道：这里的“小人”，既指幼童，更指如“幼童”一样见识的下层百姓。道，方法。

【译文】

《象传》说：“初六，若如幼童一样观看事物”，这本是“小人”观看事物的方法。

【评析】

“矮人看戏何曾见，只是听人道东西。”初六柔弱在下，上无所应，既不能近观，也不能远见，柔弱蒙昧，知观而不知所以观。此对小人而言，并无过失可言，若对君子，则为可羞之事。由此可见，初六之“吝”，实在于远离“大观”，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只能以“小人”之观“观”之。

六二，窥观，利女贞[1]。

【注释】

[1]窥观，利女贞：六二以阴柔之德当位中正，因居内卦之中，有“主内”之象。六二上应九五，六三至九五互艮，艮为观，为门，望门而观，故曰“窥观”。既为女子，当居中主内，故其所“窥”，合情而不违于礼，故曰“利女贞”。

【译文】

六二，从内向外窥视，利于女子守正持固。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1]。

【注释】

[1]亦可丑：丑，耻辱。六二居内，上应九五，故“利”。若大丈夫，于“大观”之时，得妇人之见，则甚为耻辱。

【译文】

《象传》说：“从内向外窥视，利于女子守正持固”，这对于女子而言，守正则有利，对于男子而言，则是耻辱的事。

【评析】

《礼记·内则》曰：“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封建礼教之女规，严苛地限制着女子的言行。以《观》之六二言，六二居中主内，上有所应，然所应在九五，九五位在互艮之上。“艮为观”，故有可“观”之事；“艮为止”，则“止”其女子之“观”；艮为门，则女子之“观”，可以“窥观”，不可外观。

六三，观我生，进退[1]。

【注释】

[1]观我生，进退：生，《说文》曰：“生，进也。”六三虽失位，然与上应，又近四，四与上均在巽，巽为入，入为进。又六三介于上下卦之间，位在互艮中与巽之间，入则有止，故有进退之象。

【译文】

六三，观察我自己的行为，就可知进退之可否。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1]。

【注释】

[1]未失道：三以阴居阳，本来有失位不正之嫌，然上应上九，自观其生，故曰“未失道”。

【译文】

《象传》说：“观察我自己的行为，就可知进退之可否”，这说明六三没有丢失《观》卦所赋予的道理。

【评析】

《周易正义》释六三之“我生”曰“我身所动出”，《本义》释其为“我之所行也”，《周易尚氏学》释其为“我之所应”。以上三义，皆义近《说文》之“进也”。或以“生”训“民”，“民”与“生”本可通用，古以生民并称，故《诗》有《生民》篇。《说卦》则以坤为民，六三在坤，故《集解》引虞翻曰：“‘生’谓坤生民也。”古人解《易》如本卦九五之《象传》曰：“‘观我生’，观民也。”后来多以“民生”为词。若从《观》象看，则九五、上九之“生”可以“生民”通解，然六三在坤，坤为民，民岂能自观？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知《观》六三之所谓“我生”，应指我所生之“道”，即《象传》所谓“未失道”之“道”。《正义》曰：“三居下体之极，是有可进之时；又居上体之下，复是可退之地。”六三处于上下之机，故有可进可退的余地，故观而“未失道”。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1]。

【注释】

[1]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六四近于九五，九五为君王之尊，近则得“大观”之气象，为君王所重，故曰“利用宾于王”。

【译文】

六四，观看国家壮丽辉煌的大气象，有利于成为君王的宾客。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1]。

【注释】

[1]尚宾：尚，上也，即六四为六五尊贵的宾客。

【译文】

《象传》说："观看国家壮丽辉煌的大气象"，这说明六四是君王的座上宾。

【评析】

《朱子语类》记有朱熹之学生曾问："《观》六爻，一爻胜似一爻，岂所据之位愈高，则所见愈大耶？"朱子答曰："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据之位愈近，则所见愈亲切底意思。"六四于"大观"之时，最接近君王，固然有"亲近"的意思，但这种"亲近"并不是通过亲情来表达，而是以观"礼"来昭示。在这个庄严隆重的《观》礼中，一方面赞美着君王有重才尚贤的胸怀，另一方面，则强调作为诸侯、臣子，也要有借"观国之光"之盛典朝觐君王的本分。故《诗·大雅·殷武》云："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由此可知，《彖传》强调"大观天下"的真正意图，是要定出一个上下有别、君臣有分的"礼"来。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1]。

【注释】

[1]观我生，君子无咎：我，自身。生，生民，庶民。九五尊居中正之位，为《观》卦之主，观民风以察政绩得失，然后以德教正己、正民，故"无咎"。

【译文】

九五，观看天下生民，就可以使君子不犯错误。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1]。

【注释】

[1]观民：坤为众、为民，《观》下卦为坤，九五居正而观，故曰“观民”。

【译文】

《象传》说：“观看天下生民”，就是观察民风。

【评析】

《彖传》以“中正以观天下”赞美九五。九五不仅尊居中正之位，为一卦之主，有君王之气象，而且，九五秉持阳刚之德“大观天下”，下应六二，观民于下，他就像一个慎于政事、勤政爱民的君王，“观民风”而察得失。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些君王的真实面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古代文献感触到他们的仁德。尧悬谏鼓，舜立谤木，禹过家门不入，汤作“三驱”不捕，文王经始灵台，周公“吐哺”，更有武王誓言“百姓有罪，在予一人”。故研究《观》卦之九五，则可见古代君王仁德之博大。从《观》象看，九五位在互艮之上，艮为观，则当为《观》之主。巽为风，下为坤，坤为民，民有风气，则王者必有所观，然后能知得失，设文教以“服天下”。

上九，观其生[1]，君子无咎。

【注释】

[1]观其生：其，犹言“彼”。生，生民。上九因居于九五之上，能观九五而自省，故“无咎”。

【译文】

上九，观察他所治理的百官庶民，君子就可以不犯错误。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1]。

【注释】

[1]志未平：上九居《观》之极，高高在上，虽不任其事，但仍

为下所观，心必有所忧，故其“志未平”。

【译文】

《象传》说：“观察他所治理的百官庶民”，自己心中也难以平静。

【评析】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上九处《观》之上极，既为天下所观。又能“观其生”，省人而自省，可谓观中之观。

噬嗑（䷔）

【题解】

《噬嗑》以其雷电之动、之明，来象征先王“明罚敕法”的法制之严明，又以“啮合”食物为喻，来形象化说明刑罚、罪行的轻重之别：初九、六二、六三皆因罪小罚轻而“无咎”；九四、六五皆以“噬”得“金”物来比喻治狱之艰难；上九积恶太甚，故罪大而凶。因为爻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刑罚的轻重也就有所不同。故《周易折中》引李过之言曰：“五，君位也，为治狱之主；四，大臣位也，为治狱之卿；三、二，又其下也，为治狱之吏。”在《噬嗑》中，着重在说明“狱治”要明，而不是在强调“刑罚”要严。

噬嗑[1]：亨。利用狱[2]。

【注释】

[1]噬嗑（shì hé）：卦名，下震☳上离☲。噬，咬。嗑，合。《颐》卦（䷚）为食养之象。《噬嗑》之九四如《颐》中有

物，有啮嗑之状，故名之以“噬嗑”。

[2]利用狱：六三至六五互坎，坎为狱，也指刑罚。上卦为离，离为日，日为光明。下卦为震，震为动，动而见明，故曰“利用狱”。

【译文】

《噬嗑》象征着啮合与刑罚：亨通。有利于施行刑罚。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1]。噬嗑而亨[2]，刚柔分，动而明[3]，雷电合而章[4]。柔得中而上行[5]，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注释】

[1]颐中有物：颐，面颊，下巴。《噬嗑》之卦象，上下为阳爻，阳为实，中阴为虚，九四如虚中之物，故其象如口中有物。

[2]噬嗑而亨：有物在口，使上下相隔，若啮之，则又能使上下相通，故曰“亨”。

[3]刚柔分，动而明：《噬嗑》卦下为震，为阳卦，为刚；上为离，为阴卦，为柔，故曰“刚柔分”。下震为动，上离为明，故曰“动而明”。

[4]雷电合而章：章，同“彰”，显明。雷声以震动显示出威力，闪电以光耀显示出光明。二者相合，就使其威力和光明显示出来。

[5]柔得中而上行：六五柔居离中，离为光明。《乾文言》曰“本乎天者亲上”，故六五能“上行”。

【译文】

《彖传》说："口中含有东西就需要啮合。啮合而亨通，震刚在下，离柔在上，当雷声震动时，闪电就闪耀出光芒，雷电交合在一起，就使其雷声的威力和闪电的光明显示出来。阴柔居中，其性如地气喜爱上行一样，虽然六五爻因以阴居阳而不当位，却有利于刑罚。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1]。

【注释】

[1]明罚敕（chì）法：敕，整治，整饬。雷动其威，火显其明，以其明而照其威，则刑罚明白而公正。

【译文】

《象传》说：雷电交加，象征着啮合。先代的君王运用这个卦象中所蕴涵的道理，严明法律，公正刑罚。

【评析】

《噬嗑》之《彖传》释其为"口中有物"，《象传》释其为"雷电交加"。若以《彖传》言，则"啮"去其物而使之通。《正义》曰："物在于口，则隔其上下，若啮去其物，上下乃合而得'亨'也。"《彖传》借口象为义，以喻刑法。凡物有不亲，因其有间；物之不齐，因其有过；有间与过，啮而合之，所以能通。法有所通，则"利用狱"。若以《象传》言，则威而有明，"雷电合而章"。雷动之以威，电耀之以明，法明则民服，刑威则民惧，此刑法之所以存。"公生明，廉生威"，廉洁与光明是维护法律公正的前提，公正与威力则是法律存在的基础。《噬嗑》的卦象，既以互坎、互艮象征着刑律与囚狱，又以雷电交加象征着震撼性的威力，更以"动而明"的意义昭示执法者要"明镜高悬"。

初九，屦校灭趾[1]，无咎。

【注释】

[1]屦（jù）校灭趾：屦，用如动词，即脚上着物。校，古代刑具，桎梏之统称。灭，灭伤，伤没。趾，足。意即脚上戴着刑具而伤害了脚趾。初九上应九四，九四在互坎中，坎为桎梏，故曰“屦校”。又震为足，初九在震下，故曰“趾”。“趾”之于“屦校”，故曰“灭趾”。

【译文】

初九，脚上戴着刑具伤没了脚趾，没有太大的罪过。

《象》曰：“屦校灭趾”，不行也[1]。

【注释】

[1]不行：“灭趾”则不能行，故曰“不行”。又《噬嗑》下卦为震，震为行，互卦为艮，艮为止，故有止于前行之象。

【译文】

《象传》说：“脚上戴着刑具伤没了脚趾”，不重犯以前的罪行。

【评析】

初九虽当位，然位处震下，震为足，震为动；动而前行，行遇坎象，坎为险，为陷，陷之于“桎梏”，故有“屦校灭趾”之象。因初九动之于下，动之于初，则象征着罪之所始，刑之所始。“始”则罪过较小，故以“屦校”罚之。相较其他刑罚，“屦校”之罚为“小惩”。《王注》曰：“过而不改，乃谓之过。小惩大诫，乃得其福。”初九因“小惩”而防止“大过”，如《系辞下》之所谓“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故虽有“灭趾”之苦而终“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1]。

【注释】

[1]噬肤灭鼻，无咎：噬，啮，食。肤，皮肤上的肉。灭，割去。灭鼻，《噬嗑》卦互为《蹇》（䷦），下艮上坎，艮为鼻，鼻没于水中，故曰“灭鼻”，即劓刑，古代一种刑罚。又因六二以柔居正，故虽“灭鼻”，终无大刑加身，故仍然“无咎”。

【译文】

六二，如咬脆肉一样地割除犯人的鼻子，以使其不再犯大的罪行。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1]。

【注释】

[1]乘刚：六二居正当位，然处于初九阳刚之上，有乘刚之失，故有“灭鼻”之刑。

【译文】

《象传》说：“如咬脆肉一样地割除犯人的鼻子”，因为六二有乘刚之嫌。

【评析】

《噬嗑》之上下均为阳，初九为趾，上九为耳，不在“颐”中，故爻辞不曰“噬”。二至五，尽在颐中，故曰“噬”。“噬肤”而“灭鼻”，则可见其刑远重于初九。《程传》解此爻象曰：“刑刚强之人，必须深痛。”然六二以柔居中，并非“刚强之人”，却受“灭鼻”之刑。有“灭鼻”之酷刑，却断之以“无咎”，此足以证实古代刑罚之残酷。六二之所以受此重刑，原因仅仅是因为其有“乘刚”之嫌，其刑也冤，其罚也重，念之令人伤痛之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1]，无咎。

【注释】

[1]噬腊肉遇毒，小吝：六三施刑于人，就像噬咬腊肉一样，不仅很难咬，而且遇到了有毒的物质，故稍有困难。按《王注》，“噬”以喻刑人，“腊”以喻不服，“毒”以喻怨生。

【译文】

六三，噬咬腊肉却遇到毒物，稍有困难，却没有大的灾祸。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六三失位不正，上承九四而“遇毒”，故曰“位不当”。

【译文】

《象传》说：“六三之所以遇到有毒的物质”，就是因为其所处的位置不当。

【评析】

六三失位不正，其政有失而施刑于人，故人不能服。上承九四，九四为所噬之毒，“遇毒”而小有“吝”。其所以“无咎”者，就在于其与六二相比，有“柔不乘刚”之德。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1]。利艰贞[2]，吉。

【注释】

[1]噬干胏（zǐ），得金矢：胏，《集解》引陆绩曰：“肉中有骨谓之胏。”坎为肉，九四在互坎，故曰“噬干胏”。金，古人所谓“金”，多指“铜”，为金属材料之统称。矢，指箭镞。“坎为弓”，类于箭矢，阳为金，故曰“得金矢”。这里是以“金”喻其

刚，以“矢”喻其直，比喻刑罚之刚直有力。

[2]利艰贞：九四因位不正，故虽有刑人之力，须从艰难中得之，故曰“利艰贞”。

【译文】

九四，噬咬干肉，却遇到了骨中的金属箭头。这有利于在艰难中守正，吉祥。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1]。

【注释】

[1]未光：四以阳居阴，本来失位不正，又处于上下之间，有乱而不正之嫌，故于其刑罚“未光”。

【译文】

《象传》说：“有利于在艰难中守正，吉祥”，这说明九四不能使刑之威罚之明发扬光大。

【评析】

九四为卦之主，虽不能当位而正，然以其刚直之力施刑于人，故利在“艰贞吉”。又在互坎中，坎多艰险，上无所应，噬“胏”得“矢”，终不能通其道，故《象》云“未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1]。贞厉，无咎[2]。

【注释】

[1]噬干肉得黄金：干肉，喻指肉质坚硬。六五在互坎上，坎为血，为赤，类如“干肉”，故曰“噬干肉”。黄，为中和之色。

金，为刚直之物。六五失位不正，动而变，阴变阳，则九四至上成乾，乾为金，故曰“得黄金”。此句喻指施刑虽有不顺，其刑罚则得当。

[2]贞厉，无咎：厉，指危险。六五以阴处阳，以柔乘刚，噬物遇刚，下无所应，物有不服，故曰“厉”。然处尊柔中，变而成“乾”，故曰“无咎”。

【译文】

六五，噬咬干肉得到黄金一样的东西。事有危险，但最终没有灾难。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译文】

《象传》说：“事有危险，但最终没有灾难”，这说明六五所用的刑罚是得当公正的。

【评析】

六五爻辞之“干肉”、“黄金”。前辈注《易》，多忽略卦象，训字为义。然古人作《易》，始于象而非始于辞，故朱子曰：“伏羲之易，有占而无文。”文王、周公演易，渐有卦爻辞，以明卦象而为卜筮以断吉凶。如《易传》之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朱子也曰“《易》为卜筮作，非为义理作”。即使是《彖传》之所作，也是“言乎象者也”。故注《易》释辞，不从卦象中出，则不知象之所示，辞从何出，义从何来。以六五之爻辞言，就须从象中探寻其究。因“《易》为卜筮作”，卜筮者断吉凶的依据，一方面源自本卦，另一方面，则须考虑到动变之爻。如《噬嗑》之六五，从本卦中，我们既看不到“干肉”之象，又找不到“黄金”之象。然从互卦看，六三至六五互为坎。按《说卦》坎为血，为赤，类如肉象。且肉取坎象，非只此一卦。如《屯》之九五“屯其膏”，“膏”即为“肉”。至于“黄金”，古人多从旁通与反对中取其象，但是，“圣人作《易》”、“观象系辞”时，并没有旁通与反对的概念，而取变之法则为当时常理，一如《系辞》所言：“爻者，言乎变者也。”如《噬嗑》之六五，失位不正，变而得正，则出乾象，“乾为金”，故“六五”之“黄金”象，是从变爻中求得。《姤》之初六“系于金

柅”，《困》之九四“困于金车”，《鼎》之六五“金铉”，皆以乾象为金。

上九，何校灭耳[1]，凶。

【注释】

[1]何校灭耳，凶：何，通“荷”，即担于肩上。校，刑具。耳，因上九处于“颐”之边、《噬嗑》之极，故近于耳；又互卦为坎，坎为耳。刑灭伤至耳，就是伤其首，故曰“凶”。

【译文】

上九，肩上荷负的刑具伤没了耳朵，有凶险。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1]。

【注释】

[1]聪不明：上卦为离，离为火，本有光明之象，然互为坎，坎为水，为水所灭，故“不明”；互坎为耳，然上九为坎之不正，故又“不聪”。

【译文】

《象传》说：“肩上荷负的刑具伤没了耳朵”，这说明上九积恶不改，如不听话的聋子，太不聪明了。

【评析】

上九失位不正，故作恶多端，恶积不改，必罚至其首，其恶也甚，其罚也重。《噬嗑》卦中唯上九有凶，余则以“无咎”论，皆因其失位不正，穷居《噬嗑》之极所致。

贲（䷕）

【题解】

《集解》引崔憬曰：“物不可以苟合于刑，当须以文饰之，故受之以《贲》。”“贲”就是“文饰”。《贲》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其有“文饰”之美。然君子之德在“正而质”，而不在其“美而饰”，所以，《孔子家语》记孔子自筮得《贲》卦而“愀然有不平之色”，其弟子子张问其故，孔子对曰：“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因《贲》有“文饰”之色，不得黑白之正色，以孔子之德得“文饰”“小利”之卦，故孔子愀然不乐。

贲[1]：亨。小利有攸往[2]。

【注释】

[1]贲（bì）：卦名，下离☲上艮☶，《说文》曰：“贲，饰也。”即文饰。

[2]小利有攸往：按前人所注，“小利”有三指：一是指六五，六五为阴，阴为小；二是指下卦离，为光，上卦为艮，为止，光有所止，故“小”；三是指互卦下为坎，坎为险，上为艮，为止，下陷而上止，故曰有“小利”。

【译文】

《贲》卦象征着文饰：亨通。较有利于有所前往。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1]，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2]。刚柔交错，天文也[3]。文明以止，人文也[4]。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5]；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

【注释】

[1]柔来而文刚：下卦本为乾，乾为阳刚，有阴爻下来而居中，故曰“柔来”。变乾为离，离为光明，有文采，文饰乾刚，故曰“文刚”。

[2]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贲》之上卦为阳卦艮，下卦为阴卦离。又六二、六五皆从柔中而居阳爻下，故曰“分刚上而文柔”。因六二、六五均为阴，阴为小，故曰“小利”。

[3]刚柔交错，天文也：上卦之阳刚与下卦之阴柔交错，下离为文明，上艮为石，艮为星斗，星光文明于下，如日月星辰垂象于天，故曰“天文”。

[4]文明以止，人文也：离为文明，艮为止，故曰“文明以止”。初、二、三三爻均为人象，故其文为“人文”。

[5]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文，即日月星辰的运行，随四时即四季的变化而更替，观察天文，则可知四时之变。

[6]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察人类自身具有的文明气象与文饰之道，则可知文教有化育人心的功能和作用。

【译文】

《彖传》说：文饰一些事物是亨通的，阴柔前来文饰阳刚，所以亨通。卦分为阳刚在上，阴柔、文饰在下，所以较有利于有所前往。阳刚与阴柔交错，形成天的文章。离卦焕发文明而艮卦有限制，这是人类的文化与文明。观察上天显示出来的文章与文明，就可以知道四季变化的规律；观察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就可以使教化成就天下万物。

《象》曰：山下有火，贲[1]。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2]。

【注释】

[1]山下有火，贲：上为艮，下为离，离为火，故有山下有火之象。山上的火光照耀而焕发出文采来，故曰“贲”。

[2]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山映火光，就如同君子内心含有光明一样，以此理政则政明，若“折狱”，与《噬嗑》相比，则《贲》有其明而无其威，所以“无敢”。

【译文】

《象传》说：“山下燃烧着火焰”，它的光芒象征着文饰。君子因此想到自己应该使政务清楚明确，而不敢判决讼狱之事。

【评析】

“山下有火”的卦象，使人在火光中看到了文采，也看到了光明。这种光彩对于人类而言，上可以焕发出“天文”，下可以焕发出“人文”。圣人以此知《贲》之光明和文采能有“明庶政”、“化天下”之功。同时，因为他们将同有“离”象的《噬嗑》与《贲》比较后，就发现了二者的不同之处：《贲》之离象在下，象为山下火；《噬嗑》之离象在上，象为天上之火；《贲》火有文饰之明，而《噬嗑》之火则为威猛之力；故《噬嗑》“明罚敕法”而“利用狱”，而《贲》虽“明庶政”，却“无敢折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1]。

【注释】

[1]贲其趾，舍车而徒：徒，徒步而行。《贲》之初九上应六四，六四互为震，“震为足”，故曰“贲其趾”。初九位置低下，坐车则与礼不合，故“舍车而徒”。

【译文】

初九，把文饰好的鞋穿着在自己的脚上，不坐车，徒步而行。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1]。

【注释】

[1]义弗乘：古时候大夫乘车。初为士，社会地位低下，于义“弗乘”。

【译文】

《象传》说：“不坐车，徒步而行”，这说明按照礼义是不能乘车的。

【评析】

“舍车而徒”，不是因为“贲其趾”，而是为了符合礼义。对于今天的人而言，这是很难接受的事，但在那时却是不可逾越的礼义规定。《尚书大传》曰：“士未有命，不得乘，乘有罚。”

六二，贲其须[1]。

【注释】

[1]贲其须：须，胡须。六二在离中，有文饰之彩，本应上与五应，然五失位无应。六二动而变阳，则二至四互为兑卦，兑为口，六二在口下，故曰“贲其须”。

【译文】

六二，文饰胡须。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1]。

【注释】

[1]与上兴：兴，兴起，发动。六二以阴居正，然以须为象，则须必上附于口，故曰“上兴”。

【译文】

《象传》说：“文饰胡须”，这说明六二是随着九三而兴起。

【评析】

前人论及“须”象，约有三解：王弼以为六二即为须，须必有所附，上附于口，故曰“上兴”。《集解》引虞翻之说，以为自三至上，卦体有《颐》（䷚）象，六二垂在颐下，如有胡须之象。《焦氏易诂》以为艮为须。《尚氏学》取象从《易林》，以为艮为须象已失，“艮须在上，下离文之”。今从《王注》，并从互兑下取“须”象。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1]。

【注释】

[1]贲如，濡如，永贞吉：濡，用如动词，润泽，滋润。九三在离上，文采焕然，故曰“贲如”。又九三在互坎之中，坎为水，故曰“濡如”。当位居正，变而上应，则有《颐》象，《颐》卦上为艮，艮为万物之终始，九三变而应之，故曰“永贞吉”。

【译文】

九三，文饰得那样俊雅，润泽得那样滋润，做事能够长久的吉祥。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1]。

【注释】

[1]终莫之陵：《贲》有三阳爻，初位卑下；上位穷极，唯九三当位居正，为一卦之主，故曰众爻皆“莫之陵”。

【译文】

《象传》说：“做事能够长久的吉祥”，最终也没有谁能凌辱自己。

【评析】

“贲如”而具华饰之貌；“濡如”而有润泽之理，九三本已当位居正，又居互坎之中，处二阴之间，得坎水之润泽，成文饰之美善。故《程传》曰：“有上则有下，有此则有彼，有质则有文。一不独立，二则为文，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贲》之六爻，唯九三能具“天文”之理与“人文”之道，故辞曰“永贞吉”，《象》曰“莫之陵”。

六四，贲如皤如[1]，白马翰如[2]。匪寇，婚媾[3]。

【注释】

[1]贲如皤（pó）如：皤，白色。《集解》：“亦白素之貌也。”六四当位，本与初应，初在离下，离有文明，故曰“贲如”。六四动而变，变则为巽，巽为白，故曰“皤如”。

[2]白马翰如：翰，《说文》曰：“天鸡也，赤羽也。”引申为羽飞之状。贲互震，震为马，震为动，马动如飞，故曰“翰如”。或释“翰”为白色之马，然既“翰”前已曰“白马”，“翰”又何以再曰？

[3]匪寇，婚媾（gòu）：匪，通“非”。六二至六四互有坎象，坎为寇，然六四动而变，变则坎象毁，故曰“匪寇”。媾，结亲，交合。九三之六五互震，震为长子，为夫，下应离之初九，离为中女，卦有婚媾之象，故曰“婚媾”。

【译文】

六四，文饰得那样俊美，一身洁白素雅，白色的马奔驰如飞。那不是来抢劫的盗寇，而是拿着聘礼来求婚的人。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1]。“匪寇婚媾”，终无尤也[2]。

【注释】

[1]当位疑：六四与初应，但是中间隔有九三，故一方面疑心初九之坚贞，另一方面，又惧怕九三为难自己，犹豫不决，徘徊迟疑，故曰“当位疑”。

[2]终无尤：若六四守正以待初九之应，则无他患，故终“无尤”。

【译文】

《象传》说：六四当位得正，然心中仍有所疑惧。“那不是来抢劫的盗寇，而是拿着聘礼来求婚的人”，这说明六四最终并不会有过失。

【评析】

洁白文饰的人骑着白色的马，拿着聘礼去求亲，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以白衬白的卦象，映衬出同饰、同德的美好。但是，六四虽有应在初，然隔于三，其两志相感，则六四虽履正位，未敢果行其志。若九三夺其初、四亨通之感，六四欲静则疑初所应，欲进则惧三之难，故或饰或素，内怀疑惧，“翰如”以待。三为刚猛，未可轻犯，九三处于插足于六四与初九之间，就如同“第三者插足”一样，给心心相印的人带来了“疑”心和痛苦。然六四或守贞而应初，或动而变，变则互有巽、兑。巽为顺，兑为悦，顺则又悦，则终“无尤”。

六五，贲于丘园[1]，束帛戋戋[2]，吝，终吉[3]。

【注释】

[1]丘：土山，《说文》曰：“土之高也。”《集解》引虞翻曰：“艮为山，五半山，故称‘丘’。”

[2]戋戋（jiān）：盛多的样子。如《易林·旅之丰》：“束帛戋戋，赙我孟宣。”《正义》：“戋戋，众多也。”

[3]吝，终吉：吝，难，困难。五失位无应，故“吝”；然变而得正，得正以应二，故“终吉”。

【译文】

六五，一束束洁白的丝帛装饰着山上的园圃，虽有困难，但是，最终是吉祥的。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1]。

【注释】

[1]有喜：古人解卦，多以阳主喜，阴主忧。五动而变阳，能得中和之位，故“有喜”。

【译文】

《象传》说：六五之所以最终能得吉祥，这说明他有喜庆的事。

【评析】

“戋”，《周易本义》释其为“薄物”、“浅小”，似非卦象、卦义之解。因为，既然卦象为贲，六五又处《贲》卦之主，何以吝之以“浅”？又《象传》既传曰“有喜”，六五又何以“浅”而“贲”？既以吝啬、浅薄之饰“贲于丘园”，又何以终吉？六五失位，不能下应六二，动而变阳，则六四与上互为巽，巽为白色，巽为绳，类如帛。六五变正则下应六二，六二在离，得文饰之中，故“束帛”有缤纷之状。

上九，白贲，无咎[1]。

【注释】

[1]白贲，无咎：上九处于《贲》之极，贲极而反本，本色为白，又与六五亲比，故曰“无咎”。

【译文】

上九，用纯净洁白的颜色文饰，就不会有过失。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1]。

【注释】

[1]上得志：以白色为贲，就可以“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

【译文】

《象传》说：“用纯净洁白的颜色文饰，就不会有过失”，说明上九的心志得以实现。

【评析】

玉无瑕疵比君子，花到无色才是真。古人以玉比君子之质，又以白璧无瑕形容玉石之高洁。《孟子·滕文公》载曾子赞孔子之德：“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其“濯之”而“曝之”的本质就是白色。《本义》曰：“贲极反本，复于无色。”《论语》曰：“绘事后素。”素白之色即无色之色，故而白色即贲之本色。

剥（䷖）

【题解】

《剥》卦象征着阳气将要被阴气剥尽的情况。六爻之中，只剩有

上九为阳，悬系于上，如将尽之残阳，令人想起“残阳如血”的凄怆。在这种情况下，初、二因“剥”而有“凶”，六三剥之而“无咎”，六四于“剥”道中因切近其肤而有凶灾，六五因近于上九之阳而“无不利”，上九以“硕果”为喻说明阳气之珍贵、重要，并提醒人们戒备“小人”剥削硕果。

剥[1]：不利有攸往[2]。

【注释】

[1]剥：卦名，下坤☷上艮☶，象征着剥落。群阴自初至五剥消上九之一阳，阴气盛极，阳气被剥，至于将尽，故曰“剥”。

[2]不利有攸往：阴长阳消，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故“不利有攸往”。《集解》引郑玄曰：“五阴一阳，小人极盛，君子不可有所之。”

【译文】

《剥》卦象征着剥落：不利于有所前往。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1]。“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2]。顺而止之，观象也[3]。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4]。

【注释】

[1]柔变刚：阴为柔，阴柔使阳刚之气变至五，五本为阳刚之爻，至尊为天子，然于《剥》道中为阴所变，故曰“柔变刚”。

[2]小人长也：阴为小人，阴盛则“小人长也”。

[3]顺而止之，观象也：《剥》之卦象为下坤上艮，按卦德，坤顺而艮止，故曰“顺而止之”。

[4]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尚，尊崇，崇尚。消息，消亡与生息。盈虚，盈满与亏虚。即君子尊重大自然“消亡与生息”和“盈满与亏虚”的客观规律。天行，就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如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之事。

【译文】

《彖传》说：剥，就是指阳气被阴气剥落。阴柔改变了阳刚，所以“不利于有所前往”，因为此时小人的势力得到增长。坤之柔顺被艮止住，从卦象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君子崇尚阴虚消亡和阳盈息长的节气变化，因为这本来就是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

《象》曰：山附于地，剥[1]。上以厚下安宅[2]。

【注释】

[1]山附于地，剥：山本高峻，其附于地，就有剥落之象，故云“山附于地，剥”。

[2]上以厚下安宅：厚，坤为地，地本“厚德载物”。下，地卑而下。又地道“静”，故曰“安”。《正义》曰：“剥之为义，从下而起，故在上之人，当须丰厚于下，安物之居，以防于剥也。”

【译文】

《象传》说：高山依附于地面而耸立，这种情形象征着“剥落”。君子以此而悟出要想宅第安稳，就应该有厚实坚固的基础。

【评析】

阴盛阳衰，这是《剥》卦总的特征。对于自然而言，阳气即将为阴气剥尽，秋风肃杀，草木凋落；如对社会人生而言，则小人得势，世道混乱，国运衰微。故君子观象而知天道，当识时务。一方面，于“剥”之时，“顺而止之”，“不攸往”；另一方面，于《剥》象之中，通达物理，“厚下安宅”，守身自重。

初六，剥床以足[1]，蔑，贞凶[2]。

【注释】

[1]剥床以足：《正义》曰：“床者，人之所以安处也。”《说文》也曰：“床，安身之坐也。”上卦为艮，艮为房屋，下卦为坤，厚而载物，故卦有床象。且《易》以变为解，初动则变震，震为足。又初在一卦之下，也可以“足”象视之。《集解》引虞氏之说，以为《剥》自《乾》而来，乾初动则变为巽，巽为木，木为“床”，木之于床下，故曰“足”。若以此说，则卦象成天风《姤》（䷫），《剥》义与象又从何处出？

[2]蔑，贞凶：蔑，无，灭。前人多以“蔑贞凶”为一句，释“贞”为“正”，训义而破象，不足为训。今从古《易》之本，断以“蔑，贞凶”。床“足”既剥落，则人身也无以安之。

【译文】

初六，去掉床的足，这就等于削去了正道，结果必然是凶险的。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1]。

【注释】

[1]以灭下：初六在下，犹床之下部，此安身之基础，灭则有凶。

【译文】

《象传》说："去掉床的足"，这等于是在毁灭下面的基础。

【评析】

《战国策》有言，"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这是古人共识的道理。初在下，为君之民，为国之基，如床之所以安身。"剥床以足"，则国之何以安，君之何以存？"下"为上之所安，"厚下"才能"安宅"，"厚下"才能"安身"，故《孟子》提倡"民贵君轻"。

六二，剥床以辨[1]，蔑，贞凶[2]。

【注释】

[1]剥床以辨：辨，床头。《集解》引郑玄注曰："足上称'辨'。"又引崔憬曰："以床言之，则'辨'当在第足之间，是床槸（bì）。"

[2]蔑，贞凶：六二当位居中，按《易》例，本有吉辞，然中正而居"剥"道之中，犹君子处于危难之中，故辞系之以"凶"。且五失位，六二失于上应，使安身之所失于上下之间，故曰"蔑，贞凶"。

【译文】

六二，把床头剥落下来，这同样也是毁灭正道，必有凶险。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1]。

【注释】

[1]未有与：与，帮助。六二之阴继续削弱正道，且上无所应，

故曰“未有与”。

【译文】

《象传》说：“把床头剥落下来”，没有谁赞同，也没有谁来帮助。

【评析】

六二上无所应，在继续毁灭安身的基础和正道，如《正义》之言曰：“长此阴柔，削其正道，以此为德，则物之所弃。故《象》云‘未有与’也。言无人与助之也。”道既灭，则助何以来？此正所谓“失道寡助”。

六三，剥之，无咎[1]。

【注释】

[1]剥之，无咎：六三虽身处于“剥”中，然而与上能应，当群阴剥阳之时，独协助上阳，故虽处于“剥”阳之时，可以“无咎”。

【译文】

六三，处剥落之时，却没有过失。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1]。

【注释】

[1]失上下：六三与处在下位的初、二和处在上位的四、五同阴，但是通过应上九，冲破了群阴的包围，虽“失上下”却失之而吉。

【译文】

《象传》曰："处剥落之时，却没有过失"，这是因为六三摆脱了处于上下的两阴而独与上九应。

【评析】

六三虽不当位，且与上下同阴，但是，因其有应上助阳之功，故与"剥"道不同，如《集解》引荀爽所言"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更为可贵的是，六三冒失位之险，舍党同朋比之私情，以助上阳，有舍己为人的好品德。

六四，剥床以肤，凶[1]。

【注释】

[1]剥床以肤，凶：以，相当于"而"，表示转折。肤，本义为皮肤，此处名词用作动词，即以自己身体的皮肤紧贴着地面睡。

【译文】

六四，把床剥去而使自己的皮肤紧贴着严寒的地面，有凶险。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1]。

【注释】

[1]切近灾：剥至六四，乾阳剥尽，寒阴至极。此时，剥去床而用自己身体的皮肤紧贴着严寒的地面睡觉，故曰"切近灾"。

【译文】

《象传》说："把床剥去而使自己的皮肤紧贴着严寒的地面"，这说明六四很接近灾难。

【评析】

“剥”至六四，阴杀之气已经盛极，故不再如初、二言“蔑，贞凶”，而直言其“凶”。这是因为剥道切身，阴气逼人，故曰“切近灾”。卦以象喻理，则人于害之深、凶之切感受更深。

“肤”，本义为皮肤，前人注此多喻指“床面”。《集解》引崔憬曰：“床之肤谓荐席，若兽之有皮毛也。”《尚氏学》曰：“足、辨、肤，皆指床言；肤，犹言‘床面’也。”两义相近。如果将这些解释当作训释字义的方法，未尝不可。但是，若用在《剥》之六四的爻辞则不足为训。因为，其一，将“肤”强解为“床面”，则“以”作为介词，“肤”成为“剥”的对象，其义成“剥床时把床面剥去”。然而，把床面剥去，与“切近灾也”有何联系呢？其二，在《周易》爻辞的成书年代，“床”的形状是不是像后来人理解的那样，有一个可以“剥”离的床面呢？其三，此句的断辞为“切近灾也”。实际是指阳气将要被剥尽的状况而言，如果把占辞释为“把床面剥去”，则辞义与阳气将要剥尽的情况没有关系。综上所述，则可知将“肤”释为“床面”不仅不通，而且也与爻辞和卦象的意义不合。

其实，要正确的训解“剥床以肤”的意义，除了重视“肤”的转训之义外，还要考虑到“以”的语法作用。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左传·僖公三十年》“焉用亡郑以倍邻”，“以”前后皆为动词性词组，后动为前动之目的。“剥床以肤”之“以”，若以介词为释，则不得不释“肤”为床面，“肤”被强解为动词的对象。因而也就没有了转折的意义，也就无法承接“切近灾”的意义。若以连词释，则“肤”为名词，用作动词，于是此句可解为“剥去床不睡，而是直接以自己身体皮肤贴在地面上睡，那样则肯定是有灾难的”。如此，不仅符合古代汉语的习惯，而且有了转折的语气，使“切近灾”的结果有了合理的解释。再从卦象看，六四为阴，阴虚而无，为无床之象，无床则只得使自己的皮肤贴在地上睡，在阳气剥落殆尽，阴气逼人的寒冬，直接使自己的皮肤贴在地面睡，其“凶”当然是“切近灾”的。实际上，六四爻辞是在讽刺那些身处危险境地的人们，不仅不借助已有的条件克服困难，脱离危险，相反还破坏有利的条件，使自己直接面临危险的侵害，而这一切实际上与六四所处的位置有关。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1]。

【注释】

[1]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贯鱼，贯穿排列鱼群，这里形容宫人按次序排列。“鱼”于卦象，前人有二说：一则坤为鱼，二则巽为鱼。如以“坤”解，则《剥》之六五之下皆为坤阴，鱼

为水中之物，以阴比阴，于义通理；若以巽为鱼，则六五动而变，变则上卦为巽，《说卦》曰巽为鱼，于象通情。《易》有二卦言及鱼，皆以“巽为鱼”。如《中孚》上卦为巽，故卦辞、彖传皆有“豚鱼吉”。《姤》之九二位于下卦巽中，故爻辞曰“包有鱼”。宫人，后宫嫔妃。六五为君主之位，阴则为后，五阴率群阴以承上之一阳，如受宠于君，故“无不利”。

【译文】

六五，引领宫人鱼贯而入承受君主的恩宠，没有什么不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1]。

【注释】

[1]终无尤：五为王后之位，宫人之长，六五以下皆阴，属于后宫之人。六五率众阴上承一阳，宫人受宠，无关重要之事，故“终无尤”。

【译文】

《象传》说：“引领宫人承受君王的恩宠”，即使是到最终也没有过失。

【评析】

鱼在水中，故为阴物，阴类相比，故有“贯鱼”之象；卦以“贯鱼”喻后宫众阴。六五上得王后尊位，引领后宫嫔妃承受君王的恩宠，既合乎情理，又无害国政，故于己则“无不利”，于国则“终无尤”。

上九，硕果不食[1]，君子得舆[2]，小人剥庐[3]。

【注释】

[1]硕果不食：硕，大也。不食，不曾被剥而食之。上卦为艮，艮为坚果，上九处剥之极，所以其果实未曾被剥食，以至于“硕”。

[2]君子得舆：《剥》之下卦为坤，坤为大舆，上九为阳，阳为君子，故曰“君子得舆”。

[3]小人剥庐：庐，房屋。上九变则灭艮，灭艮则乾刚尽失，成纯阴之坤卦，至此则众阳被剥尽，阴为小人，故曰“小人剥庐”。

【译文】

上九，硕果不曾剥食，当此之时，君子得到大车就会装载着硕果去济世，小人得势则会使天下百姓的房屋也会被剥落殆尽。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1]。“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2]。

【注释】

[1]民所载：坤为民，坤为大舆，众阴如民之在下、车之在下。一阳在上，为阳刚君子，民爱君子故载之。

[2]终不可用：若阴剥上九，则一阳剥尽，阴为小人，故曰“小人终不可用”。

【译文】

《象传》说：“君子得到大车”，这是因为百姓爱戴他承载他。“小人得势则会使天下百姓的房屋剥落殆尽”，故小人最终也不能使用。

【评析】

留到最后的果实往往是“硕果”，这种生活中真实的经验，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上九所处的情境。在众阴剥落阳气时，上九的存在成为人们最后的依赖，故民爱之甚，以车载之。若其不存，则小人得势，人民的希望也将被剥落殆尽，以至于无处安身。

复（䷗）

【题解】

《复》卦一阳勃勃生于众阴之下，象征着阳气回复，正道复兴的情况。一种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将要来到的生机，生动、形象、可喜地展现在人们眼前。陈梦雷指出：“天地之一阳初动，犹人善念之萌，圣人所最重。”卦之初九因及时地回复阳刚之气而得“元吉”，如屈原在《离骚》中所唱的：“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其余五阴中，凡与初阳相得相应者，皆有所得：六二因近于初阳“美复”而得到赞誉，六三因能勉励“回复”而得“无咎”，六四因下应于初阳而能“独复”其善，六五因敦实回复善道而“无悔”。唯上六因远于初阳而“迷复”，所以有“凶”有“灾”。此卦各爻均以“复”来说事，而其吉凶皆生于与初阳的关系之中。

复[1]：亨。出入无疾[2]。朋来无咎[3]。反覆其道[4]，七日来复[5]，利有攸往[6]。

【注释】

[1]复：卦名，下震☳上坤☷，群阴剥尽阳气后，有一阳来复生于下，故曰“复”。

[2]出入无疾：出为阳气外长，入为阳气内生，阳气为“生气”，阳

气之长、之生时，人之出入就会“无疾”。按卦象解，阳生于初而成震，震为动，动则出。上卦为坤，坤于卦德为顺。动而出，出而顺，故曰“无疾”。

[3]朋来无咎：阴以阳为朋，一阳来复，则曰“朋来”。阴阳相感，阴以阳通，阴阳相悦，故“无咎”。《兑》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讲习”，朋来则阳生，故“无咎”。

[4]反覆：阳气剥尽之时，一阳归复于下，故称“反覆”。

[5]七日来复：前人于“七日来复”有多种解说，总之，有两种：一为卦气说，《剥》自《乾》来，剥尽众阳，需六个月，然后成《坤》，至一阳来复则为七个月，一爻为一月，古人称月为日。如《诗·豳风·七月》曰“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二为爻象说，《坤》之纯阴六爻，以一爻为一日，至一阳来复，计有七日之长。二说均通。

[6]利有攸往：因阳气来复，下卦成震，震为动，动而顺，顺而往，阳气更生，故曰“利有攸往”。

【译文】

《复》卦象征着阳气往而复来：亨通。阳气从内生长，出入之间则无从得疾患。朋友前来也不会有什么过失。阴气剥尽至阳气来复，其运行有规律性，一般需要七日。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前往。

《彖》曰：“复，亨”。刚反[1]，动而以顺行[2]。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覆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3]。“利有攸往”，刚长也[4]。复，其见天地之心乎[5]。

【注释】

[1]刚反：刚指初阳，言“反”而不言“来”，自上而下曰“来”，“复”之初阳是自《剥》反于《复》，变成震初，故曰“刚反”。

[2]动而以顺行：《复》下为震，震为动，坤为顺，阳气上行而遇顺，是顺势而行，故曰“动而以顺行”。

[3]天行：行，道。天行，天道。《集解》引侯果曰：“五月天行至午，阳复而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阴复而阳升也。天地运往，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这种往复的规律是天体的运行形成的，故曰“天行”。

[4]刚长：阳生于初，阳气有上长之势，故曰“刚长”。

[5]其见天地之心乎：阴阳的往复循环，皆为了养育万物而来，其一往一复，一动一静之间，皆有生育万物之心。动则阳生，阳生，则万物也生，以此可见“天地之心”。

【译文】

《彖传》说：“象征着阳气往而复来，亨通”。阳刚之气又返回于震初，当阳气振动时，顺势往上运行。所以“出入之间则无从得疾患。朋友前来也不会有什么过失”。“阴气剥尽至阳气来复，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般需要七日”，这是天体运行的规律。“利于前往”，这说明阳刚之气会随着你的前往而增长。阳气往去复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地哺育万物的善良愿望。

《象》曰：雷在地中[1]，复。先王以至日闭关[2]，商旅不行[3]，后不省方[4]。

【注释】

[1]雷在地中：上坤为地，下震为雷，故曰“雷在地中”。

[2]先王以至日闭关：先王，乾为王、为先，复为阳始，故曰“先王”。至日，为冬至之日，于卦为《复》。因为此时阳气始生，还很微弱，宜扶而助之，所以先王以《复》卦的卦象为法，在冬至日闭关静养。

[3]商旅不行：《复》之初伏有巽，《说卦》曰巽“为近市利三倍”，故巽有“商旅”之象，因冬至“先王”也要“闭关”，故使商旅不行于道路。

[4]后不省方：方，邦国。后，泛指君王。初阳既动，震闭坤门，商旅不行，君后也掩闭于事，故曰“后不省方”。

【译文】

《象传》说：雷处在大地之中，这象征着阳气来复。先代的君王在冬至日要闭关静养，同样，在冬至这一天，商贾旅客也不远行，即使是君王也不巡视四方的邦国。

【评析】

天道循环，生生不息，阳气剥尽后，往而来复，复之以时，必以七日。这种情况反映了天体运行的自然规律。于是天垂象，圣人则之，先王法天取象，于阳气微弱之时“后不省方”、“商旅不行”以实现“闭关”养生之善政，其所用心与天地扶助生气、静养万物、生育万物之心同。

初九，不远复[1]，无祇悔[2]，元吉[3]。

【注释】

[1]不远复：复，为一阳来复，阳灭于坤，坤道俱阴，阴则为死，为尸。阳灭于坤道，而复于《复》。比较而言，初九最

先来复，故曰“不远复”。

[2]无祇悔：祇，大。初动得正，于上有应，故无大悔。

[3]元吉：元，大。既能速复阳气，就没有大的悔恨，所以“元吉”。

【译文】

初九，往而不远就来回复，这样就没有大的悔恨，大为吉祥。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1]。

【注释】

[1]以修身：初九之所以不远而复，在于他能在迷途未远之时，就迷途知返，这是知悔速改的表现，以此修身，则可谓善于修身。

【译文】

《象传》曰：“往而不远就来回复”，这说明初九是善于修身正己。

【评析】

天道虽远，然《复》自《坤》来，七日来复，初阳先动，“不远”来“复”。故其所复之“阳”应众阴来而来，显得尤为珍贵，仿佛是黎明前的光明，在给了人们温暖的感觉时，又给了人们光明和希望。《中庸》曰“修身为本”，而修身之道就在于改过，故孔子赞扬颜子之贤是“不贰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初九迷而不远，即能来复，真可谓善于改过的表率。

六二，休复[1]，吉。

【注释】

[1]休复：休，美，善。六二以柔顺居中，下比初阳，阳为仁，处上而亲仁善邻，故曰“休复”。

【译文】

六二，美的回复，吉祥。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1]。

【注释】

[1]以下仁：初复为震，震于五行中属木，木有秀美、仁爱之性，六二主人位，有人依于木，则美而亲善。

【译文】

《象传》说：“美的回复，吉祥”，这说明六二能屈己之尊，亲善处在自己下位的仁爱、贤能之士。

【评析】

“远亲不如近邻”，六二虽与上无应，但是，他有一个仁爱、秀美的好邻居。“君子居必择邻”，孟母三迁，其用意皆在于择邻而处。

六三，频复[1]，厉，无咎[2]。

【注释】

[1]频复：频，皱眉。《集解》引虞翻曰：“频，蹙也。”即蹙额皱眉的样子。六三处下体之终，于复道已远，且上无所应，近无所亲，所以“蹙也”。

[2]厉，无咎：厉，危难。蹙而求复，未至于迷道，故虽危无咎。

【译文】

六三，蹙额皱眉地回复，虽然有危险，却没有什么灾祸。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1]。

【注释】

[1]义无咎：义，复善之义。其所以无咎，在于六三能履危思善，行迷复正。故曰“义无咎”。

【译文】

《象传》说：“蹙额皱眉地回复，有危难”，但是，只要努力履行回复善道，就不会有灾祸。

【评析】

六三较六二既远离于“复”道，又无应无亲，独行于“复”途，故多危险。但是，若坚持“复”道，不屈不挠，动而得正，则于“复”道无咎。如朱熹《本义》所言：“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复而不固，屡失屡复之象，屡失故危，复则无咎。”也就是说，只要坚持，则“复”道终成。

六四，中行独复[1]。

【注释】

[1]中行独复：中行，身居群阴之中，当位应初，以行复道，故曰“中行”。在群阴之中，独六四能应于先行复道的初九，故曰“独复”。

【译文】

六四，居群阴之中而行为正当，独与先行复道的初九相应以实行回复之善。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1]。

【注释】

[1]以从道：《复》之所以为“复”，全在初爻，而群阴之中，唯六四能应初九，故曰“从道”，即遵从“复”道而行。

【译文】

《象传》说：“居群阴之中而行为正当，独与先行复道的初九相应以实行回复之善”，这是因为六四能忠诚地遵从“复”道。

【评析】

“复”因初九而成，群阴之中，唯有六四能与之应，这是六四的可贵之处，或者说这是“英雄惜英雄”，也可以说他能独具慧眼。不过，正是有了六四的“独复”，所以初九于“复”道中不再孤独。

六五，敦复，无悔[1]。

【注释】

[1]敦复，无悔：敦，敦厚。六五居于坤体之上，又居坤体之中，坤为地，地博大而厚，故六五居中而得厚之实，以厚实之德行回复之道，则必无所悔。

【译文】

六五，敦厚忠实地回复，没有悔恨。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1]。

【注释】

[1]中以自考：考，《释文》引向秀注：“考，察也。”即六五居中不偏，故能自察其身。

【译文】

《象传》说：六五之所以能“敦厚忠实地回复，没有悔恨”，这是因为他能居中不偏，自我考察是非得失。

【评析】

六五居中，虽有失位之嫌，然心存敦实之诚，且善于检视自己的行为，如“吾日三省吾身”之君子，故“无悔”。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1]。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2]，至于十年不克征[3]。

【注释】

[1]迷复，凶，有灾眚（shěng）：眚，灾异，灾难。上六远离复道，易迷路失道，故曰“迷复，凶，有灾眚”。

[2]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行师，行军，用兵作战。若三动而得正，则既有《坤》象，又成《师》象，坤为众，两象均有“行师”之象，故曰“用行师”。其所以败者，因其坤有死象，坎有陷险，且于迷而难复之时，岂能用兵“行师”。以，用也。上六无应于内，远迷于复，有悖于君道，“行师”有凶，兵败则国难存，所以“君凶”。

[3]至于十年不克征：《系辞上》曰：“天九，地十。”坤以十数，

故曰“十年”。克，能够。师败国凶，在这种形势下，估量其国力，则虽至十年犹不能征伐。

【译文】

上六，迷入歧途而难以回复，有凶险，有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若用兵作战，则最终必然是大败；同样，若在此时，用于治理国政，则必然使国君也有凶险，以至于十年犹不能征伐。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1]。

【注释】

[1]反君道：《复》之所以为“复”，在于复阳，阳为君。上六远于复，迷于复，故曰“反君道”。

【译文】

《象传》说：“迷入歧途而难以回复，有凶险”，这是因为上六有悖于回复阳刚的君道。

【评析】

阳为生气，阳为君道，上六高而无应，远而难复，有“迷复”之失和误入歧途之险。若用兵，则最忌讳迷路，因为迷路则未战而败局已定。兵败则国何以存？君何以存？故上六之凶，是凶中有凶之象。

无妄（䷘）

【题解】

《说卦》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又曰“帝出乎震”。《初学记》

引后汉郎顗上书曰：“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之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则万物出。”“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无妄”就是指“不妄为”，因其卦象皆刚猛之物，故以“无妄”来劝诫。卦中六爻：初九因不妄行而获吉；六二以柔处中和之位，故利于所往之地；六三因其在《无妄》之中居位不正，遭遇灾祸；九四因“正”而“无妄”得“无咎”；九五处尊而“无妄”，所以能“勿药有喜”；上九因于《无妄》之中有“妄”而遭“灾”。胡炳文《周易本义通释》曰：“善学《易》者在识‘时’。初曰‘吉’，二曰‘利’，时也；三曰‘灾’，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时’也；初与二皆可往，时当动而动；四‘可贞’，五‘勿药’，上‘行有眚’，时当静而静。”因为“天”以当令之“时”而“育万物”，故“妄”行则不利。而且虽不妄行也遭飞来之灾，非己之过，而在其不得于“时”。有时待“时”而动，本身就是“时”来而运转。

无妄[1]：元亨，利贞[2]。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3]。

【注释】

[1]无妄：卦名，震下☳乾上☰，天上有雷，雷震天威，戒人不可妄行，故卦名“无妄”。

[2]元亨，利贞：阳自上来于初，其卦体为乾，乾元得正，下为震，震为动，正而动，故曰“元亨”。二以阴居阴，五以阳居阳，二者皆以中正之德当位居正，故曰“利贞”。

[3]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匪，通“非”。眚，灾祸。非正则有灾，故不利于前往。就卦象而言，天上有雷，预示着暴雨的来临，给出行带来困难和危险，故曰“不利有攸往”。

【译文】

《无妄》象征着不妄为：大为亨通，有利于做大事。若背离正道就会灾难降临，所以不利于前往。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1]，动而健[2]，刚中而应[3]。大亨以正，天之命也[4]。“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5]！

【注释】

[1]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因震以初九之阳刚从外而来，为一卦之主，又因震为内卦，故曰“主于内”。

[2]动而健：下为震，震为动，上为乾，乾为健，故曰“动而健”。

[3]刚中而应：九五以阳刚处中，六二应之，故曰“刚中而应”。

[4]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大亨，即大为亨通。以正，坚守正道。命，道也；天之命，即天之道。

[5]天命不佑，行矣哉：“无妄之往”则非正道，非正则有“眚”，即使是上天也不会保佑，实不可以行。行，应如“子之行矣”之语气，即俗语之“算了吧”。《王注》曰“竟矣哉”，孔颖达疏“竟”谓“终竟”，也就是说，既知“天命不佑”，还不如终其所行。

【译文】

《彖传》说：无虚妄之行，阳刚自外面而来成为一卦之主而居于《无妄》之卦中，这样的卦象表现出下面是雷声震动上面是刚健威行，九五以阳刚之德居中与六二相应。因为坚守正道，所以有大为亨通的吉祥，这也是自然规律的真实反映。“若背离正道就会灾难降临，所以不利于前往”，也就是说，在天下都没有虚妄之行时，不守

正道而有所前往，将到哪里去呢？因为上天不会保佑，还是算了吧！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1]。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2]。

【注释】

[1]天下雷行，物与无妄：与，《集解》引虞翻注曰“举”，《正义》曰：“与，辞也，犹皆也。”二字义近，故“与”义通“皆”。乾为天，震为雷，又为“行”，震在天下，故曰“天下雷行”。雷动则阳气生长，雨水下降，万物皆生，物皆“与”而不敢“妄”，故曰“无妄”。

[2]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先王，指上之乾卦。乾为君。茂，勉励，努力。《尔雅·释诂》曰：“茂，勉也。”对时，即与时节对应，按时令培育万物。

【译文】

《象传》说：天下有震雷之行动，万物皆怀敬畏之心不敢妄为。先代的君王以勤勉之心来配合时节培育万物。

【评析】

《无妄》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情境：雷声震动，云行雨降，伴随着雷声、雨水，万物欣欣然地在大地上生长，在一阵阵清风的拂动下，我们仿佛能嗅到鲜花、青草、麦苗的清香。雷声带给大地的是一片生机，带给圣人的是生育万物的启示和勉励。天有健行，雷有威力，大地上所有的生命都与时俱行，与时俱生。

初九，无妄往，吉[1]。

【注释】

[1]无妄往，吉：初九以刚健之德，屈尊处下，以实践其“无妄”之

行，故曰“吉”。

【译文】

初九，不要虚妄前往，就会得到吉祥。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1]。

【注释】

[1]得志：阳动必有上行之事，行合天道。初九上与四应，四失位无应，然中遇二、三皆为阴爻，以阳遇阴，故曰“得志”。

【译文】

《象传》说：“不要虚妄前往”，这是因为初九上行前往能够实现他的愿望。

【评析】

或断句为“无妄，往吉”，然“无妄”本为卦名，以卦名做句似乎不当；再者，从卦象看，二至四互为艮，“艮为止”，初九当位于震初，“震为动”，动而上行，遇艮而止，“止”其不可妄行与失位之“九四”相应。如此，则近当承阴柔之二，远可遇阴柔之三，故宜断句为“无妄往，吉”。如《正义》之所谓：“体刚居下，以贵下贱，行不犯妄。”至于朱熹《本义》以为“以刚在内，诚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似有四误：一则仅以初九当位就推人“妄往”，全然不顾《彖传》之“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的劝诫之意；二则忽略初九之应爻不当位；三则无视初九动而遇互艮之“止”；四则以“初九”当位的卦很多，又如何必以“诚之主”解，且“诚”而“妄行”，岂有“其吉可知”之理。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1]，则利用攸往[2]。

【注释】

[1]不菑（zī）畬（yú）：菑，即开垦一年的田地，这里用作动词。畬，用作动词，即耕耘三年的田地。《尔雅·释地》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畬”。

[2]利用攸往：六二处中当位，上与九五之尊相应，故曰“利有攸往”。

【译文】

六二，不耕种收获，不开垦良田，却有利于前往。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1]。

【注释】

[1]未富：六二之志在上应九五之尊位，其志不在于耕耘之事。

【译文】

《象传》说：“不耕耘收获”，这说明六二之志不在于求取富裕。

【评析】

六二当位居中，上应九五，其志存高远，“不为稻粱谋”。故《本义》曰：“柔顺中正，因时顺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获’、‘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也。”六二在震，震为动，上应九五，九五在乾，乾为野；六三至九五互巽，巽为入，然六二至九四互有艮象，艮为止。巽木动而入于野，本有耕获之象，然为艮象所止，故而不得“耕获”、“菑畬”之事。

六三，无妄之灾[1]，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2]。

【注释】

[1]无妄之灾：“无妄”之所以有灾，就是因为六三以阴居阳，其行

为违背了谦和柔顺之道，故虽“无妄”也得灾。

[2]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或，有人。系之牛，六三至九五成巽象，巽为绳，六二与九四成艮象，艮为手，四爻动则变为坤，坤为牛，这一连串的卦象，形成有人用绳系牛之象，故曰“或系之牛”。然没有料到会为路人得去，邑人不知情，却遭到拘捕之灾。如《正义》曰：“此则得牛，彼则为灾，故云‘邑人灾’也。”

【译文】

六三，不虚行妄为却遇到灾祸，这就像有一个人把牛拴在树下，过路的人将它牵走，居住在他家附近的人却受到怀疑，遭到拘捕，这可真是飞来的横祸。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译文】

《象传》说：路过的行人牵走了牛，居住家中的人却无缘无故地遭到拘捕之灾。

【评析】

俗言“白狗吃食，黑狗当灾”，六三之灾与这个谚语所说的情况极为相似，即“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无缘无故地受到冤枉，就是因为六三失位不正，虽与上应，而上九自身“有眚”且“无攸利”，只好受飞来横祸和无妄之灾之屈。

九四，可贞，无咎[1]。

【注释】

[1]无咎：九四以阳居阴，本有“咎”象，然下无所应，而上却近于

君王之位，乘柔履正，不妄为，故“无咎”。

【译文】

九四，能够坚守正道，则没有灾害。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译文】

《象传》说：“能够坚守正道，则没有灾害”，这说明九四乘柔履正，固守其所有之正道。

【评析】

九四下无所应，上近于君位，故有“可贞”之象，“固”守之吉。这说明与其行而有妄，不如固守正道而不行。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1]。

【注释】

[1]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四动成巽，巽为木，药材之象；上动则成坎，坎为疾；故九五有“无妄之疾”。药，服药。九五之所以能“勿药”而“有喜”者，因其居尊处正，以阳履刚，阳盛而疾不深，故其能不服药而自愈。

【译文】

九五，行为不虚妄却染上了疾病，即使是不服药也能有病愈之喜。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1]。

【注释】

[1]不可试：陆德明曰：“试，用也。”既然没有妄行，又居中处正，何需试之以药，且疾能自愈，试药则为妄行，故“不可试”。

【译文】

《象传》说：“行为不虚妄却染上了疾病，却不服药”，这是因为九五刚健中正，其疾用不着服药也能自愈。

【评析】

以九五之刚健，虽染小疾，也能自愈，故毋须试之以药，就有病愈之喜。《折中》曰：“此爻之疾，与六三之灾同，然此曰‘有喜’者，刚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九五不仅本身为阳刚之体，而且居于阳刚之中，又能应于震中，看到这样的卦象，我们可以想象他有很强的生命力。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1]。

【注释】

[1]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处于不可妄为之极，唯应静保其身。本不妄行，然虽“无妄行”，仍然“有眚”，这是因为上九位处穷极，动则致灾。

【译文】

上九，没有虚妄之行，却有灾祸，无有所利之事。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1]。

【注释】

[1]穷之灾：居《无妄》之极，处不正之位，故“无妄”则穷，穷则反妄，故“穷”而有“灾”。

【译文】

《象传》说：“没有虚妄之行”，这是因为上九位处穷极之地，动即有灾祸。

【评析】

“无妄行”而“有眚”，这实在使人苦恼不已，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上九虽处《无妄》，然居上不正。本来上与六三有应，可是二者皆不当位，不居正，故《集解》李道平疏曰“应所不当应，是穷于上而反妄矣”，此所谓“无妄”之“妄”，故而有“穷之灾”。三与上，不仅不当位，且三在“动”之极，上在“行”之极，由此可见，卦曰“无妄”的缘由实因三与上而来。

大畜（䷙）

【题解】

《序卦》曰：“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大畜》之谓“大”，一方面是相对于《小畜》而言，小之谓“小”，因其以一阴而蓄众阳；大之所谓“大”，有二阴蓄四阳。另一方面，从卦象而言，天在下而山在上，乾为天，有天而藏之于山中，不可不谓“大”。《集解》引向秀言：“止莫若山，大莫若天。天在山中，大畜之象。”既大有蓄积，就可“养贤”，而不使其自食于家，此“畜”之所以为“畜”。故“畜”之于己，则为“以畜其德”；“畜”之于人，则可“尚贤”；“畜”之于上，则可“上合志”、“道大行矣”。概而言之，畜之所谓“大”，就在于以所蓄之资“养贤”。

大畜[1]：利贞；不家食，吉[2]；利涉大川[3]。

【注释】

[1]大畜：卦名，下乾☰上艮☶。乾为阳，阳实而天大，藏之于山，此“畜”之蓄，象征着大有蓄积。《正义》曰：“乾健上进，艮止在上，止而畜之，能畜止刚健，故曰‘大畜’。”

[2]不家食，吉：既有大畜之资，应当养贤能之士，以不使他们在家自食，如此则有吉祥。

[3]利涉大川：有大畜之资，又顺应天道，则无须忧险，故“利涉大川”。

【译文】

《大畜》象征着大有蓄积：利于做事；不使贤能之士在家自食，就有吉祥之事；利于涉越大河。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1]，辉光日新[2]。其德刚上而尚贤[3]，能健止，大正也[4]。“不家食吉”，养贤也[5]。“利涉大川”，应乎天也[6]。

【注释】

[1]刚健：指下乾。乾体有刚健之性，故曰“刚健”。笃实：指上艮。《尔雅·释诂》曰：“笃，厚也。”艮为山，山有厚实、静止之德，故称“笃实”。

[2]辉光：辉，用如动词，即辉耀其光荣。日新：日日增新其品德。

[3]其德刚上而尚贤：其德，指卦体所蕴涵的品格。刚上，指上九，以阳刚之德而居卦之上，故曰“刚上”。尚贤，尚，崇尚。古代贤者常隐居在山，故以山喻贤人，也是常理。艮为

贤人，居于乾上，乾为君、为朝廷，贤人在朝廷之上，是国君能尊重贤人，故曰“尚贤”。

[4]能健止，大正也：《正义》读“能止健”，依《彖传》之定例，先下后上，故《集解》读“能健止”。健，指下卦乾，乾为健；止，指上卦艮，艮为止。健而能止，故曰“大正”，若不能止，则何以“大正”。虞翻依象数释曰：“二五易位，故‘大正’。”因其二五失正，易位则居中得正，故曰“大正”，于理也通。

[5]养贤：《大畜》三至上有《颐》（䷚）象，颐，养也。艮为宫阙，在朝廷之上，故《大畜》有“养贤”之象。

[6]应乎天：即顺应天道。卦之上体为艮，应下体之乾，故称“应天”。

【译文】

《彖传》说：大有蓄积，品格笃信诚实，行为刚健，辉耀其光芒以使品德每日都能有所增新。其道德以阳刚充满着上进之势而又崇尚贤能之士，能够刚健而有所抑止，所以宏大而正直。“不使贤能之士在家自食”，所以能够养活贤能之士。“有利于涉越大河”，能顺应天道。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1]。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2]。

【注释】

[1]天在山中，大畜：天本来就大，有山能畜天，山可谓大；天之光辉能照耀山中，使山生出万物而“养贤”，其天德更是大，故曰“大畜”。

[2]君子以多识（zhì）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指下乾，乾为君。识，通“志”，记住。君子效法“大畜”之德，故多记识前代之言、往贤之行，多闻多见，以蓄积自己的道德，故曰“以畜其德”。

【译文】

《象传》说：天畜于大山之中，这种景象就称作“大畜”。君子因为能多多地识记前代贤人的言论事迹，所以能蓄积其美德。

【评析】

山有藏物之性，天有刚健之德和日月光辉、雨露滋润之美，山有笃实厚重之诚。天为大，大而藏之于山，不可谓不“大”，然《大畜》之所以为“大畜”，其根本的意义不仅在“物”，更在于“德”。“物”能“大畜”于博大厚养的天地之道，而“德”能“大畜”于通达兼容之德，故君子以前代贤人蓄积的光辉言论事迹为楷模，勉励自己蓄积德行。

初九，有厉，利已[1]。

【注释】

[1]有厉，利已：厉，危害。已，止。初九动，动则变，变而成《蛊》（䷑），上不能应于四，又遇二阳相敌，故曰“厉”。既知前进就会有危险，那么，停止前进就较为有利。

【译文】

初九，有危险，有利于停止前行。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1]。

【注释】

[1]不犯灾：初九动而遇“厉”犯灾，故不动，则“不犯灾”。

【译文】

《象传》说：“有危险，有利于停止前行”，这说明初九不冒险前行。

【评析】

初与四俱当位而正，若进而变，则失位，故进则“有厉”。初九之所以有“不犯灾”之智，就在于识前途有“险”而止于艮。对于初九之“厉”，前人基本形成两种见解：一是《集解》引虞翻曰：“二变正，四体坎，故称‘灾’也。”也就是说，二失位，变而能正，“正”则与六四爻形成坎象，坎为险、为灾，故进则“犯灾”，止则“不犯灾”。如以此变，则变无规则而寻，随意而为之，卦象皆可因人之意而改之，此等做法，必将使人陷入不可知论的迷惘之中。二是《尚氏学》所谓的遇二、三之阳敌，故而“厉”。此说虽可通，但是，若其他阳爻也遇到阳爻，是不是也因敌而有“厉”呢？其实，《易》因变而成，义有变则显。占无变则无以显示其意义，此处应是古人在变化中阐释的意义，初九动，动则变，变而成《蛊》，上不能应于四，又遇二阳相敌，故曰“厉”。

九二，舆说輹[1]。

【注释】

[1]舆说輹（fù）：舆，车。说，通“脱”，脱落。輹，车厢下部勾连底板与车轴的部件。九三至六五为震，震为动，为车。九二至六四为兑，兑为毁折，有脱落之象，故曰“舆脱輹”。

【译文】

九二，车脱掉了车輹而不能前进。

《象》曰：“舆说輹”，中无尤也[1]。

【注释】

[1]中无尤：尤，过失。九二虽不当位，但居中而上应于六五，六五为“大畜”之盛。六四至上九为艮，艮为止，止九二上行，有遇难而止之象，故“无尤”。

【译文】

《象传》说：“车脱掉了车輹而不能前进”，然居中而上应于六五，故没有多大的过失。

【评析】

九二虽与六五相应，然自身却处中而失位，致使车脱掉了“车輹”，不能前行，这是九二的位置所致，也是上“艮”存在的意义。当止则止，当行则行，象以“说輹”警戒人心，行而有止，止则“无尤”。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1]；曰闲舆卫，利有攸往[2]。

【注释】

[1]良马逐，利艰贞：贞，占问。艰贞，即占问艰难之事。乾为“良马”，震为警走，故曰“逐”，即奔走。九三本与上九应，然均为阳爻，当如无应而有进之象。上九为天衢之途，畅通无阻，故曰“良马逐”。九三当位而正，又有良马为骑，故曰“利艰贞”。

[2]曰闲舆卫，利有攸往：曰，《本义》曰：“曰当为日月之日。”《集解》引虞翻注也作“日”，据卦义，宜用“日”，即每日。闲，习也，即练习。卫，护，防备。虽有良马，也要有娴熟的驾驭技能和防卫准备，才能上合其志，故曰“利有攸往”。

【译文】

九三，驾着良马在奔逐时，即使是道路艰险，也是吉利的；不断地熟练车马防卫技能，有利于有所前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1]。

【注释】

[1]上合志：九三为良马，上九有通途，九三有奔驰之力，上九有用贤之心，故曰“上合志”。

【译文】

《象传》说：“有利于有所前往”，这是因为九三与上九的“大畜”之志相合。

【评析】

物极则反，畜极则通。卦在初、二时，遇畜盛之六五，其进被阻止，故不可以升；至于九三，则升于上九，而上九处“天衢”，途径大通，良马驰骋，不忧险厄，通途无阻，故先有“利艰贞”之利，后有“上合志”之通。

六四，童牛之牿[1]，元吉。

【注释】

[1]童牛之牿（gù）：童牛，就是小牛。之，犹言“有”。牿，缚在牛角上以防牛触人的横木。六四为阴，阴为小，又九二至六四为兑，兑也为小，兑为羊，因有角而类如小牛。且以动变而言，则六四动则与上九成离，离为牛，牛象在下，也有小牛之象。小牛的角初生时，喜用其触物。触物则易折，束缚于横木框架，既可防牛角不伤，也可防牛角伤人，故曰“元吉”。

【译文】

六四，将横木做成的框束缚在小牛的头上，大为吉祥。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1]。

【注释】

[1]有喜：童牛被“牿”保护，这对人、对牛都是一件好事，牛若通人性，定然与人同喜。

【译文】

《象传》说：“六四爻大为吉祥”，这是因为他有喜庆之事。

【评析】

自二至五，于车言“脱”，于马言“闲”，于牛言“牿”，于豕言“牙”，皆有所止之义。因为物有所止，才能有畜，如小水之有坝“止”，才能使水蓄积在库中。以上几种，之所以被“止”，在于使其不伤人，也不为人所伤，以此喻《大畜》“养贤”之大义。

六五，豶豕之牙[1]，吉。

【注释】

[1]豶（fén）豕之牙：豶，阉割过的猪。豕，猪。九二动而变正，与六四成坎象，坎为猪。九二居坎中为豕，豕牙尖利，六五将其阉割，虽有其尖牙，也不能害人，故“吉”。

【译文】

六五，被阉割过的猪，其尖利的牙被制服，故吉利。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1]。

【注释】

[1]有庆：六五下应九二，以阴应阳，“豕牙”有制，故曰“有庆”。

【译文】

《象传》说：“六五之所以吉祥”，是因为“豶豕之牙”被制服，值得庆贺。

【评析】

六五柔居中正之位，以柔制刚，禁暴抑盛，这不仅可以说是吉利的，而且“止”住刚突害物之豕牙不能伤人，也是一件“元吉”、“有庆”之事。

上九，何天之衢[1]，亨。

【注释】

[1]何天之衢（qú），亨：衢，大路。何，《本义》注：“何等通达之甚。”为感叹词。《集解》注：何，通“荷”，担当，于卦义也通。艮为路，在乾上，故有天衢通道之象。

【译文】

上九，何等通达的天上大路，亨通。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译文】

《象传》说：“何等通达的天上大路”，这说明上九的“大畜”之道就如同大路一样可以畅通。

【评析】

天上的大道，是何等的通达，那么，这是如何形成的呢？上九居《大畜》之极，“大畜”其德，于其路则有通途入天之感，于其志则有通行无阻之快。“德”大则“路”也大，德通则路也通，故“道大行”。

颐（䷚）

【题解】

《颐》为颐养之象，众生得养而能生，贤者得养而能用，故圣人对“养”之道，慎而又慎。如“食无求饱”的孔子，“割不正不食”。养有两种，或为人所养，或“求实”自养。自养者动，被养者静。艮在上，为静、为贤者、为灵龟；震在下，为动、为朵颐、为自养。贤者以灵龟比德，故被养；自养者动而“自求口实”；上下各得其正，故《彖》曰“养正则吉”。孟子曰：“君子远庖厨。”又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颐》下动而上静，养则以下养上，故下三爻皆“凶”，上三爻皆“吉”而“无咎”。

颐[1]：贞吉[2]。观颐，自求口实[3]。

【注释】

[1]颐：卦名，下震☳上艮☶。《序卦》曰：“《颐》者，养也。”《尔雅·释诂》曰：“颐，养也。”卦象外实而中虚，下动而上静，虚以养实，动而养静，有口中含物咀嚼之象，故曰“颐”。

[2]贞吉：贞，正。人得颐养则吉，而“养正”则更吉。

[3]观颐，自求口实：观其所养，则可知养生的道理。

【译文】

《颐》象征着颐养：吉利。观察事物的颐养情况，应当明白自食其力的道理。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1]。观颐，观其所养也[2]；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3]！

【注释】

[1]养正则吉：养正，指六二。六二当位居正，中正仁和，为上下虚涵颐养，故曰“养正”。“养正”则能利人，故曰“吉”。

[2]观颐，观其所养也：观察所养，则可知“所养”者何人、何德而为圣人颐养。

[3]颐之时大矣哉：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万物皆生之以时，人得其养也应之以时。如失其时，则失其人，贤者隐，万民苦，故曰“时大”。

【译文】

《彖传》说：颐养，做事吉利，这说明用正道养身就会吉祥。观察颐养之道，是观察所颐养的人；而观察自求口中食物，则是观察自养之道。天地之大能养育万物，圣人效法天地养育万物之道，颐养贤能之士及其千千万万的民众，颐养贤人和百姓，其时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象》曰：山下有雷[1]，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2]。

【注释】

[1]山下有雷：山止于上，雷动于下。一静一动中，言语、咀嚼、饮食之事皆在其中，义在于“颐”。

[2]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君子观察颐象，而知谨慎言语、节制饮食的道理。

【译文】

《象传》说：静止的山下有雷震动，这种情形象征着颐养。君子因此而大受启发，慎言少语，节制饮食。

【评析】

《颐》有自养和养贤两种意义，古之圣人观“颐”之象，悟觉颐养之道在于“养正”，故养贤者，养其有德之士；自养者，以正道求其饮食。但是，颐养的真正含义还在于：养人的东西不仅仅指饮食，更重要的是道德。“食”能养人，“德”也能养人。故君子于其中虚之口见颐养之道二则：即“慎言语，节饮食”。

初九，舍尔灵龟[1]，观我朵颐，凶[2]。

【注释】

[1]舍尔灵龟：尔，指六四。灵龟，历来注释有三种：一是《集解》引虞翻所谓《晋》（䷢）之离为龟（因《颐》从《晋》来）；二是《集解》认为龟之象，外实而内虚，从《颐》之整体看，就如此象，故《颐》象为龟；三是《集解》引侯果所谓“艮为山龟”，《颐》之上卦为艮。总之，龟在古代为神器，并非食物，更何况“灵龟”，岂有食之之理。故以灵龟比德则为卦之本义。

[2]观我朵颐，凶：我，指初九。朵，《说文》：“树木垂朵朵也。”以“朵”喻腮帮鼓起的样子。初九在震，震为动，有“朵颐”之象，即大吃大嚼的样子。舍灵龟而观我之大吃大嚼，有

贪禄之心，“贪”则不正，故曰“凶”。

【译文】

初九，舍弃你的灵龟，却来观看我鼓起腮帮子大吃大嚼，这是有凶险的。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1]。

【注释】

[1]亦不足贵：颐养之道“贵”在“养贤”，初九为震之始，震为动，为朵颐之动，乃“自养”之象，故“自养”则不足贵。

【译文】

《象传》说：“观看我鼓起腮帮子大吃大嚼”，这没有什么贵重可言。

【评析】

历来注《易》者，对此爻的注解多有歧义，主要表现在对“尔”、“我”的指称上，有注“我”为六四，有注“我”为坤。然六四“无咎”，则何以有“凶”？再者初九虽与六四为应，然爻指初九，则应以初九为主、为我，舍“主”则“我”何指？三者，《颐》上止而下动，“朵颐”之动在初九，卦象甚明，又岂能误指其他？又坤非“尔”非“我”，乃口中之食，岂能指“我”？四者，从《颐》整体来看，是以下养上，故上之三爻皆“无咎”则“吉”，下之三爻皆有“凶”，可知，灵龟在彼而不在我，则“尔”之所指已很明确，“我”之所指也就明了。最后，前人所注灵龟，虽有三种，然无一指向初九，则“朵颐”者指“我”，理已甚明。

六二，颠颐[1]，拂经于丘颐[2]，征凶[3]。

【注释】

[1]颠颐：颠，颠倒。六二处下体之中，本该应于六五，反而颠倒上下之常理，去养初九，故曰“颠颐”。

[2]拂经于丘颐：拂，违反。经，常理。丘，指六五，上艮为山，五在半山之上，故曰“丘”。丘为六二应履行常理的地方。而“颠颐”反上求下，所以有违反了《颐》之常理。

[3]征凶：征，行也。六五为阴，六二也为阴，因此，六五无应于六二，故有“征”则“凶”。

【译文】

六二，颠倒“颐养”之理，违反以下养上常理，而向处在山丘之上的六五去求食，其前行必有凶险。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1]。

【注释】

[1]行失类：类，同类，指六五，六五与六二同阴，同性相斥，相斥则无应，故曰“失类”。

【译文】

《象传》说：“六二前行必有凶险”，这说明六二前行将失去同类的帮助。

【评析】

六二上无所应，“征”则有失其类而致“凶”，反求于下，虽有不得已的地方，但是，这样做违背了以下养上的《颐》理。因为六二虽当位，然上无所应，动则“失类”。如《尚氏学》所论：“阴阳相遇方为类，今六二不遇阳，故曰‘失类’。”“失类”则无助而“凶”。再者，若六二动则变，变而下卦成兑象，兑为口，口食上受，卦有《损》（䷨）象，由此来看，六二动则不吉，静也有凶，实有进退两难之象。

六三，拂颐，贞凶[1]；十年勿用，无攸利[2]。

【注释】

[1]拂颐，贞凶：失位不正，故“拂颐”。虽有上应，然上也不正，不正而应，故“贞凶”。

[2]十年勿用，无攸利：卦中有坤象，坤为地，地数为“十”。勿用，因失位不正，又与不正之上九相应，既然不能为正，故虽待至十年，也不为所用。以不正应不正，故“无攸利”。

【译文】

六三，违背“颐养”之常理，做事就会有凶险；因为十年也不能为君王所用，故无有所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1]。

【注释】

[1]道大悖：以不正应不正，已悖于道；又以坤道反乾道，故“道大悖”。

【译文】

《象传》说：“十年也不能为君王所用”，这是因为六三大悖于“养正”之道。

【评析】

贤人为正，《颐》道“养正”，故圣人养之以理政治国。六三不正，且悖于《颐》养之道，故“十年勿用”。人若见此，也只能是恨其不正，“哀其不幸”。

六四，颠颐，吉[1]。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2]。

【注释】

[1]颠颐，吉：居位得正，下应于初，虽其“颠颐”之实，也可为“吉”。

[2]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眈，威猛而视的样子。逐逐，《本义》注曰“求而继也”。居得其位，有应于初，其下交不可以轻视亵渎，故“虎视眈眈”，威而不猛以待之。因有所养，故求食不断，故“其欲逐逐”。

【译文】

六四，颠倒颐养之道，却有吉祥。这是因为六四如老虎一样威猛地注视着初九，不断地求取所养之食，却没有过错。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译文】

《象传》说：“颠倒颐养之道，却有吉祥”，这是因为六四能够向下广施光明的美德。

【评析】

六四当位处正，位于上艮之初，静而待其养，威猛地注视着初九“其欲逐逐”地“朵颐”样子，然其所以“无咎”者，因为上得其养，下能自养，深得颐养之道。

六五，拂经，居贞吉[1]；不可涉大川[2]。

【注释】

[1]拂经，居贞吉：六五与六二无应，近顺于上九而居，艮为门阙，有居象，居正则“吉”。

[2]不可涉大川：《颐》中为坤，坤有川象。然六五依上而居，则吉。六五在艮，艮为止，如贤士在上，宜居正静养。且六二失位，六五不得其应，故不能屈尊而下养不正之人。

【译文】

六五，违背常理，居住在家就吉利；不可以涉越大河。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1]。

【注释】

[1]顺以从上：六五既无所应，又失位不正，唯近承上九，顺应上九，方可有“居贞之吉”。

【译文】

《象传》说：“居住在家就吉利”，这是六五顺于上九的缘故。

【评析】

六五之吉，非己所有，唯上承顺从于上九，才能“居贞”有“吉”，若往而易位则成坎有险。

上九，由颐，厉吉[1]。利涉大川[2]。

【注释】

[1]由颐，厉吉：由，从，自。颐从上九而来，上九为众阴所承，虽失位有“厉”，然有众阴在下，故“厉”而有“吉”。

[2]利涉大川：五上易位则卦成坎象，虽二者均失位，然上在坎外有应，故“利于涉”；五在坎中无应，故“不利”。

【译文】

上九，天下众生赖之而获得颐养，虽有危险，但最终仍然能获得吉祥。有利于涉越大河。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译文】

《象传》说：“天下众生赖之而获得颐养，虽有危险，但最终仍然能获得吉祥”，这说明上九得颐养之福，大有喜庆。

【评析】

若上九“利涉大川”，则非六五与上九易位不可。而且二者易位后，就可使他们各得其正，有川可涉则使两爻得正，此可谓观水“有庆”。

大过（䷛）

【题解】

“大过”为《大过》所蕴涵的卦义。前人注《易》多以为“大过”是“大的过失”，然细考其卦象与卦义，此种注解似有所误。其一，从《彖传》之卦辞看，并未言及“大有过失”。其二，就其卦象而言，含有恭顺地进入喜悦之境界，既无“过失”之理，更不要说“大”。其三，从六爻看：初六曰“无咎”，九二言“无不利”，九三“凶”，九四“吝”，九五“无咎无誉”，上六“无咎”，六爻之中唯有一“凶”一“吝”，焉能至于“大的过失”。因此解释此卦时，应如马其昶

《重定费氏学》所言："《易》卦名每兼数义。过，越也；过，差也；过，误也。义各有当也。"以这种见解去细察《大过》卦爻辞，则其义多通。

大过[1]：栋桡[2]；利有攸往，亨[3]。

【注释】

[1]大过：卦名，下巽☴上兑☱。阳为大，阴为小，其卦四阳过盛而居中，上下皆为阴小，故曰"大过"。《正义》曰："谓盛大者乃能过其分理以拯难也。故于二爻阳处阴位，乃能拯难也。亦是过甚之义。"也就是说，"大过"之义有二，其一，强大过人者才能拯救危难，二是阳刚之气过大而有过失。

[2]栋桡（náo）：下巽为木，中阳为大，木而大，故为"栋"，即房屋的栋梁。桡，通"挠"，弯曲，扭曲。两阴在外而柔弱，力不胜其任，故"栋桡"。

[3]利有攸往，亨：下巽为入，上兑为悦，入而悦之，故曰"利有攸往"。

【译文】

《大过》卦象征着唯强大过人者才能战胜大的困难：栋梁扭曲；有利于有所前往，亨通。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1]。"栋桡"，本末弱也[2]。刚过而中，巽而说行[3]。利有攸往，乃亨[4]。"大过"之时大矣哉[5]！

【注释】

[1]大者过：过，前人多注为“过失”，而《正义》曰：“‘过’谓过越之‘过’，非经过之‘过’。”即唯阳刚强大之才、之德，才能“过”其大难。此解与卦义更通。

[2]本末弱：初六为始，始为本，上六为终，终为末。两爻均为阴柔弱小之象。

[3]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刚为九二，以阳居阴，失位无应，故曰“刚”，然变而正，则与九五之中正相应。下为巽，巽为恭顺而入之象；上为兑卦，兑为说（悦），故九二之行是以恭顺而入其喜悦之境。

[4]利有攸往，乃亨：九二过三、四而应九五，恭顺地进入喜悦之境，故利往而“亨”。

[5]“大过”之时大矣哉：栋为屋之脊梁，国之栋梁，“栋桡”则屋坏而国败。此种情况于国、于家都是大难之时，非大能过人者不能胜任拯难之责，故“时大矣哉”。

【译文】

《彖传》说：“大有过越”，只有强大的人才能战胜大难。“栋梁扭曲”，这是因为栋梁的本末都弱。越过刚强的三、四，然后与九五之中正相应，这种过程说明九二将柔顺地进入喜悦的境界，故有利于有所前往，因为前往则必得其亨通。这说明“大过”之时的功绩是多么的宏大啊！

《象》曰：泽灭木，大过[1]。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2]。

【注释】

[1]泽灭木，大过：上卦为兑，兑为泽；下卦为巽，巽为木；

灭，淹没。泽有润木之水，然泽水“大过”，则会淹没近水的树木。

[2]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这句话是说，君子在衰难之时，卓尔独立，没有畏惧，隐遁于世则无所郁闷，其操行品德也不会因为“遁世”有所改变。

【译文】

《象传》说：水泽淹没了树木，这象征着“大过”。君子处在“大过”之时，独立而无所畏惧，即使是逃避现实世界也不感到郁闷。

【评析】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大过》中，君子于灭顶之灾时，进而不惧，退也“无闷”，令人想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境界，而其“独立不惧”的精神更能证明君子“拯救危难”的能力和品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1]。

【注释】

[1]藉（jiè）用白茅，无咎：藉，衬垫。《集解》引马融曰：“在下曰藉。”即用物衬于下。白茅，洁白的茅草，指初六，因其在巽下，巽为草木，刚爻为木，阴爻为草，巽为白，故曰“白茅”。古代祭祀时，要用洁白柔软的茅草衬垫祭品，以示敬神之意，“敬”则“无咎”。

【译文】

初六，用洁白柔软的茅草衬垫在祭品之下，就没有过错。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1]。

【注释】

[1]柔在下：初六以柔在下，失位不正，然柔而顺其用，故虽其位不正，用之适当，也是处下之道。

【译文】

《象传》说："用洁白柔软的茅草衬垫在祭品之下"，因为初六就如同衬垫的茅草，柔软地处于下位。

【评析】

《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时，用洁白柔软的白茅衬垫其祭品，以示敬意，此所谓"祭神如神在"。其本义并不在神，而在于养"敬"，这是初六得当适宜之处。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故物之轻重薄厚，不单在物，更在其用。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1]，无不利。

【注释】

[1]枯杨生稊（tí），老夫得其女妻：稊，杨柳树上新生的枝叶。下卦为巽，巽为木；九二至九四互有乾象，乾为父，为老。巽木之"父"，故曰"枯杨"。九二生于巽中，上应九五，九五无应，九二动则变，变则有应，应在兑，兑为少女，故曰"老夫得其女妻"。

【译文】

九二，枯槁的白杨树生出了嫩芽和新枝，一个老汉娶了一个年少的娇妻，这没有什么不吉利的。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1]。

【注释】

[1]过以相与：过，九二以阳居阴，故超过了其本性，这就像老夫与少妻相配一样，老者过老，少者过少。与，亲和。老少相与，刚柔相济，也能相亲相和。

【译文】

《象传》说："老汉娶得少妻"，虽然年龄超过很多，他们相处得还是很亲和的。

【评析】

《大过》之初六以"枯杨生稊"喻其老夫娶得少妻。《王注》曰："拯弱兴衰，莫盛斯爻，故'无不利'也。"这是因为初六的爻象中蕴涵着以老益少，以少助老的美好愿望。老少相配，则老者而善用其"老"，少者也善用其"少"，故"相与"而亲。

九三，栋桡，凶[1]。

【注释】

[1]栋桡，凶：九三处巽之极，故有"栋"象。九三上应上六，上六柔弱不能支持，又在兑上，兑为毁折，故曰"栋桡"。"栋桡"而不能支，故有"凶"象。

【译文】

九三，栋梁弯曲，有凶险。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1]。

【注释】

[1]不可以有辅：辅，辅助。初、上二爻皆弱，而九三则过刚，

以过弱之体承受过刚之重，其弱者更弱，故“不可以有辅”。

【译文】

《象传》说：“栋梁弯曲”凶险，但是，因为过刚，九三不能再承受辅助。

【评析】

按照天道常理，人之所助应该是“抑强扶弱”，如《老子》所谓“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而《大过》之九三则反天道而行之，欲赖上六之弱以支撑，此可谓“大过”之“过”了。子曰“过犹不及”，用这句话的意义去理解此爻再合适不过。九三已有过刚之象，初、上本为过弱之体，这说明九三所应之弱上，已不能承受过刚之强。此时，若助弱则不及，助刚则弱更不能支撑。

九四，栋隆，吉[1]。有它，吝[2]。

【注释】

[1]栋隆，吉：九四以阳处阴，在“栋桡”之险中，阴而得阳，犹弱而得强，所以能拯救其弱，不被下弱所桡，使栋梁隆起而获得吉利。

[2]有它，吝：本有弱质，因居阳得免，若应于初，将过柔，而不能救“桡”，故曰“有它，吝”。

【译文】

九四，栋梁隆起，吉利。若应于其他，则有难。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1]。

【注释】

[1]不桡乎下：四与初应，然二者卦体相异，且九四远离初六，但是初与九二、九三却同体相近，然“隆”吉在上而不在下，故曰“不桡乎下”。

【译文】

《象传》说：“栋梁隆起而获得吉利”，这说明九四不应被下柔所“桡”。

【评析】

四失位不正，然与九五相比，此得其一助；又为九三上承，此得其二助。本来九四以阳居阴，很少以“吉”论，但是，因其处于“栋桡”之时，故正好以阳助阴，以强助弱，致使九四“栋隆”有“吉”。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1]，无咎无誉[2]。

【注释】

[1]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下卦为巽，巽为木，九三至九五为乾，乾为老父，木之“老父”即为“枯杨”。九五在兑卦中，兑为少女，少女如花，故曰“生华”。九五在乾为君，故曰“士夫”。乾旁通于坤，坤为老母，坤生乾而有“士夫”，故曰“老妇得其士夫”。

[2]无咎无誉：以士夫之才，于“栋桡”之时，未拯难建功，只与老妇相配，故“无咎无誉”。

【译文】

九五，枯槁的白杨树开出了新鲜的花朵，一个老态龙钟的妇人配了一个强壮的丈夫，没有什么过错，也得不到人们的赞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1]？“老妇士夫”，亦可丑也[2]。

【注释】

[1]何可久：九五处于兑中，兑为泽，杨树近泽，多得润泽之水，虽已枯槁，也能“生华”。但是，“华”生于“枯杨”，故不能长久。

[2]亦可丑：这里借年已龙钟之老妇与强壮的“士夫”相配为喻，讽刺九五虽处尊当位，然而无所作为，无益于“栋梁”，唯生华于枯杨而已。《折中》引沈该曰：“九二比于初，近本也，‘生稊’之象也；九五承于上，近末也，‘生华’之象也。”这说明九五因无应于二，唯比于上六，也有不得已处。

【译文】

《象传》说：“枯槁的白杨树开出了新鲜的花朵”，这怎么能够长久呢？“老态龙钟的妇人配了个强壮的丈夫”，虽没有什么大过失，但也是可羞、可丑的事。

【评析】

朱熹在《本义》中评价此卦曰：“九五阳过之极，又比过极之阴，故其象占皆与二反。”九五居中正之位，应有“九五之尊”的威力，然而，他却于“栋桡”之时，大材小用，唯“生华”于枯杨。说得好一些，这是“无咎无誉”，而严格地讲，实“可丑”之事。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1]。

【注释】

[1]过涉灭顶，凶。无咎：过，超过。涉，徒步过水。顶，头顶。兑泽为水，“过涉”即水太深难以徒步涉越，“灭顶”本为凶

事，然死于拯难之义，也是死得其所，故“无咎”。

【译文】

上六，涉水过深以至于淹没头顶，有凶险。但没有什么过错。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1]。

【注释】

[1]不可咎：咎，追究过失。《王注》曰：“志在救时，故不可咎。”如比干谏死，虽为凶事，然仗义死节，义气可嘉，故“不可咎”。

【译文】

《象传》说：“涉水过深以至于淹没头顶而造成凶险”，这是因为上六义在拯难死节，故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可以追究。

【评析】

《大过》之“过”莫过于上六，其凶也莫过于上六。因其处在穷老极弱之地，又逢危难时艰之世，有救难之心，无拯难之力，正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君子之志，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上六虽致“灭顶”之灾，仍以当位之正来尽节于时艰危难，故虽有“过”处，其义气可嘉而“不可咎”。

坎（☵）

【题解】

《坎》下三爻均失位，故爻辞凶；上三爻皆当位，其爻辞无凶。“险而有凶”与“险而无凶”各占一半，这也是《坎》卦含有的深义，即险能害于事，也能利于人。从《坎》卦的卦爻辞中可见古人对

待险陷的态度是积极而乐观的：一要“行险而不失其信”，二要“以常德行，习教事”。险有“天险”、“地险”，古人观象取法于天地之险，然后设险“守国”，于险难之中“行有尚”而“往有功”，故《彖传》说：“险之时用大矣哉。”

习坎[1]：有孚维心[2]，亨[3]。行有尚[4]。

【注释】

[1]习坎：习，按卦象，习有“练习”、“重叠”两义。坎，卦名，下坎☵上坎☵。“坎”为水，阳陷于阴中，故曰坎为险。坎又有坑象，故又为“陷”，坎上有坎，就是陷而有险，险中有陷，这样的险难之事，必须经过练习，才能涉渡通过。按常例，“习坎”就有重险和练习两个意思。

[2]有孚维心：孚，诚信。阳为实，为君子，阳居坎中，中有诚信，故曰“有孚”。维，维系，系结。或解为语气词，也通。心，按，《说卦》坎为心，孚维心，即“用诚信之德维系心灵”。

[3]亨：亨通。心通如一，心诚如一，才能“亨通”涉险。

[4]行有尚：尚，崇尚。这里指九二，九二失位，若变而前行，则与九五之君相应，故《彖传》曰：“行有尚，往有功。”

【译文】

《坎》卦象征着重重陷阱和险阻：若以诚信之德维系心灵，也能亨通。勇敢前行会得到人们的赞赏和崇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1]。行险而不失其信

[2]。“维心，亨”，乃以刚中也[3]。“行有尚”，往有功也[4]。天险不可升也[5]；地险山川丘陵也[6]。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7]！

【注释】

[1]水流而不盈：坎坑深，虽有水接连流注于坎中，也不能使其满盈，此言喻险之极甚，以释其“重险”之义。

[2]行险而不失其信：二、五以阳刚之德居于卦中，刚中而实，实则“有孚”，故“行险而不失其信”。

[3]乃以刚中：这里是指“不失其信”的九二、九五，因以阳刚居坎中，故曰“刚中”。

[4]往有功：九二失位无应，变正而上应于五，五为君王，应之必能建功立业。

[5]天险不可升：天险是相对于地险而言，王公“设险”以“守国”，其地险可以仿效，其天险难以仿效，故曰高“不可升”。

[6]地险山川丘陵：山川丘陵皆含有地险。坎为川，坎之互卦有艮，艮为山，故地险全在其中。

[7]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承上句，圣人仿效天险、地险，以山为城，沟为险，设险以守其国。这是险之“用大”的积极作用。

【译文】

《彖传》说：“坎水相重”，意味着有重重的险阻。川流不息的水却不能使坎坑满盈。走在险陷之中，却能以诚信之德维系心灵，心气亨通，这是因为九五以阳刚之德居于中正之位。“勇敢前行能得到人

们的崇尚”，因为前往就可以建立功业。天险有高不可升之势，地险有山川丘陵的坎坷不平。王公从观察天险与地险中，悟出设立险要之关以守卫国家，这说明坎险的意义和作用是多么的重大。

《象》曰：水洊至，习坎[1]。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2]。

【注释】

[1]水洊（jiàn）至，习坎：洊，一再，接连。坎与坎相连，即水接连流注之象。

[2]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君子指九五。常，用如动词，即长久地保持一种美德。习，熟习。坎水接连不断地流动，“不舍昼夜”，经常如此，君子仿效这种情况，以长久的美德做事、熟习政教之事。

【译文】

《象传》说：水流接连不断地来到，险而又险。君子要像不断的水流一样保持持久的德行，常常地熟习政教之事。

【评析】

按《易》常例，卦名前不加其他的字，唯独《坎》卦因为险难重重，所以特加“习”字以名之。《正义》曰：“‘习’有二义：一者习重也，谓上下俱坎，是重叠有险，险之重叠，乃成险之用也。二者人之行险，先须便习其事，乃可得通，故云‘习’也。”这一方面说明坎“重”则险也“重”，另一方面，则强调人要战胜险陷之难，就必须熟习地掌握渡河过川的技能。而《彖传》则从道德方面指出，战胜险难还要心怀诚信之德，以“常德”来行事，以常德来“习教事”。

初六，习坎[1]，入于坎窞[2]，凶。

【注释】

[1]习：重（chóng）也，指坎坎相重。

[2]入于坎窞（dàn）：窞，指小而深的坑。初六在坎底，处在坎之深处，如坎中还有小坑。

【译文】

初六，在重重险陷中，又陷入坎中的坑中，这真是凶险啊！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1]。

【注释】

[1]失道凶：初既失位，故曰“失道”。又于险中入于“窞”中，应于六四，故曰“失道凶”。

【译文】

《象传》说：“在重重险陷中，又陷入坎中的坑中”，这是因为初六违背了战胜险陷之难的道德和方法，所以必有凶险。

【评析】

君子之慎在“不贰过”，然初六处坎深极险之处，因失位而“失道”，则必“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1]。

【注释】

[1]坎有险，求小得：九二以阳居阴，失位无应，且九五也陷于“坎中”，无力为援，只能乘初比三，然初、三均失位，故曰“有险”。九二以刚处中而与初、三相比，此二爻皆力小，故只能“求小得”。

【译文】

九二，坎水之中有凶险，只能于险情中谋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1]。

【注释】

[1]未出中：九二陷于坎险之中，上则又入于坎，下则援助之力不足，无力自出其险，故不能出于坎险之中。

【译文】

《象传》说：“于险情中谋求小得”，这是因为九二没有足够的力量出于险难之中。

【评析】

生活的经验和社会的实践常常启示人们：好人好事放错了位置，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二宜阴居，九二以阳刚之德失位坎中，上无所应，上下皆阴，陷入险中之险，如此情景，“小得”已是不幸之幸。

六三，来之坎坎[1]，险且枕[2]，入于坎窞，勿用[3]。

【注释】

[1]来之坎坎：来之，犹言“来往”。六三以阴居阳，失位无应，身处两“坎”之间，出则有“坎”，居则亦“坎”，故曰“来之坎坎”。

[2]险且枕：枕，深。

[3]入于坎窞，勿用：进退入于坎中之坑穴，且来往皆遇“坎”险，纵然是有力也是徒劳而已，故曰“勿用”。

【译文】

六三，来去都会陷入坎险之中，凶险难安，因为他深陷入坎水的陷坑之中，处于这种境地，即使是有才能，也不能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译文】

《象传》说：“来去都会陷入坎险之中”，最终也不会有功效。

【评析】

“枕”，前人所注多有歧义：《正义》、《本义》均为“倚之难安”之义；《集解》释为“止”；马其昶的《重定费氏学》据《释文》释“枕”为“沉者，没也”；《尚氏学》释义为“检”。从卦象看，如果我们将九二看作险，那么，六三的位置就是险而又险，而且陷于深险之中。“且”有加强和转折的语气，故本之卦象，据以语境，则《释文》释“枕”为“沉”是，而且，从后一句辞“入于坎窞”来看，也是顺承了“深”义，即陷而至于“深”，深而入于“坎窞”，则凶而不可用，故曰“勿用”。

六四，樽酒，簋贰[1]，用缶，纳约自牖[2]，终无咎。

【注释】

[1]樽酒，簋（guǐ）贰：樽，古代盛酒的器皿。簋，古代盛放食物的器皿。《坎》互为《颐》（䷚），有坤象、食象。坎为酒，坤为器，艮为食物。

[2]用缶，纳约自牖（yǒu）：缶，陶土制成的罐子。纳，入。约，少，俭约。牖，窗户。于重险之时，居多惧之地，比五而承阳，又近于九五之君，有亲五之象。因九五陷于坎险之中，六四“用缶”将“樽酒簋贰”从窗户纳入，这种情形就是内结其诚，外尽臣道，故“终无咎”。

【译文】

六四，一樽薄酒，两簋淡食，用朴拙的瓦缶盛物，从窗口递给受难的人，最终不会有过错。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1]。

【注释】

[1]刚柔际：指六四之柔与九五之刚相交、相亲之间。

【译文】

《象传》说：“一樽薄酒，两簋淡食”，这说明六四接近刚阳中正的九五之君。

【评析】

六四于重险之时，居多惧之地，比五而承阳，又近于九五之君，有亲近九五之情。九五也深陷于坎险之中，故六四以“樽酒”、“簋贰”、“用缶”而“自牖纳约”。这种感人至深的情形生动地描绘出六四内结其诚、外尽臣道的忠贞形象，也让人们感受到他不畏险难、竭尽臣道的高尚品德，故虽有险象环生，却终于“无咎”。本来，按《易》通例，“四多惧”，而《坎》之六四却于险陷之中无惧，这在《易》中是一个可贵、可敬的特例。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1]，无咎。

【注释】

[1]祇（zhī）：通“坻”，小丘，指九五。坎互为《颐》（䷚），颐上为艮，艮为山，九五为半山之象，故曰“丘”。

【译文】

九五，陷坑尚未填满，小丘已经整平，没有灾祸。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1]。

【注释】

[1]中未大：九五处尊当位，居坎险之中，欲平险坑，然坑不平而丘已“平”，力不能尽心。九五处于重重险情，虽处中当位，然下无所应，上下皆险，故平复险情的能力不大。

【译文】

《象传》说：“陷坑尚未填满”，这样说明“小丘”的中正之道尚不能光大。

【评析】

坎有险陷，九五为君，有救世济民之志，故取丘之土以填坎陷。但是，坎坑未填满，丘土已平，虽其志可嘉，而力却不及，故《象传》：“中未大也。”

上六，系用徽纆，窴于丛棘，三岁不得[1]，凶。

【注释】

[1]系用徽纆（mò），窴（zhì）于丛棘，三岁不得：系，系缚。徽，三股线扭成的绳索。纆，绳索。上六动则变，变则上卦成巽，巽为绳，故曰“系用徽纆”。窴，通“置”。丛棘，喻指监狱。坎为棘，故曰“窴于丛棘”。三岁，即三年。上六居险峭之处，就如犯峻峭之法，所以被“徽纆”之绳系缚，“窴于丛棘”。其“三岁不得”，是指“凶”之久。

【译文】

上六，被绳索捆缚后，又被投置于监狱中囚禁，三年不能释放，这真是一件凶险的事。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1]。

【注释】

[1]上六失道，凶三岁也：上六乘阳无应，处险之极，故曰“失道”。以“凶”罚罪，则“凶”之三年。

【译文】

《象传》说：上六因为失去正道，凶险之事将延续至三年后。

【评析】

《九家易》曰：“坎为丛棘，又为法律。”上九爻以“徽纆”说明囚禁之苦；以丛棘指囚禁之处；以“三岁”指囚禁之久；但是，三岁之后的悬念给悔过自新的人留下了希望，这也是圣人立法的一片苦心。

离（䷝）

【题解】

“万物生长靠太阳”，《说卦》曰：“离为火，为日。”太阳给大地带来了光明，也带来了温暖，使“百谷草木丽乎土”。这是因为她有内柔外刚品性，能以柔顺正。这样就有了《离》卦的“化成天下”之功，也有了《离》卦的“重明”、“两作”之德。圣人效法此德，就以“继明”之志，照耀四方之邦。但是，事物的发展和演变是有一个由盛及衰，由衰变盛的过程。《离》卦唯二“元吉”，五次之，其他则“无咎”而已，而卦中正好二、五为阴、为柔，这充分说明以柔顺正的美

德必然有一个美好、吉祥的结果。但是，同为居中，而且六五居君位，为什么“吉”不过六二呢？因为六二有当位之“正”，六五则居“中”失“正”，故吉而次之。

离[1]：利贞，亨[2]。畜牝牛吉[3]。

【注释】

[1]离：卦名，下离☲上离☲。《释文》：“离，丽也；丽，著也。八纯卦，象日，象火。”也就是说万物各有所附着，附着于光明，故谓之“离”。

[2]利贞，亨：《离》卦的二与五俱是阴爻，处于上下两卦之中，以柔处正。不正则不能亨通，故利在行正，行正则得亨通。

[3]畜牝牛吉：畜，畜养。牝牛，即母牛。《离》旁通于《坎》（䷜），《坎》之二、五变则为《坤》（䷁），坤为牛，牛外强而内顺，《离》之本义在柔顺于正。又《离》之二、五皆为阴柔，如牝牛之象，故曰“畜牝牛吉”。

【译文】

《离》卦象征着附着于光明：有利于做大事，亨通。畜养母牛可获得吉祥。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1]。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2]。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注释】

[1]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离为日，旁通为《坎》，坎为月。《离》互为《大过》（䷛），《大过》下为巽，巽为草木，故日月之光照明于天，“百谷草木”附着于地。

[2]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离上有离，就是重明之象，以“重明”之光普照万物，必“化成天下”。

【译文】

《彖传》说：《离》，象征着附着。日月附着于天空，百谷和草木附着于土地。《离》有双重之明附着于正道，于是就化育成天下万物。因为她以柔美之性附着于中正之道，因此就“亨通”，母牛具有这样的品格，所以这个卦象也象征着“畜养母牛可获得吉祥”。

《象》曰：明两作[1]，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2]。

【注释】

[1]明两作：作，升起。《离》卦相重而明，以喻指光明不断。今日落山，明日又从东方升起。

[2]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大人，指二、五两爻以柔居正，处《离》之中，故曰“大人”。继明，接连不断地光明。四方，即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四方。因大人能仿效《离》卦之德，所以也能以“继明”之德照耀四方。

【译文】

《象传》说：光明接连不断地升起，象征着“附着”。大人仿效光明所具有的品德，以连续不断地光辉照耀天下四方。

【评析】

《离》有“重明”之象，这个象，既指卦象，又指卦德。《易》中有“化成天下”的卦有二：一为《贲》，一为《离》。二者皆说明光明有普照万物的德性。但是，与其他物象相比，光明没有土德的厚重，没有水德的灵性，也没有木德的华茂，她只能附着于这些物质上面，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光明是以其照耀的对象而存在。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1]。

【注释】

[1]履错然，敬之，无咎：错然，恭敬的样子。《王注》曰：“警慎之貌也。”因初九在下，为《离》之始，上无所应，故惧而敬之，则“无咎”。

【译文】

初九，走路、做事都谨慎，慎重地对待自己的言行，就不会有过错。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译文】

《象传》说：“走路、做事恭敬谨慎”，就是为了避免灾害。

【评析】

初九象征着旭日东升之时，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从自然规律和生活习惯来看，这时也是人们严肃认真、恭敬谨慎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六二，黄离[1]，元吉。

【注释】

[1]黄离：黄，中和之色，这里是以黄色喻六二居中不偏的美德。

【译文】

六二，黄色附着于天空时，就会有大的吉利。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译文】

《象传》说：“黄色附着于天空时，就会有大的吉利”，这说明六二秉持着中正之道。

【评析】

土为黄色，中国古人具有很深的重土情结，因此，也就有很深的崇尚黄色的观念。黄色象征着高贵，在古代，只有帝王才能身着黄色服饰，人们也往往有这样的迷信，当黄色的云霓出现在空中时，就会被视为吉祥的瑞兆，就会有王者出现，就会国泰民安。

九三，日昃之离[1]，不鼓缶而歌[2]，则大耋之嗟[3]，凶。

【注释】

[1]日昃（zè）之离：昃，偏斜，太阳偏西。九三处下离之终，其明将没，故曰“日昃”。

[2]不鼓缶而歌：鼓，敲打。缶，古人敲打作乐的陶制瓦器。承上句以“日昃”喻“暮年”，则劝勉老人要珍惜时光，乐观地对待人生。

[3]则大耋（dié）之嗟：耋，六十岁至八十岁的老人，这里泛指

老人。嗟，忧叹之辞也。承前二句，说明若老而不知乐观，则垂暮之年就会空有哀嗟之叹。

【译文】

九三，西落的太阳附着于天空，此时若不敲打缶器、唱歌自乐，那么，垂暮之年就只能徒自哀叹，这本身就是一件凶险的事。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译文】

《象传》说："西落的太阳附着于天空"，夕阳在天的时间怎么能够长久？

【评析】

《说文》曰："日，君象也。"《集解》引荀爽曰："初为日出，二为日中，三为'日昃'，以喻君道衰也。"离为日，日有君王之象，古人常以"日"比君王，故日落则国势危亡而"鼓缶而歌"，这些劝勉之辞为人们指出了一条正确对待垂暮之年的方法。

九四，突如其来如[1]，焚如，死如，弃如[2]。

【注释】

[1]突如其来如：如，表示陈述的语气词。此句喻指太阳的起落仿佛突然之间的事。故《王注》曰："处于明道始变之际，昏而始晓，没而始出。故曰'突如其来如'。"

[2]焚如，死如，弃如：至九四则太阳高照，就像点燃焚烧东西一样的炎热，故曰"焚如"；而且九四逼近至尊的六五之位，但是，因九四失位，想要再往上进，炎热更甚，故其命必不能长久，故曰"死如"；又上无所应，下无所承，无所容，故

曰“弃如”。

【译文】

九四，太阳的起落仿佛突然之间来到，然后上升到高处，炎热得似燃烧一样，再如死一样的静寂，最终因背离了以柔顺正的“离道”而为众人所抛弃。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译文】

《象传》说：“太阳的起落仿佛突然之间来到”，最终为大家所不容。

【评析】

九四因失位不正，在盛极一时后，就迅速地走向衰落与死亡。九四以流星划过天际的过程，形象生动地描绘出生命演变的全过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1]。

【注释】

[1]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涕，眼泪。沱，流泪的样子。戚，忧伤。嗟，哀叹。六五失位，九四迅速地逼近，欲伤害六五，故六五有“涕沱”、“戚嗟”之哀。六五上居《离》中，下应六二，六二不得其应，形成大坎之象，坎为水，有“涕沱”之象。又三至五互为兑，兑为口，有“戚嗟”之象。但是，六五有柔顺之德，故能得众人之助，嗟而不失其“吉”。

【译文】

六五，泪水涟涟，忧伤地哀叹着，但是结果是吉祥的。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1]。

【注释】

[1]离王公：离，附着。王公指六五，以柔处尊，故曰“王公”。

【译文】

《象传》说：六五之所以能得到吉祥，就是因为他附着于王公的尊位之上。

【评析】

《离》卦之有幸在六五，《离》卦之不幸也在六五。五宜阳居，六五失位，弱居中位，下无所应，加之《离》有“甲胄兵事”之象，在这种情形下，六五就如同弱君当国，有“涕沱”、“戚嗟”之哀痛。然上下皆有阳刚为助，故终有“吉”庆。

上九，王用出征[1]，有嘉折首，获匪其丑[2]，无咎。

【注释】

[1]王用出征：王，以日为君，则《离》也为君王。离为甲胄，为戈兵，有“出征”之象，上九处《离》之极，众皆亲附，若有不亲附者，上则出征用师以伐之。

[2]有嘉折首，获匪其丑：嘉，嘉美之功。折首，斩断敌人的首级。获，俘获。匪，通“非”。丑，类也。《离》互为《大过》（䷛），兑为“毁折”，故曰“折首”。因上九失位，上与四不应为“非类”。

【译文】

上九，君王出师征伐，斩断敌人的首级，建立了丰功伟绩，又俘获与我方敌对的人，没有过错。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译文】

《象传》说：“君王出师征伐”，是为了安定邦国。其之所以讲出征这件事，就是要为民除害，以治理好国家。

【评析】

《说卦》曰离为火，离为甲胄。在“修我戈矛”的时代，古代中国的先贤就已经将战争的武器定义为“火”。离主南方，所以，谈到战争时，我们往往习惯于说“南征北战”。在六十四卦中，占测战争的卦大都包含有离的元素。在此《离》卦中，我们几乎没有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因为那些“出征、折首”的目的是“为民除害”和“正邦”。

全本全注全译大字本

四书五经

周易 下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杨天才◎译注

周易 下

中華書局

目录

周易下经
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周易系辞上
周易系辞下
周易说卦
周易序卦
周易杂卦
返回总目录

周易下经

咸（䷞）

【题解】

《咸》是一个解释阴阳相感，男女相亲的卦象，我们常常形容男女相合为“心心相印”，这个“印”就是“感应”的一种反映方式。《说卦》曰“山泽通气”，就是这种“感应”方式的生动体现。少男少女有相感而亲的理由，而这种理由就蕴涵在《咸》卦中。李道平疏《集解》言：“士未用称处士，女未嫁称处女。”《序卦》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男女之事在父子、君臣之前，所以它也就被先儒看做是“国之纲纪”、“人之大伦”。故卦辞以“取女吉”来鼓励男女感情。《咸》卦的卦爻辞和卦象描述了“取女”的方法：“男下女”，“以虚受人”，同时从下至上依次介绍了两情感应的六个步骤：即从初六的“拇指”开始到上六的“辅颊”。

咸[1]：亨。利贞。取女吉[2]。

【注释】

[1]咸：卦名，下艮☶上兑☱。咸，通“感”，感动，感应。《正义》曰：“咸，感也。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

共相感应，方成夫妇。”上卦为兑，兑为少女。下卦为艮，艮为少男。相与而悦，象征着感应。

[2]取女吉：取，同“娶”。阴阳相感，男女相亲，六二与九五相应，当位居正，有“亨、利、贞”之美德，更有六爻皆应，故曰“取女吉”。

【译文】

《咸》卦象征着感应：亨通。有利于做事。若娶女子为妻就吉祥如意。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1]。止而说，男下女[2]，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3]。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4]。

【注释】

[1]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兑为阴柔在上，艮为阳刚居下；阴阳二气相互感应。与，亲和。相与，即相互亲和。

[2]止而说，男下女：艮为止，兑为说（悦），男女相亲，理应男先求女。《咸》象，艮男在下，兑女在上，象征着男谦恭在下求亲于女。

[3]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圣人因《咸》之卦象而感应到众人之心，因而以夫妇之道立天之纲纪，成人之大伦，使天下安定和睦。

[4]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之间无不从阴阳相感中生出万物来，从阴阳之道中可以见到天地生育万物的苦心。

【译文】

《彖传》说："咸"，就是指感应。兑为少女，以阴柔之美居于有少男阳刚之强的艮之上，阴阳两种气相互感应，相互亲和。上卦有静止之性，下卦有喜悦之情，男子谦虚地处于女子之下求爱、求亲，所以卦辞说："亨通之时，有利于做事，娶女子为妻就会吉利"。天地相互感应就会生出万物，圣人与众人的心相互感应就会使天下和睦安定。观察那些所感应的事物，天地万物之性情也就能看得见了！

《象》曰：山上有泽，咸[1]。君子以虚受人[2]。

【注释】

[1]山上有泽，咸：山高而在下，泽卑而在上。《正义》曰："泽性下流，能润于下；山体上承，能受其润；以山感泽，所以为咸。"故《说卦》曰"山泽通气"。

[2]君子以虚受人：受，容纳。《集解》曰："山在地下为谦，在泽下为虚。"君子效法这种卦象所含的道理，以若谷之虚怀来容纳亲近他人。

【译文】

《象传》说：山上有聚水之泽，山气和泽水会相互感应，君子以虚心谦虚的美德容纳和感化众人。

【评析】

淑女窈窕，君子好逑。在六十四卦中，爻爻相应的卦，只有二例，《咸》当居其一，卦象为一少男在下而一少女在上，有男求亲于女之象。《集解》引韩康伯曰："夫妇之象，莫美乎斯。"这种令人感动的"美"，不仅在于少男少女之间固有的阴阳感应之亲，更在于男子谦卑在下的求女之情。男女之合，合之以礼则"美"，这是求亲之礼。故《仪礼·士昏礼》规定男子的求亲之礼，必须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过程才能成亲，而这些都是以男子在下相求为礼、为情、为亲。

初六，咸其拇[1]。

【注释】

[1]咸其拇：拇，即足大趾。《系辞下》曰“近取诸身”，《咸》皆言人事，故六爻皆取之于身。下卦为艮，艮为手，手、足同类，故亦可象足。初六在《咸》之初，有足大趾之象，故曰“咸其拇”。

【译文】

初六，使大脚趾有所感应。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1]。

【注释】

[1]志在外：初六上与九四相应，远应于外，故曰“志在外”。

【译文】

《象传》说：“使大脚趾有所感应”，这说明初六的志向是向外发展。

【评析】

“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诗·召南·野有死麕》）初六在《咸》下，而应于外，外有少女，“咸”动足趾，上应九四，故其“志在外”。足趾相交、相应、相感，且感于此而应于彼，两情相悦，大都始于这样感动人心的情景。

六二，咸其腓，凶[1]。居吉[2]。

【注释】

[1]咸其腓（féi），凶：腓，小腿肚。因六二上于初，于人体相对应的位置相当于“腓”。六二居艮之中，当以静守正，若急进而动，则有失位之险，且为九三、九四所忌，故“凶”。

[2]居吉：六二居艮之中，艮为止，男求女当有所止，若急进，则有凶，居有止象，故“吉”。

【译文】

六二，当小腿肚有所感应时，就会有凶险。若居住在家，将获得吉利。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1]。

【注释】

[1]顺不害也：六二以柔居中，上应于九五，也就是以阴顺应于阳，故居而静，顺而应，则不为九三、九四所害。

【译文】

《象传》说：“虽然有凶险，但是，居住在家则会吉利”，这说明顺从“感应”之道就不会有害。

【评析】

“咸”本因感动而来，但是，六二的爻辞却以“居”为吉。原因有二：一是他居于中正之位，动则有易位之失；二是因为他身在艮之中，艮为止，不宜有动。阴为静，艮为止，六二居吉不乱，柔处中正，且于泽气下降之时，居而待之，以静制动，动而有变，不如顺而有应。此不仅是六二之德，也是六二之情，故爻辞以“居吉”赞之，《象传》以“顺不害”勉之。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1]。

【注释】

[1]咸其股，执其随，往吝：九三居于“腓”之上，“腓”上即“股”。其随，九三乘二，二承三，三与二相比而亲，故二随其三。执，掌握。《说卦》曰艮为手，以手执物，故称“执”。九三本与上六相应，因二相随，且近于己，故舍上而专心执二。正如《王注》所言：“股之为物，随足者也。进不能制动，退不能静处，所感在股，‘志在随人’者也。‘志在随人’，所执亦以贱矣。”《王注》认为九三不能自动，只能随其“足”而动，“足”在“股”下，故其心志只能在“随人”而已，而且其随者在己之下。

【译文】

九三，使大腿有所感应，牢牢地掌握住跟随自己的人，若急于前往会遇到困难。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1]。志在随人，所执下也[2]。

【注释】

[1]亦不处：因为九三亢奋进取，虽不愿进应于上，也不愿退守静处，因为他的心志在于位于己下的“六二”。案，“不处”，《集解》认为“巽为处女”，“士未用称处士，女未嫁称处女”。二阴为女，三阳为士。三乘二，是志在于二，故“所执下也”。在《咸》中，已有男下女之象，以艮阳上入兑阴，故“不处也”。

[2]志在随人，所执下也：随人，指六二。六二承九三，二者相比。对于九三而言，六二是随从自己的人，所以九三的心志就在“随人”，而不在上六。因六二在己下，故曰“所执下”。

【译文】

《象传》说："使大腿有所感应"，九三上不能应于六，也不愿安然不动地处在自己的位置，心里想着在于己下的六二，这说明他所愿抓住的是低下于自己的人。

【评析】

前人对"执其随，往吝"的解释有歧义，多认为"往咎"是盲目随从前往就会有"吝"。从一般道理上讲，这种解释是合理的，也易于为人所接受。但是，从卦象上讲，似有所误。因为九三与上六相应，中间隔着九四、九五，同性相斥，必为其所忌，此所以"往"而遇"吝"的第一个原因。其二，九四失位，动而成坎，坎为险，故往而有"吝"。其三，九三在艮，艮为止，往则有动，动则有失于"止"之义。按古代的礼义，男女交往应有所止，止则有礼，不止则非礼，故往则有"吝"。由此可知，这句话是劝勉九三不应有所前往，而应该就近执其"随"。如《彖传》所言："志在随人。"

九四，贞吉，悔亡[1]。憧憧往来，朋从尔思[2]。

【注释】

[1]贞吉，悔亡：凡喜事正则吉，不正则悔。九四虽不当位，然下应于初，艮之初与兑之初相应，虽其位不正，而其应则顺，故"贞吉"。

[2]憧憧（chōng）往来，朋从尔思：憧憧，《说文》:"憧，意不定也。"《释文》引王肃曰："往来不绝貌。"这里指心神不定地往来不绝的样子。有"憧憧往来"，然后"朋从尔思"。

【译文】

九四，做事吉利，悔恨的事也将会消失。心神不定地不断往来之时，朋友们会顺从你的意愿。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1]。"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2]。

【注释】

[1]未感害：九四守正应初，“贞吉”，“悔亡”，故“未感害”。

[2]未光大：九四处上卦之初，应下卦之始，然其位不当，欲感上有五阻隔，应初有九三阻隔。唯往来多求，方能有应，故其“咸德”未“光大”。

【译文】

《象传》说：“做事吉利，悔恨的事也将会消失”，因为九四并没有感到自己会有伤害。“心神不定地不断往来”，这说明九四的“感应”之道并没有发扬光大。

【评析】

九三应体于“股”；九五应体于“脢”；初、二、上皆有应于体，唯九四未明，按其上下位置推断，也应有所应。那么，它应于何处呢？从卦象可知，位置应在心之下，“股”之上。“憧憧往来”的动作实际上已指明了九四的位置，而《说文》所谓“意不定”的解释则更加明确了九四的位置就是“心腹”。在《咸》卦六爻之中，唯九四最吉，这是因为九四所对应于人体的位置在心，人体所感应、感动到的情节、情感皆归之于心。

九五，咸其脢，无悔[1]。

【注释】

[1]咸其脢（méi），无悔：脢，背脊肉。《正义》曰：“‘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进不能大感，退亦不为无志，其志浅末。”故“无悔”而已。

【译文】

九五，使脊背有所感应，就没有什么悔恨。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1]。

【注释】

[1]志末：“脢”之于体不能“大感”，不得已，只能舍二而就上，上为末，为《咸》之末梢，故曰其志“末”。

【译文】

《象传》说：“使脊背有所感应”，对九五而言，其感应如“末梢”一样敏感。

【评析】

九五当位居中，本与六二相感，然其体在“脊背”，对应人体，此处当位于人体及神经之末梢，应该是人体最敏感的部位。《象》曰“末”，意在“末梢”之末，非本末之“末”。古人以义理解《易》，多以末为“小”，实有悖于卦象所象征的情景。

上六，咸其辅颊舌[1]。

【注释】

[1]咸其辅颊舌：辅颊，即面颊，口舌在其中。《集解》引虞翻曰：“耳目之间称‘辅颊’。”《咸》上为兑，《说卦》：兑为口。上六处《咸》之末，于体为上，所在位置在“辅颊”，所能“咸”者，仅在“辅颊”。

【译文】

上六，使面颊口舌有所感应。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1]。

【注释】

[1]滕口说也：滕，《集解》写"媵"，引虞翻曰"送也"；《正义》作"滕"，《释文》释为"达"；《说文》:"滕，水超涌也，从水朕声。"按其卦象后说更妥。因上六居《咸》之末，其所动者只在口舌之中。说，同"悦"。口感滋润，其情相悦，故曰"滕口说"。

【译文】

《象传》说："使面颊口舌有所感应"，滋润口唇而感到快乐。

【评析】

如果我们把"咸舌"、"滕口"与少男、少女的相悦之情联系起来，就可以从卦象直接感受到《咸》卦因情而亲的美妙情景。也因此，我们还可以看到《咸》卦为我们描绘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因为在两情交感中，热烈、真挚、纯洁、神圣的情感真正地融为一体了。

恒（䷟）

【题解】

从《恒》卦中，我们可知天地之道在"恒久"，四时变化在"恒久"，圣人之"化成"也在"恒久"。具体就爻位而言：初六失位而陷于下，"无攸利"而"贞凶"；九二居中，然中而失位则不正，不正则唯"无悔"而已；唯九三当位，惜其急进上应，"不恒其德"，违背"恒"道，故"贞吝"；九四虽能下应于初，但因其失位不正，故"田"而"无禽"；六五虽"恒其德"，却以阴居阳，失位不正，故于妇则吉，于"夫子"则"凶"；上六以失位之极，不仅不守"恒"道，且"振"而失"恒"德，

故“凶”。总此六爻，可知守持“恒”德的前提应该在于保持正确适当的位置，失去这种位置不仅不能“恒其德”，也失去了自身。故《系辞》曰“圣人之大宝曰位”。

恒[1]：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2]。

【注释】

[1]恒：卦名，下巽☴上震☳，中实外虚，上下俱有所应，男女皆有所亲，因具守恒之志，故以“恒”名。

[2]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上有震动，下有恭顺，顺而动，故能“亨通”、“无咎”。

【译文】

《恒》卦象征着永恒持久：亨通，没有过错，利于做事，利于有所前往。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1]。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2]，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3]。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4]。

【注释】

[1]刚上而柔下：震为阳卦，为长男，居《恒》上卦；巽为阴卦，为长女，居《恒》下卦。故曰“刚上而柔下”。

[2]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震为雷，巽为风，故曰“雷风

相与”。巽为恭顺，雷为震动，故曰“巽而动”。一为长男，性阳刚；一为长女，性阴柔；异性相应相亲，又初六能应九四，九二能应六五，九三能应上六，故曰“皆应”。

[3]久于其道：长男在上，长女在下，此为夫妇之正道；即为正道，则须恒久坚持。

[4]天地万物之情可见：天长而地久，可见天地养育万物之深切情怀，故天地万物之情皆可从《恒》道中体现。

【译文】

《彖传》说：“恒”，就是持久的意思。震为阳刚处在卦上，巽为阴柔处在卦下。雷与风相互亲和，恭顺之后再震动，阳刚与阴柔皆有相应，这是“恒”之道。“永恒持久，亨通，没有过错，有利于做事”，这说明“恒”道在于永久地保持正道。天地的规律在于持久永恒地周流不已。“有利于有所前往”，这说明事物的发展是周而复始的。日月在天空运行能够长久地照亮人间大地，四季的变化也有着永恒的规律。圣人长久地保持正道与美德，就会使教化大有成就。观看“永恒持久”的正道，就会发现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1]。

【注释】

[1]君子以立不易方：易，改变。方，道也，道德，品行，这里指正道，如《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方”。《正义》曰：“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即立身以正，正则不“易”。

【译文】

《象传》说：雷在上，风在下，雷风相伴，这是大自然中长久不变的现象，所以就以此来命名卦名“恒”。君子应立身守节不改变正道。

【评析】

“顺而动”这是《恒》的卦象，也是《恒》之所以为“恒”的根本原因。动则有变，《系辞》曰：“变则通，通则久。”故《正义》曰：“恒久之道，所贵变通。必须变通随时，方可长久。”

初六，浚恒[1]，贞凶，无攸利[2]。

【注释】

[1]浚（jùn）恒：浚，深也。初六以阴柔之性位居于下，软弱无力，欲有深求，则何以能久，故一开始就“深”求“恒”道，本身就违反了“恒”久之道。

[2]贞凶，无攸利：初以弱质深求“恒”道，必要与九四相应，然而九四为九二、九三所阻隔，且四也不“正”，故“无攸利”。

【译文】

初六，深入地求取长久之道，占问结果却是“凶险”，无有所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译文】

《象传》说：“深入地求取长久之道”却出现了“凶险”，这是因为初六一开始就深求“恒”道。

【评析】

既然《恒》道在“持久”，那么，初六以其弱小之身深求其“恒”，就会有“凶”。事物的发展应以循序渐进之势顺应事物变化的规律，初六失位，变而无应，故“贞凶”；动而有凶，故“无攸利”。

九二，悔亡[1]。

【注释】

[1]悔亡：九二失位，故“悔”。然动而得正，处中守正，则“悔亡”。

【译文】

九二，悔恨之事将要消失。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1]。

【注释】

[1]能久中：九二本因失位而“悔”，变而正，正以处中，故“能久”于中。

【译文】

《象传》说：九二的“悔恨之事将要消失”，这是因为他能持久地坚持中和之道。

【评析】

九二以阳居阴，失位不正，此所以有“悔”，然“变则通，通则久”，能变为阴，则当位于正，行中和之道，故“能久中”。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1]，贞吝[2]。

【注释】

[1]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九三位于三阳之中，当位而上应于上六。然处巽之末，临震之初，或上或下，心无所定，不定则动，动则变，故曰“不恒其德”。变则上下皆成坎象，坎为险，失身而入险，故曰“或承之羞”。

[2]贞吝：贞，占问。吝，困难。既“不恒其德”，又“承之羞”，故有“吝”。

【译文】

九三，不能持久地保持自己的美德，时或受到别人的羞辱，做事会遇到困难。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1]。

【注释】

[1]无所容：九三上不能应于上六，下不能亲和初六，动而变之，又陷入上下皆坎的险难之中，周围皆不正，故难容其正。

【译文】

《象传》说：“不能持久地保持自己的美德”，则为众人所不容。

【评析】

《恒》卦之中，唯九三和上六当位。然九三正而不中，上则为阴所乘，“或承之羞”；下则为九二所阻隔，不能“恒其德”；动则上下皆“无所容”。以此而论，九三之不“恒”，咎在其位。而九三之“羞”则在其他爻皆不正，唯有己正。此情此景，或可哀之以“虎落平川”，或自恨“举世皆浊我独清”。

九四，田无禽[1]。

【注释】

[1]田无禽：田，打猎。禽，同“擒”，即擒获。九四失位不正，虽有田猎之事，然居位不正，所以只能“无禽”而返。

【译文】

九四，打猎没有获得猎物。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1]？

【注释】

[1]久非其位，安得禽也：位，指九四所处的环境。因其上下之间皆不正，九四不能从这样的环境中脱身，只能久处非正之位，故“禽”无所获。

【译文】

《象传》说：久居不正之位，怎么能有所收获呢？

【评析】

“田”则有事，“无禽”则无功，为什么会这样呢？九四下应初六，初六为巽，巽为雉。九二至九四互为乾，乾为野。九四至上六为震，震为动，动在田野之中，田野之中又有雉。据此象而言，应该是“田有禽”，而爻辞却说“田无禽”。这是因为九四不当位，失位不正，则虽有“田”有“禽”，却不能得。以此言之，则“田无禽”之“无”，非有无之“无”，实无所得之“无”。

六五，恒其德，贞[1]，妇人吉，夫子凶[2]。

【注释】

[1]恒其德，贞：贞，占测。六五虽不当位，然居中而与九二之阳刚相应，阴阳相亲，中中相应，故能“恒其德”，此妇道之“正”。

[2]妇人吉，夫子凶：六五在震，九二在巽，巽为妇人，六五能与九二“恒其德”，则对妇人吉利。六五失位于震中，震为长男，故曰“夫”。失位而应，则有利于彼，无利于己，故曰“夫子凶”。

【译文】

六五，恒久地保持自己的美德，占问吉凶，对于妇人有吉祥，对于男人则有凶险。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1]。夫子制义，从妇凶也[2]。

【注释】

[1]从一而终：从一，即跟从一个丈夫。按《礼记·郊特牲》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2]夫子制义，从妇凶：制义，即因事而裁制事宜，从妇则凶。《正义》释：“五与二相应，五居尊位，在震为夫。二处下体，在巽为妇。五系于二，故曰‘从妇凶’也。”也就是说，男人为尊，不可顺从处在自己下面的妇人。

【译文】

《象传》说：妇人吉祥，这说明一个女人应该终身只顺从一个丈夫。而男人则要因事制宜，若顺从女人则会有凶险。

【评析】

六五所谓的“妇人吉”，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贞”，即贞洁守身；二是“从一而终”，而对男人则许之以因事“制义”之权。实际上，这是以牺牲妇女的利益为前提的。

上六，振恒，凶[1]。

【注释】

[1]振恒，凶：振恒，静为持久之道。上六处《恒》之极，震在《恒》上为动，本来就很难持久坚守正道，又振而动之，“振恒”则无“恒”，故有“凶”。

【译文】

上六，振动不安于恒久之道，有凶险。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译文】

《象传》说：上六在上振动不安于恒久之道，结果很不成功。

【评析】

动则不能持久，上六居震之上，动摇《恒》道，就等于动摇基础。《正义》曰：“凡处于上者，当守静以制动。”清静无为，垂拱而治，与民休息，这是处上之上策。

遁（䷠）

【题解】

乾为君子，艮为山林，《遁》有君子遁入山林之象，其所以

要“遁”，就在于阳消于阴，阴为小人，小人渐长而得势，于君子必不利。故《彖传》曰“遁亨”。进而亡身，不如退而守正。此卦与他卦不同的是，上爻反而好于初爻，上九能飞遁而去，所以无有不利；九五能激流勇退所以曰“嘉”；九四因好于“遁”而吉利君子；九三因不能速速遁去而有危险，然能守正其身也可以有“吉”；六二于“遁”不能解脱，故自固其志；初六最远于“遁”，所以有危险。就整个卦象而言，内卦因艮而止，外卦以“健行”速遁而多吉。

遁[1]：亨。小利贞[2]。

【注释】

[1]遁：卦名，艮下☶乾上☰。卦下为艮，艮为止。卦上为乾，乾为君，为健行。君子之健行为艮所止，故有逃避、退隐之意。又内阴而外阳，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则小人入于内，君子避之于外，故曰“遁”。

[2]亨。小利贞：小人得势，君子避之，则得亨通，故曰“亨”。小，指六二，居中曰“利贞”，阴为小，故曰“小利贞”。

【译文】

《遁》卦象征着退隐和逃避：亨通。做事小有利益。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1]。“小利贞”，浸而长也[2]。遁之时义大矣哉[3]！

【注释】

[1]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刚当位，指九五，九五居阳刚之位为“当位”。九五下与六二相应，故曰“应”。时，为阴消阳

之“时”。行，为遁隐之“行”。也就是说小人得势时，君子就应遁隐避难。

[2]浸而长：浸，漫延，扩张。这里指初六、六二两阴爻有逐渐漫延生长的趋势。

[3]遁之时义大矣哉：在小人得势时归隐山林，既可远身免祸，又能防止“否”之到来，故“时义大矣”。

【译文】

《彖传》说：所谓“遁亨”，是讲初六在“退隐和逃避后将会得到亨通”。阳刚居中正而应于下，顺应时势而行。“做小事有利益”，这是因为阴气将渐趋漫延、生长。这说明遁隐的时间具有很大的意义。

《象》曰：天下有山，遁[1]。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2]。

【注释】

[1]天下有山，遁：按《象传》言，乾为天，为朝廷；艮为山，为贤人。以天下有山比喻朝廷之下有贤人，贤人不在朝廷，而在山中，这说明有小人在朝，有昏君主朝，故此时就应遁隐。

[2]不恶而严：恶，凶狠。严，严厉。君子不应与小人斗，而应避之，但对他们应以严厉的态度，不与他们同朝为政。

【译文】

《象传》说：高高的天空之下耸立着一座座大山，这种景象象征着遁隐。君子因此归隐山林，远避小人，没有凶恶的心，却以严厉的态度对待小人。

【评析】

《遁》卦的卦辞是紧紧围绕着“天下有山”的卦象展开的，卦辞的意义既说明了卦象中有阴柔小人渐渐“浸长”之势，又为贤者指出一个好的去处——山。因为小人之道与君子之道不同，故君子也不能与小人斗，只能采取“不恶而严”的态度，这样，就可以不与“小人”同朝为政。《王注》在注解《遁》之卦辞时，只一句“遁乃通”，一点即透，一语了然。与前人之注相比，《王注》之“遁乃通”三字更能真切、深刻地概括《遁》卦的真正意义。且其释义之辞，虽不寻象而谈，却蕴着意象而来，故“遁乃通”中含有的劝诫之意全在于意象之中，寓哲理性于生动的形象之中，蕴意隽永，意味深长，言尽而意无穷。

初六，遁尾，厉[1]，勿用有攸往[2]。

【注释】

[1]遁尾，厉：艮为狗，也可指类如犬的野兽。初六在艮初，又远于遁形之后，故曰“遁尾”。又此时阴已消阳至二，初在二后，故曰“尾”。遁之时，应速避其小人，初六落后在“尾”，故“厉”。

[2]勿用有攸往：艮为止，应以清静为主，不宜有动，且初六上应九四，九四失位不正，不宜有应。九四若动而变正，则成坎，坎为险，故曰“勿用有攸往”。

【译文】

初六，退避之时，落在末尾，这是有危险的，不宜有所前往。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1]？

【注释】

[1]不往何灾：九四不当位，动则成坎，初六若前往与之应，就

会陷入坎险之中；若不往，而退隐山林，则近不能成“否”之势，远又能免于陷“险”之困，故曰“不往何灾”。

【译文】

《象传》说：“退避之时落在末尾”就会有“危险”，若不前往，又有什么灾祸呢？

【评析】

《本义》所言：“遁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免灾耳。”“无往”和“静俟”不仅是初六守身远“厉”的想法，也是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法。从卦象上看，初六从两个方面来采取了避开小人、远祸守正的方法：一是不能落后于遁形之中，已有遁隐之志，就应从速而去；二是既然已经隐退，就不宜有动，以期达到无“厉”之目的和“不恶而严”的效果。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1]。

【注释】

[1]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执，束缚。莫，没有谁。胜，能。说，通“脱”。《遁》下为艮，艮为手，六二至九四互有巽，巽为绳，艮为狗，类如牛状，三象联系，即出“执之用黄牛之革”之象。六二所处的位置说明阴气已进至遁去的状态，同时，因为他处中守正，上应于九五，势又不能遁去，如牛革束缚在身，故不能“脱”。

【译文】

六二，用黄牛皮制成的绳索捆绑，没有人能够解脱。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1]。

【注释】

[1]固志：二当位中正，上应九五，虽处于“遁”势，而欲辅佐九五，坚守臣道，不愿遁去，故曰“固志”。

【译文】

《象传》说：“用黄牛皮制成的绳索捆绑”，这说明六二有固守不退的意志。

【评析】

孔子赞扬直臣史鱼时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六二的境界就如同史鱼一样，身逢乱世，小人乱朝于内时，六二不仅没有遁形于山林之中，还在恪守不渝。也许他出于不得已，但是，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处境才能说明他有很强的责任感。故观六二则知，《遁》于此时，则卦有遁义而爻无遁志。六二居中当位，上应九五，职守所在如牛革缚身，不能解脱，有固志守正之心而无退隐之志。且在小人得势时，并非所有的人都愿遁隐，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遁隐，如《论语》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大丈夫以天下为己任，或殉君王以忠心，或殉国难以壮志，皆为分内当然之事。二者有孰轻孰重之分而无孰是孰非之别，一切皆在形势之所然。

九三，系遁，有疾厉[1]；畜臣妾吉[2]。

【注释】

[1]系遁，有疾厉：疾，病患。厉，危险。九三虽当位于《遁》，然处艮之上，有静止不动之象，故心必有所“系”，“系”则不能动，故曰“系遁”。所“系”在二，就有“疾”患之“厉”，故曰“有疾厉”。

[2]畜臣妾吉：九三亲其所近，心系六二，六二在互巽之下，巽为长女，有臣仆、侍妾之象，故曰“畜臣妾吉”。

【译文】

九三，心有所系，不能遁去，有疾患、危险；若是用于畜养臣仆侍妾，可获吉祥。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惫也[1]。“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2]。

【注释】

[1]有疾惫：九四失位不正，动而变正则成坎，九三处坎中，《说卦》曰坎为心病，故曰“有疾惫”。又九三在艮上，艮为止，止则不通，医道曰“不通则痛”，且内下为阴，故曰“有疾惫”。

[2]不可大事：上无所应，下则有比，志在“臣妾”，故曰“不可大事”。

【译文】

《象传》说：“心有所系，不能遁去”，有“疾患、危险”，这说明九三深受疾患和困惫之苦。“畜养臣仆侍妾可获吉祥”，这说明九三不可胜任国政大事。

【评析】

《遁》之真义在于“远小人”，但是，以身处《遁》卦的九三而言，他并没有把“远小人”的心志写在脸上，而是借畜臣妾以示其志，形似得意而实为不得已。因此，《象》之所谓“不可大事”，并非九三之德才不可任大事，实为形势逼人，不可为大事。

九四，好遁[1]，君子吉，小人否[2]。

【注释】

[1]好遁：好，喜爱。九四下应于初，初即九四所“好”，九四居于

乾体，乾有刚健之德，能坚决果断地遁去，故曰“好遁”。

[2]君子吉，小人否：乾为君子，九四居于乾体，故君子指“九四”。九四能舍其所恋，断然地避开小人，故对君子“吉”。小人系其所恋，不能舍，故曰“小人否”。

【译文】

九四，喜欢遁隐，对于君子则吉，对于小人则不吉。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译文】

《象传》说：君子喜欢遁隐，小人则不能做到。

【评析】

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又赞扬南容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在《遁》卦中，九四之所以“好遁”，就是因为小人得势，“邦无道”。综观《遁》卦之六爻，至九四才开始显示出遁志与遁形来。诚如《集解》引侯果所言：“不处其位而遁于外，好遁者也。然有应在初，情未能弃。君子刚断，故能舍之。小人系恋，必不能矣。故君子吉，小人凶矣。”就九四而言，他像一个真正能遁隐的君子，即使是有所系恋、有所喜好，也坚决地摆脱羁绊，果断地避开小人。

九五，嘉遁，贞吉[1]。

【注释】

[1]嘉遁，贞吉：嘉，美，善。九五居乾中，得中正之位，与二有应，当位中正而应，故曰“贞吉”。

【译文】

九五，嘉美的遁隐，是很吉利的。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1]。

【注释】

[1]以正志：指九五以刚中居正，其“嘉遁”之志全在于“正其退隐之志”。

【译文】

《象传》说：“嘉美的遁隐是很吉利的”，这说明九五能端正自己退隐的心志。

【评析】

“以正志”，前人所注有二义：一是指九五刚中得正，能正群小之志。故《正义》曰：“‘以正志’者，小人应命，不敢为邪，是五能正二之志，故成遁之美也。”按《正义》的意思，“以正志”是指九五能正六二之志。二是功成身退，以正其退隐之志。就卦象而言，应是后者。宋太祖赵匡胤对功成之将用“杯酒释兵权”就有此意。

上九，肥遁，无不利[1]。

【注释】

[1]肥遁，无不利：肥，通“蜚”，即“飞”。这里是以“飞遁”来比喻位于《遁》之极的上九有高飞远引、超然远遁之象。因其与内无应，无牵无挂，故遁隐而去，则“无不利”。

【译文】

上九，高飞远举般地退隐而去，没有不利。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1]。

【注释】

[1]无所疑：上九处在《遁》极，无应于内，遁隐之时，心无所疑，志无所疑，故曰“无所疑”。

【译文】

《象传》说：“高飞远举般地退隐而去，没有不利”，这是因为上九心中无所疑虑。

【评析】

古注“肥”多有歧义，现仅就《王注》与《正义》简析如下：《王注》此爻曰：“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志，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遁无不利’也。”据《王注》之“矰缴不能及”来看，“矰缴”是射飞之具，则“肥”通“飞”。而《正义》用（子夏）“饶裕”、虞氏“盈肥”之说。按卦象当以《王注》为是。古本“肥”通“蜚”。《九师训》曰：“遁而能飞。”曹植《七启》曰：“飞遁离俗。”张衡《思玄赋》曰：“欲飞遁以保名。”上九在乾象，乾为龙，龙有飞跃之能。如《乾》之九五曰“飞龙在天”。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释“肥”为“飞”也合乎卦象，故《王注》是而《正义》非。“飞”之于遁，是遁形与遁志的最高境界，也是完全超然物外的遁隐，他没有内应，这说明他不是在忘记别人，而是在忘记自己，古之巢父，许由之隐就类如上九之隐。

大壮（䷡）

【题解】

《大壮》的真义若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知雄守雌”；用《彖传》的话来说，就是“非礼勿履”；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泰而不骄”，“富而好礼”。“大”而“正”，方可谓堂堂正正。卦中六爻，唯九二“贞吉”，正合乎《彖传》所谓“大者正”的道理。初九以壮用壮，

故“征凶”；九三也是以壮用壮，所以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九四因于壮大之时守正而无所悔恨；六五于“壮”有丧，也能“无悔”；上六因不能进而于难中得“吉”。

大壮[1]：利贞[2]。

【注释】

[1]大壮：卦名，下乾☰上震☳，乾阳主内，内壮于阳，阳气上升致使阴气消退殆尽，阳盛而阴衰，故曰“大壮”。

[2]利贞：君子当“泰而不骄”，“富而不骄”，故“大壮”之时，有利于做事。

【译文】

《大壮》卦象征着大为强盛：有利于做事。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1]。刚以动，故壮[2]。“大壮利贞”，大者正也[3]。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4]！

【注释】

[1]大者壮：阳爻谓大，阴爻为小。乾卦在内为大，四阳比二阴为壮，阳气刚健上行而动，故曰“大者壮”。

[2]刚以动，故壮：刚，指在下之乾卦。动，指上卦震，震为动。内刚健而外震动，故曰“壮”。

[3]大者正：内卦为乾，乾为大，秉强健刚正之德，故曰“大而正”。

[4]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大壮》卦内有正直而强大的秉性，乾为天，天大，地大。宇宙万物中，阳刚为正，阴柔为不正，天正则地正，君正则臣正，上正则下正。概观其形势，大略如此。故观“正大”之事物，可以发现天地之情。

【译文】

《彖传》说：所谓“大壮”，事物发展到宏大就会强壮。刚健有力，震动强劲，所以被称作强壮。“大为强盛时有利于做事”，这说明刚健强大者，必然要守正不阿。保持正直强大，那么，就可以发现天地之性情了！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1]。

【注释】

[1]君子以非礼弗履：按《象传》以震比刑法，以天比法庭，刑法在天，就是刑法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刑法之威严如雷声震动上天，君子观此象，而知天怒不可触，刑法不可犯，因此不会做“非礼”之事。

【译文】

《象传》说：震雷在天空上发威，象征着伟大而强壮。君子对于非礼之事，是不会实行的。

【评析】

“大而正”和“刚以动”是《大壮》特有的威力，堂堂大壮，气势正正，威严强大，这是雷在天上发出的力量。这种力量实际也蕴涵着君子的道德力量和“非礼”勿行的严整人格。《论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君子唯有“大”而“正”之，方可实践其天地仁爱之心。

初九，壮于趾，征凶[1]，有孚。

【注释】

[1]壮于趾，征凶：壮，指初九。初九在乾，故“壮”。上应九四，九四在震，震为足，故“足趾”指九四。九四失位不应，故“征凶”。

【译文】

初九，把刚猛强大的劲头用在足趾上，前行则会遇到凶险，走路的人应当心中怀有诚信之德。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1]。

【注释】

[1]其孚穷：孚，诚信。穷，指“征凶”。初九处在下位，卑而弱，于《乾》为“潜龙勿用”，上应九四，九四失位不应，故“穷”。然初九为君子，穷而不失其“孚”。

【译文】

《象传》说：“把刚猛强大的劲头用在足趾上”，这说明初九虽然满怀诚信地走路，却没有路可走了！

【评析】

《大壮》既以“刚以动”为象，则必有所行，行而应之于体，则为“趾”；震为足，九四在震初，与初相应，因此可知“趾”在九四。有注初九为“趾”者则有三误：一忽略了“震为足”象，二无视初应于四，三不识“于”之所指。

九二，贞吉[1]。

【注释】

[1]贞吉：九二居乾中位，虽以阳居阴，有失位之嫌，然阳居中位，以中和之道行事，故曰“贞吉”。

【译文】

九二，做事吉利。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1]。

【注释】

[1]以中：“贞吉”来自于居中，居中则有守持中正之道的条件。如人能行中正之道一样，故爻辞以“吉”论之。

【译文】

《象传》说：九二之所以“做事吉利”，就因为其居于乾刚之正中。

【评析】

《象传》与王弼《周易注》均以“中”解九二，而《正义》曰：“以其居中履谦，行不违礼，故得正而吉也。”枝蔓出“正”来，破《注》而违例。九二以阳居阴，失位不正，何“正”之有？其所以“贞吉”，意不在“正”而在“中”，中而有应，故曰“贞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1]。羝羊触藩，羸其角[2]。

【注释】

[1]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罔，即“无”，“用罔”与“用壮”相对而言，即“不用壮”。九三处乾之上，居“健之极”，又“以阳居阳”，这等于是健而不谦。健而不谦，定然要用其壮。若小

人当此之时，不知恐惧，故曰“小人用壮”。而君子当此之时，就会考虑危难，不用其壮。

[2]羝羊触藩，羸其角：羝羊，三岁以上的大牡羊。藩，藩篱。羸，缠绕，纠结。《大壮》互《夬》（䷪），其象为下乾上兑，兑为羊，震为竹木，其象“藩篱”，有羊触及“藩篱”之象。

【译文】

九三，小人妄用强壮之体，君子则不用其壮，占问结果有危险。就像羝羊顶触藩篱，结果角被纠结缠绕。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1]。

【注释】

[1]君子罔：罔，《王注》训“罔”为“罗罔也”，故“罔”通“网”。《正义》曰：“君子当此即虑危难，用以为罗罔于己。”此义与“用罔”之义通。

【译文】

《象传》说：“小人妄用强壮”，君子虽强不用。

【评析】

九三因居乾之极，以阳居阳，位正于阳刚，有强中之强之象。这种情况对于君子而言，则克己守正；对于小人而言，则会恃强用壮，恃强凌弱。然而，“小人用壮”，犹如“羝羊触藩”一样，会使自己纠缠在“藩篱”之中而不得脱身。

九四，贞吉，悔亡[1]。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𨍏[2]。

【注释】

[1]贞吉，悔亡：九四失位无应，本有其“悔”，但是，因其居于阳气升至《大壮》之极位，身处本卦强壮之极，能以阳处阴，表现出他有谦虚守正的品德，故能“贞吉”。动而变正则“悔亡”。

[2]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决，开裂，藩篱裂开则羊角不能被纠缠。大舆，九四动而变正，变正为坤，坤为大舆。輹，通“辐”，辐壮则能行，行则能使阳气升至五。

【译文】

九四，做事吉利，悔恨也会随之消亡。藩篱被冲裂开后，羊角也就不会被纠缠住了。大车的辐条也变得强壮起来。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1]。

【注释】

[1]尚往：尚，通“上”。九四本与初应，然以阳居阴，则下失所应，上则“篱”决，不为所羸，有利于往，故曰“尚往”。

【译文】

《象传》说：“藩篱被冲裂开后，羊角也就不会被纠缠”，这说明九四要前行向上。

【评析】

九二“以中”，九三“用罔”，至九四则“尚往”，为什么呢？因为九四下无所应，上无所阻，无所羁绊，乘“大舆”而上，则将形成两种乐观的情况：一则动而变正，卦成《泰》（䷊）；二则上能与六五易位，各得其正。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1]。

【注释】

[1]丧羊于易，无悔：《大壮》互《夬》（䷪），上互为兑，兑为羊，六五不正，下应九二，九二在乾，兑应乾中，则有丧羊而得马之象，“丧羊”而得马，故曰“无悔”。又六五失位，动而变正，则五位之下无兑象，失兑羊而得乾马，也是“无悔”。

【译文】

六五，在变化与交易中丢失了羊，这没有什么悔恨的。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六五失位，失其所居，易位则“丧羊”。

【译文】

《象传》说：“在变化与交易中丢失了羊”，这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不当。

【评析】

此爻之“易”字，前人注有三种：一是《集解》所谓“乾以易知”，“易”被释为难易之“易”。《本义》、《正义》所注即为此义。二是《释文》以“易”通“埸”（yì），国界，田埂。三是高亨认为，易为国名，即有易氏。三者均有理可说，然三者皆非卦之本象，也非辞之本义。因为无论是六五因为“轻易疏忽”而丧羊，还是丧羊于“埸（易）界”，还是丧羊于“有易”国，皆应有“悔”，而辞却曰“无悔”。试想，若“丧羊”以“无悔”，其原因必有一种，那就是“丧羊”而有所得，才能“无悔”，即失于此而得于彼，这种情况只能以交易之“易”来解释。再看卦象，九三至六五互有兑卦。按《说卦》:“兑为羊。”然六五失位而得羊，变而得正则六五以下失去兑象，兑象失则乾象成，“乾为马”，丧羊而得马，故曰“无悔”。又六五以兑下应于二，二在乾，兑入于乾象也有丧羊得马之象。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易”本为变易、交易之“易”。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1]，艰则吉[2]。

【注释】

[1]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遂，前进。上六居《大壮》之终，震卦之极，穷于进，故“不能遂”。应三则有四阻隔，故“不能退”，退则失位，上则乘刚，故“无攸利”。

[2]艰则吉：艰，艰难。虽处进退两难之境，然当位有应，如处困境之中，守正待援，故终“吉”。

【译文】

上六，羝羊冲触藩篱时被缠绕住，不能退出，也不能前进，无有所利，虽陷入艰难的困境中，却有一个吉利的结果。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1]。“艰则吉”，咎不长也[2]。

【注释】

[1]不详：详，同“祥”，即吉祥。

[2]咎不长：上六当位，若守正待应，则“咎不长”。故《正义》曰：“能艰固其志，即忧患消亡，其咎不长，释所以得吉也。”

【译文】

《象传》说：“不能退出，也不能前进”，情况很不吉祥。“陷入困境却得到吉利的结果”，这说明灾难是不会长久的。

【评析】

在《大壮》之时，上六则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用《象传》的解释是“不祥也”。就上六的爻象来看，虽然其本身的位置限制了他的自由，但是，上六却当位有应，所以，只要他能守正固志，则最终会获得救助，故“咎不长”。

晋（䷢）

【题解】

《晋》卦总是让人们想到一轮红日于大地上冉冉升起的情景，《彖传》谓此卦是“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大明”就是指太阳，“柔进”就是指冉冉升起的样子。于是《晋》卦中凡合乎“柔进”则能吉利。六爻之中，唯六二最为吉利，因其于象为“大明”，于义则为“柔进”，于位则当位于中正柔和之道。余则“无咎”而已。

晋[1]：康侯用锡马蕃庶[2]，昼日三接[3]。

【注释】

[1]晋：卦名，下坤☷上离☲。《尔雅》释：“晋，进也。”《彖传》、《王注》、《正义》皆释为进。

[2]康侯用锡马蕃庶：康，《释文》注“美之名也”，“康侯”犹言“尊贵的公侯”。锡，通“赐”。蕃庶，即众多。

[3]昼日：谓一日之间。三接：下坤为三阴，数为“三”，故曰“三接”。在古代“三”泛指多次，这里指多次接见。

【译文】

《晋》卦象征着长进：尊贵的公侯接受天子赏赐的众多车马，一天之内被多次接见。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1]。顺而丽乎大明[2]，柔进而上行[3]，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注释】

[1]明出地上：坤为地，坤上为离，离为日，离为火，皆有光明之象，如日出地上。

[2]顺：坤为顺。丽：附丽，附着。大明：指上卦离。离为日，日光在天，实为“大明”。

[3]柔进而上行：下三阴为柔，六五也为柔，柔由初上行至五。

【译文】

《彖传》说：“晋”，就指长进，就如同光明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大地上的万物都顺从地承受美丽盛大的太阳光辉，光明柔和地冉冉升起，一直向上行进，所以，就能使得“尊贵的公侯接受天子赏赐的众多车马，一天之内被多次接见”。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1]。

【注释】

[1]自昭明德：昭，显示。太阳照耀大地万物，君子观此情景，悟出自己也就像阳光一样，自己去彰显美德。

【译文】

《象传》说：光明出现在大地之上，象征着“长进”。君子因此知道自己必须彰显光辉的美德。

【评析】

《晋》之谓“进”，在其有日出地上之象。太阳的升起，总是冉冉上升，柔顺地上行。“柔进而上行”的光明就如同一个谦谦君子，他有“自昭明德”的勤谨、进取精神。《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晋》中的君子，在地为柔，于上为“进”。在天，有光辉灿烂之美，在地，则有亲民之象，于上，则有直上之力。故《彖传》有“丽乎”之言、“三接”之颂。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1]。罔孚[2]，裕无咎[3]。

【注释】

[1]晋如摧如，贞吉：晋，进，上进。摧，退却。初六为“晋”之始，上遇九四应，九四为离，离为光明，故曰“晋”；进而遇二、三之阻，又三至五为坎，坎为陷，为险，故进而遇“坎”，遇“坎”则退，故曰“摧”；然进而动，动而变正，故曰“贞吉”。

[2]罔孚：罔，无，没有。孚，诚信。《晋》卦中唯六二当位，其余则失位。初六失位，创业于始，进明在初，故未被他人信服，故曰“罔孚”。

[3]裕无咎：裕，宽裕。初既遇二、三坎险之阻，当宽裕缓进，终则必进于“明”，故于其晋道则“无咎”。

【译文】

初六，无论是上进还是退却，都是吉利的。即使是尚未得到众人的信服，宽裕时日，也没有灾害。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1]；“裕无咎”，未受命也[2]。

【注释】

[1]独行正：独，指初六。初六失位，其毗邻皆以阴为敌，故曰“独”。初六失位，动而成震，震为足，为“行”；动而得“正”，故“独行正”。

[2]未受命：命当王者所受，初六处低下之位，应四而不应于五，四为臣，五为君，故曰“未受命”。

【译文】

《象传》说：“无论是上进还是退却”，初六都能独自实行正道；“宽裕待时则没有过错”，这说明初六尚未禀受君王之命。

【评析】

初六柔弱，进而遇阻、遇险，遇险而“摧”，交人则“罔孚”，此本难免之事，但是，因初六远则有进明之象，近则有处顺之道，进退俱不失其“独行正”的精神，故终有“无咎”之果。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1]。受兹介福，于其王母[2]。

【注释】

[1]晋如愁如，贞吉：六二上进，然六五失位，六二失其所应，故其“进”德未得昭明，虽有“晋如”之行，行而未果，失之无应，故“愁如”。但是，因其处中于坤，坤为顺，顺而居于中正，且不因上无所应而改其进修之德，终能得“正”而“吉”，故曰“贞吉”。

[2]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介，大也。王母，指六五，六五为王位，然以阴居阳，故为“王母”。六二虽遇“愁”，因其处中守正，故终能受“王母”之赐福。

【译文】

六二，无论是上进还是忧愁，都能获得吉利。将从尊贵的王母那里接受宏大的福气。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1]。

【注释】

[1]以中正：六二当位居中，虽上无所应，然顺居中正之位，故终能“受兹介福”于“王母”。

【译文】

《象传》说：“接受宏大的福气”，这是因为六二身处中正之道。

【评析】

《晋》之六爻中，唯六二当位“贞吉”且“受福”于“王母”。前人所注“王母”多指六二，因其所居在“坤”，坤为母，故曰“王母”。但是，既然六二为“受”者，又何以能为“王母”？况且，若以六二为“王母”，辞之“于其王母”的“于”又指向何处呢？按卦例、卦象，六五为君王之位，因五为阴爻，本与二应，则“王母”宜指六五。

六三，众允，悔亡[1]。

【注释】

[1]众允，悔亡：众，六三居坤卦之上，坤为众。允，《释诂》曰“信也”，即信任。六三失位，本有其“悔”，但是，因其与众人同志为“进”，受到众人的信任，故曰“悔亡”。

【译文】

六三，获得众人的信任，悔恨就会消失。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1]。

【注释】

[1]上行：六三与上九应，上九在离，离为日，应日而上，故曰“上行”。

【译文】

《象传》说：“获得众人的信任”的六三的志向，这是因为他与大家同有上进之心。

【评析】

六三虽失位不正，但是，从位置上讲，他最接近光明，因为三上即“离”，离为日，为光明。这说明他与初、二俱有上行之志，同志为进，又在初、二之前，故受“众”所“孚”。

九四，晋如鼫鼠[1]，贞厉[2]。

【注释】

[1]晋如鼫（shí）鼠：鼫，亦称“硕鼠”。《说文》曰：“鼫鼠，五伎鼠也。”《正义》引蔡邕《劝学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王注》曰：‘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这里是用“鼫鼠”之多“伎”无“成”形容那些贪婪不正的人。

[2]贞厉：九四失位，象如鼫鼠，虽有“五能”，实无一长，以此为“进”，岂不“贞厉”。

【译文】

九四，上进之时犹如身无一技之长的鼫鼠，这种情况很危险。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九四以阳居阴，失位不当，欲应下，则下失位；欲进上，则上也失位。居此之位，实进也不能，退也不能，效如"鼫鼠"之劳、之技，故曰"位不当"。

【译文】

《象传》说："身无一技之长的鼫鼠遇到危险"，这是因其所处的位置不当。

【评析】

《晋》下为坤，坤为地，有田土之象，九四以阳居阴，据下之"田土"为己有，其贪如"硕鼠"。《诗·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诗中的"硕鼠"与九四爻所指的"鼫鼠"一样，胆小怕人，贪婪可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1]；往吉，无不利[2]。

【注释】

[1]悔亡，失得勿恤：恤，忧虑。六五居不当位，故有"悔"。然以柔居尊，以阴居阳，又在离中，其不"进"自明，变而得正，则"悔亡"。得也无忧，失也无忧，故曰"失得勿恤"。

[2]往吉，无不利：往则得正，故曰"吉"。因能自明于"离"，下以坤顺从于上，则"吉"而"无不利"。

【译文】

六五，悔恨消失，不要为得到与失去忧虑。前往必得吉祥，无有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1]。

【注释】

[1]往有庆：《集解》引虞翻曰：“动之乾，乾为庆也。”五动则变乾，乾为健行，变而正，行而往，故曰“往有庆”。

【译文】

《象传》说：“不要为得到与失去忧虑”，前往则必有福庆。

【评析】

“失得勿恤”之“失”，《正义》、《本义》皆作“失”，朱熹在其《本义》释为“一切去其计功谋利之心”。《集解》引虞翻、孟喜、郑玄等以“失”作“矢”，或释训为“誓”，即誓志；或以卦象为离，离有戈兵、射箭之象，因此释为“矢”。因三种解释皆符合《晋》卦本义，现从《正义》之说。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1]，无咎，贞吝[2]。

【注释】

[1]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角，角端，如兽角之上。维，语气词。用，犹“宜”。上九处《晋》之极，明过离中，犹如日过于中，如在角端，然因阳亢于上，仍然进而不已，故曰“进其角”；因失位于《晋》，位偏不正，过亢不已，不能为人信服，故“用征伐”以服之。

[2]无咎，贞吝：兵者凶器，伐而服之，于理“无咎”。然兵属危，因其先“厉”而后“吉”，故“无咎”。用征伐才能服人，服而有“吝”，故曰“贞吝”。

【译文】

上九，上进至极，就像高居兽角尖端一样，宜于征伐邑国建立功绩，虽有危险，但最终还是吉祥的，没有什么灾难，只有一些困难而已。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1]。

【注释】

[1]道未光：上九虽下应六三，然穷居离上，失位不当，故曰"道未光"。

【译文】

《象传》说："唯有用征伐才能使人信服"，这说明上九的道德并没有光大。

【评析】

上九居《晋》之极，本已失位，阳亢激进，其德不能服人，只能以力服人，"征"而"无咎"，然而，终不过于"吝"而已。且"兵者，凶象，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孙子兵法》以"攻心为上"。上九恃强凌弱，以征伐服人，其所服非心服、诚服，故曰"道未光"。

明夷（䷣）

【题解】

"明"之于"夷"，是光明殒灭的现象，而这一现象在《周易》中是以"明"入地下的形象化情景来表现的。离为日，离为火，离为雉，光明附着于雉，则有"于飞"之象。然而，这样的"于飞"，在初九时只能"垂其翼"，至六二则已"夷"于左股。但是，君子对于殒伤之痛并非一味地忍受，而是有所作为的，故九三的"南狩"就可以被看做是君子

对光明被“夷”的反击。当然，正确而适当的“反击”集中表现为六五所列举的“箕子”对待“明夷”的态度和方法。

明夷[1]：利艰贞[2]。

【注释】

[1]明夷：卦名，下离☲上坤☷。夷，《释诂》曰：“夷，灭也。”《集解》引虞翻曰：“夷，伤也。”以卦象而言，离为“明”，坤为地，“明”在地下，有“明”隐陷入地中之象。

[2]利艰贞：当光明受到殒灭之伤时，君子就应该像地中有明一样，在心中保持自己的光辉品德，不宜干预朝政大事，以避免小人的暗算、陷害。

【译文】

《明夷》卦象征着光明殒灭：有利于在艰难中守正的人。

《彖》曰：明入地中[1]，“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2]。“利艰贞”，晦其明也[3]，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4]。

【注释】

[1]明入地中：离为火、为光明，坤为地，“明”陷入于地下，故曰“明入地中”。

[2]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以，用也。离为火、为日，在内，故曰“内文明”；坤为地，为柔顺，在外，故曰“外柔顺”。这里是以“内文明而外柔顺”为喻，讲述文王被

殷纣王囚禁而蒙受大难时，用“明夷”之法全身而退的故事。

[3]晦其明：太阳尚且有隐没不显的情况，更何况于人。故观“明夷”之时，君子也当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主动地隐晦自己的光辉品德。

[4]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以，用也。箕子是殷纣王的诸父，故曰“内难”，在纣王昏庸无道时，他佯装癫狂，内守正道，终免其祸。

【译文】

《彖传》说：光明隐入地中，象征着“光明殒灭”。内具文明之美，外呈柔顺之德，就可以像周文王蒙受大难那样，躲过劫难。“有利于在艰难中守正的人”，把自己光明磊落的品德隐蔽起来，即使是在朝廷内部蒙受艰难的折磨，也要使自己的思想正直无私，就像正直的箕子那样渡过难关。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1]。

【注释】

[1]用晦而明：用，以也。而，犹“如”。坤为众、为晦，故“晦”指上卦坤，“明”指下卦离。

【译文】

《象传》说：光明隐陷入地下，这种情况就是“明夷”。君子用这一卦象蕴涵的道理来对待众人，就是以隐晦光明的方法使自己的美德更加光明正大。

【评析】

《明夷》卦以简洁的卦辞“利艰贞”来说明人处在难中应该坚持的品德和方法。当光明殒灭时，作为君子，就应该如《明夷》一样，隐晦自己的美德以使其未来有一种更大的光明。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的品性方良、贤明正直的仁人效法《明夷》卦蕴涵的哲理，韬光养晦，以期更“明”于将来。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1]。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2]。

【注释】

[1]明夷于飞，垂其翼：《说卦》曰离为火，离为雉，火性炎上，于雉则有上飞之象，因初在地下，故其飞必“垂其翼”。

[2]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说卦》曰离为日，日有光明之德，故以喻君子，《明夷》上互为震，震为行，故曰“君子于行”。主人，指六四，六四互震，震为主人。言，责难，谴责。有攸往，因受主人责难而行于道。

【译文】

初九，光明殒灭时，向外飞翔要低垂掩抑着翅膀。君子行走在路上，已多日没有吃饭了。要有所前往，因为主人有责难之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1]。

【注释】

[1]义不食：光明既殒灭，世道黑暗，于“义”当不食其俸禄，才能“晦而明”。

【译文】

《象传》说：“君子行走在路上”，这是因为君子以仁义为本，在

光明殒灭时不食俸禄。

【评析】

明夷初飞，所以低“垂其翼”。“君子于行”的原因有二：一急行于道，不食不义之食；二是因为受到责难而避祸远行，不遑其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1]，用拯马壮[2]，吉。

【注释】

[1]夷于左股：夷，受伤。左股，中国古代文化以左为阳，以右为阴，所以说“男左女右”。初在足，故曰“行”。二在初之上，故曰“股”。

[2]用拯马壮：拯，拯救。因左股受伤，必以马代步，以使伤者能伤愈复壮。

【译文】

六二，光明殒灭，使左边大腿遭受创伤，此时，若能借助良马来拯救伤者，就会使其恢复强壮，可得吉祥。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1]。

【注释】

[1]顺以则：六二当位居中，秉持中和之德，故能“内文明而外柔顺”，行事顺应法则。

【译文】

《象传》说：六二的吉利，就在于他能柔顺地顺应事物发展的规

律。

【评析】

初九“垂翼”，六二有伤，然非伤于“左股”，实伤于君子之道。若能有救，则壮复其身。但是，救其身的与其说是“马”，不如说是“道”。好的结果，不仅要靠客观条件的制约，也要有好方法去造就。

九三，明夷于南狩[1]，得其大首[2]，不可疾贞[3]。

【注释】

[1]南狩：离为南，所应在坤上，坤为西南，概言之“南”。南方为火，为“文明”之所。狩，《释天》“冬猎为狩”，即“狩猎”。“狩”则有征伐异类之行。

[2]大首：即“元凶首恶”。

[3]不可疾：疾，急速。九三虽秉阳刚之正，然“明夷”之时，诛凶顽之“大首”宜缓不宜急，急则必有失。

【译文】

九三，于光明殒灭之时在南方狩猎并实行征伐，俘获元凶首恶，但不可以过急行事，应当守正持固。

《象》曰：“南狩”之志，乃得大也[1]。

【注释】

[1]乃得大：九三当位，秉阳刚强健之德。其上为坤，坤为阴，为晦，有暗主之象，且六五不得位，有昏君之象，九三之志在“得其元凶之首”。首大，事大，故曰“志乃得大”。

【译文】

《象传》说："南狩"的志向，是为了大有所得。

【评析】

"南狩之事"不在于猎，而在于借"猎"而"得其大首"，然世道暗昧，上有暗主昏君。当此之时，九三虽强有阳刚之德，也应从长计议。成汤起于夏台，文王兴于羑里，凡干大事者，犹豫则不能成，"欲速则不能达"。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1]。

【注释】

[1]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左，《王注》曰："左者，取其顺也。入于左腹，得其心意，故虽近不危。"腹，因六四已在坤体，坤为腹。"明夷"为"明"入地下，坤为地，故欲得其明夷之心，须从腹中得之。所谓"出门庭"，《集解》引干宝曰："一为室，二为户，三为庭，四为门。"六四出庭至门，故曰"出门庭"。

【译文】

六四，退处于左腹，深刻领会光明殒灭的内涵，然后才跨出门远走高飞。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1]。

【注释】

[1]获心意：六四象征着"明"已入于坤，坤为腹，于左则可顺而得之腹心，以此喻明夷之道已在地下。

【译文】

《象传》说："退处于左腹"，这是为了获得明夷的真正意义。

【评析】

离为火，火有炎上之性，从六四的位置可以看出，光明已处于地下，而六四就是走出光明，进入地下的"门庭"，故欲知其明夷之道，就必须从地中腹部得之。

六五，箕子之明夷[1]，利贞。

【注释】

[1]箕子之明夷：箕子是殷纣王的诸父，当纣王无道乱政时，有鉴于纣王不可以谏，就佯装癫狂，以全身免祸。六五举例说明，世道处于黑暗时，君子就应当像箕子那样"利贞"于"明夷"。

【译文】

六五，殷纣时的箕子处于光明殒灭时，其终得吉利就是因为他内蕴光明，坚守正道。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1]。

【注释】

[1]明不可息：息，同"熄"，即熄灭。六五最接近于阴晦，且上下俱以阴暗为比，其危险莫过于此。然因其所应在二，二在离中，故曰"明不可息"。

【译文】

《象传》说：箕子在"明夷"时还守持着正直的品德，这说明六五

内心的光明是不可熄灭的。

【评析】

箕子能全身守“贞”，并终为武王师，皆因其能全身于“明夷”之时，守正保明于昏君之朝，故其终得“利贞”。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为淫佚，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披发佯狂为奴。”本卦的《彖传》即以此为例，称赞箕子蒙难利贞的智慧和品德。

上六，不明晦[1]，初登于天，后入于地[2]。

【注释】

[1]不明晦：上六处坤之极，为地下最暗处，故曰“不明晦”。

[2]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上六之晦，来自于《明夷》之初，而“明”在初时，还有“于飞”之象，故曰“初飞于天”，至上六则“夷”极而入于地，故曰“后入于地”。

【译文】

上六，不发出光明却带来昏暗，起初登临于天上，最终却坠落于地下。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译文】

《象传》说：“起初登临于天上”，其光可照耀四方之国；“最终却坠落于地下”，这说明上六丧失了正确的法则。

【评析】

“初登于天”与“后入于地”，两相对照，使我们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光明的珍贵与黑暗的恐怖。但是，在“明夷”中“蒙大难”的君子，不仅以他们的“艰贞”鼓励着我们坚持“利艰贞”的决心和意志，还以其“利坚贞”的智慧告诫我们避免“失则”的危险。联想到文王和箕子的经历，我们应该意识到，“明夷”并不可怕，怕的是我们面对“明夷”而“失则”。

家人（䷤）

【题解】

《大学》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如何才能“齐家”呢？《彖传》的答案是：“男女正。”男子要像《家人》卦中的上九一样威严治家，而女子要像六二一样在家中主管饮食之事，男女各职其事，就是各守其正。从卦象而言，《家人》内卦为中女，外卦为长女，上下皆为阴卦，且二女皆得正位，故卦辞曰“利女贞”。就爻象而言，六二、六四居女正于内，上九、九五、九三皆居男正于外。当位居正于内的六二与当位居正于外的九五，形象地说明女正于内、男正于外的中国古代“家人”观。

家人[1]：利女贞[2]。

【注释】

[1]家人：卦名，下离☲上巽☴。六二象征女子居正于内，九五象征男子居正于外，男女正则一家正。又据卦象来看，下卦离为妇人，上卦巽为入，女子来入则有家。《释文》:“人之所居称‘家’，《尔雅》‘室内谓之家’是也。”按卦象，即一女来入室，成男女之正则谓“家”。

[2]利女贞：按古代文化传统，女子主内，男子主外，家内之事，当以女子为正，故曰“利女贞”。

【译文】

《家人》卦象征着一家人：利于女子守持正道。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1]；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2]。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3]，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4]。

【注释】

[1]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六二居内卦之中，以阴居阴，当位而正，以象其女正一家之位；九五居外卦之中，以阳居阳，当位而正，以象其男正于外。

[2]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女之事被看做“国之纲纪，人之大伦”。阳高阴低，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在封建社会被看做“男女之正”，男女正则全家正，故曰“大义”。

[3]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前“父”字为名词，后“父”字为动词，即尽父之责任。父子、兄弟、夫妇均为一家之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处方法，实为一家之大事。

[4]正家而天下定：此家非为一人之家，而是泛指人人之家，“正家”也就是使家家正，家家正则天下必然安定。

【译文】

《彖传》说：一家人，女子在家应处正当之位置，男子在外应处正当之位置；男女得其正当之位，这是天经地义的大道理。一家人应当有严正的君长，这指的是父母。父亲要尽父亲的责任，儿子要尽儿子的责任，长兄要尽长兄的责任，弟弟要尽弟弟的责任，丈夫要尽丈

夫的责任，妻子要尽妻子的责任，这样家道才能正当适宜；家道正了天下就会随之安定。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1]。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2]。

【注释】

[1]风自火出，家人：巽为风、为木，在外；离为火，在内。火自木下生，巽在离外，风从火出这是自然之理。木生火，火以木为家，故曰“家人”。

[2]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人正、家正必始于“言”、“行”之正，木大则火大，木小则火也小，君子之于言行也当如此，位大则言大，位小则言小，言合于事、合于物，则为“言之有物”，行事有“恒”则能正己、正家。

【译文】

《象传》说：风从火的燃烧中生出，这种情景就如同一家人一样。君子应当言之有物，行事有恒心。

【评析】

就情理而言，仅就“风自火出”或火生于木并不能被看成是《家人》之象，因为这种卦象实际上说明的是物理而不是人情。真正在伦理、情理上被看做《家人》的卦象实际上象中有象，即在“风自火出”的卦象中，还象征着女子来入的卦象。下卦为离，离为女子；上卦为巽，巽为入。两象合释，有女子来入之象，有女子来入才算得上是《家人》。有了这种女子来入的卦象，则女正于内和男正于外的卦象自然就蕴涵着家人兴旺和睦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是维系家“正”的道德准则，它具体体现在父子、兄弟、夫妇的相处之道中，那就是要“言之有物”，行之有恒。古之圣人对于“家”慎之又慎，如《大学》所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由此可见，圣人将“明德”之本归之于“家”，而“齐家”被置于“治国”之前。

初九，闲有家[1]，悔亡。

【注释】

[1]闲有家：闲，防止。初九以阳刚居正于《家人》之始，家始于防止邪恶，如筑墙楗户以防盗贼，男女有别以防淫乱等。《王注》曰“家渎而后严之，志变而后治之”，将有“悔”，而防恶于初，则“悔亡”。

【译文】

初九，防止邪恶才能保全家人，悔恨也因此消逝。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1]。

【注释】

[1]志未变：既言“防”，则“防”于初，故“防”于初当防于心志未变之时。

【译文】

《象传》说：“防止邪恶才能保全家人”，这说明初九的心志在未变时就采取防范措施。

【评析】

此爻关键在“闲”字，《正义》、《本义》均解“闲”为“防也”；《集解》、《释诂》则释其为“习也”，即熟习。就其卦象而言，两解皆通。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1]。

【注释】

[1]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遂，成功，“无攸遂”，即不专主其事，无所成就。馈，饮食。六二居中得正，上应九五，为有应有实，相夫而正，在家中主持饮食之事，为女正之事，故曰“贞吉”。

【译文】

六二，无所成事，就在家中主管饮食之事，守持正道可获得吉祥。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1]。

【注释】

[1]顺以巽：以，犹言“而”，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六二为坤道，坤道顺从，巽道谦逊，以此比喻女正、顺夫之美德。

【译文】

《象传》说：六二的吉祥，就在于她有柔顺而谦逊的品德。

【评析】

“坤道顺从，无所得遂”，六二处中则行事有和，居正则治家有方。六二的爻辞主要说明的是女正于内的好处和顺从其夫的美德。故《集解》引荀爽曰：“六二处和得正，得正有应，有应有实，阴道之至美者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1]。

【注释】

[1]家人嗃嗃（hè），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嗃嗃，严酷的样子。嘻嘻，喜笑的样子。九三居下卦离之上，为一家之

主，以阳处阳，行刚严之家政，故虽有“家人嗃嗃”，有“悔”、有“厉”，犹能保其吉祥，故曰“悔厉吉”。若“嘻嘻”笑闹，无礼节制，则终有其灾难发生。

【译文】

九三，一家人相处，家主表现出严厉的样子以治其家，虽有悔恨、危险之事，而最终仍然会得到吉祥。妇人、子女在一起嘻嘻闹闹，最终则有灾难。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译文】

《象传》说：“家人相处表现出严厉的样子”，这样家人才不会有过失；“妇人、子女在一起嘻嘻闹闹”，这说明九三失去了家人的礼节。

【评析】

九三以阳居阳，如一家之主治家之象。有“嗃嗃”之声以喻其家法过严；有嘻嘻之闹以喻其无礼失节。过严则“未失”其礼，故吉，过宽则失节有过，故曰“终吝”。

六四，富家，大吉[1]。

【注释】

[1]富家，大吉：富，使之富。六四为阴，阴为虚，本无富实，然上承于尊贵之九五，有食君禄之象，下比于九三之阳刚，且当位应初，故有富家之象。

【译文】

六四，使家庭富裕，大为吉祥。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1]。

【注释】

[1]顺在位：六四为阴，故曰“顺”。在位，指九五，九五当位居中，故曰“在位”。顺在位，即顺从在位主持正道的九五之尊。

【译文】

《象传》说：“使家庭富裕，大为吉祥”，这是因为六四能顺从于在尊贵之位的九五。

【评析】

六四之所以能“富家大吉”，就是因为其顺从了九五之尊，如以臣事君，得其位而食其禄。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1]，吉。

【注释】

[1]王假有家，勿恤：假，通“格”，正也，假、格古通用。“有”犹介词“于”。九五以阳刚之德居正而应于六二，故曰“王假有家”；居于尊位而明于家道，家正则天下正，君王以天下为家，故“勿恤”。

【译文】

九五，君王以美德正于其家，故无须忧虑，吉祥。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1]。

【注释】

[1]交相爱：先指其九五与六二相应相亲，此二者之亲以象夫妇之亲，夫妇亲，则全家上下相互亲爱。

【译文】

《象传》说："君王以美德正于其家"，这说明家人相互亲爱和睦。

【评析】

九五为君王之位，而家则应在六二，故曰"王假有家"。如俗言所谓"家和万事兴"，夫妇正则家正，家正则六亲和睦，相互关爱，因此，则王得"勿恤"之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1]。

【注释】

[1]有孚威如，终吉：孚，诚信。威，威严。上九处《家人》之极，下临互卦坎，坎为信，心存诚信，故曰"有孚"。以阳居阴，故曰"威如"。有威、有信则家道必正，故有"终吉"之祥。

【译文】

上九，心存诚信，威严治家，终得吉祥。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1]。

【注释】

[1]反身之谓：治家须先男女有正，而正人先要正己，上九之吉在“威”，然而，“威”而反于己，则为修身之本。

【译文】

《象传》说：威严之所以能得吉利，这说明上九有反躬自省，严以律己的品格。

【评析】

人常以“威信”来形容一个人能使众人信服的品格力量，而上九之爻辞“有孚威如”正是这一理论的根源。威严与诚信是中华民族崇尚的优秀品德，而于治家之道中，常常为人称道的是“严是爱，宽是害”。以严正其家道，成为一家之家风、门风的标志。

睽（䷥）

【题解】

《睽》蕴涵着“求同存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爻同形一卦，同居一室，此为“同”象，而动则乖离，“志不同行”，此为“异”理，如《彖传》所喻：“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故《睽》卦除初爻外，相错而不当位，此其一“睽”；二女同室，其志不同，此其二“睽”；泽性润下，火性炎上，其质不同，此其三“睽”。睽则不和，故“不可大事”，而“小事吉”。也因此，卦中多无凶、无咎。然“睽”虽有异质、异志，却不失其求合之心，故六爻中以遇合之爻为吉，如上九能与六三遇合，所以就终得其“吉”。

睽[1]：小事吉[2]。

【注释】

[1]睽（kuí）：卦名，下兑☱上离☲，乖异，背离。《说文》

曰：“睽，目不相视也。”《序卦》曰：“睽者，乖也。”乖字，《说文》释为“背吕也”。《正义》曰：“火在上而炎上，泽居下而润下，无相成之道，所以为乖。中、少二女共居一家，理应同志，各自出适，志不同行，所以为异也。”也就是说，兑为泽，离为火，一为润下之性，一为炎上之性，上下所行背离不和，没有交流的条件。

[2]小事吉：《睽》卦上下皆为阴卦，为二女同居一室之象。阴为小，为阴柔，其做事以小心、轻柔为是，故曰“小事吉”。

【译文】

《睽》卦象征着乖异背离：做小事还是可以吉利的。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1]。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2]。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3]，得中而应乎刚[4]，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5]！

【注释】

[1]火动而上，泽动而下：火动，指上卦离，离为火，跳动燃烧于上。泽动，指下卦兑，兑为泽，泽水有向下流动的特性。

[2]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共居一家，理应同志，然同性相斥，各自为行，故曰“志不同行”。

[3]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丽，附丽，附着。《睽》之上卦为离，离为日、为光明，下卦为兑，兑为说（悦）。按卦例，《彖传》是从下往上说，故曰“说而丽乎明”，即下卦以和悦的态度附丽于上卦之光明。柔本指二位之爻，在《睽》中则上进于三，上进于五，故曰“柔进而上行”。

[4]得中而应乎刚：得中，指六五。六五以阴居阳，下应九二之阳刚。

[5]睽之时用大矣哉：睽之于义为乖异，凡天下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看起来好像是对立的，然而正是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才促使事物发展进步，故当事物处在“睽之时”，其“用大矣”。

【译文】

《彖传》说：《睽》卦，火焰跳动向上燃烧，泽水流动向下润泽。譬如两个女人虽同居一室，但她们的心志不同，行事方法也不同。因为下卦兑能和悦地附丽上卦光明，轻柔地前进上行，上卦离以阴居中而下应九二之阳刚，所以轻柔小心地处事会吉利。天地万物皆乖异不同，但是却有相同的生长过程。男女虽有不同的生理特征，但是他们也有志气相投的时候。天下万物的形态和特性千差万别，但他们的生长过程却有着类似的地方。由此来看，乖异背离之时，其作用对于事物演变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1]。

【注释】

[1]君子以同而异：即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君子观《睽》而知“合睽”之道，以存“异”之法来谋求事物之大“同”。《论语》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对人、事的真理就在“同而异”，就在“和而不同”。

【译文】

《象传》说：上卦为火，下卦为泽，这种现象象征着“乖异背离”。君子则善于求大同存小异。

【评析】

《睽》，上离下兑，志不同行，然居一卦之中，如居一室之内，这就是“异”中之“同”。同样的道理，居一室之中，而各秉其性，上下乖离，这就是“同”中之“异”。古之君子观此象而悟“同异”之道，即“同而异”本来就是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客观情况和必然联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君子既要秉持求同存异的处世方针，更要具备善于存异的“和同”胸襟和雅量，因为，只有“和”其不同，才能“大同”。

初九，悔亡[1]。丧马，勿逐自复[2]。见恶人，无咎[3]。

【注释】

[1]悔亡：初本与四应，四失位而无应，故有“悔”。四动而得正，下应于初，故“悔亡”。

[2]丧马，勿逐自复：复，返回。《睽》三至五成坎，坎为马，四在坎中，故曰“马”。四变而成坤，坤为丧，坤成而坎亡，故曰“丧马”。占则初爻动，动则下卦成坎象，失之彼而得之于此，有丧而又得之象，故曰“勿逐自复”。

[3]见恶人，无咎：恶人，指九四，《睽》四以阳居阴，失位多凶，且在坎之中，坎为寇，故称“恶人”。因初九当位无应于九四，则九四也无奈何于初九，故曰“无咎”。

【译文】

初九，悔恨消逝。马匹走失，不用追逐，它自己会回来。遇见恶人，也没有灾祸。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1]。

【注释】

[1]以辟咎：恶人之所以为恶，就在于其性本有恶，君子见而勿激则可以免祸。

【译文】

《象传》说："遇见恶人"，要善于避免其所带来的灾祸。

【评析】

《大易缉说》言："失马逐之，则愈逐愈远；恶人激之，则愈激愈睽。故勿逐而听其自复，见之而可以免咎也。处《睽》之初，其道当如此。不然，'睽'终于睽矣。"初爻得"无咎"之果于《睽》，主要原因就在于"勿逐"。马勿逐，则自复；"恶"勿激，则"无咎"。"勿逐"，勿激，则"悔亡"。

九二，遇主于巷[1]，无咎。

【注释】

[1]遇主于巷：遇，不期而见。主，指六五。巷，《说文》曰"里中道"（里，里巷）。九二处睽之时而失位不正，五亦失位，同趣相应，故不用远涉就能相遇。"无咎"的原因有二：一是失位而遇主，二是动而变正，各得其位而相应。

【译文】

九二，在巷道中不期而遇地碰到主人，必无灾害。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1]。

【注释】

[1]未失道：九二失位不正，似为"失道"，然以阳德处中正之位，又能"遇主于巷"，故曰"未失道"。

【译文】

《象传》说："在巷道中不期而遇地碰到主人"，这说明九二并未迷失道路。

【评析】

九二"遇主"于不期，失位而不"失道"，这是九二的幸运，也是九二善于处世的真实体现。这说明失位于《睽》中的二与五，同失而相得，相应求同，各求所需，相得同趣。其虽不当位，然处中得宜，关键的作用是"失位"有"应"。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1]，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2]。

【注释】

[1]见舆曳，其牛掣：曳，拖曳。掣，牵拉。四动则坤成，坤为舆，坤为牛，三在坤下，故有拖舆、牛掣之象。

[2]其人天且劓（yì），无初有终：天，墨刑，古代在人额上刺字涂墨的刑罚。劓，古代割鼻的刑罚。《正义》曰："黥额为天，截鼻为劓。"三在兑上，为西方之卦，主秋杀之气。《集解》李道平疏曰："兑主杀气，且为毁折，故为刑人。"六三本与上九应，因不当位而困处二四之间，动则变乾，乾成而上行，应于上九。应于上九必经坎象，坎为险，为刑，故遭"天"刑。或六三不动，上应上九，上九在离，离象之成皆因九四不当位，若九四当位，则上卦成艮，艮为鼻，离成则艮毁，故有"劓"刑之象。六三受困于初，故曰"无初"，即没有一个好的开始；然终能得其刚助，故能"有终"。

【译文】

六三，看见大车被吃力地拖曳着，拉车的牛被牵来拉去，难以前进，就如同一个人从上面受了"刺额涂墨"之刑后，又受到割鼻的酷

刑，这是因为六三刚开始失位受困，而最终却有一个好的结果。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译文】

《象传》说：“看见大车被吃力地拖曳着”，这是因为六三所处的位置不当所致；“没有好的开始，却有一个好的结果”，这说明六三因坚守心志，最终能得到上九阳刚的帮助。

【评析】

六三居位不当，上则为四刑之，故黥其额，下则有二刑之，又截其鼻，故曰“其人天且劓”。又被夹在二阳之中，有受辱之象，故于车则“曳”，于牛则“掣”，于人则“天且劓”。然其应上九的初衷并没有被动摇，故终得“遇刚”之助。从六三遭遇的刑罚来看，在《睽》卦六爻中，六三异中求合的意志最为坚定。

九四，睽孤[1]，遇元夫，交孚，厉无咎[2]。

【注释】

[1]睽孤：九四以阳居阴，三与五皆与己“睽”，无应独处，故曰“睽孤”。

[2]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元夫，指初九。六爻中，唯初九当位，阳大称“元”，于人则称“夫”，故曰“元夫”。九四因失位而无应于初，然初九当位，且与己同为阳爻，因此九四能无应而有同，同志则“交孚”；“交孚”相处，无所疑心，虽处乖异背离之时，也能“危无咎”。

【译文】

九四，乖异背离的时运使自己孑然孤立，这时遇到了刚强的大丈

夫，二人秉持诚信，相互交流，虽然有危险也不会产生灾祸。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译文】

《象传》说：“相互之间以诚信交流就没有过错”，那么，异中求合的志向就能得以实行。

【评析】

初为“睽孤”，后遇“元夫”，终于“交孚”，这是九四在“睽之时”的经历。他与六三不同的是，六三为两阳所逼迫，九四却为两阴所挟持，二者均不能安身。但是，“遇元夫”而“交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也是一件时来运转的事。

六五，悔亡[1]。厥宗噬肤[2]，往何咎？

【注释】

[1]悔亡：以阴居阳，失位有“悔”，居中得应，其悔则亡。

[2]厥宗噬肤：厥宗，指九二，因与六五相应如同宗亲戚一样，故曰“厥宗”，以喻亲之甚深。噬肤，兑为口，九二居中，离为附着，如肤之于身，六五居之，口之于“肤”，则有“噬肤”之象。此处，辞以“噬肤”喻亲和之情。

【译文】

六五，悔恨消失。与之相应的宗亲犹如噬柔咬脆一样容易亲和，就此前往有什么祸害呢？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1]。

【注释】

[1]往有庆：六五居尊而不当位，然与二合德有应，为众人所赖，故“往”则“有庆”。

【译文】

《象传》说：“与之相应的宗亲犹如噬柔咬脆一样容易亲合”，这样前往则必有吉庆。

【评析】

前人所注于“肤”多释：阴为“肤”，因为《噬嗑》的六二也有“噬肤”之辞，九二与六五相应，六五为阴在离中，故曰“阴为肤”。但是，阴在阳下，则肤何以现？若从离之卦象解释，则可合于“肤”之义。离之义，附丽，附着。附着于外的东西就是“肤”，这更符合《噬嗑》之六二“噬肤”的本义。噬肤之易在其柔，故《折中》:“‘睽’之时‘小事吉’者，径情直行则难合，委曲巽入则易通也。如食物然，噬其体骨则难，而噬其肤则易。九二遇我乎巷，是‘厥宗’之来‘噬肤’也；我往合之，睽者不睽矣。此其所以‘悔亡’也，何咎之有？”睽违之时，当以柔顺委曲为求全之道，六五以阴居阳，虽因卦象而来，却顺乎常情，故因“噬肤”之亲而得“有庆”之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1]；匪寇，婚媾[2]；往遇雨则吉[3]。

【注释】

[1]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豕，猪。涂，泥浆。说，通“脱”。坎为豕、为雨，四变成坤，坤为土，土遇雨则成“泥”；豕背沾泥，故曰“见豕负涂”。四变则三至五成坤，坤死魄，故为“鬼”；坎舆为车，因三与上应，四变在坎，故三与上之间有“载鬼一车”之象。坎为“弧”，离为矢，有张弓之象，故曰“先张之弧”。四变则坎象不见，离象也随之不见，故曰“后说（脱）之弧”。《正义》曰：“先张之弧，将攻害也。物极则反，‘睽’极则通，故‘后说之弧’，不复攻

也。”即“睽”则“张弧”，不“睽”则“脱弧”。

[2]匪寇，婚媾：匪，通“非”。媾，结亲，结婚。三与上应，阴阳相和，故曰“婚媾”。

[3]往遇雨则吉：下坎为雨，三在坎下，上往三“婚媾”则“遇雨”，“雨”为阴阳相和之物，与婚媾同因，且雨水会使“涂”、“鬼”等疑洗净，故“遇雨则吉”。

【译文】

上九，乖异背离至极，孤独狐疑，恍惚看见猪背上沾着一身污泥，又仿佛看见一辆大车满载着鬼怪奔驰，先张开弓箭欲射，后来又放下了弓矢；原来那不是强寇，而是来与己婚配的人；若前往遇到雨天就会吉祥。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1]。

【注释】

[1]群疑亡：上九与六三相应，然中间隔离着四、五，故上九心乱多疑。朱熹也在《本义》说“上九猜很乖离”。遇雨水冲洗则“群疑”消失。

【译文】

《象传》说：“前往遇到雨天就会吉祥”，这是因为上九所有疑团会因此消失。

【评析】

因上九与三相应，阴阳相应，有婚媾之象。但是，他们之间的婚姻存在于“睽之时”，就有了一种多疑之心。中间又有四、五隔离，就有了第二种多疑之心。人常言“疑心生暗鬼”，多疑则心生恍惚，于是就有了“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的幻觉，但是，“遇

雨”则一切疑团都被洗得一干二净。

蹇（䷦）

【题解】

《蹇》之《彖传》曰：“见险而能止，知矣哉！”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真正地理解了此卦的本义。其卦有“山上有水”之象，然坎水虽为“险”，艮山虽有“阻”，遇险而止，则何咎之有？对于《蹇》而言，险在艮，也止于艮，故“蹇”难之“难”并没有给卦中各爻带来灾祸，相反，六爻皆无其咎，更无一凶，即使是唯一失位的初爻也因不往而“来”受到赞誉。其余则六二上应九五，虽有所往，然往为公事，非为自己，故能“无尤”；九三、六四皆知难而返；九五得友朋来归；上六因与九三相应，心志在内，所以能获得“吉利”。

蹇[1]：利西南，不利东北[2]；利见大人，贞吉[3]。

【注释】

[1]蹇（jiǎn）：卦名，下艮☶上坎☵。下艮为山，上坎为险，艮阻坎险，成险阻之象，象征着行旅中的艰难困苦。

[2]利西南，不利东北：《乾凿度》曰“坤位在西南”，即西南为坤卦，坤为地；艮在东北，艮为山。地平而山险，故行路之人取道平地则顺利，跋涉于高山则险，故《王注》曰：“西南，地也，东北，山也。以难之平则难解，以难之山则道穷。”

[3]利见大人，贞吉：大人，指九五，九五当位居正，下正坤邦，群众顺从，故曰“贞吉”。

【译文】

《蹇》卦象征着征途艰难：有利于西南，不利于东北；有利于出现大人，做事吉利。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1]。见险而能止，知矣哉[2]！蹇，“利西南”，往得中也[3]；“不利东北”，其道穷也[4]；“利见大人”，往有功也[5]；当位“贞吉”，以正邦也[6]；蹇之时用大矣哉[7]！

【注释】

[1]险在前：上卦为坎，坎为险，居卦之上，在艮之前。

[2]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艮为止，在坎下，故卦象为遇险则止。

[3]往得中：得中，指的是九五，九五为乾，来居坤中而得位，故曰“往得中”。

[4]其道穷：已在高山之险，又遇河水之险，故“其道穷”不能走。

[5]往有功：六二若前往就会遇上九五，九五为大人，故曰“往有功”。

[6]以正邦：九五当位居正，君临天下，故能“正邦”。

[7]蹇之时用大矣哉：艰难之时，大人的作用就会像《彖传》所言的那样“得中”、“有功”、“正邦”，故曰“用大”。

【译文】

《彖传》说：蹇，就是指行路艰难，因为坎险就在前面。遇见险难而能停下来，真可谓明智之举！蹇，“有利于往西南方向的平地走”，这是因为西南会得中适宜；“不利于往东北方向走”，这是因为山前有险，道路至于穷途不通；“有利于出现大人”，因为在危难之时出

现“大人”就会建立功业；九五当位守正、吉祥，能够以正道治理邦国；这说明世道艰难时，“大人”的作用是多么重大啊！

《象》曰：山上有水，蹇[1]。君子以反身修德[2]。

【注释】

[1]山上有水，蹇：山已为险，又加之以水险，山上有水，为不能下流，人不能上行，故曰“蹇”。

[2]君子以反身修德：水本应在山下，而《蹇》之水则在山上，君子观此，知水终必返于山下，而人在遇难时，也应反躬自省，修德以济险难。

【译文】

《象传》说：在险峻的高山有积水，这象征着行走艰难。君子因此而知要反躬自省，修养德行。

【评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多难兴邦的精神。《蹇》之难，表面上看是行道之难，实际上，更多的意义则是治国理政之难，故《彖传》以“利见大人”、“以正邦”、“往有功”传解卦象，历史也往往是“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蹇》之六二与九五俱当位有应，故辞虽以“艰难”释其卦象，仍有二利可见：一利于西南行，二“利于见大人”。故尽管有“险在前”、“其道穷”之难时，也有“往得中”、“往有功”、“贞吉”、“正邦”之“大用”。这些道理不仅演绎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而且也反映着这个民族“多难兴邦”的坚韧精神。

初六，往蹇，来誉[1]。

【注释】

[1]往蹇，来誉：失位无应，往而历坎之险，故曰“往蹇”。变而得位，再以初阳去比二阴，应六四，众爻皆正，故一变则引得众爻之赞誉。

【译文】

初六，往前行走会遇到艰难，返身归来则会得到赞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译文】

《象传》说：“往前行走会遇到艰难，返身归来则会得到赞誉”，这说明初六应当等待时机。

【评析】

前人注“来誉”，释“来”为退，《象传》曰“宜待也”。因艮在下，艮为止，有止而待时之意，但是“退”与“止”又何以能“来誉”呢？按卦例，初本阳爻之位，若退阴而复阳之位，则六爻皆正而应，故众爻皆“赞誉”初六的复“来”之正。因此可知，“来”为回复之“来”，即回来，非退之“来”。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1]。

【注释】

[1]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匪，通“非”。躬，自己。六二上应九五，九五为王，六二在下为臣，二至上六，有六二至六四、六四至上六二坎卦，故二要上应九五，就须经历二坎之险，故曰“蹇蹇”。九五为君，故六二上应九五，非为己应，实为公应。

【译文】

六二，君王的臣子往来艰难，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社稷。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1]。

【注释】

[1]终无尤：尤，过错。因六二当位居正，又能上应九五之尊，舍己为公，故虽有“蹇蹇”之患，也会终无所“尤”。

【译文】

《象传》说：“君王的臣子往来艰难”，最终是不会有什么过错。

【评析】

当位居正，上应九五，这样的位置和关系本身就说明，六二是一个舍身为公，为社稷而往来“蹇蹇”的忠贞勤勉的“王臣”。

九三，往蹇，来反[1]。

【注释】

[1]往蹇，来反：九三与上六应，然前有坎卦，坎为险，故曰“往蹇”。三处在艮上，艮为止，进而历险，不如退而止于艮，故“来反”，谓返于艮。

【译文】

九三，往前行进有艰难，就回到原处。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译文】

《象传》说："往前行进有艰难，就回到原处"，这是内卦的二阴爻欢喜的事。

【评析】

《王注》曰："进则入险，来则得位，故曰'往蹇来反'。为下卦之主，是内之所恃也。"九三以阳刚之德，据守二阴为艮，有止险退守之象，故与其进而遇险，不如退而得位。

六四，往蹇，来连[1]。

【注释】

[1]往蹇，来连：连，艰难。《集解》引虞翻曰"连，辇、蹇，难也"。马融也释"连亦难也"。六四往则无应，处于两坎之间，故往"蹇"，来也"蹇"。

【译文】

六四，往前走会遇到艰难，归来又遭遇艰难。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1]。

【注释】

[1]当位实：六四以阴居阴，故曰"当位"；往来俱"蹇"，又无所应，不如静居其位，《易·积算》曰"阳实阴虚"，因其位在二阳之中，故曰"当位实"。

【译文】

《象传》说："往前走会遇到艰难，归来又遭遇艰难"，若不往

来，六四当位有实。

【评析】

“四多惧”这是《易》例中存在的一般现象，然至于《蹇》之六四，正可谓真正地陷入了“多惧”的绝境。六四虽当位于《蹇》，然欲往应初，初失位无应，且在坎险之中，不得已，退来守正，所守也在坎险之中。进也是难，退也是难，进退两难的窘境与困穷迫使《蹇》四彻底地陷入“蹇连”之难。动则有难，静则当位，《象传》从爻辞之外为《蹇》四找到“当位”的希望，当位则以虚受实，静守其正。

九五，大蹇，朋来[1]。

【注释】

[1]大蹇，朋来：坎为险，《蹇》卦中，唯九五独居坎中，比较它爻而言，难更大，故曰“大蹇”。因居正君位，又与六二相应，朋来相助，故曰“朋来”。

【译文】

九五，在遇到很大的艰难时，朋友们纷纷前来相助。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1]。

【注释】

[1]以中节：以，因为。九五秉阳刚之德，处中得正，不易其节，得“朋来”之乐事，皆因其有“中节”。

【译文】

《象传》说：“在遇到很大的艰难时，朋友们纷纷前来相助”，这说明九五仍然保持着中正的气节。

【评析】

九五“中节”而得“朋来”相助。难中得友，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期望的事，也是人们战胜危难的信心和力量来源。但是，它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自身要保持中正守节的美德。

上六，往蹇，来硕[1]，吉，利见大人[2]。

【注释】

[1]往蹇，来硕：硕，大。蹇为难，上六处难终之地，不宜更有所往，往则难长而无已，故曰“往蹇”。归来则应于三，三阳为大，故曰“来硕”。

[2]利见大人：大人，指九五。上六处穷险之地，往则“蹇”，来则“硕”，下附于九五之君，故曰“利见大人”。

【译文】

上六，往前行会遇到艰难，归来则能建立大功，吉祥，有利于出现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1]；“利见大人”，以从贵也[2]。

【注释】

[1]志在内：上与三应，所应在三，三在内卦，故“志在内”。

[2]从贵：阳为贵，九五为阳，为贵，上六归来则顺从于九五，故曰“从贵”。

【译文】

《象传》说："往前行会遇到艰难，归来则能建立大功"，这说明上六的志向在于居于内卦的九三；"有利于出现大人"，因为归来就可以顺从尊贵的九五之君。

【评析】

上六位极于《蹇》，也当位于《蹇》，然《蹇》卦的大义在于"见险而能止"。以上六言，往则失之，来则得之。上六的处境说明，有时进不如守，守不如退，上六之"来"就是退，退则有"来硕"之美和"从贵"之得。

解（䷧）

【题解】

如果说《蹇》是以静止而免难，那么，《解》则以震动而免难。卦中六爻，除上六外，皆不当位，初六失位于坎险，以应于震而"无咎"；九二失位居中，因应于震中而"贞吉"；六三因失位于坎险而"致寇至"；九四虽失位于震，然应而"得朋之佑"；六五尊居中位，以君子之德信服众人，"维解"而"吉"；唯上六当位于《解》，震而脱险，故曰"无不利"。从整个卦象看，雷动于上，雨施于下，因而六爻之关键皆系于一个"动"字。

解[1]：利西南[2]；无所往，其来复吉[3]；有攸往，夙吉[4]。

【注释】

[1]解：卦名，下坎☵上震☳。下坎为险，险而动，动而解难，故曰"解"。《序卦》曰："解者，缓也。"《说文》:"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其本义为分判、离析，引申为"解开"、"解脱"等。

[2]利西南：初六本与四应，然失位无应，若与四相易位，则四成坤，坤为西南，各得其正以相应，故有利。

[3]无所往，其来复吉：九二在坎险之中，失位不正，本应有所往，然六三至六五成坎象，往则入于坎险之中，故与其往而入险，不如守中，故《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4]有攸往，夙吉：夙，早也。有攸往，指六五，六五尊居震中而为震主，震动则可纾解各方之难，故曰“有攸往”。解难须早动，故曰“夙吉”。《尚氏学》以九二释“有攸往”，于理不通。因为，《解》义的关键在于“动”，震为动，六五在震中，震动必有所往，所往则纾解危难。而九二则在坎险之中，若往而上应，仍在坎险之中，出险入险，何以为“吉”。且九二之《象传》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既以得中道而吉，又何需“攸往”。

【译文】

《解》卦象征着解脱：有利于西南众庶之地；没有危难就不必前往，回复到原来的住地就吉利；若有危难必须前往，早行会得到吉利。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1]，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2]。“其来复吉”，乃得中也[3]。“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4]。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5]。解之时大矣哉[6]！

【注释】

[1]险以动，动而免乎险：内卦为坎，坎为险，外卦为震，震为动；动在险外，故曰“动而免乎险”。

[2]往得众：初与四易位则四变成坤卦，坤为众，故曰“往得众”。

[3]乃得中：指九二爻，前往与六五易位，易则二者各得其位，居中而正。

[4]往有功：六五失位，九二前往易位则能使其正，正则君当位，二居中，故曰“往有功”。

[5]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chè）：甲，指草木出生于地上。坼，破裂，《说文》曰“裂也”。春雷震动时，雨水润泽大地，此时草木的种子皆从大地中破土而出，萌芽生长。

[6]解之时大矣哉：雷以动之，雨以润之。《系辞》曰：“帝出乎震。”万物出乎震，其生长也都依靠“动”、“润”的“舒解”功效，故曰“大矣哉”。

【译文】

《彖传》说：舒解危难，需要在危险中的英勇行动，因为英勇的行动而免除了危险，这就是“解”。“舒解危难，有利于前往西南众庶之地”，因为前往就会解放众人并得到众人的支持。“回复到原来的住地就吉利”，这是因为回复至原位就会处中得正。“若必须前往，则早行会得到吉利”，这是因为前往会建立功业。天地舒解于是就有雷雨兴起，雷雨兴起时百果草木的种子就会萌芽生长，破土而出。舒解时的功效是多么的伟大啊！

《象》曰：雷雨作，解[1]。君子以赦过宥罪[2]。

【注释】

[1]雷雨作，解：《解》之上卦为震，下卦为坎。震为雷，坎为雨。按卦象，则雷动于上，雨降于下，天地相解，然后“雷雨作”，所以卦名就叫做“解”。

[2]君子以赦过宥（yòu）罪：宥，宽宥，宽恕。按《象传》以雷比刑，以雨比德泽。雷动于上，雨降于下，比喻刑罚之下有德泽。君子观此则知“赦过宥罪”为“解”之大义。

【译文】

《象传》说：雷雨兴起，百果草木就会从土地中“舒解”出来。君子因此赦免别人的过失，宽宥他人的罪恶。

【评析】

解之以动，动之能解，是《解》卦的真正意义。就卦象而言，《解》卦之六爻中，除上六外，皆不当位。更严重的是处在中位的二、五均失位不正，故有多难之象，难多则必要舒解，要舒解其难，就必要有所动，而动之以雷，则可谓动之大，动之大则主义也大：大之于地，则草木沾春；大之于人，则罪过被“宥”。

初六，无咎[1]。

【注释】

[1]无咎：初六柔弱在下，虽失位，然能与九四相交，交而易位，则变正得位，故“无咎”。

【译文】

初六，没有什么罪过。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1]。

【注释】

[1]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刚，指九四。柔，指初六。际，交际。义，犹“理”。阳刚与阴柔相交，本合乎情理，交而易其

位，各得其正，则更合理，故曰“义无咎也”。

【译文】

《象传》说：阳刚与阴柔相交之际，其中的道理是没有什么过错的。

【评析】

《象传》解释初六的“无咎”是因为“刚柔之际”。按《易》例，独阴不生，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初六失位于《解》卦之初，本应有“咎”，然近与九二形成“刚柔之际”，远与九四形成“刚柔之际”。《易》之道，相反相成，故“刚柔之际”，实际上也就成了“刚柔相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1]。

【注释】

[1]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田，打猎。三，三为成数，举三而言，泛指“多”。黄矢，“黄”为中和之色，在古代象征着中正合和之德。“田”位在二，动而变，变而成艮，艮为狐。下卦为坎，坎为弓矢，故以卦象言之，有田猎得狐之象。以刚二应五柔，故曰“贞吉”。

【译文】

九二，打猎时捕获了好几只狐狸，并获得金黄色的箭矢，做事很吉利。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译文】

《象传》说：九二之所以做事吉利，就在于他能居中而上应于五，因而能得其中正之道。

【评析】

九二以阳居阴，其所应六五也失位，然失位有应，故其能居中得正。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鵠，反求诸其身。”（《中庸》）阴为君子，阳为小人。九二失位而得“中”，以阳居阴，以“中”比“正”，人心正则射术正，九二能为“君子”之“射”，故“田获三狐”。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1]。

【注释】

[1]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负，背也。二变则二至四成艮，初至三则为坤，艮为背，坤为舆，故有“负且乘”之象。所负者为“阳”，阳为实，负“实”则招寇，故“贞吝”。

【译文】

六三，身负财物而乘坐大车，这样就会招致强寇来劫掠，做事会遇到困难。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1]；自我致戎，又谁咎也[2]？

【注释】

[1]亦可丑：负物而乘车，其为人则愚，其为事也可丑。

[2]自我致戎，又谁咎也：戎，《说文》曰“兵也”。致，招致。咎，归罪。

【译文】

《象传》说："身负财物而乘坐大车"，这种行为本身也很丑恶；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招致兵戎之难，这又能归咎于谁呢？

【评析】

《系辞上》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常人尚且知"财不外露"，《老子》亦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解》卦中的六三，却违背了基本的生活常识，负物乘车，自视物之珍贵，其形可丑。露财"致寇"，愚而"致戎"，虽"负且乘"实为"可丑"之事，然"致寇"尚有可悯之处。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1]。

【注释】

[1]解而拇，朋至斯孚：而，你，你的，这里指六三。拇，足之大指。九四失位不正，与三相比，三从下来附，就如拇指附之于足。然四本有应在初，若三为之"拇"，则失初之应，所以必须"解其拇"，然后朋至而信，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

【译文】

九四，解除依附在你足上拇指，你的朋友就会来到你身边，并相信你。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译文】

《象传》说："解除依附在你足上拇指"，这是因为你所处的位置不当。

【评析】

九四因为失位不正，所以要“解其拇”，其痛“解”之深彻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若不如此，则朋友不能信、不能至，故“解拇”而得友，痛有所值。此也可谓之“当断就断”、“当解即解”。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1]。

【注释】

[1]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维，语气词。六五居中处尊，下应九二，因而能舒解危难，故曰“吉”。以阴柔处尊，又能解难，则“有孚于小人”。

【译文】

六五，君子能够舒解危难，就是吉利的，以君子之道舒解危难，小人也会信服。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译文】

《象传》说：君子舒解危难，小人则退缩不前。

【评析】

六五虽不当位，但也是处尊有应，应于九二之刚，则能解难，柔居阳刚，又能“有孚”。此可谓以阳刚解难，以阴柔感人，所以小人也信服。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1]，获之，无不利。

【注释】

[1]公用射隼（sǔn）于高墉（yōng）之上：隼，鸟名，一种猛

禽。墉，城墙。隼，指六三，二至四为离，离为朱雀，以象恶“隼”。三在离中，故为“隼”。下卦为坎，坎为弓矢，故以上六临之有射“隼”之象。

【译文】

上六，王公用箭射下了栖落在高城墙上的恶隼，猎获它，没有什么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1]。

【注释】

[1]以解悖：上本与六三应，然六三失位不应，为悖逆之人，上六以恶“隼”为喻“悖”，则射以解之。

【译文】

《象传》说：“王公用箭射下了栖落在高城墙上的恶隼”，这说明上六是在舒解悖逆者造成的危难。

【评析】

以恶隼比悖逆，故上六所射非真是“隼”，实指恶人。

损（䷨）

【题解】

《系辞下》曰：“《损》，德之修也。”损必有所失，然君子“损”不乱其志而修其德，故《损》卦虽名“损”，卦中六爻不仅无“凶”言，而且六五得以“元吉”。因为《损》卦之“损”，并非一损俱

损，而是通过“损下益上”方式，一方面培养坚贞利人的品德，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损而益之”的方式实现一种上下有别的秩序。换言之，臣侍君要损身，人祀上要损食，子事父母须损力，上之所益，即下之所损。概言之，因损而得益。

损[1]：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2]。曷之用？二簋可用享[3]。

【注释】

[1]损：卦名，下兑☱上艮☶，象征着“减损”。《正义》曰：“‘损’者，减损之名。”初九应六四，九二应六五，下为阳实，上有阴虚，以实应虚，故卦有“损下益上”、损刚益柔之象。

[2]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让人们去接受“损”，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但是，有所损，必有所益，损下益上时，若心存诚信，则“元吉”，若心不诚，则损之何益？故“有孚”则自然“元吉，无咎”。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艮在上，而兑在下，上下皆正，故曰“可贞”。二失位，所应在五，五也失位，若往而易之，则成《益》卦（䷩），且皆当位中正，故曰“利有攸往”。

[3]曷之用？二簋（guǐ）可用享：曷，《说文》曰“何也”，言损下益上，将何所用？享，祭祀。簋，陶土制成的古代食器。《集解》引荀爽曰：“簋者，宗庙之器，故可享献也。”上为宗庙，上据二阴，阴虚能受，则二阴象其二簋。二簋虽淡薄，然献者“有孚”则虽淡也享。

【译文】

《损》卦象征着减损：心存诚信，大为吉祥，没有灾难，有利于有所前往。减损之道用什么来体现呢？内心真诚，二簋淡食就可以用来祭祀。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1]。损而有孚[2]，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3]：损益盈虚，与时偕行[4]。

【注释】

[1]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按《损》之卦象，坤之上六下处乾三，乾之九三上升至坤六，故曰“损下益上”，即损下之乾阳以益于上，阳气上行，故曰“其道上行”。

[2]损而有孚：孚，诚信。损为益上，心须有诚，有诚则“元吉”。

[3]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这里指损之道不可以常损，须损之以时，非其时则不得其“益”。

[4]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减损、增益、盈满、亏虚之事，皆有其时，以时损益则为变通，故《系辞下》曰：“变通者，趣时者也。”损益以时，则能变通，如满盈时，则损而有益，若亏虚时，则损而无益；夏宜损阳而滋阴，冬宜益阳而不损。故损之道须“与时偕行”。

【译文】

《彖传》说：所谓“损”，就是要损减于下，增益其上，其道理就是处于下者要奉献于上。在有所减损时能够心怀诚信，就会大为吉祥，没有过错，可守持正道，有利于有所前往。减损之道将何以用之呢？二簋淡薄的食物就可以用于祭祀，但是，奉献二簋淡薄之食物应有合适的时间，减损阳刚以增益阴柔也应有一个合适的时间：世上的

减损、增益、盈满、亏虚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必须在适宜时间进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1]。君子以惩忿窒欲[2]。

【注释】

[1]山下有泽，损：艮下为泽，泽愈深而山愈高，这正符合损下益上的道理，故曰“损”。

[2]君子以惩忿窒欲：惩，止住。忿，同“愤”。窒，堵塞，窒息。按卦象《损》自《泰》（䷊）来，则《损》下卦本为乾，乾为君子，乾过刚武，近似于“忿”，损之以益上，故曰“惩忿”。三本为阳，上居坤上形成艮，艮为止，坤虚阴受，《说卦》曰坤为吝，《说文》曰“欲，贪欲也”，吝啬之心，近似贪欲。然艮象成则坤象灭，故曰“窒欲”。

【译文】

《象传》说：高山之下有水泽，象征着减损。君子因此而抑止愤怒，堵塞邪恶的欲望。

【评析】

“山下有泽”的卦象象征着“损下益上”的卦义，若从卦象推理，下阳上行以益坤阴，就实现了损物之实以“修德”的理想。卦中六爻，九二、六五、上九皆系辞以“益之”，其六五、上九更是“益之”而“吉”。由此观之，则损又何咎？所以卦辞有“元吉”、“无咎”、“利有攸往”之庆。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1]。酌损之[2]。

【注释】

[1]已事遄（chuán）往，无咎：已，完毕。遄，疾速。与其他各爻比较，唯初与四当位有应，具备损下益上的条件，故曰“已事”；既然“已事”，就当迅速前往，故曰“遄往”。

[2]酌损之：酌，斟酌。《正义》曰：“刚胜则柔危，以刚奉柔，初未见亲也。故须酌而减损之，乃得‘合志’，故曰‘酌损之’。”损刚益柔不能过分，因为刚过盛则柔也更柔，损益不当，则失其“修德”之本，故所损与所益应当适时、适量。

【译文】

初九，已经具备损下益上的条件，就应当迅速前往，那样才不会有过失。损下益上时应当酌情所损之多少并考虑到时间因素。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1]。

【注释】

[1]尚合志：尚，通“上”。初九以阳居阳，当位居正，阳气上行，上应六四，以践其“损下益上”之志，故曰“尚合志”。

【译文】

《象传》说：“已经具备损下益上的条件，就应当迅速前往”，这是因为初阳上合于“益四”之志。

【评析】

初九当位有应，“其道上行”，以阳应阴，阳实而阴虚。故初九之应实为益上而损下，损己而利他。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1]。

【注释】

[1]利贞，征凶，弗损益之：二与五俱失位有应，二上至五易位则“利贞”。易位而不征，因为征则“凶”。二、五相易则当位居正，未损而有益，故曰“弗损益之”。

【译文】

九二，利于做事，出征则会有凶险，不用减损自己就能达到益上之目的。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1]。

【注释】

[1]中以为志：九二虽不当位，却居下卦之中，以“中”为志，这是九二的位置，也是九二的利益之所在，故必以己志而“利贞”。

【译文】

《象传》说：九二之所以利于做事，就在于他以居中处正作为自己的志向。

【评析】

《正义》、《本义》以为“弗损益之”就是指九二只需要守着自己的位置不动就能益上。其所以如此解释，可能是认为九二爻辞中有“征凶”二字，从“征”则“凶”完全可以推断出不“征”就“弗损”。这种表面合乎常理的推断，其实是违背《损》的本义的，因为所谓“征凶”，不是指九二不动，而是指九二的居中位置不能丢。九二与六五的易位，不是“征”，而是“易”，“易”而居中得正，“易”而成《益》（䷩），这才是《损》卦的真正含义。而《集解》之所谓二、五易位，就可以“小损”而“大益”，以为易位则居中有应，易位则居正处中，易位则得《益》，易而有益，又何以“损”之？由此可知，《集解》误解九二，因为二、五之易，并非交易之“易”，实则为变易之“易”。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1]，一人行，则得其友[2]。

【注释】

[1]三人行，则损一人：三人，指自三以上的三个阴爻，因损道上行，在六三上行与上九相应时，就有其他二阴同行，但是，上只与三应，故只有一人能损而益上，其余二阴则无损。

[2]一人行，则得其友：六三一人上行则与上九应而为友。

【译文】

六三，三人出行，损失了一人，一人出行，得到了朋友。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译文】

《象传》说：一人独自出行能专心致志，而三人同行会因意见不一致而疑惑。

【评析】

《正义》曰："三阴并行，以承于上，则上失其友，内无其主，名之曰'益'，其实为'损'。"六三所谓"损一人"，是指损一人而益上之"损"，非损失一人之"损"，故爻辞曰"得友"。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1]，无咎。

【注释】

[1]损其疾，使遄有喜：六三至六五互成坤象，坤为阴，六四"多

惧”而在阴中，故有“疾”象。初九自损而“遄往”，六四当位，以柔纳刚，以“损其疾”。疾不能久，故速愈有喜。

【译文】

六四，减损其疾病，迅速地接纳上行的阳刚之气以使其病愈是一件可喜的事，没有什么灾祸。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译文】

《象传》说：“减损其疾病”，说明六四接纳初九的阳刚之气有了十分可喜的结果。

【评析】

阴气为死，阳气为生，这是古人对生命结构的总体认知。因此，古人论及《易》时，或以坤为死，或以坤为尸。六四的幸运来自于“内因”当位为正与“外因”初九相助两个方面。《损》之六四不仅当位在阴，且在互坤之中，实为阴中之阴，故爻辞言“疾”。好在六四下应初九，初九为阳，“应”而得阳气救助，损去疾病。《彖传》之所谓“损下益上”正为此言，实当此理。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1]，元吉。

【注释】

[1]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或，有人。益，增加。十朋，西周以贝为货币，十贝为一朋。克，能够。违，拒绝。艮内虚而外实，其形象龟，古人以龟为宝，十朋之龟，实为大宝，故“益之”弗违则“元吉”。

【译文】

六五，有人献上价值“十朋”的大宝龟，不能拒绝他，大为吉祥。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1]。

【注释】

[1]自上佑：指上九，六五以上九为比，因上九而成艮，故曰“自上佑”。《集解》:“龟墨不违，故能延上九之佑，而来十朋之益，所以大吉也。”

【译文】

《象传》说：六五之所以能大为吉祥，是因为他承受了上天的佑助。

【评析】

《系辞》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六五柔顺虚中，以居尊位。当损之时而受“十朋之龟”，然其受益于龟，非只得于六五居尊之位，更得益于上九之佑。

上九，弗损益之[1]，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2]。

【注释】

[1]弗损益之：上九处《损》之极，艮之终，使损之道在此终止，损终反益，故曰“弗损益之”。

[2]得臣无家：上九居上乘柔，处损之极，秉持阳刚之德，为众阴所归，故曰“得臣”。得臣则天下为一，故“无家”。

【译文】

上九，不用自我减损就能使他人受益，没有灾祸，做事会获得吉

祥，有利于有所前往，因为得到广大臣民的拥护就不再是一己之家了。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译文】

《象传》说：“不用自我减损就能使他人受益”，这说明上九使自己的志向大获成功。

【评析】

上九的大得志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弗损益之”，不损己而能利人；二是当自己“大得志”时，大众臣服，天下一家，得大家而失小家，则失而无损。

益（䷩）

【题解】

《损》卦以“损下益上”，而《益》卦则“损上益下”。范仲淹认为“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范文正集·易义》），所以卦中上三爻以损而得益，下三爻以守正而受益。由此来看，人处益道必须有一颗善心，故《象传》要求君子能“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卦中六爻：初九以阳德居《益》之卑下之位，居中而为受益之爻，故能大有作为；六二以柔中为美，所以能获“十朋之龟”；六三虽不当位，然若在受益之时，有救济之心，也可“无咎”；六四柔怀善志，处益下之始，有尊上而益下之德，所以“有喜”而“无咎”；九五能广施恩惠于天下，所以得“元吉”之喜；唯上九处《益》上，其位不正，所以不能自损而益下，故被“击”而有“凶”。由此看来，唯损于彼，才能益于此。

益[1]：利有攸往。利涉大川[2]。

【注释】

[1]益：卦名，下震☳上巽☴。卦下多阴，卦上多阳，阴虚阳实，阳以实授之，阴以虚承之，象征着“增益”。《正义》曰“损上益下，故谓之益”。

[2]利有攸往。利涉大川：震为出，巽为令，故卦象有人君出号令于上，而臣民服从于下，命出则必有行，又动而入，故曰“利有攸往”。坤为川，初九当位，动而上行以应四，故曰“利涉大川”。按《集解》义，三失位不正，与上易位则成《既济》（䷾），则有坎水在上，坎水为川，其说也通。

【译文】

《益》卦象征着增益：有利于有所前往，有利于涉越大河。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1]；自上下下，其道大光[2]；“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3]；益动而巽，日进无疆[4]；天施地生，其益无方[5]。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注释】

[1]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说，同“悦”。九五居上，下应六二，“损上益下”，所益广大，故曰“民说无疆”。

[2]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上，指九五，九五能降恩惠于下，则益道广大。

[3]木道乃行：《益》上卦为巽，巽为木，二至四互为坤，古《易》以坤为“川”，木在川上，方可为“木道乃行”，即行舟之

利。

[4]益动而巽，日进无疆：《益》之下卦为震，上卦为巽，故曰“动而巽”；以雷动之威，风行之速，则“进无疆”。

[5]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广雅·释诂》曰：“予也。”方，《广雅·释诂》曰：“类也。”又天施恩泽于地，地受恩泽而生物，天道无私，故无所不益，其所益不分地域、物类，故曰“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译文】

《彖传》说：“增益”，就是要减损于上，增益于下，这样民众就会有无边无际的欢悦；从上面将恩惠降到下面的臣民，这样为君之道也就发扬光大了；“有利于有所前往”，这说明位居中正的九五必有大的喜庆；“有利于涉越大河”，这说明乘舟之木已在水面行驶；增益是以雷震动而巽风入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每日都会增进无限的疆域；上天广施恩惠，大地才能生出万物，而来自上天的恩惠是遍布万方的。凡是增益的道理和方法，是顺应于合适的时间而共同进行的。

《象》曰：风雷，益[1]。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2]。

【注释】

[1]风雷，益：《益》卦上为巽，巽为风，下为震，震为雷，《正义》引《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风雷相益，故谓之“益”。

[2]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迁，迁移，即君子观《益》见善则移则从之，《论语》所谓“见贤则思其齐焉”，就是此理。有过而迅速地改正，则“善莫大焉”。

【译文】

《象传》说：风吹雷动，象征着“增益”。君子看见美好的行为就心向往之，有过错就迅速改正。

【评析】

风雷有“同声相应”的属性，二者相应相益，雷动则风生，雷声震动时，风也随之而来，此其一也；其二，巽为木，《说卦》曰：“万物皆出乎震。”春雷动则草木生；其三，雷愈震，风越紧，故《程传》曰：“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二物相益者也。”这是《益》卦的自然之理。其实，《益》卦对于人生的重要性更大，那就是《象传》所言的“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的道理。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1]。

【注释】

[1]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大作，《正义》曰“兴作大事”。初九处《益》之始，居震之初，二者俱当位相应，故利于“大作”。既当位于《益》，始之于震，则“元吉”而“无咎”。

【译文】

初九，有利于做出大事业，大为吉祥，没有灾祸。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1]。

【注释】

[1]下不厚事：下，指初九。厚事，厚重的事务。《集解》曰：“若能不厚劳于下民，不夺时于农畯，则大吉无咎也。”

【译文】

《象传》说："大为吉祥，没有灾祸"，这说明处在下位的初九没有承担过分沉重的劳役，所以能够"为大作"。

【评析】

对于"不厚事"，前人之注多异，大略有三种：一是《正义》、《本义》所谓"厚事犹大事也"，故"下本不当任厚事"，这里是指初九卑下不能胜任"厚事"；二是《集解》的"不厚劳于下民"，即不以重劳干扰下民，以使其能有精力为"大作"；三是高亨先生以《说文》为据认为"厚，通后"，即下民于"大作"争先恐后，不落后于人。三者之中，第一种似与卦义不合，因为爻辞曰"利用为大作"，且"元吉"、"无咎"，又何以说不能胜任呢？而且，初九之"为大作"不是独自为之，而是受到六四的帮助后才可以"为大作"。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1]。王用享于帝，吉[2]。

【注释】

[1]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六二至六四成坤，坤为地，地为十。六三至九五互艮，艮为龟。六二以臣下之位受君上之增益，不仅没有违背君上，而且还要长守正道，如此则"吉"。

[2]王用享于帝，吉：帝，天帝。"帝出乎震"，二在震中，上与五应，五为王，故有"王用享于帝"之象。

【译文】

六二，有人赠予价值"十朋"的大宝龟，不能拒绝，可以得到长久的吉祥。君王祭祀天地，祈求降福，吉祥。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1]。

【注释】

[1]自外来：从外至内谓之“来”，六二所得的增益是由九五赠予的，故曰“自外来”。

【译文】

《象传》说：“有人赠予价值‘十朋’的大宝龟”，这说明六二所得的增益是从外而来的。

【评析】

六二所益之物与《损》相同，而所益之位则正好相反。因六二以阴处下，虽处中当位，也是臣位，故受益以“永贞”。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1]。有孚中行，告公用圭[2]。

【注释】

[1]益之用凶事，无咎：凶事，指救灾平凶之事。六三失位不正，本不应受益，然当益之时，受益而救凶则“无咎”。

[2]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孚，诚信。中行，中正平和的行为。圭，古代祭祀天地、神灵的玉器。《本义》曰：“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礼记·郊特牲》曰：“大夫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这里的“信”，也是诚信的意思，故“告公用圭”与“有孚中行”，实际上都是强调六三要以诚信中正之心受益而救“凶”。

【译文】

六三，所得之增益应用于拯凶救难，就没有灾祸。心怀诚信，保持中正平和的行为，然后手持玉圭致意王公以求得信任。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1]。

【注释】

[1]固有之：六三失位于《益》，然位居互艮之下。《说卦》曰艮为小石，石类同于玉。艮上有巽，巽为入，应而入，山石来入，故曰“固”。

【译文】

《象传》说：“所得之增益应用于拯凶救难”，这样才能牢固地保持住已得到的益处。

【评析】

《系辞下》曰“三多凶”，因此卦的六三不当位，故更凶。《周易义海撮要》曰：“若以谦道责之，则理合诛戮。若以救凶原之，则情在可恕。”以凶之身，承受益道，则应使所益之物用之于凶。这样做是为了以诚信消除自身的不足，所以六三反复强调的就是“诚信”。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1]。

【注释】

[1]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迁，迁徙。公，指六三，三在震，居于卦中，震为行，故曰“中行”。从，即应而从之。国，指三居坤位，坤为地，为众，有地有众则有“邦”，故坤为邦国。初与四应，故曰“告公从”。三体为坤，三动而坤从，故曰“利用为依迁国”。

【译文】

六四，以中正平和的心态向王公致意自己有顺从之心，就会有利于依附君王做出迁都这样的大事。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1]。

【注释】

[1]以益志：六四居益而当位，近于王，邻于公，其位于国事当位而正，“中行”而“告公”以增益王志，故曰“以益志”。

【译文】

《象传》说：“向王公致意自己有顺从之心”，以增益其定国安邦之志。

【评析】

“中行”，《正义》、《本义》皆以“中行之德”释；《集解》则以卦位释义，二者俱通。而《益》之六四之所以能为“迁国”之大事，有两个原因：其一，六四处于损上益下之时，大有作为；其二，六四当位居正，近王邻公，位当其职。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1]。有孚惠我德[2]。

【注释】

[1]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惠，施恩惠。九五在“益下”之卦中处于王位，本有施恩惠于下之德，施惠有“孚”，则何须问“元吉”。

[2]有孚惠我德：我既以诚信惠及物、人，则人也将以诚信、好惠反归于我，故曰“有孚惠我德”也。

【译文】

九五，真诚地怀着一颗施惠于民的心，就无须疑问是否会大为吉祥。天下人将会真诚地感念我的恩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译文】

《象传》说："真诚地怀着一颗施惠于民的心"，就无须疑问是否"元吉"；"臣民感念我的恩德"，我的志愿就会大为成功。

【评析】

九五当位居尊，为《益》卦之主，当天下之王，故其"益"之大，莫之能比。然惠之大，莫大于信，有惠有信，唯《益》之九五可当之。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1]；立心勿恒，凶[2]。

【注释】

[1]莫益之，或击之：莫，没有谁。之，指示代词，这里指上九。或，有的人。上九处《益》之穷极之位，故有求益不已之贪，为众人所厌，故曰"或击之"。

[2]立心勿恒，凶：立心，即居心。恒，平常。居心于贪则不能有平常之心，如此则"凶"。

【译文】

上九，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攻击他；居心无常，有凶险。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1]；"或击之"，自外来也[2]。

【注释】

[1]偏辞：偏，片面。《正义》曰："'偏辞'者，此有求而彼不应，是'偏辞'也。"上九独处《益》之穷极之位，故有"偏辞"。

[2]自外来：言其所受攻击自外而来。

【译文】

《象传》说：“没有人增益他”，这是因为上九独自发出求益之辞；“有人攻击他”，这是从外而来的攻击。

【评析】

位“偏”则心也“偏”，上九居《益》之极处，求益过极，故有“偏辞”。益不可极，求益不已，则惹人生厌，故“或击之”而凶，也是自招其祸。

夬（䷪）

【题解】

《夬》卦象本义在于“果决”，但是，五阳的“果决”并没有为他们赢得吉利，因此，卦中的五阳爻无一“吉”，这实在是说明了“小人难养”的困苦与无奈。当然，将要被铲除的“小人”也定然是在劫难逃。在五阳与一阴的决斗中，双方均不得安宁，故《夬》卦实在是一个杀气腾腾的卦。具体就各爻而言：初九壮于乾刚，却“往不胜”；九二失位无应而“惕号”、“有戎”；九三“夬夬独行”而“有凶”；九四失位于兑而受刑；九五“中行”君位，仅得“无咎”而已；上六当位而应下，虽侥幸“无号”却“终有凶”。一个小人使五个君子如此受难。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仅存于《夬》卦中，现实生活中更是不乏其例。

夬[1]：扬于王庭[2]，孚号有厉[3]，告自邑，不利即戎[4]，利有攸往[5]。

【注释】

[1]夬（guài）：卦名，下乾☰上兑☱，象征着“决断”。《正义》曰：“五阳共决一阴，故名为‘夬’也。”一阴为上六，阴为小人，小人凌越于五阳之上，五阳以阳刚与之决断，故卦名“夬”。

[2]扬于王庭：扬，《释诂》曰“举也”，《释言》曰“越也”，按卦义当有“传扬”之义，王道荡荡，磊落无隐，以五君子决一小人，无须“隐”，故“扬于王庭”。

[3]孚号有厉：孚，诚信。号，号令。与小人“决”本来就是件危险的事，而二辅五以决小人，二也失位，故以“厉”自警其事。

[4]告自邑，不利即戎：即，从，就。九五为王，有众阳辅之，故治邑当以号令告之即可，若用刚动武，以力取胜，必有不利，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

[5]利有攸往：众阳消一阴，故曰“利有攸往”。

【译文】

《夬》卦象征着决断：在王庭上发挥阳刚之德与小人决断，怀着诚信号令众人戒备危险，从城邑号令告知即可，不利于发兵作战，有利于有所前往。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1]；“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2]；“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3]；“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4]；“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5]。

【注释】

[1]健而说，决而和：《夬》下卦为乾，乾为健，上卦为兑，兑为说（悦）。刚健能决，兑悦能和，故曰“决而和”。

[2]柔乘五刚：柔，指上六之阴柔。乘，凌驾。五刚，即柔下之五位阳爻。一阴在五阳之上，故曰“柔乘五刚”。

[3]其危乃光：五阳决一柔，小人为危，君子除危，则其道德能

光大。

[4]所尚乃穷：尚，崇尚。君子所崇尚的“夬”道，是“健而说，决而和”，用兵动武，则使“夬”道穷，故曰“所尚乃穷”。

[5]刚长乃终：终，成，好的结果。以五刚决一柔，其功则成。

【译文】

《彖传》说：“夬”，就是决断，以五阳刚与一阴爻决断。刚健而又和悦，刚健能断，兑说（悦）能和；“在王庭上发挥阳刚之德与小人决断”，这是因为有一阴柔小人凌驾于五位阳刚之爻上；“怀着诚信号令众人戒备危险”，那么，君子消除危险的道德就会光大；“从城邑号令告知即可，不利于发兵作战”，这是因为动武用兵就会使君子决断小人的道德穷尽；“有利于有所前往”，这说明以阳刚决断小人的“夬”道终有所成。

《象》曰：泽上于天，夬[1]。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2]。

【注释】

[1]泽上于天，夬：兑为泽在上，乾为天在下，故曰“泽上于天”，泽水在天，乾阳决之，使之决降为雨，故谓之“决断”。

[2]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禄，俸禄，即君之恩泽。忌，禁忌，忌讳。德，阳为德，指有德者。使有德者居家而不食君禄，这是君子所忌讳的事。

【译文】

《象传》说：泽水化气上达于天，象征着决断。君子观此卦象，知道要像泽水下降于天一样广施恩禄于下，使有德者居家而不食君禄，这是君子所忌讳的事。

【评析】

《夬》卦的《象》与《彖》在卦义的阐述上有很大的不同，正如《正义》所言："'夬'有二义，《象》则泽来润下，《彖》则明法决断。"《象》以德润泽于下，《彖》以刚决断于上，然而，《象》、《彖》皆本于卦辞。就卦辞而言，则《彖》之说更近于卦义。

对于"居德则忌"，前人所注多异，大略有以下几种：其一，《本义》曰"未详"；其二，《正义》"'居德则忌'者，忌，禁也"，又曰，"其在身居德，复须明其禁令"，此言居德者当明其禁令，其义于卦象则难通，于"施禄"义也不通；其三，《集解》则以阳为德，谓"阳忌阴也"；其四，《来氏易注》曰："言泽在于君，当施其泽，不可居其泽也；居泽，则乃人君所深忌者。"来注以"居德"为"居泽"，又训居为"积"。按，承"君子以施禄及下"义，则应释居德者不食君禄，则为君所忌。在此仅备一说。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1]。

【注释】

[1]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壮，通"戕"，受伤。初九在乾阳之下，其应在四，四失位在兑卦，兑为毁折，故有伤于足趾之象，伤则不宜前往，因为前往则与九四相应，九四失位不能应，虽往而不胜，故有"咎"。

【译文】

初九，足趾的前端受伤，贸然前往则不能得胜，反而会导致灾祸。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译文】

《象传》说：不能胜利而有所前往，这样做是错误的。

【评析】

“壮”字，《正义》、《本义》以“强壮”为解，《集解》则释训为“戕”，通“伤”，于“决断”卦义通；且上为兑，兑为毁折，初与四有应，四在兑，故初伤于失位之四，意通卦象。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1]。

【注释】

[1]惕号，莫（mù）夜有戎，勿恤：号，号令。莫，同“暮”。戎，兵戎，即战事。恤，担心，忧虑。九二失位，变正则与四成巽，与初、三则成离。巽为号令，离为戈兵、甲胄，故有兵戎之象。

【译文】

九二，发出警惕的号令，尽管暮夜时分将有战事发生，也不必忧虑。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译文】

不要担心有兵戎之事，因为九二得中正之道。

【评析】

“惕号”于“暮夜”，“有戎”而“勿恤”。《夬》之九二刚健居中，上下皆以阳刚为邻，实为阳中之阳，健而又健。“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虽暮有其戎，理应“勿恤”。

九三，壮于頄，有凶[1]。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2]。

【注释】

[1]壮于頄（qiú），有凶：頄，颧骨。九三独与上六应，上在兑极，兑为毁折，故曰“壮于頄”；有伤且与小人应，故“有凶”。

[2]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濡，淋湿。咎，归咎。上六为阴，为小人，《夬》卦中众阳决于上六，唯九三与之有应，故曰九三“夬夬独行”。上为兑，兑泽降水为雨，故曰“遇雨若濡”。独行且遇雨湿衣，故“有愠”。然自招之，又能归咎于何人？故“无咎”。

【译文】

九三，颧骨受了伤，有凶险。君子坚决果断地独自出行，遇到雨天淋湿了衣服，心中有气，但不归罪于别人。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译文】

《象传》说：“君子坚决果断地独自出行”，但是最终没有什么灾祸。

【评析】

《王注》曰：“夬为刚长，而三独应上六，助于小人，是以凶也。”在《夬》卦中，唯九三与上六当位，余则失位，然辞系“凶”字的也是九三与上六。上六位居九五之上，为众阳所决，一如桀纣之暴。九三当位居正，却失之于所应，以小人为友，故曰“壮于頄”。故九三之凶，不在其位，在其所应之人。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1]；牵羊悔亡，闻言不信[2]。

【注释】

[1]臀无肤，其行次且（zī jū）：次且，即趑趄。九四居位不正，处在兑下，兑为毁伤，有受笞杖之象，故曰“臀无肤”；伤则“其行次且”。

[2]牵羊悔亡，闻言不信：兑为羊，既有受刑之事，牵羊以献则可“悔亡”，此为智者之言，然而，九四未听。

【译文】

九四，因失位不正，臀部被杖笞皮开肉绽，趑趄难行；若牵着一只羊献给当权者，则悔恨就会消逝，但是，他没有听从此言。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1]；“闻言不信”，聪不明也[2]。

【注释】

[1]位不当：九四以阳居阴，故曰“位不当”。

[2]聪不明：四失位不正，变而正则为坎，坎为耳，入兑则毁折，故曰“聪不明”。

【译文】

《象传》说：“趑趄难行”，这是因为九四居位不当；“没有听从智者的话”，这说明他的耳朵失聪。

【评析】

对于“臀无肤，其行次且”的解释，高亨先生认为：“筮遇此爻，将受杖刑，臀部皮开肉脱，其行趑趄而难行，但牵羊献当权之人，则其悔可亡。”与卦义甚合。或释羊为“刚狠之物”，专指九五，九五也在兑中，然辞系九四，若专指九五，则何以不系之九五？且牵强于九五，则九四又指何物？其实，《易》本为卜筮作，筮遇此爻则此爻动，动则变，变则四当位而正，正则九二至四成兑，兑为羊，故“牵羊”者不变也是四，

变也是四，何关乎九五？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1]。

【注释】

[1]苋（xiàn）陆夬夬中行，无咎：苋陆，又名马齿苋，其草柔脆。《程传》曰：“今所谓‘马齿苋’是也，曝之难干，感阴气之多者也，而脆易折。”兑为小，阴为柔，四动则变坎，坎为棘，羊所见棘中之柔小之物，应为苋陆之类的嫩草。夬夬，《正义》曰“决之至易”，故曰“夬夬”。九五居中处正，故曰“中行”，有众阳为助而清除小人，故曰“无咎”。

【译文】

九五，如斩断柔脆的苋陆草一样，刚毅果断地清除小人，居中行正，则没有过错。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1]。

【注释】

[1]中未光：九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四动变后，则四至上成坎，离旁通而伏于坎，隐伏不显，其德不彰，故曰“未光”。

【译文】

《象传》说：“居中行正，则没有过错”，这说明九五的中正之道尚未光大。

【评析】

爻辞以苋陆草比喻上六为阴柔之小人，然九五为中而为一卦之主，居王者之尊，

以“夬夬”之决，仅获“无咎”，故其中正之道未光大。

上六，无号，终有凶[1]。

【注释】

[1]无号，终有凶：上六，居《夬》之极，以小人而居群阳之上，故其凶非号啕所能免，故曰“终有凶”。

【译文】

上六，不必号啕痛哭，因为小人最终也是难逃凶险。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译文】

《象传》说：“不必号啕痛哭，小人最终也是难逃凶险”，这说明居于上六的小人势力是不可能再延长的。

【评析】

得势则猖狂，失势则号啕，所幸的是《夬》之上六并没有给小人延长性命的机会，因为五阳皆知“猖狂”与“号啕”是小人常用的伎俩。

姤（䷫）

【题解】

“天下有风”谓之《姤》卦，其卦辞、《彖》、《象》之义有所不同，卦辞曰“勿用取女”；《彖》则以“不可长也”言其女壮之失，同时，又能从天地相遇中看出“品物咸章”、“天下大行”的好处；而

《象》则从圣人以风行天下、无物不遇的作用中，看到大行教化和诰命四方的政治力量。由此可见，《易》用之于大则义大，用之于小则义小。具体而言，《姤》一阴在下，众阳在上，用之于人，则一阴遇众阳，有女壮淫盛之过；用之于自然，则众类兴旺；用之于政，则政令通行天下。然而，因象有阴消剥阳之势，故爻辞唯九五“含章”，余则或“凶”，或“吝”。

姤[1]：女壮，勿用取女[2]。

【注释】

[1]姤（gòu）：卦名，下巽☴上乾☰。郑玄曰：“姤，遇也。”《穀梁传》曰：“不期而会曰遇。”《正义》曰：“一女而遇五男，为壮至甚，故戒之曰‘此女壮甚，勿用取此女’也。”就卦象而言，巽为入，入有所遇，故“郑注”更合本义。

[2]女壮，勿用取女：取，同“娶”。《姤》下为巽，巽为长女。初六居巽下，且失位不正。巽以一女遇五男，有以阴气消灭阳气之势，故曰“女壮”。壮而不正，则不能娶，故曰“勿用取女”。

【译文】

《姤》卦象征着邂逅相遇：女子过分强壮，则不宜娶之为妻。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1]。“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2]。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3]。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4]。姤之时义大矣哉！

【注释】

[1]柔遇刚：《姤》下卦为巽，巽为阴卦，又为一阴处下，阴上消阳遇五刚，故曰“柔遇刚”。

[2]不可与长：指初六失位不正，如一女壮而不正，故不能与之长久。

[3]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品，众多。咸，皆，都。章，通“彰”，显著。《姤》自《乾》（䷀）来，初六为阴，阴为坤，乾为天，坤为地，故《姤》处天地相遇之时、之地，此时为夏季，天下万物都极兴旺繁荣，故曰“品物咸章”。

[4]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刚，指九五、九二。九五在上为君，九二处下为臣，二爻俱居中正之位，君臣皆正，则天下政令“大行”。

【译文】

《彖传》说：“姤”，就是指相遇，譬如一个阴柔女子对付五位阳刚大男子。“不宜娶此女为妻”，这是因为不能与失位不正的女子长久相处。天地阴阳之气相遇在一起，万物都会昭彰显明地表现出来。阳刚应当遇合中正之位，天下的人伦教化就会大为畅行。如此来看，相遇之时的意义是多么的伟大啊！

《象》曰：天下有风，姤[1]。后以施命诰四方[2]。

【注释】

[1]天下有风，姤：乾为天在上，巽为风在下，故曰“天下有风”。风能遍吹万物，也就能与万物相遇，故曰“姤”。

[2]后以施命诰四方：后，天子，君王，这里指九五。命，号令，巽为号令。诰，帝王的文告，这里作动词，通告。

【译文】

《象传》说：天下刮着大风，风吹遍大地，无所不遇，这种情况就象征着“相遇”。君王因此而知发号施令，通告四方邦国。

【评析】

《后汉书·列女传》载《女诫·敬慎》:“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初六以阴居阳，失位不正，上则消剥众阳，此其所以为“壮”；阳为男，阴为女，以一女遇合五阳，此其所以为淫；故戒之以“勿用取女”。然“天下有风”的卦象，也给圣人治国安邦以“天下大行”的启示。故此卦用之于大则吉，用之于小则不吉。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1]。有攸往，见凶[2]，羸豕孚蹢躅[3]。

【注释】

[1]系于金柅（nǐ），贞吉：柅，塞在车轮下阻止启动的木块，即制动器，这里指九四。《王注》曰：“金者，坚刚之物。柅者，制动之主，谓九四也。”因初六与九四应，应则系缚于九四，初六失位，应而缚之，才能走正道。

[2]有攸往，见凶：初六为阴，往至二则为《剥》，往则与众阳遇，有失身之嫌，故曰“凶”。

[3]羸豕孚蹢躅（zhí zhú）：羸，通“累”，即绳索。孚，通“浮”，浮躁。蹢躅，同“踌躇”，即不安躁动、徘徊的样子。《姤》下为巽，巽为绳，初六上应九四，必绳之以大索。

【译文】

初六，系缚于刚强灵敏的制动器上，守持正道则吉。有所前往，则会有凶，像捆绑的牝猪一样躁动不安。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1]。

【注释】

[1]柔道牵：阴为柔，初六位居阴下，上应九四，九四在乾，乾为金，初六因失位于阴柔而为“金柅”所牵，故曰“柔道牵”。

【译文】

《象传》说：“系缚于刚强灵敏的制动器上”，这是因为阴柔之道应有所牵系。

【评析】

焦循于《周易正义补疏》曰：“王氏以‘孚’为务躁，盖读‘孚’为浮。浮，轻也，谓轻躁也。孚，浮，古字通，《释名》‘浮，孚也’，是也。务为骛之通借。”务、骛，《尔雅》皆训强乱，驰为骛，骛躁言其奔驰而轻躁。孚，即浮骛。蹢躅以“浮骛”，则有进退不宁之象。按，其实这里的“蹢躅”就是徘徊、进退之象，而“孚躁”则是浮躁之义。初六失位不正，若能应于九四，如系于“金柅”而“贞吉”，然阳众而阴壮，似“羸豕”有惑于淫乱之事，浮躁不安。焦氏之所以于此作《补疏》，就是因为：其一，《王注》只释“孚，尤务躁也”，未训“孚”、“浮”古字通；其二，未释“务”为“骛”之通借。释义不训，则义不知出处，故焦循作《补疏》以正。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1]。

【注释】

[1]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包，通“庖”，即厨房。巽为鱼，九二在巽中，故辞有“鱼”字。二阳近初六，据之于己，故曰“不利宾”。

【译文】

九二，厨房里只有一条鱼，没有什么过错，只不过不利于宴请宾

客。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1]。

【注释】

[1]义不及宾：义读为“宜”，初本为九四之应，因近二为比，为二所据，因为是他人之物，故不宜“利宾”。

【译文】

《象传》说：“厨房里只有一条鱼”，按其礼义不能食及宾客。

【评析】

按《说卦》，巽为鱼。九二居巽而“有鱼”，然失位于《姤》，上无所应，其“不及宾”，实无宾可及。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1]。

【注释】

[1]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说卦》曰：巽为股。三在巽上，故为“臀”。九三上无所应，下无所据，犹如臀之“无肤”。“臀无肤”而“行趑趄”，故曰“厉”。然九三当位居正，故虽有“厉”而终“无大咎”。

【译文】

九三，臀部被杖笞皮开肉绽，趑趄难行，有危险，但是并没有大的灾祸。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1]。

【注释】

[1]行未牵：乾为健行，九三在互乾，故有行走象，然上无所应，下无所据，行而未有牵扯，故曰“行未牵”。

【译文】

《象传》说：“趑趄难行”，这是因为九三的行为未受到牵制。

【评析】

《姤》有“女强”之象。九三与其他几个阳爻一样，在与初六之阴的相敌过程中，也没得到好处。更有甚者，还遭受“无肤”、“次且”之刑。当位受刑，其冤实“厉”！然其上下与阳相比，又居互乾之中，有阳刚之德，健行之强，故不仅“无牵”，而且终“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1]。

【注释】

[1]包无鱼，起凶：起，兴起。初六为鱼，然已为九二所据，不及己，故曰“无鱼”。

【译文】

九四，厨房里没有鱼，就会因兴起争端而有凶险。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1]。

【注释】

[1]远民：民，指初六。阳为君，阴为民，初六为阴，自坤中来，故为民。

【译文】

《象传》说：“没有鱼而引起了凶险”，这是九四远离民众造成的后果。

【评析】

九四本与初应，然因九四已失位，故其不能与初六应。初六为民，无应则远离于民，故“无鱼”。

九五，以杞包瓜[1]，含章，有陨自天[2]。

【注释】

[1]以杞包瓜：杞，杞柳，《正义》引马融曰“大木也”。包，包裹。瓜，巽为木，上阳刚者为木、柔下为瓜，九五与九二应，九二在田，田中之果为瓜。

[2]含章，有陨自天：含，含藏。章，通“彰”，彰彩，美质。陨，降落。九五居尊处中，内蕴中正之德，故曰“含章”。乾为天，下应初六，至阳刚剥尽时，则果木陨落于下，故曰“有陨自天”。

【译文】

九五，用高大的杞树叶蔽护树下的甜瓜，这就像内心含藏有华彩彰美的品德，必然有可喜的遇合从天而降。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1]。

【注释】

[1]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舍，违背。命，天命。天陨木果之实，此天道与地道之相遇，九五有君王之尊，故知天命而不

违。

【译文】

《象传》说：九五内含彰美之质，这是因为他具有中正之德；有可喜的遇合从天而降，所以他矢志不违背天命。

【评析】

王弼《周易注》曰："杞之为物，生于肥地者也。包瓜为物，系而不食者也。"以"系而不食"推断，则王弼训"包"为"匏"。杞为一物，包瓜另为一物。《正义》引经文"以杞匏瓜"，古人说经以假借为训诂，不得据注以改经。《说文》:"匏，从包，从夸，取其包藏物也。"《释文》但云"包瓜"，不云本也作"匏"。子夏作"苞"。故可知王氏本意作"包"，不作"匏"。《正义》于二义之中，取其"包藏"之义，并引经文"以杞匏瓜"证之，虽不言《王注》之非，也不明说其是。就卦象看，九五当位居中，有中正之德，处王者之尊，如杞之蔽护瓜，内蕴章美之质，其志如降自天上，故志不能"舍"。综上所述，则"包"应为包藏之"包"。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1]。

【注释】

[1]姤其角，吝，无咎：乾为首，上九位居首上，故称角，相遇一角则有"吝"，动而得正则"无咎"。

【译文】

上九，遇到的只是空荡荡的一角，心有悔吝，但终究是没有灾祸。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译文】

《象传》说：“遇到的只是空荡荡的一角”，这是因为上九居于遇合极偏远处，故有悔吝。

【评析】

上本与三应，然上已失位，故不遇于三，动而得正，仅遇一角。且九三有“厉”，遇之一角，又有何咎？若不“姤”一角，又有何“吝”。

萃（䷬）

【题解】

《系辞》曰：“方以类聚，人以群分。”《萃》卦说的是会聚之道。然能以类聚只是自然法则，能因“情”而会聚在一起的才是愉快的事，正如《彖传》所言：“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卦中六爻：初六因不当位而有“乱”之嫌，若有“孚”而无“乱”，则可以“无咎”；六二柔中居正，能得九五牵引，所以“无咎”；六三因上无所应，不能会聚而无利；九四虽不当位，却能以上近尊五，下应初六而得“大吉”；九五因尚未取信于民，所以自修其德以致“悔亡”；上六求聚无得，故以诚信感人而求“无咎”。

萃[1]：亨，王假有庙[2]，利见大人，亨利贞[3]。用大牲吉，利有攸往[4]。

【注释】

[1]萃：卦名，下坤☷上兑☱。坤为地，质本在下，兑为泽，其性润下，同有聚下之德，萃聚一起，故卦名“萃”。《正义》曰：“聚集之义也。能招民聚物，使物归而聚已，故名为‘萃’也。”泽润土地，故万物有“萃”。

[2]亨，王假有庙：亨，祭祀。王，指九五。假，到，至。《王注》曰：“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

[3]利见大人，亨利贞：大人，指九五。九五当位与六二有应，二阳处众阴之中，故曰“利见大人”。五、二皆居中处正，故曰“亨利贞”。

[4]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下卦为坤，坤为牛，在古代牛为祭祀之“大牲”，下坤顺而上兑悦，故“利有攸往”。

【译文】

《萃》卦象征着会聚：祭祀时人物大聚集，此时君王至于太庙祭祀祖宗、天地，所以有利于见大人，亨通而利于做事。用牛来作大的祭祀品，有利于有所前往。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1]，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2]；“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3]；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4]。

【注释】

[1]顺以说，刚中而应：下卦为坤，坤为顺，上卦为兑，兑为说（悦）。下顺于上悦，故曰“顺以说”。刚中，指九五，下应六二，故曰“刚中有应”。

[2]聚以正：九五为《萃》卦之主，居中处正，故而能使物聚之以正。

[3]顺天命：下坤为顺，九五为王、为天子，故曰“顺天命”。

[4]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同气相求，同声相应，

同志则相助，同心则相聚。故《王注》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情同而后乃聚，气合而后乃群。”

【译文】

《彖传》说：“萃”，就是指聚集。下坤顺于上悦，九五以阳刚居中处正下应于六二之阴柔，故能使人物有聚集之象；“君王至于太庙”，向天地之神灵和祖宗致上孝敬的祭祀物品；“有利于见大人，亨通”，人们会聚在一起是因为九五主持正道；“用大牲来作祭祀品会有吉祥，有利于有所前往”，这是因为处在下面的民众能顺应天道；君子观看万物聚集的道理，看到天地万物的本质。

《象》曰：泽上于地，萃[1]。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2]。

【注释】

[1]泽上于地，萃：泽水聚于地上，泽水有润泽之性，大地有受润之心，聚合而成“萃”象。

[2]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修理。戎，兵；戎器，即兵器。虞，料想，预料。君子，指九五。君子知凡物聚久则生变，故“除戎器”以戒备“不虞”。

【译文】

《象传》说：泽水聚于地上，象征着“聚集”。君子观此象而修理兵器，以武力戒备不测之事。

【评析】

有泽则有水，有地则有物，水润地则万物生，万物生而相聚，此为《萃》卦之本象；而《彖传》则从象中分析出“顺以说”、“聚以正”的道理，使得原有的自然情态升华出理性的光辉，并因此使《萃》有了社会关系的本质内容。其实，“聚以正”只是圣人对“萃聚”的理想，社会现实则往往与此相反，故《象传》寄希望于“君子”之德，希望他

们能够“除戎器，戒不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1]，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2]。

【注释】

[1]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初本与九四应，因四以阳居阴，不当位，故疑四应三，不能有“孚”于终。乱，指初六疑四应三。初六失位，九四也失位，故有“乱”象，因“乱”而“萃”，故曰“乃乱乃萃”。

[2]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号，呼号。初六既失位，动则有变，变而成震，则下卦为震，上卦为兑。震为动，兑为口，动口则为“号”。二至四互有艮，艮为手，故有“一握”之象。初变而正，正则与四各得其所，故有“笑”。“笑”而“勿恤”，变正而行，则往而“无咎”。

【译文】

初六，心有诚信之德却不能持之以终，于是就心生疑乱；于是就与他人妄聚；若向自己的所应之爻九四呼号，则能与之握手欢笑，所以不必忧虑，前往没有灾祸。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译文】

《象传》说：“心生疑乱而与他人妄聚”，这说明初六的心志已乱。

【评析】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初六心疑志乱，“有孚无终”，虽“无咎”，非其本身“无咎”，实为变正无疑而得之。

六二，引吉，无咎[1]，孚乃利用禴[2]。

【注释】

[1]引吉，无咎：六二当位居中，上与九五相应，故“无咎”。中有六三、九四不当位，故阻隔其中，故需牵引至九五。

[2]孚乃利用禴（yuè）：禴，祭祀，殷商时的春祭之名。心怀诚信则有利于“禴”。

【译文】

六二，被牵引到聚集之道中，这是吉祥的，没有什么过错，心怀诚信则有利于祭祀。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译文】

《象传》说：“被牵引到聚集中，这是吉祥的，没有什么过错”，这是因为六二处中守正的意志没有改变。

【评析】

子曰：“祭神如神在。”祭祀之事正如曾子所言是“慎终追远，民德厚矣”的大事，故朱熹有言曰：“庙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聚己之精神，则可以至于庙。”因此，祭祀在古代中国是一件净化心灵、追念祖先、塑造道德的国之大事。《萃》之六二因与王者相会，而其吉祥实得之于“禴”之孚。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1]。往无咎，小吝[2]。

【注释】

[1]萃如嗟如，无攸利：失位不正，近比于四，四亦失位。以不正之位相聚，故曰“萃如”。以不正相聚，则有所忧患，故“嗟如”而“无攸利”。

[2]往无咎，小吝：三与上应，上六失位无应，独立孤处于上，处《萃》极而忧，求友心切，故可往而“无咎”。因上六为阴，三也属阴，二阴相聚，不若一阴一阳之应，故“小吝”也。

【译文】

六三，相聚而朋无应，故嗟叹连连，没有利益。但是，有所前往则不会有过错，唯有小的困难而已。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1]。

【注释】

[1]“往无咎”，上巽也：上互为巽，巽谦逊、恭顺，故前往相聚则“无咎”。

【译文】

《象传》说：“有所前往则不会有过错”，这是因为《萃》之上卦巽有谦逊恭顺之德。

【评析】

六三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看似矛盾，茫然难明，但细究其义，所谓“无攸利”实指六三与上六而言，二者皆阴，阴阴相敌，上无所应，故“无攸利”。然六三居互巽之下，“巽为入”，“入”遇九四、九五，阴阳相亲，故“往”而“无咎”。

九四，大吉，无咎[1]。

【注释】

[1]大吉，无咎：九四虽失位不正，然近承于九五，下应于初六，故大吉而无咎。

【译文】

九四，大为吉祥，无所咎害。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九四上承五，下应初，故有“两得”之功与“大吉”之喜，然因其以阳居阴，失位不正，故终得“无咎”而已。

【译文】

《象传》说：“大为吉祥而却只是无所咎害”，这是因为九四失位“不当”所致。

【评析】

九四虽失位，然下能应初六，初六在坤，坤为顺；上能承九五，又居上兑互巽之下，兑为悦，巽为入。上“入”而“悦”，下应而“顺”。实有“大吉”之庆。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1]。元永贞，悔亡[2]。

【注释】

[1]萃有位，无咎，匪孚：匪，通“非”。孚，诚信。九五处会聚之

时，处尊当位，故曰“萃有位”。既当位居尊，故“无咎”。然而，所乘之爻四失位，以阳居阴，专权跋扈，使政令德化受阻，不能取信于民，故“匪孚”。

[2]元永贞，悔亡：若九五能常修德政，久行其正，则其悔可亡，故曰“元永贞，悔亡”。

【译文】

九五，聚集之时处尊当位，没有过错，但是尚未能取信于民。作为德之元首，应当永远守持正道，那么，悔恨就会消逝。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译文】

《象传》说：“聚集之时处尊当位”，这说明九五仅得其位而聚集天下民众的意志并没有光大。

【评析】

总的看来，《萃》卦的吉利归属于九四、九五两个阳爻，阴聚而阳受，则为阴聚于阳，故九四“大吉”，而九五“有位”。从九五的位置，我们还可以看到，若只是处在九五的君王当位而正，而臣失位不正，也将妨碍九五有大作为。唯君臣一心，才能政通人和。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1]。

【注释】

[1]赍（jī）咨涕洟，无咎：赍，带着，怀着。咨，叹息。涕，流泪。洟，《说文》曰“洟，鼻液也”。涕洟，即痛哭流涕的样子。上六处聚集之时，居于兑极，处于《萃》终，内无所

应，独立于一隅，远近无助，故哀而“赍咨”。若能知危惧祸，至于涕洟，不敢自安，而谨慎处事，也无所害，故得“无咎”。

【译文】

上六，带着咨嗟哀叹的声音痛哭流涕，可以免于灾祸。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译文】

《象传》说：“带着咨嗟哀叹的声音痛哭流涕”，这因为上六不能安于《萃》上穷极之位。

【评析】

上六乘刚远应，不能安上。《易》之断吉凶，多以有应为吉，无应为凶，爻有所应，犹人之有友。对于“赍咨”之释，前人有以下两种认识：一是《集解》本作“赍资”，资，财物，以为货财可以哀丧；二是《正义》、《本义》认为“赍咨”为“嗟叹之辞也”。二释均通。

升（䷭）

【题解】

《升》蕴涵着地中生木的情境，卦辞以“南征吉”来喻指生命需要阳光的温暖。《彖传》以“柔以时升”来说明“升”因时来，不能强求。从卦象上看，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一个积小成大的过程，所以卦中六爻皆有向上演进的情境：初六能顺着阳气上升，所以“大吉”；九二以阳居中，“孚”而“有喜”；九三上升得很顺利；六四若以诚心等待上升，就可以“吉”而“无咎”；六五能阶阶上升，守正

则“吉”；上六于“冥”中上升，也无大碍。总体而言，“升”因符合天道自然，所以基本没有不好的爻象，其中以初六最吉，因为初六处在顺利上升之位。

升[1]：元亨，用见大人，勿恤[2]，南征吉[3]。

【注释】

[1]升：卦名，下巽☴上坤☷。巽为木，木生地中，必有生长上升之势，故曰“升”。

[2]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巽为入，坤为顺，入而顺，故曰“元亨”。因五失位在坤，三、上皆阴柔晦暗，故出现大德之人则“勿恤”。

[3]南征吉：南方为火，坤道阴暗，上卦过于阴柔，故宜征南方光明之地。

【译文】

《升》卦象征着上升：大为亨通，宜出现大人，无须担忧，向光明的南方行进就能获得吉祥。

《彖》曰：柔以时升[1]，巽而顺[2]，刚中而应[3]，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4]。

【注释】

[1]柔以时升：下卦为巽，巽为木，巽为阴卦，故曰“柔”。草木的生长是以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故“柔以时升”。

[2]巽而顺：下巽而上坤，坤道柔顺，故曰“巽而顺”。

[3]刚中而应：刚中，指九二，虽失位，然有六五相应，故曰“刚中而应”。

[4]志行：九二不当位，动变而上行，则上应五，五在坤，为西南之卦，坤为顺，征而入顺，故其“志行”。

【译文】

《彖传》说：柔顺的草木按照时节生长、上升，这是因为《升》卦的卦象是以谦和的巽卦在下而柔顺的坤卦在上组成的，而且，上升时会刚中而有应，所以大为亨通，“此时会出现大人无须担忧”，因为出现“大人”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向光明的南方行进就能获得吉祥”，这是因为只有如此，巽木上升、生长的目的才能成功。

《象》曰：地中生木，升[1]。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2]。

【注释】

[1]地中生木，升：坤为地，巽为木，地中生木，从小至大，每日每时都在生长，时时有上升之象。

[2]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巽为入，坤为顺，入于顺。据卦象而言，升有“顺”德而后升。木生由小到大，人做事也要从小事做起，然后才能成就大业，故曰“积小以高大”。

【译文】

《象传》说：地中生长出草木，这种情境象征着“上升”。君子以“顺”为美德，积累小善以成就崇高伟大的事业。

【评析】

“入”为《升》卦的基本前提，“顺”是《升》卦的有利条件。入而能顺，顺则能“升”，“入”与“顺”二者共同形成《升》卦的本质特征。就卦象而言，“入”与“顺”象征

着欣欣向荣的自然情态，而卦辞却将自然情态中的动人情景融入人的行为特征中，因而有了“利见大人”和“南征吉”的兆辞。从天道与人事的对应关系看，其中蕴涵着圣人心系民生的深情，同时，入而顺的自然情态还启示人们培养恭顺谦逊的美德。

初六，允升，大吉[1]。

【注释】

[1]允升，大吉：允，《王注》、《正义》皆曰：“当也。”初六为巽主，然居下柔弱，上无所应，不能单独上升，须与二、三之阳同为一体才能上升，同志上升，故曰“大吉”。

【译文】

初六，宜于上升，大为吉祥。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译文】

《象传》说：“宜于上升，大为吉祥”，这说明初六上升符合二、三的心志。

【评析】

巽为木，而初六在下，于象犹如树木之根，二、三为阳，如树木之出于地上之树干、枝叶。根之生长是通过树干和枝叶来体现的，故《象》曰“上合志”，无根则不能“升”，无干则不见其“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1]。

【注释】

[1]孚乃利用禴，无咎：禴，《集解》曰“薄祭也”。九二失位，本有“咎”，然处在上升之时，上升于五则变正，故“无咎”。升于五，至上卦有坎象，“坎为豕”，较之大牲牛，其祭则微薄，然九二以阳居中，有刚中而“孚”，故“利用禴”。

【译文】

九二，若心存诚信，即使是祭品微薄也能达到祭祀的目的，没有灾祸。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译文】

《象传》说：九二的诚信，会给他带来喜庆。

【评析】

祭祀是国之事，九二因上应于五，故“利用禴”。虽“禴”祭微薄，然其刚中心“孚”，有诚信之德，故虽薄也“无咎”。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九二的诚信之德也会给他带来喜庆，因为“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尚书·君陈》）。神享于有德之“馨”，非享于三牲之“馨”。实际上，古人祭祀过程的真正用意，不是为了满足神享于“馨”，而是在培养人们的诚信之德。

九三，升虚邑[1]。

【注释】

[1]升虚邑：阳实阴虚，三上为坤，坤有城邑之象，九三以阳刚亢进阴虚，如入空城，故曰“升虚邑”。

【译文】

九三，上升顺利如处空虚之城邑。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1]。

【注释】

[1]无所疑：九三以阳实刚正之德，上入虚空柔顺之处，阳能入阴，阴喜阳入，入而顺，顺而无所得，故“无所疑”。

【译文】

《象传》说：“上升顺利如处空虚之城邑”，没有什么可疑惑的。

【评析】

九三当位有应，上应则“入而顺”。又居巽上互兑之中，有“入而悦”之象，故爻辞只说“升虚邑”，不说“疑”，而《象传》却附“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1]。

【注释】

[1]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王，指周王。亨，通“享”，祭祀。岐山，在今陕西岐山东北，周之始祖古公亶父曾率众自豳迁徙于山下周原，筑城作邑。《孟子》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又曰：“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六四当位居正，位有侯象，祭祀于岐山以明事王之心志，故曰“王用亨于岐山”。顺而事上，故“吉”。虽无应于下，然能率众阴以升，故“无咎”。

【译文】

六四，君王来到岐山祭祀神灵、祖宗，吉祥，没有过错。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1]。

【注释】

[1]顺事：《正义》曰：“‘顺事’者，顺物之情，而立功立事，故曰‘顺事’也。”也就是说，六四居坤之初，处顺之始，能顺事君王。

【译文】

《象传》说：“君王来到岐山祭祀神灵、祖宗”，这说明六四要顺从天道，建功立业。

【评析】

六四系辞曰“王用亨于岐山”。然而，这里的“王”，究竟是谁，前人多有所指，总之，主要有三种：一是《集解》释“亨”为亨通，以王为太王，“王用亨于岐山”，指亨通于岐山之邑；二是《正义》以为“王”为文王，曰：“事同文王岐山之会，故曰‘王用亨于岐山也’。”三是《尚氏学》认为“王”指殷纣王，六四为侯，此爻体现了文王服事殷纣王的初衷本义。以上三说，尽管于“王”指何人有不同见解，但顺从事上的主旨则是一致的。

六五，贞吉，升阶[1]。

【注释】

[1]贞吉，升阶：六五本为阳刚中正之位，有应于九二，待其上升则互为中正，故“贞吉”。《说卦》曰巽为高，坤为土，古之阶梯土筑而成，故坤有土阶之象。九三至六五互有震象，震为足，震为动，动而行，故曰“升阶”。

【译文】

六五，做事吉祥，如沿着阶梯步步上升一样。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1]。

【注释】

[1]大得志：按《易》例，阴小而阳大，六五尊居君王之位，又有九二来应，其所“升”有大得之象，故曰“大得志”。

【译文】

《象传》说：“做事吉祥，如沿着阶梯步步上升一样”，这说明六四大得其上升的心愿。

【评析】

“升”而能“顺”，“顺”以有“阶”。居君位而有应，比有阴而应于阳，故能“贞吉”、“得志”。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1]。

【注释】

[1]冥升，利于不息之贞：冥，昏暗。上六处坤之极，《升》之终为坤，坤阴为“冥”。有九三上应，故曰“冥升”。九三如一阳光明来入黑夜，故曰“利于不息之贞”。

【译文】

上六，在昏暗中上升，有利于永不停息地生长。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1]。

【注释】

[1]消不富：上六处于《升》极，仍然升而不息，利于不息，如此之升则可消除“不富”之虚。

【译文】

《象传》说：在昏暗中仍继续上升，就会消除虚而不富的情况。

【评析】

前人注上六大都以为“消不富”之“消”为“消灭”，其理由大略有二：一是上六处在《升》极，不能长久于升，故而“消”而“不富”；二是因为阴消则“不富”，《王注》、《正义》、《集解》、《本义》、《尚氏学》皆如此释。然而，这些见解皆非卦象本义，原因有四：其一，上六爻辞既曰“冥升”，则意在“升”而不在“消”；其二，上六当位居正，处于坤极之虚，已无所谓“消”；其三，上六为阴虚之极，虚极则“不富”，然得九三之阳来入，入而实之，则可谓“消除不富”，非“消而不富”；其四，爻辞曰“利于不息”，《象传》曰“冥升在上”，皆为吉辞，何有消极之意呢？

困（䷮）

【题解】

“刚掩”而困，“尚口乃穷”，这是《困》象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主要特征及君子所以遭困受穷的根本原因。因为，一则阳刚被阴柔所掩蔽，二则“兑”有口才而遭忌。因九二与九五均为阴气所困，所以，整个卦象少有吉相，唯上六当位于《困》境之极，故可以于悔中“征吉”，余则或困而有凶，或困而有穷。六三既失位无应，又乘刚受困，是六爻中最凶的一爻。人皆有受困之时，然圣人以《困》卦来警戒世人，如孔子对子路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因此，越是困穷就越能考验人的意志与品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之志”。

困[1]：亨[2]。贞大人吉，无咎[3]。有言不信[4]。

【注释】

[1]困：卦名，下坎☵上兑☱。《正义》曰：“困者，穷厄委顿

之名，道穷力竭，不能自济，故名为‘困’。”其实，这只是大道理，无关于卦象。就卦象来看，九二困于两阴之中，陷而入险，此为一困；六三至上六成大坎之象，困九五于其中，此为二困；九四不当位，动则变，变则上卦成坎，仍然陷九五于险中，此其三困；水困于泽下而不能出，此为四困。

[2]亨：卦虽为困，然卦中阴阳相感而通，故曰“亨”。

[3]贞大人吉，无咎：大人，指九五，以阳刚居中处正，虽九二失位无应，然待其历险而至，则变而有应，故曰“贞大人吉”。

[4]有言不信：兑为口，有言语之象；乾为实，乾为天，天道有“信”，兑成则乾道毁，故曰“有言无信”。

【译文】

《困》卦象征着困穷：亨通。对于有德的大人而言将是吉祥的，没有灾祸。在困难的时候有所言未必能受到人的信任。

《彖》曰：“困”，刚掩也[1]。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2]，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3]；“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4]。

【注释】

[1]刚掩：二、五皆承柔，为阴柔所遮掩。

[2]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困》之卦象为下坎上兑，下为坎，坎为险；上为兑，兑为说（悦）。历险而上至于愉悦之境，唯大德之君子能如此而不失其“所亨”。

[3]以刚中：指九二、九五，以阳刚居卦中。

[4]尚口乃穷：兑成而破乾，故曰“尚口”。君子在平常时尚须“慎言”，更何况在受困穷时。故老子有言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尚口”而“多言”为古之君子所不齿。

【译文】

《彖传》说：所谓“困穷”，就是指阳刚为阴暗所遮掩。面临着险境而心中愉悦，虽在困境而不会失去亨通的前景，这样的胸襟和气度大概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对于有德的大人将是吉祥的”，因为作为大人的九五以阳刚居于中正之位；“在困难的时候有所言未必能受到人的信任”，这说明崇尚言辞会导致困穷。

《象》曰：泽无水，困[1]。君子以致命遂志[2]。

【注释】

[1]泽无水，困：水本应在泽上，而《困》则水在下，故有水困于泽下之象。

[2]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誓死守道，虽遭受困厄之世，也当不屈其志向，以志向为生命，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志向，故曰“致命遂志”。

【译文】

《象传》说：泽上无水，象征着困穷。君子在此时应当以不惜牺牲生命的坚强意志去实现自己崇高的志向。

【评析】

《困》启示人们，困穷并没有使万物处于穷途末路，而是给了人们一个考验意志的机会。君子处“穷”之道，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而小人则会为穷所困。孔子失意于卫灵公，又饿于陈时，子路“愠”而对孔子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系辞》曰：“困，德之辨也。”换言之，困穷是检验道德的试金

石。

初六，臀困于株木[1]，入于幽谷，三岁不觌[2]。

【注释】

[1]臀困于株木：臀，指九四，九四互巽，巽为股，四在股上，故曰“臀”。株木，泽上无水则树枯为“株”。初应于四，四为三所困，故曰“困于株木”。

[2]入于幽谷，三岁不觌（dí）：觌，显示，出现。初六在坎初，犹在水下，故有“幽谷”之象。阳数为三，阳为阴所掩，又坎初至末有三爻，故曰“三岁不觌”。

【译文】

初六，臀部困于株木之中，陷入幽谷之中，三年不见露出面目。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译文】

《象传》说：“陷入幽谷之中”，这说明初六困于幽暗不明的深谷中。

【评析】

在六十四卦的卦爻辞里，有些爻辞以情景式的语句描绘了占筮者占验的结果。一般而言，这些结果只是隐藏在六爻形成的卦象中，但是，作为占筮者通过卦象所揭示的预言，又往往以活生生的情景应验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因此，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情景式的描绘中看到一些古老的故事。就以《困》之初六而言，其爻辞实际上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几千年前的一个故事：一个人受困于林木之中，后来终于从荆棘丛生的困境中走出来，又因为迷路而陷入于幽谷之中。三年过去了，人们还没有看到他，所幸的是，他还活着，但是，他经受了多大的磨难啊！

九二，困于酒食[1]，朱绂方来，利用享祀[2]。征凶，无咎[3]。

【注释】

[1]困于酒食：九二在中，有主内之职，位居坎中，坎有酒食之象，故曰“困于酒食”。

[2]朱绂（fú）方来，利用享祀：朱，大红色。绂，主持祭祀时穿着的祭服。九二至九四互有离象，离为火，为赤红色。六三至九五互有巽，巽为绳，类如绂带之物，故曰“朱绂方来”。九二本应上应九五，因失位不正，不能应于上，动而变则上应九五，九五为君王，应则受命于王而主持祭祀，故曰“利用享祀”。

[3]征凶，无咎：互卦为离，离有甲胄之象，有兵象，故曰“征”。因二在坎险中，征而不利故曰“征凶”。然九二以阳居中，且有“朱绂”之“庆”，故“无咎”。

【译文】

九二，困于酒食之中，此时因受命于君王主持祭祀，祭祀时穿的大红祭服已来到，有利于主持宗庙的祭祀大典。若用兵出征则有凶险，但是没有大的灾祸。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译文】

《象传》说：“困于酒食之中”，这是因为九二以阳刚居中而得到的福庆。

【评析】

对于“困于酒食”的注解，《正义》、《集解》均以为酒食过多，人困其中，故如此。这可能是因为古人认为《困》非穷于物，而是穷于志，所以酒食不缺。《正义》曰：“举异方者，明物无不至，酒食丰盈，异方归向，祭则受福，故曰‘利用享祀’。”按卦象则二在坎中，主中馈之职，故有酒食之象。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1]，入于其宫，不见其妻[2]，凶。

【注释】

[1]困于石，据于蒺藜（jí lí）：据，抓，执。蒺藜，一种多刺植物。六三失位，又被失位之四所据，二变正时四在艮，艮为石，故曰“困于石”。六三欲下附于二，二也居位不正，互为巽，巽为木，木刚为“刺”，故曰“据于蒺藜”。

[2]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宫，居室。六三至九五互有巽象，巽为入。艮伏于巽，艮为宫室，故曰“入于其宫”。兑为女，为妻，兑在上，六三失位，上无所应，故曰“不见其妻”。

【译文】

六三，困在巨石下，手攀附在刺多的蒺藜上，回到自己的家后，妻子不见了，有凶险。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译文】

《象传》说：“手攀附在刺多的蒺藜上”，这是因为六三以柔乘刚的缘故。“回到自己的家后，妻子不见了”，这说明六三有不吉祥的事发生了。

【评析】

六三失位，于上无应，于是就想就近承九四，然九四已与初应，故“困于石”；不得已，又想下比九二，九二也失位不正，如多刺之蒺藜，欲攀附则手不能抓，这就好像是攀附刚强的恶人一样，使本来就凶的事雪上加霜。

九四，来徐徐[1]，困于金车[2]，吝，有终。

【注释】

[1]来徐徐：徐徐，缓缓的样子。九四有应于初，然为九二所阻，又要历坎险而至，故“来徐徐”。

[2]金车：指九二，九二以阳居阴，刚德过盛，位居坎中，坎为车。九二至九四互有离象，离为日，呈金黄色，故曰“金车”。《王注》曰：“‘金车’，谓二也。二刚以载者也，故谓之‘金车’。”

【译文】

九四，缓缓前来，受困于一辆金车之中，有困难，但是，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1]。

【注释】

[1]有与：与，亲和，亲附。九四虽居不当位，然有初六为应，如人之有友。

【译文】

《象传》说：“缓缓前来”，这说明九四的志向是在于下应于初；

虽然九四以阳居阴，其位不当，却能够得到与自己亲和友好的人。

【评析】

对九四而言，失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应。同样的道理，为人处世，不怕受困于一时的无职、无权、无利，可怕是“无友”，李太白有诗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正是此义。

九五，劓刖[1]，困于赤绂，乃徐有说[2]，利用祭祀[3]。

【注释】

[1]劓（yì）刖（yuè）：劓，削鼻之刑。刖，断足之刑。《困》上为兑，兑为毁折，为西方之卦，西方有肃杀毁折之象，故主刑罚。兑象伏艮，艮为鼻，伏而不现于毁折，故有“劓”刑。又九五在互巽之上，震伏巽中，震为足，伏于巽则不见足，故有“刖”刑。

[2]困于赤绂，乃徐有说：互巽为绳，绳象类如绂带，且巽下互有离，离为火，火色为赤红，爻在《困》卦中，故曰“困于赤绂”。兑为说，说，通“脱”。如《礼记·檀弓》:“使子弓说骖而赙之。”徐，缓行。九五本应于二，然二失位不正，难与有应，待二变而为正则有应，故曰“乃徐有说（脱）”。

[3]利用祭祀：因九五暂不得九二之应，如《象传》所言“志未得”，然尊居君王之位，可主祭祀之事，故曰“利用祭祀”。

【译文】

九五，虽贵为君王遭受削鼻断足的刑罚，受困于赤绂之中，渐渐地摆脱困境，有利于举行祭祀。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

祀”，受福也。

【译文】

《象传》说：“遭受削鼻断足的刑罚”，这说明九五的志向没有得到响应；“渐渐地摆脱困境”，这说明九五还是可以守持中和正直之德；“有利于举行祭祀”，这是因为祭祀可以承受上天赐予的福庆。

【评析】

《礼记·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前人囿此成见，昧于卦象，以为《困》之九五之“劓刖”，非九五当之，而是九五主持刑律，“劓刖”他人。如《正义》承《王注》曰：“九五以阳居阳，用其刚壮，物不归已。见物不归，而用威刑，行其‘劓刖’之事。既行此威刑，则‘异方愈乖，遐迩愈叛’。”《王注》、《正义》皆谬。原因有四：其一，九五既受“困于赤绂”，又何以能劓刖他人？其二，九五本应于二，二不能应，九五既不能刑九二，又何能刑他人？其三，九五辞曰“劓刖”，《象传》解以“志未得”，而九二则辞曰“无咎”，可知受刑者是九五而非九二；其四，根据卦象，“劓刖”之象在九五而非其他。那么，九五为什么会困于“劓刖”之刑呢？其实，《彖传》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因为九五“刚掩”于上六之阴。朱熹《本义》释此曰：“九五当困之时，上为阴掩，下则乘刚，故有此象。”其实，所谓“刑不上大夫”，又岂是历史的本相呢？《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且如桀、纣之暴，幽、厉之昏，又岂止一个“刑”字说得。故当齐宣王以“汤放桀，武王伐纣”为臣弑君时，孟子答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困》之九五受刑，非大夫之受刑，实刑“一夫”之刑。

上六，困于葛藟[1]；于臲卼[2]。曰动悔有悔，征吉[3]。

【注释】

[1]困于葛藟（lěi）：葛藟，引蔓缠绕之草。与上六应者在三，三在巽，巽为草木，阳刚者为木，阴柔者为草，三为阴，故为“葛藟”之草。

[2]臲卼（niè　wù）：动摇不安的样子。无应于己，且在兑中，身受刖刑，故有“臲卼”不安之象。

[3]曰动悔有悔，征吉：有，通“又”。兑为口，为毁折，上六处兑上，动而有悔，故曰“动悔”。又以阴乘刚，遂致“刚掩”之祸，故曰“有（又）悔”。上本应三，然三失位不正，不能上应上六。因三失位而下卦成坎，坎为寇，若上六动而变阳，则上卦成乾，以乾刚之君征伐六三之寇，故曰“征吉”。

【译文】

上六，受困于藤葛蔓藟之间；受困于摇动不安之中。动则悔而又悔，若出征敌寇则获吉利。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译文】

《象传》说：“受困于藤葛蔓藟之间”，这是因为与自己相应的六三爻失位不当所致；在这种情况下，“若乱动则悔而又悔”，但是，如果前行征伐之事还是吉利的。

【评析】

上六处困中有困，悔而又悔，却终于“征吉”，此为不幸之万幸。上六困己困人，若动而变，变而为阳（虽有失位之嫌，然按筮法，筮得此爻，此爻多变），变而为阳，则上卦成乾象，即能应于三，三在坎，按《说卦》:“坎为寇。”以乾刚之健，征寇于下，则必有“吉”。

井（䷯）

【题解】

古人穿地得水，以水养人，故“井”象成为古人比喻修德的卦象。《井》有修德养民之功，且终始无改，养物不穷，如卦辞所言“改邑不改井”。换言之，就是说城邑可改，而德不能改，故《正义》曰：“养物无穷，莫过乎井。”卦中六爻：初六在下以淤泥为喻，说明若不修治就有被废弃的结局；九二因居位不正，有“敝漏”之错；九三以“井渫不食”为喻，期待明君来临；六四以修井为喻，来比君子修德，故能“无咎”；九五以井水清寒可用为喻，来比君子有中正之美德；上六为卦中最为吉利的一爻，因为修井与修德皆获“大成”。

井[1]：改邑不改井[2]，无丧无得[3]。往来井井[4]。汔至，亦未繘井[5]，羸其瓶，凶[6]。

【注释】

[1]井：卦名，下巽☴上坎☵。上坎下巽，木处水中，汲水之桶为木制成，下巽为木质水桶，桶在水中，故有井中汲水之象。

[2]改邑不改井：邑，城邑，古代邑多为村镇。巽比教化，水有润泽，润泽以教化，此喻君子修德。邑可改而井不能改，本为自然之理，在此以比君子矢志修德，坚定不移的意志。

[3]无丧无得：日日取水，水不见少，故曰“无丧”。时时流注其中，不见其多，故曰“无得”。

[4]往来井井：往来无穷的样子。《正义》曰：“井井，洁静之貌也。往者来者，皆使洁静，不以人有往来，改其洗濯之性。”若从卦象讲，初至九五谓“往”，九五至初谓“来”。

[5]汔（qì）至，亦未繘（yù）井：汔，几乎，即将。繘，汲井水用的绳索，这里用作动词。《正义》释“虽汲水以至井上，然

绠出犹未离井口”，即汲而将出之状。

[6]羸其瓶，凶：羸，倾覆。水将出而覆其瓶，水未能得而瓶已坏，故曰“凶”。

【译文】

《井》卦象征着水井：城邑可以改移，但是水井则不能改移到其他地方，每日汲取也不见其枯竭，时时流注其中也未见其盈满。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地从井中汲水。汲水时水瓶升到井口尚未引出井时，若使水瓶倾覆毁坏，必有凶险。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1]。井养而不穷也[2]。“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3]；“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注释】

[1]巽乎水而上水，井：《说卦》曰巽为入。木桶入于水，然后汲而上，故曰“巽乎水而上水”。

[2]井养而不穷：井水不竭，养人无数，故曰“养而不穷”。

[3]乃以刚中：二、五以刚居中，以喻井体有常不变，定而不移。

【译文】

《彖传》说：用木桶深入水中汲水而上，这种情境就是“井”。井水不竭其用，故其养人滋生的功德也是无穷的。“城邑可以改移而水井则不能改移到其他地方”，这就好比君子有刚中不移的美德；“汲水时水瓶升到井口尚未引出井”，这说明此时未实现井水养人之功；“水瓶倾覆毁坏”，所以会有凶险。

《象》曰：木上有水[1]，井。君子以劳民劝相[2]。

【注释】

[1]木上有水：巽木坎水，汲水而上，故曰“木上”。上而有水之用，故曰“有水”。

[2]君子以劳民劝相：劳，《正义》曰“劳赉”（赉，赏赐），即劳动果实。劝，劝勉。相，帮助。君子观井水之象，而知劝勉助民之德，以成济养众生之功。

【译文】

《象传》说：木桶汲水而上则有水之用，这种情境可谓之井。君子效法井水养人之德，使人民劳有所得，劝勉并帮助他们。

【评析】

井之所以为井，在其下；井之所以能养民，在其上。故《象》曰“木上有水”。井不移则民能定居，德不移则君子修德。按卦例，以巽比教化、政令，故君子观《井》象而知井水济人无穷，也知德教化人无穷。见一而知二，此岂止是井水之德，实君子之德。

初六，井泥不食[1]，旧井无禽。

【注释】

[1]井泥不食：初六最处井底，井下泥污沉滞滓秽，不堪食用。

【译文】

初六，井下淤泥沉滞，不堪食用。水井破旧不堪，就连禽鸟也不愿光顾。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1]；“旧井无禽”，时舍也[2]。

【注释】

[1]下：指初六在一卦之下，如位处井下一样。

[2]时舍：因其时而舍弃不用。

【译文】

《象传》说：“井下淤泥沉滞，不堪食用”，这是因为初六处在井水之下；“水井破旧不堪，就连禽鸟也不愿光顾”，这是因为井中有泥，暂时为人舍弃不用。

【评析】

“旧井无禽”，更何况于人？井不除其淤泥，就如人心中的杂念不能净化一样。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1]。

【注释】

[1]井谷射鲋（fù），瓮敝漏：谷，井中容水处。鲋，指初六，虾蟆，《子夏传》曰“呼为小鱼”。瓮，汲水用的容器。九二上无所应而下比于初，水本以上为用，九二则下比，故有失于用井之道，犹如错将容水之处当作小鱼而射之，以至于射穿汲水用的“瓮”。

【译文】

九二，在井中容水处射击小鱼，结果射穿了汲水用的瓮。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1]。

【注释】

[1]无与：九二失位，以阳居阴，上无所应，故“无与”。

【译文】

《象传》说：“在井中容水处射击小鱼”，这是因为九二没有可以亲附之人。

【评析】

九二失位于巽，巽为鱼，又居互兑之下，兑为泽，“泽”在坎下，坎为水。上无所应，则失位“无与”。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1]。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2]。

【注释】

[1]井渫（xiè）不食，为我心恻：渫，除净污秽。为，《正义》曰“犹使也”。恻，悲伤。九三当位而正，故曰“井渫”。下不能据阴，上被四所掩，有“不食”之象。井水清净后不得食用，犹人德才兼备不被任用，故“为我心恻”。

[2]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指九五。五与三同功，俱当位而正，互为离，离为光明，故曰“王明”。王明则众人得用，岂限于“三”，故曰“并受其福”。

【译文】

九三，水井中的淤泥被掏干净，但还是没有人食用，这使我心中深感凄恻。可汲取饮用，只有遇到圣明君王，才能使贤能之士同受其福禄。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译文】

《象传》说："水井中的淤泥被掏干净，但还是没有人食用"，行道之人也为之生恻隐之心；想寻求君王的圣明之德，期望得到福庆。

【评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然"为我心恻"者，并非"井渫不食"，而是像清澈的井水一样正直有德、养民劝生的君子未被任用。所以岂止一人"恻"，行道之人也为之心"恻"。

六四，井甃，无咎[1]。

【注释】

[1]井甃（zhoù），无咎：甃，本义为"砖"，这里指以砖砌井。六四本与初应，初失位为"旧井"，六四当位而正，故能以"甃"修井。

【译文】

六四，用砖砌好井壁，就没有过错和灾祸。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译文】

《象传》说："用砖砌好井壁，就没有过错和灾祸"，因为井修好了。

【评析】

《系辞上》曰："无咎者，善补过也。"六四应在初六，初六为"旧井"有泥，然失位不正，不能自修。那么，作为朋友的六四就来代劳，虽为代劳，也是自修其德，所

以六四既能善补他人之过，也能自修其德。

九五，井洌，寒泉食[1]。

【注释】

[1]井洌，寒泉食：洌，《说文》曰“水清也”。九五居中得正，位在兑口，况且井水已被九三“渫”清，六四修整，所以可食。《集解》引崔憬曰：“洌，清洁也。居中得正，而比于上，则是井渫水清，既寒且洁，汲上可食于人也。”

【译文】

九五，井水清澈，寒冷的泉水可以食用。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译文】

《象传》说：“寒冷的泉水可以食用”，这是因为九五居中处正，有正直之德。

【评析】

井水至九五则清洁可食，这不仅是九五居中之正的缘故，更归功于九三、六四的勤谨修养。因为九五之“井洌”是经三“渫”四“甃”后才“可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1]。

【注释】

[1]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收，成功。《正义》曰：“凡物可收成

者，则谓之‘收’。”幕，覆盖。上六当位，居《井》之极，坎之终，下应九三，犹如井水已从井中汲出，整洁水井的工作已完成，故曰“井收”。井水清澈可食时，不要盖上井口，据为己有，应让大家享用，故曰“勿幕”。唯心怀诚信地让大家享用井养之德，才会“元吉”。

【译文】

上六，水井之功完成后，不要将水井口覆盖上，此时心怀诚信，就会大为吉祥。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译文】

《象传》说：“大吉”处于上位，这说明井水的养人之功已经大为成功。

【评析】

井有养生之用，人有修井之德。井养之功成，实际上是君子之德修，德修则“元吉”而“大成”。故程颐于此爻说：“他卦之终，为极为变；唯《井》与《鼎》终乃为成功，是以‘吉’也。”在此，很值得一提的是王弼对《井》卦的注解。《王注》曰：“井，以不变为德者也。”以象数释卦，则从《井》卦中看到的只是“桔槔”，从“无丧无得”中，看到的是“坤象毁坏”（坤为丧，坤象毁坏，没有了坤象，故曰“无丧”。二与五无应，故曰“无得），于“往来井井”中，看到的是“水象连通”。而在王弼的心里，井象以“不变”而“德”。“无丧无得”被解释为“德有常”，“往来井井”释为“不渝变”，于是井“象”一变为井德。其实，圣人于经中本来就寓有“德”性，但是，在象数的说教中，因为其解释卦象的目的是为了占验祸福吉凶之事，于是道德的意义就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到了王弼注经，注经的目的变了，其释经的方法也就变了。如果从经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来看，则王弼的注释无疑更富有实用价值和教育意义。

革（䷰）

【题解】

《周易》的根本哲学观在于“变通”，而《革》卦无疑是“变通”的典型。所以《彖传》以“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来形容《革》卦的气象。但是，“革”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革而当”，如《彖传》列举的“汤武革命”；二是因时而“革”，如《彖传》提出的“顺乎天而应乎人”。具体就六爻而言：初九卑而受缚，其力不足以革；六二柔中当位，上应九五之君，故革之“无咎”；九三革见初效而心怀诚信；九四已有“改命”之得，所以吉利；九五“孚”于威信；上六居革之极，守正吉利。《革》之六爻基本是无“咎”有“吉”，以此可见，圣人赞成变革的意志是明确而坚定的。

革[1]：己日乃孚[2]，元亨，利贞，悔亡。

【注释】

[1]革：卦名，下离☲上兑☱。离为火，兑为泽、为水，水火相激，激而变，变则有所革。离为中女，兑为少女，二女同居一卦之中，如同居一室，同性相斥而有变，因象中具有变革之道，故曰“革”。《正义》曰：“革者，改变之名也。此卦明改制革命，故名‘革’也。”

[2]己日乃孚：己日，古代以十天干记日。《正义》本读作“已”；《集解》本引虞翻注，以“纳申法”解释“离纳己”；朱震在《汉上易传》中曰：“‘己’当读作‘戊己’之‘己’，十日至‘庚’而更，革也。”案，己在前五数与后五数之中，其数在转换变革之间，故蕴涵着变革的意义，变革之事应于此时，则上可“孚”于天时，下可孚于民心，故此书从《集解》说。

【译文】

《革》卦象征着变革：至“己日”变革取得民众的信服，大为亨

通，有利于做事，悔恨也会消失。

《彖》曰：革，水火相息[1]，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2]。“己日乃孚”，革而信之[3]。文明以说，大亨以正[4]。革而当，其悔乃亡[5]。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6]。革之时大矣哉[7]！

【注释】

[1]革，水火相息：息，灭。上兑下离，兑为泽水，离为火，水火相灭则有变，故谓之“革”。“息”字《集解》引虞翻曰“长也”，于理也通。

[2]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离为中女在下，兑为少女在上，离为火，火有炎上之性，兑为泽，泽有润下之情，同性相斥，故虽同居一室而志气难投，故曰“革”。

[3]革而信之：于天命之日发动变革则天下信服。

[4]文明以说，大亨以正：离为火，有文明之象；兑为说（悦），有和悦之容，故曰“文明以说（悦）”。二、五当位居正，故能“大亨”。

[5]革而当，其悔乃亡：四不正，革而变正，卦成《既济》则六爻皆当位，故曰“革而当”。四失位不正，故有悔，变正则“悔亡”。

[6]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指商汤，本为夏桀之臣；武，指周武王，为纣王之臣；因夏桀、殷纣王暴虐荒淫，昏庸无道，汤、武顺天道人心而革之。史称“汤武革命”。

[7]革之时大矣哉：天地的变革形成了四时的变化，顺应了万物

的生长；社会的革命上合天道，下顺人心，成就了安民定邦的伟业，故曰“革之时大矣哉”。

【译文】

《彖传》说：变革，譬如水火相灭，又如两个女子同居一室，因为其志趣不投合，所以终将发生变化，这就叫做“变革”。“‘己日’变革取得民众的信服”，这说明这种变革是令人信服的；内含文明之德，外示和悦之色，因守持正直之道而大为亨通。变革合乎正当之理，其悔恨将消逝。天地变革导致四季形成，商汤、周武王变革了夏桀、殷纣的王命，这是顺乎天道又合乎民心的大变革，所以说变革之时的意义是多么巨大啊！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1]。

【注释】

[1]君子以治历明时：治，制定。历，历法。时，四季。君子观天地之道而知四季更替，制定历法以明其变。故《程传》曰：“君子观变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迁易，以治历数，明四时之序也。”

【译文】

《象传》说：泽水中有烈火，这其中蕴含着“变革”。君子因此而制定历法以辨明四季的更替。

【评析】

《革》卦在“水火相射”的变革因素冲击中，唯有九四不当位。革命的理由是一个不当位的爻象处在五个当位的爻象之中，革命形势和力量的对比是五比一，革命的因素是相互依存的事物发生了“水火相息”的对立情绪。于是，变革的力量便以“物理”的结构产生，而人们的认识却将其对应于相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并以“二女同室，志不相得”作比喻，形象而生动地揭示了变革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所有这些蕴涵在《革》中的

意义，最终都集中在“变则通，通则久”的革命大义上。总之，对《革》卦而言，六爻中唯有不当位的九四之辞是“改命吉”，最为吉利，而且只有九四变革，才使得六爻皆当位而正，故辞曰“元亨利贞，悔亡”。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1]。

【注释】

[1]巩用黄牛之革：巩，束缚物体。卦下为离，离为牛。二至四互为巽，巽为绳索，初在互巽和离下，有束缚于牛皮绳索之象，故曰“巩用黄牛之革”。

【译文】

初九，用黄牛革牢牢地束缚其身。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译文】

《象传》说：“用黄牛革牢牢地束缚其身”，这说明初九还不可以有所作为。

【评析】

初九虽当位于《革》之时，然位居火下，其明未著，且所应之爻“四”不当位，不能妄动其身而应之，故用“牛之革”束缚之。初九所应之爻九四失位不正，这是初九“不可以有为”的主要原因。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1]。

【注释】

[1]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己日，古人以十天干记时，己日，在十天干中序数居中。古人以数的变革而象征变革的时间，同时也应合于卦辞“己日乃孚”。社会变革如四时之更替，要以时为序，因时而变，革之则顺。因六二当位居中，趋尊远卑，离三而应五，故曰“征吉”。

【译文】

六二，己日发动变革，出征则有吉祥，没有什么过错和灾害。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1]。

【注释】

[1]行有嘉：六二当位而正，九五处中有应，阴阳相得，必有嘉会，故行必有嘉。

【译文】

《象传》说：“己日发动变革”，这说明六二努力前行必有嘉美之功。

【评析】

《尚书·泰誓》曰：“我闻吉人为善，惟日之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善恶俱以日数变，皆因日数终。如果我们将六二的系辞“己日乃革之”与卦辞“己日乃孚”对应分析，就会发现二者互为因果。因为六二之所以能“革之”且“行有嘉”，关键的因素是“孚”在“己日”，也就是说，“孚”于己日才得到民心的信任。故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皆在一个“孚”字。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1]。

【注释】

[1]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言，而，乃。就，成功。九三阳爻刚壮，居火极而有炎上之性，急欲出征。欲往应上六，遇阻于重阳，阳阳为敌，遇敌于上，又乘于四，四不正，故征而有凶。又四变则成坎，坎为险，又有凶，故曰“征凶，贞厉”。因遇众敌为阻，须多次革命，方可有所成功，故曰“革言三就”。四变为坎，坎为孚，革之以孚，为革之正道，故曰“有孚”。

【译文】

九三，出征远行则有凶，有危险。变革多次，已初见成效，就应当心怀诚信。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1]。

【注释】

[1]又何之矣：之，到。革道初成，所革者已从，又往而征之，则革道成就，无须再征，故曰“又何之矣”。

【译文】

《象传》说：“变革多次，已初见成效”，又往而征之到哪里去呢？

【评析】

一般而言，凡九三则多有刚武好勇、急躁冒进的缺点，因此《系辞》曰“三多凶”，如《革》卦中的九三就系有“征凶”之辞。但是，此处的“征凶”，原因倒不是九三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九三遇敌太多的缘故。《革》之九三爻辞既曰“征凶”、“贞厉”，又曰“革言三就”，其实，这也说明了筮在中国古代的实践中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它只是一种“决疑”的方法。如《论衡》记载：“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大的革命行动并没有因为“征凶”的兆辞而裹足不前，相反，却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和“革言三就”、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1]。

【注释】

[1]悔亡，有孚改命，吉：九四不当正位，变而正，故曰“悔亡”。四变成坎，坎为孚，故曰“有孚”。以诚信之德去更改旧的体制和命运，则有“吉”。

【译文】

九四，悔恨消失，心存诚信革除旧命，吉祥。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1]。

【注释】

[1]信（shēn）志：信，通“伸”，即伸展。九四变则卦成《既济》，六爻皆正而有应，故曰“信志”。

【译文】

《象传》说：“变革更改旧的命运有吉祥”，这说明九四的变革之志得以伸展。

【评析】

九四之变，应该是整个《革》卦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只有九四变后，才能六爻皆正而有应，才能如《彖》所言“革以当，其悔乃亡”，才能达到“变则通”的理想境界。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1]。

【注释】

[1]大人虎变，未占有孚：大人，指九五。虎，指上之兑卦，兑为虎。占，占问。因九五居中处正，为一卦之主，下应于二，有孚于众人，故曰“未占有孚”。

【译文】

九五，大人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不用占问吉凶而要保持诚信之德。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1]。

【注释】

[1]其文炳：兑下为离，离有文明，如虎有斑斓之色彩。其文章之美，焕然可观。

【译文】

《象传》说：“大人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其文采彪炳焕然。

【评析】

九五的阳刚中正与六二的阴柔中正相应，这对于九五而言，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益处，一则当位中正，二则上下相应，三则应入“离”之光明之中。故其变“有孚”而“文炳”。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1]。

【注释】

[1]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兑为虎，豹类虎，《说文》“豹似虎圆文”，阳为虎，阴则为豹。九五为阳，为

君王之位；上六为阴，次于君王，故曰“君子”。君子之变，心怀诚信，故能如豹子的花斑一样顺应变革，而“小人”则只变其表面而已。因上六当位居正，既正则居而守之则吉，故曰“征凶，居贞吉”。

【译文】

上六，君子的变革像豹子的斑纹一样，而小人的变革则只是改变其颜面；此时若继续前行则有凶险，居以正位不动则吉祥。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1]；“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2]。

【注释】

[1]其文蔚：蔚，文采华美。上六居《革》道之终，变道已成，君子处之，其变革如豹纹一样华美。

[2]顺以从君：若小人则只能变其颜面，以容色顺上，故曰“顺以从君”。

【译文】

《象传》说：“君子的变革像豹子的斑纹一样”，这是因为其文采华美；“小人的变革则只是改变其颜面”，这说明小人的变革只是从表面上顺从君王而已。

【评析】

处变革之时，有人心服，有人不服，这本是世道常理。上六一语道破“君子之变”与“小人之变”的区别，而作为大人、君子，就应该知道世上本来就有“面和而心不和”的小人作为，故须谨防。

鼎（䷱）

【题解】

《诗·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旧而必要纳新，这是“鼎”器的作用和功能。故《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尚书·盘庚》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然而，《鼎》卦之“鼎”非只是调味之器，而实以象喻事，故《九家易》曰：“鼎者，三足一体，犹三公承天子也。”卦中六爻：初六有利于吐故纳新；九二“鼎实”有“吉”；九三悔过有“吉”；九四折断了鼎耳，所以有“凶”；六五利于守持正道；上九鼎得玉饰，故而大吉而无所不利。

鼎[1]：元吉，亨[2]。

【注释】

[1]鼎：卦名，下巽☴上离☲，象征着“鼎象”。郑玄曰：“鼎，象也。”《正义》曰：“然则鼎之为器，具有二义：一有烹饪之用，二有物象之法。”所谓物象之法，是指鼎器的取新之法。

[2]元吉，亨：卦象下巽上离，木有上升之性，升至五，则当位而正，故曰“元亨”。

【译文】

《鼎》卦象征着“鼎器取新”：大为吉祥，亨通。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1]。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2]，柔进而上行[3]，得中而应乎刚

[4]，是以元亨。

【注释】

[1]以木巽火，亨饪也：亨，通“烹”，烹饪。巽为木，木入火中，以燃鼎器，故有烹饪之象。

[2]巽而耳目聪明：巽德谦逊，离为目，互卦有坎，坎为耳，故《鼎》有耳聪目明之象。

[3]柔进而上行：《鼎》卦的初、五皆为柔爻，柔由初上升至六五，谓之“柔进而上行”。

[4]得中而应乎刚：六五居中，故谓“得中”。下应九二，九二为阳刚，故曰“应乎刚”。

【译文】

《彖传》说：鼎器，是烹饪养人的物象。鼎器之下有木柴燃烧，就是烹饪之象。圣人烹饪食物以祭祀上帝，又大量地烹饪食物以养活圣贤。谦逊恭顺耳聪目明，柔道前进而向上行，于是得居六五之中位而应于九二阳刚之爻，所以大为亨通。

《象》曰：木上有火，鼎[1]。君子以正位凝命[2]。

【注释】

[1]木上有火，鼎：《鼎》卦象为下巽上离，巽为木，离为火，以木入火而燃鼎，谓之鼎器。

[2]君子以正位凝命：君子，指九三，《鼎》卦中唯九三位正，故称其为“君子”。凝，《集解》引郑玄注“成也”。九三居正以

成命，故曰“正位凝命”。

【译文】

《象传》说：木上燃烧着火焰，象征着“鼎器”在烹煮食物。君子因为居正位而成就“大烹以养贤”的使命。

【评析】

鼎食养贤是鼎器的使命，木上有火，是烹饪之事，因事而知器，这是《鼎》卦异于其他诸卦的特征，故《集解》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观系辞，而独于《鼎》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独言‘象’也。”从这种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鼎》之为器，不是像诸卦那样从卦象和《系辞》中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从“木上有火”这一卦象中推理出来的。这种特点说明《鼎》下之物是卦象，而鼎中之物为卦理。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1]。得妾以其子，无咎[2]。

【注释】

[1]鼎颠趾，利出否（pǐ）：颠，颠倒。趾，足趾。否，恶，鄙劣。初六在下，故谓之鼎“趾”，颠而“利”，则颠倒后所出之物非有用之物，必废物，上应于四，四不正，故曰“颠趾”。

[2]得妾以其子，无咎：初六为阴，上之所应九四不正，故曰“妾”。四变正则互震，震为长子，得妾而有长子，则“无咎”。

【译文】

初六，鼎器从脚跟颠倒，有利于倒出废物。为了生个儿子而娶得小妾，没有过错。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1]。“利出否”，以从贵也[2]。

【注释】

[1]未悖：悖，违背。倒趾以出否物则未悖于《鼎》之理。初虽失位，以阴应阳，未悖人情。

[2]“利出否”，以从贵也：否者，不善之物，鼎之倒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于泻出否秽之物也，故曰“利出否”。出旧纳新，弃卑从贵，故曰“以从贵”。

【译文】

《象传》说：“鼎器从脚跟颠倒”，这不违背人情。“有利于倒出废物”，这是出旧纳新，弃卑从贵。

【评析】

初六以阴居阳，处不正之位，故于人则为“妾”；又上应不正之四，故于器则为“颠趾”。然倒而以出“否物”，因妾得生贵子，这很符合鼎器“取新”的本义，故初六虽不当位于《鼎》，却终有“无咎”之果。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1]。

【注释】

[1]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即，相就，接近。“不我能即”，即“不能即我”之倒装句。阴虚阳实，九二为阳，故曰“鼎有实”。九二与六五应，五以阴居不正之位，不正则非其友而为“仇”，阳刚健而阴卑弱，又《鼎》旁通为《屯》（䷂），上为坎，坎为心疾，五在坎中，故曰“我仇有疾”。

【译文】

九二，鼎中装满食物，我的仇敌身患疾病，暂时不来找我，吉利。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1]。“我仇有疾”，终无尤也[2]。

【注释】

[1]慎所之：之，到。鼎中有“实”，故应“慎所之”。

[2]终无尤：尤，过错。既然仇人有疾，不能来打扰我，我就可以享用“鼎中实”，故曰“终无尤”。

【译文】

《象传》说：“鼎中装满食物”，要谨慎地选择所去的方向。“我的仇敌身患疾病”，这说明九二最终并没有过错。

【评析】

“我仇有疾”之“仇”字，前人注有二解：一是仇人，二是配偶。二者皆能与卦理通，然二与五虽有应，应而不正，故以“仇人”解较通。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1]，方雨，亏悔，终吉[2]。

【注释】

[1]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九三处下体之上，动而变，变出两坎之象，坎为耳，变则不当位，故曰“耳革”。鼎耳为抬鼎的结构，“耳革”则不能行，故路为之阻塞。九三动而变，变而上应上九，《鼎》上为离，离为雉，雉在鼎中，故为“雉膏”。“鼎耳革”致使“行塞”，意为“雉膏”毁坏，故曰“不食”，即不能食用。

[2]方雨，亏悔，终吉：方，正在。亏，亏毁。承上句，坎为耳，坎为水、为雨。天正在下雨，鼎中美食亏毁，然九三当位居正，美食还可以再烹，故曰“终吉”。

【译文】

九三，鼎耳变异，鼎器暂时不能移动，途径为之阻塞，吃不上美味可口的雉膏，天正下着雨，鼎中之美味亏毁，此可谓悔恨之事，然最终是吉利的。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1]。

【注释】

[1]失其义：义，通"宜"，即适宜。鼎以耳行，九三致"耳革"，使鼎止行于途中，故其行为有失当之处。

【译文】

《象传》说："鼎耳变异"，这说明九三的行动不当。

【评析】

《鼎》之九三的爻辞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情境：有人用鼎器做成"雉膏"，就在他们抬着鼎器行进时，天下雨了，鼎耳也坏了，鼎止于途中，淅淅沥沥的雨水滴落在鼎内，也许还有泥水。这一连串的遭遇使鼎内的雉膏不能食用，但是，这种困窘并不仅仅是因为"鼎耳革"，也不是因为"方雨"之天，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这两种"不当"的遭遇，揭示了抬鼎的人有失查于先的过错，致使有"亏悔"之象。好在九三有当位之正，故而终以"吉"为果。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1]。

【注释】

[1]鼎折足，覆公餗（sù），其形渥（wò），凶：餗，鼎中食物。渥，沾湿。四为王公之位，九四上互兑，兑为毁折，鼎入兑则有折足之失，足折则鼎倾覆，致鼎中食"覆"于地。地

与鼎俱沾湿污乱，故曰“其形渥”。这些均由九四不当位所致，故有“凶”。

【译文】

九四，鼎器折断了鼎足，王公的美食被倾覆于地，地上和鼎器也被濡湿，有凶险。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1]。

【注释】

[1]信如何：即“如何信”的倒装结构。九四本处于“多凶”之位，又失位不正，致使“公餗”倾覆而“渥”，故不可信任。

【译文】

《象传》说：“王公的美食被倾覆于地”，这说明九四如何让人信任呢！

【评析】

九四失位不正，不能胜王者之任。“鼎折足”，则鼎不能立，鼎器以三足而立，以象三公辅佐君王之事，足折则不能立，这里以“折足”为喻，来说明“三公”不能称职的情况。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1]。

【注释】

[1]鼎黄耳金铉（xuàn），利贞：黄，金黄色。铉，横贯鼎耳以便扛举的木杠。六五居中处尊，故贵有“黄金”耳；下应九二之阳，故有“金铉”之刚。

【译文】

六五，鼎器配上金黄色的鼎耳和坚固的鼎杠，这是有利的。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1]。

【注释】

[1]中以为实：阳为实，互为《屯》（䷂），其五为阳，其位在中，故曰“中以为实”。

【译文】

《象传》说：“鼎器配上金黄色的鼎耳”，这说明六五因居离中而获得中实之美。

【评析】

鼎至于五则贵，以“黄”喻其贵，以“金”喻其刚；因为鼎至五已成王者之器，故言“金”而不言“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1]。

【注释】

[1]鼎玉铉，大吉，无不利：玉，《说卦》曰乾为玉、为金，干宝注曰：“玉又贵于金者。”上九以刚居柔，近据五阴，君臣相临，刚柔相济，故曰“大吉，无不利”。

【译文】

上九，鼎器配有玉质的鼎杠，大为吉祥，无有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译文】

《象传》说：玉质的鼎杠在上，这说明上九能调和刚柔之节。

【评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识中，有“黄金有价玉无价”之说。《正义》曰：“玉者，坚刚而有润者也。”上九刚居柔位，这说明他能以自己之阴柔节制坚刚，使自己刚而不坚，柔而不弱。又因为唯玉有此德，故曰“玉铉在上”。

震（䷲）

【题解】

《震》具有“震惊百里”的威力，所以六爻皆有恐惧之象。但是，恐惧的结果并不是坏事，所以圣人从《震》卦中归纳出“恐惧修省”的道理来。整个卦象多以象声的叠音词“虩虩”、“苏苏”、“索索”来形容震惊恐惧的样子。六爻中唯六二有失而复得之吉，余则均处于恐惧之中。

震[1]：亨。震来虩虩，笑言啞啞[2]，震惊百里，不丧匕鬯[3]。

【注释】

[1]震：卦名，下震☳上震☳，震而又震，象征着雷声的震动，《说卦》曰震为雷，又曰震为长子。

[2]震来虩虩（xì），笑言啞啞（è）：虩，恐惧，虩虩，就是恐惧的样子。啞啞，《集解》引虞翻曰“笑且言”，即又说又笑的

样子。初九为下震之始，当位而正，使九四来应，九四为上震之始，居位不当，且“四多惧”，故对九四而言，则“震来虩虩”；对于初九而言，则是“笑言哑哑”。

[3]震惊百里，不丧匕鬯（chàng）：百里，此喻地之广大，古代诸侯封地以百里。鬯，本指香酒，也指盛香酒的酒器，古人宗庙之祭，灌鬯以求神，故此处借指祭祀。震为长子，长子主祭，即使是雷声震惊百里也不能使长子丧失祭祀之礼，此喻社稷之固皆来自于雷声之威、长子之德。

【译文】

《震》卦象征着震动：雷声的震动可以使得万物亨通。震雷会使有些人恐惧发抖，同时，也能使人因恐惧而强化修身后无畏无惧地又说又笑，雷声的威力能震惊方圆百里，不断的宗庙祭祀使社稷安稳。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1]；“笑言哑哑”，后有则也[2]；“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3]；“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注释】

[1]恐致福：致，招致。雷震使人恐惧，恐惧又能使人反省修身，因而可以获得幸福，故曰“恐致福”。

[2]后有则：后，指恐惧之后。则，法则。因恐惧而自省，有了自省就会知道如何遵守法则，故曰“后有则”。

[3]惊远而惧迩：迩，近。雷之威既可以惊远，又可以惧近，远近皆能感到它的威力，故曰“惊远而惧迩”。

【译文】

《彖传》说：雷声震动，使万物亨通。“震雷会使有些人恐惧发抖”，这说明因为恐惧而产生的谨慎会给人们带来福祉；“雷声使有些人又说又笑”，这说明震惊之后就会使人们遵守法则；“雷声的威力能震惊方圆百里”，雷声之威能震惊百里之远的地方，也能使近处的人惧怕它；“宗庙的祭祀不断”，这是因为作为像震雷一样的长子对外可以守卫宗庙社稷，对内可以主持祭祀。

《象》曰：洊雷，震[1]。君子以恐惧修省[2]。

【注释】

[1]洊（jiàn）雷，震：洊，一再，接连。上下皆震，如雷之相连，故曰“洊雷”。

[2]君子以恐惧修省：雷声接连而来，震惊百里的威力使君子也内怀恐惧，加强修身。

【译文】

《象传》说：雷声接着雷声，这就是雷声震动的样子。君子因此而恐惧天威，修身以德，反省过失。

【评析】

《震》以雷声之威来比喻政权之威，在雷声中人们能得到警示，在雷声中人们会知道反躬自省，但是雷声的震动不仅仅是让人感到恐惧，更重要的是警示统治者要遵守社会法则和自然法则，反省过失，并忠于安定社稷的重要职责。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啞啞，吉[1]。

【注释】

[1]后笑言啞啞，吉：初当位居正，处在震初，本上应四，然四

失位不能相应，待其变正，方可来应，故曰“后笑言哑哑”。待其变正有应，则上卦为坤，坤为顺，卦成“动而顺”之象，故曰“吉”。

【译文】

初九，震雷会使有些人恐惧发抖，因为恐惧而使人强化修身，然后无畏无惧地又说又笑，吉祥。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译文】

《象传》说：“震雷会使有些人恐惧发抖”，这说明因为恐惧而产生的谨慎会给人们带来福祉；“雷声使有些人又说又笑”，这说明震惊之后就会使人们遵守法则。

【评析】

《中庸》曰：“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心有恐惧，则有所不正，故君子所惧，实惧其不得正。不得正，则恐惧必至。因此，君子之修身，惧过而无过，不惧过，则或不知有过，或有过而不知。《震》初九当位而惧，此非恶人之惧，也非小人之惧，而是《韩诗外传》引孔子之所谓明王“三惧”之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六二，震来厉[1]，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2]。

【注释】

[1]震来厉：厉，危险。六二居于震中，本来失位就有惧怕之心，这时雷来震来，故曰“震来厉”。

[2]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亿，通“噫”，感叹词。

贝，古代以贝为货币，这里借指宝物。跻，登高。陵，大土山；九陵，形容山势高峻。逐，追寻。七日，震纳申“庚”，庚在天干中为第七位数；六二互卦为艮，故曰“跻于九陵”。因六二居中当位，使“贝”能七日来复，故曰“七日得”。

【译文】

六二，雷声骤然响起，有危险，啊呀！财宝丢失了，这时正登于险峻的九陵之上，无须追逐，过不了七日必失而复得。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1]。

【注释】

[1]乘刚：初九为阳刚之爻，六二以阴爻乘于初九之上，故曰“乘刚”。

【译文】

《象传》说：“雷声骤然响起，有危险”，这是因为六二以阴柔卑贱乘于阳刚之上的缘故。

【评析】

前人注《易》，于《震》之六二歧义有二：其一，对于“亿”字，前人有两种解释，或释为“大”，因其数多而大；或释为“噫”，感叹词。二者均与卦义通。其二，对于“勿逐”，《正义》、《本义》释“勿逐”为“跻于九陵”之刑犯，而《集解》则解为“勿逐”其“贝”，义各有所得，今据爻辞前后之意，从后说。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1]。

【注释】

[1]震苏苏，震行无眚：苏，《正义》曰：“苏苏，畏惧不安之貌。”眚，灾异。六三不当位，故震惧而“苏苏”。但是，虽然不当位，却无乘刚之逆，故可以惧而慎行，故“无灾眚”。

【译文】

六三，雷声震动时令六三恐慌不安，在这样的震动声中警惧而行，就不会有什么灾祸。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1]。

【注释】

[1]位不当：六三以阴居阳，故曰“位不当”。

【译文】

《象传》说：“雷声震动时令六三恐慌不安”，这是因为他所处的位置不当。

【评析】

《集解》释“苏”为“死而复生”，认为雷主生气，雷动而万物生。但是，既然为“生”，则爻辞又何须曰“无眚”？且《象传》解释“苏苏”的原因是“位不当”，又哪有“生”气？据此，当采《正义》说。

九四，震遂泥[1]。

【注释】

[1]震遂泥：遂，通“坠”。九四失位，故闻雷声震动则惧怕殊甚，以至于陷坠泥中。

【译文】

九四，在雷声的震动中陷坠泥中。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1]。

【注释】

[1]未光：虽有阳刚之气，然失位无应，故德“未光”。

【译文】

《象传》说：“在雷声的震动中陷坠泥中”，这说明九四因失位而道德未有光大。

【评析】

九四居互坎之中，互艮之上，失位于震下。动于艮山坎水之间，故有“遂泥”之难。

六五，震往来，厉[1]，亿无丧，有事[2]。

【注释】

[1]震往来，厉：往则乘阳，来则应阴，失位乘刚，故“往来厉”。

[2]亿无丧，有事：亿，义同六二之“亿”。四变正则有坤，五在坤，坤为丧，五变正则坤道毁，故曰“无丧”。居一卦之主，处尊居中，位应主祭之事，《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震为长子，为祭主，故可知“事”为祭祀之事。

【译文】

六五，在雷声震动时上下往来皆有危险，唉！虽然不会有所失，但是还应该保存祭祀之事。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1]；其事在中，大无丧也[2]。

【注释】

[1]危行：四到艮为山，六五乘刚于山顶，故曰"危行"。

[2]其事在中，大无丧也：震为长子，主祭祀之事，故"事"为祭祀之事。六五居上震中，故曰"在中"。祭祀之事是国之大事，且六五居尊，变而正，故曰"大无丧"。

【译文】

《象传》说："雷声震动时上下往来皆有危险"，这说明六五在危险中行进；因为他居尊处中，所以主祭祀之事，位尊且主持大事，所以无所丧失。

【评析】

六五虽有失位之忧，但是，处中得尊的位置使他能主持大事，而履阳乘刚的处境，又能使他在雷声中安然无恙。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1]。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2]。婚媾有言[3]。

【注释】

[1]震索索，视矍矍（jué），征凶：索索，《释文》引郑玄曰："犹'缩缩'，足不正也。"《正义》曰："索索，心不安之貌。"矍，回头惊顾的样子。矍矍，《释文》引郑玄曰"目不正"，《正义》曰"视不专之容"。上六居正，欲下应三，三失位，且互有坎象，坎为险，故"震索索"，犹畏缩不前的样子。三失正，变正则成离，离为目，故曰"视矍矍"，犹回头惊顾。因下无所应，且历坎有险，故曰"征凶"。

[2]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躬，自己。邻，邻居，指六五。因上六自己居位得正，故震之忧惧不会至于自己，而会降到自己的邻居六五身上。

[3]婚媾有言：上六下应于三，三动成兑，震为出，为长男；兑为言，为少女，故有“婚媾之言”。

【译文】

上六，雷声的震动使人恐慌得脚下哆嗦畏缩，眼睛也显出惊恐不安的样子，此时出征远行，则必有凶险。但是，只要守正不“征”，那么，其震动将不会降到自己身上，而是会降至邻居六五的身上，所以对自己而言，只要守正则无灾祸。而若有婚媾之约则会导致言语之争。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1]；虽凶无咎，畏邻戒也[2]。

【注释】

[1]中未得：“中”指六五，因其不当位，又无所应，故曰“未得”。

[2]畏邻戒：邻，指六五，因上六当位，故畏至于邻而戒于邻。

【译文】

《象传》说：“雷声的震动使人恐慌得脚下哆嗦畏缩”，这是因为六五虽居中而没有得居正位；虽然有凶险，自己却没有过错，这是因为雷声之威使其邻居六五恐惧而产生戒备心理。

【评析】

正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以上六而说六五，这是因为六五不正，祸及上六，故上六不仅不能“征”，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相邻的关系使他们彼此之间始终处于相互影响之中。

艮（䷳）

【题解】

《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艮》卦的意义全在于抑止其乱，故卦中皆以“艮”止，止而无凶。《彖传》言：“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观全卦并无“行”象，故《彖传》所谓的“动静”，也只是在二者的相对中强调静止。卦中六爻以人体上富有特征的几个部位揭示出抑止的得与失：初止于足，故“无咎”；六二止于腿，只是心中不快而已；九三止于腰际，“薰心”有危；六四止于身，故“无咎”；六五止于“辅”，使言之有序，悔恨消失；上九最吉，因其止之以敦厚之德。

艮[1]：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2]。

【注释】

[1]艮：卦名，下艮☶上艮☶。《说卦》曰艮为止，山静止而不动，各安其所，故其卦象象征着“抑止”。

[2]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艮相连而背，故曰“艮其背”。卦无一爻相应，故曰“不获其身”。“艮，止也”，静止之义，此是象山之卦，其以“艮”为名。施之人，则是止物之情，防其动欲，故谓之止。所止无见，何见其身，故“不获其身”。既“不获其身”，则相背矣。相背者，虽近而不相见，故“行其庭，不见其人”。如此乃得“无咎”，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译文】

艮卦象征着抑止：止于其背，则不能使其全身面向应当抑止的欲

望；行走在庭院中，背对着背未见其人，没有灾害。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1]。艮其止，止其所也[2]。上下敌应，不相与也[3]。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注释】

[1]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从卦象上讲，艮为山，山有险阻，一阳挟制二阴，故能“时止则止”。震阳动于下（互卦有震），震为足，为动，震动则行，故曰“时行则行”。止、行各有其时，故曰“动静不失其时”。五失正，动而得正，则互有离象，离为日，故曰“其道光明”。

[2]艮其止，止其所也：内外皆艮，卦辞曰“艮其背”，相背而不相应，可知艮之所止，止于背。

[3]上下敌应，不相与也：与，亲和，亲附。六爻皆不应，不应之应为“敌应”，既为“敌应”，则可知“不相与”。

【译文】

《彖传》说：“艮”，就是指静止。时机应当静止就静止，时机应当行动就行动，静止与行动都不要丧失合适的时机，如此则抑止的道理就会光明灿烂。《艮》卦的大义是静止，止于其所应当的地方。《艮》之卦爻上下皆为敌对关系，互相之间不亲和相附。既然如此，“不能使其全身面向应当抑止的欲望；行走在庭院中，背对着背未见其人，没有灾害”。

《象》曰：兼山，艮[1]。君子以思不出其位[2]。

【注释】

[1]兼山，艮：两山并列在一起，故谓之“兼山”。

[2]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阳为君子，二阳中唯三当位，故可知君子指“九三”。观卦象可知艮一阳止于外，出则谓“外”，止于外则可知其“思不出其位”。

【译文】

《象传》说：山上有山，这种卦象就象征着“艮”。君子观此象而知自己所思想的事情应当不超出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

【评析】

《艮》卦显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无一爻相应，二是当位之爻（六二、九三、六四）皆不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最静止的物象，就是一座座高山，艮为山，两山对峙，则各不相应，故六爻皆无应。艮为背，背对着背，则各不相干。因为《艮》卦象征着静止、抑止，止有其道，一则为止于背，二则为止于时。止得其时，则“其道光明”，止得其所，则“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1]，利永贞[2]。

【注释】

[1]艮其趾，无咎：初本应四，四在互震，震为足。按《易》例，初应于人体的位置在“趾”，故曰“艮其趾”。初六失位，本有“咎”，动而得正，故曰“无咎”。

[2]利永贞：初不正，动而得正，故曰“利永贞”。

【译文】

初六，抑止于脚趾迈出之前，就没有过错，有利于长久之事。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1]。

【注释】

[1]未失正：初六以阴居阳，本失位有咎，然其动而变正，故曰“未失正”。又止而未动，故曰“未失”，“未失”则得“艮”止之正道。

【译文】

《象传》说：“抑止于脚趾迈出之前”，说明初六动而不失其正。

【评析】

初六在艮，艮为止，本宜应四，然以失位之身，不能上应。且二至四互有坎险之象，“止”则不入于“险”，故有“无咎”之幸。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1]。

【注释】

[1]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腓，小腿肚。拯，兴起，向上提。初六在趾，六二在初六之上，故曰“腓”。六二本应于五，五本为阳，六二应阳，实随于阳，而《艮》之五不当位，故不能应，也就是不能随，故曰“不拯其随”。六二上不能应五、随五，下退守静止又不能甘心，所以心中不快。

【译文】

六二，抑止其小腿肚的运行，不举步上承本应随从的君子，所以心中感到不快。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1]。

【注释】

[1]未退听：六二位在互坎，坎为耳，因其不能上应于五，“其心不快”，此皆因六二无心听从退守静止之道所致。

【译文】

《象传》说：“不举步上承本应随从的君子”，又不甘心退止原位听从抑止之命。

【评析】

《正义》曰：“腓动则足随之，故谓足为随。”以“随”为“足”，没有从阴随阳上分析，也没有从卦例上分析。因为按卦例，二与五应，六二当位居中，却不能上应六五之尊，徒以阴柔居中和、中正之位。本来阴随阳是阴之本性，而“止于腓”则不能随阳，这样就违背了六二的本意。正所谓“君子思不其位”。但是，六二有君子之德而无君子之量，既不甘心于退守静止的命运，又觉得过咎不在己而在彼，故“不快”。以六二之中正之位，得此结局，固然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世上的事本来就是普遍联系的，有时，自己的命运并不是由自己掌握而是为他人所操纵的。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1]。

【注释】

[1]艮其限，列其夤（yín），厉熏心：限，《集解》引虞翻曰：“腰带处也。”列，通“裂”。夤，《释文》引马融曰：“背脊肉也。”厉，危险。熏，焦灼。心，三在坎中，坎为心。艮下互坎为水，有肾之象，《黄帝内经》曰：“腰者，肾之府。”三在坎中，当上下象之中，其部位在“腰”，故“艮其限”，即艮其腰。分裂其背脊肉，则有厉“熏心”。

【译文】

九三，抑止其腰部的运动，撕裂了背部的脊肉，危险像烈火一样

熏灼着人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译文】

《象传》说：“抑止其腰部的运动”，说明九三的危险就如同烈火一样焦灼其心。

【评析】

《艮》至九三，其所“止”痛彻心腑。九三当位于《艮》，这是九三的不幸。因为九三刚武勇猛，本来就有积极主动的品性，但是，因其位居艮止之道，不仅自己不能动，而且还负有制止他人的责任。且身在险中（六二至六四互坎，坎为险），临险而不能动，其危则灼疚于心，其痛而“列其夤”。

六四，艮其身，无咎[1]。

【注释】

[1]艮其身，无咎：上身下体，四在《艮》上，犹在人之上身，故曰“艮其身”。居位得正，“止得其所”，故曰“无咎”。

【译文】

六四，抑止上身的运动，没有过错。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1]。

【注释】

[1]止诸躬：躬，身体，自身。六四当位居正，故能自止其身。

【译文】

《象传》说："抑止上身的运动"，这说明六四能自己止其上身。

【评析】

《艮》止六四，才能得其"艮"道之正。六四处在上下两艮之间，居正当位，止中有止，故有自我抑止的能力。而止于上身则全身得静止之道，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过错了。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1]。

【注释】

[1]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辅，上牙床，这里借指口。序，条理；《集解》本作"孚"，即言而有信，于理也通。六五居"身"之上，其位象"辅"，故曰"艮其辅"。又艮旁通为兑，兑能言，故曰"言有序"。六五失位，动而得正，故曰"悔亡"。

【译文】

六五，抑止其口不使妄语，言则有序，悔恨就消失了。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1]。

【注释】

[1]以中正：六五居尊处中，虽失位，但动而得正，则为"中正"。

【译文】

《象传》说："抑止其口不使妄语"，这是因为六五守中持正。

【评析】

六五居尊处正，旁通为兑口；于《艮》也在“辅”，据此不难想象，最应“艮其辅”的人就是君王。“君无戏言”，应守中正平和之道，必要“言有序”。

上九，敦艮，吉[1]。

【注释】

[1]敦艮，吉：敦，敦厚。上九居《艮》之终，位“兼山”之顶，故有敦厚之德，以此敦厚之德抑止不正之欲望，故曰“吉”。

【译文】

上九，以敦厚的品德自我静止，吉祥。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译文】

《象传》说：“以敦厚的品德自我静止而获吉祥”，这是因为上九能以敦厚之德得“止”之所成。

【评析】

《礼》曰“博厚则高明”，又曰“博厚所以载物也”。地厚在山，山之所厚，有容物之量、止欲之德。上九在《艮》，以敦厚之德静守“止”德，实有高山仰止之感，一则因其静止全系于此，二则所有的静止已经在此大功告成。

渐（䷴）

【题解】

《渐》以“鸿渐”为喻，又以复沓回环式的句式描绘着六种“鸿

渐”的景象，渲染烘托出“大雁”渐至吉祥佳地的感人情节。因其旁通《归妹》，有嫁女之象，又互有离、坎，有女进男之象，象征着夫妇之道。就整个卦象上讲，《渐》以解婚姻为主，故卦辞曰“女归吉”。《渐》象是上男以静止居上，女以“入”象居下。男不动，女来入，故曰女归。女无自进之道，而有外成之理，故入于夫家，才有吉祥。初六失位于艮下，上无所应，“厉”而“有言”。六二中正应上而吉祥。九三位居艮上，止而无应，故“不复”、“不育”。六四当位于巽木之下，“顺”而“无咎”。九五身居巽中“互离”，终得所愿。上九“羽仪”整齐，为《渐》吉之最。

渐[1]：女归吉，利贞[2]。

【注释】

[1]渐：卦名，下艮☶上巽☴。艮为止，巽为入，先止而后有入，有舒缓渐行之象，无强动速进之象，故卦名为“渐”。且卦辞既言“女归”，则当温柔敦厚，贤淑崇礼，不可躁入，只能渐进。

[2]女归吉，利贞：归，女子出嫁谓之“归”，即归于夫家，这是女子的本分，故得之则“吉”。女正则吉，而初与上俱失位不正，变正则吉，故曰“利贞”。

【译文】

《渐》卦象征着渐进：譬如女子渐进而归于夫家就会吉祥，有利。

《彖》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1]。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2]。止而巽，动不穷也[3]。

【注释】

[1]进得位，往有功也：指二进至五则“得位”，得位以正，故曰“往有功”。

[2]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承上句，则二应五，也就是二进至五，因二者均尊居中正之位，己正而正人，故曰“可以正邦”。又九五以阳刚位居中正，故曰“刚得中”。

[3]止而巽，动不穷也：《渐》上卦为艮，下卦为巽，艮为止，巽为入，以渐进之德而动、而入，则入而无咎，故曰“动不穷”。

【译文】

《彖传》说：所谓“渐”，就是指渐渐地行进，譬如女子的出嫁要循礼渐进才能获得吉祥。渐进就会各得其位而正，前往就会建立功绩。渐进而得其正道，就能以中正之德端正邦国民心，这是因为渐进至刚健中正的九五之尊位。只要有静止不躁和谦逊和顺的美德，以渐进的方式行动就不会导致困穷。

《象》曰：山上有木，渐[1]。君子以居贤德善俗[2]。

【注释】

[1]山上有木，渐：艮为山，巽为木，故曰“山上有木”。木长于山，是以渐进之功，非一日而就，故曰“渐”。

[2]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君子，指九五。贤，贤明。善，美化。巽比政令教化，君子观此卦象，当自修贤德，教化“善俗”。

【译文】

《象传》说：山上生长着树木，象征着“渐进”。君子因此知道只有具备贤明的道德才能使风俗美善。

【评析】

《说卦》巽为入，巽为木。风之入山有渐进之势，木之生长也有渐进之势，故卦谓之“渐”。“渐进”是事物进化和前进的有效、有利的方式，“进得位，往有功”，这是渐进的理想结果，对于女子而言，进入夫家就等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对于君子而言，渐进于君王之位，才能建立功业；对于民心而言，只有以渐进的方式教化民心，才能使风俗美善。

初六，鸿渐于干[1]。小子厉，有言，无咎[2]。

【注释】

[1]鸿渐于干：鸿，大雁。渐，渐进。干，岸边。初应四，互为离，离为雉，同类为比，故曰“鸿”。渐进之道，自下升高，故以鸿飞比渐进之势。《说卦》曰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山象高，以山象岸，则岸高如山。初始渐进，上无所应，不得安宁，故至于岸。

[2]小子厉，有言，无咎：艮为少男，即“小子”。言，谴责。厉，危险。小子至于岸边则“有危”；受责而离去，则“无咎”。

【译文】

初六，大雁渐渐地飞到河水的岸边。就像一个儿童跑到水边一样，有危险，受到大人的斥责离开了岸边，所以最终还是没有什么灾祸。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1]。

【注释】

[1]义无咎：义，通“宜”。初失位，应有其“咎”，变而得正则“无咎”。

【译文】

《象传》说：“儿童跑到水边会有危险”，宜改变其错误则没有灾祸。

【评析】

在六十四卦中，《渐》之六爻的爻辞与其他卦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语言风格。其爻辞皆以“鸿渐”开头，成排比之式，如群雁比翼，整齐美观。《诗·小雅·鸿雁》云“鸿雁于飞”，毛传曰“大曰鸿，小曰雁”。初六之进，以鸿飞为喻，其喻义有三：一是鸿无独飞之举，而有共飞之阵；二是《渐》有归女之吉，《礼记·士昏礼》有“下达纳采用雁”之说，“纳采”是古人结亲婚姻的礼节，这个礼节以雁为见面礼，因为雁有顺阴阳往来和不再另行择偶的贞正之节，故初六以雁为喻；三是雁飞有自下升高的特点，故爻辞喻指渐进之象。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1]。

【注释】

[1]鸿渐于磐，饮食衎衎（kàn），吉：磐，大石，这里指水边的小丘。衎，愉悦。《渐》二至四爻互为坎，坎为水，初六在水边，故曰“干”；而六二则置于水里，于《渐》则在半山，艮为山石，故为“磐”。六二当位居正，上有所应，故有“于磐”之安，“衎衎”之乐。

【译文】

六二，鸿飞渐进于磐石之上，正在安逸地、愉快地享用着饮食，吉祥。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1]。

【注释】

[1]不素饱：素，即白白地吃饭。六二居正处中，上应九五，有忠臣之象，故曰“不素饱”。

【译文】

《象传》说：“大雁安逸地、愉快地享用着饮食”，这说明六二尽职尽责地任臣下之事，而不是白白地吃饱肚子。

【评析】

六二在艮，三至五互有离。按《说卦》，艮为山，为石，离为雉，雉，类如雁。雁在石上，故有“鸿渐于磐”之象。又二至四互有坎，“坎为水”，《渐》上为巽，“巽为木”。有山，有水，有草木，有鸟，有阳光……《渐》卦给我们的启示是：《周易》往往以生动感人、形象美妙的情景揭示着深邃透彻的哲理。所以，单说义理，不仅其“理”无根无据，说也无趣，若从“象”上说义理，则情理相成，意趣横生。

九三，鸿渐于陆[1]。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2]。利御寇[3]。

【注释】

[1]鸿渐于陆：陆，《尔雅·释地》曰“高平曰陆”，即高平之陆地。九三居下卦艮之上，有渐进得高之象，故曰“鸿渐于陆”。

[2]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征，出行。复，返回。孕，怀孕。育，生产。九三当位，然上无所应，动而应上，则成坤，坤为丧，互卦为坎，坎为中男，故曰“夫”。夫丧坤中，故曰“征不复”。九三于上无应，则近比于六四，四也无应，故所孕为二者苟合，男女皆不正，故有“凶”。

[3]利御寇：巽为高，艮为山，互成离卦，离为戈兵甲胄，坎为寇，自上御下，故曰“利御寇”。

【译文】

九三，大雁渐进于高平之地。就如同丈夫出征远行不回来，女人怀孕而没能生养下来，有凶险。有利于防御强寇。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1]；"妇孕不育"，失其道也[2]；"利用御寇"，顺相保也[3]。

【注释】

[1]离群丑：丑，类。九三本来与二、初同属于艮体，就像一家人一样，因上不能应，则就近与四合，四在巽体，非同类，故曰"离群丑"。

[2]失其道："夫征不复"，其妇之孕有非道之嫌，故曰"失其道"。

[3]顺相保：九三在艮，顺应静止之道，不要妄动，则能"御寇"而相互保全。

【译文】

《象传》说："丈夫远行不回来"，这样是因为他离开了属于自己的群体；"女人怀孕而没能生养下来"，这是因为这个女人有失贞节之妇道；"有利于防御强寇"，这说明若九三顺从自己的群体静止不动则夫妇俱能相互保全。

【评析】

按卦例"三多凶"，多"凶"而又无应，因其"渐"之太远，征而"不复"，使家无主，妇无夫，此皆失丈夫"齐家"之职。其实，九三当位而正，又为艮主，艮为止，九三既为艮主，宜静不宜动，动则破家亡身，静则六二、六四可顺从保全。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1]。

【注释】

[1]鸿渐于木，或得其桷（jué），无咎：桷，方椽，这里指平直而可作“椽”的树枝。六四居于巽下，巽为木，故曰“渐于木”。四既以阴承五，又下顾三，故曰“或得其桷”。四无应，本有咎，然当位而顺承于五则“无咎”。

【译文】

六四，大雁渐进至树木之中，或可得其平直之树枝以栖身，没有灾祸。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1]。

【注释】

[1]顺以巽：六四当位巽下，柔居互离之中，故曰“顺”，以巽顺之情上承于五，故曰“顺以巽”。

【译文】

《象传》说：“或可得其平直之树枝以栖身”，这说明六四以巽之柔顺承五。

【评析】

下艮为山石，故内卦的三爻辞曰“干”、“磐”、“陆”；上卦为巽，故六四爻辞一转而曰“桷”。一个“桷”字，则指向“鸿渐”的情景；一个“顺”字，点出了六四“无咎”的原因之所在。

九五，鸿渐于陵[1]，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2]。

【注释】

[1]鸿渐于陵：陵，大土山。九五下应六二，六二在艮，艮为山，九五远在艮上，故曰“鸿渐于陵”。

[2]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终莫之胜，没有谁胜过九五与六三的应合之情。九五位居互离之上，离为孕妇。九五本应于二，然三、四阻隔其应合。三至五数为三，故曰“妇三岁不孕”。因二与五俱当位处中，秉持中正之德，则其应必合。三、四不能长久阻隔其应，故曰“吉”。

【译文】

九五，大雁渐进于丘陵，有妇女三年还不能怀孕，但是九五最终不是外来的侵犯可以胜过的，所以结果是吉祥的。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译文】

《象传》说：“最终不是外来的侵犯可以胜过的，所以结果是吉祥的”，这说明九五与六二的相亲相应是得其所愿。

【评析】

只一个“吉”字，就让人们看到九五与六二心心相印的深情。同样，只一个“吉”字，又怎么能说得尽九五与六二的深情。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克服了重重阻挠，终于得偿“所愿”，为这种深情感动的人们，又怎么能不献上一份诚挚而深切的祝愿：“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1]。

【注释】

[1]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上九渐进高阳之处，居渐之

极，故曰“鸿渐于陆”。因其位居互离之上（六二至六四互离），离为雉，雉上则为雉表，又居巽上，巽为白，“高洁”为羽，有洁白的羽毛用以装饰仪表，故曰“其羽可用为仪”。

【译文】

上九，大雁渐进于高平之地，其洁白美丽的羽毛可以用来美化仪表，吉祥。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1]。

【注释】

[1]不可乱：羽以整齐为美，上九与九五为比，整齐划一，仪表严整。此羽“仪”之美容，“不可乱”，乱则不美。

【译文】

《象传》说：“洁白美丽的羽毛可以用来美化仪表，吉祥”，这是因为上九高洁的志向是不可以淆乱的。

【评析】

上九以高贵洁白“为仪”，既喻雁飞之高，又喻渐进至洁。胡炳文在《周易本义通释》中有言：“二居有用之位，有益于人之国家，非‘素饱’者；上在无位之地，亦足以为人之仪表，而非无用者。二志不在温饱，上志卓然不可乱。士大夫出处，于此当有取焉。”胡对二、上的比较，实际上肯定了上九卓然高洁与仪表严整的品格。

归妹（䷵）

【题解】

《归妹》以象征性的情景抒发、描绘着婚姻之美。雷在上而动，兑在下而悦，长男震动而少女喜悦，这是《归妹》所蕴涵的“天地之大义”。这个大义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被阐释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生活准则。《归妹》之初九，当位而正，妹娣而归，虽有“跛履”之憾，却得“征吉”之实。九二失位不正，利于“幽人之贞”。六三失位反复，归而不当。九四愆期迟归。六五应“月望”之美，归而有“吉”。上六因归之太迟，“无实”无利。在六十四卦中，讲述“女归”与“男婚”之事的非止《归妹》，而专述其事的则唯有《归妹》。《易》有《归妹》如《诗》有《关雎》一样，孔子删定《诗》时，苦心定“四始”之篇，而《关雎》则为“四始”之首。此足以体现圣人关怀“女归”与“男婚”的深切情怀。

归妹[1]：征凶，无攸利[2]。

【注释】

[1]归妹：卦名，下兑☱上震☳。归，女子出嫁。妹，少女。下卦为兑，兑为少女、为悦；上卦为震，震为长男、为动。震为兄，则兑为妹，如兄嫁妹，故曰“归妹”。

[2]征凶，无攸利：卦中二、五失位无应，三、四失位无应，因其往无所应，故曰“征凶”。初与四无应，二与五无应，三与上也无应，故曰“无攸利”。

【译文】

《归妹》卦象征着少女出嫁：前行有凶险，没有利益。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1]。说以动，所归妹也[2]。“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3]。

【注释】

[1]人之终始：终始，即终而复始。有“归妹”，然后有阴阳和合，男女相配，阴阳和合，才能生育子女，故曰“人之终始”。

[2]说以动，所归妹也：说，同“悦”。下卦为兑，兑为悦；上卦为震，震为动，故卦象有“说以动”。男女相悦皆因“归妹”之喜，故曰“所归妹也”。

[3]柔乘刚：指六三，因六三失位不正，以柔乘刚，遂使当位之上六失应“无实”。

【译文】

《彖传》说：少女出嫁，这是天地之间以阴顺阳的大道理。天地阴阳不相交合，万物就不会兴旺。少女出嫁，人类就可以终而复始地繁衍生息。内心愉悦而外表欢快跳动，这就是少女出嫁的象征。“前行有凶险”，这是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当所致；“没有利益”，这是因为阴柔凌乘于阳刚之上。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1]。君子以永终知敝[2]。

【注释】

[1]泽上有雷，归妹：兑为泽在下，震为雷在上，男动而女悦，这样的情境里蕴涵着少女出嫁，故曰“泽上有雷，归妹”。

[2]君子以永终知敝：敝，败坏，衰落。归妹以正则当永终其好，故曰“永终”。若六三则失位不正，柔乘阳刚，非礼失正，故曰“知敝”。

【译文】

《象传》说：泽水之上有雷声震动，这种情境象征着“少女出嫁”。君子以此知永恒地保持正当的夫妇和睦，也必须知道不正当的婚姻所带来的敝坏之处。

【评析】

女子出嫁本是地义，男子当婚也是天理。少女出嫁本是“说以动”的大事，但是卦辞一开始则以“征凶，无攸利”来概说其中的吉凶。究其原因，皆因卦象中有爻位不正、以柔乘刚的情况，又因为这些情况关系到男女之间“永终”的情义，故卦以危辞戒之，同时，又以“永终知敝”加以劝勉指导。

初九，归妹以娣[1]。跛能履，征吉[2]。

【注释】

[1]归妹以娣（dì）：震为长子，兑为少女，初在兑，所应在四，四在震，故曰“归妹”。娣，姐妹同嫁一夫，妹为娣。《春秋公羊传》“诸侯一聘九女”（聘，就是定亲），按古代礼制，诸侯嫁女，同姓之国以庶出之女随嫁，谓之媵（yìng）。初九在兑下，故为“娣”，“归妹以娣”就是妹妹随姐姐嫁从一夫。

[2]跛能履，征吉：履，行走。初九上应九四，四也不正，且陷入坎中，故有跛足之象。娣非正配，然以阳居阳，不失常道，如跛足的人，虽不能正行，却努力行走，故曰“跛能履”。因所应不正，故以“娣”之身份前往配之则吉，故曰“征吉”。

【译文】

初九，少女出嫁时以陪嫁者的身份共嫁一夫。这就像跛脚还能坚持行路一样，前行会有吉利。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1]；"跛能履吉"，相承也[2]。

【注释】

[1]"归妹以娣"，以恒也：恒，常理。初六为娣，陪姊从嫁，是符合古代礼制的常理。

[2]相承：相，帮助。承，奉承，侍奉。以娣从姊而嫁，就是要帮助其姊侍奉其夫君。

【译文】

《象传》说："少女出嫁时以陪嫁者的身份共嫁一夫"，因为这是诸侯婚嫁的常理；"跛脚还能坚持行路则前行会有吉利"，这说明初六的吉祥就在于帮助其姊奉承夫君。

【评析】

行不正则"跛"，以跛喻"娣"之归，虽有其苦，然以正道、正身前往"相承"则合乎礼，故征而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1]。

【注释】

[1]眇（miǎo）能视，利幽人之贞：眇，《说文》:"一目小也。"九二在兑，兑为小，又在互离之下，离为目，目小而能视，故曰"眇能视"。幽，《尔雅》:"幽，微也。"又曰："浚、幽，深也。"《论衡·知实》:"退而幽思。""幽思"即深思。则幽人可解为微妙"深思"、"既明且哲"之人。因九二以阳居阴，虽因失位而无应于五，然失之于"眇目"，得之于离火，睿智于光明，故曰"利幽人之贞"。

【译文】

九二，目盲却能观看事物，有利于深思明哲之人。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译文】

《象传》说：“有利于深思明哲之人”，这是因为居内处中的常理没有改变。

【评析】

在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中，出现的“幽人”的爻有两处：一是《履》之九二“幽人贞吉”，二是此卦之九二“利幽人之贞”。一吉，一利，二者皆可以“吉”论断。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1]。

【注释】

[1]归妹以须，反归以娣：须，通“嬃”，姐姐。六三处“归妹”之时，居兑体之上，然失位不正，不能往应上六，回返则以九四归之，再以“娣”之身份前往应之，故曰“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初至四，象有二女子，一象为兑，兑为少女，一象为互离，离为中女。根据这种位置，六三为妹，则九四为姐。

【译文】

六三，少女出嫁应等待其时，未当其时则以妹妹的身份返回陪嫁夫家。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1]。

【注释】

[1]未当：六三以阴居阳，失位不正，故曰“未当”。

【译文】

《象传》说：“少女出嫁应等待其时”，因为其所居之位不当。

【评析】

“归妹以须”之“须”，高亨先生训：“须，借为嬬，姊也。”《释文》曰：“须，荀爽、陆绩本作嬬（rú），陆注曰‘妾也’。”按古代贵族嫁女之常例，只以嫁者之妹陪嫁，而六三则以其嬬陪之，所陪不当，当返回而以其妹陪嫁，故曰“反归以娣”。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1]。

【注释】

[1]归妹愆（qiān）期，迟归有时：愆，拖延，错过。迟，推迟。九四失位不正，下无所应，需缓期更待时机，故曰“迟归有时”。

【译文】

九四，出嫁少女却拖延日期，稍迟出嫁会有合适的时机。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译文】

《象传》说：“拖延日期”的心志，在于待至合适的时机再前行。

【评析】

九四有“愆期”之志，表面上看是待其“有时”，其实是待其“人”。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1]。月几望，吉[2]。

【注释】

[1]帝乙归妹，其君之袂（mèi）不如其娣之袂良：君，指六五。袂，衣袖。六五在震，震为长子，为兄，尊居君王之位，故曰“帝”。六五下应九二，九二在兑，兑为少女，故曰“妹”。二者处《归妹》而相应，故曰“帝乙归妹”。六五虽处贵位，然与九二应，此可谓以上嫁下，以阴居阳，以长从少，具有贵而能谦之德，故“袂不如其娣之袂良”。

[2]月几望，吉：五互为坎，坎为月，故曰“月”。几，将近。望，月相名。月亮最圆满的月相称为“望”。《释名》:“望，月满之名也。”月为阴，阴过盈则胜阳，于月亮将近于满盈时，则不能胜阳，故曰“吉”。

【译文】

六五，帝乙出嫁自己的妹妹，其君后的衣饰之美不如其妹的衣饰之美。她就像将近圆满时的月亮既美丽又谦逊，吉祥。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译文】

《象传》说：“帝乙出嫁自己的妹妹，其君后的衣饰之美不如其妹的衣饰之美”，这说明六五以阴居中有谦虚中和之德，以其尊贵的身份行事。

【评析】

《诗·陈风·月出》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美人如月，月在《诗》中常比作美人。而在《易》中，"几望"的圆月伴着"归妹"之喜，就不仅仅是美人了，而是"美化"出许多的赏心悦事来。六五爻辞以衣美比人美，又以月之未盈比"君"、"娣"之德。在月美与人美的相映衬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人是想通过这些动人的情景借以表达一个认真而严肃的原则问题：即谦逊中和、柔美如月、温淑委婉是女人的真正的美德。

上六，女承筐，无实[1]；士刲羊，无血[2]。无攸利。

【注释】

[1]女承筐，无实：女，指三，三在兑，兑为少女，故曰"女"。震为筐，女在下承之，故曰"女承筐"。然上阴为虚，故曰"无实"。

[2]士刲（kuī）羊，无血：士，男子为"士"，震为长男，六五在震，故为"士"。上六所应本在三，三在下卦兑，兑为羊，故曰"士刲羊"。三失位无应，上六当位不宜有变，若待六三变而上应，则三变而坎象灭。坎为血，三不得应上六，故"无血"。

【译文】

上六，女子手捧着竹筐，筐内却空空如也；男子用刀宰割羊，却见不到一滴血。没有所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1]。

【注释】

[1]上六无实，承虚筐也：上六居震之极，《归妹》之末，以阴居阴，然当位而无应，为一虚；阴虚阳实，上六居阴，为二

虚；兑女在三，上承坤虚，为三虚；故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译文】

《象传》说：上六阴虚无实，就如同手持着空空的筐子一样。

【评析】

上六在《归妹》卦中既讲了女子的辛苦，也讲了男子的尴尬。女子不能“应”则“承筐无实”，男子不当位则“刲羊无血”。爻辞叙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若语中不缀上“无攸利”这样的断占之辞，我们也就不会将上六与作为卜筮之书的《易》联系在一起了。因为，这一故事所展示的生动情景像一幕滑稽戏一样，回味之后感到的诙谐与幽默气氛，让我们能忘记“不利”的事情。

丰（䷶）

【题解】

从卦象上看，《丰》有“明以动”、“宜日中”、“雷电皆至”三种情境，而这三种情境都象征着“盛大”，就其盛大的气势而言，只有王者才能当此气象。《老子》:“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者有“如日中天”的大气象，才能将他的道德像阳光一样洒遍人间。但是，古代圣贤并没有陶醉在盛大的境界中，而是将其应用到“折狱致刑”实用功能中。卦中六爻，唯上六因“丰大”过极而导致凶险，初、三爻“无咎”，二、四、五三爻皆吉。

丰[1]：亨，王假之[2]。勿忧，宜日中[3]。

【注释】

[1]丰：卦名，下离☲上震☳。《说文》曰：“丰，豆之丰满

者。”《正义》曰：“《彖》及《序卦》皆以‘大’训‘丰’也，然则丰者，多大之名，盈足之义，财多德大，故谓之为丰。”《正义》从大、多、足三个方面来说明“丰”象征着“盛大”。

[2]亨，王假之：假，至，犹言“达到”。《正义》曰：“德大则无所不容，财多则无所不济。”王者能达到亨通之境界，就是因为他有无所不容的大德。

[3]勿忧，宜日中：日中之德，无须忧虑，故曰“勿忧”。王者德大，无所不容，唯有像行至中天的太阳才能普照人间，故曰“宜日中”。

【译文】

《丰》卦象征着盛大：亨通，君王可以达到盛大的境界；无须忧虑，应该像太阳升到天空正中那样把光辉普照人间。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1]；“王假之”，尚大也[2]；“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3]；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注释】

[1]明以动，故丰：《丰》之内卦为离，离为火，为光明；外卦为震，震为动。光明而又震动，才能达到盛大的境界。

[2]尚大：尚，崇尚。王者之所以能亨通，在于其崇尚大事、大德。

[3]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昃，倾斜，这里指太阳偏西。食，亏损。这里所说的是一种自然现象，即太阳行至正午时就会逐

渐向西偏斜；月亮满盈时就渐趋亏损。《丰》卦之《彖传》以此为喻来说明大由小而来，大也会变小，而且它们终将会消亡。

【译文】

《彖传》说：所谓丰，象征着盛大。譬如道德光明的人有所行动，所以有盛大的收获；“君王可以达到盛大的境界”，这是因为君王崇尚盛大的美德；“无须忧虑，应该像太阳升到正午时那样”，因为这样才能把太阳的光辉洒遍人间；太阳升到正中时就会逐渐西斜，月亮满盈时就会亏损；天地之间存在着满盈和亏虚，它们都将随着时间而消亡、生息，又何况人呢？又何况鬼神呢？

《象》曰：雷电皆至，丰[1]。君子以折狱致刑[2]。

【注释】

[1]雷电皆至，丰：雷，即上卦震。电，指下卦离。雷震则威大，电闪则光明，光明而又有威力，才能达到“盛大”。

[2]君子以折狱致刑：折，判决。致刑，即动用刑罚。离有光明，故能断狱；雷有威力，故能动用刑罚。

【译文】

《象传》说：雷声与闪电一齐到来，这种情境就象征着盛大。君子因此而知如何判决讼狱、动用刑罚。

【评析】

在《周易》中，具体谈到“刑狱”的卦有三个：《噬嗑》（䷔）、《贲》（䷕）、《丰》，三者之中均有离火，这是它们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很重要，因为它说明，弥漫着黑暗的“刑狱”需要光明才能得以廓清。进一步讲，古代圣贤的刑狱观还体现在三者的不同点上。按卦象，《丰》自《噬嗑》演变而来，四失位不正，以阳居阴，上与

三也不正，上与三易则各得其正，互成《大过》（䷛），有棺椁之象。兑主刑杀，为毁折，于是四就折毁至棺椁中，有死象，故其“折狱致刑”在于明其用刑之明、之威。在《噬嗑》中，四不正，互有坎象，坎为狱，四陷其中，互成《蹇》（䷦）卦，下艮为止，上坎为狱，有止于狱之象，因不至于死，故曰“明罚敕法”、“利用狱”。《贲》卦三得正，互成《解》（䷧），虽三也陷入狱中，但是，三当位而正，故曰“无敢折狱”，以明其正则无刑可用。《噬嗑》、《蹇》、《贲》皆互成坎狱，一得正，一不得正，一止于狱，一解脱于狱。至于《丰》则互无“狱”而有“刑”，以兑刑折坎狱，故人不仅不能脱，甚至会死于《大过》之棺椁中。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1]。

【注释】

[1]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配，《集解》写作“妃”，即配偶。主，指九四，下与初应，故曰“主”。旬，《说文》曰“十日为旬”。尚，通“赏”。初与四应，四失位无应，待变至坤，坤为地，地数十，变坤则能与初九应。四在震，为长男，初在离，为中女，相配为偶则虽待至十日也“无咎”，且以十日之苦苦等待然后前往，则必有赏。

【译文】

初九，遇见与自己相匹配的配偶，即使是等十天的时间也没有过错，前往必得嘉赏。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译文】

《象传》说：“即使是等十天的时间也没有过错”，这是因为超过十日则有灾难。

【评析】

前人对初九的注释略有二种，一是《正义》、《本义》释“旬”为“均”，因初为阳，四失位也为阳，阳与阳则“均”；二是《集解》将“配”写作“妃”，释“旬”为“十日”。因《丰》卦上卦为震，下卦为离，震为长男为阳卦，离为中女为阴卦，二者也有夫妇之象，故应以“旬”日变阴应初为宜。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1]。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2]。

【注释】

[1]丰其蔀（bù），日中见斗：丰，大，这里用作动词，指张大，扩大。蔀，覆盖。日中，六二居离中，离为日，故曰“日中”。斗，斗星，《集解》注曰“斗，七星也”。因二上应六五，皆为阴爻，阴暗蔽障，故曰“丰其蔀”。因暗至极，则喻之曰“日中见斗”。

[2]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发，犹拨开。“日中”已暗，前往应五，五阴而无应，故不能释其疑，故曰“往得疑疾”。然六二当位居中，处正有信，故能够以诚信自发其志，不困于暗，故曰“有孚发若，吉”。

【译文】

六二，张大其覆盖物，犹如在阳光下看见斗星。前往则会身患多疑之疾病，若心怀诚信拨开这些覆盖物，则会吉祥。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译文】

《象传》说：“若心怀诚信拨开这些覆盖物”，说明六二是以诚信来发扬光大其志向。

【评析】

六二虽当位居中，然失位不正的六五，以阴见阴，不见其应，反见其暗。故《正义》曰："处光大之世，而为极暗之行，譬日中而斗星见，故曰'日中见斗'也。"六二爻辞以"日中见斗"喻指六五是一个昏君暗主，六二往应，不见其信，反为其所"疑"，好在六二自己居中当位，故能有"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1]，折其右肱，无咎[2]。

【注释】

[1]丰其沛，日中见沫（mèi）：沛，通"旆"，布幔，《王注》曰："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沫，通"昧"，微暗不明之物，这里指"小星"，《集解》引虞翻、子夏、马融皆曰"小星"。九三仍在离中，故曰"日中"，但九三应在上六，上六虽当位能应，然为其阴所蔽，故曰"日中见沫"。

[2]折其右肱，无咎：肱，右手臂。《丰》从《噬嗑》来，《噬嗑》下互为艮，艮为手，来入《丰》之上，互成兑，兑为毁折，震动兑西，则兑"折其右肱"。

【译文】

九三，张大其布幔，犹如在太阳中看小星星，折断了右手臂，但是，最终不会有灾祸。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译文】

《象传》说："张大其布幔"，这说明九三之光仍被覆盖着，故不能干大事；"折断了右手臂"，这说明九三终不为所用。

【评析】

按卦象，则九三上应上六时，仍有震象，且震覆为艮，艮为小星，换言之，实为震覆小星之象，故象既有“沛”，又见其“沬”。九三不仅当位，而且应上，然其仍“见沬”而不见其“用”，因其与六二一样仍为阴暗遮蔽着。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1]。

【注释】

[1]遇其夷主，吉：夷，古代对东方少数民族的统称，四在震，为东方卦，故可知“夷”指东方。主，指六五，九四本应与初应，然己失位不正，不得应初，却遇到邻近自己的六五，故曰“遇其夷主”。九四动则变，变而当位，当位则下应初九，初九在离，为光明，应于光明，故曰“吉”。

【译文】

九四，张大其覆盖物，犹如在太阳中看小星星，遇见了东方的君主，吉祥。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1]。“日中见斗”，幽不明也[2]。“遇其夷主”，吉行也[3]。

【注释】

[1]位不当：九四以阳居阴，故曰“位不当”。

[2]幽不明：因“丰其蔀”，故幽暗不明。

[3]吉行：九四不动则遇“夷主”，动则应于光明，故曰“吉行”。

【译文】

《象传》说："张大其覆盖物"，这是因为九四居位不当的缘故；"犹如在太阳中看小星星"，这是因为张大了覆盖物后就变得幽暗不明了；"遇见了东方的君主"，这说明九四前行是吉利的。

【评析】

六爻中，初六言"配主"，九四言"夷主"，余则不言"主"。这是因为，初与四应，四非主，只是近比六五，故言配主，即配其六五之主。九四失位不正，故不能应于初，近邻六五之主，未应而"遇"，又因六五在震，为东方之卦，故曰"夷主"。前人释"夷"多不同，《正义》释："夷，平也。"《集解》释为"明夷"之"夷"，即"伤损"。现据其卦象，释之为"东方"，聊备一说。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1]。

【注释】

[1]来章，有庆誉，吉：章，通"彰"，即彰显。六五以柔居尊，动而得正，来应六二，故曰"来章"。动而得正，正居中正之位，有应于二，众皆丰其光明，故曰"有庆誉，吉"。

【译文】

六五，以阴柔之质居五之尊而彰显君王光明之德，能得到福庆和赞誉，吉祥。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译文】

《象传》说：六五之所以能获得吉祥，这是因为他居尊而有福。

【评析】

六五失位，本不能下应六二，然六二兼居离中与互巽之下（二至五互为巽）。离

为日，光明上升。“巽为入”，“光明”上升来“入”，故其“章”曰“来”。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1]，三岁不觌，凶[2]。

【注释】

[1]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qù）其无人：窥，窥探。户，单扇的门。阒，寂静无声。上六在震上，震覆艮，艮为门阙，为家室。六五、上六皆阴物，阴物重重覆于其上，故曰“丰其屋，蔀其家”。九三在互巽，巽为伏，故曰“阒其无人”。

[2]三岁不觌（dí），凶：觌，看。上六处《丰》之极，以阴居阴，如覆盖得严严实实的房子。上六所应在三，故曰“三岁”。三年不见，故曰“凶”。

【译文】

上六，丰大其房屋，覆盖好居室，窥探其门户，寂静得没有人影，三年都不见人来，有凶险。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1]；“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2]。

【注释】

[1]天际翔：五在天子之位，上六在其上、其外，震为龙，有飞状，故曰“天际翔”。

[2]自藏：上六“阒其无人”，因其自藏而不得见，故曰“自藏”。

【译文】

《象传》说："丰大其房屋"，如巨大的鸟飞翔在天际之间不见踪影；"窥探其门户，寂静得没有人影"，这说明上六自己深藏不露。

【评析】

"翔"，《集解》本作"祥"字，《汉书·五行志》曰"妖孽自外来谓之祥"，此解于理也通。

旅（䷷）

【题解】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曰："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人皆如过客一样暂时寄寓于一时一地，所以《旅》卦至上九就有"鸟焚其巢"之象，其象喻小则为旅行之所失，喻大则实为人生之终极。范仲淹对此卦有很好的论述："夫旅人之志，卑则自辱，高则见嫉；能执其中，可谓智矣。是故初'琐琐'而四'不快'者，以其据二体之下，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者，以其据二体之上，高而见嫉者也；二'怀资'而五'誉命'，柔而不失其中者也。"

旅[1]：小亨，旅贞吉[2]。

【注释】

[1]旅：卦名，下艮☶上离☲。《正义》曰："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古人深知行旅之苦，然失其所居，不得不出门行旅，故以此释"旅"。

[2]小亨，旅贞吉：二、五皆以阴居中，阴为小，故谓之小，以

柔居中，故曰“小亨”；《旅》唯二、三爻得正，二当位居正，故曰“贞吉”。

【译文】

《旅》象征着行旅：稍有亨通，行旅吉祥。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1]，止而丽乎明[2]，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3]！

【注释】

[1]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指六五。六五居中，又在上卦离中，故曰“柔得中乎外”。六五以阴柔之性顺承于上九，九为阳刚，故曰“顺乎刚”。

[2]止而丽乎明：止，下卦为艮，艮为止。丽，附丽。明，即外卦离。离为火，卦象有“止”道附着于光明之象，故曰“止而丽乎明”。

[3]旅之时义大矣哉：失其所居，出门行旅，使其依附于光明之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只有具有大智慧的人才能做到，故曰“义大”。

【译文】

《彖传》说：“行旅而稍得亨通”，这是因为柔爻六五居中于外卦离，顺从于阳刚，以静止之性附丽于光明，所以能“稍有亨通，行旅吉祥”。这说明行旅之时的意义有多么的宏大啊！

《象》曰：山上有火，旅[1]。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2]。

【注释】

[1]山上有火，旅：艮为山在下，离为火在上，故曰“山上有火”。火附丽于山，故曰“旅”。

[2]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君子，指九三。离为“明”，艮为“慎”，故曰“明慎”。互卦兑，兑为“刑”。六二至六五有大坎之象，坎为狱，《旅》成而坎毁，因《旅》有“明慎”毁狱之象，故曰“不留狱”。

【译文】

《象传》说：山上燃烧着火光，象征着“行旅”。君子因此知道要明察、慎重地动用刑罚而不要滞留人于狱中。

【评析】

《说卦》曰艮为径路，离为火。《旅》之卦象下艮上离，有光明附丽于“径路”之象，因而《彖传》认为“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的《旅》卦有“大义”。这个“大义”就是在光明中旅行，在旅行中传播光明。但是，俗常以《旅》为“雀鸟焚巢之象”，巢焚则人不得不“旅”，故卦辞曰“小亨”。然《象传》也以“明慎用刑”赋予《旅》重大责任。从总体上把握，则《旅》集“止而丽乎明”、“大义”、“明慎”于一“行”。由此可见，所谓“小亨”是指旅行者的感觉而言，并非指旅行者的作用和目的。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1]。

【注释】

[1]旅琐琐，斯其所取灾：琐，细小，猥琐。斯，此，这。《正义》曰：“琐琐者，细小卑贱之貌也。”《说卦》曰艮为小石，初六居艮初，故曰“琐琐”；失位而上应于四，四位多凶也不正，所居不当，所应不当，故曰“斯其所取灾”。

【译文】

初六，行旅时行为卑贱猥琐，这等于是自取其灾祸。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1]。

【注释】

[1]志穷灾：初六失位不正，上应不正之四，此志穷之所为，故曰“志穷灾”。

【译文】

《象传》说：“行旅时行为卑劣”，这是因为初六志穷所以招致了灾祸。

【评析】

初六远应凶四，不见其明而招其凶。晏子曰：“君子居必择邻，游必择士。”然初六行而不择其“正”，故其行也“琐琐”，其志也“穷”迫。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1]。

【注释】

[1]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即，就。次，舍，这里指客舍。资，资财。六二当位居中艮，艮为宫室，故曰“旅即次”。上承三阳，阳为实，又互为巽，巽有“市利三倍”之得，故曰“怀其资”。艮为少男，初为“琐琐”，六二履初，即以初为僮仆；又《说卦》曰“艮为阍寺”，故也有僮仆之象。

【译文】

六二，行旅中住进客舍，怀中藏着资财，随身带着僮仆，就当守持正道。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译文】

《象传》说：“随身带着僮仆，就当守持正道”，所以最终也会没有什么过错。

【评析】

六二于《旅》“怀其资，得童仆”，皆因其居中处正。故“子张问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六二虽不能上应六五，却以中正之德，恭顺于上，怀柔于下，六爻之于旅，唯六二有得。因此，说到底，六二之“得”非止得之于《旅》，实得之于“德”。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1]。

【注释】

[1]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九三所应在离，离为火，艮为僮仆，三欲应上，故动而往，因艮为“次”，动则艮体毁，故曰“旅焚其次”。艮为僮仆，动则成坤，坤为丧，故曰“丧其童仆”。正而当位，则不应有动，动而失其正，故曰“贞厉”。

【译文】

九三，行旅途中被火烧毁了客舍，丧失其僮仆；贞问的结果是有危险。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1]。

【注释】

[1]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与，两人共处。下，指僮仆。义，

通“宜”。九三与僮仆同在旅途，故曰“以旅与下”。三动成坤，坤为丧，故曰“其义丧”。

【译文】

《象传》说：“行旅途中被火烧毁了客舍”，这说明九三在旅途中受到了损失和伤害；因为与下人僮仆同行于旅途中，故丧失僮仆也在情理之中。

【评析】

九三处阳刚之正，本有好动躁进之特性，又因上无所应，故急而动，动则失其正。《老子》曰：“致人而不致于人。”九三得正，本应静以“致人”，却动而“致于人”，结果失正而违背其“旅贞吉”之卦义，故有“焚次”、“丧仆”之祸。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1]。

【注释】

[1]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处，场所，地方，这里指暂时的栖身之处。九四因失位不正，远应于初，故为暂时之住处，非安居之“次”，故曰“旅于处”。资斧，或作“齐斧”，古代兵器。四居离下，离为戈兵、为甲胄，故曰“得其资斧”。九四处艮体之上，离之下，行旅之途而见“资斧”，且以失位之身而下应失位之初，故曰“我心不快”。

【译文】

九四，于旅途中暂时得到栖身之处，又得到斩除荆棘的利斧，但是我心中还是深感忧虑。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译文】

《象传》说："于旅途中暂时得到栖身之处"，这是因为九四未得其当位之正的缘故；"得到斩除荆棘的利斧"，因只是用于斩除暂时栖身地的荆棘，我心中感到不快。

【评析】

九四之所得非其所欲，故"得其资斧"也"心不快"。对于"资斧"前人之注略有二种：或以"斧"训"辅"，则"资斧"即为"资辅"，是指旅途中得到意外的资助。从卦象上看，离为龟，周初以龟贝为货币，故以"资斧"作资助也与卦象通。或以"资斧"为兵器，则离为甲胄、戈兵，也与卦象通。但是，"旅于处"而得"资斧"，实为意外之得，为何心有不快呢？或许是因为得之意外，非应得之财。即使是如此，还归应得之人也是一件快事啊？故细细品味其中的意思，还是应该从《正义》之解，释以"兵器"较妥。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1]。

【注释】

[1]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亡，亡命。离为雉，又有戈兵之象，故曰"射雉"。六五失位不正，变而动，动则乾成而离亡，故曰"一矢亡"。六五变而得正，下应六二，故曰"终以誉命"。

【译文】

六五，用箭射雉，一箭就射了下来，结果受到赞誉、爵命。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1]。

【注释】

[1]上逮：逮，及，至。六五变正，二上而应之，故曰"上逮"。

【译文】

《象传》说："结果受到赞誉、爵命"，这是因为居上而有所获。

【评析】

对于"一矢亡"，前人注"丢失了一支箭"，但是，既然前有"射雉"，就应该是一箭使"雉"亡，而不是"亡一矢"，且若亡一矢而不见雉亡，又怎么能"终以誉命"？因此还是宜释为"一箭就射了下来"。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1]。丧牛于易，凶[2]。

【注释】

[1]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离为雉，互有巽，巽为高，上九处巽上之离火，故有"鸟焚其巢"之象。因于《旅》中处上位，故"先笑"。然居位不正，终必为人所夺，故曰"后号啕"。又先有牛，故先笑；后丧牛，故"后号啕"。

[2]丧牛于易，凶：易，变易。上本应于三，然三、上皆失位不正，故不能相应。上在离卦，离为牛，有牛，故而"先笑"。动而变，变虽有应，然离象毁，离象毁则无牛，故"后号啕"。或以坤为牛，则上九待三变而应上，也有"丧牛于易"之象。

【译文】

上九，高树枝上的鸟巢被焚烧，行旅之人先是欢笑，后来又号啕大哭；丢失了牛，有凶险。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译文】

《象传》说：在树枝的高处旅行，所以就容易被焚烧；“丢失了牛”，最终也没有听到牛的消息。

【评析】

“易”，《正义》、《集解》释为容易之“易”。高亨先生注为“国名”，即有易氏。在此，注如《大壮》之六五“丧羊于易”，解为“变易”之“易”，聊备一说。

巽（䷸）

【题解】

《说卦》曰：巽为入。两两相重的《巽》卦，以阴在下而顺于上阳为特征。因此《彖传》以“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来解释“顺”而“入”的过程：初六柔而无应，所以有利于以刚健之行来改变，故曰“利武人之贞”；九二以阳居阴，失位无应，然只要屈居床下，也能“吉”而“无咎”；九三本是阳刚之爻，因其不甘于顺从，故而有“吝”；六四猎获“三品”，所以有功；九五因居于《巽》中正之位而获“吉”；唯上九不正，有“丧”有“凶”。观乎以上诸爻概况，我们可以看到《巽》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君子“巽乎中正”而职“申命行事”之任；二是“柔皆顺乎刚”，故有利于刚健之行。

巽[1]：小亨[2]，利有攸往[3]，利见大人[4]。

【注释】

[1]巽：卦名，下巽☴上巽☴。《说卦》云：巽，入也。又曰：巽为风。一阴入于二阳之下，如风之来，风行无所不入，故以“入”为训。也就是说，既然卦象“风”，那么，它就既有“顺行”的本质，也有“进入”的特征。

[2]小亨：四阴为卦主，四阴当位而顺从于九五之刚，阴为小，顺刚为“亨”，故曰“小亨”。

[3]利有攸往：二阳失位，变正而往应九五，故曰“利有攸往”。

[4]利见大人：大人，指九五，九五当位居正，以中正之德尊居君王之位，故曰“利见大人”。

【译文】

《巽》卦象征着“入”：稍有亨通，有利于有所前往，有利于出现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1]。刚巽乎中正而志行[2]，柔皆顺乎刚[3]，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注释】

[1]重巽以申命：申，重复，反复。命，《集解》引陆绩曰：“巽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宁也。”《巽》下上皆为巽，故曰“重巽以申命”。

[2]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刚，指九五。九五以阳刚入于《巽》卦之中正之位，故曰“巽乎中正”。居中得正，又有阴爻顺从，故曰“志行”。

[3]柔皆顺乎刚：柔，指初、四二阴爻。初顺承于二，四顺承于五，故曰“柔皆顺乎刚”。

【译文】

《彖传》说：上下都象征着“入”就意味着重申命令。阳刚者入于中正之位后他的志向就得以实行，阴柔者顺承阳刚，所以卦辞说“稍

有亨通，有利于有所前往，有利于出现大人”。

《象》曰：随风，巽[1]。君子以申命行事[2]。

【注释】

[1]随风，巽：随，连续相随。《说卦》曰：巽为风。风连续而来，故曰“随风”。

[2]君子以申命行事：君子，指九五，居中处正，尊而当位，故曰君子。申命，反复地宣布下令。行事，推行政事。也就是说君子观风行之象而效法，“申命”于众，“行事”于天下。

【译文】

《象传》说：风与风相随，就象征着顺从而入。君子因此知道要像风与风相随那样，反复地宣布政令来推行政事。

【评析】

《说卦》曰“巽为风”，风行则无所不入，无所不通。《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古代的圣贤君子观风行之象而知教化、政令之所以“入”，于是，用于人则使其“顺”行而勿逆，用于事则连续不断地相随而入。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1]。

【注释】

[1]进退，利武人之贞：初六失位不正，进则无应，退则失位，有进退犹豫之象，故曰“进退”。若变而为乾，乾刚健，故曰“武”。刚健有进，当位有应，故曰“利武人之贞”。

【译文】

初六，处于进退之中时，有利于勇武刚健的人。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1]。

【注释】

[1]志治：初六失位，变而正则成乾，《乾文言》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由此可知，乾有治国之德。

【译文】

《象传》说：“处于进退之中时”，这说明初六心中有疑虑；“有利于勇武刚健的人”，这是因为勇武刚健的人有志于治国安邦。

【评析】

因初六卑顺，失位于初，若一味地安于本位，则不仅失位，而且不能上应于四，故卑而“退”则有失；若变而“进”则当位有应，然“进”须有刚健之勇，所以应于“武人之贞”。

九二，巽在床下[1]，用史巫纷若，吉，无咎[2]。

【注释】

[1]巽在床下：巽为木，二阳居上以象床干，一阴居下以象床足，故二居其中，有床之象。因九二上不能应五，故下据初六，故曰“巽在床下”。

[2]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史，古代在帝王身边掌管卜筮、记事的官员。巫，古代从事占卜、祈祷、沟通鬼神的人。《国语·楚语》曰：“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正义》曰：“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纷，众多。《正义》曰：“纷若者，盛多之貌。”九二上无所应，以阳居阴，下据

初阴，似有人患病在床。古代若人有病，则以史、巫祝祷天地众神以缓解病情，故曰“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译文】

九二，谦恭卑顺地屈居于床下，若史、巫纷纷前来祝祷，就会得到吉祥，没有过错和灾害。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译文】

《象传》说：“若史、巫纷纷前来祝祷，就会得到吉祥”，这是因为九二居正得中的缘故。

【评析】

对于《巽》之九二为何要用史、巫，《正义》认为九二“卑甚失正，则入于过咎”，应以其卑顺之情礼于神祇，而不可用“威势”，如此则可以吉而“无咎”。《本义》的观点也类此。《集解》则认为九二以臣之阳上应九五君之阳，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帅”之象。这些见解均以义理为解，似远离卦象。若从卦象看，九二动则二至四互为坎；若九二不动，则初至六四为大坎，坎为疾。九二虽居中正之位，然一不当位，二无上应，三有阴风来入，故有疾象。有疾则史、巫纷纷而至，巫为治病而来，病愈则“吉”。

九三，频巽，吝[1]。

【注释】

[1]频巽，吝：频，通“颦”，皱眉。九三上为四阴所乘，且居大坎之内，坎为忧，故曰“频巽”。坎为险，故曰“吝”。

【译文】

九三，皱着眉头装成驯服的样子，这说明他遇到了困难。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1]。

【注释】

[1]志穷：三居于阳刚之位，且为四阴所乘，上无所应，又不能进，故曰“志穷”。

【译文】

《象传》说：“皱着眉头装成驯服的样子，这说明他遇到了困难”，这是因为九三心志处于困穷难振的地步。

【评析】

“九三”本来是刚勇好进的爻位，而在《巽》卦中则为阴所乘，又遇坎险，其志屈不得伸，故有志穷之恨。然其所以“穷”，并非九三不为、不能，实因受制于上下之环境。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1]。

【注释】

[1]悔亡，田获三品：品，品种，类别。四本与初应，然初失位不能应，故有“悔”。田，打猎。九三至九五互为离，离为戈兵。四动而变为阳，则有乾象，乾为野。变而下应初六，初在巽，巽为鸡。四临互离而应下巽，有猎获之象，乾为三阳爻，故曰“田获三品”。“三品”，也可指位于四下的三爻，于初则成巽鸡，于二则成兑羊，于三则成离雉。田有所获，故曰“悔亡”。

【译文】

六四，悔恨消失，田猎时获得三种猎物。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译文】

《象传》说：“田猎时获得三种猎物”，这是因为四上承五而建立功绩。

【评析】

按《易》例“四”本多凶，但是，《巽》之四则“田获三品”而“有功”，这是因为一则四当位履正，二则四上承九五之尊，五既多功，四以阴柔顺承五，则四也“有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1]，无初有终[2]。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3]。

【注释】

[1]贞吉，悔亡，无不利：九五当位处中，得正，故曰“贞吉”。二不能应五，故曰“有悔”，有六四承之，故曰“悔亡”。居正处中，又有六四顺承于下，如《彖传》之所谓“柔皆顺乎刚”，故曰“无不利”。

[2]无初有终：无初，指初、二皆失位不正，不能应上，故曰“无初”。若二变正有应，则下卦成艮象。《系辞》曰艮为万物之终始，故曰“有终”。

[3]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庚，在十“天干”中，戊己为居中之数，“庚”第七位，在“己”之后，为“过中”之数，过中则变，故庚象征着“变更”。巽为风，比喻政令传播。九五为君王，“先庚三日”即宣布政令，“后庚三日”即实行政令。

【译文】

九五，守持正道则有吉祥，悔恨消失，没有什么不利的事，没有好的开始却有好的结果。预先在象征变更的“庚”日前三天发布政令，而在“庚”日后三天实行这个政令，这样才能获得吉祥。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译文】

《象传》说：九五所得到的吉祥，因为其居于《巽》中正之位。

【评析】

古人论《易》以《巽》比政令，《巽》之九五居中处正，尊而当位，有行令天下之威，然实行政令需有一过程，所以就以“庚”这一象征变更的日子为期，这样政令才能宣传到家家户户，才能深入人心，得到遵从和拥护，正如《程传》所言：“‘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之道，当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变更之始也，十干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谓之‘庚’。”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1]。

【注释】

[1]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资斧，当作“齐斧”，即“利斧”（参见《旅》之九四注）。上九穷尽于上则反于初，二曰“巽在床下”，上反于初也是“巽在床下”。互卦有离，离为戈兵，有利斧之象，三变而应上，则离毁而无戈兵，故曰“丧其资斧”。不变则反初，变则丧斧，故曰“贞凶”。

【译文】

上九，驯服地屈居于床下，因为丧失了刚坚的利斧，占问的结果

是凶险。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1]。

【注释】

[1]正乎凶：上九既失位，动而变则正，变正则上卦成坎象，坎为险，为陷，正而遇险，故曰"正乎凶"。

【译文】

《象传》说："驯服地屈居于床下"，这说明上九处于《巽》之穷尽之位；"丧失了刚坚的利斧"，这是因为上动而失正得凶。

【评析】

二、上皆有"巽在床下"之说，然二有吉而上有凶。这是因为，九二居中比初，而上九则穷极《巽》上，故有"凶"。二变正则当位而上应九五之尊，上变则不当位，所应也不当位。或变而"吉"，或变而"凶"，可知吉凶之事，不仅在变，更在变而当正。

兑（䷹）

【题解】

《说卦》曰："说万物者莫说乎泽。"观《兑》象，确有乐观喜悦的内容，如《彖传》所言："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从卦中六爻看，很明显地能看到《兑》有劝勉民众的大义：初九能与人和悦而吉利；九二诚心喜悦而吉利；六三与九二正好相反，以媚态取悦于人，故有"凶"；九四能因事而悦，故"有喜"；上六引他人来悦，可见其诚信未能光大。总之，《兑》卦有一个特点：就是六三与上六两阴爻没有四阳爻吉利。

兑[1]：亨，利贞[2]。

【注释】

[1]兑：卦名，下兑☱上兑☱。《说卦》曰：“说万物者莫说乎泽。”说，同“悦”，兑为悦、为泽，万物得润泽则“悦”，故以“兑”为卦名。

[2]亨，利贞：阴在上，阳在下，二阴润泽四阳，通融和悦，故有“亨”。九五当位居中，“刚中柔外”，以内征外则有利，以柔悦人也有利，故曰“利贞”。

【译文】

《兑》卦象征着愉悦：亨通，有利于守持正道。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1]，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2]。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3]。说之大，民劝矣哉[4]！

【注释】

[1]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刚中，指九二、九五，二者皆以阳刚居中。柔外，指三、上，以阴柔显于二、五之外。内正而悦于外，内刚而应于外，故曰“说以利贞”。

[2]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天，指九五，五于三才居天位。人，指六三，于三才之中居人位。二、四不正，变正则互坤，坤为“顺”，二变正则上应五下承三，故曰“顺乎天而应乎人”。

[3]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先，引导，率领。犯，抵御。指君子当先民而劳则民忘其劳，犯民而难则

民忘其死。

[4]说之大，民劝矣哉：劝，勉励。这两句承前二句，说明愉悦的意义重大。

【译文】

《彖传》说："兑"，就是指愉悦。就像一个人内怀阳刚之正气，待人接物则谦虚柔和，愉悦而有利于守持正道，因此也就能上顺承于天，下顺应于民众。大人君子以愉悦之情、不辞劳苦地率领民众，民众就会忘记自己的劳苦跟随他；大人君子以愉悦的态度迎接危难的挑战，民众就会舍生忘死地跟随他。愉悦的意义是宏大的，民众就是以此而获得勉励啊！

《象》曰：丽泽，兑[1]。君子以朋友讲习[2]。

【注释】

[1]丽泽，兑：丽，《王注》曰："犹连也。"《尔雅·广言》："丽，两也。""丽泽"即两泽相连。兑水交流，润泽万物，故卦名"兑"。

[2]君子以朋友讲习：兑之二阳同类为"朋"。兑与艮为"山泽通气"，兑旁通为艮，故艮为"友"。兑为口，两兑相对则有"讲习"之象，故曰"君子以朋友讲习"。

【译文】

《象传》说：两泽相连，象征着"愉悦"。君子因为能够与朋友讲论道理、研习学业而感到愉悦。

【评析】

兑于自然为泽，泽有润泽万物之德；兑于人生为少女，少女有悦人之容；兑于人身则为口，口有讲习之能。圣人君子观此卦象而知“说之大”义，并以“说以先民”、“说以犯难”的精神劝勉民众“忘其劳”、“忘其死”。其实，《兑》象蕴含的大义是：以言语悦人、以言语感人、以言语动人。恳切诚挚的圣人之情，全包含在他们立言、立功、立德的三种追求之中。

初九，和兑，吉[1]。

【注释】

[1]和兑，吉：初九当位居正，本应九四，然九四失位无应，故与九二同志相和。阳阳相敌，九二本为其敌，因处“悦”中，有同志之趣，故相和。和而承阴三之“润”，故“吉”。

【译文】

初九，和善愉悦地对待别人，吉祥。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1]。

【注释】

[1]行未疑：初九上无所应，遇敌于二，本有其疑，然同志相和而上行，因与九二志趣相投，故“行未疑”。

【译文】

《象传》说：“和善愉悦地对待别人就会吉祥”，这说明初九行事公正不为人所疑忌。

【评析】

在《兑》卦中，唯初与五当位，其余四爻均失位。不仅如此，其各爻之间均不能相应。按《说卦》，兑为口，兑为悦，众口为说，不在其同，而在其“和”，和而不同，

相异成趣，方可为“悦”。若众口一词，虽同，必失“和”而无“悦”。

九二，孚兑，吉，悔亡[1]。

【注释】

[1]孚兑，吉，悔亡：孚，诚信。九二本上应九五，因九二失位而不能应五。二比近于三，三与九二相与而亲，则九二即“孚”于三。三为兑主，“孚”三而悦，故“吉”。二失位而不能应九五之尊，本有“悔”，动而变正，上应九五则“悔亡”。

【译文】

九二，诚信愉悦地对待别人，就会吉祥，悔恨也将消失。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1]。

【注释】

[1]信志：犹言“其志信”，即心志诚信，如《程传》所言：“心之所存为志，二刚实居中，孚信存于中也。”

【译文】

《象传》说：“诚信愉悦地对待别人就会吉祥”，这说明九二的心志是诚实的。

【评析】

“孚兑”，简言之，就是要说老实话。老子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兑为口”，口能言，然言而无信，就会“尚口乃穷”。言而有信，则“悔亡”有“吉”。

六三，来兑，凶[1]。

【注释】

[1]来兑，凶：三本为阳位，阴来居之，本为阳刚之身，却变以柔媚之态求说，故言“来兑”。来而不正，不能应上，身陷离中，故有“凶”。

【译文】

六三，前来谋取愉悦，有凶险。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译文】

《象传》说：“前来谋取愉悦，有凶险”，这是因为六三居位不当的缘故。

【评析】

六三以阴居阳，失位不正，有悖于“刚中而柔外”和“说以利贞”的宗旨。与初、二相比，六三既没有如初“和悦”于二，也没有像九二那样“孚悦”于三，也就是说，初、二皆上行以应其“刚中而柔外”之悦，唯六三柔不能上行，弱不能外出，故“来兑”。观六三之不幸，不能不生哀怜之情，哀其柔弱不能自强。再从三者的关系来看，无六三则初九不能有“吉”，九二也不能“悔亡”。六三有成人之美之功，而无自救其身之能，故再观六三之不幸，不能不生感叹之心，叹其成人而不能自成。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1]。

【注释】

[1]商兑未宁，介疾有喜：商，商谈。《正义》曰：“商量裁制之

谓也。”未宁，九四以阳居阴，下比于弱三，上承于尊五，且位于两兑之间，故有商谈“未宁”之象。介，《集解》曰：“纤也。”变互艮为小，故曰“介疾”。又“介”通“疥”，即疥癣之疾，皆有“小”义。因四不正，变则有互艮之象，艮为小，故曰“介疾”。四变而得正，上承九五，则小疾不用药治而愈，故曰“有喜”。

【译文】

九四，与人商谈喜悦的事情尚未宁定，所患小疾就不治而愈，令人喜悦。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译文】

《象传》说：“九四得到了喜悦”，是一件可庆可贺的事。

【评析】

其一，“商兑”之“商”，《集解》释为“商市”之“商”，因四处于互巽之中，《说卦》曰：巽“为近利市三倍”。但是四处于两兑之间，从“商谈”上解更近卦义。其二，“介疾”之“介”，《正义》解为“阻隔”，“介”本有“阻隔”之义，如《庄子·田子方》:“其神介乎大山而无介。”然四不正，须变正而下应初，变正则互有坎象，坎为忧、为疾，以“小疾”解则合于卦象。

九五，孚于剥，有厉[1]。

【注释】

[1]孚于剥，有厉：六三至九五互有巽象，上卦为兑，兑于时主秋，木遇秋则有剥落之象，故曰“孚于剥”。“剥”本有“厉”，若九五动则变为坎，坎为险，为陷，则更有“厉”。

【译文】

九五，对消剥阳刚君子的小人讲诚信，这是一件危险的事。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译文】

《象传》说：“对消剥阳刚君子的小人讲诚信”，这是因为他居于阳刚、诚实的正当之位。

【评析】

“孚”本为诚信之德，然信于君子则吉，信于小人则不吉。九五上比上六之阴，下临不正之四，或“孚”阴邪，或“孚”不正，于时则应于秋杀之气，于人则应为小人。临杀气，近小人，错用其“孚”，不仅无益于阳刚之德，而且有“厉”于己身之正。

上六，引兑[1]。

【注释】

[1]引兑：上应在三，三不正不能应上，上欲使三变正来上应己，故曰“引兑”。

【译文】

上六，引导他人愉悦。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译文】

《象传》说：“引导他人愉悦”，这说明上六的愉悦之道未能光

大。

【评析】

六三曰“来兑”，就是要上六来“兑”己；上六曰“引兑”，就是要引得六三来“兑”。然六三曰“凶”，上六却不言凶，这是因为，上六当位而居兑之主，“引兑”本所应当之事，而六三却失位不正，自己已经不正，还要使他人来“兑”己，故“凶”。

涣（䷺）

【题解】

“涣”之为义，内险外安，故外卦好于内卦。卦中六爻最为吉祥的是六四爻，由此可见，“涣”之大义在“涣散”其不利之事物，故《涣》无一爻有凶，或“无悔”，或“无咎”，或“元吉”，读来有涣然散开、明朗阔大、愉悦舒畅之感。又因为《涣》中含有木行水上之象，所以《彖传》以“利涉大川，乘木有功”概括卦象的意义。然卦有舟楫之象，而爻无舟楫之辞，言“涣”而不言“舟”，则“舟楫”快然无阻，仿佛行于无人之境。

涣[1]：亨，王假有庙[2]。利涉大川，利贞[3]。

【注释】

[1]涣：卦名，下坎☵上巽☴。“涣”有三解：一为离散之义，《正义》曰：“‘涣’者，散释之名。《杂卦》曰：‘涣，离也。’”二为水流无阻的样子，如《诗·郑风·溱洧》“溱与洧，方涣涣兮”，郑笺：“仲春之时，冰已释，水则涣涣然。”三为通“焕”，有文理灿然之貌，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曰：“涣，流散也，又文貌，风行水上，而文成焉。”

[2]亨，王假（gé）有庙：假，通“格”，到，至。冰释而水流，水流则通，故曰“亨”。乾为王，三至五互艮，艮为门阙，又为鬼门，故有王至“宗庙”之象。

[3]利涉大川，利贞：坎为水，巽为木，木行水上，正如《系辞下》所言“舟楫之利，……盖取诸《涣》”，《涣》有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二失位，变正应五，故曰“利贞”。

【译文】

《涣》卦象征着涣散：亨通，君王至于宗庙祭祀神灵。有利于涉越大河川流，有利于做事。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1]。“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2]。

【注释】

[1]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刚，指九二，九二居阴中成坎，坎水流而无阻，故曰“不穷”。柔，指六四，四得位于外卦，故曰“柔得位乎外”。四上承九五，故曰“上同”。

[2]乘木有功：巽为木在上，坎为水在下，木行水上，则得“舟楫之利”而“涉大川”，故曰“乘木有功”。

【译文】

《彖传》说：“涣散，亨通”，阳刚来居阴位使水流不穷，阴柔得位于外卦而与上之九五协同。“君王来到宗庙祭祀神灵”，这是因为君王居中处正，其诚信能感动天地神灵。“有利于涉越大河川流”，这是因为《涣》有乘木舟行于水上的功能。

《象》曰：风行水上，涣[1]。先王以享于帝立庙[2]。

【注释】

[1]风行水上，涣：风行于水上，则寒阴涣散，故取名曰“涣”。

[2]先王以享于帝立庙：九二至六四互震，震为长子，有继统之责，九五在震上，尊居君王之位，故曰“先王”。震主祭祀，又有虚筐之象，六四在互震之上，承五而享王，故曰“享于帝”。三至五互有艮，艮为寺庙，故曰“立庙”。

【译文】

《象传》说：风行于水面上，这种景象象征着“涣散”。先代的君王因此通过祭祀天帝建立宗庙来教化人心。

【评析】

因《涣》卦是“刚来”居中，故所涣散的是小人、寒冰、阴气等不利之事物，且又有“柔得位”而与“上同”，所以能得舟楫之利而“乘木有功”。同时，按《象传》以风比德教，以水比群众，以风行水上比德教流行于群众。故古代圣贤先王通过设立天地神灵教育群众，使其敬贤尊上，慎终追远，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君王统治民众，而且能够使民风淳厚。

初六，用拯马壮，吉[1]。

【注释】

[1]用拯马壮，吉：拯，读为承，即顺承于九二。初六处于《涣》之初，坎之下，坎为陷，初六陷在下，故需上承九二。九二在坎，坎为美脊，故曰“马壮”。因不当位，动而变，变而下卦成兑，九二至六四互为震，兑为悦，震为动，悦而动，且承“壮马”，故曰“吉”。

【译文】

初六，顺承于壮马，吉祥。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1]。

【注释】

[1]初六之吉，顺也：初六失位于《涣》初，然柔承九二，故曰“顺”。初六虽失位于下，然知雄守雌，以柔顺之情上承九二。九二阳壮为“美脊”之马，怜其顺承之情而“拯”之，初得助于九二，动而上行，因而得吉。观《涣》初则可知，世间万物顺之则吉，逆之则否。故君子之德在“顺”不在“逆”，物理与人情实有相同之处。

【译文】

《象传》说：初六之所以能获得吉祥，是因为顺承于二。

【评析】

《王注》释“拯”不以字义，而以譬况之辞曰：“处散之初，乖散未甚，故可以游行，得其志而违于难也，不在危剧而后乃逃窜。”从“可以游行”及“不在危剧而后乃逃窜”分析，可知《王注》所释“拯”并非如《疏》之所言“可用马以自拯拔”，并没用“拯救”的意思。从卦象看，初失位不正，又不能应于上，处涣散之时，位在卑贱，怎么可能“自拯拔”？且《正义》既言“可用马”，又说“自拯拔”，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郑释“拯”为“承”。细究《王注》“拯”义，似与郑注通。就卦象而言，初六失位不正，又不能上应，处涣散之时，当无力自拯拔，唯有上承于九二，九二处坎中，坎为马，为美脊，初六以阴承阳，得美脊，故辞曰“拯马壮，吉”。《象》曰：“吉，顺也。”实指初六能顺承于九二而“顺”、“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1]。

【注释】

[1]涣奔其机，悔亡：奔，疾走。机，通“几”，为凭依之物。《正义》:“机，承物者也。”初承于二，故二以初为“机”。二不能应五，比于初而受初之所承，故曰“涣奔其机”。二失位，本有悔，动而变正，上应于五，故“悔亡”。

【译文】

九二，涣散之时奔向像几案一样可供依靠的地方，那么，悔恨就会消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1]。

【注释】

[1]得愿：坎心为“愿”，二居坎中，变而得正，上应九五，故曰“得愿”。

【译文】

《象传》说：“涣散之时奔向像几案一样可供依靠的地方”，这说明九二能得偿阴阳相聚不散的愿望。

【评析】

九二以阳居阴，失位无应，本有其悔。然居中能变，则既不失其中，又能得其正，故于处《涣》之时，有“几”可依，如险中能得其安身之处，故可以使悔恨消失。

六三，涣其躬，无悔[1]。

【注释】

[1]涣其躬，无悔：三失位不正，以阴居阳，既不能如九二秉持阳刚之德，又不能像初六那样顺承于上。变而得正又不能上

应，故唯靠自身之力应上，故曰“涣其躬”。失位不正，本有其“悔”，然身在震卦，震为动，动而上行以应上则“无悔”。

【译文】

六三，涣散自身，无所悔恨。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1]。

【注释】

[1]志在外：上在外卦，三变应上，故曰“志在外”。

【译文】

《象传》说：“涣散自身”，这说明六三的志向在外面。

【评析】

《涣》之卦象，内险而外安，六三舍弃近二，远应上九，实际上就是舍险而就安，所以其“志在外”是明智之举。

六四，涣其群，元吉[1]。涣有丘，匪夷所思[2]。

【注释】

[1]涣其群，元吉：六四下据坎象，坎为水，为众。六四又在巽下，有木舟行水之象，故曰“涣其群”。出于坎险，得位于巽，上承九五，与上同志，散其“群”险，建立大功，故曰“元吉”。

[2]涣有丘，匪夷所思：四至上互艮，艮为山，四居半山，故曰“丘”。匪，通“非”，不是。夷，平常。坎为心，有心

则“思”，水大漫山，舟“涣其群”险，故曰“匪夷所思”。

【译文】

六四，涣散其朋党，大为吉祥。涣散像山丘一样大的朋党，非平常的人所能想象。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译文】

《象传》说：“涣散其朋党，大为吉祥”，这说明六四的品德得以光大。

【评析】

同居《涣》卦，六四与二、三不同，二、三所“涣”皆在自身，而六四则能“涣其群”。这是因为六四身任三种德能：其一，出于坎险之上；其二，得位于巽体之下；其三，上承九五与其同志。唯此三德，众生才能“风行水上”，“涣”散重险之围。六四“光大”之德，在六十四卦中的四爻中无爻可比，即使是其他爻也难以相比，因为六四之德岂止是“涣其群”，更多是“救众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1]。

【注释】

[1]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汗，出汗。《正义》曰：“人遇险厄，惊怖而劳，则汗从体出，故以汗喻险厄也。”也就是说九五因受惊而出汗。号，号令。九五处尊居正，在巽中，巽为号令，君王行号令以散险厄，故曰“涣汗其大号”。九五本为君王之尊位，为涣之主，唯王居其位，才能“无咎”，故曰“涣王居，无咎”。

【译文】

九五，因受惊于险厄之事而散出汗水，但还是发布了大的号令，涣散其君王居处的阴邪之气，没有什么过错。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译文】

《象传》说：“君王居其位而没有过错”，这是因为九五当位居正的缘故。

【评析】

王居九五，处于巽中，巽为号令，君王既掌号令之权力，就有能力涣散其阴邪不正之事、之人，此之所谓“圣人之大宝曰位”。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1]。

【注释】

[1]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血，流血，以喻伤害。逖，远。《正义》曰：“血，伤也；逖，远也。”上九处于卦上，离坎险最远，远出于险而居巽木之上，故曰“涣其血，去逖出”。上九能涣散其伤，远离受害之地，故曰“无咎”。

【译文】

上九，散去流血之伤，远离危险，没有危难。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1]。

【注释】

[1]远害：因《渙》有内险外安之象，上处《渙》之极，巽之上，故能远离受害之地。

【译文】

《象传》说："散去流血之伤"，这说明上九已远离于伤害。

【评析】

上九失位而应于六三，六三在坎，坎为血。上九在巽之上，又远离坎之上，坎为血，渙而"去逖"，巽为木，木浮于水上，出坎则"无咎"。《渙》之有"远害"之象，实为舟楫之能。就其爻象而言，其舟楫之事始于六四而成于上九，因上九失位，故吉不如六四。

节（䷻）

【题解】

《节》之《彖传》曰"当位以节"，又曰"中正以通"，时以位显，则"当位"，以当位之正而节之以时，其节制可达到"中正以通"的理想境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其义与《节》卦的意义是相通的。《节》之六爻：初九知有阻于前而节制自己"不出户庭"，故"无咎"；九二节之过当，失时有"凶"；六三当节而不节，悔而知改则"无咎"；六四居正"安节"，故致"亨通"；上六过于节制，守正则"悔亡"；最吉之爻莫过于九五之"甘节"，来知德誉其为"节之尽善尽美"，"立法于今，而可以垂范于后也"（《来氏易注》）。天以四时之节则美，人以制度之节则正，故《彖传》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就卦象而言，《节》为六十四卦中唯一公开主张"不害民"的卦。

节[1]：亨[2]。苦节，不可贞[3]。

【注释】

[1]节：卦名，下兑☱上坎☵。下泽上水，泽以止水，水被节制在泽中，故曰“节”。

[2]亨：五当位以节，处中得正，中正而通“坎”，故曰“亨”。

[3]苦节，不可贞：上六言“苦节”，故“苦节”指上六。上本应三，三失位不应，水在上极难节制，故曰“苦节”。节当以时节制，若节制不时，则节之太苦，其节道也不能长久，故曰“不可贞”。《正义》曰：“为节过苦，不可为正。若以苦节为正，则其道困穷。”

【译文】

《节》卦象征着节制：亨通。但是，一味地苦苦节制则不利。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1]。“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2]。天地节而四时成[3]。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4]。

【注释】

[1]刚柔分而刚得中：兑为阴卦，为柔；坎为阳卦，为刚。又九五为刚，六四为阴，故曰“刚柔分”。二、五皆以阳刚居中，故曰“刚得中”。

[2]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内兑为说（悦），外坎为险，互震为行，故曰“说以行险”。五当位居中以节制坎险，又以中正之德居坎，坎为通，故曰“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3]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互有震，震为春，下兑为秋，上坎为冬，三变成离，离为夏，天地之数以六十为“节”，故《周易》至六十而有《节》卦，节之以四时，则“四时成”。

[4]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说文》:“制，裁也。”度，尺度，制度。君王能以制度节制国民，则不会损伤国家的财源，也不会伤害民众的利益。

【译文】

《彖传》说：“节制而得亨通”。刚柔以上下区分的制度使阳刚居于中正之位。“一味地苦苦节制则不利”，这是因为过分节制会导致趋向于困穷。以愉悦的心情经历险情，居于正当之位而行节制之道，处在中正之位行事必然亨通。天地因受到节制而形成四季变化。若以典章制度、度量尺度为节制，则不会损伤财产，也不会伤害民众。

《象》曰：泽上有水，节[1]。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2]。

【注释】

[1]泽上有水，节：兑泽在下，坎水在上，故曰“泽上有水”。泽蓄容水，多则溢之，适则容之，其蓄积之量当有所节制，故曰“节”。

[2]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数度，即礼数，法度。议，评议。《正义》曰：“数度，谓尊卑礼命之多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君子象节以制其礼数等差，皆使有度，议人之德行任用，皆使得宜。”也就是说君子效法《节》象，制定礼数、法度为节制之准则，来评议人的德行才能。

【译文】

《象传》说：大泽之上蓄积有水，就需要“节制”。君子通过所制定的法度、尺度来衡量人们的德行。

【评析】

自六四以上，爻辞有“安节”、“甘节”、“苦节”之分，可见卦象虽名之为“节”，但“节”本身的意义并不限于“节制”，重要的是要节之以时，“以时”则为“安节”、“甘节”，节之则“中正而通”，不以时，则为“苦节”，苦节则有“不可贞”之事发生。古代的圣贤君王，正是从节制水量的情况看出了制定政治制度的平衡与和谐性，即必须以适时、适量、适度为准则，使民众的生活像分明的四季一样井然有序。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1]。

【注释】

[1]不出户庭，无咎：初得位居正，上应六四，四为艮，艮为止，互为震，震为行，行而遇止，故曰“不出户庭”。又初上应四，然四为坎险，行而遇险则有“咎”，“不出户庭”则不历险，故曰“无咎”。

【译文】

初九，不出于门户庭院，就不会有灾祸。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译文】

《象传》说：“不出于门户庭院”，这是因为初九深知畅通则行，阻塞则止的道理。

【评析】

对于“不出户庭”和“通塞”之义，《集解》有两种解释：其一，以为四为坎险之

阻，故不通；其二，以为二失位，动而变正，则互为坤，坤为土，土有壅塞之象。二者虽皆与卦义通，但是，二失位而近于初，故所阻更近。又，《系辞上》引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这些话只是从卦义上发挥，于卦象、经意则没有多大关系。

九二，不出门庭，凶[1]。

【注释】

[1]不出门庭，凶：互有艮，艮为“门庭”。二失位，若不变而出应上五则凶，故曰“不出门庭，凶”。

【译文】

九二，不走出门户庭院，就会有凶险。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1]。

【注释】

[1]失时极：极，《说文》“极，栋也”，《集解》引虞翻曰“极，中也”，《正义》也曰“中”。“极”既为屋之“栋”，“栋”为一屋之“中”，故曰“中”。这里喻指九二居中而失其应变的时机。

【译文】

《象传》说：“不走出门户庭院就会有凶险”，这是因为九二失去了适中的时机。

【评析】

初“不出”曰“无咎”，九二“不出”则曰“凶”，这是因为初得位，出则遇险，而“不出”则可守正；九二失位不正，无正可守，不得不出，出则变而正，且能上应九五之尊，故宜出“门庭”，不出则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1]。

【注释】

[1]不节若，则嗟若，无咎：嗟，嗟叹，哀伤。三因失位而不能“节”，故“嗟若”。失位则有“咎”，变而正则成《既济》（䷾），六爻皆应，故曰“无咎”。

【译文】

六三，不能自我节制，于是嗟叹哀悔，但最终还是没有灾祸。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1]？

【注释】

[1]又谁咎：咎，归罪。以阴居阳，失位乘刚，违背节制之道，此皆自招其咎，不能怨别人，故曰“又谁咎”。

【译文】

《象传》说：“因为不能自我节制而嗟叹哀伤”，这又能怪谁呢？

【评析】

六三不能自我节制，本来有咎，其所以曰“无咎”，究其原因，在其有“嗟若”之悔，悔过则改，“善莫大焉”，能变而正，则终于“无咎”。

六四，安节，亨[1]。

【注释】

[1]安节，亨：六四当位于上，顺承九五，既能安于下，又能顺

承上，节以适度，无往不通，故曰“亨”。

【译文】

六四，安于自我节制，所以亨通。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1]。

【注释】

[1]承上道：六四当位，顺承九五，既节制有度，又安于节制，故曰“承上道”。

【译文】

《象传》说：“安于自我节制而获得亨通”，这是因为六四能顺承于尊上的节制。

【评析】

六四当位居正，下可应于初，上能承于五，中可比于三。故其虽居“多危”之位，却可以“安节”。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1]。

【注释】

[1]甘节，吉，往有尚：甘，《说文》曰“甘，美也”，《正义》曰“不苦之名也”。尚，借为“赏”。九五居于尊位，居正处中，能以中正为《节》之主，故曰“吉”。自内曰“往”，自外曰“来”，则“往”指九二，九二失位不正，若变正上应九五，则必有“嘉尚”，故曰“往有尚”。

【译文】

九五，以节制为美德，吉祥，前往必有所嘉赏。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译文】

《象传》说：“以节制为美德而获得吉祥”，这是因为九五居于《节》卦的中正之位。

【评析】

九五当位居尊，处中得正，为《节》之主，因此，其位可当《彖传》之所谓“中正以通”，其任可当《彖传》之所谓“节以制度”，故能以“节”为“甘”，“不伤财，不害民”。《彖传》说的“当位以节，中正以通”，说的正是此爻。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1]。

【注释】

[1]苦节，贞凶，悔亡：上六处《节》之极，有过节之嫌，过节则为贪吝，因上六不堪其过节，故曰“苦节”。上六虽得位而正，然三不能应上，自己又处在“节”之穷尽处，故虽“贞”也“凶”。至三变正应上，则卦成《既济》（䷾），六爻皆应，故曰“悔亡”。

【译文】

上六，过分节制，令人苦痛，有凶险，但是悔恨还是会消失。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译文】

《象传》说：“过分节制，令人苦痛，有凶险”，这说明上六处于节制之道的穷尽之处。

【评析】

“节”本为“不伤财，不害民”的好事，但是，过“节”则民不堪其苦。世上的事大略皆如此，本来是好事，过极了就不好了，故孔子执中庸之道，叹“过犹不及”。

中孚（䷼）

【题解】

《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孚》正是一个讲诚信的卦，其各爻的吉凶悔吝皆与“诚信”有关。其中初九因为当位居正，守持诚信，上应六四，故于六爻中有“吉”，也是六爻中唯一一个系以“吉”辞的爻象。其余则九二以阳居中，有“中孚”之实，不明言“吉”，实一个“吉”字难以尽言；六三失信“得敌”，故“或泣或歌”；六四居于互震之上，守信有应，故终于“无咎”；九五虽不得九二来应，却诚信守望，也能“无咎”；上九失位不正，不顾念六三，背信远走，故有“凶”。如此看来，诚信不仅是判断各爻吉凶的标准，而且成为人们观此卦象的心灵感觉。因为，当我们带着对诚信的期待之心去理解《中孚》时，那么，我们对守信者的赞赏与对失信者的痛恨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对卦象的理解之中了。

中孚[1]：豚鱼，吉[2]。利涉大川，利贞[3]。

【注释】

[1]中孚：卦名，下兑☱上巽☴。《说文》:“孚，信也。”《正义》曰：“信发于中，谓之中孚。”中，指九二、九五，二者

皆以刚中当位，中为心，心实则诚，故卦名《中孚》。

[2]豚鱼，吉：豚，即小猪。二、三失位，动而变正则有坎，坎为豚。上卦为巽，巽为鱼。诚信及于豚鱼，故曰“吉”。

[3]利涉大川，利贞：坎水为大川，二已变正应五，三阴失位，动而变正则二至四成坎象，坎上为巽，巽为木，一如《涣》之“乘木有功”，故曰“利涉大川”。

【译文】

《中孚》卦象征着心怀诚信：心怀诚信能感化小猪和鱼，吉祥。有利于涉越河水大川，有利于做事。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1]，说而巽，孚乃化邦也[2]。“豚鱼吉”，信及豚鱼也[3]；“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4]；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5]。

【注释】

[1]柔在内而刚得中：三、四以阴柔居于《中孚》卦内，故曰“柔在内”。二、五以阳刚居上下卦中，故曰“刚得中”。

[2]说而巽，孚乃化邦也：内卦为兑，外卦为巽，故曰“说而巽”，即“和悦而谦逊”。二、三皆失位，变正则二至四有坎，坎为“孚”。以坎“孚”之诚信之于天下，则其诚信能感化邦国，故曰“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3]“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信，诚信。二、三变正后，二至四有坎象，坎为豚。上卦为巽，巽为鱼，二者处于《中孚》，则其诚信及于“豚鱼”。故《正义》曰：“鱼者，虫之幽隐。豚者，兽之微贱。人主内有诚信，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矣。

莫不得所而获吉，故曰‘豚鱼吉’也。”

[4]乘木舟虚：二、三动而变正而有坎象，上为巽，巽为木，自二至上成《涣》（䷺），有风行水上之象，得舟楫之利，故曰“乘木舟虚”。

[5]乃应乎天：五在天位，二变而应于五，故曰“应乎天”，即诚信感动上天。

【译文】

《彖传》说：“心中怀有诚信”，柔顺处于内心，阳刚居于中正，和悦而谦逊，那么，诚信之德就会感化邦国。“心怀诚信能感化小猪和鱼就会获得吉祥”，这说明《中孚》的诚信之德能及于豚鱼；“有利于涉越河水大川”，这是因为卦象中含有乘坐内虚外实的木舟；内心怀有诚信则会有利，于是诚信也就应合于天道。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1]。君子以议狱缓死[2]。

【注释】

[1]泽上有风，中孚：上巽为风，下兑为泽。按，《象传》以风比德教，巽风在上，实际上也就是德教行于上；泽润于下，犹如恩泽布施于下，二者皆须心中有诚信才能做得，故其象蕴涵着“中孚”之诚。

[2]君子以议狱缓死：下卦为兑，兑为口；互卦有震，震为声，口动有声，故曰“议”。六三至九五互有艮，艮为室，室不外通，故如“狱”。坤为丧死之象，然九二失位不能应上，则互无坤象，待其九二变正，则二至四互有坤，故曰“缓死”。

【译文】

《象传》说：泽水之上有风吹动，这种情境象征着“心怀诚信”。君子因此而审议讼狱，宽缓死刑。

【评析】

“柔在内而刚得中”的卦象使《中孚》具有诚信的美德，但是，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卦有“刚中”的原因，也不是《正义》所谓的“信以发中”就能说得清。试想，在六十四卦中，有“刚中”之象的何止《中孚》一卦，如《困》（䷮）、《需》（䷄）、《大过》（䷛）、《小畜》（䷈）等皆有此象，它们为何就不能说成“刚中”而“信”呢？它们为何就没有“信以发中”呢？因此，中孚之“孚”，不能仅从“刚中”来看，还须注重“柔在内”的情况，虚实相依才是真“孚”。其实，《中孚》还有一种更加生动感人的情景，下卦为兑，兑为少女，上卦为巽，巽为木，恍若一个少女立在树木之下。她为什么会在树下呢？我们可以猜想她是如约而来，在等待她的心上人。于是，这样动人的情景也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诗·邶风·静女》中的诗句：“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躇。”这种情景难道不是一种更加真切感人的“诚信”吗？当然，《中孚》不仅为我们带来了“诚信”的美德，还富有教化的功能。因为“泽”有润下之性，风有化民之德，故圣人君子以诚信为本，上宣号令以播德教，下施恩泽以抚民心，如此，则诚信的美德及于“豚鱼”，及于“议狱”；如此，则君子的诚信上可以“应天”，下可以“化邦”。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1]。

【注释】

[1]虞吉，有它不燕：虞，《集解》引荀爽曰“虞，安也”，《仪礼·士虞礼》郑玄也注“虞，安也”。有它，即另有他图。燕，安宁，安闲。《正义》曰“燕，安也”，《释诂》也曰“燕，安也”。初得位居正，上应六四，位正有应，故安守则吉，若有它图，则失正，也就不能“燕”。

【译文】

初九，安于本分则会吉祥，如有它求则不得安宁。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1]。

【注释】

[1]志未变：初与四应，彼此皆正，初不变就能上应于四，故曰“志未变”。

【译文】

《象传》说：初九之所以“安于本分则会吉祥”，这是因为他的志向没有改变。

【评析】

《中孚》下为兑，兑为悦。二至四互为震，震为动。初九以当位之正“悦而动”，动而应于四，《象》曰“志未变”，实“不可变”。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1]。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2]。

【注释】

[1]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中孚》下互有震，《说卦》曰震为善鸣，故曰“鸣”。二变正则上应九五，九五在巽，巽为鸡，类如“鹤”。其子，喻指老鹤之子。和，以歌声相应和。下互为震，震为雷，上卦为巽，巽为风，雷与风为“同声相应”，故曰“其子和之”。

[2]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我，指九二。爵，饮酒之器，《说文》曰“礼器也，所以饮器象爵者”，此处借指“酒”。尔，指九五。靡，《集解》曰“共也”，即共同。之，指“好爵”。

【译文】

九二，白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咯咯地应和着。我有甘甜的美酒，我与你共同享用这美酒。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1]。

【注释】

[1]中心愿：中心，犹言“内心”。二、五皆居卦中，二变正应五，故曰“中心愿”。《程传》曰：“谓诚意所愿也，故通而相应。”

【译文】

《象传》说：“小鹤应和着老鹤鸣叫”，声音中表达着内心真诚的意愿。

【评析】

《系辞上》引用孔子对此爻的评议：“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爻象为我们描绘出的是一幅生动感人、亲切怡人的“鸣鹤在阴”图，而孔子的话却从这一美感中揭示了九二所蕴涵的哲理性，即君子的善言善行必然能得到他人的应和。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1]。

【注释】

[1]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三、四皆为阴爻，阴阴相斥，三、四处上下两卦之间，故曰“得敌”。罢，通“疲”。古代作战时，击鼓而进，鸣金则退。三失位不正，与四相敌，击鼓而进，不能取胜，故疲惫而退，故曰“或鼓或罢”。六三在兑上，兑为口。震为声，为鼓。四当位而正，三不能胜则忧惧四反击，故“泣”之；四守正得胜，则“歌”之。

【译文】

六三，面临敌人，有的人击鼓前进，有的人疲惫败退；有的人哭泣，有的人欢声歌唱。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译文】

《象传》说：“有的人击鼓前进，有的人疲惫败退”，这是因为六三所处的位置不当所致。

【评析】

三本刚勇好进，《中孚》之六三，虽居阴失正，仍然不失其本性，遇敌则击鼓噪进，然以不正之身攻正义之身，何以能制胜？故退而泣之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1]。

【注释】

[1]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几，汉帛书《周易》作“既”。九二至六四互为震，震为马，然九二终要变正上应，变则震象失而坤象成，坤为丧，震失于坤，故曰“马匹亡”。匹，匹配。初与四应，现四承上而舍初，犹如马失其匹配，然舍下承上，顺承九五之尊，故曰“无咎”。

【译文】

六四，在月亮将要满圆时，马失去了自己的匹配，但没有灾祸。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1]。

【注释】

[1]绝类上：绝，断绝。类，同类。上，动词，上承。此句意即断绝同类上承九五。如《正义》曰：“‘绝类上’者，绝三之

类，不与三争，而上承于五也。”

【译文】

《象传》说：“马失去了自己的匹配”，这是因为断绝了与自己匹配的同类而上承于九五的缘故。

【评析】

六四居《中孚》之中，处巽顺而应兑悦，且当位而正。因含恭顺之本性，故不求得配于初，但求上承于五，如月之将要圆满时，充满着阴柔和合之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1]。

【注释】

[1]有孚挛如，无咎：挛，《周易象辞》曰“挛，系也”，即拘牵连系。《正义》曰：“‘挛如’者，相牵系不绝之名也。”五应二，二失位不能应，五以诚信“挛”二，使其变化为坤，坤为城邑，为邦，此为九五以诚化邦之举，故曰“无咎”。

【译文】

九五，用诚信牵系天下，没有灾祸。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1]。

【注释】

[1]位正当：以阳居五，得中得正，刚健诚实，以诚“挛”二，二变正上应己，故曰“位正当”。

【译文】

《象传》说："用诚信牵系天下"，说明九五居于中正适当之位。

【评析】

九五居《中孚》之中正，当任君王之位，故有"孚乃化邦"之命。正如胡炳文在《周易本义通释》中所言："六爻皆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1]。

【注释】

[1]翰音登于天，贞凶：翰，《王注》曰"高飞"，《集解》曰"高也"。上应于三，三在下卦，互震为声，上九在天，巽为高，巽为鸡，类于鸟，故曰："翰音登于天。"上与三皆不正，故曰"贞凶"。

【译文】

上九，高飞的鸟鸣声响彻天宇，此时有凶险。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1]？

【注释】

[1]何可长：上穷于"孚"，且以阳居阴，失位不正，所应三也不正，故其"翰音"不可长久。

【译文】

《象传》说："高飞的鸟鸣声响彻天宇"，这种声音怎么能够长久呢？

【评析】

上九高而失位，徒有其音，不见其实，有悖于诚信之道。与九二相比，九二“鸣鹤”，上九“翰音”，然九二“在阴”有“子和”，上九“登天”则“贞凶”，因其九二所应五得正，上九所应三不正。二实而上虚，故虽皆有音，关键在于“善”与“不善”。

小过（䷽）

【题解】

《小过》的境界，概言之就是“宜小而不宜大，宜下而不宜上”。初六以柔弱处下就不能远飞高举，否则就有“凶”；六二虽当位于中正，然上无所应，故过而有“遇”才能“无咎”；九三因盲从他人很可能会有被戕害之凶；九四应守正“勿用”，因为其位不正，故不能有所作为；六五阴气过于向上，故遭受弋射；上六阴盛于上，过而无遇，故有“灾眚”。由此可见，《小过》实际上在强调“小于过越”时，更向往一种不期而遇的巧遇。

小过[1]：亨，利贞[2]。可小事，不可大事[3]。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4]。

【注释】

[1]小过：卦名，下艮☶上震☳。按卦例，阴小而阳大，此卦二阳在内，四阴在外，阴盛于阳，如《象传》所言有“过恭”、“过哀”、“过俭”，故曰“小过”。《本义》曰：“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即过于阳。”

[2]亨，利贞：阴柔得中而应阳刚，正符合礼之用，且如卦辞所言“不宜上，宜下，大吉”，即若“小过”则“亨”。如《正义》所言：“过为小事，道乃可通，故曰‘小过，亨’也。”

[3]可小事，不可大事：因二、五皆柔而失位，阴柔为小，故可以为小事，不可以为大事。《周易集说》:“‘小过’之时，可过者小事而已，大事则不可过也。”《折中》曰：“大事，谓关系天下国家之事；小事，谓日用常行之事。”

[4]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卦为震，《说卦》曰：震为鹄。鹄，即天鹅，故卦有“飞鸟”之象。遗，遗失，留下。震为声，鸟声遇山而止，故曰“飞鸟遗之音”。

【译文】

《小过》卦象征着小有过越：亨通，有利。可以做小事，不可以做大事。就像飞鸟飞来时留下的声音，不宜飞得太上，使人听不到声音，应该向下飞，使人听到声音，如此则会获得大的吉祥。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1]。过以利贞，与时行也[2]。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3]。有飞鸟之象焉[4]，“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5]。

【注释】

[1]小者过而亨：阳大阴小，故“阴称小”。九四应初，初阴过二而去，九三应上，阴过五而去，阴过于阳，五居中见过而不见应，故曰“小者过而亨”。

[2]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五失位不正，过五则变正，变正则卦成《咸》（䷞），过，应时而行，故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3]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柔，指六二。六二为阴柔之爻，居下卦之中位，六五也以阴爻居上卦之中位，故曰“柔得中”。此喻才小力弱之人居于要

职，故只可以为小事。刚，指九四，九四为阳刚之爻，以阳居阴位，故曰“刚失位”。此喻才大力强者处在不适当的职位上，所以不可以干大事。

[4]有飞鸟之象焉：《说卦》曰震为鹄，鹄为天鹅，也有飞鸟之象。或震为龙，鸟与龙都有飞腾之象。

[5]上逆而下顺：四、五失位，故曰“上逆”。二、三得位，故曰“下顺”。

【译文】

《彖传》说：小有过越，这说明柔小之事有所过越则可亨通。过则有利，并顺应适当的时间行进。因柔小者居于卦中，所以做小事则会吉利。阳刚失位不正且不能居中正之道，所以不可以为大事。因为卦象中含有飞鸟之象，所以卦辞说：“飞鸟飞来时留下的声音，不宜飞得太高，使人听不到声音，应该向下飞，使人听到声音，如此则会获得大的吉祥。”这说明向上行不能顺利，而向下行则顺利。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1]。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2]。

【注释】

[1]山上有雷，小过：下艮为山，上震为雷，故其象为“山上有雷”。山大而雷小，因为艮一阳在上，故曰“山大”；震重阴在上，故曰雷小。就卦象而言，山上有雷，是小过于大，故曰“小过”；又阳大而阴小，而《小过》阴过于阳，故曰“小过”。

[2]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君子观此卦象，知过而矫之以正，故于其行则过于恭谨，于其丧则过于哀伤，

于其用则过于节俭。

【译文】

《象传》说：山上有雷声震动，象征着“小有过越”。君子因此在行事时就稍过于恭谨，遇到丧事时就稍过于悲哀，使用东西时就稍过于节俭。

【评析】

《小过》与《大过》相对，《大过》四阳居中，阳多而居内，阳盛于阴，故曰“大过”；《小过》是二阳居中，阴多而居于外，阴盛于阳，故曰“小过”。然“小过”之“过”并非过错之“过”，从卦象上来看，它是指超过之“过”，所以卦辞有“亨，利贞”之说，又说“不宜上，宜下，大吉”。若为过错，即使是小的过错，也不可能有“大吉”。然君子知阴盛于阳则不能为“大事”，故以“三过”矫之。

初六，飞鸟以凶[1]。

【注释】

[1]飞鸟以凶：初失位不正，欲上而应四，然四失位不正，如《彖传》所言“上逆而下顺”，四在上，所应在上卦，进而遇逆，故有“凶”。按卦象，初失位，筮得此爻则动，动则变，变正则爻为阳，卦成离，离为雉。上卦为震，震为动，雉动象如“飞鸟”。然初六失位于下，不动、不变则失位而应于失位之九四，动而变之则无应，故曰“飞鸟以凶”。

【译文】

初六，飞鸟逆势向上飞行就会遇到凶险。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1]。

【注释】

[1]不可如何：无可奈何的意思。明知上而遇险，还要上飞，自取其咎，别人也无法解救。《来氏易注》:“不可如何，莫能解救之意。”

【译文】

《象传》说：“飞鸟逆势向上飞行就会遇到凶险”，这是初六自取其咎，谁也不知该如何救它。

【评析】

初六之“凶”，原因有三：一则自己失位而不正，二则“飞”动于“艮止”，三则应于失正之九四。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1]。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2]。

【注释】

[1]过其祖，遇其妣（bǐ）:《曲礼》:“生曰父母，死曰考妣。”父死曰“考”，母死曰“妣”。《说文》:“妣，殁母。”初为坤体之始，故称“祖母”；二在初上，则二已过初，故曰“过其祖”。筮得六二则动，动则变，变则二至四互有乾，乾为父，为祖，动而有乾，也是“过其祖”。乾伏坤，坤为母，坤伏则母失其象而不显，故曰“遇其妣”。

[2]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及，赶上，到达。二本应五，然中有三、四阻隔，且有艮止，又因五失位不正不能下应二，使二不得应于尊居王位的六五，故曰“不及其君”。退而求其次，则与九三、九四相遇，此二位均为臣位，故曰“遇其臣”。六二在艮而止，止而承三，以阴承阳，以下承上，故曰“无咎”。

【译文】

六二，越过象征着祖父的初爻，遇到象征着祖母的三爻。然而，还是没有到达象征着君王之位的六五，但是遇到象征着大臣的九三爻，所以还是没有什么灾祸。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1]。

【注释】

[1]臣不可过：二居艮止之中，五君为三、四所隔，使六二只能"相遇"，不能"越过"，故曰"臣不可过"。

【译文】

《象传》说："没有到达象征着君王之位的六五"，这是因为作为臣仆的六二不能超过尊上之位。

【评析】

六二虽当位居正于《小过》之中，然而，既失之于应，又阻隔于臣，所遇非所求，所求非所应。作为一个中正仁和的君子，阻于逆臣，蔽于暗主，"不及于君"，不能有所作为，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故爻辞虽曰"无咎"，其实"有悔"，只是悔得太深、太甚，说不出来而已。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1]。

【注释】

[1]弗过防之，从或戕（qiāng）之，凶：防，防备。从，随从。或，或者，《正义》曰"言'或'者，不必之辞也"。戕，杀害。三得位应上，然为四所阻，三恃其阳刚之强，不愿过于防备四，故曰"弗过防之"。二至四互为巽，巽为木；三至五互为

兑，兑为毁折。九三为九四所阻，阳阳相敌，以木象入于毁折之中，故曰“从或戕之，凶”。

【译文】

九三，不仅不肯过分地防备，而且随从其上，可能会受到杀害，有凶险。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1]！

【注释】

[1]凶如何：九四失位不正，既阻隔二，又蔽碍九三，有小人之象。九三从于“小人”，从而受“戕”，既伤于情，又失其身，凶险严重，故《程传》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

【译文】

《象传》说：“随从其上就可能会受到杀害”，凶险是多么的严重啊！

【评析】

《正义》曰：“上六小人最居高显，而复应而从焉。其从之也，则有残害之凶至矣。”由此可知，《正义》是将上六当作“小人”。但是，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九三所随的究竟是“四”还是“上六”。现做如下分析：其一，上六当位，不能称“小人”；其二，三阳当位，上六也当位，二者本有其应，如何又害之？其三，三以阳刚之强，上六又如何害得？由此可知，害三者不是上六，而是九四。按卦例，四多凶，且居于互《大过》（䷛）中，兑主西方之卦，多杀气，为毁折，三不防而从，故为其所害。同类为“从”，三与四同属阳爻，故曰“从”。若非同类则为“应”。上六以阴居阴为当位，三为阳，故可知“从”非指上六。这里要强调的是“三”自恃其强，不“过防”而“从”，则为其所害，若“防”而不“从”，则可能免于其害，因为爻辞中有“或”字，即“或者”之意。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1]；往厉必戒，勿用，永贞[2]。

【注释】

[1]无咎，弗过遇之：九四以阳居阴，失位不正，本来有“咎”，然居互巽之中，巽为入，入则遇五，易位而正，故曰“无咎”。四失位不正，然居于《小过》上震之初，震而动，动则上居于五，用不着过五就能遇五，故曰“弗过遇之”。

[2]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戒，戒备。四阳不正，且前往会遇互卦兑，兑为毁折，应有戒备之心，故曰“往厉必戒”。四阳居《小过》，虽具阳刚之才，然不可以为“大事”，故曰“勿用”。宜长久地守持正道，故曰“永贞”。

【译文】

九四，没有灾祸，不用越过而有遇合；前往有危险，一定要有所戒备，不可施展阳刚之才能，应长久地守持正道。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1]。

【注释】

[1]终不可长：九四以阳居阴，失位不正，因所居不正，要时刻戒备小心，故不能长久，故曰“终不可长”。又筮得此爻则动，动则变，变而上卦为坤，坤为顺，四变而当位于坤，也可谓“终不可长”。

【译文】

《象传》说：“不用越过而有遇合”，这是因为九四居位不当所致；“前往有危险，一定要有所戒备”，这说明九四不能长久地居于阳刚之道。

【评析】

九四以阳居阴，正应了《彖传》所谓“行过乎恭”，这样做本无可厚非，但是，九四居位不正，以“往厉必戒”之心处《小过》之世，才能得不到施展，所以应以守持正道为上。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1]；公弋取彼在穴[2]。

【注释】

[1]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上卦为震，震为雷，六五为震主，有雷则必有云，故曰“密云”。坎为水，有震象而无坎象，故曰“不雨”。又六五在互兑之上，兑为西方卦，雷动于兑，六五在兑上，故曰“自我西郊”。

[2]公弋取彼在穴：公，指三，三以阳刚得位。弋，本指系有细绳的箭，这里指用箭射。下卦为艮，艮为山，九三至六五互为兑，兑为口，山中之口，故为“穴”。辞曰“宜下”而“不宜上”，故曰“公弋取彼在穴”。六二至九四互为巽，巽为高；初六变正则下卦成离，离为雉；上卦为震，震为龙，有腾飞之象，故《小过》之初六、六五、上六辞皆有“鸟飞之象”。

【译文】

六五，浓云密布却不降雨，浓云从我们所居住城邑的西郊兴起；王公用箭射取藏在洞穴中的鸟兽。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1]。

【注释】

[1]已上：六五之阴本在四，四居阴则当位，阴不上，则四为

阴，五为阳而卦成坎，坎为水，则有“雨”。然阴上至五，则震象成而坎象毁，故有“云”而无“雨”。总此卦情则可知，“密云”之所以不雨，原因皆在于四阴“已上”至五而毁了坎水之象。

【译文】

《象传》说：“浓云密布却不降雨”，说明阴柔之气已过于向上。

【评析】

六五有两个特征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其一，对于“密云不雨”，《正义》曰：“六得五位，是小过于大，阴之盛也。阴盛于上，而艮止之，九三阳止于下，是阴阳不交，虽复至盛，密云至于西郊，而不能为雨也。”也就是说，虽然阴气很盛，但是因艮止阴阳二气不能交流，故而不能“雨”。这是从义理上解释六五，虽于理也通，但无关卦象。其二，以六五之尊重，却只能“公弋取彼在穴”。这是因为六五的失位实际上暗示着他的失职，因其失位不正，不能为“大事”，故以“公”之尊、之才、之德，只能弋取穴中之鸟兽。

上六，弗遇过之[1]；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2]。

【注释】

[1]弗遇过之：上六本与三阳有应，然因过至极高，故不能相遇，故曰“弗遇过之”。马其昶在其《重定费氏学》中说：“阴阳之气，同类则相拒，异类则相感。上变阳则与三相失，弗能亲遇，但有过之而已。先曰‘弗遇’，见上本有可遇之道，其弗遇也，自为之也。”这里所说的“自为之”，是说上六过之极高，违背了卦辞中所言的“不宜上，宜下”之道，故得到“弗能亲遇”的结果。

[2]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离，通“罹”，即遭受。眚，灾异。是，指前面所说“飞鸟离之，凶”这件事。《小过》有飞鸟之

象，然飞鸟飞至过高，不能有遇，无遇则无所寄托，互兑为毁折，离又有戈兵之象，故必遭弋射，故曰“飞鸟离之，凶”。飞至过高而遭遇凶险，故曰“是谓灾眚”。

【译文】

上六，不能遇合阳刚而超过阳刚；就像飞鸟遭受射杀一样，有凶险，这件事真可谓是“灾眚”。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1]。

【注释】

[1]已亢：已，已经。亢，高，这里指“极高处”。《正义》曰：“‘已亢’者，释所以‘弗遇过之’，以其已在亢极之地故也。”

【译文】

《象传》说：“不能遇合阳刚而超过阳刚”，这是因为上六已到达极高之处。

【评析】

《乾》上九曰：“亢龙有悔。”《小过》之“亢”就不仅仅是一个“悔”字了得，而是遭受“飞鸟离之”那样凶险之“灾眚”。在《小过》中，九三、九四皆曰“弗过”，唯上六曰“过之”，这是因为上六处于《小过》之极，过至上极，则过而不知所限，以至于“亢”。

既济（䷾）

【题解】

在六十四卦中，《既济》是唯一六爻皆当位有应的卦。《折中》引俞琰曰：“三刚三柔皆正而位皆当，六十四卦之中，独此一卦而已，故特赞之也。”正因为如此，在《集解》中，虞氏解卦若逢爻位不能相应者，必设法变为《既济》而解之，并以《既济》为标准来解释卦象。若以虞氏解卦为法，则六十四卦变成一卦了。另一方面，从《既济》所系的卦爻辞来看，其卦爻辞也不是六十四卦中最好的。当然，所有卦位当位有应的特征也是给《既济》带来一些好处，如在《既济》中，被《左传》认为“在祀与戎”的“国之大事”都在其中了，如九三“伐鬼方”，九五“禴祭”；另外，在各爻俱当位有应的《既济》中，九五也因此得到了“实受其福”的好处，且六爻中无一有“凶”，唯上六因处于穷极之处而有“濡首”之厉。

既济[1]：亨小，利贞[2]；初吉终乱[3]。

【注释】

[1]既济：卦名，下离☲上坎☵。既，已经。济，本义指渡河，“济”前有“既”，则为已经渡过河，故字义有“成功”的意思。《尔雅·释言》曰：“济，成也。”《正义》曰：“济者，济渡之名，既者，皆尽之称，万事皆济。”故以“既济”为名。

[2]亨小，利贞：亨小，小，指六二。在《既济》中，六爻皆正，各得其应，如《乾》之《彖传》所言“保合大和”，故柔小者也得以亨通，故有利于所“贞”之事。

[3]初吉终乱：初，《说文》曰：“初，始也。”初当位有应，所应在四，四当位于互离之中，离为光明，以光明见之于光明，故曰“初吉”。九三上应上六，上六在坎，坎为险，知险而应险，似有乱事，故曰“终乱”。其实，“初吉终乱”也是劝诫之辞，若不居安思危，慎终如始，则“终乱”之事也是当然。

【译文】

《既济》卦象征事已成功：能够让小事亨通，有利；开始时吉祥，最终还是会陷入危乱之中。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1]。"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2]；"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3]。

【注释】

[1]小者亨：既然卦成《既济》，则大小皆亨，此处特言"小者亨"，言小则及于大，且小者尚且亨通，更何况大者。《集解》引荀爽曰："天地既交，阳升阴降，故'小者亨也'。"所谓"天地既交"，交，即为"应"。阳为天，阴为地，既然阴阳相应，则"天地之交"也包含在其中。又二在"田"位，田在地中，二上应九五，九五在天，故二者之相交也是天地相交。

[2]刚柔正而位当：《既济》之初、三、五以阳居阳，当位居正；二、四、六以阴居阴，当位居正，故曰"刚柔正而位当"。

[3]"终止则乱"，其道穷也：《泰》极则反《否》，虽然《既济》中六爻皆正，然正不可极，极则有穷尽之时，穷则终成乱。乾极反坤，故曰"其道穷也"。又《既济》之上六为阴爻，居一卦之终，象征着《既济》走向终极的阶段；上六居九五之上，这是以柔乘刚，象征着以臣凌驾于君王之上，有以臣欺君之象，故曰"乱"，乱则"其道穷"。

【译文】

《彖传》说："事已成功，亨通"，说明此时即使是柔小者也获得亨通。"有利"，这说明阳刚和阴柔各得其正，所居之位也适当；"开始

吉祥”，这是因为六二以阴柔得居中位；“最终停止不前就会导致危乱”，这说明《既济》之道已经到了穷尽的地步了。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1]。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2]。

【注释】

[1]水在火上，既济：上坎为水，下离为火。水在火上，有炊事饮食之象，有火在水下烧，则饮食可成，也是象征着“既济”，即事已成功。又火上有水，有救火之象，即发生火灾后，以水浇其上，则火灭而灾去，救火之功告成，也是“既济”。

[2]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读为预，即事前，预先。君子观此卦象则知有患则应预防，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

【译文】

《象传》说：水在火上，象征着“事已成功”。君子思虑可能出现的祸患而预先做好防备。

【评析】

《既济》之六爻皆居正得位，且均得其应，故事凡大小皆得亨通，但越是这样，就越是应该守持正道，否则正穷则终乱。从卦象上讲，水在火上既有炊事之成，又有救火之功，二者皆象征着“事已成功”。但是君子之贤就在于能于成功中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这样才能保住“初吉”的成果。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1]。

【注释】

[1]曳其轮，濡其尾，无咎：二至四有坎象，坎为轮，坎又为

险，见险而“曳其轮”。初动则变，变则下卦为艮，艮为狗，类如“狐”。艮在坎下，初在艮下，如狐之尾，狐在水中，故曰“濡其尾”。然因初九位正而有应，故曰“无咎”。同时，“曳”而不渡于险，也是“无咎”。

【译文】

初九，拖曳住车轮，小狐狸渡河沾湿了尾巴，但没有什么灾祸。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译文】

《象传》说：“拖曳住车轮”，这说明了宜使初九不遭受灾祸。

【评析】

高亨先生认为“曳”，当作以手引之。轮，疑借为“纶”，汉帛书《周易》作“纶”，纶为古人扎系衣带的穗子；“尾”为西周时衣饰之假尾。人在渡河时要揭起衣纶，不使其湿，而衣尾则已沾湿，由此可见，所涉河水不深，故无咎。但是，这里有两个疑点，其一，初爻并无衣之卦象；其二，《说卦》曰：坎为轮，故不应当作“纶”解。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1]。

【注释】

[1]妇丧其茀（fú），勿逐，七日得：茀，遮蔽车辆的竹席。离为中女，故曰“妇”。互有坎象，坎为盗，盗其“茀”，故曰“妇丧其茀”。因当位居中，又与五有应，“逐”则失位、失应，故曰“勿逐”。二应五，二、五相加为七，故曰“七日得”。

【译文】

六二，有妇女丢失了遮蔽车辆的竹席，不要去追寻，七日后将会失而复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译文】

《象传》说：“七日后将会失而复得”，说明六二处于中正之道。

【评析】

《正义》、《集解》均释“茀”为妇人之首饰。而其所以能七日“勿逐”而“得”，仅就卦象而言，因其居中有应，有应则合，故可以七日复得。《周易通说》引刘沅曰：“六二柔中得位，上应九五中正之主，光明中正，不以去茀为嫌，静以俟之。此柔中之最美者。”六二在离中，上应九五，又见于离中，离有火光之丽，离而见离，可谓“美而又美”。以女子之美而见之以美，则“茀”为首饰之美。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1]。

【注释】

[1]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高宗，指殷高宗武丁。鬼方，国名，古代西北地区猃狁部落之一。《诗·大雅·文王》有“覃及鬼方”句，《毛传》曰：“鬼方，远方也。”克，战胜。小人，庶民之通称。内卦为离，离为戈兵，三在离以阳刚得位，外卦坎阴为鬼方，高宗为殷之中兴之主，因三以阳刚居卦中，有中兴之象，故曰“高宗伐鬼方”。《正义》曰：“高宗伐鬼方，以中兴殷道，事同此爻，故取譬焉。”三年，六为阴暗之极，九三为离火之阳，明能除暗，故上而征之，四至上六为三，以阳胜阴，故曰“三年克之”。伐，国之大事，小人筮得此爻则不能用之，是以“小人勿用”。

【译文】

九三，殷高宗讨伐鬼方，三年后才得到胜利，庶民筮得此爻则不能用之。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1]。

【注释】

[1]“三年克之”，惫也：惫，疲劳，疲惫。坎为劳，三年之征，故曰“惫也”。

【译文】

《象传》说：“三年后才得到胜利”，这说明仗打得很疲劳。

【评析】

《说卦》曰坎为盗，又为北方之卦，故以𤞷狁之“鬼方”比之。四多凶且乘三阳，三刚健好勇，且居离火之上，力能胜敌，明能除暗，故有征伐之象。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1]。

【注释】

[1]繻（rú）有衣袽（rú），终日戒：繻，彩色的帛，这里借指华美的衣服。《正义》释“繻”应作“濡”，即濡湿了破烂的衣服，于卦理也通。《说文》曰：“彩缯为繻，敝衣为袽。”袽，破衣败絮。筮得六四则动，动则变，变则二至四互有巽象，巽为绳直，其类如衣。又六四在互离之中，以阴柔为美，故有“繻有衣袽”之象。互卦有离，离为日，四出离外，故曰“终日”。“四多惧”，上承九五，近尊则多惧，也应戒之，处两坎之间（六二至六四互为坎）。坎心为疑，且多险，也应戒

之，故曰“终日戒之”。

【译文】

六四，华美的衣服破成烂衣败絮，应当整日保持戒备之心。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译文】

《象传》说：“应当整日保持戒备之心”，这说明六四有所疑惧。

【评析】

六四过《既济》之中，转有“败絮”之象，在这种时刻就应像《象传》要求的那样“思患而豫防之”，故应“终日戒”。不仅如此，四本多惧，又居坎险之间，故戒备之心不可稍有松懈。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1]。

【注释】

[1]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yuè）祭，实受其福：禴，祭品仅用饭菜，不用杀牲，为薄约之祭。《王注》曰：“牛，祭之盛者。禴，祭之薄者。”《集解》引崔憬曰：“五坎为月，月出西方，西邻之谓也；二应在离，离为日，日出东方，东邻之谓也。离又为牛，坎水克离火，东邻杀牛之象。”五在坎险中，故西邻指九五，再者九五与六二相应，故可知东邻指六二，九五当《既济》之主，故当受因“禴祭”而获得的福泽。故曰“实受其福”。

【译文】

九五，东边的邻邦杀牛盛祭宗庙，不如西边的邻邦微薄的“禴祭”，因为西边的邻邦能更为实在地受到神灵降下的福泽。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1]；“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注释】

[1]不如西邻之时：时，适当之时。《王注》:“在于合时，不在于丰也。”高亨先生认为“时”当释“善”，考《广雅·释诂》曰：“时，善也。”于理也通。

【译文】

《象传》说：“东边的邻邦杀牛盛祭宗庙”，不如西边的邻邦以合适的时间祭祀；“西边的邻邦能更为实在地受到神灵降下的福泽”，这说明吉祥宏大，源源而来。

【评析】

《系辞》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九五爻辞的内容类于文王与商纣王之事。五居《既济》而得中正之位，象征着周受命于天。殷纣在东，文王在西，东西为邻。然文王修德，殷纣败德，故神灵所享者不在于祭品丰盛，而在于祭者之有德，正所谓“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所以实受其福者还是西邻。

上六，濡其首，厉[1]。

【注释】

[1]濡其首，厉：五自乾来，乾为首。坎为水，乾象没而坎象成，故曰“濡其首”。济至极则终将有乱，故曰“厉”。

【译文】

上六，渡河濡湿了头部，有危险。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1]？

【注释】

[1]何可久：居坎险之上，位及穷极，乘五濡首，泰极则否至，故不可长久。

【译文】

《象传》说：“渡河濡湿了头部”，这说明上六已处于穷尽之处，何以能长久保持既济之道呢？

【评析】

否极泰来，泰极否至，天道循环，一盛一衰，这本是自然之理。但是，上六所处的位置不仅不能延缓“否”来，而且在促使“否”来。这是因为，在《既济》的六爻中，唯有上六当位居上，却以坎险之阴凌乘于五阳之上，这不仅是他自己的不幸，也是《既济》中所有爻位的不幸。也因此，才使得《既济》有“初吉终乱”的遗憾。

未济（䷿）

【题解】

六十四卦以《未济》为结尾，这不能不使人们再三地想起《系辞》所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未济》卦有水火不容，阴阳错位之象。《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未济”之“未”，一方面以“未成”来承前，另一方面，则以“未终”来启后。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曰：“《未济》终焉心缥缈，百事翻从缺陷好。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美学中有以缺陷为美的观点，以《未济》求《既济》正好能说明《未济》的“美”的一面。卦中六爻：初六

柔弱无力，如过河之小狐，濡湿了尾巴，故而有“困难”；九二守正则吉；六三陷于坎险，然“利涉大川”；九四“有赏于大国”；六五有“君子之光”，故而吉祥；上九虽有诚信之德，但是容易以酗酒误事。与《既济》相比，《未济》六爻之中反而凶少而吉多。

未济[1]：亨[2]。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3]。

【注释】

[1]未济：卦名，下坎☵上离☲。《正义》曰：“‘未济’者，未能济渡之名也。未济之时，小才居位，不能建功立德，拔难济险。”相对于《既济》而讲，《未济》卦上离下坎，六爻皆不当位，离为火，坎为水，火在水下则不能炊事饮食，水在火下则不能救火，故曰“未济”。

[2]亨：卦二、五爻俱失位，然六五以柔得中，有谦和之气，“谦受益”。且二、五虽有失位之憾，却有相应之得，天地之气相交，交而通，故曰“亨”。《正义》曰：“未济有可济之理，所以得通，故曰‘未济，亨’。”此处，《正义》解释的就是二、五。

[3]小狐汔（qì）济，濡其尾，无攸利：汔，即将，几乎。艮为狗，类为狐，《九家说卦》曰：“艮为狐。”按《尚氏学》认为“卦有三艮形”，而不说有三艮，因其卦中有艮形而未具艮象，故如此说，也说得很妙。初六至九二为一“艮形”，六三至九四为二“艮形”，六五至上九为三“艮形”。三者皆半艮之象，故谓之形。若艮象全，则狐象全，可谓“狐”，因其艮象未全，故谓之“小狐”。坎为水，二在坎水中，故曰“濡其尾”。古有谚语说：“狐欲渡河，无奈尾何。”狐性多疑且尾大，不能渡河，老狐狸多疑不渡，小狐无知，渡而“濡其尾”。初、

二、三皆失位不能应上，故曰“无攸利”。

【译文】

《未济》卦象征着事未成功：努力促成事情成功也会亨通。小狐狸在即将渡河成功时，濡湿了尾巴，没有利益。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1]。“小狐汔济”，未出中也[2]；“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3]。虽不当位，刚柔应也[4]。

【注释】

[1]柔得中：指六五，以阴柔居上卦之中，为一卦之主，下应九二，持中和之道。《王注》曰：“以柔处中，不违刚也。能纳刚健，故得亨也。”刚柔相应，“以柔纳刚”，故曰“柔得中”。

[2]未出中：坎为险，九二居下坎之中，未能走出险境。

[3]不续终：初六柔居一卦之下，“濡尾”而力弱，不能济事，因而使九二不能脱离险境，故曰“不续终”。

[4]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未济》卦中，初六、六三、六五皆以阴居阳；二、四、六爻皆以阳居阴，故曰“不当位”。然皆能以阴应阳，以柔应刚，故曰“刚柔应也”。此句与前句“柔得中”同释《未济》所以“亨”的理由。

【译文】

《彖传》说：“事虽未能成功，但努力促成其成功就会获得亨通”，因为有柔顺之德守持正道。“小狐狸即将渡河成功”，这是因为它尚未脱离坎险之中；“濡湿了尾巴，没有利益”，这是因为小狐狸力小不能持续至终。虽然，《未济》中的六爻皆未居适当之位，但是，都能刚柔相应。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1]。君子以慎辨物居方[2]。

【注释】

[1]火在水上，未济：离为火在上，坎为水在下，水在下则虽有火也不能煮食物；火在上而水在下即使是有火灾也不能救，卦象以此来喻指“事未成功”。

[2]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分辨。居，处于。方，犹“所”，即所居之“所”。《未济》卦有水火不相济，刚柔相错位之象，君子观此卦象，悟知处“未济”之世，应慎辨事物之异同，以类区别，使它们能各居其适当之位，这样才能免“未济”之过，促“既济”之得。如《王注》所言“辨物居方，令物各当其所”。

【译文】

《象传》说：火在水上燃烧，象征着“事未成功”。君子因此知要认真谨慎地分辨事物，使它们能各就其适当的位置。

【评析】

总观《未济》之卦辞、《彖》义、卦象，则可知卦之所以称“未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卦中各爻皆失位不正。位不正，则名不正，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在此情况下，做起事来就犹如小狐狸过河一样，河未能渡成，却濡湿了尾巴，因而有始无终。君子“辨物居方”，欲改变《未济》所造成的困境，于是就使其“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名分各得其正，如《来氏易注》之言：“慎辨物，使物以群分；慎居方，使方以类聚，则分定不乱，阳居阳位，阴居阴位，‘未济’而成‘既济’矣。”

初六，濡其尾，吝[1]。

【注释】

[1]濡其尾，吝：初六柔居其坎下，如小狐在河水边，小狐弱而

无力，狐又不能渡河，渡则“濡其尾”。且初居位不正，所应在四，四互有坎水之险，故前往必遭遇困难，故曰“吝”。

【译文】

初六，小狐狸在渡河时濡湿了尾巴，这预示着初六将遇到困难。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1]。

【注释】

[1]亦不知极：《说文》曰“极，栋也”，《逸雅》曰“栋，中也，居屋之中也”，故“极”训“中”。初应四，四居坎水中，小狐“濡其尾”，而“不知极”，即不知陷入坎水之中。

【译文】

《象传》说：“小狐狸在渡河时濡湿了尾巴”，这说明它不知水有多深。

【评析】

初六以小狐“濡其尾”为喻，来说明初六非可用之才。已处在危险中却茫茫然，不知其险，无能无知，处险而冒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看到“小狐”如此，却往往能看到很多人是这样的。

九二，曳其轮，贞吉[1]。

【注释】

[1]曳其轮，贞吉：《说卦》曰：坎为轮，为曳。坎两阴在外，一阳居中，有车之象。九二居“未济”之时，处险难之内，处险而应于险，任重忧深，故曰“曳其轮”。虽不得位，处中而

行，故也能“贞吉”。

【译文】

九二，拖曳着车轮，吉祥。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1]。

【注释】

[1]中以行正：二居下卦之中，故曰“中”。六爻皆应变正，初已变正，二动成震，震足为行，故曰“中以行正”。

【译文】

《象传》说：九二之所以能获得吉祥，原因在于他能以中和之道使自己的行为端正不偏。

【评析】

九二能于“未济”之世，处中而行正，故能“贞吉”。《折中》曰：“‘既济’之时，初、二两爻犹未敢轻济，况‘未济’乎？故此爻‘曳轮’之戒，与《既济》同。而差一位者，时不同也。”所谓“差一位”，指《既济》在初，《未济》在九二。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1]。

【注释】

[1]未济，征凶，利涉大川：三不正，所应也不正，又居两坎之中，险中有险，故曰“未济”。因身居坎中，又在互坎之中，且以阴居阳，阴弱而阳强，力弱不应有征，故曰“征凶”。然六三已出于下坎之中，乘二阳而上，此涉而脱险之象，故曰“利涉大川”。如《本义》所言：“以柔乘刚，将出乎坎，

有‘利涉’之象。”

【译文】

六三，事未成功，出征前行必有凶险，有利于涉越大河川流。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译文】

《象传》说：“事未成功，出征前行必有凶险”，这是因为六三失位不当。

【评析】

六三居位不当，按《集解》释义，离为中女在外，坎为中男居内。女外男内，男女居位不当，以此喻指婚姻未成。《杂卦》曰“《未济》，男之穷也”，即指此义。男女不正，实在是因为阴阳不正，故曰“未济，征凶”。其所以能“利涉大川”，因其本身在坎险之中，唯“涉”险，才能出于险。

九四，贞吉，悔亡[1]；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2]。

【注释】

[1]贞吉，悔亡：四失正，本有其“悔”，动而变正则得位，故曰“贞吉悔亡”。

[2]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九四不正，四变正，与二、三互震；离为戈兵，四在离初，故有用兵之象；又四变正后，自初到五有《师》（䷆）象，故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既济》在离三，故曰“三年”；又四应初，初至于四有三爻，也是“三年”。四变正后三至五有坤，坤为邦，《未济》四变正后，二至四成震，震为诸侯，故曰“大国”。四至

上为艮，卦象本有坎川，故有赏封“山川”于“大国”。

【译文】

吉祥，悔恨消失；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国，三年大功告成后被封赏为大国诸侯。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译文】

《象传》说：“吉祥”，说明九四的志向得以实行。

【评析】

朱骏声在《六十四卦经解》中认为，九四爻辞中的“震”为人名“挚伯”。从卦爻辞的内容推理，《既济》、《未济》均言及殷周之事，而九四爻辞更像是在说周人助殷讨伐鬼方的故事，三年胜之，故受殷王封赏。

六五，贞吉，无悔[1]；君子之光，有孚吉[2]。

【注释】

[1]贞吉，无悔：六五以柔居离之中，离为火，有文明之象，五为《未济》之主，故曰“贞吉”。五失位本有悔，变正则为乾之九五，故曰“无悔”。

[2]君子之光，有孚吉：五居离中，以柔顺之德居文明之中，有君子之光华，故曰“君子之光”。坎为孚，五居互坎上，所应在二，二也在坎，孚而有应，故曰“有孚吉”。

【译文】

六五，吉祥，无所悔恨；君子之行光明磊落，心怀诚信就有吉

祥。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1]。

【注释】

[1]其晖吉：晖，《释文》曰："晖字又作辉。"《说文》曰："晖，光也。"《程传》曰："光盛则有晖；晖，光之散也。君子积充而光盛，至于有晖，善之至也，故重云'吉'。"

【译文】

《象传》说："君子之行光明磊落"，这说明他的光辉焕发出吉祥的瑞兆。

【评析】

六五柔居离中，有"君子之光"，且待人以诚信，居中应刚，故而"无悔"而有"晖"。谦之于六五之德，可谓益而又益，吉而又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1]；濡其首，有孚失是[2]。

【注释】

[1]有孚于饮酒，无咎：上之所应在三，三在坎，坎为孚，坎水有酒水之象，三在坎中，上也居互坎之上，故曰"有孚于饮酒"。因其失正居上，本有其"咎"，变正应三，则"无咎"。

[2]濡其首，有孚失是：是，《说文》曰"是从日从正"，故曰："是，正也。"爻按卦例上为首，动而失位，首应坎中，故曰"濡其首"。上九所应在坎，坎为孚，又失正于《未济》之极，故曰"失是"，即失于正道。

【译文】

上九，满怀信任地与他人饮酒，没有灾祸；然而，因为无节制地饮酒以至于濡湿了头部，这说明他们虽然有诚信，却因为无节制而失去了正道。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译文】

《象传》说：“毫无节制地饮酒以至于濡湿了头部”，这说明上九不知节制。

【评析】

《既济》六爻皆正而有应，然爻辞少言“吉”字；《未济》六爻皆失位不正，爻辞却多“吉”字，此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初曰“不知极”，上曰“不知节”，孔子皆以“不知”责之。饮酒本来就多误正事，故《尚书·酒诰》载周王戒酒之意。“孚”本为诚信，然诚信于饮酒，则“失节”于“濡首”。

周易系辞上

【题解】

在易学的体系中，“系辞”有两种意思，一是指系属之义，即《周易正义》所谓“系属其辞于爻卦之下”，将卦爻辞系连在卦画与爻画之下，用以解释各卦、各爻的吉凶含义；二是指分为上下二篇列于“十翼”中的《系辞》，它是《易传》思想的主要代表作，用以说明《易经》的基本意义、原理、功用、起源及筮法等。《系辞》内容从“一阴一阳之谓道”出发，阐明了自然界中阴阳、动静、刚柔等是两种相反势力的“相摩”、“相荡”，而这种对立与对立所生成的过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系辞》还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观。在承认一切皆变中，又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来强调变化之中有不变，不变是变的前提。《易经》认为变与不变都是必然的，但是，变在《易经》中具有普遍性，而不变只是作为相对的因素而存在。自然和社会总是在不变与变的交替作用中进行着。

先秦的典籍到了汉代后，就有了“经”与“传”之分，“经”者，典常之意，“传”者，转述之旨。《论衡》曰“圣人作经，贤人作传”，班固又曰“圣人作经，贤者纬之”，故“经”、“传”二者相对而存在，“经”是本干，“传”是枝叶。对于现在学习《易经》的人而言，应该重视对《易传》的认识和理解，因为，从时代上讲，“传”是最接近《易经》本来面目的注释和讲解，此其一；要想真正理解《周易》的卦爻辞，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以“传”去理解“经”，此其二；《易传》包含着很重

要的中国古人的辩证哲学观以及朴素的自然科学内容，此其三；《易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其四。而《系辞》是《易传》中的主体。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1]。卑高以陈，贵贱位矣[2]。动静有常，刚柔断矣[3]。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4]。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5]。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6]，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7]；日月运行，一寒一暑[8]。乾道成男，坤道成女[9]。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0]。乾以易知，坤以简能[11]；易则易知，简则易从[12]；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13]；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14]；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15]。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16]。

【注释】

[1]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含万象，天应乾象，地应坤象。乾坤为天下万物之门户，所以《系辞》先从天地讲起。天以刚阳而尊，地以柔阴而卑。《易纬乾凿度》曰：“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乾健与天阳同，坤顺与地阴同，天地相分，则乾坤之体各有定分。

[2]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以，同“已”。陈，陈列。位，定位。天高则为贵，地卑则为贱，天高地卑之势陈列后，人们也就按照这种情形确立人类中的贵贱位置。

[3]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断，《集解》引虞翻曰“断，分也”。古人认为乾体刚健而常动，坤体阴柔而常静，则阳刚与阴柔也就在乾坤中判然分明。

[4]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观念，意识。《正义》曰：“方，谓法术性行。”也就是从人们的心性与情趣来

讲事情的所向。天地生成万物，万物则以其观念、意识按类聚集，以群分别，故《韩注》曰：“方有类，物有群，则有同有异，有聚有分也。顺其所同则吉，乖其所趣则凶，故吉凶生矣。”

[5]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象因天而示，地物随地而形。天之象日月星辰，风雨雷云；地之形山泽草木，鱼鸟虫兽。天象与地形皆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6]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刚，指乾（☰）。柔，指坤（☷）。摩，摩擦，即阴阳刚柔相互摩擦交感。荡，推动，即刚柔相互激荡。刚柔两体摩擦、推荡，如十一月一阳生而推去一阴，五月一阴生而推去一阳。诸卦递相推移，本从八卦而来，故云“八卦相荡”。又乾（䷀）以二、五爻摩去坤（䷁）之二、五则卦之下上则为坎（䷜），互有震（☳）艮（䷳）；坤（䷁）以二、五爻摩去乾（䷀）之二、五则卦之下上皆为离（䷝），互有巽（䷸）兑（䷹）。然后八卦（乾、坎、震、艮四位阳卦，坤、巽、离、兑四阴卦）两相重，演绎六十四卦。《尚氏学》:“摩，即交也。乾坤初爻摩成震巽，中爻摩成坎离，上爻摩艮兑，而六子以生，八卦以一卦荡八卦，而六十四卦备矣。荡，犹推也。不曰‘重’而曰‘荡’者，言以一卦加于此卦，复加于彼卦，有类于推荡也。”

[7]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鼓，鼓动。润，润泽。霆，《说文》曰“霆，余声也”，京房曰“霆者，雷之余声”。震为雷，雷震而动；巽为风，坎为雨，雨随风而来，有润泽万物之德，故曰“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

[8]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月运行的变化造成了一寒一暑的时节变化。故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9]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阳初至于坤则为震，正所谓初索得男为长男；乾阳二至于坤为坎，为中男；乾阳三至于坤为艮，为少男。坤阴初至于乾为巽，为长女；坤阴二至于乾则为离，为中女；坤阴三至于乾则为兑，为少女。此言乾得自然而成男，坤得自然而成女，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10]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经义述闻》引王念孙曰：“知，犹‘为’也，‘为’亦‘作’也。”大始，即最初创始，正如《乾·彖传》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为造作天地万物的初始，故曰“乾知大始”。坤承乾道，形成万物，故曰“坤作万物”。

[11]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平易，简约。知，通“智”。乾为首，光明正大，故能具有智慧，故曰“乾以易知”。坤因简约而有所作为，故曰“坤以简能”。《老子》所谓“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一”为世间平易、简约之极，所以才能有“知”有“能”。

[12]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前之“易”字为平易之“易”，后之“易”字为容易之“易”。知，当作知晓之“知”。从，遵从。天道平易则容易为人所感知，地道简约则容易为人所遵循。

[13]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亲，亲近。功，建功，有为。易于为人所知则人感其亲切，容易为人所遵从则可以建立功业。

[14]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阴阳相和则有亲，有亲相得，则生生不息，故可以长久。阴阳相合则生成万物，载物众多，繁衍不已，故曰“功大”。

[15]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地皆以“易”、“简”而有亲、有知、有化、有功，故曰“易简”。《列子》云：“不生者能生生，不化

者能化化。”简易之道实际上就是天地之道，若知“易简”则能通天下之理，故曰“天下之理得”。

[16]而成位乎其中：成，确立。位，定位。象成则阴阳、贵贱、刚柔就可以定位其象于天地之中。

【译文】

天尊贵而地卑下，这样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当卑下与高贵陈列出来时，高贵与卑贱也就随之有了各自的位置。天地之间一动一静都有一定的规律性，阳刚与阴柔也因此得以分断清楚。天下的事物各以其类别聚集，各种动物、生物也以其不同的群体而区分，吉与凶就在事物的同异中产生。当阴阳、刚柔分化后，在天空中形成天体如日月星辰的形象，在大地上形成了山川、动植物等景象，事物的变化就是通过它们得以体现。所以阳刚与阴柔相互摩擦交流而生成了八卦，八卦又相互推衍生成了六十四卦，就如同以雷霆鼓动，而风雨润泽；对于天象而言，日月的往来运行之间，形成一寒一暑的交替。对于人类而言，乾道演变成男性，坤道演变成了女性。乾道的智慧在于它是万物的伟大创始者，坤道的作为在于她在大地上生成了万物。乾以其平易而充满智慧，坤以其简易而大有作为；事情只有平易才会使人容易明白，事情只有简易才会使人容易随从；容易为人所知就会有人亲近，容易随从就会建立功业；有人亲近则可以立身长久，建立功业就可立身宏大；立身长久是贤人的美德，立身宏大是贤人的事业。若能明白乾坤的平易与简约，那么，就会晓得天下的道理。晓得了天下的道理后，就能将刚柔、阴阳、贵贱安排在适宜的位置。

【评析】

此段为《系辞上》第一章。开篇以天地之门户“乾坤”言起，二者的变化形成八卦，又演绎出六十四卦，世间万物的变化皆在其中。在这种变化中，《系辞》重点强调了天地皆以“简易”为本，所以《正义·序》引郑玄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天地本“简易”，知“简易”则可知天地之理。世间之简易莫过于“一”。乾坤的“简易”之道，不仅揭示了事物的根本特征，而且还为人们认识

复杂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法。世上的事物也许在表现形式上是复杂多变、繁琐深奥的，但是有了“简易”的“门户”，就可以提纲挈领，以简驭繁，最终抓住事物的本质。

圣人设卦观象[1]，系辞焉而明吉凶[2]，刚柔相推而生变化[3]。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4]；悔吝者，忧虞之象也[5]；变化者，进退之象也[6]；刚柔者，昼夜之象也[7]。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8]。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9]；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10]。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11]。

【注释】

[1]圣人设卦观象：圣人，指伏羲氏。设，就是创立的意思，即创立六十四卦。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画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故曰“圣人设卦”。观象，就是观察六十四卦之卦象。

[2]系辞焉而明吉凶：皇甫谧曰：“文王在羑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文王推演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而系属其辞于各卦、各爻之下，故曰“系辞焉而明吉凶”。

[3]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六爻有阴柔与阳刚之分，刚与柔一往一来曰“推”，阳称“变”，阴称“化”，故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4]吉凶者，失得之象也：失得，指阴阳的“当位”与“失位”，当位象征着处事得当，所以就“吉”，“失位”象征着处事失当，故曰“凶”。

[5]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悔吝，下文解释为“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即小的过失和困难。悔，事过则“悔”。吝，指困难。虞，忧虑。事有悔吝则人怀有“忧愁、忧虑”之思，故曰“忧虞

之象也”。

[6]变化者，进退之象也：阳息而进，故曰“息卦为进”；阴消为退，故曰“消卦为退”。阴阳的变化实际上象征着旧的事物退去，新的事物进来，故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7]刚柔者，昼夜之象也：乾阳为“昼”，坤阴为“夜”，阴阳消息往来象征着“昼夜交替”，故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8]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极，《说文》曰：“极，栋也。”《逸雅》曰：“栋，中也，居屋之中。”郑《易》注：“三极”即三才。六爻中，初至二以象地，三至四以象人，五至上以象天。《广雅·释诂》曰：“极，高也。”天、地、人“三才”象征着宇宙间的三种境界，故六爻的动与变，也就是三才的变动之道。

[9]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君子观卦象吉凶之变化，则知其所居者何处可安。按《易》之爻位之次序，如居在乾之初九，则安在“勿用”，若居在乾之九三，则安在“乾乾”，故所以居而能安，是从爻位次序中得来。

[10]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乐，喜爱。玩，玩味，揣摩。卦、爻皆有其辞，而卦、爻的变化中，辞的含义也随着爻位与卦象的关系而产生着“吉凶悔吝”的变化。故君子于揣摩中“见善则思齐其事，见恶则惧而自改，所以爱乐而耽玩也”。

[11]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佑，《说文》曰：“佑，助也。”君子观《易》象而知吉凶之变化，然后择善而从，德合天地之正，则吉祥如意，无所不利，如能得上天之佑助。

【译文】

圣人通过观察万物之象而设立了六十四卦，又在各卦、爻下系以

言辞以说明它们所蕴涵的吉凶征兆，阳爻和阴爻一来一往发生着变化。所以“吉”与“凶”，是处事有得有失的象征；“悔恨”与“困难”是忧愁与忧虑的象征；阳进阴退是旧的事物退去及新的事物进来的象征；阳刚与阴柔的变动是昼夜的象征。六爻的变动包含着天、地、人三种境界的道理，所以君子能安居而稳定的原因在于他们遵循了《周易》所规定的秩序；而君子喜爱和揣摩的是爻下所系的辞义。所以平时居住在家就观察卦象而揣摩其卦爻辞所含的意义，出门行动则观察六爻的变化而揣摩占筮所含的吉凶，所以能得到来自上天的保佑和帮助，因而获得吉祥而无所不利。

【评析】

以上为第二章，主要说明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卦爻辞中的“吉凶悔吝”产生于爻位的变化与卦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君子在观察卦象的过程中，通过揣摩卦爻辞的意蕴，就可以从中得到何去何从的吉凶启示。

彖者，言乎象者也[1]；爻者，言乎变者也[2]。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3]。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4]，齐小大者存乎卦[5]，辩吉凶者存乎辞[6]，忧悔吝者存乎介[7]，震无咎者存乎悔[8]。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注释】

[1]彖者，言乎象者也：彖，通“断”，判断。《周易》中总论卦义的提要。《系辞》的作者称卦辞为彖，非《彖传》之“彖”。《韩注》曰：“彖，总一卦之义也。”

[2]爻者，言乎变者也：爻，指爻辞。《系辞》作者称“爻”，非爻画之“爻”。因爻辞属于爻画，故简称“爻”。《韩注》曰：“爻，各言其变也。”依《周易》传统筮例，以变动之爻的爻辞来判断吉凶，故曰“言乎变者也”。

[3]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周易》所谓的“吉凶”，是对人们行为的得失情况的总结之言；而悔吝则相对吉凶而言，指德行方面有“小疵”。“小疵”尚能予以补救，所以在爻辞中常可以看到，“悔吝”之后就缀辞以“无咎”，以说明“小疵”之过是可以补救的。

[4]列贵贱者存乎位：位，指爻位。六爻的顺序是从下往上数，《易传》的作者认为，爻位象征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如《正义》所言：“六爻之立，皆上贵而下贱。”故初爻为卑位，上爻为高位，二爻为臣民位，五爻为君位。

[5]齐大小者存乎卦：齐，陈列。俞樾曰：“齐犹言列也。”《集解》引王肃曰：“阳卦大，阴卦小。”八卦中的乾、震、坎、艮为阳卦，坤、巽、离、兑为阴卦，阳卦象征着君、男人、君子，故为“大”；阴卦象征着臣民、女人、小人，故为“小”。六十四卦，皆两卦相重而成，两个阳卦相重则为大，若为两阴卦相重则为小。

[6]辩吉凶者存乎辞：辩，借为“辨”，辨别。一卦之吉凶是通过卦爻辞来辨别的，故曰“存乎辞”。

[7]忧悔吝者存乎介：介，《韩注》曰：“介，纤介也。”即细小、细微之义。如上句“悔吝者，言乎小疵也”所言，人们之所以有“悔吝”之事，皆在于他们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小过失。

[8]震无咎者存乎悔：震，震动。在卦爻中，悔，本有其吝，然“动”而悔过，则“无咎”。故“动”往往是悔过的表现。

【译文】

彖，是从整体上解释卦象的；爻辞，是用来解释爻位的变化情况的。吉凶，是用来说明处事中的得与失；悔恨与困难，是用来说明为

人处事中的小过失。没有大的灾祸，是因为人们在处事中善于弥补自己的过失。所以陈列贵贱不同的方法存在于爻位之中，陈列大小不同的方法存在于卦体的大小之中，辨别吉凶的方法存在于具体的卦爻辞中，人们之所以有悔恨且遭受困难在于人们往往忽略小的过失所致，而人们在行动中能免于灾祸的方法在于对自己言行的悔过改错。所以卦体有小大之分，辞义有危险与平易之别；卦爻辞的意义，就在于它能指示给人们应该去的方向。

【评析】

以上为第三章，主要解析卦爻辞中常常出现的“吉、凶、悔、吝”所蕴含的意义，并指出它们产生的原因，故朱熹《本义》认为：“此章释卦爻辞之通例。”而其中的“震无咎者存乎悔”，“无咎者，善补过者也”等含劝诫之义的哲理性说教，其实是将爻象中“避凶趋吉”的方法做了哲学性的解释。同时，因为《周易》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结构，又使得它在哲学观的阐释方法上异于其他的哲学。按照传统的哲学认识论，则先有世界观后有方法论，理论指导着实践，而《周易》的结构体系则是先有方法论后有世界观，世界观是建立在方法论之上的。也因此，它对实践与人生有着更切实的指导意义。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1]。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3]；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4]。与天地相似，故不违[5]；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6]；旁行而不流[7]，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8]。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9]，通乎昼夜之道而知[10]，故神无方而《易》无体[11]。

【注释】

[1]《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准，标准。弥，普遍。《经典释文》引京房曰：“准，等也。弥，遍也。”纶，《集解》引虞翻曰“络也”，即包络。就是说《周易》讲的道理与天地的道理相通，所以就能够普遍地包络天地之道。

[2]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天以日月星辰悬示天象如文章在天，故称“天文”。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地理”。圣人善于观察宇宙万物，上可知天上之所以有光明，下可见地之所以有条理，故可以知天之明，知地之幽。

[3]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原，推究其原。反，反求其理。生者为“始”，死者为“终”。推知其原始，求知其终究，则生死之理也就明了了。

[4]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精气，指阴阳聚合着生灵之气。精气不依附于实物，则为“神”，即精神。游魂，指精气散去离开人身，故变而为“鬼”。《集解》引郑玄曰：“精气谓之神，游魂谓之鬼。”实际上，《系辞》所言的“鬼”和“神”是指阴阳二气在人和事物间的变化情况，并非民间之所谓“鬼神”。

[5]与天地相似，故不违：不违，即不违背自然规律。指圣人之德与天地相似，是顺应而不是违背天地自然之理。

[6]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济，成功。《尔雅·释诂》曰：“济，成也。”过，过失。这说明圣人因通《周易》之理，广知天下万物之理，就能以其真理成就天下万物，所以没有过失。

[7]旁行而不流：旁，《说文》“溥也”，即分布。指圣人处事旁通而不流于滥淫。

[8]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安，安于所居之地。敦，敦厚，仁爱。指圣人能安分于所处的环境，敦厚其仁爱之心，博爱天下之人。

[9]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指模拟效法，周备。《集解》引《九家易》曰：“范者，‘法’也；围者，‘周’也。”化，变化。过，过失。曲，细致周密。遗，遗失。此句言《周易》包容天地万物化育之理，细致周密地成就天地万物，故无所遗失。

[10]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昼夜之道，即一阴一阳之道。知，同“智”，即智慧。通晓昼夜变化的规律实际就等于通晓阴阳之道的规律，所以也就充满智慧。

[11]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神，神妙，神明。无方，无一定之方位。无体，无确定之具体。神妙之道，变化莫测，故“无方”、“无体”。

【译文】

《易经》中所蕴含的道理与天地之间存在的道理相似，所以《易》也就能无所不包地涵盖天地间的道理。而运用《周易》所包含的道理去仰观天上日月星辰所垂示的天文，俯察大地上的山川原野所表现的条理，就能从中了解幽隐无形与明显有形的来龙去脉；推究事物开始的情况，求取万物终结的情况，就可以知道生与死的道理；精气聚集在一起就会变成人身和生物，反之，精气游离于魂魄之外就会改变这种情况，所以通过这种变化就可以了解所谓的鬼神之形状与情况。明白了《周易》所含的道理与天地之间的道理相类似，做起事来就不会违背自然规律；知识能遍布万物之理，就会运用其中的道理成就天下的事业，行为也不会有大的过失；处事应变旁通而不流于滥淫，安于天道，知其天命之变数，就没有忧愁；安分于所处的环境敦厚其仁爱之心，所以才能博爱天下之人。《周易》包容天地之变化的自然规律，细致周密地成就天地万物而无所遗失，通晓阴阳变化的规律而充满智慧。所以说神妙的变化之道，不会拘泥于一种方法，而《易》道的变通也不会局限于一个卦体中。

【评析】

以上为第四章。第三章主要是论述卦爻辞之义，此章则论述卦体之美。其美在“弥纶天地”、“曲成万物”的博大精神，在“道济天下”、“安乐敦仁”的博爱胸怀，在“旁行不流”、“乐天知命”的博大精深。

一阴一阳之谓道[1]，继之者善也[2]，成之者性也[3]。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4]。显诸仁，藏诸用[5]，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6]，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7]，日新之谓盛德[8]。生生之谓易[9]，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10]，极数知来之谓占[11]，通变之谓事[12]，阴阳不测之谓神[13]。

【注释】

[1]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一阴一阳，谓对立矛盾，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互相转化，它们贯穿于整个事物的发展变化之中，故以“道”名之。

[2]继之者善：继，承继，连续。善美者能继，故曰“继之者善”。

[3]成之者性：性，谓本质属性。欲成就其物就不能违背其本性，故曰“成之者性”。

[4]君子之道鲜：鲜，少，不多。君子之道，通达兼容，故能知者少。

[5]显诸仁，藏诸用：显，显现。藏，隐藏。阴阳之道显现在它成就万物的仁爱之心上，故曰“显诸仁”；而其之所以成就万物则不显现，故曰“藏诸用”。

[6]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阴阳之道的功用是能鼓动万物，使之化育，故云“鼓万物”。然“道”以虚无之体化育万物，故知其为而不知其忧；圣人以有体而化物，故有经营之忧。正如

《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道”无身，故“无忧”，圣人有身，故有忧。

[7]富有之谓大业：圣人效法天地阴阳之道，广大悉备，万事富有，所以谓之“大业”。

[8]日新之谓盛德：圣人旁通变化，又日日增新其德，所以德能盛极，故谓之“盛德”。

[9]生生之谓易：生生，生而不绝之义。易，变易。前死而后生，新陈代谢，变化不已，生生不已，变化改易，此皆得之于阴阳转变之中。

[10]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此言《易》道在天成象，乾为天，在地成形，坤为地。天地之道皆可从“乾”象、“坤”法中得知。

[11]极数知来之谓占：极，极尽。占，古人用龟甲、蓍草等预测吉凶的方法。指《易》穷极蓍策之数，就可预知未来事，占问吉凶，故谓之“占”。

[12]通变之谓事：通晓变化之道，才能知吉凶，知吉凶才能做好事情，故曰“通变之谓事”。

[13]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变化，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有能测者也有不能测者，其不能测者，唯有神明可知。如《韩注》所言：“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故曰‘阴阳不测’。”

【译文】

一阴一阳的矛盾对立和变化统一就是事物发展的“道”即规律性，继承这个“道”的是美善，而成就这个“道”的则是事物内在的固有本

质。有仁爱之心的人从这个“道”中发现的只是“仁爱”，有智慧的人从这个“道”中发现的只有“智慧”，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运用此“道”却茫然不知，所以通达兼容的君子之“道”就更少为人所知了。阴阳之道往往显示在成就万物的仁爱之心中，隐藏在日常运用之中，“道”能鼓动化育万物，但是，因为它是纯然客观的自然体，故不像圣人一样有忧虑，由此可以看出，阴阳之“道”的盛美德行和宏大功业是多么的崇高而又博大。富有万事万物就可以称作是“大事业”，每日都能使事物有新的面貌，这就是“道”育万物的盛大美德。生生不灭就是阴阳相互转化产生的“变易”，能呈现天象就称作“乾”，能效法地势就称作“坤”，能穷极蓍策之数预知未来之事就称作“占筮”，能通晓阴阳变化然后采取行动就称作“做事”；阴阳变化莫测、微妙难识就称作“神”。

【评析】

以上为第五章。“道”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一个深刻而又广泛的命题。《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因为“道”没有具体可观的形象，有的只是融入事物千变万化的道理，所以它只能被人们认识，而不能为人触摸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同样《周易》中所说的阴阳之道也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在经历了长期的揣测之后，人们才能逐渐发现一些事物发展的必然联系及其规律和特征。于是，中国的古人通过普遍联系的方法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对应性规律，即借用蓍策之数认知事物的奥秘，以期达到神妙难测的智慧境界。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1]，以言乎迩则静而正[2]，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3]。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4]。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5]。

【注释】

[1]以言乎远则不御：不御，犹言“无止境”。《集解》引虞翻曰：“御，止也。”因为《易》道广涉万物，通而无阻，故

曰“以言乎远则不御”。

[2]以言乎迩则静而正：《说文》曰：“迩，近也。静，审也。”《易》道能远也能近，因为“近”，所以能在宁静中得其精审之理。

[3]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乾为天，其德刚健，宁静专一，其震动“大”而“直”，所以“大”生于天。

[4]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翕，收敛，合拢。辟，打开，张开。这是指坤道阴柔，有静闭之时，有开动之时，动静之间，开合之中，才能生育万物。

[5]易简之善配至德：易，平易。简，简约。此指《易》道“平易”、“简约”，仁善之性与“广生”之德相配，则可以达到配天地、日月、四时的“至德”境界。

【译文】

《周易》的内容是多么的广泛而又博大，用它来象征和论说远处的事物则没有止境，用它来论说近处的事物则精审而正确，用它来论说天地之间的事物则万物尽在其中。象征阳刚正气的“天”，当它静止的时候是宁静专一，当它发动起来则刚直正大，所以伟大的精神和力量就产生于“天”。象征阴柔的“地”，当它静止的时候就处于闭合隐藏的状态，当它兴然而动时就开通了生气，所以能广生万物于其中。《易》道博大可以与天相配，而其宽广可以与地合，阴柔与阳刚的变化与交通可以配合四季变化的规律，阴柔与阳刚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可以与太阳和月亮相匹配，它平易而又简约，其美善能与至高无上的美德相配合。

【评析】

此章为第六章，开章即言《易》道广大。“大”可以与天配，“广”可以与地合。天

地之道，均有动有静，天能“大”生，地可“广”生。但是，它们皆以“易简”行其道，故可以“配至德”。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1]，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2]。成性存存，道义之门[3]。”

【注释】

[1]知崇礼卑：知，同“智”，智慧。智慧贵在崇高，礼仪贵在谦卑。

[2]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在上，地在下，故曰“天地设位”。天地变化则万物生于其中，如《韩注》曰：“天地者，《易》之门户，而《易》之为义，兼周万物，故曰‘行乎其中矣’。”

[3]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成性，谓万物成之以性而不失其性。存存，谓存而又存。如《本义》曰：“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谓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圣人既能“成性存存”，使物开通得宜，则能通“道义之门”。

【译文】

孔子说：“《易》的道理应该是至善至美的吧！《易》，是圣人用来崇高道德而广大事业的。智慧贵在崇高，礼节贵在谦卑，崇高仿效天道，谦卑效法地情。天地设立了尊贵与卑下的位置，而《易》的道理就运行于其中。能成就其万物之性而不要伤害万物之性，能永恒地保存万物的存在而不要损伤万物的存在，这样就会找到通向道义的门户。”

【评析】

本章为《系辞》第七章。主要赞美了圣人效法天地之道的微妙境界。实际上，这种微妙是指圣人在遵循天地之道时，既有顺应之德，又有化育之功。而实现这一境界的关键方法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特征。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1]，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2]，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3]，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4]，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5]。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6]。

【注释】

[1]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zé）：赜，《正义》:“谓幽深难见。”此处指深奥的道理。圣人智效天地，所以能发现天下深奥的道理。

[2]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拟，比拟。形容，指物之形体面貌。象，象征。宜，适宜恰当。此句言圣人见天下之物理，就以《易》卦比拟其形态，象征其适宜之物象。

[3]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会通，融会变通。典礼，典章制度。万物的变化总是有其相通的地方，典章制度的作用就是要以少制多，一通百通，百事能定于一典，则为制度之妙用，不能多少事就定多少法。故法在简而不在多，多则繁，繁则乱，乱则违背创制制度的本意。

[4]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言，论述。恶，厌恶。即论述天下深奥的道理不可以有轻视厌恶的态度。

[5]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至动，谓天下最复杂深刻的变动。不可乱，即不可妄谈乱说。

[6]拟议以成其变化：拟，比拟。议，审议。成，确定，决定。

即圣人通过比拟、审议，就可确定变化之道。

【译文】

圣人发现天下之幽深难见的道理，就将它比拟于具体的形象与面貌，并以其作为适宜的物象本性的象征，所以称作“卦象”。圣人发现天下万物的运动变化，而观察其会合变通，从而推行管理社会众象的典章制度，于是在各爻之下系上爻辞以判断其吉凶，所以称作“爻”。论说天下幽深微妙的道理，不可以有鄙贱轻恶的态度；论说天下最复杂的变化和运动，不可以妄谈乱说。这是因为《易》比拟天下复杂的事物然后论说其中的道理，先审议这些道理然后才能揭示其运动规律，通过比拟和审议就形成了变化之道。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1]。”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2]？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3]；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4]。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5]？”

【注释】

[1]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此句引自《中孚》之九二爻辞。

[2]况其迩者乎：迩，近。此言圣人之善言，虽远在千里之外都能得到人们的应和，更不要说在近处。

[3]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言论。圣人的言论出于自身，施加于民众，故不可不慎。

[4]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枢机，谓弩弓之枢机。弩弓正中有臂，臂之下端置机，名曰弩机。弩机以铁制成小匣，中有枢

柱与其他机件相连。射击时发动枢柱，箭即发出，故曰枢机。《易传》的作者以“枢机”来比喻言之所发。放箭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发言也是如此，说出的话再也无法收回，箭或中或否，犹如发言之或得或失，得则荣至，失则辱来，关乎荣辱，故《韩注》曰：“枢机，制动之主。”

[5]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承上句，指君子用“言”来鼓动天地万物，所以君子不可不慎。《论语》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慎言是儒学反复强调的做人道理，在此《系辞》引用孔子对《中孚》九二卦爻辞的解释来说明言行对君子的重要性。

【译文】

“老鹤在树荫下鸣叫，小鹤应和着。我有甘甜的美酒，我与你来共同享用它。”孔子说：“君子居住在家，若他说出的道理是合理而美妙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有人应和，更何况邻近地方的人呢？若居住在家，所讲说的道理不是合理而美妙的，那么千里之外的人也会违背他，更何况邻近地方的人呢？言论出于自身，要施加于民众；行动在近处开始，远方的人也能看见。言行，犹如君子开合思想的枢机。枢机的开启，是荣与辱的关键。言行，是君子之所以鼓动天地万物的工具，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同人》先号啕而后笑[1]。”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2]，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3]。同心之言，其臭如兰[4]。”“初六，藉用白茅，无咎[5]。”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6]，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注释】

[1]《同人》先号啕而后笑：此句引自《同人》之九五爻辞。

[2]或出或处：或，这里指“有时”。出，出动。处，安处。

[3]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利，锋利。断金，斩断金属。此二句言二人同心，则无物不胜。以断金之利赞“同心”之善。

[4]其臭如兰：臭，气味。如兰，喻香馥如兰。

[5]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此句引自《大过》之初六爻辞。

[6]苟错诸地而可矣：苟，如果。错，通“措”，放置。《说文》:“措，置也。”承上句可知，置白茅于地垫衬祭品，使祭品洁净，这是对祭事慎重之至。此言君子遵循慎重之道，则行事可以无过失。

【译文】

“《同人》之九五爻说：和同于人，起先是痛哭号啕，后来又笑容满面。”孔子解释说：“君子为人处事的方法是，有时要出门行动，有时要安静地处在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时要保持沉默，有时要发表意见。若两个人能同心同德，其力量就可以如切断金属的利刃一样强有力。心意相同而说出的话，其气味如同兰草一样芬芳。”《大过》卦的初六说：“用洁白柔软的茅草衬垫祭品，没有什么过错。”孔子说：“如果直接把祭品放置在地上也是可以的，而用洁白柔软的茅草衬垫祭品，又有什么过错呢？这样做只能说君子办事很谨慎。茅草作为一种物质是微薄的，而它的作用却是重大的。慎重地运用这种谨慎的方法而去做其他的事，也将会没有过失。”

“劳谦，君子有终，吉。”[1]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2]。语以其功下人者也[3]。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4]。”

【注释】

[1]劳谦，君子有终，吉：此句引自《谦》之九三爻辞。劳谦，有功劳而能谦虚。终，这里指好的结果。

[2]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伐，自我夸耀。《左传·襄公十二年》:“小人伐其技。”杜注：“自称其能为伐”。德，自以为有功德。

[3]语以其功下人者：指“劳谦君子”虽有其功，然甘居人下。

[4]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句言谦虚之德在于致其恭敬，以存其位。

【译文】

《谦》卦之九三说：“有功劳而又谦虚，君子因此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吉祥。”孔子说：“有功劳而不夸耀，有功德而不居功自傲，真可谓是仁厚至极。这说明君子有功德而又能谦虚地对处在下面的人以礼相待。道德贵在盛大，礼节贵在恭敬；而谦虚的含义，就在于对人恭敬以保存自己的地位。”

“亢龙有悔[1]。”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注释】

[1]亢龙有悔：此句引自《乾》之上九爻辞。

【译文】

《乾》之上九说：“巨龙飞得过高就会招致悔恨。”孔子说：“身居高贵之处而没有得到适当的位置，就会因为过高而失去民心脱离民

众，贤明的人处在下位而得不到帮助，所以行动起来就会有悔恨。”

“不出户庭，无咎[1]。”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2]。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3]。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注释】

[1]不出户庭，无咎：此句引自《节》之初九爻辞。

[2]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阶，阶梯。祸从口出，乱之所生，皆因言语不当所致。

[3]几事不密则害成：几，事之初。“几事”即“办事之始”。害成，有害于事成。

【译文】

《节》卦之初九说：“不走出门户庭院之外，就不会有灾祸。”孔子说：“危险与动乱的产生，往往是因为言语不谨慎所致。君王不谨慎就会失去大臣的拥护，大臣不谨慎就会失去生命，办事开始时不谨慎就会危害事情的成功。所以君子谨慎缜密而不轻易发言。”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1]。’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2]，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3]。慢藏诲盗[4]，冶容诲淫[5]。《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注释】

[1]负且乘，致寇至：此句引自《解》之六三爻辞。

[2]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小人，指庶民。负物为“小人”之事，车为君子所乘，负物而乘车，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3]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说文》:“慢，惰也。”暴，强暴。若君上骄惰，下民强暴，则“盗寇思伐之”。此句为推论国家“致寇至”的原因。

[4]慢藏诲盗：慢藏，懒于收藏财物。诲盗，诱诲强盗来盗。此句为推论个人“致寇至”的原因。

[5]冶容诲淫：冶，妖冶。冶容，即妖冶其容貌。诲淫，诱诲淫者来淫。此句为推论女子“致寇至”的原因。

【译文】

孔子说：“创作《易》的人，大概了解盗贼的心理特点吧？《易》说：‘背负着财物乘坐在大车上，这等于是自己招致贼寇到来。’自己背负东西，这是庶民的事务；乘车，这是君子的特权。以庶民之身份而乘坐君子才能乘的车，那么，就会导致盗贼思谋着抢夺。处在上位的人懈怠侮慢而处在下位的人骄横暴虐，就会招致强盗的侵伐。怠慢而不藏好财物就会引来盗贼，将体态装扮得妖冶、艳丽，就会诱发淫荡之心。《易》说：‘背负着财物乘坐在车上，这等于是自己招致贼寇到来。’盗窃就是这样招引来的。”

【评析】

以上为第八章。内容主要有两个层次：其一，言圣人从《易》中取象，取象而用象，实际上也是赞美圣人的功德。其二，重点论述了君子如何对待“言语”的人生观，“敏于行而讷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这是儒家对人格的传统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人格的标准而是理想的人格。《易·坤》曰：“括囊无咎。”《道德经》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如此等等，这些前贤先哲对言语的警世名言，已经成为人生的格言警示着人们“慎言语”。而本章《系辞》引用孔子对《中孚》九二卦爻辞的解释来说明言行对君子的重要性，使得儒家对言语的解释更是开张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它在以“慎言”、“讷言”的前提下，主要强调的是出言要“善”，要说“同心之言”。唯其如此，才将

言语的要求从道德的标准运用到哲学的意义上来了。其三，以《中孚》、《同人》、《谦》、《节》、《解》卦为例，具体分析圣人怎样应用卦中的原理化育万物、指导人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意义和美学价值，同时也含有深刻的哲理启示和实践意义。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1]。分而为二以象两[2]，挂一以象三[3]，揲之以四以象四时[4]，归奇于扐以象闰[5]；五岁再闰[6]，故再扐而后挂[7]。天数五，地数五[8]。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9]，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10]，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11]。《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12]，《坤》之策百四十有四[13]，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14]。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15]。是故四营而成《易》[16]，十有八变而成卦[17]，八卦而小成[18]。引而伸之[19]，触类而长之[20]，天下之能事毕矣[21]。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22]。

【注释】

[1]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广大。衍，演算。《释文》引郑玄曰：“衍，演也。”先秦人称算卦为“衍”，汉人称算卦为“演”。按，大衍之数应为“五十有五”，疑“有五”二字在转写中脱去。《正义》引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用《易经》演算卦，需备有蓍草五十五策，但只用四十九策。其余六策舍置不用者，以标明六爻之数。

[2]分而为二以象两：此为演算的第一营。第一步：在五十五根筮草中，去除六根，余有四十九，然后合在一起，以象太极。再将四十九策蓍草分为左右两部分，然后，将右边之策置于案之右上方，在下以象地。以左手持左边之策，悬于上方以象天。“两”谓“两仪”，以象征天地。

[3]挂一以象三：此为演算的第二营。用右手从置于案之右上方之策中取出一根夹持在小指与无名指之间，悬挂于案上之策与左手所持之策之间，故曰“挂一”。所挂之一策如人立于天地之间，以配两仪，以象天、人、地“三才”，故曰“以象三”。

[4]揲（shé）之以四以象四时：此为演算的第三营半。揲，陆德明曰：“揲犹数也。”《说文》曰：“揲，阅持也。”即手持筮草每四根一组地分而数之，故曰“揲之以四”。四时，指四季。

[5]归奇于扐（lè）以象闰：此为第四营半。扐，指手指间。闰，闰月。筮算时，在“挂一”、“揲四”之后，将揲过之策（四策为一组）聚集在一起，置于案之左上方，以象“四时”。然后将所余之蓍草（或一策，或二策，或三策，或四策）夹持于无名指与中指之间，以象其闰月。奇，谓四揲之后的余数。

[6]五岁再闰：此为演算的第三营半。五岁，即五年。按古历法，前闰与后闰时间相差三十二个月，故五年之中有两次闰月，故曰“五岁再闰”。筮算时，在“归奇”之后，再用右手取原先置于案右之策，用左手每四策为一组地分而数之。

[7]再扐而后挂：此为第四营半。将揲过之策收集在一起，置于案左之第一次揲过之策的下方。然后，将所余之蓍草（或一策，或二策，或三策，或四策）夹持于食指与中指之间，此为“再归奇于扐”，以象五年之中有两次闰月。再取两次“归奇”之策，即第一次“揲余”、“归奇”挂于手指之间的策数与第二次“揲余”、“归奇”挂于手指之间的策数，即所谓“后挂”。以上为一变。再将一变之后“揲过”之策（放在左案上下）的两部分蓍草合并为一（“揲余”之策不动），如上法数之，为二变。又将上下两部分蓍草并而为一（“揲余”之策不动），如上法数之，是为三变。三变始得其一爻。其结果则上下两部分蓍草之策数各有四种：九揲，有三十六策，为老阳之爻，

按筮例为可变之阳爻，《易经》爻题“九”字即“九揲”之九，以标明其为可变之阳爻。七揲，有二十八策，为少阳之爻，按筮例为不变之阳爻。六揲，有二十四策，为老阴之爻，按筮例为可变之阴爻，《易经》爻题“六”字即六揲之六，以标明其为可变之阴爻。八揲，有三十二策，为少阴之爻，按筮例是为不变之阴爻。六爻始成一卦。

[8]天数五，地数五：天数五，指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地数五，指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易经》以阳爻一画象天，故曰“天数为一”，以阴爻两画象地，故曰“地数为二”。一为奇数，推之则奇数三、五、七、九皆为天数。二为偶数，推之则偶数四、六、八、十皆为地数。

[9]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相得，犹言“相加”。合，犹言“和”，即算术中的“和数”。天数一、三、五、七、九，五位奇数相加，其和数为二十五。地数二、四、六、八、十，五位偶数相加，其和数为三十。

[10]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地之数为二十五加三十，共为五十五。

[11]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成，犹言“定”。行，犹言“通”。根据《周易》筮法，筮得一卦，每爻不外四种：蓍草九揲，为可变之老阳爻，标以“九”字。蓍草七揲，是为不变之少阳爻，标以“七”字。蓍草六揲，是为可变之老阴爻，标以“六”字。蓍草八揲，是为不变之少阴爻，标以“八”字。四种数代表揲数。然后将六爻揲数相加，得其总数。再从大衍之数（天地之数）五十五中减去揲数之总数，得其余数。然后从初爻往上数，数至上爻，再由上爻往下数，数至初爻，如此往还数之，数至某爻而余数尽，则某爻为宜变之爻。宜变之爻为“九”，则其阳爻变为阴爻，若为“六”，则其阴爻变

为阳爻，爻变卦也变，故为“宜变之爻”。不变之爻为“七”、“八”，其爻不变，卦也不变。因为爻卦之变化以大衍之数而定。故曰“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

[12]《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易经》六十四卦皆以变爻占测吉凶。《乾》卦六位爻数皆为可变之老阳爻，每爻蓍草九揲，每揲四策，共二百一十六策。

[13]《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坤》卦六爻皆为可变之老阴爻，每爻蓍草六揲，每揲四策，共一百四十四策。

[14]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期，指一年。《乾》、《坤》两卦合计共三百六十策，与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数相当。乾为天，坤为地。天地变化一年一循环，所以《乾》、《坤》两卦之策数就象征着天地变化循环之日数。

[15]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战国时，《易经》已分为上下两篇，故曰“二篇”。《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阳爻与阴爻各为一百九十二爻。一阳爻蓍草九揲三十六策。一百九十二阳爻则合为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一阴爻蓍草六揲二十四策。一百九十二阴爻则合为四千六百零八策。两者相加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与万物之数大约相当。此以《易》总策数来象征万物之数。

[16]是故四营而成《易》：四营，古有两说：其一，《集解》引荀爽曰：“营者谓七、八、九、六也。”七指少阳之爻，八指少阴之爻，九指老阳之爻，六指老阴之爻。《易》六十四卦皆由此四种爻象构成，爻之阴阳可变与不可变也由四种爻而定，故曰：“四营而成《易》。”其二，《集解》又引陆绩曰：“‘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挂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时’，三营也；‘归奇于扐以象闰’，四营

也。”韩康伯之说与此说同。《正义》曰：“营谓经营，谓四度经营蓍策，乃成《易》之一变也。”两说均通。依前说，四营即“四象”。《易》六十四卦皆由四种爻象构成，故曰“四营而成《易》”。若依后说，“四营”指四次揲策方法。四次揲策为一变，三变成一爻，六爻成一卦。《易》六十四卦皆以四次揲策演成卦，故曰“四营而成易”。

[17]十有八变而成卦：有，通“又”。变，谓蓍草策数的演变。揲策时，三变成一爻，一卦六爻，故十八变成一卦。

[18]八卦而小成：八卦仅能象征各孤立之事物，而不能象征各种事物之关系，故为“小成”。

[19]引而伸之：伸，申。《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引而申之，指将八卦两两相重为六十四卦。

[20]触类而长之：触，犹言“遇”。长，增长。触类而长之，是指遇着同类之事物，则扩大其卦象以象征其物象及物象之间的关系。

[21]天下之能事毕：毕，尽。天下之能事毕，指天下之能事尽在《易》六十四卦中。

[22]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佑神矣：此言《易》能显示道、神、德。与，犹“以”。酬酢，应对报答，指古代宴会之礼节，主客之间以酒回敬，谓之酬酢，这里借指应付他人及事物。佑，佑助。

【译文】

博大精深的筮策之数有五十五根蓍草来演绎，而实用则为四十九根。任意地分为两部分以象征天地两仪，然后从中取出一根悬挂起来以象征天地人三才；每四根分成一组以象征四季，将“一仪”中揲算剩

余的策数归放于左手无名指与中指间以象征闰月；因五年后会再次产生闰月，所以要将另外一仪演算剩余的策数放于左手食指与中指间，之后，再起一卦，反复揲算。天的数字由一、三、五、七、九五位数字组成，地的数字由二、四、六、八、十五位数字组成，五位奇偶之数相加则各得其和数。天数相加为二十五，地数相加为三十，天地之数相加共计五十五，这就是《周易》运用数字变化而通于鬼神的奥妙境界。《乾》卦的筮策之数共计二百一十六策，《坤》卦的筮策之数共有一百四十四策，二者合计为三百六十策，相当于一年有三百六十天。《周易》上下二经的策数相加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相当于万物之数。因此，通过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个演算步骤就形成《周易》中的一爻，策数变十八次后形成一卦，而每九变形成八卦中的一个卦形只能成为小的卦象。然后再将八卦牵引而相重后就形成六十四卦，遇到相应于卦象的事物就增长或扩大它所能象征的意义，这样，天下的事就全在《周易》中了。《周易》的奥妙就在于它能彰显天地运行的规律、筮数应验的神奇、成就万物的道德、慎密不乱的言行，所以运用《易》理就可以应付、处理万物，又可以佑助神化之功。

【评析】

以上为第九章。主要解析了用筮策演算《周易》卦象的数理方法。《系辞》的作者认为：筮策方法的每一个具体的动作和整个的方法都与天地万物相应相通，因而也就能包罗万象，将“天下之能事”囊括于《易》中。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不仅《周易》认识事物的观点是“数”，而且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数”。以“数”推演出卦象的方法就是“筮术”。现在人们常常将《易经》简单地归结为古代哲学的一种，但是，如果我们将它与世界上现有的其他哲学比较就会发现，《易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其他的哲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还没有一种哲学像《易经》那样与数学有着如此紧密地联系。而且，正是这种不同，使它的起源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实验一样将其理论体系建立在数理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像其他哲学那样将理论建立在推理之上。这种推理的过程，说到底，只是古人探索宇宙真理的一种精神而已。既然是将其视之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本身并不代表真理，而是认知真理的途径和方式，故《易》道本身就是存在，无论人们是否去占验它，它都存在，只不过如孔子所谓的“不占而已矣”。荀子曰：“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故《孟子》善

辩，通篇引《诗》而不言《易》，而程子断定：“知《易》者，莫如孟子。”《孟子》通篇提倡“王道”而不引《春秋》之言，而程子又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天道、人道、地道皆相通，故《易》之用，一言以蔽之：“推天道以明人事。”既然从“天道”能推知“人事”，则人道也就是《易》道，故孟子不用《易》，因其知而不言。“善易者不占”，因其知《易》而“不占”。故武王举兵伐纣，占辞“大凶”，而太公视之为“枯骨朽木”而不用。王充《论衡》曰：“龟兆蓍数，常有吉凶，吉人卜筮与吉相遇，凶人与凶相逢，非蓍龟神灵知人吉凶，出兆见数以告之也。”实际上，筮者所得之吉凶之兆，并不是龟策之得，实为人之所得，凶者逢凶，吉人遇吉，有因必有果，皆因果之所以然。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1]？”《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2]，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3]，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4]。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5]？参伍以变，错综其数[6]，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7]；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8]。非天下之至变[9]，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10]。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注释】

[1]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神，神明。变化的道理在《易》中体现得很充分，从一阴一阳之爻变为万数之策，如神之所为，故曰“其知神之所为乎”。

[2]以言者尚其辞：以，犹言“用”。尚，崇高。以《易》论事，需要崇尚卦爻辞蕴涵的意义，并用以判断是非得失。

[3]其受命也如响：受命，指《周易》受占筮者所问。《正义》曰：“谓蓍受人命，报人吉凶，如响之应声也。”

[4]遂知来物：来物，指未来之事。

[5]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至精，至为精妙。孰，谁。

与，犹言“及”，达到，赶上。

[6]参伍以变，错综其数：参，三。伍，五。变，指爻变、卦变。错，交错。综，综合。数，指爻之位次。《易》各卦六爻之数交错综合，就形成爻与爻之关系。

[7]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成，犹言“定”。天下，有本作“天地”。文，文采，文章，这里指卦爻辞。《正义》曰：“以其相变，故能遂成就天地之文。若青赤相杂，故称文也。”事物必有变，《易》以卦爻之变反映事物之变，故通晓卦爻之变，就能形成“天下之文”。

[8]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极，穷尽。事物之间必有关系，《易》以卦爻之数反映事物之关系，故能穷尽《易》卦爻之数，则能定天下事物之象。

[9]至变：最复杂神妙的变化。

[10]《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静也。感，感应阴阳之变化。故，犹言“事”。《易》本身无思无为，寂静不动。人用《易》占事问吉凶，以诚心感之，则《易》能通天下之事。

【译文】

孔子说：“通晓变化道理的人，大概也会通晓神明所做的事吧？”《易经》含有四种圣人运用的道理和方法：应用言辞的人崇尚其中的辞章之美，用来指导行动的人崇尚其中的变化规律，用来指导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其中的卦象和爻象，用来指导占卜决疑的人崇尚其中的卜筮原理。所以君子若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之时，就通过筮策来占问吉凶，然后再根据所占得的结果掌握自己的言行，而《周易》也能如同回声一样去响应占筮者的要求，无论是远近还是幽深，都能推

演出未来事物的情状。若不是通晓天下最精深的道理，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三变五变之后，再将各爻之数交错综合，会通变化之数，于是就形成天下的文采；极尽筮策之数，于是就确定天下之物象。若非天下最为复杂奇妙的变化，又有谁能做到这样呢？《周易》因为能宁静无思，清静无为，寂然不动，所以人用《易》占事问吉凶，就能敏感地通达于天地之事。若非天下最为神圣之物，又有谁能做到如此呢？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1]。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2]。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注释】

[1]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几，《释文》引郑玄曰：“几，微也。”这里指微妙的《易》理。此言圣人穷究《易》理之深奥及其“几微”之变化。

[2]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疾，《广雅·释诂》:“疾，急也。”《正义》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故不须急疾而事速成，不须行动而理自至也。”《易》道如神，不疾就能速成，不行就能达到目的。

【译文】

《易》，是圣人以极为深奥精深的道理用于研习极其微妙的事物的一部书。只有精深的道理，才能会通天下的心志；只有研习微妙的道理，才能成就天下之事务；只有掌握《易》道的神妙，才能不用急急忙忙地做事，就能迅速地办成事情，不用亲自行动，吉祥的结果就会自然到来。孔子说“《易》具有圣人常用的四种道理和方法”，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评析】

以上是第十章，主要叙述了《周易》的“圣人之道”。《周易》因其本身“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所以能达到“至诚如神”的心灵通感境界，即“至精”、“至变”、“至神”；所以也就有了圣人提倡的四种社会功能“四尚”:“尚其辞”、“尚其变”、“尚其象”、“尚其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1]。子曰：“夫《易》何为者也[2]？夫《易》开物成务[3]，冒天下之道[4]，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5]。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6]，六爻之义易以贡[7]。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8]，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9]，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10]，神武而不杀者夫[11]。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12]。圣人以此齐戒[13]，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14]，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15]，利用出入[16]，民咸用之谓之神[17]。

【注释】

[1]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以奇数为特征，地以偶数为特征。天有五个数字，地也有五个数字。

[2]夫《易》何为者也：承上句而问，指《易》为何要用这些数字来表示天地。

[3]开物：揭开事物真相，开启生灵之智慧。成务：成就事务。

[4]冒天下之道：冒，韩康伯曰：“冒，覆也。”即覆盖包容天下之道。

[5]以断天下之疑：断，判断，断定。此说用蓍龟占卜，则

《易》道能决断天下之疑。

[6]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蓍，别称“蓍草”、“锯齿草”。《说文》:“蓍，蒿属，生千岁三百茎，《易》以为数。”《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这里的“蓍”，是指用蓍草揲筮演算的方法。德，物质的性质。圆，圆通。《正义》曰：“谓团圆之物，运转无穷已，犹阪上走丸也。蓍亦运动不已，故称圆也。”方，方正。知，同“智”。《正义》:“且物方者，著地则安，其卦既成，更不移动，亦是止而有分，故卦称方也。”《正义》的意思是，“方”能分物而明，故而使人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圆”以天象尽其妙，“方”以地理见其智。此言蓍之形体则圆，其性质则神；卦之形体则方，其性质则智；因蓍与卦能预知来事，故称为神智。

[7]六爻之义易以贡：易，变化。贡，告知。韩康伯注曰：“贡，告也。”

[8]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洗心，净化其心灵。《释文》曰：“洗，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石经同。”《集解》也作“先”。王引之曰：“作‘先’之义为长。盖‘先’犹导也。”《尚氏学》认为：“‘先’、‘洗’古通用，《庄子·德充符》‘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与此‘洗’义同。”退藏于密，《集解》引陆绩曰：“而退藏之于心也。”此句言圣人以《易》理洗涤恶意而得其至诚之心，然后将筮算出的吉凶藏密于内心，为的是与民同患，不使百姓惊慌。

[9]神以知来，知以藏往：神，神妙。下“知”字，同“智”。藏往，指《易》中蕴涵着往事得失之理，可以为来日之借鉴。此二句是赞颂圣人利用《易》以成其“神妙”之智，以预知来事；又利用《易》以成其智，有知往察来的神明。

[10]睿：《说文》:“睿，深明也。”知：同“智”。

[11]杀：残暴。

[12]兴：《广雅·释诂》曰：“兴，举也。”神物：指蓍草。前：先导。

[13]圣人以此齐戒：《广雅·释诂》曰：“齐，敬也。”戒，警惕。

[14]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阖，闭合。辟，打开。坤为地，此处“坤”指地阴之气。乾为天，此处“乾”指天阳之气。秋冬之时，万物入藏，地合如门之闭关，故曰“阖户谓之坤”；春夏之时，万物出生，天辟如门之开启，故曰“辟户谓之乾”。乾坤如万物之门，一闭一开，万物一入一出，是谓之变。

[15]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见，同“现”。器，器物。显现于天地之间的物质谓之“象”。具有形体的东西谓之器物。而人用其智慧与力量，制器形象而利用之，皆有方法可以遵循，故“谓之法”。

[16]利用出入：言圣人以利为用，或出或入，不能离开《易》道。《朱子语类》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日常都离他不得。”

[17]民咸用之谓之神：人们都使用《易》象成就的器物，却浑然不知这些器物从何而来，妙然如神。

【译文】

天数一，地数二；天数三，地数四；天数五，地数六；天数七，地数八；天数九，地数十。孔子说：“《周易》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圣人开通天下人的智慧，成就天下之事物，包容天下万物中蕴涵的

道理，如此而已。”所以圣人用《周易》来会通天下人的意志和思想，以成就天下之事业，以决断天下之疑难。所以用来演算卦象的蓍草具有圆通而神奇的特征，而用来象征吉凶的卦体则具有方正而明智的特征。六爻的意义在于通过变化告知人们卦爻辞中所包含的吉凶。圣人以此来净化心灵，然后退而深藏于隐密之处，在吉凶方面则与百姓同忧同患。由此可知，神奇的《易》道不仅能预测未来的情况，同时还蕴涵着过去的经验教训，有谁能做到这样呢？只有古代聪明慧智、神明英武而不好残暴杀虐的君主才能达到如此境界。所以只有明白天地万物之道，才能清楚地了解民众的事情，所以圣人取神妙的蓍草来占验吉凶得失之理，又以此《易》理指导民用之事。圣人用《易经》以肃敬警惕，以神明其道德，所以关闭门户包藏万物叫“坤”，打开门户生成万物就叫“乾”，一闭一开称作“变化”，来来往往地变化无穷叫做会通；将变化的情况表现于具体的事物就叫做“形象”，按照《易》理揭示的物象制作出器物就叫做“方法”，利用乾坤“闭合开启”的道理来出入于宇宙万物之中，民众都用《易》象造就的器物，却浑然不知这些器物从何而来，圣人对民众的教化和恩德真是奇妙如神啊！

【评析】

以上为第十一章。此章讲述了圣人如何运用筮策之数启发心智，以明其德，以决其疑，以成其业，以制其法，以利其民。《史记》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筮龟，不易之道也。”（《太史公自序》）善良的愿望总是要通过具体的方法才能实现。《系辞》对筮法的解释，目的不是教人如何演算卦象，而是想通过这样一种演算方法借以表现圣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成业“利民”的善良愿望。

是故《易》有太极[1]，是生两仪[2]。两仪生四象[3]。四象生八卦[4]。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5]。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6]；崇高莫大乎富贵[7]；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8]，钩深致远[9]，以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10]。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11]；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12]；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3]。《易》有四象，所以示也[14]；系辞焉[15]，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注释】

[1]《易》有太极：太极，宇宙之本体。老子名之曰“一”，《吕氏春秋·大乐》名之曰“太一”。因为《系辞》作者认为《易》包含着宇宙间最为根本的道理，象征着万物生成之本原，包括天地之最大、最高之物，故称为“太极”。

[2]是生两仪：两仪，即天地之法。《国语·周语》:“百官轨仪。”韦昭注：“仪，法也。”宇宙之本体太极变而为二仪，一为天，一为地，故曰：“是生两仪。”

[3]两仪生四象：四象，指四季之象。有天地然后生四时，故曰“两仪生四象”。按筮法说，则蓍草七揲为少阳之爻，以象征春天；由春往夏，还是阳气增长之时，故七揲为不变之阳爻。蓍草九揲为老阳之爻，以象征夏天；由夏往秋，是由阳气变阴气时，所以九揲为可变之阳爻。蓍草八揲为少阴之爻，以象征秋天；由秋往冬，是阴气增长之时，所以八揲为不变之阴爻。蓍草六揲为老阴之爻，以象征冬天；由冬往春，是由阴变阳之时，故六揲为可变之阴爻。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爻象以象征四时。

[4]四象生八卦：八卦由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种爻构成，故曰“四象生八卦”。

[5]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八卦相重则成六十四卦，以蓍草占之则可从中断定吉凶之象。能趋吉避凶，则能成就大业。

[6]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县，通“悬”，即悬挂。著，显著，显明。

[7]崇高莫大乎富贵：这里指卦中的九五之爻，其崇高则为君，其贵则为王，其富则有天下。

[8]探赜（zé）索隐：赜，复杂，深奥。探赜，探讨事物之复杂深奥。索，求索。索隐，求索事物之隐晦难知。

[9]钩深致远：钩，钩取。钩深，钩取事物深奥之理。致，招致。致远，招致事物之深远。

[10]成天下之亹亹（wěi）者，莫大乎蓍龟：亹，勤勉的样子。亹亹，勤勉奋进。此句言成就天下勤勉奋进的，没有什么能超过蓍龟所蕴藉的智慧和意义。

[11]天生神物，圣人则之：神物，指蓍龟。则，效法，《广雅·释治》:“则，法也。”此句言天生蓍龟两种神物，圣人取法于“蓍”，以确立筮法；又取法于龟，以造就卜法。

[12]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此言上天垂示天象以显示吉凶之征兆，或吉或凶，圣人摹仿天象，作六十四卦，其卦象也有吉有凶。

[13]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黄河。洛，洛水。据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负图出于河，身有文符如八卦状，伏羲氏取法图文而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上有文字，禹取法之以作书。郑玄注引《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尚书正义》曰：“《河图》者，一六居北为水，二七居南为火，三八居东为木，四

九居西为金，五十居中为土，此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挂揲归以成八卦，故云《河图》，则八卦也。”《洛书》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此即《乾凿度》太乙下行九宫之法，而箕子据之以衍《洪范》，故曰“《洛书》，九畴也”。实际上，这些话都是在说《周易》与《河图》、《洛书》之间的关系。

[14]《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四象，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四象。四象以示事物之阴阳刚柔及其变化与否。

[15]系辞焉：在卦爻之下写上卦爻辞。辞，即卦爻辞。

【译文】

所以《周易》包含有宇宙生成的本体“太极”，由它生成天地阴阳“两仪”，由两仪生成象征四时的四种爻象，再由这四种爻象生成象征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符号的八卦。八卦相重成六十四卦，是用来断定一件事物是吉是凶的演算系统，有了对吉与凶的判断就可以确立天下大业。所以效法物象没有什么比天和地更大；而变化与会通也没有什么比四季的变化更大；而高高悬起在天空之中显示光明的也没有什么比日月更大；而尊崇高尚也没有什么比九五的富贵更大；具备天下之物以使之有所用，建立成就天下之器以使其能有利于天下，没有谁能比圣人的功德更大；探索复杂事物，求取隐密事物，钩取近处而招致远方的事物，并用这些事物来断定天下之事的吉凶，使天下的人能勤勉努力做事，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能大过蓍策和龟卜的作用。所以大自然生成神奇奥妙的蓍草和灵龟，圣人效法其中原理；天地本来就存在着四季的变化，圣人就效法这些变化来创立与之相应的刑律政令；天上通过日月星辰等垂示含有吉凶征兆的天象，于是圣人模仿这些“天象”创作六十四卦的卦象以表示吉凶的情况；黄河中出现龙马背负着图示，洛水中出现龟背上图示，圣人效法这些图像制作八卦、九畴。《周易》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

象，是用来显示事物之阴阳刚柔及其变化与否的；在每个卦、爻下系上文辞，是用来告知人们事物变化中的吉凶情况；而根据这些变化，文辞确定了吉凶的意思，这就是圣人所以用来判断吉凶祸福、得失悔吝的依据。

【评析】

以上为第十二章。此章言圣人受《河图》之启示，借蓍草之神灵，制定筮法，创作《易经》。圣人用《易》理仿效宇宙形成之过程，象征天地日月四时诸种现象之变化，探求复杂隐晦、深奥遥远之事物，然后定其吉凶，用以指导人们的行动。占筮之法一经圣人应用，就有了出神入化的功效。用今天的观点看待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认为，非“蓍”有其“神”，实圣人用“蓍”能“神”。《中庸》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古人借助卜筮方法以期先知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过程，其中的形式部分，即卜筮过程及其这种过程所因应的方法，就是要达到一个“至诚”的心理境界，因为当认识的心量聚集在一个目标上时，那么，那种“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研究精神就能与认知对象达到统一。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1]。”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2]，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3]？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4]，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5]，鼓之舞之以尽神[6]。”

【注释】

[1]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此句引自《大有》上九爻辞。

[2]履信思乎顺：履，履行，践行。信，诚信。

[3]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承上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则言圣人之意不可以见之书、言；启下句“圣人立象以尽意”，则说立象则可以见圣人之意。

[4]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正义》曰：“情谓情实，伪谓虚伪。”情伪，犹言诚实与虚伪。

[5]变而通之以尽利：变而使之通，则可以尽利之用。《集解》引陆绩曰：“变三百八十四爻使相交通，以尽天下之利。”

[6]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之美，可以悦百姓之心，百姓之心乐而顺之，如同受鼓舞的样子，则能尽神妙之道，非神明则不能如此，故曰“鼓之舞之以尽神”。

【译文】

《易》说：“来自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佑助，就是帮助的意思。上天所帮助的人，是那些顺从正道的人；人所帮助的人，是那些笃实守信的人。能够履行诚信的人也就时时想着要顺从正道，又能以这种诚信的态度去尊重崇尚有贤德的人。所以说‘来自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书面上的文字不能完全表达作者想要说的话，而作者说出的话也不能完全表达其所思所想。”那么，圣人的思想，难道就不可以显现了吗？孔子说：“圣人创立象征性的图像以全面详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设立六十四卦象来揭示事物中的真假，又在每个卦、爻下系上文辞来完整详细地发表他们的言论。又变化出三百八十四爻来会通万物以全面地有利于天下，并用以鼓舞百姓以尽可能地发挥《周易》的神奇作用。”

乾坤，其《易》之缊邪[1]？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2]。《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3]。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5]，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6]。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7]；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

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8]；默而成之，不言而信[9]，存乎德行。

【注释】

[1]乾坤，其《易》之缊邪：缊，《王注》:“渊奥也。”即精微深奥之处。乾、坤既象征天地，又为一阴一阳，天地能生万物，《易》象征万物；阴阳为《易》六十四卦的基本元素。故所问即所答，乾坤实《易》之渊奥。

[2]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如乾坤毁灭，则无以见阴阳之矛盾对立，也无以知阴阳变化之《易》道。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3]乾坤或几乎息：或，或者。几，几乎，将近。乾，为阳，为天。坤，为阴，为地。承上句，此言阴阳变化之道不可见，则乾坤也就将近于灭亡。

[4]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道理，客观规律，此处指思想意识。器，器物。形而上者，谓处于实有形体之上的思想意识、理论方法、制度等。形而下者，如天地、动物、植物、器械等。《集解》李道平疏曰：“形而上者，无形者也，故谓之道。形而下者，有形者也，故谓之器。”

[5]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化，变化。裁，裁制。将道与器加以裁制，就谓之“变”。将道与器予以推行，就谓之“通”。

[6]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举，犹言“取”，即“拿”。错，通“措”，即“措置”。用“道”与“器”施之于天下之民，使民皆能有用，则“谓之事业”。

[7]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鼓，鼓动。辞，卦爻辞。此句言鼓动天下而使之动而有用，皆在于《易》之卦爻辞，因为通过卦爻辞能知吉凶得失。

[8]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至诚若神。由诚而神，由神而明，则能明《易》，而能达到神而明，则非圣人不可，如《系辞下》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若其人愚，则不能神而明之。

[9]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天不言而四时成焉，《易》不言而能成万物，如圣人之德行。《正义》曰：“若有德行，则得默而成就之，不言而信也。若无德行则不能然。”《重定费氏学》曰：“君子学《易》，贵默成其德行。”默，是定力的一种表现，心不能定，则浮躁轻狂，不能成就事业。故《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有得。”故“定”心“默”言，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也是儒家所提倡的高远沉静的人格境界。

【译文】

乾坤，这两卦可以说是《周易》的精微深奥之处了吧？乾坤的创立与上下分列，其中也就象征着《周易》的基本原理。若是乾坤的卦象毁灭，那么也就无从发现《周易》的道理了。若《周易》的道理不可以发现，那么，乾坤化育万物的道理也就大概要接近停止或熄灭了。所以居于形体之上的意识形态叫做“道理”，而处在形体之下的客观物质叫做“器物”。化育而裁制万物的就称作“变化”，推广并实行这种变化的就叫做“旁通”，将《周易》中的这些道理用之于天下的民众就可以称之为事业。因此，所谓“象”，就是所以用来发现天下幽深复杂事物的象征性符号，将这些象征性的符号比拟成具体可观的形体和面貌，以象征其所对应的事物的意义，就称作“象”。圣人用来发现天下变动，并因此而观察其中的融会与变通，以有利于制定和实行典章

制度、礼仪法度，并在三百八十四爻下系上判断吉凶的爻辞，所以就称作“爻”。使能够穷尽天下幽深难现道理的存在于卦象中，鼓舞天下万物振作运动的存在于卦爻辞中，化育而裁制万物的存在于卦爻的“变通”之中，推广并实行这种变化的存在于卦爻“旁通”之中，使《易》道神奇而又显明的则在于运用《周易》的人；静默潜修就会有所成就，无须言辞就能取信于人，则在于运用《周易》占验吉凶的人们的德行。

【评析】

以上为第十三章。此章言《易经》能充分反映人之思想、言论和社会活动，又能反映天地万物之变化，所以如能得其道，就如同得到上天的佑助一样。人类的事业在于灵活变通地利用“道”与“器”，这样《周易》卦爻象及卦爻辞就足以指导人们从事正当的事业。全章从内容上分为两层意思：其一，主要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为前提，说明圣人“立象尽意”的用意。“象”，作为存在的形式，既有模糊的概念，又有朦胧的感觉，故能“尽意”的功效本身并不在于“象”，而在于人们的想象。因为想象超过了存在本身，所以，书不能尽其言，言也不能尽其意，能尽其意者只有圣人所立之“象”。其二，从形而上的“道”和形而下的“器”来说明“变通”的奇妙功效。在《周易》中，“变通”不是说教，而是可以实行的思想方法。“鲁将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贡占之以为凶，因为行用足，鼎而折足，故谓之凶。孔子占之以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谓之吉。”鲁伐越，果克之。同样的卦象，子贡筮辞得之于书，故曰“凶”，孔子筮辞得之于理，故曰“吉”。故理不可尽言，此所谓“书不尽言”。虽然如此，“象”为人们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对象，因而“象”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同样的认识对象，即同一个“象”并不能达到同一的认识结果，这些差异性也说明书中之“言”本身也不能极尽存在的意义，只有在认识对象与认识方法的对应与变通中去获得相对正确的结论，这种思想成就是将“形而下”的“器”变通成“形而上”的“道”，是否能达到这样认识，在具备了“象”这一认知对象后，一切都“存乎其人”，“存乎德行”，因为，当我们用知识培养人、塑造人时，知识的最高境界就是“道德”。

周易系辞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1]；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2]。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3]；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4]。吉凶者，贞胜者也[5]；天地之道，贞观者也[6]；日月之道，贞明者也[7]；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8]。

【注释】

[1]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焉：阳爻为刚，阴爻为柔，相推而互变，刚变柔是刚推去柔，柔变刚是柔推去刚。

[2]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命，告知。《尔雅·释治》:“命，告也。”《易经》作者系卦爻辞于卦爻之下，以辞告知人们吉凶得失情况，人们行动的得失都是通过卦爻的变动来说明，故曰“动在其中”。

[3]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就是说吉凶悔吝这些事，皆出自人们的行动。而人们行动的得失则是通过爻位的变动得以体现。

[4]变通者，趣时者也：趣，趋，疾走。时，《易传》所谓“时”指当时之具体形势、环境与条件。人行事有变通，则急趋以应当时的情况需要。而变通的具体体现就是要顺应其形势的变化，故曰“趣时者也”。

[5]吉凶者，贞胜者也：《集解》引虞翻曰：“贞，正也。”贞胜，以正当的方法和正直的品德取得吉利的结果。人事之吉凶在其事情本身是否正，正则胜而吉，不正则败而凶。

[6]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观，朱熹曰：“观，示也。”《尔雅·释言》:“观，示也。”贞观，即以“正”示之于人。天地之道本有其规律，这种规律有其必然性，故曰“正”，而天地之道就是以“正”示之于人。

[7]日月之道，贞明者也：贞明，因为有“正”而有光明。日月运行以其规律之“正”而“明”。

[8]贞夫一：夫，犹言“于”。贞夫一，即正于一。如《老子》所言：“天得一而清，地得一而宁。”若王侯二三其德，则不能治正天下。

【译文】

八卦形成而分列其相应之位后，对物质的象征也就在其中了；然后再将八卦两两相重后就形成六十四卦，则三百八十四爻就存在于其中了；柔爻与刚爻相互推移，变化的道理就存在于其中了；系卦爻辞于各卦、爻下告知人们吉凶后，人们行动得失的规律也就存在其中了。吉、凶、悔、吝皆体现于卦象与爻象的变动之中；阳刚与阴柔是确立六十四卦的根本；而卦中刚柔的变通，是为了趋向于适宜的时机。吉凶的变化，说明坚持正义的人会获得胜利；天地运行的规律是将“正义”显示给人们；日月运行的规律是将光明显示给人们；天下的运动规律告诉人们应当守正以专一。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1]；夫坤，隤然示人简矣[2]。爻也者，效此者也[3]；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4]，圣人之情见乎辞[5]。天地之大德曰生[6]，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7]。

【注释】

[1]夫乾，确然示人易矣：确，坚定刚健的样子。《释文》引马融曰：“确，刚貌。”易，平易。乾道平易，故能以刚健之德示人以平易。

[2]夫坤，隤（tuí）然示人简矣：隤，安然。《释文》引马融说：“隤，柔貌也。”简，简约。坤为地，地静而能安，故《系辞》曰“安土敦乎仁”。又天圆地方，地方则止，止则能安。坤虽然能载生万物，然从其爻象而言，皆为阴柔之道，阴而无杂，故曰“简”。

[3]爻也者，效此者也：乾之“确”而“易”，地之“隤”而“简”，皆从爻象得以体现。效此者，谓用爻象效法天地之道。

[4]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爻象变动于卦内，吉凶表现于卦外，因人依据爻象之变采取趋吉避凶之措施始能成其功业，所以人之功业则见之于爻象之变。

[5]圣人之情见乎辞：情，谓思想感情。辞，指卦爻辞。圣人的情感从卦爻辞中得以体现。

[6]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天地生育万物，故称其“德大”。“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圣人因有位而有政权，有政权则能建功业；无位则无政权，无政权则不能建功业。所以正当适宜之位是圣人之大宝。

[7]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理财，指圣人治理财政，用之以节。辞，制度法令之条文。正辞，指正定号令之辞，然后禁约其民为非法、非礼之事，勿使行恶，如此，可谓之“义”。

【译文】

乾的特征，是坚定刚健地将平易展示给人们；坤的特征，是柔顺安然地将简约显示给人们。卦之爻，就是仿效刚与柔变动；卦之象，就是模拟事物的形象。爻与象变动于卦体之内，吉凶则表现于卦体之外，功绩与事业表现于爻象变动之中，圣人的思想和情感则表现在卦爻辞里。天地的宏大恩德润泽、生育万物，圣人的重大珍宝在于得到适宜的位置。用什么来坚守重要的位置呢？应当是仁爱之心。用什么来聚集人呢？应当是财物。治理财政，正定号令，禁止民众为非作歹就是“道义”。

【评析】

此为《系辞下》第一章。此章首论《周易》的意蕴与功用，次论圣人守位治民之要点。其中“贞夫一者也”，既揭示出易道简易的特征，又点明君子治民的要则。这个要则就是人心定于一则诚。“至诚如神”，故定于“一”，是儒家人格修养在心性方面的最高要求。对于自身之外的事，“定于一”就更重要了，如《老子》有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治国理政，当以一统万，以简驭繁，反之，多则乱，乱则不能治。因此，“一”不仅是万物的本原，而且是至诚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就会通万物而顺民心。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1]，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2]，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3]，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4]，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5]。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6]。包牺氏没，神农氏作[7]，斲木为耜，揉木为耒[8]，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9]。日中为市[10]，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11]，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

【注释】

[1]包牺：古书多作伏牺或伏羲，是传说中的文化始祖和氏族领袖。

[2]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雷风日月在天为象，故曰“观象于天”。法，法则。草木鱼虫，河海川泽在地，故曰“观法于地”。

[3]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此句言圣人始作八卦时，极其细致地观察天地之物，察看鸟兽之文，还有与其地相适宜的植物、动物之情况而画八卦以象之，如震为龙、为竹、为雷，乾为天、为马、为玉，坤为地、为牛，兑为羊、为泽等。

[4]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取诸身，如乾为首，坤为腹，坎为耳等。取诸物，如巽为风，离为火之类。此句言包牺氏画八卦时，观察天象、地法、鸟兽、草木、人身、器物等，分为八类，画八卦以象之。

[5]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通，会通。德，性质。类，分类。情，情况。包牺氏画八卦，对相同性质的物质，则以同一卦形代表，以会通天地万物的神明之德。据《系辞》可知，圣人画八卦，是通过对宇宙万物的观察、分析、综合后，画出了八个符号以代表八类物质。至于何人重为六十四卦，《系辞》没有明确的说法，而下文谓包牺：“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又曰：“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些说法足证《系辞》作者认为作重卦的人也是包牺氏。王弼、虞翻、陆德明、孔颖达等皆谓伏羲重为六十四卦，此说与《传》意合。

[6]作结绳而为罔罟（gǔ），以佃以渔，盖取诸《离》：罔，同“网”。罟，古人用以统称“网”。《释文》引马融曰：“罟犹网也。”佃，通“田”。《释文》:“佃本亦作田。”即打猎。古人捕鸟兽也常用网罗。渔，捕鱼。盖取诸《离》，离为绳。

《离》（䷝）是两离相重，象重绳结网，故曰包牺取象于《离》而作网罟。

[7]神农氏作：神农，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作，兴起。

[8]斲（zhuó）木为耜（sì），揉木为耒：斲，《说文》:“斲，斫也。”即砍削。耜，古代翻土犁地的农具。揉，用火烤软后使木弯曲。耒，《说文》:“耒，手耕曲木也。”耒即犁，耒与犁一声之转。

[9]耒耨（nòu）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耨，本指用来锄草的锄，这里用作动词，即锄草。利，即好处。《益》（䷩）是上巽下震，《说卦》曰：巽为木；又曰：震，动也。二者合起来解释则《益》的卦象是“木动”。耒耜以木制成，动而耕田，所以说神农创造耒耜盖取象于《益》卦。

[10]日中为市：《噬嗑》（䷔）是上离下震。《说卦》曰：离为日；又曰：震，动也。那么，《噬嗑》之卦就象征着人在日下动。日中为市，众人在日下往来。按卦象，“震为苍筤竹、为萑苇、为蕃鲜”，离为贝类，西周以贝为货币。货物与货币在“日中”公平明白地交易，故曰“日中为市”。

[11]交易而退：《噬嗑》卦三、四、五、上爻皆不正，三往交四，则四退至三，五与上交，则上退于五，故曰“交易而退”。

[12]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嗑》退而各得其正而成《既济》（䷾），故曰“各得其所”。所以说神农创造市场，大概是取象于《噬嗑》卦。

【译文】

上古的圣人包牺氏治理天下时，抬头仰望天空中的天象，俯身观

察形成地形的法则，观看飞鸟、走兽身上华丽的文饰，以及与地情相适宜的种种动物、植物，在近处则从身体上取其象征，在远处则从各类事物中取其象征，于是创立了八卦，用来会通神明的美德，用来归类天下万物的情态。包牺氏发明了编结绳子并用其编织成罗网，用它来打猎和捕鱼，这大概是吸取了《离》卦之中虚外实的形象特征。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他砍削树木制成犁地的耜，又将树木用火烤软后弯曲成耜上端的曲柄，而将这些翻土除草的好处，教给天下的人们，大概是吸取了《益》卦中的木体入而下动的特征。又在中午时分设立市场交易，使天下的百姓来到市场，使天下的货物聚集于市场，使他们相互交易货物后退回家中，各自取得自己需要的货物，这大概是吸取了《噬嗑》卦中的日下有震动、各取所需的象征性意蕴。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1]，通其变，使民不倦[2]，神而化之，使民宜之[3]。《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4]，盖取诸《乾》、《坤》[5]。刳木为舟，剡木为楫[6]，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7]。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8]。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9]。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10]。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11]。上古穴居而野处[12]，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13]。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14]，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15]。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16]。上古结绳而治[17]，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18]，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19]。

【注释】

[1]黄帝、尧、舜氏作：黄帝、尧、舜皆为上古氏族领袖。

[2]通其变，使民不倦：《正义》曰：“事久不变，则民倦而穷。

今黄帝、尧、舜之等，以其事久或穷，故开通其变，量时制器，使民用之日新，不有懈倦也。”变而通其用，如作舟楫、服牛乘马等皆因变通而来，用之则可使民无倦怠。

[3]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句言黄帝、尧、舜通于事物之变化，使民利用不厌，加以神妙之改作，使民利用皆宜，各得其宜。

[4]垂衣裳而天下治：裳，古人下身穿的衣裙。上古之人以兽皮为衣，短而小，后经圣人“神而化之”，则丝麻布帛以为衣，衣长而垂，故曰“垂衣裳”。《正义》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集解》引《九家易》所言：“黄帝以上，羽皮革木以御寒暑，至乎黄帝始制衣裳，垂示天下。”衣丝麻布帛，实为人类文明变通之进步，故垂衣裳示文明之象。

[5]盖取诸《乾》、《坤》:《乾》为天在上，以象其衣在上；《坤》为地在下，以象其裳在下。《集解》引《九家易》曰：“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黄帝、尧、舜创制衣裳实际上是取象于《乾》、《坤》两卦。

[6]刳（kū）木为舟，剡（yǎn）木为楫：刳，挖空，挖掘。剡，尖利。《说文》:“剡，锐利也。”这里作动词，削尖。楫，划船的桨。

[7]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尔雅·释言》:“济，渡也。”《涣》（䷺）是上巽下坎。《说卦》曰：巽为木；又曰：坎为水。则《涣》之卦象是木在水上，以渡其坎水之险，故曰“以济不通”。此句言黄帝、尧、舜以木为舟楫，浮行于水上，大概是取象于《涣》卦。

[8]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服，驾驭。乘，乘坐，驾驭。用牛马驾车，以运重物，则能行远路。《随》（䷐）上兑下震，即前兑后震。按古代当有“兑为畜牲”之说，《说卦》未载。因兑为泽，泽处于最卑下之地，畜牲为卑下之物，故兑为畜牲。又古代有震为车之说，如《国语·晋语》:“震，车也。”《说卦》未载。然则《随》卦的卦象是畜牲在车之前，就是牛马在前牵引车。按，《易传》的意思是黄帝、尧、舜使人驾牛马以拉车大概是取象于《随》卦。

[9]重门击柝（tuò），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柝，古代巡夜打更的梆子。《释文》引马融曰：“柝，两木相击以行夜。”暴客，指盗贼。《豫》（䷏）是震上坤下。《说卦》曰：震为雷；又曰：震，动也。雷为动而有声之物。坤为地，则《豫》之卦象是动而有声之物震行于地上。人击柝以巡行于地上，防备“暴客”，也是动而有声之物行于地上，故《易传》作者推测黄帝、尧、舜创立击柝巡夜，大概是取象于《豫》。

[10]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杵，舂米、捣衣用的棒槌。臼，舂米的器具，古时掘地为臼，后多以木、石制成。《说文》:“臼，舂也。古老掘地为臼，其后穿木石。”《小过》（䷽）上震下艮。震为雷、为木，即动而有声之木。《说卦》曰：艮为果蓏。《集解》引宋衷曰：“木实谓之果，草实谓之蓏。”百谷也是草类，故百谷之实也为蓏。由此可知，艮也象征着“谷实”。因此，《小过》的卦象就象征着动而有声之木震动于谷实之上。置谷实于臼中，持杵捣之，正是动而有声之木动在谷实之上。所以说黄帝、尧、舜创制杵臼，应取象于《小过》卦。

[11]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弦木，加弦于木上。弧，《说文》曰“木弓也”。剡，削尖。矢，箭头。弦木为弧，就是给木杆上加上弦以制成弓箭；剡木为矢，就是将木棍削尖以制成箭头。原始社会初期造弓矢，用于射猎，征服自然。其后又用于部族间战争，故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睽》（䷥）是上离下兑。离为绳。又《无妄》（䷘）之九五与六二相易，则成《睽》，《无妄》互卦有巽，巽为绳、为木。《睽》卦互有坎，坎为弓，上离为矢。《睽》必有乖违之事，有而决之以弓箭之威，故曰黄帝、尧、舜发明“弧矢之利”大概就取之于《睽》卦。

[12]上古穴居而野处：穴居，《集解》引虞翻曰：“《无妄》两易象也。”震上乾下则为《大壮》（䷡），乾上震下则为《无妄》（䷘）。乾在《无妄》之上，故乾为上古；二至四互有艮象，艮山下开则为穴，故曰“上古穴居”。乾位西北在野，故又曰“野处”。

[13]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上栋，上之栋梁。《大壮》上为震，震为木，在上，故曰“上栋”。下宇，《集解》引虞翻曰：“宇，谓屋边也。”《说文》:“宇，屋边也。”屋边谓屋之四边墙壁。《大壮》是上震下乾。《说卦》曰：震为雷。乾为天，为圆。人自下观之，天体穹隆似圆盖，覆于地上，《大壮》卦下为乾，故曰“下宇”。如上所释，《大壮》之卦象是上有雷雨，下有穹隆似天体之物，雷雨不能侵入。所以说古人创建宫室，以御风雨，所以《易传》作者认为后世圣人创立“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的好处，是取象于《大壮》卦。

[14]厚衣之以薪：衣，包裹。薪，柴草。

[15]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中野，田野之中。不封，就是不聚土为坟。《礼记·王制》记葬礼曰：“庶人……不封不树。”郑玄注曰：“封谓聚土为坟。”不树，就是不植树作标记。无数，服丧之期也没有规定日数、月数、年数。

[16]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棺，盛放死者的木制葬具。椁，套在棺外的外棺。《庄子·天下》篇：“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大过》（䷛）卦，是外兑内巽。巽为木、为入，兑为口，乾为人，木入口中，如棺椁入于坑洼之地，故《大过》卦有棺殓之象。圣人始造棺椁，以葬死人，也许就是取象于《大过》卦。

[17]上古结绳而治：结绳，就是在绳子上打结。上古之人结绳记事，最初，只是用绳结记物之数量，后来能表示物之性质与关系等。部落酋长等亦用结绳之法记部落大事，故曰“结绳而治”。《正义》引郑康成注曰：“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18]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书，指文字。契，刻，这里指刻于竹简上。《尚氏学》曰：“盖古用简，须以刀刻字，故曰‘书契’。”

[19]盖取诸《夬》:《夬》（䷪）是上兑下乾。《大壮》之阳进则为《夬》，《大壮》上为震，按《说卦》乾为金，震为竹，刀，金属之物，故以乾象“刀”。则《夬》之卦象是刀加于竹上。古人创造文字，用刀刻于木简或竹简之上记事，故曰“盖取诸《夬》”。

【译文】

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先后兴起，他们会通并变革前人发

明的器物、制度，使百姓用起来不至于厌倦，又加以神妙的变化，以适宜于百姓使用。《周易》中蕴涵的道理是事物发展到穷极时就促使其变化，变化后就能使事物达到通顺，通顺了就能长久。所以就如同《大有》之上九爻所说的那样，“来自上天的佑助，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帝、尧、舜改制前人的服饰让人们穿着长垂的衣服使天下大治，这大概是取象于《乾》、《坤》中的上衣而下裳特征吧。他们将树木挖空后做成木舟，又砍削树木为划船的桨，船和舟楫的好处，就在于可以用它们来渡过艰险不通的河流，使人们能达到遥远的地方以有利天下之事，这大概是取象于《涣》卦中木浮于水上的特征吧。用牛马驾车，牵引着重物直到远方，以有利天下，这大概是取象于《随》卦中的下卦动而上卦愉悦的特征吧。设立重重门户夜间击柝警戒，以防备暴徒和强盗，这大概是取象于《豫》卦中雷声在大地上震动的特征吧。斩断树枝做成舂米的杵，在地面上挖掘一个坑臼，杵臼的好处，使万民都能利用它们来舂米为食，这大概是取象于《小过》中含有的上动而下为果蓏的卦象吧。在弯曲的弓形木上加上弓弦，再削尖木杆做成箭，弓箭的好处，可以用来威服天下，这大概是取象于《睽》卦中含有的上有戈兵下有毁折的特征吧。上古时候的人们是居住在洞穴里面，散落在野地里，后代的圣人用宫室代替了洞穴，上有栋梁下有屋边，用来遮蔽风雨，这大概是取象于《大壮》中的上震动而下刚健稳固的卦象特征。古代埋葬人的办法，只用柴草厚厚地裹缠在身上，然后埋葬在荒野中，不堆土为坟，也不植树作标记，居丧的日期也没有规定的天数，后代圣人发明了棺椁代替了过去的丧葬办法，这大概是取象于《大过》木在洼坑中的卦象特征。上古时的人结绳记事，后代的圣人发明了雕刻的文字代替了过去结绳记事的方法，百官可以用它来治理政务，万民用它来明察事务，这大概是取象于《夬》卦中乾金刻木之卦象特征。

【评析】

以上为第二章。主要讲述了传说中的伏羲氏观物立象作八卦的开创之功，又举《益》、《噬嗑》、《涣》诸卦为例，以说明圣人如何以象制器的变通之德。其中“穷

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观点，揭示出事物发展的永恒真理。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1]；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2]。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3]。

【注释】

[1]彖者，材也：彖，《说文》:“彖，断也。”即断定。而这里指《彖传》，它于卦辞之后，总论一卦大义，断定一卦之吉凶，故《系辞》称“彖”。材，通“才”，即卦中的天、地、人三才。

[2]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指六爻及爻辞。《周易》各卦六爻皆可以变，变而动，则六爻皆可以动。以爻之动仿效天下事物之动，再以爻辞告知人之所以行动，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3]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著，明显，显示。吉凶生于卦中，则“悔吝”也就能显现。

【译文】

《周易》一书，主要讲的是卦象；卦象，就是用象征的方法模仿物象的特征的。彖辞，是通过天、地、人“三才”来论断卦象蕴涵的大义；六爻，是效法天下万物的变动。所以变动中就会产生吉凶而且悔吝也会随之显露出来。

【评析】

以上为第三章，主要是解释“象”、“彖”、“爻”的概念，它们均是组成一卦的重要因素，卦爻辞和卦象中的“吉凶悔吝”必须通过它们才能得以真正理解。在此，“象”是一卦的本体，“彖”主要从整体上论述卦德，“爻”是组成一卦的最基本的单位，通过变动来显示吉凶。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1]，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2]。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3]。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4]。

【注释】

[1]阳卦多阴，阴卦多阳：除乾（☰）卦外，震（☳）、坎（☵）、艮（☶）三卦，其爻皆五画，五为奇数，奇数为阳数，故此三卦为“阳卦”；除坤（☷）卦外，巽（☴）、离（☲）、兑（☱）三卦，其爻皆四画，四为偶数，偶数为阴数，故此三卦为阴卦。乾为纯阳之卦，其爻三画，亦奇数。坤为纯阴之卦，其爻六画，为偶数。阳卦中都有两个阴爻，故曰“阳卦多阴”。阴卦中都有两个阳爻，故曰“阴卦多阳”。

[2]阳卦奇，阴卦耦：奇，奇数。耦，通“偶”，偶数。乾为三画，故为奇，震、坎、艮五画也为奇，故曰“阳卦奇”；坤为六画，巽、离、兑为四画，皆偶数，故曰“阴卦耦”。

[3]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指阳卦。君子，指统治者。小人，指庶民。震、坎、艮三阳卦皆一阳爻两阴爻。按卦例以阳爻象君，以阴爻比民。故阳卦象征着一君二民，犹如官少民多，故曰“君子之道”。

[4]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阴，指阴卦。巽、离、兑三阴卦皆两阳爻一阴爻。故阴卦象征着二君一民，犹如官多而民少，民不堪其重，故曰“小人之道”。

【译文】

阳卦中阴爻居多，阴卦中阳爻居多。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三个阳卦的数字是奇数“五”，三个阴卦的数字为偶数“四”。那么，它们的德行又如何呢？阳卦是一阳爻为“君”二阴爻为“民”，所以是君子

之道；阴卦是二阳爻为“君”一阴爻为“民”，这是小人之道。

【评析】

以上为第四章，主要解释八卦中除乾、坤二卦之外的三个阳卦与三个阴卦的爻位和爻数。阴阳两种卦象的不同特征，实际上是由爻位与爻数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不同特征反映了古人先进而又开明的政治观点，即民多君少是“君子之道”，民少君多则为“小人之道”。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1]。”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2]。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3]。尺蠖之屈，以求信也[4]；龙蛇之蛰，以存身也[5]。精义入神，以致用也[6]；利用安身，以崇德也[7]。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8]；穷神知化，德之盛也[9]。”

【注释】

[1]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引自《咸》九四爻辞。憧憧，心神不定。朋，朋友。思，语气词。《系辞》释“思”为思想，于理也通。

[2]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殊，异。涂，同“途”，道路。致，同“至”。如天下人同归于一地，而所走的道路却多异；同至于一处，而怀抱的想法却有百种之多。此本为社会人生之常理，不过是圣人得而用其道，百姓用而不晓其理而已。

[3]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屈，弯曲，屈服。信，通“伸”，伸展。《释文》:“信，本又作‘伸’。”此所谓“屈信”之说还是来自于《咸》之九四，九四“来”初，则四变为阴，阴为屈，初变为阳，阳为伸。往者屈而退，来者伸而

进，屈伸相感交替，而后有利于物，有利于人。

[4]尺蠖（huò）之屈，以求信也：蠖，是一种生活在树上的虫子，行进时一屈一伸，如用尺量布，故称为“尺蠖”。《说文》:“蠖，尺蠖，屈信虫也。”《正义》曰：“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后之信也。言信必须屈，屈以求信，是相须也。”也就是说，尺蠖蜷屈时，实际上为了求得更进一步的伸展。

[5]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蛰，蛰伏。《集解》引虞翻曰：“蛰，潜藏也。”龙蛇在蛰伏时，是处于静止的状态，然而，这种静止是为了求得更好的动。

[6]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精义，精于事物之义理。入神，进入神妙之境地。致用，使之用。以入神之学“致用”于世，故《正义》曰：“圣人用精粹微妙之义，入于神化，寂然不动，乃能致其所用。”

[7]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利用，利用其所学。崇德，提高才德。利用则能安身，能安其身，才能“崇德”。

[8]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过此，指上述往来、屈伸、学用之事。以往，即超出上述所叙之事。因为“入神”、“安身”已经是人生很难达到的境界，超过这种境界则圣人也不可知。

[9]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穷神，穷究事物之神妙。知化，认识事物之变化。有此二者，则为“盛德”。

【译文】

《易·咸》之九四爻说：“心神不定地来来往往，但是，朋友会顺从你的思想。”孔子说：“天下的事为何一定要这样的思虑不定呢？天下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只不过是走着不同的道路而已；都到达一个地点，而心中的想法却各不相同。天下的事为何一定要思虑不定

呢？譬如太阳西下后月亮就要升起来，月亮落下山太阳就从东方升起来，太阳和月亮相互推移就产生了光明。寒季去了暑季就要到来，暑季去了寒季就会到来，寒季与暑季相互推移就形成了年岁。‘过去的’就屈着身子，‘到来的’则伸直身子，屈与伸相互感应则有利的因素就从中产生了。尺蠖之虫在蜷屈身子时，为的是求得伸展身子；龙蛇在处于蛰伏时，是为了之后更好的动。精研事物的道理，并使其进入到神妙的境界，就是为了这种学识能得到有效的使用；利用精研的学识安身立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超过这些境界再往前发展，大概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穷究事物的神妙，了解事物的变化，才能算得上是伟大的道德。”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1]。”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2]。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3]。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

【注释】

[1]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引自《困》六三爻辞。

[2]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困，指九四。若六三不往犯九四，则不会为之所困，而六三犯之是自取其困。名必辱，此言上述之困，皆非必然之困，而是自取其困，故所困者的名誉必然受到污辱。

[3]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指六三凌乘九二，六三以阴乘阳，虽不为其害，然非所据，非所据而居，虽不至于受辱，然必危于身。

【译文】

《易·困》之六三爻辞说："困在巨石下，手攀附于刺多的蒺藜上，回到自己的家后，妻子不见了，有凶险。"孔子说："不是应该受困的地方而遭受到困厄，其名声一定会受辱。不是应该凭依据守而去凭依据守，其身体必定会受到危险。已经受到耻辱和危险，死期都将要来到了，还哪有可能见到妻子呢？"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1]。"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2]。"

【注释】

[1]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此引自《解》上六爻辞。隼，猛禽。墉，城墙。

[2]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括，《方言》曰："括，闭也。"《广雅·释诂》:"括，塞也。"此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隼可射之时动而射之，没有括结和阻碍，故能出而有所捕获。若君子应该藏善道于身，待可动之时而动，也会像"射隼之人"一样，行无阻碍，出而有获。

【译文】

《易·解》之上六说："王公用箭射下了栖落在高城墙上的恶隼，猎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这种鸟，是一种猛禽；弓箭，是一种武器；用弓箭射猛禽的是人。君子随身藏着器具，等待合适的时机而采取行动，有什么不利的呢？有所行动而不会受到塞结阻碍，所以能够出动就有所收获，这说明人备有可用之器具才能采取行动。"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1]，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

[2]。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3]。《易》曰：‘屦校灭趾，无咎[4]。’此之谓也。”

【注释】

[1]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小人，无才德之人。无才无德则不知羞耻，也不讲仁爱，不畏惧真理，也不行道义。

[2]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劝，《说文》:“劝，勉也。”即努力。此言不见其利则不知勉励自己。威，临之以刑威。惩，惩戒。不临之以威刑则不知惩戒其过。

[3]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指受小惩罚以警惕大事，庶民将因此而得福。

[4]屦校灭趾，无咎：此引自《噬嗑》之初九爻辞。

【译文】

孔子说：“小人不知羞耻，不讲仁爱，不畏惧真理，不履行道义，不见到有利可图就不会勉励自己，不受到威胁就不知道有所惩戒。直到受到小的惩罚后才会在大事上有所警惕，这是小人的幸运。《易·噬嗑》之初九说：‘脚上戴着刑具伤没了脚趾，但是没有大的灾祸。’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1]。’”

【注释】

[1]何校灭耳，凶：此引自《噬嗑》之上九爻辞。何，通“荷”，即

负荷。灭耳，伤没了耳朵。

【译文】

“不积累美善之行就不足以成就功名，不积累罪恶就不足以使自己灭亡。小人把小的善事当作是无益于己的事而不去做，又把小的恶事当作无伤大体的事而不去不做，所以积累下了恶行是不可以遮掩的，罪恶大了就不能得到解脱。《易·噬嗑》之上九爻辞说：‘肩上荷负的刑具伤没了耳朵，有凶险。’”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1]。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2]。《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3]。’”

【注释】

[1]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此句言统治者唯有知危，才能安坐其位；唯有知有亡乱之祸而防备之，才能保持自身的存在；唯有知乱之所以生，才能思而治之。

[2]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此句意在提醒统治者，要居安思危，处安防患，得治备乱。因为安、存、治可转变为危、亡、乱，若君子处安、存、治之境，警惕危、亡、乱之来，则可免于危、亡、乱之祸。

[3]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此引自《否》九五之爻辞。

【译文】

孔子说：“危险，可以提醒人们如何安居其位；灭亡，可以提醒

人们如何保持存在；动乱，可以提醒人们如何维持治世。所以君子应该在安居其位时不忘记危险的存在，在家国存在时不忘记有可能会遭受灭亡，在天下大治时不忘记会有动乱的隐患，这样，自身才可能安居其位，国家才能保持长久。《易·否》之九五爻辞说：‘将要灭亡！将要灭亡！要使我系之于如山之固，如桑之坚。’”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1]。《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2]。’言不胜其任也。”

【注释】

[1]鲜不及：鲜，少。及，遭受灾祸。

[2]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引自《鼎》九四之爻辞。

【译文】

孔子说：“德行微薄而居位尊贵，智慧微小而企图很大，力量微弱而任务重大，很少有不遭受灾祸的。《易·鼎》之九四爻辞说：‘鼎器折断了鼎足，王公的美食被倾覆于地，地上和鼎器也被濡湿，有凶险。’讲的就是力不能胜任的情况。”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1]，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2]。’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3]。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4]。”

【注释】

[1]几：微妙，细微。

[2]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此引自《豫》之六二爻辞。

[3]断可识矣：断，断然，迅速。即当时就可悟知。

[4]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微，隐微。彰，明显。望，仰望。此句言君子既知隐微、彰显之事，又知刚柔之宜，则能知吉凶，故为万夫所仰望。

【译文】

孔子说："人若能预知微妙的事理大概就达到了神明的境界了吧！君子与处在上层的人士交往而不谄媚，与处在下层的人士交往而不轻视、怠慢，大概就能算得上是预知微妙之事吧？几，是指事物变动中微小的征兆，是吉凶征兆的预先显现。君子发现这些微妙的征兆后就立即开始行动，而不去等到一天终了。《易·豫》之六二爻辞说：'攻石治玉，不到一日就完成了任务，这是一件吉利的事。'这说明如果我们有了耿介如石的精神，又怎么等到一日之终呢？当时就能断然可知中正之理。君子既能知道隐微之事，也能知道彰显之事；既能知道阴柔之理，也能知道阳刚之理，这样就可以得到万民的仰望。"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1]？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2]。'"

【注释】

[1]其殆庶几乎：殆，大概，可能，也许。庶几，差不多，接近。

[2]不远复，无祇悔，元吉：此引自《复》之初九爻辞。

【译文】

孔子说：“颜家的儿子颜渊，大概算得上是道德上近于完美的贤能之士了吧？一旦有什么不好的事，没有他不知道的，知道了就不再重复错误了。《易·复》之初九爻辞说：‘前行不远就来回复，就没有大的悔恨，大为吉祥。’”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1]；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3]。’言致一也。”

【注释】

[1]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絪缊，通“氤氲”，指阴阳二气相互交融。醇，醇厚。天之阳气与地之阴气交融，则万物之化育醇厚。

[2]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构，《正义》曰：“构，合也。”男女，此处泛指世间万物之阴阳，故《集解》引干宝曰：“男女，犹阴阳也。”而《来氏易注》也曰：“男女，乃万物之男女，雌雄牝牡，不独人之男女也。”

[3]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此引自《损》之六三爻辞。

【译文】

孔子说：“天地二气交融在一起，则万物化育醇厚；阴阳精气交合，则万物化育生成。《易·损》之六三爻辞说：‘三人出行，损失了一人，一人出行，得到了朋友。’这说明专心致志则能得到阳刚之友。”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1]，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2]。危以动，则民不与也[3]；惧以语，则民不

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4]。’”

【注释】

[1]易其心而后语：易，平和。君子发言之时，当先平心静气。《重定费氏学》引《朱子语类》曰：“‘不学《诗》，无以言’，先儒以为心平气和则能言。”

[2]故全：于己、于人可以两全。

[3]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民，泛指百姓。与，帮助。此句言人若冒危险行事，怀恐惧而发言，又无所交谊却有所求，则人皆不帮助他。

[4]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此引自《益》上九之爻辞。

【译文】

孔子说：“君子先安定自身，然后才有所行动，先平和心情，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言论，先稳定其所交往的友情然后才对朋友有所求助。君子能修养好这三种品性，所以于人于己才能两全。若冒险采取行动，民众就不会给予帮助；在自己内心处于恐惧中发表言论，就不会得到民众的响应；平时不与民众交流，民众就不会予以帮助；没有人能给予帮助，那么伤害自己的人和事就会到来。《易·益》之上九爻辞说：‘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攻击他，居心无常，有凶险。’”

【评析】

以上为第五章，主要记录了孔子对《周易》中十一条爻辞的解释。本章与前两章在内容的阐释方面互有关联。总的说来，第三章统论彖爻大义，第四章举彖义取材之例，第五章举爻位效动之例，通过列举十一个爻辞，使彖中反复解释的“吉凶悔吝”得到了具体的说明。在十一例中，举一事则以相应之爻解说印证，皆从“象内”引申至“象

外”，具有精粹深刻的说服力和哲理性。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1]。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2]。其称名也，杂而不越[3]。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4]？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5]。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6]。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7]，其事肆而隐[8]。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9]。

【注释】

[1]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天阳地阴，阴阳之德相配合。阳为刚，阴为柔，天刚地柔，各有其体性。

[2]以体天地之撰（suàn），以通神明之德：体，体现。撰，《集解》引《九家易》训“撰”为“数”。此句意指依靠阴阳两德与大衍之数，则可会通创造万物的神明之德。

[3]其称名也，杂而不越：称名，指卦爻辞所称之物名。杂，指《易》卦爻辞的辞理杂碎。越，乖越，混淆。

[4]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稽，《集解》引虞翻曰：“稽，考也。”类，《正义》曰：“类，谓事类。”衰世，指殷纣之时。此句言考察《周易》卦爻辞所言之事类，似有衰世之意味。

[5]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名、物、言、辞，均指卦爻辞中所具备的内容。

[6]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称名，举事物之名而言之。取类，取类似之事物以为喻。《周易》常常举小事物以比喻大事物，如《正义》所言：“言虽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义类而广大也。”

[7]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旨远，近说此物，远指彼事，其旨意深远。辞文，不直言所论之事，而以辞文饰其言。言曲而中，言辞委婉曲折，变化有致，但能切中其理。中，指言辞符合事实，如射箭，射在“正中”。此句意在说明《周易》卦爻辞的语言特色。

[8]其事肆而隐：肆，直露。《集解》引虞翻曰：“肆，直也。”言辞放肆显露，而义理则深刻幽隐。

[9]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因，依靠。贰，指阴阳之道，吉凶之理。《周易》是通过阴阳符号的组合方式和变化特征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规律，通过这些规律预知吉凶，则可以避凶而趋吉，并进而明得失之报，故能济民行事。

【译文】

孔子说：“乾、坤两卦，应该算得上是《周易》的门户吧？”乾卦，是阳刚之物的象征；坤卦，阴柔之物的象征。阴阳两种性质配合在一起而刚与柔都有各自的体性。依靠阴阳两德与大衍之数，则可会通创造万物的神明之德。《周易》所称谓的六十四卦之物名，虽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是它们都不相互逾越混淆。稽考卦爻辞表述忧患警戒的事类，或许是作者处于衰危之世的缘故吧？《周易》能彰显以往的事情并察觉未来之事，显示细微之事而阐明幽隐之事，作《易》者以开释卦爻之义来正卦爻之名而辨别物类，端正言辞，判断卦爻辞义，则天下之道理全部具备。其卦爻辞所称述的物名虽然小，但是它们象征的事类却很大。其意旨深远，其言辞有文采，其语言虽然委婉曲折而切中事理，其言辞放肆直白而所论义理幽深。用吉凶之兆中蕴涵的道理来帮助百姓的行动，揭示吉凶得失的应验。

【评析】

以上为第六章。此章从乾坤为《易》之门户说起，以阴阳两种性质的形成来分析卦爻辞所蕴涵的吉凶意义。辞中的“名小类大”、“旨远辞文”、“言曲而中”等语，不仅概

括了《周易》的语言特色，而且也为后世确立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创作理论。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1]？作《易》者，其有忧患乎[2]？是故《履》，德之基也[3]；《谦》，德之柄也[4]；《复》，德之本也[5]；《恒》，德之固也[6]；《损》，德之修也[7]；《益》，德之裕也[8]；《困》，德之辨也[9]；《井》，德之地也[10]；《巽》，德之制也[11]。《履》和而至[12]，《谦》尊而光[13]，《复》小而辨于物[14]，《恒》杂而不厌[15]，《损》先难而后易[16]，《益》长裕而不设[17]，《困》穷而通[18]，《井》居其所而迁[19]，《巽》称而隐[20]。《履》以和行[21]，《谦》以制礼[22]，《复》以自知[23]，《恒》以一德[24]，《损》以远害[25]，《益》以兴利[26]，《困》以寡怨[27]，《井》以辩义[28]，《巽》以行权[29]。

【注释】

[1]《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兴，兴起。中古，指《周易》创作时代。历来有二说：一是以伏羲氏为作者，以其所处的时代为中古，以天为上古，以黄帝、尧、舜为后世。二是以伏羲氏为上古，以文王之世为中古，孔子为下古。因《系辞》后有“《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以后说为是。当然，《系辞》作者在认为《易经》成书可能在文王之时，但亦未敢肯定。故后缀有疑问语气词“邪”。

[2]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因《周易》中颇多危辞和劝诫之语，故《系辞》作者认为文王作《周易》卦爻辞时，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司马迁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大略也是此意。

[3]是故《履》，德之基也：《序卦》曰：“履者，礼也。”《系辞》作者认为《履》的意义是履行礼义。《履》之《象传》

曰：“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辩上下，就是辨别上下等级之礼。德以礼为基础，仁、义、忠、信等道德皆建筑在礼仪之上，故曰“德之基”。

[4]《谦》，德之柄也：《谦》卦象征着谦虚。柄，权柄。《系辞》作者认为人谦虚始能执德，骄傲则必失德，故《谦》为德之柄。

[5]《复》，德之本也：《复》卦以“一阳来复”象征着回复正道。上文释《复》初九爻辞“不远复”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知不善而不重复不善，就等于返归善道，始能有德，故《复》为德之本。

[6]《恒》，德之固也：《恒》卦象征着永恒，以恒心守持正道、德操，久而不易，故内秉恒心，其德操才能坚固。

[7]《损》，德之修也：《损》卦象征着自我减损其不善。修，修养。《损》的义理就是人需减损其之恶念与过错，如《损》之《象传》所言“君子以惩忿窒欲”，才能修养道德。

[8]《益》，德之裕也：《益》卦象征着增益。裕，充裕，扩充。《系辞》作者认为《益》启发人们增益其善念与美行。《益》之《象传》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略同此说。因为人只有在增益善念与美行之后，才能扩充其德，故曰《益》为德之裕。

[9]《困》，德之辨也：《困》卦象征着人处于穷困之境。《困》之《象传》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就是说君子穷困，虽死也不愿屈其志。孔子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思滥矣。”故能否在困穷中坚守其正道，是辨别一个人是否有德的分水岭，故曰《困》为德之辨。

[10]《井》，德之地也：《井》卦象征着“井水养人”。《井》之《彖传》曰：“井养而不穷也。”井能以水养人，则为君子居德之处所。《集解》引姚信曰：“井养而不穷，德居地也。”

[11]《巽》，德之制也：《巽》卦象征着“号令”。制，《说文》:“制，裁也。”巽以九五之中正，申明号令，以示法制，故能为德之制度。

[12]《履》和而至：履，礼。和，不争。至，达到。《礼记·乐记》曰：“礼至则不争。”也是此义。

[13]《谦》尊而光：《谦》之《彖传》曰“天道下济而光明”，若人能谦卑，则其德更为尊崇、光明。

[14]《复》小而辨于物：《复》之卦象是一阳回复，始见于初，故曰“小”。《复》于细微初小之时，就能辨物之吉凶，故能速归于善道。

[15]《恒》杂而不厌：杂，风雷相杂，阴阳相交。然《恒》之道在长久，故虽杂而不厌。

[16]《损》先难而后易：《损》之道在自损其恶而获益于后，自损则“先难”，获益则“后易”。《正义》曰：“先自减损，是先难也。后乃无患，是后易也。”

[17]《益》长裕而不设：设，设置。《说文》曰：“设，施陈也。”《益》有德之裕，故不虚设其法，而能宽裕长养于物。

[18]《困》穷而通：穷则变，变则通。韩康伯注曰：“处穷而不屈其道也。”朱熹曰：“身困而道亨。”亨即亨通。

[19]《井》居其所而迁：井永居其处，而井水则可迁移以养人。

此喻人居于其位，而能施德于人。《正义》曰：“言《井》卦居得其所，恒住不移，而能迁其润泽，施惠于外也。”

[20]《巽》称而隐：称，扬。而，犹言“且”。隐，隐藏。《说卦》曰巽为风、巽为入，风有其入，而不见其入；风见其扬，而不显其身。此象征着君子敢于申命，又不彰显自己。

[21]《履》以和行：人有利害矛盾，皆循礼而行，则其行能和而不争，如《论语》所言“礼之用，和为贵”，故曰“《履》以和行。”

[22]《谦》以制礼：制，制约。《谦》象为一阳制五阴，五阴顺从谓“礼”，一阳制约为“制”。

[23]《复》以自知：自知，犹言“自觉”。有不善而能自知，则必能返归于善道。

[24]《恒》以一德：此言《恒》之道不二三其德而在于始终如一。

[25]《损》以远害：《损》卦的要义在于提醒人们减损其恶念过错，若如此则必能远害。

[26]《益》以兴利：《益》是增益其善念美行，若如此则能兴利益善。

[27]《困》以寡怨：此言困而不为非义之事，则怨者也少。

[28]《井》以辩义：井水养人，损己以利人，故曰“义”。而辨别义与非义，当以井德为准，故曰“井以辩义”。

[29]《巽》以行权：巽为入、为风，又象征着文教宣化之事，政令如风传播于民间，才能执权行政。

【译文】

《周易》的兴起，大概在殷商之末的中古时代吧？创作《周易》的人，大概是心怀忧患吧？所以《履》卦是树立道德的基础，《谦》卦是实行道德的权柄，《复》卦是遵循道德的根本，《恒》卦是巩固道德的前提，《损》卦是修养道德的方法，《益》卦是充裕道德的途径，《困》卦是辨别道德的标准，《井》卦是聚集道德的处所，《巽》卦是展示道德的规范。《履》卦教人平和而能履礼，《谦》卦教人谦虚才能受到尊崇而光明其德，《复》卦教人返归善道要从小的征兆去辨析事物的善恶，《恒》卦教人在邪正相杂的环境中坚守德操而不厌倦，《损》卦教人先以修身为难事才能达到获益的平易之境界，《益》卦教人长久地充裕其德行而不虚设其“益”名。《困》卦教人在困穷时要守正才能得到亨通，《井》卦教人居得其所广施润泽之惠于外，《巽》卦教人顺势称扬号令而不要彰显自己。《履》卦启发人们保持平和的言行，《谦》卦启发人们以礼节约束自己，《复》卦启发人们要自知其得失之道，《恒》卦启示人们要始终如一地坚守其美德，《损》卦启示人们要减损其恶念以远远地避开祸害，《益》卦启示人们要增益其美德善行以兴起利益，《困》卦启示人们要在困穷时减少报怨，《井》卦启示人们要辨别什么是真正的仁义，《巽》卦启示人们要顺时、顺势地行使权力。

【评析】

以上为第七章。主要从《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的意义来阐明《周易》的政治功能和教育作用，从而说明“忧患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重定费氏学》曰：“《履》、《谦》、《复》三者进德之大端也；《恒》、《损》、《益》三卦申言持身之道；《困》、《井》、《巽》三卦申言涉世之方。”说到底，心怀忧患的《易》之作者，主要是通过卦象及卦名中所蕴涵的意义来劝勉人们慎重地修养自己的道德。因为，能够趋吉避凶的最好方法，主要不是靠预知未来，而是要“进德修业”，在艰难困苦中磨砺自己的心性和意志。在这个意义上讲，孟子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就是《易》理，它真正揭示了《周易》的实质及终极目的。因此，真正使我们免于灾祸的不是卜筮，而是“进

德”与“修能”。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1]，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2]，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3]。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4]。又明于忧患与故[5]。无有师保，如临父母[6]。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7]。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注释】

[1]《易》之为书也，不可远：远，远离。此谓《周易》包含有天地万物之理，对人生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故不能远离它。《集解》引侯果曰：“居则观象，动则玩占，故‘不可远’也。”

[2]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不居，犹言“不停”。六虚，《韩注》:“六虚，六位也。”指卦中的六爻之位。《正义》曰：“‘虚’者，位本无体，因爻始见，故称‘虚’也。”爻之变动不固定于一位，而周流于六位，六爻皆可变。

[3]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常，经常。易，变易。典，《尔雅·释言》:“典，经也。”又《释诂》:“典，常也。”典要，即典常纲要。适，适宜。六爻之变或在上位，或在下位，刚爻并不常为“刚”，柔爻也不常为“柔”，或刚变为柔，或柔变为刚，常常是相互变易，故不可为经常之纲要。而六爻之动，刚柔相易，或远而应，或近而比，唯变爻所适，故曰“唯变所适”。

[4]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出入”与“内外”互文，“出”即“外”，“入”即“内”。《韩注》以为“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现”。度，即法则，法度。此言人之出入当遵守法度，无论是内藏还是外露都要有所警惕。

[5]明于忧患与故：韩康伯曰：“故，事故也。”即事情的原委。此谓《周易》使人明于忧患与事故。

[6]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师保，古代贵族之子弟皆有师保。《礼记·文王世子》曰：“入则有保，出则有师。”师保承担教育辅导之责。此言《周易》能指导人之行事，即使是没有师保，人得其书，如同当面听取父母教诲。

[7]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率，《尔雅·释诂》:“率，循也。”辞，指卦爻辞。揆，揆度。《说文》:“揆，度也。”方，意义，方式。《广雅·释诂》:“方，义也。”典常，此处指经常可行的变化规律。此言人若能在开始时，就依循《易》之辞文，揆度《易》之义理，则能知《易》有典常之义。

【译文】

《周易》这本书，人们不应该须臾远离，其中所体现的道理不断运动着，变动而不固定于某一位，循环往复于六爻之间，或往上或往下并无常规可寻，阳刚与阴柔也相互变易，我们不应视它为典常纲要，只有在变动中求其适宜的方法。《周易》启示人们出入时应遵守法度，无论是内藏还是外露都要有所警惕。《周易》又可以使人明察忧患和事故，虽然没有师保的监督，却如同当面领受父母教诲一样。人们在开始研习时要遵循卦爻辞的本旨而揆度其卦义，就可以掌握《周易》所揭示的事物变化的典型性规律。如果不是贤明的人研习《易》理，则《周易》的道理也不会凭空虚浮地推行。

【评析】

以上为第八章。本章主要强调《周易》既有典常之理，又有不典常之变。就“变”本身而言，它没有规律可循，是“上下无常”、“唯变所适”。但就其“变”出的道理而言，它们以卦爻辞、卦象为形式，又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因为“变”与“不变”实际上是反映着“出”与“入”的吉凶之事故，所以这一章承上一章反复强调《周易》对人生的指导意义。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1]。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2]。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3]。初辞拟之，卒成之终[4]。若夫杂物撰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5]。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6]。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7]。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8]，二多誉，四多惧，近也[9]。柔之为道，不利远者[10]；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11]。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12]。其柔危，其刚胜邪[13]？

【注释】

[1]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原，推究，考察。始，开始。要，求取。终，终了。质，卦体，韩康伯曰："质，体也。"此言《易》为观察事物之始，探求事物之终，表明事物由始至终之整个情况，一卦之体象征一事物之整体。

[2]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杂，错综。一卦六爻，阴阳相错综，卦有卦象，爻有爻象，其所象征之物皆为一定时间内的事物。故《尚氏学》曰："六爻刚柔相杂，然爻各有其时，各有其物；时物当则吉，否则凶也。"

[3]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指初爻。上，指上爻。在占筮时，仅得初爻，难知全卦，既得上爻，则易知全卦之义。初爻如树之本，上爻如树之末，仅见其本，难知全树，既见其末，易知全树之貌。以此比喻人事，则仅有开端，难知全部，既有结果，易知全部之概况。

[4]初辞拟之，卒成之终：初辞，初爻之辞。拟，比拟。卒，上爻之辞。成，犹言"定"。此言初爻之辞比拟事物之开端，上爻之辞可定事物之结局。

[5]若夫杂物撰（suàn）德，辩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杂

物，指刚柔之物相杂。撰，算，数。辩，通“辨”。中爻指二、五两爻。此言错杂其事物，数算其卦德，辨别其是非，则非二、五之中爻不能完备其义。

[6]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要，求取。此言用《周易》求知人事之存亡吉凶，则安坐在家也可知之。

[7]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知，同“智”。彖辞，指卦辞。卦辞据一卦之象，断一卦之吉凶，故智者观其卦辞，则所虑者已过其半。如《正义》所言：“聪明知达之士，观此卦下彖辞，则能思虑有益以过半矣。”

[8]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指第二爻。四，指第四爻。功，指阴阳变化之功能。位，爻位。善，《说文》:“善，吉也。”这里泛指吉凶得失。二爻与四爻，爻位均为阴位，属性相同，故曰“同功”；然二位在下，四位在上，且二爻居下卦之中正之位，四爻居上卦之偏位，故曰“异位”。二、四两爻因为爻位不同，则其吉凶善恶也有不同。

[9]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此言二爻爻辞多誉，四爻爻辞多惧，皆因其爻位有远近。第二爻居于内卦在近处，故多誉；第四爻居于外卦在远处，故多惧。又四近于五，五为君王，四之位如臣之伴君之侧，伴君如伴虎，故多惧；二远于君王，且居柔处中，故多誉。

[10]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因二、四爻均当位在阴，阴为柔，故曰“柔之为道”。“柔”弱则不可行远，故曰“不利远者”。

[11]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概要，关键。用，功用。此句还是在说二、四之爻。虽然二、四均当位在阴，但二者的位置决定了它们在一卦中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四爻在下卦之末，上卦之下，是孔子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

人”（见《乾文言》）的位置，因此，其“关键”的作用“无咎”即可。然二爻当位的位置在下卦之中，以中正柔顺之德居于下卦之中，且上应九五之尊，故曰“其用柔中”。若二爻为阳，则失位，也不能算“柔中”。

[12]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三，指第三爻。五，指第五爻。第三爻与第五爻爻位均为阳位，阳为刚，则两爻皆以刚健为事，故曰“三与五同功”。又第三爻居下卦之偏位，第五爻居上卦之中位，故曰“异位”。第三爻爻辞多凶，以其居下卦之偏位，刚健自主，故多凶；第五爻爻辞多功，因其居上卦之中位，处尊贵之位，宜刚健自主，故多功。此两爻多功、多凶之区别，皆在其所处之位本身就有贵贱之别。

[13]其柔危，其刚胜邪：阴爻为柔，阳爻为刚。三、五两爻本为阳位，是职事自主之位，如为柔爻，因“柔”象征着人之才德弱小，以才德弱小之人处职事自主之位，则危险，故曰“其柔危”。三、五爻如为刚爻，因“刚”象征着人之才德强盛，才德强盛之人处职事自主之位，定能胜任其职，故曰“其刚胜”。

【译文】

《周易》这本书，追溯事物的原始情态，寻求事物的最终结局，然后将这些由始至终地反映事物的道理归纳为一个个卦体。六爻互相错综，只是反映特定时间内的阴阳物象。象征事物开始的初爻的意义难以理解，而象征事物终极的上爻的意义则比较好理解，这就像是事物发展的本末一样。初爻的爻辞比拟事物的开端，上爻则决定了事物的最终形态。如果错综其物象而数算其卦德，辨别是非吉凶之理，则没有二、五之中爻就不能完备其道理。是啊！若理解了二、五之中爻的吉凶之理，求知人事吉凶存亡，安坐在家中就可以知晓。明智的人

只要观察《周易》的卦辞，就可以将一卦的大半意义掌握了。二爻与四爻俱以柔顺之道为事，但是，因为它们所处的位置不相同，所以二者所象征的吉凶得失也各有不同，一般而言，二爻多得赞誉，四爻却多有忧惧之心，因为它太靠近君王之位了。像六四这样阴柔的爻象，它象征弱小的力量不利于远行。因此，六四的关键作用在于不犯错误就可以了，而六二则可以“柔中”之德大有作为。三与五俱以阳刚为事而居于一卦之不同之位，但是，三多有凶险之辞，五多有功德之占，这是因为它们有上下贵贱的不同。概而言之，若三、五爻为阴柔则有危险，若二者为阳刚之爻则能胜任其职。

【评析】

以上为第九章。此章综述了六爻在卦中的位置及其特点，实际上是从阴阳的当位与不当位来论证吉凶产生的原因。从六十四卦的爻辞来看，中间四爻一般是当位则“吉”，失位则“凶”，而初爻与上爻则视其具体情况而定，因此，当我们真正地理解了爻辞时，也就能够达到“思过半”的境界。故此章对我们具体掌握卦爻辞的真正意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1]，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2]。道有变动，故曰爻[3]；爻有等，故曰物[4]；物相杂，故曰文[5]；文不当，故吉凶生焉[6]。

【注释】

[1]兼三才而两之：此言一卦之六爻象征着天、地、人三才，初二两爻象地，三四两爻象人，五上两爻象天。两之，有二义：一是三才各有二爻，奇数为阳爻，偶数为阴爻；二是六十四卦，每卦皆为两两相重，以六爻组成上下两卦。

[2]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此言六就是指六爻，六爻形成三才之道，而非指其他。

[3]道有变动，故曰爻：爻，《说文》:“爻，交也。”《小尔雅·广诂》:“交，易也。”天地人之道有变动，这种变动在《周易》中是通过阴阳两爻的交易来象征的，故谓之“爻”。

[4]爻有等，故曰物：等，韩康伯曰：“等，类也。”爻有阴阳两类，象征着阴阳两类事物，所以爻本身也是象征着实有之物，故谓之“物”。

[5]物相杂，故曰文：文，这里指卦象。物相杂形成文，象征阴阳两类事物相杂后形成的文理与文章。

[6]文不当，故吉凶生焉：文，这里指爻画。爻画或为当，或不当，一般而言，阴得阴位，阳得阳位则谓之“当”，当则吉，不当则不吉。故曰“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译文】

《周易》这本书，广泛博大，万事俱备于其中。其中含有天的道理，含有人的道理，也有地的道理。它兼容天、地、人三才而两两相重，就形成了六爻。六爻并没有指向其他的意义，说的其实就是“三才”的道理。“三才”的道理在一卦中有所变动，这种变动在《周易》中是通过阴阳两爻的交易来象征的，故谓之“爻”；爻有阴阳两类，象征着阴阳两类事物，所以爻本身也是象征着实有之物，故谓之“物”；物象相互错综，形成卦象，象征阴阳两类事物相杂后形成的文理与文章；卦象中的爻画有当位的，有不当位的，所以吉凶就产生了。

【评析】

以上为第十章。此章以夸张性的议论说明《易》道广大，包容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在一卦之中，“变”则形成“爻”，“爻”字本义为“变”，阴阳变则吉凶生于六爻之中。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1]？当文王与纣之事

邪[2]？是故其辞危[3]。危者使平，易者使倾[4]。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5]。

【注释】

[1]《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殷之末世，指殷纣王当政之时。周之盛德，指文王姬昌当政时，因其有美德盛誉。《集解》引虞翻曰："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谓至德矣。"联系第七章"《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可知《易传》的作者在推测《周易》成书的年代。句末之"邪"字，表示疑问语气，可知《系辞》作者也不是肯定《周易》就作于殷之末代。《韩注》曰："文王以盛德蒙难而能亨其道，故称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

[2]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此言从时代上来看，《周易》的内容应当是反映文王与纣之事。

[3]其辞危：辞，卦爻辞。危，危难，危险。指卦爻辞多自危其辞，以警戒世人。

[4]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易，平易。倾，倾覆。此句的含义是自以为危险者，可能会平安，而自以为平安者，可能会导致倾覆。知惧则可获得平安之吉，不知惧则可能引来倾覆之危。

[5]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以，犹言"于"。此承前之所言"辞危"。因为《易传》的作者认为只有始终怀有警惧之心，慎守正道以求其"无咎"，才是《易》道的真谛。

【译文】

《周易》这本书的创作时代，大概是在殷商之末年，周文王道德隆盛的时候吧？其内容反映的是文王与纣之事吧？因此其卦爻辞中多含警戒危惧之辞。知道危险的存在就能使人平安，而自以为平安而怠慢疏忽就将导致倾覆。此中包含的道理是很广大的，一切事物都不能除外。若人自始至终都能保持警惧之心，那么，做起事来大体上就“没有过失”，这就是所谓《周易》的真谛。

【评析】

以上为第十一章。此章从《周易》作于殷末周盛之时来揣测圣人作《易》多“辞危”的深义。文中“危者使平，易者使倾”的观点，既有劝诫之意，又含有辩证的安危观，对后世之人有着切实的哲理启示。同时，作者又提出摆脱“危险”的方法“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也就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像《乾》之九三所说的那样“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时刻保持警惕，这样才能免于灾祸。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这种“忧惧”之心的真实反映。胡远濬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劳谦室易说·读易通识》）人在世间，必要有所“惧”，无“惧”则恣意妄为。司马牛问孔子怎样可以做一个君子时，子曰“不忧不惧”，因为君子做事要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父母，才能“内省而无疚”。孔子“内省”，曾子“三省”，君子“夕惕”，这些实际上都是以有“惧”之心行无“惧”之事，且只有行无惧之事，才能修无惧之心。如《中庸》之所谓：“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惧其不正，则因惧而正。故《易》之“惧以始终”，实为劝勉人们行“中正”之事，做“中正”之人。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1]。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2]。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3]，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4]。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5]。象事知器，占事知来[6]。天地设位，圣人成能[7]。人谋鬼谋，百姓与能[8]。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9]。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10]。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11]，远近相取而悔吝生[12]，情伪相感而利害生[13]。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14]。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15]，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16]，失其守者其辞屈[17]。

【注释】

[1]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乾，乾为天。易，平易。知，知道。天创始万物，是宇宙中最为刚健的事物，然因其有正常之规律，其运行之道平易，故可以预知其艰难险阻。天险有久旱、久雨、暴雪、狂风等，皆因其“恒易”而能知。此句应与《系辞上》的“乾以易知”联系起来看。

[2]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坤，坤为地。地顺承天道以养万物，是宇宙中最为柔顺的事物，因其有正常之规律，其德行常是简约的。坤之德行，恒为简易至静，心中没有烦乱，所以能知其阻碍。《正义》曰：“大难曰险，乾以刚健，故知其大难；小难曰阻，坤以柔顺，故知其小难。”然地虽简易也有高山、峻岭、大川、巨泽，因简易而知其阻。

[3]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说，同“悦”。研，研习。司马光、朱熹并谓“侯之”二字是衍文，此文当作“能研诸虑”。意谓能悦其道，才能研习其道，正如《论语》所谓“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4]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wěi）者：亹，勤勉的样子。承上句则可知人能“说诸心”、“研诸虑”，就可预知未来吉凶之事，成就天下勤勉之人。

[5]变化云为，吉事有祥：云为，即“有为”。孔颖达曰：“或口之所云，或身之所为也。”俞樾《群经平议》:“云，亦‘有’也，《尔雅·释诂》曰‘云，有也’。”祥，征兆。此谓《周易》的作为是通过变化来体现的，因为通过变化就可以预知未来事物吉凶之征兆。正如《韩注》所言：“夫‘变化云为’者，行其吉事，则获嘉祥之应。”

[6]象事知器，占事知来：此言以《周易》的卦象象征事物，就

可知制器之方法；用《周易》的阴阳变化之理去占验事理，就可预知未来之结果。

[7]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天地设位，犹如《系辞上》之“乾坤定位”。因圣人能循天地之道，所以也就能成就其功业。

[8]人谋鬼谋，百姓与能：人谋，由人谋之。鬼谋，通过卜筮，由鬼神谋之。与，帮助。凡事经人谋鬼谋之后，则可知事之未来吉凶得失。

[9]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象告，通过卦象来告知。爻，指爻辞。彖，谓卦辞。刚柔，阳爻为刚，阴爻为柔。杂居，相交杂处。此言通过卦象、爻辞、卦辞、阴阳相交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吉凶之理。

[10]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迁，推移。指六爻的变动以利为准，以利论定，而事之吉凶也因其情况的变化而发生转移。

[11]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此言人与人以爱恶之情相攻击，而吉凶也由此而生。在卦中，阴阳相爱而求其合，阴阴、阳阳相遇则恶而攻之，《尚氏学》:“阳遇阴，阴遇阳，则相求相爱。”“阳遇阳，阴遇阴，则相敌相恶。”“爱则吉，恶则凶，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

[12]远近相取而悔吝生：远，指上下卦中之爻的相应。近，指相邻之爻的相比。一般而言，远则相应、相取，近则相攻、相比，应而不当则无应，比之不当则有凶，故悔吝则由此而生。

[13]情伪相感而利害生：情伪，犹言“真伪”。《正义》曰：“情，谓实情。伪，谓虚伪。虚实相感，若以情实相感则利生，若以虚伪相感则害生也。”

[14]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此指爻与爻相近而比，并不意味着吉利，若相近而不相得，则相憎恶，相贼害，所以就“凶”。因与人不相得则不能得其助，反而会被人伤害，故“悔吝”由此而生。

[15]枝：分散，散乱。

[16]诬善之人其辞游：游，指言辞虚浮，游移不定。《正义》曰：“游，谓浮游。诬罔善人，其辞虚漫，故言其辞游也。”

[17]屈：邪曲不正。

【译文】

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象征，因为有正常的规律，其德行常常平易而又能在平易中预知危险的因素。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象征，其德行常常简易并能在简易中预知前面可能存在的阻碍。领会这些道理就能悦天地之道，就能在心中研习天地之道，借助占筮就能断定天下的吉凶得失的情况，并以此促成那些勤勉有为的人。所以在变化中或有所说的，或有所做的，这都是为了让吉利的事有一个征兆。用《易经》模拟事物就可以知道如何制作器物的方法，用《易经》来占验事情就可以知道未来事情的吉凶情况。天地设立了刚柔尊卑的位置，圣人遵循天地之道就能成就功德。因此，先由人谋略其事，再求证于像“鬼神”一样神奇的占筮之谋虑，则天下的百姓也会帮助谋略得当的人。八卦以形象来表示吉凶道理，卦爻辞以事物变动的情况来反映吉凶的道理，刚与柔错综相处，则吉凶之理就可以显现出来。事物变动的吉与凶由爻位变动是否有“利”来决定，而事物变动的吉凶则因变动的具体情况而转移。所以人们所厌恶的与人们所爱好的相互攻击则吉凶就从中得以产生。远与近或有所应，或有所比，若比应不当，悔恨与困难就从中产生了。或以真情相感悦，或以虚伪相感应，利益与损害就在这种真实与虚伪的相互感应中产生。凡是《周易》各卦、爻所比拟的事物情态，相近而不相投合就会有凶险，或有人来伤害就会有

悔恨和困难。将有叛逆之心的人其言辞必然是惭愧不安，内心有所疑惧的人其言辞必定是散乱无章，贤美吉善的人言辞少，浮躁轻薄的人言辞多，诬蔑善良的人言辞浮游虚妄，失去操守的人言辞邪曲不正。

【评析】

以上为第十二章。章首有回应《系辞上》之意，故又从乾坤之道说起。因为《周易》有“象事知器，占事知来”的功能，所以“人谋鬼谋”以得天之佑助。最后集中在“情”上，分析了人物在不同情景中的六种表现，这些表现特征，从心理上解析了“卦”情与人“情”的联系。应该说，从“象”到“情”的延伸，是《周易》在推理与判断上的一大进步，有了这样一种进步，就使得《易》道从“通神明之德”的玄虚之感中深入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因而具有了更为深切的内容。

周易说卦

【题解】

《说卦》的主要内容是记述了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古人说的卦象是八种基本的卦象，如乾为天、坤为地等，也有后来演绎引申的卦象，如乾为马、震为龙等。这些或引申、或演绎的卦象大部分是触类旁通、由此及彼的合理演绎，有些则是占筮时灵活运用、机智应变的结果。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研习《周易》的人而言，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前人在《说卦》中提出的象征物象要区别分析，不可全信其说，也不可拘泥于其说；其二，要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古人从卦象中找出的对应物象，因为有些过去存在的物象今天已经不存在了，而有些过去不存在的物象则出现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对于前者，不能抱残守缺，对于后者则应善于探索、善于发现。由于《说卦》中解说的卦象与卦爻辞中阐释的道理有着直接而又紧密的联系，所以认真、审慎地研习《说卦》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卦爻辞的真正含义。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1]，参天两地而倚数[2]，观变于阴阳而立卦[3]，发挥于刚柔而生爻[4]，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5]。

【注释】

[1]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幽，幽隐，暗中。《集解》引荀爽

曰："幽，隐也。"此处用"幽"字，并非指神明"暗中"助之，实际是喻指偶然得之的感慨。赞，佐助。《小尔雅·广诂》："赞，佐也。"神明，即神祇。《说文》："神，天神。"实际上是指造化万物的大自然。

[2]参天两地而倚数：参，《集解》引虞翻曰："参，三也。"韩康伯曰："参，奇也。两，耦也。"三代表奇数，两代表偶数。倚，《集解》引虞翻曰："倚，立也。"

[3]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天地万物皆有阴有阳，阴阳常有其变化。作《易》者观察物之阴阳变化，因而立阴阳两种卦，以象征阴阳两类事，又以卦之变化象征物之变化。故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4]发挥于刚柔而生爻：阳为刚，阴为柔，万物皆有刚有柔。作者发挥物之刚柔两性，因而创制刚柔之爻以象征物用之理。

[5]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穷，穷究，极尽。性，性质。命，天命，即自然规律。天地万物各有其理，各有其性，各有其命。作《易》者穷究万物之理及其性质，然后才能通达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

【译文】

从前圣人创作《周易》时，偶然得到神明的帮助而生出了神圣的蓍草作为占筮之物，于是就用象征天的"三"数和象征地的"两"数建立了卦中的奇偶之数，并且通过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建立了卦象，将客观事物中固有的刚柔两种性质的物质大加发挥就生成了阴爻和阳爻，和谐顺从圣人的道德并以适宜的方法整治道理，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究尽生灵所禀的特性以至于通达天下万物运动的规律性。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一章。《周易》六十四卦的成卦方式有很多种，然其根本在于“数”。古人将演算数的工具“蓍草”赋予神圣的意蕴，目的是强调《易》理是来自于自然之道。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译文】

从前圣人创作《周易》的时候，是要通过它来顺从天地生成万物的性命之理。所以确立天的道理有“阴”有“阳”，确立地的道理有“刚”有“柔”，确立人的道理有“仁”有“义”。兼容天、地、人三才而将阴阳两种卦象两两相重，所以《周易》以六画形成一卦。六画之中又分为阴阳两种爻位，然后迭用柔刚之爻，所以《周易》是由六爻相互错综而形成文章的。

【评析】

以上是第二章。圣人作《易》遵循天地之道，将阴阳分为三个境界，对于天而言就是阴阳，对地而言就是刚柔，对于人而言就是仁义。这三种不同的境界实际就等于“三才”，而“三才”本身又有阴阳，于是就有了“六画”，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象。

天地定位[1]，山泽通气[2]，雷风相薄[3]，水火不相射[4]，八卦相错[5]。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6]。

【注释】

[1]天地定位：天在上，地在下，天地定高下之位。

[2]山泽通气：艮为山、为土。兑为泽。泽水润土，故曰“山泽通气”。又据纳甲法，艮纳丙，兑纳丁，二者皆内秉“火”性，故

曰“山泽通气”。

[3]雷风相薄：薄，《释文》:“马、郑、顾云‘入也’。”这里指应和。《集解》:“震巽同声相应，故相薄。”

[4]水火不相射：射，《尔雅·释诂》:“射，厌也。”水火相克而实通，实通则不射。水与火，可谓相反相成的两类事物。

[5]八卦相错：错，交错。八卦，指上文之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物，此八物交错于宇宙之中，它们不是彼此孤立，而是彼此联系。

[6]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数，作动词，犹言“推算”。卦有六爻，其顺序如自上而下数之，是顺数；自下而上数之，是逆数。因为《易》可以占知未来之事，人在历数往事时，皆自远而近，如“夏、商、周、秦、汉”，此为顺数，故曰“数往者顺”。人之知来者皆自近而远，此为逆数，故曰“知来者逆”。用《易》占事，在于知来，所以六爻逆数。

【译文】

天地确定了上下之位，山与泽气息交流相通，雷风相互应和，水火之性相异却不相厌弃而相资助，数以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莫不交错。如果人们想知道既往之事，顺着推演就可知道；人欲知将来之事，逆着推演就可知道，所以《周易》的推演是逆着数的。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三章。所谓“天地定位”，实际上就是说，《易》道的变化是以“不变”为前提，当然这种“不变”是相对于“变”而言，不是绝对不变。变有“顺”有“逆”，知“顺”、“逆”之理则可以预测未来和过去事。其实，这是引导人们探索事物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

雷以动之[1]，风以散之[2]，雨以润之，日以烜之[3]，艮以止之[4]，兑以说之[5]，乾以君之[6]，坤以藏之[7]。

【注释】

[1]雷以动之：雷，震为雷。雷以震动万物。

[2]风以散之：风，巽为风。风以吹散万物。

[3]日以烜（xuǎn）之：烜，晒干。《释文》引京房云："烜，干也。"日热所以能晒干万物。

[4]艮以止之：艮，阳止于上。

[5]兑以说之：说，同"悦"。泽能润泽万物，故能"悦"万物。

[6]乾以君之：乾，阳居九五，象征着君临天下。

[7]坤以藏之：坤为地，地能生万物，也能藏纳万物。

【译文】

雷（震）是用来鼓动万物的，风（巽）是用来散布流通万物的，雨（坎）是用来滋润万物的，日（离）是用来晒干万物的，艮（山）是用来抑止万物的，兑（泽）是用来愉悦万物的，乾（天）是用来君临天下的，坤（地）是用来藏纳万物的。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四章。此章从卦象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来说明它们对事物的基本作用。

帝出乎震[1]，齐乎巽[2]，相见乎离[3]，致役乎坤[4]，说言乎兑[5]，战乎乾[6]，劳乎坎[7]，成言乎艮[8]。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9]。

齐乎巽，巽东南也[10]；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11]。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12]，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13]。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14]，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15]。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16]，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注释】

[1]帝出乎震：帝，天帝。这里指生育万物的阳气。震于时节当春分时，阳生初而成震卦，实谓天帝出万物于震，而非天帝自出于震。

[2]齐乎巽：齐，整齐。巽，时值立夏，万物皆长至整齐兴旺。

[3]相见乎离：离卦当夏至时，此时万物皆出现在大地之上，故曰"相见乎离"。

[4]致役乎坤：役，《集解》曰"事也"。坤西南之卦，位在七月，时当立秋，此时万物皆得其地养，故曰"致役乎坤"。

[5]说言乎兑：兑卦于时令当值秋分，此时万物成熟，故曰"说言乎兑"。

[6]战乎乾：战，交接。乾为西北之卦，时令立冬。《说卦》以八卦配八方，乾为西北，又以八卦配四时，乾为秋末冬初四十五日之季节，时值立冬。此季节阴气与阳气相搏斗，为阴阳二气相交接时，如万物处在阴阳搏斗之中，故曰"战乎乾"。

[7]劳乎坎：坎为正北方，以八卦配四时，坎为正冬四十五日之

季节，时当冬至。此季节万物在战乎乾之后，皆已疲劳，因其劳而归藏于此时，故曰“劳乎坎”。

[8]成言乎艮：冬末是万物有成而终之时，春初是万物有成而始之时，艮于时节值立春，此时是冬终春初时分，旧岁已终，新岁开始。于新于旧而言，都意味着“成”，故曰“成言乎艮”。

[9]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出，出生。《说卦》以八卦配四时。按古代历法，一年约三百六十日，《说卦》分一年为八季节，每卦配一季节，则各占四十五日。震为正春四十五日之季节。此季节万物皆生出，故曰“万物出乎震”。《说卦》又以八卦配八方，震为东方，故曰“震，东方也”。

[10]齐乎巽，巽东南也：按《说卦》言，巽为东南方，故曰“巽，东南也”。

[11]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絜，同“洁”，整洁。这里形容万物在春天出生后，崭新整洁，欣欣向荣的样子。

[12]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离为日。日光明照天下，故曰“离也者，明也”。离为南方之卦，故曰“南方之卦”。

[13]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老子》有言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古代帝王象天法地，坐北朝南，向明听政，此皆因南方光明之象而取之于离卦，故曰“盖取诸此也”。

[14]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承上文“说言乎兑”。兑值正秋，故曰“兑，正秋也”。此季节万物皆喜悦于长成，故曰“万物之所说也”。

[15]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此释承上文“战乎乾”。乾为

西北之卦，故曰“乾，西北之卦也”。

[16]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此释承上文“劳乎坎”。坎为水，《说卦》以之配正北方，故曰“正北方之卦也”。万物在“战乎乾”之后，皆已疲劳，故曰“劳卦”。

【译文】

天帝从震卦象征的东方和春分时节生出万物，在巽卦象征的东南方与立夏时节生长整齐，又纷纷显现于象征夏至与南方的离卦方向，在坤卦象征的西南方和立秋时节颐养万物，在兑卦象征的西方和秋分时节愉悦万物，在乾卦象征的西北和立冬时节交接，因此而疲劳于象征北方与冬至时节的坎卦，万物的终结与开始都存在于象征东北和立春的艮卦。万物生于震，因为震卦象征着东方；生长整齐于巽，因为巽为东南方；所谓“齐”，就是讲万物的状态整洁一致。离卦是光明的象征，万物皆生长茂盛，纷纷显现于大地之上，它代表的是南方之卦，古代的圣人面朝南而听政于天下，面向光明而治理政务，大概是效法于此卦吧。坤卦，象征着大地，大地养育天下万物，所以说“使之有助于颐养万物于坤”。兑卦，象征着正秋时节，万物皆在这个季节成熟，因而愉悦于此时，所以说“能愉悦万物在于兑”。交接于乾卦，乾卦是象征着西北的卦，讲的是阴阳于此相互交接迫近。坎卦，象征着水，是代表着北方的卦，万物在此处疲劳，归藏休息于此，所以说疲劳于坎卦。艮卦是象征着东北方的卦，这是造就万物的地方，也是万物终了的地方，所以说“终成万物在于艮”。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五章。主要以发展的观点，使八卦的卦象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相联系，同时，又从八卦所对应的方位与时节来说明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原因。在描写方式上，其“出”、“见”、“齐”、“战”等，以气体之势来形容事物的情状，有声有色，以理通情，因事传神，拟物于情理之中，言虽在于解释其卦理，却能跃然出情理于文章，可谓传神之笔。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1]。动万物者莫疾乎雷[2]，桡万物者莫疾乎风[3]，躁万物者莫熯乎火[4]，说万物者莫说乎泽[5]，润万物者莫润乎水[6]，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7]。故水火相逮[8]，雷风不相悖[9]，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注释】

[1]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神，神明。妙万物，使万物神妙。因为自然界往往有神妙而不可言之物景，故以“神”赞万物神妙、神奇之功。

[2]动万物者莫疾乎雷：疾，《广雅·释诂》:“疾，急也。”《说卦》曰震为雷，又曰雷为躁卦，震为动，雷动急而迅猛，故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

[3]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桡，同“挠”，吹拂。巽为风，风能吹拂万物，又风有狂风、有飓风，故曰“桡万物者莫疾乎风”。

[4]躁万物者莫熯（hàn）乎火：熯，《释文》:“熯徐作暵，云：‘热暵也。’”熯、暵古通用。莫熯乎火，即莫热于火。

[5]说万物者莫说乎泽：兑，《说卦》曰兑为泽，泽水能润物，故曰“莫说乎泽”。

[6]润万物者莫润乎水：这里指坎兑两卦，因两卦皆有水汽润物。

[7]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艮，指艮卦。艮时值冬末春初时节，故终于旧而始于新皆莫能过于此卦。

[8]故水火相逮：逮，《尔雅·释言》:“逮，及也。”水火相逮，即水火可以并存。

[9]雷风不相悖：悖，《玉篇》:“悖，逆也。”以五行言，则震为木，巽也为木；以纳甲言，震纳庚，巽纳辛，属性相同；以自然现象言，则雷风可以同时并作，故二者为“同声相应”之物，不相悖逆，相容共存。

【译文】

所谓“神”，是指它能神奇微妙地化育万物。鼓动万物的没有比雷更为迅猛的，吹拂万物的没有比风更为疾速的，干燥万物的没有比火更为炎热的，愉悦万物的没有比泽更为喜悦的，滋润万物的没有比水更为湿润的，最终成就万物的没有比艮更为盛美的。所以说水火不处在一起，雷与风不相互排斥，山泽高低不一却能气息相通，然后阴阳二气才能在变化中形成万物。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六章。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是最基本的卦象，但是万物都是在这几种自然物象的影响下生存和发展。或者说，事物的发展本身就具有以上几种特性。

乾，健也[1]；坤，顺也[2]；震，动也[3]；巽，入也[4]；坎，陷也[5]；离，丽也[6]；艮，止也[7]；兑，说也[8]。

【注释】

[1]乾，健也：乾为天，天道刚健，故乾有刚健之德，而能健行。

[2]坤，顺也：坤为地，地道柔顺，能顺承天道，顺养万物，故曰“顺”。

[3]震，动也：震为雷。雷能自行震动，又能震动万物，故曰“动”。

[4]巽，入也：巽为风，风吹万物，无孔不久，故曰“入”。

[5]坎，陷也：坎之卦象是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曰“陷”。又坎为水，水自陷低洼之地，又能陷物于其中，也是“陷”。

[6]离，丽也：丽，附也，即附丽于物。离为火，火必附丽于可燃之物，故离为丽。

[7]艮，止也：艮为山，山为静止不动之物，故艮为止。又一阳止于上，止其二阴于下，也是“止”。

[8]兑，说也：说，同“悦”。兑为泽，水草生于泽，鱼游于泽，鸟飞于泽，兽饮于泽，人取养于泽，泽能使万物欣悦其中，故曰“悦”。

【译文】

乾，象征着刚健；坤，象征着顺从；震，象征着震动；巽，象征着潜入；坎，象征着险陷；离，象征着附丽；艮，象征着静止；兑，象征着愉悦。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七章，从运动的特性来说明“八卦”的运动方式。这些运动方式在对应于某种卦象时，其卦象本身的意义已经不再是纯粹自然的物体，而是具有物理性的运动中的物体。所以，运动也就成为它们存在的方式和发展变化的基本结构。

乾为马[1]，坤为牛[2]，震为龙[3]，巽为鸡[4]，坎为豕[5]，离为雉[6]，艮为狗[7]，兑为羊[8]。

【注释】

[1]乾为马：乾为天。“天行健”，马为家畜中之行健者，故曰“乾为马”。

[2]坤为牛：坤为地。地道柔顺，能载物，牛性柔顺，也能载物，故曰“坤为牛”。

[3]震为龙：震为雷。雷动于云中，古人视为神物，龙能飞于云中，古人也视之为神物，故曰“震为龙”。

[4]巽为鸡：巽为风。风吹而万物动，鸡晨鸣而人与鸟兽等皆兴起而活动，故曰“巽为鸡”。如《九家易》曰：“风应节而变，变不失时；鸡时至而鸣，与风相应也。”

[5]坎为豕：坎为水。豕喜处有水之洼渎中，故曰“坎为豕”。

[6]离为雉：离为文明，雉也有鲜明之羽毛文采，《正义》曰：“离为文明，雉有文章，故为雉也。”

[7]艮为狗：艮，止也。狗守家，所以禁止外人入内，故以艮象狗。

[8]兑为羊：兑为悦。羊性柔顺，为人所喜悦，故以兑比羊。

【译文】

乾象征着马，坤象征着牛，震象征着龙，巽象征着鸡，坎象征着猪，艮象征着狗，兑象征着羊。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八章。从八卦的基本形态中，又演绎出具体的物象，象征着八种常见的动物。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来印证“远取诸物”的道理。

乾为首[1]，坤为腹[2]，震为足[3]，巽为股[4]，坎为耳[5]，离为目[6]，艮为手[7]，兑为口[8]。

【注释】

[1]乾为首：乾为天。天尊在上，为宇宙之最上部分，首为人身之最上部分，故曰“乾为首”。

[2]坤为腹：坤为地。地柔顺而能藏纳万物，腹柔，于人身而言，也能藏纳食物，故曰“坤为腹”。

[3]震为足：震为动。震卦一阳动于下，人身之下为足，足动，故“震为足”。

[4]巽为股：巽为顺。人之股能顺随于足，又巽下有一阴二分，象人之股，故曰“巽为股”。

[5]坎为耳：坎为陷，如地之洼坑。以地之洼坑比人之头部凹陷处“耳”，故“坎为耳”。

[6]离为目：离为火，为明。目之明能视物如离日之光能照万物，故“离为目”。

[7]艮为手：艮为山。山有峰，手之掌与指似山峰，故“艮为手”。又震一阳动于下，艮一阳止于上，上下相对如人之手足上下相对。

[8]兑为口：泽如地上有口之象，犹如人之口在身。泽，吞吐河流如口吞吐饮食，故“兑为口”。

【译文】

乾为头象，坤为腹象，震为足象，巽为大腿象，坎为耳象，离为眼象，艮为手象，兑为口象。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九章。类情拟物使得《周易》具有“类万物之情”的广大体系，如果说第八章是在“远取诸物”中演绎卦象在动物中的对应关系，那么，这一章则以“近取诸身”的特征，来寻找八卦在人体本身中的对应关系。

乾，天也，故称乎父[1]；坤，地也，故称乎母[2]；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3]；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4]；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5]；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6]；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7]；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8]。

【注释】

[1]乾，天也，故称乎父：称，这里犹言“比”。天为万物之首，父为一家之主，故以天比父。

[2]坤，地也，故称乎母：地为阴之盛，母为众阴之主，故以二者相比。

[3]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索，孔颖达曰：“索，求也。”也就是说，父母之交合为求其男女。震之第一爻为阳爻，阳爻象男，故一索而得长男。“一索”象征着父母的初次交合。

[4]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巽之第一爻为阴爻，阴爻象女，故一索而得长女。

[5]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坎之第二爻为阳爻，故再索而得中男。

[6]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离之第二爻为阴爻，故再索而得中女。

[7]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艮之第三爻为阳爻，故三索而得少男。

[8]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兑之第三爻为阴爻，故三索而得少女。

【译文】

乾，是天的象征，所以称作父；坤，象征着地，所以称作母；震是阴阳二气第一次交合而得的男性，所以称作长男；巽是阴阳二气第一次交合而得的女性，所以称作长女；坎为阴阳二气第二次交合而得的男性，所以称作中男；离为阴阳二气第二次交合而得的女性，所以称作中女；艮为阴阳二气第三次交合而得的男性，所以称作少男；兑为阴阳二气第三次交合而得的女性，所以称作少女。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十章。此章通过阴阳在一卦中的位置变化，来说明八卦对应的家庭关系，并进而使八卦能以伦理特征分析社会环境。

乾为天，为圆[1]，为君[2]，为父，为玉，为金[3]，为寒，为冰[4]，为大赤[5]，为良马[6]，为老马[7]，为瘠马[8]，为驳马[9]，为木果[10]。

【注释】

[1]为圆：《大戴礼记·天圆》曰：“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圆地方，天行地静，能行者圆，能止者方，故曰“圆”。

[2]为君：君，这里指君主，君王。乾之九五，以阳为尊，如君临天下，且天为万物之主，君为人世之主，故以天比君。

[3]为玉，为金：天道刚硬，其体清明。玉、金也性刚硬，体清明，故乾“为玉，为金”。

[4]为寒，为冰：以八卦配四时，乾为秋末冬初，此时天寒，水结冰，故乾“为寒，为冰”。

[5]为大赤：《集解》引虞翻曰：“太阳为赤。”天以太阳为主，太阳最红，盛阳之色，故天为大赤。

[6]为良马：天能行健，马也能健行，故乾为“良马”，瘠马以体肉言，驳马以毛色言。

[7]为老马：老马以齿显示年龄，此取其行健之久象。

[8]为瘠马：瘠，《正义》曰：“瘠马，骨多也。”良马好在骨相，乾六爻皆阳，《集解》引崔憬曰：“骨为阳，肉为阴。”六爻皆阳故曰“瘠马”。

[9]为驳马：驳，驳杂，混杂。这里指马的毛色不纯。驳马即花马。

[10]为木果：乾为圆，木果也是圆形，以圆比圆，故乾为“木果”。

【译文】

乾为天象，为圆象，为君王象，为父亲象，为玉象，为金属象，为寒冷象，为冰象，为大红颜色象，为良马象，为老马象，为瘦马象，为花马象，为木类果实象。

坤为地，为母，为布[1]，为釜[2]，为吝啬[3]，为均[4]，为子母牛[5]，为大舆[6]，为文[7]，为众[8]，为柄[9]，其于地也为黑[10]。

【注释】

[1]为布：布，古代指钱币。地广而能遍布万物于其上，布为钱币也能流通遍布使用，故曰“坤为布”。《正义》曰：“为布，取其地广载也。”

[2]为釜：釜，锅。地生成物也能使物成熟，以供人食，釜之煮物也能使之熟，以供人食，故“坤为釜”。《尚氏学》曰：“万

物资地成熟，故为釜。”

[3]为吝啬：地生养草木，草木固植于一处，离地则死，有保守其财物之性。地又深藏金银铜铁之矿物，不以示人，故坤为“吝啬”。《尚氏学》曰：“坤闭，故吝啬。”

[4]为均：均，平均。地之于万物无不载之，无不育之，故“坤为均”。《尚氏学》曰：“不择地而生，故为均。”

[5]为子母牛：“坤为牛”，离也为牛，坤为离之母，故谓之子母牛。《尚氏学》曰：“坤为牛，地生生不已，今之童牛，不日又生子而为母牛矣，故为子母牛。”或曰：子母牛，指子牛与母牛。如《正义》曰：“为子、母牛，取其多蕃育而顺之也。”

[6]为大舆：舆，车。地载万物，大车也能载人载物，故坤为“大舆”。

[7]为文：地有草木文饰大地，如图画、文章饰于纸上，故坤“为文”。

[8]为众：众，三者为众，坤以三阴比物之众，故曰“坤为众”。又众指民众与乾君相对。

[9]为柄：柄，根本。万物以地为本，故“坤为柄”。

[10]其于地也为黑：地，土地。坤为纯阴之卦，纯阴则为黑，天象阳明，地象阴暗，黑是阴暗之色，故曰坤“其于地也为黑”。

【译文】

坤为地象，为母亲象，为钱币象，为釜锅象，为吝啬象，为平均象，为子牛母牛象，为大车象，为文采文章象，为众多象，为根本

象，对于大地来说为黑色土壤之象。

震为雷[1]，为龙[2]，为玄黄[3]，为蕚[4]，为大涂[5]，为长子，为决躁[6]，为苍筤竹[7]，为萑苇[8]。其于马也，为善鸣[9]，为馵足[10]，为作足[11]，为的颡[12]。其于稼也，为反生[13]。其究为健，为蕃鲜[14]。

【注释】

[1]震为雷：阳始交于阴，阴阳相薄而动，故曰“震为雷”。

[2]为龙：北方为玄武，南方为朱雀，东方为青龙，西方为白虎，中宫为勾陈。震主东方之卦，故曰“为龙”。

[3]为玄黄：玄黄，天玄而地黄，乾阳始交于阴土，其色混合，故曰“玄黄”。

[4]为蕚（fū）：蕚，《释文》引干宝云：“蕚，花之通名。”震为正春之季节，此季节百花齐放，故震为蕚。《释文》:“蕚本又作专。”《集解》本作“专”。

[5]为大涂：涂，同“途”。大途，大路。震为动。大路上有人与车马行动，故震“为大途”。

[6]为决躁：决，刚决；躁，急躁；决躁就是行动迅速刚决。震为雷，雷之动迅速，故震为“决躁”。

[7]为苍筤竹：《集解》引《九家易》曰：“苍筤，青也。”震为东方，为正春，为木，为青。竹为木类，苍筤为青色，故震“为苍筤竹”。

[8]为萑（huán）苇：萑，荻类植物。苇，芦苇。萑、苇同类，

萑茎细而中实，苇茎粗而中空。萑苇也属竹类，其色青，故震为“萑苇”。

[9]其于马也，为善鸣：善鸣，鸣声宏大。震为雷，雷声能震百里，以其声比之马，则为“善鸣”。如《正义》曰：“取其象雷声之远闻也。”

[10]为馵（zhù）足：馵，马左后足为白色。

[11]为作足：作，兴起，振作。《重定费氏学》引蔡渊曰：“作足，谓双举。”即马蹄双举。

[12]为的颡（sǎng）：的，白色。颡，额头。即额头上有白毛长出。

[13]其于稼也，为反生：稼，庄稼，包括菜蔬。反生，即倒生，果实在地下，茎叶在地上，如葱、蒜、萝卜、地瓜、土豆、山药等是。震是两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之卦，即两柔在上，一刚在下。反生之稼，茎叶柔而在上，果实刚而在下，故“为反生”。

[14]其究为健，为蕃鲜：究，《正文》曰：“究，极也。”震为雷，雷之动极健，故曰“其究为健”。蕃鲜，《说文》:“蕃，草茂也。”鲜，新鲜。以八卦配四时，震值正春时节，此时草木茂盛而新鲜，故曰“为蕃鲜”。

【译文】

震为雷象，为龙象，为青黄颜色交杂之象，为花朵象，为宽阔的大路象，为长子象，为刚决躁动象，为青竹象，为萑苇象。对于马而言，为善于鸣叫象，为左后足为白色象，为举双足腾跃象，为额首斑白象。对于庄稼而言，为果实在下茎叶在上的反生之象。震卦发展到极端就会产生刚健之象，为草木繁茂新鲜之象。

巽为木[1]，为风[2]，为长女，为绳直[3]，为工[4]，为白[5]，为长[6]，为高[7]，为进退[8]，为不果[9]，为臭[10]。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11]。为近利市三倍[12]。其究为躁卦[13]。

【注释】

[1]巽为木：阳动而阴静，二阳动于上，以象枝叶，一阴静于下，以象树根，故曰“巽为木”。又巽卦时值立夏时节，此时草木茂盛于地。

[2]为风：风，《庄子》:“大块噫气，其名为风。”大块，即土地。《集解》引陆绩曰：“风，土气也。”巽阴自坤来，一阴静下，二阳动上，于风象则取其静于本而动于末。又巽为入，以象其无所不入，巽一阴在下，为巽主，以象其风无所不入而入于下。

[3]为绳直：巽为木。木匠制木为器，引绳为准以取直，故巽“为绳直”。

[4]为工：巽为木。制木为器或以木盖屋，此皆为工匠之事，故巽“为工”。

[5]为白：坤于地为黑，因其阴重，而巽二阳在上，阳白而阴黑，故曰“巽为白”。《正义》曰：“取其风吹去尘，故洁白也。”

[6]为长：长，长远。巽为风，风能行万里之遥，故曰“为长”。

[7]为高：巽为风，风上至云霄，故巽为高。又阳高而阴下，巽有二阳在上，也象其“高”。

[8]为进退：巽为风，风常转变方向，故巽“为进退”。

[9]为不果：果，果决。巽为风，风或东或西，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或急或徐，多变无常，没有果决之性，故巽“为不果”。《正文》曰：“取其风性前却，不能果敢决断，亦皆进退之义也。”

[10]为臭（xiù）：臭，气味的总称。巽为风，风吹则物之气味远闻，故巽“为臭”。

[11]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寡发，谓天生发少之人。巽为风，秋风之落木如人之落发。故《正义》曰：“风落树之华叶，则在树者稀疏，如人之少发，亦类于此，故为寡发也。”广颡，即“宽额”。乾阳为首，巽有二阳在上，以象其宽额。如前之所言“巽为白”，两巽相重则为六十四卦中的《巽》，互有离卦，离为目，故曰“多白眼”。

[12]为近利市三倍：巽为木。人栽植树木，树木长成，或售其果，或卖其材，可在市场上得近于三倍之利，故巽“为近利市三倍”。

[13]其究为躁卦：究，《正义》曰“极也”。躁，急躁。巽为风，然风极，则为急躁，动而不止，故曰“究为躁卦”。

【译文】

巽为树木之象，为风象，为长女之象，为拉直的绳子之象，为工匠、工巧之象，为白色象，为长远之象，为高象，为进退转变之象，为迟疑不决之象，为气味之象。对于人而言，为头发稀少之象，为额头宽阔象，为多以白眼视人之象。为交易可得近于三倍之利之象。巽卦发展到极点会转化为浮躁之卦。

坎为水[1]，为沟渎[2]，为隐伏[3]，为矫輮[4]，为弓轮[5]。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6]。其于马也，为美

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7]。其于舆也，为多眚[8]。为通[9]，为月[10]，为盗[11]。其于木也，为坚多心[12]。

【注释】

[1]坎为水：一阳在中，二阴在外，其象如水之内刚而外柔，故曰“坎为水”。

[2]为沟渎：渎，《说文》:“渎，沟也。”沟渎，为水流之地，故坎为沟渎。

[3]为隐伏：坎为水，有时水隐藏地中，则可掘而出之，故坎为“隐伏”。

[4]为矫𣪍：矫，矫正。𣪍，使木弯曲。《正义》曰：“使曲者直为矫。使直者曲为𣪍。”水之流也可直可曲，故曰“为矫𣪍”。

[5]为弓轮：承上句“坎为矫𣪍”，弓轮皆矫𣪍制成之器物，故曰“为弓轮”。

[6]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坎为陷、为险。人在险难，则增加忧虑，增加忧虑，则成心病，故坎为加忧，为心病。坎为水，又为耳，耳中有水，则成耳病，故坎为耳病。血为液体类，故“为血卦”，血红色，故又“为赤”。

[7]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脊，脊背。一阳处在二阴之中，象马有美脊，即健美的脊背。亟，迅速，《说文》:“亟，敏疾也。”亟心，内为阳爻，故曰“亟心”。此处指马性敏捷。下首，乾为首，陷于阴下，故曰“下首”，此处谓马低头不振。薄蹄，水流趋下，马蹄也在下，分流易散，故曰“薄蹄”。曳，拖曳。以象其水摩地而

行，故“为曳”。

[8]其于舆也，为多眚：眚，灾异。《集解》引虞翻曰：“眚，败也。”坎为沟渎，为坑陷，车遇沟渎、坑陷，或阻而不能行，或陷而不能出，甚至于倾覆，此皆常有之事，坤为大车，坎以一阳折之，故曰“多眚”。

[9]为通：坎为水。水流则曲折前行，终能通达，故“坎为通”。

[10]为月：坎为水，水寒白而有光，月也寒白有光，又坎为弓，月形如弓，故坎“为月”。

[11]为盗：水伏地而行，如盗之所行潜伏而行，故曰“为盗”。

[12]其于木也，为坚多心：坎卦是一阳爻在内，两阴爻在外，即内刚而外柔。木坚多心，而其内刚而外柔。故曰“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译文】

坎为水象，为沟渠之象，为隐伏之象，为曲变直而直变曲之象，为弓箭和车轮之象。对于人而言，为增加忧虑之象，为心病之象，为耳有病痛之象，为鲜血卦，为红色象。对于马而言，为脊背壮美的马象，为性情敏捷的马象，为头部下垂的马象，为马蹄频频跳动的马象，为拖曳吃力的马象。对于车而言，为多灾多难的车象。为通行之象，为月亮象，为盗寇之象。对于树木而言，为坚硬多心之象。

离为火[1]，为日[2]，为电[3]，为中女，为甲胄，为戈兵[4]。其于人也，为大腹[5]。为干卦[6]。为鳖，为蟹，为蠃，为蚌，为龟[7]。其于木也，为科上槁[8]。

【注释】

[1]离为火：阳爻在外，象火外照，故“为火”。

[2]为日：阳光外照，以象日，故曰“为日”。

[3]为电：电有光，火也有光，故引申“为电”。

[4]为甲胄，为戈兵：胄，盔甲。兵，兵器。离卦两阳爻在外，一阴爻在内，外刚保卫内柔；甲胄戈兵为刚，人身为柔，以甲胄戈兵保卫人身，正是外刚保卫内柔，故离为“甲胄，为戈兵”。

[5]其于人也，为大腹：离之中爻为阴，上下两爻为阳，中柔而上下刚，以象腹在人身之中部，无骨而柔，故为“大腹”。又坤为腹，乾为大，乾之阳大处于腹中，故曰“大腹”。

[6]为干卦：干，干燥。离为火，为日。火与日能使物干燥，故离“为干卦”。

[7]为鳖，为蟹，为蠃（luó），为蚌，为龟：蠃，同“螺”，回旋形硬壳软体动物的统称。离是两阳爻在外，一阴爻在内，即外刚保卫内柔。鳖、蟹、蠃、蚌、龟皆是外有硬壳，内有肉身，外刚保卫内柔。故离为鳖、蟹、蠃、蚌、龟。

[8]其于木也，为科上槁：科，《正义》曰：“科，空也。”又曰：“阴在内为空，木既空中者，上必枯槁也。”离是两阳爻在外，一阴爻在内，外刚实而内柔虚。木干外刚而内柔，则外实而内空，即木有空心者。空心木之上部枝叶枯槁，故离为“科上槁”。

【译文】

离为火象，为太阳象，为闪电之象，为中女之象，为护身之甲胄之象，为戈矛兵器之象。对于人而言，为大腹之象。为干燥之卦。为

鳖象，为蟹象，为螺象，为蚌象，为龟象。对于木而言，为枝干上部枯槁的空心木象。

艮为山[1]，为径路[2]，为小石[3]，为门阙[4]，为果蓏[5]，为阍寺[6]，为指[7]，为狗，为鼠[8]，为黔喙之属[9]。其于木也，为坚多节[10]。

【注释】

[1]艮为山：艮之卦象是一阳居上，二阴居下，阳为高大，阴为卑小，一阳高而显，二阴内藏不露，故曰“艮为山”。又《正义》曰：“艮为山，取阴在下为止，阳在于上为高，故艮象山也。”

[2]为径路：艮为阳卦之小，故有“小”义。径路，小路。山上之路皆小路，故艮为径路。

[3]为小石：石性硬而刚，故《集解》曰：“石，土之阳也。”艮为山，艮为阳卦之“小”，故为“小石”。

[4]为门阙：阙，《说文》:“阙，门观也。”门之两旁筑台，其台谓之“阙”，也谓之“观”。艮为山，门阙高崇，似两山对峙，故艮为门阙。

[5]为果蓏（luǒ）：蓏，《释文》引应劭曰：“木实曰果。草实曰蓏。”艮为山，山体外坚实，果蓏之体外形坚实，故艮“为果蓏”。

[6]为阍（hūn）寺：阍，守门人。《集解》引宋衷曰：“阍人主门，寺人主巷，艮为止。”艮，止也。阍人守门，寺人守巷，禁止人妄入门巷，故艮“为阍寺”。

[7]为指：上文曰：“艮为手。”艮为山，山之峰象人手之指，故艮“为指”。

[8]为狗，为鼠：艮卦一阳在上二阴在下，形象洞穴，狗、鼠皆洞中之动物，故曰艮“为狗，为鼠”。又《正义》曰：“为狗，为鼠，取其皆止人家也。”也就是说二者皆家居之物。

[9]为黔（qián）喙（huì）之属：黔，黑色。喙，鸟兽的嘴。《说文》:“喙，口也。”鸟兽皆为黔喙之属。《集解》引马融曰：“黔喙，肉食之兽，谓豺狼之属。黔，黑也。”故艮“为黔喙之属”。

[10]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上文曰“艮为指”，指多节，以此象木，也为多节之木。阳刚在外，多节之象，如松柏之类。

【译文】

艮为山象，为小路象，为小石象，为高阙之象，为草本植物的果实象，为阍人寺人之象，为手指象，为狗象，为鼠象，为黑嘴之野兽象。对于树木而言，为木质坚硬而多节之象。

兑为泽[1]，为少女，为巫[2]，为口舌[3]，为毁折[4]，为附决[5]。其于地也，为刚卤[6]。为妾[7]，为羊[8]。

【注释】

[1]兑为泽：兑卦一阴在上，二阳在下，《集解》引虞翻曰：“坎水半见，故为泽。”又引宋衷曰：“阴在上，令下湿，故为泽也。”

[2]为巫：巫，指巫师，古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国语·楚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兑为女，为口。女巫恃口取

食，故兑“为巫”。

[3]为口舌：上阴象口，中阳象舌，故“为口舌”。

[4]为毁折：震为足。震二阴变阳则兑成震毁，故为“毁折”。又兑主秋天之卦，秋风过后能毁折草木，也为“毁折”。于五行则兑为金，震为木，也为“毁折”。

[5]为附决：决，开裂。阴如口开于二阳之上，故为“附决”。

[6]其于地也，为刚卤：卤，咸碱地。陆德明曰：“卤，咸土也。”兑为泽，泽水所停之地，则坚硬而含碱质，故兑为刚卤之地。

[7]为妾：兑为泽，泽之位卑下，兑又为少女，少女在家庭中处卑下之位，故曰“兑为妾”。又泽能悦人，少女如妾，好取悦于上，取悦于夫，故也“为妾”。

[8]为羊：兑形阴爻二分，其形象羊角，故为羊。又兑为西方卦，在中国，畜牧羊群多在西方，也为羊。

【译文】

兑为湖泽之象，为少女象，为巫师之象，为口舌之象，为毁坏摧折之象，为附岸溃决之象。对于地而言，为坚硬的盐碱地。对于人而言，为妾妇之象，对于动物而言，为羊象。

【评析】

以上为《说卦》之第十一章。本章在原来的基本卦象上，进一步演绎出各卦的其他象征物。这些象征性的物象可以帮助我们生动细致地理解世间万物。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卦象都能找到合适的对应物，有些演绎可能是后来的卜筮者变化或捏造的事物；有些物象可能是占筮者灵活应变的机智解释。虽然如此，《说卦》在演绎诸卦卦象的过程中，还是深入地运用了联想与比喻的思维方式，因此，从这些比喻中，很多的物象还是能找到对应性的特征。同时，《说卦》的比喻还采用了通感比喻的方式，

这为文学中的拟人与拟物开拓了广阔的思路，因而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法能够创造出意在言外的奇妙意境。

周易序卦

【题解】

《序卦》分析了六十四卦之所以如此编排顺序的原因，故名之以《序卦》。全文分为两段：前段叙解上经的卦次，后段叙解下经的卦次。因文中所释卦义与《彖传》、《象传》或相同或不相同，所以一般认为《序卦》与《彖传》、《象传》不是同一个作者。孔颖达《正义》认为："文王既系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二篇，其先后之次，其理不见，故孔子就上下二《经》，各序其相次之义，故谓之《序卦》焉。"《序卦》全文以极其简略的概括性语言解释卦名，同时又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使各卦之间产生必然的联系，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序卦》的作者认为客观事物总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但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有时是相因相成的，有时则表现为相反相成，即有时是向着正面发展，有时是向反面转化。如解释《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顺着事物发展的轨迹解释；而解释《乾》、《坤》、《坎》、《离》、《泰》、《否》之类则从事物发展的相反方向解释。正如《折中》引蔡清所言："《序卦》之义，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极而变者也；相因者，其未至于极者也。总不出此二例。"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周易》一书是先有六十四卦，后有《序卦》之说，所以并不是所有的顺序都有合理的解释，而且从卦名理解一卦之真义也过于简单化、概念化。因此，我们要想理解《周易》中各卦的真正意思，还是应该先从卦象和卦爻辞入门。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1]。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2]。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3]。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4]，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5]，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6]，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7]，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8]。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9]，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10]，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11]，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12]，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13]。有事而后可大[14]，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15]。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16]，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17]。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18]，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19]，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20]。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21]。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22]。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23]。离者，丽也。

【注释】

[1]屯者，物之始生也：《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屯，刚柔始交，万物初生。事物的“初生”，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故曰“屯”。

[2]蒙者，蒙也，物之稚也：蒙，《集解》引郑玄曰：“蒙，幼小之貌，齐人谓萌为蒙也。”《说文》:“稚，幼禾也。”引申之，

物之幼小者皆可谓“稚”。草木等在萌芽之时，皆幼小，故蒙为“物之稚”。

[3]需者，饮食之道也：坎水在乾上，互有离象，有水，有火，故曰“饮食之道”。

[4]讼必有众起：争讼必然有众人兴起。

[5]众必有所比：比，人之相亲为“比”，《彖传》曰：“比，辅也。”谓《比》有比辅相亲之义。

[6]比必有所畜：畜，同“蓄”，积蓄。物“比”而合，故有所蓄积。

[7]物畜然后有礼：礼，指礼制。《荀子·富国》:“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所以有财物而后有礼。礼为适当适宜之用，故《韩注》曰：“礼所以适用也。故既畜则宜用，有用则须礼也。”

[8]泰者，通也：物能亨通则能泰。

[9]物不可以终否：否，闭塞不通。

[10]与人同者，物必归焉：与人同心同德，则物也能归于己。

[11]有大而能谦必豫：豫，喜悦，快乐。富贵不骄而能谦，则与人、与己都会愉快。

[12]豫必有随：随，随从。王肃注：“欢豫，人必有随。”愉快则有人随从。《正义》引郑玄云：“喜乐而出，人则随从。孟子曰：‘吾君不游，吾何以休？吾君不豫，吾何以助？’此之谓也。”

[13]蛊者，事也：事，有事可为。

[14]有事而后可大：有事可为，才能建功立业。事大则大有可为。

[15]临者，大也：《广雅·释诂》:“临，大也。”

[16]可观而后有所合：《韩注》:“可观则异方合会也。”物有可观，然后能合。

[17]嗑者，合也：合，《易》之《噬嗑》本是含其食物而合其口之象，而《序卦》则引申至合于人之意。

[18]致饰然后亨则尽矣：贲，文饰，褒美，此处指饰之以文。物加以文饰，应恰到好处，如过分文饰，则失其质朴之美，故曰“致饰然后亨则尽矣”。

[19]穷上反下：穷上，指《剥》一阳将要剥尽。反下，指阳穷于上位后，必返于下位而复升之。

[20]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阳复于初，阳实而阴虚，实则不妄，故《复》之后，继之以《无妄》。

[21]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养，颐养。《韩注》:“不养则不可动，养过则厚。”王肃注：“过莫大于不养。”不养其身则身病，不养其家则家败，不养其臣则臣叛，夺民之养则民乱。所以人不得其养则不可能有所作为，此可谓大过大失，故《颐》之后继之以《大过》。

[22]坎者，陷也：一阳陷于二阴之中，将遇坎坷，遭险难。

[23]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丽，附丽，依附。人遇坎坷，遭险难，必附丽他人以赖其援，故《坎》之后继之以《离》。

【译文】

有天地，然后万物才开始产生，最初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只有万物，所以《周易》在《乾》、《坤》定位后首先继之于象征事物初生状态的《屯》卦。“屯”表示阴阳二气在孕育生命时生气充盈的状态，“屯”又表示事物开始萌生的状态。万物初生时必定会处在蒙昧之中，所以继之以象征蒙昧幼稚的《蒙》卦。“蒙”表示蒙昧，是万物处在幼稚的状态，处在幼稚状态时不能不去养育，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饮食之道”的《需》卦。“需”表示需待饮食的道理。面临饮食问题必有所争讼，所以就继之以象征着“争讼”的《讼》卦。争讼必定有众人兴起，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兵众”的《师》卦。“师”表示兵众兴起的意思。兵众兴起必定互相比辅，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比辅”的《比》卦。“比”表示比辅的意思。万物相互比辅才能有所蓄积，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小有蓄积”的《小畜》卦。“小畜”表示财物稍有蓄积的意思，只有蓄积了财物，才能知道以礼节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所以继之以象征“履行礼仪”的《履》卦。“履”表示言行要有礼节之义。人只有行而有礼才能泰然安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安泰亨通”的《泰》卦。“泰”表示亨通的意思。事物不可能总是处于安泰亨通之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否闭”的《否》卦。事物不可能长久地处在否闭之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与人同心同行”的《同人》卦。与人同心同行，则物必定纷纷来归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大有所得”的《大有》卦。大有所得的人，不可以盈余自满，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谦虚”的《谦》卦。大有所得而又能谦虚必定是安乐愉快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愉快安乐”的《豫》卦。愉快安乐的人必定有人随从，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随从”的《随》卦。因为随从别人必定要有事可为，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有事可为”的《蛊》卦。“蛊”，表示有事可为的意思。能有事可为才能建立大的功业，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以盛大面临他人”的《临》卦。“临”，表示盛大的意思。事物盛大才有可观之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观瞻”的《观》卦。物有可观之处才能有所融合，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啮合”的《噬嗑》卦。“嗑”，表示啮合的意思。事物不可以苟合，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文饰”的《贲》卦。“贲”，表示文饰的意思。过分文饰就会因失真而穷尽其亨通之义，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剥落”之

义的《剥》卦。“剥”，就是剥落的意思。事物不可以剥落终尽，剥落穷尽于上就会导致回复于下，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回复”的《复》卦。能回复正道就不会虚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不妄为”的《无妄》卦。能够不虚妄然后就可以蓄积众物，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大有蓄积”的《大畜》卦。物大有蓄积才能施之于颐养，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颐养”的《颐》卦。“颐”，表示颐养人生的意思。人不能颐养身体，就不能有所行动，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大为过越”的《大过》卦。事物不可能始终处于“大有过越”之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陷险”的《坎》卦。“坎”，就是陷险的意思。人陷入于危难之中，就应该依附于他人而得其援助，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附丽”的《离》卦。“离”的意思是将光明与美丽附着于实体之上。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1]。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2]。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3]。夷者，伤也[4]。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5]。睽者，乖也。乖必有难[6]，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7]。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8]。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9]，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10]，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11]，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12]。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13]，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14]，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15]，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16]，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

[17]。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18]。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19]。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20]。涣者，离也[21]。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22]。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23]。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注释】

[1]遁者，退也：遁，逃避，逃遁，故曰“退”。

[2]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晋》卦象火升于地上，故有阳升阳“进”象。《彖传》曰：“晋，进也。”物不可终止于壮，壮则前进，壮于羽者则飞，壮于足则走，故《大壮》之后则继以《晋》。

[3]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晋》为火出地上，继之以《明夷》，明入于地下，意味着明受伤于地下。

[4]夷者，伤也：《小尔雅·广言》:“夷，伤也。”《明夷》谓象征着光明受损伤，故曰“伤”。

[5]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广雅·释言》:“睽，乖也。”此言家道穷落后则易出乖违之事。

[6]乖必有难：人有乖违则易出现危难之事。

[7]蹇者，难也：此释《蹇》之义，《蹇》水漫涣于山上，山路更为难行，故曰“难”。

[8]解者，缓也：困难解除，则事情可以得到缓和。

[9]损而不已必益：损而不已则返于益，此言损极则益生。

[10]益而不已必决：决，决裂。益极则必反而决溃之，如水益则必有其“决”。

[11]决必有遇：《韩注》曰：“以正决邪，必有喜遇。”

[12]姤者，遇也：不期而遇谓之“姤”。

[13]困乎上者必反下：反，同“返”。这里指泽水困穷于上，必返于下而为“巽”，成《井》。

[14]井道不可不革：革，革除旧井之污秽。井用久则井水浊秽、井壁损毁，必须整治旧井。故曰“井道不可不革”。

[15]革物者莫若鼎：鼎煮生物为熟物，改生为熟，故曰“革物者莫若鼎”。

[16]主器者莫若长子：主，主持。长子，《说卦》曰：震为长子。鼎为礼器。古代宗法世袭制度，王侯大夫之国与邑原则上由长子继承，故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鼎》之后继之以《震》卦。

[17]渐者，进也：《彖传》曰：“渐之进也。”

[18]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穷，《说文》:“穷，极也。”大，丰大。此言穷尽其大，则必失其居，故不得不寄身于《旅》。

[19]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入，巽为入。说，同“悦”。旅居于外，得所宿舍，为喜悦之事，故《巽》之后继之以《兑》。

[20]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旅客于外，得居其所，虽有

喜悦，然也不能久居，必离散而去，故《兑》之后继之以《涣》。

[21]涣者，离也：离，离散。风能散物，故曰“离”。

[22]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信，诚信。有制度必须以诚信守之，不然则制度也等同于虚设，故《节》之后继之以《中孚》。

[23]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过，指《小过》。物，事。人行事有“小过”。《韩注》曰：“行过乎恭，礼过乎俭，可以矫世厉俗，有所济也。”有过越而能“矫世厉俗”，则事必有成，故《小过》之后继之以《既济》。

【译文】

有了天地然后才有万物，有了万物后才有男人女人，有了男人女人然后才能配成夫妇。有了夫妇繁衍后代才有了父子之序，有了父子之序然后才有了君臣关系。有了君臣关系然后才有了上下之别，有了上下之别然后才有实行礼义的地方。夫妇之间的规矩不可以不长久保持，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永恒”的《恒》卦。“恒”的意思是长久。但是事物不可以长久地处于一个处所，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逃避归隐”的《遁》卦。“遁”的意思是退避。事物不可以终结于退避，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大为强盛”的《大壮》卦。事物不可以终于壮大强盛之中，所以继之以象征“进取”的《晋》卦。“晋”，表示有所进取。有所进取就必然导致有所伤害，所以就继之以象征着“光明殒伤”的《明夷》卦。“夷”的意思是损伤。在外面受到伤害必要返回家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一家人”的《家人》卦。家道穷困必定是因为有背离差错之事，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背离乖违”的《睽》卦。“睽”有乖违背离的意思。乖违背离就必然导致危难，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路途艰难”的《蹇》卦。“蹇”的意思是艰难。事物不可以始终处在艰难之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舒缓和解脱”的《解》卦。“解”就是舒缓解脱的意思。

而事物舒缓必定就有所损失，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有所减损”的《损》卦。能够不断自我减损反而会受到益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增益”的《益》卦。增益不止，就必定会溃决，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决断”的《夬》卦。“夬”的意思是决断。有所决断则必有所喜遇，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不期而遇”的《姤》卦。“姤”的意思是邂逅相遇。物有所相遇然后才能聚集，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荟萃聚集”的《萃》卦。“萃”的意思是会聚。物聚在一起就会引起上升，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上升”的《升》卦。物上升不停则必然导致困穷，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困穷”的《困》卦。困穷于上必然要返归于下，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井养无穷”的《井》卦。治理水井的道理是不可以不革除泥污，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变革”的《革》卦。革故鼎新没有比“鼎”器更好的东西，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鼎立新事物”的《鼎》卦。用鼎器来主持祭祀的人没有比长子更为合适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长子”的《震》卦。“震”的意思是震动。事物不可以终止于震动之中，应当有所抑止，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抑止”的《艮》卦。“艮”的意思是抑止。事物不可以最终还处在抑止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渐进”的《渐》卦。“渐”的意思是渐进。渐进就必然有所依归，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归于夫家”的《归妹》卦。得到了应该归依的人和事就必然丰大，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丰大”的《丰》卦。“丰”的意思是丰大。极尽其丰大的人必定要失去安居之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行旅之事”的《旅》卦。旅行中没有容身之处，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恭顺而入”的《巽》卦。“巽”的意思是恭顺而入。能进入到适宜的住所中就会感到愉悦，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愉悦”的《兑》卦。“兑”就是愉悦。愉悦以后就会离散而去，所以就继之以象征“涣散”的《涣》卦。“涣”的意思是离散。事物不可以最终处于离散中，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节制”的《节》卦。有制度节制，就必须以诚信去坚守，所以就继之以象征“诚信”的《中孚》卦。心中怀有诚信就必然要履行诚信，行动就会有所过越，所以就继之以象征“小有过越”的《小过》卦。有所过越就可能有所成功，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事已成功”的《既济》卦。事物的发展不可以穷尽其成功，所以就继之以象征“事未成功”的《未济》卦作为六十四卦的终结。

【评析】

《序卦》的作者从时间概念上推演出六十四卦的连带关系，这种关系似乎与六十四卦反对与旁通的排列方式并不一致，却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联系。顺着这样的“联系”展开，我们不仅能够找到事物发展的合理性，而且能够找到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变通观。说它“合理”，是因为《序卦》排列出的卦将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安排在一个顺序渐进的时空理念中了；说它“变通”，是因为《序卦》的卦序并不是一味地按照时间的顺序去理解和排列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是在空间转换的思维方式里消除了因为时间造成的必然障碍。因而使我们在六十四卦的顺序里，始终没有滞塞不通的感觉，相反，在一气呵成的语气里，诸如《困》、《蹇》、《讼》之类卦象，也没有给我们的思维造成压力和负担，仿佛一切都在变通中融汇为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于是，我们在卦爻辞和卦象里理解的变化，在《序卦》里就很自然地转化为合情合理的“变通”。这也许更符合《周易》的思维逻辑，因为“变化”只是以时间观念解释着客观事物，而变通则赋予变化力量和希望。

周易杂卦

【题解】

《正义》曰："《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此《杂卦》孔子更以意错杂而对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故韩康伯注曰："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按照《正义》、《韩注》的观点来看，《杂卦》之所以称"杂"是因为孔子在创作它时，没有像《序卦》那样依照文王所创的六十四卦卦序来解说卦义，而是错杂其卦序，以相对、相应两种方法来解释卦义。这种解释或一两个字，或二三句话，言简而意深，有的符合经义，有的则不合经义。重要的是，《杂卦》解释卦义的方法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为后来解《易》的人，又拓展了一种新的思路。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1]；《临》、《观》之义，或与或求[2]。《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3]。《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4]。《大畜》，时也[5]。《无妄》，灾也[6]。《萃》聚而《升》不来也[7]。《谦》轻而《豫》怠[8]也。《噬嗑》，食也[9]。《贲》，无色也[10]。《兑》见而《巽》伏也[11]。《随》无故也[12]。《蛊》则饬也[13]。《剥》，烂也[14]。《复》，反也[15]。《晋》，昼也[16]。《明夷》，诛也[17]。《井》通而《困》相遇也[18]。《咸》，速也[19]。《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20]。《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21]。《大壮》则止[22]，《遁》则退也。《大有》，众也。《同人》，亲

也。《革》，去故也[23]。《鼎》，取新也[24]。《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也[25]。亲寡《旅》也[26]。《离》上而《坎》下也[27]。《小畜》，寡也。《履》，不处也[28]。《需》，不进也[29]。《讼》，不亲也[30]。《大过》，颠也[31]。《姤》，遇也，柔遇刚也[32]。《渐》，女归待男行也[33]。《颐》，养正也[34]。《既济》，定也[35]。《归妹》，女之终也[36]。《未济》，男之穷也[37]。《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38]。

【注释】

[1]《比》乐《师》忧：《韩注》曰："亲比则乐，动众则忧。"《比》之义为臣辅其君，乐得爵禄。师，军旅。"比"和则有其乐，而兴师动众则有忧患，如忧其战败。

[2]《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临》之义为"与"，《观》之义为"求"。与，施予。临，面临。能临民则能施其政，故为"与"。能观其民风，则能知其所求，故为"求"。

[3]《蒙》杂而著：杂，交错加杂。著，显明。

[4]《损》、《益》盛衰之始也：《韩注》曰："极损则益，极益则损。"《序卦》曰："损而不已必益。"益则盛。故《损》为盛之始。《序卦》又曰："益而不已必决。"决则衰。故《益》为衰之始。

[5]《大畜》，时也：畜，同"蓄"，积蓄。《大畜》卦义为积蓄。《韩注》曰："因时而畜，故能大也。"

[6]《无妄》，灾也：妄，虚妄。在《无妄》之世，有"妄"则有"凶"。

[7]《萃》聚而《升》不来也：聚，《萃》之《彖传》曰："萃，

聚也。”不来，上升而不返回。

[8]《谦》轻而《豫》怠：轻，此处指轻视自己而重视别人。怠，怠慢偷安。

[9]《噬嗑》，食也：《噬嗑》之《彖传》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是以齿嚼食物而合其口，故曰“《噬嗑》，食也”。

[10]《贲》，无色也：贲，文饰。质本无“色”，贲饰应以无色为贵，故曰“无色”。

[11]《兑》见而《巽》伏：见，显现。兑，为悦。兑卦贵在能显示其喜悦之情，故曰“兑见”。巽，为一阴隐伏于二阳之下，故贵其能隐伏。

[12]《随》无故：随以合于时为宜，不应拘系于故旧成见。

[13]《蛊》则饬：饬，整治。蛊有事，有事则需整治其事。所以《蛊》表现的卦义是国家有乱事则予以治理的道理。

[14]《剥》，烂也：剥，剥落。烂，腐烂。腐烂者必剥落。此言《剥》之义为腐烂。

[15]《复》，反也：《复》卦之义为返，即复返于善道。《系辞下》曰：“《复》，德之本也。”又曰：“《复》，小而辨于物。”返归善道，则不腐烂剥落，此处《剥》、《复》相对而有劝诫之义。

[16]《晋》，昼也：晋，《彖传》曰：“晋，进也。明出地上。”《晋》之上卦为离，下卦为坤，离为日，坤为地，卦象是日出地上，故曰“《晋》，昼也”。

[17]《明夷》，诛也：夷，诛杀。《明夷》之《彖传》曰：“明入地中，‘明夷’。”《明夷》之上卦为坤，下卦为离，坤为地，离为日，其卦象象征着日入地中。以此比喻人事，则为贤人受罚而被囚禁于暗室，故曰“《明夷》，诛也”。

[18]《井》通而《困》相遇：《井》之《象传》曰：“木上有水，井。”井之下卦为巽，上卦为坎，巽为木，坎为水，则井之卦象是木上有水，即以木瓶汲水而出。井水通于地上，人得其利，故曰“井通”。《困》之《象传》曰：“泽无水，困。”困之上卦为兑，下卦为坎，兑为泽，坎为水，则《困》之卦象是泽水渗入坎中，象征着泽水与坎水相遇，故曰“《困》，相遇也”。如《韩注》言：“困，安于所遇而不滥也。”

[19]《咸》，速也：速，迅速。《咸》之《彖传》曰：“咸，感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可谓感应甚速，故曰“《咸》，速也”。

[20]《睽》，外也：《序卦》曰：“睽者，乖也。”《广雅·释诂》:“乖，离也。”此言人情相疏乖违则离家外出，故曰“《睽》，外也”。

[21]《否》、《泰》反其类也：否，闭塞。泰，通达。二者为相反之事类。

[22]《大壮》则止：物壮则老，老则止，此言事物至于“大壮”，则其壮终止，将进入衰老。

[23]《革》，去故也：革，就是革除旧物陋习。

[24]《鼎》，取新也：鼎，是煮生成熟之器，宜得其新食，故曰“取新”。

[25]《丰》，多故也：故，故旧。《丰》之《彖传》曰：“丰，大也。”此言丰家大业，则势力也大，则故旧之人多来亲近攀附，故曰“《丰》，多故也”。又《正义》释“故”犹“事”，意谓业大则事也大，家业丰大则忧其失，于理也通。

[26]亲寡《旅》：承上句“多故”则“亲寡”与之相对成文。旅，出门在外。人在外旅行，则少亲而寡友，故曰“亲寡《旅》”。

[27]《离》上而《坎》下：离为火，火动向上。坎为水，水动向下。

[28]《履》，不处也：处，居住，停留。履地而行，非静居不动，故曰“不处”。

[29]《需》，不进也：需，等待。《需》之《彖传》曰：“需，须也。”须，即等待之义，“等待”就是“不进”。

[30]《讼》，不亲也：讼，相争则有讼，故曰“不亲”。

[31]《大过》，颠也：颠，《集解》引虞翻曰：“颠，殒也。”殒，殒灭，覆亡。《大过》之上卦为兑，下卦为巽，兑为泽，巽为木，木，即木舟，则《大过》之卦象是舟覆而沉于泽底，则舟中之人亡。故曰“《大过》，颠也”。

[32]《姤》，遇也，柔遇刚也：《姤》之《彖传》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姤》之初爻为阴，为柔，上五爻皆为阳，为刚。是柔一出而遇五刚，故曰“柔遇刚”。

[33]《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女子出嫁。《渐》卦辞曰：“女归吉。”《渐》之上卦为巽，下卦为艮，巽为长女，艮为少男，则《渐》之卦象是以男下女，即女子出嫁，待男亲迎而行。

[34]《颐》，养正也：《颐》卦辞曰：“贞吉。”《彖传》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序卦》曰：“颐者，养也。”由此可知，《颐》之义为养，而“养正”强调所养者应守持正道。

[35]《既济》，定也：济，成功。《既济》即谓事既成，故曰“定也”。

[36]《归妹》，女之终也：妹，少女之称。少女得嫁夫家，则得其终身归宿，故曰“女之终”。

[37]《未济》，男之穷也：穷，困穷。《未济》谓事未成，即男子志未达，行未通，业未立，功未成，故曰“男之穷”。

[38]《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刚，喻指君子。柔，喻指小人。则《夬》乃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象。

【译文】

《乾》象征阳刚而《坤》象征阴柔，《比》象征娱乐而《师》象征忧虑；《临》、《观》两卦的意义，或有所施予或有所求。《屯》象征生物出现于大地之上而各居其所。《蒙》交杂万物萌芽的状态而昭明显著。《震》奋发振起。《艮》象征着静止。《损》、《益》象征着盛衰的开始。《大畜》因时蓄积。《无妄》要防备意想不到的灾祸。《萃》处在会聚之时，《升》上升之后就不回返。《谦》轻己而重人而《豫》娱愉懈怠。《噬嗑》象征着嚼食物。《贲》饰应以无色为贵。《兑》愉悦外显而《巽》顺从内伏。《随》不应拘系于故旧成见。《蛊》则有事要整饬。《剥》腐烂剥落。《复》返于正道。《晋》象征着白昼的太阳在上升。《明夷》则象征着光明受到损伤。《井》卦象征着水通于上而《困》象征着泽水与坎水相遇。《咸》感应迅速。《恒》象征着恒心长久。《涣》象征离散。《节》节制而有

止。《解》象征着缓解。《蹇》象征着艰难。《睽》象征着乖离在外。《家人》象征着亲和于内。《否》、《泰》两卦是相反的事类。《大壮》则有所止，《遁》则有所退避。《大有》象征着所得众多。《同人》象征着相亲相和。《革》象征着除去陈旧。《鼎》象征着取得新食。《小过》象征小有过越。《中孚》象征着诚信。《丰》因家业丰大而多故旧之亲。亲朋寡少于《旅》途之中。《离》火势炎上而《坎》水向下流动。《小畜》所积甚少。《履》践行而不安处于一地。《需》象征着等待而不躁进。《讼》象征着纷争而不亲。《大过》象征着舟船倾覆于泽水中。《姤》象征着不期而遇，因为是阴柔遇合阳刚。《渐》象征着女子出嫁要等待男子礼毕才能成行。《颐》培养正直之德。《既济》象征着事情已成。《归妹》是女子的归宿。《未济》象征着男子困穷于事业。《夬》象征着处事决断，以阳刚决断阴柔，这说明君子之道在生长，小人之道正在消逝。

【评析】

《杂卦》的创作特征主要集中在“杂”的表现方法上，这种方法不是内容上的“杂”，而是在形式方面的“杂”。作者通过六十四卦本身固有“错”与“综”的对应关系，将六十四卦或以反对的形式，或以旁通的形式组成两两相对的、相反相成的分组形式，然后以精审、简洁的辞句高度概括了各卦的主要特征。这里的“错”，揭示着卦象中的旁通关系，如《师》（䷆）旁通于《同人》（䷌）。“综”，揭示着卦象中的反对关系，如《谦》（䷎）反对于《豫》（䷏）。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揭示了卦象中的对立统一与普遍联系的特征，二是通过卦象上的对应特征，使其揭示的意义在对比中更加明确。

《杂卦》在创作思路上，实际上是《说卦》的延续。《说卦》是通过八经卦来说明卦象的，而《杂卦》则是通过六十四卦来揭示其主要特征的。在逻辑思维的形式上，《说卦》主要运用演绎方法来扩展八卦在象征物上的外延，而《杂卦》则更多运用归纳的方法来概括六十四卦的本质属性和行为特征。在具体分析卦象及其卦爻辞的过程中，将《说卦》与《杂卦》联系起来看，实际上，也就等于我们在认知思维的形式上将两种逻辑方法贯通了起来，这极有益于我们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六十四卦的变化形式及其丰富博大的思想内容。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传习录

陆永胜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经典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陆永胜◎译注

传习录

中華書局

前言

一　王阳明其人其学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卒于明嘉靖七年（1529），谥文成，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浙江余姚）人。少年时期随父迁家至山阴（越城，今浙江绍兴），曾筑室于越城外之会稽山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军事家，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

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四大命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万物一体"。"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的本体论；"知行合一"是贯穿整个阳明心学的内在维度；"致良知"是阳明心学功夫论总纲，内蕴着本体之使然和呈显，以及境界之生成；"万物一体"是阳明心学的境界论，也是心学即本体即功夫义理进路的必然结果。阳明心学是中国心性儒学的高峰，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明儒学案》卷五）可见，王阳明在明代学术思想，乃至中国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王阳明学术思想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而他一生的学术生涯用"前三变"和"后三变"来概括则甚为简易直接。其高足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中是这样概括其为学至道经历的："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王文成公全书》序《刻文录叙说》）这就是王阳明的"学之三变"。而其成贤成圣的教法，钱德洪亦以"三变"概括之："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王文成公全书》序《刻文录叙说》）王阳明心学形成于明代中叶，作为时代的产物，它直指当时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知而不行""知行不

一”的颓败气息。王阳明立志于社会道德的重建，提出了“良知”“致良知”说，意在把天理内化于人心，把“心”提到本体地位。同时阳明心学也是儒学自身演变的结果，阳明思想对道禅思想的吸收使原本讲道德义理的心学具有了更多灵活多变的特点，并使之自然地浸染了道佛思想。王阳明对“心”之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则潜藏着某种近代趋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王阳明的一生是短暂、波澜壮阔而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个人气质方面，王阳明具有“豪雄”式人格；在精神上，则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这一切影响着王阳明的思想发展方向和学说构建，最终成就了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均有成就的少数几个“兼三不朽”人物之一。

王阳明的主要哲学著作为《传习录》和《大学问》，后人把他的思想材料汇编为《阳明全书》，共三十七卷。今版《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是最为完整的。

二　《传习录》的成书过程

《传习录》是王阳明与弟子门人的交游问学的往来语录。目前的通行本《传习录》是由钱德洪最后定稿完成的，其成书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正德十三年（1518）八月，薛侃（字尚谦，揭阳人）刻印《传习录》于赣州，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本刻本语录包含“徐爱录”14则，“陆澄录”80则，“薛侃录”35则，共计129则。其中“徐爱录”载有徐爱与郑一初（字朝朔，揭阳人）、顾应祥（字惟贤，湖州长兴人）、黄绾（字宗贤，黄岩人）三人论阳明学和向王阳明问学的语录。“陆澄录”保存了孟源（字伯生，滁州人）、马明衡（字子莘，莆田人）、王嘉秀（字实夫，辰州人）、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唐诩、徐爱、薛侃等同门问学王阳明的语录与情形。“薛侃录”载有蔡宗衮（字希渊，山阴人）、徐爱、杨骥（字士德，饶平或海阳人）、欧阳德（字崇一，泰和人）、袁庆麟（字德章，信丰人）、栾惠（字子仁，衢州人）、陈桀（字国英，莆田人）、黄宗明

（字诚甫，鄞县人）、梁焯（字日孚，南海人）、冀元亨、郭持平（字守衡，万安人）、黄宏纲（字正之，雩都人）、林达（字志道，莆田人）、萧惠、刘观时（字易仲，沅陵人）、马明衡等十六人问学情形。

嘉靖三年（1524）十月，绍兴知府南大吉令其弟南逢吉增编王阳明与同门弟子论学书信，刊印于绍兴，共二册，即今通行本《传习录》上卷与中卷（简称“南大吉本”“南本”）。此刻本上册内容为六年前薛侃于赣州印《传习录》本，南逢吉做了重新校对。下册为南大吉选编的王阳明论学书信，南逢吉校对。新版《传习录》收录了王阳明与徐守诚（字成之，余姚人）、罗钦顺（字允升，泰和人）、周冲（字道通，宜兴人）、陆澄、欧阳德、聂豹（字文蔚，永丰人）等人的论良知学书信，涉及陈九川、邹守益等弟子。

围绕南大吉刻本，阳明弟子在之后的三十年中通过不断的重刻与增减内容，又出现了多个版本，主要者如下：

1．嘉靖七年（1528），阳明弟子聂豹与陈九川刊刻于福州养正书院的《传习录》六卷精纂本。时任福建监察御史的聂豹与另一阳明亲炙弟子陈九川认为阳明语录时有重复，故与阳明弟子明水“往来商订”，对之“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或上为三卷语录，下为三卷书信。此为对南大吉本的最早修订本，惜已散轶，流传不广。

2．嘉靖二十三年（1544），湖北德安府据南大吉本的《传习录》重刻本（简称“德安府本”）。此刻本共二册八卷。上册四卷，书前有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冬十月十八日《刻传习录序》、徐爱《传习录序》、南逢吉按语。《传习录上卷一》有徐爱录，末有薛侃正德十三年（1518）识语。《传习录上卷二》为陆澄录。《传习录上卷三》为薛侃录。《传习录上卷四》为书四通，即答欧阳崇一书一通，答聂豹（聂文蔚）书三通。《答聂文蔚书》书三通，第一通即今通行本《答聂文蔚（一）》，第二、第三通合并为一封书信，即今通行本《答聂文蔚（二）》。下册四卷。《传习录下卷一》书六通，依次为《答徐成之书》两通、《答储柴墟书》两通、《答何子元书》一通（语录体）、《答罗整庵少宰书》一通，分别为理道（理心之辩）、友道、师道、臣道、学道（朱王之辩），分类有当。《传习录

下卷二》书一通，即《答人论学书》。《传习录下卷三》书三通，依次为《答周道通书》（语录体）一通、《答陆原静书》（语录体）二通（无钱德洪按语）。《传习录下卷四》文三篇，分别为《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下册四卷，总计书、文十三则，与七人书总计十通，文三则。德安府本《传习录》除与徐守诚、储罐（号柴墟，泰州人）、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三人五通书信外其他书信均在今通行本中。

3．嘉靖二十六年（1547），苏州知府范庆重刻本。《阳明先生文录》，附录南大吉版《传习录》前三卷，命名为《阳明先生语录》，即今通行本上卷。

4．嘉靖二十九年（1550），阳明弟子王畿重新编校，绍兴州判萧彦捐资重刻本（简称“萧本”）。王畿与萧彦认为南大吉本经过二十余年的流传，多有漫毁和缺失，于是进行了增补和重刻。此刻本共二册八卷。在内容上，上册书前有南大吉序、王畿《重刻传习录序》两篇。王畿序替换了南本徐爱《传习录序》、南逢吉按语。全书卷末，有萧彦短跋。萧本《传习录上卷一》前有徐爱书、徐爱记语录，后有薛侃正德十三年（1518）识语。《传习录上卷二》为陆澄录。《传习录上卷三》为薛侃录。萧本上册三卷内容均与德安府本相同。下册五卷，答七人书共九通，说、文三篇。下卷一为《答徐成之书》（二篇，后有记载南逢吉向王阳明请问二书意较长按语，比德安府本多出“尝见一友问道问学与尊德性事”数十字）、《答罗整庵少宰书》二人三书。下卷二为《答人论学书》一人一书，语录体。下卷三为《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二人三书，均为语录体。下卷四为《答欧阳崇一》《答聂文蔚》二人二书。下卷五有《示弟立志说》《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三篇。

5．嘉靖三十年（1551），孙应奎、蔡汝楠于衡阳石鼓书院重刻王阳明手授南大吉本《传习录》。

6．嘉靖三十年（1551），福建监察御史、宣城后学沈宠刊印《传习录》本。此刻本由福建提学朱衡作序，增刊附录《大学问》《朱子晚年定论》，属于增刻本，底本源出王畿所赠萧本。

7．嘉靖三十三年（1544），江阴知县钱錞重刻本，共二册八卷（简称“江阴本”）。钱錞本上册前有薛甲序、徐爱序、南逢吉跋，缺刻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序，下册书末有门人管州跋。江阴本与德安府本、萧本相比，增刻了《修道说》与《亲民说》两篇。在结构上，为平衡上下两册刻印规模，德安府本与江阴本都将一卷书信挪到上册，与语录共成一册，其中德安府本将欧阳崇一书信与聂豹书信二人四通放到上册卷四，而江阴本则将答徐守诚、罗钦顺二人三通书信放到上册卷四。

南大吉首刻本出现之后，阳明后学对之在结构、内容上进行了多次调整、增删，一方面使其版本更趋完善，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其原貌。同时，对于阳明学说而言，一方面扩大了其流播的范围和影响，另一方面也带来阳明后学以己意“阐明”师说的问题。因此，为了防止师说“异化”，就必须使文献版本归一。这个工作就历史性地落在了钱德洪的肩上。但《传习录》的定稿并非一蹴而就，钱德洪亦是在不断调整各版本的过程中使之趋于定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嘉靖三十三年（1554），钱德洪与刘起宗、丘时雍在安徽宁国水西精舍刊印《传习录》（称“水西精舍本”），其中增刻《传习续录》二卷，钱德洪作序，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下卷雏形初定。《传习录续录》源自陈九川、黄直、黄省曾、王修易、王畿、钱德洪等人所录语录，增订《传习续录》二卷，收录何廷仁（字性之，雩都人）、黄宏纲、李珙（字侯璧，金华永康人）、王畿、朱得之（字本思，靖江人）、柴鸣治、欧阳德、薛侃、邹守益、马明衡、王艮、董沄（字复宗，海盐人）、张元冲（字叔谦，绍兴人）、蔡宗衮等十五人问学语录。今所存《传习录三卷·续录二卷》各传本均未收南大吉所刻书信部分，为全语录本；且《续录二卷》相当于今通行本下卷篇幅内容的六分之五，尚缺通行本《传习录下·以后黄以方录》最后一节约二十七条语录。

2．嘉靖三十五年（1556），钱德洪吸收曾才汉《遗言录》所收语录，辑录并作序，由沈宠于湖北蕲州崇正书院刻印《传习录》（简称“崇正书院本”），其中增刻《遗言录》部分语录，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上、中、下）祖本刻成。本刻本除了增收《遗言录》中

部分精彩语录外，同时也增收了钱德洪与王畿等人语录，总计27条，题为《黄以方录》，并作后序交代增订缘由。

3．嘉靖三十七年（1558），由钱德洪、王畿编撰，胡宗宪捐资，唐尧臣、桂軏校订，于杭州天真书院重刻《传习录》全本（简称“胡宗宪本”），标志着今通行本《传习录》基本定本完成。本刻本分上、中、下三大卷十一小卷，上卷三小卷，中卷五小卷，下卷三小卷。其中，卷中前有“钱德洪序”，详细记录了书信的增删、调整及标准；《传习录下卷》分《传习录下卷之一》《传习录下卷之二》《传习录下卷之三·续录》三部分，之一、之二就是水西精舍本新增语录；而《传习录下卷之三·续录》，前有崇正书院本钱德洪序，通行本《传习录》移到语录末，新《续录》是崇正书院本再次增刻，也是水西精舍本《续录》的再次续录。

隆庆六年（1572），明朝廷决定刊刻“阳明全书”，江西谢廷杰任主事，将胡宗宪本《传习录》汇入“全书”，在内容上移出《示弟立志说》，编入文录，增收《朱子晚年定论》，为《王文成公全书》前三卷，即今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通行本《传习录》之由来。

三　《传习录》的传刻与历史价值

近年来，学界关于《传习录》的成书和传刻之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以宁波大学邹建锋博士的考订最为系统和全面，此处取益之。目前的古籍整理和出版热潮一方面和学术思想研究的“阳明学热”相呼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传习录》的版本学和思想史价值。

隆庆谢廷杰刻本之后，《传习录》的传刻又出现了多种刻本和钞本，如明代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李贽的《阳明先生道学钞》本、崇祯八年（1635）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本、崇祯八年（1635）陈龙正《阳明先生要书》本等，清代有清顺治三年（1646）王应昌、唐九经辑《传习录论》、康熙十二年（1673）是政堂俞嶙的《王阳明先生全集》本、康熙二十四年（1685）王贻乐《王阳明先生全集》本、康熙二十八年（1689）张问达刻致和堂本、嘉庆三年（1798）李中孚与刘永宦各有《王文成公集要》本、道光六年（1826）王文德

《王文成公全集》本、同治九年（1870）陶春田《王阳明先生全集》本、光绪五年（1879）林肇元《阳明先生集要三编》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魏允恭的《王阳明传习录》石印本、宣统二年（1910）国学研究会刻本等，“民国”时期则有“民国”四年（1915）上海新学会社所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集评》，以及“民国”十三年（1924）和十六年（1927）上海扫叶山房刻本二种等。同时，《传习录》在日本和朝鲜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其中日本自《传习录》传入至昭和四十八年（1973），计有钞本、刊印本等35种之多。朝鲜朝基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传习录》没能得到刊刻，但一直作为被诠释的对象（郑霞谷之前主要作为批判对象，郑霞谷确立了其研究对象）而存在，阳明心学作为“潜地的暗流”始终参与了朝鲜朝的儒学思想的建构。

通过《传习录》的刊刻和传播，我们可以看到，《传习录》作为中国心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其不仅对中晚明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东亚儒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传习录》的主要思想内容

《传习录》集中而全面地体现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是围绕阳明心学的四大命题展开的。

第一，“心即理”的命题论述与思想

王阳明之“心即理”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朱熹“心具理”的突破，但同时也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在宋明理学的理解脉络中，“心”通常包含有本体之心和知觉之心，而“理”包含有当然之道德法则和必然之自然法则。“心”和“理”的四个不同向度的意义如何在“心即理”的逻辑构架内得以合理阐释，这是王阳明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他对陆象山心学体系发展的体现。

首先，王阳明对心的界定是从不同的两个层面先否定后肯定的。第一，王阳明否定心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一团血肉”（《传习录上·薛侃录》），因此心不是具有思维功能的心脏器官。第二，从本体的意义上肯定心“便是性，便是天理”（《传习录上·薛侃录》），是能使耳听、目视、口言、四肢动的根据。耳、目、口、鼻、四肢作为身体感

官，是具有各自的生理功能的，但王阳明认为，这些功能的实现要由心来支配。心作为一种意识活动是对于客体世界的呈现，也是对耳、目、口、鼻、四肢的感觉器官所以视、听、言、动的呈现。王阳明认为心的作用可以扩大到全身，主宰着全身。王阳明对心之作用的扩大，意在强调它的主体性地位。这个主体性的心就是性、天理，就是仁，是一个具有认知能力的精神实体。

心作为精神实体，具有伦理道德的观念，是先验的纯粹道德主体，这是心的一个重要的规定性。在王阳明看来，亲、君、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本来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存在，本身并不具有伦理、政治的意蕴，然而，当具有伦理、政治意识的心体指向这些对象时，它们才作为具有伦理、政治意义的亲、君、民而呈现于主体。同样，事亲、事君、仁民爱物这些“事”也只有在道德主体意识之光的照射下才有道德实践的意义。同时，心体蕴含着发为事事物物的功能。心体原自不动，意是心之所发，意的指向便是物，物者，事也。事事物物都是意中之物。这样，王阳明的心就具有了“寂然不动”和“感而遂通”的功能，而无须心外求。

其次，对于理的心学化论述是在“龙场悟道”后开始的，王阳明发现理不在心外，而在心中。心中之理自然不可能是事物的自然法则。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王阳明否定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作为伟大的哲学家，王阳明对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没有视而不见，只是在他的哲学逻辑结构中，他认为人的心中之理可以显发并支配自然法则，正体现了心对物、理的含摄，与心体蕴含着发为事事物物的功能相照应。

心对理的统摄体现为心与理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理是心之条理，理为心之所发，亦是心的呈现。理所发的对象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道德原则，千变万化其实都发之于心。王阳明视理为心之条理，就巧妙地避免了心与理之间的冲突，从而避免了陆象山哲学中未能彻底克服朱熹的“理”的客体实在性所带来的矛盾，进而完全、彻底地贯彻了“心即理”的观点。

王阳明以理为心之条理，理便是一观念理性。这一观念理性之理便是当然之伦理道德之“理”。理的这一规定性是阳明心学体系中的重要方面。王阳明曾对“理”和“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礼作

为“天理之条理”，它是源发于心的。礼是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的规范，礼有“显”“微”，“显”则表现为“五常百行”，“微”则是“五常百行”中的潜在规范原则。礼作为天理的具体落实，一方面，它使伦理道德原则具体化，呈现出理之文的具体形态。另一方面，它也使生活中的礼仪具有伦理准则的意义，体现出其微而难见的一面。礼在这里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价值意义就在于通过自身的“显”与“微”指示出理的伦理道德意义。

再次，王阳明对心与理的规定，完全解决了心与理为二的矛盾，使心即理成为可能。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就是要把理安置在心中。理不在心外，外心求理，则无理。理在心中，遗理求心，则无心。可见，心就是理，理就是心。心与理合二为一，不分内外。心理不二，心内在地蕴含着理。但同时，理也是心的安顿之处。程颐云“在物为理”（《二程集·遗书》卷十八），认为心即理是不可能的。王阳明与程颐的观点明显是相左的。王阳明强调“此心在物则为理”（《传习录下·黄以方录》），即是要指明“理”是“心”的落脚点，“物”不过是心显发为理的中介，其价值意义就在于指明“理”为何种“理”而已。“心”作为一个精神实体，它指向某种物，“理”便显现在某物上面，如“心”在事亲上，“理”便为孝。这里明显有一个潜在的前提：万理具在心中，“心”是完满自足、毫无欠缺的终极范畴。万物之理源发于心，最后还要回归于心。

“心即理”学说不仅是王阳明对朱熹“心理为二”的理论突破，也是针对时弊而发，意在对不合伦理道德之弊病进行严厉的摒除。无论就义理或实践言，王阳明都非常重视“心即理”的学说，他曾直言“心即理”是其“立言宗旨”，可见“心即理”在王阳明的哲学逻辑构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第二，“知行合一”的命题论述与思想

在阳明哲学中，“知”主要指本体—主体形态的“知”，不包含宋儒常使用的求知之义，而“行”一方面指人的实践行为，同时也包含宋儒不常使用的心理行为之义。“知”“行”范畴的区别，决定了王阳明对“知”“行”关系及其内涵的认识有独到之见。

首先，“知”与“行”直接同一。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行原为一，这也就是知行本体。王阳明曾在《传习录》中谈到“孝悌”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孝悌”的道德原则，却不去行“孝悌”，就不是真正的“孝悌”。真正的“孝悌”是在“孝悌”的行为中得以认知的。王阳明认为，意之所在必着事物，离开行，知就是空的，就是未知，心之孝悌之理必然要在孝悌的行为中体现。当然，没有“知”的“行”，也不是真行。“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传习录上·徐爱录》）戏子做了很多温凊奉养的仪节，但只是给人看，并不是从心所发。所以“知”“行”仍然为两件。王阳明强调“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友人问》），二者从本体上就是同一的。从社会实践行为的角度言，王阳明更多强调的是“行为的合法性”与“意向的道德性”的统一。另外，从行的心理行为角度言，王阳明强调知了就是行了，行了就是知了，如好好色、恶恶臭，一念发动即是行，二者是同一行为之两面，“知”“行”不离。这样，王阳明把知行关系放在意识领域之内来谈，保证了“知行合一”的绝对性。可见，王阳明是取消了“知”“行”差别的前提下判断“知行合一”的。

其次，真知必能行。王阳明多次强调真知的重要性，矛头直指当时王公贵戚口头大讲仁义道德，实则不忠不孝，男盗女娼的社会弊病。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强调了真知必然要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知具有推动行的内在驱动力，且以行为直接目的；二是“行”是检验“知”是否为真的标准。就道德认识而言，行孝悌是判断某个人是否真知孝悌的前提，一个人真知孝悌，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行了孝悌。所以真知是必然联系着、包含着行的。从一般认识活动而言，真知本身就包含着切身感受与体验，没有切身感受与体验的“知”，仅是闻见之“知”，得来终觉浅的。故王阳明强调真知指导行、来源于行，并以行为检验标准，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再次，“知”与“行”相互渗透。从“知”和“行”的品质、功能上看，王阳明认为“知”“行”应是合一的，相互渗透的。王阳明认为，行之所

以能做到“明觉精察”，就是因为有“知”在，而知之所以做到“真切笃实”就是因为有“行”在。只有能让“知”“真切笃实”的“行”，和能让“行”“明觉精察”的“知”，才是合一的。这样，王阳明通过对“知行合一”的提倡，也对“知”和“行”提出了高要求。知行合一，不只是事实的合一，更是价值的合一，二者互相渗透。

第三，“致良知”的命题论述与思想

“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学说成熟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什么是良知呢？孟子以“良能”最早对“良知”做了道德性界定，充分体现其扩充人的德性的“尽心”宗旨。宋儒所论“良知”，不出孟子之意，然而到了王阳明其内涵已被大大丰富。

首先，良知具有多样性品格。第一，良知的先验性。王阳明继承了孟子先验良知说，认为良知是先验地植于人心的。王阳明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这里首先说明，良知是先验的；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到良知与感性认识的关系。根据这段话可以看出，王阳明认为感性认识是良知的发用，也就是说，“良知”与“见闻”是体用的关系。良知不会因为见闻受到滞碍，但又离不开见闻。不过，这里所讨论的是道德范畴内的感性和良知问题。第二，良知的本体性。良知在阳明心学中，具有本体意义，即良知与“心”与“理”是一。所以“良知”当有本体涵意。王阳明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良知“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显然肯定了良知的先验道德性。而“人人所同具”（《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则肯定了良知作为人人具有的圣性的永恒不变和普遍性。由此王阳明才说“个个人心有仲尼”（《王文公成全书》卷二十《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下·钱德洪录》）。这种提法肯定了良知是每个人成圣的内在根据，同时也突出了人的道德的主体性和道德主体的内在完满性。第三，良知的认知性。王阳明的“良知”有一新的特点，就是具有认知能力。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传习录下·陈九川录》）在王阳明

这里，良知也是一种判断准则和能力，就是一种道德理性。这种理性是先天的，即每个人内在于心的，想欺瞒都欺瞒不了的。比如，王阳明有诗《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云："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每个人心中有杆良知秤，对自身及他人行为的道德性质自有判断。

其次，"致良知"的功夫总纲。为什么要"致"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一种本体，也是一种先验的善，但"心之本体"易为欲、习所害而被遮蔽。"致"即"至""行""正"，具有至极良知之义。那么如何"致良知"呢？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不能悬空无实，一定要"实有其事"，着实去格物。物者，事也。王阳明的格物即是以心格物，其指向性则由"意"来完成。而"意"接触事时有正和不正，因此，"致良知"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而如此"致良知"达到的目标便是："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王文公成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所以王阳明很自豪地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传习录下·黄修易录》）"致良知"本质上是一种按照良知格物以恢复本心的修养方法，而不是读书扩充知识的方法。

"致良知"的具体功夫则有诚意、致知、格物等。其实在阳明思想中，三者是同一的："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王文公成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所谓"只是一事"是指它们都是"为善去恶"。王阳明的这一道德实践功夫，可以概括为依此良知随事随物实落为善去恶，这里的为善去恶兼指心、事，因为事之为善去恶根于心之为善去恶，所以应以心为主。格物、诚意、致知在完善道德上的一致，使我们看到从格其非心、诚其恶念的消极对治到致极良知的积极充拓。

第四，“万物一体”的命题论述和思想

“万物一体”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之一。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程颢“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二程集·遗书》卷二），象山“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三十六），等等。王阳明继承了这些思想，并有自己的发挥。

首先，以“气”“仁”为基础。王阳明认为人与禽兽、草木，山川、土石等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构成的同类性是万物一体的基础。所以万物“故能相通耳”（《传习录下·钱德洪录》）。王阳明以“气”贯通人与万物，意在将宇宙万物有机化、生命化，从而揭示人与天地万物在生命意义上的内在关联性，为人与万物上下一体同流做了理论基础。正因为人与万物本为一体，所以圣人安全教养昆弟赤子，不过是遂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念”（《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但天下人不同于圣人在于他们不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他们被“我私”“物欲”等所隔离。因此，王阳明认为，大人之所以为大人，就在于他们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朱熹《西铭论》），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就在于他们为形骸所隔。那么，大人“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原因是什么呢？王阳明认为，是因为大人的心之仁体如此。他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为一也，岂唯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王文公成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大人、小人心同、仁同，唯不同者，在于大人能贯彻一体之仁，从而与万物有生生、贯通、一体之意，其中暗示着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意识。

其次，爱有差等。“气”保证了人与万物属性上的一致性，“仁”担保了仁心的普遍性，但不能保证仁爱的平等性。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也是有厚薄之别的。王阳明曾举“把手足捍头目”“把草木去养禽兽”“宰禽兽以养亲”“宁救至亲，不救路人”（《传习录下·钱德洪录》）等几组关系，由物及人及己，逐层递进，解读仁之差等。王阳明强调仁爱的差等是“道理合该如此”（《传习录下·钱德洪录》），显然具有先验性，这和良知（心）的先验精神实体的性质是吻合一致的，表明良知仁爱的发动是自然如此的，不须外面强加的。这种有级

次、差别的爱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克服了“仁”的泛化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同时，王阳明认为万物一体之仁可以转化为义、礼、智、信，这样就把“五常”所代表的社会道德的关怀和仁爱与天地万物人一体之生生之意相联系，具有一种人文关怀的积极意义和创生意义。

五　本书整理方式与特点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依据的底本为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本，同时参校了胡宗宪刻《传习录》全本、施邦曜《阳明先生集要》本，同时也参考了现代学者的部分整理本。在对原文的校对整理中按照无据从古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对部分现代整理本的校改取其精华或部分扬弃。在对原文中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避讳字的处理方面，考虑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及本书的普及性，皆采用现代简体字，并作注释说明。同时在注释方面，侧重关注对所涉及人物、地点和对文意翻译和诠释起关键影响因素的典故、经典引文等的考据注释。在翻译中基本遵循直译的原则，对于个别经典引文、典故和范畴如直译不能直接呈现其内涵、外延与价值意义，则在题解中适当做补充诠释。在题解中，重在从阳明心学的视角发挥其微言大义，而不在于纯粹的文意解析，重在突出阳明心学的致思维度、理论特质、思想意义以及对当代人在为人、为学、为事上的启示。基于上述考虑，在原文的分条上，并不泥于原文的条目分段，而是把少部分相邻且主旨一致的条目合而论之。此依题解分类条目方法虽造成与原文的不一致，但并不影响文意表达，此在《传习录》的不同版本中时有类似情况出现。

总之，呈现于您面前的这本书凝聚着编著者研读《传习录》的感受与心得，或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陆永胜

二〇二一年十月

目录

前言
传习录序
传习录上
　　徐爱录　凡十四则
　　陆澄录　凡七十三则
　　薛侃录　凡三十五则
传习录中
　　钱德洪序
　　答顾东桥书　凡十二则
　　答周道通书　凡七则
　　答陆原静书　凡四则
　　又　凡十四则
　　答欧阳崇一　凡四则
　　答罗整庵少宰书　凡四则
　　答聂文蔚　凡七则
　　答聂文蔚二　凡九则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教约
传习录下
　　陈九川录　凡十四则
　　黄直录　凡十二则
　　黄修易录　凡十一则
　　黄省曾录　凡十一则
　　钱德洪录　凡四十八则
　　黄以方录　凡二十五则
　　钱德洪跋
传习录附录
　　朱子晚年定论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已出书目）
返回总目录

传习录序

【题解】

“传习”一词，语自《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传，是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习，不仅仅是指学生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进行学习、温习，更是践习和实习。“为往圣继绝学”，全书采用师生问答的方式传承与学习，以此为书名，体现了《传习录》一书的编纂指归。

此篇是阳明弟子徐爱为《传习录》所撰写的序，刻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湖北德安府据南大吉本的重刻本，嘉靖二十九年（1550）王畿重编、萧彦重刻本换掉了徐爱《传习录序》。现通行本无此序文，本书因其方法论上的价值意义增录之。

此“徐爱序”之核心内容在于阐明如何正确看待阳明语录，其要点有二：第一，阳明语录为因时而语，特点在于随处点化，故不可执于文字，索意于文字间，更不能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教规成训。对于语录文本应具有“抛梯”之思，存醪去糟；第二，对于阳明语录的学习要体之于身，默识于心，以求自得，重在身心之学，力戒口耳之学。“徐爱序”为我们现代人阅读《传习录》指出了学习方法，在普遍意义上亦可谓为学之要。

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人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①。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②，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③。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

【注释】

①鲜（xiǎn）：少。

②箴（zhēn）切：规劝，告诫。砥砺（dǐ lì）：勉励。

③赘疣（yóu）：原指身体上长的肉瘤，比喻多余无用之物。

【译文】

门人弟子中有人私下记录与先生问学的言论。先生听说这件事后，对他们说："圣贤教诲人们，就像医生用药，都是根据病情来开方子，考虑病人体质的虚实温凉、病理的阴阳内外来适时增减药量。关键在于药到病除，而无一定之成规。如果不考虑病情变化，拘泥于某种药方，很少不陷人于死地的。现在我与大家的论学都是针对为学中的弊病，相互规诫，相互砥砺，只要你们因之而改错提升，那么我说的话已是多余的了。如果你们把我的话当作教条，以后误己误人，那我的罪过，还可能有办法弥补吗！"

爱既备录先生之教①，同门之友有以是相规者。爱因谓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执一方，复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谓子贡②，尝曰：'予欲无言③。'他日，则曰：'吾与回言终日④。'又何言之不一邪？盖子贡专求圣人于言语之间，故孔子以无言警之，使之实体诸心，以求自得。颜子于孔子之言，默识心通⑤，无不在己，故与之言终日，若决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贡之无言不为少，于颜子之终日言不为多，各当其可而已。今备录先生之语，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侪常在先生之门⑥，亦何事于此？惟或有时而去侧，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当是之时，仪刑既远⑦，而规切无闻，如爱之驽劣，非得先生之言时时对越警发之，其不摧堕靡废者几希矣！吾侪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⑧，不体诸身，则爱之录此，实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诚诸践履之实，则斯录也，固先生终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录成，因复识此于首篇，以告同志。

门人徐爱序。

【注释】

①爱：指徐爱（1488—1518），字曰仁，号横山，余姚马堰（今属浙江余姚）人。正德二年（1507），徐爱北面及门，游学于王阳明，是王阳明的首位入室弟子。性警敏，疏通辨析，能畅其旨要，颇得王阳明的器重和赏识，王阳明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然而早卒，死时年三十一岁。王阳明谓之“吾之颜渊也”。既：已经，之后。

②子贡：端木赐（约前520—前450），字子贡，春秋时卫国人。孔子学生。比孔子约小三十一岁。利口巧辞，以言语见称。贮货致富，家累千金。曾相鲁、卫。孔子死后，为其庐墓六年。

③予欲无言：语自《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④吾与回言终日：语自《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回，颜回（前521—前490），字子渊，一作“颜渊”。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学生。好学，虽箪食瓢饮，贫居陋巷，却不改其志，以贤为孔子称道。死时三十二岁。

⑤识（zhì）：记住。

⑥侪（chái）：辈。

⑦仪刑：原指典范、楷模，此指老师王阳明。

⑧徒：白白地。

【译文】

我详细记录了先生的教诲之后，同门诸友中就有人用先生的这些话来规劝我。于是我对他说：“如果像你理解得这样，就又是拘泥于某种成训了，这又违背了先生的用意了。孔子对子贡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了。’有一天，他却又说：‘我与颜回谈论了一整天。’孔子的说法为何前后不一样呢？大概是因为子贡喜欢在言语上求圣人之意，所以

孔子以无言诲示他，让他为学要在自家身心上求自得。而颜回会把孔子的话默记在心，融会贯通，化为自己的学问，所以孔子能和颜回谈上一整天，就像决堤江河奔向大海般滔滔不绝。所以孔子对于子贡，即便不说话也不算少，对于颜回，即便谈论一整天也不嫌多，针对不同的情况罢了。如今我详细记录了先生的言论，这固然不是先生所希望的。假如我们能一直待在先生身边求学，我又何须这样做呢？只是因为有时会不在先生身边，同门又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远离先生而无法听其教诲，像我这样愚钝的人，如果没有先生之言时时警示鞭策，很难不颓废堕落的！我们对于先生的言论，如果只是耳朵进嘴上出，不体之以身心，那么我做的这些记录，真的成了先生罪人的证据。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些言论所表达的意思，并认真地去付诸实践，那么我做的这些记录，固然就是先生平日论学的良苦用心了，如此一来，我的记录就是不可缺少的了！”

先生语录整理完毕，我又在篇首写了这篇序言，周告志同道合者。

弟子徐爱序。

传习录上

徐爱录　凡十四则

【题解】

徐爱，其简介见前注。“徐爱录”是阳明弟子徐爱关于其向王阳明问学的语录记载。《年谱》载曰：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与徐爱论学。爱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满进京，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先生同舟归越，论《大学》宗旨。闻之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仰思尧、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则一。今之《传习录》所载首卷是也”。由此可知，“徐爱录”发生于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不久，其心学尚受到普遍的质疑，由徐爱所问常与朱子学对举便可见一斑。同时，心学初立，为跻身儒学正统，被官学认可，其最关键问题便是解决和论证经典依据问题。《大学》古本是阳明心学的重要经典依据，而《大学》改本是朱子学的重要经典依据，王阳明与徐爱问学围绕《大学》展开便是自然之事。概而言之，“徐爱录”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阐释了朱、王关于《大学》中部分内容解释之不同，如“三纲”及其关系，此中关涉本体与功夫关系；第二，对“心即理”“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四句理”等心学命题进行阐释；第三，诠释了王阳明以心释经的经学观和对经、史关系的认知。

本部分为阳明弟子徐爱对所录语录做的引言，说明了备录阳明语录的目的。此引言可注意者三：第一，《大学》是探究、理解朱子学与王学之歧异的入手处，因此，学习阳明学不可不关注古本《大学》和朱熹的改本，以及二人的相关注释；第二，徐爱对阳明学说的认识、体悟和同情理解是很到位的，阳明学说看似精微玄妙，实则是从百死千难中而来。因此，知人论世，同情体悟，是学习阳明学很重要的方法；第三，世人对阳明学说的种种误解及其原因，间接地交代了阳明学说产生的明代学术、思想语境，为理解阳明学说及语录中的各种争论提供了帮助。徐爱之引言，简短精练，极富概括性，信息量很大，不可轻忽。另，“世之君子”至“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

者”可谓我辈为学之警句。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①。爰始闻而骇②，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③，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④，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⑤。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⑥，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⑦，“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⑧，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⑨。

【注释】

①“先生”三句：《大学》，《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孔子之言，曾子述之，亦有以为子思所作。后世注疏颇多，其中以郑玄注、孔颖达疏的《礼记·大学》本为特出，即此处所谓“旧本”“误本”。北宋时，《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居“四书”之首。程颐谓之“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谓之“修身治人的规模”，“定世立教之大典”。故《大学》受到宋儒明儒的高度重视。朱熹以旧本有错简、漏简之误，重编为经一章，传十章，补传一章以释“格物”“致知”之义，并详为之注，名为《大学章句》，即后世所谓“改本”。旧本与改本成为王阳明、朱熹思想歧异分别所据之重要典籍，《大学》之版本也因此成为明代以来学界梳厘朱、王思想不可避免，而又争论不休的公案话题。格物，即《大学》“三纲”“八目”之一。“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儒，指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程颢（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北宋理学家。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为两兄弟，后人曾将二人文集合编为《河南程氏文集》。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周敦颐等人的学说，融通佛、

道，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卒谥文，有《晦庵先生文集》等传世。

②爱：指徐爱。

③殚（dān）精竭思：谓竭尽心力。殚，尽。

④质：询问。

⑤百世以俟（sì）圣人而不惑：语自《中庸》第二十九章：“故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俟，等待。

⑥二氏：指佛与道。按阳明弟子钱德洪等编《年谱》，王阳明年少时，“豪迈不羁”；年二十七，“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年三十一，“渐悟仙、释二氏之非”。

⑦居夷三载，处困养静：明武宗（1506—1521）初，太监刘瑾专权。正德元年（1506）二月，南京科道戴铣、薄彦徽上疏请求罢斥刘瑾，挽留致仕大夫刘健等，被刘瑾矫旨除名为民。王阳明上疏抗辩，亦下诏狱，廷杖四十，贬谪贵州贵阳修文龙场驿驿丞。据《年谱》记载，正德三年（1508）春，王阳明到达龙场；正德五年（1510）春，升任江西庐陵知县，离开贵州，合计三年，故曰“三载”。王阳明居黔间，由“龙场悟道”而入，悟得“心即理”，并提出“知行合一”。施邦曜评曰：“动心忍性以入道，千古圣贤皆然。”

⑧精一：语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人称“十六字心诀”。王阳明以为“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⑨粹（cuì）然：纯正貌。大中：《周易·大有卦》：“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王弼注：“处尊以柔，居中以大。”高亨注：“象大臣处于尊贵之位，守大正之道。”后指大正之道。

【译文】

先生对《大学》中“格物”等学说，都以旧本为依据，也就是程、朱所说的错误的版本。我刚开始听说时感到十分吃惊，继而有些怀疑，后来竭力思考，相互比对，并向先生请教，然后才明白先生的学说，如水清寒，如火热烈，绝对是百代之后等圣人出现也不会怀疑的。先生天生聪明睿智，又和气乐观，坦荡平易，不拘小节。人们见他年少时豪迈不羁，又曾经沉溺于诗文辞赋，出入于佛、道两家之学，突然听闻他的学说，都视为标新立异，涉奇，散漫而不加深究的学说。他们不知道先生在偏远的贵州居住了三年，在困苦中修养静思，“精一”的功夫已经超然进入圣域，回归纯然至正的大中正道。

爱朝夕炙门下①，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②，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③。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欬④，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⑤，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⑥。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注释】

①炙：受到熏陶或教诲，受教。

②即：靠近。

③十余年来：正德二年（1507），徐爱纳贽北面，拜王阳明为师，至正德十三年（1518）徐爱卒，前后十三年。藩篱：篱笆，比喻界限、界域。

④謦欬（qǐng kài）：指谈吐。謦欬之声，轻曰“謦”，重曰“欬”。后世常用以指学生得到老师的当面指教。

⑤遽（jù）：仓促，急迫。

⑥见其牝（pìn）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典出《淮南子·道应训》，又见《列子·说符篇》。昔秦穆公（前659—前619）由

伯乐介绍，使九方堙相马。三个月后，九方堙说找到了一匹黄色公马，但将马带来时却是一匹黑色母马。秦穆公不悦。伯乐说："若堙之所观者，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而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最后证明九方堙所相之马为千里马。牝牡，鸟兽雌性为"牝"，雄性为"牡"。骊，黑色。

【译文】

我终日在先生门下熏习，只见先生的学说，刚开始接触时似乎很容易，研究一番后发现很高深；表面上看似乎很粗浅，认真探究发现更精妙；接触时似乎很浅近，深入学习则发现更加没有止境。十多年来，我竟然未能入门。今世的学者君子，有的与先生仅有一面之交，有的还从未听过先生的言谈，有的事先怀有轻视、愤激的情绪，便仓促地想要根据三言两语，传闻留言，来臆断揣度，这样怎么能领会先生的学说呢？门生们聆听先生的教诲，往往领会的少而遗失的多，如同相马时，只关注马的性别和颜色，而忽视了马驰骋千里的特性。因此我详细记录了平日的所闻，私下给志同道合的学者看，一起考据订正，希望不辜负先生的教诲。

弟子徐爱书。

一

【题解】

本条的核心内容为王阳明对古本《大学》"三纲"中"在亲民"之"亲"的论证与坚持，而不取朱熹改本《大学》的"作新民"之"新"意。《大学》古本与改本分别是阳明学与朱子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经典依据，故《大学》古本是阳明心学在朱子学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历来受到王阳明及其后学的重视。今之学者辨明朱、王之别，也会特别关注《大学》。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坚持，一方面为其学说奠定牢固的经典依据，同时有溯古和承继学术正统之意；另一方面在学理上也为其"万物一体"思想确立了经典依据。

对于《大学》之“亲”“新”之辩，历来学者有不同见解。施邦曜对王阳明此处之解说有同情的理解，他曾说：“自知讲解，即服膺朱子‘新民’之训为再无二义，今领先生之说，觉万物一体之意更脉然有动。明伦之教不能行于平成。播种之先养民正是裁成辅相之道，当先下手，莫看得粗浅了。”但衡今则持折中之说：“二说正可相资也。徒亲民而昧于新民，此鲁之所以寝衰。当时宋仁宗之政近之。徒新民而昧于亲民，此齐之所以多故。当时宋神宗之政近之。”但氏从治国理政出发，依据历史经验，主张“亲民”“新民”相资为用，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于此处阳明之辩的角度和目的自不相同。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①。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②。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③，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④，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⑤，‘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⑥，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⑦，便是‘明明德’⑧；‘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⑨，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⑩，‘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注释】

①“在亲民”四句：《大学》篇首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本作“在亲民”，程颢改正《大学》（《程氏经说》卷五），不改“亲民”。程颐改正《大学》（《程氏经说》卷五），则于“亲”字下注“当做‘新’”。朱熹《集注》据程颐曰“亲，当作‘新’”，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作新民”为《大学》引《康诰》语，朱熹意以此为改本依据。

②然非“新”字义：邓艾民先生认为《王文成公全书》本中“新”讹作“亲”，据闾东本改之。从文义言，“亲”为“新”之误，故从之。

③发明：阐发，印证。

④“如云”之后所引三句分别出自《大学章句》第三、九、十章。

⑤亲亲仁民：语自《孟子·尽心上》：“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即热爱亲人，进而施仁德于百姓。

⑥“舜使契”二句：语自《尚书·舜典》：“帝（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契，传说中商代的始祖，舜命契做司徒，推行五教。敷，布。五教，五常之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

⑦克明峻德：语自《尚书·尧典》。意为能弘扬崇高的品德。峻，大。

⑧明明德：语自《大学》。意即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⑨以亲九族、平章、协和：均语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有两说，一指异姓亲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指以自己为本位，上推四代（父、祖、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合称“九族”。此后封建社会以此立宗法、定丧服。平章，辨别、章明。

⑩修己以安百姓：语自《论语·宪问》：“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即自我修身而使百姓安乐，尧、舜大概也觉得不容易做得到。

【译文】

徐爱问："所谓'在亲民'，朱子说应当是'新民'。后面章节'作新民'的文句中，似乎也有依据。先生认为应该依从旧本作'亲民'，是否也有所依据呢？"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之民的意思，与'在新民'的'新'不同，这难道不足以为依据吗？'作'字和'亲'字相对，但不是'新'字的意思。下面'治国平天下'之处，对'新'字都并无发明。比如说'君子能以前代的贤人为榜样，尊重贤人，亲近亲人，一般平民百姓也都享受安乐，蒙受恩泽''保护百姓像母亲养护婴儿一样''人们喜爱的也喜爱，人们憎恶的也憎恶，这样的君主可称得上人们的父母'之类，都是'亲'字意思。'亲民'犹如《孟子》里说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爱'。百姓不仁爱，舜于是任命契为司徒，让他推行'五教'，从而使百姓相互仁爱。《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从'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又比如孔子说过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说到'亲民'就兼有了教诲和养化的意义，说'新民'便觉偏了。"

二

【题解】

本条讨论了朱熹与王阳明对"知止而后有定"的不同理解，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朱、王之功夫向度的差异，朱熹认为求至善于事事物物，王阳明则认为求至善要内求心体。不过王阳明肯定了二者在"至善"的终极境界上的一致性。本体、功夫不同，境界一致，这是历来朱、王之辩的论域，也保证了二者同属于"圣学"范畴。其实，这一问题也体现为朱、王对"心"与"物"关系问题的认识。朱熹认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即理在心外、物亦在心外。王阳明否定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心体），即是心与理一，心外无物，但王阳明不否定求心功夫"未尝离却事物"。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物上求理与王阳明的事上磨炼具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孙奇逢曾点评于此说："不专在事物上，却亦不离却事物，便活。"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①，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②，似与先生之说相戾③。"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④，却是义外也⑤。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⑥。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⑦。"

【注释】

①知止而后有定：语自《大学》首章："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即知道应达到的目的，就能志向坚定。

②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朱熹在《大学或问》中云："能知所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大学章句集注》注云："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子升问《章句》《或问》："语似不同。何也？"曰："也只一般。"

③相戾（lì）：前后矛盾，相违背。

④至善：语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⑤义外：语自《孟子·告子上》："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而孟子主张仁和义皆在内，反对告子的"义外说"。

⑥至精至一：达到"精一"。

⑦"本注"句：朱熹《大学章句集注》注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曰："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译文】

徐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认为这句话讲的是'事事物物都有

定理’的意思，这似乎和先生的学说相悖。”

先生说：“在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就是把义看做人心之外的东西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功夫到‘至精至一’的地步就是了。然而至善也未曾脱离客观事物，朱子在《大学章句》注解中所谓的‘穷尽天理的极限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欲私心’的人，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

【题解】

本条的中心主旨在于论证“心即理”，其中又涉及一些具体的功夫节目。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外心求理则无理矣。心体自足，孝、忠、信、仁等都只在此心，都是心的条理。故刘宗周曰：“至善本在吾心，首赖先生恢复。”王阳明认为求理于心便是要做“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在对待“天理”“人欲”的态度与手段上，朱、王是一致的，如刘宗周曰：“‘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处，何必晚年定论。”陶浔霍云：“除去人欲存天理，便无用功处。”可见，同作为儒学形态的朱子学、王学在终极意义上的一致性。

在具体的功夫节目方面，王阳明强调心的“头脑”“根”的意义，求得此心至诚处，便是真知必能行。故施邦曜云：“人苟无真实，孝亲、忠君、信友、爱民之心，终日讲求，亦是虚话，必实实有此心后，讲求俱是天理发见流行处，只是说讲求者不可不知头脑，非谓尽孝忠信爱者不必讲求也。”陶浔霍亦云：“读此知王学本无弊。”

本条涉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此时并未明确提出）”等重要命题，言简意赅，值得重视。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①？”

【注释】

①“心即理也”二句：“心即理”是王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观点之一，此二句在《传习录》中多有论述。日本学者三轮执斋认为此二句皆为陆象山语，日本学者多沿此说；然陈荣捷先生考之，后一句不见于《象山全集》。

【译文】

徐爱问：“如果至善只在心中探求，恐怕对于天下的事理，不能穷尽吧。”

先生说：“心即是理。天下还有心外的事和理吗？”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译文】

徐爱说：“譬如说侍奉父亲的孝道，侍奉君主的忠诚，结交朋友的诚信，治理臣民的仁慈，这中间就有许多道理，恐怕不能不去细究吧。”

先生感叹说：“这种说法蒙蔽世人已经很久了，怎能一句话就讲明白呢？现在姑且就你所问的解释一下：比如侍奉父亲，不能从父亲身上探求个孝的道理；侍奉君主，不能在君主身上探求个忠的道理；结交朋友、治理臣民，不能从朋友、臣民身上探求个诚信、仁慈的道理；这些道理都在心中，心即是理。如果这个心没有被私欲遮蔽，就是天理，不需要从外面添加分毫。凭借这种纯粹是天理的心，表现在侍奉父亲上便是孝，表现在辅佐君主上便是忠，表现在结交朋友、治

理臣民上便是诚信和仁慈。只要心中在摒除私欲、存养天理上用功就可以了。”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1]。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2]，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3]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注释】

①脱然：恍然醒悟、完全明白的样子。

②温凊（qìng）定省（xǐng）：语自《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指古代子女关心问候父母冷暖睡眠等生活细节。温凊，指冬天问暖，夏天纳凉。凊，凉。定省，昏定、朝省。昏定，指晚间为父母铺好被褥；朝省，指早上向父母问候请安。

③“《礼记》言”及以下六句：语自今本《礼记·祭义》。意谓孝敬长辈，发自内心的深爱是其根本，然后才会有和悦的气色和态度。

【译文】

徐爱问：“听先生这么说，我已经有所醒悟。但以前的观点萦绕

心中，还没能完全醒悟。比如侍奉父亲的事，其间冬温夏凉、昏定晨省之类，有许多细节，不知是否也需要讲求？”

先生说：“怎么能不讲求呢？就是要有个宗旨，就是要在内心摒除私欲、存养天理上讲求。就比如讲求冬天保暖，也只是要尽此孝心，唯恐有丝毫人欲夹杂其中；讲求夏天纳凉，也仅仅是要尽此孝心，唯恐有丝毫人欲夹杂其间。仅仅是讲求这个心而已。这个心若是没有人欲，纯粹都是天理，是一颗诚敬于孝亲的心，那么冬天自然就会考虑到父母的寒冷，便自然会去寻求保暖的事；夏天自然会考虑到父母的暑热，便自然会去寻求纳凉的事。这些都是那颗诚敬于孝亲的心自然生发出来的具体行为。但却必须先有这颗诚敬于孝亲的心，然后才有这些行为表现出来。用树木比喻的话，这诚敬于孝亲的心便是树根，许多具体的行为便是枝叶，必须先有这个根，然后才会有枝叶，不是先去寻求枝叶，然后再去种这个根。《礼记》说道：‘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而所有这些，必须有颗深爱的心做根，然后自然而然才能如此。”

四

【题解】

本条中，王阳明强调至善是此心纯粹为天理的境界，抑或可以说，至善是心的一种状态，求至善即是要使心达到应为至善的状态，而不能于事事物物上求。王阳明此说应有两点可注意：第一，王阳明并没有否定心体本然之至善性，但实然中心并不总是处于至善的状态，需要做“纯乎天理”的功夫，即学、问、思、辨的功夫，才能达到应然之至善。王阳明此处所言“此心”是从现象经验层面而言，并非本心；第二，物者，事也。王阳明言“事物”，多侧重于“事”。王阳明对“事本身”和“事的意义”有明确的区分。王阳明认为求至善不能求于事物，其强调的是求至善不能求于“事本身”，“事本身”即是“行”。但王阳明又不否定“事的意义”，所以王阳明一直强调致良知不离于事物。“事的意义”并不是“事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心对“事本身

（行）”的赋予。当“心”（心之条理和心之所向）与“行”相一致，即产生肯定的道德意义，便达到了知行合一，这也是许多学者诠释本节的意义之所在。

郑朝朔问[1]：“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2]，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3]。”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4]，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注释】

①郑朝朔：郑一初，字朝朔，潮州府揭阳（今广东揭阳）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郑朝朔任御史，因陈世杰请受学。《王文成公全书·外集》卷二十五收有《祭郑朝朔文》。

②“且如”四句：此为郑朝朔引用朱熹在《大学或问》中引用程颐的话：“程子曰：‘如欲为孝，则当知所以为孝之道，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如何而为温凊之节？莫不穷究，然后能之。非独守孝之一字而可得也。’”（《二程集·遗书》卷十八）是当，确当，切当。

③学、问、思、辨：语自《中庸》第十二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④毫厘千里之缪（miù）：语自《礼记·经解》：“差若毫厘，缪以千里。”又见《大戴礼记·礼察》和《史记·太史公自序》。缪，

谬误，错误。

【译文】

郑朝朔问："至善也必须从具体事务上寻求吗？"

先生说："至善只是让人心达到纯粹都是天理的境地便是了。在具体的事物上怎么寻求呢？你且举几个例子看看。"

郑朝朔说："比如侍奉亲人，怎样才算做到冬温夏凊的礼节，怎样才算做到奉养父母的合宜，必须寻求一个切当的尺度，才是至善，所以才有了学、问、思、辨的功夫。"

先生说："如果只是谈冬温夏凊的礼节、奉养合宜这类事，一天两天便可以讲得很透彻，用得上什么学、问、思、辨的功夫？在帮助父母取暖纳凉时，只要让自己的心达到纯粹都是天理的境地；奉养父母时，也只要让自己的心达到纯粹都是天理的境地就够了。而如果缺少了学、问、思、辨的功夫，则不免会造成毫厘千里的谬误，所以即使是圣人，仍旧要听从'精一'的训诫。如果只是在那些礼仪细节上追求切当就是至善，那么现在的戏子表演的许多冬温夏凊、奉养的礼仪切当，也可以称之为至善了？"

爱于是日又有省。

【译文】

徐爱在这天又有所省悟。

五

【题解】

王阳明在本条中重点阐明了其"知行合一"思想的内涵，要点有三：一、依良知行，而非以良知行；二、真知与真行；三、知行本体原如此，以理性制约偶然性。具体论证途径有二：一、驳斥现实中知行不一的现象，托言圣人，立知行合一之旨；二、为古人"知行做两

个”说辩护，立知行合一之旨。论证亦古亦今，破中有立，主旨鲜明。施邦曜曾点评此说：“说得痛快，知行合一之旨了然。”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认为王阳明此处关于“知”“行”关系的辩证在某种意义上与此后王畿和钱德洪关于“天泉四句教”的争辩有关，“后此天泉四句之争辩，先生所谓只是闲话也”，于此，当深体之。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①，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②，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④。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注释】

①宗贤：黄绾（1480—1544），字宗贤，又字叔贤，号久庵，台州府黄岩（今浙江台州黄岩区）人。初师谢文肃，及官都事，闻王阳明讲学，请见。王阳明归越，闻致良知之教。曰：“先生真吾师也，尚可自处于友乎？”乃称门弟子。事见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明儒学案》卷十三。惟贤：顾应祥（1483—1565），字惟贤，号箬溪，湖州府长兴（今浙江长兴）人。少受业于王阳明。王阳明死后，做《〈传习录〉疑》。黄宗羲曰“其视知行终判两样，皆非师门之旨”（《明儒学案》卷十四）。

②弟：通“悌”，顺从和敬爱兄长。

③恁（rèn）的：如此，这样。

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语自《大学》第六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意即就像喜好美色和厌恶臭气一样。

【译文】

徐爱因为没有领会先生“知行合一”的训示，与黄宗贤、顾惟贤反复辩论，没能得出结论，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试着举个例子来看。”

徐爱说：“现在的人都知道有父亲就该孝顺，有兄长就该尊敬，但却不能做到孝顺父亲，敬服兄长，这就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先生说：“这已经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没有认知到了却不去践行的，认知到了而不去践行，就还是没有认知到。圣贤教人认知、践行，正是要恢复知行合一之本然，不是让你只如此认知了就行。因此《大学》中指出真正的知行给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看到美色属于知，喜欢美色属于行。只要看到那美色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不是看见美色之后又单独立个念头去喜欢。闻到臭气属于知，厌恶臭气属于行。只要闻到那臭气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厌恶上了，不是闻见恶臭之后又单独立个念头去厌恶。正如鼻塞的人，虽然看到有恶臭的东西在前，但他鼻子中没有闻到，也就不觉得十分厌恶，这也只是因为不曾知道它的臭气。就像说某人知道孝顺父亲、尊敬兄长，一定是这个人曾经做过顺敬父兄的事，才能称知道孝顺父亲、尊敬兄长，并不是只知道说些孝顺尊敬的话，就可以称其为

知道顺敬父兄。又比如说知道痛楚，一定是自己已经痛了，才能知道痛楚；知道寒冷，一定是自己已经寒冷了；知道饥饿，一定是自己已经饥饿了。‘知’和‘行’怎么能分得开呢？这就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欲在其中隔断的。圣人教诲世人，都必定要如此，才可以称作是‘知’，否则的话，就是还没有真正的‘知’。这都是多么紧要实在的功夫！现在竭力非要把‘知’和‘行’说成两件事，是什么意思？而我要把‘知’和‘行’说成一件事，又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知道我如此立言的宗旨，只管辨说‘知’和‘行’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又有什么用呢？”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①，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注释】

①冥行：夜间行路，比喻不识门径，盲目行事。妄作：无知而任意乱为。

【译文】

徐爱说：“古人把‘知’和‘行’说成是两件事，也是要世人分辨明

白。一边做知的功夫，一边做行的功夫，这样所做的功夫才能落实。”

先生说：“你这样的理解却失掉了古人的宗旨。我曾经说过认知是践行的主旨，践行是认知的功夫。认知是践行的开始，践行是认知的成果。如果领会这些话，只说一个认知，就自然已经有践行在里面了，只说一个践行，也自然已经有认知在里面了。古人之所以既说认知，又说践行，只是因为世间有一种人，糊里糊涂的，随性而为，完全不知道要思维省察，只是盲目妄为，所以一定要提出认知，方才能让这些人践行得正确；还有一种人，模模糊糊的，凭空思索，完全不愿意亲身实践，也只是揣度空想，所以一定要提出践行，方才能让这些人认知得真切。这是古人不得已，为了补偏救弊而提出的言论。若是领会其中要义，一句话就足够说清楚了。现在的人却就将认知和践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一定要先认知了，然后才能践行。如果我现在先来讲习讨论如何认知的功夫，等到认知得真切了，才继续做践行的功夫，这样就会终身得不着践行，也就终身得不着认知。这不是小毛病，由来已久了。我现在提出‘知行合一’，正是对症的良药，又不是我凭空杜撰的，认知与践行的本体，原本就是如此。如今如果明白其中宗旨，就算把它们说成两件事也没有关系，本质上也只是同一回事；如果没有领会知行的宗旨，即便把它们说成一回事，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说些闲话罢了。”

六

【题解】

本条以《大学》为中心，王阳明阐述了其“格物”与朱熹的不同：第一，格物非格外在对象之物，而是求内在之至善，二者在功夫方向上已然不同；第二，在功夫次序上，王阳明不同意朱熹“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格物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的“格物”之训，认为其“格物”作为初学功夫，与事相关，尚与天为二。相反，王阳明强调功夫先立心，格物之功便是“反求”而“得之于心”，“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由此，格物便是格心，便是尽心，便是知

性，便是知天。朱、王“格物”之别在于出发点一者为“物（事）”，一者为“心”。第三，从“立心”出发，王阳明释“物”为“事”，在根本上是将“物”内在化，统摄于心（意识）之内，这是其与朱熹的重要区别。正是在此意义上，施邦曜评曰：“人看得‘物’字是死的，先生看得‘物’字是活的。”王阳明对“物”的解释是我们理解其心学功夫立场与进路的关键。另外，本条中阳明心学“四句理”的提出，即“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也是理解阳明心学功夫和心学意义世界建构的入手处。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①，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②，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注释】

①止至善：语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至善，即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②朱子“格物”之训：朱熹补注《大学》第五《知本章》云：“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译文】

徐爱问：“昨天听了先生‘止至善’的教诲，已经觉得功夫有着力的地方了。只是想想，觉得与朱子关于‘格物’的训导始终无法吻合。”

先生说：“格物是‘止至善’的功夫，既然明白了‘至善’，也就明白‘格物’了。”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

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1]，《孟子》之‘尽心’‘知性’[2]，皆有所证据[3]，以是未能释然[4]。”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5]，曾子反求诸己[6]。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7]，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8]？‘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9]？”

【注释】

①博约：语自《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又《论语·子罕》：“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即博文、约礼，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

②尽心、知性：语自《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意即充分发挥人善良的本性，就能知晓人的本性。知晓人的本性，就能知晓天命了。

③皆有所证据：按，朱熹从格物穷理的观点解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执中。’此言尽之矣。惟精者，精审之而勿杂也。惟一者，有首有尾，专一也。”（《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朱熹引侯仲良的《论语说》从格物的观点注解“博约”说：“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论语章句集注·子罕》）朱熹从格物的观点注解“尽心知性”曰：“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孟子章句集注·尽心上》）

④释然：疑虑消除貌。

⑤子夏：卜（bǔ）商（前507—？），字子夏，尊称“卜子”或“卜子夏”，春秋末年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一说卫国人。“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提出过“君子有三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等，均反映孔子思想，故谓“笃信圣人”。

⑥曾子：曾参（shēn，前505—前435），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在今山东平邑南）人。与其父曾点同师事孔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反求诸己：曾子有“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语。

⑦狃（niǔ）：习惯。

⑧苟从：《朱子语类》卷六十九云：“程子曰：‘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程子此语，某亦未敢以为然。天且弗违，此只是上天。”此程颐语见《伊川易传》卷一。

⑨“尽心、知性、知天”数句：《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中庸》第二十章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朱熹注解《孟子》上述“尽其心者，……所以立命也”曰：“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知天而不以殀寿贰其心，智之尽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尽，故不知所以为仁，然智而不仁，则亦将流荡不法，而不足以为智矣。”王阳明从其心学出发，并不同意朱熹此注解，故谓之“错训”。生知安行，即“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的省语。学知利行，即“学而知之”“利而行之”的省语。困知勉行，即“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的省语。

【译文】

徐爱说："昨天我将先生的教诲推论到'格物'的学说，似乎也能明白个大概了。只是朱子的训导，在《尚书》中的'精一'论、《论语》中的'博约'论和《孟子》中的'尽心''知性'里都有所依据，因此还没能完全领悟。"

先生说："子夏深信圣人，曾子从自身上反省探寻。笃信圣人固然是正确的，然而比不上反躬自省深切。你现在既然不能完全领悟，又怎么能承袭于旧说，不探求切当的答案呢？就比如说朱子也尊敬相信程子和他们的学说，但对于不符合他自己想法的，又什么时候盲从过呢？'精一''博约''尽心'这些学说，本来与我的学说吻合，只是你没有深入地思考罢了。朱子关于'格物'的理解，未免牵强附会了，并不是'格物'原本的要旨。追求精粹是达到纯极的功夫，广求学问是恪守礼法的功夫。你既然明白了'知行合一'的学说，这就可以用一句话说明白了。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能够达到的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能够达到的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能够达到的事。朱子解错'格物'的学说，只是因为颠倒了这含义，认为'尽心知性'就是'物格知至'，要初学的人去达到'生知安行'的事，如何做得到？"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①。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②，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寿夭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个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注释】

①"惟天下"二句：语自《中庸》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

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②夭寿不贰：语自《孟子·尽心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贰，三心二意，意即怀疑、动摇。

【译文】

徐爱问：“‘尽心’‘知性’，怎么会是‘生知安行’能达到的事呢？”

先生说：“人的本性是本心的主体，天理则是本性的根源，因此尽心就是彻底发挥本性。‘只有天下至为真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才能认知天地化育生命’。存心，也就是说善心并没有得到彻底发挥。知天，犹如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分内的事，已经与天合二为一。侍奉天，就像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必须恭敬奉承，然后才能没有闪失，还是与天没有合二为一，这就是圣人和贤人的区别。至于‘夭寿不贰’这种本心，是教导为学者一心行善，不能因为困厄显达和寿命长短，就动摇了行善的心，却只去修身以待天命；至于困厄显达和寿命长短，尽管是命中注定，我也不必为此动摇心志。侍奉天，虽然与天未能合二为一，已经认知到天理的存在；等待天命，就与从未见面却在此等候类似：这就是初学者建立本心时，有刻苦勤奋的意思在。如今朱子却颠倒顺序了，所以使得学者无从着手。”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①，《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注释】

①不诚无物：语自《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意即没有诚敬之心就没有万事万物。诚，指诚敬之心。

【译文】

徐爱说："昨天听闻了先生的教诲，我也隐约感到功夫应该这样用。现在又听到先生这样训诫，更没有可疑惑的了。我昨晚思考，'格物'的'物'字，就是'事'字，都是从本心上来说的。"

先生说："是。身体的主宰便是本心，本心的生发便是意念，意念的本体便是知，意念的所在便是事物。如果意念在于侍奉亲人上，那么侍奉亲人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在于侍奉君主上，那么侍奉君主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在于仁治百姓、爱护万物上，那么仁治百姓、爱护万物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在于视听言动上，那么视听言动就是一件事物。所以我说没有本心之外的天理，没有本心之外的事物。《中庸》说'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的功夫，讲的都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就是格物。"

七

【题解】

本条重在解"格物"，也是承续上节对"物"的解释。王阳明借孟子"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将"格物"转化为"格心"，训为正心。心体本正，不正处在于意，所以正心就是要去意之不正处，摒除遮蔽，回复心体大中至正，即是存天理。那么，如何正心（格物）？刘宗周说："以心之所发言意，意之所在言物，则心有未发之时，却如何格物耶？请以前好恶之说参之。""好好色""恶恶臭"之说强调了正心功夫中，心的主体自觉自为性和诚恶意、存善意的内涵。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①，是去其心之不

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注释】

①大人格君心：语自《孟子·离娄上》：“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朱熹引赵氏注曰：“格，正也。”

【译文】

先生又说：“‘格物’就像《孟子》中的‘大人格君心’的‘格’。是消除本心中不正之念，来保全本体的正善的意思。只是意念所在之处，就要消除其中不正之念，来保全纯正为善的念头，就是无时无处不存有天理，也就是穷尽天理。‘天理’就是‘光明正大的品德’，‘穷尽天理’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八

【题解】

本条言“致知”。良知即心体，本是至善，又知善知恶，此心圣人与常人同。然良知常被私意障碍遮蔽，故需要做去私存心的功夫，使良知无障碍。做得知致，便意味着意诚，二者是一贯的。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①，此便是良知②，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③。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④，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注释】

①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语自《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

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孺子，幼儿，小孩子。恻隐，同情，怜悯。

②良知：语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本书此处第一次出现王明阳的“良知”概念。《年谱》记载，王阳明正德十六年（1521）提出“致良知”于江右。而徐爱于正德十三年（1518）去世，《年谱》与“徐爱录”记载有冲突。对此，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一《浙中王门学案一》中曰：“先生（徐爱）记《传习》，初卷皆是南中所闻，其于‘致良知’之说，固未之知也。然《录》中有云：‘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为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使此心之良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则三字之提，不始于江右，明矣。但江右以后，以此为宗旨尔。是故阳明之学，先生为得其真。”

③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语自《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④充塞：“塞”字语自张载《西铭》：“天地之塞，吾其体。”

【译文】

先生又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去知：见到父亲自然知道尽孝，见到兄长自然知道顺敬，见到小孩掉进井里，自然知道同情不忍。这就是良知，不必凭借外部去寻求。如果良知生发出来，还没有私欲的障碍，也就是所谓的‘充分发生同情不忍的心思，仁慈之心就没有用尽的时候’。然而在常人来说，不能做到完全摒除私欲的障碍，所以必须要用致知、格物的功夫，克除私欲，复归天理。这样本心中的良知也就再没有障碍，得以充斥心中，流动开来，这就是致良知。良知得以恢复，那么意念就能诚挚专一了。”

九

【题解】

本条讲功夫之用力处在于“事”，从逻辑上分析，可见三个方面：第一，由“用”到“体”的反求功夫。“理”之用为“文”，由“文”可见“理”；第二，由“行”到“知”的一贯功夫。“理”发用之对象为“事”，在“事”上存“理”即是“行”，其中蕴含“事上磨炼”的功夫，也体现了王阳明一贯的“知行合一”思想；第三，不离见闻的功夫实践。王阳明强调良知不是见闻，但又不离见闻，体现了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辩证关系。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①。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注释】

①“发见于处富贵”四句：语自《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夷狄，泛称华夏族以外的各族。

【译文】

徐爱问：“先生认为‘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我深刻思考之后，还是没能弄明白，请您略加开导解释。”

先生说：“‘礼’字就是‘理’字。‘理’表现出来，被人识见，就是‘文’。‘文’的隐微不得见的内涵就是‘理’：这二者本是同一件东

西。‘约礼’是要使本心纯粹成为天理。要使本心纯粹为天理，必须从天理表现的地方用功。例如表现在侍奉亲人时，就要在侍奉亲人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侍奉君主时，就要在侍奉君主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富贵贫贱时，就要在身处富贵贫贱上学习存养天理；表现在身处患难或外邦时，就要在身处患难或外邦上学习存养天理。至于是践行还是不践行，开口还是沉默，无处不是如此，随时随地表现在行动上，就要在那上面学习存养天理。这就是‘博学之于文’，就是‘约礼’的功夫。广泛学习存养天理，就是为了求得至精的境界；恪守礼仪，就是为了求得天理的纯粹。”

十

【题解】

本条阐述王阳明“心一”的观点。上条“精一”之训表明“心”有“用（现象）”和“体（理）”两个层面，但其实是一个心，由此出发，道心与人心只是一心。而朱熹的“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则视二者为主从关系，实为二心。这是王阳明所反对的。对此，施邦曜极力赞成：“此即孔子道二，仁与不仁之说，出此入彼，只有一个，更无两个，可不慎哉？”而心学殿军刘宗周则认为王阳明之说和程、朱无别，他认为：“人心本只是人之心，如何说他是伪心欲心？敢以质之先生。”可见，即便是在心学内部，心一心二的问题一直是后人纠结的问题。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①。’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②，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①“道心”二句：语见朱熹《中庸章句序》：“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道心、人心，语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②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二程集·遗书》卷十九程颐语：“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

【译文】

徐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根据先生‘精一’的解释来推论，这句话似乎有弊端。”

先生说：“是。本心只有一个，没有掺杂人的私欲时叫做‘道心’，掺杂了人的私欲时叫做‘人心’。人心能够达到纯正的就是道心，道心失去纯正的就是人心：最开始并没有两颗心的分别。程子说‘人心就是私欲，道心就是天’，这句话似乎是把心分为两颗心，但实际上是领悟到了人只有一个本心的意思。现在朱子说‘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于道心’，这就是有两颗心了。天理和人欲不能并立共存，怎么能说天理为主宰，人欲听命于天理呢？”

十一

【题解】

本条可见王阳明经学观之一面，即修经以明道。经之价值意义在于指向道，存天理。故孙奇逢说：“‘六经’总要正人心，正人心只是存天理。”施邦曜评曰：“得是旨而存之，即‘六经’亦糟粕矣。”在“经”与“理（心）”之间，“经”的地位是低于“理（心）”的。圣人能由经见道，而常人则只见到事，所以为了不让常人迷惑于其中，圣人删去经中不见道者，亦不主张添加不含道者。同时，王阳明以“道”为标准，就弥合了“经”与“史”的区别。王阳明的经学观凸显了“心”的本体性和以“心”解经的方法。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①。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注释】

①文中子：即隋代王通（584—617），字仲淹，降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仿孔子删述"六经"作"王氏六经"。韩退之：韩愈（768—824），字退之，昌黎（今河北三河）人。唐代著名文人。反对佛、道，为宋明理学的先驱。朱熹于《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云："孟子后，荀（子）扬（雄）浅，不济得事，只有个王通、韩愈好，又不全。"

【译文】

徐爱向先生请教王通、韩愈两人的言行。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雄，王通是大贤的儒者。后人只是因为文词的原因，推崇尊敬韩愈，实际上韩愈比王通要差得远了。"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①？"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谠谠于世也②？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③。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④，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

属⑤，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⑥，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⑦，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⑧，《诗》自《二南》以降⑨，如《九丘》《八索》⑩，一切淫哇逸荡之词⑪，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⑫，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⑬，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⑭，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⑮，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⑯，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窃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注释】

①拟经：指王通“王氏六经”。王通据《春秋》而成《元经》，据《尚书》而成《续书》，据《诗经》而成《续诗》，据《礼》而成《礼论》，据《易》而成《赞易》，据《乐》而成《乐论》。又仿孔子《论语》而作《中说》。朱彝尊《经义考》引司马光《补传》曰：“《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有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之‘王氏六经’。”今皆佚。《中说》尚存，可略见其规模。论者多讥其好名自大。《朱子文集》卷六十七《王氏续经说》云：“不胜其好名欲速之心，……依仿六经。”

②铙铙（náo）：喧闹嘈杂。

③“删述”二句：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返回鲁国后，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删《诗》、正《乐》、序《易》（《象》《系辞》《说卦》《文言》）。又“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

④“自伏羲”二句：传说伏羲画八卦。文王叠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又系象辞，周公系系辞。

⑤《连山》《归藏》：《周礼·春官·宗伯》第三云：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玄注云：《连山》，夏《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殷《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周易》始乾。文王衍《易》于羑里。题周以别商。而《连山》《归藏》，即有其书，亦已佚矣。

⑥纪极：限度，止境。

⑦赞：明。孔子赞《易》，作《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称“十翼”。

⑧《典》《谟》：《尚书》之《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或加《益稷》，作“二典三谟”。

⑨《二南》：指《诗经》的《周南》《召南》。

⑩《九丘》《八索》：传说的古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⑪淫哇：淫邪。逸荡：放荡。

⑫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古文尚书序》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

⑬虽称孔子作之：《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⑭笔、削：《史记·孔子世家》云：“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助）一辞。”

⑮始皇焚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⑯反经：违背常道。

【译文】

徐爱又向先生请教：“王通为什么会有仿作经书的过失？”

先生说：“仿作经书恐怕也不能说都不对。你先说说后世儒者编著经书的用意，跟仿作经书相比怎么样呢？”

徐爱说：“现在儒者的著述，不是没有追求名誉的想法，然而也期望能明道。仿作经书就似乎纯粹是为了名利了。”

先生说：“著述经书进而明道，又是效法的谁呢？”

徐爱说：“孔子删述‘六经’，是为了明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那么仿作经书难道不是效法孔子吗？”

徐爱说：“著述经书是对其中的经道有所阐释，仿作经书似乎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恐怕对于经道没什么补益。”

先生说：“你认为明道是让道返璞归真，在实际做事当中表现呢？还是讲求美润辞藻只是借此哗众取宠于世呢？天下大乱，是因为重视空虚的文论而轻视实际。倘若天下道明，那么也就不必解释‘六

经’了。删述‘六经’，孔子是不得已而为之。从伏羲画卦，到文王、周公，这期间有论述《易经》的著述，像《连山》《归藏》这些，纷纭众多，不知有多少，使得《易经》的经道乱作一团。孔子因为天下爱好虚文的风气一天天盛行，知道这种言论将会发展得没有限度，所以借助推崇文王、周公的论述加以阐明，认为只有这样才阐发出了《易经》的宗旨。于是纷纭众多的学说都被废弃，天下论述《易经》的言论这才统一了。《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都是这样。《尚书》自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之后，《诗经》自从《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大量淫逸邪荡的诗词，大体有成百上千篇；《仪礼》《乐经》的名称、实物、仪则、数目多到也是无法数清。孔子对它们都做出了删削述正，然后这些说法才被终止。至于《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本文中，孔子何曾增添过一句话？现在《礼记》的解说，都是后世的儒者附会而成，已经不是孔子的旧作了。至于《春秋》，虽然号称是孔子之作，其实都是鲁国史书中的旧文笔削而成。所谓‘笔’，就是照抄旧文；所谓‘削’，就是删减繁复，是有减无增的。孔子传述‘六经’，是担忧繁文扰乱天下，想要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他要让人们务必忽略‘六经’的表面文句，而应当追求其中的实际意义，而不是要用文句辞藻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越来越盛行，天下越来越混乱。秦始皇焚书而开罪天下，是出于他的私心，更不应该焚毁‘六经’。如果当时他志在明道，把所有那些反经叛理的学说，全部拿来烧掉，也正暗与孔子删述的本意相合。自秦汉以后，繁文又越来越盛行，若要想彻底废止，完全不可能了。只适宜效仿孔子的做法，收录那些与经道最接近的并加以表彰，其他各种荒诞悖论的学说，也应当渐渐自行消失。虽然不知道王通当时仿作经书的本意是什么，但我私下里对这件事深切赞同，认为圣人即便重生，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天下之所以混乱不治，就是因为繁文盛行，而践行实事衰落。人们各抒己见，以新奇观点相互竞争，以花哨俗丽博取虚誉，这样只会混乱天下人的聪智，蒙蔽天下人的耳目，使得天下人颓靡地争相修饰表面文辞，借以闻名于世，而不再知道还有敦于本分、崇尚实践、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都是著述经书的人所导致的吧。”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①，是歇后谜语矣②。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③：'传是案，经是断④。'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⑤，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⑥。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⑦。'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⑧，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⑨！"

【注释】

①《春秋》必待《传》而后明：《传》，此指《春秋左氏传》。《春秋》有《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三传，所传事实有所不同。《左传》相传为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述事甚详，故说。

②歇后谜语：即指叙述中删去整句话的最末文字。

③伊川：指程颐。因为伊川（今河南栾川、嵩县、伊川）一带人，世称"伊川先生"。

④传是案，经是断：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五。

⑤征伐当自天子出：语自《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⑥予欲无言：语自《论语·阳货》。

⑦“仲尼”二句：语自《孟子·梁惠王上》。桓、文，指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

⑧伯：通“霸”。下文“五伯”“伯术”，义同。

⑨“此非达”二句：语自《中庸》第三十二章：“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译文】

徐爱说：“著述经书也是不可或缺的，比如《春秋》这部经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难看懂。”

先生说：“《春秋》必须等到《左传》出现才能看懂，那就是歇后谜语了。圣人何苦写这些艰深隐晦的词章呢？《左传》大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左传》才能看懂，那孔子何必要删削它呢？”

徐爱说：“伊川先生也说过：‘《左传》是案件，《春秋经》是判断。’比如，《春秋》记载杀死了某位君王，征伐了某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恐怕也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伊川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往世儒者的说法，而没能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记载了杀死君王的事，那么杀死君王就是罪过，何必要去追究杀死君王的详细过程呢？征伐的命令应当由天子下达，记载讨伐别国的事，那么讨伐别国就是罪过，何必再去追究讨伐别国的详细过程呢？圣人著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留存天理、除去私欲。孔子对于留存天理、除去私欲的事，曾经说过；有时根据人们的问题，依各自的程度作答，也不肯多说，唯恐人一心在言语上钻牛角，所以说‘我不想多谈’。如果是一切纵容私欲、吞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给人解说呢？这就成了长乱导奸了。因此孟子说：‘孔子的弟子们没有记载齐桓公、晋文公的事的，因此后世也就没有流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当世儒者只讲求称霸者的学问，所

以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这纯粹是一片功利的私心，与圣人著经的本意正相反，怎么能思量明白呢？”

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与他讨论这个很难啊！”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①]，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②]。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释】

①吾犹及史之阙（quē）文也：语自《论语·卫灵公》。意即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阙，缺失。

②“孟子云”及以下四句：语自《孟子·尽心下》。《武成》，为《尚书·周书》篇名，记武王伐纣凯旋而归。

【译文】

先生又说：“孔子说‘我还见过史书存疑疏漏的地方’，孟子说‘完全相信书，就不如无书。我认为《武成》这一篇就只有两三页可取罢了’。孔子删述《尚书》，即便是在唐、虞、夏的四五百年间，也不过只留下几篇。删述到这个地步，难道就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叙述到这里，圣人的本意可以了解了。圣人只是要删去繁复的文饰，后世儒者却还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①]，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②]，其事阔疏[③]，传之者鲜矣[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注释】

①五伯：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97—前628）、秦穆公（？—前621）、楚庄王（？—前591）、宋襄公（前650—前635）。

②羲、黄：伏羲与黄帝。伏羲，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风姓。相传其始画八卦，又教民渔猎，取牺牲以供庖厨，因称“庖牺”，亦作“伏戏”“伏牺”“宓羲”等。黄帝，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又居姬水，因改姓姬。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以土德王，土色黄，故曰黄帝。相传曾战胜炎帝于阪泉，战胜蚩尤于涿鹿。

③阔疏：远。

④鲜（xiǎn）：少。

【译文】

徐爱问：“圣人著述经书，只是要去除私欲，留存天理。至如春秋五霸以下的事，圣人不打算详细地告知世人，确实如此。但至于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被省略，无法得见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代，事迹已经遥远，流传下来的很少，这也能想象得到的。当时都是淳朴素淡，重视辞藻的气象一毫也没有。这就是太古的治世，不是后世能比得上的。”

爱曰：“如‘三坟’之类①，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②。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③。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注释】

①三坟：传说中记录古史的书。《古文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

②于文、武则宪章之：语自《中庸》第三十章：“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云：“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祖述，效法、遵循前人的行为或学说。宪章，效法，遵从。

③“故周公”四句：语自《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译文】

徐爱问：“像‘三坟’这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要删除它？”

先生说：“纵使有流传下来的，也于现在世道的变化渐渐不相适宜了。风气日渐开放，雕饰日渐流行，到了周朝末期，即使想要以夏、商时的风俗改革风气，也已经无可挽回，何况唐尧、虞舜时，又何况伏羲、黄帝的时代呢？然而各代虽治世不同，遵循的道却是相同的。孔子遵循尧帝、舜帝，效法文王、武王。文王、武王的治世之法，就是尧帝、舜帝的治世之道。只是他们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治世，那些推行的政令制度，已经各自不同。即使是夏、商的政策在周代推行，已经并不合适了。因此周公思考三王的治策，兼收并蓄，发现不合时宜的地方，就反复思考，夜以继日。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怎么能再次施行呢？这正是圣人删略前事的原因。”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译文】

先生又说："专心施行无为而治，不能像三王那样根据时代的实情来治世，而一定要推行上古的政治，这是佛教、老子的学问。根据时代的实情治世，不能像三王那样都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之心来推行，这是春秋五霸以后的治世。后世的很多儒者讲来讲去，都只讲得一个霸术而已。"

十二

【题解】

本条以治世论道。三代之治之可行在于其以道为本，效仿三代在于取其道而不在仿其事。这与上条具有论说意义的一贯性。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①，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①三代：即夏、商、周。

【译文】

先生又说："唐尧、虞舜以前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再重复，可以忽略它了；夏、商、周以后的治世经略，后世无法再效仿，可以删削它了；只有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经略，还可以实行。然而，世上论说三代的人，却不了解当时治世的根本，而只效仿细枝末节，也就无法恢复三代治世的方略了！"

十三

【题解】

本条谈经、史之异同。从文体而言，史言事，经言道，但王阳明认为事即道，道即事，确定了"道"的评价标准，从而弥合了经、史之

别。王阳明的这一立场与其以心释经、以心观物（事）的观点是一致的，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其今文经学的思想。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①，《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注释】

①包牺氏：即伏羲。见前注。

【译文】

徐爱说："先儒论述'六经'，认为《春秋》是史书，史书是专门记载事件的，恐怕与其他'五经'的内容和体裁都稍有不同。"

先生说："讲求事件就叫史书，讲求道义就叫经书。事件就是道义，道义就是事件。《春秋》也是经书，'五经'也是史书。《周易》是伏羲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仪礼》《乐经》是夏、商、周时的史书。它们记载的事件相同，阐发的道义也相同，怎么会有所谓的差别呢？"

十四

【题解】

本条承上条而言，经、史以明道，何故史中有善恶？王阳明以"示法""杜奸"的目的论分别释之，最终仍指向明道。这种解释进路与王阳明"致良知"功夫的逻辑思路是一致的。至于王阳明解释孔子于《诗》不删《郑》《卫》，显然并无考据，但却肯定了孔子的一贯家法，也就是肯定了经、史明道的主旨，体现了阳明心学"立其大"的为学头脑和解经方法。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①；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注释】

①时：通"是"。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的目的是用来辨明善恶，明示劝诫的。善可以被用作训诫的，这是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恶可以被用作鉴戒的，这是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类似邪恶之事发生。"

徐爱说："保存善事来教导世人让他们效法，也是存养天理的本源；删削恶事本身杜绝邪恶发生，也是为了将人的私欲遏制在将要萌发的状态吗？"

先生说："圣人著述经书，无非就是这种意图。但也不必拘泥于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①？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②，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③。'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④。'"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⑤。'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⑥，皆所以宣畅和平，涵泳德性⑦，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郑》《卫》：《诗经》之《郑风》与《卫风》。

②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为政》中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志，心志。

③放郑声，郑声淫：语自《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④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语自《论语·阳货》：“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雅乐，纯正典雅的音乐。

⑤“郑、卫之音”二句：语自《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⑥乡党：同乡，乡亲。

⑦涵泳：浸润，沉浸。

【译文】

徐爱又问：“恶可以被用作鉴戒的，保存这种告诫而删削恶事本身，以杜绝邪恶发生，为什么唯独不删削《诗经》中的《郑风》和《卫风》？先儒所说的‘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是这样吗？”

先生说：“《诗经》已经不是孔门原来的版本了。孔子说：‘要禁绝郑声，郑声是靡靡之音。’又说：‘厌恶郑声扰乱雅乐。’‘郑、卫的音乐，是亡国之音。’这是孔门家法。孔子修订的《诗经》三百篇，都是所谓的雅乐，既可以在祭祀天地祖先时演奏，也可以在乡党群民之间演奏，都是宣讲平和，涵养德行，移风易俗，怎么会有这些诗在其中呢？这就是助长淫乱导致奸恶了。这些诗必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当世的儒者附会而成，以补足三百篇的数量。而淫靡之词，世间俗人大多喜欢传诵，如今街巷皆知了。‘恶事可以惩戒人的纵欲放荡之志’，

是欲求解释而无法解释，不得已才这么说的。”

徐爱跋

【题解】

本条为徐爱为所记语录作的跋，主旨在于总结阳明心学功夫。综合前文可知，徐爱认为虽然“格物”与“诚意”语出《大学》，“明善”与“诚身”语出《中庸》，“穷理”与“尽性”语出《周易·说卦》，“道问学”与“尊德性”语出《中庸》，“博文”与“约礼”语出《论语》，“惟精”与“惟一”语出《尚书》，但王阳明的“心与理一”“知行合一”的格物新说，可以将这些思想通贯起来。

爱因旧说汩没①，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②，“明善”是“诚身”的工夫③，“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④，“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注释】

①旧说汩（gǔ）没：沉没于旧说，或指程朱之学。

②格物、诚意：语自《大学》首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③明善、诚身：语自《中庸》第二十章：“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④道问学、尊德性：语自《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朱熹注云：“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意谓既虚心学习探究事理，又恪守道德规范。

【译文】

我因为受旧的学说的影响较深，刚刚听闻先生教诲的时候，着实惊骇不定，茫然没有头绪。后来受教先生时间长了，渐渐知道要自己亲身践行，然后才相信先生的学问，是孔门嫡传的学说，其他都是旁门左道，断港绝河！例如先生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论说，开始觉得都过分邈远很难实现，后来思考得久了，不知不觉领会学旨，手舞足蹈起来。

右曰仁所录①。

【注释】

①右曰仁所录：南本作“门人徐爱曰仁录”，此后有小段文如下：“曰仁所纪凡三卷，侃近得此数条，并两小序，其余俟求其家附录之。正德戊寅春，薛侃识。”

【译文】

以上是徐爱所录。

陆澄录　凡七十三则

【题解】

陆澄，字原静，又作“元静”，一字清伯，湖州府归安（今浙江湖州）人。正德九年（1514）从学于王阳明，十二年（1517）进士，授刑部主事。嘉靖时，议大礼不合，罢归。后悔前议之非，上疏自讼。上恶其反复，斥之不用。时有议王阳明之学者，陆澄欲上疏抗辩，王阳明闻而止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十四云：“《传习录》自曰仁发端，其次即为先生所记。朋友见之，因此多有省悟。盖数条皆切问，非先生莫肯如此吐露，就吐露亦莫能如此曲折详尽也。故阳明谓：‘曰仁殁，吾道益孤，致望原静者不浅。’”“先生初锢于世论，已而理明障落，其视前议犹粪土也。阳明知永嘉之为小人，不当言责，故不涉论为高。先生已经论列，知非改过，使人皆仰，岂不知嫌疑之当避哉？”

“陆澄录”是《传习录》中较为集中论述“致良知”功夫的部分，其主旨在于阐释阳明心学功夫是实学功夫，内容非常丰富，可概括为十个方面：第一，强调功夫要先立头脑，如对“主一”“立志”“集义”等的论述；第二，强调功夫之根本在于在心上用功，如王阳明认为为学要有本源，要在本源上用功；第三，强调本体与功夫的统一，如王阳明认为心学功夫上下一贯、体用一源，道要在功夫中求；第四，强调功夫不离日用行常。如王阳明从辩证的角度对事上磨炼、下学上达、惟精惟一等的阐述；第五，论述了一些具体的功夫条目，如省察、存养、谨独、克己、格物等；第六，对心体本然的论述，如对“定”“诚”“中”的论述，并主张以心体之状态判功夫之真伪；第七，对“知行合一”功夫的论述，其中也涉及对心即理、性等心学范畴的论述；第八，强调心学功夫之自然，反对意必，反对执着，进而在为学之道上反对有违良知的行为，如为仕而仕等；第九，在心物关系层面阐发恶之产生，指出为学要存天理、去人欲；第十，从为学出发，王阳明阐述了自己的心学经学观，并对经史关系、《大学》与《中庸》

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在论述日常功夫时，言简意赅，不啻为箴言。

一

【题解】

本条释“主一”。“逐物”即是见逐外物，为物所牵扰，不能安于心。与此相反，“主一”为主于内者，不为外物所动，只是一个天理。故施邦曜说：“‘主一’之学，动如是，静亦如是也。”“逐物”与“主一”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功夫向度。王阳明之“主一”与下文“立志”“思诚”等立意相同，专在一个天理上。

陆澄问：“‘主一’之功①，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②，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③

【注释】

①“主一”之功：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主一，即专一，无杂念意。

②好色、好货：语自《孟子·梁惠王下》。

③据南本、施本，此条之前有“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一条，《王文成公全书》本载此条于第二十四条与第二十五条之间。

【译文】

陆澄问道：“关于‘主一’的功夫，比如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这样可以算是‘主一’的功夫吗？”

先生说：“贪图美色就一心在贪图美色上用功，喜爱财物就一心

在喜爱财物上用功，可以算是‘主一’的功夫吗？这只是所谓的追逐事物，而不是‘主一’，‘主一’就是将心神专注在天理上。”

二

【题解】

本条释“立志”。所谓立志，就是念念不忘存天理，与上条“主一”异曲同工。值得注意的是，立志有两个向度，即凝聚和扩充。前者侧重内省、察识，后者侧重发用、涵养，这与致良知的内向功夫和外向功夫的两个向度是一致的。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①。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②，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注释】

①结圣胎：道教炼内丹，以母体结胎比喻凝聚精、气、神三者炼成之丹，故名“结圣胎”。

②驯：循序渐进。美、大、圣、神：语自《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立志的方法。

先生说：“只要念念不忘存养天理，就是立志了。能不忘存养天理，久而久之则心中自然凝聚天理，就像道家所谓的‘结圣胎’。天理的念头常存，渐渐达到美、大、圣、神的地步，也只是从这一个念头存养、扩充开去。”

三

【题解】

本条讲致知功夫要即物而致，即物而知，精神纷扰，就要静坐，在精神纷扰上致，收摄精神；懒看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精神纷扰的表现，就要在看书上致知，通过看书收敛精神。因此，功夫不是玄虚，而是实求，体现了王阳明功夫不离日用行常的实学特征。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译文】

“白天求学致知功夫，觉得烦躁混乱就静坐，觉得懒得看书就要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

四

【题解】

本条讲与朋友处，也是讲与良知（自我）处，谦虚相待即是以诚心相待，即可在处朋友中致得良知；相互攀比，就会强意间隔，良知被遮蔽，不能依良知而处，这就是“损”。此条简洁如箴言。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译文】

“与朋友相处，务必要谦恭相待，那么就会彼此得益；如果互相竞争比较，则会遭到贬损。”

五

【题解】

本条以树喻好名之病。树根结于心中，良知之善念难以立身，树冠遮蔽心体，良知难以发用，所以私欲杂念要时时克除，方能存养扩

充良知。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①，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傍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尔病又发。"

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辩。

先生曰："尔病又发。"

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注释】

①孟源：字伯生，滁州（治今安徽滁州）人。《明儒学案》无传，余不详。

【译文】

孟源有自以为是、爱好虚名的毛病，先生多次批评他。一天，先生责备他刚结束，有一友人自述最近的功夫，请先生指正。孟源在旁边说："这才刚刚达到我以前修行的水平。"

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孟源的脸色变了，想要辩解。

先生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于是开导他说："这是你人生中最大的毛病。就像方丈大小的土地上，种植这么一棵大树，雨露滋润，土壤肥沃，都只是在滋养这个树根。纵使要在四周种植一些五谷，上面被这棵大树的叶子遮蔽着，下面被这棵大树的根系盘结着，怎么能生长茁壮呢？必须要砍掉这棵树，纤细的根须不能留下，才可以种植五谷。否则的话，任凭你耕耘

培植，也只是在滋养这个树根。”

六

【题解】

本条表面上在写经、传之别，实际表达的是王阳明一贯的经学观，如“五经”乃吾心之记籍也，“五经”原只是阶梯等，心与经之别乃如鱼与筌、醪与糟粕之别，得心而忘经，经的作用是指示人对心的认知，所以后世之传注不能太繁杂，否则让人难以把握。而后世著述正有此弊。

问：“后世著述之多①，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②，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摹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③。”

【注释】

①后世：指孔、孟以后之世。

②写真：摹画人像。

③失：违背，离开。

【译文】

陆澄问：“后世著述经书众多，恐怕也会扰乱儒家正统吧？”

先生说：“人心与天理浑然一体，圣贤著书，就像描摹肖像刻画神情，不过是向人们展示一个大致的轮廓，使得大家依据这个轮廓来获得真实面貌；圣人的精神意气，言笑举止，本来有无法流传之处。而后世的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的，描摹誊写了一遍，再擅自加以分析和增添细节，用以炫耀才学，偏离圣人的本意愈来愈远了。”

七

【题解】

本条讲圣人功夫在心上做，而不是在物上做。王阳明以明镜喻圣人之心，明镜之能否照物，在于镜（心）是否明净。因此功夫的重点在于使镜“明”，而不在于如何“照”物。圣人处事应变亦是如此，先在心上做功夫，自能应付万事万变，而不是在学习如何处事应变上做功夫。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①，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②，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③，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注释】

①却：确实。

②周公制礼作乐：语自《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③诏：教导，警戒。

【译文】

陆澄问：“圣人能应变无穷，莫不是事先修习研究过了？”

先生说：“怎么能修习研究这么多呢？圣人的心如同明镜，只是一个明，随感随应，万物能照。没有已经投映过的轮廓还在，尚未照

出的物影在镜子里先出现的道理。如果像后世所讲的确实如此，这就完全违背圣人之学了。周公制礼作乐，以修饰天下，这都是圣人能做到的，尧、舜为什么不全部做了这些事，而要等周公来做呢？孔子删述‘六经’教导万世，这也是圣人能做到的，周公为什么不先做了这些事，而要等孔子来做呢？因此能够看出，圣人遇到这样的时机，才会做这些事。只怕镜子不够明亮，不怕事物到来无法照映得出。修习研究事物的变化，也是镜照时事，然而学者却必须先有个‘明’的功夫。学者只怕内心不能明照，却不担心无法穷尽事物的变化。”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①，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注释】

①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二程集·遗书》卷十五程颐之语：“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汉代学者扬雄《太玄》中有“玄也者，窈冥冲漠之府也”一句，是“冲漠”首次以原意出现，但并没有“冲漠无朕”一句。至于“无朕”，在《庄子》和《淮南子》中都曾出现，如《庄子·应帝王》：“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淮南子·兵略训》：“凡物有朕，唯道无朕。所以无朕者，以其无常形势也。”“万象森然”最早出自南朝齐梁隐士陶弘景《茅山长沙馆碑》“夫万象森罗，不离两仪所育”，有学者认为程颐此句是就《易》而发，而其意当与《伊川易传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相通。综上文所考论，“冲漠无朕”描述的是修道者心灵虚静，不存在主观欲望遮蔽时，能够感受到宇宙生发万物的创造力及其森严有条理的秩序。另，关于此二句的出处，日本学者多数认为来自佛教，但鲜无指出其出处者，如山崎暗斋；也有认为出自道家，如太田锦成；而《大汉和辞典》认为语自程颐。冲漠无朕（zhèn），犹言空寂无形。森然，严整貌。

【译文】

陆澄说："既然这样，那么所谓'天地间万事万物的道理，在其最原始的状态下就已经具备了'的说法，又怎么样呢？"

先生说："这个说法本来很好，只是太难懂，也就有了问题。"

八

【题解】

本条讲道要在功夫中求。道无穷尽，正如善、恶之无穷尽，不可一蹴而就，因此为善去恶的明道功夫就要时时为之，即便圣人也是如此。可见，王阳明之功夫并不会因道之无穷而显得玄虚，而是强调要实地用功的。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译文】

"义理没有一定的标准，也没有穷尽。我与你的交流，不能因为稍微有些收获，于是就以为只有如此而已。即使再与你谈论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没有止境。"

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①，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②？"

【注释】

①桀、纣：夏桀、商纣，皆为暴君。

②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典出《孟子·离娄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意谓周文王追求道却像未曾见过。而，如同。

【译文】

有一天，先生又说："做圣人就做到像尧和舜一样，然而尧、舜之上，善没有止境；做恶人像桀、纣一样，然而桀、纣之下，恶也没有尽头。如果桀、纣没有死去，恶事会就此而止吗？如果善有尽头，周文王为什么会'不懈地追求道却像没有看见'呢？"

九

【题解】

本条讲功夫要实地用功，事上磨炼，切实克己。只有心定，才能不随外物所移。其中所含两方面：第一，为学功夫要知行合一；第二，功夫内容在于存理去欲，而不在养静。对此，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多处有阐发。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①。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②。"

【注释】

①克己：语自《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克制私欲，严以律己。

②静亦定，动亦定：语自《二程集·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译文】

陆澄问："平静时我也觉得自己想得很好，一旦遇到事情就不同了，为什么会这样？"

先生说："这是由于你只知道在平静中修养，却没有在克己功夫上用心的缘故。像这样，遇到事情就会倒仆。人必须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够立得住，才能做到'静亦定，动亦定'。"

十

【题解】

本条王阳明从功夫的角度辨析“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认为二者本是一个功夫。为学做功夫不能只追求极高远一截，而是要做具体的日常功夫，久久为功，自然就臻于“上达”功夫境界。故施邦曜说：“盖人见物自物，圣人见此物即是吾心。活活泼泼之理，绝无精粗内外之隔。”此条中王阳明以“木之栽培灌溉”论功夫，极为精切，同时也表明阳明心学功夫的务实、切实的特点，而非玄虚之学。

问上达工夫。

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①。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②

【注释】

①上达、下学：语自《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上达，指通达天道。下学，谓学习人情事理的基本知识。

②此条后原有“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一条，因重出，故删去。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上达”的功夫。

先生说：“后世儒者教导人时，刚刚涉及精深微妙之处，就说是

涉及‘上达’的学问，还不到学习的时候，而去讲习‘下学’的知识。这是将‘下学’和‘上达’一分为二了。凡是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嘴巴能说出的，心中能思考的，都是‘下学’；凡是眼睛不能看到的，耳朵无法听到的，嘴巴不能说出的，心中无法思考的，就是‘上达’。比如说栽种一棵树，栽培、灌溉就是‘下学’，而树木日夜生长，枝叶繁茂，就是‘上达’。人怎么能预先努力这些呢？因此凡是可以用功、可以述说的，都是‘下学’，‘上达’只在‘下学’中。凡是圣人所说的，虽然已经极尽精深微妙了，也都是‘下学’。学者只要从‘下学’当中用功，自然能‘上达’，不必另外寻求‘上达’的功夫。”

十一

【题解】

本条论功夫的一贯性，但与上条从功夫之进阶角度讲不同，本条侧重从功夫的目的讲。“惟一”即是要以求纯然天理为目的，“惟精”即是求天理的具体功夫。只要念念不忘存天理，就是“惟精惟一”的功夫。二者关系之理解可以在阳明心学功夫中找到不同的向度：第一，“惟一”即是立存天理之心，所有具体功夫皆以此为头脑，统摄于此；第二，“一”是主意，是统领，贯穿于“二”，乃至“三”之中，故所有功夫都是“一”的功夫，也就是一个功夫了。王阳明对“惟精惟一”的解释与心学功夫讲求先立志、先立其大的原则是一致的。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①。‘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功，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②，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注释】

①“惟一”三句：作为功夫的惟精、惟一，王阳明在《重修山阴县学记》中讲到：“惟一者，一于道心也；惟精者，虑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

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语自《中庸》第二十章。

【译文】

陆澄问：“做到‘惟精’‘惟一’是要怎样的功夫？”

先生说：“‘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功夫，不是在‘惟精’之外另有一个‘惟一’。‘精’字的部首是‘米’，姑且以米来作比喻：要使得这米纯净洁白，便是‘惟一’的意思；然而如果没有舂簸筛拣这些‘惟精’的功夫的话，也就不能使得米纯净洁白了。舂米、簸米、筛米、拣米是‘惟精’的功夫，然而也不过是为了让这米达到纯净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些都是‘惟精’的功夫，进而求得‘惟一’。其他的比如‘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此外没有另外的解释。”

十二

【题解】

本条论“知行合一”。知、行为始、终，这是一个方便的说法。“知”为“始”，贯穿于“行”；“行”贯彻“知”，落实为“知”的结果。“知”“行”相互内含，辩证统一，这是王阳明所要强调的。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译文】

“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结果。圣人之学只有一个功夫，‘知’和‘行’不能分成两件事。”

十三

【题解】

本条以出仕之道谈为学之道。孔子并不反对出仕，但反对为仕而仕。在王阳明看来，明明德而亲民，为学和为仕是可以贯通的，但为亲民而亲民，为仕而仕则有违致良知的原则。在根本上，王阳明强调的是圣人之学，内圣和外王要打通为一。

“漆雕开曰①：‘吾斯之未能信②。’夫子说之③。子路使子羔为费宰④，子曰：‘贼夫人之子⑤。’曾点言志，夫子许之⑥。圣人之意可见矣。”

【注释】

①漆雕开：即漆雕启（前540—？），姓漆雕，名开，避汉景帝讳改“启”为“开”，字子开，又作“子若”，春秋时鲁国人，一说蔡人。孔子弟子。

②吾斯之未能信：语自《论语·公冶长》：“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未能信，指没有信心。

③说（yuè）：同“悦”，高兴。

④子路：即仲由（约前542—前480），字子路，一字季路，又称“季子”。孔子弟子。子羔：即高柴（约前521生），字子羔。孔子弟子。孔子于《论语·先进》曰：“柴也愚。”费：鲁国邑名。在今山东鱼台西南。宰：古代对官吏的称谓。

⑤贼夫（fú）人之子：语自《论语·先进》。贼，害。夫人，那人。

⑥“曾点”二句：语自《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点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字皙，鲁国人。孔子学生，曾参的父亲。

【译文】

“漆雕开说：‘我对做官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子路让子羔去做费邑的地方官，孔子说：‘这是害别人家的孩子。’曾点谈论自己的志向，孔子赞许他。圣人的意思可以想见了。”

十四

【题解】

本条以心体之状态谈功夫之真伪。心之宁静分为两种：一种为存养来的宁静；一种为心体自中和的自然宁静。前者有强意为静的意念，故是为静而静的功夫，不但有私意间隔心体，而且功夫方向也偏离天理。故施邦曜说：“以宁静为主，便是靠着宁静一边，心已弛于宁静矣，安得谓中。”后者只是存养心体，念念不忘去人欲、存天理，当欲除理存，粹然至善，不被外物所牵绊，心体自然宁静，此即程子所谓“静亦定，动亦定”。刘宗周对此点评曰：“此所谓‘念’是‘无念’之‘念’，莫错会，不然才起一念，已是欲也。”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①？”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注释】

①未发之中：《中庸》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没有表现出来。中，中和，指不偏不倚的状态。

【译文】

陆澄问：“在宁静之中存养心性，可否称为‘未发之中’呢？”

先生说：“现在的人存养心性，只能使气安定。当他宁静的时候，也只是气得到宁静，不可以称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译文】

陆澄问："未表现出来就是中，莫不也就是求中的功夫吗？"

先生说："只要摒弃私欲，存养天理，才是功夫。静时念念不忘摒弃私欲，存养天理，动时也念念不忘摒弃私欲，存养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如果依靠宁静，不仅会逐渐有喜静厌动的弊病，而且其中许多问题只是潜伏下来，最终不能绝除，遇到事情依旧会滋长出来。以遵循天理为主，何尝不宁静呢？以宁静为重，却不一定能做到遵循天理。"

十五

【题解】

本条借"言志"释良知功夫之体段。王阳明一向主张事上磨炼，所以从根本上讲，他不会反对出仕从政。王阳明说"三子是有意必"，不是着意于事，而是从为学先立志讲。"三子"如果未立志于圣学，为政即是为功利，自然就有了"意必"。曾子看似耍的，反而说明他"无意必"，更切合圣学功夫。是否有"意必"，可看出功夫之纯粹和境界之高明。

问："孔门言志①，由、求任政事②，公西赤任礼乐③，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必④，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⑤。三子所谓'汝器也'⑥，曾点便有不器意⑦。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

皆许之。”

【注释】

①孔门言志：指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各言其志事，见《论语·先进》。

②由：子由。求：冉求，字有。皆孔子学生。

③公西赤：公西华的名。孔子学生。

④意必：语自《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指主观臆断。必，指绝对化。

⑤“素其位”五句：语自《中庸》第十四章。素其位，安于现在的位置。素，现在。朱熹注云：“素，犹见在也。言君子但因见在所居之位，而为其所当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

⑥汝器也：语自《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⑦不器：语自《论语·为政》：“君子不器。”器皿都有各自专门的用途，“不器”则比喻说不能像器皿一样才识狭隘不博通。

【译文】

陆澄问：“孔子门下讨论志向，子路、冉有希望出任政事，公西赤希望出任掌管礼乐的小官，多少有点儿实际用处。到了曾点所说的志向，却像是玩耍的事，孔子却赞许他，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说：“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是有主观臆想和绝对肯定的意思。有这两种意思，便会向一边偏斜，能做这件事，未必能做那件事；曾点的说法却没有主观臆想，也没有绝对的肯定，便是‘君子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处在夷狄的地位，就做夷狄所应该做的事，处在患难当中，就做患难时所应该做的事。君子安心在道，乐天知命、知足守分，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悠然自得’。三位先生是所谓‘有某种才能的人’，而曾点便是有做明达通才的想法。但是三位先生的才华卓然自成格局，并不

像世上空谈不实的人那样，因此孔子也都赞许了他们。”

十六

【题解】

本条讲为学之方。王阳明认为为学首先要有本原，有本原才能存养发展，这是从本体上说；其次，为学要立志用功，立定志向，无思无虑，只是做切实功夫，方可实现，这是从功夫上说。通识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是即本体即功夫的，王阳明这里强调本原为功夫入手处，经由功夫方达境界，境界是心体在功夫过程中的已发呈显，所以本原（心体）又是即本体即功夫即境界的。故施邦曜曰：“盖人自堕胎后无息不与物接，此物物之，则在吾心。即此是未发之中，乃所谓天理也。君子只是戒慎恐惧，一心在天理上，任他耳听目视手持足行，定盘星一毫不走，方是有本原之学。”孙奇逢说：“功深力到，当有自得之时，要在勿忘勿助。”语甚契之。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①。仙家说婴儿②，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③，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注释】

①盈科而进：完整说法是“盈科而后进”，出自《孟子·离娄下》：“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朱熹注云：“盈，满也。科，坎也。言其进以渐也。”渐渐有所进步。

②仙家说婴儿：《老子》中言“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③位天地、育万物：语自《中庸》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位，指天地各居其位。育，使万物生长发育。

【译文】

陆澄问：“知识不见长进，怎么办？”

先生说：“为学必须有个本原，必须从本原上下功夫，渐渐‘盈科而进’。道家关于婴儿的论述，也是一个精辟的比喻。婴儿在母亲腹中时，只是一团纯气，有什么知识？降生后，才开始能啼哭，然后会笑，又然后能认识他的父母兄弟，又然后能站立，能行走，能持物，能背负，最后天下的事无所不能。这都是他的精神气息日益充足，于是筋骨力量日益强健，聪明智慧日益开发，不是从出生的那一天就能推究得到的，因此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了让天地居其位、孕育万物的境界，也只是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修养得来的。后世儒者不明白‘格物’的学说，见到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会，就想从一切开始时修习研究明白，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译文】

先生又说：“立志用功，就像种树一样。开始生根发芽，还没有树干；等到有了树干，还没有枝条。有了枝条然后有树叶，有了树叶然后有花朵果实。起初种下根时，只要顾着栽培灌溉，不要想枝、叶、花、果。空想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要不忘记栽培的功夫，还担心没有枝、叶、花、果吗？”

十七

【题解】

本条以为学之方，明功夫之道。王阳明认为看书如果只是穿凿敷义，这是向外求，看得愈多，理愈不明。因此功夫要内求，书经只是讲明心体，能于‘四书’‘五经’上体验、明了心体，即是明道。这里同样也可体现王阳明的经学观。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①，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注释】

①到：通“倒”。

【译文】

陆澄问：“读书却没能读明白，怎么办？”

先生说：“这只是在文义末节上穿凿求知，因此无法读得明白。如此，就不如究求程朱的学问。他们倒是看得比较多，也解释得通透。只是他们为学虽然解释得极为明白晓透，也仍然终身无所得。必须要在心体上用功，凡是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做的，都必须在自己心中体会，这样就能想通。‘四书’‘五经’说的不过就是这些心体，这心体就是所谓的道，心体明就是道明，没有其他的：这是为学的关键之处。”

十八

【题解】

本条从心与理、心与物的关系解“心”。“心”本是虚灵不昧的，故

心中万理具存，万物具感，离开心，则理无、物无。因此从本体角度言，心与理一，心与物一，从方法角度言，以心释理，以心观物。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①。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注释】

①“虚灵”二句：语自朱熹《大学章句集注》“明明德”注：“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译文】

“保持心空灵而不愚昧无知，众多道理存具心中，万事万物就都能够显现出来了。心外没有道理，心外也没有事物。”

十九

【题解】

本条讲“心”与“理”的关系。朱熹的“心”与“理”确有气内、气外之分，二者是不同层面的概念。王阳明化理于心中，无形上、形下之别，心理合一。故王阳明反对分“心”与“理”为二。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①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注释】

①“晦庵先生曰”及以下二句：语自朱熹《大学或问》。晦庵，朱熹的号。

【译文】

有人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不过是心和理而已。’这句话

怎么理解？”

先生说：“心就是性，性就是理，加了一个‘与’字，恐怕未免将它们一分为二了。这就在于学者要善于观察了。”

二十

【题解】

本条讲恶之产生。在王阳明看来，心即理，心是本体，至善无恶。但在经验世界中，心体易被遮蔽，恶由此而生。遮蔽产生恶，一方面肯定了心的至善无恶性质和心体对经验世界中有对待的善与恶的超越，另一方面表明阳明学之恶并非是道德意义上的“坏”，而是相对于大中至正的心体的“不正”，故王阳明释“格物”之“格”为“正”。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译文】

有人问：“人都有这颗心，既然心就是理，为什么有人行善，有人行不善的事呢？”

先生说：“恶人之所以为恶人，是因为他的心失去了本然状态。”

二十一

【题解】

本条解“理”，但朱、王进路有不同。朱熹强调“理”之可析，是指物之理，侧重天理与物理的关系。王阳明强调“理”之不可析，是从功夫与本体的角度出发，强调本体之理。相对而言，朱熹讲分殊，王阳明讲惟一。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①]，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凑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注释】

①“析之”二句：语自朱熹《大学或问》：“析之极精不乱，说条目功夫；然后合之尽大无余，说明明德于天下。”

【译文】

陆澄问：“朱子说‘条分缕析可以使得天理极其精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这些事物的理就可以让天理最大化而包罗万象没有遗漏’，这句话怎么样？”

先生说：“恐怕这话也没有说透彻。天理怎么能条分缕析，又怎么能够综合呢？圣人说的‘精一’，已经都说得很准确、到位了。”

二十二

【题解】

本条讲致良知功夫的具体条目。省察是内向致良知的功夫，存养是扩充发用良知的功夫，二者是致良知功夫的不同面向或条目。王阳明讲事上磨炼，即是要在“有事”上做“无事”的功夫，做功夫要“专一”而不“逐物”。在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功夫总纲的功夫体系中，所有功夫条目都是一贯的。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①，存养是无事时省察②。”

【注释】

①省（xǐng）察：语自《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存养：语自《孟子·尽心上》：“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②存养是无事时省察：语自《中庸章句》首章《集注》云：“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

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

【译文】

“反省体察是有事时的存心养性，存心养性是无事时的反省体察。”

二十三

【题解】

本条王阳明论心学功夫，题眼在“谨独”二字。王阳明一向主张功夫不离日常，但又不能执着于日常，否则便是逐物，其关键在于应物而不累于物。这样，就由功夫指向了心体，正所谓“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由心体看功夫，便是要“致中和”，便是“谨独”功夫。正如陶浔霍所言：“谨独只在不分动静，念念去人欲以存天理。”是也。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①。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②，‘致中和’只在‘谨独’③。”

【注释】

①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即指《象山全集》卷三十四：“复斋家兄一日见问云：‘吾弟今在何处做功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些工夫。’”象山，即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抚州府金溪（今江西金溪）人。南宋心学的代表人物，与朱熹同时代，二人之间常展开辩论，无论当时还是后世，皆影响深远。著有《象山文集》等。

②致中和：语自《中庸》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

③谨独：即慎独。语自《大学》第六章：“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大学》第六章：“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中庸》首章：“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译文】

陆澄曾经向先生请教陆象山在人情事变上下功夫的论点。

先生说：“除了人情事变，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喜怒哀乐难道不是人情吗？从视、听、言、动一直到富贵、贫贱、患难、死生，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包含在人情当中，其中的要义就是‘致中和’，‘致中和’的重点在于‘谨独’。”

二十四

【题解】

本条解“性一”。在阳明心学，心即性，性即理。性一即是肯定心一，心一即是肯定理一。从心本体出发，由四德而四端，皆是心之发用，因所指不同而异，理一万殊，故孙奇逢评曰：“一性字分明，万理灿然。”从性一出发，功夫便是尽心尽性。本条是王阳明论性的重要语录之一，所涉理学范畴亦多，或可深体之。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①，是性之表德邪②？”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

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③。”

【注释】

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语自《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即孟子“四端”。

②表德：语自《颜氏家训·风操》：“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后用以指人的表字或别号。

③灿然：明白，显豁。

【译文】

陆澄问：“仁、义、礼、智的名称，是不是从已表达的情感中得来的？”

先生说：“是的。”

有一天，陆澄又问：“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的表字吗？”

先生说：“仁、义、礼、智也是性的表字。性只有一个，从形体而言就称为天，从主宰而言就称为帝，从流行而言就称为命，赋予人就称为性，主宰身体就称为心。心的发用，遇父便称为孝，遇君便称为忠。以此类推，名称可以无穷无尽，但只一个性而已。就像人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于父亲就称为儿子，对于儿子就称为父亲。以此类推，名称可以无穷无尽，但只一个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这个‘性’字明白清楚，那么天下万理也就了然。”

二十五

【题解】

本条论为学功夫要旨即在于去人欲、复天理。然功夫过程，最是吃紧费力，日间功夫，最见实功。首先，人心不定，故需静坐，但又

不能为静而静，过犹不及；其次，人欲常生，故需克除务尽；再次，克念功夫在显微之间，因此要如猫之扑鼠，果毅坚决。从功夫过程与目标来看，这就是“何思何虑”的功夫。本条中克私去欲的功夫最是令人警觉和深思。所谓己私难克，一方面在于“私”念念不断，如陶浔霍说“恐到做鬼时，此根仍在也”；一方面在于人的意志力，如施邦曜说“非有大勇者不能”。

一日，论为学工夫。

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①，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②，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③，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④。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欲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⑤，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⑥，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⑦。虽曰‘何思何虑’⑧，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

【注释】

①心猿意马：佛教语。《御制秘藏诠》卷二十一：“心猿意马：心识缘虑，狂若树猿，意识奔驰，甚于逸马。故《楞严经》云：‘是故，当知意法为缘生意识界。’”意即心思散乱，如猿马一样难以控制。另《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二、《乐邦文类》卷五、《圆觉经类解》卷四、《销释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卷七等均有出处。

②槁木死灰：语自《庄子·齐物论》：“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意即毫无生气。

③间（jiàn）：间断。

④廓清：澄清，肃清。

⑤猫之捕鼠：语自袾宏《禅关策进·蒙山异禅师示众》：“后参皖山长老，教看‘无’字，十二时中，要惺惺如猫捕鼠，如鸡抱卵，无令间断。”（《大正大藏经》卷四十八）又见《朱子大全》卷七十一《偶读漫记》：“释氏有清草堂者（宋代善清禅师），有名丛林间。其始学时，若无所入。有（黄龙禅师）告之曰：‘子不见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无他念。惟其不动，动则鼠无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朱熹此语化用自《五灯会元》卷十七《黄龙心禅师发嗣》章之《续臧经》，黄龙祖心语其弟子善清云：“子见猫儿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据地，诸根顺向，首尾一直。拟无不中。子能如是，心无异缘。六根自根，默然而究。万无一失也。”

⑥斩钉截铁：语自《景德传灯录》卷十七。唐末洪州云居道膺禅师谓众曰：“学佛法底人，如斩钉截铁始得。”

⑦端拱：正身拱手。

⑧何思何虑：语自《周易·系辞下》：“《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译文】

一天，谈论为学的功夫。

先生说：“教人做学问，不可偏执一边。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心猿意马，心神拘缚不定，所思所想大多是私欲方面的事，因此应该先教他静坐，让他停止思虑。久而久之，等他心意稍微安定。但只是空想静守，如同槁木死灰，也没有用，必须教他省察克治的功夫。做省察

克治的功夫，就没有间断的时候了，就像是驱除盗贼，必须有一个彻底根除的决心。无事时，把好色、贪财、慕名等私欲逐个追究搜寻出来，一定要拔去病根，令它永远不能复发，才算痛快。常像猫捕老鼠，眼睛看着，耳朵听着，刚刚有一点儿私欲萌生，就立刻克戒掉，斩钉截铁，不可以姑且宽容，给他方便，不可以窝藏，不可以放他逃走，才是真正实在用功，才能彻底除去私欲。等到没有私欲去克治，自然能做到端坐拱手。虽然所谓‘何思何虑’，这并不是初学时的事，但初学时必须要思考，省察克治的功夫，也就是思诚，只思考一个天理，等到天理完全纯正了，就是‘何思何虑’了。”

二十六

【题解】

本条以鬼事言“集义”。所谓“集义”，即是要凡事不悖天理，皆合于义。凡有鬼，即是集义功夫有欠缺，有不合于义者，故心怕。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心存敬者，即是心怀戒惧，唯恐理有所乖，义有所失。如怕鬼，说明对理（义）无敬畏，则不合集义功夫。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义①，而心有所慊②，故怕。若素行合于神明，何怕之有？”

【注释】

①集义：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朱熹注云：“集义，犹言积善，盖欲事事皆合于义也。”

②慊（xián）：疑惑。

【译文】

陆澄问：“有人晚上害怕鬼，怎么办？”

先生说："这只是平日里不能做到积德行善，内心有所疑惑，因此害怕。如果平素行为与神明相合，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子莘曰[1]："正直之鬼，不须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

先生曰："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注释】

①子莘：马明衡，字子莘，号师山，兴化府莆田（今属福建）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御史。王阳明早期的学生。著有《尚书疑义》。

【译文】

马子莘说："正直的鬼不必害怕，担心邪恶的鬼不管人的善恶，因此未免害怕。"

先生说："难道有邪恶的鬼能迷惑正直的人吗？只是有这种害怕，就是心地不正了，所以有被迷惑的，并不是鬼迷惑他，而是心被自己迷惑了。例如人好色，就是被色鬼迷惑；贪财，就是被财鬼迷惑；不该生气而生气，就是被怒鬼迷惑；不应害怕而害怕，就是被惧鬼迷惑。"

二十七

【题解】

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在《传习录栏外书》中说："此条诠《定性书》之旨。时有动静，理无动静。故睹闻思为，常一于理，则所遇动静，亦常定也。"从"心""物"关系出发，理（心）作为本体，是超越时空的，无关乎气之动静，都是一个定，一个安。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

【译文】

“心的本然状态即是安定平和，也就是天理。心有动有静，是在不同的境遇下的不同表现罢了。”

二十八

【题解】

本条从心学的角度解释《大学》与《中庸》的关系。佐藤一斋于《传习录栏外书》谓：“天命之性，即明德也。率性修道，即明德亲民之止于至善也。戒慎恐惧，即格、致、诚、正、修也。天地位、万物育，即治国、平天下也。”此语已将《大学》首句与《中庸》首章关系言之甚明。

澄问《学》《庸》同异。

先生曰：“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①，为《中庸》首章。”

【注释】

①子思：名伋（约前483—前402），孔鲤之子，孔子之孙。相传子思作《中庸》，即《礼记》第三十一篇。《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

【译文】

陆澄问《大学》《中庸》两本书的异同。

先生说：“子思将《大学》的主旨概括为《中庸》的第一章。”

二十九

【题解】

本条以史言道。在王阳明的经学观中，史亦可言道，即所谓以道言之，经、史一致。正名在根本上是以道赋名，名合于道义，才能名正言顺。此条以处人伦之变言理的优先性，在根本上肯定了心的本体地位，这正是阳明心学的本意。

问："孔子正名①，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②，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③。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④？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⑤，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⑥，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①孔子正名：《论语·子路》云："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正名，意指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

②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zhé）立郢（yǐng）"：先儒，指胡瑗和朱熹。朱熹在《论语章句集注·子路》中注引胡瑗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

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详如此，而子路终不喻也。故事辄不去，卒死其难。徒知食焉不避其难之为义，而不知食辄之食为非义也。”方伯，古时在天子千里之外，设方伯，为一方之主，掌征伐大权。如周文王称西伯。辄，指卫出公蒯辄，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的儿子。蒯聩因得罪灵公的夫人南子逃往晋国。灵公死后，立蒯辄为君，晋国把蒯聩送回卫国，想借此侵略卫国，因而卫国拒绝蒯聩回国。后蒯聩在孔悝等支持下立为君，是为卫武公。卫辄出奔鲁。郢，公子郢，卫灵公庶子。有贤名。蒯聩逃亡，灵公欲立他为嗣，他没有接受。灵公死后，南子欲立他为君，他以太子辄尚在位为由，坚决拒绝。

③听：治理。

④厎（zhǐ）豫：语自《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意即得到欢乐。厎，致也。豫，悦乐也。

⑤上皇故事：语自《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六年（前201年）“尊太公为太上皇”。故事，旧例。

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语自《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译文】

陆澄问：“孔子辨正名分，先儒认为这是‘向上告知天子，向下告知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这种看法怎么样？”

先生说：“恐怕很难这样看。怎么会有一个人在位时待我恭敬尽礼，希望我帮他治理国家，而我却要去废黜他，这哪里符合人情天理呢？孔子既然愿意辅佐卫辄治理国政，一定已是卫辄能够做到诚心诚意，将国家托付给孔子治理。圣人盛德至诚，一定已经感化了卫辄，使他知道没有父亲就不能做人。他必然痛哭奔走，前去迎接他的父亲归国。父子之爱本是出于人的天性。卫辄能够如此真切地悔悟痛哭，

蒯聩怎么会不感动而得到欢乐呢？蒯聩归国之后，卫辄将国家归还给他，自己以死请罪。蒯聩已经被儿子感动，又有孔子在中间以至诚之心调解，当然也坚决不肯接受，仍旧命令卫辄为国君。群臣百姓也一定要卫辄出任国君，卫辄于是披露自己的罪过，请示天子，告知方伯诸侯，一定要将国家交给父亲治理。蒯聩与群臣百姓也都表彰卫辄悔悟仁孝的美德，请示天子，告知方伯诸侯，一定要让卫辄出任国君。于是大家要求卫辄重新出任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于是就效仿后世尊立上皇的例子那样，率领群臣百姓推尊蒯聩为太公，使他资物齐备，得到供养，这才恢复自己的君位。于是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各得其位，名正言顺，这一举动就可以使天下归正了。孔子辨正名分，也许就是如此。”

三十

【题解】

本条释事上磨炼功夫，功夫之要在于致天理之中和。王阳明主张在事事物物上致良知，然人之“七情”，常常过犹不及，此即为私欲，从而遮蔽心体之中和，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人于日间功夫，重在循良知而行，大喜或大悲如为心之所发，皆为至情，性之所在，无情之情而已。此条体现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实则体现了其“重行”的功夫向度。

澄在鸿胪寺仓居①，忽家信至，言儿病危，澄心甚忧闷，不能堪。

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闲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父之爱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则一向忧苦，不知已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②。大抵‘七情’所感③，多只是过，少不及者，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却曰‘毁不灭性’④，非圣人强制之也，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注释】

①鸿胪寺仓居：正德九年（1514），王阳明升南京鸿胪寺卿，陆澄从学于此，于衙舍暂住。鸿胪寺，为七寺之一，掌宾客、凶仪之事。

②有所忧患，不得其正：语自《大学》第七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意即心有忧患，不得纯正。

③七情：语自《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④毁不灭性：语自《礼记·丧服四制》："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又见《孝经·丧亲章》："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意即孝子不能过度伤心而伤害性命。

【译文】

陆澄在鸿胪寺小住，突然收到家信，说儿子病危，陆澄心里非常忧闷，难以承受。

先生说："这时正应当用功。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有什么用呢？人正是要在这种时候磨炼自己。父亲爱儿子，自然感情至深，然而天理也有它自己中和的地方，越过了就是私心。人们在此时大多认为按照天理应该忧伤，于是一味忧伤困苦，不知已经陷入了'有所忧患，不得其正'的地步。一般'七情'的感受，过分的多，不够的少，稍有过分，就不再是心的本体，必须要调整适中才可以。比如父母去世，他们的儿女哪有不想一哭就跟着死去，心里才痛快的呢？然而圣人却说'毁不灭性'，并不是圣人强制要求人们的情感如此，天理、本体自有它的分寸界限，不能超过。人只要明了心体，自然就不会增减一分一毫了。"

三十一

【题解】

本条在已发状态下由功夫论本体。从体用一源出发，由用致体，功夫未到，即是心体未全。但此不是本体层面的心，而是被遮蔽后未能纯然显现之心。王阳明此处所讲，似有悖于其心即理说，但实际上并无违背，只是论说的层面不同而已。故施邦曜说："此是就后来养成功夫论。若论天命赋予，常人都是有的。"

"不可谓'未发'之'中'常人俱有。盖'体用一源'①，有是体即有是用。有'未发'之'中'，即有'发而皆中节'之'和'。今人未能有'发而皆中节'之'和'，须知是他'未发'之'中'亦未能全得。"

【注释】

①体用一源：语自《二程集·文集》卷八《易传序》程颐语："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关于"体用一源"的最早出处，历有不同说法。如日本具原益轩在《大疑录》中认为其出自澄观的《华严经注》。但太田绵城认为澄观著作中均无此语，只有类似用语。唐顺之在《中庸辑略序》中主张无必要深辨到底为何人言，"儒者曰体用一源，佛者曰体用一源，儒者曰显微无间，佛者曰显微无间，孰从而辨之"。

【译文】

"不能说平常人都具有'未发'之'中'。大概因为'本体与作用是统一的'，有这个本体，就有这个作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皆中节'的'和'。现在的人不能有'发而皆中节'的'和'，必须知道是他的'未发'之'中'还没有完全实现。"

三十二

【题解】

阳明心学的起源与《周易》关系颇大，有明确记载的即是《五经臆说十三条》。王阳明的经学观坚持的诠释原则是以心释经，本条四

句均是对《周易》的化用，应是以心释《易》的诠释进路的结果，但诠释目的指向的心学向度并不明确。

“《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①，《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②。”

【注释】

①《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周易》易卦由六爻组成。卦画由下往上数，最下面的第一爻称为“初爻”，第六爻称为“上爻”，中间的用二、三、四、五为名。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故初爻叫“初九”或“初六”，上爻称“上九”或“上六”。其余的类推，每爻有爻辞。“初九，潜龙勿用”，为《周易·乾卦》初九爻辞之语。

②“《易》之象”三句：语自《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如《周易·乾卦》由阳爻组成，初画即初九之阳爻。爻画遇动则变，变为阴爻。故曰值其画，占用其辞。今占未应动，故用其“勿用”之辞。

【译文】

“《周易·乾卦》的初九爻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卦象是初九爻，变化是出现阴爻，占卜是利用卦辞和爻辞。”

三十三

【题解】

本条讲“夜气”，实质上是讲圣、凡功夫之别，或者说圣、凡之别在于功夫，而不在本体。所谓“夜气”在根本上指的是天理之昼“失”和夜“复”，但这是就一般人而言的，这即是孟子所言之“夜气”。从圣人的角度而言，天理之存，无时无刻不在，无关于昼夜，故圣人之气无所谓失与复。因此，常人之“夜气”是不可以指圣人的，但作为天地之

气的“夜气”则是人人具有的。这显然是符合阳明学的一贯原则的。

“‘夜气’[1]，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翕聚发生处[2]。圣人则不消说‘夜气’。”

【注释】

①夜气：语自《孟子·告子上》：“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意指晚上静思之后产生的良知善念。

②翕（xī）聚：会聚，聚合。

【译文】

“存养‘夜气’，是对平常人而言的。学者如果能够用功，那么白天无论有事无事，都是夜气聚合发用之处。圣人则不必讲求‘夜气’。”

三十四

【题解】

本条讲心体的本然状态无关出入、动静。王阳明论心体常常不离功夫，不离日常事为，不避常人，所以现象层面的出入、动静并不代表心的本然状态。从天理出发，心有体用，心之体如明镜，物来自照，一过而不留；心之用，随物而动，但都不出心之条理。施邦曜评曰：“即此便可识养之工夫，不专在守着一腔子。”可见，功夫不离本体，本体不碍发用。

澄问“操存舍亡”章[1]。

曰：“‘出入无时，莫知其乡’[2]，此虽就常人心说，学者亦须是知得心之本体亦元是如此[3]，则操存工夫始没病痛。不可便谓出为亡，入为存。若论本体，元是无出无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谓‘腔子’[4]，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

【注释】

①“操存舍亡”章：指《孟子·告子上》：“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操，抓住，把握住。舍，放弃。

②“出入”二句：语自《孟子·告子上》。意谓人的良知善念出入没有确定的时间，没人能知道它的去向。乡，通“向”。

③元：原来。

④程子所谓“腔子”：《二程集·遗书》卷七：“心要在腔子里。”未指明为程明道或程伊川语，采《近思录》卷四，按伊川语。腔子，指躯体或胸腹。

【译文】

陆澄以《孟子》“操存舍亡”一章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出入无时，莫知其乡’，这虽然是就平常人的心来说的，学者也需要知道心的本体也原本是这样，这样，操守存养的功夫才没有缺点。不可以轻率地认定‘出’不存在，‘入’应当存在。如果论到本体，原本是无出无入的。如果论到出入，那么人的思维活动是‘出’。然而人的主宰昭然在此，哪里有个‘出’呢？既然没有‘出’，哪里有个‘入’呢？程子所谓的‘心要在腔子里’，也只是天理而已。即使整

天应酬，但不出天理的范畴，就是在腔子当中。如果越出天理，就是所谓的‘放’，就是所谓的‘亡’。”

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①，岂有乡邪②？”

【注释】

①无端：语自《伊川经说》卷一：“动静无端，阴阳无始。”

②乡：通“向”。

【译文】

先生又说：“心的出入也只是动静，动静变化无端，哪里又有归所呢？”

三十五

【题解】

本条以儒、佛、道比较的视角，揭示圣学功夫体用一源、上下一贯的特征。阳明心学以心为体，抛却了朱子学道心、人心之别，更易走入空疏，故王阳明不断强调知行合一、事上磨炼等功夫，以区别于佛道。同时，王阳明对功夫需先立心体的强调，也使其学说不可否定“高明”一路，故从功夫角度看，王阳明并不否定“穷其极至”。王阳明肯定圣学功夫上下一贯正体现了儒学的特征。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王阳明对佛、道之理解采取了心学立场，故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误读。但以儒判教的立场是宋明儒家的基本立场，也是时代学术与政治关系特征的体现。

王嘉秀问①：“佛以出离生死诱人入道，仙以长生久视诱人入道②，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极至，亦是见得圣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贡，有由传奉③，一般做到大官，毕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遗了下一截④，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

可诬也⑤。后世儒者，又只得圣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为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亦卒不免为异端⑥。是四家者，终身劳苦，于身心无分毫益。视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欲，超然于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学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当笃志为圣人之学。圣人之学明，则仙、佛自泯⑦。不然，则此之所学，恐彼或有不屑⑧，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难乎？鄙见如此，先生以为何如？”

先生曰：“所论大略亦是。但谓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见偏了如此。若论圣人大中至正之道，彻上彻下，只是一贯，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阴一阳之谓道’⑨，但仁者见之便谓之仁，智者见之便谓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⑩。仁、智岂可不谓之道？但见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龟亦是《易》⑪。”

【注释】

①王嘉秀：字实夫，辰州（治今湖南沅陵）人。王阳明自龙场归来后受学，好谈仙、佛。

②长生久视：语自《道德经》第五十九章：“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视，活，生存。

③“有由科”三句：科，指分科考试取士。贡，荐举优良生员入仕。传奉，不经吏部铨选，由宫廷以谕旨直接安排做官。

④上一截：指上达。下一截：指下学。《论语·宪问》云：“下学而上达。”指由切近而至高远也。

⑤诬：歪曲。

⑥异端：语自《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指正统之外的其他学说、学派。

⑦泯：灭，消亡。

⑧不屑：轻视，瞧不起。

⑨一阴一阳之谓道：语自《周易·系辞上》。意谓阴阳交替变化就

叫做道。

⑩道鲜（xiǎn）：语自《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鲜，少。

⑪蓍（shī）、龟：蓍草和龟甲。古时用以卜筮预测吉凶，用蓍草称“筮”，用龟甲称“卜”。

【译文】

王嘉秀问：“佛教凭借超脱生死来诱导人入道，道教以长生不老来诱导人入道，他们的本意也不是要人做不好的事情，追根究底，也是看到了圣人的上面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求道的正路。如今做官的人，有通过科举的，有通过荐举的，有通过传奉的，同样可以做到大官，但终归不是做官正道，君子是不会去做的。道教、佛教到了极处，与儒者大体相同，只是有了上面一部分，却遗失了下面一部分，终究不能得到圣人全部的本意；然而儒、佛、道三者上一部分是相同的，这是不可歪曲的。后世儒者又只注意到了圣人的下面一部分，因而上下分裂失真，使儒学流于记诵、词章、功利、训诂，也最终不免成为异端。研究这四家的人，终生身心劳碌困顿，对自身却没有一点儿益处。相比那些道教、佛教的信徒，清心寡欲，超脱于世俗烦累之外，这些人反而有所不及了。如今的学者不必上来就排斥道教、佛教，而应当笃志研习圣人之学。圣人之学阐明发扬，那么道教、佛教自然会消亡。否则的话，儒者所学的东西，恐怕道教、佛教的信奉者或会轻视，反想让佛、道两家拜服儒学，不是很难吗？这是我的鄙陋的看法，先生认为怎样？”

先生说：“你所论说的大体上正确。只是所谓的上面一部分、下面一部分，也是人们见解偏颇才会出现的。如果论及圣人大中至正的道义，则上下通达，都是相通的，又有什么上面一部分，下面一部分？‘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是仁者把它叫做仁，智者把它叫做智，平民百姓每天接触阴阳之道却不懂得，因此君子所遵循的大道就很少有人知道了。仁、智怎么能不称为道呢？只是见解偏颇了，就有弊病出现。”

“用蓍草占卜固然是《周易》，用龟背占卜也是《周易》。”

三十六

【题解】

本条的题眼在“尽善”二字。王阳明于此可谓以心释《论语》，并有以经解史之意。在王阳明看来，文王和武王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尽善”。从知行合一出发，“行”在某种意义上是检验“善”的标准，武王伐商，表明其未“尽善”，文王未伐纣，表明其“尽善”，故二者之别不在于“行”，而在于“心”。“尽善”即是“尽心”，“尽心”才能“知性”“知天”，即顺理而为。显然，王阳明这里有以“知”统“行”、以“行”验“知”之意，这也正是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内涵与价值所在。

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①，恐亦有不满意？”

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

曰：“使文王未殁，毕竟如何？”

曰：“文王在时，天下三分已有其二②。若到武王伐商之时，文王若在，或者不致兴兵，必然这一分亦来归了。文王只善处纣，使不得纵恶而已。”

【注释】

①孔子谓武王未尽善：典出《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帝舜之乐。《武》，武王之乐。

②“文王”二句：语自《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殁（mò），死。

【译文】

陆澄问：“孔子认为周武王的音乐没有尽善，恐怕对周武王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吧？”

先生说："对武王来说，自然应当得到这样的评价。"

陆澄问："假若周文王没有去世，终归怎么样呢？"

先生说："文王在世时，已经掌管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了。武王伐商时，文王如果在世，也许不会兴兵，这余下的三分之一必然也会归于文王治下。文王只是善于与纣王相处，让他无法肆意作恶罢了。"

三十七

【题解】

王阳明一向反对"意""必""固""我"，反对执着，此所执者，是不变易的"一"。但"执中"之不同在于："中"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格式，而是变化的，"中"即是天理，亦是良知。王阳明说"良知即是易"，即肯定了良知的太虚万化之本质。因此，执中就是依良知行，而非把捉良知、行良知。王阳明于此条兼谈了本体和功夫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反思阳明后学归寂派的现成良知说提供了理据。

问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①。

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②，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注释】

①孟子言"执中无权犹执一"：《孟子·尽心上》："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执，持守。中，指中道。权，权变，变通。关于此问，施本、俞本在"问"上有"惟乾"二字。惟乾，即冀元亨，字惟乾，号暗斋，常德府武陵（今湖南常德）人。王阳明弟子。1522年卒。

②罅（xià）漏：疏漏，遗漏。

【译文】

有人问孟子所说的“持守中道不通权变，也还是执着在一点上”怎么理解呢。

先生说：“中道只是天理，只是变易。随时变易，怎么能持守呢？必须要因时制宜，预先规定好一个规矩是很难的。就像后世儒者要将道理逐一解说得没有疏漏一样，立定一个规则法度，这正是执一。”

三十八

【题解】

王阳明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立志不是立个当下之志而已，而是要立志且行志（依志而行）。故立志常存善念，即包含着存善和行善（依善念而行）两个方面。从儒家功夫的角度言，立志兼有省察与涵养之意。志到成熟处，即是知行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

唐诩问[①]：“立志是常存个善念，要为善去恶否？”

曰：“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②]，只是志到熟处。”

【注释】

①唐诩：字号不详，临江府新淦（今江西新干）人。

②“从心”二句：语自《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意即随心行事，不逾越规矩。从，同“纵”。

【译文】

唐诩问：“立志就是要常存一个善念，要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吗？”

先生说：“善念存守的时候，就是天理。这种念头就是善的，还

去思考什么善呢？这种念头不是恶的，还去摒除什么恶呢？这种念头就像树的根芽，立志的人要恒久确立这个善念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只是志向达到了纯熟的地步。”

三十九

【题解】

阳明心学主于内在本心，致良知功夫以逆觉体证为特色，故“收敛”是对其功夫特征的形象表述。同时王阳明也肯定了功夫“发散”的一面，这是致良知功夫在心与物层面的必然展开。从心—物关系出发，天地人物皆在功夫论视域内，故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炼”，其中即含有心—理关系层面的内向向度和心—物关系层面的外向向度。

“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译文】

“精神，道德，言行，大体上以收敛为主，向外发散是不得已的事。天地人物都是如此。”

四十

【题解】

理解本条之关键在于王阳明对于经史关系的认识。王通以两汉、六代史事诗文写作“续六经”，陈亮、叶适从“事功”出发，推崇汉唐，故赞誉之；而宋明理学家从“天道”出发，理想化“三代”之治，批评汉唐，故批判之。王阳明从“明道”出发，认为经亦史，史亦经，赞许王通续经具有存道之功，正如其释《春秋》以明心一样，其中包含着自身创立新说之艰辛，与王通心有戚戚焉。施邦耀云：“要晓得诚自形外，只是不着意表暴。”此之谓也。

问：“文中子是如何人？”

先生曰：“文中子庶几具体而微[1]，惜其蚤死[2]。”

【注释】

①具体而微：语自《孟子·公孙丑上》：“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

②蚤死：指文中子三十四岁死。蚤，通“早”。

【译文】

陆澄问：“王通是什么样的人？”

先生说：“王通差不多是一位各方面都已具备圣人的才智，但又稍有所逊的人，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问：“如何却有续经之非？”

曰：“续经亦未可尽非。”

请问。

良久曰：“更觉‘良工心独苦’[1]。”

【注释】

①良工心独苦：语自《杜工部诗集》卷四《题李尊师松树樟子歌》，意思是其苦自知，难为他人言。

【译文】

陆澄问：“他怎么又有续仿经书的过错呢？”

先生说：“续仿经书也不能完全说是过错。”

陆澄继续请教是怎么回事。

过了很久，先生说：“通过王通这件事，我更能体会到‘良工心独苦’这句诗的含义了。”

四十一

【题解】

本条之理解要联系上条。王阳明认为王通辞官乡隐，续“六经”以复兴王道，显然是以道为重，以利为轻，这与许衡所说的“儒者以治生为先”是不同的。王阳明此说与其作为传统理学家的身份相符，也与其心学思想关于心物关系的理念相关，即义重于利、心主于物，以心为本。于清远认为：“阳明以其（许衡）不主力学，故罪之。”然究其本，王阳明是在特定语境下才有此说，或是错怪了许衡。据《许文正公遗书》云：“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果处之不失义理，或以姑济一时，亦无不可。”可见，许衡未尝不重道义，只是因其处于元初经济凋敝之时，自身亦以务农为生，故更重生计之实在。

“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①。”

【注释】

①许鲁斋：许衡（1209—1281），字仲平，号鲁斋，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官至国子祭酒，倡导程朱之学，为一代大儒。卒谥文正。

【译文】

“许鲁斋认为‘儒者要以谋生为先’的说法，贻误了很多人。”

四十二

【题解】

此条可谓王阳明以心释老的语录之一。王阳明以良知解释道家“三元”，认为元气、元神、元精是良知的三种状态而已，这和王阳明曾强调良知只是太虚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此条语意在《答陆原静书》中有类似的表达。

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①。

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注释】

①元气、元神、元精：道教炼丹术认为此三者先于身而存在，谓之"三元"，亦称"三华"。并元性、元情，谓之"五元"。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家的元气、元神、元精。

先生说："这三个是同一件事：流行就是气，凝聚就是精，妙用就是神。"

四十三

【题解】

本条讲心体之发用，实亦兼及心体之未发。喜怒哀乐是心体之发用，发而中节谓之和，无有偏倚。王阳明之致良知功夫，勿忘勿助，依良知而行，无有病疼间隔，是为率性。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译文】

"喜怒哀乐之情，本体原是中和的。只要加入一点儿自己的意思，便会过度或不及，就是私欲了。"

四十四

【题解】

本条讲心体本然，当哭则哭，当歌则歌，顺心而为，无情之情。

王阳明此处从本体角度强调心体的自然发用。

问“哭则不歌”[1]。

先生曰：“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注释】

①哭则不歌：语自《论语·述而》：“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译文】

陆澄问：“‘哭过后就不再歌唱’，要怎么理解呢？”

先生说：“圣人的心体，自然而然就是如此。”

四十五

【题解】

克己即是要克念头，私念摒除，心体始明。人有杂念，即遮蔽心体，众恶生焉。王阳明此处从功夫的角度强调心体的无执性。

“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译文】

“克制自己的私欲务必要彻底摒除，一丝一毫都不存留才可以。只要有一毫私欲存在，那么众多的恶念就会相携而至。”

四十六

【题解】

本条中王阳明表达了对朱熹、蔡元定的《律吕新书》中“用管以候气”之法的不同看法。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朱、蔡以外在之物的

无常之“行”来定“乐之本”，在客观上是对“知”的否定；而王阳明强调先知“礼乐之本”，而后方可践之于“行”。二者在“知”与“行”的先后、轻重上各有不同，凸显了阳明心学的主“心”立场。除了心物关系的角度，本条亦可从声乐之辩的角度做适当的解读，亦可契理学与心学之辩。对于此条所论，后世学者评价不一，非朱是王者有之，如陶浔霍说：“尽守此说，或恐废学之病。然照《新书》用心，真是逐物，可以耽误一生。如天文历法皆然。”是朱非王者亦有之，如许舜屏云：“此说似乎不确，盖心中如能晓得冬至之刻，何必再用管以候气？正惟其不晓得，故须用管来实验耳。殆亦徒成为上艺成而下。不欲以术数之学误其学问耶？”然陈荣捷先生从理学与科学的关系出发，认为：“我国科学足以其他文化比美者千数百年，然明后落后，论者归咎理学。理学重格物，正合科学精神。今以《律吕新书》为逐物，则诚科学落后之一因也。”此凸显了文化反思和其时代意识，但与朱、王所论已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问《律吕新书》①。

先生曰：“学者当务为急，算得此数熟，亦恐未有用，必须心中先具礼乐之本方可。且如其书说多用管以候气，然至冬至那一刻时，管灰之飞，或有先后②，须臾之间，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须自心中先晓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处。学者须先从礼乐本原上用功。”

【注释】

①《律吕新书》：朱熹弟子蔡元定著。此书分析了乐律与候气，朱熹赞许备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十八据朱熹的序文，推测此书为朱、蔡合著。律吕，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

②“且如”四句：古代用芦草薄膜之灰置于律管，以占气候。如冬至节，律中黄钟之宫，则黄钟管之芦灰飞动。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律吕新书》。

先生说："学者以确立礼乐的根本为当务之急，否则将乐律算得再熟也恐怕没有用处，心中必须首先具备礼乐的根本才可以。就像这书中说的，常用乐管来观察节气，然而到了冬至那一刻的时候，乐管中芦灰的飞散，又有先后短暂的差别，顷刻之间，怎么能知道哪个乐管正值冬至时刻呢？必须自己心中先明晓冬至的时刻才可以。这就有不通的地方。学者必须要先从礼乐根本上用功。"

四十七

【题解】

本条借徐爱之口，辨明了程朱学派与阳明心学在"格物"功夫上的不同：程朱学派之格物功夫指向在"物"，阳明心学之格物功夫指向在"心"，一为外向性功夫，一为内向性功夫。施邦曜对此评曰："磨上亦要许多工夫，废不得学问、思辨、笃行，然只向里面用。无精无粗，方是能格物。"意即此也。可见徐爱深得阳明心学之精粹。

曰仁云①："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②，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注释】

①曰仁：即徐爱。见前注。

②近世格物之说：指程朱理学之"格物"说。

【译文】

徐爱说："心就像镜子。圣人的心如同明亮的镜子，常人的心如同昏暗的镜子。近代格物的学说，如同用镜子照物，在照映上用功，却不知道镜子昏暗不清，怎么能照出呢！先生的格物学说，就如同打磨镜子使它明亮，在打磨上用功，镜子明亮之后也未尝能够照物。"

四十八

【题解】

本条从功夫体验之深浅出发，从反面论证“道无精粗”。在王阳明看来，道之为粗，在于功夫体验之浅，道之为精，在于功夫体验之深。道之精粗是基于功夫的不同认知，非道本有精粗之别。由此，我们可想象王阳明对心体至善的强调及其谓陆象山“粗些”的内涵所指。

问道之精粗。

先生曰：“道无精粗，人之所见有精粗。如这一间房，人初进来，只见一个大规模如此；处久，便柱壁之类，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细细都看出来，然只是一间房。”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道的精粗问题。

先生说：“道没有精粗，人们对道的见解有精粗之别。比如这间房子，人刚进来的时候，只看得到一个如此大致规模；待得久了，房柱、墙壁之类，便逐一都能看得清楚。再久一些，房柱上篆刻的纹饰，都能细细地看得出来。然而仍旧只是这一间房子而已。”

四十九

【题解】

本条兼言本体与功夫。从功夫的角度言，致良知的功夫无一日可止。故施邦曜说：“学所以要时习。”从本体的角度言，道之精纯无一日可穷。故邓艾民说“此处言道的无穷性”。由此亦可见，阳明心学之即本体即功夫的理论特质。

先生曰：“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为学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便见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精白无一毫

不彻方可[1]。”

【注释】

①精白：如米之磨至最纯洁处。彻：通也，明白也。

【译文】

先生说：“诸位最近相见时疑问变少了，为什么呢？人不用功，无不自以为已经明白了，认为做学问只要跟着前人实行就可以。竟然不知道私欲逐日萌生，就像地上的尘土，一天不扫，就又多一层。踏实用功，就可以明白道的无穷无尽，越探究越深入，一定要达到精细纯洁没有一丝一毫不透彻的地步才可以。”

五十

【题解】

本条讲本体与功夫的辩证统一关系。功夫日行，天理日见，不是明得天理再去做功夫，而是在功夫中见得天理。故梁启超云：“此正是发挥知行合一，语语直抉学病言。”陶行知也说：“此条是王学宗旨。”王阳明言本体和功夫从不割裂、对立二者，讲求着实用功，实有于知。

问：“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1]。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

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于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私欲之细微亦日见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见，私欲亦终不自见。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岐路处[2]，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方渐能到得欲到之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方愁不能尽知，亦未迟在。”

【注释】

①知至然后可以言诚意：语自《大学》首章：“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②岐（qí）路：岔路口。岐，通“歧”。

【译文】

陆澄问：“致知的功夫实现了然后才可以谈诚意。现在天理和私欲还不能完全明白，怎么才能在克制私欲上用功呢？”

先生说：“人如果真的切实不断地做功夫，那么对于心中天理的体会认识必然精深微妙，能够逐日增进认识，对私欲的细小隐微，也能够逐日增进认识。如果不在克己上下功夫，整天也就是说些空话而已，终究无法看到天理，也终究无法看不清私欲。这就像人们走路，走一段路，方才认得一段路，走到岔路口，有疑惑就询问，问了再走，这样才能逐渐到达想要去的地方。现在的人不肯存养已知的天理，不肯摒除已知的私欲，却只是发愁不能完全弄明白，只管说空话，有什么好处呢？等到克得自己没有私欲可以克除，再发愁不能完全弄明白，也为时不晚。”

五十一

【题解】

本条论求道功夫。王阳明从心物关系出发，认为道既不滞于物，亦不离于物。直求于心或格物求理，或陆或朱，都有偏颇，故应采取的态度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就彻底贯彻了心即理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两个向度。王应昌评此条云：“故惟致吾良知于物，而天下之物，无一不与我良知相符。才是先生囊括朱、陆之平。”

问：“道一而已①。古人论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无方体②，不可执着。却拘滞于文义上求道，远矣。

如今人只说天，其实何尝见天？谓日、月、风、雷即天，不可；谓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识得时，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③，以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更有甚同异？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

【注释】

①道一而已：语自《孟子·滕文公上》：“夫道，一而已矣。”

②方体：语自《周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③隅（yú）：指事物的一个侧面。

【译文】

陆澄问：“道就是一。古人谈论道，见解往往不同，求道是否有要领呢？”

先生说：“道没有具体的形体，变幻莫测，不可执着。如果拘泥于文字意义上探求道，离道的本意就远了。现在的人只说天，其实哪里见过天呢？认为日、月、风、雷是天，是不对的；认为人、物、草、木不是天，也是不对的。道就是天。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有什么不是道呢？人仅凭借自己的片面见解，认定道只是这样，所以道才有所不同。如果不断向深处探求，明白自己心体，那么就无时无处不是这个道。古今交错，不分始终，又有什么异同？心就是道，道就是天，明白了心也就知道、知天了。”

又曰：“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

【译文】

先生又说：“各位要想实际看到这个道，必须要在自己心上体会认识，不向外去寻求，才能有所得。”

五十二

【题解】

本条阐发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在王阳明看来，心与物是体用关系，物是心的发用，体用合一。致得心体中和，名物度数自在其中，无须别处一个心去讲求，如此才能达到“不器”的境界，不离于物而又超然于物。在根本上，王阳明所强调的是以心为体，以心为标准，以及以心摄物，与心相涉。

问：“名物度数①，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后，则近道’②。”

【注释】

①名物度数：鸟兽草木之物皆有名，礼乐刑政之度皆有数。

②知所先后，则近道：语自《大学》首章：“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

陆澄问：“名称、实物、度量、数目，也需要先修习研究吗？”

先生说：“人只要能成就自己的心体，那么具体的作用就自然在心体之中了。倘若心体已经存养得果真有了未发之中，自然也就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是什么都可以做。如果没有这样的心，即使事先能够研究世上许多的名称、实物、度量、数目，与自己原本并不相关，只是临时的点缀装饰，自行不去。这也不是完全不管名称、实物、度量、数目，只要‘知道所做事情的先后顺序，就接近道了’。”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如夔之乐、稷之种①，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②。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

器’[3]。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

【注释】

①夔（kuí）之乐、稷之种：《尚书·舜典》云：“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又云：“帝曰：‘汝后稷播时百谷。’”

②合下：当下，现在。

③不器：语自《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此处意为不偏、不执着。

【译文】

先生又说：“人要根据自己的天赋造就自己，才是他所能做的事。比如乐官夔擅长音乐，后稷擅长种植，这是他们的资质天性如此而造成的。造就一个人，也只是要他的心体天理纯粹，运用事物的时候，都从天理上生发出来，然后才可以称为‘才赋’。等到达于天理纯粹的境界，也能不局限于一面的才能，让夔和稷交换才能，应当也是能够做到的。”

又曰：“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1]，皆是‘不器’。此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

【注释】

①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语自《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参见“徐爱录”第九条。

【译文】

先生又说：“例如‘平素富贵就做富贵时该做的事，平素患难就做患难时该做的事’，都是不局限于一面的才能，这只有心体存养得纯正的人才能做到。”

五十三

【题解】

陈荣捷于此条认为："孟子之本、朱子之活水、阳明之生意，其实一也。"此是就一般的为学而言。王阳明有诗云："天机动处即生意，世事到头还俗尘。"王阳明强调井水之有源，方生意不息，喻指为学当主于心，一如其树之有根之喻。

"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时先生在塘边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学云。

【译文】

"为学与其像一个数顷大但没有源头的池塘水，不如像数尺大但有水源的井水，这样就会生机无限。"当时先生在水塘边坐着，旁边有井，于是就用它们来比喻学问。

五十四

【题解】

本条以心论圣、凡。在王阳明看来，古之圣人与今之凡人在心体清明上都是一致的，正所谓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不同者在于能否做致良知的功夫。人只要致得良知，便是圣人境界，便见圣人气象。

问："世道日降，太古时气象如何复见得①？"

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②。人平旦时起坐③，未与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时游一般。"

【注释】

①太古：指神话伏羲以前的时代。

②一元：据邵雍《皇极经世书》，一个宇宙周期称为"元"，又分为元、会、运、世。一元为十二会，一会为三十运，一运为十

二世，一世为三十年，故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③平旦：指日出之时，清晨。

【译文】

陆澄问："现在世风日下，远古时期的气象怎么能再看到呢？"

先生说："每一日就是一元，循环往复。人平常日出时起身坐定，还没有与事物接触，这时心中呈现出清明平和景象，就像是在伏羲氏时期悠游一样。"

五十五

【题解】

本条讲为学之道，实乃论立心之要。人只有主一，立定心体，才能明理一分殊，才能不逐于外物。

问："心要逐物，如何则可？"

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①，六卿分职②，天下乃治。心统五官③，亦要如此。今眼要视时，心便逐在色上；耳要听时，心便逐在声上。如人君要选官时，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调军时，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岂惟失却君体？六卿亦皆不得其职。"

【注释】

①清穆：清和。

②六卿：原指周代六军之将，隋唐以后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明代亦设六部，部设尚书。

③五官：《荀子·天论》云："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译文】

陆澄问："心要追求外物，应该怎么办？"

先生说：“君主端庄肃穆垂手朝堂上，六卿分掌职责，天下才能得到治理。人心统领五官，也要这样。如今眼睛要看时，心就追逐在颜色上；耳朵要听时，心就追逐在声音上。就如君主要选拔官吏的时候，就亲自到吏部去；要调动军队的时候，就亲自去坐在兵部。这样，岂不是有失君主的身份吗？六卿也都无法尽到他们的职责了。”

五十六

【题解】

本条讲“立志”。王阳明认为“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可见，充拓善念，即是存天理，立善念；摒除恶念，即是为存天理，为立善念。致良知功夫即是如此，圣、凡皆同。

“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

【译文】

“善念萌发，要有所了解，有所扩充。恶念萌发，要有所了解，有所遏制。知道念之善恶扩充善念，都是立志所为，是天赋予的智慧。圣人只有这些，学者应该存养这些。”

五十七

【题解】

本条讲“念”之发。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意与物相接，便有善恶。但王阳明所谓意之恶，不一定是指道德上的恶，而更强调意之不合于良知。正如“闲思杂虑”不一定具有道德上的恶，但因其不合于良知，便是私。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

亦谓之私欲？”

先生曰：“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元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①，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②。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注释】

①寂然不动：与下文“感而遂通”，语自《周易·系辞上》：“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②廓然大公：与下文“物来顺应”，语自程颢《二程集·粹言》卷二：“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廓然，阻滞尽除貌。大公，意指极其公正。

【译文】

陆澄问：“好色、贪财、求名等心，固然是私欲，但这些闲思杂念，为什么也称为私欲呢？”

先生说：“这些毕竟还是从好色、贪财、求名等的根源上生发的，你去探寻这些闲思杂念的根源就明白了。比如你心中一定知道自己没有做盗贼的念头，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本就没有这种念头。你如果对财、色、名、利等等的心思，全都像不做盗贼的念头一样，消灭干净，彻彻底底只是心的本体，试看还有什么闲杂思虑呢？这就是‘寂然不动’，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廓然大公’，自然也就‘感而遂通’，自然能够‘发而中节’，自然可以‘物来顺应’。”

五十八

【题解】

本条讲“志”与“气”，分三层：一为孟子所言，二为朱熹所注，三

为王阳明所辩。王阳明主张志、气一源，实是对朱熹严分志、气的反对。二者之分歧的本质在于对心物关系的认识，王阳明主张心与物一，朱熹主张心物为二。

问“志至气次”[1]。

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2]。‘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

【注释】

①志至气次：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②“志之”二句：此为王阳明针对朱熹所言。朱熹《孟子章句集注》曰：“若论其极，则志固心之所之，而为气之将帅；然气亦人之所以充满于身而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为至极，而气即次之。”王阳明不同意朱熹以志为极至而气为次贰。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志至气次”的问题。

先生说：“这是说‘心志所到达的地方，气也跟着到达’的意思，而不是心志是极致，气节次之的意思。‘坚持自己的心志’，则存养气节就在其中了。‘不要滥用自己的气节’，也就是坚持自己的心志了。孟子为了补救告子的偏见，所以才兼顾两边而立说。”

五十九

【题解】

本条讲圣贤之道之“诚”。程颐所言“降而自卑”“引而自高”是从弘道和卫道的角度而言；王阳明则是从良知之本然的角度而言，良知之

诚，不假人伪。这体现了王阳明在道的层面对圣、凡之别的坚持，体现了心学在教化标准方面鲜明的圣人立场。

问："先儒曰：'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①。'如何？"

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伪也。圣人如天，无往而非天。三光之上②，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尝有降而自卑？此所谓大而化之也。贤人如山岳，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为千仞③，千仞者不能引而为万仞，是贤人未尝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则伪矣。"

【注释】

①"圣人"四句：语自《二程集·外书》卷三："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圣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人不亲。贤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

②三光：即日、月、星。

③仞（rèn）：古代长度单位。以八尺为一仞，或以七尺为一仞。

【译文】

陆澄问："先儒说：'圣人的道行，一定是自我减损而谦卑的。贤人的道行，则是自我推举而抬高的。'这句话怎么样？"

先生说："不对，如果这样就是虚假的了。圣人就如同天，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天。日月星辰之上，是天；三界九泉之下，也是天。天什么时候自我减损而谦卑了呢？这就是所谓的大而化之。贤人就如同山岳，保持着它的高度而已。但是百仞高的山岳不能自我抬高而变成千仞高的山岳，千仞高的山岳不能自我抬高而变成万仞高的山岳，这就是贤人从未自我推举而抬高自己。自我推举而抬高自己就是虚假的了。"

六十

【题解】

本条释阳明心学功夫。“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于已发求中，易执于物，于未发求中，易流于玄虚。王阳明主张良知不是见闻，但又不离于见闻，其功夫不离于物，但又不执于物。于阳明心学而言，“未发”“已发”皆为良知之本来性状。王阳明肯定伊川和延平不过是从具体的功夫入手方便而言的。正如孙奇逢所云：“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原各有是处。执之又成聚讼矣。”

问：“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①，延平却教学者看未发之前气象②，何如？”

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发前讨个‘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谓认气定时做‘中’，故令只于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处，故令人时时刻刻求未发前气象，使人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工夫③。皆古人不得已诱人之言也。”

【注释】

①伊川谓“不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指《二程集·遗书》卷十八程颐语：“或（指苏季明）曰：‘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发，才发便谓之和，不可谓之中也。”

②延平：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为程颐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门人，朱熹的老师。罗从彦教导李侗“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侗亦以此教朱熹说：“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

③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语自《中庸》首章：“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

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译文】

陆澄问：“伊川先生说‘不应在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之前追求中和’，而延平先生却教导学者注意没有表现出来之前的气象，这两种观点怎么样呢？”

先生说：“二者都是对的。伊川先生担心人们在没有表现出来之前追求中和，把中和当成一件事物来看待，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把气定时当作中和，因此教导大家只在涵养省察上用功。延平先生担心人们没有下手之处，因此教导大家时时刻刻追求没有表现出来之前的气象，让人正眼相看、侧耳而听的都只是这种气象，就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这都是古人不得已诱导众人的话。”

六十一

【题解】

本条释心体之“中”。在王阳明看来，心体即是天理，无所偏倚，即是“中”。从心体出发，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即是“和”，因物而喜，因物而怒，则是偏倚，便不是“和”。只有摒除名、利、色的遮蔽，方可喜怒哀乐无不中和，才能大本达道。刘宗周认为王阳明此说是继承了朱熹“至静之中，无少偏倚”之说。

澄问：“喜、怒、哀、乐之中和，其全体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当喜怒者，平时无有喜怒之心，至其临时，亦能中节，亦可谓之中和乎？”

先生曰：“在一时一事，固亦可谓之中和，然未可谓之大本达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岂可谓无？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则其本体虽亦时时发见，终是暂明暂灭，非其全体大用矣。无所不中，然后谓之大本；无所不和，然后谓之达道；惟天下之至诚，然后能立天下之大本①。”

【注释】

①大本：语自《中庸》首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译文】

陆澄问：“喜、怒、哀、乐的中和，就全体来讲常人肯定无法具有。譬如遇到一件小事应当喜怒的，平时没有喜怒之心，到事情来临时，也能达到中和之节，这也能称为中和吗？”

先生说：“就一时一事而言，固然也可以称之为中和，然而不能真正实现中道的根本和中和的大道境界。人性生来都是善的，中和是人人原本就有的，怎么能说没有呢？但常人之心既有所蒙蔽，其心之本体也时时生发出现，但终究还是明明灭灭，不是心的全体大用。无时无事不中和，然后才能称之为中道的根本，无时无事不中和，然后才能称之为中和的境界。唯有天下的至诚，才能确立中道的根本。”

曰：“澄于‘中’字之义尚未明。”

曰：“此须自心体认出来，非言语所能喻。‘中’只是天理。”

曰：“何者为天理？”

曰：“去得人欲，便识天理。”

曰：“天理何以谓之‘中’？”

曰：“无所偏倚。”

【译文】

陆澄说：“我还没有明白‘中’字的含义。”

先生说：“这必须要从自己心来体察认知，不是言语能够表达的。‘中’就是天理。”

陆澄问：“什么是天理？”

先生说：“摒除私欲，就能识得天理。”

陆澄问："天理为什么称'中'？"

先生说："因为天理无所偏倚。"

曰："无所偏倚是何等气象？"

曰："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着。"

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上，方见得偏倚；若未发时，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

曰："虽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尝无。既未尝无，即谓之有，既谓之有，则亦不可谓无偏倚。譬之病疟之人，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病之人矣。须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译文】

陆澄问："无所偏倚，是什么样的气象？"

先生说："像明镜一样，通体晶莹剔透，没有一点儿尘埃沾染。"

陆澄问："偏倚是有所染着才能看出来，例如染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事上，方才能够看出偏倚；若是心体处于未发之时，美色、名、利都还没有染着，何以能知道心体所偏倚呢？"

先生说："虽然没有显现，但平日里好色、好利、好名的心原本并不是没有。既然并不是没有，也就是有。既然是有，也就不能称之为无所偏倚。例如得了疟疾的人，虽然有时并不发病，但病根没有祛除，那么也就不能称之为无病的人。必须是平时好色、好利、好名等等一切私欲全部扫除清理干净，没有一丝一毫存留，而心中完全空寂，纯粹是天理，才能称之为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才是天地间中道的根本。"

六十二

【题解】

本条讲如何明道。在王阳明看来，道之体难以捉摸，需体道者自修自悟，这就像致良知，需要自家体贴的功夫。颜回所言的“博文约礼”只是一种方便的功夫，但不是根本的功夫。王阳明于此所要强调的正是良知本体及致良知功夫的心学特征。

问：“‘颜子殁而圣学亡’[①]，此语不能无疑。”

先生曰：“见圣道之全者惟颜子，观喟然一叹可见[②]。其谓‘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③]，是见破后如此说。博文约礼，如何是善诱人？学者须思之。道之全体，圣人亦难以语人，须是学者自修自悟。颜子‘虽欲从之，末由也已’[④]，即文王‘望道未见’意。望道未见，乃是真见。颜子没而圣学之正派遂不尽传矣。”

【注释】

①颜子殁（mò）而圣学亡：语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七《别湛甘泉序》：“颜子殁而圣人之学亡。”颜子，即颜回。

②喟（kuì）然一叹：语自《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喟然，感叹声。

③“夫子”三句：语自《论语·子罕》。

④“虽欲”二句：语自《论语·子罕》。

【译文】

陆澄问：“‘颜回死后，孔子的圣学就灭亡了’，我无法摒除对这句话的疑惑。”

先生说：“见圣人之学最全面的，只有颜回，从颜回的‘喟然一叹’中可以看出。颜回说‘夫子善于循序渐进地教育弟子，用文教让弟

子的知识变得渊博，用礼仪约束弟子的行为规范’，是勘破了之后才这样说的。文识渊博、礼仪约束，怎么是善于教导别人呢？学者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道行的全体，即使圣人也难以对人说明，必须由学者自己修行，自己体悟。颜回说的‘虽然想要跟从学习，却无章可循’，也就是文王‘望见了道却像没有看见’的意思。望见了道却像没有看见，才是真正的识见。颜回死后，孔子圣学的正宗也就无法完全流传下来了。”

六十三

【题解】

本条是对王阳明“四句理”的另一种表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言不同而意同。

问：“身之主为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为物，是如此否？”

先生曰：“亦是。”

【译文】

陆澄问：“身体的主宰是心，心的灵明是知，知的发动处是意，意指涉的对象是物，是这样吗？”

先生说：“也对。”

六十四

【题解】

本条讲为学之方。王阳明认为为学须立志，立志即是长立此善念之心，并念念要存天理而已，本体与功夫一起俱透，此便是学。日本阳明学者东正纯云：“过去亦此心之过去，未来亦此心之未来。一齐贯串了。此意在言外，学者须体会之。”亦可谓之一解。

“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译文】

“只要时常存养本心就是学。过去和未来的事，思考它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只是迷失本心而已！”

六十五

【题解】

本条讲“知行合一”。言为心声。心无定，言无序。以言可观心。

“言语无序，亦足以见心之不存。”

【译文】

“言语的混乱，也足以看出本心没有得到存养。”

六十六

【题解】

本条释致良知功夫。在王阳明看来，集义就是致良知，要凡事不悖天理，皆合于义，在根本上就是“依良知而行”。告子为不动心而作不动心的功夫，是“为良知而行”，其间就有了强意作为，就有了病痛间隔。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①。

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却是集义到自然不动。”

【注释】

①尚谦：薛侃（？—1545），字尚谦，号中离，潮州府揭阳（今

广东揭阳）人。正德九年（1514）从学王阳明于江西，正德十二年（1517）举进士，上疏获罪入狱，后归田，讲学于广东，从游者百余人。为阳明之教，辩护甚力。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孟子·告子上》：“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

【译文】

薛侃向先生请教孟子与告子的“不动心”的区别。

先生说：“告子是硬抓着这颗心，强迫它不动；孟子却是通过修养德性使心自然不动。”

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译文】

先生又说：“心之本体原本是不动的。心之本体就是性，性就是天理，性原本不动，天理原本不动，修养德性就是恢复心之本体。”

六十七

【题解】

本条再释“精一”之训。“一”即是良知（即心即理），“精”即是用，亦是功夫，亦是事。“精一”体现了体与用、本体与功夫、心与物合一的辩证关系。

“万象森然时，亦冲漠无朕；冲漠无朕，即万象森然。冲漠无朕者，一之父；万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译文】

“万事万物都了然于心，就达到了寂然无我的境界；而达到了寂然无我的境界，那么万事万物就可以了然于心了。寂然无我的境界，即是统摄万物的‘一’；了然于心的状态，即是孕育万物的‘精’。‘一’之中有‘精’，‘精’之中有‘一’。”

六十八

【题解】

本条从“心”“物”关系层面释“心即理”。孝亲为物，而一念孝亲为心之条理。物之为所是之物，乃在于心（理）之所指。故“心与物一（心外无物）”与“心与理一（心外无理）”是“心即理”的两面，二者辩证统一。

“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

【译文】

“心外无物。例如说，我心中生发一个孝敬父母的念头，那么孝敬父母就是物。”

六十九

【题解】

本条以“口耳之学”之弊从反面解释“知行合一”功夫。在王阳明看来，口耳之学不能反切于身心，不是真知，导致“知”“行”二分。非真知故不能行，导致知而不行。不能知行合一，“格物致知”之学便不真切。施邦曜云：“数语俗学病根，尽数拈出。”直陈口耳之学之弊端。

先生曰：“今为吾所谓‘格物’之学者，尚多流于口耳。况为口耳之学者，能反于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如今一说话之间，虽只讲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间，已有多少

私欲。盖有窃发而不知者，虽用力察之，尚不易见，况徒口讲而可得尽知乎？今只管讲天理来顿放着不循，讲人欲来顿放着不去，岂‘格物致知’之学？后世之学，其极至，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的工夫①。”

【注释】

①义袭而取：语自《孟子·公孙丑上》：“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朱熹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义袭，指义偶然从外进入内心。

【译文】

先生说：“现在学习我所谓的‘格物’之学的人，大多还停留在口授耳闻的阶段上。更何况专习口耳之学的人，能不这样吗？天理、私欲，其精妙细微之处必须时刻用力省察克治，方能逐渐有所发现。现在在说话的时候，虽然只是在讲求天理，不知道心里倏忽之间，已经产生了多少私欲。何况还有偷偷萌发而无法查知的私欲，即使用力省察，尚且不容易发现，何况只是空谈阔论，怎么能全部察知呢？如今只管讲求天理，却放在一边不遵循着做，讲求私欲，却放在一边不摒除，怎么会是‘格物致知’之学呢？后世的学问，即使到了极致，也只能做一个‘偶然的行为合乎义’的功夫而已。”

七十

【题解】

本条从“格物”入手，重在讲《大学》“三纲”的关系，其中存在着王阳明以儒学经典解读佛教的诠释方法和基于这一方法对佛教之道的误读。王阳明对“三纲”内在逻辑关系的认识是基于心学建构起来的。在王阳明看来，“明明德”是体，“亲民”是用，体用不二。同时，王阳明认为“明明德”“亲民”的最高目标是“止于至善”。“三纲”之间的逻辑关系表明，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内，“明明德”的内圣之学和“亲民”的外王之学是一体达用的，言“明明德”，同时内涵着“亲民”，言“亲民”同时包含着“明明德”，所以良知本身包含着德性和德行两个互相交

融的方面。因此，大人之学是上学下学、上达下达一体圆融的学问。心学的上一截（逻辑上姑且如此讲，实际是上下一贯的）即是不离亲民的“明明德”，“明明德”即是明心见仁，它贯穿、涵摄“八目”，“八目”即是“明德”的发用，故“明明德”便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么真实的佛教之道（上一截）是什么呢？佛教的核心理论即“缘起论”，指一切事物皆须依因缘而生起。它同时又演化为两层意涵：一是“缘起性空”，事物因缘和合才能生起，无真实自体故本性为空，因其强调事物之真实本性，所以称之为“真谛”。二是“性空缘起”，正因为事物本性皆空，所以才能和合生起，因其强调事物之世间相状，所以谓之为“俗谛”。真谛是形上的，俗谛是形下的，因此，佛教之道即是真谛。那么，真谛和俗谛是什么关系呢？在佛教教义中，缘起不碍性空，性空不碍缘起，或者说，缘起即是性空，性空即是缘起。因为真谛随缘而起，随缘而灭，本自空性，因为空性，所以不碍事物的缘起。真谛有异于俗谛，但又不离俗谛。在这一点上，真、俗二谛有似于“明明德”和“亲民”。但关键的一点是，因为佛教的缘起论立场，真谛和俗谛其实都是空。所谓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色空空，空空色色是也。因此俗谛不是真谛的发用，真谛也不是俗谛的本体。真、俗二谛和“明明德”与“亲民”的关系有着内在的巨大差异。如此看来，王阳明把佛教之道释为“明明德”显然是不恰当的。

问格物。

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译文】

陆澄向先生请教格物。

先生说：“格，就是正。纠正那些不正的念头，让它们归于正道。”

问：“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

曰：“然。”

【译文】

陆澄问："知止，就是知道至善只在我的心中，原本不在心外，而后志向安定。"

先生说："对。"

问："格物于动处用功否？"

先生曰："格物无间动静，静亦物也。孟子谓'必有事焉'①，是动静皆有事。"

【注释】

①必有事焉：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朱熹注云："正，预期也。《春秋传》曰'战不正胜'，是也。"

【译文】

陆澄问："格物是要在动处用功吗？"

先生说："格物不分动静，静也是物。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意思是无论动静都要做集义的事。"

"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诚意之事。意既诚，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处。修身是已发边，正心是未发边。心正则中，身修则和。"

【译文】

"功夫的难处，全都在格物致知上，这就是诚意的事。意诚之后，大体上心也就自然中正，身也就自然得以修养。只是正心、修养的功夫，也各自有用力的地方。修身是已发之功夫，正心是未发之功夫。心正则是中，身修则是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①，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

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②，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注释】

①“格物致知”至“平天下”：语自《大学》首章，即所谓格、致、正、诚、修、齐、治、平八个条目。

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程颢语：“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译文】

“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即使‘亲民’也是‘明德’的事。‘明德’是此心中的德，也就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假使有一事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的仁还有未尽之处。”

“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便似老、佛。”

【译文】

“只说‘明明德’而不说‘亲民’，这就像道教、佛教的学说一样了。”

“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止之，是复其本然而已。”

【译文】

“至善，就是性。性原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恶，所以称为至善。止于至善，这是恢复性的本来面目而已。”

七十一

【题解】

本条释心之本然。从阳明心学言，止、定、静、安、虑即是心体之本然，也是心体之使然。本体内蕴着功夫，功夫是本体的发用。

问："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则不为向时之纷然外求①，而志定矣。定则不扰扰而静，静而不妄动则安，安则一心一意只在此处。千思万想，务求必得此至善，是能虑而得矣②。如此说是否？"

先生曰："大略亦是。"

【注释】

①向时：以前，从前。

②定、静、安、虑、得：语自《大学》首章："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译文】

陆澄问："明白至善就是我的性，我的性在我的本心中，我的本心是至善所止的地方，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不会像从前那样纷纷向外寻求，则心志也就能够安定了。心志安定就可以不受干扰而内心安静，内心安静就不会心念妄动而感到心安，心安就能一心一意只在至善上。千思万想，务必要寻求得这种至善，这就能思考而得到至善了。这样讲正确吗？"

先生说："大体上是这样。"

七十二

【题解】

本条以仁之"生生"区分儒墨之仁之别。儒家之仁如木之发芽，有体有用，故生生不息。墨家之仁只讲兼爱众人，不言仁之发端处，有用而无体，故不能长久。常识认为，儒家之仁为有差等者，墨家之仁为无差等者，即此也。施邦曜于此亦有深见，云："要识墨氏，亦是毅然以仁为己任者。但是他只看得仁之大规模，不曾晓得仁之真本体。据其万物一体之念看途人，当无异于父子兄弟，全不顾父子兄弟不可并途人。总是不能学问、思辨、笃行，晰理未精故也。"

问："程子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何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1]？"

先生曰："此亦甚难言，须是诸君自体认出来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虽弥漫周遍，无处不是，然其流行发生，亦只有个渐，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阳生，必自一阳生，而后渐渐至于六阳[2]，若无一阳之生，岂有六阳？阴亦然。惟其渐，所以便有个发端处；惟其有个发端处，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若无芽，何以有干，有枝叶？能抽芽，必是下面有个根在。有根方生，无根便死。无根何从抽芽？父子兄弟之爱，便是人心生意发端处，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爱物，便是发干、生枝、生叶。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3]，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

【注释】

①墨氏"兼爱"反不得谓之仁：墨子主张"兼以易别"（《墨子·兼爱下》）。孟子攻击墨子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墨氏，即墨翟（约前468—前376），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创始人。主张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尚贤、尚同等。

②六阳：《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孔颖达疏云："天地之气谓之阴阳，一年之中或升或降。圣人作象，各分为六爻，以象十二月。阳气之升，从十一月为始，阳气渐升，阴气渐下；至四月，六阳皆升，六阴皆伏。至五月，一阴初升，阴气渐升，阳气渐伏；至十月，六阴尽升，六阳尽伏。"

③孝弟为仁之本：语自《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译文】

陆澄问："明道先生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何墨子的'兼爱'，反而不能称之为仁呢？"

先生说："这也很难讲明，必须由各位自己体会出来才能明白。仁是万物造化生生不息的天理，虽然遍布周边，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流动萌生，也只是逐渐出现的，所以说是生生不息。譬如从冬至时，一阳开始产生，必定是一阳先产生，然后逐步到六阳的出现，如果没有一阳的产生，怎么有六阳呢？阴也是一样的。正由于有这种渐次的步骤，所以就有个开端的地方；正由于有这个开端的地方，所以能够生发；正由于有了生发，所以才有生生不息。譬如说树木，开始抽出嫩芽，就是树的生生之意的发端处；抽芽然后长出树干，长出树干然后长出枝叶，然后是生生不息。如果没有抽芽，怎么会有树干和枝叶呢？能够抽出嫩芽，毕竟是由于下面有树根在。有根才能生长，没有根就死了。没有根又怎么能抽芽呢？父子兄弟的爱，就是人心生生之意的发端处，就像树木抽芽。从这里开始仁民、爱物，就如树之生长出树干、树枝和叶子。墨子的'兼爱'没有区别，将自己家的父子兄弟与路人一样看待，就失去了发端处。不能抽芽，便知道它没有根本，也就不能生生不息，怎么能称之为仁？孝悌之心是仁的根本，仁理是从孝悌之心里面生发出来的。"

七十三

【题解】

本条释心理关系。就阳明心学言，心即理，本无另有一个私心；就理学（延平）言，心理有别，当理者即是道心，不当理者为人心（私心）；就佛教言，心与理都是空，弃绝人论之"无私心"和"未当理"都是以儒家之心、理为评判标准的，其在根本上则是逃避儒家伦理责任，是一个"私己之心"。

问："延平云：'当理而无私心①。'"当理'与'无私心'如何分别？"

先生曰："心即理也，无私心即是当理，未当理便是私心。若析

心与理言之，恐亦未善。”

【注释】

①当理而无私心：语自《李延平集》卷二。

【译文】

陆澄问：“延平先生说：‘合乎天理而没有私心。’‘合乎天理’和‘没有私心’怎么区别？”

先生说：“心就是天理，没有私心就是合乎天理，没能合乎天理，就是私心。如果将心和天理分开来讲，恐怕也不恰当。”

又问：“释氏于世间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无私心。但外弃人伦，却似未当理。”

曰：“亦只是一统事，都只是成就他一个私己的心。”

【译文】

陆澄又问：“佛教对于世间一切情欲私心都不染着，似乎没有私心。但是抛弃了外在的人伦，却似乎是不合乎天理。”

先生说：“佛家和世人都是同一回事，都只是成就自己的一己私心而已。”

右门人陆澄录。

【译文】

以上由门人陆澄记录。

薛侃录　凡三十五则

【题解】

薛侃，其简介见前注。“薛侃录”是薛侃向王阳明问学的语录记载，其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阐明朱、王之别。这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儒学经典、范畴和命题的阐释方面，如“格物”“孔颜为邦之问”“为学之方”“体用关系”“功夫次第”等。另外，在论述差异、凸显己学的同时，王阳明对“调和朱、王”的思想也时有表述；第二，论为学之方。王阳明论为学之方特别突出对“立志”的强调，如其对“立志于圣学”“为学先立志”“为学立志贵专一”“为学须有主宰”“持志”“主一”等的阐释和重视；第三，对心学功夫特征的论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强调功夫只是一个，凸显致良知的心学功夫总纲；其次，强调功夫的内向性特征，主张功夫在于内求心体，不可执于外物，好恶循于心，动静皆功夫，凸显功夫的内在切己性；再次，对一些具体功夫条目做了心学化阐释，如慎独、为己、克己、诚意等；第四，以功夫为中心，对儒佛道三教关系、圣凡之别等做了阐释。

一

【题解】

本条释“持志”功夫。在王阳明看来，持志是念念不忘存天理，但又不能作“助”“忘”之功，死死把捉一个心不放。但王阳明又同时认为初学者可以把“持志”作为进学功夫，为初学者提供便宜途径。

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

【译文】

薛侃问："持守志向犹如心痛，一心都在感受这个痛上，哪里还有时间说闲话、管闲事呢？"

先生说："初学时这样下功夫也很好，只要明白'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的神妙灵明本来就是如此，功夫才能够有所着落。假若只是死守志向，恐怕在功夫上又会出现问题。"

二

【题解】

"涵养"与"讲求"的关系类似于"涵养"与"穷理"的关系。朱熹认为二者关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涵养中自有穷理功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功夫，养其所穷之理。"（《朱子语类》卷九）王阳明不同意朱熹的观点，认为二者只是一个功夫。

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

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

曰："何谓知学？"

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

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

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

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

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①，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

【注释】

①“是非”二句：语自《孟子·告子上》。意即分辨是非的能力，人人都有。

【译文】

薛侃问：“专注于涵养而不致力于讲求，把私欲认作天理，那怎么办呢？”

先生说：“人必须是知道学，讲求功夫也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的心志不真切。”

薛侃问：“什么是知道学？”

先生说：“你且说说为什么要学？学些什么？”

薛侃说：“曾经听闻先生教诲，学就是学习存养天理。心的本体就是天理，体会认知天理，只要自己心底里没有私念。”

先生说：“既然这样，只需要克除私心杂念就可以了，又愁什么天理私欲分辨不清？”

薛侃说：“正是担心对这些私念认不真切。”

先生说：“终究还是志向不够真切。志向真切了，目视耳听都在这里，哪有认不真切的道理呢？‘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需要向外寻求。讲求也只是体会自己心中所感，并非去心外寻求其他的见识。”

三

【题解】

本条讲功夫之“真”。王阳明认为为学之功要真切，为善之心真切则自然能行，功夫之真切则天理日明。求光景、说效验乃是在功夫之外了。陶浔霍评曰：“不见光景，亦不计效验，真无上妙谛。”

先生问在坐之友：“比来工夫何似？”

一友举虚明意思。

先生曰："此是说光景。"

一友叙今昔异同。

先生曰："此是说效验。"

二友惘然，请是。

先生曰："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①，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注释】

①"见善"二句：语自《周易·益卦》："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译文】

先生问在座的学友："近来为学功夫怎么样？"

一位学友以内心清虚明亮比喻。

先生说："这是说表面景象。"

一位学友讲述现在和从前的异同。

先生说："这是说效果。"

两位学友感到惘然，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我等现在用功，就是要使为善的心真切。此善心真切，见到善就自然会贴近，有了过错就立即改正，这才是真切的功夫。只有这样，人的私欲就日渐消除，天理就日渐明朗。如果只管寻求表面景象，说效果经验，这却是助长向外寻求的毛病了，不是为学的真功夫。"

四

【题解】

王阳明推重朱熹的评论，但王阳明也说："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似乎又推重陆象山。其实，王阳明评议朱熹，一则表明理学与心学在极高明之处的同，一则也体现了其调和理学与心学的良苦用心。于此，可以想见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之用意。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然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若其余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译文】

朋友们看书，常常节选朱子的学说进行议论。

先生说："这种存心求异是不对的。我的学说与朱子的学说时常有不同，是因为二者在学习入门下手的地方有毫厘千里的区别，不得不分辨清楚。然而我的心和朱子的心，未尝有什么不同。假若朱子在文义上解释得明晰妥当的地方，我又怎会改动一字呢？"

五

【题解】

本条以金之足色喻天理之纯，以金之分量喻知识才力之增，以炼金喻为圣功夫。炼金即是要去除渣滓，以复金之纯，为圣功夫即是要在纯乎天理上做功夫，而不是追逐于外物（知识、名物），徒增支离。王阳明于此坚持了心学的内向性功夫的立场，也是对朱子"格物"之学的批评。故施邦曜说："舍内务外，俗学之病信然，总只是无真为圣人之心。"

希渊问①："圣人可学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终不同，其同谓之圣者安在②？"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

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然圣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犹金之分两有轻重。尧、舜犹万镒③，文王、孔子犹九千镒，禹、汤、武王犹七八千镒，伯夷、伊尹犹四五千镒。才力不同，而纯乎天理则同，皆可谓之圣人；犹分两虽不同，而足色则同，皆可谓之精金。以五千镒者而入于万镒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厕之尧、孔之间④，其纯乎天理同也。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犹炼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争不多，则煅炼之工省⑥，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则煅炼愈难。人之气质清浊粹驳，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于道，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其下者必须人一己百、人十己千⑦，及其成功则一。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见人有万镒精金，不务煅炼成色，求无愧于彼之精纯，而乃妄希分两，务同彼之万镒，锡、铅、铜、铁杂然而投，分两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无复有金矣。”

【注释】

①希渊：蔡宗衮，字希渊，号我斋，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正德七年（1512）授业于王阳明，仅晚于徐爱。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任至四川督学佥事。

②“圣人”三句：典出《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伯夷，同叔齐为孤竹君之二子。传说商灭，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伊尹，名挚，商之贤相，助汤伐桀，遂王天下。汤之孙太甲无道，伊尹放之。

③镒（yì）：一镒为二十两，或云二十四两。

④厕：参与，混杂。

⑤人皆可以为尧、舜：语自《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

⑥煅（duàn）炼：锻炼，烧制。

⑦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语自《中庸》第二十章：“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译文】

蔡希渊问：“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然而伯夷、伊尹与孔子相比，他们的才学与能力终究有所不同，但孟子却同样称他们为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心纯粹是天理，而没有私欲掺杂。就像精金之所以是精金，只是因为它的成色足，且没有铜铅掺杂其间。人到了纯粹天理的境界才会成为圣人，金子到了成色足够才是精金。然而圣人的才学与能力，也有大小不同，就像金子的分量有轻有重。尧、舜如同万镒重的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镒重的金，夏禹、商汤、周武王如同七八千镒重的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镒重的金。才学与能力不同，然而他们的心皆纯乎天理，都可以称为圣人；就像金的分量虽然不同，然而成色足是相同的，都可以称为精金。将五千镒金放入万镒金中，它们的足色程度相同；将伯夷、伊尹和尧帝、孔子放在一起，他们的心纯粹天理是相同的。因此之所以是精金，在于它们的成色足，而不在分量多少；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们的心纯粹天理，而不在才学、能力的大小。因此即使是一个凡人，只要愿意为学，使得内心纯粹天理，那么也可以成为圣人。如同一两重的金子，与万镒之金相比，分量虽然相差悬殊，然而就足色程度来看，则可以无愧了。因此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就是如此。学者学习圣人，不过是去除私欲而存养天理而已。如同炼金追求足够的成色，金子的成色区别不大，那么锤锻炼金的功夫可以节省，而功效容易达成；成色越差，锤锻炼金越难。人的气质，清澈

浑浊纯粹驳杂不一，有常人之上、常人之下的区别。对于为道来说，有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的区别，天资在常人之下的人，必须是别人一分努力自己百分努力，别人十分努力自己千分努力，最后取得的成功是同样的。后世的人不知道成就圣人的根本在于纯粹天理，却专在知识才能上寻求成为圣人的途径。以为圣人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自己必须要将圣人的许多知识、才能逐一学会才行。因此不着手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而只是费尽心思，从书册上钻研，在名物上考究，在行为上模仿。知识越广博，而人的私欲越发滋生增长，才学、能力越增进，天理越被蒙蔽，正如同看见别人拥有万镒精金，不去着手锻炼成色，以求不比对方金子的精纯度差，而只是妄想在分量上比肩，务必与对方的万镒之重相同，于是将锡、铅、铜、铁混杂在一起投入冶炼，分量越增长，成色越低下，等炼到最后，就不再有金子了。”

时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离之惑，大有功于后学。”

先生又曰：“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脱洒，何等简易！”

【译文】

王阳明说此话时，徐爱在一旁，说道：“先生作这个比喻，足以打破现在儒者为学支离的疑惑，对于后来学者大有功用。”

先生又说：“我们为学用功，只追求日渐减少，不追求日渐增加。减少一分私欲，就是又获得了一分天理，多么的轻快洒脱，多么简单便易啊！”

六

【题解】

本条以“格物”为话头，论述核心在于朱熹“晚年之悔”，主旨在于调和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此条之本意与《朱子晚年定论》同，亦可谓之导言。

士德问曰[1]："'格物'之说，如先生所教，明白简易，人人见得。文公聪明绝世[2]，于此反有未审，何也？"

先生曰："文公精神气魄大，是他蚤年合下便要继往开来，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后，果忧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亦大段不费甚考索。文公蚤岁便著许多书，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士德曰："晚年之悔[3]，如谓'向来定本之误'[4]，又谓'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5]，又谓'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6]，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

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处。他力量大，一悔便转。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注释】

①士德：杨骥，字士德，潮州府饶平（今广东饶平）人，一说潮州府海阳（今广东潮州）人。初师事湛若水，后从学王阳明。王阳明出征横水，谓之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②文公：指朱熹。朱熹谥文，故称。

③晚年之悔：《传习录》卷下附录《朱子晚年定论》，为王阳明采录朱熹书信，表明其晚年方悔之意。王阳明因此大受明、清儒之攻击。

④向来定本之误：语自《朱子晚年定论》采录第一书《答黄直卿》。

⑤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语自《朱子晚年定论》采录第六书《与吕子约书》。

⑥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语自《朱子晚年定论》采录第三书《答何叔京》。

【译文】

杨士德问道："'格物'的学说，像先生所教诲的，明白简易，人人

都能理解。朱子聪明绝世，对于‘格物’反而有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呢？”

先生说：“朱子的精神气魄宏大，他早年原本就计划要继往开来，因此一向只在考证著述上用功。如果他先切合自身进行修养，自然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待到德行鼎盛后，如果忧虑大道晦暗不明，就会像孔子退而修订‘六经’，删繁就简，以开导启示后来学者，也大概不需要费精力去考证了。朱子早年就著述了许多书，到晚年时才后悔将功夫做颠倒了。”

杨士德说：“朱子晚年悔悟，例如他说‘向来定本之误’，又说‘虽读得书，何益于吾事’，又说‘此与守书籍、泥言语全无交涉’，这是他到了此时才后悔从前用功的错误，才去切合自己进行修养。”

先生说：“是的。这是朱子过人的地方。他的才能高，一旦悔悟便转变过来。可惜不久之后就去世了，平日里许多错处都没来得及改正。”

七

【题解】

本条以“除花间草”释“好恶”，以“好恶”讲心学功夫。在王阳明看来，好恶一循于理，善者自好，恶者自恶，不着意思，圣人即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但人若不循理，专去作一个好恶，便是有私，便是恶。本条还可特别注意之处在于其中关涉的儒、佛关系的辨析：王阳明用“体用一源”的原则对佛教进行检视时发现，佛教的无善无恶的形上虚寂本体和有善有恶的形下现实无法达到贯通。王阳明把佛、道并举，认为佛、道之无善无恶仅仅是强调了自性上的无善无恶，而不能“一循天理”“遵王之道”“治天下”。在王阳明看来，佛之无善无恶是一个死寂的存在，不能发用，可以“一切都不管”。因此对于草之去除这样的事，佛教在本体层面也是没有办法找到合理依据的。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

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

侃未达。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

【译文】

薛侃在清除花间杂草的时候，问道：“天地之间为什么善难以培养，恶难以铲除呢？”

先生说：“是没有培养也没有铲除而已。”一会儿，先生又说：“这样看待善恶，都是从外表上兴发念头，便会错的。”

薛侃没能理解。

先生说：“天地生物，像花草一样，何曾有善恶区别呢？你想要赏花，那么就认为花是善的，草是恶的。如果要用到草的时候，又认为草是善的了。这样的善恶，都是从你心中的喜好和厌恶生发出来的，因此知道是错的。”

曰：“然则无善无恶乎？”

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

【译文】

薛侃问：“既然这样，那么就是没有善也没有恶了？”

先生说：“无善无恶是天理宁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变动。气不动，就是无善无恶，就可以称为至善了。”

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

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

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①，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②。”

【注释】

①“遵王之道”，会其有极：语自《尚书·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②裁成辅相：语自《周易·泰卦》：“天地交，泰。后以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成就。辅相，辅助。

【译文】

薛侃问：“佛教也推崇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

先生说：“佛教执着于无善无恶上，就一切都不管，不能治理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不刻意喜好’，‘不刻意为恶’，不为气所动。然而‘遵从王道’，待到达极致，就自然遵循天理，就能筹谋成就，辅佐帮助。”

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

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

【译文】

薛侃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就不应该除去草。”

先生说：“这样又是佛教、道教的意见了。如果草有所妨碍，为什么不除去呢？”

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

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

般。”

【译文】

薛侃问：“这样做就又是刻意地为善为恶吗？”

先生说：“不刻意为善为恶，并不是完全没有好恶之心，如果这样，就是没有知觉的人了。所谓的不刻意，只是说好恶都要遵循天理，不夹杂一点儿私意。做到这样，就好像自己没有了好恶一样了。”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译文】

薛侃问：“除草怎样才算是遵循天理，不夹杂一点儿私意呢？”

先生说：“草有所妨碍，就天理来讲也应该除去，那除去就是了。虽然偶尔没有立即全部除去，也不能成为心中的拖累。如果有一分的个体之意，心体就会被拖累，就会有许多可能为气所动。”

曰：“然则善恶全不在物？”

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译文】

薛侃问：“如此说来，善恶完全不在于物了？”

先生说：“只在于你的心。遵循天理就是善，动于气就是恶。”

曰：“毕竟物无善恶？”

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错看了，终日驰求于外，只做得个‘义袭而取’，终身行不著，

习不察①。”

【注释】

①行不著，习不察：语自《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意即做了却不知道为什么做，习以为常却不知道其所以然。

【译文】

薛侃问：“究竟物本身有善恶吗？”

先生说：“对于心而言是如此，对事物而言也是这样。现今的读书人不知道这个道理，舍弃本心去追逐外物，将‘格物’的意思理解错了，整天追逐外物，最后只做到个‘义袭而取’，终身只是行而不明，习而不察。”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则如何？”

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作恶。”

【译文】

薛侃问：“‘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怎样理解呢？”

先生说：“这正是完全遵循天理；是天理本当如此，原本没有丝毫私意去为善为恶。”

曰：“‘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安得非意？”

曰：“却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①。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知此，即知未发之‘中’。”

【注释】

①“故有所”二句：语自《大学》第七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

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忿懥（zhì），愤懑，愤激。

【译文】

薛侃问：“‘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怎么不是有意为之呢？”

先生说：“这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遵循天理。虽然遵循天理，也不能加入一丝一毫的有意为之。因此有点儿愤恨和快乐，心就不能中正。必须是大公无私，才是心之本体。明白这些，就能明白未发之‘中’。”

伯生曰①：“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②，是甚么心？”

【注释】

①伯生：即孟源。见前注。

②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二程集·遗书》卷三：“程颢说：‘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周茂叔，即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家。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

【译文】

孟源问：“先生说‘如果草有妨碍，理当去除’，为什么说是从身外兴起念头呢？”

先生说：“这需要你的心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出于什么用心？周茂叔不去除窗前之草，是什么用心？”

八

【题解】

本条讲为学功夫方法。在阳明心学看来，为学须先立志，立志即是念念不忘存天理，如此，致良知的功夫方有着落。“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总纲，纲举目张，一通百通，彻上彻下。王阳明于此主张为学“立头脑”和陆九渊主张为学“先立其大”异曲同工。

先生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著，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

【译文】

先生对求学的人说：“做学问必须得有个宗旨，功夫才能有着落。纵使本体与功夫不能做到合一，如同舟有舵一样，一提就能明白。如果不这样，即使从事于治学，只是做个‘偶然的行为合乎义’的事罢了，只是做事不明白为什么做，学习不清楚所以然，不是学习的大本达道。”

又曰：“见得时，横说竖说皆是。若于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

【译文】

先生又说：“如果能够明白为学的宗旨，横说坚说都是。如果在此处通达，其他处不通达，说明还是没有把握为学的宗旨。”

九

【题解】

本条强调为学立志，志之真切，则不为科举、亲缘所累。王阳明于此以心物关系严分心内物外，如果志之真切，则科举之业、事亲养亲无非事上磨炼，不误为学；如志不真切，则科举之业、事亲养亲就是骛于外物。

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业举之累。

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业举，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1]，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

【注释】

①先正：为程颐的谥号。惟患夺志：语自《二程集·外书》卷十一程颐云：“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为举业，余日足可为学。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因为父母的缘故去学知识，最终不免被科举所拖累。

先生说：“由于父母的原因参加科举考试而妨碍了学习，那么为了奉养父母而种田，也妨碍学习吗？前贤说过‘只担心失去志向’，为学之人只需要担心自己为学的志向不真切罢了。”

十

【题解】

本条讲为学须有主宰，类似上文之“头脑”“立志”。主宰常定，则动亦定、静亦定，有事无事只是一个致良知。王阳明在这里以心意（理气）关系阐述日常为学之方。

崇一问[1]：“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2]。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注释】

①崇一：欧阳崇一（1495—1554），名德，字崇一，号南野，吉安府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任至礼部尚书。有《南野集》传世。

②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语自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告子》注引范浚《心箴》。天君，指心。

【译文】

欧阳崇一问："平时思想意念多忙乱，有事时固然忙，没有事情时也忙，为什么呢？"

先生说："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本来没有一刻的停止；然而天地间有个主宰，所以万物才会秩序井然，不先不后，不急不缓，即使万物千变万化，但是主宰不变，人因为这个主宰才得以安定有序地生活。如果主宰恒定不变时，就同天地运行一样不停止，虽然面对的对象千变万化，却常常能够从容自在，所谓'内心泰然不动，全身都遵从心的命令'。如果没有主宰，只是气的奔放流窜，怎么能够不忙呢？"

十一

【题解】

本条以名实之辨从反面论述为学之方。实乃理，务实乃存天理、去人欲，名与物对，名即是物。"实"与"名"有内外之别，好名就是求之于外物，这正是王阳明所批评的朱熹为学之方。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侃曰："从前岁自谓此病已轻，比来精察①，乃知全未。岂必务外为人？只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即是此病发来。"

曰："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

【注释】

①比来：近来。比，近。

【译文】

先生说："治学最大的毛病就是好名。"

薛侃说："自前年起，我自我感觉好名的毛病已经减轻许多，最近仔细省察，才知道这个毛病完全没有去掉。难道是真的不重内修，追逐外物，追求影响和虚名吗？只要听到夸赞就喜悦，听到毁谤就忧闷，这就是好名的毛病在发作。"

先生说："十分正确。名与实相对，务实的心重一分，那么求名的心就轻一分；若全是务实的心，就没有一丝求名之心；如果务实的心犹如饥而求食、渴而求饮，哪里还会有好名的功夫呢？"

又曰："'疾没世而名不称'①，'称'字去声读，亦'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之意②。实不称名，生犹可补，没则无及矣。'四十、五十而无闻'③，是不闻道，非无声闻也。孔子云：'是闻也，非达也④。'安肯以此望人？"

【注释】

①疾没世而名不称：语自《论语·卫灵公》："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疾，痛恨。

②声闻过情，君子耻之：语自《孟子·离娄下》。

③四十、五十而无闻：语自《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④"是闻也"二句：语自《论语·颜渊》："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颜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译文】

先生又说："'疾没世而名不称'中，'称'字读去声，也就是'名声超过实际情况，君子以之为耻'的意思。实与名不相符，活着尚可弥补，死了就来不及了。孔子认为'四十岁、五十岁而无闻'，其中的'闻'字是指没有闻道，不是指没有声誉。孔子说：'这是闻道的"闻"，不是显达的"闻"。'他怎么会以是否有名声而看待别人呢？"

十二

【题解】

本条强调心学功夫之无执着。在王阳明看来，有错即悔，悔而能改，功夫彻上彻下，原无挂碍；但如果忧虑自己经常后悔，则又多一执念，间隔心体。

侃多悔。

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译文】

薛侃经常后悔。

先生说："悔悟是治病的药，然而知错能改最为可贵。如果把悔悟的念头滞留在心里，那么又会因药而生病。"

十三

【题解】

本条以金之"成色"和"分量"之别喻功夫的两种不同方向。圣、凡之别在"成色"，求"成色"之精纯，即是做纯乎天理的功夫，是为圣之学。圣人之"分量"即是高低、大小之别。求之"分量"，此中就有了区别心和求胜心，就有了私意。这显然是不合于阳明心学依良知而行的功夫的。

德章曰[1]："闻先生以精金喻圣，以分两喻圣人之分量，以锻炼喻学者之工夫，最为深切。惟谓尧、舜为万镒，孔子为九千镒，疑未安。"

先生曰："此又是躯壳上起念，故替圣人争分两。若不从躯壳上起念，即尧、舜万镒不为多，孔子九千镒不为少；尧、舜万镒，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只是尧、舜的，原无彼我。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后儒不明圣学，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2]，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纣心地，动辄要做尧、舜事业，如何做得？终年碌碌，至于老死，竟不知成就了个甚么，可哀也已！"

【注释】

①德章：姓刘，名德章。其他不详。

②良知良能：语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译文】

刘德章说："听说先生用精金来比喻圣人，用分量来比喻圣人的才力，用锤炼来比喻学者的功夫，是最深刻的。只是先生您说尧、舜是万镒金，孔子是九千镒金，感觉有所不妥。"

先生说："这又是从表面生发的念头，因此才替圣人争辩分量轻重。如果不从表面上生发念头，那么尧、舜比作万镒金不算多，孔子比作九千镒金也不算少；尧、舜万镒金，就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镒金，也就是尧、舜的，原本不分彼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只看心体是否'精一'，不看才力之多寡。只要内心纯粹天理这点上是一样的，就可以同样被称为圣人。如果从才力气魄上分辨，又怎么可能完全相

同呢！后世儒者只在分量轻重上比较，因此流于功利。如果摒除了比较分量轻重的心，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力量精神上尽力而为，只在使内心纯粹天理上用功，那么就人人自我满足，个个圆满成就，用功大的就能成就大的，用功小的就能成就小的，而不必向外追慕，无不完满充足。这就是实实在在明善诚身的事。后世儒者不明白圣人学问，不知道在自己心中的良知良能上来体会扩充，却去追求认知自己不知道的，追求自己不能做的，一味只好高骛远，不知道自己是桀、纣一样的内心，动不动要成就尧、舜一样的事业，怎么能行呢？终年碌碌奔忙，一直到衰老死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么，太悲哀了！”

十四

【题解】

本条讲动静之功夫。在王阳明看来，动静皆功夫，二者非有体用之别。动中可见体，静中亦可见体，因此动静皆是用。但王阳明同时也认为，如果从体用一源出发，自然也可以讲静见体、动见用的，此是一婉转语。

侃问：“先儒以心之静为体，心之动为用①，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动静为体用，动静，时也。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若说静可以见其体，动可以见其用，却不妨。”

【注释】

①“先儒”二句：语自《二程集·文集》卷九《与吕大临论中书》程颐语：“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译文】

薛侃问：“先儒认为心的静是本体，心的动是发用，怎么理解呢？”

先生说："心不能用动静来比喻本体和发用，动静是一时的。就本体而言，发用在本体；就作用而言，本体在发用，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一源'。如果说静时可以见心的本体，动时可以见心的发用，这是没有问题的。"

十五

【题解】

本条明圣、愚之异同。在阳明心学，圣、愚之同在于良知自足，每人都有成圣的内在潜质。圣、愚之异在于圣人能够致良知，愚人不能致良知。故从良知普遍性而言，本无圣、愚之别，从功夫而言，在于是否肯真切去做功夫。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①？"

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注释】

①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语自《论语·阳货》："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译文】

薛侃问："孔子为什么说，最聪明的人和最愚笨的人，他们的性情都不能改变呢？"

先生说："并不是不能改变，而是不愿改变。"

十六

【题解】

本条以"与人交游"为例论两种不同的交往方法，二者之异在于"与人交游"之"念"（原因和标准）。子夏以是否喜欢、认可为标准，类似于躯壳上起念；子张以贤、善为标准，兼及一般人（众和不能者），

是基于内在良知之至善和普遍性。后者基于本心，前者离心体更远。但王阳明又认为，如果“善用”—依良知而好恶，亦是致良知，是值得肯定的。

问“子夏门人问交”章[1]。

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张是言成人之交[2]，若善用之，亦俱是。”

【注释】

①“子夏门人问交”章：指《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见前注。孔子卒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学徒甚众。

②子张：颛孙师（约前503—前450），字子张，春秋时鲁国人。孔子弟子，约少孔子四十八岁。

【译文】

薛侃向先生请教《论语》“子夏门人问交”这一章。

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小孩子之间的交往，子张说的是成年人之间的交往，如果善于运用，也就都是正确的。”

十七

【题解】

本条释明心学功夫在于内求心体，不可执于外物。在王阳明看来，效先觉之所为，就会滞于事事物物，徒增私念，遮蔽心体；心学功夫之本质在于事上磨炼，内求心体。施邦曜评曰：“苟学不知理会此善，即博及万殊，于本来何与？终嚼蜡无味耳，恶得悦？”

子仁问[1]："'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2]，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3]，如何？"

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4]，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5]。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注释】

①子仁：一指栾惠，字子仁，衢州（治今浙江衢州）人。王阳明早期弟子；二指冯恩，号南江，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王阳明晚期弟子；三指林春，扬州府泰州（今江苏泰州）人，王艮之弟子。三说中，认为是栾惠的观点较为普遍。

②"学而"二句：语自《论语·学而》。说，同"悦"。下文"理义之说我心"等"说"义同。

③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熹注云："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④坐如尸、立如斋：谢良佐论此章曾引《礼记·曲礼》卷一"坐如尸""立如斋"之言。朱熹引谢良佐之言以申其意。

⑤理义之说我心：语自《孟子·告子上》："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说我心，犹刍豢之说我口。"

【译文】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也很愉悦吗'，先儒认为'学就是效法先觉的做法'，怎么理解呢？"

先生说："学是学习摒除私欲、存养天理；从事摒除私欲、存养

天理的事，则自然能效法于先觉，考证于古训，现在的很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的功夫，其实不过是要摒除内心的私欲，存养内心的天理而已。如果说效仿先觉的所作所为，就只论到了为学中的一件事，也似乎是向外探求了。‘时习’就是‘坐如尸’，不是专门学习坐，而是在坐的时候修习内心。‘立如斋’，不是专门学习站立，而是在站立的时候修习内心。‘悦’是‘理义之悦我心’的‘悦’，人心原本就因理义而喜悦，就像眼睛原本就因美色而喜悦，耳朵原本因音乐而喜悦一样。只是被私欲蒙蔽所连累，因此才会不高兴。现在私欲日渐摒除，那么理义就能日渐滋养，怎能不高兴呢？”

十八

【题解】

本条讲王阳明与朱熹在“体用关系”上的歧异。王阳明认为体立而用达，二者在逻辑上即体即用，体用一源，但还是要以体立为前提。朱熹认为曾子已在用处体察力行，但不知体用合一。王阳明认为，朱熹的说法显然是对体立为前提的背离，固有未尽。实际上，朱熹何尝不知体用之辩证关系，此系特定语境的说法而已。

国英问①：“曾子三省虽切②，恐是未闻‘一贯’时工夫③？”

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功，岂不是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从生？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④，此恐未尽。”

【注释】

①国英：即陈桀，字国英，兴华府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其他不详。

②曾子三省：典出《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③一贯：语自《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

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④“曾子”三句：语自朱熹《论语章句集注·里仁》。

【译文】

陈国英问：“曾子每日多次反省自身，虽然真切，恐怕还是没有领会‘一以贯之’的功夫吧？”

先生说：“‘一以贯之’是孔子看到曾子没有掌握用功的要领，才告诉他的。学者如果真能在‘忠’和‘恕’上用功，岂不就是做到一以贯之了吗？‘一’就像是树的根，‘贯’就像是树的枝叶，没有种植树根，怎么会有枝叶呢？本体和作用本自同源，本体还没有确立，作用怎能生发出来呢？朱子所说的‘曾子在体会心的作用方面，大概已经能够根据具体事物精心体察并努力践行了，只是不知道心的本体和作用是合一的道理’，这样说恐怕不全面。”

十九

【题解】

本条从“心”“物”关系出发，释明心学功夫在心体上用功，而非在闻见上用功，坚持了心即理的本体论立场和内向致良知的功夫。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认为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特别是对事上磨炼的强调，说明其不完全否定知识，知识要从属于良知。

黄诚甫问“女与回也，孰愈”章①。

先生曰：“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功，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注释】

①黄诚甫：黄宗明（？—1536），字诚甫，号致斋，宁波府鄞县

（今浙江宁波）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任职南京兵部员外郎时，谏武宗南巡，请告归。嘉靖时，任兵部右侍郎，有大臣谏世宗斋醮被戍边，黄诚甫上书言其无罪，被贬为福建参政。王阳明对黄诚甫寄有厚望。“女与回也，孰愈”章：指《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女，通“汝”，你。回，指颜回。孰，谁。愈，胜出。

【译文】

黄诚甫向先生请教“女与回也，孰愈”一章。

先生说：“子贡博学多识，在见闻上下功夫，颜回则在心体上下功夫，因此圣人询问子贡并启发他。而子贡所对答的，又只在知识见闻上，因此圣人对他感到叹息，而没有赞许他。”

二十

【题解】

本条以颜回为例，强调明心体的重要性，能未发之中，才能发而中节。

“颜子不迁怒，不贰过①，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

【注释】

①“颜子”二句：典出《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不迁怒，意即不将怒气发到别人身上。不贰过，意即不会重犯同样的过失。

【译文】

“颜回不迁怒于他人，不重复犯过错，这是有‘未发之中’的心体才

能做到的。”

二十一

【题解】

本条以“种树”喻“种德”，主旨在于阐明为学立志贵专一。为学养德必先立一为善之志，如种树之培种；专一就是要专在一个天理上，如种树之删除枝蔓。王阳明在此条中提出了“外好”一说，体现出鲜明的心本论立场。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

【译文】

“种树一定要培育树根，养德一定要存养心体。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在初生时删剪掉繁余的枝条；想要德行盛大，一定要在初学时摒除对外物的喜好。例如喜好诗文，那么精神就会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凡是对外物的喜好都是这样。”

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①，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刊落②，然后根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故立志贵专一。”

【注释】

①勿助勿忘：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

②刊落：砍落。刊，砍斫。

【译文】

先生又说："我这样论述学问，是无中生有的功夫，各位一定要相信的，就是立志。学者一念之间产生的为善之志，就如同树的种子，只要保持自然，不强力所为，只管培养下去，自然能够日夜生长，生机日益完善，枝干树叶日益茂盛。树木刚生长的时候，就会抽出繁余的枝条，也需要剪掉，然后树根树干才能长大。人刚开始为学时也是如此，因此立志贵在专一。"

二十二

【题解】

本条讲为学的两种方法。为学涵养心体，即是要做日减的功夫，减一分人欲，明一分天理，故日减而日有余；为学在识见，即是在做加法，知识日增，识见愈多，对心体的遮蔽也愈多，天理愈不明。王阳明此论，明分了心学与朱子学的功夫。

因论先生之门①，某人在涵养上用功，某人在识见上用功②。

先生曰："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矣；日有余者，日不足矣。"

【注释】

①因论：适因论及他事而顺便讨论。

②识见：向外求知。

【译文】

在谈及先生的弟子时，谈到某人在涵养心体上用功，某人在知识见闻上用功。

先生说："专注在涵养心体上用功的人，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涵养功夫的不足；专门在知识见闻上用功的人，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知识的有余。每天都发现自己涵养功夫不足的人，心体就能日渐充盈起来；每天都发现自己知识有余的人，心体就会日渐隐微。"

二十三

【题解】

本条讲心学“一”的功夫，所涉具体层面有二：第一，从功夫目次上讲，所有功夫都是“主一”的功夫，功夫只是一事；第二，从功夫目的上讲，所有功夫指向都是一个天理，居敬、存养、尽人之性、尽物之性，都是穷天理。但衡今曾说：“事、理、物三者，分殊无极，而以居敬、穷理合于一。自是王学第一胜义。”

梁日孚问①：“居敬、穷理是两事②，先生以为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③，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

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

曰：“存养个甚？”

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

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

【注释】

①梁日孚：梁焯（1482—1528），字日孚，广州府南海（今广东佛山）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正德十三年（1518），从学于王阳明，王学之传播于粤，以梁日孚之功为大。

②居敬、穷理是两事：语自《朱子语类》卷九：“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

③“礼仪”二句：语自《中庸》第二十七章：“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译文】

梁日孚问："朱子认为'居敬'和'穷理'是两件事，先生认为是一件事，这是为什么？"

先生说："天地间只有这一件事，怎能是两件事呢？如果从万物分殊的角度看，《中庸》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件事？你且说说，居敬是怎么一回事？穷理是怎么一回事？"

梁日孚说："居敬是存养的功夫，穷理是穷尽事物的天理。"

先生问："存养什么？"

梁日孚说："是存养心中的天理。"

先生说："这样，也就是穷理了。"

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

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

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

曰："只是'主一'。"

【译文】

先生又问："且说说怎样穷尽事物的天理？"

梁日孚说："例如侍奉双亲，就要穷尽孝顺的理；侍奉君主，就要穷尽忠君的理。"

先生问："忠与孝的理，是在君主、双亲身上，还是在自己心中？如果在自己心中的话，也只是穷尽心中的理了。且说说怎样是居敬？"

梁日孚说："就是'主一'。"

"如何是'主一'？"

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①。"

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

【注释】

①接事：犹任职。

【译文】

先生问："怎样是'主一'？"

梁日孚说："例如读书，就一心专在读书上，任职，就一心专在任职上。"

先生说："这样，那么饮酒就一心专在饮酒上，好色就一心专在好色上，却成了追逐外物，能成什么居敬的功夫呢！"

日孚请问。

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①，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②，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

【注释】

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语自《周易·坤卦·文言》。

②修己以敬：语自《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译文】

梁日孚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一，就是天理。主一，是一心专注在天理上。如果只知道'主一'，不知道'一'就是天理，有事时就成了追逐外物，无事时就成了冥思空想。只有无论有事无事，一心都专注在天理上用功，这样居敬即是穷理。从穷理专一的角度说，就称为居敬；从居敬的精密角度说，就称为穷理；而不是居敬了，再立一个心思去穷理，穷理时，再有一个心思去居敬。名称虽然不同，所做的功夫都是一件事。就像《周易》中讲'恭敬可以使人的内心正直，道义可以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恭敬就是无事时的道义，道义就是有事时的恭敬，两句话合起来说的是同一件事。又像孔子说'以恭敬之心修养自己'，也就不需要说到道义。孟子说'行事合乎道义'，也就不需要说到恭敬。理解了这些之后，无论怎么论说，功夫都是一样的。如果拘泥于文句，看不到宗旨，就会支离破碎，功夫都没有落实的地方。"

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①？"

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直要仁极仁②；穷义之理，直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③，这便是穷理工夫。"

【注释】

①穷理何以即是尽性：语自《周易·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②直：仅，只不过。

③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

【译文】

梁日孚问："穷理为什么就是尽性呢？"

先生说："心的本体是性，性就是天理。穷尽仁的理，只不过是要使仁成为极尽的仁；穷尽义的理，只不过是要使义成为极尽的义。仁、义只是我的性，因此穷理就是尽性。例如孟子所说的'人如果能够扩展开同情怜悯之心，那么仁就能用之不竭'，这就是穷理的功夫。"

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①，如何？"

先生曰："夫我则不暇②，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③。"

日孚悚然有悟④。

【注释】

①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指《二程集·遗书》卷十八："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又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②夫我则不暇：语自《论语·宪问》："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③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语自《中庸》第二十二章："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④悚然：肃然起敬貌。

【译文】

梁日孚问："先儒所说的'一草一木也都有它的理，不可不体察'，怎么样？"

先生说："我没有那个闲暇时间去做这样格物的功夫，你姑且先去领会自己的性情，必须先能穷尽了人的本性，然后才能穷尽物的本

性。”

梁日孚肃然起敬，醒悟了。

二十四

【题解】

本条释良知之本体。王阳明的诠释角度具体有三：第一，良知即心即性即理；第二，良知具有先验性、普遍性；第三，良知本体自在，功夫即是要去蔽恢复心体。王阳明对良知的诠释坚持了一贯的心学原则。

惟乾问：“知如何是心之本体？”

先生曰：“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①，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②。自圣人以下不能无蔽，故须格物以致其知。”

【注释】

①“孩提之童”三句：语自《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孩提，幼小。

②与天地合德：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译文】

冀惟乾问：“知为什么是心的本体？”

先生说：“知是天理之灵明处。从主宰之处而言，就称之为心；从禀赋之处而言，就称之为性。孩童无不知道孝爱他的双亲，无不知道尊敬他的兄长，只是因为这个心之灵明不被私欲掩蔽，彻底充盈扩展开来，就完完全全是心的本体，就能与天地合德。除了圣人，所有

人的心体都会被遮蔽，因此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致良知。”

二十五

【题解】

本条释诚意功夫。在阳明心学，意是心之所发，有善有恶，故诚意一则表现为使意诚，一则表现为诚恶意。前者即是使意保持良知之善，呈现为依良知行，无有强意作为；后者则是克除恶意，去除心体之遮蔽，体现为心物之别。王阳明以格物解释诚意，即是正心之不正以归于正之谓。

守衡问[①]：“《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齐、治、平，只诚意尽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②]，何也？”

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则知‘未发之中’矣。”

【注释】

①守衡：陈荣捷先生认为是阳明弟子朱衡之误，其余注家均谓之未详。

②正心之功，有所忿懥（zhì）好乐，则不得其正：语自《大学》第七章：“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译文】

守衡问：“《大学》中的功夫只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修、齐、治、平，只要有诚意就够了。然而又有‘正心的功夫，有愤怒和逸乐的心情，心就不能端正’，为什么呢？”

先生说：“这要自己思考才能体会，了解了这些，就明白‘未发之中’的道理了。”

守衡再三请。

曰："为学工夫有浅深。初时若不着实用意去好善恶恶，如何能为善去恶？这着实用意便是诚意。然不知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①，方是本体。所以说'有所忿懥好乐，则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诚意工夫，里面体当自家心体，常要鉴空衡平②，这便是'未发之中'。"

【注释】

①无有作好作恶：语自《尚书·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意即不刻意为善、不刻意为恶。

②鉴空衡平：语自朱熹《大学或问》："人之一心，湛然虚明。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以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体之本然。"鉴，指镜子。衡，秤。

【译文】

守衡几次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治学的功夫有浅有深。初学时如果不着实下功夫去喜好善事、厌恶恶事，怎么能为善去恶呢？这个切实的意念，就是诚意。然而如果不知道心的本体原非一物染着，一直刻意地去好善恶恶，就又多了这份刻意的意思，就不再是'廓然大公'了。《尚书》所说的'不刻意为善，不刻意为恶'，才是本体。因此说'有愤怒和逸乐的心情，心就不能端正'。正心只是在诚意的功夫当中体会自己的心体，常要自己的心体像镜子一般空明本然无物，像秤一样自然平衡，这就是'未发之中'。"

二十六

【题解】

本条讲慎独功夫。王阳明于此强调了两个方面：第一，慎独是合动静的功夫，强调在独知上用功；第二，慎独兼有诚意义，善恶自知，善恶即诚，不事作伪。本条是王阳明对慎独功夫所做比较集中的论述。彭定求有云："文成于慎独，三致意如此。不必待念台（刘宗周）也。"

正之问[1]："'戒惧是己所不知时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工夫'[2]，此说如何？"

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3]。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诚[4]。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工夫。今若又分戒惧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离，便有间断。既戒惧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谁戒惧？如此见解，便要流入断灭禅定。"

【注释】

①正之：黄宏纲（1492—1561），字正之，号洛村，赣州府雩都（今江西于都）人。正德十一年（1516）举乡试，官至刑部主事。有《黄洛村集》。

②"戒惧"二句：语自《中庸》首章："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朱熹注曰："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

③见君子而后厌然：语自《大学》第六章："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厌然，掩藏的样子。

④立诚：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译文】

黄正之问：“‘戒惧是自己不知道时候的功夫，慎独是只有自己知道时候的功夫’，这种说法怎么样？”

先生说：“两者就是同一个功夫，无事的时候固然是只有自己知道，有事的时候也同样是只有自己知道。人如果不懂得在这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下功夫，只在所有人都知道的地方下功夫，就是做虚伪的功夫，就是‘见到君子就遮掩自己的恶行’。这种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就是诚的萌芽，这里不论善念恶念，还没有虚假，一对百对，一错百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的界线。在这里立定心志，就是端正本体，清澄源头，就是确立诚心。古人有许多诚身的功夫，精神命脉，全都在这里，真是无现无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就是这个功夫。如今若把戒惧看成是自己不知道时候的功夫，那么功夫就支离破碎，也就有了间断。既然戒惧就是知，如果自己不知道，那么又是谁在戒惧呢？这样的见解，就要流入断灭禅定了。”

曰：“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则独知之地，更无无念时邪？”

曰：“戒惧亦是念。戒惧之念，无时可息。若戒惧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恶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无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译文】

黄正之问：“无论善念恶念，就没有虚假的，那么独知之处，就没有无念的时候了吗？”

先生说：“戒惧也是念。戒惧的念头，一直不能停止。如果戒惧的心稍有失落，人不是不明事理，就是已经流于恶念。从早到晚，从小到老，假若想要无念，那就是使自己没有觉察，这种情况除非是在昏睡，除非是身如槁木、心如死灰。”

二十七

【题解】

本条释“诚”。“诚”有两层含义：第一，作为一种状态，指心之本然，如诚是心之本体；第二，作为一种功夫，指使之诚或复其诚，如思诚、诚之。这两层含义古人早有发明，王阳明于此并无新的发明。可见，王阳明之本意并不在于释“诚”，而是意在调和荀子和先儒。故王应昌说：“究竟寡欲离不了诚。先生为荀子、明道说合，亦是自家要与紫阳（朱熹）息争。”

志道问①：“荀子云：‘养心莫善于诚②。’先儒非之③，何也？”

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为非。‘诚’字有以工夫说者：诚是心之本体，求复其本体，便是思诚的工夫。明道说‘以诚敬存之’④，亦是此意。《大学》‘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语，若先有个意见，便有过当处。‘为富不仁’之言⑤，孟子有取于阳虎⑥，此便见圣贤大公之心。”

【注释】

①志道：姓字、乡籍不详。

②养心莫善于诚：语自《荀子·不苟》：“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

③先儒非之：指《二程集·外书》卷二程颢所言：“既诚矣，心焉用养邪？荀子不知诚。”

④明道说“以诚敬存之”：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程颢语：“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明道，程颢的字。

⑤为富不仁：语自《孟子·滕文公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⑥阳虎：姓阳，名虎，春秋时鲁国人。季氏家臣。专政。后叛鲁。

【译文】

志道问："荀子说：'养心没有比诚更好的了。'程子认为这不正确，为什么呢？"

先生说："这也不能就认为是错的。'诚'字有在功夫上谈论的：诚是心的本体，为了恢复心的本体，就是思诚的功夫。程子说的'以诚敬之心去存养它'，即是这个意思。《大学》中也说了'要想端正自己的心，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荀子的言论虽然有很多毛病，然而也不能一概吹毛求疵。大体上看待他人言论，如果有先入之见，就会失之过当。'为富不仁'这句话，是孟子引用阳虎的话，由此就可以看出圣贤的大公之心。"

二十八

【题解】

本条辨"己"，以明"为己""克己"功夫。"己"有四个层面意涵：逐于外物之己、躯壳上的己、意念之己、真己。前三者离于心体，是"克"的对象；"真己"即是灵明之心、是天理，是"为"（成就）的对象。有为真己之心，方能克除私己，这一逻辑成立的关键是正确辨明"己"。王阳明于此所辨，体现了心学内求心体的功夫立场。如刘宗周云："'天理'二字，是家当。先生（王阳明）又每每说'克己'二字，正求所以保任此家当耳。"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于此讲为己、克己并不否定物事，不主张凭空去做功夫，而要不离躯壳，体现了一种实学精神。

萧惠问①："己私难克，奈何？"

先生曰："将汝己私来，替汝克②。"

先生曰："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注释】

①萧惠：字号、里籍、事迹不详。

②替汝克：王阳明善化用禅宗故事，如《景德传灯录》卷三载，一僧参见初祖达摩云："我心未安，请师安心。"师曰："将心来，与汝安。"另有僧璨初见慧可大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懺罪。"曰："将罪来，与汝懺。"

【译文】

萧惠问："自己的私欲难以克治，怎么办呢？"

先生说："把你自己的私欲说出来，我来替你克治去。"

先生又说："人必须要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才能克治自己的私意；能够克治自己的私意，才能够成就自己。"

萧惠曰："惠亦颇有为己之心，不知缘何不能克己？"

先生曰："且说汝有为己之心是如何？"

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谓颇有为己之心。今思之，看来亦只是为得个躯壳的己，不曾为个真己。"

先生曰："真己何曾离着躯壳！恐汝连那躯壳的己也不曾为。且道汝所谓躯壳的己，岂不是耳、目、口、鼻、四肢？"

惠曰："正是。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声，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乐，所以不能克。"

【译文】

萧惠问："我也很有为自己着想的心，不知为什么不能做到克治自己？"

先生说："你且说说你的为自己着想的心是怎样的。"

萧惠过了很久，说："我也曾一心想要做个好人，就自己认为很有为自己着想的心。现在想想，看来也只是为一个徒有躯壳外表的自

己，而不是为真正的自己。”

先生说：“真正的自己怎么能离开躯壳呢！恐怕你连那躯壳外表的自己也没能做到。且说说你所谓躯壳的自己，难道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吗？”

萧惠说：“正是。为了这些，眼睛便要追求美色，耳朵便要追求美声，嘴巴便要追求美味，四肢便要追求逸乐，因此无法克除。”

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①，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岂得是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时，便须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动；必须非礼勿视、听、言、动②，方才成得个耳、目、口、鼻、四肢，这个才是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躯壳外面的物事。汝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惧不睹，恐惧不闻，惟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是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认贼作子③，缘何却说有为己之心，不能克己？”

【注释】

①“美色”四句：语自《老子》第二十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②非礼勿视、听、言、动：语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非礼，指不符合礼制规定。

③认贼作子：语自《楞严经》卷一：“佛告阿难，此是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元常，故受轮转。”

【译文】

先生说：“《老子》说‘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这些都是有害于你的耳、目、口、鼻、四肢的，怎么能说是为了你的耳、目、口、鼻、四肢呢？若是为了耳、目、口、鼻、四肢，就必须思考耳怎么听，眼怎么看，口怎么说，四肢怎么动作；必须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才能成就耳、目、口、鼻、四肢，这才是为了耳、目、口、鼻、四肢。你现在整日向外追求，追名逐利，这都是为了躯壳外面的事物。你如果为了耳、目、口、鼻、四肢，要做到不符合礼制就不去看、不去听、不去说、不去动，难道是你的耳、目、口、鼻、四肢自己能做到不看、不听、不说、不动吗？须由你的心才能做到。这些看、听、说、动都是你的心的发用：你的心的看是通过眼睛来实现的，心的听是通过耳朵来实现的，心的言语是通过嘴来实现的，心的动作是通过四肢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你的心，也就没有耳、目、口、鼻。所谓你的心，也不仅指那一团血肉。如果只指那一团血肉，那么现在已经死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为什么不能看、听、说、动作了呢？所谓你的心，是那能够看、听、说、动作的，这个就是性，就是天理。有这个性在，才能生生不息，这个性的生生之理，就称之为仁。性之生生之理，体现在眼睛就会看到，体现在耳朵就会听到，体现在嘴中就能说话，体现在四肢就能活动，这都只是因为天理发用，因为天理主宰人的身体，所以称之为心。心的本体，原本只是天理，

原本没有不符合礼制的，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这个真正的自己是你躯壳的主宰。如果没有真正的自己，就没有躯壳，真是有它就生，没有它就死。你如果真为了那个躯壳的自己，就必须借助这个真正的自己，就必须常常涵养着这个真正自己的本体，做到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唯恐亏损了一点儿真正的自己。刚有一点点不符合礼制的念头萌生，就如同被刀割，被针刺，无法忍受，必须去除刀，拔掉针，这才是有为自己着想的心，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你现在正是认贼为子，为什么却说有为自己着想的心，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欲呢？”

二十九

【题解】

本条以“贵目贱心”比喻执于外物，轻视心体。在王阳明看来，心是身之主宰，目动之根本在于心，这是从体用关系讲；另外，从功夫论角度讲，病目而戚戚，即是执着于外物，既有强意作为，也有心物为二之嫌。

有一学者病目，戚戚甚忧①。

先生曰：“尔乃贵目贱心。”

【注释】

①戚戚：忧愁貌，忧伤貌。

【译文】

有一位求学的人得了眼病，十分忧愁。

先生说：“你这是看重眼睛，轻视本心。”

三十

【题解】

本条颇似禅学偈语，其主题在于借对圣学之悟，阐明心学功夫。

在王阳明看来，为学即要立志于圣学，方能见其简易广大。萧惠专注于仙、释，对于圣学，为“问”而问，于立志圣学距离尚远，故王阳明有此说。

萧惠好仙、释。

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见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①，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②。”

【注释】

①土苴（zhǎ）：糟粕。

②鸱鸮（chī xiāo）窃腐鼠：语自《庄子·秋水》：“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嚇！’”

【译文】

萧惠喜好道教、佛教的学问。

先生提醒他说：“我也从小笃信道教、佛教的学说，自认为已有所得，认为儒家不值得一学。后来在边远的贵州居住三年，领略到圣人之学是如此的简易广大，才开始叹息后悔自己三十年的气力用错了地方。大体来讲，道教、佛教的学问，其奥妙与圣人的差别只在毫厘之间。你现在所学的，只是道教、佛教的糟粕，自己却相信喜好佛、道二氏到如此程度，简直就像是猫头鹰捉住一只腐烂的老鼠。”

惠请问二氏之妙。

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

【译文】

萧惠向先生请教道教、佛教的奥妙之处。

先生说："对你讲了圣人之学简易广大，你却不请教我体悟到的，只问我后悔修习的！"

惠惭谢，请问圣人之学。

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

【译文】

萧惠惭愧地道歉，向先生请教圣人之学。

先生说："你现在只是为了应付人情世故才问的，等到你真正有了想成为圣人的心，我再对你讲。"

惠再三请。

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译文】

萧惠再三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已经一句话向你道尽了，你自己还没有理解！"

三十一

【题解】

本条释致良知功夫，兼及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对良知本体的把握是一个逆觉体证的过程，需要念念不忘纯此天理。致得天理真切笃实，便是真知，便是行。本条中蕴含着两个层面意涵：第一，致良知不假外求；第二，良知自会知，依良知而知，亦是依良知行，知行合一。

刘观时问①："'未发之中'是如何？"

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养得此心纯是天理，便自然见。"

观时请略示气象。

先生曰："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

时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

一时在座诸友皆有省。

【注释】

①刘观时：字易仲，辰州府沅陵（今湖南沅陵）人。人称沙溪先生。正德四年（1509），从学王阳明于龙场，先后问学于滁州和南京。王阳明作有《见斋说》和《别易仲》与刘观时。

【译文】

刘观时问："'未发之中'是怎样的？"

先生说："你只要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存养心体到纯粹天理的地步，就自然能够理解。"

刘观时请先生稍微讲示一下"未发之中"的景象。

先生说："这就像哑巴吃苦瓜，对你说不出的。你想要明白其中的苦，一定得你自己品尝。"

当时，徐爱在一旁，说道："这样才是真知，才是行。"

一时间在座的诸位学友都有所省悟。

三十二

【题解】

本条以知昼夜之道喻明天理之道。在王阳明看来，精察天理，念念不忘，即是主于天理，便似知昼；如不能明于天理，便似在夜梦

中。正如刘宗周所言，王阳明于此“又举‘天理’二字”，再明天理于人生之意义。

萧惠问死生之道①。

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

问昼夜之道。

曰：“知昼则知夜。”

曰：“昼亦有所不知乎？”

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②，蠢蠢而食③，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④，此心惺惺明明⑤，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⑥，更有甚么死生？”

【注释】

①死生之道：语自朱熹《论语章句·先进》注引程颐语：“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人事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②懵懵（měng）：糊里糊涂的样子。

③蠢蠢：愚昧无知的样子。

④息有养，瞬有存：语自张载《正蒙·有德》：“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⑤惺惺：清醒的样子。

⑥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语自《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译文】

萧惠向先生请教生死的道理。

先生说："明白昼夜也就明白了生死。"

萧惠向先生请教昼夜的道理。

先生说："知道白天，就能知道夜晚。"

萧惠问："还有人不知道白天吗？"

先生说："你能知道白天吗？迷迷糊糊起床，傻乎乎地吃饭，做事不知其所为，修习不知所以察，整天昏昏沉沉，这只是梦中的白天。唯有做到'瞬息之间皆有存养'，心中警醒清明，天理没有一刻间断，才是能知道白天。这就是天德，就是通晓明白昼夜之道的真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生死之道？"

三十三

【题解】

本条阐述性、道、教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以心学立场对《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的心学化诠释，与朱熹之解释形成鲜明对比。在王阳明看来，从本原上说，性、道、教皆是一物；而率性、修道则是同一个功夫，以明心体为要。由体而功夫，即本体即功夫，这是阳明心学的特色之一。

马子莘问①："修道之教②，旧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③，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圣人之教为虚设矣。"

【注释】

①马子莘：即马明衡。见前注。

②修道之教：语自《中庸》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为教。”

③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语自《中庸章句》首章朱熹注云：“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

【译文】

马子莘问：“修道之教，朱子认为是圣人品质、人物节操所依循的人之本性中固有的德性，并以此来让天下人都来遵循，就像礼、乐、刑、政之类，这种说法怎么样？”

先生说：“道就是性，就是命，原本是完全一体，无法增减，不需修饰的，何须要圣人品评？这样不就变成不完整的东西了！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规范，固然也可以称之为教，但并不是子思的本意。如果依从先儒的学说，后来受到教育进入圣道的那些人，为什么又要舍弃圣人关于礼、乐、刑、政的教导，另外论及一些戒慎恐惧的功夫，这样圣人的教导就成虚设了。”

子莘请问。

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自诚明，谓之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也①。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教’字与‘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教’同②，‘修道’字与‘修道以仁’同③。人能修道，然后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复其性之本体。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④，‘中和’‘位育’⑤，便是尽性至命。”

【注释】

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语自《中庸》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②天道至教：语自《礼记·礼器》：“天道至教，圣人至德。”风雨霜露，无非教也：语自《礼记·孔子闲居》：“天有四时，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

③修道以仁：语自《中庸》第二十章：“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语自《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⑤中和、位育：语自《中庸》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译文】

马子莘请先生指教。

先生说：“子思的性、道、教，都是从根本上来说的。天命落实于人，那么命就称为性；率性而行，那么性就称为道；修道而学，那么道就称为教。率性是‘心体真诚的人’的事，所谓‘由心体真诚而明白，即是性’。修道是‘做诚的功夫的人’的事，所谓的‘由明白天理而心体诚明，称为教化’。圣人率性而行，就是道。圣人以下的人，尚未能够在道上做到率性，难免有逾越或不及的地方，因此需要修道。修道之后，贤明智慧的人就不会逾越，愚昧不肖的人就不会不及，都要遵循着这个道，因此道就是教。这个‘教’字和‘天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的‘教’意义相同，‘修道’二字与‘修道以仁’的意义相同。人能修道，然后才能不违背道，以便来恢复他的性的本体，那么也就能够成就圣人率性的道了。后面的‘戒慎恐惧’就是修道的功夫，‘中和’就是恢复人性的本体。就像《周易》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和’和‘位育’，都是穷尽天性，通达天命的意思。”

三十四

【题解】

本条以“孔颜为邦”之问为切入点，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评价差异，凸显王阳明的心学立场，其在根本上涉及二者关于“格物”的功夫向度以及对“三纲”“八目”中各条目关系理解之差异，其中贯穿心物关系的维度。在王阳明看来，孔子对颜回之问的回答之所以浮于表面制度，是因为颜回本已心性圆满，圣体具备。因此，良知圆满自在，自然发用流行，而不会耽于外物。这里显然强调了内圣（明心体）的重要性，正如其对“明明德”与“亲民”间体用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八目”只是一事一个功夫的理解，其中亦蕴含为学功夫是内求心体（阳明学），还是求理于外物（朱子学）的区别。

黄诚甫问：“先儒以孔子告颜子为邦之问，是立万世常行之道①，如何？”

先生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须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②，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③，方始做得，这个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后人但见颜子是孔门第一人，又问个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注释】

①“先儒”二句：典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注引程颐语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颜子，即颜回，一作“颜渊”。见前注。

②疏阔：粗略，不周密。

③九经：据《中庸》第二十章：“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译文】

黄诚甫问：“先儒认为孔子对颜回治理国家的问题的回答，是确立万世常行的标准了，这种观点怎么样？”

先生说：“颜回大体上具备了圣人的品质，他对治理国家的大体方略都已经完全具备了。夫子平日里对他已经非常了解，这些都不必多说，只在典章制度上说。这些方面也不能忽视，必须各方面全都具备才算完善。也不能因为自己本领都具备了，就在防范上粗疏大意，一定要‘禁绝郑声，远离小人’。因为颜回是个严于律己、性格内向、注重德行的人，孔子担心他在制度文章等表面的细节上可能会有疏忽，因此就他不足的地方帮忙补充教导。假若是其他人，那么一定会教导他们‘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以及‘诚身’等这些功夫，这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才是万世常行的准则。否则，只沿用夏朝历法，乘坐商朝车舆，穿戴周朝的冠冕，观赏虞舜的《韶舞》，天下就能治理得好吗？后人只看到颜回是孔门最出色的弟子，又问了治国的问题，就把孔子的回答看做完备的道理了。”

三十五

【题解】

本条讲功夫次第。王阳明主《大学》古本，以诚意为先，即是要先立其大，使功夫有定向。朱熹主《大学》新本，以格物为先，即是要于事事物物上求理。功夫次第体现了理学与心学功夫向度的不同。

蔡希渊问：“文公《大学》新本①，先格致而后诚意，工夫似与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从旧本之说，即诚意反在格致之前，于此尚未释然。”

先生曰："《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②，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真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

【注释】

①文公《大学》新本：指朱熹的《大学章句》。

②须用添个"敬"字：语自《程氏遗书》卷十八程颐语："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译文】

蔡希渊说："朱文公对《大学》的改本，是先格致而后诚意，功夫次第似乎与第一章的顺序相合。如果像先生这样依从旧本的解释，那么诚意功夫反而在格致功夫之前了，我对于这一点还没有理解。"

先生说："《大学》的功夫就是'明明德'。'明明德'说的只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只是'格物致知'。如果以'诚意'为主，在'格物致知'上下功夫，功夫才能落到实处，也就是说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果按朱文公新本的次序，先去穷尽事物的道理，那么就会茫然空荡，都毫无着落的地方，一定得添上个'敬'字，才能说与身心关联起来，然而终究还是没有根源。如果一定得添上个'敬'字，为什么孔子门人反而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下了，一直等到千余年后要别人来补出来？这就正是所说的以'诚意'为主，就不需要添上'敬'字。所以将'诚意'单独提出来说，正是学问的关键之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简直就是所谓的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体上来讲《中庸》中的功夫

只是‘诚身’，‘诚身’到了极限就是‘至诚’。《大学》中的功夫只是‘诚意’，‘诚意’到了极限就是‘至善’：功夫都是一样的。现在说这里要补上个‘敬’字，那里要补上个‘敬’字，未免画蛇添足了。”

右门人薛侃录。

【译文】

以上学生薛侃所录。

传习录中

钱德洪序

【题解】

钱德洪（1496—1574），本名宽，避先世讳，以字行，改字洪甫，号绪山，绍兴府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学举业，嘉靖元年（1522）中举，明年下第归，侍王阳明于阳明书院，为王阳明晚年重要弟子，后在收集、整理、出版王阳明著述方面出力尤多。著有《阳明先生年谱》三卷。

据钱德洪《年谱》记载，嘉靖三年（1524），南大吉刻《传习录》，名《续刻传习录》，凡二册，以薛侃于赣州刻印的《传习录》为上册，录王阳明与门人弟子书信为下册。此为钱德洪为《传习录》下册之刊刻写的序言，主要介绍了此刻本与南大吉本相比，在内容和版本上的增删：第一，删去关于“调停朱、陆”的《答徐成之》二书；第二，保留关于“知行本体”的《答人论学书》（即《答顾东桥书》）《答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四书和关于“万物一体”的《答聂文蔚》一书；第三，增加关于“必有事焉”的《答聂文蔚》第二书。在文末，钱德洪亦说明此刻本之增减并非刻意要做增减，而是依据当下需要之文义的考量而行。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传习录》于越①，凡二册。下册摘录先师手书，凡八篇②。其答徐成之二书③，吾师自谓：“天下是朱非陆，论定既久，一旦反之为难。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意亦以是欤？

【注释】

①南元善：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号瑞泉，西安府渭南（今陕西渭南）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官至绍兴府知府。嘉靖三年（1524），以郡守称门生，后入觐以考察罢官，归家讲学，重致知慎独。王学之传播于陕，其功不可没。

刻《传习录》于越：即指南大吉嘉靖三年（1524）于越地所刊刻的《续刻传习录》。越，指浙江绍兴。

②八篇：钱德洪此处所提八篇，为《答人论学书》（《答顾东桥书》）、《答周道通书》（又名《启问道通书》）、《答陆原静书》《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徐成之》二书、《答聂文蔚》。与今本《传习录》稍有出入。

③徐成之：名守诚，绍兴府余姚（今浙江余姚）人。

【译文】

钱德洪说：从前南元善在浙江绍兴刻印《传习录》，一共两册。下册摘录了阳明先生的亲笔书信，一共八篇。其中有答复徐成之的两封书信，阳明先生认为："天下人都赞同朱子，反对陆象山，这种论点确定已经很久了，有一天想要推翻这个论点，十分困难。这两封书信姑且可以作为调解两种学说的探讨，让大家自行思考得到结论。"因此，南元善将它们收录在下册的开始，用意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今朱、陆之辨明于天下久矣。洪刻先师《文录》，置二书于《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复录。其余指"知行之本体"，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陆清伯、欧阳崇一四书①；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②。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其一体同物之心，谠谠终身③，至于毙而后已。此孔、孟已来贤圣苦心，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详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④。

【注释】

①周道通：名冲，字道通，号静庵，常州府宜兴（今江苏宜兴）人。正德五年（1510）举人，曾任江西万安训导、唐府长史等职，受业于王阳明、湛若水，力图调和两家之说。陆清伯：即陆澄。见前注。欧阳崇一：即欧阳德。见前注。

②罗整庵：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吉安府泰和（今江西泰和）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后辞官归家，潜心问学。著有《困知记》等。

③譊譊（náo）：争辩，论辩。

④聂文蔚：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吉安府永丰（今江西泰和）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官至太子太保。后以王门弟子自称。著有《困辨录》等。

【译文】

现在，世人关于朱、陆之争公开明朗已久。我刻录阳明先生的《文录》时，把这两封信编在《外集》当中，以表明信中的思想还不完备，因此现在刊刻就不再收录了。其他关于“知与行本体”的讨论，没有比《答人论学》和答周道通、答陆清伯、答欧阳崇一四封书信更详尽的；而讨论“格物应该是学者平日用功之处”的观点，则没有比答复罗整庵的书信更详尽的。先生平生甘冒天下的非难诋毁，陷入绝境，万死一生，恐惧不安，但仍旧不忘讲学，唯恐我们这些弟子不理解他的圣学大道，流于功利虚识，以至于日渐堕落，与夷狄、禽兽沦于同类而不自知；先生的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心，终身争辩论学，直到死才停止。这种孔、孟以来的圣贤苦心，即使是先生的门人子弟也不足以劝慰他的衷情。这种情怀，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一封书信更详尽的了。

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简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故增录之。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①，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②。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今所去取，裁之时义则然，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

【注释】

①油油然：和悦恭敬的样子。

②纤芥：细微，一点儿。

【译文】

以上这些都还是南元善刻录的旧信，然而揭示“必有事焉”就是“致良知”功夫，明白简洁，让人听了就能找到入手之处，能做到这些的，又没有比答聂文蔚的第二封书信更翔实的了，因此也将它增录进来。南元善当时处于天下人对先生群起而攻之的时代，却仍能以自身践行先生的学说，最后遭陷害被排斥，但内心和悦敬服，仍然以此生能够听闻先生的学说为值得庆幸的事，而绝对没有一点儿愤郁不平的想法。他刻印《传习录》，世人能看到这件事对于同习此学的人帮助很大，却不知道他当时的处境非常艰难。如今对他刻录内容的取舍，是依据当下需要的文义的考量而行，绝非刻意要做增减。

答顾东桥书　凡十二则

【题解】

顾东桥（1476—1545），名璘，字华玉，号东桥，应天府上元（今江苏南京江宁区）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任至南京刑部尚书，工于诗文，与刘麟、徐祯卿号“江东三才”，与陈沂、王韦并称“金陵三俊”。王阳明早年溺于词章，二人交往甚从，“顾为阳明少嗜好词章时之好友”。

《答顾东桥书》即钱德洪序作《答人论学书》，成书于嘉靖四年（1525）九月。佐藤一斋认为“此书拔本塞源，辩论痛快，使人惭伏无辞也”，如此论辩痛快之书，其要旨何许也？显然，阐述“知行合一”之旨是本封书信的重点。王阳明于此强调了“知行合一”的三个维度：依良知而行、“知”的内在性和“行”的内向性的统一、重行。与此三个维度相联系，王阳明论述了另外三个方面问题：第一，与“依良知而行”相关，王阳明集中阐述了拔本塞源之论，强调要内求于心，以良知为标准，才能达至万物一体；第二，与“知”的内在性和“行”的内向性的统一相关，王阳明坚持心本论的立场，强调诚意是第一义的功夫，认为功夫要从心出发，为学要先立志；第三，与“重行”相关，王阳明特别强调心学功夫之实学性质，致知明德不废实学。

一

【题解】

本条讲“诚意”，其内涵有二：第一，诚意本是第一义的功夫，王阳明只是将此义点明而已，并非将其从第二义提倡为第一义；第二，王阳明点明诚意为第一义的功夫，目的在于救时人务外遗内的弊端。由第二层内涵可知，王阳明强调诚意为第一义功夫，正是不同于朱子学者。

来书云："近时学者，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诚意'一义，针砭膏肓①，诚大惠也！"

【注释】

①膏肓（huāng）：难以医治的疾病。此指弊病很严重。

【译文】

来信写道："如今的学者，只专务外物，忽视内修，虽然知识广博，却难得要领，因此先生特别提倡'诚意'功夫，救治弊病很重的学者，真是有极大的价值！"

吾子洞见时弊如此矣，亦将何以救之乎？然则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若"诚意"之说，自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但近世学者乃作第二义看，故稍与提掇紧要出来，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译文】

你洞察时弊到了这个地步，又打算怎样去补救时弊呢？我的心思，你已经一语道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诚意"的说法，原本就是圣人教人用功时首要的事，只是近世学者却把它当作其次的意思来看，因此我略将其中关键处提出来，并不是我自己独自倡议的。

二

【题解】

本条从心学功夫与佛教功夫的区别讲心学功夫之实学性质。心学功夫虽有一悟而全，彻上彻下的特征，在根本上是有着不离事物求心体的具体用功之地的，这与佛教的缘起性空是有着本质不同的。正如施邦曜于此所评："如此方见《大学》字字皆实际学问，空谈名理俱是无当。"

来书云："但恐立说太高，用功太捷，后生师传，影响谬误，未免堕于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1]，无怪闻者见疑。"

【注释】

①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戒、定、慧"是佛教信徒修持的"三学"，东晋名僧道安法师曾说过："世尊立教法有三焉，一者戒律也，二者禅定也，三者智慧也。"定，又名"禅定"，指通过集中精神观想特定对象，从而获得悟解或功德的一种思维修习活动；慧，也称智慧，指以"假有""性空"理论去观察认识一切现象的特殊观点和方法。以智慧指导禅定，以禅定启发智慧，名为"定慧双运"。顿悟，指不经渐进阶梯式修炼，通过灵知突然觉悟，直接把握佛教最高真理。典型如禅宗六祖慧能在《六祖坛经》中表达的"明心见性"之论。机：机锋，佛教禅宗用语。指问答迅捷、含义深刻的语句。

【译文】

来信写道："只是担心先生的学说太过高妙，功夫入手途径太过便捷，后学门生在传承先生学说的过程中产生谬误，未免就陷于佛教明心见性、定慧、顿悟的机锋，难怪听闻您学说的人会产生怀疑。"

区区格、致、诚、正之说[1]，是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正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闻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又未尝讲究其详，遂以见疑，亦无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谓立说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注释】

①区区：自称谦词，微不足道的意思。格、致、诚、正：语自《大学》首章："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

在格物。”

【译文】

我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观点，是指学者在日常事为之中体察本心，体察、研究、实践、履行，在切实之处用功，这其中有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正好与空虚、顿悟的观点相反。听闻我的学说的人本来并没有追求成为圣人的志向，也未曾讲求研究学说当中的细节，于是就产生怀疑，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像你这样高明的人，自然应当是一语之后就明白了！你却也说立论过高，用功过捷这样的话，为什么呢？

三

【题解】

本条释“知行合一”，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强调意即是行。意是心之所发，一念发动即是行了。这是从意念的层面讲知行合一。第二，强调意是行之始。意之本体即是知，意之所在即是物，因此，知是行之始，行不离于事物。这里既有从实践的层面讲“知行合一”，亦再次阐明心学之心、物关系—由心而物，心主气次。

来书云：“所喻知行并进，不宜分别前后，即《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之功，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汤乃饮，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译文】

来信写道：“所谓的知行并进，不应该区分先后，也就是《中庸》中‘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功夫，这是互相存养发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然而功夫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的区别。比如知道食物才去吃，知道汤水才去喝，知道衣服才去穿，知道道路才去走，不存

在没见到这件东西，先有这件事的行为的。这也是毫厘瞬间的差别，并不是截然二分，也不是说要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实行。”

既云“交养互发，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则知行并进之说无复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后之差”，无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说，此尤明白易见，但吾子为近闻障蔽①，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险夷②，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岐之险夷者邪？“知汤乃饮，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无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谓不见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谓“此亦毫厘倏忽之间，非谓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

【注释】

①近闻：指朱熹等宋儒倡导的“知先行后”学说。

②岐（qí）：崎岖，高低不平。

【译文】

既然说到“互相存养发生，内外本末，一以贯之”，那么知行并进的学说，再没有什么可以疑惑的了。又说到“功夫的顺序，不能没有先后的区别”，不就成了自相矛盾了吗？“知道食物才去吃”之类的说法，就尤其明白容易理解，只是你被近来的观点蒙蔽而无法自己察觉而已。人一定是先有想要吃的心，然后知道食物。想要吃的心就是意，就是实行的开始。食物的美味与否一定是等入口之后才能知道，哪里有还未等入口自己就先知道了食物味道之好坏的人呢？一定是先有想要行走的心，然后知道路。想要行走的心就是意，就是行走的开始。道路崎岖险阻，一定是等到亲自经历之后才能知道，哪里有还未亲自经历就先知道了道路崎岖险阻的人呢？“知道汤水才去喝，知道衣服才去穿”，以此类推，都没有可疑惑的地方。如果像你所说的，

这就正成了所谓的没有见到这件东西，先有这件事的情况了。你又说“这也是毫厘瞬间的差别，并不是截然二分，也不是说要等到今天知道了，明天才去实行”，这也是省察得仍旧不够精微。然而就像你所说的那样，知行合一并进的主张，也就自然断不可怀疑了。

四

【题解】

本条从心外无理的角度释“知行合一”。真知必行，真行即知。真知是依理而行，真行亦是依理而行，“知”“行”是分不开的。从“理一”的角度看，理无内外，依理之行亦无内外，知即是理，行即是知，知行合一。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①。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注释】

①俾（bǐ）：使。

【译文】

来信写道：“真知之所以能够被视为行，是因为不去践行就不能称为知，这是学者最紧要的修养方法，让学者们务必亲自实践才行。如果真认为行就是知，恐怕担心学者专意讲求本心，于是遗弃了事物的道理，必定会有不明白、无法理解的地方，这难道是圣人知行并进的既定方法吗？”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

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①。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注释】

①“此告子”二句：语自《孟子·公孙丑上》：“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告子上》有曰：“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译文】

“知”达到真切笃实的程度就是“行”，“行”达到明觉精察的程度就是“知”。知与行的功夫，原本不可分离，只因为后世学者将知行功夫分作两截用功，认识不到知行功夫的本来面貌，因此才有合一并进的说法。“真知之所以为行，不行就不能称为知”，这就像来信中所说的“知食乃食”等说法所说明的，在上文已经简要谈到过了。这虽然是为了拯救时弊而提出来的，然而知行的本体本来如此，并不是用自己的意念加以抑扬，姑且如此一说，以暂求一时的效果。“专意讲求本心，于是遗弃了事物的道理”，这大概就是失去本心了。事物之理不在自己心之外，在自己的心外去寻求事物之理，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事物之理了；遗漏了事物之理而去讲求本心，我的心又是什么呢？心的

本体是性，性就是理。因此有孝顺父母的心，就有孝顺的理；没有孝顺父母的心，就没有孝顺的理。有忠诚君主的心，就有忠诚的理；没有忠诚君主的心，就没有忠诚的理。理怎能在我心之外呢？朱子说："人做学问所要获得的，无非心与理而已。心虽然主宰人身，但实际统管这天下事物之理。理虽然散落在万事之间，但实际不在人之一心之外。"这句话将心和理的一分一合，未免导致学者将心与理分为两件事了。这正是后世之人有"专意讲求本心，于是遗弃了事物之理"的弊病的原因，正是由于不明白心就是理而来的。到心之外寻求事物之理，故而会有不明白、不理解的地方，这正是告子"以义为外"的说法，孟子因此批评他不懂得何为义。心只有一个，就其全然都是恻隐之心而言称之为仁，就其处事得宜而言称之为义，就其有条有理而言称之为理。不能到心外去寻求仁，也不能到心外去寻求义，难道唯独可以到心外去寻求理吗？到心外去寻求理，这就是将"知"与"行"分为两件事了。在我心中寻求理，这是圣学知行合一的教义，你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五

【题解】

本条讲为学先立志。朱熹以格物致知为入手，经过诚意、正心，达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即心理合一。王阳明不同意这种功夫次第，认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最基础的功夫，也就是要立一心为善之心，即立志于存天理、去人欲，方始做的功夫。王阳明这里再次强调了其心学功夫"先立其大"的特征。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①，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②。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注释】

①致其本体之知：语自王阳明《大学古本序》。

②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虚灵知觉"语自朱熹《中庸章句序》："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此心之量"语自朱熹《孟子章句集注·尽心上》："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

【译文】

来信写道："您在释注《大学》旧本时认为，致知是获得关于本体的知，这固然与孟子'尽心'的宗旨相合，但朱子也用虚灵知觉作为人心的全体。然而人之所以能够尽心是由于对性的体认，人能够扩充自己的知则是在于对于物的体认。"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物格、知致，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①。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夫"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②。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注释】

①"朱子"三句：王本"物格、知致"作"物格、知至"；"诚意、正心、修身"作"诚意、正心"；"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作"以末节夭寿不贰，修身以俟"。

②"生知安行""学知利行""困知勉行"：语自《中庸》第二十章："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译文】

“人之所以能够尽心是由于对性的体认，人能够扩充自己的知则是在于对于物的体认”，这句话是正确的。然而探究你的意思，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我的学说仍有不明白的地方。朱子认为“尽心、知性、知天”是格物、知致，认为“存心、养性、事天”是诚意、正心、修身，认为“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知的极致、仁的尽处，是圣人之事。但我的观点，则与朱子的正相反。“尽心、知性、知天”，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圣人之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而知之、利而行之，是贤人之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而知之，勉而行之，是学者之事。怎么能只将“尽心、知性”认作知，把“存心、养性”认作行呢？你突然听到我这句话，一定会大吃一惊。但这之中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地方，待我一一为你讲明白。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①。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

【注释】

①“《中庸》云”及以下三句引文：语自《中庸》第二十二、二十九章。

【译文】

所谓心的本体是性，性的本原是天。能够尽心，也就是能够尽性了。《中庸》说“只有天下至诚才能尽性”，又说“通晓天地的化生长育”，“求证于鬼神而没有疑虑，这就是知天了”。这是唯有圣人才能做到的，因此说这“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是圣人之事。

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

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①，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

【注释】

①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语自《礼记·祭义》：“乐正子春曰：‘善如尔之问也！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

【译文】

一个人存养本心，说明他还没能穷尽本心，因此一定要增加存养的功夫。做存养本心的功夫时间久了之后，本心自然就不待存养而无时无刻不在了，这时才可以进而说是尽心。大概“知天”的“知”，正如“知州”“知县”的“知”。所谓“知州”，就是将一州的事都视为自己的事；所谓“知县”，就是将一县的事都视为自己的事，所以“知天”就是与天合而为一。然而事天就如儿子侍奉父亲，臣下侍奉君主，终究是与天分而为二了。天赋命于我的，是本心和本性，我只应存留而不敢失去，只应修养而不敢伤害，就如同“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样，因此说，这“学而知之、利而行之”，是贤人的事。

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贰其心者也。犹以夭寿贰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贰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①，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

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2]，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

【注释】

①立德、立言、立功、立名：语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②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典出《论语·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译文】

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养本心又有差别了。存养本心的人，虽然不能尽心，本来已是一心为善了，即便偶尔不能存得本心，那么只要做存养的功夫就可以了。如今让人夭寿不贰，这是就像用夭寿将人的本心分而为二了。之所以就像用夭寿将心分而为二，这说明为善之心还不能专一，存养本心还不能做到，又怎么能谈到尽心呢？如今要求人们不要用寿命长短之事扰乱为善之心的专一，就好像是说死生夭寿都是命定的，我只要一心为善，修养身体，等待天命就可以了，这是由于平日里根本就不知道有天命的存在。“事天”虽然与天分而为二，然而自己确实知道天命的存在，只要恭敬奉承天命即可；但像等待天命之类的说法，就是还没有真正知道天命的所在，因此才会若有所待，所以说：这是立命。“立”是“创立”的“立”，就像“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是说到“立”的，都是从前不曾有过，而现在刚刚开始建立的说法，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因此说这“困而知之、勉而行之”，是学者的事情。

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贰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1]，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2]！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3]。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

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④，其不容已者也！

【注释】

①遽（jù）：于是，就。

②率天下而路：语自《孟子·滕文公上》：“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意谓让天下人疲于奔命。

③居然：显然。

④呶呶（náo）：话多，喋喋不休。

【译文】

现在把“尽心、知性、知天”当作格物致知，其结果就会使得初学的人，还尚且不能专一于他们的本心，就责令他们去做圣人“生知安行”的事，这就像捕风捉影一样，使初学者的心茫然不知所措，怎么能避免“疲于奔命”的后果呢！如今社会上致知格物的弊端，于此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了。你所谓的“专务外物，忽视内修，虽知识广博，却难得要领”，恐怕是这种过失造成的吧？这是为学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出现差错，那么就会无处不错！这正是我之所以甘冒天下的非难讥笑，不顾身陷险地，招致罪祸，还喋喋不休的原因，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六

【题解】

本条从辨析朱熹“即物穷理”之非出发，论述“心与理一”。王阳明从正反两面展开论证：第一，朱熹之即物穷理，在逻辑上是以心理为

二为前提的，这就造成逐物之弊，进而可能导致理之不存的困境，从而从反面论证了心与理一；第二，正面论析“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的逻辑结论即是心与理一。

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①，亦是玩物丧志②；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数说③，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④，此亦恐非。”

【注释】

①即物穷理：语自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知致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②玩物丧志：语自《尚书·旅獒》：“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③厌繁就约：语自朱熹《朱子大全》第三十五卷：“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涵养本原：语自朱熹《朱子大全》第四十七卷：“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

④晚年定论：《传习录》卷下附录《朱子晚年定论》，为王阳明采录朱子书信而成。见本书附录。

【译文】

来信写道：“听闻您对学者讲过，朱子‘即物穷理’的说法，也是玩物丧志；又取朱子的‘厌繁就约’‘涵养本原’几种学说给学者看，并认为是他的晚年定论，这恐怕并不正确吧。”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

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

【译文】

朱子所谓“格物”的说法，就是在事物中穷究天理。即物穷理，是在事事物物上探究所谓的定理，这是用我的心到事事物物中去求理，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了。到事事物物中求理，就如同到父母双亲身上去求孝的道理一样。到父母双亲身上去求孝的道理，那么这个孝的道理果真是在我的心中呢？还是果真在父母双亲的身上呢？假如孝之理是在父母双亲的身上，那么他们去世之后，我心中就难道没有孝的道理存在了吗？看到孩童落井，一定会有恻隐的理，这种恻隐之理究竟是在孩童身上？还是在我心中的良知上呢？或许不可以跟着他跳入井中，或许可以伸手援救他，这些都是所谓的理。这理究竟是在孩童身上？还是在我心中的良知上呢？用这些来举例是要说明，万事万物的理没有不如此的，这样就可以理解将心与理一分为二是错误的了。将心与理分而为二，是告子“义外”的主张，也是孟子所深刻批评的。“专务外物，忽视内修，虽知识广博，却难得要领”，你既然已经明白了，又究竟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把“格物”称为玩物丧志，难道还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吗？

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译文】

像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是将我心中的良知发用在事事物物之上。我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说的天理。将我心中良知的天理发用在事事物物上，那么事事物物都可以得到天理了。发用我心中的良知，就是致知。事事物物都得到天理，就是格物。这是将心与理合而为一了。将心、理合而为一，那么我之前所讲的全部内容，与朱子晚年的学说的一致性，就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七

【题解】

本条阐述了阳明心学的两个重要命题："心理合一"和"知行合一"，重点落于重行上，其具体展开则关涉"心"与"理"的关系和"心"与"物"的关系两个层面。从心与理关系的层面言，心体自明，天理自足，明心（理）去蔽的致知功夫就是行，真知必能行，心体（理）呈显于功夫过程中，知了就是行了。从心与物的关系层面言，穷理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功夫过程，穷理是求心中之理，如求理于外，则析心理为二。但明理于心，而不"措之于行"，终不免玄虚，故需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方是实行，是知之成。知致知功夫不可以去弊的功夫即是明心的功夫。

来书云："人之心体，本无不明，而气拘物蔽，鲜有不蔽①。非学、问、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则善恶之机②，真妄之辨，不能自觉，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

【注释】

①鲜（xiǎn）：少。

②机：指事物变化之所由。

【译文】

来信写道："人的心体原本没有不明的，但由于被气息外物束缚

掩蔽，很少有不昏暗的。如果不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方法来明识天下之理，那么善恶的缘由，真假的辨别，就无法明白，就会放纵恣意地行事，这种危害无法用语言表达。”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盖承沿旧说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而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①。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②。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此区区心理合一之体，知行并进之功，所以异于后世之说者，正在于是。

【注释】

①中的（dì）：中靶子。的，箭靶的中心。

②操觚（gū）染翰：意为执笔做文章。觚，古人写字用的木简。染翰，指用笔醮上墨汁。翰，笔。

【译文】

这段话大体上似是而非，大概是沿袭了旧说的弊端，不能不加以辨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为学的方法，没有为学而不去践行的。比如说学习孝道，就一定要服侍奉养，亲自践行孝道，然后才可称之为学。岂能只是凭空口头讲讲、听别人说说孝的道理，就可以称之为学孝的呢？比如学习射箭，就一定要张弓搭箭，满弦中靶。学习写字，就一定要铺纸握笔，排简执毫。天下所有的学，

没有不去践行就可以说是学的，那么为学之始，固然就已经是行了。所谓笃，就是敦实笃厚的意思。已经践行了，就让行更加敦厚笃实，持之以恒地下功夫的意思。然而学习不可能没有疑问，因此就有问，问就是学，就是践行了。问题中不可能没有疑惑，因此就有思考，思考就是学，就是践行了。思考中也不可能没有疑问，因此就有辨析，辨析也就是学，就是践行了。辨析明白了，思考审慎了，问题解决了，学业长进了，又仍然能够持之以恒地做学问思辨功夫，这就叫做“笃行”。并不是说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后才专意去做笃行之功。因此就能够成就事情而言称为“学”，就能够解答疑惑而言称为“问”，就能够通晓学说而言称为“思”，就能够精微考察而言称为“辨”，就能够踏实做事而言称为“行”。从功用方面分析则有五种功夫，其实把五种功夫所为之事合起来看，就是一件事、一种功夫而已。这就是我的心、理合一的本体、知行并进的功夫的观点，与后世之说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处。

今吾子特举学、问、思、辨以穷天下之理，而不及笃行，是专以学、问、思、辨为知，而谓穷理为无行也已。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明道云：“只穷理，便尽性至命①。”故必仁极仁，而后谓之能穷仁之理；义极义，而后谓之能穷义之理。仁极仁则尽仁之性矣，义极义则尽义之性矣。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

【注释】

①“只穷理”二句：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译文】

现在你特别举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来穷尽天下之理，而没

有说到笃行，这是只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当作知，而不把穷理的功夫当作行了。天下怎么能有不践行而可为学的呢？又怎么能有不践行就可以称之为穷理的呢？明道先生说：“穷理就是尽本性达到知天命。”因此行仁必须将仁做到极致，然后才能说穷尽了“仁”的道理；行义必须将义做到极致，然后才能说穷尽了义的道理。行仁到极点，就是穷尽了仁的性，行义到极点，就是穷尽了义的性。如果说为学已经到了穷尽天理的地步，却还没有实际践行，天下有这样的事吗？因此明白不去践行就不能为学，就明白了不去践行就不能是穷尽天理了；明白不去践行就不是穷尽天理，就明白了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道理，就不会把“知”与“行”分成两件事了。

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而必曰穷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①，而必外求于天下之广，以裨补增益之②，是犹析心与理而为二也。夫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③，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吾子所谓“气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于此，而欲以外求，是犹目之不明者，不务服药调理以治其目，而徒伥伥然求明于其外④，明岂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于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诚毫厘千里之谬者，不容于不辨，吾子毋谓其论之太刻也。

【注释】

①殆（dài）：尚，还是。

②裨（bì）补、增益：二词同义，有所补益的意思。

③诸：之于。

④伥伥（chāng）然：无所适从的样子。

【译文】

万事万物的理不在我心之外，却一定要说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这还是自认为我心中的良知还不足，而一定要向外寻求于广大天地间的事物，来有所增益，这仍然是把心和理分成两件事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虽然资质困勉的人需要花费他人百倍的功夫，但扩充到了极致，到了尽本性、知天理的地步，也不过是实现我心中的良知而已。良知之外，难道还要再添加分毫吗？如今一定要说穷尽了天下之理，却不知道向内心寻求，那么凡是所谓的善恶缘由，真假辨别，舍弃了我心中的良知，又将怎样体会省察呢？你所说的“被气息外物束缚掩蔽”，正是被这样的错误观念束缚掩蔽住了。如今想要去除这些遮蔽，不知道在内求功夫上用力，却想要向外寻求，这就像是眼睛看不清楚，却不去服药调理来治疗他的眼睛，而只是盲目地向身外寻求光明，光明怎么能从外界寻得呢！放纵随意行事的危害，也是因为不能在此心良知上来细致考察天理而已。这正是毫厘千里的谬误，不能不辨明，希望你不要认为我说得太苛刻了。

八

【题解】

本条阐明心学的三个观点：致知明德不废实学；意之本体即是知，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即正心。其事虽不同，但都强调了心的本体性、心物不二和先立其大功夫的重要性。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①，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②，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③，‘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④，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注释】

①诚使：假使。

②纵令：即使。

③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佐藤一斋谓此二语出自王阳明的《古本大学旁释》，近藤康信沿之。因《古本大学旁释》佚失，无考。

④格君心之非：语自《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译文】

来信写道："教导人们要致知明德，劝诫他们不要即物穷理，假若让内心昏蔽的人深居静坐，不听教导，就能达到实现良知和明白德行的境界吗？即使在静中有所知觉，稍微体悟到本性，那也都是一些禅定智慧，没有用处的见解，果真能通晓古今，彻达事变，在天下国家的实事中派上用场吗？您说'知是意的本体，物是意的作用'，'格物就像"纠正君主心中的不正之念"的"格"'，这句话虽然超悟，独特，不落俗套，还是恐怕与道并不吻合吧？"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①。大本立而达道行②，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

【注释】

①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语自《中庸》第二十章："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②大本立而达道行：语自《中庸》首章："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

【译文】

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正是穷理的意思，未曾禁止人们穷理，让他们深居端坐，无所事事。如果说即物穷理就像之前所说的向外追求而忽视内心存养，那就有不正确了。内心昏蔽的人，如果能够随时随物精确体察这心中的天理，来实现本来的良知，那么“即使愚笨的人也一定能聪明起来，即使软弱的人也一定能坚强起来”。只要天下至大的根本得以确立，天下通达的大道得以畅行，九经之类的规范可以一以贯之，没有任何遗漏，那么还担心没有经世致用的本事吗？那些顽固空洞虚无寂静的人，正是因为不能随事随物精确体察这心中的天理，来实现他本来的良知，反而遗弃伦理，将寂灭虚无当作平常事，因此他们不能治理家国天下。谁说圣人穷天理、尽人性的学问也有这样的弊病呢？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①，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注释】

①听讼：即审理案件。

【译文】

心是身的主宰，而心中的虚灵明觉就是所谓本然具有的良知。虚灵明觉的良知因感应而发动的时候，就称之为“意”，有良知然后才有意念，没有良知也就没有意念了。良知难道不是意念的本体吗？意念的发用一定是有对象的，这个对象就是物，物也就是事。例如意念发用在侍奉双亲上，那么侍奉双亲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发用在治理民众

上，那么治理民众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发用在读书上，那么读书就是一件事物；意念发用在诉讼上，那么诉讼就是一件事物：凡意念发用的地方，都有事物的存在，有这种意念就有这种事物，没有这种意念就没有这种事物。事物的存在难道不是意念的作用吗？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①，是以“至”训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②，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③，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④。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注释】

①格于文祖：语自《尚书·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文祖，指尧的庙。有苗来格：语自《尚书·大禹谟》：“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②诞敷：广泛传布，遍布。

③格其非心：语自《尚书·冏命》：“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愆纠缪，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④“夫穷理尽性”三句：语自《周易·说卦》，此处误为《周易·系辞》。《系辞》，《周易》经传之名，是解释《周易》经文的著作，分上下两篇。

【译文】

“格”字的意思，有用“至”来训释的，比如“格于文祖”和“有苗来格”，这都是用“至”训释的。然而“格于文祖”，一定要做到纯然的孝敬，明暗之间的道理无一不通其理，然后才能称之为“格”；有苗族人顽劣，应当以文德教化他们然后才能“格”，那么也就同时具有“正”字的含义了，不能专用“至”一个字解释全部的含义。例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中的“格”，这些都是“纠正其不正确的地方以使其归于正当”的意思，而不能以“至”字来解释。况且《大学》中关于“格物”的训释，又怎能知道它不以“正”字来训释，而一定要用“至”的含义呢？如果用“至”的含义，一定要主张“穷至事物之理”，然后这种解释才说得通，这样用功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上，用力的地方全在一个“理”字上。如果前面去掉“穷”字，后面去掉“理”字，直接说“致知在至物”，能说得通吗？穷理尽性，是圣人既定的教诲，在《周易·说卦》中有所记载。如果“格物”的就是“穷理”的含义，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而一定要说这种转折未尽的话，导致后世理解上的弊端呢？《大学》中“格物”的学说，与《周易·说卦》中的“穷理”主旨虽然相同，然而也有细微的差别。“穷理”是兼收并蓄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因此一说“穷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都在其中；说到“格物”，就一定要同时具有致知、诚意、正心，然后功夫才能完备严密。现在单方面地说到“格物”，就将它称之为“穷理”，这是只把“穷理”当作知，而认为“格物”中没有行，这不仅没能把握“格物”的主旨，连“穷理”的本义都失去了。这就是后世学者

之所以将“知”和“行”分析成前后分离的两部分，功夫日渐支离破碎，圣学也日益残缺晦涩的原因，其端倪实际上就是从这里起始的。你大概也没有免除承袭旧论的弊端，认为我的学说“与道并不吻合”，也不是很过分。

九

【题解】

本条讲诚意、致知、格物的功夫次第与关系。王阳明于此坚持了其心本论的立场，认为功夫要从心出发。首先，要在心上做功夫，去除私欲杂念对心体的遮蔽，使心所发之意达到诚的状态，这即是诚意的功夫。意诚则知至。其次，从心出发做功夫，依致得之良知，推之于事事物物，即是格物。王阳明的心学功夫在这里坚持了其对大学古本“三纲”“八目”的诠释系统。

来书云：“谓致知之功将如何为温凊、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非别有所谓格物，此亦恐非。”

【译文】

来信写道：“所谓致知的功夫，就是如何使父母冬暖夏凉、如何奉养父母得当，这就是诚意，此外没有所谓的格物，这恐怕不对吧。”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1]，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凊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凊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温凊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

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温凊之物格，然后知温凊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②。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后温凊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此区区“诚意、致知、格物”之说盖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将亦无可疑者矣。

【注释】

①慊（qiè）：满足。

②“物格而后知至”及下文“知至而后意诚”：语自《大学》首章：“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文】

这是你自己用自己的想法来揣度我的观点才如此说的，并不是我对你讲过的。如果真如你说的那样，难道能讲得通吗？我大概的看法是，想要让父母冬暖夏凉、想要奉养父母，这只是意念，还不能称之为诚意。一定要切实实践了温凊奉养的意念，并且务求自己对此感到满足而不是违心的，这才能叫诚意。知道如何是温凊有节、如何是奉养得宜，这是所谓的知，但还不能称之为致知。一定要将如何使父母温凊有节的认知推行于父母，使父母切实得到温凊有节，一定要将如何使父母奉养得宜的认知推行于父母，使父母切实得到奉养，然后才能称之为致知。温凊和奉养的事，是所谓的物，而不能称之为格物。一定要在温凊的事上，按照自己良知所认为的应该如何做到温凊有节的方法来实践，没有一点儿保留；在奉养的事上，按照自己良知所认为的应该如何做到奉养得宜的方法来实践，没有一点儿保留，然后才能称之为格物。温凊这一物“格”了，然后是父母温凊有节的良知才算实现了；奉养之物“格”了，然后使父母奉养得宜的良知才算实现了，因此说“物格而后知至”。实现了使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然后使父母冬暖夏凉的意念才算是“诚”了；实现了奉养父母的良知，然后奉养父母的意念才算是“诚”了；因此说“知至而后意诚”。我关于“诚意、致

知、格物”的学说大体如此。你再好好想想，也就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

十

【题解】

本条重在阐释“心”为标准的问题。良知人人具有，简易明白，是衡定功夫事变的标准，此为心学之大端。致得良知明白，故万事万变皆在其中，不需外求标准。所以在王阳明看来，为学就是做致良知功夫，精察此心之天理而已，无须精察节目之繁，困于事变之详。故梁启超云：“此与朱子即物穷理之说相较，真令人有絮领振裘之乐。”可见，心学功夫之简易通彻。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①。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②，武之不葬而兴师③，养志养口④，小杖大杖⑤，割股庐墓等事⑥，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注释】

①“道之大端”二句：语自《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②舜之不告而娶：典出《孟子·万章上》：“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万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则吾既得闻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

③武之不葬而兴师：典出《史记·伯夷列传》：“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

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④养志养口：典出《孟子·离娄上》：“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皙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

⑤小杖大杖：典出《孔子家语》卷四：“子曰：‘汝不闻乎？昔瞽瞍有子曰舜，舜之事瞽瞍，欲使之，未尝不在于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

⑥割股庐墓：割股与庐墓在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如《宋史·选举一》（卷一百五十五）记载苏轼语：“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

【译文】

来信写道：“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就像您所说的‘良知良能，即使愚夫愚妇也能明白’。至于具体细节以及随时代更替而变化的详情，就有毫厘千里的差别，必须学习后才能明白。现在就季节温凊、早晚定省上谈论孝道，谁不明白？至于舜不向父母请示就娶亲，武王未安葬文王就兴兵，曾子赡养父亲是遵从父亲的意愿而曾元赡养父亲就只是为了让他活命，父亲用小杖打就应该承受，用大杖打就应该逃走，割股疗亲，结庐守孝等事，在正常与非常时，过度与不足之间，一定要讨论出是非，作为处理事情的准则，然后心体才能不被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1]。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2]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

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注释】

①“道在迩”二句：语自《孟子·离娄上》：“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迩，近。

②“夫道若”三句：语自《孟子·告子下》：“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

【译文】

“圣人之道大的方面容易明白”，这话的确是这样。只是后来的学者忽略容易明白的大道理不遵循，却把探究那些难以明白的东西作为学问，这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在近处却往远处求，事情本来容易却往难处做”。孟子说：“圣人之道就像大路，难道很难认知吗？人们的弊病在于不去探求而已！”在良知良能上，愚夫愚妇和圣人是相同的。但是只有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却不能，这就是圣人与愚人的差别之所在。具体内容随时代而变化，圣人怎么会不知道？只是不会专门把它当做学问罢了。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致良知来精确体察心中的天理，这与后世所说的学问不同。你不花时间去致良知，却念念不忘为这些细节问题发愁，这正是把那些难以明白的东西当成学问的弊端。良知对于随时而变的具体内容，就像规矩尺度对于方圆长短一

样。随时而变的细节不能事先确定，就像方圆长短的无穷无尽一样。所以规矩一旦确定，那么是方是圆就十分明白，但天下的方圆仍没有穷尽；尺度一旦制定，那么是长是短就十分明白，但天下的长短仍没有穷尽；良知得以推广了，那么细节的随时变化就显明无遗，但天下不断变化的具体情况仍难以一一应付。毫厘千里的差异，如不在心中良知的细微处认真体察，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不用规矩而要确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而要确定天下的长短，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乖张荒谬，只会天天辛劳而无所收获。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

你所说的："在温凊定省上谈论孝道，谁不明白？"然而能真正实践其所知之孝道的人却很少。如果说粗略明白温凊定省的礼数就是说能推行了孝的良知，那么凡是知道君王应当仁爱的人，都可以说他们推行了仁的良知，凡是知道臣子应当忠诚的人，都可以说他们推行了忠的良知，这样，天下还有谁不能致得良知呢？由此而言，可知"致知"一定要付诸"行"，不"行"就不能算"致知"，这就很清楚了。知行合一的概念，不也就更明白了吗？至于舜不请示父母而娶妻，难道是舜

之前已经有不请示父母而娶妻的准则，所以舜能够考证什么经典，询问什么人，才这样做？还是他根据心中的一念良知，权衡轻重利弊，迫不得已才这样做？武王不安葬文王就兴兵讨伐，难道武王之前已经有不安葬先王就兴兵讨伐的准则，所以武王能够考证什么经典，询问什么人，才这样做？还是他根据心中的一念良知，权衡轻重利弊，迫不得已才这样做？假如舜的心中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武王心中不是真的要救民于水火之中，那么舜不请示父母而娶妻和武王不安葬先王而兴兵讨伐，就真的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了。后世的人不努力实践他们的良知，不在内心感应事变之间精确体察天理，只想着凭空讨论这些权变和经常的事情，并把它们作为待人处事的原则，以求得处事时没有过失，这距离圣人之道也太远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根据上述的来类推，那么古人致良知的学问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十一

【题解】

本条论“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看来，功夫无他，致良知而已。一方面强调功夫的内求向度，本心内在，不假外求；一方面强调“知”为内在之知，非口耳谈说之知。“知”的内在性和功夫的内向性达成了统一。此外，本条以“心”释“经”（“六经”“四书”）的诠释学立场颇为鲜明，这与王阳明的经学观是一致的，是可注意者。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①，‘前言往行’②，‘好古敏求’③，‘博学审问’④，‘温故知新’⑤，‘博学详说’⑥，‘好问好察’⑦，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注释】

①多闻多见：语自《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②前言往行：语自《周易·大畜卦》卦辞：“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③好古敏求：语自《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④博学审问：语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⑤温故知新：语自《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⑥博学详说：语自《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⑦好问好察：语自《中庸》第六章：“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译文】

来信写道：“您认为《大学》中‘格物’的意思是专门探求本心，还能牵强理解。至于‘六经’‘四书’中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这些都是很明显求理于处事作为中和辩论谈说间的，可见，做功夫的名目次序原本是不能乱的。”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

【译文】

“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解释，至于你觉得有牵强的疑问，想必已经不需要等我再解释了。至于说“多闻”“多见”，则是孔子针对子张好高骛远的毛病而说的，只想以多闻多见为学问，而不能反求之于心，保留有疑虑的问题，因此他的语言行为难免有过错和悔恨。所谓的见闻正好助长了他好高骛远、向外探求的毛病。所以孔子的话是

为了纠正子张的毛病，而不是教导子张把多闻多见当做学问。

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1]。”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2]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

【注释】

①“盖有”二句：语自《论语·述而》：“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②“夫子谓子贡曰”及以下四句：语自《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译文】

孔子曾说：“大概有一种人什么都不知道，却凭空乱说，我不是这种人。”这句话就如同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意思。这话正说明人的德性良知不是从见闻中得来的。至于孔子说“多听，选取那好的便依从它；多看，把看到的记下来”，则是专门探求于见闻的细枝末节，这已经是次要的事了，所以孔子说“知之次也”。如果以见闻方面的知识为次要的学问，那么首要的学问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圣学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端木赐啊，你认为我是多学多识的人吗？不是的，我的学问是由一个忠恕之道贯穿着的。”假使良知真的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用这种谬论来欺骗子贡呢？“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周易》

说："君子应该多记自己以前的语言和行为，以此来存养自己的德性。"如果目的在于存养德性，那么更多地了解前人的言行，难道不是存养德性的事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①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其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②。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注释】

①"孟子云"及以下二句：语自《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②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温故只是存得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个朴实头，亦是尊德性。"

【译文】

所谓"好古敏求"，是喜爱古人的学问，勤奋地探求心中的天理。心就是天理，学，就是学习这个本心；求，就是探求这个本心。孟子说："做学问没有其他什么方法，就是把放纵的心收拾起来而已。"而不是像后世的人，广泛记诵古人的言词，认为这就是好古，却又念念

不忘追求功名利益等外在的东西。“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说过。“温故知新”，朱子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性”的范畴。德性难道可以在心外探求吗？“知新”必须通过“温故”，“温故”才能“知新”，这也可以证明“知”“行”不是两件事了。至于“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重新返回到简单的表达中来，如果没有“以反说约”的说法，那么“博学详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舜“好问好察”，就是用中正平和，使得他的心精纯至极达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何曾离开过事事为为，抛弃过论辩讲说呢？只是事事为为和论辩讲说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为了实现本心中的良知，而不是像世人那样只是把从事口耳之学和夸夸其谈当作知，把“知”和“行”分作两件事，然后说什么做功夫果真有先后次序。

十二

【题解】

王阳明于本条集中阐述了拔本塞源之论，是本书信中的精华。在论述层次上，可谓先破后立再扬。首先，驳斥了不知内求于心，不以良知为标准，而专务于精察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惑于外物的现象，指出这种方法不是成圣之方；其次，阐明拔本塞源之论，其要在于万物一体之论。为学学此也；再次，指出当世之学已离圣学益远，陷入追求功利和满足私欲之中。倡明圣学，有待豪杰之士。可谓层次清晰，逻辑严密。此条之价值一则在学术方面，阐明万物一体之论，如施邦曜所云：“此书前悉知行合一之论，广譬博说，旁引曲喻，不啻开云见日。后拔本塞源之论，阐明古今学术升降之因，真是将五藏八宝，悉倾以示人。读之即昏愚亦恍然有觉。此正是先生万物一体之心，不惮详言以启后学也。当详玩毋忽”；一则在现实价值，针砭时弊，如唐久经云：“长沙（贾谊）过秦，在秦亡后。先生过明，在明方盛。此所以入神。”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①，乡愿之乱忠信②，尧、舜、子之之禅让③，汤、武、楚项之放伐④，周公、莽、操之摄辅⑤，谩无印正⑥，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

堂⑦，建辟雍⑧，制历律，草封禅⑨，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⑩。此则可谓定论矣。”

【注释】

①杨、墨之为仁义：语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杨，即杨朱，字子居，又称阳生，战国时魏人。主张为我，近似于义。墨，即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爱有差等”，近似于仁。

②乡愿之乱忠信：语自《论语·阳货》：“乡愿，德之贼也。”又见《孟子·尽心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故曰德之贼也。”乡愿，指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

③尧、舜、子之之禅（shàn）让：据《孟子·万章上》记载，尧子丹朱不肖，尧禅让帝位于贤臣舜。舜子商均不肖，舜让位于禹。又《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三年，国大乱。禅让，指把帝位让给他人。

④汤、武、楚项之放伐：据《尚书》《孟子·梁惠王下》载，夏桀无道，商汤放之于南巢。商纣无道，周武王克之于牧野。又见《史记·项羽本纪》载，楚项羽击杀义帝，自称西楚霸王，居心篡夺，卒至自刎。

⑤周公、莽、操之摄辅：《史记·周本纪》载，周成王年幼嗣位。周公摄政，纳贤摄礼，而国大治。《汉书·王莽传》载，王莽在西汉平帝朝为大司马，擅权。既而弑平帝，立孺子婴，自摄其政。不久篡位，国号新。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曹操相汉，专权，自诩为周文王，后其子曹丕篡位。

⑥谩（màn）：义同“莫”，不。正：通“证”。

⑦明堂：古代施政行礼之所。

⑧辟雍：周时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形如璧环，四面有水。

⑨封禅：筑土为坛曰封，古者封大山而祭天。除地曰禅，禅小山而祭山川。

⑩“故《论语》曰”四句：语自朱熹《论语章句集注·述而》所引尹焞注：“盖生而可知者义理尔。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实也。”

【译文】

来信写道：“杨朱、墨子主张仁义，乡愿败坏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放逐与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烦琐而无从印证，又该听从谁呢？况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没有考察识别，假如国家要造明堂、建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大典，又怎么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所说的‘生而知之’，知的就是义和理。至如礼乐名物、古今事变这些事，也要等学习之后才能验证其是否可行。这句话可以说是定论了。”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①，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②，则幽、厉之世③，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④，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⑤，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⑥，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⑦，而武后盛作于唐⑧，其治乱何如邪？

【注释】

①吕氏之《月令》：吕不韦集诸儒之说撰《吕氏春秋》。中有《十二月纪》，篇首皆有月令，即是月之政令。此十二月令合

为《礼记》之《月令》。

②“齐宣”二句：语自《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也？’”

③幽、厉：指周幽王（？—前771）、周厉王（？—前828），皆为周之暴君。

④茅茨（cí）：用茅草覆盖的屋顶。借指茅草屋。

⑤文、武、成、康：指周朝第一代王文王、第二代王武王、第三代王成王、第四代王康王，二位皆贤君。

⑥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⑦武帝肇讲于汉：《通鉴纲目》卷四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赵绾请立明堂，荐其师申公。武帝使使者迎之，始议改历服色等事。

⑧武后盛作于唐：《通鉴纲目》卷四十一载，武则天皇后垂拱三年（687）毁乾元殿作明堂。

【译文】

你所说的杨朱、墨子、乡愿、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曹操等人的区别，与前面说到的舜和周武王的事迹，大致可以类推。至于对古今事变的疑问，前面在谈论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的比喻解释过，应当也无须再多说了。至于造明堂、建学校等事，似乎还不容许不讲。但是这些事说来话长，姑且根据你信中的话印证一下，这样你的疑惑也将会减少一些。明堂、学校的制度，最早见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月令》和汉代儒生的注释中，“六经”“四书”中不曾详细记载。难道吕不韦、汉代儒生的见识超过三代的圣贤吗？齐宣王时，明堂有的还没有被毁掉，那么周幽王、周厉王的

时代，周朝的明堂应该都完好无损。尧、舜时期住茅草屋，垒土台阶，明堂的制度未必完备，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周幽王、周厉王时期的明堂及其制度，固然和周朝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的一样，但这并不能帮他们治理天下大乱。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能说明，用仁爱之心推行仁政，那么即使是茅草屋和土台阶也原本可以起到明堂的作用；以周幽王、周厉王的心来行周幽王、周厉王的暴政，那么即使是真正的明堂，不也成了施行暴政的地方吗！汉武帝曾经与大臣讨论建设明堂，武则天毁掉乾元殿修建明堂，他们治理天下的情况又如何呢？

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①，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②，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③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④。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⑤，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⑥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⑦。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⑧。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

【注释】

①辟雍、泮宫：皆古时大学。形圆似圆璧，围以深沟，曰辟雍；东西门以南通水，北部一半无水，曰泮宫。

②三代之学：语自《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

③"孔子云"及以下四句：语自《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④"制礼"四句：语自《史记·夏本纪》："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⑤祝史：掌祭祀之官。

⑥“故曾子曰”及以下三句：语自《论语·泰伯》：“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biān）、豆，皆祭祀的礼器。

⑦“尧‘命羲和……’”二句：语自《尚书·尧典》：“尧命羲（氏）和（氏），钦（敬）若（顺）昊（广大）天，历象（考察）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⑧“舜在‘璇玑玉衡’”二句：语自《尚书·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玉衡，为北斗七星。一至四星名魁，为璇玑；五至七星名杓，为玉衡。一说为玉饰的观测天象的仪器。七政，《尚书·尧典》：“七政者，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一说，为日、月及金、木、水、火、土。

【译文】

天子建的学校叫做辟雍，诸侯建的学校叫做泮宫，都是根据地形来命名的。然而三代时的学校，其目的都是昌明伦理纲常，而不是以它的样子像不像璧环、是否建在泮水之畔为重。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礼又能怎么样呢！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乐又能怎么样呢！”制作礼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品德，只有以声音乐感为音律，以身体之为尺度的人，才能做这样的工作。至于礼乐器具的细节与技巧，则是乐工和祝史们的职责，所以曾子说：“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行礼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则由有关官员负责安排。”尧“命令羲氏、和氏遵从天道，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重点在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重点则在于“安排好七种政事”。这都是念念不忘以仁爱之心推行养育百姓的仁政，制定历法、明白时令的根本就在于此。

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①，禹、稷未必能之也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③。然至于今，循羲和

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④，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⑤，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注释】

①皋、契（xiè）：皋陶与契。皋陶，又作“咎繇”。舜之臣，为士师，即执法之官。契，舜之臣，为司徒，掌教育。

②禹、稷（jì）：禹，舜之臣，平水土。稷，舜之臣，司农业。

③“尧、舜”二句：语自《孟子·尽心上》：“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

④星术：指星相术。

⑤推步：推算天象历法。忒（tè）：差错。

【译文】

羲氏、和氏在历法和数术方面的才能，皋陶和契未必能有，大禹和后稷也未必能有，尧、舜的智慧不能通晓万物，即便尧、舜也未必具有这样的才能。可是现在，按照羲氏、和氏的方法，加上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即使一知半解略有小聪明的人、星相术浅薄的术士，也能正确推算节气、占卜天象却无所差错，难道是后世一知半解小聪明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尧、舜还要贤明吗？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①，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②，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③。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注释】

①佞（nìng）人：指阿谀奉承的人。

②欺天罔人：骗天骗人。

③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通鉴纲目》载，元鼎六年（前111），司马相如撰封禅文，迎合汉武帝，为后世所不取。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著名词赋家。著有《上林赋》《子虚赋》《喻巴蜀檄》等作品。《史记》《汉书》有传。

【译文】

“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诞不经，这是后世的阿谀奉承之徒为了在皇帝面前讨好献媚，怂恿鼓吹，迷惑君心，浪费国力。可以称之为欺天惑人，是最无耻的行为，君子是不屑于言说的，这也正是司马相如受到后世天下人嘲笑的原因。你却认为这些是儒生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大概也是没有仔细思考吧！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①。

【注释】

①拔本塞源：语自《左传·昭公九年》：“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意指清除事物发生的根源。

【译文】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是由于他们生而知之。然而诠释《论语》的人说："生而知之的，是义和理。至于那些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也还是要等学习后才能检验其是否属实。"如果礼乐名物之类果真是成为圣人的功夫，圣人也必须等学习然后才能通晓，那么圣人就不能被称为是生而知之了。说圣人是生而知之，是专指"义"和"理"而言的，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因此礼乐名物之类的事物与为圣的功夫没有关系。说圣人是生而知之之处，专指义理，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那么所谓"学而知之"，也应当只是学习通晓义理而已，所谓"困而知之"，也应当只是努力学习通晓义理而已。如今为学者学习圣人，对圣人能通晓的义理不去学习掌握，却只念念不忘探求圣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并且把它们当做学问，这恐怕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吧？以上这些都是针对你的困惑稍加分析解释，还不是从根本上廓清问题的论述。

夫拔本塞源之论不明于天下，则天下之学圣人者将日繁日难，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犹自以为圣人之学；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将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①，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

【注释】

①云滃（wěng）：指云气四起。

【译文】

正本清源的学说一天不昌明于天下，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就会日渐觉得烦琐艰难，甚至沦为禽兽、夷狄之类，却还自以为学的是圣人的学问；即使我的学说暂时昌明于天下，终究也还是刚解开西边的冻，东边又结上了坚冰，拨开前面的雾，后面又涌起云气，就算我喋喋不休地进行讲说，陷入危困的死境，最终也丝毫不能拯救天下。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①，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②，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

之私③，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雠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④。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⑤。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人无异见，家无异习，安此者谓之圣，勉此者谓之贤，而背此者，虽其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⑥。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⑦，莫不皆有是学，而惟以成其德行为务。何者？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是盖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于外者，则人亦孰不能之乎？

【注释】

①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语自《程氏遗书》卷二程颢语：“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②昆弟：兄弟。

③特：只。

④同然：语自《孟子·告子上》：“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语自《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⑥启明如朱，亦谓之不肖：语自《尚书·尧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可乎？’”又《孟子·万章上》：“丹朱子不肖。”“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朱，丹朱，尧的儿子。启明，开通。

⑦闾井：闾里。泛指民间。

【译文】

圣人的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他看待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别，凡是有血气生命的，都是自己的兄弟儿女，没有不想使他们安全并教养他们，以满足他与天地万物一体的信念。天下的人心，在本初处同圣人的心并没有区别，只是在中间夹杂了一己私心，被物欲蒙蔽，天下为公的大心变成了为自己谋私欲的小心，通达的心变得阻塞了，人人各有私心，甚至有人把父子兄弟看成仇人。圣人对此担忧，因此推行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来教化天下人，使人人都能克治私欲，清除蒙蔽，以恢复他们与圣人相同的心。圣人教化的关键，就是尧、舜、禹一脉相承的，即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圣人教化的具体细节内容，就是舜让契教化天下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个方面而已。唐、虞及夏、商、周三代，为人师者只教这些内容，为学者也只学这些内容。那时，人人没有不同的观点，家家没有不同的习俗，能自然实践这些内容的就是圣人，通过努力做到这些内容的就是贤人，而违背于这些内容的人，即使他像丹朱一样聪明，也属于不肖之徒。即使是社会底层的田间市井中从事农、工、商、贸的普通人，也都学习这些内容，把成就自己的品德当作第一要务。为什么呢？当时没有乱七八糟的见闻，没有烦琐的记诵，没有数不胜数的诗词文章，更没有对名利的追逐，只是孝顺双亲，尊敬兄长，对朋友忠信，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良知。这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借求来的，哪个人不能做到呢？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①，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②，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③，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

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惟恐当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视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乐，而不耻于不明礼，视夷之通礼即己之通礼也④。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⑤，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注释】

①迨（dài）：至，等到。

②崇卑：高低。

③熙熙：和乐貌。皞皞（hào）：广大自得貌。

④夷：伯夷。此为舜之臣，掌礼之官。

⑤痒疴（kē）：指病痛。

【译文】

在学校里，唯以培养人的品德为任务。人的才能不同，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治教化，有的擅长水利农事，就要根据他们的德性，因材施教，使他们的才干在学校里进一步提高。等到推举贤德出任政事，就让他们终身担任职务而不变动。用人的人只知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看被任用的人才能是否称职，而不以身份高低分出轻重，不以职业辛苦与安逸分出好坏；被任用的人也只知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得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如果所在的岗位适合自己，就是一生都从事繁重的工作也不认为辛苦，一生从事低下琐碎的工作也不认为卑贱。当时，天下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都互相视为亲如一家。那些才质低下的人，则安于农、工、商、贸的职业本分，兢兢业业，互相为对方提供生活必需的物品，却没有攀比、美慕

的想法。那些才能不同的，像皋陶、夔、后稷、契一样卓越的人，则出来做官来发挥他们的才能，整个天下的事就像一个家庭的事务，有人负责衣服、食物方面的劳作，有人经商互通有无，有人制造器具，大家群策群力，来实现赡养父母、教导子女的心愿，唯恐自己承担的事务懈怠，因而尽心尽责。所以后稷在农业劳动上勤劳，而不以自己不知教化为耻辱，他把契的善于教化看做是自己也善于教化；夔负责礼乐，而不以自己不明白礼仪为耻辱，把伯夷的通晓礼仪看做是自己也通晓礼仪。因为他们心地纯明，具有完全实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所以他们的精神流畅，心气通达，没有彼此的区别和人物的差别。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持、足行，都是为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眼睛不会因为自己不能听而感到耻辱，耳朵所能听到的，眼睛一定会去看；脚不以不能拿东西为耻辱，手向前伸出去拿东西时，脚一定会向前迈进。大概由于人体元气充沛周行，血脉畅通，因此痒痛呼吸都能被感觉到，并且做出神奇的反应，有不言而喻的妙处。圣人的学问之所以最明白也最简单，容易通晓，容易实践，容易学成，正是因为它主要在于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天理，而对于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并不加以论述。

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①]；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②]，圣人之道遂以芜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时之得，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商、苏、张之属者[③]，至不可名数。既其久也，斗争劫夺，不胜其祸，斯人沦于禽兽夷狄，而霸术亦有所不能行矣。

【注释】

①焻（chàng）：盛行。

②靡然：草木顺风而倒的样子，比喻望风而动。

③管、商、苏、张：管，管仲（？—前645），名夷吾，颍上（在今安徽境内），春秋时齐国宰相，法家。在齐国进行改

革，让齐国强大。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商，商鞅（约前390—前338），公孙氏，名鞅，卫国人，亦称卫鞅。战国时秦国宰相，法家。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变得强大。苏，苏秦（？—前284），字季子，洛阳（今属河南）人，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六国合纵拒秦。张，张仪（？—前309），魏国人。战国时纵横家。以连横之说，分化瓦解六国，以使秦国逐个攻破六国。

【译文】

夏、商、周三代以后，王道衰退，霸道兴盛；孔子、孟子去世之后，圣学晦暗，邪说横行。教的人不再教圣人之学，学的人也不再学圣人之学。讲霸道的人，偷偷用与先王相似的东西，借助外在的知识技能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世人都纷纷尊崇他们，圣人之道就荒芜阻塞了。世人互相效仿，天天探求能够富国强兵的学说，倾轧欺瞒的计谋，征伐兴兵的策略，以及一切瞒天骗人，有可能得逞一时并获取功利的手段，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多得不计其数。长此以往，互相争斗抢夺，祸害无穷，这些人沦为夷狄、禽兽，连各种霸道之术也不能推行了。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①，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②，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乎有训诂之学③，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④。若是者，纷纷籍籍⑤，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⑥，欢谑跳踉⑦，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⑧，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⑨，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⑩，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⑪，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

【注释】

①煨（wēi）烬：灰烬。

②积渍（zì）：指长久的影响。

③训诂：对古文字句做解释。

④侈（chǐ）：夸大。

⑤纷纷籍籍：纷乱众多的样子。

⑥百戏：古代乐舞杂技的总称。

⑦跳踉（liáng）：跳跃，蹦跳。

⑧争妍（yán）：竞相比美。

⑨眩瞀（mào）：眼睛昏花，看不清东西。

⑩淹息：停留。

⑪间（jiàn）：间或，偶尔。

【译文】

世上的儒者感慨悲伤，搜寻过去圣王的典章制度，从秦始皇焚书余下的灰烬里拾掇修补，大概他们的目的，确实是想以此恢复先王的圣道。然而圣学距今已经太久远了，霸术流传造成的积弊也很深了，即使是贤明睿智的人也免不了受到污染，他们对圣学进行宣扬修饰，希望圣学在世上重新发扬光大，实际上这只能增加霸术的影响力，至于圣学的门墙却不再见到了。于是产生了解释古书字义的训诂学，传授课程来求得虚名；产生了记诵圣言的学问，满口圣言来装作博学；产生了作诗填词的学问，铺排夸张追求文采。类似的学问吵嚷喧嚣，蜂拥而起，自立于世，又不知道有多少家！他们流派众多，使人们无所适从。天下的学者好像进入了民间百戏的表演场，欢呼跳跃，争奇斗巧，献媚取悦的戏子从四面争相涌出，令人前顾后盼，应接不暇，以至于眼花耳聋，精神恍惚，日日夜夜在里面沉溺游弋，就像心智狂躁失常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当时的君王们也沉迷倾倒于这类学问，终生从事无用的虚文，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偶尔，有

人认识到这些学说空洞荒诞，杂乱不通，于是发奋努力，想以实际行动干点实事，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不过是像春秋五霸那样富国强兵，建功立业，追逐功名的霸业而已。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①]，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②]，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铨轴，处郡县则思藩臬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③]。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敖也[④]；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学小生皆欲通其说，行其术。其称名借号，未尝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务”，而其诚心实意之所在，以为不如是则无以济其私而满其欲也。

【注释】

①瞽（gǔ）惑：蛊惑，迷惑。

②矜（jīn）：夸耀。

③“其出”五句：理钱谷，指户部的财政工作。典礼乐，指礼部及太常卿的礼仪工作。铨轴，指吏部的铨叙工作。处郡县，指地方官吏。藩，指一省最高负责官吏的藩司。臬，指巡视各省的臬使。台谏，指御史台与谏议。宰执，宰相执政。

④敖：同“傲”。

【译文】

圣人之学离我们日益疏远而晦暗，而追逐功利的风气愈来愈兴盛。这中间虽然有人曾经被佛教、道教的学说迷惑，然而佛教、道教的学说到底也无法战胜世人追逐名利的心；虽然有人又曾经试图用群

儒的学说来调和折中，但是群儒的观点最终也破除不了人们对功利的看法。到了今天，追求功利的流毒侵蚀人们的灵魂，积习成性，已有数千年。人们在知识上互相夸耀，在权势上互相倾轧，在利益上互相争夺，在技能上互相攀比，在名声上互相竞争。那些出来做官的，管理钱粮的还想兼管军事和司法，掌管礼乐的又想参与中枢要职的事务，在郡县做官的则想到省里当主管人事、财政和司法的大官，位居监察要职的则窥伺着宰相的位子。本来应该是没有某个方面的才能就不能做某个方面的官，不通晓某个方面的理论就不能获得相应的荣誉，可实际的情况却是，记忆广泛，正好助长他们的傲慢；知识丰富，正好使他们能够作恶；见闻广博，正好使他们肆意诡辩；文采富丽，正好掩饰他们的虚伪。所以皋陶、夔、后稷、契都不能兼做的事，现在初学的孩童都想通晓那些理论，探究那些方法。他们打出的名义幌子，何尝不是说“想要完成天下人共同的事业”，但他们的真实想法却是，认为不采取这样的手段就无法满足他们的私欲。

呜呼！以若是之积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讲之以若是之学术，宜其闻吾圣人之教，而视之以为赘疣枘凿①。则其以良知为未足，而谓圣人之学为无所用，亦其势有所必至矣！

【注释】

①枘（ruì）凿：方枘、圆凿，语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持方枘欲内（纳）圜凿，其能入乎？”方枘，方的榫头。圆凿，圆的卯眼。圆的卯眼不能纳方形的榫头，比喻彼此不能相容或相合。

【译文】

唉！以这样的积习染着，以这样的心思志气，又讲求这样的学问技能，当他们听到我说的圣人的教诲时，当然就将它看做累赘和不相容的学说了。他们认为良知没什么可讲的，把圣人的学说当成是无用的东西，这也是必然的啊！

呜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圣人之学乎！尚何以论圣人之学乎！士生斯世而欲以为学者，不亦劳苦而繁难乎！不亦拘滞而险艰乎！

【译文】

唉！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还怎么可能寻求圣人之学呢？又怎么可能谈论圣人之学呢！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人，却想成为做学问的人，岂不是也太劳烦辛苦、繁杂困难了吗？岂不是也太困顿、艰险了吗！

呜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沛然若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非夫豪杰之士无所待而兴者，吾谁与望乎？

【译文】

唉，可悲呀！万幸的是天理自在人心，终究不可泯灭，而良知的光明万年如一日。所以听了我的正本清源的观点，有识之士一定会悲伤痛苦，愤然而起，就像江河决堤的洪水一样无法阻挡！如果没有英雄豪杰之士不期而至，我还能寄希望于谁呢？

答周道通书　凡七则

【题解】

周道通，其简介见前注。《答周道通书》的主旨乃论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是贯穿阳明心学的内在维度，《答周道通书》从多个角度贯彻了这一维度：第一，论“立志”，认为只有知之真切，才能行得笃实。为学先立志，即是作实有于己的身心之学；第二，释“何思何虑”，论述何思何虑在根本上是有无合一的功夫；第三，谈“先认圣人气象”，此在根本上体现了本体、功夫与境界的合一；第四，释“事上磨炼”功夫，认为其在根本上就是磨心；第五，论“性”，性属于本体层面，性不是气，但其发用不离于气，“性”与“气”呈现为体用一源的关系。

一

【题解】

本条讲“立志”。作为日用常行的功夫，立志就是要随时随处存天理、去人欲，也就是在日用中做致良知的功夫。只有知之真切，才能行得笃实，此中贯穿着知行合一的维度。

吴、曾两生至①，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②，曾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③。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注释】

①吴、曾：据文义，此二人应为王阳明学生。其余不详。

②忧病中：指王阳明父亲王华死于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按礼守制三年，此信写于王阳明守制期间。

③庶几：方可，才得以。

【译文】

吴、曾两位学生到我这里，详细说明了道通你恳切向道的意愿，我深感欣慰和想念！像你这样，真可以说是笃信好学的人了。我正为家父守丧，心情抑郁，竟不能与两位学生详谈，但他们也是有志向、肯用功的人，每次见面就能发觉他们有了进步，对我来说，实在不能辜负他们的远道而来，对他们来说，也就方可不会辜负远道而来的意愿了。临走时，用这封书信来表达你的致意，要我写几句话，我此时昏聩糊涂不知该说些什么，就只好将你来信中问到的几个问题，大略解释奉上。草草数语，很不详细，两位学生应当也能亲口向你转达。

来书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①，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②，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注释】

①游衍：肆意游逛。经行：来回走动。

②离群索居：离开人群，单独生活。

【译文】

来信写道："平常的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教诲之言时时加以体察验证，更加明白了。但是我一刻也不能离开朋友。如果有朋友与我互相修习研讨，我的志向才能专注健全、广阔宏大，才会生机勃勃。如果有三五天不和朋友们互相研习讨论，就会觉得志向微弱，遇到事时就会产生困惑，甚至有时会忘掉志向。在目前没有朋友互相

探讨的日子里，我就静坐沉思，或者看看书，或者随便游玩散步，举手投足间全都不忘培养这个心志，深深感到自己的内心平和舒适，但终究不如和朋友一起研讨那样，精神振奋，更有生气。离群索居的人，应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保持志向呢？”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译文】

这段话充分验证了道通你平时用功的收获。立志的功夫大体就是如此，只要你不间断，等到功夫纯熟后，感觉自然就不同了。一般来说，我们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立志”。所谓“困忘”的毛病，也仅仅是志向还不真实确切。比如好色之徒，不曾有困惑遗忘的毛病，就是因为他喜好美色的欲念非常真切。自己的痛痒自己必当知道，自己必当会挠痒摩挲。既然知道自己痛痒，也就不得不挠痒摩挲。佛教所说的“方便法门”，须要自己考虑调整，别人终究帮不上忙，也还没有别的办法。

二

【题解】

本条释“何思何虑”。其论述分三个层面：第一，从思虑的对象讲，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而无其他思虑。第二，从思虑功夫的状态讲，何思何虑即是无思无虑，是依良知而行，知行合一，而非强意作为，“用智自私”。第三，王阳明基本肯定周道通之论，表明王阳明同意或认为，何思何虑类似于立志功夫，必有事焉类似于事上磨炼功夫，前者倾向于内求，立头脑，后者倾向于致知于事物，心物合一。从以上三个层面可看出，王阳明的“何思何虑”在根本上是有无合一的

功夫。

来书云："上蔡尝问[1]：'天下何思何虑[2]？'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3]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注释】

①上蔡：指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蔡州上蔡（今河南上蔡）人。先后从程颢、程颐受业，传学于胡安国、胡五峰、张栻等，号称"湖南学派"。著有《论语说》《上蔡语录》。

②天下何思何虑：语自《周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③"伊川云"及以下二句：语自《二程集·外书》卷十二："（谢良佐）二十年前往见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对曰：'天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是，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伊川直是会锻炼得人，说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译文】

来信写道："上蔡曾经问：'天下思考些什么，又忧虑些什么？'伊川先生回答说：'有这些道理，只是生发得太早了。'从学者的功夫来说，就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而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综合起来考虑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气象，就会有'正'与'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然而忘却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就又落入'无'的境地。必须应该不被'有'所牵累，又不堕落入'无'。这样对吗？"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1]。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

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②。“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③。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注释】

①契悟：领悟，觉醒。

②用智自私：语自《二程集·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

③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周敦颐在《太极图说·周子通书》卷一曰：“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濂溪，即周敦颐。周敦颐晚年居江西庐山莲花峰下，峰前有溪，周敦颐以濂溪为名，并号曰濂溪。

【译文】

所说的这些也相差不多了，只是还没有领悟透彻。上蔡的问题，与伊川先生的回答，也只是上蔡和伊川先生的意思，这和孔子《系辞》中的原意稍有差别。《系辞》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因此

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这哪里是无思无虑呢？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可思虑的呢？天理原本宁静寂然，原本感应贯通，学者下功夫，即使千思万虑，他的目标也只是要恢复天理原来的本体和功用，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私心去安排思索出来。所以明道说："君子做学问，比不上心胸宽广而公正无私，有事发生则顺其自然。"如果凭着私心去安排思索，就是"为私欲而使用智慧"。"何思何虑"正是为学的功夫，对圣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对学者来说就要勉力去做到。伊川先生却把这些看作是功夫的结果，所以他说"发得太早"，接着又说"这正是应该下的功夫"，他已经感觉到前面讲的还不全面。濂溪主张静守的观点也是这种意思。你的看法，虽然已经有所见识，但还是免不了将功夫和本体视作两件事。

三

【题解】

本条从两个方面谈"先认圣人气象"。第一，从功夫向度上讲，向内体认得自家良知即是圣人气象；第二，从功夫逻辑上讲，"先认圣人气象"作为一种"志"，具有逻辑上的在先性，对体认功夫具有指导性。同时，"认圣人气象"本身既是功夫，也是目的，在根本上体现了本体、功夫与境界的合一。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①。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注释】

①认得圣人气象：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二程颐语："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若读此不见得圣贤气象，他处也难见，学者须要理会得圣贤气象。"

【译文】

来信写道："大凡学者刚刚明白做功夫，就要认识圣人气象。大概认识了圣人气象，把圣人气象当做标准，就去脚踏实地地下功夫，才不会出错，这才是学做圣人的功夫。不知道正确吗？"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①，未开之镜而照妍媸②，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着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③？"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④。"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注释】

①星：秤杆上标记斤、两、钱的小点。

②妍媸（yán chī）：美丑。

③"觑着尧"四句：语自《二程集·文集》卷十八程颐语。觑，看。

④"心通"二句：语自程颐《答朱长文书》，见《二程集·文集》卷九。

【译文】

"先认识圣人气象"，从前的人也曾有这样说的，然而这也是缺少了要领。圣人气象自然是圣人的，我们从哪里认识呢？如果不从自己良知上真切认识，就像用没有准星的秤来称量轻重，用没有开光的镜子来映照美丑，这就是所说的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了。圣人气象怎样才能认识到呢？自己的良知原本和圣人的一样，如果将自己的良知认识明白了，那么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们身上了。程子曾经说："看着尧，学他做事，没有他那些聪明睿智，又怎么能像他那样举动容辞都符合礼仪呢？"又说："心与天道相通，然后才能辨明是非。"如今你且说说在哪里与天道相通？聪明睿智又是从哪里来的？

四

【题解】

本条释“事上磨炼”功夫。事上磨炼不在于“事”，而在于“心”，或可说在事上磨炼心，是在“有事”上做“无事”的功夫。因此，事涵摄于心，事上磨炼在根本上就是磨心，就是在做“必有事焉”的功夫，念念不忘明心致知。做“无事”的功夫，即是要依良知而行，复心体之本然宁静，不要自私用智，做助忘之功。刻意培养，毁誉得丧，执于善恶都是不合知行合一的功夫要求的。

来书云：“事上磨炼，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乃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第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①，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注释】

①退省（xǐng）：语自《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译文】

来信写道：“存养要在事上磨炼，一天之内，不管有事没事，都要一心培养本体。如果遇到事情有了感触，或者自己有了感触，心里既然有了感觉，怎么能说无事呢？只是根据情况仔细考虑一会儿，大体觉得事理应当如此，只当做没什么事一样对待，尽我的本心罢了。然而仍然会有处理得尽善和未尽善，为什么呢？另外，又有时事情来得多，需要按顺序处理，常常因才力不足，就被事情所困扰，即使极力坚持也感觉精神已经疲惫衰弱。遇到这些情况未免要退下来反省自己，宁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本心。这样对吗？”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①。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②。

【注释】

①忠恕违道不远：语自《中庸》第十三章：“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②贼：害。

【译文】

所说的功夫，对于道通你这样的人来说，也就是这样用了，然而未免还有些出入。凡做学问的人，终身只做这一件事。从小到老，从早到晚，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这一件，就是所谓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本心”，却仍然是两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来临，只要尽到我心中的良知来回应它，就是所谓的“忠恕违道不远”了。凡是事物处理得有尽善有未尽善，以及有困扰失序的问题的，都是因为在意毁誉得失，而不能切实的致良知。如果能够切实的致良知，然后看到平日里所谓善的未必是善，所谓不善的未必不善，恐怕正是因为在意毁誉得失，自己毁掉了自己的良知。

五

【题解】

在阳明心学，心即良知，格物即是正心，即是致知。“格物”与“致知”本是一个功夫。周道通所言“格物”犹执于外物，未脱朱子学窠臼。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译文】

来信写道："致知的学问，春天里再次得到先生的教诲很多，已经很清楚应该怎样用功，觉得比从前更加简易。只是我心中认为对初学者讲说的时候，还一定要加上'格物'的意思，让他们明白下功夫的地方。本来'致知'和'格物'应该是一起用功的，只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不知道怎样下手用功，还是先讲'格物'，才明白'致知'。"等等。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①，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注释】

①近有一书：关于此书何指，历来有学者从内容和成书时间等方面考证。综之，论格致且时间较近者有二书：《答罗整庵少宰书》和《答顾东桥书》，前者成书于正德十五年（1520），后者约在嘉靖五年（1526）后，而《答周道通书》成书于嘉靖四年（1525），故从时间逻辑上言，当指《答罗整庵少宰书》。

【译文】

"格物"是"致知"的功夫，知道"致知"就是已经知道"格物"。如果不知道"格物"，就是连"致知"的功夫也不曾知道。近来有一封书信，与朋友谈论这件事非常详细，现在给你寄去，仔细看看，应当自然能够明白。

六

【题解】

本条可从两方面看：第一，从义理层面讲，王阳明认同周道通之言，认为为学先立志，作实有于己的身心之学，而非陷于是非之辨的口耳之学；第二，从学统层面讲，王阳明所答显然有止朱、陆之辨，调和朱、王之意。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辨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辨，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论介甫之学①，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我也②。'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注释】

①吴涉礼：《二程集·遗书》卷一作"吴师礼"。吴师礼，字安仲，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工翰墨，历官员外郎知州。介甫：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区）人。北宋宰相。

②"为我"三句：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一："为我尽达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为是。如有说，愿往复。此天下公理，无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则必有益于我。"

【译文】

来信写道："如今为朱、陆争辩的还没有停止，我常常对朋友们说圣人之学不昌明已经很久了，并不需要枉费心力来为朱、陆的学说争论是非；只凭着先生'立志'两个字来指点人。如果这个人果真能辨别这个志向，决心要学习圣人之学，已经大体上明白了。朱、陆谁对谁错即使不去争辩，他自己也能感觉出来。我曾经听闻学友中有人议论先生的学说就十分生气。过去，朱、陆两位先生遗留后世众多争议，这说明两位先生的功夫也有不够纯熟的地方，明显也有动气的弊

病，像明道先生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看他与吴师礼谈论王介甫的学问时说：‘请把我的观点全部告知介甫，即使对他没有益处，也一定对我有益处。’何等从容的气度！曾经看到先生给别人的书信中也引用过这句话，希望朋友都做到这样，是这样吗？”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①，师又可恶乎？

【注释】

①攻吾之短者是吾师：语自《荀子·修身》：“故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故君子隆师而亲友，以致恶其贼。”

【译文】

这段话讲得非常非常对，希望道通你能够告诉所有的志同道合的学友，每个人只议论自己的是非，不要去议论朱、陆的是非。用语言来诽谤他人，这种诽谤很肤浅；如果自己不能亲身实践，而只是随便听听说说，唠唠叨叨度日，这是用行动去诽谤自己，这种诽谤就深重了。凡是现在天下讨论非议我的，如果有人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也都是在跟我磨砺切磋，对我来说也无非是警惕反省、增进品德的地方。荀子说“攻击我的缺点的人是我的老师”，老师难道是能厌恶的人吗？

七

【题解】

本条释“性”和“气”的关系。在程、朱看来，性是理落实于气者，性之本为理，是不可言说的，此为天命之性。可言说之性，便是具体之对象，便有了人欲、意念之杂，此为气质之性；在程、朱这里，性

属于气的层面，是形而下者，理属于形而上层面，二者属于不同范畴。在阳明心学，心即性，性即理，三者即是人之良知，无有形上形下之分，良知（心、性、理）之发用，即与气相涉，呈现为不同的条理。性属于本体层面，性不是气，但其发用不离于气，二者呈现为体用一源的关系。王阳明在这里坚持了其心本论立场。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①，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②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注释】

①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一程颢语："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

②"晦庵答云"及以下四句：朱熹在《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答严时亨》中说："'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性。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

【译文】

来信写道："有人引用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问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说了就不是性呢？朱晦庵回答道：'不能说，是因为没有性可言；不是性，是已是不能没有气质夹杂在性里头。'两位先生的话，都没能明白，每次读书到这里，就有这个疑惑，故向先生请教。"

"生之谓性"①，"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

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注释】

①生之谓性：语自《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译文】

“生之谓性”，“生”字就是“气”字，也就是说气即是性。气就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就已经偏到一边，不是人性的本原了。孟子的“性善论”，是从性的本原上说。然而性善的端倪，一定要在气上才能见得，如果没有气也就无法看到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气，程子说“论性不论气，不全面；论气不论性，不明朗”。这也是因为做学问的人只看到一方面，只能这样解释。如果能看明白自己的人性的时候，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没有性和气的区别。

答陆原静书　凡四则

【题解】

陆原静，即陆澄，其简介见前注。《答陆原静书》收有两书，第一书在内容上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以心释老，即以心学收摄与汇通道家。如王阳明通过对“精一”的诠释，实现了对道家“养精神”的收摄与汇通，同时，王阳明亦以良知解释“三元”，体现了良知大化流行、无形象方所的特征。第二，在正反对比中论证“知行合一”。如通过“妄心”与“照心”之动、良知之“有起处”和“无起无不起”的区别，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

一

【题解】

本条讲心之动静。妄心起意自是动，照心发用亦是动，但二者有本质区别：妄心是别有一个心，强意所为，自私用智，亦非本心。照心是本心之发用，依良知而行，本心原自不动，故恒照则恒动恒静。心体动亦定，静亦定，功夫一刻不息。

来书云：“下手工夫，觉此心无时宁静。妄心固动也，照心亦动也；心既恒动，则无刻暂停也。”

【译文】

来信写道：“着手做功夫的时候，觉得这心中没有一刻平静。妄心固然在活动，照心也在活动；心既然是一直在活动，也就没有片刻的休憩了。”

是有意于求宁静，是以愈不宁静耳。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1]。照心固照也，妄

心亦照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②，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矣③。

【注释】

①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语自《周易·恒卦》：“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②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语自《中庸》第二十六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③至诚无息：语自《中庸》第二十六章：“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译文】

这是有意去追求宁静，因此越来越无法得到宁静了。妄心是活动的，照心不是活动的；心长久明澈，也就长久活动又长久平静，天地万物就因此恒久不息。照心固然使心体明澈，妄心也能使心体明澈；《中庸》说“它们无法被分为两件事物，生命事物也就不停息”，有一瞬间的停止，也就灭亡了，也就不是“至诚永不停止”的学问了。

二

【题解】

本条讲良知的本然状态。良知原自宁静，圆满自足，无起无不起。所谓有起处，是就功夫处讲，或功夫有间断，或察之未明，私欲遮蔽，这在根本上，都是知行不一的表现。

来书云：“良知亦有起处。”云云。

【译文】

来信写道：“良知也有发端的地方。”等等。

此或听之未审。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

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

【译文】

这或许是你听得不够明白。良知是心的本体，就是上面所说的恒照。心的本体，没有发端或者不发端。即使妄念产生，良知也未曾不存在，只是人们不知道要存养良知，因此有时会失去它；即使昏聩闭塞到了极点，而良知未曾不明朗，只是人们不知道要精察它，因此有时会被蒙蔽。即使有时失去了良知，它的本体实际上并不曾不存在，只要存养它就可以了；即使有时良知被蒙蔽，它的本体实际上并不曾不明朗，只要精察它就可以了。如果说良知也有发端的地方，那么就是认为良知有时并不存在，也就不是良知本体的说法了。

三

【题解】

王阳明于此条以心学汇通道家，理解的题眼在于“精一”。王阳明对“精一”之功的理解多遵循“十六字心诀”的儒学功夫向度，把“惟精”视为求天理的具体功夫，而“惟一”则是以求纯然天理为目的，“精一”可谓是功夫与本体的合一。在本条中，王阳明对“精”字做了“理”与“气”两个层面的理解，在王阳明看来就是理气合一。“一”即是天理，也是为圣功夫总领。“一”不变，故无论是做圣之功，还是养生之功都可统摄于内。这样，王阳明就从“精”和“一”两个方面实现了对道家“养精神”的收摄与汇通。

来书云：“前日‘精一’之论，即作圣之功否？”

【译文】

来信写道："前些天先生说的'精一'的论点，是否就是做圣人的功夫？"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①。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但后世儒者之说与养生之说各滞于一偏，是以不相为用。前日"精一"之论，虽为原静爱养精神而发，然而作圣之功实亦不外是矣。

【注释】

①"理者"四句：王阳明此说与朱熹形成鲜明对比。朱熹以理、气为二："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黄道夫书》）

【译文】

"精一"的"精"是从理上来说的，"精神"的"精"是从气上来说的。理，是气的条理；气，是理的运用。没有条理也就不能运用，没有运用也就无法看到所谓的条理了。做到精，就可以精细，可以明朗，可以专一，可以神圣，可以诚心；做到一，就可以精细，可以明朗，可以神圣，可以诚心；"精"和"一"原本不是两件事。只是后世儒者的学说和道家养生的学说各自偏于一端，因此无法互相应用促进。前些天我说的"精一"的论点，虽然是针对原静你喜欢存养精神而讲的，不过做圣人的功夫，实际上也不过是这些罢了。

四

【题解】

此条亦可视为王阳明以心释老的语录之一。王阳明这里明确以良知解释"三元"，体现了良知大化流行、无形象方所的特征。

来书云："元神、元气、元精，必各有寄藏发生之处，又有真阴之精、真阳之气。"云云。

【译文】

来信写道："元神、元气、元精，一定各自有寄藏发端的地方，又有真阴之精、真阳之气。"等等。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阴之精，即真阳之气之母；真阳之气，即真阴之精之父。阴根阳，阳根阴，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说明，即凡若此类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①，尚有无穷可疑者也。

【注释】

①三关、七返、九还：三关，语自《黄庭经》："三关之中精气深。"口为天关，手为人关，足为地关。《淮南子》卷九以耳、目、口为"三关"。又道家以头为天关，足为地关，手为人关，是为"中三关"。此外又有"前三关"与"后三关"。七返、九还，语见《周易参同契》："刚施而退，柔化以滋，九还七反，八归六居。"九还，指精气运转一个周期。七返，指精气运转七次。

【译文】

良知只有一个，就它的妙用来说可以称之为"神"，就它的流行来说可以称之为"气"，就它的凝聚来说可以称之为"精"，怎能从形象、方所上来探求呢？真阴之精，就是真阳之气的母体；真阳之气，就是真阴之精的父体。阴生阳，阳生阴，两者也没有分别。如果我的良知学说明朗了，那么凡是像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不言而喻。否则，就像你信中所说的"三关、七返、九还"之类的说法，还有无穷的疑问。

又　凡十四则

【题解】

《答陆原静书》第二书在内容上亦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从多个角度论“知行合一”，这是本书的主体内容。“知”为本体，“行”为功夫，故本体与功夫的关系是王阳明论述“知行合一”的主要向度。从本体出发，经过功夫复明的本然良知已进入到主体的体验之域，呈现为主体的精神境界，如“定”“安”“乐”等。从功夫出发，行以知为主意，要依良知而行，故功夫不可有执着。第二，以心解佛论功夫之无执。王阳明通过对“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无所住而生其心”等佛教命题和典故的心学化阐释，突出了心学功夫无执着的特点，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内在维度。但深究其实，王阳明对佛学义理是存在一定的误读的。

一

【题解】

本条讲心体之本然及复心体之本然的功夫。但需要注意的是，经过功夫复明的本然良知已进入到主体的体验之域，表现为一种显在良知，呈现为主体的精神境界。

来书云：“良知，心之本体，即所谓性善也，未发之中也，寂然不动之体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于学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属心之体，则良知是矣。今验之于心，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实未有也，岂良知复超然于体用之外乎？”

【译文】

来信写道：“良知是心的本体，也就是所谓的‘性善’，感情未表现出来时的中正，就是寂然不动的本体，就是‘廓然大公’。为什么常人都不能做到，一定要等着学习呢？中和，寂静，大公，既然都属于心的本体，就是良知了。现在在心中验证，知没有不良的，但中和、寂静、大公确实都没有，难道良知又能超然于体用之外吗？”

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知无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尽去，而存之未纯耳。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宁复有超然于体用之外者乎？

【译文】

本性没有不善的，所以知没有不良的。良知就是“未发之中”，就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的本体，人人都具有的。只是不能避免被物欲遮蔽晦暗，因此一定要通过学习来摒除这种昏聩蒙蔽，不过最初这对于良知的本体不会有丝毫损害。知没有不良的，而中和、寂静、大公没有完全的，是因为昏聩蒙蔽没有被完全摒除，良知的存养还不纯粹而已。本体是良知的本体，作用是良知的作用，又还有什么超然于体用之外的吗？

二

【题解】

本条释“定”。在王阳明看来，“定”是指本体，而非指功夫。但心学本体决定了“主一”的功夫，从而实现体用合一。功夫专一，则不为外物所牵，故动亦定，静亦定。

来书云：“周子曰‘主静’，程子曰‘动亦定，静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体’，是静定也，决非不睹不闻、无思无为之谓，必常知、常存、常主于理之谓也。夫常知、常存、常主于理，明是动也，已发也，何以谓之静？何以谓之本体？岂是静定也，又有以贯乎心之动静者邪？”

【译文】

来信写道：“周敦颐说‘主静’，程子说‘动亦定，静亦定’，先生说‘定者，心之本体’，这些‘静’和‘定’，决不是不看不听，不想不做，

而是一定要常知、常存、常主天理。常知、常存、常主天理，明明是动，是已发，怎么能说是静呢？怎么能说是本体呢？难道这个静、定又贯穿于心的动静之中吗？”

理无动者也。“常知、常存、常主于理”，即“不睹不闻、无思无为”之谓也。不睹不闻、无思无为，非槁木死灰之谓也，睹闻思为一于理，而未尝有所睹闻思为，即是动而未尝动也。所谓“动亦定，静亦定”，体用一原者也。

【译文】

天理是不动的。“常知、常存、常主天理”，就是“不看不听、不想不做”。不看不听、不想不做，不是说槁木死灰，而是看、听、想在理中合为一体，还没有看、听、想、做，就是动而又未曾动。所谓的“动亦定，静亦定”，就是本体和作用是一致的意思。

三

【题解】

本条论心体无动静。本然心体无关乎前后、内外、未发已发，未发故静，已发依理而行，自自然然，动而无动，亦是一个定、一个安。王阳明这里所讲的“动”指的是从欲（私心杂念）而动，也就是违理而动。故在王阳明心学，“动”具有两层含义：从理而动和从欲而动。前者是理学家所主张的，后者则是常批评的。

来书云：“此心未发之体，其在已发之前乎？其在已发之中而为之主乎？其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乎？今谓心之动静者，其主有事无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从欲而言乎？若以循理为静，从欲为动，则于所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极而静，静极而动’者①，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为动，无事而寂然为静，则于所谓‘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者，不可通矣。若谓未发在已发之先，静而生动，是至诚有息也，圣人有复也，又不可矣。若谓未发在已发之中，则不知未发、已发俱当主静乎？抑未发为静，而已发为动乎？抑

未发、已发俱无动无静乎？俱有动有静乎？幸教。”

【注释】

①所谓“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极而静，静极而动”者：朱熹注《周子通书·动静》第十六章之语。又《二程集·遗书》卷七有“静中便有动，动中自有静”之语。动而无动，静而无静，语自《周子通书·动静》第十六章：“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

【译文】

来信写道：“人心‘未发’的本体，是在‘已发’之前呢？还是在‘已发’之中并且主导着‘已发’？或者是‘未发’‘已发’不分先后、内外而浑然一体？现在所说的心的‘动’和‘静’，是以有事无事来说？还是从寂静不动、感应相通来说？或者是就遵循天理、服从欲望来说呢？如果认为遵循天理是静止，服从私欲是运动，那么所谓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极而静，静极而动’就说不通了。如果以有事感应为运动，无事寂静为静止，那么所谓的‘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就讲不通了。如果说‘未发’在‘已发’之前，静产生动，那么至诚就有所止息了，圣人便要通过功夫才能恢复德性，这就不对了。如果说‘未发’在‘已发’之中，那么不知道‘未发’‘已发’都主宰静？还是‘未发’是静，‘已发’是动？或者是‘未发’和‘已发’都是无动无静、有动有静呢？请您指教。”

“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寂然感通也。动静者所遇之时，心之本体固无分于动静也。理无动者也，动即为欲。循理则虽酬酢万变而未尝动也，从欲则虽槁心一念而未尝静也。“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动，然而寂然者未尝有增也；无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静，然而感通者未尝有减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又何疑乎？

【译文】

“未发之中”就是良知，没有前后、内外的差别，浑然一体。有事、无事可以用动静来说，而良知不能分为有事、无事。寂静、感应可以用动静来说，而良知不能分为寂静、感应。动与静是根据时间而变化的，心的本体原本不分运动或静止。天理是固定静止的，动就是私欲。遵循天理则人事千变万化也不曾动，服从私欲即使心中只有一念产生也不是静。“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事感应相通，固然可以说是动，但是寂静不动的良知并没有增加什么；无事寂静不动，固然可以说是静，但是感应相通的良知并没有减少什么。“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则“至诚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是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动静分者也。凡观古人言语，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滞于文义，则“靡有孑遗”者，是周果无遗民也①。周子“静极而动”之说，苟不善观，亦未免有病，盖其意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说来。太极生生之理，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太极之生生，即阴阳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无息者而谓之动，谓之阳之生，非谓动而后生阳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体不易者而谓之静，谓之阴之生，非谓静而后生阴也。若果静而后生阴，动而后生阳，则是阴阳、动静截然各自为一物矣。阴阳一气也，一气屈伸而为阴阳。动静一理也，一理隐显而为动静。春夏可以为阳为动，而未尝无阴与静也；秋冬可以为阴为静，而未尝无阳与动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谓之阳、谓之动也。春夏此常体，秋冬此常体，皆可谓之阴、谓之静也。自元、会、运、世、岁、月、日、时，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在知道者默而识之，非可以言语穷也。若只牵文泥句，比拟仿像，则所谓“心从《法华》转，非是转《法华》矣”②。

【注释】

①“凡观古人”五句：语自《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靡有孑（jié）遗，语自《诗经·大雅·云汉》。靡，无，没有。孑遗，剩余，遗留。

②“心从”二句：语自《坛经·机缘品》：“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

【译文】

良知没有前后、内外的差别而浑然一体，那么对“至诚有息”的怀疑就不用解释了。“未发”在“已发”之中，但“已发”之中未曾另有“未发”存在；“已发”在“未发”之中，但“未发”之中未曾另有“已发”存在：这里不能说没有动静，只是不能用动静来区别而已。凡是看古人说的言论，在于用心体察从而明白其主旨，如果一定要拘泥于文字，那么“靡有孑遗”这句话就该解释为周朝果真没有遗民了。周子“静极而动”的学说，如果不能很好地体察，也未免会出错，这大概是由于他的意思是从“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上来说的。太极运动变化的道理，妙用无穷，但其本体是永恒不变的。太极的运动变化就是阴阳的运动变化。在其运动变化中，就其妙用无穷来说就是动，就是阳的产生，而不是运动后才产生阳；在其运动变化中，就其本体永恒不变来说就是静，就是阴的产生，而不是静止后才产生阴。如果真的是静止后才产生阴，运动后才产生阳，那么阴阳、动静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物了。阴阳是同一种气，气的伸缩产生阴阳。动静是一个理，理的隐藏显现就是动静。春夏可以说是阳、是动，但未曾没有阴和静；秋冬可以说是阴、是静，但未曾没有阳和动。春夏秋冬变化不止，都是阳、是动，春夏秋冬的本体永恒不变，都是阴、是静。从元、会、运、世、岁、月、日、时一直到刻、秒、忽、微，莫不是这样。所谓“动静没有开端，阴阳没有起始”，对于明白天道的人来说，可以默默体会，却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如果只是拘泥于文字，比拟模仿，那就是所谓的“《法华经》支配着心转，而不是心支配着《法华经》转了”。

四

【题解】

本条讲“良知”与“七情”的关系。在阳明心学，良知是体，主于“七情”。“七情”是个体性良知（道德情感）在经验世界的具体呈现，是良知之用。二者具有体用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强调的不外于良知的喜怒忧惧是依良知而当的喜怒忧惧，而不是别有念头或为己私之欲的喜怒忧惧。

来书云：“尝试于心喜怒忧惧之感发也，虽动气之极，而吾心良知一觉，即罔然消阻①，或遏于初，或制于中，或悔于后。然则良知常若居优闲无事之地而为之主，于喜怒忧惧若不与焉者，何欤？”

【注释】

①罔然：犹涣然，形容情绪消解的样子。

【译文】

来信写道：“曾经在心中尝试过喜、怒、忧、惧的感情生发，即使极度动气，只要我心中的良知一旦发觉，就会涣然消失，有时在动气的开端就能遏止，有时在中途可以制止，有时在事后才能悔悟。然而良知常常好像在悠闲无事的地方主宰着，与喜、怒、忧、惧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怎么回事？”

知此，则知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而有发而中节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谓“良知常若居于优闲无事之地”，语尚有病。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

【译文】

明白了这个，就能明白“未发之中”那“寂然不动”的本体，拥有“发而中节”的平和、“感而遂通”的精妙。然而所说的“良知常常好像在悠闲无事的地方”，这句话还有问题。良知虽然不在喜、怒、忧、惧中

滞留，但喜、怒、忧、惧也不在良知之外。

五

【题解】

本条讲良知本体与致良知功夫条目的关系。良知是致良知功夫的内在动力，从知行合一的维度出发，良知本身含有“行”（功夫）的要求和能力，这在王阳明晚年的思想中体现更为突出。“戒慎恐惧”是致良知功夫的具体条目，自是良知之所以然者，体现了良知的本体能动性。心学功夫条目莫不如此。但衡今云：“‘能’字是见道语。”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亦曰：“加一‘能’字，便见功夫本体合一。”于此可见，王阳明之言简意赅。

来书云：“夫子昨以良知为照心。窃谓：良知，心之本体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惧之心也，犹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惧’为良知，何欤？”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昨天将良知讲解为照心。我私下里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照心，是人所用的功夫，是戒慎恐惧的心，就像是思想。但先生却把‘戒慎恐惧’当做良知，为什么呢？”

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

【译文】

能让人戒慎恐惧的，就是良知。

六

【题解】

本条解释“照心”与“妄心”之动静的区别。照心非动，是从已发的

角度言，其循理而动，自自然然，功夫有动，但心体不动，故动而无动。妄心亦照，是从未发本体的角度言，妄心为念，未当于理，但其以理为内在准则，故妄心之不当理从反面确证了照心之当理。区分“照心”与“妄心”说明犹有二心，不能知行合一，尚欠诚意之功夫。无妄无照，则知行合一，心理合一，至诚无息。

来书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动也’，岂以其循理而谓之静欤？‘妄心亦照也’，岂以其良知未尝不在于其中，未尝不明于其中，而视、听、言、动之不过则者皆天理欤？且既曰妄心，则在妄心可谓之照，而在照心则谓之妄矣。‘妄’与‘息’何异？今假妄之照以续至诚之无息，窃所未明，幸再启蒙。”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又说‘照心非动也’，难道是因为它遵循天理，就称它为‘静’吗？‘妄心亦照也’，难道是因为良知未曾不在妄心中，未曾不在妄心中明朗，而视、听、言、动能够不逾越原则的，都是天理吗？既然说是妄心，那么良知对于它来说就是澄明的，而对于澄明之心来说就是烦乱的。‘妄’与‘息’有什么不同？现在如果把妄心的‘照’与至诚无息联系起来，我私下里觉得没明白，请先生再指点一二。”

“照心非动”者，以其发于本体明觉之自然，而未尝有所动也，有所动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体明觉之自然者，未尝不在于其中，但有所动耳，无所动即照矣。无妄无照，非以妄为照，以照为妄也。照心为照，妄心为妄，是犹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则犹贰也，贰则息矣。无妄无照则不贰，不贰则不息矣。

【译文】

“照心非动”，是因为它生发于本体自然的明觉，而未曾有所活动，有所活动就是妄了。“妄心亦照”，是因为本体自然的明觉，未曾不在它之中，只是有所活动而已，不活动就是照了。无妄无照，并不是把妄心当作照心，把照心当作妄心。照心是照，妄心是妄，这就仍

然是有妄有照的区分。有妄与照的区分就是将心一分为二，把心一分为二，心体便有所停息。无妄无照则是没有把心分而为二，没有把心分而分二，这样良知就不会停息了。

七

【题解】

清心寡欲即存天理、去人欲，阳明心学亦主张如此，只是在具体功夫上与朱子学有所不同。但王阳明认为，为养生而清心寡欲，就是有了执念，便不合知行合一了。

来书云："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夫清心寡欲，作圣之功毕矣。然欲寡则心自清，清心非舍弃人事而独居求静之谓也。盖欲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为此之功，而随人欲生而克之，则病根常在，未免灭于东而生于西。若欲刊剥洗荡于众欲未萌之先，则又无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犹引犬上堂而逐之也[1]，愈不可矣。"

【注释】

①引犬上堂而逐之：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恶有常。至如养犬者，不欲其升堂，则时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复食之于堂，则使孰从？虽日挞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养异类且尔，况人乎？故养正者，圣人也。"

【译文】

来信写道："养生关键的是清心寡欲。清心寡欲，是做圣人功夫的大全。然而寡欲心就能自然清明，清心并不是说要舍弃人事，而隐居独处来追求宁静。大概是要让此心纯然天理，没有一点儿私欲。现在要做这种功夫，随着私欲的生发来克制它，但病根仍旧常在，未免

东边的克制掉了西边的又生发出来。如果想在各种私欲萌发之前就把它们砍剥洗荡干净，又不知从何处用力，只是使自己的心不清明。况且在私欲产生前四处搜寻并清除它，就好像是把狗带上厅堂再赶它出去，就更加不行了。”

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此正《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夫谓“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累①，而非克治洗荡之为患也。今曰“养生以清心寡欲为要”，只“养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潜伏于中，宜其有“灭于东而生于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注释】

①将迎：语自《庄子·知北游》：“颜渊问乎仲尼曰：‘回尝闻诸夫子曰：无有所将，无有所迎。回敢问其游。’仲尼曰：‘……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也。唯无所伤者，为能与人相将迎。’”意即送迎、交往。意必：语自《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即不妄加猜测，不绝对肯定。

【译文】

一定要使此心纯然天理，而没有一点儿私欲，这是做圣人的功夫。一定要使此心纯乎天理，而没有一点儿私欲，不做到在私欲还没萌发之前就防范，将它克治在即将萌发的时候，就不行。在私欲还没萌发之前就防范，将它克治在即将萌发的时候，这正是《中庸》“戒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的功夫。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功夫。所谓“东边的克制掉了而西边的又生发出来”“把狗带上厅堂再赶它出去”，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克治荡除本身的问题。现在说“养生最关键的是清心寡欲”，就“养生”这两个字，就是自

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根源。有这个根源潜伏在其中，就会产生“东边的克制掉了而西边的又生发出来”“把狗带上厅堂再赶它出去”的问题。

八

【题解】

本条阐明致良知功夫之无执的特点。“思善”“思恶”则耽于“思”，“不思善”“不思恶”则耽于“不思”，“思”与“不思”都是自私用智的表现，都是不合王阳明致良知本意的。但这里显然存在着王阳明“以心解佛”造成的对佛教的误解：依王阳明看来，佛氏之本体和功夫之间存在着一个循环悖论。佛氏的本体是“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因此是一个“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的死寂存在。这样的本体也可以说是“宁静”的，没有生生的性质，因此它不会执着于“求宁静”“欲无生”的。所以“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从佛氏之本体出发，佛氏的功夫本应如此。但王阳明同时认为，佛氏之本体不同于良知，它不能自知自明，善恶自辨，因此在具体的功夫中便不免执着将迎意必，从而去“不思善、不思恶”，如此便是执着，便有了自私自利之心，故佛氏的功夫便是“常惺惺”。这样的功夫自然无法认识佛家自身的本来面目，更无法认识良知。概而言之，佛氏的寂灭本体不能指导功夫，因而造成功夫“不思善、不思恶”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功夫进一步遮蔽了本体，如此往复，进入一个循环悖论。显见，王阳明这里仍然是从良知的立场出发诠释佛教体用关系的。但事实上，佛教本体是空寂的，是缘而后生的，因此它对于将迎意必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对于本来面目是无思无虑的。这是就真谛的层面讲的，那么在俗谛的层面，同样因为佛教心体的空寂，功夫因为没有心体的指导便有了将迎意必，便有了为了认识本来面目而执着于“不思善、不思恶”。王阳明这里显然是混淆了佛教真谛与俗谛两个层面。究其实，乃是儒、佛两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心学讲求本体与功夫、形上与形下一体圆融，体用不二。佛教则功夫与本体、形下与形上层次分明，中间有隔，不能融通。以心学释佛教势必造成逻辑上的困难。

来书云：“佛氏于‘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①]，于吾儒‘随

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于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矣。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今澄欲求宁静，愈不宁静，欲念无生，则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者游乎②？”

【注释】

①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语自《六祖坛经·行由品》：“惠能遂出，盘坐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既为法而来，可屏息诸缘，勿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②与造物者游：语自《庄子·天下》：“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

【译文】

来信写道：“佛教在‘不思善、不思恶时，认识本来面目’，与我们儒家‘在事物上格’的功夫不同。我们儒家若在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下致知的功夫，就已经涉及思善了。要想不思善恶而心中的良知处于清静自在的状态，只有睡觉刚醒时可以，这正是孟子的‘夜气’论。只是这个时间不能维持太久，瞬息之间思虑就产生了。不知道用功时间长的人，能否经常像睡觉刚醒、思虑未生时那样呢？现在我想摒弃私欲求得宁静，却越发静不下来；想使杂念不生，杂念却更多。怎样才能使心中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自显现，并与大道相合呢？”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①，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②，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

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③。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④，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注释】

①常惺惺：语自《明觉禅师语录》卷三：“玄沙问僧：‘近离甚处？’云：‘瑞崖。’沙云：‘瑞崖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长唤主人翁，自云诺惺惺著，他后莫受人瞒。’”

②体段：本体，事物的本来面貌。

③前念不灭，后念不生：语自《六祖坛经·机缘品》：“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

④断灭种性：语自《成唯识论》卷九：“何谓大乘二种种性？一、本性住种性，谓无始来依附本识法尔所得无漏法因；二、习所成种性，谓闻法界等流法已。谓所成等熏习所成，要具大乘此二种性，方能渐次悟入唯识。”

【译文】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识本来面目”，这是佛教给那些不识本来面目的人设下的方便途径。“本来面目”就是圣学所谓的“良知”。现在既然能够认清良知，就已不需要这样说了。“根据事物的具体情况去研究事理”，是“致知”的功夫，就是佛教的“常惺惺”，也是常存它的本

来面目而已。佛、儒两家的本体与功夫大体相似，只是佛教有自私自利之心，这二者就有了不同。如今要“不思善恶，而保持心中良知清静自在”，这就有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的功夫，就已经涉及思善”的问题。孟子谈论“夜气”，也只是为失去良心的人指出个良心萌动的地方，使得他能够从此培养良心。如今已经明白认识良知，常用致知的功夫，也就不需要说“夜气”了；却就成了得到兔子后不知道要看住它，却依然去守着树，那么兔子将会重新丢失。“欲求宁静”，“欲念无生”，这正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毛病，因此欲念越生，心越不宁静。良知只有一个，它自然分辨善恶，哪里还有什么善恶可想？良知原本是宁静的，现在却又添了一个求宁静；良知原本是充满生机的，现在却又添了一个不生杂念；不但圣学的致知功夫不是这样，就连佛教也不主张这样刻意追求。只要一心在良知上，从头到尾，无始无终，就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现在你却想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这就是佛教所讲的“断灭种性”，进入槁木死灰的状态了。

九

【题解】

本条承上条，仍是强调心学功夫之无执的特点。王阳明强调“戒惧克治”即是念念不忘存天理的“常提不放”和“必有事焉”之功夫，其中贯彻着知行合一的内在维度，要求不加私念，无有将迎意必，在根本上体现出本体论和功夫论合一的特质。

来书云：“佛氏又有‘常提念头’之说，其犹孟子所谓‘必有事’，夫子所谓‘致良知’之说乎？其即‘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于此念头提在之时，而事至物来，应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头提起时少，放下时多，则工夫间断耳。且念头放失，多因私欲客气之动而始，忽然惊醒而后提。其放而未提之间，心之昏杂多不自觉，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于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虽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惧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惧克治之功焉，又为‘思善’之事，而于‘本来

面目’又未达一间也。如之何则可？”

【译文】

来信写道：“佛教又有‘常提念头’的说法，就像孟子所说的‘必有事’，先生所说的‘致良知’吗？也就是‘常惺惺，常记得，常知得，常存得’吗？在提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各种事物到来，一定会有恰当的方法去应对。只是恐怕这念头提起的时候少，而放下的时候多，那样功夫就中断了。况且念头的丧失，大多是由于私欲及外在的气的发动造成的，要突然惊醒后才提起来。在放下之后提起之前，人心昏暗杂乱常常自己不能觉察，现在想让念头日益精明，常提不放，有什么方法吗？单单一个常提不放就是全部的功夫吗？还是在常提不放之中，更应该增加反省克治的功夫呢？虽然说常提不放，然而不加上戒惧克治的功夫的话，恐怕私欲无法克除；如果加上戒惧克治的功夫，又成了‘思善’的事，和‘本来面目’又不一致了。应该怎么做呢？”

“戒惧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岂有两事邪？此节所问，前一段已自说得分晓，末后却是自生迷惑，说得支离，反有“本来面目，未达一间”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病。去此病，自无此疑矣。

【译文】

“戒惧克治”就是“常提不放”的功夫，就是“必有事焉”，怎能分离开呢？这段话所问的，前一段话已经自然解说明白，后来你自己产生了迷惑，说得支离破碎，反而出现“本来面目，又不一致”的疑问，都是自私自利、刻意追求的毛病。去除这个毛病，自然也就没有这个疑问了。

十

【题解】

本条释“明”的功夫。“明”的功夫就是去欲存心，就是诚的功夫，

但不能执着于“明”，而作“助”的功夫。

来书云：“‘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1]。’如何谓明得尽？如何而能便浑化？”

【注释】

①“质美者”二句：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一程颢语：“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只此是学质美者，明得尽，查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

【译文】

来信写道：“‘本质美好的人，善德尽显，缺点也就融化消失了。’怎样就是‘善德尽显’？怎样能使缺点‘融化消失’呢？”

良知本来自明。气质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开明。质美者，渣滓原少，无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莹彻。些少渣滓如汤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难晓。原静所以致疑于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论“明善”之义[1]，“明则诚”矣[2]，非若后儒所谓明善之浅也。

【注释】

①向：以前，从前。

②明则诚：语自《中庸》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译文】

良知本来就是自然光明的。本质不美的人，身上缺点很多，遮蔽很厚，良知不容易显现出光明。本质美好的人，缺点原本就少，没有

那么多遮蔽，稍微用些致知的功夫，良知就自然澄澈。一点点缺点，就像热水中漂浮的雪花，怎么能遮蔽住呢？这本来不难懂，原静你对此产生疑问的原因，想来是因为一个“明”字还没有完全明白，也是还有一点儿心急。以前我和你曾当面谈论过“明善”的含义，“明就是诚”，而不像后世儒者所说的“明善”那么浅薄。

十一

【题解】

本条从“性一”出发谈“致良知”功夫，最终落实于“知行合一”的维度，体现了阳明心学本体与功夫合一的特质。末句“‘知行’二字更宜精察”意蕴丰富。对于“知行合一”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功夫和教法，而是贯穿整个阳明心学体系的内在维度。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①？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②，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注释】

①聪明睿知：语自《中庸》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朱熹注曰：“聪明睿智，生知之质。”

②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子房，张良（？—前189），字子房，汉代人。汉初三杰之一，刘邦的重要谋士，辅佐刘邦夺得天下。汉朝建立以后，封为留侯。仲舒，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今文经学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与主张。叔度，黄宪（75—122），字叔度，东汉人。德行显著于当世。孔明，即诸葛亮（181—234），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文中，即王通（584—617），

见前注。韩，韩琦（1008—1075），字稚圭。范，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韩琦、范仲淹二人皆为北宋名臣，世称“韩范”。

【译文】

来信写道：“聪明睿智果真是人的禀赋吗？仁义礼智果真是人的本性吗？喜怒哀乐果真是人的情感吗？私欲与客气果真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古代的豪杰，像张良、董仲舒、黄宪、诸葛亮、王通、韩琦、范仲淹等人，功业卓著，这都是从他们的良知中生发出来的，但又不能说他们都是认识圣道的人，为什么？如果说他们天资卓异，那么‘生知安行’的人难道不如‘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私下认为，如果说他们对道的认识不全面，还说得过去，如果说他们完全不认识道，恐怕是后世儒者崇尚背诵训诂而产生的偏见。这样说对还是不对呢？”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①。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②。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③，不可悬断其所至矣。

【注释】

①违道不远：语自《中庸》第十三章：“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②伊：伊尹，商之贤相，辅佐商汤灭夏。傅：傅说，商王武丁时的贤相。周：周公姬旦。召：召公。二人皆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

③的（dì）然：明显貌。

【译文】

人性只有一个。仁义礼智是人性的本质，聪明睿智是人性的禀赋，喜怒哀乐是人性的情感，私欲客气是人性的蒙蔽。本性有清、浊之分，所以感情有过分或欠缺的不同，蒙蔽也有深浅的不同。私欲、客气是一种毛病引发的两种痛苦，而不是两种事物。张良、黄宪、孔明、韩琦、范仲淹等人，都是天生资质美好，自然与道的奇妙有许多巧合的地方。虽然不能说他们完全明白圣学、通晓圣道，但他们的学问才识离圣道也并不远。假如他们能全面通晓圣道，那他们就成了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了。至于文中子，倒也并不能说他不明白圣学，他的书虽然多出自他的学生之手，其中也有不少错误，但是他学问的轮廓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来的，只是由于年代相隔久远，又没有真凭实据，所以不能凭空断定他的学问离圣道还有多远。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此亦未为过论。

【译文】

良知就是道，良知自在人心中，不管是圣贤还是普通人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物欲牵累、遮蔽，单凭良知发挥运行，就无不是道。只是普通人大多被物欲蒙蔽，不能遵循良知。像上面谈到的几个人，天生资质清明，遮蔽的物欲比较少，所以良知发挥运行的地方就多，自然离道就近。所谓的“学”，就是指学习遵循这个良知而已。所谓“知学”，只是明白应该专心学习遵循良知。他们几个人虽然不知道专心在良知上用功，有的兴趣广泛，受到别的东西影响或迷惑，所以他们有时偏离道，有时符合道，没有达到纯粹的境界。然而假如他们明白

了这一点，就是圣人了。后世儒者曾经认为他们几个还都是凭天资建功立业，未免是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样评价他们并不过分。

但后儒之所为“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①？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注释】

①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语自《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译文】

不过，后世儒者所说的“著察”，也是习惯于窄陋的见闻，受到旧有习惯的蒙蔽，在模仿圣人的影响和事迹之间，还不是圣学所谓的“著察”；自己还糊涂怎么能使别人明白呢？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是从用功方面说的；至于说知行的本体，其实就是良知良能。从这个角度讲，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说是“生知安行”。对“知行”二字更应该仔细体察。

十二

【题解】

本条释“乐”。“乐”有真乐与“七情”之乐之别，真乐是依良知而行的自慊之乐，是心体之本然，在根本上是超越经验层面的。真乐源自良知，良知人人本具，故真乐圣、凡皆有。“七情”之乐是良知发用之乐，属于经验层面。二者具有体用之关系。但需要辨明的是，“七情”之乐如不合于良知，发而未中节，便是人欲。

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1]。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2]，恶得乐？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

【注释】

①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典出《二程集·遗书》卷二："昔受学于周茂叔（周敦颐）。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论语·雍也》云："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伯淳，为程颢的字。

②终身之忧：语自《孟子·离娄下》："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

【译文】

来信写道："从前，周茂叔常常让伯淳寻找孔子与颜回的快乐之处。请问这种快乐，与'七情'中的快乐相同吗？还是不相同？如果相同的话，那么普通人一旦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就都能快乐了，何必要追当圣贤呢？如果另有真正的快乐，那么圣贤遇到非常忧闷、生气、惊讶、恐惧的事，这种快乐还存在吗？况且君子心中常有戒惧，这大概是终身的忧闷，怎么能快乐呢？我平时多烦闷，还未曾见识过真正快乐的情趣，现在非常迫切地想要寻求到它。"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

【译文】

快乐是心的本体，虽然与“七情”中的快乐有所不同，但也不在“七情”中的快乐之外。虽然圣贤另有真正的快乐，但也是常人所共有的，只是常人拥有而并不自知，反而自己寻求许多忧闷苦难，自己迷惘、放弃真正的快乐。即使在忧闷苦难迷惘放弃的境地中，这种快乐也未曾不存在，只要一念明朗，追求自身的诚挚，那么快乐就能常在心中了。每次与原静你谈的都是这个意思，而你仍然有怎样才能寻求到它的疑问，这仍然未免是骑驴找驴的弊病。

十三

【题解】

本条以“明镜”“病疟”之喻，阐明致良知的关键在于依良知而行，而不能有将迎意必于其间，抑或可说功夫之着力点在于“良知”，而不是在“致”上用功。需注意者在于，王阳明此处对于佛教“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诠释有一定的误解，或可引起对句意的理解偏差。在王阳明看来，“无所住处”即是“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这是明镜之心的功用。“生其心处”则是“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这是明镜之心照物的效用。由此可见，“无所住处”与“生其心处”是一种并列的用用关系。它们和明镜之心是“用”和“体”的关系，显然，王阳明这里是从其良知论出发，以效用的角度解读佛教的“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么王阳明肯定佛教“无所住而生其心”“未为非也”是符合真实的吗？事实上，佛教向来就有心镜之喻，在佛教的语境中，无所住即是无所执着，即是情顺万物，只有如此，才能生其无情之心。如果有所执着，就只能生有情之心，即生念头。因此，佛教强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缘起论从“缘”看“体”的逻辑向度。可见，“无所住”和“生其心”具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无所住使心体得以呈现，心是功夫的结果。“无所住”和“生”是前后相续的，是“功夫”和“效用”的关系，“无所住”和“心”是“功夫（缘）”和“本体（果）”的关系。从表面上看，儒家和佛教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二者具有深刻的内在区别：王阳明的本然良知不仅仅是静态的明镜，它还有自生发、自驱动、自评判的功能，因此，对王阳明来讲，有什么样的心体，就有什么样的功夫。阳明心学的逻辑结构是（本然）良知—功夫—（显

在）良知，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心体不是一个假设性的存在，而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正因为有如此美者自美，丑者自丑，“一照而皆真”的心，所以才有物之“一过而不留”，心体与其功用的关系是协和一致的。但对于佛教来讲，心体是寂灭的，是一个空性，心体只能在功夫的效用中呈现，对于佛教而言，有什么样的功夫（缘），就有什么样的心体，所以佛教的逻辑结构是功夫（缘）—（自性空的）心体，只有通过“一过而不留”“一照而皆真”的效用，我们才能体验到佛教的明镜之心。简而言之，王阳明之心体的呈现是积极主动的，佛教心体的呈现是消极被动的。

来书云：“《大学》以‘心有好乐、忿懥、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①]。所谓‘有’者，《传习录》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乎？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注释】

①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二程集·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颢语：“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

【译文】

来信写道：“《大学》中以‘心有好乐、愤怒、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也说‘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有情’，《传习录》中用疟病来比喻，非常精细贴切。像程子的言论这样，就成了圣人的情感不是产生于心而是产生于物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感觉到事物而产生了相应的情感，其中的是非可以辨别格除；如果没有感受到事物，说有情则情还未显现，说无情却像是病根一般潜伏着，有情与无情之间，怎么能致知呢？学习务必要做到无情，这样牵累虽然少了，却又从儒家脱离进入佛教，这可以吗？”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①。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②，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③，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病疟之喻，既已见其精切，则此节所问可以释然。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其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若必待疟发而后服药调理，则既晚矣。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邪？大抵原静所疑，前后虽若不一，然皆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为祟。此根一去，则前后所疑自将冰消雾释，有不待于问辨者矣。

【注释】

①至诚无息：语自《中庸》第二十六章：“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②皦（jiǎo）：光亮洁净。

③无所住而生其心：语自《金刚经·庄严净土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译文】

圣人致知的功夫就是至诚无息。圣人良知的本体，像光亮洁净的明镜一样没有一点儿纤尘遮蔽。美丑随时在其中现出事物的原形，明镜从不曾受到一点儿污染。这就是所谓的“情顺万事而无情”。“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教曾经有这句话，并不是错的。明镜照出事物，美的就美，丑的就丑，一照就都显出真相，这就是生发内心的地方。美的就美，丑的就丑，照过后什么都不留下，这就是“无所住处”。疟病的比喻，你既然已经认为是精细贴切了，那么这里的问题就能明白了。有疟病的人，病虽然没有发作，但病根仍在，怎么能因为病没有发作就忘记吃药调理的功夫呢？如果一定要等到病发作了再吃药调理，那就已经晚了。致知的功夫，有事无事都不曾间断，怎么能在病有无发作上有所分别呢？原静你所疑问的，大体上前后虽然不一，但都是由于自私自利、刻意追求引起的。这个病根一去除，那么你前后疑问的

事就都自然冰消雾散，用不着再疑问辨析了。

十四

【题解】

本条为钱德洪所作之跋。钱德洪以佛家“扑人逐块”的典故为喻，阐明心学功夫自有根本，即做致良知的功夫要贵在内求心体，而不是逐于千经万典的外在知解，否则就是逐物，就是支离，不得头脑。由此可见，钱德洪对师说的持守。

答原静书出，读者皆喜澄善问，师善答，皆得闻所未闻。师曰：“原静所问，只是知解上转，不得已与之逐节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何必如此节节分解？佛家有‘扑人逐块’之喻，见块扑人，则得人矣，见块逐块，于块奚得哉[①]？”在座诸友闻之畅然，皆有惺悟[②]。此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注释】

①“佛家”五句：语自《大般若经·法性品》：“天王富知，邪见外道为求解脱，但欲断死，不知断生。若法不生，即无有灭。譬如有人块掷狮子，狮子逐人而块自息。菩萨亦尔，但断其生而死自灭。犬唯逐块不知逐人，块终不息。外道亦尔，不知断生，终不离死。”

②惺悟：醒悟，领悟。

【译文】

先生给陆原静的回信一经公布，读者们都对陆原静的善于提问和先生的善于解答非常赞赏，都认为内容是闻所未闻的。先生说：“原静所问这些就是在认知、解释上转圜，不得已才为他分段讲解。如果相信良知，只在良知上下功夫，即使千经万典也没有不吻合的，异端曲学都是一探究就看破，何必要像这样一段一段地拆开解读呢？佛教

有‘扑人逐块’的比喻，狗看到石块扑向人，才能咬住人，看到石块却去追逐石块，在石块上能得到什么呢？”在座的各位学友听了，都欢快地有所省悟。这种学问贵在自省自求，不是从认知解释上可以获得的。

答欧阳崇一　凡四则

【题解】

欧阳崇一，即欧阳德，其简介见前注。《答欧阳崇一》一书的基本主旨是论述“知行合一”。在阳明心学，“知”是基本的本体论立场，也是“行”的价值指向，因此从知行合一出发，不仅要处理“心”与“理”的关系，也要处理“心”与“物”的关系。从心与理一的角度言，“必有事焉”“集义”“何思何虑”皆是只思一个天理。从心与物一的角度言，良知与“物”体现为体用一源的关系。

一

【题解】

本条从辨析“良知”与“见闻”的关系入手，论述致良知功夫的心学特质。从心本论出发，良知与见闻是由“体”到“用”的关系，故致良知功夫则是明体达用，明体是达用的头脑。如果由用致体，则失却头脑，不免支离。王阳明于此在本体和功夫上都坚持了心本论立场，担保了二者的统一。

崇一来书云：“师云：‘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①，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窃意良知虽不由见闻而有，然学者之知未尝不由见闻而发；滞于见闻固非，而见闻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义’，恐为专以见闻为学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注释】

①“多闻”二句：语自《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

也。’”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说：‘德性之良知，不是经由闻见而实现的。假若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我私下里认为良知虽然不是从见闻而来，然而学者的认知，未曾不是从见闻中生发出来的；拘泥于见闻当中固然不对，但见闻也是良知的应用。现在说的‘落在第二义’，恐怕是针对专门把见闻当做学问的人来说的。如果为了实现良知而在见闻上寻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了。这样认为怎么样？”

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①。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②。”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之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③，正是欠此一问。

【注释】

①“故良知”二句：参见黄檗禅师《传心法要》：“然本心不属见、闻、觉、知，亦不离见、闻、觉、知，但莫于见、闻、觉、知上起见解，亦莫于见、闻、觉、知上动念，亦莫离见、闻、觉、知觅心，亦莫舍见、闻、觉、知取法。不即不离，不住不着，纵横自在，无非道场。”

②“吾有”二句：语自《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③鹘（hú）突：含混，混淆不清。

【译文】

良知不是从见闻而来，然而见闻也无不都是良知的应用，因此良知不拘泥于见闻，也不离开见闻。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啊。”良知之外，没有其他的知识了。因此“致良知”是学问最关键的地

方，是圣人教人的第一要义。现在说专注于探求见闻的末节，就是失去重点，而已经落在第二位了。最近一段时间，同志们都已经知道有“致良知”的学说，然而功夫仍然还有很多含混不清的地方，正是缺少这个疑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之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专在多闻多见上去择识，则已失却头脑矣①。崇一于此等处见得当已分晓，今日之问，正为发明此学，于同志中极有益，但语意未莹②，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注释】

①“但其”二句：参见王畿《龙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钱绪山行状》：“闢龙泉中天阁，请夫子升座开讲，君首以所学请正。夫子曰：‘知乃德性之知，是为良知，而非知识也。良知至微而显，故知微可与入听。唐、虞授受，只是指点得一微字。《中庸》不睹不闻，以至无声无臭，中间只是发明得一微字。’众闻之，跃然有悟如大梦之得醒。”

②莹：莹彻，让人明白。

【译文】

大体上说，做学问的功夫，只要在最关键的地方把握住主意，如果把“致良知”当作最关键的地方，那么凡是多闻多见莫不是“致良知”的功夫。日常生活中，见识应酬虽然头绪繁多，但流行的都是良知的生发作用。除了见识应酬，也就没有良知可致。因此这两者也只是一件事。如果说致良知要从见闻上探求，那么言语之间不免就把“良知”和“见闻”分成两件事了。这与专门在见闻上探求的细节虽然

稍有不同，但他们不懂得精一的主旨则是相同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既然说到“择”，又说到“识”，可见良知也未尝不在中间发挥作用，只是其用意还是在多闻多见上选择、认知，这就失去了最关键的环节。崇一你对这些问题上认识得已经非常清楚，今天这样的疑问，正是为阐发这样的学说，这对志同道合的学者们非常有益，只是意思表达得还不太明白，可能会出现毫厘、千里的谬误，也不能不做出精细的考察。

二

【题解】

本条辨明“何思何虑”的功夫。从心学本体论出发，“何思何虑”是只思一个天理，这是功夫之头脑。作为良知发用之思虑是意之诚，体现了知行合一的要求。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学者之敝①，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②，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注释】

①敝：通“弊”，弊病。

②辛、壬之岁：正德十六年辛巳至嘉靖元年壬午（1521—1522）。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说：‘《周易·系辞》中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的只是天理，再没有其他的思虑，而不是无思无虑。心之本体

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学者用功，即使千思万虑，都只是要恢复它的本体，不是用私意去安排、思索出天理来。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了。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枯守空寂，就是安排思索。’我在辛巳到壬午年间犯了前一个毛病，近来又犯了后一个毛病。只是思索也是良知的生发作用，它与私意安排的有什么区别呢？恐怕自己会认贼作子，迷惑而没有明白。”

“思曰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注释】

①“思曰睿”二句：语自《尚书·洪范》：“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②“心之官”二句：语自《孟子·告子上》：“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译文】

“思曰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怎么能缺少思虑呢？枯守空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也是丧失良知，这是一个方面。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所在之处，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虑是良知的生发作用。如果是良知生发作用的思虑，那么所思考的都莫不是天理了。良知生发作用的思虑，自然明了简洁，良知也自然可以理解。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虑，自然就是纷纭烦扰，良知也自然能够

分辨清楚。大概思虑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能自己明白的。所以所谓认贼作子，正是致知的学问还不明了，不知道要在良知上体察认知而已。

三

【题解】

本条从知行合一的维度讲致良知的功夫，其中关涉“必有事焉”“集义”“诚意”等功夫条目，其强调之重点在于心学功夫不可有执着。“了事”“培养”都是别有一个心而为之，是不合于知行合一要求的。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①。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注释】

①持志以帅气：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译文】

来信又写道：“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不能不加以存养内心，却是将为学的功夫分成两件事了。’我私下里觉得，精力衰竭，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宁肯不处理完事情，也要认真存养本原的，是致知。这怎么变成两件事了呢？如果发生事变不能不处理，虽然精力衰微，只要稍微振作也能坚持下来，只要保持意志统率气力就可以了。但是言语行

动终究缺少气力，做完事情就疲惫不堪，这不几乎是等于滥用气力吗？这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原本未曾不知，但是有时迫于形势，怎么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精疲力竭，怎么能顾及形势呢？应该怎么做？”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①。故“君子素其位而行”②，“思不出其位”③。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④，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⑤，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注释】

①自慊（qiè）：自满自足之意。

②君子素其位而行：语自《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③思不出其位：语自《论语·宪问》：“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意谓君子思虑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④“凡谋”二句：语自欧阳修《秋声赋》：“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

⑤“劳其筋骨”六句：语自《孟子·告子下》。

【译文】

“宁肯不做完事，不能不加以存养内心”的含义，对初学者姑且这样说，也不是没有好处。只是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原当成两件事看，就有弊端了。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做学问就是终生“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它应当做的就是义。能致良知，心就做到了它应当做的事，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对种种事变，该做就做，该停就停，该生就生，该死就死，斟酌考虑无非是实现他们的良知，来求得自己心安理得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勉强干自己才智不能胜任的事，都不能实现致良知；可是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良知。如果说“宁肯不做完事，不能不加以存养内心”，这也是先有功利心，计较其中的成败利弊后做出爱恨取舍，所以把做事看成一件事，而存养内心又看成了另外一件事，这就有了重视本原忽视做事的心态，就是为私欲用智，就是“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便会出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实现良知来使自己心安理得的功夫了。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有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

你所说的“振作支持，做完后疲惫不堪”，又说“迫于形势，被精力所困”，都是把做事、存养本心看做两件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凡是做学问的功夫，精一就是真诚，三心二意就是虚伪，凡是这些都是致良知的心还缺乏真诚确切的缘故。《大学》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哪曾见过厌恶恶臭、喜好

美色需要振作支持的呢？哪曾见过这些事做完后疲惫不堪的呢？做这些事难道曾经有迫于形势、困于精力的吗？从这些就能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了。

四

【题解】

本条论良知之诚明。从良知本体出发，良知人人自有而自诚明，人不欺良知则自诚，自信良知则自明，这也是良知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每个人若能从此出发，由自信而不自欺而信他而不欺他，进而使他人自信而不自欺并信他而不欺他，这样，良知之诚明就达到了神化的境界。由此，良知开出诚信也就不言而喻了。但现实中，“人逆诈”或“亿（臆）不信”，即是不自诚信于良知，便有了私意和人伪，即是对良知的遮蔽，便需要做诚明的功夫。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亿①。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注释】

①觉则自入于逆亿：语自《论语·宪问》：“子曰：‘不逆诈，不臆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逆，揣度。亿，通“臆”，臆测，猜测。

【译文】

来信又写道：“人情诡诈多变，如果以不疑来抵御它，常常会被欺骗。想发现他人的诡诈，自己就会事先怀疑别人是否诚信。逆诈，就是欺诈。臆不信就是不诚信，被人欺骗又没有觉察。不事先怀疑别人的欺诈和不诚实，而又能先知先觉，只有良知明白通透的人才能做到吧？然而欺诈与诚信看起来差别非常细微，不能觉悟和欺诈不实的

人都很多。”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

【译文】

“不事先怀疑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而又能先知先觉”，这是孔子有针对性的话，当时许多人一心欺诈别人，做不诚信的事，深陷欺诈和不诚信的泥潭。又有些人不欺诈、不随意猜测别人，但他们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常常被人欺骗，所以有这样的话。孔子的话不是教人存心去事先察觉他人的欺诈和虚伪，而是存心体察别人的欺诈与虚伪。因此存心是后世猜忌、阴险、刻薄的人做的事，只要存有这一种念头，就已经无法进入尧、舜圣道的大门了。不猜测别人欺诈、不臆想别人不诚信，而被人欺骗，这样的人也还没有丧失善良的本性，只是不如致良知而自然能事先察觉好伪的人更加贤明。崇一你说“只有良知明白通透的人才能如此”，基本上已经把握了孔子的宗旨。不过，这也只是你的聪明所领悟到的，在实际生活中恐怕还没有体会到。

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①，“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②？”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未能无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注释】

①恒易以知险、恒简以知阻：语自《周易·系辞下》：“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意谓常常平易而能在平易中预知可能存在的危险，常常简易并能在简易中预知可能存在的阻碍。

②“先天”四句：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意谓行先天之道，天也不违背它，天尚且不违背，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译文】

大概良知自在人心，横亘万古，充塞宇宙，而没有不同。所以古人说“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所谓的那些“不能觉悟，欺诈不实的”人，虽然不猜度别人欺诈，但他们也许不能不自欺；虽然不去臆想别人是否诚信，但他们也许不能果真相信自己。这使他们常常有寻求先觉的心思，但却不能常常自我觉悟。常有探求先觉的心思，就沦落于事先猜测别人欺诈和不诚信的境遇之中，而这就足以遮蔽他们的良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无法免除“不能觉悟和欺诈不实”的原因。

君子学以为己，未尝虞人之欺己也①，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尝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尝求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恒务自觉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则良知无所伪而诚，诚则明矣；自信，则良知无所惑而明，明则诚矣。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诚，则无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觉矣；自信而明，则无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觉矣。是谓“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子思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者也②。然子思谓“如神”，谓“可以前知”，犹二而言之。是盖推言思诚者之功效，是犹为不能先觉者说也。若就至诚而言，则至诚之妙用即谓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诚

则无知而无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注释】

①虞：忧虑，担心。

②至诚如神，可以前知：语自《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译文】

君子求学是为了提高自己，不曾忧虑别人欺骗自己，只是永远不欺骗自己的良知罢了；不曾担忧别人对自己不诚信，只是永远相信自己的良知罢了；不曾去寻求预先察觉别人的欺诈和不诚信，只是永远努力体察自己的良知罢了。因此君子不欺骗自己，良知就虔诚而不虚伪，君子虔诚，良知就能明彻；君子相信自己，良知不受迷惑而明彻，这样也就虔诚了。明彻和诚心互相促进，所以良知能不断觉悟、不断明朗。常觉常照的良知就像高悬的明镜，临镜的万事万物的美丑都无法在它面前隐藏。为什么这样说呢？良知不欺诈而真诚，也就不能容忍欺骗，假如遇到欺骗就能觉察；良知自信明朗，也就不能容忍不诚信，假如遇到不诚信就能察觉。这就是所谓的“易以知险”，“简以知阻”，和子思所说的“至诚如神，可以前知”。然而子思所说的“如神”和“可以前知”，还是分成两件事来说。这大概是从思诚的功效上说的，也还是给那些不能预先觉悟的人说的。如果针对至诚来说，那么至诚的奇妙作用就称为“神”，而不必说“如神”。如果能至诚，就能做到无知而又无所不知，就不必说“可以前知”了。

答罗整庵少宰书　凡四则

【题解】

罗整庵，即罗钦顺，其简介见前注。《答罗整庵少宰书》是王阳明给当时著名的朱子学者罗钦顺的回信，语气委婉，然心学立场鲜明，其内容体现为相互关联的三点：第一，讨论的对象是《大学》。《大学》是朱子学和阳明学建立的基础，不同者在于，朱子学以《大学》改本为经典依据，阳明学以《大学》古本为经典依据。王阳明把坚持《大学》古本与学贵得之于心的为学立场统一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反对朱熹的《大学》改本。第二，论述的重点是“格物”。“格物”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依据《大学》建构功夫论体系首要且不可回避的问题。王阳明在“格物”的诠释上坚持了内向性的心本论立场，认为功夫只是一个，无内外之分。从功夫对象而言，功夫不离于外；从功夫主体而言，功夫既不能执着于内，也不能执着于外；从内在本体而言，良知在功夫中呈现。故“格物”不是向外逐物，而是实有诸己的身心之学。第三，调和朱、王，这也是王阳明面对作为官学的朱子学的基本政治立场，突出体现在编写《朱子晚年定论》，由此可窥见中晚明朱、王学术之道统之争。

一

【题解】

本条既是针对罗钦顺之言所发议论，亦是对当时学风的评议，但更重要的是阐明王明阳自己对为学的态度。首先，道在功夫中呈现，而非见道后别为一个心去做体道的功夫，这不符合知行合一的原则。其次，强调实有诸己的身心之学，反对求之影响的口耳之学，这是由阳明心学的心物关系决定的。

某顿首启：昨承教《大学》，发舟匆匆，未能奉答。晓来江行稍暇，复取手教而读之。恐至赣后人事复纷沓，先具其略以请。

【译文】

阳明顿首谨启：昨天承蒙您教诲我《大学》，匆匆登船，未能奉上答复。今天早上，趁着在江上行船稍有一点儿闲暇，重新取出您的信读了一遍。恐怕到了赣地之后人事又会纷乱繁杂，先在这里简单回答，请您指教。

来教云："见道固难，而体道尤难。道诚未易明，而学诚不可不讲，恐未可安于所见而遂以为极则也。"

【译文】

您在信中教导说："认识道固然很难，而要体会道就更加难。道的确不容易明白，但是学问也确实不能不讲授，恐怕不能满足于自己的见识而就把它当做最高的标准吧。"

幸甚幸甚！何以得闻斯言乎？其敢自以为极则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讲明之耳。而数年以来，闻其说而非笑之者有矣，诟訾之者有矣①，置之不足较量辨议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晓谕，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则天下之爱我者，固莫有如执事之心深且至矣②！感激当何如哉！

【注释】

①诟訾（zǐ）：诟骂诋毁。

②执事：左右奉事的人。此处指罗钦顺。

【译文】

真是荣幸之至！从哪里还能听到这样的教诲呢？我怎么敢安心以为自己的见识就达到了最高的标准呢？我正想着怎样靠近天下之道来讲求明白了。这些年来，有听闻我的学说而非议嘲笑我的人，有诟病我的人，也有人不屑一顾，认为不值得一辩，他们肯开导教诲我吗？他们肯教育我而反复开导、心存仁慈唯恐不能纠正拯救我的缺漏吗？由此可见，天下关心爱护我的人当中，本来没有像您这样对我悉心关

怀的了！我该怎样感激您呢！

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1]，孔子以为忧。而世之学者稍能传习训诂，即皆自以为知学，不复有所谓讲学之求，可悲矣！夫道必体而后见，非已见道而后加体道之功也。道必学而后明，非外讲学而复有所谓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摸测度，求之影响者也[2]；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知此，则知孔门之学矣。

【注释】

①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语自《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②影响：影子和回声。

【译文】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因此而忧虑。然而后世的学者稍稍能读经注解，就都自认为明白了学问，不再有讲究探求学问的打算，真是可悲啊！道一定要体察后才能明白，而不是已经明白了道之后再用体察道的功夫。道一定要学习后才能明白，而不是向外讲学之后再有所谓明道的事。然而世间讲求学问的人有两种：有用身心来讲学的，有用口耳来讲学的。用口耳讲学的人，揣摩推测，讲的都是捕风捉影的事；用身心讲学的人，行著习察，确实都来自自己的良知。明白了这些，就能通晓孔门之学了。

二

【题解】

本条中王阳明把坚持《大学》古本与“学贵得之心”的为学立场统一起来，并以此为基础反对朱熹的《大学》改本。王阳明于此语气委婉，从论述为学立场出发，反对《大学》改本，显得有理有据，实亦有面对罗钦顺这样的在当时知名的朱子学者，有意调和与朱子学的矛

盾。

来教谓某“《大学》古本之复，以人之为学但当求之于内，而程、朱‘格物’之说不免求之于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补之传。”

【译文】

您在信中教导我说：“恢复《大学》的旧版本，是认为人们做学问只应当在心中探求，而程、朱的‘格物’学说不免要在心外探求，因此删去了朱子的分章，并且削除了他增补的传文。”

非敢然也。学岂有内外乎？《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①？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即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亦何所按据，而断其此段之必在于彼，彼段之必在于此，与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补，而遂改正补缉之，无乃重于背朱而轻于叛孔已乎？

【注释】

①“求之”四句：此四句表达的主张与朱熹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如朱熹《朱子语类》卷十九对待孔子的言语态度：“圣人说话，磨棱合缝，盛水不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对待儒家经典的主张：“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乎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

【译文】

我不敢赞同您的话。学问怎么能分内外呢？《大学》的旧版本是孔门传下来的旧版本。朱子怀疑其中有脱漏错误因此改正补齐。对我来说则认为旧的版本没有脱漏错误，所以完全遵从旧版本而已。我的

过失在于过分相信孔子，但并不是要刻意删去朱子的分章和增补的传文。做学问最可贵的是用心，如果心里认为不对，即使是出自孔子的话，也不敢苟同，何况是那些并不如孔子的人呢？如果求之心里认为正确，即使是出自平庸人的话，也不敢认为是错的，何况是出自孔子的话呢？而且旧版本已经流传了数千年，现在去读那些文词，就明白通顺；讨论其中的功夫，又简易而可以入手，又有什么根据断定这一段一定在那里，那一段一定在这里，以及这里怎样缺了东西，那里应该如何增补，就这样改正补齐旧的版本，恐怕就成了对违背朱子的认知很看重，对反叛孔子的论道却看得很轻了吗？

三

【题解】

本条论功夫之内外。在王阳明看来，首先，身、心、意、知、物皆为一物，修、正、诚、致、格皆为一事。功夫之细密，皆为一个理，故“精一”之学无内外。格物亦是如此。其次，性理无内外，故求性理之功夫无内外。再次，物为“心之物”，故“物之心”“物之意”“物之知”皆归于心，从“理一”出发，理、性、心、意、知、物皆是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这里强调功夫无有内外，其论述重心落在功夫只是一个，并无清晰回答是内、是外的问题，具有一定的论证张力。其实，就阳明心学而言，格物即是正心，其内向性不言而喻。王阳明说功夫只是一个，无内外，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从功夫对象而言，功夫不离于外；第二，从功夫主体而言，功夫既不能执着于内，也不能执着于外。

来教谓：“如必以学不资于外求，但当反观内省以为务，则‘正心诚意’四字亦何不尽之有？何必于入门之际，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

【译文】

您在信中教导我说：“如果一定认为做学问不到心外探求，只要专心反省内求为要务就行，那么‘正心诚意’这四个字还有什么没说尽

的？又何必在入门时用‘格物’的功夫迷惑人呢？”

诚然诚然。若语其要，则“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诚意”？“诚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详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为“精一”之学，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性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性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①，“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②。此可以知“格物”之学矣。“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处，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也。

【注释】

①“精义”四句：语自《周易·系辞下》：“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②“性之德也”二句：语自《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

【译文】

的确这样！的确这样！如果要说关键的，那么“修身”两个字也足够了，何必还要说“正心”呢？“正心”两个字也足够了，何必又要说“诚意”呢？“诚意”两个字也足够了，何必又要说“致知”，又要说“格物”呢？之所以这样，只是由于做学问的功夫详细周密，而概括起来只是一件事，这就是所以称之为“精一”的学问，这一点不能不认真思考。天理没有内外区分，人性没有内外区分，所以学问也没有内外区别。讲习讨论，未尝不是内；反观内省，未尝就遗弃于外。如果认为学问一定离不开外求，这就是认为人性中有外在的部分，这就是“义外”，“用智”；认为反观内省只是在内心中探求，这就是认为人性还有

内在的部分，这就是“有我”，“自私”：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懂得人性没有内外之分。所以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由此就可以明白“格物”的学问了。“格物”是《大学》确切的入门之处，从头到尾，从开始学习到成为圣人，也都只是这个功夫，而不仅仅是入门时的功夫。

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天下无性外之理，无性外之物。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而不知“义外”之说，孟子盖尝辟之[1]，乃至袭陷其内而不免，岂非亦有似是而难明者欤？不可以不察也。

【注释】

①孟子盖尝辟之：指孟子辟告子“义外”之说。见《孟子·告子上》。辟，批驳，驳斥。

【译文】

正心、诚意、致知、格物，都是为了修身。格物，是人们每天能下的功夫中可以看得见的方面。所以格物是纠正心中之物，纠中意之物，纠正知之物；正心，是端正物的心；诚意，是使关于物的念头诚敬；致知，是实践关于物的知：这难道是有内外和彼此的分别吗？天理只有一个。从天理的凝聚来说，就是性；从天理凝聚的主宰来说，就是心；从天理主宰的发挥来说，就是意；从天理发挥光明觉悟来说，就是知；从天理光明觉悟的感应来说，就是物。所以从物来说就

是格，从知来说就是致，从意来说就是诚，从心来说就是正。正，就是正心；诚，就是诚意；致，就是致知；格，就是格物：都是为了穷尽天理、充分发挥本性。天下没有人性之外的天理，没有人性之外的事物。圣学不昌明，都是由于世上的儒者认为理在心外，物在心外，却不知道“义外”的学说孟子曾经批判过，以至于沿袭错误而不知道，这难道不也是似是而非，难以明白吗？不能不加以体察。

凡执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说者，必谓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谓其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必谓其一意于纲领本原之约，而脱略于支条节目之详也；必谓其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审如是，岂但获罪于圣门，获罪于朱子，是邪说诬民，叛道乱正，人得而诛之也，而况于执事之正直哉？审如是，世之稍明训诂，闻先哲之绪论者，皆知其非也，而况执事之高明哉？凡事之所谓“格物”，其于朱子“九条”之说①，皆包罗统括于其中，但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谓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缪实起于此，不可不辩。

【注释】

①朱子“九条”：语自朱熹《大学或问》：一、或读书讲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今日格物，明日又格一物。二、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多多理会。三、非穷尽天下之理，亦非止穷得一理，但须多积累。四、于一一事上穷尽，可以类推。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难，各随人深浅。五、物必有理，皆所当穷。六、如欲为孝，当知所以为孝之道。七、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八、知至善之所在。九、察之于身。这是朱熹为格物致知用力之处所安排的功夫次第。

【译文】

您所以怀疑我的“格物”学说，一定是认为我主张内求正确，而否

定外求；一定是认为我专门致力于反省内悟，而放弃了外在的讲习讨论的功夫；一定认为我只重视简洁的纲领本原，而忽略详细的条目；一定认为我沉浸在枯槁虚空的偏执中，而不能穷尽人情事理的变化。如果真是这样，我哪里只是圣门的罪人，不只得罪朱子，而且是用邪说欺骗百姓，背离朝纲扰乱正道，人人得而诛之了，何况像你这样正直的人呢？如果真是这样，世上稍微懂得训诂解释的人，听到一些圣贤言论的人，都知道我是错误的，何况像您这样高明的人呢？我所说的“格物”，对朱子的“九条”之说，都涵盖统括其中，只是我的“格物”学说自有关键之处，作用和朱子的不同，正是所谓的毫厘之差。毫厘、千里的谬误，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不能不辨明。

四

【题解】

本条于心学义理之阐发并不多，重在抒写王阳明编写《朱子晚年定论》的初衷在于明道，而非好高骛名，故意诋非朱熹。王阳明这里以孟子、韩愈自明心志，同时也承认《朱子晚年定论》中有非出于晚年者，言辞恳切，由此可窥见中晚明朱、王学术之道统之争。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①]。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②]。

【注释】

①无父、无君：语自《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②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语自《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

书》：“惟其生于后世，学绝道丧，异端邪说充塞弥满，遂使有志之士，罹此患害，乃与世间凡庸恣情纵欲之人，均其陷溺，此岂非以学术杀天下哉！”

【译文】

孟子批评杨朱、墨子是“无父”“无君”。其实这二人也是当时的贤人，如果与孟子处在同一个时代，孟子未必不认为他们是贤人。墨子提倡“兼爱”，这是行仁过了头；杨朱主张“为我”，这是行义过了头。他们的学说，难道泯灭天理、扰乱纲常得严重，能够迷惑天下所有人了吗？但他们学说产生的弊端，孟子比作禽兽、夷狄，这就是“在用学术杀害天下后世的人”。

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①！”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②。”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③；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④。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⑤，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

【注释】

①“孟子云”及以下二句：《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②“韩氏云”及以下引文：语自《韩昌黎全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释老之害，过于杨、墨。”

③出涕嗟若：语自《周易·离卦》爻辞：“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④蹙（cù）额：皱紧眉头。

⑤殆（dài）：大概，或许。

【译文】

当今学术的弊端，是学仁过分了吗？是学义过分了吗？还是学不仁不义太过分了？我不知道他们与洪水猛兽相比有什么不同！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杨朱、墨子的学说流行天下，在孟子的时代，天下的人尊重信仰杨朱、墨子的学说，当不亚于现在人们推崇朱子的学说，而孟子独自一人在众人间喋喋不休，唉，真是可悲！韩愈说："佛家、道家学说的危害比杨朱、墨子的更严重。"韩愈的贤明远不如孟子，孟子不能在世道人心败坏之前拯救，韩愈却想在败坏之后恢复世道人心，他这也是不自量力，而且都知道他身处危境也没有人来救他。唉！至于我，尤其是不自量力，发现自己果真面临危险，却也没有人能救我出死地。大家正在高兴地嬉笑，我却独自泪流满面；天下的人都心安理得地趋炎附势，我却独自皱眉痛心忧虑着。这如果不是我丧心病狂，就一定是心中的确有极大的痛苦，如果不是世上最仁爱的人，谁又能体察我心中的愁苦呢？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蚤晚诚有所未考①，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②，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③。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④？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⑤。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⑥，而"小人之过也必文"⑦。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注释】

①蚤：通“早”。

②“知我者”四句：语自《诗经·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③不直则道不见：语自《孟子·滕文公上》：“（墨者夷之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见，同“现”，显现。

④仆：我。

⑤适：恰巧。

⑥“君子”四句：语自《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⑦小人之过也必文：语自《论语·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文，掩饰。

【译文】

我编纂《朱子晚年定论》，也是不得已。其中年代的先后，确实不能全部加以考证，虽然不全是朱子晚年的文章，本来大部分是他晚年的著述。我的主要目的是调解朱、陆的争辩，重在使圣学昌明，我平生始终将朱子的学说奉为神明蓍草龟甲，一旦要和它背离，确实很不忍心，所以说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本心不愿与朱子的学说相抵触，而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圣道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直接，圣道便不会显现”。您说我是“一定要与朱子的学说对立”，我怎么敢自己欺骗自己呢？圣道是天下共同的道，圣学是天下共同的学，不是朱子自己私有的，也不是孔子自己私有的。对天下共有的东西，应该说公道话，所以话说得正确，即使和自己的见解不同，也是对自己有益；话说得错误，即使和自己的见解相同，也会对自己有害。有益于自己的，自己一定喜欢；有害于自己的，自己一定厌恶。既然这样，那么我现在的观点，

虽然有的同朱子不一样，但未必不是朱子所喜欢的。“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和月食，改正了过错之后，人人都敬仰他”，但是“小人对自己的过错一定会掩饰”。我虽然不够贤明，根本不敢用小人的心态来对待朱子。

执事所以教，反复数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说。若鄙说一明，则此数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说而释然无滞。故今不敢缕缕，以滋琐屑之渎。然鄙说非面陈口析，断亦未能了了于纸笔间也。嗟乎！执事所以开导启迪于我者，可谓恳到详切矣！人之爱我，宁有如执事者乎？仆虽甚愚下，宁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诚，然而姑以听受云者，正不敢有负于深爱，亦思有以报之耳。秋尽东还，必求一面，以卒所请，千万终教！

【译文】

您对我的教诲反复数百句话，都是因为没有完全明白我“格物”的学说。如果一旦明白了我的学说，那么这数百句话都可以不必等辩论之后才毫无疑问。因此我现在不敢再详细赘述，以避免琐碎麻烦。然而我的学说如果不是当面陈述，绝非能够在纸笔之间阐述清楚的。唉！您对我的教导启迪，可以说是恳切到极为详细的地步了！爱护我的人，哪里有像您这样的呢？我虽然愚笨低下，难道不知道要感谢敬佩您吗？然而不敢就放弃心中的诚挚来姑且接受您的看法，这正是因为我不敢辜负您的深爱，并且想对您有所回报。等到秋天过去我东归的时候，一定前去拜求见一面，来向您请教，到时希望您千万不吝赐教！

答聂文蔚　凡七则

【题解】

聂文蔚，即聂豹，其简介见前注。《答聂文蔚》第一书主要是对“情”的表达。具体有四：第一，对当时学界蔽于良知之学风的斥责；第二，对阳明学不遇于世的悲叹；第三，对良知学的自信和持守；第四，对阳明学跻身儒学正统的努力和希冀。

一

【题解】

本条对心学义理发明较少，王阳明在这里主要是借抒写与聂豹的别后之情，表达对良知学的持守，同时亦侧面体现出阳明之时心学的困境。

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惓惓①，此情何可当也！已期二三同志，更处静地，扳留旬日②，少效其鄙见，以求切劘之益③。而公期俗绊，势有不能，别去极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笺惠，反覆千余言，读之无甚浣慰④。中间推许太过，盖亦奖掖之盛心⑤，而规砺真切，思欲纳之于贤圣之域。又托诸崇一以致其勤勤恳恳之怀，此非深交笃爱，何以及是！知感知愧，且惧其无以堪之也。虽然，仆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愧辞让为乎哉？其谓“思、孟、周、程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道固自在，学亦自在，天下信之不为多，一人信之不为少”者，斯固君子“不见是而无闷”之心⑥。岂世之谫谫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⑦？乃仆之情则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间，而非以计人之信与不信也。

【注释】

①惓惓（quán）：恳切貌。

②扳留：挽留。

③切劘（mó）：切磋。

④浣慰：宽慰，欣慰。

⑤奖掖：称许提携。

⑥不见是而无闷：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意即即使不被肯定，也不会因此烦闷。

⑦谫谫（jiǎn）屑屑：浅薄猥琐。

【译文】

春天的时候，有劳您远道来见我，恳切询问论证，这种热情我怎能当得起呢！原本已经约好两三位同志，另外找一个静地，待上十几天，一起讨论我的观点，以便在切磋中受益。然而您受事务牵绊，不得相期，离开时我心中十分怅然，若有所失。突然收到您的来信，反复数千字，读了之后无限欣慰。信中对我推荐赞许太多，这也是对我一片赞扬提携的盛情，而真切的规劝，是希望我能跨入圣贤的领域。又嘱托欧阳崇一转达深切关怀的情意，这如果不是深交厚爱的朋友，怎能做到这样呢！我感动惭愧，并且唯恐辜负了您的厚爱。虽然这样，我也怎敢不自勉自励，仅仅感激惭愧辞让呢？您说“子思、孟子、周敦颐、程子并不期望千年以后仍能被人理解，与其让天下人都相信，还不如被一个人真正相信。圣道自然存在，圣学也自然存在，天下的人都相信不算多，只有一人相信也不算少”，这就是君子“不见是而无闷”的心态。这难道是世上浅薄猥琐的人能知道的吗？从我的情感来说，其中有很多万不得已的苦衷，并不是要计较别人是否相信。

二

【题解】

本条论一体同物之心即良知，其中关涉王阳明心学四大核心命题之一即万物一体。良知是即本体即功夫即境界的，从本体言，良知具有先天性、普遍性和能动性的性质，这是万物一体命题的逻辑基点；从功夫言，致良知担保了万物一体之可能及其伦理属性；从境界言，良知普遍性之落实、致良知功夫之自慊即是境界。本条王阳明对万物一体的论述体现了儒家仁学的特色，也确证了其理学家的思想特质。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①，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②，而一夫不获③，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④，非故为是而以蕲天下之信己也⑤，务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尧、舜、三王之圣，“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说者”⑥，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杀之不怨，利之不庸⑦。施及蛮貊⑧，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⑨，为其良知之同也。呜呼！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

【注释】

①不啻（chì）：无异于。

②饥溺：语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③一夫不获：语自《尚书·说命下》：“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

④若己推而纳诸沟中：《孟子·万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纳）之沟中。”

⑤蕲（qí）：通“祈”，祈求。

⑥言而民莫不信者、行而民莫不说者：语自《中庸》第三十一

章："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

⑦"杀之"二句：语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利之不庸"意指得到好处而不去酬谢。庸，酬谢。

⑧蛮貊（mò）：泛称华夏中原之外的少数民族。

⑨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语自《中庸》第三十一章："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译文】

人就是天地的心。天地万物本与我为一体。百姓所遭受的困苦与荼毒，哪一件不是自己的切肤之痛？不知道自身痛苦的人，便是没有是非之心。人的是非之心，无须思虑便可知道，无须学习便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良知。良知自在人心，无论圣人还是愚人，从古至今都是相同的。世上的君子，只要专心致其良知，自然能秉公判别是非，与人同好同恶，视他人如同自己，爱国如同爱家，甚至把天地万物视作与自己为一体，使得天下都得到治理。古人之所以能够看见别人行善如同自己行善，看到别人为恶如同自己为恶，看到百姓饥饿痛苦如同自己饥饿痛苦，有一个人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好像是自己把他推入深坑之中似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故意表现出这些而想取信于天下，而是一心一意致其良知而自求心安理得而已。尧、舜、三王这样的圣贤"说的话百姓没有不相信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话是出于自己良知而说的话；"他们做的事百姓没有不喜欢的"，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良知而做的事。所以他们的老百姓和平安乐，就算被处死也无怨言，给好处也不答谢。把这样的教化推及蛮荒之地，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孝敬双亲的，是因为人的良知是相通的。唉！圣人治理天下多么简单容易啊！

三

【题解】

本条论当时之世风。世风如此，在于良知之学未明，由此可见倡明良知的必要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王阳明此论一为倡明新说提供现实依据，二为应对朱子学对阳明学的攻伐以跻身正学道统，可谓兼有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的双重考虑。

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①；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无怪于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

【注释】

①徇（xùn）义：舍生取义。徇，通“殉”。

【译文】

后世良知的学说不再昌明，天下的人各用自己的私欲才智互相倾轧，因此人人各有自己的私心，而偏激浅陋的见解，狡诈阴险的心术，到了说不尽的地步。对外假借仁义的名号，对内则做着自私自利的事，用诡辩来阿谀世俗，虚伪做事来赢得名誉；把遮掩别人的善良作为自己的长处，把攻讦别人的隐私当作自己的正直。因为私愤相互争斗，还称之为舍生取义；阴险地互相倾轧，还认为是疾恶如仇。妒贤嫉能，还自认为是是非公正；恣意放纵，还自认为是与民同好同恶。互相欺凌、互相侵害，即使是一家骨肉这样亲密，也不能摒除你我、区别胜负之意，彼此的边界，何况天下广大，百姓事物众多，又怎能一而视之，这就难怪天下纷乱动荡，祸乱迭起无穷无尽了！

四

【题解】

本条抒写了王阳明坚守良知、不惧非笑、救民救世的决心和志向，同时也批评了士人良知蒙蔽之深。需要注意的是，本条承续上文，其抒写情志的义理基础在于良知普遍，人人具有，依良知而行，万物一体。

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见其父子兄弟之坠溺于深渊者，呼号匍匐，裸跣颠顿①，扳悬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见者，方相与揖让谈笑于其傍，以为是弃其礼貌衣冠而呼号颠顿若此，是病狂丧心者也。故夫揖让谈笑于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无亲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谓之“无恻隐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爱者，则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尽气，匍匐而拯之，彼将陷溺之祸有不顾，而况于病狂丧心之讥乎？而又况于蕲人之信与不信乎？

【注释】

①裸跣（xiǎn）：赤身光脚。颠顿：颠沛困顿。

【译文】

我实在是靠着上天眷顾，偶然对良知的学说有所见地，认为只有致良知之后才能天下大治。因此我一想到百姓深陷苦难就因为这个伤心痛苦，忘了自己才智浅薄，想用良知来拯救天下的苦难，也是自不量力。世上的人看到我这样做，于是就一起嘲笑诋毁我，认为我是丧心病狂的人。唉！这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我正处于切肤之痛中，怎么有空去计较别人的非议嘲笑呢！有人本来有看到他的父子、兄弟掉进深渊，一定会呼叫着匍匐爬过去，赤身光脚，处境困顿，却攀着悬

崖峭壁向下去救人。而那些士人看到这种场景，在一旁作揖相让，在跌落的人身旁谈笑，认为这个人是丢弃了他的礼节衣冠，像这样匍匐呼叫，是个丧心病狂的人。因此作揖相让、谈笑风生，一旁有人跌落而不去救，这只有那些没有亲戚骨肉之情的路人才会这样做，孟子已说过“没有恻隐之心的人，就不是人”。如果是有父子、兄弟之爱的人，就会无不痛心疾首，尽力狂奔，以至于匍匐着去拯救，他们不顾溺水的祸患，还怕被讥笑为丧心病狂吗？又怎么会祈望别人的信与不信呢？

呜呼！今之人虽谓仆为病狂丧心之人，亦无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犹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犹有丧心者矣，吾安得而非丧心乎？

【译文】

唉！现在的人即使认为我丧心病狂，我也不在乎。天下人的心，都是我的心，天下人中还有病狂的，我又怎能不病狂呢？天下人中还有丧心的，我又怎么能不丧心呢？

五

【题解】

王阳明于本条借孔子之遭遇和浩叹抒写自己之万物一体的心志和不遇于世的悲叹，意在阐明其心（良知）与圣人同，其学（良知学）为圣学之赓续，其强调的义理之核心在于良知学的万物一体之仁。

昔者孔子之在当时，有议其为谄者①，有讥其为佞者②，有毁其未贤③，诋其为不知礼④，而侮之以为东家丘者⑤，有嫉而沮之者⑥，有恶而欲杀之者⑦，晨门、荷蒉之徒⑧，皆当时之贤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⑨？”“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⑩。”虽子路在升堂之列⑪，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⑫，不悦于其所欲往⑬，而且以之为迂⑭，则当时之不信夫子者，岂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⑮，若求亡子于道路，而不暇于暖席者，宁以蕲人之知我、

信我而已哉？盖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疾痛迫切，虽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⑰，果哉，末之难矣⑱！"呜呼！此非诚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遁世无闷，乐天知命者⑲，则固"无入而不自得"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㉑。

【注释】

①议其为谄者：语自《论语·八佾》："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谄，谄媚。

②讥其为佞（nìng）者：语自《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佞者，善于花言巧语、阿谀谄媚的人。

③毁其未贤：语自《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④诋其为不知礼：语自《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⑤以为东家丘：语自《沈隐侯集》卷一《辩圣论》："当仲尼在世之时，世人不言为圣人也。伐树削迹，干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为东家丘，或以为丧家犬，若不高叹凰鸟，称梦周公，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当世安知其圣人乎？"又，学界议此语最早出自《孔子家语》，但诸版本均无考。

⑥嫉而沮之者：语自《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孔子年五十六，摄行相事，鲁国大治。齐人增女乐以阻之。

⑦有恶而欲杀之：语自《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适宋。司马桓魋欲杀之。

⑧晨门：守门人，负责早晚开闭城门。荷蒉（kuì）：担着草编

的盛器的人。二人皆出于《论语》，见下文注释。

⑨知其不可而为之：语自《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⑩“鄙哉”四句：语自《论语·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⑪子路在升堂之列：语自《论语·先进》：“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⑫尚不能无疑于其所见：语自《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⑬不悦于其所欲往：语自《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⑭以之为迂：语自《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⑮汲汲遑遑：慌忙仓促的样子。

⑯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语自《论语·微子》：“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语自《论语·微子》：“子路曰：‘不仕无

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⑱“果哉”二句：语自《论语·宪问》见前文注释⑩。

⑲乐天知命：语自《周易·系辞上》：“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⑳无入而不自得：语自《中庸》第十四章：“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㉑道并行而不相悖：语自《中庸》第三十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译文】

从前孔子在世时，有人说他谄媚，有人说他花言巧语，有人诋毁他的贤能，有人诽谤他不懂礼仪，有人侮辱他是东家丘，有人嫉妒他而阻止他，有人厌恶他而想杀他。晨门、荷蒉都是当时的贤士，还在说“明知不可做却去做？”“见识浅陋呀！没有自知之明，还固执得很。”虽然子路对圣学的理解已经处在升堂的地步，尚且对孔学的知识不能毫无疑问，对他想去的地方不高兴，而且认为孔子迂腐，那么当时不信任孔子的人，哪里仅仅是十之二三而已呢？然而孔子匆匆忙忙，像是在路上寻找失去的子女，没有时间暖席，难道是为了祈求人相信自己、了解自己吗？因为他有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深深感到急切病痛，即使想不管也身不由己。所以他说：“我不与人群交往又与什么交往呢？”“想使自身保持高洁却破坏了君臣大伦。”“这人很坚决，没有什么可以说服他！”哎！除了确实把天地万物当做一体的人，谁能了解孔子的心呢？至于那些遁世没有烦恼、乐天知命的人，当然能“无入而不自得”，“道并行而不相悖”了。

六

【题解】

本条抒写王阳明欲与天下豪杰之士（如聂文蔚者）共倡良知学的豪情与欣慰。其中对未来图景的描绘包含着自信—信他—他信的良知德行要求。

仆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为己任？顾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顾，将求其有助于我者，相与讲去其病耳。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①，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②，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注释】

①大同：语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

②脱然：指疾病痊愈后的舒适貌。

【译文】

我才疏学浅，怎敢以孔子的圣道为己任？只是我的心也稍微知道一点儿身上的病痛，所以心中彷徨，四处寻找能帮助我的人，互相讲求除去病痛。现在假使真能有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扶持匡助我，共同使良知的学说明于天下，让天下的人都知道自己来实现良知，来互相帮助存养，除去自私自利的毛病，清除诋毁、嫉妒、好胜和易怒的恶习，以实现天下大同，那么我的狂病本来会舒服地治好，最终能够免于丧心的疾患了，难道不痛快吗！

嗟乎！今诚欲求豪杰同志之士于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谁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与志，诚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无假于外求矣，循是而充，若决河注海，孰得而御哉？文蔚所谓"一人信之不为少"，其又能逊以委之何人乎①？

【注释】

①逊：辞让，谦让。

【译文】

唉！现在真要寻求天下志同道合的豪杰之士，除了像文蔚你一样的人，还能指望谁呢？像文蔚你这样的才志，确实足以救助天下失足受苦的人，现在既然知道良知在自己心中，不需要向外探求，那么遵循这样的原则并加以扩充，就会像大河决口汇入大海，谁能抵御得了呢？文蔚你所说的“有一个人相信就不算少”，自然是你当仁不让，又能谦让给谁呢？

七

【题解】

本条为抒写当下之感，然亦颇有深意。不离日用行常，悠游天地间，这正是孔子赞许的曾点气象，也是良知学的无入而不自得的境界。“奚暇外慕”表明对朱子学格物之方的驳斥，再次彰显自己良知学的圣学道统。

会稽素号山水之区①，深林长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无时不宜，安居饱食，尘嚣无扰，良朋四集，道义日新，优哉游哉，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哉！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②。”仆与二三同志，方将请事斯语，奚暇外慕？独其切肤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③，辄复云云尔。

【注释】

①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素：平素，向来。

②“不怨天”三句：语自《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③恝（jiá）然：漠不关心貌，冷淡貌。

【译文】

会稽山向来是山水丰美的地区，深远的树林，悠长的山谷，随行可见，寒暑阴晴，无时不宜人，安居饱食，尘嚣不扰，好友四面八方聚集此处，道学进步，如此悠闲自在，天地之间还会有像这样的闲适快乐吗！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我与两三位志同道合之士想要遵从这样的话，怎么有时间向外慕求呢？只是对这切肤之痛，还并不能淡然处之，就又写了这封信。

咳疾暑毒，书札绝懒，盛使远来，迟留经月，临岐执笔，又不觉累纸。盖于相知之深，虽已缕缕至此，殊觉有所未能尽也。

【译文】

咳嗽复发，天气炎热，懒于书信，你派人盛情远来，停留逾月，临别提笔，不觉又写了几页纸。我们相知如此深厚，虽然已经啰唆到这个地步，仍然觉得话还没有说完。

答聂文蔚二　凡九则

【题解】

《答聂文蔚》第二书重在论述心学功夫只是一个功夫。在王阳明看来，必有事焉、集义、格物、诚意、正心、勿忘勿助等功夫条目都是致良知功夫的具体体现，实质上都是一个功夫，其内在的理论逻辑是从心本论出发，本体（良知）是“一”，故功夫（致良知）也是“一”，体现了本体与功夫的辩证统一。

一

【题解】

本条涉及心学义理不多，唯对功夫之纯熟略谈一二。其要有二：第一，寓本体于功夫，本体之莹彻在于功夫之纯熟；第二，良知功夫头脑立定，便步入康庄大道，虽或时有遮蔽但不碍良知之行。

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①，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未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嫌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注释】

①康庄大道：语自《尔雅·释宫》：“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

【译文】

收到来信，看到你近来学问突进，十分欣慰，此情难以言表。你的信我仔细看过几遍，信里虽然也有一两处没有完全理解明白透彻的，这确实是因为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纯熟。到纯熟的话也就自然没

有这样的问题了。例如驾车，已经走上康庄大道上后，还有时出现迂回曲折的情况，是因为马的性格没有调教好，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然而已经在康庄大道上，绝不会出现受骗进入旁径小道的问题。最近海内志同道合之士到达这种境界的还不曾多见，我十分欣慰难以言表，这是圣道的幸运啊！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方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1]。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濬一简[2]，幸达致之！

【注释】

①瘳（chōu）：病愈。

②惟濬：陈九川（1495—1562），字惟濬，号明水，抚州府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区）人。官至礼部郎中。正德十五年（1520），拜王阳明为师。著有《明水先生集》。

【译文】

我身上旧有的咳嗽怕热的毛病，最近进入炎热的地区后，就又发作得很严重。圣上圣明洞察，将很重的责任托付给我，不敢立即推辞。地方上军务繁杂，我都带病处理，现在幸好已经平定，我已经上奏皇上恳请允许我回去养病。如能在山林稍靠近清凉之处养病，或可以痊愈。信使就要回去，我伏枕写完，草草几句说不尽我的企望之情。另外还有一封书信给陈九川，请转达给他！

二

【题解】

本条释“勿忘勿助”功夫。王阳明主张“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时时“集义”，一刻不间断，便是“勿忘”，不欲速求效，便是“勿助”。“勿忘勿助”是对功夫“状态”的表达，在根本上，其与“必有事

焉”“集义”是一个功夫。如果把“勿忘勿助”别作一个功夫去做，便是执于念头。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①，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种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滂滂荡荡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③。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注释】

①渍（zì）：淘洗。

②滂滂（bēn）荡荡：奔腾激荡。滂，同“奔”。

③经纶：治理。宰制：控制。

【译文】

你来信中询问的，我草草回答一二。

近年来到山中讲学的人，往往多说“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询问

他们，就说“稍有意念就是‘助’，一不用心就是‘忘’，所以很难”。我问他们说：“忘是忘什么？助是助什么？”他们默然答不出来，才请教我。我就解释说，我在这里讲学，却只讲“必有事焉”，不讲“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如果时时去下“必有事”的功夫，而偶尔有中断，这就是忘了，就需要“勿忘”；时时去下“必有事”的功夫，而偶尔想要快速见效，这就是助了，就需要“勿助”。这些功夫都在“必有事焉”上下，“勿忘勿助”，只是在其中起到提携警醒的作用而已。如果功夫原本没有间断，就不需要再说“勿忘”；原本没想追求速效，就不需要再说“勿助”。这种功夫多么明白容易，多么洒脱自在！现在却不在“必有事”上用功，而却凭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正像是烧锅煮饭，没有淘米下锅，却专门去添柴烧火，不知道最后能煮出什么东西来。我担心火候还没来得及调好，锅已经先破裂了。近来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人，他们的毛病正是如此。终日凭空去做“勿忘”的功夫，又凭空去做“勿助”的功夫，奔腾激荡，完全没有下手落实的地方，最后做到底，只落得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汉。刚一遇到事，就会心绪羁绊纷乱，不能妥善应付。这些人都是有志之士，却由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这都是错误的学术耽误了他们，真让人惋惜啊！

三

【题解】

本条论心学功夫总纲致良知统摄各具体功夫条目。在王阳明看来，“必有事焉”“集义”“格物”“诚意”“正心”“勿忘勿助”都是一个致良知功夫。这体现了阳明心学功夫“一”的特色—从“一”个本体（良知）出发到“一”个功夫（致良知），本体与功夫辩证统一。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工，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

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①？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注释】

①“不得于言”四句：语自《孟子·公孙丑上》：“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欤？’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

【译文】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集义”就是“致良知”。说“集义”一时还抓不到重点的话，说“致良知”当下就可以实际用功，所以我专门讲解“致良知”。随时在事上致其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没有一点儿的意必固我，就是“正心”；踏实地致良知，就没有忘的毛病，没有一点儿的意必固我，就自然没有助的毛病：因此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不必再说“勿忘勿助”了。孟子说“勿忘勿助”，是为告子的毛病开的方子。告子通过强制的功夫匡正内心，是“助”的毛病，因此孟子专讲助长的危害。告子之所以犯助长的毛病，也是因为他认为义在心外，不知道从自己内心中“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因此才会这样。如果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中“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自然能够洞彻明白，自然是非都能纤毫毕现，又怎么会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呢？孟子“集义”“养气”的学说，固然对后来学者大有功劳，然而这也是对症下药，从大体上说，就不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尤其极为精一简易，上下贯通，万世都没有弊

病了。

四

【题解】

本条论心学功夫只是一个，即致良知。致良知是阳明心学功夫总纲，所有功夫条目都统摄于此，名异实同，故每一种功夫只要做到纯熟处，便是致得良知，无须“搀和兼搭”一个其他功夫。讲求“搀和兼搭”，便是未明功夫之要义，执于文义而轻于践履。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①，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②，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注释】

①凑泊：拼凑，拼合。

②沛然：丰润的样子。

【译文】

圣贤论学，大多是随时随事而定，虽然他们的说法好像各不相同，但关键功夫，都是一致的。因为天地之间，原本只有这个本性，

只有这个天理，只有这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而已，因此凡是在古人论学上虚讲功夫的，就不必再掺杂搭配，自然没有不融会贯通的。如果需要掺杂搭配，那就是自己的功夫还没有明彻了。近来有人说“集义”的功夫，一定要搭配上“致良知”然后才能算是完备，这就是“集义”的功夫还不明彻；“集义”的功夫还不明彻，就刚好成了“致良知”的拖累。认为“致良知”的功夫，一定要搭配上“勿忘勿助”然后才能明白，就是“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了明彻；“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有明彻，就刚好成了“勿忘勿助”的拖累而已。类似这些，都是从字义上牵强附会解释，来求得融会贯通，而没有在自己的实际功夫上体验，因此论证得越精确，偏离得就越远。文蔚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疑问，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学说，还不时有掺杂搭配的地方，这就是我说的走在康庄大道上，有时出现迂回曲折的行路的情况，等到功夫纯熟之后，这种情况自然会消失。

五

【题解】

本条从体用关系出发阐明良知本体只是一个。从体而言，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当下具足。从用而言，良知随处发用，理一万殊，无方体无穷尽。从兄之悌、事亲之孝、事君之忠皆是良知与物相接表现出来的某一条理而已。从达体而言，可谓惟一之学，从致用而言，可谓惟精之学，惟精惟一，本体功夫，一体达用，体用一源。

文蔚谓“致知之说，求之事亲从兄之间，便觉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见近来真切笃实之功。但以此自为不妨，自有得力处。以此遂为定说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药发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讲也。

【译文】

文蔚你所说的“致知的观点，从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上去寻求，就感到有所遵循”，这里最能看出你近来所下功夫的真切笃实。但你自己从这里下功夫倒也无妨，自然有得力的地方。如果把这当成定论去教导人，却难免出现用药不当反而致病的担心，这不能不讲。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1]，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君，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若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事亲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即是从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诚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从兄的良知；致得从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亲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须又从事亲的良知上去扩充将来，如此又是脱却本原，着在支节上求了。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虽则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而原又只是一个；虽则只是一个，而其间轻重厚薄又毫发不容增减，若可得增减，若须假借，即已非其真诚恻怛之本体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无方体，无穷尽，“语大天下莫能载，语小天下莫能破”者也[2]。

【注释】

①恻怛（dá）：恻隐。

②“语大”二句：语自《中庸》第十二章：“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

【译文】

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良知的自然明觉呈现之处，就是真诚恻隐，这就是它的本体。所以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侍奉父母，就是孝；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尊敬兄长，就是悌；用致良知的真诚恻隐去辅佐君主，就是忠；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隐。如果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也就是侍奉双亲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如果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也就是尊敬兄长的良知不能达到真诚恻隐。所以能实现辅佐君主的良知，就能实现尊敬兄长的良知；能实现尊敬兄长的良知，就能实现侍奉双亲的良知。不是说辅佐君主的良知不能实现，必须从侍奉父母的良知上去扩充，如果这样，就又脱离了本原，在细枝末节上探求了。良知只有一个，随着它

的发现和传播，自然完备具足，无来无去，不需要向外假借。但是它发现和传播的地方，却有轻重厚薄的区别，丝毫不能增加减少，这就是所谓的“天然自有之中”。虽然轻重厚薄丝毫不能增减，但良知原本只是一个；虽然良知只是一个，但其中的轻重厚薄又丝毫不能增加减少，如果能够增减，如果必须向外探求，那就不是真诚恻隐的本体了。这就是良知的妙用之所以无形无体，无穷无尽，“说到大，就大得连整个天下都载不下，说到小，就小得一点儿也分不开”的原因。

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者①，是就人之良知发见得最真切笃厚、不容蔽昧处提省人，使人于事君处友、仁民爱物，与凡动静语默间，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亲从兄真诚恻怛的良知，即自然无不是道。盖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至于不可穷诘，而但惟致此事亲从兄、一念真诚恻怛之良知以应之，则更无有遗缺渗漏者，正谓其只有此一个良知故也。事亲从兄一念良知之外，更无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为“惟精惟一”之学，放之四海而皆准，施诸后世而无朝夕者也②。

【注释】

①孟氏“尧、舜之道，孝弟而已”：语自《孟子·告子下》。

②“放之”二句：语自《礼记·祭义》：“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译文】

孟子说的“尧、舜之道，孝弟而已”，是在人的良知最真切醇厚、不容蒙蔽的地方提醒人，让人在忠君、交友、爱民、爱物以至于动静言默的时候，都只是实现他那种一念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也就自然无处不是道了。天下的事虽然千变万化到无法穷举的地步，但只要用实现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真诚恻隐的良知去应对，那么就不会有什么遗漏缺失的了，这正是只有这一个良知的缘故。侍奉父母、尊敬兄长的良知之外，再没有别的良知可以实现。因

此说："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这就是"惟精惟一"的学问，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后世推行也不会落伍。

文蔚云："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就自己用工得力处如此说，亦无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诚恻怛，以求尽夫事亲从兄之道焉"，亦无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①其说是矣。

【注释】

①"明道云"及以下四句：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八："谓行仁自孝弟始，盖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几曾有孝弟来？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应为程颐语，此处误为程颢语。

【译文】

文蔚你说："想在侍奉父母、尊敬兄长之中，探求所谓良知的学问。"从自己用功得力的方面这样说，也无不可；如果说"用实现良知的真诚恻隐来探求侍奉双亲、尊敬兄长的道理"，也没什么不行。明道先生说："行仁从孝悌开始。孝悌是仁之中的一件事，说它是行仁的根本是可以的，说它是仁的根本就不对了。"这说法很正确。

六

【题解】

本条阐释之重点在于文末对于致良知功夫的强调。致良知功夫在于依良知而行，无有间隔病痛于其间，此谓大知。如执着意必，便是自私用智，便是小知。

"臆""逆""先觉"之说，文蔚谓"诚则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

善甚善！间有搀搭处，则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为不是。在文蔚须有取于惟濬之言而后尽，在惟濬又须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后明；不然，则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迩言，而询芻蕘[1]，非是以迩言当察，芻蕘当询，而后如此，乃良知之发见流行，光明圆莹，更无挂碍遮隔处，此所以谓之大知。才有执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讲学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实用工夫，却须如此方是。

【注释】

①舜察迩言：典出《中庸》第六章："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迩言，浅近的话。而询芻蕘（chú ráo）：典出《诗经·大雅·板》："先民有言，询于芻蕘。"芻蕘，打柴之人。

【译文】

"不臆不信""不逆诈""先觉"的学说，文蔚你认为"只要内心真诚，即使是旁门左道、曲折提防，都是良知的运用"，非常好！非常好！其中有掺杂搭配的地方，前面已经说过。惟濬的话，也并不是完全不对。就文蔚你而言，应该吸收采纳惟濬的观点才能详尽，就惟濬而言，要吸收采纳文蔚你的观点才能明白；否则，你们难免各自都有偏颇的毛病了。舜思考浅近的道理，向樵夫询问，并不是因为浅近的道理应该思考，樵夫值得请教，然后才这样做，这是良知的萌发流行、光明圆莹，没有障碍遮蔽，这就是所谓的完全认知。一有执着意必，认知就变狭隘了。讲学中自然有取舍分辨，但是在心中踏踏实实地下功夫，就必须这样才对。

七

【题解】

本条从功夫之进阶的角度讲致良知功夫。在王阳明看来，心性理一也，从功夫目标的角度看，无论功夫之进阶，都是一个存理去欲的功夫。因此，从功夫目标而言，心学功夫只是一个功夫，是彻上彻下的。值得指出的是，王阳明在本条中认为"尽心知性"中自然包含着"存

心事天”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同时又强调“吾侪用功，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此中显然已有区分功夫之渐、顿的意识，可谓是“天泉证道”之先声。

“尽心”三节①，区区曾有“生知、学知、困知”之说，颇已明白，无可疑者。盖尽心、知性、知天者，不必说存心、养性、事天，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养性、事天者，虽未到得尽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里做个求到尽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

【注释】

①“尽心”三节：《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译文】

关于“尽心”三段，我曾经有“生知、学知、困知”的学说，已经很清楚，没有什么可质疑的了。尽心、知性、知天的人，不必再说存心、养性、事天，也不必再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存心、养性与修身以俟的功夫已经在其中了。存心、养性、事天的人，虽然没有达到尽心、知天的境界，但是已经在那里做探求尽心、知天的功夫，更不用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而“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功夫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

譬之行路，尽心、知天者，如年力壮健之人，既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稚之年，使之学习步趋于庭除之间者也①；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如襁褓之孩，方使之扶墙傍壁而渐学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间者，则不必更使之于庭除之间而学步趋，而步趋于庭除之间自无弗能矣；既已能步趋于庭除之间，则不必更使之扶墙傍壁而学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无弗

能矣。然学起立移步，便是学步趋庭除之始，学步趋庭除，便是学奔走往来于数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功夫之难易则相去悬绝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则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阶级，不可躐等而能也②。

【注释】

①庭除：庭院的台阶。指庭院。

②躐（liè）等：逾越等级。

【译文】

如果用行路作比喻，尽心、知天的人，就像年轻力壮的人，能够在几千里的路上来回奔走；存心、事天的人，就像儿童，让他在院子里教他走路。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的人，就像襁褓中的婴儿，只能使他扶着墙壁慢慢学习站立移步。已经能来回奔走几千里的人，就没必要再让他在庭院里学习走路，因为在庭院里走路自然不存在问题；已经能在庭院里走路，就不必再让他扶着墙学习站立移步，因为他自然能够站立移步。但是学习站立移步，是在庭院里学习走路的开始，在庭院里学习走路，是来回奔走几千里的基础，这本来并不是两件事。但是功夫的难易程度相差悬殊。心、性、天，三者本质是一样的，所以等到这三种人都能够通晓天理、成功行道了，效果就都是相同的，但是这三种人的人品、才能存在高低差别，不可能超越各自的等级去做事。

细观文蔚之论，其意以恐尽心、知天者废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为尽心知天之病。是盖为圣人忧功夫之或间断，而不知为自己忧功夫之未真切也。吾侪用功，却须专心致志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尽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学起立移步，便是学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虑其不能起立移步，而岂遽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为奔走千里者而虑其或遗忘于起立移步之习哉？

【译文】

我认真看了你的观点，你的意思是害怕尽心、知天的人，废弃了存心、修身的功夫，反而成了尽心、知天的妨碍。这大概是为圣人担心功夫会有中断，却不知道为自己担心功夫尚不真切。我们这种人用功，必须专心致志、全心全意地在“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上下功夫，这样做就是尽心、知天功夫的开始。这正像学习站立移步，就是学习奔走千里的开始。我正担心不能站立移步，又怎么会去忧虑不能奔走千里呢？更何况为能奔走千里的人去担心他忘了站立移步的本领呢？

文蔚识见，本自超绝迈往，而所论云然者，亦是未能脱去旧时解说文义之习，是为此三段书分疏比合，以求融会贯通，而自添许多意见缠绕，反使用功不专一也。近时悬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见正有此病，最能担误人，不可不涤除耳。

【译文】

文蔚你的见识原本超凡绝俗，不过从你所说的话来看，也是没能摒除从前解读文义的习惯，所以你才把知天、事天、夭寿不贰当作三件事，进行分析综合比较，以求融会贯通，结果是自己增添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意见，反而使自己的用功不够专一。近来，凭空去做“勿忘勿助”功夫的人正是犯了这个错误，害人最深，不能不彻底铲除。

八

【题解】

本条以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关系阐释致良知的功夫。在阳明心学，“尊德性”与“道问学”是致良知功夫的一体之两面，二者在格物致知的层面是统一的。识得此，则是功夫之莹透处；反之，则是功夫之未莹透，良知有遮蔽。

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一节，至当归一，更无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实用工，然后能为此言。此本不是险僻难见的道理，人或意见不同者，还是良知尚有纤翳潜伏①。若除去此纤翳，即自无不洞然矣。

【注释】

①纤翳（yì）：微小的障碍物。

【译文】

所谓“尊德性和道问学”一节，应该统一，这不必怀疑。这就是文蔚你曾踏实用功，然后才能说出的话。这本来不是生僻难懂的道理，人们却有不同意见，这还是良知中潜伏有纤细的灰尘。如果除去这些灰尘，就自然没有不洞彻明亮的了。

九

【题解】

本条为信末之谦语和所嘱之事，与义理相涉不多。

已作书后，移卧檐间，偶遇无事，遂复答此。文蔚之学既已得其大者，此等处久当释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爱之厚，千里差人远及，谆谆下问，而竟虚来意，又自不能已于言也。然直戆烦缕已甚，恃在信爱，当不为罪。惟濬处及谦之、崇一处①，各得转录一通，寄视之，尤承一体之好也。

【注释】

①谦之：邹守益（1491—1562），字谦之，号东廓，吉安府安福（今江西安福）人。正德十四年（1519）师事王阳明。官至南京国子祭酒。著有《东廓集》。崇一：即欧阳德。见前注。

【译文】

信写完后，我到屋檐下躺着，正好没有别的事，就再写了几句。文蔚你的学问已经抓住了关键，这些问题时间久了自然能够释然明白，本来不必这样唠叨地讲解。只是承蒙厚爱，不远千里派人来诚心请教，为了不辜负你的来意，我又自然不能不说。然而我过于坦率啰唆，自恃你对我这样信任厚爱，应该不会怪罪我吧。还请将这封信转

录，分别寄给惟濬、谦之、崇一那里，让他们承受你同样的情意。

右南大吉录。

【译文】

以上为南大吉辑录。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题解】

《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为王阳明蒙学教育的专文，也是集中论述其心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其要有三：第一，“教以人伦”的教育指导思想，此乃托古述志；第二，教育方法服务于教育目的。“诱之歌诗”“导之习礼”“讽之读书”都是为了“顺导其志意”，以潜移默化，“不知其故”的方式引导童子“入于中和”。在教育方式上，“顺导”“不知其故”体现了“心”（志意）的主体性，强调了依顺心体的重要性，而非强制灌输和规范。这与王阳明一贯的“心”高于“经”、致知不费读书等思想是一致的。第三，“养正”是教育的本质，抑或说王阳明的心学教育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养正”教育。所谓“正”就是心体之本然，“养”就是功夫，“养正”就是通过功夫存其正而去其不正（遮蔽）。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学教育思想仍是传统的德性教育，但其对主体性（心体）的高扬，符合当代人的发展的需要，对审美教育颇有启示。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①。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②！

【注释】

①讽：朗诵，读。

②乌：哪里，怎么。

【译文】

古代的教育，教的是人伦纲常。后世记诵词章的风气兴起之后，

先王的教化就消亡了。现在教育童子，只应当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专门的功课。至于培养的具体办法，则应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他们的志趣，引导他们学习礼仪，来整肃他们的仪表，教诵他们读书，来开发他们的智力。现在的人常常认为唱歌吟诗、学习礼仪不合时务，这都是陋习庸俗的见识，怎么能明白古人设立教育的本意呢！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①，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注释】

①剥落：侵害，毁坏。

【译文】

大体上，童子的性情是喜欢嬉戏游乐而害怕拘束，这就像草木刚开始发芽，让它舒畅地生长就能枝条发达，如果摧残毁折就会枯萎衰败。现在教育童子，也必须顺着他们的天性不断鼓励，使他们心中欢喜愉快，那么他们自己就会不断进步。就好比时雨春风滋润花木，花木没有不发芽的，自然日新月异生长变化；如果遇到冰霜侵袭，就会生机萧条，一天天接近枯槁。所以通过唱歌吟诗的引导，不仅仅是开发他们的志向和兴趣，也是为了在唱歌吟诗中消耗他们蹿跳呼叫的精力，在音律节拍中抒发他们的抑郁和不快。用习礼开导，不仅可以整肃仪表，还可以在作揖行礼中活动血脉，在叩拜屈伸中强健筋骨；教

导他们读书，不仅可以开发他们的智力，也可以在反复研讨中存养心性，在抑扬顿挫地读诵中弘扬志向。所有这一切都是顺着他们的天性，引导他们的意志，调理他们的性情，在潜移默化中，清除鄙陋吝啬和粗劣愚笨。这样，使他们逐渐符合礼仪规范而不感到辛苦，性情在不知不觉中达到中正平和。这大概就是先王创办教育的宗旨。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①，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注释】

①课仿：考试程式之文。

【译文】

近年来教导童子，每天只知道督促他们的句读课仿，严格要求拘束他们，却不知道用礼仪引导；只求聪明，而不知道用至善来培养他们；鞭打绳捆，像对待囚犯一样对待他们。童子们把学校看成是监狱而不愿意上课，把师长看成是强盗仇人而不愿意见面，于是他们逃避遮掩，去游戏玩耍，作假说谎，肆意顽劣，变得庸俗低下，日趋堕落。这就是驱使他们作恶却又要求他们向善，这怎么可能呢？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①，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②。念之念之！

【注释】

①绳墨：木匠用来取直的墨线。引申为规矩、准则。

②蒙以养正：语自《周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

【译文】

我的教育主张，本意实际上在这里。恐怕时下世俗不理解，认为我很迂腐，而且我就要离开了，因此特意加以嘱咐。你们这些教师一定要读懂体察我的用意，永远将它当作训条；不要因为世俗的言论，来废除我的规矩，也许能够成就“蒙以养正”的功德吧。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

教约

【题解】

《教约》亦是王阳明蒙学教育的文章，再次阐述了其心学教育思想。在本文中，王阳明结合教学方法重点论述了教学过程。所可注意者有二：第一，教学过程第一步“先考德”，把德放在第一位，这是古代“学以成人”思想的体现，也是心学为学先“立志”思想的贯彻；第二，教学过程是为了达成教育目的，即“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存童子之心，无暇于邪僻，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意旨的体现。

每日清晨，诸生参揖毕，教读以次。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饬否①？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教读复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就席肄业②。

【注释】

①谨饬（chì）：谨慎戒惧。

②肄（yì）业：修习学业。

【译文】

每日清晨，各位学生参拜行礼之后，教师要按照次序教读。逐个询问学生：在家里热爱父母、尊敬兄长的本心，该不会有所懈怠疏忽，未能真切？温凊定省的礼仪，该不会有所亏缺，未能身体力行？在街上来往行走的礼节，该不会有所放纵，未能小心谨慎？一切言行念头，该不会有所欺骗妄为，未能忠信笃敬？各位童子一定要如实回答，如果有就改正，如果没有就加以自勉。教师也要随时针对具体事

物，委婉地教诲开导，然后再让他们各自回到座位上学习。

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①，集各学会歌于书院。

【注释】

①朔望：农历每月的初一、十五。

【译文】

凡在唱歌吟诗时，必须要整理外表，平定气息，声音清朗，节调均匀；不躁不急，不放纵不得意，不气馁不畏惧。时间长了就能精神通畅，心平气和。每个学校根据童生的多少分成四个班，每日轮流有一个班唱歌吟诗，其他人都入席正坐聆听。每五日就让这四个班一起在学校依次唱歌吟诗。每月初一、十五，聚集各个学校到书院唱歌。

凡习礼，须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隋，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诗，每间一日，则轮一班习礼，其余皆就席，敛容肃观。习礼之日，免其课仿。每十日则总四班递习于本学。每朔望，则集各学会习于书院。

【译文】

凡是练习礼仪，须要澄清心神，肃清杂念，审度礼仪细节，容貌举止；不能疏忽怠惰，不能沮丧惭怍，不能随意粗野，从容自如而不迂腐缓慢，谨慎周正而不拘束局促。时间长了就能熟悉礼习，坚定德性了。童生的班级排次都与唱歌吟诗一样，每隔一日就轮流有一个班练习礼仪，其他人都入席正坐认真观看。练习礼仪的日子，不需要做其他的功课。每十日就让这四个班一起在学校依次练习礼仪。每月初一、十五，聚集各个学校到书院练习礼仪。

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绎反复①，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②，聪明日开矣。

【注释】

①□（chōu）绎：抽出端绪，即辨析阐释的意思。

②浃洽：融会贯通。

【译文】

凡是教书，不在量多，只重视精辟熟练。根据学生的资质秉性，能学习二百个字的只应教给他一百个字。让学生保持精神力量有富余，也就没有厌倦辛苦的担心，而有收获的愉悦。在诵读时，一定要让学生专心致志，口诵心惟，反复辨析体会，音节抑扬，心思宽广，久之就能义、礼融会贯通，日渐聪明了。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虽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则存乎其人”①。

【注释】

①“神而”二句：语自《周易·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译文】

每日功课，先考察德性，其次背书、诵书，其次是练习礼仪或者研习课业，之后又是读书、讲书，再之后是唱歌吟诗。凡是练习礼仪、唱歌吟诗之类，都是为了让童子的内心常常存养，让他们喜欢学习不感疲倦，而没有时间去做坏事。老师们了解了这一点，就知道该

怎样施行教育了。虽然如此，这里说的只是大概情况，“至于其中的神奇精明之处，就在于各人的存养努力了”。

传习录下

陈九川录　凡十四则

【题解】

陈九川，其简介见前注。“陈九川录”在内容上有两点突出特色：第一，对宋明理学的一些范畴进行心学化诠释，凸显朱子学与阳明学之义理之差异，如对“物”“静”“敬”等的诠释；第二，在日用行常的功夫中凸显心学功夫的实学特质。如从心物关系出发，以饮食养身、读书明理、处朋友等论事上磨炼功夫和依良知而行，不执着的特征。以上两点也是《传习录下》的显著特色。另外，“陈九川录”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对良知本体的论述，凸显良知的普遍性、至善性等特征；其次，论述心学即本体即功夫的特质，突出心学心体无内外，功夫亦无内外和本体与功夫合一的特征。此两点内容主旨贯穿整个《传习录》。

一

【题解】

本条重在诠释心学之“物”，问题意识在于“物”在外还是在内，要解决的理论问题是“心”“物”关系。在论证逻辑上，王阳明首先论证身心一体，心是主宰；其次，心主意，物是意中之物，也就是心中之物。故身、心、意、知、物是一件，心外无物。因此格物即是诚意，如希颜所言；格物即是格心明理，如王阳明认为甘泉随处体认天理，即是体认物。

正德乙亥①，九川初见先生于龙江②。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③，甘泉持旧说。先生曰：“是求之于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旧说之是。先生又论《尽心》一章④，九川一闻，却遂无疑。

【注释】

①正德乙亥：即正德十年（1515），时王阳明四十四岁。

②龙江：龙江驿，在今江苏南京西北。

③甘泉先生：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1466—1560），广州府增城（今广东增城）人。从学于陈献章，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与王阳明相与讲学唱和，主张随处体认天理，与王阳明之“致良知”门户相对，二人弟子及后世学者多有调和者。

④《尽心》一章：即《孟子·尽心上》第一章。

【译文】

正德乙亥年，陈九川在龙江第一次见到先生。当时先生正和甘泉先生讨论“格物”的学说，甘泉先生坚持旧说。先生说：“这是在心外探求了。”甘泉先生说：“如果认为探求事理是外求，那是把心看小了。”陈九川十分赞同旧说。先生又谈到《孟子·尽心》里的章节，陈九川听后，对先生的“格物”学说就没有疑问了。

后家居，复以“格物”遗质。先生答云：“但能实地用功，久当自释。”山间乃自录《大学》旧本读之，觉朱子“格物”之说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为物，“物”字未明。

【译文】

后来先生在家闲居，陈九川又向先生请教“格物”的学说。先生回答说：“只要你能踏实用功，时间长了自然就明白了。”山中居住期间陈九川抄录了《大学》的旧本阅读，觉得朱子“格物”的学说并不正确，但也怀疑先生把意的所在之处当作物的观点，对于“物”这个字还不明白。

己卯①，归自京师，再见先生于洪都②。先生兵务倥偬③，乘隙讲授。首问：“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体验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诚意’。自‘明明德于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诚意’上，再去不

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后又体验，觉得意之诚伪，必先知觉乃可，以颜子‘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为证④，豁然若无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又思来吾心之灵，何有不知意之善恶，只是物欲蔽了。须格去物欲，始能如颜子未尝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颠倒，与‘诚意’不成片段。后问希颜⑤，希颜曰：‘先生谓格物致知是诚意功夫，极好。’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举颜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注释】

①己卯：即正德十四年（1519），时王阳明四十八岁。

②洪都：今江西南昌。

③倥偬（kǒng zǒng）：急迫匆忙。

④颜子“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语自《周易·系辞下》：“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⑤希颜：《王文成传本》《阳明弟子名录》《阳明弟子传纂》《儒林宗派》均无此名。陈荣捷先生认为希颜为希渊（蔡宗衮）之误。蔡宗衮，见前注。

【译文】

正德己卯年，陈九川从京师回来，在洪都再次见到先生。当时先生军务繁忙，只能抽空讲授于他。首先问陈九川：“近年来用功如何？”陈九川说：“近年来，我体会到‘明明德’的功夫只是‘诚意’。从‘明明德于天下’，一步步追根溯源，到‘诚意’上就推不下去了。‘诚意’之前怎么会有‘格致’的功夫呢？经过体验，觉得意是否真诚必须先有知觉才行，颜回的‘有不善未尝知之，知之未尝复行’可以为证，于是我豁然开朗，确信无疑，但又多了一个‘格物’的功夫。又想凭着我心的灵明，怎么会不知道意的善恶呢，只是因为受到物欲的蒙蔽罢了。必须格除物欲，才能像颜回那样善恶尽知。我又怀疑是功夫用反了，导

致‘格物’和‘诚意’联系不起来。后来问希颜，希颜说：‘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诚意的功夫，说得好极了。’我又问：‘为什么是诚意的功夫？’希颜让我再仔细考虑体察。但是我始终没有体会出来，特此向先生请教。”先生说：“可惜啊！这本来是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惟濬从你所举的颜回事例中就可以说明了。只要知道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事就行了。”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

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其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功夫。”

九川乃释然，破数年之疑。

【译文】

陈九川疑惑地问道：“物在心外，怎么能和身、心、意、智是一件事呢？”

先生说：“耳、目、口、鼻、四肢，都是身体的一部分，没有心怎么能视、听、言、动呢？心要视、听、言、动，没有耳、目、口、鼻、四肢也不行，所以没有心就没有身体，没有身体也就没有心。只是就充塞空间而言称为身，就主宰作用而言称为心，就心的发动而言称为意，就意的灵明而言就是知，就意所涉及的而言就是物：都只是一件事。意不能凭空存在，必须附着事物，所以要想‘诚意’，就要随着意所涉及的事物去格，摒除人欲而恢复天理，那么良知在这件事上就不会受到蒙蔽，就可以致知了。这就是‘诚意’的功夫。”

于是陈九川才疑虑顿消，破解了数年的疑问。

又问："甘泉近亦信用《大学》古本，谓'格物'犹言'造道'[1]，又谓'穷理'如'穷其巢穴'之'穷'，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2]，似与先生之说渐同[3]。"

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转得来。当时与说'亲民'字不须改，他亦不信，今论'格物'亦近，但不须换'物'字作'理'字，只还他一'物'字便是。"

【注释】

①造道：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八："问：'学者不必同，如仁、义、忠、信之类，只于一字上求之，可否？'曰：'且如"六经"，则各自有个蹊辙，及其造道，一也。仁、义、忠、信只是一体事，若于一事上得之，其它皆通也。然仁是本。'"

②格物亦只是随处体认天理：语自《甘泉先生文集》卷七《答陈宗亨》："格物者，至其理也。学、问、思、辨、行，所以至之也。……格物云者，体认天理而存之也。"

③似与先生之说渐同：语自《甘泉先生文集》卷七《答阳明》："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来格'之'格'。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格，即造诣之义。格物者，即造道也。执行并进，学、问、思、辨、行，皆所以造道也。……居安资深逢源，即修齐治平之谓也。"

【译文】

陈九川又问："甘泉先生近年来也相信《大学》旧版本，认为'格物'如同'造道'，认为'穷理'的'穷'就是'穷其巢穴'的'穷'，要亲自到巢穴里去。所以'格物'也就是随处体察天理，这似乎同先生的学说渐渐一致了。"

先生说："甘泉先生肯用功，所以他能转变过来。当时我对他说'亲民'不用改为'新民'，他也不相信。现在他所讲的'格物'与我的观点却也接近了，只不过不用把'物'字改成'理'字，仍然用'物'字就行了。"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诚无物'①，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②，皆古人常用字也。"

他日，先生亦云然。

【注释】

①不诚无物：语自《中庸》第二十五章："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②物各付物：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八程颐语："盖人万物皆备，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才见得这事重，便有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来也。"胸中无物：语自《二程集·外书》卷十一："尧夫（邵雍）胸中无事如此。"

【译文】

后来有人问陈九川："现在为什么不怀疑'物'字？"陈九川说："《中庸》说'不诚无物'，程子说'物来顺应'，又比如'物各付物'及'胸中无物'等，都是古人常用的字。"

后来，先生也是这样说的。

二

【题解】

本条释"静"。在王阳明看来，静不是息念，不离动静。从本体而言，静就是定，本体岿然不动，无遮无蔽，顺应万变。以定释静，是北宋以来理学家建构儒、佛之别的努力方向之一。

九川问："近年因厌泛滥之学，每要静坐，求屏息念虑。非惟不能，愈觉扰扰，如何？"

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

曰："当自有无念时否？"

先生曰：“实无无念时。”

曰：“如此却如何言静？”

曰：“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即是念，何分动静？”

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曰：“‘无欲故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此是天机不息处，所谓‘维天之命，於穆不已’①，一息便是死。非本体之念，即是私念。”

【注释】

①“维天”二句：语自《诗经·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於（wū）穆，表美好的赞叹词。

【译文】

陈九川问：“近年来因为讨厌流行的学说，每每要静坐，探求摒弃杂念思虑的时候，不但不能，反而更加感到烦扰，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念头怎么能打消？只是应该让它中正而已。”

陈九川问：“那是否存在没有念头的时候呢？”

先生说：“确实不存在没有念头的时候。”

陈九川问：“这样，却怎么能说是静呢？”

先生说：“静未尝不动，动未尝不静。戒谨恐惧就是念头，怎么分动静呢？”

陈九川问：“周子为什么说‘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呢？”

先生说：“周子‘无欲故静’中的‘静’，是‘静亦定，动亦定’的‘定’字，‘主’是指本体。戒慎恐惧的念头是活泼的，这正是天机永不停息的地方，所谓‘天道是深远永恒的’，一旦停止就是死亡。不是本体发出的念头就是私念。”

三

【题解】

本条释“敬”。在宋明理学，以敬释静，本亦是理学家建构儒、佛之别的又一努力方向。敬不离动静，敬是功夫，定是状态。作“敬”的功夫不是要屏息闻见去求静，如如此，反而是强意作为，间隔心体，便不是“定”了。故王阳明认为伊川称赞许渤隔窗不闻其子读书为功夫甚敬，实为讽刺之。

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前，如常闻见，恐不是专一？”

曰：“如何欲不闻见？除是槁木死灰，耳聋目盲则可。只是虽闻见而不流去，便是。”

曰：“昔有人静坐，其子隔壁读书，不知其勤惰，程子称其甚敬①，何如？”

曰：“伊川恐亦是讥他②。”

【注释】

①程子称其甚敬：《二程集·遗书》卷三：“许渤与其子隔一窗而寝，乃不闻其子读书与不读书，先生谓：‘此人持敬如此。’”朱熹《朱子大全》卷五十四《答陈正己》：“许渤为人，不可知其详。……隔窗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闻也。况此条之下，一本注云‘曷尝有如此圣人’，则是先生盖亦未之许也。”

②伊川恐亦是讥他：《明儒学案·江右学案二·南野论学书》（欧阳南野语）：“先师谓致知存乎心悟，若认知识为良知，正是粗看了，未见所谓不学不虑，不系于人者，然非情无以见性，非知识意念，则亦无以见良知。”按王阳明此处虽分别良知与知识，但并未将二者对立。

【译文】

陈九川又问：“用功收心时，有声、色在面前，还像平常那样去

听、去看，恐怕就不是专一了吧？”

先生说：“怎么能不闻、不见？除非是身体枯槁、心如死灰，耳聋目盲的人才可以。只要心不随着听到的、看到的一同去就可以了。”

陈九川问：“从前有人静坐，他的儿子在隔壁读书，他却不知道儿子是勤劳还是懒惰，程子说他非常持敬，怎么样呢？”

先生说：“伊川先生恐怕是在讥笑他。”

四

【题解】

本条论心体无内外，功夫亦无内外。心体无内外，即心体只是一个，正如静坐，只是要收敛此心，而不是别生一个心去摒绝念头，为静而静。功夫无内外，即功夫只是一个。本体为一，功夫只是明心体，故不分内外。把功夫分为内外，则是有了执着，起了念头。如何不起念头，就要在事上磨炼，达到心体中和，依心起念，念而勿念。本条坚持了阳明心学本体与功夫为一的一贯原则。

又问：“静坐用功，颇觉此心收敛，遇事又断了。旋起个念头去事上省察，事过又寻旧功，还觉有内外，打不作一片。”

先生曰：“此‘格物’之说未透。心何尝有内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讲论，又岂有一心在内照管？这听讲说时专敬，即是那静坐时心。功夫一贯，何须更起念头？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

【译文】

陈九川又问：“静坐用功，觉得心神颇有收敛，但遇事情就又断了。马上起一个念头到事上省察，事情过后又去寻找以前的功夫，仍然觉得有内外之别，无法打成一片。”

先生说：“这是对‘格物’的学说还没有透彻理解。心怎能分成内外

呢？就像惟濬你现在在这里讲论，又哪里还有一个心在里面照管？听讲说时的专敬，就是那静坐时的心。功夫是一以贯之的，何必再起一个念头？人需要在具体事情上磨炼，做功夫才是有益。如果只是好静，遇到事情就慌乱，终究还是没有长进。那种静时的功夫也差，似是在收敛，实际上是放纵沉溺。”

后在洪都，复与于中、国裳论内外之说①。渠皆云②：“物自有内外，但要内外并着功夫，不可有间耳！”以质先生。

曰：“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

是日俱有省。

【注释】

①于中：夏良胜（1480—1539），字于中，建昌府南城（今江西南城）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与陈九川关系密切，尝共论内外之说。国裳：舒芬（1484—1527），字国裳，号梓溪，南昌府进贤（今江西进贤）人。正德丁丑年（1517）进士。万潮、舒芬、夏良胜、陈九川合称“江西四谏”。

②渠：他们。

【译文】

后来在洪都，又和夏于中、舒国裳讨论内外的学说。他们都说：“事物原本就有内外之分，只要内外一起用功夫，不能有间隔。”陈九川就这件事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功夫不能离开本体，本体原本不分内外。只因为后来做功夫的人分了内外，也就失去了功夫的本然面貌。现在正要讲明白，功夫不要分内外，才是本体的功夫。”

这一天大家都有所省悟。

五

【题解】

本条借论象山之学粗些，强调本体与功夫合一。关于王阳明所评象山学之粗，历来学者所论不一，或以其本心不够颖彻，还附有朱子学之理的影子；或以其功夫条目不够精细，只是一个立其大者；或以其重知轻行，先知后行，知行不一；或以其体验之不深，等等。综而言之，在于本体与功夫在心与理、心与物两个向度是否都可以臻于合一。显然，在王阳明看来，象山学在本体与功夫合一方面还是不够的。

又问："陆子之学何如？"

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后，还是象山，只是粗些。"

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针膏肓，却不见他粗。"

先生曰："然。他心上用过功夫，与揣摹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

【译文】

陈九川又问："陆子的学说怎么样？"

先生说："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之后，就数象山先生了，只是粗糙一些。"

陈九川说："看他探讨学问，篇篇都能讲出精华，句句都像针对弊病，却看不出他粗糙的地方。"

先生说："是的。他在心上下过功夫，与只是揣摩模仿、追求字义的学问自然不同，只是细看就能发现有粗糙的地方。用功久了，应当就能发现。"

六

【题解】

本条论依良知而行。从本体言，良知自知，依良知行便是存善去恶，便是致知；从功夫言，着实致知，便见本体，无须在心上再寻一个天理。别存一个心去心上求理，即是理障，也是私意，就会遮蔽心体，难以自慊。

庚辰往虔州[1]，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

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2]。此间有个诀窍。"

曰："请问如何？"

曰："只是致知。"

【注释】

①庚辰：即正德十五年（1520），时王阳明四十九岁。

②理障：语自《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十七《圆觉经·弥勒菩萨章》："善男子，一切众生，由本贪欲，发挥无明，显出五性，差别不等，依二种障而现深浅。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碍正知见；二者事障，续诸生死。"

【译文】

庚辰年，陈九川到虔州再见先生，问道："近来的功夫虽然稍微能知道些关键，但很难找到一个稳当快乐的地方。"

先生说："你返回到心上寻求天理，这就是所谓的'理障'。这之间有个诀窍。"

陈九川问："请问是什么？"

先生说："就是致知。"

曰："如何致？"

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

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①。”

【注释】

①阙（quē）：缺陷，缺失。

【译文】

陈九川问：“怎样致知？”

先生说：“你那一点儿良知，是你自己的准则。你的意念到的地方，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再无法隐瞒一点儿。你只要不欺骗自己的良知，实实落落按照它去做，善就可以存养，恶就可以除去，是多么的稳当快乐。这就是‘格物’的真诀窍，‘致知’的实功夫。如果不靠着这些真正的关键，怎么去格物？我也在近年来才体会得这样详细分明，刚开始还怀疑只依靠良知恐怕还不够，仔细体察后，发现没有一点儿缺陷。”

七

【题解】

本条论良知的普遍性。王阳明对良知普遍性的肯定一般都是在本然良知的层面言说的，良知人人本具，其虽然可能会被私欲遮蔽，但不妨其自圆满；同时，王阳明也坚信显在良知的必然性，这里关涉到两种功夫，一种是“觉”“看得透彻”，即顿悟功夫；一种是久久用功，即渐悟的功夫。经过功夫，方知良知境界之精微。

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

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

于中起，不敢当。

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

于中又曰：“不敢”。

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

于中乃笑受。

【译文】

在虔州时，陈九川与夏于中、邹谦之一同陪着先生。

先生说：“每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只因自信心不够，都自己把圣人埋没了。”

先生于是看着夏于中，说：“你胸中原本是有个圣人。”

夏于中站起身说不敢当。

先生说：“这是你自己有的，怎么还推辞呢？”

夏于中又说：“不敢。”

先生说：“大家都有，何况于中，却为何谦让起来？这也是谦让不得的。”

夏于中于是笑着接受了。

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作贼，他还扭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自蔽日，日何尝失了！”

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

先生曰：“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说‘心印’相似①，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

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2]。”

崇一曰[3]：“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

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

【注释】

①心印：语自北宋佛学典籍《祖庭事苑》卷五：“达摩西来，不立文字，单传心印。”

②“灵丹”二句：语自《景德传灯录》卷一《杭州龙华寺真觉大师》：“还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点凡成圣。”

③崇一：即欧阳德。见前注。

【译文】

又讨论道：“良知在人心中，不管怎样也不能泯灭，即使是盗贼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去偷盗，喊他是贼，他也会不好意思。”

夏于中说：“这只是物欲蒙蔽了，良心在内心中，自然不会丧失，就像乌云自己遮蔽太阳，太阳又何曾失去了呢！”

先生说：“于中这样聪明，别人的见识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先生说：“把良知看得透彻，不管千言万语，是非真假，一看就明白。符合的就对，不符合的就不对，这就如同佛教所说的‘心印’一样，真的是试金石、指南针。”

先生说：“人如果知道‘良知’这个诀窍，不管有多少邪念私心，良知一旦觉察，都自然会消除。真像一粒灵丹，可以点铁成金。”

欧阳崇一说：“先生把致良知的宗旨阐述得淋漓尽致，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想再进一步是不可能了。”

先生说：“怎么能轻易这样说？你再用半年功，看看会怎样？又用一年功，看看会怎样？下功夫的时间越长，越能觉得不同，这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

八

【题解】

本条论致知之实功。阳明心学之功夫是讲求实践亲证的，其结果也是切实实有于己的，这是阳明心学实学的特征之一。

先生问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

九川曰："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个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

先生曰："可知是体来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

【译文】

先生问陈九川："对于'致知'学说，你有什么体验？"

陈九川说："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从前操持时常常不能恰到好处，现在可以恰到好处。"

先生说："由此可知是体会到的与听讲到的不一样。我当初给你讲的时候，知道你只是糊里糊涂，没有体会到滋味。只要知晓恰到好处这个要义奥妙，再体会到深处，每天都有不同的见识，是没有穷尽的。"

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译文】

先生又说："这'致知'两个字，真的是千古圣人传承的秘诀。能够懂到这里，就能'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了！"

九

【题解】

本段论致良知的本体与功夫。良知本体人人自具，致知功夫是本体之使然，即本体即功夫，体认得本体即是功夫，着实用功即是依良知行。故本体与功夫显微无间，如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所云："知来觉来是功夫，无知无觉是本体。"

九川问曰："伊川说到'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处，门人已说是'泄天机'①。先生'致知'之说，莫亦泄天机太甚否？"

先生曰："圣人已指以示人，只为后人掩匿，我发明耳，何故说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觉来甚不打紧一般。然与不用实功人说，亦甚轻忽，可惜彼此无益；与实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②，甚沛然得力。"

【注释】

①"伊川"二句：《二程集·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载，尹和靖尝以《易传序》问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莫太泄露天机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

②提撕：开导，启发。

【译文】

陈九川问："伊川先生说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时候，门人已经说他是泄露天机。先生的'致知'学说，难道不是也泄露了太多天机吗？"

先生说："圣人早已将致知学说指示给了后人，只是因为后人掩藏了，我不过将它重新指明，怎么能说是泄露呢？良知是人人本来就有的，只是人们感觉似乎并不紧要罢了。然而与不用实在功夫的人说，他们也十分轻视，可惜对彼此都没有益处；开导实在用功但不得要领的人，他们会感到大有益处。"

又曰："知来本无知，觉来本无觉，然不知则遂沦埋。"

【译文】

先生又说："认知本来没有认知，明觉本来没有明觉，然而如果不能认知，那么自己的良知就会埋没了。"

十

【题解】

本段论日常功夫。处朋友应无胜心，处病中则常快活，处念虑杂则时时集义，读书则不执于书，在"心""物"关系上，以心为体，以物（事）为用，重在心上做功夫，以心应物。

先生曰："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后又戒九川云："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

【译文】

先生又说："大凡是朋友，应该少一些指摘批评抨击，多一些开导鼓励劝勉，才是对的。"后来又告诫陈九川说："与朋友谈论学问，应该委婉谦虚，宽容待人。"

九川卧病虔州。

先生云："病物亦难格，觉得如何？"

对曰："功夫甚难。"

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译文】

陈九川在虔州卧病。

先生说："病也很难格除，你觉得怎么样？"

陈九川回答说："这功夫的确很难。"

先生说：“常常保持快活，就是功夫。”

九川问：“自省念虑，或涉邪妄，或预料理天下事，思到极处，井井有味①，便缱绻难屏②。觉得早则易，觉迟则难，用力克治，愈觉扞格③。惟稍迁念他事，则随两忘。如此廓清，亦似无害。”

先生曰：“何须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

【注释】

①井井：整齐、有条理的样子。

②缱绻（qiǎn quǎn）：缠绕，固结不解。

③扞（hàn）格：抵触。

【译文】

陈九川问：“我反省思虑自己的念头，有时涉及邪妄，有时又去思考治理天下的事，想到极致处，也觉得条理顺畅，便流连难以舍弃。发觉得早还容易克治，发觉得晚就很难克治。用力去克治，越发觉得难以抵挡。只有稍微去想些别的事情，才能随之忘掉。这样清除思虑，好像也没有什么害处。”

先生说：“何必如此！只要在‘良知’上下功夫就可以了。”

九川曰：“正谓那一时不知。”

先生曰：“我这里自有功夫，何缘得他来？只为尔功夫断了，便蔽其知。既断了，则继续旧功便是，何必如此？”

【译文】

陈九川说：“我正是说那一时不知道在哪的良知。”

先生说：“我这里自然是有功夫的，为何会有那种情况？只因为你的功夫断了，就掩蔽了良知。既然已经中断了，那么延续旧的功夫就可以了，何必要那样做呢？”

九川曰："真是难鏖①，虽知，丢他不去。"

先生曰："须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义所生者'，胜得容易，便是大贤。"

【注释】

①鏖（áo）：熬。

【译文】

陈九川说："真是难熬，虽然知道了，但就是驱除不掉。"

先生说："这必须要靠勇气。用功久了，自然就有勇气。因此说'是集义所生者'，如果能轻易战胜，就是大贤人了。"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译文】

陈九川问："'致良知'这种功夫只能在心中能体验明白，在书义上却解释不通。"

先生说："只要在心中清楚。内心明白了，书上文义自然能够融会贯通。如果心中不清楚，只追求书上文义的清楚，那么就会自行产生出其他意思来。"

十一

【题解】

本条论事上磨炼功夫。此处王阳明举例"事上为学"阐述了其致良知功夫不离日用常行的实学原则。如孙奇逢云："六个'不可'，正见格物实学。"刘宗周亦有云："因物付物，便是格物。先生却每事用个克己为善去恶之功，更自切实在。"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

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①，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②。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注释】

①谮（zèn）毁：诬陷，诽谤。罗织：语自《新唐书·姚崇传》：姚崇曰："当是时，以告言为功，故天下号曰罗织。"

②"簿书"二句：语自朱熹《中庸章句》注引程颐语："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译文】

有一位下属官员长期听先生讲学，说："这学说非常好，只是平日簿书讼狱事务繁杂困难，没有办法学习。"

先生听说了，说："我何曾教你离开簿书讼狱凭空去讲求学习？你既然有官司事务，就从官司事务上学习，这才是真正的格物。例如审理一个案件，不能因人应对无理，起了怒心；不能因人言辞圆滑，起了喜心；不能厌恶他的嘱托，特意惩罚；不能因人请求，就迁就答应他；不能因自己事务繁杂冗多，就随意断案；不能因旁人诋毁罗织罪名，就随着他们的意思断案。这些情况都是私欲的表现，只有你自己知道，必须精细地省察克治，唯恐心中有一点儿偏倚，判定是非，这就是格物，这就是致知。簿书讼狱的事务之间，都是实在学问。如果离开具体事物学习，却是落空了。"

十二

【题解】

本条论良知性质。良知无善无恶，是为至善，此为超越层面。因其无待于经验层面的善恶，故能辨别善恶，并做出判断，是善非恶。“好恶从之”既指善恶无碍于良知，亦指善恶判断于良知。

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先生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

敷英在座①，曰：“诚然。尝读先生《大学古本序》，不知所说何事。及来听讲许时，乃稍知大意。”

【注释】

①敷英：情况不详。

【译文】

陈九川将要从虔州回去的时候，写诗向先生告别道：“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乾元。”

先生说：“你如果没有来这里学习，就不知道说‘好恶从之’‘从’的是个什么？”

敷英当时也在座，说道：“的确这样。我曾经读先生的《大学古本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事。等到来听讲一段时间之后，才稍微知道了大概意思。”

十三

【题解】

本条以饮食养身为例，阐释读书明心之理。在王阳明看来，读书要有益于身心修养，如执着于博闻多识，则是逐物，反而惑于此。

于中、国裳辈同侍食。

先生曰："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1]，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注释】

①痞：腹内结块，肿块。

【译文】

夏于中、舒国裳等人一同侍奉先生进食。

先生说："凡是饮食，只是要存养我们的身体，吃了就要消化；如果仅仅是积蓄在肚子里，就成了肿块，如何能存养肌体呢？后世的学者博闻多识，知识都滞留在胸中，就都是伤食的毛病。"

十四

【题解】

良知具有先验性和普遍性，故圣人与众人皆生而有良知。圣人为学在于保全良知，功夫在于一任良知自然；众人为学在于发明良知，功夫在于去蔽。

先生曰："圣人亦是'学知'，众人亦是'生知'。"

问曰："何如？"

曰："这良知人人皆有，圣人只是保全，无些障蔽，兢兢业业[1]，亹亹翼翼[2]，自然不息，便也是学；只是生的分数多，所以谓之'生知安行'。众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体之知难泯息，虽问学克治，也只凭他，只是学的分数多，所以谓之'学知利行'。"[3]

【注释】

①兢兢业业：语自《尚书·皋陶谟》：“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②亹亹（wěi）：语自《诗经·大雅·文王》：“亹亹文王，令闻不已。”强勉貌。翼翼：语自《诗经·大雅·文王》：“世之不显，厥犹翼翼。”勉敬貌。

③此章后，俞、陈、朱本均有“门人陈九川录”六字。

【译文】

先生说：“圣人也是‘学而知之’，普通人也是‘生而知之’。”

陈九川问道：“为什么呢？”

先生说：“良知是人人都有的，圣人只是保全良知而不蒙蔽它，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自然不会停息，这也是学习；只是天生的成分多，所以说圣人是‘生知安行’。普通人从小时候开始，也都完整具有良知，只是遮蔽很多，然而本体的良知却难以自行泯灭，虽然问学克治，也只是依靠良知，只是学的成分多，所以说是‘学知利行’。”

黄直录　凡十二则

【题解】

黄直，字以方，抚州府金溪（今江西金溪）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除漳州推官，旋以抗疏论救下狱。赦后贫甚自若。

“黄直录”的篇幅在《传习录》中属于比较短的，但内容丰富，概言之可分为六个方面：第一，对心体的阐释，认为心体本为“一”，知一节而知全体；第二，论功夫之“顿”与“渐”，为所有人设入圣之途；第三，论善恶只是一物，认为从本体出发，善恶是相对于心体而言的“当”与“不当”，由善、恶可见“诚”及其功夫；第四，以功夫为中心论述儒、佛之别，凸显出宋明理学家一贯的判教意识；第五，论日常功夫，认为心学功夫不离日用行常，日用行常亦是用功之地。

一

【题解】

本条论本体为“一”。王阳明以“天”为喻，阐明“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本体原自圆满自在，去除私欲遮蔽便见全体。王阳明对本体的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为“渐悟”和“顿悟”功夫把握本体提供了本体论依据。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①？”

【注释】

①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语自《中庸》第三十一章：“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溥博，周遍而广大。渊泉，幽静而深邃。

【译文】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的学说，是随时格物来实现良知的，那么'知'就是一部分的'知'，而不是全体的'知'了。怎么能到达'广阔如天，深邃如渊'的地步呢？"

先生曰："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所不该，原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见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见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为许多房子墙壁遮蔽，便不见天之全体。若撤去房子墙壁，总是一个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见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

【译文】

先生说："人心就是天和渊。心的本体，无所不能，原本就是一个天，只因被私欲障碍，天的本体失去了。心中天理没有穷尽，原本就是一个渊，只因被私欲阻塞，渊的本体失去了。如今念念不忘致良知，将这些障碍阻塞一并驱除，那么本体恢复之后，就是天、渊了。"于是先生指着天开示道："比如面前看到的天，是明亮的天；四下看到的天，也还是明亮的天。只因为有许多房屋墙壁遮挡着，就看不到天的全体。如果撤去这些房屋墙壁，还是这一个天。不能说眼前的天是明亮的天，外面就不是明亮的天。从这里就能知道，部分的良知就是全体的良知，全体的良知就是部分的良知，本体总是一个。"

二

【题解】

本条论圣人之得。圣人循理而为，所得者在于理之自然，故得而似不得。在圣人而言，功业气节、寝食忧乐，都是理之应用，故常人所言之得，圣人则不必得。

先生曰：“圣贤非无功业气节，但其循着这天理，则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气节名矣。”

【译文】

先生说：“圣贤不是没有建立功绩的气节，只是他们遵循着这天理，就是道，不能以事功气节闻名。”

“‘发愤忘食’，是圣人之志如此，真无有已时；‘乐以忘忧’[①]，是圣人之道如此，真无有戚时。恐不必云得不得也[②]。”

【注释】

①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语自《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②恐不必云得不得也：语自朱熹《论语章句集注·述而》：“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得，指得道。

【译文】

先生说：“‘发愤忘食’，这是圣人的志向如此，真的没有停止的时候；‘乐以忘忧’，这是圣人的道行如此，真的没有忧戚的时候。恐怕不必说什么得到或是不得到。”

三

【题解】

本条论渐悟功夫。从主体言，人各有分限，依王阳明天泉证道所论，中人及以下适宜渐修；从功夫进阶言，致知功夫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本体的把握（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不断的功夫过程。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

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浸坏他了。”

【译文】

先生说：“我们这些人致知，只是各自随着自己的天分尽力。今天的良知明白到这个程度，只跟着今天所知的扩充到底，明天良知又有所开悟，就从明天所知的扩充到底。像这样才是精一的功夫。与人论学，也必须随着别人的天分所能达到的地方尽力。例如树木有这些萌芽，只用这些水去灌溉。萌芽继续生长，就继续加水，从拱把粗细到合抱粗细，灌溉的功夫都是随着树芽的天分限制所能达到的地方进行的。如果只是这么小的树芽，却把一桶水全都浇上去，就会浸泡坏它了。”

四

【题解】

本条论“知行合一”。王阳明于此更侧重强调意念层面的知行合一，即“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目的在于在意念的层面就实现克除私欲，使意处于诚的状态。当然，一念发动即是行了，亦意味着一念为恶，即是行恶，即有违良知，体现了王阳明之严厉的道德主义立场。梁启超说：“《大学》所谓‘其严乎’，盖谓此也。”

问“知行合一”。

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译文】

黄以方向先生请教“知行合一”的问题。

先生说：“这就一定要知道我立言的宗旨。现在世人的学问，只因为把‘知’‘行’分作两件事，因此有一念头萌动，虽然是不善的，然而还未曾实践，就不去禁止。我现在讲一个‘知行合一’，正是要让人明白一念萌生，就是行动了。如果行动处萌生了不善的念头，就要把这不善的念头克治了。一定要彻彻底底地根除，不让那不善的一念潜伏在心中。这是我学问最高的宗旨。”

五

【题解】

本条论为学先明理，明理以知物，这里的“理”是心学之内具之“理”。“先立其大”是心学的一贯原则，也是区别于朱子学在事事物物中求理的功夫原则。此处区分了天理与事物之条理的关系。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圣人本体明白，故事事知个天理所在，便去尽个天理。不是本体明后，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来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圣人须是本体明了，亦何缘能尽知得？但不必知的，圣人自不消求知；其所当知的，圣人自能问人。如‘子入太庙，每事问’之类①，先儒谓‘虽知亦问，敬谨之至’②，此说不可通。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然他知得一个天理，便自有许多节文度数出来。不知能问，亦即是天理节文所在。”

【注释】

①子入太庙，每事问：语自《论语·八佾》：“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②虽知亦问，敬谨之至：语自朱熹《论语章句集注·八佾》引尹和靖之语：“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也。其为敬，莫大于此。”

【译文】

“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道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为天理。圣人的本体明白，因此事事都知道天理的所在，就去穷尽天理。不是本体明白之后，反过来对天下的事物都能知道，就能做好了。天下事物，像是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烦琐得使人受不了。圣人一定明白本体，也怎能什么都知道呢？只要是不必知道的，圣人自然不必要去求知；应当知道的，圣人自然能向他人询问。像‘孔子进太庙，事事请教’之类，朱子引用尹和靖的话说‘虽然知道也要问，是恭敬谨慎的极致’，这种说法不通。圣人对于礼乐名物，不必全都知道，然而他知道一个天理，也就自然有很多规矩法则引申出来。不知道的能够去问，这也是天理规则所在之处。”

六

【题解】

本条论善恶只是一物。在阳明心学，从本体出发，善恶是相对于心体而言的“当”与“不当”，合于心体即是善，不合于心体之过或不及即是恶，故在某种意义上，善恶是本体呈现的两种不同状态，并不具有相互对待的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也并不否定道德实践层面有对待的善与恶。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

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①，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

直因闻先生之说，则知程子所谓“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②，又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③。其说皆无可疑。

【注释】

①过当：失当。些子：一点儿。

②程子所谓“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二程集·遗书》卷一：“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

③“善恶”三句：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

【译文】

黄以方问：“先生曾经说‘善、恶只是一物’。善、恶的两端，就像冰与炭一样相互对立，怎么说只是一物呢？”

先生说：“至善，是心的本体。本体上稍有些失当，就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因此善恶只是一物。”

黄以方因为听了先生所说的话，就明白了程子所谓的“善固然是本性，恶也不能不称之为本性”，以及“善恶都是天理。被称为恶的，本来不是恶，只是本性上有些过当或者不及之间而已”。黄以方对这些说法都不再有疑问。

七

【题解】

本条以善恶论“诚”。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存善去恶是良知本体之自然，好善恶恶是人之功夫。圣人之学，依本体做功夫，无有意念间杂，便是至诚。

先生尝谓：“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直初时闻之觉甚易，后体验得来，此个功夫着实是难。如一念虽知好善恶恶，然不知不觉，又夹杂去了。才有夹杂，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的心。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矣；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如何不是圣人？故圣人之学，只是一“诚”而已。

【译文】

先生曾说过："人只要能喜欢善意像喜好美色一样，厌恶恶意像厌恶恶臭一样，就是圣人。"

黄以方刚开始听说这种说法，觉得非常容易，后来仔细体会才明白，这种功夫实在很难。例如念头虽然能知道喜欢善意、厌恶恶意，然而不知不觉又掺杂进去了。一旦夹杂了别的念头，就不是喜欢善意像喜好美色一样，厌恶恶意像厌恶恶臭一样的心。如果能实实在在地喜欢善意，这就是没有一念不善；如果能实实在在地厌恶恶意，这就是没有一念为恶。这样怎么能不是圣人？因此圣人的学说，只是一个"诚"字而已。

八

【题解】

本条论功夫之"顿"与"渐"。圣人随性而为，然不废修道；贤人以修道为主，然亦有率性；即便众人也能修道，也能率性。从功夫主体而言，率性与修道不可废其一。故功夫虽有"顿""渐"，但在实际功夫过程中需打并为一。

问："《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上分上事；'修道之谓教'①，属贤人分上事。"

先生曰："众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率性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贤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

【注释】

①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语自《中庸》首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译文】

黄以方向先生请教："《修道说》所讲的'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分内的事，'修道之谓教'属于贤人分内的事。"

先生说："平常人也能做到率性，只是率性在圣人分内比较多，因此'率性之谓道'属于圣人的事。圣人也修道，只是修道在贤人分内比较多，因此'修道之谓教'属于贤人的事。"

又曰："《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译文】

先生又说："《中庸》一书，大体上都是说修道的事。因此后面凡是讲君子，讲颜渊，讲子路，都是讲能修道的人；讲小人，讲贤者智者，讲愚者不肖者，讲庶民，都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讲舜、文王、周公、孔子等之类至诚至圣的人，则又是圣人中自然能修道的人。"

九

【题解】

本条论儒、释之静。释氏之静只是一个枯寂。儒家只是一个敬，无间于动静，静时是存天理，动时是循天理，只是一个时时集义，动静合一。儒、释在"静"的状态上有相似处，但儒家之静主于理，释氏之静执于空，二者毫厘之差，决定了功夫方向之不同，谬之千里。

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荡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两下皆不用[1]，此时何所分别？"

先生曰："动静只是一个。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故动静只是一个，分别不得。知得动静合一，释氏毫厘差处亦自莫掩矣。"

【注释】

①两下：指儒、佛二家。

【译文】

黄以方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清心中思虑，空荡安静，与佛教的静是一样的，两者都不发挥作用，这时怎样区别它们呢？"

先生说："动静是一件事。那三更时分，空荡安静的，只是存养天理，也就是现在应事接物的心。现在应事接物的心，也是遵循这个天理，就是那三更时分空荡安静的心。因此动静是一件事，不能分开。明白了动静合一，佛教的细微差别也就掩盖不了了。"

十

【题解】

本段论日常功夫。心学功夫不离日用行常，日用行常亦是用功之地，故在阳明心学，日用行常也要依良知而行，不可强意作为，有所执着。矜持过甚、率直太过、为文滞于胸、强意为文、格物滞物等都是有违致良知功夫的。

门人在座，有动止甚矜持者。

先生曰："人若矜持太过，终是有弊。"

曰："矜持太过，如何有弊？"

曰："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

【译文】

在座的门人中，有人举止过于矜持。

先生说："人如果矜持太过，终归是有弊病。"

黄以方问："矜持太过，为什么有弊病？"

先生说："人只有这些精神，如果专门在容貌上用功，照顾不到内心就会多了。"

有太直率者。

先生曰："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译文】

有人过于直率。

先生说："现在讲求良知的学问，却在外貌上全不检点，又是把心与事分成两件了。"

门人作文送友行，问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费思，作了后又一二日，常记在怀。"

曰："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

【译文】

门人写文章为朋友送行，问先生说："写文章不免花费心思，写成之后又在一两天之内常常挂记在心。"

先生说："写文章思索也没有害处，只是写完了还常记在心里，就会被文章所牵累，心中有一物了。这样就不对了。"

又作诗送人。

先生看诗毕，谓曰："凡作文字要随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了，亦非'修辞立诚'矣①。"

【注释】

①修辞立诚：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意谓通过修饰自己的言辞来树

立诚实可靠的形象。

【译文】

又有人写诗送人。

先生看完诗之后，说道：“凡是写作文字要随着自己的天分限制所能达到的地方来。如果说得太过，也就不是‘修辞立诚’了。”

“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如所谓‘察之于念虑之微’，此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作一例看①，是无轻重也。”

【注释】

①察之于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语自朱熹《大学或问》：“昔者圣人盖有忧之，是以于其始教，为之小学，而使之习于诚敬，则所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者，已无所不用其至矣。及其进乎大学，则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致乎其极，则吾之知识，亦得以周遍精切而无不尽也。若其用力之方，则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

【译文】

“文公‘格物’的学说，只是缺少关键之处。比如所谓的‘察之于念虑之微’，这一句不该与‘求之文字之中’‘验之于事为之著’‘索之讲论之际’混为一件事来看，是不分轻重了。”

十一

【题解】

本条论心体之正。有所忿懥与应忿懥是不同的，前者是有执，故心体不得其正，后者是心之使然，情顺于物，故心体无碍。

问“有所忿懥”一条。

先生曰：“忿懥几件①，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

【注释】

①忿懥（zhì）几件：指忿懥、恐惧、好乐、忧患等几种情绪。

【译文】

黄以方向先生请教《大学》中“有所忿懥”一条。

先生说：“愤怒等几种情绪，人心中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应该长久留驻罢了。凡是人在愤怒时，多一分意思就会过于愤怒，不是‘廓然大公’的心体本体了。因此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中正。现在对于愤怒等情绪，只是做到‘物来顺应’，不要有一分刻意，心体才能‘廓然大公’，才能得到本体的中正。就像外出看到别人相斗，对于错误的一方，我心中也感到愤怒。然而虽然愤怒，却心中廓然，不曾动点儿气。现在对别人发怒时，也应该如此，方才是中正。”

十二

【题解】

本条以“是否着相”区别儒、佛功夫之别。王阳明认为在处理现实生活方面，佛教处于消极、逃避的态度，没有责任和担当。因为怕父子、君臣、夫妇之累，就逃避父子、君臣、夫妇。这种“逃避”表面上看是一种超脱，是“不着相”，实则是一种刻意的摆脱，反倒是“着了

相”。与之相对，儒家在处理现实生活方面更重于“因时致治”，或者说经世致用的“下一截”。儒家以“仁”处理父子关系，以“义”处理君臣关系，以“别”处理夫妇关系，表面上看是执着于现实伦理，是“着相”；但实际上这种关系的处理是依良知而发，顺心而为的，是真正的情顺万物而无情的，所以是“不着相”。但实际上，这里也存在着王阳明对儒家责任伦理的片面化理解。佛教之真正的“出家”并不是件轻松简单的事，不是“剃发染衣”就“出家”了，它含有牺牲、责任和理想。王阳明之批佛是基于外在功利价值的判断，“直接攻击的对象绝不是出了家的僧侣，而是士大夫中之在家学禅者”，或者说是“当时士大夫中的禅风”。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①，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

请问。

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了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②；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注释】

①相：佛教语。指能表现于外，由心识观察描写的各种特征。

②还他以仁：“还”字见《景德传灯录》卷十九：“问生死到来如何排遣？师展手曰：‘还我生死来。’”日本阳明学者佐藤一斋于《传习录栏外书》说：“仁，疑当作‘亲’。”按，“五教”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等，故“亲”较“仁”字为切。

【译文】

先生曾经说：“佛教不执着于相，其实是执着于相。我们儒家执着于相，其实并不执着于相。”

有弟子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佛教害怕父子关系牵累，就逃避父子关系；害怕君臣关系牵累，就逃避君臣关系；害怕夫妇关系牵累，就逃避夫妇关系：都是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妇的相，就一定要逃避。像我们儒家有父子关系，就给它仁爱；有君臣关系，就给它忠义；有夫妇关系，就给它有别：何曾执着于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呢？”

黄修易录　凡十一则

【题解】

黄修易，本名王修易，“黄”姓为“王”姓误刻，字勉叔，衢州府江山（今浙江江山）人。今从钱德洪、王畿编，胡宗宪于杭州天真书院重刻本其旧。王阳明弟子。

“黄修易录”的内容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第一，论为学之根本。阳明心学强调先立体后达用，为学之根本在于反求诸己，而非执着于外，否则易于惑于事物，故立志具有非常地重要性；第二，强调功夫之“自然”。依良知而行，即要勿忘勿助，无论善念还是恶念，都不可有执着；第三，以“物、事”喻“理”。通过读书、禾苗有根生长不息等事例论述良知和功夫的特征；第四，以心释《易》，凸显王阳明经学诠释的心学立场。

一

【题解】

本条论存善去恶。在阳明心学，心体本然至善，恶念是对心体的遮蔽，摒除恶念，便是善念，不需另立一个心去为善，否则便是有了为善的执念，反而有碍心体之正。

黄勉叔问：“心无恶念时，此心空空荡荡的，不知亦须存个善念否？”

先生曰：“既去恶念，便是善念，便复心之本体矣。譬如日光，被云来遮蔽，云去，光已复矣。若恶念既去，又要存个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灯。”

【译文】

黄修易问：“心中没有恶念时，这心中空空荡荡的，不知道是否

也需要存养一个善念？”

先生说：“既然驱除了恶念，就是善念，就恢复了心的本体了。譬如日光被云遮住，云走之后，阳光就会重现。如果恶念已经除掉，又要存养善念，就是在日光之中添上一盏灯。”

二

【题解】

本条论“勿忘勿助”的功夫。致良知功夫是要求依良知而行，久久用功，本体自明。但若为求良知明而做功夫，则是做了助长功夫，有碍心体，就不是知行合一了。

问：“近来用功，亦颇觉妄念不生，但腔子里黑窣窣的①，不知如何打得光明？”

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里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浊水，才贮在缸里，初然虽定，也只是昏浊的。须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尽去，复得清来。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责效，却是助长，不成功夫。”

【注释】

①黑窣窣（sū）：原用来形容很黑，此处谓懵懵懂懂。

【译文】

黄修易问：“最近用功，也颇觉得妄念不再产生，只是心中漆黑一片，不知怎样才能获得光明？”

先生说：“刚开始下手用功，心里怎么就能得到光明呢？就像奔流的浊水，刚刚倒进缸里，开始虽然已经静止不动，也只是浑浊的。需要等到静止沉淀久了之后，渣滓自然全都不见，又重新变清。你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养入心，黑暗自然能光明了。现在你就想要出效果，却是揠苗助长，不是真正的用功。”

三

【题解】

本条论为学之根本。阳明心学之“格物”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可谓立体而达用。朱子学之“格物”是在事事物物上探求理，并无先立体，故易惑于事物。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

【译文】

先生说：“我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确定是有根本的学问。一天比一天进步，时间越久越觉得精进、明白。后世儒者教人在各种事物上去寻求讨教，却是没有根本的学问。在他正年轻力壮时，虽然能暂时从外修饰，看不到过错，老了之后就精神衰迈，最终一定会倾倒下去。就像无根的树木，移植栽种到水边，虽然暂时鲜活美好，终久会变得憔悴。”

四

【题解】

本条论立志的重要性。本条以“经营区宅”为例对《论语》“志于道”章做了心学化诠释，突出了为学先立志的心学原则。志立，功夫方有头脑，如陶浔霍言：“如此说道德仁艺，方成一片，方是合为一事。”

问“志于道”一章[1]。

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

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择地鸠材②，经营成个区宅。‘据德’却是经画已成，有可据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区宅内，更不离去。‘游艺’却是加些画采，美此区宅。艺者，义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

【注释】

①志于道：语自《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②鸠：聚集。

【译文】

黄修易向先生请教《论语》“志于道”这一章。

先生说：“只‘志于道’一句，就包括下面很多句的功夫，自然不能停留在‘志于道’上。譬如建盖这间房子，‘志于道’是念念不忘要去选地聚材，经营成房子。‘据德’却是房屋已经建成，可以居住了。‘依仁’却是常常住在房子内，不再离去。‘游艺’却是增加装饰，美化房子。艺，就是义，是天理适宜的地方，例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都是为了调节本心，使它能够在道上熟悉。如果不明白‘志道’就去‘游艺’，就像是一个行为失检的小子，不先去置办房子，只管要买画来装饰门面，不知道要挂在哪里？”

五

【题解】

本条以读书论立志和事上磨炼功夫。读书只是要调摄此心，使之纯乎天理，故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不误举业。如读书有“强记”“欲速”“夸多斗靡”之心等即是偏离了本心，有了逐物之意。故读书需先立志，一心志于天理，则念念不忘存天理、去人欲，志向坚定，则心无旁骛，就不会为声利、得失、亲情牵缠。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不可缺的。但读之之时，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不知何以免此？"

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1]，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注释】

①夸多斗靡：夸耀，以辞藻华丽竞胜。

【译文】

黄修易问："读书是为了调节此心，不能缺少。只是读书的时候，一种科举成名的念头又被牵引出来，不知道怎么能避免这样？"

先生说："只要良知真实确切，即使追求科举，也不会牵累内心；即使有所牵累，也容易觉察，克除它而已。就像读书时，良知明白强记的心不对，就立即克除掉它；想速成的心不对，就立即克除掉它；有夸耀竞胜之心不对，就立即克除掉它。像这样也只是终日与圣贤相对印证，就是一颗纯粹天理的心。任凭如何读书，也只是调节此心而已，怎么会有牵累呢？"

曰："虽蒙开示，奈资质庸下，实难免累。窃闻穷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为声利牵缠，甘心为此，徒自苦耳。欲屏弃之，又制于亲，不能舍去，奈何？"

先生曰："此事归辞于亲者多矣，其实只是无志。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耳！"因叹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1]

【注释】

①此条之后，吕东本多二条如下，今全集本无：一、先生

曰："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二、先生曰："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

【译文】

黄修易问："虽然得蒙先生开解教导，奈何我资质平庸低下，实在难以免除牵累。我私下里听说穷困通达有天命注定，非常聪明的人恐怕不屑于此，不肖的人，又被声名利禄牵累，甘心为科举读书，只是自己感到苦恼。想要摒弃这个念头，又被亲人的看法牵制，不能克除掉，怎么办呢？"

先生说："在这件事上归咎于亲人的人多了，其实只是没有志向。志向确立之后，良知之下千事万事都只是同一件事。读书写文章，怎能牵累人呢？人自己在得失之中牵累自己而已！"先生因此又感叹道："这学说不昌明，不知在这里耽搁了多少英雄好汉！"

六

【题解】

本条论"性"。在王阳明看来，心即性，性即理，心性理都是居于内者，属于本体论范畴。然王阳明并不否定气在心学体系中的作用，其主张性、气不离，乃是以心学立场，以心涵摄气，心主气从。从体用关系出发，气是心（性理）的应化和体现。

问："'生之谓性'，告子亦说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①]，这也是指气说。"

【注释】

①“形色”二句：语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译文】

黄修易问：“‘生之谓性’，告子也说得很对啊，孟子为什么说他不对？”

先生说：“固然是性，只是告子的认知偏离了，不知道问题的关键；如果知道关键的话，像这样说也对。孟子也说‘形色，是天性’，这也是针对气说的。”

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依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谓性’，然却要有过差。若晓得头脑，依吾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亦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

【译文】

先生又说：“凡是人信口说话，随意行事，都说这是从我心中的本性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生之谓性’，然而这就有很多过失差错。如果知道关键性的本质，从我良知上说出来，做出来，就自然正确。然而良知也只是凭口说，凭身体力行，怎能从外获得气，另外有个去做、去说的呢？因此程颐先生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也是性，性也是气，只是前提必须恰当把握为学关键。”

七

【题解】

本条论“勿忘勿助”功夫。在阳明心学，功夫要依良知而行，着实用功，日久自然功成。若有矫强，或执于毁誉，都是违背致良知原则的。

又曰："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样，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此非小过，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来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样子出来。诸君只要常常怀个'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①，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处，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动。"

【注释】

①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语自《周易·乾卦·文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译文】

先生又说："各位的功夫，最不能揠苗助长。上等智慧的人非常少，学者没有超脱进入圣人境界的道理。在一起一伏，一进一退之间，才是功夫的顺序。不能因为我前些天下了功夫，今天不济，就要勉强装出一副没有破绽的样子来，这就是揠苗助长，连前段时间的功夫都损坏了。这不是小的过错，好比走路的人摔了一跤，爬起来就继续走，不要欺骗别人装出一副没有摔倒的样子出来。各位只要经常怀有'避世而内心没有忧虑，不被人赏识也不因此烦闷'的内心，依照良知耐心用功，不管别人的非议嘲笑，不管别人的诋毁诽谤，不管别人的荣辱得失，任凭功夫有进有退，我只坚持致良知的念头良久不息，自然有得力的地方，一切外事也都能不再干扰我。"

又曰："人若着实用功，随人毁谤，随人欺慢，处处得益，处处是进德之资。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终被累倒。"

【译文】

先生又说："人如果踏实用功，任凭别人诋毁诽谤，任凭别人欺

负轻慢，就处处得益，处处是品德进步的资本。如果不用功，只是入魔，最终会被牵累倒下。”

八

【题解】

本条借禾苗与为学论良知之生生不息。良知是人之天植灵根，此根不断（遮塞），生生不息。

先生一日出游禹穴[1]，顾田间禾曰：“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

范兆期在旁曰[2]：“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

先生曰：“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贼蔽塞，不得发生耳。”

【注释】

①禹穴：一说为会稽山小峰之一，位于今浙江绍兴，或云大禹葬于此；一说为洞穴，亦位于浙江绍兴，为大禹藏书之处。

②范兆期：范引年，字兆期，号半野。《年谱》嘉靖九年（1530），记门人薛侃建精舍于天真山，祀阳明，范兆期等主持其事。

【译文】

先生有一天到禹穴游玩，环顾田间的禾苗说：“才过了多长时间，就又长这么高了！”

范兆期在旁边说：“这只是因为有根。学问如果能自己种下根，也就不用担心不进步了。”

先生说：“人们谁没有根呢？良知就是天种下的灵识之根，自然生生不息；只是被私欲牵累，将这根残害蒙蔽，不能生发出来而已。”

九

【题解】

本条论功夫之内外。为学反己是求之于内，苛责于人是执着于外。求于内，方能克己之不足；责于外，则是姑息己私。

一友常易动气责人，先生警之曰："学须反己。若徒责人，只见得人不是，不见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见自己有许多未尽处，奚暇责人[1]？舜能化得象的傲[2]，其机括只是不见象的不是[3]。若舜只要正他的奸恶，就见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是友感悔。

曰："你今后只不要去论人之是非，凡当责辩人时，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4]

【注释】

①奚（xī）：为何，怎么。

②象：传说中舜的异母弟。性倨傲，多次想杀害舜，舜却仍以兄弟相待。

③机括：事物的关键。

④佐藤一斋于《传习录栏外书》据吕东本《遗言录》说："《遗言录》有一条，与此章互发，录如左：先生曰：'朋友相处，常见自家不是，方能求人之不是。若只觉自家为是，便怀轻忽之心，漫然不顾，不知病痛蓄之渐长，害不可言。善者固吾师，不善者亦吾师。且如见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否？见人好高，吾便自省亦好高否？这便是相观而善，处处得益。'"

【译文】

一位朋友常常容易生气责怪旁人，先生警示他说："学习一定要反省自己。如果只是责怪别人，只看到别人的不对，就看不到自己的

错误。如果能反省自己，才能看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怎么还有时间去责怪别人呢？舜之所以能感化象的傲慢，关键在于不去看象的错误。如果舜只是要纠正他的奸恶，就会看到象的错误。象是傲慢的人，一定不肯服气，又怎么能感化他呢？”

这位朋友感慨悔悟。

先生说：“你今后就不要去议论别人的对错，要责怪别人的时候，就将它当作一个大的自己的私欲，克除掉才可以。”

十

【题解】

本条论日用常行之功夫。病朋友之病，亦是有了私念。朋友问学，以砥砺本心为重，或有胜心，便是偏了。

先生曰：“凡朋友问难，纵有浅近粗疏，或露才扬己，皆是病发。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不可便怀鄙薄之心，非君子与人为善之心矣①。”

【注释】

①与人为善：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译文】

先生说：“凡是朋友提问责难，纵使有浅显粗鄙的看法，或者想要表现才干弘扬自己，都是病发。应当因病用药才可以，不能就怀有鄙视看轻的心，这不是君子与人为善的心。”

十一

【题解】

本条以心释《易》，是王阳明“心易”思想的体现。王阳明把卜筮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视为同样的功夫，功夫目的在于明心存理。在具体的功夫过程中，卜筮即是解心中之惑，以理去蔽，而不是去求理，体现了王阳明的心本论立场。

问：“《易》，朱子主卜筮①，程《传》主理②，何如？”

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伪耳。”

【注释】

①朱子主卜筮：朱熹著《周易本义》十二卷、《易学启蒙》三卷，皆主《周易》本为卜筮而作。

②程《传》主理：程颐著《易传》四卷，目的在说理。《二程集·文集》卷九《答张闳中书》云：“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传》，指程氏《易传》，又称《周易程氏传》。

【译文】

黄修易问：“朱子认为《易经》主要在于卜筮，程子的《易传》认为《易经》主要在于说理，怎么样呢？”

先生说：“卜筮是天理，天理也是卜筮。天下的理哪有比卜筮还大的呢？只因为后世将卜筮专注在了占卦上看，所以将卜筮看得像是微末工艺一般。不知道现在的师友之间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都是卜筮。卜筮不过是求问解惑，使人心神妙清明而已。《易经》是向天请教，人有疑问而且不自信，因此用《易经》来向天请教，这就是所谓的人心还有所偏颇，只有天不容虚假。”

黄省曾录　凡十一则

【题解】

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山人，苏州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从学王阳明于越城。著有《会稽问道录》。

“黄省曾录”的内容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以心释经。通过对《诗经》《论语》等的心学化诠释，凸显心学功夫的一贯性、连续性和顿、渐之别，同时通过对“仁”的诠释，凸显心学的主内立场；第二，从多角度论述为学之方。王阳明明分良知与知识，主张为道日减，而不可为学日繁；为学之关键在于诚于心，不自欺；第三，基于心学的主内立场，强调功夫的无执着，并心学化诠释“静坐”，区分儒、佛之功夫。

一

【题解】

本条论良知功夫之无执着。王阳明主张事上磨炼，但功夫之前要立定良知本体，这样就不会执着于外物，一切依良知而行，物来顺应，一过而不留，无执着，无助忘，无适无莫。

黄勉之问：“‘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①，事事要如此否？”

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须是识得个头脑乃可。义即是良知，晓得良知是个头脑，方无执着。且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②。你若执着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着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适’‘莫’，便不是良知的本体，如何唤得做义？”

【注释】

①“无适（dí）也”三句：语自《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

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意即没有必定要这样做的，也没有必定不这样做的，所做唯求合于义。适，专主。莫，不肯。

②“且如”五句：语自《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译文】

黄勉之问：“《论语》中‘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事事都要如此吗？”

先生说：“固然是事事要如此，也必须是要先知道一个重点才可以。义，就是‘良知’，知道‘良知’是个重点，才没有执着。就像接受别人的馈赠，有今天应当接受，他日不该接受的，也有今天不该接受，他日应该接受的。你如果执着于今天应该接受的，就接受所有的馈赠，执着于今天不该接受的，就所有馈赠都不接受，这就是‘适’和‘莫’，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了，怎么能叫做义呢？”

二

【题解】

本条以心解《诗经》。在王阳明看来，“思无邪”是只思一个天理，这正是作为心学功夫总纲的致良知功夫的究竟义，其他所有功夫条目皆如此，体现了心学功夫的一贯性。

问：“‘思无邪’一言①，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义？”

先生曰：“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

【注释】

①思无邪：语自《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译文】

黄勉之问：“‘思无邪’一句，怎么就能涵盖《诗经》三百篇的涵义呢？”

先生说：“何止《诗经》三百篇？‘六经’只要这一句话，就可以贯通，以至于穷尽古今天下圣贤的话，都可以用‘思无邪’一句来贯通。此外还有什么说法呢？这是一了百了的功夫。”

三

【题解】

本条论道心与人欲。在阳明心学，心只是一个本心，并无道心、人心之分。率性之性亦是心学之性，心即性即理。故率性即是本心的体现，显微无间。人有私欲即是对本心的遮蔽，故是惟危。

问道心、人心。

先生曰：“‘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无声无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译文】

黄勉之向先生请教道心和人心。

先生说：“‘率性之谓道’，就是道心。只要附着了一些人的意思在，就是人心。道心本来是无声无味的，因此称为‘微’；依照人心去做，就有许多不安稳的地方，因此称为‘惟危’。”

四

【题解】

本条借释《论语》论心学功夫之“顿”与“渐”。人之资质不同，故有上人与中人及以下之分，与之相应，功夫有顿、渐之分，此亦可谓因人施教。但需注意的是，此处是因人而语，在阳明心学功夫体系中，王阳明是主张顿教、渐教打并为一的。

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①，愚的人与之语上尚且不进，况不与之语，可乎？”

先生曰：“不是圣人终不与语，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

【注释】

①“中人”二句：语自《论语·雍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人，指具有中等才能的人。

【译文】

黄勉之问：“‘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愚钝的人给他讲解上等高深的学问，他尚且无法进步，何况不给他们讲解呢，这样可以吗？”

先生说：“不是圣人始终不给他讲解，圣人心中担忧恨不得人人都成为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进行教导不可以跨过等级。中等程度以下的人，就是给他讲解天性和天命，他也无法理解，也一定要慢慢地开导他。”

五

【题解】

本条论为学之方。记得是记知识，此是执着于外物，与心相去甚远。要晓得之“要”则是强意为之，此是执着于己意，是对心体的遮蔽。在王阳明看来，读书只是一事，事上磨炼之功夫的目的在于明心体，执于外物和执于己意都是对心体的偏离。

一友问："读书不记得，如何？"

先生曰："只要晓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第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若徒要记得，便不晓得；若徒要晓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体。"①

【注释】

①此段文意王龙溪于《王龙溪全集》卷十三《三锡篇赠宫保梅林胡公》亦有记载："先师（王阳明）有云：'学贵有序，先须理会大略，然后精微可得而尽。如孔明读书，先观大旨，未为无见，不然，反易溺于琐碎，非善学者也。'"

【译文】

一位朋友问："读书记不住，怎么办？"

先生说："只要理解就够了，为什么要记得？要理解已经是落在次要的地位了，只要使自己本体心明朗清楚就够了。如果只是要记得，就无法理解；如果只是要理解，就无法使自己的本体心明朗清楚。"

六

【题解】

本条借释《论语》论致良知功夫无时间断。心学功夫讲求立志、专一、集义等，都强调念念不忘存天理、去人欲。在阳明心学，功夫是本体之使然，功夫不间断在根本上体现了良知之发用无时不息。由此，功夫与本体在"逝者如斯"层面是统一的。

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①？"

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比水一般。若须臾间断②，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

【注释】

①逝者如斯：语自《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②须臾（yú）：片刻。

【译文】

黄勉之问：“孔子说‘逝者如斯’，是说自己心性生动活泼吗？”

先生说：“是的。一定要时时刻刻下‘致良知’的功夫，才能生动活泼，才能与那河流中的水一样。如果有片刻间断，就与天地不一样了。这是学问极致的地方，圣人也只是如此而已。”

七

【题解】

本条论“仁”。在王阳明看来，仁即是天理，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当依理而行，明心成仁。

问“志士仁人”章①。

先生曰：“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于此等处看得明白。比干、龙逢只为他看得分明②，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注释】

①“志士仁人”章：指《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②比干：殷人，商纣王的叔父，因谏纣而死。龙逢（páng）：即关龙逢，夏人，因谏桀而死。二人皆古之忠臣。

【译文】

黄勉之向先生请教《论语》中“志士仁人”一节。

先生说：“只是因为世上的人都把身体性命看得太重，不管是否应当赴死，一定要辗转委曲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样把天理都丢弃了。忍心残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呢？如果违背了天理，就与禽兽没有区别，就苟且偷生在世上千百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而已。学者要在这些地方看得明白，比干、龙逄，只因为也看得分明，所以能够做到他们的为人之本。”

八

【题解】

本条论自修重内轻外，体现了阳明心学一贯的主内立场。在王阳明看来，人之为学，修养心性，重在内求良知。良知自明，自己作伪和他人毁谤可遮蔽良知，但不碍良知之本然。

问：“叔孙武叔毁仲尼①，大圣人如何犹不免于毁谤？”

先生曰：“毁谤自外来的，虽圣人如何免得？人只贵于自修，若自己实实落落是个圣贤，纵然人都毁他，也说他不着，却若浮云掩日，如何损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个像恭色庄、不坚不介的，纵然没一个人说他，他的恶慝终须一日发露②。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③。毁誉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注释】

①叔孙武叔毁仲尼：典出《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②恶慝（tè）：邪恶。

③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孟子·离娄上》：“孟子

曰：‘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朱熹注引吕氏曰：“行不足以致誉而偶得誉，是谓不虞之誉；求免于毁而反致毁，是谓求全之毁。”

【译文】

黄勉之问：“叔孙武叔诋毁孔子，大圣人为什么也不能免于被诽谤呢？”

先生说：“诽谤是从身外来的，即便是圣人如何能避免得了？人只贵在自我修养，假若自己实实在在是个圣贤，纵然人们都诽谤他，也不能对他有所损害，就像浮云遮蔽太阳，怎么能损害太阳的光明呢？如果自己是个外貌恭谨端庄、内在动摇无德的，纵然没有一个人诽谤他，他的邪恶终究会有一天生发出来。所以孟子说‘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誉’。毁誉在外的，怎能避免呢？只要自我修养就够了！”

九

【题解】

本条论“静坐”。静坐是王阳明为学功夫之一。王阳明主张静处涵养，此处之静不离外物，更多侧重于心体不动于物。这亦是区别于佛教之“静”的地方。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①。

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注释】

①刘君亮：字元道。其余不详。王阳明有《与刘元道》一信。非《明儒学案》的郡丞刘君亮（名邦采）。

【译文】

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修行。

先生说："你如果用厌弃外物的心去追求清静，这就反而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你如果不厌弃外物，又在清静中存养，那是很好的。"

十

【题解】

本条论圣人气象。人人心中有仲尼，纵心所欲不逾矩。执着于外在规范，便是滞于物，便有碍于心体之自然发用流行。

王汝中、省曾侍坐[1]。

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

省曾起对曰："不敢。"

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

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且为师者问志于群弟子，三子皆整顿以对，至于曾点，飘飘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来，何等狂态！及至言志，又不对师之问目，都是狂言！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2]。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3]，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注释】

①王汝中：王畿（1498—1583），字汝中，号龙谿，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嘉靖癸未年（1523）师事王阳明。省曾：即黄省曾。见前注。

②"设在"二句：《二程集·外书》卷十二载："韩持国与伊川善。韩在颍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预戒诸子侄，使治一室，至于修治窗户，皆使亲为之，其诚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与持国

同游西湖，命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庄敬者，伊川回视，厉声叱之曰：‘汝辈从长者行，敢笑语如此，韩氏孝谨之风衰矣！’持国遂皆逐去之。”

③狂、狷：语自《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志向高远的人，谓之“狂”；拘谨自守的人，谓之“狷”。

【译文】

王汝中、黄省曾服侍先生坐着。

先生握着扇子，说道：“你们用扇。”

黄省曾站起来说道：“不敢。”

先生说：“圣人之学不是这样拘束痛苦的，不是装成道学的样子。”

王汝中说：“从《论语》中‘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可以略见这个观点。”

先生说：“对。从这章来看，圣人多么宽容，包含万象！老师向各位弟子询问他们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庄重认真地回答，只有曾点飘飘然不把其他三人看在眼中，自己去鼓起瑟来，多么狂傲的姿态！等到谈论志向的时候，又不针对老师的提问回答，都是些狂言乱语！假设是伊川先生在，早就责骂他了。圣人却又称赞他，这是什么样的气象！圣人教人，不是把人都拘束成一个样子。像进取的人就从进取的地方成就他，像拘谨的人就从拘谨的地方成就他，人的才能气质怎能一样呢？”

十一

【题解】

本条讲两种为学之方：一则为道日减，而不可为学日繁；一则为学在于诚于心，不自欺。此两种为学之方都体现了阳明学的心本论立场。

先生语陆元静曰："元静少年亦要解'五经'，志亦好博。但圣人教人，只怕人不简易，他说的皆是简易之规。以今人好博之心观之，却似圣人教人差了。"

【译文】

先生对陆元静说："元静少年时期就想要注解'五经'，志气也是喜好博学的。只是圣人教导人，就担心人不能简易，他教导的都是简易的规则。用现在人喜好博学的心来看，却像是圣人教导人教导得不对了。"

先生曰："孔子无不知而作①，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②，此是圣学真血脉路。"

【注释】

①孔子无不知而作：典出《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②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典出《周易·系辞下》："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颜子，指颜回。见前注。

【译文】

先生说："孔子从来没有对自己不知道的还乱写，颜回对于自己不对的地方也没有不知道的，这是圣学真正的精血脉络。"

钱德洪录　凡四十八则

【题解】

“钱德洪录”的内容体现了钱德洪在“钱德洪跋”中的选录标准和目的，“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因此，此“录”的内容相对而言比较繁富，涉及心学的多个方面，大概可分为以下六点：第一，论述阳明心学的相关范畴和命题，如“心即理”“心外无物”“万物一体”“爱有差等”“性”“未发已发”“狂者”等。第二，多角度论述良知本体。如首先良知的普遍性、个体性及二者的统一；其次，良知的内在普遍性决定了良知作为判定异端的标准性，但并不担保其发用（明觉状态）的普遍性；再次，在“心”与“物”的层面，良知本质上不是“物”（知识、见闻、七情等），但其发用不离于“物”，从“心外无物”的角度讲，“物”对“心”也是具有规定性的；其四，以“乐”“安”“诚”论良知的状态；其五，论证良知与传统的理学命题太极、命、性、道等只是一物，其自生生不息，自圆满自在而又自觉明发。第三，对致良知功夫的论述。王阳明特别坚持了功夫的一贯性和无执性，认为功夫不仅要顿、渐统一，而且要内外统一，做到“不动心”，无执着。第四，论述了本体、功夫、境界的辩证关系，阳明心学在根本上是即本体即功夫即境界的学问。第五，以心释经，彰显“功夫由己”的心性学立场；第六，从心物关系、境界等角度论述儒、佛、道之别，其中包含着对佛、道的心学化诠释及误读。

一

【题解】

本条论立圣人之志。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为龙冈书院作的院规《教条示龙场诸生》中之首条即是“立志”，这与其处困凝思圣人之道和彻悟心学关系密切。立圣人之志，即是要依良知而行，如心中别有些渣滓，则是志之未坚。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①。

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

侯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

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对曰："愿立'必为圣人之志'。"

先生曰："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

洪初闻时，心若未服，听说到不觉悚汗。

【注释】

①何廷仁（1486—1551）：初名秦，字性之，号善山，赣州府雩都（今江西于都）人。王阳明高徒之一。黄正之：即黄宏纲。见前注。李侯璧：名珙，金华府永康（今浙江永康）人。余不详。汝中：即王畿。见前注。

【译文】

何廷仁、黄正之、李侯璧、王汝中、钱德洪侍奉先生坐着。

先生环顾大家，说道："你们的学问没有长进，只是因为没有立志。"

李侯璧站起来说："我愿意立志。"

先生说："很难说你不立志，但这不是'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

李侯璧回答说："我愿意立'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

先生说："你要是真的有成为圣人的志向，在良知上就不会不尽。良知上留得一些其他的挂念，就不是'一定要成为圣人'的志向了。"

钱德洪刚听说的时候，心中好像并不服气，听到这里，不觉敬畏地流下汗来。

二

【题解】

本条论良知本体。良知即是太极，生生不息，是为灵明。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①]，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②]。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

【注释】

①成鬼成帝：语自《庄子·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②与物无对：语自《二程集·遗书》卷二程颢语："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译文】

先生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出了天和地，化作了鬼神和天帝，一切都是从它们当中出来的，真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和它们相比。人假若能把良知完全恢复，一点儿亏欠都没有，自然不知不觉就手舞足蹈，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乐趣可以取代。"

三

【题解】

本条论静坐功夫。静坐功夫是王阳明的教法之一，在王阳明而言，静坐是避免执着于外物的收放心的小学功夫，但也应避免走向为静而静的极端。心学之"静"在于依良知而行，不执于内，情顺万物而无情，也不逐于外，动而无动。

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

答曰："吾昔居滁时①，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②，方能察人病理。"

【注释】

①居滁：正德八年（1513），时王阳明四十二岁，于滁州督马政，从游者甚众。滁，滁州，即今安徽滁州。

②医经折肱（gōng）：语自《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肱，从肘到腕的部分。指胳膊。

【译文】

一位朋友在静坐中有所见解感悟，就跑来请教先生。

先生回答说："我从前住在滁州的时候，看到各位学生多注重知识见解，争辩听说中的异同，在收获上没什么补益，姑且教他们静坐。他们很快就领悟到了一些东西，短时间内收效很好。久而久之，逐渐有喜静厌动、流于枯槁的毛病。有的人只追求玄妙的解读，借此动人听闻，因此近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清楚明白，那么随你去静处体会感悟也好，或者去事上磨炼行动也好，良知的本体原本是无动无静的，这就是学问的关键之处。我这个问题，从滁州到这里，也反复比较过几次，只是'致良知'三个字没有毛病。这就好比医生要亲自经历骨折，才能明察病人的病理。"

四

【题解】

本条论致良知功夫。良知无内外，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故王阳明主张把致良知和事为见闻知识等统一起来。割裂二者，反而是有了内外之别和执着。

一友问："功夫欲得此知时时接续，一切应感处反觉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觉不见了。如何则可？"

先生曰："此只认良知未真，尚有内外之间。我这里功夫，不由人急心，认得良知头脑是当，去朴实用功，自会透彻。到此便是内外两忘①，又何心事不合一？"

【注释】

①内外两忘：语自《二程集·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程颢语："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译文】

一位朋友问："功夫想让良知时时不断，但在应付整个事物时却又感到照顾不及，如果到事情上去周旋，又觉得良知不见了。应该怎么办才行呢？"

先生说："这只是对良知的认知不真切，还有内外的区别。我这里的功夫不能急于求成，当看清良知的关键，然后去踏实用功，自然能够体会透彻。到这种程度就是内外两忘，又怎么会心与事不合一呢？"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这个真机，如何得他充实光辉①？若能透得时，不由你聪明知解接得来。须胸中渣滓浑化，不使有毫发沾带始得②。"

【注释】

①充实光辉：语自《孟子·尽心下》："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②沾带：附着。

【译文】

先生又说："功夫不能透彻把握这个真谛，如何能让它充实光辉呢？如果能透彻把握的时候，不是靠着你的聪明解读知识就能得到的。一定要融化心中的渣滓，不让它们有一点儿附着才可以得到。"

五

【题解】

在阳明心学，命、性、道与良知只是一物，良知圆满自在而又自觉明发，知是知非，依良知而行，便是修身之道。

先生曰："'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

问："如何道即是教？"

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译文】

先生说："'天命之谓性'，天命就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就是天道。'修道之谓教'，天道就是教化。"

钱德洪问："为什么天道就是教化？"

先生说："天道就是良知。良知原本是完完全全，是的就给他个是，非的就给他个非，是非只根据良知来，也就没有其他不对的地方了。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六

【题解】

良知不是知识见闻，但亦不离知识见闻。不睹不闻是内遗外，但不否定外，戒慎恐惧是存内不逐外。理解了良知与事事物物的内外主

次关系，则本体与功夫合一。

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否？"

先生曰："此处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

【译文】

钱德洪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功夫吗？"

先生说："这里必须坚信本体原本是'不睹不闻'的，也原本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增加一点儿东西。如果认知得真切了，就算说'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也是对的。"

七

【题解】

本条以昼夜论良知之妙用发生和收敛凝一的状态。良知常知，故无论昼夜都是良知发用之时。既是发用状态，便处于心物关系之中。昼时物欲繁杂，良知容易遮蔽，能顺应无滞，便是本体呈现。夜时物欲寡少，良知更易呈现。如能恰当处理好良知与物欲的关系，便是通乎昼夜之道。

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①"。

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昼知夜的。"

又问："人睡熟时，良知亦不知了。"

曰："不知何以一叫便应？"

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时？"

曰："向晦宴息②，此亦造化常理。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凝一时。天地既开，庶物

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与天地一体，故‘上下与天地同流’③。今人不会宴息，夜来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魇寐④。”

曰：“睡时功夫如何用？”

先生曰：“知昼即知夜矣。日间良知是顺应无滞的，夜间良知即是收敛凝一的，有梦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气发的⑤，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注释】

①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语自《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②向晦宴息：语自《周易·随卦》：“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③上下与天地同流：语自《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④魇（yǎn）寐：梦魇，噩梦。

⑤良知在夜气：语自《孟子·告子上》：“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译文】

钱德洪请教《周易》中“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句话。

先生说：“良知本来是知道昼夜的。”

钱德洪又问：“人睡熟时，良知也就不知道了。”

先生说：“不知道怎么会一叫就答应？”

钱德洪问："良知既然常常知道，怎么会有睡熟的时候？"

先生说："夜晚休息，这也是自然常理。夜晚天地一片混沌，事物的形状颜色都消失了，人的眼睛耳朵也没什么可看可听的了，器官都关闭停止了活动，这就是良知收敛凝聚时的情形。白天到来，万物复苏，人的眼睛耳朵也有可看可听的了，所有的器官都打开开始工作，这就是良知发挥奇妙作用的时刻。由此可见，人心与天地是一个整体，所以孟子说'上下与天地同流'。现在的人不会休息，到了晚上不是昏睡就是胡思乱想做噩梦。"

钱德洪问："睡觉时怎么用功呢？"

先生说："知道白天怎么用功，也就知道晚上怎么用功了。白天良知是畅通无阻的，夜晚良知是收敛凝聚的，有梦就是先兆。"

先生又说："良知在'夜气'中生发的是本体，因为它没有掺杂物欲。学者要在事物纷扰纠缠的时候，常常像'夜气'一样，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八

【题解】

本条阐释儒、释、道三家"境界"之异，但其中蕴含着王阳明对佛教之境界论的误读。在王阳明看来，仙家执着于养生，佛氏执着于出离生死苦海，这其实都是对本体的障碍，所以仙、佛的境界便是虚、无。仙、佛因为拘于现实的身和生，所以本体不能大化流行，其性命之学便落入"无"的境界。而良知之发用，顺物而不拘于物，上下内外一齐俱尽，无执着将迎意必，所以良知的境界是"有"的境界。可见，在王阳明的佛教图式中，佛氏从实有之肉体生命走向了空无，故其境界不可言说，而良知学从预设的良知本体走向了有，故其境界可以言说。在论证逻辑上，似乎各自都成了一个悖论。那么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在佛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存在，即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根据。而且，这一根据定无疑性，又必然导致禅宗的一切有情皆能成佛。六世有情无论经过多长时间，多少轮

回，最终一定会成佛的。也就是说，佛教对于境界的论证是一个必然性的论证。王阳明也说“满街都是圣人”，意指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潜在根据，但是否能成为圣人，还要看功夫做得如何，如果一个人不能做致良知的功夫，就不可能成为圣人，反之，则可以成为圣人。可见，王阳明对于境界的论证是一种可能性的论证。何以会如此呢？佛教着眼于现世，但目标是成佛；儒家着眼于成圣，但对象是现世之人。二者在根本的逻辑向度上是不同的：佛教立足于佛，来普度众生，众生终将成佛。如有一个有情不能成佛，则是对佛之慈悲的质疑，然而从佛教教义看，这种假设是不可能也根本不能成立的。儒家是从现世向上超越，达于圣人，功夫不到，便不能成圣。所以佛教是超脱的，儒家是现世的。

先生曰：“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①；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注释】

①“良知”二句：语自张载《张子全书》卷二《正蒙·太和》：“由太虚，有天之名。”

【译文】

先生说：“道家讲究‘虚’，圣人怎能在‘虚’上增加一点儿‘实’？佛教讲究‘无’，圣人怎能在‘无’上增加一点儿‘有’呢？只是道家说‘虚’，是从养生上来的；佛教说‘无’，是从脱离生死苦海上来的，在本体上添加这些意思，就不是‘虚’‘无’的本色了，就妨碍了本体。圣人只是还给良

知本色，而不添加其他意思。良知的‘虚’，就是天的太虚；良知的‘无’，就是太虚的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是有相貌形状颜色的东西，都是在太虚无形当中生发流行的，从未成为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应良知的生发作用，天地万物，都在良知的生发作用与流行当中，何曾又有事物在良知之外兴起，成为障碍呢？”

九

【题解】

本条从心、物关系论儒、佛之别。在王阳明看来，佛教“不可以治天下”，不能仅理解为它对现世伦理的逃避，而应该从佛教本源上找答案。佛氏养心是守心而养，弃绝了外在的事事物物，把心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心学则主张即物养心，但又不执着于物，顺其天则自然，所以可以治天下。儒、佛之区别在于，佛教表面上是“尽绝事物”，而不执着于事物，但是实际上，佛教是“务养心”，也就是为了养心而尽绝事物，所以不但执着于事物，同时也执着于心。在王阳明看来，佛氏的心是寂灭的，刻意回避物事的功夫使心不能在现实中呈现，就更显得一团死寂，从而“把心看作幻相，渐入虚寂去了”。心学则相反，表面上不离事物，有所“着相”，但实际上是顺心而为，既无碍于心，也无碍于事事物物，既养心，也可以治天下。

或问：“释氏亦务养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

先生曰：“吾儒养心①，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②。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③，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注释】

①养心：语自《孟子·尽心下》：“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

②天则：语自《周易·乾卦·文言》：“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③把心看作幻相：语自《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越州大珠慧海和尚语》：“夫法虽无种性，应物俱现，心幻也，一切俱幻，若有一法不是幻者，幻即有定；心空也，一切皆空，若有一法不空，空义不立。迷时人逐法，悟时法由人。”

【译文】

有人问：“佛教也追求养心，然而却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为什么呢？”

先生说：“我们儒家养心，未曾离开事物，只顺应天理法则，自然就是功夫了。佛教却要绝灭抛弃事物，将心看成幻相，渐渐进入虚妄寂静，与世间似乎没有一点儿关系，所以不能治理天下。”

十

【题解】

良知人人具有，至善无恶，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故从本体层面讲，异于愚夫愚妇，即是异于良知，便是异端。

或问“异端”。

先生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①；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注释】

①同德：语自《庄子·马蹄》：“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

【译文】

有人向先生请教关于“异端”的问题。

先生说：“与愚夫愚妇相同的，这就叫做‘同德’；与愚夫愚妇不同的，这就叫做‘异端’。”

十一

【题解】

本条以心学解释孟子和告子，论证心学的“不动心”。告子是欲把捉一个心不动，为不动心而做不动心的功夫，反而有了执着，动了心。孟子是集义，念念不忘存天理、去人欲，事为动静皆合于义，顺于理，故良知本体无有牵滞，原自不动。

先生曰：“孟子不动心，告子不动心，所异只在毫厘间。告子只在不动心上着功，孟子便直从此心原不动处分晓。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动，便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挠了，此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歉①；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②。”

【注释】

①馁（něi）歉：意指缺乏、不足。

②浩然之气：语自《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朱熹注曰：“难言者，盖其心所独得，而无形声之验，有未易以言语形容者。故程子曰：‘观此一言，则孟子之实有是气可知矣。’”

【译文】

先生说：“孟子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区别只在毫厘之间。告子只在不动心上用功，孟子就直接从心的原本不动处用功。心的本体原本是不动的，只因为行为不符合义就动了。孟子不论心的动与不动，只说‘集义’，所行没有不符合义的，这心自然就不会动了。如果告子只要这心不动，就是抓住这心，把它生生不息的根源反而阻挠住了，这不但徒劳没有益处，反而又损害了它。孟子‘集义’的功夫，自

然将心存养得充盈饱满，没有一点儿缺憾；自然纵横自在，生气勃勃：这就是浩然正气。”

十二

【题解】

在阳明心学，心即性即理，心外无物，故性无善无恶，无内无外，是为“一”，这是从心学本体的角度论性。告子视心、物为二，故性内物外，性之无善无不善与物之有善有恶便有了对待，是为“二”，这是从理学心物关系角度论。

又曰：“告子病源从‘性无善无不善’上见来①。性无善无不善，虽如此说亦无大差，但告子执定看了，便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内。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了，便会差。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时，只此一句便尽了，更无有内外之间。告子见一个性在内，见一个物在外，便见他于性有未透彻处。”

【注释】

①性无善无不善：语自《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朱熹注曰：“此章言性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本无恶，故反之而后为恶，非本无定体，而可以无所不为也。”

【译文】

先生又说：“告子的病根，是从‘性无善无不善’上来的。性无善无不善，虽然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大的差错，只是告子固执地认知，就有个无善无不善的性在心中。认为性有善有恶是在事物感觉上认知，就有个事物在心外。这就把它们分成两边看了，就会有问题。无善无不善，性原本是这样。领悟到境界时，只要这一句话就说尽了，还没有内外的分别。告子看见一个性在心中，看见一个物在心外，就能看

出他对性还没有透彻领悟。”

十三

【题解】

本条论“万物一体”。“万物一体”是阳明心学四个重要命题之一，其哲学基础是良知，体现了传统儒学由仁体到推仁的本体—功夫逻辑，从而实现以心涵摄万物的德性意义世界。

朱本思问[1]：“人有虚灵，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类，亦有良知否？”

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

【注释】

①朱本思：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常州府靖江（今江苏靖江）人。从学于王阳明。曾为江西新城丞。著有《参元三语》等。

【译文】

朱本思问：“人有清净的灵觉，才有良知。像草、木、瓦、石之类，也有良知吗？”

先生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关注，就不能称之为草、木、瓦、石了。难道只有草、木、瓦、石是这样吗？天地没有人的良知关注，也就不可为天地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本是一体，它最精妙的开窍处是人心的一点儿灵觉清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

本都是一体的。因此五谷禽兽之类都可以养人，药石之类都可以治疗疾病，只因为它们的气是相同的，因此能够相通。”

十四

【题解】

本条以“南镇看花”的例子论述“心外无物”。理解本条可把握两个关键词，首先是“寂”，其指向“花的存在”。“花的存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的自在存在物，属于本然世界。它可以离开人的意识“自开自落”，不会因人的意识活动而生灭，它是心外之物，与主体“同归于寂”，这里的“寂”指“寂静”，即人与花各自独立，没有沟通，而不是佛教中的“寂灭”的“无”。其次是“明白”，其指向“花存在的意义”。“花存在的意义”是主体的意向性指向的结果，它不能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它“不在你的心外”，而是人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与主体一样有了情感生命。只有当作为意义存在的花进入主体，其存在的意义被激活而显现时，花的“颜色”才“一时明白起来”。这里的“明白”指花的颜色相对于主体的意识而“明白”，即花树在“心”的观照中显现了它的意味，由纯粹的本然世界（寂）进入了意义世界（明白）。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看花”的“看”不是纯客观的看，而应该是一种生命体验式的看，它是一种最直接、最亲密的功夫，也是一种唤醒，一种感召，或一种自我验证。所以“明白”二字是以主体的意向性的指向功能为前提的，它暗示了主体和意义客体的同时到场。因此，在王阳明看来，没有进入意义世界的东西的存在与否是无意义的，可有可无的，虽然他不否定“心”“物”相感之前“物”的客观存在。但物一旦进入了意义世界，其作为意义客体便与“心”的觉悟有关。“心”与“物”的关系便是其所存在于其中的意义世界存在的根据。

先生游南镇①。

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

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注释】

①南镇：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南镇为古代四镇之一。《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将“四镇”与“五岳”并举，指可为一方之镇的主山。郑玄注南镇即为会稽山。镇，一方的主要山岳。

【译文】

先生游览南镇。

一位朋友指着岩石中的花树问道：“天下没有心外的事物，像这棵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

先生说：“你没看到这花时，这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静；你来到这里看见这花时，那么这花的颜色一下就显现清楚起来，就知道这花不在你的心外了。”

十五

【题解】

本条论“爱有差等”。本条是在“万物一体”的命题下谈“爱有差等”，体现了儒学“仁民爱物”的基本原则，既坚持了心学良知本体的普遍性、主体性、能动性原则，又在心外无物的原则内回应了社会实存现象，表现出一种实学精神。

问：“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①？”

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心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②，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③，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及至吾身与至亲，更不得分别彼此厚薄。盖以仁民爱物④，皆

从此出。此处可忍，更无所不忍矣。《大学》所谓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不可逾越，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个条理，便谓之‘信’。”

【注释】

①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大学》首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②燕：通“宴”，宴享。

③箪（dān）食豆羹：语自《孟子·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④仁民爱物：语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译文】

钱德洪问：“大人与事物同是一个整体，为什么《大学》却要分个厚薄呢？”

先生说：“只是因为道理本来就有厚薄的区别。比如人的身体是一个整体，用手脚保护头和眼睛，难道是要故意轻视手脚吗？这是道理应当如此。我们对禽兽与草木都是爱的，用草木去喂养禽兽，又怎么忍心呢？我们对人与禽兽都是爱的，宰杀禽兽来奉养亲人，供于祭祀，宴请宾客，又怎么忍心呢？我们对至亲之人与路人都是爱的，如果只有一篮饭一碗汤，得到就生，得不到就死，不能两全，宁愿去救至亲之人而不去救路人，又怎么忍心呢？这是道理本该如此。至于对自己和亲人，更不会分个厚此薄彼。大概因为仁民爱物，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如果这里能够忍受，也就能无所不忍了。《大学》所谓的厚薄，是良知上自然而然的条理，不能逾越，这就称之为‘义’；遵

循这个条理，就称之为‘礼’；明白这个条理，就称之为智；始终坚持这个条理，就称之为‘信’。”

十六

【题解】

本条从“体用一源”的原则出发论心之体。心体内在，显微无间，但心体之发用无时不息，心之发为意，意必着事物，故物亦是心体之所，感应之是非即是心体感应之机的体现。因此本条是从“用”来论“体”的，在根本上并无违背阳明学一贯的体不离物（用），而又不滞于物（用）的“心”“物”关系原则。值得注意的是，本条常受后人责议，如但衡今说：“此节所云，与阳明教言相违。”东正纯亦云：“王子常喜主心提醒，而往往又生着心之弊。”大概是由于王阳明此处“由用论体”的方法不同于其常用的“以心论物”的方法。

又曰：“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

【译文】

先生又说：“眼睛没有本体，以万物的颜色为本体；耳朵没有本体，以万物的声音为本体；鼻子没有本体，以万物的气息为本体；嘴巴没有本体，以万物的味道为本体；心没有本体，以天地万物感到的是非为本体。”

十七

【题解】

本条论功夫之一贯。夭寿不贰，本是困知勉行事，然亦是致良知，及其功成，则本体周流无碍，即是圣人尽性至命之学。

问“夭寿不贰”。

先生曰："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①。"

【注释】

①尽性至命：语自《周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译文】

钱德洪向先生请教"夭寿不贰"。

先生说："学问功夫，一切名利嗜好都能摆脱干净，然而还有一丝一毫贪生怕死的念头，就不能与整个本体全部融合开释。人的生死念头，原本是从生命根源上带来的，因此不容易驱除。如果在这里能看破识透，这心的全体才是畅通无碍，才是尽性知命的学问。"

十八

【题解】

阳明心学之"静坐"不是要执着于"为静"，而是要依良知而行，在动静之间达到心体之"定"。去欲是为存理，但如执于"欲去"，则是又添了一个意必的心，反而与心体有隔。

一友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

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①。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是友愧谢。

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

【注释】

①亦还用得着：参见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此功夫与《中庸》‘戒惧’、《大学》‘格致’同，戒惧期中和、位育，格致期治国、平天下，所谓‘更有大本事也’，故阅十数年，亦宜用此工夫，不独在初头入手时事。”

【译文】

一位朋友问：“想在静坐时，把好名、好色、好财等病根，逐一找出来，清除干净，恐怕这是割肉去疮吧？”

先生正色说：“这是我治病救人的药方，真的能驱除人的病根。有再大本事的人过了十几年之后，也还用得着。你要是不用，就放起来，不要糟蹋了我的药方！”

这位朋友惭愧地道歉。

过了一会儿，先生说：“我想这也不是你的问题，一定是我这些稍懂意思的学生们这样说来误导你。”

在座的人都恭敬起来。

十九

【题解】

本条论致良知功夫。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功夫重在实落用功，求之于己，而不在文字上讲求，否则便是执于文义，隔于心体。“尘尾”之喻，即是表明功夫要不着文字，切记体验。

一友问“功夫不切”。

先生曰：“学问功夫，我已曾一句道尽，如何今日转说转远，都不着根？”

对曰：“致良知盖闻教矣，然亦须讲明。”

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讲明？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语言上转说转糊涂。”

【译文】

一位朋友向先生请教“功夫不真切”的问题。

先生说：“学问功夫，我已经曾用一句话说完了，怎么现在还是越说越远，都抓不住根源呢？”

朋友回答说：“致良知的教诲听过了，然而还需要明白讲解。”

先生说：“既然知道致良知，又有什么可以讲解明白的呢？良知本来是明明白白，踏实用功就行了。不肯用功，只在语言文字上，就愈说愈发糊涂了。”

曰：“正求讲明致之之功。”

先生曰：“此亦须你自家求，我亦无别法可道。昔有禅师，人来问法，只把尘尾提起。一日，其徒将尘尾藏过，试他如何设法。禅师寻尘尾不见，又只空手提起。我这个良知就是设法的尘尾，舍了这个，有何可提得？”

【译文】

朋友说：“正是要请您讲明致良知的功夫。”

先生说：“这也必须是你自己去寻求，我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讲解。从前有位禅师，有人来问法，他只把拂尘提起来。一天，他的徒弟把他的拂尘藏起来，试试他怎样讲法。禅师找不到拂尘，就只空手做个提拂尘的姿势。我这个良知就是讲解佛法的拂尘，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可提的呢？”

少间，又有一友请问功夫切要。

先生旁顾曰：“我尘尾安在？”

一时在坐者皆跃然。

【译文】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朋友请教做功夫的要领。

先生向旁边看了看说："我的拂尘在哪？"

一时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二十

【题解】

本条论"诚"。诚既是良知的本然状态，亦是其明觉状态，都是指其不杂人伪的状态。从本体发用而言，"至诚"就是要依良知而行，无私意间隔。"前知"之心则是意必固我，便是私。

或问"至诚""前知"①。

先生曰："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实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动处就是几，'诚、神、几，曰圣人'②。圣人不贵前知，祸福之来，虽圣人有所不免。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若有个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③，终是利害心未尽处。"

【注释】

①至诚、前知：出自《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②诚、神、几，曰圣人：语自周敦颐《通书·圣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

③邵子必于前知：邵雍主象数，以为人能前知。邵子，即邵雍（1011—1077），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卒谥康节，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北宋理学家。著有《皇极经世》等。

【译文】

有人请教《中庸》里的“至诚”“前知”。

先生说：“诚是实在的道理，只是一个良知。实在道理奇妙作用流行起来就是神，它的萌动处就是几，就像周敦颐说的‘具备诚、神、几的就是圣人’。圣人并不贵在能够先知，祸福的发生，即使是圣人也无法免除。圣人只是明白事物发展的规律，遇到变化能够随机应变而已。良知不分前后，只要明白现在的规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假若有想要事先知道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趋利避害的心意。邵子一定要追求先知，终究是利害私心没有完全驱除。”

二十一

【题解】

本条论“良知”之“知”的个体性。良知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其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皆是良知本然所发，如日无心照物，却无物不照。良知本自圆满，故要自信良知，既不怀疑良知，也不做助忘之功。

先生曰：“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尝有心照物，而自无物不照。无照无不照，原是日的本体。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①

【注释】

①此章参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之《波石语录》徐樾语：“阳明先生曰：‘致良知者，此知即一，此知本神，知之不昧，是曰致矣。’”

【译文】

先生说："无知无不知，本体原来就是这样的。譬如太阳从未有心去照耀万物，而自然没有事物不在它的照耀之下。无照无不照，原本就是太阳的本体。良知本来无知，现在却要有知；本来无不知，现在却怀疑有不知，这只是不够相信罢了！"

二十二

【题解】

本然良知人人自有，但能否发用良知，则有圣、凡之别。圣人良知常知常明，凡人则不能，其关键在于是否做致良知功夫。由此可见，功夫之于明本体的重要性。

先生曰："'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①，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

【注释】

①"惟天下"二句：语自《中庸》第三十一章："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译文】

先生说："《中庸》'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从前看这句话何等玄妙，现在看来，原本是人人自己有的。耳朵原本就聪闻，眼睛原本就明视，心思原本就睿智，圣人只是具备了一种才能而已，才能的地方就是良知。众人没有这种才能，只是因为不能致良知。多么明白简易！"

二十三

【题解】

本条论致良知功夫。致良知功夫贵在专“一”，念念不忘存天理，以致良知之精明。若用志不专一，执于外物，则是自私用智，将迎意必。以上也成为判断“远虑”“夜以继日”等是否为“将迎”的标准。

问：“孔子所谓‘远虑’[①]，周公‘夜以继日’[②]，与‘将迎’不同。何如？”

先生曰：“‘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思虑，只是要存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荡荡去思，教做‘远虑’，便不免有毁誉、得丧、人欲搀入其中，就是‘将迎’了。周公终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见得时，其气象与‘将迎’自别。”

【注释】

①孔子所谓“远虑”：《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此处王阳明是就心上论。朱熹于《论语章句集注》引苏氏语说：“故虑不在千里之外，则患在几席之下矣。”此为就事上说。

②周公“夜以继日”：《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译文】

钱德洪问：“孔子所谓的‘远虑’，周公的‘夜以继日’，与‘将迎’有什么不同？”

先生说：“‘远虑’不是空空荡荡去思考，只是要存养天理。天理在人心，从古至今，没有始终。天理是良知，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

知。良知越思考越精明，如果不精细思考，随便依事应付，良知就粗糙了。如果只在具体事物上空空荡荡地去思考，教人‘远虑’，就不免会有毁誉、得失、私欲掺杂进去，就是‘将迎’了。周公整夜思考，只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的功夫。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周公将他的气象与‘将迎’自然区别开了。”

二十四

【题解】

本条论功夫与境界。为己之学是真实切己的学问，为己方能成己、成物、成圣，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这是一个功夫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外在的效验。说效验，则是以“外”说“内”，就不真切了。

问：“‘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①，朱子作效验说②，如何？”

先生曰：“圣贤只是为己之学③，重功夫不重效验。仁者以万物为体，不能一体，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体，则天下皆归于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闼’意④。天下皆与，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⑤，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无怨，于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注释】

①“一日”二句：语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②朱子作效验说：朱熹注“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曰：“极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③圣贤只是为己之学：语自《论语·宪问》：“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④八荒皆在我闼（tà）：语自《宋元学案》卷三十一之吕大临《克己铭》。八荒，八方荒远之地。闼，门。

⑤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语自《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译文】

钱德洪问：“对于孔子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朱子认为是效验，怎么样呢？”

先生说：“圣贤只是为自己的学问，重视功夫而不是效验。仁以万物为本体，不能融为一体的，只是自己的私欲没有忘记。如果能恢复仁的本体，那么天下就都归顺于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门内’的意思。天下都归于仁，他们的仁也在其中。就像‘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也只是在自己家没有什么不怨的，就像‘不怨天，不尤人’的意思。然而既然在家、在邦都没有怨恨，我自然也在其中，只是重点不在于效验而已。”

二十五

【题解】

本条论心学功夫与本体的关系。王阳明以心学解释《孟子·万章》篇，巧力是功夫，功夫不同，目标则一。圣知是本体，识得本体，则功夫方始有头脑，归于一。显然，王阳明的解释是有选择性和取舍的。体现了其以心释经的特点。

问：“孟子‘巧、力、圣、智’之说①，朱子云：‘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②。’何如？”

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实非两事。‘巧’亦只在用力处，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马箭，一能远箭。他射得到，俱谓之力，中处俱可谓之巧。但步不能马，马不能远，各有所长，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处。孔子则三者皆长。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极③，‘清’，只到得伯夷而极；‘任’，只到得伊尹而极，何曾加得些子？若谓‘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则其力反过孔

子了。‘巧’‘力’只是发明‘圣’‘知’之义，若识得‘圣’‘知’本体是何物，便自了然。”

【注释】

①孟子“巧、力、圣、智”之说：《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②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语自朱熹《孟子章句集注·万章下》：“此复以射之巧力，发明‘智’‘圣’二字之义，见孔子巧力俱全而圣智兼备，三子则力有余而巧不足，是以一节虽至于圣，而智不足以及乎时中也。”三子，即指伯夷、伊尹、柳下惠。

③柳下惠：展禽，一作展获。食邑柳下，故名柳下惠。春秋时鲁国大夫。

【译文】

钱德洪问：“孟子‘巧、力、圣、智’的说法，朱子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怎么样呢？”

先生说：“这三个人固然有力，也有巧。‘巧’和‘力’并不是两件事。巧也只在用力的地方，有力而没有巧，也只是徒劳费力。这三个人就好比射箭：一个能步射，一个能骑射，一个能远射。他们能射到靶子都称为力，能射中靶子都可以称为巧。只是步射的不能骑射，骑射的不能远射，各有长处，这就是才力局限的不同之处。孔子就兼有他们三人的长处。然而孔子的‘和’最多只能达到柳下惠的极致，‘清’只能达到伯夷的极致，‘任’只能达到伊尹的极致，哪曾再增添半点儿呢？如果说‘三子力有余而巧不足’，那么他们的力反而超过孔子

了。‘巧’和‘力’只是用来说明‘圣’和‘知’的含义的，如果能够明白‘圣’和‘知’的本意是什么，就自然能够了解了。”

二十六

【题解】

良知具有天理的普遍性和本体的明觉性，良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在功夫过程中，不离事事为为。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违’，天即良知也；‘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①。”

【注释】

①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天即良知、良知即天：参见《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黄宗羲语：“先生言致良知以格物，便是先天而天弗违；先生言格物以致其良知，便是后天而奉天时。”

【译文】

先生说：“‘先天而天弗违’，天就是良知；‘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就是天。”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译文】

“良知只是个辨别是非的心，是非只是喜欢厌恶，明白喜欢厌恶就能完全明白是非，只要明白是非就能明白所有万物变化。”

又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

【译文】

先生又说："但'是非'两个字是大规矩，具体细处则因人而异。"

"圣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贤人如浮云天日，愚人如阴霾天日，虽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则一。虽昏黑夜里，亦影影见得黑白，就是日之余光未尽处。困学功夫①，亦是从这点明处精察去耳！"

【注释】

①困学：语自《论语·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译文】

"圣人的良知，就像青天上的太阳，贤人就像多云天空中的太阳，愚人就像阴霾天空中的太阳，虽然有昏聩明亮的不同，它们能辨别黑白的地方是相同的。即使是昏暗的黑夜里，也能隐约看到黑白，那就是太阳的余光没有完全消失的地方。困境中学习功夫，也只能从这点儿光明的地方去精确体察。"

二十七

【题解】

本条论良知与"七情"的关系。在王阳明看来，"七情"是依良知自然之流行，是良知之用，在根本上并无善恶之别，也不会遮蔽良知。故从体用关系出发，良知不是"七情"，但又不离于"七情"。但人如果执着于"七情"，则是有了执念，便是欲，便有碍于良知本体。此条仍是坚持了良知之行的自然特质。

问："知譬日，欲譬云，云虽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气合有的，欲

亦莫非人心合有否？”

先生曰：“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虽云雾四塞，太虚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灭处，不可以云能蔽日，教天不要生云。‘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然才有着时，良知亦自会觉，觉即蔽去，复其体矣！此处能勘得破，方是简易透彻功夫。”

【译文】

钱德洪问：“良知可比为太阳，私欲可比为浮云，云虽然能遮蔽太阳，但也是天气中本来应有的，私欲也莫非是人心中本来应有的吗？”

先生说：“喜、怒、哀、惧、爱、恶、欲，叫做‘七情’，七种都是人心中本来应有的，只是要把良知认得清楚明白。比如日光，也不能只照一个地方，只要有一线明亮，都是日光所在。即使云雾四处阻塞，天空中只要还能辨认出颜色形象，也是日光没有消融的地方，不能因为浮云能够蔽日，就让天不要生出浮云来。‘七情’顺其自然地生发流行，这都是良知的运用，不能分出善恶来，只是不能执着；‘七情’执着了，都称为私欲，都是良知的蒙蔽之物。然而刚刚有所执着的时候，良知也会自己觉察，觉察就去掉这蒙蔽，恢复它的本体！这个地方如果能看破，才是简单透彻的功夫。”

二十八

【题解】

本条论知行功夫。无论圣、凡，做功夫都是要依良知而行，这是致良知功夫的基本原则。圣、凡功夫之别，在于对良知的体知上，也就是本然良知向明觉良知呈现的过程。故明体和依体而行是一个功夫之两面，二者是统一的，不能割裂来看。

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亲，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实落尽孝而已；学知利行者，只是时时省觉，务要依此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者，蔽锢已深，虽要依此良知去孝，又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尽其孝。圣人虽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译文】

钱德洪问：“圣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怎么有功夫呢？”

先生说：“‘知行’二字，就是功夫，只是有深浅难易的区别而已。良知原本是精明的，比如要孝敬父母，生知安行的，就是依照良知落实尽孝而已；学知利行的，就是时刻醒觉，务必要按照良知尽孝而已；至于困知勉行的，良知被遮蔽禁锢得已经很深，即使要依照良知去孝顺，又被私欲阻碍，因此不能，一定要用上百倍千倍于旁人的功夫，才能依照良知来尽孝。圣人虽然是‘生知安行’，然而他们心里也不敢自以为是，愿意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人却想去做‘生知安行’的事，怎么能行呢？”

二十九

【题解】

乐即是安也。安是心体之本然，心安即是事事为为依心而行，本体岿然不动，自足自慊，即是乐也。此处之“乐”为“大乐”，而非经验层面之“乐”。当哭则哭，即是顺心而为，故无碍于心体之乐。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

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

【译文】

钱德洪问："乐是心的本体，不知道遇到大的变故，哀哭的时候，这个乐还在吗？"

先生说："一定要大哭一场之后才能快乐，不哭就不快乐了。即使哭，这心中得到安慰了就是乐，本体未曾变动。"

三十

【题解】

本条论良知之体用。体同用异，故理一分殊，月映万川。良知为一，但体认良知的途径很多。故从本源上讲，是由体到用，从功夫上讲，是由用到体。

问："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①，何以各自看理不同？"

先生曰："圣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异处。汝辈若不肯用功，连笋也不曾抽得，何处去论枝节？"

【注释】

①文王作彖，周公系爻，孔子赞《易》：周文王演八卦而成六十四卦，又系象辞。周公系爻辞。孔子解说《易》，作《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称"十翼"。

【译文】

钱德洪问："良知只有一个，可周文王作卦辞，周公写爻辞，孔子作'十翼'，为什么他们各自的看法不同？"

先生说："圣人怎能拘泥于死板条文呢？只要从大的方面出自同

一个良知，即使各自为说又有什么妨害呢？就像一院竹子，只要长着竹子的枝节相同，就是大同了。如果拘泥于枝枝节节都要高低大小一模一样，那就不是自然造化的奇妙了。你们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相同了，就不妨有其他区别。你们如果不肯用功，就像连笋都长不出来，到哪里去谈论枝节呢？”

三十一

【题解】

本条论良知普遍本具。舜是发用良知，瞽瞍是遮蔽良知，二人从正、方两面正好证明了良知本具。讼狱之人恸哭自省，再次证明之。

乡人有父子讼狱，请诉于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听之，言不终辞，其父子相抱恸哭而去。

柴鸣治入问曰①：“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②？”

先生说：“我言舜是世间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间大慈的父③。”

鸣治愕然请问。

先生曰：“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④，不知自心已为后妻所移了，尚谓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处，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时⑤，又不过复得此心原慈的本体。所以后世称舜是个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个慈父。”

【注释】

①柴鸣治：里籍不详。

②伊：他们。

③瞽瞍（gǔ sǒu）：舜的父亲。其人愚顽，听从后妻的话，多次想谋害舜。事见《孟子·万章上》。

④豫悦：安逸快乐。

⑤瞽瞍厎（zhǐ）豫：语自《孟子·离娄上》：“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朱熹注云：“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无不安其位之意，所谓定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为大孝也。”厎豫，得以欢乐。厎，致。豫，乐。

【译文】

乡下有父子打官司，向先生投诉。侍从想要阻拦他们，先生听了他们诉说，劝解的话还没说完，这父子俩就相拥着痛哭而去。

柴鸣治进来问道：“先生说了什么，能让他们这么快就感悟后悔了？”

先生说：“我说舜是世间最不孝的儿子，瞽瞍是世间最慈祥的父亲。”

柴鸣治很惊愕，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舜常常认为自己大不孝，所以能做到孝顺；瞽瞍常常认为自己最慈祥，因此不能做到慈祥。瞽瞍只记得舜是自己从小养大的，现在为什么不让自己愉悦，却不知道自己的心已经被后妻改变，还认为自己很慈祥，所以越发不能慈祥。舜只想着父亲在我小时候怎样爱我，现在不爱，只是因为我不能尽孝，每天想着自己不能尽孝的地方，所以就更孝顺。等到瞽瞍高兴的时候，只不过是恢复了他心中原本慈祥的本体。所以后世说舜是古今大孝的儿子，瞽瞍也就做成了慈父。”

三十二

【题解】

本条论良知与知识的关系。良知只是个是非，知是知非是良知的能力，故在是非上更易把握良知。良知不是知识，知识有时反而是对

良知的遮蔽。这在王阳明的经学观中可见出。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来问①，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②，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注释】

①孔子有鄙夫来问：《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②叩他自知的是非两端：语自《论语·子罕》"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译文】

先生说："有农夫来请教孔子，孔子未曾有现成的知识来应答他，他的心中空空的。孔子只是从农夫所问中来判断是非两端，帮他分析，农夫心中就明白了。农夫自己知道的是非，就是他本来的天理规则，即使圣人再聪明，如何能为他增减一分一毫？他只是不自信，孔子给他一解释，就已经十分清楚了。如果孔子与农夫说话时，给他灌输一些知识，就不能开悟他的良知，反而使道和体就分成两个了。"

三十三

【题解】

本条以心释经（《尚书》）。王阳明训"烝"为"薰烝"，从而将功夫的主体由象变为舜，体现出"功夫由己"的心性学立场。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奸'①，本注说象已进于乂，不至大为奸

恶。舜征庸后②，象犹日以杀舜为事，何大奸恶如之？舜只是自进于义，以义薰烝，不去正他奸恶。凡文过掩慝，此是恶人常态，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恶性。舜初时致得象要杀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过处。经过来，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人，所以致得‘克谐’，此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处。古人言语，俱是自家经历过来，所以说得亲切，遗之后世，曲当人情。若非自家经过，如何得他许多苦心处？”

【注释】

①“烝烝乂”二句：语自《尚书·尧典》：四岳言舜“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蔡沈注云：“谐，和。烝，进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进进以善自治，而不至于大为奸恶也。”王阳明不同意此注所言象“进进以善”，而以“烝”为“薰烝”，指舜而言。

②征庸：语自《尚书·舜典》：“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

【译文】

先生说：“《尚书》说‘烝烝乂，不格奸’，旧注说象已经上进到义，不至于做大奸大恶的事。但舜被尧征召为官后，象仍旧每天想着要杀舜，为什么大奸大恶的事和以前一样呢？舜只是自觉地进行安抚，采用安抚的方法来熏陶感化象，而不是直接纠正他的奸恶。凡是过分掩盖奸恶，这是恶人的常态，如果去指摘他的对错，反而刺激他的恶性。舜开始时使得象要杀自己，也是希望象变好的心太急，这就是舜过错的地方。有了这件事，才知道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责怪旁人，所以才能‘克谐’，这是舜‘动心忍性，增益不能’的地方。古人的话，都是自己经历，所以说得很亲切，流传到后世，经过变通还能适合。如果不是自己经历过，怎能明白他这些苦心呢？”

三十四

【题解】

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在心物关系上采取了重内轻外或是内非外的立场。由此出发，古乐之本在于其善，戏子之表演是呈现善的途径而已；求元声在于先求心体之中和，候灰管只是验证气和而已。

先生曰：“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

未达，请问。

先生曰：“《韶》之九成①，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②，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所以有德者闻之，便知他尽善尽美，与尽美未尽善处③。若后世作乐，只是做些词调，于民俗风化绝无关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复矣。”

【注释】

①《韶》之九成：语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传说中舜时的乐曲名。九成，乐曲终止叫“成”，“九成”即指多次演奏。

②《武》之九变：《武》，传说中周武王时的乐曲。九变，多次演奏。

③尽善尽美、尽美未尽善：语自《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译文】

先生说：“古乐已很长时间未演奏了。今天的唱戏与古乐的韵味还比较相似。”

钱德洪不理解，于是就这句话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韶》的九章，是虞舜时的乐曲；《武》的九章，是

周武王时的乐曲。圣人平生的事迹，都蕴涵在乐曲中，因此有德之人听后，就能了解其中的尽善尽美和尽美不尽善之处。假若后世作乐，只是谱写一些词调，和民风教化绝无关系，岂能用来教化风俗教民向善呢？如今要求民风返璞归真，把今天的戏曲拿来，将乐曲中所有的妖淫词调都删除掉，只保留忠臣、孝子的故事，使世俗百姓都容易理解，在无知觉中激发他们的良知，如此，对移风易俗会有所帮助，然后古乐也就逐渐恢复本来面貌了。”

曰：“洪要求元声不可得①，恐于古乐亦难复。”

先生曰：“你说元声在何处求？”

对曰：“古人制管候气，恐是求元声之法。”

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声②，却如水底捞月，如何可得？元声只在你心上求。”

【注释】

①元声：指基本音。

②葭（jiā）灰：葭莩之灰。古人烧苇膜成灰，放于律管中，置于密室内，某一节候到，某律管中的葭灰就会飞出，提示某节候已到。葭莩，为芦苇里的薄膜。

【译文】

钱德洪说：“我连元声都找不到，只怕要恢复古乐十分困难。”

先生问：“你认为元声该到哪里去寻找？”

钱德洪答道：“古人制造律管来候气，这也许是寻求元声的办法。”

先生说：“若要从葭灰稻谷中寻找元声，就如同水底捞月，岂能找到？元声只能从心上找。”

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为治，先养得人心和平，然后作乐。比如在此歌诗，你的心气和平，听者自然悦怿兴起①，只此便是元声之始。《书》云‘诗言志’，志便是乐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乐的本；‘声依永，律和声’，律只要和声，和声便是制律的本；何尝求之于外？”

【注释】

①悦怿（yì）：愉快。

【译文】

钱德洪问：“在心上如何找呢？”

先生说：“古人治理天下，首先把人培养得心平气和，而后才作乐。例如在这里吟诗，你心平气和，听的人自然会感到愉悦满意，这就是元声的起始处。《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志就是乐之根本；‘歌永言’，歌就是作乐之根本；‘声依永，律和声’，音律只要与声音和谐一致，声音和谐就是制定音律之根本；所以怎能到心外去寻找呢？”

曰：“古人制候气法，是意何取？”

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体以作乐。我的中和，原与天地之气相应；候天地之气，协凤凰之音，不过去验我的气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后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须定至日，然至日子时，恐又不准，又何处取得准来？”

【译文】

钱德洪又问：“古人以律管候气的办法，又是以什么为依据？”

先生说：“古人当具备中和的心体后才作乐。我中正平和的心体本来就与天地之气相应；测定天地之气，与凤凰的鸣叫相和谐，只不过是来验证我的气是否真的中正平和。这是制成音律之后的事，并不是非要以此为依据才能制成音律。如今要通过律管来候气，必须先确定在冬至这天，但是当到了冬至子时，又怕时间不准确，这又要到哪

里去找标准呢？”

三十五

【题解】

本条论为学之方，强调在心上做功夫。做学问，朋友点化不如自家解化；不重内在修养功夫，徒学外在格局气魄是无益的。

先生曰：“学问也要点化①，但不如自家解化者②，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

【注释】

①点化：指师友劝导而化。

②解化：指良知自知。

【译文】

先生说：“学问也要经过别人的开导点化，只是不如自己所省悟理解的那样，自己一通全通。否则，开导点化也没有多大用处。”

“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只从那心上来。譬如大树，有多少枝叶，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养功夫①，故自然能如此，非是从枝叶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学者学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学那气魄②，却倒做了。”

【注释】

①根、本：二词同义，此处指树根。

②汲汲然：急切、匆忙的样子。

【译文】

先生说：“孔子的气魄宏伟，只要是帝王的事业，没有不从心上

一一加以体会。譬如一棵大树，无论有多少枝叶，也只是从根上用培养的功夫，因此枝繁叶茂，并不是从枝叶上用功夫去培养根。学者向孔子学习，若不在心上用功，只匆匆忙忙地学那气魄，如此，只是将功夫做颠倒了。”

三十六

【题解】

此处论心学日常诸功夫，强调收敛此心，克己向善，勿逐于外物。

“人有过，多于过上用功，就是补甑①，其流必归于文过②。”

【注释】

①补甑（zèng）：东汉孟敏荷甑坠地，不顾而去，曰：“已破矣，视之何益。”典出《后汉书·郭符许列传》。

②文过：文过饰非，掩饰错误和过失。

【译文】

“当人犯了错误，若过多地在错误上用功夫，就好像修补破旧的甑，时间一长必定有文过饰非的毛病。”

“今人于吃饭时，虽无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宁，只缘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译文】

“现在，有些人在吃饭时，即使无事在前，他的心经常忙乱而不安定，只因此心忙惯了，所以收摄不住。”

“琴瑟简编，学者不可无。盖有业以居之①，心就不放。”

【注释】

①有业以居之：语自《周易·乾卦·文言》：“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译文】

“琴瑟与书籍，学者不能或缺。大概有这些事情来安定内心，心就不会放纵。”

先生叹曰：“世间知学的人，只有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与人同’①。”

崇一曰：“这病痛只是个好高不能忘己尔。”

【注释】

①善与人同：语自《孟子·公孙丑上》：“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译文】

先生感叹地说：“世间知学的人，只要这些毛病不能纠正，就不是‘善与人同’。”

欧阳崇一接着说：“所谓的毛病，也就是因为好高骛远而不能舍己从人。”

三十七

【题解】

良知无过无不及，良知自知之。刘宗周云：“良知无过不及。知得过不及的是良知，”

问：“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过不及①？”

先生曰：“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

【注释】

①过不及：语自《论语·先进》：“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译文】

钱德洪问：“良知本来就是中和的，如何会有过与不及呢？”

先生说：“清楚了过与不及，也就是中和。”

三十八

【题解】

本条以心学解《大学》。所恶于上，即以良知为标准；毋以使下，即依良知而行。上与下，虽对象不同，但所体现知行合一则一。

“‘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①

【注释】

①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语自《大学》第十章：“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译文】

“‘所恶于上’，就是良知；‘毋以使下’，就是致知。”

三十九

【题解】

本条借苏、张之智论良知与良知之用。在致良知功夫研究中，素

有依良知行和行良知的区别，前者契于良知主旨，而后者则有人伪之意。苏、张以良知体察人情，无不中人肯綮，然不免机巧，而非真正致良知。关于此条，黄宗羲认为采之《问道录》，“以情识为良知，其失阳明之旨甚矣”。日本学者佐藤一斋认为：“良知是本然之知；私智，是形气之知。苏、张之智，即是私智，然原亦出于良知。”进而不同意黄宗羲之论。其实，关于此条之出处，并无所据，此且不论。从义理而言，良知非私智，言私智已有自私用智之意，已失良知之旨。故黄宗羲之义理分析更切于阳明本旨。

先生曰：“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①，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注释】

①中人肯綮（qǐng）：语自《庄子·养生主》：“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肯綮，筋骨的结合之处，比喻要害或最关键之处。

【译文】

先生说：“苏秦、张仪的谋略，也是圣人的资质。后代的诸多事业文章，诸多的豪杰名家，只是学到了张仪、苏秦使用过的方法。张仪、苏秦的学问很会揣摩人情，没有哪一点儿不是切中要害的，因此他们的学说不能穷尽。张仪、苏秦已窥到了良知的妙用处，只是没有把它用在点子上。”

四十

【题解】

本条论“未发”“已发”。在王阳明看来，未发中蕴育着已发，已发中包含着未发，正如良知中蕴含着致良知功夫的能力和要求，致良知

功夫中包含着良知的动力。

或问“未发”“已发”。

先生曰：“只缘后儒将‘未发’‘已发’分说了，只得劈头说个无‘未发’‘已发’，使人自思得之。若说有个‘已发’‘未发’，听者依旧落在后儒见解；若真见得无‘未发’‘已发’，说个有‘未发’‘已发’，原不妨，原有个‘未发’‘已发’在。”

【译文】

有人就“未发”“已发”的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只因后世儒者将‘未发’‘已发’分开来讲了，所以我只能直接说一个没有‘未发’‘已发’，让世人自己思考而有所得。若说有一个‘已发’‘未发’，听讲的人依然回到后世儒者的见解上；若能真正认识到没有‘未发’‘已发’，即使讲有‘未发’‘已发’也没事，本来就存在‘未发’‘已发’。”

问曰：“‘未发’未尝不和，‘已发’未尝不中；譬如钟声，未扣不可谓无，既扣不可谓有，毕竟有个扣与不扣，何如？”

先生曰：“未扣时原是惊天动地，既扣时也只寂天寞地。”

【译文】

有人问：“‘未发’并非不和，‘已发’也并非不中；就比如钟声，没敲不能说无声，敲了也不能说有声，它到底有敲和不敲的分别，是这样的吗？”

先生说：“没敲时原本就是惊天动地的，敲了之后也只是寂静无声。”

四十一

【题解】

本条论“性”。在阳明心学，心即性，性即理。良知无善无恶，故性亦无善无恶。性之发用，即良知之发用。性与良知皆不离日用行常和见闻。故从性到用而言，性只是一个“一”，无善无恶；从用见性而言，则性之呈现纷繁多样，体现了理一分殊的宋明理学基本原则。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

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这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①。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孟子说性，直从源头上说来，亦是说个大概如此。荀子性恶之说，是从流弊上说来，也未可尽说他不是，只是见得未精耳。众人则失了心之本体。”

【注释】

①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日本学者佐藤一斋于《传习录栏外书》说：“此句义不可解，疑必有误脱。似当作：‘其源头也，原是一定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恶的。’”

【译文】

钱德洪问：“古人谈论人性，各有异同，到底谁家的可作为定论呢？”

先生说：“性无固定的体，论也无固定的体，有就本体而言的，有就发用而言的，有就源头而言的，有就流弊而言的。总而言之，说的只是这个性，只是看法有深浅罢了。假若偏执一方，就是错误的了。性的本体原本无善无不善，性的发用也原本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性的流弊也原本是有的一定为善有的一定为恶的。比如人的眼睛，有喜悦时的眼，有愤怒时的眼，直视时就是正面看的眼，偷看时

就是窥视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睛，若看到愤怒时的眼，就说未尝没有喜悦时的眼；看到正面看的眼，就说未尝没有窥视的眼，这都是偏执一方，就知是过错。孟子谈性，他是直接从源头上讲的，也是说大概如此。荀子主张性恶，他是从流弊上说的，也不能说完全错误，只是认识的还不够精密。然而，平常人则是丧失了心的本体。”

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人用功在源头上明彻；荀子从流弊说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费力了。”

先生曰：“然。”

【译文】

钱德洪问：“孟子从源头上说性，要求人在源头上用功使性明净清澈；荀子从流弊上说性，仅在末流上用功救正，如此就耗费精力了。”

先生说：“正是这样。”

四十二

【题解】

本条论功夫之不执着。用功深处即精微，但不可执于精微；慈湖论一，但又执于一。功夫有执着，既是对本体的遮蔽。这些正是王阳明所反对的。

先生曰：“用功到精处，愈着不得言语，说理愈难。若着意在精微上，全体功夫反蔽泥了。”

【译文】

先生说：“用功到了精微的地步，越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说理也越难。若在精微处过分在意，整体的功夫反会受到蒙蔽、妨碍了。”

“杨慈湖不为无见[1]，又着在无声无臭上见了[2]。”

【注释】

①杨慈湖：杨简（1141—1226），字敬仲，曾居慈湖（在今浙江宁波西北），故号慈湖。乾道五年（1169）进士，陆象山门人。卒谥文元，学者称慈湖先生。著有《甲乙稿》《杨氏易传》《五诰解》《慈湖诗传》《冠记》《昏记》等。

②又着在无声无臭上见了：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五《慈湖精舍会语》：“先师（王守仁）谓慈湖已悟无声无臭之旨，未能忘见。象山谓‘予不说一，敬仲常说一’，此便是一障。”

【译文】

“杨慈湖并不是没有见解，他只是执着在无声无息方面理解认识问题。”

四十三

【题解】

本条论良知之本然。良知本体自清明，然常为气构物蔽，故人所呈现出来的气象时有不同。然只要人自信良知，时时做去蔽功夫，便是自得无不入的境界。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1]。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2]，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廖，就是人消物尽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

【注释】

①羲皇：即伏羲氏。见前注。

②雍雍穆穆：庄严肃穆。

【译文】

“人在一天时间内，把从古至今的世界都游历了一番，只是人自己没有感觉到罢了。当夜气清明时，人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泊恬静，这就是羲皇的世界。清早，人的神清气爽，庄严肃穆，这就是尧、舜的世界。中午之前，人们礼仪交会，气象井然，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世界。中午之后，人的神气渐昏，往来杂扰，这就是春秋、战国的世界。逐渐天黑，万物安息，景象寂寥，这就是人与物都消失殆尽的世界。学者若能充分信任良知，不被气所扰乱，便能经常做一个羲皇时代的人。”

四十四

【题解】

本条论狂者精神。狂者自信良知，依良知而行，不委曲求全于人情世故，故王阳明自任狂者。同时，王阳明对狂者也有很高的期许，认为其一转念便可成圣人。由此可见，王阳明对良知的持守及心学立场。

薛尚谦、邹谦之、马子莘、王汝止侍坐①，因叹先生自征宁藩已来②，天下谤议益众，请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业势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重；有言先生之学日明，故为宋儒争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后③，同志信从者日众，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

先生曰：“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处，诸君俱未道及耳。”

诸友请问。

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乡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的胸次④，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

尚谦出，曰：“信得此过，方是圣人的真血脉！”

【注释】

①薛尚谦：即薛侃。见前注。邹谦之：即邹守益。见前注。马子莘：即马明衡。见前注。王汝止：王艮（1483—1540），初名银，号心斋，扬州府泰州（今江苏泰州）人。从师于王阳明，学者称其为心斋先生。著有《王心斋集》。

②征宁藩：1519年，明武宗之叔祖宁王朱宸濠自南昌起兵谋反，时王阳明巡按南赣，举义兵平息叛乱，生擒宁王。此处语录于1523年。

③先生自南都以后：王阳明于正德九年（1514）四月升南京鸿胪寺卿，历时两年多，且讲学不辍。南都，即今江苏南京。

④狂者：语自《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指有进取心、敢于直言的人。

【译文】

薛侃、邹守益、马子莘、王汝止侍奉先生在座，大家慨叹先生自征讨宁藩以来，天下非议诋毁先生的人与日俱增，先生让各位说说其中的原因。有的讲先生的功业权势日益显赫，因而天下嫉妒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讲先生的学说影响力越来越大，因而替宋儒争是非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说自正德九年先生从南京讲学后，志同道合尊崇先生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天下排挤阻挠的人也越来越卖力。

先生说：“各位所言，的确都有可能存在，只是我感觉还有一点，各位都还没有谈及。”

各位都询问于先生。

先生说：“我在南京以前，尚有一些言行不符的表现。如今，我确信良知的真是真非，随手拈来，再也不用隐藏着。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讲我言行不符也毫无关系。”

薛侃站出来说："有这份自信心，才是圣人的真血脉啊！"

四十五

【题解】

本条论良知的普遍性。满街人都是圣人，并不是说满街人都是现实的圣人，而是指满街人都具有成为圣人的潜在本质，这个普遍的潜在本质即是良知。从良知的普遍性出发，讲学者和听讲者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讲学觉民重在使人自明、自觉、自信良知，关键在于人自身的觉解。故好高骛远，自以为是便是偏离了良知。

先生锻炼人处，一言之下，感人最深。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

对曰："见满街都是圣人。"

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又一日，董萝石出游而归①，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

先生曰："何异？"

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盖汝止圭角未融②，萝石恍见有悟，故问同答异，皆反其言而进之。

【注释】

①董萝石：董沄（1457—1533），字复宗，一字子涛，号萝石，晚号从吾道人，嘉兴府海盐（今浙江海盐）人。嘉靖三年（1524），时六十八岁，游会稽，闻王阳明讲学，师事之。

②圭角：指锋芒。

【译文】

先生教育指点人时，一句话就能让人感觉深刻。

有一天，王汝止外出回来，先生问他："在外面看到了什么？"

王汝止答道："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

先生说："你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他们看你也是圣人。"

又一天，董萝石外出回来，他对先生说："今天看到一件稀奇事。"

先生说："什么稀奇事？"

他答道："我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

先生说："这件事太平常了，有什么值得惊奇的！"

因为王汝止毕露锋芒，董萝石恍然省悟，因此问题相同答案各异，先生都是就他们的话而启发他们。

洪与黄正之、张叔谦、汝中丙戌会试归①，为先生道途中讲学，有信有不信。

先生曰："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注释】

①黄正之：即黄宏纲。见前注。张叔谦：张元冲，字叔谦，号浮峰，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嘉靖十六年（1537）进士，年六十二岁拜入王阳明之门。汝中：即王畿。见前注。丙戌：即嘉靖五年，1526年。

【译文】

钱德洪、黄正之、张叔谦、王汝中于丙戌年参加会试，在返回的途中，纷纷讲授先生的学说，有的人相信，有的人怀疑。

先生说："你们端着一个圣人的架子去给别人讲学，人们看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怎么能讲得好呢？唯有做一个愚夫愚妇，才能

给别人讲学。”

洪又言：“今日要见人品高下最易。”

先生曰：“何以见之？”

对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须是无目人。”

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见？”

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终年为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惧。

【译文】

钱德洪又谈道：“如今极容易看出人品的高低。”

先生说：“怎么见得？”

钱德洪答道：“先生如同泰山在面前，若有人不知道敬仰的，那一定是有眼无珠的人。”

先生说：“泰山不及平地广阔，在平地上又能看到什么？”

先生这一句话，剔除了我们多年来好高骛远的弊病，在座的诸位无不有所警惧。

四十六

【题解】

本条借邹谦之论为学之态度。

癸未春①，邹谦之来越问学。居数日，先生送别于浮峰。是夕，与希渊诸友移舟宿延寿寺，秉烛夜坐。先生慨怅不已，曰：“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一友问曰：“先生何念谦之之深也？”

先生曰：“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②，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注释】

①癸未：嘉靖二年，即1523年，时王阳明五十二岁。

②“以能问”五句：语自《论语·泰伯》：“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文】

癸未春季，邹谦之来到越地问学。住了几天，先生送行张叔谦。这天晚上，与希渊等几位朋友乘船在延寿寺留宿，大家秉烛夜坐。先生无限感慨，说道：“江水奔腾，烟柳飘飞，谦之顷刻间就在百里之外了！”

有位朋友问：“先生为何对谦之挂念如此深刻？”

先生说：“曾子曾说过‘明明有才能的人却向无才的人请教，明明有学识的人却向无学识的人请教，有才却如同没才一样，有实学却又虚怀若谷，受到冒犯也能够不计较’，这样的人，和谦之十分相像啊！”

四十七

【题解】

本条所记即“天泉证道”的典故，重在论王阳明之彻上彻下之功夫。王龙溪主“四无”说，钱德洪主“四有”说。王阳明主张二者打并为一，为中人上下皆备入道之途。关于“天泉证道”和功夫之论争，有《传习录》《年谱》和王龙溪记述多个版本，学者考证与研究颇多，兹不赘述。

丁亥年九月①，先生起复征思、田②，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

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

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

【注释】

①丁亥：嘉靖六年，即1527年，时王阳明五十六岁。

②起复：古代官员遇父母丧停职回家守丧，丧期结束重新任职，称“起复”。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丁忧家居，至嘉靖六年（1527），起为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思、田：思恩府和田州府。思恩府，治今广西平果东北。辖境相当于今广西武鸣、马山及平果东北等地。田州府，治今广西田阳。当时王阳明受诏，起复征讨思、田一带的匪患。

【译文】

丁亥年九月，先生被朝廷起用，第二次讨伐思恩和田州，即将启程时，钱德洪和王汝中探讨学问。王汝中援引先生的话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说：“你认为这几句话怎样？”

王汝中说：“这几句话恐怕没有说完全。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若认为意有善恶，在心体上终究还有善恶存在。”

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只是人有受到沾染的心，在意念上就有善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其正是要恢复那性体的功夫。若意本无善恶，那么功夫也就不要再说了。”

是夕侍坐天泉桥①，各举请正。

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

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②，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

【注释】

①天泉桥：桥名。位于浙江绍兴阳明府邸。王阳明曾于此答门人“四句教”之问，称为“天泉证道”。

②利根：佛教语。犹言慧性。

【译文】

这天夜晚，钱德洪和王汝中在天泉桥陪先生坐着，各人谈了自己的见解，特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如今我将要远征，正要给你们来说破这一点。两位的见解恰好可以互为补充，不可偏执一方。我这里开导人的技巧原本有两种：资质特高的人，让他直接从本源上体悟。人心本体原本是明彻无滞的，原本是一个‘未发之中’。资质特高的人，只要体悟本体，也就是功夫了，他的人和自我、内和外一切都透彻了。另外一种人，资质较差，心不免受到沾染，本体遭蒙蔽，因此姑且教导他从意念上实实在在为善除恶，待功夫纯熟后，污秽彻底荡涤，本体也就明净了。汝中的见解，是我这里用来开导资质特高的人；德洪的见解，是我这里用来教导资质较差的人使用的方法。两位若互为补充借用，那么无论什么资质的人都可被导入坦途。若两位各执一词，在你们眼前就会有人不能步入正轨，就不能穷尽道体。”

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

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

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译文】

先生之后说：“今后和朋友讲学，千万不可抛弃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是格物’，只要根据我的话随人施教，自然不会出问题，这原本是上下贯通的功夫。资质特高的人，世上也难遇到，对本体功夫一领悟就能全都能明白，就是颜子、明道先生这样的人也不敢妄自尊大，岂敢随便指望他人！人有受到沾染的心，若不教导他在良知上切实用为善除恶的功夫，只去悬空思索一个本体，所有事都不切实加以处理，这只不过是修养成了一个虚空静寂的坏毛病。这个毛病不是小事情，所以我不能不提前向你们讲清楚。”

这一天，钱德洪和王汝中都有所得。

四十八

【题解】

此为钱德洪所写的“序”，记述了王阳明晚年居越讲学的盛况。嘉靖元年（1522）至六年（1527），王阳明闲居于越，授徒讲学，成就和发展了浙中王学、泰州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等学派，掀起了心学讲学的高潮，在中晚明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先生初归越时，朋友踪迹尚廖落。既后四方来游者日进。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

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

【译文】

先生初回越地时，来拜访的朋友还不多。后来，四方来问学的人与日俱增。癸未年以后，在先生周围居住的人更多，像在天妃、光相等寺庙中，每间屋子经常是几十人在一块吃饭，夜晚没地方睡觉，大家就轮流着就寝，歌声通宵达旦。在南镇、禹穴、阳明洞等山中，远近的寺庙里，只要人能到达的地方，无不是志同道合的求学者的居住之处。先生每次讲学，前后左右环坐的听众，经常不少于几百人，一个月中没有一天不迎来送往的；甚至于有人在这里听讲达一年之多，先生也不能完全记住他们的姓名。

每临别，先生常叹曰："君等虽别，不出在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1]！"

【注释】

①忘形似：语自《庄子·让王》："故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译文】

每当告别时，先生常感叹地说："虽然你们与我分别了，也不会超出天地之间。若我们有着共同的志向，我也可以忘掉你们的容貌了！"

诸生每听讲，出门未尝不跳跃称快。

【译文】

学生们每次听讲出门时，无不欢呼雀跃称快。

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虽讲学日久，孚信渐博，要亦先生之学日进，感召之机、

申变无方，亦自有不同也。”

【译文】

曾听同门长辈说：“在南京之前，问学的朋友虽不少，但比不上在浙江绍兴的多。其中固然因为先生讲学的时间久，获得的信任也就多了，但关键的也是先生的学问与日精进，感召学生的机会和开导学生的技巧，自然各有不同。”

黄以方录　凡二十五则

【题解】

黄以方，即黄直，其简介见前注。“黄以方录”的内容可概括地分为以下六个方面：第一，以心释经。如对《论语》《大学》的心学化诠释，重点在于对“格物”“知行合一”等心学功夫的阐释；第二，对“心即理”的论述。“心即理”体现在“心”与“理”（心理合一）和“心”与“物”（心物合一）两个层面，由此出发“尊德性”与“道问学”、“尽精微”与“致广大”理应是统一的；第三，论心学之性。《传习录》对“性”的论述虽不如对“良知”“致良知”的论述那么多，但也贯穿语录始终，凸显了心学与理学之“性”的差异。对于“性”的理解，也是正确理解心学义理的关键；第四，论述心学功夫的实学特征，反对认为心学为空疏之学。心学功夫具有“重行”的特征，良知境界的呈现要建基于实地功夫，方有生机。这种实学性质也体现在修身、问学等日用行常的功夫中。第五，论良知的多样统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未发与已发、简易与精微的统一；第六，论本体与功夫的合一。在阳明心学，心是功夫的本源、动力和目标，心的呈现是在功夫中实现的，致良知功夫要依良知而行，不可自私用智，否则便是对心体的遮蔽。

一

【题解】

本条以心学释《论语》，是王阳明心学经学观的体现。“六经”原只是阶梯，经以含道，学者学存此天理也。学与思在内容上是一致的，“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只是“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

黄以方问：“‘博学于文’[①]，为随事学存此天理，然则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②]，其说似不相合。”

先生曰："《诗》《书》'六艺'皆是天理之发见，文字都包在其中。考之《诗》《书》'六艺'，皆所以学存此天理也，不特发见于事为者方为文耳。'余力学文'亦只'博学于文'中事。"

【注释】

①博学于文：语自《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语自《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文】

黄以方问："先生主张'博学于文'，是依事去学存此天理，然而孔子讲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与先生的见解好像不一致。"

先生说："《诗》《书》等'六艺'均是天理的显现，文字都包含在其中了。对《诗》《书》等'六艺'进行研究，均是为了学会存此天理，不仅是表现在事上才为'文'。'有多余的精力去学文'，也只是包含在'博学于文'中间了。"

或问"学而不思"二句①。

曰："此亦有为而言。其实思即学也，学有所疑，便须思之。'思而不学'者，盖有此等人，只悬空去思，要想出一个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实用其力，以学存此天理。'思'与'学'作两事做，故有'罔'与'殆'之病。其实思只是思其所学，原非两事也。"

【注释】

①"学而"二句：语自《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译文】

有人就“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二句请教先生。

先生说：“这两句话也是有针对性而说的。其实，所说的思就是学，学习有了疑问，就要去思考。‘思而不学’，大有人在，他们只是漫无边际凭空地思考，希望思索出一个道理来，而并非在身心上着实用功，以存此天理。把‘思’和‘学’当两件事来做，就存在‘罔’和‘殆’的弊端。说穿了，思也仅是思他所学的，并非两回事。”

二

【题解】

本条论“格物”。“格物”是《大学》“八目”之首，释“格物”之不同是朱、王具体功夫条目解释的最大差异。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为了弥合心、物二分，在心与物一的视域内训“格”为“正”，训“物”为“事”；进而以心为身之主宰的立场，论证了“正心”在“诚意”，“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故“格物”即是“正心”，从而把朱子学的外向性功夫成功诠释为内向性功夫。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①，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②，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大学》之所谓‘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这个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故欲修身在于体当自家心体，常令廓然大公，无有些子不正处。主宰一正，则发窍于目，自无非礼之视；发窍于耳，自无非礼之听；发窍于口与四肢，自无非礼之言动：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之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意之所发，既无不诚，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

在诚意。工夫到诚意，始有着落处。然诚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③，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扩充到底，则善虽知好，不能着实好了；恶虽知恶，不能着实恶了，如何得意诚？故致知者，意诚之本也。然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致知在实事上格。如意在于为善，便就这件事上去为；意在于去恶，便就这件事上去不为。去恶固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为善则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归于正也。如此，则吾心良知无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极，而意之所发，好善去恶，无有不诚矣！诚意工夫，实下手处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为尧、舜’④，正在此也。”

【注释】

①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章句·格物致知章补传》：“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

②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八程颐语：“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③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语自朱熹《大学章句·诚意章注》：“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

④人皆可以为尧、舜：语自《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朱熹注云：“人皆可以为尧、舜，疑古语，或孟子所尝言也。”

【译文】

先生说：“程、朱主张‘格物’就是格尽天下的事物，天下的事物如何能格尽？况且‘一草一木也都有理’，如今你如何去格？草木纵然能格，又怎样让它来‘诚’自我的意呢？我解释‘格’的意思为‘正’，‘物’作‘事’讲。《大学》中所谓的‘身’，就是指人的耳、目、

口、鼻及四肢。若想修身，就是要做到眼非礼勿视，耳非礼勿听，口非礼勿言，四肢非礼勿动。要修养这个身，功夫怎么能用在身上呢？心是身的主宰，眼睛虽然能看，但让眼睛能看到的是心；耳朵虽然能听，但让耳朵能听到的是心；口与四肢虽然能言能动，但让口与四肢能言能动的是心。所以要修身，就需到自己心体上去领悟，常保心体的廓然大公，没有丝毫不中正之处。身的主宰中正了，表现在眼睛上，自会不合于礼的不看；表现在耳朵上，自会不合于礼的不听；表现在口和四肢上，自会不合于礼的不言不行：这就是《大学》中的‘修身在正其心’。但是至善是心的本体。心的本体如何会有不善？现在要正心，岂能在本体上用功呢？因此就必须在心的发动处用功。心的发动，不可能无不善，所以必须在此处用力，这就在于诚意。若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切实地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上，就切实地去憎恶。意所产生处既然无不诚，那么本体如何会有不正的？所以要正心就在于诚意。功夫在诚意上方有落实处。但是诚意的根本表现在致知上。‘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这句话，这正是我心的良知所在。然而如果知道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但不遵从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就被蒙蔽了，就不能致知了。我心的良知既然不能完全扩充，即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地去钟爱；即便知道憎恶，也不能切实地去憎恨，又怎能使意诚呢？所以致知是诚意的根本所在。但是并非无依靠的致知，它要在实事上格。例如，意在行善上，就在这件事上做；意在除恶上，就在这件事上不去做。除恶，固然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从善，就是不善的得到纠正了，也是格去不正以归于正。如此，我心的良知就不被私欲蒙蔽，能够扩充到极致，而意的产生，好善除恶，没有不诚的了！格物就是诚意功夫切实的下手处。格物若能如此，则人人都可为，《孟子》上所谓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正是这个原因。”

三

【题解】

本条亦论“格物”，与上条不同者在于，前者做义理论证，此条做事例论证，但主旨相同，即皆强调做内向性功夫，格物要在身心上

做。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①，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这里意思，却要说与诸公知道。"

【注释】

①钱子：情况不详，但非钱德洪。据《年谱》格竹事在1492年，钱德洪从学在1521年。

【译文】

先生说："世人总认为对格物的阐释要以朱子的观点为标准，他们又何尝切实运用了朱子的观点？我确实真正地引用过。早些年时，我和一位姓钱的朋友探讨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现在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于是我指着亭前的竹子，让他去格。钱友自早到晚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尽心力，到第三天时，竟过度劳累卧床不起。当时，我认为他这是精力不足，于是自己去格竹。从早到晚仍不能理解竹子的理，到了第七天，竟与钱友一样劳累过度卧床不起。于是我们共同慨叹圣贤是做不成的，主要是没有如圣贤般的大力量去格物。等到后来我在贵州龙场待了三年，深有体会，才明白天下之物本无什么可格的，格物的功夫只能在自身心上做。我坚信人人都可做圣人，于是就有了一种担当。此番道理，应该让各位知晓。"

四

【题解】

本条论童子格物。童子格物与圣人同，在根本上都是依良知而行。“童子良知只到此”，并非指童子良知不圆满，有亏缺，而是指在“行”上有能力的局限，所以说“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从心物关系看，童子格物也是事上磨炼的功夫。

门人有言邵端峰论童子不能格物①，只教以洒扫应对之说。

先生曰：“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但圣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费力。如此格物，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注释】

①邵端峰：情况不详。

【译文】

弟子中有人说，邵端峰主张小孩子不能格物，只能教导他们洒扫应对的道理。

先生说：“洒扫应对本身就是一个物，由于小孩的良知只能到这个程度，就教他洒扫应对，也就是实现他的这一点儿良知了。又例如，小孩敬畏师长，这也是他的良知所在，因此即使在嬉闹时看到了先生长者，他就会作揖以表恭敬，这就是他能格物以致他尊敬师长的良知了。小孩子自然有他们的格物与良知。”先生又说：“我这里所谓的格物，自小孩子到大圣人，都是这样的功夫。只是圣人格物就更为纯熟一些，不用费力。如此格物，即使是卖柴的人也能做到，即使自公卿大夫到皇上，也都是这样做。”

五

【题解】

本条以心释经，论知行合一。王阳明通过对《中庸》《周易》《论语》中三句话的诠释，以天理为头脑，将“知（学）”与“行”在内涵上统一起来，从而实现知行合一的论证。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艰”二句为问①。

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

【注释】

①“知之匪艰”二句：指《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二句。匪，同“非”。

【译文】

有人疑惑知行不能合一，向先生请教《尚书》中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二句。

先生说：“良知自然能知，本来很简单。只是不能致这个良知，因而就有了‘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说法。”

门人问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学之’，又说个‘笃行之’，分明‘知’‘行’是两件。”

先生曰：“博学只是事事学存此天理，笃行只是学之不已之意。”

【译文】

弟子问道：“‘知’‘行’怎么能合一？且如《中庸》中说‘博学之’，又说‘笃行之’，‘知’‘行’分明是两件事。”

先生说：“博学只是在每件事上学习存养天理，‘笃行’就是学不停止的意思。”

又问：“《易》‘学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①，此是如何？”

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学存此天理，则此心更无放失时，故曰'学以聚之'。然常常学存此天理，更无私欲间断，此即是此心不息处，故曰'仁以行之'。"

【注释】

①学以聚之、仁以行之：语自《周易·乾卦·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译文】

弟子又问道："《周易》中不仅说'学以聚之'，而且说'仁以行之'，这是怎么回事？"

先生说："也是这样。若每件事都去学习存养天理，那么此心就没有放纵失效的时候，因此说'学以聚之'。然而时常存养天理，又无任何私欲使它中断，这就是心体生生不息之处，所以说'仁以行之'。"

又问："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①，'知''行'却是两个了。"

先生曰："说'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为私欲间断，便是'仁不能守'。"

【注释】

①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论语·卫灵公》："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译文】

弟子又问："《论语》中孔子曾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这样'知'和'行'就成了两件事。"

先生说："谈到'及之'，就已经是行了，只是不能常行不止，被私欲阻断了，也就是'仁不能守'。"

六

【题解】

本条论心即理。王阳明通过释“在物为理”为“此心在物则为理”，将“物理”转化为“心之条理”，从而实现理的内化和心对物的涵摄，在“心”与“理”（心理合一）和“心”与“物”（心物合一）两个层面实现对“心即理”的论证。

又问：“心即理之说，程子云‘在物为理’[①]，如何谓心即理？”

先生曰：“在物为理，‘在’字上当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则为理。如此心在事父则为孝，在事君则为忠之类。”

先生因谓之曰：“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②]，尊周室，都是一个私心，便不当理。人却说他做得当理，只心有朱纯，往往悦慕其所为，要来外面做得好看，却与心全不相干。分心与理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伪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注释】

①在物为理：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八程颐语：“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②攘（rǎng）：驱逐，抵御。

【译文】

弟子又问：“先生主张‘心就是理’，程子说‘在物为理’，如何理解‘心就是理’呢？”

先生说：“在物为理，‘在’字前面应添加一个‘心’字。这心在物上就是理。就如这个心在侍父上就是孝，在事君上就是忠之类。”

先生继而又说：“各位要知道我立论的宗旨。我现在说‘心就是

理’其用意是什么，只因世人将‘心’和‘理’一分为二，所以就会出现许多弊病。比如五霸抵御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为了一个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但人们却说他们做得十分合理，这只是世人的心不够明净，往往会羡慕他们的事功，并且只求外表做得好看，却与心毫无关系。把‘心’和‘理’分开为二，它的结局是，自己已陷入霸道虚伪还没觉察到。所以我认为‘心就是理’，就是要让人们明白‘心’和‘理’只是一个，仅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到心外去寻求，这才是王道的真谛，也是我立论的宗旨。”

又问：“圣贤言语许多，如何却要打做一个？”

曰：“我不是要打做一个，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①，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

【注释】

①“其为物”二句：语自《中庸》第二十六章：“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

【译文】

弟子又问：“圣人的言论许多，却要说它只有一个，这是为什么呢？”

先生说：“并非我把它说成一个，比如《孟子》上说‘夫道，一而已矣’，《中庸》中也说‘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圣人都是一个，如何能分开为二呢？”

七

【题解】

本条论心之本体。本心是身之主宰，是灵明知觉处。

“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

【译文】

“心并不是只指一块血肉，凡是有知觉处就是心。例如耳目知道听与看，手脚知道痛与痒，这个知觉就是心。”

八

【题解】

本条论“格物”。格物即是致良知功夫，由前文所论可知，“慎独”“集义”“博约”即是念念、时时、事事存天理，其亦是致良知功夫。四者是致良知功夫的具体条目，在根本上是一个功夫。王阳明此处以格物即慎独，以集义、博约为一般功夫，在实际上是从心理关系、心物关系两个层面区别功夫条目，并无否定集义、博约之意。故唐九经见王应昌云：“如此则阳明之学又近于晦庵矣。”恐不确切！

以方问曰：“先生之说‘格物’，凡《中庸》之‘慎独’及‘集义’‘博约’等说，皆为格物之事。”

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独’，即‘戒惧’。至于‘集义’‘博约’，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数件都做格物底事。”

【译文】

黄以方问道：“先生对于‘格物’的观点，是不是把《中庸》中‘慎独’及《孟子》中‘集义’、《论语》中‘博约’等主张，一并看成格物的事了。”

先生说：“不是的。‘格物’就是‘慎独’‘戒惧’。至于‘集义’和‘博约’，仅是普通的功夫，不是说那几件都是格物的事情。”

九

【题解】

本条具体论述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合一，“尽精微”与“致广大”的统一，在根本上是要强调“致知”与“格物”的统一，由此坚持了心

物合一、知行合一、内外合一的心学基本原则，是对当时分心物为二学风的矫正。

以方问“尊德性”一条。

先生曰：“‘道问学’即所以‘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1]，是分‘尊德性’‘道问学’作两件。且如今讲习讨论，下许多工夫，无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岂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问学？问学只是空空去问学，更与德性无关涉？如此，则不知今之所以讲习讨论者，更学何事！”

【注释】

①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朱子大全·文集》卷五十四《答项平父》朱熹语：“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子静，即陆九渊。见前注。

【译文】

黄以方就“尊德性”请教先生。

先生说：“‘道问学’就是为了‘尊德性’。朱子说‘子静以尊德性教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一点儿？’，他就是把‘尊德性’与‘道问学’当两件事看了。况且像现在我们讲习讨论，下了不少功夫，无非是要存养此心，使它不丧失德性罢了。‘尊德性’岂能是空洞地尊，而不再去问学呢？‘道问学’岂能是空洞地去问，而与德性再无任何关系呢？若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今天的讲习讨论就不知道究竟学的是什么东西！”

问“致广大”二句[1]。

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盖心之本体自是广大底，人不能‘尽精微’，则便为私欲所蔽，有不胜其

小者矣。故能细微曲折，无所不尽，则私意不足以蔽之，自无许多障碍遮隔处，如何广大不致？”

【注释】

①“致广大”二句：指《中庸》第二十七章“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二句。

【译文】

黄以方又向先生请教“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两句话。

先生说：“‘尽精微’即为了‘致广大’，‘道中庸’即为了‘极高明’。因为心的本体原本广大，人若不能‘尽精微’，就会受私欲的蒙蔽，在细小处就战胜不了私欲。因此能在细微曲折的地方穷尽精微，私意就不能蒙蔽心的本体，自然不会有障碍和隔断，心体又怎能不广大呢？”

又问：“精微还是念虑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

曰：“念虑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译文】

黄以方又问：“精微究竟是指念虑的精微，还是指事理的精微？”

先生说：“念虑的精微就是事理的精微。”

十

【题解】

本条论心学之性。在阳明心学，心即性，性即理，性即是良知，即是一，更无异同可论。论性之异同，不免坠入朱子学窠臼。

先生曰：“今之论性者，纷纷异同。皆是说性，非见性也①。见性者无异同之可言矣。”

【注释】

①见性：佛教语。指直接体悟人的本性。

【译文】

先生说："现在探讨性的人，都纷纷争论着异同。他们全在说性，而并非真正的懂性。如果真正懂性的人根本无异同可言。"

十一

【题解】

本条论致良知功夫。良知不离声、色、货、利，致良知即要事上磨炼，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致得心体澄明，则声、色、货、利为良知之用。

问："声、色、货、利，恐良知亦不能无？"

先生曰："固然。但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

【译文】

黄以方又问："声、色、货、利上，只怕良知也不能没有吧？"

先生说："当然。只是就初学用功时而言，千万要荡涤干净，不使声、色、货、利丝毫留存心中，这样刚好碰到声、色、货、利，才不会成为负担，自然会去依循良知并对它做出反应。良知仅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若能使所致的良知精精明明，毫无一丝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接触，也无不是天理的作用。"

十二

【题解】

本条讲做功夫要切实用功。心学功夫常被批为空疏之学，由此条可见出王阳明对心学实学功夫的要求，体现了心学功夫“重行”的总体特征。

先生曰：“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

【译文】

先生说：“我向各位讲论‘致知’‘格物’，天天如此，讲十年二十年，都是如此。各位听我讲后，实实在在地去用功，听我再讲一遍，自我感觉会有一定的进步。不然，只当作一场演说，即便听了又有何益！”

十三

【题解】

“寂然不动”是良知之本然，“感而遂通”是良知之明觉，二者是良知的不同状态，本然即未发，明觉即已发，未发中蕴育着已发，已发中包含着未发。

先生曰：“人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①]。”

【注释】

①“未应”二句：语自《二程集·遗书》卷十五程颐语：“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已具，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

【译文】

先生说：“人之本体，经常是‘寂然不动’的，经常是‘感而遂通’的。程颐先生说的‘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正是这个道理。”

十四

【题解】

本条王阳明解此友未明之义，明显地立于良知学的立场。王阳明认为佛教功夫应该重在不执着于外在闻见，或者说超越外在经验，重在见性的功夫，只有学者戒慎恐惧，时时刻刻于不闻不睹上着实用功，才能发显良知。良知发显，故真性不息。王阳明这里解释佛家功夫显然是“致良知”的功夫理路，强调在心体上做功夫，反对滞于物事上的支离功夫。在佛教看来，闻见都是幻相，是不真实的。功夫执着于幻相，必然会离心体越来越远，而且也不会恒久。因此佛教功夫也强调明心见性，摆脱俗见，悟得佛性。如此看来，王阳明对佛教功夫的诠释是深契于佛教的。

一友举：“佛家以手指显出，问曰：‘众曾见否？’众曰：‘见之。’复以手指入袖，问曰：‘众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此义未明。”

先生曰：“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待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

【译文】

有位朋友举出一个例子说：“一位禅师伸出手指问：‘你们看见了没有？’大家都说：‘看见了。’禅师又把手指插入袖中，又问：‘你们还能看见吗？’大家都说：‘看不见了。’禅师于是说众人还未见性。我不理解禅师的意思。”

先生说：“手指有看得见与看不见时，但是你的性却永远存在。人的心神只在能见能闻上驰骋，而不在不见不闻上切实用功。大概不见不闻是良知的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功夫。学者唯有时时刻刻常去看他看不见、听他听不到的本体，功夫才有一个着落的地方。

时间一长，当功夫纯熟后，就不用费力了，不用提防检点，人的真性也就自然生生不息了。它又岂能被外在的见闻所负累呢？”

十五

【题解】

本条释良知境界与实学功夫的关系。良知大化流行，呈现为显在良知的自足自慊，表现为一种活泼泼的境界。但良知（圣人）境界的呈现要建基于实地功夫，抑或说，境界在功夫中呈现。功夫须有头脑，亦须踏实去做，体究践履，方有生机。

问：“先儒谓‘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一活泼泼地①。”

先生曰：“亦是。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

【注释】

①先儒谓“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同一活泼泼地：《二程集·遗书》卷三程颢语：“‘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

【译文】

有人问：“为什么先儒认为‘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都是充满生机的？”

先生说：“也有道理。天地间是充满生机的，都是这个理，也就是我良知的流行不止。致良知就是‘必有事’的功夫。这个理不仅不能离，实际也不可能离开。无往而不是道，也就是无往而不是功夫。”

先生曰：“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拳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

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

【译文】

先生说：“各位在此处，一定要确立一个必做圣人的心。每时每刻都要有如一棒留一条痕迹，一掌掴出一个血印，才能在听我讲学时感到句句铿锵有力。若浑浑噩噩地度日，仿佛一块死肉，打它也不知痛痒，只怕最终于事无补。回家后只寻得以前的老套路，难道不让人可惜吗！”

十六

【题解】

本条论日用功夫。王阳明于此强调了两点：第一，着实用功，力避空说效验，体现了心学功夫的实学特质；第二，一念发动处便即当行，克私存理，体现了知行合一的功夫。

问：“近来妄念也觉少，亦觉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

先生曰：“汝且去着实用功，便多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会妥贴。若才下得些功，便说效验，何足为恃？”

【译文】

有弟子问：“最近感觉到妄念减少了，也不曾想一定要如何用功，不知这是不是功夫？”

先生说：“你且去实实在在用功，就是多些这种想法也不要紧，时间一久，自然会妥当的。假若刚开始用了一点儿功夫就要说效果，如此怎能靠得住？”

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

先生曰："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①。"

【注释】

①立命：语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译文】

有位朋友独自叹息："内心萌生了私意，自己分明知晓，只是不能让它马上剔除。"

先生说："你萌生了私意，这一知就是你的命根子。当时即将之剔除，它就是立命的功夫。"

十七

【题解】

本条论"性"。阳明心学之性即是良知，即是本体上的至善无恶的性。在阳明心学，理内化于心，故并无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本条所讲之性是后天熏染的习性，而非"性相近""性善"的本质之性。

"夫子说'性相近'①，即孟子说'性善'，不可专在气质上说。若说气质，如刚与柔对，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则同耳。人生初时，善原是同的，但刚的习于善则为刚善，习于恶则为刚恶；柔的习于善则为柔善，习于恶则为柔恶②，便日相远了。"

【注释】

①夫子说"性相近"：《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②"刚的"四句：语自《周子通书·师》："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

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译文】

“孔子主张的‘性相近’，也就是孟子主张的‘性善’，不能仅从气质上说性。若从气质上说，比如刚与柔相对立，岂能相近？唯性善是相同的。人刚出生时，善原本是相同的，只是气质刚的人受善的影响就成为刚善，受恶的影响就成为刚恶；同理，气质柔的人受善的影响就成为柔善，受恶的影响就成为柔恶，这样，性的分离就会越来越远了。”

十八

【题解】

本条有两种不同的诠释向度：第一，本体向度。良知本体原是虚明的，因其“虚”，故能“明”，物来而照，物过而化；因其“虚”，故不执一物而容天下万物；因其“虚”，故不滞于前见，可知是知非、判断是非。无论尘沙还是金玉屑，一旦留滞心体，便是“实”，便会“塞”，便“昏天黑地”，心体便不可明。第二，功夫向度。致良知功夫本是顺良知而为，自自然然的，没有“意”“必”“故”“我”，念头无论善恶，一旦具有，便是强意所为，便不是心体的自然发用，就具有了具体功利性，不是致良知了。这两种诠释向度都可以在良知的先验“至善”性上找到形上依据。

先生尝语学者曰：“心体上着不得一念留滞，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尘沙。些子能得几多？满眼便昏天黑地了。”

【译文】

先生曾经这样对修习的人说："在心体上不能留着一个念头，就如眼中不能吹进一丁点儿灰尘。一丁点儿能有多少呢？它能使人满眼天昏地暗了。"

又曰："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头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①。"

【注释】

①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开不得了：语自《镇国临济禅师语录》卷二十二："今宵虽贵，落眼成医，又作怎生？"

【译文】

先生又说："这个念头不仅是指私念，即便美好的念头也不能有一点儿。就如眼中放入一些金玉屑，眼睛也不能睁开。"

十九

【题解】

本条重在阐述"人心与物同体"。王阳明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的：第一，传统儒家的认知逻辑—人心是天地间一点儿灵明，此可谓正面论证；第二，人心的知觉作用—离缺人心灵明，万物便无所谓存在的意义，此可谓反面论证。王阳明此处便已体现出《大学问》中的"万物一体"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方面的论证是中国传统哲学惯常的设定式论证，第二个方面的论证规定了心学意义上的万物一体是意义与价值层面的一体。

问："人心与物同体，如吾身原是血气流通的，所以谓之同体。若于人便异体了，禽兽草木益远矣。而何谓之同体？"

先生曰："你只在感应之兆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

【译文】

有人问："人心与物同体，例如，我的身体原本血气畅通，所以称同体。如果我和别人，就为异体了，与禽兽草木就差得更远了。但是，为何又称为同体呢？"

先生说："你只要在感应的征兆上看，岂止禽兽草木，即便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请问。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甚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①。"

曰："人又甚么教做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注释】

①尝闻人是天地的心：语自《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

【译文】

那人请教这番话当如何理解。

先生说："你看看在这个天地中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回答说："曾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先生说："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回答说："唯个灵明。"

先生说："由此可知，充塞天地之间的，唯有这个灵明。人只是为了形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隔离开了。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望它的高大？地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视它的深厚？鬼神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天地鬼神万物，若离开了我的灵明，也就不存在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若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不存在我的灵明了。如此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岂能把它们隔离开来！"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译文】

那人又问："天地鬼神万物是亘古不变的，为何认为没有我的灵明它们就都不存在了？"

先生说："如今，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游散了，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又在何处？"

二十

【题解】

本条记述为"严滩问答"，借禅宗实相、幻相之说论本体功夫合一。在阳明心学，心是功夫的本源、动力和目标，心的呈现是在功夫中实现的，致良知功夫要依良知而行，不可自私用智，否则便是对心体的遮蔽。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①，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②。

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

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功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说本体。"

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时因问偶谈，若吾儒指点人处，不必借此立言耳！

【注释】

①严滩：即严陵濑，在今浙江桐庐南。相传为西汉末年严光（严子陵）隐居于浙江桐庐富春江边的垂钓处，故称严陵濑、严子陵钓台、严滩、子陵滩。

②实相幻相：语自《金刚经·应化非真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译文】

先生启程去征讨思恩、田州，钱德洪和王汝中把先生送到严滩，王汝中举佛教实相和幻相的问题请教于先生。

先生说："有心均为实，无心均为幻；无心均为实，有心均为幻。"

王汝中说："有心均为实，无心均为幻，是从本体上来说功夫；无心均为实，有心均为幻，是从功夫上来说本体。"

先生表示赞同王汝中的见解。当时，钱德洪还不甚明白，经过数年用功，他才相信本体功夫为一体。只是这种观点是先生当时因为王汝中的问题偶然论及的，若我们开导别人，不一定非要引用它！

二十一

【题解】

本条讲阳明心学与朱子学之间的对立，反映了王阳明对心学跻身

正统的忧虑和其时的学术生态。故许舜屏说："当时盖亦有不信先生之说者。"

尝见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门①，退坐于中轩，若有忧色。德洪趋进请问。

先生曰："顷与诸老论及此学，真圆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之场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说也！"

德洪退，谓朋友曰："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

【注释】

①耆（qí）宿：年高有德望的人。

【译文】

曾看见过一次，先生送两三位老人出门，回来坐在走廊上，似乎面带愁容。钱德洪走上前去询问情况。

先生说："方才和几位老人谈及我的良知学说，真有如圆凿、方枘一般，彼此间格格不入。这条道平坦得如同大路，世上儒者常常是自己让它荒芜阻塞了，他们终生陷入荆棘丛中还不知悔改，我真不知该讲些什么！"

钱德洪退下，对朋友们说："先生教诲他人，不区别衰老年迈，的确是仁人悯物的心啊！"

二十二

【题解】

本条以"无我"释"傲"。良知精明自然，廓然大公，无私无欲。"无我"乃无私我，有私我则是对良知的遮蔽，是以己意为主，是为傲。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与丹朱俱

不肖[1]，亦只一‘傲’字，便结果了此生。诸君常要体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无纤介染着，只是一‘无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圣人许多好处，也只是‘无我’而已。‘无我’自能谦。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2]。”

【注释】

①象：舜的弟弟。见前注。丹朱：尧的儿子，傲慢荒淫，尧将王位禅让给了舜而不传丹朱。

②魁：头部。引申为居第一位。

【译文】

先生说：“一个‘傲’字，是人生最大的毛病。身为子女的傲慢，必然不孝顺；身为人臣的傲慢，必然不忠诚；身为父母的傲慢，必然不慈爱；身为朋友的傲慢，必然不守信。因此象与丹朱都没出息，也只因一个‘傲’字而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各位要经常领会这一点。人心原本就是天然的理，天然的理精明纯净，没有纤毫沾染，只是有一个‘无我’罢了。胸中千万不可‘有我’，‘有我’就是‘傲’了。古代圣贤的诸多优点，也只是‘无我’罢了。‘无我’自然会谦谨。谦谨是一切善的基础，傲慢是一切恶的源泉。”

二十三

【题解】

本条论良知的存在形态。良知简易而精微，如掌于人，日日可见；然良知又是变动不居的，其发用无常形。前者侧重言体，后者侧重言用。

又曰：“此道至简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诸掌乎[1]！’且人于掌，何日不见？及至问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讲便明，谁不知得？若欲的见良知，却谁能见得？”

【注释】

①其如示诸掌乎：语自《中庸》第十九章：“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理，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

【译文】

先生又说：“这个道是十分简单易行的，也是十分精细微妙的。孔夫子说：‘其如示诸掌乎！’人的手掌，哪一天不见呢？但是当问他手掌上有多少条纹理，他就不知道了。即如同我说的‘良知’二字，一讲就能明白，谁不知道呢？若要他真正理解良知，谁又能理解呢？”

问曰：“此知恐是无方体的①，最难捉摸。”

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②。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

【注释】

①此知恐是无方体的：语自《周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②“其为道也”七句：语自《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译文】

有人问：“这个良知只怕是无方位、无形体，所以令人难以捉摸。”

先生说：“良知也就是《周易》中所说的‘这道理不断变动，变动不固定于一个位置上，循环往复在六爻之间，或上或下没有常规可循，刚与柔也相互变化，不能视为典常纲要，只在变动中求得合宜的方法’。由此可知，这个良知岂能捉摸得到？把良知理解透彻了，也就

成为圣人了。”

二十四

【题解】

本条论学问之道。大道至微，只有在师友相互问学中才能充分发明，这也是王阳明一向主张和赞成交游问学的原因。本条从增益良知的角度指出了师友问学的价值。

问：“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①。’是圣人果以相助望门弟子否？”

先生曰：“亦是实话。此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若颜子闻一知十②，胸中了然，如何得问难？故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故曰‘非助’。”

【注释】

①“回也”二句：语自《论语·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朱熹注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问而有以相长也。颜子于圣人之言，默识心通，无所疑问。故夫子云然，其辞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

②颜子闻一知十：典出《论语·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颜子，指颜回。

【译文】

有人问：“孔子说：‘回也，非助我者也。’圣人是真的希望他的弟子帮助他吗？”

先生说：“这也是实话。这个道原本无穷尽，问难越多，精微处就越能显现出来。圣人的言论，原本很周全，只有问难的人胸中堆积

疑虑，圣人被他一问，也就发挥得更加畅快神妙。然而像颜子那样听闻一件事可以推知十件事，胸中什么都知晓，又如何能发问呢？因此圣人只好‘寂然不动’，无任何发挥，因此说‘非助’。”

二十五

【题解】

本条论“修身”。在阳明心学，良知之发显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一方面是因为良知之精微，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之私意不绝，是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故致良知功夫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日用行常的功夫。本条舒国裳请书，王阳明之警言即是此意。

邹谦之尝语德洪曰：“舒国裳曾持一张纸①，请先生写‘拱把之桐梓’一章②。先生悬笔为书，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顾而笑曰：‘国裳读书，中过状元来，岂诚不知身之所以当养？还须诵此以求警？’一时在侍诸友皆惕然。”

【注释】

①舒国裳：即舒芬，见前注。

②“拱把之桐梓”一章：即《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译文】

邹谦之曾对钱德洪这样说：“舒国裳曾经拿一张纸，请先生书写《孟子》中‘拱把之桐梓’那一章。先生提笔写到‘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回过头笑着说：‘国裳读书中过状元，他岂是真的不知应该养身吗？他仍是要背诵这一章来警醒自己吗？’这时，在座的诸位朋友无不警醒起来。”

钱德洪跋

【题解】

此为钱德洪辑录《传习录》的后记，详细记录了《传习录》辑录与刊刻的过程。其要点有三：第一，不同版本的刊刻情况；第二，选录的标准；第三，辑录《传习录》的目的等。此跋对《传习录》版本考证具有重要的价值。

嘉靖戊子冬①，德洪与王汝中奔师丧，至广信②，讣告同门，约三年收录遗言。

【注释】

①嘉靖戊子：嘉靖七年，即1528年，时王阳明五十七岁。

②广信：治今江西上饶。

【译文】

嘉靖戊子年冬天，我和王汝中奔赴广信处理先生的丧事，向同门发出讣告，约定以三年为期收录先生的遗言。

继后同门各以所记见遗①，洪择其切于问正者，合所私录，得若干条。居吴时②，将与《文录》并刻矣，适以忧去，未遂。当是时也，四方讲学日众，师门宗旨既明，若无事于赘刻者，故不复萦念。

【注释】

①所记：不包含《传习录》上卷各条，因其时上卷已刊行。

②吴：今江苏苏州。嘉靖十四年（1535），钱德洪于此为官。

【译文】

之后同门将各自记录的遗言寄了过来，我选取了其中能够切中先生思想的，加上自己私下里所记录的内容，得到了若干条先生的遗言。在吴居住时，我曾想将《文录》一并刻印出来，但却刚好赶上自己需要回家守丧，便未达成所愿。当时，四面八方讲授先生学说日盛，既然先生的学说已经昌明于天下，似乎也没有再刊印出版的必要了，于是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去年，同门曾子才汉得洪手抄①，复傍为采辑，名曰《遗言》，以刻行于荆②。洪读之，觉当时采录未精，乃为删其重复，削去芜蔓，存其三分之一，名曰《传习续录》，复刻于宁国之水西精舍③。

【注释】

①曾才汉：具体不详。

②荆：今湖北江陵。

③宁国：在今安徽境内。精舍：原为佛教法师居所之名，后儒家以为讲学之地。

【译文】

去年，同门的朋友曾才汉拿到了我的手抄本，又通过大量地搜集，取名为《遗言》，在江陵刊刻出版。我读了以后，觉得自己之前搜集得不够精细，于是就删去其中重复的，削去芜杂的内容，只保留了《遗言》的三分之一，取名为《传习续录》，在安徽宁国的水西精舍刊刻印行。

今年夏，洪来游蕲①，沈君思畏曰②："师门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独未及于蕲。蕲之士得读《遗言》，若亲炙去夫子之教；指见良知，若重睹日月之光。惟恐传习之不博，而未以重复之为繁也。请裒其所逸者增刻之③，若何？"洪曰然。师门"致知格物"之旨，开示来学，学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故吾师终日言是，而不惮其烦；学者终日听是，而不厌其数。盖指示专一，则体悟日精，几迎于言前，神发于言外，感遇之诚也。

【注释】

①蕲（qí）：今湖北蕲春。

②沈思畏：沈宠，字思畏，号古林，宁国府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始受学于贡安国，后师事欧阳德与王畿。嘉靖三十五年（1556）任湖广兵备佥事，在蕲黄建崇正书院。

③裒（póu）：搜集。

【译文】

今年夏天，我到湖北蕲春游学，沈思畏说："先生的学说在四面八方传播了很久，却唯独没有传到蕲春。蕲春的有识之士在读到先生的《遗言》之后，就好像亲身听到了老师的熏陶；明白了良知，就好像重新看见了日月之光。他们唯恐传习得不够广博，也并没有因为其中重复的内容而觉得繁复。请您将搜集到的散佚的内容增刻出来，怎么样？"我答应了他。先生以"致知格物"的宗旨，开导后学，学习的人躬身修炼，默默领悟，不敢用已有的知识来继承先生的学问，而是通过亲身的实践领悟来获得，所以先生能整日开展讲学而不怕厌烦；学生们整日听讲也不嫌重复。大概因为先生的专一，所以学生们的体悟日益精进，几乎达到了话未说出口就能理解，话语不待解释说明便能领悟的状态，这都是多亏了师生之间真诚交流的缘故。

今吾师之没未及三纪①，而格言微旨渐觉沦晦，岂非吾党身践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学者之趋不一，师门之教不宣也。乃复取逸稿，采其语之不背者，得一卷。其余影响不真，与《文录》既载者，皆削之。并易中卷为问答语，以付黄梅尹张君增刻之②，庶几读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实体得，则无疑于是录矣！

嘉靖丙辰夏四月③，门人钱德洪拜书于蕲之崇正书院。

【注释】

①纪：十二年为一纪。

②黄梅：今湖北黄梅。张君：情况不详。

③嘉靖丙辰：嘉靖三十五年，即1556年。

【译文】

现在距离先生过世还不到三十六年，他格物致知的言论与宗旨就已渐渐沦落、晦暗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实践不力、空谈太多导致的吗？正是因为学者的志向越发的不一致，先生的教诲才不能发扬光大。于是我又搜集了一些散佚的文稿，辑录其中不违背先生志愿的，编成一卷。其他影响不够真切的，以及《文录》中已经记载的内容，全都一并删去了。并把中卷改成了问答形式，交付黄梅县令张君进行增刻，希望读者们不仅要从知识上解读继承先生的学说，而且要以切身的实践体悟来把握先生的学说，这样我才不会怀疑我辑录这本书的意义。

嘉靖丙辰年夏四月，学生钱德洪谨拜写于蕲春崇正书院。

传习录附录

朱子晚年定论

《定论》首刻于南赣。朱子病目静久，忽悟圣学之渊薮，乃大悔中年注述误己误人，遍告同志。师阅之，喜己学与晦翁同，手录一卷，门人刻行之。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

隆庆壬申，虬峰谢君廷杰刻师《全书》，命刻《定论》附《语录》后，见师之学与朱子无相谬戾，则千古正学同一源矣。并师首叙与袁庆麟跋凡若干条，洪僭引其说。

【译文】

《朱子晚年定论》最早刊刻于南安和赣州。朱子的眼睛有疾，久日静处，忽然领悟到圣人之学的精深微妙，于是非常后悔自己中年时的著作误己误人，便通告天下志同道合者。先生读了之后，非常高兴自己的学问和朱子的学问有相似之处，于是亲手誊录了一卷，门人弟子便刊刻印行。从此以后，为朱子争辩异同的人就少了。先生说："不经意间得到这一助力。"

隆庆壬申年，虬峰人谢廷杰刻印先生的《王文成公全书》，在《语录》后附录了《朱子晚年定论》，以体现先生之学与朱子学并无差异，自古圣学同宗同源。同时将先生的序、袁庆麟的跋等若干条合编成册，我则僭越冒昧地写了此文作为开篇。

序

阳明子序曰：

洙、泗之传，至孟氏而息。千五百余年，濂溪、明道始复追寻其

绪。自后辨析日详，然亦日就支离决裂，旋复湮晦。吾尝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乱之。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间尝以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目以为立异好奇。虽每痛反深抑，务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

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竞相呶呶，以乱正学，不自知其已入于异端，辄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几无疑于吾说，而圣学之明可冀矣！

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后学余姚王守仁序。

【译文】

阳明子序说：

孔子至曾参的圣学传承，到孟子就中断了。经过一千五百多年，周敦颐、程颢等人才开始重新寻找圣学的源头。自此之后对文辞的辨析日益详细，然而圣学也就日益支离破碎，很快就又被湮没了。我曾

经深切地寻求其中的缘故，认为这大概都是因为世俗儒者的言论扰乱了圣学吧。

我早年参加科举考试，沉溺于对辞藻文章的学习，后来慢慢了解到从事正道的学问了，却又苦于众说纷纭，窘迫缠身，茫然而找不到入口，于是求之于佛、老之学，感觉欣然有所领悟，认为圣人的学问就在这其中！然而佛、老之学与孔子的学说有所出入，将其用于平常生活，往往有所疏漏而无所归处，这样依附背离几次往返下来，便将信将疑了。后来我被贬谪到龙场，困于蛮夷之地，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所领悟，慢慢体会探求，又过了一年，在“五经”“四书”中寻找印证，就像江河汇入大海般豁达。然后感叹圣人之道就像是大路一样平坦宽阔，然而世俗的儒者却妄自开辟小路，踏着荆棘，堕入深坑，考究他们的学说，反而在佛、道两家之下。难怪世上高明的人都厌恶儒学而投向佛、老之学了！这难道是佛、道两家的罪责吗！其间我曾经和同道们谈论起这番见解，而那些听到的人都争相非议我的学说，并且认为这是在标新立异。虽然我每次都痛心反省深感痛苦，想要自己剔除自己的不足，但却使得这一观点愈发精确明白，确实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只是与朱子的学说相矛盾，一直心中有愧，一直在思考像朱子这样贤明的人，对此怎么会没有察觉呢？等到我去南京做官的时候，又拿出朱子的书来检验求索，这才知道朱子在晚年的时候本就已经明白自己以前的学说有误，痛苦悔恨到了极点，以至于认为这是自欺欺人的罪过，无法弥补。世间流传的《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等文集，都是朱子中年时还未确定的学说，朱子将其归咎于旧本的失误，想要改正却为时已晚；而朱子的《朱子语类》等著作，又是他的弟子裹挟着争强好胜之心附会自己的意思，所以其中固然有与朱子平日的说法大相径庭的内容。然而世俗的儒者大都局限于自己的见闻，不过是持守遵循讲习朱子这些还未确定的学说，对于朱子悔悟之后的观点，大概从未听闻过。那么我所说的话没有人相信，朱子无法将自己的心迹昭示后世，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既为自己的学说不与朱子相矛盾而感到庆幸，又高兴朱子能够在我之前便明白这些道理，然而也感慨世俗的学者只知道守着朱子中年还未确定的学说，而不知道探求他晚年悔悟的学说，争来吵去，扰

乱正学，却不自知已堕入异端了，所以我就采录搜集相关的文字，私下里给同道们看，或许就可以不再怀疑我的学问了，那么圣人之学的昌明也就可以期待了吧！

正德乙亥年冬季十一月初一，后学余姚王守仁序。

答黄直卿书

为学直是先要立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意，令其宽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将来见得大意，略举一二节目，渐次理会，盖未晚也。此是向来定本之误，今幸见得，却烦勇革。不可苟避讥笑，却误人也。

【译文】

为学要先确立根本。文义可以在确立正确的意思后，让人慢慢体会其中的奥秘，而不能直接叫人考证校对同异，进行细致的研究，这样恐怕会使心意变得急切紧迫，难以获得长进。将来如果能明白大意，约略举一两个细节逐渐说明，大概也不会太晚。这是我以前定本的错误，如今有幸能发现，却苦于没有勇气改正。不能只为了避免别人讥笑，却耽误了别人。

答吕子约

日用工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熹亦近日方实见得向日支离之病，虽与彼中证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贪外虚内之失，则一而已。程子说“不得以天下万物扰己，己立后自能了得天下万物”，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伯，将经世事业别作一个伎俩商量讲究，不亦误乎！相去远，不得面论，书问终说不尽，临风叹息而已。

【译文】

这几天的日用功夫，感觉如何？文字虽然不能荒废，但涵养本原、体察天理与人欲的区别，这才是平常日用动静间片刻也不能间断的事情。如果在此处看得清楚明白，自然就不会流到世俗、功利与权谋中去。我也是近来才切实发现以前学问支离破碎的毛病，虽然与其他毛病的症候有所不同，但与忘却本己、追逐他物，贪慕外物、忽视内心的过失却是一样的。程子说："不能用天下万物来扰乱自己，本心确立之后自然能够明白天下万物"，如今自己的身心不知道何处去安顿，却谈论王侯霸主的事业，将经世的事业另外看作一种伎俩来商讨讲求，不也是错误的吗！我和你相距甚远，不能当面讨论，通过书信交流终究是说不完的，只能临风叹息罢了。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敝，诚不自揆。乃蒙见是，何幸如此！然观来谕，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闻博观而得，则世之知道者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发处，如"鸢飞鱼跃"，明道以为与"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晓然无疑。日用之间，观此流行之体，初无间断处，有下功夫处。乃知日前自诳诳人之罪，盖不可胜赎也。此与守书册、泥言语全无交涉，幸于日用间察之，知此则知仁矣。

【译文】

之前我冒昧地向您谈到广泛观览的弊端，自己实在不能揣度。承蒙您的指教，这是何等的幸事！然而看到您的来信，听您的意思是似乎不能立刻舍去，这是为何呢？这个道理如此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如果大道可以通过多见多闻、广泛观览而获得，那么世间懂得大道的人恐怕就不少了。我最近因为一些事才稍微有所反省，比如"鸢飞鱼跃"，程颢先生以为这个与"必有事焉勿正"的意思相同，如今我才察觉其中没有任何疑问。在平日里，观察大道流转的本体，本来就没有什么间断之处，是可以下功夫之处。这才知道自己之前自欺欺人的罪过，是无法弥补的。体认大道与固守书本、拘泥言语毫无关系，万幸我能在日常生活中体察到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仁了。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无不识字底神仙”，此论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学得识字，却不曾学得上天，即不如且学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学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能有几何？不是记故事时节。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读书。闲中静坐，收敛身心，颇觉得力。间起看书，聊复遮眼，遇有会心处，时一喟然耳！

【译文】

以“天上没有不识字的神仙”来比喻做学问，这一说法中有失之偏颇的弊病。恐怕只学习认字，却不曾学习上天，这样就不如只学习上天呢。只要能上得了天，再去向天上的仙人学习也无妨。中年以后，气血精神还能有多少？并不是用来记那些事情与细节的。我的眼睛已经昏花，不敢用力去读书。闲处静坐，收敛身心，觉得颇为有用。偶尔起来看书，姑且遮住眼睛，遇到会心之处，便会有所叹息！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静坐，却得收拾放心，决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看书鲜识之喻，诚然。然严霜大冻之中，岂无些小风和日暖意思？要是多者胜耳！

【译文】

我体衰多病，今年所幸没有加剧，只是精力日益衰竭，视力也愈发退化，无法阅读文字；闭目静坐，反而能将放纵的心收敛回来，觉得以前在心外下了不少功夫，颇为盲目荒废了这么多的时间而悔恨。你说只看书会很少有收获，确实如此。然而在严霜大冻的冬日之中，又怎会没有一丝风和日暖的感觉呢？只是较强的一方压制了另一方罢了！

与吕子约

孟子言“学问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里”。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个无知觉不识痛痒之人，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邪？

【译文】

孟子说“学问的道理，只在于收聚散逸的心”，程子也说“心要放在自己胸中”。如今一直沉溺于文字，使得心体全都放在书册之中，竟然不知道自己有个本己，这便成了无知无觉、不知痛痒的人，即使读了很多的书，又有什么益处呢？

与周叔谨

应之甚恨未得相见，其为学规模次第如何？近来吕、陆门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见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甚觉不满人意。应之盖尝学于两家，未知其于此看得果如何，因话扣之，因书谕及为幸也。熹近日亦觉向来说话有大支离处，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减去文字工夫，觉得闲中气象甚适。每劝学者且亦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两章，着实体察收拾为要，其余文字，且大概讽诵涵养，未须大段着力考索也。

【译文】

我非常遗憾没有和应之见面，他现在学习的情况和次序是怎样的呢？近日吕祖谦、陆九渊的门人互相排斥，这正是因为他们各自遵循自己的见解而有所偏颇，不能以公正之心看待天下之理，才会觉得不尽如人意。应之曾学习这两家的学问，不知道他对这件事怎么看，如果能够问问他这件事，写信问问他就好了。我近日也觉得以前说的话有很多漏洞，反身而求，发现正是因为自己的用功不够真切。因此减去文字方面的功夫，觉得闲暇中的境界甚为舒适。每次我都劝学者们看《孟子》的“道性善”和“求放心”两章，着实是因为这两章以体察、收敛本心为要领；其余的文字，大都是在诵读涵养，不需要下大功夫来考察求索。

答陆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灾患亦不少，比来病躯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减，日甚一日，恐终非能久于世者。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有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相见，尚复有异同否耳？

【译文】

我日益体衰病重，去年的病患也不少，近来这病体才稍稍可以支撑。然而精神耗损，一日胜过一日，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所幸近来的平日里的功夫觉得颇为有力，不再有过去支离破碎的弊病。只可惜不能和你当面讨论。不知他日相见，你我之间是否还会有同异之争？

答符复仲

闻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义利之间，诚有难择者。但意所疑，以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后见得亲切，却看旧事，又有见未尽舍未尽者，不解有过当也。见陆丈回书，其言明当，且就此持守，自见功效，不须多疑多问，却转迷惑也。

【译文】

听闻你的向道之心甚是勤恳。我以前所说的义利之辩，实在有难以抉择的地方。只要意念有所怀疑，认为是近利的，就舍去便可。后来我对此理解得更为真切，回顾以前的学问，又有许多未尽之处，恐怕当时的言论也有不当之处。见到陆象山的回书，他的话说得很明白，就此保持遵守，自然能见到功效，不必怀疑，那样反而会招致迷惑。

答吕子约

日用工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觉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间，向来诚是太涉支离。盖无本以自立，则事事皆病耳。又闻讲授

亦颇勤劳，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变之几微，岂可一向汩溺于故纸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后忘前，而可以谓之学乎？

【译文】

日用功夫，我不敢因年老病衰而自我松懈。感觉到这个心“把握住就存在，放弃了就失去”，易如反掌，以前的功夫恐怕是太支离破碎了。大概没有确立本心，那么任何事都会有弊病。又听闻你讲学颇为勤劳，这恐怕也会遇到不方便之处。如今正是要正本清源，来觉察事情变化的细微之处，怎能一直沉溺于故纸堆中，使得精神昏蔽，失之于后而忘之于前，这样可以称之为学吗？

与吴茂实

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工夫全少检点。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惩之，亦欲与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之也。

【译文】

最近自己觉得以前的功夫只是在讲论文义，认为这是在义理上慢慢积累，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所得力，然而却在日用功夫上没有加以检点。诸位朋友往往也都是在这样做功夫的，所以会有许多不得力之处。如今我才深刻反省痛下决心改正，也想与诸位同道共勉。希望老兄你能遍告天下同道。

答张敬夫

熹穷居如昨，无足言者。自远去师友之益，兀兀度日。读书反己，固不无警省处，终是旁无疆辅，因循汩没，寻复失之。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皆准止酒例，戒而绝之，似觉省事。此前辈所谓“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者，若充扩不已，补复前非，庶其有日。旧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毋自欺”处，

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此正是最切近处，最分明处。乃舍之而谈空于冥漠之间，其亦误矣。方窃以此意痛自检勒，懔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于文字之间，亦觉向来病痛不少。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

【译文】

我还是像从前那样困窘，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自从离开师长朋友的帮助，只是在浑沌度日。读书反求于己，固然有警醒之处，终究因为身旁没有强大的辅力，只能因循守旧、埋没学问，便又很快失去。近日又有一种心向外放纵的感觉，感到喜悦而不能自已，就戒了酒来断绝这种感觉，似乎觉得省事。这就是前人苏轼所说的“下士晚闻道，聊以拙自修”，如果能就此扩充而不停止，修补从前的过错，有朝一日还有可能改正。以前读《中庸》“慎独”、《大学》“诚意”“毋自欺”等处，时常觉得要苦苦求索，措辞繁杂；近日才觉察到从前的过错，这正是最切近、最分明之处。若要舍去这些切近、分明的道理而进行玄妙莫测的空谈，也是错误的。这才私下里以这个意念来彻底地检验自己，戒慎恐惧地度日，唯恐因为自己懈怠而导致失误。至于文字方面，也觉得以前有诸多的错误。大概是因为平日里解释经文最执着于固守章句，大都将功夫用在推衍文义上，自己又做出一番文字来。这就像在房屋下面架房屋般多此一举，还将意思说得淡薄了，这是使人将注释与经文分作两项功夫，落了下乘，把意思理解得支离破碎，至于原本的主旨却完全没有谈到。由此才知道汉代的儒者可以说是善于说经的，只不过仅说了训诂，让人用训诂之学来探索经文。实际上训诂与经文是不相离、不相异的，应当一起看，这真是意味深长的道理。

答吕伯恭

道间与季通讲论，因悟向来涵养工夫全少，而讲说又多，彊探必取寻流逐末之弊。推类以求，众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顿进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于将来。然非如近日诸贤所谓顿悟之机也。向来所闻诲谕诸说之未契者，今日细思，吻合无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气质躁妄之偏，不曾涵养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译文】

路上与季通讨论，于是悟到从前涵养的功夫少了，而讲说又多了，强行探求必然导致舍本逐末的弊病。以此类推，许多毛病不同，可源头都在于此，恍然若失，似乎有顿悟精进的效果。如果能保持这个意念不松懈，将来或许有希望成功。不过这并不是近日诸贤所说的顿悟契机。过去听闻的教诲晓谕的诸说中所不能契合的部分，近日想来，也大都吻合无疑。大概前些日子的毛病，都是因为急躁轻率而有失偏颇，自己又不曾涵养克制，任其肆意妄为而导致的。

答周纯仁

闲中无事，固宜谨出，然想亦不能一并读得许多。似此专人来往劳费，亦是未能省事、随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热药，亦使人血气偏胜，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卫生，亦非所以养心。窃恐更须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渐令向里，令宁静闲退之意胜，而飞扬燥扰之气消，则治心养气、处世接物自然安稳，一时长进，无复前日内外之患矣。

【译文】

闲来无事，固然应当谨而慎行，然而想来也不能一口气读许多的书。像这样专门来往劳碌费神，也是不能省事、不能随遇而安的毛病。我又服了许多燥热的药，使得人血气偏胜，不能平和，不仅不能养身，也不能养心。我私下里以为做学问恐怕更需要深刻反省，收拾身心，渐渐向里探求，使宁静闲居之意取胜，飞扬燥扰之习气消退，只有这样治心养气、待人接物自然能够安稳，每日有所长进，自然不会再有之前对内外的担忧了。

答窦文卿

为学之要，只在着实操存，密切体认，自己身心上理会。切忌轻自表襮，引惹外人辩论，枉费酬应，分却向里工夫。

【译文】

为学的关键，只在于切实地操持存守，仔细真切地进行体认，在自己身心上进行领会。切忌轻浮炫耀，引得外人非议讨论，浪费时间去应酬，分散了许多向内的功夫。

答吕子约

闻欲与二友俱来而复不果，深以为恨。年来觉得日前为学不得要领，自做身主不起，反为文字夺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惧，且为朋友忧之。而每得子约书，辄复恍然，尤不知所以为贤者谋也。且如临事迟回，瞻前顾后，只此亦可见得心术影子。当时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极论，庶几或有剖决之助。今又失此机会，极令人怅恨也！训导后生，若说得是，当极有可自警省处，不会减人气力。若只如此支离，漫无统纪，则虽不教后生，亦只见得展转迷惑，无出头处也。

【译文】

听闻你想要与两位学友一起来却未能达成，深以为是一件憾事。近年来觉得以前为学不得要领，自己不能做自己身体的主宰，反而被文字夺去了精神，这不是小病。每次念及，都会感到恐惧，还会忧心朋友是否也有同样的毛病。而每次定期收到你的书信，就会再次醒悟，尤其不知道你这是在为贤者考虑。这就像遇到事情晚归，瞻前顾后，通过这些也能够看到自己本心的影子。当时如果能够与你相聚，彼此讨论一番，或许会有剖析决断的帮助吧。如今又失去了这次机会，真是令人惆怅悔恨！教导学生，如果说得对，应当有可以自我警醒之处，不会浪费精力。如果只是做这样支离破碎的功夫，漫无纲领，即便不教导后生，也只是自己辗转迷惑，没有出头之日。

答林择之

熹哀苦之余，无他外诱，日用之间，痛自敛饬，乃知“敬”字之功亲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于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费光阴，人欲横流，天理几灭。今而思之，怛然震悚，盖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译文】

我除了悲哀痛苦之外，并没有其他外在的欲望可以扰乱本心，平日里，痛苦能自然收敛，这才知道“敬”字的功夫是如此亲切精妙。然而从前并不知道在此用功，只是在口耳的功夫上浪费时间，使得人欲横流，天理几近消亡。如今想来，感到十分惊恐，不知道以前到底在做什么！

又

此中见有朋友数人讲学，其间亦难得朴实头负荷得者。因思日前讲论，只是口说，不曾实体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与朋友说日用之间，常切点检气习偏处、意欲萌处，与平日所讲相似与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几有益。陆子寿兄弟近日议论，却肯向讲学上理会。其门人有相访者，气象皆好，但其间亦有旧病。此间学者却是与渠相反，初谓只如此讲学，渐涵自能入德，不谓末流之弊只成说话，至于人伦日用最切近处，亦都不得毫毛气力。此不可不深惩而痛警也！

【译文】

此中曾见到几位朋友在讲学，其间也很难有朴实之人。因而思考从前的讲论，只是嘴巴上说说，未曾切身去体悟，所以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没有什么用。如今我想要和朋友们说，在日常用功的时候要经常切实检验习气的偏颇之处、私欲的萌动之处，与平日所讲的内容是否符合，只要在此痛下功夫，或许会对自己十分有益。陆子寿兄弟近日的讨论，倒是肯在讲学上去体会。他们的门人来拜访我，看上去气象也都很好，只是其中还有从前的毛病。这里的学者却与他

们正相反，起初认为只要这样讲学，便自然能慢慢涵养、提升德性，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进入末流的弊端，只是在空谈，至于人伦日用功夫等最为关键的地方，也都不花费丝毫气力。这不能不深切的惩治警醒！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见人即道性善，称尧、舜，此是第一义。若于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圣贤，便无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说个第二节工夫，又只引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说话，教人如此发愤勇猛向前，日用之间，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这里，此外更无别法。若于此有个奋迅兴起处，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画脂镂冰，无真实得力处也。近日见得如此，自觉颇得力，与前日不同，故此奉报。

【译文】

近来看到《孟子》见人就说性善，说话必举尧、舜，这是第一要义。如果对此能看得透、理解得明白，当下便是圣贤，便没有一丝一毫人欲之私所产生的弊端。如果不理解孟子，又只追求次要的道理，只引用成覸、颜渊、公明仪三段来说话教人，这样发愤勇猛地向前，平日里不留一丝一毫的人欲在其中，此外别无他法。如果在此处能有个奋进兴起之处，才能有可以下功夫的地方。如若不然，就像是在油脂上画画、在冰上雕刻，没有切实所得。最近明白这些道理，自觉颇为得力，与以前不同，所以就写信告诉你。

答潘叔恭

学问根本在日用间，持敬、集义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读书求义，乃其间之一事耳。旧来虽知此意，然于缓急之间，终是不觉有倒置处，误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译文】

学问的根本在日常生活中，持敬与集义的功夫，真是要念念不忘、时刻省察。读书求义，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已。以前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碍于轻重缓急之间，仍在不知不觉间将功夫颠倒了，误导了不少人，如今才自觉后悔！

答林充之

充之近读何书？恐更当于日用之间为人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于此者为佳。不然，诵说虽精，而不践其实，君子盖深耻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讲闻也。

【译文】

充之你近来在读什么书？恐怕你更应当在平日生活中体会仁的本质，进行深刻省察，去除那些对此有害的东西为好。如若不然，即使你能将文辞诵说得十分精妙，而不去实践，君子大概也会深以为耻。这本就是你平时所听所讲的学问。

答何叔景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然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尝不愧汗沾衣也。

【译文】

李延平先生教人，大都是让人在静中体认本心，情感未发之时，气象是清静分明的，这时的处事应物，自然就是符合中道的。这是杨龟山门人相传的诀窍。然而当时亲身受到先生教诲之时，贪图于听习讲论，又正好私下喜欢章句训诂的学问，没有专心学习先生在静中体认的功夫，至今若有若无，没有一切实的见地，辜负了先生教育之心。每每念及于此，无不惭愧得汗流沾衣。

又

熹近来尤觉昏愦无进步处。盖缘日前偷堕苟简，无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论说，皆出入口耳之馀，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觉悟，欲勇革旧习，而血气已衰，心志亦不复强，不知终能有所济否？

【译文】

我近来尤其觉得昏聩，没有进步的地方。这大概是因为之前偷懒堕落苟且，没有深切探求、勉力而行的志向，凡是讲论的，都是嘴上说说、耳朵听听，所以完全没有用。如今才觉悟，想要勇革旧习，然而精力已经衰退，心志也不如以往强健，不知最终能否成功？

又

向来妄论“持敬”之说，亦不自记其云何。但因其良心发现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则是做工夫的本领。本领既立，自然下学而上达矣。若不察良心发现处，即渺渺茫茫，恐无下手处也。中间一书论“必有事焉”之说，却尽有病，殊不蒙辩诘，何邪？所喻多识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自来所见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个安稳处，却始知此未免支离，如所谓因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圣人，是隔几重公案，曷若默会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鉴邪？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见得分明，不为言句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是当非吾辈所及，但详观所论，自可见矣。

【译文】

以前胡乱地谈论有关“持敬”的学问，现在却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其实只要良心能够发现微妙之处，猛然提醒，使得心不被蒙昧，这就是做功夫的本领。本领既然确立，自然能够通过向下做学问而上通天道。如果不去觉察良知的发用处，就会迷迷糊糊，恐怕没有下功夫的地方。中间有一封书信谈到“必有事焉”之说，然而其中都是毛病，却没有受到质疑，这是为什么呢？所说的都是过去的言行，那

些功夫固然也是君子的当务之急。我以前的理解也是如此。近来因为反求于己没有找到安稳之处，才开始知道这样的学问未免支离破碎，如果通过大家的讲解来学习二程，再通过二程的讲解来学习圣人，其中隔了几重公案，何如默会于心、确立本心，那么言语上的得失，自然逃不出本心的鉴别？张栻先生的学问之所以超脱自在，见得明白，不被语句所拘束，只是因为下功夫处十分贴切。如今他说话虽然不能做到毫无纰漏，但这终究是本领，是我等所不能达到的，只要详细观察他的言论，自然就能够看到。

答林择之

所论颜、孟不同处，极善极善！正要见此曲折，始无窒碍耳。比来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处见得向来未见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穷索”之语，是真实不诳语。今未能久，已有此验，况真能久邪？但当益加勉励，不敢少弛其劳耳。

【译文】

你所说的颜回、孟子的不同之处，说得极好！说得极好！正是要看到这其中的曲折细微之处，才能没有障碍。近来想想也确实应当如此用功。最近我只在这里就看到了以前未能看到的意思，才知道“存养久了自然能够明白，不需要苦心思索”之语，这就是真真切切的话。如今还没有存养长久，就已有这样的效果，何况真的能长久呢？只应当更加勉力，不敢有丝毫的松弛怠慢！

答杨子直

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然于语言中，罕见有究竟得彻头彻尾者。盖资质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草，所以终身于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实。近因病后，不敢极力读书，闲中却觉有进步处，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

【译文】

为学之人沉溺在语言之中，心中没有切实的收获，这固然是做学问的大毛病；然而在言语之中，却很少有能将此彻头彻尾说明白的。这大概是因为资质已经不如古人，功夫又做得十分草率，所以将终生耗费在这里，若有若无，没有切实的学问可以依靠。近来我因为生病后，不敢极力去读书，在闲暇中却觉得有所进步，这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寻回放纵的心”，是其中的诀窍吧！

与田侍郎子真

吾辈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里存心穷理，外人无交涉。然亦不免违条碍贯，看来无着力处。只有更攒近里面，安身立命尔。不审比日何所用心？因书及之，深所欲闻也。

【译文】

如今我们每件事都做不好，只有向内存心、追求天理，与外人没有任何交涉。然而也免不了违背条理、阻碍一贯之道，看起来没有着力之处。只有更深入内心进行探求，才能安身立命。不知以前是如何用心的？因为谈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答陈才卿

详来示，知日用工夫精进如此，尤以为喜。若知此心理端的在我，则参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无两样工夫也。

【译文】

你详细告诉我近况，得知你的日常功夫精进到了这般地步，尤其为你感到高兴。如果能够知道此心、此理确实在自己心中，参前、倚衡，自然有不容舍去的东西，有不待求索便能得到，不待操持就能存有的东西。格物致知，也都是凭借自己已经知道的推求，以获得自己所不知的。其实只有一个根本，原本就不是两件功夫。

与刘子澄

“居官无修业之益”，若以俗学言之，诚是如此；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进德修业地头，不必编缀异闻，乃为修业也。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极令人难说，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

熹近觉向来乖谬处不可缕数，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间，悔吝潜积，又已甚多。朝夕惴惧，不知所以为计。若择之能一来辅此不逮，幸甚！然讲学之功，比旧却觉稍有寸进。以此知初学得些静中功夫，亦为助不小。

【译文】

“为官对于修养的事业没有益处”，如果以一般的学问而言，确实是如此；如果谈论圣人所说的德业，其本就不是脱离了日常事务而只在文字上下的功夫，为官才是提高德性、修养事业的地方，不必编缀其他不同的学说，这就是修习德业。近来觉得以前做的学问，实在是有向外探求、浮于泛泛的弊病，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误导了不少别人。我方才从别处寻得一为学的头绪，似乎简约了许多，才知道在文字语言之外，真的还有可以用心的地方，可惜不能和你当面讨论。到浙江以后的事情，大都支离乖僻，恐怕不只是似正似邪而已，让人极难说明，只是感到惶恐，痛切警醒！恐怕不能只执着于旧的学说来进行取舍。

我近来觉得以前的谬误之处不可胜数，方才惶恐地思虑要改进自己的想法，然而平日里，错误在不知不觉中积累，已经很多了。从早到晚都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如果择之你能来帮助我就好了！然而讲学的功夫，却觉得比之前稍有进步。由此可知初学时能够做些静中的功夫，也有不小的帮助。

答吕子约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见一大头脑分明，便于操舍之间有用力处。如实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里，不是谩说“求其放心”，实却茫茫无把捉处也。

子约复书云：“某盖尝深体之，此个大头脑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静’，其曰‘喜怒哀乐之未发’，其曰‘寂然不动’，人汩汩地过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实见此体段，如何会有用力处？程子谓‘这个义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鲜’。此个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见，不大段信得此话。及其言于勿忘勿助长间认取者，认乎此也。认得此，则一动一静皆不昧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则发现多；忿懥、忧患、好乐、恐惧，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则日滋长。记得南轩先生谓‘验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见得主脑，于操舍间有用力处之实话。盖苟知主脑不放下，虽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语默应酬间历历能自省验，虽其实有一物在我手里，然可欲者是我的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虽谓之实有一物在我手里，亦可也。若是谩说，既无归宿，亦无依据，纵使强把捉得住，亦止是‘袭取’，夫岂是我元有底邪？愚见如此，敢望指教。”

朱子答书云：“此段大概，甚正当亲切。”

【译文】

你告诉我你日常是怎样用功的，这十分好！然而也要看见为学的宗旨，这样就是在收放之间有用力之处。就好像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握在自己手中收放自如，而不是随口空说“求其放心”这种话，实际上却又很茫然什么也没有把握到。

吕子约回信道：“对此我大概也深有体会，这个为学的宗旨本就不是外面所有的东西，是我原本初生时就有了的，所谓‘人生而静’‘喜怒哀乐之未发’‘寂然不动’等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浑浑噩噩度日，不曾存心养息，不曾切实体会，怎会知道该如何去用功呢？程子说‘这个义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身处其中却浑然不知，这就是君

子之道很难得见的原因’。这个道理并不缺少，也没有多余，只是人们看不见它，也并不真正相信这话。说到要在勿忘、勿助长中体认，便是体认这个道理。认得这个道理，那么无论是动还是静就都不会蒙昧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四端之心的显现，操持存守得久了就会发现得多；发怒、忧患、好乐、恐惧的感情，就是心不得其正，放纵太过使得私欲日益滋长。记得南轩先生曾说‘能够体验收摄与放松，就能明白心体的出与入了’，这就是看到了为学的宗旨，在收放之间能下功夫的实话。只要能够把握住为学宗旨不放，即便不能时常操持存守，但在说话与静默、与人应酬之间也能时常进行自我反省检验；即便真的有一件东西在我手中，然而如果可以去追求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就不能放任丢失，也不能去追求不是我的东西，不能保留收藏：这样说即便是真的有一件东西在我手里，也是可以的。如果只是随便说说，既没有归宿，也没有依据，即使强行把它握住，也只是‘义袭而取’，这难道是我原本就有的吗？这些是我不成熟的见解，还望您指教。”

朱子回信说：“这段话大概，十分恰当确切。”

答吴德夫

承喻“仁”字之说，足见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此坐谈，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择其一二切于吾身者，笃志而力行之，于动静语默间勿令间断，则久久自当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据所见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则所谓似天理而实人欲者次第可见。今大体未正，而便察及细微，恐有放饭流啜而问无齿决之讥也。如何如何？

【译文】

承蒙您给我解说“仁”字，由此可见您的用功深厚。我不想就此坐而论道，只是想以孔子、程子所展示的求仁方法，选择其中一两个适合自己的，笃志力行，在动与静、说话与静默之间不令其间断，那么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所体悟。去人欲，存天理，姑且依据所见所闻去存守。功夫做到精深之后，那些所谓看似是天理实则为人欲的部分就可以被慢慢看见了。如今学问的大体还没有确立、匡正，便要去观察

细微之处，恐怕有大口吃饭喝汤，却不用牙齿咀嚼的毛病。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体用。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今乃知其为人深切，然恨己不能尽记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无所喜怒哀乐之时，然谓之未发，则不可言无主也”，又如先言“慎独”，然后及“中和”，此亦尝言之。但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蹉过，孤负此翁耳！

【译文】

“中和”二字，皆是道的本体与发用。曾听闻李先生对这两个字讲解得最为详细，后来自己的见解有所不同，就不再思考了。如今才知道李先生为人真切，可惜自己已经不能完全记起李先生所说的细节了。比如他说“人固然有喜怒哀乐等感情不抒发之时，然而称之为未发，也不能说没有主宰在其中”，又比如他先谈“慎独”，然后才说“中和”，这也是先生曾经说过的。只是当时不得要领，后来又没有深入思考，蹉跎而过，辜负了先生的教诲！

答刘子澄

日前为学，缓于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论注文字，亦坐此病，多无着实处。回首茫然，计非岁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时犹得敬夫、伯恭时惠规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绝不闻此等语。今乃深有望于吾子澄，自此惠书，痛加镌诲，乃君子爱人之意也。

【译文】

以前做学问，不抓紧进行反求诸己的思考，追思很多，多有后悔。所论注的文字，也都犯这个毛病，大多没有切实之处。回首往昔心意茫然，想来这绝非是花时间下功夫就能救治的毛病，因此越来越

不快活。前些日子还得到了敬夫、伯恭二人不时地规劝与帮助，让自己得以警醒；现在这二人都已西去，就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如今我寄希望于你，从此以后多写信给我，对我严加教诲，这也是君子爱人的意思。

附吴草庐说

朱子之后，如真西山、许鲁斋、吴草庐亦皆有见于此，而草庐见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备录，取草庐一说附于后。

临川吴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圣传不嗣，士学靡宗，汉、唐千余年间，董、韩二子依稀数语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张、邵兴，始能上通孟氏而为一。程氏四传而至朱，文义之精密，又孟氏以来所未有者。其学徒往往滞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记诵词章为俗学矣，而其为学亦未离乎言语文字之末，此则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贵乎圣人之学，以能全天之所以与我者尔。天之与我，德性是也，是为仁义礼智之根株，是为形质血气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学何学哉？假而行如司马文正公，才如诸葛忠武侯，亦不免为习不着，行不察，亦不过为资器之超于人，而谓有得于圣学则未也。况止于训诂之精，讲说之密，如北溪之陈，双峰之饶，则与彼记诵词章之俗学，相去何能以寸哉？圣学大明于宋代，而踵其后者如此，可叹已！澄也钻研于文义，毫分缕析，每以陈为未精，饶为未密也，堕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觉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岁之内春而冬，常见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运转，如日月之往来，不使有须臾之间断，则于尊之之道殆庶几乎？于此有未能，则问于人，学于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于《中庸》首章、《订顽》终篇而自悟可也。"

【译文】

朱子之后，如真德秀、许衡、吴澄等人也都明白了这一道理，而吴澄的见解尤为真切，悔恨之意尤为痛切。如今不能全部收录，只取他的一篇附于后面。

临川吴澄说："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这个德性的存在。然而自从圣人之道得不到传承，士大夫做学问没有效法，汉、唐以来的千余年间，只有董仲舒、韩愈二人的寥寥数语接近圣人之道，然而圣人之道的本源竟昏暗不明。等到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的兴起，才能上通至孟子而与圣学为一。程氏之学四传后到朱子，对文义的考究愈发精密，又是孟子以来所没有的。然而朱子的学问只往往滞留于文义，埋没了本心。认为世俗儒者记诵辞章的学问是粗俗之学后，朱子的为学也没有脱离言语文字上的这些末流之学，这就是嘉定年之后朱门末流之学的弊端，然而却没有能救治这一弊病的。圣人之学之所以尊贵，是因为它能将天下万物与我合二为一。上天所赋予我的，是德性，是仁义礼智的根本，是人的形体与血气的主宰。舍弃德性而向他物求索，所学所求的是什么呢？假如有司马光的能力、诸葛亮的才华，也免不了习不着、行不察，这也不过是资质超于常人，而不能说这是有得于圣学。何况止步于训诂上的精确、讲说上的细密，例如陈北溪、饶双峰之徒，他们的学问与记诵词章的俗学，又有什么区别呢？圣学在宋代得到彰显，然而后来的学者竟发展到如此地步，真是可叹啊！我也曾钻研文义，条分缕析，时常认为陈北溪、饶双峰的学问不够精密，堕入此等窠臼四十多年，这才发觉其中的不对。自此以后，一天之内从子时到亥时，一月之内从月初到月末，一年之内从春季到冬季，时常能体会到自己光明的德性，就像天的运转、日月的往来，不让它有一分一秒的间断，这样或许对于尊崇圣人之道就会有所帮助吧？如果自己还不能做到，就向人请教、自己学习，务必要达到。用功的方法，不能用言语说明，应当通过去体会《中庸》首章、《订顽》终篇的意思而自己领悟。"

跋

《朱子晚年定论》，我阳明先生在留都时所采集者也。揭阳薛君尚谦旧录一本，同志见之，至有不及抄写，袖之而去者。众皆惮于翻录，乃谋而寿诸梓，谓："子以齿，当志一言。"

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来学，凡一言一字，皆所当守；而独表章是、尊崇乎此者，盖以为朱子之定见也。今学者不求诸此，而犹踵其

所悔，是蹈舛也，岂善学朱子者哉？麟无似，从事于朱子之训余三十年，非不专且笃，而竟亦未有居安资深之地，则犹以为知之未详，而览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论若干卷来见先生。闻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见；如五谷之艺地，种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简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则又不免迟疑于其间。及读是编，始释然，尽投其所业，假馆而受学，盖三月而若将有闻焉。然后知向之所学，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论，是故三十年而无获；今赖天之灵，始克从事于其所谓定见者，故能三月而若将有闻也。非吾先生，几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无若麟之晚而后悔也。若夫直求本原于言语之外，真有以验其必然而无疑者，则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编特为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门人雩都袁庆麟谨识。

【译文】

《朱子晚年定论》是阳明先生在南京时所辑录的。揭阳薛尚谦曾抄录一本，同道们见了，有的人还来不及抄写，就带走了。众人都唯恐被盗版，于是考虑将其付诸刊刻，说："你年龄最长，应该写一篇跋。"

朱子一生勤苦，有惠于后学，一言一字，都应当持守，而唯独表彰、尊崇这些文字，大概是因为这些都是朱子的确定之论。如今的学者不去寻求朱子的定见，而追随朱子有所悔悟的学说，这是重蹈旧错，这难道能说是擅长朱子之学吗？我愚笨，从事学习朱子之学三十多年，不仅不专精笃志，而且最后也没有达到安于所学、造诣精深的境界，仍以为是因为自己知道得不够详细，看得不够广博。戊寅年夏天，我拿着所著的若干卷文辞来拜见先生。听闻先生的学说，就好比正午的太阳，一看到就能明白；好比种植五谷的沃土，一种下就能生长。无须向外寻求，真切简单，恍然大悟。回去后与以前的学问进行对比却又不相符，又难免感到困惑怀疑。等读到先生辑录的这些文字时，才真正释然，全身心地投入先生的学问，借了房子来听先生的讲学，三个月后便好像有所明白。然后才知道以前学的学问，是朱子中年之时还未确定的学说，所以我学了三十年也没有收获；如今多仰赖上天的灵力，才能让我学到朱子的确定之论，所以三个月就能有所明

白。如果不是先生，我的一生就算完了！因此我斗胆告诫诸位同道，不要像我这么晚才悔悟。如果想在言语之外直接寻求本原，真正打算验证学问的必然无疑，这就必须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先生编录这些文字就是专门为学者指点迷津的。

正德戊寅年六月十五弟子雩都袁庆麟记。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已出书目）

周易

尚书

诗经

周礼

仪礼

礼记

左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穀梁传

论语·大学·中庸

尔雅

孟子

春秋繁露

说文解字

释名

国语

晏子春秋

穆天子传

战国策

吴越春秋

越绝书

水经注

洛阳伽蓝记

大唐西域记

史通

贞观政要

东京梦华录

唐才子传

廉吏传

徐霞客游记

读通鉴论

宋论

文史通义

老子

道德经

黄帝四经·关尹子·尸子

孙子兵法

墨子

管子

孔子家语

吴子·司马法

商君书

列子

鬼谷子

庄子

公孙龙子（外三种）

荀子

六韬

吕氏春秋

韩非子

山海经

黄帝内经

新书

淮南子

新序

说苑

列仙传

盐铁论

法言

潜夫论

政论·昌言

风俗通义

申鉴·中论

太平经

周易参同契

人物志

博物志

抱朴子内篇

抱朴子外篇

神仙传

搜神记

拾遗记

世说新语

弘明集

齐民要术

颜氏家训

中说

帝范·臣轨·庭训格言

坛经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茶经·续茶经

玄怪录·续玄怪录

酉阳杂俎

化书·无能子

梦溪笔谈

北山酒经（外二种）

近思录

传习录

焚书

增广贤文

呻吟语

龙文鞭影

长物志

天工开物

溪山琴况·琴声十六法

温疫论

明夷待访录·破邪论

陶庵梦忆

笠翁对韵

声律启蒙

老老恒言

随园食单

阅微草堂笔记

格言联璧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训

劝学篇

楚辞

文心雕龙

文选

玉台新咏

词品

闲情偶寄

古文观止

聊斋志异

浮生六记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千家诗

经史百家杂钞